

皇朝经世文续编

清 盛康 辑

叙

例言

姓名总目一 专集

姓名总目二 别见

姓名总目三 生存

总目

卷一 学术一圣学

卷二 学术二原学

卷三 学术三儒行

卷四 学术四法语

卷五 学术五广论

卷六 学术六文学

卷七 学术七师友

卷八 治体一原治上

卷九 治体二原治下

卷十 治体三政本上

卷十一 治体四政本下

卷十二 治体五治法上

卷十三 治体六治法中

卷十四 治体六治法下

卷十五 治体八用人上

卷十六 治体九用人下

卷十七 治体十臣职

卷十八 吏政一吏论上

卷十九 吏政二吏论下

卷二十 吏政三官制

卷二十一 吏政四铨选

卷二十二 吏政五考察

卷二十三 吏政六大吏

卷二十四 吏政七守令上

卷二十五 吏政八守令中

卷二十六 吏政九守令下

卷二十七 吏政十幕友  
卷二十八 吏政十一吏胥  
卷二十九 户政一理财上  
卷三十 户政二理财中  
卷三十一 户政三理财下  
卷三十二 户政四养民  
卷三十三 户政五建置  
卷三十四 户政六赋役一  
卷三十五 户政七赋役二  
卷三十六 户政八赋役三  
卷三十七 户政九赋役四  
卷三十八 户政十赋役五  
卷三十九 户政十一屯垦  
卷四十 户政十二八旗生计  
卷四十一 户政十三农政上  
卷四十二 户政十四农政下  
卷四十三 户政十五仓储  
卷四十四 户政十六荒政上  
卷四十五 户政十七荒政中  
卷四十六 户政十八荒政下  
卷四十七 户政十九漕运上  
卷四十八 户政二十漕运中  
卷四十九 户政二十一漕运下  
卷五十 户政二十二盐课一  
卷五十一 户政二十三盐课二  
卷五十二 户政二十四盐课三  
卷五十三 户政二十五盐课四  
卷五十四 户政二十六盐课五  
卷五十五 户政二十七榷酤  
卷五十六 户政二十八厘捐  
卷五十七 户政二十九开矿  
卷五十八 户政三十钱币上  
卷五十九 户政三十一钱币中  
卷六十 户政三十二钱币下

卷六十一 礼政一礼论  
卷六十二 礼政二大典上  
卷六十三 礼政三大典下  
卷六十四 礼政四学校上  
卷六十五 礼政五学校下  
卷六十六 礼政六贡举  
卷六十七 礼政七宗法  
卷六十八 礼政八家教  
卷六十九 礼政九昏礼  
卷七十 礼政十丧礼  
卷七十一 礼政十一服制上  
卷七十二 礼政十二服制下  
卷七十三 礼政十三祭礼  
卷七十四 礼政十四正俗  
卷七十五 兵政一兵制上  
卷七十六 兵政二兵制下  
卷七十七 兵政三水师  
卷七十八 兵政四饷需  
卷七十九 兵政五马政  
卷八十 兵政六保甲  
卷八十一 兵政七团练上  
卷八十二 兵政八团练下  
卷八十三 兵政九兵法上  
卷八十四 兵政十兵法中  
卷八十五 兵政十一兵法下  
卷八十六 兵政十二地利上  
卷八十七 兵政十三地利下  
卷八十八 兵政十四塞防上  
卷八十九 兵政十五塞防下  
卷九十 兵政十六海防  
卷九十一 兵政十七台防  
卷九十二 兵政十八蛮防  
卷九十三 兵政十九剿匪一  
卷九十四 兵政二十剿匪二

- 卷九十五 兵政二十一剿匪三  
卷九十六 兵政二十二剿匪四  
卷九十七 兵政二十三剿匪五  
卷九十八 刑政一刑论  
卷九十九 刑政二律例上  
卷一百 刑政三律例下  
卷一百一 刑政四治狱上  
卷一百二 刑部五治狱中  
卷一百三 刑政六治狱下  
卷一百四 工政一土木  
卷一百五 工政二河防一  
卷一百六 工政三河防二  
卷一百七 工政四河防三  
卷一百八 工政五河防四  
卷一百九 工政六河防五  
卷一百十 工政七直隶河上  
卷一百十一 工政八运河上  
卷一百十二 工政九运河下  
卷一百十三 工政十水利通论  
卷一百十四 工政十一直隶水利  
卷一百十五 工政十二江南水利上  
卷一百十六 工政十三江南水利下  
卷一百十七 工政十四各省水利上  
卷一百十八 工政十五各省水利中  
卷一百十九 工政十六各省水利下  
卷一百二十 工政十七海塘

叙

赐进士出身诰授资政大夫布政使衔浙江记名道署按察使司按察使前湖北盐法武昌道盛康撰

道光初善化贺耦庚中丞因华亭陈氏有明经世文一编复踵陆氏切问斋文钞之例辑开国以来诸家奏议文集成皇朝经世文编百二十卷巨典宏规于斯焉萃言经济者宗之道光而后世变寢寻于今为烈而荅臣志士之所经营而维持者论议设施尤资考证曩岁历官两省即有志搜辑以续贺氏之书闻见日滋述录难竟遂初多暇命子宣怀益

加编次凡四朝经制事宜具详六政其有关中外交涉者别为外编不与焉体例悉仍前编而增损其目书成卷数亦如之阅七年为光绪丁酉之岁校刊始毕为之叙曰国家重熙累洽二百余年政治修明声教渐被当极盛之下盈虚消息在中叶而震业溯自道光三省余甫平复启环海互市之衅惟时河患频仍岁侵屡告而金田俶扰尚稽天诛至于咸丰外侮内讧祸变益亟文宗亲将帅貽之穆宗用能戡定大难以成未竟之功由是同治光绪两朝冲龄继祚训承慈圣宫府内外协心宣力海宇晏然号为中兴者几二十年繫昔艰大未靖上下忧危深宫节俭为天下先典学方新土木不作申进谏之傲严失律之诛谗论敷施贤才感奋枢辅宏周知之略疆吏泯方隅之见凡奔奏御侮诸臣莫不毕智竭虑以赴公家之急士气民心固结而不可解殉守死绥后先接踵至策勋炳绩皆百战余生敌愆同仇积十数年之久发逆殄戮捻回亦以次荡平综军事之要湘淮立制始于团练而兵法以水师为长策饷需以厘捐为大宗东南底定首沛减赋之恩西北恢复备列建置之议于是分防抽练着为军政若河工盐漕诸政无不筹划变通厘然毕举盖殷忧所以启圣而师武臣力亦因盘错以激厉有成必本惩前毖后之思始收治乱持危之效合四朝往事系于一编亦是是非得失之林也康今者年八十有四矣遭时多故垂老忧虞凡兹纪载所及皆躬历而能言其故者又昔参向忠武公金陵戎幕于座主胡文忠公抚鄂时备员属吏当日情事尤能引据翔实所谓硕公儒俊士畸民大都亲炙周旋恍若接其绪论窃比叶绍翁闻见之录陆务观老学之记用迪前光述存略有志者征文献傥亦有取于斯乎

### 例言

一文以载道道在济时因事立言可规世变贺编自国初迄道光二年经世大文粲焉具备闲有微言孤集未及著录者虽偶域于见闻或别关乎去取若不限时代取盈卷帙既乖知人论世之旨仍贻挂一漏万之讥奚事远致淆近鉴兹编始道光纪元迄光绪丁酉其诸家论议无可系年者则以道光生存之人为断但续而不补所谓观者法后王施行者戒高论以明失得之故而考升降之由

一贺编门目详略得宜既续其书应沿其例惟法制损益与时变通有未可比同者如学术之冠以圣学所以端出治之本户政之系以建置所以寓设守之规至厘捐开矿大利所在不能括之以理财团练水师成效已然不能概之以兵制筹列戍之需则屯饷为偏举清老林之藪则山防为虚文诸如此类酌为增消用备要略而存时制非漫效两史之异同庶足征四朝之文献尔

一中叶震业事尚权宜条约纷歧更变迭出言交涉者遂为当务之急专稽经制似非切要然使内治外交杂出于六政既莫识变迁之迹亦难综抚驭之机故兹编皆经制事宜详着中兴之所由以征实效而资策励其有关交涉者拟辑为外编别立门目而强界筹备及洋药之类皆焉若塞防海防及农政之禁莺粟仍归六政如晋书之有载记北盟之有会编祭川则源委攸分肄雅则正变斯协

一台湾自入版图生番尚多梗化匪徒煽乱频频征讨海氛不靖特重岩防厥后改建行省分设郡县开山抚番日着成效诚东南之隩区矣一时罢郡致慨陆沈而疆吏之区画遗黎之慕思诚有不容泯没者故特列台防一目而删建置目中有涉台事者移隶之以寓存复之义昔偏安州郡犹留侨置之名岂薄海方隅忍外生成之化谁挽滔滔皆是之天下聊系喁喁内向之人心

一贺编之成当时或讥其杂录官书有乖文体者不知经世之作在行事不在文章备掌故不备体格典论云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以是求文难乎其选必执体格以绳之则重文章不重行事传世徒托空言经世难期实际矣兹编所续一以掌故为主有因人而存其文者有因事而存其文者择焉不精未免见些大雅而事实所系必究始终辩论各摭不加轩轻则犹贺氏之志也

一兹编以皇朝奏议为主搜辑诸家专集二百余种最录历年所见公私文牒以之合海内著作之林罗苦隘较近人先事之续緲复偏多审慎再三因循又久惟同志既争先快而外编日新月异颇有意踵成略具大端难期尽善爰哀录成书即付剞劂聊纾集腋之辛勤藉免积尘之散佚云尔因陋就弥媿前修刺过拾遗尚来哲

## 姓名总目一 专集

专集总目体例悉遵原编各家文集有未见者俱列别见类中

蒋攸铎字颖芳号砺堂汉军厢蓝旗人乾隆甲辰进士官至文渊阁大学士有绳樞斋集见前编生存

汪廷珍字瑟庵江苏山阳县人乾隆己酉进士授编修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谥文端有实事求是斋集

阮元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县人乾隆己酉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谥文达有擘经室集见前编生存

安清翹字宽夫山西垣曲县人乾隆庚戌进士官陕西三水县知县有文集

潘世恩字芝轩江苏吴县人乾隆癸丑进士授修撰官至武英殿大学士谥文恭有真意斋文集

左辅字仲甫号杏庄江苏阳湖县人乾隆癸丑进士官至湖南巡抚有念宛斋集

甘扬声字敬苻江西崇仁县人乾隆甲寅举人官河南杞县知县有勤约堂文集

徐准宜字仲平号泉初江苏阳湖县人乾隆乙卯举人官直隶顺天府粮马通判有原学述辨斋申言及求志斋遗

吴德旋字仲伦江苏宜兴县人有初月楼诗文钞子谨字研夫早卒有爱月轩文钞

姚学塽字晋堂一字镜塘浙江归安县人嘉庆丙辰进士官至兵部郎中有竹素斋文集

李宗传字孝曾号海颿安徽桐城县人嘉庆戊午举人官至湖南布政使有寄鸿堂文集

姚文田字秋农浙江归安县人嘉庆己未进士授修撰官至礼部尚书谥文僖有邃雅堂

文集见前编生存

汤金钊字敦甫浙江萧山县人嘉庆己未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谥文端有寸心知室文存

陈寿祺字恭甫福建闽县人嘉庆己未进士有左海文集

莫与俦字犹人一字杰夫贵州独山州人嘉庆己未进士官四川盐源县知县改遵义府教授有贞定先生遗集

张澍字介侯甘肃武威县人嘉庆己未进士官江西永新县知县有养素堂诗文集

陆言字心兰浙江钱塘县人嘉庆己未进士官至河南布政使有政学录

陈文述字退庵浙江钱塘县人嘉庆庚申举人官江苏江都县知县有颐道堂诗文钞见前编生存

陆继辂字祁孙江苏阳湖县人嘉庆庚申举人官安徽合肥县教谕有崇百药斋集

张井字芥航陕西肤施县人嘉庆辛酉进士官至河东河道总督有二竹斋文钞见前编生存

陈用光字硕士江西新城县人嘉庆辛酉进士官至礼部左侍郎有太乙舟文集

林伯桐字桐君号月亭广东番禺县人嘉庆辛酉举人官德庆州学正有修本堂集

丁履恒字若士江苏武进县人嘉庆辛酉选拔贡生官山东肥城县知县有思贤阁集

洪颐字筠轩浙江临海县人嘉庆辛酉选拔贡生官广东州判有筠轩文钞

朱琦字兰坡安徽歙县人嘉庆壬戌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有小万卷堂文集

沈维字子彝一字鼎甫浙江嘉兴县人嘉庆壬戌进士官至工部左侍郎有补读书斋遗

陶澍字云汀湖南安化县人嘉庆壬戌进士官至两江总督赠太子太保谥文毅有全集见前编生存

胡承珙字墨庄安徽泾县人嘉庆乙丑进士官至福建台湾兵备道有求是堂文集

孙原湘字子潇江苏昭文县人嘉庆乙丑进士翰林院庶吉士有天真阁集

李兆洛字申耆江苏阳湖县人嘉庆乙丑进士官安徽凤台县知县有养一斋诗文集见前编生存

周济字保绪号止庵江苏荆溪县人嘉庆乙丑进士官淮安府教授有求志堂诗文集

查揆字梅史浙江仁和县人嘉庆乙丑举人官直隶滦州知州有箕谷诗文集

舒化民字以德江西靖安县人嘉庆丁卯举人官至浙江督粮道有宝研堂集

沈钦韩字文起江苏吴县人嘉庆丁卯举人安徽宁国县训导有书疏证水经注疏幼学堂诗文

毕亨字九水山东文登县人嘉庆丁卯举人有九水山房文存

刘佳字眉士浙江江山县人嘉庆戊辰举人官江苏溧水县知县有钓鱼蓬山馆文集

钱仪吉字衍石号新梧浙江嘉兴县人嘉庆戊辰进士官至刑科给事中有记事

钱泰吉字警石浙江嘉兴县人官海宁州学正有甘泉乡人

包世臣字慎伯安徽涇县人嘉庆戊辰举人官江西试用知县有安吴四種见前编生存  
贺长龄字耦庚号西涯晚自号耐庵湖南善化县人嘉庆戊辰进士官至云贵总督降江  
苏布政使有耐庵文存见前编生存

姚莹字石甫安徽桐城县人嘉庆戊辰进士官至湖南按察使有中复堂全集见前编生  
存

李祖陶字迈堂一字钦之江西上高县人嘉庆戊辰举人有迈堂文略

吴慈鹤字巢松江苏吴县人嘉庆己巳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有文集

陈运镇字其山湖北孝感县人嘉庆己巳进士官工部主事有景士堂文集

唐鉴字镜海湖南善化县人嘉庆己巳进士官至太常寺正卿谥确慎有文集

盛隆字惺予江苏武进县人嘉庆庚午举人官浙江海宁州知州有人范须知等书男康  
谨录

程恩泽字云芬号春海安徽歙县人嘉庆辛未进士官至户部侍郎有文集

周天爵字敬修山东东阿县人嘉庆辛未进士官至湖广总督谥文忠有奏议

林则徐字符抚一字少穆福建侯官县人嘉庆辛未进士官至云贵总督谥文忠有政书

吕璜字月沧广西永福县人嘉庆辛未进士官浙江西塘海防同知有月沧文集

王赠芳字霞九江西庐陵县人嘉庆辛未进士官至云南盐法道有慎其余斋文集

张琦字翰风别字宛邻江苏阳湖县人嘉庆癸酉举人官山东馆陶县知县有宛邻书屋  
诗文集

张成孙字彦惟江苏武进县人有端虚勉一居集

徐璈字六骧安徽桐城县人嘉庆甲戌进士官山西阳城县知县有樗亭诗文集

吴振械字仲云浙江钱塘县人嘉庆甲戌进士官至云贵总督有养吉庐奏议文集

刘逢禄字申受江苏武进县人嘉庆甲戌进士官礼部仪制司主事有礼部集

裕谦字鲁珊蒙古厢黄旗人嘉庆丁丑进士官至两江总督谥靖节有奏疏及论治书

董基诚字子洗号玉椒顺天大兴县人原藉江苏阳湖县嘉庆丁丑进士官至河南开封  
府知府有栊花馆集

王兆琛字献甫一字叔玉山东福山县人嘉庆丁丑进士官至山西巡抚有奏议

柯培元字易堂山东胶州人嘉庆戊寅举人有石耳山房文集

费庚吉字耕亭江苏武进县人嘉庆己卯进士官至福建粮储道有治经斋文集杂箸治  
汝官书

胡培翬字载屏一字竹村安徽绩溪县人嘉庆己卯进士官户部广东司主事有研六室  
文集

钱宝琛字楚玉一字伯瑜江苏太仓州人嘉庆己卯进士官至湖北巡抚有存素堂集

吴文镛字甄甫江苏仪征县人嘉庆己卯进士官至两湖总督谥文节有遗集

徐宝善字廉安徽歙县人嘉庆庚辰进士官至山西道监察御史有壶园集



俞正字理初安徽黟县人道光辛巳举人有癸巳类存

邹鸣鹤字锤泉江苏无锡县人道光壬午进士官至广西巡抚谥壮节有世忠堂文集

梅曾亮字伯言江苏上元县人道光壬午进士官至户部郎中有柏山房集

李棠阶字树南号文园又号强斋河南河内县人道光壬午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谥文清有遗书

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县人道光壬午举人官江苏高邮州知州有古微堂集海国图志

曹埭字稼山江苏吴县人有仪郑堂残

汤鹏字海秋湖南益阳县人道光癸未进士官至山东道监察御史有浮邱子

管同字异之江苏上元县人道光乙酉举人有因寄轩文集

牛振声字泾村陕西泾阳县人道光乙酉举人官城固县教谕有城固节孝义勇编等书

金应麟字埃布尔浙江钱塘县人道光丙戌进士官至大理寺少卿有多华堂文钞

徐继畲字松龛山西五台县人道光丙戌进士官至福建巡抚有□□□□□

赵仁基字厚子江苏阳湖县人道光丙戌进士官至湖北按察使有悔庐文集

潘德輿字彦辅一字四农江苏山阳县人道光戊子举人官安徽知县有养一斋集

彭洋中字彦深一字晓杭湖南湘乡县人道光戊子举人官四川候补知府有古香山馆存

缪梓字南卿江苏溧阳县人道光戊子举人官至浙江金衢严道赠太常寺卿谥武烈有遗集

龚巩祚原名自珍字璵人号定庵浙江钱塘县人道光己丑进士官礼部主客司主事有定庵文集

马福安字□□广东顺德县人道光己丑进士有止斋文钞

窦埶字兰泉云南罗平州人道光己丑进士官监察御史贵州知府有铢寸录

倭仁字良蒙古正白旗人道光己丑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谥文端有遗书

王庆云字雁汀福建侯官县人道光己丑进士官至兵部尚书谥文勤有奏议

汪本铨字衡甫江苏阳湖县人道光己丑进士官至浙江布政使赠太常寺卿有澹庵遗稿

莫友芝字子偲号邵亭晚号瞿贵州独山州人道光辛卯举人有邵亭遗文

汤成烈字果卿江苏武进县人直隶清苑籍道光辛卯举人官浙江玉环厅同知有古藤书屋文甲乙集

邵懿辰字位西浙江仁和县人道光辛卯举人官刑部员外郎有遗集礼经通论

徐子苓字西叔安徽合肥县人有敦良吉斋文存

凌字厚堂浙江乌程县人道光辛卯举人官金华县教谕有德輿集

张穆字石洲山西平定州人道光辛卯优贡生有斋文集

季芝昌字仙九江苏江阴县人道光壬辰进士授编修官至闽浙总督谥文敏有丹魁堂

## 文集

- 陈澧字兰甫广东番禺县人原籍江苏上元县道光壬辰举人赏五品卿衔有东塾集  
骆秉章字吁门广东花县人道光壬辰进士官至四川总督协办大学士谥文忠有遗集  
吴敏树字本深号南屏湖南巴陵县人道光壬辰举人官浏阳县训导有枏湖文钞  
王茂荫字子怀安徽歙县人道光壬辰进士官至吏部右侍郎有奏议  
李星沅字子湘别号石梧湖南湘阴县人道光壬辰进士官至两江总督谥文恭有芋香山馆集  
左宗植字仲基号景乔湖南湘阴县人道光壬辰举人官内阁中书有慎盦文钞  
左宗棠字季高湖南湘阴县人道光壬辰举人官至东阁大学士二等恪靖侯谥文襄有奏议及政书文集  
陈庆镛字干翔别字颂南福建晋江县人道光壬辰进士官候选道赠光禄寺卿衔有籀经堂类  
宗稷辰字涤楼浙江会稽县人道光癸巳进士官给事中有躬耻堂文集  
王字子兼一字亮生江苏吴县人有壑舟园文  
许榘字珊林浙江海宁州人道光癸巳进士有筠古阁遗稿  
许楣字辛木浙江海宁州人道光癸巳进士官户部主事有钞币论  
桂超万字丹盟安徽贵池县人道光癸巳进士官至福建按察使有裕堂文集  
袁甲三字午桥河南项城县人道光乙未进士官至漕运总督谥端敏有奏议文集  
熊少牧字书年又字雨庐湖南长沙县人道光乙未举人官蓝山县教谕有读书延年堂集  
彭崧毓字于蕃湖北江夏县人道光乙未进士官至云南盐法道有求是斋文存  
朱琦字伯韩广西临桂县人道光乙未进士官候选道有怡志堂集  
鲁一同字通甫号蓝尘江苏山阳县人道光乙未举人有通甫类  
沈衍庆字槐卿安徽石埭县人道光乙未进士官江西鄱阳县知县殉难赐有遗集  
杨士达字耐轩江西金溪县人道光乙未举人有耐轩文钞吏事识小录等书  
陈世镛字大治安徽怀宁县人道光乙未进士官甘肃古浪县知县有求志居文  
吴廷栋字竹如安徽霍山县人道光乙酉拔贡官至刑部右侍郎有拙修集  
沈兆霖字朗廷浙江钱塘县人道光丙申进士官至户部尚书署陕甘总督谥文忠有奏疏  
吕佺孙字尧仙江苏阳湖县人道光丙申进士官至福建巡抚有奏议  
冯志沂字述仲号鲁川山西代州人道光丙申进士官至安徽庐州府知府有微尚斋文集  
朱孙诒字石翹江西清江县人官至浙江盐运使有团练说  
胡林翼字润芝湖南益阳县人道光丙申进士官至湖北巡抚谥文忠有遗集

罗汝怀字念生湖南湘潭县人道光丁酉选拔贡生官芷江县教谕有绿漪草堂文集  
江忠源字常儒号岷樵湖南新宁县人道光丁酉举人官至安徽巡抚赠总督谥忠烈有文集  
邓瑶字伯昭又字小耘湖南新化县人道光丁酉选拔贡生官麻阳县教谕有双梧山馆文钞  
曾国藩字涤生湖南湘乡县人道光戊戌进士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一等毅勇侯赠太傅谥文正有文正全集及奏议  
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湖南湘乡县人举孝廉方正官至浙江宁绍台道谥忠节有遗集  
刘蓉字霞仙湖南湘乡县人官至陕西巡抚有养晦堂文集  
彭玉麟字雪琴湖南衡阳县人官至兵部尚书加太子太保谥刚直有奏议  
马征麟字素臣安徽怀宁县人有长江图说  
吴嘉宾字子序江西南丰县人道光戊戌进士翰林院编修有求自得之斋文集  
陆黻恩字亚章号紫江苏阳湖县人道光己亥举人载取知县有读秋水斋诗文集  
汤修字敏斋浙江萧山县人道光己亥举人官至太常寺卿有慎思居存  
沈垚字子敦浙江乌程县人优贡生有落颿楼文  
武穆字小谷河南偃师县人副榜贡生官江西信丰县知县有读画山房文钞  
丁晏字俭卿江苏山阳县人道光辛巳举人官内阁中书有颐志斋丛书  
冯桂芬字林一号景亭江苏吴县人道光庚子进士授编修官至右春坊右中允加三品衔有显志堂校邠庐抗议  
姚椿字春木江苏娄县人有晚学斋文集  
刘毓崧字伯山江苏仪征县人道光庚子举人有通义堂集  
刘文淇字孟瞻江苏仪征县人优贡生有青溪旧屋集  
汪士铎字梅村江苏江宁县人道光庚子举人有梅村先生集  
龙启瑞字翰臣广西临桂县人道光辛丑进士授修撰官至江西布政使有经德堂文内外集  
王拯原名锡振字定甫号少鹤广西马平县人道光辛丑进士官至通政司参议有龙壁山房集  
陈立字卓人江苏句容县人道光辛丑进士官至云南曲靖府知府有句溪杂着白虎通疏证  
胡家玉字小蘧江西新建县人道光辛丑进士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有奏议  
李元度字次青湖南平江县人道光癸卯举人官至贵州布政使有天岳山房文集  
杨沂孙字子与号咏春江苏常熟县人道光癸卯举人官至安徽凤阳府知府有观濠居士集  
戴盘字邻号铭新江苏丹徒县人道光癸卯举人官至浙江严州府知府有两浙宦游记

略

邵辅字清斋安徽绩溪县人道光甲辰举人官陕西陇州知州署同州府知府赠太仆寺卿有文内外集葭陇图籍问答

郭昆焘字仲毅号意城湖南湘阴县人道光甲辰举人官内阁中书四品京堂衔有云卧山庄集

宋晋字雪帆江苏溧阳县人道光甲辰进士官至户部侍郎有水流云在馆集

徐志导字梦卿晚年号蓍卿安徽歙县人道光甲辰举人官至贵州贵西道有守斋自记

王廷植字实丞江西庐陵县人道光甲辰进士官至四川川东道有四书疑言

王柏心字子寿湖北监利县人道光甲辰进士官刑部主事有枢言

方浚颐字子箴安徽定远县人道光甲辰进士官至四川按察使有二知轩文集

陈辂字朴生江苏仪征县人道光甲辰举人有遗集

徐薰字彝舟江苏六合县人道光乙巳进士官至福建福宁府知府有未灰斋文集

恽世临字次山江苏阳湖县人道光乙巳进士官至湖南巡抚有栎存堂文集

李联琇字季莹一字小湖江西南城县人道光乙巳进士官至大理寺卿有好云楼文集

孙鼎臣字芝房湖南善化县人道光乙巳进士官至翰林院侍读有畚塘刍论及苍筤文集

何秋涛字愿船福建光泽县人道光乙巳进士官刑部主事懋勤殿行走有朔方备乘北徽汇编一镫精舍甲部

张星鉴字纬余号南鸿江苏新阳县人有仰萧楼文集

阎敬铭字丹初陕西朝邑县人道光乙巳进士官至东阁大学士谥文介有奏议

钱鼎铭字调甫江苏太仓州人道光丙午举人官至河南巡抚谥敏肃有奏疏

龙汝霖字皦臣湖南攸县人道光丙午举人官江西铅山县知县有坚白斋集

徐时栋字定字号柳泉浙江鄞县人道光丙午举人官内阁中书有烟屿楼文集

李宗羲字雨亭四川开县人道光丁未进士官至太子少保两江总督有政书

丁日昌字雨生广东丰顺县人官至福建巡抚有抚吴公牒

黄彭年字子寿贵州贵筑县人道光丁未进士官至湖北布政使有□□□□□□

周悦让字孟伯山东莱阳县人道光丁未进士官礼部祠祭司主事有倦游庵文集

郭嵩焘字筠仙湖南湘阴县人道光丁未进士官至兵部左侍郎有养知书屋全集

鲍源深字华潭安徽和州人道光丁未进士官至山西巡抚有奏议

沈葆楨字幼丹福建侯官县人道光丁未进士官至两江总督谥文肃有奏议

黄熙字子春江西鄱阳县人道光丁未进士官至湖南记名道赠布政使衔谥忠壮有文钞

戴钧衡字存庄号蓉洲安徽桐城县人道光己酉举人有味经山馆文集

程鸿诏字伯顺天大兴县人原籍安徽黟县道光己酉举人官至江苏候补知府有有恒

## 心斋集

陈锦字昼卿浙江山阴县人道光己酉举人有橘荫轩诗文集

桂文灿字子白广东南海县人道光己酉举人官湖北郟阳县知县有潜心堂文集

尹耕云字瞻甫号杏农江苏桃源县人道光庚戌进士官至河

南河陕汝道有心白日斋集

孙衣言字劭闻号琴西浙江瑞安县人道光庚戌进士官至太常寺卿有逊学斋文钞

杨彝珍字性农湖南武陵县人道光庚戌进士官兵部主事加五品卿衔有移芝室文集

戴楫字汝舟号纯甫江苏丹徒县人咸丰辛亥举孝廉方正有纯甫古文钞

沈际昌字子常江苏阳湖县人咸丰辛亥举人有留香阁遗稿左氏兵法说

王守基字少芳河南密县人咸丰壬子进士官户部郎中有盐法议略

许宗衡字海秋江苏上元县人咸丰壬子进士官起居注主事有玉井山馆文集

赵廷恺字存之江西安福县人咸丰壬子进士官至刑部郎中有十三翎阁文

潘祖荫字伯寅一字郑盦江苏吴县人咸丰壬子进士授编修官至户部尚书谥文勤有遗集

曾国荃字沅甫湖南湘乡县人咸丰壬子优贡生官至两江总督一等威毅伯谥忠襄有奏议

丁宝楨字璜贵州平远州人咸丰癸丑进士官至四川总督谥文诚有奏议

方东树字植之安徽桐城县人增广生有仪轩文集及汉学商兑等书

方宗诚字存之安徽桐城县人官直隶枣强县知县五品卿衔有柏堂集

金安清字眉生浙江嘉县人官至盐运使有六幸翁文

戴璽字子高浙江德清县人有谿堂遗集

吴大廷字桐云湖南沅陵县人咸丰乙卯举人官至福建台湾兵备道有小西腴山馆文钞

陈尔干字仲楨号柏堂浙江山阴县人咸丰己未举人有柏堂剩

陆心源字存斋浙江归安县人咸丰己未举人官至广东高廉道有仪顾堂集

杨象济字利叔浙江秀水县人咸丰己未举人有汲庵文存

彭世昌字芎九江西庐陵县人咸丰庚申进士官至广西左江道有荒政全策

顾复初字子远江苏长洲县人候选县丞有乐余静廉文集

陈宗起字敬庭江苏丹徒县人有养志居文集

黄式三字薇香浙江定海县人岁贡生有傲居集

彭泰来字春洲广东高要县人有昨梦斋文集

黄仲骐字正夫湖南郴州人有醉山草堂诗文集

蒋湘南字子潇河南固始县人有七经楼文钞

亢树滋字铁卿江苏吴县人有市隐书屋文

黄汝成字庸玉号夫江苏嘉定县人官安徽泗州训导有袖海楼文钞  
刘醇字孝长湖北天门县人有云中集  
王效成字约甫安徽盱眙县人有伊蒿室文集  
王宝仁字研云江苏太仓州人有旧香居文  
易本烺字眉孙湖北京山县人有一粟斋文钞  
凌江字□□浙江乌程县人有疏河心镜  
季锡畴字范卿江苏太仓州人有菘耘文钞  
杨绍文字子揆浙江山阴县人官直隶盐大使有云在文  
杨凤苞字秋水浙江归安县人有秋室集  
程德賚字子香安徽□□□人有子香文钞  
王宗炎字□□有晚闻居士集  
翁广平字叔均江苏吴江县人有听莺居文钞  
顾广誉字惟康号访溪浙江平湖县人优贡生有悔过斋文集  
曹肃荀字伯绳河南洛阳县人贡生有悔迟斋文钞  
何邦彦字司直江西永丰县人有寄迂草堂文集  
何曰愈字云广东香山县人官四川会理州知州有存诚堂文集  
孙希朱字仰晦江苏无锡县人旌表孝子有仰晦先生集  
王应孚字信甫直隶故城县人副榜贡生官刑部员外郎有笃静堂  
吴铤字耶溪江苏阳湖县人有因时论  
蒋彤字丹棱江苏阳湖县人有丹棱文集  
谢应芝字子阶号宛村江苏阳湖县人有会稽山斋文集  
杨金监原名鉴字用民江苏武进县人候选训导员外郎衔有蒹园文钞  
陆庆颐字鞠仁江苏武进县人有有性情斋集  
周腾虎字韬甫江苏阳湖县人候选主事有餐花馆诗文集  
蒋曰豫字侑石江苏阳湖县人官直隶候补知县署蔚州知州有问奇室文集  
庄士敏字仲求江苏武进县人官福建同知署霞浦县知县有玉余文钞  
方德骥字兰垞浙江钱塘县人官江苏候补知府有文集  
廖连城字荆山江西万载县人同治壬戌举人官湖南新化县知县有时务策  
高延第字子上号槐西江苏山阳县人翰林院待诏有涌翠山房集  
吴昆田字稼轩江苏清河县人举人有六山房文集  
杨兆鏊字铁君号诚之浙江乌程县人有鸿雪轩丛钞算学敏求  
杨德亨字仲干安徽石埭县人有尚志居集  
施彦士字□□江苏崇明县人举人官候选知县有求己堂文集  
叶裕仁字复三江苏镇洋县人举孝廉方正有归盦诗文

蒋敦复原名尔锷字克父一字剑人江苏宝山县人有古堂集兵鉴英志  
金文榜字静知号步瀛江苏吴县人举孝廉方正有忧患窝文集  
薛福成字叔耘江苏无锡县人同治丁卯副榜贡生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有筹洋刍  
议治平六策庸盦海外文编  
薛福保字季怀江苏无锡县人官至四川候补知府有青萍轩文集  
秦宝玗字潜叔江苏金匱县人有实斋文  
王炳燮字綱斋号朴诚江苏元和县人光绪丙子进士官直隶天津县知县有毋自欺室  
文集  
刘汝璆字笏堂江西安福县人官至浙江金衢严道有环生馆集  
宗源瀚字湘文江苏上元县人官至浙江宁绍台道有颐情馆闻过集  
金东字□□浙江平阳县人有行存牋  
张文虎字孟彪又字啸山江苏南汇县人官候选训导有舒艺室杂箸  
黄楸材字豪伯江西上高县人官知县有得一斋箸四種

姓名总目二 别见

别见

颜检见前编生存

那彦成字韶九号绎堂满洲正白旗人乾隆己酉进士官至直隶总督谥文毅  
辛从益字筠谷江西万载县人乾隆庚戌进士官至吏部侍郎有思补过斋遗  
袁铤

祁字竹轩山西高平县人嘉庆丙辰进士官至两广总督谥恭恪

张鉴浙江仁和县人嘉庆壬戌进士

王家相字宗旦号艺斋江苏常熟县人嘉庆己巳进士官至河南南汝光道有茗香堂集

郑世任字莘田湖南长沙县人嘉庆癸酉选拔贡生官至光禄寺少卿

陶廷杰贵州都匀县人嘉庆甲戌进士官至湖北布政使谥文节

程邦宪江苏吴江县人嘉庆甲戌进士

祁寯藻字春浦山西寿阳县人嘉庆甲戌进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谥文端

琦满洲正黄旗人官至文渊阁大学士一等奉义侯谥文勤

徐法绩字定夫一字熙庵陕西泾阳县人嘉庆丁丑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

那斯洪阿官至山西巡抚

裘元俊江西新建县人嘉庆丁丑进士

陈肇山东平度州人嘉庆丁丑进士

托浑布蒙古正蓝旗人嘉庆己卯进士

朱崧字致堂云南通海县人嘉庆己卯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谥文端

程祖洛见前编生存官至浙闽总督谥敬  
许乃普字溟生浙江钱塘县人嘉庆庚辰进士官至吏部尚书谥文恪  
龚文龄字锡九福建侯官县人嘉庆庚辰进士官至工部侍郎  
陈岱霖字荫棠湖南化县人嘉庆庚辰进士  
刘韵珂字玉坡山东汶上县人官至闽浙总督  
讷尔经额字近堂满洲正白旗人官至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  
王藻字菽原江苏通州人道光壬午进士官至内阁学士  
刘晟昌  
胡长庚安徽含山县人道光癸未进士  
常大字南陔湖南衡阳县人道光癸未进士官至湖北巡抚谥文节  
黄爵滋字树斋江西宜黄县人道光癸未进士官至工部侍郎  
雷以誠字鹤皋湖北咸宁县人道光癸未进士官至刑部侍郎  
朱昌颐字朵山浙江海盐县人道光丙戌进士授修撰官至监察御史  
贾楨字筠堂山东黄县人道光丙戌进士授编修官至武英殿大学士谥文端  
戴綱孙云南昆明县人道光己丑进士  
汪振基安徽颍上县人道光壬辰进士  
汪元方字啸庵浙江余杭县人道光癸巳进士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谥文端  
王字芷汀顺天宛平县人道光乙未进士  
苏廷魁字赓堂广东高要县人道光乙未进士官至河道总督  
吕贤基字鹤田安徽旌德县人道光乙未进士官至工部左侍郎谥文节  
伍辅祥四川綦江县人道光乙未进士  
罗惇衍字椒生广东顺德县人道光乙未进士官至户部尚书谥文恪  
王东槐字荫庭山东滕县人道光戊戌进士官至湖北盐法道谥文直  
宝鋈字佩衡满洲厢白旗人道光戊戌进士官至武英殿大学士谥文靖  
乔松年字鹤侪山西徐沟县人道光戊戌进士官至河道总督谥勤恪  
何桂珍字丹畦云南师宗县人道光戊戌进士官至安徽徽宁池太广道谥文贞  
毛鸿宾字寄云山东聊城县人道光戊戌进士官至两广总督  
石赞清字襄臣贵州贵筑县人道光戊戌进士官至刑部侍郎  
兆那苏图官至山西巡抚  
文瑞字叔庵满洲厢红旗人道光庚子进士官至刑部侍郎  
翁同书字祖庚江苏常熟县人道光庚子进士官至安徽巡抚谥文勤  
蒋琦龄字申甫广西全州人道光庚子进士官至顺天府府尹  
韩锦云广东文昌县人道光庚子进士官云南粮储道  
严树森字渭春四川新繁县人道光庚子举人官至广西巡抚



胜保字克斋满洲厢白旗人道光庚子举人官至兵部侍郎  
贺寿慈字云甫湖北蒲圻县人道光辛丑进士官至工部尚书  
杨重雅字庆伯江西德化县人道光辛丑进士官至广西巡抚  
陈廷经字小舫湖北蕲水县人道光甲辰进士官内阁侍读学士  
王榕吉字荫堂山东长山县人道光甲辰进士官至大理寺卿  
王家璧字孝凤湖北武昌县人道光甲辰进士官至大理寺卿  
于凌辰奉天伯都讷人道光甲辰进士官至通政使  
王书瑞字又沂浙江长兴县人道光乙巳进士官刑科给事中  
李鹤年字子和奉天义州人道光乙巳进士官至河南巡抚  
林寿图字颖叔福建闽县人道光乙巳进士官陕西布政使  
张之万字子青直隶南皮县人道光丁未进士授修撰官至东阁大学士谥文达  
陆秉枢字梅孙浙江桐乡县人道光丁未进士官御史  
陈浚字心泉福建闽县人道光丁未进士官御史  
马新貽字谷三山东菏泽县人道光丁未进士官至两江总督谥端敏  
曹登庸字芎溪河南光山县人道光丁未进士官至给事中  
裘德俊直隶河闲县人选拔贡生官御史  
英翰字西林道光己酉举人官至乌鲁木齐都统谥果敏  
崇实字朴山满洲正黄旗人道光庚戌进士官至刑部尚书署奉天总督谥文勤  
吴焯安徽泾县人道光庚戌进士  
吴可读字柳堂甘肃皋兰县人道光庚戌进士官至河南道监察御史  
邵亨豫字汴生顺天宛平县人原籍江苏昭文县道光庚戌进士官至吏部侍郎  
袁宝恒字筱坞河南项城县人道光庚戌进士官至兵部侍郎谥文诚  
卞宝第字颂臣江苏仪征县人咸丰辛亥举人官至闽浙总督  
孙翼谋字谷庭福建侯官县人咸丰壬子进士官至湖南布政使  
寻銮炜字管香山西荣河县人咸丰壬子进士官至陕西潼商道  
景其浚字泉贵州遵义县人咸丰壬子进士官至内阁学士  
徐启文顺天大兴县人咸丰壬子进士官御史  
董元章字竹坡河南洛阳县人咸丰壬子进士官至光禄寺少卿  
朱潮字海门浙江萧山县人咸丰壬子进士官四川叙州府知府  
高延祐字星岷浙江萧山县人咸丰癸丑进士官至给事中  
张德容字松坪浙江西安县人咸丰癸丑进士官至湖南岳州府知府  
贾铎字振之河南光州人咸丰癸丑进士官云南曲靖府知府  
谢膺禧顺天大兴县人咸丰癸丑进士官安徽安庐滁和道  
张沅字竹汀湖南长沙县人咸丰癸丑进士官御史

袁方城四川江津县人咸丰癸丑进士

曾协均字笙巢江西南城县人官至广西柳州府知府

书元官理藩院侍郎

惠庆官至古城领队大臣赠都统谥壮节

平瑞

双福满洲厢黄旗人官盛京礼部侍郎

穆缉香阿

贾臻字筠滕直隶故城县人道光壬辰进士官至安徽巡抚

韩超字南溪直隶昌黎县人官至贵州巡抚

李云麟字雨苍汉军正白旗人官副都统衔布伦托海办事大臣

丁寿昌江苏山阳县人道光丁未进士

董文焕字砚樵山西洪洞县人咸丰丙辰进士

杨昌浚字石泉湖南湘乡县人官至陕甘总督

谭钧培字序初贵州镇远县人同治壬戌进士官至云南巡抚

谢维藩字伯湖南巴陵县人同治壬戌进士官至山西道监察御史

右见 皇朝奏议

严烺浙江仁和县人官河南河北道以三品顶带署河道总督有小沧浪馆文集两河奏疏

许乃济字青士浙江仁和县人嘉庆己巳进士官至太常寺少卿

吴杰字梅梁浙江会稽县人嘉庆甲戌进士

李菡字滋圃顺天宝坻县人道光壬午进士官至工部尚书谥文恪

陆建瀛字立夫湖北沔阳州人道光壬午进士官至两江总督谥文节

朱应元字慎庵浙江秀水县人道光丙戌进士官至甘肃宁夏道

刘良驹字星房江西南丰县人道光己丑进士官至两淮盐运使

陆应谷字莘田云南蒙自县人道光壬辰进士官至江西巡抚

徐泽醇字梅桥汉军厢红旗人道光癸巳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谥恭勤

陈坛字杏江河南商邱县人道光乙未进士官至刑科给事中

俞长赞字子襄江苏阳湖县人道光辛丑进士官至内阁学士

冯誉骥字展云广东高要县人道光甲辰进士官至陕西巡抚

胡庆源字心荃顺天大兴县人道光乙巳进士官御史

陆费瓌字玉泉浙江平湖县人官至湖南巡抚

张祥晋

王宪成字蓉舟江苏常熟县人道光乙巳进士官至吏科给事中

崇厚字地山满洲正黄旗人道光己酉举人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恭镗字振夔满洲正黄旗人道光己酉举人官至黑龙江将军  
王道墉字崇庵湖北黄陂县人道光庚戌进士官御史  
赵树吉字沅青四川宜宾县人道光庚戌进士官至云南迤西道  
王凯泰字补帆江苏宝应县人道光庚戌进士官至福建巡抚谥文勤  
钱宝廉字湘吟浙江嘉县人道光庚戌进士官至吏部侍郎  
何桂芳字小亭江西鄱阳县人咸丰壬子进士官至顺天府府丞  
梅启照字小岩江西南昌县人咸丰壬子进士官至河道总督  
周恒祺字福皆湖北黄陂县人咸丰壬子进士官至山东巡抚  
马元瑞字符斋山东济宁州人咸丰丙辰进士官御史  
汪朝荣字鹤笙江苏长洲县人咸丰丙辰进士官御史  
夏同字子松浙江仁和县人咸丰丙辰进士官至吏部侍郎  
戈靖字戢山云南保山县人咸丰丙辰进士官至陕西道监察御史  
岐元字子惠满洲正红旗人咸丰庚申进士官至四川成都将军  
张绪楷字朗山河南商城县人咸丰庚申进士官至通政使  
吴元炳字子健河南固始县人咸丰庚申进士官至江苏巡抚  
祁世长字子禾山西寿阳县人咸丰庚申进士官至工部尚书谥文恪  
庆裕字兰圃满洲正白旗人官至福州将军  
桂清  
肇麟  
经额布  
富兴阿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吴棠字仲仙安徽盱眙县人官至四川总督谥勤惠  
官文字秀峰内府正白旗人官至文华殿大学士一等果威伯谥文恭  
蒋益澧字芑泉湖南湘乡县人官至广东巡抚谥果敏  
何金寿字铁生湖北江夏县人同治壬戌进士授编修官至江苏扬州府知府  
王昕字啸岩顺天蓟州人同治壬戌进士官至给事中  
游百川字汇东山东滨州人同治壬戌进士官至仓场侍郎  
张道渊字秋生云南太和县人同治癸亥进士官兵科给事中  
邬纯嘏字筱珊河南光州人同治乙丑进士官户科给事中  
吴峒字雨生山东海丰县人同治乙丑进士官江南道监察御史  
宝廷字竹坡满洲厢蓝旗人同治戊辰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  
李肇锡字子嘉山东诸城县人同治戊辰进士官至贵州贵东道  
刘锡鸿字云生官至通政司议  
成孚字子中满洲正红旗人官至河道总督

张树声字振轩安徽合肥县人官至两广总督谥靖达

李明墀字玉阶江西德化县人荫生官至湖南巡抚

林肇元字贞伯广西贺县人官至贵州巡抚

张曜字朗斋浙江钱塘县人至山东巡抚谥果勤

刘铭传字省三安徽合肥县人官至台湾巡抚一等男爵谥壮肃

刘锦棠字毅斋湖南湘乡县人官至新疆巡抚一等男爵谥襄勤

右录自邸钞

张士元字鲈江江苏吴江县人嘉庆庚申举人有嘉树山房文集

刘衡字廉舫江西南丰县人嘉庆庚申副榜贡生官至河南开归陈许道有吏治三书

栗毓美字朴园山西浑源州人嘉庆辛酉选拔贡生官至河道总督谥恭勤有实政遗编

锺祥汉军厢黄旗人嘉庆戊辰进士官至河道总督

何士祁字仲京号竹芴浙江山阴县人道光壬午进士官至江苏川沙厅同知有学治补说

王凤生字振轩号竹屿安徽婺源县人官至两淮盐运使有从政录学治体行录

王德茂字亥坪河南光山县人官广东归县知县有公余随录

右见牧令书辑要

魏瀚字南湖南衡阳县人嘉庆庚申举人官山西武乡县知县有耶姜山房集

邓显鹤字子立号湘皋湖南新化县人嘉庆甲子举人官宁乡县训导有南村草堂集

邓显昌字子振号云渠湖南新化县人有听雨山房文集

王泉之字星海号汉槎湖南清泉县人嘉庆乙丑进士官江西宁都直隶州知州有政余书屋文钞

瞿家鳌字吾山湖南浏阳县人嘉庆戊辰进士官常德府教授

周树槐字星叔湖南长沙县人嘉庆己巳进士官江西吉水县知县

王绅字彦卿湖南常宁县人乾隆丁酉选拔贡生官永明县教谕有珍盞堂文集

李象字云皋号双圃湖南长沙县人嘉庆辛未进士官至贵州布政使三品京堂有棣华堂随笔云湖合编

贺熙龄字光甫号蔗农湖南化县人嘉庆甲戌进士官至四川道监察御史有寒香馆集

曾兴仁字寿田湖南化县人嘉庆丙子举人官江西宜春县知县有乐山堂文钞

舒梦龄字苏桥湖南溆浦县人道光癸未进士官至山东登莱青道

陈起书字通甫号松心湖南郴州人岁贡生候选训导有撼山草堂集

陈起诗湖南郴州人道光己丑进士

张声玠字奉兹一字玉夫湖南湘潭县人道光辛卯举人官直隶元氏县知县有蘅芷庄文

黎吉云字樾乔湖南湘潭县人道光癸巳进士官兵科给事中有黛方山庄集

首焕彪字班臣湖南郴州人道光甲午举人

何绍祺字子敬号勛潜湖南道州人道光甲午举人官至浙江督粮道

黄辅辰字琴坞湖南醴阳县人道光乙未进士官陕西凤邠道光有小西山房集

何庆元字积之湖南桂阳州人道光乙未进士

成毅字忍斋湖南湘乡县人道光戊戌进士官岳州府教授有求在我斋文集

汤彝字幼尊湖南化县人有盾墨

严正基字仙舫湖南溆浦县人副贡生官至通政司使

王人定字静存湖南宁乡县人有沅湘集

邓仁字厚甫湖南武冈州人官至江西按察使

李德騫字闇坛湖南常宁县人诸生有闇坛文

马敬之字悔初湖南湘潭县人岁贡生有四待轩文

王运枢字区木湖南宁乡县人贡生

高崧

何俊字千人湖南桂阳州人诸生

文舒耀字定斋湖南攸县人嘉庆丁卯举人官福安县教谕有衡奥仙隐文存

张绅字书堂湖南化县人道光壬辰举人

右见湖南文征

沈曰富江苏吴江县人有受恒受渐斋文集

张履字渊甫江苏吴江县人嘉庆丙子举人官句容县训导有积石山房文集

柳应墀

右见松陵文录

徐有珂字小豁浙江乌程县人举人有小不其山房文

陈根培字芝卿浙江乌程县人岁贡生官象山县训导有宝镜楼文

右见湖阴文钞

路德字闰生陕西盩厔县人嘉庆己巳进士官户部主事有桎华馆集

牛鉴字雪樵甘肃武威县人嘉庆甲戌进士官至两江总督

俞德渊字陶泉甘肃平罗县人嘉庆丁丑进士官至两淮盐运使有默斋公牒

强望泰字萼圃陕西韩城县人嘉庆丁丑进士官至四川忠州直隶州知州

张琛字问斋江苏武进县人副贡生官陕西渭南知县有日鋳斋日记

张鹏飞字补山陕西安康县人道光辛巳举人官直隶州州判

胡兴仁字恕堂湖南长沙县人道光乙酉选拔贡生官至浙江巡抚有守拙轩文集

马国翰字竹吾山东历城县人道光壬辰进士

江开字龙门安徽合肥县人道光乙未举人官陕西富平县知县有浩然堂集

牛作麟甘肃通渭县人有牛氏家训

牛树梅甘肃通渭县人道光辛丑进士官至四川按察使

高绥字

右见张鹏飞经世文补编

章谦存见前编生存

张杓见前编生存

吴兰修字石华广东嘉应州人

吴邦庆直隶霸州人嘉庆丙辰进士

丁履泰字星斋江苏武进县人嘉庆己未进士官河南叶县知县

黄德濂字惺溪湖南安化县人嘉庆丁丑进士由检讨官至陕西粮储道

姚柬之字伯山安徽桐城县人道光壬午进士官至贵州大定府知府有伯山诗文集

张集馨字椒云江苏仪征县人道光己丑进士官至陕西布政使

周玉衡官至江西按察使

涂宗瀛字朗轩安徽六安州人道光甲辰举人官至湖广总督

刘成忠字子恕江苏丹徒县人官至河南候补道

王祖源字廉堂山东福山县人道光己酉选拔贡生官至四川成龙茂道

际云字省三直隶宁津县人咸丰壬子进士官至云南布政使

易佩绅字笏山湖南龙阳县人咸丰戊午举人官至江苏布政使

崔乃翬江苏宜兴县人咸丰己未进士

陈士梅

缪嘉誉字柜卿江苏江阴县人官四川州知州

陈乔枏字朴园福建侯官县人

李东沅

潘咏

陈必宁

郭安仁

汤用中江苏武进县人

赵秉节

程庆燕江苏宜兴县人

曹廷杰

程祖植

葛士达江苏上海县人官山西平定州知州

吴云字平斋浙江归安县人至江苏苏州府知府

胡发烺字铁根江西兴国县人选拔贡生

易南甲字釜生湖南湘阴县人增生

濮文暹字青耜江苏溧水县人同治乙丑进士官至河南南阳府知府

周盛传字薪如安徽合肥县人军功官至湖南提督谥武壮

朱其昂字云甫江苏宝山县人官至直隶候补道

丁显

鍾大焜

周懋琦字子瑜浙江钱塘县人官至湖北荆宜施道

胡传字铁华安徽绩溪县人官至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

谢光绮字方山江苏江阴县人官广西候补道

程国熙

杨嘉

右得自传钞

姓名总目三 生存

生存

李鸿章字少荃安徽合肥县人道光丁未进士今官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

徐树铭字伯澄号寿衡湖南长沙县人道光丁未进士今官都察院左都御史

唐炯字鹤笙贵州遵义县人道光己酉举人前官云南巡抚

李瀚章字小荃安徽合肥县人道光己酉选拔贡生前官两广总督

任道镕字筱园江苏宜兴县人道光己酉选拔贡生今官河道总督

徐桐字荫轩汉军正蓝旗人道光庚戌进士今官东阁大学士

鍾佩贤字六英顺天宛平县人道光庚戌进士前官太仆寺卿

俞樾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县人道光庚戌进士翰林院编修有春在堂全集

陈宝箴字右铭江西义宁州人咸丰辛亥举人今官湖南巡抚

王文韶字夔石一字赉虞浙江仁和县人咸丰壬子进士今官直隶总督

翁同龢字叔平江苏常熟县人咸丰丙辰进士授修撰今官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军机

大臣

谭鍾麟字云覬湖南茶陵州人咸丰丙辰进士今官两广总督

铭安字鼎臣满洲厢黄旗人咸丰丙辰进士前官吉林将军

刚毅字子良满洲厢蓝旗人今官工部尚书军机大臣

王闿运字壬秋湖南湘潭县人咸丰丁巳补行壬子乙卯举人有湘绮楼集湘军志

黄元字让卿湖北鍾祥县人咸丰己未进士今官贵州粮储道

刘秉璋字仲良安徽庐江县人咸丰庚申进士前官四川总督

刘坤一字岷庄湖南新宁县人今官两江总督

马相如字襄伯汉军正蓝旗人同治壬戌进士今官陕西延榆绥道

张之洞字香涛一字孝达直隶南皮县人同治癸亥进士授编修今官两湖总督

黄体芳字兰浙江瑞安县人同治癸亥进士前官通政使  
延茂字松岩汉军正白旗人同治癸亥进士今官吉林将军  
边宝泉字润民汉军厢红旗人同治癸亥进士今官闽浙总督  
许振祎字仙屏江西奉新县人同治癸亥进士今官广东巡抚  
刘树堂字景韩云南保山县人安徽宣城县籍今官河南巡抚  
黎庶昌字斋贵州遵义县人廩贡生官至四川川东道  
谢章铤字校如福建长乐县人同治甲子举人今官内阁中书  
刘恩溥字伯泉直隶吴桥县人同治乙丑进士今官太仆寺卿  
王邦玺字尔玉江西安福县人同治乙丑进士前官翰林院侍读  
王先谦字益吾湖南长沙县人同治乙丑进士前官国子监祭酒  
谭献字仲修又字仲仪浙江仁和县人同治丁卯举人官安徽歙县知县有复堂类  
吴大澄字清卿一字闾斋江苏吴县人同治戊辰进士前官湖南巡抚  
童宝善字米孙浙江德清县人同治癸酉选拔贡生江苏候补知县  
屠仁守字梅君湖北孝感县人同治甲戌进士前官江南道监察御史  
陶浚宣字心云浙江会稽县人光绪丙子举人有稷山文  
熊祖诒字鞠生江苏青浦县人光绪丁丑进士官安徽直隶州知州  
王懿荣字澹孙山东福山县人光绪庚辰进士前官国子监祭酒  
赵元益字静涵江苏新阳县人光绪戊子举人  
罗丰禄字稷臣福建侯官县人今官直隶候补道四品卿衔出使大臣  
徐夔陞字次舟浙江乌程县人江苏候补直隶州知州

## 总目

皇朝经世文续编总目凡篇目体例悉仍原编闲有不同者则加按语以别之因时损益不嫌立异也

### 卷一

#### 学术一 圣学

帝王之学与儒生异原编讲义诸篇录入政本目中所以端主极宏治道也 本朝家法典学为重 圣祖天亶聪明教育万世 列圣稽古右文学术之盛度越前轨 文宗登极诏复康熙故事举行日讲事宜继自今 两朝养正礼重师儒启沃进规徽言咸告爰敬辑是卷录入学术用冠全编聿昭 缉熙之业俾占毕之士知学无二致憬然于经世之本务焉

### 卷二

#### 学术二原学

### 卷三



学术三儒行  
卷四  
学术四法语  
卷五  
学术五广论  
卷六  
学术六文学  
卷七  
学术七师友  
卷八  
治体一原治上  
卷九  
治体二原治下  
卷十  
治体三政本上  
卷十一  
治体四政本下  
卷十二  
治体五治法上  
卷十三  
治体六治法中  
卷十四  
治体七治法下  
卷十五  
治体八用人上  
卷十六  
治体九用人下  
卷十七  
治体十臣职  
卷十八  
吏政一吏论上  
卷十九  
吏政二吏论下  
卷二十

吏政三官制

记曰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官有常制铨选则与时为变通盖必制度立而选法乃可行也故先之以官制而铨选考察以次递及焉

卷二十一

吏政四铨选

卷二十二

吏政五考察

卷二十三

吏政六大吏

卷二十四

吏政七守令上

卷二十五

吏政八守令中

卷二十六

吏政九守令下

卷二十七

吏政十幕友

唐代最重幕职诸道荐辟兼注内阶 本朝诸巨公早岁多历幕府跻致通显外吏从政殷繁恒资赞画治行之得失官方之臧否系焉守令置幕亦掾佐之流吏胥非其伦也原编列吏胥之次嫌于羞当世士故特先之

卷二十八

吏政十一吏胥

卷二十九

户政一理财上

卷三十

户政二理财中

卷三十一

户政三理财下

卷三十二

户政四养民

卷三十三

户政五建置

地域广轮代有沿革自军兴以来形势控制尤烦筹划若奉天新疆台湾其大端也至职官之改设移驻惟河防有专门其它因地制宜多与吏兵相出入以所重在疆理故

系之于户政云

卷三十四

户政六赋役一

卷三十五

户政七赋役二

卷三十六

户政八赋役三

卷三十七

户政九赋役四

卷三十八

户政十赋役五

卷三十九

户政十一屯垦

卷四十

户政十二八旗生计

卷四十一

户政十三农政上

卷四十二

户政十四农政下

卷四十三

户政十五仓储

卷四十四

户政十六荒政上

卷四十五

户政十七荒政中

卷四十六

户政十八荒政下

卷四十七

户政十九漕运上

卷四十八

户政二十漕运中

卷四十九

户政二十一漕运下

卷五十

户政二十二盐课一

卷五十一

户政二十三盐课二

卷五十二

户政二十四盐课三

卷五十三

户政二十五盐课四

卷五十四

户政二十六盐课五

卷五十五

户政二十七榷酤

卷五十六

户政二十八厘捐

寇倭扰东南沦陷江淮诸军饷无所出于是始创抽厘之举厥后各省通行大师克济四方戡定防营林立一切仍用军兴法又当赋税未复官禄公费咸给予斯故虽积弊相因屡议裁减而沿用既久至今遂为常则综岁入之数逾于额赋穷变通久之规有始事所不及料者此尤时政所关非榷酤所能例也爰别为一目凡公私论议利弊具见俾筹国是者备参考焉

卷五十七

户政二十九开矿

井人之职具于周官财用所资历古不废自胜朝中使四出税敛骚然举世以开矿为大戒然本朝矿场有岁课边省开采如常内地煤铁之饶坑冶所在多有方国家全盛度支充牣矿利不甚措意迨时事日棘公私匱乏筹议者竞以开矿为言宝藏克兴美利斯溥扩经野之谟裕防边之策诚哉当务之急也夫天地自然之数日出而不竭惟因势而利导之不鹜广以取盈毋尝巧以欲速将地不爱宝何事纷纷然别求妙术哉

卷五十八

户政三十钱币上

卷五十九

户政三十一钱币中

卷六十

户政三十二钱币下

卷六十一

礼政一礼论

卷六十二

礼政二大典上

卷六十三

礼政三大典下

卷六十四

礼政四学校上

原编学校贡举不分目 文庙崇祀列入大典兹别标贡举一目备录取士之制而以学校专系师儒凡祀典为上卷教学及书院义塾为下卷

卷六十五

礼政五学校下

卷六十六

礼政六贡举

自乡举里选之法不行学校若专为取士而设原编合贡举于学校不为无见然造就殊途究有不能比同者科场事宜论议繁矣引而申之犹原编之志欤

卷六十七

礼政七宗法

卷六十八

礼政八家教

卷六十九

礼政九昏礼

卷七十

礼政十丧礼

卷七十一

礼政十一服制上

卷七十二

礼政十二服制下

卷七十三

礼政十三祭礼

卷七十四

礼政十四正俗

卷七十五

兵政一兵制上

卷七十六

兵政二兵制下

卷七十七

## 兵政三水师

寇肆扰吴楚鲸奔鸱张上下诸军沿江相缀莫能制也自曾文正公创立水师始扼胜算艰危克振卒葺全功厥后奏设长江水师详酌事宜遂为经制读公昭忠祠诸记当日决策洪流坚苦卓绝而业垂永久不居成功老成远识洵乎不可及矣

### 卷七十八

#### 兵政四饷需

军兴之要惟筹饷为大宗胡文忠公当逆焰方张之日收江汉之余烬揜拄危局筹济全军厥功伟矣嗣后督师诸公无不兢兢于饷事之艰危言说论具资稽览原编以屯饷标目系据中叶兵事施之于今无当也兹以军屯并入屯垦别为饷需而以军需附焉至厘捐一款本因筹饷而设以今为度支常供更立专门归户政

### 卷七十九

#### 兵政五马政

### 卷八十

#### 兵政六保甲

### 卷八十一

#### 兵政七团练上

团练之法寓于保甲本无可分昔人论之屡矣咸丰初年逆氛日亟额兵不足特诏下直省举行团练由是章程竞立论说锋生人自为战异军特起究其终极或效或不效甚至分据寨围藉资求逞若苗练之为者然而湘淮诸军卒以之策力行闲削平大憝功名之会震铄古今扩其规制且变额兵为练勇盖有治人无治法大利大害各因其人团练之兴与军事相终始所系者重矣又岂保甲之所能概哉

### 卷八十二

#### 兵政八团练下

### 卷八十三

#### 兵政九兵法上

### 卷八十四

#### 兵政十兵法中

### 卷八十五

#### 兵政十一兵法下

### 卷八十六

#### 兵政十二地利上

### 卷八十七

#### 兵政十三地利下

### 卷八十八

## 兵政十四塞防上

东南底定移师西陲萃胜军之武力竭中原之转输几及十年始克奏绩统观新疆全局沦胥辗转倍费经营迨大漠廓情而缴地分界尚烦口舌之纷争久而后定唏其难矣兹辑前后章疏及蒙古台站为一卷其建置屯垦事宜分见各门中若西北诸边徼有与英俄两国交涉者别录外编疆界一目可互考原编塞防下有山防一目系纪川陕楚老林事然三省教匪宜剿不宜防也兹所辑者仅张补山三省边防备览一序与原编相合特近事无可比附因省此目而以张序录入剿匪末卷中

### 卷八十九

## 兵政十五塞防下

### 卷九十

## 兵政十六海防

海疆多事筹防踵密五十年来机宜蕃变不可胜纪矣昔也慎固封守可收天险之功今也通达瀛环宜图自强之策盖自内难既平而后上下之擘画朝夕之讲求创设扩充不遗余力而海军定议经营至十数年甫有端倪祸机猝乘委弃殆尽虽曰人谋不臧亦规制形势有甚难者今海防筹备别详外编兹卷皆沿海经制事宜不可阙也故仍列之兵政焉

### 卷九十一

## 兵政十七台防

原编有山防无台防凡台湾兵事俱归海防以所重在海疆也自全台既辟改设行省同于内地其官守区画已详建置屯垦两目而前后治台剿抚事宜荅臣筹虑有不容泯没者虽罢郡弃地为一时权宜之计而力图恢复尚冀将来闵遗黎内向之殷特存此目所以志也

### 卷九十二

## 兵政十八蛮防

自改土归流苗疆久靖匪徒蠢动不烦征讨兹省并苗防合猺獞诸蛮及琼州剿抚生黎为一卷

### 卷九十三

## 兵政十九剿匪一

逆倡乱首尾十五年蔓延十六行省捻回诸匪所在起生民祸变未有若斯之酷者究致乱之由始则张皇失措继则玩泄成风湘淮诸公力除积习艰苦百战用殄渠魁而西北酋复顿兵糜饷多年始以次诛夷殆尽盖成功又若斯之难也兹辑兵事要论类列始末凡匪二卷捻匪一卷回匪及杂记土匪各一卷合观兵法地利诸篇当晓然于治乱得失之故人事有凭未可尽诿诸气运矣

### 卷九十四

兵政二十剿匪二

卷九十五

兵政二十一剿匪三

卷九十六

兵政二十二剿匪四

卷九十七

兵政二十三剿匪五

卷九十八

刑政一刑论

卷九十九

刑政二律例上

卷一百

刑政三律例下

卷百一

刑政四治狱上

卷百二

刑政五治狱中

卷百三

刑政六治狱下

卷百四

工政一土木

卷百五

工政二河防一

咸丰五年河决兰仪之铜瓦箱口改道北流于时军事方棘且利于戎马之限莫之治也迨寇氛既靖议者筹复河运竟以挽归故道为言而河流且十年淤决相悬无可施力海运已着成效方裁并河漕员浮议遂寝其后山东频岁河患当事者复有南北分流之请 廷议纷纭迄莫能定迨郑州复决南河久淤无可归壑泛滥经年糜帑千余万严谴督塞始克葺工盖河流既定虽以天时之泛涨人事之迁延决日久悬终不能变则分流之说亦徒托空言矣兹编兼列众论得失参观仍原编之例南河旧牒与今时世虽殊足备一朝掌故列为三卷后二卷皆近今论河之作淮渚与黄河相维系导淮诸议可互证也并附入焉

卷百六

工政三河防二

卷百七



- 工政四河防三  
卷百八  
工政五河防四  
卷百九  
工政六河防五  
卷百十  
工政七直隶河工  
原编此目在直隶水利之下今移河防下俾以类相次云  
卷百十一  
工政八运河上  
卷百十二  
工政九运河下  
卷百十三  
工政十水利通论  
卷百十四  
工政十一直隶水利  
卷百十五  
工政十二江南水利中  
卷百十六  
工政十三江南水利下  
卷百十七  
工政十四各省水利上  
卷百十八  
工政十五各省水利中  
卷百十九  
工政十六各省水利下  
卷百二十  
工政十七海塘

右续编经世文百二十卷凡辑道光初元迄今四朝诸家文集公私论议以续贺氏之书  
门目闲有增损则详述异悻见每目之下至交涉机宜不由经制者别列门目拟辑为外  
编宣怀弱冠随任武昌家大人恒勛以经世之学因举贺编以授习业之余辄自循览嗣  
从贤士大夫游得纵观近代名家专集及军兴以来奏牒书札历年择录积盈篋衍窃欲  
踵贺编体例续辑成书家大人顾而喜曰此吾志也汝其勉之壮岁驰驱迄未卒業爰先  
辑林胡曾三公奏议以识祈向迨承乏东海幸际多暇始与二三同志搜讨集益家大人

亦自浙告归时渡海就养复加手辑颐志董成每编次一卷随校付刊时事纷纭中更作辍经始于重光葺工于强圉之岁既发凡起例谨述缘始以书其后曰易曰一尤平不陂一尤往不复运会之数天人之理有可知有不可知故治乱若循环而事变无穷极伊古以来因革递嬗强宗外戚藩镇宦妾权奸边塞之祸覆辙相寻变本加厉我朝鉴于往代照灼荡涤法制相维又复谟烈显承以祈天永命史策所纪未有盛于斯者也然数极则还理穷必变运会所值天与人方迭起以相胜而已然之迹无衅可乘于是日辟其机以勗千古未有之局特治安既久又形势隔阂非浸溃无以尽变故中叶以后萌于川陕之乱决裂于虎门之役犹未已也至大憝稽诛流毒天下神州纷扰裨瀛横溢迫极于庚申之祸从此梯航交错机巧日滋景教流行责言频至天更降割多难俾 宫廷忧劳顾虑而无可如何盖自七十七年来变故迭乘始成积重难返之势迨至东溟一蹶危偪争天乎人乎则诚有不可知者矣综计中外全局实系于道光一朝前此为极盛之天下虽艤飏犹可相安后此为多事之天下且惩毖而未有艾至今日强弱异宜益相形而见绌彼之势易合而我之势常孤彼方共逞新图而我犹泥守成法时事迁流莫知所极岂真天不厌祸欤抑人事或有未尽欤然往策具在数十年艰难共济犹足昭垂天壤而光启中兴冀观是编者信人定可以胜天而益厉转弱为强之志也故着内外之旨别诸正变备学道治国闻者要删焉

诰授光禄大夫头品顶带大理寺少卿盛宣怀编次书后

赐进士出身翰林院编修 国史馆提调缪荃孙协修汪洵同校勘

## 卷一 学术一圣学

### 启心金鉴

工部尚书倭仁

帝王盛轨尚有辅阍嘉谟以帙繁故不录

帝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富而不骄。贵而不舒。

臣谨按。圣如帝尧。犹必不骄不舒。德愈劭。心愈下也。益赞于禹曰。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自古帝王。未有不致谨于此者。

帝尧置敢谏之鼓。使天下得尽其言。立诽谤之木。使天下得攻其过。

臣谨按。圣如帝尧。宜无可谏可谤者。而犹惓惓以求言闻过为务。故下情无所壅。而君德日以光。然欲法尧之为治不必置鼓立木徒仿其 铉受直言不加谴责言之当理者奖赏以劝励之。则嘉言罔伏。而升平可致矣。

帝尧曰。吾存心于先古。加意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故一民饥。曰我饥之。一民寒。曰我寒之。一民有罪。曰我陷之。

臣谨按。此即博施济众尧舜犹病之意。就令斯民悉登康乐。而若饥若寒若陷之思。犹兢兢在抱。所以致时雍于变之休也。如曰吾治已足。则非所以为圣人

矣。

尧舜采椽不断。茅茨不翦。

臣谨按。唐虞之世。浑朴犹存。自无后世台榭陂池之侈。况其时洪水降割。民无所定。圣人軫念民艰。方忧思之不遑。何居处之为乐。厥后禹卑宫室而尽力沟洫。尤以峻宇雕墙。垂为世戒。古帝王勤于恤民。而俭于自奉。其风徽犹可想见耳。

舜之为君。其政好生而恶杀。其任授贤而替不肖。德若天地。化若四时。是以四海承风。畅于异类。凤翔麟至。鸟兽驯德。无他。好生故也。

臣谨按。好生恶杀。仁也。授贤替不肖。知也。德若天地。德之盛也。化若四时。化之神也。仁知全故德盛。德盛故化神。而其究一归于好生者。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君子体仁足以长人。能充是心而已矣。

大禹悬钟鼓磬铎鼗。以待四方之士。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诲寡人以义者击钟。告以事者击铎。语以忧者击磬。有狱讼者摇鼗。

臣谨按。此犹帝尧置鼓立木之意。而条件益多。延访益切。要之古帝王。一皆本忧勤惕厉之心。宏集思广益之量。虚以受天下之。而修益加修。实以殚宥密之功。而圣不自圣。此治之所以隆万古。而为后世人君所当法欤。

大禹巡狩。见罪人。下车泣而问之。左右曰。罪人不顺道。君王何为痛之。王曰。尧舜之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心。我为君。百姓各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

臣谨按。禹谓我为君百姓各以其心为心者。责己之辞也。书曰。一夫不获。时予之辜。古人君痍瘵在抱。一夫不得其所。辄引以自疚。传所云。禹汤罪己其兴勃焉者。此之谓也。

臣又按。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大禹之痛。正此意也。人君时体此意。则满腔恻隐流贯于用人行政之间。以之承天眷而感人心不难矣。

仪狄作酒。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国者。

臣谨按。酒以成礼。弗继以淫。陈敬仲之辞夜饮。君子义之。则是酒之用有节。沈湎焉则溺矣。况过饮则食息违节。既虑伤身。喜怒乖常。尤防乱性。其患不可胜言。酒诰抑戒。所以反复痛切言之也。如大禹之疏仪狄。尤为力谨其始。而防之者预矣。孟子以禹恶旨酒与好言并举。以着为大法大戒。有以也夫。

成汤出。见网于野者。张其四面而祝之。曰。自上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解其三面。而更其祝。曰。欲左。左。欲右。右。欲高。高。欲下。下。不用命者入吾网。汉南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一时归商者三十六国。

臣谨按。汤之德及禽兽。必其先及于百姓可知。故天下归之。仁之为道也。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其所施固有次第。而其要则本于君身。诗所谓睢麟之化。推本文德者是也。

汤时岁久大旱。祷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与。民失职与。宫室崇与。女谒盛与。苞苴行与。谗夫昌与。言未已。大雨方数千里。

臣谨按。桑林之祷。天人感应如此其捷者。诚故也。使于所责六事。未能切省诸宵旰。而力体诸躬行。天心之应。未必如此其速也。至于不应。而遂谓天与人远。抑误矣。汤之后。大戊修德。而桑谷不为妖。周宣忧旱。侧身修行。而卒致中兴。乃知积诚可以弭祸。自古有征也。人主欲承天眷。其必极天戒欤。

臣又按。汤以六事自责。乃畏天省己之心也。汉公孙宏对策。乃以汤之旱为桀之余烈。佞谀之蛊惑君心。使忽天戒。每若此。不可不察。

周姜后贤而有德。王尝早卧而晏起。后乃脱簪珥。待罪于永巷。使其傅母通言于王曰。妾不才。至使君王失礼而晏朝。敢请罪。王曰。寡人不德。实自生过。非夫人之罪也。遂勤于政事。早朝晏退。成中兴之业焉。

臣谨按。姜后脱簪之谏。固云贤矣。而宣王能纳之。则是奋发其大有为之志。而不留于逸欲。可不为明且果乎。干象曰。天行健。人君惟法天之健。故勇于进德。力于行道。明于见。决于改过。小人不能移。阴柔不能奸矣。可不务哉。

臣又按。古者后妃夫人。进御皆有节度。昧旦女史奏鸡鸣之诗。夫人鸣佩玉于房中。起而退。以礼自防。不淫于色。故能内消逸欲。以成其君勤政之美。然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宴私之意。不形于动静。尤在端本于君身。故关雎樛木之化。首启二南。说诗者必归美于文德。然则人主动静起居。其所关者大矣。曷其奈何弗慎。

汉高帝曰。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所以取天下者也。

臣谨按。用人者恒有余。自用者恒不足。汉高帝有知人之明。而又不难于自屈。故能驾驭一时之雄杰。而智者为之谋。勇者尽其力也。

汉文帝每朝。郎从官上书疏。未尝不止辇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可用。采之。未尝不称。

臣谨按。人君之德。莫大于听言。文帝虚怀听纳如此。虽大舜之明目达聪。成汤之从谏弗咈。何多让焉。贾山云。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势重。非特万钧也。开诚而求谏。和颜色而受之。士犹恐惧而不敢尽。而况于纵欲恣暴。恶

闻其过乎。文帝殆深知此意哉。

文帝时。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

臣谨按。文帝富有四海。当承平无事之时。财用有余。百金之微。犹不肯轻费如此。况国家艰难之会。尤宜兢业自持。爱惜物力。为人君者。诚能思祖宗创业之艰。夙夜祇惧。唯恐失之。亦何至开奢侈之渐。而有过举哉。

文帝时。有以千里马献者。帝曰。鸾旗在前。属车在后。吉行五十里。师行三十里。朕乘此马。独先安之。下诏不受。

臣谨按。文帝渊然静默。马且不受。则其它珠玉玩好珍禽奇兽。不切于人主日用者。又岂足以动其心乎。书曰。不作无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正文帝之谓也。

汉宣帝尝谓太守吏民之本。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

臣谨按。官久任则上下相安。既便于民。日久超擢则官不淹滞。亦便于官。此用人保民之法也。后来仕途日宽。额数日增。升转之期。计日可俟。席不暇暖。辄已他迁。视其官如传舍。视百姓如路人。其何以治天下哉。

汉明帝时。馆陶公主为子求郎。帝不许。曰。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民受其殃。是以难之。

臣谨按。朝廷设官分职。本以为民。非可徇情滥授也。明帝不许馆陶之请。深得重民生惜名器之意。史称当时吏称其官。民安其业。有由然哉。

唐太宗曰。人主一心。攻之者众。或以勇力。或以辩口。或以谄谀。或以奸诈。或以嗜欲。辐辏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宠禄。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则危亡随之。此其所以难也。太宗曰。人言天子至尊无畏惮。朕则不然。上畏皇天之鉴临。下惮臣之瞻仰。兢兢业业。恐犹不合天心。未副人望。魏征曰。此诚郅治之要。愿陛下慎终如始。则矣。

臣谨按。太宗所云。人主一心。攻之者众。可谓洞烛病源矣。自非不迹声色。不殖货利。以清嗜欲之源。则见理不明。而佞邪得售其术。人主之心。遂受其攻而不觉矣。太宗所以知其难而致谨也。又以不合天心。未副人望。然自警。则必有畏保之实。而无狎侮之心可知。魏征进之以图终。亦可谓责难于君者矣。

太宗患吏多受赇。密使左右试贿之。裴矩谏曰。是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上悦。告臣曰。裴矩能当官力争。不为面从。佞每事如此。岂非贤乎。

臣谨按。司马光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斯言岂不信哉。

太宗曰。朕得良弓十数。自以为无加。近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夫朕以弓矢定天下。识之犹不能精。况天下之务乎。乃数延见臣。问民疾苦。及政事得失。

臣谨按。太宗因论弓而及天下之务。可谓切于求治。而不自用矣。此其所以兴乎。

臣又按。工人之言。其借弓为喻。以规太宗乎。盖心为万事之主。人君之心。明白洞达。而无一毫邪曲之私。则发之政事。乃合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表里所以相符也。许衡谓心如印板。板不差。则印不差。亦此意尔。

太宗尝罢朝。怒曰。会须杀此田舍翁。后问为谁。上曰。魏征每廷辱我。后具朝服拜。曰。妾闻主明臣直。魏征直。由陛下明故也。妾敢不贺。上乃悦。

臣谨按。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人臣敢谏。岂不有益于君哉。唐太宗为三代后令辟。极称能纳谏者。于魏征犹有廷辱之怒。盖受直言之难也。然得文德皇后一言。即能自克。故不损其贤耳。有太宗之纳谏。斯有魏征之敢谏。君明臣直。不诚为笃论哉。

太宗谓公卿曰。朕欲营一殿。材用已具。鉴隋而止。王公以下宜体朕此意。后发卒修洛阳宫。以备巡幸。张元素谏曰。陛下初幸洛阳。凡宫室宏侈者。皆令毁之。曾未十年。复加营。何前日恶之。今日效之也。且今日财力。何如隋世。役疮痍之人。习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炀帝矣。上曰。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役不息。亦同归于乱。上曰。吾思之不熟。乃至如此。即为之罢役。赐元素绢二百疋。

臣谨按。真德秀曰。太宗鉴隋之侈。一殿之营。为费无几。而亟已之。然未数年。即有洛宫之役。由俭入奢。其易如此。此元素所以谏也。惟其喜闻直言。虽比之炀帝桀纣。曾不少忤。而亟从之。此其所以致贞观之治也。

太宗谓臣曰。人欲自见其形。必资明镜。君欲自知其过。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谏自贤。其臣阿谀顺旨。君既失国。臣岂能自全。公辈宜用为戒。事有得失。无惜尽言。

臣谨按。太宗求谏之心。何其切也。不虑己之不纳谏。转以不谏即不能自全。耸动其臣。其乐于闻过为何如也。人君诚能如此。则臣孰不愿忠于君。以成其君之美哉。

太宗自立太子。遇物则诲之。见其饭。则曰。汝知稼穡之艰难。则常有斯饭矣。见其乘马。则曰。汝知其劳而不竭其力。则常得乘之矣。见其乘舟。则曰。

水以载舟亦以覆舟。民犹水也。君犹舟也。见其息于木下。则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

臣谨按。随事随物均可引以自鉴。汤铭盘。武王铭几杖。皆此意也。借物警心。则心常存而不放。即此便是学问。即此便是治理。

贞观四年。敕百官。诏敕未便者。皆执奏。

臣谨按。史臣云。天下之理惟其是而已。理有未当。则诏敕虽行。改之何害。惟人君吝于改过。人臣喜于为佞。则天下之事。明知其非。而冒理行之。必至于蠹政害民而后已。此则古今之通患也。太宗有见于此。是以惟理之从。不拘己见。凡未便之事。虽诏敕已行。皆得执奏。是岂不足以彰无我之德乎。噫。可以法矣。

唐元宗以风俗奢靡。制乘舆服御金银器玩。令有司销毁。以供军国之用。其珠玉锦绣。焚于殿前。后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锦绣。天下毋得采珠玉织锦绣等物。

臣谨按。明皇初政。综核精密如此。开元之治。所以几于贞观。及在位日久。侈心一生。奸邪乘之。聚财纵欲。遂致安史之乱。由此观之。治乱兴亡之判。祇在一念敬肆之闲而已。可不戒哉。可不畏哉。

元宗素友爱。初即位。为长枕大被。与兄弟共寝。饮食起居。相与同之。薛王业有疾。上亲为煮药。火熟上须。左右惊救之。上曰。但使王饮此药愈。须何足惜。

臣谨按。元宗屈天子之尊。序家人之乐。恩明谊美。相好无尤。天伦之爱。何其挚也。如元宗者。可谓曲尽友于之谊矣。

唐肃宗为太子。尝侍膳。有羊臂臠。上顾太子使割。肃宗既割。余污满刃。以饼洁之。上熟视不怪。肃宗徐举饼啖之。上大悦。谓太子曰。福当如是爱惜。

臣谨按。此琐事耳。一饼之惜亦微耳。而明皇于此垂训殷殷。盖观人必于所忽。而存心不遗其细。此最谨小慎微之学。汉昭烈帝曰。勿以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亦此意也。

唐宪宗尝与宰相论治道于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体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宫中。所与处者独宫人近侍耳。故乐与卿辈。共谈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臣谨按。尧舜之时。君臣一体。都俞吁咈于一堂。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今观宪宗之勤政如此。亦可谓知君道者。宜其能削平僭乱。有光于前烈也。

唐吴元济反。宪宗命发兵讨之。是时诸道节度使。及宰相李逢吉。皆请罢兵。惟裴度力主讨贼之议。上曰。吾用度一人。足破此贼。遂以度为相。度至淮西

。身自督战。由是诸将力。淮西遂平。

臣谨按。用兵之道惟在将帅得人。盖智足谋事。勇足任事。策敌无遁。调度有方。则士卒用命。而肤功克奏矣。观淮蔡之役。愬光颜等犹是也。何以裴度未出。而累岁无功。裴度一出。而淮西底定。将帅得人故也。韩愈平淮西碑。归功于度。然非宪宗之能用度。又何以有功哉。

唐宣宗尝以太宗所撰金镜录。授翰林学士令狐绲使读之。至乱未尝不任不肖。治未尝不任忠贤。上止之。曰。凡求治太平。当以此言为首。又书贞观政要于屏。每正色拱手而读之。

臣谨按。自古未有任不肖而不乱者。未有任忠贤而不治者。宣宗于此特有省焉。以治天下。得其要矣。

臣又按。贞观政要。诚为致太平之书。然必即太宗之所以致治者而力行之。以实见于用人行政之闲。然后可以比隆贞观。非第披览其书。为儒生口耳之功也。宣宗书于屏闲。取法之意深哉。

宣宗乐闻规谏。凡谏官论事。门下封驳。苟合于理。常屈意从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读之。

臣谨按。宣宗乐于闻过。屈于从人。可谓明矣。至读章疏。必加诚敬。盖诚敬则神明专一。智虑精详。可以察其言之当否以为施用。非徒敬其章疏而已也。宣宗图治若此。故大中之政。人思咏之。以为继美太宗。岂不足为贤君哉。宋太祖尝曰。人主当澹然无欲。勿使嗜好形见于外。则奸佞无自而入。朕无他好。惟喜读书。多见古今成败。者从之。不者改之而已。

臣谨按。者从之。不者改之。如此读书。方于身心有裨。若泛览辞章。怡情释典。便近玩物之失矣。

太祖征处士王昭素。问治世养身之术。对曰。治世莫若爱民。养身莫若寡欲。太祖爱其言。书于屏几。

臣谨按。寡欲是涵养其心之德。爱民是扩充其爱之理。二语已探为仁之要。人君能体乎此。则澄其心以操宰治之源。公其爱以宏出治之用。明于知人。周于立政。而无愧为仁君矣。

宋王全斌之伐蜀也。属汴京大雪。太祖设帟于讲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视事。忽谓左右曰。我被服如此。体尚觉寒。念征西将士。冲冒霜雪。何以堪处。即解裘帽遣中侍驰赐全斌。仍谕诸将曰。不能及也。全斌拜赐感泣。故所向有功。

臣谨按。古者歌采薇以劳戍役。而终之以柳往雪来。窃叹其轸念征夫为已至也。太祖因寒而念及征蜀将士。推己及人。以诚相感。一时士心激发。所向有功。不亦宜哉。

太祖性俭素。尝曰。吾为天下守财耳。古人云。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



人。苟以自奉为意。使天下之人何仰哉。

臣谨按。书曰。惟辟玉食。则民乐输将。以天下奉一人者宜也。太祖乃谓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心愈谨。情愈厚矣。能充此意。则不迩声色。不殖货利。虽与古成汤争烈可也。岂特以俭素自名也哉。

宋太宗勤于读书。自巳至申。然后释卷。臣下以劳瘁为谏。帝曰。开卷有益。不为劳也。

臣谨按。自古圣人虽聪明出于天赋。莫不资学问以成德。盖古今治乱兴衰。天下民情物理。必博观经史。乃可周知。勤于谘访。始能通晓。故明君以务学为急正为此也。观太宗勤学如此。其能为承平令主。而宏开文运之盛。有由然哉。

宋寇准为枢密直学士。尝奏事殿中。语不合。太宗怒起。准引帝衣请复坐。事决乃退。太宗嘉之。曰。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征也。

臣谨按。人臣奏事。至于牵引上衣。以尽其说。为君者。若不谅其忠直之心。必以为不敬而怒斥之矣。太宗不惟不怒。且叹美之。其容人之度若此。所以能使臣下尽言。政事少失。而为宋之令主也。如太宗者。洵无愧于文皇矣。

宋仁宗初年。宰相王曾。以帝初即位。宜近师儒。乃请御崇政殿西阁。召侍讲学士孙奭。直学士冯元。讲论语。初诏双日御经筵。自是虽只日。亦诏近臣讲读。帝在经筵。或左右顾。及容体不正。奭即拱立不讲。帝为悚然改容。

臣谨按。仁宗天资粹美。又有贤宰相辅导问学。当时讲官。复尽心启沃。仁宗能敬信而听从之。所以养成盛德。恭俭仁恕。终始惟一。而为一代贤君也。宋龙图阁学士孙奭。尝画书无逸为图以进。上命施于讲读阁。及作延仪迩英二阁成。又命蔡襄写无逸篇于屏。

臣谨按。无逸一书。乃周公告成王之言。欲其知艰难。勤政事。兢兢业业。不敢自逸。能如此。则福祚长。不如此。则寿命短促。前举三宗后举文王以为法。复举商纣以为戒。其言深切恳至。实万世人君之鉴也。仁宗既受孙奭之图。又命蔡襄书之。盖必有味乎其言矣。则其观后苑之麦。忍中夜之饥。孰非自此书中得来。所以明君以务学为急。

臣又按。宋吕祖谦曰。耽乐之主。每自恕曰。一日放逸。为害几何。不知是心一流。则自一日二日以至终身。流而不返。故周公先塞其源。戒之以无敢遑逸。曰今日耽乐。下无以示民。上无以顺天。有莫大之愆。而非小失也。盖人主不可使知耽乐之味。苟开其端以为无伤。则寢深寢溺矣。

仁宗时。王德用进二女。王素论之。上曰。德用实进女。然已在朕左右。素曰。臣之忧。正恐在左右耳。上动容。立命宫官遣女。素曰。陛下既不弃臣言。亦何遽也。上曰。朕若见其人留恋不肯行。恐不能出矣。顷之。宫官奏二女已

出内东门。上乃起。

臣谨按。谢良佐言。克己从性偏难克处克去。声色之诱。情欲之感。其昵人至甘。所谓难克处也。仁宗既纳二女。闻王素之论而遽遣之。俟其出门乃起。是其能忍嗜欲。而不少系吝焉。可不谓明且果乎。若仁宗者可以法矣。

仁宗时。考官以苏轼对策切直。欲黜之。仁宗曰。朕以直言取人。而以直言弃之。人其谓我何。

臣谨按。明宪宗时。以星变诏臣言阙失。一时建言诸臣。如卢瑀汪吉彭纲等。最为伉直。帝以方修省不罪。然心忌之。书其名姓于屏。未几瑀等相继贬斥。以直言求。而以直言弃。以视仁宗之于苏轼。真大相径庭矣。

仁宗尝语近臣。昨日因不寐而饥。思食烧羊。曰。何不取索。帝曰。恐遂为例。可不忍一夕之饥。而启无穷之杀。或献蛤蜊二十八枚。枚千钱。曰。一下箸。费二十八千。吾不堪也。

臣谨按。仁宗在宋。最为仁厚之主。观其不忍害物。则不忍伤民可知。故能致治升平。而享祚悠久也。

同治元年二月十二日奉

上谕工部尚书倭仁呈进所辑古帝王事迹及古臣工奏议二帙洵足资启沃而绝心源着赐名启心金鉴并将此书陈设弘德殿以资讲肄钦此谨按文端膺弘德殿授读之

命即首进是篇备举圣学源流纲目条贯实为千古学术之宗复经

毅皇赐名故录冠全书恭纪 谕旨特标 圣学一门以志 两朝治道所本焉

应 诏陈言疏道光三十年

大理寺卿倭仁

窃臣蒙古世仆。荷蒙先皇帝知遇之恩。至优极渥。夙夜祇惧。报称无由。我皇上至德嗣兴。丕绍鸿烈。受命之初。即告谕内外大小臣工。共矢公忠。阋成郅治。又复特诏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责者。于用行政诸大端。皆得据实密奏。诚念祖宗缔造之艰。先帝付托之重。兢兢业业。勤求上理。固非徒循广言之故事。博纳谏之虚名已也。臣之愚昧。何补高深。顾蒙清问之殷。敢忘刍蕘之献。谨即圣谕用行政推阐言之。伏惟行政莫先于用人。用人莫切于严辨君子小人。方今宝篆初膺。励精求治。百尔臣工。惴惴焉视九重好尚以为趋向。薄海内外。亦莫不延颈举踵。观朝廷举措。以卜升平。易泰之初九日。拔茅茹以其汇征吉。此其时矣。夫君子小人之分。藏于心术者难知。发于事者易见。类族辨物。约有数端。敬为我皇上陈之。大抵君子拙讷。小人巧佞。君子恬退。小人躁进。君子爱惜人才。小人排挤异己。君子图远大。以国家元气为先。小人计目前。以聚敛刻薄为务。刚正不挠。无所阿向者。君子也。依违两可。伺候人主

喜怒以相趋避者。小人也。谏诤匡拂。为 朝廷补阙拾遗者。君子也。迁就逢迎。导人主遂非长傲者。小人也。进忧危之议。悚动 当宸之敬心者。君子也。动言气运。不畏天变。以滋长人君之逸志者。小人也。公私邪正。相反每每如此。我 皇上天亶聪明。勤学念典。孰贤孰否。自难逃 圣明洞鉴之中。第念一人之心思。而揣摩者众。一人之耳目。而淆混者多。几微莫辨。情伪滋纷。爱憎稍涉于偏私。取舍即虞其失当。此知人则哲惟其难。大禹所以致叹也。今欲求所以知人。岂有他术。要惟本 皇上好学之心。勤求不怠。使 圣志益明。 圣德益固耳。宋臣程颢云。古之人君。必有诵训箴谏之言。惟命老成贤儒。俾日亲便座。讲论道义。以辅 圣德。又择天下贤俊。使得陪侍法从。朝夕延见。开陈道。讲论治体。以广闻听。我 朝康熙年间。熊赐履恭上 圣祖仁皇帝疏。谓大学衍义一书。为万世君师天下者之律令格例。伏愿延访真儒。讲求研究。务尽其理。于是考之以六经之文。监之以历代之迹。实体诸身。默会诸心。以为执政出治之本。若夫左右近习。必慎其选。缀衣虎贲。亦择其人。非圣之书。屏而弗读。无益之事。戒而不为。内而深宫燕闲之间。外而大廷广众之际。微而起居言动之恒。凡所以维持此身者无不备。防闲此心者无不周。则君志清明。君身强固矣。臣以为二臣所言。人君修身养心之要。用人行政之原也。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贵经筵。惟君德成就而后辅阉得人。辅阉得人而后天下治。然则开讲习以赞 宸修。致治要图。莫切于此矣。臣学识谫陋。惧无以仰承 德意。谨就管见所及。冒昧以陈。伏乞 皇上采择。不胜惶悚之至。

道光三十年二月二十九日

御笔褒答倭仁手诏颁示大小臣工曰夫言不逆耳不为谏今倭仁之言其庶几欤然时异势殊或有难于必行者如彼引程颢所云择天下贤俊使得陪侍法从名虽甚而实有难行日与贤俊相处固与狎宦官宫妾之益相去万万矣然贤俊之士或有才而无德日与习者非翰墨之场即驰骋之乐反不如以礼相接互相警戒之为矣至于所言辨君子小人之分洵为切直之言朕虚怀纳焉嗣后凡大小臣工尤须以国计民生为重有所见闻剖切直陈以倭仁之直谏为法岂非朕之幸欤此谨案 显皇御极之初应

诏陈言者多蒙 嘉奖文端此疏 褒答尤至恭录当日 手诏以志都俞吁咈之盛而类族辨物实开 圣学之原宜其直谏早孚 宸眷而能以正学光辅 中兴也

条陈日讲事宜疏道光三十年

礼部侍郎曾国藩

窃臣前于用人三策折内。言及康熙年间日讲之例。三月十一日。奉 谕旨着于百日后举行日讲所有一切应行事宜着各该衙门察例详议以闻钦此。查康熙年

间例案。臣部及各衙门俱已无存。而臣之初意。系于赞助 圣学之中。阴寓陶成人才之意。原折内所谓其几在此。其效在彼者。尚未申明详晰。今一切应行事宜。亦必求于人才有益。不徒务讲学之虚名。谨参考会典。及 圣祖御制文集 国史列传诸书。竭臣愚见。先定大概规模。补前折所未备。请皇上再交各衙门核议。务使精益求精。 圣学人才。两有裨益。方得实效。谨将臣所拟条款。胪列于后。

一考定日讲设官之制。谨按日讲起居注官。见在满洲十员。汉人十二员。臣考旧章。则日讲官。与起居注官。系属两项。非一项差事也。日讲官主执经入侍。每日进讲。即宋时崇政殿说书之职也。起居注官主典礼侍班。簪笔载记。即周时左史右史之职也。我 朝顺治十年。设立日讲官。其时并无起居注之名。至康熙九年。复举行日讲。且创立起居注馆。于是起居注官。即以日讲官兼摄之。两项差使。乃为一项矣。厥后康熙二十五年。停止日讲。而起居注官则未尝废。銜上日讲二字亦未裁去。雍正乾隆以来。相沿不改。其实所办之事。乃记注侍班之事。日讲二字。则有空銜而无实事也。今奉 旨举行日讲。似须循名责实。二者仍分作两项。于见在记注官之外。别添一项人作日讲官。以复顺治及康熙初年之例。其见在之起居注官祇于銜上裁去日讲二字。其余不改。以循雍正乾隆以来之例。庶名实相符。而于 六朝成宪。皆不稍背云。

一讲官员数。谨按顺治十二年。初设讲官。选词臣八人。不分满汉。康熙九年。定设满洲四员。汉官八员。厥后递有增加。至十八员二十六员不等。盖以讲官而兼记注之事。职务较繁故也。今既将讲官与记注官分作两项。似可循康熙九年之例。定为满洲讲官四员。汉讲官八员。

一每日进讲员数。谨按顺治十二年。定以掌院学士率讲官或二人或三人进讲。康熙年间。每日进讲之员。无可查考。臣愚以为进讲之员太多。不免徒务虚文。谨拟每日以一人进讲。不事旅进旅退。与寻常 召见无异。庶讲官凝定专一。得以悉心启沃。 皇上静对臣工。听其讲论今古。亦得细察其精神器识。即此可以陶冶人才矣。

一讲官应用何项人。谨按见在起居注官。专用翰詹两衙门之人。溯查康熙年间。励杜讷以州同而转讲官。高士奇以中书而转讲官。当时取人。往往不限资格。又康熙十六年。有满洲讲官兼用小九卿之例。乾隆初年。有呈进讲章兼用科道之例。此次设立讲官。似可援此二例。斟酌行之。臣之愚见。拟请除大学士掌院学士。及六部都察院。职事较繁。无庸充补讲官外。其余内阁学士。及九卿科道之由科甲出身者。准其与翰詹两衙门一体充补讲官。庶取人之途较广。而仍不违乎成例。

一定保举讲官之法。谨按顺治十二年。初立讲官。 谕令大臣选词林学问

淹博者八人。既由臣下选择。是保举之法也。康熙年间。讲官由题本开列请简。乾隆年间。讲官由引见擢用。至今相沿不改。臣思此次复设此官。仍须行选择保举之法。盖保举尚恐其滥。惟保举讲官。则断不至于滥。不特保人者十分慎重。即受保者。自揣学问平庸。亦必不敢妄进以取戾也。求 皇上于一二品大臣中。 特旨派出四五人。令其各保数员。以备进讲。此次所保之人。或升迁出差。将次缺员。又求特派四五人。令其各保数员进讲。所保之人。必容止庄重。辞气温雅。又必兼熟通鉴会典二书。如不称职。令其退出讲筵。或根柢甚深。而口稍拙讷者。不妨保举。

一进讲之地。谨按康熙年间。进讲之地。在 懋勤殿为多。惟十二年。暂修宫殿。 驾驻瀛台。即在瀛台进讲。二十三年。天气严寒。即在暖阁进讲。其余或在郊外。或幸南苑。皆不辍讲。是地可随时迁移也。今奉 谕旨便殿进讲。 皇上见御东书房。臣拟请即在东书房进讲。以后或有迁移。临时再降 谕旨。

一进讲之仪。谨按康熙年间。进讲仪节。初入行三叩礼。侍立。诣讲案前进讲。讲毕。复行三叩礼。至十六年。停止讲毕之三叩礼。臣今拟就此仪。稍为酌量。请即东书房言之。 皇上升御。西面。上恭设一横几。几为书案。置所讲之书于案上。又豫设小几于室中。为讲官之讲案。届时讲官捧书入。陈于讲案上。转出案西跪。东北面。一叩兴。复讲案位。侍立宣讲。讲毕。复转出案西跪。一叩兴。趋出。如遇 圣驾不御东书房。所有 皇上南面。讲官北面之处。有局限于地势。再临行斟酌。谨照此仪。另绘一图附呈。

一进讲之时。谨按康熙年间。尚未设立军机处。部院奏事。即系大臣入对承 旨。奏事既毕。然后讲官入侍。自九年至二十年皆然也。二十一年。乃改于部院未启奏之前。讲官先入进讲。遥想其时。大约不过辰刻耳。今则时势移易。较康熙年间迥有不同。康熙年间。部院章奏。不过数件。今则每日多至七八十件。康熙年间。各省章奏。 圣祖省览。直待夜分然烛之后。今则清晨裁定。宣谕军机而批答。康熙年间。引见人员甚少。今则逐日皆有引见。有此数者之不同。则每日早间。 圣躬亦烦劳矣。臣之愚见。拟请待引见以后。 皇上万几已毕。 御前大臣侍等。皆已散直。日永神暇。然后讲官进讲。则有义理之悦。而无他务之扰。庶几如 圣祖读书记中。所谓神理渊穆。怡然忘倦云。

一所讲之书。谨按康熙年间。所讲之书。先四书。次尚书。次周易。次诗经。次通鉴。讲通鉴之时。仍兼讲四书。而顺治年间。亦曾翻译通鉴及大学衍义二书呈进。今臣闻 圣学高深。诸经通鉴。讲贯已熟。窃谓为君之道。莫备于真德秀衍义。邱浚衍义补二书。真氏于用人之道。邱氏于理财治兵之道。尤言

之深切着明。顷给事中吕贤基曾以为请。臣拟请讲此二书。于今日时政。实有裨益。

一陈讲之道。谨按讲官陈说。贵忠诚切直。尤贵明于本朝掌故。康熙十六年。谕讲官宜进直言。毋有隐讳。二十一年。谕讲官须有劝戒箴规

之意。乃称启沃。又圣祖御制讲官箴曰。体之行之。朕躬是力。载猷载替。尔职宜饬。又曰。谊贵励翼。先正其心。尔苟勿欺。吐辞足欤。绎此八句。则知切直者。未有不由于忠诚也。至于本朝掌故。则大经大法。实有超越前古者。若能于每日进讲之时。将列圣至德政。称述一二条。不惟君臣之精神。互相警发。而为讲官者。必熟于国家之典章。则凡会典及列朝圣训。皆当时研究。此中之磨厉人才。已不少矣。

一覆讲之法。谨按康熙十四年。谕日讲原期有益身心今祇讲官进讲朕不覆讲日久将成故事不惟于学问之道无益亦非所以为法于后世也嗣后进讲时讲官讲毕朕乃覆讲如此庶几有裨实学欤此。臣思覆讲之法。不过疑者诘之。误者辨之。非必逐句讨论也。今讲官讲毕。应请皇上于疑难之处。俯加诘问。讲官错误之处。仰承指示。若无疑可问。无误可指。即不妨默识深领。方为可久之道。

一纂成讲书。谨按康熙年间。讲官撰成讲章。分写正副本。先期将正本进呈。其撰法。先列经文。次列诸儒之说。次列讲官推演之义。既讲之后。又将讲章编辑成书。今所传四书解义。书经易经各解义是也。此次所讲衍义及衍义补。真氏邱氏之书。本系臣下进讲体裁。不必更撰讲章。亦不必先期呈进矣。祇须于本日递一折片云。臣某人今日进讲第几卷第几页某句起某句讫谨奏。已为简当。至已讲之后。仍须编辑成书。将来刊刻流传。以昭圣学之盛。其编辑之法。先钞真氏邱氏全文。次列讲官敷陈之说。以能征引会典者为上。于既讲后三日呈递。俟发下之后。汇成帙。汇成三卷。进呈一次。抑臣又有请者。

圣祖御制文集中。有讲筵绪论二卷。凡八十五条。皇上聪明天纵。讲筵触发。间有绪论。敬祈发下。交讲官编入。使臣等欣诵之余。益加儆惕。则兴起多矣。

一讲官体制。谨按康熙年间。讲官恩遇。最为隆渥。或赐诗篇。或赐邸第。或赏貂皮。或交部议叙。锡赉便蕃。非常之典。非臣下所敢议及也。至于体制所在。虽属虚文。亦宜稍示优异。一得讲官。虽编检科道。皆得专折谢

恩。其雨帽坐垫。请照见在起居注官之例。朝贺班次。请照南书房翰林之例。至于春秋。经筵侍班。宜在六部堂官之次。并随至文渊阁赐茶。其科道充讲官者。即不派街道巡城差使。间有扈从之时。讲官所用账房。及一切应用对象。仍遵康熙十二年谕定章程。酌定数目。由内务府给与。

一进讲年数。谨按康熙进讲。自九年至二十五年。凡十有七载。中间如三藩用兵。九省骚动。捐例常开。仓库空虚。实有倍甚于今日者。而未尝停讲。盖

圣祖实由于此中深求政要。兼厉人才。非以此为文史之娱也。汤斌之放江苏巡抚。

圣祖谕曰。以尔久侍讲筵。老成端谨故特简尔。熊赐履之既没。圣祖谕吏部曰。赐履夙学老成。为讲官多年。未尝不以内圣外王之道。正心修身之体。直言讲论。当时伟人辈出。大抵多识拔于讲筵之中。盖侍学既久。故知之真也。

皇上复举旧章。伏愿行之久远。不可遽求速效。故虽有偏灾小警。不可停罢。渐濡既久。风气日振。臣前折所谓十年以后。人才当起色也。若举行数载。或即停止。虽于圣学无损。而固不能收百年树人之效。区区之忱。尤在于此。伏乞圣鉴。

以上十四条。竭臣愚忠。粗定大概规模。其有不典不详。求皇上飭交各衙门核覆施行。谨奏。

#### 附唐确慎公鉴书节录

前于邸钞。见轮讲仪次一折。详细敷陈。有典有则。何其周欵。想见中心恳切。曲仰圣心之危微精一。并同人之激切拜扬。以襄赞我尧舜大同之盛治。野人欣欣然喜不能已者久之。然至愚所虑者。皋夔稷契之俦。阁下而外。亦不过艮峰竹如丹溪三数人。其余君子固多。而能知格致诚正者。恐亦难得。即外间河海兵农。亦何能洞见窾要。行之都有把握。虽教诲陶镕。正可仰赖

圣人化裁以作成之。而万几之下。亦恐过于勤劳也。朱子有轮讲不如日讲之说。盖日讲有定官。设亦不过一二员。如伊川先生及朱子皆曾为之。是自可以得人。轮讲则派入者众多。安得人人皆程朱乎。吾兄意在溥博。而乃以迂阔驳之。闻之。深惜此美举之不成。爱礼之意未容已也。然当此圣怀虚受之时。为臣子者。有可必献。有否必替。竭诚尽性。以求上答夫求言若渴之至意。此职分事。亦性分事也。案文正条奏议格不行所进绘图当日尤有讥为迂阔者确慎此书亦以轮讲为疑虽致深惜固明知其说难见诸施行矣特附录之以资引证云

遵旨会议日讲事宜并陈管见疏道光三十年四月 礼部

本月初四日。奉上谕曾国藩奏日讲事宜十四条并绘图呈览一折礼部会同翰林院与前交议日讲折件一议奏图发钦此。仰见我皇上亲理万几。弗遑宵旰。偶乘余暇。更以勤学穷理为兢兢。臣等钦佩之余。益深感悚。奉命以来。悉心筹划。复博采旁谘。始以为事在可行。继觉其势有未便。谨为我皇上一一陈之。伏思帝王之学。以实而不以文。贵要而不贵多。自来经史之昭垂。儒先之疏义。所以资研究供观览者。固已惟人惟备。后人所见。不能出其范围。今若再选儒臣。排日进讲。仍不外蹈袭旧说。缀辑成文。窃谓圣学之

增崇。不恃乎此。即人才之鉴别。亦不恃乎此也。臣等恭读乾隆十一年上谕朕命翰林科道官轮日进讲经史本欲研究经术阐明义理以淑身心以鉴兴废而诸臣讲论往往阑入条陈若实有裨政务则亦何害要不当借端立说以逞私见也如检讨程恂举程子一命之士苟留心爱物于人必有所济一条因请重县尉之选欲以士人初任是官而重其秩是一县又增一令也成何政体再词臣以文字为职业自当雅贍优娴方不愧清华之选其中才学冲裕如张鹏翮沈德潜等间或一加超擢而躁进之徒竞思进献若借此可以为梯荣之快捷方式者不知沈德潜优升阁学朕原因其为人诚实谨厚且怜其晚遇用是稠迭加恩以励老成积学之士张鹏翮则素知其敏捷且资俸已深历升詹事初不因进诗优擢若谓朕进用人才沾沾于文艺之末雕章琢句专事浮华此风一炽必有藉手捉刀希图侥幸者岂不玷玉堂而貽羞文苑邪其务殫实心崇正学明大体以无负稽古论思之厚望等因钦此。又嘉庆十四年。廷臣曾有请令翰林科道日进讲义之奏。奉 上谕朕每日恭阅 先朝实录诚以 列圣修齐治平之道无不备载典型仪式夙夜寅承万几之暇披览者亦皆经史诸书鉴观得失以期有裨治化若使翰林科道日进讲义而所撰述不过摭拾陈言敷衍入告无论二典三谟未能窥其涯涘即贾董诸儒论说亦恐不能跂及设敷奏可观而能言者又未必能行况所敷陈又未必尽出己手若就此觚其学识加以甄拔恐亦未能遽得真才行之日久又生弊端仍属视为具文于事毫无裨益又岂务实之道乎特将朕敦崇实政不尚虚文之处通谕知之钦此。臣等敬绎 两朝训谕。实于进讲之流弊。洞烛无遗。因思 经筵与日讲。虽事之巨细不同。其为讲贯则一。而经筵则举行至今。若日讲之事有益无弊。亦何至旋行旋止。乃自乾隆十四年停罢之后。不复再见举行。迄今一百余年矣。诚以经筵每岁一行进讲者。皆 特大员。有益无损。故行之可久。日讲则排日常行。进讲者自七名至四五名不等。更番入直。人数众多。日久则法易弛。人众则心不一。故借端立说。已见于前事。而希荣之见。亦难保其必无。且称 旨则幸心易生。徒劳则怠心易起。始而欲速。继而畏难。无益有损。故不久而遂止。今人之学问不能胜于当年。今人之干进未必逊于往日。剿说雷同。原无补于启沃。论笃是与。又恐误于色庄。臣等伏读 圣谕之周详。参考同官之议论。确有见于日讲一节。于听言之道。取人之法。两无裨益。与其弊生而停止。莫若先事而不行。该侍郎所陈十四条。应请毋庸置议。所有臣等会议缘由。谨折具奏伏乞 皇上圣鉴训示遵行。

敬抒末议培养 圣学疏咸丰十一年

监察御史朱潮

伏惟 皇上聪明天亶。寅绍丕基。际 国家多难之时。承 祖宗付托之重。凡所以继 先志而慰民望者。盖 庙堂之咨傲深矣。久大之规。肇于初服。治平之业。裕于冲龄。臣勉竭愚忱。冀效千虑之一得。窃谓 圣德



以培养为先。圣学以扩充为务。臣尝读书有曰。在昔文武。聪明齐圣。其侍御仆从。罔非正人。夫仆从统乎宫庭而言之。正人济济。宜其出入起居。罔有不钦矣。周室盛时。纲纪肃清。前后左右。岂有巧言令色。便辟侧媚。而书若重深顾虑。兢兢致戒者。防之于未然也。异物之玩好。小人逢迎之缘也。玩好屏。则志气益清。此日之喜怒。他年刑赏之用也。喜怒平。则措施必当。是以发端在谨其细。而动作贵慎其几。宋哲宗临御经筵。忽凭槛戏折柳枝。讲臣程颐正容进曰。方春发生。不宜无故摧折。此谨其细者类也。上书宣仁太后。请主上左右内侍。皆选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浅俗之言。接于耳目。此慎其几者类也。细者巨之积。几者事之微。圣德之日懋。基于此矣。

皇上诵习诗书。以目前而论。凡性命之奥旨。学问之微言。进讲似可稍缓。但读必兼讲。讲理则深邃。讲事则显明。周公以成王年幼。作七月之诗。浅近易解。使瞽蒙朝夕讽咏。俾知稼穡之艰难。即以讲辅读也。臣思历代可法可戒之事。及夫列祖列宗。文德武功。其中尤易于宣讲者。请旨命翰林院词臣。分门别类先编列千百条。辞惟取其显亮。文无贵乎太长。每日恭录进呈御览。或十条。或八条。令授读之臣。明白晓畅。敷陈其事。言以先入为主。一经耳熟。裨益非浅。我皇上浚哲达聪。今日之缕析条分。即异日之综经贯史。由事以要诸理。次第讲求。圣学之日新。基于此矣。臣敬际圣明。土壤细流。讵有裨于万一。愚昧之见。敢献刍蕘。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

呈进书籍疏同治元年

大学士祁寯藻

窃臣以衰病退休之员。蒙恩召用。复蒙皇太后懿旨。俾直殿廷。恭侍讲幄。窃见皇上聪明天亶。圣度渊冲。诵读之余。继以讲解。缉熙光明之学。实基于此。臣虽至愚极陋。亦思勉抒闻见。随事敷陈。仰答生成。稍图报称。无如年迫迟暮。旧疾缠。经久不愈。以致展期假满。未能入直当差。感戴仁恩。悚惶无措。而区区愚忱。有不能不为皇上陈之者。恭读今年二月懿旨。帝王之学不在章句训诂惟冀首端蒙养懋厥身修务于一言一动以及天下民物之颐古今治乱之原均各讲明切究系归笃实等因钦此。慈训昭垂。

为皇上裕养正之规。至深且远。臣窃惟典学之要。诵读为先。而讲解之功。更为切实。盖非诵读不能习其文字。非讲解不能通其义理也。大学一书。

皇上业已读毕。凡制治保邦之要。用人行政之原。胥于是乎在。要之为人君之道。在止于仁一言而已。治国平天下两章。言仁者六。而终之以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盖仁者必以仁亲为宝。故能爱人能恶人。不仁者则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矣。仁者必以贪戾为戒。故忠信以得之。不仁者则骄泰以失之矣。

。仁者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故以财发身。不仁者则以身发财。菑害并至矣。千古治乱之机。判于义利。而义利之判。则由于上之好仁不好仁也。即如近日所讲帝鉴图说。下车泣罪。解网施恩。泽及枯骨等事。则即古帝王仁心所见端也。至若纳谏求贤。尊儒远佞。则仁亲为宝。能好能恶之说也。露台罢工。裘马却献。则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之说也。以今考古。以图征书。心不厌则易入。力不劳则有功。古人左图右书。诚不可偏废也。臣愚窃谓帝鉴图说讲毕。即宜进讲舆地之学。大清会典中。有皇舆全图。各省府州厅分图。山川疆域形势。开卷了然。且篇幅简明。较之大图。易于指画。并有礼制武备天文等图。可资博考。又耕织图。则农桑之事。衣食之原。纤悉具陈。又马远鬪风图。绘事古质。嘉庆年间。取以联句。内府画本石刻俱在。可资检阅。

钦定月令辑要。授时通考二书。皆足与耕织鬪风等图。互相发明。皇上读书之暇。随时讲求。庶几知稼穡之艰难。守成之不易也。再宋臣真德秀大学衍义。首言帝王为治之序。为学之本。自格致诚正。以至修身齐家。牖引经史。法戒昭然。诚圣学之渊源。治道之根柢也。国朝大学士陈宏谋辑要六卷。选择简当。尤易披寻。又臣于道光年间。江苏学政任内。恭刊朱子小学。此书内篇四卷。外篇二卷。多引经传要语。及先贤名臣格言。于初学最为切要。又康熙年间。博学宏词杜诏所撰读史论一卷。虽系家塾简便刻本。而自秦汉以下。历代史事。治乱兴衰之故。大具见。以上三书。皆臣家所旧存者。一并恭呈御览。以备采摘。伏愿皇上处黄屋之尊。慎丹书之戒。敬胜怠。义胜欲。千古心法。不外乎此。即大学缉熙敬止之实义也。由是经史贯通。日积月累。圣学日懋。圣德日崇。本仁心以行仁政。饬吏治而恤民生。治平之效。庶可复见。臣虽蒲柳衰姿。伏处草莽。亦得优游仁宇。长瞻云日之辉矣。所有微臣感激愚忱。并呈进书籍缘由。谨折具陈。伏乞圣鉴。

请进日讲疏同治元年

工部尚书倭仁

窃闻考古可以知今。慎终必先图始。自来求治之君。或于便殿涉览书。或于经筵讲求古训。本集思广益之心。为勤学好问之事。岂过为是劳苦哉。盖是非悉昭于千古。法戒即判于一心。心以有所慕而思奋。舍己乃可以从人。心以有所畏而知警。思艰乃可以图易。古之人主。所以致治太平者。其道由此。去年秋间。京师盛传皇太后特简廷臣进讲通鉴。风声所布。中外欣欣。罔不以手加额曰。此帝王所不数见之盛事。皇太后垂念及此。此诚社稷生民之福也。一时士大夫同心向道。争自濯磨。咸谓皇太后圣明天纵。犹孜孜好学如是。我辈宜何如砥砺。勉为国家有用之才。争向书肆购求通鉴。所有本。为之纸贵。可见上行下效。感应之机。捷于桴鼓。若使见诸实事。着为令

典。其鼓舞更不知何如矣。乃自去秋至今。未见举行。自以政务殷繁。暂为停缓耳。以 皇太后求治之诚。岂有始勤终怠之虑哉。但今天下望治情殷。美意争传于万口。实政未举于一朝。论者以 朝廷有此举。而诸臣不克赞成其事。诚可惜也。或谓今日之务。宜求实济。不必沾沾于具文。不知具文与实济。不分于而分于心。心之不存。虽帝典王谟皆可视为具文。而无关体要。心之所属。虽衢讴巷议皆有资于实济。而为益身心。况通鉴一书。备详治忽之由。足定从违之准。尤治天下者。所急宜留意者也。伏愿 皇太后明降谕旨。谕日进讲。以天亶之聪明。日新之学问。不惟 圣治弥臻美备。中外共仰精勤。而我 皇上好学之心。日闻 慈训。亦必益思奋勉矣。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 皇太后 皇上圣鉴。

吁恳暂缓归政以懋 圣学疏光绪十二年 毓庆宫王大臣  
窃臣等伏读六月初十日 懿旨。以 皇帝典学有成。 谕于明年正月。举行亲政典礼。诏辞宏远。酌古准今。寻绎回环。且钦且感。伏思我 皇太后躬仁圣之资。值维艰之运。削平九宇。抚定四方。史册罕俦。功德莫二。兹当 璇闈归政。颐养冲和。既大慰日夕期望之心。亦稍释宵旰仔肩之重。凡兹臣庶。孰不欣愉。然臣等日侍 讲筵深维时局。有不得不缕晰备陈者。幸 皇太后垂察焉。 皇上天亶聪明。过目成诵。六经诸史。前数年即能举其辞。然经义至深。史书极博。譬诸山海。非一览所穷。此讲习之事。犹未贯彻者一也。天下之蹟。莫如章奏。前者迭奉 慈谕。将军机处近年折奏。抄录讲肄。 皇上随时披览。亦能一阅了然。大而兵农礼乐。细而盐关河漕。头绪纷繁。兼综不易。此批答之事。犹未习者二也。清语国书。我 朝根本。 皇上记诵甚博。书写亦工。然切音声义。颇极精微。固须名物靡遗。尤必文义贯串。满蒙奏牍。各体攸殊。此翻译之事。犹未熟精者三也。为君至难。万几至重。多一日养正。即有一日之功。加一分讲求。即获一分之益。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也。 皇太后体 祖宗之心为心。二十余年。忧劳如一日。俛俟一二年后。 圣学大成。春秋鼎盛。从容授政。以闡我丕丕基。匪特臣民之福。亦 宗社之庆也。

## 卷二 学术二原学

### 原学

#### 陆心源

学也者。学为君。学为臣。学为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者也。三代而下。有小人之学。有异端之学。有小儒之学。有大人之学。约纵连横之说也。坚白同异之辨也。词赋之类于俳优也。占毕之诬罔圣贤也。内不足以治其身。外不能以益于

人。苟以趋时好。悦人主。窃显官。惑愚众。此荀子所谓以学为禽犊也。皆小人之学也。黄老之清静。杨氏之为我。墨氏之兼爱。申韩之刑名。释氏之慈悲。用其说亦足以立国。原其心亦主以救偏而济人。然而畸于先王之教。悖于圣人之道。皆异端之学也。研训诂。通假借。证名物。析异同。但道伏郑是。宁言孔圣非。是为考证之学。文必饰。词必修。皮傅孔孟。祖述韩欧。诩诩然矜为因文见道者。是为文章之学。徐言而缓步。儒冠而缝衣。析性命之精微。辨朱陆之同异。囿于一先生之学。不博考于圣人之通者。是为性命之学。是数者几于道矣。然而考之于古而宜。推之于今而未必宜。着之于言而然。稽之于行而未必然。修之一身而优。措之天下而未必优。皆小儒之学也。若夫大人之学则何如。学也者。学为君。学为臣。学为父子兄弟夫妇朋友者也。上究今古兴衰之故。中通宇宙利病之情。下严身心义利之界。若汉之贾生董生孔明。唐之陆敬輿李邕侯。宋之范希文濂溪明道横渠考亭止斋东莱。元之静修。本朝之亭林稼书是也。夫是之谓大儒之学。

#### 释学上

#### 王效成

志于学必自读书始。书也者。古今之梯渡也。古之时。庠塾教修。师友导责。野秀错起。耳目之所周接。无非日浸淫于礼义。而犹必勤资乎编籍。自就傅以至垂白。不可一息去也。晚时道愈漓而书日淆。百家杂作。鳞比而嘈。使业者神为之眩。昔史迁有言。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食谷者必于稻。咀蔬者必于菘。洵乎要哉。然米之于糠。叶茎之于根。均之稻与菘也。舂割而治之。同其劳而卒有精粗之迥异焉。夫岂不以择哉。孔子曰。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夫易者。寡过之书也。世事之繁变。遭境之人殊。凡壹是就避转通。靡不密牖而切比。学者由奥之辞。达精详之蕴。其体之身世必周尽。而要其本原。亦唯法诸阴阳以善刚柔之用而已。僻识支说。涂附讖术算图之属。播述未已。才颖之士。汨迷白首。良可惜哉。夫讴吟感发。触焉即是。其思之所藉托。往往在辞字之表。而讽者抑扬反复。领味其旨趣。不知夫恺恻之意。何以油然而生也。春风之被物也。纾徐嘘拂。其生机之盎溢。各率其性以应之。而其感移之。非有可一一凿而指也。夫诗何莫非天之机也。而必沾沾焉据实以就之。不得则支绌而通之。呜呼。诵古人之遗。必会其繁辞。以溯其心之所至。其心得。而辞之缭绕曲必达矣。然无中正之性情。渊旷之识抱。其于古人犹冬夏也。旷百世而见之。得耶。夫山泽之行地。发华秀。代生成。其蕴莫之尽也。据一二材物而私焉。谓非山泽之宝不可也。而要不可谓得山泽之蕴者也。夫读书者。心帝王君臣之心。而后可帝王君臣之。密之自身心之微。恢之至覆被之大。本末毕贯。而一基之以钦。书之蕴。其在斯乎。瞽儒崇古而卑今。守缺袭误

。动必断断于往制。而不知其为己固也。原制作之始。不过因人情而约渐之。使气驯而用节。其所为缛仪琐度。当与时为消息。而勿悖其意焉可也。今世学者。幸诸遗义略在。用条贯而推明之。遗义苟明。则其于官制之司。经礼之节。宜无不循识其纲矣。昔礼教衰而政治戾。政治戾而春秋修。春秋者。约其事以经着之。譬鉴之肖物而美恶较如。不待传而明者也。说者更以例求之。以为属辞比事之教也。夫属辞比事者。属前后而比观之。其端末隐显。可参而定其实也。而岂例之齟齬为耶。善乎庄生之言曰。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辨。盖非不用辨也。不辨而辨在其中也。夫世衰则存之以寓褒贬。世治则法之以行予夺。学者读之而直道见。返之而畏心生。是善取春秋之义也。呜呼。记有之。今之教者。呻其占毕。多其讯。言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以记之所言。已有以口耳为传习。而罔知切近若是。盖曲学之流传久矣。然不曰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谓务本乎。反复斯篇。亦可以知所务矣。昔诸葛子出成盛业。而其自明曰静俭。曰谨慎。独得存养之原。盖自其早读书。观大义。所造于学者为特精。陶处士好读书不求甚解。及考其诗。具见道之辞。拳拳于先师遗训。力求其至。自周末以来。二子之学粹矣。观澜而临大海。仰日月而之旷野。谓非能见其大者耶。然则今之学宜何法也。始之以锐思。坚之以毅力。索之以虚衷。永之以熟玩。诗以发其慧。礼以敛其矜。书以大其量。易以小其心。春秋以证其识。要之以终身孜孜而已。若夫求入德之端。其操之有要。而进之有序。则尤有孔孟之书在也。

### 释学中

王效成

有大成之学。有学者之学。有众人之学。圣贤之教备矣。子思子溯道之大原。由天命而循之身。由身而极之位育。此盖明大成之学也。孔子之言修己应物。举不越乎彝伦日用之间。此盖教学者之学也。邹孟子阐四端之切近。而启发其本良。使知求得之易。此盖诱众人之学也。天之生万物也。春夏伸而秋冬绌。风日化而雨露养。其所以成之者至矣。而察者忽声色之着。而究乎主宰于穆之隐。习消息之渐。而异乎旱苗勃兴之捷。以为是造化之妙也。而不知夫微显久速之际。亦各有其义也。子思子承仲尼之后。原远派歧。各举其所近而衍之。子思子惧其本之昧也。抉天人一理之微。物我兼尽之量。以表历圣之心授。而发仲尼所罕言之根蕴。所以为万世告也。逮战国之世。贪诈昏虐。人心沦败。孟子悼伤斯民之枉。而亟呼以拯之。其告君也。即一念之仁。掖之以进于爱民之政。其教人也。即无欲害人之心。无穿窬之心。无受尔汝之实。而引而达之于仁义。怵惕之发。夜气之存。皆举其所易明者而觉发之。凡以救当时之害云

尔。秦汉以降。道在显晦之间。学者非无造道之资。奋起之志。而其体精而用周者。率不多觐。有宋诸哲出。始研穷乎义理。辨析乎几微。举广大之业。返而求之方寸之地。一以心性为入德之端。敏锐之儒。或捷悟而彻其本原。因率其所得以为教。虽夫妇之愚。莫不欲导以从善。而其弊或至离实而即虚。使学者失所据。岂诸哲阐道之意哉。且夫陟崔嵬者。纡折而上。则峻者为夷。而力弗竭。仰而径造之。不达则颠耳。川津之舟。缘岸沿洄。无意外之失。至放乎茫洋。则迷所向者有之。夫学亦务乎平实耳。昔孔子之时。道虽不行。而弟子日错进。其材类皆有望道之美。孔子进之退之。使循循然一出于中正。尽人可遵。而浅深皆有所得。是所以为孔子之教也。夫孔子之教者何也。文也。行也。忠信也。教无穷也。而四者约之。四者以外无教也。夫孔门之善学者。首颜曾。颜子之述善诱。曰博我以文。约之以礼。曾子之述省身。曰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莫非是四者之教也。其次高明莫若端木子。其言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又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次笃实莫若卜子。其言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又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夫亦犹是四者之教也。呜呼。文者。知之所由致也。行者。行之所以力也。忠信者。心之所为存也。由文而体乎行。由行而践乎忠信。此学之序也。由忠信而发之行。由行而着之文。此学之本也。其曰居敬曰克己者。所以维持夫四者而几乎醇也。夫学者由四者之教而加养焉。安焉可以希上达之境。而以渐而至尽性以立命。即勉焉未粹。亦不失修饬之士。而本心固不至大失矣。是即孔子所谓吾道一以贯之者也。学者原圣贤立教之旨。而会其所以异同之故。然后知所从入哉。

### 释学下

王效成

孟子曰。夫人幼而学之。壮而欲行之。夫学与行非二道也。居藜蒿之野。讽先古之篇。非祇以善身。又将以及物。凡所以为事上下之故。必讲切而储之。其上者会一理以贯庶事。核验是非而采蓄靡遗。其次即其资力所近而究其委奥。亦足一得以裨世。且习古而不知变。昧辙而制轮。则不可以行咫。讨论于户帷之内。而当世之兴废。朝野远近之得失。无不参观而审计。必推之不跲于世用。而后为无误所志。夫学之乌可苟焉而已也。孔子曰为政在人。此言为治之莫重乎人也。庠序之立。自京国以至州县。莫不有学也。而必需名贤以为之师。非可循资而授也。察鞶带韦布之属。有通经而笃行者。礼延而师之太学。次还教于郡邑。其生徒之选。必简严而乃重。导之以诗书礼乐。其实皆修身之要。

治世之资。而必仿古下士视上农夫之禄。以廩其室家。俾其心无所歧用。而其试之也。经义之对。必求其心得。而不惟声采之饰。继则论古策时。惟务乎识正而理达。由乡以进之太学。与科举相辅而行。登其最者而官之郎署。州县之学掾佐史。则以其次又次者归补之。夫教之裕其本。养之优其心。而用之又必核其真而当其选。如此者。不数年而人材出矣。且夫朝廷之官。所以为民而具也。知其为民。则官之用。孰有先于亲民者耶。压之以累尊。束之以密法。其得以自伸其悒悒者鲜矣。夫百里之地非小也。古公侯之分。而郡守则殆于方伯之拓地者。责非不重也。古之时。台郎出宰而迁为守。公卿守郡而入为宰相。盖甚隆乎其选也。久于其职。守六令十二始迁。则暇焉而力有所布。岁赋所入。虽贡之朝。而得以便宜径用。则资费有所出。兴除之役。小者自专。大者守奏闻。则事无所掣。簿尉以下。黜陟主之。则克用材。兵有主将亦隶之。则刑守备。丰其禄。益之以公田。则无室家之累。考课之法。以廉为守。其绩在田野治。民人安。贤能兴举。惰者黜罪。则赏罚得其实。而非虚文之尚。临其上者减之。秩轻而任暂。责之以周巡。假之以耳目。则别其政而不制其权。任尊事一。则易于行其志。地小参比。则不能为悖乱。而得以补正。掾史亦入仕。得以渐至高秩。则所与共治者。皆弦诵之彦。而士气振而廉耻兴。人人得尽其材。则宰相之职尽。而朝列出入。亦皆谙悉民隐。无庸不达事之人。夫如是。则上下之动息。有不悉通而或隔者乎。如是而不治者。未之有也。今夫中人家。必有经纪。外而应对出纳。内至庖汲洒扫奔走之役。莫不有其司。而衣食之所需。无以周而月给。则室家不能以徒立。易有之。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曰义。知财之于国计尤要也。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财者。天地之所产。民命之所资。而非泉金之谓也。泉金所以司转通。权贵贱。而不可以为养者也。

夫天下亦非不生粟矣。然而南虑人浮。北虑土旷。必思有以移治之可也。董之以专司。助之以牛种。招徕垦启。缓征而激劝。其接水者。广其陂闸。深其沟浚。宜麦菽黍稷之地。则修阡陇之制。多凿井以备旱。其耕耘培护之法。必讲精而力勤。济之以番芋荞麦之属。参之以桑棉树蓄之宜。硗瘠之区。可以为沃壤。而丰收者。亦不至侈耗。是两得之利也。语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又况产盐之乡。听其流通。重其税课。则民不病而利归上。烟草烧酒之炽。尤重关征以困之。因以除五谷棉丝之税。财之纲领具是。酌时而行之。自以羨裕。而司农或不免迫绌者。则又用之当求节也。夫用之至广者。莫逾于河防兵食世禄三者。河事之劳拙。胶于通漕。苟其不可通者。仿转运以济之。无所强于河。则河恣其独达之性。而补救易而费重省。兵之所镇。就间荒而耕之。不足。则借数年之饷。售以益之。其食皆自为。而朝之赏给亦减。且古者世禄之制。皆

有土田。以食其租之所入。非有坐耗度支之饷也。辽边多可耕之地。量而广之。则似续之衍。不额于常颁。兼得自营其生计。而朝廷遂少食之患。亦两利之道也。夫人材无定限非可为之法以縻之而物产之有定者乃可善为之制而顾或虑乎歉耗田亦计之未尽者耶呜呼穷变通久之间有心者不可不察也。然又闻之。人存则政举。有行政之。而无行政之实。未有能善者也。果其精心乎希治。虽法有未尽协。未尝不可消息而为之也。夫学必期乎致用。尤必善导乎用之之人。而后可以进于有为也。斯又求志之要者也。夫学之乌可苟焉而已也。

### 辨学上

朱琦

学之为涂有三。曰义理也。考订也。词章也。三者。皆圣人之道也。于古也合。于今也分。专取之则精。兼贯之则博。得其一而昧其二则隘。附于此而攻于彼则陋。有所利而为之而挟以争名则伪。昔者孔子之时。道术出于一。其为教有易诗书礼乐春秋。而人无异说。其于问仁问政问孝问行问知。所问同而答皆异。而人无异议。其设科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其及门有狂有狷有中行。而人皆得成其材。故曰道术出于一。一故合也。孔子没。弟子以其所得转相授受。而学始分。至孟子出。几几能合之。然当是时刑名法术纵横杨墨诸家竞起。而又不能胜。至秦遂大坏。而汉之学者。收拾煨烬之余。去圣愈远。而学遂不可复合矣。于是区而为六家。总而为七。历史所载。书目所录。由汉迄今数千年。学之为途日杂。而辩议日繁。然综其要。则义理也。考订也。词章也。学之为涂虽繁且杂。不越此三者。为义理者。本于孔孟。衍于荀杨王通韩愈。而盛于宋之程朱。为考订者。亦本孔子。泝流于汉。沿于唐初。而盛于明末之顾炎武。其于词章也。六经尊矣。诸子百史备矣。汉朝人莫不能文。至六代寝靡焉。而盛于唐之昌黎氏。是故有专而取者。如汉之经师。专治章句而详于考订。宋之诸儒专治德性。而深于义理者也。有兼而贯者。如司马之为史。郑之说经。韩之雄于文。而其自任以道。朱之醇于儒。而又工于文词。明于训诂。是也。故曰精且博也。其次则得其一失其一。颛于体而疏于用。其为道隘矣。辩于义而俚于词。其为道亦隘矣。治考据词章者亦然。交济则皆善。抵牾则皆病。盖方其始为之也。无论其为义理考订词章也。其间必有一二臣子为之倡。其后举天下人从而附之。附之不己。又从而争之。争之不己。其高者不过以为名。其下者至于趋利而止矣。故又曰陋且伪也。然则救之将奈何。曰宋之程朱患考订词章之害道也。而矫以义理。以圣人为的。以居敬穷理为端。其徒相与守之。于是义理明。而是二者皆衰。至明用以取士。士之趋向。亦云正矣。然陋者尽屏百家之书不观。其为制科文者。类能依附于仁义道德之懿。而不能尽适于用。至于今日。学者但以为利禄之阶。又其敝也。于是朴学者又矫之。博摭籍



。参考异同。使天下皆知通经学古之为高。而归之实事求是。意非不善也。至其敝也。繁词累牍。摭摘细碎。专以剽击先儒。谓说理为蹈虚。空文为寡用。数十年来义理词章之习少衰。沿其说者。亦寢厌之。而考订者亦微矣。而士之敝心力于科举速化之学。声病偶对字画之间。方竞进而未已也。传曰。三王之道若循环。穷则变。变则通。自汉以后。其学病于杂。杂者可治以孔孟之道而反于醇。今之学者。病于趋利。利者虽治以孔孟之说。而不能遽止。而又未知所以救之之方也。呜呼。此吾之言学。所以不病于杂。而深恶夫言利者与。

### 辨学中

朱琦

或曰。子之言学。而恶于近利。似矣。其曰学不病其杂者。得毋惑于卑近之说。而不繇其统乎。曰。非谓是也。夫杂者乃所以为一者也。孔子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传曰。穷乡多异。曲学多辨。不知而不疑。异于己而不非。公焉而求众善者也。今夫京都。衣冠之所会也。中国政教之所出也。远方百贾之所观赴也。天下辐辏而至者。有二涂焉。一自东。一自西。二者皆大道也。苟循其涂。虽以万里之远。山岨水涯。车辳舟挽。而可以至焉。是故均之至京师也。出于东。与出于西。无以异也。此不待智者而决也。今使东道者。必与西道者争。曰彼所由之涂非也。西者亦复之曰。彼所由之涂非也。可乎。不可乎。夫道。犹京师也。学者所从入之涂。或义理。或考订。犹涂有东西之分。其可以适于京师一也。今之人不知从入之有殊涂也。执其所先入者而争之。是东西交哄之类也。且今之争者吾异焉。彼义理考订。犹其显殊者也。程朱陆王。同一义理。同师孔孟。奚不相悦如是。为朱之徒者。未必俯首读陆之书也。而日与陆之徒争。为陆之徒者。未必敛己读朱之书也。而日与朱之徒争。夫不考其实。但恶其异己而与之争。使他途者得以抵巇。非第交哄之为患也。又如远适者。未涉其途。但执日程。指曰某至某所若干里而已。某地所经某山某水。其间形状险夷。弗之悉也。其有歧路。弗之知也。而京都宫阙之壮。百官之富。睹所绘之图而遥揣焉。其庸有当乎。古人有言。义虽相反。犹并置之。党同门。妒道真。最学者大患。又曰。道一而已。自其异者观之。不独传记殊也。即书有伏生欧阳大小夏侯。易有施孟梁邱。诗则齐鲁韩毛郑。皆各为说。而唐宋以后之笺注者。悉数不能终也。自其同者观之。则义理考订。即识大识小之谓。程朱陆王。与分道接轸而至都邑者何异哉。朱子亦言。某与彼常集其长。非判然立异者也。是故善学者不独陆王可合。汉宋可合。即世所谓旁径曲说。如申商老庄之说。其书多传古初遗制。圣人复起。必不尽取其籍而废之也。故曰无病其杂也。然则学将安从。曰予固已言之矣。以圣人之道为归而已。然此又非始学所能知也。此又向者涂人交哄者之所笑也。

## 辨学下

朱琦

或曰。子之严于义利之辨。予既闻之矣。为宋之学者。不必与汉争。为程朱之学。不必与陆王争。予既知之矣。然则将举汉宋而并治之乎。曰。汉以来之书。各守一师。各尊一家。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穷年积月而不能殫也。至于宋。此一语录焉。彼一札记焉。互相水火。迭为主奴。支出漫衍而不能止也。学者将安从。然则又举朱与陆而并治之乎。陆之说曰。千古以上。此心同也。四海以内。此心同也。既知本矣。何更言末。既注我矣。何更解经。陆非不学者也。然其弊必至废学。朱子则不然。其为格物之说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日日而格之。毋惮其琐也。其为读书之法。今日析一解。明日集一义。未究其精。则不敢遗其粗。未得其前。则不敢涉其后。孜孜焉铢积而寸累。毋畏其难也。是故为朱之学者。其弊则寡矣。而多与陆不合。与汉亦不合。不合则争。争则学者将安从。曰。人之自为学也。与教于人者异。人之学也。其气习有南北。其质有柔强敏鲁。其近于汉也。其治经也。或诗或礼或易。择其一而有可守。竟其业而使之精。其于宋也亦然。其趋于陆者。必实之以朱。束于朱者。吾不欲其攻陆。而不强之使为汉也。是以人无齟齬。其为说易行。其于道庶几有合矣。虽然。自吾始学时。至于今几四十年矣。而未敢信也。虽然。其径途分矣。向者吾喜观近儒薛文清吕叔简陈文恭以为未足也。进而求之程子朱子之说。若易传若春秋说若或问若小学近思。若鲁斋之私淑。若陈黄之亲炙而面语也。然犹有疑者。以为圣人之道大矣。其言无不包矣。何以其说犹多不合。盖物有相反而相成者。于是又证之汉。又博而参之陆王。平心而求焉。希其高者而惧其肆焉。吾始而疑之。久而徐有悟焉。于是又取程朱遗书而饜饫之。而后嚮乎其若有会也。虽然其敢谓争者可息而疑者信乎。其能以是施于人乎。夫观众水必导其归。汇众说必折诸圣言。学至于道而止矣。言道至孔孟而止矣。然而其途不能以骤辟。其微不能以遽明也。不得已而为之说曰。宋者阶于汉者也。陆王圣之支裔。而程朱其宗子也。是故欲观圣人之道。断自程朱始。欲为程朱。又自去其利心始。

## 学论

方浚颐

学一而已。不穷经不可以为学。不讲道不可以为学。穷经者何。训诂之学也。汉学也。讲道者何。义理之学也。宋学也。有训诂之学。而后义理不蹈于空虚。有义理之学。而后训诂不邻于穿凿。二者相需为用。而弗容以偏胜也。学一而已。何为汉何为宋哉。夫六经为载道之文。实赖东汉经师笺疏传注。绍述而阐扬之。二千年来礼乐典章名物度数。俾考古者得所师承。实事求是。其有功

于圣经贤传者固不小也。乌得以寻章摘句为无足重轻也邪。此所谓朴学也。有宋诸儒幸生经学昌明之后。爰乃发明义理。以佐训诂之不足。而圣人率性修道之旨。遂以大白于天下。濂洛关闽。其传日广。至今勿替。此所谓正学也。然而守门户之见者。则挟汉攻宋矣。则尊宋鄙汉矣。则谓讲学之风既盛。而朋党抵排祸延海内矣。则谓抱残守缺。曲学阿世。而归罪于一二巨人长德之败坏人心风俗矣。近则汉学寢衰。而宋学大炽。至痛诋汉学。而等之于战国之杨墨。晋宋之老庄。谓其能乱天下也。呜呼。岂公论哉。汉儒之学为朴学。宋儒之学为正学。后之学者。当两宗之。而取其醇。舍其疵。树其闲。决其障。晓然于训诂之非义理弗明。义理之非训诂弗着。合朴学正学而一以贯之。无穿凿之害。无空虚之病。斯处则可以为师儒。出则可以爲卿相。讲让型仁。化民成俗。举凡天下国家之道。要皆由小学以入大学。而始克底于成也。而乃汉之。而乃宋之。此唱彼和。靡然从风。逞其语言文字之工。枵为党同伐异之说。囿于管窥蠡测之隘。发为愤世疾俗之谈。彼其人方自以为目空万古。独有千秋也。呜呼。亦乌知奴仆孔郑墨守程朱者之均为学中之也欤。间尝取鲁论而绎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吾谓汉儒近之。又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吾谓宋儒近之。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吾谓汉学宋学之得失可以此断之。学一而已。何为汉何为宋哉。

### 名实论上

#### 高延第

何谓名。曰工也。商也。农也。士也。习其术。为其事。父师以是教。子弟以是学。所谓名也。何谓实。曰工必能操规矩。执绳墨。运斧斤。制器械宫室。商必能度贵贱。居奇赢。通有无。应趋市者之求。农必能辨土宜。识五种。知蚤晚。疾耕数耨。早穡而多获。士必能立行谊。通古今。达治体。以任事而立功。人以是求之。我以是应之。事业不同。而同归于有用。所谓实也。今之为工为商为农者。其良楛巧拙。不尽如古。然其事麤修。故器用不乏。有无相通。田畴尚辟。名与实不甚相远也。若夫所谓士者。吾惑焉。问其所业。自应试诗文外。所谓离经辨志知类通达化民易俗者无有也。问其所读。自坊刻五经四书外。所谓朝经暮史博考载籍殫究百家者无有也。以言乎立身。义利之不辨。是非之不知。贤不肖之不分。求其言为范而行为则者无有也。以言乎立事。则山川不能说。祭祀不能语。礼乐刑政莫识其原。求其才兼文武惟世所求者无有也。此其实果何在邪。夫工商农之事。惟其麤修。故十人中有一二人冒滥卤莽于其间者。主人犹或容之。使冒滥卤莽半其人。则主人必斥而逐之矣。是托其名者少。而为其实者犹多也。若所谓士者。其冒滥卤莽。将居其十九矣。上之

人曷从而辨之。又曷从而斥之哉。今夫制艺。本于唐宋之经义。其事非卑且陋也。然昌黎东坡已谓词类俳优。忸怩自惭。而汲汲于学乎圣贤博通古今为事。故韩之禘祫钱物盐法淮西兵事黄家贼状诸议。苏之榷盐场务役法积欠水军开湖诸议。昔人称其识政体。达时务。非经生所能及。今人自揣摩一卷外。求其寓目于韩苏著作。已为希有矣。尚望其会通古今。操笔下议乎。五经四书。乃治己治人之本原。益非卑且陋也。然必明训诂。识句读。辨异同。而后得其旨意。必验之躬行。证之史传。考之时事。神而明之。乃能着之于事业。今也。据坊刻脱之书。奉前人一家之说。训诂之未明。句读之未分。何论旨意。剽窃字句。涂附词章。如画家之有设色。曲本之有务头。以为其体例当尔。而于一己之身心。古今之事理。瞢然若不相关。其稍知自爱者。拘挛曲谨。守妇女之检柙。亦不过如中庸胡公。模棱味道。称乡里善人足矣。安望其立功立事。御灾扞患乎。颜黄门有言。汉时贤俊。以一经宏圣人之道。上明天时。下该人事。用致卿相多矣。末俗空守章句。施之世务。殆无一可。乌乎。循斯说也以求之。今人殆未尝明一经矣。而遽加以民人社稷之任。其不茫如堕烟雾者几人乎。夫工而不能为工。则不得其直。商而不能为商。则不有其财。农而不能为农。则不得夫食与衣。其敝也绌乎人。病乎己而已耳。而人犹且受其病。至于士而失其所以为士。则天下胥受其病矣。而犹诩诩然拥其虚名。肆于人上。而曰彼工也商也农也。羸疏苟贱。皆卑于我。而役我奉我者也。窃其名者之计诚得矣。取而任之者。果何所得哉。夫治天下之大端。有所谓职官食货军制刑法农田水利。莫不有慎核名实之道焉。然是皆所谓政也。人存则政举。有治人无治法。有慎核名实之人出。则必以慎核人材为首务。而士者固人材之所由积也。士而可以伪为。则天下事无一而不伪矣。人见工商农之为伪。则诃而斥之。见士之为伪。则优而假之。庇之纵之。以为我能爱士也。吾适见其责望于工商农者重。而责望于士者独轻。夫轻之而以为爱之。亦名实贸乱之一端也与。

### 孔门四科说

俞樾

昔论语列颜闵诸人。而分之四科。盖非孔子之意也。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然则德行言语可分乎。又曰。为政以德。然则德行政事可分乎。又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是吾忧也。然则德行文学可分乎。且颜渊居德行之首。而曰夫子博我以文。是岂不足于文学。其次为闵子骞。而夫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是岂不足于言语。终之以仲弓。而夫子曰雍也可使南面。是岂不足于政事。是故四科非孔子之意也。自孔氏之门有四科之目。而后世又妄有轩轾于其间。遂为古今学术之一变。周礼曰太宰以九两系邦国。三曰师。四曰儒。分师儒而二之。盖即德行与文学之异也。此非周公之制也。郑康成曰。师。诸侯师氏。有德

行以教民者。保。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古师保之职。岂以是分乎。考之周初。周公为师。而召公为保。岂周公不长于六艺。而召公不优于德行乎。相沿以至后世。而儒林与文苑分矣。道学与儒林又分矣。后之学者喜其名之尊而托焉。彼固谓吾于圣门得列于德行之科矣。而不知与齐梁之士雕琢字句以为文学者。盖无以异焉。何也。其无实一也。夫人各有能不能。孔氏之徒。各有所长。固无足怪。然分为四科。而以德行冠之。使后世空不学之徒得而托焉。则于学术之盛衰人材之升降所系甚大。是不可以不辨。故曰四科非孔子之意也。

### 经义治事两斋论

易甲南

师道立则学校隆。学校隆则人才出。才之成否。不视于其人也。而视于其所以育才者之方。师之能否。辨于其品也。而尤视于其所以教人者之法。胡安定先生为湖州教授。置经义治事两斋。经义斋择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斋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数之类。其在太学亦然。夫隋唐以来。仕进多尚文辞。苟趋功利。实学之不明久矣。安定先生起而正之。鄙词章记诵之功。而以经义之讨论养其德。薄寻行数墨之士。而以治事之干济扩其才。既有以深之于根柢。使其学切而不浮。复有以练之于材能。使其学实而可用。一时教化大兴。人才辈出。游其门者。多卓然有所树立。其次谨守绳墨。亦不失为乡党自好之士。夫非由于循循善诱。其法有以引人于必成之地欤。夫竞虚华而忘实行者。学人之大患也。振士习而挽颓靡者。师儒之专责也。议者不察。动谓人才难得。而不知人才不难。惟在储人才者有以鼓舞而振兴之。天下诚能如安定先生者。遵其条约。严其督责。循其意行。而徐以俟其成就。则经世大器。可备楨干之选者又岂鲜哉。宋学除隋唐之弊。而一以身心性命为先。关闽濂洛。如安定先生之教者。且踵兴矣。此理学名臣。前代所以独推宋为最与。

### 学案小识序

唐鉴

圣人之学。格致诚正修齐治平而已。离此者畔道。不及此者远于道者也。七十子皆从圣人受学。而传道者推颜曾。其在颜子。曰博文。格致也。曰约礼。诚正修也。即博即约。功分知行。而候无先后也。不迁不贰。诚正也。而格致存焉。择善弗失。格致也。而诚正存焉。夫子于其问仁也。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而复申之以非礼勿视听言动。盖欲其知之明。行之决。绝去私欲。尽还天理也。厥后三月不违。如有所立卓尔。颜子之格致诚正何如哉。其在曾子。曰以文会友。格致也。曰以友辅仁。诚正修也。即文即行。学有切磋。而道无内外也。任重道远。知之至矣。而诚正可知也。忠信传习。诚之至矣。而格致

可知也。夫子于其日省之久也。曰吾道一以贯之。曾子举以告门人。曰忠恕而已矣。盖恐学者以空虚求一贯。不以真实求一贯。妄认本体而忘工夫也。使之尽己推己。精察而力行之。以驯至于反身而诚。则一理浑然。而泛应曲当也。格致诚正固如是也。夫学圣贤者。未有不由格致诚正而得者也。若别有快捷方式宗旨。则颜子才高。圣人当化之以速。而何循循然博文约礼是诱。犹有欲罢不能欲从末由之叹也。曾子质鲁。圣人当教之以易。而何以兢兢然不忠不信不习是省。犹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之召也。子思子受之曾子。爰以传之孟子。孟子之知言。格致也。养气。诚正也。集义。则格致诚正之实修真积。不袭取于外也。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勿正者。未发之中也。勿忘者。不睹不闻之戒慎恐惧也。勿助长者。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国治天下平也。扩而充之。即此物也。此孟子之学。孟子之传也。阅暴秦而汉而唐。赖有江都董子昌黎韩子。以及伏郑孔贾诸儒。前后羽翼。得以稍稍不坠。然历六朝之陵替。五代之淆乱。孔孟之道。不绝者如发矣。天未丧斯文也。至宋生濂溪周子。中州二程子。又横渠张子。杨游尹谢诸子。道之明已如日丽天中矣。朱子起于数十年之后。师事延平。得程子之嫡传。以大学之纲领条目。示学者为学次第。以中庸天道人道。明孔门传授心法。以居敬穷理为尊德性道问学功夫。集诸子之大成。救万世之沈溺。其心其道。何异于颜曾思孟哉。后之学者。循其次第。如何格致。如何诚意。如何正心修身。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笃行之。由忠恕以至一贯。亦复何可限量。而乃朝谒师而夕思入道。夜入定而旦言明心。贪便喜捷世态有然。而学术亦有然也。矜奇巧。人情多变。而学术亦多变也。于是有新建者。援象山之异。揭良知半语为宗旨。托龙场一悟为指归。本立地成佛。谓满街都是圣人。大惑人心。愈传愈谬。踰检荡闲。无所顾忌。天下闻风者趋之若鹜。駸駸乎欲桃程朱矣。生其后者。乌可不挽之于狂澜。拯之于胥溺。而任其猖狂恣肆。使斯世尽榛莽哉。夫学术非则人心异。人心异则世道漓。世道漓则举纲常伦纪。政教禁令。无不荡然于诋辞邪说之中也。岂细故耶。

欣逢 圣朝昌明正学。崇奖斯文。特示优隆。重加尊奉。朱子升祔十哲之次。诚千载一时。亿万学统人心之所系也。宜乎真儒跃起。辨是与非。扫新奇而归荡平。去歧趋而入堂奥。还吾程朱真途辙。即还吾颜曾思孟真授受。更还吾夫子真面目。界限清而后所知定。堤防密而后所守严。志趋坚而后所行笃。践履实而后所立卓。真儒之为真以此。夫学之所以异。道之所以歧。儒之所以不真。岂有他哉。皆由不识格致诚正而已。习空谈者。索之于昭昭灵灵。而障于内。守残编者。逐之于纷纷藉藉。而蔽于外。斯二者皆过也。今夫礼乐兵农典章名物政事文章法制度数。何莫非儒者之事哉。然当以若大经纶蓄之怀抱。不当

以剩余糟粕夸为富强。朱子曰。盈天地间千条万绪。是多少人事。圣人大成之地。千节万目。是多少工夫。惟当开拓心胸。大作基址。须万理明澈于胸中。此心与天地一体。然后可以语孔孟之学。须明古法度。通之于当今而无不宜。然后为全儒。而可以语治平事业。须运用酬酢。如探囊中而不匮。然后为资之深。取之左右逢其原。而真为己物。朱子之博。盖博于内而不博于外也。孟子万物皆备于我之谓也。圣人之言典章也。莫大于颜子之问为邦。曰夏时殷辂周冕韶乐。曰放郑声远佞人。是必有顺天应人。长治久安。大经济大功业。以运用于两间。岂惟推天文。考舆服。讲求乐律而已哉。其言政事。莫大于哀公之问政。曰达道五行之者三。曰九经行之者一。是。必有事亲知天明善诚身真本原真。学问以弥纶于无际岂惟考官禄别等差讲明礼节而已哉。沾沾焉辩论于粗者。不知圣人之学也。外之故也。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治国平天下之事。岂在外哉。不障于内。不蔽于外。惟格致诚正者能之。蒙是编自平湖陆先生始。重传道也。有先生之辨之力。而后知阳明之学。断不能傅会于程朱。有先生之行之笃。而后知程朱之学。断不能离格致诚正而别为宗旨。有先生之扶持辅翼于学术败坏之时。而后知天之未丧斯文。有宋之朱子。即有今之陆先生也。与先生同时诸儒。以及后之继起者。间多不及先生之纯。而能遵程朱之道。则亦先生之心也。他若指归特异。不守朱子家法。则当分别录之。不泯其本末。不掩其瑕瑜。俾后之观者。于以见得失之林焉。是岂得己者乎。吁。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有是性即有是理。有是理即有是意知身心。孰不可以希贤。孰不可以希圣。而惟工夫之不密。以至本体之莫充。则何若从事夫朱子之存省克治。居敬穷理。以驯至于诚而明。豁然贯通也。是则所当共勛也矣。

### 学案提要

#### 唐鉴

传何由而得其道乎。曰孔孟程朱。道何由而传得其人。曰述孔孟程朱。述孔孟程朱何由而遽谓之传乎。曰孔孟程朱之道晦。而由斯人以明。孔孟程朱之道废。而由斯人以行。孔孟程朱之道何由而遽明遽行乎。曰辨之严。异说不能乱。行之力。同志服其真。虽未必遽能大明大行。而后之学者。可由是而进于明进于行也。则谓之明可。谓之行可。谓之传可。然而斯人也。或千载一见。或数百年一见。或百年数十年一见。或一人见而数人随之见。或见仅止一人。故传之者少而亦未尝绝。伊川表明道先生之墓也。曰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某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乎善治之道。以淑诸人而传诸后。无真儒。则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是说也。吾于朱子之生。起而幸之。吾尤于薛胡二先生之

没。引而伤之。盖明自正嘉以后。讲新建者。大肆狂澜。决破藩篱。踰越绳检。人伦以坏。世道曰漓。邪说诬民。充塞仁义。逮及鼎革。托为老师宿儒者。尚欲以诚淫邪遁。淆乱人心。伤何如哉。孟子曰。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夫孟子岂可复生哉。世有欲正人心以熄邪说者。即谓之孟子可也。即谓之朱子可也。道之传也。非斯人其谁与归。述传道。传道者少。未尝不为道忧。翼道者众。又未尝不为道喜。非翼道之重于传道也。翼之则道不孤矣。道不孤。则乱道者不能夺其传矣。不能夺其传而后统纪可一。法度可明。学术正而人心端。教化肃而风俗美。人道与天地道并立矣。然则道之传也。传者传之。翼者亦相与传之也。昔者吾孔子之讲学洙泗也。以大圣人之德之道统。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而集其大成。而及门从游者。有颜曾冉卜七十诸贤。且以贤圣之孙继起而绍述之。而阅百余年。杨墨争鸣。衍仪横议。赖有孟子奋其至大至刚之气。辩论于黑白淆乱之中。而后吾夫子授受之真传。得以万古不坠。朱子起千载之下。承二程之遗绪。奉四子书以诏后学。时则有若南轩东莱诸同志咨询辨难。又有若季通勉斋诸门人往复商榷。可谓极丽泽之盛。几乎践东鲁之遗轨矣。然而诋之者旋起。逐之者至欲加以祸道学。大为厉禁。不亦危哉。由是观之。吾之所忧者未容已。而所喜者亦幸而已。今夫弥纶天地。终古无所损。终古无所益者。非道也乎。传与翼安足为有无乎。然而天地非人不立。道非人不存。人顾不重乎哉。孔子尚矣。曾子子思孟子尚矣。朱子又岂易得耶。敬夫张子伯恭吕子又岂易得耶。孔子曰。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盖慨乎其言之。忧何如哉。述翼道。

天下之患。莫大于不顾防检。不敦节概。不修礼义廉耻。不遵规矩准绳。破廉隅而趋巽。弃闲范而就奔驰。容悦以为恭。媵媚以为敬。揣摩以为智。迁就以为才。委蛇以为识时务。和同以为近人情。饰诈巧以固恩权。假声华而延名誉。扬扬自得而不以为可恶。赫赫陵人而不以为可悲。俾天下进者退者。居者行者。尊者卑者。老者少者。贸贸焉莫知其所以然。纷纷焉并莫知其所以不得不然。丧其所固有。而亡其所本来。审若是也。道不几绝乎。而幸也天下有守道之人也。而惜也天下有守道之人。而人多不知也。然而其人自在也。或当时蔽之。而阅时则章矣。或当途沮之。而穷巷则达矣。或流俗恶之。而高贤则尚矣。或功利词章辈疏之。而道义交则亲矣。何也。所守与时异也。今夫救时者人也。而所以救时者道也。正直可以慑回邪。刚健可以御强梗。庄严可以消柔佞。端悫可以折侵侮。和平可以息横逆。简易可以综繁赜。抱仁戴义。可以淑身心。周规折矩。可以柔血气。独立不惧。可以振风规。百折不回。可以定识力。守顾不重乎哉。吾每得一人焉。未尝不正襟而起敬。端坐而缅思也。虽其人已往。而其流风余韵。愈久而愈真。炳炳焉在天地间也。诗曰。虽无老成人。



尚有典型。其斯之谓欤。述守道。道历千古之变而未尝坠。而自有秦氏之焚书。则几乎坠矣。汉之兴也。经复出。假令有能明道者生于其间。则学术真而统纪一。何至各立门户。迄无指归。而其相为授受者。又大要解说辞意。综核度数而已哉。然而典籍云亡。编简散佚。老师宿儒。各得一说以传于天下。说虽不同。而经未尝不由是以存也。于斯时也。易有施孟梁邱。书有欧阳大小夏侯。诗有鲁齐韩。礼有刘向高堂生后苍。春秋有公羊谷梁邹氏夹氏。此皆专门名家最初之师也。厥后支派分演。愈推愈广。历千有余载而至于今。考古者必溯其源。言师者必从其朔。得其一字一句。远搜而旁猎之。或数十百言。或数千百言。曼衍而无所底止。而考证之学。遂争鸣于天下。盖穿凿傅会亦在所不免也。然如天文地理音学算学等事。则于古为精。今夫经也者。圣人之至文也。圣人之至文。圣人之至道也。圣人之至道。人人之至道也。得人人之至道。以求经而经传。经传而圣人之道亦传。孟子之后。传圣人之道以存经者。朱子一人而已矣。其它则大氏解说辞意者也。综核度数者也。乃或以辞意之别于今。度数之合乎古。遂至矜耀以为得所未得。而反厌薄夫传圣人之道以存经者。是其所以自处。亦太轻矣。述经学。

无善无恶之说倡。天下有心而无性矣。有心无性。人非其人矣。世安得不乱哉。及其乱也。而究其所由来。归罪于学术。则亦晚矣。吾于明季。未尝不嘘俯仰而重有感焉。天下事。由前观之。未必知祸之烈如此其极。由后观之。恒懍懍于其祸之极而莫可复追也。士君子盱衡往。俯念未来。未尝不叹前乎此者之可鉴。后乎此者之可戒也。则学业之所谓心宗者。吾乌能忘于怀乎。今夫心不可恃。而恃之以性。性不可凭。而凭之以物。大学所以先于格物也。子臣弟友。物之最著者也。性之最切者也。是庸言庸行。亦良知良能也。仁义礼智。物之最初者也。即性之最真者也。是至隐至曲。亦至大至广也。圣人之所以检察夫心者此也。扩充夫心者此也。岂索之于空而听知觉之昭昭灵灵乎。听知觉之昭昭灵灵而空以待之。恐性天路绝而欲得所据矣。欲得所据。谓之无善诚然。谓之无恶自欺甚矣。且恐恶念大来。不至于禽兽不止。是以天泉一会。为阳明之学者推阐师说。各逞所欲。各便所私。此立一宗旨。彼立一宗旨。愈讲愈诞。愈肆愈狂。愈名高而愈无礼。沦澌流荡。无所底极。而人心亡矣。人心亡。世教裂。而明社亦遂墟矣。有征君孙先生者。与鹿伯顺讲学于明者也。入国朝年已七十。遁迹韬形。枯槁以终其身宜矣。而乃移讲席于苏门山。仍以其旧闻号召天下。是亦不可以已乎。幸而稼书杨园诸先生起而辨之。而天下灼然知心学之非正也。是亦稍足以舒吾怀云尔。述心宗。

与高伯平论学案小识

鲁一同

伯平足下。承示唐氏所纂学案小识。闲有所疑滞者。窃稍翻阅。羸尽指要。颇谓唐氏有志于道矣。其书体义。不敢苟同。今条其一二。私于左右。君子之论人也。是非功罪。粲然明白。犹所难言。至于学术。藏之于心。未易高下。人非亲习。事隔时地。徒凭纂述议论。以相差等。且班氏为古今人表。高下踳驳。遗议到今。无他。分晰太多。不无差失故也。昔孔子以上圣之姿。操人伦之鉴。其于列国公卿。子产平仲文仲公绰之流。祇是各就其人抑扬是非。未尝较分等列。子张问令尹子文陈文子。皆曰未知焉得仁。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而对以其才不知其仁也。冉有公西华亦然。师之于弟。何所讳忌。隐微之地。诚未易为测识也。今唐氏之书。横列三等。曰传道四人。曰翼道十有九人。曰守道四十有四人。综计一代老师耆德。魁艾大贤。而第其上下。进退率于怀。轻重凭其位置。虽具高论之识。实非虚己之义。不可一也。传之与翼。似殊高下。守之与传。何判优劣。昔孟子谓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吾以为必如孟子足以当之。若三千之徒。皆传孔子之道。未必人能守也。帝王卿相。下逮匹夫小家。莫不传诸子孙。子孙莫不传其先业。或乃中更零落。坠宗失绪。繇此言之。传者未必能守。守者断无不传。今更颠倒其次。诗曰有凭有翼。传曰辅之翼之。翼祇是辅。守乃为主。加翼于守。尤所未喻。其不可二也。盖传道之说。始于韩子。韩子托于孟子。而颇失其义。孟子述闻见之知。乃是羸举大概。故曰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若伊尹莱朱太公望散宜生皆然。且如稷契并履帝廷。契掌五教。尤当斯道大宗。周公亲承文谟。今皆疏脱。古人文字宏简。不为促促苛细。韩子则不然。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以是传之孟轲。轲也死不得其传焉。推其义例。直如佛祖传灯。支派可考。书家笔诀。递相口授。后世儒者因缘推广。而有道统之说。又以为孟子既没。直至宋河南程氏始出。自时厥后。乃更流衍。递相祖述。至宋历元逮明。先后相望。俎豆纷如。总览上下四千年间。唐虞迄周。每五百年。裁一二见。总五六传而绝。中间旷一千五百余年。至宋而复兴。兴六七百年不绝。而治不加古。古之传道。世远而人少。今之传道。世促人多。中间旷绝。理不相接。天地气运。不应疏数乃尔。愚则以为道无不传。而传不必统。正如子贡所谓文武之道。未坠于地。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要之是非不谬于圣人。行己无惭于天地。代有其人。故足扶树世教到今。今必标树风旨。区别猥多。既列三等。又述经学。不知经者为是道耶。为非道耶。经不蹈道则非学。道不宗经则非道。适开门户之私。又非文章性道合一之旨。其不可三也。有传则有统。有统则有争。禀质既殊。致功亦异。各循从入之途。遂有彼此之说。盖在圣门子夏子张之论交。曾子子游之言礼。子夏子游之言教。迄以不合。不无优绌

。而义并两存。

往者象山标尊德性之旨。姚江开致良知之说。率其高明。自趋简易。承学之士。沿流增波。漫以放滥。要之二子未为披猖。今必斥之为异端。为非圣无法。比之杨墨之邪说。商鞅之坏井田废封建。甚以明社之屋。归罪阳明。掎击之风。于斯为盛。或曰。阳明之徒。排摈程朱。拒之不得不严。攻之不得不力。然君子立言。期于明道。不尚意气。非曰彼攻之我乃攻之。如愚夫之詈于市。争胜不已。于何穷极。昔孟子生衰周之世。杨墨横行。无父无君。故毅然辞而辟之。不遗余力。阳明立教。不无任心自便。高论动人。要其立身自有本末。功业轩天地。忠孝感金石。作人如此。愚曰可矣。今谓事功豪杰所为。闻道则未。不知豪杰复是何人。闻道又将何用。要而言之。程朱之学。模范秩然。圣哲由之以利用。中材循之以安身。陆王之学。高明得之为简易。愚顽蹈之为猖狂。此其优劣乃在疏密之分。非关邪正之别。意见一胜。彼此凿枘。遂使吾道之内矛戟森立。歧畛横分。世变日下。人材至难。何苦自相摧败如此。推寻唐氏一书。不过攻王尊朱。用意良厚。然持之过坚。有一言攻击王氏者。虽有底蕴未尽可知。而必加褒美。或少涉出入。虽以李二曲之笃实。李文贞之深醇。而不无抑扬。孔子恶乡愿。孟子放淫辞。祇是生平一事。未见两经之中。连章累牍。尽是此言。著述如此。诚所未喻。三代以下。有无欲之君子。无无意之君子。意之一字。七百年中。贤者不免。子张所谓执德不宏。信道不笃。诸君子信之笃矣。执之恐未宏也。追寻空虚之弊。岂惟陆王实开其端。利器示人。有由来矣。昔圣人教人。因事各殊。大要即其日用之常。求其灿着之。自子贡之徒。索之高深。每加裁抑。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曰下学而上达。及其积久有得。乃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性与天道。固非谈论之资。岂是口耳所涉。自宋以后。言性益详。言天道益精。妙义一开。横流歧出。胜衣授学。便讲无极之精。毁齿操觚。已谈五常之蕴。浅者尚欲循途。高者辄思任道。辩论太多。不能无生得失。得失既分。遂成同异。人人有直接心源之意。而道几乎裂矣。救斯之病。惟当原本忠孝。推崇节义。综取先儒立身行己居官立政之大方。如先贤传言行录之例。以风化流俗。标举当世。其有空文无实。虽极精微。概从刊落。庶几允蹈大方。亦可稍息论。搗味无闻。率其臆。曼衍遂多。知不免见罪于当世。足下笃道励志。必有发明。惟恕其狂愚而裁正之。幸甚不宣。

与邢星槎孝廉论学案小识

李元度

辱书所以启勗之者甚厚。见惠学案小识。属探讨以求有益身心。甚感甚感。穷日夜读之。叹作者信道笃。持论坚峻。可为正宗。然有不概于心者。亦不敢附

和也。是书辟阳明。是其宗旨。其于夏峰先生。既摈之不录矣。复深致鄙夷。与孙北海辈一。例攘斥。亦太甚已。且辟阳明于今日。实与病源不相应。何者。明季王学末流放失。愈传愈失其真。几于猖狂自恣。其敝至 国初未已。熊澗川张杨园陆稼书陆桴亭张武承张孝先诸先生。倡言排之。洞见其症结。而姚江末派始息。是诚对病之药也。今则王学久不谈矣。学者不知有性命之学。并不甚讲词章之学。其沈痼于膏肓者。惟功利耳。士自束发受制举业。父兄所以教。子弟所以学。皆以弋科名为念。于圣贤成己成物之学。不暇及也。科名得矣。则薪立致通显。甚则为患得失之鄙夫。宦途相问答。率以地治之肥瘠为忻戚。无及国计民瘼者。在官不大刻于民。民且颂之。己亦阴以自恕。及其宦成。宫室妻妾之奉。务履所欲。能计及所识穷乏者。犹其贤焉者也。当吾世未必无气节文章经术自命之士。然察其幽隐。能超然功利外者。或不多覩。是即曰导以致良知之学。亦不为过。何者。良之不昧。乃能较然不欺其志。不至陷溺于禄利之途也。然则辟王学于今日。几于无病而呻矣。所辟未必能持千古之平乎。且夫言淆乱衷诸圣。孔子之语一贯也。曾子自行入。子贡自知入。未尝是此非彼也。使遇讲学家。则曾子当着论以非子贡矣。不得中行思猖獗。狂与猖志趣适相反。陆王正所谓狂者也。若遇孔子。进道当尤猛。如讲学家言。猖者将着论以非狂矣。孟子之论夷惠也。既曰隘不恭君子不由。又曰圣之清圣之和。曰百世之师。盖道之至者。统谓之圣。后儒过求其全。则生民以来。岂复有一孔子乎。且清之与和。道正相反。若如讲学家。夷又将着论以非惠矣。阳明立德立功立言。实兼三不朽。末流之失。咎在门弟子。今之沈溺于功利嗜欲者。皆读程朱之四书说。以弋科名躐膺仕者也。亦将归咎程朱乎。庄周吴起。或谓渊源皆出自圣门。曷尝以此为圣人病。本朝诸儒。从阳明入者。若孙夏峰李二曲汤潜庵耿逸庵彭南昀诸先生。其学业固不后稼书杨园桴亭也。士患不学阳明。而得其粗。犹胜于功利之鄙俗。故曰辟王学于明季及 国初诚不得已。于今日则可已也。 国初之辟王学者。若澗川所著学统。以孔颜曾思孟周程朱九人为正统。以闵子以下至罗整庵二十三人为翼统。以冉伯牛以下至高梁溪百七十八人为附统。以荀卿以下至阳明七人为杂统。此即学案中传道守道翼道心宗诸目所本也。然闵冉与颜子同列德行科。又亲炙圣人。何反不获与周程朱并列。且冉与闵有何轩轻。而复降一等耶。其下学堂札记。既引萧企昭之言。詈阳明为贼。又云当今日而有卫道其人者乎。孟朱之徒也。是明以程朱自负。附程朱即将超闵冉矣。凡立宗旨成一家言。必尽辟余子。别黑白而定一尊。故不能免门户之见。且不觉其偏胜至此也。善夫彭中叔之言曰。学者患行之不笃。不患辨之不明。是则通人之论耳。偶触所见。伸纸不觉累幅。退之曰。微足下无以发吾之狂言。有弗当。望再明示不宣。

## 赠何愿船序

张星鉴

呜呼。汉学宋学之互相攻击也。已数十年于兹矣。当国初时。亭林南雷竹垞诸公精研经学。不闻攻击宋儒也。好与紫阳为难者。独萧山一人耳。乾隆中。大兴朱氏以许郑之学为天下倡。于是士之欲致身通显者。非汉学不足见重于世。向之汉宋并行者。一变而为专门名家之学。亦有略识古字。挟说文一编。擅改六籍而不疑。若此者为凌氏廷堪所讥。此非汉学之弊。学者之弊也。桐城姚姬传不好汉学。以宋学传授生徒。其赠钱献之序。痛斥汉儒之谬。为生平论学大端。其见非不卓矣。然姬传尝师事戴先生东原。迨其歿也。姬传致书友人云。东原毁谤朱子。是以乏嗣。其斥东原。不遗余力。是岂姬传之学识。先后矛盾欤。抑别有憾于东原欤。未可知也。桐城既歿。新城学兴。若鲁仕骥陈用光辈。皆姚氏弟子。非姬传之言不敢言。而桐城之派盈天下。甘泉江氏郑堂悯汉学之否塞也。着国朝汉学师承记。为学者圭臬。而桐城方东树。习闻乡先达之言。着汉学商兑一书。自诩有功名教。其实不过与江氏为仇敌。呜呼。学也者。学为圣贤而已。圣贤之道在乎经。则汉儒之功大矣。是故贾董匡刘之言。非即关闽濂洛之言也。而贾董匡刘之行。不可谓非关闽濂洛之行也。舍本逐末而口舌是争。汉与宋自多扞格矣。甚矣。方氏之不思也。闽中何愿船刑部。为海内儒宗。尝以所著书达九重。天子嘉其学有根柢。命懋勤殿行走。儒生遭际之荣。可谓难矣。日者以事谒寿阳相国。相国取汉学师承记属为续编。刑部曰。特立一汉学之名。宋学家起而攻之矣。汉学商兑所由作也。是编当依阮文达畴人传之例。改为学人传可也。斯言也。祛门户之见。存学术之真。彼讲学者纷纷聚讼。从此而息。可谓先得我心矣。书此。以为天下学人劝。

书致经堂记后

冯志沂

古之学者一而已。后世之学何多歧也。昔孔子之门。有德行。有言语。有政事文学。有狂有狷。一皆奉圣人为依归。惟子夏子游。论议时不合。亦未尝著书相非也。后之学者何异是也。曰。时无圣人。故学术莫能相一也。圣人没而遗言在于经。苟求诸经。则亦何为其歧也。曰不求诸经而专己自是者之弊也。世之公患。在士大夫不悦学。而一二才俊之士。又不惟经之是求。乃沾沾曰吾汉学吾宋学也。百工技艺之人。术业各殊。其志于巧一也。学圣人者。所从入各殊。其志于圣一也。吾未闻百工技艺者之相非也。今也志圣人之志。学圣人之学。而乃愤焉操同室之戈。自为吾道树之敌。则经之不明。学之不振。非佛老杨墨所当任其咎矣。年丈孔君绣山。以圣人之裔。而有志圣人之学。其学无所不窥。其与人冲然而善下。题其堂曰致经。属同事为之记。沂最无似。不敢质

言今之异同。与汉宋诸儒说经之得失。窃谓方今经学大明。六经之籍家有之。无所事致。亦惟致汉唐宋以来诸儒说经之书。而无立轻重于其间。庶于君名是堂之意有合也夫。

### 答方彦闻书

张成孙

彦闻足下。得七月二十四日书。具审动定道。欣慰以羨。辱询以汉宋之学。此自来名儒无敢折中者。仆自幼失学。于二家之书。未览其全。加以浅陋。岂能知其是非。足下乃谆谆焉不以为非其人。而以去从。愧悚累日。无以为复。然问道于盲。敢不以瞽言陈疑。汉之学要在礼。宋之学要在理。汉儒非不言理。以为言礼即具理也。宋儒非不知礼以为言理而后可以言礼也。汉俟其人自明。故其言宏。宋强人以为善。故其言密。然则不学于宋。无以正其趋。不学于汉。无以充其用也。汉儒之言曰。礼者体也履也。统之于心曰体。践而行之曰履。学汉者之言曰。礼者理也。其用以治。则与天地俱兴。惟宋之言何以异此。宋儒谓人之所得于天。虚灵不昧。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所以继天立极。而司徒之教。典乐之官。所由设也。虽汉亦若是云尔。孔子之言克己则曰复礼。言明明德于天下则曰诚意。于以见汉宋诸儒同归殊涂。各就其一而精言之也。后之学者不就其精以求其贯。而墨守其末以互相诋訾。则于汉得不以小辩相高。于宋得不以空虚自匿哉。此仆之愚而自用。未敢为人道者。足下方精专以求其是。故敢呈其臆说也。至于文章之道。不过求达其意。学之至者。其文亦至。宋儒之文。佳者甚多。若但于语录等书求之。固不能无惑也。秋凉伏惟珍重不宣。

### 与曾子植书

刘蓉

子植足下。别且岁余。彼此僻左。无因缘相见。屡欲寄书。而恒艰于便。欲专足相候。则凡鄙意所欲宣者。未知于吾弟意云何也。故辄嘿嘿。开春接令兄书。所以见属意良厚。比拟五七月或至省门。足谋一晤。既不幸遭大母之忧。而羸弱之躯。日有疾病。自维怠废。自治弗遑。其奚暇为足下谋。缘是因循。遂成疏阔。而足下亦卒未有书问。比岁学业所及。志趣所存。莫或告语。仆罔闻知也。然每一念及令兄屡年见属之意。与吾弟昨岁相与之情。抚躬慨然。未尝不呼负负。怀之既久。义不容嘿。辄缘此足之便。略述鄙怀。以晓左右。窃以人之为学。贵先辨其志。志不立。则因循委靡。日以销而月以蚀。终莫幸有成焉。其志苟断然有以自决于中者。其成也亦必远矣。僚之丸。秋之奕。羿之射。庆之鑿。师旷之审音。公输之呈巧。庖丁之解牛。彼非有过人之材智。而卒能以其技名一世者。其用力专而志先定也。夫君子之于学。亦岂异于是哉。志

于小。故所就者亦小。志于大。斯所成者亦大。大小虽不同量。而要其励吾志以从之。竭昼夜忘寝食以蘄至于是。而不至是不止者。则一而已。是故小人志艺。以技成名。君子志道。以学成德。基之于一念之间而成之于数十年之后。有如操左券以责右契。卒之无不偿者。古昔圣贤所以成不朽之业。皆由于此矣。顾论学于今日。则又有辨。有考据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三者皆杰然超出于科举俗学之上。材智之士。争趋附焉。然仆以为是三者。苟不本于道德之实。则亦与彼俗学者。同归于无用而已。如欲务其实而求适于用。则莫若从事于道义之学焉。道义之学。其蕴极乎高明广大。而实为吾心吾性有生同具之端。其精极乎性命天人。而实皆愚夫愚妇可与知能之事。其功用极乎参赞位育。而要不过乎庸言庸行民生日用之常。盖凡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治。周孔颜曾思孟之所以教。胥于是乎在焉。学者诚能励吾志以从之。其高可至于圣贤。最下亦不失为善人君子。譬诸射者之于的然。苟栖鹄于侯。而日凝神注矢以从之。虽功力所及。有远近难易之不齐。然其中也必有日矣。其不惟正鹄之求。则且弯弓终日。而莫知的之所向。况望其有一中之得哉。是可为学而志于圣贤者喻也。然而世之学者。往往病其高远而难几。甘自暴弃而不求。而独于身外佻来不可必得之数。则趋之若鹜。虽至冒廉耻捐顶踵而不惜。向道若彼。趋利若此。岂其才之优于为小人。而不足于为君子哉。凡其可以为小人之才皆其可以为君子之才。使易其所以为小人者为君子。将无不足。然往往勇于为小人。而怯于为君子者。非才与不才之异。其志之所趋殊焉耳。今斗筲者流。既惟利禄之趋。苟其稍自立知向学者。则流俗之论。辄相与诳诱而震撼之。内慕乎富贵显荣之遭。而外畏乎庸俗讪笑之口。气慑情蕙。而不克以自振。兹士风之所以日敝也。士君子读圣贤书。当识轻重。明趋舍。而知所好恶。奈何不慕为古之仁圣贤人。而慕此苟贱亡耻之众。不畏古之法言庄论。而畏此悠谬无识者之口哉。

夫慕之固。将效之畏之。又将思所以悦之。苟自好者。其自待轻重宜居何等也。且吾人斗室穷居。不过一草茅土。吾励吾学。独行其志。此亦何与于人。顾尚畏兹众楚之咻。不能自决。假令一旦列朝班。跻显仕。欲有所论建。而小谤张。浮言胥动。则遂将缄口咋舌。俯仰从人而已乎。胡广冯道之流。阉然媚世。夫人而知笑之。及其持厥躬也。不能自激励焉。穷居无以自见。立朝欲以何施。吾见笑人者。行躬蹈所笑之辙。而坐见揄者之乘其后也。兹非志不立而随俗浮湛者之明鉴哉。故夫吾人一日之志。终身成败之机也。机决于此。而千秋之业立焉。机失于此。而一生之行堕焉。使世之为士者。日自磨砢以蹈先民之矩。虽由是与曩哲争光无难焉。使古之为圣贤者。稍自降抑。以徇流俗之规。则亦与彼蚩蚩者。同归于尽而已。君子之求志也。不期立异于人世。亦不肯苟

同于流俗。躬仁义而力践之。不以举世不为而自阻。饫道德而心乐之。不以没世无闻而自戚。凡所为兢兢焉较义利于毫芒之际。争得失于方寸之间。惟日孜孜常若不足者。要以期依乎中庸。几于成德之域而止。及其成也。穷与达靡不得焉。进与退靡不裕焉。其素所树立者然也。夫圣贤之当为。夫人而知之矣。尧舜之可为。夫人而闻之矣。知其当为而行之不力。自弃者也。知其可为而诱之不能。自贼者也。自贼自弃。斯下愚者所甘心。而志士所深耻而不肯出者也。故仆今者窃愿足下先定其志。志既定。而后工夫之次第功力之得失可得议焉。其不然者。虽日言学无益矣。足下且以为何如哉。仆早岁不学。壮又放废。今犬马之年。行及三十。而碌碌无所短长。盖志气因循之过也。足下之齿少于仆。而聪明才力又皆过之。使及此盛年。力自奋励。古人不难到。失今不图。则后之视今。将如今之视昔。虽欲悔之。抑无及矣。日月奄忽。转盼即逝。尚以仆为前车鉴哉。平生迂直。与俗少谐。其于朋友。苟实爱之。则必尽所以责善之道而不敢恕。数年来以此获戾于人人者不少。虽颇自尤。然于心终无悔焉。足下性笃摯。令兄盖亟许之。其于仆似非无意者。故聊诵言以发足下之志。其以为然。将继续而有进焉。其不然。亦幸有以相覆。要当极论以求至当之归。乃不虚此往还耳。客中布此。虽猥多。恨不逮意。惟足下审察。

### 卷三 学术三儒行

#### 士论

柯培元

自古人材之盛。俗化之隆。莫如成周之世。周之所以造士者。何其详也。自乡射饮酒合乐养老。以至劳农讯狱。饮至献馘。皆在于学。士皆与于其事。其术则顺四时。而使之弦歌蹈舞。读诵辨说。习其筋骨于节度之中。一其耳目于声容之地。闲之尽其物。而究之有以达其材。防之充其途。而养之有以全其性。士之行修德成而可以为世用。非独其质。亦先王之所以教之。有其具也。今之为士者。惟读诵之存焉耳。而使之作为文词。以徇程序。而求合有司之尺寸。有司亦以操进退之权。以为毕吾职守。宜乎古之君子。有感于古今成材之难易也。匪独此也。其习于诵读。而骋于文词。汲汲然以求合于有司。不得不谓之士。其犹有三代之遗也。盖自汉魏而降。不专经师。率由异途以见事业立功名。岂独三代以下无全人哉。先王之教寢废也。亦已久矣。盖余闻之。士。事也。此孟子之旨也。许氏本之以着说文。数始于一。终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此闻一知二闻一知十之义也。其立之也微。其行之也着。微者立于不可知之表。尝托于著者以行。而著者所以行其所立。故虽烦且密。而皆有以达人之材。尽人之性。先王之立教也。凡以禁过御淫。去昏彻蔽。使人自得其心。



是以由其道者诵说讽咏。则涣然博其义理之趣。戛击拊奏。升降俯仰。莫不油然畅其心。而乐于所学。夫道德之为天下国家。守之必本于行谊。行之必济于材能。立之必厉于气节。三者皆士之所以自见于世而自立。以符道德之实者也。今之为士者。行谊既不见称于时。材能又无所施于用。气节遂为见诸空谈。而诩诩然负道德之名。不亦足为当世羞耶。嗟乎。先王之教之寔废也亦已久矣。诚使今日探本溯源。而讲三代立学之义。俾为士者少而习焉。长而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即使讲习读诵之用于训诂。而词章之拘于格法体制者。其言亦皆有物有伦。不病于繁文縟节。雕绘藻饰。而皆可以谓之道德之文章。以是教之。以是取之。自可以得为天下国家之成材。夫修其身以为天下国家者。士之事。而先王之教出于此也。养之使可用。而后用之。以其素所养。则士之出而任天下国家之事。宜无不能为者。此育材选贤之方。而道德之一。治化之隆。其术亦由乎是。是其为法。亦何以异于成周宾兴之良。惟其所以教而取之。视夫司徒之所掌。闾胥族师之所书。大司马之所论。古今同不同可知也。唐裴行俭曰。士之致远。先器识。后文艺。嗟乎。器识者。道德治化之所由明也。先王之养之以此也夫。

### 名节篇

汤成烈

为政者。欲救风俗之敝。莫如端人心之趋向。欲端人心之趋向。莫如崇名节之士。表扬之。尊显之。以动下士爱慕之心。以示齐民礼敬之式。凡人心骄矜而护前。故励之以名。人心诡随而放佚。故闲之以节。是名节者。士君子之大防也。圣人论士。曰行己有耻。励其节也。曰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是欲附君子之林。必有介然不易之节矣。子臧曰。圣达节。次守节。尚论古人。达节者。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敝屣其国。甘心穷饿。皎焉上与日月争光。闻其风者。仰而思。怒而慕。孟子所以称为百世之师也。后世梅福严光郭泰黄宪申屠蟠管幼安陶潜谢枋得诸人。或逃名匿迹。或槁饿没世。追前徽。庶乎无间。下此硜硜绝俗。秉节不回。汉宋之世。更仆难数。良繇讲学风盛。士束其身。民新其俗。当时儒者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言。善教入人。舍生取义。君上以风臣下。父老以诫子弟。虽乡曲里巷。妇人女子。亦知贞洁之可慕。而惧名节之坠。则庠序之士。有不白圭其躬。而虑青蝇之是集哉。故必兢持于平日。斯能取决于临时。盖平日爱名。不敢放纵于礼法之外。以貽父母之戚。与不令之名。则其人为世仪表。不待临时立节。而后起人之爱敬矣。平日放纵妄为。败礼败度。不顾贻父母之忧。妻子之累。加之恶名而不恤。则为人不齿。而不必问其末节矣。是名者。实之所归。实不副名。其名必败。惟君子不患名之不立。而患名之不副。故闻过情则耻之。没世不称则疾之。闻

人之毁。兢兢惕励。返躬自修。闻人之誉。内省不疚。不敢自居。闇然日章。久而弥光。风声之树。式于乡闾。一行一言。应乎千里。处约则泊乎寡营。达道则毅然难犯。有确乎不可拔之志。斯有凛乎不可夺之节。夫然后得成君子之名也。然此士大夫之行。而非凡民之所能也。盖凡民必有待而兴。非上有激劝之。风励之。不识不知。少成习惯。未有不日趋下流者。矧浇侈之风盛。怀利之心锢。冒卑污而不羞。安鄙吝而不觉。败类日多。名节埽地。当此而欲变化人心荡涤污俗。为治者果何术之操乎。顾氏曰。惟以名为治。乃可以胜之。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清廉洁者显。名之所去。上之所摈。而怙侈贪得者废。于是彰瘡严而善恶着。贞邪别而荣辱异。人有不动其心者哉。南史言。汉世士务修身。故忠孝成俗。乘轩服冕。非此莫由。晋宋以来。风衰义缺。其治乱之迹。相去亦远矣。盖不能使天下之人尽喻于义。而能使之知慕乎名。操是以进退人才而鼓舞之。笃信好学之儒。升之清要。洁己爱民之庶尹。赐之田宅。上行崇学兴廉之政。下守难进易退之义。徇名急于趋利。守志所以全身。则赏清节而礼名贤。岂不可端人之趋向。以救风俗之敝乎。

#### 示庆藩论人品

郭昆焘

从古小人之情状。千变万化。大要一私字尽之。凡可以自快其私欲者。非独恻隐慈爱是羞恶辞让之心。可尽归于泯灭。即祸福利害。亦非其所暇计。所谓小人而无忌惮者也。趋避之见。君子弗取。然小人而尚知趋避。则犹未为小人之尤。今之小人所以万无可救药也。至于号为君子者。又惟务以自了为事。于举世之利病休戚。漠然无所动于其心。功名可居则居之。嫌怨不必避而亦避之。用是安享荣华。身名俱泰。究其本原。则亦均之自私而已。合天下之君子小人而一出于私。天下事尚可为乎哉。

#### 朱建论

戴钧衡

小人之于君子也。必多方交之。一与之交。则其势不能中绝。交之既深。则有事或且为小人用。此其道在严之于先。不可稍有苟且之心。而又能持之艰难困苦之中。小人之计乃不得间而入。汉平原君朱建。史称其刻廉刚直。行不苟合。义不取容。辟阳侯欲知建。建不肯见。其气节亦可谓卓卓者矣。及居母丧。贫不能备服具。辟阳侯奉百金祝。受之不辞。夫受人之德。必有以报。受不义之恩。其报之也亦必将出于不义。以不义为小人谋。则不至于自杀其身不已。建既受金。故遇辟阳之难。不得不求为之脱。既为辟阳之客。闻文帝追案。不得不自刎。呜呼。以百金之故。丧名失节。遂杀其身。士君子取与之间宜何如哉。不惟是也。孔子曰。丧事称家之有无。有。无过礼。无。则敛手足形悬棺

而窆。建果贫也。服具不备可也。受金治丧。贤者不为也。然则建即终不为辟阳之客。而受不义之金以营丧。是污其亲以不义也。不惟不廉亦不孝实甚。且辟阳侯之奉祝于建也。谁使之哉。建之友陆生也。君子之于友也。曲成其美。不陷以恶。辟阳奉祝。陆生当为辞而却之。不然。于其受也责而归之。而乃教辟阳故陷建于不义。何哉。吾意建平日所称廉直不苟者。皆饰行欺世。贾欲有以尝之。故藉辟阳以验其真伪。否则知其伪而故以败之。不然则欲藉以成其名。而不意建之果受之也。夫人惟无名于世。世亦无所短长。苟子自好着声称于时。则人所以尝试之者百端。稍有不诚。未有不败者也。建之初不见辟阳也。知其为小人不可近也。既祝以金。亦知其不可受。而特困于贫窘不得已。且以为受之有名。未必遽伤义也。不知天下之貌为君子。着行立节。一旦败涂地不可赎者。皆此不得已之情。与未必遽伤于义之念误之。夫苟以义衡之。亦乌在其不得已也。

### 閹者论

邓瑶

邓子端居无事。一日有客排闥入。悻悻然告曰。适诣显者门。为閹者拒。懊甚。故退而就子斗室。邓子肃客对曰。君子穷而在下。则视其所与。其人为庞儒硕学。蓄道德而能文章。足以生吾严惮愤厉之心。资吾身心性命之益。而因以发名成业者。吾必执弟子礼请见之。虽屡踵其门不为辱。其次博洽多闻。足以祛吾固陋。而扩充其耳目。增益其知识者。吾必因缘求见而友之。其次喜任侠。尚气节。一与结识。足以共患难托死生者。吾必阴求得之。引为昆弟之好。若皆无足取。而与其人有乡里之故。亲串之雅。彼虽位尊禄厚。而我之姓名家世。度其未遂遗忘。则亦可以持刺谒之。何则。羁旅之人。远来异域。或冀其能馆我饮食我。而藉以弛其担负。亦窆人子必不得已之苦衷。识者亦不得遽相訾诮也。今子之所诣者。果足当吾师吾友。与为吾昆弟之好者乎。抑果为子乡里之故。亲串之雅。素知姓名家世。而足以通有无时缓急者乎。既皆无之。而子顾贸贸然造门请谒。其不见纳于豪奴固宜。隋珠赵璧。至重也。而急于求售。则市魁牙侩。得而低昂之矣。吴娃越姬。至美也。而轻于自媒。则养舆台。得而戏谑之矣。何则。自炫其宝与自呈其身。实有自取侮辱之道焉。礼曰君子不失足于人。今君此行。不可谓非失足矣。尚哓哓然蓄怒于某氏之閹乎。虽然。达官显宦。巍然坐廊庙。秉节麾。号称奔走天下士。其亦当求古人礼贤下士之风耶。武王之门铭曰。敬遇宾客。贵贱无二。周公为家相。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以接白屋之士。盖古圣人之不敢失礼于人如此。史记郑当时诫门下。客至无贵贱。无留门者。晋黄门侍郎裴之礼号善待士。凡閹寺无礼者。辄对客杖之。是皆有古人之余风焉。故善处贫贱者。不可轻诣人以失己。善居贵显

者。不敢轻慢士以失人。

书刘海峰续难言后

熊少牧

刘子海峰难元许鲁斋儒者以治生为急之说。以谓儒者所志何事。治生岂其所宜。且鄙鲁斋以学道博天下之虚名。以治生收天下之厚利。其言甚明辨矣。然遂谓儒者绝不宜治生。是又不然。诸葛孔明。三代下具儒之体用者也。顾其言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孙衣食有余。臣身在外。不别治生以长尺寸。繇是观之。使孔明并无田桑之业。未必不为子孙衣食计。孔子曰。君子忧道不忧贫。谓贫不必忧。非谓谋道者必宜贫也。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亦谓士可以无恒产。非谓士不宜有恒产也。然则治生亦儒者事。特不当以为急务耳。刘子所云。或一时有激之论与。独其谓鲁斋为讲学之徒所尊信。后之伪儒幸其说出自鲁斋。将假之以济其贪污。则直穷流弊。其言最为沈痛。何也。乡曲庸鄙者流。及市井鬻贩之子。巧析锱铢。惟日不足。固然其无足怪。乃冠儒冠。服儒服。进退于搢绅先生之闲。焦心疲力。谋良田美宅。以肥其身。以利其后人。稍不快意。辄假声势恫喝。摇动官吏。人莫敢谁何。私相诟病。避之如鬼蜮。而彼若罔闻知。深诡自饰。遇贫而黠者啖以小惠。俾为之延誉。割产之不毛者为族义庄。复托诸诗文以见志。若介如伊尹。清如伯夷。可当之而无惭。吁。此乡曲庸鄙者流。市井鬻贩之子之所不为。而儒者悍然为之。是则鲁斋之说误之也。虽然。世道人心之变。儒者且不自好若此。又岂鲁斋所忍料及哉。

怀盩端士习示

左辅

为端士习以崇风化事。照得士居四民之首。实为风教所先。士习端则民风正。亦风行草偃之象也。士有百行。贵务实德。弗盗虚声。故孔子言士。耻在行己。孟子言士。事在尚志。盖必耻所不可为。而志其所有事。然后副乎士之实。而不愧夫士之名。伊古及今。道非不相及。习与性远。途遂多所歧。从恶如崩。效尤滋甚。邑中子弟。或列身黉序。或纳粟成均。已入衣冠。号称俊秀。乡市齐民。咸已尊仰。正当顾名思义。立行矜名。闭户潜修。勿干外事。即周旋里党之闲。亦扬诩诗书之气。与父子言慈孝与弟兄言友恭。俾草野庸愚。咸识尊亲之义。比邻父子。俱消凌竞之风。本县将趋风以从。望里而式。乃有构讼称师。舍其所业。各怀刀笔。竞肆涛张。甲乙偶有违言。楼阁已凭空架。靠衙门饜酒食。与胥吏为弟兄。却行如蛇。昼伏如鼠。又有垂涎漕余。或包或告。三三五五。乍合乍离。恃顶带为篆符。执官吏之长短。岂仅子衿之佻达。俨同山鬼之披猖。招摇仓廩。顾盼自得。溪壑既厌。妻妾可骄。自矜图利之终南。

不顾呈形于牛渚。嗟嗟。此皆士也。而为此态乎。由是有试为士而称童者。遂扬波而汨流。俱去顺以效逆。以党同媒为应求。以凌蔑官长为意气。一下试檄。如王夜郎。迨僦鳩居。势成乌合。或掉臂而入都市。或倚醉而闯寡门。并欲恃众胁官。遂其奸横。倘或探囊不戒。遂令诈袋大张。哄公堂者人百千。殴捕役者日三四。意谓藉之鼓浪。可以燥脾。是诚何心。谁职其咎。凡若此者。不但不可为士。抑亦无以为人。古之为士耻盗虚声。今求若辈为盗虚声之士而不可得。岂非志士之羞哉。士且如斯。民乎何望。倘复构煽。酿祸必深。诚士民之忧。亦本县之责也。本县为皖吏有年。往来会墉。颇悉风尚。为此示谕各生诸童知悉。尔等泽躬诗书。知自爱重。务益励名行。树之风声。有不安本分肆行无忌者。务细绎本县示词。翻然自悔。其为良士。倘不知悛。法不尔宥。慎之慎之。

与刘明东书

陈世镛

自乙丑三月。与足下及律原石甫七峰五人。酣饮大观亭畚忠宣公墓侧。上下千载。击节高歌。不知人世更有得丧穷通之事。意谓颍川德星聚后。此再见矣。日月如流。寒暑三易。律原石甫皆已领解。而足下七峰与仆。尚困一衿。士固不以科名为重。然舍此更无进身之阶。亦不能不降心相从。几幸于一获也。仆伏处乡闾。足下与七峰外。无知我者。而大江南北。莫不传有奇才刘开。盖自姬传先生登高而呼。曾宾谷韩桂舫诸大老同声赓和。遂以弱冠之年。名满天下。几与洛阳贾生相埒。此固可喜。然亦可危也。名者造物所忌。以贾生之才。遇汉文之主。尚不免于绛灌之谗。出为长沙王傅。悒郁以终。今天下长治久安。虽有贾生之才。亦无所用。公卿所称好士。无过致书僚友。分其余润以为衣食之资。始至亦礼貌之。以为间出之英。扶摇可直上也。阅数年而头巾如故。刺入有厌恶之比于索逋之客矣。更阅数年而头巾仍如故。足及门则阍人将辞焉。甚且轻贱之等于乞食之儿矣。世情大概如斯。固不足怪。足下谓仆瓮牖自安。不能存活。劝令怀宝求售。然仆见足下夜光所投。虽不遭撞碎。亦未有以秦城相偿者。而终岁曳裾劳扰。似无读书之隙。窃恐所得少而所失多也。仆自受知沈巡梅夫子及吴江周石先生。共为延誉。亦有微名。而私念盛名难居。微名亦未易副。能长保此名不失。方为不负知己。足下长于仆三岁。天资十倍于仆。婚于望江倪氏。其家多藏书。妇翁颇有资助。正宜谢绝外缘。壹意读书。天之生才。夫岂偶然。其克底于成。与辍于半路。则视乎人之所以自处。愿与足下共勉之也。

复沈舜卿先生巍皆书

吴廷栋

来书所示官场之弊。谓士大夫无耻如此。安得不江河日下。实深中今日人心风俗之弊。其积重难返。莫如今日为甚。某窃观大易剥之一阳。将尽于上。即复之一阳。已生于下。天运原无往而不复。而倾否亨屯。要必恃有仁人君子维持补救于其间。此人所以为天地之心也。故欲挽回尽人之无耻。必先视乎一二人之有耻。世有贤豪。固当独任其责。即吾人同生斯世。亦当分任其责。达而在上。权足以有为。则挽回以政教。穷而在下。权不足以有为。则挽回以学术。即伏处一隅。足不出里闾。但使声气之应求。能成就一二人。即此一二人。亦各有所成就。将必有闻风而兴起者。纵不幸而载胥及溺。犹将存斯理于一。以为来复之机。是亦与于维持补救之数也。若不知此义。而惟自求一己之安。则饮食居游之众人而已。其亦仅愈于世之败常乱俗者耳。天生是人。究何关于有无哉。虽然。所谓有耻。非徒抱羞恶之隐也。必其一言一行反之此心而无愧。而后可为有耻之士。此圣人言有耻而必实之以行己也。张杨园先生曰。此身在天下。与人并立。不为人转移。即能转移人。无中立之势。呜呼。可不慎哉。此言诚可味也。至于升沈显晦。惟当付之时命。若生一分计较。恐即增一念怨尤矣。直抒鄙见。质之左右以为何如。

#### 与杨性农书

吴敏树

敏树再拜奉覆性农同年仁兄左右。前承委点校大文。负恃爱好。辄竭愚虑。惟无以仰称高明之怀。而妄庸訾议是惧。不谓过蒙鉴许。以为麤知文事。重复增寄巨稿。手教谆谕以古人居丧不废讲学之义。敏树近以小祥在庐下。未遂辍弃文史也。而于性农深推谢之可乎。敢复妄有商订。伏惟宽谅而览究之。幸甚。窃惟古文云者。非其体之殊也。所以为之文者。古人为言之道耳。抑非独言之似于古人而已。乃其见之行事。宜无有不合者焉。今性农之文。于古人之言。庶乎近矣。虽然。窃独有所甚疑。而以为未至于古人之为者。则送陈吉安之序之所云也。性农岂有求托于吉安。假光宠于吉安者。性农非有求托于吉安者。非假光宠于吉安者。其亲贤善友。而欲偕之于道。素意固然也。而愚所不然者。性农学于古人。则当从孟氏之道。立身名于时。而今也师宋钅之余教。以强说为高。行无益之谋。而滋俗人之议。甚可怪也。不观孟子乎。孟子陈先王仁义。运天下如反掌。当世之人。苟得而用之。其利泽于人。至无穷也。然而王公卿相。非先礼焉。弗往见也。其人苟自可就见者。虽先礼焉。犹弗见也。孟子岂不欲以其道救当世之急哉。所以然者。身不重。则道不尊。虽日持道以强语于人。犹闇投夜光而遭按剑。于世奚益。而于己甚伤。故弗为也。夫当世之人稍贵达者。其庭下走趋之人必多。彼直以一世之人皆然。无有异者。故其居己甚恃。而视人也甚轻。亦势使然也。吉安以三十之年。出翰林。守名郡。意

气故已盛矣。性农偶道长沙。与之旧识。一投刺焉其可也。至再不遇。不俟其答谒而终往造焉。则何怪他人之讥议也。性农固曰。此吾友也。能好善者也。其官位又非骤高。不至简礼于我。其有他故焉。未可以是罪而弃之也。则未知彼其亦曰。此吾友也。是其来也。将进我以善者。我之官位不足以骄此者也。其然乎。其未必然也。然则性农待彼诚过。而所以自予。乃非君子之道矣。夫君子之行。岂一端而已。其于世人。岂能无受其非诋。要于嫌疑之际。尤有可以自处者焉。尝怪韩子之言道。必称孟子。孟子不见诸侯。而韩子促数呼号于当世大官之门。求衣食焉。何哉。唐之世。士率家于官宦。无乡里之业。以资其生。为韩子计者。不若是。则家口数十。皆将穷饿以死。韩子以为饿而死者小道也。不足以明吾之志节。故遂往求焉。然犹大声疾呼之。高自期许。不卑乞。岂不以其所为若是者。且贬吾志而乏吾气哉。然则韩子之心。可谓甚苦。而其事犹可以无讥焉。若夫君子将用其所学以博济一世之人。则必曰请之而后告也。求之而后与也。道未有不出于是者矣。故尝试论之。今之世。朝廷设科举以待士。士或伏处岩穴。养高名以待征请。虽近似于古。究之于义则未然也。何则。科举之设。上之人固请而求之矣。虽公交车十上。君臣之义。犹无害也。至于诸公贵人之交游。窃以为不见之义。当在于此。其或穷困待馆谷以活身家。则韩子之事。可择而取焉。其它则非吾之所敢知也。性农往在京师。以亲贤取善为名。高名士为达官者。交之殆。议者遂有名士经纪之目。其言于人。人辱相与商治古文。当以古之道相切劘者。故因送吉安序极论之。伏惟鉴其狂愚。少留意焉。

致李次青

胡林翼

久病未能作书。而蕴结特甚。近闻怀思返里。观小桃源记之作。知其愤激有深焉者矣。昔诸葛公之短长。陈寿讥于史册。时俗之论。何足以蔽高贤。况兄以仓卒召募之师。跛倚而疾入徽城。谓锐于行义则可。谓精于治军则不可。失律之咎。涤帅所属望于兄者甚夥。故责备于兄者亦切。盖徽防关系之重。至于急不择言。弟再四寓书。不能申救。亦未免参之过激。特念兄数载行闲。而尚未知今日贼势之盛。数千人不能以自立。涤帅信兄之过。亦兄自信之过欤。然犹是君子之过也。林翼之敬兄。谓其爱才如命。嫉恶如仇。其诚心可以共谅。而知人之明。则尚未敢以相许。然要不至于随人指嗾。而因失所亲。乃近闻右军欲勾致阁下。遣人由祁门而江西。如苏秦以舍人随侍张仪故事。其用计亦巧。而兄不知却。何耶。岂亦未免动心耶。大抵吾儒任事。与正人同死。死亦得附于正气之列。是为正命。附非其人。而得不死。亦为千古之玷。况又不能不死耶。处世无远虑。必陷危机。一朝失足。则将以熏莸为同臭。而无解于正士之

讥评。右军之权诈。不可与同事。兄岂不知。而欲依附以自见。则吾窃为阁下不取也。兄之吏才。与文思过人。弟与希庵兄均埽榻以俟高轩之至。如可相助为理。当亦涤帅所心许。何尝不欲酬复前劳。与其危身以陷险也。弟以与兄有素日之雅。故敢尽情倾吐之。

### 赠易笏山序

吴大廷

呜呼。今世之慨然于人才难得者。我知之矣。其侈谈经济者。才气自负。往往凌厉震蹕。视天下事无不可为。或时与机值。亦尝赫赫着功勋。不幸而偶蹉跌。或适遇非常骇愕之事。则气沮神伤。嗒然若丧。较之木讷无能者而有甚焉。其高语性命者。无程朱明体达用之学。而唯知矩步规行。拘守小节。至开物成务。凡君子小人进退消长之机。与夫治兵众。一切张弛缓急轻重之宜。概焉莫之深省。试以事百钝并见。而天下遂纷纷以道学为诟病矣。嗟夫。道德事功。是果为二事哉。道德事功之出于二。此天下事之所以不治。而人才之所由不可得也。且夫古之君子。内以自治其身心。而外以备天下国家之用。故方其处也。退然若不胜。及其得所藉手。或投之盘错之地。或试之以金革。百万安危。决于俄顷。生死介于须臾。而当之者从容擘画。恢恢乎有余裕焉。无他。其素所讲明者然也。后之人分道德事功为两途。故其学不能以相兼。而其弊每因以互见。惜乎吾深有鉴于此。而力不足以副之也。吾友易笏山遭时方棘。心焉忧之。思以一身矫其失。而于是毅然有请缨之志。笏山之学与余同。交日益亲。而其才气则过余远甚。故余于其行。怒焉以悲。又不能不肫然以望也。语曰。行百里者半九十。况并未至九十者乎。然则笏山亦交修焉而唯日不足。其可也。士之自待也重。则其责之也愈殷。而其副之也为尤难。继自今。子将无驻足之日矣。呜呼。其可不勉也夫。

### 赠林封翁序

冯志沂

国家以经义取士。二百年来。名公卿魁才硕德之士。皆出其中。可谓盛哉。顾或者谓时文不足以得士。欲变科目法。行古选举。夫法无久而不弊。时文之盛也。名家老宿。或得人一文。辄决其终身品谊福泽无爽。其弊也。则歧人与文而二之。又其弊也。则并所为文者而失之。诚使得文行合一之士而取之。是以科目之名。而行选举之实也。奚其弊。新会林生青萍。余己未典顺天试所得士也。闱中见其文。已洒然异之。撤来谒。乃得生之为人。恂恂笃实士也。久之益悉其家世。乃知生之文所以能然者。由其内行之醇备。而其行之所以克修者。盖皆出于其尊人丹年先生之教也。先生之处家也。以孝友著称。年甫弱冠。虑无以奉母。则弃儒而贾。家以日起。奉甘旨。洁盘匱。怡怡色养。数十年如



一日。抚孤侄如己出。里党无间言。其交乡党。贫必施。饥必赈。寒士待以举火者百十家。有客某假其资出行贾。折阅千金。还其券不复问。其尚义若此。至于排难解纷。使乡里阴受其福。而已不居其名。其事尤不可胜数。盖其天性然也。青萍尝为余言。岁甲午。族人与乡邻械。先生度不可止。乃阳谓族曰。胜负不可知。盍听彼先至所。我徐出应之。彼竭我盈。必胜之术也。众皆诺。则密使人告敌曰。彼族已不敢出。盍舍之。敌亦信之。比族众出而敌去久矣。遂止。衅亦遂解。族与邻徐乃知先生之为也。则相与尸祝之。余谓以此一事观先生。非独仁也。知亦异焉。夫天下不患有事。患任事者之才不胜事。夫至于才不胜事。则杯酒可弭也。而至于狱讼。鞭撻可威也。而至于甲兵。一方之兵足办也。而蔓延及海内。患可胜言哉。然则如先生者。岂独其乡人尸祝之。盖亦天下之人所共叹仰。而惜其未尽其施者也。

#### 卷四 学术四法语

##### 原性

##### 廖连城

天命之谓性。浑然一理而已。宋儒则谓有义理之性。有气质之性。是析性为二矣。吾谓性只是义理。而气质不可以名性。性犹水也。气质犹蓄水之池也。而名池为水可乎。性犹米也。气质犹煮米之釜也。而名釜为米可乎。池垢则水。非水也。池也。釜秽则米黑。非米黑也。釜黑也。气质恶。则性被锢。人之有不善也。非性不善也。气质使然。岂可不知变化哉。变化气质之道无他。遏人欲存天理而已矣。天理者。所性而有者也。人欲者。缘气质而生者也。人具耳目口身之质。其能听能视能言能动者。气之灵也。而天理寓乎其中。听思聪。视思明。言思忠。事思敬。则天理为主。气质无权。而人欲潜消矣。喜听淫声。好视邪色。言而无信。动而无礼。则气质用焉。人欲纷生。而天理不能作主矣。然则遏人欲。存天理。岂非尽性之全功乎。是故圣人者。纯乎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如最上之金。洁净光明。而无一丝铜铅之杂也。贤人者。循乎天理。而未免有几微人欲之私。如中上之金。坚实朗润。而不无一二丝铜铅之杂也。中人者。乎天理。而累于人欲之私。如中下之金。合铅铜以成质。而闇然不见其色也。愚不肖者。天理为气质所拘。人欲从而锢蔽之。如在矿之金。杂以铜铅。覆以土石。樵牧者过其间。不知其有金也。然谓无金则不得也。苟掘取其矿冶而分之。去其累金者。则灿然生色。虽牧樵夫。亦识其为真金矣。今自中人而下。见圣人贤人亦知慕之。而自谓不能甘于暴弃。是杂金于铜铅之内。埋金于土石之中。变其本体。忘其固有。而徒垂涎于他人之金也。岂不惜哉。

##### 习说

刘蓉

少时读书养晦堂之西偏一室。俛而读。仰而思。思有弗得。辄起绕室以旋。室有洼径尺。浸淫日广。每履之。足若蹶焉。既久而遂安之。一日先君子来室中。坐语久之。顾而笑曰。一室之不治。何家国天下之为。顾谓童子取土平之。嗣复起旋。履其。蹶然以惊。如土忽隆起者。俯视地坦然。则既平矣。已而复然。又久而后安之。于是作而叹曰。习之中人甚哉。足之利平地而不与洼适也。及其既久。则洼者若平。不待目与地属。心与足谋。而自适其适。至使反而即乎其故。则反窒焉。起而不窒。岂非性随习易。以失其故趋哉。上之布令戾于民者。始若有所甚苦。久乃相与安之。及其又久。视听移而心志以淫。且视为固然而不之怪。是故君子务平其政。诚慎其所以道之也。昔者先王谨庠序之教。使士兴于学。修五礼。敦六行。使民劝于义。所以范其心思耳目手足百体。使习于动作威仪进退俯仰之容。其法至备。凡以道之使复其性而已。及其渐摩久而礼俗成。则民之赴义。如饥渴之于饮食。不必劝而后趋。见邪说淫辞之咻吾前。而疾去之如避蛇蝎。不待禁而自绝。此先王治天下之大法。所以纳民轨物。而建久安长治之规也。自王熄而百度废。治教之经不正而邪慝兴。于是民志荡然。始如堤防之决。泛滥横流而莫知所止。于斯时也。殊方不道之教。又闯然入吾国而潜煽之。其窥测象数之精。既足以耸贤智者之听。而功利夸诈之说。又足炫乱愚不肖之耳目而蛊其志。浸淫不已。与之俱化。虽欲使反而即乎其故而固不可得。此尤古今乱辙之较然者也。然且不为之忧。夫恶知所终极哉。吾惧夫足之与洼适也。故着其说于篇。

留不足论

彭崧毓

人所不可无者。不足之境。所不可有者。不足之心。境有不足。则终身皆进境。心有不足。则一日无止心。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之不足也。高原多燥。下隰多湿地之不足也。天地常留此不足。所以悠久无疆也。人憎暑而恶寒。则四时有春秋。不可有冬夏。喜平坦而畏险阻。则西北不可有太行。东南不可有江湖矣。天地不能为人补此不足。而人顾欲自补之。能乎不能。且人之汲汲于天地间者。求衣食之足耳。衣蓝缕而捉襟见肘者。望布絮而欣然。布絮者又望缁帛而眴然矣。缁帛之上有锦绣。锦绣之上有黼黻华。夏则雪罗风葛。冬则豹舄貂裘。其等差讵可量耶。枵腹者得一饭而可饱。此韩王孙所以报漂母也。及夫列鼎而食。珍错罗前。厌粱肉而薄膾芎。其嗜好之转移。殆有未可以恒情测者。然此犹为其奉口体也。金玉琛异之物。无益于饥寒。珍禽奇木之观。祇供夫玩好。贫贱者力不足而心慕之。富贵者有可致之力。而又苦其不能尽天下之美也。已富而益求富。已贵而益求贵。人心何为而顾如是乎。君子曰。此非求

足之道也。求足而无一可足。不求足而无一不足矣。譬如登浮图者。循级而立其足。则仰望者皆进境也。若蹶级而必至其顶。则上无可进。不知止则下堕矣。此古人所以贵留有余也。然吾曰留有余犹不若留不足。留有余。则心之以为有余者。即心之所不足者也。留不足。则心之以为无可足者。即天地之所无不足者也。故曰。不足之心不可有。不足之境不可无。

### 正谏

王柏心

谏之兴也。非一日矣。其始以贱导贵。以愚导贤。而谏犹可正也。其后以贵应贱。以贤应愚。而谏不可正矣。凡人之纳谏也有渐。才高而自矜者。则谏中之。内柔而自恕者。则谏入之。好同而恶异者。则谏迎之。人之习于谏也亦有渐。轻其不足讥也。而以谏欺之。惮其不可忤也。而以谏谢之。悦其不我违也。而以谏答之。此皆未至趋势蹈利之甚。明智君子。咸能知其失。然渐之不慎。则流于谏而弗自觉。甚哉。其可惧也。凡谏者溢量之施。将有所中其欲也。所欲既中。必有所反。反而愈骋。必加溢焉。是谤之梯也。谗之媵也。骄之也。明智君子。柰何甘纳之而甘习之。且夫己嫉谏而乐受人之谏。譬不为都市之盗。而攫锱铢于滕筐。终为有窃疾人也。己从谏而欲禁人之受(愚)[谏]。譬以桀之徒谄跖之行也。昔张子寿之鯁亮。然惮严挺之而悦萧诚。司马君实与韩稚圭廷争。侃侃不阿。及柄国变差役。则格范纯仁苏辙之议。而用蔡京。彼皆贤者。犹有所蔽。况不逮二公者耶。或曰。巽以行权。不犹愈于讦以沽名乎。卑以自牧。不犹愈于亢以忤众乎。曰。巽者顺乎道也。谏则违乎道。卑者正其身也。谏则枉其身。士行谏而砥砺之意衰。臣行谏而谗谀之风替。众谏既盛。孤直自沮。若黑之变丝。蓬之变麻。不与之俱化不止。故夫丧人之善。长人之失。蔽是非而掩功罪。莫甚乎谏。明智有位之君子。欲正人心。矫时弊。必自去谏始矣。

### 病说示景枚

李宗传

汝今多病。吾不忍以学业督汝。然病者身也。而心志则不能病也。当病之时。宜息养其身。而不可颓惰其志气。且安知夫病之久而不愈乎。夫病同而病之者异。古人有病鹤者。有病马者。鹤与马虽病。而其凌云之气追风逐电之心故在也。鸡犬岂必不病。而古人无之者。彼即不病。固无望其高远耳。余向者抱病十余年。志气不少衰。而病且复于无病。何也。立心坚确。阴阳亦退而听命也。汝勉哉。其为鹤与马之病哉。

### 念石子

潘德輿

氓之心。吾求其动。士之心。吾求其不动。氓之心颓矣。不动则死。士之心立矣。动则散。儒释亦然。释动心则返伦矣。儒动心则陷俗矣。兀兀然揭不动心为教也者。氓与释与。告子两之矣。盛世之士伟取义。衰世之士伟取利。夫伟取利。以标厥能者。必笑人之不能者也。于是以丰年之倡优。笑凶年之农圃。吾不忧倡优之笑人。而忧夫治农圃者。亦忧为倡优之所笑也。天下之农圃将废矣。

道取友者利一世。才取友者利一身。利一世者子孙庇之。利一身者仇衅伺之。今之抵掌而言。联臂而趋者。友才也。将以友利也。念石子曰。夫夫也。以友害而已矣。以道义导者人避。以交蓺导者人前。以利欲导者人争趋焉。非人之缪也。己之能利欲也诚。己之能交蓺也可以诚。己之能道义也至不诚。夫道义而诚也。而无趋其导也者。万世无一曰。

好者吾好之。恶者吾恶之。体为用也。吾所好则目以好。吾所恶则目以恶。用为体也。君子体为用。故用全。小人用为体。故体亏。世有言人好人恶者。虽圣人不能察也。察其好人恶人者而已矣。

百役巧而农衰。百蓺巧而道衰。百吏巧而治衰。百辞巧而文衰。大才不见才。次才人见才。下才己见才。不见才者安。人见才者病。己见才者死。

不爱桃李而爱松柏。为一岁计者也。不好阿唯而好名节。为一世计者也。夫桃李不害松柏。而阿唯必戕名节。然则桃李其貌。而荆棘其心者邪。

懿公好鹤而忘其国。夫鹤者洁而无用者也。故用之而亡国。巢由者。尧舜之鹤也。尧舜以无用用之而天下安。后世以有用用之而天下危。

东家之父死。西家之子往而哭之哀。及其父死。而无戚容也。天下大奇之节必伪。过情之美必穷。

知而即言者浅。知而不言者险。不知而言者躁。不知亦不言以托于知者狡。君子审其知不知之分。以观其言不言之时。而受其欺者鲜矣。

急其事者。劫我者也。缓其事者。固我者也。虚其实实其虚者。利我迫者也。虚其虚实其实者。利我纾者也。阳暇者视其行。阳迫者视其视。阳者貌不属。阳答者色不张。阳清者必恶衣食。阳直者必矫文辞。卒廉者必战于始。卒惠者必悔于终。卒厚我者必中誉。卒远我者必中谗。将挤我者无显讎。将诱我者无切喻。将有求者视不远。将有吝者颜不舒。貌武者不始。貌谋者不闲。貌亲者辞必浮。貌毁者理必短。誉人至金玉者。必交小人。侮人于辞色者。必远君子。口孝者玩亲。口国者玩政。舌疾者能窃人言。体卑者能窃人色。好高论者必左。好卑论者必贪。好动者必疑。好静者必忍。善谋爵者必滥交。善谋财者必寡戚。谋其名者无美而不刺。谋其利者无规而不谏。观毁人者求其恶。观誉人者求其欲。色馥者视专。言馥者视泛。气溢者多怒。形跳者多喜。怒之而不动

者谋必深。喜之而不动者欲必巨。辞亢者必有恃。辞琐者必无厌。常不言者思坚。常泛言者机熟。常谐言者无骨。常庄言者无奇。常妄言者心肆。常私言者心贼。君子苟欲取友焉。则亦察其事而已矣。无事察其神。有事察其能。未事察其智。当事察其勇。既事察其仁。事纷察其简。事简察其敬。事险察其奋。事艰察其暇。害事察其往。利事察其来。神事察其识。人事察其行。细事察其周。大事察其定。择别其事而清浊分。深求其事而隐显合。屡试其事而才行昭。节取其事而亲爱久。

## 日课四条

### 曾国藩

一曰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慊。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之所谓仰不愧俯不忤。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二曰主敬则身强。敬之一字。孔门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则千言万语不离此旨。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程子谓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四灵毕至。聪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飡帝。盖谓敬则无美不备也。吾谓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庄敬日强。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征应。虽有衰年病躯。一遇坛庙祭献之时。战阵危急之际。亦不觉神为之悚。气为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强矣。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敢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同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养庶汇。是于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负甚大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者自立不惧。如富人百物有余。不假外求。达者四达不悖。如贵人登高一呼。山四应。人孰不欲己立己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后世论求仁者。莫精于张子之西铭。彼其视民胞物与。宏济

伦。皆事天者性分当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谓之人。不如此则曰悖德。曰贼。诚如其说。则虽尽立天下之人。尽达天下之人。而曾无善劳之足言。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四曰习劳则神钦。 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恶劳。无论贵贱智愚老少。皆贪于逸而惮于劳。古今之所同也。人一日所著之衣。所进之食。与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羞。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古之圣君贤相。若汤之昧旦丕显。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继日。坐以待旦。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无逸一篇。推之于勤则寿考。逸则夭亡。历历不爽。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炼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获。引为余辜。大禹之周乘四载。过门不入。墨子之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故荀子好称大禹墨翟之行。以其勤劳也。军兴以来。每见人有一材一技。能耐艰苦者。无不见用于人。见称于时。其绝无材技。不惯作劳者。皆唾弃于时。饥冻就毙。故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能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祇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歆。是以君子欲为人神所凭依。莫大于习劳也。

余衰年多病。目疾日深。万难挽回。汝及诸侄辈。身体强壮者少。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象。必使人悦神钦。而后有骈集之祥。今书此四条。老年用自儆惕。以补昔岁之愆。令二子各自勩勉。每夜以此四条相课。每月终以此四条相稽。仍寄诸侄共守。以期有成焉。自记

### 学约五则

汪廷珍

一辨涂。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人品之分。尽于此矣。又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学术之要。尽于此矣。今有士于此。行求无愧于心。学求有用于世。则虽从事于记诵。固格物致知之要。从事于词章。亦足言行远之资。得不谓之为己乎。若其希华膺于当世。冀令名于身后。则虽躬东汉之卓行。徒取世资。诵宋儒之微言。卒无心得。得不谓之为人乎。诚能立心为己。则知圣贤一字一句。皆为我安身立命而设。从此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读书自有实得。行文自有里言。出则为名臣。处则为通儒。随其所造浅深。皆有成就。若徒欲华世取名。则涂径已错。虽从事于学。不免自欺欺人。以事亲必不孝。以事君必不忠。以之立功。必不足以济时。以之立言。必不足以传后。所谓不诚未有能胜者也。易曰。差若毫厘。谬以千里。审端径遂。莫有要于此

矣。

一端本。士者四民之首。天下之事。皆吾分内事也。 国家自公卿至一命之吏。皆以读书人为之。然则为士者。自人伦物则。以及天文地理兵农礼乐阴阳律历。下至农圃医卜之微。孰非所当知哉。如其不通古今。不知事变。即使终身伏处。而居身应事。一无依据。人情物理。一无知识。名为秀才。而面墙一世。不可愧之甚哉。且即以行文论。无点墨。专仗时艺数篇。东涂西抹。譬犹无米之炊。苦亦甚矣。夫学问无穷。资禀不一。逊志时敏。循序渐进。苟非不才之甚。皆可有成。乃今之学者不然。不论何等才质。专一求其速化。揠苗助长。杂施不逊。天资卓越者。往往斲而小之。中人以下。遂至心如废井。以余历试江西诸郡。所见童生中多有文理颇顺。问以四书白文。不能记忆。五经三传。竟未识面。又有十一二岁童子。五经尚未开卷。而试牒闹墨。成诵已多败坏人才。莫此为甚。天分少劣者。往往四五十。博一衿不可得。而教者反以此为快捷方式。此无他。为之师者。本从此途而来。舍此无以为教耳。三年之艾。畜之未晚。则盍反其本哉。

一敬业。制艺一道。自有明至今四百余年。巨生大儒。名卿硕辅。俱出其中。从未有敢薄为取科名之物。而易心尝之者。迄今读其文字。其性情学术。人品事业。如将见之。独至近今二三十年来。士皆厌薄时文。凡天资英敏者。或从事诗赋古文。或矜言训诂小学。其于时文。祇以为 功令所在。不得不为。卤莽草率。不复致力。惟夫钝根下才。不足有为之人。然后朝吟夕披。剽窃涂抹。以为时文有如唐之乐工。不能习坐部立部伎者。乃习雅乐。此大惑也。 朝廷以此取人。士子以之致身。所代者圣贤之言。所述者仁义之旨。而可鄙薄之乎。于此而苟焉。其庸有不苟者乎。夫时文者古文之一体。犹之碑志传记表疏论序云耳。以剽窃腐烂者之不足言文。乃并时文而小之。过矣。试以 本朝先正观之。邃经学者。莫如李文贞光地。善为古文者。莫如方侍郎苞。工诗律者莫如王文简士禛。三公之于制艺。未尝苟也。传汉学者莫如惠学士士奇。讲宋学者莫如陆清献陇其。蔡文勤世远。三公之于制艺。未尝苟也。今之厌薄时文者。其经学古文词。果能出诸公之上乎。毋亦谬为大言而无其实乎。尝论诗文的流别有二。有专门时文之文。有经生儒者古文家诗人之文。使者随才甄拔。不拘一律。约而言之。断未有深于经术理学诗古文词。而时文竟无一可观者也。亦未有目不见全经。手未披古籍。而工为时文者也。曲礼曰。毋不敬。先资拜献。尚慎旃哉。

一裁伪。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文格亦然。平奇浓淡。各不相侔。期于是而已矣。论甘忌辛。好丹非素。始于一偏之见。酿为门户之争。此等识解。最为狭隘。若衡文取士。而执一隅之偏。则屈抑者众矣。理法才情。二者相济。不可

偏废。乃自临川云闲。争竞不已。徒党和之。遂成水火。以余观今日江右文字。强半平庸肤率。稍有波澜意趣。恒苦选言不雅。才情可采者。几于百不得一。而贪常嗜琐之徒。犹沾沾以腐理死法绳之。一若刊落才情。方合理法。倘弃理法。方为才情。岂非大谬。使者论文。尽破籀籥。诸生但能自出己见。发挥本题。其才学见识。笔气文情。稍有一端可采。即或纪律少疏。字句未净。皆予节取。惟剿袭旧套。抄窃陈言。按之题理题位。全不切合者。概不甄录。去伪存真。冀于斯事有少补云。

一自立。风气之说。其来已久。苟非克自树立。鲜不从风而靡。夫官锦坊花样。不必有意违之。然诡遇获禽。亦君子所深耻。有志者。但求不失乎圣贤立言之旨。无负乎 国家取士之心可矣。至于得失命也。何必役役然抗尘容而走俗状。以侥幸于不可知哉。且风气转移。月异而岁不同。大都始于畿甸。流及大都。渐至偏隅。正如市肆冠履之度。今兹如是。来岁又非。迨此风流及偏隅。则畿甸早已厌弃。而昧者犹取已陈刍狗沾沾仿效。岂有幸乎。归熙甫曰。场中只是撞着法。别无贯虱穿杨之技。使者久在名场。从游颇众。文章得失。阅历最多。深信斯言。确不可易。彼揣摩之说。特妄庸人之欺世而已。昔者八代文衰。昌黎起而振之。当世以为怪笑。后世仰若斗山。 本朝康熙中岁。文渐卑茶。韩文懿有志复古。每一文出。俗士哗之。卒之受知 圣祖。圭臬艺林。然则文之不能不变。时也。或挽其变而归之正。或因其变而愈益神明于正。学者事也。韩进士梦周诲人曰。风气之说。议者牢不可破。如指归唐为正嘉风气。则正嘉时皆归唐也。而归唐何以传。指邓黄为隆万风气。则隆万时皆邓黄也。而邓黄何以传。盖此外之黄茅白苇。古犹今也。我亦夫也。不可开风气乎。旨哉斯言。学者宜致思焉。

### 劝士条约

#### 李棠阶

士为风化之原。敦本励学。一日不容缓。滇自有明以来。如兰延秀杨存诚胡左艾邓川诸先生。皆潜心理道。淹贯经史。 本朝如刘复吾景传诸子。亦皆积学砥行。节义着闻。今日英贤间出。追踪往哲者。固不乏人。而不自树立。以贫为病者。亦不免焉。使者奉 天子命。视学此邦。多士之责。使者之责也。士习稍不端。文风稍不纯。其何以自安。今取其最切近者。揭为十条。示之学校。为诸生勸。诸生其各勉强力行。毋自欺毋自怠。毋以为迂阔而忽之焉。则幸甚幸甚。

一曰立志。非徒志于科目。揣摩墨卷而已。必振奋淬厉。以圣贤为必可为。以不为圣贤决不可以为人。不惑于势利。不牵于境遇。不间于时日。夫而后谓之立。非谓昼夜攻苦。孜孜于八股也。且即以八股论。亦必有志者。期法圣贤。



存养此心。使义理充然。方有佳文。否则浮光掠影。终无是处。

一曰明理。夫人之脉为理。木之文为理。有条不紊。此理之所由名。圣人以一心之理通天下之理。学者必以事物之理。扩一心之理。如人各有耳目手足。人各有父子兄弟夫妇之伦。其所以然之理安在。又如读一卷书。此一卷书之理安在。读一句书。此一句书之理安在。其它日用往来。至纤至悉。莫不有理。随事穷究。日积月累。以至通达无滞。则疑事庶可鲜矣。

一曰博学。夫博非徒夸多靡。侈无书不读之名也。不特淫词小说不可观。凡无益于学问身心者。皆不宜枉费精神。穷经为要。读史次之。盖事物之理。皆具于经。反复详绎以求其体要。但经之言浑而奥。史之事博而详。故练识必于史。其余子集。及名臣大儒之著述。皆可取读。虽或家贫无书。或僻壤难购。若诚不安于固陋。则亲友藏书。及学校中有藏书者。皆可借观。但总须着实理会。不可徒摭拾为时文资也。

一曰反己。盖学皆所以明理。而理非徒明焉己也。既明乎耳目手足父子兄弟夫妇之理。而己之耳目手足与所以处父子兄弟夫妇之间者。果尽此理否。既明乎所读之书之理。而吾之日用身心果能体此理否。即知即行。必时时检点省察。悬以为的。而勉力赴之。方为有益。

一曰安贫。古人有云。咬得菜根。则百事皆可做得。安贫之谓也。今之诸生。或至干预词讼。包揽钱粮。不惮 国法而为之者。亦大半贫之所迫。然试思我辈读书不贫者几。以贫之故。至于以身试法。或斥革功名。幽囚圜圜。贻羞父母。见笑乡党。所遇辄穷。较之向日之贫有更甚者。纵不至此。亦不免为有司之所轻。否则受其怜而已。清夜自思。何以自立。诸生切宜猛省。忍一时之贫。而专攻本业。则禄在学中。自有不贫时。即使终贫。而积学好古。修身砥行。卓然为众望所归。与其营营多事。而贫日益甚。尤悔丛集者。孰得孰失。亦大可知矣。

一曰能忍。治气之功。莫要于忍。息事之法。莫切于忍。近有身列胶庠。以田产细故。不忍小忿。遂至失兄弟骨肉之欢。互相控诘。卒乃倾家荡产者。睹此等事。实为痛心。夫兄弟同生同育。少同乳。长同室。如手足之不能相离。其亲何如。而乃以一时之不忍。致尔决裂。窥之父母之心。必有愀然不乐者。为子而令父母之心不乐。则非但不友不悌。而且不孝。且己亦有子。己之子兄弟相争。己心必不安。而己之兄弟先相争。又何以训子。不为兄弟计。独不为己之子计乎。至乡里朋友之间。皆不可以小忿贻后悔。其或为势豪之所凌。仆隶之所侮。总当反己自修。忍之于始。用力既久。渐归自然。此处世之要。养心之本也。

一曰敬容。制外所以养中。圣人之告颜子。尚兢兢于视听言动。何况其余。凡

箕踞跛倚手足动摇之类。皆当敬以戒之。出入起居事上接下之间。须时时检点。以礼自闲。至应试之时。茶坊酒肆。断不可轻入。以致意外之侮。每出寓。总当衣冠整肃。自别于众。不得以酒食征逐。容止张皇。失其身以至失其心。此皆容之粗者。然于此致谨。亦大段无失。

一曰虚心。凡天下之器。惟虚者能载物。满则无可增矣。学问之道。最戒满字。天下之自满者。直妄而已。不特有志圣贤者。沈潜反复。理境无穷。无可自满。即如书籍。我辈目前所见。尚不及万分之一。其它有关于日用身心国计民生之书尚多。皆所未见。何得自满。故必持以虚。无论胜己者与不如己者皆可取益。即农工商贾之事。亦可旁参互通。随地留心。随地自反。进境未有涯也。

一曰敦邻。一里之中。必有读书入庠。为众人所尊者。士所以为民之表也。若愚民无知。或口角细故。忿争殴。不知刑律。敢作非法。以致比邻之谊。翻如仇讎。此则赖为士者劝化之。凡岁时伏腊。日用往来之间。间取 圣谕广训意思。以俗言解之。婉言导之。使知利害祸福。由于善恶。积之既久。善者益勉。不善者渐改。则邻里敦睦。种德无穷矣。又滇南近多疾疫。闻有一人病而家人皆避去者。夫病不必遂至死。而一切无人照料。虽欲不死不可得。袖手而听其死。即路人亦有不忍 何况家人骨肉。竟忍心至此。实伤风化。此在读书稍明白者。固断不至此。然亦当剴切婉转。劝谕乡里。以革此风。亦可稍挽厄运。因说敦邻之义。附录于此。然在今实为至要。诸生毋忽。

一曰有恒。以上诸条。皆宜以恒。所谓不惑于势利。不牵于境遇。不间于时日。立定此志。时时提醒此心。反躬自省。偶有懈时。即痛自刻责。则敦本励行。日有进境。端其始进之基。储为有用之材。他日为 国家倡明正学。维持世道。于诸生有厚望焉。

### 劝学篇示直隶士子

曾国藩

人才随土风为转移。信乎。曰。是不尽然。然大较莫能外也。前史称燕赵慷慨悲歌。敢于急人之难。盖有豪侠之风。余观直隶先正。若杨忠愍赵忠毅鹿忠节孙征君诸贤。其后所诣各殊。其初皆于豪侠为近。即今日士林。亦多刚而不摇。质而好义。犹有豪侠之遗。才质本于土风。殆不诬与。豪侠之质。可与入圣人之道者。约有数端。侠者薄视财利。弃万金而不眄。而圣贤则富贵不处。贫贱不去。痛恶夫墦间之食。龙断之登。虽精粗不同。而轻财好义之。则略近矣。侠者忘己济物。不惜苦志脱人于厄。而圣贤以博济为怀。邹鲁之汲汲皇皇。与夫禹之犹己溺。稷之犹己饥。伊尹之犹己推之沟中。曾无少异。彼其能力救穷交者。即其可以进援天下者也。侠者轻死重义。圣贤罕言及此。然孔曰成仁

。孟曰取义。坚确不移之操。亦未尝不与之相类。昔人讥太史公好称任侠。以余观此数者。乃不悖于圣贤之道。然则豪侠之徒。未可深贬。而直隶之士。其为学当较易于他省。乌可以不致力乎哉。致力如何。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过数十寒暑。势不能求此四术。观而尽取之。是以君子贵慎其所择。而先其所急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凡人身所自具者。有耳目口体心思。日接于吾前者。有父子兄弟夫妇。稍远者有君臣。有朋友。为义理之学者。盖将使耳目口体心思各敬其职。而五伦各尽其分。又将推以及物。使凡民皆有以善其身。而无憾于伦纪。夫使举世皆无憾于伦纪。虽唐虞之盛。有不能逮。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程朱诸子遗书具在。曷尝舍末而言本。遗新民而专事明德。观其雅言推阐。反复而不厌者。大抵不外立志以植基。居敬以养德。穷理以致知。克己以力行。成物以致用。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今与直隶多士约。以义理之学为先。以立志为本。取乡先达杨赵鹿孙数君子者为之表。彼能艰苦困饿坚忍以成业。而吾何为不能。彼能置穷通荣辱祸福死生于度外。而吾何为不能。彼能以功绩称当时。教泽牖后世。而吾何为不能。洗除旧日晦昧卑污之见。矫然直趋广大光明之域。视人世之浮荣微利。若蝇蚋之触于目而不留。不忧所如不耦。而忧节概之少贬。不耻冻馁在室。而耻德不被于生民。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谁能御之。志既定矣。然后取程朱所谓居敬穷理力行成物云者。精研而实体之。然后求先儒所谓考据者。使吾之所见。证诸古制而不谬。然后求所谓辞章者。使吾之所获。达诸笔札而不差。择一术以坚持。而他术固未敢竟废也。其或多士之中。质性所近。师友所渐。有偏于考据之学。有偏于辞章之学。亦不必遽易前辙。即二途皆可入圣人之道。其文经史百家。其业学问思辨。其事始于修身。终于济世。百川异派。何必同哉。同达于海而已矣。若夫风气无常。随人事而变通。有一二人好学。则数辈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则数辈皆思康济斯民。倡者启其绪。和者衍其波。倡者可传诸同志。和者又可嬗诸无穷。倡者如有本之泉。放乎川渚。和者如支河沟洫。交汇旁流。先觉后觉。互相劝诱。譬之大水小水。互相灌注。以直隶之士风。诚得有志者。导夫先路。不过数年。必有体用兼备之才。彬蔚而四出。泉涌而云兴。余忝官斯土。自媿学无本原。不足仪型多士。嘉此邦有刚方质实之资。乡贤多坚苦卓绝之行。粗述旧闻。以勸士。亦冀通才硕彦。告我昌言。上下交相劝勉。仰希古昔与人

为善取人为善之轨。于化民成俗之道。或不无小补云。

示鳌书院诸生

陈寿祺

士学古立身。必先重廉耻而敦礼让。廉耻重而后有气节。礼让敦而后有法度。文艺科名。抑其末也。利欲夺则廉耻丧。傲慢长则礼让亡。不知重廉耻乃所以自贵。敦礼让乃所以自尊。自贵自尊皆为己之学。而非为人也。羞恶之心。根于天性。扩充之即宅仁由义之行。孟子曰。人有不为而后可以有为。除其不蠲。保其良贵。则光大高明。凡人世之秽浊。举不得染乎其身。非自贵而何。动作威仪之则。受生于天地而具焉。孔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正衣冠。尊瞻视。则惰慢之气。远于身体。揖逊之道。摄于友朋。所谓敬人者人恒敬之也。非自尊而何。然礼法虽人所易忽。谨厚者尚能循而不失。廉耻则非有坚志强力以持之。眇不渝矣。愚性薄质钝。德凉学荒。闻道恨晚。年与时驰。欲然媿无以裨益于多士。然区区之忱。犹愿与诸生相切劘。厉廉隅。习名教。以求无弃于君子儒而已。因述义利辨科举论知耻说三篇。为诸生警心之助。幸共勉旃。

义利辨

昔者孔子恶乡愿。孟子辟杨墨。韩子辟佛。程张朱子辟禅学。皆所以正人心。拯流弊。而挽狂澜者也。虽然。杨墨以下。其人率能严取与。谨出处。与夫陋儒鄙夫。相去千里。所惜者。学术之差耳。今则皆无所患。此非其学术之胜于昔也。举世之攘攘熙熙。为利往来。耽耽矻矻。而无所止。尚何暇伪忠信。貌廉洁。标为我兼爱与讲明心见性之学哉。然则今世之药石。在乎明义利之辨而已矣。古之时义与利未尝分也。故易之为书多言利。曰元亨利贞。曰利见大人。曰利建侯。曰利用刑人。曰利御寇。曰利涉大川。曰利用行师。曰利用宾于王。曰利用狱。曰利有攸往。言利若易详矣。尚书盘庚曰视民利用迁。周官曰主以利得民。春秋传曰礼序民人利后嗣。又曰上思利民。六经莫不善言利。盖古者利与义合。故易文言曰利者义之和也。利物足以和义。惟以利物为利。无利非义矣。春秋之时利始与义分。论语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故孔子罕言利。战国之时知有利而不知有义。故孟子力屏绝之。曰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然又曰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则仁义曷尝不利哉。后世知有利而不知有害。然利己必至于害人。害人者未有不害己。孔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程子曰。利者众之所同欲也。专欲益己。其害大矣。贪之甚。则昏蔽而忘理义。求之极。则争夺而致怨仇。然则后世所谓利者。皆祸之耳。与六经之言。岂不相背而驰哉。今天下之汲汲于求利者众矣。其得与失非一端。有立谈而弋取。亦有穷老尽气而不一获。非得失之有命也耶。然将语人

曰。利不可得。则人漠然不应。为正告之曰。尔所为皆祸之也。则人变乎色而怵于心矣。变乎色而怵于心。然后可以去利而返之义矣。夫义之与利。争之也微。则平旦分舜跖。执之也勇。则懦夫为夷齐。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岂有所动于其中哉。仁义忠信积于身。故位禄闻誉轻于世。道德问学崇其实。故膏粱文绣绌其华。廉耻名节爱其荣。故腥臊垢浊畏其浼。虽有以利啗之者。奚由而夺志焉。是故学者之于义利。辨之不可不早辨也。如何。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者无适而非义。为人者无适而非利。精察于一义一利之间。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于动静之几。惧熏莸之反揜。于毫厘之介。惧黑白之相淆。义之所存。虽害不恤。义所不存。虽利不谋。则内外均有以用其力。而日掇过之不暇矣。及其存养既深。诚洞乎义之乐而利之危。则能安贫贱。守进退。异于智穷力索而自己者也。此其人知有义而已。焉知所谓利哉。然而穷不能滥。富不能淫。威不能屈。祸不能加。则有利而无害焉。孝弟称于乡党。敬信行于蛮貊。言而为天下道。动而为天下则。则无义而不利焉。正谊明道之学。孰加于是。不然。为士者。患得而鹜利。患得愈甚。鹜利愈炽。吾恐舍义而求利者。涉羊肠以凿险巖。履荆棘以伤腓胫。所欲不可遂也。纵令遂其所欲。然而非义之利。如饮酖毒。始虽甘之。终必溃肠裂胃。如聚盗赃。虽饱之。瞬则被刑陨躯。其害有不可胜道者矣。何利之足云。

### 科举论

余既为义利辨。冀有以正人心而挽风俗也。然愚以为后世天下之溺于利者。莫烈于庠序科举之士。而农工商贾不与焉。何也。农以收获为利。非力穡则无以食人。工以既廩为利。然非饬材则无以善事。商贾以奇赢为利。然非阜通则无以均输。彼其人之贤否。非有系于国家之重轻也。终日皇皇。固曰惟利是求。顾其所利者。犹皆以利天下之日用而不自私。是亦未尝不挟义以偕行者也。士则不然。其所业皆日从事圣贤之书。而所趣无异乎市井之行。其人皆国家所待之兴贤兴能。以收股肱耳目之用者也。而自束发受经以迄筮仕。谬曰求名。而终日皇皇。眇不为利而忘义。安望成德达材。与夫气节功名有裨于世哉。且挟其聪明材力。竭谋利之术什倍于农工商贾。而其患中于天下国家。则家国天下大不利。苏秦以祸齐。李斯以祸秦。孔仅东郭咸阳以祸汉。元载包佶以祸唐。王安石吕惠卿以祸宋。温体仁周延儒杨嗣昌陈新甲以祸明。踪迹不同。壹皆利之所蛊也。虽然。汉之选举。清议犹存。陈汤贷无节。不为乡里推择。其验也。其选举之目。必以敬长上顺乡里肃政教出入不悖所闻为称首。魏晋九品中正之法。犹稍近古。自隋唐而后。设科专以文辞取士乃驱天下尽纳于利禄之涂矣。计敏夫言贞元以来。文学科第所荣。及其弊也。士子豪气骂吻。游诸侯门。诸侯望而畏之。如刘鲁风姚杰柳棠平曾之徒。其文皆不足取。李益一时文宗。

犹曰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楼。其后如李山甫辈。以一名一第之失。至挟方镇。劫宰辅。则又有甚焉者也。科举盛于唐。而弊极于不可救若此。朱子贡举私议。言大学但为声利之场。掌教事者。徒取其善为科举之文。士之奔趋辐辏而来者。徒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师生相视漠如。未尝开之以德行道艺之实。而月书季考。又祇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又言举子讲习。专务裁翦经文。巧为短。不惟不成经学。亦复不成文字。而使学者卒岁穷年。枉费日力。以从事于其间。甚可惜也。文文山御试对策。言士大夫家教子。幼则授其句读。择其不戾于时好。不震于有司者。俾熟复焉。及其长也。细书为工。累牒为富。持试于乡贡者以是。较艺于科举者以是。取青紫而得车马也以是。父兄之所教诏。师友之所讲明。利而已矣。归震川言科举之弊。士方没首濡迹于其闲。不复知有人世当为之事。荣辱得丧。缠绵萦系。不可解脱。以至老死而不悟。昔人论科举之弊。与文字之陋。深切着明。千载以来。未之有变。甚者行险徼幸。作奸犯科。诈愚陵弱。乘衅而动。流失败坏不可究诘。廉耻道丧莫此为尤。盖进身之始。已汨于浮浇鄙薄之流而莫能自拔矣。然其源。则由义利不明故也。或问曰。如子言。科举之业。将不可为乎。曰否。不然也。科举者。人生显晦假途于此。安可废也。虽然。为之有道焉。程子云。一月之中。十日为举业。余日即可为学。朱子云。高见远识之士。读圣贤之书。据吾所见。而为文以应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虽日应举不累。北溪陈氏云。躬行心得者有素。则形之商订时事。敷陈治体。自有以当人情中物理。潜室陈氏云。应举求合法度。乃道理当然。若不合程度。而萌徼幸之心。不守尺寸。而起冒为之念。则妄矣。由此观之。科举之道可知也。少于塾。道之以德行道艺之实。勿徇时好以希速化。如文山所讥是矣。长升于学。考之躬行心得时事治体之端。勿巧短以费日力。如朱子所讥是矣。壮举于有司。置其得失利害之私。勿乖尺寸而图冒为。勿争名第以恣狂悖。如敏夫潜室所讥是矣。如是则义。不如是则利。义植其基。而利绝其萌。义正其轨。而利塞其涂。其人能敦善不怠。笃志好学。殚精乎经术之窅。而研究乎当世之务。它日委质立朝。执义而绌言利者。必是人也。行义而利社稷者。亦必是人也。士何负于庠序。而科举何病于义哉。舍此不务。而使以弦诵之躬。为世诟病。谓儒以诗礼发也。可哀也夫。

### 知耻说

人之所以为人。恃有耻心而已矣。孟子曰。羞恶之心。义之端也。然四端非是无以立。仁之端非是。则入于内交要誉。礼之端非是。则入于巧言令色足恭。智之端非是。则入于同流合污。故羞恶者。人心之义以为之质。而仁礼智之所由成也。教人者。法令明密。不若激发其耻心之善为转也。孔子论士曰行己有耻。耻者。人之所固有。而士之所严也。孟子曰。耻之于人大矣。又曰。人不

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士始于有耻。而后终于无耻。丧耻者有二端。弱之为籛箴为见它见。强之为饕餮为枵机。起秽自臭。腆然安之。所谓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夫至以耻为无所用。则名节不足维。刑罚不足儆。其事尚可问哉。虽然彼丧耻者。岂陷于不知者哉。今夫闾闾之间。盗窃过焉。则众唾而远之。里衢之中。倡伎溷焉。则指而驱之。何也。知耻人也。尔蹴尔之食。行道者与乞人。虽身死而不受。何也。知自耻也。今昼夜之所求。无异于盗窃倡伎之所取。腥垢之所嘬。或愈于行道乞人之所遭。而蝇营狗苟不知所返。岂视其身不若盗窃倡伎乞人哉。弗思甚耳。古之圣人有善知耻者。伊尹是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天下之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已推而内之沟中。其知耻若是大也。故后世皆莫不诵伊尹之勇。古之圣人又有善知耻者。伯夷是也。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与恶人言。如衣朝衣朝冠坐于涂炭。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其知耻若是峻也。故后世莫不诵伯夷之清。古之圣人又有善知耻者。柳下惠是也。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不枉道而事人。不以三公易其介。其知耻若是其谅也。故后世莫不诵柳下惠之直。三圣人之道不同。其趋一也。率乎此之所趋而作圣。反乎此之所趋而作狂。取舍之介。荣辱之主。利善之闲。舜跖之分。可不慎乎。孔子欲得不洁之士而与之。以狷者有所不为也。知耻者也。士不先务知耻。而可与适道者。未之有也。然则学者如之何而法圣人也。曰尚志。尚志则知耻。子耻不孝。弟耻不悌。臣耻不忠。友耻不信。族耻不睦。戚耻不睦。乡耻不任不恤。居耻不仁。行耻不义。言耻无礼。择术耻不智。耻垄断。无罔利。耻穿窬。无谄言。耻钻穴。无急仕。耻乡愿。无媚世。耻妾妇。无从君。耻小人。无行险徼幸。耻鄙夫。无患得患失。耻禽兽。无旦昼牝亡。耻病于夏畦。无胁肩谄笑。耻如沟浍立涸。无声闻过情。耻齐人为妻妾羞。无求富贵利达。勿自暴也。勿自弃也。操存其本心。慎思之。明辨之。择善而固执之。是之谓君子。

#### 晴川书院规约

彭崧毓

国家之取士。将以求贤也。取士之尚文。将以覘学也。士人之力学。将以致用也。用人之必当。将以成治也。治天下不在文。而文能言治天下之道。大用之则大效。小用之则小效。此士之所以贵也。朝廷养士。至优且厚。学校之外。又有书院。所以储异。非以纳庸流。士不自拔于庸流之中。则异不出。崧无学。不足以教士。顾尝闻诸师友。知古人所以教士之法。与今日所以重士之意。凡士之所当自勉者。窃为规约如左。愿告多士。使知共勉焉。

一读书不知向道。则庸流之志也。夫志向不专。则信道不笃。孔子曰。道不远

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圣贤所言。如此平易。后世争立道学之名。舍切近而务高远。歧径百出。遂不免流入异端。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孟子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韩子曰。由是而之焉之谓道。朱子曰。道者日用事物当然之理。指点皆极亲切。并无奥妙。人能守定此解。用志不纷。则趋向既端。一切邪说诡行。可以不惑。

一读书不辨义利。则庸流之识也。昔陆象山先生会朱子于湖。讲君子喻于义一章。反复推论。剀切动人。听者悚然。朱子叹服。夫义者事之宜也。行而宜之之谓义。行所不宜行则非义矣。孔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曰。非其义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今书院止知有膏火奖赏。而不思所以设膏火奖赏之义。营营逐逐。岂非象山之所深责哉。

一读书不求实用。则庸流之学也。胡安定先生教授湖州。立经义治事二斋。天下率以为法。今经义犹有言者。治事则未之闻矣。昔孔门通六艺者七十二人。樊迟请学稼学圃。盖误认执御执射之意。至陈相说许行之道。则误而又误也。诸葛武侯读书。略观大意。而隆中伏处。早具王佐之才。范文正作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此其所学。岂小儒能及。周濂溪程明道。皆以治行表见。朱子不得大用。而社仓一法。至今流传。王阳明讲良知之学。人多非之。而平南贛。平思田。其书具在。何非本其所学。发为事功。并无一空言肤语。然则高谈性命犹不足以为学。况于一文一艺争工拙哉。

一读书不立令名。则庸流之行也。夫古人砥行立名。行不成则名不立。孔子曰。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让千乘之国。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名者。实之宾也。实至则名自归之。未有实不至而名能虚立者也。汉书曰。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今书院亦争名之地也。争一日之短长。曷若争一生之荣辱。盗名者欺世。败名者辱身。士不可以不慎也。

### 人范须知自序

盛隆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人位乎中。是之谓三才。人为万物之灵。具于性者有四德。切于身者有五伦。人之名甚尊。而人之责甚重也。昔刘念台先生着人谱。欲学者证其所以为人。而首揭夫证心之学。冯山公尝为之梓。并率同志共体而行之。夫君子之为善也。尽其所当为。务乎人之实而已。其去恶也。绝其所不可为。别乎人之异于禽兽而已。福善祸淫之说。有弗计焉。然书言惠迪吉从逆凶惟影响。易言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理与数固不容诬也。



。君子衡理不衡数。理足以范天下之君子。而言福。然后足以引天下之中人。言祸。然后足以惧天下之小人。善乎陆宗楷之言曰。不求报而为善。不畏报而去恶者。圣贤之心。知善恶之无不报。而益不敢不为善不敢不去恶者。即吾人勉为圣贤之心。推吾不敢不为善不敢不去恶之心。力谈因果。旁引曲证。惟恐人之不求报与不畏报。则即体夫圣贤与人为善之心。而其感人尤易入。予生平无他好。最喜观古今名人善书。凡前言往行之散见于史传语录。及各自成集。有足以维世道正人心。为后人所矜式者。罗致之。置诸座右。每日必阅数篇。觉身心收摄。循渐向理。不独变化气质。且能养人精神。今年七十有八矣。目力尚强。惓惓于怀不敢释。思欲付之剞劂。以公同好。爰本曩所手辑。为之分其格。详其目。先以广义。继以征事。颜之曰人范须知。范者法也。模也。常也。天下事。惟知之而后行之。朱子所谓知行并进也。浅之为愚夫妇可与知能。而推而极之。为贤知之所莫能外。人之欲善。谁不如我。愿世之阅是编者。广为流通宣布。俾天下共晓然于人之名不可负。人之责有必归。一道德而同风俗。是亦成己成人之一则也夫。

先君子平生著述未有专集晚年手辑人范须知六卷分门别类各具精义已刊置家塾广为传播自序一篇尤揭为人要旨谨录入学术法语一门略存彝训兹编所续亦犹先志也男康谨识

答倭艮峰先生书

吴廷栋

昨接覆函。备承教益。敬惟德政日新。诚心所孚。自必有妙于潜移默化者。曷胜翹企。来谕剖析仁义之相为体用。足征近日精进之功。自勘之严。实有所得。非仅托空言者比。窃谓孟子首以仁义并言。虽本孔子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之语。惟处处提出义字。以破除利字。尤为大有功于人心。盖后世人心陷溺之深。皆由利之一字中之耳。其受病之浅深。即为人品之高下所由判。苟不能将此根株。拔除净尽。恐立终不坚牢。虽平日砥砺名节。讲求经济。或时见色簞豆。失声破釜。识者固早卜其智浅力薄。难期负荷艰巨。不待猝临事变而后知其不足恃也。此非必有意作伪也。抑正由夙昔立心制行。于义字界限决择不精。持守不力。其心髓中隐为利字所夺。遂不觉浸淫以至此耳。可惧之甚也。况名与利虽有清浊之分。而其为利心则一。今之陷于利者。人或知戒。而以名罔利者。人鲜知戒。至谈明体达用之学。而存急功近名之心。则人并不知其为可戒。学者不先打破此关。恐此生实无可驻足之地矣。敢质之先生以为何如。

答高旭堂书

罗泽南

前辱手书。具悉爱我厚意。且以仆前日所论。可备采择。更询刍蕘以药旧习。

是可见旭堂之虚怀。益可见旭堂之进境也。吾人用功以治心为要。心也者。帅也。耳目口体。卒徒也。帅强则士卒用命。指挥无不如意。帅弱则士卒骄悍。肆出而不可制。是故人不能正其心。则耳目口体。无不足为心害。虽然。心立矣。耳目口体。皆欲其退而听命矣。养之不得其道。则亦无以祛其欲而全其天。何哉。大道之蕴。至深至微。得其粗必穷其精。得其表必穷其里。偶然涉猎。遂谓会其旨要。此中之奥妙。不复为之详察。是虽日取数十卷读之。亦无所得于其心。及见之行事。未有能缜密者。此其心粗也。圣域贤关。非一蹴所能几及。必持之以恒久。需之以时日。寸累尺积。从容涵泳。而后可底于成。以远大之工期。遽期效于旦夕。不复循序渐进。以次臻于高明之域。则行远不能自迓。登高不能自卑。躐等之弊生。助长之病起矣。此其心躁也。一心之微。天下之理无不具。必扩其度量。广集众善。如大海然。纳之以百川。而莫见其盈也。如深谷然。投之以众物。而莫见其满也。参考众说。以求至善之所在。始足以尽吾心而知吾性。故谦则受益。满必招损。使执一说而众说遂有不能入。偏立一见而他人之见遂有所不能受。必至师心自用。滞于一隅。而莫能汇大道之全矣此。其心隘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为圣为贤。祇尽一己分内事。惟学成德立。出吾言以发斯世之聋瞶。古圣人著书立说。以明道也。非以争名也。纔窥宫墙。即思垂著述于后世。是皆外面起见。用功虽超乎流俗。立心实中于功利矣。且立言必先知言。格致未深。遽思編集众说。针灸庸流。何异乳儿舌刃止。思论天下大事哉。此其心杂也。粗则不能精其心以穷一己之理。躁则不能永其心以竟一己之功。隘则不能宏其心以集一己之善。杂则不能一其心以复一己之性。况乎其进锐者。其退必速。始恃其壮往之气。思欲成功于一时。久无所获。则必厌弃而不肯进。而耳目口体。无不投闲抵隙。以为一心之害。是。粗心躁心隘心杂心不去。而怠心又因是而生矣。如军令严肃。士卒畏威。而大将暴虐。终不足以服其心。必至于离德解体。军令有所不能行者。旭堂以颖悟之资。兼果敢之力。实吾辈所深畏。特观理或粗。求效或躁。取善或隘。用心或杂。如吾前所云云者。今自知其为痼疾。广搜药石以医之。则有不难起沈于一朝者。旭堂勉乎哉。格致者。所以穷此心之理。诚意正心。乃工夫下手处也。修齐治平。根于心而次第以施之者也。精其心而于事物之理无不欲其穷。永其心而于道德之功无不欲其竟。宏其心而于天下之益无不欲其集。一其心而于天命之性无不欲其复。发愤以修其业。从容以俟其成。夫如是吾之心日扩。吾之力日固。怠心不生。道心弥存。斯可以祛吾欲而全吾天。以造圣贤之阃域矣。旭堂勉乎哉。夫知病不难也。知病而能求药为难。余受病最深。何能医君之病。然先圣先贤之书具在。无不可案证以求方也。古人谓人主用兵。不难于将兵。而难于将将。吾人进德。不难于应事。而难于养心。心得其养。又何

疾之不可除。何病之不可医乎。旭堂勉乎哉。令叔云亭先生江右之行果否。想家政日多。此际亦难骤往。以令叔天怀之沈静。识见之高明。立品之清洁。深足为旭堂药石。使得日侍其侧。亲聆训诲。吾知旭堂之受益。必有无穷者。别情缱绻。言不尽意。

## 卷五 学术五广论

### 默觚上节录

魏源

学之言觉也。以先觉觉后觉。故莘野以畎亩乐尧舜君民之道。学之言效也。以后人师前人。故傅岩以稽古陈恭默思道之君。觉伊尹之所觉。是为尊德性。学傅说之所学。是为道问学。自周以前。言学者莫先于伊傅二圣。君子观其会通焉。

沈潜刚克。高明柔克。箕范言学。开孔子贤知过之愚柔不及之先也。敬胜怠吉。义胜欲从。丹书陈道。括周易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之全也。刚柔克而性不畸。敬义立而德不孤。自孔孟以前。言学者莫粹于丹范二谟。君子体诸旦明焉。

何谓大人之学。格本末之物。曰意之所构。一念一虑皆物焉。心之所构。四端五性皆物焉。身之所构。五事五伦皆物焉。家国天下所构。万几百虑皆物焉。夫孰非理耶性耶。上帝所以降衷耶。图诸意而省察皆格焉。图诸心而体验皆格焉。图诸身而阅历讲求皆格焉。图诸家国天下而学问思辨别大识小皆格焉。夫孰非择善耶。明善耶。先王所以复性耶。常人不着不察之伦物。异端不伦不物之着察。合之而圣学出焉。日进无疆。宥密皇皇。是为宅心之王。

豪杰而不圣贤者有之。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贾生得王佐之用。董生得王佐之体。合之则汉世颜伊之侍。不善学之。则为扬雄王通之比。墨子非乐。异乎先王。然后儒亦未闻以乐化天下。是儒即不非乐。而乐同归于废矣。墨子明鬼。后儒遂主无鬼。无鬼非圣人宗庙祭祀之教。徒使小人为恶无忌惮。则异端之言反长于儒者矣。孟子辟墨。止辟其薄葬短丧。爰无差等。而未尝一言及于明鬼非乐。节用止攻。夫岂为反唇角口之孔丛。夫岂同草玄寂寞之扬雄乎。

### 默觚中节录

魏源

圣贤志士未有不夙兴者也。清明在躬。气志如神。求道则易悟。为事则易成。故相士相家相国之道。观其寢兴之蚤晏而决矣。谗鼎之铭曰。昧爽丕显。后世犹怠。康王晏朝。关雎讽焉。宣王晏起。庭燎刺焉。虫薨同梦。齐风警焉。是以夙夜匪懈。大夫之孝也。夙兴夜寐。士之孝也。夙夜浚明有家。大夫之职也。朝而受业。士之职也。鸡初鸣咸盥漱栉纒。人子事亲之职也。尧民日出而作

。舜徒鸡鸣而起。夜气于是乎澄焉。平旦之气。于是乎复焉。人生于寅。凡草木滋长。皆于昧爽之际。亦知吾心之机。于斯生息。于斯长养乎。旦而憧扰与长寐同。旦而牝亡与昼寝同。诗曰。女曰鸡鸣。士曰昧旦。用智如水。水溢则溢。用勇如火。火裂则焚。故智勇有时而困。且有时而自害。求其多而不溢。积而不焚者。其惟君子之德乎。德善积而不苑。其德弥积。其服弥广。其行弥远而不困。诗曰。百尔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同言而人信。信在言前。同令而民从。从在令外。怀璧之子未必能惠。而人竞亲之者。有惠人之资也。被竭之夫身俭能施。而人皆疏之者。无济人之具也。身无道德。虽吐辞为经。不可以信世。主无道德。虽袭法古制。不足以动民。扬子曰。圣人之言可能也。言之而使人信。不可能也。诗曰。弗躬弗亲。庶民弗信。

末世小人多而君子少。人以独善之难为也。而不知秉彝之不改也。幸一遇焉。心夷疾瘳。乌有德立而邻尚孤。道修而人不闻者乎。逃空谷者。闻人足音蹙然而喜矣。流于海者。行之旬月。见似人者而喜矣。及其期年也。见其所尝见物于中国者而喜矣。去人滋久。思人滋深。叔世之民。其去圣哲亦久矣。其愿见之日夜无闲。故行修于一乡者乡必崇。德昭于一国者国必宗。道高于一世者世必景从。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有凤皇之德。而后其羽可用为仪。未有燕雀其质。而鸾皇其章者。飘风不可以调宫商。巧妇不可以主中馈。文章之士不可以治国家。将文章之罪欤。文之用源于道德。而委于政事。百官万民。非此不丑。君臣上下。非此不牖。师弟友朋。守先待后。非此不寿。夫是以内亶其性情。而外纲其皇极。缙之也有原。其出之也有伦。其究极之也动天地而感鬼神。文之外无道。文之外无治也。经天纬地之文由勤学好问之文而入。文之外无学。文之外无教也。执是以求今日售世哗世之文哉。诗曰。巧言如簧。颜之厚矣。

大雅曰。小心翼翼。小雅曰。惴惴小心。心。量之廓然也。而顾小之。何哉。世有自命君子。而物望不孚。德业不进者。无不由于自是而自大。自大则廉而别物。才而陵物。议论高而拂物。方且是己非人。不知其心易盈者。正由其器小乎。小则偏愎狭隘。而一物不能容。奚其大。诚能自反而心常畏。畏生谦。谦生虚。虚生受。而无一物不可容。奚其小。齐桓葵邱之震矜。叛者九国。考甫三命滋益恭。明德奕世。然则人之自大也。适所以自小与。君子惟不自大。斯能成其大。

专为攻玉之石。而不为受攻之玉。专为磨镜之药。而不为受磨之镜。专为锻金之冶。而不为受锻之金。世情类然也。为人何其厚。为己何其薄。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中浅外易者。不足以当大事。是故君子之容。惕乎若处四邻之中。俨乎常有介冑之容。瑟乎其中之莫缝焉。僩乎其外之莫江焉。肃肃兔。言其瑟也。赳赳武夫。言其僩也。观大于细。观变于常。观谨于忽。冀缺耨而如宾。可以为大夫矣。日磬养马而严威。可以托孤寄命矣。有大贤。有中贤。有小贤。小贤君役。中贤君阍。大贤君师。可干城者不可为好仇。可好仇者不可为腹心。书曰。文王尚克修和有夏。亦惟有若虢叔闾夭泰颠散宜生南宫适。文王蔑德降于国人。谓五臣能以道辅文王。使以其精微之德降于国人。公侯腹心之谓也。

船漏水入。内虚也。壶漏水出。外罅也。外欲之接。内欲之萌。皆以戏言戏动为之端。有一罅之乘焉。针芒泄元气。蚁漏溃江河。而全体不守矣。淇澳之诗。再言瑟兮僩兮。学道之士。必密栗其中。而武毅其外。德盛不狎侮。始能弥尔性而固道基焉。不重则不威。出口入耳。若存若亡。始勤终怠。进锐退速。而德之存焉者寡矣。其能德音孔昭。仪一心结。以底大成乎。淇澳卒章。始以善谑不虐为宽绰。则德盛礼恭之流溢也。无蚤岁之严密。遽袭暮年之宽绰。不流晋人之旷达者几希。无身过易。无口过难。无心过难。口者介身心之间。故存诚自不妄语始。

至德以为道本。颜渊仲弓以之。敏德以为行本。孝德以知逆恶。曾子子羔子路之徒以之。后世道学独行二传。所由分与。师以贤得民。子思孟子。当仁于齐鲁。儒以道得民。诸子身通六艺。友教于西河。后世道学儒林二传。所由分与。惟周公仲尼。内圣外王。以道兼艺。立师儒之大宗。天下后世。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仁者见仁焉。知者见知焉。用焉而各效其材之所宜。三公坐而论道。德行之任也。士大夫作而行之。政事言语文学之职也。如必欲责尊德性者以问学之不周。责问学者以德性之不笃。是火日外曜者而欲其内涵。金水内涵者必兼其外曜乎。体用一原。匪圣曷全。肫肫其仁。渊渊其渊。诗曰。德輶如毛。民鲜克举之。三代以上。君师道一而礼乐为治法。三代以下。君师道二而礼乐为虚文。古者岂独以君兼师而已。自冢宰司徒宗伯下至师氏保氏卿大夫。何一非士之师表。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有位之君子。即有德之君子也。故道德一而风俗同。自孔孟出有儒名。而世之有位君子始自外于儒矣。宋贤出有道学名。而世之儒者又自外于道学矣。雅颂述文武作人养士之政。瞽宗辟雍振鹭西雍棫朴菁莪。至详且尽。而十三国风上下数百年刺学校者。自子衿一诗外无闻焉。春秋列国二百四十年。自郑人游乡校以议执政外无闻焉。功利兴而道德教化皆土苴矣。有位与有德。泮然二涂。治经之儒。与明道之儒政事之儒。又泮然三涂。荀子曰。昊天不复。忧无疆也。千岁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学。天不忘也。诗曰。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

曷谓道之器。曰礼乐。曷谓道之断。曰兵刑。曷谓道之资。曰食货。道形诸事

谓之治。以其事笔之方策。俾天下后世。得以求道而制事。谓之经。藏之成均辟雍。掌以师氏保氏大乐正。谓之师儒。师儒所教育。由小学进之国学。由侯国贡之王朝。谓之士。士之能九年通经者。以淑其身。以形为事业。则能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谓之以经术为治术。曾有以通经致用为诟厉者乎。以诂训音声蔽小学。以名物器服蔽三礼。以象数蔽易。以鸟兽草木蔽诗。毕生治经。无一言益己。无一事可验诸治者乎。呜呼。古此方策。今亦此方策。古此学校。今亦此学校。宾宾焉以为先王之道在是。吾不谓先王之道不在是也。如国家何。诗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犹是经。维迓言是争。

### 求阙斋笔记

曾国藩

#### 礼

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故六官经制大备。而以周礼名书。春秋之世。士大夫知礼善说辞者。常足以服人而强国。战国以后。以仪文之琐为礼。是女叔齐之所讥也。荀卿张载兢兢以礼为务。可谓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近世张尔岐氏作中庸论。凌廷堪氏作复礼论。亦有以窥见先王之大原。秦蕙田氏辑五礼通考。以天文算学录人为观象授时门。以地理州郡录人为体国经野门。于著书之义例则或驳而不精。其于古者经世之礼之无所不该。则未为失也。

#### 赦

牧马者。去其害马者而已。牧羊者。去其乱者而已。牧民之道。何独不然。诸葛武侯治蜀。有言公惜赦者。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语赦也。若刘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蜀人称亮之贤。厥后费祋秉政。大赦河南。孟光责祋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国藩尝见家有不肖之子。其父曲宥其过。众子相率而日流于不肖。又见军士有失律者。主者鞭责不及数。又故轻贯之。厥后众士傲慢。常戏侮其管辖之官。故知小仁者大仁之贼。多赦不可以治民。溺爱不可以治家。宽纵不可以治军。

#### 世泽

士大夫之志趣学术。果有异于人者。则修之于身。式之于家。必将有流风余韵。传之子孙。化行乡里。所谓君子之泽也。就其最善者。约有三端。曰诗书之泽。礼让之泽。稼穡之泽。诗书之泽。如韦玄成议礼。王吉传经。虞魏之昆。顾陆之裔。代有名家。不可殫述。我朝如桐城张氏。自文端公而下。巨卿硕学

。世济其美。宣城梅氏。自定九征君以下。世精算学。其六世孙梅伯言郎中曾亮。自谓莫绍先绪。而所为古文诗篇。一时推为祭酒。高邮王氏。自文肃公安国以下。世为名儒。而怀祖先生训诂之学。实集古文之大成。国藩于此三家者。常低徊叹仰以为不可及。礼让之泽。如万石君之廉谨。富平侯之敬慎。唐之河东柳氏。宋之蓝田吕氏。门庭之内。彬彬焉有君子之风。余所见近时搢绅。未有崇礼法而不兴。习傲慢而不败者。稼穡之泽。惟周家开国。豳风陈业。述生理之艰难。导民风于厚。有味乎其言之。近世张敦复之恒产琐言。张杨园之农书。用意至为深远。国藩窃以为稼穡之泽视诗书礼让之泽。尤为可大可久。吾祖光禄大夫星冈公尝有言曰。吾子孙虽至大官。家中不可废农圃旧业。懿哉至训。可为万世法已。

### 悔吝

吉凶悔吝。四者相为循环。吉非有祥瑞之可言。但行事措之咸宜。无有人非鬼责。是即谓之吉。过是则为吝矣。天道忌满。鬼神害盈。日中则仄。月盈则亏。易爻多言贞吝。易之道。当随时变易以处中。当变而守此不变。则贞而吝矣。凡行之而过。无论其非义也。即尽善之举。盛德之事。稍过则吝随之。余官京师。自名所居之室曰求阙斋。恐以满盈致吝也。人无贤愚。遇凶皆知自悔。悔则可免于灾戾。故曰。震无咎者存乎悔。动心忍性。斯大任之基。侧身修行。乃中兴之本。自古成大业者。未有不自困心横虑。觉悟知非而来者也。吝则驯致于凶。悔则渐趋于吉。故大易之道。莫善于悔。莫不善于吝。吾家子弟。将欲自修而免于尤。有二语焉。曰。无好快意之事。常存省过之心。

### 儒缓

论语两称敏则有功。敏有得之天事者。才艺赡给。裁决如流。此不数数觐也。有得之人事者。人十己千。习勤不辍。中材以下。皆可勉焉而几。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辨者。余或沈吟数时不能了。友人阳湖周弢甫腾虎。尝谓余儒缓不及事。余亦深以舒缓自愧。左传齐人责鲁君不答稽首。因歌之曰。鲁人之皋。数年不觉。使我高蹈。惟其儒书。以为二国忧。言鲁人好儒术。而失之皋缓。故二国兴师来问也。汉书朱博传。齐部舒缓养名。博奋抵几曰。观齐儿欲以此为俗邪。皆斥罢诸吏。门下掾赣遂。耆老大儒。拜起舒迟。博谓赣老生不习吏礼。令主簿教之拜起闲习。又以功曹官属。多衣大襦不中节度。敕令掾史衣皆去地二寸。此亦恶儒术之舒缓。不足了事也。通鉴凉骠骑大将军宋混曰。臣弟澄政事愈于臣。但恐儒缓机事不称耳。胡三省注曰。凡儒者多务为舒缓。而不能应机以趋事赴功。大抵儒术非病。儒而失之舒缓。则从政多积滞之事。治军少可趁之功。王昕儒缓。见北史王宪从孙。唐相张镒儒缓。见通鉴二百二十八卷

## 名望

知识愈高。则天之所以责之者愈厚。名望愈重。则鬼神之所以伺察者愈严。故君子之自处不与众人絜量长短。以为己之素所自期者大。不自欺其知识以欺天也。己之名望素尊。不更以鄙小之见贻讥于神明也。

## 居业

古者英雄立事。必有基业。如高祖之关中。光武之河内。魏之兖州。唐之晋阳。皆先据此为基。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君子之学道也。亦必有所谓基业者。大抵以规模宏大言辞诚信为本。如居室然。宏大则所宅者广。托庇者众。诚信则置趾甚固。结构甚牢。易曰。宽以居之。谓宏大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谓诚信也。大程子曰。道之浩浩。何处下手。惟立诚纔有可居之处。诚便是忠信。修省言辞。便是要立得这忠信。若口不择言。逢事便说。则忠信亦被汨没动荡。立不住了。国藩按。立得住。即所谓居业也。今世俗言兴家立业是也。子张曰。执德不宏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亦谓苟不能宏大诚信。则在我之知识浮泛动荡。指为我之所有也不可。指为我之所无也亦不可。是则终身无可居之业。程子所谓立不住者耳。

## 英雄诫子弟

古之英雄。意量恢拓。规模宏远。而其训诫子弟。恒有恭谨敛退之象。刘先主临终敕太子曰。勉之勉之。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西凉李暠手令戒诸子。以为从政者。当审慎赏罚。勿任爱憎。近忠正。远佞谀。勿使左右窃弄威福。毁誉之来。当研核真伪。听讼折狱。必和颜任理。慎勿逆诈亿必。轻加声色。务广咨询。勿自专用。吾事五年。虽未能息民。然含垢匿瑕。朝为寇讎。夕委心膂。羸无负于新旧。事任公平。坦然无类。初不容怀有所损益。计近则如不足。经远乃为有余。庶亦无愧前人也。宋文帝以弟江夏王义恭都督荆湘等八州诸军事。为书诫之曰。天下艰难。国家事重。虽日守成。实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岂可不感寻王业。大惧负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滞。其欲必行。意所不存。从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卫青遇士大夫以礼。与小人有恩。西门安于。矫性齐美。关羽张飞。任偏同弊。行己举事。深宜鉴此。若事异今日。嗣子幼蒙。司徒当周公之事。汝不可不尽祗顺之理。尔时天下安危。决汝二人耳。汝一月自用钱。不可过三十万。若能省此益美。西楚府舍。略所谿究。计当不须改作。日求新异。凡讯狱多决当时。难可逆虑。此实为难。至讯日。虚怀博尽。慎无以喜怒加人。能择善者而从之。美自归己。不可专意自决以矜独断之明也。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赐。尤应裁量。吾于左右。虽为少恩。如闻外论不以为非也。以贵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



厌。此易达事耳。声乐嬉游。不宜令过。蒲酒鱼猎。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又宜数引见佐史。相见不数。则彼我不亲。不亲。无因得尽人情。人情不尽。复何由知众事也。数君者。皆雄才大略。有经营四海之志。而其教诫子弟。则约旨卑思。敛抑已甚。伏波将军马援。亦旷代英杰。而其诫兄子书曰。吾欲汝曹闻人过失。如闻父母之名。耳可得闻。口不可得言也。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政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子孙有此行也。龙伯高敦厚周慎。口无择言。谦约节俭。廉公有威。吾爱之重之。愿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侠好义。忧人之忧。乐人之乐。父丧致客。数郡毕至。吾爱之重之。不愿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犹为谨敕之士。所谓刻鹄不成尚类鹜者也。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此亦谦谨自持。敛其高远之怀。即于卑迹之道。盖不如是。则不足以自致于久大。藏之不密。则放之不准。苏轼诗。始知真放本精微。即此义也。

### 气节 傲

自好之士多讲气节。讲之不精。则流于傲而不自觉。气节守于己者也。傲则加于人者也。汉萧望之初见霍大将军光。不肯露索挟持。王仲翁讥之。望之曰。各从其志。魏孙资刘放用事。辛毗不与往来。子敞谏之。毗正色曰。吾立身自有本末。就与孙刘不平。不过令吾不作三公而已。宋顾凯之不肯降意于戴法兴等。蔡兴宗嫌其风节太峻。凯之曰。辛毗有言。孙刘不过使我不为三公耳。人禀命有定分。非智力可移。因命弟子原著定命论以释之。此三事者。皆风节之守于己者也。若汲黯不下张汤。宋璟不礼王毛仲。此自位高望尊。得行其志。已不得以风节目之矣。然犹不可谓之傲也。以傲加人者。若盖宽饶之于许伯。孔融之于曹操。此傲在言词者也。嵇康之于锺会。谢灵运之于孟顛。此傲在神理者也。殷仲文之于何无忌。王僧达之于路琼之。此傲在仪节者也。息夫躬历诋诸公。暨艳弹射百寮。此傲在奏议者也。此数人者。皆不得令终。大抵人道害盈。鬼神福谦。傲者内恃其才。外溢其气。其心已不固矣。如盖孔嵇谢殷王等。仅以加诸一二人。犹且无德不报。有毒必发。若息夫躬暨艳之忤同列。安有幸全之理哉。

裴子野曰。夫有逸之才。必思冲天之据。盖俗之量。则僂常均之下。其能守之以道。将之以礼。殆为鲜乎。大抵怀材负奇。恒冀人以异眼相看。若一概以平等视之。非所愿也。韩信含羞于哙等。彭宠积望于无异。彼其素所挟持者高。诚不欲与庸庸者齐耳。君子之道。莫善于能下人。莫不善于矜。以齐桓公之盛业。葵邱之会。微有振矜。而叛者九国。以关公之忠勇。一念之矜。则身败于徐晃。地丧于吕蒙。以大禹之圣。而伯益赞之以满招损谦受益。以郑伯之弱。而楚庄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不自恃者。虽危而得安。自恃者。虽

安而易危。自古国家。往往然也。故挟贵挟长挟贤挟故勋劳。皆孟子之所不答。而怙宠怙侈怙非怙乱。皆春秋士大夫之所深讥尔。

### 勉强

孟子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人性本善。自为气禀所拘。物欲所蔽。则本性日失。故须学焉而后复之。失又甚者。须勉强而后复之。丧之哀也。不可以伪为者也。然衰麻苦块。物而痛创自至。踊号呼。变节而涕洟随之。是亦可勉强而致哀也。祭之敬也。不可以伪为者也。然自盥至荐。将之以盛心。自朝至昃。胜之以强力。是亦可以勉强而致敬也。与人之和也。不可以伪为者也。然揖让拜跪。人不答而已则下之。筐篚豆笾。意不足而文则先之。是亦可以勉强而致和也。凡有血气。必有争心。人之好胜。谁不如我。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此强恕之事也。一日强恕。日日强恕。一事强恕。事事强恕。久之则渐近自然。以之修身则顺而安。以之涉世则谐而祥。孔子之告子贡仲弓。孟子之言求仁。皆无先于此者。若不能勉强。而听其自至。以顽钝之质。而希生安之效。见人之气类与己不合。则隔膜弃置。甚或加之以不能堪。不复能勉强自抑。舍己从人。傲惰彰于身。乖戾着于外。鲜不及矣。庄子有言。刻核太甚。则人将以不肖之心应之。董生有言。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进而大有功。至哉言乎。故勉强之为道甚博。而端自强恕始。

魏安厘王问天下之高士于子顺。子顺以鲁仲连对。王曰。鲁仲连强作之者。非体自然也。子顺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变。习与体成。则自然也。余观自古圣贤豪杰。多由强作而臻绝诣。淮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中庸曰。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近世论人者。或曰。某也向之所为不如是。今强作如是。是不可信。沮自新之途。而长偷惰之风。莫大乎此。吾之观人。亦尝有因此而失贤才者。追书以志吾过。

### 功效

天下之事。有其功必有其效。功未至而求效之遽臻。则妄矣。未施敬于民而欲民之敬我。未施信于民而欲民之信我。卤莽而耕。灭裂而耘。而欲收丰穰十倍之利。此必不得之数也。在易恒之初六曰。浚恒贞凶无攸利。胡瑗释之曰。天下之事。必皆有渐。在乎积日累久。而后能成其功。是故为学既久。则道业可成。圣贤可到。为治既久。则教化可行。尧舜可至。若是之类。莫不由积日累久而后至。固非骤而及也。初六居下卦之初。为事之始。责其长久之道。永远之效。是犹为学之始。欲亟至于周孔。为治之始。欲化及于尧舜。不能积久其事。而求常道之深。故于贞正之道。见其凶也。无攸利者。以此而往必无所利。孔子曰。欲速则不达也。是故君子之用功也。如鸡伏卵。不舍而生气渐充。如

燕营巢。不息而结构渐牢。如滋培之木。不见其长。有时而大。如有本之泉。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但知所谓功。不知所谓效。而效亦徐徐以至也。

嵇康曰。夫为稼于汤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虽终归于焦烂。必一溉者后枯。然则一溉之益。固不可诬也。此言有一分之功。必有一分之效也。程子曰。修养之所以引年。国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于圣贤。皆工夫到这里。则自有此应。此言有真积力久之功。而后有高厚悠远之效也。孟子曰。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谓其人曰。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此言不俟功候之至。而遽期速效。反以害之也。苏轼曰。南方多没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北方之勇者。生不识水。问于没人而求所以没。以其言试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此言不知致功之方。而但求速效。亦反以害之也。

### 克勤小物

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百尺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锤。一铢一两之所累也。文王之圣。而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仲山甫夙夜匪懈。其勤若此。则无小无大。何事之敢慢哉。诸葛忠武为相。自杖罪以上。皆亲自临决。杜慧度为政。纤密一如治家。陶侃综理密微。虽竹头木屑皆储为有用之物。朱子谓为学须铢积寸累。为政者。亦未有不由铢积寸累。而克底于成者也。秦始皇衡石量书。魏明帝自案行尚书事。隋文帝卫士传餐。皆为后世所讥。以为天子不当亲理细事。余谓天子或可不亲细事。若为大臣者则断不可不亲。陈平之问钱谷不知。问刑狱不知。未可以为人臣之法也。凡程功立事。必以目所共见者为效。苟有车。必见其轼。苟有衣。必见其敝。苟为博物君子。必见其箸述满家。钞撮累篋。苟为躬行君子。必见其容色之晬盎。徒党之感慕。苟善治民。必见其所居民悦。所去民思。苟善治军。必见其有战则胜。有攻则取。若不以目所共见者为效。而但凭心所悬揣者为高。则将以虚薄为辨。而贱名检。以望空为贤。而笑勤恪。何晏邓扬之徒。流风相扇。高心而空腹。尊己而傲物。大事细事。皆堕坏于冥昧之中。亲者贤者。皆见拒于千里之外。以此而冀大业之成。不亦悖哉。孔子许仲弓南面之才。而雍以居敬为行之本。盖必能敬。乃无废事也。我宣宗成皇帝临御三十年。勤正法祖。每日寅正而兴。省览章奏。卯正而毕。事无留滞。道光二十九年。圣躬不豫。自夏徂冬。犹力疾治事。不趋便。三十年正月十四日。始命皇四子代阅章奏。召见大臣。即今上皇帝也。对事甫毕。而宣宗龙驭上宾。盖以七十天子。笃病半载。其不躬亲庶政者。仅弥留之顷耳。为人臣者。其

敢自暇自逸。以不亲细事自诿乎。

### 忠勤

开国之际。若汉唐之初。异才畸士。丰功伟烈。举云兴。盖全系乎天运。而人事不得与其闲。至中叶以后。君子欲有所建树。以济世而康屯。则天事居其半。人事居其半。以人事与天争衡。莫大乎忠勤二字。乱世多尚巧伪。惟忠者可以革其习。末俗多趋偷惰。惟勤者可以遏其流。忠不必有过人之才智。尽吾心而已矣。勤不必有过人之精神。竭吾力而已矣。能剖心肝以奉至尊。忠至而智亦生焉。能苦筋骸以捍大患。勤至而勇亦出焉。余观近世贤哲。得力于此二字者。颇不乏人。余亦忝附诸贤之后。谬窃虚声。而于忠勤二字。自愧十不逮一。吾家子姓。倘将来有出任艰巨者。当励忠勤。以补吾之阙憾。忠之积于平日者。则自不妄语始。勤之积于平日者。则自不晏起始。

### 才德

司马温公曰。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主之。则近于小人。世人多不甘以愚人自居。故自命每愿为有才者。世人多不欲与小人为缘。故观人每好取有德者。大较然也。二者既不可兼。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可矣。吾生平短于才。爱我者或谬以德器相许。实则虽曾任艰巨。自问仅一愚人。幸不以私智诡譎凿其愚。尚可告后昆耳。

### 才用

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牝牛不可以捕鼠。骐骥不可以守闾。千金之剑。以之析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否则鋸铍而终无所成。故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宜也。魏无知论陈平曰。今有尾生孝己之行。而无益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当战争之世。苟无益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也。

### 铢寸录节录

#### 窳墉

大抵日用之间。作当作的事。虽俗事亦是天理。作不当作的事。虽雅事亦是人欲。

纔作得一件好事。便有一矜喜之念。起则善念灭矣。纔利济得一人。便有一见

德于人之念起。则利济之念灭矣。此事后之自欺也。

养瓶花以水。可数日而不可数月。养唐花以火。可数月而不可数年。养盆花以水土。可数年而不可十数年。养园花以地气。可十数年。而桃李之寿。不如松柏则可百年千年矣。然而人之爱松柏不如桃李者。艳繁华也。爱园花不如盆花者。可移置也。爱盆花不如唐花者。先时开也。爱唐花不如爱瓶花者。实时开也。

今人性躁而多欲。故莫不艳繁华而喜实时开也。而不能保瓶花之寿如松柏。是促后日以快目前也。凡多欲而性躁者。未有不促后日以快目前者也。

仰视日轮。而俯视他物者。或黄或紫。非其物之忽变而黄紫也。日光所夺。而目不得施其明也。闭目而养之。乃开目而更视。则物如其常矣。心光之外夺于物。与内夺于血气也亦然。

覆盆之下不见日。日固照覆盆之上也。其蔽之者。即其所照也。片云之下不见天。天固包片云之外也。其翳之者。即其所包者也。人之所不见者。即其所自谓已见者也。事之所不可信者。即其所自谓可深信者也。吁可畏哉。

学者终日滚滚。只是一团俗情。在中纠缠作闹。如家庭之间争恩谊。戚党之间争酬酢。朋友之间争报施。士大夫之间争势分。言语争敏拙。文章争工巧。议论争识见。此数者之中。岂无些小义理。然是己非人。全是一团私意。必扫而除之。而后心字泰定。其广大高明。乃可见也。

国家恶言利之臣非也。三代后无言利之臣。所言皆害也。桑孔之利。盐铁均输而已。有害而何尝利也。管商之利。鱼盐阡陌。则近于天地之自然矣。而未合义也。故亦有害焉。孟子五亩之宅一段。大学生财有大道一段。则利即义也。有利而无害。乃精于言利者也。窃尝譬之。孔孟之利。如士之谋道得禄。农之力田有秋。自然之利也。管商之利。如工商之逐末。非出于自然矣。而尚不远于自然焉。桑孔之利。如盗贼之劫掠。取快一时。而身陷刑戮。害孰大焉。惩盗贼之言利。而禁工商之逐末。过矣。惩盗贼之言利。而耻农之力田。士之谋道。岂不谬乎。故三代而后言利者非也。恶言利者亦非也。无真能言利者也。何以聚人曰财。利岂可不言乎。

放于利而行多怨。放于义而行亦多怨。何也。己义。则先必恶人之不义。固取怨之道。即不必恶人也。己义。则形人之不义。己足取怨矣。故清者之量。唯不念旧恶。怨乃希耳。不能无怨也。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远怨之道如是。

以身教者从。爱人之意多。责人之意少也。以言教者讼。责人之意多。爱人之意少也。

养痈者获令名。决痈者受实祸。韩侂胄以战亡宋。故邱琼山且以秦桧为南宋功臣也。宋之痈养成于秦桧。而决溃于侂胄。养成者其本。决亦亡。不决亦亡。

故桡之罪。浮于侏胄也。然则痈可治乎。曰决之以时。则病可立愈。然必未决之先。使病者自强。然后一决而毒可尽去。既决之后。使病者自保。然后一决而患不复生。夫知使病者自强自保。非良医不能也。病者知自强自保。非信医专而修身有道者不能也。信医专而修身有道之病者既不多覩。天下之庸医。每以养痈求令名。虽天下之良医。亦不敢以决痈贾实祸。然则痈已成矣。将若之何。曰烈士决之以速亡。庸人养之以待亡。君子则必修不可亡之道。以听亡不亡之天。所谓修不可亡之道。自强自保而已。所恶于养痈者。为其图苟安。而长人泄泄沓沓之心。以底于必亡也。故必先存决痈之心。而慎施决痈之术。先存必决之心。则不敢泄泄沓沓以待祸。慎施决痈之术。则不至一溃无余以戕生。未讲用人行政。而先论祸福是非。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此琼山之蔽也夫。士之品。大概有六等。第一等是中行。第二等是狂。第三等是狷。第四等是乡愿似中行。第五等是妄人似狂。第六等是庸人似狷。

以恕己之心恕人。不但己不可恕。人亦不可恕也。所谓薄责于人者。薄乎云尔。所谓无求备于一人者。器使云尔。至于观人之法。则日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朋友则曰直曰谅。曰切切偲偲。此所谓以爱己之心爱人。此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何尝一毫恕得。古人礼文。如此繁重。今人如此率略。古人多事。所以省事。今人省事。所以多事。朝廷之冠裳玉帛。消弭了多少宇内干戈。家庭之温清定省。消弭了多少德色谀语。其它推之皆可。

### 说小七篇

陈轸

世之议者。辄曰小人。若以为大诟者。是徒举其名。而未察其实也。世之人方以小人目人。而旋且自为小人者比比矣。夫所谓小人者。非天之生使小也。亦非其自命为小也。所见小而已。今夫苍颉之造字也。象人而五体禾(支只)禾句者谓之大。五体具禾(支只)禾句者。首有戴。手有指。足有践。记所谓天地四方。男子之所有事也。小之字从八。而中分之。八者。两相背也。中分之者。私于其处也。盖天之生人也。始乎一而孳乎二。以至于亿兆。而其理不越乎一。故大人以理之一者自居。而群生莫不在宥。小人局于形气之内。与厘之一者隔。于是其身仅为亿兆中之一。而所明者唯己与人二。故中分八者。分己与人二也。凡小人者。其视己也恒重。视人也恒轻。其欲必取赢。而加于人者。恣睢而不顾。故立朝则私其家。居家则私其室。处室则私其身。上者君亲。中者僚友。下者妻子。当其无事则欢然相接。而有事辄不能相及。彼非恶而去之。所见者私于其处。一身之外。皆若有蔽焉。故至此。呜呼。世之訾议小人众矣。小人之所以为小人。其萌芽固天下人所易蹈也。奈何訾议小人而不自警也邪。

世之议者。辄曰君子以德胜。小人以才胜。是不然。夫世之为此言者。徒以君子之谋多疏。小人之谋易遂。虽然。小人之所以易遂者。其所谋者小也。全其尺寸。而尺寸以外。虽有大害弗恤焉。快其须臾。而须臾以后。虽有大忧弗省焉。如白圭之治水然。使畀以大禹之任。则立见其窘矣。嗟乎。世之才小人者。徒羨其目前之得济。而未熟睹其害也。夫天下之势运。居天下者共之。惟众人皆得。吾是以亦得。惟众人皆安。吾是以亦安。变诈不兴。机械不作。是以熙熙。可久而无患。而小人者。攘众人之所得。以为吾之得。攘众人之所安。以遂吾之安。天下之人。皆有心思耳目手足。岂能坐致于不安。而不为之所。于是机械变诈。以与之角。当其未甚。则强陵弱。众犯寡。而成偏重之势。积之既久。饥寒颠蹶。困辱愁苦。怨毒之气。偏于宇宙。天下之人无托命。而阨运由是以起。呜呼。彼小人者非于天下也。所见者小耳。然而向之私利。亦必与之同尽。又安见所谋之必遂哉。

或问于陈子曰。如子之说。天下之恶德。皆起于小。而小之失。至于成天下阨运。若是乎先王之贵大而贱小也。陈子曰。吁。何为其然也。夫君子所见虽大。而必以小守其身。使见大而不以小守其身。几何不为无忌惮之小人也。古之称大者。唯天子当之。自天子以下。皆不敢言大。故大章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皆功德被寰区。无所于让。而后称之。孔子所大者惟一尧。而颂之称文王曰小心翼翼。诸侯之事也。况于在下之君子乎。大小犹阴阳也。阴阳不能相无。若之何贵大而贱小哉。尝试论之。理之原于一者。仁也。分之有所止者。礼也。用其识以求其宜。一其心而不敢变者。智义信也。仁大礼小。智义也信也。皆由大以趋于小。故君子之守身也。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其小如此。记曰。小心而畏义。论语曰。以约失之者鲜。其求至于小如此。事各安其分。而与理之一者无所悖。是故礼尽而仁全。此小大相成之义。君子以大为体。以小为用。小人以小为体。以大为用。在易泰九内而六外以象君子否六内而九外以象小人。

凡公于天下者皆为大。凡私于一身者皆为小。不必恶德也。故先王之制礼。曰立中制节。盖谨守一身。任其性情之所之。则不可纪极。是以统天下而计之。度其可行。统千世而计之。度其可久。贤人君子。性厚情挚。无有已时。而旁观者。知其不可以至于是也。则为之节之。此先王之所难言也。在易阴过乎阳。卦曰小过。圣人为之象曰。丧过乎哀。行过乎恭。用过乎俭。嗟乎旨哉。今夫丧之哀。是美德也。虽然是一人之私也。穷其所至。有危身灭性者矣。行之恭。亦美德也。虽然亦一人之私也。穷其所至。有近耻取辱者矣。用之俭。是美德也。虽然亦一人之私也。穷其所至。有废饰灭礼者矣。以恭俭哀之美德。而反贻不哀恭俭以口实。讵得谓非过哉。故先王知之。为之葬埋哭泣之节。为

之登降拜跪之文。为之品物度数之等。哀恭俭始可用。而丧与行与用。始行之天下后世而无弊。此则大人之效也。小儒不察于此。而专持美名以难天下。天下嫉其论之难至。戾者决藩而去。而懦者反情绝嗜。以求蹈夫过中之节。呜呼。孰知先王之道哉。

以士与人众较。则士大而众人小。以贤人与士较。则贤人大而士小。以圣人与贤人较。则圣人大而贤人小。小大之等差。各有所著。不可不察也。今夫世之瞽者。持杖而行于市。一杖之外。则冥然无物耳。而有目者往焉。则阊阖百货。灿然于前矣。玉于熟游之地。则可举其地之名而征其所有。至于司市之官。垄断之贾则又举其所有熟而贮之吾心。而良楛贵贱。丝毫不得遯焉。此量之不可强也。故士之与众也。大以明。小以昧。贤之与士也。大以精。小以粗。圣之与贤也。大以浑化。小以勉强。学者得吾说而思之。其可以愈进于大。而毋自隘也欤。

然则进于大者奈何。曰。天下之大与小。未有相离者也。大而不始于小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人之生也。分天之一形。则其心之理。亦祇分天之一曲。此中庸所以有致曲之说。凡大人之有形者。与小相含。大人之无形者。与小相化。由其所含以求至乎所以含。其道莫要于积。由其所化以求至乎所以化。其道莫要于扩。积之者类于富。扩之者类于贵。今夫陶朱猗顿乌氏白圭之属。天下之至富者也。然其初固非天之雨金。漓然不知其所以然而遽至于富也。铢积寸累。如桑宏羊之所为。以月以日。而后乃拥货巨万焉。王公大人。苟非席先世余荫。亦未有忽然而据高位者。积阅功阙。年月以徙。然后乃至于轩冕。故士之于学也。日为益之。而其于识也。日为徙之。益之则日多。徙之则日精。使寸田尺宅之徒。与令丞长史辈。以远于富贵自疑。则终于贫且贱。又使小康之家。与中士之职。自以为己富己贵。则亦画其所至。而于陶猗于王侯终无由至。是故广己而造大者。惟积之与扩之之为得也。

李子谓陈子曰。古君子小人之争。君子常败。小人常胜。亦知其故乎。陈子曰。知之。虽然。愿吾子说之。李子曰。今与天下共事。多助者胜。少助者败。理之常也。凡所谓君子者。直己正行。不求合于斯世。而小人者。斤斤焉。煦煦焉。惟恐一言之忤于人。故不冒触时忌。而其类以渐附而众。及其得志也。君子于小人多恕而宥。而小人于君子多忍而断。故小人反兵之谋易。而君子复振之势难。且君子苟为小人所制。则必尽道于己。听命于天。而不屑屑苟且乞哀。以全一日之命。而小人当此。又能拙身卑服。以徐图其所事。此小人虽败不败。而君子虽胜不胜也。苟君子而能用小人之道。则君子固可胜。而小人固可败也。陈子曰。嗟乎。君子安能用小人之道哉。夫大造茫昧。万物生其中者。各就其量之所能及而致力焉。使麟服车。不如羸驴。使鸾捕鱼。不如鸕鹚各



私所忌。如灰中蛆。苟非蝇鹬。焉与为徒。以逢时为技。则固宜小人精而君子粗也。且夫君子以天下为家。小人固犹之鸡犬也。人未有奋迅一决。自断其鸡犬以为快者。而狗瘦马逸。固有时不顾其主人。又何责焉。狙之伺。狸之伏。能为卑下者。其身小耳。使牛与橐驼效焉。则何所旋其躐哉。是故君子之不能为小人之道者势也。而小人之阴贼沈猜。盖亦有自成其材者。若有所受之。而以是为供职者然。不容已也。又焉容其胜败之见哉。李子叹息而去。

### 疑信

王柏心

有信有不信。信也。无不信。则惑也。有疑有不疑。亦信也。无不疑。则惑也。信可信。信也。疑可信。则惑也。疑可疑。亦信也。信可疑。则惑也。天下有是非焉。是其可是。非其可非。而是非定矣。天下无是非焉。是者以非为是。非者以是为非。而是非淆矣。适南者谓去北而南矣。俄而犹未离乎南也。适东者谓去西而东矣。俄而犹未离乎东也。臧之亡羊也以博弈。谷之亡羊也以挟册。皆大惑之类也。学者之疑信。何以异是。古之君子。虽明不如离朱。聪不如伶伦。算不如隶首。推步不如大挠。而不害为大智。惟慎其信而阙其疑也。后之君子。虽论穷六合之表。心探二气之先。著书多于五车。放失罗乎百代。而不害为大愚。惟舍其信而求其疑也。文得尚而载之。武得箕而访之。颜得孔而师之。信可信也。衍雕龙而侈之。惠坚白而鸣之。列御风而行之。信可疑也。夫身心之间。伦纪之地。若经之言。若史之言。理乱成败之机。生民利害之大。此宜求其信者也。亦既博且闳矣。今舍其昭昭而求诸冥冥。譬索白日于长夜。征飞霰于炎洲也。故曰言天地解者。谬也。言不解者。谬也。言解与不解之谬者。亦谬也。且拙于理者必伸于气。气盛则辨。辨盛则争。如市贾焉。如聚讼焉。亦安睹疑信之所从邪。然则何以专信。曰莫如存疑。何以别疑。曰莫如崇信。

### 论道学

潘德輿

宋史创立道学传。以尊周程张朱诸子。其用意至正。然其失有数端。道学即儒也。不能分轩轾而强分之。一失也。既以道学尊程朱。而程子之徒吕与叔。朱子之师刘屏山。朱子之徒蔡西山。皆不得与。二失也。道学传起于马枢。纪学仙者流。如列仙传耳。今用异术纪儒者。三失也。此皆近人已言之。吾以为又有二失。而人未之言也。经言学道。不言道学。言道学。则属文不顺。失一矣。道者。天下之达道。即五伦也。故圣人不过人伦之至。三代立学。所以明人伦。盖无学不在其中。今作史立道学一门。则似学之涂至多。而此诸人专以道为学。世人见之。遂真有不以道为学者。名为推崇道学。实视学为广。视道为

狭。于圣人劝学以修道之旨。隐相刺谬。明邵氏宝曰。宁为真士夫。不为假道学。一似真士夫非道学。其于立言。亦宋史名目之偏。有以启之。至于今日道学之名目。遂为世诟病。然则宋史之贻累于道学。岂有穷哉。失二矣。或曰。宋史道学传之失既如此。使其沿史记例以儒林赅之。不亦可乎。曰。此未易以一二言尽也。凡史之例。曰循吏儒林酷吏游侠佞幸滑稽日者货殖。肇自史记。而列代之史官。或因而不革。或革而增之。吾皆以为纷纷然无当于史法。何则。史记人事者也。书其人之事。则其是非之实。自昭灼不可掩。何须先立名目以自申解。一立名目。区别繁琐。必有数失。即如循吏儒林。虽至美之名。而其人行事。不尽于此。吾以入其中。则此传为失实。如子产之言行。在春秋时无与伦比。而以入循吏是也。一矣。若其人尽于此。而在不立名目之列传中者。则他列传为失实。如贾谊董仲舒王吉。乃汉儒之冠冕。转不入儒林是也。二矣。即两者均有辞可解。而既仕未有不当列循吏者。既学未有不当厕儒林者。果不当入。则其仕其学。又何以称。将毋不入此者。皆酷吏乎。抑皆万石君之无文学乎。欲矫其弊。则循吏儒林。又将多不胜纪。进退均失实。三矣。况夫游侠滑稽日者货殖。以及后世方术释道之流。何足立传。必以传为赅备。此司马迁之所以为好奇。晋书南北史之所近于小说。而失史官纪要之实。四矣。佞幸奸臣。关系天下之故。似不可以不立传。而其不在此传者。如江充即佞幸之尤。而汉书不入佞幸。宋史奸臣传无史弥远。入者不失实。而出者失实。五矣。道学儒林之分而失也。人知之。儒林文苑之分而失也。人不知之。何也。文之无益于天下者。浮文耳。不足言文。即不足立传。而如宋史之贺铸秦观周邦彦。皆词客耳。其文何益于天下。然既以文苑立名。不得不旁搜及此也。失六矣。若其有益于天下之文。或论经。或论政治。虽文人。亦儒术之所赖也。如宋之苏洵。明之归有光。屏之儒林以外。转不及孤守一经之章句。而其书并不足传者。何也。失七矣。文苑既多载浮靡之人。世之不足以明道而无志于为儒者。皆将自恃其文。谓异日必得一佳传。可以不朽。如唐书文苑之沈佺期宋之问辈流者。益轻佻邪佞。无所不争。簧鼓其淫辞。以害风俗政事。此尤失史官善恶之实。八矣。

凡此八失。皆列传之分名目累之。不若悉从埽除。择其事之多而有系于天下者。立传而已矣。其事相连品相类者。则相次而已矣。何为纷纷然哉。且史之大例有四。纪传表志也。表以纪年月。纪国纪官志以纪事物制度名目。不可省也。纪传不然。书君臣之善恶焉耳。而纪于帝王之明闇仁暴。未闻著名目。何独于传而析之。或曰。子谓道学儒林诸目之宜削也。而后世之儒。将错出而不画一。又何以裁量之。曰。微子间。吾固将及此。窃谓古有八儒。今有三儒。八儒者。如子思子张子夏之数。分所不必分者也。今之三儒亦然。三儒者。一曰

郑孔氏之儒。诂名物。二曰程朱氏之儒。讲义理。三曰陆王氏之儒。言心性。夫儒虽有三。圣一而已。诚以孔子之言为准。则三儒者皆可以相通。而可以相掇。不然。各是其所从入。彼此迭胜。入主出奴。则不独儒与异端敌。而儒且与儒敌。是皆儒之大害也。夫郑孔之诂名物。博雅详核。而不免于碎而杂。陆王之言心性。简易直捷。而不免于虚而浮。各得孔子之道之二三而已。程朱之讲义理也。持其大中。本诸心性。不废名物。其于人也。如日用之布帛菽粟焉。特其诠释群经。识大而略小。自信而好断。不能合乎经之本旨者。亦有之矣。孔子之道。殆得其五六焉。宋元明之宗程朱者。直欲取郑孔陆王而废之。既失之拘而不通。而明末之宗陆王。近人之宗郑孔者。又别立一帜。嗤点程朱为好多而不博。又岂不大谬哉。孔门之学者。立乎三千载之上。已察其必有此患。故于论语特着之。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郑孔之经学。所谓博学切问也。而未尝内求夫笃志近思。陆王之心学。所谓笃志近思也。而未尝外包乎博学切问。程朱兼之。故直接思孟之统。特于道有所未尽焉耳。学者诚能以程朱之义理为宗。而先导以郑孔。通其训诂。辅导以陆王。求其放心。庶有以掇程朱之小失。而道学之真可见。而道学之名。目愈可以不立。夫道学为生民之所以立命。其名目尚可以不立。而况儒林循吏诸目之纷纷乎哉。

持平之论。能除一切门户结习。以所论系道学宗旨。广征名目。以着殊途同归之理。与文学类中。辨道学儒林立传数篇。专论史例者不同。故自不嫌错出。在读者观其会通焉。

### 辨道论

方东树

佛不可辟乎。辟佛者。辟其足害乎世也。佛可辟乎。害乎世者。其人未可定也。世之辟佛者。夷佛于杨墨矣。孟子之罪杨墨也。为其无父无君也。由无父无君。而驯至弑父弑君。故曰辨之不可不早辨也。则以罪杨墨者罪佛。亦将如是云尔。春秋之事。可考而知矣。其时杨墨犹未有也。而乱臣贼子。已接迹于鲁史之书矣。故孔子惧而作春秋也。商臣赵盾崔杼之祸。固非由杨墨而致也。汉之事可考而知矣。传言明帝时佛法始入中国。而王莽已生乎其前矣。其后若董卓。若曹操。可谓无父无君之尤者矣。而莽与卓与操。固不习乎佛之教也。今郡县小者不下数十万人。此数十万人贞邪不一。而极其行恶。至于无父无君弑父弑君盖不多有焉。今谓不多有之无父无君之人之必在于学乎杨墨与佛之人。而习儒者。无不出于忠孝也。虽好为异者。亦莫敢主其说。汉高之甘心烹父以取天下也。以为为民。则固已倒矣以为为富贵。则狗彘之不若也。其后若杨广若刘守光若李彦珣。或手刃其父。或亲集矢其母。皆汉高之实启之。佛固不忍为此矣。儒者不以风俗人心之坏罪汉高。而以蔽于佛。是谓真蔑其君父者为可

原。而以其迹之疑于是者为必诛。此不知类之患也。乡有富人。积财货万亿。阡陌庐舍。不可籍纪。俄而富人死。其子弗能偏稽也。其奴之黠奸者。日相与荡覆之。其子弗知其奴之所为也。则以为其邻实盗之。而亦无以明其盗之实也。但以其迹也而疑之。因苦讼之。外盗之实不可定。而其奴之盗日益甚。士不明乎道。而以辟佛为名者。皆富人之子之类也。君子者。理之平也。富人之奴。荡覆其主之财而无罪。而以形书诛邻人。非圣人之法也。天下之物。有其极至者。则必有其次至者。以与之为对。月之与日是也。彼佛者。亦圣人之月也。莫得而加也。亦莫得而去也。佛本西国王子。捐其位势而弗贪。去其富贵而弗处。苦身积行。林栖本处。数十年以求至道。有大人之诚而不以立名。与天合而未始有物。鬼神无以与其能。帝王莫敢并其位。使圣人见之。亦且礼之。况未至于圣者乎。且佛之为行甚苦。其为教甚严。椎拍輓断。泠汰于物。故曰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非夫豪杰刚忍道德之士莫能由也。今人颀滑颠冥。慑势荣利好色。虽佛招之。固莫从之。而奚待于辟。山之东有国焉曰齐。山之西有国焉曰晋。江之南有国焉曰楚。关之中有国焉曰秦。其余济清河浊。裂采限封。各固疆圉。其水土不齐。其言语不齐。其风俗好尚政教不齐。自王者视之。皆以其理乎吾民而已。列国者务日争相寇。日寻于难。势不能服。而兵争不已。及至于秦。恶其争也。悉罢其封建而邵县之。然后天下统于一。老庄杨墨佛者。秦楚齐晋也。言语风俗之不齐。则道术之各异也。自其一而言之。皆大道所分着。而儒者特为罢封建之秦。然封建虽废。天下虽一。而列国风俗言语不齐如故也。天能覆而不能载也。地能载而不能覆也。耳目鼻口各有所明。不能相通。必欲比而同之。其势固有所不可也。

既天下皆知有王。则列国之俗各有所习。皆有所宜。固无庸革也。既学者皆知有圣。则百家之说。各有所明。时有所用。固无庸废也。曰。孟子曰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然则孟子非与。曰。孟子之时。世衰道微。邪说横作。充塞仁义。杨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着。譬齐楚秦晋强。而侵弱乎周也。诸侯强。天子弱。其势足使天下不知有王。故曰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岂好辨哉。不得已也。由周而来至于唐。千有余岁。圣人之道不明。唐承魏晋梁隋之敝。自天子公卿。皆不本儒术。士大夫之贤智者。惟佛老之崇。韩子怀孟子之惧。而作原道。盖犹之孟子之意也。及至五代。王道不行。君臣父子之纲几绝。宋兴。佛学方炽。圣教未明。欧阳子忧其及于后世也。故作本论以辟其教。盖亦犹韩子之意也。故在战国之世。不可无孟子。在程朱之前。不可无韩子欧阳子。今生程朱之后。而犹执韩子欧阳子之言以辟佛老。必为达者笑矣。故君子立言。为足以救乎时而已。苟其时之敝不在是。则君子不言。故同一言也。失其所以言之心。则言虽是而不足传矣。故凡韩子欧阳子之所为辟乎佛者。辟其

法也。吾今所为辟乎佛者。辟其言也。其法不足以害乎时。其言足以害乎时也。则置其法而辟其言。其言亦不足以害乎时。而为其言者。阳为儒。阴为佛。足以惑乎儒。害乎儒。其势又将使程朱之道。乱而不复明也。则置其佛之言。而辟其立乎儒以攻乎儒之言。以孔子为归。以六经为宗。以德为本。以理为主。以道为门。旁开圣则。蠢迪检押。广而不肆。周而不泰。学问之道。有在于是者。程朱以之。以孔子为归。以六经为宗。以德为本。以理为主。以道为门。以精为心。以约为纪。广而肆。周而泰。

学问之道。有在于是者。陆王以之。以六经为宗。以章句为本。以训诂为主。以博辨为门。以同异为攻。不概于道。不协于理。不顾其所安。鹜名干泽。若飘风之还而不觉。亦辟乎佛。亦攻乎陆王而尤异端寇乎程朱。今时之敝。盖有在于是者。名曰考证汉学。其为说以文害辞。以辞害意。心而任目。剽敝精神。而无益于世用。其言盈天下。其离经畔道。过于杨墨佛老。然而吾姑置而不辨者。非为其不足以陷溺乎人心也。以为其说粗。其失易晓。而不足辨也。使其人稍有所悟而反乎己。则心翻然厌之矣。翻然厌之。则必于陆王是归矣。何则。人心之荡而无止。好为异以矜己。迪知于道者寡。则苟以自多而已。方其为汉学考证也。固以天下之方术。为无加于此矣。及其返己而知厌之也。必务锐入于内陆王者。其说高而可悦。其言造之之方。捷而易获。人情好高而就易。又其道托于圣人。其为理精妙而可喜。托于圣人。则以为无诡于正。精妙可喜。则师心而入之也无穷。如此。则见以为天下之方术。真无以易此矣。故曰。人心溺于势利者可回。而溺于意见者不可回也。吾为辨乎陆王之异。以伺其归。如弋者之张罗于路歧也。会鸟之倦而还者必入之矣。曰天下之是非亦无定矣。陆王既以其道建于天下。而吾方从而是非之。其谓吾之是非。为足以定乎彼之说耶。虽定其说矣。庸讵有毫末增损于道乎哉。然而不得已而辨之者。君子之立言。为救乎敝而已。

扬雄有言。于荀卿见同门而异户也。彼其非之。固莫同也。此其宗之。奚以异乎。孔子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所从入之涂不齐则不谋。故小人在利若水。君子在势若水。水也者。其源异。其委一也。陆王程朱同学乎圣。同明乎道。同欲有以立极于天下。然而不同者。则所从入有顿与渐之分也。何谓顿渐。佛氏言化法四教有顿渐。犹箕子所云高明也。沈潜也。程朱者取于渐。陆王者取于顿。顿与渐互相非而不相入。而不知其原于三德也。人之生得全于阴阳之性者圣人耳。惟圣生知。似顿而不可以顿名也。其次不毗于阳。则毗于阴。其性如火日之光而无不照也。而稍速则毗于阳者也。是顿也。其性如金水之光而无不照也。而稍迟则毗于阴者也。是渐也。则皆次于生知者也。传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以其学而言。曰性曰教。以其候而言。曰

顿曰渐。回其顿乎。参其渐乎。然而孔子立教。顿非所以也。孔子立教。必以渐焉。论语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中庸曰。君子之道。譬如行远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其列诚之目五。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颜子之照。邻于生知矣。而夫子教之。必曰博文。必曰约礼。及颜子既见卓尔。而追思得之之功。叹以为循循然善诱人。则夫子立教。不惟顿之以。而惟渐之以。亦明矣。并曾子而闻一贯者惟子贡。而子贡之言夫子。曰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故以实则颜渊子贡贤于陆王。以迹则陆王贤于颜渊子贡。且夫由颜渊子贡而至陆氏。是千年而后生也。由陆氏而至王氏。是数百年而后见也。古今学者不绝于中。则渐之所磨以就者多也。渐者上不至颜渊子贡。而不至欲从而末由。下不至下愚。亦可攀援而几及。是故程朱之道为接于孔门之统者。惟其渐之足循。而万世无弊也。且夫顿之所得者。心悟也。悟心之妙。上智之所难明。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明。则中人而得与焉矣。为其德之弗明也。而教之以明德。今以德之不明。而绝于明之望也。则其于教亦反矣。故圣人之教如天。陆王之教亦如天。圣人之教如天云者。苍苍然东面西面南面北面。立于地而无不见也。陆王之教如天云者。天不可阶而升。则将永为凡民焉以没世耳矣。虽然成陆王之过者孟子也。子贡之称夫子曰。夫子之不可及者。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公孙丑之称孟子曰。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何不使彼为可几及。而日孳孳也。公孙丑之言。则适得孔子之意。而孟子引而不发。余故曰成陆王之过者孟子也。孟子学乎孔子而正其统。陆王学乎孟子而流于佛。夫孟子于孔子。不可谓有二道也。而其流已如此。则百家所从分之异路。往而不返。何怪其然也。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孟子之言也。而陆氏之学。执之以为之术。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亦孟子之言也。而王氏之学。执之以为之术陆氏王氏学乎孟子。则可不谓有大扬摧乎。奚遽入于佛。入于佛者。非允蹈之也。说不免焉。

夫有官而后有职。有职而后有事。事举而职修。则立之说也。为思言之也。今其言曰。墟墓生哀。宗庙生敬。是奚待于思乎。而先立之又非也。直指心体先立乎此。然后下学若是。则知行之序已倒也。易曰。知至至之可与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程子以知至为致知之事。知之在先。故可与几。知终为力行之事。守之在后。故可与存义。此学之终始也。知食之足以已饥。而后农夫耕稼以继之。知衣之足以御寒。而后红女织以继之。陆氏基址之说是也。惜所以

为之基址者非也。先行而后学以补其知。故曰其序已倒也。且先明乎善。而后能实其善。中庸之悖也。明乎心而无不明。而无事下学者。佛氏之教也。若夫明乎心而犹有未明。犹待于下学。此陆氏之创言。本于佛氏带果修因之说。非中庸之悖也。书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人心道心并举为辞者。尧舜之言也。程子之言曰。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朱子之言曰。道心常为主。而人心听命焉。二子之言一家之说耳。今王氏于程子则是之。于朱子则非之。是乎所是。吾既知其是矣。非乎所非。吾亦知其非也。呜呼。是所谓未成乎心而有是非。将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也。道心即天理。人心即人欲。道心人心。不容并立。故道心常为主。而人心自听命焉。今其言曰。人心之得其正者为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为人心。安有天理既为主。而人欲复从而听命。呜呼。是欲明人心道心之非二。以就其转识为知之指。直所言之迂晦有不可解耳。儒者之于心也。见为二而主于一。见为二。故有听命之说。佛氏之于心。亦主于一而见为一。见为一。故有迷悟之言。王氏之于佛。则可谓同与。盖佛之教。端末虽异于儒。至其论心之要。退群妄。着一真。精妙微审。非圣人莫能辨也。然则儒何以不由之。固不可也。且夫王氏之学。既以合乎佛。而又必混于儒。全乎佛。而凡说之羽翼乎佛者。吾不复辟焉。混于儒。而凡说之冒乎儒害乎儒者。吾方且论之。人之情有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惧曰爱曰恶曰欲。七者一有不节。则失其中。失其中。而人心肆焉矣。故曰有所亡。有所甚。直情而行之也。圣人者。动而处乎中。贤人者。求而合其中。故曰。虽有上圣。不能无人心。惟退而听命焉。斯发而中节耳。且夫动而处中者。不数数也。古者谓之天而不人。今欲以此为学者率。使天下法。则是性无三品也。夫不考性之有三品者。亦孟子之过也。何以明其然也。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可以为尧舜云者。是瓦石亦有佛性之说也。以实言之。孔孟及佛。及陆王。其等不同。其皆得乎性之上也同。惟圣人知人性之不能皆上亦不皆下。故不敢为高论。而恒举其中焉者以为教。此所以为中庸也。孟子陆王则不然。以己之资。谓人亦必尔。虽曰诱之以使其至。而不顾导之以成其狂。故观于孟氏之门。检押斧械蔑如也。攀龙附凤。巽以扬之。益寡矣。陆氏方河决而天蹕。其御心。犹役如隶也。然扇讼发明。上于心之精神一语。可谓率矣。及至王氏。一传而离。再传而放。不亦宜乎。故自孟子陆王至今。远或千年。近者数百年。而不闻复有孟子及陆王者。则孟子及陆王。固自由天授焉。

夫以千年数百年。而止有一孟子陆王。则是孟子及陆王。固不能人人皆尔。而孟子及陆王。必谓人皆可以为己者。其意甚仁。而其实固莫得也。则皆过高而失中焉之过也。陆氏王氏其取于孟子也。同其流而入于佛也亦同。而王氏之说弥甚。惟其人心道心之辨。执之者坚也。吾为辨其异。指其失。而其是亦出焉

。无任来者警乎以智孽为雷同也。夫谓心惟一心。非有二心。佛氏之恠。不可谓非妙契也。斯而析之。古今之明。吾未见议之所止也。吾尝致思焉。而能语其故矣。夫所谓一心者与生俱生。人皆有之。然固失之六合之里。四方之内。往古来今放而不知求者几千年矣。尧舜也。孔孟也。程朱也。是迪明者也。若告子。若老庄。若佛及陆王。亦克尸而享之。因号而读之。是故尊言之曰道心。实言之曰明德。要言之曰仁。质言之曰本心。径言之曰生之谓性。悟言之曰本来面目。邂逅于墟庙。而谓之基址。省识于亲长。而谓之良知。则皆此物也。则皆常亲覩而有之也。顾孟子以上。所覩者有四端之物也。告子及佛。所覩无一物者也。故一以为义外。一以为一丝不挂也。是以其说不可由也。孟子所覩。告子及佛终身不覩。告子及佛所覩。数千年覩之者未数数也。陆王者。有以及于告子及佛所覩矣。而又望见圣人而未审。故犹影响未底于真也。虽然。又有辨。孟子言本心云者。指道心而言之也。其言放而不知求。则以有人心之故也。人心乍出乍入。实止一心也。宋有女子读孟子出人无时莫知其乡。曰是孟子也。殆未知夫心者耶。夫心则乌有所出入耶。程子闻之曰。是女子也。虽未知孟子耶。其殆庶几能知夫心者也。夫心固不可谓有出入也。女子者。习于佛之学。直指夫道心。而因蔑其人心。故谓心无出入也。程子之意。则谓出入也者。以操舍而言之也。心固无出入也。心之在人。名实昭然。然自佛释氏以来至于今。儒者辨说百端。卒未有识其为何物焉者。昧昧然。罔罔然。盖数千年弗着弗察焉也。故或以体言。或以用言。或以合性与知觉而有其名。言其言心之名象。精至此而止矣。而卒莫能着其实目为何物焉者。是故达摩欲安之而无可安。神光欲觅之而不可得。阿难七处征之而莫能定。皆同此昧昧罔罔焉耳。吾尝深体之。夫所谓心无出入者。谓肉团心也。彼析其义而未得。又以肉团心无出入。其言近痴。非精妙不能动人。因诬以被之神明之心。而谓其无出入。欲使人求之。以为至道之所在。庄子之若有真宰而不得其朕也。苏子瞻之凡思皆邪也。子由之本觉自明也。文信国高景逸之放大光明也。皆同此昧昧罔罔也。是故女子及王氏所见无以异此。而世之小儒。方将抓其唇而吹其焰。是乌足与语真知之契乎。是故心之为号。一言者实体也。而尧舜二言之。何也。曰。儒与佛所言心。皆谓神明也。神明有出入。则有人心道心之分。而佛氏直指道心。因诬谓无人心。遂诬谓无出入。甚而并心亦诬之谓无。而相与苦守一空。而尊谓之曰真如。呜呼。此求圣人从容中道而不得。因歧而迷惑之至如此。可怜哉。其莫有觉而已其迷者也。

尧舜孔子。以道心人心出入言之。其为解至确。而其为方甚密。惟不敢忽乎人心也。有人心而后有克治。有克治而后有问学。有问学而后有德行。勤而后获。及其获之也。乃其所固有也。贞固不摇。历试而不可渝。若夫所谓一心者。



转乎迷悟而为之名也。转乎迷悟而为之名。转者一。其不转者又一也。顿悟者。迪乎悟而为之名也。迪乎悟而为之名。悟者顿。其不悟者。顿不顿终莫可必也。然则所谓顿者未尝顿。所谓一者未尝一也。虽然。此其大介也。若夫彼学行业名实之所立。又非小儒羸学所能历其藩。了其义也。吾尝学其道而能语其故矣。盖彼所谓顿悟云者。其辞若易。而其践之甚难。其理若平无奇。其造之之端。崎岖窈窕。危险万方。而卒莫易证。其象若近。其即之甚远。其于儒也。用异而体微同。事异而致功同。端末异而砥乎无妄同。世之学者。弗能究也。惊其高而莫知其所为高。悦其易而卒莫能证其易。徒相与造为揣度近似之词。而影响之谈。或毗之谓吾能知之。或呵之谓吾能辟之。以是欲附于圣人之徒。而以羽翼乎大道也。而其说愈歧矣。夫惟不能无人心故曰危。惟不能常道心故曰执。今曰道心之外。不可增一人心也。又曰天理在吾心。本完全而无待于存也。呜呼。谈亦何容易耶。未尝反躬。故其言诬。未尝用力。故其言僭而不可信。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及请其目。则告之以非礼勿视听言动。今日学者但明理。理纯则自无欲。呜呼。为此言者。是求胜于尧舜孔子也。不辨乎此。则天下之真是。何所定哉。此仍即原道本论之悞。但韩欧所辟。特佛之粗。其失人人皆知。在今日无容更言。吾所辟为佛学精微。宋明以来。学者之弊在此。虽非今日切害。然吾以今时汉学粗末之转步。必入于此。故豫为坊之。其两引孟子。固以陆王公案所在。亦本程子言孟子才高。学之恐无把柄意。挥发之。如此。首尾一线贯穿。但行文太播弄。恐不为人所察。聊复自言之。

仪卫轩集多曼衍恣肆之文而议论每涉偏激是篇尤播弄自喜骤难得其指归观自注数语不以辞害意可耳

### 思而不学论

#### 易本焯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又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窃惟圣人垂训。皆即其人所有之病而攻砭之。未有凭虚立论者。子之言思也。曰无邪。曰慎思。曰君子有九思。曰再斯可矣。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曰思不出其位。其示人以思之道如此。圣门诸贤。学而不思者或有之矣。若思而不学未之有也。虚无之习。始于晋人。心学之说。起于宋代。圣门固未之有也。然则夫子所谓思而不学者。将何所针砭乎。及读至下章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忽悟曰。我夫子殆为西方之圣言之乎。夫佛氏称定慧。称圆明。冥心顿悟。虚无寂灭。正所谓思而不学者也。或疑春秋时尚无佛教。然余观周书记异。佛生于周昭王二十四年。太史苏由言大圣人人生于西方。列子又云。周穆王时西极之国有化人来。是释迦之生。已在昭穆之世。并非鲁庄时。虽传闻不一。然在孔子之前无疑也。又隋书经籍志。自汉以上。中国未传。或云久已流布。

遭秦湮没。意者大雄氏之说。中土已有所闻。如老子五千言。彼时亦流于西方耶。圣人之言。似明有所指也。盖自古天地大运。至周而分。三教圣人。皆生于其时。释迦老聃。亦天生神智非常之人。孔子亦知后世有述矣。彼其聪明神悟。实可以一空诸有。自含万象。诚非寻常思议所及者。大圣人无常师焉不学。老聃。亦尝问礼。安知所云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者。非我夫子尝亲一试之。而并非设词乎。然而课虚叩寂终涉杳冥。徒为疲殆。古注解殆字如此不如学之实有据依。可以修己治人也。且释迦生荒邈之域。其地本无典籍。以其聪明超悟。自可不待学而能独辟一途。若吾儒生中国唐虞之后。诗书礼乐具在。循之则治。违之则乱。非可徒以思悟自立者。思而不学。亦唯释迦能之。世人学之。未有不入魔道者。故子一则曰无益。一则曰则殆。而即以异端目其教。以斯害诫其人。所以为天下万世防者至深且远。南宋以后。禅学之害直中儒者。视昌黎之所辟犹其浅耳。宋儒言佛氏之害甚于杨墨。以为害在杨墨后耳。岂知圣人所斥为异端者正指佛氏。而非杨墨哉。不然。思而不学。试问七十子中。孰是其人乎。云曾子之学独用心于内者。此谢上蔡之禅说。唐以前无此名目议论也。试问春秋列国。孰是其人乎。杂学有管晏矣。外教有原壤子桑伯子。然非思而不学之人也。即清静如老聃。亦尚非思而不学之人也。惟大雄氏之冥心顿悟。乃其人耳。即彼教言之。姚秦时。鸠摩什所译内典甚多。及达摩西来。但得大意。不立语言文字。并彼教之说而一扫之。岂非思而不学。固彼中之宗旨如是乎。若曰。圣言广大至诚前知。为后世空谈心学者戒。是固然矣。然而何以有异端之目。索隐行怪之语也。此非明指西方之人而何。

### 经通序

周悦让

昔之诂经者曰正义。岂非以义有未正。即经不可得而明乎。顾义有大有小。其大义。则所以造道者是已。群言淆乱衷诸圣。于易曰大过。于春秋曰天子之事。曰乱臣贼子惧。曰知我罪我。于礼曰立。于诗曰思无邪。曰言。曰兴观群怨。曰事父事君。曰达。曰专对。是其大义者矣。然义有无待于正者。有未尝无义而不得为正者。有不必得其正而不得谓无其义者。如书之虞夏商周代各殊。典谟誓诰篇各异。礼之天地春秋各为官。吉凶宾嘉各为仪。虽不善读书者。亦不至迷其指归。此不待正者也。他如春秋之尊攘褒贬。诗之贞淫美刺。虽未必得其正。苟通乎大义。则皆有以合乎圣人之道而无所悖。故亦不必非也。若夫以五际言诗。以三科九旨言春秋。以游魂归魂言易。则虽有其义。固不可谓之正矣。义之小者。则篇章字句是已。字必有不可假借之义。句必有不可移易之字。章必有不可妄断之句。篇必有不可增减之章。此皆先圣所手定。诸贤所面受。自汉以来。诸儒以家法为训诂。自唐以后。诸儒以考订为发明。其有不合

者亦希矣。然而校书如尘。拂而旋集。人心有知。温而日新。稽古同天。字无定义。爰奚周割。句无定字。鸿鴈来宾。咨冬祈寒。章无定句。击石拊石。洪大诰治。篇无定章。凡如此类。更仆难悉。误解复子而总己为居摄。误合唐棣而与权为反经。误举神道设教而天书兴。误解国服为息而青苗作。然则章句文字。其于造道。亦万分之一也。安得不惟此为兢兢。猥以矜奇固陋之见乱之也哉。尝谓必明于圣人之性情。而后其诂字句也不流于穿凿。必明于字句之义训。而后其绎圣言也不涉于支离。小大之义一以贯之矣。某小知不及大知。然自束发受书。于大义未融者。必谛察字句以观其会通。于字句未安者。必审测乎圣心以合其宗旨。本书弗得。则为旁征诸他经。注疏未详。或别紬绎夫旧闻。然后知诸经奥义固明见于经文之中。而读经者恒熟视若无睹。先儒旧说每散见于注疏所引。而诂经者每迁地而若忘。某因而通之。法可以一经通群经。可以一代通数代。可以今制通古制。而未尝敢以己意厕乎其间。凡以求无失夫正义而已。爰纂其略。名曰经通。是或亦治经家之一法也。于戏。童而习之。今已颁白。千虑之一。具录于牒。文成数万。其旨数百。罔敢凿空。皆繇实测。隅反于举。柯睨以则。我思古人。庶云心获。傥曰不然。请来哲。

#### 与张皋文论文质第一书

吴德旋

昨过足下。读所著文质论一首。议论笔力。与明尤相上下。矫矫乎振时之杰也。虽然。仆窃有疑焉。忠信之谓质。而简非质。礼乐之谓文。而度靡非文。文与质必相为用。然后可以同民心而出治道。商尚质。周尚文。尚之云者。犹言意之所贵焉耳。非谓文质有偏重也。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使商之质胜于其文。周之文胜于其质。何以见圣人治天下之大用哉。故夫文质有偏重者。皆有叔季之世之为之也。周末文胜。时人求礼乐于玉帛钟鼓。而不知探其本。故夫子曰。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夫以先进视后进。则后进为文。先进为质矣。而其实夫子所称先进。乃文质彬彬之君子也。此可以明尚质尚文之说也。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谓也。三代之后。礼乐不兴。教化不行。其病在于未知有文。逮至老佛之徒出。去其君臣。弃其父子。以求所谓清净寂灭者。天下之人乐其说之诞而从之。则并不知有质矣。足下徒知老佛之以其术愚民。而民之乐为从也。曰。此足以见民之恶文。而欲反之质也。其信然与。其不信然与。足下之言。虽未尽轨于理。而文自卓卓可传。如曰。吾之文将以明道也。有一言焉不衷于道。则文宁不传。则非仆之所敢知也。足下之才与学。仆所望而不及者。抑心所谓疑。不敢不告也。书此以问足下。并质之子居。其必有以教我。幸赐裁答不宣。

#### 与张皋文论文质第二书

吴德旋

皋文足下。仆见足下前所著文质论。词旨深远。猝难以明。辄敢疏其所疑以相质。欲因以畅引足下未发之旨。蒙赐答书。所以教仆者甚详而至。仆学浅识卑。即欲有言以益足下。譬犹挹勺水而注之河。其不足当有无之数也明矣。怀不能已。复有所陈。伏赐览观焉。足下之论。大旨以为礼乐者道之器。文质者礼乐之情。范其过中不及而一于道。所以教士。视其将入者而防之。视其既敝者而矫之。所以为民。故其势不得不偏重。夫圣人之教人也。以身先之。故不令而行。未有歧教士与民而二之也。如歧教士与民而二之。吾不知圣人之所以自为者奚若也。从其教士者耶。则是未尝偏重也。从其为民者耶。则是圣人乃自处于过中与不及也。而岂其然哉。又云偏重而既至其平。则圣人又将有所变焉。不幸而无圣人。则其重遂日积而不可止。此又仆之所大惑者也。夫既至于平是一于道。一于道。是胥天下而为文质彬彬之君子矣。谓非圣人之所以大愿乎哉。曷为乎又将有所变焉也。在足下之意。固以为视其将入者而防之也。然试忠商周得天下之初。其时文质果已至于平。而圣人从而变之与。抑不免于偏重之为患者与。仆云忠信之谓质。礼乐之谓文。而足下非之。在仆则固自有说。子曰绘事后素。子夏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传曰忠信之人可以学礼。孟子以事亲从兄为仁义之实。而言礼乐。则曰节文斯二者。乐斯二者。仆之为此言。未尝盩于孔孟之旨也。先进之于礼乐。以忠信为主。而礼乐辅之以行。故文质得其中。后进之于礼乐。则徒袭其虚文。而无有忠信以为之主。故不可从也。足下又何疑于先进后进之于文质哉。且尚文尚质云者。圣王当日不过流示之意焉耳。岂尝噤然自号于人曰。我尚文乎。尚质乎。夏商之政。其详不可得而考矣。至于周则周礼仪礼。其书具在也。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又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夫以夫子之圣。而曰从周。则非从其胜质之文可知也。吾以是知非周之偏于文也。周非偏于文。吾又以知商之非偏于质也。盖质者百世不可变。若夫文则因其时以斟酌损益之。而使之称于质。斯已矣。足下无泥于一质一文之说也。君子之立论也。定一意焉以为之主。虽百变而不离其宗。而要之在使人可信。足下之意。大要以周之衰。民敝于文。自周以来。天下之势。未尝一日不欲反于质。特无圣人以善其后。故使异端得以乘其隙。夫老佛之道。矫于文而丧其质者也。矫于文而丧其质者之足以为天下害也如是。而足下犹云矫枉者必过其直。毋乃强焉以口给御人。而自忘其说之颇乎。足下云。吾之所谓反质者。固将从兴礼乐始。由足下之论言之。如此则甚似而几矣。然反质云者。对民之敝于文而言也。后世之民既相与自去其文。尚何反之足云乎。且夫君臣父子。固不可即以为质。而舍君臣父子。则又别无所以为质。质之不存。文将焉附也。质先而文后。此自古圣人不易之定说也。

佛老去君臣。弃父子。尚得谓存其质者耶。吾之以民之从佛老为不知有质者。其说如此。而曷尝与礼乐为文质耶。仆于道茫乎未有得者。足下望仆讲求其非。以趋所是。仆故不敢自退。伏愿详察而审思之。务使合于孔子之道。幸甚。不宣。

### 与吴岳卿书

姚莹

岳卿四丈先生足下。顷友人自南雄还云。足下欲于连阳事竣。即息心读书。莹闻之甚喜。海内豪杰之士多已。莹耳目至隘。犹得屈指某也贤。某也才。其耳目所不及者。亦得大略想其风望。盖魁奇雄杰。往往不乏。至若志气纯明。践履贞白。又能虚中求善。或未有如足下者也。虽愚者千虑。亦复何所赞益哉。然惟足下素有克己之功。兼以求善之笃。以莹鄙陋无似。向承爱纳最深。义不当不有所陈白。惟裁察焉。窃意未悉足下所欲读者何书也。将以平日所求古人之学更加讨论乎。抑将求进于科举之学乎。今天下彬彬。可谓同文之盛矣。然窃有慨焉者。非士不读书。而读书通大义者罕其人也。夫读书不通大义。与不读同。为学不法古人。与不学同。二者不可不择也。古之学者。不徒读书。日用事物出入周旋之地。皆所切究。其读书者。将以正其身心。济其伦品而已。身心之正明其体。伦品之济达其用。总之要端有四。曰义理也。经济也。文章也。多闻也。四者明达谓之通儒。其次则择一而执之。可以自立矣。后世学术纷裂。纯杂多门。然一艺之成。咸足通显当时。称名后世。未有猥俗浅陋。如近日科举之学者也。国家立法之始。原以正人心。厚风俗。使学者服孔氏之遗经。鉴往代之正史。旁逮天文律历诸子百家之言。皆习而通之以底于用。故三场试以制义。并及诗策。所以求通才收实效也。意岂欲天下之人。尽弃经史子集百代之书。第取所谓鄙儒论说。与夫先辈及近时应试举之文穷年殚精唔摩拟而已哉。自世之操选举者。不能以此意求士。苟以新奇浮华为尚。士人读书惟知进取为事。不通大义。不法古人。风气一坏。如江河之决。不可复挽。有志于学者。纵不能塞其流。亦不当更逐其波也。足下资性明笃。素自拔于流俗。读书为学。具有古人之风。所作诗文议论。皆极高旷。每叹为不可及。然窃有感者。似乎犹有科举之见。此非所望于君子也。夫士人进身之正。舍科举无由。岂谓不讲然后为学哉。鄙意以为讲之有道。不必如世之所云也。今使足下口不绝吟于诗书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诸子百家之编。轨必遵乎仁义。说必准乎儒先。因端以竟其委。沿流以讨其源。若游乎江海之广。不知其至也。以日而以年。当其未得也。茫乎东西之无极。及其有获也。恍乎左右之逢原。当其难也。发一虑而多窒。及其易也。纵千言而沛然。以求义理则甚精。以求经济则甚实。以求文章则甚茂。以求多闻则甚广。科举之学。出其绪余而已足。又

何全力之攻焉。况乎科举之功。浅而易通。以足下素所制作。即已甚工。所以未得志者。非术之未至。或时有未逢耳。又何疑乎。尝谓士人进取。固不必为必不遇之文。亦断不能为必遇之文。惟以吾之可遇者。俟彼之取否可已。莹于此事。尤所云猥俗浅陋。并未能至于可遇也。徒以家遭中落。身遭迍邅。不得已而汲汲求之。若足下夙事帖括。既已有功。而身势又非艰迫。父兄彪炳上第。子侄又辉映而起。家虽贫乏。有仕宦者足以养其身。非莹之比也。犹虑进取之术未工。更求精进。岂真以一第为荣哉。有以知足下之不然也。未进身固有所由。然既进正复可虑。平素无所蓄积。一旦茫然决裂者多矣。足下贤者岂有此恨。然愿于古人之学。更有充益。科举之学。第勿荒废而已。异时所学既成。登进于上。使天下之士。谓读书学古。固无妨于进取者。自足下始。则所谓不逐其波者。未必非所以塞其流也。其有功于人心风俗甚巨。岂非足下夙昔之志愿者哉。不揣狂直。幸垂听焉。

### 再覆赵晋斋书

曹肃荀

阁下手书。承教良多。论学谈心。出自躬行心得之口。倍令神悚。而其间有鄙意所未喻者。不得不反复叩之。以发阁下之洪钟也。物则民彝。生人皆有。圣贤非有余。庸愚非不足。所赋于天者同也。而上达下达。卒判天渊者。师道不立民不兴行。君子少而小人多也。古今学术之患。不在真小人。而在伪君子。真小人不惜声名。不顾廉耻。所求者富贵利达。人皆知之。若伪君子。则欺世盗名。文过饰非。方且借孔孟之言为藏身之固。间袭取其近似者。以博廉让之名。孔子所谓色取行违邦家必闻者。正谓此耳。夫伪学之弊。今古同之。阳明之致良知。提其真心也。念台之必慎独。防其伪念也。明之中叶。世道人心。江河日下。王刘二子忧深虑远。始终讲学。诚欲以遏人欲。存天理。是以大声疾呼。不忽斯世斯民之陷溺。不避庸夫俗子之毁伤。不惧宵小儉壬之忌。虽以身冒不韪而不辞也。尤西川私淑阳明。得薪传于刘晴川。而力肩斯道。孟云浦吕豫石皆继述西川志事。月有会。日有讲。提唱正学。不避人言。今其书俱在可覆按也。而阁下乃曰讲学之名。古今所忌。蜀洛东林。怕其前鉴。毋乃异于仆之所闻乎。君子之为学也。内以事其身心。而外以备天下国家之用。非讲学无以淑身。非讲学无以善世。伊尹曰。予将以斯道觉斯民。孔子曰。学之不讲是吾忧。今以中下之资。勉强力行。犹恐不逮。而顾曰课心之法。即求即得。主敬存诚。无所谓难。则是以从容中道望学者。揆诸孔孟先难之旨。列圣其难之心。恐不若是易耳。且夫讲学者亦讲明此大学而已。古者十五入大学。明德新民。皆所以修身。齐治均平。何一非性分中事。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胥本此真实无妄之心。以纳人已于大道耳。只知成己。何暇为人。只知成物。何虑

招谤。勤勤恳恳。以求此心之安而已。若恤人言而废讲学。则是以孔孟之所忧。伊尹之所任者。皆因人言而止。而谓此心能安乎。夫三代所谓小学者。六书之类是也。古之大学。粗之在礼乐射御之文。而精之在天地民物之大。近之在日用饮食之内。而推之在天下家国之间。艺成而下。德成而上。终始本末。一以贯之。学无大小。功分先后。服而习之。优而饫之。践形即所以尽性。穷理亦可以至命。故周官为天理烂熟之书。而六官分职率属。大小巨细。罔弗毕赅。三物六行。皆大人之事。即皆大人之学。自子朱子以礼乐射御书数。与洒扫应对并隶于小学。今人遂轻六艺为末文。而以礼乐射御书数为粗节。此三代以后之学术治术所由分也。今阁下乃以小学较性理尤为亲切易从。庸詎知性天为皇降之衷。而物则民彝。与夫日用伦常。皆由此而出焉者乎。主敬存诚。洛闽所以接洙泗也。尽性达天。孔孟所以衍羲文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千古圣贤。未有不灼见其大原。而能尽己性。尽人性。尽物性参赞天地化育。以优入于大学之道。由是观之。则五子之性理。乃大人终身由之而不能尽者乎。若以小学较性理为亲切。则是得其粗而遗其精。吾不知大学之所谓明新止至善者。果安在耶。至谓讲学必致启人言。且自课心。此言自修则可耳。自古修己治人。本属一贯。课心者必征诸事。事亲从兄。皆有节文。入孝出弟。非徒默而成之也。今日绝口不谈。吾不知门内子弟。与列吾门墙者。果尽高明。而能恪遵无言之教乎。抑听其自为。即能相与有成乎。诗曰。诲尔谆谆。孔子曰。诲人不倦。韩子曰。君子不得位则思修其词以明其道。某深有惭于斯言。而欲以古人之自书者。揭诸座右。时自勉以勉人耳。不独高立崖岸。俯视一切。则吾岂敢。即好名一念。又岂仆之所存心者乎。大道为公。赖讲而明。累累数千言。非敢以渎阁下。亦欲共明此道而已。详说反约。是所望于博雅君子。

#### 覆郭筠仙中丞书

曾国藩

前得惠书。猥以老年抱孙见贺。稍稽裁复。顷舍沅弟钞寄尊函。痛陈自宋以来言路之蔽。读之乃正搔痒处。船山先生宋谕。如宰执条列时政。台谏论宰相过失。及元佑诸君子等篇。谈之特甚。咎之特深。实多见道之言。尊论自未以来。多以言乱天下。南渡至今。言路持兵事之长短。乃较之王氏之说。尤为深美。仆更参一解云。性理之说愈推愈密。苛责君子愈无容身之地。纵容小人愈得宽然无忌。如虎飞而鲸漏。谈性理者。熟视而莫敢谁何。独于一二朴讷之君子。攻击惨毒而已。国藩自临淮遭风后。抱病月余。请假两次。十月具疏请开各缺。蒙 恩准释兵符。交少荃接办。而令鄙人仍回两江本任。贱恙标证虽除。本原已亏。说话稍多。舌端蹇涩。不能多见宾客。多阅文牒。断难胜两江繁杂之任。顷已两次疏辞。如不获 命。仍当再四渎陈。得请而后已。受 恩深重

。义难以置身事外。祇可留营调养。去岁所示北陌东阡。扶杖观稼。势诚有所不能。又闻吾乡俗日奢靡。百物昂贵。保至提镇副参者。不甘家食。跃然有鹰隼思秋之意。而哥老会人数太多。隐患方深。阁下细察物理。桑梓不至别罹恶劫否。后进中有好学笃志之士否。便中示及一二。

### 答倭艮先生书

吴廷栋

承谕刚柔得中。本于光大。而始于居敬穷理之功。非反躬实践真有所得者。不能见及此。愿相与共勉之而已。至仕风之敝。期于专心职守。继以激劝。自是整理以渐之道。此种颓俗。到处皆然。而东省尤觉肆无顾忌。大抵锢习日深。全由人心陷溺。非振聋启聩。直从人心挽回。先能激发其愧耻之隐。恐终无望于转移耳。某自愧诚不能动物。牵制甚多。惟是坦怀相示。存与人为善之心。开以自新之路。而兼听并观。不敢一毫自是。不敢一念忿激。谆谆告诫。犹复狃于故习。然后去其太甚。庶几有所劝惩而共奋于功名之路耳。然不能自践其言。实只虚愿也。何能遽望丕变乎。岂意此心不能取信于属吏者。而竟有谅于道途。遂谬加以无实之誉。反之此心。愈觉夙夜难安矣。兰泉因在籍与黄矩卿办团练。为新制军所劾革职。此不过为抚安回民之计。非论是非也。

### 与许海秋书

程庆燕

士君子一经通籍。当多读官书。博询掌故。凡制度法令。其宏纲巨目。委曲详明。必一一经心过目。使条理贯通。巨细毕举。储之以备一日之用。若历一职而考其旧章。授一官而求其成式。徒知钩贯稽榷。巧为趋避。常格之外。毫发之举动。皆将沮格而不能行。盲叟历阶。任人牵持。拾级聚足。栗栗然且惧颠越之不暇。而何暇能有所树立哉。国家县法布令所以敷治。非以使人隳其治。分职而司。所以使人展其才。非以挫抑人之才。能者举吾之所欲为以奉吾之职。举吾之职以奉国家之法令。而不能者束于法令以自小其职。局于职守以自没其志。唐宋以来名臣。往往生当叔季。考其时世。处其朝者。几如羝羊之触藩篱。而彼二三伟岸不之人。与众同朝。与众同禄。独其昌言谏论。丰功伟业。卓然自表于当时。非独经史湛深。胸臆浩落。亦其留心于当世之务者切也。方今典章该备。揽大势于一统志。总大局于会典。则六辔在手矣。则例观其通。而律复精其变。则控御有方。而无衔橛之变。陷淖之灾矣。八旗通志。开国方略。及朔漠准噶尔大小金川临清诸。推究其作用而神明之。虽遇太行之高。孟河之险。而驰峻。勒悬。如行平地矣。尊卑有礼。农桑有时。文之鉴。器之式。宫之史。官之表。职则之图。博收而广取之。可以备鸾和之节。佐鞭策之施矣。列圣之训谕。并所刊为要览格言。成宪荟说者。细绎其大体。



存录其实际。祖宗之明训。当切于前哲之陈言。时其适而奉扬之。更有以范我驰驱矣。心术者制车之式。智量者相马之方。车既攻。马既同。而复能师事造父。友事王良。不惮烦问涂于已经。则虽负载千钧。日行千里。结驷连骑。方轨并驾不难也。凡所陈书目。不下千卷。日览一二卷。二三年可毕。即有断续。五六年可毕。及此闲曹。毋苟过时日。上以副朝廷畜养人才之本意。下以行桑弧蓬矢丈夫之志。所恶于吏事者。逢迎巧宦耳。然不可愆噎废食。所宜愆者邀功树名。任意武断耳。武断则僨矣。然亦不可壹意避谤。畏懦蹙缩。箝口结舌。而惕息不能自振也。凡人立身处世。不必高言道德。道德虚位。何者为道。何者为德。未详其实。浑举其名。近似者足以乱之。作伪者且以坏之。不如就人情物理着实求之。人情有是非。物理有顺逆。事事留心。必有实济。夫推诚布忠。十失九得。机智相御。十实九虚。足下其欲避失就得。取实舍虚乎。则吾此言。尤阅世之实据。 鞶毂之下。四方贤杰戾止。足下得所戚藉。引而近之。就而询之。亦一身体用得失之林也。惟流品既杂。黑白须辨。辨黑白须平好恶。我虽善。而人之好我誉我者。未必皆善也。我虽无不善。而人之恶我毁我者。未必皆不善也。况我之未能有善无不善乎。时存此念。好恶自平。好恶佻乖。邪正参错。他未遑论。而扰扰风尘之中。潜濡暗浸。素衣化缁。先不免矣。足下裁之。

上制府曾公书同治元年

杨德亨

客岁五月间。过不自度。奉书上渎。乡人自省垣来。乃知今二月间。始获上尘清鉴。近者洋夷猖獗于外。粤匪蹂躏于内。剿捕之宜。日烦 庙算。攻守之策。时劳帅衷。而亨之所奉以上闻者。顾乃一语不及时事。盖不敢遽及也。夙昔既无相知之素。资望复无动听之阶。遽及之。将或言以人废。而亨之所欲及而不敢遽及者。又非可以不废可以废之言也。兹栖迟江右。帡幪宇下。已逾年余。读书之暇。侧闻二三父老。歌颂德政数大端。不禁狂喜鼓舞。谓古大臣固自有真。而非可以寻常意度也。亨布衣穷居。环顾时事。每尝歔歔兴叹。盖有痛心疾首。积十余年而无可告诉者。以为不得其人。虽矢诚再三无益。徒自辱耳。今幸得遇执事。请尽布其区区之忱。窃以为世道之治乱。由于吏治。吏治之纯驳。由于人心。而人心之邪正。由于学术。学术者。人才所由以成。风俗所由以美。拨乱反正之功。所由以建也。方今天下之患多端。其关系重大。受病在本原之地者。无过学术不明。议者以洋夷粤匪之为祸。日苦乏才矣。亨以为不救转学术。则人才无由以成。日患饷缺矣。亨以为不救转学术。则良吏无从得。富民因以富国之术。无从而知。今有病证于此。为热也而投之凉剂。为寒也而投之温剂。此医道之常。无足异者。良医则不然。不拘拘于寒热外见

之迹。必深探其寒热之所由致。与其所终极者。因以得其本原所在而治之。则病愈可以收全功。可以无后祸。今天下洋夷粤匪。寒热外见病证也。学术不明。则寒热所由致。与其所终极。盖本原所在也。贼来而剿之。贼去而抚之。今日复某城。明日杀某贼。盖热而投之凉剂寒而投之温剂也。济急则在一时。除患则在外见。是岂可谓非劳绩。亨以为不得本原所在而治之。则扶东倒西。无以收全功。止乱生乱。不能无后祸。夫士子所读。乃四子书。所为文。号为代圣贤立言。而亨顾以为学术不明。且以为此盖洋夷粤匪之乱所由致。与其祸所由终极。则何也。书同学同。而所以学之志不同也。学者。所以学为人也。学成。则推吾之所以自成者以及乎人。志者。志此而已。今则不然。志不存乎圣贤。而存乎科举。如此虽日读圣贤书。要之只是名场而已。利藪而已。以此求名利之心。居家为子弟。必逆必傲。以此求名利之心。在朝为官吏。必贪必污。欲求不负国家得乎。不祸斯民能乎。古今之念切饥溺者。皆古今之尘视轩冕者也。古今之得失心热者。皆古今之蠹贼内讷者也。天下如其其广。仁人义士英才大略如其其多。即如粤匪煽乱以来。所在杀身成仁者。不可枚举。岂尽名利之徒。而亨顾以为学术不明。且以为此盖洋夷粤匪之乱所由致。与其祸之所终极。又何也。书同学同。志亦或同。而所以为学之功则大不同也。夫能广人才扩人心者。古圣贤实学也。其为体也。则仁义礼智。其为用也。则修齐治平。实尽其心于戒慎恐惧之中。实践其事于日用行习之地。处则纯儒。出则名臣。天下有身践其事而心昧其理者。未有不身践其事而能心通其理者也。今民间构宅舍。进良工而授之任。良工直任之不辞。无难色。然逾数日。宅舍告成。一一如初约。良工胡乃竟能如是。今日所任。乃平日所素习。有定程有定守故也。

天下一大宅舍。今天下乱矣。起而任事者。能如良工之必告成乎。能如良工之直任不辞无难色乎。生才足济大事者。千万人中间或偶得一二。然不充之以学。能如良工之一一如初约不爽毫厘乎。是岂我士子之聪明睿智。反不如良工耶。又岂天下之成。其难易之故。困非成宅舍比耶。无他。平日所为悉心力以图之者。求名求利之文。而家国天下之实用。未尝一刻入其心。以为稍入其心。则文不工。而名利不可复得。夫一技一艺之末。犹不可以幸成。家国天下之大。经济之重。而猥欲以不事事者坐收成功。亦见其惑矣。一旦任之家国天下之事。固宜其茫然失措而不知所守也。农夫也。一旦而授之女红。闺女也。一旦而授之农务。心手两穷。仓皇四顾。情景殆复类此。昔楚汉之际乱极矣。高祖得三杰而天下平。汉之中叶乱极矣。光武得邓禹诸君子而天下平。隋末乱极矣。太宗得王魏房杜而天下平。此真成宅舍之良工也。后世震其功业之赫赫。必曰此盖天生异人。而孰知其晦养时。学问成就。固不可诬也。诸君子学业所由

。今虽不可复。然历代名臣集具在。如诸葛武侯陆宣公范文正公韩魏公王文成公。其学术底蕴可覆按也。皆非无本之学而能成功者也。文成以三千散卒。破宸濠十万精兵于鄱阳湖中。如操左券。其时兵将调遣之后。铙声震远迩。阳明与其徒讲学中军帐下。俨如常时。心定故也。事习故也。我朝开国之初。大儒辈出。其尤著者。汤潜庵陆稼书李厚庵张清恪诸大儒。后先继美。德业功业。卓然可师。一时风动。士知实学。康熙雍正乾隆嘉庆二百年间。士风吏治。比隆三代。迨道光以后。渐陆替矣。士不知以体用为学。吏不知以君民为心。而洋夷之毒。乃遂乘之以入。毒已入。谋之不得其术。用之不得其人。而镇江宁波之祸。乃遂因之以作。然祸犹在洋夷也。迨至外祸作。而粤匪伺间。嚣然内变矣。然变犹在岭外也。迨至内变起。而奸民乘利。纷然从乱矣。吴楚之地。乃遂渐以糜烂矣。东南至此。可胜痛哉。江河之成也。起于细流。斧斤之寻也。起于毫末。洋夷粤匪之煽乱也。起于士不以体用为学。吏不以君民为心。然则前所谓方今大患。在学术不明者。不信然与。国家科岁试。乡会试。率以四子书课士。辅之以五经。佐之以策论。而又以十二年一拔其萃。而又不时特选其优。每逢圣主登极。复又重之以孝廉方正之举。品学兼崇。才德录。其法不为不备。国家所以收多士之庆者以此。今之取士之法。犹是盛时之法。而学术乃至不明者。又何也。法具令具。而所以鼓舞于法令之外者不具也。古圣贤之陶镕天下士也。不恃法令而恃精神。其或好或恶进退荣辱之间。常有以鼓舞天下。使之其相乐于为善而不自知。盖在上者好上之所注。即为在下士子风化之所趋。此中感孚之故。固非俗吏拘拘法制中者所及知也。今天下士大夫。吾见其以科甲为荣矣。不闻其以圣贤为荣。父兄师友。闻其以科甲相劝勉矣。不闻其以圣贤相劝勉。凡以朝廷之所好。草野之所荣。在此而不在彼也。如此而犹能一以圣贤为学。绝不为世俗荣辱所摇夺。此惟生有圣质者能之。大臣之有风化之责者。岂宜尽以生有圣质。概期之天下士哉。

近日学使案临。亦或有见于此。试士时间以小学性理命题。意在提唱。不知上之化下。下之应上。精神全在法令名号之外。徒以名号求之。士亦以名号应之而已。陶镕无具。古圣贤体用实学其将何以明乎。执事为东南司命。上则圣天子倚为心膂。下则百万生民。奉为父母。治军驭将。赏罚不以私亲故。爱民重士。小惠不以掩大德。凡所以为生民图万全者。无不详尽。矧此本原之地。宁非经纶所及。敬敷书院。见在开课。议者漫谓执事借此录才。兼以恤士。亨则以为际此军务倥偬之日。平戈扰攘之时。而急急以考课为事。微意所在。必当深有见于本原之地。盖以培养人才为国家之用。其精神鼓舞。必当大出寻常意计之外。俗吏斤斤诗文之为。岂足以拟吾执事。以亨之不智。而犹见及此。矧执事之聪睿四照。间世一见者哉。友人候选知县陈睿。四品卿衔杨擢藻

。承乏幕下。亨客岁曾以学术之弊为言。盖深望二君以振兴学术为进言第一着也。见在书院开课。似宜于士子中择其有志质近狂狷者。别为一室。授以古圣贤体用实学课程。使之并力致志于此。不以时文第其高下。惟观其志趋之所存。学业之所专。才略之所发见。拔其尤者优之礼秩。其于海内英杰来见者。学术各有不同。执事俱引而归之于明体达用大道之中。如此行之四方。宜有闻风兴起者矣。朱子与刘共父书有云。权力所及。则察之举之。礼际所及。则亲之厚之。皆不及。则称之誉之。又不及。则乡之慕之。如是而犹以为未足也。又于其类而求之。此数语者。人心风俗所由以转移。而学术所由以救正者也。盖古圣贤所以鼓舞天下。使之共相乐于为善而不自知其道。莫神于此也。生年二十九岁。困极发愤。始以穷经为事。三十五始知有体用实学。嗣后用志渐知向裹。益读诸先儒书。识解虽增。衾影终愧。遭乱转徙江右。困苦流离。而读书之功。不敢一刻少懈。间有所见。辄自录存。谨呈上读王阳明集拙语读筹海图编拙语二册。军政之暇。乞赐披览。夫夤缘之习。君子所谨。假忧国之公。济夤缘之私。生之所大耻也。忧国一念。贤愚所同。避夤缘之嫌。没忧国之实。又生之所大不忍也。兹幸故乡荡平。将挈眷归籍。迂道赴省。应学使试。循例当贡入成均。先期斋戒积诚。谨以十余年所蓄无从告诉者。布之执事。不胜惶恐之至。

## 卷六 学术六文学

### 六经正名

龚巩祚

孔子之未生。天下有六经久矣。庄周天运篇曰。孔子曰。某以六经奸七十君而不用。记曰。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有易书诗礼乐春秋之教。孔子所易书诗。后世知之矣。若夫孔子所见礼。即汉世出于淹中之五十六篇。孔子所谓春秋。周室所藏百二十国宝书是也。是故孔子曰。述而不作。司马迁曰。天下言六艺者。折衷于孔子。六经六艺之名由来久远。不可以臆增益。善夫汉刘向之为七略也。班固仍之。造艺文志。序六艺为九种。有经。有传。有记。有群书。传则附于经。记则附于经。群书颇关经则附于经。何谓传。书之有大小夏侯欧阳传也。诗之有齐鲁韩毛传也。春秋之有公羊谷梁左氏邹夹氏亦传也。何谓记。大小戴氏所录。凡百三十有一篇是也。何谓群书。易之有淮南道训。古五子十八篇。群书之关易者也。书之有周书七十一篇。群书之关书者也。春秋之有楚汉春秋。太史公书。群书之关春秋者也。然则礼之有周官司马法。群书之颇关礼经者也。汉二百祀。自六艺而传记而群书而诸子。毕出既大备。微夫刘子政氏之目录。吾其如长夜乎。何居乎后世有七经九经十经十二经十三经十

四经之喋喋也。或以传为经。公羊为一经。谷梁为一经。左氏为一经。审如是。是则韩亦一经。齐亦一经。鲁亦一经。毛亦一经。可乎。欧阳一经。两夏侯各一经。可乎。易三家。礼分庆戴。春秋又有邹夹。汉世总古今文。为经当十有八。何止十三。如其可也。则后世名一家说经之言甚众。经当以百数。或以记为经。大小戴二记毕偁经。夫大小戴二记。古时篇篇单行。然则礼经外。当有百三十一经。或以群书为经。周官晚出。刘歆始立。刘向班固灼知其出于晚周先秦之士之掇拾旧章所为。附之于礼。等之于明堂阴阳而已。后世偁为经。是为述刘歆。非述孔氏。善夫刘子政氏之序六艺为九种也。有苦心焉。斟酌曲尽善焉。序六艺矣。七十子以来。尊论语而谭孝经小学者。又经之户枢也。不敢以论语夷于记夷于书也。不以孝经还之记还之书也。又非传。于是以三种为经之贰。虽为经之贰。而仍不敢悍然加以经之名。向与固可谓博学明辨慎思之君子者哉。诗云。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向与固岂非则古昔崇退让之君子哉。后世又以论语孝经为经。假使论语孝经可名经。则向早名之。且曰序八经。不曰序六艺矣。仲尼未生。先有六经。仲尼既生。自明不作。仲尼曷尝率弟子使笔其言以自制一经哉。乱圣人之例。淆圣人之名实以为尊圣。怪哉。非所闻。非所闻。然且以为未快意。于是乎又以子为经。汉有传记博士。无诸子博士。且夫子也者。其术或醇或疵。其名反高于传记。传记也者。弟子传其师记其师之言也。诸子也者。一师之自言也。传记。犹天子畿内卿大夫也。诸子。犹公侯各君其国各子其民不专事天子者也。今出孟子于诸子。而夷之于二戴所记之间。名为尊之。反卑之矣。子輿氏之灵。其弗享是矣。问子政以论语孝经为经之贰。论语孝经则若是班乎。答否否。孝经者。曾子以后支流苗裔之书。平易泛滥。无大疵。无闷意眇悒。如置之二戴所录中。与坊记缙衣孔子闲居曾子天圆比。非中庸祭义礼运之伦也。本朝立博士。向与固因本朝所尊而尊之。非向固尊之也。然则刘向班固之序六艺为九种也。北斗可移。南山可隳。此弗可动矣。后世以传为经。以记为经。以书为经。以子为经。犹以为未快意。则以经之輿台为经。尔雅是也。尔雅者。释诗书之书。所释又诗书之肤末。乃使之与诗书抗。是尸祝輿台之鬼。配食昊天上帝也。

### 尊史

龚巩祚

周之世官。句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殷纣时。其史尹挚抱籍以归于周。周之初始为是官者。佚是也。周公召公太公既劳周室。改质家跻于文家。置太史。史于百官。莫不有职事。三宅之事。佚贰之。谓之四圣。盖微夫上圣睿美。其孰任治是官也。是故儒者言六经。经之名。周之东有之。夫六经者。周史之宗子

也。易也者。卜筮之史也。书也者。记言之史也。春秋也者。记动之史也。风也者。史所采于民而编之竹帛付之司乐者也。雅颂也者。史所采于士大夫也。礼也者。一代之律令。史职藏之故府。而时以诏王者也。小学也者。外史达之四方。瞽史谕之宾客之所为也。今夫宗伯虽掌礼。礼不可以口舌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宗伯。乐虽司乐掌之。乐不可以口耳存。儒者得之史。非得之司乐。故曰六经者。周史之大宗也。孔子没。七十子不见用。衰世著书之徒。出泉流。汉氏校录。最为诸子。诸子也者。周史之小宗也。故夫道家者流。言偁辛甲老。墨家者流。言偁尹佚。辛甲尹佚。官皆史。之官实为柱下史。若道家。若农家。若杂家。若阴阳家。若兵。若术数。若方技。其言皆偁神农黄帝。神农黄帝之书。又周史所职藏。所谓三皇五帝之书者是也。老于祸福。孰于成败。挈万事之盈虚。窥至人之无竞。名曰任照之史。宜为道家祖。逸民传方外传之祖综于天时。明于大政。考夏时之等。以定民天。名曰任天之史。宜为农家祖。沟洫志食货志之祖左执绳墨。右执规矩。笃信谨守。以待弹射。不使王枋阡。不使诸侯骄上。名曰任约剂之史。宜为法家祖。博观言。既其所终始。又其所出入。不蒙一物之讥。不受诸侯蹈抵。使王政不清。庶物奸生。名曰任名之史。宜为名家祖。名法为礼书刑法志兵志之祖胪引群术。爱古聚道。谦让不敢删定。整齐以待能者。名曰任文之史。宜为杂家祖。艺文志之祖窥于道之大原。识于吉凶之端。明王事之贵因。一呼一吸。因事纳谏。比物假事。不辞矫诬之刑。史之任讳恶者。于材最为下也。宜为阴阳家祖。天官书五行传之祖近文章。眇语言。割荣以任简。养怒以积辨。名曰任喻之史。宜为纵横家祖。文苑传之祖抱大禹之训。矫周文之偏。守而不战。俭而不夺。名曰任本之史。宜为墨家祖。循吏传独行传之祖亦为兵志祖五庙以观怪。地天以观通。六合之际。无所不储。无所不语。谓之任教之史。宜为小说家祖。方技传之祖刘向云。道家及术数出于史。不知余家出于史。此知五纬二十八宿异度。而不知其皆系于天也。知江河异味。而不知其皆丽于地也。故曰诸子也者。周史之支孽小宗也。夏之亡也。孔子曰。文献杞不足征。伤夏之史亡也。殷之亡也。孔子曰。文献宋不足征。伤殷之史亡也。周之东也。孔子曰。天子失官。伤周之史亡也。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堕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人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周之东。其史官大四。小四。其大功三。小功三。帝魁以前。书莫备焉。郟之君知之。楚之左史知之。周史不能存之。故传者不雅驯。而雅驯者不传。谓之大一。

正考父得商之名颂十二于周。百年之间亡其七。太师亡其声弦焉。太史又亡其简编焉。谓之大二。周之雅颂。义逸而事荒。人逸而名亡。瞽所献。宴享所歌。大氏断章。作者之初指不在。瞽儒序诗。以断章为初指。以讽谏为本义。以

歌者为作者。三者史不能宣而明。谓之大三。有黄帝历。有颛顼历。有夏历。有商历。有周历。有鲁历。有列国历。七者。周天子不能同。列国讬告。各步其功。告朔怠终。乃乱而勿从。周享国久。八百余祀。历敝不改。是以失理。是失官之大者。谓之大四。古之王者存三统。国有大疑。匪一祖是师。于夏于商。是参是谋。今连山归藏亡矣。三易弗具。孔子卒得坤干于宋。亦弗得于周。史之小一。列国小学不明。声音混芒。各操其方。微孔子之雅言。古均其亡乎。史之小二。夫史籀作大篆。非为废仓颉也。周史不肯存古文。文少而字乃多矣。象形指事。十存三四。形声相孳。千万并起。古今困之。孔壁既章。科斗煌煌。匪籀而仓。盖宪章者文武。而匪宪章宣王。史之小三。列国展禽观射父之徒。能言先王命祀。而周史儋。乃苕弘为神怪之言。不能修明巫覡祝宗。不能共鬼神。燕昭秦皇。淫祀渐兴。儋弘阶之。妖孽是征。史之小四。帝魁以降。百篇权舆。孔子削之。十倍是储。虽颇阙不具。资粮有余。史之大功一。孔子与左邱明乘以如周。获百二十国之书。夫而后春秋作也。史之大功二。冠之杀。器服之等。大夫士之曲仪。或以为数。夫舍数而言义。吾未之信也。故十七篇之完。亦危而完者也。史之大功三。周之时有推步之方。有占验之学。其步。其占密。天官有书。先臣是传。唐都甘石。爰及谈迁。是迹是宣。史之小功一。史秩下大夫。商高大夫。官必史也。自高以来。畴人守之。九章九数幸而完。史之小功二。吾甦彼奠世系者。能奠能守。有历谱牒。有世本。竹帛咸旧。是故仲尼之徒。亦着帝系姓。后千岁余。江介之都。夸族始甚。史之小功三。夫功之际。存亡之会也。绝续之交也。天生孔子。不后周。不先周也。存亡续绝。俾枢纽也。史有其官而亡其人。有其籍而亡其统。史统替夷。故孔统修也。史无孔。虽美何待。孔无史。虽圣曷庸。由斯以谭。大亦可揜。功大亦可蒙也。孔虽没。七十子虽不见用。王者之虽熄。周历不为不多。数不为不踳。府藏不为不富。沈敏辨异之士不为不生。绪言绪行之不为不俟。庄周隐于楚。墨翟傲于宋。孟子瑞于齐梁。公孙龙晔于齐赵之间。荀况废于道路。屈原淫于波涛。可谓有人矣。然而圣智不同材。典型不同国。择言不同师。择行不同志。择名不同急。择悲不同感。天吝材。材吝志。志吝器。器吝情。情吝名。名吝祖。夫周自我史佚辛甲史籀史史伯而后无闻人焉。鲁自史克史邱明而后无闻人焉。此失其材也。七十子之徒。不之周而之列国。此失其志也。不以孔子之所凭借者凭借。此失其器也。三尺童子。瞽儒小生。偁为儒者流则喜。偁为流则愠。此失其情也。号为治经则道尊。号为学史则道诎。此失其名也。知孔氏之圣。而不知周公史佚之圣。此失其祖也。

梦梦我思之。如有一介故老。攘臂河洛。悯周之将亡也。与典籍之将失守也。搜三十王之右史。拾不传之名氏。补诗书之罅。逸于后之剔钟彝以求之者。以

超辰之法。标不显之年月。定岁名之所在。逸于后之布七历以求之者。为礼家之儒。为小节之师。为考订之大宗。逸于后之弥缝同异以求之者。明象形。说指事。不比形声。不谭孳生。推本音。明本义。逸于后之据假借以求之者。本立政。作周官。述周法。正封建之里数。逸于后之杂真伪以求之者。诵诗三百。篇纲于义。义纲于人。人纲于纪年。明着竹帛。逸于后之据断章以求之者。于乎。周道不可得而见矣。阶孔子之道求周道。得其宪章文武者何事。梦周公者何心。吾从周者何学。逸于后之侈道学谭性命以求之者。辞七逸而不居。负六失而不恤。巩祚于大道不敢承。抑幸而生其世。则愿为其人与。愿为其人与。

### 圣哲画像记

曾国藩

国藩志学不早。中岁侧身朝列。窥窃陈编。稍涉先圣昔贤魁儒长者之绪。弩缓多病。百无一成。军旅驰驱。益以芜废。丧乱未平。而吾年将五十矣。往者读班固艺文志。及马氏经籍考。见其所列书目。丛杂猥多。作者姓氏。至于不可胜数。或昭昭如日月。或湮没而无闻。及为文渊阁直阁校理。每岁二月。侍从宣宗皇帝入阁。得观四库全书。其富过于前代所藏远甚。而存目之书数十万卷。尚不在此列。呜呼。何其多也。虽有生知之姿。累世不能竟其业。况其下焉者乎。故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饮尽也。要在慎择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择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命儿子纪泽图其遗像。都为一卷。藏之家塾。后嗣有志读书。取足于此。不必驰心博骛。而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昔在汉世。若武梁嗣。鲁灵光殿。皆图画伟人事迹。而列女传亦为画像。感发兴起由来已旧。习其器矣。进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意。心诚求之。仁远乎哉。

尧舜禹汤。史臣记言而已。至文王拘囚。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代兴。六经炳着。斯道备矣。秦汉以来。孟子盖与庄荀并称。至唐韩氏独尊异之。而宋之贤者。以为可跻之尼山之次。崇其书以配论语。后之论者莫之能易也。兹以图于三圣人后云。

左氏传经。多述二周典制。而好称引奇诞。文字烂然。浮于质矣。太史公称庄子之书皆寓言。吾观子长所为史记。寓言亦十之六七。班氏闳识孤怀。不逮子长远甚。然经世之典。六艺之旨。文字之源流。幽明之情状。粲然大备。岂与夫斗筲者。争得失于一先生之前。姝姝而自说者哉。

诸葛公当扰攘之世。被服儒者。从容中道。陆敬輿事多疑之主。馭难训之将。烛之以至明。将之以至诚。譬若馭弩马登峻。纵横险阻而不失其驰。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马君实遭时差隆。然坚卓诚信。各有孤诣。以道自持。蔚成风俗。



意量亦甚远矣。昔刘向称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吕无以加。管晏之属殆不能及。而刘歆以为董子师友所渐曾不能几乎游夏。以余观四贤者。虽未逮乎伊吕。固将贤于董子。今以类图之。惜乎不得如刘向父子而论定耳。

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张子以为上接孔子之传。后世君相师儒。笃守其说。莫之或易。乾隆中閤儒辈起。训诂博辨。度越昔贤。别立徽志。号曰汉学。摈有宋五子之术。以谓不得独尊。而笃信五子者。亦屏弃汉学。以为破碎害道。断断焉而未有已。吾观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于洙泗。何可议也。其训释诸经。小有不当。固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又可屏弃群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讥焉。

西汉文章。如相如子云之雄伟。此天地遒劲之气。得于阳与刚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刘向匡衡之渊懿。此天地温厚之气。得于阴与柔之义者也。此天地之仁气也。东汉以还。淹雅无惭于古。而风骨少隳矣。韩柳有作。尽取扬马之雄奇万变。而纳之于薄物细故之中。岂不诡哉。欧阳氏曾氏。皆法韩公。而体质于匡刘为近。文章之变。莫可穷诘。要之不出于二途。虽百世可知也。

余钞古今诗。自魏晋至 国朝。得十九家。盖诗之为道广矣。嗜好趋向。各视其性之所近。犹庶羞百味。罗列鼎俎。但取适吾口者。啖之得饱而已。必穷尽天下之佳肴辨尝而后供一饌。是大惑也。必强天下之舌。尽同吾之所嗜。是大愚也。庄子有言。大惑者终身不解。大愚者终身不灵。余于十九家中。又笃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好之者十而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余惧蹈庄子不解不灵之讥。则取足于是。终身焉已耳。

司马子长。网罗旧闻。贯串千古。而八书颇病其略。班氏志较详矣。而断代为书。无以观其会通。欲周览经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马端临通考。杜氏伯仲之间。郑志非其伦也。百年以来。学者讲求形声训诂。专治说文。多宗许郑。少谈杜马。吾以许郑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马辨后世因革之要。其于实事求是一也。故并图焉。

先王之道。所为修己治人。经纬万汇者。何归乎亦曰礼而已矣。秦焚书籍。汉代诸儒之所掇拾。郑康成之所以卓绝。皆以礼也。杜君卿通典。言礼者十居其六。其识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张子。朱子之所讨论。马贵与王伯厚之所纂辑。莫不以礼为兢兢。我 朝学者。以顾亭林氏为宗。 国史儒林传哀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厥后张蒿庵作中庸论。及江慎修戴东原辈。尤以礼为先务。而秦尚书蕙田遂纂五礼通考。举天下古今幽明万事。而一经之以礼。可谓体大而思精矣。吾图画 国朝先正遗像。首顾先生。次秦文恭公。亦岂无微愠哉。桐城姚鼐姬传。高邮王念孙怀祖。其学皆不纯于礼。然姚先生持论宏通。国藩之粗解文字。由姚先生启

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学训诂之大成。复乎不可几已。故以殿焉。

姚先生言学问之道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戴东原氏亦言。如文周孔孟之圣。左庄马班之才。诚不可以一方体论矣。至若葛陆范马。在圣门则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张朱。在圣门则德行之科也。皆义理也。韩柳欧曾。李杜苏黄。在圣门则言语之科也。所谓词章也。许郑杜马顾秦姚王。在圣门则文学之科也。顾秦于杜马为近。姚王于郑许为近。皆考据也。此三十三子者。师其一人。读其一书。终身用之而不能尽。若又有陋于此。而求益于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则以一井为隘。而必广掘数百十井。身老力疲。而卒无见泉之一日。其庸有当乎。

自浮屠氏言因果祸福。而为善获报之说。深中于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士方其占毕晤。则期报于科第禄仕。或少读古书。窥著作之林。则责报于遐迩之誉。后世之名。纂述未及终编。冀得一二有力之口。腾播入人之耳。以偿吾劳也。朝耕而暮获。一施而十报。譬若沽酒市脯。喧聒以责之贷者。又取倍称之息焉。禄利之不遂。则徼幸于后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谓孔子生不得位。没而俎豆之报隆于尧舜。郁郁者以相证慰。何其陋欤。今夫三家之市。利析锱铢。或百钱逋负。怨及子孙。若通鬯贸易。货山积。动逾千金。则百钱之有无。有不暇计较者矣。富商大贾。黄金百万。公私流衍。则数十百缗之费。有不暇计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犹不暇计其小者。况天之所操尤大。而于世人毫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学。而一一谋所以报之。不亦劳哉。商之货殖同时同地。而或赢或绌。射策者之所业同。而或中或罢。为学著书之深浅同。而或传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强而几也。古之君子盖无日不忧。无日不乐。道之不明己之不免为乡人一息之或懈忧也。居易以俟命。下学而上达。仰不愧而俯不怍。乐也。自文王周孔三圣人以下。至于王氏。莫不忧以终身。乐以终身。无所为祈。无所为报。己则自晦。何有于名。惟庄周司马迁柳宗元三人者。伤怀不遇。怨悱形于册。其于圣贤自得之乐。稍违异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无实而汲汲时名者比也。若汲汲于名。则去三十三子也远甚。将适燕晋而南其辕。其于术不亦疏哉。

文周孔孟。班马左庄。葛陆范马。周程朱张。韩柳欧曾。李杜苏黄。许郑杜马。顾秦姚王。三十三人。俎豆馨香。临之在上。质之在旁。

### 辨言

王柏心

言有要。匪理无言也。匪事无言也。言而弗涉乎事理。是去薪求火之类也。言而弗当乎事理。是歧路亡羊之类也。君子之于言。无所苟也。无弗辨也。辨之奈何。衷之于理。而核之于事。事理合矣。进而察其言之气象。则罔有遁矣。

或曰。庄论未必无佞壬。正议未必无浮伪。辨亦綦难。曰。无难也。膏盛则液流。波盛则澜动。珠玉之伏于幽深者。其光华必见乎山川。兰芷之秀于涧谷者。其芳馨必扇平林莽。心之精。结而为言。是衷之旗也。言之蕴。溢而为气象。是诚之纛也。安可掩。安可诬。故言之宽以裕和以畅者。其人之慈仁温良可知也。言之静以正肃以者。人之恭俭好礼可知也。言之疏以达闲以远者。人之英亮开济可知也。言之庄以敬廉以洁者。人之亢直不回可知也。为险峭察慧之言者。其人必刻深。为劲悍鸷戾之言者。其人必果躁。为曲谨和媚之言者。其人必谄佞。为浮艳夸毗之言者。其人必侈荡。凡若此者。考之于事理。察之于气象皆昭然可辨也。夫事理之于言。犹组织之有机杼。机杼设而绌纣绵绮。无不禀以受成焉。犹肌肤之有筋骸。筋骸具而运行止息。无不率以听命焉。气象之于言。亦犹染采之有浅深。血脉之有荣悴也。推此以求。其于辨言也弗难矣。且言非徒以醇疵求也。诸子百家未必悉协于理。济于事。其偏倚瑕纇或不可胜举。然持之也有故。如水火金石。较然不渝其性。以待取者而各适于用。后世之言。芜矣繇矣溺矣蒙矣。附于理而实离。托于事而益疏。辨之无足辨者。则立言者又当自植其本哉。

### 学誉

王柏心

有积学以致誉者矣。未有积誉以为学者也。天积气而势崇焉。山积德而壤附焉。川积刑而流归焉。士积学而誉至焉。古之君子。无求誉之心也。皇皇忧其学之不足而已。始之孝弟以基其行。本之诗书以研其虑。循之礼乐以涤其邪。率之仁义以长其善。体之忠信贞廉以端其轨。稽之理乱兴废以扩其识。其未得之也。蹙然不敢自安。其既得之也。抑然不敢自是。潜而不耀。充而不溢。夫然故道立于此。行动于彼。播乎家庭。达乎州党。闻乎朝廷。名誉之来也。匪伊朝夕已。后之君子。非学是积。唯誉是求。非唯求之。又捷得之。以虚声炫实听。以伪行猎高名。考其本末经纬。未有见也。而籍籍者相属焉。警然自以为得计。方讥积学者之拙于应时也。亦已谬矣。故曰枝叶之言。上士弗称。飞蓬之闻。王者弗宾。谓誉之无本也。夫学犹染也。渐渍深而丹黄黼黻之文烂焉。不然。则绘画而已矣。久且继之以剥落。学犹耕也。穰力而颖粟坚好之收倍焉。不然。则卤莽而已矣。甚且杂之以秕稗。层青生于幽崖。而梯山者不惮其远。明珠产于赤水。而采渊者不避其深。火不言烈而焰灼焉。石不言坚而体贞焉。林之茂。鸟斯集矣。饵之芳。鱼斯至矣。君子审此。有积学以致誉。无积誉以为学。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盖言学也。又曰。鼓钟于宫。声闻于外。盖言誉也。

### 文敝

吴敏树

今天下学士。懵然于其所学。内不知所以治身。外不知所以治人者。岂非时文之由哉。夫时文者。习于圣人贤人之言而附以儒者之说。其所称非修己之实。则治国平天下之道也。然而学者日习为之。且内不知所以治身。外不知所以治人者何耶。今之为时文者。非果能明于圣人贤人之心。知其事而言之者也。村塾十岁之童子。羸诵章句。操笔而学为文。则其所言。莫非尧舜三代之故。孔子孟子之为人。其实衣服饮食之事。皆无晓也。而时文以取士既久。四子书之言。所用以为之题者。益乱且碎。语其种类。凡有数十。学者欲皆备之。则穷日之力而不足以给。又乌知其它。是故其师之所坐堂而讲。弟子之所执卷以听。居之所切劘。课试之所高下。非是无有也。其于治身治人之道。则曰非我事也。我不知也。我知为圣人贤人言之尔。是故入而事其亲。出而游于其乡。无以异于蒙不识字之人也。又恐不及焉。及其一旦窃科第而将入于官。乃始学为仕宦走趋之术。一切官府之仪状品式。而往充位焉。而今世法令所以待夫天下之事者。皆未之闻也。是故今之天下。有人曰我将治身而为其。善。去其恶。则必归于阴鹭感应之书。有人曰我将治人而清其狱讼。理其簿书。则必师乎刑名幕客之辈。夫以阴鹭感应之书而尊于圣人贤人之教。以刑名幕客之辈而傲于服习仁义之人而为之师。然则今之学士。岂不辱孔孟而羞儒名哉。故时文之敝。至今日而极矣。呜呼。其将何道而变之。

文人少达多穷论

邵懿辰

古文人自屈原而下。多幽忧困辱。崎岖隐闵。未有泰然终世而无患者。昔贤论之。以谓名者造物之所靳。既报以不朽矣。其它福祥。殆不能兼欤。而文人搜刻琢磨。穷天地之奥变。发露万物之情状。造物者固亦忌之。而遂诒以穷。余则以谓古人文章之工巧。非在于佚乐而得之也。盖必自其穷者居平规摩诵习于所为。呜咽不快之意态时或遇之。久之而心志与为流通。其气之所乘。遂有冥相感召者。譬之草木枝叶。必类其本。是以文之工者日益肖。而境之觚穷而不偶。亦不幸往往似之。且夫人世纷华好美之物。其忽焉而骤至者盖少。必自其心神积注焉。而后司命者乃不舍此而他属。太史公曰。诚壹之所致是也。今彼所用心乃在于寂寥无人之境。追古之穷者。相与驰骋上下而觊与之并。当夫志满意得。动之以可欲。而固有所不顾。及其憔悴无聊之后。他人之休明显赫。亦不能无少望。而要有所自自得者。如排云气倚闾阖莽乎窥天之外。下视庸人龌夫之所享受。有若井邑烟舍。埃污溷浊。曾不足以动其一眄。夫其自得。如此。故神者亦阴鉴其志。俾之自遂其所乐。而不强与以所不能。此自昔工文事而致穷取困之大都也。抑尝观名人文集。凡其骨肉枝叶。以及亲懿而交密者。

可悲可痛之事。不一而足。岂真物之腐臭者近必染哉。今夫一乡一邑。有文人而享大名者出焉。与有故旧姻连者。皆得附名端。托青云而不朽。则其得于此而嗇于彼。亦必有故矣。嗟乎。邱明以盲。迁以腐。退之以谪。永叔以谗。子厚子瞻几蒙大戮。而孔文举蔡伯喈竟逢难而不免其身。其可畏若此。而后之士尚犹执简泚笔。穷力奋追而不知止。抑独何与。

示庆藩论文士

郭昆焘

近有以血性著名。而轻于去就。罔顾义理。以清流自命。而贪于货贿。不恤人言。徒挟其文笔词锋。涂饰天下之耳目。天下士亦相与翕然称之。盖叔世之是非其不可恃久矣。数十年来经历世故。窃见夫文采擅场。心术常不可问。究竟所谓文采者。浮而不实。知言之君子。必不至为其所愚。特无如世俗悠悠。知言者少。一二有识者又务为善善从长爱其才而略其短。遂任其欺世盗名。因以藉行其私。而流为人心之害。可慨也已。适与沅浦诸公评论时贤。有激于中。感而书此。并示汝曹志之。

请续修 四库全书疏光绪十五年

翰林院编修王懿荣

为 四库全书。事关文教。请俟方略会典两书告成后。恳 恩特饬续修事。臣伏见乾隆朝。高宗纯皇帝钦定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目。所收书籍。上自周秦。以迄我 朝。三千余年圣作明述之。粲然大备。中间恭载列圣御制全集。御纂 钦定各书。牢笼天地。彪炳古今。汉唐以来。文章美富。未有若斯之盛者也。至我 皇上御极之十有五年。时经百载。开通日广。文物日新。厥有市舶泛来前代流传海外之书。又有乾隆以后。通材硕学网罗散失采集逸佚复古再成之书。说经补史重注重疏精校精勘之书。以及天文算学輿地方志政书奏议私家撰着卓然经世之书。层见迭出。或先得者残。而重收者足。或沿称者伪。而改题者真。考据一门。后来居上。艺数之流。晚出愈精。若此之类。上溯旧例应行著录者。其为粹美。庶几前编。皆所以导扬盛治。恢崇至道。千载一时。于今为烈。臣愚以为 皇上亲裁大政。庶事求旧。以 圣绍 圣。美善毕臻。所宜开新馆续纂前书。 万几清暇。藉资 乙览。以今翰林院衙门讲读编检诸员几二百人。加以后来 恩科选用。为数益伙。馆阁诸差。较之部曹又为简易。岁糜俸银。季分廩禄。仕优则学。朝夕论思。职亦宜然。且近三十年来。学术之变。亦汲汲矣。笃实之风渐微。而新学异说。纷然竞起。若不及今整齐百氏。一其指归。其为流弊。岂可胜言。孔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明学术以正之。则孟子所谓道揆法守者。将在于此。此尤 皇上所以继述 高宗纯皇帝之盛心。而为天下治道之大防

者也。现在方略会典两馆齐开。钦派总裁大臣。有日不暇给之势。一俟两书告成之后可否请旨飭下掌院学士议定。重开四库全书馆。即院修书。不支薪炭。不开保奖。所修之书。一遵前例。外省采进。分派编校。各撰提要。总裁阅看。每成一类。辄陈御览。应钞应存。恭候钦定。将来国史诸志。亦即藉此取材。俟届三年。掌院学士。量其勤惰。品其高下。以为考课。归入京察。事以烦而不费。官以修而无旷。盖厚重少文。前史所称。此指其人质性而言。未闻有不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而能设施烂然。足裨实用者。造就人材。亦在于此。惟次第取办。从容就理。不涉铺张。自归实际。凡事皆然。矧在政体。臣故不敢造次请命。而致昧于先务之急也。冒渎陈词。伏乞皇上圣鉴。

胪陈本朝儒臣所撰经义请列学官疏光绪十五年

翰林院编修王懿荣

窃维经者径也。易书诗礼春秋。昌明博大。如日月之周乎天。注犹泻也。毛郑何赵杜范。广达疏通。如江河之行乎地。皆所以纲纪人伦。维持风俗。异教入而即湮。邪说来而遂化。遭时制宜。其用无穷。是以汉崇师法。十四博士并置学官。隋录名家。五千余卷同收甲部。唐孔颖达奉首编正义。宋邢昺受诏兼疏众经。斯诚前代之隆规。先儒之盛业。甄陶六合。整齐百家。我圣朝之有天下也。声教覃敷。敦崇经术。列圣建极。御纂尤繁。稽古同天。启两大精微之蕴。观文成化。定四方亿兆之心。昭云汉而为章。牖黔黎以至道。上行下效。经正民兴。臣伏见自乾隆以来。至于今日。海内经学。各有当家。剖析条流。发起隐漏。十三经说。粲然将备。折衷求是。远迈汉唐。时则有若湖北安陆儒臣李道平所撰周易集解纂疏。江苏阳湖儒臣孙星衍所撰尚书今古文注疏。长洲儒臣陈奂所撰毛诗传疏。安徽绩溪儒臣胡培翬所撰仪礼正义。江苏句容儒臣陈立所撰春秋公羊传正义。浙江嘉善儒臣锺文蒸所撰谷梁经传补注。江苏宝应儒臣刘宝楠所撰论语正义。仪征儒臣阮福所撰孝经义疏补注。山东栖霞儒臣郝懿行所撰尔雅义疏。其它经说。以博通见长。不属疏义者。不在此列所有各书。或经进御览。或流布学校。可否请旨飭下各直省督抚。于各该员原籍所在。即家征取定本。分咨各直省有书局之处。详细校勘。刊刻成函。将板片汇送国子监衙门存储。以便陆续刷印。颁行直省各学。嘉与士林。俾资讲习。元建康道编牒九路。镌全史而命校官。宋抚州库废册千箱。墨书以给多士。从此胶庠引重。祛金货漆字之私。将来华裔流传。识虎观鸿都之大。

国之麻美。士之英华。何以逾此。惟大小戴杂四代之文。因革殊制。左邱明综五方之史。闻见异辞。以较他经。本为繁重。宝应儒臣刘文淇撰左氏传正义。业专一家。事历三世。行将写定。至周礼礼记二书疏义。风闻江浙两省承学

之士。方事潜研。尚属草。一俟异日之书嗣出。并令各该省学臣随时疏报。由国子监官公同审详。与前各书义出一律。查照现案。请旨施行。臣窃以疏家之义。志在辅注。所从之注。旨在尊经。往往众说纷斥。一师墨守。侈主奴之迭。见任得失之并生。然家法严而后古义坚。门径清而后学派正。其能久远亦在于斯。惟期诸臣学识兼长。野言既删。伪传复黜。见以博而理愈通。知以真而用弥切。虽集思广益。掎摭有待于后人。而抱阙守残。援据已赅夫先哲。至如戴德纂记。爰及汉昭。比于经。自为麇杂。然刘向目录。业入经篇。宋代儒家。已称显立。则有山东曲阜儒臣孔广森所撰大戴礼记补注。援据精深。订卢辩之佚文。续康成之绪说。所当翼附尾随。如骖之靳。又如汉许慎说文一书。存六书之规躅。为经之阶梯。有江苏金坛儒臣段玉裁所撰说文解字段氏注。山东安邱儒臣王筠所撰说文句读释例。最为该洽。譬之杜林训纂之作。入艺略以兼存。元度字样之书。俚石经而并立。相应请旨一饬各该省由书局刊送国子监此次各经注后。依类印行。使我朝诸儒所纂经学小学之书。类水辟雍。粹然并陈。一臻盛美。臣伏念魏晋而后。易无完注。书无完经。真贋相参。夺伪踵起。中更荒废。如罹秦燔。千百僂言。无关闾悒。不遇我朝君臣同德。千载一时。握玃镜以式九围。运斗枢而敷五教。何以索隐钩深。精穷奥业。存真截伪。澡雪前修。大义乖而复昌。微言绝而重续。符三代同风之盛。成儒者逢辰之期。乃知神圣化光。等百王而立教。风雅道着。合四海以来同。作述之美既彰。太平之望允塞。臣为阐扬文治起见。谨请代奏。伏乞皇上圣鉴。

### 周以来十一书应立学官议

黎庶昌

昔周衰。孔子自卫反鲁。忧道不行。退而赞易叙书删诗定礼乐修春秋。垂范百王。是为六经。尊盛与道无极。乐经遭秦而阙。仅存其五。然而孔子没。门弟子各阐师说。曾子述孝经。游夏之徒撰论语。左丘明公羊谷梁传春秋。至战国而有孟子。尔雅礼记。浸尤晚出。自是而七经九经十一经之名以立。及至孟蜀刻石成都。十三经遂着为令。其于孔子所删定。固已增益其七八矣。唐虽以经升老子。而不久即废。南宋时。朱子作集注。始于戴记中摘出大学中庸。以配论语孟子。题曰四书。诏学者读书当自四书始。熙以降。翕然宗之。元皇庆中。定制以四书试士。明代乐其易。因仍不革。学使者校艺。专以论孟学庸发题。先四书而后五经。废注疏而遵朱说。道术因之一变。我圣祖仁皇帝

高宗纯皇帝深维其弊。力矫末流。诏撰七经传说汇纂义疏等。颁诸学官。示天下以实事求是之旨。包举汉宋。不名一家。康熙乾隆以还。巨儒云兴。经学由是盛绝。然所废举。亦祇系传注之间。非于经外别立一书。以崇配

者也。尝谨按 国家自府厅州县学政校士。以及乡会试虽以四子五经垂教。舍是莫由进身。而私家诵读。往往溢出令甲颇有视为不刊之典者。当周末时。庄子著书多寓言。然其指事类情。于诸子中最为瑰放特出。陆德明释文。已列为经。而作之音义。淮南王安称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离骚兼之。王逸注楚辞尊离骚曰经。朱子从而不废。后世骚学选学。相因为用。欲祛文章流别之伪。文选其最要矣。司马迁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其闳识孤怀。盖未易几也。班孟坚纪述汉事。断代为书。文字之渊源。经书之大法。粲然毕备。许叔重说文解字。博奥精严。六艺遗文。赖以不坠。实轶尔雅一经之上。本朝蔚成绝学。仪礼十七篇。士礼虽存。颇阙王朝邦国旧典。欲观后世帝王因袭之。惟杜氏通典。马氏通考。博要能通。通鉴上续左氏。事始三家分晋。体大而思精。言驯而不杂。则亦优视圣作矣。杜子美冠绝古今诗人。韩愈文章粹然一出于正。其道自比孟子。使孔门用诗文。二子者入室矣。校此数家之言。兼包大小岂非文武道不坠地在人。卓然俟圣不惑者哉。故其书之传。远者一二千岁。少亦七八百年。非有名爵利禄之资。然而历世相承。诵习不绝。精深博笃。取用宏多。有以协人心众好之同。如饥渴饮食。不可一日离也。其视为经固已久矣。往者尝与曾文正公讨论籍。公独以谓子若庄子。辞若离骚。集若文选。史若两司马氏班氏。小学若许氏。典章若杜氏马氏。诗文若子美杜氏。昌黎韩氏。所谓旷代命世大才也。跻其书以配经典。谁曰不宜。今以功令之所颁若彼。学士大夫之所诵习若此记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又曰。民之所好好之。窃谓庄子以下十一书。宜因私家肄习。特为崇异。立入学官。使列十三经后。以庄子次孟子。楚辞文选杜诗韩文次毛诗。史记汉书次尚书。通鉴次左氏。通典文献通考次三礼。说文次尔雅。各降一等。命曰亚经。俾天下人士。益隆所习。咸驰骛乎通儒。于以广学甄微。翼赞圣业。非复謏闻曲学之糝。将乐与海内知言君子一平其议也。

### 两汉经师今古文家考序

#### 魏源

魏源曰。余读后汉书儒林传。卫杜马贾诸君子。承刘歆之绪论。创立费孔毛左古文之宗。土苴西京十四博士今文之学。谓之俗儒。废书而喟。夫西汉经师。承七十子微言大义。易则施孟梁邱。皆能以占变知来。书则大小夏侯欧阳儿宽。皆能以洪范匡世主。诗则申公辕固生韩婴王吉韦孟匡衡。皆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春秋则董仲舒雋不疑之决狱。礼则鲁诸生贾谊韦元成之议制度。而萧望之等皆以孝经论语保傅辅道。求之东京。未或有闻焉。其文章述作。则陆贾新语。以诗书说高祖。贾谊新书。为汉定制作。春秋繁露。尚书大传。韩诗外传。刘向五行。扬雄太元。皆以其自得之学。范阴阳。矩圣学。规皇极。斐然与三



代同风。而东京亦未有闻焉。今世言学。则必曰东汉之学胜西汉。东汉郑许之学综六经。呜呼。二君惟六书三礼并视诸经为闳深。故多用今文家法。及郑氏旁释易诗书春秋。皆创异门户。左今右古。其后郑学大行。浸淫遂至易亡施孟梁邱。书亡夏侯欧阳。诗亡齐鲁韩。春秋亡邹夹。公羊谷梁半亡半存。亦成绝学。讖纬盛。经术卑。儒用绌。晏肃预谧之徒。始得以清言名理并起持其后。东晋梅赜伪古文书遂乘机窜入。并马郑亦归于沦佚。西京微言大义之学。坠于东京。东京典章制度之学。绝于隋唐。两汉诂训声音之学。熄于魏晋。其道果孰隆替哉。且夫文质再世而必复。天道三微而成一着。今日复古之要。由诂训声音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故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道光商横摄提格之岁。源既叙录武进礼曹刘申受先生遗书。略陈经家法。兹乃推广。集两汉儒林传蓺文志之文。凡得周易今文家施氏学第一。梁邱学第二。孟喜氏学第三。孟氏学旁出京氏焦氏第四。周易古文家费氏学第五。其流为荀氏卦气之学。郑元爻辰之学。此外又有虞翻消息卦变之学。斯为易学今古文传授大概也。尚书今文列于博士者。有伏生欧阳大小夏侯二十八篇之学。有孔安国古文四十余篇之学。至东汉初刘歆杜林卫宏贾逵马融郑康成。又别创古文之学。其篇次与今文同。而孔安国佚十六篇。仍无师说。此皆不列于博士者及东晋伪古文及伪孔传出。唐代列于学校。而伏欧之今文。马郑之古文。同时并亡。予据大传残编。加以史记汉书诸子所征引。共成书古微。斯尚书今古文传授大概也。诗则汉初皆习齐辕固生鲁申公韩婴三家。惟毛诗别为古文。郑康成初年习韩诗。及笺诗改从毛。于是齐鲁韩次第佚亡。今惟存毛传。及宋朱子王应麟始略采三家诗残文。而未得条绪。明何楷本朝范家相桐城徐璈。次第搜辑。始获三家诗十之七八。而余发挥之成诗古微。此诗今古文大概也。小学以说文为宗。历代罕究。国朝顾炎武始明音学。而段王二氏发明说文广雅。惟转注之说。尚有疏舛。予特为发明之。此小学家之大概也。礼经则禘祫之义。王肃与郑元抗衡。郑主纬书感生五帝之说。肃主人帝为始祖所自出之帝。输攻墨守。秦固失之。楚亦未得。而郑元周礼注计口出泉。至宋遂启王安石新法之祸。惟宋朱子纂仪礼经传通解。分家礼邦国礼王朝礼丧祭礼。合三礼为一书。集三代古礼之大成。又欲采后世制度。因革损益。以择其可行。国朝读礼通考。五礼通考。实成其志。此则古今三礼之大概也。今采史志所载各家。立案于前。而随人疏证。略施断制于后。俾承学之士。法古今者。一披览而经儒。粲然如处一堂。识大识小。学无常师。有为之君子。亦将有乐于斯乎。

诂经文钞序

胡培翬

经学莫盛于汉。自文帝置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博士。其后增立五经博士。传业寔广。一经说至百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可谓盛矣。然诸儒讲论六艺之文章。黜传焉。以无裒集之者故也。汉儒说经。各有家法。不为向壁虚造之谈。历魏晋至隋唐。遵循勿失。宋时周程张朱诸子。讲明义理。而名物制度。犹必以汉儒为宗。逮至元明。讲章时文之习胜。率多高心空腹。束书不观。而经术日衰矣。我国家重熙累洽。列圣相承。尊经重学。颁御纂钦定之书于天下。而又广开四库。搜罗秘逸。两举鸿博。一举经学。天下之士。靡然向风。二百年来。专门名家者。于易有半农定宇惠氏父子。于书有艮庭江氏西庄王氏。于诗有长发陈氏。于春秋有复初顾氏。于公羊有觐轩孔氏。于礼有稷若张氏慎修江氏易畴程氏。于尔雅说文音韵有亭林顾氏东原戴氏二云邵氏懋堂段氏石臞王氏。于诸经言天文则勿庵梅氏。言地理则东樵胡氏百诗阎氏。言金石文字则竹汀钱氏。其读书卓识超出前人。自辟涂径。为诸儒所未及者。约有数端。一曰辨经之伪。如胡氏之易图明辨。辨河图洛书先天后天各图非易书本有。王氏之白田杂着。辨周易本义前九图非朱子所作。阎氏古文尚书疏证。惠氏古文尚书考。辨东晋晚出之古文孔传为梅賾伪托。毛氏诗传诗说驳议。辨子贡传申培说为丰坊伪撰。是也。一曰存古籍之真。如易经二篇传十篇本自别行。王闿作注。始分传附经。朱子本义复古十二篇。而明时修大全用程传本。以本义附之。后坊刻去程传。专存本义。仍用程传本。而朱子书亦失其旧。自御纂周易折中改从古本。学者始见真面目。惠氏周易本义辨证详言之。又如竹君朱氏之倡刊说文始一终亥之本。通志堂抱经堂之校刊经典释文全书。是也。一曰发明微学。惠氏之易汉学周易述。张氏之周易虞氏义虞氏消息。王氏之广雅疏证。段氏之说文注。黄梨洲梅勿庵之本周髀言天文。邵二云之重疏尔雅。焦里堂之重疏孟子。是也。一曰广求遗说。余氏之古经解钩沈。任氏之小学钩沈。邵氏之韩诗内传考。洪氏之辑郑贾服诸家说为左传诂。臧氏之辑仪礼丧服马王注。礼记卢植解诂。月令蔡邕章句。尔雅古注。是也。一曰驳正旧解。江氏之深衣考误。辨深衣非六幅交解为十二幅。乡党图考。辨治朝本无屋无堂。顾亭林左传杜解补正。顾复初春秋大事表。皆纠杜注諠闇短丧之谬。戴东原声韵考。以转注为互训。历指前人解释之误。是也。一曰创通大义。顾氏之音学五书分十部。江氏之古韵标准分十三部。段氏之六书音均表分十七部。以考古音。王尚书之经传释词。标举一百六十字。以明经传中语词非实义。凌教授之礼经释例。分通例饮食例宾客例射例变例祭例器服例杂例。以言礼之节文等杀。是也。凡此皆本朝经学之卓卓者。其它闭户研求。以其所得。笔之于书。不可殫述。盖惟上有稽古同天之圣人。而后下之服习者众。彬彬乎超轶两汉也。

诸儒所注经。成书具在。而其散见于文集者。或与友朋辩论经义。或剖析古今疑旨。或所注之经。句诠字释。限于篇幅。因取书中关涉大义者。别为文发之。又有札记之书。所释非一经。每经不数条。顾较通释全经者时有创获。哀而辑之。诚通经之轨辙已。然而诸儒著述。散在人间。为类甚繁。非博闻多识好学深思之君子。未易揽其全集其成也。泾邑朱兰坡先生。以许郑之精研。兼马班之丽藻。出入承明金马著作之庭。二十余年。内府图籍。外间所未见者。辄录副本。又性好表章遗逸。宏奖士类。四方著述。未经刊布者。多求审定。先世培风阁藏书最审。而其万卷斋所得秘本尤多。于是博采本朝说经之文。核其是非。勘其同异。分类编录。名曰诂经文钞。凡易八卷。书八卷。诗八卷。春秋八卷。周礼十卷。仪礼五卷。礼记五卷。三礼总义十卷。论语孟子附经义共五卷。尔雅一卷。说文一卷。音韵一卷。总七十卷。续钞又已积二十卷。其文多钞自诸家集中。而解经之书。有分段笺释自成篇章者。亦同录入。寻其义例。宗主汉儒。惟取征实之文。不取蹈空之论。至于一事数说。兼存并载。以资考证。盖欲读者因文通经。非因经存文也。然而诸家撰着之精。亦藉是萃聚。不致散逸矣。培翬曩岁在都。追陪讲论。饫闻大旨。今获是书之成。奉命作序。自惭肤末。无裨高深。惟敬述我朝经学之盛。与是书所以嘉惠蓺林之意。揭之于篇。以谗来者。倘有好而梓之。广其传布。则后进获益无穷。不朽之业。实在于斯。所深企焉。

再与 国史馆总裁书

陈用光

前者妄陈鄙见。辄蒙有所采录。昨所呈各传。复荷签示商改。谨已一一如命增损矣。用光尝恨壮岁以来。从宦无师。有疑莫质。今已五十余矣。执卷彷徨。靡所请业。乃幸得因官行文字。得闻前辈绪论。是无师而有师也。其为欣幸。曷可言喻。顾弟子于师。不废辩诘。赵商张逸。各有质论。见之郑志。不独孔孟之门诸贤人也。今辄抒管见如左。有所可否。乞赐裁示。用光闻善。为政者无变今之法。而能行古之道。善为文者无变今之体。而能用古之法。繁简张弛。与时消息。虽在为文。何独不然。史传贵在传其人。俾可见于后世而已。马班诸史。无所谓附传也。刘向歆宜专传。而见于楚元王传中。不云附。犹曰其子孙也。孟子荀卿列传。列慎到田骈三邹子之属。而标题但曰孟荀。不注旁以附。其严朱徐贾诸传。俱平标诸人。不云徐贾以附严朱也。惟范氏蔡茂传附郭贺。则以贺释梦而茂辟以为掾也。然贺居官有殊政。尝为显宗所褒异。盖以类相从。各有命意。今之为传虽不能全用其体。而未尝不当略存其意。又昔之为文苑传者。边让赵壹之流。其人皆偏宕之士。今既严绝偏宕之士不以入传矣。则入传者。皆有守有为之士。不独其文学可称。而政事亦当纪。虽不能尽然。

而可纪者必当详纪之。以待后人之采择。故用光于汪尧峰传。舍芸台先生录四库提要议论之虚语。而录陈午亭相国纪载之实事。其朱竹垞传。用光所附者尚有数人。以馆中诸君。谓附传不宜多列人数。姑徇其意而独存谭吉璫者。以其为朱氏之中表。又同举鸿博。而尝有守城之功也。且用光观古人立传之意。更有一说。林苑云者。材总集之区也。若其人有杰出之材。则以专传为贵。董江都郑康成不入儒林。司马长卿不入文苑。是也。今之列儒林文苑者。异日苟有马班之材出焉。岂无特取而为专传者乎。然则今之儒林文苑中专传之人。不啻皆异日之附传者也。故用光谓今之为传。不必以马班自居。而惟详列其事。以待异日马班之采择。盖文章之事。与世相嬗。岂独用光今所为者。曰草创云尔。虽老前辈所酌定者。犹之其草创也。其修饰润色。不能不有待于后之人也。居馆无事。不敢妄行谒见。虽见亦造次不能以辞自达。故敢以书达其请业之诚。非有炫暴之思也。如有可采。乞赐裁示。

### 答陈石士阁学书

陈寿祺

顷奉手教。谓鄙撰通志凡例。儒林一门。必有朱子。不足以示尊崇。欲仍宋史道学之旧案。周礼曰。儒以道得民。礼记有儒行篇。经典释文引郑君三礼目录云。以其记有道德之所行。儒之言优也。和也。言能安人能服人也。荀子有雅儒。有大儒。以周公仲尼功业。为大儒之效。杨子言通天地人曰儒。王充亦言有雅儒。有鸿儒。然则儒也者。备道德。赅政猷。括问学。古者以称周公仲尼。后贤又何加焉。儒林文苑。肇于马范。林苑皆丛萃包罗之义。儒林纪传经授受之源流。类而叙之。以明家法。而班史于贾谊董仲舒儿宽朱云彭宣王吉贡禹夏侯始昌京房翼奉萧望之之伦。虽列儒林。复立专传。后汉鲁恭伏湛曹褒郑元郑兴众范升陈元贾逵桓荣丁鸿马融蔡邕诸传。并循此例。盖汇传所以表经师。专传所以尊名臣。其有经术足以综诸家。节义足以范一代。推而扬之。使异于章句之师。虽人非一科。然未尝更立名目也。道学之名昞自元人。古无是称。不可以为典要。且道外无儒。儒外无道。道之与儒将何分判。宋史道学之外。复有儒林。东莱西山。摈诸程朱之外。入附出污。岂能郅当。唐书儒学之名。亦本史汉。践履之贤。著述之彦。莫不包其中。同条共贯。揆之权衡。无庸更易。夫圣门四科。游夏列于文学。孔子语子夏以为君子儒。语子游以学道。舍儒何以为道。舍学何以为儒。紫阳大贤。百世尊崇。然平心而论。正与游夏伯仲。使紫阳而在。亦未敢自谓驾二贤而上者也。必欲因仍宋史之旧。道学儒林歧而为二。乖违旧章。失所依据。欲崇道学。转蹈不经。恐徒供通人之窃笑耳。谨案 国朝 钦定续通志列传。以宋史道学并入儒林。今谨遵义例以破疑。而朱子则专立列传。仍循史汉之法。若啸渔乡贡所述阁下之意。谓当以紫

阳弟子类系其师之后。此盖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后汉书郭太传附纪左原以下诸人之体。使知一脉师承。累世不坠。然施之省志。则无以处夫非桑梓而在门墙者。鄙意欲以朱子之书。效蜀志之传诸葛忠武侯。详叙篇目。别其体要。使学者有所考焉。则不必立道学之名。而大儒之宗旨定矣。乞合下终教之。幸甚。

### 与郭筠仙中丞论通志体例书

李元度

某积岁从戎。学殖荒落。去秋当事招入志馆。其时告养尚未得请。虑有阻格。须浼当道再陈。故未敢谢却。又闻总其事者为阁下。某不过备写官之列。侧聆绪论。亦藉以牖茅塞。故姑虱其闲。实则无能为役也。迺者议论多而成功少。同事半已谢去。方惧事无成局。又恶敢更立异同。顾愚者千虑或有一得。私心见为未安。亦未敢嘿尔而息。前见同人所拟体例。实有不悦于心者。不敢附和。谨条举而商榷之。夫志为官书。自有通行体例。书成当缮正本。表呈御览。非私家著述比。亦非郡邑志之犹可别出机杼者比也。康熙中尝颁河南通志于天下。为修书之式。雍正七年。诏各直省纂辑通志。亦经部颁条例。今虽不可得见。然各志具在。河南志具在。即通行之格式也。至盛京通志。热河志。则皆经钦定。大清一统志。则奉敕编撰。四库书提要。称盛京志发凡起例。一一皆禀睿裁。然所分三十六门。统名为志。未闻别立名目也。热河志分二十四门。一统志每行省立统部外。诸府及直隶州。又各分二十一门。统名为志。未闻变易名目也。自嘉庆中。谢蕴山修广西通志。仿景定建康志图表志传例。为典一表四略十录二传八。实二百年来十八布政司中官书之创体。道光初。阮文达重修广东志。仍而效之。遂为嗜奇好古者之滥觞。昨见子寿同年志例琐谈。拟全效其体。执事黜之。蒙窃惑焉。谨案

列祖列宗实录告成后。例修圣训。即以实录馆为训典馆。典之义本自尚书。尧典舜典。皆以稽古称。其为史臣追记明矣。是训典祇宜用之于列圣。而今上之诏旨。又不能不恭录。统称训典。于义未安。转不若各志之称诏谕者为合也。查广西志训典中。不载世祖定鼎建元诏。凡列圣遗诏登极诏皆阙焉。广东志效之。而独于仁宗遗诏宣宗登极诏恭录于篇。竟似有所择者。然开宗第一义。即详不伦若此。其不可从一也。学校为政教之源。人才所自出。世道之升降系焉。康海武功志。学校于建置中。此特为简括计。且系邑乘。姑从耳。然已有议之者。通志效之。则可谓不知本矣。考州郡志之存者。以宋朱长文之吴郡图经续记。周淙之干道临安志为最古。吴郡志为目二十有八。中立学校门。在州宅亭馆祠庙之前。临安志亦立学校门。继城社廡舍之后。自宋仁宗庆历四年。始诏郡县皆立学

。朱氏书成于元丰七年。相去三十余年。而其知重学校已若此。自后若常棠激水志。袁桷延佑四明志。均详学校。未闻入廡舍亭堂寺庙及城邑祠祀中也。明包节陕西行都司志。置学校祀典于建置中。谓二者为建置大端。提要驳之曰。自郡县山川人物外。无一不从建置起者。能全附之建置乎。其论正矣。圣朝重道崇儒。典章大备。高出宋明万万。两广志乃列学校于建置凡典制礼仪乐舞概付阙如。是可也。孰不可。如谓事系公典。通礼会典有专书。无俟赘引。然则彼所谓经政前事者。何一不具有成书。而乃详于彼而于此乎。且既学校于建置矣。

而学制学田。苦于无可附丽。则又分见于经政略中。相距三四十卷之遥。不惟轻重失宜。亦且首尾悬隔。其不可从二也。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物产而已。元和郡县志。颇涉古迹。盖用山海经例。太平寰宇记始及人物艺文。皆(言)系舆地推广及之者也。夫有土地。然后有人民政事。法当以地理为本。今以表继典。表目四。惟沿革属地理。而职官选举封建遽以类从。共为卷八十有奇。始及地图。今又增道里表。则卷益繁重。提要有云。末大于本。舆图反若附录其间。诚如所讥矣。且使阅者翻书二三十册。尚未见地图。于地志名义实不相应。其不可从三也。周官六卿分职。后世六部因之。凡官署皆设六曹。贺氏经世文编。亦以此分类。邓氏宝庆志。创为六书。虽变旧例。而眉目实秩然不混。今其所谓经政略者。为类二十有一。合吏户礼兵工之政。统出一门。端绪迷茫。不便检阅。至户口应与田赋连类。乃入舆地略中。附以希姓。尤觉不伦。明黄仲昭八闽通志。以户口水利隶食货门。提要讥其牵强不伦。创例未协。惜乎未及见两广志也。夫通志备官民稽考。宜雅俗共赏。凡通行体例。人所习也。今忽变更名目。使阅者茫然。及核所纪载。仍系公家言。不过分易置以表异。徒见为作聪明乱旧章耳。其不可从四也。方志古称图经。图与表。河南通志皆有之。自不可少。若夫录也略也传也。则皆与志同一义也。既曰志矣。而志中复有略有录有传。非迭架屋乎。古志书以录名者。惟宋高似孙剡录。其目有官治志山水志兵志学志。反以录为经。而以志为纬。陈振孙书录解题。称似孙为馆职时。

上韩侂胄生曰诗。九首皆用锡字。寓九锡之意。清议摈之。知处州尤贪酷。其人不足道。其书更不足据也。以略名者。惟明谢肇淛之滇略。计分十门。曰版略胜略产略俗略绩略献略事略文略夷略杂略。一义相承。未闻又阑入别体也。此外若明任庆云撰商略。自谓本诸华峤。提要驳之曰。华峤曰略。语出史通。亦史志之别名。非地志之名也。略之义例如此。则易志为略。尤可不必矣。又考明雷礼真定志。为纪四志九传十五。提要讥其与地志体例不合。隆庆永州志。为记一志七传五。提要讥其虽宗汉书。却非志体。胡松滁州志。提要亦讥其

以志名冒史体。文虽刼而义则乖。是地志之不宜袭史体也彰彰矣。提要为钦定之书。言淆乱。衷诸 圣断。两广志炫博矜奇。故与相背。其不可从五也。或谓谢阮号称硕学巨公。刼例当有义法。然舍 钦颁之成式。

钦定之成书。而独从一家之臆说。此岂遵道遵路之义。抑岂为不不倍之义乎。且十八布政司皆有志。两广仅居其二。广西志在谢氏前者。有郝浴李绂金。广东志在阮氏前者。有黄佐刘秉权郝玉麟。皆循通例。是谢阮特两志中偶一为之者耳。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何必违众用独。舍坦途而履羊肠。若徒震其名。则各直省纂修通志之见于四库目录者。黄宫允之隗沈光禄起元查编修慎行傅编修玉露陆检讨奎勋孙编修灏顾司业栋高杜检讨诏储庶常大文。皆鸿达魁垒之彦。未必遂后谢阮二君也。

昔王文恪作姑苏志。以杨仪部循吉好谣诼。不欲与之同局。书成。循吉摘姑苏二字。未展卷。即诋为不通。文恪大服。毛西河撰萧山志刊误。又作杭志三诘三误辨。今之为仪部为西河者。正不乏人。若循旧章而偶误。犹可说也。变通例而召谤。谁其尸之。其不可从六也。凡此六端。即质之作者。亦不能强为辞。至山川关隘。反居輿地之外。宦绩著录。另立迁谪一门。及阮氏谓 国初收粤及削平尚藩诸巨事。已载 国史。此志不得书之。与广西志同例。则子寿已纠其谬矣。顾犹欲用其例。殆仅见其目录。未细察其书乎。窃谓作志以典核谨严。备掌故。扶植伦常。有益民风吏治为贵。不在体例之异也。前者南屏年丈。于大箸湘阴志。屡欲献疑。某谓邑乘例不进 呈。不妨自为一则惟通志不可。执事见告亦如此云。迄今并未裁示体例。度未必竟以两广志为圭臬。某不胜私忧过计。虑或至一成不变。故不能已于言。窃见江南通志。用班史例。分为十志。以纲统目。以简御繁。视河南志小有出入。而例实完善。附录别纸。略加变通。移职官选举封建世爵诸表于后。以还地志面目。未知有当否。如必以为瞽说而愁置之。即亦不敢作伴食之怀慎矣。虑口述不能尽其辞。故以笔谈干渎清严。伏增惶悚。

与王砚云先生论文征体例书

季锡畴

委校文征二册。前藉使奉上。中拟删去一二。另签求教。并质诸杏庄。以定去取。惠示已刻一卷。先睹为快。晤亦泉述尊意。属以悉心参订。附名简末。感戢悚慙。莫可言喻。畴幼喜泛览。如瞽而无相。侷侷何之。继游徐石渠吴银帆两先生之门。聆其绪论。略窥古人门径。惟姿性既钝。才力甚短。又乏记诵之功。朝之所见。夕已忘之。加以生为窶人。穷愁悒郁。壮齿已过。百无一成。今年四十有二矣。尚守一二黄口小儿。日夕哓哓。严亲笃老。甘旨缺供。甚矣悲哉。长为天壤间弃物矣。同人辈尝劝以专心举业。博取功名。而心思纷若。

下笔茫然。一点灵台。不知消归何处。念二十年唔作雒诵。不能为场屋之文。争胜于人。其敢扬摧古人。与闻选事乎。且以阁下之博综经史。领袖艺林杏庄之才笔纵横。亦泉之精勤搜访。总持其事。自臻无憾。如畴畴昧无识。素乏声誉。而强作解事。摇唇鼓舌以虱其间。不几为外人窃笑乎。顾念是举为数百年来盛事。区区微忱。夙喜网罗放失。又辱过爱。殷勤垂询。知己之感。不知所报。妄思竭其颛愚。奉抔土以益泰山。用是不敢自外。略陈管见所及。冀垂览焉。窃谓古文之名。肇自西京。而实原本经史。尚书孟子左国史汉其立极也。唐之韩柳。宋之欧曾。明之震川遵岩。本朝之尧峰望溪。无不得力经史。取神遗。其骨峻。其法严。其气厚。其辞正。神明变化。成一家言。是为古文正宗。其它才人学人。或主明道。或专考据。或尚修辞。分门别类。坚持一见。亦尝彼我相笑。然殚心造极。各自名家。未可执彼议此。妄分优绌也。至若吾邑文人。就所见者。敢略举其端。宋则不足征已。邾氏父子诸篇。著书而非可以文论。胡氏父子仅睹残篇。元之秦文仲郭羲仲袁子英殷强斋陆良贵铁门传授。咸主藻采而不掩风骨。明之徐祜卿宗仰六朝。桑柳州好为放论。才力自大。毛文简质实厚重。文如其品。张司直陆仲子茂于辞华。弇州之才气无敌。喜学秦汉。固不待言。君家文肃浑厚纯粹。如良金美玉。文品可贵。缙山太史及奉常集。未经宣究。不敢臆揣。张天如亦从汉魏入手。梅村则寓排偶于单行。气盛辞华。专工修饰。陆桴亭意主讲道。陈确庵游于铁门。宏肆似之。国朝之黄忍庵研经炼史。说经之文绝似王伯厚马贵与两家。周东冈喜作僻冷语。顾抱桐才力驰骋。白溇敬亭兢兢绳墨。言之有序。蕙带小山专工韵语。行文亦见驯雅。程迓亭博览书。喜用成语偶语。近六朝晚唐诸家。冯仲廉以文阐道。而丰神取诸六一。峭劲时近半山。得力于古。殊异向来讲学家空疏之习。立方气局虽小。而辞意入古。亦臻洁净。称其家儿。近则甘翁之古藻腴炼。静翁之简洁有法。石渠先师之清辨澜翻。间雅迢逸。各自成家。信为必传。大约娄地滨海之区。人物皆实恢闳。才情是尚。吐辞多劲直之致。少清空之气。诗文制义皆然。此稟于地气。不可强也。夫知文难。选文尤难。选以供一己揣摩犹易。选以存昔人面目则难。古人穷年著书。实有一段不可磨灭处。读者必确见得力所在。别其利病。乃能采菁撷英。不为皮相。而又具尚论之识。核其品学所归。采录数篇。其人毕生大概。尽见于斯。此选家之正轨。古之纂辑传世。率由此也。

而选一乡之文。与选海内之文不同。海内之文。美不胜收。取其体格纯正。辞意双美。便为善本。一乡之文。为本地文献起见。却与一代之文相似。一代之文。与国史相为表里。一乡之文。与邑志相为表里。其大较也。历代之文粹文鉴文类文衡。详于一朝典故。郑虎臣之吴都文粹。都元敬之续文粹。与邑乘图



经相辅。皆不专取文辞。鄙意谓是集之体。自当以有关于邑中掌故人物。足备后世考证补阙者为主。而谭经说史经济道学有裨于国计民生人心风俗者次之。文辞之美爱不忍释者又次之。若以文存人。具阐幽之意。抑其末也。至文之伴体俗体。其气庸弱不振者。概不收入。方臻粹美。前致鄙意。谓传志行状。自宋元人后。概不收外县人。其说虽拘。可免泛滥之病。且略有限制。不至挂一漏万。恐诸君意见不合。未必俯采。然总以少取为是。总之著书足传体例为第一。体例既定。自不庞杂。与其杂。毋宁陋也。至骈体不必别立一集。文中似散似骈。如徐祜卿吴梅村者。何以别之。且既分骈体。赋亦骈也。而又有专工骈体。如甘翁叔温椒卿辈。不入正集。亦属不安。既不分类。断以麇入为是。文人小传。似可不作。详言之则有邑志诸传。毋庸赘述。略言之必涉疏陋。即云采其轶事。亦无此例。只须另立文人总目一册。注明字号官阶集名。觉为简净。惟既属人。自当分代。方见眉目。照 国史郡志新邑志。自无大讹。或有身届两朝者。以前代科第为主。小注中载明入 国朝何官。此实不能掩。又何嫌乎。释子之文。断以不录为是。且亦无可位置有伤体例如戒显则列其原名可也。此言乎全书之体例。而行文命题。亦有一定体例。所当审择者。已刻龚明之文数篇。知觅其集不得。姑从中吴纪闻中摘录署题。以存其概。鄙意颇为不嫌。此系说部。与集中古文殊异。往往据事直书。不讲行文法律。若目之为文。欲传古人而有累古人。恐古人所不许也。至吕敬夫巨浸记。盛季文耙盐词。素室赋。的系是诗非文。断不可混入以贻后人口实。再校书为读书之绪余。而改书乃校书之大忌。苏东坡谓古书不可轻改。顾亭林钱竹汀亦云明人每有此病。识者讥之。近子履表兄尝谓虞山张氏校太平御览。同事者喜篡改。遂投书决然舍去。人服其识。私心臆见。谓自后凡见刻本者。非涉忌讳。与实在舛误者。决不可改。或文本不佳。欲存其人。姑订正一二。此实万不得已之为。亦当谨慎详审。不可率易也。积雪盈庭。寒风撼牖。索居岑寂。呵冻作书。凡胸中欲陈者。悉缕出之。以贡左右。恃惠子之知。绝无顾忌。惟恕其妄而鉴其诚。即赐裁答。以教所不逮。幸甚。质诸杏庄亦泉。以为何如也。

### 重刊方正学先生年谱本传序

牛振声

振声自弱冠读方正学先生年谱。及本传幼仪杂箴等作。慷慨太息。甚或流涕。想见其为人。而深以未窥全集为憾。丁未三月。以试事入汉中府城。闻段果山太守朱梅明府倡捐重修 文庙及方正学先生祠。不禁喜甚。谓同人曰。 文庙尚矣。正学先生祠。尤今日之要务也。先儒谓正学不明。士自词章外。不知所学为何事。振声谓正学。不明士自财利外。不知词章为何事。得先生之正学从而正之。则聋发瞶启。莫不恍然大悟其非。今日东南西北。纷纷多事。若人人

学先生之学。各忠所事。报知遇之恩。百折不回。地维以立。天柱以尊。天下尚有难处之事哉。振声最爱谱序中张君论边寇一段。为其先得我心。洵今日之要务也。今太守明府与邑绅首事诸公重新先生祠。岂皆无意乎。既而振声向明府借得先生全集。日夜读之。不忍释手。始知先生得周孔真传。内圣外王。一身兼之。原不止以十族不惧。为足扶万古纲常也。因念历明迄今。鸣铎之地。并无成书可考。洵为缺典。爰同明府暨首事杨柯亭王斐然诸君。谋择其尤精且粹者。别勒一编。俾归简当。协力同梓。以广先生德化。适值院试。多士云集。先梓年谱及本传。与夫杂着之至要者。俾多士争先快。知先生洪武时教授此邦。阅五百年。所以令人俎豆不忘者何为。太守明府众首事之竭力重新先生祠宇者又何在。庶因观兴感。在正学赖以不坠。则先生不死。而人人皆先生。人人皆先生。则世道人心。复唐虞三代矣。至极精极粹之作。请俟续刊。以公同好。

### 书方望溪与李刚主书后

李元度

望溪方氏之文。世推正宗。议论亦醇正。独其与李刚主书。则陋甚。刚主丧子。望溪戒以恐惧修省。谓其著书多訾警朱子。为戕天地之心。宜为天所不佑。自阳明以来。凡诋朱子者。多绝世不祀。习斋西河其尤也。噫。何其鄙欤。夫学者尊朱子。以其发明孔孟之道。有功万世耳。朱子虽贤。视孔孟则有间。其言非无得失。正望后儒讲明而补正之。其言是。朱子必舍己以从。其言非。亦于朱子无损。不如是。不足为朱子也。谓訾警朱子者。必绝世不祀。是朱子党同伐异。擅天之威福。如里巫社鬼之祸福生死人。以震动流俗。朱子肯出此乎。即谓不出自朱子而天不佑之。亦无此理。孔子至圣也。晚年伯鱼卒。颜路丧颜子。子夏哭子丧明。岂亦天所不佑乎。周易系辞。孔子作也。欧阳公独訾之。司马温公作疑孟。其訾孟子尤甚。获罪孔孟。亦获罪于天矣。然二公祀两庑不替。望溪之尊朱子至矣。然其子道章亦蚤世。又何说耶。西河嗣子远宗。官至侍讲学士。世未绝也。若谓嗣子不足为子。则立后之礼为虚文矣。近儒最尊朱者。推陆桴亭张考夫。然两先生皆无后。又何咎焉。夫朱子非不宜尊。然尊之者太过。宁疑经不敢疑注。宁违经不敢违注。虽其甚不于心者。亦必曲说以护之。于是习斋西河之徒。遂奋起而与之辨。是尊之太过。反以召訾警也。然如望溪说。则尊朱者非果心悦诚服也。特畏天不佑而罹不祀之罚耳。朱子岂即引为知己哉。不但已也。今之尊望溪者。亦已太过。即如所作方正学论。訾其震于卒然。而失其常度。为杀身不足以成仁。此苛论也。望溪既自汰之矣。編集者仍录其篇。必使一字不遗。不反以彰其言之失欤。

### 书切问斋文钞后

## 方东树

切问斋文钞三十卷。云间陆中丞朗甫纂。其旨以立言贵乎有用。故辑近代诸贤之作。连类相比。以备经世之略。大约宪法吕东莱。其用意固盛美矣。厥后贺方伯耦耕。为经世文编。则搜采益富。体例益备。要陆氏实为之嚆矢云。树尝合二编所辑而读之。窃见诸贤之作。其陈义经物。论议可取者固多矣。而浅俗之词。谬惑之见。亦不少。然登之。漫无别白。非所以示学者之准法也。且陆氏之论文又非矣。其言曰。是编不重在文。其说当矣。而又曰以文言道俗情。固高下之所共赏。又曰道在立言。不必求之于字句。又曰文之至者皆无意于为文。无意为文。而法从文立。往往与先秦两汉唐宋大家模范相同。嗟乎。谈亦何容易耶。循陆氏之言。而证以卷中之文。将使义理日以歧迷。如汤潜庵推阳明功业。而并称其学术。不知功业在一时。学术在万世。学术误则心术因之。心术坏则世道因之。阳明率天下以狂。而詈朱子为洪水猛兽。其罪大矣。当日宸濠之事。阳明功诚奇伟。观其临事能尽得屯卦道理。可谓贤矣。然但当服其功。不得因此谓其学术非误也。文体日以卑伪。而安得谓克同于先秦两汉耶。夫文字之兴。肇始易绳。其本用。原以治百官察万民。岂有空言无因而为一文者乎。特三代以上。无有文名。执简记事者。皆圣贤之徒。赓歌谟明者。皆性命之旨。文与道俱言为民则。洎孔氏之门。始以文为教。四科之选。聿有专能。自是以来。文章之家。杰然自为一宗。而不可没。固为其能载道以适于用也。凌夷至于秦汉。道德泯然绝矣。而去古未远。文章犹盛。往与姬传先生言。西汉文字。皆官文书。而何其高古雄肆若彼。汉魏以降。道丧文敝。日益卑陋。至唐韩子始出而复于古。号为起八代之衰。八代者。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也。故退之论文。自六经左史庄屈相如子云数人而外。其它罕称焉。于是重古文者。以文为上。非祖述六经左史庄屈相如子云者。不得登于作者之策。重用者以致用为急。但随时取给。不必以文字为工。二者分立。交相持世。涉识之士。眩瞽惶惑。莫知所宗。苟事调停。终未得理。闲尝折衷斯义。以为必重古文。而后谓之文乎。则自东汉以来至于今。又将以至于万世而无穷。天下所用以治百官察万民者。一日不可无。而安能待之遥遥不世出之作者乎。谓随时取给之文。但使有用。即与作者无异。则自东汉至于今。工为致用之文。不知几千百人。而何以都不传于后。而独此寥寥数作者。光景常新。久而不敝。而为人所循诵效法乎。可知文章之道。别有能事。而不得以不知而作者强预之也。陆氏又谓有用之文。如布帛菽粟。华文无实者。如珠玉锦绣。虽贵而非切需。吾又以为不然。使世之人皆惟是取给于布帛菽粟而已。则是禹可以恶衣承祭。而不必致孝乎鬼神。而山龙华虫之饰。与夫珍错玉食之供。凡三代圣王典礼之盛。皆可废也。且夫菽粟人口。隔宿而化为朽腐矣。吾人三年不制衣。则垢敝鶻

结矣。是故今日之菽粟。非昨日之菽粟也。已敝之布帛。非改为之布帛也。此随时取给之文。所以不传于后世也。

若夫作者之文则不然。其道足以济天下之用。其词足以媲坟典之宏。茹古含今。牢笼百氏。与六经并着。与日月常昭。而曷尝有无实之言。不试而云者乎。今不悟俗学凡浅不能为是。而徒指夫猥子浮华无用之文。以为口实。是尚不足以杜少知之口。而何以服作者之心乎。孟子曰。取食色之重者与礼之轻者相比。奚翅食与色重也。吾观集中诸贤之制。其意格境象。字句辞气。多与古人不类。且有甚猥俗不识禁忌者。而便谓足以跻于先秦两汉唐宋大家。其信然乎。俗言易胜。缪种易传。播之来学。将使斯文丧坠。在兹永绝。亦文章之会也。况彼所谓菽粟者。或糅以秕稗矣。或糅以杂毒矣。彼所谓布帛者。或易以刻楮矣。或易以木叶矣。善乎虞道园有言曰。循流俗者不知去陈腐。强自高者惟旁窃于异端。如朱彝尊与谭子羽书凌廷堪复礼黄中坚佛氏论等文皆是凡若此者。辨之不审。非杀人则以误人。以此为用。非良用也。然则如之何而可。曰在易之家人曰言有物。艮曰言有序。

夫有物则有用。有序则有法。有用尚矣。而法不可偕。必有以矫而正之。讲明切究。遵乎轨迹。以会其精神。使夫古人音响之节。律法之严。学者有所望而取则焉。岂可以随俗恒言。任意驱役楮墨乎。作者之徒宜谨之于此。韩子曰。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元。非要非元。而长并录。是书不止百篇。诗不止三百。非惟汗牛充屋不能尽载。且适以罔道迷人。故曰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纂辑之家宜谨之于此。若都不能。则但取经事不与论文可也。三通是已。

经世之作。因文见道。所谓以致用为急。随时取给。不以文字为工。然自一二公牒章程外。何尝尽以随俗恒言。任意驱役楮墨者。抑扬太过。俱不免文家结习。是篇指摘处。虽涉偏苛。而议论颇严正。录之。以见著作纂辑。皆非可苟焉已也。

书 皇朝经世文编学术门后

叶裕仁

皇朝经世文编学术门所录格言名论。可谓多矣。然错杂不伦。烦而寡要。经世之务。固如是已耶。盖学术之是非邪正。关乎世运之兴衰治乱。何其重也。予以为辑是编者。宜以崇正学黜异端为首务。上则论列帝王之学。凡黼座之箴规。经筵之敷奏。朝臣之谏牒。足以正君而善俗者。皆可载也。至于学校党庠术序之教法。先儒读书讲学之规约。皆可载也。要使求治者知所振兴。后学者端其趋向庶几得之。若前人格言名论。不可胜收。况其所录。多一隅之说。更有害理之甚者耶。盖干嘉以来。去汤陆诸君子已远。儒者一趋于训诂考据。炫奇

博。理学衰息。孔孟之道不着。宜其所见止此也。书之以告世之阅是编者。

### 湖南文征序

曾国藩

吾友湘潭罗君研生。以所编纂湖南文征百九十卷示余。而属为序其端。国藩陋甚。齿又益衰。奚足以语文事。窃闻古之文。初无所谓法也。易书诗仪礼春秋诸经。其体势声色。曾无一字相袭。即周秦诸子。亦各自成体。持此衡彼。画然若金玉与卉木之不同类。是乌有所谓法者。后人本不能文。强取古人所造而摹拟之。于是有合有离。而法不法名焉。若其不俟摹拟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约有二端。曰理曰情二者。人人之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以笔诸书而传诸世。称吾爱恶悲愉之情。而缀辞以达之。若剖肺肝而陈诸简策。斯皆自然之文。性情敦厚者类能为之。而浅深工拙。遂相去什百千万而未始有极。自经而外。百家箸述。率有偏胜。以理胜者。多阐幽造极之语。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胜者。多悱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丰缛而寡实。自东汉至隋。文人秀士。大氏义不孤行。辞多俚语。即议大政。考大礼。亦每缀以排比之句。间以婀娜之声。历唐代而不改。虽韩李锐志复古。而不能革举世骈体之风。此皆习于情韵者类也。宋兴既久。欧苏曾王之徒。崇奉韩公以为不迁之宗。适会其时。大儒迭起。相与上探邹鲁。研讨微言。士慕效。类皆法韩氏之气体。以阐明性道。自元明至圣朝康雍之间。风会略同。非是不足与于斯文之末。此皆习于义理者类也。乾隆以来。鸿生硕彦。稍厌旧闻。别启涂轨。远探汉儒之学。因有所谓考据之文。一字之音训。一物之制度。辨论动至数千言。曩所称义理之文。淡远简朴者。或屏弃之。以为空疏不足道。此又习俗趋向之一变已。湖南之为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苗所萃。盖亦山国荒僻之亚。然周之末。屈原出于其间。离骚诸篇。为后世言情韵者所祖。逮乎宋世。周子复生于斯。作太极图说通书。为后世言义理者所祖。两贤者。皆前无师承。刳立高文。上与诗经周易同风。下而百代逸才。举莫能越其范围。而况湖湘后进。沾被流风者乎。兹编所录。精于理者盖十之六。善言情者约十之四。而骈体亦颇有甄采。不言法而法未始或紊。惟考据之文。搜集极少。前哲之倡导不宏。后生之歆慕亦寡。研生之学。稽说文以究达诂。笺禹贡以晰地志。固亦深明考据家之说。而论文但从体要。不尚繁称博引。取其长而不溺其偏。其犹君子慎于择术之道欤。

### 欧阳生文集序

曾国藩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传先生鼐。善为古文辞。慕效其乡先辈方望溪侍郎之所为。而受法于刘君大櫬。及其世父编修君范。三子既通儒硕望。姚先生治其术益

精。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犹前世所称江西诗派者也。姚先生晚而主钟山书院讲席。门下簪籍者。上元有管同异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东树植之。姚莹石甫。四人者。称为高第弟子。各以所得传授徒友。往往不绝。在桐城者。有戴钧衡存庄。事植之久。尤精力过绝人。自以为守其邑先正之法。禮之后进。义无所让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时服膺。有新城鲁仕骥絜非。宜兴吴德旋仲伦。絜非之甥为陈用光硕士。硕士既师其舅。又亲受业姚先生之门。乡人化之。多好文章。硕士之从。有陈学受蓀叔。陈溥广敷。而南丰又有吴嘉宾子序。皆承絜非之风。私淑于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学。仲伦与永福吕璜月沧交友。月沧之乡人。有临桂朱琦伯韩。龙启瑞翰臣。马平王锡振定甫。皆步趋吴氏吕氏。而益求广其术于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于广西矣。昔者国藩尝怪姚先生典试湖南。而吾乡出其门者。未闻相从以学文为事。既而得巴陵吴敏树南屏。称述其术。笃好而不厌。而武陵杨彝珍性农。善化孙鼎臣芝房。湘阴郭嵩焘伯琛。溆浦舒焘伯鲁。亦以姚氏文家正轨。违此则又何求。最后得湘潭欧阳生。生。吾友欧阳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于巴陵吴君湘阴郭君。亦师事新城二陈。其渐染者多。其志趋嗜好。举天下之美。无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当乾隆中叶。海内魁儒畸士。崇尚鸿博。繁称旁证。考核一字累数千言不能休。别立帜志。名曰汉学。深摈有宋诸子义理之说。以为不足复存。其为文尤芜杂寡要。姚先生独排众议。以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不可偏废。必义理为质。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一编之内。惟此尤兢兢。当时孤立无助。传之五六十年。近世学子稍稍诵其文。承用其说。道之废兴亦各有时。其命也欤哉。自洪杨倡乱东南。荼毒钟山石城。昔时姚先生撰杖都讲之所。今为犬羊窟宅。深固而不可拔。桐城沦为异域。既克而复失。戴钧衡全家殉难。身亦欧血死矣。余来建昌问新城南丰。兵燹之余。百物荡尽。田荒不治。蓬蒿没人。一二文士转徙无所。而广西用兵九载。盗犹汹汹。骤不可爬梳。龙君翰臣又物故。独吾乡少安二三君子。尚得优游文学。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辙。而舒焘前卒。欧阳生亦以瘵死。老者牵于人事。或遭乱不得竟其学。少者或中道夭殁。四方多故。求如姚先生之聪明早达。太平寿考。从容以跻于古之作者。卒不可得。然则业之成否。又得谓之非命也邪。欧阳生名勋。字子和。没于咸丰五年三月。年二十有几。其文若诗。清缜喜往复。亦时有乱离之慨。庄周云。逃空虚者。闻人足音蹵然而喜。而况昆弟亲戚之警欬其侧者乎。余之不闻桐城诸老之警欬也久矣。观生之为。则岂直足音而已。故为之序。以塞小岑之悲。亦以见文章与世变相因。俾后之人得以考览焉。

与欧阳筱岑论文派书

吴敏树

承复寄示才郎功甫遗。令更审存老弟前年所圈别处。今覆之。诚未免过隘。盖使功甫而在。弟以是绳之。以持文章家论。犹可也。今遗无几而多没之。则使人不尽见其所用心。宜兄之有阙然也。研生老兄所点存。实皆足以问之当世。就以此本付刊良可。至卷首曾侍郎一序。其文甚奇纵有伟观。而叙述源流。皆以发功甫平生之志意。然弟于桐城宗派之论。则正往时所欲与功甫极辨而不果者。今安得不为我兄道之。文章艺术之有流派。此风气大略之云尔。其间实不必皆相师效。或甚有不同。而往往自无能之人。假是名以私立门户。震动流俗。反为世所诟厉。而以病其所宗主之人。如江西诗派。始称山谷后山。而为之图。列号传嗣者。则吕居仁。居仁非山谷后山之流也。今之所称桐城文派者。始自乾隆间姚郎中姬传。称私淑于其乡先辈望溪方先生之门人刘海峰。又以望溪接续明人归震川。而为古文辞类纂一书。直以归方续八家。刘氏嗣之。其意盖以古今文章之传。系之己也。如老弟所见。乃大不然。姚氏特吕居仁之比耳。刘氏更无所置之。其文之深浅美恶。人自知之。不可以口舌争也。自来古文之家。必皆得力于古书。盖文体坏而后古文兴。唐之韩柳承八代之衰。而挽之于古。始有此名。柳不师韩。而与之并起。宋以后则皆以韩为大宗。而其为文所以自成就者。亦非直取之韩也。韩尚不可为派。况后人乎。乌有建一先生之言以为门户涂辙。而可自达于古人者哉。弟生居穷乡。少师友见闻之益。亦幸不遭声习濡染之害。自年二十时。辄喜学为古文。经子史汉外。惟见有八家之书。以为文章尽于此尔。八股文独高归氏。已乃于村塾古文选本中。见归氏一二作。心独异之。求访其集于长沙书肆中则无有。因托书贾购之吴中。既得其书。别钞两卷。甲辰入都。携之行篋。不意都中称文者。方相与尊尚归文。以此弟亦妄有名字。与在时流之末。此兄之所宿知也。又见望溪文集。亦欲钞之而竟未暇。盖归氏之文。高者在神境。而稍病虚声。望溪之文。厚于理。深于法。而或未工于言。然此二家者。皆断然为一代之文。而莫能尚焉者也。其所以能尔者。皆自其心得之于古。可以发人而非发于人者。往时见功甫喜寻时人之论。称刘姚之学。以为习于名。而未稽其实。私欲进之。其于论诗述梅伯言之说。云当自荆公入。尤为害道。此等言议。殆皆得之陈广。广才虽高。不能为文士。而论说多未当于人心。今侍郎序文所称诸人。学问本末。皆大略不谬。独弟素非喜姚氏者。未敢冒称。而果以姚氏为宗。桐城为派。则侍郎之心。殊未必然。然弟岂区区以侍郎之言为枉而急自明哉。惜乎不及与功甫究论之耳。

宗派之说。良为误人。此文开拓学者心胸。一破拘牵依附之习。至论姚氏。未为允当。曾文正有致南屏书。录于此。书云。去岁辱惠书。久未奉报。尊书

以弟所作欧阳生集序中。称引并世文家。妄将大名胪于诸君子之次。见谓不伦。李耳与韩非同传。诚为失当。然赞末一语曰。而老子深远矣。子长胸中。固非全无涇渭。今之属辞连类。或亦同科。至姚惜抱氏。虽不可遽语于古之作者。尊兄至比之吕居仁。则亦未为明允。惜抱于刘才甫。不无阿私。而辨文章之源流。识古书之正伪。亦实有突过归方之处。尊兄鄙其宗派之说。而没其笃古之功。揆之事理。宁可谓平。至尊緘有曰。果以姚氏为宗。桐城为派。则侍郎之心。殊未必然。斯实搔着痒处。往在京师。雅不欲溷入梅郎中之后尘。私怪阁下幽人贞介。何必追逐名誉。不自閤惜。昔睹醜蔑之面。今知君子之心。云云。文正平生宗仰姚氏。至列之圣哲画像记。盖道其师承得力处。原非欲以桐城嫡派自居。此书可以互证。窃谓文无定法。以义理为胜。载道之文。上下千古。必有独往独来之概。精气相辅。斯为足传。自俗学近名。不得不规摹以求速化。于是宗派之说行。而文体日伪。文品日卑。入主出奴。学术寢坏。录此见文家自有真际。有志者庶毋以故步自封焉。

#### 复曾涤生阁学书

刘蓉

前书畅论道德文章。穷源竟委。详哉其言之。所以启其蒙昧者多矣。顾于鄙衷有未尽释然者。计非晤论反复。从容旬日。不足以畅彼此之怀。而合异同之趣。书词所陈。虑无以达精微之意。而蓉拙于辞而吃于辨。度不能帅羸卒以角胜也。顾维下教之殷。不敢不尽其愚。聊陈所疑以塞来诲。窃以文莫盛于六经。道莫隆于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彼数圣人者之于道。皆躬践而身有之。故其达于政事。见于制作。着于动作威仪之余者。莫非道德之懿。而其发之言语笔诸简册者。又皆昭著发皇而不可掩。盖道德之精。由是以传。而文章之盛。于是为至。后世虽有能言之士。未有能及之者也。尧舜周孔之相去。远或千年。近者犹数百岁。古今殊代。闻见异词。资禀诣力又不同科。然或性之而圣。或反之而贤。要其成功。先后一辙。六经之作。或纪言。或述事。或以卦画。或以咏歌。或以辨威仪。或以彰节族。旨归既异。体制不同。譬诸草木。区以别矣。然本末始终。同条共贯。又若出于一人之口。而无一言一字之不相发明也。若是者何哉。道之散于事物者。虽万殊而一本。而其具于人心者。更千载而一揆。圣人者。既皆默识心通。而驯至乎其域。则所以得之心而传诸口者。自然若合符节。无复毫发之异。故文字所著。千圣之统系焉。圣贤虽。而其学问治术之存于六籍者。历万世而犹可见也。后之求圣贤者。苟非精研究文字。固无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非心体而躬诣之。亦安能实有诸己。而冀其有一言一行之合哉。秦汉以降。道学失传。诸子百家。各以其意为说。而不根无实似是而非之论。哗然争鸣。纷纷与六籍相乱。其间贤者。或颇考信六艺而知所折衷。然



不究其实。而务侈其词。不充其内。而务袭其外。则言曰以庞。本曰以丧。而道与文乃自此分途焉。学者诚能体圣贤之言。精思熟讲而自得之。则彼之纷纷。固不足以淆吾之鉴。不幸涉道日浅。圣贤平淡质实之理无所履于其心。而于彼说之新奇而可喜。麤厉而不平者。反误有所感而入焉。则性情深至之余。心术隐微之地。所以受其病者不少矣。昔之君子盖有忧之。故切切举以为戒。而弟前书所陈。亦辄引以为说。盖尝身受其病。而痛自惩焉。非敢漫不加察。猥自同于世人之说也。今观来教之言。则所取于文字者。固必以道为权衡。而非专嗜华藻之谓。然或甚称迁愈。以为见道之深且博。且复引而进之孔孟周张之次。则虽以来书诲谕之详。终不能不以为疑也。迁之为史。其识解诚有过人者。然论道德则杂黄老。论事功则尚权谋。论六国得失楚汉兴废。要不出形势强弱之间。及其论文王治岐之政。至谓降阴德以分纣之天下。立说之谬。岂知道之君子而顾出此哉。其它序游侠。传货殖。与夫纪传论赞之词。凡所是非讥贬。类借以舒其愤懑怨怼之私。而不衷于理。知德之士。盖难言之。独其文词高妙。意致豪宕。纪传所述。数代之事具焉。是以儒者多读其书。而后世文章之士。尤尊仰而诵法之。至于志先王之道。穷学术之归。固未有即其言以求之者也。

昌黎之学。固非马迁之比。其着于文字者。亦往往有见于道。而多所发明。然惟不务躬行心得之效。而但欲托空文以自见。是以君子犹或病之。盖大道之传。初不系区区文字之末。而非实有诸己。则其言之见于文字者。亦必不能一本乎道以出之。此其华实醇疵。铢两等差。自有定分。虽阿所好者。欲稍假借焉而不得私也。老兄但以爱其文词之故。欲并举所谓道者归之。不已过欤。盘诰诸篇。聱牙佶屈。盖杂出于古语方言。考其辞。时若不文。要其推心委诚。反复告谕。乃若家人父子之相与。岂得以不文少之哉。后世诰命之作。典美华赡。务侈于三代。然词虽文而诚不属。求所谓忠厚恻怛之意不可得也。则徒文之不足尚亦可见矣。郑卫之诗。大都淫乱之词。圣人存之。盖以为戒。然惟其性情之感。一出于情欲之私而不得其正。是以达诸咏之余者。荡然无复礼义廉耻之防。凡皆其诚之不可揜者也。今欲推尊迁愈。而援此以为例。固已自觉其言之不可训矣。君子之学于古人。而求至之也。将必于其道之至焉者求之。故学射者必于羿。学乐者必于师旷。学御者必于造父王良。苟舍是而他求。求焉而不尽其道。未有能至焉者矣。是故以文论。则迁愈为工。如以道则不独史迁之诬且驳者不得与焉。虽其贤如昌黎者。犹不足师也。夫器识如昌黎。文章经术如昌黎。立朝节概如昌黎。求之后世未易多得也。而弟以为不足师者。以为君子之为学。苟无志于道则已。其志于道。则必效法其至焉者。而不当守一隅以自隘。如昌黎之才之识。苟充积完养。躬圣道而力践之。其所成就。岂在孟氏

下哉。惟不能然。而萦情于仕宦。役志于文艺。苦心孤诣。而不得圣者以为依归。同时辈流。如孟郊张籍李之徒。才识又远出其下。不能执古道相切磨。故凡所辛苦而仅得之者。止于如此。每读其书。想见其人。惜其所遭之不偶。德不备于躬。道不彰于天下后世也。天之生人众矣。求其聪明魁杰。甚有志于古人之道者。千百辈而难一覩。求其德崇业广。继往圣而绍斯道之传者。数百年而不一遇也。自汉迄隋。五六百岁而后得王仲淹。又数十百年而后得昌黎。二子者。皆不世出之才。所见不为不大。所以自任不为不重。而详所著述。要终始以考其成功。皆不能无遗憾于前哲。以此见天之生才之难。而吾所以充养成就之者之尤不易。士君子处庸庸万众之中。负奇才异器。锤两间之间气。阅几世而一出。宜如何珍重自爱惜也。老兄之器识。盖已不下昌黎。而文章议论。亦往往似之。以蓉耳目所见闻。聪明材力如此其比者。殆未可一二数。诚敬之重之。不敢以意所不慊者相期望。故往岁奉书贡所怀。尝盛有所称述。中间流播。或致物议。以为标榜之词。而蓉不敢以自明也。相知有浅深。责善有至有不至。其云云也固宜。伏愿暂辍文字之习。力究道德之归。用副企慕者之心。而塞纷纷之口。且勿使后之论者。如今日所以惜昌黎之意。区区之心。不胜至愿。如蓉谫劣。闇于识而腐于材。盖不足与于有无之数者。限于其天。固无强焉。乃若其志。则亦未尝不望圣贤之门墙。而思游历焉。非乐乎其名而托之。实以为人之为人。必如是而后可以无憾。故求之八九年。茫然未有一得之效。而不敢以自悔。其于诗古文词。凡百技能之事。虽万万不如人。未尝引以为耻。见匹夫匹妇之至行。则心折焉。愧汗悚惶。而自其弗若。此浅夫卑陋之识。不足陈于大雅之前者。以老兄见爱之深。辄自忘其固陋。而一陈崖略。倘可使之教诲乎。则诱而进之。亦故人始终之惠也。

#### 答陈硕士编修书

#### 李宗传

接赐书。欣慰无既。曩识阁下名。已心仪其人矣。后自都门来者。具述阁下虽处京职。绝不撻情仕宦。夙夜砥砺。以古人行身植志自期。宗传闻之。未尝不跃然起也。远隔数千里。无由会合。又领县事。日与案牍为缘。文字阔疏。摈弃于当世儒雅之林久矣。不意阁下因一二友朋之说。远辱下问。意气懃懃。以学问之通于治法者。用相推许。嗟乎。砉磨乎事业。奋发乎文章。韩氏之学也。如宗传者焉能之。古人讲明于天人性命之理。博观于理乱兴衰之故。于古今天地名物。皆了然于心目之间。而无毫发丝粟之不详且尽者。其不得志。终身蕴之而已。其得志。则措之经纶。书诸简册。皆足明道义以维风俗。盖其施之政事者。不求之政事也。其发为文章者。不求之文章也。一而已矣。后之人在野则学为文。入官则学为政。且有谓入政则不可为学者。此吏治之所以日衰。

而文体之所由日降也。阁下谓既膺民社。其所设施。必见端倪于文字之间。是于古人通经致用者。一以贯之矣。宗传学疏才拙。于文字一道。未能窥探古人。至试用为吏。将十年矣。政治何有也。且宗传之居官。非本心也。自度其性情。不可以入仕路。屡欲引退。而时势有不能者。尝以为居其位而不事其事。与事其事而不称其量。皆不如其己也。故宗传所中心汲汲者。泽不亲人。无以答君亲而信朋友。每念及此。悚无地。而见爱者。谬相褒美。阁下亦以为可信。毋乃亟于奖善。而未暇察其真耶。京师人才所萃。宗传欲居此以拓见闻。羁于一官不果。嗟乎。人生数十年于世。官爵之崇卑何足计。惟品望足重于时。而文采不没于身后者。为可贵耳。天下可与言者希矣。阁下知我者。故放言及此。盖大有望于阁下也。伏惟鉴察不宣。

### 致冯展云侍读书

龙启瑞

前奉手书。诸务坌集。尚稽裁答。然每念肫然见爱之诚。与殷然下问之意。未尝不萦洄于中而不能自己也。计维职业清闲。咏歌不废。慰甚。窃尝谓人虽至忙迫之时。亦必有一二刻之闲。可以安坐读书。今之居馆职者。终日倏然物外。无世俗之事关其虑。于此而犹不能博考古今得失善败之迹。与夫礼乐文章之用。以备他日当路而可以自见者。此与凡民之惰游者何异。此何足为卓然自命者道。能知所先务。而不泛用其力。斯可贵耳。治经自是学人第一要义。而求其有裨实用。则史籍较经义为多。荀卿子曰。欲观后王之迹。则于其灿然者已。今之史册是也。经术固不可不明。然行之贵得其意。如徒拘于章句训诂。则是俗儒之学。若欲按其成法。推而行之于世。则如井田封建。用之于古则治。用之于今则乱。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故空谈经学者。正如夏鼎商彝。无适于用。要惟约其理而返之于身。因以推之于世而不泥于其术者。庶有富焉。然则今日之学。亦先学其有用者而已。某智能寡薄。向为无本之学。又中废而不克自振。今仅用之以教人。尚支绌不足于用。则异日之施行于世者可知已。因阁下殷殷垂问。故不秘其愚。而思有所赞于左右焉。伏惟鉴察不宣。

### 答陆祁生书

徐准宜

春闲接奉唁函。曾于致画水文书中。附笔致谢。嗣复奉手翰。并拜大集之惠。比子煮归。又承寄书。及选刻七家古文。所以哀怜不孝创痛哽塞之情。而广其偏仄无聊之见者。甚至。重以奖许过实。感恧何可胜言。大着清刚隽上。必传无疑。而诗中寄托深婉之作。尤耐人吟讽。吾乡诸前辈中。亦未数数见。能如是。信可峣然自异于数百年之闲。古文义法兼备。无愧于七家而八之。宜生平未治古文。诗亦未敢多作。自知才力浅薄。无能与工者角胜负。乃蒙足下不以

为不足与于斯事。而俯赐览观。宜不胜悚然若惊。姑即扣盘扞烛之智。揄扬万一。不知其有合焉否也。七家选择矜严。启示后学。为益不少。顾宜胸中尚有欲言者。辄因读七家文而偶发之。以陈于足下之前。伏维教正。幸甚幸甚。望溪与孙以宁书。有曰。太史公萧曹世家。条举其治绩。则文字虽增十倍不备。故尝见义于侯世家。曰。侯所从容与上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存亡故不着。此明示后世征文之士。以虚实为详略之权度也。其言当矣。然而知其一未知其它也。望溪盖以史法通于传志。颯然自白其所作征君传之非。句略耳。殆未知其义之即可通于他文。又未知其义之兼可通于为学也。夫文之与史。亦岂有异哉。史之所记。政与事也。文以载道。人能言之。而不知政与事之外。非圣人所谓道也。其说非可更仆终。姑略而言之。史也者。道之实而可见焉者也。文也者。道之虚而托焉者也。皆归于有益于政与事而已矣。非天下所以存亡。不足以为史。即非天下所以存亡。人事所以得失。不足以为文。是故论孟也。书也。礼也。春秋也。易也。左氏也。国语也。列代之史也。何一非天下所以存亡。人事所以得失者乎。惟诗以言志。似无关于存亡得失之政。然读之者。可以兴观怨事父事君。则其关于存亡得失者。尤博而隐焉。由是观之。诚有系于存亡得失。无论其为骈偶陆宣公文是也。声韵之文皆可谓之载道。无系于存亡得失。虽合于秦汉唐宋以来古文之权度。亦仅与骈偶声韵同为词章之学而已。于道奚当焉。且文莫善于圣人。而天之生圣人也何为也哉。天生民而立之君。君者。为民而立者也。其生圣人也亦然。必欲其杰出孤立于千百庸众之上。而以自高也。设无此千百庸众。则固无所见圣。亦无为贵圣矣。是故尧舜禹汤文武。治一世之庸众者也。孔孟。治万世之庸众者也。治一世以政。治万世以文。文者。政事之所出。即道之所在也。学文即学道也。是故公卿大夫者。辅君以成治者也。贤人君子。辅圣以成治者也。臣不能辅治。则谓之不称职。贤不能辅治。则谓之小人儒。儒之有君子小人。不仅分于公私邪正。而尤分于大小也。设也公卿大夫所勤勤者。非存亡得失之大端。而惟笾豆仪文之是习。簿书期会之致慎。辄曰吾以是翊君之政。贤人君子所勤勤者。非存亡得失之大端。而惟虚谈夫道德性命。敝精于训诂笺疏。辄曰吾以是绍圣之统。其有当乎。无当乎。必有能辨之者矣。以是律望溪以下诸家之文。以是律震川荆川遵岩唐宋人之文。其轻重离合。不俱可知哉。不可因史公之言而悟为学哉。

大抵望溪惜抱茗柯三家之文。渊雅皆相近。惜抱之贾生论。茗柯之原治。尤然有当于鄙心。而惜抱以贾生诸葛为识时务之要。谓古文尚书之言漫然泛博。人诵其书莫可指摘。必以为圣贤之言如其当理。不知言之不切者皆不当于理者也。旨哉言乎。包蕴闳富。胜于方氏之言文矣。然其意亦止以为读书论世之方。殆亦未知可为学者之鹄也。惜抱之学。或逊望溪。望溪生平邃于周礼。由惜

抱此言观之。则望溪之言周礼。亦第使人无可指摘。并有可指摘处而不自知其学之不切于时也。周礼一书。出自何人。姑不具论。孔子言夏殷之礼吾能言之。杞宋不足征也。居今日而言周礼。其不足征。什伯于夏殷可知也。自孔子不能征。夏殷之礼于周衰。而方氏顾能征周公之礼于今世乎。其意岂真以为今日必可行周礼乎。抑第以为古书而研说之也。其于时务之要何如哉。惜抱学于望溪。故其学亦仅止于词章。宋儒于昌黎仅许以因文见道。不知因文见道。自古圣人莫不皆然。观孟子列叙闻知之圣人。可见闻知者。诵其遗文而知其道也。岂曰接其言论哉。以退之当之。殊有惭色。不谓后世之文因道而见文。反得文而遗道也。无乃囿于所习而不知察与。且夫读书而不能温故知新。通曲鬯。虽多而奚为。自夫释经者。章有连诂。句有定解。而经之亡也久矣。非亡也。所解固是。而以范后人之心思。不许其稍有出。而经之义由此陋矣。子贡子夏能通其说于诗之外。故有始可与言之许。岂直谓之教然哉。凡书固未许夫执一以求之者读也。虽然。道有大小。无往而不为存亡得失所系。而其浅深曲折之际。适观助博之余。固在在有引人入胜者。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特致远则恐泥耳。宜扰扰驰骛者四十余年。识大识小。迄无一就。近虽独抱此见。而齿疏发白。来日苦少。即自今以往。专精竭神。复安能有可自信之一日哉。度终不能如世之为训诂词章者。犹得藉一艺以自见。其与草木同腐也决矣。又何冀乎。然使世有英才。或闲有志于处则辅圣出则辅君者。其或自鄙言发之。以为识途之老马。未可知也。所索经义数十百条。皆蓄之胸中。未欲遽尔录出。良缘怨艾之余。中肠结轳。亦恐所见未定之故。惟所述原学六篇。初为申耆将去。欲付劄劄氏。闻已入君家朗甫先生切问斋文钞中。宜以所言既不附于汉宋两家。又其文纵笔为之。漫无纪律。率尔付刊。即使中有可取。亦虑其无文不远。拟俟别录一通。寄呈左右。诚欲得深于古文义法如足下者。改削而存之。俾得有闻于后。则万幸矣。狂夫之言。里中君子虽多。一二人外。殊未敢与语。不向足下一倾吐而谁告耶。足下集中谦俭说。轻诺辨。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细读终不可为训。能割爱删去否。宜既蒙不鄙。故不敢为足下佞柔之友。大抵吾人立言。不论奇正。要归于不易。犹制治者见成法之已弊。毅然更之。而弊乃愈甚。则不若姑仍其旧之为愈矣。且自古无无弊之法。以谦俭为弊。则仁智忠信亦有弊矣。可立说非之乎。语曰。言必稽其所终。愿足下平心以察其所终。可也。前此来书。日置案头。时时展玩。不异晤对。诚无聊中一大幸事也。胸所欲言。未罄百一。伸纸疾书。已数千言。屡欲毁之。既而思尊集中云。君子之文。亦自竭其才与识耳。毁誉非所计也。况宜本无意于文乎。足下姑妄听之。为宜藏拙。至属至属。

今世言古文宗派者。曰桐城。曰阳湖。此口耳之相习。有不尽然。桐城方侍

郎。继武者刘姚。正变宗旨。亦既同源异流矣。阳湖张编修。折衷经训。出入魏晋。兄弟师友。各有轨辙。华实之闲。往往沛河之离合。献校采茗柯先生手定海峰文钞。则又信阳湖之文。未尝不规桐城。承学之士。无所用其墨守也。今得见求志斋遗文。折衷史法。推大文事。仲平先生盖洞乎艺必达道。儒非空言。与会稽章氏文史通义。同笙磬之音。但使学于古人者。优柔饬饬徐先生此篇。意内言外。可以摧陷廓清剽贼之文。虚僞之文。空言无事实之文。谐笑酬酢俳优之文。皆如大风之吹垢。不佞生晚。不获奉手通人。犹幸内交令子士安且四十年。垂老得读此文。虽嗟惜原学六篇不传于世。而古不朽之立言。正不以多为贵。即以先生之意。读先生之书可也。献平生之言文章二要。曰有实有用。庶几质诸先生而无疑。宗派之别。得无骈枝。谭献跋

### 答陆祁生书

徐准宜

壬午秋与平甫同寓京师。相乐也。已而将别。平甫曰。君行矣。强为我一言。子若言。则吾先言所志者而质之子。其可乎。盖吾自束发以至今。吾之志凡三变而未始有极也。吾少为科举之文。见夫鸿生巨公出语骄人。以为文章者。契券也。功名者。有途路者也。味是。则不足称时人矣。劳吾精敝吾神以从事焉。凡书之博大奥衍。闾里师所不蓄者。见之而若惊。拾焉而若浼。惧其劳吾神而败吾志也。而又见夫循此者得。不循此而亦得。或循此而未必得。吾之心疑焉。然而岁月迁于上。而毛发变于下。如是者已七八年。此吾之一变也。謏闻以为高。吊诡以为狂。亦尝闻其风而慕之。不该不之单文碎义。猎取以为夸。而书之大体者不知也。以为读书者。怡吾神适吾性而已。不知而不问。是县解也戾古而自作。是圆机也。不必劳身苦心。以索解于不可作之古人。华筵当歌。其形。飘飘乎若神厉九霄而粪壤千古也。谓文章之能事。哗众而已。朴学者不足称。而循本者大无谓也。然持吾之所能为。以较夫世之工者。余无甚忝焉。而古人名声若日月者。或舛陋而无华。踏于口而不可诵也。吾始而疑。继而惧。疑夫古人之或余欺。而惧余大惑之终不可解也。此又余之将变者机也。然而岁月迁于上。而毛发变于下。如是者亦六七年。若夫包罗百氏。旁通九流。成一家之言。综万物之情。吾今知贵焉而未敢有志也。嗟夫。吾之志凡三变。而吾之壮时则既逝。而今所志者。茫乎其无津涯而无所向也。不亦大可悲夫。曾亮闻其言而惊焉。且有所惧焉。何其言之有似于我也。吾不能自言者。而平甫言之。吾且不自知其可悲也。不亦大可惧耶。虽然。吾与平甫其自是而务于实乎。自先秦两汉之书下到今。读其近古者焉。不如是者文卑。黄帝颛顼之书下到周。读其近古者焉。不如是者文伪。凡学之道。在因吾所知以求其所不知。是谓精一以致二。虽杪必效。无畏所不知而阻其所知。在因吾之所能而求古

人。无循古人之所能而忘吾身。无达于心而畏难于手。无玩其词而不求诸声。无割裂首尾而资高言。无改易途辙而适异路。无小有所获而裸于人。人无告人以不问而取憎。无畏乎时讥。无疑乎古人。无欺乎后人。吾与平甫其乐是而终吾身乎。进于是而有事业焉。是待时而成者也。进于是而有道德焉。吾不敢为平甫限也。然平甫之所志于是文者。固舍是而未由以成者乎。

### 城南书舍图序

吴嘉宾

昔人谓年少读书之时。非著书之时。予尝以为不然。君子终其身无著书之时也。岂独年少哉。虽然。读书矣。将无疑乎。将无信乎。将无是非乎。疑者将弃之乎。信者将意之乎。是非者将一之乎。必将析其疑。同其信。别白其是非也。如是则安能以无着。着之为言。显吾之所藏于心者而已。所谓着之于策也。非作也。如使吾奋然曰。吾方著书教后世。古人之为言者不备也。虽圣人敢有如是之一日乎哉。如使吾析其疑。同其信。别白其是非。著书即读书也。无读无着。无着无读。读如听辞。着如论谏。今语治狱者曰。子姑听辞勿论谏可乎。自宋以后。士之著书者多。由读书者多也。弊在不忍而兼存之尔。善读书者。勤慎所存。吾读书而疑焉。毋曰疑而已。必有说。吾着吾之所以疑。他日有以思也。观说者。亦得吾之所以疑。有以为吾释也。吾读书而信焉。毋曰信而已。必有说。吾着吾之所以信。他日有以据也。观说者。亦得吾之所以信。有以为吾征也。吾读书而是非焉。毋曰是非而已。必有说。吾着吾之所以是非。他日有以辨也。观说者。亦得吾之所以是非。有以为吾折衷也。如是乃可以明吾心。修吾辞。退然而让曰。吾未敢著书。是自欺自匿之道也。是塞来者之术也。著书犹言语也。吾言而善。天下将应焉。而吾将求益焉。吾言而不善。天下将违焉。而吾将改以从善焉。慎之可也。貌为默不可也。今之世。妄说者亦多矣。彼固有说。而后天下得以知其妄也。否则妄者且冒贤矣。惩妄而废说。与因噎而废食。奚以异哉。夫妄者。虽戒之不止也。使谨者畏而不敢言。则吾心之所得。将何由而待正于天下后世欤。吾友叶润臣为城南书舍图。请予一言。润臣从父兄之后。其能读书吾知之。其能不徒读书吾俟之。润臣谨者也。故以其素与润臣交相勉者。书以为赠。

卷七 学术七师友

### 师说上

姚莹

士之不振于天下也非一日矣。道德废。功业薄。气节丧。文章衰。礼义廉耻何物乎。不得而知也。国家之养士也亦非一日矣。具科条。明法令。教之有长。进之有阶。乃欲正人心而人心日敝。欲端士习而士习日非。不究其本。徒恃一

二俗吏。以区区尺寸之法绳之。此岂有得哉。或曰。士也者。视上之所养古者先王之养士也。禄足以代耕。赐足以周困。凡入学者。太子以下得与之齿。而王与公卿大夫又以时入学。亲与雍容揖让。其礼也隆。其情也洽。有不率教。移之郊遂而已。戳辱不及焉。异等于凡民也。后世教不同而礼益薄。俊秀之选。古所以表章德艺也。今以为荣身之名。卿大夫之位。君所与共治天下也。今以为施恩之具。上之临下。分绝而不通。下之应上。日偷而不实。其不振也固宜。吾独以为不然。今夫古礼之不可复也。亦犹江河之不可复返矣。激而行之。不若顺而导之之利也。治于其委。不若清于其原之易也。清其原奈何。曰。教士之责。君与师均。而今日之势。师道尤重。士大夫皆延师教弟子矣。弟子虽不。莫不以先入为主。其教之也。示之法。鼓其志而已。夫所为法何法也。将使之汨没心性。蔑弃品节。求为世俗之学。以取富贵乎。抑将追古人之学。以立身成名于天下也。童子何知见可悦者则志之而已。今不使之悦于道德功业气节文章。而使之悦乎科名荣利。与夫一切苟之事以为志。呜呼。志则荒矣。异时倾巧奸佞。败节堕名。负君亲。辱乡党。其生也悠悠。其没也泯泯。乃始咎其学术之不正。不亦大可悲哉。夫人至倾巧奸佞。败节堕名。负君亲。辱乡党。悠悠以生。泯泯以死。则礼义廉耻之亡久矣。顾何为而至斯极也。岂非始教者未得其道与。扬子曰。师道立则善人多。此人心学术之所由来也。

#### 师说下

姚莹

天下之事。其始也行之甚易。而信之甚难。其卒也成之匪难。而行之实难。教人者。能明其难易之故。而利导之。亦可以师矣。君子之观人也。必先器识。今有士于此。其少也。确确然。嶄嶄然。及其长也。颀颀然。轩轩然。此其圭角早程规模已具者。贤父兄之所乐。而常人亦卜为令器者也。又有士于此。其少也。循循然。庄庄然。及其长也。浩浩然。汪汪然。此其圭角不形志量莫测者。贤人君子之所叹望。而父兄或以为无用亦有矣。虽然。斯士之卒有用与否。吾无以必之矣。则必之于其师。师之言曰。是易成也。吾以难期之。则斯士幸矣。师之言曰。是难能也。吾以易速之。则斯士其尚可虑乎。嗟乎。士既不及隆古之时。得沐先王之教泽。出入学校之中。与贤君卿大夫相接。以修明乎孝弟忠信之义。雍容乎典章礼乐之文。退又不得当世之名贤硕儒以为师友。相与讲习讨论。充广其闻见。淬厉其志气。徒抱此区区远大之志。旷然遐思。悄然块立。甫出一言。举世震骇以为怪。虽父兄亦未尝不咎之。此愤激之徒所以绝意矫俗。致成其孤僻。而莫究夫中正之归。而英杰之流乃中道自足。或流于放荡。致有支离决裂之病。转为害于天下。则皆不得师之故也。呜呼是可感矣。



## 尊师正义

俞正燮

今之言者曰君亲师。曰天地君亲师。此皆古有之礼。檀弓云。事亲有隐而无犯。事君有犯而无隐。事师无犯无隐。国语栾共子云。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文子符言云。道之为宗。有形者皆生焉。其为亲也亦戚矣。飨谷食气者皆寿。其为君也亦惠矣。诸智者学焉。其为师也亦明矣。白虎通封公侯云。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尊君父师。是三者相并。礼运云。天生时而地生财。人其父生而师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大戴礼三本云。无天地焉生。无先祖焉出。无君师焉治。荀子礼论云。天地者生之本。先祖者类之本。君师者治之本。是五者相并也。此言人师也。荀子致士云。弟子利通则思师。诗曰。无言不讎。无德不报。此之谓也。吕氏春秋尊师云。生则谨养。死则敬祭。此尊师之道也。事五谷。取鱼。求鸟兽。此尊师之道也。视舆马。慎驾御。适衣服。务轻暖。临饮食。必蠲絜。善调和。务甘肥。必恭敬。和颜色。慎辞令。疾趋跲。必严肃。此所以尊师也。此所谓人生于三事之如一。七十子从孔子之礼也。人师为然。经师亦有之。礼。祭先师于瞽宗。天子至学。命有司行事。兴秩节。祭先师焉。是传经之师。死则敬祭也。汉经师有服。晋书隐逸传云。郭瑀师郭荷。尽传其业。荷卒。瑀曰。父生之。师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师不服重。盖圣人谦也。遂服斩衰。庐墓三年。亦言经师。唐书韦表微传云。以学者薄师道。不如声乐贱工能尊其师。乃着九经师授谱。亦言经师。韩愈始以文体迎距之法为人师。而号曰传道。尊师者亦有效。宋袁文瓮牖闲评。言其家延先生。敬礼备至。遂得成名。且相继科名。其为师能尽职者亦有效。朱弁曲洧旧闻云。屯留王诰应举。梦胡僧谓之曰。君行徒劳耳。骨相不应得禄位。年五十余又应举。梦前僧贺之曰。君教童子。用心笃志。不负其父母所托。为有阴德。天益君寿而报以禄位。是岁果正奏名于马涓榜下赐第。历官数任。以奉议郎致仕。年七十七。卒于家。则教读者之室。鬼神未尝不临之也。为师者可以知所惧矣。今与师以财。盖自汉以来。所谓资也。魏志邴原传注。引原别传云。原家贫早孤。无钱资师。师曰。我徒相教。不求资也。北魏书贾思伯传云。师事北海阴凤。业竟。无资酬之。凤遂留其衣物。又清波杂志云。张子韶言。今教子弟者。以主人所赠厚薄为教之隆杀。则师自失其道。瓮牖闲评云。袁氏择从刘先生。未尝三日无馈遗。东京梦华录云。市学先生春社秋社。重五重九。豫敛诸生钱作会。诸生归时。各携花篮果实食物社而散。此固生财之道。近人情也。

与友人论师书

方东树

来教称自退之作师说。后来学人多有续为之说者。虽意旨各殊。而皆得一义。于以辅世翼教。至为宏益。不可废也。愚旧蓄一疑。久未敢发。敢因明论所及而私布之。近世士夫。援上慕势而无阶。则壹以师密比之。夫师也者。随道义所在而为之名者也。恶可以私妄势利媚说。自菲薄为也。韩公曰。时无孔子。不当在弟子之列。孔子没。门人以有若似夫子。欲以事夫子者事有若。曾子不可。陈相说许行而从学其道。孟子责其倍师。若慕势而以空名劫其号。非但无义。抑实可鄙甚矣。何北山为朱子再传。而未尝受人之北面。亦不敢轻师于人。古者君师不分。故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周公以九两系邦国。三曰师以贤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则皆人师也。司徒本俗联师儒。师以德行教民。儒以六艺教民。则师为人师。儒为经师。至文王世子。释奠于先圣先师。则先圣人师。先师经师也。皆所谓传道授业解惑者也。若夫近世时文科举之师。与巫医艺术百工之师相等。又有刑名钱谷幕学之师。分儒者之一节而专门。虽不知本。亦供世用。则皆有授业解惑之实。固当称师。惟夫乡会主试房考。及外吏保举属官。乃公忠循职。举贤援能。以人事君之义。而冒师生之名。殊不应礼。甚无谓。夫受爵公朝。拜恩私门。为国用人。而已收其恩。师与门生。两犯不题。昔韩文公出陆宣公之门。终身未尝称师。陆文安为吕东莱所取士。鹅湖之会。东莱见文安如前辈。不敢与之论辨。文安对东莱则称执事。对他人则称伯恭。亦未尝以为师也。舒文靖公不师其座主。亦不门生其所举士。明霍文敏公韬亦不师其座主。邱琼山亦尝论此以为不应称师。近陈说岩相国荐陆清猷。及见。不用师生称。说岩大激服。且云昔年冯益都荐魏环极。己曾荐王阮亭汪钝翁。皆未尝用师生礼。呜呼。可谓以礼自处。而又能以礼处人者也。世禄之家。往往多门生故吏。苟如张安世谢瞻羊佑柳玘王曾王旦之所戒。则政当避之。而又可侈为荣名乎。且士子幸由师儒起家。舍大司成不师。而独亲此。尤为失其类也。甚者有慢其伯叔。慢其幼所受业贫寒之师。而独隆其房师座师保举之师者矣。薄其昆弟。薄其昆弟之子。而推恩此师之子弟者矣。又甚则即此师也。苟失势衰落度不复振。则其待之亦寢薄。自有此师。而世多失其本心。又况沦夷以至斯极也。昔三代圣王必有师。而四岳荐舜。不闻有门生天子之号。若白乐天将相门生。乃鄙言耳。独范文正公之于晏元宪。自是盛德。不在此例。惟足下裁之。

复曾制军书

胡林翼

天下惟左右近习不可不慎。左右近习无正人。即良友直言。亦不能进也。危乎微乎。宫中府中之事。大抵以此为消长否泰之关。昔年在黔。与黄心斋魏将侯纵谈。凡官至督抚司道。至于牧令。均应岁奉千余金或数百金。敦请道德忠鯁

之儒以为师友。匡正其心思。增益其耳目知虑之所不及。必如是而后德可修。名可保也。黄公魏公均韪其言。某公寄耳目于抚标弁兵。寄爪牙于卢袁。寄心腹于杨。未有不溃败决裂者。近年颇举此义。以戒鄂中友朋。质之高明以为何如。宁国是进兵之路。此机不失。秋冬战功。必有伟绩。不仅有益于浙江之兵事。兼可大慰朝野之人心。此地不守。则处处为坚城坚垒所阻。功效稍迟耳。皖南吏治。必以佳者来助。善守竟者守于竟外。林翼早知此义矣。近事非从吏治人心痛下工夫。涤肠荡胃。必难挽回。斯言也。其平吴之第一功乎。丈已得其纲领。游夏不复赞词。

### 致汪梅村

胡林翼

祠堂为书院。兼欲藏有用之书。以迪后学。为意私之一姓。不如公之庠序之为公溥可久大也。祠堂祭祀。不过须田五十四亩。胡氏得与之。管书籍。备束修。须佃租三百石。丰歉长短。可得钱三百串。世衰道微。经明行修之师儒。得三百谷。不丰不俭。乃可教其子弟。若太丰厚。则有托津要权贵。挟市道以居此位者矣。非闇修之所尚也。大约近年书院多华士。少朴学。皆官长之过也。膏火须设额。多不能满二十名。人不过十余石。或二十石。须租四百石。加以管理之人。另筹薪水。及修葺墙屋。启闭户庭。检料签轴等事。约需百余石。又加以祭祀之费。通计不过九百石。或千石。亦羸具规模矣。资水之田。亩收谷五石。乡人以六亩三分为一石。每石可得谷三十石。佃者交租可得谷二十石。或得谷十石。以长短肥饶截补。大抵银百两。必得田六亩。岁租可十石。林翼八年归里。查阅田畴。粗足衣食。不必取以自肥。处此时势。而欲自肥以供奉盗贼。即不然。而特以贻子孙酒色之资。亦太愚矣。是此事无论升沈祸福。仕止久速。而志在必行。循发已衰。龟勉行之。犹恐不及。礼经不讲久矣。当以紫阳涑水为师。三礼之学。百世不惑。讲学亦必以复礼为主。公言学礼之旨。与藏书之法。均精切不刊。林翼私虑若以祠堂为书院。较范氏义庄尤为广大。然亦先严之德则可耳。敢不敬谨从事哉。局中师友皆正士名儒。敬乞果臣夔庵东谷濂卿诸先生。与梅村老友。慎思审处以成此事。其地则必倚依先人莹墓。宜山乡不宜城市。乱世用长。兵燹可虞也。此闲军事果能敬慎不怠。未必不可有为。如天怜皖难。人有敬畏之心。或可已乱。亦未可知。

### 量交

王柏心

巽而正。恭而无失。处上交之道也。肃而不慢。惠而不昵。处下交之道也。虚而有容。和而不流。处泛爱之交也。善则相劝。过则相规。处同心之交也。敬以远狎。厚以远薄。处故旧之交也。开之而后达其衷。测之而后入其言。处新

集之交也。交必信。未有己不信而能孚于人者也。交必慎。未有始不慎而能固其终者也。信矣慎矣。择之以明。推之以恕。而交之道得矣。易合者必易睽。好誉者必好毁。多同者必多异。怨莫大于恃望深。隙莫大于求无己。衅莫大于广攀援殃莫大于痛绳人。尚其公无尚其通。交乃有功。执其贞无执其情。交乃可成。贵元黄之适于色也。不贵琴瑟之胶于一也。贵淄澠之呈其味也。不贵甘醴之湛于醉也。贵椒兰之袭于久也。不贵荃茅之变于后也。易着三人之损。复诏二人之同。诗陈伐木之仁。复戒阴雨之薄。百尔君子。敬哉敬哉。交而后量则必败。量而后交则无悔。

### 与方存之茂才书

吴廷栋

一别五旬。驰溯倍切。蒙代编拙集。且赐弁言。感何可言。反复读之。惟落脉高远。鄙人不足以承之。此则私心所不敢自安者。非姑作退让之语也。昨接曾涤生先生书。并何丹畦殉难碑文。又寄复吾兄书。意在邀吾兄旋桐。相助料理地方事宜。但涤生先生现已调督两江。则局势亦已变更。来书寄阅。自定行止。涤生先生书。深以俟命录言近过激。以危行言孙为规。似与前此鄙论相合。想蒙采纳。抑有进者。每念近世人心。得先生之砥节砺行。束修自饬。宜足以振励末俗矣。然私谓先生不为无用之学。凡事必求能见诸施行。但恐体未立而先求用行。己未成而先求及物。每临事断理。必非明睿所照而极力探索而得。既由探索。必入计较。计较深则利害明。而权术生。方以吾之急求济事。乃仁心也。则心地工夫恐不免易于自恕矣。某之守定朱子论是非不计利害一语者。窃谓处季世末俗。惟此语真能截断众流。其拙法只是以志士不忘在沟壑立定脚跟。再以勇士不忘丧其元为进境。必充之至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方为能尽得朱子一语分量。惟穷理克己。铢积寸累。以终吾身而已。良金美玉。乃天下之宝。必当与天下共宝之。盖金不经镕冶。则无以去渣滓而成为精金。玉不经攻错。则无以去瑕疵而成为美玉。某之爱重先生之才。而思有以效其亲慕之心。亦若是而已。昔朱子论范文正之取人。非仅尚德。兼能取才。此规模所为宏远也。窃谓用人与相士异。相士与取友尤异。盖用人在得真。故观由察安。不厌求详。若以节取之心相士。则所得不过趺弛不羁之士。非可以得当世非常之士。至取友以辅吾仁。舍道义二字不足语此。倘借口文正之宏远。而以节取为格外之优容。窃病其居心不厚。而视友道太薄矣。往者尝见石他山评驳俟命录中自叙一则。讥弹之语。颇觉近诬。而先生当日受之不辨。且往谢焉。心窃以为有古人之风。盖能受过者。正不必分疏是非。道义本自无穷。徒义日新者。固宜如斯也。某性迂直。夙以责善之义自任。既幸与先生朝夕相亲。尚安避直而无礼之谓耶。尚祈反复以尽相与之义。则幸甚矣。两孙资质庸下。

某所深知。平日只望其稍明白做人之理。初不急急于应试也。朱子云。教子孙只当教以义方。若必欲期其如何。便是私心。某久闻教矣。断不敢以此责望于先生。求效于今日也。张家口查办事件。适处其难。都统操守既好。公事亦明白。惟有廉正自喜才能自负之意。某自在京为司官。及任山左直省。尚有人知者。幸不为其所鄙弃。且凡事推功让能。开诚布公。坦怀相与。尤为其所契重。似不至终于决裂。惟其案已经某问定。伊不肯因人成事。故多方驳难。既不能做翻案文章。又不能别开生面。故为此延宕日月之计。亦无聊之极思耳。某增此番阅历。又知人情万有不齐。无非气质之难化。而在我之诚。不能动物。固难取必于立谈之际。不知先生将何以教我耶。

### 与崇海秋大令家鳌书

邓瑶

仆南楚之鄙人也。德行不足以服一乡。文采不足以庇一身。自取弃绝于海内贤豪长者。足下乃一见倾心。以为稍异于众。辱而交之。久之情好益笃。且欲结为兄弟之好如世俗之订为兰谱者。言之数四。仆未之答。请为白其区区之私焉。仆年十岁时。读昌黎文。至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数语。诵未终篇。尝掩卷太息。以为世固有若是之人哉。宁老死不愿相见也。及年十三出应童子试。所识者郡县之士耳。十八试举人于长沙。所识者九郡四直隶州之士。闻见所及。其中结为交游。如昌黎之所云者。所在而有。及二十五岁游京师。京师人海也。贤士大夫之以文章道德。援引后进。培养人材。为士人之所亟欲求见者。未尝无其人。然而如昌黎之所云云者。其人又岂乏乎哉。瑶窃耻之。故自出应童子试以至于今。年将四十矣。游历所至。同辈之谬见亲爱者。尝溺于世俗之见。约订盟好。仆辄婉谢之。然未尝一日忘其人。呜呼。世之所谓密交好友者。岂果有金石之坚。胶漆之固邪。大抵通仕籍者。视其人之官高于我。又有气力能推挽我。则从而师事之。虽年齿相去远甚。俯首称弟子不少愧。若其人与我同僚。而声气通显。可恃为夤缘之助。则从而兄弟之。互书姓名籍贯。与其祖父兄弟及妻子名氏于。交易藏。是谓兰谱。订盟后。两家妻妾子女。遂可迭相往来。视为通家。其穷而在下者。亦各有兄弟之交。用夸结纳。当其缔交伊始。之以神明。申之以盟誓。真若死生祸福可以以之。而诗所云虽有兄弟不如友生者。信不诬矣。曾几何时。向之结为兄弟者今忽视若涂人。或成仇敌。人未尝不咎其隙末凶终。吾以为始之不慎。势所必然。足下阅历多矣。宁见结为兄弟者之果可恃乎。故仆坚持初见。不敢轻效世俗之所为。虽遇足下至诚恳切。数申前意。亦终不敢破戒以从。盖道德之交。贵以诚信相终始。固不在乎称之为密仪文之厚也。且人必先于兄弟之伦。自问已尽。无少缺陷。然后可言交友。若兄弟而涂人之。反能执涂人而兄弟之。有是理乎。人亦信之乎

。孔子大圣。尚云事兄未能。仆于至亲骨肉间。负疚实多。友朋之际。岂能自信必如兄弟之亲邪。足下亦何所取于仆也。且足下所约同盟之某君。其人有高才而少笃实。伏波所云。效季良不得。陷为天下轻薄子。所谓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仆所与友。归必告诸父母及吾叔父。今先君虽见背。而老母与叔父训诫綦严。交游不敢不慎。诚不敢蹈马氏画虎之谗。区区之意。惟足下谅之。虽然。足下文章之美。风义之笃。与眷待不肖之厚。则已铭诸心版。且将传示子孙。诗不云乎。终心藏之。何日忘之。是诗也。请为足下诵焉。

### 赠吕介存南游序

龙启瑞

古之时。无所为游士也。盖自其少时。则有乡党庠序之教。为之师者。率皆闾师党正。乡大夫三老五更之属。故学问之道。不出乎里门而自足。自小学曲礼。至诗书六艺之文。世家多有。其朋侪之萃州处。则又以备其讲习观摩之具。使之不易其心而迁其业。暇则游于乡校。以议论学业之善否。有不率教者。则作为青衿之诗以刺之。当是时。士之去其乡而远游者。未之有也。周道衰。学校废。陵夷至于战国。而游士始多。然彼皆逞其辞说。以取一时之功名富贵。卒未闻以访求道德为事者。独孔孟之徒。多远涉异国。必求得当世之圣人为之师。吁。孔孟而不遇时。使孔孟而遇时。则将复学校于成周之盛。又安率其徒日仆仆于风尘内也。秦汉以降。教人之法愈失。士之有志于学者。或不得所师承。于是始执业远出。思以博求当世名人。聆其所传之绪。士当斯时。苟伏处里门。大率荒僻固陋。不为当世齿。然则士之游而学。而非游几无以善其学者。岂非庠序之教不立。而师儒之官或名存。而实不足厌人意欤。余友吕子介存。年逾冠。一日忽舍其家人来游京师。问其求。曰无所为。问其行。曰吾沿湘泛潮。逾于江河。达于燕。将驰乎齐鲁之郊。遂放乎吴越以归也。君之游可谓壮哉。其意。盖亦将博求有道之人。与之上下议论。归而就学。以补其不逮也。余之陋。无所可益于君。而独以慨教人养士之法。今有异于古所云者。顾其异又不自今始也。然则君之行其安能以已乎。于其别。因书之以为赠。

### 不系舟尺牋跋

邓瑶

吴朴名明府权麻阳县令。公余取诸友人手札。汇为数册示余。余披览一过。喜其中可取者得二札。一曰居官当以爱民为要。大抵宽一分则百姓多受一分之赐。其一曰某簿书之暇。读书自娱。于盈虚消长得失之道。颇有体会。又云居官不欠官钱幸矣。若欲积财以贻子孙。何若积德以贻子孙。愿共勉之。余览之嗟叹。以为二君之言。盖有道之言也。且千里寄书。恳恳规劝。于友朋忠告之道。庶几得之。尺牋中忽尔得此。不啻披沙砾之场。而获良金。杂燕雀之俦而祥

凤也。常以为人生必得贤师友一二人。相与终始周旋。闻善加劝勉。有过相规戒。穷通聚散。常有其人存胸目闲。使己之一言一动。不敢侈然自肆。然后学成。

## 卷八 治体一原治上

### 默觚下

魏源

#### 治篇一

人有恒言曰才情。才生于情。未有无情而有才者也。慈母情爱赤子。自有能鞠赤子之才。手足情头目。自有能捍头目之才。无情于民物而能才济民物。自古至今未之有也。小人于国于君于民。皆漠然无情。故其心思智力。不以济物。而专以伤物。是鸷禽之爪牙。蚕之芒刺也。才乎才乎。诗曰。凡民有丧。匍匐救之。

人有恒言曰学问。未有学而不资于问者也。土非土不高。水非水不流。人非人不济。马非马不走。绝世之资。必不如专门之夙习也。独得之见。必不如众议之参同也。巧者不过习者之门。合四十九人之智。智于尧禹。岂惟自视欻然哉。道固无尽藏。人固无尽益也。是以鹿鸣得食而相呼。伐木同声而求友。

读皇皇者华之诗。喟然曰。为此诗者。其知治天下乎。一章曰周爰咨诹。二章曰周爰咨谋。三章曰周爰咨度。四章曰周爰咨询。世固有负苍生之望。为道德之宗。起而应事。望实并损者。何哉。以匡居之虚理验诸实事。其效者十不三四。以一己之意见质诸人人。其合者十不五六。古今异宜。南北异俗。自非设身处地。乌能随孟水为方圆也。自非众议参同。乌能闭户造车。出门合辙也。历山川但壮游览。而不考其形势。阅井疆但观市肆。而不察其风俗。揽人材但取文采。而不审其才德。一旦身预天下之事。利不知孰兴。害不知孰革。荐黜委任不知孰贤不肖。自非持方枘纳圆凿而何以哉。夫士而欲任天下之重。必自其勤访问始。勤访问必自其无事之日始。皇华之诗知之矣。

自古有不王道之富强。无不富强之王道。王伯之分。在其心不在其也。心有公私。无胡越。易十三卦。述古圣人制作。首以田渔耒耜市易。且舟车致远以通之。击柝弧矢以之。禹平水土。即制贡赋而奋武。洪范八政。始食货而终宾师。无非以足食足兵。为治天下之具。后儒特因孟子义利王伯之辨。遂以兵食归之五伯。讳而不言。曾亦思足民治赋。皆圣门之事。农桑树畜。即孟子之言乎。抑思屈原志三后之纯粹。而亦曰惜往日之曾信兮。国富强而法立。孔明王佐之才。而自比管乐乎。王道至纤至悉。井牧徭役兵赋。皆性命之精微流行其闲。使其口心性躬礼义。动言万物一体。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

之不问。一旦与人家国。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举平日胞与民物之空谈。至此无一事可效诸民物。天下亦安用此无用之王道哉。诗曰。监观四方。求民之莫。

工骚墨之士。以农桑为俗务。而不知俗学之病人。更甚于俗吏。托元虚之理。以政事为粗才。而不知腐儒之无用。亦同于异端。彼钱谷簿书。不可言学问矣。浮藻餽订。可为圣贤乎。释老不可治天下国家矣。心性迂谈。可治天下乎。诗曰。民之质矣。日用饮食。

为治者不专注其大。而但事节目。则安危否泰之大端。失之目睫矣。用人者不务取其大。而专取小知。则卓犖俊伟之材。失之交臂矣。故为国家厘细务百。不若定大计一。为国家得能吏百。不若得硕辅一。君子以细行律身。不以细行取人。不以割剧理繁塞艰巨。国于天地。有与立焉。斯见小欲速之弊祛。而百年苞桑之业固也。诗曰。出话不然。为犹不远。

天地之生才也。予之齿者去其角。两其足者傅之翼。是以造化无全功。阴阳无全能。以虞廷五臣皆圣人之材。而明刑教稼。治水典冑。终身不易其官。吾知孔子用世。必不使游夏司繁剧。而由求典文章。必不使曾冉专对使命。而宰赣师保坐论。天地有所不能强。而况于人乎。后世之养人用人也不然。其造之试之也。专以无益之画饼。无用之雕虫。不识兵农礼乐工虞士师为何事。及一旦用之也。则又一人而责以六官之职。或一岁而历四方民夷之风俗。举孔门四科所不兼。唐虞九官所不摄者。而望之科举兔册之人。始也桃李望其松柏。继也彩胜望其桃李。及事不治。则拊髀而叹天下之无才。呜呼。天下果真无才哉。诗曰。螟蛉有子。果羸负之。教诲尔子。式谷似之。言所用必所养。所养必所用也。又曰。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言所用非所养。所养非所用也。

## 治篇二

人主修德之难也。倍于士庶乎。奸声在堂。谀舌在旁。曼摩在。醜醜在觞。娱兽在场。所以蛊我心者四面伺之。虽有忧勤聪智之君。不能无一罅之闲也。天下之责望主德也。亦倍于士庶乎。高明之瞰者千计。中泽之嗽者亿计。敌国肘腋之环伺者万计。无一瑕玷而可匿也。无一体用而可缺也。守专城之材。不可以相。长千夫之勇。不可以将。一将一相之任。不可以君四海。况于乃逸乃嘒既诞。以天位为敖乐者乎。卷阿之诗。言俾弥尔性者三。言履天位之君子。非性与天合。德足配天。即不足主百神而纲四方也。知此而不战战兢兢于上者非人情也。诗曰。天难谌斯。不易维王。

一围之木。持千钧之厦。五寸之键。而制合开者。所居要也。大匠不断。大庖不豆。大勇不。大政不险。天下大器也。君相大官也。处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不矜小艺。据其要。制其总。若摄气母于北斗之枢。以万物有余矣。



王者之道犹龙首。高居而远望。深视而审听。示其形。恇其情。若天之高不可极也。若渊之深不可测也。赏罚于众人所及见。而所不及见者潜化焉。端默于众人所不加意。而人所加意者莫遁焉。彼铺张于条教号令之末。矜诩于发奸摘覆之神。曷足语知道。诗曰。之子于征。有闻无声。

诗言岂弟君子者十有八。说者曰。岂弟。乐易也。干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大哉岂弟之为德乎。世言王道无近功。此不知王道之言也。知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功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治民。非令下如流水之原。不可为善政。非立效如时雨之降。不可为圣功。故谓王道无近功者。未得其要也。主好要则百事详。主好详则百事荒。知岂弟不岂弟之分。则知王伯矣。知岂弟不岂弟之分。则知君子小人矣。后世人主之岂弟者。其汉文帝宋仁宗乎。反乎岂弟者。其汉武帝之宏羊。宋神宗之安石乎。诗曰。谁能烹鱼。溉之釜鬯。言烹鱼烦则碎。治民烦则乱。是以治大国若烹小鲜。

### 治篇三

三代以上之天下。礼乐而已矣。三代以下之天下。赋役而已矣。然变风变雅。多哀行役之苦。刺征役之烦。而刺重斂者惟一硕鼠。则知井田什一尚存。履亩未税。民惟困役不困赋焉。春秋以前之诸侯。朝聘而已矣。春秋以后之诸侯。攻战而已矣。然陈郑介大国之闲。受兵无寔岁。而民俗佚冶晏如。则知其时车战之制尚存。师行所至。井湮木刊。而无攘臣妾毁廛庐之患。且请服则盟。未尝如狄之入。财贿牲畜。荡然一空焉。春秋以前有流民而无流寇。春秋以后流寇皆起于流民。宗社。痛四海。读诗则硕鼠适彼乐郊。黄鸟复我邦族。鸿雁劳来中泽。未闻潢池揭竿之患。此封建长于郡县者一也。春秋以后夷狄与中国为二。春秋以前夷狄与中国为一。读诗与春秋。知古者名山大泽不以封。列国无守险之事。故西戎徐戎陆浑之戎。赤狄白狄姜戎太原之戎。乘虚得错处其闲。后世关塞险要。尽属王朝。而长城以限华夷。戎狄攘诸塞外。此郡县之优乎封建者一也。由前三说观之。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中夏之功臣。由后一说观之。七雄嬴秦者。罪在一时。功在万世。

人者。天地之仁也。人之所聚。仁气积焉。人之所去。阴气积焉。山谷之中。屯兵十万。则穷冬若春。邃宇华堂。悄无綦迹。则幽阴袭人。人气所缙。横行为风。上泄为云。望气吹律。而吉凶占之。南阳洛阳晋阳凤阳。今日寥落之区。昔日云龙风虎之地。地气随人气而迁徙也。天地之性人为贵。天子者众人所积而成。而侮慢天乎。人聚则强。人散则。人静则昌。人讼则荒。人背则亡。故天子自视为众人中之一人。斯视天下为天下之天下。诗曰。无竞惟人。四方其训之。

强人之所不能。法必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虽然。立能行之法。禁能革之事。而求治太速。疾恶太严。革弊太尽。亦有激而反之者矣。用人太骤。听言太轻。处己太峻。亦有能发不能收之者矣。兼黄老申韩之所长。而去其所短。斯治国之庖丁乎。诗曰。伐木掎矣。析薪柅矣。

#### 治篇四

医之活人。方也。杀人。亦方也。人君治天下。法也。害天下。亦法也。不难于得方。而难得用方之医。不难于立法。而难得行法之人。青苗之法。韩琦程伯子所部。必不至厉民。周家彻法。阳货荣夷公行之。断无不为暴。弓矢。中之具也。而非所以中也。法令。治之具也。而非所以治也。买公田省饷之策。出于叶适。而贾似道行之。遂以亡国。是以郡县生员二论。顾亭林之少作。日知录成而自删之。限田三篇。魏叔子三年而后成。友朋诘难而卒毁之。君子不轻为变法之议。而惟去法外之弊。弊去而法仍复其初矣。不汲汲求立法。而惟求用法之人。得其人。自能立法矣。诗曰。不失其驰。舍矢如破。

#### 治篇五

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天官之书。古有而今无者若干星。古无而今有者若干星。天差而西。岁差而东。是天不同后世之天也。浊河徙决。淤阨千里。滎泽巨野。塞为平原。济汭莫辨源流。碣石沦于渤澥。井田废而沟洫为墟。云梦竭而洞庭始大。十薮湮其九。三江阨其二。九河九江。不存其一。雍州田上上。今但平芜。扬州田下下。今称陆海。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是地不同后世之地也。燕赵郑。昔繁佳冶。齐鲁睢涣。古富绮纨。三楚今谁长鬣。勾吴岂有文身。淮徐孰戎夷之种。伊川畴被发之伦。茶黄互市。为制夷之要。疹痘有无。区中外之坊。岂可例诸唐宋以前。求其藏府之故。是人变于古矣。黍稷五谷之长。数麻菽而不数稻。亨葵五菜之主。芼蓼藿而不及菘。粉榆养老之珍。今荒瑾始食其皮。苳藻宾鬻。以共祭祀。莖茶萱薇。恒佐饗飧。蜉蝣蛴螬。古实甘美之羹。陆玑言蜉蝣陶宏景言蛴螬可食皆异于今蝼蛄蝻范虫。礼则燕食之醢。今畴登鼎俎。荐齿牙。布有麻葛而无吉贝。币有黄金而无白银。纨绮称睢涣而无吴越。今皆反之。是物迁于古矣。媵娣侄于昏礼。登孙尸于祭祀。跪地以坐。抔饭以食。跣足舞蹈以为敬。刀漆以为书。贝币以为货。溜奥以为宫。四面左右以为堂。刍灵明器以为葬。乘车以战。肉刑以治。不谓大愚。则谓大戾。岂独封建之于郡县。井田之于阡陌哉。故气化无一息不变者也。其不变者道而已。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也。天有老物。人有老物。文有老物。柞薪之木。传其火而化其火。代嬗之孙。传其祖而化其祖。古乃有古。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诬今不可以为治。诬古不可以为学。诗曰。岂其食鱼。必河

之鲂。岂其取妻。必齐之姜。

租庸调变而两税。两税变而条编。变古愈尽。便民愈甚。虽圣王复作。必不舍条编而复两税。舍两税而复租庸调也。乡举里选变而门望。门望变而考试。丁庸变而差役。差役变而雇役。虽圣王复作。必不舍科举而复选举。舍雇役而为差役也。邱甲变而府兵。府兵变而骑。而营伍。虽圣王复作。必不舍营伍而复为屯田。为府兵也。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便者。变则不可复。江河百源。一趋于海。反江河之水而复归之山。得乎。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是以忠质文异尚。子丑寅异建。五帝不袭礼。三王不沿乐。况郡县之世而谈封建。阡陌之世而谈井田。笞杖之世而谈肉刑哉。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周颂勺篇。美成王能酌先祖之道以养天下也。诗曰。物其有矣。维其时矣。

庄生喜言上古。上古之风。必不可复。徒使晋人糠礼法而祸世教。宋儒专言三代。三代井田封建选举。必不可复。徒使功利之徒。以迂疏病儒术。君子之为治也。无三代以上之心。则必俗。不知三代以下之情势。则必迂。读父书者不可与言兵。守陈案者不可与言律。好剿袭者不可与言文。善琴奕者不视谱。善相马者不按图。善治民者不泥法。无他。亲历诸身而已。读黄农之书。用以杀人。谓之庸医。读孔孟之书。用以误天下。得不谓之庸儒乎。靡独无益一时也。又使天下之人不信圣人之道。诗曰。园有树檀。其下维蔘。君子学古之道。犹食笋而去其蔘也。

### 治篇六

明月之夜。可远视而不可近书。犹清谈元虚之士。不可以治民。雾霏之朝。可近书而不可远视。犹小察综练之材。不可以虑远。得诸天者固已殊矣。即学圣人之学。而性所各近者。何独不然。火日外照而内闇。故足民治赋之才。不可以语性命。此亲民而未明德者也。金水内照而外闇。故潜修养性之儒。未可皆共事功。此明德而未能亲民者也。学道者宜各自知所短。用人者宜各因其所长。勿以师儒治郡国。勿以方面之材责师儒。非体用之殊途。乃因材之难强也。若乃志伊学颜之君子。固以内圣外王为准鹄。夫何本末偏枯之有。诗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惟其有之。是以似之。

轻诺似烈而寡信。多艺似能而寡效。进锐似精而退速。讦细似察而烦苛。姝媠似惠而无实。此似是而非者也。大权似专而有功。大智似愚而内明。执法似严而成物。正谏似激而情忠。此似非而是者也。非御情之相反。乃近理之多似也。听言察貌。或失其真。诡情御物。或失其实。将何道以全之乎。诗曰。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又曰。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观其生者。不在于先观我生乎。

有以兼听而得。有以兼听而失。有以独断而成。有以独断而败。晋武平吴。晋明平王敦。唐宪宗讨淮蔡。周世宗征泽潞。皆以独断而成。昭烈伐吴。苻坚伐晋。皆以独断而败。汉祖唐宗。以兼听君子而兴。汉元唐代。以兼听小人而乱。然则如之何而可。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彼骄兵愤兵贪兵。可谓知彼知己乎。为政在人。取人以身。彼贤奸杂用者。非其心之公私霏淆乎。诗曰。谁秉国成。不自为政。言当以执两为兼听。而不以狐疑为兼听也。国虽靡止。或圣或否。民虽靡臚。或哲或谋。或肃或艾。言当以达聪为独断。而不以臆决为独断也。

国家有一谗议。则必有数庸议以持之。有一伟略。则必有数庸略以格之。故圣人恶似是而非之人。国家忌似是而非之论。其言之有故。其持之成理。上傅会乎经义。使人主中其腊毒而不自知。君子所深恶也。汉成帝因天变。言者多攻王氏。就决于张禹。此西汉存亡一大机。而张禹以天道不可得闻解之。王氏遂不可复动。晋孝武欲废会稽王道子。此东晋存亡一大机。而徐邈以恐伤太后阻之。道子遂复柄用而不可救。西晋亡于吏蠹民困。元帝南渡。遣巡察郡邑之使。分别黜陟。而顾和以烧梁狱词梏其行。唐李德裕收吐番维州千余里之地。而僧儒以春秋纳叛人挠其议。宋夏元昊死。子幼国内乱。边臣请乘衅。而宋臣以春秋不伐丧格其谋。论卑而易行。苟安而不犯难。其何尝不近忠厚长者。其称引比附。何尝不托于六艺。夫孰知其误人家国。壹至此哉。诗曰。维号斯言。有伦有脊。

### 治篇七

不知人之短。不知人之长。不知人长中之短。不知人短中之长。则不可以用人。不可以教人。用人者。取人之长。辟人之短。教人者。成人之长。去人之短也。惟尽知己之所短。而后能去人之短。惟不恃己之所长。而后能收人之长。不然。但取己所明而已。但取己所近而已。语有之。夜行者前其手然而桥足也。开明于东。而万有皆烛。其不在穷理乎。诗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知己知人之谓耶。

度内之事。中人可能。度外之功。非豪杰不能。世俗所谓度外。君子所谓性分内也。天下大事。或利于千万世者。不必利于一时。或利于千万人者。不必利于一夫。或利于千万事者。不必利于一二端。故非任事之难。而排庸俗众议之难。诗大小二雅。言大猷者二。言远猷者二。言壮猷者一。何谓大猷。批却导窾。迎刃而解。棋局一着。胜人千百者。是也。何谓远猷。事机出耳目之表。利害及百十年之后者。是也。何谓壮猷。非常之策。陈汤不奏于公卿。破格之功。班超不谋于从事。出奇冒险。不拘文法。不顾利害者。是也。器不宏者不能胜大猷。识不裕者不能烛远猷。识远器大而无雄气胆决者。不能具壮猷。壮

猷天授不可学。器识可学而扩焉。彼安常习故之流。所安者目前。所知者陈例。所辟者嫌疑。得不震而疑同声而挠格者乎。诗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犹是经。叹大犹之难成也。出话不然。为犹不远。叹远犹之多阻也。

古豪杰之用世。有行事可及。而望不可及者。何哉。同恩而独使人感。同威而独使人畏。同功而其名独震。同位而其势独崇。此必有出于事业名位之外者矣。有德望。有才望。有清望。晏平仲柳下惠汲黯霍光羊佑谢安高允。其德望欤。子臧季札鲁仲连杨震李固杨绁元德秀。其清望欤。管仲子产信陵君乐毅贾谊陈汤祖逖姚崇李德裕。其才望欤。不啻惟是。邓禹孔融刘备刘琨。百战百败。而当时奸雄畏之。豪杰慕之。所至从者如归市。此岂他人可强致者乎。国于天地。有与立焉。以天下之大。祖宗数百年之培养。而无一二魁垒耆硕之望。足系海内之人心。备国家之缓急。为四夷所翫服者。隐然镇压中外。如乔岳干城之可恃。故国乔木之谓何。诗曰。行归于周。万民所望。国有人之谓也。洵有情兮。而无望兮。国无人之谓也。

临大事然后见才之难。何以见其难。曰。难其敏。难其周。难其暇也。事变之来。机不容发。事后追悟。与不悟同。人踌躇旬日始决者。此一见而立决之。人反复数百言不剖者。此片言立剖之。非天下至敏。其孰能与于斯。是非大较。可望而知也。利害曲折。非一望可知也。人仅悉其形。此悉其情。人仅区处目前。此旁烛未然。若数计而著卜。非天下至周。其孰能与于斯。震惊百里。匕鬯皆失。竭力应之。事应而力已殫。畴则行所无事。沛若有余者乎。非天下至暇。其孰能与于斯。天下无事。庸人不庸人。天下非多难。豪杰不豪杰。九死之病。可以试医。万变之乘。可以试智。昭烈与曹操。张说与姚崇。料事同而迟速不同。一敏一不敏也。

司马懿服诸葛之营垒。亚夫备吴楚于西北。一周一不周也。王坦之倒笏。而谢安赌。一暇一不暇也。三者亦出于天。亦成于学。成于学者。能希其敏周。终难希其暇豫。周公流言东征。诗不颂其多才多艺之敏。三吐三握之周。而惟曰公孙硕肤。赤舄几几。几几安也。安即暇之谓也。

有才臣。有能臣。世人动以能为才。非也。小事不糊涂之谓能。大事不糊涂之谓才。才臣疏节阔目。往往不可小知。能臣又近烛有余。远猷不足。可以佐承平。不可以胜大变。夫惟用才臣于庙堂。而能臣供其臂指。斯两得之乎。临大事。决大疑。识足以应变。量足以镇猝。气足以摄众。若张良霍光士元谢安陆贽寇准韩琦李纲。其才臣与。理繁割剧。万夫之稟。一目十行。五官并用。无留牍。无遁情。若赵广汉张敞陶侃刘晏。其能臣欤。至若兼才能而有之。若管仲子产萧何诸葛亮。尤古今不数人也。姚崇张咏。抑其次也。欲求救时之相。非才臣不可。诗曰。吁谟定命。远犹辰告。

## 治篇八

人主与忠信道德之士处。若服兰茝然。久而不知其芳也。若食五谷然。久而不觉其益也。彼其所益者在本原。非枝叶之末也。天下阴被其赐而史臣莫书其功。故宣王在内之臣曰张仲孝友。而萧望之谓张敞材轻非师傅之器。诗曰。有冯有翼。有孝有德。

国家之赖贤才也。功莫大于成君德。而立政次之。故有内匡有外匡。与离娄同楫罔不济。与师冕同辙罔不蹶。成王与周公同居。故成王化而为周公。管蔡与禄父同居。故管蔡化而为禄父。此内匡之益也。得一后夔。天下无难正之五音。得一伯乐。天下无难驭之良马。得一颇牧。天下无难御之外侮。此外匡之益也。国以一人兴。以一人亡。亡国之主。莫不忠其所亲。而贤其所任。夫孰知其究安极哉。诗曰。尹氏大师。维周之氏。四方是维。天子是毗。

星非能自高也。引而高之者天也。物非能自浮也。载而浮之者水也。臣非能自遇也。引而进之者君也。天下奇士不常有。而天下之明君不世出。故天之降才也。千夫而一人。才之遇主也。千载而一君。微扬侧陋之尧。则雷泽之渔父耳。微梦良阍之高宗。则筑岩之胥靡耳。世非无爨桐之患。而患无蔡邕。世非无牛铎之患。而患无张华。自古及今遗逸之贤。十倍于遇主之贤。则奇才之难得。又不如明君之难得也。故与其臣求君。不如君求臣。箕子胶鬲盈朝。而不能使商辛为高宗。家父凡伯盈朝。而不能使幽王为周宣。诗曰。念彼共人。涕零如雨。

## 治篇九

当武王崩。三监叛。商奄五十国并起。周公何以能化殷顽于期月。何以东征而四国是吡耶。何以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百工播民和耶。书一不言其所由。但曰见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诰治。呜呼。周公得多士之心。先于得多方之心矣。七族三族之豪。皆肤敏之彦也。皆故家遗俗。六七王所培养也。为政不为巨室所慕。而能为四方慕者寡矣。周公自居东以来。过师衽席之上。无日不与殷士民相亲。然方在军中。昼接不暇。及还师渡河之后。迁殷民于洛邑。始日日进其士而见之。一饭三吐哺。一沐三握发。而又择其中之贤材。赞而师见者十人。友见者十二人。穷巷白屋先见者四十九人。进善百人。教士千人。说苑朝读书百篇。莫见七十士。墨子朝所读者。即多士所上之书也。计旬月之间。士之一善一艺罔不悉。闻左一利一害。罔不毕陈于前矣。然后量能而授之职。授之田宅。又率以祀文王。黼黻裸将。骏奔走于庙。其客欤。其一家之人欤。于是殷士憾见周公之晚也。曰。我覲之子。衣绣裳。我覲之子。笱豆有践。惟恐公之西归而不得复见焉。古之得人家国者。先得其贤才。士心之归如此。而民心有不景从者乎。岂惟殷士。盖豳岐从征之士。

亦无一不与殷士相兄弟友朋焉。道德一而风俗同矣。周公训鲁公曰。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平。地道也。易。天道也。易则易亲。简则易从。易简天下之理得矣。豳人颂之曰。公孙硕肤。赤舄几几。此必非衢谣巷谚所能道也。非辟雍振鹭之士。不足以知公德之盛也。周公一身所育之才。周家八百年用之不尽。后世为相者。其亦盍鉴于斯。

后世之事。胜于三代者三大端。文帝废肉刑。三代酷而后世仁也。柳子非封建。三代私而后世公也。世族变为贡举。与封建之变为郡县何异。三代用人。世族之弊。贵以袭贵。贱以袭贱。与封建并起于上古。皆不公之大者。虽古人教育有道。其公卿胄子。多通六艺。岂能世世皆贤于草野之人。古圣王未必不灼知其弊。而封建不变。则世族亦不能变。莘野傅岩渭滨之举。间世一出。不数见也。以展季之圣。孔子之圣。通国皆知之。而士师司寇。不安其位。使二圣人生于三桓之族。何患不大行其道乎。春秋诸卿。有公族。有世族。其执政之卿。谋国之大夫。无非此二族者。公族有鲁之三桓。郑之七穆。宋之六卿。世族则晋之栾却智范韩赵魏。齐之高国陈鲍之孙宁。皆世执国柄。单寒之子无闻焉。秦人崛起。乃广求异国之人而用之。由余蹇叔百里奚丕豹公孙枝鞅之属。无非疏远。由是六国效之。游士大起。乐毅苏张范雎李斯蔡泽虞卿。皆徒步而取相印。气运自此将变。不独井田封建之将为郡县阡陌而已。孔子得位行道。必蚤有以大变其法。举四科以代豪宗。故深赞公叔文子之举僎。而春秋书尹氏卒。以着世卿之戒。秦汉以后。公族虽更。而世族尚不全革。九品中正之弊。至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以魏孝文之贤。而不能用李彪李冲之议。自唐以后。乃仿佛立贤无方之谊。至宋明而始尽变其辙焉。虽所以教之未尽其道。而其用人之制。则三代私而后世公也。诗曰。殊异乎公路。殊异乎公族。

### 治篇十

人各有能有不能。孔融名节重一世。而敌遇袁吕。每战辄衄。张昭谗谀于东吴。而曹兵南下。惟劝迎降。石星直节震明代。及任本兵。日本之役。惟调停贿款。故知承平直谅之士。难尽责以临危应变之才也。有守不必有为。有为不皆有守。使责陈汤桑维翰赵普刘鋹以廉介。责李绩韦孝以忠义。其可觐乎。太师皇父。中兴名将。荡平淮夷。媲美方召。而幽王之世。择三有事。以车徂向。不憖遗一老。俾守我王。是犹上官桀力战敢深入。而不可托孤寄命也。是以明王任忠亮于台辅。付赳武于干城。易地则皆败。诗曰。人知其一。莫知其它。专以才取人。必致取利口。专以德取人。必致取乡愿。虽然。利口有二。乡愿亦有二。有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之利口。君子在上。可驱策用之。若夫辩足以饰非炫听。智足以舞文树党。警敏强记。口若河县。如张汤荀勖朱吕惠卿者。不可一日近。而究谁能不近之。有不可临大节而可佐承平之乡愿。孔光冯道范质

。平时不失为贤相。若夫深中厚貌。以小忠小信结主知。以曲谨小廉拒物议。欺世盗誉。静言庸违。明主亦倾任而不疑。如萌林甫桧者。不可一日容。而究谁能不容之。呜呼。世有君子能远无才之小人。未必能远有才之小人也。能识毗阳之小人。未必能识毗阴之小人也。天生尤物。足以移人。尧舜畏之。仲尼恶之。而欲烛神奸于后世之中主。不其难哉。诗曰。荏苒柔木。君子树之。往来行言。心焉数之。书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费仲飞廉。不日蛊其君。则夏商不亡。而身亦不戮。囊瓦宰嚭李斯。不卖国媚贤。则吴楚秦不亡。而身亦免族。刁易牙王甫曹节李辅国仇士良。不日导人主于邪。则汉唐不乱。而宦官亦不诛。林甫桧。即不为奸臣。亦必位宰相。而臣主俱荣。身名俱泰。无冰山万年之臭。小人亦何利而为此哉。君子亦何负而不为哉。呜呼。帝王利民。即所以利国也。大臣利国。即所以利家也。士庶人利人。即所以利己也。自王公大人。下至马佣沽保。未有终日济人利物其心。而不要天之佑者。自王公大人。下至马佣沽保。未有终日自私自利其心。而不为天人之所恶者。诗曰。南有樛木。甘瓠累之。鸩与女萝。施于松上。乌有木愤而瓠不羸。松僵而萝不悴者乎。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乌有公田如云。私田如焚者乎。

#### 治篇十一

三代以上之人材。由乎教化。三代以下之人材。乘乎气运。乘气运而生者。运尽则息。惟教化出之无穷。气运所生亦有二。国将昌也。其人材皆如霆启(热)虫。乘春阳坟盈。而所至百物受其祥。衰则反是。其人材如(热)虫墐户。湫闭槁羸。所至而百物受其怆惶。是以入其国。观其条教号令。聆其谣议文章。占其山川云物。而国之休悴可知也。岂天地生材之心久而息乎。抑人力物力久而爱其宝乎。冈陵川阜。与宗社之培植。相摩荡。相推移。滃勃郁积。日出而不穷。奚其息也。奚其爱也。疆域未亏。人民未变。水土未堙。糟者犹糟。实者犹实。玉者犹玉。酒者犹酒。穹然者犹穹于上。颓然者犹颓于下。林林总总者犹日奔攘于侧。问其光岳之鍾则刍灵焉。问其山泽之藏则朽朽焉。稽其籍。陈其器。考其数。诶诸百执事之人。卮何以漏。根何以蠹。高岸何以谷。荃茅何以莠。堂询诸庭。庭询诸户。户询诸国门。国门询诸郊野。郊野询诸四荒。无相复者。及其复之。则已非子姬之氏矣。诗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频。泉之竭矣。不云自中。

蟋蟀之诗。三曰无已太康。好乐无荒。荒者。乱之萌也。乱不生于乱。而生于太康之时。堂陛翫愒。其一荒。政令丛琐。其二荒。物力耗匮。其三荒。人材嵬。其四荒。谣俗浇酗。其五荒。边场弛警。其六荒。大荒之萌。未有不由此六荒者也。去草昧愈远。人心愈溺。其朝野上下。莫不翫细娱而苟近安。安其



危而利其菑。职思其居者容有之矣。畴则职思其忧者乎。畴则职思其外者乎。以持禄养骄为镇静。以深虑远计为狂愚。以繁文缛节为足黼太平。以科条律例为足剔奸蠹。甚至圆熟为才。模棱为德。画饼为文。养痍为武。头会箕敛为富。出话不然。为犹不远。举物力人材风俗。尽销铄于泯泯之中。方以为泰之极也。泰之九五日。无平不陂。无往不复。霜未冰。月几望。气数与人事合并。沈溺而不可救。奈之何哉。诚欲倾否而保泰。必自堂陛之不太康始。诗曰。民莫不逸。我独不敢休。无已太康之谓哉。

历代亡天下之患有七。暴君强藩女主外戚宦寺权奸鄙夫也。暴君无论矣。强藩女主外戚宦寺奸相。皆必乘乱世闇君。而始得肆其毒。人人得而知之。人人得而攻之。惟鄙夫则不然。虽当全盛之世。有愿治之君。而鄙夫中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材为何物。所陈诸上者。无非肤琐不急之谈。粉饰润色之事。以晏安酖毒为培元气。以养痍貽患为守旧章。以缄默固宠为保明哲。人主被其熏陶渐。靡亦潜化于痿痹不仁而莫之觉。岂知久之又久。无职不旷。无事不盪。其害且在强藩女祸外戚宦寺权奸之上。其人则方托老成文学光辅升平。攻之无可攻。刺之无可刺。使天下阴受其害。而已不与其责焉。古之庸医杀人。今之庸医不能生人。亦不敢杀人。不问寒热虚实。内伤外感。予温补和解之剂。致人于不生不死之间。而病日深日痼。故鄙夫之害治也。犹乡愿之害德也。圣人不恶小人而恶鄙夫乡愿。岂不深哉。诗曰。多将熇熇。不可救药。

### 治篇十二

古无谏诤之官。人人皆谏官也。不惟广受天下之言。亦所以广收天下之才。自后世立谏官。而人之无言责者。始不得尽其言。自谏官不选天下英才。惟取诸科目资格。上焉不知君国远犹为何事。下焉藉以市恩报怨希进。否则摭肤词琐事塞责。愈不足动人主之信。知者不必言。言者不必知。自谏官之设始也。张一目之罗以求禽。张一面之网以覬鳞。自谏官之设始也。古圣王之听言也。不问其疏近。并不问其公私。而惟其理之是非。即有吁有咈。未闻以其吁咈而罪之也。是谓不以人废言。瞽史百工庶人刍蕘。皆得进言。未闻工瞽刍蕘一言可采。即擢以崇高之位。是谓不以言举人。不以言举人。故能明试以功。而广收天下之人。不以人废言。故能敷奏以言。而广闻天下之言。诗曰。彼晨风。郁彼北林。茂则鸟归矣。萃萋萋。众贤聚于本朝。尚何材不足言不达之有。

### 治篇十三

君子之事君也。以言谏。不若以身谏。以身谏者从。以言谏者凶。楚庄好猎。则樊姬不食鸟兽之肉。唐宗好兵。则魏征不视破阵之舞。踞厕之冠。惮汲黯之见。苑中之游。畏韩休之闻。彼其潜孚默惮。有存乎折槛补牍之先者矣。不然

。三归之卿。岂能禁六嬖之霸。篋珠之相。何能止天书之惑。法孝直魏征不在。孰能止伐吴征辽之行乎。惟人臣有如山之力。始可回人主如天之威。诗曰。不闻亦式。不谏亦入。

教以言相感。化以神相感。有教而无化。无以格顽。有化而无教。无以格愚。圣人在上。以诗书教民。以礼乐化民。圣人在下。以无体之礼。无声之乐化民。善气迎人。人不得而敖之。静气迎人。人不得而聒之。正气迎人。人不得而干之。其德盛者化自神。其气足以动物也。积学未至而暴之遽。积诚未至而教之强。学之通弊矣。故言立不如默成。强入不如积感。诗曰。载色载笑。匪怒伊教。

猛虎在山。藜藿不采。才臣之益国也似之。故季梁在随而随重。宫之奇在虞而虞存。阳乌丽空。阴邪敛。正人之柱国也似之。故汲黯在朝。淮南不敢轻汉。司马相宋。契丹不敢窥边。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

#### 治篇十四

使人不暇顾廉耻。则国必衰。使人不敢顾家业。则国必亡。善赋民者。譬植柳乎。薪其枝叶而培其本根。不善赋民者。譬则翦韭乎。日翦一畦。不罄不止。周官保富之法。诚以富民一方之元气。公家有大征发。大徒役。皆倚赖焉。大兵燹。大饥馑。皆仰给焉。彼。贪人为政也。专媵富民。富民渐罄。复媵中户。中户复然。遂致邑井成墟。故土无富户则国贫。土无中户则国危。至下户流亡。而国非其国矣。诗曰。适彼乐土。言将空其国以予人也。且也天下有本富。有末富。其别在有田无田。有田而富者。岁输租税。供徭役。事事受制于官。一遇饥荒。束手待尽。非若无田富民。逐什一之利。转贩四方。无赋敛徭役。无官吏挟制。即有与民争利之桑孔。能分其利而不能破其家也。是以有田之富民。可悯更甚于无田。硕鼠之诗。幸其田之将尽。而复为无田之民。不受制于官吏也。呜呼伤哉。

俭。美德也。禁奢崇俭。美政也。然可以励上。不可以律下。可以训贫。不可以规富。周礼保富。保之使任其乡。非保之使吝嗇于一己也。车马之驰驱。衣裳之曳娄。酒食鼓瑟之愉乐。皆巨室与贫民。所以通工易事。泽及三族。王者藏富于民。譬同室博奕。而金帛不出户庭。适足损有余以益不足。如上禁之。则富者益富。贫者益贫。彼富而俭者。未必如大禹之菲食恶衣。而为四海裕衣食也。未必如晏子墨子之节用。而待举火者七十家。待寝攻者数十国也。俭生爱。爱生吝。吝生贪。贪生刻。三晋之素封。不如吴越之下户。三晋之下户。不如吴越之佣隶。俭则俭矣。彼贫民安所仰给乎。天道恶积而喜散。王政喜均而恶偏。则知以俭守财。乃白圭程郑致富起家之计。非长民者训俗博施之道也。唐魏刺俭吝。至于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无一言及于散财任。足为美俗仁里

乎。桑柔之诗曰。好是家嗇。力民代食。韩诗说谓好用此居家吝嗇之人。则知周官保富。非此之谓矣。

十履而一跌。则跌者耻。十跌而一履。则履者耻。此俗之以众成者乎。上好紫。则下皆女服。上好。则士皆曼胡。此俗之以贵移者乎。及其既成。虽贤者处之。不免颠倒于众习。尚俭则耻奢。尚奢则耻俭矣。尚让则耻竞。尚竞则耻让矣。今之郡县。即古封建之地也。地不远而各自为俗。好讦讼。好勇战。好奢靡。好任侠。好封殖。相高相尚。生而习见。不以为非。未至则求其至。已至则求其胜。虽贤父兄师友戒劝之。良有司训谕之。不止。自非易其所安。而别开以可慕。岂能因势利导。风行而草偃乎。民之制于上。犹草木之制于四时也。在所以煦之。煦之之道。莫尚乎崇诗书。兴文学。故君子读郑风。不叹其淫荡。而叹子衿学校之久废。读风。不伤其流佚。而伤淇澳礼教之久衰。读陈风。不叹其淫奔。而叹其巫覡歌舞之不革。

### 治篇十五

晋文之图伯也。三年思用其民。而子犯三阻之。越王之报吴也。四年思兵其仇。而范蠡四拒之。皆不轻试其锐。于事机未可之时。及一旦用之。踏楚沼吴。不崇朝而得志天下。岂仅惧己力之未足哉。抑可乘之机未十全也。秦之方强。九国之师不能入函谷一步。及陈胜中夜一呼。而九州岛瓦解。匈奴之猖獗。汉高汉武两世雄主。不能踰漠扫庭。及宣元不折一矢。而呼韩稽首。曹操苻坚。不审机而锐图江左。遂再蹶赤壁淝水之师。富平苻离。不审机而锐议恢复。遂永绝关陕淮西之望。不惟敌国已也。阴盛侵阳。臣盛侵君。桓王之伐郑。鲁哀之去三桓。错齐黄之去宗藩。汉季唐末之去宦寺。皆阴阳争。君臣战。两败俱伤而后亡。故摘果于未熟。视已熟不可同年而语。拔儿齿于已龋。视未龋不可同年而语。语曰。虽有磁基。不如待时。诗曰。不失其驰。舍矢如破。

### 治篇十六

古今宇宙其一大奕局乎。天时有从逆。地理有险易。人情有爱恶。机事有利害。而攻取之局生焉。或逸之而得。或劳之而不得。或拙之而反得。或巧之而不得。或奇之而正。或正之而奇。故禅让一局也。征诛一局也。传子传贤一局也。君子小人。互为消长。否泰之变局也。始放之而复反之。君臣之变局也。吕贾武之司晨。男女之变局也。或中夏御之而乱。或起自塞外而治。魏孝文金世宗。皆三代后之小尧舜。华夷之变局也。或防之在此。而弊即出于所防。秦惩七国角立而废封建。而国遂亡于孤立。光武惩王莽之篡。三公不许任事。而东汉遂亡于梁冀。晋惩魏之疏忌宗室。广封八王。而晋即亡于强藩之构兵。宋惩五代藩镇之强。杯酒释其兵权。而宋即弱于郡县。推之晋亡于庄老。而汉以黄老得之。秦亡于申韩。而子产孔明以申韩治之。六国亡于策士。而汉祖以陈平

张良奇计得之。女祸阉祸强藩夷狄盗贼。自三代之末至于元二千年。所谓世事理乱爱恶利害情伪吉凶成败之变。如奕变局。纵横反复。至百千万局。而其变几尽。而历代君相深识远虑之士。载在史册者。奕谱固已详矣。有见于死地之说。则以病背水之军。而师其阵者即败于背水。或有见于多多益善之说。而败于投鞭断流。或有见于以少击众。而败于背城孤注。或不用阵图而专好野战。或不野战而长于凭城。王莽以井田致乱。安石以周礼误宋。故废谱而师心。与泥谱而拘方。皆非善奕者也。有变易之易。而后为不易之易。书曰。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度。则释。孰是局中而具局外之识者乎。

### 论治三

孙鼎臣

五谷者。人所恃以生也。食之过而病。攻其病而已。病愈则复食。人之常也。以为病者谷之为。而绝之。可哉。汉惩秦孤立。大封子弟。而有淮南济北吴楚之乱。宋惩藩镇。弱天下之兵。金人渡河。列郡瓦解。故监前事之失而矫之。当分别其利害。权其轻重而损益之。损之过其中。则必反受其祸。今夫吏职之不举。财用之不足。军实之不精。有国者之公患也。吾以谓皆不足患。惟士气不振。乃为足忧。士气者国家之元气也。是气也。养之于数十百年之前。而成之于数十百年之后。非若吏职财用军实。举而修之。可以旋至而立效者也。故善为国者。常宽而留之不敢伤。谨而护之不敢犯。吾观于明。其士气可不谓盛哉。明自成祖而后。其君臣明贤。海内无事。独宣德宏治两朝。暴君代兴。政出。强国大敌伺于边。权臣近幸恣于外。嬖妾奸瑄煽于内。天下岌岌。势如缀旒。譬之于人。巨痲毒疽。屡溃屡作。然而不死者。元气存焉尔。骨鲠正色之臣。虽排斥诛鉏而不尽。忠肝赤心之士。虽放流戮辱而不衰。廷杖之血未干。而昌言踵至。狱户之尸方出。而说谋复进。用能折奸回之凶焰。塞逆党之乱萌。虽有梟獍之姿。鬼蜮之谋。禁不得逞。钟不动。垂三百年。及夫天禄既终。大命已改。然而陷胸断脰。覆宗湛族。守节而不贰者。于天下。至于倡优庸奴。亦义不腠颜以求生。其遗残黎。崎岖于魑魅瘴疠之乡。飘荡于飓风鳄鱼之窟。终不背主负国。死而后已。于乎壮哉。节义之盛。近古所未有也。宋苏轼有言。平居必有忘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人。观于明亡。顾不信与。推原其由。则太祖有以诱导而养成之也。太祖设御史司纠察。给事中司封驳。而庶司百执事。下至士庶吏卒。皆得言事。四海无不可言之人。百官无不有当言之责。耳目之所寄者广。而任言责者众。人人得以自靖。而惧被其责。故东仆而西起。前而后进。赓续不绝于代。天下之士。闻风慕义。感慨奋发。争自树立。士大夫建言得罪。时以为荣。故虽折之以雷霆之威。怵之以碓斧之刑。而不为止。若太祖者。知立国之本者矣。论者徒见其末流之失。朋党交讧

。谓明以言致乱。嗟乎。明之乱非一日也。向使土木北狩之时。豹房宴驾之日。西内静摄之际。泰昌天启厌代之年。老成魁硕之不存。危言正论之不作。奸人一摇足而天下去。明社之屋久矣。岂至甲申哉。门户纷争。言咙政杂。由于忠邪之并进而不分。白黑之两存而不论。此其主不明不断之咎。谓是以言致乱。何不思之甚也。

嗟乎。世道降而风俗衰。士不知名节之可贵久矣。天下之气靡然澌灭。不鼓舞激劝之。犹借口明季之失。以言为忌。不可痛哉。彼亦思天下之气。则何以靡然澌灭哉。当其初。美言小数以牢笼天下。而巧文曲法以扞之。顾天下之豪杰不可以尽缚。急之则将起而与吾竞也。故常优容宽假以柔其气。调停委曲以平其心。然后徐示之抑扬。阴用其予夺。要使天下知吾意之所向而止。故士未尝蒙显戮絀重罪。而已俯首结气而不得出声。不待雷霆之威。砮斧之加。而天下已相率望风废然返矣。夫以雷霆之威。砮斧之刑。戮辱天下之士。天下莫不伤心。然而士乃愈奋而愈烈。不足以沮天下之气也。夫惟驭之以机权。日朘月削。于恍惚暗昧之中。而无之可指。然后天下之气。可以消亡而至于尽。故恶天下之士。而用机权以折之者。贤于戮辱。其实酷于戮辱。而人不知也。夫气犹水也。渚而节宣之。则渟泓瀹沦。挹之而不尽。积土石障之。则郁怒薄射。溃决而为患。患其溃决。知障之无益而益害也。易其术而杀之。水患平而水亦旋竭矣。是何异于防疾而绝谷哉。谷者。人所资以为元气者也。士者。国所资以为元气者也。吾为绝谷者危。是以着其利害。释论者之惑焉。

### 说治上

俞樾

治天下者。先审所求而已矣。猎者得兽。渔者得鱼。其所得者。皆其所求也。治天下者岂异是欤。求王而王。求霸而霸。所求在是。所得在是。故所求不可不审也。盖尝论之。古之治天下者。求其无乱。天下既已安矣。既已治矣。以为未也。惧其犹可以危犹可以乱焉。日夜求而去之。有一之存。则皇皇焉以为大忧。后之治天下者。求其无事。异日之天下。治欤乱欤。安欤危欤。吾不得而知焉。饥饉之未臻。盗贼之未作。诸侯之未叛。夷狄之未侵。及吾之世。犹可以无事则已矣。古之治天下者。若农夫之治田。有害吾田者。则务去之而后即安。后之治天下者。若其在逆旅之中。苟不至乎覆压斯已矣。虽尘嚣湫隘而亦安之。呜呼。此非古今治乱之故欤。天下何时可以云无乱。天下何时不可以云无事。故治天下而惟无事之求。其不至乎乱者。未之有也。吾读书至公刘太王之诗。而叹其于流离迁徙之余。有子孙万世之虑也。公刘之诗曰。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太王之诗曰。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

版以载。作庙翼翼。又曰。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乃立冢土。戎丑攸行。且夫诗人之词。固但言其略。而使人推之以知其详也。故其歌文王也。不言其它。而灵台灵沼之作。则侈言之。其歌宣王也。不言其它。而斯干者。其考室之诗也。无羊者。其考牧之诗也。车攻吉日者。皆其田猎之诗也。岂诗人之意。舍其大而言其小者哉。将使人以此而推之也。公刘太王之事。见于诗者寡矣。然即其诗观之。其规制之宏远。经理之微密如此。则其施之于政事者。可得而见也。夫公刘太王。岂逆知其子孙之将王。而为之刳造百度。以成一代之制欤。要在乎不可乱也。周由方百里起。而有天下。成康之世。刑措而不用。可谓极盛矣。而昭王南征。遂有胶舟之难。是亦天下一大变也。为周嗣王者。发师以逆昭王之丧。而问其罪。虽罪无所归。然所在之国。六师移之。岂不足以张王室而慑诸侯之心哉。周之君臣。竟置不问。天下遂有以窥周之不足忌。故虽以穆天子之强。而徐且南面称王。宣王发愤中兴。而王师之败于夷狄者屡矣。平王东迁。周益不竞。然其始。王命犹行于诸侯也。繻葛一战。王夷师燔。周竟不复以一矢加郑。于是天下愈不忌周。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霸者兴而周遂衰矣。

呜呼。夏商之亡也。吾无怪焉。桀纣之无道。固有以取之也。周之子孙。则岂有如桀纣之无道者欤。不过因循苟且。以无事为安。日复一日。天下之权因而去之。而不自知也。然则有天下而惟求其无事。信不可也。今夫汉之文帝。宋之仁宗。岂非三代下所谓贤君哉。当文帝时。诸侯强盛。贾谊固尝以为言。而文帝不能用。至景帝之世。错谋削七国。竟发大难。而汉几亡。宋仁宗时。吏治因循。百事废弛。文彦博尝以琴瑟不调必更张之为言。而仁宗不能用。至神宗之世。王安石为相。改易法度天下骚然。卒以亡宋。夫使文帝能用贾谊之谋。则错之策不行。仁宗能用文彦博之言。则王安石之说作。是故二君之治天下。亦惟求其无事而已。夫以汉文帝宋仁宗之贤。而惟无事之求。此后世之天下。所以多乱而少治也。澶渊之役。寇准欲使契丹称臣。若少持之。议且定矣。而真宗厌兵。不能尽用其谋。遽许之和而还。由是契丹益骄。终为子孙之患。其后高宗南渡。偏安于杭。韩岳之流。皆中兴名将。而高宗晏然无恢复之志。及至孝宗。虽欲有为。而旧臣宿将皆尽。所恃惟一张浚。苻离一败。不可复振。俯首而就议。乃叹高宗时可以有为而不为。是可惜也。且夫人主上承祖宗之重。下为万世之计。而曰吾姑求其无事。如何可哉。易曰。其亡其亡。求无乱者欤。书曰。今日乐。求无事者欤。吾故曰治天下先审所求。若治天下而惟无事之求。其不至乎乱者。未之有也。

说治下

俞樾

天下之物。同类者相济也。异类者相制也。物之白者。投之黑则黑矣。物之黑者。投之白则白矣。若白雪之白。与白玉之白。白玉之白。与白羽之白。则安能以相变。故天下之物。未有同类而相制者也。今夫医之用药。必察其品之孰为温。孰为凉。又察人之疾孰为热。孰为寒。有热疾者投之以凉。有寒疾者投之以温。故随其所用。而无弗效焉。若热而益之热。寒而益之寒。其不至于杀人者几希。是故良医不反其性。不足以治疾。圣人不反其道。不足以制人。昔项羽既破秦兵于巨鹿。遂鼓行而西入关。杀秦王子婴。烧秦宫室。分建诸侯王。而王汉高帝于汉中。当是时。羽挟百战百胜之锋。诸侯相顾。莫敢枝梧。高帝虽有良平之善谋。韩彭之善战。不能与之争。于是逡巡引去。俯首而入汉中。烧绝栈道。示天下不复出。然而数年之闲。天下卒归于汉。盖高帝之能胜项羽者。以柔制刚也。及汉之衰。三国并立。诸葛亮以王佐之才。善用其民。既定南蛮之地。整师而出。北伐中原。其势不可当。然以转饷之艰。利在速战。司马宣王知之。与之相持。而不与之决战。受其中帼之辱而亦安之。人谓司马懿畏蜀如虎。而亮固已坐困矣。盖司马宣王所以能胜诸葛亮者。以钝制利也。夫刚与利。天下至美之名也。柔与钝。天下至不美之名也。使汉高帝司马宣王耻其名之不美。而欲以己之刚。胜人之刚。以己之利。胜人之利。则终归于败而已。故夫名无论美恶。取足以相制而止。柔与刚反。则柔虽不美之名。而制刚者必柔也。钝与利反。则钝虽不美之名。而制利者必钝也。吾故曰。凡异类者相制也。方今天下所与吾为难者谁欤。其人无多也。其地至远也。以大小之形言之。我大而彼小也。以主客之势言之。我主而彼客也。徒以其人心计之巧。技术之工。遂足抗衡乎中国。而与我为难。于是吾士大夫相与谋曰。吾安得亦如其人心计之巧。技术之工乎。日夜思所以及之。甚者奉其人以为师。嗟乎。彼以巧胜我。而我亦欲以巧胜彼。则非吾向者之说矣。况学人之巧。以求胜人之巧欤。

秦青。天下之善讴者也。有从之学讴者。三年。自以为尽其妙矣。将辞而归。秦青曰。子今将归。吾为子讴。于是抗声而讴。声振梁欂。学讴者大惊。终身不言归。甘蝇。古之善射者也。有从而学射者。三年。自以为天下莫己若矣。乃谋杀甘蝇。弓于弓而射之。甘蝇张口而承之。嘻曰。子从我三年。未教子嚙镞也。学射者大惊。播弓矢而谢之。是故学于人者。未有能尽其人之技者也。而望以胜其人乎。羿之尽其技以授逢蒙也。不知其将杀己也。今明告之曰。吾将以尔为羿。而求其尽术以予我。必不可得之数也。是故学人以求胜人。大惑之道也。然则胜之将奈何。曰吾固言之矣。两刚不能以相制。制刚者柔也。两利不能以相制。制利者钝也。然则两巧不能以相制。制巧者拙也。今使朝廷之上屏弃繁文。删除缠节。凡铺张粉饰。以为耳目之观者。悉置不用。罢不急之

官。废无实之事。赏必副其功。罚必当其罪。内与外不相遁。上与下不相蒙。然后封疆之吏。诚于察吏安民。而不文饰于章奏。郡县之官。诚于兴利除害。而不谄諂于簿书。将帅之臣。诚于杀敌致果。而不以冒滥为功。学校之师。诚于敦品励行。而不以速化为教。然后士信而民敦。工朴而商悫。然后田野辟而衣食足。廉耻重而礼让行。若是者。皆拙之效也。彼挟其心计之巧。技术之工。以眩吾之耳目。而吾不为之动。则彼固索然而返矣。即或决命于疆场。彼之利器。足以伤我者。不过数百人耳。数十人耳。吾赏罚信必。号令严明。千百为朋。如墙而进。彼奈我何。故曰。惟拙可以制巧。以大拙制大巧。必胜之术也。吾愿世之士大夫。但求其可以相制。而无耻乎名之不美。以中国而抚四夷。其诸。犹运之掌欬。

### 原乱

徐子苓

乱之所生。天耶。曰。非也。天命善。不命恶。命君子。不命小人。乌在其命乱也。然则抑人耶。曰。亦非也。天下之乱。非一人之力之所能为。古之乱天下者。无论其在上在下。必其人有造乱之才。而又适丁夫天下思乱之时焉。故其乱一发而不能制。夫才与时。非人之所能为焉者也。然则果孰为之。曰。为之者天与君与相。而众人不与焉。君相者。立人之统。继天之事。君失其为君。相失其为相。人变于下。则天变于上。于是乎乱人生焉。而假之以其才。予之以其时。然则天之好生者非与。夫大乱之世。贼虐于无辜。君与相尸其。而天乃降其罚于众人。岂理也哉。曰。邻老父有逆子曰忤其父。其父日谯呵垂涕泣以从其后。久之不改。于是乎其父悲思愤懣。又久之而有昏暝狂易之疾。遂乃日鞭撻其鸡狗。撞击其甑釜。驱逐其妇若孙。蚤夜叫号。不安于室。夫鸡狗甑釜与其妇若孙。皆无罪也。然其若是焉者。子失其为子。则父失其为父。君失其为君。相失其为相。则天失其为天。故乱。

### 原灾

管同

古初之天如婴孩。虞周如少壮。自汉迄今为衰。后此为耄。何由知之。由灾异知之。何由灾异知之。由灾异之多寡知之也。古者圣人在位。灾异之来。其德加修。其刑加慎。撤音乐而裁膳食。玉帛牺牲。祈祷相望。儒者之说曰。国有失道。则天出灾异以谴告之。圣人知夫灾不虚生。而欲以弭其变也。是以兢兢深自省尔。然以吾考之。春秋时二百四十二年。山崩者二。汉文帝时。同日崩者二十有九。春秋大水者九。东汉一月之间。郡国大水者八。春秋日食三十有六。唐三百年而日食过百。夫汉唐之祸乱。岂能有甚于春秋哉。何在春秋则乱已极而灾少。而在汉唐则乱未极而灾多。古之天。婴孩少壮也。其气庞。其力



厚。其筋骨坚凝而丰润。声色寒暑之交伤。未足以成剧病。汉以后衰矣。其气微而力薄。其筋缓而骨虚。尽调剂以辅之。犹虑不胜。稍不谨焉。则百病丛生。而不可复治。圣人曰。天之病。衰为之也。天之衰。人致之也。世不有耄耋期颐康强而无疾病者乎。当吾世而使天至于斯。谁之咎也。是故值天之衰。愈恐惧修省而不敢失道。夫岂敢曰。此定数也。于我无关与。

### 求治

#### 戴楫

天下之治乱。人为之。非天为之也。天之生斯民也。未有不仁爱之而欲其常安全者。特世之乱也。虽天不欲乱。而望人有以定其乱。其卒无人焉定其乱也。则天亦无如之何焉尔。不然。何三代以前。世之乱从未有如后世之甚者哉。盖乱之生也。非一日之故。及其成也。乃一成而不可变。故凡为君者。于乱之犹未成。其求治不可不急也。且天下之由乱而治也。创制之世。祖宗环视天下。其在外苟尚有强藩未服。巨寇未除。在内苟尚有乱贼未诛。权佞未去。法制苟尚有因仍前代之未尽善。则必为之思所以削诛鉏因革损益之道。皇皇焉朝夕不暇。措天下于泰山之安。盘石之固。使子孙可以世世遵守。而无复有仓卒意外之变所不能豫定以明诏后世者。时易势殊。所以补救之者当何如尔。及子孙席祖宗之业。守先代之法。数传而后国用广而财赋空虚。风俗久而习尚偷薄。科目之制坏而贤才屏弃。资格之弊重而官吏因循。疆土愈广。民人愈众。事变愈多。上下蒙蔽。文武恬嬉。乱形未着而乱机已伏。而此时之为治者。犹循循然不求所以振作改易。一切因陋就。任其废坠败坏而不为之所。然后乱亡随之。而天下乃不可为。呜呼。此岂天为之也哉。治一郡一邑。与治天下大小不同。其为治乱一也。彼守令之不忠于国。而不切切于求治者。必以为吾子孙不世为之。其有事。吾又未必尚在此也。故守令不求治。而郡县有一日之变。是他人后来者之忧尔。若天下将有事。为人君者。不及其身求天下之治。则非他人之忧。而子孙之忧也。夫有天下者。若之何而与子孙以忧乎。且子孙之能胜其忧与否。未可知也。而今之所谓可忧者。至于子孙。其愈久不愈甚乎。夫天下将有事。势虽可忧。亦尚未至若祸乱已成者之甚。而已为苟安目前之计。设若身际其乱。如昔汉唐与宋中衰之世。其能晏然已乎。抑能不求所以为治乎。故愚以为当今之世国用空虚。当求所以生财之道。而货利必不可殖。风俗偷薄。当求所以善俗之本。而教化必不可无。贤才不出。当求所以兴贤之要。而不可以徒尚科目。官吏不饬。当求所以任官之法。而不可以尽循资格。天子不敢一日忘天下之未治而安于苟且。宰相大臣不敢一日幸天下之未乱而务为粉饰。如此则天下治矣。今夫人之有疾也。血气已亏。药饵犹可治也。乃病者讳疾而忌医。其初一藏之病已尔。久之而病脾者传于肺焉。久之又传于他藏焉。至于五藏

皆病。而欲治之。斯亦后时而不可为矣。呜呼。此扁鹊仓公之所为望而却走。而谋国者所大忌也。

### 名实论中

高延第

饰于外之谓名。修于内之谓实。有其实者名附之。徒有其名者实去之。并其名亦不可独存。是故开创之国务实。治平之国修名。中夏之国务名。僻陋之国修实。中兴之国修实。积衰之国则实与名两亡。纵览古今。薄观中外。其事可得而言也。昔周自不窋以后。迁豳徙岐。君臣上下。惟以勤稼穡修埸为事。故其习俗纯朴信厚。隆然日起。观夫酌匏执豕。供御麤略。则燕享之礼未备也。瞻原陟巘。劬劳风尘。则和鸾清道之仪未设也。陶复版筑。寝庙裁足。则宫室台榭之制未盛也。其拮据奔走。多在积粟厉兵。开通道路。而一切制度文物。非强弱盛衰所系。故皆草创简略。致其实者。固不暇致其名也。及其浸炽浸昌。至于文武。土地日辟。驯至于有天下。可谓盛矣。然犹待三叛削平。徐奄底定。而后礼乐制作。以次修举。至成康而大备。是所谓名也。致其实所以厚立国之基本。致其名所以宏有国之体制。开创务实。治平修名。此其事也。由周而后。如汉如唐。其创造经营。不尽若周。然于名实错施。先后缓亟。固不甚相远也。秦人以附庸立国。崎岖戎翟之闲。历春秋战国七八百年之久。中国日以文诰会盟为务。以华靡逸乐相高。秦处一隅。风俗朴陋劲质。常以夷狄见屏。而秦反以此发愤修政。缮甲兵。开阡陌。疾耕以养战士。日臻富强。至孝公而大振。天下卒并于秦。始皇不维开基之艰难。而歆羨乎六国宫室玉帛子女之奢丽。遽自侈大。崇帝号。筑阿房。标刻石之名。慕登封之盛。所以饰其名者。远不如周。而本有之实已亡。故二世而灭。其后北魏金元。皆起于荒裔。其肇基与秦无异。而崎岖蓝缕过之。咸能自振于一隅。而威制乎天下。及其建都中土。习于靡俗。承平日久。文物日滋。上下骄逸。至于弛武备。讳盗贼。恩加于非所。财糜于无用。一旦有事。逡巡畏缩。瓦解溃散。视昔之百战不挫。困惫而能自存者。不啻粪壤霄汉之别。盖其实久亡。所谓名者。尚不及汉唐。而溃败之祸。又加甚焉。僻陋务实。中夏务名。此其事也。汉宣帝起自闾阎。知吏治得失。民闲疾苦。及其即位。综核名实。信赏必罚。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伎巧工匠器械。后世鲜及。逮其末年。海内富实。信威北夷。匈奴分裂。单于稽首。为古今所罕觐。史臣谓其中兴侔乎少康。信矣。暨乎元成。忠佞莫辨。而匡张孔马之伦。谷永杜邺之族。徒以伪儒俗学。倡导人主。附下罔上。大权旁落。湛迷至于哀平。而汉之祚移矣。光武中兴。并县国。省吏人。文书调役。务从简寡。除逗留故纵之律。责战守禽讨之效。至宫庙礼乐。犹多未备。而吏得其职。人安其业。暨乎桓灵。君不识是非。臣不辨黑白。

公卿大夫。营己治私。求势逐利。衣冠造请。填门塞道。见中论贤奸杂进。清浊混淆。方且饰濯龙。祠浮屠。开西邸以鬻官。启鸿都以养士。浮诞相尚。正人耻与为伍。而东汉之业倾矣。中兴崇实。衰世实与名两亡。此其事也。由是观之。实与名交致者上也。否则先其实后其名。犹足以自强而致理。若夫事事存其名而无一事有其实。欲以起积衰振极敝。是犹以南辕适燕。终古必无之事也。虽然。名实之说。人所习闻。而言之者卒罕。何也。盖实者。中人所不易尽。而名者。中人以下皆可托之以邀利。有为核实之说者。必起而众訾之。至于阻格废罢而后已。彼秦之王猛。唐之李赞皇。明之张江陵。皆能行综核之政者。当时蒙其利。而一身为怨府。致恶劣庸猥之人。每借口以便其私。此刚毅恳直之士。所为搯腕流涕者也。此汉之中宗光武所为不可及也。

### 名实论下

#### 高延第

综核名实。施于事为者众矣。以辨贤不肖为亟。贤不肖之辨审矣。以考察功罪为亟。功罪之考察当矣。以信赏必罚为亟。夫人果贤。则必行修而材能。行修而材能。此上所急欲任之以图治者也。人果不肖。则必心邪而行污。心邪而行污。此上所急欲诛之以示惩者也。盖贤不肖。实之在人者也。必任必诛。实之在我者也。知其贤而不任。知其不肖而无诛。是有材者不用。有罪者逃刑。有善善恶恶之名。无善善恶恶之实。郭之所以亡也。然天下又有倜傥疏辨。宽和洁清。若可以任重而图大。乃一旦任之。黠者舞智而作奸。愿者比周而保位。如张商英王文统胡广冯道者。比比然也。有趺弛不羈。朴讷迟重。若不足以立功而兴事。乃一旦任之。建非常之节。持安危之重。如刘仁轨郭元振赵熹吕端者。又比比然也。然则欲辨贤不肖之实。必以功罪衡之。而贤不肖之实真辨矣。贤不肖之实真辨。而不以重赏严罚随其后。则有功者无以劝。有罪者无所惩。将贤者隳怠。不肖者横恣。而国亦不可为国矣。古之善为国者。小善必录。不以卑远而或遗。微恶必诛。不以亲贵而少贷。有以滥与苛为疑者。勿听也。盖不如是不足以尽其实也。不尽其实。则忽于小者不能成其大。略于微者。养之必至于巨。大功不得立。巨恶不可鉏。其几皆自遗小善纵微恶始。安得而忽之。或谓天下之大。万几之繁。中外官司之众。欲一一察其功罪而赏罚之。此尧舜犹病日不暇给之事也。乌乎可。曰。为此说者。不探其本者也。夫振衣者。必挈其领。举网者必提其纲。必责一人之耳目。察天下人之善恶功罪。诚穷年莫殫之事也。若夫日在耳目之前。朝夕与论可否别是非。以进退人材考核功罪者。亦不过数人十数人而止耳。此数人十数人者。既日接其言论。熟察其行事。则其人之邪正。与材之良楛。宜知之审考之当矣。一旦赫然明告于天下。某也善而有功。某也恶而有罪。举重赏严法而加之。以显示于众。则此数人十

数人者。必皆善而无恶。以此皆善无恶之数人十数人。各察其属而举错之。则卿寺以下。悉得其人矣。公辅卿寺悉得其人。则外之牧伯监司亦必得其人。牧伯监司得其人。复各察其属而举错之。则守令亦必悉得其人矣。自公辅卿寺牧伯监司守令各得其人。天下犹有不治者乎。而其要又不过熟察乎数人十数人而止。可谓之繁且难乎。

或又谓名实之说。本于管商。刻核少恩。非儒者教化为本。平恕待物容众矜不能之义也。曰。此即奸庸之人。自便其私。巧说以涂塞耳目之计也。夫平恕待物容众矜不能。此居乡里无事权者。接人立教之事。非帝王有司之事也。帝王治天下。有司治一邑。尊卑大小不同。而同有分直枉辨良莠之责者也。是则曰是。非则曰非。善恶明白。诛赏立断。不容少有依违。姑息于其闲者也。且也善而有利于民者赏之。非为其有利于我也。恶而有害于民者诛之。非为其有害于我也。圣王立政。兴贤能简不肖。法之施于乡闾者也。大比吏而诛赏之。法之施于朝廷者也。诚以天下者。古今四海共有之天下。法者。尧舜以来共守之法。天子且不能徇己意以为轻重。盖以代天理物之义。当如是尔。岂可反使公卿百执事之人。恣其胸臆以挠之哉。而又何病乎滥与苛哉。今天下贤能之吏虽少。宽厚清谨之人尚不为乏。而风俗日隳。奸民日多。所谓教化者何人乎。是又迂拙愚蔽之人掇腐儒糟粕之说。以文拙欺世耳。夫执古之道不可以治今。非独百官有司之人不如古也。即草野之民狙诈悍戾。其气嚣然。亦不类于古人。而顾欲以宽容弛漫之教条治之。是纵其相与为乱而已。曷足贵乎。且天下固多中人矣。彼见小善必录。将自勉于善。虽未必大利于吾国。而其不为恶也决矣。况有功见知。悦以犯难。慷慨激发者已多乎。微恶必诛。必自敛其恶。虽未必尽迁于善。而不敢复肆于恶也决矣。况销乱于未萌。鉏恶于其易。保全良愿者已多乎。夫天下之人。咸能乐事劝功。邪慝不作。日勉于善。而不敢肆于恶。虽三代郅治之隆。未有加于此者也。是固非刻核少恩者所能致。抑岂托名忠厚。持禄养交。挥公帑以市私恩。纵奸民以为阴德者所敢望哉。且人之不循分好干求。未有多于此时者也。隼诘之士。橛竖之人。莫不跃然有放侈之心。势利之望。其犹有所惮而不即肆其志者。恐一旦有操综核诛赏之法以绳我者。将利不可得而害随之。故往往沈吟前却而不遽进。苟尽去夫综核之说。而恣其诞漫。则为善者愈少。为恶者愈众。小人成。公道绝灭。虽尧舜在上。天下亦不可得而治。有世道之任者。其毋惑于奸庸之论。使便其私以貽患天下哉。

### 世变论

宗稷辰

#### 深虑篇

古之圣人。大抵皆善忧者也。故常先天下之忧而忧。在书曰思曰谟曰惟。在易

曰惕曰恐。在礼曰虑。大学言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后之君相。苟欲平治天下。舍虑将何从哉。孔子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孟子谓孤臣孽子。其虑患深。是以能达。又曰。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盖天下事。其常易知。其变难知。非虑之深者。不足以穷万事万物之变也。一代之兴。莫不有所惩戒而为之改更。乃所改更者始若迈前迹而见功。久之偏尚寢成。莫能转移以就世变。往往失在所惩之外。于是惜始计之未周。晚矣。累朝之相继。莫不各有所炯照而为之制防。乃所制防者初若过前人而甚察。久之旁落滋失。遂致积重而生世变。往往至于欲制而不能。于是悔始见之未密。抑又晚矣。是故仁胜则易弱。义胜则易暴。文胜则易伪。质胜则易陋。法胜则易怨。言胜则易争。威胜则易骄。计胜则易刻。不惟是也。即尊亲之间。骨肉之际。颁予之分。晋接之仪。恩泽之数。倚任之等。一有所过。而毫厘之谬不绳。忽微之失已伏。近或患作于数年之后。远或成于数十年之间。皆由平时不为深虑。浸寻至于此。甚矣。虑之关乎天下也岂不大哉。昔者周公相成王。朝夕讷诲。以辅王德。老成之忧。动关千百年。成王非不圣哲也。而公之虑之者。惟恐主术稍疏。则隐中于性情。而流失在家国。想其时一颯笑。必曰无戏。一动止。必曰无逸。一措施。必曰无偏颇。在仁君哲后。无一事不合乎天理而贤宰执必以大失德之事。为之儆戒而咨嗟。惟善虑也。然则人主一日不可不矢以小心。人臣一日不可少忘夫责难。若堂陛之前闻都俞而不闻吁咈。有将顺而无所匡救。是直导君以无忧矣。又何望其深虑也耶。

### 远见篇

天下有以目视者。有以心视者。目视者一离娄焉耳。倍其目以视。一史皇焉耳。倍其眸以视。一虞帝焉耳。而师旷闇然亡目之人。所见不下于三子。则三子者。用目视有穷。师旷用心视无穷也。故察九渊之深者。或不能度万里以外。悟动之者。或不能推百王之变。畅四门之观者。或不能周十二州之遥也。今人见赤云布天。咸曰旱将至。见元蚁迁垤。咸曰水将至。此凡有见者率知之。惟其近而易信也。夫瞻近知近者。常人之明尔。瞻远知远者。亦常人之明尔。虽所见洞一方。准四望。迥异乎常人吾不谓之见远焉。所贵乎有远见者。涓滴之初泛。其久而成江河。尘埃之小壅。其久而成山岳。秒忽之隐亏。其久而累坻京。芽之新茁。其久而滋丛莽。蠕蠕之潜动。其久而张爪牙。是即物而见者也。颯笑之偶失。其久而致滔天。几微之忽。其久而致擢发。瞬息之差忒。其久而患百年。方寸之纤瑕。其久而疾一世。臭味之偏嗜。其久而毒毕生。是即身而见者也。故当昌炽隆盛之日。歆羨盈衢歌颂满庭。为窃窥侧睨。相銜于耳目之前。而一二老成悄然深思。若为异日重系其忧。不以为赫喧。而以为泰怵。惟浅夫陋眈之所未见。而斯人见之。迨其应响鉴影神于灵蓍。使后之人追维往

哲之微词至论。叹惜当时不得提荧听之耳。警私蔽之心。使瞶瞶者复生其明。卒致迁变以至此也。而若一人一物之细故。其盈虚消息。知者自无不可知。在宇宙内亦识小耳矣。何足较其轻重哉。板之雅曰。为犹不远。又曰犹之不远。古君子谆谆于远之一言。深致意者。不重可思与。

### 恭旧篇

天下之所不易致者。其久乎。其自至于久者。圣人也。其可以久者。贤人也。久以神明者不可见。见其德与训。久以威象者不可见。见其政与人。今使为天下谋者。曰旧德吾崇之。旧训吾行之。旧政吾循之。旧人吾重之。则奉先王之道。至千百年不易。岂不甚善。而无如势有所不能。从来通都大邑。多世臣故家。其先或与祖宗共栉沐于风雨之中。或受累代任使。芘臣竭劳。功在社稷。名在钟鼎。当其没世。大则祀之功宗。小则祀之乡社。赏延后嗣。恩泽未衰。乃久之而历时稍远。勋阀委于荆榛。遗裔困于草莽。后之君若臣。罕有追询其风节者。欲强之式闾表里。封墓营祠。录及来初。免渝鄙贱。岂可得哉。此慢于旧德者势也。若夫危言谏论。劾翊先朝。佐成典书。载之方策。其明若著鉴。其重若金石。厥后予圣予智。势分日严。寡学浅夫。辅道称述者。多务卑近。闲思举名言以进讽。陈古谊以格心。良恐触犯忌讳。无复征引。偶有一二正人。略为入告。多病迂阔。谓昧时务。求其扬前谟。宣往议。抑又难之。此荒于旧训者亦势也。至于已事遄往。圣人所以酌损益者也。政在故府。典册法书系焉。修而举之。治道可复自。晚近好作聪明而矩浸弃。数十世之成宪。数百年之至计。忽乎若皆厌闻。譬犹飘风之吹坠叶。持柄者效尤踵谬。以为其道在迹。旧章日听其沦没。旧绩日任其愆忘。势遂薄旧政而不为矣。至于守治法。当亟留治人。与典刑并重者非老成乎。其人不亡。丛脞可振。其人不出。空虚可忧。试与登其庙廊。见有黄发眉。三五在列。远近瞻仰风采。俨然敌国外患。皆惮之曰。是未可动也。奈何宿佐凋谢。遗贤遯荒。偶存衰残相轻狎。猝有疑难变动。莫由询之谁何。轻捷便利之徒日以进。守拙持重之人日以。举家国事付于数少年。听其汎舟洪流而不知所届。势至于无旧人而天下更可危矣。是以古之哲王贤辅。不以旧德之几湮而弗加礼也。勿以旧训之难遵而弗深考也。勿以旧政为可废而弗绍修也。勿以旧人为可弃而弗殷访也。三代之报功贞教。惇典乞言。其所以恭厥旧者。皆所以恭厥先也。书以孝恭并美。果克致其恭。非善孝也哉。

### 怀新篇

旧信可思耶。旧之善者可思。其不善者不足思。古于旧之文有二焉。其一似以萑覆白。为能守其陈资以养人也。其一文为鸛。义为鸛。或同鸛离。盖鸛之老者不可留。而留是当除者也。故易象于革去故。鼎新焉。尝观晦蒙屯塞之境。

草木蕃庑。洞郁。上不见日月下不见人。虽中藏太古之瑞。亦复沈霾幽隐。宝气潜伏。于此有人焉。操斧斤入林莽。砉然开其幽而通其蔽。遂使晖光忽新。俯仰为之大宽。登陟为之欣畅。岂非人心所久跂而深望哉。是以已治之新可乐也。未治之新可怀也。夫为山泽启草昧。此寻常耳目所共喜也。若乃生广居之中。坐堂皇之上。万事丛杂。投于其。瞻众听。八面环伺。而其人方且耽庸习故。嗜腐迎臭。锢闭灵智。以受尘墨。破窳坏径之是寻。而光明反以为羞。于是无规不遂。无不因。老谋深。惛惛其德。言宣令出。谬踵袭。闻者倦闻。见者沮色。日复一日。交相蹙。噫。德之不新。流及于政。不尤为天下之大惑欤。今试为之扫官府之尘。濯鼎彝之垢。更琴瑟之徽。磨戈刃之钝。相与振颓纲扶倾维。荡以清风。照以初旭。老物息而土鼓震。文明复而庆云升。而汤铭周诰之上新其君下新其民。皆于其时煌煌改观焉。然后知舍其旧而新是图。诚整齐一世之人所不得缓也。然而新其开物之务。尤贵新其取人之明。欲使疆场之地。旌旗一新。而不先简将帅。勤训练。虽新弗新也。欲使礼乐之场。节和一新。而不先慎起居。择辅导。虽新弗新也。欲使中外之间。鼓舞一新。而不先肃法纪。明政教。虽新弗新也。是故新其心矣。斯能新其人。新其人。斯能新其物。而天下一是无不新矣。大学首自新以新庶民。知本之君子。曷不鉴而怀诸。

复松滋县汪省吾

胡林翼

承示捐项于秋节前先行批解。助饷苦心。至为可感。足下学力坚定。胸次宏远。惟时事艰难。人心颓放。贤者能尽一日之力。即为民造一分之福。盗贼纵横。吴越巴蜀淮南燕东。所在皆是。所谓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也。皖难未已。宿松亦非桃花渔者之境。所谓悠悠我里亦孔之瘵也。不如尽力民事。以明吾读书之志。部例扞格。我不顾也。方今天下之乱。不在盗贼。而在人心。不在愚民之难治。而在士大夫之好利忘义而莫之惩。噫。此非大乱之实证乎。表扬节孝。亦风俗人心之一端。如示办理。目下饷糈匮竭。兼值水灾。兵饥民饥。万分焦灼。堤工应俟秋泛平落。切实举行。谆谕乡民。当可望其踊跃输将。未知大官大绅。一力提唱。相与有成否。

答胡润芝宫保书

吴廷栋

前在都中郑晓珊太常寓。获侍教言。别十余年。每于邸报中得睹政绩。为天下苍生称庆。祇以素性简。竟未一具丹启。远上台端。而钦慕之忱。寔未尝一日或去诸怀也。客腊。严渭春方伯过直。细叩起居。及平日设施事迹。藉窥渊抱。本末兼综。巨细毕举。信为当代救时名臣。而为生民培元气。为斯世养人才

。则尤操出治之要。不禁神往。每与留心世事者。未尝不举宫保以为法也。兹承钧函下贲。如亲旧时色笑。且知进军皖省颠末。深为敝里庆。而布置周详。亦愈见心力交瘁。备劳硕画矣。今春接涤生先生来书。言及近日守朱子铢积寸累之训。为得尺得寸之计。某读之。深喜其客气消除。有不求近功之意。窃服其学问以阅历而进。且卜其将来足任艰巨。事功所成者必远大也。复书曾引真正大英雄。须从临深履薄做出。其平时然于规矩不敢走作之中。及临事变。而其百折不回之气。固贲育不能夺也。等语相质。涤生先生。尚不以所陈为谬。今伏念阁下事业日隆。勋名日盛。爰莫能助。且军中形势。素所未谙。亦非远人所能悬揣妄言。伏读来示。觉虚怀善下。退让未遑。若不自有其功名者。亦可谓善处功名之际矣。窃念古今能成大功大名者。必不急功近名。惟能将急功近名之心消除净尽。而后其功名之成就必更光明俊伟。非复汉唐以下之人物规模所可拟矣。所虑者。今内外上下。惟皇皇忧贫。日谋救时之策。共为操切之计。盖自倭艮峰侍郎外转。何丹溪观察殉难后。遂无复有以本原之图。一警欬于吾君之侧者。是可忧也。汉鄼侯之佐高祖也。已不见三代规模。而考其所以为言。犹曰养民以致贤。是以转饷关中。能佐军兴而不告匮者。亦非尽无本也。天下如人一身。心腹与支体。必血脉流通。而后能转运灵动。血脉有丝毫间隔。则此身必有偏废不举之处。某尚望宫保及涤生先生两人早奏肤功得一人内召。置诸左右。以为启沃之助。得筮连茹之占。不使有一薛居州之虑。则天下大局。庶几可图其全耳。某本非济时之才。初无所补于世。所守者只此迂儒识见。又为斯世所轻。且精力已衰。故里被兵后。既不能归。而亡室寄柩山东。拟买山卜葬于登莱间。即为退休之计。惟愿海内所心佩之一二人。整顿乾坤。拨乱反正。犹得于吾身亲见之。斯为天下之大幸。得奉钧函。作报稍迟。并祈垂鉴。

#### 与邵位西书

徐子苓

都中卧病。屡辱过。剧未得尽所欲言。试罢方办归。一再面。则又未敢遽以迂率无用之谈相质。归而自念区区之意。终不可嘿。盖凡天下之物。其废兴存亡。皆有一定之理。而其转移呼吸。恒视乎机与势之相值。势之极重而难返者。虽君子亦无如何。然从古以来。小人不独为小人。故其援益众。君子每独为君子。故其类益孤。而遇事都不可以有为。何者。天下之务。非一人之力所能及。惟夫恢宏阔达非常之士。不斤斤于尺寸之节。而能尽破乎门户拘挛之习。深沈不测之中。智勇形焉。故能运动天下之势而成大功。足下居要地。犹卑官。度其力必多所未能。然山野睽睽之意。微足下谁可言此者。别后留济南。归而益病。托致函。昨遣奴往桐城问董大。据言姚观察已之九江。而仆病愈久。家



计行资都空空然。庄子有言。适千里者三月聚粮。夫惟所期愈远。所挟宜益众。凡有行者类然。况于度越江湖。外有风涛之险。内有家室之忧者乎。因便力疾不尽。

### 与王给事书

徐子苓

荫之执事。鄙人向慕高谊久矣。丁未春。遇贵乡人王君于高唐。为道执事往年质衣买刀情事。夜雪甚冷。坐土炕上。谭未竟。浑身汗。店佣户外窃听。咸失声称烈丈夫。入都拟赠一诗。要铭三同过。未果。去年当事有开矿之议。外间讹言轰轰。久竟寝。今年遇王君于号舍。乃知前议之寝。实执事之力。夫进言于众论胶执之日。身不居进言之名。使天下实受其言之福。此固汲长孺唐子方所不能为。而不意今得之于执事也。昨来京师。窃见首政维新。诸建言之路。廓然四辟。间从邸报获读一二。大略言政事者。详于节省。勤于厘剔。谭学问者。主于开日讲。诸大臣汲引贤士。多非草茆之所能知。至如林周姚苏陈邵。皆一时之隼。而林周姚三公。树立都有成效。其人又年老更事。不至晚节迁变者。今诚起而置之要地。以徐观其后效。外忧庶其易弭矣乎。夫医者视病。急则治标。缓则治里。尤必慎审于寒热虚实之分。今日事势。标里俱病。内虚而外实。内寒而外热。聚四海之富。府库无足用之财。岁进士之多。缓急无可仗之人。其势诚极难矣。鄙人窃以为无难者。何也。譬之久富之家。用巨费耗。家奴皆羸不力。将因仍迁就。势必重困。或又劝其务啬殖货。尽变旧章。适滋扰耳。于此之时。但得主人忧勤操作。与三数老成。讲求先人创制之遗意。日坐堂簿责诸奴。量其才而督课之。去其尤劣者数人。则家计可渐起也。夫一家之长虽少年。日亲近老成练达之士。则见事明。奴婢不能售其欺。四海之君虽圣哲。日习闻古今治乱之要。则阅理精。德性日臻于坚定。故愚见以为边事但须布置得人。而举行日讲一事。则尤急焉者也。

或曰。财赋匱矣。边事繁矣。第崇日讲之虚名。毋乃悖乎。夫水旱盗贼。果天生之地长之耶。其虚盈消长。皆权衡于君心。董子有言。海内之心。悬于天子。又曰。人主法天之行。内深藏所以为神外博观所以为明也。今即不举行日讲。第日从事于理财防边。财果可以日储。边果可以日靖乎。夫理财防边之法。莫详于五经四子之书。但使日讲得人。每进讲时。杂引汉唐以来废兴治乱之由。以申明经义。则日讲之设。亦所以广言路也。往执事当众议鞅鞅之时。卒能委蛇悃款。俾垂成之议。发而中止。今数日来。言者渐息矣。诸君子向所论列。亦渐寝矣。盖天下安危之势。视乎士大夫气之盛衰。以目前之势较之。固甚有可转之机。而积恶之气不难于骤振。蒙之九二曰。包蒙吉。纳妇吉。为相臣言之也。盖包蒙者。相臣之德。纳妇者。相臣之度也。噬嗑之六三曰。噬腊肉

。遇毒。小吝无咎。九四。噬干肺。得金矢。利艰贞吉。为谏臣言之也。腊与肺。有盘错之象。金取乎决。矢取乎直。谏之义也。是以古之进言者。不皆道同方合。着节于犯颜力争者居多。窃尝即今之建言者。而深思其难易之数矣。或曰言焉格于例。不如不言。或曰言之深善。幸而其言行。而行其言者。不必皆实心奉事之人。则又不如不言。是以偶有所激。而其言不行。亦不再言也。恐读而获戾也。他人既已言之矣。即不行。而必不相继而公言之也。恐朋而速谤也。士大夫日相率于引嫌避疑。此气之所以衰。而势之所以难振也与。往读执事论事之文。纡余朴至。不触不曲。深得进言之法。然今之亟有待于执事之言者。更亟于去年议开矿时。而鄙人所愿于执事者。每一言事时。恒恐恐焉追念昔日质衣买刀情事。何也。艰虞危迫之念怵于中去就死生之谊定于。素。则臣子无一刻非敢言之时。斯天下亦无不可尽言之事。昨承下问。有采于省兵练卒之说。盖兵之妙用。更番迭进。战者更番迭进。力以暇而不孤。使进言者亦更番迭进。则诚以积而易动矣。闻贵台中多贤者。请以斯言通之谏法焉可乎。

#### 复友人书

许宗衡

一昨奉手书。深识远虑。若冒天下之不韪。而为此论。乍读之。惊骇诧异。至于离坐变色袖手。惧猝有客见。将焚之而又恐不及。既而思之。天下论之至奇。皆理之至平。众人狃于常。而耳所闻者率卑且陋。故奇者皆平。而平者转为奇。然则足下书中之论。仆乍读以为奇。是仆未深究其理也。天下有事若可行而理未可行者。深识远虑者。独洞观于数十百年之后。谓行此事则收效必大。且迫于时势不如是。亦别无术以善于今。而有以终益于将来。则即理若未可行。而要不能恤迂阔不足凭之议。而不一冒天下之不韪。为国家深谋而熟计。若是乎。理若未可行。而事固必不可不行。行之而效必大。则亦何悖于理之足云。盖论虽奇而理固甚平也。虽然。天下又有理既未可行。而事即有必不可行者。经与权为道甚显。而其用甚微。经者百年之理。权者一时之事。谓守经而一时无功。行权则百年有济。夫谁信乎。且以一时而期百年。未有不以理为凭者也。而犹恐有事之变。况侥幸于一时乎。侥幸于一时。已未尽权之用。权固不失乎。经者也。乃欲侥幸于百年。此百年中不能无意外之变。奉我权而行者。又未必不惑于中道也。毅然而行。而人傥不知我之意。则所谓权者。久将误以为经。而所谓经者。甚或掎击蔑弃之。是一时之经既悖百年之权。又何所托乎。如曰行我权而非欲人知。迨其效而自悟。嗟乎。百年之期亦远矣。行权而至于百年。能乎。就令能行。习焉不察。寢失其本。是毁冠裂冕而久。且以为礼固如是。偃规错矩而久。且以为制固如是也。故君子欲图终必慎始。今使畏盗而开门以揖。至于盗踞我室。我唯命是听。盗虽长者。悯我之畏之。而欲其

出所以为盗之术以教我。我之计诚狡。彼盗独不虑我之术成而反戈乎。或曰。是盗也。虽踞我室。而亦既相与安之矣。我之饮食晏乐如故。我之宾客酬酢如故。其必不虑我之反戈。而行将以术传我。呜呼。是亦盗之术而已。我之所以为家者。非一世矣。独无术乎。且饮食晏乐如故。宾客酬酢如故。盗固不我防。我独无所以为家之术。乘间抵隙。因便徼利以自强。而为制盗之计乎。窃盗之术以制盗。而一切所以为家之术皆置之。惟是饮食晏乐宾客酬酢。以待窃之计行。而术遂可以制盗。岁月若驰。变患不测。侥幸之为。必不可尝试。而犹谓乎权。实已大悖乎经。而为亲党邻里之所非笑。

昔晋文公将与楚人战。舅犯曰。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陈之间。不厌诈伪。雍季曰。焚林而田。偷取多兽。后必无兽。以诈遇民。偷取一时。后必无复。及文公以舅犯之谋败楚人。归而行爵。独先雍季。臣疑之。文公曰。舅犯言一时之权。雍季言万世之利。夫一时之权。必效之术。文公且不先爵。况欲以不必效之权侥幸于百年。而先已大悖乎经。毁冠裂冕。偃规错矩。既受制于踞室之盗。而转欲北面以窃其术。谓可效于数十百年之后。今虽冒天下之不韪。而有所不恤。是何为者也。仆尝思之矣。盗虽在室。室之中不皆盗也。室之外里巷虽有盗。而亦未敌我同里之人之多也。且我之家非一世。我先人之积累。所以睦任深结于五党者固在是。所以为家者又实有术也。自父母兄弟妻子男女长幼以至仆隶养。外而族党同里之人。皆甚悔乎开门以揖之非。于是积悔成愤。积愤成勇。创巨痛深。思有以伺盗之隙而反戈焉。曰。我誓不与共戴天也。彼虽有以制我。而众与寡之势。主与客之形。不明明可胜乎。而或且曰。盗已踞室矣。此亦迂阔不足凭之议也。嗟乎。窃盗之术以制盗。谓可侥幸于百年。独非迂阔乎。夫同一迂阔。先悖于经。而权亦无济。毁冠裂冕而久。且以为礼当如是。偃规错矩而久。且以为制当如是。慎始者所为。必峻其防也。故君子欲达权必守经。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忠信甲冑。礼义干櫓。今之所谓迂阔。实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事变而理常。仆终恐足下书中之论。未尽合乎理之平。而实亦不足为奇也。敢布其区区。

## 卷九 治体二原治下

### 史议一

#### 孙鼎臣

圣王之治天下也。其造端也微。其立体也大。其成功也缓。其收效也长。后之治天下不然。急功利而薄道德。尚智术而轻忠信。先法令而后礼教。尊才能而卑行谊。所争者刑名钱谷毫厘之出入。所责者簿书期会尺寸之短长。主德之纯疵。邦本之安危。风俗之厚薄。纪纲之清浊。利害在积年之后。而消息在隐伏

之中。一切谓之迂阔。忽而不问。上下相求以文。而不究其实。巧伪萌起。丛脞眩瞽。从而更张之。防奸而奸愈滋。救敝而敝愈甚。励精之末。化为因循。英察之过。积为壅蔽。问其君则早朝晏罢也。视其臣则循理奉职也。典章文物无阙也。号令条教无失也。然而人材羸。民心浇漓。一旦祸起变生。仓卒不知所应。鱼烂瓦解。驯至于不可为。于乎。不可惧哉。夫天下重器也。以社稷遗子孙远谋也。重器不可以小道守。远谋不可以常虑规。今夫秦始皇。天下之雄也。毁弃儒术。严刑峻法。以防天下。衡石程书。躬揽庶务。堕名城。杀豪杰。天下莫之抗。隋文帝。英主也。坐朝常至日昃。宿传餐而食。其时兵革不用。户口之数过两汉。二君之心。岂不自以为贤于尧舜汤武哉。以尧舜汤武为不足法。恃其才智。竭力以求过之。其令行禁止。所求必得。尧舜汤武。盖亦有不逮。而没身之后。天下大乱。传世短促。未有甚于二代。何哉。知为政而不知务学。所以馭天下非其道也。汉高祖不喜儒。然闻陆贾之言。而有惭色。贾为新语。每奏未尝不称善。光武讲论经义。常至夜分。唐太宗听朝之暇。引学士入内殿与商政事。宋太祖在军中手不释卷。是皆当开之初。日不暇给。而独于学留意如此。盖亦鉴于前代之失。而知开国承家之道。化民成俗之方。非取法古先折衷理道。无以善其始而持其终也。数君之所谓学糠焉而已。未能旷然有志于先王之道也。然犹足以致治而成太平。况于以尧舜汤武之道体诸身而施诸事乎。自宋以来。有经筵仁宗以元昊反罢之。赵师民曰。帝王治经。不独玩空文。今方外有事。臣等即不进见。是以为先王遗籍。可以讲之无事之时。不足赞有为之业也。仁宗悟而从之。其后帝昺播越海滨。陆秀夫犹日书大学章句以劝讲。明英宗初立。三杨请择老儒共讲读之职。张居正相神宗。亦择儒臣每日进讲。至于思宗当天下扰攘之秋。日讲不废。于乎。此亦足见两朝家法之善。其君臣能守而勿失。传世数百。久而后亡。以视秦隋。何得失相去之远与。夫人君之道。在于公是非。是非公。然后好恶正。好恶正。然后赏罚当。赏罚当。天下如网之在纲。举而措之无难矣。天下之是非无常形。惟明于善恶者能察之。而必自明于其心之善恶始。学所以治其心迁善而去恶也。三代以下学与政为二事。治益卑而不及于古。汉之高光唐之太宗宋之太祖仁宗。遂为令主。论世者歔歔太息。谓其治为不可及。不可慨与。

## 史议二

### 孙鼎臣

天子之下。以一身任天下之重者。宰相也。天子不以道。不能为治。宰相不以道。不能自重于天子。则亦不能有为。宰相之职。莫先于正君。莫要于知人。二者非守道之笃。不能必行其志而无憾。张九龄之为相也。事无小大。皆力争之。小者不争。则其大者亦不能争也。杜衍之为相也。封还内降。外人不知。

救之于后难为功。谨之于始易为力也。房杜事太宗。引拔士类如不及。吕公着事哲宗。以人物为己任。三杨当国。所荐举皆名臣。江陵用戚继光李成梁王崇古潘季驯。而天下无事。故为相之贤否不在一时。不系一事。视其主德之隆替。人才之通塞而已。姚宋相而开元之治盛。禹光相而孝宣之业衰。岂不然哉。夫安国家。利元元。大臣之事也。奉文书。谨唯诺。吏卒之役也。伺意旨。察颜色。仆妾之为也。居大臣之位。供吏卒之役。效仆妾之为。可乎哉。禹光者。大臣而吏卒而仆妾者也。禹见时有变异。若上体不安。择日絜斋露蓍。正衣冠立筮。得吉卦则以献。不吉则感动忧色。不可谓非忠矣。光居大位。门生弟子多成就为博士大夫者。几得其助力。光终无所荐举。不可谓非公矣。后之议者。谓禹光何如哉。人主之有失而不能匡。天下之多才而不能进。曰。吾未为上所任也。吾不敢尸其权也。夫人臣累资积劳。由庶僚洊执大政。谓之非上所任。可乎。朝夕于左右。与议论于帷幄之中。谓之非上所任。可乎。进贤退不肖。宰相之职也。居是职则有是权。欲避其权。则不当居其位。且上之不任。非上之故也。不能以大臣自任。则人主亦常臣畜之。而不能加遇于众人矣。内不足然后不得不引嫌。使其荐举而一无所私耶。虽日进百人。天子不之疑。悉天下之才出于吾之门。天下不之议。以为是举其职已耳。何权之有与。姚崇宋璟相元宗。二人每进见。帝辄为之起。去则临轩送之。及李林甫为相。虽恩宠过之。而礼遇卑薄。人主之重其臣。视其臣之自为轻重。不能以道自重。而欲人主师保而腹心之。难哉。以道自重奈何。明去就之义而已。蒲宗孟毁司马于神宗。帝曰。宗孟乃不取司马光耶。未论别事。只辞枢密一节。朕自即位来。惟见此人。他人虽迫之使去不也。后世君尊臣卑。论者谓宰相权轻而政益杂。崇祯一朝。宰辅至五十人。倏进倏退。如仆妾然。于乎。抑何不思之甚耶。彼师保也。孰敢不师保之。彼仆妾也。则亦仆妾之而已。岂尽人主之过哉。位愈高。则其得之也愈难。其恐失之也亦愈甚。如禹光者。责之以去就之义。吾有以知其不能也。

### 史议三

孙鼎臣

三代之封建。三代之公也。后世封建。非三代之意也。私也。三代以德怀天下。故公。后世以势持天下。故私。谓三代以封建治天下者。后儒臆度之陋。非圣人之意也。汉高祖起匹夫。其臣皆一时魁雄。向所与齿者。势不得不强宗室以镇之。然皆予之以地。不任之以政。卒致七国之变。然后乃置傅相。严阿党之法。杀其地而轻其权。势已衰矣。然犹有燕旦之谋。广陵之诅咒。淮阳之诖误。晋武取天下不以道。猜防下。乃强干弱枝。为深固不拔之势。大封建。尊亲戚。内居夹辅之任。外总军旅之事。不惟予之以地。而又任之以政。权侔则

相倾。兵强则相贼。八王构衅。宗社覆焉。孝建泰始之际。祸乱代兴。犹不之寤。于是齐武以顾命付西昌而郁林废。宇文以爱子托安定而略阳不终。文宣之孤殒于常山。孝昭之嗣戕于长广。诛夷相望。篡弑循环。君臣父子之伦。沦胥尽矣。始于欲保其子孙宗族。而卒致灭亡。何哉。任亲不任贤。以天子私其子孙宗族。务于势而不竞于德也。唐宋罢封建。优以禄位。而不使预政事。数百年无宗藩之患。明太祖复古之道。一传而有靖难之师。再致宸濠之乱。然政出内阁。诸侯王无秉朝权者。故兵作于外。而不阅于内。由是观之。三代而下。岂惟封建不可行哉。即亲贤并用之议。亦未见其可也。难者谓周公康叔皆为三公。盖其时圣未有若周公。贤未有若康叔。故因而用之。非以周公康叔之亲。不问贤否。而以国命委之也。且圣如周公。犹不免鸱鸮之诗。常棣之作。况后人乎。难者又谓汉室大封同姓。竟赖朱虚而以平诸吕。夫产禄之事。章虽不为无功。亦将相得人之故也。然功大赏薄。遂生觖望。东牟之反。章苟不死。岂能帖然哉。难者又谓光武晋元。是封建之效。亦非通论也。唐不封建。而灵武何尝不中兴。宋不封建。而建炎何尝不受命。废兴存亡。系其德之厚薄。岂封建之能延人祚耶。夫开刼之初。人心未附。故荆贾燕泽参萧曹之勋。危疑之日。民望有归。故唐肃宋高成宣光之业。诗言价人维藩。太宗维翰。盖谓此也。天下为家。统于一尊。人心壹矣。民望专矣。则不可扰之使动。而惑之使贰。且夫开诚布信。蛮貊皆吾人也。怀疑挟诈。骨肉亦秦越也。谋国家之安者。惟其贤不惟其亲。全骨肉之恩者。隆以爵不隆以权。盖圣人之治天下也。先公而后私。以德为强。而不恃其势。

### 永命

管同

国祚之修短。孰为之。曰。数为之。数为之。则圣人何以动责人君。曰。修短者。数也。治则修。乱则短者。理也。数定于先而理迁于后。未有政乱而其祚终修者。未有政治而其祚终短者。天之大权莫加乎数。惟人君能以理胜焉。政乱矣而数终修。则天为不明。政治矣而数终短。则天为不公。虽然。吾曩有疑焉。今夫开国之初。后嗣之贤愚。渺焉莫定。彼其为治为乱。初不可知也。然而精于数者。辄能推及其所终。若烛照鉴察。语无不验。此何故也哉。宋非高宗。不弃汴迁杭而国终闽广。明非万历且继以天启。祚亦不斩于子孙。然当时若陈抟刘基。则已并其地其人。而言之若见。又何奇也。岂国家之兴衰。真定数而不可易移耶。将人君之图治肆乱。亦应数而然。而莫克自主耶。何以云然。而果见其然也。嗟夫。三代以上君多贤圣。故人之权重于天。三代以下君少贤圣。故天之权重于人。昔者周公相成王。定鼎郊廓。其卜居也七百焉而已。既而成康相承。佐以周召。文武之泽。广而愈深。故其后也。卒过其历。踰八

百年而未止。宋明之先。其开国既非文武之忠厚。而其后君无成康。臣无周召。此所以天数一定。而毫发不可复移耳。故周人之卒踰其数。是周人之不为数限也。宋明之卒如其数。是宋明之自为数拘也。其理则然。无足怪者。不然。岂陈抟刘基之学。过于周公。而天数亦有时而不验哉。祖己之告高宗曰。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绝命。召公之告成王曰。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使天不可祈。而命不可永。则祖己召公之说。为怪诞而欺君。夫三代以上数不胜理。故言数者希。三代以下理不胜数。故讖纬图篆言数之书遂纷出而多奇验焉。置今书于古之世。皆不验之言也。世不知此。乃以左氏卜年之说。为权辞不足信。夫左氏言卜年苟不可信。则祖己召公言永命者先不可信也。祖己召公言永命者不可信。而独信言定数者之陈抟刘基。则是陈抟刘基之学。又能过于祖己召公耶。

### 中兴论

姚椿

中兴者。有乱世之中兴。有治世之中兴。继乱世者。扫除而作新之。其道因而兼创。有若夏之少康。周之宣王。汉之光武。继治世者。怠则整齐而严肃之。猛则休养而生息之。其道亦因而兼创。有若商之太甲。周之成王。汉之昭帝。人知继乱世之难。而不知继治世之难为尤甚焉者也。汉昭以后。唐则有若宪宗武宗。宋则有若仁宗孝宗。明则有若孝宗。而元佑之由乎太后与其臣者不与焉。夫宪武之烈。皆不克终。至于宋与明。则又皆未有丰功伟业。可以大过人者。而以为中兴。毋乃溢与。曰。非然也。夫所谓中兴者。非功名武勇之为难。而保世滋大之为贵。譬诸人有危疾。几于殆矣。幸而获救。则夫所以济其后者。方且维持而愈艰。谓其一或不济。则必不可以再幸。非其始救者之不善。其困阨之甚。必事倍而功仅获其半焉尔。昔者汉武虚中国以事四夷。天下常殆矣。轮台之诏。富民之封。不能以有补也。霍光辅昭帝行宽大之政。而中国富实。四夷宾服。宋神宗信王安石之言。锐行周礼。天下骚然不安其化。司马光佐太皇太后行宽大之政。而儿童讙诵。契丹诚戢。向使武帝之后。继以孝宣。元丰而后。即为绍圣。吾见汉宋之天下。不再传而失也。尚何东汉与南宋之足言哉。彼后周世宗之所以治其国。其道乃与子产治郑孔明治蜀同。则固皆以严得之者矣。曰。然则继乱世者不足言与。曰。非然也。光武之烈。绍乎少康。而汉昭之懿。媲乎成王。其美一也。若夫唐肃宗宋高宗之仅恃其臣以为恢复之资。而窃光显之号。得终其身。已为幸矣。又何中兴之足云。是故唐之中兴也。不曰肃宗而曰宪武。宋之中兴也。不曰高宗而曰北宋有仁宗南宋有孝宗。肃与高盖其先世余泽之所及。而此则其所自致也。犹之明之中兴也。吾不曰成祖与世宗而亦惟孝宗为无愧焉耳。曰。然则偏统无中兴者乎。曰。有之。元魏之孝

文。后周之世宗。及金之世宗。亦皆有志于天下者。然既未及乎一统。而其政亦卒未有以大相过。吾故不得而备论也。

## 秦论

王效成

古有以无道亡其国。而其遗制曾后世莫之能易者。秦是也。秦起侯服。并四海。斥从古五等之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立守尉监。东至海。西至羌。南至日南。北据河为塞。其间一夫之死生。铢税之出入。斗食之黜陟。其柄莫不统摄之掌握之内。以一身托诸万亿人之上。而万里之笑作止。息息若呼吸之相通。此亦极制天下之要矣。矫而复五等之制者。卒不免于僭乱。要未有以易秦制之善也。然而其制之失。即在于不信人而信己。不任人而任法。事无大小。皆决于上。至以衡石量书。不中程不得息。竭日夜之智计聪察。不越乎簿书刀笔。而其臣下之邪善。民生之戚乐。曾皇皇不暇辨焉。内外臣备员受成事。虽有奇能至计。不敢越法而取戾。作一事。则曰上之诏如是也。不容过也。决一事。则曰国之格如是也。不容参也。谚曰。不习为吏。视已成事。甚言吏之无自用也。当是时。自朝廷以至郡县。有官守者。以吏为师。夫秦之天下。直一胥吏之天下耳。其势必至于拘挛旧章。中外相蒙。极一世之人材。胥归于畏懦迫缩。泄沓苟全。而为其制者。方自谓大纲之独操。后世虽中材。可使而勿失也。曾不知帷幕以御蝇。即隐伏于其隅缝之间。为之防者。适以容其奸也。黠鼠之善穴也。塞此必穿彼。并完壁而亦坏之。天下一法立则一弊生。岂术之所能尽哉。善乎。司马谈之言曰。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呜呼。若秦者可以鉴矣。且夫疾痛之需治也。不悉医之良否。而唯以成方为可据。方与病不能其适符也。医者苟自善而已。依违杀人。逝者不悟。孰若择贤而有道者。以其身委之。药石寝食之节。唯其所变通。察医而不察方。医得尽所长焉。如是而体有不安者乎。汉兴。矫秦之失。扫除烦苛。与民休息。下至三老孝弟力田之卑。俾咸得率其意。亦可谓网恢而节简矣。然而孝宣以刻核矜察。为汉家制度。中兴之世。世祖总揽权纲。下侵吏职。其所谓临民以简。及逸于任人之说。固弊弊焉未之及也。呜呼。以人治者人得而法从。以法治者法生而人死。而法亦困。三代而下。虽有英哲希治之主。如汉宣光武者。顾以不知务大体。犹于先王之治有间焉。盖政之不可以徒法为也。然则秦者。古今升降之一大机也。有志于三代者。乌可不察哉。

## 西汉论

廖连城

汉宣帝谓太子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杂之。此不知王霸者也。制度无所谓王霸道也。其制度之得欤。是为王道。如其失欤。不足为霸道。大抵王霸



之制度。皆有得而鲜失。多失则不霸。焉能王。予观汉家制度。近古若出自王者。谓之王道。谁曰不宜。独其君多霸者流。罕近乎王。庸主不足论。即英伟如高帝武帝景帝宣帝。亦第可谓霸。不可谓王。而以为杂用王霸。殊不然也。且夫王霸之分。不分于制度之纯驳。而分于人主之一心。心王者之心。即行霸者之政。亦纯乎王。心霸者之心。即行王者之政。亦归于霸。齐桓之连乡轨里。岂得谓非周公官礼之遗。晋文之仁亲为宝。岂得谓非尧舜孝弟之道。然而有所为而为之。与无所为而为之。其心正自不同。是故汉家制度。未为尽善。而王霸之分。则不在此。同此制度。王者用之为王道。霸者用之为霸道。不可以一概论也。高帝初入关中。除秦苛政。与民休息。视武王之反商政有以异乎。顾武王迫于救民。无所为而为之。高帝则不然。其设心以为不若是。则不足以结秦民之心而得天下。汲黯谓武帝内多欲而施仁义。仁义。王道也。自多欲者施之。则霸道也。高帝之施仁义。亦同于武帝。特武帝为尤甚耳。若夫景帝宣帝。守成致治。贤于孝武。然而天资刻薄。虽有不忍人之政。未有不忍人之心。乌足以言王道。或曰。是皆然矣。顾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自周至汉。八百有余年矣。何独无王者作欤。曰。有之。惟文帝一人而已。其出贾谊于长沙。不能如先王之任贤也。其时可兴礼乐。而谦让未遑。不能如先王之制作明备也。然吾尝谓其近乎王者。以其心为王者之心。斯其道为王者之道耳。文帝于汉家制度。未尝多所变更。而其治国也。有战兢惕厉之情。其保民也。有至诚恻怛之意。露台惜百金。帷帐无文绣。而后宫衣不曳地。为天下留财。而非徒示俭也。赐租税。除租税。振贫养老。为天下散财。而非欲示恩也。止辇受言。可用用之。不可用置之。为天下集思广益。而非以鸣谦也。缙紫上书。遂除肉刑。吴王不朝。赐之几杖。张武受赂。金钱愧心。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为天下厚风俗。而非违道以干誉也。史称躬修元默。是其行道之本。化行天下。是其行道之效。盖其为人也寡欲。正其谊不谋其利。夏之启。殷之高宗。周之成康。不过如此。是故制度者。霸与王略相近者也。心德者。霸与王大相远者也。高帝立汉家之制度。适成其为霸。文帝守汉家之制度。适成其为王。义利之辨王霸之辨也。然则人主欲追踪三代。亦在先正其心。岂必变祖宗之法哉。余故因宣帝杂用王霸之说。而明辨之。以告后世之有志王道者。

### 读史记万石君传

张履

史记万石君传。建为郎中令。书奏事。事下。建读之曰。误书马者与尾当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谴。死矣。甚惶恐。词若美建者。张子曰。此史公谤书也。罪在萧何矣。不然。孝武虽用法严峻。建迂谨当不至此。何以言之。萧何着法。刻深苛细。凡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有举劾。后世误十为百。书搜作菟

。举不免得罪。皆自何作之俑也。呜呼非甚贤者将侧足避罪之不暇。复何有于国事。此汲长孺所以切齿于刀笔吏哉。

### 读货殖传

朱琦

班固作贡禹传。载禹之言曰。武帝之世。行一切之变。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故俗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行为犬彘。家富势足。颐指气使。是为贤耳。故谓居官而致富者为雄杰。处奸而得利者为壮士。兄劝其弟。父勉其子。俗之败坏。一至于此。其后龚胜亦累疏言。天下贫贱。盗贼多。吏不良。灾异数见。不可不忧。而鲍宣又曰。方今朝臣。无有大儒骨鲠。白首耆艾魁垒之士。论议通古今。喟然动众志。忧国如饥渴者。幸得居尊官。食厚禄。志但在营私家而已。以尚容曲从为贤。以拱默私禄为智。谓如臣宣等为愚。琦尝读其言而痛之。曰甚哉。利之为害乃至此也。后更读史迁货殖传。究其所以然。其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窃意其书盖与平准相始终。又嫉孔仅桑宏羊之属。而公孙宏为宰相。不能救正。反更阿意从谀。太史公既隐伤之。故遂于孟荀传深着其失。至于废书兴叹。以利为乱始。究极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弊。可谓切矣。琦尝以史迁为知治本。而班固所载贡禹鲍宣诸疏。大抵亦同此指。故曰。表正则影直。不从其令而从其意。又曰。虽尧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使其欲利不胜其好义也。虽桀在上。不能去民好义之心。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好利也。善哉。姚子姬传推言之也。世言司马子长发愤而传货殖。非也。盖子长见其时。天子不能以宁静澹泊先。海内无较于物之盈绌。而盐铁酒酤均输之役。至于帝王之富亲庶民之事。使人徒自患其财。怀促促不终日之虑。仿效淫侈。去廉耻而逐利资。贤者困于穷约。素封僭于君长。户亡积贮。物力凋耗。大乱之故由此始也。故讥其贱以绳其贵。察其俗以见其政。观其靡以知其敝。此盖子长之志也。

### 重刻资治通鉴序代

顾复初

邛州翰林伍君肇龄重刻资治通鉴成。属某为之序。某惟温公是书之旨。备于上神宗皇帝表奏。某独窃念官天地。察伦物。端政化。公举错。古无异治。今无异政。故夫大道流行。或诎或伸。或显或晦。其阴阳刚柔乘除消息之理。圣人垂于经。苟顺导以嗜欲。而安节于礼义。笃致于人事。而归极于天行。虽长治焉可也。而往往不然。于是乎当其治也。经纬制度。与运推移。遘机乘旺。不无偏重。继世而后。必承其乏。及其乱也。吏偷民贫。文衰俗敝。水旱兵革。相因俱起。而纲纪未替。犹足为治。未来者不可知。已然者不可鉴乎。在天者

不可强。在人者不可勉乎。且祸乱之兴。何朝蔑有。温公以为兵者。乱之端而治之源。故其书尤详于兵事。俾后之人择而审焉。其用心尤深远也。 圣清之兴二百余年。 神圣相承。超轶往古。盈泰之余。萌芽伏慝。太阳炳照。而燭火犹炎。溟渤委波。而潢池未息。 皇上思贤求治。日昃不遑。二三大臣。匪躬将事。图称厥职。昔者轩后师兵。周宣车马。殷忧启圣。光于前烈。其在斯乎。夫有图治之心而不规乎已治之。与知其所以治而不适乎治之路。未之前闻。书曰。与治同道罔不兴。又曰。鉴于成宪其永无愆。然则温公是书。固万世治平规准也。伍君官侍从。不汲汲于仕进。而常自视欿然。今又刻嘉州垂十年。亲贤友善。奖激进。士之劝于经术者众。今又刻是书嘉惠学者。使之有以致乎用。意至深切。某幸覩是书之成。知伍君将来所以施設。与蜀士所以自致。为 国家赞辅隆盛。而弭靖变患者。于是乎在。故不辞鄙陋。谨为之序。

### 书王船山先生通鉴论后

亢树滋

东晋之所以能粗立国者。赖先安定其内。而不急为北伐之举耳。若不度德量力。锐意恢复。事虽正。而吾恐其一败涂地。不折入于刘石不止。问是时可当阃外之寄者谁乎。则莫如陶侃祖逖。而侃有登天之梦。为上疑忌。逖卒无功。厥后桓温北征。虽败苻苌于蓝田。驱姚襄于伊水。乃得而复失。终致枋头之败。劳师糜饷。百姓嗟怨。后效亦可矣。蔡谟王羲之是自老成持重之见。非可与南宋之汪黄秦汤同日语者。何至谓其得罪名教耶。呜呼。徒激于一时之名义。而不顾成败。此书生喜事之习。国家之所以乱亡相属也。

兵莫危于攻坚。驱血肉之躯。与石相抗。伤亡必多。然亦有围城不攻。日久怠生。而为敌冲突。因成不可扑灭之势。是不特杀我兵。且杀我民矣。为将者安可不知。

士农工商。乃天之四民。相资以养。相恃以生者也。使尽率商贾而归之农。不特无田可耕。而百物之在天地闲。皆废而不举矣。置天地自然之利而不用。尽取给于田亩。其谁能行。夫商贾之习于夷狄。在上者启之。非商贾之罪也。使严夷夏之防。申通商之禁。商贾虽奸。谁敢干之。不此之务。而乃痛抑商贾。视同异类。适足以驱之于夷狄而已。

欲民之重农贵粟。亦惟轻徭薄赋。政简刑清。使之仰事俯育。凶岁得免于饥寒而已。不此之务。而设法以胁之。虽圣人不能。若度民以收租。而不度民田。耕地广者。无所取盈。弃地者。无所蠲减。则必保天下之农。人人富足世世富足而后。可。呜呼。是岂能必哉。即以吾吴而论。卖田之家。何岁蔑有。彼岂无故而卖之哉。或因水旱。或苦租赋。或因仓卒之用。或因逋负之积。贫富无常

。若田除而租不除。则弃地者代之输租。得地者坐而取盈。不平孰甚焉。本欲重农以抑兼并。而行之过当。适驱农以入于兼并之家而已。

孟子曰。国君死社稷。今之守令。古之国君也。若寇盗临境。不责其死守。任其逃避。则天子谁与共守天下乎。夫竭忠尽节不论官之大小。守令可不死。则上而监司。又上而督抚。俱可不死。然则国家有事。孰不褰裳去之哉。坏忠义之大防。酿奸宄之大恶。必自此言始矣。

王者之政。荡荡平平。本其大公无我之心。而创为经常可久之法。使天下安生乐业以戴其上。如是而已。商贾为四民之一。先王所不废。盖使之贸通有无。买贱卖贵。使人人仰事俯育。养生送死之具。无不备也。若恶其弃本逐末。欲驱之归农。亦惟轻徭薄赋。使力田之利。赢于商贾。则商贾自乐趋之。而不必在上者有意抑之也。且人性不齐。民之秀者为士矣。民之朴者为农矣。其不秀不朴者。为士则无才。为农则无力。非商贾将何贸易。大传曰。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先王之待商贾如此。今乃故抑之。使不得安其生。乐其业。势必尽化为游民。而从此衣食路塞。盗贼由之而起。乃必然之理也。呜呼。好言治而不善为治。适足以贼民病国为天下僂而已。尚慎旃哉。

#### 书宋鉴后

#### 亢树滋

宋刘谊上书。言新法本以为民。祇在下者奉行不善耳。为民有倍称之息。故与之贷钱。即青苗为民有破产之患。故与之免役。为民无联属之任。故立为保伍。为民有积货之不售。故设为市易。皆良法也。滋谓刘谊此言。实天下之公言也。当时奉新法者。不知奉行之不善。而顾以法为非。此所以不能服荆公之心也。夫得其人。则虽有病民之法。而民自安于法之中。不得其人。则虽有爱民之法。而民反困于法之外。此古今一辙。而事势之无可如何者也。金世宗闻蓟平辽三州人民乏食。命有司发粟赈之。贫不能余者贷之。有司恐贫民不能偿。止贷有户籍者。世宗闻之。更遣人阅实振贷。以诸臣不纠举各论罪。夫三州之民乏食。金主发粟振贷。此善举也。而任非其人。则乏食之民。仍未得食。不乏者强贷之粟。他日倍取以偿。而民咸受其困矣。故治天下在于得人。不得其人。虽有良法美意。亦祇为厉民之具耳。善乎。汉宣帝曰。与吾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新法之行也。苟尽得良二千石而任之。何病之有。惜荆公知立法而不知用人。其为监司者。又不知举奉行不善之有司奏论其罪。致便民之政。转而为厉民之具。虽有刘谊之言。卒无以夺天下众多之口。而使荆公抱不白之冤。呜呼。是非之不明久矣。君子读史至此。而不能不有取于谊之斯言也。

明道三年十一月丙寅。郊。雷雨。望祭于斋宫。时金使来贺庆会节上寿。在郊礼散斋七日之内。不当用乐。议者虑其生事。请权用乐者。滋谓宋之不振。至于此而已极矣。夫国家之所守者礼。而已矣。礼也者。所以维持纪纲法度。而震服中外统摄上下者也。陈俊卿谓金使未尝必欲用乐。乃望风希意而自欲用之。彼必笑我以敌国之臣。而亏事天之礼。他时轻侮。何所不至。至哉斯言。虽圣人不能易也。议者过于畏金。而以非礼奉之。其为金使所轻必矣。记曰。国必自亡也。而后人亡之。人必自侮也。而后人侮之。宋之不亡于金。幸耳。后之秉国者。慎勿以礼为虚文。而弁髦视之也。

宋孝宗尝与张栻言难得办事之臣。栻对陛下当求晓事之臣。不当求办事之臣。若但求办事之臣。则他日败陛下事者。未必非此人也。亢子曰。善乎。栻之言也。盖办事之臣但顾目前之急。图一时之便。而不为后世计长久。此所以能败坏天下国家事也。晓事之臣所见者远。所图者大。凡事之有害民生有伤国体者。纵能取便一时。而毅然不为动。则天下知朝廷之有人而震慑折服。又安有外侮内讷之纷纷哉。

校书郎罗点上封事。言今时奸谀日甚。议论凡陋。无所可否。则曰得体。与时浮沉。则曰有量。众皆默己独言。则曰沽名。众皆浊己独清。则曰立异。此风不革。陛下虽欲大有为于天下。未见其可也。滋谓此风亦自上开之也。盖孝宗与臣下言。非自衒即自负。而臣下亦一味顺从以求容悦。朱子上疏稍激。便勃然大怒。赖赵雄言之而止。二十余年恶直丑正。养成此风。昔侯言计非是。而臣和之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观君。所谓君不君而臣不臣者也。同时徐谊亦曰。人主日圣则人臣日愚。然则欲革此风。亦惟令孝宗不自满假而已。

熙十四年夏四月。萧燧言。人君未尝不欲去小人。然常为小人所胜。如萧望之为恭显所胜。张九龄为李林甫所胜。裴度为皇甫湜所胜。滋谓小人之所以胜君子者。非有他也。盖自古无巧言令色之君子。亦无严气正性之小人。而人主以万乘之尊。居高临下。未有不视巧言令色为可亲。而视严气正性为可惮者。亲则引而近之。惮则疏而远之。此自然之理也。然则君子安得不为小人所胜哉。

熙闲臣僚言临安府守臣。将本府胥吏。除合存留外。罢逐百余人。更有不曾根括不得姓名人。尽行汰斥。亦几二百余。四方郡邑之广。胥徒之。何可胜计。请令提举存留正额外。余皆罢逐。从之。亢子曰。胥吏夺取民财。甚于盗贼。必至剥肤椎髓而后已。苏文忠谓纵百万虎狼于民间。而禁其不食人。未之有也。宋胥吏如此其众。民何以堪。然其病在上之人好立条教。多设色目。使彼得售其奸。因而呼朋引类踞为窟穴。以殃及百姓。若能正本清源于上。省官省事。彼胥吏又何权耶。吾知其求去不暇。而尚烦罢逐为哉。

孝宗诏皇太子惇参决政事。侍读杨万里上书太子。大抵谓民无二王。国无二君

。今陛下在上。又置监国。是国有二君也。自古未有国贰而不危者。谗闲之言启。而父子之隙开。一履危机。悔将何及。又引赵武灵王命其少子何。魏太武使太子晃。唐太宗使太子承干监国。皆及于祸。以惧之。太子览之竦然。亢子曰。万里之告太子。忠则忠矣。然似未合于义也。盖父子之间可以情义动。而不可以利害言。当告之以陛下既命太子参决政事。宜谨守成法。一取上旨而后行。勿于定省。勿惑于谗间。勿轻为移易措置。慎之又慎。以俟陛下复辟。闲隙云云。及赵魏等故事。可勿言也。况孝宗慈爱性成。必无他虑。何乃动以危言。使太子或生疑惧也耶。后之不朝重华宫。虽由宦寺离闲。然安知非万里之言。有以先入其心。疑惧而不能释也。呜呼。人臣进说于其主。可勿思之又思哉。

金尚书省奏。邓州民范三殴杀人当死。而亲老无侍。世宗曰。在丑不争谓之孝。孝然后能养。范三以一朝之忿忘其身。而有事亲之心乎。可论如法。其亲官与收养。滋谓世宗此诏。真仁至义尽。所当百世遵行者也。然使人迫范三以死。而范御之。遂至杀人。则衅不自范始。法宜死而情有可原。又当别论者也。合门舍人应材言。台谏之官。在于言天下之大利害。不在于摭摭细故。区区止于言人之短长也。大奸大恶。固不可不为天下国家诛之。若夫有用之才。岂可以细故而轻壤之。帝深然之。亢子曰。北宋时台谏攻击宰臣。其始一二直臣。固由于公忠体国。而后遂有不逞之徒。或受指使。或希进用。以私意相攻击。而朝廷之上。纷纷多事矣。迨贾易辈起。而其祸益烈。应材之言。深得台谏之体。然诸臣细故。固不必形之奏牍。至于贪酷殃民。奸邪妄上之辈。虽目前不见为大利害。而终必害家凶国。此台谏之极当论劾。断不可以其有才而容之也。且自古贪酷奸邪未有无才而能济者也。如王钦若丁谓蔡卞等。当其为守令。率能以才自见。及后得天下之柄。遂恣行其私。祸貽家国。若而人者。岂可因其才之有用。而不为去之哉。

金尚书省拟奏阿克为刺史。世宗曰。阿克年幼。郡守系千里休戚。可不择人而私其亲耶。若以亲亲之恩。赐与虽厚。无损于政。使之治郡而非其才。一境何赖焉。亢子曰。王者之官人也。惟其贤不惟其亲。盖使之安百姓。而非以之荣一身也。故其人而贤。不以远而废。其人而不肖。不以亲故而升。苟私其亲而其人或至玩法病民。执之则伤吾仁。置之则害吾义。势不两全。世宗前以伊喇延寿污下不使为令。今以阿克年幼不使治郡。可谓能官人矣。

周必大荐朱熹为江西提刑。熹入奏事。言提刑司管催经总制钱。起于宣和末年。仓卒用兵。权宜措画。自后立为比较之说。甚至灾伤洊至。钱米已无所入。而经总制钱独不豁除。州县之煎熬。何日而少纾。斯民之愁叹。何时而少息哉。亢子曰。朱子是言。仁人之言也。当时除朱子外。未闻有言之于君者也。考

经总制钱起于陈遘。宣和中大盗方腊扰浙东。陈遘以发运使经制东南七路财赋。因建议如卖酒鬻糟商税牙税与头子钱楼店钱皆少增其数。别历收系。谓之经制钱。至翁彦国为总制使。仿其法又取盈焉。谓之总制钱。岁入一千七百二十五万缗。为州县大患。初遘之建议也。其兄哭于家庙。谓剥民敛怨。祸必及子孙。后遘守中山。一家十七人。为叛将所害。果如其兄之言。按干道三年。度支赵不敏奏。每岁内外支用。大概五千五百万缗有奇。而诸路所入。别无蠲减拖欠。则足以支一岁之用。则亦仅五千五百万缗有奇。而五千五百万缗中。经总制钱几居三之一。虽足供一时之乏。而历久不罢。民穷财尽。识者谓必尽去经总制钱。而后天下乃可为。治平乃可望也。本朝顾亭林言。宋之亡。亡于经总制钱。且谓遘上得罪于艺祖太宗。下得罪于生民。而断头决腹。一瞑于中山。不过匹夫匹妇之为谅而已。焉得齿于忠义哉。然则怀利以事其君。虽死节如遘。犹为君子所深恶。后之为人臣者。奈何更蹈其覆辙而不思所变计哉。孝宗尝与朝臣论治天下之道。或谓非法制禁令无以治。滋窃以为不然。夫治天下之道无他。君相端本于上。百执事洁己于下。使民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政平讼理。率天下归于朴实而已。区区法制禁令。特余事尔。

#### 书宋史理宗纪后

#### 亢树滋

世有名甚美而实不足为治者。如以正心诚意之学责难于君也。非正心诚意之不足为治。盖正心诚意之本。尤在格物致知。致知者。致其先后之知也。格物者。格其本末之物也。必使本末先后之序。了然于。而无一毫之回惑。然后举无不成。行无不效。虽有夸大无实之言。靡有以欺之矣。若夫本末之未审。先后之不察。而端拱于上。今日诚意明日正心。则一木偶而已矣。世有木偶而可以为治者乎。理宗之为君也。恭俭仁慈。崇尚道学。宜其有拨乱反正之功矣。乃奸人擅政而不知察。强敌生心而不知备。外侮内讧。卒底于亡。而当时言者。举凡汉唐富国强兵之术一切不取。惟以精微之理心性之说责难于君。愿君之必为尧舜。意非不善也。名非不美也。及考其设施。虽欲求如汉唐之治不可得。何也。盖不量己身之非禹皋稷契。而祇以上之崇尚道学也。遂妄为大言以欺之耳。且禹皋稷契之为治。载在尚书。未有舍事功而虚谈元妙者。理宗固非有为之主。使以崇尚道学之心。崇尚实政。何至一再传而亡其国哉。呜呼。世有崇尚道学而不能为国者乎。道学而不能为国。又奚取于道学而崇尚之乎。无乃所崇尚者。犹有豪厘千里之差乎。无他。本末先后之序未能了然于中。而徒事诚正。于是上曰诚意下亦曰诚意。上曰正心下亦曰正心。而实不知意之何以诚。心之何以正也。而君若臣者。乃诩诩然以此为致治之本。率天下归于欺妄而已矣。朱子之讥文中子也。谓彼既不自知其学之不足以为周孔。又不知时之不足

以为三王。而徒欲以是区区者。比而效之于形似影响之间。傲然自谓足以承千圣而绍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儿童之一笑。呜呼。理宗时之道学。亦若是而已。有罪我者所不辞也。

#### 范文正公王荆公合论上

陈宗起

有宋仁宗。用范文正公经略西边参知政事。虽不尽其用。而中国戎夷。已莫不爱戴若父母。迨神庙用王荆公。信任最坚。祸败亦并着。至今叹之。夫二公皆本经术治天下。然而勋名若是相反则何也。陈子曰。王道之要。本乎人情。夫人情者。圣贤不能外。愚贱不可欺。天下之公道也。文正公知其若此。因而曲体之。是以功名俱盛。荆公不审乎此。好行其私。故效亦相反。顾此犹二公之见诸设施者。抑亦有其本焉。文正公之言曰。必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荆公之言曰。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凡人忧则思。思则知虑周密而所图不失。无所畏则骄。骄则知虑疏阔而所计不密。且夫知过能改。旋作旋罢者。忧患之效也。务自求胜。而不知悔者。无所忌憚之故也。夫既所虑不失。而又行止无成心。此所以能曲体人情也。务自求胜。而所虑又不审。此所以不近人情也。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则于人情。虽有不合。其亦鲜矣。

#### 范文正公王荆公合论下

陈宗起

东莱吕氏治体论曰。自范文正公天章阁一疏不尽行。所以激而为熙丰之急政。又云。文正之志。不尽行于庆历。安石之学。乃尽用于熙丰。神宗锐然有为之志。不遇范仲淹而遇王安石。世道升降之会。治体得失之机。于是乎决矣。东莱此议。盖有感于荆公之遭遇。故深为文正公惜之。予亦有监于文正之遭遇。而深为安石惜者。夫以文正公性情之醇。学术之正。与安石性情之拗。学术之谬。其相去固不啻倍蓰。顾安石尝知鄞县矣。为之兴陂塘之利。立贷谷之法。即后日之水利青苗二法也。于此行之。民颇受其益。先后之间。利害相反。则何也。盖以县令者。亲民之官。日民之利害。非若居中书时。与百姓相隔绝。惟据一二小人之言以决行止。此其所以异也。假使安石释褐以后。亦如文正公遭宰相之怨。有朋党之谤。出知外郡。更历十余所。回翔二十年。周知四方闾阎穷困。与夫水旱盗贼差科赋役之苦。以及军兴之愁怨。催科之扰害。而又亲历侍从台谏。熟夫奸佞小人。蒙蔽君相。外而监司守令承望风旨。阻遏民情。凡此情伪。周知识。一旦入政事堂。虽或情性学术不尽醇正。亦何至不近人情若彼之甚哉。朱文公尝言苏氏早年亦好言兵事。兴财利。及后见安石为之不济。乃不敢复言。然则苏氏之不早见用。苏氏之幸也。安石之早受知于神宗。安



石之不幸也。吾所为安石惜者此也。若范文正公。虽不必历中外。其必能曲体人情。吾即于其性情学术。有以信之矣。盖性情学术。其本也。阅历人事。其末也。本之不立而徒恃其末。亦微矣。特以古今人固有得力于末者。故为安石惜之。

### 跋苏明允集后

龙启瑞

明允着几策二篇。首言审敌。其论宋之弊。谓以弱政败强势。必为之强政。而天下之势。可复归于强。窃尝谓当时无举其言而行之者。苟举而行之。则宋之亡可立而待。将求为南渡之偏安而不可得。明允固尝论天下大势。如人身然。人固有血气衰竭。医者误投以<sup>平</sup>茸剧剂。卒燥其阳以至于不救者。往往是矣。今有人道渴而仆者。或以水饮之立毙。有饿而僵于市者。立与之饱食亦毙。非水之不可救渴。食之不可起饿。而用之者过于急也。以强政矫弱弊也。何以异此。夷考古之帝王。处积弱之势。而能自振拔以至于强者。惟周宣王一人而已。宣王中兴事业。颇见于诗。今观其诗。不过畋猎而讲武事已耳。抚流亡之民而安集之已耳。中国外夷有不驯服者。则命将出师以讨伐之。初未尝以繁刑严诛。束缚斯民。而震聳之使必从也。夫以繁刑严诛。用之于啖缓偷懦之后者。是犹积土石而遏湍水也。一旦溃决。则必至于浸溢漫衍不可收拾。后将欲返乎一日之无事而不可得也。夫宋之亡。固积弱之弊使然。然尚得为南宋偏安之局者。祖宗深仁厚泽。有以渐渍乎人心而不忍去也。今一旦而以尚威之说矫之。吾恐威未立而人之畔而思去者不少矣。然则遂因而任之。如何。曰。恶乎可。先王之于治也。匪强其政也。而务强其心。心强则政强。如人身气脉壮盛。而耳目百体。皆为之效用而不倦也。心之弱者。政虽强而亦弱。如懦夫呼叫跳踉于前。而识者知其中之先馁也。然则强心之道如之何。曰。君者天下之心也。奋发之气自上始之。而朝野内外皆振动于不自觉矣。后有处积弱之势者。得吾言而思之。亦庶乎其可也。

### 论明太祖二

潘德舆

有明一代后无失德。洪武元年修女戒。三年严宫政。五年镌戒后之辞于宫中。祖训严矣。虽然。宦官宫妾。相毗连者也。明祖以宫中隙地。使内侍种蔬。朝退。见二内侍而行雨中。杖责之曰。皆民力也。暴殄若是。洪武二年。定内侍诸司制。谕吏部曰。周礼阉寺未及百人。后世踰数千。卒为患。求善良于此辈。千百无一二。朕今备使令耳。虽未能如古。亦当与防微。训不可谓不严也。然而明之宗社。卒亡于宦官手。何哉。以予揆之。周礼不足尽信。官制多与经不合。独其以阉寺为冢宰之属。虽未见他经。然阉寺亦官也。既云官。则亦统

百官者之所统可知也。夫周之冢宰。宰相之职也。而明则不立宰相。专责六部。亦不以吏部尚书统摄阉宦。其后内阁之权虽重。亦与阉寺无统属。夫周重冢宰而阉寺微。明废宰执而阉寺横。三杨贤臣也。而不能不希王振之旨。此皆三代以后不以冢宰治阉寺之失也。得失之机可以鉴矣。

书明徐文定公兵机要略后

谢应芝

兵机要略三卷。前明大学士徐文定光启所著也。迹明亡之由在上与民争利。不知务农桑本业。而军事既起。用兵无法。日靡国帑。至于加赋病民。其民日苦赋税之害。无畎亩之利。乃释耰锄操白刃。皆起为盗贼。公独洞见原本。考究古今农政利病得失。下及种树畜牧之法。既着有农政全书。而凡练兵形名火攻诸法。虽不足竟公之全。亦略见于是编。使公克展其才于万历天启全盛之时。务农利。与民休息。罢筦榷。弛苛敛。则可以富民。可以足国。纵不得已用兵。而节制之师无多费。国可不贫。民亦不蒙加赋之害。顾两者皆不能得。盖不独国家之不幸。抑亦民生之不幸也。迨至天怒人怨。岁歉兵荒。盗贼四起。虽有善治之才亦无及。况又权奸抑制于上。使不得逞耶。然同时忠义才智之臣。如孙高阳卢义兴孙雁门辈。且无不中伤于权佞。以此知明祚之将终。非人力所能挽。此中盖有天焉。则又无庸以不用公为惜矣。

戴天偶述

龚巩祚

语云。人日戴天而不知天之高。其今之士民耶。盖相与世世游乎。廓然大顺若寒暑昼夜。而不知列圣实生我也鞠我也。等百世之王难比仁也。意士不读史之过耶。史之百王。仁不仁之差大端有三。视其赋。视其刑。视其役而已矣。本朝自圣祖之年。屡问所以损上益下者。世宗初。遂用怡贤亲王言。减苏松一地道丁银四十五万两。南昌一地道丁银十七万两。乾隆二年。又减江浙两省地丁银二十万两。减明赋十之四。东南天下华。然而所食于东南者止此矣。独粟米漕东南。乾隆朝。凡蠲七省漕米者三。普蠲天下地丁银者亦三。史所未有。且地丁者。丁统于地。非计丁而出赋也。有漕省。地丁计。为什一。无漕省。止计地丁。尚不及三十分之一。虽曰玉食万方。而所食于一千四百五十一州县者。又止此矣。此本朝之赋。本朝死刑别二等。曰情实。曰缓决。又有情实而不予勾者。勾囚之日。皇帝赐汉大学士一人坐。一一商摧之。讲官科道皆侍。先期由有司详部。部臣核定。又有九卿会议签商。有刑科签商。盖自有司初定讞。以至于予勾。中间更心目十数。更手百数。仕者至死。子孙应试入仕如故。此本朝之刑。中外一家。无汉唐戍边塞之民。而一切城工河防。以及内廷营造。行幸所治道。皆雇民给直。国家虽

费帑巨万。民不知。知受雇而已。至于南河。国家痔漏。所费者。国之帑金也。所救者。民之田庐也。似宜藉民力。乃役夫岁数百万。无空役者。是故本朝绝无力役之事。史之百王。其酷虐无道。生人丁其者。不必征也。平世中主。亦不与度也。请征三王。三王且什一。况其降乎。酒诰之杀滥。甫刑之条繁。汉文虽除肉刑矣。而夷人之三族。何足数也。况其降乎。三王于农使民。用民力岁三月。况其降乎。至于鼎镬椹质。夷三族之刑。士大夫妻女发乐籍之刑。言官受廷杖下镇抚司狱之刑。计口出泉。髻鬣皆算。算及车船牛马之赋。治宫室筑城戍边。尽闾左以发之之力役。二百年之民或碁以古事。骇然不信。曰。史岂有是耶。而古者日日习之。若寒暑昼夜。彼非圆顶方止父母所生之民耶。非今之士民之先祖耶。何其惨也。升平分类读史雅诗一卷十有五篇。内阁中书仁和龚巩祚之所造也。巩祚自言曰。今之世有穷陬荒滨。豸乡鼠壤。悍顽扇乱。而自外于天地父母者。间岁上闻。为支末忧。谓宜有文臣。先知觉后知之义。作为歌诗。而使相与弦歌其间。诗之义贵易知也。犯上作乱之民。必有自搏颡泣者。必有投械而起。叩祝 圣清千万年。俛祝云初之游其世者。择言而兴。不避在位。

#### 东华录序

王先谦

臣闻天以佑民为心。君以体天为国。此理千古不易。自有中国以来。君臣陈戒。恒用是为劝勉。至于实尽牧民之职。以仰承天休。丕基洪业。巩若金城。当开国而已垂亿万之统。未有如我 大清者也。自古历世久而得天下者莫如周。忠厚累积。延祚八百。然昭穆之世。威灵寢替。启东辙矣。炎汉以降。其君多以崛起。草创之际。偷为一切。以幸天下。一再传后。纲纪颓弛。陵替之渐开。变乱之端作。即有享国远。曾无百年不遘内忧外患。苟且枝柱。卒用颠危。所以然者。祖宗培植而未遑。子孙绍述而不足。恩泽不能深结人心。而法复无以持其久也。明祖肇立。百度号为精密。故其末季。师丧财匱。而国势不倾。然开刼之初。诛戮安忍。靖难兵兴。元气剥丧。仁厚之泽亦少竭焉。万历以还。缀旒在上。延及天崇。横恣极于宦寺。盗贼四起。元元涂炭。至于言路猖狂。变乱国是。君有权而不敢收。臣有忠而不能效。纲维荡然。国亦灰灭矣。由是观之。为治之道岂有他哉。仁为百姓其有余。虽万厚不以为嫌。法为天下制其泰过。即一疏有所不可。惟在人主谨持魁柄。因事调剂。以适其宜。斯为可大可久之业。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此之谓也。我 太祖皇帝。肇兴东土。无利天下之心。因明臣召衅。起兵复仇。既定诸部。破明兵。取辽瀋。遐迩怀畏。遂建 尊号。用贤纳谏。崇俭黜奢。严法令以肃情。亟民事以崇本务。缔造伊始。而治具毕恢。屹然建万世不拔之基。为

帝太祖。功莫隆焉。

太宗皇帝。下朝鲜。臣蒙古。残明取其城邑。性不嗜杀。戚然以生民为念。命将出征。每诫毋妄诛掠。屡胜之后。犹投书明主讲和。至数十次。以善养人。禁绝侵暴。法不宽贵近。恩无闲疏迳。虽未定中原。而精神意量。廓乎兼容包。万流倾心。规模宏远。为帝太宗。德莫懋焉。世祖皇帝。冲龄正位。因明运告终。入关翦寇。奄有九有。亲政以后。制作聿新。延访儒臣。斟酌百代。圣怀谦抑。责躬之诏屡下。迄于晏驾。未改厥初。举明季朋党流风赋敛苛政。一埽刮绝。与臣民更始。俾薄海内外。重天日。所以为帝世祖。圣祖皇帝。天锡智勇。幼即以康乂天下为心。值三不靖。东南岌岌。宸谟默运。措寰宇于盘石之安。辟郡海岛。犁庭漠北。危招罗刹。就我皋牢。躬上圣之姿。以好古敏求为务。诵读讲贯。儒生无以踰其勤。挽强命中。材武之士无能程其力。凡有制作。皆条理始终。开抉阃奥。为万代法。黜陟赏罚。与天下为公。宫庭呼吸。通于穷巷。巡省河防。屡勤銮辂。故能排疑而成丕绩。蠲租给复。月不绝书。湛恩厪鸿。浹民肌髓。古称令辟。若汉之文帝。宋之仁宗。不足以仰方美备。尧舜至矣。然洪荒简陋。可以清静无为治之。如我朝民物之炽丰。疆域之广远。有未易言就理者。洵乎圣祖为书契以来首出之一人也。及皇躬不豫。比户祈祷。升遐之日。路祭巷哭。于穷壤。凡有血气。咸怀一心。奉主之诚。虽云守成。实兼开刼。所以为帝圣祖。

世宗皇帝。始居藩。独立不倚。睿襟冲邈。默契天心。唯圣祖为能无忧。唯世宗不愧达孝。既纘大统。合宙欣庆。承六十年生息之后。虑天下习于纵弛。日揭示大义。以濯磨人心。自宗藩以至臣庶。始慄然守法奉公。永遵荡平正直之路。至于帡覆闾阎。纤微必至。先圣后圣。若合符节。以唐虞执中之心。极文武张弛之用。所以为帝世宗。

高宗皇帝。仰绍诒谋。以育以正。天授神武。成两朝未竟之志。准回平而北无汉世匈奴之患。金川定而西无唐代吐蕃之扰。保世恢基。极于无外。鉴储贰之失。定立贤之策。善继善述。于斯为盛。所以为帝高宗。仁宗皇帝。以继体授受。亲承训政。为旷代罕逢之盛。逮躬揽万几。首除炀蔽。三省邪民。应时平靖。遂以宽仁慈恕。镇定海宇。至于周历陪都。讲武木兰。昭示祖宗之大训。以垂戒方来。孝思不匮。自来仁圣之君。鲜能及者。所以为帝仁宗。

宣宗皇帝。养正青宫。戡定大难。践阼后。躬行节俭。方物之贡。裁

减大半。务约己以养天下之和。自抑以平天下之争。 遗训昭垂。欲举配  
天祔 庙镌碑陈器诸大典。及身罢之。 圣不自圣之心。度越  
万世。故 庙为清 宣宗。 文宗皇帝即位。严谕臣工。湔除积  
习。诏求才贤。以资闾亮。下震动。回易耳目。值盗肆逆。久未荡平。忧悯黎  
元。不遑安处。海疆弗谧。 宵旰增劳。成功未。而 明识宏略。任  
贤勿贰。后来定乱诸臣。皆拔自 特达之知。遂以经纬天地。重就清晏。  
故 庙为清 文宗。 穆宗皇帝。禀 两宫懿训。再造区宇  
。 一人垂拱于上。百尔奔走于下。中土既平。苗回并戢。自昔中叶多故  
。若晋室之隆。卒保江东。唐平安史。遂阶藩镇跋扈之患。皆以域中寇乱。一  
蹶不振。惟 帝耆定伟烈。为方册冠。将锡海内臣民以永永安集之福。早  
弃天下。弗究厥施。至于今日。哀慕之声未已。故 庙为清 穆宗。  
古之有国者。英君谊辟恒不多觐。殷商贤圣六七。不皆有成绩可稽。诗美成康  
史言文景。继世者罔焉。至我 朝 神圣代兴。开辟仅见。推其指要。可  
得而言。养与教咸尽其道而已。 圣祖 高宗前后普免田赋数至亿万  
。 列圣建元介寿诸巨典诏蠲逋赋。亦动逾一二千万。迨寇鸱张。度支告  
匮。而不肯行一厉民之政。视师者榷商税以济饷。事过即 诏停减。江浙  
甫复。永减漕额。诚天地浩荡之仁也。 世祖首定律令。芟除滥。  
圣祖每遇谏狱。迟回慎重。至再至三。时以此意谕勉臣下。 世宗  
高宗 仁宗。明罚敕法。权衡科律。析及毫芒。世守兢兢好生之德。古无  
与比。 深宫修省。止于至善。自 朝达野。在纲不紊。臣士庶。莫不有  
当然之矩矱。俾之率履。以自纳于理道之归。非不示含宏。而必不干誉以妨政  
。非不存矜恤。而必不蓄莠以害苗。 心法相承。继绳加密。光天之下。  
海隅苍生。咸晓然于 圣人之爱我。此其所以貽无疆之景福。式克至于今  
日休也欤。臣往诵蒋氏东华录。粗知梗概。从事史馆。敬绎乾隆以次各 朝为  
续编。病蒋氏略。复自天命迄雍正录之加详。然后 列圣图治鸿模。可循  
推求。而得其 精心所注。刻既成。谨扬言端。用告后世治国闻者。于虞  
。读是编者。敬念 累朝高厚之施。必将感奋兴起。吏修其职。民勤其业  
。庶对扬 列祖休命。以仰答我 皇上生成之恩。是则微臣区区纂辑之  
微意也夫。

题邹忠倚 殿试策后

龙启瑞

右海岳先生顺治壬辰殿试策一卷。无锡中丞锤泉邹公所藏。先生于中丞为高叔  
祖。自登第去今且二百年矣。当时殿试规格。与今日微有不同。如读卷官今止  
八人。用墨印名于卷背。此用朱印衔名于卷后一叶。自洪少师承畴已下。得十

二人。且诸人名下不加标期。而卷中断句。多用朱围印其佳处。亦与今有异。行间长短。参差不一。取尽其意。不限程序。所陈皆按切时事。质直鲠亮。如所论贤者必难进易退以全其节者也。不然则已谄。必有犯无隐以尽其忠者也。不然则已慢。身家之念重。则君父之谋必轻。利禄之心多。则廉耻之防渐佚。欲致天下之大治。必励天下之人心。志一而智勇生。则一人且余数人之才。诚至而朋党消。则举朝皆有指臂之势。又谓帝王治本于道。道本于心。请日御经筵。择通鉴奏议有关治理者讲说。简宰辅侍从之臣。用资启沃。俱切实可见诸施行。当日之拔擢。为有以哉。为有以哉。逮后溧阳相国欲援先生。虚少宗伯以待。先生坚不往见。其风节已着于此矣。启瑞不敏。科名幸从先生后。回思当时廷对所陈。乃不啻天壤。蓄之未深者。则不给于用。岂功令之足以限人耶。观先生此卷。未尝不面赤汗出而增愧也。

孙芝房侍讲刍论序代胡宫保

汪士铎

天下有任事之人。有议事之人。同术而不相语。能议事者。奋其私臆。快其愤郁。驰骋连犴其辞说。以眩人之听闻。此非躬亲其役。审其委曲甘苦之不尽如志也。是故法立而弊生。弊与法缘也。穷则变变则通者。待其人而后行也。然且利不十者不之变。知法之当变。而不知吾才之不足以变。法朝立而弊夕生。甚则过于本法。则不如勿变宜。知法之当变。知吾才之足以变。而不知时会之不能骤变。则弊更有不可胜言者。今天下之患。在人满而吏惰。人满故贫。吏惰故玩。水火灾疫。天概满也。天不概而人不能自概。又从而以侈泰以荡其心。衒以子女玉帛以牖其欲。民安其乡。不足自存活。是故强者肆桀骜。弱者习狡诈。盗贼滋蔓。讼狱如荼。为吏者狃于恬熙。方以公牍为为政。粉饰蒙蔽。千夫一状。故祸变酿为此极。而非法令之不善也。是故君子于此。明以烛之。剖几析微。炳日月焉。威以之。整戎饬法。肃雷霆焉。勤以稽之。知文移之虚伪也。信以必之。知趋向之犹疑也。益之损之。使人习之。故能仁畜而义正。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甘龙曰。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是故不虑法之就敝。而恃吾有以揅敝。譬之善为器者。不易规矩斧削而器精。是曰器师。有人于此。以规之而未圆。方之而未匡。斧之欲其斯也。而或属。削之欲其泽也。而或鹿。则未知工之拙者。未董未戒与。器之刃者。未淬未厉与。乃取一切而更张之。而昔之不圆者。今且楠矣。昔之不方者。今且纵矣。昔之或属或鹿者。今且凿柄不入。侈弇自任矣。乡使王尔工输于此。毋亦慎遴其徒党。灌辟其芒刃。省试其良盐。不已与工倕比巧哉。是故有欧冶而后可以议利钝。彼其于剑也。击橐装炭。亲其火齐。视锻锡而察青黄。是乃其所以千万庸工而无算者也。夫庸工也者。掇拾故纸。张哇唇吻而谈坚白。若遂可以剗盘盂断犀象

也。若欧之相剑。则有不敢纵言者矣。侍讲官清近。见闻天下事甚伙。其为是言。果可措之行事与。抑有激与。吾不得而知。然值东南用兵之久。河漕兵盐之变革。机有可乘。余故梓其遗文。以待任事之君子慎择焉。

### 孙芝房侍讲刍论序

曾国藩

咸丰九年三月。善化孙芝房侍讲鼎臣以书抵余建昌军中。寄所为刍论。属为裁定。凡二十五篇。曰论治者六。论盐者三。论漕者三。论币者二。论兵者三。通论唐以来大政者七。论明赋饷者一。其首章追溯今日之乱源。深咎近世汉学家言。用私意分别门户。其语绝痛。明年四月。复得芝房书。则疾革告别之词。而芝房以三月死矣。既为位而哭。且以书告仁和邵君懿辰。于是为叙诸首。而归诸其孤。盖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周礼一经。自体国经野。以至酒浆廛市巫卜缮夭鸟蛊虫。各有专官。察及纤悉。吾读杜元凯春秋释例。叹邱明之发凡。仲尼之权衡万变。大率秉周之旧典。故曰周礼尽在鲁矣。自司马氏作史。猥以礼书与封禅平准并列。班范而下。相沿不察。唐杜佑纂通典。言礼者居其泰半。始得先王经世之遗意。有宋张子朱子益崇阐之。

圣清膺命。巨儒辈出。顾亭林氏著书。以扶植礼教为己任。江慎修氏纂礼书纲目。洪纤毕举。而秦树澧氏遂修五礼通考。自天文地理军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综九流。细破无内。国藩私独宗之。惜其食货稍缺。尝欲集盐漕赋税国用之经。别为一编。傅于秦书之次。非徒广己于不可畔岸之域。先圣制礼之体之无所不赅。固如是也。以世之多故。握槩之不可以苟。未及事事。而齿发固已衰矣。往者汉阳刘传莹叔云。实究心汉学者之说。而疾其单辞碎义。轻笮宋贤。闲尝语余。学以反求诸心而已。泛博胡为。至有事于身与家与国。则当一一详核焉而求其是。考诸室而市可行。验诸独而众可从。又曰。礼非考据不明。学非心得不成。国藩则大韪之。以为知言者徒也。未几云即世。临绝为先令。处分后事。壹秉古礼。国藩既铭其墓。又为家传。麤道汉学得失主客之宜。藏诸刘氏之柩。君子之言也。平则致和。激则召争。辞气之轻重。积久则移易世风。党仇讼争而不知所止。曩者良知之说诚非无蔽。必谓其酿晚明之祸。则少过矣。近者汉学之说诚非无蔽。必谓其致粤贼之乱。则少过矣。刍论所考诸大政。盖与顾氏江氏秦氏之指为近。彼数子者。固汉学家所奉以为归者也。而芝房首篇讥之已甚。其果有剖及豪厘千里者耶。抑将愤夫一二巨人长德。曲学阿世。激极而一鸣耶。芝房之志大而锐进也。与云同。其卒也。寄书抵余以告永诀。亦与云同。其自刍论外。别有诗十卷。文十一卷。河防纪略四卷。著书之多与云异。而其博观而慎取则同。其嫉夫以汉学标揭也亦同。而立言少异。余故稍附诤论。以明不忍死友之义。亦以见二子者之不竟其志。非仅余之私痛也。

## 孙侍读史臆序

杨彝珍

凡国家立法之初。与天下更始。多监前朝成宪损益之。莫不有宜于当世。及其久若不能无弊焉者。盖其势然也。人情狃于义安而惮于改作。以为利不什不变法。功不什不易器。不如坚守成例。循循然苟安一时。何容过为其后计。遇有条奏。下所司议者辄与报寝。使无穷之利。坐失于伏闼之中。而诛求于民间者。则推析及秋毫。且日增而岁益。卒至上下交困。公私殫亡。寇乱之作。未尝不由此也。夫时有推移。事有兴废。当海内因循已久。虽有冯河之勇。亦不能反积重之势。少有为于时。及更祸乱之后。其一切禁防法制荡然无复存也。始可施吾转移之力。蠲乱即理。以休息天下民。而君子之在势者。端拜详视。如檐如。无复关虑国计。其老儒先生。治术业于委巷。又无由备窥掌故。博识周知。以讲求宇内遗利。此朝廷所以不知兴革之宜。其势至不可复反也。善化孙侍读负经世才。少即有志于天下。比官翰林。列侍从。编纂成庙圣训。尤究心盐漕钱币兵防水利诸务。具悉累朝治忽得失之理。会盗贼窃发。宇内多警。怀不能已。拜一疏言事。因上不用其言。遂奉母率妻子归长沙之畚塘。以其暇考古镜今。成史臆数十篇。其议因时时通变。使民宜之。苟举而见之施行。当非一时小补之利。顷者寇气衰沮。荡平日月可冀。侍读倏起而佐天子阶理治平。当不外所言矣。不然。亦亟出是编。以语当轴可乎。

## 校邠庐抗议自序

冯桂芬

三代圣人之法。后人多疑为疏阔。疑为繁重。相率芟夷屏弃。如弁髦敝屣。而就其所谓近功小利者。世更代改。积今二千余年。而荡焉泯焉矣。一二儒者。欲挟空言以争之。而势恒不胜。迨乎经历世变。始知三代圣人之法未尝有此弊。夫而后恍然于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也。试略举数事言之。以亿万人自养则有余。以一人养千百人则不足。观于今日。奉军国则民力竭。养兵勇则国力又竭。而始知圣人兵农合一。车徒马牛甲兵出自民间之法之善也。取士何以始泽宫。射御何以登六艺。观于今日。文臣不知兵。武臣不晓事。而始知圣人文武不分之法之善也。什而取不及一。视古为少。倍蓰而当一。视古转多。观于今日。倍征无艺。而始知圣人百亩而彻之法之善也。土宜出于地而无穷。远物限于地而难致。观于今日。运道阻。天庾空。而始知圣人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之法之善也。食为民天。有食斯有民。水为谷母。治田先治水。观于今日。水利塞。稻田少。民受其饥。而始知圣人尽力沟洫之法之善也。世之盛衰在吏治。治之隆污在人才。观于今日。科目不得人。而始知圣人乡举里选之法之善也。郅治必先亲睦。百行莫先孝弟。观于今日。期功陌路。富贵贫贱不相恤。而



始知圣人宗以族得民之法之善也。廉远堂高。笺疏有体。九重万里。呼吁谁闻。观于今日。谏诤设专官。民隐不上达。而始知圣人悬鼂建铎。庶人传语之法之善也。权所属。则末秩亦将逞志。用不贍。则中材不能无求。观于今日。奉薄官贫。而始知圣人分田制禄之法之善也。天下有亿万不齐之事端。古今无范围不过之法律。观于今日。则例猥琐。案牒繁多。而始知圣人不铸刑书之法之善也。开边拓土。石田不耕。长驾远馭。鞭长莫及。观于今日。外患不已。而始知圣人守在四夷之法之善也。术业以不专而疏。心思以不用而锢。观于今日。器用苦窳。借资荒裔。而始知圣人梓匠名官仓庾世氏之法之善也。此类尚多。更仆难数。然则为治者。将旷然大变。一切复古乎。曰。不可。古今异时亦异势。论语称损益。礼称不相沿袭。又戒生今复古。古法有易复。有难复。有复之而善。有复之而不善。复之不善者不必论。复之善而难复。即不得以其难而不复。况复之善而又易复。更无解于不复。去其不当复者。用其当复者。所有望于先圣 后圣之若合符节矣。桂芬读书十年。在外涉历于艰难情伪者三十年。间有私议。不能无参以杂家。佐以私臆。甚且麤以异说。而要以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为宗旨。志此者有年。一官无言责。怀欲陈之而未有路。乃者乡居偶一好事。创大小户均赋之议。辄中金壬所忌。固宜绝口不挂时政。重以衰病逡巡。无用世之望。惧遂泯没。爰以避地暇日。笔之于书。凡为篇四十。旧作附者又二。用后汉赵壹传语。名之曰抗议。即位卑言高之意。明知有不能行者。有不可行者。夫不能行。则非言者之过。而千虑一得。多言或中。又何至无一可行。存之以质同志云尔。

### 与左逸民书

鲁一同

书来推大雅明哲之义。葆爱茂勉甚厚。材猥知下。不能尽明。窃怪足下谓士人好论时势。中贾生之毒。殆非明识所宜言也。又谓汉文不用贾生善守家法。益不然也。人生要不立天地闲。一日践毛土。不可不求毫毛补益。仁贤用心。自古以然。何必贾生独为狂惑。汉兴。承千载之衰周。踵暴秦之覆辙。风纪荡佚。法制乖迕。贾生一痛哭而明主回心。史册所载。文帝遇大臣有礼。先仁义。后刑罚。广积储。兴礼乐。以化天下。开梁代以制七国。延及孝武。推恩分封。坐制强藩。皆师其意。何谓不用哉。孔子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又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因时立政。与世推移。斯为善守。藉令汉文不用贾生之言。箕踞怒骂。不好儒术。岂非其家法哉。斯以颇矣。周公承文武之德。乃作周官。及其所用。又不尽合。夜而思之。坐以待旦。孔子告颜渊四代礼乐。帝王御世。如日御天。历年既久。必有差忒。动烦握算。足下乃谓守成之世。一切不宜更改。则周公不当兼三王。孔子不当论四代矣。又谓人以才智加友。友必

嫉之。加其祖父。嫉之弥甚。以明臣子不宜议法。壹不知忠臣亮士。日夜焦心苦思。以求天下之故者。将以利国家安社稷耶。将慢其君父。以才知加之也。不求其端。不责其是。而曰故事故事。此汉唐中主饰非拒谏之常谈。足下又黜大义而伸小忠。益便于人臣持两端而保爵禄者也。一代之兴规模大体万世不易。其小小节目日变月易。自以不同。宣成之制已殊文景。开元之礼变于贞观。推移渐差故也。且如 本朝二百年来 列圣相继。未尝一议更革。然官渐多。岁出浸广。文法浸繁。准之开国已难悉。合而论者不以为非。今汰官省岁出易文法。则以变易为罪。不知变者为变乎。不变者为变乎。天下安常习故。庸人乐其无事。而不肖有所容。彼自全躯畏耳。至如草野讲求。何畏何忌。乃欲卷舌入口。以无畏之世。为重足之忧。非所望于士君子也。足下抱观礼之识。究极物变。汪洋其文。仆每目骇心怖。常欲极论以拯足下之惑。而足下先施教戒。其敢不尽言以报大德。夫足下推禅让。薄世及。进退尧舜。抑扬禹文。降汤武于莽操。进范蔡为知机。谓泰伯伯夷有心为善。此皆衰周大乱之世。庄惠驺慎之徒。所以惑世而害民。方今 圣人御。正教昌明。犹守此不变。以为奇怪可喜。则谈鬼说梦。颇足娱心。何必诋词。陈陈厌耳。若实见为如此。则是衰周数子之学。待昌明于足下也。万一远近流传。谄为诡诞。采风之使。密以上 闻。事后之悔。殆不可讳。数十年来人心渐肆。士大夫为大言以毁前圣。小人私智而抗国法。此宜深识。所用隐忧。足下又从而张之。殆加甚焉。凡人议论贵平实。文章务切事情。至于求高好险。譬犹舍菽米而吞马肝。毁冠裳而衣木叶。甚非所以养性命之道也。耳目所及当世之故粲然易明。犹扞格不入。唐虞殷周去今数千载。法度典籍百无一存。壁书冢史真伪参半。上圣用心凡近迥绝。今舍当时之得失。究皇古之是非。掇断烂之词。参私臆之说。推常人之腹。测圣哲之心。已乃不合。一切诋毁。首尾横绝。黑白混淆。人天地之余气。百年如驶。精爽几何。徒弃掷于无用之地。使当世斥其狂愚。后世指为异学。岂不哀哉。推足下之心。岂谓往圣可非。籍可毁。徒以流俗文字奄弱。一出高论。震惊万物。大名立致。不知文章如水火土谷。可以养身。其余以养人。其余以养天下后世。要其指归。无足惊喜。若画布为龙。张革为虎。以谄乡里小儿。则哗然走矣。宇宙甚大。后来无穷。岂皆童昏幼稚。可以鼓而惊之哉。闻足下为诗。杂取子史。追琢为词。储而待遣。大才气盛。何所不可。要之此事须从心出。夫假物于人。虽十年不还。其主亦不追索。而吾心岂不摇摇如传舍哉。足下疏达而和。深明退让之理。必受尽言。吾辈议论。不厌十反。直谅之友。古人所贵。若鄙论可采。感动于心。去其曼衍。割其假借。则足下之清空迈往。足以自雄于天下。

仆将执鞭而从其后。若足己自是。听言不答。则足下之业止矣。天下之人。必

无能如仆之爱足下。进苦口于足下者。异才难成。直口易忤。交臂之间。可为浩叹。又前赠诗。诚钦澹泊之风。高素尚之志。不图怪异。以为见轻。足下十年不入城。五年不入市。犹以贫贱为羞耶。文章事业。皆以静俭为根柢。诚不愿畸人高德。效此俗怀也。仆见足下文词奇质。爱重不已。至于昕夕不能去怀。又感教戒之意。于鄙心私有未尽。故敢布其区区。狂言伤直。惟恕而赐覆。幸甚不宣。

### 与左逸民第二书

鲁一同

书未发。又得来教。喜足下议论渐确实。多可采者。虽然。足下殆未明于今日之大势也。传曰。高言不止于众人之心。又曰。法后王。何也。为其论卑而易行。昔盖宽饶刚直高节。好犯上意。王生伤之。寓书相规。以为数进不用难听之言。匡拂左右。夫言不取高。务在切时。高而不切。犹乖时用。况于匪高。足下之言曰。国家取利多途。政源不清。下流易浊。于是欲罢乌喇探珠之军。止吉林采<sup>兀</sup>之贡。革三姓征貂之官。辞叶羌搜玉之使。却波斯珊瑚之琛。去关市之征。开鱼盐之禁。绝外洋之商。清心寡欲。以风天下。陈议甚高伟。纠时甚直切。抑足下徒观前世之失。未睹今日之弊。若陈此论于汉太初宋大观明万历之世。岂不识时务明政体豪士哉。惜乎献闇主之规于有道之世。绳墨虽切。紫。未得。譬奏刀于无用之地。虽不缺折。亦无解焉。国家

列圣相承。

世德继美。皇上御极以来。躬行节俭为天下先。闻诸近臣。皇上御澣濯之衣。却珍奇之味。后宫无盛宠。外戚鲜恩私。匪颁有节。出入有常。可谓恭俭矣。未明而视朝。既晡乃罢。纲纪庶政。一日万几。可谓兢业矣。且今吉林三姓叶尔羌之属。昔称绝远。悉隶版图。物贡其方。何有费帑劳人。上困下敝哉。天下大利所在圣人必操其权节其出入而救其敝。关市有征。盐利有禁。外夷有市。所以权衡百货消息万物。历汉唐宋明千数百年踵沿不改。今乃欲引隆古迂远之事一切罢去。不知天下地丁杂税岁入四千余万。灾荒停缓在其中。而户部奏岁出至三千三四百万。脱田赋之外悉取。裁革军国事体重大。匪如足下匹夫小家。可以拮据补苴僂俛卒岁。此真经生之迂谈。宜吾不敢服也。古之税民。有田有口。周官九赋。汉有口率。唐称两税。所以警游手。恤南亩也。今天下之丁。皆于田。法取简捷。农夫重困。游民滋多。足下又议去杂税。农人焉得不流亡。奸民焉得不滋横。钱之与银。流通货物而已。非可煮而食之。裁而衣之也。不在于此。则在于彼。上下转输。无关息耗。足下以银贵为外洋通商之故。此朝士已议之矣。不思天下之困。不专银少。由衣食之源不足。衣食不足。由物力之艰。物力之艰。由糜费之众。糜费之众。由风俗之奢。风俗之奢。由百官之侈。官侈于上。士华于下。工作于市。农效于野。斲朴

为雕。皆官之由。以今日河员言之。一饭之费。八口数月之食也。一衣之费。中人一家之产也。河水非金穴。堤防非银。何由而致哉。

足下谓仆节省工帑。为言利聚敛。仆诚不肖。不至为桑宏羊裴延龄。而足下必欲庇此积习。至引汉高陈平之事。纵其出入以为大度。而专一责取朝廷以节俭之意。是犹治家者。听奴仆之逋窃。而疏食饮水以求无贫。不可得也。足下但识嘉庆年间。河费至五六百万。谓今日省减。不知当其有事千万不。当其无事。则两河四百万之帑。漏卮非小。吾见其长奸而病国。未见其为大度也。足下又谓胥吏无能为弊。官不勤也。官之不勤。捐职多也。今捐职渐少矣。由科甲者。未见其能勤民而制吏也。古之治天下者。皆略于上而详于下。三代封建数千。皆州县也。方伯连帅。落落数十人。分土而治。诸侯以下。卿大夫士无虑数百。胥吏减少。足以为治。汉法极重守令。刺史之秩甚微。唐县七等。节度观察为数亦少。其后失制。乃更加多。明初。督臣用之沿边。中叶以后。浸以设。由此言之。封疆大吏在得其人不在多设。夫州县所以不能制胥吏者。牵制太多。文牒太繁。驳覆太密。穷日夜之精神。以承总督巡抚布政按察巡道五六公之意旨。而恐其不给。又安能亲民而督吏。足下以督抚为心膂。司道为耳目。州县为手足。胥吏为袖履。心膂不太多乎。耳目不太多乎。袖履不太多乎。吾则以为宰相心膂也。近臣耳目也。院司臂也。州县指也。胥吏犬也。两臂不能运一指。故院司宜少。一指不能御十犬。故胥吏宜减。夫牵一指于两臂。尚不能御犬。况为臂者。又纵犬而啮其指。指益困矣。足下切齿州县之弊。由今之道。虽足下为之。焦心苦思。倾产破家。亦不给。又安能去弊。诚牵制之患深。长吏之职难也。天下事。必有受病之处。不得其处。东指西斥。愈纷愈乱。论国用。则减赋额而纵官贪。论治术。则乐牵制而护胥吏。皆由好高。不求情实。由君子言之。欲国不贫先核浮冒。欲吏不扰先一事权。浮冒核则出入有经矣。事权一则臂指相使矣。足下幸留心当世。熟思其宜。无徒高言匡拂朝廷。宽纵臣子。以从王生之戒。

### 覆潘四农书

鲁一同

枉书首尾三千言。所举六说。委备曲折。于天下之故。如良医视疾。望色闻声。洞症结。察腠理。又善用古方。出新意。与病者强弱时气寒燥相副。诚经世之宏谟。练事之老识。虽世之病者。未必假藉一试。然善吾方。谨藏吾药。必有抄撮荟萃获效者。毋恨。温绎浏览。又叹今之病在经脉。有见端矣。而起居燕笑。充好如常。但觉筋骨缓散。善睡而恶药。此其证未甚深而特难治。何则。外实则庸医不知所从受。恶药虽有国医奇方。废格不施。且天下病者多而率相类。以同自证。谓人生常然。不复是患苦。今无故执康强安逸之人。谓且大

病。制方投剂。强使立饮。强者必怒。弱者谓此妄医中风狂走人耳。然则医者既苦于不信。病者又苦于不知。而病又不可久待。久待益深。益不信医。独宜委之而去乎。天下之所以恶药者。恶闻病也。其恶闻病者。由于言病者少。言不病者多。举世拱手相庆。而一人奋臂狂呼叫号。此贾生所以见逐。而陈亮所以不免囚伍也。方今 圣天子宵旰求治。大臣恭俭在位。而天下恶言病者。何也。天下有气有习。二者相乘。鼓荡还转一世于不自知。今天下多不激之气。积而为不化之习。在位者贪不去之身。陈说者务不骇之论。学者建不树之帜。师儒筑不高之墙。寻寻常常演迤庸之中叨富贵保岁暮。而已矣他莫敢谁何。今乡里愚人。虽其长老与其子弟。暖暖姝姝。若恐惊怪。燥发尚友。莫敢规督过失。卑属对尊官。谦屈无度。一字不敢驳复。又况敢对扬 天子之大廷。冒雷霆。犯斧钺。以见丰采论当世之事者乎。至于作奸犯科。则敢为之。非勇于彼而怯于此也。天下卑贱之于尊贵。必有所自伸。不伸于正必伸于邪。不伸于刚直则机巧伸焉。善治天下者。务伸其气于振厉激发之中。而杜其旁出于阴佞之门。伏见有明之世。纲维法度。康和丰美。不及 本朝远甚。又多邪臣巨奸。苛法弊政。然且支持二百年。礼乐不废。文质彬彬。无他。士气伸也。今 国家太平度越百。而所未复于三代之隆者。独士气萎薶不振。姬孺咕噉容容自安。海内升平晏熙风烈不纪。独恐一旦猝有缓急。相顾莫敢一当其冲。今之隐忧盖在于此。而士大夫方容与委蛇。顺风靡波。温言浮说。更相欺谏。虽无大患苦。而营拥塞。神志惛偷。所谓病在经脉。骨节缓散。又善睡者。可一药而愈。而举世不以为病。或稔病不敢言。岂非习深气锢使之然也。愚以为习气牢固于下不可破。则上当有以激之。风之发也。伐木蹶石。毁山动屋。及其离披涣散。不能扬腐灰。故气之始盛也。刀锯水火不能沮于前。其衰也。张目而视之。缩首而退。气倡于一二人而应于天下。鼓舞荡风裔久则合天下为一气。汉宋党人。明三案诸公。岂必皆英豪盖世君子哉。一夫大声。众人奋响。忽不知其勇之何从生也。

国家恩礼大臣。未尝诛一言者。虽大罪止黜削。而人怀观望。莫敢激发。或毛举细故。无关痛痒。一违忤即终身结舌。此张目而视之之说也。今欲反其习。一作其气。独宜尊劝敢言之士。设不谏之刑。广上书之路。削颂谀之章。起退废之人。使天下明知 朝廷风旨所在。示中外无拘禁。以震动一切之耳目。内至部郎。外至郡守州县吏。皆得言事。 天子取其善者。而恕其失中。则方直之士来矣。居谏垣者。不以时规切 主上。究当时利病。徒饰小说为巧避者。置之刑典。则庸懦之风革矣。山野布素之士。有深识远略者。许其献纳。虽未必称旨。其言多朴拙。藉以风天下。如此则耳目广矣。上封章者。必取裁经义。陈要道。闾茸依违。沿习陋词勿采。则情理之说伸矣。往御史上疏有姪

直获戾者。其人至难得。虽言失当。投弃草野。非所以观天下也。宜加甄录。始终保全之。则忠讷之心固矣。惟阴词告讦。在所必禁。以杜浇风。兼闳雅道。如此。则大化光矣。或曰。宸躬万几。岂得人人垂省。愚以为不然。自三代汉唐。洎宋明盛时。皆言禁疏阔。不闻烦渎。皇上圣明天纵。达聪自易。

且今法。大吏用一丞倅。畿辇断小小一狱。动辄请旨。引条牵例。千百为词。改抹涂饰。尽失本真。徒费精神。无裨大化。而朝廷不以为烦。若少减庶事一二。垂聪献纳。其为闳益。岂有际量。前年一举人论事。言多迂直。

皇上恕而容之。后即有一举人条上封事。言涉妄滥。旋蒙錕斥。此皆白面书生。未悉时务。宜见摈逐。然天下深沈阔达之士。必不轻于一试。其冒险始进者。独此辈耳。脱少宽此人。麤加颜色。诱引豪杰。必有通才魁士。接踵而来。在位窥见意旨。亦将矫厉振奋以自显。善罗鸟者必设媒。迂妄者。豪杰之媒也。天下习于庸浅。见瞋目论事。粲然皆笑。宜激一二人以变其心。渐激渐变。筋骨缓散者强。睡者醒。滞者通。人人思自伸。而不忍尽弃于阴佞之途。虽复手足皮肤。小有病痛。随发随医之。言病者多。恶闻病者益少。然后斟酌当世之利弊。而来书所谓六说。可得而行也。天下事。深远切至者。非吾辈所宜言。纵言之善。及身亲。多齟齬不易措手。然其大端。要可闭门而定。临事变通。在苦持而力行之耳。然使恶药讳病不改。虽言亦不必。所谓无故而制方。投剂强人立饮者也。丈人今医之良者也。制方善矣。合古宜今。一同窃推方之意。又加引焉。其称说近烦驳。更审定束之高阁上。如其施用。以俟君子。论快手滑。渎冒道严。伏惟饬正不宣。

## 卷十 治体三政本上

### 旌意

王柏心

任左右。尚姑息。爵及私昵。罚弛奸慝。是谓妇寺之政。纳佞谀。务虚美。上违道以欺下。下矫诬以罔上。是谓聋瞶之政。刑赏亏替。禁防隳败。情不足相系。制不足相维。是谓痿痹之政。科指备具。纲目繁猥。可否必稽于法。轻重必依于令。妇寺聋瞶痿痹之政。举非所患。中主以下。率而行之。可以无大纵轶。若夫英主。则在能旌吾严断之意而已矣。法之必行者非严也。意之能行则严也。令之必行者非断也。意之能行则断也。且所谓严断者。岂待峻刑黜之典。设斩劓之科哉。亦取夫相蒙相习者以吾意破除之已尔。意不可淆。淆则乱。意不可渎。渎则玩。英主当有所纵舍。以蓄其果决之气。有所略。以养其清明之体。一旦机括所在。则出吾意以震动之。无少濡回牵制。出乎法令之外。入

乎民情之中。为揣摩迁避者所不能及。然后真才奋焉。诡随謗焉。四方说焉。如日月之行乎中天。而无不瞻仰也。如雷雨之作解。而百果草木无不甲坼也。夫君者制法者也。非奉法者也。出令者也。非守令者也。应龙之蜚腾变化者。颌必有尺木。猛虎之制伏百兽者。胁必有威骨。汉孝宣之世。吏多虚增户口。所上风俗。悉虚词饰说。孝明之世。朝廷皆争为严切以避诛责。以二帝之明。弊尚若此。岂非狃于法令。而意不伸欤。或曰。唐德宗宋神宗明世宗能伸其意矣。而严断之弊。祸甚庸主。何哉。曰。三君者。仁不足。刚有余焉。明不足。愎有余焉。不善用其意。则又刚愎之过。而非严断之过也。

### 王言

王柏心

王言者。敷治之畿铎。达化之枢机。择其人以代言不可不慎也。书曰。出纳惟允。诗曰。王之喉舌。唯得人也。虞夏商周之间。君臣兢业。圣贤相遇。其咨命陈谟。矢言诞告。莫不闾以远。典以则。由当代之言者。皆圣贤之徒也。继是以降。其莫善于汉之诏令乎。有恤民之仁。有谦约之德。直而不僿。文而不靡。其策命则肃以正。其延访则温以丽。其戒厉则严以断。其褒勉则和以裕。贾山曰。臣闻山东吏布诏令。民虽老羸癯疾。扶杖往听之。愿须臾毋死。思见德化之成。第五伦为督掾。每读诏书。常叹息曰。此圣主也。一见决矣。盖言之效如此。及东汉之季。尚书陈忠上疏曰。诸郎多文俗吏。罕有雅才。每为诏书。转相求请。词多鄙固。汉之文词。自是少衰矣。唐宋皆中书职制诰。择文学尤异者。使视草。时主好文。则益趋于浮侈。矫之者悉返以质。或徒类乎律令。文者过矣。质者亦未得也。然唐臣如杨绾陆贽李德裕辈。率能救过失。中机宜。虽阽危之际。而敕书所下。骄将悍卒。无不惕息感激。况施于政事修明之时者哉。由此观之。言固未尝无效也。天之所以章者象也。雷之所以诏者声也。日之所以丽者光也。王之所以播者言也。象不着无以仪动。声不奋无以震远迩。光不耀无以烛幽隐。言不修无以昭法守。夫经国之本非系乎言。然王者有言将以决百代之嫌疑。定万方之轨则。布之史策。垂之子孙。当朝政方隆。动作可书于后。而代言者务择其人。纶綍之美。岂惟追远乎汉唐之盛而已。

### 陈善闭邪论

姚学棗

人臣之敬其君者。未有不欲尧舜其君者也。尧舜之时。禹皋伯益之徒。相与议论于一堂之上。都俞吁咈。并行而不悖。传之万世。以为君臣法。何尝一以将顺为敬哉。孟子曰。陈善闭邪谓之敬。谨就其意而论之。夫所谓善者何也。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以精一之心。行执中之政。善之至也。然非有臣焉为之反复开陈。使善端日充长而不自知。则虽有圣哲之资。亦无以

成郅治。故臣之敬其君者。必取古人所行之善者而陈之。使知所效法。又取其君所行之善者而陈之。使知所扩充。孟子云。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又云。是心足以王矣。此陈善之说也。然人君处崇高之位。拥庶富之业。或迓声色。或殖货利。或贪边功。或崇异端。皆所谓邪也。邪之萌在心而其发在政事。使必待其发而力争之则晚矣。闭邪者。绝之于将萌也。日亲正士。闻古训。则邪之念无自生。故陈善者闭邪之要也。孟子云。唯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盖尝三见齐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此闭邪之说也。使其君有善而无邪。则为尧舜之君矣。人臣之敬。孰大于是。岂可慕将顺之名。而蹈谄谀之实哉。

培国脉肃政体疏道光三十年

文瑞

窃惟总理天下之道。首在端本清源。而立纲陈纪。要期臻于一是。自古圣帝明王。兢兢业业。未有不忧勤惕厉。而能成郅治之休者也。语云。为君难。书云。后克艰厥后。盖君人者。以一身而统天下。措施庶政。诚有其甚难者。古今治乱之机。每争于忽微。必慎之又慎也。恭维我 皇上体元建极。锡福绥民。四海九州岛。皆仰望而升平之治。然从古治功之极盛。皆由初政之始基。而揆其本源。亦不过数大端足扼其要。谨牖列四事。曰选贤才以资辅阍。明赏罚以昭劝惩。任听纳以察得失。谨调摄以 圣躬。请分晰为我 皇上言之。夫郅治以得人为先。有治法尤在有治人。人存而政斯举。然大臣法则小臣廉。欲立政而序百官。必自大臣始。人君日夕不遑。于臣工优劣。安能周知。大臣者。以道事君。进贤退不肖。实其专责。故内而宰衡。外而督抚。足以总其成而收其效也。宰衡得人。斯能公忠体国。而黜陟攸宜。内则贤臣日进矣。督抚得人。斯能清正爱民。而举错悉当。外则循吏日多矣。如是中外安有不治者。然此尤赖我 皇上遴选而擢之也。是故善用人者。必先知人。知之深。斯用之当耳。且人之流品不一。知之亦不易矣。轻躁者喜事。喜事则好为纷更。终必致于愤事。模棱者畏事。畏事则每涉因循。势必致于误事。其甚者则苟同谐俗。务为柔媚。当利害得失之际。遇有筹划。不曰拂上意。则曰碍人情。事事委过君上。而已博宽厚之名。缄默之外。无他长也。承顺之外。无他术也。观其似亦未见其显然贻误也。不知职事已为之渐废。人心已为之渐坏。纪纲已为之渐弛。而天下阴受其祸矣。夫建大议。定大策。决大疑。非才能何以克济。徒以将顺为长。有事则一筹莫展。是上有励精图治之主。下无实心任事之臣。古今同此一慨也。伏望 皇上振兴臣节。整饬官常。于专任之中。寓慎之意。庶良才日聚。辅阍得人矣。刑赏者。驭世之大权。赏一人而天下咸劝。罚一人而天下咸服。功必赏而过必罚。惟断乃成也。自古立政大端。无踰于此。虽



尧舜禹汤文武之圣。亦不能舍此以为治。后世未尝无赏罚。而究不能劝惩者。赏不当赏。而罚不必罚也。盖赏不当赏。则开臣下希冀之风。而妄邀者有之。罚不必罚。则启臣工轻忽之渐。而幸免者有之。夫如是即受宠荣者未必知恩。而脱法网者更无所忌。于以知立法之必宜信也。

虽然。赏固不宜过。而罚或邻于苛。则适成刻薄之治。伏愿 皇上建中出治。斟酌合宜。一行惠而不遗不滥。一施威而无枉无纵。斯天下服教畏神。无不劝惩矣。 国家慎选台垣以资谏诤。原欲其启迪匡闾也。伏读天聪十年。恭奉

上谕。凡有政事背谬。及贝勒大臣有骄肆慢上贪酷不法无礼妄行者。许都察院直言无隐。即所奏涉虚。亦不坐罪。倘知情蒙蔽。以误国论。 圣训煌煌。垂千古矣。近来官常。率皆因循。清操又所不讲。凡在科道。岂无闻知。而缄默者居多。迺者恭奉 谕旨。令陈时事。仰见 圣怀若渴。葑菲不遗。中外无不相庆。然而进言者众。则听言尤难。疏逖小臣。各抒己见或言事过于切直。或论人涉于激烈。或琐无关大体。或识虑不免卑微。在 皇上如天之量。善则从之。否则置之而已。若乃以一己之爱憎。而进退夫人才。以一心之好恶。而议论夫政事。或党援是引。而涉夤缘。或举劾失宜。而徇情面。亦有庄言正论。似忠诚。而言与行违。徒工欺饰。我 皇上聪明天亶。烛照无遗。又岂能稍有蒙惑。特恐浸润之谋。萋菲之行。实有难于察者。伏望

皇上听言观行。鉴空衡平。嘉猷嘉谋。则见诸实事。假忠假信。则黜之当前。 干纲独断。而权不下移。则良言日萃。而匪言无自入矣。稽古圣贤学问。莫切于修身。正心诚意。皆修身之事也。经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圣人垂训之意深矣。夫以凡民不过一身一家。犹以修身为要。若夫天子之身。上则宗庙社稷所倚赖。下则中外臣民所托命。承先裕后。关系非轻。故尤以修身为本图焉。历观今古听政之勤。我 朝为最矣。批答章牍。接见臣工。凡政务之大小巨细。皆上 宸衷。洎乎祀典朝仪。礼节繁重。无不躬亲将事。是天下任事之劳。未有过于 皇上者。而天下用心之苦。亦未有过于 皇上者。虽 天体至健。原可措之裕如。而 圣躬持劳。允宜时加慎重。伏愿 皇上起居必适。寒燠必调。以敬身爱身。为修身之道。斯

圣体益臻康和。而庶政益昭美备。万年有道之长。皆基于是矣。凡此数端。悉为要务。伏乞 皇上俯加采择。不胜战栗待命之至。

道光三十年三月十一日奉

上谕左副都御史文瑞奏陈四事朕详加披阅所论剴切真挚深协朕怀并录进乾隆元年左都御史孙嘉淦三习一弊疏其论为君之道洵属切直精深堪为听言临政之助台端为言路表率文瑞首进说言朕虚怀纳受谅九卿科道断不缄默畏葸负朕谆切求言之意也钦此

皇上听言观行。鉴空衡平。嘉猷嘉谋。则见诸实事。假忠假信。则黜之当前。 干纲独断。而权不下移。则良言日萃。而匪言无自入矣。稽古圣贤学问。莫切于修身。正心诚意。皆修身之事也。经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圣人垂训之意深矣。夫以凡民不过一身一家。犹以修身为要。若夫天子之身。上则宗庙社稷所倚赖。下则中外臣民所托命。承先裕后。关系非轻。故尤以修身为本图焉。历观今古听政之勤。我 朝为最矣。批答章牍。接见臣工。凡政务之大小巨细。皆上 宸衷。洎乎祀典朝仪。礼节繁重。无不躬亲将事。是天下任事之劳。未有过于 皇上者。而天下用心之苦。亦未有过于 皇上者。虽 天体至健。原可措之裕如。而 圣躬持劳。允宜时加慎重。伏愿 皇上起居必适。寒燠必调。以敬身爱身。为修身之道。斯

圣体益臻康和。而庶政益昭美备。万年有道之长。皆基于是矣。凡此数端。悉为要务。伏乞 皇上俯加采择。不胜战栗待命之至。

道光三十年三月十一日奉

上谕左副都御史文瑞奏陈四事朕详加披阅所论剴切真挚深协朕怀并录进乾隆元年左都御史孙嘉淦三习一弊疏其论为君之道洵属切直精深堪为听言临政之助台端为言路表率文瑞首进说言朕虚怀纳受谅九卿科道断不缄默畏葸负朕谆切求言之意也钦此

皇上听言观行。鉴空衡平。嘉猷嘉谋。则见诸实事。假忠假信。则黜之当前。 干纲独断。而权不下移。则良言日萃。而匪言无自入矣。稽古圣贤学问。莫切于修身。正心诚意。皆修身之事也。经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圣人垂训之意深矣。夫以凡民不过一身一家。犹以修身为要。若夫天子之身。上则宗庙社稷所倚赖。下则中外臣民所托命。承先裕后。关系非轻。故尤以修身为本图焉。历观今古听政之勤。我 朝为最矣。批答章牍。接见臣工。凡政务之大小巨细。皆上 宸衷。洎乎祀典朝仪。礼节繁重。无不躬亲将事。是天下任事之劳。未有过于 皇上者。而天下用心之苦。亦未有过于 皇上者。虽 天体至健。原可措之裕如。而 圣躬持劳。允宜时加慎重。伏愿 皇上起居必适。寒燠必调。以敬身爱身。为修身之道。斯

圣体益臻康和。而庶政益昭美备。万年有道之长。皆基于是矣。凡此数端。悉为要务。伏乞 皇上俯加采择。不胜战栗待命之至。

道光三十年三月十一日奉

上谕左副都御史文瑞奏陈四事朕详加披阅所论剴切真挚深协朕怀并录进乾隆元年左都御史孙嘉淦三习一弊疏其论为君之道洵属切直精深堪为听言临政之助台端为言路表率文瑞首进说言朕虚怀纳受谅九卿科道断不缄默畏葸负朕谆切求言之意也钦此

皇上听言观行。鉴空衡平。嘉猷嘉谋。则见诸实事。假忠假信。则黜之当前。 干纲独断。而权不下移。则良言日萃。而匪言无自入矣。稽古圣贤学问。莫切于修身。正心诚意。皆修身之事也。经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圣人垂训之意深矣。夫以凡民不过一身一家。犹以修身为要。若夫天子之身。上则宗庙社稷所倚赖。下则中外臣民所托命。承先裕后。关系非轻。故尤以修身为本图焉。历观今古听政之勤。我 朝为最矣。批答章牍。接见臣工。凡政务之大小巨细。皆上 宸衷。洎乎祀典朝仪。礼节繁重。无不躬亲将事。是天下任事之劳。未有过于 皇上者。而天下用心之苦。亦未有过于 皇上者。虽 天体至健。原可措之裕如。而 圣躬持劳。允宜时加慎重。伏愿 皇上起居必适。寒燠必调。以敬身爱身。为修身之道。斯

## 勤求治理疏道光三十年

罗惇衍

奏为勤求治理。贵得要图。请 皇上法 祖训以端本善俗事。臣窃惟古帝王立纲陈纪。根源祇在一心。检摄此心。莫先于居敬穷理。居敬穷理。莫先于勤省察。勤省察。莫先于观览载籍。 皇上邸典学。无间寒暑。凡经书之蕴。以古今懿行嘉言。皆资记诵。逮乎 亲政以来。每日进呈 实录。默识勤求。于 列圣危微精一之传。洵若合符节矣。但师法 祖训。固宜总汇而兼赅。亦贵旁通而博采。臣恭读 圣祖仁皇帝御纂性理精义。并 亲制序文。有曰。朕自冲龄至今六十年来未尝少辍经书唐虞三代以来圣贤相传授受言性而已宋儒始有性理之名使人知尽性之学不外循理也故敦好典籍于理道之言尤所加意临日久玩味愈深体之身心验之政事而确然知其不可易钦此。此书理该词约。内圣外王之功。无不毕备。其总论为学之方。立志之要。由存养省察致知力行。以及人伦性命。皆有程途可按。阶级可循。至于总论治道君道臣道用人田赋学校宗庙礼乐兵政刑罚谏诤等类。尤足以端 主极而肃官方。惟在 皇上万几之余。讲习讨论。身体而力行之耳。昔孔子曰。明王有三惧。一曰处尊位而恐不闻其过。二曰得志而恐骄。三曰闻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以此知躬行实践。而后至道能体诸身。至道体诸身。而后能本身出治。以之整躬百度。宰制万端。胥与此书相触发。诚如董仲舒所云。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者。皆于是乎在矣。然欲兴利而除弊。或患其不能周知。欲察吏而安民。或患其不能尽善。求其明烛无穷。物来毕照。俾僚无所售其欺罔者。则莫如 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此书所载臣工奏折。凡二百二十三人。 恭录 批答。使共知所陈之得失。非惟 神机莫测。明见万里。为自古圣君之所无。即累牒连编。悉经 丹毫甲乙。二帝三王以后。亦未闻如是之勤政也。今日灾异频仍。盗贼窃发。民生日窘。吏治日隳。必 圣主大振干纲。然后可臻上理。敬祈 皇上于揆几度务之暇。并将此书日阅一二事。凡督抚所奏。有能深谋远虑。措置得宜者。固蒙 褒答。若不实不尽。及饰诈怀私者。亦一一为之 指示周详。庶大吏皆知所警戒。各思振刷精神。力除积习。则所以饬官常而维邦本者。实系于此焉。抑臣尤有进者。昔宋臣司马光论人君修心之要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仁者非嫗煦姑息之谓。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利万物。此人君之仁也。明者。非烦苛伺察之谓。知道谊。识安危。别贤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武者。非强亢暴戾之谓。惟道所在。断之不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此人君之武也。臣细绎其言。以为人君之道。既在于仁明武。则所戒在于不仁不明不武。夫不仁岂必尽由残忍哉。贤不能进。邪不能远。气节渐

亏于士类。流祸且及于民生。是即近乎不仁矣。不明岂必尽由昏闇哉。偏听生奸。独任成乱。壅蔽将至于左右。善恶每易于混淆。即邻乎不明矣。不武岂必尽由柔懦哉。嗜欲未清。心志偶懈。政务稍涉于因循。纲维遂形其废弛。是即类乎不武矣。光又论致治之道有三。曰审官。曰信赏。曰必罚。又论养兵国。务精不侈多。其言皆切中治理。为今日之急务。实足与 御纂性理精义 朱批谕旨二书。互相发明者也。他如 御撰资政要览。 庭训格言。 御定执中成宪。 御制日知荟说。 御制评鉴阐要诸书。皆本心法治法。而一以贯之。用能方轨六经。垂模万世。伏愿 皇上本法 祖之意以修己。推而至于知人安民。皆得其道。将贤否既判。教养日修。天下有不荡平正直者哉。臣学识拘墟。未知当否。不胜惶悚之至。伏乞 皇上圣鉴。

正本清源疏道光三十年

王庆云

窃惟我 皇上御极之初。特 谕臣于用人行政。据实直陈。此达聪明目之盛心也。臣学识谫陋。惧不足以仰承清问。伏念为治必澄其源。而后可以清其流。必正其本。而后可以治其末。所谓本者。在 皇上精微渊默之一心。而所以涵养此心以握用人行政之原者。学而已矣。臣尝恭读 圣祖仁皇帝文集。伏见 御制干清宫读书记。津津乎言学之有得。又见 御制宫中日课记。孜孜乎言学之有恒。从古帝王论学。未有如斯二篇之亲切而明者。臣知 皇上久已服膺而诵习矣。盖学常有所得。而后存诸心者日益高明。措诸事者日益正大。臣伏愿 皇上逊志时敏。缉熙光明。虽几务至繁。必求学之何以有恒。虽时世异宜。必思学之何以有得。本心法为治法。由知言以知人。正本清源。而所谓人存政举者在是矣。臣管窥蠡测。谨就时务。臚举四条。自知涓流撮壤。无补 高深。亦庶几千虑一得之献耳。臣不胜悚惶待 命之至。一曰通言路。 皇上虚己听言。而臣以纳谏之说进。是赘也。顾臣所喜者言路之宏开。所虑者即在言之竞进。从来言官论事。易致人主之疑。或以激切为沽名。或以指陈为干进。或一言失实。而概目为虚诬。或一事偶泄。而遂指为威福。故始则乐闻。后乃厌听者。往往有之。今 谕旨令言者虚公详慎。毋偏毋私。臣以为 皇上以大公至正之心听言。谁敢以偏私之说尝试者。惟在 圣心推之以诚。使上德下情。常相通而无壅蔽耳。昔唐臣陆贽有言。谏者多。表我之能好。谏者直。示我之能容。此听言不倦之要也。至朝廷好纳谏。而幽隐未尽通者。其故有二。守令知民隐。能言而不得言。科道顾外转。欲言又不敢尽言。其所以转移于内外之间者。在 皇上有以鼓舞之耳。谨按 国初之制。知县每行取入为御史。后部议以升转太速。罢之。然当时如陆陇

其彭鹏郭琇辈。清风亮节。照耀古今。则行取得人之效也。今旧制未能骤复。若于州县引 见之便。择其清廉练达者。 特数人。置之言职。庶几吏治之清浊。民情之甘苦。愈得上闻。或亦决壅蔽之一助乎。若夫献可替否。当责大臣。大臣朝夕论思。情亲地近。不待政事阙失而可以匡救于几先。不必文字条陈而可以转移乎主听。言路之通塞。人才之消长。恒必由之。臣未见上有虚怀纳谏之君。下有集思广益之相。而天下犹有未安未治者也。

一曰省例案。古者之治任人。后世之治任法。任法既久。则法所不及而奸生。夫古之周礼。今之礼部则例也。古之吕刑。今之刑部则例也。无如今日之例。愈修愈多。愈析愈歧。而愈不足于用。于是有例者用例。无例者用案。夫案者何也。偶办一事而与例不符。非斟酌尽善而奏明立案者也。故不特堂官不能周知。即司官亦何尝记忆。独吏胥得以窟穴其中。高下其手。夫外省胥吏舞文。犹有部臣驳正。各部胥吏舞文。更谁复驳正者。此所谓城狐社鼠者也。臣窃计六部之案。散在各司。若由各堂官通飭司员将案卷尽数查明。凡为例之所无。而将来可以比照援引之案。悉行检出。去其重复歧误者。则为数谅亦无多。每件盖用堂印。编册摘由。临用之时验对。不许吏胥以册外稿件。率行援引。由是以一司之员。习一司之例。即管一司之案。庶几堂官易于责成。而胥吏无从鬻法。至吏兵二部例案。动涉处分。尤宜平恕以协人情。明以除蠹穴。夫国家法令所垂。处分虽严。人谁敢怨。无如例案多歧。奸巧之吏。消息通。虽有处分。夤缘避就。其莫逃吏议者。非怙愆而不善弥缝。即清廉而无可打点者耳。臣为人才惜。而兼为 国法惜。相应请 旨飭下吏兵及各部力行厘剔。于案之歧误者。不追既往。立即毁除。即例之苛细者。毋泥成规。速为更正。虽一时视为多事。而奉行画一。所以省事者无穷矣。一曰宽民力。地方水旱偏灾。势不能免。 国家蠲之典。惟期实惠及民。故虽费巨万帑金而不惜。乃臣闻各省州县。有于报灾之后。未奉文蠲免之先。尽力催征以图肥己者。臣在衙门。见河南省奏销文册。道光二十七年。开封等属蠲免钱粮款内。有急公花户。递完解司银四千余两。应抵次年正供。臣思报灾之处。一面停征。原有定例。灾荒之地。民力自必拮据。即一二良民。先期输纳。何至盈千累百之多。急公花户之名。向所未闻。例亦不载。夫州县巧立名色。以催科溢额为能。此风已不可长。若 恩旨蠲免之款。私自催征。各以些少解司。为告发借口地步。则其罪尤在不赦。再据直隶册报旗租项下。道光五年。减免重租案内。有花户长完之银。应抵六年正赋。乃直至道光二十七年。尚未抵纳。是州县所谓长完留抵者。大都虚语耳。近京如此。远省可知。应请 敕下各该督抚严密访查。既蠲免何以透完。既透完何不抵纳。并请 旨通谕各直省。如有屯膏殃民者。立即从严参办。并将急公花户之名。永行革禁。庶民困少纾矣。

一曰重国计。今日上下。皆戚戚忧贫。臣以为贫不足忧也。亦别无生财之术也。但就 国家所自有之财而理之。而何贫之足患。今正供所入。地丁盐课关税三者为大宗。臣尝取会典计之。三者岁额所入。盖四千五百万。至于岁出之数。合京中额支与各省经费十二款。不过三千五六百万。加以河工诸费。大抵岁出在四千万以下。是每岁尚余四五百万也。而臣见户部山西司总册。道光二十一二两年。三项实征皆止三千八百余万。即二十五年。亦止四千万有奇。是每岁常不足一二百万也。幸而时和年丰。尚且不足。若遇水旱偏灾。振贷之费。更何所出乎。臣尝综今昔出入大数计之。盖今之视昔。绌于入者二。溢于出者一。各地丁岁额三千二百余万。迩来实征。止二千八九百万。夫地方旱潦。事之偶然。而岁岁轮流请缓。此何说也。盐课岁额七百四十余万。迩来实征常不及五百万。生齿日繁。销盐日绌。此何说也。河工之费。嘉庆时祇一百余万两。当时值钱一百余万串。迩来增至三百五六十万两。而银价倍加。是七百余万串矣。四十年间。增至五倍。此又何说也。入者日少。出者日多。习为固然。置之不问。而思为一切苟且之计。何如取吾自有之财而理之。今理财者皆曰。银贵钱贱。故地丁盐课。征收不足。然河工岁料。无非用钱。未闻以银贵而减修防之费者。则积习未除故也。应请 旨责成户部诸臣。就地丁盐课河工三者。比较今昔情形。详悉讲求。地丁何以岁岁请缓。盐务何以处处绌销。河工何以年年报险。必得其弊之所在而革除之。夫古之理财者。或为国计簿。或为会计录。务使朝廷共见共闻。今每岁度支出入。除户部外不得与知。赋役全书。只有从前岁额。故臣工虽众口忧贫。而实不解所以致贫之故。可否 敕下户部。每岁取京外实入实支各款。编一总散明册籍。照刑部秋审册之例。进呈之后。刊发九卿科道衙门。使正供出入乘除。灼然共见。庶几策力。或有可匡司农之不逮者。亦今日之急务也。抑臣更有请者。户部事务。极重极繁。朝夕讲求。尚忧不给。今满汉尚书侍郎。或在军机。或直 内廷。堂属颇相睽隔。遇事而欲调查案卷。同堂商酌。势已不遑。财赋之准驳。委于司官者半矣。司官清慎勤干者无多。既令坐司办事。又须各处回堂。案卷之钩稽。委于胥吏者又半矣。以 宫府内外职掌繁多。势不能不需人以兼摄。然部务紧要。事繁者必须三四人。事者亦须二人。时时入署。然后可期共济。以责其成功。前者 钦派刑部侍郎周祖培为会试知贡举。因刑部事繁。 特旨改派。仰见皇上慎重部务之意。臣思刑部为刑名之总汇。户部为度支之总汇。繁重相同。惟 皇上时时留意农司。则 国计幸甚。民生幸甚。以上四条。广谏诤以除隐蔽。省文法以涤繁苛。宽征敛则民留有余。谨度支则国无不足。刍蕘之献。出自愚诚。伏乞 皇上圣鉴采择。

敬陈时政四事疏道光三十年

吕贤基

二月初八日。奉 上谕。凡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等因钦此。仰见 宸衷博采。不遗刍蕘之至意。臣职列言官。敢安缄默。谨绎责难于君之义。为我 皇上敬陈之。一在懋 圣学。臣窃维 圣学之要。不在语言文字之间。而在明德新民之理。惟平日格物致知。研几极深。而后用人行政。能灼然洞见其是非臧否。而不惑于世俗功利之言。我 皇上聪明天亶。在邸时。业已垂情典籍。今 宸居正位。天下咸仰 主德。而 主德之日新。实系于 圣学。窃闻宋臣程颢与其弟颐。深明先王之道。谓大学一篇。为学者所当先务。臣愚以为大学之书。实备内圣外王之道。尤为有天下者所不可须臾离也。昔朱子作大学章句。以发明其旨。继此而真德秀之大学衍义。明臣邱浚之大学衍义补。一则探治平之原。一则着治平之。二书实与章句相表里。是欲求天下之治。不能外大学一篇。而欲明大学之道。不能外章句诸书也。钦惟 圣祖仁皇帝。以生知之质。勤学士之修。生平所学。一以朱子为宗。故独升祀朱子于十哲之次。并 御纂朱子全书。 御制序文。 圣训精详。久昭法守。是千古大学之道。明于朱子。而宗朱子之书。实法 祖训也。伏乞 皇上万几之暇。取大学章句。及大学衍义。大学衍义补。与朱子全书。分日进呈 御览。覃精研究。以为治平之本。至朱子在朝所上诸书。皆发于忠爱之诚。而引君于当道。凡用人行政之理。无不备具于其中。尤足为 皇上乙夜勤求之助。由是而探六经之旨。参诸史之文。则度务揆几。凡事之所难者。直以先王之道权之。将见 盛治所臻。必有比隆于唐虞三代者。则天下幸甚。一在正人心。管子曰。礼义廉耻。是为四维。四维者。人心之所系也。人心之邪正。系于四维之弛张。而风俗之隆替。吏治之得失因之。今之人心。非不知向善也。然学校为风俗之首。自正学不明。在学者仅究心于词章之末。而于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未尝措意于其间。尚望其能躬行实践耶。况今日之校官。直为豢养衰庸之地。非头童齿豁之士。即末学浅见之儒。至捐例开而校官一途。更不堪问。安能为郡邑师表耶。人心之所以日趋污下者此也。夫习俗敝而风俗漓。以劝孝教忠为迂论。以乡饮读法为具文。民罔识尊亲之大义。于是狱讼日繁。盗贼日炽。而奸宄之徒。乘隙滋事。此当今之大患也。而其端皆由于心术之不正。伏愿 皇上主敬存诚。整躬率物。示天下以礼义廉耻之防。而又崇儒重道。首择学校之官。上自成均。下逮各省府州县学。皆精其选。一以兴教劝学为务。使百官万民。皆约束于四维。吏治岂难振兴哉。

一在育人材。士必体用兼备。而后可谓之真才。非徒曲谅小谨。遂为有守。奉行成例。遂为有猷也。以此为才小。臣将受权于胥吏而习于便安。惟以无事为

福。大臣将卸责于君上而巧于缘饰。惟以容悦为工。国家其何所恃。为今之计。必须以备储人才为要务。而欲人才之振兴。一在培养于平日。一在激劝于临时。夫培养之原。首在学校。今日之士子。即异日卿大夫。当在学校。未尝讲求明德新民之理。及在 朝廷。何以责其有致君治民之效。是必 国家学校之教。一本于大学之道。而师儒之官。皆堪表率。天下士相砥厉。斯礼义廉耻。晓然昭著于人心。而又研求经史以扩其才识。一旦出身报 国。而忠爱之诚。已固结于心。自能上不负 君。而随在可覩其建树矣。激劝之方。则在临时。惟视上之感召耳。自古以来需才之世。孰不欲得真才而用之。乃上以实求。下以名应。其故何耶。所求在敢言。而所好者阿谀。所求在持正。而所好者趋承。天下固不视其所求而视其所好。盖欲下之直言无讳。必在上者先自绝其避嫌顾忌之隐。欲天下之公正不阿。必在上者先自杜其承欢希幸之缘。伏祈 皇上端本善则。显示天下以好恶之正。使人人皆知 圣意之所向。而凡部院堂官封疆大吏。亦将精心察核。秉公举劾。各思自致夫以人事君之义。庶几进一人而天下劝。退一人而天下惩。人心皆鼓舞奋兴。而真才辈出。足以储楨干之用矣。一在。恤民隐。恭维 大行皇帝临御三十年。宵旰焦劳。无不以民生为念。我 皇上御极之初。深恐民隐未能周知。而求言是急。仰见 宸衷勤恤之思。至周至备。臣愚以为国家多得循良之吏。则民被其福而邦本固。国家滥厠贪庸之吏。则民受其困而邦本危。盖吏治与民生。相为维系。而吏治之所以日敝者。由于仕途之杂。比年来捐例频开。实因河防积储。兼之各省偏灾。为此权宜之计。以救目前之急。然约计捐项。已不下数千万两。而 国帑仍有绌无赢。可见捐例所入。无裨 国计。而捐班之道府州县。已居天下十分之半。窃思捐输各员。岂果急公好义竭力输忱。其心大抵以官阶为利藪耳。若辈既有求利之心。则当其候补之时。不免夤缘百出。其补官之日。又复朘削多方。小民之膏脂。几何忍令其苛取以肥囊橐耶。其弊有不可胜言者。 皇上洞察此弊。于二月初一日。即停止顺天筹振例。 谕旨甫颁。人心翕然。惟外省捐米之例。尚未奉 旨即停。臣窃思江苏等省捐米。原为筹振起见。今雨雪均调。丰穰有兆。闾阎可免饥寒之患。且闻浙省以筹振为名。其实藉以填州县亏欠之项。是取民间之资财以偿官亏。复邀 朝廷之议叙以酬民捐。而国与民均受其累。相应请 旨敕下江浙等省督抚。即将捐米例停止。示以 天子不言有无之道。俾臣民皆知去利向义之公。而凡地方官之扰累民生者。 敕督抚严查参劾。则吏治蒸蒸日上。而民困以苏。民生以遂矣。以上数端。臣谨就管见所及。恭折奏闻。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圣鉴。

慎始刍言疏咸丰元年

苏廷魁

奏为敬陈慎始刍言。仰佐新政事。臣闻君臣如天地。以交泰为理。必实意相孚。上无所疑。下无所隐。然后民情毕达。职业具举。内寇靖而外夷服。四序调而万物和。去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臣始补官。伏读上谕。有拾遗补阙朕所乐闻之言。窃幸唐虞三代君臣交儆之隆。将复见于今日。臣忝谏司。敢不竭愚以效一得之献乎。谨案春秋书元年之意。欲人君慎始而正其本也。皇上圣性至孝。嗣服初元。必深思继述之难。有非臣所能窥测万一者。然自古圣人以独见为明。而以言为用。方今时势颓坏。从而救之。非博询众智。力行善政。不足以耸天下之视听。而激发其天良。说命曰。行之惟艰。王忱不艰。盖听言诚信。其效可立致也。皇上御极之初。允请举行日讲。以礼臣议奏停止。臣不敢赘言。但惜当时大臣。不能和衷商榷。将顺盛美。致中外颇有谕旨轻改之疑。易曰涣汗其大号。传曰安危在出令。善令反汗。所关非小。若早慎之于始。当必有以处此矣。臣愚不识忌讳。伏愿皇上敬念德元。无忘典学。精求宏济之道。允执劳谦之义。豫防骄泰之萌。深居燕闲。则以两广盗贼未平。远方观衅为儆。所谓任大守重。莫先于治心。心正则明。明尽则化至。更请以建元伊始。特旨礼问致仕耆儒。如汤金钊等。以尊贤养老昭示天下。飭各省督抚学臣举孝廉方正。必严取真才以备采用。如有虚应故事。名实不符。一经查劾。即坐举主。凡条陈筹备经费。事属专利。有损于民者。概予斥罢。使天下咸知朝廷所尚。在德不在财。又择翰詹中敦朴有识者为讲官。与九卿分班值日。豫备召见。准其缮呈讲义。论列时务。皇上虚怀下问。诱使尽言。仪文无晋接之繁。而事体有赞襄之益。如是则宸修日懋。圣智愈明。任贤去邪。当机立断。弊除其太甚。令出于必行。所以正纲纪。兴教化。弭灾害。而长享太平者。皆本于此。若谓言易惑得人。尤难。恐非推诚接物之论。今天下不患无才。患士气不振耳。取舍慎于上。则名节重于下。凡属臣子。亲见君父励精图治与人为善之诚。而尚敢因循苟且营私取利者。未之有也。宋臣司马光曰。国家之事。言其大者远者。则失于迂阔。言其小者近者。则失于苛细。与其受苛细之责。不若取迂阔之讥。臣之献愚有类于是。谨缮折密陈。伏乞圣断施行。

咸丰元年正月二十四日奉

上谕给事中苏廷魁陈奏一折朕详加披览所称求宏济之道防骄泰之萌意在推诚任贤慎始图治能见其大朕甚嘉之其论孝廉方正一条亦合循名责实之意着各省督抚学政认真访择务将品学兼优众所推服之人切实保举以备录用毋得虚应故事名实不符如所举非人惟滥保之员是问其各慎之钦此

敬陈 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咸丰元年

曾国藩



奏为敬陈 圣德。仰赞高深事。臣闻美德所在。常有一近似者为之淆。辨之不早。则流弊不可胜防。故孔门之告六言。必严去其六弊。臣窃观 皇上生安之美德。约有三端。而三者之近似。亦各有其流弊。不可不预防其渐。请为我 皇上陈之。臣每于祭祀侍仪之顷。仰瞻 皇上对越肃雍。跬步必谨。而寻常事。亦推求精到。此敬慎之美德也。而辨之不早。其流弊为琐碎。是不可不预防。人臣事君。礼仪固贵周详。然苟非朝祭大典。难保一无疏失。自去岁以来。步趋失检。广林以小节被参。道旁叩头。福济麟魁以小节被参。 内廷接 驾。明训以微仪获咎。都统暂署。惠丰以微仪获咎。在 皇上仅予谴罚。初无苛责之意。特恐臣下误会风旨。或谨于小而反忽于大。且有谨其所不必谨者。行礼有仪注。古今通用之字也。近来避 皇上之嫌名。乃改为行礼礼节。朔望常服。既经臣部奏定矣。而去冬忽改为貂。 御门常服挂珠。既经臣部奏定矣。而初次忽改为补。以此等为尊 君。皆于小者。谨其所不必谨。则于国家之大计。必有疏漏而不暇深求者矣。夫所谓国家之大计果安在哉。即如广西一事。其大者在位置人才。其次在审度地利。又其次在慎重军需。今发往广西人员不为不多。而位置之际。未尽妥善。姚莹年近七十。曾立勋名。宜稍加以威望。令其参赞幕府。若泛泛差遣委用。则不能收其全力。严正基办理粮台。而位卑则难资弹压。权分则易致牵掣。夫知之而不用。与不知同。用之而不尽。与不用同。诸将既多。亦宜分为三路。各有专责。中路专办武宣大股。西路分办泗镇南太。东路分办七府一州。至于地利之说。则 钦差大臣宜驻扎横州。乃可以策应三路。粮台宜专设梧州。银米由湖南往者。暂屯桂林。以次而输于梧。由广东往者。暂屯肇庆。以次而输于梧。则四方便于支应。而寇盗不能劫掠。今军兴一载。外间既未呈进地图。规画全势。而 内府有康熙舆图。乾隆舆图。亦未闻枢臣请出。与 皇上熟视审计。至于军需之说。则捐输之局。万不可开于两粤。捐生皆从军之人。捐资皆借之项。展转挪移。仍于粮台乎取之。此三者。皆就广西而言。今日之大计也。即使广西无事。而凡为臣子者。亦皆宜留心人材。亦皆宜讲求地利。亦皆宜筹划 国计。图其远大。即不妨略其细微。汉之陈平。高祖不问以决狱。唐之房杜。太宗惟责以求贤。诚使我 皇上豁达远观。罔苛细节。则为大臣者。不敢以小廉曲谨自恃。不敢以寻行数墨自取竭必且穆然深思。求所以宏济于艰难者。臣所谓防琐碎之风。其道如此。

又闻 皇上万几之暇。颐情典籍。游艺之末。亦法前贤。此好古之美德也。而辨之不细。其流弊徒尚文饰。亦不可不预防。自去岁求言以来。岂无一二嘉谏至计。究其归宿。大抵皆以无庸议三字了之。间有特被 奖许者。 手诏以倭仁。未几而疏之万里之外。 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

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自道光中叶以来。朝士风气。专尚浮华。小楷则工益求工。试律则巧益求巧。翰詹最优之途。莫如 两书房行走。而保荐之时。但求工于小楷者。阁部最优之途。莫如军机处行走。而保送之时。但取工于小楷者。衡文取士。大典也。而考差者亦但论小楷试律。而不复计文义之浅深。故臣常谓欲人才振兴。必使士大夫考古来之成败。讨 国朝之掌故。而力杜小楷试律工巧之风。乃可以崇实而黜浮。去岁奏开日讲。意以人臣陈说古今于黼座之前。必不敢不研求实学。盖为此也。今 皇上于军务倥偬之际。仍举斯典。正与康熙年三藩时相同。然非从容 召见。令其反复辨说。恐亦徒饰虚文。而无以考核人才。目前之时务虽不可妄议。 本朝之成宪。独不可称述乎。 皇上于外官来京。屡次 召见。详加考核。今日之翰詹。即异日之督抚司道也。甫脱乎小楷试律之间。即与以兵刑钱谷之任。又岂可但观其举止便捷。语言圆妙。而不深究其真学真识乎。前者臣工奏请刊布 御制诗文集。业蒙 允许。臣考 高宗文集刊布之年。 圣寿已二十有六。

列圣文集刊布之年。皆在三十四十以后。 皇上春秋鼎盛。若稍迟数年。再行刊刻。亦足以昭 圣度之谦冲。且明示天下以敦崇实政不尚虚文之意。风声所被。必有朴学兴起。为 国家任栋梁之重。臣所谓杜文饰之风。其道如此。

臣又闻 皇上娱神淡远。恭己自怡。旷然若有天下而不与焉者。此广大之美德也。然辨之不精。亦恐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尤不可不预防。去岁求言之 诏。本以用人与行政并举。乃近来两次 谕旨。皆曰黜陟大权。朕自持之。在 皇上之意。以为中无纤毫之私。则一章一服。皆若奉天以命德。初非自执己见。岂容臣下更参末议。而不知天视自民视。天听自民听。 国家设立科道。正民视民听之所寄也。 皇上偶举一人。军机大臣以为当。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臣等九卿以为当。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必科道百僚以为当。斯为国人皆曰贤。黜陟者。 天子一人持之。是非者。 天子与普天下人共之。

宸衷无纤毫之私。可以谓之公。未可谓之明也。必国人皆曰贤。乃合天下之明以为明矣。古今人情不甚相远。大率戇直者少。缄默者多。 皇上再三诱之使言。尚且顾忌濡忍。不敢轻发。苟见 皇上一言拒之。谁复干犯 天威。如禧恩之贪黩。曹履泰之污鄙。前闻物论纷纷。久之竟寂无弹章。安知非畏雷霆之威。而莫敢先发以取罪哉。自古之重直臣。非特使彼成名而已。盖将借其药石。以折人主骄侈之萌。培其风骨。养其威棱。以备有事折冲之用。所谓疾风知劲草也。若不取此等。则必专取一种谐媚熟之人。料其断不敢出一言。以逆耳而拂心。而稍有锋铍者。必尽挫其劲节。而销铄其刚气。一旦有事。则满庭皆疲茶沓泄。相与袖手。一筹莫展而后已。今日 皇上之所以使

赛尚阿视师者。岂不知千金之弩。轻于一发哉。盖亦见在廷他无可恃之人也。夫平日不储刚正之士。以培其风骨而养其威棱。临事安所得人才而用之哉。目今军务警报。运筹于一人。取决于俄顷。皇上独任其劳。而臣等莫分其忧。使广西而不遽平。固中外所同虑也。然使广西遽平。而皇上意中或遂谓天下无难办之事。眼前无助我之人。此则一念骄矜之萌。尤微臣区区所大惧也。昔禹戒舜曰。无若丹朱傲。周公戒成王曰。无若殷王受之迷乱。舜与成王。何至如此。诚恐一念自矜。则直言日觉其可憎。佞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底止。臣之过虑。实类乎此。此三者。辨之于早。祇在几微之间。若待其弊既成而后挽之。则难为力矣。臣谬玷卿陪。幸逢圣明在上。何忍不竭愚忱以仰裨万一。虽言之无当。然不敢激切以沽直声。亦不敢唯阿以取容悦。伏惟圣慈垂鉴。

咸丰元年四月二十六日奉

上谕曾国藩条陈一折朕详加披览意在陈善责难预防流弊虽迂腐欠通言尚可取朕自即位以来凡大小臣工章奏于国计民生用人行政诸大端有所裨补者无不立见施行即敷陈理道有益身心者均留置左右用裨省览其或窒碍难行亦有驳斥者亦有明白宣谕者朕欲求献纳之实非沽纳谏之名岂得以无庸议三字付之不论也所奏除广西地利兵机已令查办外余或语涉过激未能持平或仅见偏端拘执太甚念其志在进言朕意不加斥责至所论人君一念自矜必至喜谀恶直等语颇为切要自惟藐躬德薄夙夜孜孜时存检身不及之戒若因一二过当之言遂不量加节取容纳不广是即骄矜之萌朕深思为君之难诸臣亦当思为臣之不易交相咨儆庶坐言起行国家可收实效也钦此

敬陈时事艰难疏咸丰二年

陈坛

奏为时事艰难。请皇上益自抑畏。以召天和而固人心事。本月二十一日。奉上谕。各部院大臣九卿科道等有言事之责者于政治得失民生利病有可补偏去弊力图挽救之处各抒己见直陈无隐等因钦此。仰见皇上虚己受人。博采周谘之至意。臣惟阉违陈善。责在臣邻。而敬迓天庥。身先亿兆。尤先归重于主德。皇上御极以来。孜孜图治。宵旰不遑。固宜四时顺序。寰宇乂安矣。乃自上年以来。天象屡异。人事亦屡乖。其尤可异者。如上年二月初旬。连日日色黄赤而无光。本年二月十七日辰刻。日下傍侧有黑子并出。逾时乃灭。查二月十七日。正永安州匪徒窜出之日也。方今广西逆焰愈炽。省城被围。则全省之震动可虑。闻冯云山系广东教匪。李丹系衡州会匪。隔省勾结。则广东湖南之伏莽可虑。丰工尚未合龙。人夫数十万。游手无食。则直隶江苏山东河南之骚扰可虑。江苏水手偪勒遣散。则沿河之滋蔓可虑。

夫祸乱之生。天以警圣人。亦将以开圣人也。将欲纾多难而收心。必自 皇上遇灾而惧。益深惕厉。臣伏愿 皇上亟沛纶音。谕广西广东湖南三省。将前次之被臣工欺朦。及屡易将帅办理未善。见在地方蹂躏。伤心惨目等情。躬自引咎。剴切宣示。并自军营将士及本省邻省绅民。如有能自相团练。保城池者。立予破格奖励。其已陷贼中。或被贼裹胁。除著名逆匪。国法难宥。如能自拔来归。或杀贼自效者。仍即予以懋赏。散贼党而固人心。在事官民。捧 诏书而涕零。必当感奋图功。藉以仰酬 高厚。即别省不逞之徒。亦将闻而胆落。可消患于未萌矣。抑臣更有请者。 皇上每日办事之暇。将各部院九卿满汉大臣奏事者。轮流 召对。考其所办之事。即审其人之公私。并可各询其本省民生之疾苦。吏治之举废。考众论以验情伪。似亦集思广益之一助也。唐臣陆贽有言曰。悔过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词。不得不尽。招延不可不广。润泽不可不宏。宣畅郁湮。不可不洞开襟抱。洗刷疵垢。不可不荡去瘢痕。此数语者。似与今日时事颇为切近。臣愿 皇上先定厥志。开诚布公。事与天下相见。此尤今日之急务。而感格 天人。其应如响者也。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 圣鉴。

咸丰二年三月二十九日奉

上谕昨降旨令各部院大臣九卿科道各进直言以匡时政本日据给事中陈坛遵旨陈言恳请遇灾而惧益深惕畏以召 天和而固人心披览所奏颇合责难陈善之义深契朕衷朕承 皇考付托之重仰惟 列圣创业艰难天下亿兆生灵抚绥怀保责在藐躬自登基二载以来无日不以敬 天爱民为念兢兢业业夙夜不遑曷敢稍存满溢之志致开逸欲之萌思与中外臣工洗涤前非共图上理乃因循疲玩积习相沿法令废弛抚循无术以致盗贼横行重烦兵力自上年粤西小丑不靖调兵剿办各属盗匪渐次解散扑灭独金田会匪尤为狡诈凶悍大兵节次进攻相持日久仍被突围而出甚至挫师折将省城戒严前此破陷永安合城文武殉难捐躯迨贼他窜后州城及莫村水窰各处仅留警病数人是城内居民或不得已而被其裹胁或不甘从逆而遭其屠戮者不知凡几现又窜扰桂林省城城外及昭平荔浦阳朔一带村墟居民谅无不受贼蹂躏焚烧掳掠伤心惨目不言可知赤子何辜毒罹锋镝兴言及此寝馈难安回思前任疆吏粉饰因循深堪痛恨然劳师糜饷俾么小丑未能迅就荡平皆予罪也而南河丰工漫口至今尚未堵合灾民荡析离居更为可悯自惟薄德时切忧勤宵旰苦衷原难共喻亦不愿天下知惟有自省愆尤倍深刻责而已广西军务赛尚阿未能迅速奏功迭予薄惩望其力图补救以赎前愆现在该大臣驻扎阳朔与省城声势联络如能克日会合攻剿兼扼其南窜之路不难复振军威灭此丑若再旷日无功朕亦岂能宽宥着再申谕赛尚阿及带兵大员等务各激发天良勿致复蹈故辙国典具在朕非不能执法之主也至广西绅士居民人等于辛苦垫隘之中举行团练各身家殊堪軫念现当贼势奔窜靡常其各一乃心力

敌忾同仇或偶被妖贼煽惑或陷贼后革心悔悟自拔来归者不惟予以自新且当妥为抚恤有能杀贼自效者更当加以恩奖广东湖南与广西壤地毗连迭经谕令该督抚通飭所属实力防堵仍当妥谕士民团集保伍并宜加意绥徠无至驱良为匪用副朕除害安民之至意欽此

敬陈时务五事疏咸丰二年

胜保

奏为直陈愚悃事。窃臣性本颡愚。情殷献纳。蒙 皇上不加斥责。屡赐超迁。念 隆天重地之恩。难酬万一。惟爱 君忧国之悃。仰答 九重。此心自信无他。所言容有可采。苟 圣明之俯纳。虽斧钺以何辞。谨拟切于时务者五事。为我 皇上陈之。窃惟自古人君。父天母地。交感之机。捷于桴鼓。故自古帝王。莫不谨天戒而懍天威。修人事以回天变。着之史册。历历可稽。凡人主忧勤惕厉。则天变往往不应。我 朝 圣 圣相承。人事修而天休至。偶遇天变。则怵惕维厉。寝食不安。责躬省过。求言减膳。实心实政。一诚感孚。故能转灾为福。弭天变于无形。 列朝圣训。炳若日星。此即 列圣之心法。亦 列圣之治法也。我 皇上天授英明。聪听 彝训。即位以来。孜孜求治。宜足以感召祥和。乃臣默观天意。一若重有所儆者。前年地震川西。伤人畜无数。去岁河决丰北。淹没无虑千万。闻本年冬月。又有日食之异。伏读 圣祖仁皇帝圣训云。凡此皆阴盛之象。不得谓无与人事。又曰。自古帝王。皆因此而戒惧。盖所以敬天变。修人事也。若庸主。则诱诸气数矣。臣不习占验。窃以理论之。夫日者。君象也。传曰。天子当阳。义取诸此。易曰。坤为地。地为阴。水附于地。亦阴类也。以静顺为德。其于人。则妻道也。臣道也。 宫闱邃密。非臣所敢知。天其或者儆溺职而戒侵官乎。今春雨泽愆期。麦收歉薄。 皇上銮路所经。实亲见之。自 奉安大礼告成后。风霾特甚。连日浹旬。寒燠不时。禾稼为损。安知非 成皇帝在天之灵。欲以是昭示我 皇上乎。初十以后。屡觉云合欲雨。辄被狂风吹散。似天气下降。地气不能上腾之象。洪范恒风曰蒙。恒寒曰急。盖臣下蒙蔽。虚辞饰美。国事急迫。治理需人。故有是应。在易天地交而君子道长为泰。不交而小人道长为否。盖有是君。有是臣。则治象成而天和自至。使上有求治之君。而臣下不能称职效能。以安社稷。献可替否。以利国家。则圣主必鄙而薄之。天亦必厌而弃之。故曰人事起于下。则天变应于上。变不虚生。必有所指。盖天心仁爱。欲人知所儆也。夫自古极盛之世。岂无天变。然不为灾者。以君若臣平时已交相儆勉。遇灾益侧身修行。以消去之。列祖 列宗以修省回天之事。不一而足。所谓人定胜天也。盖人主之心。即天之心。亦即天下之心。 皇上庄敬日强。敬天事神。尤昭雍肃。臣前备

员光禄时。每于骏奔执笏之际。仰见 皇上对越在天。俨恪精一。未尝不私心钦佩。以为与圣人祭神如在之理。若合符节。祭如此。则平日 法宫端拱。昧旦丕显。不卜可知已。 世宗之训曰。天道至近。时刻照临于前后左右。举首即是。动念即是。无须臾离也。大哉 圣言。垂贻无穷矣。 皇上圣由天锡。荷天之龙。而 嗣统之日。适时事之多艰。天锡 皇上以不世出之德。岂以是苦我 皇上哉。盖将以玉成 圣德。怀永图。受多福也。伏愿我 皇上懍旦明以永笃眷。

今天下急欲求治。必先求致治之人。广西贼匪起事以来。未尝挫衄。视官兵如儿戏。且闻潜蓄奸谋。久而后发。虽云乌合。实已鸱张。其始犹怵 天威。偶得城邑。旋即遁去。自李星沅出而贼始肆。周天爵出而贼更肆。赛尚阿出而贼益横行无忌。公然署伪官。散伪檄。狂悖之情。令人发指。兵法曰。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殫货。兵家之大忌也。今师老财匮。而贼势未衰。自出永安。猖獗尤甚。桂梧平浔。在在堪虞。且以小丑跳梁。乘全盛之威。合天下之力。不足以制之。将何以伸挾伐而绝觊觎。此广西之忧也。贼伏永安数月。养精蓄锐。谋定而后出。必有注意之所。非铤而狂走。如从前川楚教匪比。梧州一府。为两省咽喉。若贼据梧州。分掠桂平等处。俾我师备多力分。潜结东粤奸徒。直犯肇广。旁煽南。远结漳泉。近纠海寇。则自岭以东。将不可问。且粤东匪徒。狡然思逞者亦众矣。此广东之忧也。桂林接壤湖南。平日奸徒。本通声息。若据桂林。浮湘水而下。盗衡山。犯长沙。即唐贼黄巢躡中原之路。此湖南之忧也。河决未复。数郡其鱼。流离荡析。所不待言。而数十万赴工之人。非失业之徒。即游手无赖。入春以来。以工代振。故亦粗安。今工歇而田庐依然巨浸。穷无所归。岂能待毙。见闻沿河饥民。人皆相食。兼之粮帮水手。素非善良。今岁南粮。半由海运。半阻河干。此辈资生无策。岂免冒死犯科。脱梟黠之魁。起而倡之。振臂一呼。豺狼四合。恐 朝廷旰食。南顾不遑。况该处风气强悍。前代之乱。多起于是。此淮徐之忧也。海寇去年窥伺山东。逍遥闽浙。沿海兵将。未能扼其吭而蹙其势。招抚之局。半属羈縻。贼心未改。能保不翻然易辙乎。

近来营伍习气。无事则燕雀处堂。有事则鸟兽骇散。水师尤甚。此海疆之忧也。直隶山东山西等省。春雨不时。粮价顿长。近闻盗贼猖起。抢掠频仍。甚至都城内外。公然械劫。佯赖 圣主如天之福。与格天之诚。此后雨泽应时。秋成丰稔。则民心尚可渐就安帖。不然。从来大盗无不起于小盗者。明季张李之党。悉属饥民。此畿辅之忧也。今各大小官吏。未尝不筹堵御。策抚循。然自 皇上御极以来。训饬督抚。无虑数十事。如果实力奉行。地方自有起色。乃始尚畏 皇上沈毅。不敢过懈。后则窥测渐深。泄沓如故。当此事势艰

难。若不严切申警。使之各怀寅畏。必不能痛改丛脞积习。则堵御抚循。均无可恃。臣私虑广西已成之祸犹小。而各省将萌之患恐滋。不可不早为之所也。伏愿 皇上严责成以弭祸患。

康熙初年。丕基肇造。反侧未安。 仁皇帝冲龄践阼。是时中牟河决。台湾用兵。加以三藩叛逆。关陕继变。其势岌岌不可终日。赖 圣祖天地之德。日月之明。雨露之恩。雷霆之威。制胜决策于庙堂之上。知人善任于帷幄之中。有功则赏。疏贱不遗。有罪则罚。亲贵不贷。得策辄行。得人辄用。任贤勿贰。去邪勿疑。一时任事之臣。亦皆感激矢报。竭忠尽诚。用能歼除巨寇。奠安社稷。我 皇上善继善述。动遵 成宪。 列圣谟训。法守常昭。固无俟管窥之见。仰述 圣主之前矣。而发号施令。行政用人。似尚有未与 列圣若合符节者。得非以 皇上有尧舜之资。大臣无皋夔之佐欤。我 皇上孝思不匮。念大小臣工。皆 先皇帝贻留。往往曲加 恩礼。此即古帝王谅闇之道。与圣贤不改之义。臣何敢妄参末议。然予夺者人主之大柄也。宽猛者驭世之大权也。子产治尚严。而孔子以为惠。盖人知畏法。则所全者多。故曰惠也。诸葛亮曰。宠之以位。位极则贱。顺之以恩。恩竭则慢。吾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宠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故圣王之治。赏罚不偏重。赏一人而天下劝者赏之。罚一人而天下惩者罚之。赏明罚信。故臣庶畏其威而怀其德。怀德则不忍负君。畏威则不敢负国。然后干纲振而大权尊。天下皆涤虑洗心。以效指臂之用。今如赛尚阿久任京秩。清勤公正。朝野共知。处之揆席。足以仪型。至于将略本非所长。以致师久无功。溃围失利。然已使之典兵。似不宜废军纪。若以其人可惜。 国家自有权衡。但使待以不死。

天恩尚可仰承。如 祖宗朝处置明珠勒保阿桂岳鍾琪诸人。成法具在。庶失律之军。咸惕于 朝廷之法制。而不敢轻。以期奋勉图功。迅速蒞事。岂不善欤。上年河决。 皇上特宽河员之罪。原冀其感奋知恩。乃至再误事机。尚复饰辞委过。此次决口不合。该督等并未自请治罪。以为无罪耶。抑非其罪耶。宋臣司马光上仁宗疏曰。致治之道。曰任贤。曰信赏。曰必罚。传曰。日掌赏。月掌罚。无偏重也。伏愿 皇上明赏罚以振纪纲。

伏读二十一日 谕旨。以雨泽愆期。命察滞囚。仰见 皇上敬天勤民。恫在抱之至意。但臣窃观近来刑曹鞫狱。往往故为轻纵。以博宽厚之名。夫廷尉持天下之平。或重或轻。视其人之自取。而已不与焉。若意存轻重。则必有不得其平者矣。 列祖圣训。谆谆谕刑部以平情执法。勿存揣摩迎合之见。盖人主之庆赏刑威。即天之雨露雷霆也。用当其可。皆属造化之仁。故非特雷霆足以杀物。即雨泽过多亦足为灾害。礼曰。春秋冬夏。风雨霜露。无非教也。前年 皇上登极恩诏。所赦无数。果皆洗心革面乎。若平时又曲从宽贷。

非所以儆凶顽也。且此辈干纲乱纪。被害者不一而足。被其所害。皆良懦也。奸盗尚思曲全。良民独不当爱护欤。即上年曹七一案。应照光棍拟决。而仅照棍徒拟军。光棍之例遂废。又如上年钱局滋事。彼时若严办一二。自当小惩大戒。乃徒欲结之以恩。恐逢小人之怒。谁知愈纵愈骄。今又公然生事矣。与其使之无所惧惮而卒罹重法。何如使之有所敬畏而免于大僇乎。至于抢劫重案。首从均应大辟。乃近来仅坐为首一二人。余皆以接赃开脱。屡遣屡逃。仍为民害。盗风日炽。由于法网太疏。但使情有可矜。自应避重就轻。量从宽典。若果罪在不赦。安可坏法乱纪。以长凶残。书曰。辟以止辟。郑子产曰。火烈。民望而畏之。则鲜死焉。故宽难。皇上至仁至圣。以德服人。臣具有天良。曷敢以操切之说进。然窃尝闻之孔子曰。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救弊补偏。当权轻重。伏愿皇上明敕法以肃典常。

臣又闻天不言而物生。圣不言而成。然天不言而日月星辰着于两间。圣不言而涣号文章炳于宇宙。臣窃见皇上于臣工折奏。时或留中。臣亦明知皇上必有深意。或留备观览。或徐俟施行。但此中流弊。有不可不防者。进言之人。岂必皆公忠。若逆知必留。则报私恨而中伤。沽直声而攻讦。恐所不免。至于天下大计。反不剴切指陈。意见已有偏私。毁誉岂无真伪。揣摩傲幸之风。每由此起。皇上深居九重。即能明目达聪。欲求浸润不行。是非有据。亦诚难矣。又见一切几务。似朱批多而谕旨少。夫果事关机密。自不可预为传布。若寻常训诫之词。似不妨明白宣示。以息猜疑而杜私揣。夫天子之所向。天下之所归也。皇上戒颓靡。则人知振作。皇上恶欺饰。则人矢公诚。自古人主一言一动。必使天下共见共闻。以成一道同风之盛。

宪皇帝朱批。万代楷模。然明发之旨。连篇累牍。四海传诵。非好名也。所以一天下之心志也。伏愿皇上布诚信以服中外。方今国家多故之秋。正皇上日昃不遑之会。然处高而听卑者。天也。至愚而难欺者。民也。往往宫闱深秘。搢绅所未及知。里巷已播之齿颊。近日市井细民。时或私论圣德。臣虽愚亦知其语出于无稽。况皇上嗣统以来。清心寡欲。躬行节俭。内廷无私耗之费。后宫鲜声色之娱。耳目绝玩好之营。台榭少游观之饰。有断非金壬所能摇夺者。然人言如此。亦足见为君之难。而防川之不易也。昔大禹拜言。帝舜取善。列圣虚衷纳谏。遂成郅治。

圣上日新又新。远轶千古。今释服在即。正古人一飞冲天一鸣惊人之际。伏愿皇上以宽大和平养天下之福。以英明果断济天下之艰。以任贤简能尽天下之才。以信赏必罚振天下之隳。勿狃于所安。勿怠于所忽。吏治日坏。思所以整之。患祸未平。思所以定之。天变未消。思所以弭之。兵威未立。思所以厉之。人才未盛。思所以培之。财用未裕。思所以生之。先皇干惕之



志。思所以继之。祖宗功烈之隆。思所以纘之。急其所急。缓其所缓。乐民之乐。忧民之忧。数年之内。朝野气象不蒸蒸日上者。未之有也。窃以臣之事君。犹子之事父。致其爱而爱焉。致其敬而敬焉。苟有瞻顾之心。即非爱敬之道。爱敬益深。顾不免颺颺过虑。是以数月来。仰观天意。俯察物情。侧聆舆论。寸衷辗转。寝食难安。不言恐负厚恩。言之又恐不能上达诚悃。古训曰。主圣臣直。然臣不敢自以为直。思人臣之义。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况时事孔亟。若饰言太平。虚词颂美。则臣之罪益大。是以不避斧钺。冒昧进言。自维庸愚。无可报答。惟此忠爱血诚。毕生永矢。以是盟心。即以是仰酬高厚。惟皇上圣明。俯垂鉴察。臣幸甚。天下幸甚。

### 遵旨直陈疏

胜保

窃微臣蒿目时艰。敬竭愚悃。乃蒙皇上不遗菲葑。俯垂鉴纳。并因词语拙讷。未能曲宣。特命军机大臣传旨。指示折内两端。令再直陈无隐。仰见皇上圣德谦冲。推诚待下。微臣钦佩之余。益增惭感。若复稍存忌讳。何以仰副圣主从谏如流之谊。微臣前折所谓朱批多而谕旨少者。窃以朱批因事垂训。内外臣工。奉到朱批。不过敬谨遵行。他人不能与闻。非若谕旨之颁示天下。中外传诵者。此在皇上因物而付。无事铺张。在臣庶分隔堂廉。殊难窥测。即如近日诸臣条款饬交部议者。覆上时。或准或驳。往往业经奉旨依议。原奏之人。尚不得知。其奉旨交部重案。覆奏依议后。外人并不知作何发落。古者象魏悬书。俾众人咸得属目。似宜通行宣示。以昭朝廷之申令。而杜胥吏之蔽欺。又如副都统庆奎因请假革职。缘未明申其故。以致纷纷猜疑。刑部尚书恒春缘事降级。臣僚未见谕旨。忽见其更换三品顶带。莫不骇然。给事中方允璠以保送掌印。奉旨以后应升应保不准开列。虽见诸明发之旨。亦未言其自取之由。皇上鉴空衡平。无意无必。凡有黜陟。悉本大公。但因涣号未颁。遂致互相猜揣。凡若此类。似不妨明示各该员所以不称厥职并所以量予降黜之故。俾天下咸晓然于圣天子进退操纵权衡至当之意。微臣所谓朱批多而谕旨少者。谓此类也。至愚贱私论圣德一节。微臣原不敢妄登奏牍。然既蒙垂问。敢不上陈。或谓皇上励精之心。不如初政。或谓勤俭之德。未及先皇。今游观之所。焕然一新。释服之后。必将有适性陶情之事。现在内府已有采办园服饰以备进奉者。并传闻楹联有万方欢乐入谣之句。以为于民间疾苦未能周知。甚至谓万几之余。时或饮博。凡若此类。皆臣僚所未知。究其非议之端。不知何所自起。微臣窃思虞廷设谤木。夏书曰庶人谤。古圣王多借谤言以勸宸修。宪皇帝圣训曰。诸臣务须直言

过失。使朕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方合古大臣责难于君之义。皇上天纵生知。动合彝训。一闻道路之言。即不惮谆谆下问。以为借鉴之资。夫鼓乐田猎。何损盛德。然自古帝王。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书曰。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又曰。用顾畏于民。皇上谦德虚衷。圣不自圣。万年有道。基诸此矣。微臣曷胜欣佩之至。

咸丰二年三月三十日奉

上谕胜保奏陈时务各条朕详加披阅所论军务河工明赏罚以振纪纲等语与给事中陈坛所奏大略相同昨已明降谕旨宣示中外其所称近日朱批多而谕旨少又云市井细民时或私论主德朕因其语无确指令军机大臣传旨饬令据实回奏兹据胜保覆奏所云诸臣条奏及交部重案议覆上时奉旨依议发下外人不知似宜通行宣示此言未谙政体向来各部奏事有依所议行者即不另降谕旨此系列圣成宪历久遵行若每事必特降谕旨宣示无论势不能行亦日不暇给矣至副都统庆玺系明降谕旨休致本非朱批又非革职胜保所言自系传闻之误恒春之降三品顶带因其任刑部以来诸事废弛是以姑示薄惩给事中方允锶则因王伯龄抗租一案上年曾风闻入奏后经钦差侍郎及盛京将军查办该给事中所奏情形未能确实是以批饬吏部以后应升应保不准开列此皆朕黜陟权衡非臣下所能干预且恒春降三品顶带之朱批发下军机处交内阁即日发抄人人皆见又何必特降谕旨而后能通示中外乎至所称游观之所焕然一新等语不为无因现在重华宫小有工作所云万方欢乐入谣楹联乃嘉庆年间旧句并非新撰若采办园服饰以备进奉更无此事至饮博二端朕本无此好万几之余观书习射游艺兼资又何暇为此无益之举况时艰孔亟朕方宵旰焦劳岂敢稍耽安逸且我

皇考手谕声色货利之戒垂示后人朕惟拳拳服膺日懍忧勤惕厉于深宫独处之中此闇修慎独之本衷原不期人人共喻也古语云止谤莫如自修胜保采风闻以入告朕即并无此事亦可引以为鉴惟胜保既有此传闻即宜于原奏内直陈无讳方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乃隐约其词迨传旨诘问始行臚列入奏殊失事君有犯无隐之道念其意存讽谏于朕修身励行既不为无补即不必加以妄言之罪胜保着免其置议嗣后有言责者惟当臚陈实事不得摭拾空谈致负朕望钦此

直陈时弊四条疏咸丰二年

李菡

臣闻主治者君。佐治者臣。贤才辅则天下治。未有俊乂盈廷。庶事犹虞丛脞者。我皇上自御极以来。孜孜求治。无时不以敬天勤民为念。近因天灾民变。忧患频仍。采纳直言。引咎自责。属在臣僚。宜何如共深警惕。乃业业兢兢。九重方切冰渊之惧。而泄泄沓沓。百尔莫分宵旰之忧。吏治日颓。庶官多旷。诚如圣谕所云。朕知为君之难。诸臣亦当思为臣之不易也。谨就管见所及。为我皇上臚陈其弊焉。一臣工因循之习宜振作也。从来国家大事

。莫不成于奋勉。堕于因循。因循之状不一。以畏葸为谨慎。以迟缓为从容。以模棱两可为无争。以缄默不言为持重。因循之弊亦不一。兴一利则滞碍难行。除一弊则委蛇不决。讯一案则葛藤不能断。共一事则牵制不能平。积习相沿。中外一辙。用兵无可退之理。乃引疾归田。抽身保位。则因循在军旅矣。治水为难缓之功。乃自冬徂夏。漫口未合。则因循在河防矣。雍沙番案。琦善以总督大员。犹复语多狡饰。以至往返鞫讯。至再至三。累月经年。甫将定讞。则因循在刑法矣。顺天武清县逃犯。竟敢窝藏匪徒。浙江奉化县刁民。敢迫胁官长。则因循又在郡县矣。夫起衰振靡。务在扫除而更张之。罪状已着。而姑息明恩。得失显然。而拘牵众议。蓄疑败谋。怠忽荒政。罕有能济者也。伏愿我皇上干纲独振。力挽颓风。闻嘉谟则立见诸施行。睹弊政则悉除其滋蔓。怠缓者责之。勇往者奖之。勤恳者登进之。颡顽者屏斥之。庶奋庸熙载。百废俱修矣。一臣工欺饰之弊宜廓清也。曲礼曰有犯无隐。左氏曰臣无二心。事君之道。莫要于勿欺。假才智以结主知。伪忠信以邀宠眷。此巧为欺也。民隐壅于上闻。时难匿不遽报。此显为欺也。粤西逆匪。萌孽在十数年前。使抚臣早为奏闻。何难根株立绝。乃养痍成患。讳莫如深。比及有人指陈。势已不可扑灭。年来劳师糜饷。迄无成功。祸首罪魁。实由欺始。欺之为害。可胜言哉。夫献可替否。宰相之责也。拾遗补阙。谏官之职也。宰相曰赞纶扉。时亲宸告。道隆师保。常备畴咨。既能默契宸衷。自当心关国事。伏望皇上开诚布公。虚怀善纳。导之使言。言之使尽。审酌乎理欲公私之界。而人才之贤否判然矣。商榷乎兴衰治乱之原。而政体之得失了然矣。参考督抚之章奏。博览卿贰之敷陈。执两用中。归于至当。至科道职司言责。尤朝廷耳目之官。一有所闻。自当入告。即或误会风闻。所陈失实。苟属可原之小过。终赖圣主之包容。庶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戆直得以效其愚。萋菲莫能行其罔。而宸聪四达矣。

一臣工偏执之私宜屏除也。尚书曰同寅协恭和衷。又曰推贤让能。庶官乃和。惟其诚意相孚。乃能同舟共济。无如人之气质。不能无偏。意见少有参差。议论遂多齟齬。相持不下。教令纷更。属员既无所适从。宵小遂从而谗构。嫌隙日深。乖气致戾。刑部越狱一事。非其明验乎。夫师克在和不在众。两粤会匪。湖南防堵。将帅不当有诿罪争功之见。督抚不可存此疆尔界之私。同德同心。策力相助为理。好谋而成。苟无隙之可乘。定肤功之克奏。河漕本属一体。未有河不治而漕治者。从前督臣漕臣。曾因参劾厅员。各执己见。见在漫口不能合龙。漕船何由利济。亿万姓饥民待振。数百万帑项虚糜。正大臣忧患与共之时。此即屏除嫌怨。共秉公忠。犹恐难以济时艰而拯民患。倪乃芥蒂未化。筹划分歧。不知政厖。咎将谁执。伏读仁宗睿皇帝御制和同论。谆谆

以臣下偏私为戒。诚以是非自有定衡。意见不容偏执。惟鉴空衡平。爱憎毫无成见。斯矜平躁释。得失可以互明。刘向曰。众贤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愿我 皇上一德交孚。与百僚共襄上理焉。一臣工玩法之渐宜预防也。周官以八驭臣。予夺之权。不容少假。当宽而严。臣心咸习于刻察矣。当严而宽。臣下益流于玩纵矣。见今军务河工。贻误诸臣。厥咎匪细。仰蒙我 皇上特从宽典。仅予薄惩。恕其既往之愆。责其将来之报。而且失伍之将弁。准其带罪立功。溃防之河员。许其留工效力。恢宏大度。格外矜全。天下皆晓然于圣人不得已之苦心。与夫通变权宜之计。然而赦过宥罪。一人莫大之仁也。明罚敕法。百世不易之则也。感而思奋。贤哲之臣。必不忍负恩。狎则玩生。宵小之心。将暨不畏法。该大臣等久蒙倚任。渥荷优容。自无不感激图功。竭忠矢报。第恐奔走御侮。难得贤员。幸泽恃恩。复萌故智。始犹惧罪之不可遁。一旦获宥。遂谓罪有可原矣。初犹虑法之不能逃。幸而苟免。遂谓法止于是矣。既乐文网之疏。仍蹈偷安之习。久且以玩法者玩寇。而猖獗愈肆鸱张。以玩法者玩民。而流离莫究鸿泽。虽有一二大臣。不自暇逸。正未易挽回陋习。上答 天恩也。伏愿我 皇上宽猛兼施。恩威并用。奋 天锡之勇。播 神武之风。俾知律设大法。国有常刑。宽大之诏。能发而即能收。希冀之恩。可一而不可再。则 德威惟畏。而玩纵之萌。不戢自止矣。以上四条。皆臣道之防。实切时之弊。而其本实由于得人。进英锐则因循者退矣。取诚笃则欺饰者鲜矣。举公正则偏执之私化矣。擢廉明则玩法之习戢矣。四海之大。繄岂无才。惟在我 皇上任贤勿疑。因材器使。俾朝无幸位。莫不图易思艰。庶可挽天灾民变之穷。而上副 引咎纳言之至意。

### 三渐宜防疏咸丰二年

徐继畲

奏为敬献刍言事。臣伏见近日雨泽愆期。 皇上允侍郎吕贤基之奏。特颁 谕旨。使臣各进直言。又因御史陈坛之奏。而有引咎责躬之 谕。此诚禹汤之用心也。雨旸未能时若。事体犹属寻常。至若两粤匪徒。跳梁未已。南河大工。合龙未报。又值库帑支绌。筹措维艰。宵旰忧劳。莫能稍释。臣以此为 上天仁爱 圣主。使之宏济于艰难。而增修夫德业也。自古帝王。或多难以兴邦。或殷忧而启圣。逸豫者怠荒之由。艰危者修身之助。历稽往古。大抵如斯。我 皇上自临御以来。仁孝恭俭之德。遐迩同钦。静穆渊深之度。臣邻共仰。而且日勤万几。兢兢业业。不迩不殖。出于自然。以 徇齐敦敏之资。懋 缉熙光明之学。薄海臣民。所为欣欣拭目。观 郅治之日隆者也。臣幼读虞书。见禹之戒舜。有曰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意尝疑之。以为舜之大圣。何至有此。禹之陈谏。似乎过虑。然舜且倾心听纳。而曰师汝

昌言。审思其故。乃知圣贤克治之功。至微至密。诚以人心惟危。嗜欲易纵。一失其闲。而其流遂无所底极。故以至圣至神。而恒取下愚之事以为炯戒。不敢谓断不至此。而无庸措意也。见当释服礼成。事殊往日。有不得不变之起居。有不能不备之仪制。正情易涉铺张之时。亦风气易于转移之候。虽圣人慎终如始。懋德日进无疆。而古人杜渐防微。检身常若不及。昔唐臣魏征十渐之疏。太宗嘉纳。千古以为美谈。夫渐者。已然之辞也。正之于已然。何如防之于未然。

臣谨师其意。衍为三防之说。极知迂陋。无补高深。而葵藿微忱。不能自己。伏望几余。幸垂采纳。一土木之渐宜防也。我国家列圣相承。崇尚俭朴。大内宫殿。一仍前明旧贯。无所改作。惟圆明园为三时听政之地。避暑山庄为秋狝驻蹕之所。两处规模。至乾隆年间而大修。嘉庆年间有岁修而无增益。我宣宗成皇帝风崇俭素。力矫浮华。仿神尧之筑土阶。法大禹之卑宫室。笃于孝思。暂停秋狝。热河一切工程。悉行报罢。惟于圆明园澄爽静穆。圣性所安。自正月至十月。恒驻于此。然三十年中。未尝增一堵一椽。其游观不及之地。坐落或报应修。辄令拆撤。以故内府之帑。前后拨出外库者。凡一千数百万。此节省之明效也。然无识之徒。乃谓乾隆年间。营缮多而财有余。道光年间。工程少而财愈不足。此等无稽之谈。正亦不烦深辨。昔汉文帝惜中人十家之产。不筑露台。史臣美之。唐太宗因宰相询问北门小营缮。加以谏让。魏征以正言争之。随即省悟。自古帝王。未有不以裁省土木为盛德者也。皇上节俭性成。前徽允绍。即今移蹕园居。不闻有增修坐落之事。先圣后圣之事同揆。凡在臣民。胥深钦仰。臣窃计数年以来。园亭久旷。所修之工。必应不少。一切管理之人未必咸知大体。或以有事为荣。或以沾润为念。必且谓黯淡无华。观瞻未肃。荒芜不葺。神爽未怡。或谓先朝堂构不应坐听凋残。九有富繁不必计较纤悉。方今军务未完。河工未毕。人知帑藏之空虚。亦料无暇于及此。将来两事告蒧。内库稍充。难保无以营缮之说。渐渐尝试者。伏望皇上坚持素志。概勿允从。苟非万不得已之工程。一切停罢。至于装修陈设之华。珍奇玩好之类。可省即省。无取铺张。宫廷内有一分之损裁。军民间即受一分之补益。使天下知尧舜之用心。出于寻常万万也。臣所谓土木之渐宜防者此也。

一宴安之渐宜防也。臣尝观孔子说诗。以关雎为首。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言其得性情之正也。兴取睢鸠。因其挚而有别也。汉儒匡衡之说关雎也。曰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晏安之私。不形于动静。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此纲纪之首。王教之端也。其言有别之义。可谓深切着明矣。盖主德之或昏或明。君身之或强或弱。政事之或怠或勤。民瘼之或通或隔。揆厥根原。

皆肇于此。是故姜后脱簪珥。而周宣赖以中兴。班姬辞同辇。而汉史嘉其知礼。自古圣帝明王。皆以是为修省最切之地。惩燕昵之过。严蛊惑之防。嚙笑不敢轻。词色不妄假。务使清明之志气。在宫无改于在廷。肃穆之中。天命流行。而盛德大业。胥于此审端焉。皇上健法天行。至刚无欲。当此释服礼成。将备周官九嫔之制。衍大雅百男之祥。窃以为 圣德之日新又新。 圣政之久安长治。皆将基之于此。臣谨牖往古之陈言。以当瞽蒙之讽诵。所谓晏安之渐宜防者此也。

一壅蔽之渐宜防也。自古壅蔽之患。由于言路之不通。然言路既通。而壅蔽之患转有生于不觉者。不可不防其渐也。何者。言事之人。学识不同。贤否亦异。其切中事理。有益于国计民生者。固不乏人。然亦有本无卓见。未悉事情。欲露姓名。勉陈剿说。又或意在沽名。故为噪聒。鼓其矜张之气。不顾事理之安。甚至不肖之徒。隐藏欺诈。或怀挟讎怨。以公济私。或受人指挥。以言为市。诸如此类。难保必无。虽有纳谏之君。将生厌薄之意。既生厌薄之意。即无采择之心。而耳目之事。不能不别有所寄。疏远者不可信。不得不寄之亲近。文墨者不可信。不得不寄之麤材。始则转信而成疑。继则废明而用察。驯致以言为徒乱人意。而无事折中。以众论为各挟私心。而每伸独断。如是则偏重之势成。而壅蔽之患生矣。夫稂莠虽多。嘉禾不可弃也。駑骀虽众。骐驎不可舍也。因稂莠而怠耕耘。嘉禾亦摧残而不殖。因駑骀而倦刍牧。骐驎亦踟躅而不前。是故圣帝明王。有见于此。不以言事者多所乖纷。而遂疏于采择也。我

皇上御极之初。即以开言路为务。自倭仁一疏。 手诏褒嘉。言事者纷纷而起。 皇上虚怀听纳。一言可采。立见施行。纵有谬谈。亦不深责。臣以为空言塞责。事出庸愚。一览掷之。无关轻重。激直沽名。由于器小。在其人客气用事。难语学术之贞纯。在 皇上大度优容。适见 圣怀之渊邃。至于受人指使。涉营私。果其确有可凭。必当明正其。总之言淆乱。衷诸圣人。亦在乎我 皇上之权衡酌择而已。臣窃计在京言事之人。约有三等。其以章奏陈者曰九卿科道。以章奏陈而兼得面陈者曰部院大臣。曰 内廷王公。此三者。各有所优。亦各有所蔽。九卿科道。员数众多。爵秩未崇。少回翔之意。闻见较广。多采访之途。以风节相磨。怯懦者。亦思奋起。以弹劾为职。贪纵者有所顾瞻。此其所优者也。其有所蔽。则前之三蔽是也。部院大臣。久在朝列。既历受乎 恩知。孰无效忠之微念。兼明习于时事。非比新进之迂疏。此其所优者也。然而阶级既崇。时虞蹉跌。 天颜日近。心益冰兢。或有所顾忌而不敢深言。或过于矜慎而不敢尽言。此则其所蔽者也。 内廷王公。日侍 禁近。或处肺腑之地。或膺璜玉之尊。外无私交党援之患。内无希幸爵赏之心。此其所优者也。然 国家法制森严。例不与外人交接。采访不越

近侍。听睹不及幽遐。其心可保无他。而其言不尽可据。此则其所蔽者也。臣以为听言之道。以理为衡。揆之于理。而是与莠亦有可采。而况于臣工。揆之于理。而非亲信亦难曲从。而况于疏逖。因所优而忘其所蔽。虑莠言之杂陈。因所蔽而废其所优。亦虞嘉言之攸伏。臣所谓言路既通。而壅蔽之患转生于不觉者此也。夫取士之道。拔十得五不为少也。求言之道。闻十得一不为虚也。伏愿 皇上听纳之勤。长如今日。则言路永无壅蔽之患。而直言极谏之士。接踵而起矣。

以上三事。皆载籍数见之谈。亦古人熟陈之义。仰维 圣德。如日方升。并无纤翳之可指。何虑尘埃之或侵。顾臣尝闻古之人存理遏欲。不待其端之已兆也。陈善闭邪。不待其机之已萌也。端未兆而闲之。虽凡庸亦易为功。机已萌而折之。即圣哲亦难为力。臣本书迂。毫无知识。上年奉职无状。自蹈愆尤。荷蒙 皇上曲予矜全。改补京秩。自念犬马之齿。已迫迟暮。常恐蒲柳先衰。终无以仰酬 高厚。夫才力由于天赋。盘根错节。非臣之所能胜也。愚戆性生。拾遗补阙。犹臣之所可勉也。惟 皇上鉴其迂愚。而俯赐采纳焉。臣曷胜幸甚。

咸丰二年四月十八日奉

上谕太仆寺少卿徐继畲奏陈释服之后三渐宜防一曰土木之渐一曰晏安之渐一曰壅蔽之渐援古证今深切事理于朕修身制行听言用人之道裨益良多现将移蹕园居仅飭所司照例缮葺并未特兴工作每念 贻谋俭德昭示后人夙夜兢兢无敢逸豫至晏安之渐每起于隐微王化之原必基于宫壶朕恪遵家法平日读书穷理闇修慎独自励操存兹该少卿所奏杜渐防微意深词婉实与朕心契合其末条所论言路既通而壅蔽转生于不觉尤为切中时弊朕思听言不可不广择言不可不精惟以理为权衡以见诸行事为符验则是非可否灼然不淆乃有合于敷奏明试之义嗣后有言责诸臣惟当竭诚匡罔朕亦虚怀受纳上以实求下以实应庶几宏济艰难俾治理蒸蒸日上也徐继畲此奏朕当置之座右用资省览昨据副都御史李菡陈奏因循积习等弊四条所论亦不为未见着并存之以备采择钦此

敬陈治本疏咸丰二年

倭仁

奏为敬陈治本。以提万事之纲事。伏见我 皇上践阼以来。敬以飭躬。宽以御众。求贤纳谏。勤政爱民。 圣德感孚。固宜治臻美备矣。乃中外之玩愒如故。人才之委靡依然。寰海望治之心。犹未能畅然满志者。何哉。或曰。积重难反也。辅罔乏人也。固也。而非本原之论也。志不期于远大。政以苟且而自安。意不极于肫诚。事以虚浮而鲜效。则欲济当今之极弊。而转移一世之人心。亦在 朝廷而已矣。臣请进一说曰。愿 皇上立心为尧舜之志。夫志始

于思。辨于学。发端甚微。而为效固甚巨也。皇上端居渊默之时。深察密省。事事与唐虞互证。危微辨与。执中允与。知人哲与。安民惠与。必有歉然不自足。而皇然不自安者。由是因愧生奋。因奋生厉。必期如放勋重华而后已。此志既定。然后择同心同德之臣。讲求治道。切劘身心。由穷理修身。以至于治平天下。此其机操之 圣心而有余。即推之四海而无不足。所谓志定而天下之治成也。承艰巨之任。值多事之时。使非困心衡虑。以激发大有为之气。其何以宏济艰难哉。志切有为。尤期虚怀乐善。后世人君。往往耻闻己过。臣下遂唯诺成风。吁咈都俞。不可复。以唐太宗从谏如转圜。犹积怒于魏征。盖克己之难也。舜命禹曰。予违汝罔。汝无面从。夫舜岂尚有违道之举。禹亦何至如谗谄面谀者流。顾兢兢焉惟恐有违。且恐禹面从者。诚以人心至危。修省密故惕厉深。而求助于臣工者益切。于是禹以傲戒。益以怠荒戒。皋陶以逸欲戒。惟君乐闻直谏。故臣咸进谏言。不然臣方缄口之不遑。亦孰以不入耳之言。干雷霆之怒哉。伏读 高宗纯皇帝谕旨。尔九卿中能责难于君者何人。陈善闭邪者何事。 高宗纯皇帝之心。即虞帝取人为善之心也。 皇上以法 祖者法尧舜。则智亦大矣。理财为今日急务。节用尤理财要图。比见礼部议覆通政使罗惇衍崇俭禁奢一折。刊刻明礼仪。颁示遵行。奉 旨允准。诚正德厚生之本计也。抑臣更有进者。政贵实。不贵文。民从好。不从令。以文告之虚辞。挽奢华之积习。科条虽设。谁其听之。伏愿 皇上以身作则。力行俭约。为天下先。 申谕廷臣。将一岁度支出入之数。通盘筹划。自宫府大小衙门。凡可裁者。概行裁省。勿徇虚文。勿沿故套。勿避嫌怨。勿畏烦难。量入以为出。勿因出而轻入。服色器用。既已明示限制。必须令行禁止。有犯必惩。使朝野臣民。共晓然于恐惧修省。以实不以文之意。 一人震动恪恭于上。庶司百僚实力奉行于下。自足挽回风气。移易人心。昔汉文帝身衣弋绋。后宫衣不曳地。遂至海内从风。人民富庶。况我 皇上秉尧舜之姿。体尧舜之德。躬行节俭。天下有不率从者哉。至若人情嗜利。廉耻道亏。宜杜言利之门。奖洁清之士。以及学校不修。人材多废。无人之患甚于无财。尤宜讲明正学。兴贤育德。以储楨干。此皆政教大端。所当及时修举者。惟 圣志断以不疑。斯庶绩可次第而理。臣身虽在外。心无日不在 阙廷。极知浅陋。无补高深。然区区爱 主之心。不能自己。惟 皇上恕其狂愚。俯赐鉴察。天下幸甚。

咸丰二年五月十二日奉

上谕倭仁奏敬陈治本一折意在责难陈善其言尚无不合惟朕特授倭仁为叶尔羌帮办大臣原使其历边疆俾资练习今观所奏仍系统论治道并未及边陲切要情形岂忽近图运转以职守为无关轻重耶嗣后总宜留心边务实力讲求于任内应办事件毋稍



疏忽如有地方要务切实敷陈朕亦可验其学识毋得徒托空言致负委任钦此

请慎行赏罚疏咸丰二年

宋晋

奏为沥陈因循积习难挽。请 皇上慎行赏罚。以厉人心而承 天贶事。窃军兴三载。到处攻剿。未能收复。 国事艰危。不堪设想。而连年岁收。多属丰稔。无贼之地。民气安恬。汉臣贾山所云。天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者。殆在是矣。惟 天心之眷佑。未尝少差。人事之因循。实难自解。计自用兵以来。各领兵大臣贻误之咎。固不待言。即如近畿两帅。不能合力。贼踞独流数月。仍然四窜。赴援庐州之师。迁延不进。坐视城陷。以致江忠源遽尔身殉。又如贼自去春入江。孰不云肃清江面为急。乃张亮基请帑造船。叶名琛雇觅广艇。迄今一载。未闻有一船入江。湖北安徽江西江南。贼氛肆突。职此之由。军情孔急。如振溺救焚。而到处迁延玩误。忍听溃败诸臣之有负委任。其罪尚可言乎。夫因循之习。莫挽于下。震慑之端。先宜自上。所谓震慑者。亦惟我 皇上于赏功罚罪。独伸 干断而已。有功之赏。赏不逾时。但有初次之奏报可凭。则恩可立沛。如必待查核覆奏。则实有功绩者未必荐牍尽登。而善于夤缘者。转可连名并上。有罪之罚。罚在不宥。但有贻误之实据难掩。则威可立加。如仅予革职自效。则原官无恙者。固属不失尊荣。即声罪勒归者。更可优游自便。而且同一守城。同一兼辖处分。河南守四五日。而司道均邀升赏。湖南守八十余日。各官照例降调。江西守九十余日。功罪议以相抵。是赏之未尽信也。同一带兵贻误。而罚不当罪。是罚之未尽信也。赏未信而赏不劝矣。罚未信而罚不惩矣。天下将何自而震慑乎。且一人之延误。动关国计民生。如冲要省郡失陷。官绅兵勇荼毒。 皇上祇览其奏报大略。为之咨嗟悼惜而已。而被贼戕害之家。慈父孝子孤臣寡妇之哭声。 皇上不得而闻也。被贼蹂躏之地。流离死亡。毁家破产。鬻卖男女。折臂断趾。相率自尽之状。 皇上不得而见也。如令 皇上亲见亲闻。将有痛恨诸臣贻误之罪。谓其死不足赎者矣。臣伏读上年春间两次 手诏。痛戒因循。几于垂涕而道。凡在血气之伦。宜无不惊心触目。而现在中外大局。因循乎。不因循乎。似难逃 圣明之鉴也。臣闻 圣祖仁皇帝听政时。以三藩及漕务河务为三大事。夙夜靡念。书而悬之宫中柱上。用是削平祸乱。底定漕河。治纪之隆。同于尧舜。臣伏愿我 皇上仰法 圣祖。躬为倡率。亦以逆贼一事。书之宫柱。晨夕瞻对。慎将帅。而勿遗后来之悔。信用赏罚。而必伸速断之权。省翰墨之劳。而时读 祖训。略耳目之玩。而时询民艰。庶几中外臣工。共知震慑。振因循而挽积弊。于以益承 天眷。克致荡平。将 圣祖之治。复见于今。此天下臣民。所延企而望者也。臣仰蒙 知遇。目击时艰

。不胜切肤之忧。敢避犯颜之罪。不揣冒昧。具折沥陈。伏乞 皇上圣鉴训示。

时危势迫请 干纲大振疏咸丰二年

鲍源深

粤匪肆扰。二年有余矣。糜饷劳师。迄无成效。 皇上焦劳弥迫。大小臣工。各搃悃陈言。上纾 宸虑。臣渥被生成。涓埃未报。目击时艰。不敢避越俎之嫌。自安缄默。谨就管见所及。敬为 皇上陈之。窃惟军法尚严者。所以警玩怠之志。诏令必一者。所以杜幸免之心。我 朝康熙初年。三藩肆逆。嘉庆初年。川楚用兵。其时贼势猖獗难制。视今日何如。而卒就歼擒者。我

圣祖 仁宗天威震奋。赏罚严明。令有必行。法无少贷。是以诸臣肃慎将事。用告成功。今贼氛起自一隅。蔓延数省。不能扑灭。反益猖狂。岂真贼之难制欤。悉由在事诸臣。不认真攻剿。不实力防堵。虽迭奉 谆谆谕旨。视为具文。既不知恩。复不畏法。玩怠因循。上下一辙。以致军务废弛。若斯之极也。夫积习相沿。久而难返。非我 皇上大振天威。非常惩创。使咸知畏惧。欲以挽回积习。势有不能。 皇上御极以来。励精图治。有所采纳。立见施行。凡明降谕旨。前后无虑数十百条。为问疆吏廷臣。实力奉行者曾有几事。粤楚师兴日久。 皇上屡下严切之诏。申诫诸臣。乃或玩而不遵。或遵而不力。谕以速剿。剿者竟畏贼不前。谕以严防。防者反弃城先避。谕以毋误事机。纵寇者失机如故。谕以军法从事。幸生者玩法如前。在诸臣敢于如此者。总恃我 皇上仁慈宽恕。初虽有严切之诏。后必加曲宥之恩。以故玩怠成风。毫无警惧。昨自岳州失守。连陷汉阳。 皇上始洞悉军情。赫然震怒。将弃城而逃之胡方谷等悉寘重典。而于赴援不力之福兴等姑宥余生。谕嗣后如有玩误军令等情。奏闻即行正法。 天语煌煌。使执事行间者。咸懍然于恩之不可幸邀。法之不能屡贷。不特文武员弁。各怀震迭。即统兵大臣等。当亦懍遵指授。不敢迟延怠缓。致误机宜。转败为功。在此一举。自今以往。敬请 皇上干纲独断。成命无移。凡谕旨所颁。严饬实力奉行。毋任视为具文。仍前玩误。文武员弁。敢有干犯军令者。即如前谕施行。该大臣等不能整饬戎行。以致丧师失律。及遇事含忍姑容。扶同掩饰。请一并从严惩办。总期令出惟行。始终如一。庶人知警畏。积习可回矣。

抑臣更有请者。人主临御百寮。喻之以言。不如喻之以心。人主之心。内外大小臣工之心所视为转移者也。 国家承平日久。文恬武嬉。百凡废弛。不值有事。其弊不彰。今贼氛久未荡平。以筹饷。饷则日就空虚。以兵。兵则多形孱弱。以厉士气。士气则靡而不振。以求人材。人材则平而无奇。由今之势处今之时。何一足恃。所恃者 皇上忧勤与振厉之心耳。 朝廷时值艰危。原赖

左右廷臣。艰难共济。如果该大臣等竭诚靖献。何至以疆场之事。独烦 圣主忧劳。无如该大臣等。平时将顺者多。献替者少。今虽艰危已迫。诸患丛生。犹或知而不言。言而不尽。即偶有献纳。亦多为苟安旦夕之谋。鲜能作虑远忧深之计。观其暇豫优游。依阿含忍。几若克艰之任。独在 圣主一人。故臣以为今日之事。未敢遽望诸臣竭众心以匡阍一心。全赖我 皇上奋一心以转移众心也。 皇上政三年。何日不忧勤。何事不振厉。第当时艰孔亟之秋。诸臣沓泄之日。尤愿 圣心勤益加勤。振益加振。远思 祖宗创造之艰难。近念 先皇付托之重大。兢兢业业。安不忘危。而且念逆贼狂悖披猖之状。则歼擒不容一日稍稽。思黎民流离屠戮之哀。则拯救何忍须臾少缓。念财赋有日虚之势。不速求藏事。恐筹拨难继于将来。思寇盗有迭起之形。不迅责成功。恐征调难支于各省。凡此艰危情状。日系 圣廑。惕然忧深。自勃然意奋。由是朝夕与廷臣左右。萃其精神智虑于整军经武之中。谋必策夫万全。功必期其速就。选能不拘夫成格。广益兼集乎众思。功与罪不任欺蒙。刑与赏立凭 宸断。疆圉一日不靖。宵旰一日不安。如是九重之 圣心日与内外大小臣工相见。彼臣者具有天良。 皇上忧勤。孰敢玩怠。 皇上振厉。孰敢因循。相与殚精竭虑。奋迅图功。何弛不张。何弱不振。蠢兹丑类。奚足久羁无敌之师哉。臣梲昧无似。罔识忌讳。冒渎陈言。不胜悚惶战栗之至。

请修省以回天变疏咸丰二年

罗惇衍

奏为此次日食。与寻常不同。敬请 严饬廷臣实力修省。以回天变事。窃日食为灾异之大。载在圣经。非同诬罔。 圣祖仁皇帝谕。日月食虽可豫推。然自古帝王。皆因此而戒惧。盖所以儆天变。修人事也。若庸主则诿诸气数矣。是日食鲜不为灾。而灾咎之重轻。视食限之长短。查顺治元年至乾隆五十年。日食四十有八。逾九分者止七次。或不当正午之时。或不值纯阴之月。此次食至九分五十一秒。几于食既。又巳初初亏。午正复圆。正当南离向明之位。又在十一月十一日冬至以前。为剥尽纯阴之候。而月望日又值月食。高宗纯皇帝所谓一月之间。双曜薄蚀。灾莫大焉。我君臣当动色相戒。侧席修省者。

敬查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历届日食。皆先期特降 谕旨。戒饬廷臣。共图修省。臣伏见我 皇上御极以来。惓惓爱民。孳孳图治。求言求才之 诏旨屡下。而盗贼未平。干戈未息。国用未足。民困未苏。公私交绌。表里受病。当此之时。必我 皇上忧勤惕厉。振作有为于上。而内外大小臣工。各矢天良。力除积习。乃能转危为安。无如在廷诸臣。非不循分供职。而迟回慎重

之意多。奋发振兴之意少。因而官行政。鹵莽粗疏之弊少。而游移迁就之弊多。执持不定。则号令之颁忽行而忽止。担当不足。则补救之术愈合而愈离。行一事牵制而不前。发一议观望而不决。廷臣首尾两端。而疆臣亦互相推诿。大员委蛇容悦。属员亦专务趋承。所争在势要。而遇事学为退让。所急在身谋。而办公惟事因循。人才日卑。国事日坏。此贾谊所为有唐火积薪之叹也。敬请我皇上因日食修省。特颁训谕。严饬廷臣。将平日取巧之积习。一旦悚然改悔。勿贪恋禄位。勿顾惜身家。悉屏拘牵瞻徇之私。共图扶危持颠之策。事可行则行。勿泥成例。费可节则节。勿避众怨。人可举则举。勿限资序。法可改则改。勿惮更张。易曰。大蹇朋来。当此之时。决非蹈常袭故。安静无为。所能了事。总期合力振作。锐意奋兴。略浮华而一本肫诚。破情面而大彰公道。深究利害。确定是非。人人有实心。斯事事有实效。而天灾可弭矣。抑臣更有请者。天文示谴。正天心仁爱人君。而诸臣之振兴。尤赖皇躬之率作。从前圣祖仁皇帝亲政后。即以藩河漕三大事。大书于宫中楹柱。出入观览。康熙二十五年以前。无日不命儒臣进讲。单日讲经。双日讲史。覲面辩论。无稍间断。逐日御门听政。与内阁六部诸臣商榷政事。每逾午刻。是以能武定祸乱。文致太平。臣愿我皇上勤政亲贤。上法圣祖。恭敬撙节。近法宣宗。道光三十年间停土木。裁贡献。撤三山陈设。罢一切游观。广储司蓄积盈余。内务府绝无兴作。宣宗成皇帝。岂不欲于万几之暇。为一日之欢哉。诚以今昔异势。广狭殊规。非丰亨豫大之时。而为润色铺张之举。甚不可也。

且人情偶有所偏。即有所溺。逸欲之萌。初不在大。魏征之论十思。苏轼之陈三事。皆防微杜渐。意至深远。盖崇高之地。万姓具瞻。天生民而立之君。实以至难任之。非以为可安之地而娱之也。愿皇上动心忍性。居安思危。戒游观。却玩好。有以宴安逸乐之说进者。立斥其人而暴其罪。使天下晓然于圣主清净淡泊之一心。而后延访臣。勤恤国事。夫万几甚繁。人主一身。原不可躬亲琐。然几务之大者。必经圣心确加考察。洞悉其中曲折。而后与二三大臣审定而断行之。若仓猝裁决。取必立谈之间。则不能无率误者势也。至用人黜陟之权。操之自上。然古称刑罚与众共之。采公论而加以精详。而但以两平为平。犹为不平。所谓执中无权。犹执一也。贤否忠佞之分途。辨之不可不早。断之不可不速。知其忠矣。必显任之。使得行其志。知其佞矣。必显斥之。使不得售其奸。未可并容而姑置也。并容姑置。一旦受其欺而不觉。未有不伸彼而绌此者也。因武备之不修。而留意戎行。不可使人见有重武轻文之意。因臣下之多蔽。而别寄耳目。不可使人得售其逢迎揣测之私。诗曰。考慎其相。辅相之职。当助人主出谋发虑。故须委任责成。使得展布其心力所

能致。而后可责其效。否则大臣箝口结舌为得计。转可诱过于君。而其后将有从臝之患。周任有言曰。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故欲知宰相贤否。视天下安危。今天下安耶危耶。汉臣汲黯亦云。天子置公卿辅阍之臣。岂令怂承意而已乎。且既居其位。纵爱身。奈辱朝廷何。是大臣必以匡救为能。不徒以将顺为事。故陆贽之疏论时弊有曰。谄谀顾望畏。此三者臣下之弊也。唐宪宗恶李吉甫迎合意旨。而以李绛为真宰相。此则和同所由判。直枉所由殊。诚不宜取唯诺苟容。而忘绳愆纠谬之职也。且扼腕而叹无人。非无人也。求之不诚耳。棘手而叹无法。非无法也。苟非其人。则法亦虚行耳。今日天下。坏在废人任法。欲议改法。先务得人。未可忽不加意。坐叹无人无法。而苟安岁月也。臣又闻帝王之学。不类儒生。风云月露之诗。偶然涉笔。书画艺能之末。聊以陶情。皆非为治所先。略与励精相左。臣愿我 皇上恭览实录之余。多读有益之书。如上年儒臣所录朱子全书。系故大学士李光地承修。经 圣祖仁皇帝逐条斟酌。内圣外王。性理无不贯。必须息心静观。切己体察。方为有益。又闻故大学士杜受田曾为 皇上讲解资治通鉴。首尾二周。旧业既不稍荒。此书尤切于实用。凡治乱兴衰之故。贤奸忠佞之情。以古准今。无微不照。臣伏见我 皇上眷怀旧学。于杜受田身后饰终之典。有加无已。则必于杜受田生前启沃之言。絀绎不忘。但使 圣学日进于高明。则 圣治日臻于上理矣。臣赋性迂愚。语言戇率。不胜区区图报之诚。伏望 圣明俯赐观览。而加详察焉。天下幸甚。

天时人事危迫日深疏咸丰六年

王茂荫

窃臣伏见天象。今年以来。雨雪阴霾。为日既多。即见晴霁。日旁亦若时有云气。精彩非复如常。而二月初十与三月二十五日黎明时。天气尤异。臣虽不识天文。然私心过虑。窃以为此殆天之所以垂警也。又读日钞。见 盛京奏上年腊月金州地震四十四次。金州虽属海滨。实近根本之地。震动至此。窃又过虑。以为此殆天之所以告警也。京城银价。贵至八吊以外。百货转运不来。旗民日起愁叹。苦不聊生。此内之危迫也。各路贼势。有增无减。警报日至。勇将被伤。饷或待发年余。兵或时闻溃散。此外之危迫也。夫以天时人事至于如此。而欲起而挽救之。头绪万端。亦几无从措手矣。然臣以为此皆天之降乱而未以有以转也。诚得天心一转。则贼匪自灭。天下自平。是此时致力之方。惟在求天心之早转矣。然而欲转天心。必求尽力人事。欲尽人事。必求务协民心。何则。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也。夫民之视听。果何在哉。臣以为一在省己。一在用人。二者皆本于一心。而其枢则系乎听言。伏见粤匪窜扰以来。

皇上轸念民生。勤求治术。以期仰慰 昊苍。 郊坛大祀。致敬竭

诚。虎尾春冰。常存谨畏。应天以实不以文。夕惕朝干。天下共见。而效顾未着。何也。昔者太戊修德而妖孽消。宋君一言而荧惑退。感应之机。捷于影响。岂至今而有异。臣愚以为天之爱人主。如父母之爱子。人主事天。亦如子事父母。亲意未回。惟咎孝敬有未至。天心未转。惟念修省有未尽。愿皇上之更益深思而内省也。今日之民苦至极矣。苦贼苦兵苦水灾。擒匪转徙无常。存亡莫保。流离穷迫。莫罄形容。皇上诚悯民生之苦。念切恫瘝至诚惻怛。深自咎责。于随时随事。皆深视民若同胞。而有灼艾与为分痛之意。使民闻之而感泣。则天听之而意回者其一也。昔鲁君以民服为间。而孔子对以举直错枉。夫举错何关于民。乃一直举而民快然若所亲。一枉错而民快然若所讎。岂必尝有德怨哉。盖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故大学言平天下。惟在公好恶。汉高祖封雍齿而斩丁公。于当赏者。虽素所不喜亦必用。当罪者。虽素所甚喜亦必诛。正以收人心也。皇上诚察民之所好者好之。则好一人可得千万人之心。察民之所恶者恶之。则恶一人亦可得千万人之心。斯人心翕然顺应。即天心因之以感格者。又其一也。顾臣以为二者皆本于一心。而其枢则在听言。何也。舜。古大圣人也。而臣进戒。一则曰罔游于逸。罔淫于乐。再则曰无若丹朱傲。唯慢游是好。非舜深见人心之惟危而不以为迂。安能有此。知人则哲。自古为难。故虞书纪辟四门。必继以明目达聪。盖诚虑耳目有未周。即用人有未当。而欲合天下之聪明。为一人之聪明也。是省己与用人。固非虚衷听言不为功。且不独此也。苗民逆命。以不矜不伐之禹。而益赞之言。但曰满招损。谦受益。齐威王令臣吏民能面刺过者受上赏。上书谏者受中赏。谤讥以闻者受下赏。诸国闻之皆来朝。当时谓之战胜于朝廷。则凡所以平逆命而求战胜者。亦在是矣。

皇上御极以来。屡诏求言。并有言不逆耳不可谓谏之谕。凡有裨于用人行政之言。无不仰邀采纳。既而言或无当。乃有奉旨明斥者。斥之第以其无当。初非禁之使勿言也。然前之言者见多。今之言者则见少。盖人臣敬畏天威。非诱之使言。即多有不敢言者。今无论其它。即如各路军营。某也将不胜。某也将必败。道路传闻。往往应验。而无敢以为言者。或则虑无实据也。或则虑有据而查时化为子虚也。或则虑言之不行而徒招怨也。或则谓权衡自在圣心也。是以皆不敢言也。倘传闻将败之军。人早言之。而去之。何至有败坏之事。至于败坏而后加罪。所失多矣。是以孔子称舜大智。不独好问好察。必曰隐恶扬善。盖非好问察而人不敢言。即问察而恶不为隐。犹恐善不敢言也。且用人进退之际。臣子有难言之隐。盖惧干圣怒而见斥者意犹浅。惧激

圣心而难回者意实深。进言献纳之际。臣子又有难言之隐。盖获听则人皆翕然而归美于上者喜固深。不获听则人将哗然而归美于下者惧尤深。用人听言。

着乎视听而关乎民心者至大。往往有因其用而民愈望之。因不听而民愈称之者。诚察乎此而所以得民心者可知矣。皇上披览章奏。纤悉有误。必邀批示。天下臣民。无不仰聪明之天亶。宵旰之勤劳。然臣以为精神之用。贵乎不纷。窃愿务其远大而舍其近小。各督抚军帅之奏。务在察其才之能否。与心之诚伪。倘有见为不能而多伪者。豫为去之。不待僨事之既见。则所保实多。且去一当去之督抚。而全省之人心皆感动。所以收人心者尤甚大也。抑臣闻明主劳于求贤。而逸于用人。故尧以不得舜为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忧。楚庄王见臣之不若己而有忧色。今天下才实不足。谅久在圣鉴中。此诚可忧之事也。然莫谓天下无才也。天生才以供世用。不在上则在下。如罗泽南者。今皆知为将才矣。初则一岁贡耳。且湖南一省。有江忠源兄弟。又有罗泽南师弟。则他省可知。第少有留意人才如曾国藩骆秉章者耳。惟贤知贤。惟才爱才。皇上尝谕令各督抚广为谘访矣。诚恐督抚有见而不能知。知而不能用者。嘉言罔伏。斯野无遗贤。是尤全赖圣心之诚求耳。收一良将之才而人心感奋。收一良吏之才而人心尤感奋。所以收人心者又甚大也。天下以人心为主。臣之所陈皆欲得人心之大同。以冀天心之速转。见在武昌未下。而江西又复危急。向闻该二处之人。皆力与贼为仇。而近闻贼众甚多。恐从之者亦不少。此中人心转移之故。宜深思也。列圣深仁厚泽。人心断不能遽忘。然不于此时急设法以维系之。任贼出其假仁假义以为市。则人心恐遂为所摇而难挽。伏见宸衷渊密。不显惟德。有定静而安之神。必有能虑而得之妙。非浅识所能窥测。臣实心迫忧危。遂不禁言之难已。自顾一身。毫无可念。第念受恩深重。无可为报。是用竭其区区之愚。敬行陈奏。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训示。

谨推陈致理之原疏咸丰九年

郭嵩焘

奏为挽回世运。端本圣心。推陈致理之原事。伏见军兴以来。宵旰焦劳。日求戡定。时逾数载。未有转机。臣窃以为皇上天也。皇上以挽回世运为心。政事日修。人才日出。天心未有不随以转移者。所虑上下之情太格。名实之数太淆。欺罔之风。成为积习。其患不可胜言。臣请举其大端言之。天下政事。分隶部院。而总摄于军机。皇上择部院大臣。堪以运筹决策者。俾当此任。使各竭其心思智虑。以赞襄至计。意见同异。不为嫌也。期折衷以求一是而已。自顷军机召对。惟班次首列者。得陈奏上前。余皆委蛇旅进。取充陪位。此非有随班例奏之条。越职言事之谴也。而积久成习。莫敢踰越。国家大计。取决俄顷之间。又以一人独对。臣虑其无兼营之智。而多贻误之举也。军机若此。部院何莫不然。偶有持异议单衔具奏者。又辄先得处

分。于是相与模棱迁就。以为和衷。政务大小。取决 上裁。使 皇上一人独任其劳。而诸臣退安于逸以苟幸无过。 皇上圣明天纵。俯视诸臣智虑悬隔。遂亦无有倚畀信任之大臣。经曰。敬大臣也。体臣也。人臣以责难于君为敬其君。人君亦以责难于臣为敬其臣。臣愿 皇上召对大臣。责令直摅意见。其间学识具备。阅历有得。及依人为俯仰者。精神意气。迥不相侔。皇上于此。略其文而详其实。宽其小而务其大。使情意足以相通。而才自然思奋。间遇疑难。相顾唯诺。得一人蹇谔其间。 圣心之权衡。必有以处此矣。臣所谓通上下之情者此也。 国家深仁厚泽二百余年。小民何所怨咨。何所愤激。而竟起从逆。实缘吏治隳坏。销磨善气。以有今日。而积习相仍。瞻徇揜护。略无变计。臣见御史纠参府州县。交督抚提讯。无不巧为开脱。天下之大。一二贪污劣迹。经科道举发。盖亦仅矣。而终无一能正其罪者。纪纲废弛。已非一日。粤西酿祸十余年。积成巨患。捻匪之起。又复似之。去岁河南山东。京控杀人纵掠巨案。辄以贿通胥吏。捕得复释。习为固然。 朝廷以名相求。曰察吏。曰安民。督抚之能以实应者。天下几人。夫祸乱初起。一州县治之有余。迨其既成。竭兵力剿之不足。要当盗贼横决之时。推求政本。仍以整饬吏治为首务。吏治不清。虽日克一城。日破一贼无益。盖地方之缓急不能筹。则此城得而彼地先失。闾阎之疾苦不能问。则前贼灭而后贼复兴。正本清源。莫要于是。至于领兵大员。屯驻地方。行至时日。距贼之远近。当贼之众寡。种种情形。皆当有成算在心。先了然于 朝廷之上。使无所张皇遁饰。乃可推求实际以责成效。间者内外臣工。相戒以 国家多故。虑增 圣心忧患。专务粉饰弥缝。无取征实。不知寇乱之起。根本欺诬。善医者首察受病之原。善治者先攻致乱之本。循常守故。踵事虚浮。长使当官乐便给。而远忠直之士。遇事工回护。而轻干济之才。非所以弭祸乱而厉人心也。臣愿 皇上申明嘉庆五年 上谕。以剿捕责成领兵将帅。以守御责成督抚。 朝廷所注意考察者。惟此十数大员。观其举措之当否。而节操可知。辨其奏报之诚伪。而功效可知。事事认真体察。使天下晓然于 圣心之所注措。万事万务。自然就理。臣所谓核名实之数者此也。汉黄琼言。天者务刚其气。王者务强其政。求自强之术。不以盗贼为忧。而忧耳目之多所蔽。不以艰难为惧。而惧积习之未能除。 皇上洒然振兴于上。天下臣民精神俱奋。区区寇乱。不足平也。臣以为挽回世运。存乎 皇上一心之用而已。臣以愚顽待罪翰林。仰蒙 特达之知。入直 南斋。涓埃之效。未有万一。今当荷戈从征。瞻望 天颜。倍增依恋。稍有得于一隅之见。而不竭诚尽言。则臣为负此心以负 圣恩。获咎滋大。是以卒忘其愚贱而备言之。伏乞 皇上圣鉴。

请早定大计疏咸丰十年



赵树吉

为时势艰危。吁请早定大计。以振积习而固邦本。恭折仰祈 圣鉴事。臣闻事变之作。将以开圣人也。从古无无事之国。要视人主之自为。故宣王有玁狁之乱。而周室中兴。高帝有平城之危。而炎祚转盛。我朝康熙中。三藩煽逆。海内动摇。 圣祖仁皇帝力排众议。独运庙谟。宵旰忧勤。卒平大难。此岂独运会使然哉。诚奋于志而图其也。方今小丑跳梁。已踰十载。师老财匮。久无成功。秋间复构海寇之患。称兵犯顺。肆扰京畿。 圣驾巡幸木兰。寇骑益无忌惮。近者抚议已成。寇兵远退。此正天与 皇上发愤经营之时。宗社安危之所关。中外观听之所系。而回 銮之请。既未奉 俞旨。侧闻庶政。亦未有以大异乎安常处顺之为。臣诚不胜过虑。谨条举要事。敬为我 皇上披沥陈之。一曰拔人材。自古戡乱之君。必先得人以为之用。今时事孔亟矣。臣以为非得人不足有为。欲得人材。则宜自大臣始。 国家承平日久。大臣中多衰庸阘之人。利弊不知。献替不闻。奉行文书。便谓尽职。查照例案。则曰经纶。考其所为。数书吏足以办之。虽名为大臣。实与小臣无异。甚者至结认师生以相援引。交通外官以取贿赂。如此之类。不过藉荣利以便利图。一旦所欲既遂。有乞身而去耳。是以京营缺额而不知。器械朽钝而不问。财用竭乏而不能足。其它政务。概亦相同。且如今秋海寇滋扰。当时苟有一二可倚如宋臣寇准李纲之流。则事变之兴。当不至是。而乃敌骑充斥。敢肆猖狂。焚烧我园居。掳掠我珍宝。蹂躏我土地。拆毁我城垣。使畿辅之民。肝脑膏于郊原。财产荡于灰烬。其存者。流离骨肉。饥饿无归。幸赖 皇天眷佑之深。

圣主福德之厚。故使彼族悔祸。金瓯无缺耳。不然仓卒之际。尚堪复问乎。然而寇退之后。泄沓如常。方且纷纷保举。譬如人为其主守舍。一旦窃盗坏垣而入。席卷而去。彼童仆养。反诮然自以为功。此岂其理也哉。而况徇情冒滥。物议沸腾者乎。隳忠义之心。貽敌人之笑。莫此为甚。此则朝无人材之明验也。臣愚以为宜因此时于大臣先加选择。其衰庸阘者。听其罢去。而别 外任中刚正练达素有声望者代之。又以时 召对咨访。授之笔札。使条上时政。荐举贤能。而考其成效。则人材自出。庶政自理。至于武臣。尤号乏人。宜令曾国藩等营。各选得力镇将二三员。分任京外重地。以资训练而备缓急之用。然后由内而外。以次得人。而天下四夷。庶无轻量 朝廷之心矣。一曰固结人心。国之所恃以图存者。人心而已。聚则易安。散则易危。故昔人比之木之有根。釜之有膏。其间聚散之机。间不容发。甚可畏也。比年以来。圜法弊坏。京师之人。多至失业。饿莩日增。八旗兵民。尤为穷困。人心亦稍不悦矣。然自 圣驾北巡。历今四月有余。安然无事。自古外患凭陵。而内忧不作。求之史册。实所罕闻。此皆我 国家厚泽深仁。涵育二百年之久。而下之心。谅

皇上之不得已也。且彼族不敢遽逞其欲者。亦岂不以人心之服我者深。而不直彼乎。臣尝采访舆论。皆延颈企踵。日望 銮舆之速还。及闻暂缓回銮。众情忧疑。颇形失望。诚恐来春再行展期。则京师萧条。必倍今日。人心一散。势不复聚。臣窃惜之。且 御园器玩。检拾颇多。转卖已非一人。谁复诘其所自。若必究治。恐不胜穷。而官吏藉此为名。肆行搜捕。拷讯疑似。辗转株连。苟非证据确然。往往严刑逼认。邀功生事。远近惊惶。臣恐小民自此愈不安生矣。若有不逞。可为寒心。不知 朝廷何以善其后也。臣愚以为宜 谕步军统领衙门及巡防处。如有检拾官物者。听民自缴。勿复穷治。并下 诏安抚中外。深自引咎。其畿辅被难之民。令地方官量为收恤。毋使失所。 恩纶所至。军民等必当感激。而众志成城之固矣。

一曰培养元气。今之时势。譬如人之身。无尺寸之肤不病。幸而元气未至尽耗。苟有扁鹊为之医。以参耆为之药。则犹可及治也。自 祖宗以来。务崇宽大。国之元气。可谓厚矣。而比年世事日多。外或伤于征求之急。内或伤于刑狱之繁。盖军兴数年。虽未尝一日加赋。而津贴劝捐抽厘。所以取之者。百倍于正供。其它无名之费。尚不止此。加以官绅中饱。胥吏婪索。 朝廷无加赋之名。而民已破家荡产矣。且东南被寇。兵火仓皇。郡县流亡。十恒六七。而上年何桂清王有龄等。办理海运。至一百六十万石之多。并有预运之米。作为商捐者。实为近岁漕务所未有。此非州县鞭挞追呼所得。何能若是。而脂膏既竭。则苏常之沦陷随之。乃知聚敛之臣所得至微。而所害至大。由此类推。则直省概可知矣。此外之损伤元气者也。至于京师。屡多重案。虽罪戾皆由自取。然除弊过急。遂有流于苛刻而不觉者。其间牵连人证。辗转查抄。则似危邦之政刑。恐非圣朝之美事。传曰。月食修刑。计自戊午至今。纔三载耳。而月食之异。至凡四见。其毋乃刑法过当之所致欤。此内之损伤元气者也。臣愚以为津贴抽厘之类。虽不能尽去。亦当择其可已者罢之。并令各督抚严定核实章程。毋使为贪吏所侵蚀。其克复州县。则量蠲一二年赋税以纾其力。至前戒严时。刑部暂释各案人犯。无一逃匿者。似宜宽其既往。予以自新。以昭

圣主尚德缓刑。感召天和之至意。庶内外交修。而元气可渐复矣。以上三条。皆国家之至计。近今之急务。而其要则尤在惕厉 圣心。以为施行之本。

圣心一奋。则虽难必易。虽弱必强。伏见 皇上御极之初。励精图治。天下想望。庶几复见全盛。其后兵革既兴。所遣将帅。持久无成效。疆事日急。帑藏日亏。而左右任使之臣。又皆不能称 上意。于是始有倦勤之志矣。近闻道路相传。皆云 圣驾驻蹕木兰。颇以射猎饮酒为乐。愚民无知。遂以为有不思回京。将迁陕西之意。臣惟楚以蛮之叛。欲迁阪高。蒯贾以为我能往。寇亦能往。晋以苏峻作乱。议迁豫章。又议迁会稽。而王导以为寇方强盛。

不宜示弱。以 皇上之明。臣固知必不如此。然当卧薪尝胆之秋。而久无以履服望。亦何怪人言之疑虑也。且 皇上以抚议为可恃乎。不可恃乎。如知其难恃也。则亦求所以自强之术而已。夫彼族以区区舟楫之国。而称兵于数万里之外。旷野平原。舍其所长。用其所短。然自去夏败衄。招兵买马。日谋深入。车马队。数月毕具。而况堂堂中国。顾不能有所振作哉。在 皇上一念之间耳。诚能日夜祇惧。奋发有为。使天下晓然知 圣意之所在。将智者效谋。勇者毕力。则是秋间一变乃天所以甚彼族骄悖之疾。而警我数十年因循之弊。因灾而致福。化弱而为强。此中国无疆之庆。非彼族之利也。伏愿 皇上念 先朝付托之重。勿图目前旦夕之安。及早还宫。讲求实用。宗社灵长。庶基于此。若乃无大振作。而望有益于时。则非臣之所敢知也。臣赋性愚戆。罔知忌讳。干冒 宸严。不胜战栗。伏乞 皇上圣鉴

### 卷十一 治体四政本下

端本慎始疏咸丰十一年

徐启文

窃臣惟为治之道。治末莫如正本。敬始乃可图终。 圣天子政方新。宏开言路。臣谏垣备位。何敢缄默自安。管蠡所及。敬为 皇上陈之。一考典章以维治法也。自来人君出治。必本成宪旧章。以为斟酌损益。我 皇上冲龄践阼。 皇太后亲秉大政。佐理可藉臣工。裁决必承 懿旨。虽神聪天授。究宜博采古今。以资法守。臣愚以为宜请 旨飭下翰林诸臣。于列圣实录宝训。敬谨寻绎其尤为简明切要者。恭纂一编。更于汉唐以来。母后临朝各事实。择其可法可戒者。不假修饰。据史直书。汇为一册。恭录进呈。

皇太后听政之暇。即由各衙门值日之卿贰诸臣。轮班 召对。隔帘侍讲。上溯 谟烈之昭垂。旁及历朝之得失。剴切敷陈。悉归 睿鉴。似于为政大本。不无所裨。抑臣又闻在昔名臣大儒。勋猷学业。往往以母教而成。揆之 宫闈。应无二理。 皇上问视之余。恭承 慈训。于深宫阿保之时。即已仰窥 祖训。广识前闻。其裨益 圣学。较之讲读外廷。更为亲切。此臣所愿 诏飭儒臣集议以举行者也。一简近习以 圣躬也。古之王者。太子既生。孩提有识。三公三少。明孝仁礼义。选天下之端士。使与居处。所以资辅翼也。矧乃 皇上年在幼冲。微特言动起居。有藉匡闾。即饮食寒暑。亦赖扶持。

皇太后抚育恩慈。自必无微不至。而臣犹有所陈者。臣窃见富家大族。以髫髻之儿。委之仆婢。往往饮食不节。疾病易生。嬉戏无时。纵恣成性。儒素之家。稍知教养。节其嗜欲。谨其嬉游。每易长成。亦多驯谨。又民间小儿每谨防出痘之疾。于十岁以内。多以方药服食洗浴。渐亦有验。而其要尤在滋

味淡泊。寒暖适宜。间或不出。出亦无患。此又谨疾之明效。 圣天子九重端拱。原不可与闾里小民同年而语。而推之调摄之理。或不殊途。

伏惟 皇太后庶务亲裁。 皇上勤学宵旰。所以保 圣体者。惟在左右得人。凡侍御仆从。悉皆敬慎老成。庶能饮膳有节。游豫有时。言动有仪。笑颯有法。总期将顺匡救。慎密周详。则调护 圣躬。即可以涵养 圣德。至若近支诸王子弟。有年当就傅。而纯谨性成者。或宜 简派数人。更番侍读。则 圣学就将。亦可稍资启发。在昔成王有过。则挾伯禽。此当日不得已之权宜。而未必非后世之良法。汉贾谊云。天下之命。悬于太子。其言至为危切。我 皇上御临大宝。抚有万方。又非储副青宫。所可拟议。臣奏琐屑迂拘。若大臣言之。未为体要。而司谏小臣。迫于愚衷。不敢不冒昧以陈之者也。一任重臣以专责成也。自来国家庶政。必藉辅臣以图治理。是以前代有宰相枢密之名。至我 朝特设军机处。而以大臣职其事。此即宰相枢密之任。责至重也。即如从前载垣等三人。不臣之罪。姑不具论。而三人者。其始皆未在军机大臣之列。究其所以干预政柄者。未必非由匡赞诸臣。唯阿取容。一无建白。因之三奸佞逞其便给之才。窃弄威福。此则当日之伴食中书。实阶之厉。臣愚窃谓枢机重地。苟非其人。虽亲贵不容越俎。而既居其位。则责无旁贷。事有专归。前奉 谕旨。特授恭亲王为议政王。大学士桂良等均任军机大臣。在该亲王大臣惩载垣等三人之专擅弄权。断无不力矫其弊。而臣所虑者。转恐敬畏太甚。损其肫诚。应请特降 谕旨。凡内外大小政务。悉归谋议。务期虚心延访。实力劬勩。毋避形之小嫌。其矢公忠之大节。庶几辅政之初。已令宵小知所敬惮。庶事有所纲维。至一切政令及臣工章奏。非事关机密。皆宜明白晓示。使天下知所服从。一洗欺蒙粉饰之习。倘措施偶有未协。中外臣工皆得补阙拾遗。随时陈奏。不特亲王大臣等。无由自护己非。即已奉 纶音。且不难收回成命。伏维我 皇上继位冲年。绍二百余年之统绪。抚二万余里之土疆。遗大投艰。责任綦重。 皇上一日未能亲政。则一日责在 皇太后。即一日责在亲王大臣。方今内忧虽去。外患未除。吏治因循。民生愁苦。盗贼充斥。府库空虚。挽回补救。将何以力济时艰。此则臣之愚忱。所为日夜长虑而却顾者也。臣为端本慎始起见。是否有当。伏祈 皇太后 皇上圣鉴。

条陈治本疏咸丰十一年十月

林寿图

本月初三日。蒙 谕臣于用人行政。据实指陈。否塞通而泰交应。 明目达聪之盛。欣见于今。臣才识短浅。谨效刍蕘之献。一曰端 圣学以裕治本。 皇太后垂帘听政。 皇上仍入学读书。固必讲桓荣授几之仪。循张

酹执经之礼矣。自古帝王之学。本异儒生。而 圣神之资。尤出天亶。原不仅以章句为事。虽幼龄先宜识字。然拘于记诵其效浅。悟于讲解其效深。讲解非遽谓文义也。为师傅者。于前史帝王本纪中。择其政迹可昭法戒者。作为简明浅近之语。时时敷陈其故事。或罕譬其大义。如见读大学。即将宋臣真德秀衍义明臣邱浚衍义补二书。摭事实。善为称说。但期易晓。不拘原文。既可畅悦 皇情。亦可扩充神智。口与耳并入。习与性相融。今日之所听闻。即他日之所作。臣尝见常人弱之年。闻良师益友先入之言。与先辈遗事。有终身不忘者。况躬秉尧舜之质哉。且天子之学。又莫先于教孝。今者时事多艰。

皇上受 大行皇帝付托之重。赖 两宫皇太后雍睦贤明。察奸臣离间之非。同心康济。焦劳百倍于常时。童年固未易尽知。迨春秋既长。必有感涕难已者。尤愿为师傅者。为我 皇上敬述我 朝孝治天下。崇奉之间。视

两宫为一体。援引古事。如唐文宗之事皇太后与宝历太后者。以为效法。则 圣德粹而治化益兴焉。一曰布宽政以培元气。书云。代虐以宽。殆今日之急务乎。自载垣等用事。擅作威福。如顺天乡试之案。工部彩绸库之案。户部核对处之案。株连已甚。海内咸称冤狱。不待悖逆之萌。已伤元气矣。赖

干纲独断。咸正典刑。然载垣等之罪。诸臣皆拟凌迟处死者也。 皇上不忍尽寘于极刑。景寿等之咎。诸臣皆拟革职发新疆效力者也。 皇上犹欲量为之减等。仰见 仁慈。务存宽大。第恐巧诈之辈。不识 圣意所在。有以苛刻为迎合者。有以阴险为尝试者。此徒伤 新政之仁也。当载垣等招权纳贿。特立独行与稍知自爱之臣。固不屑与之比附。若其趋炎附势。藉结党援。罔顾廉耻。臣不敢谓无其人。此辈譬如邪魅。伏阴所聚。见日则消。今见同恶咸伏其辜。或消沮闭藏。成小人之为不善。或羞赧悔恨。见清议而欲自新。此其情态。难逃 洞鉴。昔晋臣裴秀与郝诩交关。武帝宽免诩罪。勿有所问。昔人又有焚逆书以安反侧者。臣请 特谕中外臣工。以既正载垣等之罪。其余党与从宽免究。愧励其耻心。核对处一案。逮系已久。亦乞 饬部稍从宽减。迅速完案。以广 皇仁。

一曰慎言利以苏民困。东南用兵十余载。帑项不足。理财最为急务。而臣独恶计利之臣。是迂论也。然财者有定之数。不能开其源。惟当节其流。若增加税赋。开矿行钞。铸大钱。用官票。先以利心导天下。而弊即随之。皆徒饱吏胥之手。受奸民之欺。启盗贼之衅。而终无补 国家之用。岂徒无补。而又害之。臣不暇以远引。即如前明太祖初年。用兵未息。尽除元朝苛细之弊。征敛以时。关市之征简约。府库乃有积存。宏治以后。内府供亿寔繁。始增市税。置官房。改折漕粮以供御用。继以武宗游畋荒宴。世宗营建祠醮。并外库所藏。宣索亦尽。由是羨余干折钞没孝顺等名目。及矿税间架诸弊政纷起。以迄于危

亡。大抵人君仁恕恭俭。不求富而自富。君失其道。政失其政。声色狗马土木之欲繁。水旱盗贼敌国之患作。聚敛之臣复起而剥削之。则人心大去。皇上幼龄。初无嗜好。但能去奢崇俭。尚廉黜贪。行之数年。必致康阜。臣闻热河尚有工作。亟宜停罢。旗营尚有浮兵。亟宜核汰。是亦节流之一端也。其有进言利之说者。请概置勿论。一曰坚初念以受谏诤。皇上御极之初。即以求言为急。而臣有过虑。何也。古者询事与考言并重。近来各衙门办事。小者循例。大者请旨。才猷无可表见。固莫若于言考之。而两宫甫议听政。未便尽烦召对。尤莫若于奏折考之。惟是求治太锐。则材竞进。而陵杂之弊生。纳谏太勇。则言竞进。而厌倦之弊亦生。且言事之通病。或以激切为沽名。或以指陈为干进。或怀挟私心而藉称公事。或毛举细故而罔识大体。甚至有雷同之语。有支饰之词。始焉咸乐听闻。久之必易生厌恶。昔唐臣陆贽有言。谏者多。表我之能好。谏者直。示我之能容。此听言不倦之要也。皇上诚能推之以诚。持之以久。则所以考诸臣之才识。亦即于言而可见。其人而通达治体。必为有用之才。其人而摭拾游谈。即为无本之学。至若端直之人。其言质实晓畅之人。其言详尽。猥琐之人。其言鄙俗。夸诞之人。其言轻浮。诚伪华实之间。固无所遁也。惟执两以用中。亦拔十而得五。要在持其初念而已。臣涓流撮壤。无补高深。伏乞皇上俯赐采择。幸甚。

法祖爱民疏同治元年

罗惇衍

奏为皇上冲龄践阼。请以圣祖为法。并飭下督抚。令州县勤恤民隐。以迓祥和而消灾沴。应诏陈言。仰祈圣鉴事。窃惟我国家以仁厚开基。无事不以爱民为本。二百年来休养生息。恩至渥也。钦惟圣祖仁皇帝。八龄登极。即知黽勉学问。内府所藏庭训格言一书。凡侍奉两宫之纯孝。以及少年向学节饮食慎起居之良法。厘然毕载。且体帖太皇太后。尤能曲得欢心。而视膳问安之暇。下至爱民善政。亦无不出真诚。厥后世宗宪皇帝序此书之首。有曰。此书虽卷帙简约而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道罔弗兼赅书曰监于成宪永无愆诗曰貽厥孙谋以燕翼子勛哉后嗣恪循祖训念兹罔斁受益靡穷世世子孙尚其永久敬承钦此。此庭训格言一书。实足以昭垂万世。而浅而易明。近而易守。经两圣之貽谋。觉只字可括千言。词组能含众义。实与皇上典学之年相合。敬恳命师傅将此书日讲一二条。必能发圣性之高明。似比朱子小学集解一书。祇详幼仪者。较为有益治道也。汉臣贾谊保傅篇曰。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其德义。师。导之教训。此三公之职也。自孩提时。因明孝仁礼义以导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

日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非即 庭训格言所载之理欤。至治道首重爱民。爱民首重督抚。督抚诚得其人。则藩臬道府。自能惴惴奉法。而州县有不思洁己尽职者。臣未之前闻也。盖知县为亲民之官。必须爱民如子。然后民戴之如父母。其血脉有隐相维系者。方今黎元涂炭。满目疮痍。血肉糜于锋镝。肝脑溃于原野。而选择牧令。犹不取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惟以苛刻便捷为能。戾气迭踵。此饥馑之所以洊臻。氛祲之所以迭降。天变应于上。而人祸起于下也。

今欲消灾异。唯善气可以除之。妖不胜德。德可胜妖。则莫若择循良之吏。以与民更始。至于凋敝之区。务必加意抚字。劝农兴学。俾民食渐足。而士习渐端。里中有孝子悌弟顺孙贞妇。必褒举以励俗。凡有停棺不葬。溺女不举。及好惰好奢好好讼诸弊。皆因地制宜。劝使除革。将见父诏其子。兄勉其弟。人人咸务正业。而元气可复。是皆由州县之履洁奉公。默化潜移。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耳。请 旨敕下督抚慎选州县。勿徒尚精明而轻廉洁。取奔竞而抑恬退。京县一带。 辇毂重地。尤宜格外抚循。则民困可以渐苏。时灾亦将渐弭矣。抑臣尤有请者。现在星象固属可畏。而潼关要地。回匪滋事。戕害忠荩大员。尤觉后患难量。臣伏见 两宫皇太后和好无间。每事必商榷尽善。而又率 皇上励精图治。以战兢惕厉为天下先。凡纳谏求贤诸善政。无不次第施行。但思难图易。慎始敬终。必须居之无倦。俾百年如一日。永绝懈惰之萌。然后可无虞丛脞。此丹书所为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也。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圣人戒之。以天下之广。万几之多。人主一身。原不可躬亲琐屑。然几务之大者。必经 朝廷确加考察。洞悉其中曲折。然后与二三大臣审定而断行之。若仓猝裁决。取必于立谈之间。则不能无误者。势也。至用人黜陟之权。操之自上。然古称刑赏与众共之。采公论而加精察者。实用人之准则也。内而卿贰。外而督抚司道。皆为重任。不慎简于先。将貽悔于后。缺出请补。而取决于俄顷之间。则其不能无失者亦势也。贤否忠佞之分途。辨之不可不早。断之不可不速。知其忠矣。必显任之。使其得行其志。知其佞矣。必显斥之使。不得售其奸。未可并容而姑置也。并容而姑置。一旦受其欺而不觉。未有不伸彼而绌此者也。古来直言敢谏。不畏强御之人。其始未尝不蒙虚怀听受。其后又未尝不事过辄忘。则行政用人。仍不能有所匡正。徒苟安于岁月之间而已。故臣伏愿 皇太后与 皇上慎终如始。法天行之不息。而内外大小臣工亦皆各矢天良。力除积习。乘奋发振兴之气。尽破拘牵谄卸之私。自可转危为安。不仅遇灾而惧矣。是否有当。伏祈 圣鉴。

条陈时政之要疏同治元年

## 李棠阶

窃臣病伏乡里。将二十年。怔忡眩晕。旧疾久未能愈。而读书自治之功。未敢稍废。咸丰十一年十月间。猥承 恩命。召令来京。且有学养深邃方正老成之褒。臣感激涕零。倍深悚愧。今趋赴 阙廷。管蠡所及。愿为我 皇上陈之。一曰端出治之本。夫出治在君。而所以出治者在人君之一心。今海内沸腾。生民涂炭。诚刻苦奋励之时也。臣窃谓刻苦奋励之实。不徒在于用人行政。而在于治心。治心之要。不徒在于言语动作。而尤在于克己。凡自私而惟便身图。自是而言莫予违。皆己也。欲去克之。必如大学之格物。而后己无所蔽。此心之义理日明。必如大学之诚意。而后己无所容。此心之权衡自定。今 皇上冲龄践阼。慎择师傅。诚为切要之图。顾 皇上在书房。左右师傅以经书导之。以严敬事之。辅翼匡正。必有所益。若回宫以后。游息之时。倘一涉于放肆。恐书房之启沃皆虚。师傅之匡辅何济。臣愚以为 皇太后尤宜留神。但使从容游衍。无过拘迫。以养其天机。断不可使左右近习诱令游戏。以即于匪彝。杜渐防微。似尤紧要。至格物诚意之说。发于大学。宋儒真德秀衍义。阐释发明。足资治理。而我 高宗纯皇帝御批通鉴辑览。于治国平天下之方。指示精切。千古致治戡乱之方。大略无出于此。现在 皇太后听政于上。似可于暇时。取此两书细绎参考。师古证今。于时事必更有裨。并求于 皇上回宫时。以此书之说。切身指示。更足培养德性。资长见闻。凡此皆所以养其本心。闲其放心。物格意诚之效。并在于此。出治之本端。而后用人行政可得而言矣。一曰振纪纲之实。国之所以立在纪纲。纪纲之所以正在赏罚。赏罚者。人君鼓舞天下之大权。必赏一人而天下劝。罚一人而天下惩。而后纪纲森然。中外之大小臣工。皆有所遵守敬畏。而罔敢踰越。今天下积弊已深。痿痺已甚。非痛除旧习。大加振作。不足以起沈痼而回元气。自去年大奸既去。中外翕然。远人见而心折。逆匪闻而胆寒。转移天下之机。实在于此。从此力为整顿。凡所为澄叙官方。整饬武备。蠲缓赋税。戢捕奸盗。崇节俭。慎刑狱等事。 上谕之所通行者。严加查察。文自督抚以下。武自将帅以下。其实力奉行者赏之。任意延搁者诛之。不容含混。不容因循。 朝廷之德意。必使下流。 国家之法令。必使达。无中阻壅隔之患。而后一体相联。贯注浹洽。四维张而众目举。中外气象。自焕然改观矣。不然者。 朝廷第通谕使知。大吏第转行文告。虚应故事。粉饰具文。上下之情志不通。有司之蔽塞日甚。立一法即多一弊。增一防弊之人。即多一作弊之人。纪纲懈弛。人鲜顾忌。欲以平祸乱而致太平。臣窃恐其难也。

一曰安民之要。今寇贼几天下。十数年来。日言平贼。而贼反日多。皆由民不得安之故也。夫安民必轻徭薄赋。而非择循良之州县。则浮费日增。必不减徭



赋。非择廉干之大吏。则陋规不去。亦无由得循良。盖大法而后小廉。官清而后民安。民不至变而为贼。贼且可变而为民。以皖豫而论。颍亳汝光之间。今日之贼。皆前日之民也。当其未为贼也。钱漕之浮收困之。差役之繁苛困之。输捐之不已困之。杂派之暴急书役之讹索又交困之。官视民如鱼肉。民视官如寇。官之所为。皆驱民为贼之事。至擒匪焚杀淫掠。惨不忍言。官不能民。又禁民结团自。民无以自存。于是皆被贼胁从。苟延旦夕。而贼益蔓延猖獗。不可制矣。臣窃谓欲平贼。必先安民。欲安民。必先择廉干之督抚。洁己率属。裁革陋规。州县之清勤者奖之。疲玩贪虐者斥之。实心实力。绥戢流亡。严捕寇盗。大吏之所为。皆足以服逆匪之心。而折其鸱张之气。则胁从既闻而思归。老贼亦闻而气靡。安民之实。即平贼之本矣。一曰平贼之要。古之行军者。必事权归一。而后足以联臂指之势。必军法严明。而后足以作将卒之气。今皖豫之间。多放钦差大臣。分均势敌。不相统属。胜则争功。败不相救。彼此坐失事机。贼因得乘间以肆其猖獗。此事权不一之弊也。至于督抚将帅。平时不早严备。临变只有仓皇。畏缩退避。误国殃民。迨至失守封疆。罪状昭著。本应即军前正法。以申国典而快人心。乃仅止拿问解京。耽延时日。又往往幸邀宽典。旋复擢用。以致督抚将帅畏贼而不畏皇上。各顾身命。相习奔逃。谁复出死力。以纾宵旰之忧者。军法不严。势必至此。臣愚以为宜遵祖宗旧制。择知兵公正之大员为将军。以左右参赞佐之。督抚提镇。尽受节制。皇上信任不疑。严其责成。而又明颁军令。宣布条告。使知如是则生。不如是则死。举从前逃官逃将。随地察实。正法无赦。主帅久无功者。亦即治以军法。如此。则一年之内。而贼可灭。即不灭。而犹如今日之鸱张者。臣知其断不然也。抑臣更有请者。古今剿贼。多误于招抚。明季可为深戒。高宗御批通鉴。于杨鹤余大成熊文灿等之主抚酿祸。指斥痛切。垂鉴千古。盖贼未有不灭而受抚者。亦未有穷凶极恶之首匪受抚者。其受抚者。皆愚弄我耳。将帅非不知而甘受其愚。以为可遂其挟贼自重之私。而非实有为国为民不顾身家之真意。故胁从可抚。首匪不可抚。初为恶之首匪犹可抚。而稔恶必不可抚。近日屡抚屡叛者多矣。此不可不痛惩而切戒者也。大要事权一。军法严。责有专任。刑不逾时。审剿抚之宜。制临敌之变。皆无可推诿。则将帅不畏贼而畏法。士卒不畏贼而畏将帅。功罪核实。三军有必死之心。庶寇乱可平。太平可望矣。以上四条。语虽分析。理相贯注。言戒矫饰。事期实用。似可为致治之要。勘乱之本焉。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太后皇上圣鉴。

挈大纲防积弊疏同治元年

袁甲三

窃惟出治宜挈其大纲。行政宜防其积弊。大纲立。则条理次第举矣。积弊去。则隐患无由萌矣。皇上自御极以来。上承两宫皇太后厉精图治。下有王大臣竭智尽忠。治法粲然。中外相望升平。兼之圣心虚受。言路宏开。臣受恩最深。尤宜殚尽愚忱。以期仰酬于万一。惟是督师在外。闻见未广。实时于邸抄内略知梗概。又苦不能详悉。病中过虑。明知迂之见。未达体要。而愚诚所迫。有不能已于言者。且臣已蒙圣恩准予开缺。不日交卸回籍。瞻望阙廷。依恋无已。稍有所见。尤不得不为我皇上亟陈之。谨牖列管见。伏候圣明采纳。一圣学之缓急宜权也。我朝家法。自经史而外。如列朝实录。以及国书清语骑射。与各部落各国番语。无不讲习。所以通达古今。综括文武。统驭中外。法至详也。然当储宫养正之日。岁月宽闲。原宜同时并及。我皇上以冲龄践阼。日总万几。闻宸躬就学。每日不过两时。皇上天亶聪明。文艺技能。一涉必皆通晓。但为时有限。不能及。且精神常使有余。则心思愈觉灵敏。臣愚以为事有先后。过于骤则致功难。骛于多则用心杂。欲以成圣学之大。而立郅治之基。非渐致其功而专用其心不可。窃谓四子五经。道法之统会也。历代正史。治乱之考镜也。列朝实录。谟烈之成宪也。此皆心法所垂。治功所赖。万不可缓者也。此外艺文。暂缓岁时。似亦未晚。是宜按日而立为程。于经史务在讲贯详明。精求古先圣王心法治法。无徒为章句训诂。于列圣实录。命儒臣恭择明白易晓者。每日陈说一二事。不可繁多。庶几圣心渐渍于义理。审察于事机。而又懍遵祖训之昭垂。将见圣德日粹。圣智日开。由此而博及艺能。其为功必更易易。且亲近儒臣之日多。自无非凡之贡。尤端本正始之基也。一议政之精力宜专也。古者官盛任使。以劝大臣。故三公论道经邦。不复亲及细务。所以节其勤劳。专其思虑也。人之精神有限。事繁则心纷。心纷则虑扰。虽资禀特异者。亦往往以纷扰而致虞。况枢机为政本所关。事务极繁。尤非若公卿以下分任职司。窃闻近来议政王兼理之事太多。我皇上冲幼垂拱。凡综理庶务。其责在王。行政用人。事事皆须审虑。宜使王厉精夙夜。广采博询。得以凝壹精神。均平天下。若派各差使。自有诸王大臣在。方今兵兴日久。时事孔棘。或军情猝至。运筹策于顷刻之间。或事遇疑难。权利弊于百年之后。应之稍有失当。即挽回更费斡旋。悉力殚心。正在今日。沈几内断。尤赖深思。多任一事即多费一心。不宜以此分议政治事之时日。而耗其虑事之精神也。夫权势不可专者也。思虑不可不专者也。王以至公至虚之心。持亲王之大体。复以有翼有严之体。竭辅政之小心。斯足以代圣主之勤。而赞成中兴之业无难矣。

一用人宜审也。书曰。明试以功。又曰。举能其官。天下全才常少。而偏才常

多。用违其才而曰天下无才。非笃论也。才窘于用。而前日之能臣即后日之罪首。尤非所以养天下之才也。循名责实。考绩程能。不惟小臣之才。不废于时。抑且大臣之才。愈宏其用。即如保傅之任。首重儒臣。而大体粹然者。间或出于肆应。汉之经济。宋之理学。罔非正人。而从政临民。一代中卓然表著者。可以数计。其余则大者为师傅。小者侍经筵。咸能裨补圣明。佐成主德。以此知任用儒臣。重其德。不必苛其才也。若夫萧何馈运。未闻参帷幄之筹。韩信将兵。岂可任关中之守。黄霸名成治郡。而为相不过庸材。段颍功在平羌。而立朝不免败节。历观史册。成昭然。盖缘人之资禀各殊。才具互异。学焉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即用者当量其器之所宜也。又或入仕之初。任事各有蹊径。如由吏员进者。簿书或易于见长。由军营进者。地方或难于胜任。由科甲出者。优于文教。而条令或不如吏胥。由州县起者。洊升大吏。而规模或不能宏远。是在朝廷因而用之。曲而全之耳。臣非敢谓其中必无杰出之才。投而辄效者。但虑得人之少。不敌僨事之多。及至僨事。欲姑容之。既不能坐使旷官。而不明赏罚。欲罢黜之。又必致没其偏长。而难昭激厉。用人不审于先。其弊有不可胜言者。臣愚以为不必任之太骤。亦不必徒采其名。宜令内外大臣于一切保举。皆须实指所长。既经确指何项才能。自当观其实效。傥其人后不称职。仍追论其原保之人。不惟杜绝滥保。亦以澄叙官方。此非独三代以来。以此为因才授任之良策也。有虞之世。圣同朝。而稷契皋夔。各司一事。岂数圣人一移职守。遂至无所见长哉。用人之道固如是也。伏愿皇上审度而加慎焉。一听言宜断也。近日天下多事。全在得人而理。而人之贤否。视其心之公私。心之公私。见于言之诚伪。以此察之。百不失一矣。夫地方安危。系乎督抚。军务得失。系乎统帅。尤不可不慎选也。从前海内承平。督抚各任封圻。不相牵涉。迩来统帅界乎督抚之间。或督抚与统帅。主客互相抵牾。或统帅与统帅。彼此不免争执。其间是非杂进。邪正分途。惟视批答之从违。以决情之向背。正人忧深君国。披肝沥胆。日仰望乎圣明。小人计售奸欺。丑正恶直。亦隐探乎意旨。抑邪崇正。胥视此为转圜。天下治乱之机。莫大乎是。所虑者。天心广大。概示优容。邪正是非。未即显示乎天下。在皇上量同覆载。即虞舜隐恶扬善之心。原有默运渊衷。独持权度。未易为浅见所窥测者。但正言迭进。既蒙圣量之包涵。邪论隐陈。未稟干纲之决断。正人既心怀过虑。小人更私幸售欺。傥邪说复进而再尝。将正人被疑于三至。阴阳消长。辨之不可不早辨也。纵或论事互相左右。非触即背。虑开水火之端。朝廷不宣扬。微寓协和之意。然理有曲直。事有虚实。包容则反启游移。诘问则终难巧匿。调停两可。亦非盛世所宜也。臣愚以为言杂进之时。明辨从违。自足以遏邪萌而扶正气。除言官献替。必须优之格外。以开说直之

途。其余论事论人。孰是孰非。立予分别。是者即议施行。非者严加诘责。邪说不敢更端而进。正人不至隐为所摇。如此则老成之疑虑皆消。众志之迟疑亦定。是非邪正。显然与天下共之。 朝廷之黜陟当而任用专。治理蒸蒸日上矣。伏愿 皇上俯鉴臣之私忧过计。以进道消道长之几。则天下幸甚。以上四条。或事关治本。或虑在几微。虽土壤细流。未必高深之能助。而戴天履地。岂其覆载之相忘。臣久病之余。精神疲惫。而微诚所积。无日不如在 君父之前。辗转思维。窃以为有所见而不为 皇上陈之。即伏处田园。此心终觉负疚。谨不揣冒昧。缮折驰陈。伏乞 皇上圣鉴训示。

应 诏直言疏同治二年

吴大澄

臣伏见 皇帝陛下即位以来。戮有罪。赏有功。起用耆臣。尊崇师傅。诏举贤以裨庶政。整军务以求民瘼。一岁之中。 圣旨数十下。亦可谓详且备矣。然而每奉 上谕。部臣咨于各省。督抚札饬各府州县。备一文。存一案而已。而未有能实力奉行。言荐举。则曰我无荐贤之任。并无可荐之贤也。言吏治。则曰事势如此。不自我而坏也。言恤民。则曰今日之急务。以理财为上。不先筹饷。何以养兵。不取诸民。将焉取之。安得而顾民之病也。是上之诏下者如此。而下之应上者如彼。逡巡畏缩。苟且塞责。欲贤才辅而天下治。不可得也。臣窃谓今日之理财。当务其大而舍其细。其要有六。曰行节俭以省浮费。举廉吏以清仕途。善抚字以苏民困。勤守御以保完区。严教职以培士类。减捐输以杜利窦。此六者为目前之要务。致治之大本。不言理财而财自裕。百姓足而君无不足矣。臣请为 陛下陈之。大学言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今以京师之大。仰食者数十万人。而司农之度支。仓之储蓄。无数月之粮者。国家之患贫甚矣。穷民之游食。盗贼之公行。无一处不然者。百姓亦患贫甚矣。而 陛下之臣。舆马赫者如故也。鲜衣美食者如故也。是奢华之习未尽除。而浮靡之费未能节也。欲天下之不困。何可得乎。夫士庶之家。有一岁入百金者。有一岁入数十金者。仰事俯育。吊死问疾。尽在其中。亦不致饥寒之阨矣。而为 陛下之臣。有百金之俸者。其用必千金。有千金之俸者。其用必数千金。位日益尊。而用日益费。名为顾体面。而实则好奢靡。人怀不足之心。家有无厌之壑。虽 陛下俯念其贫。而给之以全俸。加之以养廉。亦不能满其欲而补其隙。在京之臣。犹或不免。而在外之臣。更不待言矣。昔汉之文帝。唐之太宗。皆以俭德为天下先。宋司马光为相。士大夫以贫相高。李沆治居第。厅事前仅容旋马。寇准为宰相。有无地起楼台之语。从古名臣。未有不躬行节俭以为天下法者。臣闻曾国藩营中员弁多服布衣。而各省委员赴其营者。不敢以华服入见。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故上之所为。下之归也。诚使

各省督抚。念民生之不易。而法曾国藩之俭朴。庶几中外大小臣工。省于用而廉于取。淡于利而勤于职。断无有刻剥其民。以贿赂于上者矣。故奢者致贫之由。而俭者救贫之药也。此致治之本一也。古之服官。以内擢为荣。以外调为降。今之人臣。以内转为苦。以外放为乐者。无他。京官贫而外官富。其好名之心不敌其好利之心也。且京官之所资以生者。非督抚之馈遗。即州县之供给。督抚何由而得钱。则取之于州县。州县何由而得钱。则取之于民。以州牧县令亲民之官而上司赖以致富。京官赖以济贫。虽其本心欲为廉吏。而其势有所不能矣。夫民者。陛下之民也。百官者。陛下之民所待以治也。今不肖之州县。剥陛下之民。坏陛下之天下。以奉承陛下之大臣。始则民贫而官富。其后民贫而官亦渐贫。丧心昧良。莫此为甚。近日督抚之保举。有能员而无廉吏。称其才干。不闻称其操守。盖今之所谓能办事者。能媚上而不能恤下也。能劝捐者。能聚敛而不能爱民也。自古廉吏。未必皆才。自古循吏。未有不廉者。如汉之卓茂以恬淡称。鲁恭以清平称。杨震以清白称。今之为吏者。非不能洁己也。上无以激劝之耳。臣伏愿陛下诏各省督抚。谅州县之下情。州县之馈献。自励其操以举吏之廉。自清其心以惩吏之墨。举一廉吏而谨饬者有所慕。去一贪墨而庸劣者有所戒。臣窃谓被兵省分。及甫经收复地方。小民之雕敝极矣。善后之抚绥亦难矣。非廉吏之有才者。不足以治此。非善体民情者。不足以知民之疾苦。而为国家培养元气也。此致治之本二也。

至于抚字之政。以招集流亡抚恤难民为第一要义。臣每见新复城池。其州县不到任。即到任而虽有若无。萧条凄惨之气。使民不敢返其居。农不敢耕其田。未几而贼踪偶至。又为之窜踞。甚可惜也。此官不能联络民情之过也。夫逆贼所弃之城。必有屯积米粮之处。上年江苏大兵收复嘉定青浦。所得米石财物无算。悉为夷人兵勇所取。而流离之妇稚。卒不得食。莫为安抚。以致无赖兵勇。见其无所依归。掳而买之。有良民妇女而买入娼家者。有大家子弟而买为奴仆者。无蹂躏之苦。而有掳辱之惨。苟不于收复之时。亟为抚恤。甚非所以处穷民也。应请陛下饬下各省督抚。及带兵大员。凡遇收复城池。有米粮屯积者。不准兵勇分散。迅委妥员封储看守。以为抚恤之经费。斯下无失所之民。上有再造之德矣。他如重农桑。省赋敛。教树畜。皆守令当为之政。而不可缓者。今被兵省分。既蒙陛下加恩豁免钱粮。而甫经收复者。耕种之人必少。荒芜之地必多。州县到任之初。必先招集流亡。清理户籍。周历原野。察其勤惰。有不耕之田。则劝以播种。有无主之田。则官为雇佣。收其所入。以立社仓。俟其主既还而归之。无可归者。则入为官地。贫民无耕种之本者。以社仓所收贷之。不取其息。务使一县之田。无不耕之地。如是行之数年。而民有不

安其居不乐其业者乎。至州牧县令。必择清廉纯谨之吏为之。补缺之后。三年一考绩。称职者。许督抚从优保举。仍不令其去任。其有人地相宜。民情爱戴者。非有事故。不得迁调。所以重牧令而免骚扰。俾专心于民事也。此致治之本三也。天下之势。如人病痲。自顶至踵。几无完肤矣。前年收复安庆。而江浙之军务糜烂矣。今江浙渐有起色。而云南之回逆又猖狂矣。此方收复。而彼又失守。兵革无少休之日。闾阎无安堵之时。臣窃为 陛下忧之。夫攻复一城不如保守一城。未失而守御之。其势顺。既失而攻克之。其势逆。且今完善之区。皆饷源所赖之地。民虽困疲。而田庐无恙也。地虽瘠薄。而物产所生也。克一城池。所得无几。失一城池。耗财不少。如江南之金陵苏常等处。远则十年。近则三四年。糜饷数百万。尚无克复之期。岂逆贼踞之而牢不可破。官兵处之而万不能守乎。此理之必无者也。臣愚以为贼至不守。弃城而逃者。当从重治罪。不少宽贷。其守至一月之后。实系援兵不至。而城池被陷者。当奏免其罪。就近军营不发兵往援者。与失守人员同罪。庶令守土之官。知偷生而逃者。万不能生。效死弗去者。犹可不死。则欲谋自全之计。不得不存坚守之心。能一方之民。即能保一方之财。此当今之要务四也。

然而言抚字。则必有抚字之人而后可。言守御。则必有守御之人而后可。臣不敢谓天下之无才。而一省之中数十州县。欲其人人皆为廉吏。人人崇俭德。人人尽抚字之心。而讲守御之备。其势有甚难者。需材甚急。而得材甚少。则且以州县亲民之官。至要之职。而委之于铨选。限之以班次。臣恐仕途之壤。靡所底止。不独捐输中多鬪之员。即科目中亦少廉能之吏矣。夫今日之举贡生监。即他日之州县。今日之翰林。即他日之督抚学政。既入仕途者。其习不可复洗。未入仕途者。其习犹可挽回。则欲培养人才。首重教职。欲严教职。尤在学政之得人。凡教官之贤否。学政得以察之。而随时考绩。分别保参。则教官无旷职矣。而又必严其选教之途。验其立品之实。计其课士之程。开其保举之路。非恩拔优副贡生。不得捐教。非言坊行表之儒不令到任。士之有实行者。教官详之学政。而不徒取其文字之末。教官之立法善者。学政奏之 朝廷。而不必限以升转之阶。如是而行之数年。则举人进士中。必有砥砺廉隅抱负非常之才出焉。以为翰林。则非专工乎诗赋。以为州县。则必有益于民生。此当今之要务。致治之大本五也。处今日而言捐输之滥。抽厘之弊。明知其滥而不能减。明知其弊而不能裁。臣不敢执迂阔之见。而为此无益之论也。然而捐例不严。无以澄吏治。抽厘无度。何以去民病。向之劝捐犹曰损有余以补不足也。今之纳捐有贫士迫于衣食而借贷以捐者。有丞尉耻为小吏而捐升州县者。有州县刻剥小民而捐升道府者。 陛下但知捐数之多。而不知百官之报效者。皆

陛下之民脂民膏也。捐生之报效者。如商贾之资本。而欲取偿于民脂民膏者

也。无益于下。即无益于上。有害于民。即有害于国家。而各省抽厘。其弊尤不胜数。名目太繁。委员太杂。愈增愈广。利少弊多。捐数骤加。而物价腾贵。或一货而数捐。或一物而加至数倍。几于无物不捐。无人不捐。其名则出之商人。其实则加之百姓。无损于商而大病于民也。诚能使内外臣工。崇节俭以省费。举廉吏以养民。则损例亦可稍严。而抽厘之政。亦可稍减矣。臣知此议。部臣必以为不然。而医者之用药。不以苦口而废其方。耕者之芸田。不惜小草而伤其稼。何也。弊不去则利不兴。此当今之要务六也。臣每见缙绅子弟。不务读书而专精会计者。其家不昌。谋国之臣。不顾民隐而上下交征者。其国必敝。今诸臣争言筹饷而不思饷之所以穷。陛下亦虑无财。而未知财之所以裕。知县黎庶倡罢捐之议。进行钞之说。而不知天下之漏卮。非空钞可以补苴。捐输之窒碍。非一言可以立罢。此臣所以不惮烦言。愿陛下与王大臣等。兴俭举廉。得人而治。不必以理财为汲汲也。然欲致得人之盛。必先正取士之原。务在破除积习。策励躬行。不以八比小楷为科第之阶梯。而以孝弟廉洁为学问之根本。臣一介书生。见闻浅陋。不足知政治之得失。民俗之利病。但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恭逢陛下诏求直言。大开忌讳之时。不敢引嫌避咎。以自安于缄默。用竭愚忠。略抒所见。伏乞陛下恕其干渎之罪。俯赐采择。天下幸甚。

杜渐防微疏同治二年十月

祁寯藻

臣等恭阅邸抄。本月十四日。御史刘毓楠奏请崇尚节俭屏绝浮华一折。奉  
上谕。逆氛肆扰兆姓流离正君臣交儆之时岂上下恬熙之日我两宫皇太后  
痛念山陵未安民生未奠孜孜求治宵旰不遑所有内廷供奉业已随时酌减尔  
内外大小臣工宜体此意及时振作共济艰难毋蹈奢靡之习贪耳目之娱用副朝廷崇  
实黜浮无敢戏豫之至意等因钦此。中外臣工。祇承训诫。自罔不力求俭约矣。  
而臣等犹有过虑者。皇上冲龄御极。智慧渐开。当此释服之初。吉礼举行。  
圣心之敬肆于此分。风会之转移即于此始。则玩好之渐可虑也。游观  
之渐可虑也。兴作之渐可虑也。嗜好之端开。不惟有以分诵读之心。而海内之  
仰窥意旨者。且将从风而靡。安危治乱之几。其端甚微。而所关至巨。可无慎  
乎。方今军务未平。生民涂炭。时艰蒿目。百孔千疮。诚如圣谕。正君臣  
交儆之时。非上下恬熙之日也。伏愿皇上恪遵慈训。时时以忧勤惕  
厉为心。事事以逸乐便安为戒。屏玩好以节嗜欲。慎游观以定心志。省兴作以  
惜物力。凡内廷服御。一切用项。稍涉浮靡。概从裁减。虽向例所有。亦不  
妨量为撙节。如是则外物之纷华。不接于耳目。诗书之启迪。益敛夫心思。将  
见圣学日新。圣德日固。而去奢崇俭之风。亦自不令而行矣。臣等区

区愚悃。为杜渐防微起见。不揣冒昧。谨合词恭折具陈。伏乞 皇太后  
皇上圣鉴。

请禁太监演戏疏同治二年

贾铎

奏为敬抒愚忱。仰祈 圣鉴事。从来君心之敬肆。关系天下之安危。古帝王念兹在兹。时懍非凡之贡。弗畏人畏。常忧耽乐之从。凡所为好恶有必谨。视听有必严者。虽国家承平无事。犹且业业兢兢。无敢戏豫而况其在多事时也。伏查同治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奉 上谕。本年十月释服后除朝廷大典均仍照常举行外至万寿礼节向有赏王公大臣听戏筵宴着一并停止所有升平岁时照例供奉俟 山陵奉安候旨遵行其咸丰十年所传之民籍人等永远裁革钦此。臣恭读之下。仰见我 皇上孝思纯笃崇实黜华之至意。乃近日风闻内务府。又有太监演戏。将库存进贡缎疋。裁做戏衣。每演一日。赏费几至千金。窃思皇上自咸丰十年以来。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旋以 冲龄践阼。寅绍丕基。全赖 两宫皇太后励精图治。勤求上理。现值逆氛滋扰。生灵涂炭之时。方将宵旰不遑。何暇演戏为乐。臣再四筹维。或系内监人等。信口夸耀。任意妄谈。抑系内务府官员。藉此逢迎。为侵渔肥己之计。以致道路传说。纷纷不一。诚恐传之日久。中外军民缺望。所关匪浅。请 旨密饬总管内务府大臣。速行禁止。用以杜渐而防微。并吁求 两宫皇太后。念切时艰。倍加惕厉。庶 朝政可期肃穆。而外患不难荡平。则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 圣鉴。

请慎择宦寺疏同治四年

穆缉香阿

窃维我 皇上冲龄御极以来。 圣学日深。则知识日广。而左右侍从之辈。尤宜豫加慎选。勿使将来蛊惑 圣聪也。溯自汉末以及前明。朝政之失。半由宦寺。盖宦寺进身之始。每以小忠小信。便捷逢迎。无非善其固宠邀恩之计。及至党与已成。则骄肆专横。而箝制其上。虽英明之主。竟有百计不能除之者。当时臣民。无不切齿痛恨。终归无可如何。我 朝 列圣相承。远迈前代。不但不准此辈干预政事。虽应对进退之间。亦不假以辞色。使无由谗谄面谀。浸润肤受。是以二百余年。从无斯患。虽然。如此严防。尚有防不胜防之虑。而嘉庆癸酉之变。犹有通贼者。是此辈之反复无常。已有明征也。今 皇太后垂帘听政。早能洞悉其弊。杜渐防微。有鉴于前。不使宵小蒙蔽。所以知人善任。 朝政于以肃清。即数年后我 皇上亲政之时。亦断不致宠任此辈。貽事机。又何待臣下颺颺过虑哉。然殷殷献曝之忱。有不能已者。当此之时。正 圣学扩充之际。虽臣工皆能尽心辅佐。而宦寺尤宜加意斟酌



。臣以为宦官之设。无非效奔走供指使而已。万不可使年轻敏捷之人常侍左右。请 皇太后选择忠正老诚者。为我 皇上朝夕侍从。庶将来亲政之时。必不致受其欺蒙蛊惑。而无疆之 圣德基此矣。臣愚昧之见。用敢披沥直陈。不胜战栗悚惶之至。

金陵告捷请加敬慎疏同治三年七月

吴廷栋

窃臣恭读本月初三日 上谕。自古君臣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即令今日已治已安犹当戒慎恐惧不自满假等因钦此。方今江宁克复。元凶授首。四方指日荡平。普天臣民。同深庆幸。乃 圣心犹戒慎恐惧。不自满假。淳戒统兵大臣督抚等。及内外大小臣工。慎始图终。无荒无怠。此诚四海臣民。万世无疆之福也。而臣窃有虑焉。万方之治乱在 朝政。百工之敬肆视 君心。事不贵文贵其实。下不从令从所好。敢为 皇太后 皇上敬陈之。夫治乱决于敬肆。敬肆根于喜惧。从古功成志遂。人主喜心一生。而骄心已伏。宦寺即有乘此喜而贡其谄媚者矣。左右即有因此喜而肆其蒙蔽者矣。容悦之臣即有迎此喜而工其谀佞者矣。屏逐之奸即有窥此喜而巧其夤缘者矣。谄媚贡则柄暗窃。蒙蔽肆则权下移。谀佞工则主志惑。夤缘巧则宵小升。于是受蛊惑。塞聪明。恶忠说。远老成。从前戒惧之念。一喜败之。此后侈肆之行。一喜开之。方且矜予智。乐莫违。逞独断。快从欲。一人肆之于上。小煽之于下。流毒苍生。遗祸社稷。稽诸史册。后先一辙。推其故。祇因一念之由喜入骄而已。军兴以来。十数省亿万生灵。惨遭锋镝。即倡乱之民。莫非 朝廷赤子。大兵所加。尽被诛夷。 皇太后 皇上体上天好生之心。必有哀矜而不忍喜者。况旗兵乏食。根本空虚。新疆缺饷。边陲摇动。兼之外患偪处。窥伺要求。异端肆行。人心煽惑。岂惟不可喜而实属可惧。假使 万几之余。或有一念之肆。虽 纶音告戒。而臣第奉为故事。多方且视为具文。积习相沿。徒为粉饰。将仍安于怠惰废弛矣。是非坚定刻苦。持之以恒。积数十年之恭俭教养。有未易培 国脉复元气者。夫上行必下效。内治则外安。而其道莫大于敬。其几必始于惧。惧 天命无常则不敢恃 天。惧民情可畏则不敢玩民。惧柄暗窃则谄媚必斥。惧权下移则蒙蔽必照。惧志易荡则谀佞必远。惧邪易升则夤缘必绝。凡皆本于一心之敬而已。盖惧者敬之始。敬者惧之实。敬则 大智愈明。神武愈彰。 天之明命。常顾于目。民之怨咨。如闻于耳。 一人笃恭于上。盈廷交儆于下。帅知惧。必协力以靖余氛。残寇无难尽扫。大吏知惧。必竭心以图善后。灾黎将庆更生。而 宵旰勤劳。仍复其难其慎。日与二三大臣开诚布公。集思广益。无欲速。无见小。一切抚绥培养安内怀远之要。无不次第筹其万全。庶几 至诚无息。久道化成。绍 祖宗富有之大业。开

子孙无疆之丕基。是皆由 皇心之敬成。而实由 皇心之惧始也。要之存亡决于敬肆。敬肆根于喜惧。唐太宗身平雄。贞观之治。轶于汉文。而以骄矜致悔。明皇亲定大乱。开元之治。等于太宗。而以泰侈召祸。若夫帝舜之治。至于地平天成。大禹犹戒以无傲无慢。而虞书首曰钦。此所以成中天之运也。武王之治。通于九夷八蛮。召公犹训以玩人玩物。而丹书首曰敬。此所以永八百之祚也。喜而肆者如彼。惧而敬者如此。易传曰。危者使平。易者使倾。惧以终始。其要无咎。诗曰。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可弗以为永鉴与。

同治三年七月奉

上谕吴廷栋奏金陵告捷尤宜益加敬慎一折剴切敷陈深得杜渐防微之意朝廷宵旰焦劳无日不以奠民生培国脉为念中外臣工亦当体朝廷兢惕之心各矢忠赤实力筹划务策万全以期海隅乂安闾阎乐业有厚望焉吴廷栋折着交弘德殿用资省览欽此  
大局关系疏同治四年

孙翼谋

奏为沥陈愚忱。仰祈 圣鉴事。窃臣学识迂拙。忝列言官。夙夜悚惶。思竭愚夫之千虑。而终无一当。故不敢冒昧而易于言。乃今日正有不能不言者。臣惟机趋于所渐移。而患出于所不备。自 皇上冲龄御极。典学为先。未遑亲政。 皇太后万几躬理。特崇懿亲。以重寄。使之宣 上德而抒下情。恭亲王以议政之权。处危疑之日。此即洁己奉公。尚恐有难宽责备者。况乃身蹈愆尤。 朝廷能为至亲而稍恕乎。 皇太后 皇上严旨昭垂。使之知愧。 德量优容。使之知感。 天地覆载。永无既极。为恭亲王一身计。固诚曲为保全矣。抑臣区区之愚。更有过虑者。今外难尚未尽平。民气尚未尽复。帑藏之度支。尚未尽裕。善后之事宜。尚未尽筹。言用人。则是非之议论。或无定评。言行政。则通变之权宜。非拘常例。诗曰。发言盈廷。谁敢执其咎。无一专任之人。此后之执咎者谁耶。诸王等之于恭亲王。均有戚戚具迓之情。怡怡友于之爱。或引鉴乎前车。循 朝班之常礼。严谨太过。忠悃难通。至部院各大臣。每日预备 召见。而进趋不过片时。对答不过数语。即章疏敷奏。亦或未能率臆尽陈。浸假而左右近习挟其私爱私憎。试其小忠小信。要结荣宠。荧惑 圣聪。必至朝野之气中隔。上下之信不孚。或和光以取声名。或模棱以保富贵。虽 法宫听政。自有权衡。意外之虞。万不致此。而其渐要不可不防也。伏念 皇太后 皇上至诚充积。何所不格。湛恩沾被。何所不容。凡大小获咎人员。苟有回心向道之机。无不在弃瑕录用之列。况恭亲王谊同休戚。更可予以自新。庶裁抑而警其已往者。所以为义之尽玉成。而勉其将来者。所以为仁之至。臣为 国家大局关系起见。非为恭亲王一身进退起

见。至可否 酌赏录用。以观后效之处。恭候 宸断。臣不胜战栗冒渎之至。

请忧勤节俭疏同治十年

谢维藩

奏为时局艰危。吁恳忧勤节俭。以固 国脉而弭乱端。恭折仰祈 圣鉴事。窃维自古国家兴于俭约。败于奢侈。安于惕厉。危于放纵。人君躬行节俭。岂惟撙财用惜物力哉。将以清心寡欲。使耳目玩好之物不接于前。斯窥伺迎合之端无自而入。用能庶政清明邪慝不生也。伏见 皇上大婚典礼。采办修造等事。为费过巨。夫以 皇上万乘之尊。举行大典。即竭天下财力。谁曰不宜。然而古帝王当国家全盛之时。犹不忍稍事奢华。同民忧乐。今西北兵燹数千里。人烟断稀。川湖连年水灾。荡析数省。奸民岌岌思动。近日各处河决。畿内淹没人民田舍数十州县。流亡满路。而异族偪处肘腋。挑衅各边。纷杂譎悍。祸变不测。此 皇太后 皇上卧薪尝胆之时。非暇豫安乐之日也。痛念庚申之变。 先皇帝乘輿播迁。中外鼎沸。薄海臣民。呼天号恸。顿足北望。诚不敢料事势若何底止。幸能一年之内。转危为安。仰赖 列祖 列宗。与 先皇帝在天之灵。亦我 皇太后 皇上忧勤惕厉有以致之。今以已绌帑项。供无底铺张。窃恐左右近习。揣摩夤缘。百弊交至。流极有不止于 大婚一事者。 皇上勤求念典之时。习观奢靡。亲迓玩好。既惧 圣德有累细行。民困诛求而供滥费。将益甚其愁苦怨泣之声。异族窥瑕衅而长戎心。且适堕其幸灾乐祸之计。譬诸病人气血亏损。外毒横攻。犹复日饫浓甘。助邪削正。又如强邻世。貌为和好。阴肆很诈。其家虑患备祸之不暇。反诸事疏懈与以可乘。欲免危殆得乎。伏望 皇太后 皇上念 祖宗创业艰难。与 先皇帝遗命付托。念念存起衰振敝之心。事事思创巨痛深之日。不以目前无事为可幸安。不以臣下不言谓无大失。不以小忠小信为爱君而受其蒙惑。不以饰金饰玉为美观而期于治平。省一分 国用。活一分民命。固一分人心。轻一分边患。微臣目睹时局。实不忍畏罪不言。谨昧死陈奏。伏祈 圣鉴。

大婚典礼宜崇俭疏同治十一年

倭仁

奏为 大婚典礼。宜崇俭以光 圣德。恭折仰祈 圣鉴事。本年二月。准内务府行知各衙门。恭查 大婚礼节。敬谨预备等因。伏思宫廷系四表观瞻。节俭始于躬行。斯风化及于海内。上行下效。理固然也。昔汉文帝身衣弋绋。罢露台。以惜中人之产。用致兆民富庶。天下义安。明帝马后服大练之衣。史册传为美谈。此古事之可征者也。我 朝崇尚质朴。 列圣相承。无不以

勤俭为训。伏读 世宗宪皇帝圣训。朕素行不喜华靡一切器具皆以适用为贵此朕撙节爱惜之心数十年如一日者人情喜新好异无所底止岂可导使为之而不防其渐乎。 宣宗成皇帝御制慎德堂记。亦谆谆以作无益害有益示戒。

圣训昭垂。尤足为法万世。近闻内务府每年费用。逐渐加增。去岁借动部库百余万两。 国家经费有常。 宫廷之用多则军国之用少。况内府金钱皆闾阎膏血。任取求之便。踵事增华。而小民征比捶敲之苦。上不得而见也。咨嗟愁叹之声。上不得而闻也。念及此而痾瘵在抱。必有惻然难安者矣。方今库藏支绌。云贵陕甘。回氛犹炽。直隶山东河南江浙等省。发捻虽平。民气未复。八旗兵饷折减。衣食不充。兼之他族偏处。尤须预储财用。以备不虞。此焦心劳思之时。非丰亨豫大之日也。 大婚典礼繁重。应备之处甚多。恐邪佞小人。欲图中饱。必有以铺张体面之说进者。所宜深察而严斥之也。夫制节谨度。遵 祖训所以检身心。崇俭去奢。惜民财即以培 国脉。应请 飭下总管内务府。于所有应备之物。力为撙节。可省则省。可裁则裁。总以时事艰虞为念。无以粉饰靡丽为工。则 圣德昭而天下实受其福矣。臣愚昧之见。披沥直陈。伏乞 皇太后 皇上圣鉴。

时势可虑请停园工疏同治十一年

李宗羲

奏为敬摭管见。恭折密陈。仰祈 圣鉴事。窃自江宁克复以后。削平捻逆。中原肃清。本年滇黔军务。陆续蒞事。西路回逆。惟肃州尚在负隅。余亦以次底定。推原其故。皆由 皇上御极以来。敬奉 皇太后懿训。兢兢业业。以节俭为天下先。用能成 中兴之郅治。廓无外之宏规。此诚千载一时之盛事也。然就今日之时势论之。若遽以为已治已安。臣窃以为未可。敢就愚虑所及。敬为 皇上缕晰陈之。泰西各国。通商传教。已半天下。今年东南小邦。接踵而至。此皆纷错各海口者也。即就陆路而论。伊悬阻。事机叵测。他如云南之大理。虽经克复。颇闻外人有窥伺之心。越南与广西毘连。闻其地已被他人蚕食。且勾结粤匪余党。窜伏其中。万一兵戈四起。患有不可胜言者。此外侮之可虑者也。军务戡定以后。余孽萌芽。不可究诘。近年如广德之关汶桂。固始之李六。靖安之温开接等匪。聚众掠城。视为常技。本年如福建崇安湖南临湘江西安远教匪。时复啸聚。虽藉防兵之力。旋即扑灭。而各处伏莽之多。有所谓斋匪者。有所谓哥老会者。有所谓安清道友者。诛不胜诛。防不胜防。征营未能尽撤。转饷正无穷期。其所取者藉资厘金。无非以商民之膏血。充兵勇之口食。边塞之悉索难终。闾巷之怨咨时作。此内患之可虑者也。水旱灾。事所恒有。然如直隶永定河之水。年年漫口。东省自黄河改道后。时时溃决。则非常之灾。其受害不止千里。若欲大举治河。非数千万巨款不可。尚以帑

藏空虚。迁延未办。今年各省旱灾。甚于往年。江南亢旱。年谷仅及五成。自九月至十月。迄未得雨。臣本籍四川。闻成都省城。水深数尺。阴阳之理。感召极速。雨旸未能时若。臣心时切悚惶。此天时之可虑者也。天下之安危。以人心风俗为枢纽。粤匪煽乱。十有余年。被其害者。创巨痛深。一旦出水火而登衽席。自宜悔过迁善。以迓天和。臣察看各处情形。人心之浮嚣如故。风俗之奢侈更甚。加以富商显宦。坐拥雄资。而穷檐小民。欲求一饱不得。近日轮船畅行。长江民船。几至失业。盖不均则不平。势所必然。此人事之可虑者也。凡此数端。或已征诸实事。或尚伏于无形。易有之曰。夕惕若厉无咎。书有之曰。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汉臣魏相每遇风雨灾变。辄以上闻。宋臣李沆有言。四方水旱盗贼之事。人主不可不知。诚欲以忧勤惕厉之心。为补救维持之计也。臣愚以为自古盛德之君无不居安思危。筹天下之全局。尤必斥奢崇俭。惜天下之公财。比年以来。内务府传办较多。上年四月。户部以大婚用款已及千万。奏请分别停缓。四月以后。所费尚不在内。幸蒙 皇上特颁谕旨。飭令撙节动支。中外臣民。捧诵 诏书。无不呼欢称颂。近闻有修理 圆明园之事。经御史沈淮奏请从缓。亦蒙明降 上谕。布告天下。特以 两宫皇太后燕憩无所。略加修葺。非以饰游观也。仰见 圣天子大孝性成。躬行节俭。历久不移。夫帝王之孝与庶人异。庶人养亲不外养志而已。至若帝王。则在善继善述。克长克君。四夷宾服。百姓乂安。合万国之欢心。为 九重之色。养憩游之娱。犹其末也。臣伏愿 皇上俯察近事。远鉴往古。念时势之危险。悯物力之艰难。不以为伴奂优游之日。而以为卧薪尝胆之时。前项工程。仍请缓办。至 殿廷之营缮。可省者省之。 宫禁之服御。可减者减之。裕四海度支。为万事根本。或者外侮潜消。内患不作。天时固可感应。人事亦可转移。此中肇端甚微。关系甚大。臣仰荷 皇上特达之知。受 恩深重。智识短浅。稍有所见。不敢不披沥上陈。区区愚诚。谅蒙 圣慈垂察。所有敬摭管见缘由。理合恭折密陈。伏乞 皇上圣鉴。

请力除四弊疏光绪四年

宝廷

窃以为祈祷诚不可废。而所恃以格天者。惟在以实心行实政耳。 宫闱敬怠。非外人所及知。窃愿 皇太后默自省察。历年以来。有无汰侈苛刻。逸豫旷怠足以上干天和之处。有则力改之。不可因陈事不说。遂自回护。尤必当见诸实事。不可但以遇灾修省。托之空言。将天变可畏。存之于心。时怀战兢恐惧之念。至诚所积。自能感通。所谓应天以实不以文也。今事事废弛。弊不胜指。姑言其大端。盖有二焉。一曰不知缓急。一曰有名无实。臣工有言。必飭部议。部议必驳。幸而不驳。亦必久之始得议准。迨发交各省。又久之始得施

行。而所行仍不过虚文塞责。姑就振务言之。山西请拨漕粮。迫不可待。再经陈请。始得允行。饥民望振。急于望雨。前拨山东漕粮。今已数月。何以尚未能齐。此皆不知缓急也。京师自去秋议行平糶。今春乃有定局。而市价仍未能平。此既不知缓急而复无实也。更有见小畏难二弊。徒知仓储之足惜。而不知邦本之是忧。徒知国用之易亏。而不知民心之易失。此见小也。谓切直为好名。相率隐忍。谓振作为喜事。相率偷安。以雷同诡随为和衷。以谄卸取巧为练达。此畏难也。古之民死于虐政。今之民死于仁政。虚应故事。缓不济急虽有仁政。无救于民之死也。古之事误于新进纷更。今之事误于老成持重。畏难苟安。见小则贻误大事也。最可悯者。晋豫二省之民。半已饿死。而未敢生变。亟加振恤。尚恐无济于事。若再因循疲玩。坐视不救。将听其尽死耶。抑待其生变邪。既不发仓平糶以安内。又不留漕散振以安外。守此数十万石红粟。将安用之。设有变动。虽尽倾太仓。岂足供军储哉。古贤君每值天变。恒下罪己之诏。引咎自责。愈征圣德。今言者有所指陈。不惟不引咎。且多方粉饰。自弥阙失。此皆枢臣之深心。为君文过。即以自文。立言非不得体。恐惧修省。固当如是耶。天人之际。呼吸相通。迩来祈雪。则应以微霰。祈雨则应以轻阴。上帝至仁。亦若准朝廷所施于民者。稍稍应之。犹不可发深省乎。臣所言四弊。乃今天下之通弊。上自朝廷。下及内外大小臣工。举不能免。伏乞下诏自责。并严责诸臣力除积弊。以上回天怒。维国事而济民生。民心既顺。天心亦通。若四弊不除。欲天下治难矣。

覆上汪尚书书

梅曾亮

前由陈中书所递至赐书。伏读数过。鸿章巨字。光辉薄星辰。声气谐韶濩。如高山深谷。猝然临前。鲜不变色却步。而蜿蜒迤邐。千里始尽。不测其气脉之所终。非明公盛德鸿才。达于政治之体要。孰能言之。非谦尊下士。不间于势分之远迩。孰为言之。然则推公之心。其有以卑位自嫌。而不敢自进其说者。固宜得弃绝之罪于大君子。而未离乎卑陋之见者也。夫君子在上位受言为难。在下位则立言为难。立者非他。通时合变。不随俗为陈言者是已。昔苏文忠说仁宗以有为。谏神宗之兴事。非更变多而锐气消也。所值之时异也。贾生一见文帝。而劝以削藩国。系匈奴。知文帝所谦让者在此也。故欲救其弊而扶其偏。使其虽从吾言。必不至过而为患。不然。则谊者亦晁错王恢矣。岂惟贾生。书之戒成王曰。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戒康王曰。张皇六师。无坏我高祖寡命。使遇秦皇汉武之君。则斯言岂不为祸。夫言之非其人而为祸者。得其人即能为福。若伪尚书则不然。其时自唐虞至夏殷周之久也。其君自尧舜至太甲之不类也。而其词茫茫昧昧。惟取宽绰而无疵者。涂附增加。如出一口。虽举

其篇而互易之可也。如是之言。即言非其人而不为祸。然未可谓之为知言也。汉哀帝底劓鼎臣。守相有罪。交臂就死。而息夫躬方劝以立威刑。元帝慈爱恭俭。非所难也。失在于不断不明。而贡禹所陈。皆讳所难而责所易。人皆知息夫躬之为佞也。而岂知禹之佞甚于躬哉。夫言有托于经而甚尊。出于口而无弊。予人主以易缘饰之事。可受之名。而实无益于人国者。固君子所宜深察而明辨之者也。曾亮尝持此说以观古人。已有所作。亦推此意。惑于自信。谬于自知。深恐不应经义。违师法。非大君子中正之道。辄取近作论事二篇。录呈左右。惟明公不惜教诲而深裁之。

### 答沈舜卿先生书

吴廷栋

某目击时艰。无力挽回。本不敢恋此一官。贻讥尸素。又不敢借口图报。稍失素守也。东省吏治废弛。积习甚深。若非振聋启聩。先从人心廉耻。大加整顿。难望挽回。仅此张皇补苴。苟且目前。恐终无济耳。黄河决口。既不能塞凡横流所经。岁有改徙。不但水灾已成定例。且日有加甚。捐输久竭。振无资。土匪因之时时窃发。其愚民之不聊生。亦可想见。然大局虽糜烂至此。而根本实犹未伤。若得一二人从本原处补救。亦非竟不可为力。盖国家深仁厚泽。培养二百余年。人心甚固。又值圣主在上。虚衷求治。仁明宽大。惟以爱民为心。诚使有一二知本务者。能将顺其善。辅养君德。以读书穷理清心寡欲为知人之本。夙夜孜孜。一意求贤共治。而崇奖直言。绝去自圣之心。以通下交之诚。首择宰辅军机及部院大臣。相与讲求治道。使荐举各省督抚藩臬以重其选。然后责内外大臣各精择属吏。如有特出之才。皆得不时登荐。以待擢用。又必重廉耻之防。开功名之路。如有以赃败者。重坐举主。惟信赏必罚。力振姑息欺饰之弊。又以其间沙汰内外员兵。以清官制营伍。而躬履节俭。严立法制。凡侈靡淫巧无益之费。概行禁绝。一切以次整理变化。以渐以期。反风俗于醇朴。要必在君志先立。规模先定。上下一心。设诚致行。济以果断。将不崇朝而人心转移。而以其钻营之智。奔竞之才。共趋于兴事赴功矣。来示称曾涤生侍郎书。谓当今之务。在行善政以养民。资民力以养兵。为洞见救乱之本。是则然矣。窃谓必先正君心以取人。得人以善政。则又本中之本也。诚知此。则所当忧者正大。一时之匮乏。小丑之滋蔓。又何足深忧哉。若如今之所谓急则治其标者。凡一举动一设施。皆自剥丧其元气而已。又岂知愈急则愈宜治本。且舍是而无可措手乎。去岁部议。直隶由今春始。钱粮搭收三成大钱。上谕有不遵行多收银者。以枉法赃论。通省哗然不靖。虽明知窒碍难行。无人敢发一言。入觐时。因陈大钱之弊。反复辨难。竟得圣心豁然意解。洞悉其弊。复见当事及主斯议者。剖辨益力。亦无不以为然。可见进言

之道。只将利害之念除去。自然理明词达。真是非所在。自不可夺。后来新任谭竹制军同王大臣会议。竟将钱粮收三成之议停止。惜乎不敢竟言大钱不能行。仍留此遗毒耳。制军履任。极力整顿。口碑载道。惟自请大钱数万。派州县缴银具领。人人不以为便。谤声四起。又可见政体必在顺舆情也。

上何小宋制府书同治十一年

杨德亨

亨无斯民责。日抱斯民忧。然迂腐学术。无当时宜。独曾侯相忘分下交。时或少效区区。而执事夙昔垂爱之殷。一如侯相。往岁。台从过金陵。亨破例先行谒见。今年三月。执事由苏抚权任江督。亨尚未晋谒。先陈明所知人才。凡此皆为图报从前知遇。亦或藉此少为斯民分忧也。此时心所欲言。不一而足。而未敢遽发。盖由同治五年以至今日。四五年契阔。彼此相知相信。未知能否如旧。是以欲言而仍中止。四月十八日荷蒙枉顾。二十九日亨晋谒。复蒙优礼。一如在安河时。足征夙昔爱士之深。不以分位崇高。少改常度。而心所欲言者。由此动矣。五月十六日因事晋谒。语次偶及去岁上曾侯相条陈。比蒙索观。窃以当今时事。朝政清明。内外大臣。和衷共济。中兴气象。诚堪歌颂。惟根本之地。似觉不无可忧者。此意藏之心数年矣。同治九年。侯相回任江督。亨略发其端。未尝尽所欲言。盖慎之也。兹幸遇执事诚切爱民。又深信亨。诸凡陈论。皆发于斯民一念。特为敬陈之。如是也。可否分别奏闻。庶几朝廷设法防微杜渐。永保无疆之休。如非也。请置之。一士子不以读书为事也。升平以后。士子争趋快捷方式。意图弋取功名。功名心热。志趣流于卑污而不自知。其间稍有气骨。不逐时趋者。反或笑以为迂。将来士风日下。不知何所底止。庠序中无纯儒。朝廷上焉得有名臣。此根本之地。似觉不无可忧者一也。一儒学教职不以表率为心也。乱后仕途太杂。捐纳保举。纷纷然来。太府怜其清苦。委曲调剂。于是委署者。不问贤否。例准送考一次。是明以教职为利藪。上以利藪处教职。教职亦因以利藪自处。而表率二字不复问矣。教谕训导。名义森严。一变而败坏至此。此根本之地。似觉不无可忧者二也。一学政大员不复顾名思义也。学政一官。为极清贵之品。朝廷特重简放。乱后举行考试。所有一切陋规。不蒙体恤稍减。乃反加重。且不问官绅能否应付。而以如此清贵之品。行为乃与市道无异。致令有心隐忧。无知述为笑柄。此风一播。将来必致浸成上下交征利世界。此根本之地。似觉不无可忧者三也。一人才造就无法。将渐至空虚也。无文犹兴。惟豪杰之士。下此皆赖君相造就。中兴人才济济。胡文忠曾文正二公造就最多。文正公造就苦心。吾所亲见。文忠公行世遗集。读之犹使人鼓舞兴起。二公既没。此风遂衰。国家所以造就人才在学校。今学校未足恃矣。所以拔取人才在科举。今科举又未足恃矣。功名一途



。将袭取者可以幸获。是驱天下之士。相率共趋于袭取幸获一途。而实学不复问矣。造就无法。人才将渐空虚。此根本之地。似觉不无可忧者四也。一良吏不获久任也。衙署如传舍。虽伊周无能奏功。升平以后。仕途人员拥挤。大府怜其清苦。委曲调剂。于是委署者无问贤否。例准取漕一季。窃以州县为亲民之官。矧经变乱。急须良吏培养元气。迁转太频。何能有济。上下不以民生为念。只图调剂候补人员。等而上之。 朝廷于督抚大员。亦觉迁转太频。此根本之地。似觉不无可忧者五也。

一劣员不见参劾也。乱后余生。百方栽培。犹惧无以生全。而劣员虎狼性成。侵渔计熟。不以百姓为赤子。而以百姓为鱼肉。所在多有。而桀黠者。往往借整顿好名目。巧图剥啄。为蒙蔽计。百姓恨入骨髓。无能上达。大府因亦漫信之。而不察其实。即明知之。亦或强为容忍。不深究。而地方于以糜烂矣。大府日以缉盗为心。而无形之盗。潜藏于州县中者。乃不委员密访。惩一警百。在大府亦或发于宽厚为怀。要之不察吏何能安民。不除暴何以安良。此根本之地。似觉不无可忧者六也。一厘金承办失体。渐失人心也。抽厘助饷。中兴藉以成功。惟行之既久。弊端丛生。迩来起比较例。弊更加重。商民颇多怨言。大抵利归中饱。怨归 朝廷。往年初起厘金时。大府明谕百姓。以 国家抽厘盖出于万不得已。军务一平。当复旧章。兹军务可谓少平。不但不复旧章。收数反更加密。若不及时酌量裁减。妥筹持久之策。恐东南民生。日见腴削。即协饷一宗。亦非东南所能久任。窃以为中兴得力固在厘金。此后失人心伤元气亦在厘金。见在督抚大员。大抵从艰难困苦中来。而承办委员亦半系读书人。为弊尚轻。将来势随时变。利权一入小人之手。祸不可胜言矣。此根本之地。似觉不无可忧者七也。一农夫不耐作苦。动起妄想也。本朝立法。最重培植元气。

圣谕十六条。深入人心。干嘉年间。风醇俗美。几于比户可封。其时农工老死田闲。日得钱三四十文。心愿已足。毫无别想。乱后人心大变。无复从前浑庞气象。时有不靖意思。推其根源。盖由于军务一兴。开出功利世界。此根本之地。似觉不无可忧者八也。一田亩不值钱。将渐荒芜也。曩日风气。我皖南最重田亩。民间有富字田打底之歌。往往祖父勤劳积累。置田十余亩。池塘灌溉。桑麻树植。百计经营。不辞劳费。子孙世守。永为恒业。此风犹仿佛古者重农之意。盖由 本朝立国。最重农桑。永不加赋。着为律令。迩来不然。转有累字田当头之谣。年丰穀贱。按亩私派者多。而地方官复不免有照亩摊派之举。若不严行改正。将恐以田亩为畏物。而渐致荒芜矣。逐末风盛。务本意微。此根本之地。似觉不无可忧者九也。一湘淮军营习气宜预思化导也。湘中民情。夙称浑朴。兵兴以后。大半从戎。国家得其死力。削平大难。而地方风气。因以大变。淮南亦然。亨以为席百战之余威。而加以骄淫之气。势

必难靖。见在功成宿将乡居。度必有潜移默化之妙。亨读诗至秦风集注。有云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然本其初而论之。岐丰之地。文王用之以兴。二南之化。盖由雍州水深土厚。其民厚重质直。以善导之。则易以兴起而笃于仁义。吾于湘淮亦云。宜及时化导。若不及时化导。深恐习气渐染。流弊必多。此根本之地。似觉不无可忧者十也。凡此十可忧。读书之暇。偶一念及。深为寒心。盖尝静思其所由致。而熟筹其所由弭。自古醇厚之风。百年培之不足。一旦败之有余。本朝列圣相承。一切胥从根本培植。法良美意。远迈汉唐。近因军务繁兴。大开保举之例。一时得人最盛。而风气之败实由于此。州县羞为。人人妄徼督抚之幸。数百金不满意。人人隐怀巨万之想。亨抚时兴感。追忆从前。醇浇大异。见在军务告竣。保举停止。而风气猝难救转。凡十可忧之所由致者。盖如此也。

咸丰八九年。亨挈家转徙。静观时变。尝思预有以弭之。以为人心所以正。风俗所以厚。人才所以成。罔不由学。前此学术败坏。酿成乱阶。当今日而思奏功。功成而无后祸。端须整顿学术。自古创业而不由学。必无以端本善则。数传而后。弊端将百出。唐之太宗是也。守成而不由学。必无以肃清乱源。数年之后。乱端将四起。唐之肃宗代宗是也。遐想乾隆嘉庆年间。家给人足。风醇俗美。治平之盛。几于唐虞。亨身沐德化。饮水思源。盖由顺治康熙创业之始。圣君贤相。专一讲究朱子正学。故立国大体。创始制度。尽美尽善。传之数百年。永无流弊。可见治法必由治道。治道必由正学。远征之异代如彼。近稽之本朝如此。其已然之效。盖有历历不爽者。即如粤匪乱起。东南半壁。人人宁为大清民而死。不甘从贼而生。英雄豪杰。耻为贼用。此岂能幸致与。亨壮年读书。专务穷经。而以钦定七经为主。其间异说纷纭。凡经御案折衷。罔不意味深长。道理归于至当。久之渐次读及学政全书。又久之恭读朱子全书御制序文。仰见崇儒重道。确宗朱子。其间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圣训可以模范百世。论者徒称羨本朝真切爱士爱民。而不知由于创业之始。圣君贤相。专一讲究朱子正学。故能灼见民为邦本本固邦宁道理。不为一切歧途所惑。嗜欲所夺。功效所由。不可诬也。今国家中兴。名为守成。无异创业。粤匪捻匪回匪。蔓延十七省。数年之间。一概荡平。武功可谓极盛。然以武功定天下。要必以文德安天下。文德者何。学术是也。亨不揣愚贱。辄为国家求长治久安之策。深愿执事奏请朝廷。恭奉国初为法。大端治道之本。朝廷知学。自能慎择师傅。辅导圣德。圣主知学。自能正身为天下先。所有立法用人。自能克去己私。一出于公。内而宰辅外而督抚知学。自能正身为属吏倡。所有因革黜陟。自能从民生起见。毫无不明不公之处。毫无瞻顾迟疑之意。大小臣工知学。自能诚心

为国。晓然共知民为邦本。一以民生为心。凡有益于民生者。极力兴之。有害于民生者。极力除之。不至于急迫。亦不至于因循。大小臣工。本真切爱民之隐。正身率物。士庶自然风动。无烦家喻户晓。自内而外。由上及下。罔不知学。有治人。又有治法。而所谓十可忧者。自默消潜化于不知不觉之中矣。

伏惟 皇上登极。立正奸佞典刑。军兴以来。专任曾侯相。一切放大员。皆密 旨下询。而后施行。九年山东丁抚军奏闻奄竖一案。立即就地正法。今岁岁曾侯相捐馆。立起彭宫保出山巡阅水师。揣 朝廷用意。似觉不徒巡阅水师。兼资弹压东南。即执事忽于往岁调任苏抚。与江督切近。 朝廷似亦有意。凡 宸衷默运之处。盖具有知仁勇全德。故能知明处当如此。且 登极之始。首择师傅。倭中堂等朝夕辅导。度 朝廷于学术。当早视为立国第一义。大臣幸遇 圣明如此。诚能破除安常习故意见。而进以法 祖之义。必当立蒙 嘉奖采用。特患见不及。或虽见及。而不为 朝廷一陈明耳。往岁亨旅寓皖省。其时执事职任方伯。约束州县十余条。拔良吏游子岱于政绩未着之先。即此一二端。足征素蕴。然而其时上有督抚。分位所在。终难直行己志。兹则可以直行己志矣。论者谓回匪未靖。海氛方烈。当以富国强兵为要图。然自古圣贤处变之道。总以内固根本为首务。根本为何。学术是已。学术者。人心所以正。风俗所以醇。人才所以成者也。人才盛。不以富国强兵为事。而国之富。兵之强。无一不由于此。何患内讧。何患外侮。论者又谓整顿学术一论。意在治本。未免旷日持久。见在治标方亟。不宜缓图。不知君相学问。在实事上辨是非。在此心上辨公私。此志一定。立见整顿。无旷日持久之可言。即如十可忧中。有须奏闻而权不在己者。有无俟奏闻可以直行者。亨以为宜一面分别可否奏闻。一面就力所能及整顿。整顿一事。可以少为斯民分忧。即是整顿学术中一端。所争只在实事上辨是非。在此心上辨公私耳。而辨公私尤为辨是非根本。亨质庸学浅。兼少阅历。今年六十八岁。精神衰损。学问荒落。已成老朽无用。徒以斯民一念。日廛梦寐。夫上下相交。各有当尽之分。去岁上曾侯相书有云。言而不中。由于寡识。其过轻。知而不言。由于寡情。其过重。辗转思维。宁以寡识得过。不忍以寡情自安。今之惓惓于执事者。犹去岁之惓惓于曾侯相也。临呈不胜惭惧之至。

## 卷十二 治体五治法上

责实

王柏心

为其事。未有无其实者也。计其功。未有不从实始者也。实立则名从矣。是置表以取影也。名存则实亡矣。是按图以索骏也。舍名就实者。万举而万有功。

得名遗实者。万举而万有弊。天下所以赴功远罪者。非恃吾能赏之罚之也。又非恃吾能信赏必罚也。恃吾赏当功。罚当罪。伪者不敢蒙。而似者不敢乱也。由君身而大臣。而庶僚百执事。由国而邑而乡。合之若一人。运之若一身。岂操术异哉。严杜其浮罔。切中其要会焉尔。是故令简而易明。法成而可守。明如日月。疾如风雨。贞如金石。此责实之效也。治之敝也。上以名责下。下以名报上。上曰必求诸法令。下亦曰必求诸法令。法令至繁多也。君若臣非能周览而尽识之也。则必举而任之府史之徒。夫英君察相盱衡默运于庙堂。百官有司奔走勤劳宣布于职守。卒之制取舍进退者。皆出于府史之徒。听其颠倒而失序则甚矣。狃于名之过也。狃于名。必好察。必好详。察者数也。详者末也。有天下者。任智不任数。操本不操末。无所不察则无所不蔽。无所不详则无所不遗。上所勾检者。唯名是从。下所覆告者。唯名是应非不励精也。而稽滞者如故。非不综理也。而增饰者相仍。名与名相求。名与名相蒙。然则法何由不蠹。令何由不圯乎。有匠于此。虚语般倕。实未尝亲斧斤也。而信之。则主人不免风雨之嗟。有医于此。巧陈卢扁。实未尝运针石也。而信之。则病者将有浸淫之困。一身之微焉。凡求安与生者。犹必务其实。奈何举国家之政。而相徇于名。属有丛脞之咎。将谁任之。且夫天下之心意。摄以神明者恒肃。摄以耳目者易玩。天下之事功。厉以志气者必集。厉以文法者多隳。与其法多而伪者蒙之。不如减法而去伪。与其令繁而似者乱之。不如蠲令而绝似。伪之生。唯实可以已之。似之淆。唯实可以正之。夫猎捕禽兽者。置罝也。操纵掩合者。人也。名。置罝之类也。实。操纵掩合之用也。委置罝于野。而曰吾纲目毕具。将坐待其获。委法令于府史。而曰吾纲目毕具。将坐致其效焉。虽大愚者犹信其不可已。

### 修约

王柏心

天下有要术焉。修约之谓也。以约则明。以约则定。以约则逸。不知夫为政者。将求其明欤。抑求其蔽欤。求其定欤。抑求其扰欤。求其逸欤。抑求其劳欤。行沧海者。察斗杓而已矣。齐方员者。执规矩而已矣。古者事。治亦。后世不能不趋于繁者。势也。事繁。而吾之繁者又倍焉。至乃疲耳目。殫神明。卒无以胜之。甚非驭繁之要也。夫政莫大于赏罚。善制赏罚者。取其巨者着之令典。余则默司吾意。使巧者无所探测。坚守其常。使后者无可推移。是故有不形之谕告。而谕告不能逮其神。有不勒之金石。而金石不能并其贞。无他。约故也。不善制赏罚者。无所不备。无所不详。千科万品。日以增加。奸未起而以智兆之。弊未开而以端启之。凡吾所谓疲耳目殫神明者。将禁奸祛弊也。今乃适以兆奸启弊。则何为劳劳焉增加无已哉。况夫未来之奸。有不能胜穷。未

来之弊。有不能胜科者乎。是故关防之令繁。而士益伪。比附之条繁。而狱日滋。何者。立法之始。本欲其筦于法之中。不知反遁于法之外。本欲其持于法之后。不知已于法之先。本欲召奇杰。而侥幸者辐辏焉。本欲杜豪猾。而诇张者萌芽焉。且夫关防之多。至不足召奇杰。比附之多。至不足杜豪猾。亦无为贵多法矣。镜之含明。非逐物而预构其形也。钟之储声。非厉响而起迎其叩也。老氏曰。圣人抱一为天下式。又曰。我无为。民自化。我好静。民自正。其知约也夫。其知约也夫。

### 审宜

王柏心

顺而布之谓之政。贞而守之谓之法。揆而协之谓之宜。政虽善。弗宜则滞。法虽良。弗宜则格。投丸于峻阪。六翩逊其疾者。形便也。决水于上游。驷马谢其速者。势利也。毂之转者善驰骤。枢之运者善开阖。治之宜者善张弛。度其宜。慎厥谋。罔弗修。操其宜。率厥功。罔弗从。知以辨之。仁以达之。义以断之。信以固之。审宜。而治道得矣。宜有四因。因天。因地。因时。因民。温肃肖春秋。舒惨肖阴阳。风雷雨露。綖钺之用也。七政五纬。宪令之符也。朏朏飞雩。察过者也。淫潦亢旱。愆愆者也。耕敛有候。开塞有期。先者躁也。后者慢也。是曰因天。九州岛之土不同性。五土之性不同植。下者谨蓄泄。高者广井渠。麓丰林木。泽任捕鱼。毋封其利。毋开其争。毋逆其理。毋竭其源。是曰因地。承弊则救焉。蒙业则安焉。汉高之除秦法。世祖之并郡国。减吏员。宋艺祖之削藩镇。承弊则救也。曹参之清净。霍光之与民休息。宋璟之善守法。蒙业则安也。井田封建肉刑。汉以下不能复者也。府兵租庸调之法。唐以下不能复者也。虚美不必崇。浮文不可尚。齐纨阿縞。以敌寒。不若羊裘。垂棘连城。以通商。不若泉布。酌其变。济其穷。是曰因时。风气有强弱。习尚有文质。勿炫之以智所未周。勿强之以情所弗安。翱翔乎云霓。饮啄乎江海者。鸟之常也。设组帐以处之。陈钟鼓以飨之。则曠而悲矣。驯服乎衔勒。饜饫乎刍豆者。马之常也。饰缁绋以衣之。列醯醢以荐之。则骇而矣。民可顺不可拂。可安不可扰。微而导之。使自蹈之。徐而喻之。使自赴之。是曰因民。夫为治者。无忧政令之不行也。忧其弗宜而已。如注尊然。不溢不竭。如操尺然。不赢不缩。下之从上。犹景响也。得其宜。何患弗从。若夫矜私智。泥古典。矫焉过正。胶焉罕通。譬行而求前。吾不知其可矣。

### 续枢言

王柏心

### 君臣篇

君道莫大于去疑。臣道莫大于去私。君莫急于选贤。臣莫先于不欺。君能断。

仁乃全。不能断。伤其仁。臣能公。才乃裕。不能公。丧其才。君尚察则臣饰诈。君好名则臣进伪。君治苛则臣避事。有君于此。封禅。罢贡献。躬服弋绋。器无文饰。则恭俭之君也。然舍其大而图其细。谓之贤于佚奢可矣。无益于治也。汉成帝临朝渊默。尊严若神。有恭之容矣。而外戚卒攘其权。唐文宗袖经三澣。有俭之节矣。而奄竖实制其柄。综核句稽。章奏皆亲览。牧令皆召对。则励精之君也。然周于近而遗于远。谓之贤于丛脞可矣。无益于治也。隋之文帝唐之德宗明之世宗是已。不妄谴呵。不轻杀戮。则慈惠之君也。然不操威福而行姑息。谓之贤于刻薄可矣。无益于治也。汉元帝明建文是已。畏慎者人臣之节也。孔光不言温室树。而输情王氏。李息慑于张汤。胡广赵戒屈首于梁冀。夫安取畏慎乎。报称者人臣之职也。以诗书进取。而以刀笔事上。阴伺人主之意。议平准均输。议告缙榷算。不闻其引义慷慨也。夫安取报称乎。宽靖者人臣之度也。王导不诛郭默。而陶侃讥之。萧俛崔植议销兵。而朱克融卒乱幽州。夫安取宽靖乎。有小国之君。有大国之君。有天下之君。有修职奉法之臣。有表率之臣。有社稷之臣。制节谨度。小国之君也。恤邻字小。翼戴王室。干不庭方。大国之君也。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使。天下之君也。举其职业。布其宪令。早夜以思。无敢越畔。修职奉法之臣也。甄功过。慎举劾。虚公以济之。廉洁以倡之。表率之臣也。忧国如家。能断大事。患未至则思防之。奸未进则思遏之。日夜询求天下之贤才。察其文武干略。缓急需人。则以告于其主而任之。是社稷之臣也。凡君积疑必矜明。矜生悞。悞生蔽。而情之通者寡矣。臣营私必怙宠。怙生骄。骄生忌。而才之进者寡矣。故贤君如天。贤臣如众星。天积刚以运其健。积阳以盛其光。廓然大公。执真宰而御万物。贤君法之。故政无不理。众星顺南北以经纬。秉寒暑以伏见。粲然成行。准躔度而佐二曜。贤臣法之。故纪无不肃。

### 信臣篇

记曰。为上可望而知也。为下可述而志也。贤君于其臣。礼貌以隆之。诚意以孚之。爵赏刑罚以驭之。明示好恶。唯其信而已矣。不信。则情弗通也。情弗通。则事弗济也。凡君之不信其臣者。必曰植党营私。于是有挟术任数以示不测者矣。有违众用舍以矜独断者矣。不知实导之植党营私也。奚以明其然耶。术数者。韩非错以此教始皇汉景。始皇能劫制其臣下。而不能制赵高之为乱。汉景用错言。衅启七国。幸错诛而止。任术数。则必尚察。尚察。则必寄耳目。所寄耳目。不必皆正人也。则必有小人起而迎合之。以发阴私举苛细为忠诚。于是小人又引其党。阳示孤立。无所附丽。实阴相比党。而阳倾善类。人君顾喜之。以为能破除朋党。其有二三忠直。志同道合。偶涉论荐。则必以朋党疑之。忠直者。虽欲以其信自结于主。而主愈不信。此任术数之过也。人主欲

用舍之权。操之于己。宜也。然议论必采之至公。以众论为朋党。而违众独断。任谋议者不必达治体。任兵戎者不必明孙吴。则燕失之于骑劫。楚失之于子兰。唐元宗失之于李林甫。德宗失之于卢杞。文宗失之于郑注李训。此违众之过也。夫君子自不为党。而不能不自为类。何者。律身之廉相类也。体国之忠相类也。任事之果毅相类也。相类必相悦。相悦必相引。又皆显然为之昌言于廷。无所避饰。小人异是。虽隐相比周而外示孤立善。匿其形。人主不察。反以君子为植党营私。以小人为危身奉上。一不信其臣。而举错失当至于如此。其视公听并观。按功罪定赏罚。动合人情者。得失相去。岂不悬绝矣哉。且人主挟不信其臣之见。凡廷臣有以公正相取者。即疑为朋党。则中材以下。皆将习于唯诺依违。以文具相蒙。幸免咎责。朋党诚破除矣。吾恐廉耻气节之亦相从而俱尽也。

### 明是篇

人君者。听群臣之言。因其当否而定从违。行黜陟以明国是者也。欲明国是。莫先于取谏臣所言。别白焉明着议论之是非。而昭示庙堂之裁决。谏臣以言为职。又当兴盛之时。人主宽仁大度。使得奋口舌。展胸臆。直陈无隐。未尝有建言获罪之事。不患其不言也。患其浮举不急。无当治要。或窥测风旨。上下而傅会之。人主又一切优容无所责。从违不由此定。黜陟不由此行。于是鲠亮者。无所伸其批鳞补牍之气。而脂韦庸下者。反得喋喋充位。自名报称。斯则国是之所以不明也。人主置谏臣以自辅。岂乐其喋喋充位。自名报称哉。毋亦有所鉴而矫之欤。窃意矫之之故。不过曰前世台谏。多受大臣指纵。门户攻讦。盈廷如水火。淆乱黑白。荧渎视听。相与倍公死党。置国是于不论。故为是以矫之。夫谏臣果出于倍公死党。则取其尤者逐斥之。余自不敢比周以犯上。若其无此。则不当取前代已往之弊。防其将然。故设是矫之。以消磨俊杰忠谏之气。徒使庸庸者得计。而于国计毫无裨益也。是故明主之于谏臣。所言善。则从而行之。奖而陟之。不第以优诏报闻。博容受直言之美名也。所言徒窥测风旨。上下傅会。则从而黜之。不第以优容无责。且推行其言也。若是者。凡以明国之有是而已。今夫人主恶倍公死党之臣。而矫枉太过。但取充位。则忠谏之士受转于无形之消磨者。盖十凡五六矣。大臣又承是意。遇保荐言官之时。阳戒而阴喻之。欲其摧锋敛锷。无咎无誉。则忠谏之士受转于无形之消磨者。十又七八矣。其蹇谔不挠者。惟二三俊杰耳。虽不见谴责而无所表异。迁擢亦不及。久之而窥测风旨上下傅会者。且循资格转高秩矣。而望国是之有裨不已左乎。然后知容言之无以胜于拒言也。然后知开言路之适以塞言路也。

### 官才篇上

或曰。取士之数。今则浮于古矣。而才不适用。意者官才之法宜变也。盍复帖

经若策论乎。曰。无益也。徒长其伪。盍复九品中正与上书自荐。曰。无益也。适启其偷。然则法无善于今之科目乎。曰。未易言也。近世用才。惟进士一科。礼闈既有常额。遇庆典复增置。以十年约之。当取士二三百人。何才之多且易也。奇伟非常之士。或不入其中。而浅夫小智。及束发之童。反攘臂得之。国家设科。以待奇伟非常之士。非以待浅夫小智束发之童也。而所取若此。则法之不足恃也明矣。且夫以天下之大。需才之急。所取又如是之多且易。则宜有贤者出乎其间。然而才恒不适于用。是非尽士之过。亦法之过也。凡才视乎其自养与上之所养之。得之既易。取之又多。人人有速化之心则气不靖。气不靖则蓄不深。蓄不深则以其涂泽附会之术施之政事。庸有济乎。又况所业非所用乎。今纵不能尽变取士之法。则请减礼闈之额。三存其一。遇庆典无增置。留此一途。以处中材。若夫奇伟非常之士。则惟天子亲行制科始能得之。勿专取词艺。惟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茂才异等。乃得举。或参用司马光十科之议。间五六岁。或八九岁。一行之。责行省大吏应诏举才。天子凭轩策之。所取无常额。取者皆俾其自占。授以职事。效则迁职。举者有赏。不效则罢斥。罚及举者。又令学士仿唐制。得荐举山林有道之士。时时为天子纳说。视所荐真伪定赏罚。此则养之厚而进之广。不变法而辅法以收才。庶几少有补乎。或曰。减常额则诚然矣。若所言制科荐辟诸法。亦有冒进者。是安保无弊。曰。等弊也。坐视其弊而不变。与逆料其弊而格不行。均之无当于官才。王者之于人才。始之甄陶变化以靖其气。其气既靖。则磨厉激扬。振拔而鼓舞之。使奋于功名之路以致其用。夫以四海之广。士民之数。能言之类。其指世陈政。言成文章。质之先圣而不谬。施之当世合时务者。未尝无人也。事会交乘。文武干略。中外待以救时而纾困者。又未尝不旦夕引领也。诚于此时稍破常格。广其途而进之。核其真而用之。精神意气。足以感召天下之豪杰。使之呈才效异。奔走阙廷。昔燕昭弱国之主耳。筑台拜士。士争趋之。卒以强雄。况乎总壹海内。陈爵赏以风示四方之士者哉。如必逆计其弊。谓不若专守今之所行。则此法行之且五六百年矣。三代之制皆可变。此法独胜于三代乎。且治天下者。欲得士而任之。将任之奇伟非常者乎。抑任之浅夫小智束发之童乎。

#### 官才篇下

天下之才。既广其途以进之矣。能使官当其才。展布于用。上佐君相知人之明者。则在吏兵二尚书。非知人与知兵者。不得居此职。二尚书得人。则文武之士。竭尽智能。何政不修。不得人。则阉在位。张官布职。尽虚设也。此最国政治忽之本。不可轻也。所谓铨选者。在辨别贤否。与材器所宜。不仅以年劳为高下也。董生有言。小才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才虽未久。不害为辅佐。诚贤耶。当先以告。诚否耶。当先以告。何待计典而后署上耶。本兵亦然。察



才为上。其能周知四方。及缘边扼塞形便。晓兵家进退。决策制胜者。与和辑士卒。兴屯田。规兵食者。与武力魁杰。跳荡无前者。皆疏其姓名为别籍。不时以告于上。不必待军政考察也。兵曹选僚属。必其晓畅军机。凡出为兵备。任边郡太守者。必取才于兵部。此皆异时御侮干城之选也。朝廷惟宰辅卿贰。必人主自择。其余人才。未有不自吏兵二部出者也。欲官当其才。必先知其才。欲知其才。必延见谘访。始能得之。若使掌铨与本兵。不拘私第通宾之禁。四方迁擢至部者。许于私第或广廷。皆得接见。听其议论。察其才略。考其职业。又各令陈举交游知识中有才能出众者。密疏于籍。徐试以职事。覘其验否。日夜孜孜。惟人才为念。广谏博采。虽不能十得其五六。亦可十得其三四矣。今也不然。资格当迁。则二尚书曰予之迁。稍不及格。则曰不当迁。合格。虽庸下亦予迁。不及格。虽俊杰不得迁。非揆之才也。听之例也。非尽例也。听之吏也。夫文武二途。国家用才之地。政事之根本。孰有大于此。而一听之例与吏。其何才之能官。传曰。正其本。万事理。欲官才而不知才。因以不得才又诋天下为无才。噫。法自不能得才耳。奈何以此诬天下才哉。

或曰。私第通宾。恐开请谒苞苴之门。此法所宜禁也。吾子之言。无乃启幸进乎。曰。不然。天子置吏兵二尚书。必择贤者为之。其人贤。则请谒苞苴无由至其门也。二尚书而通请谒苞苴。是不贤也。焉有不贤而可任尚书者乎。亟黜之以进贤者。则请谒苞苴之窦自绝。昔裴晋公居相位。时淮蔡用兵。请于私第得延见士大夫。以咨筹划。未闻晋公之门。有请谒苞苴者。吕文穆为相。疏人才置夹袋。朝廷用人。则取诸囊中。无不称职。虞雍公为相。疏人才高下为三等。号材馆录。未闻两公之门。有请谒苞苴之客也。自非延见款曲。无以周知人才。宰相且不禁私第见宾。而独禁二尚书乎。

### 谋备篇

虎豹穴于山林。不恃山林为也。而恃爪牙。蛟龙蛰于深渊。不恃深渊为也。而恃鳞鬣。今自十金之子。以至王公有土之君。无不知申警设防。以谋其备。虑患故也。太上先患而备。其次因患谋备。最下见患而忘备。先患而备者。能制人者也。因患谋备者。人不能制者也。见患忘备者。为人所制者也。谋备有二。有在有形者。有在无形者。山川险要。卒乘器械。是谓有形之备。信赏罚。修政事。选择贤能。是谓无形之备。善备者。备有形。先备无形。无形之备胜有形。故有战胜于庙堂。而折冲于尊俎者矣。所患于款抚者。非款抚之患。款抚而忘备之为患也。凡主此者。始之有怯心。继之有幸心。虞其议之不成也。则倾资以奉之。启关津以悦之。饰大度以安之。于是敌忾同仇之气。沮抑不振。彼未至弱我。我先自弱。我忘其备。彼反得修备而乘隙以谋我。昔之修好约和者。惟太王句践。能以屈为伸以弱为强耳。其余六国南北宋。鲜有不败者。

夫六国南北宋。势有不敌。不得已而出此。明者犹非之。设也席九州岛全盛之势。一遇白徒市贾。乌合岛民。金鼓未振。锋刃未交。无故望风自慑。犒之金币。纵其杂处。俾得睥睨焉招聚逋逃。窥伺利便。无敢过而诘者。则何为哉。嗟乎。此贾生所以流涕。江统所以着论也。主此议者。不过曰。我非不敌也。恬嬉已久。人不知兵。姑且羁縻。彼固无远志。而我得以其间。修军实。缮城郭。练将士。一旦有警。则我之备豫已具。夫果退而谋备豫。议未尽失也。然军实果修乎。城郭果缮乎。将士果练乎。抑但为便文以自营乎。此何异与人。不扼其吭。反自縻手足。犹号于众曰。吾有备矣。有不制于人者乎。故夫见患而忘备。谋国之大患也。孙武曰。夫惟无虑而易敌者。必制于人。又曰。无恃敌之不来。恃吾有以待之。无恃敌之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岂不信哉。岂不信哉。

### 七蠹篇

国可富乎。曰。奚不可。强本而啬用。王霸皆以之。国贫可富乎。曰。奚不可。强本而啬用。王霸皆以之。议者曰。岁入渐不逮初矣。蠲振可不行乎。河堤可不治乎。远夷可不抚慰乎。边戍可不资遣乎。财将安出。曰。天地生财。备人主之用。人主按天下之财。制天下之用。不患不足也。患耗不患用。水旱兵戎。何世无之。奚至今而度支独绌邪。耗之于未用之先。及其用也。所耗又倍所用。耗之甚者。厥蠹有七。七蠹尽去。强本而啬用。举内外府所储。令当国者得周知赢绌之数。预为筹划。因事而济变。其有军旅河渠诸大役。必择才而使之。宽文法。专责任。以之御侮澹菑。必效且速。用何至匮。七蠹不除。虽日进算缗之羨。岁增贡赋之额。犹无救于匮也。请言七蠹。府藏之蠹在奸胥。州邑之蠹在供亿。征榷之蠹在琐才。农之蠹在末技。糈之蠹在官。饷之蠹在将弁之贪。懦士之蠹在置科之稠迭。凡此七者。皆岁耗左藏之大半者也。今使减府史之额。凡筦库出纳。皆遣士人司之。则府藏之蠹可去。方镇大吏。及衔命奉使者。皆洁清不扰。无营不急。假兴作为科敛。有司不得旁缘为奸利。则供亿之蠹可去。所遣榷税之吏。必清强知大体。无任私昵。无进羨余。无尚掊克。无资侵盗。则征榷之蠹可去。营末技者。无虑皆奇淫奢丽之物。荡心志。败风俗。糜钱刀。甚者交通蛮夷。输致琛诡。射利取赢。是率天下而离南者也。今一切禁之。使着于本。则农之蠹去矣。唐太宗置官六百七十员。曰。吾以此待天下贤士足矣。其时事无不治。今内外文武几十余万员矣。而事不加治。一人能治之事。析而为十人。为数十人。此犹百夫舆瓢。不裂不止。自台省府寺之属。盐河漕之需次。与郡邑之丞佐。其为可汰者多矣。省而并之。凡在散。十减其三。则糈之蠹去矣。有正兵。则有额饷。饷如故也。而兵不充伍。饷安归乎。归将弁之囊橐耳。将弁贪。则不能律兵。兵反以劫制将弁。于是在伍者

。非羸则骄。一方有警。战守不足任。纷纷调客兵。烦馈餼。四境皆骚然矣。今察将弁之尤贪懦者。诛斥之。去孱弱。选骁锐。饷必按兵。兵必充伍。则饷之蠹去矣。业举子者盈天下。礼闈常额。及庆典增置。约十岁五置科。取之至多。才不适用。盍稍减常额三之一。有庆典勿增科。则士之蠹去矣。七蠹既去。加之以强本啬用。有外患及灾害。择人以捍御之。行之十年。虽未见富。决不患贫。议者又曰。若所言近正。然缓不切事。汉世以来。尝有募资赐爵矣。取闾左之有余。佐县官之缓急。不加赋而用自足。其于富国不较捷乎。况塞上多未垦之田。徼外有未辟之矿。举而行之。国奚虑贫。曰。此权宜之计。非经常之策也。何者。归财于官。不若藏富于民。民之于财。犹鱼之于水。民恃财而生。鱼恃水而游。水竭则鱼困矣。财竭则民扰矣。括财以济事。事未济而财已竭。又将启事外之事。财不可再集也。何恃以济乎。以今所急。莫若先去七蠹。其次则强本而啬用。而其要尤在择人。舍此而求富国。以为奇论可矣。以为至计则未也。

### 防侈篇

风俗非细故也。波靡颓荡。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提防之。不能止也。古者自民间养生送死嫁娶宾客之节。圣王皆制为仪品。贵贱有等。无敢或侈者。非独节财。亦以正性。故其时民安其业。有乐生之心。有仁让之风。由教化始然也。若未尝防民以礼。又纵其侈。转相仿效。至于无所纪极。尚得曰细故乎。诗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匡衡曰。长安。天子之都。亲承圣化。然其习俗。无以异于远方郡国。来者无所法。则或见侈靡而转效之。以今所见。殆有甚于衡言者矣。都下之民。其葬薶也。𠂔车裘以重翳。皆用彩绣纨锦。缀以流苏。五色陆离。陈偶车寓马。旌旗幢鹵簿。音乐雅奏。属于路者将千人。其于嫁娶也。皆用繒彩金翠珠玑饰輿马。辘辘塞道。鹵簿音乐前导。筐篚珍异之物。不胜名也。属于路者亦将千人。其宴饮宾客。必于酒楼。盛陈乐部伶童。必曲尽褻昵之态为笑乐。尊卑少长。洋洋纵观无所避。或继以夜。一宴之费。至数百缗。其妇女不坐房闼。盛饰观剧。觞宴酒楼。被服器用。必取珍丽。工巧相胜。市之江淮南粤不足。又市之数万里之番舶夷货。辐辏萃都下。其始犹贵家为之。后则富商大贾为之。后则中户为之。最后则极贫小户亦为之。询其故。大抵取办于子钱醵金。不若是者。不得齿于平民。昔西晋之时。石崇王恺。最号为汰侈。武帝又纵之。民化于奢。遂成风俗。唐中宗元宗时亦然。厥后卒召祸乱。彼犹豪者为之。今则窳人子尽为之。争相炫耀为奢丽至如此。京尹不之诘。公卿大夫不之忧。贾谊曰。俗流失世败坏。因恬不知怪。虑不动于耳目。以为适然。嗟乎。此岂细故哉。因是奢丽遂生巧伪。失四民之业。趋末作之途。耗物力。弃廉耻。渐且至于冒上亡等。然后以刑罚随其后。不能正矣。古之

良吏。为民条嫁娶丧葬仪品。卖偶车马下里伪物者弃之道。俗遂化于礼让。夫法禁已然之后。礼施将然之前。俗侈靡极矣。法既不禁。教又不施。嗟乎。将听其自转耶。抑且以为细故而忽之耶。

### 纠慢篇

政非能慢也。法为之也。法非能慢也。法繁者为之也。立法以防弊。法固不能胜弊也。在神明其意而已。谓法不足防弊。朝取一法焉增设之。暮取一人焉增置之。立法外之法。又立法外之人。互相程督。互相检校。事功在簿书。殿最在奏报。赏罚进退在稽覆。法愈繁密。奉法者愈受牵制。举动日在咎过中。知有法而不知有政。胥吏之黠者。乘其牵制。反得高下比附。罔利营私。无所不至。故以言乎纪纲。非不日求整饬也。而旷废偷惰者如故。以言乎财赋。非不日求撙节也。而侵冒耗减者如故。以言乎农田水利户口保甲。非不日求修举也。而饰虚词寡实效。以言乎军戎。非不日求搜练也。而将贪士懦。器甲朽钝。战守无可任。中外上下。皆务为宽靖周详。一切爱民课吏澹灾恤刑诸美政。大抵取具文而已。甚者大臣无敢为独任之誉谤。人主不能为破格之威惠。而匹夫反得以恣睢无忌。自行其意。嘻。其慢甚矣。是岂非法繁不能举其政。积渐以至于此欤。此而不纠。无为贵政。纠之如何。曰。上者莫如断。其次莫如质。断则果而必行。政斯肃矣。质则简而易行。政斯达矣。人君举事。揆之于理。询之于众。稽之于古。度之于今。可以无失矣。断而行之。法随之以出者也。文胜则法胜。救文之弊必在质。断且质。何有于慢。昔诸葛亮尝以此治蜀矣。非独亮也。东汉之末。政体极慢矣。自仲长统崔寔之流。皆欲以猛纠之。蜀先主魏武帝吴大帝。亦皆用综核之术。绳宽而警惰。诚救其弊也。或曰。子所称。特治一国之术耳。治天下者。岂尚猛哉。曰。猛非治道之中。然以之纠慢则宜。以其断且质也。

汉文帝最为宽仁矣。然勋贵如绛侯。有过则免就国。亲如淮南薄昭不少贷。始虽以金缯饵匈奴。后乃赫然讲武。命三将屯军备边。逐虏出塞。此岂牵制于法者所能哉。善乎管仲之言曰。独断者。微密之营垒也。又曰。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荀卿之言曰。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又曰。主好要。则百事详察。此数言。昭然于政体所在。断以定之。质以运之。而慢无不纠矣。

右续枢言九篇。监利王子寿官刑曹时之所著也。子寿曩作枢言十六篇。规切时事。姚子春木比之申鉴中说。今时又异矣。天下苦于财力之绌。海疆晏然抱无形之忧。而边地盗贼。时时窃发。子寿尝为予言。天下之事。任法者敝。任人者强。兵虽疲。财虽匱。得其人而治之。不难振也。故其所著书。曰君臣。曰信臣。曰明是。曰七蠹。曰谋备。曰防侈纠慢。独于官才恳恳详言之。分上下篇。其意以谓天下之要。人才而已。人才之为我用。赏罚而已。今之为法。

限于成格。或疏于巨而核于细。至其取士止进士一途。不足以尽天下之才之选。宜设特科。如古之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以收天下方闻硕儒趋死不顾利害之士。严其功罪而甄拔之。又谓官人之柄。在吏兵二尚书。非知兵知人者。不得居其职。朝廷惟宰执卿贰。天子自。其余尽以责吏兵二部。使官必当其才。才必尽其用也。诚推是言以施于世。其补于治道岂少哉。惜乎子寿将归而其道莫之行。其官又卑。而言亦莫之信也。古之君子。不有得于身。必有得于后。子寿归矣。固不与驰骋当世求声利者。较一时得失。养亲著书。诚有以自乐也。吾独谓子寿退居荆湘间。举酒放歌。登高以望大湖。滔滔而莫之拯也。其能惘然无所动于中耶。乙巳仲冬桂林朱琦。

### 法意

刘醇

为政之要。用法而不使意过乎法。意过乎法。则民不仇法而仇意。不仇法而仇意。非长民者之利也。彼私铸私贩亡命之徒。奸民之未遽为盗贼者耳。立法以惩奸。使之有所畏而不敢肆。如是足矣。持之过急。彼知吾意之所在。蹙蹙然无所容其身。不相率变为盗贼不止。夫结网所以捕鱼。一旦巨鱼触饵。则奋身决网而去。波涛震沸。渔父不免有覆舟之患。故善钓者取勿尽。善治者法勿苛。

### 修政论

薛福保

天下之弊。方其隐伏于庶事之间而未其征。此其患必中于异日。而犹可以苟一朝之安也。及其为弊。既上下皆知其不便于天下。则必更张而损益之。然后可以措百世之安也。国家以六部分统庶政。其为法穷尽万变。纤悉具备。可谓勤且详矣。然尝谓由今之道。虽商鞅之严惨。不能必举其政而一日措之天下。往者天下全盛。书吏一纸下各行省。驱动若指臂。自州郡以上。簿书期会。未尝乖连毫发。事不合。辄中骏。事权可谓至一。纪纲可谓至肃。然而谓之不可措之天下者何也。天下事实百不一达于上。而各务迂回其情事以合部例。部中虽知其然。亦惟是空文之兢兢。其事之下部议。与部之符檄下者。类皆不问事势。而区区惟例之求。然则虽有号为勤慎明习故事者。实乃自困于荒幻碎敝之故纸。而非能有裨于天下。如是而必曰吾法之行则是必利奸吏也。且天下至大也。事变至多也。一切挈而归之于部。责任至重也。而今之尚书侍郎。苟非直军机者。人之视之。与其自视。皆若闲曹。然一部之政。权出于七。而法之歧至于不可穷。官而法歧。则官各以事相诿。而法日益重。官日益轻。以甚轻之官而投之胶扰丛脞之地。奸吏阴拱其困。而前眩其聪明。虽有明果之士。亦宜其气沮势屈。束手坐视。而无所济。夫身之使四肢也。以独驭众也。故四肢惟

所使而不疲。然则法不。官不省。而欲百事之修举。不可得矣。为今计者。宜博求天下通知古今者集于部。使从尚书等修旧令。其不切事势。与其歧且复者。皆汰去。则法。而可以委其重于官。官之。固非难减也。不获减。则使侍郎各判数司。而尚书总其成。一以其职责之。然后可以通上下之情。而综名实之数。一内外之志。而赴事机之会。权出于上。而吏无所容其奸焉。则所谓官得其职。事得其理者。其必由此矣。嗟夫。变故者。法制之疾疢也。聪明者。变故之药石也。有天下者。当与忠信才杰之人共天下。放废聪明。而欲恃一切之法制以禁变故。则疾且寢深而不救。然而天下之患。此固非一朝也。知其为患。而欲措百世之安者。其必有以易此也欤。

### 富教论

王

自夫子有富教之说。而千古圣君贤相。殚心竭力以图国家之政。未有外此两端者也。夫以尧舜之知。不能物。惟当务之为急。方今图政而求所谓当务之急者有二焉。复祖制以裕财用。变士习以振风俗而已。尝考顺治八年。始造钞十二万有奇。自后岁以为常。至十八年。因国用充余停止。窃叹此为自古足财之良策。而惜乎未尽其用也。考之前朝。周之质剂。唐之飞钱。其为用钞之原无论已。宋太祖始立便钱务。宋仁宗始立交子务。南渡之后。宋孝宗金世宗元世祖明太祖成祖皆行钞法。然则钞本盛世之所行。而非至末世而始用明矣。特其末流不免多弊耳。今诚能鉴其弊而尽去之。则立法至善。可以专享其利而不受其害。大抵钞之弊有三。一患于伪造者多。一患于昏烂倒换。一患于壅滞不行。然而其弊皆易去也。盖特造佳纸。多为印识。随处立辨钞之人。犯者严刑。告者重赏。则伪造可保其必无也。造作精工。装潢糊裱。既不易于腐烂。即有昏暗。准其纳赋。解部焚毁。则倒换可无庸也。禁铜而以钞买之。铸钱为三等。或当百。或当十。或当一。以辅钞法。而国课一皆收钞。使民乐于行钞。又谁用携持不便之白镵乎。由是银价日贱。将不禁而自废。则用钞必不壅滞也。奈之何不去其弊。而转废其利哉。夫钞者欲造百万即百万。欲造千万即千万。取利莫大于是。而未尝损百姓之分毫。又何惮而不为。且今民间自用会票钱票。与钞何异。岂有可行于下而反不可行于上者乎。然而今之士大夫。竟不知其利者。一由于考古未详。但见史臣言钞之有弊。而不知前人立法尚未精也。一由于人情未谙。但疑百姓未以虚换实。而不知其大便于今之民也。语曰。利不百不变法。今以钞之利。较之用银。岂止百倍而已哉。国家既操钱币之权。则财用大足。一切山泽之利。皆可弛以予民。由是官加俸。吏加禄。田赋可减。关税可轻。欲兴水利。则开垦有资。欲务积储。则余贩有本。士之才者养之。民之贫者振之。利国利民。计无有便于此者矣。余别有钱币刍言一书

若夫风俗之源。由于士习。士者。上为官僚所从出。下为齐民所表率。不可不谨。方今士习之坏。在习为时文以邀科第。而不知贵躬行。重博学也。今虽未能遽革时文之法。要不可无以风示之。窃观 圣祖仁皇帝时。征关中处士李容。不至。特 赐关中大儒四字褒之。此士所以闻风景慕。而天下多理学之儒也。又开博学宏词科。此士所以皆务读书。而朝廷多博古通今之儒也。今诚令督抚荐举理学名儒。与博学通儒。试而取之。试之极严。取之极少。冒滥者罪其举主。则大臣不敢徇情滥举。其得举者。即不必尽予以官。而名实所存。已足以振士之气。而洗专务时文之陋矣。于是又从而教导之。教导之法。在各县教官与院长。方今为教官者。或年已笃老。或才力不胜为县令。使之改教。是直以教官为养老藏庸之所。又安望其化导士子耶。夫教官有师儒之任。朱子谓不可使年少者为之。然亦不可令笃老者居之。其教士子。将教以修齐治平之道也。安有为知县且不胜任。而可使之为教官者。故教官宜慎择其人而优其礼也。方今书院之山长。多督抚所荐私人。宜为之严定其法。院长不拘名位。必有闻望著述者。方可居之。每县院长。必以其名报部。督抚欲荐人。必先以其人学问著述奏闻。如有督抚私荐。而县官听受者并罪之。院长既得其人。或书院经费不敷。则募富户捐资生息而奖赏之。必优其院长之束修。丰其子弟之膏火。葺其屋宇使可居。严其课试使无怠。而又多购书籍。使高材者得以诵读。如此则书院之名实称矣。于是又从而约束之。约束之者。莫善于习礼。窃谓 钦定大清通礼。宜每生各给一部。其中士庶人礼有未备。更增补之。使冠昏丧祭。依此而行。凡贫不能如礼者听之。富而过于礼者罚之。士不遵礼者教官责之。盖使为士者心术正。品行端。学问博。礼节娴。以之入仕。则官方必肃。以之化民。则观感必速。善政善教。道无有过于此者矣。之二者。富教之大端。当今之急务也。

### 变法说

#### 黄式三

谓法必待变乎。秦甘龙曰。知者不变法而治。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甘龙之言非诬也。谓法不可变乎。汉董子曰。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董子之言非诬也。谓法可变而遽变乎。唐陆宣公曰。革弊化人。事当有渐。又曰。凡欲拯其积弊。须穷致弊之由。时弊则但理其时。法弊则全革其法。而又揆新校旧。虑远图难。利害非相悬。固不苟变。宣公之言非诬也。今夫古今政事因革之故。详于通典通考。而一代之制度。历朝各有成律。唐宋以律试士。名为律学。以示画一。宋程子曰。为治者。须于今之法度。处得其当。方为合义。明薛敬轩曰。律犹八分书。为政以法律为师。既知律己。又可治人。然则历朝之法律。未尝非先王之道也。道有偏而不

起之处。政始有眊而不行。善持法者。修举废堕。次第复之。其于时弊。不已去泰去甚乎。甘龙戒商鞅所谓缘法而治者盖如此。董子言变法者何也。汉承秦弊。除之未尽。欲新王化。必自除秕政始。以随俗为通变。以习非为守常。未可以兴治也。后世之政。有刼始衰乱。本为苟且之术。而遂奉为科律者。如两税不较丁中。以唐乱籍亡。而杨炎刼为之。礼部糊名考试。不复拣择文行。以宋陈彭年恨己之轻俊被黜。而刼为之。铨选不问贤愚。媵以停解日月为断。以后魏羽林崛起。而崔亮刼为之。自流溯源。识者致慨。有伊吕周召出。必有以变通之矣。推董子变法之言。凡通典通考。所录名人之奏议。有实可行者。率例此。然而董子言更其甚者。宣公言利害相悬。而始革法。意有异欤。当弊法流行之极。上下共患。贤愚同慨。因势顺导。而变通之。既合人心好恶之心。而复权其大小轻重。不爽乎则。易所谓己日乃孚革而信之者矣。虽然。不可以骤也。易之卦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震起也。艮止也。而继之以渐。事固有天下共知其非。而骤为变更。激成祸败。往往有甚于前日之因循者矣。汉书龚遂曰。治乱绳者不可急。缓之然后可治。抑不观之天乎。一寒一暑。徐运不迫。政亦如之。寒暑遽变而人病政事遽变而国病。

### 变法论

王

万世不可变者道也。随时有必变者法也。操不变之道以御必变之法。此圣人所以尽裁成辅相之功。而天下可以久安而长治。何者。王者之立法也。有利必有弊。方其立法之初。但见其利而未见其弊。行之既久。则利尽而弊生。故自古无不弊之法。而贵乎有救弊之人。小弊则小变。大弊则大变。苟不得其人。则虽变其法。而无以救其弊。故变法之道。又在于得其人而相其时势为之也。昔者宋神宗之世。贤材林立。法度渐弛。则议变法。未有过于此时者。而王安石以执拗之才。刚愎自用。举动不当。为天下笑。于是后世斗筲庸碌之臣。率皆安于因循积玩。而不敢有所作为于当世。间有豪杰之士。欲谈天下经济。则众必相与排之。曰是又一王安石也。呜呼。何其不思之甚乎。夫国家之立法。犹医者之用药也。古人方剂。善用之可以祛病。而误用之则足以杀人。今有一庸医误用古方。世人不咎其学术之不精。而遂欲举黄帝之素问神农之本草而弃之。亦且惑矣。夫安石。是庸医之误用药而病不治者也。因循积玩之臣。是坐视其病而不为之服药求医者也。二者皆足以致死。夫天下之病多矣。世岂无精于扁鹊仓公之术者。而奈何不使之切脉而用方也哉。余尝上下千古。而叹圣贤之得志也。必举一代之弊法而尽变之。故国家治乱兴亡之数。不敢归之天运。而尽以责之于人事。昔尧分天下为九州岛。舜改为十二州。禹复改为九州岛。不嫌于屡变也。孔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是孔子固欲变鲁俗也。



颜渊问为邦。而告以四代之礼乐。是孔子固欲变周法也。又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明其为道。故无改也。如其非道。则必改之。惟改其事而仍无改于道。斯之谓孝。而岂如宋哲宗明高拱之所谓无改也哉。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夫欲遵先王之法。则必变战国之法矣。又曰。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盖亟亟乎欲变法矣。行九一。立学校。去关税。斯孟子所为变法也。春秋时善变法者。莫如子产。伍田畴。褚衣冠。国人欲杀之而不顾也。卒以治郑。汉文帝时。贾谊欲变法。文帝不能行。而七国之难。发于景帝。至武帝用主父偃之策。诸侯帖然。岂非变法之效乎。世徒以曹参为善守法。不知参幸承萧何之后。立法未久。而未见其弊耳。苟行之数十年。或百年。吾知百弊丛生。即参亦不能守矣。善夫宋主之言曰。宰相须用读书人。盖谓其通古今而知变也。若徒取其拘守成法而已。则择一胥吏而相之可也。安在其必用读书哉。然亦有读书而不知通变如安石者。则以其徒知法之当变。而于所以为变法之本者有未尽焉。固未可谓之善读书也。夫为政之道。莫善于易。易有三义焉。不易者道也。变易者法也。易简者道寓于法也。故曰。通其变。使民不倦。又曰。革而当。其悔乃亡。要之王者之法。或数百年而必变。或数十年而必变。有众人皆欲变。而变之果获其利。有众人皆不欲变。而变之亦获其利。有变之而利止于一时利止于一方。有变之而利及于天下利及于万世。有法之大体不变。而仅变其节目以从事者。有大变其法。而矫枉不嫌于过正者。要皆有道之不可变者以持之。而无所私焉。呜呼。此未可与庸臣论也。

### 商鞅变法论

杨绍文

凡人之智。不患于不能知不能行。而患于不能行而又不能不知。不能知不能行。不足以救天下之祸。不能行而又不能不知。适足以致天下之祸。人之情。莫不好行其能。不能者自知果无能也。将亦不强为能。即虽为能。人亦将无以信之。不能行而不能不知。则己必曰我能矣。而人见其言有以过人也。于是亦从而听其言。商鞅之变法也。可谓忠于秦矣。非独忠于秦。并忠于天下。三代圣人之治天下也。通其变。使民不倦。盖夏之敝。蠢而愚。乔而野。朴而不文。是非质无以救之。故商人易之以尊神。商之敝也。荡而不静。胜而无耻。文而不惭。贼而敝。是可无以易之乎。孔子曰。殷周之道。不胜民。殷之敝流为无耻。故以礼养其廉。周之敝流为诈。则不得不探其隐而除其垢。吾观战国时。天下不知尊王。七国相伐。惟雄是尊。是虽天道之无常。亦积弱之势乎。周官曰。刑乱国用重典。孟子亦云。及是时明其政刑。鞅盖察古今之变。知易周之道。在整一民心而用之。不得其本。故立威于弃灰之忍而不顾也。说者谓鞅之

罪。在开阡陌。破井田。先圣王之法。于是尽灭。夫管子之治齐也。参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孟子说井田之制。多与周礼不合。大人因时制事。盖无有不变者矣。鞅亦二子之意也。而至于亡秦者。才不足以制作。故多戾于古。惜乎。商鞅知救敝之道。而不知用救之法也。

### 封建郡县说

俞樾

自秦废封建。以郡县治之。遂为万世不易之法。论者以为如冬裘夏葛之各适其时耳。吾谓封建必以郡县之法行之。郡县必以封建之法辅之。两者并用然后无弊。古者天子畿内。其地千里。千里之中。有六乡六遂之制。即郡县之法也。其外以八州之地。为一千六百八十国。五国则有长。十国则有帅。三十国则有正。二百一十国则有伯。凡八百五十六正。一百六十八帅。三百三十六长。分而属于天子之老二人曰二伯。此其大小相制。内外相维。亦即郡县之法也。自齐桓晋文兴。而诸侯以力相胜。其地大。其国强。则遂为之长。天下之诸侯。聚而听命乎盟主。而属长连帅之制。荡然无存。自此天下之势。散而无纪。至秦而同归于尽。吾故曰封建必以郡县之法行之。然后无弊。虽然。郡县之世。亦岂可以废封建乎哉。世以罢侯置守为始皇。夫罢侯置守未失也。其失在乎专用郡县而不复存封建之制。方秦初并天下。李斯言置诸侯不便。丞相绾等言燕齐地远宜置王。而始皇曰。廷尉议是。夫使始皇取绾与斯之议而兼用之。内地置守尉监。而远地置王。则夫陈胜者。安能起陇亩之中而乱天下哉。且亦何畏乎匈奴。而竭天下之力以筑长城也哉。是故郡县亦必以封建之法辅之而后无弊也。呜呼。宋之已事。可以观矣。宋太祖既有天下。以为中国之患。莫大乎藩镇。于是罢节度使。而以文臣领郡。为强干弱枝之计。然而河东之折氏。灵武之李氏。则犹许其世袭如故也。其后议者以世袭不便。移李氏于陕西。而灵武之失不旋踵矣。然则内地郡县。而边地封建。固有天下者之长计也。世之论者自唐以前皆是封建而非郡县。自唐以后皆右郡县而左封建。胥一偏之见而已矣。

### 读曹参传书后

龙启瑞

史称曹参代萧何为相。举事无所变更。一遵何约束。吏及宾客。见参不事事。来者皆欲有言。参辄饮以醇酒。终莫得开说以为常。世因以此贤之。龙子读之而叹曰。参之贤果仅及此哉。此去以私意乱法祸天下者一等耳。乌得贤。参果贤。党跻汉德于唐虞三代之盛。安幸其脱于区区之暴秦。遂恬然高卧。而不知所有事也。参之时。天下未为大治也。母后擅权于内。匈奴凭陵于外。凡后世贾谊董仲舒所言。风俗之未厚。经制之未定。礼教之未修。更化之未速。其流

极至景武之世。其源皆自参之时发之。参果为天下材。当易其抵冒殊扞之习。改弦更张。遏绝乱源。修明儒术。佐少主光显高皇之丕绪。而措天下于盘石之宗。其功烈岂仅与刀笔吏比长而已耶。且天下之大。固未尝一日无事也。尧之时曰万几。舜之志曰百志。古圣人处太平之世。则以不能久安长治为忧。其身未尽乎一日。则必有数十百年之计。如参所为。固足以自完其身而已。且参独幸而薨于孝惠之世耳。使天假之年。得见吕后产禄之事。不知参将以歌謏日饮者治之耶。抑皇然虑患之不暇给耶。或曰参之时。天下新脱于兵革。元元之民。莫不乐安于无事。夫有为者非扰民之谓也。朝廷震动恪恭于上。而百姓相与嬉游于下。吾日事事焉。而天下不见有为之。此非参所能及也。参之智。仅足以自知。能不及何。故兢兢焉守成法而莫之敢易。其与夫变法召乱者固贤矣。后之人处有事之时。而托不事事之名以为高者。其鲜不开天下之乱源也哉。

### 读纵囚论书后

高延第

文忠此论。特假往事。以明治天下者之正法。且为当时一岁再赦发也。观末篇议论。规切时事之意。益可见矣。或乃藉此以疵议太宗。则所谓痴人不可与说梦。而于太宗当日情势。亦有所未究也。夫古来官吏纵囚。去而自归。史传多载之。不独太宗为然。岂尽如文忠之论。皆阴示以来而赦之之意。而后出于此乎。观太宗欲伐高丽。郡国少年。千百为辈。结束资装。自申有司。不须县官资粮。愿效死辽东。此又孰为招致而为此乎。夫从古开国之君。其所以耸动天下者。自有一番气概。而且法令简易。君民气息相通。故其感召甚易。未可以末世诡薄苟且之情测之也。尝慨自宋以来。惟以文书法令为事。君民之闲格塞不通。其赏之也以为法令应尔。非人君所得而夺也。其罪之也以为法令应尔。非人君所得而加也。举古今帝王振厉天下之术。一归于法。人君一无所与。天下之人亦规规然惟法之知。而视其君不啻虚器偶人。略无所感动于其心。伪巧相遁。真意日漓。在上者无忠厚惻怛之风。在下者无激发纯固之气。上下维系绝灭已久。岂徒不及三代。其去汉唐亦已远矣。世之愚儒。乃转以此为从来圣贤治天下之公心公法。无庸一人措意于其闲者。独不思用法者。非天子与有司乎。夫天子以为不可措意。举而归之有司。有司以为不可措意。而授之僚吏。僚吏以为不可措意。检校格令。举而加之于百姓。诚所谓至平至公矣。然于古人振作鼓舞之意。已不相侔。且苟为如此而后可以治天下。则虽籋籊戚施之人。置簿书于其前。亦可以兴郅治召太平。又安事夫选贤良招武猛。博求于簿书文具之外为哉。况天子虽不措意于其闲。而彼公卿大夫百司之人。高下其心。以市恩立威而罔势利。比比然也。是则法令者。天子不得尺寸踰。而下之人。反得而窃之。虽有一二奉公之人。固已不胜百夫之挠。又况此一成之法。本不

足以尽天下亿兆人之情乎。世儒不察。见古人于刑赏之闲。偶有一二操纵不如法者。辄举正法以绳之。是惟恐文书法令束缚之不固。而欲上下之人贸贸然不相知。而惟法之从。至于人心愈伪。人材愈猥。其久也。并此区区之法。亦名存而实亡。其为祸岂浅鲜哉。学古之士。慎勿徇一人一时之说。而昧于治御天下之大权。则神明不滞。庶可与语通变不倦之说也夫。

### 明代食兵二政录序

魏源

以三代之盛。而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是以论语监二代。荀卿法后王。而王者必敬前代二王之后。岂非以法制因革损益。固前事之师哉。我朝之胜国曰明代。凡中外官制。律例。赋额。兵额。大都因明制而损益之。故其流极变迁。得失切劘之故。莫近于明。明中叶以后之主德无足论。论其祖宗朝之制度。异今日者。则莫如大兵大役之派民加赋。末年遂以是亡国。而方其盛时。则亦以此不致别筹国用。举天下仕进。一出于科目。无他途杂乎其间。无色目人分占其间。无论甲乙一第。未有终身不沾一禄者。内而部曹。外而守令。未有需次数年十数年始补一缺者。遇铨选乏人。则辄起废田间。旋踵录用。士之得官也易。复官也易。则其视去官也不难。又士自成进士释褐以后。则不复以声律点画为重。士得以讲求有用之学。故中材之士。往往磨厉奋发。危言危行。无所瞻顾。凡本兵吏部文武之任。往往有非常豪杰出乎其间。虽佚君乱政屡作。相与维持匡救而不遽亡。使非四方税榷太监扰其下。主兵太监掣其外。司礼太监阿柄倒其上。则虽偶有大兵大役之加派。民不致乱也。虽有外侮内讷之交迫。兵不致亡也。是明代之得在于清仕途培士气。其失在于大权旁落。而加派练饷。门户党援。则其变证也。无一岁不虞河患。无一岁不筹河费。前代未之闻焉。江海惟防倭防盗。不防西洋。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病漕病鹾病吏病民之患。前代未之闻焉。内外既无两漏卮。仕途又无两滥竽。无漏卮则国储财。无滥竽则士储材。故虽以宗祿土木神僊之耗蠹。中珰廷杖之摧折。而司农柄兵诸臣。得以随弊随治。病患迭出。人材亦迭出。不至有仰屋呼庚之虞。不至有拊髀乏材之叹。呜呼。治有余之证。易于治不足之证。明中叶以前之证。其尚有余乎。有下而无上厥象水。有上而无下厥象火。明中叶以后之证。其犹水坎。皇清立国之初。闵民生之困。监胜国之失。首申阉宦重赋之禁。乾隆嘉庆以来。黄河大工。一切发帑。永免力役之征。而 赐复蠲租之诏。史不绝书。其重民食也如是。朔南臣服。燿燧不惊。土司改流。万里不警。其靖边患也如是。民生其问。耳不闻苛政。目不见锋镝。而又 干纲亲揽。日见臣。日答万几。优礼言官。从不知有廷杖诏狱为何事。其政本肃清。岂独高出明代万万。然而东南之漕运困于输将。中外之仕途困于濡滞。沿边之军饷

绌于度支者何哉。黄河无事岁修数百万。有事塞决千百万。无一岁不虞河患。无一岁不筹河费。此前代所无也。夷烟蔓宇内。货币漏海外。漕漕以此日敝。官民以此日困。此前代所无也。士之穷而在下者。自科举则以声音诂训相高。达而在上者。翰林则以书艺工敏。部曹则以胥史案例为才。举天下人才尽出于无用之一途。此前代所无也。其它宗禄之繁。养兵之费。亦与前世相出入。是以节用爱民。同符三代。而天下事患常出于所备之外。立乎今日以指往昔。异同黑白。病药相发。亦一代得失之林哉。少游京师。好咨掌故。曾以道光五载。为江苏贺方伯辑 皇朝经世文编。继又念今昔病药之相沿。常以对治而益着。爰复仿宋臣鉴唐。汉臣过秦之谊。故集有明三百年文章论议。言食政之类十有三。曰理财。曰养民。曰赋役。曰税课。曰屯政。曰仓储。曰荒政。曰盐法。曰宗禄。曰水利。曰运河。曰河防。兵政之类二十有四。曰兵制。曰京营。曰亲军召募。曰战军。曰屯饷。曰茶马。曰防守。九边形势。曰蓟镇宣大边防。曰辽东边防。曰西番。曰西南土司。曰朝鲜。御倭。曰款贡。曰盗贼。凡为卷七十有八。劳臣萃士。蒿忧瑰画。粲矣具矣。若夫议礼之聚讼。刑狱之匡救。于今无涉。概不旁录。其辽东边防。事关敌忌。可酌改而不必讳言。则有 钦定明史旧例在。有 纯皇帝褒熊廷阁及赠谥殉节诸臣之 诏书在。

### 道齐正轨序

钱仪吉

古今有异治乎。无有也。吏犹是也。民犹是也。条教号令犹是也。上之所以愿得于下。下之所以愿奉于上。大抵务安静而知尊亲。古今无以异也。乃后世之治。常不古若者。何也。催科不扰。狱讼不留。隆文教士。读法属民。善矣。然而弱者泣隅。强者捍网。犹往往不绝者。何也。则曰是养之教之之法未备也。然或令焉不行。行焉不效。或稍效而不能以久且大者。又何也。中道疑且退则已耳。诚有志焉。必将仰睇古人良法美意。其行而必效。效而久且大者安在。思其不合以求其合。庶几有利而无弊。或多利而少弊也乎。顾其事散在史册。未有荟萃成书者。高安朱文端公尝撰历代循吏传。取人过严。又删改史文。事或不具。观者惜之。此吾友邹子锺泉所以睪然望古奋笔有述也。取马班以来诸正史。及季平王氏远平邵氏抑之钱氏横云王氏诸别籍。录循良二百七十余人。其文悉仍旧史。不易一字。其事间有不可为法者。则削之。而箸其所以削之之故。其利济之尤大者。与设施之尤精密者。为之论。发明其用意。附于本篇。盖欲明示天下后世士大夫有志于古者。得是编慎思笃行。神而明之。取之各足。用之不穷。以大济于吾民。而古治可复也。则信乎古今无异治也。虽然。自周汉至于明。远矣。其法制变革。风俗推移。岂能一一比而同之乎。姑以郡

县之政言之。秦汉之始置郡也。皆有兵。至唐犹因之。大县亦间有焉。中间晋以去郡兵而致寇乱。千令升所谓方岳无钧石之镇。关门无结草之固者也。后代鉴而复之。然而矫枉过正。外重内轻。至于五代藩镇之祸极矣。故宋艺祖不得不改法。而文武异治。以至于今也。则治军异。井田封建之世。田皆在官。国如其家。虽加于什一。犹不遽为桀也。汉以后。取民之制屡变。于是条目分并。公私改易之际。有从其名不知异其实者。有失其名更置其实者。有强齐其名而尤大远其实者。其轻重之不可强同也。固也。而其假手于有司者。在唐宋时。犹有公使倚阁诸名。苟事有便宜。虽专之可也。故朱子戊子封事。谓祖宗旧法。凡州县催理官物。九分以上住催。版曹亦置不问。君民两足。公私俱便。自曾怀用事。始除此法。于是毫分铢两。必登足为限。盖宋南渡后始然矣。迄于元明。地大物博。国用愈烦。遂因而弗革。则用财异。若夫异端曲学俗学利禄之涂众。而士失其为士之则。游民末作淫奇衒鬻之徒。而民失其为民之常。故道多歧。足以沮吾教之事。有非之不敢非者矣。利相贸。足以夺吾养之事。有去之不能去者矣。则士民之待治亦异。

至于气习之刚柔。事势之利害。逾时易地。判然殊绝者。尤不可悉数。乃前后二千年间。考其治。又终无有不同者。何也。在易中孚信及豚鱼吉。诗曰。鼓钟于宫。声闻于外。无他。躬率之而已矣。邹子览其。探其本。故特揭孔子德礼之训以名其书。德者。成于己而后及于物者也。礼者。一日不可去身者也。诚有是二者。施之必恕。劳之必信。虽法制风俗之不同。大抵居后代者稍难于前。为独行者尤难于众。要于吾心之神明。足以周于物。吾身之行事。足以服于人。亦终无能沮之夺之者。故文武同心。何治军之异。凡寮案之离合视此矣。公私一体。何用财之异。凡举措之废兴准此矣。绝旁鹜之涂辙。敬敷人伦。正学兴。而士皆有用矣。简不急之簿书。专心民事。农政劝而民莫不亲矣。显导而默移。一倡而百和。至于教养之政成。而德礼之风。上下成俗。大道之行。刑措之盛。亦无以加兹。而必起于有司之躬率。是故得人尤难。大学平天下必归本于一臣之进贤退不肖。其以此也夫。此诚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为治之本意。而千古不易之正轨也。故俗医常药。不足起癰瘡。曲木散材。不足营室居。诚欲复古之治。如是编所列其人也。则必取法焉。邹子表而出之。其忠于事上而亟于惠民者。意在斯乎。邹子官河南有年。士民多诵其治迹。今方昼夜河壩。从蹇茭之役。况瘁甚矣。犹时念此书之成。而属予序之。以为有能用此而及于其民。不必吾为之。犹在己也。于虞。其可感也夫。其尤足重也夫。

书饶啸渔文后

包世臣

饶君文略云。予过揭阳。游于郊。遇鹺馆捕泉客。述前任揭宰桐城姚侯之

贤。不知予与侯旧也。谓侯治方万端。姑言所目击者。其时城外居民。各守隘。出隘即道梗。豪强攻掠乡堡。掳人口以勒索。惨酷至无人理。乡堡被毁之人无归。则去为盗。地不能耕。赋税无所出。潮属皆然。而揭为甚。官其土者。如坐漏舟。姚侯揭。先集骁健。而教以击刺步伐之法。次及绅耆。而谕以鉏暴安良之意。时西乡乔林之林。与砧浦之黄。最为大姓。而相仇杀。林姓共四房。亦有自仇杀者。其林居林国祥林守与黄某。尤稽猾。各鸠众数百。日事劫。侯设计弋获。论诛之。侯偶率骁健下乡。遇持火枪者结队行。望见侯。悉没水中。侯命以渔网取之。得五十七人。讯详伏法。揭之盗藪。以十箕头乡为剧。侯率骁健围之。三日获其魁。即先截手足。而后杖毙之。河婆司地。袤延数十里。林箐深密。土豪开质库其中。以济盗。侯斧其林。爇其库。邑人始可通行。又尝捕一凶盗。据供积十八案。侯缚之大竿。命以火枪下铅丸轰之十八出。如其案数。谓非此不足儆凶顽也。侯闻盗。即轻骑往捕。故得不远扬。盗风息。地可耕。故民赋不负。侯以课最握理徭厅。去官日。揭民饮泣走送者数万。而豪强则酌酒相贺。客之言如是。予以为治乱民如斩乱丝。非武健不胜。儒懦者溺其职矣。使侯得竟所施。当进于此。卷怀而去。惜哉。侯之弟石甫。在闽任厅县时。如侯在揭。今天下易肇乱之郡凡十数。广东则惠潮。福建则台湾。江右则南赣。江苏则淮徐。安徽则凤颍。河南则南汝光。陕西则南山。皆宜特选能者。授便宜。不拘文法。有成绩。则加秩赐金。使久于其任。既久。乃超擢大僚。许举贤自代。而保任其终始。侯之兄弟。实可当此任矣。道光廿有五年三月。伯山辞大定守。归老白门。登岸即相过。握手道契阔。曰。吾子出山未几。旋遂初衣。吾侪中不忘平生之言者。殆无异人。余作令临漳时。依恃慈训。其行事附见吾子所撰先母传。拣发广东。补揭阳。置身矢石火中。与乱民从事者三年。庶几焦思竭才。守贵州。唯尚不失本心耳。无可言者。稍暇。当缕述在粤事质吾子。以乞名世之文。时世臣正病目。及六月。伯山乃出龙岩饶廷襄啸渔所作书客言揭阳宰事见示。啸渔与伯山及其弟石甫友善。亦世臣旧好。为古文辞。闽士莫能先也。世臣受读。卒业。掩卷起。叹曰。呜呼。啸渔诚闽人也。习闽中之官与民仇。以胜为能。何其昧治道之甚耶。夫治道如医道也。医者治病。必审证之寒热。察人之虚实。而为剂。则病去而人安和。故治寒以温剂。治热以凉剂。然人实而证虚。得其道则易如反手。实证虚人。补之则证得其助。攻之则人受其殃。实病既久。则人无不虚。此固良工之所为内手迟回。而不敢率尔处方者也。捕梟客唯知勤捕多杀耳。无足怪。而啸渔为之说曰。治乱民如斩乱丝。意盖本于齐文宣。彼时遇民如薙氏。岂可更污笔舌乎。至谓当不拘文法。便宜从事。加秩赐金。久其任。则本于龚遂传。然龚遂之求不拘文法便宜从事者。乃施抚循之政。以反前此诸公所为。而汉帝以

加秩赐金久任之。所以使之优游渐渍。变民心成善俗。非纵之行非法。又日久积威以劫民也。盖丝不得理故乱。乱者理之。故有取乎治。治丝而棼尚不可。况斩乎。易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经纶。皆治丝之事。当屯难之时。必如治丝者。循省以求其端。委曲以引其绪。则乱者就理。而理者顺治。黼黻文章。斯为始事。如见丝乱而即斩。则天下无理丝矣。

龚遂曰。治乱民如治乱绳。不可急也。惟缓之然后可治。书之良史。以为至论。揭阳之乱民。持械结队。而见官即没水。是其乱尚未至如龚遂治渤海虞诩治朝歌时也。虞诩治朝歌。善矣。非此必无以自脱。而临终命子。犹以为悔。孔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老子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管子曰。民不可胜。龚遂曰。欲胜之耶。将安之也。至孔子止盗之方。则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今天下言缺之优者推广东。而广东之优缺。又推三阳。三阳者。潮阳海阳揭阳也。皆潮属。海滨斥卤。故当瘠。地瘠而缺优。其诛求可知也。官诛求于民。必任猾吏。猾吏必构莠民。猾莠交构。民不胜诛求。而求得所当。则黠者附莠。而劲者自为盗。吏恶盗而创为非法。莠民即效之以虐良懦。乃成乱民。于是盗有藪藪日盛。则吏不能制。而缺反瘠。故伯山之揭也。揭为畏途已。而其源实不外此。盖闽粤之乱首械。大姓之公堂。皆积巨贖。乱民覬公堂之贖。而无以攫之。则与他姓构以成械。成则官赂山积。官乐乱民之械以纳贿。乱民乐官之纳贿以开销公堂。故例有械案定。即将公堂分散其族。唯留祭资之专条。然定例后。卒未见有遵行者。盖公堂散。则械息。是官自塞利源也。然后知孔子不欲之言之不可改也。伯山受事固未知其当如是久也。急近功以称用我者之意。故数年间。课已入最。然去官时。豪强相贺。是豪强固在而习未变也。继伯山居其地者。缺必复优。此固近今之所至称赏者。第恐优未久。当必仍伯山未至之旧耳。吕氏曰。威不可专恃。若盐之于味。凡盐之用有所托。不适则败。托威亦然。威恶乎托。托于爱利。爱利之心谕。威乃可行。威甚则爱利之心息。爱利息而疾威则身咎。数十年来。上游之欲威民甚矣。故任武健之吏以疾其威。威之疾至过于乱民。而民之乱未见其有瘳也。着威之尤能者。或及其身少杀减而已。啸渔更持非武健不胜儒懦溺其职之说。盖本于酷吏传序。彼懦者固无适而可矣。啸渔以儒侪之。是恶知儒效乎。龚遂。诗儒也。渤海之治。无媿诵三百焉尔。孝经曰。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陈之以德义。而民兴行。先之以敬让。而民不争。示之以好恶。而民知禁。是儒者之效也。盖地方虽极乱。乱民之数断不及良民什一。唯乱民气聚。则良民无以自保。官仇乱民而不得其道。则良民滋惧。乱民因得肆讹言以愚良民。而使之服从。是良之从乱。皆官为之驱也。儒者为政。必能聚良民之气。良民聚气则乱



民势孤。势孤则抚胁从而鉏稔恶。可以惟我之所欲为而莫之梗。久而成俗。则善建不拔善抱不脱者矣。且啸渔所谓非武健不胜者。是胜民之说也。官求胜民。民亦求胜官。官民争胜无已。官必终于不胜。官既不胜。则反事姑息。姑息以扰乱民。所鱼肉者唯良民而已。可不为之寒心哉。善乎。班氏之志刑法也。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言制礼以止刑。犹堤之防溢水也。今堤防陵迟。礼制未立。饥寒并至。穷斯滥溢。豪桀擅私。为之囊橐。奸有所隐。则狃而寢广。此刑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今承衰周暴秦之后。民既不畏。又曾不耻。故俗之能吏。公以杀盗为威。专杀者胜任。奉法者不治。乱名伤制。不可胜条。是以网密而奸不塞。刑着而民愈嫚。诚以礼乐阙而刑不正也。此固非今州县所能举。而亦今州县所当知也。伯山石甫皆与世臣善。皆负绝人之姿。善读书。伯山尤习久。世臣既见啸渔文。谓其文不足重伯山。而深虑其误来者。伯山虽老矣。好善不倦。非不能受尽言人也。故书复伯山。并以谏斯世真儒焉。

#### 书包倦翁安吴四种后

丁晏

倦翁与余交契三十年。既成安吴四种。亟寄一部以示余。余读其文。激宕遒美。其敷陈剴切。皆经世之言。有关国计民生。不为空无用之学。近儒之魁士名人也。余独惜其好言利以贻无穷之害。倦翁好奇人也。以好奇之过。敢为大言。訾毁成法。变更旧章。务为可惊可喜之论。以炫世骇俗。而不意其害之至此极也。夫漕运官盐。国家之成法也。积久行之。不能无弊。然当其遵行之时。国用殷富。民生蕃庶。利与弊相乘。未见其害之甚也。倦翁必欲变漕运为海道。变官盐为票商。徂目前之利。驯至海运票引既成。而漕艘盐船水手捆工数十万之闲民。嗷嗷无食。其势不为盗贼不止。于是揭竿亡命之徒。乘间而起。蹂躏数省。焚掠累年而未已。向之所谓利者。已付无何有之乡。而其为害有不可胜言者矣。其始言利之计。始于一二书生。久之浸淫幕府。为大僚者。染功利之近习。昧经世之远图。误信而强行之。务隳旧章。破败决裂。已成不可收拾之势。而国用民生。交受其困。及乎贼氛既张。民之伤残至酷。岂非人事使之然哉。呜呼。读书不过圣贤经传便成名儒。谓能得海外奇书者妄也。治世不过古今成法便为善俗。谓能建当时奇策者尤妄也。孟子首戒言利。率由旧章。今之人好言利。而轻改旧章。专与孟子相反。何其戾也。忆丙子秋。余在白下。吴门王亮生示余钞币刍言。余不以为然。谓轻钱行钞。必无利而有害。丙申春。余在都中。宜黄黄树斋鸿胪示余禁洋烟疏稿。请塞漏卮以培国本。座客皆交口赞之。余独嘿无一言。树斋固问之。余曰。不禁则民日以弱。中国必疲。禁则利在所争。外夷必畔。且禁烟当以民命为重。不当计利。立法当以中国为

先。不当扰夷。坐客亦不以余言为然。迄乎钞法行而钱法大坏。洋烟禁而边衅大开。孰非变法者作之俑乎。余深慨夫变法者之言利。旧章虽存。不能骤复。国用民生。日受其害而靡所底也。故自附于倦翁之诤友。为之书后以正之。

### 送倭艮峰先生序

孙衣言

艮峰先生与予同直上书房者将逾年。意相得也。然予尝言诸皇子在上书房读书。辨色而入。日晡而退。每日习国语蒙古语。关数石之弓毕。则师傅授之书。自四子诸经史。以至汉唐以来之文章。杜甫韩愈李白之诗。及近时场屋之所谓试帖。名人之书法。无所不学。一日所读书。积几案上盈尺。所少亦十数卷。卷读数十百。读已则背而诵。已而复读。校时刻。按程品。而恐其不给。虽其年稍长。可与言义理矣。然掩卷而不能诵。则不谓之读也。尽一日之力。而无须臾之暇。以优柔之。讲贯之。起而视日影。至其时。则可以卷书去矣。教者以为然。学者以为然。夫诸皇子之为学。与士庶人固不同矣。士庶人之子弟。以为记诵词章也。以为将应有司之求也。然亦陋者之所为。苟有志于学。则不如是矣。诸皇子之为学则异矣。义理之不明。事务之不讲。古今成败之不知。皇皇于口耳之闲。以求毕其日力。教焉而不知其用。学焉而不知其味。盖非所以为学也。闲为倭先生言之。先生以为然。既而质诸人人。则曰。此法固然也。夫法则固有然矣。然而始之为法者必有意焉。不求其意而但循于法。此未尝有法也。苟托于法以自便者之所为也。彼以为求其意。其事将有不可穷。而功固不可即效。法则固有其焉。循循于其。人以我之日有事也。而我犹得自处于无过。然而天下之事。溃败糜烂于冥昧之中而不可为者。大抵循法而不知其意者之为之也。岂独学之一端哉。艮峰先生在书房既久。有盛京礼部侍郎之命。盛京国家兴王地。其民敦厚而质直。易于为教。而礼部之职。有化导涵养之事焉。又以留都节目阔。异于京部之簿书局促。不可以行吾之意也。以先生之学。举其法之大端。而精求其意。则于国家根本重地。所以正人心厚风俗者。其为益非徒书房之比也。然吾闻今日之为盛京者。乃往往乐其易。以为无事。夫以为无事。则亦所谓托于法以自便者矣。此必非先生之所为也。于是同在书房者七人。于先生之行。治具以为别。而予复申所尝与先生言者。以为之序。

### 综核名实疏道光十四年

黄爵滋

臣闻赏罚出于是非。是非出于名实。自古有治人无治法者。非谓有人可无法也。盖有人然后有法耳。开创之初。罔不振作。由振作而周详。承平既久。渐即

因循而废弛。驯至官府皆同传舍。诰诫总属具文。而吏治不可问矣。人心不可知矣。夫圣道法天。天心爱民。天有四时。圣有四德。气感于虚。事征于实。有名无实者。天下之大患也。故名实正则是非明。是非明则赏罚公。赏罚公则民志安。民志安则天心顺。臣伏见我朝圣圣相承。二百年来。典章至为周密。法令至为详备。我仁宗睿皇帝。训谕百官。时时以因循为戒。故化泽之敷布益广。元气之培植益深。皇上出理万几。入懍彝训。宵旰忧劳。未尝稍息。比者京畿内外。望泽孔殷。皇上一念诚感。甘澍立沛。民气遂苏。百谷用成。虽尧舜之用心。无以加此。惟是天下至大。民生至众。皇上以整顿之权。托之大吏。大吏以整顿之事。督之有司。今论者有曰。邪教可虑也。会匪可忧也。灾黎可悯也。岁荒可惧也。兵弁多无用也。海洋多莫测也。外之鲜爱民之官。而内之鲜敬事之吏也。然臣谓及今而综核之犹易易耳。自古学校常经也。而以绝今之邪教则尤切。保甲良法也。而以靖今之会匪则尤宜。水利。农桑之本。修水利以除水患。则灾黎复矣。积贮。地方之命。广积贮以备振施。则荒岁裕矣。兵严校阅。使领兵者悉能治兵。则武有备矣。海严防禁。使缉奸者务能去奸。则夷无患矣。育材者。皇上所与其治天下者也。使奉职者均能尽职。则人存政举矣。夫正则为经。不正则为邪。祸福者。民所趋避也。正道之祸福不明。邪教之祸福乃炽。无礼义之士以标准之。无诗书之士以告诫之。愚民自谓求安。何知犯法。一入囹圄。倾荡产业。荒废耕作。竟有监禁多年。而不自知其为何罪者。圣人以神道设教。乡民礼神拜佛。事所常有。原不能保其无匪人。亦不得指为真邪教。盖真邪教则踪诡秘。地方官或全无觉察。乃反执乡愚。疑为邪教。一经查办。委员差役所到之处。抄洗一空。其惊惶情形。固不待言。而茆檐鸡犬。亦受其累。是则礼神拜佛之人。又不若习教传徒者之可以安坐无事也。此何异驱之以入邪教乎。臣以为此不在临时之查察。而在平日之化导。而所谓化导之术。则当分寄之士。士者。四民之首也。官不重士。则民轻士。而士亦不自重。驯至有邪民无正士。为可忧耳。故官能养士。则士可教民。官能重士。则民听士教。夫一州县。为牧令为学官者。不过数人。若学校之士。则大州县率数百人。小亦百余人。使皆能为教于民。则开导之所及者广。而耳目之所寄者周。凡岁时讲圣谕。讲律令。讲乡约。官府所不能尽达者。士则因而宣之。使百姓知何者为正道。何者为邪教。又知正道之必可致福。而邪教之徒为取祸。其从者。则告于官而奖励之。否则告于官而纠饬之。岂独邪教立绝。将见六德六行六艺。皆由此兴。虽至刑措不难也。今州县应试之士。较之从前不及其半。即如近京各县。有学额十名十五名。而应试之士。或不过二三十人。非应试之人少也。读书之人少也。非读书之人少也。州县劝学重士之人少也。臣前任编修。尝与修大清一

统志。见州县书院甚多。而废弃仅存其名者十之七八。宜令地方官概行兴复。由督抚臣查有不复者注下考。至大书院山长。原有 奏请优叙之例。今宜无论大小。概立优叙之法。不得以无品无学之人滥充山长。庶表率端。趋向正。其庶几收学校之实乎。

何言乎靖会匪之在严保甲也。周官五家为比。使之相保。释之者曰。比者。近密而不可闲。使之者。谓立其长而教令之。保。犹任也。居相近。则易相督察也。保甲之义。实本于此。夫会匪者。其初固无业之民耳。无业则游荡。游荡则无赖。无赖则凶横。无业则饥寒。饥寒则盗窃。盗窃则奸宄。会匪者。凶横奸宄之所聚而成也。一入会匪。勾结兵役。挟制良懦。聚之深山穷谷之中。散之通都大邑之内。官府惧其不可制也。则相与讳饰之而已。大吏恶官府之多事也。则又相与纵任之而已。是禁之已然则大难。惟防之未然则至易。而防之之法。保甲而外。别无善策。盖保甲一行。则游荡之人。得周知而惩戒之。饥寒之户。得周知而体恤之。迨愚民无愿为会匪之心。则会匪断无容足之地。今州县保甲大都不行。徒以虚册报之上司。上司不以为未行也。达之京部。京部不以为未行也。自京师以讫外省。通衢要道。未尝不户有门牌。而门牌年月。往往不符。通衢要道。偏僻可知。其故由需索门牌钱。钱有给有不给。则牌有换有不换。即此一事。可见保甲之视为具文骚扰。至于善择保长。严加惩劝。则前人成法具在。其察之之法。应由大吏每届岁终。细核各州县窃贼之案。有多至十数起者。即予下考。诚以保甲既行。乌有盗贼。故即以盗贼之有无。辨保甲之行否。其庶几收保甲之实乎。何言乎除水患之在修水利也。自古水患不去。则水利不兴。而水利不修。则水患立至。今河防而外有江防。有海防。均属命赋攸关。至为紧急。一遇大涨。堤倾塘破。赋税既空。民命莫保。而自直隶以及各省。均有水利以济民艰。如从前雍正乾隆年间。朱轼尝修之于北。陈宏谋尝修之于陕。鄂尔泰尝修之于滇。皆着有成效者也。今或有田无水。或有水无田。盖沟洫之制废久矣。比者东南各省。水患特甚。推原其故。或由岁久工坏。或由腾蛟浪涌。或由山田开辟。沙土拥入。或由田地侵占。苇荡阻塞。如贵州地处上游。广东海汊极宽。近年尚有水患。而每年七八月间。山东江南大道。往往积水成川。陆可泛舟。车马覆没。行旅维艰。无有道达沟渎开通过路者。而田庐之淹浸。室家之流散。习为故常。蒿目浩叹而已。今论者或曰费无所出。或曰功无可施。夫惜一日之费。后虽十倍其费而罔济。迟一日之功。后将十倍其功而莫救。是故天下事有以弃为取者。则修复水利之费是也。动费于今日。而收利于异日者。为更巨也。天下事有一劳永逸者。则修复水利之功是也。竭功于今日。而收效于后日者。为无穷也。故曰。费无所出者。是委过于国也。委过于国者。法不容。曰功无可施者。是归咎于天也。归咎于天者罪难

道。臣前者奏楚北宣防事宜。在于优叙民输。责成官督。臣愚谓此法直可行之天下。盖民之惜命。固甚于惜费。而士之爱名。又甚于爱利。费归于实用。又得优叙。则何费不集。何功不举。至于通行之法。则一水之利。或数十里。或百里千里。应由州县绘图贴说。大吏通盘筹划。一水有一水之灌溉。一水有一水之宣泄。既合计。乃分办之。但恐一处不办。则上下两处掣肘。故必严去其不能办之员。而后能办之员。三年五年无不奏效。天下有水利。天下无灾黎矣。臣故谓水利之必究其实也。

何言乎备振施之在广积贮也。州县常平义社等仓。侵挪掩饰之弊。臣前奏已详言之。荷蒙 皇上明降谕旨。俾大加剔除。而臣犹虑州县之视为具文也。盖今之州县。常平则既亏矣。社仓则既空矣。而义仓之在民者。或由强横吞占。或由巧猾分散。则皆自有而无矣。一遇荒歉。嗷嗷待振。纷纷议拨。国家原不惜帑藏。然既需时日。又添运脚。费益多而事已缓。惠虽及而民未。其散而之四方者。不盗即死。不死即盗。其老弱则转徙沟壑耳。其强有力者。则抢夺。势使然也。抢夺未必即死。不抢夺则应饿死也。比者东南诸省。岁或不登。饿骸至蔽江而下。而吴越盗贼繁多。水陆竟成畏途。州县尚欲讳灾。是诚何心。夫讳灾罪大。备灾功大。盖州县未尝无爱民之贤。而不获勤民之报。则贤者亦惰而不贤。而不贤者反得以借口。应由督抚大吏通饬各属。视地方之肥瘠。为补救之迟速。其由官捐若干。民捐若干。谕令州县随时册报。并饬公正道府就近访查。如一邑之积贮成。则先予一邑之优叙。其官之贤者。民既乐从。则输积必多。其不贤者。民未之信。则输积必少。故必优叙其能办之员。勿使巧者取好。贤者向隅。而后不能办之员。无不奋激。五年以内。必有全效。天下有积储。天下无荒岁矣。臣故谓积贮之必豫其灾也。何言乎肃兵政之必严校阅也。夫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然所谓备者。备有用之兵。非备无用之兵也。以臣所闻今日之兵。或册多虚报。则有额无兵。粮多冒领。则有饷无兵。老弱滥充。则兵且非兵。训练不勤。则又兵不习兵。约束不严。则更兵不安兵。凡此诸弊。悉为兵蠹。稍有缓急。其何可恃。 国家岁糜兵饷不下千万。必一兵实收一兵之用。一饷实收一饷之益。顾何致积弊如此。臣思其故。皆由于营弁之侵饷自肥。扣饷自润。而又洒扫役。亦皆派兵。故有额有饷。率多无兵。或老或弱。率得充兵。此等营弁。身既污琐。则气不能振于外。而令不能行于下。其何能训练约束。然其积习相沿。得遂其如此者。则又由督抚提镇阅视之不认真。名为阅兵。实不过了事。其于兵数之虚实。究未详核。兵力之优劣。究未备试。故各营亦得遂其偷污。而巧于自避。即有觉察之处。又或不能破除情面。立即参劾。 皇上深悉此弊。现特 钦派内大臣往青豫阅兵。原期兵收实用。臣愚以为阅兵之法。必令先期造册。每兵名下。注明年岁身材

。及所习马步器械。临阅之时。于演武厅之左右场。各为一圈。凡待阅兵弁。悉立左边圈内。逐队按名点验演试。已试者归于右圈。不得复入于左。则一人不得滥应两名。张冠不得复移李戴。兵数之虚实可核。而优劣亦无可遁。即于所阅册内。定其为上中下三等。出榜悬挂。分别具册。申送呈部。遇有征调。即提优等者以往。则往必有功。其在中下等者。仍留在营练习。届第二次阅视之时。复取前册核对。有仍在下等者。即予汰革。而营弁之克尽其职与否。即可援以议叙议处。如是。则不数年间。兵皆精兵。弁皆能弁。而兵政之实效举矣。

何以言靖海洋之必严防禁也。海有防守。洋有条禁。二者实相表里。异族凶横。远人诡诈。柔而抚之。尤必刚而制之。然所谓禁者。禁内地之奸人也。严则关吏洋商。皆为耳目。宽则巡兵逻卒。全非腹心。夫中国之财。上供正赋。下济民用。然值齿繁之日。犹有用绌之忧。况以内地有用之财。取外洋无用之物。如八音盒万花筒等类。皆易之以银。所费不貲。至鸦片烟之毒。市海内。然愈禁则愈贵。臣访其故。或由关吏以短税为虞。或由洋商以贪利为快。而巡兵逻卒。从海口大屿山等处。持银易货。是多一巡卡。反多一弊藪。盗贼由此生心。奸宄由此溷。无怪乎夷情之莫测也。皇上近以水师疲玩。捕务废弛。于去岁特旨通谕沿海督抚。严饬提镇水师。实心训练。实力缉捕。无事则以训练储缉捕之用。有事则以缉捕验训练之精。又于漏洋等物。旧有明禁外。特增禁纹银入洋条例。诚可谓杜渐防微。思深虑远。得防禁之要矣。臣前奏纹银洋银。应并禁出洋。刑部议加内地私铸洋银之罪。而洋银之应禁出洋。是否可行。请饬沿海督抚体察具奏。其议行与否。臣不得知。然臣据理论事。洋银一有出洋之事。则虽严私铸之罪。而私铸终不能绝。洋银万无出洋之理。则虽宽私铸之罪。而私铸亦不得行。此其明白易知者也。要而论之。有弊必禁。有禁必严。弊由关吏丁役。则治关吏以纵容之罪。弊由洋商通事。则治洋商以交通之罪。弊由巡兵逻卒。则治将弁以玩废之罪。如此。则洋禁既严。海防自固。悉绝销耗之患。益除窥伺之源。而海防肃清之实效见矣。何以言育才之必须造就也。国家官制。内外相维。政行于外。则督抚操其要。政成于内。则部臣握其枢。州县者。督抚所造就也。司员者。部臣所造就也。今州县之官。半由外补。半由部选。其或外补则工于谋缺。部选则急于调任。利己者进利民者却矣。今之司员。人多缺少。其或希冀补缺。事无可否。巧为迎合。佞者进而诚者却矣。或借公利以济私谋。应行不行。应驳不驳。上官明知其不妥。亦不能加之指摘。同僚深识其非理。而顾自避其嫌怨。黠者进而正者却矣。或意见多所拘泥。或科条多不谙熟。一任奸胥猾吏。高下其手。昧者进而明者郗矣。又或闾废事之员。一文之。一事之细。可延至数月不办。惰者进而勤者却矣。

。又或衰病恋栈。致令才壮向隅。无用者进而有用者却矣。且事之达不达。视路之通不通。如人之股肱手足。一气所贯注耳。以今各部论之。有一事而关会数司者。有一事而关会数部者。有一事而关会各衙门者。若此方行而彼遽止。则道将何从。或此有始而彼无终。则弊更滋甚。名为关会而实则扞格。犹一手之不能举。一足之不能行也。此则外省之习气皆然。而内员中于不觉耳。臣愚谓课吏之法。不在善恶既着之后。而在优劣未定之始。若待善恶既着。优劣既定。则任虽撤而民已殃。职虽去而事已坏。惟其中岂无贤吏。而误由于劣员。如向者户部失察假照。直隶山东河南失察邪教等案是已。皇上以爱惜人才为心。于此两案被议之员。特准开复。为大吏者。诚能仰体圣意。凡属员筮仕之始。无不尽心教导。而教导之法。初无一定。要在认真察看。随时讲求。秉之以公。驭之以正。恬静者任之。躁进者抑之。如此则州县部属多一贤员。即少一吏。而造就之实得矣。

凡此七者。固国家之大政。祖宗之成法。尤今日至切之务也。臣知识浅陋。何敢僭妄言事。惟臣幸沐圣恩。职居言路。所谓坐言而起行者。臣尝闻之矣。伏见我皇上兢兢业业。何时不以敬天为心。何事不以法祖为念。所以咨度廷臣。训示督抚者。何莫非至切之务。而吏治犹有未齐。人心犹多未一。其奉行者之不力乎。故知申明旧章。终属空言。遵行善法。乃为实政。臣言所谓遵行而已。抑臣闻古帝王之道统。曰治法。曰心法。而贯之以诚。以人道之思诚。符天道之至诚。故曰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以臣博观史籍。治法心法。实未有如我朝者。列祖列宗。圣训实录。昭布海内。共共闻。盖部议为国家最善之法。所谓令听则圣。列圣聪明天亶。干纲独断。不过藉议以相印证。可者立见施行。否者仍予驳正。识定于议之先。而鉴周于议之后。是非明而赏罚公。臣邻莫不敬畏。天下莫不悦服。今皇上心法之诚。又继列圣而享天心矣。臣知上有尧舜之君。则下必有禹皋之臣。以佐盛治者。臣敢以综核名实之说进。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敬陈理财用人疏道光十六年

郑世任

臣窃维天下之务。未有重于理财用人者也。顾理财用人之道。皇上操其柄。而大臣亦得分其猷。大臣为国家理财。非以厚封。在有以筹划天下之大计。大臣为朝廷用人。非以树党。在有以鼓励天下之人材。臣知识浅陋。谨就管见所及。为我皇上敬陈之。何言乎筹划天下之大计也。天之生财。在官在民。祇有此数。与其设法征求。开财之源。而财有限。孰若加意节约。节财之流。而财自足乎。钦惟皇上临驭以来。轸念民艰。加惠邦本。于凡不急

工程。无益派办。一切停免。固已敦尚节俭。为天下先矣。然经费有常莫患乎。因本款之不足致拨款之日繁。臣窃见内务府办公项下。向由两淮等处。将应交之项。解交充用。均属有盈无绌。自道光元年。因两淮欠交各项银一百九十二万余两。用项不敷。经总管内务府大臣奏拨粤海关税银三十万两。每年竟成定例。而两淮欠项遂归无着。应请仍将两淮欠款。催征交纳。以充公用。庶提清原款。即可节省拨款也。又各省文职养廉。俱系动支耗羨。江苏耗羨款内。向有盐规匣费以津贴之。近年耗羨因灾缺额。而盐规匣费。又复欠不解交。每年请拨正项银六万八十万不等。安徽省亦因盐规匣费拖欠不解。逐年动支正项银六万两。贴补耗羨。应请将两淮欠解江苏安徽匣费。及盐规等款。悉数提清。庶耗羨足额。即可节省正项也。又贵州省耗羨。本属无多。除动支外。历系凑支运铅节省银两。自道光六年。将运铅节省一项。归还铅斤工银十六万余两。以后遂历年请拨文职养廉银四万余两。迄今十年。已共拨银四十余万两。归还之款有定数。请拨之款无穷期。应请将贵州省文职养廉。仍凑支运铅节省之项。庶复还旧制。可以节省拨款也。至户部大捐。每正项百两。收饭银三两。查酌增常例。头二两卯。捐银二千余万两。计收部饭银六十余万两。筹备经费例。捐银八百余万两。计收部饭银二十四万余两。除一半归公外。其余一半银两。吏兵二部分半中之半。户部分半中之半。堂官三成。办捐司官三成。办捐书吏三成。心红一成。窃思开例。原为经费起见。每例饭银。皆不下数十万两。全数归公。于经费不无小补。何必分肥官吏。况此项饭银。户部所分最优。吏兵二部。已觉递减。此外三部。皆属向隅。即以户部论。惟堂官与派办捐纳房之司官数员专分其利。此外满汉司官。又皆向隅。似亦不成政体。如谓藉资办公。则常捐饭银。各省捐监饭银。历系堂官及捐纳房官吏专分。足敷大捐办公之用。何必于大捐饭银而取盈乎。见今大捐已停。臣愚以为此项饭银。及此外河工之解工部水利。并部库收捐之四两平余。均应全数归公。以充经费而协体制。庶以自然之财。供自然之用。节流即以开源矣。

何言乎鼓励天下之人材也。人材之贤否。其旌别责成于大臣。大臣之激扬。其妙用操端于黜陟。黜陟当而后劝惩昭。劝惩昭而后官常肃。皇上勤求郅治。澄叙官方。总以察吏训诸督抚。而又寄以举劾之权。保者靡不庸。劾者靡不准。任至专也。近来各省督抚。保者未尽得人。而当劾者亦未见其随时甄别。迨至被人参奏。转从而消弥之。又恐舆论不服。或以老。或以病。另案勒休。此而欲人知所劝惩。得乎。如湖南辰沅道翟声焕被参勒休于前。又复以声名平常之常庆题升于后。相继废弛。以致酿成兵练挟制重案。昵其所私而不顾地方。貽误卒至。并其人而亦害之。且属员之贤否。正不一致。彼耽于酒色荒于博奕者。溺职不待言矣。乃有吟诗写字。风雅自高。究之讼狱不清。征解不力。



其为废事则一也。彼习于残酷中于贪鄙者。枉法不待言矣。乃有假公济私。勒捐沽誉。其实苛敛民财。干营优叙。其为剥民则一也。全在封疆大吏。留心访察。总以民情爱戴为主。荒淫者劾之。而旷官误公之辈。亦有情必惩。贪污者斥之。而干誉病民之徒。亦有奸必发。庶风气克端。于察吏之中。隐寓安民之法。至各部司员。常与堂官接见。勤惰敏钝。不难稽也。臣以为不徒考其勤而在观其守。不徒取其材而在核其行。守洁行端之士。必不为徇私纳贿之谋。必不蹈奔竞逢迎之习。其人率多悃悞无华。不留心物色之将。谨饬者视为无能。而纵恣者得计矣。廉隅者目为迂拘。而便捷者得计矣。堂官之爱憎。即为风气之转移。所关正非小也。今年恭值京察大典。各部院堂官。务当公忠自矢。为国进贤。勿以毁誉为是非。勿以爱憎为取舍。其人有可用。勿以疏逖而屏斥之。其人无足取。勿以门生故旧而亲昵之。勿以一事之细。概其生平。勿以一言之投。信其底蕴。更宜勿偏听。恐倾轧之计行。勿隐情。恐嘱托之风起。合才守品学而察之以明。核之以公。庶保一人可收一人之用。此外查有庸劣之员。举一二而劾之。黜陟兼行。而人材不患无劝惩矣。若此者。理财而财用不匮。斯为实心任事之大臣也。用人而人材奋兴。斯为虚心延访之大臣也。皇上所以倚任大臣者在此。大臣所以报答皇上者亦在此矣。请 敕下各直省督抚。及各部堂官。谨库藏之源。裕储蓄之计。严考课之法。审名实之归。以仰副 圣主励精图治之至意也。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训示。

敬陈救时八策疏咸丰十年五月

潘祖荫

本月十六日。奉 上谕。在京籍隶江苏安徽浙江河南等省大小官员将如何团练随同官军助剿及防守一切事宜务须统筹全局与官兵联为一气其如何办理之处各抒所见并各举所知迅速奏闻毋得虚言搪塞等因钦此。仰见我 皇上戡乱除暴。拯民水火之至意。凡有血气心知之伦。无不同声感泣。况臣等世居江左。渥荷 生成。仰承 圣谕统筹全局。曷敢不勉效刍蕘。以冀仰酬 高厚。臣愚以为救时之策。大端有八。曰祈天命。收人心。明军法。一兵权。饬吏治。劝民屯。翦贼支。协将力。书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又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凝承宥密。消患无形。古者无司马之官。蛮夷猾夏以命作士。汉书志刑而不志兵。盖谓兵刑原为一事。方今贼势披猖。而刑部狱囚至六百余人之众。溽暑熏蒸。将成疾疫。臣愚以为我 皇上治兵必先治刑。敕下刑部。如在株连。即令取保待质。消囹圄之怨气。即以回疆场之杀机。一念好生。来兹万福。臣所谓祈天命者此也。 国家厚泽深仁。沦肌浹髓。近岁以筹饷之故。一切权宜之政。未能尽行停止。如捐输抽厘相继并举。补疮空肉

。竭泽而渔。然非是则饷无所出。 朝廷不得已之苦衷。 闻阖共喻。 惟甫经收复之地。 如凤阳怀远等处钱粮漕米。 自咸丰十一年照例征收。 惟正之供。 原非横征加赋。 惟该府县久罹兵燹。 未绝呻吟。 方幸井里之得还。 已迫催科之有日。 易滋惊扰。 无益输将。 国家方制万里。 岂争此尺寸之利。 而不予以十年蠲缓哉。 又各省应解京饷。 逋欠太多。 江南浙江藩司因之降调。 以致追呼火急。 民不聊生。 各路大营。 久虚拨饷。 论急公之义。 自应先实内储。 筹救变之方。 岂可或迟军食。 请 旨飭下各藩司。 分别款项。 统计一年所入。 几成解京。 几成拨饷。 斟酌尽善。 不得稍有后先。 至江浙皖豫历年民欠钱粮。 或系颠沛流离。 或系困穷尽绝。 款项已属虚悬。 虽征亦无实济。 合无仰恳 天恩。 推广 万寿恩诏。 刊刻誊黄。 大普 皇仁。 概予豁免。 从此民无怨咨。 军无谤讟。 但使边境乂安。 农桑乐业。 粟红贯朽。 指顾可期。 臣所谓收人心者此也。 书曰。 用命赏于祖。 不用命戮于社。 自古以来。 秉钺用威。 不得稍存姑息。 今年贼由广德州阑入杭城。 扰及嘉湖所属。 则周天受堵剿不力也。 直走长兴。 攻陷溧水句容。 丹阳继失。 大营溃散。 则和春等守御无方也。 夫囊瓦不诛。 楚师所以日替。 庄贾不宥。 穰苴所以有功。 使正月捻陷清江。 皇上即将庚长正法。 则周天受等有所震慑。 不敢效尤。 而东南财赋之区。 何至摧残若此。 臣所谓明军法者此也。

本朝官制。 承流宣化。 责归各布政司。 其督抚等官。 原以寄将帅之任。 今则用兵省分。 既有督抚。 又有 钦差大臣。 又有总统督办帮办各员。 事权不一。 几于十羊九牧。 江南大营将溃。 和春调张玉良等赴援。 何桂清不令前往。 则以势均力敌。 两不相下之故也。 夫九节度溃于相州。 无统驭也。 诸宣抚溃于太原。 无节制也。 将帅特论其贤否耳。 自今请凡就近督抚之地。 兵将一归统带。 不必更遣大员。 庶几责有攸归。 成功较易。 臣所谓一兵权者此也。 军兴已十年矣。 诛鉏斩刈。 羽捷频闻。 而贼氛愈炽。 何也。 将帅有攻剿之兵。 州县无堵御之力也。 近岁屡奉 诏旨。 责成绅士办理乡团。 而其效同于画饼。 盖劣绅凭权藉势。 官尚可以相容。 果其顾惜廉隅。 每易酿成嫌衅。 黄琮窦垆等所以被参劾也。 故借资绅士。 不若责成州县。 州县果贤。 不患绅士之不用命也。 请凡近贼州县。 飭令督抚拣择文武干才。 奏明久于其任。 进阶加俸。 一照军功。 优假事权。 司道不得掣肘。 为守令者。 城垣其墙宇也。 仓库其困窖也。 四境其田里也。 丁男其子孙也。 攻城不下。 掠野无资。 则将帅可以用其追剿。 杀一贼即少一贼。 而殄灭有期矣。 臣所谓飭吏治者此也。 潢池小丑。 国家所以重困者。 以不生不息之财。 养不耕不战之兵也。 兴师十万。 日费万金。 临行有衣械之费。 在涂有舟车之供。 乡兵人得百钱。 便可饱腾有效。 勒成部伍。 勤其教训。 逐寇追亡。 不出本境。 故凡近贼州县。 户口逃亡者。 官即募人为耕。 假以籽种。

流亡来复者。官即简其丁壮。编入册籍。乡兵既多。征兵可以渐减。村堡相联。号令相习。祇须蠲其租赋。便可备作干城。臣所谓劝民屯者此也。贼之喙息金陵。非有窟穴之势也。夫缚元济者必平淮蔡。诛友谅者必下江州。此贼非其伦比。原无根柢之谋。宜翦枝叶之势。诸将狃于目论。必欲覆其老巢。顿兵坚城。师老饷绌。逆援四至。我力不支。溃败之机。实由于此。今请舍金陵之攻。专事旁郡。扼天来之吭以收六合。抚舒桐之背以壁庐州。锁池河之口以遏巢淝。复广通之镇以完高溧。形势既孤。本根自举。臣所谓翦贼支者此也。古人用兵。有十道并出。有三方并建。及其成功。归于同心协力。朝廷命将。不下十人。或已于穴中。或犹观于壁上。尤其甚者。屠城陷邑。此失律而舆尸。斩将搴旗。彼乘机而报捷。各分畛域。坐误事机。请旨飭下各营统兵大员。一路出师。则诸路可为犄角。一方有贼。则四方合力兜围。倘再观望不前。定即均治以罪。庶几千夫共胆。万人一心。共奏肤功。削平大难。臣所谓协将力者此也。臣等应诏摅忱。自忘栛昧。不胜悚切惭惶之至。

应诏上中兴十二策疏同治元年

蒋琦龄

奏为恭逢 诏求直言。心殷献纳。揣摩时势。敬上中兴十二策。仰祈 圣鉴事。窃臣蒙 恩准令回籍终养。适大河南北逆匪出没。道路通塞不时。未克起程。留滞泽州。伏见去年十月 上谕。以时势艰危命中外臣工有奏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据实直陈封章密奏务期各抒所见等因钦此。臣伏读再四。钦感难名。窃惟自古国家安危治乱。但视言路通塞。欣逢 皇太后

皇上圣明。沈机立断。翦剔权奸。一切与天下更始。海隅苍生。方共额手拭目以俟太平。涣汗之初。首以求言为务。 诏书恺恻。读者莫不感动。臣虽休闲乞养之员。无当官奏事之责。伏念累世食禄受 恩。及臣之身。复蒙

先帝自翰林擢任京堂。涓埃未报。幸逢 朝政维新。求言 诏下。臣虽愚昧。而备员中外。遇事亦尝留心。重以比年颠蹶于兵戈道路。阅历颇多。念古人江湖魏阙之言。欲副今日竭忱抒悃之 谕。勉陈刍蕘。妄希采择。谨就目前情势。敬拟十二策。曰端政本。除粉饰。任贤能。开言路。恤民隐。整吏治。筹军实。诘戎行。慎名器。恤旗仆。挽颓风。崇正学。效愚者之一得。冀山海之少裨。语多触犯。不胜悚惶。伏祈 皇太后 皇上俯鉴愚忱。垂赐听览。微臣幸甚。天下幸甚。

臣闻出治者君。辅君者相。历代相臣之弄权。屡变其名。其实凡在左右。事权所属。即宰相也。本朝乾隆以来。设立军机处。内阁拥虚名。而军机为真相。军机大臣行走次序。虽亦前代首辅参政之比。然期其各矢忠贞。岂取伴食云尔哉。溯自穆彰阿以首揆专政。遇事同列噤不敢言。逮载垣等用事。军机听其

指挥。莫敢支吾。枢垣又拥虚名。虽诸臣不免负        恩。亦积威约之渐也。驯致祸乱迭兴。柄臣亦皆不得免焉。今幸逢        皇太后        皇上英明。大奸脱距。于近支王中。特授恭亲王为议政王。强干弱枝。        朝廷用意固为深远。然考我        朝        圣祖        高宗御极之初。倚任王大臣。皆有辅政议政之名。而所用不止一人。若夫位隆专任。礼绝百僚。则摄政王以后。未尝再有也。虽以王之忠贤。万无他虑。而位高势逼。任重权属。更非军机行走在前之比。万一公犹沿余习。謇谔不闻。则岂独非        朝廷任本意。亦非王之本怀也。自古以叔父之尊。专元宰之任。懋着忠勋。克全终始者。唯周公及        本朝之睿忠亲王而已。即以周公之圣。其初不免流言。睿王之忠。身后尚多遗议。盖位疑则隙生。势逼则失大。理有固然。势有必至。历观史册。不寒而栗。又况周公睿王值开国之初。无垂帘之举。臣下罔攸令。事权之属。容有不得已者。重以二公交赞。八王同时。人材众多。国势强盛。今则时非周公睿王之时。而贤才缺乏。敌寇交讧。其难更有甚于周公睿王者。臣窃意以王之贤。当此之时。必有踧踖难安者矣。然则何道以处此耶。易曰干干因时而惕虽危无咎。又曰地道无成而代有终。诗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书曰满招损谦受益。又曰臣罔以宠利居成功。臣愚以为王虽当周公睿王之任。正不宜以周公睿王自期。唯宜远以汉之东平。魏之彭城。近以        本朝之怡贤亲王为法。        朝廷恩礼愈极优崇。贤王冲怀愈益退让。惟王已有吁令臣工各抒所见之奏。谦怀忠悃。为中外所共仰。特延揽不遗言。夹辅尤资同列。务俾军机处力矫从前附和之习。献可替否。咸尽其怀。虽贵和衷。尤贵和而不同。其有不合。咸于帘前共取进止。疑难重大。不妨盈廷集议。勿参成见。勿遽裁决。洪范谋及庶人。汉廷博士六百石皆与廷议。况今之九卿科道耶。如此。则位虽高而不危。任虽重而不疑。令闻不已。夹辅之勋成。福祚流于子孙。虽周公睿王有不及矣。臣之言此。为        朝廷。亦即以为王也。目前之务。孰有切于此者乎。臣之所谓端政本者此也。

人君所恃以感通亿兆。联为一体者。一诚而已。易曰信及豚鱼。书曰惟德动天。至诚感神。诚则天神之远。豚鱼之顽。皆可以一气孚之。况于臣民乎。诚能动物。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朝廷纶綍之宣。或读而生感。或视之漠然。诚与不诚之别而已。明王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贤相防患于未然。是以吁咈多交儆之辞。承平有水旱之奏。不幸而运值中否。灾害并至。则必下哀痛之诏。追悔既往。深自刻责。期与天下更始。若乱矣而以为未乱。危矣而以为未危。是幸四海之远。欺百姓之愚。则岂独民愚不可欺。徒使悼叹        朝廷颓废自甘。振作无意。忠贤为之短气。盗贼闻而生心。其关系良非浅鲜也。昔成汤以罪己勃兴。楚昭以善言复国。唐德宗奉天赦书。痛自引过。无所忌讳。宣布之日。虽武夫悍卒。无不思奋臣节。识者知贼不足平。我        朝嘉庆十八年。林清之变

。不过小丑窃发。而我仁宗睿皇帝犹为之下诏引过罪己。中外莫不感悦。遂以戡定祸乱。重致太平。垂五十年。诚能动物。彰彰如是。慨自穆彰阿载垣等当国。政无巨细。托于机密。往往闕而不宣。一以箝言官之口。售其壅蔽之奸。一则不学无术。以为一切兵戈盗贼不祥之事。皆于政体有妨。足令诏令减色。万不得已而宣示。亦必变其文法。饰以美名。相沿日久。视为当然。庚申之变。寇在国门。犹务秘密。廷臣偶有论列。则必诘其闻之何处。得自何人。以致满朝结舌。驯至播迁。犹无一纸明诏。告谕海内。夫事至此极。岂能隐藏。徒令传闻异辞。远近震惊。已而畿南山东奸民。揭竿竞起。皖豫捻贼。益肆长驱。岂非粉饰之为害烈哉。唐臣陆贽有言曰。动人以言。所感已浅。言又不切。其谁怀。臣伏愿朝廷自今鉴于既往。与天下臣民相见以诚。兴言祸乱。不妨流涕陈辞。德音既宣。不宜更参忌讳。一切秋猕和戎恭顺就抚之名。均宜删除。用人行政。明降谕旨。批答章奏。悉令发钞。除兵机所关。不宜预泄。即郡县不守。师律失机。朝廷虽不宣布。草野岂无见闻。与其传说而甚其辞。何若苦口以作其气。且使外廷共见共闻。则怀忠抱义之士。于朝政之偶失。皆得以补缺拾遗。随时论掇。所谓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杜权奸壅蔽之私。激四海忠义之气。皆在乎此。臣之所谓除粉饰者此也。

自古太后临朝。徽音盛烈。毫无遗议者。唯宋之宣仁高后而已。顾宣仁不过承神宗变法之后。起而修复之。以苏民困。承平之世。原易见功。孰与我两宫皇太后除患肘腋。宏济艰难。此诚振古所未有。其贤于宣仁远矣。考宣仁之政。首在任贤。所谓元佑开皇极。功归用老成。如司马文吕诸贤。不徒起用。悉畀钧柄。即文彦博年近九十。犹令五日一诣都堂平章军国重事。其余苏轼刘摯滕元发鲜于侁之辈。分任侍从台谏京尹监司。各当其才。兹其所以成旋乾转坤之功。致女中尧舜之称也。方今先朝旧臣。次第悉蒙召用。实与宣仁后先一揆。夫朝廷之重老成。岂徒珍同鼎彝。责其坐镇而已。必将赖以康济时艰。如现在祁寯藻翁心存之忠纯。宜令参预大政。襄赞机密。若徒拥内阁之虚名。守一部之例案。其所裨益。亦已仅矣。倭仁李棠阶之宜任师儒。王庆云之宜筦度支。王茂荫之宜长台垣。各用其长。斯各收其效。其尚未起用。如前任副都御史张芾之忠直。前任总督吴振械之练达。张亮基之干济。前任布政使马秀儒之纯笃。庄受祺之精敏。小臣中。臣所知。如前任科道宗稷辰蒋达尹耕云陆秉枢之鲠直敢言。前任编修何绍基之品端学邃。前任编修郭嵩焘主事王柏心之留心经济。编修袁保恒之娴武略。前任道员张百揆陕西知县田福谦现任四川知县孙濂之着循声。皆一时之选。足备任使。夫知而不用。与不知同。用而不尽其才。与不用同。故知人必兼善任也。又语曰耕当问奴织当问婢。易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朝廷而欲收罗贤俊。莫若即今日之所谓贤者。令

其各举所知。彼既怀以人事君之忠。自无蔽贤不祥之虑。若现在所谓明保。不论何人。但官二品以上。即责以荐士。彼犹未免流俗之目。安得遂有相士之识。其黠者采取一二虚声以饰观听。而以私人比党窜名其中。督抚恃有权势。以爱憎取人。甚而情面贿赂。皆所不免。所保不愜众望者尤多。朝廷不察。概令送部。欲于引见 召对俄顷之际。判其贤否。此必不能。无从发付。则仍概令记名。旋被擢用。此如探物暗室。无怪乎鱼珠淆混。熏莸不别。欲收得人之效。不亦难乎。夫为政在人。用人尤行政之本也。可不慎哉。臣之所谓任贤能者此也。

今已下 明诏求直言。中外臣民。举欣欣然颂扬 圣治于无已。臣犹区区过虑。以开言路为请者。何也。盖人情好名而恶实。有始而鲜终。明代遇灾亦每求言。迨言之过直。又心嫌焉。既碍于求言。不能以言罪人。则默而识之。徐俟其后而伺其隙。终于贬逐其人而后已。此所谓好名而恶实也。唐之太宗明皇。虚怀纳谏。而贞观开元之治。后不如前。终于蹈魏征之碑。成仗马之喻。此所谓有初鲜终也。我朝 圣 圣相承。御极之初。求言下诏。岂循故事。饰虚文。初元求言。以后可不求邪。诚以听言纳谏。为君德之首。无时不当然。特恐其久而或不然也。故每当御极。视为首务。提撕而警觉之。盖申明旧章之意也。乃言路犹有不通之时。何哉。盖世之治乱。视言路之通塞。言路之通塞。又视宰相之贤否。相臣而贤。自能开诱扶持。唯恐言官之不言。唯恐言之或不尽。虽然。意见之偏。贤者不免。韩琦之于司马光。司马光之于苏轼。是已。况下此者乎。夫政府言官。类多水火。权臣而欲逞炆之技。则必先箝言官之口。大而诛殛。小而窜逐。俾有所畏而不敢逞。其伎俩大略相同。史册所载。如出一辙。我朝 圣明在上。权不下移。于此而欲成其壅蔽之奸。盖亦非易。道光咸丰之末。臣皆在京。局外默窥。心焉数之。窃叹其用心之巧。操术之工。为从来所未有。史册所未载也。请为我 皇上悉陈之。一曰隐密。二曰触忌。三曰摘疵。四曰示意。五曰反求。操此五术。而壅蔽之奸售。台谏之口缄矣。何谓隐密。章奏每不发钞。 谕旨亦少明降。 朝廷举动。虽在廷亦得诸传闻疑似之间。既不敢以风闻为无据之谈。更恐以泄漏被根求之谴。夫人臣致身。原不惜碎首以冀有裨。幸而折槛曳裾。终致感悟。此身虽蹈不测。此心良足自慰。若先坐私罪。且兴大狱。累及朋友。牵涉无辜。则言之必不见用。已从可知。其谁不灰心丧气。结舌吞声。此庚申之变。事前所以无一批鳞之奏。挽救之言。非尽廷臣无良。实载垣端华等劫持之罪。为不容诛也。何谓触忌。朝廷用人行政。岂能有得无失。争可否于殿陛之间。失矣而不至终失。此古今设立谏官之意也。今则用一人。行一政。言者言之。 朝廷从之。则以为威福不自上操。权柄且将下移。夫小事宜言。则大事愈宜言可知。

小臣之不当宜言。则大臣之不当更宜言可知。乃进大臣行大政。转以台谏为疏逃小臣。非所宜言。朝廷自有权衡。则台谏之所宜言者何事。宜夫不肖者毛举细故。贤者亦托空谈。夫纳谏美名也。朝廷之所甚愿。侵权大恶也。人主之所深忌。今避所甚愿。而予以所深忌。非宰相之罪而谁罪哉。何谓摘疵。求言既切。则言者必多。言之既多。则岂能尽善。甚而假公营私。饰词希进。末俗之弊。何所不有。是在朝廷广采而精择之。陆贄之言曰。天不以地有恶木而废发生。天子不以世有小人而废听纳。乃奸臣则摘其言之无当者。以生 圣心之厌。又摘其言之有弊者。以激 圣心之怒。既厌且怒。乃从而构之。以为此辈皆无足采。徒乱人意。殊不知舜之取善。在察迩言而执两用中。则所察不必尽用。而所言则无不察也。求言而惩羹吹齏。因噎废食。是又宰相箝制言官之术也。何谓示意。自古设官。类皆重内而轻外。近缘京职清苦。备外用以为鼓舞之方。乃权臣即以之待言官。以为明行黜罚。则朝廷有拒谏之名。言者遂沾名之愿。不若微示以意。缄默者悉邀外用。多言者还原衙门。夫天下中材多而豪杰少。庸俗之贪利又甚于好名。彼见 朝廷爱憎若此。谁不仰希风旨。以便身图。道府为方面之员。科道亦清要之选。贤者岂慕膺仕。何不可久于其职。不知其人果贤。既知其身之不用。言之不从。征色发声之余。必不恋栈以增厌恶。其不能不奉身以退相率以去者势也。道光之末。蹇谔节少。脂韦习成。非此之故哉。何谓反求。言行相顾。儒者以励躬修。听言用人。朝廷原为两事。况人各有能有不能。置宰我子贡言语之长。而课以文学政事。必谢不敏。张良为画策之臣。令其出帷幄而当治国治军之任。亦所不能。则谓宰我端木不及冉季诸贤。张良空谈不如萧何韩信。可乎。又况权奸掣肘。必无成功。狄山之御匈奴。周处之击齐万年。卒以陨败。岂由无才。至于父子兄弟。功罪且不相及。于朝廷之听言何与。唯穆彰阿事 成皇最久。知 圣人敦崇实学。特重践履。故每于进言之臣。责以践言之实。一有不效。不明加排击。而微示讥讪。 圣心既以其言行不符而厌薄之。其人亦自顾怀。同朝遂动色相戒。乃至御史朱琦颇着直声。求其身无可訾。则以其弟之获罪。谓其家犹不治。朱琦论奏。遂多不采。岂知朝廷不以言用人。不以人废言。贤人君子。议论容有不可用之时。儉壬小人。建白亦多不可废之处。今乃因言以责人。继遂缘人而废言。依托正论以售阴谋。此穆彰阿之奸。较载垣等尤不易识。卒以塞忠谏之路。成和议之失。酿潢池之祸。为致乱之魁者此也。凡臣所言。固为已事。而援既往。可戒将来。且恐余习亦未尽涤。 圣主而能豫烛诸奸。则所谓好名恶实有初鲜终之弊。皆不戒而自除。臣之所谓开言路者此也。军兴逾十载矣。疮痍呻吟。满海内。军食诛求。犹然未已。然当事者苟能洁己奉公。搜括所得。尽归实用。则民间虽筋疲力竭之余。犹视为分所应尔。竭蹶

输将。此臣年来经涉南北各省。得之目。益叹 圣朝深仁厚泽。浹髓沦肌。至是而始见其端也。唯其如此。 圣泽愈可思。而民亦愈可哀已。夫民为邦本。人心未去。即天命长留。将幸其如此。遂纵斧斤以逞吾之欲邪。抑哀其如此。更恐其或不如此而姑留有余俾。不至于途穷倒行也。方今厉民之政。指不胜屈。其大端则津贴抽厘劝捐。津贴虽仅行之四川。而按粮加派。各省多有。亦与津贴无异。抽厘劝捐。则天下皆然。其言曰。括民以养兵。杀贼即所以为民。然杀贼而贼愈多。是贼未杀而民先死矣。又况缘劝捐抽厘而激变者。已踵相接。所得锱铢。所失山岳。民将去而为贼。尚何杀贼之云乎。唐时道州蛮掠居民。而诸使调发符牒至二百函。元结作诗以为贼之不如。宋叶适谓国家偶经兵乱。不肖之吏。因而促迫草芥其民。贼未足以为病。官吏已相与亡其国。罗大经谓古今国家之祸。兆之者夷狄盗贼。成之者不肖之官吏。当变之起。不务为弭变之道。乃以幸变之心。施激变之术。借生灵之性命。为富贵之梯媒。日甚一日。而国随之矣。三复斯言。历朝同慨。今督抚大吏。迫于饷馈。但顾目前。大张网罗。广纵鹰犬。而且以所得之多寡。为考成之殿最。属官仰承意旨。凭借威权。既饱私囊。复书上考。则亦何乐不为。何所不至。是督抚虽不至以幸变之心。施激变之术。而所任用。借生灵之性命。为富贵之梯媒者。可胜数哉。 本朝家法。以爱民为本。度支虽绌。不加赋。然现如津贴加派。亦即加赋之别名。劝捐抽厘。虽非加赋。而害更甚于加赋。盖加赋根于粮亩。犹有定额。捐厘全无依据。可以意为。抽厘之货物具在。目前侵吞有限。劝捐之产业。由人指报。弊混无穷。三者均之苛政。劝捐尤为最虐。劝之不从。则胁以威。胁之不遂。则陷以法。甚或诬以通贼。授意讦告。淹禁桎梏。虽绅宦士类。无所区别。摧辱折磨。必遂所欲而后已。究竟焦烂之余。所获几何。以之助军。有类太仓之一粒。而民生重困。所不忍言。富民转为穷民。穷民去而为盗。臣不敢谓杀贼而贼不尽也。诚恐贼尽民亦随之尽耳。此等情形。南省尤重。夫官以巡抚为名。顾名思义之谓何。臣伏望 朝廷慎简疆臣。谆谆告诫。所谓劝捐抽厘。虽不能遽罢。亦当哀矜恻怛。勿为竭泽之渔。慎择委员。约束胥吏。不为己甚。或谓此言亦类袪臂而姑徐徐。是大不然。即以抽厘而论。臣自丁忧起复。来往两湖。初过汉川厘卡。胥吏猛若虎狼。臣亦身受其扰。及其再至。则甚帖然。臣默然识胡林翼之为。立法之始。不免过严。既定之后。亦即从宽也。又所善原任衡水道李惟醇。语及抽厘。但有愁叹。遇事每抑吏役而恤商民。衡湘千里。厘卡林立。终其任无一事。以此类推。于无可如何之中。未尝无补偏救弊之术。如津贴劝捐抽厘。或用一停二。勿同时并举。劝捐分上富次富。劝其上即舍其次。抽厘有总卡分卡。持其总即撤其分。以及视缓急为宽严。量时势为操纵。勿一成而不易。勿有张而无弛。地留有余。弊去已甚。宽一



分。民受一分之赐。亦何至束手无策哉。臣之所谓恤民隐者此也。盗贼之起。由于吏治之漓。吏治之漓。由于登进之滥。夫用人之宜用正途。而目前之妨正途者。曰捐纳。曰军功。捐班之妨正途害吏治也。夫人能言之。朝廷亦知之。知之而苦于捐例之不能停。则不得已而听之。夫既已听之。则不必更问吏治矣。乃 朝廷犹拳拳以吏治为念。言者亦鳃鳃以吏治为言。则臣请得切指其弊。而望 朝廷之有以挽回于万一也。夫捐例之不能停。此出于不得已者也。必使捐班加于正途之上。势且挤正途而尽去之势。且迫正途亦效捐班之所为。俾天下之仕者不尽出于捐班。不止俾天下之人心风俗不尽化为捐班不止。此亦可谓之不得已乎。而尚何吏治之可言乎。昔之捐班。不过于正途之外别添一途。未几而并驾齐驱矣。未几而出乎其上也。今则正途寥寥。有日少日无之势。此其故计臣疆吏分任其咎。而督抚为尤甚。各省风气略同。而直隶河南为尤甚。近日吏部选法。正途人员。几无到班之日。此部臣欲鼓舞捐生。知有度支。不知有吏治。此犹为经费所迫而然也。若督抚之厌恶正途。任用捐纳。则不尽为鼓舞捐生而然也。南省苦兵。军功之员较多。北方安靖。捐班之势尤盛。臣于庚申之秋。行过保定。见彼处即用人员。不但终身无补缺之望。几于终身无委署之期。困苦穷饿。莫能名状。至有追悔不应会试中式者。此诚骇人听闻。为从来所未有也。夫督抚既不为鼓舞捐生起见。何其好恶拂人如此之甚。臣盖深心体察而得其故矣。夫正途固多败类。捐班岂尽贤员。无如正途之员。来自田间。多由寒畯。其见识迂陋。举止生疏。面目可憎。语言无味。其作奸犯科。类不当行。往往迫督抚以不能不知。苦督抚以不能不办。优容不已。必至决裂。决裂再三。必至厌恶者。势也。若捐班实由殷富。来自田里者。百无一二。要皆官员子弟戚友吏胥。依草附木。久居衙署。此岂寒酸措大之比哉。其于官场之酬应仪节。趋跄答对。簿书期会之为。舞文弄法之巧。耳而目之。童而习之。养成便佞桀黠之才。助以声气党援之盛。初登仕版。老吏不如。其未作奸。大吏见其当行能事。固以为才。其既作奸。能发能收。大吏口虽不言。心或更以为才。爱重不已。必至倚任。倚任不已。必至保荐者。亦势也。因而托于鼓舞捐输。力抑正途。又或托于一视同仁。唯贤是任。究其所谓贤者。亦皆捐也。习尚若斯。遂成风气。饥寒所迫。起效尤。正途始而愤之疾之。继且慕之学之。夫同一作奸。督抚乐于无事。则以其不败者为幸。 朝廷百姓交受其害。则以其易败者为幸。至于慕之学之。则不当行者当行。易败者亦不败矣。昔人谓赃吏犯法法在。奸吏舞文法亡。吏治至此。人心风俗至此。危乎不危。又况开科取士。每进千人。选缺补官。岁无一二。求才几成虚语。应试将至无人。可不堪为流涕长太息者哉。然以此等流弊。 降旨明诰。部臣无以自解。督抚必不承。空言告诫。终于无益。为今之计。捐例既不能停。唯有

速令廷臣集议。酌改选补现例。明定各省委署章程。捐纳正途。划为两途。选补委署。各不相涉。正途之人不妥。仍用正途。捐班不能侵占。更宜略分先后。稍示重轻。督抚有意故违。部臣科道纠察立参。如此。庶可挽回于万一乎。若军功之有妨正途。人亦知之。军功之有妨吏治。人或未之知也。三代而下。文武异途。兵民分治。既。分之后。势难复合。宋祖承五代之弊。以士人为县令。论者谓所以开三百年太平之治。盖材官武夫。原不足当亲民之任。况值闾阎凋瘵。费郎取偿之余。又加以武健幸进之吏。以其杀贼之技杀民。民何以堪。且人才难得。才而兼文武者尤难。如诸葛亮犹短于将略。光武功臣多不任以吏事。今军营保荐。类曰文武兼资。若皆才过蜀相。品轶云台。何乃多才而贼未平。将毋标榜亦过其实。又况或无考语。但遇立功。不授以都守参游。而保以牧令道府。道府再保便至两司。两司再保便至巡抚。不数年间。已去横戈跃马之场。而总察吏安民之任。纵其才能出众。亦恐素所未娴。或谓军营保举。但视原资。彼既起家文职。不能再保武弁。又用人之际。诸多牵就。啖以所欲。始得其力。臣皆以为不然也。近日从军之士。往往预捐文职末员。以为保荐地步。窥其用意之深。早已垂涎膺仕。夫用武而以就文为愿。得官而以多财为荣。迨其得志。不问可知。朝廷文武并重。各用所长。有功而畀以专阃。甚或锡爵。岂犹不足为荣。文吏所以养民。作吏而任其残贼斯民。以徇军营牵就之举。此为得不偿失。夫以杀贼立功而令牧民是用。所短以叙功授职而令害民不如无功。臣请 朝廷从今着令。不问原资文武。但问所立何功。除襄赞运筹。仍授文官。其余即搢绅生监。既以杀贼为能。便授带兵之职。不徒用其所长。抑且酬其壮志。庶几文武各当。兵民均安。盖军功人员之有妨于吏治。事方始而害未彰。朝廷知而预防。较捐班亦易为力。诚不可不加之意也。臣之所谓整吏治者此也。

自来一统之朝。往往一隅有事。天下为之骚然。唐以前。兵即取之于民。不待言矣。宋元以来。所用屯军召募。弊仍如故。则饷之为也。军兴必以饷。饷必筹之未被兵之地。兵一日不罢。饷一日不已。悉索之余。完善亦皆残破。变无事为有事。比之剜肉补疮。无救于疮。而彼复成疮。势必至于疮痍体。剜无可剜。而事不可为矣。今贼起于粤。而楚吴。而浙闽。遂至豫蜀燕齐。莫不有事。仅余秦晋。几几乎剜无可剜矣。若不上下古今。深思熟虑。以求至计。是始因一隅摇天下。继乃可以一隅支全局。窃恐数年之后。挽救之策。将无所施。夫一统之朝。幅员宽广。征兵集饷。古今之弊略同。特不解分裂割据之时。如六朝之十六国。五代之十国。又或如春秋之列国。小者不过今之一县一府。大者不过一省。亦各保有境土。犹或狡焉启疆。未审所调何处之兵。所拨何方之饷。然则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非即以其土之人守其土。非即以其土之财

养其土之人耶。臣读明臣王守仁之书。其平宸濠于仓猝间。檄守令各率吏士勤王。所谓吏士。除兵勇外。牌行州县各率打手数百赴召。所用分哨领兵。即知府通判知县等官。遂能于旬月之间集兵万余。俘擒元恶。假令如今日奏调他路之兵。请拨邻省之饷。旷日持久。此之兵饷集。彼之兵饷不知增至几何。守仁且为宸濠擒矣。然则守仁功诚伟。亦值彼时之守令。原有可率以勤王之人。夫打手即民快之别名。而多至数百。顷刻立赴。恃以杀贼。此必非临时召募。亦非州县私俸能养可知。惜其章程无从详考。臣请师其意而斟酌以定制。令大县养勇四五百人。小县二三百人。完善之区。于正供之外。按粮酌派。足养其人而止。残破之区。钱粮蠲缓。视正供之额而损益之。足养其人而止。一切劝捐抽厘搜括民财诸弊政。概行停止。即无力兼办团练亦听之。此数百人。募本县之良民。即以本县之官领之。此数百人之粮饷。即以本地之绅耆掌之。认真训练。备本省之调遣。一县有事。数县之勇赴之。牧令为偏裨。道府为之帅。一郡有事。数郡之勇赴之。道府为偏裨。督抚为之帅。约计一省州县。酌其中每县可得三四百人。每省可得二三万人。此二三万人之兵与饷。不假外求。约而举之。其利有十。寇盗窃发。即本管道府。可以随时调集。事半功倍。一也。以其地之兵。击其地之贼。天时地利。皆所谙习。二也。所用皆良民。无跋扈之虞。通贼之弊。三也。贼平无事。散有所归。四也。以百姓为兵。牧令为统领。上司为元帅。将与士相习。将与将又相习。五也。拔其本境之豪。以为哨官队长。销患于未形。而团练之流弊除。六也。州县皆有备。互相应援。贼来不至弃城。四邻可以入保。七也。按亩酌派。派有定额。共见共闻。官绅横取。上司易于觉察。小民可以控诉。八也。地方官身为统带。则此数百人。不但恃以保境。先恃以保身。亏额侵饷。技艺生疏。调遣固易败露。临阵且身先受害。况官领兵而亏额。绅必不服。绅领饷而侵饷。官必不从。以本境之财。养本境之勇。而有名无实。民亦不。有弊易于发觉。九也。捐饷办团。一钱到官。其饱贪吏劣绅之私囊。而快其恩讎者。不知凡几。此法行。则一切停免。事均平而害轻减。官收养民之效。民解倒悬之厄。十也。或谓焦烂之余。此法虽善。均之病民。斯言是矣。然同一事。当权其利病。同一病。当权其重轻。现在之民诚不宜扰。然自审从此与民休息。遂可无求于民。则此诚为多事。如或不然。则与其劝捐不已。加以科派。科派不已。加以办团。又加以官绅之侵削。闾阎重困。功效全无。纵使括民之财。其数相等。亦当舍彼从此。况于勇无定额。先量其力之所能。事有缓急。亦可随时增损。必能减于平日搜括之数。而不至困以所甚难。且直省钱粮销数。以兵饷为大宗。此法若行。并可渐裁无用之兵。移养有用之勇。分正额一分之钱粮。即可宽税外一分之加派。其利变而无穷。其效久而滋大。又或谓牧令既任牧民。又兼带勇。文武之才。岂可多

得。不知秦汉郡县之官。皆兼兵民之任。 朝廷科条政教。孰不待人而行。不可以法之善而废人。亦岂可以人之难而废法。况创法之始。非贤俊不为功。法定之余。虽中材亦可守。如果 朝廷以是为赏罚。大府以是为殿最。趋向成习。讲求益精。庸弩以观感而知奋。人才以磨练而愈出矣。臣现寓凤台。其知县令里民养勇。随其贫富以为多寡。得勇四百人。分布太行各隘。补兵力之不及。经年而民无怨讟。贼知有备不来。是亦彷彿此法。而颇着效者。扩而充之。斟酌尽善。何虑贼之不平。臣所虑者。唯在督抚不得其人耳。督抚得人。自能选择属员。变通鼓舞。用一人以安一省。知人善任。则 朝廷之所忧劳者矣。臣之所谓筹军实者此也。

行军之要。威克厥爱。今军营保举盈千累百。而诛罚百无一二。此师之所以少成功也。然师老饷匮之余。所恃以维繫鼓舞者。仅此官阶名器。在军帅或不得已而保。则 朝廷亦不得已而从。虽然。赏而优可也。赏而滥不可也。夫赏重罚轻。已与用兵之道相悖。赏而至于滥。则无功者冒功。有功者不赏。得之不足为荣。不得不足为辱。是所恃以维繫鼓舞者。适足以怠军心。解众体。此近日师之所以少成功。尚非赏重罚轻之谓也。夫赏而优。可云不得已。赏而滥。亦可云不得已乎。然则欲师之有功。必先赏罚当。赏罚当。必先功罪明。功罪明。赏罚当。则虽有时赏过于罚。犹足以维繫鼓舞于什一。是 朝廷留心赏罚。先宜核明功罪。军兴之初。犹不过接仗掩败为胜。杀贼以少报多。近日则几于以无为有矣。如残破之城。贼所不顾。偶一过之。则奏逐贼出境。力保危城。焚掠既饱。归其旧巢。则奏杀贼无算。一律肃清。究其所谓保城杀贼。并无其事。夫此等情弊。原不难知。如既云逐贼出境。则贼何敢再来。既能杀贼肃清。则再来亦能堵御。乃未几而出境者复入境。肃清者不肃清矣。 朝廷不合计其矛盾之状以核功罪。而分据其前后之奏各施赏罚。于是赏重罚轻。而赏者滥矣。甚或有赏无罚。而滥者益滥矣。军帅督抚始而尝试。继无忌惮。遂至空中楼阁。由其意造。师律至此。安能平贼。贼愈炽。则兵愈久。兵愈久。则饷愈穷。饷愈穷则一切苟且迁就之计愈出。相为循环。莫知所极。此 朝廷未尝认真核明功罪之过也。军营欺饰之弊。近日言者屡以为言。 明诏亦尝以为诫。然而积习既深。空言安能挽救。天良已昧。 圣语无从警惕。是非有策以杜其奸而慑其志不可。臣尝值史馆。读平定三省邪匪方略。窃叹 仁宗睿皇帝聪明圣智。其挽回军营历年之积习。成肃清三省之大功。必细心紬绎。始得 圣人用意之精深于万一也。三省军务。其始流弊虽不如今之甚。而大略亦同。 仁宗亲政。先谋元帅。以德楞泰勇略过于额勒登保。而公忠不如。卒以额勒登保为经略大臣。额勒登保之为将也。目不识汉文。而忠诚无伪。其奏事胜则言胜。败则言败。绝无增饰。命将得人。固已饶先着而握胜算

矣。当时襄阳达州之贼。各以五色分号。分突川陝楚。股数至多。或分或合。不可胜纪。于是分命某军剿某股之贼。以专责成。踰境穷追。期于扑灭。命各省督抚各督守令。坚壁清野。各守其地。亦有专责。以断贼援。经略总其成。军帅督抚分其任。其军报不准含糊。言贼不准云忽添另股。必曰某号某贼酋。率贼若干。来自何处。战于何处。杀贼若干。余贼若干。窜于何处。我兵作何跟追。彼处有无他军邀截。应归何帅接办。其地名必冠以州县。如黄村必曰大兴之黄村。卢沟必曰宛平之卢沟。此境之贼。窜出彼境。则曰某人在前。何以不截彼境之贼。窜入此境。则曰某人在后。何以不追。此奏贼众一万。杀其五千。彼奏又杀五千。则贼应尽。其或不尽而反多。则两奏有一不实。既各有责成。则各任功过。各任功过。则过不能相顾。功不能相掩。参观互证。而得其矛盾破绽之处。诘责随之。诘责不已。诛谴随之。是以阶前万里。了如指掌。军中动静。悚若 亲临。功过赏罚。大公悉当。将士安得而不奋。盗贼安得而不平哉。臣私心妄揣。当日 宵旰之劳。襄赞之勤。所不待言。即 黼座之旁。枢密之地。军情章奏。亦必撮要另记。舆图地志。亦或张挂罗列。朝览夕稽。用能 批答悉中机宜。成功若斯之盛也。为今之计。正宜仰遵 成宪以祛积弊。唯此等亦微臣管窥蠡测。零记合参。得其大概。方略之中。原无明定章程。似宜令枢臣讨论斟酌。参以时势。着为条款。实力照行。必能破除欺饰俾将帅知所警惕。稽核功罪。而赏罚可以劝惩矣。抑臣更有请者。前代行军。或置监军。唐以宦官。明以御史。宦官无论矣。若御史不令其参谋略。以侵主帅之权。而令其察功过。以防蒙蔽之弊。似亦救时之权术。矫枉之善策也。臣之所谓诘戎行者此也。

臣伏读平定三省方略。见 睿皇帝之馭将也。劳虽微必录。恶虽小必惩。战胜则 手诏褒之。赐物宠之。甚或荣以 御用冠服。颁以上方食品医药以慰其病。优恤其父母子弟以安其心。凡所以鼓舞而激劝之者。无不至也。唯独官职之升转。则非剿尽一股之贼。歼一著名之贼酋。不可得。即额勒登保。平苗疆时。已封侯。官领侍内大臣矣。移师楚蜀。未尝败衄。特以师久无功。降其官爵。仅留虚衔。仍令带兵自赎。迨至驰告肃清。克膺懋赏。仍不过领侍内大臣封侯而已。后值 圣驾东巡。额勒登保留京。病笃。乃驰

命回京晋封公爵。受封未几而卒。中外始晓然于 圣主之待若人。非吝此一阶。其迟迟盖有为也。闻其病而驰封。则欲封亦已久矣。其迟迟原非得已也。昔宋祖于曹彬吝一使相。用意之深。正与此同。岂非以使相公爵。人臣极品。授之太早。则有功无以复加。而志骄意满之后。再用亦难有功。夫额勒登保曹彬。贤将也。而犹若此。然则 朝廷名器难得则足以为荣。易得则不足以生感。馭将之道。有不得不然者乎。而况材官蹶张之伦。视曹彬额勒登保无能

为役。甫立微功。即授大官。彼以所得为可贵。则长其骄。以所得为易得。则生其慢。既骄且慢。所谓饱难为用。求其复再立功。不可得矣。今用兵已逾十年。其歼一著名之贼酋。剿尽全股之贼者。甚属寥寥。克复之城。类多贼自委城而去。保奏官职。牒列千百。纵使所奏皆实。已觉过滥。况又不实。何以劝人。近日绵州围解。刘蓉以赞画之功。由知县超擢布政使。纵云破格用人。未免进之过骤。究竟不过一战之功。贼犹见在。假令克复已陷之城。平定两川之寇。未审 朝廷更以何官赏之。古者计功授禄。量而后入。刘蓉果贤。必且让不敢当。昔教匪之役。四川知县刘清。亦以才略政绩。名达 九重。破格超擢。然嘉庆十八年。犹官山东盐运使。后乃洊升藩司。计其资格。殆二十年。刘蓉之贤。纵能十倍刘清。而迁官之速。十倍不止。即此一端。视从前用人驭将之道。远不相侔。夫 朝廷名器太轻。人以为易得。得之不足生感。犹可言也。人人更以为应得不得。转多缺望。则鼓舞之策戾。驾驭之术穷矣。臣伏愿 朝廷于官爵名器。宜加珍惜。非剿尽全股之贼。歼著名之酋。不轻擢授。寻常胜仗。 温诏褒嘉。赐予优异。已足为荣。庶几以难得者为可贵。则得之足以生感。不得亦各思奋。此诚鼓舞才之善策。驾驭英豪之大权也。臣之所谓慎名器者此也。

国家之厚旗仆者至矣。而八旗生计。日益困乏。原其始。合计中外禁旅驻防二十余万。而居京者半之。圈近京五百里之地。重逃旗出外之禁。居重驭轻。非仅为谋生聚。所以固根本而资环也。已而丁口日增。定为十二万甲。丁虽增而兵额不增。是在康熙朝。已逆料饷糈之难继矣。特未预筹安置散丁之法耳。乾隆朝。八旗丁册已数十万。约计今日又当数倍。而粮与地不加多。安得而不困乏哉。重以国用日绌。圜法屡变。南粮近又大缺。丁口日增一日。给日少一日。岌岌之势。犹不亟为之计可乎。夫生齿日繁。一甲之丁。积为数十丁。数百丁。非复一甲之粮所能赡。此人所易知也。以一甲之粮。兼支数十丁。数百丁。则此一甲之粮。虽有若无。而饥寒困苦。救死不赡。 国家养此一甲之兵。亦虽有若无。此人所未及思也。此庚申之变。竟不能背城借一。而 圆明园官兵。望风即溃。环遂无寸功。禁旅几同虚设。推原其故。非尽由于承平废弛。乃未能及早为之计也。岂不重可叹哉。见在当务之急无过讲武。讲武宜先练兵。练兵而饿其体肤。困其父母妻子。虽孙吴不能以从事。况其为旗民世仆根本至计耶。考先朝诸臣。尝有以此条奏者矣。舒赫德谓东三省沃壤数千里。仅为牧场闲田。请移八旗散丁数万。以实旧都。孙嘉淦谓独石口外之红城子开平。张家口外之兴和城新平城。川原膏沃。可耕之地各数万顷。请于四城驻防满兵若干。令其屯垦牧猎。又旗人愿下乡耕种者。给旗产。许其自种。汉军罢仕。愿在外者。允其择乐土以长子孙。近人魏源着圣武记。载之颇详。又臣闻大学

士祁寯藻言。道光末年。枢廷亦尝筹议及此。谓口外热河等处。亦有闲田。足可屯垦。特苦于经营之不易。夫从前既已见及。终于踌躇未办者。盖承平之世。变法为难。又事未至于已极。则法犹可以不变。夫物穷则变。变则通。以今日情形言之。则诚穷而宜变以求通之时矣。宜令廷臣集议。周咨博采。并取从前诸臣奏议。参以时势。而酌其可行。如关东口外之闲田。可否移屯。清旗民之贖产。与入官之籍产。可否授田任其自耕。宽汉军出外之禁。可否任其自谋。务在分布安插。勿拘一格。俾闲散自谋衣食。斯甲兵无所牵累。从而认真训练。以成劲旅。济八旗生计之艰难。复 国家禁军之强盛。一举而两善备焉。盖非常之功。每待非常之人。是诚有待于今日也。臣之所谓恤旗仆者此也。

设官分职。自汉唐以迄元明。类多重内轻外。汉汲黯不受太守印。唐班景倩被召还朝。喜若登仙。论者以为朝廷于内外官。不宜歧视。然历朝官制。皆详内而略外。朝廷为治原。京师为根本。则重内犹可言也。若今之外重内轻。则自来所未有。夫翰詹科道。为清要之官。部曹亦政务总汇之司。何遽不若道府。盖缘京官俸入太微。不能自给。于是垂涎外用。日久成为风气。 朝廷亦遂就其欲恶。以为激劝之权。上考记名以道府用。比缘度支日绌。京官银米折抵之余。愈无以自存。遂纷纷投军营。随办团练。以求出路。治原政本之地。恃以厘工熙绩者。郁郁若不可以久居。其有关于政体甚大。而以侍从郎官之贵。伛偻于外吏之庭。奔走于粗官武夫之麾下。廉耻道丧。其有关于人心风俗尤大。相沿日久。莫知其非。既不自重。人亦遂不重之。臣愚以为宜 飭督抚及各路军帅。嗣后不得妄奏京员供其差委。并飭各部院现在供职之员。不准从军办团。其翰詹科道及部院司员正途出身者。俸银俸米。宜何如量为优给。俾可自力从公。以肃政体而挽士风。至于京官之羨外官。正所谓好官不过多得钱。而以今之外官论。则无一应得之钱。然终于羨之者。岂人人思为贪墨哉。则以外官有相沿不除之陋规也。陋规之大端。惟州县征收钱粮。平余折耗。尽取于民。于是上司亦以节寿为名。道府取之州县。院司取之道府。其不能除而几于人人皆然处处皆然。何也。盖自耗羨归公。代以养廉银。大员事简而廉厚。道府以下。事愈多而廉愈少。即以州县论。廉多者不过千数百两。少者五六百两。而州县延一幕友。辄数百金。故冲剧岁入之廉。不能敌其岁出十分之一。此犹以承平时言之也。至于目前捐摊之款。日积日多。自州县以至道府。所谓养廉。非但化为乌有。捐摊之数。且溢于养廉之数。捐摊者。捐廉摊廉也。至于捐廉而廉尽。藩司尽扣其廉不足以抵。犹复严催补解。取盈焉而后止。亦不计所补解者安从得也。此犹以道府州县言之也。院司养廉较厚。捐摊所不能尽。而减折以来。所余亦遂无几。臣在四川。见总督养廉银万三千两。仅余二千四百两。其刑名幕友束修。即千三百两。幕友不止一人。费亦不仅延幕一事。其所余

将以办公乎。以自养乎。近日官捐动曰廉俸。所积其实并无所得又安从积。不过出其陋规之余耳。是以今之外官。论应得之钱。实无一钱可得。古者重禄以劝士。庶人在官禄足代耕。今则监司方面之大员。不得比于士庶。所谓无以办公犹饰辞也。深求其义。殆无以活命。而犹曰上廉。则必蚓而后可。夫当官任事之时。责以曲肱饮水。虽圣人亦有不能。先事后食。人臣之义。并食去之。身且不存。安能事事。匪颁诏糈。古今常经。非特办公宜急。即臣子之身家。亦君父所軫念。故重禄所以劝士。为宰与粟不辞。在今日必以待禄而劝为可羞。与粟而辞为可贵。高则高矣。无如终为势所不能。苦于不能。而又不肯言。则不明取而暗取。如今所谓陋规。朝廷未尝不知之。特以其不败而听之。幸而不败。则以为操守廉洁。不幸而败。则以为卑鄙无耻。是上下相蒙。教之作伪也。因而绅民挟持州县。州县挟持上司。地方有事。州县不敢诘。州县不肖。大吏不敢诘。各殫其才力聪明。以为弥缝隐徇之计。遂有家家贩私酒不犯是高手之谣。此其廉耻道丧。更有甚于贪墨。其为吏治人心风俗之害。可胜言哉。臣愚以为宜罢有名无实之养廉。而令督抚以下。各上其陋规之数。而斟酌其去留。令足以办公自给。多者裁免之。隐匿者罪之。着为令。而仍多取者。以赃论。重治之。不但可以整吏治挽风俗也。可以省度支纾民困。惟道光初年。亦尝有此议矣。论者谓人情多贪。着为定额。又将于额外多取。其议遂寝。臣则以为天下中材之人多。无可借口。则以有所耻而不为。随以重罚。则以有所畏而不敢。果其黷货无厌。则虽不定额。亦岂不能多取。况恤之犹不自爱。上之人施罚而心安。下之人亦受罚而无怨矣。臣之所谓挽颓风者此也。

处多事之秋而高谈理学。鲜不以为迂矣。岂知世之治乱原于人心风俗。人心风俗原于教化。教化原于学术。正学不明。欲以施教化厚风俗致太平。必不可得矣。是学术者。政教之本也。国初理学。调停于朱陆之间。其实沿前明余派。所崇尚者陆王。而孙奇逢汤斌李容诸人。敦崇实践。类能救姚江末流之失。其粹然为程朱之学者。不过陆陇其张伯行数人。赖 圣祖仁皇帝表章扶持。一以程朱为归。于是正学昌明。国运隆盛。人才辈出。流风余韵。至今赖之。而毛奇龄阎若璩之辈。扬孔郑之余波。为考据之汉学。与程朱相难。亦肇于其时。迨至乾隆。文治日盛。好古力学之士。益以考订博洽相尚。严性理之空谈。以记诵为实学。中叶开四库之馆。纪昀等司其事。钩元提要。凡遇宋儒之书。必致不满之词。微词讥刺。于濂洛关闽为尤甚。风尚所趋。于是干嘉以还。遂以宋儒为诟病。性理道学。相鄙夷。偶一及之。藉供笑柄。翁方纲之不背程朱。适成左袒。姚鼐之文以载道。终属支离。虽有一二豪杰。如陈法韩梦周偶出其间。类如捧土塞河。无所补救。盖周程张朱之学。至是或几乎熄矣。夫以性道之空谈。较见闻之赅洽。诚觉汉学实而宋学空矣。然亦思圣贤之学果何



学哉。非以学为人子。学为人臣。入事父母。出事关上者耶。以身心之践履。较口耳之记诵。果何实而何空也。又况文字训诂。器数形名。为道所寓。不可以为道。讲求既精。反躬无毫末之涉。文为制度。宜于古或不宜于今。束发受书。至于槁项。讨论精详。临事不获一用。夫洽闻殫见。著作等身。乃于天理民彝之实。身心国家之要。漠然初未介意。概乎其未有闻此。可谓之学哉。宜夫世教衰微。人道匮乏。士无气节。民不兴行。陵夷流极以有今日。今则异学迭兴。为利诱。充塞害政。尤未知所底止。然则欲正人心厚风俗以图太平。非崇正学以兴教化不能也。则曷不仰法 圣祖。提倡宗风。退孔郑而进程朱。贱考据而崇理学。今世之能为宋学者。如倭仁李棠阶。已为硕果之余。宜隆以师儒之任。责以教胄之事。如古之胡瑗孙明复。就成均以设科。如近代之汤斌。虽公卿可从请业。优崇其恩礼。而郑重其事。以风示天下。豪杰兴起。四方风动。是在 朝廷转移间而已。夫上行下效。捷于影响。君师合统。尤易见功。果能表章扶持以承先圣。将正教昌明。邪说自沮。上礼下学。贼民自以不兴。孝弟忠信。可使制挺以雪国耻矣。臣之所谓崇正学者此也。

右臣所上十二策。言雪耻而不及用兵。能自强始能服人也。言用人而不及理财。得人则事省。事省则用自节也。抉摘时弊。不避嫌怨。兼忘忌讳。譬之医者。洞悉病证。始能投药也。牵就时势。不为高远难行之论。譬之病已急。先治其标也。自惟岭海孤贱。忧患余生。徒以犬马眷恋之忱。徘徊数月。莫能自己。终冒伯宗之诫。而违括囊之占。倘蒙 圣明省择。身即阽危。心犹厚幸。况于归田负米之余。获作太平之民。臣之志愿。于斯满足。诗云。心之忧矣。疢如疾首。今日时势之谓也。又曰。心乎爱矣。遐不谓矣。微臣今日之谓也。臣不胜战栗待罪之至。

胪陈时务八条疏同治元年

裘德俊

臣惟天心示警。星变迭垂。我 皇太后 皇上克谨天戒。深恐用人行政。稍有阙失。 诏求直言。且自八月以来。屡次 召对诸臣。仰见 圣人明目达聪勤求上理之至意。不独九列大臣。面承 训谕者。悚仄不安。凡属臣工。稍有心知血气者。靡不感愧思奋。以图仰赞高深。臣谨就平日千虑一得者。胪举八条。为我 皇上详陈之。一纪纲宜饬也。上之驭下者以权。权之不挠者以法。令必行。禁必止。所以重 王章而昭法守也。我 皇上励精图治。凡以通饬中外者至详。无如大小臣工奉行不力。以致因循玩忽。振作为难。即如巡抚耆龄。奉 命督师。救援浙省。 天威至重。民命至危。竟敢观望迁延。逗遛数月。予以薄惩。已属法外之仁。未几复有总督之 命。提督田兴恕总兵田在田。皆奉 旨督办防剿。或拥兵不进。或纵兵殃民。种

种妄为。均已被参得实。乃一则仍准随营。一则仅予革职。明知 朝廷用舍自有权衡。特恐带兵各员。若皆恃有宽大之 恩。即无以作其振兴之气。似于军务不为无关。他如 谕军营之不准滥保。而滥保依然。革员之不准奏留。而奏留如故。尤要者。京营兵丁是否足额。久已奉 旨饬查。至今该大臣等办理若何。未闻稍有起色。凡此中外大员。尚复不遵法令。安望其整饬僚属而严明军律也耶。在 朝廷之赏罚。原非计较于一功一过之间。而政令之发明。急宜策励于通谕通行之后。应请 旨饬下议政王军机大臣。谨照历次所奉 谕旨。立限严查。至各处之已否遵办。并覆奏之是否迟延。如与原 旨未符。即将该大臣等从重参处。庶几纪纲饬。而中外咸知奋兴矣。一完善宜保也。军兴以来。贼势蔓延。东南殆。捻匪复扰于东豫。回匪现叛于西秦。称完善者。直隶山西而已。臣未悉山西之已否严防。深知直隶之毫无布置。衡冀深饶一带。土匪现已复萌。河献景肃之交。流贼仍复肆抢。虽派有委员专司缉捕。无如到处只知需索差费。绝不问及贼情。以至抢劫依然。报复尤惨。七八月间。献邑孝举村王姓河头店刘姓。肃邑于家庄于姓戴姓。刘家庄葛姓。均因上年办团御贼。致被仇杀。其它被抢之家。指不胜屈。又夏间深州紫金山聚匪五百余人。莫敢究问。地方官为之隐饰。各大吏又无见闻。上下相蒙。一无振作。河南山东。其始即误于此。直隶关系重大。乃不思扫除内患。其何以保畿疆。僧格林沁远在豫南。遮克敦布办无成效。非有严明大吏。难以成功。至该省捕务废弛。久邀 洞鉴。当此时势。似难姑容。应如何加以整饬之处。出自 圣裁。非臣下所敢妄拟。抑臣更有请者。方今近畿人心。急宜设法以静之。不宜变计以动之。近年直隶捐输。日不暇给。劝捐之名目既多。办捐之逼勒备至。人心解体。实为隐忧。山西情形。当亦不减于此。应请 旨饬下两省督抚量为区别。于地种三顷以上者。仍须善为劝导。所捐尽数归公。外此似宜稍留有余以纾民力。人心既固。邦本乃可不摇矣。

一旗籍宜宽也。我 朝定鼎之初。满洲世仆。至盛且多。实亘古所未有。二百余年。生族蕃衍。当又百倍于前矣。而仍拘于成例。严其禁防。按名而为之稽。遇事而为之制。现复不准与民人交产。使不得耕种汉地。及商贾等业。凡汉人谋生之计。均属茫然。而八旗兵丁。向有定额。食粮者不及十之二三。闲散旗人。坐受贫苦。以致生计愈难。是名为养之适以困之也。近来京城抢窃案件。层见迭出。而旗人亦杂其中。其甘为盗匪。法固难容。而迫于饥寒。情殊可悯。前任顺天府尹蒋琦龄有奏开屯田之请。已奉 旨饬查。仰见 皇上轸念旗民之至意。臣愚以为查核辗转。奏报需时。窃恐众口嗷嗷。缓不济急。且房屋牛具等费。亦恐不易于筹。与其以急切救时之政。转致虚悬。莫若先就事之简易者。举而行之。庶可早沾实惠。应请一面查办开垦。一面仍复旗民交产

之例。闲散旗丁。有愿为农商等业者听。至应如何宽其禁约。严其稽核之处。应令八旗都统会同户部妥议具奏。如此办理庶生计稍宽。即将来移屯之举。亦无挂一漏万之虞矣。一钱法宜复也。方今天下之患。皆绌于财。而京师为尤甚。钞票既归无用。官票又复不行。再四思维。祇有仍行制钱为最便。查自古圜法。惟制钱行之万世而无弊。自改用当十大钱。而物价之居奇。宵小之毁铸。不过仅敷当二当三之用。权操自下。公家仅拥虚名。商售其奸。兵民徒深苦累。穷则变。变则通。因时制宜。不可不早为计也。现在铜斤短少。复旧为难。然未始不可行之以渐。离京三四十里皆用制钱。未闻某处短绌。何独于京城旗民特用大钱。致罹困苦。揆诸政令。亦未画一。若于收放之款。先搭用制钱二三成。逐渐加增。则四外制钱。自可渐集。库存大钱。亦可添补改铸之需。血脉既已流通。举措自无扞格。诚时势一大转机也。是在 皇上干纲独断。令在必行。其如何均其收放禁其低昂之处。应令户部妥议具奏。至前者官号奸商。藐法殃民。实堪发指。自上年勒令赔补。期限久逾。迄无实际。现又再宽三月以示体恤。惟该商等既未能清理于前。未必能感愧于后。应请 旨将该商及原保人等。送交刑部严追。如供认措还。自无妨假以时日。否则查照 显皇帝原降谕旨。即行正法。俾受累贫民。稍平其憾。则政令严明。而钱法自无阻挠矣。一牧令宜体也。州县为亲民之官。位虽不尊。责任綦重。州县得人。则天下就理矣。惟州县公事猥多。凡事为之防制。动多牵掣。奏效反难。即如缉捕为当今要务。无如处分愈严。讳匿愈深。一切部例。缕晰条分。援引纷歧。权归部吏。我 皇上深鉴于此。曾饬各部例案酌定纂修。臣愚以为不必于例外议增。只宜于例中议减。务归简要。无取苛烦。则易知易从。自无流弊。至抢劫之案。与其限满予以纠参。致滋巧避。莫若限内停其更调。责以严拏。但能获盗多名。无论本境境。同一奖叙。此于弛纵之后。或亦激励人材之一端。且州县更有难言者。犯有贪污。自应参劾。不知欲清其源。必先始自大吏。至州县命盗钱粮之解费。差使节寿之应酬。需用浩繁。无财不可以集事。养廉既已摊扣。耗羨又复归公。势必取诸民间。而小民滋扰矣。应请 旨饬下各省大吏。于一切浮费。永远裁除。除 钦差兵差照例供应外。其余过往差使。以及本省上司。一概不准应酬。违者俱照违制论。在大吏受 恩深重。正可藉以自明。在州县倘有再犯贪污。即立正典刑。亦属应得。宽严并济。吏治自清。而官方已肃矣。

一兵役宜联也。凡州县皆例设捕役。亦皆例设泛兵。原期文武同心。兵役一体。所以重捕务也。近来缉捕。皆倭诸文员。武弁则不相闻问。都守以上。职分较优。止于无裨实用。尚不至别生事端。若干把以下。恃非地方官所管束。无不任意妄为。袒庇兵丁。尤其积习。甚至聚赌窝娼。豢贼招匪。间被告发。经

州县差传。则抗不到案。遇有缓急。经州县知会。则延不同行。以致文武不和。监狱城池。不派兵协守。命盗饟鞘。不拨兵护解。更棚窝铺。不分兵巡缉。州县因非管辖。莫可如何。是以盗劫重案。弁兵获贼者。直未之闻。及州县获案。则又开送职名。悬于详报时叙一协同字样。以免处分。虚糜饟禄。实际毫无。贼盗横行。皆由于此。臣愚以为欲求整顿。须予变通。应请 旨飭下各省。凡府厅州县所设营泛各兵。无论同城与否。除由本管官照例统辖外。并归地方官兼辖。每月由文武衙门会同画卯。兵丁壮役。一体操防。至某营某泛。有无获案。每于月终。由地方官报明该管督抚备查。则勤惰立分。赏罚有据。从此兵役联为一体。呼应较灵。既不至空名冒饟。亦不至纵贼扰民。则捕务日有起色矣。一捐纳宜清也。近来捐例频开。流品几不可问。吏治因以废弛。屡经中外条奏。尚未示以区别。弊恐未能尽除。臣愚以为急宜查禁者。莫如商人捐官为最要。查捐例必自贡监始。贡监必有俊秀字样。非谓不俊秀者。亦准捐官也。出结官不察此意。但非仆隶。概与出结。以致市侩之徒。皆成暴贵。此渐不可不防。其在安分良商。率皆自安固陋。妄念必无。凡捐官之商人。绝非善类。其平日趋利若鹜。习与性成。倾骗侵渔。罔知顾忌。是以五字之狱未终。天干之奸旋露。以若辈而滥膺民社。政绩尚可问乎。并闻有众商伙捐。一人出名赴官。众人随同牟利。变诈至此。其心何居。臣非不知多一捐生即多一捐项。无如所得有限。贻害无穷。且商人自有子弟。果有情殷报。尽可为伊子弟报捐。于捐项亦无妨碍。应请 旨飭下中外永远禁革。凡本身现充商贾。及曾经久于市井者。祇准捐虚衔杂职。不准捐正印实在官阶。如有蒙混报捐。及含糊出结者。一经发觉。俱干严议。从此流品可以渐清。而吏治亦蒸蒸日上矣。一献狱宜慎也。凡民间冤抑。恐下情不能上达。准其来京陈诉。仰见 皇上勤恤民隐之至意。近来京控案件。凡奉 旨发交本省亲提者。岁不知其凡几。而平反之案。百无一焉。虽此中藉端健讼者。间有其人。而实在含冤者。亦复不少。是在审理者。平心推求。庶无枉纵。无如名为亲提。实则大吏发交首府。首府发交首县。首县则又稟请问案委员。纷纷聚处于审局之中。敷衍过堂。不求甚解。甚至仍调原审州县。亦参预其间。在原审官固无不回护前非。在委员亦无不瞻徇情面。所以凡京控者。一经回省。无论是非曲直。先已视若仇。必至加以酷刑。适符初供而后已。试思小民何知。非有大不得已之情。何至跋涉艰难。来京控诉。乃奉 旨交审后。仍复莫青天。沉冤海底。其怨郁之气。或亦上干天和。前者彗见星流。未始不由于此。臣窃思督抚任重事烦。不暇兼顾。而臬司则总理刑名。是其专责。若事事委人。何需此臬司为耶。应请嗣后凡奉 旨交审之案。与其名为亲提。仍归派审。莫若专归臬司审理。以重责成。臬司皆 特简大员。谅不至有所迁就。庶几冤抑可平。而刑法胥

昭详慎矣。以上各条。谨据管见所及。披沥直陈。是否有当。伏乞 皇太后 皇上训示。臣无任惶悚之至。

应 诏陈言疏同治元年

黎庶昌

臣愚伏读七月二十八日。星变 诏书。勤求中外直言。特开忌讳。冀聆幽隐遗阙。仰见 皇上寅畏天命。励精图治之至意。臣窃幸 诏书一下。必有直臣烈士。披沥肝胆。昌言谏论。侃侃谔谔。以耸动天听。指陈利害。为一代除积弊。为万世开太平。为 国家固本根。为生人振节气。上以回天变。下以尽人事。乃涉月逾旬。而王公宰相。无有言者。督抚大吏。无有言者。甚而至于台谏诸臣。亦无有言者。臣愚区区之心。不胜愤闷。谨应 诏昧万死。为 陛下下一言。臣闻天道福善而祸淫。气和则致祥。气乖则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多者其国危。此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故圣人因天道以警人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日食星陨山崩川竭螟旱潦雨雪冥晦之属。无一不备书。以明天道之至严而可畏。不可以纤小忽也。周之衰。圣王不作。陵夷至于秦汉以还。祸变日甚。灾异尤多。然其大者。为危亡倾覆之征。小者亦政治舛失之验。历史所记。殷鉴昭然。不可诬也。自 陛下即位以来。纔期年耳。上年冬地震金州。雨雪不作。今年正月日三晕二月星变。春夏之际。阴霾昼晦者数。大风扬沙塞河。河北旱蝗间起。陕甘大水漂没总督。秋京师等处大疫。死者相望。广东飓风震括千余里。人民伤亡万计。七月星陨。彗星又见于西北。此皆异常之变。稠见迭集于一年之内。以警戒于 陛下。非小小灾异之事。可为寒心者也。 陛下知天命之可畏。深宫修省干惕。以弭其变。故 诏下数日。而星象灭亡。虽太戊之化祥桑。成汤之祷旱雨。无以加兹。以此见天人之际。感应至捷。又不可诬也。然则革今日之积弊。行先王之德政。而休祥有不立至。变异犹有复作者哉。臣愿 陛下察臣愚而宽臣罪。 陛下深处法宫之中。尊居九重之上。庶僚莫能其面。豪俊莫能进其忠。虽殫精极思。竭蹶以图天下之治。而本末轻重。利害得失。既未能周历而洞悉。又未能合天下之才智。熟思审处以求万世之安。徒委之诸王大臣。诸王大臣不尽深识远览。敢于任天下之重。逡巡塞责而已。夫天下。大位也。治天下。公事也。 陛下居天下之大位。办天下之公事。将欲拨乱反正。不进天下之英贤杰士。而与谋根本不拔之基。创生民未有之业。徒以引绳削墨。拘文牵义。坐致义安。此亦却行而求前者之计也。臣观今日大势。犹人病肿。四肢不能运动。日朘月削。窃恐痿惫不起之证。深入于膏肓。一旦元气厥绝。而国有不济之患矣。贤才者。所以固国家之元气者也。人无元气则亡。国无元气则灭。乃者 陛下亦尝汲汲以求贤为事矣。然而一岁之中。奇材异能之特进者谁也。鸿识博学之顾问

者谁也。山林隐逸之辟召者谁也。末僚下位之汲引者谁也。公卿大臣之荐剡者又谁也。陛下有求贤之意。而诸臣无求贤之心。即有求贤之心。而陛下又不示以求之之格。于是天下之贤才销亡沦灭于草莽之中。而卒无以自见过者。或至目天下为无才。岂不谬哉。

今之言求贤者。动曰循例。夫循例则人人皆贤。而无所谓不贤者矣。循例则人人皆可自进。而无待于陛下之求之矣。贤才者。将以备非常之用。愈求愈出。而不可以例限者也。设例以待豪杰之士。彼既不俯就。而忠臣智士又厄于例。而不得伸其才。充例者类多庸陋闾冗不足与计议天下大事。三者皆例为之害。陛下因循而不变。无惑乎纠纷舛缪。王政不纲。百度沆渍。至于此极也。

陛下诚能扫除一切文法。仿汉代求贤之意。参之以司马光十科之议。责诸臣以求贤。咸访以才之所宜。书而进之。不时拔用。贤多者受上赏。壅蔽者蒙大戮。不必限军功之一途。不得置幽隐而不举。陛下博以谂之。宽以收之。量以用之。行之数年间。臣见中国元气振。而痿惫之证可以起矣。今日人心之所以敝坏。国家之所以孱懦不起者。由朝廷无以策厉而倡导之也。

陛下即位之初。新政屡出。人人翘首引领。以谓中兴旦夕可致。及行之数月。而气亦渐馁矣。孔子曰欲速则不达。孟子曰进锐者退速。中庸惟称至诚为无息。三者之间。是不可以不深察也。陛下之气正。则天下之气正矣。

陛下之气衰。则天下之气衰矣。陛下上承先帝付托之重。下系四海元元之望。蚤暮求治。以冀中兴。而以文墨取人。以律例举事。是犹绳骥驥之足。而欲为千里之行也。今日之弊。其亦可谓多术矣。言守法则胥吏玩法。言课官则百司旷官。宰相公卿。不择贤愚。但依铨次以充数。督抚大吏。不问能否。但由资格以递升。满汉分以设官。则非官不必备之义。守令轻于迁调。则为扰乱生民之端。民隐不得上闻。恩泽不得下究。疏通正途而官方仍窒。求进直言而极谏未闻。言财则财日穷。言兵则兵日玩。言教化则教化不行。言风俗则风俗不厚。凡此皆亟宜更张之弊。而陛下今日之所未行者也。臣请为

陛下切指之。吏胥玩法。此不持大纲之过。百司旷官。此不责实效之过。授官论铨次。进人以资格。此惰于量才之过。民隐不上闻。恩泽不下究。此粉饰太平之过。官分满汉。此畛域太明之过。轻用守令。此忽于民瘼之过。官方不澄。此不爱名器之过。直言不尽。此恶闻咎失之过。财日穷。兵日玩。教化不行。风俗不厚。此安于积习。不思变通之过。陛下为天下父母。为中兴令辟。尚不能扫弊而空之。更谁望哉。是以朝廷之上。因循沿袭。翕翕訛訛。不特大疑大难。相顾眙而不任。即小小劳怨。亦且退避不遑。遇艰难。辄曰无法。效媚。称为合时。以尽忠孝者为大愚。以讲利弊者为多事。无正色率下之义。无尽忠纳诲之心。无推贤让能之美。无以死勤事之节。素餐窃位。廉耻道

消。此干纲之所以岌岌欲坠。而陛下中兴之治。徒迁延岁月。铺张具文而无收实效也。陛下即位之初。亦尝愤中外之缄默。而大计之无闻矣。故声灵一布。遐迩震动。蒋琦龄进中兴之策。王柏心陈经纶之篇。海内向风。正气伸雪。不可谓天下之无才矣。乃前者御史曹登庸以多言黜官。职员庞鹤年递呈封事。不闻奖进。以作敢言之气。培忠孝之原。而反以越职编管。是后言者寂寥。此可见天下有以测陛下之意向。而缄口卷舌以退矣。天下莫不愿陛下之稍假颜色。而欲为效忠沥悃以待用也。虑陛下之不由斯道也。不由斯道。则壅蔽之患起矣。前者虽数下直言之诏。然其大要不过内责之谏官。外责之督抚而已。而于士民陈献之路仍未开。百司职事之禁仍未弛。国家之大计仍未去其忌讳也。多忌讳。则采纳皆虚矣。禁陈献。则听受不宏矣。陛下何不大开天下之忌讳。使人人得自尽其愚。则谏诤之气伸。而万世之议出矣。

天地刚毅正大之气。凝聚于中国。中国人士必有当之者。不应至今日而不发泄。然窃观今日之士气。隳靡散漫而不振。何也。臣又有以知取之不以道也。古者乡举里选。犹以考行为难。后世变科举以取人。一切已非先王之旧。然犹谘以时务。兼举实行。而又广科目以待之。尚可得才于十二三。今尽困天下之聪明才力于场屋中。而场屋之士。又尽一生之精力。不为效命宣劳之用。徒困之于八比小楷试帖至无足用之物。天下贸贸莫闻大道。而其试之也。又第取之于字句点画间。其亦可谓靡靡之术矣。使天地刚毅正大之气。消磨沮丧。而无一复存。教不遵孔孟程朱而遵王安石。士不讲修齐诚正诗书礼乐而讲小楷时文。世不尚礼义廉耻而尚钻营奔竞。朝廷以此望士。士以此报效朝廷。以故人心日坏。人才日凡。风俗日下。皇路荆榛。圣道息灭。悠悠长夜。良可痛也。臣愚以谓程文之士。资格之官。殊不足以当度外非常之用。而又窃惜陛下抱用贤之美意。乐于求才而疏于识才。急于取才而略于培才。独不罢去一切八比小楷试帖之弊。兼举德行才能文学。与夫孝弟力田茂才异等博学宏词直言极谏之属。以复前代取士之良法也。陛下之喜怒。天下之真喜怒也。喜则必赏。怒则必罚。天下谓之真赏罚。往者肃顺端华等之大逆。为天下所切齿痛恨。陛下奋雷霆之威以诛之。天下莫不服陛下之至神。近者何桂清以误国罪魁。江表人民。莫不思食其肉。陛下徇私情而不诛。天下于是惜陛下之不断。夫赏罚者。天子之所与天下共。不得而私者也。赏罚乖于上。情解于下。陛下方奉天行讨。将帅如林。海内豪杰。喁喁内向。冀成云合响应之势。而赏罚一乖。坐失众望。此不可解之事矣。陛下之赏罚坏。则天下之赏罚无一不坏。举可惜矣。名器者。赏罚之大端。用人之先路也。今开捐筹饷。借名器以济天下之穷。宜可以裕度支矣。而臣见近年以来。捐例

日以繁。捐价日以减。报捐者日以多。四方之告匱者。复日甚一日。得不偿失。有明征矣。 陛下承 祖 宗极盛之后。奈何以黜陟大柄。反复于部议。假手于吏胥。受卖官鬻爵之名。为直尺枉寻之计。奔竞海内。流毒朝廷。百姓得以罹其殃。 陛下莫能禁其弊。此亦非当世之利矣。无论非常伟出之才。不由此途。国家用人之法。不必以此重。而堂堂中国。三纲五常之所系。政教典礼之所出。戎夷蛮狄之所瞻仰。自令官方混浊。善恶不分。奸宄同原。贪婪杂出。亦断非 圣朝之所宜矣。鄙夫孺子今日入兑明日升庸。而与公卿相揖让。商贾阜隶今日舍业明日居官。俨然操国家之大权。君臣上下惟见以利相接。臣忧其国之危矣。传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今日之势。何以异此。故臣窃谓目前之积弊。未有如开捐之糜烂者。士不必读书而跻大位。民不必耕种而服美官。天下之人。见其取之至速且易。于是苟有蓄积者。辄思出此苟且至便之计。趋众鹜。如蝇蚋之集朽腐。溺而不返。不特无以抑生人侥幸之气。养国家廉让之风。而反令天下之人以为民为耻。其患非浅鲜矣。 陛下建中兴之治。十已四五。而此端不塞。臣实病之。名器之坏如此。因之有官之害。内而王公宰相以下。名以数千计也。外而督抚将军提镇以下。名以万余计也。此犹正额也。而每岁科目之所得。开捐保举之所进。几十倍之。综计天下之官。当不下十万人。而仆役书胥几数十倍者。尚不在此数。夫开捐则滥。滥则易。易则视官为私物。几成子孙世袭之珍而富家便利矣。官则滞。滞则贫。贫则无所不为而寡廉鲜耻矣。二者交为国之大害也。国家有此数十万之游民。既不能自食其力。必坐安袖手以待元元之养。而百姓方流离琐尾。无一日之安。无一省之靖。男不得耕。女不得织。加以军输追迫。有司侵渔。未有穷极。尚冀其能安贫忍死。而无横溃决出之虞哉。臣恐河北之响马。江淮之长发。皖豫之逆捻。川黔之苗教。滇秦之回纥。从此不可复制。此消彼长。迭为 宗社忧。而亡败之辙见矣。故臣窃计今天下危道有十二。而内外贼寇不与。开捐取利。上下交征。一危也。官芜杂。贻害百姓。二危也。捐厘抽税。刻剥无已。三危也。律例牵掣。百度不张。四危也。空言粉饰。务为太平。五危也。言路不宏。见闻多隘。六危也。士无实行。正气不伸。七危也。礼义廉耻。上无倡率。八危也。官人不择。援例是铨。九危也。守令无权。滥授轻调。十危也。兵制破坏。散漫不修。十一危也。财源闭竭。不思变通。十二危也。不特如此。京师亦有十危焉。无劲兵。一也。无一月之储蓄。二也。多游民。三也。盗贼公行。不用重典。四也。旗人坐食。毫无生计。五也。商民把持物价。昂贱不常。六也。律例屡更。法令不一。七也。户口繁众。无所统纪。八也。官禄不给。无以养廉。九也。间暇时日。不策备防。十也。凡此危道不除。而欲坐治天下。岂不难哉。乃者 陛下亦尝除弊矣。



然除之不尽不如勿除。为其除与不除等也。亦尝兴利矣。然兴之不力不如勿兴。为其兴与不兴等也。夫治国犹张弦作室也。弦敝不取而更张之。弦不可调也。室圯不从而改造之。室不可居也。非更张而遂谓前人制弦之不善。改造而遂谓前人作室之不坚也。今天下大局。败坏若此。陛下第用守而不用创。不知法敝不变。则不可守。事繁不省。则不可守。人才不更。则不可守。积弊不除。则不可守。律例不宽。则不可守。臣愚以为今日之事。当以创为守而后天下乃大可为也。陛下何不鉴前代治乱之故。考今日得失之由。重守令之权。讲取士之法。宽用贤之格。宏听言之路。除官之害。罢开捐之途。去满汉之名。破律例之习。行钞币之法。救兵制之坏。延进天下贤才。开诚布公。与之筹根本不拔之基。创生民未有之业。庶足以恢宏国脉。而光先帝之旧德也。陛下以冲龄践阼。孜孜求治。志在中兴。而又有两宫皇太后。亲裁大政。和衷集事。用以宏济于艰难。诚百代之昌期矣。故臣敢昧死上书言事。粗陈大略。而亦不知其言触犯忌讳也。昔宋当南渡之后。君臣上下。安于一隅。恶闻恢复之说。陈亮以一书生。犹数上书陈当世利害。欲以感动孝宗。况陛下大一统之君。同符圣祖。虚己求言。乐于听受。顾可诏下月余。而无一入竭忠尽愚。以塞陛下之清问哉。陛下不以臣妄愚不肖。赐之优容。使臣得竟其说。条悉数事以闻。此尤区区犬马之诚。不胜大愿。干犯天威。罪当万死。臣谨言。

同治初元。诏求直言。一时中外臣工。咸具条奏。敷陈嘉纳。繁不胜收。至士人伏阙上书者。亦复更端继进。草野愚戆。不谙体制。多被谴放。惟此疏独蒙优旨。渥膺荣遇。疏词一出。传诵都下。所言详而能要。切中时弊。其感动天听。长承特达之知。非偶然也。尚有覆陈条目一疏。引申格令。尤为咳备。以未见施行。故不录。

敬陈时事所先疏同治二年

邵亨豫

窃臣伏见皇太后皇上兢兢业业。励精图治。广开言路。凡臣工献纳。稍有裨于时事者。无不俯加采择。臣窃维贼起粤西。延及大江南北。已十二年。近年金陵贼势。蔓延江浙。东南情形。不如庚申以前。捻踪蹂躏齐豫。川匪复扰秦中。西北情形。不如壬戌以前。然而天下臣民。欣欣望治。皆以为升平指日可见。寇盗指日可尽者。岂不以圣明在上。正人汇进。朝廷举措。实有以深惬乎民心也。臣素樗昧。又久伏田间。于时事多未周知。谨就蠡测管窥。以效敷陈之义。

一曰饬吏治。与皇上共抚百姓者。贤有司也。与皇上共选有司者。贤大吏也。皇上不能自抚百姓。则寄之于有司。皇上不能识有司。则责

之于大吏。盖州县于职虽卑。于民最亲。民间之疾苦。惟州县能先知之。民间之风气。惟州县能默移之。爱良民如子。则民心悦。而法令无不行矣。疾奸民如仇。则盗源清。而大盗无自起矣。得一好州县。则一州县治。得百好州县。则一省治。可操券也。国家登进之途。科目之外。厥惟选举。自经费稍有支绌。始又有急公报效之条。在皇上立贤无方。各予以上进之路。而仍以官吏之贤否。听之督抚之察核。固非举不知谁何之人。而尽以我赤子付之也。在督抚大员。受恩深重自应仰体皇上视民如伤之隐。任官惟贤之心。于属员到省。密察其人品之端方。深究其心地之正直。隐核其操守之廉洁。明试其才具之开展。果其德才兼备。为守俱优。是出类拔萃之人。固堪为任重致远之用。即德有余而才不足。守有余而为不足。加以历练。亦可以造就人才。倘市井气深。以地方为取盈之计。逢迎计巧。以夤缘为利己之谋。科目中有是人。亦必严参劾。捐纳中有是人。岂能示姑容。无如督抚居高临下。固难周知。复不计民生之休戚。祇关乎一人之进退。及至铜符手绶。任意恣睢。漕粮之浮勒有数。则于讼狱取之。讼狱之锻炼不足。则又于捐输取之。万民利害之所在。视如隔膜。一人利藪之所在。攘臂争先。胥吏皆其爪牙。乡民供其鱼肉。在风俗朴茂之处。原不难俯首顺受。及至久而生变。激成祸端。往往聚集乡愚。哄闹衙署。于是始择向来声望好者。与民更始。而民之疾官已深。民之轻官已甚。虽有善者。变化良难。大之成伏莽之忧。小之亦风俗之害。自来潢池盗弄。其端皆起于细微。寻厥根由。每每酿成于官吏。夫民视官如父母。则未有子弟忍背弃其父母。而抗粮健讼无自兴。官疾民如仇。则未有人情能爱其仇。而风俗人情因兹坏。故臣愚谓察吏者安民之机关。察吏外无安民之术。抚字者催科之根本。抚字外无催科之方。惟在各封疆大臣。于所属官吏。不必问进身之何途。总当以亲民为至重。循良慎选。休息生民。勿乐趋奉之巧。勿徇情面之多。勿姑息以养奸。勿因循以成变。勿因委用在前而有回护之见。勿因访闻难确而忘壅蔽之多。惟总以爱民之一念。结之于至诚。诚则生公。诚则生明。诚则有感斯应。大吏为皇上选有司。有司为皇上爱百姓。一省如是。省省如是。循吏之绩奏。政平而天下平矣。

一曰慎招抚。今日之盗贼。尽昔日之良民。忘食毛践土之恩。逞封豕长蛇之害。甘为悖逆。荼毒生灵。此即丑类尽歼。犹觉厥辜未蔽。诎有所谓抚者。然当贼势方盛。兵力稍单。既欲专力于渠魁。不得不稍宽其党羽。抑当贼势已衰。军威方振。既已骈诛其大憝。不得不曲赦其胁从。又若久踞连城。翻然归正。则疆圉因以克复。不得不录其微功。又或身处逆氛。真心内应。则凶顽藉以翦灭。不得不赏其微诚。于是度其情节尚轻。予以自新之路。察其心可信。宽其既往之愆。此诚我皇上如天好生之德。而各将帅因时制宜之用也。所患罪

悉已盈。力屈投诚。聊为休息之计。鬼蜮方逞。藉名受抚。仍怀窥伺之心。拥部曲之众。据形势之胜。当艰难之时。未指臂之使。恐升平之后。尚宵旰之忧。臣所以揆时度势。固不敢谓剿可专恃而思患豫防。终不敢谓抚之尽善也。说者谓军兴以来。自贼中归正者。不乏人才。以臣所知张国梁投诚于粤西。及向荣没后。屹然为东南长城。韦志俊投诚于皖南。从楚军转战。卓然为东南名将。谭加耀唐仁廉等力军前。积功已至专阃。臣以为兹数人者。固皆陷身贼中。心知大义。一旦拔身来归。不惜捐糜图报。至此外金陵投诚之薛成良。未几叛矣。凤阳投诚之张元。未几叛矣。抚局不成。卒归于剿。然此究于贼氛较盛之区。姑为此剿抚兼施之计。若稍为完善省分。偶有盗踪窃起。不过穷乡土匪。抑或习教奸民。当其势未蔓延。不难亟期扑灭。则更不可贪抚之易。惮剿之难。坐视日引月长。任其负嵎铤险。倘所顾祇在眉睫。所筹祇在羈縻。甚且奏请官阶。与之禄位。坐使朝廷之名器。反加草野之乱民。旋抚而旋叛。贼之胆愈张。旋叛而旋抚。贼之计益得矣。当此时事多艰。臣何敢以迂阔之见。上渎宸听。惟念国体不可不尊。后患不可不备。伏愿皇上飭下各省大臣。已降者训以忠义。冀潜消反侧之心。未降者权其重轻。勿过恃网罗之术。总期能剿而后能抚。不可因抚而反忘剿。思深虑远。以拯生民。则天下幸甚。一曰固屏蔽。古者建国。千里王畿。其外侯甸男采。星罗碁布。畿辅之重。自昔已然。今直隶为畿辅重地。而豫东两省。拱皇畿。诚直隶之屏蔽也。每两省小有蠢动。畿辅亦不免戒严。臣愚以为今日之计。固以肃清捻逆为急务。尤以肃清内寇为先务。然河南之河北三府。民情尚安。归德毘连皖境。既有重兵屯扎。汝宁南阳毘连楚北。复有楚军夹击。河南如蒯贺孙张曜等。久经行阵。尚易力图剿办。山东则伏莽处处。沂之幅匪。盘踞七十二圩。即每圩千人。业已不下数万。此外兖之教匪。淄之团匪。啸聚已久。武之梟匪。曹之会匪。出没无常。即东昌降众。伏匿田闲。时时蠢动。东省存营之兵。本形单薄。而新募之勇。复乏训练。且筹饷之难。逾于筹兵。商贾之通。惟在海口。捐厘即属有限。绅富之资。多恃田亩。捐输亦有难行。自盗匪之踪。日渐披猖。即钱粮之征收。亦复阻隔。臣以为东省岌岌之情形。较之河南为倍甚。现在各匪虽尚时起时伏。而根株盘踞。声势联络。必至滋蔓难图。急宜厚集兵力。择知兵大员。得力将弁。无论现在何省。准山东巡抚奏明飞调来东。统带全军。朝夕训练。驻扎适中之地。相机进剿。庶几渐冀肃清。至于捻逆之来。飘忽无定。声势之盛。动辄数万。官军寡不敌众。迎击颇难。现豫东两省。仿坚壁清野之意。修筑城圩。贼少火器。不利仰攻。且志在掳掠。城郭易守。但百姓多而城圩少。贼踪一过。村落为墟。一县人民。死伤流离。少亦万计。则又不得不急筹剿灭以救生民。现僧格林沁于蒙亳一带。追剿窜匪。连获巨捻。渐次肃清

。但余匪伏匿尚众。而邳宿负固依然。则山东一省。尚难安枕。且登莱东路。尤觉空虚。德楞额一军。虽驻峰县未能得力。宜由僧格林沁处另派大员督兵。专驻沂州。则外寇之窥伺。既可严防。内寇之纵横。亦可协剿。并请 飭下僧格林沁会合南路各兵。趁此声势。合力进剿。则又非特畿辅之屏蔽肃清。而北路无不奠定矣。

一曰振军旅。古无所谓兵。兵即农也。荷鋤负耒。即古之劲旅也。搜苗猕狩。即古之训练也。所以有兵之用。无兵之费。厥后兵农两分。整军诘武。历代之沿革不同。总期以民养兵。以兵民。兵有实效。而费不虚糜。未有竭民力以养兵而不得兵之用。如今日者也。 国家承平日久。武弁耽安逸。忘训练。既悬虚额。以为囊橐之资。所有存兵。止供役使之用。及一旦军兴征调。类皆疲弱不堪战阵。于是又舍兵而募勇。勇粮既集。兵饷益绌。自是存营之兵。逃伍谋生者。尺籍空存。留营当差者。乞人不若矣。因兹而益信兵不足用。而勇诚可恃。不知兵与勇同为民也。祇视统率之为何人耳。惟治勇者。能以治兵之法治勇。训以忠义。练其技勇。无虚额则理直而令行。无扰民则近悦而远服。行不乱伍。居必筑垒。甘苦与共。赏罚必公。上下一心。使臂使指。战必胜。攻必克。此非勇之力而治勇之力也。否则拥乌合之众。驱不教之民。利不相让。害不相救。不特遇贼必溃。而反效贼所为。使民闲畏勇同于畏贼。此亦勇也。勇固有不同也。臣意战争之时。不得不兼用勇。而久长之计。不可不仍练兵。现在江苏浙江沦陷省分。固已无所谓兵。至此外省分。应请将通省额兵。统调五成赴省。汰其老弱。补以精壮。派知兵明干大员。朝夕训练。其技艺不堪造就者。斥革另选。其不奉调之兵五成。即飭各营营弁。认真操演。以待一年之后。分班调省。如此。则技击日精。兵将日习。不数年。化弱卒为劲旅。变虚籍为实兵。因时制宜。无以逾此。说者谓各营防兵。大半调省。各营泛防守益弱。不知一营额兵。不过数百人。再加分防各泛。及向来缺额。核实已无多人。每有寇警。登陴全在居民。原不尽恃兵力。与其散之则见少。何如聚之则见多。与其散之于无用之地。何如聚之为有纪之师。与其舍兵募勇而兵饷益绌。何如集兵代勇而兵气益壮。与其零星分布而处处不能得力。何如荟萃其势而处处可以救援。此臣之愚见。以为于军务大有裨益者也。抑臣更有请者。贼平之后。征调之兵归伍。召募之勇归田。但今日兵少勇众。大乱初定。伏莽之窥伺犹多。而各勇久历行阵。猝归亦易滋事端。现江浙数省。已无营伍。可否即以战胜之勇。分设营伍。仍归旧将统率。以资弹压。俟数年后。愿归田者。逐渐遣散。愿入伍者。许附土著。则草野之反侧不生。亦战士之勤劳稍慰矣。

以上四条。正本清源。防微杜渐。强干即以根本。整军所以计久长。至于沛懋赏之 恩。严入官之典。核厘盐以充 国用。除奸宄以肃通衢。谨述愚衷。

上渎 宸鉴。

一曰保举广则名器易得。而保举又不能过裁也。则权衡当操之在上。军务十余年内。荐剡每上。累牍连篇。其中赏当其功者。固属不少。然亦有身未行闲。而陷阵攻坚。名偏首列。地未复尺寸。而偏裨部曲。位已日崇。有功者赏。无功者亦赏。赏不足以动战士之心。无功者赏。而有功者不赏。赏更足以怠武夫之气。于是朝廷之上。不得不于奖叙之中。仍寓限制之意。所以维保举之失。而示名器之重也。臣愚窃谓保举一条。首当视所保举之人。次又核所保举之功。此时各省大臣。其公忠体国力济时艰者。皆在 圣明洞鉴之中。而又察其所保举者。或收复疆圉。手歼巨寇。或亲当大敌。力挽狂澜。人臣建非常之功绩。我 皇上断不惜逾格之恩施。他若胜仗屡闻。而贼势之啸聚愈众。首功屡报。而逆氛之负固依然。是其奏报情形。未能尽实。虽薄予奖赏。尚不免冒滥。此则在 皇上静观于平时。而干断于临事。又非臣下所能窥测者也。抑臣更有请者。 国家用人。文武本无轻重。而军营保举之武职。他日依然治兵。训练固所优为。军营保举之文职。他日移以治民。抚字岂皆胜任。臣窃谓军营投人员。非本系读书生贡。及已有文阶官职者。不宜轻以文员保荐。若系贼中投诚者。尤祇宜以武职试用。则为今日得干城之选。并为异日留循良之地矣。

一曰捐纳广则仕途稍杂。而捐纳又不能骤停也。则别流品者不可以不严。军兴以来。江浙财赋。半沦贼区。山陕疆舆。时闻寇警。京饷稍绌。天庾不充。藉兹涓滴之流。不得不慰输将之志。至于捐生中。官幕固足供器使。商贾亦不尽无才。所恐养亦登仕版。贱役亦入官场。则名器因之而轻。亦仕途因之而杂。当严杜朦混之弊窦。力求清白之身家。在京同乡京官。非深知捐生来历。不得妄与印结。直省封疆大吏。于到省捐生晋谒。尤须时刻稽查。庶几吏治日上。而官箴日肃。一二年各省军务告竣。饷糈无须多筹。贡赋亦既悉至。我 皇上躬行节俭。量入为出。以制国用。则又宜饬计臣。首先停止捐输。则士气益振。民生益遂。士子别无进身之路。则读书行己。益励儒修。官职既无捐复之条。则洁己爱民。勉为循吏矣。

一曰厘税多则民力易疲。而厘税又不能遽止也。则司会计者。不可以不慎。近来军务省分。困于军饷之不给。完善省分。困于协饷之不继。与其加赋税于田亩。不若取赢余于商贾。此诚万不得已之计也。无如利之所在。人尽趋之。多置官员。广设胥吏。有形之糜费。已难稽查。无形之侵渔。何所底止。以州县不能兼顾。而另派委员。则以为上司调剂之优差。而囊橐惟期其中饱。以委员不足深恃。而仍归州县。则又任幕友家丁之朦蔽。而剥削益觉其多端。有治人。无治法。徒法不能行。人存则政举矣。应请饬下统兵封疆大吏。于所辖境内

。如有私立厘卡。冒充官税者。一经查出。严加惩创。于例收厘税之地。无论州县委员。必须慎选操守廉洁精明勤慎者。俾司其事。先将货物若干。纳税若干之数。刊刻晓谕。俾商民一览了然。官吏无从影射。脱有办理不善。或经民间控诉者。在大吏务当权其是非。以惩积习。不得概从消弭。恐启刁风。并晓谕以转瞬军务告竣。即当概行停止。以息吾民。则借民力者。祇在须臾。而宽民力者。咸戴高厚。百姓具有天良。其有不输将恐后者哉。

一曰国用所须。盐课至重。近则私梟盛而官引不销。商力因以日疲。国课因之日绌。即如山东一省。私贩横行。结党持械。每遇巡役稽查。辄行杀害。割裂其尸。载之以去。州县苟期无事。不敢过问。大吏偶然搜捕。多属具文。大清河一带。每有盐船过境。私梟纠党拦截。每船辄索数百金放行。否则即举盐包尽投之水。蒲台阳信各处。甚至邀截行旅。围逼郡城。窃恐一省如是。他省亦复如是。当此军需紧迫。厘税商捐。尚不惮借资民力。而于国家常课。反使利入私梟。夫私梟结党。不过三二百人。究与负嵎悍寇铤走狂匪。大有区别。果能认真剿办。断不难净绝根株。又臣风闻两淮盐务。难以整顿者。亦缘降将部曲贩运。大江往来不绝。以至私销过甚。官运不行。此则宜俟军务少定之后。飭交两江两湖督抚悉心筹划。以复旧规。而此外各省盐务。必须赶紧整饬。杜绝私梟。则于国课不无裨益矣。

一曰直东大道。天下通衢。近则马匪多而道途时梗。行旅因之裹足。盗贼因以日滋。夫州县之设防有定。而马匪之出没无常。兵勇之剿捕方来。而马匪之踪久杳。忽聚忽散。忽去忽来。其劫掠不必在暮夜。而转在日中。其搜括不尽在沿途。而或在镇店。此时党羽未盛。不能尽绝根株。恐将来聚集日多。不仅害在行旅。虽近日蒲沧一带。稍为敛。但并未大加惩创。岂能自就诛鋟。正恐伏匿暂时。不免披猖异日。至此种匪徒。无论其或曰回民。或系散勇。而业已纠合多人。势难飘忽。岂真能飞行绝。不可捉摸。大抵其归宿必有巢穴所在。而宵小所由集也。其沿途必有窝藏所在。而货财所由寄也。惟在沿途州县。暗中购。随时寻踪。考其巢穴何处。窝藏何处。于其窝藏之处。即行从严惩办。则盗无所容。资无所寄。贼即便捷。又乌能行劫一次。回巢一次。则距巢较远之地方。渐可少安。而又密查巢穴之处。会合兵役。严行搜捕。倘啸聚较众。州县力不能制。即就近密禀本省大吏。就近统兵大员派队擒剿。期于尽歼其类。若惟于冲衢大道设法剿捕。则我出彼归。迟速之势。万不相及。且闻此种匪徒。皆伪作军营弁兵。辨认之处。既有所难。稽查之法。亦无所用。则盗踪之绝。恐事倍而功半也。

以上续陈各条。亦皆臣愚昧之见解。冀为涓埃之裨益。抑臣又闻之。善作者尤贵善成。善始者尤贵善终。伏见古圣王当天下极盛之时。总不忘保泰持盈之念

。伏愿我 皇上处国家多事之秋。必常存临深履薄之思。勿以献替已广。迺言未堪俯察。而有倦心。勿以任用已专。大功未能速就。而有厌心。勿以圣质聪明天亶。谓万几易理。而有轻心。勿以海烽烟日靖。谓四方已治。而有喜心。至若筹饷贍军。不能不借资民力。而疮痍之未复。常軫念于 一人。则草野倍形其感动。大臣僨事。不能不服以常刑。而情节之稍轻。或 恩宽于一。则宇宙共酿其祥和。书曰。会其有极。归其有极。诗曰。无敢戏豫。无敢驰驱。惟愿 皇上以至敬格 天心。以至仁御海内。行见治洽唐虞。民登仁寿。又非特偃武修文已也。臣幸遇直言不讳之 朝。仰体菲葑并采之意。敬抒愚悃。伏惟 圣鉴。

胪陈时事变通疏同治十三年

王凯泰

窃臣恭读邸抄。本年正月二十六日。奉 上谕在廷王大臣及各省封疆大吏务当共矢公忠等因钦此。仰见 皇上亲政伊始。孜孜求治至意。臣忝膺疆寄。未报涓埃。常切进思退思之忱。愧乏嘉谟嘉猷之告。然不敢以庸愚一得。辄安于缄默不言也。谨就管见所及。择时事之有须变通者。胪列六条。为 皇上详陈之。一停捐例以肃吏治。史记司马相如以货为郎。汉书食货志令民得入粟补吏。捐纳之制。由来已久。然必家有余财。而后输将献纳。固可抒报效之私。又可为进身之路。此中非无人才也。乃自捐章折减以来。持银百余两而为佐杂矣。持银千余两而为正印矣。即道府例银巨万以上。今亦折算至三四千两矣。家非素封。人思躁进。或攒凑于亲友。或借贷于商贾。以本求利。其弊可胜言哉。况流品之杂。捐纳尤甚。近阅邸抄给事中卢士杰奏。河南商城县家丁李天锡捐纳冒考一案。此事之已发者。其它未经败露。尚不可知。处今日而欲澄叙官方。应以停捐为急务。或谓滇陇军事未清。户部度支未裕。停捐则经费何出。臣愚以为法久则变。变则通。变通之方。固不容缓。查同治八年间。户部议覆前江苏抚臣丁日昌条陈一折。内开京外捐输款项。果能于税厘较旺各省筹款弥补。亟应将中外捐输一律停止。京铜局捐项。从中酌定。每年以一百五十万为准等语。近年捐输已成弩末。恐尚不足一百五十万之数。倘于厘金较旺之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四川广东福建九省。每年酌提数万。再于海关洋税项下。每关匀提数万。以之弥补铜局捐款。或可相抵。至外省筹捐各局。收数虽难周知。而闽省现办甘黔皖捐。自十年开办至今。收银不过数万。他省之不能旺捐。可以类推。以涓滴之微。而害吏治之大。所得实不偿所失。可否请

旨敕下部臣核议施行。俾经费有可抵补。而吏治庶望澄清矣。一汰员以清仕途。近年捐纳军功两途。入官者众。闻部寺各署额外司员。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衙门以内。司署为之拥挤。内城以外。租宅为之昂贵。实则补缺无期

。徒耗旅食。若不设法变通。京员日形苦累。至于各省候补人员。更较京中倍蓰。向来道员候补最少。近则各省或多至数十员。府厅州县以数百计。佐杂则以千计。每逢衙参之日。官厅几不能容。各省现办善后捐厘。均尚需人委用。转瞬滇陇肃清。各局裁撤。仅有例派差使。以人数计之。十分之二三。已敷差委。似此盈千累百之员。徒形杂。臣愚以为变通之方。此时宜亟亟矣。查例载。各省试用佐贰杂职。已满一年者。视各项缺数多寡。酌留十分之二。补过一员。咨取一员。仍敷十分之二之数。又大挑一等人员。掣定省分之后。其名次在后者。暂令回籍。俟大挑班次补用一员。该省咨取一员等语。似可仿照办理。相应请 旨敕下部臣核议。将京外捐纳军功各班试用候补人员。视其数之多寡。酌留二三成。其余饬令回籍。听候咨取。庶仕途无人满之患矣。

一限保举以慎名器。军兴以来。保案层迭。开捐以后。花样纷繁。于是军营之保举藉花样以争先恐后。各项之保举又袭军营名目以纷至沓来。名器之滥。至今已极。夫花翎。酬大功也。今则不尽军功。皆保翎枝矣。二三品。崇阶也。今则寻常劳绩。亦以二三品顶带加衔。邀请 恩赏矣。况 封典请至一品。递保何止两层。主事不能保道员。俟补员外郎中后。以道员用。与保道员何异。官员不得越级保举。乃知府俟补道员后。加布政使衔。与越级保举何异。其余如京官应升之缺升用。外官遇缺尽先补用。此中快捷方式。取巧良多。虽经部议限制章程。犹有未免过滥者。臣愚以为仍应变通办理。可否请 旨敕下部臣核议简明条款。通行中外。嗣后保举文员。祇准保举以应升之阶。加以应升之衔。其余班次花样。一概删除。至一品 封典。二三品顶带加衔。不得擅请。庶名器益昭慎重矣。一复俸廉以勸官常。我 朝定制。京官支給双俸。外官优予养廉。自咸丰年间。军用浩繁。内外官俸。搭用钞票。养廉分别减放。嗣钞票停止。京外俸廉。复分别成数支給。 朝廷于筹维经费之中。仍寓体恤臣工之意。惟京员困苦州县疲累情形。早荷 圣明洞鉴。今日欲砥砺廉隅。整饬吏治。似廉俸复额。其一端也。京官俸银养廉。部库动款。不能详悉。至各省文职养廉。系支钱粮耗羨。查同治八年。户部议覆前江苏巡抚臣丁日昌条陈一折。内开廉俸复额。必须各省钱粮耗羨征收足额。始可抵放。应令各督抚就各省每年收支数目。详细酌核。将征数能否加增。放款能否加成。据实奏覆等语。现在各省已否覆奏。尚未接准部咨。查闽省文职额廉十五万余两。内扣缺养廉一万数千两。每年应支银十三四万两。核计现年征数。本省公费支抵。尚属有盈。除督抚藩臬养廉银较厚毋庸议外。其道府以下各员。似可照额全支。相应请 旨敕下部臣查核。将中外俸廉。改复旧额。抑或加成支放。俾办公力裕。而官常益饬矣。一重学额以励学风。溯自军兴以后。各项用费。赖捐输以接济。是以鼓励人心。有加广中额学额之制。顾 恩施则浩荡靡涯。而



人才则优绌互异。窃思一省之大。人才众多。三年一试。中额犹无虑滥竽也。至一州一县。文风本有不齐。三年两试。学臣照额取进。敷衍充数。势所必至。夫秀才为多士出身之始。乃以文理浅陋者。滥厕其间。人才固不足观。人品尤不可问。往往幸得一衿。包揽词讼。武断乡曲。流弊不堪指数。且以近日士风言之。聪明有用之才。或投笔从戎。早膺荐剡。或挟资干进。亦博功名。其伏处乡闾者转多迂腐。故今日之秀才愈取愈多。今日之文风实愈趋愈下。臣愚以为学额若不变通。士风何由振作。可否请 旨敕部核议。嗣后外省捐输各案。祇准照章请加中额。无庸请加学额。以示限制。并请 敕下各省学臣酌核各属文风。将捐输加广之额。某属可以足额。某属不能如额。分别开单奏明立案。其不敷之额。俟他日文风向上。再行奏请照额取进。庶乎士子知所勉励矣。

一立练营以修武备。发捻滋事以来。剿平剧寇。肃清地方。所得力者。湘淮各勇耳。国家岁糜帑金千百万。以养绿营之兵。而未尝得一兵之力。收一兵之效。其故安在。盖营兵生长本籍。各有室家。月饷仅足以养一身。而不足以赡八口。势必另习手艺。兼营负贩。其力既各有所分。其人自不能常聚。每逢操演之期。不过奉行故事。校阅甫毕。队伍旋散。设有征调。往往兼旬累月。始克起程。治装固难。安家尤不易。且暂时抽调成营兵。与将不相习。即兵与兵亦不相识。人各一心。猝然应敌。能操必胜之权耶。若勇则不然。募自外籍。孑然一身。厚其饷而无待他谋。聚于营而相亲习。朝闻令则夕拔队。敌当前则士皆奋。夫非犹是人耶。何以兵则无用。勇则有用。得失优绌之间。较然易见矣。臣愚以为变通之方。则有化兵为勇之一法。往年江宁克复以后。臣上书原任两江督臣曾国藩。备言江宁绿营之制。应稍变通。以现存得胜之兵。改充额兵。设营分部。可洗绿营旧习。曾国藩未及议行。旋调直隶。即设练军。盖亦采用臣说。而又增练军之费也。

陕甘督臣左宗棠前在闽浙任内。奏准减兵加饷。就饷练兵。洵为救时良策。乃饷已加矣。兵已练矣。而仍不敢言确有把握。此无他。在籍之兵。终不若在营之勇。可否请 旨敕下各省督抚臣以减兵加饷之法。以所减之饷。加于战兵。计得战兵若干。着设练营若干。仍按湘楚营制五百人为一营。以裨弁为哨官。将官为营官。提镇统领之。择要分扎。随时互调。俾卒伍皆离原籍。不至散处廛市。练一营之兵。即抵一营之勇。饷不另增。兵有实用。庶几化兵为勇。而武备可恃矣。以上各条。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圣鉴训示。

谨上治平六策疏光绪元年

薛福成

窃臣伏读邸钞。钦奉 皇太后懿旨。谕令内外大小臣工。竭诚抒悃。共济

时艰。仰见 圣朝博采谏言之至意。海内臣民。同深钦仰。恭惟 皇太后 皇上勤求治理。 纶音初布。即停三海工程。斥去宫中纷华浮丽之品。申明 列圣家法。所有不安本分之太监。分别斥革定罪。用御史李宏谟之奏。将内务府大臣立予革职。九卿科道陈言者。莫不立蒙 答。凡所谓节用爱人之政。亲贤远佞之谏。皆已实见诸施行。四海向风。翕然称颂。孰能复有遗议。然臣所欲进其愚悃者。则慎终如始。日新又新之说也。伊古圣人。造诣愈高。则克治愈密。盖节俭之至。而仍虑及耗费。清明之至。而仍虑及壅蔽。忧勤之至。而仍虑及因循。惟谨之于微。防之于渐。而后 圣德无纤毫之累。治本既懋。上理可臻。若夫用人行政诸事宜。莫外乎遵循 成宪。然必有修明之术。有补救之方。有变通之道。臣窃就管见所及。谨拟治平六策。其大端曰。养贤才。肃吏治。恤民隐。筹漕运。练军实。裕财用。均期有裨实务。稍济时艰。如蒙 圣明俯赐察核。天下幸甚。

世运之所以为隆替者。何在乎。在贤才之消长而已。夫天之生才。恒足以周天下之用。然而贤才有盛有不盛者。则培养之道为之也。曩者 大行皇帝御极之初。 皇太后殷殷求治。博访贤才。大臣荐举。每多不次擢用。于是硕辅盈 朝。勋臣辈出。四方俊。奋袂崛起。以赞 中兴之运。是岂无术以致之哉。盖由 虚怀宏奖。振古罕有。而又不拘一格。随宜器使。用能光显丕业。至今犹被其麻。迩年以来。奖进之贤才。似稍不如前矣。窃恐数十年后。老成凋谢。继起无人。此事之大可虑者也。夫欲贤才之奋兴。必先培养于平日。培养之术。其要有三。一曰重京秩。自古设官。重内轻外。汉汲黯出守淮阳。则至于流涕。唐班景倩入为大理。则喜若登仙。此古帝王居中驭外鼓舞豪俊之微权也。我 朝颁禄。因明旧制。京员俸薄。不逮汉唐十分之一。又自耗羨归公之后。外官有养廉。而京员无养廉。人情益重外轻内。然其初升转犹易。京外两途。互为出入。故供职者不以为苦。近日京员盼慕外放。极不易得。恒以困于资斧。告假而去。绝迹京华。其留者衣食不赡。竭蹶经营。每于 国家之掌故。民生之利病。不暇讲求。此京秩所以愈轻也。查乾隆二年。增京官恩俸。法良意美。度越元明。似宜略仿 前谟。酌为推广。别筹恒款。普加京员养廉。筹款之法。宜取诸节省之饷项。方今滇黔关陇。次第肃清。勇营大半凯撤。将来所节饷需。合计不下一千余万。应查明各省停拨之饷。酌提十分之一二。飭令每岁解部。以备京员养廉之用。所费于 国计者甚微。所裨于治体者实大。至若清要之选。当课以经世之具。勿专尚小楷之精。试律之巧。俾获讲求实用。其各部院保举人员。在 圣明鉴衡不爽。随宜超擢以励其气。中外迭用以练其才。庶举世重外轻内之见。可以默转于无形。百年树人之计。在此举矣。一曰设幕职。伏查雍正元年。 世宗宪皇帝命督抚保举幕宾

以彰激劝。 谕旨有云。今之幕客即古之参谋记室凡节度观察等使赴任之时皆征辟幕僚功绩果着即拜表荐引彼爱惜功名自不敢任意苟且。臣谨案我朝名臣。若方观承严如煜林则徐。近年如大学士李鸿章左宗棠。始皆托迹幕僚。洞悉中外利病。故能卓著忠勋。可否略仿汉唐宋遗法。仰承 世宗鼓励人材之盛心。准令各督抚奏辟幕僚。自京外官以至布衣。如有才守出者。许即专疏保荐。视其本职。计资论俸。一体升转。无职者量加录用。行之稍久。必有闳骏之士。出乎其间。此亦造就之一法也。一曰开特科。隋唐以降。始专尚考试。然其时科目甚多。登进之途颇广。明初始专以八股取士。文风浑朴。得人称盛。今行之已五百余年。陈文委积。剿说相仍。而真意渐泯。取士者束以程序。工拙不甚相远。而黜陟益以难凭。遂使世之慕速化者。置经史实学于不问。竞取近科闈墨。摹拟剽窃。以弋科第。前岁中式举人徐景春。至不知公羊传为何书。贻笑海内。乃其明鉴。然则科举之法。久而渐敝。殆不可无以救之矣。我朝康熙乾隆年间。两举词科。一时名儒硕德。及闳雅异之才。悉萃其中。文运之隆。远迈前古。非贤才之独盛于此时也。诚以大臣之举。非闻望素著者。不敢妄登荐牍。其与冥搜于场屋。决得失于片时者。迥不侔也。诚法 圣祖 高宗遗意。特举 制科。则非常之士。闻风兴起。其设科之名。或称博学鸿词。或称贤良方正。或称直言极谏。应由部臣临时请 旨定夺。庶贤才无沈抑之患。可辅科举所不逮。而前此空之弊。亦且渐以转移。或谓方今科甲人员不少。而复举特科。恐益致仕途之壅滞。不知特科乃旷世而一开。所用不过数十人。且其所举。大半亦出于科甲。是未足为科甲之累而适所以剂科甲之穷。补偏救敝之方。不外是矣。盖重京秩。则贤才奋于内矣。设幕职。则贤才练于外矣。开特科。则举世贤才无遗逸之虞矣。臣之所愿养贤才者此也。

自来吏治之升降。视乎牧令之贤否。牧令之黜陟。由乎大吏之考察。大吏果贤。则吏治不患其不肃也。伏读 皇太后懿旨。谕令各直省督抚秉公举劾。任用贤能。煌煌 圣训。整饬吏治之宏规。不外是矣。臣愚以为方今激劝牧令。又有两端。一在清其途。一在励其气。何谓清牧令之途。 国朝捐输之例。向因不得已而设。我 宣宗 文宗御极之初。首停捐例。当时以为美谈。嗣因发捻肇衅。饷需浩繁。始议推广捐例。然收数未见赢余。仕途益形庞杂。臣尝考乾隆年间常例。每岁捐监捐封捐级等项。收银约三百万。今捐例既从折减。以示招徕。而每岁户部收银。转不及百五十万。是何也。名器重则虚衔弥觉其荣。虽多费而有所不惜。名器滥则实职不难骤获。虽减数而未必乐输。人情大抵然也。自顷军务告竣。饷需大减。如谓 国家阙此百数十万之经费。臣有以知其不然矣。况今甘捐皖捐黔捐等局。所得无几。所伤实多。该省

既已肃清。尤宜亟行停止。今欲议停捐例。宜于各省盐课洋税项下。均匀指拨。合成巨款。以抵京铜局之所入。其捐输常例。但留捐监捐封捐级。与夫杂职等项。概收实银。人人知名器之足贵。则户部收数。亦必不至于过绌。国计无纤毫之损。吏治有澄清之益。转移之机。非细故矣。何谓励牧令之气。东汉县令。往往入为三公。唐世凡官不历州县。不拟台省。宋至非两任州县。不得除监察御史。自明以后。行取知县皆入为御史及主事。得人最多。我朝康熙年间。名臣如郭琇彭鹏陆陇其朱轼。皆由县令入为京员。理学经济。震耀一时。康熙四十四年。御史黄秉中疏言知县考选科道。殊觉太骤。廷议停止。乾隆初年。又以主事人多缺少。凡行取知县。改以知州拣选。在当日酌更成法。原所以协一时之宜。然行之百年。州县无望于清华。渐乏循良之绩。京员未膺夫繁剧。或少练达之猷。吏治与人材。不免两为减色。今欲整饬吏治。陶铸人材。莫如复 圣祖初年行取旧制。或稍变通其意。州县两途。并予行取。凡科甲出身保举卓异之员。知州行取授御史。知县行取授主事。庶衔缺亦足相当。而上司操此为激扬。牧令羨此为清贵。吏治必有振兴之一日。或谓近日京员壅滞。而复参用外员。恐愈失疏通之意。不知康熙以前。京员练习民事。上而督抚。下而道府。莫不起自京员。方今 圣朝知人善任。若果磨励京员。俾与外员互为出入。正所以疏通京员也。京外两途。无扞格不通之患。而后郅治可期矣。夫既清其途。复励其气。然后责大吏以考课。虽中材之牧令。犹将自奋于功名。然尤有宜治其本者。则养廉坐支各项减成不可不复也。查各省文职养廉。向支钱粮耗羨。同治八年。部议廉俸复额。必须各省钱粮耗羨征收足额。始可抵放。此亦本末兼权之意。惟是州县养廉。大者无过千两。盖与坐支各款。均属办公不可少之费。今皆减成发给。其公私之用。必至竭蹶。欲其不妄取于民。不可得也。州县无清廉之操。欲其课农桑勤抚字善催科。不可得也。且钱粮之不足额。半由民欠。半由官亏。与其靳数成之发款。而亏无限之公帑。似不如全复旧额。而严核官亏。可以勸官常。即可以裕 国计。馭吏之本。莫先乎是。若夫劝惩之具。表率之资。是在大吏平时之措置。非一朝一夕之故也。臣之所愿肃吏治者此也。

天下当有事之时。军饷之不能不藉资于民力者。势也。曩以剿办粤捻各寇。不得已而设局抽厘。酌取商贾之赢余。略济饷需之支绌。以视元明之加赋筹饷。相去不啻霄壤。加以我 国家二百余年深仁厚泽。浹髓沦肌。商民踊跃输将。源源接济。故能馈数十万嗷嗷待食之军。而灭方张之寇。惟其如是。而民情大可见矣。然民力必休养于平日。始可借资于一时。今海内军事已平。臣愚以为 圣朝轸念民瘼。此其时也。军兴以来。厘金之旺。素推东南数省。今试以江苏一省论之。江苏久遭兵燹。疮痍呻吟。元气未复。向已力筹巨饷。剿平诸

寇。今则户部指拨之款。各省岁协之饷。悉以江苏为大宗。计其所出。地丁居其一。漕粮居其一。洋税居其一。盐课居其一。厘金又居其一。每项各数百万。幅员不广于他省。而财赋倍蓰过之。民力之竭。亦可知矣。以臣所见。闾阎十室九空。而百物昂贵。小民奔走拮据。艰于生计。力田之农。终岁勤动。尚难自给。偶遇水旱。既不免流移道路。其颠沛饥羸之况。不可殫述也。一省如此。他省可知。伏惟 圣慈痍在抱。似宜乘此寇荡平之际。与民休息。渐裁厘金。即以一时经费未充。尚难骤撤。可否 敕下各省督抚。察度情形。或酌减捐数。或归并厘卡。以为异日尽裁之渐。至于布帛粟米。为黎衣食所资。尤宜普除厘捐。大慰民望。若再因循不革。恐承平无事。上下视为定额。必将有不可少之出款与为抵销。一旦复有不虞之事。将筹何款以应之。故裁之。所以为异日缓急计也。若夫厘金之外。又有厉民之政。则莫如四川津贴一项。四川古称饶沃。 国初定赋。以为浚经寇乱。概从轻额。故其地五倍江苏。而钱粮不逮五分之一。厥后生殖日繁。物阜民富。仕宦之人。遂视四川为财藪。其公私杂费。与一切陋规。莫不按亩加派。名曰津贴。迁流日久。变本加厉。取之无艺。用之愈奢。凡州县供应上司之差。小者千金。大者逾万。综计民力所出。逾于正赋之额。几有十倍不止者。夫 圣主有轻徭薄赋之仁。而小民转受苛派无穷之累。揆厥由来。虽非一日。而循是不变。终为厉阶。兹欲剔除宿弊。诚宜大加整顿。斟酌时宜。明定经制。 敕下疆臣。风励僚属。敦尚廉隅。庶积习可蠲。而于 国计民生。两有裨矣。臣之所愿恤民隐者此也。

自元明漕东南之粟以实京师。累代讲求。其法屡变。元用海运。患多漂溺。明用河运。患多劳费。二者得失维钧。今则海道便利。事捷而费省。运河梗阻。法敝而费多。窃尝综其利弊论之。盖河运不如海运。海运不如商运。臣请略陈其说。自前明以屯田养军。以丁运漕粮。 国朝改为旗丁。其始法非不善。暨其弊也。屯户不能耕。而佣平民以耕。旗丁不能运。而募水手以运。于是积耗多而游手繁。旗丁诛求于州县。州县暴敛于平民。其取盈于旗丁者。则有闸官有弁兵有仓书。其取盈于州县者。则有上官有豪绅有胥吏。上下交征。而州县之取诸民者。往往三四倍于正赋。其费之出于上者。则有漕艘之修。有旗丁之粮。有州县之支销。有粮道之经费。加以闸官官之俸。漕标河标之饷。溯查嘉庆年间。协办大学士刘权之疏言。南漕每石。需费十有八金。盖合上下浮费而言之。 国家岁漕四百万石之米。是有七千余万金之费也。近岁海运之法行。盖穷极变通之候。在 国家减省浮费。裨益实多。其州县之漕章。亦经各省大吏酌中厘定。明予以办公之经费。隐绝其无限之浮收。民情翕然。至今称便。乃闻议者颇欲规复河运。苟非狃于故见。则必有所利于其中者也。启中饱而便私图。孰甚于是。是河运之不如海运明矣。臣又闻京仓支用。以甲米为大宗。

八旗兵丁。不惯米食。往往由牛录章京领米易钱。折给兵丁。买杂粮充食。每石京钱若干。合银一两有奇。相沿既久。习而安之。官俸亦然。领米辄发米铺。或因搀杂泥沙。霉烂不堪复食。则发糖坊。每石得银亦一两有奇。赴仓亲领米者。百不得一。盖涉途远则侵蠹必多。经时久则折耗自易。以漕运无穷之劳费。而每石仅获一金之用。亦可慨矣。今诚统计南漕抵仓之米。每岁共有若干。飭令各省将折漕之价。与其应拨水脚之费。解交部库。所有甲米官俸愿领银者。照漕折银数发给。每岁部发巨帑。慎选廉干之员。于天津通州京仓三处。招商运米。宜于免关税外。援粮船带免他税之例。定为运米若干石。准免他税若干。回空之船。一体给照免税。仓米既满。而运米鬻于市者亦如之。商人惟利是鹜。一闻定例。则江浙之米。与奉天牛庄之米。必将航海而来。山东河南之米。亦由运河而至。京东丰润玉田之米。络绎骈集。惟所择之。如此。则有七便焉。米色精洁。一便也。部库充裕。二便也。民力久纾。三便也。内外支销漕项。节省至千万两以外。四便也。甲米官俸。所得有丰于前。五便也。都门内外。米商奔赴。百货流通。六便也。畿民见米之易售。多种稻田。渐兴水利。七便也。有此七便。上下交益。是海运之不如商运明矣。或谓沧海茫茫。恐一旦有不测之变。招商亦难经久。终不如河运之可恃。不知护运道以备不虞。可也。虑沧海之有警。因谓海运不如河运。此因噎废食之见也。况今洋面平稳。轮船迅速。虽在多事之秋。富商大贾。挟数百万之货。致数万里之远。踰山涉波。艰难险阻。曾不假尺寸之势。什伍之。不患不达。而运河数千里。节节浅阻。一有烽尘之警。亦未必畅然可行。为今之计。宜以海运与招商并举。如招商着有成效。不妨渐推渐广。而略以海运辅之。仍随时保护运河。量加修浚。每岁酌行河运十数万石。务使运道无废而已。若是而谓运道有壅阏之虞。京仓有阙乏之患。必不然矣。臣之所愿筹漕运者此也。

自古养兵无善政。南宋之括财。晚明之加赋。皆为兵多所累。识者病之。我朝绿营兵额五十余万。较之宋明。业已大减。然养兵之费。岁二千万。几耗天下岁入之半。军兴二十余年。各省剿贼。皆倚勇丁以集事。曾未闻绿营出一良将。立一奇功。臣盖尝深究本末而知其弊也。查各省绿营旧制。马兵月饷银二两。步兵一两五钱。守兵一两。平时仰事俯蓄。尚难自给。咸以小贸营生。手艺糊口。承平日久。或没齿不经战阵。其居将领之任者。亦复狃于因循。拘于文法。于是乎有老弱滥竽之籍。有役使趋走之卒。有侵减虚悬之饷。其兵仰食县官。视为当然。悍者饮博无赖。愿者疲玩不振。每遇操演之期。巧饰虚艺。以炫耳目。一闻征调。胆寒气沮。甚者雇人顶替。行则需车。役则需夫。繁索供张。官民交病。泊乎临敌。真能折冲致果者。百无一二。积弊相嬗。虽有豪杰之士。无由奋兴。然则绿营之不可复恃者。时势然也。自楚军淮军相继并起

。勇丁月饷。倍于绿营之战兵。其得力尤在法令简严。事权专壹。自统领以至营官什长。莫不情意相洽。谊若一家。而又可撤可募。随募随练。用其方新之气。故能奋建殊勋。然今之勇营已稍不如前矣。若使积年屯驻。不见大敌。久而暮气乘之。又久而积习锢之。恐复如绿营之不振。故中外之议。皆主撤勇而练兵。夫练兵诚急务也。然使仅守绿营旧制。是兵愈而愈弱也。臣愚以为居今日而修戎备。与其以一饷养一兵。而十兵无一兵之用。何如以两饷养一兵。而一兵获数兵之用。昔人谓兵贵精不贵多。其成效可也。臣谨案乾隆四十七年。增兵六万有奇。大学士阿桂上疏力争。以岁饷骤加。恐难为继。厥后果因帑藏大绌。迭议裁汰。顷者海内用兵。未遑兼顾。绿营兵饷。欠发甚巨。自是每有战守之事。一倚勇营。而绿营几同虚设。近见各省整理绿营。如浙江之减兵加饷。直隶河南之添饷练军。前大学士曾国藩在两江任内。整顿外海水师。旧兵一万余名。裁为二千余名。以济添给薪粮修造船只之费。部议韪之。盖中外大臣。皆已深鉴绿营之敝。而思有以救之。非一日矣。可否推行此法。 敕下各省督抚。裁汰绿营虚额。与其衰废斥退之缺。病故开除之缺。一概勿补。仍体察各路情形。或存绿营原额之半。或减存三之一。以其所节之饷。酌加马步口粮。分隶数镇。会合训练。营制太破者。归而并之。汛防太散者。撤而聚之。约计腹省有劲兵一万。边省万五千人。即可以弹压盗贼。隐备不虞。仍酌留得力勇营。参错屯驻。有事则辅以召募。藉战守之实务。行训练之成法。如是。则平时无食之兵。临时获劲旅之用。循名核实。化弱为强。计无过于此矣。虽然。方今要务。整理绿营之外。尤有培护根本之计。有慎筹门户之计。所谓根本之计何也。我 国家神武开基。东三省劲骑。为亘古所仅见。近以征调络绎。渐至凋零。老者物故。弱者未壮。其于布阵合围之法。驰驱击刺之术。渐失其传。若不及时整饬。恐斯事遂为绝学。似宜 敕下吉林黑龙江将军。挑选驻防子弟。优加廪饩而勤练之。务使制胜妙技。赓续不穷。将来健旅日出。北可固边塞之防。西可备新疆之用。所裨岂浅鲜哉。所谓门户之计何也。东南军事。以水师为最利。长江水师。利用舳板长龙快蟹等船。外海水师。利用广艇红单拖罟等船。而论今日海疆所需。则轮船尤为利器。然其操演之法。与长江水师。截然两途。与外海水师。亦迥然异辙。苟非专门名家。穷年毕世。不能洞悉其精微。今中国闽沪各厂。虽陆续制造轮船。似尚乏统带轮船之将才。则利器不可得而用也。夫事当缔造之初。非破格鼓舞。不足以彰激劝。似应 敕下海疆大吏。荐举轮船将才。其尤异者。不次拔擢。俾天下知功名之路。相率研求。殫精毕力。以备干城之用。庶几将才益练。水师益精。而外侮无虞矣。臣之所愿练军实者此也。

孟子有言。无政事则财用不足。大学平天下一章。于理财之道。盖兢兢焉。臣

之愚策。如所谓加养廉停捐例裁厘金。皆有妨于财用者也。如所谓核饷筹漕运减兵额。皆有裨于财用者也。以其所赢。补其所绌。原足相当。而论方今不涸之源。则尤赖 朝廷崇尚节俭。以风天下。天下尽趋于节俭。而财用无不足之虞。故臣又以为理财之政。不必开其源也。惟在节其流而已。节流之法。不必广其术也。惟在核州县之交盘而已。谨查吏部定例。州县交代。正限两月内不能结者。谓之初参。展限两月复不能结者。谓之二参。如旧任官亏缺正项钱粮。或并无亏缺而新任官迟延不接者。皆由该督抚题参革职。交代未清。而该上司不声明者。司道府州降三级调用。督抚降一级留任。此行之久而无弊者也。降及晚近。州县交代。不尽依限完结。上司惮处分之繁。亦遂不依限题参。往往藉辗转驳查。宕延岁月。及其寢久。旧任困于旅费。无款可交。终身寄寓。子孙流离。皆所不免。其新任以旧款未清。转相牵率。于是交代不结者什有八九。而上司亦遂有参不胜参之势。库款之所以日亏。职是故也。臣闻近来办理交代。以山东为最善。山东一省。自前抚臣阎敬铭申明旧例。刊刻交代章程十一条。颁发州县。并通飭各属。不得藉各项工程名目。报销正款钱粮。其交代逾限者。参革无贷。同治初年每岁藩库所收正杂各款不过八九十万两。近则藩库收款至二百五六十万以外。藉支本省饷需。及京协各饷。一省如此。天下可知矣。夫州县职司钱粮。坐拥仓库。计其公私之用。每岁多耗数千金未甚觉其费也。然合天下千五百州县计之。是三年而耗二千万也。彼曾任州县者亦以挪移甚便。不能节缩衣食。终不免窘乏之虞。查抄之累。此公私两损之道也。若交代素严。俾州县豫知节啬。则 国家少亏帑之虞。州县免终身之累。此公私两便之道也。如臣愚见。可否 敕下吏部申明旧例。并咨取山东交代章程。通行各省。实力办理。又恐积亏之后。骤加整顿。则新旧相混。窒碍必多。欲杜侵亏。惟有宽既往而严将来之一法。酌复养廉以裕其力。禁止摊赔以清其流。庶各省大吏。易于措手。自兹以往。逾限必参。二参必革。功令严而亏挪少。亏项绝而库藏充。理财之道。莫先乎此矣。臣之所愿裕财用者此也。以上六策。皆史册经见之端。士民欣慕之事。或经 列圣创垂而着为良法。或系大臣筹措而迭见成功。臣不过就闻见之余。略参引伸之义。冀可推行乎海内。先期斟酌乎时宜。虽 国家大政。不止此数端。然苟非治术所深资。平时所切究。亦不敢掇拾细故。冒昧渎陈。臣自惟学识庸。无以仰答 高厚生成于万一。谨体 圣世求言之意。稍摭千虑一得之愚。臣不胜战栗待罪之至。

#### 卷十四 治体六治法下

##### 东南三大政议

金安清



自来治国之道。承平之时。与多事之时异。有承平易而多事难者。有承平难而多事易者。盖人心之不同。地利之互殊为之也。承平百度就理。物力俱盈。而群情苟安。其难在兴革。多事则成规涣散。择利即行。而浅见易淆。其难在持久。三代秦汉时。吴越等于蛮夷矣。晋南渡而人与地始盛。唐自天宝之乱。第五琦刘晏出。而尽东南之全力。以贍西北诸军。终唐之世。朝廷贡赋。皆取资焉。历五季而南宋。皆以一隅支撑天下。明祖且基之以立国。本朝列圣。切切以南顾为根本。而陕甘滇黔。皆辗转仰食。盖二百年于兹矣。而其大政不出三事。曰河。曰盐。曰漕而已。河自前明刘大夏筑断黄陵冈之后。黄水有南无北。偶尔小决。旋即塞之。防阻运也。禹迹不可复。即东汉王景所治千乘故道。历千余年无河患之成迹。亦为废弃。自此四五百年中。先后两朝。费国帑至亿万万。而在事之奔走焦劳。民力之拮据况瘁。无二三十年河堤不决。而我朝岁入四千万。东南二河。即岁耗千万。宵旰之忧勤。载在史牒。至矣。今自咸丰三年庙工堤溃。时方兵燹。迄无有议塞之者。虽横流直东豫三省。沿河之民。不免被淹。而以天下全局言之。则所经之地。乃粮轻产歉之所。而非下游财赋之区。且与东汉王景治海之道相合。天为之。亦时为之也。以形家言而论。国家建都燕冀。河宜北流。而不宜南流。北宋仁宗朝以及南宋。皆河屡北流。故北方气盛。至元末贾鲁强使南行。而中原为之孱弱。此又古事之可考者。今河水北流十有八年。以视从前之悉力南防者。已省帑无算。姑勿论此时挽之复南。断无如许财力。且令复旧之后。劳费无穷。适为计之左矣。北流必不待议。乃应天心。顺人事。健国脉。节度支。大有造于宇内者。惟自决口以下。至入海之处千余里。无堤拦束。任其散漫。不独民生困敝。且流缓则沙停。沙停则河垫。久而久之。海口高仰。下壅上溃。汴梁以西。尚有二百数十里南北堤工。将有蚁穴之患。前年滎泽之警。可为寒心。靳文襄之治河。有缕堤。有遥堤。今当师其法而行之。河身二十里之内。筑缕堤以束水攻沙。三十里外。筑遥堤以防其出槽泛滥。则平日水由地中。溜冲海外。朝宗顺轨。可为千百年之利。而缕堤之内。遥堤之外。仍可听民种麦。黄水所过。必更肥饶。所收可倍。迨大泛普涨。则已收获。无可虑矣。此治黄河之说也。运河自浙江至直隶。南北一线。原无阻滞。近则因黄河横决。张秋安山一带。为之中梗。溯自洪武以来。每值北流。漕运为阻。虽以徐有贞之精强。刘忠宣之谋画。皆非塞决。不能通运。永乐年间。临清至寿张。甚至于陆地飞挽。皆以近地无水源故也。而借黄往往易淤。劳费滋大。今如以水柜之法。仿放淤之法。则仍借黄河之水。而悉去黄河之沙。取之无穷。用之不竭。数省漕运所经。皆一无濡滞矣。此治运河之说也。

各省盐务。两淮为最巨。前明即行纲法。本朝因之。未之或改。嘉庆道光之

际。课引两疲。乃人敝法。非法敝人也。陶文毅经营十年。仅于淮北一隅改票。而淮南未敢轻议。未几而陆沔阳行之。不及二年。全局败坏。乃改为专商认岸。以复其旧。詎料寇祸作而不果。至同治二年。曾相任两江。始参酌纲票二者之中。为之定价定引。计数年之中。济饷者不下千余万。且循环转输。免其验资分派。亦即纲之遗意。而商民未能画一。心志犹觉未坚。湖广乃淮盐最大口岸。川盐久占。夺主喧宾。里下河盐积如山。致数十万丁。有盐无售。此患诚可虑。夫楚地之厌苦淮盐者。乃价贵耳。色轻耳。此皆商不能专。则心不能一。使能遴择巨贾。令出重资。专购通属色白之盐。运往汉口以上。访察川盐之价。而贱以出之。则小民惟利是赖。食淮胜于食川。不胥而走。固不能有阻挠之者。淮引可期大畅。此治盐之说也。南漕六省。旧额几四百万。二十年来。湘鄂西皖。停运改折。江浙海运。亦终不满百万。京仓支放艰难。百事掣肘。东南垦荒未竟。即使年年加额。而上海沙船。日少一日。亦恐有米无船。更无论外四省矣。江西额八十万。安徽额三十余万。统计一百四五十万石。改折之后。解部每石二两四钱。若骤改河运。惟恐不敷。势既不能多取之民。即不能不暗损于国。夫以此一百四五十万石。统行起运。诚有所难。若折色留其半。而起运居其半。即以解部之二两四钱。改解江北。就地购米。内河起运。计米价水脚亦已足敷。无待津贴。而京仓可增七八十万石之米。已大胜于前矣。此治漕之说也。凡此三大政。为 熙朝亿万年根本。自兵燹之后。旧日掣肘而忧心者。已扫荡无余。诚能枢部支持于内。疆臣力行于外。溯其源流。察其窍要。举贤才。筹经费。清条理。严责成。不过数年。而 国计民生。皆大有显效。黄河则可复北宋以前千余年之旧。而河决之患可以永除。盐则复数百年之纲法。而从前之弊政一清。漕则以二百万充积京仓。而山东直隶等处阴养数十万穷民。伏莽篝鸣。皆可以消纳于佣趁。此乃目前至美之气机。失此不图。他日时异势殊。盖有难言之者矣。大略具存。其分门节目。各以篇系。则别着于后焉。

东南大政以三事为要图因势利导时会所乘亦穷变通久之机也惟当时海运章程规画未定故篇中治漕一说尚局成迹宜分别观之其所系各篇门目繁多兹不具录

上陕抚陈关中十策咸丰十年

邵辅

一曰当大任。明公受 天子命。绾三秦之绶。当西面之障。将举关中之安危。治乱毅然以一身任之。使众心有所恃。策有所承。志意甚盛。恩德甚厚。虽然。愿公之有以持之也。晚近之吏。其始若发愤而大有所为。清吏事。治军政。操切官属。毛举细故。皇然若不可以终日。其卒吏事废。军政弛志。气繭然。一无所表见。此无他。中情虚懦。特用以要名誉。饰耳目。而无忧天下之心。

口惠者实固不至矣。夫以关中之胜。财力之强。人才之蕃。士民之众。诚得其道而用之。上可以光复 京国。中可以控制三河。下可以固守全陕。不得其道。则纲坏纽解。奸民内讧。东有豫寇。南有蜀贼。乘隙抵闲。四面而至。虽有智者。不能为之谋矣。安危之机。治乱之势。诚在于明公。明公将有为。必清嗜欲。好学问。而负重忧危为本。

二曰举贤才。今时为吏者。美衣服。柔音声。厚馈遗。盛请谒。当官而功。又操一切文网。深文周内。挫折贤豪有为之士。所举者。非大吏之宠戚也。则王公大人之豪子弟也。如是而不变。关中未可为也。夫所谓贤才者。才气不欲轻露。而忠纯可托。言语不能胜人。而恹怙无华。或放纵不羁。众所同恶。而智略辐辏。不惮艰辛。或究意农桑。或夙娴技击。或公直素服于众心。或雄勇显著于里闾。若此者。皆拙于效媚。于自媒。而可以集天下之事者也。非察而求之。将安得之。诚使官属得人人举所知。言其志于执事之前。执事幸而进之。日见十人。十日而见百人。不过数十日。而关中之吏。贤否毕察矣。然后量其所举。考其所言。贤者进。不肖者黜。一旦用之。则收尘壤之助。而树邱山之功。孰与取悦耳目临事涕泣者等乎。夫天下有急而至于沮败者。则所贵非也。三曰联官民。天下治平。文貌相承。诈伪相尚。其迹似亲而实。其情似厚而实薄。一朝有事。则委而去之如路人。此患于无以联之也。窃以为联之之道。资格无浅深。职位无高下。礼无厚薄。交无亲。使在吾下者。举得以达其家人之隐衷。遭遇职事之所患苦。郡县之吏。或察其操守。或观其政事。或审其才华。或求其德行。得其实矣。而为之取其所长。恕其所短。一切繁文末节烦苛拘牵之法。为之荡涤蠲除。使之尽其才而行其志。谄谀谗譖。不足以蔽吾之明。便佞巧柔。不足以邀吾之赏。用不测之恩。厉忠奋之气。使上而在官。下而在民。欢欣鼓舞。晓然于吾志之所向而功之所就。如是。而南北三千里。东西千余里。可臂指使也。

四曰习士卒。所恃以御寇者。刀矛弓矢长戟大弩也。而今之所尚者在火器。夫火器之利。我与敌共之。而未可恃也。器械精良。甲乘完具。是兵之所资以胜者也。非所以为胜也。必胜之道在习其胆而定其陈。或曰。胆不可见。于何习之。则有以效其然也。夫以一身与众。虽勇不能无惧心。使左右翼以二人。则可以无惧。复益以二人。则勇者敢于前矣。复以二人从其后。则怯者亦敢于前矣。此南塘所谓七星之陈也。然犹虑其孤也。使七人在中。而左右各有七人以翼之。左右之两翼。复各有七人以参之。其后复有两七人者以踵之。而用一将司旗鼓。齐进退。是萃五十人为一人也。以五十人为一人。则遇散寇数千。可以搏战而不惧。况百人乎。况千人万人乎。况其将精于缓急实虚远近进退刚柔奇正之用。批亢捣虚。使敌无以究其谋而施其勇。而我复有信赏必罚以驱之。

而胆焉有不习者乎。诚如是。则火器利也。刀矛弓矢长戟大弩亦利也。是故陈法成则胆习。胆习则志定。志定则气固。气固则勇生。用之战必胜。用之攻必取。用之守必固。以关中之胜。不过五千人无患矣。

五曰靖内奸。内奸之起。其始不过相聚为奸。鼠窃狗盗。击断于一方。因而闵宥之。法禁不行。国威不肃。则必至于攻城劫府库。杀略人民。小者数百。大者数千。劳师逐捕。千里流血。而逆氛起矣。夫以关中之富实。而外寇往来。逡巡于崤洛之东。巴山以南。迄今五六年。卒无狗吠之警者。为内无衅也。若奸宄内讷。未能速靖。则近而河南。远而四川。寇必且接踵而至。内外相结。则祸乱益深。其势必累岁而不得解。故靖内奸者。在于威断而神速。速则易灭而风未远闻。威则众心慑伏而不敢继起。是故治之于叛逆。不若治之于为盗。治之于为盗。不若治之于结盟。杀一人而可以救万人之生则杀之。灭一乡而可以靖千里之乱则灭之。此识微知远者所决也。而庸人之所震惧而不忍也。传曰。为虺不摧。为蛇奈何。豪毛不拔。将寻斧柯。此言乱萌之不可以忽也。今渭南诸回种。屯聚万余人。与民相仇。剽劫数起逆征见矣。而有司专务覆匿徼幸无事。非所以绝乱萌也。不早图。恐为变。

六曰御外侮。外侮之来。贵先悉其强弱大小远近众寡分合先后迟速缓急而为之备。是故善用兵者。必勤于侦谍。法令不严。赐予不厚。则无以得谍之死力。而知贼之实。是故善用兵者。必厚于赏谍。而严于诛谍。谍不厌多。而侦地欲其广。使豫之河南南阳汝陕。楚之郟阳均房。蜀之成都保绥定夔州。晋之汾蒲绛解。周回数千里。皆有谍百余辈居其间。间日迭报。以知贼势之盛衰。行止之向背。则我得以制其长。挠其短。而谋必中矣。独大河以东。自山西永济而北尽于河曲。与榆林延安同州土壤相接。计地几二千里。津渡不可胜计。此非可尽防也。幸及山西无恙。急与并力而相守。出精兵千人助之。塞上党。扼垣曲。而我乃专其力于潼商汉中之间。计之上者也。

七曰审地势。关中之势。今与古殊。古有羌胡之患。则重在西北。今有楚豫巴蜀之寇。则重在东南。窃以为御西北为难。御东南则较易。何也。今度贼势之所趋。则最重者莫如潼商。而潼关当一面。商雒当二面。要皆西安同州声势所及。朝援而夕至者也。其次莫如兴安汉中。则兴安当一面。汉中当二面。其地重山大谷。涂路倾。寇来如行鼠穴中。马不得驰逐。军不得方陈。智力穷。馈饷绝。而大军南镇汉中。乘高守险。以饱待饥。以逸待劳。蓄力持久。寇必不战而自走。而兴安可以无恐。其次莫如陇宝鸡。则宝鸡当二面。陇州当三面。皆以甘肃为外蔽。甘肃警。则凤翔之兵。足以塞陇坻。此不足深忧。其次莫如长武。长武当一面。而有固原掎其后。若延鄜榆绥则散地也。夫潼关古战守地。当秦东方。谋守关中者。未有不先焉者也。然其外有陕。又其外有新安。崤

道屈曲四百余里。寇无以飞越而轻进。此可从容制之也。独商雒中五百里。为楚豫间道。地迫狭不能居大军。窃恐寇之入秦。将必由此。此宜保险阻。聚粮食。寇少则进讨。寇多则谨守。更令汉南千余里中。各缮亭障自保。就芟刈草谷。烧绝邨道。使贼前无所掠。后无见粮。取之易矣。若夫不审兵机。不操胜算。一方告警。三垂震惊。此则将不知兵之过。虽熟地利何为乎。

八曰察缓急。缓急之序。有人有地。有事有机。以人言之。则当大任馭材为急。而循资格行常法为缓。以地言之。则潼商兴安汉中为急。而延鄜榆绥为缓。凤翔可以助汉中。同州可以救商雒。则在乎缓急之间。以事言之。则举错劝戒为急。而文书词讼为缓。以机言之。则遏乱萌固民气为急。而助外饷为缓。以急者为先图。而以缓者归有司。则操之有要。而事毕举矣。

九曰信赏罚。赏罚具有条式。岁未尝不行。行未尝不果。而不能取信于吏民将士者。谗邪奸慝乱之也。彼谗慝之中人也。神于鬼蜮。赏及其所憎。则百计挠败。而使大功为可疑。罚及其所爱。则委曲弥缝。游词宽譬。而使大恶为无害。夫可赏之功。可罚之恶。必有实可据。虚辞揜饰无为也。其患在于大吏之不勤。而偏有所信。知所以反之。则功罪明而赏罚得矣。是故赏当其功。罚当其罪。则人服上之明。而善者益劝。恶者恐惧矣。赏不由爱。罚不由憎。则人服上之公。而权无旁落。谗慝敛迹矣。赏不从轻。罚不从重。则人服上之仁。而荣者感恩。杀者无怨矣。赏必速行。罚必速决。则人服上之敏。而事功立就。心目无滞矣。今日坐堂皇。治簿书。覆案论报甚具。而下者请求贿赂。率以文法相遁。此适足以败天下耳。非 朝廷所以立赏罚之意也。

十曰奋刚断。司马温公曰。衰世之君多柔懦。凡愚之相好姑息。是以权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诛。仁恩所及。止于目前。奸宄得志。纪纲不立。故崔寔政论。所以矫一时之枉也。国家长治久安二百余岁。厚恩意。重诛罚。臣子相承以优柔煦妪为经。吏之巧者。梯缘而幸进。英贤黜罢。拙直废滞。今民或乃聚徒击断。剽劫私。桴鼓不绝于路。寡弱之民。积痛无所愬。此之不变。欲其无乱难矣。窃谓今日之秦。其治当猛。礼曰。刑乱国用重典。此言刑之因时而适用也。夫吾所毅然而论劾者。非 天子之良有司也。所诛系非赤子也。彼固礼乱法交以害于民者也。此贾生之所谓髡髻非斤斧安治焉。武侯之治蜀也以严为体。及其卒也。万里祭哭如丧父母。斯成法也。

上陶制府书

陈世镛

执事不以世镛之愚不肖。引而进之门下。使得承清燕之光。厕文史之末。数年于兹。所以宠之者甚至。然其职不过含毫吮墨。备不时之需。草创讨论而已。至于经世宰物之务。未尝敢稍参一见。赞一辞。诚自度培塿涓滴。无可以裨益

泰山沧海也。自违左右。倏及一年。间以所条布于令者考验行否。则殊未见其名实之相副。是不得以非所宜与。默而不告。凡兴废之事。上言之而下行之。上言之而下不行。则为空言。无贵乎其言也。曩者执事抚皖。值道光三年大祲。抚绥安集。虑其后之无所恃以御也。立为丰备仓之法。至简至易。愚夫妇皆知其可行。布诸令七八年矣。计必村有蓄而户有储矣。乃去岁之灾。道殣相望。官振冬二月春一月。仅十活二三。益之以募人输金出粟。始十活四五。问所为丰备仓。无有能道之者。则执事之法为虚立矣。两淮盐法敝久。执事建议裁浮费以恤商。减官价以敌私。天下所共闻也。浮费之裁。既旷然与之更始。百姓莫不引领而望曰。商则恤矣。价庶几减。民其有瘳乎。乃今者皖中之价。非惟弗减。视旧反增焉。皖然。即他处可知。则执事之议为虚建矣。夫执事立一法。建一议。岂姑以市美于人。塞百姓之意云尔哉。亦将见之于行。使实被其利而后快也。故斟酌乎时势之宜。损益乎盈虚之数。度其可行者布之。不可行不以布也。其易行者布之。不易行不以布也。惟天下亦皆以为可行且易行也。而不行。则有司岂得辞其过与。后世吏治所以不如古者。非无良法美意。而上不以实责。下不以实应。其始姑取具于文饰。后乃并空名而亡之。官之视民。泛然若萍梗之相值。故麻木不仁之病日深一日。卒然有急遂支绌而无以应也。夫积贮者。生人之大命也。今岁一不登。国振不给。募民财继之。而后济。此岂可不为寒心哉。且簿籍齐民之丰杀。以为佐粟之等差。美其名曰乐输。实无异于搜括也。以世镛耳目所闻见。固有今日仰振之人。即前日佐粟之人。盖几经搜括。富者亦贫。势所必至也。上与下交匮若此。即恶能有恃以无恐哉。不及今图之。后虽欲图。恐无及矣。夫盐价之增。嘉庆中桐城汪公督楚始请之也。彼盖当川楚用兵之后。国用不足。为一时权宜之计。待既足复初耳。然一增遂不可减。计其所得。固不能有加于正赋之外。而正赋反由兹而绌。祇以便盗贩之贱售取赢而已。盖利者。人之所争趋也。商人以贵售为利。盗贩即以商人之贵售而我贱售为利。夫小民恶知盗贩之不可食。必当舍贱而食贵哉。虽官为厉禁。而夺其贱食之甚便。而驱之食贵。势固不能。此其所以充斥而不可制也。然商人犹有所借口。曰浮费之不列于经制尚多。无所取之。不得已。稍多其直以为给也。其为每人而悦。日有不足。孝廉务本诸堂之饬。固大半空名仅具。而执事犹必力关其口。故议减价。先裁浮费。盖两者相因。举则并举也。自浮费裁。人以为价且必减。而不逞之徒。徒业者八九。即以粮船而言。历年回空。私载长芦之盐。不下数十万引。而去年未有圭撮。诚知其利之不足居。故奸谋不欲萌也。今乃不减而反增焉。彼小民岂不疑执事之私有厚于商。而禁人之无盗贩。夺己贱食使食贵乎。彼盗贩正患商人之减价而已无所得利。今知其不然也。岂不私幸故业之可以复营。而乘间窃出乎。古人不立法。法立必行。

不下令。令下必达。故曰事求可。功求成。若管仲作内政。李克尽地力。虽霸王者之为。然皆有坚忍之力。强毅之操。故能推之而无阻。行之而克济。即诸葛武侯之治蜀。王景略之治苻秦。亦莫不然。未有上不以实责。下不以实应。而能为之而有成者也。天下之事。患有病而无药。今既得良医处方。药具矣。而仆隶不为煎和。遂坐听其偃蹇以嬉乎。抑改使能者任之。而责其效乎。方今天下之望。集于执事。使令出而皆废格弗行。将何以为治。夫督抚之职。莫先于察属吏之能否。可即以二事为验也。语曰。狂夫之言。圣人择焉。惟执事裁之。

### 复贺耦耕中丞问治黔书

严正基

春初接阅邸钞。欣闻钧阁开府黔中。恐邮筒驰相左。尚未泐词肃贺。顷奉由宛陵递到手教。猥以黔中利弊。及用人行政之大者。殷殷垂(间)[问]。某才识弩下。何能上赞高深。但蠡测所及。亦不敢不略陈梗概。备大君子迹言之察。查黔省寸趾皆山。地瘠民贫。往时之为地方大害者。莫如与楚粤毗连之苗民。屡经大兵勘定。设立厅县营汛。控制抚驭。业极措置精详。黎平古州各属。绥靖已踰百年。松桃铜仁一带。亦三十余年无事。但虑生齿日繁。生计日绌。加以汉奸之盘剥。不肖兵役之磕诈。偶值年谷不登。一二奸苗煽乱。控驭稍失机宜。遂至酿成巨患。盖苗性愚而很。其黠狡者则又悍而诈。蓄怨既深。则报复更烈。鄙意以为此等地方牧令。宜飭治办民苗交涉案件。听断务得其平。究出重利盘剥情节。立予重办。并严禁差役勒索。至分驻要隘之营弁。亦飭实力稽查奸匪。毋许稍形疏懈。不准纵兵藉讹生衅。自可销患未萌。此治苗匪之大略也。又查黔省各州县。两湖及江西各省客民。垦荒贸易流寓其地者众。此辈良莠不一。拜盟结会。以抗官御侮为名。推刁劣绅衿为首。或书差中之有气力者。暗相联络。为之包庇。即拥有厚贖之士著民人。亦相率入其会中。为保护身家计。迨党羽既众。遂有诱贿勒索奸拐抢劫之事。此村既实繁有徒。彼村亦纠众为敌。互相仇杀。莫敢谁何。地方官虑及拒捕伤差。不敢严拏。及获犯到案。又虑长途招解。糜费不貲。或竟将就完案。以致匪徒无所惩创。其风更炽。鄙意以为查办会匪州县。似宜宽其衔饷。于缉获会匪最多之处。稍加津贴经费。其办理妥速地方安堵如常者。优予升迁。以奖其劳。地方官勇于缉捕。其党自不难于解散。此治会匪之大略也。又查黔省虽有教匪伏匿。不至如西北各省之多。但教匪之惑人。较会匪为尤甚。会匪止于男丁之附从。教匪则挟祸福因果之说。并能使妇女为其所煽。其信从之心。互相传习。而莫之敢贰。故猝欲破其锢习而不能。然教匪致乱之由。亦有二。一则缘入教之人既众。或怱怱出于伙党。而首倡邪谋。或胁诱由于渠魁。而渐图非分。因而甘心为匪者有之。一

则因州县之缉拏太严。既不免于奸胥猾吏。恣行鱼肉于前。复不免于劣保刁棍。横相腴削于后。因而进退维谷。不得已而变计为匪者有之。鄙意以为邪教之既流而为匪。缉拏不得不严。而穷洽亦复有弊。似宜网开一面。予以自新之路。且有教化行乎其间。根株乃可得而尽。夫经正民兴。邪慝自无。州县于所属四乡。倡建义馆。延师训迪童蒙。除讽诵四书五经外。兼讲肄 圣谕广训。并犯法重大科条。使之转相传播。怵目警心。多一读书明理之愿民。即少一作奸犯科之败类。庶于化导邪教之法有合。此治教匪之大略也。然某尝合天下之大局计之。不独结会习教。及奸苗之敢于犯法者为足虑。尤在于奸民之藐法而亡等。以欺凌侵渔为得计。以讦控挟制为良图。固由不肖州县先有以启其侮。驯至恶焰已炽。即遇贤能之吏。别无赃私可指。亦每藉相沿办公陋规。砌词上控。以张其把持垄断之威。幸而得胜。则势愈凶横而不可制。盖犯法而法尚存。藐法则法益穷而遂亡。非有峻法以力防其变。将法且亡于所穷。其奚以为治乎。

昔国侨治郑。相时势而纠之以猛。豪贵如子南子。诛之逐之不少贷。郑以大治者数十年。汉代如黄霸之治颍川。以儒术饰吏治。非赵广汉所及。然其先大姓结为朋党。持吏长短。横行郡邑。藉非广汉用钩距之法。以摧破其党。遽以霸宽大之政行之。正恐网解纽弛。而为奸不止。自广汉之法既行。其魁杰者俱已伏辜。朋党解散。韩延寿继典斯邦。牛酒存问。长老讲明礼让。又为释其仇杀之风。霸蒙其而修明之。始能成神雀凤凰之治。武侯之治蜀。王景略之治秦。皆用法严峻。肃然称治。夫法者所以禁奸止暴。用法而适当其可。则可以转弱而为强。易危而为安。姚亮甫中丞抚豫。以清介驭属吏。奢侈贪婪之风。为之一变。然诸事过于姑息。遇控告州县之案。无分是非曲直。一概批准提讯。维时奸民藐抗州县。有告官如送忤逆之谣。程梓庭制府继之。遇案严加惩办。此风稍为衰熄。而至今犹未尽除。鄙意以为部民控告州县。如实有赃证可举。自当为之申理。其牵砌相沿。陋规讦控。亦宜严绳以法。庶稍知自爱之员。既获藉资办公。又不为人掣肘。俾之无所瞻顾。得以自行其志。民知畏法。而吏益守法。斯法立而恩亦行。于公事始有裨益。至于用人之法。其先在于知人。而知人亦必自察言始。然察人以言。尽有其言可采。而其人之居心行事。竟大相刺谬者。益信知人则哲惟帝其难之不诬。故虞书于敷奏以言之后。必继之以明试以功。而后车服以庸。诚慎之也。而今之所为用人。尤更有难焉。大吏于州县繁要大缺。可以择能而使。其中之缺。非在省应补。即在部应选。不必人尽可靠。且系其人本缺。并不能扣留不遣。州县之不能得人。往往以此。惟得贤明郡守。为之表率于上。善则劝之。过则规之。属在中才。或可勉为良吏。但郡守亦难得人。此用人之所以称难也。鄙意以为激励人才之道。在使之有所劝



惩。自郡守以及牧令。其贤能着声为舆论推重者。特荐一二以示奖励。其声名狼藉廉有赃款实据者。亦严参一二以儆其余。复用蒋襄平相国缺为人累人为缺累之议。分别补降量移。寓造就于体恤。以策其人之后效。开诚布公以激其良。信赏必罚以厉其节。所部鼓舞奋兴。吏治当更蒸蒸日上矣。又黔省兵丁耐劳习战。甲于他省。往时调征苗疆。及三省教匪。迭着勤劳。但有勇必须知方。使为节制之师。近日川陕一带。兵丁久历行阵。劲勇可用。而恃功骄蹇。屡滋事端。颇为地方隐忧。鄙意以为操练兵勇。责成该管营弁。惟当用其所长。精益求精。至约束营伍之法。尤在申饬各将弁。洁己率属。不轻克扣。考补额缺。严禁行贿钻营。取技艺优长者充选。分隶各营兵丁。饬令该管营弁立簿登载功过。着有劳绩者记功。考缺时比较拔补。犯事则分别轻重记过。遇考缺时扣送。销过后方准与考。纪律严明。壁垒自更一新。再察看将弁之谙练营务。及曾历戎行骁勇能战者。分晰开具清册。以备临时调用。至忠勇勤干之员。尤当刮目相视。他日方得其力。练兵驭将之方。计无踰于此者。若夫 国家之大计。尤在藏富于民。方今承平日久。人满之患。不仅黔省为然。而黔民刀耕火种。山尽开垦。地利既已无遗。生财之法。别无善策。而所在民鲜盖藏。不足待一日之急。岁一不登。必至尽呼庚癸。鄙意以为黔产宜谷。惟有乘秋稔之时。饬令地方有司劝谕殷实绅民。捐输义谷作本。遴简公正董事。择四方适中地方。置仓权息。妥立章程。以备凶荒振贷之需。亦一时救急良法。其捐户踊跃急公。照例分别甄叙。以劝捐所入谷数之多寡。定为州县殿最。一二年内。通省以次举行。歉岁有备无患。官民有不并受其福者乎。某伏愿大人公忠体 国。严整饬吏治之方。裕曲尽人情之意。经权互用。宽猛兼施。使属吏之情。得以上达。小民之隐。无不周知。勿堕成功。勿规速效。黔省吏治之盛。军政之修。积贮之丰。风俗人心之厚。可旦夕俟矣。

#### 与邵位西拟言时事书

徐子苓

接覆书。读竟。喜极而悲。仆虽愚。与足下相知颇悉。惟方在京师时。闻人言足下近复好为诗。心窃不然。以为足下起布衣。骤擢要地。当早淬厉。以求备天下之用。何自喜于诗为。而是时诸君子争言。事事多梗。又窃怪足下居京师久。所识贤公卿甚众。苟利国家。造膝而谋。诡辞而退。功不必自我出。名不必自我居也。归附数言相质。复辱教益。知贤者之用心。迥出于恒情之外。而天下事之积弊难挽者。其用力殊难。微足下深虑。夫奚及此。客冬贩盐扬州。归次拟为一书。既自忖草茅之士。不识体要。恐蹈不测。重贻老亲忧。久舛其草。都渐不复省记。今天下之患。自 朝廷百执事以至闾巷小夫。皆能言之。曰。财匮矣。兵弱矣。海氛之难以力弭。禁之不可以骤申。人材之不足以为用

也。尝深思其弊之所由生。与其祸之所终极。窃以为有不可缓者二。有必宜振刷者六。谨陈其略。惟详察之。夫今日之最不可缓者。禁是矣。或曰。果可以复禁乎。禁之而骤。昔年海上之师。其前鉴也。是大不然。夫海上之役。岂禁之过哉。今有鬻于肆者。小儿日嗜而甘之。其家长怒小儿之耗。而重扃之。有干仆焉。迁其怒于主人。毁其什物。忿而哄于市。其家长惧而褫其仆。有庸仆焉。与主人媾。倒戈而揖之。海上之役。焚以启衅。干仆之激而迁怒者也。倒戈而揖之。庸奴之与为媾者也。或曰。禁之必重扰。且其患在民不在国。民间每年漏出之数。与国之正供无涉焉。是又不然。财者。上与下交相济焉者也。之患。蠹财且钝兵。又重坏天下之人才。其祸烈于洪水猛兽。夫蠹财之弊。愚者亦且知之。其钝兵又坏天下之人才焉。何也。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今日之兵与士。揆以古先王之法。皆不教而无恒心之民。今第以一邑论。农之食者十之二。工之食者十之三。贾之食者十之六。兵之食者十之八。士之食者十之五。上至督抚仆隶之私。下及县门舆台之贱。其食者又十之八九。且夫今之所谓兵与士。平居教养之术。固已矣。而又毒之以。故其居尝靡事而不为。十余年之间。狱讼繁兴。盗贼起。苞苴盛而请托公行。廉耻衰而风俗大坏。职是故也。夫以数十年之沈锢。而谓其禁之之易焉。何也。盖昔者尝举禁矣。方禁下。未期月而戒者半。其久食之老疾不能猝戒者。节缩焉而减其半。去年十月间。外间传言当事将复申禁。其少年动色而相戒。其久食之老疾者。又节缩焉而预减其半。盖人心即天心也。之为祸中国久矣。破人家。灭人之祀。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其父兄则流涕痛哭而无如何。其子弟则蹙额呼天而无所控告。夫洪水猛兽。天以开禹周公。之为祸。外洋所以毒中国。禁之而戎衅开。其祸小。不禁而殫天下之财。钝天下之兵。驱天下之人以堕异族之术。其祸较迟。而其发也尤烈。然则禁之将奈何。曰。法宜。则可久。罚必行。必行则民之从之也捷。虽然。不可以不虑也。

今夫异族之蟠踞于海边诸郡。其势日炽。而内地盗贼之滋。又久而益蔓。今粤西又骚然动矣。为今之计。莫急于练兵。兵不在多而在精。通天下兵额计之。盖近百万。弁卒之俸饷。准以岁入之数。盖五分而去其二。平日以有用待匮之财。养无用之兵。有事又远调他省。或召募乡勇以益之。故其费益耗。是两失之也。夫举天下百万骄惰不教之兵。骤下一令曰。省之便。其变诚未易言。今第朝而练焉。汰其一二人。暮而练焉。汰其一二人。而因以其暇简较其器械。去扣剥之陋规。清虚伍之滥额。时出重赏。以激励之意。寓选锋之法。天下之兵。方欢欣鼓舞。以为朝廷日增饷恤兵之不暇。不期年间可省十余万人。而其存者数十万人之兵。皆天下之劲卒矣。有练兵之益。无省兵之患。是一举而

两得之也。议者必曰。国朝疆域。远过前代。方增防置守之不给。恶在其能省之也。盖蓄方所以攻病。养兵所以制敌。故良医用方。不贵多品。强国诘戎。不烦增卒。昔之养兵以自弱者。宋其前事矣。太祖之世。兵不过二十万。康定庆历而后。增至百万。卒无救于靖康之祸。明之季世。兵号四百万。卒亡于张李。国初兵额亦不过二十万。今试举目前大势。较之国初。其强弱虚实之形。不待智者而决矣。往者海上之役。有戍兵自戍所来。鬻土于市中。国问之。曰。药所易也。嗟乎。有兵如此。虽数千万夫。究安所用之哉。且夫练兵之说行。又不第省兵已也。战守之具修。外患慑矣。斥堠之制谨。内盗弭矣。虚额糜饷之费裁。国家之经费裕如矣。

夫禁练兵。诚今日之急务。而知之者必不言。言之者必不能行。则以今日之人才之不足为用焉故也。禁诚易。夫安所得十数贤督抚而任之。练兵诚易。夫安所得十数知兵之将而属之。然则财匮兵乏。举不足忧。惟人才之不足用。乃可忧之尤甚者。且夫今天下亦岂乏才哉。天下之士大夫。以其专攻词章声韵之精神。进求于当世之务。其才皆可以有为。以其揣摩荣宠利钝之心。思易而为自靖之忱。其忠皆可以许国。然则由今之势。以救今之弊。请少振刷焉其可乎。一曰广直言之路。国家旧制。外而督抚监司。皆有言事之责。然督抚弥缝细故。监司言事。从未闻焉。内而政本归之军机。言责归之风宪。军机条议之是非。风宪不得预闻。风宪推劾之可否。军机得而掣肘。况今日之壅蔽甚矣。下情阻于上闻。上泽滞于下流。易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又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震乘于坎。故曰难生。有险之义焉。陷于坎。则云上而雷下。坎之所以为屯也。动于震。则雷上而雨下。屯之所以为解也。故圣王鉴屯之义。常于贵而下贱。舜明四目。禹拜昌言。壅蔽绝。上下之气所由通焉。谨案唐贞观元年。制中书门下三品以上入阁奏事。皆命谏官随之。有失辄奏。宋太祖建隆二年。诏每月内殿起居百官以次转对。并指陈时政得失。哲宗即位。首诏司马光于洛。既至即疏请广开言路。为今之计。窃以军机处宜增谏官数员。随事检驳。以防偏重之忧。每岁酌增直言敢谏一科。无论官民。许以封状言事。凡民间水旱盗贼。许以上闻。有务为新奇迂阔而不通者。报闻焉而已。其实要可采者。时旌异以激劝之。决壅蔽之失。通上下之情。事诚莫要于此。一曰酌武举之式。练兵必先于择将。兵之勇怯视乎将。苏轼论武举方略。以为天下实才不可求之语。言较之武力。独见之于战。战不可得而试。见之于治兵。然在今日。亦无新募之兵之可以尝试也。窃以每大比时。于畿辅屯卒。每伍抽派数人。额以三四千人为准。有中武者。假以一日之军令。即以约束之能否。定其高下。且今之武举。非独不知兵。并其语言文字。亦漫不相涉矣。自其试于州郡。默写七书。皆倩于人。甚有目不自识其姓名者。择将固不求之于虚文。然

古之名将。无不好读书。通古今成败者。窃以武举之式。骑射而外。杂以古今成败。以考其言。试之治兵。以观其能。夫其人既通于古今之方略。又能治新集之兵。是亦足以为将矣。如第曰骑射焉已也。则夫齐之孙臆。汉之韩信诸葛武侯。晋之羊祜。此数子者。试进而厕之于今日所谓武举之中。其不见摈于有司者几何哉。一曰革馆学之陋。书者。六艺之一。汉人谓之小学。以试童子之为吏者。今日馆职。实储养辅相之地。内而九卿庶尹。外而方岳监司。于此焉取之。夫考疑似于点画。程工拙于豪厘。此一能书吏事也。而老师巨公。转相授受。上以是倡。下以是应。天下士靡然从之。玩日废时。方具侈颂美之谀词。修啜嚅之恒态。民生之休戚。漠然不以关其心。朝纲之得失。懵然不能举其数。故吏治日坏。相业日卑。天下之人才坐是以不振。晋人清谈病国。殆又甚之。然则为今之计。所以黜浮警惰。以振作天下之士气。其变通损益。请自馆职始。

一曰明赏罚之用。孙子曰。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盖循乎例以为赏罚。将不能以御一军。况天下乎。窃以今日之弊。赏滥而罚轻。而于督抚尤甚。古之圣王。神乎赏罚之用。赏始于至贱。故赏一人而天下劝。罚始于至贵。故罚一人而天下劝。夫水旱之流亡。盗贼之滋长。凡郡县之不力。皆督抚之罪也。今第观其缄默拱手。动循成例。亦似无穷凶极恶之可指名。而科道之纠弹。又难得其赃罪之确据。故其贤者以谦谨寡过为称职。其愚不肖者遂以威福肆行。广积货贿。迨乎形败露。议轻则降阶。议重仅褫职。彼其心盖曰。吾仕宦而至督抚。富贵之势极矣。即不幸奉 严谴。然犹保首领。拥艳妻。睥然以贄雄一方。夫亦何惮而不为者。且夫督抚者。郡县之表率也。得一督抚。数十郡县之愚者怯者贪而酷者。咸化为良吏矣。失一督抚。数十郡县之仁者勇者廉而介者。悉化为庸吏矣。于此之时。不有明赏峻罚。其奚以济峻罚之谓。何诛殛之已矣。不必有赃罪之确据也。诛殛其因循废坠焉已矣。科道之纠弹。亦不必得其赃罪之确据也。纠弹其因循废坠焉已矣。盖因循废坠。其祸被于天下 国家。而罪浮于赃。舜之诛四凶也。史未尝明着其得罪之由。其见于书者。共工之罪。止于静言庸违。鯀有治水之才。其罪止于方命圯族。王氏曰。方命者。犹今之废格诏书也。然而圣人必诛殛之。何也。则以彼四凶者。位之也尊。禄之也厚。故其罚之也弥严。一曰筹敌。外洋。本非中国敌也。然其势方炽。中国之锐方挫。以方挫之势。当甚炽之敌。筹之将奈何。或曰。购洋。市洋舟。弛汉奸之禁。用间出奇。敌来则战。敌去则守。有旨哉。其筹之也。夫购省于造。市舟省于造舟。弛汉奸之禁。则以散其党。用间出奇。则以乘其衅而击其敝。然吾窃以为今日之忧。不在海疆。而在内地。不在异族之猖獗。而在 朝廷百执事之玩愒畏懦。无为 国家任事之人。风淫寒湿之疾。始于腠理。中于藏

府。迨久而发于四支。四支者。病形。非本病也。不求其本。日案形以造方。虽日进一剂。其方不。病本加厉。今即使当事者。日汲汲焉购洋。市洋舟。弛汉奸之禁。设重赏以用间矣。吾窃知其无能为也。何则。因循浮冒之弊不除。虽日购市舟。祇具文耳。况乎海关陋规。文武官弁以及齐民。均藉分润。而外洋之得汉奸之用。又尝费数十年之精神。以绸缪而固结之。弛与禁均具文也。孙子十三篇。始于计。终于间。然未有计不定而能用间者。往者台湾之役。姚启圣开修来馆以间郑氏矣。间诚可用。顾在今日。夫又安所得能用间之人而间之哉。然则筹之将奈何。曰。忧在外者。战与守焉而已。今日之忧。其始则由内以溃于外。其继则挫于外而又以牵制乎其内。方干嘉间。海内富庶久。外洋得以其奇技淫巧。愚中国人。中国人之无业者。饵其利。而左右之当事者。又但利其关榷之所入。调停护惜。如养骄子。嘉庆道光之间。两至天津。一至山东洋面。叛形见矣。所谓由内以溃于外也。乃所谓挫于外又以牵制乎其内。则今日之事是矣。昔之货者。挈囊胠篋。行辟人而授之。今且公然交易于日中矣。昔之奸民劫于乡。今且劫于近郊矣。其大者蠢蠢然乘间而起者。粤西又以警告矣。昔之外洋贪中国之财货。犹震其名。今则深悉乎中国之虚实。而并笑其窳矣。而一二大臣。其愚者方侥幸于无事。其贤者则又借口于省事矣。故曰今日之忧。不在海疆而在内地。不在异族之猖獗。而在百执事之不任事也。然则筹之将奈何。曰。禁。练兵。择将。皆吾之所以筹敌。而求言。储相。明赏。峻罚。乃以治其本病耳。

一曰节财。财者 国家之精神命脉。其以有无为不足计者诚过。而一切迁就于目前。是又必困之道也。谨案 国家岁入之数。四千四百余万。用出之数。大约十分而去其八。民间每岁之积欠。宗禄之繁衍。军兴河工诸役。又重耗之。当事恃为筹财大计。无过于捐输一途。夫弭盗莫先于择吏。足用无过于节财。从古以来。奸民倡乱多由于吏者之不良。今者捐例旋止旋开。无乃非计乎。且夫捐输一事。病民又病国。援纳所入。揆以今日情势。诚有不足恃者。夫官以费得。斯政以贿成。民间货钱本归息止。捐输之人输本于公。阴责其偿于民。所获既倍其本。而禄俸所入。又岁享其息。是上与下俱受其病矣。窃闻近年清查。两淮运库旧欠四千三百余万。山东库亏一百四十余万。一省如此。他省可知。是凡盐商平日之捐输。见任官之捐升捐级。为其子弟捐缺捐选。无一非正供之所侵入也。奸商贪吏。阳幸于捐输之美名。而使 国家每阴受每年积欠之实累。计无舛于此者。窃以今日事势别无生财之法。惟节之即以生之耳。诚禁。民无废业。斯无逋赋。兵诚练。军无滥伍。斯无糜食。汰(间)[闲]散之官。清公私之积欠。一反手而财可以足。兵可以振。吏治日新。风俗益厚。计之尤便者也。昔傅说之告高宗曰。惟治乱在庶官。又曰。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

患。节南山之诗刺尹氏曰。谁秉国成。不自为政。卒劳百姓。盖任相者。天子之事。佐天子以进退百官。而不避天下之怨劳者。宰相之事也。今者时相逐矣。边事亟。捐例又开矣。足下居要枢。犹未阶。簿领官牍之是程。朝闻一事。临食不乐。暮闻一说。仰屋长叹。虽愿效忠。如卑官何。乃仆之愚。所愿于足下者。官无大小。并力则济。人无贤愚。推诚易通。盖枢要之地。近于宰相。委蛇以处之。遇事反复而善道之。无避嫌。无近名。燕雀处堂。堂焚巢覆。人孰不爱其身家。四海者。天下之大家也。天下安。士大夫之家始安。则试告之曰。毋幸全而畏事。作舍道边。三年不成。居稷契之位。能忧天下之忧者。是亦稷契焉矣。则试告之曰。无自狭而牵制于浮言。虽有磁基。不如待时。失时不为。后益难支。则试告之曰。无养祸以贻忧于后人。

仆尝读易至于同人。反复其义。窃叹天下之故。非一人之所能持。否之所以有待于同人。而古之君子。所以获同于上下之交者。其用力诚难。同人之德曰中正。九三位尊而不中。绌于五。其类犹众。有伏戎之象焉。高陵于法为绝地。至三岁。其党乃枯。小人之难去也如此。四近于五。欲同未决。曰乘其墉者。有前郤之象焉。二与五相应而分卑。由宗而野。同之始大。孔子曰。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同于宗者。以其文明中正之德。致力于三与四之间。而上应于五。有艰贞之义焉。足下质厚而气沈。抱欲为之略。矢奋不顾身之义。虽卑官枢要之职。与宰相近。谨附陈区区之见。傥辱教以所未及。则又幸甚。

### 致当事某公书

刘蓉

某窃有草茅之忧。怀不能已。辄略为执事陈之。窃惟方今天下之事。有不足忧者。有大可忧者。不足忧者已形之患。外洋是也。大可忧者方在隐而未形之间。而有厝火积薪之势。失今不图。后将有溃裂四出而不可救药者。此有识所同知。而智士所窃叹也。夫外洋之为中国患数年矣。上劳 圣主宵旰之勤。下贻生民涂炭之苦。厥势亦云亟矣。而愚以为不足忧者。非外洋之能病中国。而中国之自为病耳。自古戎患。多起西北。而东南未之闻者。海涛天险。实界中外。虽有强悍之资。不逞之志。不敢越而犯也。溯自有明。始通商贾。及其中叶。倭寇遂兴。蔓延至今。致此猖獗。顾尝访彼国俗。惟技是尚。贪而无礼。轻且寡谋。今所藉以制胜者。恃海道之险。与力之强耳。非有攻城略地之才也。非有摧锋陷阵之勇也。非有整肃军旅之略。窃据土疆之志也。而且赍万里之粮。以犯风涛之险。驱数千之众。以当华夏之强。彼独何所恃而不恐哉。是直欺我之弱。乘我之敝。以为不足与抗耳。夫海道之险。彼可据我亦可据也。力之强。彼能造我亦能造也。运筹得宜。厥技正等。以逸待劳。何忧不克。而顾

以天下兵力之强。坐困于千百犬羊之众。耗财糜饷。失地丧师。于今几年。噐然不靖。得毋阃外之寄。不得其人。而士卒之众。不足为用乎。自顷岁异族凭陵。东南骚动。征兵挽饷。殆无虚日。而方伯连帅之中。未尝画一策。出一兵。以与此獠从事。徒闻潜身畏避。借口羈縻。日括商贾之金。输诸旃毳之幕。倾囊乞命。屈首请和。是乃借粮助敌。使为久困之资。设赏诱戎。以速来攻之祸。徒增轻侮。益肆贪饕。自古玩寇之师。未有若斯之谬者也。至于金帛朝纳。声夕至。焚毁城郭。掳掠妇女。以致彼方黎庶。愤惋不平。乃纠乡人。仅得千数。遂乃困其巨帅。梟彼头目。则夫将士之不足用。而异族之不足畏。亦可见矣。所以然者。国家承平日久。武备废弛。集游手以充兵。擢紈以为将。既未尝经历行阵。通习兵机。一夫夜呼。三军股栗。怯弱如斯。其何能用。是以自相恐喝。震彼虚声。坐损国威。实由于此。所谓我自为病。非彼之能为也。今试慎简将帅之材。委以干城之寄。裁汰罢卒。招募民兵。用李牧坚壁清野之谋。行汪立信沿河置守之策。使彼进无所据。退无所掠。厥技既穷。势将自困。彼族即强。安能裹粮万里之外。而坐待一时之弊哉。夫外攘之策。守御为先。久罢之兵。精练为上。今诚以养兵之费。为召募之资。既省军粮。复收实用。又且熟知地道。谙悉敌情。因其爱护乡里之心。以作敌忾从王之气。将何敌之不克。而何功之不成。此所谓已形之患不足忧者也。至于未形之患。则有不可胜言者。姑即其显而易见者。为执事略陈之。

其一则吏治不廉而民生之日蹙也。夫天子所与共天下者民。所与共安天下之民者吏。未有吏不廉而民安者。未有民不安而天下能治者也。今天下之吏亦众矣。未闻有以安民为事者。而赋敛之横。刑罚之滥。朘民膏而殃民命者。天下皆是。此其患岂小故哉。今亦未暇剔举其弊。而第推其本而论之。国家牧民之吏。虽取之不一其途。而由科举者恒居其半。彼固尝诵诗书称仁义。未必皆蜂虿蛇蝎之性也。其所以丧其良心者。盖亦有故矣。其始取之也以记诵词章。而不必有德行道艺之实。其职之也以科条律令。而不必有慈祥仁爱之施。其课之也以钱谷刑名。而不必有抚字教化之效。是固已失出治安民之本矣。况夫科目之外又杂以捐纳之途。是驱之使责偿于民。而肆其贪婪之志也。法律之外又加以条例之烦。是借之使挟以为奸。而制其死生之命也。考成之外又责以苞苴之施。是教之使敛怨于下。而快其溪壑之欲也。是以才者既尽其所欲为。而不顾斯民之疾苦。不才者又茫然不省。一听猾吏之所为。而因以便其私计。至于时势之趋既定。即贤者亦转移其中而不复有所顾惜。况贪残之吏出乎其性者哉。国家设官分职。本以为民。而任事者。匪惟不恤。又从而鱼肉之。使斯民之性命膏血。日呼号宛转于豺狼之吻而莫之救以死。斯亦极人世伤心之故矣。又有甚者。府史胥徒之属。不名一艺。而坐食于州县之间者以千计。而各家之中。

不耕织而享鲜美者不下万焉。乡里小民。偶有睚眦之故。相与把持愚弄。不破其家不止。则夫玩法舞文罗织无辜之苦。其尚可问也哉。夫以数十里弹丸之邑。主以豺狼之吏。而又纵百千鹰犬。螳捕而蚕食之。卒使毒归闾里。怨归朝廷。彼独从容其间。尽饱其欲以去。而朝廷曾莫之问。其所以为胥吏计则得矣。一旦民穷怨起。仇报相寻。不审其祸独胥吏当之乎。抑亦有国家者实承之也。借曰不然。则去岁荆之举。其亦近事之可鉴者矣。

其一则贿赂公行而官箴之日败也。国家立法。廉能者有超擢之典。贪污者有降罚之科。宜亦足以励清介之操。禁贪恹之暴矣。而侵蝕之风。展转滋甚者。贿赂之道行故也。夫监司之任。师长百僚。惟能杜绝交私。禁却献纳。是故赏行而知劝。罚行而知惧。今既受其馈遗之私。而复治以贪赃之法。既非恕道。岂服人心。况夫已与之私。即不得问以曲直。既受其贿。亦何能考彼忠邪。是故立法以兴廉。而廉者不必兴。设律以去贪。而贪者不必去。举措既乖。贤愚斯混。欲求济治。讵可得乎。且夫黜陟者。朝廷之大典也。刑赏者。国家之大权也。今之大吏。以苞苴之多寡。为课绩之重轻。而黜陟之典乱。今之小吏。以货贿之盈虚。决讼事之曲直。而刑赏之权乖。黜陟乱。则国何以治。刑赏乖。则民何所措。自古迄今。未有官由赂得。政以贿成。而国犹不乱者也。又况利之与名。惟乐道者不以累其心。其余则固天下所奔走也。是故有国家者。揆诸恒情。立为中制。养以利禄。树厥廉耻之防。宠以荣名。励乃清白之志。所以驭中材而偕之大道。权公义以尽彼私情。此制或乖。人将何劝。今州县之中。稍有洁己自好者。不惟白首下僚。无望夫官阶之转。而参劾且随之。而贪污者流。既以肥身家。乐妻子。而升擢之荣。岁且数至。彼此相形。利害悬绝。彼廉吏者。名既无成。利亦弗就。而独舍天下之所甚利。犯当世之所甚忌。此岂其情也哉。宜乎竞通私贿。煽起贪风。虽或负初心。亏素守。然犹每顾而不悔者也。夫贿道之开。必有其渐。官箴之败。必有其原。未有却金焚璧之风肃于内。而廉隅之节不励者。未有受赇纳赂之风煽于上。而侵渔之害不萌者。今之监司。是居庶官寮案之长。而膺封疆屏藩之任者也。而乃招权纳贿如此。得毋台阁之间。有诛求之及。风宪之首。有宠赂之私乎。今之台阁长官。是皆极天下贤智之选。而任股肱耳目之寄者也。而或罔上行私如此。得毋禄俸之薄。不足以养廉。用度之侈。不足以济欲乎。不然。则是欺天罔人。亏良丧耻。蠹国家而戕本根者也。剔弊不穷其源。而惟末流之是亟。斯亦谬矣。杜患不于其渐。及其既甚而后图之。又岂有济也哉。决天下廉耻之防。而竭天下脂膏之奉。害将何极。怨岂在明。此而不图。后必有受其祸者矣。

其一则风俗益坏而人心之日偷也。夫世运之盛衰在风俗。而风俗之浇由政教。政教不行。而欲期风俗之美。此必不可得之事也。行政教而厚风俗。非有司者



责乎。今民之俗。耻俭朴而竞奢靡。轻礼义而嗜货财。薄忠信而尚谲诈。而有司莫之问者。以考成所重。不系此也。是以风俗之漓。日趋日下。竞奢靡者。至于犯名分。蔑礼法。而尊卑上下之等乱。嗜货财者。至于乖伦理。疏恩义。而父子兄弟之情薄。尚谲诈者。至于奸法纪。乱刑章。而寇贼奸宄之事作。一切败礼乱常之事。听民之自为之。而有司皆莫之问。及陷夫罪。然后从而刑之。彼蚩蚩者。方不自知其何以至此。是岂足以服其心哉。故夫浇俗之成。是亦有司者之过。而非彼民之罪也。未尝导之。安知俭朴之可贵。未尝教之。安知礼义之可乐。未尝劝之。安知忠信之可尚。彼方蚩蚩然竞奢靡。嗜货财。尚谲诈。日自陷于刑戮。而不知其非。彼有司者。乃不自咎其教化之不至。而一切绳之以法。法也者。是奸吏猾胥之所资以出入者也。民之黠者。既巧为规避。而非法律所得制。富者又得以献纳鬻免。虽罹禁网而不刑。是以法之所及。止于愚鲁贫民。而豪猾者流。日寝馈于法禁之中。而常逍遥于文网之外。于是法律之施。不惟不足以整齐夫风俗。又且驱天下之风俗而益败坏之。此世道人心所以日漓日偷而至不可问也。且夫教化之弛。既无以立其本。刑罚之敝。又不足以齐其末。而士习之邪正。则亦风俗所由系也。今天下之士。靡然不知名节行检之可贵。而惟浮薄熟奔竞之为务。甚或乡人所不为者。彼顾眙然为之。不以自愧。盖自其修于家者。久已无复礼义廉耻之防。况望其施诸政事。以成天下之风俗哉。彼民之见之。以为是 国家所取以为矜式者。而犹如此。是倡之也。天下斯化之矣。夫以天下之大。兆民之众。智愚贤否之不齐。风土人情之各异。无教以先之。法以董之。士行以率之。而欲望人心之正。风俗之醇。虽尧舜不能也。风俗之既浇。人心之既坏。而欲幸天下之久安而长治。岂可得哉。然则正风俗以厚人心。实为救时之亟务。而兴教化以端士习。则又救弊之要图也。置此不讲。而欲恃区区之法以齐之。吾恐分崩离析之祸。不可胜救。而凋敝之极。且有为世运之忧者矣。

其一则财用日匮而民业之日荒也。 国家休养生息之日久矣。未尝有甚凶极歉之年。而民食常苦于不足。民用恒忧其不给者。贪残之吏。以朘削困之。而奢侈之民。以妄用耗之也。夫吏治之贪。由于廉隅之不饬。而黜陟赏罚。无纲纪以肃其源。民俗之侈。由于礼让之不兴。而冠昏丧祭。无经制以齐其等。斯二者固皆民穷财匮之所由。而其弊有不止此者。则生财之源未裕也。盖天下大利。必归稼穡。四民之中。必使农居其三。而士工商居其一。然后民生厚而财用足。是以圣王之制。贵粟而重农。贱商贾而抑末作。所以教民崇本务而尚勤俭也。今民之俗。以商贾为荣。以服田为耻。惟其至愚无知者。乃安耕凿而不变。其稍黠者。即相与舍耒耜而操铢算。龙断盘剥。以坐困于天下。盖自城邑都会而外。杂出于乡闾里巷之间。与民舍等。夫岂非伤农之蠹哉。夫农家者流。

终岁勤苦。犯霜露。胼手足。未尝有一日之逸。而恒不得一饱。而商贾之家。安坐饱食。制其物产盈虚之权。而坐收数倍之利。此嗇夫田父之所辍耰而叹也。人情谁以其所苦。易其所乐者。惟于利之所在。则相与安之。日习勤苦而不辞。今去稼穡之苦。就商贾之乐。而利之所入。又且倍之。其何惮而不为此。是故民皆舍本而逐末。逐末之弊。嗜利而无耻。舍本之弊。废其业而不治。旷厥土而不耕。如是而欲期财用之足。是犹塞其源。而冀末流之盛也。斯亦必穷之道矣。夫天地之生财有限。而生民之费用无穷。以有限之财。供无穷之用。而又有贪吏以困之。奢侈以耗之。集天下游惰之徒。聚而食焉。斯亦病矣。而民业之不勤。地利之不尽。又复如此其穷也。岂不甚哉。且夫天下之民。既以困穷而失业矣。乃窃闻国用。亦有未必足者。国家承平数百年矣。赖天子仁俭。无土木神仙之好。天下治平。无饥馑兵革之患。岁计所出。自禄赐军食河工而外。无他费也。而未尝有三年之蓄。是可不求其故乎。夫必有食不费之弊。而后仓之积虚。夫必有奢用无节之弊。而后府库之贮竭。不然。是将致粟红贯朽之麻。而何阙乏之足虞也。今海氛之起。特小故耳。而已皇皇焉怀不足之忧。不幸而天下之变。又有大于此者。不审国家亦有以待之乎。果有以待之。则虑者之过。其不然。安可不早为之所也。若必安坐以受其弊。吾恐天幸有不可长恃者矣。

其一则盗贼横行而奸民之日众也。自古盗贼之患。多蓄于宴安无事之日。而发于天下多故之时。惟其蓄而未发。以为无事而不足畏。是以其发也。恒至于溃乱而不可救。然则弭盗之术无他。亦惟治于未形之时而已。今天下僻远之邑。绿林深密之地。盗贼聚而据焉。大者以千计。小者亦以百计。造栅置寨。屠狗椎牛。昼则饮于市肆。赌博叫嚣。夜则劫掠于乡村。纵横骚扰。而乡里莫之敢发。州县莫之敢问。隶卒莫之敢撻者。诚畏其势而无可如何也。夫国家治盗之法亦严矣。然令行而禁不止者。其弊有二。一则纵贼以为利。一则讳盗以为功。今穿窬小贼。毒流乡里。惟强有力者。乃能自捕而解之县。县得民之资而后系之。旋纳盗之贿而又出之。是故盗以圉圉为逆旅。而吏视盗贼犹客商。此所谓纵贼以为利之弊也。至其大者。则又修好于乡里之民。以固其巢穴。缔交于豪强之吏。以广其羽翼。而势焰既张。有司者熟视而莫敢发。苟发而不能捕。捕而不能获。则参罚且随其后。今一讳之。苟不至于劫财害命。则固可以幸旦夕之安。而不病于考成之法。此所谓讳盗以为功之弊也。夫盗之初。固吾民耳。其所以捐父母。冒廉耻。干法禁者。非其性然也。教化之不至。饥寒之不恤。游惰之不禁。是以陷于盗而不免。今舍其教而治以法。而法之弊又复如此。亦何怪其然也哉。抑又闻之。天下奸宄之徒。倡左道以惑众。谓数年之后。大劫且至。惟斋佛可免。自其说行。而从其教者天下。其徒独行千里。不赍斗

粮。随所至倾资产赠行。或并携其眷属以去。踪迹诡秘。莫可究诘。有死者。相与欢然庆幸。以谓免劫而升天。盖其怪诞类如此。非所谓大惑者哉。世教之不明。天下不知礼义之可乐。乃使奸宄之徒。乘其间隙。挟邪说以诳愚俗。是可叹已。人情谁弗好货财。私妻子。重死生。乐乡里者。惟其如此。是以服吾教而奉吾法。今皆不然。是固爵赏之所不能劝。而鈇钺之所不能惧也。夫有作奸之势。而无畏祸之心。使其为患。岂不较盗贼而益烈哉。且夫天下之患。莫大于有祸乱之实而莫着其形。有溃裂之忧而莫测其所从起。彼异族寇边之患。是一方而止耳。强藩割据之患。是一国而止耳。其为患有形。故得以预为之备。其发难有方。故得以专致其力。若夫一患未形。已成蔓延之势。一方未靖。遽增瓦解之忧。则是欲为备而苦于难周。欲致力而迷于所向也。是亦拱手以听其乱而已矣。今天下盗贼之势。如此其横也。奸宄之徒。如此其无忌也。其罗布环伺以待天下之衅。非一日矣。幸而未至于乱者。特无可借之资耳。不幸一有水旱螟蝗之灾。彼乃因饥寒无知之民。投袂而起。虽有智者。岂能善其后哉。黄巾赤眉之属。攘臂一呼。而应之者数十万。汉隋元明之世。遂以是亡其国。呜呼。是可为寒心者矣。

凡兹数者。皆方今隐微深痼之病。盖法之与时二者皆弊。而时又甚焉者也。然欲谋所以更新之。则非可以责旦夕之效。而治之不得其绪。行之不得其人。则亦未可骤而议也。往者尝怪天下弊窦百出。何无以上达天听者。间窃听于下风。则言事者。亦或略及其一二。而圣主固已降严切之旨。下戒饬之诏矣。然天下之弊如故。诏旨之所颁。郡邑玩之。功令之所布。胥吏挠之。上所以求之者尽其实。而下所以应之者具其文。然后知天下之弊。所以日积日重而不返。盖未有不由于此者也。今夫人之一身。必使其气血脉络。日周流贯注于四支百骸之中。然后举止动作惟其志。苟或有所抑塞郁滞。则其病必至于痿痺而不振。良医者投以疏通之方。决其壅滞之患。而后血脉行焉。夫圣王之治天下。亦犹是而已矣。是故天子者。元首之尊也。宰辅者。股肱之任也。有司百执事者。手足指臂之寄也。今以郡邑之地。而天子之威令不行焉。是不亦痿痺而不振者乎。然则今日之病。苟非大有以决其壅蔽之患。而投以疏通之方。则天下之事。吾未见其可为也。如或以为不然。则请以一事明之。往岁洋烟之禁初下。诏旨严切。有犯此者。大则诛辟。小则流配。不三数日而决遣已定。盖国家立法之严。大吏奉法之亟。未有捷于此者。然当时吏目胥役之徒。边远偏僻之邑。肆然犯禁。莫敢过而问焉。不数日而法禁渐弛。纠察渐惰。则城市都会之间。盖已有之。半年之后。上下相忘。而价值且廉于旧。若不知此之为禁者。则夫国家政令之不行。与其它良法美意之不究施于下。亦可见矣。夫奉法不得其人。则虽有尧舜汤武之君。皋夔伊傅之相。相与经制

于上。三令五申而吏莫之省。亦何由行于州县。及于百姓。而致风动之休。时雍之盛哉。况今时弊之积于下者。不必尽闻于上。其闻于上者。必皆再四详慎。不甚关于忌讳。然后敢入告焉。公卿大臣。又必再三审处。不甚戾于成法。然后勉而行焉。则夫弊所及除之端。盖无几耳。而禁令之不行。抑又如此。则是天下之弊终无厘革之日。而天子之惠终无流布之时也。夫事经营于君相之庭。而破坏于郡邑之吏。至以天子之威。欲革一区之弊而不可得。岂非积玩之极焉者哉。然则今日所陈数端者。纵执事不以为过。而告之言路。言路不以为妄。而闻诸天子。天子不以为不然。而定其規制。下之监司。亦不能冀其有纤毫之益也。有治人。无治法。斯固古今之通患。然未有若今日之甚者。时弊之极乃至于此。是可为长太息矣。

抑愚之私忧过计。又有亟于此者。方军需孔亟之际。正国用不足之时。窃意经费浩繁。度支窘迫。而任事者。闇于远虑。或有以加赋之策进者。虽以圣主爱养元元之意。至殷且摯。决必不忍出此。独虑亟功近利之臣。偶际时艰。藉邀主眷。倡为权宜之计。行此苟且之谋。或谓民富且饶。不妨增益。或谓军还即罢。不久施行。苟圣主一听其言。将天下立受其祸。事之可忧。莫此为尤。而任事者不知虑此。则未知斯民困苦之状故也。今亦未论其它。而第就赋税之一端言之。国家之取于民者。初不必其甚重。而斯民困于催科之苦。恒不得一日以安其生。其故何哉。盖天下暴吏之横亦甚矣。额外之诛求。倍于正赋。限前之敲扑。等于后期。而其它陋规杂派之弊。又有不可胜穷者。

国家定赋。以三等为差。其意以足民也。今则公赋未增。而私输已倍矣。每岁开征。以两季为限。其意以便民也。今则农功未艾。而吏呼已亟矣。本足民也。而乃为厉民之政。本便民也。而反成虐民之具。如是而民安有不困者乎。然此犹其有业之可征者也。其甚者。产已去而税犹存。丁已亡而役未免。或以累年积欠。取之一朝。或以绝户逃丁。摊之乡里。老弱既转沟壑。壮者日见流亡。民怨已极。而长吏不闻。役扰益横。而有司不省。若斯之苦。岂有穷哉。然此犹其有欠之可追者也。其又甚者。本无丝毫之欠。横罹垫赔之辜。赋既出于无名。罪乃加于非分。已困者幸免桎梏。无辜者代系桁杨。一室负租。四邻获祸。甚者又不必其里居之近。宗族之同。但与欠税之家。偶同姓氏。而胥役者。即已系诸縲绁。加以鞭扑。号以冤而吏不恤。诉诸郡而官不问。盖一岁之中。斯民罹无妄之灾。遭破家之惨者。不可胜计。乡里士民。稍有衣食之业者。至于动免相戒。不敢过城邑。游都市。则其穷困颠连憔悴无聊之苦。亦岂仁人君子之所忍闻者哉。国家幸无聚敛之烦。闾阎幸免凶荒之患。而斯民之困于暴吏者。已至于此。今或不此之恤。而又加以增赋之扰。彼民之生。奈之何其不穷且死也。然彼计臣之以此策进者则有说矣。曰。厉其法禁。以绝侵欺之

端。缓其限期。以免追呼之苦。斯二说者。听其言则诚美矣。然以施诸用则未见其益也。盖今之所以病乎此者。非法禁之不严。虽严而吏不之避也。非期限之不宽。虽宽而吏莫之从也。夫所谓禁虽严而吏不之避。限虽宽而吏莫之从者。何哉。大抵奸吏之舞法也。不避其实而避其文。有司之奉公也。不从其令而从其意。避其文。是以虽犯重科而无可指之罪。从其意。是以虽违规制而有可纪之功。今 国家立法。吏有重征至一两以上者。其罪斩。可谓严矣。然额外之诛求。至倍正赋。未闻有以暴敛抵刑者。而巧取者竞称能吏。是亦避其文而已耳。 国家定限。夏税止六月。秋税止十二月。可谓宽矣。然限前之敲扑。至等后期。未闻有以严亟获罪者。而先输者举获上考。是亦从其意而已耳。举天下相遁于法律之外而袭其文。尽捐其科条之余而行其意。既无罪之可名。又有功之可录。则夫禁防文告之设。又岂有益也哉。

况夫 国家既有增赋之举。是不得不以聚敛为重矣。大吏既承催科之旨。是不得不以亟疾为心矣。如是。则必以税额之盈虚课功罪。以征输之先后较拙优。而黜陟赏罚之施。固已在此而不在彼矣。顾犹沾沾然日令于众曰。苟有以聚敛腴民者罚无赦。苟有以亟疾殃民者罚无赦。其谁信之。而言事者。犹欲恃此以防其弊。其亦蔽于理矣。然则法禁虽严。而侵欺之端。决不能绝也。期限虽宽。而追呼之苦。决不能免也。 国家之风旨既严。郡县之趋承恐后。上司之绳责既峻。下吏之威暴愈促。彼贪残之吏。但计考成。以速升迁之望。岂复念彼民哉。正恐 国家之所增无几。而闾阎之被祸已烈。边塞之军资未足。而官司之贪橐已盈。外夷之烽燧未销。而海内之干戈已起。天下之势。方岌岌焉有厝火积薪之忧。今又张之风而助之焰。则前所陈数者之弊。有不一旦并发而速燎原之祸者哉。正使未遽至此。而天下之凋残困敝。亦已极矣。谋国是者。不为固本安民之计。乃益取四方之赤子而摧伤之。譬诸割肉以充饥。非不甦饱。然肌体既残。则其毙也可立而待。岂不哀哉。且今日诚欲为财用计。则亦未必无策也。彼度支之蓄藏固虚矣。不有食之可省者乎。东南之飞挽固亟矣。不有浮费之可节者乎。夫诚减无益之食以供军。汰不节之用以恤民。民力既舒。邦本自固。苟深维 宗社之大计者。其必出于此矣。此之不务。而或彼之是图。此草茅末识之士。所扼腕而窃叹者也。伏维执事深维 国计。达诸言路。值计臣之言未入。而先以此坚 圣主之心。使谬说者不得行焉。且推察夫时弊之大者。而究其本源。图所以补救之道。以利天下。则天下之民。实被执事之赐。而 国家所以久安长治之道。亦将惟执事是赖。其功顾不伟欤。某草茅愚贱。学识阔疏。自顾谫劣。无用于世。以是安其愚分。不敢辄有意于天下之事。闲者窃听于道路之言。而深察夫时世之弊。有怵于中。不能自己。辄进其狂瞽之言于下执事。其详盖非笔札所能尽。至其大者。则又非草茅之所敢言也。

临楮悚息。伏候裁察不宣。

上江苏巡抚李书同治二年

周腾虎

沪津接待。饫奉训言。光明洞达之忱。悱惻缠绵之雅。圣贤豪杰。同此襟期。虎不自慎。致腾口说。乃荷阁下爱护保全。无微不至。闻者犹为感激。况身受者耶。区区之心。曷其有极。兹闻宠膺申命。巡抚三吴。褫履多绥。壮猷奏绩。挽狂澜于既倒。大振横流。靖浩劫于扶舆。长驱薄伐。位业履星云而上。功名与日月常新。引睇旌麾。莫名轩鼓。虎十二日黎明从吴淞口起舵。十六日辰初始抵皖省。上水重载。致此濡迟。谒见揆帅。始知尊营军火。先已附舟东下。稽缓之愆。曷胜歉仄。虎蒙知爱之雅。辗转思维。莫能报称。窃见君子之道。以尽言为忠。圣人之辞。以失人为耻。苟有一得。何敢默尔而息乎。用敢罄竭所知。陈于左右。庶几尘露之微。或增溟岱。惟执事裁择焉。用兵之道。权奇变化。智计为先。阁下于此时似宜蹈虚击瑕。或浦东各厅县。或嘉兴各郡县。择利而进。宜有大获。鄙意西兵击贼于东南。其西北必难兼顾。江苏局势。又以沿江县为形胜。即日上游水师东迈。似宜可从常州江阴常熟等县。深港。横击而入。苟将常州克复。与西兵夹击苏州。三吴可指日而定也。此时我师声威大壮。又得大援。胁从之民。无不延颈以望王师之至。其中魁杰。愿就招抚者必多。似宜开一面之网。许其自拔来归。革面革心。与之更始。出水火之民而席之。大德也。散党与以孤逆贼。大功也。名都大邑。唾手可得。不遭焚掠之惨。大利也。兵家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盖招抚解散。用之国威蹙损之时。则所患实多。用之我武维扬之日。则所收自远。因时制宜。想阁下自有权衡也。

上海兵勇日增。而犒赏西兵之资。尤为烦费。沪关区区一隅。天下目为利藪。而近日费用之繁。转输之广。商市日减。货物日分。苟不先事豫筹。殆必岌岌不可终日矣。富与强相倚。贫与弱相因。所求不给。捉襟见肘。上下不能号令。中外不能相信。瞻前顾后。左支右绌。则贫之患也。患贫之甚。必致事事废弛。乱源四起。故古之英君良阍。尤以足国为本计也。今欲拨乱灭贼。而不早求裕饷足用之方。恐终因饷乏而兵威且以之日绌也。近年上海无利不收。无奇不设。亦既详且尽矣。尚有何利孔。以待公之擘画乎。殆亦未易言也。虎在沪渎数月。尝与识务者熟筹。惟户捐之法。宜尚可行。大户责以数百金。中户数十金。小户十金。至数金。上海主客之户。何翅百万。家税户赋。百万宜可立致。古人有身则有庸。有家则有调。至丁银口率。亘古通行。本朝地丁归亩。名一条鞭。究之农有倍征之累。士无优免之恩。而工商末业之民。反得优游事外。古人以户口繁甚为富。今以人民众多为忧。职是故也。今户捐之法。暗

复丁银之旧。而远绍庸调之遗。众擎易举。量力输将。不至如指捐之责之一人一户。合于圣人均无贫之义。今日理财之道。似未有善于此者。晓帆方伯。久欲行之。虑吴绅之流寓者不悦而止。公诚毅然独断。排浮议而行之。不伤财。不害民。而可得巨款以应缓急。诚善政也。今日用银之广极矣。用之既广。收之有额。何能取给。故凡货币之道。实实虚虚。补不足。损有余。子母相权。大小相扶。而国用常足。汉唐事简用约。故取之钱帛而已足。至宋而事益繁。用益费。故不能不变而用钞。夫钞与银一也。上信用之。民甚便也。南宋之费最广。而其岁入亦最饶。则用钞之故也。用钞之道要言不烦量所入。之数以为之制。多收少放。旋放旋收。常使民间钞有所渫。而不致于滞。信行既久。散布益多。则不竭之源矣。以上海关税厘金所入。终岁毋虑五百万金。准之为制。岁可造钞五百万。自后关税厘金。非钞不收。则钞必行而且广矣。钞行之后。再益五百万。一往一来。民间不乏。而所出亦裕。自此即须停止。祇准倒旧换新。盖所收五百万。即钞本也。一往一来。千万不为多也。再益之则滞矣。则无所用矣。通此意以权之。一实一虚。则骤益五百万金也。何求而不得乎。何事不可为乎。二者既行。帑藏必裕。再酌拨轮船。运送淮盐。以收江广之利。即以之分饷上游诸军。是亦足饷之一道也。

夫识时务者在乎俊杰。类非俗士小夫所能与闻者也。平世求士。尚庸谨。取捷给。足供颐气奔走而已。其弊遂至乡愿鄙夫接踵而至。色庄貌恭以炫其行。揣摩逢合以要其终。人材大坏大抵由此。圣人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盖狂狷之流。任真而动。率性而行。直道常存。无所矫饰。即有不足。一望可知。非若刺之无刺。非之无非。同流合污。若乡愿之难测也。夫小人之行。必依阿湏溺。君子之性。多磊落光明。阴阳邪正之分。若泾渭之不相混淆也。在上之人惟慷慨敢言。刚直任事之人。是求邪曲屏。而人材自振矣。善用人者常爱人。而觉无弃材。一官一曲。各有所宜。故尤贵于器使也。江浙之人。大抵巧伪文谨者多。实心任事者少。识见远大。达于事理者。则旷世罕觐矣。今公当此重任。矫矫然思大奋乎流俗。当急求辅佐之人。内之参谋帷幄。密勿枢机。外之晓畅人情。甄综烦剧。资言语以应对。用果敢以折冲。立贤无方。其途实广。取其大而略其小。舍其短而用其长。士气大伸。人材必奋。昔者揆帅曾问虎曰。何以楚南北上游渐次肃清。而江浙祸败至此。虎对曰。此易识也。楚南士气伸。而江浙士气困塞也。楚南有一才士。交相推举。互相引荐。上有好贤之大臣。下无媚嫉之丑行。人才毕达。野无遗贤。相劝以学业。相勉以功名。士习民风。方且蒸蒸日上。岂但无兵祸也。士气既伸。人材竞进。拨乱而返之治。固宜也。江浙近年以来。寡廉鲜耻。惟利是趋。以儒为诟病。幸人之灾。乐人之败。或有一二豪杰。必为造作蜚语。毁其成名。抉摘其小疵。吹求

其微慝。排摈倾轧。好闻人非。好胜好争。积为戾气。阴惨乖悖。实与寇祸相寻。受劫最深。良由于此。可为深痛也。伏惟明公识度宏远。灼知致治之本。首在人才。尤望吐哺握发。招徕骏雄。易事难说。澄清流品。意旨所在。闻者振兴。再以好善尚贤之道。风示士夫。俾知人才之可贵。一变其尚势利贱实用之陋习。三吴人材渊藪。何患不民风丕变耶。吴中兵燹之后。科举久废不行。鄙意似当变通办理。现通泰两州。尚安堵无恙。学使者驻节于彼。似可令江南士子就之校试。仿拔贡之例。一县多取数人。由督抚覆试。贡之礼部。与举人一体会试。似亦激劝拔擢之方也。今登进之涂。或以武功。或以保举。或以捐输。而陋巷寒畯。皓首穷经。永无问津之事。是亦足伤天地之和。孤志士之心矣。可不亟亟求其得所哉。

江南吏治之坏。皆由忽视地方。不求良吏所致。夫县令乃政事民风之本。苟得其人。可以保民。可以足赋。可以却敌。可以移风易俗。可以兴起人材。不得其人。无不堕坏。乃自军兴以来。督抚大吏。绝无为地方择吏者。所亟亟者。惟催科报解之末。祇以腴瘠为赏罚之用。所以吏治日坏。坚城连溃。其中亦无一矫矫者。上不之求。斯下莫之应。理必然也。今当为地方求循吏。即于吏治求人才。盖百里虽小。有民人焉。有社稷焉。果有人才。必善其事以覘学养。至切也。以资阅历。至近也。以责事功。至实也。不此之求。而徒索之奔走捷给之中。差遣烦之地。适以开夤缘钻刺之门。谬矣。历观前代以迄于我朝。名臣人物。多由县令。若能慎选其人。假以便宜。责其职守。吏治必可一新。人才当亦顿起矣。夫今日之封疆。烦难极矣。而江苏为尤甚。然其大者。不过交涉理财用人察吏数大端。得其道而理之。即千端万绪。未尝不可纲举而目张也。昨日火轮船来。知青浦宁波均为西兵克复。彼以好来。自当力酬其德。平心处之。自有至当不易之则。宁郡去浙抚甚远。急须委人去守。此时似祇可暂隶江苏。以便就近料理。阁下不分畛域。軫念大局。想已妥为布置矣。然安辑一方。此才良非易易。倘得而复失。岂不取笑启侮乎。是亦所当慎也。又闻西兵每破一城。恒俘掠其子女。离散人民之家室。此事最当与之婉商。国以民为本。我朝天覆地载。爱民至深。此时亟亟用兵。亦惟以救民为事。逆贼既殛。便当吊死问生。保如赤子。阁下存心恺悌。定必有安措之方。再不可复令彼族恣其吞噬也。二次轮船回沪。虎拟偕返与洋商一订章程。届时谨当趋聆钧诲。蠡管所及。拉杂妄陈。不胜悚惶待罪之至。

五品卿衔刑部主事象州郑君传

陈澧

象州郑君。字献甫。其名避文宗旧讳。以字行。别字小谷。祖父皆力田读书为诸生。君年十五入州学。后十年拔贡。中举人。又十年中进士。以主事用。



分刑部。请假归。丁父母忧。遂不出。掌教诸书院。道光三十年。广西贼起。掠象州。欲杀君。旋舍之。其后复遇贼于途。劫其衣装。并失所著书。咸丰七年。君在桂林省城。贼攻城急。君走平乐。走封川。皆有贼。遂走广州省城。是年夷寇入城。君走仁化。转徙东莞。十年夷事定。复至省城。总督劳公崇光故与君交好。延君掌教书院。未几辞归。广东官吏以君为总督上客。馈赆丰厚。君皆不受。至桂林。复掌教书院。广东巡抚郭公嵩焘奏君学深养邃。通达治体。请饬赴广东差遣委用。君上书广西巡抚张公凯嵩。以年老求奏免。张公复奏君品高守正。足励风俗。请 赐五品卿衔。君为书力辞。而疏已上。得旨如所请。君具五品冠服。望 阙谢 恩毕。篋而藏之。象州乱后。民失田契。官失粮册。讼狱繁兴。君请于官。命民呈田数粮数总算。符旧额而止。乡人服君忠信。无欺伪者。于是官给印照。讼狱遂息。君天资高朗。耿介豪逸。发言行事。纯任自然。谈笑讥贬无所避。生平无嗜好。惟好书。终日不释卷。博览强记。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皆有评点。尤熟诸史。为文章。贯串古今。直抒所见。绝去修饰。所著法论曰。开创之世。所以治于承平之世者。其法简而易行也。承平之世。议法者好以一己之私心。度万事之私弊。法未行而豫设一法以待之。法既行而又增一法以制之。法或穷而又创数法以救之。问之民不能悉也。付之官不能记也。惟积为尘牍。以供狡猾老吏。上愚官而下剥民。同一事也。一人贿吏。吏曰法可。一人不贿吏。吏曰法不可。如是则吏之权且在宰相上。其储材议曰。以科举取士。以资格用人。以簿书考吏。谓天下万事皆有一定之例。但得其似人者。即足以办矣。士无论有学无学。皆可干名。人无论有才无才。皆可当官。天下知其然也。侥幸于名。奔竞于利。游士满世。滥官满朝。夫豪杰之才不可骤而得。气节之士则可预而养也。救时之术不可强而为。经世之学则可勉而通也。天下之人才。不在于上。则必伏于下。不出于正。则且入于邪。如今之法不足以得天下之大才。且足以坏天下之小才也。其士策曰。农商百工之事。士不暇为。公卿大夫之事。士又未得为。然其所以仰事俯畜者。犹夫人也。籍之以空名。收之以定额。而听其纷纷自谋营求多。则廉耻丧矣。故天下愈多士。天下愈少士。愚谓今之三场。当分为一初场二覆试。皆以尽一日为限。初场试以制艺二篇。其无文理无文法者去之。则千人可去三四百人。次场试策二道。一问经。一问史。其不知注疏不知事实者去之。则千人可去六七百人。后场试以诗赋各一首。其格不谐词不当者去之。则不过留数十人而止。州县以此试。而上其籍于都会。都会以此试。而定其数归于学。余仍为民。如是者三年。都会以此试。而上其名于礼部。礼部以此试。而第其等授之以官。余仍归学。罢去举人之目。其在学者咸有饷。而不材者黜为民。则养之不苦其多。中第者皆有官。而不能者归之学。则禄之不患其滥。较之听其纷纷

自谋者何如哉。

其学宫议曰。今之学宫。乃古之所谓孔子庙。今之书院。乃古之所谓学宫也。今之国子监生天下。皆由纳粟而入。发名成业。固有终身未至者。其余乡学。但有孔子庙耳。非学宫也。其教职但作奉祠官耳。非学师也。学师之名。其殆主书院者尸之乎。昔潮州学。为之师者赵德也。慈溪学。为之师者杜醇也。岂尝命于吏部哉。今以古之祠官为学师。而以古之学师为山长。名不正则实愈乖。但掌名籍。营糗脯。而不知教学为何事。其山长虽有师有弟子。有堂有斋。亦各缘膏火而来。天下事之觚不觚者。可胜叹哉。其权论曰。大吏所以侵州县之权者。恐官病民也。而不知大吏侵州县之权。则民又轻官。官病民。有上司之刺察。有下民之控告。知则去之而已。民而轻官。则风俗大坏。虽有贤守令。亦困于积习。其弊必至决裂而不可救。故欲伸大吏之权。莫如莫侵州县之权。其治盗说曰。重州县之权而授以兵。留州县之赋而饶以财。宽州县之课而责以效。盗之初起。令能急治。何至有聚千万人而横行者。惟州县不能治盗。而不使有余财。而又处分太重。彼苦于缉捕之难。则纵舍讳饰以避考成。至县以盗报而县破矣。郡以盗报而郡破矣。其积而至于不能平。无足怪也。其练民练勇议曰。招勇为兵。则散勇为盗。其变速而祸小。练民为兵。则教民为盗其变迟而祸大。汉光武治盗。谓执弓矢者始为盗。执鋤者皆良民。龚遂之治民。亦教以卖剑买牛卖刀买犊。今执鋤者反令执弓矢。买牛犊者反令买刀剑。驯至团练强而官无权。彼习于攻战之艺。狃于杀伐之事。官兵至。则以团之旗往而索官赏。客舟至。则以盗之旗往而劫客资。故曰教民为盗也。盗之数有尽。而民之数无穷。民变为盗。此所谓变迟而祸大也。君学识博通。而遇乱祸。故其言痛切如此。尤不喜近之为文者。其言曰。道无所谓统也。道有统。其始于明人所辑宋五子书乎。文无所谓派也。文有派。其始于明人所选唐宋八家文乎。自道之统立。文之派别。遂若先秦以来之贤人君子。东汉以来之鸿篇巨制。皆可置之不论。夫一代之世运。与一代之人才。合而成一代之文体。文体不同。而精采皆同。若具一孔之见。勒一途之归。则陈陈相因而已。然则宋五子不足宗。八家文不足法乎。曰否。知贤人不止五子。则何病乎宗五子。知古文不止八家。则何病乎法八家。余恶夫徒知有五子八家者耳。而况问以五子书八家文而亦未全寓目也。凡所著文集六卷。诗集八卷。家记四卷。家藏书目解题四卷。愚一录若干卷。愚一录者。说经之书。先被贼劫去。晚年追忆而为之者也。同治十一年十月。卒于桂林省城榕湖书院。年七十二。遗命子撰葬于先茔之次。不择地。不择日。广西官吏朋友门下士。相与绘像祀之。陈澧曰。国朝二百余年。儒林文苑之彦。迭出海内。及风气既衰。而郑君特起于广西。学行皆高。可谓豪杰之士矣。君在广州。与澧交最笃。君歿。君之子乞为传。君好读后

汉书。后汉书言王符耿介不同于俗。志意蕴愤。着潜夫论。足以观见风政。仲长统论说古今。发愤叹息。因着昌言。其书有益政者。故其转载之。余拟此二人之传以传君。其可也。

## 卷十五 治体八用人上

### 原才

曾国藩

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挠万物者莫疾乎风。风俗之于人之心。始乎微而终乎不可御者也。先王之治天下。使贤者皆当路在势。其风民也皆以义。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谓一二人者。不尽在位。彼其心之所向。势不能不腾为口说。而播为声气。而众人者。势不能不听命。而蒸为习尚。于是乎徒党蔚起。而一时之人才出焉。有以仁义倡者。其徒党亦死仁义而不顾。有以功利倡者。其徒党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湿。火就燥。无感不。所从来久矣。今之君子之在势者。辄曰天下无才。彼自尸于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而翻谢曰无才。谓之不诬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义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然则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与有责焉者也。有国家者。得吾说而存之。则将慎择与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说而存之。则将惴惴乎谨其心之所向。恐一不当。而坏风俗而贼人才。循是为之。数十年之后。万有一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

### 核才

王柏心

古之核才也。俭于数而宽于涂。后世之核才也。狭于涂而丰于数。古之核才也。易于取而慎于用。后世之核才也。慎于取而轻于用。古之核才也。略于言而详于事。后世之核才也。密于言而疏于事。此真伪之所由各判。而功效之所由相远也欤。成周选造之法。尚已。汉制郡国口二十万人者。令岁举孝廉二人。百万者举五人。合天下计之。岁不过百余人。数至俭也。然此外又有贤良文学直言极谏茂材异等之举。已又设四科。最后岩穴幽隐者。天子至以元纁玉帛亲聘其庐。则涂又未尝不广也。贤良文学等应制策。皆访时务。不合者罢遣。优者补博士议郎。居官风议。必时政得失。不复以虚言相试。及出典牧守。入居

九卿。必行能尤异。故其时人无浮竞之心。而咸自奋于事功。唐以后则举天下之才。悉约之于进士之途。优第者予馆职。试必以声律对偶之言。循资计俸。高者擢谏垣。跻卿列。次亦不失为牧守。故轻躁者怀进。鬪者取容。而才猷智略之士。无由自见。夫古之制爵非加贵也。古之授糈非加厚也。俊伟卓犖之流。古非尽降于苍昊。求诸域外也。然而人才毕萃于朝。智能毕展于下者。激励得其权而综核得其实故也。盖俭于数则浮滥绝矣。宽于涂则俊乂出矣。慎于用则巧伪革矣。详于事则功能见矣。后世不然。恒使英奇者裹足。而侥幸者攘臂。则其弊亦略可睹矣。刻木为羽。羽虽具。终不睹翰飞之疾也。范金为骥。骨虽具。终不睹步骤之奇也。人主诚欲核当世之真才。唯使之献替可否。讲求经国远猷。随其才用。试之以事。较能否为迁黜。如此。则才无不奋。政无不举。功无不立。其与按虚名而索实效。必相去万万也。

### 才论

潘德舆

孰可惧。才可惧。天下皆不才。而我异焉。吾惧其败也。禽。无才者也。有鸚鵡之巧。翡翠之采色。兽。无才者也。有虎豹之章。熊罴之搏噬。天生此聪明巧饰文章勇捷之才。以异于他物。而被禽戮则先焉。夫才之败也有二。曰人败之。曰己败之。其人败之己败之也亦各有二。曰忌。曰宠。曰矜。曰怠。居今世而不为人所忌者。庸人也。故忌才者十九。宠才者十一。有才者不能窥忌才者。而为忌才者所窥。则败。宠才而不当其才。至于病国毁家。则亦败。忌而败之者十九。宠而败之者十一。宠才而不为才惧。则其祸与忌才者等。虽然。人足以败才哉。忌才者。傲才者也。宠才者。试才者也。吾日惧吾之败。则天下有百忌我百宠我者。吾之才不以大小焉。矜且怠。何也。矜者气不克静其才。则气浮于才。怠者气不克动其才。则气陷于才。气浮者人病。气陷者己病。病于人者败身。病于己者败事。万物之才天为大。春夏发之而非骄。秋冬藏之而非吝。其气之刚柔。善有以用。夫圣人之才。亦若是已矣。衰季之士。恃才之异于人。轻躁自喜以僨其气。既身受才之祸。又使天下受爱才之祸。论者乃鉴物哀人。以无才为全其天。而顽钝闇怯之夫。窃朝廷尺寸之柄。以黜陟才士。快庸人之志。頹豪杰之声。辱鍾毓之心。亏国家之体。其始祇以有才者之不谨惧。乃一败至此。夫惧者所以治气之学也。是故惧则成。

### 人才论上

张澍

何古之人之才多也。遗之大而不惧。投之艰而能堪。其恢恢乎游刃有余。绰绰乎展足不蹶。是岂卤莽以将事。徼幸以成功哉。自其始不移于物。不汨其真。凡兵农礼乐工虞水火。无不历练以求造乎其精。而又养之以三物六行。以固其

根本。是其所学者正。而其德裕也。学正。则不为纵横捭阖之术。德裕。则不为容悦册心诚之行。当其伏处衡茅。不求闻达。粥粥若无能者。一旦膺征聘而出。典章若素谙。政事若熟习。举而措之。有旋乾转坤之力。而无雷振风动之。天下晏然如委裘也。即或时事艰虞。外患兵戎。内变肘腋。疑满腹。首鼠两端。而独不动声色。镇静如常。摧强寇于谈笑。消谗谤于无形。宗社苞桑。茅檐鳧藻。若是者。得不谓之才乎哉。然其人固未尝以才自衒也。小心敬慎。鞠躬尽瘁。曰吾以奉吾职耳。后之人叹羨而爱慕之。以为才之兼于人也。乌知其学之者为何事。德之积于厥躬者。一发而攸往咸利。非临事周章以袭取之者乎。

### 人才论中

张澍

今之人岂遂无其才哉。然今人之所谓才。大抵皆古人所谓不才者也。以清剿钓名誉。以接纳猎爵位。既而以容默固巢窟。久之则兜诈钳忌以箝人口。泄泄然冀承平之久享也。皇皇然惟货利之是殖也。他人之以才见者。不惟不藻。厉之则曰是好喜事。是好贪功。必抑塞之而后已。是乃今人之才也。或曰。今之膺大名登膺仕者。詎非才乎哉。余曰。是则然矣。余尝见其设施矣。朝出一令。曰某书院缺膏火。各府县其捐之以作士。暮出一令。曰某地有盗贼。其添兵数名以防守。究之未尝造一士。祇以数金月费糜之也。究之未尝获一渠。地方之报劫者置罔闻也。凡若此者何也。亦曰吾以尽吾职。耳偶有水旱。不思抚绥之道。则曰此天灾也。今之民不良甚矣。安可无天灾以惩创之。其理刑名也。务欲脱凶人之罪。曰死者长已矣。生者吾脱之。可以广阴德。其取人也。以奔走为勤干。以营缘为晓事。以模糊为得体。圆必如弹丸。柔必如鞞北瓦。而中才以下之人从风而靡。皆溃烂于其中。而莫之返。稍有克自树立见头角者。则挫折之。困辱之。甚且假事而罢斥之。于是世乃无一才。非无才也。阴柔之气。蕴结既深。则生为虺蛇狐狸。种育既繁。相与噬啮。不至于滋害万物而不已。孔子曰。吾未见刚者。刚。阳也。天地日月山川。非刚不立。知乎此而可以得才矣。

### 人才论下

张澍

夫古人之才。既不出于今世。而今世之才。又皆大逊乎古人。然则天下之事。将委诸此无才之人乎。曰。今之才。不可于帖括时艺中求之也。不可于高谈性命求之也。不可于考据典故家求之也。或曰。然则今科第之人皆无才之可取乎。曰。是不然。科第中未尝无才也。其人而果才也。未尝不可作时艺。未尝不可讲性理。未尝不可言考据。其人而不才也。则作时艺为进身之阶。讲性理

为护身之符。言考据为猎名之具耳。夫所谓才者。如深山大泽。蕴蓄深厚。绝无崖岸圭角之形。凝重不迁。灵珠在握。故其处无事也若有事。处有事也若无事。随所值之地。而皆有以展布焉。不为威折。不为势回。定大疑。决大难。如烛照龟卜之不爽。朝潮汐汐之必信。胸无城府。藏百万之甲兵。心有秤衡。平两端之燕雀。是其识通达而无滞。其学淹雅而不穷。故其才泛应而曲当也。彼故作喜怒以市威权。广布尔目以炫聪明。外假谦恭以昭大度。伪为廉俭以矜清名。谬托经术以示果断。而且逢人言体用。到处说猛宽。若而人者。非惟不得比于八元八凯。且流于四凶而不自知矣。可不哀哉。可不哀哉。

### 通论上

姚莹

将欲成天下之大事。着不易之骏功。此非一二迂曲之士。所得与知也。孔子之言曰。言必信。行必果。舍是可为君子。宗族称孝。乡党称弟。舍是可为完人。圣人之意。岂不欲天下人人皆无失言。无失行。而称誉之美。溢于乡国。以是为太平之极规也。诚使天下人人皆能如是。是亦足矣。而势又不能。天下之治乱有所由生也。变乱未形。惟圣人能泯其几兆。事势既着。斯达者乃建其功名。士有功名。天下之不幸也。夫言行称誉。圣人所以教天下也。天下幸安。人服吾教。不幸一旦有事。愚者迫于饥寒。相率而为盗贼。英雄豪杰并起。是惟角智争力之不暇。而区区执言行称誉之说。欲以安定天下。其谁听之乎。夫圣人岂不计古今常变而统言之哉。此不可不权势缓急者也。天下之民至不齐矣。燕赵之民沈而劲。齐鲁之民椎而鹜。秦晋之民嗇而悍。吴越之民贪而剽。闽粤之民很而愚。其地气然也。其中又必有材智殊众桀骜不屈之徒。往来要结。自相雄长。此奸民之尤者。国家之巨患也。不鉏而诛之。固无以为治。然亦安得而尽诛之乎。且夫天下之民。其循分自安者。大抵椎鲁无识。仅为人役而已。若小有技能。即不免过分之望。况夫山川精气。闲有所锺。其人既挟殊常之能。非常之志。类皆自矜贵而贱人。幸而有业自存。固无论。一有失职。彼其能俯首帖耳。甘贫贱而无事乎。天下之患。常中于所忽。朝廷晏安。四夷宾服。又且人主聪明。谨守祖法。勤于政事。大臣夙夜恪恭。以求无过。甚安也。是时天下即有奇才。而无敢倡为高论。轻议时事。智者无所用其谋。勇者无所用其力。举世以为太平矣。而非常之患即伏于其中。何也。奇才智勇不虚生。不能见于国家。彼将自见于天下。吾恐其荡佚自恣。将伺隙而生端也。且世之所谓太平者。果能风俗不偷。人心朴厚。忠正盈朝。府库充实。四时无水旱之儆。海内无师旅之役乎。将不能也。此数者一有不然。足为大患。况其备之者及犹习故常。不以人才为急。吾深为执事者惜之。或曰。后世取士之途广矣。科第取之。鸿博取之。馆职吏员取之。乃至人赘者取之。登进甚多。而常

有无人之叹。岂执事者之咎。吾谓不然。登进之法。宜有常格。以绝奔竞之门。甄拔之途必有殊科。以收非常之用。向之数端者。可以得寻常之士矣。若夫奇才智勇。抱非常之略者。岂从事于此哉。就使数者之中有其人矣。责之以科条。核之以名实。尺寸之法。足以短人。彼其所挟持者大。区区不足以自见。有逃而去耳。况其穷愁失职。放浪于风尘湖海之中。郁郁无所遇者。又安知其几辈耶。昔者东晋之际。王谢诸公。励志中兴。而不能得王猛。苻坚得之。遂霸中原。庆历之间。韩范当国。贤髦毕登。而不能用张元昊。夏人用之。卒为西患。论者未尝不惜其以人材资敌也。夫以人材资敌。甚于以兵借敌。以地予敌。苟罗而用之。彼皆吾材也。胡为以助敌乎王谢韩范诸公。岂其智虑不及此。而竟失之者。狃于故常之见。忽于耳目之前故也。夫有雄材绝智。抱济时之具者。此其人类斤斤于言行称誉之间矣。有不为乃可以有为。释其小乃可以见大。举世不觉而独言之者。必有观时之识。举世共趋而独不顾者。必有经远之谋。接其人。察其议论。毋以资格相拘。毋以毁誉惑听。是在执事者之鉴择矣。夫阔大者多疏。沈毅者多略。高明者多傲。英迈者多奇。观其病则其美可见也。若夫谨言曲行。与众俯仰。岂所望于国士哉。嗟乎。二三大臣执政。诚当国家义安之时。逆虑未然之患。深心实意。求其材智绝特。达有为。如王景略其人者。举而用之。以济当世之务。又何不久安长治之有。乃仅仅束身免过。不先天下而忧。既无知人之明。又复多所忌讳。坐使奇才绝识。沈沦困蹶。而无以自效。古今以来。忠正明达以身任天下者。犹且失之。又况其未必若王谢韩范诸公者哉。

### 通论下

姚莹

天下之积势如此其重也。其需才又如此其亟也。然而曰才难才难者。将无以为天下乎。舟车。所以行水陆也。计古之行无以异今之行。则舟车之为材同也。谷帛。所以衣食饥寒也。计古之衣食无以异今之衣食。则谷帛之为物同也。而人。天之所甚爱也。计古者天之爱人无以异今之爱人也。天下不为古今异其舟车谷帛之生。独于人才至今而靳之。岂天心乎。故天之生才古今同。而才之有无古今异者。则是非无才也。今之用才者。不如其用。舟车谷帛也。古之舟车。行而已耳。而朱轮华毂。昼鹞飞鳧。今之华十倍之。古之谷帛。衣食而已耳。而云罗雾縠海市山错。今之富十倍之。至于人才。则苟而已。进一人焉。惟其私也。匪是则秦人之视越人也。退一人焉。惟其憎也。匪是则妨贤塞路。如未之见也。是何其爱才不如其爱舟车谷帛也。彼其视天下。必有不若行与衣食之切者矣。故人必饥也而后求食。则谷至。从而精焉。斯山海之珍集矣。人必寒也而后求衣。则帛至。从而美焉。斯锦文之饰备矣。人必有志天下也而后求

士。则才至。从而切焉。斯伟之士出矣。今夫生而自命者。上圣之资也。有待而济者。识时之杰也。将欲建天地之中。立生民之极。继往开来。纪纲百代。此诚闲气不可以世出。若夫豪杰之士。慷慨时务。奋欲有为。则往往见之矣。顾其人不能无所因以成事。类皆有所短以累名。昔者管仲尝事公子纠矣。粥粥无所闻。一战而囚。及桓公相之。遂一匡成霸者。桓有霸主之志。仲因之而成其功也。韩信陈平尝事项籍矣。位卑禄微。言不见用。及从高祖。用其计划。卒亡项氏者。高祖有明帝之资。信平因之以效其用也。魏征尝事建成矣。不能直言极谏以成其主之德。及事太宗。力陈王道。贞观政治。遂几成康者。太宗有纳谏进善之智。征因之以尽其忠也。故曰。有不遇之君。无不得之士。向使数子者。不遇其主。虽怀奇负异。亦与草木同朽矣。而得际三君。驱策力。遂佐成大业如此。岂不懿哉。人君者风也。大臣者播风声者也。士者草木之待偃者也。上以功名责士。则士以功名著矣。上以气节望士。则士以气节称矣。上以利禄奴隶役士。则士以委蛇庸碌终矣。故曰。观世之治。观所进士。下有伏才。上无显节。古者大臣不侵庶职。务在进贤。故虞期间樊姬之言而避位。史鱼迟伯玉之用而尸谏。是皆不旷其官者也。且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周召之贤。不掩尚父。孔子称管仲曰如其仁。不责其死。而以自经沟渎为匹夫之谅者。圣人所以为大。观时所急。不废才以堕其功也。伊尹五就汤五就桀。孟子称为圣之任者。自后儒论之。不以为反复之臣乎。论人如孔孟。可以折天下之中矣。今习委蛇之节。而忘震惊之功。仍贪冒之常。而昧通时之识。徒以议论相高。莫究实用。一闻异论。则摇手咋舌。以为多事。是坐视大厦之欹。而不敢易其栋梁者也。而其言则曰无才。夫三代以下。士无夷齐之行。儒无孔颜之誉。一善未彰。短己共着。其谓之无才。不亦宜乎。夫用人之与衡人。不可同日语矣。衡人者。原其心志与所行事。始终核量。以定其贤否。将以明道。非苛其人也。若用人者。大小视其器。长短惟其材。观其效不责其程。计其功不较其外。以才用才。不以法用才。吾未见较鞮鞻之不适于车。舡舫舳之不适于舟也。嗟乎。三代以上。寤寐是求。汉唐英辟。亦言驾馭。不闻无才之叹。至其末世。谐臣恃宠。媚嫉尤多。于是愚其主以为天下无才。上亦日见其左右之碌碌也。遂谓一时人士。不过如此。呜呼。其一朝遇合。云蒸龙变而起者。岂非皆草泽之士哉。吾闻汉唐之兴。犹有进贤受赏。蔽贤蒙戮者。其后史册所载。遂无闻焉。故备论之。以为有进人之责者戒。

#### 因时论一论用人

吴铤

恭俭之名甚美也。巧用之则为鄙吝。忠厚之名甚美也。巧用之则为纵弛。醇谨之名甚美也。巧用之则为巽奕。人主不知人。而臣皆饰行以自雕琢。饰行以自



雕琢。而臣之情不实。臣之情不实。而朝廷之上虚无人焉。非真无人也。君与人交相欺而不自知。揜其不善以着其善者。久之善者着而不善者匿矣。窃其近似以冒其真者。久之真者冒而近似者泯矣。问其名则曰恭俭也。忠厚也。醇谨也。考其实则为鄙吝纵弛巽奕。此人品之所以不端。而朝廷所以虚无人也。推其故则有三焉。人臣欲要其君以求幸。故为小忠小信以自结。人主因而爱之。必且以事诬上。则群臣得以制其上也。是谓以事相欺。以事相欺。而诈伪之徒进矣。人臣欲有所言于上。而恐其不信也。匿其事而假他故。以成其所不言。人主不知而信之。则壅于言而受其劫。是谓以言相欺。以言相欺。而游说之徒进矣。人主好大功以自矜。则为臣者因小功而增饰之。积微成巨。积除成乘。人主从而多其功。则功不当名。害甚于有功。是谓以功相欺。以功相欺。而贪功冒能之徒进矣。人臣挟此三欺之术。又假夫恭俭忠厚醇谨之名以为之主。人主乌乎知之。人主不知而幸之。故得以制其国。臣皆畏其威。不敢有所言。此人品之所以不端。而朝廷所以虚无人也。然犹有其本焉。与人主同爱憎之谓也。爱憎同。则人主所好者。吾从而是之。人主所恶者。吾从而非之。上意所向。虽有罪不诛。上意所憎。虽贵近元勋必犯。人主乐其从己而莫予违也。乃因而信之。由是而行其三欺之术。人主乃以向之言。合己之意。遂深信而不疑焉。而不自知其言之欺也。虽有忠直之士。不畏其威。而直言于上。亦无如何。此人品之所以不端。而朝廷之所以虚无人也。然则将何以矫之。曰在于知人而已。书曰。知人则哲。惟帝其难之。知人且为帝所难。况中主哉。人君用之。安能尽举其贤者而用之。则不能不有所择。择之既精。然后就其所知而用之可也。由是以赏罚佐知人之不能及。韩非子曰。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诛。无功者皆欲尊显。而圣人之治国也。赏不加于无功。而诛必于有罪者也。人主恐知人之有所未尽。因定赏罚以参考之。有功则赏。有罪则罚。功大而罪小则赏。赏其功而不计其罪。功小而罪大则罚。罚其罪而兼计其功。功罪两相当者不论。如是。则赏罚之分明。而用人之道尽矣。

### 知人论

陈尔干

今执人而问曰。子愿求无不给。用无或匮欤。必曰愿之。子愿势位崇高。声名显赫欤。必曰愿之。夫勤身节用。致富之术也。敦行励节。得贵之道也。务为观美。费用无度。适贫之路也。奔走权要。隗诘无耻。取贱之谋也。所以得富贵者。其常似于贫贱。所以得贫贱者。其貌常似于富贵。故往往昧贫贱之实祸。以求富贵之虚名。而艳富贵之虚名。又无不得贫贱之实祸。前车覆矣。后辙不惩。前人往矣。却行求及。流俗人之难悟也如此哉。今之言治天下者。亦皆知治之之道矣。兆民之众。四海之广。知不可独理也。必曰当任人。贤者岂自

谓贤。不肖者岂自谓不肖。知不可貌取也。必曰当知人。有尧舜作。斯言其可易哉。顾自古及今。虽柔闇无不知人之当知也。亦无不谋所以知之之方也。而求之愈精。得之愈悖。持之愈力。祸之愈深。至咎无可归。乃谓知人之明不可学。嘻。其亦过矣。夫所谓知人之明之不可学者。非谓犹师旷之于聪。公输之于巧欤。信谓巧必公输。聪必师旷。知人必尧舜。世主将愈艳其名矣。公输不世出。天下何尝废工。师旷不世出。天下何尝废乐。引绳削墨。成器而适用。非公输而公输也。循声依永。比音而成文。非师旷而师旷也。是故勤身节用。即不得富。而可以免贫。且其不忧匮乏者。乐与富同焉。敦行励节。虽不得贵。而可以不贱。且其远于耻辱者。乐与贵同焉。广咨询。核名实。不执成见。不讳过误。其始岂有睿知之誉哉。而天下之贤者。踊跃而愿效其能。天下之中材。勤勉而欲寡其过。百职乌得而不举。庶绩乌得而不熙。内外治安。上下和乐。尧舜之世。何以异之。初不见赫赫之名。而天下已沐其实。既得其实。即不得不归之名。古之善为治者。其率用此欤。若夫艳知人之美名。而不降心以求其所近者。唐德宗宋神宗是也。德宗有一陆贄不能用。而寄小以耳目。伺廷臣之幽隐。意欲人之惊其独见也。而倾险之徒。如裴延龄辈得而乘之。神宗之得王安石。以为犹先主之于孔明。苻坚之于王猛也。故虽司马范富诸贤。列疏争之不为动。此非不知任己之不如任人也。诚恐引绳削墨。无以异于庸匠。乃毁规矩而学公输。循声依永。无以异于工。乃弃律吕而学师旷。其求治而得乱。不亦宜乎。嗟乎。天下后世之论成败焉而已耳。务为观美。竭涸无继。昔日之豪奢在目也。天下以为贫欤富欤。奔走权要。身名俱败。前日之火焰炙手也。天下以为贱欤贵欤。唐德宗之猜。宋神宗之固。始亦冀万一之得也。后世以为明欤闇欤。贤主知其然。故其用人也。询谋乎卿士。谣诵采乎氓庶。勤召对以探所蕴。积岁月以察所安。若兢兢乎不敢谓能相士也者。既知其长而用之矣。阅一时必自审曰。若人之于事。其果任矣乎。吾之所用。其果才矣乎。若兢兢乎不敢以前日之见为无误也者。吾见为是矣。而臣庶以为非。一二臣以为非矣。而臣百姓以为是。则未必吾之见。果胜于臣庶也。又未必一二臣之见。果胜于群臣百姓也。姑从众以观后效焉。书曰。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又曰。则克宅之。克由绎之。非广咨询之谓欤。又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非核名实之谓欤。又曰。稽于众。舍己从人。非不执成见不讳过误之谓欤。唐虞三代。天下之盛王也。而任人之方。不过如此。故曰。无公输而不害于工者。以有规矩也。守规矩者。近于巧者也。无师旷而不害于乐者。以有律吕也。循律吕者。近于聪者也。无尧舜禹汤文武而不害于治者。以有实政也。不艳虚名而务实政者。近于睿智者也。愿治者其奚择焉。抑又闻之。孔子曰。为政在人。取人以身。又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人主不修身穷理。而求所以知人。则

又如求富贵者不勤身而仅谋节用。不敦行而仅知励节。则亦无得之之理。而豪华之子趋附之徒。又从而笑其后矣。

### 论知人

龙启瑞

凡所谓知人之难者。失于闇者十之七。失于矜者十有三。闇者贸然于心。不肖者幸其然。而君子转可无憾。以彼固未尝知有我也。惟自恃有知人之鉴者。求之太急。而出之甚易。求之太急。则情伪不能周知。出之甚易。则势有所不暇择。夫是故小人可摹拟以求合。而君子或耻介于形之间以求进。世固有恶衣菲食而见为廉。柔声下气而见为恭。绳趋轨步而见为慎。圣人亦知夫廉恭慎之理之不尽乎是也。而不得不求之于是者。我操乎其常而待人之应乎其变耳。如必恶衣菲食之为廉。则蓝缕之夫得之矣。必柔声下气之为恭。则便辟之子冒之矣。必绳趋轨步之为慎。则巽懦之人托之矣。且其蔽不止此又将举天。下而惟吾意之从。傥既乎其实。而其不如是者。反以为与吾忤而摈之。是犹求美玉而所宝者燕石也。甚矣。人之好伪也。观其外不察其内。循乎其名不求其所安。惟异于众之为贤。惟类于己之可贵。迨其人不效。则曰。我固操常理以求之。安知彼之以伪尝我也。即我固不能无失。而因此可以招致贤士。吁。受人之伪而乐之。则必误天下之事而亦安之。人见夫伪者受之以进。而僨事又不当以重罚也。则亦何乐乎日为其真者而以自苦哉。然则知人之法如之何。曰。无徇其。无蔽于私。凡人之迎吾意而来者。皆详察之使不得遁。则吾之真聪明出矣。而又于其与吾立异者。时察其贤也而进之。庶几吾之所守。不失其常。而取人之道。亦不邻于隘乎。

### 论取人

龙启瑞

渔者施网罟于江湖。将以得鱼也。而所以得鱼者不系乎网罟也。猎者张置罟于藪泽。将以获禽也。而所以获禽者。不系乎置罟也。耕者庀钱耨于泥涂。将以得谷也。而所以得谷者。不系乎钱耨也。今使祛网罟而责渔人以渔。屏置罟而责山人以兽。捐钱耨而责农人之稼穡。虽至愚知其不可也。然遂恃此三者以为尽乎得之能事则悖矣。惜乎世之用人者。挟可以得之之具。而其用意。乃出于山泽田野之人下也。天下之人材众矣。吾多其途以求之。虽有至蹟。莫能舍吾法而遁焉。而又为之宽其格。以几乎得半之道。则人之不入吾彀者寡矣。而其究也。求之者冥然。应之者荧然。上与下尝抱夫两不相遇之忧。而求合乎渺不可知之数。幸而遇之。如飞蓬之相迓于太空。回波之相值于大泽耳。否则衣褐食藿以老死于田间者。盖不可胜数矣。此非任法而无精意行乎其间者。下亦以名相应。上失其权而无所恃故耶。或曰。今之人不古若矣。复言扬行举之制。

则虑其诈伪相蒙也。复中正九品之条。则虑其爱憎失实也。复访岩谷之例。则虑其虚声纯盗也。用人者万不获已。姑从而试之声律对偶以覘其博。考之经艺帖括以验其专。进之论说策略以观其辨。而又为之糊名易书。严禁请谒。举天下之所以防弊者。于取人之道。十居七八。而士之躬行仁义。尧舜趋者。亦往往而出矣。今夫士之数。与农工商贾。相为乘除者也。而为士者。得与于科目。与不得与者。又相为对待者也。天下虽衰。未尝无士。士虽陋。未尝无科目。则进而与于是选者。一如天道之有寒暑往来。地道之有山泽高下。人道之有贫富寿夭。听夫一定不移与万有不齐之数。而莫克操乎理之所必然。人见夫士所常习之术与所以得之之道。如其甚常而无足异也。则其待士也必轻。人轻而士之自待也亦不得重。斯即聚市人而拔其隼。执涂人而授之官。其忠信之质。明察之用。且将掩士人而出其右。所不能者。特文字声韵仪文周旋之末耳。夫能文字声韵仪文周旋者。既未足以为治。而为治者。或并此而不工。则与向所谓市人涂人者何异焉。而犹曰豪杰不世出之才往往出于其间者。则以后世取人之途太隘。而其格又太宽。隘则不能不由。宽则尝试为之。而即效此。非科目能致豪杰之士。而豪杰之士或有时而出于科目耳。夫先王之道。不恃夫人之自然而然。而恃吾有以致之。不恃夫天与人之适相值者。而恃吾之用人有可以维持乎天道。今三代之法既不可用。魏晋之制亦长伪而不可行。则由有唐以至于今。后王之经久常行。而为是必不获已者。亦曰立制贵乎因时。而利不十不变法耳。夫圣人之所以贵乎饩羊者。谓其羊存而礼可复也。如不求一日之复乎礼。而兢兢以一羊相从事。则天下将必指羊以为礼。而其究废礼而用羊。后世人材之得失。何以异此。为今计者。科目既不可废。则莫若严其选以存其真。使天下之人。怵然于仕之不可幸。而稍稍为之破除成格。以待奇杰之士。又以其纷烦靡密文而不者。归之适时致用。而无取其华焉。则人皆知吾所以用法之意。而不惟徒法之是尚。夫为上之好恶。所以示一时之趣向。而成一代之风俗者也。况乎取舍人材之大者哉。未尝以精意属之。而徒恃吾法。吾恐巨鱼奇兽之卒遁乎山林湖海。而芜秽之旁。良苗亦将不植已。

## 论用人

龙启瑞

凡今之治其家者。妇主中馈。子弟治生业。妾御纺绩。僮奴课耕馊。而其家事治。使有一人之易其业焉。弗得也。其于身也亦然。耳目司视听。故物无不应也。口司饮食。故味无弗别也。手能运。故重可举。足能步。故远可致。使有一官一骸之易其用焉。亦弗能也。任天下犹任一身也。任天下之人犹任一家之人也。然而有不能者。中失其权而外有所蔽也。人之行能相越也。非特知愚贤不肖之别也。即知之与知。贤之与贤。而其所受有不同者焉。小知之与大知。

小贤之与大贤。而其所处又有宜不宜者焉。圣王之治无他。因天下之材以治天下之事。各得其平而我无容心焉耳。禹能熙帝之绩者也。使宅百揆。弃善稼穡者也。使主后稷。契明礼让者也。使教百姓。皋陶善刑。使作士。伯益调驯鸟兽。使作虞。夫五臣者。皆圣人无不能也。而舜独分职以命之者。人各有专长故也。如舍其长而用之。则五臣不能致唐虞之治。况其下焉者乎。且从古之天下。固未尝一日无才也。今以甲所能办之事。而使乙治之。是乙违其用而甲无以自致也。不得已而又以丙之地处甲。则士之违其用者多矣。逮所事不办。必尽举一切之人而易置之。夫然后才与不才杂进。而才者或反为不才者之所误。于是天下始有乏才之患。夫人主之经营天下。犹匠者之作室也。大者为榑。次者为梁。又其次者为栌。榑与榑相齐。而后得其平。梁与梁相准。而后得其正。栌与栌相比。而后得其均。如以奔走之才。而据乎公孤之位。是榑之未得其平也。以坐镇之流。而责以艰难之任。是梁之未得其正也。以谏诤之俦。而置之牧养之地。是栌之未得其均也。此不待风雨漂摇。而已有岌岌不终日之势矣。圣人知天下之不易人而治也。所以取之者甚宽。辨之者甚严。使其人之分寸长短。一寓于目而皆有不容诬之量。故上之责望者未尝过。而下之报称者未尝难也。伊尹周召。不择地而生者也。苟处之得其位。用之尽其材。则今之人有能为伊吕周召者矣。共工驩兜。亦不择时而有者也。苟抑之使无其阶。阻之使无其势。虽有共工驩兜。亦将无由自见矣。若夫中材之士。既得所位置。而自奋于功名之路。则天下之人材。庸可既乎。故夫治天下者非无人之患。而不善用人之患也。人家即式微。未有舍其子妇而恃邻之人以为生者。人身虽至弱。未有外其形骸而仗人之力以为强者。要即吾家所有之人。与吾身皆备之物。使之各操其事。各效其能。而无有不顺焉耳。然则是岂无本哉。曰。在心之持权而已。

### 论得人

龙启瑞

自古极难治之世。苟非大无道之国。为天之所弃绝而不可赦者。则必生一二人以维持其敝。使其君幸而拔之于俦人之中。授之以将相之任。总揽独断。然后其志行。其国安。不幸而沈沦湮没。或间隔于谗臣之口。不得大用。则斯人遂废。而天下事亦至于不可救。故夫因时而生才者。天也。生之而必用。用之而必尽其才者。则人也。汉有吕后之乱而得平勃。晋有江左之阨而得王谢。唐有开元之治而得姚宋。又有灵武之中兴而得李泌。宋有契丹之衅而得寇准。夫此数公者。始亦犹夫人耳。苟世主不知。大权不属。将默然自屏于宽闲之地而不恤。安能定国家之计而成其大业哉。今有人遇风于江湖者。同舟之子。仓皇失措。有人焉急为之捩其柁。徐理其樯帆而舟以济。此必出于素所蓄篙工楫师之

流无疑也。苟无其人。则济否未之知也。天下之士众矣。其负过人之材。而足任非常之事者。未尝乏也。先王知其不可不预养也。故精其格以取之。多其途以待之。使士之有志自见者。不能不尽出于吾术之中。特未尝(束)[束]缚之以绳墨。使消其果毅刚直之气。则缓急之际。有可恃矣。人未有衣帛食粟而不病者。其体素健。则其受病愈不可测。其无疾痛之日愈久。则其致患之地乃愈深。不如无事之日。急觅夫良医与药。至其临时。又狃于故常。迟疑而不敢进。逮其悔之。则无及矣。幸未至于万难措手之会。则必有能斡旋匡济之人。天意无常。惟视人君之用舍以开治乱之局耳。吁。可不慎哉。或者曰。天下承平既久。人人皆习于波靡。而不克自振。故有时欲用之。而常患于无材。夫材不材岂有定哉。亦视其所用之者何如耳。未尝用之。而曰天实生是不材。则吾未之所敢信也。

### 广议

王柏心

天下之怀忠爱。矢亢直。感激而不顾其它者。山林敦朴之士是也。汉唐之世。置台谏矣。又置博士议郎。又设直言极谏科。凡以招徕山林敦朴之士。或值主德有阙。或遇时政有。博士议郎及应诏之士。皆得上封事。伏阙犯颜。其言之激切。往往天子变色。宰相避席。岂其时士独敢言哉。拔之尤异以作其气。容之至广以开其途。起新进则无系恋顾忌之私。由特达则无门户党援之习。此士所以乐陈鲠亮。而前世恒收其效也。且夫朝廷置官。惟宰相与谏臣不可用资格。宰相代天理物。非道足经邦。莫能居之。在乎人主之慎择而已。以资格用之。则鼎铉轻矣。谏臣职在绳愆纠谬。与其通敏。不如其戆直也。与其华辨。不如其謇谔也。由资格则正气消磨。必多瞻徇。必立朋党。弹劾有所避。攻讦有所私。建白者。惟科指之纤悉而已。宫廷说论。则未尝闻也。纠讪者。惟吏事之短长而已。利弊大端。则未能及也。苟幸无过。徐待迁秩尔。人情谁乐舍坐致之效。而蹈不测之害哉。诚如博士议郎得应诏上封事。则宜无此弊也。何者。立朝尚浅。爵秩尚卑。有感激之心。无回枉之气。与由资格居谏垣者。不可同日语矣。论者曰。山林之士。狃于古。戾于今。言之未必可行。行之未必有利。恶用是喋喋者为。应之曰。世未尝无贾谊陆贽也。才如二子。尚谓其狃于古而戾于今乎。人主诚有意乎山林敦朴之士。以其言考之。不可采者罢遣。其有议论达政体。忠款结丹素者。处以博士议郎之职。使益练习时事。若当职唯诺。则不得迁。察其谋谟英亮。志存献替者。擢之使居台谏。激劝而用之。则固执政之才也。夫太阿之陆剗犀象。水截鸿者。锋铍也。鹰隼之排疾风而上征。撇层云而下击者。翮劲也。匣而悬之。而繫之。则无割断搏击之用矣。今夫封驳之制。久废于门下中书。当英君察相时。必无过举。设万有一焉。言官抗

章而争之。固已后矣。何如博士议郎先事风议之为尤善也。

### 激浊扬清论

邹鸣鹤

盖闻赏罚之途混。而后清浊之名立。清浊之名立。而后激扬之事起。使举世嚣然曰。孰为清流。孰为浊流。此岂盛德之事乎。昔唐虞时有四凶。四凶皆浊流也。然共工伯鯀辈。与四十二牧同朝。不闻其争相攻击。而且佥荐之。而尧亦姑试之。试之不效。而后竟诛之。其试也。天下不议其滥。及其诛也。天下不以为苛。此无他。赏罚一秉乎大公。清浊不辨而自明也。三代以下则不然。赏罚之柄。多出自左右佞幸之手。庸夫竖子。雄踞当道。有以几微疑似之过。连数十人被逮者。则皆所为清流也。于是忠怨之忱。不得不白之同志。达之诗歌。小闻之。恨愈切齿。乃始大索株党。期以一网打尽诸君子。掊击愈甚。义愤愈厉。有以私门一揖而绝交者。有以立朝无过为深耻者。而清与浊之分。遂较然如泾渭之不相入。如汉之八顾八厨诸党人。唐之白马与难诸朝士。宋之元佑党籍。太学六君子。明之东林复社皆是也。夫人而不仁。疾之已甚。孔子称为乱始。设当历代党祸之时。以孔子维持其间。必更有大中至正不磷不缁气象。若范纯仁恕道调停之说。殆亦君子之所取乎。然吾谓激扬者。君子之不幸。而又国家之大幸也。盖小于天命国法。两无所畏。而不能不畏士大夫之清议。即如魏阉势倾一世。外吏皆恐惧慑服。而非常之谋。不敢卒发者。徒以数十正人尚在耳。夫数穷时极。诸不可恃。而诸君子能以风骨镇之。以口舌争之。其所系岂浅鲜哉。况义声所树。使天下游移观望之辈。晓然于若者为清。若者为浊。稍知自爱者。即不委身鲍肆。是激浊而浊流始孤。扬清而清流愈盛也。故曰国家之幸也。总之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天下无道。则党祸益炽。三代而上。非无清浊也。清无待于扬。浊无待于激也。三代而下。非意为清浊也。不激而浊且混淆。不扬而清难敌浊也。春秋贬之体。微而显。志而晦。尽而不污。其得激扬之正者乎。

### 魏文侯论

张履

天下有道德之士。有爵禄之士。爵禄之士。无与乎道德。道德之士。无假乎爵禄。然原先王设爵禄之意。则固将以待天下之士有道德者。而爵禄之士不与焉。而所谓士之有道德者。则又往往辞爵禄而去之。盖必有以窥夫人主所以视爵禄之心。实有不可一日居者。而非以是为高也。是故人主而欲得天下士。必先谨其所以视爵禄之心。异哉。魏文侯之语翟璜也。文侯见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见翟璜。踞堂而与之言。璜不悦。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则不。禄之则不受。汝禄则千锺。官则上卿。既受吾赏。又责吾礼。不亦难乎。夫上卿高爵也

。千鍾厚祿也。此正先王所以待天下士之有道德者。使璜而非其人也。則璜誠不宜受。而文侯亦不得以是賞。使璜而誠其人也。則文侯之賞之也不為濫。而璜之受之也亦不為愧。今既以是賞之。則必以為誠其人也。即不然。亦不僅目為一爵祿之士也。夫不以為爵祿士也而爵祿之。又以吾之可以爵祿之也而慢之。然則爵祿者適足以為人主倨傲之資。拒道德之士于千里之外。惟鬪茸無耻之徒。乃冒焉以處之矣。國家亦安所賴哉。昔者漢武帝之于青也。踞廁而視之。至于汲黯。不冠不敢見。夫青之德器。固不足比黯。然既為大將軍。大將軍者。位三公上。天子所當改容而禮者。今仍以仆隸畜之。是以高爵厚祿與仆隸也。夫以高爵厚祿與仆隸。尚復何禮之有。嗚呼。此段干木之所以終身不為魏文侯用也。

范武子請老却獻子為政論

楊紹文

論曰。武子非謀國者也。夫國家之用人也。當綜其成敗而為萬全之計。然後能收其功而不受其禍。譬若火起于積薪之內。其將起也。焰不過尺寸耳。提挾箠壺之水。即足撲滅之也。曰。今雖撲滅之。恐有後患。不若盡焚之。夫焚之而無患也。幸也。不幸而其焰遂烈。焦原爛澤。而不可撲滅。則火之患。豈可勝言哉。且夫勢未有逆用之而不愈甚者也。今夫水塞而漲。不使之疏其派。反決其道以暢其橫。以為可以藉溉灌之用。吾見其敗障決堤而已耳。武子之請老。何以異是。且武子以却子之喜怒為以類乎。為不以類乎。既不能以類而怒。豈反能以類而止亂乎。夫兵危事也。却子能必勝齊乎。以勝負未可決之齊。而以試憤恨已甚之鄰子。其道固已危矣。萬一不勝于齊。必增怒于齊。則又將何以處却子也。如是而廢却子之位。撤却子之權。却子其能靖乎。其不能靖乎。若其能靖也。則雖不授之政。又何益亂之足患也。楚成得臣帥師伐陳。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使為令尹。曰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而蒍賈曰。子玉剛而無禮。過三百乘。其不能入也。其后果敗于城濮。却子之事。無乃類是。白公之亂也。起于不得伐鄭也。然其亂也。由于子西之許其伐鄭。而又救鄭。然則上之人不有以激之。即白公亦未必亂也。為武子計者。當導之以君臣登降之禮。而修晉之典。則使却子知齊之非禮。不足以辱我也。則將渙然釋然。而不以齊事介其心。何亂之與有。且使却子而悍然叫噓。不可以禮馴也者。則如虎豹之跳踉暴怒。不至破檻圈。橫噬搏綱。其勢固不可止。不為之高其藩柴。固其扃柙。而反假之以翼哉。且夫武子之威。政成于晉也久矣。武子為政。却子必不敢亂。然則為晉國之藩柴扃柙者。非武子而誰。而退然高拱。以翼不可馴之虎豹。以幸其不至破檻圈。橫噬搏綱。嗚呼。武子之為國謀也左矣。却子之勝于摩笄也。幸也。天下不知却子有可敗之道而見却子有勝齊之。而武



子遂有知几之名。使后世用人者法之。其不为祸于国家也几希矣。

### 张释之不拜嗇夫论

陆心源

张释之为谒者仆射。从文帝登虎圈。上问上林尉诸禽兽簿。十余问不能对。虎圈嗇夫从旁代对甚悉。欲以观其能。口对响应无穷者。上诏释之拜嗇夫为上林令。释之对曰。夫绛侯周勃东阳侯张相如。言事虽不能出口。而皆称长者。岂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给哉。陛下以其口辨而超迁之。臣恐天下靡靡。争为口辨而无实也。上曰善。乃止不拜嗇夫。君子曰。释之可谓知大体矣。虽然其识则是也。其言则非也。夫所患于利口捷给者。为其徒能言而实不可用也。今嗇夫之才。可用与否。释之盖不知也。惟以其能言而逆斥之。夫嗇夫居上林。而因知禽兽之数。其意非为天子之问。欲以言语取上知也。无所为而能之。其才宜必有过人者。而释之乃谓利口不可用。夫以才者为利口。则是尉之居位而旷其职者。反得称之为愿谨矣。而可乎。且释之以勃相如为言。亦非也。勃相如为天子大臣。辅天子平治天下。宜持大体。去小察。非嗇夫下吏比也。勃尝与陈平见上。上问天下决狱钱谷之数。勃不能对。问平。平曰。有主者。上曰。苟非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对曰。陛下不以臣弩下。使备位宰相。宰相者。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上称善。夫宰相之无专职者。有有司在也。使有司皆效宰相之所为。则天下殆矣。尉官上林。主禽兽。而不能举其数。其失职则甚矣。岂勃相如比乎。且人主之治天下。其道在用人得所而已。如使才者以能言见斥。不肖者以充默得留。则天下之有才者惧矣。是犹宋人之求美玉也。有鬻于市者。责其不当銜玉。弃而不顾。夫责其銜玉可也。遂疑其玉不美不可也。释之之言。何以异于是。故失一嗇夫不足惜。使天下之士闻之。皆以有才为戒。而以泄沓充默相尚。则其为失大矣。释之于是时诚使嗇夫暂守假职。以察其行能。治状既白。然后官之。否者斥而退之。则上无失人之患。而嗇夫亦不得幸进。今释之言不及此。吾故以为非也。虽然释之之意非为嗇夫也。夫文帝贤主也。然而幸臣邓通赵谈之属。犹接踵而并进。今又以嗇夫能言而官之。彼世主之贤不皆如帝也。苟以一言之善进用。其私人如嗇夫之比。其害岂不甚哉。故因其端而逆折之。不使后世得所借口。此释之意也。释之可谓知大体矣。

### 广辨奸论

方浚颐

老泉曰。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旨哉斯言。观人之准已。然则近人情者遂无奸慝乎是又不然。千古权佞。半出于读书明理之人。彼其伏处空山。抱道自重。学问文章。卓然可传于世。未尝非君子也。一旦出而得志。身列

庙廊。充其才力见地。实足以致君尧舜。绥靖四海。乃熏心富贵。顿改初服。善用其揣摩迎合之术。以上结主知。下揽人望。始犹有所顾忌。多结朝士以为之助。或假托理学。或攀附清流。于是众论推之。国柄属之。太阿在手。悍然不顾。遂致改操易节。前后变为两人。身败名裂。为天下笑。以其能近人情。人情辄为之颠倒耳。且任用大奸大慝。驯至倾覆之祸者。亦何尝尽庸主耶。夫唯巧言令色孔壬。不容于唐虞之世。下此则英君谊辟。动为小所欺。正士端人。亦为朋党所陷。见微知着。有几人哉。故凡谦恭卑下醇谨老成。外沽忠厚之名。貌示优容之度者。其处心积虑。阴鸷深险。固十倍于常人。而君上受其蛊惑牢笼而不觉。卿相交相汲引荐举而不疑。天下为之奔走趋承而不悟。噫。孰则能辨之者。君子小人不并立。而伪君子与真小人则杂处于君子之间。而君子亦弗敢遽摈诸小人之列焉。于虜。知人则哲。惟帝其难之。予广苏氏之说。窃窃然隐为人心世道忧也。

### 书魏叔子书欧阳文忠论包拯书后

许宗衡

魏氏叔子以欧阳文忠论包拯劾去三司使而已居其位。当出一二言为拯回护。何至谓其不知廉耻。坏国家法纪。以重诋贤者。又以文忠但当曰拯劾去三司使而已居其位。虽非出拯初心。然拯宜避嫌辞位以自明。朝廷亦宜授拯他官以全其名节。他已甚之言。可无言也。而因以此论为文忠盛德之累。且疑文忠未必纯出于君子。呜呼。文忠之纯出于君子。余正以读文忠此论而知之。文忠之论曰。朝廷贪拯之才。而不为拯惜名节。其回护者一也。拯性好刚。天姿峭直。然素少学问。朝廷事体。或有不思。其回护者二也。如拯才能资望。别加进用。人岂为嫌。其不可为者。惟三司使。其回护者三也。拯所恃者。惟以本无心耳。其回护者四也。如拯者。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着在朝廷。其回护者五也。蹊田夺牛。整冠纳履。嫌疑之际。深为拯筹。而推原其心。无一言之诋又以言人之过。似于微讦。逐人之位。似于倾陷。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无所利于其间耳。而天下之人。所以为信者。亦以信其无所利焉耳。拯劾三司使自居其位。使将来奸佞者。得以为说。而惑乱主听。今后言事者。不为人信。而无以自明。是则圣明用谏之功。一旦由拯而坏。此岂有所嫌于拯而推致其罪哉。盖既重其名节。又推原其心矣。而逐人居位。之患不极言之。是爱拯不爱朝廷。且又何以见拯之名节为可惜也。非特此也。文忠又明明言之矣。曰。伏乞别遣才臣为三司使。而处拯他职。以止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节。何尝不如魏氏所言乎。事关君国。其害较大。文忠已甚之言。皆所以深明其故也。又何尝以不知廉耻诋拯哉。且魏氏不见文忠论水灾状乎。其言曰。龙图阁直学士知池州包拯。清节美行。着于贫贱。说言正论。闻于朝廷。自列侍从。良

多补益。方今天灾人事。非贤罔义之时。拯以小故。弃之遐远。此议者之所惜也。宜加进擢。置之左右。文忠之于拯何如哉。爱其人而惜其不学。时保全之。盖非有私于拯也。纯乎君子之所出也。昔者文忠尝荐吕惠卿。其言曰。前真州军事推官吕惠卿。材识明敏。文艺优通。好古饬躬。可谓端雅之士。宜置之馆阁。以副养育贤材之选。文忠于惠卿。不知其后之奸。故误引之。未有君子以不肖待人者也。不知人之过也。既知拯之贤。而竟有逐人居位之事。则直言之。未有君子不以名节衡人者也。春秋责备之义也。然则文忠之论拯非回护。夫亦无所用其回护也。所系于朝廷者大也。盖纯乎君子之所出也。且魏氏独不一言为文忠回护。又何也。

### 南疆逸史跋八

杨凤苞

呜呼。迂庸鄙之儒。可与谋国是也与哉。其才似宏而謏。其识似卓而陋。其量似涵而隘。其学似正而曲。其守似谨而放。率坚僻之性。肆残忍之心。挟骄矜之气。骋拗执之论。遇事而发。不曰证史鉴。则曰援经义。不曰式古训。则曰法祖制。是故明君为之眩瞶。其是非智士莫能洞烛。其譎诡若斯人者。幸而当升平之世。置散投闲。奉礼循职焉可也。即有建白。尚无大害尔。不幸而直世运屯否。国势倾危。复使之策高足据要津。不审经权。不规时势。无因之强聒自诩敢言。有意之诤张辄矜尽瘁。则其祸中于人国有不可收拾者。若桂藩诸臣之阻孙可望之封王是已。当永历三年。可望之内附请封。以杨文烈说之而来也。举朝言本朝无异姓封王者。三百年定制。不宜坏自今日。创之者金堡也。主之者严起恒也。助之者文安之也。善乎。文烈之言曰。国危矣。不以虚名招徕之。而自树敌乎。且彼固巨盗也。向者毒痛海内。宗社为墟。今一旦向义。岂朝廷威德所能制乎。列圣神灵阴启之也。若因其来。明示以异等之恩。彼必踊跃听命。庶几收用于万一。奈何听一二腐儒之言。坐失大计。夫法有因革。势有变易。今土宇非昔。百务堕坏。区区议封。犹必执法耶。及宗室朱议雨劾堡把持误国。文烈又曰。噫。朱君误矣。给事争之。朝廷予之。使滇归恩主上。而惮中国之有人。怀德畏威。不两得乎。文烈斯言。真通达国体者也。惜乎诸人褻如充耳。皆莫之省。仅议封景国公。赐名朝宗。而堵允锡胡执恭。皆矫诏封为平辽王。可望意在必得秦封。明年封可望冀王。复不受。而使贺九仪等统兵入。贼杀起恒。及杨鼎和刘尧珍吴霖张再述诸人。皆不予秦封者。于是始真封可望为秦王。又明年王躄安隆矣。岁造开销银米册报可望。大书皇帝一员。月支若干。皇后一口。月支若干。虎落蛇乡。苟延残喘。得非议封之坚执有以致欤。不然。如文烈言。彼虽盗。未必不受命感恩。克终臣节。何至萌莽卓之志。效僮汜之谋哉。且诸人独不闻唐德宗幸梁州陆忠宣之请抚李楚琳乎。楚琳

已杀张镒。叛附朱泚。及奉天围解。遣使入贡。德宗不得已。除凤翔节度使。而心恶之。臣又言。若不堤防。恐生窥伺。由是楚琳使者数辈至。留之不遣。宣公上状。略曰。乘輿未复。大憝犹存。勤王之师。悉在畿内。急宣速召。晷刻是争。商岭则道迂且遥。雒谷复为盗所扼。仅通王命。惟在斜。此路若又阻艰。南北遂将复绝。倘或楚琳发憾。公肆猖狂。南塞要冲。东延巨猾。则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且楚琳本怀。惟恶是务。今能两端顾望。乃是天诱其衷。故通归涂。将济大业。又曰。自昔能建奇功。或拯危厄。未必皆是絜矩之士。温良之徒。驱驾驯扰。惟在所驭。朝称凶悖。夕谓忠纯。始为寇仇。终作卿相。知陈平无行而不弃。忿韩信自王而遂封。此汉祖所以恢帝业也。置射钩之贼而任其才。释斩祛之怨以免于难。此桓文所以宏伯功也。然则当事之要。虽罪恶不得不容。适时之宜。虽仇不得不用。慎勿纳竖儒小忠。以亏挠兴复大计。德宗览状。释然悟。善待使者。优诏存慰之。卒底中兴。故史言德宗克寇乱。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亦资文德腹心之助。可望之事。与楚琳约相类。诸人何无见及此与。故德宗之臣。有一忠宣其人者。则足以匡复社稷。桂藩之臣。无一忠宣其人者。则不足以偏据滇黔。夫非桂藩之才智。不若德宗也。逸史论曰。小人之败。国人知之。庸臣之败。国则虽贤智不能救。以其托词似正。而貽患于后也。噫。尽之矣。

### 圉人说

何曰愈

圉人某。牧马以自给。凡其所牧。辄博硕茁遂。故其索值数倍。稍靳。则掉臂而之他。或叩其术曰。吾惟遂其生。乐其性。别其才。均其力而已。无他术也。暑。吾以时浴之。寒。吾以时燠之。劳。吾息之。佚。吾役之。才。吾优之。劣。吾斥之。饥。吾秣之。渴。吾饮之。又等其才力而裒益之。夫鼯鼠饮河。不过一勺。巴蛇吞象。始觉充腹。马之骏者。其食或兼其常。或数倍其常。吾则益其刍豆。如其量而与之。及其使之也。骏者责以千里。驽者责以百里。察其才而使之。不责难。不穷力。是以吾马博硕茁遂。各效其能者。遂其生。乐其性。别其才。均其力故也。若不辨其优劣。而差等其刍豆。则良者羸瘠而不能展其长。驽者痞满而致疾矣。不远近其任。则良者未竟其用。必且蹉啮哮嘶。局促枵下矣。劣者弗胜其任。则必蹶蹶颠踣。僵仆道途。甚且人亦有折臂断足碎骸丧生之患矣。夫马有能否。养之用之之道亦有异同。在察其微情而已。或曰。养之用之之道。既闻命矣。其骏劣奚从而别之耶。曰。善哉问乎。世有伯乐。而后良马出。良马不恒得。而伯乐尤不易得。夫马之骏者。其骨相意气。步骤饮噉。自与常殊。吾更驰而试之。其任重若轻。赴远若近。风飙电逝。移晷百里。而神气自若者。骏足也。举足重滞。数十里则息喘汗注。或蹶或

逸。此劣骑也。至于皮毛。则无以异也。夫绿駟白减木飞兔驳象腰裹駟駮乘黄馱馱。其行则超景遗风。奔霄逐电。然而两耳而四蹄。柔鬣而修尾。固犹乎马也。非必虎文鹿角麟臆凤膺。而后为骏物也。使按图而索求之于皮毛之间。几何其不委顿于盐车之下哉。何子曰。吁。吾于圉人。而得知人任人之道焉。

### 记蝎

管同

管子客商邱。见逆旅童子有畜蝎为戏者。问其术。曰。吾捕得。去其尾。故彼莫予毒。而供吾玩弄耳索观之。其器中畜蝎十数。皆甚驯。投以食。则竞集。撩之以指。骇然纷起窜。观其态。若甚畏人者然。于是童子大乐。笑呼持去。客谓管子曰。得是术也。可以御恶人矣。夫蝎之毒在其尾。去而畜之。彼且仰食于人。为人所戏弄。夫天下之恶人。虺蜴其心。豺狼其性。其为毒岂非是蝎比哉。然其人固有异众之才。能济其凶而为恶。为君相者能制其毒而用其才。彼且畏服以供吾驱使。而其恶何由更肆乎。昔者孔明之于魏延。高欢之于侯景。彼二子皆英雄。得是道矣。他人则不然。虑恶人之难御。所用皆庸易制之徒。国无异才。事或非常。则莫知所措。此其智不且出童子下耶。管子曰。子言诚辨。然吾闻诸土人曰。蝎之去尾者。更生则双钩。其毒不可疗。盖是童子亦幸而未遭是耳。夫恶人者久制于人。无所致毒。苟再发焉。其势将不可复制。魏延服孔明而反杨仪。侯景畏高欢而弑梁武。世有孔明高欢之智则可。不然。则杨仪梁武。抑可深戒矣。尧舜之世。放殛四凶。皆屏弃远方。终身不齿。彼四子者。岂独无异才哉。吾窃以为英雄所见不逮圣人也。遂书其言以为用人者鉴。

## 卷十六 治体九用人下

论内外欺罔疏道光二十二年

大理寺少卿金应麟

为敬陈诸臣欺罔之弊。请亟伸 干断。以挽积习而培 国本事。臣伏读 谕旨。朕以重任付诸臣诸臣无非还朕一欺字等因钦此。仰见 圣明洞照万里之外。退而思维。痛深以泣。顾诸臣实限于材智。鞭策不前。臣以为 国家之忧。未有所底也。窃谓欺之一字。非徒海疆诸臣蹈之。即中外大小诸臣皆蹈之。诸臣受 皇上重恩。非敢尽昧天良。其故由于爵禄之念重。而揣摩趋避之计熟耳。 皇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诸臣何所容其欺。顾事有不可。诸臣知而不言。惟 皇上之意旨是从。此一欺也。事有众议以为当行。而不便于诸臣之私。则阳托补救。阴持两端。使其事已行而实未行。或暂行而旋止。此又一欺也。办理事件。预存模棱将就。 皇上偶未深究。诸臣即喜其得计。以

为弥缝了结。乃是真正风气。孤立一派。万不可为。此又一欺也。论者或谓海疆之患。由于骤严鸦片之禁。然当议禁之始。皇上命内外大臣各抒所见。斯时有一人不与议者乎。知其未可骤禁。则当直陈其难。而需以时日。知其必需亟禁。则当预为之备。而并力驱除。乃诸臣所议。众口一辞。迨粤省遵旨严办。各处犹阳奉阴违。迁延塞责。并无一人议及沿海修备者。谓在事诸臣。所见皆不及此。其谁信之。其意不过欲俟将来小有窒碍。便可阴行沮格。既不任严禁启衅之咎。复不居弛禁酿祸之名。至于国家事体轻重。举非所计。此非前事欺罔之明验乎。现在各海疆奏报事体。见于 谕旨者。与被害士民传说。多不相符。固由办理机密。民间不尽能知。然其讳饰弥缝。亦已难逃

圣鉴。夫诸臣之有欺有不欺。臣不敢知。然 皇上英断。有不难破诸臣之欺者。是在赏罚用舍之间而已。臣愚以为有事之际。得人为急。资格不可拘。嫌疑不必避。旧过不妨宥。重赏不宜惜。请 明饬中外诸臣。洗心涤虑。务除欺罔积习。即令各举所知。凡能办交涉者。实疏其长以备任使。其误事诸臣。立予罢斥。即以所举更换。所举得实者。与之同赏。所举不效者。与之同罚。有罪必行其法。施不测之威使诸臣知畏。有才必尽其用。行不测之恩使诸臣知感。恩已渥矣。苟所事不效。则威即加之。威既严矣。苟其劳可录。则恩随及之。恩威各正其功罪。使诸臣知服。威必行于贵近。恩必及于微贱。恩不逾日。威不后时。是在我 皇上断之而已。

夫诸臣欺 皇上。 皇上不知其欺。彼尚不敢遽肆。若已明知其欺。犹令勉强任事。则彼且以欺为得计。又将何所不至哉。现在浙省任事诸臣。即用粤之故智。而其败衄甚于粤。江苏任事诸臣。即用浙之故智。而其败衄又甚于浙。视覆辙若成例。以为 朝廷必不能宽彼责此。何 皇上爱惜诸臣。而诸臣不自爱惜之甚也。臣闻长江海口甚险。狼山焦山等处。皆有镇兵。亦可固守。顷敌船深入。并无一人迎敌。即已失守。则 国家平日养兵设险。意将何为。今若但查逃兵。不诛官吏将弁。异时纷纷效尤。轻弃职守。无耻苟活之徒。臣不知伊于胡底矣。窃见无识者流。皆谓 国家无人。无兵。无粮饷。无器械。不得不从权宜。臣谓无人则当求人。无兵则当练兵。至于粮饷器械。亦当计度现在所有。多则持重。少则用谋。作三军之气。定边疆之危。是在 皇上假以事权。与任事者运用一心而已。 国家席全盛之势。以战则或需时日。以守则自固有余。现在中国之财。耗于异族之掳夺。与任事诸臣之糜费。殆以千万计。其于事体。无尺寸之功。有无穷之害。坐使 皇上节用爱民。数十年之积累。为之罄尽。言之可为寒心。 皇上圣德如天。每事引咎。诸臣恃 皇上之仁慈。肆为欺罔。已败求赏。未战言功。今则弃险不守。藉敌要挟。竭亿万氓庶之脂膏。保一二庸臣之躯命。此又天理所不容者也。臣愚望 皇上

责诸臣以职守。正诸臣以功罪。纲纪肃则 朝廷尊。 朝廷尊则 国本固。诸臣知畏 皇上。自不敢畏敌人。且不能者退。则能者进。普天臣庶。受列祖 列宗之深仁厚泽。二百余年。稍有知识。讵敢为非。振其气则莠可为良。谕以义则财皆为饷。虽海疆一隅。稍有警动。实不足虑。臣不胜愤懣。谨抒愚诚。冒昧缕陈。伏乞 皇上圣鉴。

壬寅秋。海氛扰及金陵。中外震骇。余为此疏。将上。大理寺少卿金公见之。曰。子不能径达 上。恐长官沮格也。即以入告。嗣外省颇有传钞者。因录存之。窃自附魏郑公以谏草付史馆之义云尔。吴嘉宾识。

刑赏失措疏道光二十三年

监察御史陈庆镛

窃惟行政之道。莫大于刑赏。刑赏之权操之于上而喻之于民。所以示天下之大公也。大学论平天下之道。在于絜矩。矩者何。民之好恶是也。民何好何恶。好贤而恶不善耳。倘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其端不过优柔寡断。而后遂贻害于国家。经意深微。不可不察也。海疆滋事以来。自总督将军。以至州县丞倅。禽骇兽奔。纷纷藉藉。惟知船之足惊。谁复典刑之是惧。去年秋后。敌船退出大江。烽烟稍静。我 皇上赫然震怒于失律之罪有难宽。始 命沿海疆臣。将一切败将逃官。详查确覆。交部治罪。于是最辱国之靖逆将军奕山。扬威将军奕经。参赞大臣文蔚。两江总督牛鉴。浙江提督余步云。先后就逮。部臣按律问拟斩候。余步云情节较重。即于十二月二十四日正法。凡有血气之伦。莫不拊掌称快。盖谓国法前虽未伸于琦善。今犹伸于余步云。而今而后。前车之鉴凛然。谁复蹈必然之诛。而不求生于一战哉。乃二十六日。即奉 上谕。起用琦善为叶尔羌帮办大臣。邸报传。人情震骇。既而徐徐解曰。古圣王之待罪也。有投诸四裔以御魑魅之法。今之琦善。毋乃类是。未几且以三品顶戴为热河都统矣。旋且用奕经为叶尔羌帮办大臣。文蔚为古城领队大臣矣。夫异族之甘于猖獗。沿海兵将之敢于逃窜。驯至今日。海水飞。鲸鲵跋浪。逞其所欲。莫敢谁何者。实由琦善于异族入寇之始。首示以弱。惰我军心。助彼毒焰。令海内糜烂至于此极。即罢斥琦善。终身不齿。犹恐不足以作士气而履民心。何况鞶带再加。脱俘囚而熏沐之乎。至奕经之罪。虽较之琦善少减。文蔚之罪。较之奕经又可少减。然我 皇上命将出师。若何慎重。奕经乃夜郎自大。深居简出。顿兵半载。并未身列行间。骋其虚僞之气。志盈意满。期于一鼓而复三城。卒之机事不密。贻笑敌人。杀将覆军。一败不振。此不待别科其骚扰供亿招权纳贿之罪。而罪已不胜诛矣。臣亦知奕经为 天潢贵胄。我 皇上笃念亲亲。必不忍遽加显戮。窃意即幸邀宽典。亦应圈禁终身。消除册档。以无贻宗室之羞。岂图收禁未及三月

。辄已弃瑕录用。且此数人者。我 皇上特未知其见恶于民之深耳。倘俯采舆论。谁不切齿于琦善。而以为罪魁。谁不疾首于奕经奕山文蔚牛鉴诸人。而以为投畀之不容缓。直道犹存。公论可畏。非臣一人之私言也。侧闻琦善意侈体汰。跋扈如常。叶尔羌之行。本属怏怏。今果未及出关。即蒙 召还为热河都统。密迩神畿。有识无识之徒。无不抚膺太息。以为我 皇上向用琦善之意。尚不止此。万一有事。则荧惑 宸聪者。必仍系此人。履霜坚冰。深足惧也。顷者 御试翰詹。以烹阿封即墨命题。凡百臣工。能无惕息。而今兹刑赏若此。臣之愚昧。未审 皇上所谓阿者何人。即墨者何人。假如 圣意高深。偶或差忒。而以即墨为阿。以阿为即墨。将无誉者毁者有以淆乱是非耶。所望 皇上力奋天威。收回成命。体大学絜矩之旨。鉴盈廷毁誉之真。

国法稍伸。輿情可慰。臣不胜激切屏营之至。

道光二十三年四月初四日奉

上谕本日据御史陈庆镛奏琦善等三人起用为刑赏失措无以服民等语前因琦善奕经文蔚先后办理夷务未能奏效当将琦善等革职治罪因思从前办理不善总由朕无知人之明以致琦善奕经文蔚诸人丧师失律迄无成功惟有返躬自责愧悔交深何敢诿罪臣工以自宽解琦善等韬略未娴限于才力现在年力正强是以弃瑕录用予以自新今据该御史剴切指陈请收成命览其所奏亢直敢言朕非饰非文过之君用人行政一秉至公初无成见岂因业有成命不便收还自存回护邪琦善奕经文蔚均着革职即令闭门思过以昭赏罚之平至黜陟之权操之自上本非臣下所能干倘该御史所奏于情理未能持平朕亦不能曲从以邀誉中外臣民应晓然于朕抚躬引咎虚怀纳谏之至意也钦此

应 诏请讲求用人疏道光三十年

礼部侍郎曾国藩

二月初八日。奉 皇上谕令九卿科道有言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仰见 圣德谦冲。孜孜求治。臣窃维用人行政。二者自古皆相提并论。独至我 朝。则凡百庶政。皆已着有 成宪。既备既详。未可轻议。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方今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扬之。端赖我 皇上之妙用。大抵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请为我 皇上陈之。所谓转移之道何也。我 朝列圣为政。大抵因时俗之过。而矫之使就于中。顺治之时。疮痍初复。民志未定。故 圣祖继之以宽。康熙之末。久安而吏弛。刑措而民偷。故 世宗救之以严。乾隆嘉庆之际。人尚才华。士骛高远。故 大行皇帝敛之以镇静。以变其浮夸之习。一时人才。循循规矩准绳之中。无有敢才智自雄。锋芒自逞者。然有守者多。而有猷有为者渐觉其少。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



为恭。以臣观之。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颞颥。退缩者。同官互推。不任怨。动辄请旨。不任咎。是也。琐者。利析锱铢。不顾大体。察及秋毫。不见舆薪。是也。敷衍者。装头盖面。但计目前。剜肉补疮。不问明日。是也。颞颥者。外面完全。而中已溃烂。章奏粉饰。而语无归宿。是也。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我大清皇帝深知此中之消息。故亟思得一有用之才。以力挽颓风。去年京察人员。数月之内。擢臬司者三人。擢藩司者一人。盖亦欲破格超迁。整顿积弱之习也。无如风会所趋。势难骤变。今若遽求振作之才。又恐躁竞者因而幸进。转不足以收实效。臣愚以为欲使有用之才。不出范围之中。莫若使之从事于学术。汉臣诸葛亮曰。才须学。学须识。盖至论也。然欲人才皆知好学。又必自我皇上以身作则。乃能操转移风化之本。臣考我圣祖仁皇帝登极之后。勤学好问。儒臣逐日进讲。寒暑不辍。三藩用兵。亦不停止。

召见廷臣。辄与之往复讨论。故当时人才济济。好学者多。至康熙末年。博学伟才。大半皆我圣祖教谕而成就之。今我皇上春秋鼎盛。正与我圣祖讲学之年相似。臣之愚见。欲请俟二十七月后。举行逐日进讲之例。四海传播。人人向风。召见臣工。与之从容论难。见无才者。则勸之以学。以痛惩模棱罢之习。见有才者。则愈勸之以学。以化其刚愎刻薄之偏。十年以后。人才必大有起色。一人典学于宫中。英鼓舞于天下。其几在此。其效在彼。康熙年间之往事。昭昭可观也。以今日之委靡因循。而期之以振作。又虑他日之更张僨事。而泽之以诗书。但期默运而潜移。不矫枉而过正。盖转移之道。其略如此。

所谓培养之方何也。凡人才未登仕版者。姑不具论。其已登仕版者。如内阁六部翰林院。最为荟萃之地。将来内而卿相。外而督抚。大约不出此八衙门。此八衙门者。人才数千。我皇上不能一周知也。培养之权。不得不责成于堂官。所谓培养者。约有数端。曰教诲。曰甄别。曰保举。曰超擢。堂官之于司员。一言嘉奖。则感而图功。词组责惩。则畏而改过。此教诲之不可缓也。榛棘不除。则兰蕙减色。害马不去。则骐驎短气。此甄别之不可缓也。嘉庆四年十八年。两次令部院各保司员。此保举之成案也。雍正年间。甘汝来以主事而赏人<sup>22</sup>。放知府。嘉庆年间。黄钺以主事而充翰林。入南斋。此超擢之成案也。盖尝论之。人才譬之禾稼。堂官之教诲犹种植耘耔也。甄别则去其稂莠也。保举则犹灌溉也。皇上超擢。譬之甘雨时降。苗勃然兴也。堂官常常到署。譬之农夫日日田间。乃能熟悉穡事也。今各衙门堂官。多内廷行走之员。或累月不克到署。与司员恒不相习。自掌印主稿数人而外。大半不能识面

。譬之嘉禾稂莠。听其同生同落于畎亩之中。而农夫不问。教诲之法无闻。甄别之例亦废。近奉 明诏保举。又但及外官。而不及京秩。培养之道。不尚有未尽者哉。自顷岁以来。六部人数日多。或二十年不得补缺。或终身不得主稿。内阁翰林院员数。亦三倍于前。往往十年不得一差。不迁一秩。固已英才摧挫矣。而堂官又多在 内廷。终岁不获一见。如吏部六堂。 内廷四人。礼部六堂。 内廷四人。户部六堂。皆直 内廷。翰林两掌院。皆直 内廷。在诸臣随侍 御园。本难分身入署。而又或兼摄两部。或管理数处。为司员者。画稿则一面。白事则寥寥数语。纵使才德俱优。曾不能邀堂官之一顾。又焉能达 天子之知哉。以若干之人才。近在眼前。不能加意培养。甚可惜也。臣之愚见。欲请 皇上稍为酌量。每部须有三四堂不入直 内廷者。令其日日到署。以与司员相砥砺。翰林掌院。亦须有不直 内廷者。令其与编检相濡染。务使属官之性情心术。长官一一周知。 皇上不时询问。某也才。某也直。某也小知。某也大受。不特属官之优劣。粲然毕呈。即长官之浅深。亦可互见。旁考参稽。而八衙门之人才。同往来于 圣主之中。彼司员者。但令姓名达于 九重。不必升官迁秩。而已感激无地矣。然后保举之法。甄别之例。次第举行乎旧章。 皇上偶有超擢。则梗一升。而草木之精神皆振。盖培养之方。其略如此。

所谓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询事考言。二者并重。近来各衙门办事。小者循例。大者请 旨。本无才猷之可见。则莫着于言考之。而 召对陈言。 天威咫尺。又不宜喋喋便佞。则莫若于奏折考之矣。 国家定例。内而九卿科道。外而督抚藩臬。皆有言事之责。各省道员。不许专折谢 恩。而许专折言事。乃十余年间。九卿无一人陈时政之得失。司道无一折言地方之利病。相率缄默。一时之风气。有不解其所以然者。科道间有奏疏。而从无一言及 主德之隆替。无一折弹大臣之过失。岂君为尧舜之君。臣皆稷契之臣乎。一时之风气。亦有不解其所以然者。臣考 本朝以来。匡言 主德者。孙嘉淦以自是规 高宗。袁銑以寡欲规 大行皇帝。皆蒙 优旨嘉纳。至今传为美谈。纠弹大臣者。如李之芳参劾魏裔介。彭鹏参劾李光地。厥后四人。皆为名臣。亦至今传为美谈。自古直言不讳。未有盛于我 朝者也。今 皇上御极之初。又 特诏求言。而 答倭仁之谕。臣读之至于抃舞感泣。此诚太平之象。然臣犹有过虑者。诚见我 皇上求言甚切。恐诸臣纷纷入奏。或者条陈庶政。颇多雷同之语。不免久而生厌。弹劾大臣。惧长攻讦之风。又不免久而生厌。臣之愚见。愿 皇上坚持 圣意。借奏折为考核人才之具。永不生厌斲之心。涉于雷同者不必交议而已。过于攻讦者不必发钞而已。此外则但见其有益。初不见其有损。人情狃于故常。大抵多所顾忌。如 主德之

隆替。大臣之过失。非 皇上再三诱之使言。谁轻冒不韪。如藩臬之奏事。道员之具折。虽有定例。久不遵行。非 皇上再三迫之使言。又谁立异以犯督抚之怒哉。臣亦知内外大小言并进。即浮伪之人不能不杂出其中。然无本之言。其术可以一售。而不可以再试。 朗鉴高悬。岂能终遁。方今考九卿之贤否。但凭 召见之应对。考科道之贤否。但凭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贤否。但凭督抚之考语。若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实乎。臣所谓考察之法。其如此。三者相需为用。并行不悖。臣本愚陋。顷以议礼一疏。荷蒙 皇上天语嘉。感激思所以报。但憾识见浅薄。无补万一。伏求 皇上怜其愚诚。俯赐 训示。幸甚。

敬筹振兴人才以济实用疏咸丰元年

王茂荫

臣维治平之道。在用人理财二端。而用人尤重。用非其人。财不可得而理也。顾用人必贵得人。而得人。尤必先赖作人。作人者何。举天下之聪明材力。而鼓舞振兴之。俾务为有用之学以济用也。聪明材力世所不乏。务于有用。则用得其力。务于无用。则用不得其力。我 国家雅化作人。二百余年。教养之方。选举之法。至详备矣。乃立法本善。奉行久而浸失其真。积习相沿。揣摩工而遂以成俗。臣窃见今日之聪明材力。悉专致于摩墨卷作小楷。而深惜其无用也。自来非常之才。有不必从学出者。然而从学出者千百。不从学出者一二。即后汉臣诸葛亮。亦有学须静才须学之言。今一专功于墨卷。则书遂束之不观。专功于作字。则读书直至于无暇。二者之废学。以作字为尤甚。而士子之致力。则于作字为尤专。合天下之聪明材力。尽日而握管濡毫。尚安得济实用。臣闻上年 皇上特诏广言之时。内外大臣。亦深以士习空疏为无用。于教育人才。挽回风气。有奏请。顾其教育挽回之术。言者多责之教官。议者亦遂责之教官。夫士子方见墨卷小楷。为梯荣之快捷方式。虽教官日督以实学。亦复何益。所谓所令反其所好民不从也。诚欲使庠序之士。咸务实学。必先使选举之士。皆属真才。是在我 皇上于各途考试之中。严行核实。于各途考试之外。更切旁招。使有才者不终掩。而无才者无所幸。然而承平日久。人皆狃于故常。习于便安。以纷更为多事。以远虑为迂图。从而议者。必谓 国家取士之制。自来不易。名臣循吏。咸出其中。曾无乏才之虑。岂至今日而犹待他求。但将定例申明。自可无庸更议。于安常处顺之时。为老成持重之见。此亦岂不诚然。然而臣见今日之天下。似未可晏然作无事观也。外则异族之祸心包藏。而未知发于何日也。内则粤省之贼势滋蔓。而遂以至于今日也。山野则有匪。河海则有盗。隐匿讳饰。所不能尽者。月或数闻焉。治盐而盐之利未可必兴。治漕而漕之费未能尽革。治河而河决又见告矣。此犹得谓无乏才之虑乎。且

臣尝见海氛亟时。成皇帝诏访才能出众深通韬之人。而下无以应矣。夫急而求之。缓而置之。此孟子所谓苟为不蓄终身不得也。臣又尝见内外臣工。每遇盘错。辄曰无法。夫国家所以重赖臣工而宠异之者。为其有法耳。若皆以为无法。何不访求有法之人用之。为天下得人难。诚欲访求有法之人蓄以待用。似非设法以振兴之。使天下之聪明材力咸务于有用之学不可。聪明材力。误用可惜。真实经济。骤期为难。自今而振兴之。犹虑其缓。似不宜仍守相沿之积习。而为整顿之空言。百年之计。莫如树人。臣自恨浅陋无策。以助国家作人之化。谨就管见所及。不揣冒昧。敬拟五条。为我皇上陈之。

一请乡会试务期核实以拔真才也。定例乡会试。头场制义试帖外。二三场试以经文策问。原欲于明理之中。更求淹贯经术通达治体之才。无如近时考官。专取头场首艺。二三篇但能通顺。二三场苟可敷衍。均得取中。以故近来各省刊刻闱墨。首艺尚有二三十篇。次三艺已属寥寥。至经策多不刊刻。是考官明示士子以为无足轻重也。磨勘官于头场文艺。间有签议。而二三场则绝少。是磨勘大臣又明示考官以为无足轻重也。夫不重经策。何以辨学之虚实。应请敕谕考官。自下届乡会试起。务以经策并重。非经策能出色者。不得拔登魁选。入魁选者。即刊刻以为多士程序。并将此意令各直省学政教官即行宣示。俾士子早知向学。又定例策题以三百字为率。而对策满篇三百字。即可中式。空疏者往往就题敷衍。便可完卷。请嗣后策题改以百余字为率。用杜敷衍之弊。抑臣更有请者。闻道光二十二年两广总督祁奏变通考选。遴拔真才折内。于策问五道。请定为五门发题。曰博通史鉴。曰精熟韬铃。曰制器通算。曰洞知阴阳占候。曰熟谙舆图情形。以士子兼通为难。专门较易。照从前本经之例。于册内分别填注。议虽未行。论者多谓切中时务。实足拔取真才。应请敕令部臣检录原奏进呈。恭[候](侯) 圣裁。一请 殿试 朝考务重文义以式多士也。上年御史戴綱孙候补京堂张锡庚奏。 殿试不宜专尚楷字。并请删去颂联。奉 旨交礼部议奏。嗣部臣于楷字一节。似未议及。颂联一节。亦第将旧例申明。令贡士敬谨遵照。谓浮华既黜。而实学不致沦遗。夫士子趋向。视乎去取。黜浮华。拔实学。自由读卷大臣。伏读乾隆二十五年 上谕。廷试士子为抡才大典向来读卷诸臣率多偏重书法而于策文则惟取其中无疵颣不碍充选而已敷奏以言特为拜献先资而就文与字较则对策自重于书法衡文尚待观人而阅卷时竟先抑文重字可乎等因欽此。 圣训煌煌。亦既深切着明矣。乃近来 殿试 朝考之后。考列前十卷与一等者。但传其字体之工。曾不闻以学识传者。考列在后之卷。又但闻某书极劣。某笔有误。曾不闻以文义黜者。此士子所以专务作字也。作字必无间断而始工。读书遂以荒芜而不顾。士习空疏实由于此。请嗣后令读卷阅卷大臣。勿论字体工拙。笔画偶疏。专取学识过人之卷。进

呈 钦定以后。即将前十卷与一等卷。所以过人处。批明刊发。使天下晓然于 朝廷所重在文不在字。庶士子咸知所向。至考试试差。以重司衡之选。使非学业素裕。安能衡鉴不迷。乃臣闻考差者专于诗字求工。而文艺似可不讲。考官如此。士子可知。制义且然。策问可想。应请令阅卷大臣。一并以文义为重。庶几能拔真才。

一请遴选岁贡以勸人才也。定例各学岁贡。以食饩年久者挨补。每次一正一陪。严加考选。正贡不堪。准取陪贡。及次陪。于挨序之中。仍寓遴才之意。务取明通淹贯之士。将原卷解部磨勘。有文理荒谬者斥革。法至善也。今则但以正贡充补。而所谓取陪贡及磨勘。皆具文矣。查各学岁贡之外。有十二年一考之拔贡。有三年一举之优贡。士之得此者。较乡试颇难侥幸。盖乡试仅凭一日之短长。而优拔必较历考之等第。士能历考皆列前茅。则其学有素矣。请嗣后令各学政于该学当贡之年。就各生中较其历考等第。以考列优等最多者充贡。查生由食饩至出贡。约须历岁科试十余次二十余次不等。应将历过五次以上者比较。未历五次者不与。庶幸进无由。而生食饩以后。益知奋勉。贡成均者。皆得及时造就。即将来选授教职。亦不致有荒疏衰老之员。一请广保举以求真才也。上年曾奉 特旨令内外大臣各行保举矣。然所保者。皆已登仕版之员。而草野未及。夫已登仕版。则才具终有表见之时。若伏处在野。或不工制义。或力难应举。则虽有怀奇负异之士。恐终淹没。拟请令各省州县并教官留心访察。或博通今古。才识非常。或专门名家。精通一艺。或膂力过人。胆勇足备者。访验的实。无论士民。准于学政按临时。备文将该生所长。申送考试。学政就所长考试得实。文则奏明送国子监。武则奏明送督抚标。均许官给盘费。国子监与督抚标考试一年。果有过人之能。奏明送部引 见。随材酌用。不称者发回原籍。州县教官。与士民最亲。访察试验。既易真确。学政考试。犹在一时。国子监与督抚标则期以一年。才之真伪。断难朦混。抑臣更有请者。进贤受上赏。所进果有才能。应视其才能之大小。酌予议叙。以示奖劝。倘所进漫无一长。则必加以议处。以杜干请之弊。夫才不世出原不敢谓在在之有其人。然臣闻海氛初扰浙江。野人有获其大船者。有获其头目者。见在广西团练士民。亦有能出力者。则不得谓在野之竟无才也。天下之大。安得无才。亦在地方有司之留心访察耳。一请造就宗室八旗人才以济实用也。从来立法必先贵近。贵近者。四方之所观法也。我 朝以神武开基。其时宗室八旗。将相林立。文能安邦。武能定国。战无不胜。攻无不取。用能威震四夷。勋垂万世。曾不以笔墨矜能乃近日宗室八旗之人。往往沾染时习。或以吟咏夸风雅。或以书画竞品题。此风沾染日深。诚恐筋力懈弛。日趋于弱。一旦有事。其何以副 国家之任使。伏读嘉庆二十一年 上谕。本日特召见诸皇子军机大臣

等明白宣谕我八旗满洲首以清语骑射为本务其次诵读经书以为明理治事之用若文艺即非所重不学亦可是以皇子在内廷读书从不令学作制艺恐类于文士之所为凡以端本务实示所趋向等因钦此。仰见 圣虑周详。至深且远。臣见宗室八旗。类多过人之资。诚能务乎其大。讲求兵机将。以为腹心干城。即科第文章。曾不足贵。何论雕虫小技。应如何造就而振起之。非小臣所敢妄拟。惟赖我 皇上圣神妙用。俾以有裨实用为贵。徒尚虚华为耻。将见人才蔚起。追美 国初之时。而四方闻风。亦必争自濯磨。求为有用之学矣。以上所拟五条。臣为振兴人才以济实用起见。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圣鉴训示。

时势危难请用缓急可恃之人疏咸丰二年

何桂珍

臣闻君臣有义。非以利相接也。惟利是视。则不知有义。即见义亦不为矣。宋臣张栻尝言仗节死义之臣。当于犯颜敢谏中求之。明臣袁继咸亦言士有廉耻。然后有风格。有气节。然后有事功。盖尚节义者。必不工于迎合。巧于夤缘。故平日多不见容。而临事则深可倚赖。趋荣利者。必其希承意旨。阿附权要。故平日常得固宠。而临事则毫无把持。此人品邪正所由分。即国家治乱所由判。不可不察也。今粤匪猖獗三载。滋扰两湖。从前酿乱之地方各官。罪不胜究。现在纵贼之文武大吏。情实显然。大抵以拥兵为自卫之谋。以糜饷为肥身之计。贼来则三舍退避。贼去则旦夕偷安。殃及难民。且虚报夫胜仗。阵亡官弁。亦掩袭夫不防。内外相蒙。民财交困。 皇上虽屡颁 严谕。臣下仍玩泄如常。甚至盗劫之风。肆行 犴鞫之下。此不必逆贼交煽。而人心之震动。已不可支矣。 皇上默计此时。任 畿辅者。可藉以为保障乎。领军门者。可倚以为干城乎。参枢密者。可资以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乎。即谓三者视乎其才。难以相强。然就其心之所至。力之所及。果孳孳为义而不为利耶。毋亦貌为老成持重。实则苟且因循。公忠体 国之诚。将不敌其徇私取巧之智也。审是则 国家所恃以共缓急者何人。 皇上亦未深信矣。岂惟 圣心有所难信。即臣私忧窃叹。亦谓彼善于此则有之。求其决疑定乱。专利社稷。而不为身谋者。盖甚难其人焉。夫为臣死忠。为子死孝。非必临难捐躯而始然也。平日有不为威惕不为利疚之操。斯临事有舍生取义效死勿去之节。誓必死之志。而后精神才力由此出。智名勇功由此成。家国由此而安全。生灵由此而奠义。此宋之韩琦李纲。所以见重于 圣主。而得从祀于孔门者也。今欲求如二人者而用之。诚不易得。然即近乎此者而历试焉。未始不可收二人之效。臣观前任太常寺卿唐鉴。现任叶尔羌帮办大臣倭仁。署直隶河间府知府吴廷栋。三臣皆秉性忠贞。见理明决。处危疑而不惧。临利害而不摇。考其生平言行。一一不负所学。在庸俗未测其浅深。而 圣明早精其鉴别。若投以艰巨之任。必

能尽言竭力。死生以之。倘用之不效。一毫有负于 君国。臣甘伏鈇钺之诛。以谢天下。又前任陕西布政使朱贽。实心办事。才胜繁难。现虽告病回滇。精力正复可用。前任漕运总督周天爵。素有血性。能耐辛苦。虽用兵非其所长。而以之查缉盗匪。亦可肃清地方。臣非欲 皇上必使卑踰尊疏踰戚也。但以 朝廷之上得一二公直任事之重臣。即庸之流亦可以增其胆识而厉其志节。京畿之内得一二勤干有为之能吏。即疲玩之辈亦可以振其积习而饬其防闲。此固 皇上之所乐为。而亦非臣之所大不便者也。

至于军前效力。岂乏人才。患在统帅迁延。疆吏观望。进退既无所监察。赏罚亦有所难行。臣思前任礼部侍郎曾国藩。前任兵科给事中苏廷魁。俱明于大节。胸有经纬。现丁忧在籍。可否 飭下湖南广东抚臣。令驰赴湖北。与 钦差大臣徐广缙商办防剿事宜。又前任广西巡抚周之琦。降调太常寺少卿李棠阶。告病在籍。前任礼科给事中陈坛丁忧在籍。三臣皆清刚正直。夙膺乡望。可否 飭下河南抚臣。或令筹办团练。或令襄理粮台。以上五臣。例应专折奏事。藉以考察军情。俾文武官员。各知警惧。不敢欺罔 宸聪。则功罪分明。于军务实有裨益。或谓任人不一。恐事多牵制。则五臣素行。固非各执己私。而不恤公事之急者。似亦可无深虑。臣职无言责。苟非 国事孔棘之日。亦何敢蹈越职言事之愆。惟念济变需才。万不可缓。忠良难得。错过可惜。回忆十余年前。林则徐直隶水田之议。 宣宗成皇帝意在必行。若非当途阻挠。俟查办海口完竣。令其从容经理。则漏卮既可永塞。南漕亦可折收。何至 国计民生。困乏如是之甚。即云南汉回之乱。耽延四载。林则徐蹶而复起。当事者犹掣肘多方。赖 先帝毅然任之。幸而成功。终至引退。彼时粤西祸机已发。尚且中外弥缝。倘得早达 圣聪。俾林则徐由滇赴粤查办。尚得用一年有余。何竟滋蔓难图。至于今日。臣闻林则徐奉 命赴粤之时。力疾兼程。不烦一旅。绝无迁延要挟之为。今往者已不可追。来者岂堪迟误。用兵理财惟在得人。人苟真知。嫌何敢避。虽职分大小。而以人事 君之义。不以大小而有殊。在诸臣义不容辞。非有所利而为。则臣亦非有所为而标榜之也。用是披肝沥胆。昧死密陈。干冒 天威。不胜悚惶待命之至。

密筹直东军务建置需人疏同治四年

广东巡抚郭嵩焘

窃臣五月二十四日。准兼署督臣瑞麟知照。同治四年五月初八日。奉 上谕。直东军务紧要曾国藩统带各路兵勇北来剿办需饷甚多应解直隶固本军饷积欠银两赶紧照发克期起解务当顾全大局不得再分畛域等因钦此。仰见 皇上筹维大局。积密详审之至意。窃臣比闻僧格林沁战歿曹州。惶惶屡日。靡释于怀。伏承 圣谕。筹拨军饷。默念事机之午。重增 宵旱之忧。皇焦思。无

能自效。窃以为曾国藩接统此军。其可虑者有三。僧格林沁剿办各起贼匪。专恃马队纵横驰骋。近闻捻匪马队较多于官兵。其势遂至猖獗。曾国藩所部楚军。专习步战。宜于山径崎岖。而不宜于平原广漠。又楚军克复金陵。精锐之卒。多半散归。而欲使以步当骑。以骤募之师。当方张之寇。虑非所以制胜。接统各军。恩谊未足以相感。威望未足以相服。取决仓猝之闲。指撝驾御。进退从心。力亦有所未逮。此其可虑一也。曾国藩起家文臣。部署将帅。争胜一时。所以能建立功绩。攘除大憝者。皆将帅用命之效也。十余年来。凋残略尽。仅存者杨岳斌彭玉麟黄翼升刘蓉等数人。皆各独当一面。无与驰驱者。曾国藩处遗大投艰之地。而无威名素着之将帅。与之戮力一心。共济时艰。此其可虑二也。曾国藩始任军旅。一切自立规模。艰难筹划。军情利钝。亲与将官会议。而营务处别无文檄。饷糈支放。酌量撙节。取决一心。而粮台别无报销。凡此者。实由将帅皆所擢拔。兵勇皆所召募。军饷一切皆所经营。故能缓急足以相维。丰歉足以相谅。今总步骑之众。以备征讨。转数省之饷。以资供亿。规模既异。事势益艰。而又当兵革烦兴。各省一律穷匮之时。此其可虑三也。臣愚以为曾国藩此次办理军务。略须建置者有二。一曰设立翼长。曾国藩规模宏远。居中运量有余。临敌指挥实有所不足。宜择地驻扎。以为各营根本。行军之节要。临敌之操纵。一责成翼长。臣愚以为曾国荃当此任。尤为相宜。盖其名望已立。与曾国藩为兄弟。各营将帅皆能共信。亦恃以权衡事势。通达军情。佐曾国藩所不及。应恳 皇上飭令曾国荃前赴曾国藩军营。帮同办理。以资共济。一曰设立粮台。协饷之应催者。军实之应筹者。以及支收之烦剧。制造之取给。别廉干大员司之。庶使曾国藩不以粮台事务纷扰其心。专意经理军务。臣愚以为降调湖南巡抚恽世临当此任。尤为相宜。恳 皇上飭令恽世临督办曾国藩直东军务粮台。凡有可以筹划军饷之处。听从便宜办理。于事益必多。

曾国荃攻城战野。为劳最着。其克复金陵城池。环攻数昼夜。缘城而入。相持巷战又一昼夜。兵勇所以利于攻城者。利在得财耳。水陆四五万人。争先乘城。谁悉其所得之财。辇而归之私第。又曾国荃所部不过数千人。其余将帅黄翼升萧衍庆等。皆别将一军。亦岂能攘诸将之利而独踞之。果有此。则诸将必至愤争。军士必至怨怒。而臣询黄翼升李鸿裔等。皆力为辨证其诬。臣在军久。见攻克城池。无有能以利归公者。处饥乏之时。御召募之军。其势尤难。无端被以贪污之名。致令恐惧忧虞。无以自解。臣窃悼之。恽世临久仕湖南。廉明精干。无贤不肖。皆所深知。其清理积弊。破除人情。崖岸甚峻。躬任劳怨。而无一毫邀名见好之心。臣独所服膺。勉力企之。而自愧精力百不能逮。乃以偶尔违例之细故。致被有意蒙蔽之污名。臣以为 国家无事。一切以成例绳治



天下。积久法敝而名实寢乖。整齐变化。责在封疆大吏。苟于例无甚乖忤。不能不稍示变通。以求实有补济。但辨其心之公私而已。臣往见胡林翼张亮基用人行政。一切破格行之。两楚转旋之大机。实在于此。稍一违例。而责以蒙蔽。使其心终以不白于 朝廷。臣尤悼之。自古平大乱胜大任者。宏亮之才。忠贞之节。常不能见谅于流俗。而持议者遽取反复无稽之言。从容一节之失。加之苛论。消沮士庶之心。而摧折办事者之气。此又 圣明所宜援古证今。深防其弊者也。臣曾随僧格林沁在天津军营办理文案。从事年余。又与曾国藩至交。其于此军应办事宜。苟有所见。不敢不一尽其愚。至于曾国荃为人。颇具心计。居家治事。皆有条理。心怀忠义。识解尤绝于人。决非苟贪者。恽世临曾相识京师。并无深交。任湖南。罕与相见。而于曾国荃恽世临办事之才。与派往曾国藩军营之必有所裨益。则亦知之甚明。信之有素。谨就愚见所及。缕晰上陈。臣自知望浅言微。冒昧渎陈。必蒙 严谴。然如臣等辈去一二人。无关 朝廷轻重。而如曾国荃恽世临用之。而必有于 国家。废弃不用。徒为人士所惜。是以愿终言之。至奉 旨协拨直隶军饷。前以直隶全境肃清。粤东军务层见迭出。无凭协拨。今东匪猖獗。直隶筹办防堵。畿辅重地。自与他省协拨不同。臣谨当会商督臣。从此次奉 旨之日起。酌量筹解。以冀仰答 宸。所有密筹大局情形。谨缮折具奏。伏祈 圣鉴训示施行。

请内外互用疏同治元年

给事中高延祐

窃维天下之势。以内驭外。内重则势趋于内而政兴。外重则势趋于外而政替。内外轻重之间。人才之聚散系之。即治道之升降因之。不可不慎也。尝考历代盛时。其势皆内重外轻。故外臣内召。号为登仙。我 朝立政用人。内外维均。近因度支不给。京员之禄入无多。办公之饭银亦绌。情随时变。遂有重外轻内之势。以故京员之有才者。皆期外用。外官之有才者。不愿内升。且京官之得保也恒难。外官之得保也恒易。日积月累。才散于外。甚至内外隔绝。内臣罔知外事。外臣罔恤内忧。因循推诿。有由然也。夫奇才不世出。至干事之才。内外交宜者。固未尝乏也。特在内者分任其事而无可自见。在外者独荷其难而得以自效耳。今京职自七品以至五品。得邀外放者。无过府道。然必历岁经年。或由京察。或由截取。皆系循资而得。即如阎敬铭之在户部。亦祇循分供职。若不经奏调。此时应尚滞郎署。而外官一得保举。不数年间。即至两司以及封疆。究其才能卓荦。名望素着。如胡林翼沈葆楨等者。屈指可数。其余亦不过认真办事而已。而其人随保随用。未尝一覲 天颜。则但感大吏之特荐。几忘 皇上之殊恩。且各大臣意识迥别。即使秉公保举。亦未必皆系良才。书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孟子曰。见贤焉然后用之。此言人主

用人。当广搜而详察之。不徒寄耳目于人也。近时军务孔亟。各大吏保举之员。自道府以上。不次擢用。并免引见请训。所以体恤之者至矣。而于古圣王真知灼见之道。似尚有未尽者。谚云百闻不如一见。不可不核其实也。臣愚以为在外保举各员。若概令其进京察看。未免碎。不如内外互用以试其才。察内之才。就部院大臣之所保者试以外事。钱谷兵刑。皆课绩程功之具。将来勋劳懋着。不妨仍予以内迁。察外之才。就督抚大吏之所保者试以内事。谏垣密院。亦考言询事之资。果其学识兼优。自可徐膺夫疆寄。如此量为变通。人必周知。用不违才。不特内外无偏重之弊。朝廷亦收得人之效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 圣鉴。

### 拟举荐人才疏

吴嘉宾

臣按易曰。涣汗其大号。言王者之号令。如汗出不可反也。礼曰。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王言如纶。其出如綍。言王者之言。其出弥大。众人所共知也。臣窃见本年六月间。 皇上特降谕旨。令各省督抚保举府厅州县属员。嗣因河南巡抚臣杨国楨保举十人。其中又有不堪保举之员。蒙 皇上降旨申饬。并通谕各督抚保举。毋许冒滥。伏思 国家欲保举得人。尤须慎重保举。圣训煌煌。本末前后。至为周密。倘各督抚俱知仰体 皇上公听并观之心。仍恪遵 皇上循名责实之义。自能矢公矢慎。无才则不敢谬登荐牒。有才则不敢壅于上闻矣。但臣见近来臣下。确有见识者少。苟且迎合者多。初见 皇上谕令保举。因即轻荐多人。不知精择。如抚臣杨国楨。是其明验。及蒙 训谕申饬。臣料各省闻之。又将避滥举之咎。因而不敢保举一人。甚且以私心揣度 圣意。姑举一二人塞责而已。臣虽不敢谓其皆然。然此实当今臣下之通病也。使其果如臣所料。于诸臣持禄避嫌之计则得矣。其于 圣主勤求治理博访才能之旨。不又归于有名而无实耶。夫求保举而徒得滥举。开侥幸之私门。此一弊也。戒滥举而仅得虚举。格 敷求之明诏。此又一弊也。臣愚以为二者相较。则滥举之弊尚轻。其故何也。督抚保举属员。其权止于一保举耳。是非用舍。断自 圣衷。以实缺之属员。得虚名之保举。纵令闇于知人。所失尚浅。而 皇上实可因所举之贤否。辨督抚之公私。如果所举得人。即加委试。既收此数员才干之用。又可益知该督抚之贤明而信任之。如果所举非人。即加诘责。既去此数员鬩之害。又可显见该督抚之偏私而废置之。是则即小以见大。因少以验多。其所以彰我 皇上纲纪四方之效。岂不盛哉。近来各省吏治稍弛。民疲法玩。欲加整顿。则常若乏人。夫求不肖者而厘剔之。则吏畏。又得贤者以振刷之。则吏劝。畏劝兼用。其道乃明。古人有云。拔十得五。言拔十人得收五人之效。犹足为多也。然则臣下所举之人。固不能尽当。

在用之何如耳。臣溯查雍正二年。保举道府州县 上谕。曾令总督保奏三员。巡抚保奏二员。又不得将特用之员保举。窃谓此次督抚保举。可否斟酌限以员数。令该督抚出具的确考语。密封保奏。归于本年卓异内。送部引 见。恭候 皇上酌量分别记名不记名。亦不许将曾经 特用之人保奏。如此。则可杜滥举之弊。仍可收得人之效矣。

臣闻唐臣陆贽有言。求才贵广。考课贵精。求不广则用常乏人。考不精则职业不举。若易于举用。而不易于苟容。则所易者适足广得人之资。不为害也。若不精于法制。而徒精于选才。则所精者适足梗进贤之路。不为利也。今保举之事。所以广求才也。然而举之之初。必由督抚。督抚无知人之明。虽少举亦不免错缪。督抚有知人之识。虽多举亦各有可取。 谕旨不许冒滥。而督抚知人之识。不可勉强。则何如一禀于我 皇上虚公作哲之鉴为得乎。抑臣更有进者。以为求详于保举之先。不如求详于保举之后。唐臣陆贽所谓考课贵精是也。保举诸员。倘蒙引 见。一经 圣明洞鉴。自必贤否立知。但臣仰体

皇上慎重人才至公无我之意。以为考验之法。不厌精详。尚书论观人之法云。敷纳以言。明试以功。斯二者。揆诸当今。亦有可用。臣愚以为保举诸员。于引 见后。随就诸臣直庐。给与笔札。令其条陈地方利弊风俗美恶数事。但取事理明晰。不贵文采浮词。既因以见其人之才具。如有片言足采。亦可稍广 圣聪之万一。倘其言谬妄。即明所举非人。甚者立使罢退。如此。则貌为能事者。无由滥进矣。此所谓敷纳以言也。各省地方吏治繁简。今昔未必尽同。宜令督抚并将亟须整顿之府厅州县确查。分别奏 闻。如教匪勾结。由于保甲废弛。则择教匪最多之州县。梟匪充斥。由于督捕废弛。则择梟匪最横之州县。水旱凋瘵。尤须抚辑。则择征收最疲之州县。军旅数兴。宜务绥靖。则择冲要险隘之州县。如此等类。断自 圣裁。随时发往试署。责令整顿地方。将原缺之人酌量改补。如保举之员。于此等地方。实能治理有效。条教可观。輿情允洽。督抚随时奏闻。 优诏奖励。加以升衔。或展其器能。立予殊擢。如不胜任。仍须改归简缺。及缘私罪被参者。将保举之督抚照例议处。如此。则仅托空言者。亦无由滥进矣。此所谓明试以功也。以上二事。系臣书生迂谬之见。并祈 圣明采择。总之保举之典即出自 殊恩。考察之方当不拘常格。则有能者益知鼓舞。无能者不敢夤缘。且以所称能事之人。置之现在多事之地。不惟才猷易见。实于治理有裨。是 皇上于保举求绩效。而未尝立予升迁。则督抚亦必于保举选人才。而不敢稍徇情故矣。臣之愚虑。总期于我 皇上求保举得人。与慎重保举之意。二者均收实效。苟有所得。不敢不竭其诚。为此陈奏。伏乞 训示。

答陈寿卿太史书

吴廷栋

接奉手书。藉悉进修日新。欣慰奚似。东省黄流为患。已成年例。小民逃亡相继。捐赈日竭。抚无资。深为心疚。今岁旱蝗。竟不成灾。寔出侥幸。乃谬以此相谄。实使某悚惶无地。深自儆省。苟萌邀誉之念。遂至贪天之功。不惟自欺。是欺天矣。惟此间吏治相沿。蔽痼已深。非大励廉耻之防。从人心挽回。无能补救。某初履任。惟坦怀相示。凡一言一动。无不可使人共见。律己虽严。待人则恕。时存与人为善之心。但能自改前非。不追既往。其困苦之缺必加调剂。要使下情可以上达。而兼听并观。虚怀纳善。初不一念自是。惟病民废事者。则绝不敢稍自姑息。以邀宽厚之名。此则耿耿不昧之衷。差堪见谅于人者也。窃谓天生一世之人。自足供一世之用。培养固在平日。而惩劝则在临时。诚使黜陟当。好恶公。虽当积弊之余。祇须去泰去甚。以励其余。即人心可不崇朝而转。彼工于揣摩迎合者。必将移其营求奔竞之智。转为趋事赴公之计矣。惟絜矩之道。必求之上下左右之际。以证明所恶。正不徒责之人。而不知反诸身也。彼殃民者。诚宜嫉矣。利害亦人所共明。贪而必黜。彼岂甘蹈之耶。此必有所恃以无恐者。且惩而不知儆。亦必有不能服其心者。是安可昧于藏身之恕哉。某自愧力薄才弱。不能自副其言。祇此张皇补苴。初无实济。使竟知难而退。诚不忍上负 特达之知。若稍迟回观望。又深惧下亏生平所守。此所以夙夜难安。而自知决无以副朋友之期许也。惟现因陈阍夫都转暂权臬篆。深得其助。前此兰郟捻匪鸱张。相与物色数人。调派往办。大加惩创。渐就肃清。亦其知人之验也。惜其不日回任。故难越俎耳。某惟一日未去。自尽一日之心。倘竟至于无能为力。则断不敢久妨贤路。足下知我之深。望我之切。故敢率陈胸臆。要不足为外人道也。

复张石卿中丞启

胡林翼

十四日奉到赐谕。开布公诚。如武乡侯心迹本领。钦感何言。贼匪于六月二十四日弃道州。并舍永明江华。传闻已至桂阳州。而林翼接二十五日军中将弁信。尚不知有此事。劳中丞接二十六日道州诸大将书。言不仅不能追剿。亦并不知贼往何处。时势至此。尚忍言哉。谨即钧示下问者略约言之。一揆帅左右。无一正人。无一谋士。其忌刻倾险。尽是内务府气习。此诚不可与争权。观于乌都护江岷樵之言之不用。而谗过于鍾泉。即知其无能为矣。不如姑示韬晦。待其自败。以败事计之。当在此时矣。窃见阅历之深无如仲帅。揆帅一日不离粤西。仲帅即一日不与粤西之事。例以古人忠义之至。固有未协。然委曲求全。保身即以保国。如操纵得宜。指挥若定。能如胡默林之笼罩赵文华。亦行军之长算也。一坚壁清野。非用士用民。不能集事。士民中岂无欺我之人。亦岂

无僨事之人。然兵将之滑者十之九。士民之朴者十之六。近年宦途颇杂。牧令既少真才。佐杂尤多庸妄。其心术见识。不堪设想。不如士民之真性未漓。可激以忠义。楚官与民仇。楚民与官仇。此孟子所谓疾视其长上而不救也。惟有勤接见。决壅蔽。视民如官。视官如民。无众寡大小。推诚相与。咨之以谋而观其识。告之以祸而观其勇。临之以利而观其廉。期之以事而观其信。知人任人。不外是矣。近日人心逆亿万端。亦难穷究其所往。惟诚信之至。可以救欺诈之穷。欺一事不能欺之事事。欺一时不能欺之后时。不可不防其欺。不可因欺而灰心所办之事。所谓贞固足以干事也。况赏罚具在。董劝因时。以大权临之。何患不济。未有注意于保甲团练坚壁清野而无成效者也。一卢忠烈公之督兵大名郟阳。其得力在坚壁清野。其制胜在亲兵之能杀敌致果也。傅重庵以碉堡制苗。而练丁千五百人。因闲雕剿。兵威乃振。钧示招练如何可信。为日已迫。训练岂一蹴可能。诚为深虑。窃谓襄毅治粤。陶鲁参军所领三百人。皆实时应募。而所向克捷。且战且练且守。练一日得一日之力。练一人得一人之力。百金之士。千金之士。诚为难得。然三年之艾。亦在蓄之而已。至练勇之不可恃。则在驭之之法如何。领之之人如何耳。国威久不振矣。人心思乱。不自今日始。亦不自今日止。除日日练兵。人人讲武。别无补救之方。此说与专言守御者。实可互为其用。而相与有成也。一闲谍为行军之要。而此事最难。其弊由于安乐日久。无耐劳苦壮胆智之人。甘蹈白刃者。更不可得矣。来谕言我处之一举一动。贼必知之。则是保甲不实。稽查不力之故。贼之举动。我不能知。则是未得闲谍之故。物色此人。谈何容易。陈平恶草具。付之以金而不疑。野利枣龟。杖至垂毙而不悔。其用人之妙。用智之巧。良可味矣。窃谓谋野则获。积诚可通。虽非一二月所能猝办。然未有求而不得者。一江岷樵昔年在京乡试。负其死友之槩而归。二次行邯鄲道上。送一不曾谋面浙江举子之槩。此其行谊。即汉代独行传中。亦不多得。昨已函致岷樵。彼风节优于天下。当有感奋不能自己之诚。左公高隐。尚不知雄才大略。是文忠公一流人物。设其真知。必翻然应命。今已函致矣。林翼才力至劣。伏维河海不择。刍蕘不遗。故敢即其所知。上陈座右。一代伟人。必能宏济时艰。吾楚幸甚。天下幸甚。

再者。所陈各条。其要仍以用人为先。即一技一能。亦不可弃。不龟之药。勾践藉以破吴。善穿地洞。李光阉因以陷敌。信陵得生。石勒得张宾。苻坚得王景略。皆以一二智谋之士。战胜攻取。然必不拘资格。然后丹书中之斐豹。得献其能。亦必宽其文法。然后怒攻主将之邓羌。立摧勅敌。伐曹一役。晋文诛颠颉而舍魏犢。自古英雄作用。不拘一例。良以奇才难得。不容不加委曲于其闲耳。

## 致汉阳府刘冰如书

胡林翼

林翼每念治理之要。贤才为本。苟不知求贤。即劳心焦思。亦属废事。公其随事留意。苟有一节之可取。一行之足称者。乞手函示我。国之求才。如鱼之求水。鸟之求木。人之求气。口腹之求食。无水。无木。无气。无食。则一日不安。日即于亡。得水。得木。得气。得食。则生。此理至明。人自不察耳。又孔子之教。各举所知。周公之训。人无求备。大抵圣贤不可必得。以志气节操为主。尝论孔孟之训。注意狂狷。狂是气。狷是节。有气节则本根已植。长短高下均无不宜也。昨读听孙所寄阁下家书。其言苏人作善。仅慕其名。若去奢崇俭。以虚用作实用。尚可多养一二万人。此即孔子用力于仁力无不足之义。又言旅居清苦。一介不取。无忝所生。又言豪富侈泰。州县般乐怠傲。旨哉斯言。固志节之士也。中心向往。不能言罄。

与曾涤生侍郎书

刘蓉

别逾三月。结想弥深。书问之勤。徒劳往复。始谓台旌且驻会城。当可少慰渴思。而腐宿之谭。亦得时贡左右。既闻义旗之举。且俟来春。而战舰水师。未着成效。每观简牍流传。想见感事忧时焦心劳虑之至意。既佩其忠勤许国之忱。亦窃虑其心力过瘁。规模未宏。于时艰或未有济也。未能默默。聊效其愚。今天下所同患者。兵不素练。饷不夙裕。故无所恃以为攘除凶丑之资。是二者。夫人皆能言之。而老兄今日所急急竭智虑穷日夕以筹之者。盖亦不出于此。蓉愚窃维方今事势。妄意所谓当务要图者。又有本焉。非独此之为急也。凡举大事。当先定规模。挈纲领。合策力以图之。使人人效其智能。勤其职事。竭其材力之所能至。故用力不劳而事已毕集。今天下兵虽敝。饷虽匱。得其人而任之。不难治也。所谓其人。不必奇伟非常之才。苟其忠实练达。麤有干。即可随其才之大小。而备器使之用。其果委任适宜。优劣得所。即不必有赫赫可纪之功。而较其成效。虽所谓奇才者。无以踰之。窃谓今所募五千人者。既不能尽得智材武之士。以充将帅之选。则莫若分为四大营。使罗山璞山伯韩季洪辈统之。营官以下。听其各举所知。即才具稍疏。其势固可兼辖。其它转运军饷。督造战舰。支放口粮。修备器械之属。皆择其贤者能者。区分而专任之。纪纲既布。职掌攸分。小大之才。奋兴翕附。则较优绌而课殿最。以安坐制之而有余。故虽劳于求人。而常逸于任人。今建议剿贼。亦既数月。而规模部置。未有设施。计划已尽于纤微。而宏纲未举。忧劳殆形于梦寐。而远无闻。此区区所以忧其用心之徒苦也。经纪营务。既藉才。画军机。尤资众虑。诸葛治蜀之教曰。诸君但勤攻吾之阙。则庶几寡过。彼当政务休暇之日。而所虑所

求。尚复如此。况戎马倥之会。万变纠纷。策军事之机宜。争得失于俄顷。何可不博资智。以赞殊猷。今天下英杰瑰玮之人。远在千里外者。既未能遽及矣。近者如郭伯琛左季高邹叔绩吴南屏之伦。固当罗之幕府。以广忠益。比闻邮牒招延。闲及一二。顾未有起而应者。窃怪老兄光明俊伟之识。豁达渊深之量。盖非时彦所及。而豪杰之士。或反不乐为之用。虽夙昔有相知之雅者。亦或思引避。而无景附之情。可不一思其故乎。求之不竭其诚。遇之不优其礼。用之不尽其才。三者古今所由失士之大端也。而或者以谓神机独运。颇乏虚己下问之诚。成算自优。或无与人为善之意。瑕瑜有时而并弃。清浊亦苦于太明。故贤者无由输其诚。不才者无所匿其短。稽诸众论。往往云然。谓宜少损聪明。俯拾肤末。庶几怀奇者尚乐于自效。输忠者不疑于见轻。多士景从。事乃克济。不然。则师未举而势已孤。军未成而情先涣。孤子一身。将谁与共功名。济艰险。此区区所以预忧其辅车之乏助也。

夫干事者才也。任事者气也。才之聚。斯可以役天下之智能。而无职不举。气之盛。乃可以胜天下之艰巨。而无功不成。今贼党既繁。贼气弥锐。令行禁止。其势颇足以自张。而我所以应之者。人各一心。不相亲附。甚或彼此嫌贰。推刃相仇。以此较量。盖不待临敌对阵。而胜负之数。已大概可矣。乃者中丞倡四省合剿之议。揆诸事会。良亦要图。然非当事者。共矢忠诚。交相劝励。其何能结千里之契。联数省之心。以倡大义而济时艰乎。晚近人情。惟竞私意。语言文墨之微。仪节周旋之细。小相违忤。动致猜嫌。而国家艰大之图。疆圉安危之计。遂可置之不问。每有闻见。辄用喟然。彼浅量狭中之俦。所见固宜如此。尊兄度越时贤。识超等辈。而意气之竞。时或不免焉。此则区区之所深惜者也。比闻与当事书问。多忤少谐。小有异同。辄相争执。或细故之失检。而督过之已深。道路传闻。颇乖夙望。蓉之不敏。尤所兢兢。窃谓国步艰虞之秋。君父焦劳之际。为臣子者。义当蠲除私忿。务矢公忠。况于小嫌。何足介意。而反躬责己。吾党所珍。小者之不能自克。则大事其何济矣。且人之欲善。谁不如我。相奖以忠义。虽不肖者亦将革心向善。勉自附于君子之途。苛绳以过愆。虽同志者亦或构隙成嫌。激而流为意见之事。故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惟尊兄扩虚公之量。以涵育伦。推忠诚之心。以奖掖末俗。德辉所溢。物望咸孚。则慕义者。经鼓舞而益神。即怀私者。亦转旋于不觉。若其不然。将人人秦越。步步荆棘。拂意之遭。不但一端而止。虽孤忠自赏。而执德不宏。抑非所以诱斯人而偕之大道也。春秋之法。责贤者备。故他或从。而于老兄则不敢恕焉。言之猥繁。出于诚款。惟求阙集思之君子。俯赐容纳。勿以为腐宿肤泛而并弃之。幸甚幸甚。

致恽次山中丞书

曾国藩

南坡兄顷来安庆。具一禀牍。备言昔官江苏。并无劣声。弟历询元长吴武阳上江等县士绅。俱言南叟当日官此数处。无可訾议。惟 寄谕并未饬令覆奏。若遽附片剖辨。反多一重斧凿痕。祇好批答以慰其意。得闲再为疏陈一二。大抵任事之人。断不能有誉而无毁。有恩而无怨。自修者但求大闲不踰。不可因讥议而馁沈毅之气。衡人者但求一长可取。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材。苟于峣峣者过事苛求。则庸庸者反得幸全。鄙见如此。不知台端以为何如。

致两司书

胡林翼

宜昌以陈守洪锺委署为是。安常处顺。循分供职。必可不负也。佐杂必不能不循资格。不循资格。则司中吏胥。高下其手。而撞骗万端。司中于循资序补挨委之余。祇须访拔其声名之尤美。参劾其贪鄙之太甚者。便可整饬。惟州县有民社之寄。断不可仅守资格。要缺必须遴员。差委例得酌量。如谓林翼等有私。林翼愿执其咎而不敢辞。林翼昔年从政。见天下之督抚藩臬。一差一缺。无一不照例而行。即无一不挟私以徇。且瘠苦烦难。人之所弃者。则尚有轮补轮委之人。而肥美滑甘。则皆捷足者所得。悬一例而预谋于例先。更变一说以圆通于例外。例实足以快其私。而不足以杜一切之弊也。盖轮补酌补。轮委酌委。本有两端之可趋可避。而颠倒之心。上下之手。则仍在督抚藩臬耳。昔在黔湘。见藩臬某某。开口便言例。如某公在湖南。无一事不照例。实则无一事真照例。凡京官有所属托。或属吏有所贿求。如鼓答桴。其应如响。京信朝至。司牌夕悬。苞苴夜行。委札晨发。甚有不出省门。而获盗十名。或数十名。专意请托。而记功十次。或数十次者矣。故曰循例乃适足以快其私。故林翼愿破格而以一人执其咎也。

上胡宫保书

汪士铎

一兔之毫无几。其余皆鬣鬣。而非全兔皆中笔材也。昆坚之虚。采玉者往焉。盖尝得夜光之璧矣。然谓其一沙一石皆玉。则不能。咸丰以来。战皆楚勇。皆桀骜强健有力。非编入营伍。亦必揭竿斩木而为乱。故能所向有功。然亦稍稍物故矣。今新集之兵。莠民之贪惰者尔。彼安将帅之持重。以肥其身。焉有先登致果之气哉。今言兵者动曰楚勇。毋亦循向之虚名。而未深既其实乎。帅兵者将也。非书生也。说礼乐。敦诗书。今非其时矣。粤若稽古。惟宋人喜言儒将。而宋之兵政为最弱。尝以为得百韩范。不如得一韩岳。史册所载文人战绩。如核其实。非其师武臣之力。而谁之力耶。今以罗李之故。而统领必用文人。则未思闲世之英。即其兄弟父子有不能继其轨者。而欲概求之占毕之士。不



亦拘乎。而重临事而惧之人。而不募暴虎冯河之勇。彼豪杰之士。乌低首下心于词章儒雅之前哉。乌乌鹊鹊。亦其一也。好谋而成者。美言之可市尔。今营务处之所谋若何。无亦以为静以待动而老其师乎。此主以待客之言。而今则我为客也。无论自挫其锐。而我之饷。安能源源可继乎。夫攻一城动二三年。而十余城失于月。天下安有如是之年。如是之饷乎。且楚之饷何自来。毋亦钱粮厘金盐课捐输所出乎。天固尝予以屡丰年矣。商旅又尝出于其涂矣。而日复一日。天时人事。安能常恃而无变哉。且北有捻匪。腹内有教匪。此皆观衅而动。俟我之隙也。乃兵贵神速。而反主迟滞。师老饷匮。不蹈江南徽宁之覆辙乎。疑信者不两立之势也。今不信任人。则不若无受降。既受其降。则推赤心以待之。使为吾尽力而收其用。医工之用乌附。非责其参苓之补也。乌之矢。马之勃。田夫孺子见之而不顾。及用之得宜。收效更速。无他。察病之机审也。良贾之懋迁也。必择市所寡有者。预储之以博其利。虽不中度量。犹以备不时之需。而常能得者。则姑置之。今所乏者。贩缯屠狗之雄。而汗牛充栋者文人也。亦愿急收刚决爪牙之用斯可矣。彼此者。势之可知者也。成败者。机之难决者也。我与贼不两立。我能灭贼善矣。我不灭贼。而又不能召之降。是驱使为贼也。彼为贼。能晏然置我度外乎。吾之战能必胜乎。是皆不能。而虚逆揣其后日之叛。是以树目前之敌。是一蔽也。且从逆之党羽。非有致死于我之心也。贪掳掠之富尔。既偿其愿。亦欲怀宝归故里。为富家翁矣。而赦从者。未闻赦其挟资以返。则其徒乌能散哉。

赏罚者鼓励英雄之具。而非树私之具也。战国时。秦俗上首功。始立武功爵。故士奋于外。犯锋镝而不顾。今兵弁力而战于阵。文士坐而享其福。水晶孔翠者以千计。前史都督职方之诮。不是过也。是启不肖徼幸之心。隳武夫杀敌之志也。是使名器苟贱。而志士羞与为伍也。是以爱憎为赏罚。而非循乎大公也。是使得者不知荣。而夤缘请托者日众也。是必且滥加于仆隶舆皂。而同缙绅于役下贱也。是使人不奋于忠义廉絜。而惟求宠于节下也。是使朝廷所以奔走贤才者。而吾得以苟私所爱也。此皆不可之甚者也。今楚北之员。率以敝车羸服之大营。而华鲜怒马以见他帅。或貌为质朴无文。而心实黠甚。或托于宽大市恩。而无所节制。攘夺吾君。掎克吾民。以饱其僮仆。或视为承平之区。而复蹈往时泄沓之积习。一加滥保。其欲无厌。州县而道府。道府而两司。两司而开府。稍不如意。则怨怼诽愤。不可终日。才得志。则恣睢妄诞。自以为在帝心。不反而噬人。即幸矣。尾大者不掉。花繁者实稀。此亦祈于豆羹箪食中。微察其齷齪之衷也。皮之不存。毛将焉傅。外闲纷传税及闲架烟。此未知然否。如果有之。岂不以饷绌乎。夫民力祇有此数。割其皮毛以养兵可也。剜其脂膏以养兵。兵且未有已时。民心甘乎。脱有奸民假名滋事。将何以待

之乎。且钱粮正供也。厘金腴商贾尔。捐输腴富户尔。若是。则贫富贵贱皆不免。能不乱乎。言利者不务进战。而惟言剥民。贼方在近。使兵或往他道。虽有饷。何所用之乎。甚至有司假以掊克。家丁胥吏上下其手。得以中饱。所得者微。所失者巨。为是说者。将何以解。参之肉其足食乎。诽谤之木。敢谏之鼓。古人往事也。今自京员以至文士布衣。庇宇下者以数百计度。皆有见闻计议。而非徒以容悦为事也。若使人进其说以待采。未必无刍尧之一得也。而乃月需奉钱。手钳口结。或只斗筲之劳。吏役之事。求贤之心。未必如是也。居晏谈。不及公事。苟且偷惰。积为风俗人心之痼。而不计及。所入虽微。皆楚民之膏血也。此清谈废务之流亚矣。贤者而果若是。即谓之不贤也可。官司者用之实事。而非徇情之具也。循善者平时之良吏。而非拨乱之用也。如以为不才。去之可也。重则罪之可也。若知其不可。而又姑试之于事。是爱国家之事不如其私人矣。去战而言从军。士偶能之。去战而言谋略。士偶尤能之。去战守而言保民。士偶能之。纵恣睢而言治民。士偶且乐之矣。亲兵者。兵之尤勇健者也。营务处者。官之足智略者也。统带者。才智勇力出于众人之上者也。昔人选士。陈以三百斤之石。一丈之。五尺之距。苟仿其法。而一一吹竽。则滥竽者少矣。设之以疑。临之以威。蛊之以利。置之于危。则其才技勇怯机变见矣。夫大将者无情之人。如农之芸草焉。非种必锄。乌以萁稗自妨嘉谷哉。

## 卷十七 治体十臣职

### 臣事论

#### 梅曾亮

天下之患。非事势之盘根错节之为患也。非法令不素具之为患也。非财不足之为患也。居官者有不事事之心。而以其位为寄。汲汲然去之。是之为大患。今夫四民之中。士之贵于农工商贾也。较然明矣。使农工商贾。皆汲汲然有为士之心。则方其为农也。田莱必不能辟。其为工也。艺事必不能精。其为商贾也。有无必不能迁。然天下之民。有自乐其农工商贾之业。而以士为畏途者。彼士也有考试场屋之苦。有文字声病之学。违其程度。则又有褫夺扑责之刑以随其后。凡士之所深忧以为大辱者。民皆脱然而无患。彼民也度其身而苦其事。有万不可以尝试者。故甘心绝意。乐其业而不迁。今之为仕者则不然。无愚智贤不肖也。而皆有必为公卿大夫之心。夫吏之迁除。或以年计。或以十数年计。非可朝拜官而夕超擢也。然其身縻于此。而其心去此职而上者。不可以层累计。人有仕宦十年而官不调者。则乡里笑之。而亲交为之减色。忘分苟得。相帅成风。夫爵禄者廉耻之药石也。善用之则起。不善用之则废。廉耻者聪明之堤防也。固其防则盈。而溃其防则竭。聪明竭矣。虽勉强为作。施令布政。与

吾民相酬对者。特具文焉而已。故曰有不事事之心。而以其位为寄。汲汲然去之。是之谓大患。虽然。是患也。不成于贱。而成于贵。不成于贵贱之悬殊。而成于治贵贱之不公。大臣者。将帅也。属吏者。士卒也。大军之沮败。非为将者之独奔。而法之加。必自将者始。今夫大吏。其日造请问起居者。属吏也。供刍薪米炭者。属吏也。加声色颐指者。属吏也。听弹劾迁换者。又属吏也。有罪。则曰是属吏所承办也。承审也。大臣者不知。同有罪。则曰是大臣也。不可与小臣同科。科其罪矣。而或降级。或罚俸。不旋踵而复。其罪同。而位卑者则一蹶不可复振。用法如此。固贱者之不能心服也。心不服而隐忍以为之。此其身有不能安。而其职有不能尽者矣。则宜以其位为寄。而汲汲然去之也。然则如之何而可也。曰。善为治者。所慎重而专任之者。大臣而已。使小臣之事。统责之大臣。而大臣之罪。不可分之于小臣。其大小之罪均。法之加必自贵者始。盖位重而责之者厚。厚不为刻也。位轻而责之者薄。薄不为私也。夫如是贵者难其事而不敢有以位为乐之心。贱者量其力。而无皇皇于冒进之意。乐其职故其心安。安其心故其事成。传不云乎。厚味实腊毒。高位实疾颠。古之人自一命以上。其忧患递相增也。以至于卿相。惟疾人则无忧。悲夫。自三代而下。士之畏富贵而不居者。何少也。使士也无考场屋之苦。文字声病之学。褫夺扑责之刑。而又无农工商贾之瘁。以获高世之名。则天下有一不为士者。而其心不服。人主尚安得四民而用之哉。或曰。如此则非所以贵贤贱不肖之心。且无以磨厉人于功名之途者也。曰。今之贵贱。非如古之世。其贵贱也。以为不贤乎。则固有时而为大夫公卿矣。以为贤乎。则公卿大夫皆自小臣始矣。且夫人弃贱就贵之心。如水之就下。如丸之走阪。虽贲育之勇。不能抑之。圣人不得已而分利害之数与贵贱参之。而听人能不能者之自处。政之失也。则专其利于所贵而专其害于所贱。夫避贱而趋贵。罪之可也。然使卑贱之忧患。甚于贵富。人孰不避忧而趋乐。是人臣之利也。非国家之利也。然有公忠体国之大臣。则亦不利乎此矣。

### 因时论二论进退

吴铤

进退者。人主所以养臣之廉耻。而臣所以自全其廉耻者也。古之君子。难进而易退。难进之道有三。时未至而安之。一也。度己所不能而辞之。二也。己虽能是。必辞之而后受。三也。易退之道有四。礼貌未衰则就之。及其衰也则退。一也。言而见信则就之。及其疑也则退。二也。论大事不用。则假小事而行。三也。为内职不用。则乞外职而出。四也。进不为贪位。退不为旷官。为臣子者。岂愿必于如是哉。然而卒如是者何也。则固以自全其廉耻也。为人主者岂必听其如是哉。然而卒听之者何也。则固以养臣之廉耻也。不惑所以为知。

不争所以为仁。知耻所以为勇。善让所以为礼合而言之义也。一举而五善备焉。进退之所系诚重矣。后世不知此义。故易进而难退。为人主者。必将曰是固吾所豢养者也。吾有所授于尔。尔当受命惟谨。其有让者。不以为沽名。则以为规避矣。为人主者。又将曰是固吾所奴隶者也。吾有所授于尔。尔当受命惟谨。其有退者。不以为怨望。则以为惧祸矣。为臣子者。因进退之不自主。而幸其足以保位也。亦曰吾固君所豢养与奴隶者也。进退之固当受命惟谨。其有让且退者。不以为矫异。则以为虚伪矣。且夫愚者不察进退之宜动。挟浮沈苟安之习。自失其廉耻。无复向者五善之美。又妄訛廉耻之士为不识时务。呜呼。其亦过矣。夫进退之分易明也。廉耻之心人所自有也。然而卒如是者何也。时为之也。惟豪杰之士为能不拘乎时。而自守其介然之节。其它皆与时为进退而已。其所积渐。岂一朝一夕之故哉。子曰。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知此。则可谓大臣矣。

### 张江陵论

#### 亢树滋

大臣之罪莫大于无过。盖至于无过。则必选懦避事。置身利害之外。使天下后世刺之无可刺。非之无可非。而衰乱之祸。乃阴中于国家而不可救止。以吾观有明三百年宰相。若江陵张公者。庶几大臣之有过者乎。今夫医者之治病也。必治其受病之处。当嘉隆以来。卿大夫因循成俗。置国事不理。所谓宰相者。率以圆容隐忍。持禄保位为得计。而二三台谏。习见夫宰相之无所短长。遂恃其讦直强谏之风。互相朋比。以耸动后进。而劫持君相。盖宰相之听命于台谏。而不能有为也久矣。江陵知其如此。乃以精明刚果之资。起而矫之。固救治之药也。然彼台谏诸臣。积习久沿。安能一日为之下哉。其指为专权怙宠。连章攻讦者。岂果实心为国。乃不便其私图而急欲去之耳。非江陵得君之专。其为所逐决矣。然江陵去。宁复有如江陵者。不避嫌怨。不计功罪。而佐其君。厉精图治。使纪纲整。风俗修。四夷宾服。致数十年太平之治乎。呜呼。才臣之当国也。其力足以有为。而身每及于祸。庸臣之当国也。竟为相安无事之说以图幸免。而其实能潜溃其国家。当汉之隆。申屠嘉周亚夫辈。严厉奋发。天下以安。及其末也。张禹孔光之徒。日夜修饰经术。崇尚虚文。而卒致王莽之祸。使江陵当日稍顾身家。依违其际。未必不得美誉。而吾恐上恬下嬉。不待闯献出。而明社之屋也久矣。且吾历览全史。见国家之终于不振者。大率宰相非其人故也。明自三杨而后。仅有一江陵实心为国。一旦身歿祸作。且不免后世之口舌。此固有国者之不幸。于江陵乎何有。顾或者谓江陵之相业。固有足多者。至于夺情视政。忘亲恋位。其亦可恕乎。曰。此尤不足以知江陵也。夫江陵。大臣也。大臣之道。以安社稷为悦者也。但愿其有治世之大功。不愿其

有区区之小节。即以为罪。亦祇江陵一身之过。而无关于天下国家之故。诸臣知为江陵计。而不知为天下国家计。其亦昧于道矣。呜呼。三代以下。久无定评。吾所惜者。恐天下后世。或有处江陵之位。值江陵之时与势。相率以江陵为戒。而潜溃其国家者非细也。可不虑哉。

### 因时论三论谏官

吴铤

谏官之职。莫善乎言人主之得失。大臣之得失次之。政事之得失又次之。最下则敷陈琐辨析毫黍而已。夫人情孰不就安全而避危祸。御史职甚卑。以新进而兼疏远。孤臣无党。又所言与人主之意相反也。足以生其愧而犯其忌。且近于彰主之过焉。夫以小臣而与君争。则危。以新进而与故旧争。则危。以疏远而与亲近争。则危。以孤臣而与朋党争。则危。以相反之意匡扶人主。则危。积愧而成憎。则危。积忌而成怒。则危。彰君之过而自居其名则危。为谏官者。挟此八危之势。直言人主与大臣之得失。而进其苦口之言。将何以胜。而人主与大臣。将起而与谏官角。言之而切。则以为激讦。言之而不切。则以为虚浮。其可以罪去者。则以间散置之。如是。则忠直之士。不能容于时矣。为谏官者。知忠直之不能容于时也。将曰。我而言人主之失以求免于危。是犹以矛刺盾也。必无冀矣。我而言大臣之失以求免于危。是犹以耳求食也。愈无冀矣。惴惴焉惧八危之及于其身。而又恐天下以不言责之也。故敷陈琐。辨析毫黍。以塞其责而已。苏明允曰。末世迁其赏于不谏。迁其刑于谏。宜乎臣之噤口卷舌。而乱亡随之也。间或贤君欲闻其过。亦不过赏之而已。不谏之刑缺然。苟增其所有。有所无。则谏者直。佞者忠。况忠直者乎。如是。则必善用其罚矣。然而用不谏之罚。犹且言之而仍无益于国者。何也。则以敷陈琐辨析毫黍故也。上之人固重其罚而使之言矣。然而上之所罚者不言也。而为谏臣者。则即以言避之也。上之既不能体朝廷求言之意。下之复不能使天下国家获言之用。徒因仍其故。以求免乎不言之罚。至人主欲以言责之。而彼犹得以自解。夫是乃明允之所不及料也。呜呼。巧矣。

### 续苏明允谏论

朱琦

苏明允作谏论。疾士之不谏。欲制刑以劫之。而复商之墨刑。引霍光事为证。余谓士不可以劫也。不如慎赏。慎赏莫如明示以意。先王之世。刑赏并设。然赏从重。刑从轻。待士以廉耻。而不辱以奴隶。按墨刑虽制于商。自虞夏至周无用者。不可以霍光诛昌邑之臣之不谏者为比。且天下之士。勇者怯者。至不一也。勇者常少。而怯者常多。勇能谏。怯不能谏。则天下之能谏者少。而不能谏者多。必如苏氏之言。尽取怯者而刑之乎。则不可胜刑。设有谏者能谏其

十。而一之不谏焉。亦取而刑之乎。刑之则不恕。舍又非法。且大臣亦有怯者。刑不可加也。苛于小而纵其巨。不可谓公。如此。则刑之权易穷。故谓不如慎赏而明示以意。慎赏则不僭。怯者不得侥幸。而勇者奋。明示以意。则谏者知其断然必出于赏。而怯亦勇焉。昔者百里奚事虞则默。事秦则智。子臧逊于越而强于威宣。一叔孙通也。始则阿二世取容。已而事汉以死争太子。王珪孙伏伽戴胄之属。卷舌闭口于隋。亢言极论于唐。岂前后若两人哉。盖人臣不从其令而从其意。意之所向。天下奋袂抵掌而赴之矣。诚使今之进谏者。如齐威王之时。明诏廷臣曰。若者上赏。若者中赏。若者下赏。如此而有不谏者。吾不信也。又如汉孝文时。每朝郎官上书疏。未尝不止辇受其言。言可采。未尝不称善。不可用置之。如此而有不乐谏者。吾亦不信也。或曰。谏。吾职也。非有所利也。好名。贞士且耻之。况利乎。苏氏亦言士有不悦赏不畏刑者。示之以意而犹不至。则奈何。余谓不然。人情大抵相近。先王之制。为中士设也。且人惟悦赏。故名义可得而诱。司马温公谏院记。谓汲汲于名者。犹汲汲于利也。夫汲汲于名诚不可。而使人主疑谏者之好名。谏者亦以好名之嫌而自沮。此大不可也。孔子曰。事君大言入则望大利。小言入则望小利。故不以小言受大禄。大言受小禄。世儒或疑其说。而记礼者以此正告天下而不讳。曰。如此则受。否则已。若权衡尺寸之不爽。非惟国之常典宜尔。盖君臣相与之际。本自坦白正大。而无所用其讳也。后世多忌。而疑其于赏也。有上下相蒙而弗及者。又其是非乖异。闇主乱朝。乃至迁其刑于谏。迁其赏于不谏。而士亦矫语曰。吾不悦赏。不畏刑。此岂其情哉。自宋以后。持论愈高。用法日舛。虽欲如苏氏复古之制。增设墨刑。彼既迁其刑于谏矣。谁与执不谏之刑乎。夫赏罚莫若近情。近情则可行。彼明允者。习于纵横之术。期于必售。激而为仪秦以术奸其上者也。怵以猛虎。而限以渊谷。以术劫其下者也。上下以术而非其情。故士亦遂有不悦赏不畏刑者。夫使天下而皆不悦赏不畏刑。天下不可为矣。

### 进言论

陈尔干

有两人焉。各择一术以处。必其所甚慕者也。既又未尝不悔。而交相为慕。是非真可悔可慕也。从而易之。悔且慕者又将如故。故择术者非于未事之先穷其究竟。鲜不为偶尔之利害所移。古来忠荃之士。殚精竭虑。披心沥诚。以献其所见。一二浅识者往往指其小害以挠之。幸而人主从我。未几小害者见。则挠之者喋喋矜得意。而人主之意亦卒移。夫人虽甚不肖。必不愿国家之荣怀者。非情也。吾虽甚昵乎彼。必捐吾祖宗之业子孙之计以从之。愚者不为也。乃专于任贤者。自古不概见。而苟且旦夕。卒至亡国败家者。相随属。盖天下事莫

不有利害。未事之先。各见其所见。既入其中。又震惊其见在故也。夫药之足以生死者。即足以死生者也。无甚害。亦多无济缓急。而待生于药者。骤服之亦未必不见小害。夫药之入口。死生决焉。亦孰冒也哉。有医焉。尝屡已其痼疾之疾。则危急之际亦委之矣。为医者于用药之先。又为言初当瞑眩者若彼。继乃收效者如此。则方累见小害。将转幸再生之有机。一二浅识者。亦将服其言之不爽。而未敢有邪说。故人臣之将进大计也。有以取人君之信于先。又能杜小人之口于后。则几矣。夫人方甘以无济缓急之药。养其痼疾。而医之初奏其技者。并不任瞑眩之咎。则挠阻者奚待多言哉。若夫不知病之所在。姑以快吾意之一试。则诚不如无济缓急者。犹不速其死。且使后世之人。骇峻品之必不可投。委痼疾为必不可瘳也。悲夫。

### 王阳贡禹论

潘德舆

儒臣之道。明经为本。谏诤为用。虽然。本之中有本焉。心术不。明经谏诤。皆邪慝也。汉王阳贡禹。少并称明经。仕各以谏诤显。然王阳之经术谏疏。董仲舒之匹也。其谏昌邑王也。谓宜明师居前。劝诵在后。上论唐虞之际。下及殷周之盛。考仁圣之风。习治国之道。欣欣焉发愤忘食。日新厥德。此既万人主之蓍蔡矣。其谏宣帝也。谓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遭其时。言听计从。然未有建万世之长策。举明主于三代之隆者。其务在于期会簿书。断狱听讼。所以牧民者。非有礼义科指。可世世通行。独设刑法。以意穿凿。是以诈伪萌生。刑罚亡极。呜呼。三代后二千余年名臣众矣。未闻言此者。虽周召复生。岂有加乎。宣帝迂之。谢病终不召。无足为阳恨。独恨班固寡识。使与贡禹同传。且谓阳禹之取舍同也。夫禹之取舍。岂独不逮阳。阳名臣之冠。而禹邪臣之尤也。何以明之。禹箴元帝。语至密。帝亦屈意信向之。然综其要。不过劝帝裁减服御器物宫女马离宫苑囿。罢采珠玉金银铸钱官。俾百姓壹归于农。儿七岁出口钱。二十乃算。皆俭朴小节。非能沥血陈奸凶。使帝赫然冯怒。奋阳刚。开阴。得经义之大者也。汉之亡兆于元帝。其害莫大于任石显。杀萧望之。斥刘更生。而禹实党显。劾望之更生。其为三公即显荐。汉之罪人。非禹谁也。凡为人臣者。必巧给便佞。作奸揽权。而后为小人。则小人亦易除。惟诸诵习经术。号当代雅儒者。亦内耽利禄。扳附私人。不使其君知贤不肖之辨。而小乃盘固不可去。国随以亡。故昔人以为拂人主易。攻权臣难。若匡衡张禹孔光杜钦谷永之徒。阴护持王凤董贤王莽。交通比周。外假经术谏诤。取重人主。皆师贡禹之故智者也。唐权载之作辨亡论。力斥张禹。于贡禹则恕之。不知二禹心术一耳。皆孔子所谓色取仁而行违。鄙夫患得患失者。乃儒者之下流。乡原之大较。其不幸败露。始为苏威冯道。幸而安居高位。以老寿终。获世

清名。身后如贡禹者何限。作史之人。经义不精严。往往以清平之儒臣宽之。岂不谬哉。或疑班史刘向石显传。颇书贡禹阴事。于禹传没之。为史中互见法。不知此大节所系。不可以互见为隐讥也。况王贡两龚鲍合传。皆清节纯直之士。可以禹躡入哉。此即固闇于大义失身权势之由也。吾断禹曰邪臣之尤。使不得与王阳比。为儒臣史臣者。庶悚然于人臣之义。无味其本心哉。

### 宋仁宗戒言官说

姚莹

嘉佑五年。殿中侍御史吕诲言。故事台谏官许风闻言事者。盖欲广其采纳。以补朝廷阙失。比来中外臣僚。多告讦人罪。既非职分。实亦侵官。甚者诋斥平素之缺。暴扬暧昧之事。刻薄之态。浸以成风。请惩革之。诏戒上封告讦人罪。或言赦前事。及言官事弹劾小过不关政体者。既而御史中丞赵概亦言。比年以来。搢绅之论。多险刻竞浮。宜行戒敕之。复下诏曰。朕乐与士大夫惇德明义。以先天下。而在位殊趋。弗率朕旨。或为危言诡行。务以警众取誉。罔上而邀宠。论事之官。搜抉隐微。无忠恕长厚之风。托于公。而原其本心。实以合党图私。甚可恶也。中书门下。其采端实之士。明进诸朝。察辨矫激巧伪者。加放绌焉。呜呼。宋仁宗可谓仁矣。此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所以前称汉文帝。后惟宋仁宗也。权御史中丞王畴又言。国家开广言路。任用台谏官。比年士大夫乃有险微之人。挟己爱憎。依其形势。以造浮言。奔走台谏之门。鼓扇风波之论。幸言者得以上达。推原其情。本非公正。止于阴借权力。取快私意。当言之人。率务举职。既所传耳目稍异。则岂敢遂无论列。万一有爱憎不中之论。荧惑紊挠人主之聪明。岂不为听断之累哉。帝嘉纳之。余谓王畴之言。切中后世言官之弊。其托于公以合党。图私者无论矣。即有忠爱之君子。而惑于小人浮说。因之爱憎不中。轻发公论者。亦不可不慎察之。

### 书姚惜抱翰林论后

许宗衡

惜抱先生之论翰林曰。翰林为天子侍从之臣。当拾遗补阙。唐初设翰林。百工皆入。犹猥下之职。其后益尊益亲。由唐及宋元明。官制因革。而御史有弹劾之责。翰林有文章之任。要皆兼谏争。盖自古然矣。今之翰林。虽不皆亲近居左右。而翰詹立班科道之上。固以其为近臣。拾遗补阙。非为越俎。若惟是以文章为尽职。是犹百工之以技也。亦何与于道哉。嗟乎。宗衡往来京师三十余年矣。编修检讨。既非兼讲官者。不得言。讲读以上。得言矣又卒不言。其直南斋。与夫居讲幄。有师傅之责者。皆可备顾问。不可谓非亲矣。亦无抗疏以拾遗补阙传海内者。时或有之。闻者目笑曰。是何为者。文学侍从。固翰林职也。而先生则曰。君子之职以道。细人之职以技。使世之君子。赋若相



如邹枚。善叙史事若太史公班固。诗若李杜。文若韩柳欧曾苏氏。虽至工犹技也。然则由先生之言观之。苟非相如邹枚太史公班固李杜韩柳欧曾苏氏。其人盖并不能以技称。而顾曰文学侍从。则亦犹之百工猥下。冒其名无其实者之所为。且无以解于古所谓工执艺事以谏之说也。是直翰林之佣焉已矣。或曰。是固然矣。然翰林者。既以文学为专职。终不得以谏争责之。然则翰林当何事。自唐人为赋得诗。今沿其制为之独工。又唐选举志。取人之法。三曰书。谓楷法遒美也。今亦恪守无少惑。是二者足尽翰林之职乎。宗衡以为翰林者。他时之宰相也。气骄则学不进。道衰则技始工。何自视之薄也。而况技且未工乎。古之相如邹枚太史公班固李杜韩柳欧曾苏氏。其不可复见久矣。有道之士即奈何为此官。而不思自免于为佣也哉。

### 书谢御史

吴敏树

谢御史者。吾楚湘乡谢芎泉先生也。当乾隆末。宰相和珅用事。权焰张。有宠奴常乘和车以出。人避之莫敢诘。先生为御史巡城遇之。怒。命卒曳下奴笞之。奴曰汝敢笞我。我乘我主车。汝敢笞我。先生益大怒。痛笞奴。遂焚烧其车。曰。此车岂复堪宰相坐耶。九衢中人聚观讙呼。曰。此真好御史矣。和珅恨之。假他事削其籍以归。先生文章名一时。喜山水。乃游江浙。所至人士争奉筇屐迎。饮酒赋诗。名益高。天下之人皆传称烧车谢御史。和珅诛。复官部郎。以卒。及道光癸巳之岁。河南裕州知州谢兴峣。以卓异荐入都。裕州。御史之子。由翰林改官者也。引见时。唱陈名贯毕。皇上问曰。汝湖南人。作京语何也。兴峣对言。臣父谢振定。历官翰林御史。臣生长京师。上忽悟曰。尔乃烧和珅车谢御史之子耶。因褒奖兴峣家世。勉以职事。明日。上语阁臣。朕少时闻谢御史烧车事。心壮之。昨见其子来甚喜。未几。命擢兴峣叙州府知府。方裕州入见时。吾乡人士在京师者。盛传天语。以为谢氏父子之至荣也。又幸芎泉先生之生于其乡。而以相夸耀也。敏树得知其本末如此云。敏树又记在都时。有郎官当推御史者。语次。因举芎泉先生之事。郎官谓曰。芎泉负学问文章。又彼时清议尚重。故去官而名益高。身且便。今我等人材既弗如。而时所重者独官禄耳。御史言事轻则友朋笑。重则恐触罪。一朝跌足。谁相顾盼耶。且家口数十。安所赖耶。余无以进之。嗟夫。昔之士风人情。犹之今也。以裕州今日家世之荣。孰不欣羨而愿其有是。孰知当芎泉先生罢官时。同朝行辈中必有相侮笑者讥毁者。畏罪累而不敢附和者。其家人居室必不如在官之乐者。且使先生官不罢。其进取抑未可量。一遭斥逐。终以不振。独气节重江湖间耳。然则先生于烧车之时。亦可谓计虑之不详尽者耶。

### 书明王少参遗疏后

朱琦

右明王少参疏草遗迹。其裔孙丰谷录一本为副。公之乡人于君庆元携以示琦。前数行断烂不可识。余读而惜之。公是疏凡千余言。其大者以谓人主欲识臣贤否。莫如尽下诸章疏。而明示以赏罚。则有劳者劝。而有罪者畏。是时宰相方恶言者。而持威福自上出之说。以炫惑于上。公益力争。以为言官言之而陛下听之。是即威福自陛下出。如误信谰言。以为小臣挠上之权而屏之。则言者将自此止。后有大奸慝。谁为陛下言者。黷哉是言。可以抉听之弊。而破人主之惑矣。公又尝以倭寇陈十议。明史附于其父恭简公传后。而此疏顾未之载。公名堂。金坛人。万历十七年进士。以检讨屡上疏陈时务。不用。遂乞归。既而以大臣荐。官至福建参政。是疏所言。乃明神宗时事。嗟乎。明之末造。言者纷纷。务为讦激。士大夫至以廷杖为荣。甚者窜斥诛戮而不悔。虽曰名义之重。亦当时风声气习。渐靡使然也。苏文忠公云。弹劾积威之后。庸人亦可以奋扬。风采销委之余。豪杰有不能振起。故同是言也。言之弹劾积威之时。人人能之。虽激切如公此疏。而史不之载。至其风采销委。举世不言。而有言者。世且惊叹以为盛事矣。士固不汲汲于名。卒其所以显晦者。岂不以时哉。此余所以读公是疏而叹也。

明吕新吾先生明职篇序

潘世恩

周礼太宰以八法治官府。二曰官职以辨邦治。明官之务审其职也。职重则难胜。职繁则难理。职轻而简。则又易玩以怠。越职则为侵官职。不办则为旷官。伊古以来。虽辅相如伊吕。执法如皋苏。将兵如颇牧。治民如龚召。推其实不过尽职而已。夫舆台之贱蒙眛之愚。苟能尽其职。则虽小而有功。否则即以过人之才。居得为之势。而纷纭废弛。何裨毫末。乃或恃其居心之慈惠。植品之端方。持躬之廉洁。辄曰。吾无负于朝廷。吁。朝廷所以课吏者果如此已耶。抑别有所委托而考其功耶。明儒吕新吾先生躬行笃实。本理学而达于政事。所着实政录内。有明职若干篇。为巡抚山西时训诫僚属之文。明畅而不失之迂。切直而不流于激。洵居官之秘钥。从政之良模也。余于退食之暇。删繁录要。付之剞劂。盖欲筮仕者家置一编。日夕省览。以无隳厥职云尔。

覆奏微渐愈勉力办公片

陶澍

再臣于九月二十四日。接到 廷寄。奉 上谕一道。又于本日奉到 批折。以臣感患微。上烦 慈注。谕令安心加意调理。并奉 谕江苏事务繁重或有掣肘作难之事不妨据实陈奏断不可遽思引疾有负委任等因。捧诵之下。不胜感激涕零。伏思臣渥蒙 皇上特达之知。年方四十有九。精力未衰。正宜竭

力图报。祇以上年大病之后。适值事繁。失于调养。以致偶感仍发。乃荷圣主曲体入微。恩同大造。臣何人斯。膺兹 笃眷。自念受 恩之深。此身不敢为臣有。亦惟受 恩之深。此身不敢不为臣有。现在力疾办公。一面服药调治。潮热已退。头目渐清。惟有腰腿未愈。医言积湿受风。深入腠理。尚须由渐疏解。加以补剂。可冀徐瘳。勉图弩策。断不敢稍萌倭卸。致负 鸿慈。至湖河各有专司。一切勘估工程。开闭闸坝。及员弁姓名履历。并不知会臣衙门。无由深悉。本年淮扬水灾。咸言百数十年所未有。被淹甚久。颗粒无收。因思河工虽非臣职。一经决裂。其害即归于地方。若河工一日不安。即地方一日不靖。不敢避越俎之嫌。每有见闻。辄据所知。札商督臣河臣。彼此意见多同。现在王营减坝开后。黄水已落。清水不患不消。但须早蓄。而河流既断。尤须挑挖深通。免致积淤未净。将来又形倒灌。海州安东沭阳各属。虽有损伤。若今腊明正能将减坝克期堵合。当可无误春耕。至灾民前因水深无住。纷纷逃避。经臣饬属设厂分养。均属安静。日内当即汇案恳 恩蠲赈。而漕务为东南一大端。军船回空。已入苏境。尤须整顿章程早为备办。以速河运。仰副 宸廑。

沥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疏咸丰六年

曾国藩

奏为沥陈微臣办事艰难竭蹶。终恐贻误。吁恳在籍守制。恭折奏祈 圣鉴事。窃臣谬厕戎行。与闻军事。仰蒙 圣慈垂注。畴载恩深。凡有奏请。多蒙 俞允。即有过失。常荷 宥原。遭逢 圣明。得行其志。较之古来疆场之臣。掣肘万端者。何止霄壤之别。惟以臣之愚。处臣之位。历年所值之时势。亦殊有艰难情状。无以自申者。不得不陈于 圣主之前。定例军营出缺。先在军人员拔补。给予札付。臣处一军。概系募勇。不特参游都守以上。无缺可补。即千把外委。亦终不能得缺。武弁相从数年。虽保举至二三品。而充哨长者。仍领哨长额饷。充队目者。仍领队目额饷。一日告假。实时开除。终不得照绿营廉俸之例。长远支领。弁勇互生猜疑。徒有保举之名。永无履任之实。或与巡抚提督共事一方。隶人衙门。则挑补实缺。隶臣麾下。则长生觖望。臣未奉有统兵之 旨。历年在外。不敢奏调满汉各营官兵。实缺之将领太少。大小不足以相维。权位不足以相辖。去年会筹江西军务。偶欲补一千把之缺。必婉商巡抚。请其酌补。其隶九江镇标者。犹须商之总兵。令其给予札付。虽居兵部堂官之位。而事权反不如提镇。此办事艰难之一端也。 国家定制。各省文武黜陟之权。责成督抚。相沿日久。积威有渐。督抚之喜怒。州县之荣辱进退系焉。州县之敬畏督抚。盖出于势之不得已。其奉承意旨。常探乎心之所未言。臣办理军务。处处与地方官相交涉。文武僚属。大率视臣为客。视本

管上司为主。宾主既已岐视。呼应断难灵通。防剿之事。不必尽谋之地方官矣。至如筹饷之事。如地丁漕折劝捐抽厘。何一不经由州县之手。或臣营抽厘之处。而州县故为阻挠。或臣营已捐之户。而州县另行徭勒。欲听之。则深虑事势之窒碍。欲惩之。则恐与大吏相齟齬。钱漕一事。小民平日本以浮收为苦。近年又处积困之余。自甲寅冬闲。两路悍贼窜入江西。所在劫掠。民不聊生。今欲于未经克复之州县。征收钱漕。劝谕捐输。则必有劲旅屯驻。以庇民之室家。而又或择良吏以恤民隐。或广学额以振士气。或永减向日之浮收。或奏豁一年之正课。使民感惠于前。幸泽于后。庶几屡捐而不怨。竭脂膏奉公上而不以为苦。然此数者。皆巡抚之专政。臣身为客官。职在军旅。于劝捐扰民之事。则职分所得为。于吏治学额减漕豁免诸务。则不敢越俎代谋。纵欲出一恺惻详明之告示。以儆官邪而慰民望。而身非地方大吏。州县未必奉行。百姓亦终难见信。此办事艰难之一端也。

臣帮辨团练之始。仿照通例。镌刻木质关防。其文曰 钦命帮辨团防查匪事务前任礼部右侍郎之关防。咸丰四年。臣剿贼出境。湖南抚臣咨送木印一颗。其文曰 钦命办理军务前任礼部侍郎关防。九江败后。五年正月。换刻 钦差兵部侍郎。衔前礼部侍郎关防。是年秋闲补缺。又换刻 钦差兵部右侍郎之关防。臣前后所奉援鄂援皖筹备船肃清江面诸 谕。皆系接奉 廷寄。未经明降 谕旨。外闲时有讥议。或谓臣系自请出征。不应支领官饷。或谓臣未奉 明诏。不应称 钦差字样。或谓臣曾经革职。不应专折奏事。臣低首茹叹。但求集事。虽被侮辱而不辞。迄今岁月太久。关防之更换太多。往往疑为伪造。酿成事端。如李成谋战功卓著。已保至参将矣。被刑辱于芷江县。出示以臣印札而不见信。周凤山备历艰辛。已保至副将矣。被羁押于长汀县。亦出示以臣印札而不见信。前福建巡抚吕佺孙曾专函驰询臣印不符之故。甚至捐生领臣处之实收。每为州县猜疑。加之鞫讯。或以为不足据。而勒令续捐。今若再赴军营。又须另刻关防。岐舛愈多。凭信愈难。臣驻扎之省。营次无定。闲有部颁紧要之件。亦不径交臣营。四年所请部照。因久稽而重请。六年所请实官执照。至今尚无交到确耗。此外文员之凭。武官之札。皆由督抚转交臣营。常迟久而不到。军中之事。贵取信如金石。迅速如风霆。而臣则势有所不能。斯又办事艰难之一端也。兹三者。其端甚微。关系甚巨。臣细察今日局势。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者。决不能以治军。纵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臣处客寄虚悬之位。又无圆通济变之才。恐终不免于贻误大局。凡有领军之责者。军覆则死之。有守城之责者。城破则死之。此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微臣讲求颇熟。不敢踰闲。今楚军断无覆败之患。省城亦无意外之虞。臣赴江西。无所容其规避。特以所陈三端。艰难情形既如此。而夺情两次。得罪名教又如彼。斯

则宛转萦思。不得不泣陈于 圣主之前者也。臣冒昧之见。如果贼势猖狂。江西危迫。臣当专折驰奏。请赴军营。以明不敢避难之义。若犹是目下平安之状。则由将军巡抚会办。事权较专。提挈较捷。臣仍吁恳 天恩。在籍终制。多守数月。尽数月之心。多守一年。尽一年之心。出自 圣主逾格鸿慈。不胜惶恐待 命之至。

恳辞 加恩片同治元年

两江总督曾国藩

再密陈者。现在金陵未复。寇势方张。军事反复无常。正恐利时少而钝时多。臣忝膺重任。日夜忧惶。除浙江已陷。苗练已叛。难遽补救外。即上而皖南江西。下而镇江上海。亦俱有岌岌可危之势。臣分内之事。尚未知成败何若。乃自去秋以来。迭荷 鸿恩。臣既蒙 赏加太子少保衔。又蒙 饬谕节制四省。兹又拜协办之 命。臣弟国荃。既蒙 赏穿黄马褂。又蒙 赏头品顶戴。兹又拜浙江按察使之 命。一门之内。数月之间。异数殊恩。有加无已。感激之余。继以悚惶。诚恐军事一旦疏失。即加倍谴责。犹有余咎。臣本拟恭疏辞谢。以除授参政大典。料难收回 成命。又甫经两次辞节制四省之权。不敢更疏渎辞。近于矫情而钓誉。惴栗旁皇。不知所措。理合据实陈明。恳求 皇上念军事之靡定。鉴愚臣之苦衷。金陵未克以前。不再 加恩于臣家。是即所以保全微臣之功名。而永戴 圣主之恩眷矣。又前此迭奉 谕旨。饬臣保荐江苏安徽巡抚。顷复蒙 垂询闽省督抚。饬臣保举大员。开列请 简。封疆将帅。乃 朝廷举措之大权。如臣愚陋。岂敢干预。嗣后臣如有所知。堪膺疆寄者。随时恭疏入告。仰副 圣主旁求之意。但泛论人才以备采择则可。指明某缺径请迁除则不可。不特臣一人以为然。凡为督抚者。皆不宜指缺保荐督抚。四方多故。疆臣既有征伐之权。不当更分黜陟之柄。在 圣主虚衷访问。但求投艰而遗大。不惜舍己而从人。惟风气一开。流弊甚长。辨之不可不早。宜预防外重内轻之渐。兼以杜植私树党之端。其督抚有任可履者。不准迁延不到。亦不准他处奏留。庶几纪纲弥肃。 朝廷愈尊。是否有当。谨一并密陈。伏乞 皇上圣鉴。

请 训责枢臣疏光绪四年

监察御史何金寿

比以灾荒不雨。 皇太后 皇上下诏自责。哀痛恳切。稍有人心者。读之皆为感泣。顾臣伏思 皇上幼冲。 两宫听政。虽 权衡自上。而翊赞则在枢臣。凡用行政诸大端。必资商榷而后行。枢臣曰可。则 旨以为可。枢臣曰否。则 旨以为否。盖今日之 朝政。固无不自政府出矣。去年晋豫固属巨灾。其余水旱风蝗。被灾者将及十省。总由官无善政。以致

天降奇灾。及成灾以后。疆吏讳灾而养祸。部臣屯膏而殃民。试问内外诸臣之进退。枢臣岂得无援引保护于其闲。能尽诤之于 皇太后乎。考之往代。遇大灾则策免三公。三公亦自请罢斥。今新疆平则枢臣受赏。腹省灾则枢臣独不受罚。且坐视 宫廷下诏罪己。尚不引咎自陈。请予处分。又不于拟旨时。恳请 切责。灾诤诸 天。过诤诸 上。于心忍乎。窃谓枢臣亦非必有心误 国也。但外虽勤职。中少血诚。各省之年谷。丰则听其丰。荒则听其荒。各省之人民。生则听其生。死则听其死。各省之疆吏。贤则听其贤。否则听其否。行下之 诏令。奉则听其奉。违则听其违。部臣之议奏。准则听其准。驳则听其驳。不知痛痒。委诸自然时局之坏。实由于此。今山西死亡过半。骨肉相食。析骸而炊。河南市鬻人肉。行旅断绝。盗贼蠢动。畿辅赤地数百里。道殣相望。流民数万。哄集京师。辇毂之下。奸民乘乱结队攫物。此后何堪设想。万一饥民聚为明季之流贼。微特枢臣等谋 国不忠。即自谋亦拙矣。伏恳 训谕枢臣。责以忘私忘家。认真改过。庶可上格 天心。不然。虽 宫廷万分焦劳刻责。而臣下泄沓如故。则感格恐无期也。

#### 与朱干臣书

管同

相别三年。思念不可胜。近闻阁下晋官郎中。执法秉公。无所挠屈。甚慰甚慰。而闻诸道路。或谓且得御史。如其然。则同深为阁下重之。盖古者谏无专官。自公卿至庶人皆得谏。其后乃专设谏官。而百寮之敢于言事者。犹不禁也。今则百寮不复言事。而弹劾谏争之责。一归给事御史。夫为任既专。则为责愈重。为责既重。则当识其大小之分。轻重之序。必实有关于治忽安危。实为国计民生之所系托者。举而陈之。始为克尽其官。而不负 朝廷任使之意。若夫毛举利害。不及大体。虽后之台谏。习此成风矣。而恐非贤者之所宜出也。阁下刚毅抗直。练达世务。其在部中。已卓卓有本末。然则苟为台谏。必大有异于今人。虽然。天下之事。不可枚举。言之矣而不可行。如不言也。行之矣而无补于天下国家之事。如不行也。阁下处今之势。苟为台谏。其将何以为言。同闻之。世事之颓由于吏治。吏治之坏根于士风。士风之衰起于不知教化。然而教化云者。非空文而无实具之谓也。以身训人是之谓教。以身率人是之谓化。同乡者私作议俗一篇。以为当今之风。坏于好谀而嗜利。夫欲人之不嗜利。则莫若闭言利之门。而欲人之不好谀。则莫若开谏争之路。天下之事。夫岂止此。然必先举二端。然后人才勃兴。而法度可以渐讲。顾不知其言果当否尔。今寄上惟采择焉。或谓同子言则近矣。然议俗之说。责难于君。使听者持子言而得祸。则奈何。斯言也。同窃以为悖矣。古之直言得祸者。皆其值主不明。而所遭有不幸也。当今 天子仁恕恭俭。敬天爱民。虽草茅之士。未尝亲瞻

日月之余光。而不知 圣质。然近者伏读官箴。则已窥见 九重励精之意矣。而箴于御史。实曰敢谏不阿。忠贞常矢。然则今之求言。比于悬鼗设铎可也。而论者毛举利害不及大体。是 天子欲人之言。而谏官瘖不言尔。而顾以为言恐得祸。毋乃诬乎。无求利之思。无好名之见。本之以至诚。而陈之以恺切。持之以至正。而出之以和平。虽在中主。犹能听受。而况 圣君哉。诚恐得祸。则又未尝无以处。孟子曰。辞尊居卑。又曰。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虑其难而不居其位可也。居其位而稍孤其职则大不可也。同于阁下相契殊深。虽齿德相悬。而亦近乎朋友之当责善者矣。用敢发其狂言。靡所忌讳。伏惟留意省察。幸甚幸甚。

### 与徐廉峰书

潘德輿

月朔以来。以齿病未相见。忽闻足下被吏议。惊惧不已。然闻足下能建言。又窃喜平日择友不虚也。昨过足下宅。不值而归。心蕴结未解。今日熟寐觉。闻同舍生诵邸钞。知足下蒙 恩复还词垣。跃然而起。喜满颜色。腹中蕴结者。砉然解释。如层冰泮于水。积云散于天。清和晖朗。不可言喻。并齿病亦忘之。已又思吾所喜者。非足下一人之私也。足下入台十余日。即奋然发议论。可喜一也。足下以降黜之官。承优渥之泽。还清华之选。保文学之荣。可喜二也。虽然。喜未大也。足下方被谴怒。 天威忽开霁。复列侍从。虽卑贱如德輿。尚为足下感戴 君恩。欲舞欲泣。则足下必更感激流涕。过于德輿十倍。自兹以往。足下所以焦思竭力。上报 国家者。亦必过于今十倍。虽今之所司。不过文雅翰墨。而方来之日月未有艾。方来之报称亦未有艾。足下德业功名。得此炼冶。益坚贞硕大。而斯世之事。所以收效于足下者。必无穷也。而犹未也。所谓大可喜者。足下方以言罢吏议。镌级至三。而 天子则曰念言官从末减。大哉 圣言。普天之福。生民之利。万世之庆也。何也。言官之言。不能尽当也。亲见足下之言。一不当 圣意。即降黜与卑官伍。继自今默者必多矣。亲见足下之言。已不当 圣意。犹委曲矜全。使不失往者清切之地之职。是 圣天子重言官以辅聪明。德之盛。量之宏如此也。是 圣天子咨求国是。笃念民生。作养敢言之气如此也。继自今言者必多矣。使言官遭遇如此而犹不言是言官负 朝廷。非 朝廷薄言官。诸言官必不然也。夫言官之言诚不能尽当。顾不尽当。而 圣天子必使敢言者多。则言之当者必出。而天下之受益者必众。虽一人一事。其关系为何等哉。德輿江南一穷士。在京师人海中。如浮萍之细。然区区之心。天下人之心也。故欣然布之纸墨。齿病差。仍当诣足下罄谈。不宣。

### 与汤海秋书

左宗植

隔阔频年。始得一聚。春历夏。以昕以夕。别后思念。想同之也。足下高才英气。可百时彦。乡缘言事。仍左计曹。于时流俗。颇用致惜。或忤心者。乃以为快。即海秋白云。有何当袖手版共赋归去来之语。宗植闻之。独笑言贺。以为此乃 圣主造就人才之深心。海秋遭遇之极盛也。假令海秋挟其英情壮志。趾高气扬。即使一日千里。曾不差跌。不过一丸衢要人。乘坚策肥。令长安小儿。路傍称羨。转眼之间。不及百年。吾见赫赫海秋。乃浮邱间一丸粪壤耳。岂不大可痛惜乎哉。自古豪杰不世出。抱奇服伟之士。其蓄道德能文章不朽千古者。往往必出于抑塞摧折之余。夫非奇士必期于抑塞摧折也。亦谓非抑塞摧折之遭。不足以收其驰骤溢越之情。而发其感慨奋赴之气。以并入于道德文章之域。而成其不朽千古之才。吾乌知乎抑塞摧折我者之非大有造于我者乎。而胡为郁郁不自得。而撻情于流俗人之意识也乎。受书以来。颇爱贾谊陆贽苏轼之才。以为自圣贤孔孟而外。言文章干用。莫之或先。然之三子者。有遇有不遇。或始遇而终不遇。其为道德文章。各有千古则一也。海秋自视处汉文之世。深谋远画。孰如贾生。处德宗之朝。经纬密勿。论思献纳。孰如陆贽。处元佑之时。文章谏争。孰如苏轼。况长沙之迁谪。忠州之贬斥。儋耳之窜逐。与海秋今日之事。有万此者乎。夫职任者。人臣事君之大分也。予夺者。帝王磨励人才之大柄也。故或知其人之才而亟用之。以表当官之绩或知其人之才而骤用反以为害。则暂抑之。以待他日之用。大君宰执万物。自有深心微意。非臣下所能窥。固不可以尺得喜而寸失忧也。今 天子怒海秋之言事。夺御史。罢章京。又若不欲遽弃吾海秋也者。仍授户部为正郎。 圣主造就人才之意。诚不可知。为海秋者。正宜痛自砥厉。仰答 高厚。辇毂之地。人士众多。足资讲贯。又富有图籍。朝购夕集。以海秋之地。与海秋之年且才。少挫之余。人事简略。举平昔雕虫习华器凌竞之气。幡然弃去。并入于敛声就实之中。于以上下古今。深求理乱兴衰之故。与 国家政治得失之大。进可以谋谟庙堂。启赞帷幄。退则昌其议论。箸为文章。以自托于立德立功之次。吾乌能测海秋之所至哉。若论事一不遇。便废然自失。忧愁抑郁。不自振荡。昂藏牢骚。折损春华。是乃柳司马刘宾客辈之所为。非所望于吾海秋者也。南归久不得京中消息。故人天末。深惧吾海秋以少不称意之故。遂阻其远大之业。而不能自返于古人。故反复譬论。布其区区。庶冀吾海秋之悟而听之也。此间惟有荒山怪石。绝少人士。惟日取厨中宦书经史万余卷。尔满案。如春蚕着叶。自为俯仰耳。近作肥国论一篇。附奉大览。祈教之。

复严渭春方伯书

胡林翼



复书恳请集思广益。以图补救。夜久不寐。近日尤甚。君父之难。闻变已一月矣。奔问官守之义。臣职尚亏。疆场牵拘。按兵未动。此心愧愤。无以自立。进言体要以至诚惻怛条理分明为上。不得慷慨激昂。致违纯厚笃棊之义。人情于患难之际。友朋伉直责善。引绳批根。君子犹或非之。况君父危难。其忍放言高论耶。明夷艰贞之节。鸱鸮哀悱之词。古人处变。可为师法。异族偪处都城。明年以后。更多反侧。太王迁岐。娄敬入关之议。亦时势所必然。惟仅变一法易一地。谓可久安措于盘石。鄙人尚未深信耳。兄血诚肝胆。忧国至切。敢以质之。

覆黄恕皆侍郎书

曾国藩

承来示。述及佩蘅兄言。敝处尽可施展。勿为人言所挠。仰荷关垂。感甚感甚。窃观古来臣道。凡臣工皆可匡扶主德。直言极谏。惟将帅不可直言极谏。以其近于鬻拳也。凡臣工皆可弹击权奸。除恶君侧。惟将帅不可除恶君侧。以其近于王敦也。凡臣工皆可壹意孤行。不恤人言。惟将帅不可不恤人言。以其近于诸葛恪也。握兵权者犯此三忌。类皆凶于而国害于而家。故弟自庚申忝绾兵符以来。夙夜祇惧。最畏人言。迥非昔年直情径行之故态。近有朱卢穆等交章弹劾。其未奉发阅者。又复不知凡几。尤觉梦魂悚惕。惧罹不测之咎。盖公论之是非。朝廷之赏罚。例随人言为转移。虽方寸不尽为所挠。然亦未敢忽视也。

和论

龙启瑞

和者。古圣王所慎择而用之者也。古之所谓和者。众贤谋一事而无所违。世之所谓和者。合贤不肖而使之同归于一致。古之所谓和者。真是明而人不得挟私以相戾。世之所谓和者。是非混而责之以必从。夫使混贤不肖。一是与非。而天下之人。遂然平其心。柔其气。相率而归于和。犹之可也。贤与不肖者处。则贤者之气不相下。而不肖亦必不相容。即不肖能隐忍以求合。而贤者决不苟同以邀誉。是强之为和。而适以致其不和也。今将使君子与小人共图一事。君子为义。小人则为利矣。又使君子与小人共讲一学。君子为己。小人则为人矣。其义与为己者是。则利与为人者非。是非生于人心之同然。犹五色之有黑白。五臭之有熏莸也。今黑白为一色。而置熏莸于一器。曰吾但取其和而已。有不为之闭目而弗视。掩鼻而却走者乎。且君子之于天下。亦欲其事之有成而已。假令贤不肖并处。是与非并行。甚则不肖加乎贤。非者逾于是。又甚则以贤为不肖。而不肖反为贤。是者为非。而非者反为是。于是而所谋必成。所行必当。推而放之四海而准。举而措之庶事而安。则贤者亦姑需忍以求济焉。而古

之圣贤。犹曰枉尺直寻而利。有所不为。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圣贤之言。其亦不和甚矣。岂不谓如是而直道乃得信于天下。上合乎天理。下顺乎人心。刑赏中而政教修。礼乐兴而大化流。反是。则将为跬步之行。一日之居。而不可得也。然则廉颇蔺相如李光弼郭子仪之事何如。曰此私讎也。非公义也。私仇不可不和。不和则寻衅隙。而废国家之大计。是为不忠。公义不得强和。强和则徇人失己。而终不能有益于事。且独不闻古之人有上殿争如虎。而下堂不失和气者乎。彼之所遇皆贤。所执或有是有不是。而尚不阿意曲从。博和衷共济之美名。而不自讳其争若此。若遇一与己不类者。将庭斥之面唾之犹恐不足矣。而谓可依阿湏溺如谐臣媚子之为耶。古之人有孔光张禹者。知王莽董贤之乱国。而委蛇其身。与之从事。彼其人皆有醇谨之行。诚之质。其于古所谓同寅协恭者。盖优为之。其容身自全。疑若可酿休祥而迎善气者。五代时冯道祖之。遂以其身事数姓而莫之恤。充其所至。彼亦务为和而过者耳。卒之见效如此。后之人主尚安取和臣而用之哉。故古之善用其和者。莫如蔺相如郭子仪。而尤善者莫如刘安世。最不善者莫如张禹孔光。其最不堪者莫如冯道。道固无足议也。禹光之所为。亦世之君子所訾笑之。以为不齿于人类者矣。而其端皆由贤不肖是与非之混淆始。然则用和者。其可不慎所择哉。

## 卷十八 吏政一吏论上

### 训廉

#### 汤鹏

浮邱子曰。凡与人家国天下事者。盖其恩有所授也。则不能毋以赤心古义酬之。事有所错也。则不能毋以精心果力治之。赤心古义酬其恩。精心果力治其事。则不能毋割其私以从公。公与私不两营。私则不得复公。公则不得复私。曷其奈何弗廉。贵贱富贫。各自其命为之也。贵不耀贱。则贱不歆贵。富不耀贫。则贫不歆富。不相耀。则心不生。不相歆。则计不乱。心不生。计不乱。则破石为志操名节以肥其躬者亡有也。曷其奈何弗廉。造物之精英。生人之美利。毋攫之使独也。毋攫之使独。则必均。均则毋丰于己毋嗇于人。毋丰于己。是故不能以其所无为其所有。毋嗇于人。是故不能以其所有为其所为。曷其奈何弗廉。人心亡厌。其必见造物之精英而备取之。夺生人之美利而独享之。备取之则精英必竭。独享之则美利又所必争。精英必竭。则造物怒。美利必争。则生人怨。造物怒。则惨不可言。生人怨。则变不可支。曷其奈何弗廉。侈心而崇贿者。肥其躬也。肥其子孙也。肥其躬。则躬有尽时。肥其子孙。则子孙无已时。躬有尽则将焉享。子孙无已则将焉保。躬不享。子孙不保。贿贵耶。德贵耶。德贵于贿。则其泽数世而不斩。贿贵于德。则其泽及身而斩。曷其奈

何弗廉。大臣者。小臣之所视听也。内臣者。外臣之所望风旨者也。大臣廉。则小臣不能毋自爱。内臣廉。则外臣不能毋自谨。小臣自爱。外臣自谨。则心志清而职事举。曷其奈何弗廉。大臣弗廉。小臣以其贿先之。贿先则誉至。贿后则毁至。誉至则迁擢。毁至则迟滞。迁擢由贿先。则才能者于廉耻蔑如也。迟滞由贿后。则德行者于显荣阙如也。才能者亡廉耻。则愚效其为人。德行者亡显荣。则士气积于不振。愚效其为人。则风俗坏。士气积于不振。则人心枝。风俗坏。人心枝。则谁氏之忧也。曷其奈何弗廉。内臣弗廉。外臣以其贿通之。贿通则有喜。贿塞则有怒。喜则为外臣粉饰朝评。虽有罪弗得彰焉。怒则为外臣谣诼万端。虽有功弗得彰焉。外臣思掩其罪以掠其功。则贡其喜以柔其怒。内臣思固其交以厚其贿。则护其非以扬其功。外臣贡其喜。柔其怒。则朋友爱憎。岂不重于朝廷赏罚耶。内臣护其罪。扬其功。则疆隅治忽。岂不壅于朝廷视听耶。爱憎重于赏罚。则纲纪裂。治忽壅于视听。则元气衰。纲纪裂。元气衰。则谁氏之咎也。曷其奈何弗廉。小臣毋自爱则必贪。贪则与左右吏胥作奸。与左右吏胥作奸。则遇事持其短长。遇事持其短长。则小臣所获有几。而左右吏胥作奸无穷。左右吏胥作奸无穷。则积久必败露。积久必败露。则所获有几者。不能毋与左右吏胥坐其刑诛。曷其奈何弗廉。外臣毋自谨则必贪。贪则括取百姓脂膏。以从己之欲。从己之欲。则豢养弥甚。豢养弥甚。则嗜欲横多。嗜欲横多。则外臣括取无已。而百姓脂膏有穷。百姓脂膏有穷。则必积为怨毒。形为谤讪。怨毒谤讪不已。则必郁为旱干水溢。激为狂怒雷。旱干水溢狂怒雷不已。则饥民不能毋为盗。盗不能毋为乱。饥民为盗。盗为乱。则血彼于锋刃以吐其愤已耳。曷其奈何弗廉。

不情之请。非分之财。必藉其所密之人授之。其所密之人。见可欲。必不能毋动。动必不能毋奢。奢必不能盈其所密之人之愿。不能盈其所密之人之愿。则言必泄。言必泄。则众渐闻。众渐闻。则愚民憾而士族羞。愚民憾。则诉之天以邀其死。而士族羞。则且笔之于书以世其。曷其奈何弗廉。贪者嗜财。廉者嗜名。贪廉之常也。世运驳。人才诡。则贪廉不能毋变本加厉。贪廉变本加厉。则贪者嗜财也。更嗜名也。廉者嗜名也。更嗜财也。尔乃嗜财更嗜名。则饰之乎俭壹可风。尔乃嗜名更嗜财。则饰之乎取与有节。饰之乎俭壹可风。则奴仆料其伪。朋友忘其贪。饰之乎取与有节。则朋友料其伪。朝廷谓其廉。朋友忘其贪。则出死力以捍非议。朝廷谓其廉。则借宠荣以便私计。出死力捍非议。尔乃成其终身之贪。无一朝之败也。借宠荣便私计。尔乃成其近似之廉。无刻苦之累也。一贪一廉。互相为根。乍阴乍阳。孰测其然。巧伪以丛。蛊惑以翩。物望以杂。国是以捐。曷其奈何弗廉。几希之界。夜气之存。贪未尝不省。省未尝不悔也。贪又未尝竟悔也。尔乃狃于故。则曰不可更也。尔乃溃厥声

。则曰不可湔洗也。勿谓不可更。更之而故者新。勿谓不可湔洗。湔洗之而臭者馨。故者新。则盗跖化为伯夷。臭者馨。则鲍鱼化为芝兰。盗跖化为伯夷。鲍鱼化为芝兰。则为善有力。为恶无谓。为善有力。为恶无谓。则凡天下之贪者举可悔。天下之悔者举可化也。曷其奈何弗廉。诗礼之宗。仁义之杰。贪未尝不近。近未尝不敬也。贪又未尝竟近。近又未尝竟敬也。尔乃危言笃论以激之。则曰其虑事过也。尔乃正言庄论以晓之。则曰其执理腐也。勿谓虑事过。失其守者身将。勿谓执理腐。失其正者心焉处。君子知身之不可也。故安之。知心之不可离其处也。故操之。安之为泰山之重。堕之为鸿毛之轻。操之为豪厘之是。离之为千里之谬。曷其奈何弗廉。君子欲化民成俗。则整躬帅物。欲整躬帅物。则壹志絜行。欲壹志絜行。则读书考理。尔乃弗读书考理。则曰壹志絜行。强摄之已矣。尔乃弗壹志絜行。则曰整躬帅物逆施之已矣。尔乃弗整躬帅物。则曰化民成俗。虚糜之已矣。糜之者虚则不详。施之者逆则不昌。摄之者强则不常。曷其奈何弗廉。君子欲去迫塞蔽亏之窦穴。则禁辗转轆轳之苞苴。欲禁辗转轆轳之苞苴。则拒消沮闭藏之请谒。尔乃弗拒请谒。则曰苞苴禁矣。是犹摄强暴入室中。而辨其不污也。尔乃弗禁苞苴。则曰窦穴去矣。是犹纵蝼蚁穿啮堤防。而反扬扬夸其障川之力也。摄强暴入室中。百喙其能解乎。纵蝼蚁穿啮堤防。一其能存乎。曷其奈何弗廉。民不能毋供于官也。官不能毋取于民也。欲取之以廉。则用之以舒。欲用之以舒。则需之以简。用之舒。需之简。则戒其宫室妻妾之艳也。不然。则节其宾客燕享之费也。不然。则删其舆马仆从之繁也。不然。则惩其子弟纨之习也。不然。则田宅骈填而勿有之。不然。则龟贝璀璨而勿宝之。不然。则屏弃一切奇邪淫巧而勿作之。此七端者禁。则官不恣其所取。官不恣其所取。则民不厌其所供。民不厌其所供。则官民壹体。官民壹体。则阴阳和。风雨时。阴阳和。风雨时。则年谷顺成。六畜蕃息。年谷顺成。六畜蕃息。则以润乎民以尉乎君而臣道毕。曷其奈何弗廉。众皆汶汶。我则察察。众皆靡靡。我则介介。众以独。则疑于不情。疑于不情。则异己者反唇噬之。异己者反唇噬之。则无知者一唱而百和之。噬之和之者众。则必不可以动。动则首尾如出两人。不动则孤行而有契于天神。曷其奈何弗廉。诚为廉吏。其不若贪吏者三。而胜之者一。钱帛玩好。填户塞牖不若也。名誉赫奕。超等拜官不若也。巧言令色。伎艺毕给不若也。然而贪吏得其一瞬。廉吏得其千年。得其一瞬。则身未死而心先亡。得其千年。则骨枯而名强。此谓三不若而一胜之。曷其奈何弗廉。于乎。周官以六计弊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而管子亦以四维训于国之人。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是故古以廉教。今以廉承。尔乃为圣贤之功臣也。上以廉试。下以廉持。尔乃不为君父之罪人也

。[毋](母)鼠守仓。使仓不供。毋虎牧牢。使牢不繁。尔乃造于而福。无毒于而世也。毋鱼自智其渊。卒中于饵。母鹰鸢自增其巢。卒絙于弓。尔乃见于而几。无焚于而身也。穿舟不可止漏。猛爨不可止沸。尔乃捐宠利而心自泰也。石破不可夺坚。丹磨不可夺赤。尔乃结性始而累自芟也。曷其奈何弗廉。

### 书马文渊语

#### 高延第

稼轩读吕成公随会能贱而有耻文。举马文渊语来询。因检伏波传凡人为贵使可复贱如公等欲不可复贱语答之。按成公此论。精当峻切。可为百世箴砭。而伏波语梁竦。则引而未发。辄申其义为之说曰。人必贵而能贱。然后能全其耻。若欲长贵不复贱。则必至于无耻。而天下且被其祸。伏波此语。固不仅为贵戚安全之策也。试观两汉卿士大夫。罢官则退耕于野。或筑壑牧豕佣保杂作以自给。此皆世人所谓劳苦困辱之事。中人所不措意者也。不知惟能如此。故当官则计日受禄。不以财货自污。履正奉公。不以利害自怵。义所当为。断而敢行。虽杀身亡家而不顾。当世赖之。后世纪之。功着于一时。名标于百祀。岂以区区一官之有无为荣辱而挫其志哉。自世人以一官为性命。虽穷巷绳枢之人。一旦策名居位。顿忘其所从来。志满意得。踞公府为家庭。倚吏胥为爪牙。待仆从如子弟。视部民为食邑户。穷泰极侈。恣睢偃蹇。日习日忘久矣。不知其非己所固有也。及一闻仕涂有罢黜。则悚然骨惊。谄附权贵。交通贿赂。以保禄位。百方黻货。广植财产。冀为他日归老之资。家人亦习其如此。故虽老病将死。犹恋栈不忍去。偶欲引退。妻子亲友奴仆。百方阻之。必使老死而后已。其窃居公卿者。亦以保富贵畜妻子为事。虽跛曳阶陛。瞌睡殿廷。为道涂所指骂。终不言休官二字。皆不使复贱之一念误之也。呜呼。一身不自主。犹能辅国保民乎。自昔少时所见大僚守令多如此。无有出身犯难实心为国之人。每与友人言及。辄太息。以为天下将有乱。不数年而大盗起。向之拥厚赀称贵人者。或躬为贱役囚奴而不耻。前车已折。来轸方遒。岂必如是而后谓之真贵。彼服劳执业。自食其力。于人无干求者。反谓之不知耻哉。读书立节之士。苟即能贱而有耻。与贵可复贱之说。深思而详味之。毅然以古人自期。将一命以上。皆能有所树立。而穷巷绳枢之人。知服田力穡。乃古昔贤士大夫。藉以洁身全节之事。虽处贫贱。铮铮佼佼。自不与凡民同科。将无往而非掉臂游行之境矣。

### 读史记循吏传

#### 杨绍文

太史公作循吏传。列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五人。且迁之书。上自五帝。下至秦汉。而此五人者。皆在周之末世。又孙叔敖子产公仪休。非以吏治为名

。而奢与离。又绝不载其政迹。世多以为疑。余读其叙曰。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其意盖慨自汉之吏。不师圣人之道。不知孝弟廉耻之教。而为一切之治。民俗日以偷。奸伪滋起。上不知所以移易。则务以刑罚相胜。酷吏自兹用法峻。而不得其平。上下相。浸以诬冒。故推其本。以为为政之道莫如修身。导民于善。事有统纪。上下有体。奉职莫如任官。守法莫如不阿。故五人者。莫不先自修而后及于民。而奢与离者。尤较然不欺其君者也。若夫上不及三代之政。下不及王成文翁者。盖以为古道远矣。其下者则不足道也。

官宜久任疏道光二年

张鉴

臣伏见我 皇上励精图治。于外任督抚司道等官。严行澄汰。不次擢用。诚欲甄拔俊良。整饬吏治也。无如升调太骤。各员履任未几。旋即更往他处。贤者功效未彰。不肖者劣迹未着。其何以课殿最而臻上理乎。况本省属员。有迎新送旧之扰。冲途驿站。有承应供亿之劳。而该员于民风土俗。既不暇周悉情形。属吏之姓名。甫经记忆。而貌尚未识。贤否更茫乎莫辨。任之日少。奔驰之日多。徒然仆仆道途。舟车来往。家口搬移。抑亦殊形况瘁矣。至于系囚之待质。案牒之迟延。胥吏乘新旧交代之际。玩法舞文。家人利本官历任之多。饱索规礼。其弊俱相因而至。在 圣主勤求司牧。黜陟至公之盛心。事因出于不获已。然臣管窥蠡测之见。窃谓求治不宜太急。是在课其治绩而徐观其效。如该员在任。赋敛宽平。讼狱衰息。盗贼屏迹。吏民蒸蒸向化者。其人为该地方有益之官。然后增秩超迁。未为晚也。倘该员在任。并无卓卓可纪之绩。徒凭大僚荐剡虚辞。所称人品端方。民情爱戴。不过空言溢美。毫无实据。殊难凭信。臣请嗣后如该员因有事故出缺。固不得不为更换。其余甫经履任之员。暂缓升调。以省烦劳。俟数年后。察看该员确有治效。再为升调。于吏治庶有裨益。而才能出众之人。亦得尽其所长矣。至若督抚两司。满汉参用。乃本朝开创之初。人情未定。不得不稍用防检之法。方今承平日久。中外一体。凡属臣僚。皆系股肱心膂。似当无分畛域。以免更调之繁。果其宣力有为。熟悉地方情形。则皆满员可也。皆汉员亦可也。所谓为官择人。非为人择官也。臣言是否有当。伏祈 皇上圣鉴。

敬陈整顿吏治四事疏咸丰五年

监察御史李鹤年

臣窃见 皇上御宇以来。惟日孜孜。勤求治理。而逆氛频年未息。各省疲玩因循之习。亦未革除。 国法日轻。官常日紊。不可不急图整饬。臣谨牖陈四事。曰申法纪。杜规避。儆庸懦。禁欺朦。请为我 皇上陈之。军兴以来。

失事诸臣。如赛尚阿徐广缙等。俱以失律获咎。荷蒙 皇上宽仁。不予刑诛。而罪名已定。彰彰在人耳目。凡百臣工。孰不惕息。然臣窃有疑者。曾国藩兵抵江西。两湖余。业已净尽。杨霈身统全军。仅遇数千窜逸之贼。未能防御。节节退避。以致武汉失陷。全局震动。殃民糜饷。贻误至今。该员革职之后。如果天良激发。尚可勉赎前愆。乃因循数月。辄托病恳请回旗。便其顾恋妻孥之计。是僨事于前。又巧避于后。其罪实擢发难数。统兵大员。若皆相率效尤。逆贼何日可平。天下何时可定。臣所谓申法纪者此也。近来用兵省分。在在需人。月选拣发人员。无不视为畏途。延不赴任。至 特旨放之员。或藉团练为名。逗留原籍。或称有经手未完事件。经督抚保留本任。湖南湖北广东广西道府之缺。到任者寥寥可数。既遂其远避锋镝之心。复豫为夤缘保举之地。居心诡譎。莫此为甚。夫 皇上用人。本无成见。人臣奉职。义不顾身。今各该员巧于趋避。畏难苟安。奔竞钻营。必期得善地而后止。此后服官政。望其洁己奉公。鞠躬尽瘁耶。臣所谓杜规避者此也。例载失守城池。罪名綦重。近来兼辖道府。既未暇查办。而州县之避贼者。贼至之先。辄称出城堵御。贼去之后。又称带兵收复。该管上司受其朦蔽。亦谓功过相抵。奏请免议。伏思该员等既能出城抵御。何若登陴固守。既能事后力图收复。何至临时重误事机。且无论寇至先逃。寇退则反。其罪不可胜诛。即令收复之时。该员亦有微劳。而罪名自在。岂能概从宽免。此风一开。恐巧滑之徒。以临难苟免为见机。以婴城死守为迂拙。纷纷避就。视 国事如楚越。于大局殊有关系。应请 飭下各督抚。凡失守城池之员。仍照例审拟罪名。不得巧为开脱。庶人知儆戒。可以力挽颓风矣。臣所谓儆庸懦者此也。外省督抚。遇有查办参员之案。往往含糊了事。如安徽知州绣纶。河南道员周煦征。劣迹昭著。经人纠劾。该抚既为消弭罪案。又为保全功名。较寻常化大为小。尤为宽纵。且该员等或膺民社。或任监司。全在輿情爱戴。方可藉资抚驭。今既物议腾沸。为众论所不容。如再令服官原省。则官与民为仇敌。恐至激成事端。应请 申谕该巡抚悉心察看。如该员等果能痛改前习。再出具切实考语。保留本省。此后如有贪鄙劣迹。别经发觉。即治该抚以滥保匪人之罪。则回护属员之习。庶可稍戢矣。臣所谓禁欺朦者此也。臣知识樛昧。无补时艰。谨就管见所及。据实直陈。是否有当。伏乞 圣鉴。

条陈整饬吏治疏同治八年

监察御史袁方城

窃维天下者。州县之所积也。一州县得人。则一州县治。各州县皆得其人。则天下无不治。 皇上澄叙官方。勤求民隐。其以察吏安民之道。 诰诫督抚者。至详且悉。而吏治仍未振兴者。臣尝推原其故。一由于军务省分。督抚

之精神才力。俱用之于练兵筹饷。而于吏未治或未暇兼顾。一由于文诰相承。督抚虽有整饬之心。而未知所以整饬之术。以致粉饰因循。积重难返。臣愚以为不澄其源。则流无由洁。不去其弊。则利亦无由兴。不揣冒昧。谨拟六条。敬为我 皇上陈之。一道府大员不宜用捐纳人员也。巡道膺考察属吏之任。知府有表率僚之职。秩渐崇。责亦綦重。内而部院司员。外而厅州知县。或由特旨简放。或由保荐升转。其人必皆历练十余年或二十年。方与其选。惟捐纳人员。不计年劳之浅深。亦不问才守之优绌。但舍厚货。便膺方面。及履任之后。有不厌观听而为属吏所轻者。有不谙政令而为吏胥所欺者。夫己则不明。安能察人。己则不正。安能率属。吏治之不振。未必不由于此。拟请旨飭下各督抚。留心察核。凡捐纳道府人员。必老成谙练。才守兼优。方准留补。其余则严行甄别。并请 旨飭下捐输衙门。以后除由进士举人五贡出身者。仍准报捐道府外。其余一概不准报捐道府。庶名器愈重。而仕途渐肃矣。一军营保举不许擅保文员也。查军营中。惟办理文案总办营务处。须用文员。不过数人十数人足矣。其余带队打仗。皆武夫事耳。乃近来军营习气。一仗之胜。保举文员动辄百余人。并有无谋无勇。优游戎幕。徒以亲戚情面。师友属托。亦得滥膺荐牍。夫以陷阵摧锋之能。而责以簿书钱谷之事。实已用违其才。况其人由钻营请托而来。安能洁己爱民有益地方乎。拟请 旨飭下各督抚留心察核。凡由军功保举文员。必深谙吏治。有守有为。方准留用。若祇有军功。而吏治未谙者。请按其品级。改为武职。其由钻营请托而得者。则严行甄别。并请 旨飭下统兵大员。以后军营保举。除办理文案及总办营务数人外。凡带队打仗得有军功者。只准保升武阶。不许擅保文职。庶用当其才。而治效可矣。一军功开复人员宜严加甄别也。夫官至被参。复经部议斥革。则其人之不可用明矣。向来吏部设有不准捐复之条。所以严立限制。近因军务繁兴。凡被参革及大计甄别人员。明知不能捐复。乃多方夤缘投入军营。一仗之胜。厕名其间。遂已公然开复。此等人员。或营私罔利。或暴虐病民。才力心术已可概见。岂在军营奔走一番。遂可长其才力。换其心术乎。变乱之兴。未始非贪酷之员阶之为厉。乃既酿祸于前。彼反因祸而得福。又何怪贪酷之员肆无忌惮也。拟请 旨飭下各督抚留心察核。凡军功开复人员。果能涤虑洗心。力图上进。方准留用。倘稍萌故态。即具实严参。并请 旨飭下统兵大员。以后凡参革人员。不得擅行留营。违者重治其罪。庶劣员有所儆惧。而官常可饬矣。

一各省实缺州县不宜数数更调也。古来循吏之多。无过两汉。汉宣帝有言。太守吏民之本。数变易则其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故服习其教化。迩来捐例大开。捐纳人员。每省多至数百人。上司垂怜。倡为调剂之说。往往将



实缺州县。调往他处。而令穷员往署。无论宋斤鲁削。迁地不能为良。彼穷员者。知上司调剂之也。又知己之不能久任。于是视民生之休戚。地方之理乱。漠然不动于心。而日朘月削。惟一己之囊橐是肥。吏治之坏半由于此。拟请旨飭下各督抚。凡实缺州县。如有贪暴劣迹。或才力不胜。即当据实严参。否则毋得数数更调。即有署事缺出。亦须为缺择人。不可徒悯穷员。意存见好。庶长材得以展布。而久道化成矣。一文员朦捐本籍宜令自行检举也。国家定制。凡文员选缺在本籍五百里内者。俱令回避。所以杜瞻徇报复之弊。法至善也。乃近来捐生意见趋避。往往冒他省之籍。捐本籍之官。履任以后。或因睚之嫌。而意图报复。或徇亲友之托。而变乱刑章。种种弊端。皆从此出。夫人臣筮仕。何地不可效忠。顾先卖祖父以求荣。其居心已不可问。而况百弊丛生不可究诘乎。拟请旨飭下各督抚明切宣示。凡朦捐本籍文员。许其自行检举。改归他省。如始终朦混。别经发觉。即治以欺罔之罪。庶公道大昭。而人知奉法矣。一司道与属员不许拜认师生也。夫拜爵公朝。谢恩私室。古人所耻。乃近来州县。往往于司道中。窥其为督抚所信任者。不惜重费。执贄门下。一经列入门墙。即使造无穷。其师为之维持徇庇。四川前数年。此风甚炽。今督臣吴棠到任。力加整饬。若辈稍知敛。但恐日久。故态复萌。更恐此风。他省亦所不免。拟请旨飭下各督抚严切示禁。凡司道中有与属员拜认师生者。即具实严。如督抚徇纵不言。别经发觉。并将督抚严加议处。庶奔竞之风绝。而吏治可清矣。以上六条。俱积弊相沿。有关吏治。欲扩清而振作之。惟在各督抚之公忠体国。实力遵行。将源清而流自洁。弊去而利自生。于以察吏安民。上副我皇上宵旰勤求之至意。则元气可复。而太平立至也。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圣鉴。

条陈力戒因循疏同治八年

江苏巡抚丁日昌

窃臣准部咨。于同治七年七月二十九日。内阁奉上谕。昨据毛昶熙奏军务渐平宜益思寅畏等语等因。钦此。仰见圣主治益求治。安益求安。臣恭读之余。无任钦感。伏维自古天下国家之治乱安危。在于因循与不因循而已。然当丰亨豫大之余。利之当兴者。议论多而不能折衷一是。弊之当除者。顾忌多而不敢轻议更张。始则中于因循而不自知。继则安于因循而不能知。终且囿于因循。虽明知而不克自振。故非力戒因循。终难期久安长治。而或者以积重难返为虑。是犹乘敝舟而泛江河。当其浅而弃之。辄以濡足为虞。駸駸乎入于中流。人力无所施。手足无所措。惟有坐听其不可为而已矣。我皇太后皇上勉励臣工。首以力戒因循为谕。此诚我国家亿万年无疆之休。岂特一时治安之计哉。臣谨当恪遵圣训。尽虑竭忠。择时事之尤为切要者。敬一

一缕晰陈之。一贤才宜亟求也。国家之有贤才。犹鱼之有水。木之有根。火之有膏。故一县得人。则一县治。一郡得人。则一郡治。一省得人。则一省治。然必其才足以任一省之事。而后一省治。足以任一郡之事。而后一郡治。足以任一县之事。而后一县治。若不审其才力之所至。辄付以抚字之权。犹之负荷者。其力仅足以举十钧。而付以百钧之任。其不颠覆者几何哉。且夫百工技艺。皆须习而后能。亦须能而后用。故治宫室。则必延匠人。治疾病。则必延医士。今身系地方之责。除趋跽应对以外。遇讞狱则不知刑名。而付之幕友。遇催科则不知钱谷。而付之吏胥。皆由其平日所学不能推之于用。故临事所用不能本之于学。犹之强匠人以治疾病。强医士以治宫室。疾病必危。宫室必倾。夫宫室疾病。一人一家之事也。尚不可轻且易如此。顾于牧民大事。可令贸贸者操刀而试割哉。夫今日之贼盗。皆昔日之百姓也。百姓何以忍为盗贼。则以偏于饥寒。百姓何以致于饥寒。则以有司不能抚字。然则此时有司之循良贪酷。即关系异日之治乱安危。故在今日而求贤才。尤不可淡漠视之矣。臣观三代两汉之初。治理最盛。循吏最多。皆由登进之途广。而任用之势专。登进广。则贤才不致见遗。任用专。则贤才得以尽力。应请 敕下中外大臣各举所知。并开贤良方正之科。以行举。不以言举。称职者。举主共其荣。不称职者。举主同其罚。但严责大吏以地方治与不治。不苛求用人与资格合与不合。天下者。各省之所积。各省者。州县之所积。各省之大吏得人。则州县得人。州县皆治。则天下治矣。一员宜变通也。军兴以来。捐纳四开。而又减价以招之。军功本易。而又积年以致之。其不能不者势也。从前之捐输为济饷计。今日之捐输不惟不足以济饷。而且足耗饷。何也。捐输减至数成。可谓体恤极矣。而又有铁钱票本米捐筹补捐归补捐诸名目。名为一成二成。核其实银到部。不过数厘。且即此数厘之中。有书吏之费。有局员之费。除捐铜一局外。其余外省捐输。足恃以济急者。恐寥寥矣。况捐例既宽。人怀侥幸。不独家仅中费者。弹冠而来。即赤贫无以为生者。往往醮费集费。以官为市。以为千数百金。捐一官职到省。一有差使。月支数十金。更可收数分之息。如或署事补缺。少者数千。多者数万。但图一身之有益。不顾大局之有损。

然则捐员以所入较所出。其本可谓极微。其利可谓极厚。 国家以所得较所失。其失可谓极重。其得可谓极轻。譬如富家偶值缺乏。嗇用可也。藉债可也。若以所有田宅。贱租于人。任其荒芜毁坏。是现在之租息既不能收。而田之荒者须复垦。屋之毁者须复修。为计岂不甚左。今减价开捐。令其牧民。是何异以田宅贱租于人。而任其荒芜毁坏也。且各省请开捐例之时。以为捐员所得者。不过部文一纸而已。而不知该员持文到省。得缺之后。从此可以侵吞正款。从此可以欺压小民。听讼可使曲者为直。缉捕则可使诬良为盗。设当收捐之时

。即预计其造孽之时。则虽捐数盈千累万。亦何作饮酖止渴之计哉。凡人情于得之不甚艰难者。其视之不甚爱惜。今以自视不甚爱惜之官。而令治甚可爱惜之百姓。则吏治之不能蒸蒸日上也亦固其所。至于军功保举一途。贤否亦属不一。在帅臣当星火燎原。不能不宽其格以资指臂。在疆臣当疮痍满目。不能不苛其格以觅循良。现在捐班军功二途。纷至沓来。处处有人满之患。尤不可不预筹变通。以防滞。即如江苏一省言之。道员可由外补之缺。不过二三员。府州县同通可由外补之缺。亦不过数十余员。而候补道约有六七十人。候补同通州县约有一千余人。夫以千余人补码十员之缺。固已遥遥无期。即循资按格而求署事。亦非十数年不能得一年。其捷足先登者。非善于钻营。即有所系援者也。此辈性成浮薄。安望其能牧养小民。至于十余年而得署事一年。此前十数年中。衣服饮食之资。养家应酬之费。皆须于一年署事中取偿。而后十余年中。衣服饮食之资。养家应酬之费。又须于一年署事中预蓄。置犬羊于饥虎之前。而欲其不搏噬。虽禁以强弓毒矢。而势固有所不能。然则无恒产因而无恒心。非独人尽无良。抑亦穷困有以致之也。为今之计。惟有将已然之官。设法裁汰疏通。未然之官。暂且停捐截选。拟请 旨敕部通计京铜局每年所收实银。上库共有若干。酌提外省洋关厘捐拨补。外省捐例。尤宜暂停。庶根本既清。而枝叶可渐茂矣。一廉俸宜加增也。窃惟我 朝定例。正俸之外。更加恩俸。常禄之外。更给养廉。固以体恤臣僚。实以预绝贪冒也。惟自二百年来。风俗由质而趋文。日用有增而无减。京外官所入。已有不敷所出之势。加以丁耗画为军饷。漕白绌于转输。扣俸折廉。所得弥寡。故京官不足以养其廉。则不能不典质挪移。以免饥寒之偪。外官不足以养其廉。则上司不能不取之下属。下属不能不取之百姓。上下相渔。以为利藪。是非由之不明。举措由之不公。侵吞所至。仓库之盈者可虚。掊克所及。百姓之富者可贫。极其终。足致祸乱之相寻。原其始。则由支用之不给。夫古者重禄劝士。庶人在官。禄足代耕。汉张敞萧望之之言。亦曰仓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盖必使其心无内顾之忧。然后其身能为国家之用。且京外官同系努力从公。何以京官廉俸不及外官十分之一。厚薄悬殊。必驯致外重内轻之渐。

臣愚以为今日欲正人心。澄吏治。当自各官之加廉俸始矣。京官有职掌之员。似应分别等差。或如外官之半。使一身一家。终岁足以自给。外官督抚。廉俸较重。足额之后。自可毋庸再加。司道以下。或酌量加增公费。而将所有陋规全以充公。如此。而犹有法营私。则严刑峻法以随其后。庶法令可行。而政体可肃清矣。或恐骤增巨款。费无所出。殊不知廉俸足则吏治清。吏治清则正款涓滴无亏。盐漕丁厘诸大政。丝毫可无弊混。国帑自可日充。此利之在显然者也。上下实事求是。官吏不致贪赃枉法。驱民为盗。则军务之供给可停。荒废

之地利可尽。此利之在隐然者也。而且今之道府。养廉之外。皆靠节寿。州县养廉之外。皆靠平余。不过未经上达 天听耳。则何如明定章程。给予办公之费。而挈私者而归之于公。使受者无徇纵之弊。与者无挟制之情。其裨益公家。何可计数。臣面与曾国藩李鸿章马新贻卞宝第李瀚章等熟商。皆以为京官困苦如此。加廉一层。实为目前急不可缓之事。即使数目稍巨。各省督抚于奉旨酌议之后。皆当钦遵竭力筹办。伏望 敕下中外大臣酌议施行。庶可变积重之势矣。一书吏宜整顿也。唐臣刘晏理财。不用胥吏而用士类。前湖北抚臣胡林翼办理厘金。亦不用吏而用士。诚以士之心名重于利。吏之心利重于名。夫至利重于名。则非舞弊无以遂其营私之愿矣。近来书吏。尤为积重难返。内而部院。外而督抚司道州县衙门书吏。皆有缺主。每一缺主。或万余金。或数千金。自为授受。奸黠之人。买一书吏缺其利息强于置产十倍。与在署办事之书吏。朋比为奸。而无须见官之面。即或误公。而官但能革在署办事之书吏。不能革外间坐缺把持之书吏。官有迁调。而吏无转移。是以世俗有官去衙门在之语。前人亦有官无封建吏有封建之说也。然权归书吏至于积重难返者。其故有三。官之任事。多者四五年。少者不过二三年。而书吏则长子孙于其中。官于律例。不过浅尝辄止。治兵者未必知兵。治礼者未尝习礼。而书吏则专门名家。各有所司。夫以视同传舍之官。而驭世长子孙之吏。是欲去弊而不能。专门名家之术。非浅尝辄止者所能窥其底蕴。是虽有弊而不知。此其故在任不久而术不精也。官仅一人。而朝综兵刑之任。暮有钱谷之司。案仅一事。而有律中之例。有律外之条。同一案也。有贿赂。则可援从前已准之案。以偿其欲。无贿赂。则可援从前已驳之案。以神其说。即因有弊而设法以防之。乃法甫立。而吏即藉法以售其奸。一人之精神有限。而律例之变化无穷。此其故由于任太繁而法太密也。汉廷公卿。由吏掾出身者。不可胜数。今假之以事权。而又限之于流品。是禁其杀人。而又授之以刃也。古之贤者。何常之有。或出身于版筑。或托足于鱼盐。今书吏孜孜汲汲于案牘之中。其于民事。或较之寻章摘句者有一日之长。而反限之以所至。是绝之而复用之。彼既不能自奋于功名矣。则必将财利之是求。而且人多财薄。以有限制之辛工。养无限制之书吏。若奉公守法。则其势将不足以自存。此其故由于出身不优而禄不厚也。臣愚以为宜专设律例一科。三考得隽。然后准充书吏。优给薪水。仍复每年一考。士类皆得入选。数不在多而在精。限满者优予升转之阶。与正途无异。其有才识阔远者。准本官加结特保。人既不以书吏薄之。彼亦庶知自爱。官复久任而专其责。任久则底蕴可尽知。责专则嫌疑不必避。并请 旨敕下军机六部王大臣。选举精通律例之员。原本会典则律例法等书。仿照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或分别门类。以律为经。以例为纬。定为画一不变之条。删繁择要。勒成

一书。 颁行天下。凡百有为。不出此书范围。在 朝廷抱一以式。天下百尔臣工。得以确然有所遵守。庶书吏之权。将不收而自轻矣。

### 示庆藩论任事

郭昆焘

近来风气不任事而好议事。席丰厚之势。处崇高之境。身兼富贵。安享荣华。不顾人之嫉忌。而专务嫉忌他人。自快私欲。般乐怠傲。虽费重资不惜。而输助公家。利济寒素。则锱铢必较。亦可谓之三反。后一反。乡里富家子亦优为之。前二反。则皆出于搢绅世族之有才气势力者。此三十年前所无。君子于此知世变矣。军兴以来。营中亲兵散勇。亦多屡膺保荐。花翎红顶。几城市。既无官职可以自效。复无资财可以自存。即又不能遂厥初衣。重理故业。愚懦者则到处求人。黠滑者则流入戈会。尝谓粤贼之起。其始磨厉湖南之豪杰。其后乃败坏湖南之风气。极盛难继。理固然也。闻汝营中规矩尚好。惟哨弁多用提督总兵。究恐难于驾驭。且须密察其从何军出。身有无戈会形迹。如有此等人。便须设法处办。察其无积恶之才。不足为患者。则远遣之。不特为目前驱策着想。兼须为异日遣散着想。此未宜曲徇人情兼收并蓄者也。来谓办事难于忍气。吾谓不办事则已。办事未有不受气者。办大事受大气。办小事受小气。此虽盛时亦所不免。要须谨操守。勤职分。持大体。略细务。毋好为矫激。毋自炫才华。语言之间。留人地步。酬对之顷。常存谦退。久之人必能相谅。不可不知。

### 示庆藩论处世

郭昆焘

君子讷言敏行。敏事慎言。讷与慎。即深沈之谓也。喜怒不形于色。臧否不出诸口。人不得窥爱憎以为迎合。古人担当大事。身任天下之重。未有浅露躁率而能成功者。不独英雄豪杰。须深沈以立事。即奸雄之徒。亦必藉深沈以济其欲。特其深沈正其阴险耳。学问以培其本。体察以充其识。涵养以蓄其气。历练以发其才。随事留心。随处自省。犹有浅露躁妄者寡矣。此君子之深沈。异于小人之阴险也。汝天姿识解。均尚有过人处。惟轻于发言。时不免涉于浅躁。但能力矫其偏。使知虑专而神识定。则所以进德在此。所以广才亦在此矣。知之勉之。人不可以不精明。然自诩精明。往往受精明之蔽。盖自以为精明。则凡处事用人之误。必不自承其误。或更信为无误。且不乐人之道其误。而耳目之蔽多矣。又精明者易流于苛细。事事而察之。其精神必不能无疏漏。转将详于细而略于大。可以理繁剧。而不可以总纲维。古人所以贵寓精明于浑厚也。

### 劝诫浅语

## 曾国藩

劝诫州县四条上而道府下而佐杂以此类推

一曰治署内以端本。宅门以内。曰上房。曰官亲。曰幕友。曰家丁。头门以内。曰书办。曰差役。此六项者。皆署内之人也。为官者欲治此六项人。须先自治其身。凡银钱一分一毫。一出一入。无不可对人言之处。则身边之人不敢妄取。而上房官亲幕友家丁四者皆治矣。凡文书案牘无一不躬亲检点。则承办之人不敢舞弊。而书办差役二者皆治矣。

二曰明刑法以清讼。管子荀子文中子之书。皆以严刑为是。以赦宥为非。子产治郑。诸葛治蜀。王猛治秦。皆用严刑以致义安。为州县者。苟尽心于民事。是非不得不剖辨。讞结不得不迅速。既求迅结。不得不刑恶人。以伸善人之气。非虐也。除莠所以爱苗也。惩恶所以安良也。若一案到署。不讯不结。不分是非。不用刑法。名为宽和。实糊涂耳。懒惰耳。纵奸恶以害善良耳。

三曰重农事以厚生。军兴以来。士与工商。生计或未尽绝。惟农夫则无一人不苦。无一处不苦。农夫受苦太久。则必荒田不耕。军无粮则必扰民。民无粮则必从贼。贼无粮则必变流贼。而大乱无了日矣。故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病商之钱可取。病农之钱不可取。薄敛以纾其力。减役以安其身。无牛之家。设法购买。有水之田。设法疏消。要使农夫稍有生聚之乐。庶不至逃徙一空。

四曰崇俭朴以养廉。近日州县廉俸。入款皆无着落。而出款仍未尽裁。是以艰窘异常。计惟有节用之一法。尚可公私两全。节用之道。莫先于人少。官亲少。则无需索酬应之繁。幕友家丁少。则减薪工杂支之费。官厨少一双之箸。民间宽一分之力。此外衣服饮食。事事俭约。声色洋烟。一一禁绝。不献上司。不肥家产。用之于己者有节。则取之于民者有制矣。

劝诫营官四条上而统领下而哨弁以此类推

一曰禁骚扰以安民。所恶乎贼匪者。以其淫掳焚杀扰民害民也。所贵乎官兵者。以其救民安民也。若官兵扰害百姓。则与贼匪无殊矣。故带兵之道。以禁止骚扰为第一义。百姓最怕者。惟强掳民夫强占民房二事。掳夫则行者辛苦。居者愁思。占房则器物毁坏。家口流离。为营官者。先禁此二事。更于淫抢压买等事。一一禁止。则造福无穷矣。

二曰戒烟赌以儆惰。战守乃极劳苦之事。全仗身体强壮。精神完足。方能敬慎不败。洋烟赌博二者。既费银钱又耗精神。不能起早。不能守夜。断不误军事之理。军事最喜朝气。最忌暮气。惰则皆暮气也。洋烟瘾发之人。涕洟交流。身瘫软。赌博劳夜之人。神魂颠倒。竟日痴迷。全是一种暮气。久骄而不败者。容或有之。久惰则立见败亡矣。故欲保军士常新之气。必自戒烟赌始。

三曰勤训练以御寇。 训有二端。一曰训营规。二曰训家规。练有二端。一曰练技艺。二曰练阵法。点名演操。巡更放哨。此将领教兵勇之营规也。禁嫖赌。戒游惰。慎语言。敬尊长。此父兄教子弟之家规也。为营官者。待兵勇如子弟。使人人学好。个个成名。则众勇感之矣。练技艺者。刀矛能保身。能刺人。枪能命中。能及远。练阵法者。进则同进。站则同站。登山不乱。赴水不杂。总不外一熟字。技艺极熟。则一人可敌数十人。阵法极熟。则千万人可使如一人。

四曰尚廉俭以服众。 兵勇心目之中。专从银钱上着意。如营官于银钱不苟。则兵勇畏而且服。若银钱苟且。则兵勇心中不服。口中讥议。不特扣减口粮缺额截旷而后议之也。即营官好多用亲戚本家。好应酬上司朋友。用营中之公钱。谋一身之私事。也算是虚糜饷银。也难免兵勇讥议。欲服军心。必先尚廉介。欲求廉介。必先崇俭朴。不妄花一钱。则一身廉。不私用一人。则一营廉。不独兵勇畏服。亦且鬼神钦伏矣。

劝诫委员四条向无额缺现有职事之员皆归此类

一曰习勤劳以尽职。 观于田夫农父。终岁勤劳而少疾病。则知劳者所以养身也。观于舜禹周公。终身忧劳而享寿考。则知劳者所以养心也。大抵动则难朽。逸则易坏。凡物皆然。勤之道有五。一曰身勤。险远之路。身往验之。艰苦之境。身亲尝之。二曰眼勤。遇一人必详细察看。接一文必反复审阅。三曰手勤。易弃之物。随手收拾。易忘之事。随笔记载。四曰口勤。待同僚则互相规劝。待下属则再三训导。五曰心勤。精诚所至。金石亦开。苦思所积。鬼神亦通。五者皆到。无不尽之职矣。

二曰崇俭约以养廉。 昔年州县佐杂在省当差。并无薪水银两。今则月支数十金而犹嫌其少。昔年举贡生员在外坐馆。不过每月数金。今则增至一两倍而犹嫌其少。此所谓不知足也。欲学廉介。必先知足。观于各处难民。地饿莩。则吾辈之安居衣食。已属至幸。尚何奢望哉。尚敢暴殄哉。不特当廉于取利。并当廉于取名。毋贪保举。毋好虚誉。事事知足。人人守约。则气运可挽回矣。

三曰勤学问以广才。 今世万事纷纭。要之不外四端。曰军事。曰吏事。曰饷事。曰文事而已。凡来此者。于此四端之中。各宜精习一事。习军事。则讲究战攻防守地势贼情等件。习吏事。则讲究抚字催科听讼劝农等件。习饷事。则讲究丁漕厘捐开源节流等件。习文事。则讲究奏疏条教公牒书函等件。讲究之法。不外学问二字。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问于当局。则知其甘苦。问于旁观。则知其效验。勤习不已。才自广而不觉矣。

四曰戒傲惰以正俗。 余在军日久。不识术数占验。而颇能预知败征。大约将士有骄傲气者必败。有怠惰气者必败。不独将士然也。凡委员有傲气者亦必僨

事。有惰气者亦必获咎。傲惰之所起者微。而积久遂成风俗。一人自是。将举国予圣自雄矣。一人晏起。将举国俾昼作夜矣。今与诸君约。多做实事。少说大话。有劳不避。有功不矜。人人如此存心。则勋业自此出。风俗自此正。人材亦自此盛矣。

劝诫绅士四条本省乡绅外省客游之士皆归此类

一曰保愚懦以庇乡。 军兴以来。各县皆有绅局。或筹办团练。或支应官军。大抵皆敛钱以集事。或酌量捐资。或按亩派费。名为均匀分派。实则高下参差。在局之绅耆少出。不在局之愚懦多出。与局绅有声气者少出。与局绅无瓜葛者多出。与局绅有夙怨者。不惟勒派多出。而且严催凌辱。是亦未尝不害民也。欲选绅士。以能保本乡愚懦者为上等。能保愚懦。虽伪职亦尚可恕。凌虐愚懦。虽巨绅亦属可诛。

二曰崇廉让以奉公。 凡有公局。即有经管银钱之权。又有劳绩保举之望。同列之人。或争利权而相怨。或争保举而相轧。此不廉也。始则求县官之一札以为荣。继则大柄下移。毫无忌惮。衙门食用之需。仰给绅士之手。擅作威福。藐视官长。此不让也。今特申戒各属绅士。以敬畏官长为第一义。财利之权。归之于官。赏罚之柄。操之自上。即同列众绅。亦互相推让。不争权势。绅士能洁己而奉公。则庶民皆尊君而亲上矣。

三曰禁大言以务实。 以诸葛智勇。不能克魏之一城。以范韩之经纶。不能制夏之一隅。知兵事之成败利钝。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近年书生侈口谈兵。动辄曰克城若干。拓地若干。此大言也。孔子曰。攻其恶无攻人之恶。近年书生多好攻人之短。轻诋古贤。苛责时彦。此亦大言也。好谈兵事者。其阅历必浅。好攻人短者。其自修必疏。今与诸君子约。为务实之学。请自禁大言始。欲禁大言。请自不轻论兵始。自不道人短始。

四曰扩才识以待用 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练而出耳。淮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董子曰。强勉学问。则闻见博。强勉行道。则德日起。中庸所谓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即强勉工夫也。今士人皆思见用于世。而乏用世之具。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勉之又勉。则识可渐进。才亦渐充。才识足以济世。何患世莫已知哉。

以上十六条。分之。则每一等人各守四条。合之。则凡诸色人皆可参观。圣贤之格言甚多。难以备述。朝廷之律例甚密。亦难周知。祇此浅近之语。科条在此。黜陟在此。愿我同人共勉焉。

重刻陈文恭公五种遗规序

吴慈鹤



余吴人也。知桂林陈文恭公事较悉。盖公抚吴日久。以清操亮节风率僚属。吏治民俗为之一变。闻其时繁剧州县署。僉仆不过一二人。衣服中单皆布素。赋敛无升斗斛面耗羨之增。即俸所入。充公私用。已宽然有余。有稍不谨者。同僚即屏不与交。故上下瞻足。风气厚。畏清议而重犯法。其治如此。后得公所著四种遗规。及在官法戒录。读之。而后知公以大儒而为名臣。其经济原本于学问。不同于矫情干誉者为也。夫无源之水。其流必竭。不根之木。其末必槁。矫揉刻厉以为之。而欲其足以信于下而孚于民。未之有也。公所著书。首养正。端告蒙之始也。曰从政。裕临民之略也。曰训俗。迪民彝也。曰教女。修内则也。曰在官法戒录。盖为府史胥徒辈说法。而公之用心于是至矣。开封太守王君。以京东右族。久官中土。克循克能。所在称治。台省赏其才。自怀移汴。于公暇出是编。倡诸郡伯割俸重梓。盖能以文恭之心为心。而欲以文恭之所以正己率属教民成俗者。相劝勉也。今之有司牧之责者。拥专城。居方面。孰不欲其名声之垂于无穷。而吏若民尽从其教哉。乃能言之未必能行之。能行之未必尽能应之者。岂勤于始而怠于终欤。抑厚于人而薄于己欤。由于所为者不必尽。由于所习内外之闲有所壅阏锢蔽。师友之规。明哲之训。不能日至于前也。善乎。公之书首正蒙也。少长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端其教于舞勺舞象之时。使之是非邪正。了然于中。恭敬撙节退让。娴习于外。迨既壮既老。而循规错矩。易其素守者。吾知鲜矣。吾之所以能养吾廉者。俭也。躬为布被脱粟。而闺房之内。一簪珥之费动辄千金。其为廉也。必不能以长保。必吾能为公仪休之拔葵。而助于内者。亦能如乐羊子之妻。郑善果之母。庶几可以持久。公之教女。所以教为妇也。曾是从政者而可忽乎。曾是有教民之责者而可忽乎。自两汉察举之法不行。而功曹掾吏亭长三老之属。希有士人为之者。问其职。奉法者也。其所为者。皆舞文弄法之事也。必将多方以投上之所好。百出以愚上之耳目。而难乎其为上矣。惕之以威。威多则玩。驭之以术。术久亦穷。不如去其桀黠者。而进其可教者。日讨而训之。万一有所感悟。幡然入于为善。安在如胜国徐况诸贤。不可再见耶。虽然。职无大小。权所在。即人所属。凡奔走给事者。皆容悦我者也。往来之戚尚宾客。皆有待于我者也。如是而得闻其过者寡矣。师友之箴规。不可骤得。得古人一编。日摩而三复之。若者吾所已能。若者吾所未至。勉其所未至。而益修其所已能。则随在皆师保也。闾户犹境内也。治己以率属。劳身以勤民。犹之表立于此而影应于彼。其效未有不彰明较着。而非矫情干誉者所可袭而取矣。今两河吏治。方蒸蒸日上。王君又首倡重刊是编。以为有位者劝。泛海而得舟筏。登高而悬梯杙。使读之者照然共睹。知学之有益于仕。而仕之必资于学。且今之所谓迂阔而远于事情者。乃古之所谓贤也。余虽不克身被文恭之教。而喜得见是编之行于中州。中州

犹三吴也。今日之治。犹当日之治也。是则王君重刊之志也夫。

## 卷十九 吏政二吏论下

通致所属长吏条教道光二年

直隶布政使陆言

言初至直省。地方情形诸未谙习。然前此两任京职。久居本境。三官东土。近在邻封。颇闻直省地瘠民贫。又差务殷繁。苦累尤甚。惟顺天二十四属。伺应蹀路。民累而官亦累。其去京较远之区。派差里下。民累而官反乐。我皇上惠泽畿辅。无微不至。本年冬差。特减车辆。闾阎输纳。供亿清尘。固是分所应为。尤属出于至愿。然绅士既免差徭。而稍有力之家。指捐职衔。即入优册。是唯终岁勤动之农民。方供杂派。优免既多。飞洒益重。在诸君子身为民上。目击重困。未必更存自利之心。然内不能不委任家丁书役。外不能不假手地保里胥。侵牟愚弱。征一科十。理势之所必有。迨至痛极吁号。而议者又以事关全局。难与伸理。言来自田间。夙知稼穡。出守闽中。切近州县。官常累况。亦已渐悉。东坡有言。士大夫莫不爱其同类。然官吾类也。民亦吾类也。窃尝谓以一家而论。则为官之人少。而为民之人多。以一身而论。则为官之日少。而为民之日多。即如宦游外省。戚友过从。未尝不询问本地父母官治行何似。固未有以纵吏为能虐民为得者也。求仁莫近于强恕。取则不远于伐柯。我心所同。无烦赘说。言仅与诸君子约。来春办理差务。当本年剧灾之后。即有收州县。亦多附近灾区。必期一率旧章。无增有减。革除积弊。少宽民力。则言得相安无事。藏其樗拙。幸甚幸甚。若仍有洒派不公。以及腴民自植。言身居屏藩。曾不能少纾民间疾苦。平日读书所学何事。而尚能腆然为诸君子之长官也耶。御下如束湿薪。固素性所不为。然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书之史册。以为至论。言虽不材。又敢上负圣恩。下孤民望。以博宽厚之称于百数十员属吏乎。言闻有司更换之际。吏胥因缘为奸。供亿迎送。于民无益。然至其不得已也。则两害相形。必取其轻。唯望诸君子共体此意。毋使言之必至于不得已也。

为民设官。古今通义。所为尊卑相维者。原以力能举事。则上游足以有为。而洞悉民隐。则州县得之切近。诸君子宦游直省。阅历有年。民间疾苦。亮多加意。而或事有牵掣。势难径行。或不时受代。未能竣事。或差次体察。权不由己。是在卓见在胸。长材未试。利关全省。固属鸿猷。害除一邑。亦为隐德。言承乏下车。情同墙面。虽怀勤求之心。未得誠和之要。傥荷诸君子念切同舟。不吝教益。各抒所见。以匡不逮。勿拘体裁。唯祈迅速。说果可采。言必陈明大府。商同司道。渐次举行。即或意见不同。亦征心乎好我。言接见诸君子

。有所闻知。无不披露。原期交勉有成。并非恃势矜己。惟望诸君子鉴察言心。毋有所隐。

人之才具相悬。而性同一善。行径万变。而道无异趋。古今称吏治者。必曰循良。凡以循良者。有心人可勉而至。故史传记之以为世法也。孔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康诰曰。若保赤子。世之养子者。固有善不善之殊矣。而其子皆得长育成立。则以母氏之求之诚也。故其识见警敏。更事繁多者。苟诚求。效可立致。即或资性迟钝。初登仕版。廉养于俭。拙修以勤。人一己百。强明可必。古史所称居官无赫赫名。去后多留人思者。此其选也。更有罣误习染。素行不检。震无咎者存乎悔。往昔贤豪。如斯不乏。近世郭尚书初仕吴江。颇着贪酷。暨汤文正公抚吴。郭公改行。与陆清献公并邀行取。为世名臣。假郭公以失足自弃。其能免登汤公之白简。而为后世言恶者所稽乎。诸君子起家科甲。入官固由服古。其或借径异路。亦必夙业诗书。凡所征引。谅皆习闻。南宋王梅溪以黄堂樽酒感化所属。言顾何人。敢企梅溪。唯区区之心。不敢厚自菲薄。故诵习旧闻。与诸君子共勉之而已。

孟子曰。欲贵者人之同心。孔子曰。富而可求也。吾亦为之。圣训彰彰如是。而宦途犹有专以奔竞为事者。亦可谓不善读书矣。言自知不敏。公慎夙矢。民誉民望。则加拔擢。聚所欲也。积劳阅俸。则与量移。遵定例也。至缺分肥瘠。人殊甘苦。悉心调剂。以期均平。实恐偏累误公。非关为人择地。言现在斟酌正佐班次。划定委补章程。至于酌委之缺。或因整饬地方。或因调剂勤劳。心难掩。见闻争讦。必加惩创。诸君子务宜自爱。勿受愚弄。勿求系援。幸不挂于弹章。已见鄙于清议。近来民气儇薄。必期共挽颓流。诸君子级无崇卑。分皆长人。各饬廉隅。以为民倡。庶几廉让之俗可见。而顽懦之风可息也。勉之望之。

此安吴包慎伯先生代陆公心兰之作语质意婉可备官箴固不仅为直隶属吏言也

。

### 山东东西司事宜条略

包世臣

道光七年四月。小住吴门。邵阳魏君默深见过。述新任山东承宣贺公之意。代询东省治要。答之如左。

周公告鲁公以治鲁曰。平易近民。民必归之。齐桓公问如何而可以胜民。管子以为非君子之道。故记有曰。圣王所恶。无恶于不可知。邱陵大树。人解衣止息其下。以为期约者可知也。又曰。周鼎着鼠。以马履之。恶其不阳。郁者。不阳也。故为政之道。务在自胜以通民情而附民。民附则从令。而不阳之行远。不可知之政除已。当路以不可知为政求郁民也久矣。而山东为甚。山东民气

最朴。又饥渴易为饮食。从前州县有稍治民事者。其去任也。无不扶老携幼。扳舆铺饮。垂涕而饯之。则其致结队上控。越赴都者可知也。嘉庆之末。山东疆吏。以救弊为说。严盗贼之条。加越诉之科。而其风更炽。近年颇饬吏治。不专事庇属以虐民。而告讦遂为少减。是亦民不可胜而易治之显证矣。予以己卯庚辰间。就食伊土。略悉梗概。故条列数事。以备采择。所言平平。无当远略。况事隔数年。与现情未必符合。聊自附于俗变相类议卑易行之次云尔。一宜审定缺分肥瘠。使调剂派拨均平。以息物议也。上游举动。难保无误。所属持以为说。若应时改正。所谓更也皆仰。或谓用下持上。有关政体。必欲遂过以胜之。于是不公愈甚。物议滋起。极力周旋。太阿倒持。山东前事。如斯颇伙。查山东旧有十七大缺。今昔情形互异。如胶州利津本上缺而变为中。临清滕县且变为下。容城本下潍县即墨本中缺皆变为上。而胥吏仍照旧摊派。苦乐不均。日滋晓渎。又沾化福山昭远新泰蒙阴嘉祥巨野旧名七大苦缺。免派一切摊捐。仍每年每缺派邻县协济办公银二千两。嗣以议提节省归于藩库。准该七县以空批抵解。司案有议提节省卷可查后以各州县批解节省不足停拨。最后并一例仍摊捐款。该七县益至无措。日增新亏。该七缺中。新泰巨野得项较多。而新泰差务。两尖一宿。甲于通省。巨野为教窝盗藪。办公之费。数倍他属。凡此前事之师。核以现在情形。推类可求。应请逐细察核。详定新章。俾派拨平允。而调剂亦有准则。一宜禁司书弊窦以纾官困也。司书讹索州县。情状百变。其小而显者。如送到册结。以注语不符册式不合及挖补未盖印信此层尤多。司书捏换等情驳换。迨遵驳重造。又寻别端再驳。即继以查取错误迟延各职名多方恫喝。必饱其欲而后已。又如量地丈杆。部颁碑式。不摹发。严饬造送请验。及差送候验。则捺搁不行。来差候久潜回。又复饬提。种种罔利。屈指难数。盖上司官以察属为职。必禁有司之侵帑剥民。尤必先禁书承之剥官。所谓治自内始也。州县重困。非取携于库藏。即取偿于闾阎。司书苛求。亦困州县之一端也。应请逐细查核刊发成式。俾各属有所遵循。司书不能上下其手。至借给籽种一案。山东从未实放。请提历前届册籍查核。放至累万。收不及两民。即无良。何至如此。皆司书勾串不肖州县办分肥。残废兵丁一案。尽系司书干没。以 国家有常之经费。填官吏无厌之溪。凡似此类。必应截断众流。一宜督属清厘案件。及自理各词讼。依限结正。以达民隐而崇政体也。山东讼风素炽。然隶臬司者十之一二。隶藩司者十之八九。故省例于 钦交部交案件。每月抚部及藩臬两司。各奏结四五案。谓之月折。良由州县专以钱漕为意。于听断大都怠慢。而佐理之友。更多不谙条例。玩视民瘼。虽雀角细故。常至拖延岁月。迫成上控。上控则发回本县。又迫成京控。京控又发回本省。委员与发审之友商同置之高阁。每有原告瘐毙押店。具文销息。积习至牢。交恶

弥甚。及征收钱漕时。绅民连名控讦。轻则发府。重则提省。原被数十百人。拖累经年。官民两困。山东条银。加耗本不甚重。银一钱收钱百八十余文。完正耗钱共一钱一分四厘。又有库户书及门印厘头在其中。官余无几漕米虽重者。至两斗八升完一斗。轻者。亦两斗四升完一斗。然正漕每亩不过升许。连浮收之数不过三升。民力尚在可胜。非苏松之每亩正米至二斗许。浮勒及倍。终岁田中所收。或不足偿官税之比也。官除兑费每石七钱。又道府漕规仓费及漕后尽情诸费。每石摊银三四钱之外。每漕一石。尚可赢余银两许。其漕少之处。则取给于卷零。无漕州县。则有集头规费。及落地税。除七大苦缺。自非挥霍性成。与积累夙重者。办公尽有余剩。故东省官之受累。必以讦告条漕。而讦告条漕之源。则以平日不能受理民事。以郁民气。上控之后。曲意拖累。以积民怒。于是一二棍徒。乘阊阖郁怒之气。出头讦告条漕。合属良懦。敛资以助之。故棍徒讼虽不胜。而所获已多。且得美名于乡里。而上游不明为治之经。以为条漕加耗关系通省。谓刁劣梗令。必欲以严法胜之。真大误也。应严飭各属。尽心于户婚田债各细件。迅速结正以杜讼源。使民情归附。则输将踊跃。而新亏可息。旧欠亦可以渐筹补矣。再山东盐商。多系无赖子弟。认岸营销。措课不完。以挟制有司。绌课才数十百两。而鹺使弹章一出。常开缺至三五州县。及其赔课开复。受累已深。亏空之源。此亦其一孔也。又东省有城工银百五十余万两。交商生息。以为逐年修城之用。而本利无偿。至通省无一完好城郭。以地方集腋之项。继奸商之富。可谓耗财于无谓矣。又司书捺案不行。嘉庆十四年 恩诏豁免谷石。至二十四年尚未办出。库项鞅鞅。各科分承。竟有银已上库岁余。而委提尚络绎道路者。己卯七月予入藩署查出示革两书有案州县填解大批。送院挂号。有迟至三四月尚未发司者。东省批解钱粮。例先期将解役姓名银数日期通。竟有虚发一。久久不到。及严檄飭查。该州县茫然不知者。己卯冬经手此事已至七八次又东西两司。赏识各殊。西司以批解踊跃为上考。东司以听断勤能为上考。自非抚字催科之长。备于一人。则东西常至齟齬。上游俱秉公直。而所属渐成畦町。此不独东省为然。而东省为甚。

### 论安徽吏治一

#### 查揆

天下之势。一利害而已矣。审其利。去其害。夫人而知之也。专审利而害即因以滋。先去害而利亦随以兴。二者之乘除。又夫人而知之也。然地方大吏。奉天子德意。勤恤民瘼。汲汲焉修法令。饬纪纲。日以除暴害为事。而旋去旋复。且以益甚者何哉。窃尝论之。尧年之水。下民昏垫。兽鸟。交于中国。益烈山泽而焚之。禹驱蛇龙而放之菹。当是时。奇邪怪诡。如九鼎所图者。无一不为民害。而诛之不胜诛。使之逃匿于深林大泽。其去人既远。则害屏而已。无

所用尽除之也。若夫横流泛滥。非堤防堙塞所能为。因江淮河之势。而导之入海。所为行所无事者。如此而已矣。向使无海以受洪水之下流。禹虽神圣。将此疏彼溢。其溃决日在天地间。谓禹别有所以治之者。未敢信也。是故言利而必竭利所从出之原。利终不可得言也。去害而不与害以自反之地。害亦终不可尽也。安徽省介江淮间。其俗之悍戾很。凤阳颍州泗州为尤甚。其为害之大者。曰盗贼。曰光棍。曰私贩。盗贼之炽。西近河南光州固始新蔡。北接江南萧砀铜山河南永城。带刀出入。百十为。割黍稷。夺牛畜。劫卖妇女。所聚处曰捻子。捻子之大者。恒数百人。其光棍则与强盗近。而耻为窃贼。多豢养里中无赖子。其始稍稍犯法令以尝试官刑。其渐掠良家十三四岁以上男卖水烟曰箱主。其甚者开场趁市聚博。分棚纠众。白昼露刀械。稍睚。殴杀。为商贩所苦。而最年力强暴者。乃邀遮私贩与。截其所过水陆。责取规例以为常。然私贩亦即恃之为缓急。以是出入淮泗千里间。舳舻衔尾。车辆接轸。此三者。固迹异实同。相因而起者也。其所在视州县之强懦为去留。视胥役之亲为久暂。视营汛之贪廉为肆戢。以揆所见二十年间之牧令。亦非无武健严酷其人。然用胥役而胥役之黠者即光棍。光棍之黠者又窜名为胥役。官苦胥役之豢盗贼蔽私贩。遇大伙巨案。辄悬赏购。每藉光棍为以毒攻毒之计。而光棍由此不可制。私贩盗贼亦由此不可制。不得已严刑峻法。以求震慑其心性。每年秋讞。入情实者。骈首蒙诛以百十案计。而渠梟大恶。酒酣歌呼以就刑所。市人啧啧叹为豪悍者屡矣。古者辟以止辟。而彼很疾之状。且谈笑招邀于受戮之顷。果何谓耶。天地之间蜎飞蠕动湿化胎卵。苟具物性。无不自爱其生恶其死。而凤颍泗之民独不爱其生。岂人情哉。彼盖自知所犯之不宥而终不悔也。夫民人以耕耨为生。而彼即以盗贼光棍私贩为耕耨。今使官日捕耕耨者而杀之。民不能因杀而废耕耨必然也。然则彼以盗贼光棍私贩为耕耨者。能因杀而遂不为盗贼光棍私贩乎。且夫凶荒在前。鼎镬在后。当其凶荒。不知有鼎镬也。此辈之冒法以死者。不尽由凶荒。而由凶荒以驯致于此。则十之八九。刑之所难齐也。且其顽犷跋扈之性。赴汤火如衽席。使风气日盛。一旦官府之所不能治。则大可忧矣。今自此三府州之人计之。缘淮上下。所犯自大辟军流徒杖。苟尽得拘繫。何止数千人。此数千人又各有父母妻子。约五倍之。又何止数万人。使此数万人。皆革心革面。去其故习。畏法愍死。而男无可耕。女无可织。赤身枵腹。累累然甘为饿殍而不敢动。亦势之所不必然者也。夫民犹水也。法则其堤防也。横流四出。而不使至于海。第曰有堤防以遏之。诚未见其治之效也。

## 论安徽吏治二

查揆

虚损者。疾病之自也。嗜欲者。虚损之渐也。是故治疾病者。治其虚损而已矣

。饥寒者盗贼之媒也。水旱者饥寒之本也。是故治盗贼者。亦治其饥寒而已矣。民易犯法。而辄自诱于饥寒。此乱民也。吏知用法。而不恤民之饥寒。此暴吏也。暴吏所为。虽廉明精察。使强梁不敢肆。然守法而不知法中之意。行法而不知法外之仁。其为政。苟取效于一时一身而已。汉郅都之伉直引是非。赵禹之据法守正。而不免于酷吏何耶。今凤颍诸州县之平糶蠲缓籽种口粮。无岁蔑有。不可谓不治其饥寒矣。而仓储有一定之数。振贷有一定之时。数不可竭。时不可常。则民之不饥寒者暂。而其长饥寒者无穷尽也。府库日损。民生日匮。而盗贼日益滋。故曰。为民计饥寒。不如为民计水旱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天地之道。盈虚往复。十年之内。大抵丰多而啬少。而凤泗初无有丰时。盖阡陌之不分。粪薶之无法。耕耘之失时。而其故多由于沟洫之不治。沟洫不治。则民无所归。民无所归。其势不至于寇攘奸宄不止。夫沟洫水利之末。而实农田之本也。凤颍之水利。以长淮为经。而右挟汝。左挟涡。其次则濠梁五河之水。皆由淮入于泗之洪泽。而千里间之小水支流。盖不可胜纪。其潴而为湖。规而为塘。如颍之西湖。寿之安丰塘。其较著者。汉扬州刺史刘馥治芍陂茹陂七门吴塘诸竭以溉稻田。魏文帝以谯旧乡徙民屯田。皆藉淮水为用。其它凡一州县之境。沟渠遗。各以百数。始则堙弃。渐且侵占。官不知利民。民亦罔知自利。岁月既久。习为固然。有以沟洫为言者。则笑之矣。而尤莫不善于升科。国家田地有科则。赋税有额征。即输将不及。民擅余利。亦以示圣王无尽取之意。宽裕优容以养其力。非徒务政体而已。且江淮与边塞不同。边地僻壤。土广人稀。既资开辟。亟宜正其户亩。以杜斂敛。江淮民稠土隘。并无荒弃。而既请升科。则所升科者。皆湖地也。以湖为田。而规数百顷之利。遂至弃田为湖。而受数十万顷之害。何则。湖虽淤塞。而势处低洼。今升科为田。必亢旱之年。此田方稔。计一州县之田。百倍于湖。以百倍于湖之田之荒。而博此升科数十顷之稔。是所入于升科区区。而所失于正供者无算也。且湖改为田。而水至无所泄。水去无所蓄。蓄泄无方。而归咎于天。天岂独酷此郡县哉。故今之为此三州郡计。惟有开阡陌。修陂塘。复沟洫。使民归农。农归田而已。无余事矣。或以近自黄流入淮。挟沙而下。洪湖日高。即疏浚淮流。而水无所往。又或以洪湖既不能受。而复畅泄上游。更形险患。此二说者。所为惩热羹而吹虺者也。洪湖。河患也。今以河患为难治。而遂地方之沟洫弃废之。可乎。且洪湖与徐淮南河为表里。其利害在河防。非地方守令所能及。而农田沟洫固有司事也。且下流既淤。上流水生。漫衍日甚。不谋疏蓄。势必高原多受其害。尤不可不急讲者也。若虑上淤既通。而洪湖之势转大。不知分泄之则纡曲而势缓。注之则奋迅而力长。尤易知焉。

况淮水上游之淤亦甚矣。居民占湖为田。一也。明初功臣以濒水滩为已有。而因以与之。曰勋田。又其一也。阡陌不分。而沟渠之内皆播种以谋收获。又一也。地方之吏。以开浚为难。又以使民弃成熟之地。则必以税赋无所出为难。然田有粮。而沟渠湖地本无粮。民占沟渠湖地以为田。亦无粮。今使以无粮之田。还为无粮之沟渠湖地。初未尝夺民田。此可以理谕者也。其既已升科。及高阜冈本无沟洫。亦应计亩捐弃。多开塘池以备旱潦。斯则皆有粮之田矣。然捐其十之一以为塘。一年所少收获者。十之一耳。不捐此十之一。而其九几至无收获。今捐其十之一。而已无一年不收获其九焉。孰得孰失。虽至愚固必晓然。此可以情谕者也。一夫不耕。有受其饥。一女不织。有受其寒。拔其本。塞其源。欲取偿于其末与委。未之有也。惟是上下千有余里。经数百年之湮淤窒塞。大而经流。小而支港。注而吠浚。高而陂池。其为费不资。其为时非一二年所及。度支不能给。编户不能蠲。功巨而用繁。而揆独谓于他郡则甚难。于此三州郡则甚易者。有以工代振之成法可行也。此三州郡。无年不灾。无邑不振。捐缓之外。口粮岁以数十万计。其甚者至百万。十年计之。不啻数百万。其耗正帑如此。设以此十年之振银。而治三州郡之沟洫。则无有不治矣。即减之以三五年之振银。而治此三州郡之沟洫。亦无有不治矣。泗州滨临洪湖。或尚难施功。其它固凿然可行者耳。诚使廉勤之吏。锐意有为。躬行陌上。辨别地势。考求故。讲论时宜。图以识其方隅。估计以约其工力。谋诸绅士耆老以协其心志。度其先后缓急以定其次第。量其浅深广狭以一其程课。疑谤不可动。升沈不可撼。上下一心。一遇灾年。即详定灾分。以一村之民力。浚一村之沟洫。以一村之振银。贍一村之夫值。大校既定。然后酌量沟洫之远近。工力之多少。村保之大小。盈绌通融。截长补短。工毕而银有余。则以此村之银补彼村之不足。银尽而工有余。则以明年之振助今年之不足。如是不过三年。多方董劝富家大户。各以私资。自谋其产。踊跃畚鍤。程功尤易。第使沟洫深通。达于大河而止。然后讲求启闭。设立斗门。宣泄有方。旱潦可恃。虽天时有不可知。而丰啬相校。固已十得其七矣。士大夫畏难苟安。不仔肩艰巨。坐使惟正之供。多付蠲缓。而转费帑项岁数十万。此岂长久不敝之策哉。

### 论安徽吏治三

#### 查揆

天下承平既久。所以养民者无不至。而游民日多。何哉。传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诚使农工商贾。各事其事。老强弱。各力其力。春夏秋冬。各时其时。衣食丰。盖藏足。又何以有此。然而侈奢之俗。骄惰之情。积久相诱。苟非冒法逋赋。官吏无由知其名籍。盖自丁钱归地。而游民益多焉。古者取民。有任土。有任民。赋其田之谓任土。赋其家与夫之谓任民。乡大夫岁时登其夫家



之众寡。辨其可任者。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汉高帝为算赋。民年十五以上至二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至唐制租庸调。陆敬舆曰。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天下为家。法制均一。虽转徙莫容其奸。而周礼载师。凡宅不毛者出里布。闾师。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布。原其意。所征诸民者。不徒备公私也。所罚诸民者。不徒示严核也。使人知自为生。则乐事劝功之意。奋然起矣。使人人知自效于上。则尊君亲上之意。油然而生矣。夫然后作息时。衣食裕。家室团聚。老死不敢犯禁令。而其流弊。或至苦追呼。逃亡流徙。自丁钱归地。则固无此患矣。然而民可劳不可逸。丁钱既免。民不知有力役。不知有力役。遂不知奉官府。不知奉官府。遂不知有名分。而又载师闾师之罚所不及。则相率而嬉。积惰为骄。积骄为悍。夫流亡转徙不过废税籍。而骄悍则至于为乱。且夫两利相均。权其重轻。两害相均。亦权其重轻。流亡转徙之民。不必即为盗贼。而游惰骄悍。势不至于盗贼不止。流亡转徙。非歉岁无有。游惰骄悍。虽丰稔常然。其无为盗贼之名。而实甚于为盗贼者。且为教匪矣。河南之汝光固。毘连安徽。蒙亳宿州太和。所在多有。其始曰八卦教。实则随时造作。无有定名。其最蛊惑愚蒙者。以冒法而死为尸解兵解。而又同财共色以要结之。故愚者可以一生死。而黠者阴以逞其饮食男女之欲。彼此相煽。互为隐蔽。非如盗贼之可以名捕。此最游民所恃以为归宿者也。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不婚娶而所至可恣其淫泆。如是有不动色相悦。舍业而从者乎。国家宽免丁钱。均贫富之力。无逋逃之累。中上之户。输将不觉其重。穷下之氓。休息自乐其天。法诚至善。而行之既久。虽圣人不能保其不敝。语云。户枢不蠹。流水不腐。又曰。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向义。劳也。置户枢于肩鏹之室。蠹亦可待焉。遏流水于堂坳之上。腐亦可待焉。民数之多。莫如江浙。无田业者。亦倍蓰于此。然皆有所务。自工商百艺。各量其器质年力以赴之。虽有游民。不足为害。独淮泗之间。物产瘠少。贩易不通。逐末之利。罕知其术。于是不工商而贩妇女。鬻盐硝。不百艺而开场聚博徒。甚乃习教鸠集为不轨。在彼则沃土而不皆不材。在此则瘠土而不皆向义。何则。官司不能稽其数。父兄不能课其业。赋税徭役不能加其身。聚散去来不能测其向。窃恐更数十年。孳生蚁附。游手游食之民日以加。陇畔之民日以少。而国家二百年之宽大恩。万不能因游民之故。复着役之法。而骚然自扰。揆之所以为此说者。欲以着其积渐之由。使良有司知计深长而安辑之也。

#### 论安徽吏治四

查揆

古之为吏。求和于其民者也。今之为吏。求胜于其民者也。求胜于其民。而势

处乎无不胜。是为治有其具焉。不然。薪胜于民。民亦薪胜于其吏。吏孤而民众。吏蹇而民恒。吏文而民虓。凡民之所挟有胜有不胜。而吏究无或胜。至于吏不胜民。盖不可言矣。求其所以不胜之故。非贪与酷也。今之吏不能为贪酷。而姑息之为患甚于贪酷者。盖比比矣。酷者使其民怀刑。而有所不敢为。姑息则必甚其所为。而卒无以缓其死。贪者啮脂喋血。苦其下如剥肤。姑息则麻木不仁。初若无所觉。而渐至于不能药。斯二者于学校为尤甚焉。自古政事。未有有庆而无让。人情未有有爱而无畏。才能未有有优而无劣者也。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礼曰。榘楚二物。收其威也。是故师儒以督之。文行以勗之。隽异卓犖者贡之于廷。废学失行不自爱之士。恒置之四等以示辱戮。其尤劣者则褫革之。盖善善恶恶之公非可偏废。自有持之过刻者。或引以为戒。久之。遂各以博爱士之名。而劝惩之法坏矣。士之抗官司。昵奸慝。罔上冒法。往往而有。夫天雄乌头。非药之良也。而与病相值。易以参苓。转足杀之。其为姑息一也。童子之试。由县而郡。诚以守令亲民。凡其籍之良贱。人之秀顽。无不知之。又使录其所长。弃其所疵。虽无定额。而亦未尝令其一无所汰也。今之郡县。初不简别。幼癯老。扶携而至。中简之县。多至二三千人。一郡之数。倍于乡科。良莠杂糅。因缘奸利。匿丧冒考。习为故常。甚至假借窃盗。喧呶堂皇。小不称意。即鸠集众多。或成大狱。所司每以弥缝为事。致风气日炽。汹汹怖人。其为姑息二也。教之与养。其事相因。学师山长。俸饩不足育妻子。讲舍不足蔽风雨。书籍不足资探讨。至于考课。尤为具文。束修膏火。皆托捐给。生徒纷纭。略无仪节。其为姑息三也。综而论之。诸生之不率。姑息在学使者也。童试之纷扰。姑息在郡县者也。书院之颓废。姑息在行省大吏者也。诚使学使者。不沽一时宽大之誉。黜浮崇实。惩与劝均。则浇风衰息。士习自振。且人才之成于媿厉者。恒过于其所奖饰。岂遂以为不可教训哉。使郡县之吏。严于校核。不苟录送。县视入学之数以二十倍。郡以十五倍。则学使所试。大郡不过五千人。数少则不扰。取严则人知自爱。而一切冒法徼幸之弊。自无所容。若夫书院所以待英翘。储奇杰也。非名师硕望。无以作其敬恭。非优饩厚廩。不足鼓其气力。是在方伯连帅引为己任。由省会以迄郡邑。修举废坠。次第兴行。窃谓广乡塾。不如增学田。厚膏火。不如积书史。学田增。则校官有以养其廉。而师严道尊。士知敬学。书史富。则生徒有以扩闻见。通古今。而学为有用。江浙书院。经费充裕。又多有阁本四库全书。而皖省无之。且吴下书贾所不至。所行皆江西坊本。学者每以得佳槧为难。苟学校书院有所藏。而又激励郡邑偏僻者为买书之会。互相校录。即资讲贯。如桐城望江泾婺源积书之家。彼此相通。善本所在。书贾自至。抑又有大焉。学校之与吏治相辅者。以其正人心息邪说而柔悍俗也。有子曰。其为人也

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孟子曰，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义。又曰，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今江淮之间，邪慝未熄，而加以桀骜之俗，犯上作乱，所由来欤。犯上作乱，由于不孝弟，然则孝弟兴乎庠序，达乎州巷，行乎道路，其士君子入事父兄，出事公卿，其庶氓明贵贱，顺少长，辨等威，尊尊亲亲，反是者以为媿耻，吏治有不成焉者乎。不是之求，而欲以文法争胜于民，抑其末矣。且讼狱赋役，俗吏优为之，又束缚程课，稍不中于法，即以罣误为罪，虽骹鬪，尚知以求免，独至型仁讲让优游渐渍，鲜不以为迂缓多事，而又考察计吏所不及，则相与置之，而不知其害之遂甚于贪酷也。嗟夫。

### 论安徽吏治五

查揆

德者全乎仁者也。刑者全乎义者也。义近礼，礼辨上下，定民志，分争辩讼，非礼不决，知上下之分，而决于其上，则权生焉。故权不尊则法不行，吏者，使之奉法而与以权者也。生死人者法，而非生死于群吏也。乃有挟其诿张之术，与吏争，是与法讎也。讎群吏且不可，而敢于讎法，虽盗跖不谓然，然而市井之民为之，草野之人信之，浸淫至于衣冠士族，奉之过于其所师，亦必有说矣。媿耻之心，人人所有也，忧危之情，人人所有也，当其媿耻，冀有以文其，当其忧危，冀有以转其机，尤人情所不能免也。而所谓讼师者，乃持其变乱转移之说以中之，其始亦明知理势之所必无，而不胜其好胜与幸生之情，姑举其身家从之，以尝试徼幸于万一，乃竟有反曲为直易祸而福之一事，则群惊为神，不幸卒丽于法，亦以为膏肓沈痼本不可药，而非医巫之罪，且其幸免者，辗转讼庭，习为顽嚚，视桁杨鼎镬如寻常，遂以其身亲习云者转售于乡曲，而取偿其向者之所失，是故一乡多一幸免之人，则一乡之人师之以为法，固不足制其死命，而群吏可以口舌刀笔争也。如是而欲风俗日驯，得乎。然而法犹火也，火烈而玩之，非火之不能然也，吕刑曰，刑罚世轻世重，时际盛平，用法日轻，即情浮于法，必使之输服，而后成其狱，或诬妄越诉，第有一言之可据，则必以告言有因，其所诬应坐之本律而之，而讼师遂教以坚不输服为言，使比邻证佐，跋涉上下，可瓜蔓株连，任其所指，以旁及于平日睚之怨，而快其陷溺，至万无可自免，则尚藉控非无因为解脱，使不得不从未减，不然，则仍以不输服为辞，承审之吏，畏其狡黠，则姑示以曲全之意，以冀其无复后言，于是权不在吏而在民矣。夫权，吏之所以行法者也，康诰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自作不典，式尔，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吕刑曰，虽畏勿畏，虽休勿休，经云然者，盖其权执法之臣俾得行其意，则民惴惴焉，知权在乎吏，而不知所得之罪当何等

。夫是故父子兄弟动色相戒。而触冒者常少也。使刀笔口舌得而转移之。又何畏而不为哉。江淮之间。地瘠而讼烦。江北郡县。风气悍疾。轻生死。多劫夺。而豪猾富厚。有不得志于有司。辄以窃为盗。其真盗之敢于纠聚抗兵役者。乃转走京师。以诬良乞辩诉。官吏始不堪其扰矣。田畔之争。岂无曲直。一失其意。即中以讳盗。求免于讳盗。而黠贼又可坐以故勘失入。二者皆褫革辱戮。而一市井无赖。折片纸挥斥之。幸而得白。已不胜文书道路之苦。遑言其它哉。江之南。盗校少。而争占山场。众暴寡。强凌弱。或预埋碑石。或刊刻记载。积谋蓄虑。每隐伏于数十年之前。而发觉于数十年之后。苟耳目稍眩。即堕其术中。甚至愤争杀害。横罹重辟。而官司亦因之被劾者屡矣。究其故。士大夫多惑于堪舆地师。而其子弟之不才者。又乐散其宗祠租赋之所积。以供其游荡耗散之资。至有厚币走数百里。聘求刀笔之工者饷于家。岁以为常。其它挟嫌怀诈。攻讦阴私。恒以年七八十者先。而少壮者为之证。以老者即不直得收赎。且垂死。吏无奈何。或受害者必求直其事。而死即无可质。吏廉则不输服。吏不廉则颠倒错谬。遂成大狱矣。嗟夫。圣人之治。刑期于无刑者也。故曰。涓涓不绝。将为江河。又曰。恶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迓。其犹可扑灭。盖赏一善而凡为善者以兴。罚一不善而凡为不善者以惧。皆以纳民于轨物。而非以为暴也。乃狱讼之权不在吏而在民。苟幸无事。曲徇其意。将挟制之风。自下而上。民以箝其州县。州县箝其郡守。郡守以箝其监司大吏。势之所趋。日月以炽。如火燎原。如水溃堤。独风俗人心之害乎哉。

### 送王彤甫出守辰州序

陈运镇

由科目官部郎者。进士学习三年。察其能。注籍候补主事。拔萃科初授七品小京官。学习三年。作额外主事。又三年察其能。注籍候补主事。然需缺久之不可得。而工部缺尤少。有需次至十余年廿余年者。吾乡王彤甫以嘉庆癸酉拔萃。独蒙 皇上破格恩。未及补主事。先加员外郎升衔升用。盖以力杜浮冒一案。不署押卷尾。事败。同官得罪。 上独奖其有守。晋爵一级。其同科超迁之速。未有如彤甫者。今以郎中秩满。例当出守。得湖南辰郡。人争羨其时命之利达。然岂有快捷方式哉。其拒同官也。非利其罪而彰己之廉也。特不能污其志趣。素所自立如是。至按问者得其情。遂以入告。此以见大臣之不没片善。 圣天子之不遗微劳。而适逢其盛。欲辞荣而不得。然其判水曹。摘奸赂。抗争是非。何止此一事。事固有安于常而幸于偶。卓卓在人耳目。而岂知其余隐而不彰者尚多乎。且今之巧宦。大抵迎合长官。徇庇寮佐。甚至通同胥隶。沾沾然自诩得计耳。何尝不蒙其利。然有蹭蹬而颠踣者矣。彼之所巧。庸知非天之所拙。彼之所拙。庸知非天之所巧也。履险而不知危。积怨而不知毒

。其趋日与祸迫。而正士循绳蹈。乃身安而道泰焉。然有能悟其拙者乎。有能悔其巧者乎。彤甫亦众所目为拙者也。殆拙于人。而不拙于天也。大湖南北。地本同省。水陆相距不越千里。其土宜稻。宜竹木果蔬。擅铁锡油炭之利。其民朴愿而勤耕绩。与湖北风同而较富饶。官其地者。无灾荒流徙之患。物贱而俗不奢。于廉俭尤宜。彤甫往焉。循良之绩。不待履之而后见。谅无变于其素也。虽然。其性切直。而言无所避。不能容人之过。有谏谏者。片言不受。如纯钩湛卢之出于匣。撻其风则立伤。其使上下皆君子也。无所用其割割。苟其不然。将有所试。屡试不已。非折则缺。夫利刃不顿于刚。而顿于柔。故尝疾于削铁。而徐于断韦。吾恐人之第以韦当之也。然则终善刀而藏与。夫猛虎不易割也。苍蝇不可驱也。度吾发则能制其命。守其能。全吾刃。庖丁之技。不是过矣。故吾于其行。赠之以言。不勉以所足。而勉以所不足。不在砺其节。而贵有以养其气。以为然乎否乎。

### 送巩守唐子方序

刘醇

唐侯既拜巩守之命。将自荆徂秦。刘子送之沧浪之浒。唐侯曰。余宦楚八年。媿无尺寸效。猥当迁擢。乃心倦焉不忍去此邦也。楚大夫与同官之旧。饰词宠行者百有余篇。子独无一言以赠我乎。刘子曰。惟君知仆。深拯仆之穷。君去。仆将畴依。愿陈愚衷。况君之命之也。仆闻人臣所以结知取信者。莫大于君上。众兆次之。长官次之。交友又次之。君抚雕残之邑。出入绝险。身障数百里横流。使民戴君如慈父。忍死奉法。不敢为非。台使者以治行入告。天子召对而眷异之。岁中躡登四阶。非谓君才堪大用不至此。显重于朝廷。而潜孚乎众兆。长官列诸举首。交友称之者翕然同声。以是而封己自足。固人情之所难免也。仆尚奚辞以赞于君。唐侯曰。吁。子何相视之浅耶。若古夔周召之烈尚已。汉循良宋名臣遗事具在。犹时有及焉者。今以下邑吏承恩遇。不能竭心自勩。蕲逮古人。虽坐致方岳。未足自封也。欲得子一言之赠者。盖熟知子之不我谀也。刘子曰。君审能尔乎。仆无以进矣。虽然。请述所闻。凡道不欲华。华则章。章则易蔽。古忠臣之事君也。尽其力之所能为告无过而已。己不欲居其功。其勤劳民事也。使民各得其所而已。己亦不敢收其报。君与民交泰。跻一世于富寿之域。终未曾矜之以为己名。名者固有所止。夫惟有止。故无假于外驰。望之若舒。即之若倦。其容寂。其色愉。非民事勿忧。与道进退。而不为俗议摇。澹澹乎不蔽而常足。不广徇。不察。不矫持。不任数。是故其喜怒因时。其居处恒俭而有节。惟鉴善明。或嘘焉则蒙。人心之明。未必皆鉴若也。喜怒之差。非特一嘘之累也。宜其不蒙焉者罕矣。是以古之善治心者。必先制喜怒。制则定。定则忘。忘则虚。虚则明。视天下惟吾心

之为贵。是以鲜侈弗尚，华器弗宝，中夜孜孜，思殫厥职，是之谓靖共之臣。命服之美，麾从之盛，非徒以荣之也。诚欲自重其身而知所畏也。是以任郡守不敢心存夫监司，任监司不敢心存夫封圻，素位而行，惟一旦陨越是惧。奚暇论虞周汉宋之佐乎哉。巩昌近蜀，去甘凉稍远，地虽剧而事易治，以君之才，当为其难者，皆不可不素讲也。唐侯曰，善哉，子言似立夫之益我者。刘子曰，立夫材高而雅善，仆相与论难纵横，至面折不稍迁，君在外，立夫在内，吾道不终穷矣。立夫入直内廷，日参侍从清要之班，君且由专城而兼旄节，道同志合举海内烝氓而敦庞之，仆之说不患其不行矣夫。

### 与陈警堂大令书

吕璜

数月不奉状，起居通例，知不责鄙人之，至闻闲散暂投，亦无片言道慰，将无谓秦越人视肥瘠，漠然无动于中乎，窃以为慰固宜之，不如规，规亦可已，不如贺，昔者崔郾治虢，经月不答一人，及鄂，则严法峻诛一不贷，有问之者，曰，政贵知变，虢民劳，吾抚之不暇，鄂民剽，非用威莫能治，警堂今日之秀水，岂前日之新昌比，此用规之说也，今而后警堂其知之，可勿赘也，若张横渠早悦孙吴，不遇范希文授以中庸，未必成大儒，若欧阳永叔以文章名当世，不贬夷陵观陈年公案，未必仰天誓心为名臣，其它奇材异能，经挫折而动心忍性，成就大器者，古今来未易悉数，天之玉成警堂，或者其有意乎，假使警堂无此小齟齬，及夫转输辐辏之际，持之过急，小则以生窒碍，大则以误巨公，甚至决裂之余，一不振，虽有二三知己，曲谅苦衷，呼号引手，竭万牛之力，而卒难挽回，求一优游闲散，岂可复得，此今日之警堂，诚大有足贺者也，夫警堂风骨嶙峋，信天下奇男子，其不以所如不合，遽易介石为脂韦也可知，如璜初入宦场，又岂老于事而媵以取容者乎，君子当因势以伸其理之所易达，不执理以强其势之所难行，成败利钝良，非臣子所敢知，然不权其事之轻重而勇于一掷，其自处或亦疏矣，先叔公不云乎，用三代以前见识而不迂，就三代以后家数而不俗，庶几可以当国，璜所期于警堂者，不在悻悻自好也，是以既贺且慰，而仍不忘乎规也，不审警堂以为狂而诃之，抑以为愚而恕之也。

### 答李海帆宗传大令书

吕璜

八月中接手书，久不作报，以执事闹事未毕，璜亦簿书旁午，不获一抒积怀，窃计交执事数年于兹，向所最心折于执事者，以执事喜闻过，而又能纠人之过，借以自镜，返而检其所言所行，即才分蹇浅，仰跂无从，亦庶几去其太甚，渐不至为流俗之归，来教称许过当，非所敢承，吾辈今日作令，百无一二，可以追躋古人，兴利除弊，得为而为者几何，然邵尧夫谓救正一分，即民受一

分之福。既拜此官。良亦不可不勉。要在因时因地。讲求宜民之指要。实共心力以行之。官场故套。有时不得不循。不如是。不足委曲以有济。古人处此。当亦无可如何。至必不可夺之大者。决当有以自立。利害之见日益轻。则刚大之气日益充也。自来名儒。或出或处。无时不于身心民物加之意。我朝老辈中。不少粹然于道之儒。迩来一二号称海内名宿。考据词华。未始不翘然自异。然窃怪终身不涉儒先之藩。反肆訾警。以耸一时耳目。而才俊子弟。喜纵恶拘。相附和。掇拾糟粕。记问自多。遂傲然位置在先儒之上。学术之日漓。渐不可长。璜尝过坊间博采关系正学之书。罕有贾售。又尝于所判吏牒。亲见后义先利。视父子兄弟如仇。出于口诵诗书者。不一而足。盖世道人心之忧。于此为巨。璜每接见诸生。颇为赘说及此。执事文章行谊。尝有志古之名贤。或不以璜为迂耶。闺中拔识之士。可以远大相期者。得一二否。吏事倥偬。竟无时静对一编。古人作令。有昼日垂帘。门庭阒寂者。不诚可羨耶。率复不宣。

#### 答吕礼北书

李宗传

去秋接奉手教。累牒连篇。于簿书杂沓时。一为展读。若热渴者之沃以清泉也。仆入官以来。得此盖寡。比欲裁答不果。又恐寥阔数言。不克尽意。今春抵瑞安。两书皆未见报。及阁下膺大故。亟欲一唁。由郭朴斋寓书。想已达。阁下才气过人。复留心经世略。每闻一事。辄手录见之施行。此仆所欲仿效而不能及者也。庆元夙称难治。阁下下车后。民情帖然。颂声翕然。又仆所闻风欣羨。而以为近今罕觐者也。乃阁下不以自足。凡与僚友书及仆。辄殷殷向慕。今又以闻于刘王二君者。谬相虚美。且询作吏之道于仆。嗟乎。朋侪过誉之言。安必其可信哉。阁下非轻许可人者。顾乃于仆若此。岂欲激厉之以成其材邪。何阁下相待之意厚也。仆自戊辰岁来浙江。于今七年。中间任吏事者数月耳。此数月中。能有几何建白而足见称于人耶。然往往见称于人者。亦良有故。昔周公语鲁公曰。平易近民。民必归之。以周公制礼作乐之才。而诏其子开国承家。不过如此。百世而下。当无有易其说者。仆尝诵法斯言。试之为吏。故每一任。因时而酌剂。随地而变通。不敢为矜奇吊诡事。并不敢有高世骇俗议论。以此居心而宰物。其能平易近民乎。抑尚有未尽能近者乎。其它则皆抱愧于中者也。瑞安疲敝。甚于他邑。近日催科。不胜拙困。诚有如阁下所云。虽阳亢宗不能不书下考也。阁下行且西矣。未得握手一别。殊难为怀。前所论诗文。多与鄙意相合。亦间有不能合者。阁下在衰经之中。焉敢以是相渎。待他日细论之耳。盼望旋旌。无任驰溯不宣。

复广昌守方覲宣对扬书道光二十二年

包世臣

六月十二日。阿韵来。奉手书。琅琅千余言。字字珠玉。非阁下岂能更望之他人耶。阁下心地质地。俱异恒人。尽力为之。何事不可成。加以筋力强健。有济胜之具。勇往直前。有必胜之志。唯求治太急。视事太易。恐终受此累耳。试以吾人一身言之。初有意于学。勇猛精进。若古人不难至者。旬月之间。卓然有除旧更新之观。数岁之后。抚躬内省。则仍一故我而已。古人所为重藏修息游者此也。地方当积坏之后。遇有志振兴之吏提倡之。而绅士之有志者。从而和之。旬月间。颇觉有丕变之机。然久久不过稍去已甚。未见有竟能更旧俗。垂之永久者。此百年必世之说。所为不可易也。汤文正之治苏。为近世所仅。然读其教条十三则。验以今日风俗。则固未尝能遵行已。至贵部为阳明所开。其抚赣时。于戎马倥中。集生徒讲学。当下即有闻人。迄今尚为诵说。而赣州恣谈理学之风。实昉于此。陋儒以为过化之妙。世臣则谓此阳明微权以虚声耸动愚氓而济吾事耳。盖其时讲学之名至高。阳明之望极重。以单车受剧任。岩疆。负嵎者相望。而伏莽尤多。必一一以兵力治之。事既难蒞。且非久安计。故诱其稍有志识之子弟。入营讲学。歆动以传道入圣之易。则伏莽可销。而负嵎亦易解。是以阳明驻赣不过半年。剿数十年之积匪。至今道以不梗。如果于戎马场中求传道种子。阳明不如是腐谬也。然亦幸而半年即去。此窍不为人凿破。而曾与闻论说者。已自命圣人之徒。为乡里所宗仰。设稍久于此地。则技必穷已。阁下既自许以三年。则下手时毋过为高论。依于因陋就简。而暗去其已甚。以渐而进。一变再变。自有可观者。此小以成小积小以高大之术也。且不树高明以来谤。尤自全之要道耳。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因民之欲。则事易举。仆向语友生有云。先察民情之所向。次验民力之所堪。阁下以此推之。则自得之。至贵部风土人情。仆无能悬断也。保甲条约。乃仆少作。彼时锐意有为。常以一人之思力。求契万人之好恶。虽不中不远。然必有不能悉合者。阁下采择而毋胶泥斯可也。仆到白门不数日。即有江警。都人士纷纷逃窜。所知皆谆劝避地。仆坚持不动。见街衢告示。知当事无可与语。迄今月余。不谒一人。唯葺房室理乱稿而已。又有绅士拉入保公局。仆力却之。曰。出城接战。弁兵事也。婴城固守。则民之事。而绅为领袖。果贼至城下。登埤筹守具。督民夫。仆虽老惫。义不容辞。亦不待诸公牵率。至公局主于敛钱。仆不识一富人。何益乎。盖城中官绅。皆以望风迎贼犒师为长策。仆残喘余生。何能更当此一蹶哉。承示志书一局。来年拟以八百金相招。固无不可来者。唯祈先以其半俾安家室。则必为阁下蒞此事。志书与史。事同理同。果得有成。固所愿也。城外汹汹已十余日。仆验以云气。今年可必无事。后此则不敢知耳。阁下日内已庆弄璋否。此间事想日日有官文书知照。无须草泽文言之。致滋口舌。诸唯珍玉不具。



## 答姚伯山书

包世臣

在古北口见邸抄。知己外用。遂以五月九日入都。次早奉诣。欲与阁下言而已后。读留别之书。殷殷问居官之要。世臣滞都下。徂秋涉冬。时时询耗息不可得。日昨有来自河南者。言阁下现奉差至新蔡。岁内可以补缺。面言既未能。而前书又久不报。歉仄殊甚。阁下博通今古。又涉事已深。百里任非所难堪。况吏事本非甚难。唯在加之意而已。一行作吏。便负本来。非尽劣不职也。良由志卑而囿于俗。抑或初至有声。遂尔自足。旋踵改操。反下杂流。夫吏事至伙。非言语所能尽。吏治所为日下者。在居官而不知为民。世臣每告友生曰。印到为官。印去即仍民也。故计一身则为官之日少。而为民之日多。计一家则为官之人少。而为民之人多。是故欲举一事。发一令。必自思曰。吾之父母官。以此施之于吾身。将以为何如。执柯伐柯。道至近矣。持此心也以往。而贞之永久。则视民如吾身。于凡害之当除。利之当兴。自有不能已于中者矣。然举事唯去其太甚。发令勿骇乎众情。更敝俗而不觉。乃为之者耳。若信未孚于人。而求治太骤。则吾心未足以喻良民。而奸民得以簸弄是非。以簧惑听闻。甚且持吾短长。则吾方自救之不暇。遑言治人乎。虽然。士人治生至急。而居官为尤甚。故经理私事与句当公事并重。而常相待也。弗能使有好于而家。则公事必将受牵掣。而不能自遂其意。予前告曾容曰。先公而后私公不废私先私而后公私必害公。曾容以为名言。顾世臣所谓经理私事者。非苟营囊橐之说也。唯世臣亦几经阅历而后为此言。故及阁下未得官之前。纤悉相告。使于事伊始。即知私事之足以累公而预为之地。则庶乎得之矣。

书中有与代陆布政言直隶条教相复处而语尤透澈公私先后之辨非特守令为然所谓大法小廉其要如此至举事发令则尤切于大吏故仍列之吏论云

## 答陆曹县彦若书

包世臣

月之八日。用明过寓园。适故人他出。返得足下书。并刊示曹民教令。以责前书之复。故人得前书。附馆陶致答千余言。及馆陶归棹。方知馆陶见答词戇直。遂不以达。欲补缮别寄。则为时太不相及。非故人之有于足下也。前书劝息讼。课栽树。今书兴水利。劝艺蔬。修保甲。责守望。皆故人平居所熟筹。今足下力举其事。是宜深快吾道之行。而前答及今答。顾皆若有未慊者。凡以条教既布。不可得更。刊本远布。是其意当不出于请益也。闻之为政不在多言。以言教者讼。为政者先察民心之所向。次验民力之所堪。因势利导。政成而民安之。乃为善耳。故记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明渐进也。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尚实至也。有其丧厥。诚自矜也。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惩盖人也。足

下自周旋几席时，已非能自远名利，泊万里求仕，岂能不以一官为轻重乎。以故人萧然事外，著述百卷，未尝出以示人，见人片，则心好之，口称之，不遗余力，是宜与斯世无所争忤者，徒以交游间称诵逾当，以为无所不能，遂触不能者之怒，排抑数十年，至无以自存，况足下涉形势之途，而心乎取名如此。其触怒也必相什伯矣。夫党同伐异，人情也。既见足下之教令，固必进核其实。核之而实也。在足下已蹈有之诚。且以举世所未闻未见。其有不以蜀日粤雪相待者乎。核之而不实。既为谈柄所资。恐搗虚导隙者乘之。遂跬步成荆棘矣。道光之初，荐举路开，蒋节相力为尤大，留都中四十日，荐达至八十余人，其中程抚部，吴转运，皆曾自录公牒，镂版散布，然其所以致超迁者，自别有故，足下其真以为得劓鬲氏之力耶。节相主试贵州，得解首士曰赵毓驹，赵君任山东陵县廿余年，尽心民事，平反巨狱，东省舆论，共推第一，在陵妇孺皆识，而未尝与一富子缔结，中更大捐九次，其从无得一官半职者，节相数千里外，每月必有手记，嘉奖廉明，竟不得与八十余人之列，是可证程吴超迁之不关流布治迹也。敝乡胡玉樵知曹时，疆吏飞章劾州县数十人，而荐称职者唯胡君，故人移书诫之曰，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钱抚部童廉访，素不满人望，而君哀为举首，且君抵曹才两三月，何便见为称职乎，深望勉崇谦抑，毋为通省之的，传曰，的于人非有恶也，而射者必欲中之，恶其示人以难也，胡君不纳，未几为人所击去，胡君之为的也，不由自求，今足下力求为的，恐人未知其难，而委曲示之，故人之未嫌也，不亦宜乎。北方水利久废，稻田不习，风沙数至，蚕事多碍，审势即可举行，为力殊非旦夕，至于大小村庄，环以垣，周以濠，两头设楼栅，断以吊桥，桥板必以厚尺为度，假丹徒君以此令于贵镇，足下能首率乡里以趋令否乎。相距既远，不可悬度，惟望损名心以求事实，果有成效，曹虽下邑，輿诵何遽不达远，而必足下自言，乃为信乎。前答与此答，辞意虽殊，条理不异，足下如必欲见者，仲远近在聊城，索之，或仍可得也，诸唯自爱，以期远大，不具欲言。

#### 复贺耦耕中丞书

邹鸣鹤

前阅邸钞，谨悉阁下兴修尚节堂，工竣入告，议叙集资承办各官绅，均得请如例，惟钦赐扁额，格而不行，论者遂疑朝廷经画，当务为急，此虽应办事宜，似非目前急务，抑知圣意高深，原无适莫，都俞吁咈，俱协赓扬，感孚不在形言，庸俗岂能窥测。鹤闻之，在上以德化，而后在下有风俗，德化之成也。在示民以礼义，风俗之茂也。在使民知廉耻。黔省各边境，自前明洪武始入版图，山川阻深，民苗杂处，节行贞静之风，懵然罔觉，男女婚姻之事，苟焉无耻，欲念不节，争心启焉，淫风所感，乱气乘焉，自来民气不靖

。叛服不常。今虽稍戢。而旧染度未全除。阁下首创此堂。穷罄。表苦节。揭起化之原。明造端之道。冀以松筠冰檠之操。化其泯焚犷之习。较之苏郡清节堂。关系为尤巨也。夫建一言于举世不言之日。闻者心疑矣。为一事于举世不为之日。见者色沮矣。世有大贤。扶世道。正人心。积之于学以扩其识。揆之于道以求其是。持之于守以坚其力。反之身心性命以探其本。推之天下万世以究其量。是非不欲明。毁誉不足辨。安危不暇计。此心可以对吾君。而予夺荣辱则听之。幽独可以对吾天。而灾祥吉凶则听之。古名臣本末具在。类如是也。今于阁下见之。抑鹤更有请益者。汉儒以经术饰吏治。今人偶涉文章议论。便訾为书生之见。君子疾没无称。今人偶欲率作兴事。动诋为好名之心。夫以天下苍生之重。不付之真读书人。转欲付之庸夫竖子名法家俗吏耶。不及身立德言功以垂不朽。转以绳趋墨守与草木同腐者为安静为质实耶。鄙意以为非读书无以植治基。非修名无以验实用。必欲避书生好名之谤。而别求出治之本。窃恐无治可言矣。必欲于书生修名之外。而别求有用之才。窃恐无才可用矣。方今揣摩时尚者。竟以整行伍严缉捕急催比相尚。鹤敢谓此三者。非目前急务哉。然必有兵衅而后先行。伍必有盗贼而后先缉捕。必民穷财匮不能早完赋税而后急催比。盗贼因穷匮而生。兵衅又因盗贼而启。制之于已然。不如遏之于将然。遏之于将然。不若弭之于未然。则行伍缉捕催比诸急务中。自有本务在。必也先之以养乎。养必贍其身家。而商贾皆末也。一省多开数千百顷水利。一年多收数百万斛粮食。则含哺鼓腹之人。皆急公趋事之人。人人急公趋事。而催征奚难哉。而行伍缉捕又奚难哉。必也继之以教乎。教必勸以伦常。而政刑其末也。儿童真能都识字义。士子真能都明书理。则尊君亲上之人。即此读书识字之人。人人尊君亲上。而催征行伍缉捕不更易易哉。阁下于行伍缉捕催比诸治。何尝不循循勉勉为之。特以此三者。乃教养中之节目。教养中之补救。而大本大原。则有在此不在彼者。邸报中迭见阁下修文庙修考棚及开辟山地建立义仓等事。若不知有所谓风尚者。若此外无可言。而不知为举世所不言者。若此外无可为。而不知为举世所不为者。此岂复有世俗心哉。鹤近辑二十四史循吏传。名曰道齐正轨。意在援古证今。讲求实政。全史凡二百三十六人。人各为治。治各因地因时因位。而于教养二字。则一脉相承。殊涂同归。断不能舍是以成德化而茂风俗也。宦途作辍无常。二三年内始得卒業。日后当缮清本呈海。鹤现篆陈州。月内即应卸事。迢迢千里。寸衷萦结。不尽欲言。伏希垂鉴。

致曾涤生侍郎书

龙启瑞

专人还。接奉手书。知前件远蒙关注。某此事实出于万不获已。寸心可以对天

地。质鬼神。若世之所谓谨默畏慎者。难免不以为非。要亦不足听荧也。数十年来。士大夫以含忍为忠厚。以宽大为美名。如有持正不为苟同者。即以刻薄之名加之。立见其僨事。而不得罪于同官。即使其殃民。而不曲从夫清议。夫不忍于一人而忍于百姓。不忍于同僚而忍于吾君。其为害讵有极耶。天下事所以流失败坏而莫可挽回者。孰非若辈有以酿成之也。某平生实不以苛论绳人。即今日作乡绅。亦不不为地方官设想。如使我当之而力不足举其事者。断不责望当局。今日吾乡之事。实为此二人所败。如使其尽其心力。及早为之。虽庸才亦必有以自见。受人之牛羊而不为之求牧与刍。且驱而致之虎狼而莫之省忧。徒束手号于众曰。吾无才。则当其受牛羊之时。何不皇然自谢其不敏也。且今日之事又不止于无才而已。而又幸其主人之多难也。而忍从而欺之。颠倒是非有无。直以为旁若无人者。彼其心之无君亦已甚矣。某虽不才。盖亦厕身士林。略知大义。目击此欺君害民之事。实觉于心不甘。如律以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之义。则为春秋时分土分民者言之。不才以王人而与公事。乌可以此为例。又有谓所言虽是。但惜其晚而于事无益。某则谓不至今日言之。亦不见效。如谓晚而无济。则他日言之。更属无益。不如早一日言之。更有一日之效。生平赋性愚戆。惟正直二字。自谓可以矢神明。尝谓好恶如有悖于大公者。则生不可以立于大清之朝。死不可以入先人之庙。执事所谓邦之司直者。庶其闻而谅我乎。北事承于续函示悉。感荷。以后如有所闻。更望寄示。天下大局。固已不堪设想。吾辈为一日臣子。便当尽一日职分。主德仁明。民心未去。拨乱反正。安知不在今日。旌麾驻临匪遥。邻封受庇。瞻望风采。企慕无穷。

### 致左季高书

胡林翼

年前专二力奉上一函。又邮寄一函。计先后可到。崔正甫除夕过濠。询问贼情。言楚北大胜。武昌危而复安。然乎否乎。张石卿先生。公诚英勇。极力振饬。楚中数十年积弊。当可复见天日。但办事总以积渐而成。若得二三年内不即升调。则勋业必集。闻中丞勤劳特甚。亦须节省精力。又闻先生终日劳神案牍。竟无片刻之暇。窃谓宜再延一精晓例案之刑名幕友。专管咨题文案。而先生专管例外之奏折。及例案外之文批。则精力有余。智慧更大。谋画更镇定而有余。刑名法律。秦汉已然。即萧曹名将相。亦以文无害见长。绛侯将百万兵。而不能为狱吏牾背。自古如此。何况今日。大抵天下乱则法密。密则必乱天下。治则法疏。疏则必治。此不刊之至论。而无如胥吏之天下。势不可骤挽回也。惟在司事者神明于规矩之中耳。目今办事。必须知今知古。知今者。可与言萧曹之规随。知古者。可与言房杜之谋断。先生可谋可断。而法律太繁。则

恐精力或有不及。大清律易遵而例难尽悉。刑律易悉而吏部处分例难尽悉。此不过专为书吏生财耳。于实政无丝毫之益。然疆吏殫竭血诚。以办地方之事。而部吏得以持其短长。岂不令英雄气短乎。林翼所处。祇有一府耳。其办事也。终日手不停披。口不绝音。然精神志趣。专注于纸片之外。其必须形之公牍者。详司达部。付之幕友。一人之精力几何。若于文牍过劳。则精神已疲于小事琐事。转不能办其远者大者矣。敬质高明以为何如。楚北情形。究属如何。乞明示。

林翼捕盗一月有余。各属报获已逾百人。而逋者尚多。拟再亲往督缉。总局审局仍设于澠中。黎平二年。搢搢然用力良苦。其地士民醇谨。不刁不诈不淫矣。实为黔中诸郡之冠。但嫌稍弱耳。一年以来。训练武事。颇改旧习。到黔七年。四握郡符。黎平颇尽力。安顺次之。镇远只四月。斯下矣。思南八月最逸。又最有余。无甚新政。德慧术知。视其操心如何耳。黎平本楚地。国朝改入黔版。何忠诚公明谥文烈封中湘王故莹。从湘潭改葬来黔。至今樵牧不禁。无人看守。林翼捐贖修理。复置田产。惜才力薄劣。不能歌咏其美耳。前此寄函。以用人练兵四字。奉质高明。用人在旌别淑慝。树之风声。不必多为参劾。而风气自可转移。练兵则必须挑选。定额本多。只须简取十分之二。练成劲旅。则有事时可以制胜。无事时可以震慑奸萌。林翼之学力至薄。才力至小。固知无补于盛业。然不能已于言者。其心诚耳。

#### 复严渭春方伯书

胡林翼

奉手教。意义精深。座有超凡越俗之佳客陈太史作梅。见之大悦。谓游天下。惟鄂中吏治得六分。弟思之不过三四分耳。俗吏无清刚之气。无远大之志。除郅幕友家丁书差为心腹手足。即国策所谓亡国之人与役处也。危矣哉。丹初兄天下正人。未得行其志耳。辅翼一年。翩然翱翔。可为一代人物。顺则于清端陈恪勤也。变则孙高阳卢宜兴也。弟与兄明多于诚。弟痛自湔涤。痛自收敛。十年以来。悔罪竭诚。而精力疲敝。德未成而力先瘁。然此志则无可自弛之日。公之精神聪明。欲为一代伟人。较弟之质地更高。才气亦十倍于不肖。近人不能望其肩背。公须引道德之儒尊养座中。以作吾师。则道德之气涵濡深粹。所谓与师处与友处之义也。

#### 致冯价人太守礼藩书

胡林翼

林翼幼游江汉。见小艇民船。光泽可鉴。不过自惜其物耳。见铜船粮船。庞然大。而黯澹不光。散朽败。事经官手。刻腴者十余人。百余人。心以为官物。则必归于朽败而后止。吁。凡官物官财官人官派。无不如此。令人目欲裂而

发皆冲。然则处今之世。将放流乎官而后为治乎。是又不可以做百姓之心做官。以治私事之心治官事。亦庶乎其小瘳乎。吾愿与同志共勉之。

### 覆陈舫仙书

曾国藩

京师物议。与枢密消息。随时变迁。每有上下交推。众望所归者。转瞬为人所唾弃。亦有疑众谤。浮议沸腾者。转瞬又风平浪静。惟卓然自立之士。历常变显晦而终不改其度。阁下此次进京。时日无几。而天眷物论。似均优许。望阁下弗引之以自喜。将来设有訾议吹求。恩眷少替。望阁下弗因之以自沮。蚤夜孜孜。专求自立之道。私事则行己与读书二者进。公事则吏治与防务二者兼营。以勤为本。而以诚字辅之。勤则虽柔必强。虽愚必明。诚则金石可穿。鬼神可格。鄙陋之讥。若倾黄河以涤凝污。岂待辨哉。晋省情形。闻动用款项。虽数百千金。亦须具奏咨部。犹是承平时之轨辙。黄河自潼关以东。至垣曲。皆北岸晋而南岸豫。再东则南北两岸皆属豫境。造船防河。似须处处与河南商办。不知果能联络一气否。造船之木料。尚易购求否。位须敝处协解否。至为系念。便中尚望详示。

### 上韩中丞书

姚莹

阁下以为闽中官病民疲。苛纵交失。大哉。仁人君子之言也。语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今于阁下见之。夫海内承平久矣。百姓仰戴圣仁。乐利且二百年。富庶极则淫泆萌。奢侈盛则物力耗。不待水旱兵役。閭阎已自蹙其生。况闽当山海之穷。台湾自入版图。乱民数起。乾隆末岁。朱蔡二逆。骚扰濒海郡县者二十余年。海寇甫平。台湾漳泉二郡械之风又炽。用兵之大者。岁耗度支巨万未已。而民间日事仇杀。守令岁时用兵。习为常事。此诚官民交困之秋也。官愈困则民愈穷。民之穷可得而讼之。官之困莫得而言之。今日罢职。明日即以缺损官钱被责。烂额焦头。纷纷乞请于上官者。无非调剂。此尚暇与言治法哉。伏见闽中最急者。莫若漳泉郡县。俗敝事殷。处分繁重。禄入不足以养廉。稍知自好者。皆畏避之。有如陷阱。强而投之。则以为上不爱我。而暴弃之心萌矣。夫岭以南。古蛮夷地也。性与人殊。唐宋时。多以迁谪之人为之。治法苟简。由来已久。虽有贤者。莫能其风俗。王道所先莫如礼。而此独尚争。天地大道莫如生。而此不畏死。足之所趋。心之所向。惟利是图。利在。则子不有其父。妻不有其夫。此朱子阳明所无可如何者。然朱子阳明之世。此地皆得便宜行事。犹有可为。今国家功令至严。天下画一。政教未行。身已罹咎。奸民益得挟持以欺长官。此智勇所以两绌也。阁下忠亮之节。治久咸孚。其所张弛。固已披却道窾。乃忧患之深。引为己责。而深恤其下。莹故曰

仁人之言也。

## 卷二十 吏政三官制

### 因时论六官制

吴铤

予尝考古今官制。有专职而误分者。有兼治而误合者。有新置而其名不经者。有因故而其实已亡者。颇乖违不合于理。皆不汉若。汉制之善。在于官简而事省。任专而民近。官简则不。事省则不烦。任专则功罪皆着其实而无旁贷。民近则上下皆知其隐而无遁情。后世所以不如汉者。其端有七焉。汉有乡亭官。曰三老。曰嗇夫。曰游徼。皆近民。故得通其情于上。后世乡亭官苦官侵辱。皆避免。于是设坊长地保。与官绝远而治日衰。一也。汉制。丞治钱谷。簿治文书。尉治狱。皆亲民事。助守令为治。明初犹然。其后皆废为闲曹。而守令以一身不能周知利病。故置宾僚以自辅。二也。汉制。察守令治民。惟刺史位下大夫二千石而已。后世置督抚司道于守令上。而守令惧掣肘不能尽其治。三也。汉制。以乡举里选为官。士大夫得为乡守令。故其情易知。后世铨选。近者数百里。远者至万里。与民绝隔。无由知其利病。逮其久而知之。则又将迁去矣。四也。汉制。文书稀简。守令上奏。辄报闻。天子受其成而已。近世法渐烦。轻重上下。皆奉功令惟谨。故事如猬毛不可理。五也。汉制。守令擅生杀。其权重。故民皆悚惧而不敢逞。近世行台省权不敌汉守令。守令权不敌汉户贼曹。故民易为奸。六也。汉时禄皆授田。故官吏皆自爱。不敢为非。近世俸禄薄。不足自供。故官吏多舞文贪墨难考究。七也。此汉制之所以善也。诚能举而复之。则内外相维。轻重相准。核实而无缪滥之弊。器使而息奔竞之风。斯七者之弊去。而百司具举。庶绩咸理矣。

### 通论唐宋官人之法

孙鼎臣

古者士入大学。格物诚意正心修身齐家。而国与天下之理皆备焉。庠序学校。其养之有礼。其教之有法。然及其升于司徒司马。犹必论定而后官。位定而后禄。如此其慎也。后世古制废矣。然取之不精。用之必审。重于其始进。而不限其将来。磨以岁月。穷以事变。犹可以塞侥幸而作人才。此吾于唐宋有取焉。而深咎明制之失也。官人之由贡举。三朝之所同也。迟速之序。内外之任。则有异矣。唐制。秀才高第。正八品上。京官则协律郎署令。外官则中州录事参军事军镇兵曹仓曹参军事之属。明经高第。从八品下。京官则三省主事考功主书评事。外官则京县尉上中县丞之属。进士明法甲第。从九品上。京官则宏文馆校书郎正字。外官则诸府州录事上县尉中县主簿之属。乙第。从九品下。

京官则崇文馆校书郎。外官则京县录事中下县尉之属。唐人由科目入仕。品秩不过如此。宋制。进士明经。入望州判司。次畿县簿尉。九经。入紧州判司望县簿尉。诸科明法。入上州判司紧县簿尉。判司簿尉初任循一资。入知令录。次任二考以上。入正令录。知令录循一资。入初等职官。正令录入两使职官。初等职官两资。入支掌防团判官。三资。节察判官。故苏子瞻言选人改京官。常须十年以上。荐更险阻。析计毫厘。其与唐计不甚相远也。明制不然。进士高者入翰林。次主事中行评博。又其次为知县。而簿尉之职。以待流外。即举人常调。亦皆自知县始。则其迟速与唐宋悬绝矣。其内外迁转之制。唐世凡官不历州县。不拟台省。侍郎阙。择尝任刺史者。郎官阙。择常任县令者。韩退之河南府同官记。卢迈郑余庆诸人。皆以主簿参军。入为御史郎中。官至尚书宰相。是也。宋人仕宦。以台阁禁从为荣。而非积资累劳不能至。干道二年。诏非两任县令。不得除监察御史。非曾任监司守行。不得为郎官。初等职官除大理寺丞。两使职官除著作佐郎。支掌团防判官除太子中允。节察判官除太常寺丞。皆六考。其外之大藩列郡。又以朝臣出牧。招讨宣抚诸使。则二府大臣。经略安抚。则直秘阁以上。河南应天知府事。则郎中以上。诸府。则朝官及刺史以上。出入常均。中外迭用。此二代之制之善也。明通籍之始。京外截然。后日之通塞由此。惟科道考选。有科目出身之推官知县。而科目又重进士而轻举贡。举贡知推与进士同考。大抵仅四之一。起州县入为公卿者绝少。此其变唐宋之制而失之者也。自贡举兴而学校为利禄之途。古之养士之政坏矣。然唐宋入仕有渐。而中外历考犹未失论定后官之意。明尽弃其制。用科目太骤。视州县太轻。中叶以后。士横而不制。民困而不恤。朋党与盗贼交哄。故唐之亡以藩镇。宋之亡以夷狄。而明之亡也以搢绅。

### 汰员议

冯桂芬

周礼设官分职。郑注谓各有所职而百事举。有是官始能举是事。无是官即不能举是事。而后是官不可废。不然者皆员也。国家多一员。不特多一糜廩禄之人。即多一朘民膏之人。甚且多一债国是之人。亦何苦而设此累民累国之一位哉。今之员多矣。不于小于大。不于闲于要。不于一二于十百。试备言之。一漕运衙门。夫南漕三百余万石耳。彼富商大贾。挟数百万之资。致数千里之远。踰山涉渊。艰难险阻。有数倍于运道者。曾不假尺寸之势。什伍之卫。而不患不达。矧煌煌然天庾正供耶。脱无漕督以下各官。经过之地。有郡县。有营泛。有河员。莫非王臣。将袖手而听其不达耶。朝廷之力。乃不富商大贾若耶。天下有非常大事。而于理不可通者。此类是也。今制。漕督以少司马领行台开府。握兵符。控制七行省。岂不巍然大官哉。夷考其职。不知何所为也。



。考漕营始于明隆庆间。漕抚方廉为备倭患而设。厥后因而不删。久乃忘其所自始。漕督所辖卫弁三百。标兵二千。暖衣饱食。安坐无事。将约束水手耶。万艘绵延千百里。鞭长不及。将做备不虞耶。不足以当胠篋探囊之盗。矧其大者。复有旗丁一项。然则糜费 国帑。需索漕船之外。无余事矣。是为一最大官。至粮道一官。于公事无丝毫之益。岁一临仓。贵州县陋规。取盈而去。州县倚为护符。弹压生监。恫喝平民。以为陋规之酬。所谓公事者。助旗丁勒索州县。助州县鱼肉小民而已。今河运不可复。漕督粮道更无所用。此外又有督粮同知。管运通判主簿之类。皆坐食漕规。不与漕务。此漕督以下一切官弁兵丁之必宜全裁者也。一河务衙门。两河岁修五百万。实用不过十之一二耳。其余皆河督以至兵夫。瓜剖而豆分之。闻驯谨河员。常以十之三办工。贪冒者递减。甚有非抢险不使一钱者。夫既不办工。自以并归地方为便。至河兵之制。创自 国朝。初设时。其人皆谙习水性。持土石与波涛争胜。合龙下埽。不失尺寸。故办工不调民夫。今皆不然。是河兵亦毫无所用。此河督以下一切官弁兵丁之必宜全裁者也。一各关监督。体统与督抚埒。糜费繁多。故视道府兼管之关。征收倍绌。织造公事更简。故谚谓之吃饭官。至各口监督。税课更少。能如另议概撤各关大善。即不能。尽可归督抚委员兼理康熙六年以王熙言。裁关差。归并地方官。此监督织造之必宜全裁者也。一盐务衙门。盐铁置使。由来已久。运使固不可省。若盐政领之督抚已足。至运同运副提举等官。或有或无。毫无深义。大使似州县非州县。亦两歧。惟各场辽阔。不可无官。可移吏目巡检驻扎。兼理盐事。但存运同或运副一人。为运使之属。驱策奔走可矣。此盐务中同副等官之必宜量裁者也。一督抚司道。考郡县之始。守令而已。令准古大小侯。守准古方伯连帅。其官重矣。后世始设监临官。守权渐轻。至有道。有司。有督抚。而守令等于舆台。非重亲民官之道也。

督抚始于明。不常置。后乃为专官。总督多至十二人。巡抚多至二十九人。国朝多并省。而例亦不一。督抚或并设。或偏设。并设者不必治。偏设者不必不治。是督抚可省其一。大省督兼抚。如直隶等省。小省抚兼督。如山西等省。如使各直省以布政司为主。又设按察司掌刑名按劾之事。而刑名不过视成例。按劾久无其实。可并之布政。又各道本布按之副。兵巡盐粮。各分一职。无非赘疣。折中之法。酌以三四府设一员。兼两司各道之事。而上其成于督抚。至郡县皆以各设一副为限制。此督抚司道以下各员之必宜量裁者也。一京官。六卿九列。后先奔走。备员品而壮观瞻。 帝者上仪。固不能概从简陋。且从古已然。宜仍旧贯。惟东宫不设。安用宫属。詹事府可归翰林院。以副名实。科道为耳目之官。宜多不宜少。然今制八十人之中。仗马寒蝉居大半。何取乎具臣。不如减额之半。而许科甲出身之中书以上。及外任司道言事。殆不啻

八十人之效也。有可采耶。固拾遗补阙之攸资。无可采耶。亦询事考言之一法。其余闲曹。亦减其半。内务府糜帑更多。必应大减。康熙二年。裁苑马寺。三十七年。裁上林苑。编检在二十名外者。部曹五年内不能补阙者。概令回籍充山长。一以广教化。一以示体恤。为两得之术。此京官之必宜量裁者也。一内外武职。王公将军都统之外。提督十三人。总兵六十二人。亦大官太多。又如准部回部新疆各官亦太多。率多养尊处优。恶劳好逸。能糜帑不能杀贼。宜无论大小皆减其半。此内外武职之必宜量裁者也。恭考会典。内外文武官。共二万七千余员。其编检庶吉士侍卫以及准部回部官无定员者不与焉。我朝设官。于古不为多。而大官之多。为汉以来所未有。国家鼎盛之时。物力丰盈。雍容揖让。无形之弊人所不觉。今则自微而着。有不能不大加芟薙者。而节费固其小焉者也。

### 今冠合古制考

#### 宗稷辰

观武梁画像。祝诵氏神农氏之冠。皆前后锐。状如影纓。考祝诵即祝融。与神农并为火德。其冠之锐。与纓之影。皆火象也。百家皆言五行之德相代嬗。乃皇古既有祝融。复有神农。其以火德相继。至火盛而土浸生。于是耒耜始作。小司马以木运归女娲。亦与伏羲并为木德。意或可更二代而一易与。抑或重而易。或单而易。循生无端。随气运之久暂为变迁。非可以成算测与。若夫五帝冕平而下覆。更无由以强征世德。迨夏后氏治洪水。莫不谓以水德王。然其冠画象则上锐下卑。汉志曰。前高后卑。如覆杯形。礼家谓即皮弁。岂欲象穹体之浑。众流之四垂。而为之乎。按夏后氏之冠。正类今夏日之冠。而赤帝炎帝之冠。则类今冬日之冠。伏惟昭代龙兴。盛德在木。木之所生为火。木之得生在水。斟酌而兼用之。仰见钦定服色之初。具有精意。不求沿袭于前代。而实过法乎皇初。良非寻常浅见所能识也。

### 翎顶补服考

#### 陆心源

#### 翎顶考

翎顶我朝定制也。而不知前明已为之兆。敬案会典。贝子。固伦额駙。戴三眼孔雀翎。镇国公。辅国公。和硕额駙。双眼孔雀翎。此爵翎也。其职任之戴翎者。领侍卫内大臣。侍卫。銮仪卫。满洲銮仪使。冠军使。云麾使。治仪正。整仪卫。前锋营。护军营。火器营。圆明园护军营。健锐营官。十五善射。善骑射。善射鹄人。宗室觉罗猷爵官。护卫。将军。提督。陵寝总管。提督衙之巡抚。派往西北两路换班大臣。五品以上花翎。六品以下蓝翎。去任则除。品官若军功。若射布靶。得赏花蓝翎者。非降革越品则不除。品官功高者。亦

得特赏双眼孔雀翎。此本朝翎支之制也。又会典。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顶用红宝石。固伦额駙。和硕额駙。不入八分镇国公。辅国公。民公侯伯子。镇国将军。郡主额駙。文武一品。朝顶用红宝石。吉服冠顶用素珊瑚。辅国将军。郡君额駙。文武二品官。顶用镂花珊瑚。奉国将军。郡君额駙。文武三品官。顶用蓝宝石。奉恩将军。县君额駙。文武四品官。顶用青金石。文武五品官。顶用水晶。六品。顶用车渠。七品及进士。用素金。八品及举贡。用镂花阴文金顶。九品及未入流。用镂花阳文金顶。监生生员。用素银顶。此本朝冠顶之制也。窃考明史輿服志。正德十一年。设东西两厅官。都督江彬等。承日红笠之上。缀以靛染天翎。以为贵饰。贵者飘三英。次者两英。兵部尚书王琼得赐一英。冠以下教场。自谓殊遇。案靛染天翎。即今之蓝翎。此乃翎支之肇端。又輿服志。文武官常服。洪武六年定。凡职官一品二品。帽顶帽珠用珠玉。三品至五品。帽顶用金。帽珠除玉外。随所用。六品至九品。帽顶用银。帽珠用玛瑙水晶香木。此即顶珠之肇端。敬案会典事例。顶翎之制始于崇德元年。我朝创制显庸。原非袭前明之旧。而天与人归。明人已先为之兆矣。

#### 补服考

补服。明制也。本朝因之。而微有更定。考明史輿服志。文武官常服。洪武二十四年定。公侯駙马伯。服绣麒麟白泽。文官。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鸂。六品鹭鸶。七品鸕鶿。八品黄鹂。九品鹤鹑。杂职练鹊。风宪官獬豸。武官。一品二品狮子。三四品虎豹。五品熊罴。六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恭读大清会典事例。顺治九年题准。亲王补服。用五爪团龙文四。郡王同。贝勒贝子固伦额駙。用四爪团龙文二。镇国公辅国公。用四爪方蟒。公侯伯或用麒麟。或用方蟒。文官。一品仙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云雁。五品白鸂。六品鹭鸶。七品鸕鶿。八品鹤鹑。九品练雀。武官。一二品狮子。三品虎。四品豹。五品熊。六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都察院按察使官。不论官级。皆用獬豸。康熙元年题准。公侯伯用四爪方蟒。武一品麒麟。三年题准。武三品用豹。四品用虎。雍正六年议覆。都察院都事经历笔帖式按察使经历等官。均用本身品级。不得用獬豸。又案皇朝礼器图式。亲王补服。前后正龙。两肩行龙。郡王前后皆行龙。贝勒四爪正蟒。贝子固伦额駙四爪行蟒。镇国辅国公和硕额駙四爪正蟒方补。愚案汉以前臣朝祭之服。皆以九章七章五章为别。其常服。大抵以裳之元素黄杂为别。唐宋祭服仍古制。朝服概用绛纱。而以佩绶为别。其常服之别。三品以上紫。五品以上朱。七品以上绿。九品以上青。明制朝祭之服。参酌唐宋旧制。常服以绣补为别。则自太祖始也。但明人施之于袍。我朝用之于。为小异耳。

## 关内侯问答

龚巩祚

汉有大善之制一。为万世法。关内侯是矣。汉既用秦之郡县。又兼慕周之封建。侯王之国。与守令之郡县。相错处乎禹之九州岛。是以大乱繁兴。封建似文家法。郡县似质家法。天不两立。天不两废。何废何立。天必有所趋。天之废封建而趋一统也昭昭矣。然且相持相低昂徘徊二千余年而后毅然定。何所定。至我朝而后大定。关内侯者何。汉之虚爵也。虚爵如何。其人揖让乎汉天子之朝。其汤沐邑之入。稍稍厚乎汉朝公卿。无社稷之祭。无兵权。无自辟官属。虽有百主父偃贾谊错之谋无所用。汉待功臣尽如此。无韩彭矣。待宗室尽如此。无吴楚七国矣。后世待将帅如此。无唐方镇矣。待宗室如此。无明燕王及宸濠矣。莫善乎若唐宋之待宰辅文臣也。位之以王公侯伯开国子。冠之以姬周大国之名号。食邑数千户。而不生杀其户。留其人于京师。而无尺土以嬗其子孙。有怨者乎。无有。子孙且无怨者。及身之受保全大矣。龚巩祚曰。唐宋待宰辅。法汉关内侯法也。惜乎其犹多鲁卫莱莒荆申之名之扰扰也。我圣祖仁皇帝既平吴耿大逆。虽元功亲王。毕留京师。大制大势皆定。宗室自亲王以下。至于奉恩将军。凡九等。皆拨予之以直隶及关东之田。以抵古之汤沐邑。以汉制准之。则关内侯也。功臣自一等公以下。至于恩骑尉。凡二十六等。二十六等之人。皆予俸。无官受世职单俸。有官受双俸。其世数。一等公袭二十六次。以是为差。以汉制准之。亦皆关内侯也。且夫自我朝以前。三千年未有定制。自周已然。周之制。文武成康之支子母弟封。昭穆以降之支子母弟不封。然则宣王之世。郑伯何以又出封。夫支孽尽封则国祚愈长。久愈窒碍难行。寰海不能容支孽。支孽不尽封则守府之支子母弟怨。故支孽尽封必速亡。不尽封则子颓。子带之伦伺肘腋以怨。非上策也。如皆获虚爵如汉关内侯。则皆受恩皆受制。我朝之制。除开国功王袭王爵罔替外。世世嗣服之主。皆封子弟为王。为贝勒。则皆降等以袭。以世次为差。以世次为差。至四品闲散而止。则不受田矣。是恩与制皆善。国家万年。京师数数营造王府贝勒府耳。无所窒碍。超越二千载。最平允易行者也。问功臣一等公以下之俸。足以抵古之食邑户者乎。答不如也。如有上言于朝。增二十六等之俸。此易施行者也。问王以下之田。与其大制。愿知一二。曰。皆善矣。巩祚官宗人府知之。亲王蓝甲六十副外。白甲一百七十副。护军领催三十分。共钱粮二百分。郡王蓝甲五十副外。白甲百二十副。护军领催三十分。共钱粮百五十分。贝勒蓝甲四十副外。白甲八十副。护军领催二十分。共钱粮百分。贝子蓝甲三十副外。白甲六十四副。护军领催十六分。共钱粮八十分。亲王无故出京师六十里。与百官同。亲王以下。贝子以上。其户下五旗包衣之人。见王。如家奴见家长之礼

。包衣人之女。许亲王等拣选为媵妾。雍正元年议准。包衣人应试入仕。得以籍自通于朝。

### 前因时论五翰林

吴铤

唐时翰林院者。待诏之所也。自文辞经术之士。下至卜医技术之流。皆直别院以备晏见。而学士得参谏议。礼尤宠渥。明时置翰林院。始皆以文辞进。而他途皆不与焉。后诏朝廷官非翰林出身。不得入内阁。而翰林遂为清要之职。翰林以文学备顾问。得从容奏议。与天子相讲论。盖与古拾遗补阙之职无异也。古者天子燕处深宫。必与贤臣君子处。优游讲论。得窥见古贤修己治人之精蕴。措诸政事。无所遗缺。翰林之设。盖为此与。故学士掌内廷诏书。得与天下机密之事。而经筵所讲。皆切于天下国家之用。上之人明以奏议之任予翰林。而为翰林者。亦得以拾遗补阙之任自矢。出入侍从。以文章为经国之用。非徒诗赋词章为也。后世机密之事。别有所寄。翰林学士不得而与。经筵所讲。又不过推求文义。终无益于天下国家之大。而翰林遂为闲官。翰林本有拾遗补阙之职。其任视御史为尤重。御史之职。不过争一时之是非。至翰林以道为进退。讲求古先王大义。与时政参得失。所裨益非仅一时已也。后世谏官。惟御史耳。翰林独一无所事。徒出入院中。以诗赋词章之学自为。而上之所以课翰林者。亦不过以诗赋词章为进退。其于天下国家之事。茫然若未知之也。故政治之得失。生民之利病。翰林皆不敢有所言。其有所言者。朝廷皆得以越职惩之。其于设官之意果何居乎。苟能复拾遗补阙之职。而使翰林得其职。则几矣。

此与臣职一篇相类特自上言之则所重在官制故分隶焉

### 书翰林院号书本尚书册后道光二十七年

周悦让

进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后。两教习筮日于院上任。诸庶吉士各执五经或四子书一册。以次进两教习前。两教习各以丹笔画日卷首。如童蒙初入小学时事。名曰号书。故事然也。事毕。两教习皆起就车。诸庶吉士亦各自院布路而罢。自是厥后。教习有课。无复以兹册为问。而诸士亦不复以此为请益也。呜呼。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学者之通患也。若知其已学而复读告之。与知其弗用而姑愁置之。此于立法不知何说也。虽然。学有外于五经四子者乎。今之学者。有果能读五经四子者乎。夫以学所莫外。而读之如未尝读。教者所深虑也。然则此举也。亦谓多士勿以读书之事可以此日终。实当自此日始耳。其意则诚是矣。某固亦未尝能读书者。而此册则其院本也。爰书于后。用以自勸。

### 前因时论六封驳

吴铤

汉时封驳之任。未有专职。然时见于史。唐时始置给事中。驳正违失。其任尤重。五代浸废。至宋太宗始复之。明时亦仍其制。夫封驳之任。遏邪心于未行。持正道于将坏。凡诏书有不便。皆得封还驳正。使天下不知吾君之过。而君亦得以曲全其过。且天子无复有失言之咎。而小臣亦得自伸其言。义至深也。自唐以后。诏书经门下省以达于给事。明时诏书必下六科。谓之科参。虽部臣不能夺其议。故给事中之职。实与翰林御史同为言事之官。然翰林御史无专职。而给事中则争诏书之得失。其义一也。唐李藩为给事中。诏书有不可。即于黄纸后批之。此其事。较之封还诏书。殆有甚焉。然宪宗因以为相。后世则有以此得罪者矣。夫诏书出于朝廷。而天下之利病系焉。行之于既下之后。使天下受其害。与遏之于未行之先。使天下成其美。其为忠与佞。不待烛照数计而决也。故必重给事中之任。然后天子不敢不自慎其言。而当国政纷纭之日。亦有所维持以至于不坏。所系岂浅鲜哉。不然。诏书之下。未必尽便。使无以驳正之。则天下必有阴受其病者矣。司马池言门下虽有封驳之名。而诏书一切自中书以下。非所以防过举也。宋时封驳之任犹重。然诏书有不下于给事中者。此所以不得其职也。为人君者。苟思司马池之言。而不以李藩之批敕为嫌。则国家庶可得而理与。

### 通论唐以来谏职

孙鼎臣

古无谏官。师箴目(火夕)赋蒙诵。工执艺事以谏。庶人传语。人人皆谏者也。自谏有专官。而世变已降。然考其设官之制。亦可知其时言路之广狭焉。唐制。御史台大夫一人。中丞三人。侍御史六人。殿中侍御史九人。监察御史十五人。开元中选用京畿县尉。又置御史里行。侍御史里行使。殿中里行使。监察里行使。无员数。而门下省设给事中四人。掌侍左右。分判省事。驳正诏敕及百司奏钞。预六品以下奏拟。又设左右散骑常侍各二人。规讽过失。侍从顾问。左右谏议大夫各四人。左右补阙左右拾遗各六人。左居门下省。右居中书省。凡台省之任言责者凡七十余人。宋制。设御史大夫。御史中丞。左右散骑常侍。给事中。谏议。侍御史。左右司谏。殿中侍御史。左右正言。监察御史。其官卑而入殿中监察者为里行。宋史志职官不载员数。然治平四年。诏举台官。多以资浅不应格。乃诏三丞以上知县为里行。熙宁皿二年。又诏御史阙。委中丞奏举。毋拘官职。高下兼权。亦足见求才纳谏之盛心矣。明制。给事中。御史。谓之科道。都给事中二人。左右给事中各一人。吏科给事中四人。户科八人。礼科六人。兵科十人。刑科八人。工科四人。南京六科给事中六人。掌黄册给事中一人。凡章奏出入。咸必由之。有违失抵牾更易紊乱者。得封驳。朝政之得失。百官之贤佞。许联署以闻。都察院左右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

金都御史各一人。职专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都察院之设。品级与六部同。其权特重。分其属为十三道。设监察御史。浙江江西河南山东道各十人。福建广东广西四川贵州道各七人。陕西湖广山西道各八人。云南道十一人。南京右都御史右副都御史右金都御史各一人。浙江江西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云南贵州九道御史各二人。福建湖广广东广西四道各三人。惟所见闻。皆得纠察。凡两京给事四十七人。御史一百三十二人。视前代员数最多。盖唐宋之制员少而官多。明制官少而员多。所以广耳目而防壅蔽则一也。然太祖之法。无论臣民。皆听言事。至于永乐洪熙宣德之间。风流弥盛。孔友谅以双流知县上六事。洛阳知县姚泓。乐昌知县徐善惠。怀柔知县邵原亨。湘阴知县宋纶。皆上书陈利病。然此犹令长也。安邑训导白威请税粮折输钞帛。郟县训导王敏言盗贼纵横。灌县阴阳学训术严亨请筑都江四十四堰。孟渎河闸官裴让疏请疏河。而吴江县丞李升。如皋县丞刘选。化县丞吴整。万全县丞何福全。定襄主簿李郁。河间主簿陈聚。和州吏目张良兴。宁晋典史王珪。所上封事。诏皆允行。然此犹小吏也。王延广以博白县吏请郁林岁运改输廉州。张真以甘州卫卒。蒋文霆以开平卫卒陈言。赐衣钞。沈连以茂州卫卒请弛棉布出境之禁。唐顺以沈阳卒请开卫河。张显以辽东三万卫军士。范济以兴州戍卒。皆有论建。至如嘉定民周程请疏吴淞。秦州民张源请巩昌临洮民粮改输兰州。阜城民李彬请遣还罪谪为民之孤贫老疾者。栾城老人骆得请以钞布代秋粮。则采纳之广。下逮于荷戈之士编户之氓矣。景帝惩王振之蒙蔽。许吏民上书言事。则有候选知县黎近。云南吏目胡仲伦。麻阳教谕张泰。监生徐鉴郭佑。昌平诸生马孝祖。南京锦衣卫军华敏。留守左卫小旗徐靖。工部办事吏徐镇。山西都司令史贾斌。兰州民聊让。山阴民韩昌。应诏陈言。济济称盛。以世宗之褊。而璫萼既罢。犹能降诏责言官不言。盖其祖宗家法。有以庇赖其子孙。几几乎比隆三代。虽唐宋有不逮也。卜年三百。措社稷于盘石之安。渊源其不出于此也乎。

### 起居注官考

许宗衡

咸丰三年。余由翰林院庶吉士改官中书。八年三月。稍迁起居注主事。或曰。亦史官职也。余曰。非也。尝考起居注。即周官左右史。汉武帝有禁中起居。后汉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汉之起居。为宫中女史之任。王莽时置柱下五史。自魏至晋。起居注则著作掌之。其后起居皆近侍之臣。历代有其职。无其官。后魏有起居令史。又别置修起居注二人。以他官领之。北齐曰起居省。后周有外史。即起居之职。又有著作二人。掌缀国录。则起居注著作之任。自此而分。隋初以吏部散官。又校书正字有叙述之才者掌其职。以纳言统之。炀帝乃置起居官。于是于内史省置起居舍人二员。唐贞观二年。移于门下。置起居郎。

显庆中。复于中书省置起居舍人。与起居郎分掌左右。龙朔三年。改为左右史。神龙初复旧。每皇帝御殿。则对立。左郎右舍人。有命则临轩俯听。退而书之。以为起居注。其时居是官者。若令狐德棻萧钧褚遂良上官仪。并以贤直有声。宋沿唐制。屡有变更。初以起居郎隶门下。舍人隶中书。号小两省。皆为虚名。而典职者自号修起居注。多以馆阁官兼掌。化五年。张泌上书请复左右史之职。为起居注。凡宣猷客省进贡辞谢游幸赐赉。五日一报。四方官吏风俗善恶。十日一报。其它吏部除拜。兵部除授。土贡旌表。刑部法令沿革。礼部奏贺祥瑞诸事。皆岁终而报。不专司皇帝言动矣。元丰中。王存乞复起居郎舍人之职。使得尽闻天子德音。退而书之。然宋时起居注。每月进御。至欧阳修乃乞更不进。复仁宗之旧。盖人主不当观史也。降及有明。讲官记注起居。日轮一员。今起居注册载讲官日轮二员其编纂诸司章奏。则别选讲读史官六员。遇常朝御门。轮记编纂官四员侍班。郊祀耕藉视学大阅亦如之。本朝参用明制。康熙十年秋八月。初设起居注馆于太和门西廊。满记注官四员。汉记注官八员。俱以日讲官兼摄。满洲汉军主事各一员。汉主事二员。满文笔帖式满汉文笔帖式汉军笔帖式各四员。凡御门。升殿。视祝版。经筵。殿试读卷。上元岁除。外藩朝贺。赐宴。皆侍班。坛。庙。谒陵。亲耕。视学。大阅。迎劳。凯旋。巡幸。搜狩。扈从记注。册籍书明日月。及侍直官姓名。月凡满汉文各一册。至次年以月排纂。凡记注官本朝有起居注及起居注官皆虚名。以翰林兼之。侍班所记。一一备载卷末。汇为总册。册中用翰林院印铃缝。藏以铁匱。余到官见惟木匱。封识。岁十二月题明。记注官会同内阁学士。藏之内阁大库。此旧制也。二十年。增汉记注八员。三十八年。减存满洲汉军及汉主事各一员。余如故。主事专司满汉文册。正本既送内阁。副本藏起居注衙门。五十六年以后。裁省记注官。惟令翰林五员于皇上理事时轮侍班行。雍正元年夏四月。仍复旧制。乾隆元年。增设满洲讲官二员。今悉仍之。惟主事则满洲二员。汉一员。不拘汉军矣。岁成满汉文各十二册。春始行文各衙门咨取前一年谕旨。汇送起居注衙门。由供事书汉文。满文则笔帖式分书之。谓之外记注。内廷巡幸诸端。则由内管事太监。请交起居注衙门汇录。谓之内记注。满汉讲官。皆统于大学士及尚书兼翰林院掌院者。凡满汉各册本既成。以副本送掌院及讲官轮阅。其册之前序。岁以讲官一人著录。必用骈语。分隶一岁之事。年终进呈。别有后跋。亦讲官为之。不进呈也。岁十二月。册文送内阁时。大学士尚书兼掌院者与讲官至阁验收。无内阁学士矣。主事但典守副本。并督笔帖式供事写录之勤恳。与胥吏无殊。余到官时。衙门所存记注副本。自道光三十年至咸丰六年止。询诸同官。成皇帝记注副本。存实录馆者。凡二十九年。送回者祇一年。自来实录馆所取之书。



往往不发还。亦有进之 国史馆者。 即讲官亦非剧职也。其与古人左右史记言动之义。仅存其貌。以视历代固不尽同。尤不若唐制之善。太宗时。褚遂良为起居郎。上谓之曰。卿知起居注。所书可得闻乎。对曰。史官书人君言动。备记善恶。庶几人君不敢为非。未闻自取而观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记之耶。对曰。臣职当载笔。不敢不记。黄门侍郎刘洎曰。借使遂良不记。天下亦皆记之。洎之言可云善矣。然亦当时官非虚设。又得遂良居之。故政贵崇实。官宜得人也。元宗开元五年。令史官随宰相入侍臣对仗奏事。亦沿太宗贞观之令。其制中书门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谏官史官随之。有失则匡正。善恶必记。诸司皆正衙奏事。御史弹百官。服豸冠。对仗读弹文。故大臣不得专君。而小臣不得为谗慝。及许敬宗李义府用事。制浸废。宋璟欲复之。请自今非的须秘密者。皆令对仗奏事。史官自依故事。宋神宗亦言人臣奏对。有颇僻谗慝者。若左右有史官书之。则无所肆其奸。又尝读侯朝宗壮悔堂集司成公家传。崇祯二年。公职记注。温体仁揣天子意。自为书讼言臣朋党。得召对。体仁钩挑诟谮。数睨望颜色。伏叩头。为侧媚曲谨状。天子大悦。趋立以为相。公跪墀下。纤悉疏其丑。而出扬言于朝。体仁病之。数曲恳公。愿稍得改易。公固不。谓人曰。体仁奸过李林甫。而伪强介若卢杞。果执政。天下且乱。吾所以扬言者。冀天子神明一闻而感悟耳。体仁闻。恐遂言之。出公于南京。司成名恪。是时为庶子。然则明之记注官跪墀下。与宋之记注官立于座后。盖相似也。诚使终古如此。则史无不记之事。臣无私谒之言。可以警戒人君。消沮奸党。然而势不能也。余备员且二载。既无益于此官。又惜今制之不古若也。暇乃稽其原始。遂备书之。以俟后之居此官者。有所考焉。或犹以为史官职也。是舍其文轩而窃敝舆。舍其锦绣而窃短褐也。非余之所敢冒居矣。

内务府向不干政片

鲍源深

再我 朝设立内务府。但以司 内廷服饰器用营造等件。向不与闻 朝政。近阅邸钞。屡有 召见内务府大臣字样。且与军机 御前各大臣。同受 大行皇帝顾命。似于旧制未协。窃维内务府各官名。与阁部院寺各官名。向分摺绅载列。原所以示区别。虽总管者多系阁部院大臣。而阁部院乃其专官。总管内务府。不过所兼差使。应请嗣后如系议论内务府之事。必须全班 召见者。仍旧办理。倘关系 朝政。须分别 召见者。则明指为 召见某某。不必系以内务府大臣字样。庶与旧制相符。而干预之萌胥泯矣。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附片具陈。伏乞 圣鉴训示。

请传办要件统归内务府大臣行文片

曾国藩

再臣未交卸以前。两次接造办处来文。具称移会两淮监督。并附红单两件。内开预备 皇后所用活计等因。查各省承办 上用物件。向例或由内务府大臣咨明督抚。或由织造转咨督抚筹款办理。造办处系内务府之司官。祇有移会织造监督之文。并无径咨各省督抚之事。至此次来文。俱称移会两淮监督。查两淮祇有盐政。并无监督。自道光十一年裁撤盐政。归并总督兼管。迄今已近四十年。在京各衙门无不周知。造办处岂不知之。而杜撰一两淮监督之名。滋人疑虑。殊不可解。 本朝设立内务府衙门。其总管大臣。即以内阁部院大臣为之。将前明宦寺擅权征求外省之弊革除净尽。实为千古善政。内务府之堂官司官。与部院之堂官司官。体制相同。部院行文于督抚。皆用堂官之印。不列各司之衔。则内务府行文于督抚。亦应用堂官之印。不列各司之衔。除将两次来文钞送军机处查核外。相应奏明请 旨敕下该衙门。嗣后遇有传办要件。统归内务府大臣行文督抚。不宜径由造办处移会。以符定制而杜弊端。理合附片陈明。伏乞 皇太后 皇上圣鉴训示。

上大学士书道光九年

龚巩祚

巩祚少读历代史书。及 国朝掌故。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所恃者。人材必不绝于世而已。夫有人必有肝。有肝则必有耳目。有耳目。则必有上下百年之见闻。有见闻。则必有考订同异之事。有考订同异之事。则或以为是以为非。有是非。则必有感慨激奋。感慨激奋而居上位。有其力。则所是者依。所非者去。感慨激奋而居下位。无其力。则探吾之是非。而昌言大言之。如此。法改胡所弊。势积胡所重。风气移易胡所惩。事例变迁胡所惧。中书仕内阁。糜七品之俸。于今五年。所见所闻。弗谓是。同列八九十辈安之。而中书一人弗谓是。大廷广众苟且安之。梦觉独居弗谓是。入东华门。坐直房。昏然安之。步出东华门。神明湛然。弗谓是。同列八九十辈疑中书有痼疾。弗辨也。然弗谓是。如衔鱼乙以为茹。如藉猬栗以为坐。细者五十余条。大者六事。兹条上六事。愿中堂淬厉聪明。焕发神采。赐毕观览。

一中堂宜到阁看本也。大学士之充 内廷者。例不看本。伏考雍正十年以后。

内廷之项有五。一 御前大臣。二军机大臣。三南书房。四上书房。五内务府总管。是也。五项何以称 内廷。内阁为外廷故也。内阁何以反为外廷。雍正后。从内阁分出军机处故也。大臣带五项者。除出南书房上书房总师傅。不日入直。不常川园居。日入直常川园居者。三项而已。此带三项之大学士不到阁看本之缘由也。幸大学士不尽带三项。内阁日有大学士一员到。汉侍读上堂。将部本通本各签呈定。迎送如仪。中书有关白则上堂。无关白则否。此

国初以来百八十年不改。而且雍正壬子以后九十年来莫之有改者也。惟中堂到阁。侍读以下贤否熟悉中。辅臣掌故亦熟悉中。内阁为百僚之长。中书实办事之官。此衙门一日未裁。此规矩一日不废。道光元年。大学士六人。满洲伯中堂托中堂。协办长中堂。汉则曹中堂戴中堂。协办孙中堂。是年到阁看本者三人。托戴伯是也。戴予告。孙大拜。协办为蒋中堂。伯休致。长大拜。协办为英中堂。则道光二年之事。曹蒋皆军机大臣。长伊犁将军。孙两江总督。英内务府总管。其日日看本者。只托中堂而已。托中堂在嘉庆朝。任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常川围居。圣眷隆重。至是乃日日看本。原属劳。一日召见。乘便口奏。内阁只臣一员。日日看本。部旗事繁。必须分身等语。于是乞旨派汉学士三人。轮流看本。噫。学士职过朱。看本非所掌也。此乃第一大关键。然而一时权宜之法。岂以为例。他日无论某中堂开缺。局势即全变。局势全变。旧章不难立复。设竟从此改例。须大学士奏明将汉学士添此职掌。纂入会典。并将大学士永远作为虚衔之处纂入会典。万无不奉明文淡然相忘之理。所以托中堂此奏权宜。自无妨碍。而后来永远如此。托中堂所不及料者也。孙革职。蒋大拜。协办为汪中堂。汪。上书房总师傅也。按嘉庆九年。

上谕曰。南书房上书房行走大臣俱着轮流入署办事其上书房总师傅不过旬日一入直尤不得借口内廷常川园居。圣训煌煌。在会典第七十四卷汪中堂不知也。侍读不知也。汪到任日。满侍读探请意指。汪艳然曰。我非内廷乎。乃止。是日绝无援甲子年上谕以明折之者。不但此也。前此嘉庆七年六月。上谕曰。内阁重地大学士均应常川看本其在军机处行走者每年春夏在圆明园居多散直后势难赴阁至在城之日直机务稍简朕令其赴衙门办事即应阁部兼到若不在内廷之大学士票拟纶音是其专责岂可闲旷保衞到京后虽有领侍卫内大臣朕不令其在园居住嗣后军机处之大学士值朕进城后谕令到衙门时着先赴内阁再赴部院不在内廷之大学士着常川到阁以重纶扉以符体制。此谕更明白矣。亦无援引以折之者。大官不谈掌故。小臣不立风节。典法陵夷。纪纲颓坏。非一日之积。可胜痛哉。假使汪看本。则托汪隔日一到。与托原奏所称祇一员到阁之语情事异。与所称日日到阁之语情事又异。夫复何辞。惜哉。此第二大关键也。

汪病逝。协办为今卢中堂。英降热河都统。协办为今富中堂。两中堂不但不在三项内廷。并不在五项之列。尤宜到阁。以重本职。而侍读惩前事。不复探请。两中堂原未谙阁故。不知大学士之本职。因何而设。咎自不在两公。遂两相忘。此第三大关键。合署人员。举朝科道。亦皆淡然相忘。比之汪中堂到任之年。情事又一变。而汉学士之看本。局遂不变。时人戏语陈学士嵩庆张学士麟曰。两君可称协办协办大学士。两君笑应之。三十年后。后辈绝不解今日嘲

戏语矣。卢中堂全銜。为太子少保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国史馆总裁兼管顺天府事务。富中堂全銜。为太子少保协办大学士理藩院尚书正白旗满洲都统阅兵大臣。今吏部顺天府知有卢中堂。内阁不知有卢中堂也。理藩院正白旗知有富中堂。内阁不知有富中堂也。黜陟之事。托中堂独主之。内阁不知中堂凡有六缺也。而本朝大学士一官。遂与保傅虚銜有銜无官者等。自尚书至巡检典史。皆不以兼摄事废本缺事。独大学士有兼事无本事矣。自尚书至未入流。皆坐本衙门堂上办事。内阁为衙门首。堂上然无堂官矣。而太宗文皇帝以来。设立大学士之权之职之意。至托中堂而一变。汪中堂而再变。卢富两中堂而三变。托扈之。汪中之。卢富成之。依中书愚见。今宜急请托中堂卢中堂富中堂轮流到阁看本。今曹系军机大臣。长系御前大臣。蒋系两江总督。如不看本。宜急奏明改定会典。不得相忘。此当世第一要事。

一军机处为内阁之分支。内阁非军机处之附庸也。雍正辛亥前。大学士即军机大臣也。中书即章京也。壬子后。军机为谕之政府。内阁为旨之政府。军机为奏之政府。内阁为题之政府。似乎轻重攸分。然寰中上谕。有不曰内阁承发奉行者乎。寰中奏牍。有不曰内阁抄出者乎。六科领事。赴军机处乎。赴内阁乎。昔雍正朝。以军务宜密。故用专折奏。后非军事亦折奏。后常事亦折奏。后细事亦折奏。今日奏多于题。谕多于旨。亦有奏讫在案。补具一题者。绝非雍正朝故事。故事何足拘泥。但天下事有牵一发而全身为之动者。不得不引申触类及之也。国朝仍明制。设六科。其廨在午门外。主领旨。主封驳。惟其为上谕也。谏臣或以为不可行而封驳之。谏臣之所以重今内阁拟旨。所答皆题本也。所循字句皆例程也。旨极长无过三十字。诚无可封驳者。自阁臣为闲曹员。而科臣亦成闲曹员。果依现在情形。何不以六科移驻隆宗门外。专领军机处上谕。而主其封驳乎。又惟内阁为至近至贵之臣也。外吏不敢自通于主上。故仍明制。由通政司达内阁。谓之通本。果依现在情形。通政司亦闲曹员可以裁。如不裁。何不移驻隆宗门外。为奏事处之咽喉乎。此二说。原属迂腐不可行。然援据立法之初意。而求其理。核其名实。遭天下后世辨口如此重重驳诘而后已。亦何以御之哉。又六部尚书皆直日。而大学士独不直日。侍郎直日。而内阁学士不直日。立法之初。岂不以丝纶之寄。百寮之总。不直日者。无日不直也乎。内阁与军机既分。大学士反恃部院旗务以为重。而直日召见。嘉庆中御史蔡炯奏大学士勿令兼他务。其论实近正也。其事则幸而不行。万一行。则大学士既不直日。又不到阁看本。终岁不召见。又不趋公。与食需次小臣何以异。天下后世姗笑。何以御之哉。故曰必也正名。名之不正。牵一发而全身为之动者此也。雍正壬子。始为军机大臣者。张文和公鄂文端公。文和携中书四人。文端携中书两人。诣干清门。帮同存

记及缮写事。为军机章京之始。何尝有以六部司员充章京者乎。文和兼领吏部户部。何尝召吏户两衙门司官帮存记缮写乎。厥后中书升主事。即出军机处。何也。六部各有应办公事。占六部之缺。办军机处之事。非名实也。其升部曹而奏留内廷者。未考何人始。至于由部员而保充军机处者。又未考何人始。大都于文襄傅文忠两公实搨之主之。其后遂有部员送充之例。内阁占一半。六部占一半。阁部对送。阁所占已不优矣。但阁与部未尝分而为七。嘉庆二十一年。睿皇帝顾谓董中堂曰。此次保送。内阁独多。董中堂衰耄。未遑据大本大原以对。反叩头认过。于是特谕内阁与六部衙门均平人数。而阁与部遂为七。今中书在军机者最希。最失本真。职此故也。伏思本原之中又有本原。从本原更张。必非一介儒生口舌所敢议。依中书愚见。姑且依雍正中故事。六部专办六部之事。内阁办丝纶出纳之事。停止六部送军机处。其由军机中书升任部员之后。不得奏留该处。立飭回部当差。如此。庶变而不离其宗。渐复本原。渐符名实。

一侍读之权不宜太重也。自中堂不到阁。而侍读之权日益重。凡中书一切进取差使。侍读不呈大官单。袖中出寸纸。书姓名一两行。口进数词。中堂漫颌之。即得之矣。遇有协办侍读出缺。则侍读之门如市。故侍读以上官自处。中书以下属自处。明悖会典。试思六部卿寺衙门。皆用大官单白事。何内阁独废单不用。由各衙门堂上皆有堂官。官有几案。可阅官单。今侍读之见中堂也。大率宫门风露之中。立谭之顷。使非袖中出寸纸。实不简便。此其所苦也。论者曰。侍读于中书近。中堂于中书远。藉加延访。此论不然。大官单既备载中书之履历年齿。食俸深浅。功过次数。及何项行走名目矣。何独凭袖中寸纸之为延访。而阅官单之反非延访与。中堂领百寮。为皇上耳目。其于四海之内。满汉文武。大小贤否。罔弗知也。何至本衙门二三笔札小生尚有弗知。而待临期延访与。岂中堂之聪明申于天下。而独拙于侍读与。依中书愚见。一切中书差使。宜由侍读手奉全单。默然鹄立。中堂坐堂上。朱笔点出。明降堂谕。不许仍沿袖中出纸。以肃瞻听。

一汉侍读宜增设一员。使在典籍厅掌印也。国初汉侍读本三人。今满洲蒙古汉军侍读缺十二人。汉缺二人。内阁为掌故之宗。典籍厅为储藏之藪。近御史王赠芳有陈奏添设汉侍读一折。部议不行。其原奏但为疏通人员起见。且仍系办理票签之事。票签甚不乏人矣。何用添设。议寝良是。愚以为侍读必宜添设。以复旧制。而非专为疏通起见也。又非为票签处添缺也。今汉缺典籍二员。皆不在厅行走。或在票签委署侍读上行走。或在稽察房行走。或在票签直房行走。或在副本库行走。其中书帮办典籍者一两员。孤立于厅。厅待之如客。彼实缺典籍。尚不过而问一切矣。安能责帮办之中书。问其何故。由厅无汉人前

程。故典籍虽有深俸。苟非委署侍读。必不准擢侍读。假使擢侍读而其人又离厅矣。又况实缺典籍。由中书论俸而升。俸已深矣。不久出衙门矣。即真在厅行走。而视厅如传舍。无足整顿。固也。此汉人于内阁掌故。十九茫然。而满员直视为文移档案之区。繁缺不欲令汉人分权。其势遂成。遂不可反。依中书愚见。欲名实之符。莫如添汉侍读一员。在厅掌印。与满侍读和衷办事。此缺出。以实缺典籍升用。典籍缺出。以在厅帮办之中书升用。如此。则国家多熟谙掌故之小臣。为太平润色。即以疏通而论。汉人之升侍读也。分为二支。一支由票签处委署侍读升用。一支由典籍升用。全局均匀。无要津挤塞之患。一馆差宜复旧也。各馆官书。以内阁翰詹衙门。充总纂纂修协修官。此 国初以来定例。近日尚有明文可见。一见于嘉庆六年十月大学士王昶等会典馆原奏。再见于嘉庆七年十一月大学士保璠等会典馆原奏。弁冕会典者也。会典馆如此。列圣实录馆如此。一切官书局无弗如此。嘉庆七年。王文端公送中书蔡毓琳等充协修。而以桑继雯充纂修。桑君负文望。辞至再。欲待三召。文端怒。遂停止中书送纂修之例。于是终会典馆全书告成之年。无以中书续送者。仁宗睿皇帝实录。凡六年告成。亦无以中书送纂修者。在文端为迁怒。为变旧章。从而沿之。非文端诤友矣。但文端未尝奏明。裁汰未奉明文。从而沿之。以为前规后随。恐文端不受。且停止送纂修协修矣。而独送分校。分校之役。与供事等。夫中书与翰詹。同为清秩。翰林纂书。中书分校之。书内得失。一切不当问。中书深以为耻。又按嘉庆末杨宜之系副贡生出身八品京官。而充会典馆总纂。中书王璟等以进士出身七品官。而充其分校。揆之 国家用人之法。岂为平允。此必当复其旧物。行知各馆者也。一体制宜画一也。汉中书充 文渊阁检阅军机章京者。挂朝珠。今中书纷然挂朝珠。或以为非。或以为是。以为非者。曰内阁本 内廷。与军机无区别。以为非者。曰今之内阁。一切非军机处。事势本殊。何独挂珠。两说皆中理。此宜奏定章程。或全准。或全裁。或何项应准。或何项应裁。奉明文而载会典。又如中书初到阁。见大学士仪。平日侍读中书。因公见大学士仪。后辈初次谒前辈仪。亟宜斟酌卑亢之间。纂成一书。以便循守。愿文物斐然。以彰百司领袖之盛。

在礼曹日与堂上官论事书道光十八年

龚巩祚

巩祚以去年春。由宗人府主事。调任今职。受事以来。于今一年。拙者之效。无所表见。而臆间有所欲言。不揣冒昧。欲以上裨高深于百一。大人观览之余。加以采访。采访之后。如可行。次第施行。条目如左。

一 则例宜急修也。定制各部则例。十年一修。天运十年而小变。人事亦然。十年之中。凡钦奉 上谕。及臣工条奏。关系某部事宜。经某部议准者。该部

陆续纂入。以昭明备。今按礼部则例。自嘉庆二十一年重修后。今二十三年矣。祠祭司典礼最为重大。应行纂入者。较三司繁赜数倍。三司亦有应纂入者。署中因循。惮于举事。若再积数年。难保案牒无遗失者。他日必致棘手。礼曹为 朝廷万事折衷之地。较五部最重。今各部皆无二十年不开则例馆者。揆其轻重。未为允洽。又巩祚读嘉庆二十一年所修则例。舛错极多。此日重修。见闻相接。尚易订正。若迟至数年而后。旧人零落考订益难。宜飭首领司详议。迅办奏稿。本年夏间举行。

一风气宜力挽也。巩祚先祖官礼部。巩祚之父又官礼部。今三世矣。髫一以来。颇闻掌故。且知本部风气。在京曹最为雅正。乃近今则有难言者矣。向来司员。名为坐办司事。至于掌印。尤系一司之雅望。岂以趋跽奔走为才。嘉庆初。司员有于 宫门风露中持乞画者。使少年新科为之。谓之观政。资格稍旧。则不为之矣。或笔帖式为之。主事不为之矣。近日专以赴 宫门说为才。自掌印以下。有六七辈齐声说一件事者。有六七辈合捧一者。巩祚实羞为之。至于本部赴圆明园直日。是日也。四司不闻一马嘶。不见一阜隶矣。定例部臣赴园直日。轮派一人留署。注明折尾。是 皇上尚不欲堂官之全赴园也。况司官哉。堂官直日耳。司员自有其坐办之事。直日何预于四司哉。夫部中多一趋跽奔走乞面见长之人。则少一端坐商榷朴实任事之人。且司官日赴 宫门见堂官。则堂官因之不必日至署。司官为无益之忙。堂官偷有辞之懒。所系岂浅鲜哉。宜颁发堂谕一通。曰 内廷尚书侍郎。不能日日入署者。应画之。积至第八日。直日八日一周遣笔帖式二员。汇捧至 宫门面画。主事以上官。不许前来。如此。则司事简矣。又颁堂谕一通。不在 内廷行走之尚书侍郎。日日入署。无须在 宫门面画。如此。则堂事肃矣。又定一章程。曰遇奏事之期。其奏系由某司办者。许本司原办之官前来。一员随同听 旨。余员不必来。如此。则司事益肃矣。简以肃。则复乾隆以前之气象矣。又有请者。本部遇题缺及派差使时。竟有对众夸张。堂官向我询贤否。我保举谁我保全谁者。此辈不学浅夫。于大局亦无能损益。但礼曹为风气之宗。一嚔一笑宜谨之。以防五部清议。

一祠祭司宜分股办公也。祠祭司关系至重。甲于诸司。官懈吏疲。散漫无纪。亦为诸司最。推其故。由不分股办公故也。现在仪制司分股。故人知奋勉。无旬日不到署者。亦无呈堂乞画时。而本员尚不知此底里者。祠祭司不然。除掌印以外。并无专责。人人可问。夫天下事至人人可问。则人人不问。固不独祠祭司然矣。嘉庆间。王侍郎引之知其如此。命以祠祭司仿照南司分股办事。行之未久。有掌印者志在独办。不愿均劳。以为若分办。则掌印者与余员何以异。乃力白其不便而止。此时幸无此专嫉之员。北司头绪颇多。宜悉心详议。复

王侍郎之旧。或一股一人。或一股数人。或数股一人。此番议定。永远遵行。此亦造就人材之一道。

一主客司宜亟加整顿也。主客司者。为天朝柔远人。使外夷尊中国。地綦重也。近日至于大败坏不可收拾。为四夷姗笑。原其故。由百务一倖之四译馆监督。而本司无权也。馆监督之设。由外夷戾止。夫马众多。资其弹压而已。天家有饷廩之给。俾司宾客适馆授餐之事而已。至有事关中外大体大计者。宜责成该司。或白堂。或具奏。不得任馆监督一人。欲重即重。欲轻即轻。欲行即行。欲止即止也。道光四年。越南国王使陪臣呈请改贡道。尔时掌印边廷英具奏。尚书文孚奏驳之而止。十五年前。风气尚未大坏。若在今日。主客司恐不得预闻。礼部之有四译馆。犹户部之有宝泉局。兵部之有马馆而已。附本部以上通。其印现贮本部后库。非真京堂。与六部卿贰抗衡者也。监督以京堂自处。以主客司为赘疣。去年高丽贡使呈请裁减通官。其词剴切。监督福肇不问其是非。独驳斥之。堂司皆弗预诺。巩祚以为宜奏乞 圣裁。不见听。未几果有使臣倭什讷明训扰驿站之事。即系通官之害。明效大验。如一切事宜。皆依乾隆嘉庆故事。主客司预闻。岂有此事哉。又伏检旧案。主客司掌印满郎中。不兼四译馆监督。四译馆监督。以三司郎中为之。何也。外夷在馆。钱粮出入。例由馆造册报司。由司复核咨户部报销。今监督即系本司。是自支自销。自造自报。自核自移。自咨自结。无此政体。客岁高丽三来。越南亦来。簿籍之属。同官不寓目焉。同官未必以不肖相疑。该监督何以自明。何以自处。宜急定章程。四译馆监督。用三司郎中为之。在主客司者回避。永为定例。凡遇外夷具呈言事。令该司各员中明白大计者。议其或准或驳。共见共闻。小事白堂官。大事具奏。中外之情。不壅遏于一夫。天朝永无失大体之羞矣。谨议。

拟请裁并河漕官条议疏咸丰三年

户部侍郎王庆云

奏为河漕缺甚多。拟援案裁并以节糜费。请 旨飭下廷臣集议事。窃思理财之方。首在节用。节用之要。首在省官。今耗蠹最甚。亟宜分别裁并者。莫如河工漕运两衙门。河工耗国。漕运耗民而因以耗国。然其弊总由于官多。如山东河南既有两巡抚兼管河务。而又设河东河道总督。专管黄运两河。此河督之也。沿河道员。皆有管辖厅汛之责。皆应管理钱粮。而又设河库道司其出纳。此河道之也。自河夫改为河兵。沿河设营。统以裨弁。平时驻宿河干。熟谙水性者。弁兵也。抢险防护。云梯礮筑。以性命与水争者。弁兵也。乃以厅官专管钱粮。汛官分司工段。以冒支多寡。为缺分肥瘠。求其识水性之平险。谙修守之机宜者。百无一二。此厅汛文员之也。伏思当 国家丰亨豫大之时。河工



多设员弁。宽估经费。原以保安澜而卫民生。帑项在所不惜。乃积弊至于近日。官愈多愈不治。费愈多愈不足。卒至河患频仍。求安澜而不得。地方困敝。帑项且不能为继。盖其耗国甚矣。至漕粮为天庾正供。凡有漕各督抚及各粮道。孰不当尽职掌。而专设漕运总督。此漕督之也。各省押运。有粮道。有丞倅。每帮领运千总二人。本属人浮于事。且候补多人。但图委署委催。以资养贍。此帮弁之也。漕粮取民有定额。出运有定数。经此层层剥削。帮弁取之州县。州县取之百姓。以致兑运不前。仓储未裕。所谓耗民而因以耗国者也。溯查康熙年间。裁官三百三十六员。雍正年间。裁二百五十余员。乾隆年间。裁三百三十余员。嘉庆年间。裁二十余员。见于道光十一年十一月 上谕旨。所谓官不虚设。始足以臻上理者。 圣言至为剴切。是官本应裁汰。况今日经费支绌已极。若非大加改并。终不免病国病民。臣稽之成案。参以时宜。特将河漕各官。应行裁并各事宜。谨拟六条。恭呈 御览。

一河东河道总督拟援案裁并两巡抚管理也。 国初设河道总督一员。驻扎济宁。兼管东南两河事务。康熙十六年。移驻清江。将河南工程。奏归巡抚管理。康熙四十四年。奉 上谕山东河道照河南例令各巡抚就近料理。至雍正二年。始设副总河于武陟。兼管山东河务。逾年升为总河。伏思雍正以前。东河并未专设总督。而黄运岁报安澜。窃以为总河兼管两省。鞭长莫及。不如巡抚各司一省。稽察既便。呼应亦灵。况河南山东两巡抚。本系兼管河务。情形亦无虞不熟。拟请遵照康熙四十四年 上谕旨。裁河东河道总督一缺。令山东河南两巡抚。分司本省河务。以专责成。如有交涉事件。仍令会商办理。前者雍正年间。设直隶河道总督。乾隆十四年。裁归直隶总督管理。此实裁并总河之成案。再查道光十一年。两淮盐政裁缺案内。奉 上谕陶澍奏恭缴养廉裁减浮费一折所奏甚是现盐务改归总督管理总督养廉优厚足敷办公所有盐政应支养廉银两着归入节省项下解交户部充用至盐政衙门浮费较多统计前后裁减每年费用银十六万两有零其外支浮费着查明一并删减等因钦此。今河督改归巡抚。与盐政改归总督。事同一律。所有删节养廉费用各事宜。应由各该抚详细查奏。至江南既有河道总督。其两江总督即无庸兼管河防。庶事权专一。平时既免牵制。有事亦无可推诿。请一并 敕下廷臣集议以闻。

一南河河库道宜径行裁汰也。雍正八年。始于清江设河库道。专管收放河工钱粮。外此别无职掌。查东河河库。系运河道兼管。淮扬道与总河同驻清江。原可仿照管理。即谓南河钱粮较多。亦应归扬徐海三道分司收放。伏思多一库道。即多一库官。且多无数库中胥役。而各属支领报销。仍由该管道核转。诚属无益有损。拟请 旨将南河河库道一缺。即行裁汰。其所管收放钱粮。或应归淮扬道兼管。或应归扬徐海三道分管。并请 敕下廷臣集议施行。

一东南两河缺应遵。旨裁撤并。请将修守事宜归营经理也。道光二十八年十一月。钦奉上谕河工各厅员缺甚多着两江总督山东河南巡抚会同该河督等公议裁撤等因钦此。旋经南河奏裁扬运一厅。东河奏裁泉河归河两厅。其余均未裁撤。臣愚以为两河修守事宜。必须裁厅归营。乃可以省费而得力。查河营之设。始于康熙年间。圣祖仁皇帝巡视河防。而河臣如靳辅于成龙辈。赞襄创制。立营设兵。使民免召募之烦。工有修防之益。立法实为尽善。其时厅员不过十余。经费取诸额征。无多估拨。百余年来。官愈设而愈多。费愈增而愈滥。糜帑误工。不知伊于胡底。此宣宗成皇帝裁撤员谕旨。盖留未竟之绪。亟有待于圣人之继述者也。伏思裁厅归营。实有数便。厅员侈靡成风。一宴破中人之产。一掷尽千金之费。不如河弁之习于艰苦。局面小而用度无多也。厅员善于酬应。巧于开销。不如河弁之粗拙无文。可冀工归实用也。厅员来从外省。修防机宜。须临时学习。不如河弁生长其间。熟谙水性。于工之平险。不待讲求。自了然于心目也。厅员深居简出。但凭探报。不如河弁风晨雨夜。亲历河干。沾体涂足。素耐劳苦也。且厅员于上游。声息联络。平日既已分肥。临事安能执法。而河弁一有失误。轻则棍责。重则枷示。无情面之瞻顾。则诸事皆可认真也。夫河工设立弁兵。本应以军兴法从事。乃使文员牵制。武弁亦不得尽其长。殆渐失立法之本意矣。相应请旨飭下廷臣集议。将东南两河厅员。尽行裁撤。所有修守事宜。改归河营裨弁经理。其收支钱粮。即由各营详报该管道核转。一切购料雇夫。毋令地方官干预。惟责任既专。处分亦应从重。出纳所寄。廉俸亦应从优。至于厅属各汛。雨夜梭巡。险工抢护。无一不藉弁兵之力。其专汛佐杂。实属赘疣。应并请旨敕议裁汰。伏乞宸断施行。

一河员既定议裁汰。则经费可亟筹节省也。河工之浮冒。人人知之。而不能力行撙节者。恐工员借口。因而工程不固耳。臣愚以为工程之固与不固。不在乎经费之多与不多。即如南河岁修抢修。嘉庆十二年以前。额定五十万两。嗣因料价昂贵。将每案五百两者。增至一千五百两。是三倍于旧也。购料雇夫。皆系用钱。昔时银价。每两不及千文。今且加倍。查近年南河岁修抢修。约需一百五十万两。若以钱计。是六倍于旧也。昔之岁工。用钱五十万串。而不免于决口。今之岁工。用钱三百万串。而仍不免于决口。然则多费之无益可知矣。又如历届大工。有用至千余万者。有用至二千余万者。上年丰工。仅用四百万。业已合龙。及走占之后。尚有存工料物。何其悬殊至此。即以复堵工程而论。牟工复堵。用银五百万。号为节省。今丰工复堵。据该河督奏称仅用银一百五十余万。前后数年之间。五百万而合龙。百余万而亦合龙。以此见工员之非尽无良。而工程之无难核实。特以积习相沿。但使有款可以支销。则亦无人从

节省耳。现在议请裁厅归营。正可乘此崇俭黜奢。还返朴。拟请以后东南两河工用。皆大加节省。南河岁料。以五六十万为率。大汛工需。以六七十万为率。另案一切不得过百万。东河岁工。以二十万为率。另案不得过七八十万。皆除去额解。再行请拨。总之东南两河。为宇宙两大漏卮。非不知员缺骤裁。经费骤减。实众情所大不便。然臣部职主度支。不能饱工员之所欲。而致有意外之虞。臣责无可遁。不敢减往日之所需。而致无可拨之款。臣亦罪无所逃。两者和衡。不如裁定钱粮。而使力图节省。果扫除积习。自能料实工坚。不至有意外之虑。相应请旨将裁减事宜。交廷臣集议。并祈 干断施行。

一裁缺及候补各员。请严加甄核分别。改补留省咨回也。道光十一年。裁撤两淮盐政案内。钦奉 上谕两淮盐政现经裁撤至盐务各官额缺甚少候补之员人数太多着该督另议变通或改归地方或回籍候调至现任人员即照州县之例量为调换等因钦此。仰见 圣虑周详。于裁汰滥之中。兼寓爱惜人材之意。今拟裁撤河员。事同一律。惟查前届奏裁河厅。因系实缺人员。请俟出有河缺。照例即补。现拟将各厅概行裁撤。无缺可归。应由吏部援案酌核。奏明办理。至河工候补人员。应遵照道光十一年 谕旨。由各该督抚会同该河督严加甄核。择其材堪造就者。改归地方。或留省差委。或回籍候调。详晰妥议。请旨遵行。总期无官。亦无弃材。以仰副 圣主澄叙官方之至意。

一漕运总督请裁并江南河道总督管理也。治河本以为漕。我 朝定鼎燕京。仰给东南粟米。因明制设漕运总督。责綦重矣。然臣尝考前代都燕者。如辽如金。皆于京师设都转运使。在外设各路转运使。则今粮道之职也。元时河海兼运。于江淮济州设两都漕运司。亦与今之粮道等。明初以侍郎都御史督运。总理河漕。兼提督军务。后乃以淮扬巡抚兼漕运总督。见于 钦定历代职官表。是前代都燕者。皆未尝专设总漕也。臣尝核其职掌。如签弁造船。派单兑运。本可由有漕各督抚就近督办。押重趲空。核勘漂没。督追漕欠。亦应由各粮道分任责成。今专属之总漕。徒使各督抚得以委卸。惟过淮盘掣。催趲重运。必须总漕。然使盘掣足凭。何以回漕难禁。催趲得力。何以频岁愆期。盖近年之总漕几同虚设。而与地方督抚动辄齟齬。事虽繁而实。权虽重而实分。徒使帮弁吏胥依为城社。拟请将漕运总督一缺。即行裁汰。所有过淮盘掣催趲重运事宜。查总河驻扎清江。兼管黄运。应即归南河总督兼理。其余总漕所管签弁造船派单兑运各事宜。即改归有漕各督抚督率。各该粮道分任责成。其应行裁减养廉公费等项。亦着照道光十一年裁并两淮盐政成案办理。查淮安为南北要冲。今拟裁漕督。应改设专镇武职大员。归总河节制以资控驭。所有漕标弁兵。统归该镇管辖。遇过淮水手。即督率弁兵弹压。其总漕所领 王命旗牌。应就近归总河收管。以重事权。至催重趲空。总漕之职在此。帮丁之累亦在此

。恭查道光六年十月。奉 上谕漕委各员往往藉催重趲空为名任意添派员数太多难免婪索殊为帮丁之累各省军船行走沿途催趲稽查办理已属严密何必增派多人徒加纷扰着杨懋恬酌定派委员数开单奏明立案总期可省则省毋得多派致滋扰累等因钦此。伏思派委之多。总由于候委之多。卫千总一项。捐纳者尤多。其调剂所取资。悉出军民之膏血。并请 敕下各督抚。将现任帮弁及候补人员严加甄别。毋留闾茸之员。以增漕务之累。

以上各条。臣为筹节经费。因议裁并员。惟事体重大。相应请 旨飭下廷臣。将臣所议各条。体察经费支绌情形。悉心核议。其未尽事宜。如河漕各标。应如何归并管辖。养廉公费。应如何裁减归公。应俟奏奉 俞旨后。由该管各衙门详晰议奏。请 旨钦遵办理。所有详议改并河漕缺缘由。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圣鉴训示。

督抚同城请酌量变通疏同治五年

广东巡抚郭嵩焘

奏为 国家设官。如督抚同城一条。急宜酌量变通。谨就微臣阅历所及。推论其源流。而究明其得失。恭折仰祈 圣鉴事。窃查明永乐初。浔桂柳三府蛮乱。遣给事中雷填巡抚广西。为巡抚之名所自始。景泰三年。浔梧猺乱。廷议以两广宜协济应援。乃设总督。是总督巡抚二者。皆肇端于两粤。终明之世。以十三布政使为定员。而总督巡抚。或分或并。或设或罢。大率与兵事相始终。成化以后。建置日繁。如京东北一路。有蓟辽总督保定总督宣大总督。又有顺天巡抚永平巡抚保定巡抚辽东巡抚宣府巡抚大同巡抚天津巡抚密云巡抚。开府相望。然考其时。督抚驻扎地方。从无同城者。保定添设总督。而保定巡抚别驻真定。宣大分设巡抚。而宣大总督别驻阳和。至两广督抚沿革。其初分设巡抚。而后改设总督。天顺二年。遣右佥都御史叶盛巡抚两广。则又稍易其名。成化元年。又以总督兼巡抚。嘉靖中。添设广东巡抚。总督祇兼巡抚广西。由梧州移驻肇庆。隆庆三年。又添设广西巡抚。总督改兼巡抚广东。是两广总督巡抚。明时亦未尝兼设。 国朝以来。总督巡抚。着为定制。中间小有裁并。而视明世纷更变易。规模固远胜矣。其督抚同驻会城者三。曰福建。曰湖广。曰云南。本不同城。而后移驻会城。遂成定例者一。曰两广。推原立法之始。地方吏治。归各省巡抚经理。听节制于总督。而总督专主兵。是以河南山东山西专设巡抚。即不复设提督。为不欲使武臣主兵。而巡抚又不得统辖提督。故为巡抚兼衔。直隶四川甘肃专设总督。仍兼巡抚衔。大致以兵事归总督。以民事归巡抚。此 国家定制也。而巡抚例归总督节制。督抚同城。巡抚无敢自专者。于是一切大政。悉听总督主持。又各开幕府。行文书。不能如六部尚书侍郎同治一事也。而参差杌木(日土)之意常多。道光之季。两广蕴孽已深。叛

匪一起。乱民从之如归。蔓延及东南。而皖豫之捻匪。陕甘之回匪。乘之以逞。为乱者皆民也。则各省抚臣之失职多矣。额设营兵。多或六七万人。少亦万余人。竟不得一兵之用。镇将参游循资超擢。任为将帅者。更无一人。所用以转战者。皆勇也。而兵为虚设。积久又益加累。岁糜钱粮千余万。相与处之怡然。则各省督臣之失职尤甚矣。而自军兴以来。江忠源胡林翼罗泽南李续宾及今刘长佑曾国荃刘坤一刘岳昭等。皆以司道主兵。或积功至督抚。兵权日分。总督仅守虚名。而例定分年查阅营伍。考核将弁。均系总督专政。出巡之日为多。两省情形。亦资周览。军兴数年。此典竟废。同治元年。兵部议奏御史陈廷经变通营制一折。奉 旨江苏浙江安徽江西陕西湖南广西贵州等省各镇协武职升迁调补暂由巡抚办理千总以下径由巡抚咨拔报部所有校阅营伍考核将弁并本省筹办防剿即专责成巡抚经理其总督兼辖省分军政考核径由巡抚就近署考会同具题至巡抚同城者仍照旧章办理等因钦此。因查一省千余里之地。能考求其利病。周知其情状。已难其人。至于兼辖省分。原不过奉行文书。周旋应付。稍求整顿。隔阂必多。所以议归巡抚经理。盖亦穷而必变之势也。

而与总督分省之巡抚。军政民事。一听主裁。与总督同城之巡抚。军政既不得与闻。民事又须受成总督。一则虚列其衔。一则两操其柄。是从前督抚同城名存而实去者。仅一巡抚。自顷数年。则督抚之名实两乖。而巡抚乃尤为失职。臣请悉其得失利病。为我 皇上一陈之。传曰。天下之动。贞乎一者也。惟其一也。故能齐百姓之耳目。而定属吏之从违。宋置监州而兵以弱。明置巡按而政以嚣。知道者惜之。然于政之所出。犹未有分也。督抚同城。爱憎好恶之异情。宽严缓急之异用。同为君子而意见各持。同为小人而谤张倍出。如举一人也。此誉之。彼毁之。则是非淆。劾一人也。此远之。彼近之。则趋避易徒。令司道以下茫然莫知适从。其君子逶迤进退。以求两无所忤。其小人居间以遂其私。 国家定制。钱粮及升调缺员总之藩司。刑案总之臬司。督抚专任其成。本不易有所设施。而又水火交攻。戈矛互进。是 皇上设官以求治也。而督抚同城。乃万无可言治。今使一县而置两令。一郡而置两守。必不能以安矣。此理势之固然者也。臣自道光二十七年。通籍假归。过武昌。目悉吏治之偷。气习之深。心忧其将乱。其后五年而乱作。前后督抚殉难三人。伏诛二人。被劾四人。赖胡林翼开立规模。风气为之稍变。云南之乱。则既成矣。前督臣张亮基每言及抚臣徐之铭牵掣情形。辄至慨叹。而各直省吏治人心之敝。闽粤为尤甚。细究其由来。数十年瞻顾因循。酿乱保奸。实以督抚同城之故。以言其事既如彼。以言其效又如此。历来同城督抚互怀猜忌。相为敌。独于公事。一切雍容坐视。求免于嫌怨。承平日久。循例守职。亦庶几可以寡过。处多事之时。承积疲之俗。而多所牵掣。苟安无事谓之和衷。 朝廷独焉赖之。自

古中材多而贤人少。皇上委任疆吏。但使中材足以自守。其间一二贤者弛张以时。自可相维于不敝。督抚同城。则贤者永不得有为。中材亦因以自废。此臣所谓急宜变通者也。近年云南督抚。皆浮寄境外。一无凭借。臣愚以为云贵总督一缺。宜暂停罢。责成巡抚剿贼。以一事权。其闽浙两广总督。则或援照明制。兼并一员。福建情形。臣不能知其详。广东督抚。两标及两署书吏。分别裁并。营政吏治关税盐务四者。未尝不可整饬。权分则情多乖。责专则事易集。不独于地方补益甚巨。其有裨于国家之经费。亦必多矣。臣伏见明臣韩雍在两广总督任内。疏言两广地大事殷。请裁总督。东西各设巡抚。当时立见施行。韩雍请分其责于两省。今臣请重其任于专城。义取因时。事亦同揆。臣抚粤两年。于地方利弊源流。知之颇悉。怀此欲陈久矣。又虑语言稍涉切直。或疑其有他意。是以欲言复止。今旦夕交卸。以切身之阅历。求及时之变通。用敢推明得失利病之原。上备 圣明采择。可否仰邀 天恩。飭军机大臣吏部兵部会议。并交各督抚公同核议。以求妥善之处。伏祈 圣鉴施行。

#### 前因时论三禄俸

吴铤

先王制禄。宁厚毋薄。宁丰毋俭。使之外足以奉公忘私。内足以养亲施故。吏治廉平。而百姓乃受其惠于无穷。昔汉宣光武唐元宗皆有增俸之诏。杨绾为相。欲矫汰侈以节俭。而先益百官之俸。其殆知化理之本者与。后世钱谷所供。悉以入官。而俸禄又不足以赡身家。监司仰给于州县。而州县递加耗羨以供上。鞅毂之下。尤难取给。不得不称贷以充其用。贤者资用靡充。无以为生。不肖者侵渔百姓。无所不至。如是。而欲吏之廉平不可得矣。赵广汉为京兆。奏长安游徼狱吏秩百石。其后皆差自重。不敢妄系留人。夫以胥吏之微而重其禄犹知自重。何况百官。夫欲重百官之俸。但给以钱币。则百官之所给无穷。而上之所入不能支。以不能支之财。而欲以给百官。则财用不足。不若仿公田之制。使以租入供俸。内外官各以其次为差。则士大夫皆以廉耻自爱。而上之所给自有余矣。何则。以九州岛之田。供百官之禄。上之所损有限。百官之所益无穷。又得自课之。以知稼穡之艰难。立法莫善于此。唐时行均田法。尝以田授禄。深得忠信重禄之意。然官授田。得永为世业。则官之迁转无常。使为永业。将何以给之。宋元时官吏皆有职田。吏尚勉而为廉。然不尽以授田为定制。苟审乎此而斟酌之。则吏治庶可以复于古与。

#### 通论汉唐以来颁禄之制

孙鼎臣

昔张敞萧望之之言曰。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今小吏俸率不足。虽欲洁身为廉。其势不能。故颁禄之制。不可不考也。续汉志。大将军三公俸

。月二百五十斛。中二千石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月百斛。千石月八十斛。六百石月七十斛。比六百石月五十斛。四百石月四十五斛。比四百石月四十斛。三百石月四十斛。比三百石月三十七斛。二百石月三十斛。比二百石月二十七斛。百石月十六斛。斗食月十一斛。佐史月八斛。凡诸受俸。半钱半谷。唐会要。开元二十四年。敕百官料钱合为一色。随月给付。总称月俸。一品钱三万一千。递降至九品千九百一十七。禄米。岁再给。一品七百斛。递降至从九品五十二斛。外官降一等。其外有职田。自十二顷至二顷止。大历十二年。加京官俸。定节度使以下至簿尉俸禄。贞元四年。李泌奏。京官俸太薄。自三师以下倍其俸。自是京官益重。会昌又倍之。新唐书所载。据会昌之制。今以职官志参之。略举其数。正一品三师。月俸钱二百万。三公百六十万。递降至正五品上八万。从五品上四万。正从九品万六千。外官节度使三十万。观察使十万。刺史知军事七万。鹄赤县令四万五千。畿县上县令四万。而建中时。复置手力资课。左右卫上将军以下。又有六杂给。一粮米。二盐。三私马。四手力。五随身六春冬服。禄糈视开元大历加厚矣。僖昭乱离。国用窘乏。至天佑中止给其半。梁开平三年。始令全给。唐同光初以折支非实。减半实支。自后半俸。复从虚折。周显德三年。乃给实钱。五代官箴多黷。亦由禄不足以贍其家也。宋初略依后唐之制。元丰一新官制。职事官以寄禄高下。分行守试三等。而在京官司供给。并为职钱。如大夫为郎官。既请大夫俸。又给郎官职钱。俸外有春冬服。绫绢棉各有等。崇宁间。又增给食料等钱。此外又有僦人衣粮茶酒厨料薪蒿炭盐诸物之给。绍兴参用嘉佑元丰政和旧制。其料钱之数。开府仪同三司。月一百贯。特进九十贯。金紫光禄银青光禄大夫六十贯。递降至宣教郎十五贯。宣议郎十二贯。承事郎十贯。承奉郎八贯。承务郎七贯。其职钱之数。宰相枢密使。月三百贯。知枢密参知枢副同知金书枢密皆二百贯。六部尚书。行六十贯。守五十五贯。试五十贯。递降至秘书郎著作佐郎大理司直评事。行二十二贯。守试递减其二。秘书省校书郎。行十八贯。守试递减其二。正字。行十六贯。守试递减其一。其禄粟之数。宰相枢密使参知枢副同知金书枢密。皆一百石。节度百五十石。承宣观察防御诸使一百石。团练使刺史五十石。其余京畿守令幕职。自十石七石至于二石各有等。其职田之数。庆历中。定大藩长吏二十顷。通判八顷。判官五顷。幕职四顷。节度长吏十五顷。通判七顷。判官四顷。幕职三顷五十亩。而外官又有公用钱。诸殿阁大学士直学士侍制等。有添支米面诸物。宋政仁厚。优恤臣下如此。元至元二十二年。定百官俸。略志其数。太师太傅太保俸。一百四十贯。米十五石。中书左右丞同六部尚书七十八贯。米八石。侍郎五十三贯三钱三分五厘。米五石。六部郎中从五品三十四贯六钱六分六厘。米三石。员外郎从六品二

十八贯。米三石。大都路达鲁噶齐一百三十贯。总管同副一百二十贯。行省左丞相二百贯。平章政事一百六十六贯六钱六分六厘。上府达鲁噶齐八十贯。散府六十贯。知府同。上县达鲁噶齐五十贯。州尹同。中县四十贯。知州同。上县二十贯。县尹同。至元二十一年。定江南行省诸司职田。比腹里减半。职田自唐宋相沿。至元不改。及明而其制遂废。明洪武二十五年。定百官月粮。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从一品至正三品。递减十三石。至三十五石。从三品二十六石。正四品二十四石。正五品十六石。从五品十四石。正六品十石。从六品八石。正七品至从九品递减五斗。至五石而止。皆全给米。间兼钱钞。钱一千。钞一贯。抵米一石。成祖时。米钞兼支。官高者支米十之四五。卑者支十之七八。每石钞十贯。仁宗时。折至二十五贯。成化间。户部请如旧制。苏木胡椒亦杂给。后又改给布。是时布一匹。直钱二三百。折米二十石。自古官俸。未有薄于此者。嗣是以为常。论者以为文具相取。上下相蒙。贪墨成风。诛戮不止。则制禄使然。所节者小。而所亏者大也。汉唐宋历年最久。治术亦多廉平。元吏道猥杂。明用法严而少恩。参伍观之。得失见矣。官滥则蠹国。禄薄则蠹民。宋太祖有言。与其员而重费。不若省官而益俸。治天下者。厘务以制其官。简贤以举其职。重颁禄而严课绩。功足以称其食。则财不糜矣。食足以充其志。则吏知谨矣。欲爱养其民。其必自厚遇其臣始乎。

### 厚养廉议

冯桂芬

左氏传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其今日之谓乎。外官自督抚以至典史。某缺肥。岁赢若干。某缺瘠。岁赔若干。所谓肥瘠者。皆陋规之属。扬扬然习于人口。恬不为怪。骤闻之。几疑官名为市肆之名。吁。可叹也。余友无锡王大令恩绶。尝闻一江苏官论山阳泰兴之肥瘠。吾苏有三阳酱园。泰兴肆。大令素朴愿。误会为此二肆言。时馆林文忠署。语闻文忠。亦为之抚掌大小京官。莫不仰给于外官之别敬炭敬冰敬。其廉者。有所择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罗致。结拜师生兄弟以要之。大抵大官之廉者仅足。不廉者有余。小官则皆不足。不足则揭债。母十岁三其子。子复为母。十年外简。数已巨万。债家相随不去。犹冀其洁清自好乎。选人亦然。选人在部尤无谓。概令在籍候选。于吏治无损毫末。然则非本性之贪。国家迫之。使不得不贪也。而犹且设为空虚不用之律例。凡俸禄外丝毫有取。皆坐枉法论赃。以综核名实之法治之。曹局一空矣。朝廷果不知耶。抑知之而故纵耶。夫王道不外人情。士从田间来。寒士居多。虽在一命之微。莫不有父母之养。妻子之贍。宫室舆马衣裘仆从之需。亲戚故旧之赍恤。官愈大则用愈多。外官体统较尊。加以延幕友吏役。费用数倍于京官。大都京官翰林部曹岁需千金。递加之至一品当万



金。外官养廉本数较厚。牧令视本数十倍。丞倅以上四五倍。至督抚二三倍。皆不可少之数。惟如数以与之。而犹有馱法营私致干宪典者。斯真贪人矣。于是可设为厉禁。京官取外官一钱。上司取属员一钱。官取所部一钱。杀无赦。夫而后吏治始可讲也。或曰。数得毋太多乎。曰。此圣人之法也。周官司禄。文佚无可考。王制孟子。犹存其略。以礼记疏称大国卿禄食二百八十八人计之。大国君禄食二千八百八十人。三万二千亩之入也。次国君禄食二千一百六十人。二万四千亩之入也。小国君禄食一千四百四十人。一万六千亩之入也。今之州县。古小侯也。小侯之禄。殆不啻万金。何赢之有。汉制。太守号二千石。实食千二百石。中二千石。实食一千石。王制。天子之大夫视子男。孟子元士视子男。是古制京官之禄重于外。汉制则轻于外。视三代已减。唐始薄而终厚。宋给实钱。详山堂考索。陆游诗年清百万钱注。祠禄岁计千缗。时游以秘书监奉祠。秩三品。是宋禄不薄也。元初不制禄。世祖时定太师俸一百四十贯。米十五石。行省右丞相俸二百贯。以下有差。禄薄无甚于元者。明初四品以上。俸钞三百贯。后又定正一品米八十七石。以下有差。国朝因明制而增益之。废折米折钞之目。雍正二年。耗羨归公。加给养廉。乾隆二年。增京官恩俸。法良意美。度越元明。何不遂复三代之旧也。或曰。费得毋不支乎。曰。另议广汰员。人数已少。停漕运。减河工。所省千百万。已不患不足。况吏治既肃。百弊皆捐。中饱一除。积欠自少。数年之后。所得必有踰乎所费者矣。又文献通考。俸禄下有职田之目。列代皆有之。宋史职官志。诸路职官。皆有职田。所以养廉也。即养廉之名所自始。日知录称明初尚存。今议厚给养廉。议筹复职田县若干亩。绅士征其租。供本州县养廉。次上司。次本籍京官。亦古采地遗意也。

请京员津贴作正开销疏光绪十年

翰林院王懿荣

奏为部议京员津贴银两。吁请 天恩。准饬各省督抚。妥筹闲款。更定名目。作正开销。以维士风。以端政体。恭折仰祈 圣鉴事。窃臣伏见去年部臣以议给京员津贴银两入奏。得 旨允准。各省督抚通筹外销闲款。相继登覆。或有不择名目。及未作正开销者。以 朝廷宽厚正大之举。而臣下拟议乃为苟且敷衍一时之计。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政体何存。士风何在。是以詹事府右春坊右庶子宗室盛昱。山西巡抚张之洞。蹶蹶难安。先后上言。属词微至。然臣犹惜其或激或谅。陈义不古。臣惟君臣之伦。以道相合。见知闻知。昔为一体。三代而下。臣节日卑。自汉以来。以文学得官。始于叔孙通。请太常试士。首成于公孙宏。寢及后世。士风儒气。荡焉无存。史册深文。自然流露。始曰尊贤。渐曰用人。始曰重道。渐曰察廉。下士承流。昧其本谊。目不见书。

冥焉罔觉。万鍾礼义。不辨久矣。岂知讲学修业所托甚尊。一命初膺。詎便稍褻。夫自视太薄者。予人亦将不厚。臣节日卑。则臣道不立。臣道不立。则至治难期。窃惟我朝大化涵濡二百余年。上之待士。与士之自立。当不出此。臣家累世受国厚恩。八代生计。皆资官禄。臣之值此。岂敢重有所矫。盖有所重矫者。必有所甚贪。有所甚贪。遂不可问。臣固耻之。伏请皇太后皇上宸衷独断。飭下部臣及各省督抚。将此项银两。妥筹闲款。更定名目。作正开销。既维士风。亦端政体。正名之义。自昔所重。取与之际。始节必严。臣职为京员。此项银两。固在受之之列。不得不先事请命。以臣愚贱。何足尚论。明知臣此疏一出。望者嫌怨。议者违驳。至于讥弹。亦所不避。诚以一介虽微。所关者大。欲洁先乱。鲁论有诛。若臣当此忍隐弗言。同乎流俗。窃恐一世士风。江河日下。詎复有所底止。倘臣此言幸存。即令格于吏议。俾不得行。至执礼经少贱之说以相纠绳。臣固无所逃命。然使天下后世知当时朝廷崇儒重道之意。与一时士夫抱道自重之心。亦即所以上答天恩。下立臣极。臣万死何辞。臣为政体士风起见。谨具疏奏闻。不胜惶悚待罪之至。

请重廉俸疏同治二年

河南学政景其浚

奏为平贼在于安民。安民在于察吏。察吏在于重禄。敬陈管见。仰祈圣鉴事。窃惟爱民之泽。察吏之严。未有过于我朝者。蠲恤频仍。无微不至。贪污重戒。有犯必惩。乃臣自视学豫省以来。时时留心访查上下情形。各州县未有不恶民之刁抗者。百姓未有不苦官之朘削者。官与民为仇。然后知天下之贼无非天下之民。民何以为贼。官驱之也。官何以不恤民。上司勒逼为之也。上司之得自存活而藉以办公者。惟俸廉耳。一署之中。簿书稠迭。应准应驳。不难独断。而伏案办文。使皆出于一人之手。虽绝世聪明。亦不暇给。故不能无幕友。繁缺必需数人。岁糜二三千金。俸廉全给。非十分俭约。犹恐不敷日用。河南自清查案内。奏明扣廉四成。弥补无着亏空。军需案内。例价不敷。亦请由外弥补。于是各官无廉可领。甚至廉不敷扣。行文令其补解。俸之为数甚少。而期会之间。动辄罚去。道府以上。计无所出。季规节寿规。哨费秋审费。种种名目。无不取诸州县。州县计无所出。钱漕浮收之外。差徭繁琐。无一不取诸百姓。取之不足。则亏空正款。作为民欠。以待恩诏豁免。上司非不知之。知之而不敢举发者。陋规之案破。倘加以贪污卑陋之名。拟罪至新疆军台。而属吏之心不服。反得而挟制之。故属员有罪。为之百计弥缝。亦所以自为计也。上而国帑。下而民生。皆无所顾惜矣。然仕途非无君子。当其读书稽古之时。衡论当事诸人。未尝不非笑之。及其登仕版也。苦无办公之资。

兼不能自存活。而同事诸人。无不收受陋规。不得已试从而效之。而君子遂变为小人。上下官员。联为一气。此吏治之所以日坏。而民不聊生。贼之所由蔓延也。大学曰。外本内末。争民施夺。各官除俸廉外。概属赃私。今俸已罚矣。廉已扣矣。使其不能办公。不能自存活。而犹奖其捐输。是勒令君子为小人也。事殊势亟。积渐使然。中庸曰。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伏愿我皇上念切耳目股肱之寄。优给俸廉。勿许核扣。使其得为君子而重责其变为小人。然后上司无掩饰弥缝之弊。而州县不敢虐取于民。民安则不从贼。杀一贼即少一贼。而贼不难平。易以损上益下为益。上虽损。其所益终归于上也。如河南每年额征三百余万两。今以官亏作为民欠。岁收仅一百四五十万两。若不扣廉罚俸。每年损上十余万两。而事事认真。除实欠在民外。亦可征至二百三四十万两。所损十余万。而多收八九十万。其益何如也。臣目睹情形。再四思维。愚昧之见。恭折直陈。伏祈 圣鉴。

请定外吏津贴公费疏同治八年

王

奏为整饬吏治。拟请因时变通。以祛宿弊而责实效。恭折仰祈 圣鉴事。窃维吏治得失。为民生休戚攸关。故安民以察吏为本。然必使无牵掣之虞。而后可责循良之效。溯自雍正年间。耗羨归公。分给各官养廉银。视官大小为多寡。历年既久。时势屡更。至今日而道府州县之养廉。因公费繁多。往往为藩署扣尽。于是道府不得不借资于州县。谓之津贴。州县费用尤繁。则于征收钱粮正额外。亦另有所谓津贴。此皆人所共知。相沿已久。第未着为明文。于是绅民之狡黠者。藉以挟制州县。州县之机变者。藉以挟制上司。故绅民犯科。州县不敢诘。州县营私。上司不敢诘。上下相蒙。各为弥缝徇隐之计。而吏治遂至不可问。其势实使之然。无足怪也。积弊至此。几使洁己好修者无自全之地。虽有龚黄卓鲁。不能为治。此正穷而变以求通之时矣。夫此项津贴。既属必不能无。惟有予以限制。由各省大吏秉公核实。彻底查明。酌中定拟。视道府州县缺分之繁简。定为津贴数目。务使办公与自给均有所资。所谓恤民必先恤吏也。额既定。而仍有额外需索者。以赃论重惩之。如此。则州县不能挟制上司。绅民亦不能挟制州县。积弊既除。地方官乃得各举其职。尽心教养。以安民生而培 国本。近闻江西省府道州县办公之津贴。已定有成规。似可行之无弊。拟请 飭下各省督抚体察情形。悉心酌核。奏明办理。庶吏治日有起色矣。但此津贴之项。着为明文。议者或以为有妨政体。是未审天下之真利弊。而祇鹜虚名者也。夫讳津贴之名。而津贴之实仍在。且漫无限制。势必愈久愈增。鹜虚名而受实害。诚心谋国者当不其然。或又以为此举究属行权。非制治之常经。然为补偏救弊。计不得已而求其变通。虽济之以权。要无失乎设官牧

民之本意也。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圣鉴。

外吏津贴。东南各省。多有奏定章程。裁革陋规。以充公费。权宜之举。立意未为不善。然取盈无术。仍不能不借资需索。于是公费而外。又有陋规。浸以重困。当日耗羨归公。言者已有耗羨之外复生耗羨之虑。是津贴之说。无补吏治。徒伤政体。利不胜其弊。且利未见而弊已生。大失权宜之本意矣。欲求变通之方。惟冯氏汰员厚养廉二议。最为切要。度支岁有常经。欲厚养廉。必先汰员。二者相因。不能偏举。特以迹近更张。势难遽行。不得已援津贴以寓厚养廉之意。而不知其名不正则事不成也。爰附着之。以备谋国是者取证焉。

请分别裁定陋规以肃吏治疏光绪四年

左庶子黄体芳

奏为外省陋规。有害吏治。请分别裁定。以清治源而收实效。恭折仰祈 圣鉴事。近来屡因言官条奏。 谕令督抚将各项陋规革除。仰见 圣主澄叙官方之至意。窃惟外省陋规。原非一致。惟取之属员者。最为吏治之害。各省名目不一。或名节寿。到任礼。或名季规。或名薪水。或名帮项。早年督抚颇有收受节寿等规者。今日督抚。尚少此事。藩司或有或无。各省不同。至臬司以至道府。无不仰给于此。近年恶习。卑谄州县则多送见好。贪横大吏则额外诛求。善地由少而多。瘠区由无而有。属吏受黜者。即以此挟制上司。以致道府表率。徒有其名。控案不能提。劣员不能揭。况藩司专司升调补署之权。臬司为刑名生死所系。一受其馈遗。则委撤必至瞻徇招解不便翻驳。吏事民命。尚堪问哉。各省所同。正不独河南为然也。然历来言官弹奏者多矣。属员讦告者有矣。从未闻督抚以此劾去一人者。如果绝无其事。则言者岂概虚诬。如果有而不。则疆臣又岂尽皆聋瞶。祇以军兴以来。廉俸减成。加以摊捐坐扣。多者得半。少者仅一二成。办公实有不敷。夫伯夷原思。古今有几。故大吏亦祇听其自然。沿袭敝俗。半明半暗。不公不私。登奏牍则力辩。而僚属相对则昌言不讳也。居局外则诋斥陋规。而及其身为外吏。则收受亦犹前人也。有本心者嫌于究非义取。含垢而从时。强有力者恃其稍异赃私。求多而无忌。今者仰蒙 圣谕谆谆。果能从此认真查禁。一律革除。自属极美盛举。特恐大吏处此。动多窒碍。仍不免视为具文。阳奉阴违。藉属员不便之词。为自己滥收之地。虽日劳申儆。而厉禁虚悬。非 朝廷实事求是之意也。臣愚以为 圣明之世。宜令大小官吏。光明不欺。既不取腴颜曖昧之财。亦不受办公竭蹶之累。贪暴者无从多取。洁清者有以自存。但陋规之中。颇有区别。院司之患。在乎上官加增。道府之患。在乎属员挟制。若督抚廉俸本厚。藩司皆有平余。用度绰然。此断不可稍取于下者也。臬司道府。此宜量为变通。明定限制者也。伏查前湖北巡抚胡林翼奏定折漕裁汰浮费。为粮道州县明定赢余。从此漕弊一

清。官民两利。文宗显皇帝手诏批答。谓其祛百年之积弊。甚属可嘉。曾国藩督两江。沈葆楨抚江西时。核定钱漕。将通省陋规。裁定立案。近来安徽亦将各衙门陋规裁定。解司转发。通融匀分。名曰津贴。阎敬铭抚山东时。力裁摊捐。宽留坐支。州县亏空遂少。此诸臣皆近日所称公忠体国通达治体者也。而所办大率如此。何哉。寓裁撤于体恤之中。公事公言。各有定分。是即所以教廉也。事求其禁令易行。法期于中人能守。而不以矫情无实之语欺饰朝廷。是即所以教忠也。

既有旧辙可循。成效可考。拟请 飭下各省督抚悉心核议。咨取江西福建安徽章程。体察本省情形。酌量采择。仿照办理。将向来节寿等陋规名目。永远裁革。除督抚藩司无论旧日有无概行禁绝外。为臬司道府酌定公费。其数以二三十年前旧规为准。过多者量加核减。取足办公而止。尤不得以近来加增者为凭。令州县用印文径解各该衙门。奏明立案。敢于定章外多受一钱者。以赃论。督抚治以隐匿之罪。至于摊捐各项。未必尽归公用。多入藩署私囊。前已有旨 飭令裁减。并请 严飭痛加删汰。令将裁减几何。勒限覆奏立案。以后许减而不许增。庶几廉者有养。贪者有制。下知敬惮。上峻风裁。夫国本在民。民命在州县。必使州县不重累。而督察州县者各举其职。则州县治矣。方今民生日困。吏治日偷。若不为分别裁定。诚恐道府以下之忍耻收受者自若。而两司以上之挟势加增者。将无底止。倘蒙 严旨飭议。法在必行。正名核实。一洗百年之积弊。则吏治蒸蒸不难也。臣管见所及。是否有当。伏祈 皇太后 皇上圣鉴。

此与前篇王疏意同。而语尤激切。胡文忠折漕减浮一疏。列户政赋役门中。可详考。

## 卷二十一 吏政四铨选

### 前因时论一铨选

吴铤

铨选之法。皆归于吏部。盖将以用天下之贤者。乃适以便不肖之人。则生民之命。政治之原。果何所赖与。崔亮定停年格。继变斜封。至明又变为掣签。其意盖将以止天下之争。明一己之公而已。夫国家设官。以待天下之贤士大夫。兹乃一切不问。而委之于吏部。曰吾有法而已。为吏部者。曾不容以己意与其闲。但求其应格者而授之。虽立五尺童子于堂上。正立拱手。亦可蒞事。以年劳为进身之阶。以资格为循例之条。以避嫌为远怨之道。以人牧为尝试之端。此乃所以弊也。事有定例。则小智役大智。小贤役大贤。甚至愚而不肖。皆可超英流而上之。功不当名。位不核实。一也。天下之人。全才少而偏才多。不

以所能者授人。而强以其所不能。不以所知者授人。而强以其所不知。百务具废。二也。民俗之醇浇。政治之烦。事有殊轨。屈短驭于长才。任小知为大受。万事何由而理。庶功何由而兴。三也。如此。则贤否之准失其衡。尊卑之分爽其鉴。为吏部者。不能斟酌以求其通。法为之也。杨万里谓吏部之权。不异于一吏。吾谓吏部之权。一吏之不若。何则。吏胥挟法为奸。犹必援例以上下其手。明辨洞悉。无不如意。为吏部者。茫然不知其法云何。据案执笔。闭目以署纸尾。就其可者而可之。就其否者而否之。较之于吏。又当何如也。诚能假吏部以权。使之辨择贤否。随材器使。俾得以次序进之。或才德兼茂。历试不渝者。然后人主倚任之。又恐吏部所知犹未尽。使众官各举所知。以备任使。其有不如所举者。重其罚。则朝无旷官。野无遗贤。而吏胥亦无所容其奸矣。然犹有本焉。省事之谓也。事既烦。则设官不得不多。官既多。则人不足以供所使。故用违其才。人皆怀侥幸之思。而官长又不能尽知人之用。故必省事。而后选始可得其平也。

#### 前因时论二南北互选

吴铤

铤选之害。莫甚于南北互选。士大夫离家既远。动涉数千里。既不能为人择地。复不能为地择人。跋涉之劳。近者或至旬日。远者不止于旬时。新故相乘之际。必权掇篆。则郡邑屡易官。适滋奸弊。具舟楫往返之费。备室家俯仰之资。士大夫甫及释褐。岂能尽自己出。必先称贷子母以济其乏。及其偿也。将如之何。既至之后。风土既异。言语不通。广加询访。必藉资于巨家。拘守成法。适授权于吏胥。官之于民。如秦越之不相识。既不知利病之有原。复不能休戚之相关。贤者仅循谨自全。不肖者将何所不至。且夫授人以位。固将使之牧民也。乃逆亿其私。思所以豫防之至。于才学之各有所偏。风俗之各有所宜。道里之各有所准。茫然皆不之问也。上之人既待以不诚。士大夫又孰操其诚以至也哉。唐时。铤选不尽在京师。至东都黔中岭南闽下江南皆有之。屡见于史。顾亭林谓人主苟开诚布公。臣皆无不可信。即铤选不必专在京师。其言未免太激。夫铤选者。人主之大柄。自当归于吏部。吏部者。所以一天下之人材也。一之于吏部。使各以地之远近为准。而天下之权乃归于一矣。汉时。士大夫得自为其郡邑守令。其风最古。然后世有不可行者。桑梓之地。见闻虽近。徇请托则法必不行。绝苞苴则毁且易生。为守令者。任事既难。避事又不可。古今所以异势也。宋时。诏知县注选不出三十驿。则南北分选。既有定制。跋涉自易。掇篆无庸。郡县既无供亿之烦。守令亦少称贷之患。而风俗大约相同。利病亦能通晓。则移风易俗。既易为力。而吏胥无所容其奸。此铤选所由善也。

## 变捐例议

冯桂芬

道光中。余戊子同年安徽朱孝廉凤鸣。叩阁进所为尚书题论。上温诏褒之。其任官惟贤一论。颇传诵京师。有曰。国家用科目。君子小人参半也。用捐班。则专用小人矣。又曰。上以急公好义为招。特假以为名。下以利市三倍为券。将务求其实。又曰。捐班逢迎必工。贿赂必厚。交结必广。趋避必熟。上司必爱悦。部吏必护持。又曰。与其开捐。不如勒派。富民百十家之勒派。其害偏。开捐则将为贫民亿万家之勒派。其害普。与其开捐。不如加赋。有形有限之加赋。其害近。开捐则将为无形无限之加赋。其害远。抉开捐之弊。可谓至矣。平心论之。实苛论也。国朝捐班。亦有李公世杰傅公鼐诸人。安得谓专用小人乎。顾特千百中之一二耳。夫求一二于千百中。难矣。近十年来捐途多而吏治益坏。吏治坏而世变益亟。世变亟而度支益蹙。度支蹙而捐途益多。是以乱召乱之道也。居今日而论治。诚以停止捐输为第一义。国朝自招民知县以来。时开捐例。皆暂行而非常行。道光咸丰两朝。御极之初。即首停捐例。厥后以大兵役。徇廷臣之请。始又举行。固知开捐非列圣意也。顾今军务未戢。待用方亟。如之何。考商鞅赐民爵。为轻名器之渐。汉错从而鬻爵。甚于鞅矣。至入赀补吏。创于汉武。滥于东汉及晋。绵延于唐宋元。而几绝于明。景泰元年。始命输纳者给冠带。二年。令世袭武职。四年。令生员纳粟补国子生。如是而已。然则必欲为权宜之计。无已。其修民爵之令乎。商鞅之法。贫者得卖与人。汉时亦有民得卖爵之令。又公大夫以上。令丞与抗礼。今捐输之推广。无孔不入。独此二者未之及。新例移奖。有卖与人之实。而必设为中表至戚之限。明导以欺。何为者。至郎中道员之贵。一县令得坐堂皇以辱之。安望抗礼哉。是亦一间也。应请留封典虚衔二者。倍蓰其捐数。许于若干年内。移名若干次。有官者不与。更仿令丞抗礼之制。明定礼节以荣之。韩氏莢曾有此议。实行之无弊者。彼诸夷以利为国。富商辄与大酋敌体。而绝无入仕之路。一犯法。则朝为坐上客。夕为阶下囚。故富商倍重犯法。此亦抗礼无弊之一证。其实职升衔加级及贡监。一切停止。现任有政绩者。上司特疏保留。改其籍曰荐举。其余无论实缺候补候选。皆视原输银数。改入民爵。以示大信。且令天下晓然知非往时甫停复开之比。捐班中果有才士。无所冀幸。无所需待。将然淬厉鼓舞于正途。斯官方可以澄叙。人材可以奋兴矣。

请更正才不胜任人员改补京职疏

王兆琛

奏为违例奏请以才不胜任人员改补京职。请旨更正。以符定例而重部务事。查例载。各省道府以下知县以上各官。如有才不胜任。或才具平常。及年力

衰迈者。该督抚甄别。将该员或宜调简降补。或应勒令休致之处。随折声明题奏。一面行令离任。毋致贻误地方。俟部覆到日。送部引见。概不得奏请以京职改用。如有违例请改京职者。吏部请旨更正。道光三年七月。奉

上谕。国家设官分职。内外并重。外省道府州县等官固有察吏安民之责。在京各部司员综核外省奏咨事件政务殷繁。亦须明干勤慎方资治理。乃近年以来。各省督抚率请将衰庸之员。以京职改补。将来人数增多必致庶司旷误。于吏治大有关系。嗣后外省道府以下知县以上如有才具平常及年力衰迈者。着该督抚等遵照定例甄别改降补及勒令休致。概不得奏请以京职改补。倘违例请改该部即奏明更正。仍将该督抚议处其从前改补京职各员。并着各该堂官留心察看。如有衰庸不能胜任者即随时澄汰不得稍事姑容。至因病解退之外任官员病痊起补时。概不准呈请改补京职以昭画一钦此。已经吏部恭纂入例。乃于上月直隶总督那彦成奏。口北道福全。年力就衰。精神不能周到。宣化府知府喻鸿。性情偏执。恐致贻误。奏请以刑部郎中员外郎改用。至今未经吏部请旨更正。臣伏思刑部为刑名总汇之区。最关紧要。必年富才明之员。方足以资治理。该二员一系衰迈。则精力疲敝。必不能细心研鞫。一系偏执。则意见纒繆。必不能听断平允。似此员。当大计之年。不归六法参劾。而大计之后。率请改补京职。是在该督既蹈沽名市惠之嫌。而视刑部竟为养老藏庸之地。于例不符。于理未协。臣恐此端一开。各省纷纷奏请。将来各部必多员。而庶务日致旷废矣。且刑部现在实缺人员内。多有奉旨不堪外用。并由外省改部人员。皆例不准截取外用之人。臣闻该员多不能常川到署。即偶尔到署。亦不过随同画押。徒糜厚禄以养余年。数载以来。亦未见澄汰一人。故该部拣选提调及总办秋审人员。因实缺者不能办事。势不能不用候补之人。而候补者补缺无期。亦难望其加意奋勉。是于衰庸者不足以示创惩。而于贤能者亦不足以昭鼓励。于公事实无裨益。应请敕下吏部更正。将改补京职之例。永行禁止。并请敕下各部。将改补衰庸之员。随时澄汰。庶于公事有益。臣为慎重部务起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慎用牧令疏

王道墉

窃维治世莫要于安民。安民必先以察吏。察吏之方。自州县始。州县之贤否。天下治乱之基也。迩来时事艰难。盗匪充斥。固由督抚之措置乖方。将弁之攻剿不力。而追溯酿乱激变之由。未尝不起于州县。今之州县。流品混杂。一曰捐班。其中非无干员也。然多有市井之徒。借报效之美名。售贪婪之巧计。报捐只千余金耳。所捐者少。而所愿者奢。一旦握篆。遂以为商之法为官。侵牟渔夺。有难盈其溪壑者矣。一曰军功。其中非无能吏也。然亦有武健之夫。勇



于戎行。未必长于吏治。一旦得缺。遂以治盗之法治民。束缚驰骤。有妄行其严酷者矣。更有幕友一流。揣摩最工。窥捐输之径捷。则附入捐输。伺保举之途宽。则钻营保举。一旦得志。遂乃串通各署。把持多方。大吏受其欺朦。小民遭其凌虐。此则捐班军功之中。为害滋甚者矣。由是吏治日坏。民志日漓。抗官之举。从贼之谋。固有激之使然者。而发匪捻匪教匪回匪。遂致勾结蔓延。而天下几无完地。臣愚以为方今时务。如久病然。剿贼以治其标。尤必安民以培其本。安民之道。非牧令之得人不可欲。牧令之得人。非澄清流品不可。相应请旨飭令京外各捐输。非举贡文生。概不准以州县请奖。以杜幸滥而重民社。其州县以外。凡非亲民之官。均听其照常捐纳。于捐例仍不相妨。至于军营劳绩。非举贡文生。亦不准保举州县。如有实在出力。宜膺厚赏者。尽可保以府佐同通等官。何必予以州县。始为优奖。臣窃思州县与教职。其秩皆不崇。而一则职司民牧。一则表率士林。于天下之吏治民风。皆大有关系。谨查捐例。教职非廩生不能捐。即论军功。教职非文生不能保。独至州县。则漫无限制。岂教职重而州县反轻乎。且州县案牍烦多。吏胥朦混。事事皆须稽查。岂不必读书明理者。亦可茫然为之乎。臣不敢谓举贡文生之为州县。果皆贤才也。但念国家慎重名器之心。与鼓励人材之意。必当澄清流品。而后人思自奋。或可收保障茧丝之效也。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奏。

道府州县四项无庸减成疏同治四年

山东巡抚阎敬铭

窃惟捐例之开。藉以筹备京外饷糈。原为朝廷万不得已之政。而行久弊滋。不但无补军糈。抑且暗亏国计。伏见我皇上御极以来。时以澄叙官方为念。于大学士祁寯藻顺天府尹蒋琦龄之奏。下疏通正途之议。于给事中郭祥瑞之奏。严甄别捐纳之条。于湖南巡抚恽世临之奏。加实交免保之例。仰见圣明洞鉴。至悉至详。但流品之杂。名器之滥。诸臣皆详切言之。而流弊之极。至于侵国帑病民生者。则言之未详。夫国家立贤无方。正途出身者。未必皆贤。输纳出身者。岂尽不肖。然捐输原为筹饷计。臣请即以筹饷言之。外省自道府以至佐杂等官。皆准捐纳。丞佐杂职。尚无民社之责。道府则巡察数郡。府则表率一方。州县一官。则寄以地方。寄以百姓。寄以城池府库。寄以钱粮征收。责任尤重。自古未有不慎选牧令而能治天下者也。即以纳资阶进。亦不宜视之太轻。今计各省捐输减成章程。合以筹饷定例。直东两省。离京不远。报捐章程。与铜局相等。豫省以饷票折收。加一成现银。约居十成之二。湖广川浙约居十成之三。江西两广约不及十成之三。云贵约居十成之二。安徽全收饷票。约居十成之一。其余各省均无过于三成者。计由俊秀捐纳州县至指省分发。不过千金。至捐免保举一成。长收实银。亦仅增数百金耳。持千余金之本。

俨然为数万生灵托命之官。宜其祇计及州县之有钱粮。未必计及地方之有百姓。以臣所见收纳钱粮而计。山东一省。大县五六万两。小县亦万余两不等。彼以官为贸易者。厕于其间。略一侵吞。已逾原捐之数。即令严查重究参革查抄。而所侵之项已归无着。国家所赖者惟正款之钱粮。捐输不过补助于万一。若如此明效输将。暗亏帑项。通盘筹计。是得于捐输者少。而失于帑项者多。即为筹饷计。亦不宜减成轻予人以州县也。道府为督率州县之官。州县既须照例加成。道府亦应归一律。惟有仰恳 皇上飭将道府州县四项官职。仍按筹饷定例减二成章程呈缴实银。均在京铜局报捐。不得以钞票现钱绕算。庶救敝补偏。而于京饷亦大有裨益。或谓现在部定章程。凡捐纳人员到省后。均由督抚甄别。立法慎密。察吏不明。督抚之责也。不知巧宦行径。每善弥缝。到省之初。类能谨慎。一经受篆。目见可欲。遽易其操。迨至上官查出纠参。于事已为无及。即于此项人员。到省严为考试。胥予停委停补。既非 朝廷示人以信之义。亦无以激输公报效之忱。且停者此辈安必来即胜于前。待之太轻。人不自惜。弃置若器。政体非宜。臣愚以为徒齐其末。不如力遏其源也。或谓同一捐资。未必损项多者。皆可用之才。捐项少者。尽不肖之辈。不知从前捐纳州县。一官不下万金。非家道殷实。及自度才器尚堪任使者。必不敢冒昧呈捐。其父兄亦不令其子弟躁进。即任官后经手钱粮。思欲染指。自揣身家甚重。亦不尝试为非。所以我 朝屡开事例。权济一时。均无大弊。独至今日不然者。实因捐一州县所费无多。有力者子弟相沿争为垄断。无力者借贷而至易于取偿。官不安于末秩。士不安于读书。众志纷然。趋于利。欲其自爱。其可得耶。非开捐之为害。而减成之为害。昭昭然矣。

或谓各省军务未平。需饷正殷。京师八旗营饷。待用尤急。遽议加增。或恐捐生观望。致饷项无出。不知现办军务。各直省均不专藉捐输。直东豫晋之饷。出于地丁。江皖湖广之饷。出于地丁者半。出于厘税者半。粤闽之饷。出于地丁盐茶。陕甘之饷。出于地丁协济。川浙之饷。出于地丁厘税。惟云贵两省。饷无所出。稍资于此。合岁而计。所入无几。究亦无益军资。今仅将此四项官职。改归京局。其余仍许照例减成报捐。则各省均可补苴。毋庸过虑。惟京饷所需甚急。何敢不慎加计议。臣在农曹。详知铜局每月所入。出于封典职衔贡监生者十之七。出于实职官阶者十之三。此四项在实职官阶中。尚不能及三分之一。即使上兑者少。于捐务原无大损。况拟收新章。照筹饷例定银数收纳实银。以多补少。捐一名。仍可抵从前之三四名。且外省不得报捐。则此项必尽归铜局。京局亦一律不准减成。则捐生无所希冀。人知名器可贵。自必更乐输将。京饷将日见其增而无所损。此臣所以急请变通办理也。前准部咨。议覆湖南抚臣恽世临之奏。拟俟军务稍平。再行更正。部臣综计盈虚。实为慎重军饷起

见。臣之所请。非敢不利害兼筹。实见此四项官职减成收捐。并无益于军糈。而反有伤于国计。故敢冒渎圣慈。妄献末议。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请禁书吏捐保知县疏

于凌辰

窃惟知县一官。刑名钱谷。实有专司。抚字催科。皆宜尽善。我朝设官置吏以来。首严兹选。非科甲官荫明经正途出身者。不得滥授。迨因军饷浩烦。暂开捐纳一途。原属权宜万不得已之计。复恐其贤愚错杂。有害百姓。故立甄别之法以防之。虑深远矣。至于书吏在该衙门当差。十数年后而始得充经承。经承役满后。其能干者。仅得从九未入职衔。而亦不能即选。其已登仕途者。非永无升转之例。或经督抚保举。亦必其曾任佐杂佐贰。论资计俸。着有能声。方准升转。从未闻有以尚在本衙门当差之书吏。并未充过经承。亦未选过从九未入。而即骤选知县实缺者。有之。实自近来之保举递加始。查书吏派充各项差使。非必事务繁多。转劳于本衙门也。亦非必自备资斧。甚苦于本衙门也。赴差有口费。住差有津贴。较在本衙门已偏得多多。且又非若军营差使。并无所用其奇才异能。试问所司者何事。亦不过供奔走。管书记耳。以书吏争趋之快捷方式。即保以佐杂佐贰。已不为不优矣。而保者竟递保至正印。选者即铨选一实阶。殊与慎重名器之道。未甚允协。且各衙门书吏。久惯作奸作伪。非精明上司。靡不堕其术中。是以每恭逢恩诏。蠲租减赋。振灾救荒。凡有关民瘼者。天语煌煌。必切诫毋任吏胥舞弊。仰见朝廷洞烛靡遗。刻刻防杜至意。若一旦而令若辈骤膺亲民之任。故习复萌。势必多方掊克。以谋饱其私橐。何暇为国。何为民。书吏县令。断非小民福星。况当此兵燹之后。地方半多凋残。何堪再事朘削。全赖为司牧者。廉明公正。恺惻慈祥。以与民休息。至如何安集。如何抚绥。更如何而始可以为民父母。在书吏平日既未讨论讲求。临时必至错置颠倒。纵使督抚不时举劾。其间爱惜功名者亦所或有。然求什一于千百之中。窃恐官方之日坏。而民生之日蹙也。县令一官。所关实非浅鲜。可否请旨飭下该部。按册逐一检查。将书吏由保举层层递加至铨选知县一条。永行禁革。其已选知县实缺。并已经指省分发试用知县。或由得保举知县后加捐者。概行撤销。另为酌核奖叙。更拟请嗣后除铜局捐输军营保举外。凡系派书吏差使。永不得层层递保至正印官阶。以示限制而杜冒滥。庶于国体官方两有裨益。臣为慎名器抑幸进起见。据实直陈。是否有当。伏乞

皇太后皇上圣鉴。

请饬停止增附捐教疏咸丰元年

汪元方

奏为增附捐教。士气易颓。请旨飭下停止事。窃惟易重蒙养。天下之生童。国家之蒙养也。必趋向克端。斯德性渐定。达则为纯臣。穷则为正士。关系非轻。而其功皆自蒙养始。自来捐例之开。诚非不得已。然道府州县。与生童不甚浹洽。捐者虽多。于士气固无妨也。生童之最亲者。莫如教官。其于学也。月有课。季有考。其于品也。优有保。劣有报。教官得人。士风之整饬系之。人材之培养系之。向例以举人及各项贡生分班选补。内惟新科拔贡选授者。或不限年。余则皆科深齿长之员。方膺斯选。从前捐例。有廩生捐教一条。盖以各学岁贡。皆以廩生之资深者充之。岁贡例得就教。廩生先以报捐。所争者祇年分之迟速耳。且附生之补增尚易。补廩较难。设遇廩无缺出。虽屡试高等。尚不获补。是以生童视廩生较重。而廩生之为教官。亦多称职。查豫工例添设增附捐教一条。始犹限以年踰三十。顺天捐输例因之。遂无年齿之限。并有遇缺尽先等名目。以致初入胶庠者。纷纷司铎。科深年老之举贡。无力捐遇缺尽先。一概向隅。遂使各学生童。有志者堕其勤学向上之心。无志者生其图利速成之念。夫中材以下。大抵以科名为振兴耳。天下之老师宿儒。至补一教官而不可得。其策励子弟之术于是乎穷。士气之伤。莫甚于此。臣上年到京。即欲为是请。闻部臣已议增附年轻未届三十者。仍复扣选。又读邸钞。见陕西抚臣张祥河有请改佐贰之陈。部臣以银数不符。班次无归。未经议准。闻欲俟大捐条例中裁撤也。大捐不开。此议遂寝。今闻两广捐输。仍照顺天条例。各省增附捐教者。势必纷纷又起。臣愚以为一之为甚。断不可再。皇上新政之年。育才是急。相应请旨飭两广捐输局停止此条。仍循旧例。祇准廩生捐教。或谓增生曾列优等。不妨准其报捐。不知教官有岁贡一项。数年后之廩生。即岁贡也。旧例准捐。义极分晓。增生既不能充贡。即应不准越捐。或又谓增附捐教。前次即为踊跃。希冀捐项较多。夫极多不过数十万金耳。而天下之生童。亦不下数十万人。以数十万易尽之金付之军需。而令数十万有造之人焉颓丧。孰得孰失。不辨自明。抑臣更有请者。例载教职补缺后。除大计参劾外。六年俸满。无论举贡及廩生班次。准督抚学臣分别保题升用。其未豫保升者。概留本任。今遇缺尽先之增附。上兑未几。即获选授。已超越大挑教习等正班。况皆系年富家殷。计无不力谋保荐。致开夤缘奔竞之风。于士习殊有关系。臣愚请于任内能中举人副贡者。方准与举贡两班一体保升。其未经中式者。督抚学臣于年终严加甄别。任满时不准一概保留。不准藉词保荐。以杜干求幸进之阶。似此明定限制。于调剂正途之中。仍寓策励捐班之意。于学问功名。两有裨益。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圣鉴。

请酌核保举章程以示限制疏咸丰四年  
宋晋

窃惟军兴以来。凡粮台文案。及劝捐团练铸钱捐米各事。在在需员。着有微劳。自应酌奖。第军务总以披坚执锐为先。此外各事。不过钩稽文案之劳。口舌奔走之用。任事既有难易。即请奖宜示区分。臣历观近日保举各案。有候补知府同知而越请升选道府者。有选缺同知未经到任而请以知府选用者。有编修而请选知府及升补坊缺者。有庶吉士而请授编修者。有内阁中书而请升侍读者。有候选佐杂而请越级升用者。虽迭蒙  圣明衡鉴。不尽准行。而种种破格保奏。实多非常例所有。查道府为方面表率。责任非轻。定例分部学习各员。须由实缺员外郎中。遇京察截取  记名。始得仰邀  简授。该员等奔走各司。非积十余年或二十余年辛苦。不能得此升阶。即由翰林出身者。亦必得三年俸满。京察合例。始能保送。至春坊各官。惟遇大考  特旨升补。余皆比较资俸。亦须积至十余年。进二十名内。始能开列请补。大考  记名升用者。亦准此例。庶吉士之留馆。则以考试等第为鉴别去留。更非可以他途假进。内阁侍读。亦由中书俸深者。拟定正陪请升。揆诸立制之意。考绩抡才。何等慎重。今则以数月之劳。一事之委。非连篇并保。即特请示优。在得者既以捷获为工。争觅夤缘之路。在保者遂以市恩见好。不顾专擅之嫌。似此冒滥相仍。交相奔竞。实于名器官方。大有关系。且此等保举之人。多系奏留差委。及至已经选补。又必以经手未完事件。仍复请留。是本员徒占实缺之名。署任又存暂时之见。尤恐贻误地方。况此等事件。迥非亲冒矢石者可比。即俟一省一局经办完竣。实有劳绩成效。再行奏保。已属不没其劳。若事未半而动列刻章。效未收而概加优叙。将与效命戎行者何所区别。似应亟加综核。以示限制。可否请旨飭下吏部。分别核定。嗣后如实系领队打仗杀贼立功。及守城捍御击追贼匪者。准其随折保奏。候  旨超擢。此外如粮台文案。及一切局务人员。概不得越次奏保。如候补候选各员。祇准请以原班优予补选。不得遽行越级请升。又选补各省实缺。未经到任奏留差委各员。祇准量请升衔项带。不得指名何官。遽请升授。又候补候选各员。请尽先补用选用者。由何处军营保奏。即俟该处军务完竣。再行飭令赴部赴省候补候选。其翰林保举坊局者。应请照大考记名之例。俟历俸至前二十名再行开列请补。如保升知府。奉  旨允行。准其作为双月知府。俟军务完竣。再予选用。其员外郎中及外省同知请升知府者。亦照此办理。庶吉士本系在馆教习之人。今既办理地方事件。应请酌量改补地方官。内阁中书祇准照俸满截取同知之例。以同知请用。佐杂等官。祇准优予班次。亦不得越级请升。如此分别限制。奏明请  旨飭谕各路带兵大臣。及中外督办军务大员。俾各懍遵办理。如再有任意滥保者。即将保奏之官。照违例议处。庶于鼓励之中。仍不失慎简之意。甄叙明而奔竞亦息矣。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圣鉴训示。

遵议军营劳绩不准保至藩臬两司疏同治九年 吏部

同治八年十一月廿七日。内阁抄出。本日奉 上谕。内阁侍读学士锺佩贤奏臬司责任綦重未宜轻授一折前因曾国藩覆奏直隶臬司史念祖人尚明白可望陶成令器当谕曾国藩俟该臬司到任后随时查看于造就人才之中实寓慎重刑名之意兹据锺佩贤奏称与其查看于后贻误已多曷若审慎于前所全不少等语所奏亦不为无见史念祖着即开缺以原官留于直隶交曾国藩差委俾资学习如能谙练公务即由该督随时奏闻至所请军营保至藩臬人员查非科目出身及曾任实缺道府者仍令先补道府查看称职由该督抚奏明后列单请简之处着吏部妥议章程具奏钦此钦遵。抄出到部。查臣部内选外补人员。下至佐贰起。上至道府为止。至若藩臬等官。臣部并无选补班次。遇有缺出。均由 特旨简放。自军兴以来。论功行赏。往往以投效之人。不数年而保至知府。不数年而保至道员。奖励已极优渥。乃复有保以布政使题奏。以按察使题奏者。初则破格以励戎行。继遂相习而为风气。无论其褒奖之过于冒滥。而以 皇上特简之权。臣下皆得指名保荐。不惟名器太轻。而揆诸政体。亦觉未洽。虽由军营崛起者。其中不无奇特之才。究之全才不可多得。长于韬略者。未必长于治略。善于治兵者。未必善于治民。查臣部奏定章程。知县题调要缺。军功初任人员。不准请补。原恐其初登仕版。于烦要遽难胜任。以一知县补缺。尚宜郑重如此。矧藩司为钱粮统宗。臬司为刑名总汇。国计民生。关系甚巨。而以折冲御侮之俦。强居其任。既非素所讲习。安能经理裕如。今该侍读学士奏请由军营保布按两司人员。查非科目出身。及曾任实缺道府者。仍令先补道府。钦奉 上谕旨。交臣部妥议章程具奏。臣等公同商酌。拟请嗣后各省督抚暨统兵大臣如有劳绩保案。仍应按照章程。不准保记名请 简。及指项题奏等项名目。其从前已请以藩臬记名题奏者。查该员如未曾任实缺道府。无论其是否科目出身。及曾任丞倅州县等官。均请准令戴用原衔。一律先补道员。以资练习。其中系本省分人员。仍准留于原省。本无省分人员。俟领咨赴部时。由臣部签掣省分。均以道员归候补班酌量补用。俟得缺到任后。再由各该督抚详加察看。如果留心民治。实能称职。准该督抚出具考语。将该员等可否升用之处。奏明请 旨。如有不能称职之员。亦应随时奏请罢黜。毋得迁就徇隐。遗误地方。至盐运司一项。从前如有保奏记名者。拟请照此办理。如蒙 俞允。即请 旨飭军机处将从前保举记名藩臬运司各员。开列清单交部。由臣部查明并未曾任实缺道府各员。行文各该督抚详细查明该员等出身履历三代年貌籍贯及历保官阶。造具清册报部。以凭照章办理。所有遵 旨议奏缘由。谨缮折具奏。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圣鉴训示。

甘肃新疆保案请从宽核议疏光绪四年

## 左宗棠

窃维治乱安危。虽关气数。而拨乱反治。扶危就安。则必人事有以致之。人事既尽。虽气数之天。亦退处于无权。而旋转之机。始有可验者。所谓干戈起而文法废。文法废而人才出。人才出而事功成也。安常习故时。刀笔筐篋之士。奉行例案。亦可从容各奏其能。至事故迭生。则非其人其材。不足以当之矣。天之生才不易。人之应运非偶。古今以奇才异能着闻。而大名盛业。足重当时传于后世者。亦有几人。苟能补救世局。卓然有所表见。即不得谓非一时之选。然即此已不易得。矧时会方殷。待人而理。需才之亟且众。如今之陕甘。甚于各省。今之新疆。又甚于陕甘。岂可刻以相绳也。将营广厦。须购众材。将合力。必呼邪许。不蓄三年之艾。何以治七年之疾。不挈旧识侣伴。何以为万里之行乎。将士远道从征。劳苦过于内地。又皆昔时谪戍之乡。其于役也艰矣。其称名也又非甚美。所以争赴前行。矢效死力者。感 朝廷豢养之久。体念之深。两次 允颁部款。又适当征军待发之际。将士怀忠抱愬。急于赴敌。求纾 宵旰忧勤。是其明效。论功请奖。何独不然。近来保案过多。臣亦何尝不以浮滥为虑。特用兵日久。战事又多。保奖稠迭。既不容己。则奏咨两案。不得不宽。局外虽诧其多。局中则犹觉其少也。溯维同治五年二月。钦奉 谕旨。从前南省勇丁以甘肃地方瘠苦多不愿往若将调赴甘肃勇丁酌增饷银若干或再将员弁勇丁之从征西路者变通章程从优保举当可乐于从事益加奋勉等因钦此。臣入关度陇。奉以周旋。罔敢失坠。军行寒苦荒瘠之区。复当兵燹之后。物产既绌。陆运又极艰难。正饷外须分途设局。采运军火军械粮料草束棉衣单衾巾履。以及军中必需之件。非别筹经费采运不可。非别筹津贴不可。客军饷需。由各省给领者。越境以后。该各省只照旧供支额饷。饷数本薄。军粮马干驼干为数极微。万难敷衍。又非由臣别筹津贴不可。是甘肃新疆与各内地情形。本不相同也。采运劳费。既与各省内地悬殊。而又非人不理。非才不办。则劳绩之优绌。亦因之有异者。势所必至。部臣意在示限制。拔真才。致多驳斥。是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也。外间之碍难遵照。理有固然。揆诸重内轻外之常经。外僚自应恪遵部议。以收和衷之益。汉臣诸葛亮所谓赏罚臧否不宜异同也。臣于部章。固不敢坚持异论。然遵照办理。实苦窒碍难行。伏恳 天恩飭下吏部兵部。甘肃新疆保案从宽核议。照甘肃现行州县补缺部章。酌予通融。以广搜人材。期收实效。但令拔十得五。于时局必有所裨。部臣于外省汇保各案。奉 旨交部议奏者。按照新章。分别准驳。本其职分所当为。至已奉 旨允准。见诸施行。部臣但当钦遵办理。不可再加指驳。否则部章转尊于 纶綍。事近颠倒。实非所宜。恐启下陵上替之渐。往代封驳之事。以黄门给谏任之。亦缘阶远秩卑。非若亲近大臣。地偪势疑可比。故令制御史风闻言事。给

事中主封驳。秩仍五品。可覆按也。唐臣颜真卿谓朝廷纪纲须共存立。臣故不能无言。应恳 飭下部臣。一熟思审处。以免自干咎戾。伏候 圣裁。臣因部章难遵。体制宜慎起见。据实陈明。伏候 皇太后 皇上圣鉴训示施行。

鄂省员缺久悬请变通办理疏咸丰七年

湖北巡抚胡林翼

窃查湖北军兴以来。吏治废弛。已非一日。各郡州县。被扰较广。丞倅牧令。或阵亡殉难。或参劾病故。中间院司迭更。道途梗塞。每一缺出。未能随时详报。均由该管道府暂委代理。兼以文卷毁失。并不能查其因何出缺。及出缺日期。年复一年。无从清理。现在悬缺既多。为时又久。大兵之后。望治孔殷。必得贤有司休养生息。宽猛兼施。方与 国计民生。两有裨益。然或人地相宜。而格于定例。一经迁就。位置稍失其当。即施展莫称其才。臣胡林翼于上年敬陈兵政吏治之要。请 飭部臣暂勿拘臣文法资格。容臣分别委署。以试验而期实效。奏蒙 俞允在案。臣等即于接见属员时详加察访。于各员优劣。一一存记。复同司道商榷再四。实无合例可补之员。而员缺空旷。或五六年。三四年不等。若不变通办理。转恐贻误地方。查例载。知县以上官员。题补缺出。升调兼行。听候督抚酌量具题。此外应行调补之缺。均令该督抚照例于属员内对品改调等语。至简缺请补。例有轮班补用。又何项缺出。以何项人员拟补之文。立法至周至善。原不容丝毫紊越。然此特为无事时言之。若湖北地方。迭经兵燹。通计丞倅州县。悬缺至二十九员之多。历时至五六年之久。现在拣发即用大挑军功保升各员到省。多在出缺之后。实缺人员。除新选外。仅存二三员。而历俸三年者尤少。此不能不斟酌变通。碍难照例之实在情形也。所拟各员。或现经委署。缺分适当其人。或才略较优。量移方尽其用。人地均属相宜。惟于调补请补之例。多有不符。但员缺久悬。地方紧要。在朝 廷设官分职。有一缺即有一员。在臣等器使因材。补一官当收一效。且一经补定。此后循序轮流。即可轮班挨补。至各员调补之后。仍当随事随时。察看甄别。臣等固不敢存私意于前。尤不敢设成见于后。此外候补人员。尚有班次在现拟各员之前。及前后相等者。或人地未宜。或才力未逮。应再另行察看办理。据藩司马秀儒臬司罗遵殿会详前来。臣等公同复核。谨将各该员调补请补与例不符。及湖北现在难以照例办理各缘由。据实陈明。伏乞 皇上天恩。飭部核议。如蒙 俞允。各员中有应送部引 见之员。俟楚省军务告竣。再行照例给咨。除各员履历。另缮清单。咨部查核。臣等为员缺相需。因地择人起见。是否有当。谨合词具奏。伏祈 圣鉴训示。

请变通外吏回避章程疏同治十二年



## 湖南巡抚王文韶

奏为外官回避章程。于祖孙父子一条。未尽允当。拟请酌量变通。以重伦纪。恭折仰祈 圣鉴事。窃查吏部奏定回避章程。内开祖孙父子。自道府以至佐杂。各省现任及候补试用各员。如非同官。令官小者回避。系同官。祖孙父子名分攸关。无论补缺到省先后。应令其子其孙回避等因。历经遵办在案。臣尝详思其议。窃有未安。夫所谓名分攸关者。诚以父不可避子。祖不可避孙。伦纪至重。初不系乎官阶之同异也。今同官者。既以名分攸关而不论其先后之次。不同官者。又若名分可略而但计其大小之殊。是子孙以贵而加于祖父。祖父以贱而屈于子孙。苟为孝子慈孙。必将蹙然有所不忍。即臣等忝膺疆寄。遇有此等案件。亦往往不能无动于中。在部臣定章之始。亦谓内则父子。外则君臣。在家则以父为尊。在朝则以君为重。国家设官。大小自有定分。不得尽以父子之恩。掩君臣之义也。臣因兼权其轻重。而量议其变通。凡各省督抚藩臬。以及 特旨简放之道府大员。朝廷择人而任。简擢断自 宸衷。人臣无所容心于其间。若此者以 君命为重。应遵照章程。令其祖其父之官小者回避。至道府以下。铨选各缺。并随时拣发分发。从前指省留省各员。按班固有定章。而受职非由 特简。若此者以天伦为重。应准予赴部注册之日。自行陈明。无论官阶大小。概令其子孙回避。似此等酌量变通。凡为人臣为人子者。庶几理得心安。于君亲之间。两无遗憾。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 圣鉴训示遵行。

请变通委署州县章程疏光绪二年

## 湖南巡抚王文韶

臣维州县为亲民之官。必须久于其任。方能有益地方。现奉部定章程。委署有人之缺。祇准十分之一。自系为整饬吏治起见。然其中不无窒碍之处。欲求推行尽力。不得不量拟变通。查州县署事。一年期满。各省沿为故事。其实本非定章。湖南早已不拘此说。遇有留心民瘼之牧令。往往不轻更调。俾得从容展布。与民相安。从未敢徇于调剂之私。致涉瞻徇。其未经分发人员。非特不准委署代理。并不令禀到当差。知府为州县该管上司。从不委署知州知县。更无佐杂滥署州县之事。遇有缺出。应须依限请补。并无空缺久悬。藉为更署地步。此部臣所指各项弊端。皆臣与藩司等日夕兢兢。恪守限制。而不敢稍有逾越者。奏咨具在。部臣固可按牒而稽也。惟现定新章。州县除调署。及委署无人之缺。并暂时代理外。其委署有人之缺。每年不得逾十分之一。此则办理不无窒碍。其情形有可条晰指陈者。实任调署别缺。州县与佐杂并计。例准十分之二。此项调署遗缺。皆应委员接署。今委署不及调署之半。则其余非互相更调不可。设遇更调之员。人地或有未宜。欲遵例则有误地方。欲择人则有违 功

令。此其窒碍者一也。凡遇委署。有人之缺较多。无人之缺较少。无人之缺。不能久悬。或由外按限拟补。或由部按月归选。接准部覆。及领凭到省。均不过半年数月间。随时见缺。既不能不即委署理。选补有人。又不能不即饬赴任。展转更替。为期更促。为治愈难。此其窒碍者二也。实缺例应引见人员。均有交代。或因正款杂项未清。或因患病措资乞假。交卸起程。远省往返。动辄需时。若一概作为有人之缺。此项人员。正复不少。限以十分之一。其它委署。更属无多。设有应行撤任察看之员。势不能以额满而多所迁就。此其窒碍者三也。湘省地杂苗猺。素称难治。散勇之多。尤甲于他省。州县一不得人。其患可以立见。新选人员。情形未熟。留省学习。往往有之。又或准补之员。先期承办重大差使。一时未能竣事。若因委署额满之故。不论情形之是否熟习。差使之曾否完竣。克期饬令赴任。诚恐无益民生。有妨要务。此其窒碍者四也。臣于此次接奉部文后。督同藩司通筹综计。业将人地不宜各员。或开缺另补。或彼此对调。核明分别具奏在案。本应查照部议。一一遵行。无如额限过少。牵掣滋多。悉力以就范围。实不能无逾溢。盖湖南州县共六十七缺。以十分之一计之。每年委署有人之缺。至七缺而止。既不敢强就新章。因噎废食。又不敢坚持成见。阳奉阴违。惟有据实缕陈。仰恳 圣恩。饬下吏部覆加核议。可否量为变通。将州县委署有人之缺。查照实缺调署之例。一律办理。与佐杂并计。不得过十分之二。其选补各员。业已领咨到省。接准部覆。而尚未到任者。定例不食廉俸。又调取引见人员。亦应停支养廉。以上各项。均请免其并入有人之缺计算。似此一转移间。于严定限制之中。不至有格外难行之处。臣仍当督饬藩司。互相讲求。实事求是。断不敢为人择缺。实不能不为缺择人。总期于吏治民生。两有裨益。以仰副 朝廷整饬地方之至意。

知县外补壅滞请量予变通片光绪三年

山西巡抚张之洞

窃臣接准吏部咨。议覆前给事中戈靖等条奏。内开嗣后各省知县参革一项缺出。令归部铨选。并将知县终养与降补二项所出之缺。暨修墓等项。比照终养之缺。一并改归内选。不得扣留外补等因。奏准通行。自应遵照办理。惟查定例。知县班内。即用候补两项。遇有升调病故休所遗选缺。各按轮次序补。又知县终养改教撤回降补回避遗缺。以即用候补两班相闲酌补。又知县丁忧参革遗缺。专以军功候补人员酌补。原以即用候补两项。班次最优。军功人员。劳绩最着。而即用候补军功各班。人数亦最多。是以较各项试用人员。于轮补外更有酌补专补之缺。原所以区别而优异之也。溯自军兴捐广。捐保人员接踵而至。而即用大挑人员各班。故自签发无期。近年因疏通选法。各优贡截取孝廉方正教习教职各班。复皆得呈请分发。班次愈多。轮补愈滞。升调二项。为各班

轮补之途。晋省缺少人稠。数十年尚未一转。其中即用候补两项。自光绪四年七月。分班请补以后。非数年十数年不能轮到。病故休三项。每年虽出数缺。然以即用候补大挑三项并正班之员及分缺先前分缺间前挨班序补。即用候补所得不过十之一二。历年以来。惟恃有终养等五项杂缺。藉以疏通。至军功一班。以丁忧参革之缺并归此班专补。自同治七年。部议将丁忧一项拟归部选后。缺数已去其半。兹以疏通选班。续将专补军功之参革并即用候补应补之终养降调修墓等项之缺。一并改归内选。则外省即用之补班益隘。而候补军功之补班。殆将无期矣。在部臣所议以降补参革终养修墓数项拟归内选。以撤回改教回避数项留为外补。似欲使内外各得其平。无可畸重。然撤回与修墓较。则修墓略少。撤回略多。降补参革终养与改教回避较。则降革终养出缺甚多。而改教回避者。往往经年无一焉。用意虽欲持平。核实太形轩轻。方今捐例甫罢。需项仍多。窃惟吏部古号铨曹。今日亦言铨选。铨者。称也。谓立法量才各称之平也。臣愚以为外补难则害官方。内选滞则困寒畯。选补并重。斯为大公。且即用一班。乃 国家取士抡才。为民社择人之上选。军功候补两途。皆由历练辛苦而得。滥竽虽不能免。每自干练为多。若事急则优其阶资。时平则扼其仕进。亦无以昭大信而劝将来。因查保升捐升及大计参劾。本为内选之班。升调病故休。本为外补之班。均可毋庸更议。其余外出之丁忧参革终养降补修墓葬亲撤回改教回避各缺。拟请统改为一咨一留。于咨报开缺时。随案声明。再行照例截缺。自可无虞轆轳。即使一时一项。略有出缺多寡之不同。而选补各不偏枯。自无缺望。既以昭平允之定法。亦以示易简之宏纲。其遇留归外补之缺。按班请补。一如旧例。毋庸更张。合无仰恳 天恩。俯准飭部核议施行。再知县丁忧起复。选缺极难。是以言官建议。部臣改章。查此项人员。以礼去官。非有过谪。考之汉魏以来。弃官行服者。史册称美。今若如吏部所称应补者册逾百员。百年不能选毕。则是一遭大故。永远沈沦。谨厚者自无怨尤。浇漓者竟思取巧。现经部议。增入单月五缺后插选一条。具见力筹疏通。特插选有限。终无大益。

窃思外省丁忧起复人员。自以仍回原省归候补班序补。毋庸另捐分发指省补班加成各银。于理为长。于事亦顺。虽非旧例所有。当此选法壅遏。 庙堂百司。事事整顿。何不可因时变通。至于户部所虑免交银两。有碍常捐。是则同一无过之官。有用之才。有力者进用。清贫者投闲。似尚未极平允。我 皇太后 皇上奋然停捐。 圣政卓越。知必不惜此区区也。大抵外省牧令。奇士罕觐。中材居多。要在洞悉一方民情。多识本省成案。则驾轻就熟。其信易孚。其政易成。古语有之。大巧拙于熟习。若起复者仍归原省候补。于吏治亦有裨益。夫停有限之常捐。而可以全无穷之政体。此亦厚风俗惜人才之一道

也。且原系此省有缺之员。即使得缺甚易。同僚不得而忌之。如此全归外补。不占选缺。于他项选班。疏通多矣。此外由府州下至佐杂。事理相同。似亦可类推酌议。谨附陈管见。伏乞 圣鉴。

请变通正途州县选补班次疏光绪七年

监察御史李肇锡

臣维致治之道。莫要于安民。安民之法。莫先于择牧令。牧令之贤否。民生之休戚系焉。故欲谋保聚。重抚绥。必自慎选牧令始。自军兴筹饷以来。流品之杂已极矣。我 皇太后 皇上洞悉其弊。于库款支绌之时。毅然停止捐输。薄海臣民。莫不仰颂 圣明。共识端本澄源之至意。而臣窃以为捐输之停。所以肃清吏治也。吏治之肃清。所以期泽之下逮乎民也。夫亲民之官。孰有重于州县乎。数十年来。各省捐纳需次人员。固已不少。近则领照到省者。又复纷至沓来。此中原不乏奇杰之士。而要其得人之盛。不必过于正途。而弊之中于地方者。则惟州县为尤甚。约举之盖有二焉。溯自捐例屡次减成。殷实之家。挟资数千金。即已俨居民上。彼其积累之余。曾无损于毫末。第以仕宦为光宠而已。而豪奢成习。幸处脂膏。则肆其挥霍。不幸而缺分稍瘠。势必至于亏帑剥民。此弊在有余者也。而竭集资之流。又往往日暮途穷。视一官为取偿之计。一旦履任。计母取赢。不充其囊橐而不止。纵或终以墨败。而宽典可邀。亦仅降调耳。褫职耳。厚资坐拥。仍不失为富民。此弊在不足者也。臣不敢谓正途人员之果无此弊。而我 朝科目取士。历久不废。事例偶开。因时辄止。此其为经为权。孰轻孰重。固已昭然可睹矣。夫既准其捐纳于前。自不能概置不用。使才俊有向隅之叹。而择其尤要者。裁制而损益之。固未尝无术也。伏查吏部奏定章程。各省道府部选缺出。本省题奏咨报所开各缺。俟本省留补二次。即应咨部铨选一次。以三缺为一周。不得参差搀越等语。盖恐选补二项。稍涉偏枯。故以限制为疏通。法至善也。臣窃请仿此意。各省州县缺出。无论繁简。留补部选。每缺用正途人员二次。始闲用捐纳人员。补选无人。始准以捐纳人员借补过班。若捐纳应补选班无人亦如之。其法于两途均属持平。毫无轩轻。特选补之缺。正途较多一次。积计之似属稍优。不知行之十数年。捐纳日见其少。而正途如故。再历数十年。将并无捐纳。而惟存正途。得缺之多于捐纳。初无所为滞碍也。拟请 飭下吏部详核定议。除军功人员。及丞倅簿尉无预地方之责者。仍照旧章铨补外。此后州县缺出。可否如臣所拟变通办理。务期于驭吏之中。寓救敝之意。

开复人员不宜仍发原省疏

四川总督崇实

窃维 国家无绝人为善之心。而人臣有执法不移之义。所以澄叙官方。政归画

一也。查各省官员。既有三年考绩之典。复有随时甄别之条。此等人员。一经罢斥。例不录用。近以军兴需材孔亟。往往破格仍予开复。然须示以限制。方成政体。乃臣近见该革员等。有赴军营投效。经各路统兵大臣暨各省督抚。以劳绩保举开复原官者。有赴京局呈请加倍捐缴银两准其开复者。往往奏请仍归原省补用。在 朝廷宽大为政。不追既往。许其自新。以观后效。原与随时参劾之例。并行不悖。惟令仍归原省。则于治体。大有关系。盖此等大计及甄别人员。如无十分劣迹。不过止于降调。尚可容留原省。至于竟行罢斥。多系声名狼藉。众所指摘之员。若准仍归原省。则大吏弹劾之权几成画饼。而贪士梯荣之路巧于转圜。且既经开复。即当委用。而劣迹彰着。通国皆知。百姓传言以为口实。前之屏弃几成虚设。况仕路甚宽。何地不可托足。而必恋恋于原省者。苟非欲售其故技。即属自便私图。种种鬼蜮。不问可知。臣以为此等人员。虽准开复。断不可仍归原省。如系立功军营保举者。即令其服官于立功之省。如由京局捐复者。即应归部铨选。倘遇原省。亦应改掣。如此办理。似于广为延揽之中。尚寓力分泾渭之意。俾举错益昭慎重。而政体仍属两全。臣伏查四川一省。既有此等人员。谅各省当亦不免。相应请 旨敕下部臣。除因公罣误奏请开复人员。不在此例外。若遇有身被计典。及由督抚特行甄别斥革者。即使有劳可叙。并加倍捐缴银两。皆不准仍发原省。其已经发往者。均查明改归他省。明定章程。示以限制。庶于吏治不无裨益矣。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 皇太后 皇上圣鉴训示。

请停报效以存政体疏光绪十四年

监察御史屠仁守

窃以近年创办海军。费用浩繁。筹款无策。金壬幸进。遂托报效为邀 恩之举。始犹观望。颇畏清议。既而见尝试报效者。果如愿偿也。乃视为快捷方式。交骛争趋。其弊有五。而大患有三。其咎归乱政害民罔上行私而不可止。所谓五弊者。凡报效之人。不究原资。不责保认。庸流贾竖。杂出其中。金币朝输。章服夕至。流品混淆。其弊一也。散下僚。遽擢以监司。丞佐虚衔。遂畀以州县。无班可叙者。突而踞诸班之上。无缺可选者。俨然在首选之中。名器冒滥。其弊二也。革员杨某。 谕旨所谓声名平常。不应调办要差者也。以万金而录用。革员姚某。以置房赁作妓寮被参。 谕旨所斥为卑鄙无耻者也。以万金而开复。故入人罪如马某。弊混公帑如陈某。系不准捐复者也。皆以报效湔洗之。定章无论何项劳绩。不准奏保 记名简放。诚重之也。今则道员周某沈某等。皆以捐万金。遂蒙 旷典。劝惩倒置。其弊三也。由主事捐郎中分部遇缺先用。计实银一万四千余两。延某则以五千金而得之矣。由郎中捐道员分省遇缺先用。计实银二万余两。岑某亦以五千金而得之矣。其它莫不如

是。名为竭诚报效。实则较捐纳犹不及半。或三四之一。名为不敢仰邀议叙。实则躐躐数等。并且京平松江银皆可交易。以致捐纳人员。相形见绌。裹足不前。部捐为之减色。求益得损。财计转亏。其弊四也。报效者不能无因而至前。则百计钻营。经手者不能空劳而无获。则多方需索。闻报效万金。其营谋关通。常三数千金不等。而副都统恩某干没独多。甚有由木厂商人及吏胥等类夤缘而进者。狙佞朋侵。莫可究诘。其弊五也。五弊既滋。三患随之。三患者何也。恩莫先于爱民。报效之人。类皆委琐尝利。具有心计。挟操奢望。举债而来者。顾眉急以了其债。倾赀而得者。图箕敛以百其资。一旦踞于民上。巧取豪夺。恣意诛求。本为身家。何知君国。是无异使狼刈草。生民立受其害。大患一。国莫急于进贤。而贤则非道不进。故巨鱼必有绝大之力。骏马必无恋栈之心。今见报效得官易。循路登用难。安分而寡交者陆沈。有才而无力者坐困。则夫道德之彥。忠义英杰。恳恳报国之心。势且招之不来。未麾即去。人才消乏。国乃空虚。大患二。国所以立者。纪纲法度而已。流品淆。官方何由澄叙。名器滥。典则何由昭垂。劝惩倒置。又何以厉世而磨钝。理财而财失。任人而人欺。以二百余年未有之弊政。一旦行之不疑。既背定制。又拂情。使天下疑朝廷惟利是视。而不顾心之安。惟功是图。而不念道之悖。纪纲法度。悉堕于冥冥之中。虽欲振之。其将莫及。大患三。且国家频开捐例。因万不得已而为之者也。然有资格之限。有识认之结。有加倍加五捐复之例。有加倍半不准捐复之例。所以多其防闲。亦为深杜流弊。若可扫而空之。则自祖宗以来有事开捐之时。曷勿竟取诸报效。又安用此纷纷条例为也。今海军之设。事体重大。宜本卧薪尝胆之苦心。为未雨绸缪之至计。但章程所定。措施所及。外闲无由悉知。则亦不能轻议。独此报效一事。街谈巷议。众说纷纭。士大夫相与偶语。亦无不私尤窃叹。戚戚于心。特以由海军衙门而达之。奉懿旨而行之。无或敢苦口忠心。冒昧入告。遂使谤腾衢路而朝廷不闻。患伏隐微而朝廷不知。小得志。宠赂滋张。若不急行停止。则妨贤病国。播恶殃民。即平安无事之时犹将召乱。况时局孔艰而复益之以疾。以坏天下之事有余矣。臣待罪谏垣。职司风纪。台规所载。奉以兢兢。不敢稍存揣摩之见。不敢稍怀死辱之私。谨斋戒沐浴。缮折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刚断施行。臣无任悃款愿望之至。

## 卷二十二 吏政五考察

### 驭下论

李联琇

袁简斋论严蔽。而曰多其察。少其发。此驭下者之法也。余谓此非所以祛严蔽

。而适以害宽而并害严。奚以明其然也。淮南云。释大道而任小数。不足以禁奸塞邪。乱乃愈滋。说苑云。智而用私。不如愚而用公。陆敬舆云。察精则多猜。于物多猜。而下防嫌。故苟且之患作。苏子由云。多为之堤防。以御其变诈。则彼之智。将有以出于堤防之所不能及。江民表云。太察则闻人之过。下情不通。则不闻己过。闻人之过。则奸生而刑滋。不见己过。则心塞而祸萌。凡此皆谓多其察之为害大也。居官者。果能清嗜欲而广观听。则诚信虚公而明生焉。虽有魑魅。亦将无所容而皆觉露矣。吾第即其觉露者。显惩一二以警之。其犹有所揜覆而不即觉者。要非甚害于政者也。吾明有所尚。显有所惩。而不必阴有所诃。使彼得幸我之不觉。而潜消其疑畏生变之心。以革非而迁于善。是约之以至严而容之以至宽。以其智虑之所及转移其所不及。老子所谓有之以以为利。一尤之以为用也。若曰多其察也。将自用其明乎。抑因人为明乎。自用其明。则亿度未必然也。因人为明。则劳劳焉日事访问。访则伪设。询则谗言至。于是作奸者闭锢以防我。党恶者阿比以蔽我。挟嫌者飞洒以欺我。即其间容有可寄耳目之人。发其是非以信我于始。而行将杂其是非以尝我于继。而卒且反其是非以乱我于终。如是而一一以发之。有不胜其发矣。如是而少其发。又何取于多其察乎。且我已察而知其情矣。虽少其发。而其不发者安能略无所形于辞色之间。彼亦知我之知其情。而不见我之发也。则以为畏彼而不敢发也。不则有所顾忌于己而不能发也。不则所欲发者如是而已。其它皆不欲发而纵使为之者也。则孰不畅所欲为。而犹若揜覆之初。惧或知之之严罚立至乎。是多其察之害一至于此。或曰。子之论正矣。而简斋之云。则济以术而易见效也。昔赵广汉钩距之法。问此可以得彼。于凡左右之言。当吾意者不应。不当吾意者亦不应。令无由揣摩舐取。而我已尽悉其情。然后一发制之。其斯以为多其察少其发也。不亦善乎。曰否。是以汤止沸也。用术之可偶。孰若推诚之可常。己既推诚。则可责人善。己先蓄诈。安可望人诚。以诈服诈。是以诈召诈也。且一诈能敌众诈哉。一哄之市。甘言以诱。诡计以钓。为其过而不相闻也。而坊肆之久设者不然。两军之临。以诈出奇。以奇制胜。为其交相攻也。而矛戟之偕作者不然。吾所属朝夕于吾侧。又久与居。而待以市心。与为敌国。危乎不危。每见庸才晏然于人上。而智驱术驭者。无周身之防。革坚则兵利。城成则冲生。理固然矣。简斋不别有云乎。树荆棘者。徒受其刺。树桃李者。终饫其甘。何兹之论严蔽而不然也。吾以告凡百有位之驭下者。

#### 前因时论七巡按

吴铤

汉时遣刺史行郡国。以六条省察治状。明时设巡按御史。秩止七品。顾氏以一年一代为善。其言曰。监临之任。不可以久也。久则情亲而弊生。望轻而法玩

。故一年一代之任。汉法所不如。予谓监临之任。巡行四方。访问风俗。得知守令善恶。既无牧人之权。又无常镇之所。奉君命以行郡。得操废黜之权。秩既卑则足以劝功。赏既重则足以明法。督察严则吏皆惧而不敢为奸。闻见近则民皆安而不至失所。此巡按之责所由。以小制大。通上下之情而决壅蔽之害也。然亦有宜变通者。监临足以制守令。若常置之。则倚势作威。守令恐慑于威。而巧为趋避。一也。监临巡按。以卑临尊。为异数。若常置之。则权恐至于不一。非用贵治贱之意。二也。监临宜有以重其望。若岁辄省察。则守令视为故事而望亦轻。三也。巡按在于得人。岁辄迁更。岂能尽贤。恐无补于治。四也。吏治之得失。以巡按为准。若一年一代。则守令黜陟。其法过严。五也。故巡按之制不必常。制凡三岁辄一遣。以期年满任。黜陟吏。省问风俗。较之有明之制虽疏。然无五者之弊。而守令亦有所惮而不敢肆。此亦察吏省民之道也。

### 致事记

周悦让

光绪二年丙子。京察既蒞事。吏部牒行诸曹。凡庶僚年六十五岁已上者。于二月初九日丑时。期集左翼门下。点名带领。是日黎明。引见于 养心殿者。凡十有七人。奉 旨着照旧供职。于戏。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而力视年为盛衰。故曲礼云。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其于士则无文。或亦从大夫之例欤。抑以其职卑而力易给。遂稍优假之欤。柳下三黜而不去。侯生七十而抱关。汉之冯唐颜驷。均白首于郎署。彼其人皆怀抱利器。欲用其所未足。故强力忍 ；。养其身以有为。非末俗钟鸣漏尽而夜行不止者所得借口也。今之京察。唯一等者得引见。其次则及年例。盖大吏所举者。未必其能尽当。即其所留者。亦不能悉合也。已在 朝廷洞鉴之中久矣。顾 临轩时所见。不过一拜一起一话一言之末。苟非年之大衰者。皆力能为之。夫大吏已明知其当去。而姑留之以待 上察。为小吏者不自引去。又幸 上之未必悉察。见其不能也。而因以求容。是于事君之礼均有未尽也。某之当去久矣。会有公过事未白。待罪故留。洎事白而适值察典。吏议以为当此时而引退者为规避。今察典竣矣。下考小臣。猥因年例。得一觐 三圣之清光。退而从容投劾引去。上以铭 朝廷之鸿恩。外以全大臣白驹之雅意。内以遂一辞而退之初心。持此归老田里。庶无戾于古良史之遗训。而有以自适于没齿而无怨矣夫。礼部祠祭司主事。以员外郎选用。官年六十七岁。实年六十九岁。致事周悦让记。

请饬部臣实心辅政疏道光三十年

龚文龄



窃以立法非难。用法为难。书曰令出惟行。诚为治之要务。我皇上孜孜求治。凡有臣工敷奏。无不降旨施行。各部臣能仰体圣意。本忠爱之忱。综核名实。即天下治法所从出也。何则。天下治法散寄于督抚。而皆总持于六部。部中条例具备。乃司员稍欠精详。即坠入蠹胥之术中而不自觉。由是蠹胥权重。外省事件之恐干部诘者。日以贿行。名曰部费。而就中之关乎准驳者。淆乱是非。系乎责成者。迁延岁月。司员未能严剔蠹弊。部臣亦止据说堂数言。不复精究底蕴。或数件。或数十件。执笔判稿。取办于仓猝立谈之间。故同一覆核事件。而各司彼此不同。一司前后互异。虽曰堂官职要。异于司官。职详而事不经心。弊以滋出。岂大臣公忠体国之道哉。夫立政而不以实。则文诰虽繁。不足以震天下之耳目。臣每见各省奉到部文。不过以照抄转行为了事。州县亦祇以出示晓谕为了事。其利不兴害不除者。州县奉行之不力也。疆吏督率之无方也。而实由部臣考核之不严。盖各省奉行诸事。皆视部文之缓急。以为迟速。彼习见督限之虚有其名。苟安目前。从无执法而议。其后乃相率而入于怠玩之一途。习于怠玩。天下尚有何利之可兴。何害之可除乎。夫此怠玩之习。非若贪劣之昭然可见。言官何从得实。登诸白简。若部臣则按其咨报之文册。悉心稽核。其得失情伪。罔不知之。乃不据实纠参。恐失物情。自甘退诿。则吏治之不振。固由于部务之日弛也。臣阅邸抄。知上年办理清查章程。极中窾要。然道光初年。安徽抚臣奏明。交代册内。前任得以支饰。后任敢于通融。皆以存库二字。为巧避实亏之方。请嗣后将征存银两。悉数批解。不准开列存库名目。又地丁漕项芦课等款。节次清查。其有垫完民欠名色。早经申严禁绝。何以不数年间。迁就瞻徇。凡册报到部。其仍有垫完漕尾作抵者听之。存库不解者亦听之。又其甚者。地丁二参。有逾例限而始报者。有久逾例限而终不报者。部中独不能扣足例限。将该藩司之缓报与不报者。分别而指参之乎。则亏空之酿成巨案。内部亦不能尽卸其责。举此一端。而他事之颓废。可类推矣。相应请旨飭下部臣大加振刷。遇事讲求。存至公无私之心。守画一不二之法。勿避嫌怨。勿惮繁劳。尽一分实力。则各省行一分实政。其有特旨通行。及议奏准行者。逐案登记。令各省将所属州县曾否奉行。及奉行有无成效。立予劝惩。仍将所劝惩者某人某事。随时报部。其或玩视部文。屡催罔应。则其督率无方。已可概见。从而指摘纠参。使天下懍然于部臣考核之严。不敢虚应故事。夫然后兴利除弊。自有月异岁不同之象。而无虑积重之难返矣。臣一介庸愚。罔知治体。蒙皇上虚怀采纳。敢不愿效刍蕘。窃谓国家官制。内外相维。言吏治而正本清源。必部臣振作有为。庶疆吏奉法惟谨。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

论因循之病疏咸丰三年

翰林院孙鼎臣

奏为因循之病。用法以治其标。用人以治其本。敬陈管见。恭折仰祈 圣鉴事。窃臣猥以愚陋。忝厕清班。仰见我 皇上三载以来。励精罔间。而成效未着。积弊未除。诸臣不能宣力竭忠。佐臻上理近日 特降谕旨。以因循训戒臣工。望切忧深。言之恳恻。凡有心知血气。莫不感激涕零。臣虽无知。忍不抒其愚悃。窃惟因循之病。由来甚远。当初人情狃于晏安。习尚趋于美。祇知徇情见好。避难就易。莫任怨任劳。驯致百务废弛。知其咎无可逭。相率而为欺饰。欺饰既穷。又一变而为抗玩。今 朝廷纪纲肃清。而臣谓之抗玩者。诚见近日威令有时沮格不行。 谕旨大都寝阁不顾也。廉昌胡方谷以岳州失守。甫经奉 旨议准罪名。旋即奏称病故。则 皇上欲加之法不得加矣。刘长清余莫清奉 旨解部。至今未见解到。博勒恭武阿克集阿奉 旨饬查。至今未见查奏。则 皇上严究之人不得究矣。夫赏罚出于 朝廷。奉行则在督抚。今爰书已定者。纵之幸逃显戮。 严旨催查者。使之苟延时日。徇私情而废 国法。谓非抗玩而何。军营事机紧急。尚且如此。此外办事玩泄。更难穷诘矣。今之敢于欺饰抗玩者。逆知 皇上课功论罪。一准成例。故其营私翫法。无事不与例违。及其取巧傅会。则无事不与例合。甚至有陈奏在前。似有把握。及事将中变。又得托词借故。巧为脱卸地步。盖习知 皇上待下宽仁。是以全无忌惮。伏读 上谕。猛以济宽乃今日之急。 圣人之言。洞见情弊矣。惟在断然行之而不疑耳。今之沓沓泄泄。贤不肖无所别也。贤者循资而进。不肖者亦循资而进。不肖者巧滑圆美。似乎有才。贤者方严朴诚。近于迂拙。贤者易见短。而不肖者易见长。风气浇漓。人才日坏。因循之弊实由于此。欲从而转移之。又非徒用法之严。而在我 皇上以知人之明为用人之准。知人莫如勤考镜。考镜莫如勤 召对。昔唐德宗谓奏对者。少有忠良。多探意旨。试加质问。即便辞穷。陆贄因有请数对臣。许令论事状。其言接下之道。听言之方。至为详尽。近日臣寮每值 召对。大半揣摩预备。就事敷衍。多游移之语。无切实之言。无益 圣聪。有负延访。然考镜之法。舍是无由。倘 清问所及。旁推博举。反复曲折。务尽其情。一次不已至再。再次不已至三。自部院以至九卿科道。轮流入 对。不出一年。各衙门人员。才品优劣。无或能逃 洞鉴。至引见州县及月选官员。 皇上如有欲问情形事件。时择一二 赐对。既以考核贤否。又得访问地方。纵不能遽得其全。彼此互参。久之。天下利病。咸在 圣心。人才亦罔不归于照察矣。至于用人。除三载考绩。及随时甄别外。我朝 列圣曾屡降特旨考察臣工。顺治八年 谕吏部具列部院堂官职名。亲行裁定。又以吏治弊坏。 谕各督抚严行甄别。十七年及康熙八年。甄别在京部院官员及外省督抚。雍正六年。乾隆六

年。 諭各督抚甄别所属知府。康熙五十二年雍正元年。甄别翰詹官员。顺治十八年康熙二十年三十四年雍正四年乾隆二十二年甄别各部院司员。盖考察不嫌于密。故于照例甄别之外。复时用 特旨举行。成宪昭垂。诚澄叙官方之令典。

此外又时有 特诏褒奖。破格迁除者如于成龙以清操优赏官衔。郭琇以骨鯁擢至九卿。陆陇其以廉吏授之谏职。杨名时以宿儒 特赐宣召。多方鼓舞。庶职得人。 皇上操摩厉人才之权。用舍所在。四方观听。昨 諭各督抚将属员实力甄别。以振纪纲。察吏安民。计无过此。臣惟大吏者属吏之表。京官者又外官之表。诚仿从前故事。将在京部院各官。及在外各督抚。特行甄别。则纲举而目易张。淘汰一番。风气立变。而又随时择其廉直公正。为圣心灼见。众论翕服者。 褒擢一二。以为之劝。使天下晓然于 圣意所在。顾禄位保身家之徒。当亦思改图向上。人心渐转。人才自出。总之因循之病。用法者治标之药。用人者治本之药。标与本必兼治。法与人必兼用。专任法而不任人。则整顿未几。而欺饰如故。抗玩如故。法亦或几乎穷矣。臣恭绎 圣諭。窃见我 皇上望治甚殷。敢以刍言。上渎 宸听。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圣鉴。

请京察举劾并行疏

吴杰

奏为京察届期。请 旨申严旧典。举劾并行。以昭核实。仰祈 圣鉴事。伏思京察为三载考绩。与外省大计。武职军政。黜陟攸关。实 朝廷进退人才之巨典。乃大计军政。皆有举有劾。而近年六部办理京察。除保举一等数员外。其余无问贤否。概列二等。间有三等数人。仍准留任。臣愚以为六部者。天下庶政之所自出。各堂官事务繁剧。每遇案件到部。岂能观尽识。其准驳出入。悉由司员主稿。苟非操守清廉。通达治体。外省有应举行者。或拘牵苛细。而当准者不准。其稍近弊。混者又或草率迁就。而当驳者不驳。得失之间。所关尤巨。且今日之督抚藩臬。即昔日曾任京职者居多。今日督抚所保之道府各员。又昔日由京职外用。且曾任部员者居多。是今日部员之贤否。又系他日外省人才之盛衰。伏查道光四年七月。刑部司员恩德于侯际清案内撞骗多金。奉 旨以该员保列一等。特将原保之堂官议处在案。 圣諭谆谆告诫。不啻至再至三。乃五年京察。仍有保列一等之安志。在坐粮厅任内骖法营私。是奉行诸臣。尚未能仰体 圣意。夫所举既不能无滥。所劾必失之益宽。抑思有举有劾。即古之黜陟幽明。所以使贤者知劝。不肖者知惩。新进中材。咸知勉于贤而傲于不肖。若如近年办理京察。六法不施。一概留任。有劝无惩。贤能者以为例有登进。不肖者以为例无放斥。而中材之尸位素餐者。亦恬不知耻。

不思有所振作。于吏治人心。大有关系。明年系举行京察之岁。就臣管见。谨拟二条。敬为我 皇上陈之。一查京察条例。一二等以外。三等停升。其应去官员。照六法例注考议处。是考绩之典。本非专为保举而设。何以近年办理。丽于六法者。概不一见。如谓随时甄别。不待三年。则如刑部办理侯际清之案。工部私窃硝磺之案。司员徇利营私。屡经发觉。该堂官又未有先事纠参者。且京察定例。守谨而才政俱平。及才长政勤而守平者。已应列为三等。在各部堂官受 恩深重。自不敢一味瞻徇。惟于司员之科甲出身者。或因其年格较深。不无顾惜。因而捐班杂项。亦予优容。试思名器至重。岂为贫老而设。庶司至繁。岂任庸劣久玷。至有虚糜廩粟。而终岁未尝到署。或常川在署。而案件全不留心。或文理未能通晓。或奔走仅事趋承。此等人员。留之徒滋食。更有浮躁不谨。屡经记过。徇庇书役。声名平常。此等人员。留之且恐误公。如谓人才难得。未可以一眚废弃。应请 敕下部臣。于该员平日居心。及所办之事。辨其过失之公私。因公者尚可姑容。以策后效。涉私者断无迁就。何用包荒。如此。则吏治庶几责实矣。一查近日多有不胜外任选用部员者。缘该员服官外省。虽未能称职。而部司政务。皆系公同办理。较之外任惟本员一人专主者。其事权既分。其责备亦可稍宽。然如初任未谙吏事。及守谨而才不足者。藉可于部务观摩。冀资造就。若历任繁剧。声名平常。祇因劣迹未彰。幸免革废。一旦置之政事之地。复任恋栈。其于内外例案。较多熟悉。诚恐串通胥吏。流弊益滋。且既为公论所摈。彼自知迁转无阶。更难望其振作。应请 敕下部臣。于外任改部人员。加意察看。其知愧知奋。勤慎在公者。照常供职外。如有始终怙习不悛。及精力衰颓。办事迟钝者。该堂官权其轻重。分别黜惩。毋稍为之姑息。以致贻误公事。如此。则人心庶几务实矣。以上二条。申明旧章。厘剔锢习。惩而知劝。严以济宽。举错必核公平。嫌怨勿存私见。则联常弥肃。趋向日端。似于吏治人心。较有裨益。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训示。

请申明京察旧章责成枢臣疏光绪七年

礼部侍郎宝廷

窃本年又届京察之期。十月间有 旨通谕部院各衙门。谆谆训诫。仰见圣朝澄叙官方至意。然而臣窃以为诸臣仍将视为故事具文。何也。积弊已深。非空言所能改变也。近年风气。日坏一日。每届京察。堂司各官。上下营营。举国若狂。瞻徇情面。犹弊之轻者。贿赂潜行。恐亦未必无之。不论才守。不论资格。并不论例案。不论文理。所保非贵近子弟。即浮华少年。但藉当差勤奋一语。掩饰耳目。其实平时点派差使。大半由请托而来。豫为一等地步。并非熟悉部务。实有勤劳。以黜陟幽明之大典。作攀援势利之快捷方式。举不能

公。劾岂能严。浮躁不谨之员。所在皆有。此辈皆善营求。每为堂官所喜。不惟不劾。且欲举之。历届京察所保才长政勤者。半是此类。又安望举劾尽当哉。夫守之清浊。暧昧不易知也。才之真伪。仓卒不易见也。而资格之浅深。例案之生熟。文理之明昧。则易知易见也。居今之世。内外大臣求才守兼优者能有几人。何况司员。今之所谓才者。不过奔走勤应对捷耳。若此者。何足为才。且每无守。习俗移人。人才难得。汉司员例案文理。尚不至不谙。而气节操守。未必尽能刚正。满司员则例案未必尽明。文理或甚至不通。守清尚许有人。才长殊不易覩。方今满汉司员中。求才守俱平者。已未能多得。又何论兼优乎。伏读嘉庆五年十一月十八日二十年十一月初二日 圣谕。咸丰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十九日 朱谕。谆谆戒飭。以资格例案文理为言。仰绎圣训。盖知积弊已深。非旦夕所能挽回。任缺勿滥。徒托空言。有举无劾。已成锢习。全材难得。与其求全责备。适至以伪乱真。不如核实节取。可收得人之效。今欲整飭京察。非详细申明旧章。严定处分。责成枢臣认真考察不可。伏乞再降 严旨。通谕各衙门堂官。恪遵历次 圣训。以为考察。各备一册。密识贤否。公议同览。用凭举劾。首取猷守兼优之员。以备擢用。如不可得。则取资格较久谨厚朴实之员。资格过浅者。苟非才猷特出。不许借口差使。遽行滥保。文理不通例案不明之员。不许滥保。貌似有才轻浮浇薄之员。尤不许滥保。如有此等弊端。一经察出。或被参奏。即谨遵 圣训。照例实降不贷。闻近来京察。堂官多不备册密识。应令京察后。将册封送军机处备查。以观各堂官弃取之公私偏正。 皇上正在冲龄。 皇太后垂帘听政。保一等者。开门之后。虽有引见可觐其年力。 召见可考其语言。而俄顷之闲。岂能考察详细。其应劾不劾者。更无从周知。当责成枢臣。博采时论。秉公考察。乞 飭下枢臣。将保列一等司员。分日传至。详加验看诘问。如有不符。即参奏撤销一等。原保堂官。谨遵 圣训。照例实降。如此核实举劾。认真考察。庶有忌惮。少除积弊。不敢视为故事具文矣。然而此犹其小焉者也。部院之京察。不可不公不严。内外大员之京察。岂独可不公不严。甄别之权。虽 皇太后 皇上操之。而实枢臣替之。劾一不职司员。不如劾一不职大员。臣窃恐瞻徇情面之弊。不专在各部院堂官矣。枢臣果能精白乃心。破除情面。不特能考察各部院司员之贤否。并能考察内外大臣之贤否。若夫不免瞻徇。无论不能察出也。纵使察出。亦不能秉公甄别。试问上届各部院京察。果皆公且严。乎内外大臣京察。果皆公且严乎。各部院瞻徇之弊。果皆察出乎。所察出者。果皆严办乎。是枢臣先以京察为故事具文矣。又何责于各部院堂官乎。更乞 严飭枢臣。豫将内外大臣。才守声名。孰优孰劣。孰当举。孰当劾。孰当照旧供职。秉公详察。开单进呈。毋得瞻徇庇护。应劾不

劾。尤不得徒以衰老无过。与官职较小者。休致数员塞责。如不公不严。经人纠参。惟枢臣是问。而考察枢臣之功过。则在 皇太后与 皇上。枢臣夙夜在公。均有微劳。而其中优劣。亦颇不同。若无所区别。概予议叙。是朝廷先以京察为故事具文矣。何以倡率下乎。是在 圣明独断。非臣下所敢妄参也。

请整顿八旗人才疏光绪八年

宝廷

窃维 本朝制度。满汉并用。从前八旗人才辈出。凡汉员所不能办者。满员往往转能有功。今则大异于昔矣。夫外省尚可不分满汉。京官满汉并列。不能通融。合十八省汉人而取之。犹未必人尽称职。旗人之数。不敌一府。亦必勉强备员。岂免滥竽之诮。此时如此。日后可知。近年八旗文风。未见大逊于前。何以消乏如此。推原其故。一由于官学废弛教育无法。虽不乏读书应试之人。而专攻举业。所学皆非所用。一由于开捐以来进身太易。捐一笔帖式。谋入档房。但能奔走攀援。虽目仅识丁。不十年即可富贵。纵有聪明可造之材沾染陋习。亦渐趋于轻浮卑佞。故有谓档房为汨人之渊。语虽近激。非过论也。今欲培八旗人才。必自整顿官学与笔帖式始。整顿官学。前已有 旨交议。至笔帖式。则尤不可缓之图。八旗就此途者。较他途为尤多。必当急加整顿。整顿如何。惟教之习例而已。查考试笔帖式。定制极严。今则枪替传递。无弊不有。清理非易。既未能遽清其源。似不可不亟疏其流。近来堂官视笔帖式如吏役。往往不整顿。即有心整顿者。亦不过严考察。勤簿册。就令笔帖式日日到署。迎送堂官。所习仍奔走伺候。于公事何益乎。于笔帖式何益乎。是仍导之为轻浮为卑佞也。考试难于核实。不如核之于到部。拟仿外省分发佐杂佐贰到省考试之法。变通试之。凡笔帖式到部。不论实缺候补捐纳考取。一律试以满汉文。必大致通顺。方准作为到部。其太荒谬者驳回。令自学习三年。再赴部考试。如仍不通。仍驳回。学习一年。再赴部考试。必能通顺。方准留部学习。三年期满奏留。亦必遵例认真甄别。不准虚应故事。如到署考试。与奏留甄别不认真者。堂官以瞻徇论。各部立学例馆。择司员之深于例者。派充教习。不分满汉。合一署笔帖式。皆使习例。汉文浅者。先教之习汉文。每月堂官考之。分别优劣。每季再考。年终大考。优者酌予乌布。劣者酌开乌布。三年京察。以例案之生熟。并差使之勤惰。分别等第。题升主事。其不愿习例者。纵翻绎精通。差使奋勉。虽保一等。但送别项差使。不准题升主事。主事者。员外郎郎中之阶。行将主稿掌印。安有不通例案。而克胜任者。近来满司员中。半皆备员。公事但恃汉员与书吏主持。不习例故也。闻直隶按察使刚毅在部时。专心习例。从学甚多。及官外任。甚有政声。则习例之效也。果能认真习例。

不十年。六部当添许多干练满员。异日府道封疆。何至有乏材之患哉。或谓满之有笔帖式。如汉之有书吏。无须习例。但重满文。夫使终身但为此官。固不必深求。如欲为司员。则不可不习例矣。而况积资累俸。内可以正揆席。外可以领兼圻乎。习之之法。某司行走。即习某司之例。异日精通。即可掌某司印。主某司稿。如才力有余。愿兼习者听之。其限于才力。不愿习例者亦听之。或虑因此恐有翻绎废弛之弊。不知汉文不通。未有能通满文者。从前笔帖式重满文者。恐其求工文词。而致荒满文。非谓不必通汉文。不必谙例案也。今责以通汉文。谙例案。则曰吾习满文。及考以满文。则又全不通晓。窃不知其何所习也。三年考试之法具在。但能认真甄别。又何虑翻绎之废弛乎。

伏读乾隆二十九年 圣谕。近闻各部院办事惟司员说堂画稿而各司笔帖式经年不得常见堂官其所熟悉者不过跟班数人而已笔帖式将来俱可升用司员若该堂官未经谋面遇有保题升用之处止以司官之言为凭于理未协该堂官自应于笔帖式内留心察看遇有堪以造就尚能办事者时加训勉以期有成等因钦此。又伏读雍正五年 圣谕。各衙门笔帖式俱系办事将来升用堂司之人虽经考取必当慎重拣选人材补用方于部务有益等因钦此。仰见 列圣培养人材至意。足征笔帖式非但当习满文。而必讲求部务矣。夫造就之方拣选之法。亦惟是教之习例。而别其能习不能习而已。八旗人才。所关甚大。培养之要。在此二者。而笔帖式积习过深。尤当亟加整顿。伏乞 飭军机大臣详酌妥议。断自 圣衷。如可采择。即乞 严飭实力施行。不许虚应故事。似毋庸更下部议。六部堂官。差务殷繁。多此一举。未免更增劳剧。然诸臣皆受 国厚恩。满员固当以培植后进为己任。即汉员亦不至有膜视之心。想皆以是说为然也。

密陈司道府考语疏道光十二年

江苏巡抚林则徐

窃照司道暨知府各员贤否。例应于年终出具切实考语。密奏一次。臣仰蒙 畀任封圻。察吏是其专责如有庸劣不职之员。即应随时参劾。原不必俟及年终。若同在循职之中。而才具互有短长。器识各有深浅。非时刻留心察看。未易周知。查上司所以考察属员者。非于公牒中观其事理。即于接见时询以语言。然各属禀谒之时。谁不能摭拾地方一二情形。以备应对。即公牒事件。有实在白费心力者。有专任幕友吏胥者。但就皮面观之。鲜不被其掩饰。臣窃谓察吏莫先于自察。必将各属大小政务逐一求尽于心。然后能举以验属员之尽心与否。盖徇人者浮。任己者实。凡事之未经悉心筹划者。纵能言其梗概。而以就中曲折。反复推究。即粉饰之技立穷。若上司之心先未贯彻于此事之始终。又何从察其情伪。则表率甚不易言也。臣闇昧无能。惟恃此不敢不尽之心。事事与属员求其实际。半载以来。随时考察。虽不敢谓灼见无遗。而司道府之立心行事

。人品官声。尚可陈其梗概。除扬州徐州二府。甫经请补。尚未到任。未便注考外。其余各员。谨就臣管见所及。出具切实考语。手缮清单。恭呈 御览。伏乞 皇上圣鉴。

严惩贪墨疏咸丰四年

韩锦云

窃维今日吏治废坏。由捐纳出身者。逢人迎合。由科甲授职者。亦遇事干求。捧檄甫出。即揣视肥瘠。较量迁转。于 国家设官为民之意。漠不相关。官不爱民。民不畏官。盗贼蜂起。实由于此。自古弭盗之术。不过曰安之胜之。胜之在择将材。安之在选良吏。大兵所过。户口流离。得良吏以善其后。若解倒悬。厥功尤倍。不独被害之区。宜急苏民困。即安堵之所。亦当体恤下情。

皇上以澄叙之权。寄之督抚。各州县距省。远近不一。督抚履任后。州县官不能远离职守。来省晋谒。贤否未能尽知。道府于所属有表率之责。且耳目尤近。倘于因公接见时。观其趋向。察其才能。又复详阅文案。暗访舆论。则州县官之勤惰贪廉。皆可以得其实。现今审断辞讼。州县有权。而道府无权。翻控之案。道府多不提究。且有欲提究而州县官抗违不遵者。推原其故。皆因道府收受苞苴。事事被其挟制。甚至已经发觉。且代为掩护。此等积习。非督抚破除情面。并加参处。不足以惩颓玩。即如闽浙总督王懿德奏请将福建漳州府知府金崇勒休一案。实因金崇需索陋规。每因所属未能馈送。即行遇事挑剔。是公事之准驳。一视馈送之有无。骹法营私。莫此为甚。查律载监临官挟势求索所部内财物。计赃论罪。乃该督原参折内。第云声名平常耳。第云年力就衰难期振作耳。所参不实不尽。此金崇所以肆意咆哮。哓哓置辩也。又如 钦差大臣载龄等奏请将四川建昌道俞文诏革职一案。实因俞文诏在首府任内。把持公事。各官奔走其门。则其钻营贿属朋比为奸者。必不止一人一事。查俞文诏系由捐纳出身。器小易盈。非善于要结上司。不敢大张声势。该大臣等奏请将俞文诏罢斥。于朋比贿属各情。未能根究。早在 圣明洞鉴之中。臣窃惟有治人乃有治法。而行法必先自上始。今欲随时整顿。岂必尽人而诛之。督抚风旨。众所向方。惟明示赏罚。则不可用之人皆将有所转移而乐为我用。大吏守正。而后秉正者来。大吏无私。而后营私者退。其有怙终婪黷。是自取愆尤。不可恕也。现各省有盗贼地方。多以官之贪横为口实。治贼者法无可贷。尚有拟加重之条。治官者罪坐所由。岂可从惟轻之议。应请 旨飭下各省督抚。于所属详慎旌别。如有贪迹赃款。即当据实严参。按律惩治。不得以革职勒休了事。庶被参者可以关其口。不敢藉辞挟制。未参者亦可以慑其心。必将勉为循良。从此吏治民风。蒸蒸日上矣。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圣鉴。



请严汰劣员以肃吏治疏咸丰十一年

监察御史朱潮

窃自军兴以来。论时务者。曰筹兵。曰办团。曰议饷。三者。当今之大计。中外聚而谋之。不遗余力矣。有以爱民之说进者。或以为迂阔而无近效。顾臣愚谓今之时势。尤必以爱民为急务。非敢骋虚词而袭陈言也。国家为民设官。今之牧令。重为民困。真有可流涕长太息者。弊不胜言。臣请揭其弊之甚者。为我皇上陈之一曰横征为害。军饷不足。不得已而劝捐。果使涓滴归公。何致兵民交困。不肖官吏。视为利藪。未充公府。先饱私囊。迨一经染指。受人把持。转于绅宦大族。畏其势强。无如之何。而抑勒侵渔。辄取盈于中下之户。至设局捐厘。尤恃其无从查核。重征并计。则斗粟尺布。处处拦截。任用匪人。则恶役蠹棍。层层剥削。大吏岂尽罔觉。知情放纵。上下分肥。归于公者一。入于私者九。民不聊生矣。一曰讼案不理。民间词讼。递入公门。即有值日差役至被告之家。恐吓需索。名差使费。多则数百千。少亦数十千。其余勒索名目。不一而足。倾产破家。比比皆是。两造废时守候。迭具数十牒。哀词吁恳。求其审理而不可得。即牌示审期矣。届期忽收牌中止。即坐堂听审矣。或请托者至而案仍不结。其吸食鸦片者。俾昼作夜。白日昏睡。夜半坐堂。案牘尘封。盈千累百。虽完结例有定限。而上司漫无觉察。弱者衔冤。强者上控。此而求民服不可得矣。一曰刑狱滥施。监狱所以禁重囚也。外省各府州县另设私所。扭锁禁锢。累月经年。其违例之刑。枷重百斤。笞以千计。堂下之呼号极惨。堂上之盛怒难平。更有胥役串通门丁。所传人犯。先行羁禁。名曰私押。索诈则百端陵虐。得贿则竟行释放。至于捕役诬良。擅自拷打。反背压磨。缩项立笼。尤惨酷不忍见闻。谁非赤子。而残虐至此。以上三端。害民滋甚。伏思百姓皆皇上之百姓也。官吏所荼毒之百姓。皆皇上恫瘝在抱之百姓也。我朝二百余年来。深仁厚泽。浹于民生。小民具有天良。谓国家之待吾侪者。至优极渥。而横被摧残。万里君门。无从呼吁。言念及此。能无痛心。方今四郊多垒。兵燹余生。流离播徙。官不恤民。而民受贼裹胁。遂反致为贼用。酿乱之由。罪在司牧。实在情形。非臣之激词也。自捐纳之例开。流品混淆。贤邪杂进。俱在圣明洞照之中。全赖地方大吏随时甄劾。登进之途从宽。澄叙之典必严。激浊扬清。督抚之责也。乃各省大僚。每于初到任时。参劾庸劣数员。以示风厉。久则情面习熟。通同一气。重案代为消弭。经年绝少弹章。积习相沿。大抵皆是。吏治一日不振。寇患一日不平。故惩治劣员。实与治兵相为表里。请旨严饬各省督抚。激发天良。力除徇庇。不负僚属。何如不负朝廷。不得罪于劣员。何如不得罪于百姓。除寻常公罪照例纠参不计外。仿周官岁会月要之意。每届年终。将参劾劣员事迹

名数。或实无可劾之员。奏闻一次。以昭慎重而凭核实。别经发觉。惟该管上司是问。但去一贪酷之员。即进一循良之吏。风声所树。争自濯磨。补救时艰在此。长治久安亦在此。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圣鉴。

请慎简大吏考察僚属疏同治元年

监察御史寻銮炜

臣窃见 皇太后 皇上朝干夕惕。勤求治理。而于用人行政之际。尤期正本清源。力挽积习。虑人才之阻抑也。屡令各大臣于平日真知灼见者秉公慎保。虑仕途之混杂也。屡令部臣明定章程澄清流品。虑疆臣大帅不能正己率属杀敌制胜。屡饬各将吏激发天良杜绝营求贿赂体察民隐力殄贼氛。然而上以实求。下以名应。议者于人才。谓必胪举事。分晰注明。意非不善。臣恐各大臣惧异日保举不实得罪。荐章愈形寥寥矣。议者于仕途。又恐有碍捐项。吏部甫准之奏。司农旋复改议。正印佐杂之殊。科甲捐班之异。始若分别选用。终仍辗转游升矣。夫欲清仕途。首在得人。顾知人甚难。人不易知。其闾卑鄙者无论已。即有才具开展应对敏给之人。听其言则便捷可喜。试以事亦时取小效。然其软媚圆熟。倾险诡譎。巧于为宦。伎俩百出。办公适假以济私。体国正藉以肥己。此等人员。京外所在不乏。而外官为尤甚。其贪残侵吞。日肆虐于小民。而溪壑难满。其逢迎奔竞。工见好于长吏。而卓异频膺。臣谓当今吏治之坏。坏于能吏。较之庸吏害更大。何则。庸吏纵无能为。地方尚不大受扰累。能吏则便利巧诈。敢于作奸。惟利是趋也。然则必如何而后得人。人之品类不齐。然约其要。不外诚与伪而已。诚者办事可靠。不失为君子。伪者逞材效用。终流为小人。臣愚谓或验诸历试。或得之保荐。但察其悃悞无华。朴讷质直。实心办公。担当任事之人。虽未必周知才能。骤奏功效。然拔十得五。月计不足。岁计有余也。臣伏愿 皇上持此意以慎简大吏。大吏即仰体此意以考察僚属。明降 谕旨。训诫中外。务使黜华崇实。风示愧励。庶吏治人才。日有起色矣。至疆臣大帅。关系尤重。州县之贤否。将弁之勇怯。百姓之利害。盗贼之聚散。胥视大吏为转移。于大吏多一日姑容。即于地方少一日整顿。比年以来。臣见有督抚此省而溃事者。调之彼而因循如故也。剿贼前日而无功者。待之后而畏葸若初也。在 皇上以人才难得。弃瑕录用。具有深意。然既一试再试矣。非退缩贻。即张皇饰词。一切劣迹。久在 圣明洞鉴中。臣愚谓当今救时切弊。愿 皇上明以察庶司。尤在严以惩大吏。雷霆雨露。示以不测。罪无曲贷。 恩难幸邀。纪纲画一。俾大吏皆知警惧。则臣激励勤奋。而民生可望安戢。盗贼不难削平矣。臣知识庸愚。冒昧沥陈。是否有当。伏乞 圣鉴。

请整饬吏治疏同治四年

给事中周恒祺

窃自军兴以来。民生之凋敝已极。各省筹兵筹饷。日不暇给。吏治不无废弛。现在中原底定。而散勇降贼。犹隐伏于各州各县之中。则所以办理善后诸政。不可不实力讲求也。谨抒管见六条。为 皇上敬陈之。一曰重 诏令以肃纪律。人君之所以整饬四方者。惟此令出之惟行耳。或察酌时宜。或修明旧制。凡见之于通谕者。无一非斟酌尽善。关系地方利弊之事。若奉行。一一致之于民。夫奚政之不举。亦何弊之不除。乃 朝廷励精图治。不啻三令而五申。而究其指归。仍不免视为具文。空言塞责。即如清积案行保甲等事。屡经 圣谕谆谆。试问各省之积案保甲。究清焉行焉否耶。上以实求。下以名应。臣恐良法美意之莫能下逮也。可否请 旨飭各省大吏。凡接奉通谕事件。务必严飭所属。破除积习。实力奉行。不得以一纸官文。敷衍申覆。仍复不时访察。倘敢仍前延玩。立予严参。盖上司之精神多周到一分。则属员之精神多振刷一分。颓风挽斯法度行。天下之耳目一新矣。一曰核名实以举人才。事无巨细。得其人则经理裕如。求才诚目前之急务。惟器必试而后知其利钝。马必驾而后知其弩良。用人亦复如是也。若闻其才而不试以事。试以事而不考其成。一列荐章。即予超擢。臣恐 朝廷逾格之恩。适为巧宦钻营之计。可否请 旨飭下中外大臣。凡保举人才。必举一二事以实之。或品堪式俗。或勇足治军。或洁己爱民。或片言折狱。举凡操守词章。以及理烦治剧诸类。必实有一节之长。方授以相当之事。一二年后。诚能实与名副。不妨破格超迁。若所行与所举相违。举之者亦难辞咎。庶上收得人之效。而下无幸进之心矣。一曰惜名器以待有功。品秩官阶。固不可以滥厕。则一命之荣。一级之赏。亦所以录微劳。乃近来军营保举人员。往往于实官上并加升衔。而州县一途为尤甚。推原其故。州县官阶虽卑。利权较重。求保者欲揽其利权之重。而又嫌其官职之卑。于是无人不求升衔顶带。刻下各省候补实任人员。不下数万。而求其五品之州。七品之县。寥寥无几。等威莫辨。何以崇体制而励人心。至于佐杂微员。每先谋一五品六品之功牌。于报捐时填入照中。冒为军功保奖。更非慎重名器之道。可否请 旨飭部核议。军功之升衔。如系保官后另案加保。或自加捐者。准其随带。若一案中官衔并得者。则衔可注销。佐杂之升衔。如系到省后加捐特保者。准其随带。若未得官前之衔。亦可注销。庶人知爵赏之贵。而交相鼓励矣。一曰减捐纳以肃官方。科甲人员。虽未必尽属廉洁。而自念读书考试。历数十年之辛苦。偶得一官。一旦因贪去职。则所得不若所失之大。即不肖州县贪念。亦有所顾忌而不敢为。若捐纳州县不过费一二千金。得之原易。一旦出膺民社。无不肆其掎克之谋。以为取偿之计。迨宦囊既饱。即以其余捐升道府大员。较之为循吏而以卓异待升。不更便捷乎。纵令发觉严参。而彼已

为富家翁矣。从前军饷浩烦。朝廷实为不得已之举。刻下军需稍减。厘金可以补苴。地方既平。京饷渐能全解。似宜权轻重而酌去留。且查近年铜局。一岁所入。统计不过百余万两。其间报捐道府州县者。尚不及半。少此数十万金。于库款当无所损。可否请旨饬部核议。将道府州县之最关吏治者。亟行停止。其余事例。不妨暂留。所去者止一时之小利。所持者实图治之大原。关系实非浅鲜也。一曰综厘局以征实数。恭阅邸抄。厘金一项。曾蒙 谕令各督抚体察情形。酌留大宗。撤去分局。零星杂贩。概免抽厘。此诚 圣主体恤商民之至意。惟 恩必期于实逮。不可以虚行。可否请旨饬令有厘金省分。将从前所设之局。悉数开陈。奉 旨后已撤者某局。共计若干处。暂留者某局。共有若干处。报部以便稽察。所有应捐应免之货物。亦必详细开列。刊刻告示。偏贴各局之前。俾商民共见共闻。以免委员差役含混私收之弊。仍不得分卡于外。避其名而存其实。庶善政可期广被矣。一曰省差徭以纾民困。河南直隶山东等省。差费甚重。尝有税银一两。而差费派至制钱五六串者。缘军兴已久。所有过境兵车。及协济车辆。为数烦多。地方官不得不借资民力也。乃查河南等省陋习。凡州县官之子弟亲友。无不擅用差车。上站出一印帖。或发溜单。下站即如数应付。甚至家丁之丁。幕友之友。俨然乘传往来。相习成风。实属不成事体。相应请旨饬令各督抚严行禁革。如地方官有发印帖溜单擅用车者。滥发滥应之员。均科以应得之罪。至于正项差事。应用车辆。亦必严禁丁役藉端多索讹诈勒措等弊。官减一分之扰。即民受一分之恩。是即培植地方之一端也。以上六条。臣愚昧之见。未必有补高深。而用人行政察吏安民。实目前之急务。是否有当。伏乞 皇太后 皇上圣鉴。

## 卷二十三 吏政六大吏

### 名实说

朱琦

孰难辨。曰名难辨。名者士之所争趋而易惑。天下有乡曲之行。有大人之行。乡曲大人。其名也。考之其行。而察其有用与否。其实也。世之称者。曰谨厚。曰廉静。曰退让。三者。名之至美者也。而不知此乡曲之行也。非所谓大人者也。大人之职。在于经国家。安社稷。有刚毅大节。为人主畏惮。有深谋远识。为天下长计。合则留。不合以义去。身之便安。不暇计也。世之指摘。不敢逃也。今也不然。曰。吾为天下长计。则天下之衅必集于我。吾为人主畏惮。则不能久于其位。不如谨厚廉静退让。此三者可以安坐无患。而其名又至美也。夫无其患而可久于其位。又有天下美名。士何惮而不争趋于此。故近世所

号为公卿之贤者。此三者为多矣。当其冠檐裾。从容步趋于庙廊之间。上之人不疑。而非议不加。其沈深不可测也。一旦遇大利害。抢攘无措。钳口拑舌而莫敢言。而所谓谨厚廉静退让。至此举无可举。于是始思向之为人主畏惮。而有深谋远识者。不可得矣。且谨厚廉静退让三者。非果无用也。亦各以时耳。古有负盖世之功。而思持其后。挟震主之威。而唯恐不终。未尝不斤斤于此。有非常之功与名。而斤斤于此。故可以蒙荣誉。镇薄俗。保晚节。后世无其才而冒其位。安其乐而避其患。假于名之至美。憫然自以为足。是藏身之固莫便此三者。孔子之所谓鄙夫也。其究乡原也。是张禹胡广赵戒之类也。甚矣。其惑也。且吾闻大木有尺寸之朽而不弃。骏马有奔蹏之患而可馭。世之贪者矫者肆者。往往其才可用。今人貌为不贪不矫不肆而讫无用。其名是。其实非也。是故君子慎其名。乡曲而有大人之行者荣。大人而为乡曲之行者辱。

### 大人论上

马福安

今世称官至显秩者曰大人。求仕者莫不贵之。居是位者。恒膺其称。而难以副其实。徒知享用快意。而朝廷所以用我。士民所以望我者。未克稍酬其万一也。后日规模。皆匡居素定。然则士人闭门诵读。忽攫情富贵。豫拟吾后日当如何享用快意者。异日得志不几如上所云。以为苍生祸耶。予居长安。亦求仕者也。恐有类于是。故为之戒。以自励其志焉。

### 大人论下

马福安

大人之所以为大人者。不以爵而以德。不以名而以实。有其德之实。而名位称之。固足以敷宣皇猷。阐亮帝业。道济天下。流徽千载。即穷居野处。闾然不见于世。而言为世师。行为世法。固不因其蜷居蠖屈。而有所加损也。故有大人之体。有大人之用。体恶在。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盖赤子纯诚无伪。大人亦纯诚无伪。凡其治心持身。获上感下。无不如天地元气。贯彻周流。故自庸行庸言之信谨。以至善世不伐。德博而化。为龙德正中者。而归本于闲邪存诚。此干九二之大人也。用恶在。孟子曰。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其秉德刚健中正而纯粹精。故道义修身。功德被世。圣作物。而生各正其性命。以归于保合之太和。此干九五之大人也。故纯诚者其心。博厚者其德。明通者其识。公溥者其量。刚直以着其节。正大以见其情。清端以厉其守。和易以使人可亲。严毅以使人不可犯。其志非一身一家之私计。而怀天下之图。其事非苟且目前之为。而有百年万世之虑。夫如是。乃为并三才立人极之大人。而非一乡一国之士。并非服黼黻。被袞冕。徒窃高位。以震耀世俗者。所得同类而并讥之也。噫。大人之实之不见于天下久矣。三代下。非诸葛武侯范文

正司马君实诸君子。吾谁与归。

### 丙吉论

杨绍文

论曰。吉非知大体者也。吉得于问牛。而失于不问人。因不问人。而问牛之事亦失。昔者孔子厩焚。曰伤人乎。不问马。夫畜与人。轻重之相隔悬殊也。孟子曰。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必有怵惕惻隐之心。恶有见人至死伤横道。而漠然不动者乎。呜呼。吉之视人不若牛矣。且夫事有缓急。有可待时而行。有不可待时而行。譬若火猝然燎于原。苟有介乎其侧者。将不待其职所禁御。而始取水而灌之也。今有人操水而立乎其旁。而不一问。曰以待掌火者。是岂仁人乎哉。设使吉遇称戈立矛之事。岂亦将待岁竟而课殿最也。且吉亦并不知阴阳。君臣率。父子亲。贵贱不失。尊卑不逆。万物得所。是为阴阳和而寒暑自得其节。百姓。其为阴阳之不和孰大焉。释百姓不问。而恐阴阳不时。吾不知吉将何以理此阴阳也。吾固曰吉非知大体者也。昔文帝以决狱钱谷事问周勃。勃不能对。问陈平。平曰各有主者。宰相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民之宜。平一时口给。不足言也。吾特怪吉名相。有大臣之风。而其言缪戾若此。呜呼。不学之过欤。

### 贵因

凌

某公抚浙。躬俭示人。途见丐者妇。衣采簪花。呼役拥之去。丐者故新娶也。探囊三日不获耗。乃弃庐捐具。得甘金。纳中军以请。公曰。忘之矣。引妇于庭。呼夫人出。则垢敝曳薪。从觚来。曰。夫人也如是。而业丐者。而过之。戒哉。饭脱粟遣归。归无家矣。乃自经死。程抚军在浙。虑杭之竹壁引火也。灾辄千百户。乃为土坯数方。置辕外。悬书令以坯易竹。役汹汹按户索金。而竹壁如初。江某守湖州。令既昏毋得篝箠。且夜巡门隙之有光者。则两系廩生以返。生盖朝市而夜读者也。以闻上官。乃调江。凌子曰。民者吾更不知何如。是固皆德民者也。程初令岭南。称循吏。按察山东时。居者行者颂德政。多可喜愕。以土易竹。昔之人。尝筹之。公乃行不以渐。又不付牧令绅士。而亟亟吏缘为奸。惜哉。孔子论美政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又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某抚以俭耀民。意岂不美。顾欲揭同衾为人人厉。甚难悉也。江故不学无讥尔。自古公卿大臣为上广教化革敝俗。夫岂旦夕效哉。因而勿弛。革而勿张。优优下逮万物由庚。斯语也。吾尝为程抚岭南山左集跋后。而未视也。程去浙数年。前之聚而诟公者。知亦少少自咎矣。

### 读昌黎集书后

包世臣

道光乙酉。仲冬既望。觅食渡江。局踣舟中。不自赖。步荒市。得昌黎集。首尾微有漫灭。昼夜诵之。察其笔势。生动矫异。与弱冠以前所见大殊。既卒業。因书其后曰。退之读鹞冠子。至贱生于无所用。中流失船。一壶千金者。而悲之。退之议淮西事。得情势。庶几一壶之用矣。然驷端犬杀邓析而用其竹刑。袁绍败于官渡。曰无颜复见田丰。杀之而后入。是故用其言而有功。则惧人之居其长也。不用其言而致败。则又惧人之形其短也。乌在其以失船而贵一壶哉。以予所闻近世事。惟故相阿文成公。持节堵青龙冈工。副将李荣吉以为进占得占。大工所深忌。宜缓之。得实而后进。以防陡蛰。文成斥其挠众。急趣之。既合龙。文武皆贺。惟荣吉不至。召之。则于坝上再拜使者曰。为荣吉谢公相。坝实未稳固。荣吉不敢以贺公相。故离工。致疏虞。督土料追压。阅两日。竟不守。文成中夜闻坝蛰。驰至。荣吉已挂缆落水。文成令曰。能生之者。官擢三等。兵吏赏千金。未几。舁荣吉至。文成垂涕。亲去其湿衣。以上赐黑狐端罩护之。良久乃苏。文成遂自劾而荐荣吉。震无咎者存乎悔。蔚为宗臣。岂不宜哉。退之又云。命与仇谋。亦文家形容。非事实。果退之而谋命于仇也。则不为前言也已。

书韩退之上宰相书后

王宝仁

以退之之贤。足数至宰相之门。书再三上而不得一见。无怪今之不能自通也。然退之当日。思行其道于天下。见不见。系乎道之行不行。其难宜也。今则非有行道之志。不过计时月。奉成例。一见而毕耳。而必繁其节目。人已至矣。曰未投文。而不得见也。文已投矣。曰未示期。而不得见也。胥吏挟此恣其求。阍人藉此张其势。而为之上者不知。知之亦以为体固宜尔夫。国家设有大臣。固将察吏治。作士气。达民情。今所谓察焉者。一接颜色而已。非有敷陈辩论。足知其人之究竟也。而节目之繁如此。虽有磊落非常之士。其不歔歔叹叹者鲜矣。无惑乎士气之不克振也。夫见之虽难。终得一见耳。以终得一见之人。而犹且中多间隔。则夫民情之壅于上闻者。不可想乎。吾读退之书而类及之。以志吾感云。

奴祸

王效成

官与官接。虽尊卑殊秩。而其为 朝廷之爵同。即掾史之末。亦将阶以入仕者。然而上下相交。必以奴与其间。百数十人。华章杂佩。彪彪然呼召呵叱。为之属者。惧为所谗格。势不得不温颜丰馈。以市其欢心。而奴曹遂以其谄求贱秽之身。俨然伸于士大夫之上。天下自节镇以至部尉署。縛縛皆是矣。且非独此也。据关津之要。权国政之出入。用狼吞乎商货。以资其淫酗赌博之用。而

抱关之职。反供其颐指。若台隶然。是直抗其身于朝廷科则之中。而专职掌。夫蠹民生奸官制。其害不细矣。抑其摧败士大夫之廉耻尤甚哉。士大夫无耻。尚安知廉。天下有洁清士而与奴辈为缘者哉。咽气苟承。浸淫柔熟。其不率归于卑污者有几。呜呼。国家严禁中人。不得与外廷事。其尊贵士大夫何如也。而为士大夫者。外庶民执事者不亲。顾反收召无赖以自壅蔽。而挫辱其同畴并等之人。甚或为所要制焉。抑不思其居卑属时受侮于若辈乎。易法令之堂宇而为奴蹂躏之场也。是何心哉。是何心哉。

### 论赵恭毅公覆奏宋学士参款事

姚莹

康熙四十七年七月。内阁学士宋大业奉御书至南岳。复命。奏参偏沅巡抚赵申乔不敬之款八。溺职之款六。赵公遵旨回奏。得无罪。宋之倾陷。与公之孤危。天下知之矣。顾余窃怪立身如公。何以尚有馈宋七千金事也。公疏云。康熙四十二年六月。宋大业祭告南岳。赍御书匾额。一到长沙。虚张声势。多方恐吓臣。长沙知府姜立广。从中传说。偪索多金。始容悬挂。臣敬畏天使。许以三千两。不允。加至七千两。令姜立广向布政使暂借库银。即令姜立广送七千两。随礼七百两。幕宾刘某张某。各索银一百两。共七千九百两。嗟乎。权贵之陵人也。虽公亦不能无慑耶。此银暂借库项。未言作何归补。疏后云。宋大业本年再至。欲援旧例。但至今日。派不可派。捐无可捐。仅令各官共送银一千两。随礼一百两。大拂其意。遂欲置臣于死。则前此之项。其为各官派捐可知也。疏又言。姜某所领司库银五千两。建造

御书楼。议捐四十二年俸工补项。是年冬。剿抚红苗。大师云集。一应锣锅账房运送米豆夫船供应犒赏诸费。皆借帑应用。而四十三四两年俸工。已捐修岳庙。其库项不可虚悬。署布政使张仕可详称。各州县愿将加一火耗之内。加捐五分。清补军需。督臣暨臣批准。至四十四年。因修道路桥梁。雇备江南船只。借动库银。又以四十五年俸工捐补。考四十三年。公题估修南岳庙疏。称相度料估。需银三万九千三百六两。自知县以上各官捐俸修葺。及后修御书楼有捐。军需有捐。道路桥梁船只有捐。四年之中无岁不捐。俸工不足。加以火耗。此皆取诸司府州县者。而复有派送宋学士前后九千余金之事。是时公方严裁州县私派重征。参劾之章数十上。而此等派捐之事。顾频为不已。欲使属官无怨。其可得乎。再考四十三年八月。姜立广以隐匿宁乡县亏空。为公题参。盖在馈送宋学士之后。夫不参姜之为宋索贿。而参其隐匿亏空。岂公亦投鼠忌器耶。嗟乎。赵公身为巡抚。以清节上蒙知遇。而事势所迫。犹不能无派累属官以馈权贵之事。则府州县以下。其为人所威怵者更不知凡几。巡抚派之属官。属官将派之何人乎。稍知自爱者。皆不腴削民膏。欲其并亏空而无之



。不可得矣。先是四十三年。有奏请给各官养廉。禁征火耗者。上命各省督抚议。公言各官贤愚不等。现许征收一分。尚恐浮收一分之外。今再给银。诚恐利欲熏心。巧借倾销起解名色。藉取火耗。是既有损于国。仍无益于民。上纳公言。至雍正中。乃定归火耗于上。而给养廉于官。其后官解钱粮。倾销火耗无出。仍不能不私取于民。公言诚有验矣。而因事派捐俸工养廉犹不足。一切办公无不责之州县所在。以亏空参劾者后先相望。以至于今也。悲夫。

安徽布政使司题名碑代邱方伯作

陆继辂

自昌黎撰河南府同官记。历宋明以来作者。往往有题名碑文见于集中。夫国家任官。以熙庶绩。各视其人之德与才。以为贵贱。而亦未尝无才德之不足以副者。厕乎其间。当其时或不甚相远也。逮其后乃昭然如黑白之分。盖愈久而愈不掩焉。是以君子敬其名。名也者。所以使百世之后。考其行之醇疵。与夫职之称否者也。国朝沿明制。各直省置布政司一人。凡守土之吏。咸隶焉。大江之南。地大物博。高宗纯皇帝知其不易为。特析而三之。而安徽所属。犹八府五直隶州。以水旱之不常。盗窃之间作。征令期会。已几几乎日不暇给。又况处其下者其。聪明才力既各有所挟持。而临之在上者。又不能无识与学之互异。苟喜怒之偶偏。嗜好之微着。皆足以启窥伺之端。而衰刚正之气。是可惧也。余以乙科出为县令。再蹶再起。仰蒙圣天子特达之知。累邀不次之擢。数年之间。洊至岳牧。此宜何如报称高厚者。而时清政举。无可兴革。兢兢焉素餐是惧。实之不存。名将安附。抑吾闻之。儒者立身。要诸毕世。君子为政。征于去思。他日有指其名而为之慨然兴怀者乎。则是碑也。抑亦无言之监史。而自傲之箴铭矣。碑自乾隆二十五年分藩闽中许公松佶始安庆。至今道光八年。凡题名若干人。

请祛督抚大吏蒙蔽疏道光十二年

裘元俊

窃查入夏以来。雨泽愆期。风威不敛。前经尚书耆英。以阴阳间隔。由庶司百职废弛之故。当先澄叙官常。整饬吏事。奏奉上谕。着在京部院旗营各衙门堂官务矢公忠随时认真查核庶几各司公勤称职庶可清和咸理等因钦此。仰见我皇上精一图治。宵旰勤求之至意。臣愚以为恒风之象曰蒙。第蒙之在小臣者其弊浅。而蒙之在大臣者其弊深。且蒙之在京员者其害轻。而蒙之在督抚者其害重。臣谓今日之巧为蒙。而又敢为蒙。以致戾和甘者。惟督抚大吏为最甚耳。即如湖南逆獠赵金陵一案。其制办器械。铸造枪。匪伊朝夕。且闻该逆出入。并用旗帜护卫。向来该地方官。何以竟毫无觉察。查道光十年。前任抚

臣程祖洛曾奏该省命盗案件。自嘉庆二十一年后。州县不报起限。臬司亦不汇册详咨。经年累月。延搁不办。是该逆猖之明目张胆。敢于作乱。皆平日督抚地方官之苟且养痍。有以致之。及至愚顽蠢动。劳师糜饷。而从前冥昧酿事诸臣。仍安富尊荣。曾无咎及之者。是督抚得以因循享其乐。而独以忧勤归之

皇上也。又如直隶尹老须等习教传徒之案。煽惑至三省之远。勾结至数千人。地方官皆如瞶如聋。前奉 敕交直隶总督查办。乃竟以该犯等委系良民。朦混完结。今已破案。该督又不早自引咎。并将前次委查各员严参惩办。而于奉 旨查取各官职名议处。仍迁延时日。使之腴颜在任。以徐为弥缝保位之计。是该督等既已苟且养痍蒙于前。而又欲为劣员巧脱以蒙于后也。又如广东惠廉等府会匪煽布。该督抚既无化导之本。又无禁制之法。且更于鸦片烟流毒害民。钦奉 谕旨。交该督确加查核。杜绝来源。乃该督等覆奏。竟推诿他省。并以销路无从尽遏。巧为搪塞。不自愧办理无术。转若以 敕禁为多事者。今闻该省竟有包揽鸦片烟行户。每年坐收内地银数百万两。转发泛海出洋。该督抚视为无关紧要。并不查问。又如江西南赣二府民情犷悍。道光十年。经该抚奏准。拜会抢劫讹诈逞凶之案。请加重治罪。臣近闻该处实在会匪。并未能认真查办。转将并未入会抢劫之平民。偶犯罪愆。均加重问拟。又如福建漳泉等府聚众劫杀灭尸之案。往往数年不为缉凶。地方官废弃 国法。该督抚亦置若罔闻。又如顺天府经步军统领衙门及都察院交审之案。该府尹转批所属。因循拖累。数月不为提审者。不知凡几。至于江南宿迁。山东茌平东阿。河南安阳汤阴等县。冲途大路。劫掠屡见。盗贼肆行。未闻督抚据实参办。云贵四川等省。罌粟地。红黑贼匪。结党扰害。而该督抚均未能实力查禁。他如近年地震水溢之灾。大吏毫无愧悚。而视为属员保荐之快捷方式。甚至 圣主如纶如綍之诏。再三教诰。亦等于弁髦而不行。如此之类。不可胜数。此臣所谓今之巧为蒙。而又敢为蒙。惟督抚大吏为最甚。以致戾和甘者也。

臣窃见近日以来。浓云密布。油然欲雨。旋即被风吹散。此即 圣恩优渥。而为督抚大吏蒙蔽。以致泽不下究之象也。其示见于京畿者。 天意或欲

圣主之惩警其蒙也。夫大法而后小廉。上行而后下效。理有固然。故督抚能秉公忠。则属吏未有不勉为贤能者。督抚惟务欺罔。则属吏未有不趋于贪诈者。若所属地方。至于废弛之甚。是州县之庸劣即督抚之整率无状也。若徒严于小臣而宽于大臣。不过归咎一二州县。而督抚则爵禄依然。泄沓依然。更复何所畏惧。如此而欲吏治之整饬。民风之端厚。是犹浊其源而思清其流也。臣愚以为地方各官贤不肖之举劾。惟在督抚之明察。而各督抚贤不肖之黜陟。惟恃 圣心之独断。伏祈 皇上以雷霆之用。济雨露之施。由地方教匪盗贼积案之多。而验道府州县之不职。即由所属道府州县不职之多。而验督抚大吏

之不职。圣鉴如神。权衡不爽。赏罚并行。刚柔互用。使天下之督抚知懍天威。而不敢以好恶之私轻为尝试。庶天下之州县知惧督抚。而不复以诌张之幻巧为逢迎。如此。则蒙蔽之习除。化泽下究。民隐上达。而和甘立召矣。

### 端表率杜弊源疏

监察御史富兴阿

窃惟今之鄙习。莫甚于外省贪鄙瞻徇。视为固然。大吏首倡。属吏因之。以致库款亏欠。吏治废弛。谨择其尤者。请旨严禁以肃吏治事。夫州县之亏空。几天下。无一州一县而无亏空者。每届数十年。未有不清查。一经清查。动辄千万。或数千万。虽云设法弥补。徒有其名。实则半饱州县私囊。半盈督抚两司道府行橐。实亏则我君之府库也。州县之亏空。断不能瞞道府之耳目。道府若不知州县之亏空。是道府形同木偶。倘州县之有劣款。又安望道府之查察耶。至道府之所以不能揭者。受州县三节两寿之陋规。寻常之馈赠。道府明知而不问也。督抚两司不知也。此数十年之积习。近则州县之亏空。上至督抚两司。下至道府。无不俱知。始则州县亏空。道府代州县向督抚两司隐瞒。近则督抚代升任调任州县向接任署任州县关说。始则州县缺出。两司拣员具详。督抚核定准驳。近则督抚示意两司。某某升调。两司遵照具详。仕风愈趋愈下。愈出愈奇。盖缘督抚于一省之中。某缺肥。某缺瘠。久识之于中。迨经出缺。或于平日馈赠者是升是调。或于请托奔竞者。是升是调。或于亲知故旧者。是升是调。一经得升得调之员。则即取偿于是缺。缺分愈肥。亏空愈重。狡诈之员。即因此而挟制。上司受其贿属。即不敢不代为徇隐。狡诈得计。庸愚者亦相率效尤。挟制之风。几天下。小民维正之供君上之库款。尚忍于徇隐其虐民之事贪玩之习。何不可代为消弥。外省通同一气。凡事无不化大为小。化小为无。迨养成巨患。不可收拾。止于罢斥。坐拥厚资。优游林下。所贻忧者祇君上一人而已。

至首县最为督抚所信用。亦最能挟制督抚。凡督抚所需。无不系首县备办。督抚之嗜好。婚丧庆吊。亦系首县致信于通省官员。始则暮夜之金。近则明目张胆。恬不为怪。督抚保荐属员卓异后。即拜认师生。受爵公朝。拜恩私室。一切营私苟且之事。即无不对师谈论。更有甚者。并未保荐卓异。亦夤缘拜认师生。大意总在营私。更可招摇夸耀。我宣宗成皇帝深恶此习。严行申禁。至再至三。无如积习久惯。利之所在。仍阳奉阴违。查定例。一省应征正款若干。杂款若干。州县应解藩库若干。藩库应解部库若干。若每年按例将银解至部库。部库何至短绌。州县何至亏空。又何用清查。藩司果能正己不阿。督抚清廉不徇情面。州县一经欠解。始则予限严催。继则从严参办。何至成尾大

不掉之势。乃动辄借口于州县赔累。宣宗成皇帝视民如伤。地方一经水旱。恩膏立沛。蠲赈兼施。当经费支绌之时。上年江南数省水灾。恐各省起解银两。缓不济急。先发部库之银振恤。是养民之政。皆出自君上。州县之赔累。何由而起。现自督抚以至州县。在官去任一切服用。买良田起楼阁。或自行捐升。或子孙援例。皆百姓之膏脂。与君上之库藏也。若不明定科条。干纲独断。势不能挽此狂澜。臣愚昧请旨飭下户部。于每年各省报征后。将各省开具简明清单。某省应解部库正款及杂款若干两。某省业已全行起解。某省起解若干两。具奏。皇上择欠解最多之省。将督抚藩司罢革。留于该省催征。俟州县欠款解齐。方准各回旗籍。其虽未能全解部库。欠数较少者。予以处分限期。州县例准库存之款。则准一年二年时。将上年存款起解藩库。藩库例准库存之款。则准二年三年时。即将上一年之款起解部库。如此定以限制。则部臣亦不敢颺预。督抚亦必知所儆惕。上司既不能代属员徇隐。属员即不贿赠上司。上司于属员既无授受。即无所挟制回护。倘属员有贪墨之。蠹民之事。皆可随时参劾。于国计民生。实有裨益。并请飭下直省大吏。各秉天良。清廉自持。正己率属。毋为己身谋。毋为子孙计。常思祖父遭逢之旷典。本身渥沐之厚恩。凡于国家有益之事。不计利害。须一身担荷。毋存谄过君父之念。吏治自必蒸蒸日上矣。

禁言祥瑞疏同治十二年

给事中边宝泉

窃惟贡谏献媚。端必有所由开。而杜渐防微。机贵严于先见祥瑞之说。盛世不言。即丰年为瑞一语。亦谓年谷顺成。民安其业。以是为瑞焉耳。未闻有水旱频仍。民生凋敝之余。而犹复陈嘉祥谈瑞应者也。自汉迄唐。臣下竞言祥瑞。其始倡之者一二人。其弊至于一草一木。争献无已。侈逸上心。愚惑天下。莫此为甚。臣恭阅邸钞。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清苑县暨广平府等属呈报麦秀两歧。并进呈麦样。以为灵异。此折中外传述。物议纷纷。考之宋太祖干德四年。澶州濮阳县麦秀两歧至五六歧。各数十本不等。神宗时深州麦两歧者四十亩。徽宗政和二年。蔡州麦一茎两歧至七八歧。近约十余亩。远或连野。一代如此。他代更不可枚举。臣少居乡里。每见麦非甚歉。双歧往往有之。推原其故。或地力有余。或得气偏厚。皆足以致之。物理之常。何异之有。即以瑞应言之。汉章帝时。大臣以嘉谷芝草诸瑞。议改元章和。当时何敞据经义面责宋由袁安。由安惧不敢答。至元马端临纂文献通考。乃举历代祥瑞。统谓之物异。夫祥且谓之异。今以恒有无异之物而以为祥。可乎。上年直隶水灾之大。为数十年所未有。畿辅东南。几成泽国。至不获已。而集捐外省。发粟京仓。议振议蠲。动劳宸虑。迄今田庐没于水者。所在多有。就令今年二麦丰

收。犹不足补上年之歉。况收成多者不过五六分。近闻永定河甫经葺工。北岸又行溃决。顺天南路州县。暨保定天津各属。各河亦多漫溢。秋稼并间有被蝗之处。双歧之祥。抑又何取。大抵逢迎谀谄乃庸劣州县之故习。遇事揣摩。希图见好上官。而绅衿之无行者因而藉端贡媚。摭拾微物。妄事揄扬。弊实由此。现值边省军务未竣。民困未苏。该督臣身膺疆寄。名望素隆。当敬体皇太后 皇上宵旰之忧勤。效何敞之公忠。惩宋由袁安之导媚。如果各方收成丰稔。届时奏报。即所以仰慰 宸廑。于此等庸劣官绅。宜明晓以物理之常不足为异。以绝其迎合之私。岂可侈为嘉祥。据以入告。原折亦称岂矜瑞应。明知之而故蹈之。抑又何欤。至于渔阳旧事。乃其时民殷物阜。百姓乐张堪之为政而歌之。直隶灾患频仍。小民流离可悯。乃竟饰为瑞应。上渎 宸听。而又援据古人。以为比例。阳为归美于 朝廷。阴实自誉其政绩。窃恐此端一开。地方官相率效尤。务为粉饰。流弊有不可胜言者。溯查同治元年 殿廷考试。翰林院庶吉士严辰。曲意颂扬。当奉 旨严饬。中外同钦。夫严辰。草茅一新进耳。犹且明降 谕旨。以戒将来。况督抚大吏倡言祥瑞。于治道人心。关系尤巨。相应请 旨训饬。庶各省有所儆惕。不致长浮夸而荒实政。天下幸甚。臣为预防流弊起见。冒昧直陈。是否有当。伏乞 皇太后 皇上圣鉴。

#### 上蒋砺堂制府师书

张澍

澍上言。某自释褐至今日。受夫子栽培之恩厚矣。受恩厚则期望深。期望深。则报称难。思欲以言为赠。恐招位卑言高之。既重思之。则有不敢言而不忍不言之者。爰冒昧言之。吾夫子素以聪察自信者也。而澍则病夫子之耳目不周。何也。盖夫子寄耳目于他人。而耳目反为他人用耳。古人有言曰。兼听则公。偏听则惑。夫子似用其偏者也。方其将至蜀也。大小属吏。咸焉。谓离娄之明。必见秋毫。却雍之智。能察眉睫。胥矫情饰貌。减骑薄庖。以自澡厉。迨甄节甫。而奏章即飞。参劾若而人。保荐若而人。远近骇污。目笑腹诽。皆窃议夫子之不明。以为所弹者岂无饕餮。而悃悃无华者居多。所举者岂无廉隅。而簠簋不饬者大半。即如重庆守某。忌前黠货。而曰廉干有为。江津令某。佞佛斋僧。而曰勤能不懈。品题失实。大率类此。某闻偶语。亦为赧颜。夫不听人言其失也骄。而轻听人言又失之闇。然能察言者必能知言。知言则能知人。如不知其人之为贤而易其言。后必卷舌不言。而为此墨墨也。不知其人之不肖而信其言。甚且挟私妄言。以售其营营也。某畴昔所期于夫子者。汉则如文翁之厉学崇儒。武侯之循名责实。唐则如韦皋之恩威济。魏之刚直无避。不使昔人专美于前。而不料夫子之愆而矜也。盖不虚则不明。不明则不公。况乃徇情市

恩以博宽大乎。若某之宰邑。殚精竭虑。无蠹不剔。有利皆兴。虽曰峭涧。实则甘雨。可谓不得于百姓者矣。而以飞语。即为荧听。朱异见枉。何况他人。伏闻事师之道。无犯无隐。自昔贤哲。必纳谏言。辄效忠尽以为箴规。尚希霁威。俯采刍议。恕其狂直。无任屏营。

复钱伯玉同年书

邹鸣鹤

承屡辱手书。所以期望策厉之者备至。我辈一入官场。多谀词而少谏诤。加以略有声望。不知者誉以非分。其知者更易阿私。竟有终身怙过。终身不闻箴戒者。有始无终。职是之故。如阁下直谅良友。何可多得。鹤非怙过者。敢忘良友良箴哉。来书云。鹤任事勇敢而稍阔略。待人宽恕而稍瞻徇。长于应变而短于守经。精于综核而疏于会计。此非阁下靳予之。乃正阁下过誉之也。实则勇敢二字。半激于公义。半迫于事势。青天白日。而云雾蒙之。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施舍气象。尚非圣人所谓刚者也。阔略则任首邑时诚有之。近日颇自检点。深以自信过坚之病。时时戒心。应变二字。亦因时势起见。言所不得不言。任所不得不任也。守经则十年入仕以来。不但无嗜好。几几无房帟。不但忘厚实。几几忘温饱。不但以公事勉终朝。且以良心课清夜。苦思力索。于人所不见不闻之地。力求无憾即安。十年来如一日。惟迂生辛苦自知之耳。综核则以两年入幕两年首剧得之。不过谙熟豫中一省耳。会计则真非所长。近颇加意及之。而蹊径不熟。断续难免。阁下诚知我病根者。若宽恕。则初入仕时大不以为然。十年来半由于读书有悟。半由于阅历有得。始决意行之。而不避太宽太恕之名。不可不为阁下切言之也。近日官场已成苦海。州县尤为下流所归。自诒伊戚。十之三因事受累。十之七为上者。近人情之弊。不过恐损己之声名。说官话之弊。竟是不顾人之死活。不顾人之死活而有益于国事。则亦不顾己耳。无益而反损之。何为者也。鹤窃以为大处必不可瞻徇。小处则不可不瞻徇。瞻徇以为己则私。瞻徇以为国为人则私而犹之大公。范文正曲体人情。欧阳文忠细问家事。人情体矣。而必曲体。家事问矣。而必细问。必如此方履心切理。实在可行也。此一层为近日秉大权持大体者。王霸纯杂关头。最宜究心。若标准取其清。条教取其严。综理取其细。乃必不可少之经纶。论治术者皆能言之。而非其大本大原所在也。即如仓库一说。今日大患在贫。为国为己。均应从此处立脚。尊函屡言之。所患诚为扼要。然盈千累万之亏。以纵恣致之。即置重典。亦所应得。其或接自前任。或实系公用。将与无故自亏者。一律绳之乎。即无故自亏者。其人一无足取斯已矣。倘内行修洁。公事完善。惟此出入一节。或以食指繁多。或以经理才拙。将以此没其全体乎。且以此锢其终身乎。历观古贤臣救时名论。无不以培元气整风俗惜人才为根本。大患

在贫。却不沾沾然在救贫设法。此中义理甚大。消息甚微。非用心公而见理明者未能尽澈。近世如颜惺甫孙寄圃数公。实能见及此意。清而不刻。用至因人受累。固不如费筠圃董观桥黎湛溪帅仙舟诸公之完善。究不失为儒者用心。以视溪刻寡恩之辈。其志趋岂可同日语哉。阁下有体有用。立心中正。断不为苛细者之所为。但恐于先自立而后立人一义。界限太明。又或于下位曲折万难情形未能深悉。遂以为若辈自贻伊戚。不得不尔也。为己切则事无可办。下情隔则事不能办。夫子于邦家之达。质直好义而外。曰察曰观曰虑。为之内外曲折印证。而后质直好义乃可行。而后邦家乃必达也。有味乎其言之哉。鹤于学问一道。所知过于所行。治术一道。所志过于所为。返躬自责之不遑。而犹欲多其辞说者。茫茫斯世。能任事者几人。能任事而解事者更复几人。阁下识我深。爱我至。鹤亦愿献此刍菘。以报我知己。以成我知己。为明体达用第一流人物。遂不觉倾倒而出之也。如有未尽。希赐往复。以求至理。敢不服膺。伏惟珍摄。不尽欲宣。

上梅伯言先生书

龙启瑞

忆前岁春间。蒙赐先人陷幽之文。当即肃复敬申哀谢。道远未知何时得达。比逆贼踰岭出。息耗益梗不通。闻先生陷危城中。曾作二诗感怀。末由奉寄。嗣于新之方伯处。知先生已脱贼自归。移家黄墅。为之欣忭者弥日。会粤西土匪益炽。牵于集乡兵。议团费。终日卒卒。唇吻枯燥。逮晚不得休息。又地方官相与违难。噫气填胸肺间。因自戒执笔。恐发摠太过。以益时忌。故不能以一函询近况。道款曲。然依企之诚。则未尝一日而寘诸怀也。伏惟遯休闲。兴居安善。金陵异族偪处。闻数十里外村落。尚可安居。未审近复何如。忧患播迁之余。以道自胜。亲近图史。神明不衰。固为先生视之耳。近年变端殊大。非前时意料所及。然先生文集中上汪尚书书已言之。良佩深识远见。抑某窃有进者。奸民固非重州县之权不办。今州县虽无权。然察一结盟聚党之奸民。固力有余也。特上之督抚不担代处分。又乐以容忍欺饰为事。有一二能办之员。且多方驳饬之。使逆知吾意而不敢为。然督抚亦非真以为事之宜如此也。大抵容身固宠。视疆场若无与。苟及吾身。幸无事。他日自有执其咎者。又上之则有宰相风示意旨。谓水旱盗贼。不当以时入告。上烦 圣虑。国家经费有常。不许以毛发细故。辄请动用。由前之说。固非古大臣之所以事君矣。由后之说。其所以防冒滥。非不善也。然疆吏因此而不敢办盗。逮其溃决。则所费者愈多。为督抚者。类皆儒生寒素。夙昔援引迁擢。不能不藉助于宰相。如不谄而后行。则事必不成而有碍。是以受戒莫敢复言。盖以某所闻皆如是也。金田会匪。芽于道光十四五年。某作秀才时已微知之。彼时巡抚某公方日以游山赋诗

饮酒为乐。继之者犹不办盗。又继之者则所谓窥时相意旨者是也。当其时冯云山韦振胡以洸等。盖无人不为本地绅民指控。拘于囹圄者数月。府县以为无是事也。而故纵之。逮其起事。始以八百人聚于桂平之紫金山。绅民知必为巨患。集乡兵千余。自备口粮器械。欲往剿捕。具公揭于道府。但请委员督视。使知非私。而杀人得免于抵偿。盖其时粤西初有团练。而民之畏法如此。道府顾置之不问。绅民再三催促。始委一候补知县萨某应之。而夫马又不时给。委员因逡巡不去。贼聚党瞬至巨万。团练弱。且嗾官兵之莫为助。遂撒手。而贼势滔天矣。盖某所闻于官中者如此。此不能不为之太息痛恨也。

今天下州县多矣。即一省不下数十百余。安得尽贤者为之。惟督抚得人。则州县不期而自治。督抚不欺蒙 皇上。则州县亦必不敢欺蒙督抚。此其势然也。窃谓如先生之论。使州县得入为御史。固足以激励人材。而建白不至为空言。然列荐牍而上之者。督抚也。如使他人荐之。恐非时政所宜。亦未必遂公且明于督抚。州县虽贤。安能违其意而自致于高明哉。惟宰相实有抑扬督抚之权。督抚皆得其一言以为事势之轻重。故从古天下之治乱。未有不由乎宰相者。今粤西之始祸可已。此盖先生文之所未及者。故某引伸其说。以为世鉴。先生其然之否耶。数年里居。因团练事与官吏交涉。窃见今之所患。有甚于昔。殆亲见前人之覆辙而躬自蹈之者。如使一误再误。则为忧更大。去冬曾据实沥情入告 庙堂。初意极为慎重。浸淫为持魁柄者所遏。彼人不能扼我。而能忌我。又贼势滋蔓。凡乡团之良。如唐子实辈。皆败不出。某于是不得不奉母引去。忌我者亦不能留也。盖某之所以出处进退者如此。其委折非言可尽。自十月十一日。自家起程。今日始抵衡阳。将取道襄樊以达秦中。谒见座师王雁汀中丞。择便地安置老弱。再图北上。今之时势。谈何容易。况以空疏无据者为之。其能有万一之济耶。傥容隐居奉母。偷得一宽间寂寞之滨。则私愿已足。先生其必有以教我。滌笙侍郎一军。居然近今豪杰。观其起事之始。其气足以吞川渚。撼山岳。而幕下人才。亦皆一往无前。凌厉盖世。宜其有以慑凶顽而吐气也。然自九江而下。贼愈悍。我愈孤。江北之蜂屯蚁聚者。其志量尤不可窥测。则恃苍生之福命为之。滌笙到此。则更为其难。前岁感怀二律。并今岁立春日寄怀近作。附录呈正。道远。书何能悉。

上严渭春中丞论用人处事书

李宗羲

直道不行久矣。况以汲长孺之戆。而与卫霍周旋。未有能水乳者。若能高卧东山。诚万全策。设或 朝命敦迫。旌麾再出。改节易操。在公断不至此。然而知言养气之学。似不妨精益求精也。大抵用人不宜轻信。信之太轻。恐人心难测。始信不免终疑矣。遇事不宜骤发。发之太骤。恐事机忽变。能发未必能收



矣。此二者皆由于性急。性急则不暇审择。故所用者或有负心之人。所办者不无过当之事。宗羲相随数载。受知最深。而知公者。亦莫如宗羲。故敢沥胆披肝。尽言无隐。夫以公居心之光明。办事之勤敏。何往不宜。岂犹待区区过虑者。然疾行则喘。过刚则折。理也。亦势也。兹当远别。敬陈一得之愚。伏惟留备采择。

### 复吴竹如方伯书

舒化民

二十八日接到手教。奖誉过当。感交。沧浪孺子。岂真知道。惟听者自有会心耳。往见白帖荐士书。谓欲使知我形体已悴。志气已惫。独好才喜士之心未死。仆亦谓形体已悴。志气已衰。独忧悯生民疾苦之心未死。所以幸遇大君子之前。不自觉其言之所至有当于事理否也。乃不鄙为迂腐。尚欲诱之使言。寸草有心。何敢缄默。窃惟阁下清操介性。律己甚严。而和厚谦冲。复予人可近。韩魏公明足以烛人之奸。而未尝形于辞色。且必留人以容身之地。此求之古贤中。何可多得。所云端本善则之实。夫何愧焉。而潜移默化之未臻者。诚如所论近日仕途。积习沈痼。挽回人心。非易易也。偶忆二十年前。仆为县令时。锺云亭制府。程月川中丞。俱尚为方伯。李复斋廉访。初守泰沂两郡。旋秉臬事。其时每遇切要之件。于文札之外。另加以函。所以与属官书。如保甲。如缉捕。如听讼。如书院仓储等事。谆切告诫。不一而足。且俱刻以训饬各属。而贺耦耕制府为方伯时。纂经世文编内。亦采辑数条。其时为县令者。如梁楚芑中丞之尹峰县。徐树人廉访之尹泰安。宗小棠大京兆之尹乐陵。王英斋观察之尹清平。类皆于遵办禀牒中。自抒议论。闲亦附以条陈。而上宪又每加之宏奖。或且通饬照行。稍着政声。固莫不愿以见长。即中平材具。亦无不争濯磨而供职分。当其时。并不知有夤缘请托之路。亦无所谓揣摩风气之术。诚难得之遭逢也。而此风实自李复斋先生开之。至今流风余韵。尚着人口而洽人心。诚以属吏奉有宪函。每觉倍形振奋。花笺两束。胜官文书十倍矣。读陆清献公手辑政摘要一书。中载王阳明刘忠宣公数事。不觉暗合。录呈附览焉。出行前导。例有肃静回避二牌。亦行辟人之义也。阳明先生开抚南赣。易其字曰求通民情。愿闻己过。肃静欲使无言。闻过则招之使言。回避欲其不见。通情则召之来见。当时不闻以先生为褻体。但觉开诚布公。人人得至督抚之前直达所见。利安得不兴。弊安得不剔。政事安得不粹美乎。刘忠宣公抚两粤。凡有事行司道府县。不用官封朱点当堂开拆。但照同辈往来例则。单帖具名。另用副启。开陈事宜。末后亲填四字云。大夏顿首。当时亦不闻以公为褻体。而下司凡领公札。感激慕化。尽心奉行。如严谴之伺其后。德威惟畏。岂不信欤。近者太蒙王公抚江西。守令来谒。不循旧例庭参。邀入后堂。每二人一见。左右列

坐。身自北面。烹茶细谈。问所治利病。观其人之心事识见议论年力。俟出即疏其大略。复邀二人入。亦如之。不厌烦劳。不嫌降节。委蛇数日之间。通省官吏贤否。思过半矣。人见公留心如此。贤者益劝。否者易节。盖有化枉为直之微机焉。此三事。皆为抚按之良法也。良法何常生于居高者之美意。苟存其意。推而广之。各随其时。各随其地。美意无穷。则良法无穷。化民谨按。居高位者。陶铸官民。各有性情。各有措施。原不一辙。蔡端明长于政事。与客专言文章不言政事。欧阳文忠长于文章。与客专言政事不言文章。各能造就人才。包孝肃治开封尚严明。欧阳公治开封尚宽厚。各用其长而不相悖。但能开诚布公。随时随地。精力以行之。即化枉为直之机寓此矣。惟言教不如身教之易从。法令不如德礼之易感。此又良法美意之本原。而潜移默化之妙用也。

### 与曾涤生侍郎书

刘蓉

士之进说于门下者多矣。亦曾有建宏图。规远略。陈天下之大计者乎。翁姬之智。不出豆箪之间。吾固知其无有也。亦曾有献忠言。陈说论。攻执事之短。而摘其瑕者乎。投策而干进。献谀言以取容悦。吾尤知其无有也。然则执事所饱闻而饫听者。浅夫小儒。道听涂说之流。街谈巷议之伦耳。惟善人能受尽言。而君子乐成人之美。执事今世所谓贤者。有忠言至计而不以告。非所以待大贤。而抑非有道君子之所以自处。故辄贡其瞽言。大且深者不欲遽及。而浅薄者有不足陈。则请麤发其端。执事试平心察焉。扩其量以受之。以为可采。将继续此而有进。若罪其冒昧。斥而不录。则执事之过咎。非吾党之责矣。称执事之能者。曰文祖韩愈也。诗法黄庭坚也。奏疏所陈。欧阳修苏轼之伦。志量所蓄。陆贽范仲淹之亚也。数者诚足以暴于天下矣。道丧而文敝。得一二贤者起而振之。岂曰小补。然此特士君子不得志于时。而有待于后者之所为耳。既已达而在上矣。则当行道于天下。以宏济艰难为心。而尚思以区区之词翰自见。不亦左欤。托文采以庇身而政纲不问。藉诗酒以娱日而吏事不修。陋习相承。已非一日。君子推原祸殃所自始。将唾弃之不暇。忍复蹈覆轨而躬为之驾哉。大疏所陈。动关至计。是固有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者。然言之而未见其效。遂足以塞大臣之责乎。国是未见其益。而闻望因以日隆。度贤者之心。不能不以是歉然于怀也。若夫陆范之志量则远矣。二子者。遇已隆而志则未伸。学已正而道或未尽。然匡主济时之略。先忧后乐之怀。实足以信当时。名后世。执事雅量及此。庶能任天下之重者。亦望陈古训以自鉴。而不矜于气。规大道以自广。而务宏其度。集思广益。庶几近之。若规永叔子瞻之节概以自多。采退之鲁直之词华以自豪。此承平无事之世。所为优游以养大臣之望者。而非今时之所急需。以无救于治乱之数也。颂执事之贤者。曰其廉可师。明执事之志者

。曰以身徇国。虽执事之自许也亦然。曰不爱钱。不惜死。壮哉言乎。虽然。以此二者明执事自待之志。为戡乱济时之本焉可矣。若以慰天下贤豪之望。尽大臣报国之忠。则岂但已哉。贪夫之徇利也。如蚁蚋之竞逐于粪壤。埋首殒身。而自以为得。于此有人焉。志节皎然。大利当前而不动。可不谓贤乎。然自君子观之。特亦士行之一节耳。贞女之自号于众曰。吾能不淫。不淫遂足以该淑媛之贤德乎。不规其大。而遽以自旌。则何其见之陋也。今天下祸乱方兴。士气弥懦。欲驱天下智勇材辨之士。弃坟墓。捐亲戚。出没锋镝之余。与死寇相角逐。非赏不劝。汉高捐四千户封赵壮士。而陈豨授首。项羽印刑不忍予。而韩信陈平闲行以急去。故滥赏则志士耻与庸竖为侪。而吝赏则抑无以系豪杰之心。以廉自奖则亦将以廉绳人。而功名之士乃掉臂而思去之矣。故曰。廉介之操。以语执事自待之志可也。大臣之道盖不止此。而抑非可以泛责之人人者也。

### 与江岷樵廉访书

刘蓉

前因憩亭观察率师赴江右之援。老筠往参军事。要与偕去。弟念湘勇皆新集之卒。而将勇诸君子。抑非素嫻乎此者。或致疏失。殊损声威。亦甚思厕身其间。勉竭愚虑。以孚众志而一士心。相与迅扫妖氛。藉图良覲。顾先慈窀穸之营。迄今未就。诚不忍遽以墨经从事。遂尔中辍。翘首旌麾。徒增怅想。比闻章门屡塌城垣。而卒蒙揅护。履险如夷。江省士民。同声钦戴。当台方入城之初。南中知好。固已预信其然。而区区保障一方。抑未足展尊兄之夙抱也。顷涤公出示手翰。并老筠书。藉悉计虑深远。谋画周详。大勋之成。计日可集。第闻以马镇殉难之故。与彼中大吏意见未洽。大将先登陷阵。而麾下将弁无能翼护。甚或坐视其死而不为之援。此岂复有人理者。苟不加惩。何以戒后。而彼或断断争之。以未尝躬历戎行。不达军威所以不振之故耳。戎政当废弛之后。一切治军行法。皆出以优容姑息之意。一用不测之威。则駮为未尝经见之事。而窃窃议之。盖耳目狃于故常。而才识智虑。或颇近庸陋。而不闻大略。宜不足以及此。即其别有他意。要亦庸夫浅俗之恒情。而未足深怪也。然则彼所执者。殆皆不足较量。而竭忠诚以相感孚。俾持异论者转旋于不自觉。抑又君子之所宜自勉者。古大臣际衰乱之世。处昏浊之朝。与庸竖佞壬相侪伍。既不忍坐视纲常沦胥。生民涂炭。而思竭吾力以救之。抑不得不贬损丰采。委蛇隐忍。以求共济。如狄梁公李文正之为者。其所处为最难。而用心为特苦。千载而下。犹将鉴其孤忠。盖宛转以运机权。而不诡于正。论者或谓其委曲已甚。不知非此不足与有为也。乃者涤帅以事多掣肘之故。不满意于公。弟尝劝之。以谓当国家多难之秋。总宜以宏济艰难为念。彼即不必皆贤。而未必至于不肖。

正使遂至不肖。然既不幸与斯人并世而生。又不幸与之同僚共事。亦惟有推诚相与婉曲求济之一法。譬人家猝遭祸变。门祚颠危。岌岌可虑。而父兄子弟。方各以私意相竞。则必为之竭诚殫虑。垂涕泣相劝戒。至于甚不可回。犹再三反复焉而不厌。其有可调护之方。虽夙昔所不屑为。犹不惮躬为之。惟其为宗祀存亡所系。痛切于身。而不忍以秦越视也。故为大臣者。诚有公忠体国之心。则将恪慎忧勤。视国事如家事。视僚属如弟昆。挹和衷以察情。豁虚怀而兼纳众虑。即其矜才饰智。好为异词。挟诈怀私。故挠公议。犹将矜其愚昧。力图运旋。不忍任吾意而遽生鄙夷决弃之思。积时既久。愿志潜消。肫挚之忱。智愚共喻。天下事乃可以惟吾所欲为。而不虞其或格。盖自古迄今。未有至诚恳切。积时日相感孚。而人犹不谅者也。矧尊兄忠义耿耿。足感神明。而勋绩韬略。卓著时望。诚复恢廓雅度。弗伐贤劳。商度公务。如营私计。忧切于自谋之外。诚孚于未言之先。苟有人心。宜未有不动者。

春初闻奉 旨趋赴大营帮办军务。庆幸之至。转抱私忧。以彼武夫麤材。尸居重任。既乖人望。或长矜夸。而尊兄以儒生崛起为之佐贰。志操心术。本已殊途。形之间。易生嫌隙。如或薄其猥陋。耻与为僚。既鲜和衷。岂能共济。故辄婉告唐君。代达鄙意。谓此行克敌之要在于战胜一心。而不在决机两阵之际。破贼之谋难于运用一帅。而不难于指挥三军之士。诚有以大服其心。不相牵制。则事无不济。功无不成。而唐君未喻深心。但以不和为说。故区区私怀。卒未达于左右。兹因便羽。辄布愚衷。心之精微。非纸墨所能罄。惟尊兄即鄙论所及。推广以尽其余。得其所已言。则其所未及者。固可得而默喻也。至于剿贼方略。计必已具硕画。书生庸陋。军旅未娴。固不能有所陈渎。而形便由于经历。机宜决于俄顷。抑非相距千里者所能遥度也。老筠常共晨夕。憩翁计亦时接绪论。罗山叔绩皆不时可以相见。戎马倥偬之中。乃有友朋聚处之乐。慰幸何如。此间事体小变。已详具所致老筠书中。计邀阅悉。时局如此。当道尚务泄沓。祸岂有已时耶。倾竭私忱。不觉猥繁。惟努力为 国自爱。不胜至禱。

致毛骥云中丞书

胡林翼

湖南兵力财赋。均尚可为。惟官场之结习未除。而绅士贤否不齐。亦当择别。阁下此行。其要在破除情面。官场之结习。沿自曩日。然实有一二大吏以扬其波。绅士旧有左季公为之领袖。皆为所驾驭驱使。近多蔓引匪人。正士裹足。苟二者未能澄清。则财赋不可得而丰。而兵力亦不可得而厚。诚深探其弊之所在。破除情面。而务决去之。援引正人。扶植善类。则筹兵筹饷。实较他省为事半功倍。时势艰难。封疆之吏。迥非承平时比。尽其心与寸之所得为。其它

岂敢知哉。

呈初莱阳中丞吏治事宜

左辅

一越控宜禁也。朝廷设官。大小相维。即体统攸系。无侵旷。无凌越。故百姓之心志壹。而官司之纲目张。如州县总理庶狱。大事从长。小事专达。狱有冤抑。始准控府。府又冤抑。始准控司。司不能伸理。始准控院。以次相及。秩然有条。今五六年来。纷纷越院。甚且越县府而控司。又越司而控院。即仍批府批县。而讼经上控。例必申详。情节稍乖。又须驳飭。讼师衙蠹。因为奸利。更将节外生枝。讼转纠缠不已。实非民利。长民者。择利而行。志清庶狱。知非民利而不之禁。是为厉民。欲清庶狱而不遏讼。适以滋讼。所谓却行求前。实此类也。况督抚为封疆大臣。总持大政。风宪肃然。一切刑名钱谷。户婚田土。未经狱成。不应寓目。势本不相及。分亦不宜亲。历任上司。越控不禁。向院投牒。既纷且嚣。秽琐不经。肆陈无忌。不叩亲审。即叩亲提。视节署递呈。竟若捕衙巡检之易而可玩。殊乖体统。夫民不畏督抚。复何有于两司。更何有于府厅州县。且不畏之一念。慢上乱法。何所不至。风俗人心关系不小。闻明洪武间。颁越控笞五十诬告加三等二语。悬示县门。晓示百姓。本朝沿之。盖有深意。或曰。不禁越讼。所以达民隐。奚不可者。夫所谓民隐。指大利弊言之。非牙角之说也。且达之之说。官为之达。非民自达。上能察吏。斯民隐不壅。且州县而上。上司层迭。耳目易周。果有民隐。岂能壅蔽。何必纵越控以达民隐乎。或又曰。州县不肖。道府情面难破。任其越控。既可定官贤否。而黜陟易施。且以使官畏慑。而弗致狼藉。此尤不可。鲁论言恶讦。左传戒效逆。岂可教之讦与逆哉。且上司不自用其耳目。而寄耳目之用于奸民。上司不自操其黜陟。而授黜陟之权于彼口。不能使州县畏上司。而欲使百姓威州县。虽属至愚。皆知缪戾。频年颇有此风。断宜严禁。以正纲纪。

一诬控宜治也。谤张为幻。是为乱民。因诬加罪。靖恶风也。贞白不渝。是为良士。治诬获雪。坚善志也。律设专条。罪且加重。意盖如此。若不治诬控。则奸恶不知畏。而良善无所容。近年长讦控之风。宽诬告之罪。是以讼狱滋纷。民无所措。须严其律。以儆刁诬。

一官体宜存也。民不畏法。由不畏官。因玩官而玩法。至官不能治。此大弊也。民之玩官。一由官不知自重。既贪且鄙。无威无仪。穷其贪鄙情形。至不可以对妻妾。夫岂可以示士民。一有举动。交相揄。是以令之不行。禁之不止。犯法日多。器不可治。此等州县。一经访究得实。宜即登白简。以儆官邪。庶民不至因官玩法而坏风俗。一由上司不知重官。官不能尽无过。亦不能皆悦人。过小者恢张之则大过。公者文致之亦私。不逞之徒。在在多有。捕捉风影。

颠倒是非。故为迫切之词。巧藏影射之语。上司疑官之多不肖。怜民之尽可矜。一接控词。必严批饬。重则提省。轻亦仰府。但有大干法纪之严词。绝无是否实情如虚坐诬之活笔。官大无颜。民甚得志。始则一人姑试。继而效尤影从。即良善之民。亦生玩易。禁令可藐。犯法渐多。审断即公。刁翻由己。譬如孙诉父于祖。而祖诃捋其父以快孙心。诸孙亦皆恃祖而忽父。彼受诃捋之父尚能训余子哉。州县不肖。固宜参斥。勿因民控而施。若犹可教。既使之临民。应存其体面。庶民可得治。而官不废法。

一提案宜慎也。凡各府州县禀详。重大案件。自当提省审办。以昭慎重而赴紧限。至寻常上控。命盗钱粮。及词涉官吏者。大半讼棍挑唆。构串图诈。动必提省。其弊有十。乡民岁时入城。尚觉不易。远适省垣。往返动数百里。或千余里。行李赍粮。已属不赀。而管解之隶役。牵连之中证。盘缠日用。皆将取给。到省后。旅寓繁费。衙门各规。且更倍之。未到结案。家业已破。弊一。提案既多。委员审讯。势必捱先后缓急。即一审便结。已候经时。况案内人证。岂能毕集。原告刁狡。一经补提。又淹时日。弊二。两造各怀争胜之心。必靠省城之衙蠹讼师为龟策。或另生枝节。或既息复翻。纠缠不已。案无了时。弊三。委审之员。亦有不任劳怨。柔茹刚吐。彼此依违。遂致宕延。转辗拖累。弊四。或藉有把持。故事挑剔。动关官吏。必得弥缝。长贿赂之阶。开请托之渐。弊五。刁徒窥测意旨。知委员不能谁何。肆意狡展。受累者急欲完案。只得集费贿和。溪壑既盈。乃呈诬结。几无不鬻之狱。益重刁诈之权。弊六。管押人证。充斥县寮。愁苦垫隘。屡屡致毙。非以召和。弊七。近年首府首县衙门。各委员分列厅事书房。日日审案。听鼓趋公。谒两司而禀陈者曰案件。两司谒院而禀陈者亦曰案件。大小僚。吏亟亟不遑日。为刁讼者颠倒。曾不能从容风议讲求吏治。民风兴革损益。实为可叹。弊八。案动即提省。明示该府州县不足信。小民至愚极神。遂致蔑视令牧。藐忽郡守。浸淫之渐。将通省无可畏之官。弊九。不肖牧令。计无复之。势必勾结讼棍。苟图无事。而官方益坏。弊十。惟此十弊。为害实深。惟求将上控案件。分别归该府州县审理。坚心委任。以专责成。如有丛脞不职。有心枉纵。立即严参。勿轻提省。庶几官得治民。民不玩法。上司勿劳心于庶狱。而可事远图矣。

一宜宽州县处分而责以教养也。州县为亲民之官。责在教养。簿书期会其末也。惟是科条实繁。处分易犯。恐遭吏议。救过不遑。奸民把持。动又上控。一经提省。大费弥缝。上偏下凌。益无所措。且上司惟以簿书期会责州县。州县亦惟以簿书期会应上司。教养二字。久置于夫何有之乡。偶有迂腐及此。遂若创见骇闻矣。夫官不知教养。以何者为吏治。无惑乎邪教屡煽。逆伦频闻。其余祖孙父子伯叔兄弟夫妻之讼。狎见案牘。不以为。民缘以迁易心志。荒废职

业。致不聊生。此长民者之过也。夫教养之道情真事近。并不难施。惟其心而已。然必使州县有是心。然后有是政。且必使州县非教养无以为殿最。非教养无以为孚契。专致其心。求所以善其教养者。然后吏治古而风俗。正本清源。端在乎此。

### 跋林文忠公贻戴侍御手札卷

#### 宗稷辰

此卷集文忠手札。惟前横笺二札乃亲笔。于烧烟海上诚服番估。至变心骚动肆扰中土将入津沽始末特详。视传说为确。可为史据也。公以番估始不仇公为不解。是岂难知哉。人心如水。静则顺而动则狂。公孤忠制夷。未开一面网。但请至津礼遇。太阿遂入人手。于是仇公之人导之激之而彼之天良泯矣。夫公之才力。诚冠一时。然内乏强援。而欲孑然成功于外。我纯倚法。而人得以曲市其恩。势难力征。而计无以豫防其变。三者皆不及古人处。当以番舶四窜入告时。在直庐读子。已病其疏。呜呼。在昔武乡汾阳尚有疏时。此日月之过。不必为公讳。然不能不为公痛惜也。滇中戴先辈云帆为公门人。曾为诗纪感。公嫌其直戒之。公出塞时。稷辰亦有诗。则极推 朝廷保全之至意。公深赏以为善立言。公入关后。属作拙书。以忧不果。客岁至京师。书致戎帷而公道丧。既哭以文。今幸从其高弟获真迹。许为题识。是即可以践作书之约也。公在天必昭鉴之。且有余悲矣。

### 卷二十四 吏政七守令上

#### 前因时论八守令

#### 吴铤

天下之权。分寄之守令。而天下之治。至于守令无权。则虽句稽簿书。缘饰耳目。曾不能自为政令。而民之疾苦。遂壅于上闻而不可振兴。何则。守令于民为最亲。其于民事尤最习。兴利除弊。往往有参于情理之中。而不可旦夕成者。乃束缚而苛绳之。使不得措其手足。除积弊则以为生事。裁横征则以为损官。特创正议则以为碍例。力事振作则以为专擅。其势一不足以有为。而佐贰分之。监司夺之。六部又从而屈抑之。方且避嫌之不暇。蹈常习故。苟且以自全。其于国事曷有济与。守令以三载任满迁去。当其始至也。与民初未相识。风俗之浇。政治之险易。茫然莫辨。及其既久。渐有以知之。方欲有所措施。则又将迁去矣。曾不能新其耳目。故必久其任而后可有为也。兵刑钱谷。皆守令专职。后世守令不能专职。或分寄于人。或悉入于官。事如猬毛。动皆掣肘。欲究心于抚字。而催科足以迫之。欲尽力于吏治。而处分文法足以缚之。故必一其权而后可有为也。法者。足以束贤智之手足。不足以防大奸之狡猾。守令

专制一方。事无定轨。理无合辙。当得法外之意。然后可治。强英异于循途。屈奇材于守迹。其曷有济。故必宽其法而后可有为也。汉时最重守令。皆得召见。后世召见时少。寄耳目于监司。饰功状于文簿。守令之情实。不竭于上。小民之情状。遂壅于下。堂陛阔绝。远若万里。故必通其情而后可有为也。至于奖励之法。又有可得而言者。守令望轻。不足致治。如出朝官为之。则守令皆乐功劝进。奋于为善。而京朝诸官。非历守令者不得进拟。则吏治重而民情益达。及其任满报最。则又厚其禄秩。使之久于其任。斯兴利除害。动无格阂矣。至于光武擢卓茂为三公之制。亦可采行之。以激发其气。此守令之所以有权。而天下治也。

#### 论治四

孙鼎臣

天下者。州县之积也。宰相者。治之所由成。而州县者。治之所从出。不可轻也。治天下者。养之教之而已。朝廷有养之教之之政。而不及于民。是州县之过也。川陕楚之变。民皆以州县为辞。州县者。民所望为父母也。今疾之如仇而欲剗刃焉。其所由来远矣。岂尽州县之过哉。选之不精。任之不重。待之不宽。夫是以敝至此也。州县之途四。曰进士。曰举贡。曰捐纳。曰丞倅。举贡进士。困于记诵之学。而溺于科举之文。一日临人。腐儒老生。低首而听于幕友吏胥。即其聪明才杰之士。犹必磨以岁月。然后能稍习其事。及其欲有所为而更调之符至矣。立贤无方。捐纳亦人才之路也。然甫入货而遽出宰。阶级躐矣。且彼之入货。果何心哉。求以偿其欲也。奈何其以民之脂膏而为市乎。由唐而来。县令多取丞倅。然唐宋之丞倅。士人也。今则捐纳出其中。吏员出其中。其人亦尝毁廉耻而自屏于流外矣。其拔而出之者。皆巧于媚其上官。而忍虐用其民者也。千金之璧。使佣守之。如之何其可乎。吾故曰。选之不精也。州县之上有府矣。其上又有巡守道。又其上有藩臬之两司。又其上有抚有督。一吏也而监之者五六人。此一人者之性情语言动作。其顺逆皆足以为利害。其左右之人以至佐史之属。其好恶皆足以为毁誉。其居与行之供亿。皆取给焉。虽公廉之长临之。固已不胜其病。而况有所挟以逞其私哉。利之当兴也。害之当去也。此五六人者。一不可。则其事不能举。此五六人者。条教之所及。意旨之所向。心知其非而不敢不从。三年而政成。课吏之法也。为地择人之说兴。数徒而不安其职。首尾不贯。上下不亲。往者行取之制。州县犹可望跻清要。中材可以勉强于功名。今士人一馆县符。终身摈外。百余年来。公卿中以州县起家者无几人。虽俸满大计保举。未尝无激劝之法。而循资而升。其至方面大僚。盖往往而难。其老死于风尘者。不可胜计也。吾故曰。任之不重也。国家之本意。以教养其民责州县。督之之深。防之之密。本意亡而文法胜。钱



谷簿书之间。一毫之不如法。辄干处分。故有受事数日而诿吏议。历官数十年而未沾寸禄者。岁满考绩。虽龚黄召杜之伦。不能及格。功罪黜陟。上下于奸胥之手。法要赂。必饜乃已。且夫弦急则绝。法急则玩。操之已甚。穷而思遁者。人之情也。催征不力之法重。不得不侵移。刑名失入之法重。不得不姑息。缉捕废弛之法重。不得不讳饰。刀笔出入。休咎从之。彼其心日詿詿焉。救过之不暇。而暇教养其民哉。岁禄之外。加给养廉。银多者至千余两。至优也。然前人侵欠。责偿后人。一人逋负。波及数任。谓之摊赔。公事无名之费。例所不许。均之州县。谓之公捐。皆于养廉除之。而养廉仅虚名矣。父母妻子之养。族姻宾客吉凶往来之礼。安所从出乎。吾故曰。待之不宽也。有此三者。故高人之行。出之才。常薄之而不乐就。而吏始回面易虑。甘为苟贱不廉。第求便其私图。而职事之修废。民生之休戚不计矣。州县积轻如此。天下果何由而治哉。复唐宋之制。丞尉以进士举贡为之。考满擢京朝官。复出为州县。则练于吏职。而习知民情。仿汉令长太守刺史之法。州县属于知府。知府属于巡抚。置掾属分理刑名钱谷之务。罢司道官。则事简而易达。省苛细之文法而厚其禄。则人自效而得尽其才。用明邱浚之言。九年通考。课功黜陟。一考再考。平常者复任。殊绩就加其秩。然后可以责成功。采唐元宗之诏。凡官不历州县。不拟省台。进取之望远。故有为之志兴。选之者精。任之者重。待之者宽。州县得人。而天下如网之在纲矣。

## 读周礼地官二

### 王效成

民之为势本散。而法以萃之。有籍以着其数。有图以辨其地。乡遂吏迭稽之。而总掌诸司徒。司徒之治繁。而以斯二者为首务。盖系天下之故者实巨。尝诵其职。谙先王之意。凡有人民所莫可废。参其制而衍之。必自牧令始。境之内。有村有聚。成市曰聚涣处曰村。村与聚各有户。十十联之。孤弱并以附。如法层掇。以括于一。保长之治户。有口有产。齿老稚。属尊卑。田室之多寡。有无兼业。具志于户。唯悉。保长各籍之。贰以上于吏。累而逐览。盗讼之作。随举而晰其人。境内之限有山川。相背有方。相距有里。其间之村聚从之。田亩俾民各限以墩。以正南北为准。通纵横。绳以丈之。约遂径广二尺。以今亩法权之。去二十之一。益以场屋潞陂。减七八亩于百亩中。至十亩为极。斯为实数。田式随变步算务均。顷立一石表。镌析里号。自东始。十顷之表高倍。望而识其界。图山川村聚。而注别其中亩数。据之。征赋可匀。而诬灾易核。亲民者。夙孚于治。复将之以勤恳。散豪楮于保长。具籍以备检对。以故所巡验之欺与扰者必惩。丈地之法。民自偕较。既不容浮侵。表定。而售值准之。亦必不容减误。保长综以界其亩。各详具于图。二者。讲之于暇时。无惊扰

之虑。而从容以收其效。斯客奸无所匿。胥蠹无自作。良莠易于区。田功易于兴。而朝廷之补救有凭。三代之教养可渐复。

### 顾职方郡县论驳议

#### 戴璽

予读顾职方郡县论曰。知封建之所以变而为郡县。则知郡县之敝而将复变。有圣人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而天下治。尊令长之秩。予以生财治人之权。罢监司之任。设世官之奖。行辟属之法。后之君苟欲厚民生。强国势。则必用吾言。其说曰。改知县为五品官。正其名曰县令。任其职者。必用千里之内习其风土之人。其初曰试令。三年称职为真。又三年称职封父母。又三年称职玺书劳问。又三年称职进阶益禄。任之终身。其老疾乞休者。举其子若弟代。不举子若弟举他人者听。既代去。处其县为祭酒。禄之终身。所举之人。复为试令。三年称职为真。如上法。每三四县若五六县为郡。郡设一太守。太守三年一代。诏遣御史巡方。一年一代。其督抚司道悉罢。令以下设一丞。吏部选授。丞任九年以上得补令。丞以下。曰簿。曰尉。曰博士。曰驿丞。曰司仓。曰游徼。曰啬夫之属。备设之。听令自择。报名于吏部。簿以下。得用本邑人为之。令有得罪于民。小则流。大则杀。其称职者。既家于县。则除其本籍。何谓称职。曰土地辟。田野治。树木蕃。沟洫修。城郭固。仓禀实。学校兴。盗贼屏。戎器完。人民乐业而已。驳之曰。是不度乎今古之宜而言之也。周制。封建爵五等。固非就其地之人而封之。天子使监于其国者。固非若丞之得补为令也。矧井田不可复矣。则封建之意。安得寓于郡县之中。缺之简不齐。丞以下之备设其人。或可裁。或可增也。赋税之所入不等。则各私其土。子其民。有尽用之。而不及今禄之所入。有半用之而已足。至若军师城筑贡赋之所需。则谓用不足。以他县之赋益之。名为协济。如是。则边郡恒不及三江之所入。而将以三江之赋。协济滇黔塞外之民乎。兵不可寓于农矣。安得不以东饷给西兵。以南粮给北驿。而仅以县之所余。定为解京之额乎。太守非方伯之据有大国。而可奉令以征讨之也。以数百太守之所上。部寺势不得而尽察之。则虽欲移督抚之权于部寺。而县令之贿属。且充塞于部寺之庭。民咨胥怨。抑制于令。而无可如何。而谓处之一城之内。亲故虽欲挠之而有不可者。如是。则必至臣妾其父兄。奴僇其族党。而不孝弟睦之行。先自为令者始矣。虑子弟之专。而以太守举旁县之兵讨之。则令先自合为昏媾。或盟为朋党。不数十年。可兼旁县为一。而日寻干戈以相讎也。以不得尺土之太守。亦将胁而从之矣。如惧流与杀而纳款于太守。太守皆相容而为奸。亦未始非唐之节度比也。终身不得迁。而进其阶。空名而已。三年一益禄。则以数千之县令。称职或十年。或二十年。而国用将无所出。使县之人民土地。城郭藩垣。仓禀困窳。世其子孙。一

且有罪流杀。有不拥之以为叛者乎。如县令得开矿自私。而矿金不于地也。旁县有不闻而争之者乎。今既自私其县。而使间岁举一人试于部。上者为郎。或补令。次者为丞。于其近郡用之。又次者归其本县署为簿尉。是使外而邻县。内而郎官。非其私昵。则其举荐。外内相缘为恶。则以古者乡举里选之意。尽为奸令植党藏身之固而已矣。故井田坏而封建之制不可行。郡县分而世守之官不可设。大法非合数圣人之才不能易。大弊非合数贤人之议不能除。职方之言近乎固。故历辩之。以晓后世惑其说之可行者。

### 强忠烈公遗墨赞

顾复初

古人有言。死生亦大矣。顾当忠烈公办贼时。岂必稔知受祸之烈。与其功在于国之盛。夫而后毅然为之哉。贼不可不办。地方之患不可自我启。身为民牧。尽我之职与我之心而已。异日 国家论功行赏。推原首事。以为非公之力不至是。劝忠酬庸之典则然。计功利大小。成乎败乎。而后措手足焉者。非纯臣之用心也。向使公不治滑。与治滑而乱不如是之甚。不幸婴祸而死。死而其功不必着。名不必显。吾固知公之必为也。何以知之。知之于公之论李忠愍公。曰。直心人不能委曲事人。必有是志。而后见诸言。故若公者。可以为守土者法矣。抑公县令也。世人往往轻县令。县令亦往往自轻其官。不知职分有大小。治道无大小。县令之官其任与宰相等。何以知之。知之于 仁宗睿皇帝之谕大学士朱珪也。 睿皇帝曰。今年戊辰科朕祷于天愿得人如师傅者。已而忠愍以救民死。而公以办贼死。公死而诸将收枯朽之功。夫以 圣天子精诚。祷天求才。所得不过县令。县令之重可知。且宰相佐天子治天下。与县令分宰相之职。治一乡一邑。其道同也。而县令为亲民官。天下之乱必起于一乡一邑。而后及于天下。故治天下必自一乡一邑始。得治天下之人必自县令始。县令之治一乡一邑。必自尽职尽责始。而尽职尽责。必自不委曲始。故若公者。可以为守土者法矣。呜呼。使为县令而皆若公。天下安得乱。安得而不遽治哉。既衍斯旨。并系以赞曰。惟 帝吁贤。惟 天佑 圣。挺生时哲。龛此暴横。宦薄畀隆。身殒道称。呜呼强公。刚毅笃敬。神珠夜朗。雄剑秋劲。观光礼闱。应期赴聘。 帝谓得人。如我文正。彼苍赉予。辅弼休运。铜章绶纽。玉斧据柄。芽祸萌。翦于未盛。一死觉众。公谋应。 帝子监国。元戎超乘。神枪电掣。灵旗宵映。手摘飞彗。重光天镜。旧物弗失。神器永定。公实功首。 皇言褒赠。非躬之。乃邦之庆。屹屹崇祠。礼官所祭。爰及苗裔优受宠荫。辉辉遗墨。觥觥至性。如竹有筠。如玉有莹。我图公心。邈焉靡罄。引分尽职。渊衷犹怍。纤尘岳集。余波海剩。聆言若箴。寻义可倣。请琢芳烈。付之蒙咏。凡百有位。敬天之命。

## 重刻居官寡过录序

陈用光

昔魏弱翁为丞相。好观汉故事。及便宜章奏。数条奏请施行。贤臣贾谊错董仲舒等所言。以为古今异制。方今务在奉行故事而已。余尝惜弱翁所奏二十三事。孟坚未详载其文。欲博采他志传。稽其岁月。以究其设施之。而未暇也。夫位高者务大体职近者察庶物。天下之治由州县始。州县之难为也。不履以求宪。虽有爱民之实心。不足以自效。汉之去古近矣。其所行之故事。不必其同于三代也。今之去汉远矣。其所当行之故事。又不必其同于汉也。其所谓故事者。因革损益之大端也。吾以为今之为州县者。且置因革损益为后图。而先勉其诚求于民之用心。其心而不诚求也。虽旦夕常行之吏事。害在而不知所去。利在而不知所循。遑问乎其它。其心而能诚求矣。虽旦夕常行之吏事。害在而即知所去。利在而即知所循。而遂可以徐及乎其它。盖别于大端之故事。而又有所谓常行之故事焉。君子之勤民。宜以是为兢兢也。山右胡格臣衍虞。着居官寡过录一书。其所言。皆州县常行之吏事也。其所采之言。皆前明及本朝有守土之责者之条教。盖自制府中丞。以至州县司李。及未仕者之论著。条举件系。皆冠以格臣所自为之说。约而赅。切近而当于情事。虽今日州县。皆可旦夕奉之。以为诚求之道。余从仙游明府刘肖庵功杰所得之。亟劝其梓行以公诸世。肖庵。湖南人也。为仙游。有政声。余先友袁易斋先生。尝宰湖南。以治行最擢礼部主事。尝着图民录一书。亦深言诚求之道者。余先君子尝梓藏其书。今举以赠肖庵。乃言及格臣是书。夫寡过者。所以诚求之阶也。能寡过而后能诚求。勤民之君子。其有取于余言也已。

## 学治体行录序

吕璜

士人为有用之学。将以泽及斯民。惟牧令为较易。然官治人之陈籍。无虑千百种。即尽读之。其身不为牧令。无由一试。亦奚足以云。及既为此官。乃始叹古人行其所学。吾之学果足行乎否也。则行与学难其合也。夫六经四子之论政。学者未尝不肄业及之。就其一二言。衍为千万言。试之数十载。而卒不能以尽其蕴。岂果至治之不可复欤。抑未必真能行之欤。尝考史册之传循吏。人不数事。要各有其措注之精神垂于不朽。大儒如程伯子。夫且文法簿书。精密详练。虽筦库之细。无不尽心。是乃谓之能行欤。而所行又有精粗醇驳之不同。则各视所学而未可以相强。至于神明变化。与时地为日新。则又存乎其人。非可以象求也。竹屿通守。以名家子。光明磊砢。其器识足肩天下之重。尝小试为令。事无巨细。一运以坚心实力。必推行尽利而后即安。此编盖其治县之谱。而谦言之。以为体行汪龙庄先生之说云尔。夫龙庄之书。侪辈中亦多有之。

如通守之确然见诸行事。而又酌古今以推广所未备。曾有几入哉。或疑龙庄之言平易。非取法乎上之义。则应之曰。至平至易。神奇即由是而生。在行之者耳。设使郑子产鲁子贱为今日之牧令。其能薄龙庄而越其言。以独行古谊乎。通守景龙庄而师古循吏。可谓善学前人者。古循吏焉学。独不从经术中来耶。同官诸君子。读通守是书。仍如通守之于龙庄先生。以驯至于古循吏。则亦循吏传中人已。

### 牧令书辑要书后

丁日昌

皇帝御极之七载。日昌由苏藩司蒙 恩擢任巡抚。奏请于省城开设书局。首刊吏治诸书。既奉 俞旨爰将安肃徐氏栋所辑牧令书。删存十卷。详加评语。揭明紫。以为凡有州县责者先路之导。夫积州县为府。积府为行省。积行省为天下。故天下者。州县之积也。自古及今。天下治乱。未有不起于州县者。州县无不治。而天下治矣。江苏兵燹之余。仅里下河一隅。未经蹂躏。又有决堤泛滥之患。其它州县。则皆残喘未复。污莱未辟。所以抚摩创痍。翦除蠹害。望治于贤牧令者尤亟。综今两藩司所属实任需次之员。殆逾数百。其学优从政。斟酌古今。以求治理者固不敢必其无。顾以吴中仕宦。习为侈荡。无论公趋私聚。但言某人之声气通与不通。车裘之丽与不丽。趋跽应对之工与不工。其一二谈及民生利弊。则起侮笑之。指目为矫且腐。风气所趋。牢不可破。于是有志者。亦复噤不敢发。随风而靡。迨至身膺民社。懵然不知刑名钱谷为何事。催科抚字为何物。凡与上交接者。不能不听之幕友。与下交接者。不能不听之门丁。申行则书吏主之。勾摄则胥役主之。迟之又久。受饵益深。牢笼益固。虽欲自图振拔而有所不能。揆之筮仕之初心。岂愿碌碌如此哉。而卒至如此者。则由居恒于从政之体用纲目并未讲求。故一旦得所藉手。有如盲夫夜行。不能不听命于他人之指挥。夫治宫室必延工师。治疾病必延巫医。夫人知之也。今以工师治疾病。匪惟病夫色然骇。工师亦必逊谢不敢往。术艺之微尚且如此其慎。顾于临民大事。举漫不相习之人。亦且毅然受之而不辞。其发之于己而施之于人者。抑可不问而知已。呜呼。吾民之疾困如此。学优从政者。已未易一二觐。即以政学者。亦复寥落其人。此余于牧令一书。所以不能不亟亟出而与学治诸君子共勉之也。是书所载。皆我 朝名臣循吏懿迹嘉言。施之当今。无虑扞格。太史公云。取其近己而俗变相类。比物此志也。窃愿同志者。潜心玩绎。身体力行。由是而采精遗粗。沿流溯源。勤求民隐。饰以经术。其始以是书为楷模。其终且不仅以是书自封域。濡染所及。将向之侮且笑者。亦复视此为切己之学。则举州县皆无不治。岂特吾江苏哉。工既竣。谨书数语于后。

此为凡学治者说法。不系一省风气。故仍列之上卷。

### 赠费耕亭知府河南序

董基诚

察察者非明也。不役于物而明生焉。矫矫者非勇也。不滞于物而勇至焉。是故非明不足以虑事。非勇不足以集事。非先明于累己者。不足以虑事而周物。非先勇于去其累己者。不足以集事而成物。吾尝作四语以自箴曰。澹泊以养生。静默以养气。和厚以养福。简重以养威。曩客江都。俞陶泉都转见之曰。是固足以求道矣。虽然。犹未至也。那宫保绎堂先生曾书楹帖以相赠。曰一诚不动如山静。百故悉恬若海涵。庶几哉。足以进吾子也。余颺之而心识焉。耕亭与余同里闾。居幼相识。比同宦于京师。交益相得。间数日必一见。见则未尝不以立身图治相砥砺也。耕亭以礼部员外郎。擢御史数月。天子以为能。特简知河南开封府遗缺事。耕亭以余之知之也久。来索余言。夫知府之职所以总州县之成。而大吏倚以为治者也。明不足以识州县之贤愚。则大吏失所倚。勇不足以任州县之献替。则民隐不克安。是故知府者有亲民之责。而又以联上下之情者也。耕亭之才足以周物。非若余之役于物也。耕亭之知足以成物。非若余之滞于物也。余之所自箴。不足以进耕亭明甚。余将何以为言。耕亭出宫保门。师弟授受之闲。渊源有自。敢即都转所称宫保之言。以为余进者而进之。耕亭亦服膺于斯言。则他日之泽斯民。受上考。断必可矣。遂书之以赠其行。

### 送顾太守序

龙启瑞

为天子吏。守地数百里。丞倅令长之官。赞襄于下。六职之吏。抱卷册以进者。朝至夕不绝于庭。出则州县供帐。讫于所属之境。官至是。宜可以自行其权矣。然而上之藩臬之使。有以阻其势而不得为。又上之则督抚不假以权。使得自便于绳墨之外。于是州县之吏。逆知其守之不足恃也。令行而违之。政出而訾之。而又欺其势之稍阂于民。其至于守之前者。皆不外乎我所已治者也。乃面从而心违。如手臂拘挛。不相为用。故今之为太守者。上之不能如督抚藩臬之权。而体又不可自夷乎下。下之不能如州县之自有其权。而民又不可使隔于我。如是则接上难。而使下尤难。虽然。上之人有疑吾揽权者矣。有疑吾自治其民而亦不可稍予以权者乎。下之人有疑吾侵其权者矣。有疑吾与若共治其民而或病于过用其权者乎。吾于权之自彼出者则尊之。彼乐吾尊也。则相信而不忍忌。于权之与吾共者则分之。彼感吾分也。则相爱而有所乐从。夫如是。庶可行吾志于上下之间。而为吾之所欲为。道光二十五年六月。某某出守浚州。先生名家子。留心经世。命下之日。兢兢焉以不习吏事为虑。日咨询吾乡人之宦京师者。利弊纤细。必举以告。而又虑初出于外。事上接下之情。有所未

洽。不能自行其权以达其志也。而下问于愚陋无知之人。余谓先生慨然有志于古之为吏。其肫然之志。殷然之色。有以感动于远隔桑梓数千里外之人。而谓不足以孚僚属而结于大吏乎。因为言守之所以难。而要归本于诚之可以自信者。敬献于先生。愿先生择其可行者。而遗其不可行者。则某之受治也不已多乎。

### 送张梧冈序

梅曾亮

法之正。千古不易也。而用法之术。今古不同。古为令者。百里之内。刑政自专之。经术习名法者。得自辟为曹掾。逐捕吏兵。不待索而具。下有嗇夫乡老亭长分其职。而上独一太守仰其成。其权专。其势便。故事易行。文易文。武易武也。然终汉之世。循吏不过数人。而多以鹰击毛鹜为治。此无他。威生于易行。权便于独断。法不足以胜人。人失而法随之。故能守法以便民者。古循吏也。后世之制。大吏多而小吏少。令下有丞尉。备员而已。而有六七级之上官。递临其上。士分于学。而官师不相兼。兵分于营。而文武不相属。所指挥独有胥吏。皆恒产世业。自为授受。非官所得专。上下之情。途人无以异。其权分。其势格。虽武健恣睢之人。不得显肆其暴。此制之所为得也。然人不足以胜法。及法敝而人亦随之。其有能执法以安民者。则今之循吏也。然则若之何而执之。曰。今之法。固足以困贤者不得行其意矣。其藉法以行私者。固未绝于世也。然则法所能困者。吾意之苟可以止而止者也。吾意不以苟可以止而止。法固不能吾困。而为吾用。执法者亦善用其术焉而已。吾友张子梧冈。谒选得仁化邑。将行。或告以地近南海。俗悍轻。宜克以刚者。然循吏者。循法而已。法如是。何名为刚哉。不善其术而有意于刚。又非所云能执法者矣。昔人论书。谓结字今古不同。而执笔千古不易。法亦犹是也。梧冈贤者。而深于书。则于是必能推而合之。

### 送叶雨垞令宝应序

凌

秦汉郡县天下。以令长易古诸侯。而其所以课之者愈降而益周。所以贍之者亦愈降而益薄。人见其薄而未尝不贍也。则以为课之也犹。天下士亦幸其之可乘也。而欣欣然乐赴之。盖大臣知其。不敢明告于天子。天子知其。不忍明告于臣百姓。不忍与不敢之心。而民之受困于令长者伙矣。民怨令长甚。则天子大臣。又将恶其操术之不工而谴斥之。且明言其不能父母斯民之故。以布告天下。天下于是皆知德天子大臣。而从怨于为令长者日益甚。令长之困既然矣。乃史传所著称循吏。如古诸侯之有功德于民者。又代不乏人。何与。岂长官庆贺共应之需。捐款摊赔之项。僚幕修饌之费。与所为馈送差徭。帮贴上幕。交际

内外者。固尽给于诏糈之中。而无待外求耶。抑别有所取。而不至重累其民耶。否则。阴计其所入以及所出。仰事俯育外。尚不足以畜童仆。又何他之能贍。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后世之课令长者。率以圣人之效相期。噫。何天生圣人之多也。余足迹自南而东而北而西。求闾巷歌颂。如前代史传所著称。或千里而一见。或千里而不一见。独令长乎哉。嘉兴陆清献之宰嘉定灵寿也。乐圣人之道。行圣人之行。然当时长官之课之也。以为守绝一尘。才非四德。德有余而才不足。部议降调矣。后又以盗案罣误。部议革职矣。魏敏果疏称今之有司。惟守与德为难耳。既知其守与德矣。何不即留之以长养百姓云云。然则所谓课之益周。舍圣人之守与德。而别求所以三年有成者。吾不知其所成若何。而可傥视今之生民大反乎古。则今之治民者。亦当大反乎圣人之道。而圣人之经何为至今而独存。且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学。又不尽反乎圣人之经也。叶雨垞先生。清献之同郡人也。好古能文章。前由庶常出宰江西新喻。邑之士民胥戴之。余常患今之令长。不学而仕。仕而挟术过工以困其民。每观古良吏一传。又未尝不叹其学之优。而后行之裕也。先生则固优于学矣。且闻于清献之所以自贍。及当时之所以课清献者。思之熟矣。今为县于宝应。其上官皆一时贤公卿之选。使一推爱新喻士民之心以往。清献之德与守。有不可几及者哉。先生之将行也。一时之士大夫咸以不次迁擢勿久濡滞为先生颂。余独为宝应之士民祝。久于其任。以观德化之成。而不必于秩之高卑禄之厚薄也。盖令长最近于民。而可为天下教化之权。胥本乎是。士苟不欲大反乎圣人。则亦乐行其道而已。先生行矣。余将书所闻于宝应之士民者。以为天下之为令长劝。俾勿惑于课之之周。贍之之薄也。

### 送族兄鲁珍序

陈运镇

吾宗鲁珍成进士。出为蜀县令。询余以吏事之要。且述座主莫宝斋先生之教曰。仕宦者。不谋厚资。并不慕高位。则其心定。心定则政平。政平民可得而理矣。余曰。先生诚知兄澹于欲而笃于守。可进于古者也。故质而言之。使吏治尽如是。有不身安而道泰乎。尝闻兄谓人各有心。无不可化于善地。乃盛德之事。古所称父母斯民。必操此念悱惻为致。惜未以质之先生。而进求其说也。今吏流品益杂。其材而能者。率谨擒捕听断。不通馈遗。不任鞭撻。亦足收良吏之名。而愧彼贪墨酷刻者矣。若乃务化导之源。崇师儒之教。优柔而荡摩之。使迷者忽觉。而痿者复起。世必且非笑迂谬不切时务。盖三代之治。不可复施于后久矣。虽然。今未有久于其治而成之者也。未有专其任而不扰吾事者也。为吏者。大约下车数月。始能谙其风土美恶利病。以次修举。未见端绪。已迁去矣。其有惠民宰。少亲附者。究不得免吏议。司簿计者。以不足额纠之。



司案牒者。以不及期劾之。厨传不称客意。则请让加焉。徭役不裕工用。则诛求急焉。凡此皆无与于民事。俗吏所竞。而循良者或有所不乐效也。然而欲以虚声相抗。难矣。试言某令能字养其民。能宽其禁乎。某令能训导其民。能殊其赏乎。夫设官所以民身家也。所以牖民使无邪慝罪戾也。乃循俗既久。为大吏者督之以令。若忘其为民焉。居是官者奉令不暇。亦若忘其为民焉。于是欲其尽心于民。谁能反其道而独为此。至俗[日](曰)败坏。[曰](日)人心固然。滔滔下流。其无足怪。譬犹使医者起废疾。少服方药辄废。又以庸技治之。使不尽良苦之用。不效。则以为是固不可起者也。嗟乎。岂非不仁之甚哉。然皆为大吏者之过也。夫使民诚蒸蒸慕化。则讼必息。赋必供。盗必止。可以蠲烦而已乱。弭谤而召和。何惮而不为。而甘事抢攘纠纷乎。乃今独有为兄幸者。盖兄所往治。蜀邑也。蜀之制府。蒋公也。蜀僻处西南隅。地少冲剧。土沃而民朴。较称易治。蒋公明哲知人。能察吏之贤不肖进退之。不蔽于从旁之谤誉。诚仁者也。必不以兄之言为迂谬。而不使之成其治者也。必能专任而不扰其事者也。必不以俗吏所争能。而责兄以所不乐效者也。非特为兄贺。且为蜀民贺焉。他日教行而化成。当有以报命宝斋先生。以见吏苟澹于欲而笃于守。治无不可进于古者也。余拭目俟之。

### 赠刘干亭序

冯志沂

庚子春刘甥干亭来谒。车服儒素。进退恂恂然。与语甚练习世事。干亭年少席丰厚。而意识与寻常富家子弟殊异。盖其尊人南圃先生。所修于身而教于家。有过人者。先生幼颖异。甫就傅。辄有才语。为塾师嗟异。未冠。补弟子员。遂贡成均。援例得翰林院待诏。后以恩例晋通判。封三代。遂归养亲不复仕。性慷慨。好施予。有贷其千金出行贾者。折阅且尽不与较。尝拾遗金。坐待其人还之。问姓名终不告。其居乡行事多此类。远近以长者称。今年干亭以先生命。援例为知县。临行过余。且以先生寿六十。求序于余。余惟序有赠言之义。而先生硕德懿行。无俟于余言。故将有以为干亭告。干亭所得官。知县也。知县易为耶。不易为耶。今世之士。方穷居无升斗禄。使为知县。则欣然无不乐就之。彼其意中所迫待于知县者。不可知其何事。及既为之。而才窘于事。力拙于势。并其意中之所期。亦往往而不获偿。则又以州县为必不可为。夫至于知州县必不可为之时。则虽欲去之而无及矣。然州县固不可为者也。惟其始不知其难为也。而轻为之。故一旦陷于其难。而不可复易。今先生所居官。清散闲适。未若州县之难为也。而未久即决然舍去。况如知县者。而不知其难哉。知其难。而决然使干臣就之。则夫朝廷所以设是官之意。与百姓所以望是官之心。必为干亭告之矣。古名臣起家为县令者。不可枚数。干亭勉之。

吾知其无难也。昔欧阳詹去其亲侧。宦游京师。韩公无讥焉。人子出处难易。非自择而为之。凡所乐亲之志而已。干亭诚知所任之难。则足以利民于一方。他日官愈进。所利愈多。先生顾而乐之。寿亦未可涯矣。故于干亭之行。书以贻之。使归质焉以为先生寿。

### 巴江廖侯还蜀序

叶裕仁

今天下之敝。莫患乎无吏治。无吏治。由于无人才。无人才。由于无学术。此诚探本之论也。盖无吏治。则其政弛。其教废。其敛急。其刑烦。其愿民困而莠民昌。其俗偷薄流荡。嗜利无耻。于是奸宄牙。盗贼并作。如是则一邑败矣。举邑如是。则一郡败矣。举郡如是。则一省败矣。举省如是。则天下不可为矣。然职其要则操之朝廷。寻其端则肇于一邑。朝廷者。天下之表准也。一邑者。朝廷之分土分民也。朝廷治则百官治。百官治则外之方伯连帅各得其人矣。方伯连帅各得其人。则郡守邑令皆得其人矣。此由本达枝之势也。寻其端于一邑者。邑令之于民至亲也。其疆域山川。可亲历而知之。其户口之多寡贫富。土田之肥瘠高下。可目验而数计也。其士习民风之善恶。近而易察也。在上位者。择其才以使之。久其任以宽之。加其秩以宠之。彼为令者。出其所学以施于有政。其邑未有不治者也。一邑治而举邑皆效之。则一郡治矣。举郡皆效之。而一省治矣。举省皆效之。而天下治矣。此沿流溯源之势也。虽然。由本达枝者顺而易。沿流溯源者逆而难。不求其顺而易。而求其逆且难者。此必不可得之数也。今姑求之于一邑。一邑者。朝廷之分土分民也。今天下之大。府之数一百七十有五。直隶州厅州二百一十九。县一千二百九十有六。于此一千六百余府州厅县中得其才且贤者数十人。或一邑治。或一州治。或一郡治。贤吏之所在。其纪纲举。教化行。民俗醇。邪慝不得作。盗贼不敢犯。外侮不敢侵。一旦内外交讷。蝮螭羹沸。斯民犹有逃死之乡。以延喘息。犹避水火者。尚有水火不至之区。避罗网者。尚有罗网不及之处。今又不能。然则载胥及溺而已矣。岂不重可哀哉。吾何以知其不能也。择于什百中而得一人矣。其学术明矣。行将出其所学施于有政矣。而乃迫其时。使之不得竟其施。挠其势。使之不得尽其才。彼贤者岂贪恋廩禄。一日苟容于世也哉。昔巴江廖侯养泉之仕吾吴也。同治戊辰之岁。摄苏州之新阳令。以正人心厚风俗为治。甫下车。敦礼耆儒硕士。虚怀下问。访民疾苦。教士以立身敦品为勖。谆谆劝勉。虽父兄之于子弟。不是过也。悯贫民之逋租也。不施鞭扑。饮食教诲之。使之自悔。复自行投匭之旧。以绝吏胥之中饱。北乡洼下。仿前贤筑围之法以防水潦。矜贫农之乏食。变通社仓之法以济之。严行保甲以清奸宄。防盗贼。微行城市。贩夫担竖无不周谕也。远则扁舟而往。遇之者不知其为邑长也。故有所设施。

胥吏无所措手。痛恶异端。巫覡之惑人。驱之必尽。表章先贤。倡明正学。其治蒸蒸日上。不幸以忧去。其再仕吾吴也。同治甲戌之岁。摄常州之金匱令。金匱之治。犹新阳也。及期而代者至。调摄无锡。无锡之治。犹新阳也。及期而代者至。侯于是年六十矣。遂翛然引疾而去。曰吾将归教吾子孙矣。呜呼。侯服习程朱之学。将以扶沟崇安之治。用之于世。而使之不得竟其施。遂其志。其咎将安归乎。假如复有如侯者出。亦以视侯者视之而已。岂非天下之大患哉。侯将行矣。一夕梦与父老送侯。泣别而寤。既寤。爰书之以为赠。

上汪尚书书

梅曾亮

曾亮自少好观古人之文词。及书契以来。治乱要最之归。立法取舍之辨。以为士之生于世者。不可苟然而生。上之则佐天子宰制万物。役使动。次之则如汉董仲舒唐之昌黎宋之欧阳。以昌明道术。辨析是非。治乱为己任。其待时而行者。盖难几矣。其不待时而可言者。虽不能逮。而窃有斯志。今曾亮又甘伏草野。屏间处。难有陈说。偷得避嫌之便。故敢一竭其拳拳之愚。今天下任封疆为贤大吏者。肩相望也。为州县贤有司。亦不乏人也。然圣人立法。不恃人之自然而然。在吾法有以助其不得不然。夫天下事。取办于督抚。督抚之事。取办于州县。州县于天下。居何官也。而今为州县者。皆苦无权。夫州县非无权也。擅桎梏人之刑。敲朴之罚。中人之产。一日破之有余力。乡民见胥吏。如遇怪物。震慑而却足。如此而曰无权者。何也。今天下之州县一千数百。民事利病修废之所宜。竭官吏之聪明才力以求之。而未必尽举也。然且荡荡然若无所事。非不欲事事也。虽事之万全无害。而苟其倡议行之。则文书之上簿者。有六七级之上官以临其上。即有六七级之胥吏以挠其下。此合彼牾。往返旷日。迫切成过误。功不收而罪集。凡此者所以钳制不法之吏。使不得妄有作为以困苦百姓。不可谓不至也。然有万不可已之事。足以有为之才。而逆阻于文书阶级之烦扰。以自败其意。听其破坏于冥冥中者。盖什八九矣。是其权足以扰良善。而不足以惩奸邪。可以为弊。而不可以见功。故曰无权也。而令外县者。又率经首县。或冲要。乃得迁秩。而一日之内。以六时事上官宾客之过境。风不得避尘土。雨不得避泥涂。琐不得避水浆。困不得避饥渴。终日踟蹰。耗精亡神之大半。勤苦如此。然及百姓者无一事。夫上官宾客固与我比肩而事主者也。又尝与我策名而同进者矣。而今乃若是亢厉。守高者固有所激而不为。其为之者。将无以责其不肖。何则。卑尊之礼。有定制矣。馈遗供张。又有明禁矣。自夫人以尽礼不足以为恭。而从而加甚焉。又习于久而安也。则反以尽礼者为傲而忘其初。是固州县罪也。然所以冒不是而为之者何也。由州县而府。犹属吏也。由府而司道。犹属吏也。由州县而至司道者。不过千百之十一。

其槁项黄馘而老死于风尘之下者。乃至不可胜数。且夫供张之不办。馈遗之不供。礼数之不密。上不明责之下也。而他罪中之。州县不能辨也。夫越礼者一人焉不见黜。则守礼者已惧而变节矣。而喜怒又从而风示之。且倒置之。彼大吏者。知其不能越我而他进。故劫以不能言之威。为州县者。则曰吾有达于上也难矣。吾苟免焉。志温饱而已。夫人已艰于进取之路。而自外于清流矣。而必曰无变志焉者。士之自处者固宜有是。而非国家之所以磨厉人材也。故曰无以责其不肖者此也。然则如之何而可也。其法莫若使为州县者。课最而入之为御史。如 国初之制。夫御史雄职也。而患其言不合事情。使之经历州县。则更事多而少窒碍。州县外吏也。彼知得入为京职而限于资格也。则精神生。而大吏不得以相困。故其时如陆清献。郭华野辈。皆由此选。为时名臣。今天下又安。宪章完具。生民以来。未有如 盛世之隆者也。而万世之后。可虑者惟奸民。夫博弈饮酒。暴横里巷。谓之豪民。豪民易治也。造作异端。潜惑愚众。其平居恂恂无间于官吏。而其志乃敢豪民之所不敢。若是者谓之奸民。奸民难知也。为之大吏者。其位尊。其地隔。其无由知也固宜。可以知之者独州县耳。然又以权之不存与志之不在是也。亦相率而不知。故州县之职不重。则奸民不可消也。而重州县莫若中外互用。以破其鬬冗不自奋之心。曾亮自出门下。接见颜色。窃以为忠清亮节。有古大臣之学者。莫如明公。然则立 殿陛之上。与 圣天子相都俞吁咈者。非明公其谁与归。故敢陈其愚。惟执事之采择焉。

与林小岩书

胡承珙

客岁一接都中惠函。今年又两承关中赐书。数千里外。惓惓衰老之人不置。其为笃摯。感何可言。就稔足下动定佳胜。政绩日新。甚慰州牧任大而责愈重。当今大吏奉法。事上尚非所难。其难者。治民与率属耳。今之言当官者。动曰为国忘家。此虚为美谈耳。其实必先治家事。乃能治官事。左传称子木曰。夫子之家事治。此理古今同之。治家事者。当合一署中上下内外。由亲朋至臧获。各安其事而称其。食汰浮。祛骖骹。彻壅蔽。塞漏。使度支有经。罅窦不启。庶几在官无内顾。弃官无遗累。夫然后能一其心于官事。吾未见有夔于家而尚理于官者也。萧山汪年丈焕曾。着有学治月说一书。虽多为作令者言。然有可通于凡为官者。往往足当龟鉴。未识足下曾见之否也。

复及门高子佩书

路德

杜君至。面致来函。备述载荆溪及调元和以后宦迹。尚得宽猛相济之道。抑仆更有欲言者。捐廉倡义。非不善也。但所捐者果皆廉耶。尤可暂而不可常。可

行于完善之区。不能行于凋敝之处。及积累之时。即令勉强为之。后来亦将不继。圣人论政。必以惠而不费为美。此言最须参透。惠莫大于狱讼得平。无枉无纵。而解衣推食次之。莫厚于正人心。维风化。清盗源。消反侧。而培植学校次之。为其次者费多而效寡。为其大且厚者不费一钱而见功多。水旱之灾。天为之。兵燹之祸。人事召之。不幸适当其时。竭力匡救而已。其康济安平。须具大才德。亦有运数。非县令所能转移。惟地方之人心风化。视乎折狱者之数言。使善良无不伸之冤。则人人乐为善良。使奸宄无不伏之罪。则人人惮为奸宄。今日平反一巨案。即不啻捐廉万金。明日平反一小案。亦不啻捐廉数百金。无捐廉之累。而造福大于捐廉。何惮而不为哉。明不足者。不能折狱。子佩能清厘积案。明非不足用矣。将来无论处何地为何官。总当以此为第一要务。折狱时不患不明。患在自恃其明。略观大意即下判语。使下民有不能上达之隐情。此中即难保无冤。耐烦二字。才吏尤宜急讲也。闻堂上迎养在署。愿如隽不疑之尹京兆。以平反慰亲心。身能为民父母。其父母为民父母之父母。尊亲显亲。孰大于此。往者俞陶泉由荆溪调首邑。洊擢监司。循声日上。缘用心愈熟愈妙。久之而作用愈出也。且退步宽绰有余。毫无赔累之苦。固由尔时地方情形远胜今日。而陶泉之制节谨度。其筹划之精。权衡之当。亦于此可见。为吏者不可不深长思也。

#### 复易晴江同年书

邹鸣鹤

奉手书垂询久矣。张梧冈来。具道盛意。元宵后又读来示。肫肫然至再至三。若真以鹤为前辙之未覆者。嗟乎。鹤固敝车也。羸马也。羸马敝车。奔走于康庄。其不为御人之所嗤。而行道之所笑者几希也。而阁下尚以为前辙乎。虽然。知之非艰。行之维艰。鹤既未能行古治矣。而并诱于不知。其以鸣谦耶。毋乃大违阁下意耶。且来书洞悉本末如是。鹤不过引伸耳。指证耳。敢吝陈乎。来书云。屏除嗜好。则根本立。夫嗜好难除。清心寡欲则易除。而仕途则难言之。何也。非炫我。即诱我也。且非独炫诱我者也。虽至亲至近。素与同甘苦者。知有官之可乐。不知有官之可忧。我以无嗜好之身。踽踽独行其间。或且讪笑随之。此亦曰何太自苦。彼亦曰何太自苦。闻之久而果觉自苦甚也。乃亦稍稍从俗。日堕其中而不知返。而况多炫我诱我者邪。一国非之而不顾。一家非之而不顾。而后可以除嗜好。而后可以立根本。鹤极论至此。阁下必以为言之太甚。临时当自识耳。来书云。约束左右。去蔽防壅。使官与民常相通。夫以无嗜好之身。约束左右。似易为力者。然而意在嗜好。则以嗜好投我。意在求治。则以求治间我。左右固自有术也。事应严。而左右欲其宽也。则曰人以为冤。事应宽。而左右欲其严也。则曰人以为贿。时止则止。而左右欲其行也

。则以众心悦慕动之。时行则行。而左右欲其止也。则以心不附怵之。何也。人之从违。名之得失也。彼以我为不好利而好名。故以名中我。我果有名心横亘。乃适为所中而不知悟。尝有廉吏自负察察。而颠倒失序。反过于簠簋不饬者。职是故也。名心绝而荣辱不问。毁誉亦不问。乃可以绝窥伺而除壅蔽。何容察察哉。来书又云。听讼则平心以化其偏。断案则细心以求其当。平心细心。可为武健者下砭。然所谓平者。各当其理之谓也。理应从轻。则以轻为平。理应从重。则尽法极刑。其至重也。正其至平也。专以宽减为平。谬矣。所谓细者。深得其情之谓也。情有必得研求者。情有研求而转失之者。当机立决。百弊崭然。其独断也。正其独细也。专以研求为细。谬矣。是故武健之风不可长也。当以平心细心救之。平心细心之不可误认也。当以果断持之。季之三思。苏之模棱。我辈当引为戒耳。

来书又云。兴利剔弊。随地因时。未可预定。夫兴利剔弊。言之綦难。要在举古人成法。实行之而已矣。古人立一法。必有一意。立一法。必有一效。如劝农。以兴养也。而不徒签差督耕已也。读法。以兴教也。而不徒月朔宣讲已也。保甲。以缉匪也。而不徒按甲书牌已也。审状。以止讼也。而不徒按状问名已也。书院义学。以崇文养士也。而不徒考课奖励已也。今人不得其意而徒学其法。泛泛然行之。急急焉待之。待之而无效也。辄废然舍去。曰。古法之不足行。如是岂真古法之不足行哉。试偶举一法焉。相其命意之所在。而躬行以先之。条例以示之。淳切以导之。时其缓急先后。而次第以布之。法无有不效。效无有不实且久者。至邑中大利弊所在。稍自振拔。孰不志在兴剔。而或且中阻曰。兴利而弊已伏。剔弊而弊愈滋。夫利中伏弊。固也。知其弊所由伏。而兴利之先。预绝此利中之弊。所谓节其流也。弊外滋弊。固也。知其弊所由滋。而剔弊之始。预绝此弊外之弊。所谓防其轶也。节其流。防其轶。尚何利之不可兴。何弊之不可剔哉。而或者利矣而非真利。弊矣而非实弊。又或者利小而弊实大。利少而弊实多。则又当力守故常。慎之又慎。何也。一己之名不可徇。一人一事之便不足恤也。故曰兴利剔弊。言之綦难也。阁下来书。洞悉本末如是。鹤不过引伸耳。指证耳。而窃有进者。昔乡先达秦筠谷先生。西江循吏也。鹤初得邑令时。尝举清慎勤和缓五字相勸。鹤请益曰。清慎勤敬闻命矣。和则近流。缓则更恐废事。先生曰。和则耦俱无猜。缓则从容不迫。无清慎勤三字以为之本。和缓二字尚浅。和缓于清慎勤之中。乃真能清慎勤者。阁下天姿志量。大过于鹤。立身不患不卓。而立身不可太矫也。任事不患不力。而任事不可太急也。愿以先生五字诀进之。

答周仲和书

张士元

去年闻署涇邑甚勤。理事之暇。治文书不少忽。此诚读书人本色。亦为政之道当然也。昔欧阳永叔为夷陵令。斋中无书可读。乃取积年案牍。盈箱堆屋者。尽阅之。因此得究知人情物理。后时深有裨于相业。其接引后进。亦不多言文章。往往与言政事。近代王道思晚年。亦以少时居官。不留心事务。但雕琢几句不唐不汉诗文。深用自悔。观此。则知古人为学入政之要矣。来书云。一行作吏。诸事尽废。不知所谓废者何事。岂词章夙好。今日尚不免技痒。而以不得近笔砚为憾耶。将亦事上接下之间。掣肘而不得行其意也。承谕漕务经涉。为累颇深。此弟所耳闻目见。非但当局者难干。即旁观者亦难说矣。大约治县。诸事难了。而漕粮为尤甚。虽然急公爱民。亦视其力之所能为者为之而已。窃尝谓居官之所恃者在廉。其所以能廉者在俭。而今之治县。则又非纤微省啬所能济事。盖左支右绌之情形时时有焉。然亦当以制节谨度之意推之。期于济事而止。若事不可济。则直可以去矣。闲读后汉书马援传。援告梁松窦固曰。为贵当使可贱。如卿等欲不可复贱。窃叹为名言。因增一语曰。居富当使可贫。居贫当使可以不富。兄仕宦方始。愿常存此心也。

#### 寄贺石农明府书

彭洋中

春正。李松友孝廉自益阳归邵云。以道梗逡巡南返。而独我亲家毅然北征。令人闻之气壮。六月间。欣闻亲家大挑一等。始信有志者事竟成也。时方多事。所以败坏半天下者。皆畏懦趋避者阶之厉耳。得吾亲家果敢有为不避艰险之志概。天故成之。使为国家肩重任。宏远猷。以拯斯民于饥溺。他日卓行异政。于斯可见。孟子闻乐正子为政喜而不寐。弟则不禁距跃三百矣。即欲驰书相贺。计台方必假归。但未审分发何省。又以何日抵里。僻处边郡。虽二百余里之近。无由问讯。顷间始悉签掣四川。便道归家部署。乃益为亲家喜也。弟尝持论。今之仕者大半为贫。然往往为贫所累。初仕时。冠裳舆马道路旅食应酬之费。率由称贷。侈者不顾其后。姑以快其夙昔疾贫之心。称贷子母。遂已累累。于是有贿赂钻营以求腴缺者。得缺之后。夙逋益多。于是有挪移库项者。有滥索民间者。盖其初任已声名狼籍。所谓臣东家嫠妇遇强暴所污。因不复自爱惜者。比比矣。及其既久。亏空愈深。有罄其囊橐不足以偿。而欲归不得者。有习于奢侈。回顾家中所储。不足供其用。而不欲归者。有侥幸升擢。且拥厚贲。而所欲无厌。垂老而不知归者。此之所为。大抵不败者十之二三。而败者且八九焉。而八九之中。其子弟能读书发名成业继起者。又十之一二。而骄奢淫佚。晏安酖毒。势既去。遂以归于下流而莫可救者。且比比焉。其弊皆由为贫而仕基之。今吾亲家之仕。则不为贫矣。不为贫。则可免于一切之累。而得专一其心。以救民生之疾苦。而又进退裕如。无所牵恋。家之子弟。习其持

盈保泰之为。不因是而有暴富之象。如令侄辈且争自奋发为门户计。此其可喜者一也。古人云。士君子仕于治朝。则德日进。仕于乱朝。则德日退。弟则以为今之州县。所分发之省分亦如是。弟所以不敢为州县者。诚恐分发于缺瘠苦而又亏空累累之省。不得自全也。今四川则无虑此矣。此其可喜者二也。夫以二可喜之实。而蜀中又得贤人君子。一抒伟抱于其间。知召父甘棠。必有以系士民之讴思。而非希荣慕禄者之可同日语矣。区区之忧。欣忭无似。手泐布贺。惟朗照不宣。

### 论裁定州县规费书

吴嘉宾

今日当大乱之后。诚救弊之时。节相欲薄征以恤民。复裁浮滥无名之费以恤吏。古之圣君贤相。其用心不过如此。第恐议之不精。将来仍不免有名无实。谨就管见所及。缕陈以备采择。窃思正供之入。百用出焉。当量入以制出。尤当量出以定入。使入不敷出。则不能禁吏之他端巧取。使出漫然无制。则终不能苏民困而绝乱源。固也。是以上年新章。一切限之分数。使其确有遵循。又先令试行一年。然后博求众议以归公允。盖慎重之至矣。然此事与局外人谋之。则何异夫制千金之裘而与狐谋其皮者。且截趾适屨。既势所不能。而各地方情形之殊。各有司意见之别。多歧亡羊。亦所必至。愚意以为是当辨其本末而已。节相以恤民为心。属吏体节相之心为心。谁敢不恤民者。节相之心。是其本也。所立之法。乃其末也。但先之以至诚之心。而勿徒驱之以一成之法。则善矣。古之君子。变法以救时。其首奉法者。未必皆正人也。故司马温公变熙丰之政。而蔡京能即奉行。此不可不察也。夫赋出之民。民出之土。有田而后有赋。故今日之逋赋。当求其所以致斯逋者。今之丁壮。一尽于掳掠。再尽于流移。三尽于召募。耕田之民。百不存一。若夫食租衣税之家。既不获如往年之租入。而劝捐派费。所输有百倍于正赋者。避寇迁徙。所用又有十倍于仰事俯育者。殷户犹可龟勉称贷以输赋。其中户则借当皆穷。惟有逃亡不复而已。地方有司。困于催科之难。而催解之急。虽百变其法。未必能速征速解亦明矣。所谓薄征者。特稍缓须臾之死而已。夫赋虽出于田。然今之有田者。皆富民也。其先固为仕宦商贾以致富。既富然后求田宅以遗子孙。故田之租入甚薄。凡富民之纳赋。不必尽出于田。至今日则仕宦商贾。皆不能致赢余。而富民之纳赋。有不能如期者。况贫下之户乎。是以逋赋日积。州县之征钱粮。其公私之入。皆赖乎此。乌有所谓惰征者。故征收之不能如期。皆欲之而不能。非能之而不欲也。江西情形。与湖广异。湖广为大江贯输之会。上通巴蜀。下达淮扬。商贾固饶。农亦易足。以物价贱而谷流通也。江西土产甚薄。又三面负山。一面汇湖。百物由陆运乃能致。而米谷不出其乡。故江西富人。皆在他省致富



。大乱之后。十室九空。幸得肃清。民气十未复一。令其支持曩日之用。复应各军营百万之饷。此犹抑弱者使负重。驱蹙者使行远。其敝可立而待。然六七年。得以勉强效命者。人心厌乱思治。情愿竭力以奉军需。谓官军实生我尔。然如木之脂膏。渐取渐耗。以至于尽。宾等同为地方百姓。盖深知之。如曩者缓急之时。熟思尚有可商之处。今则由亲及疏。无一可以商者。是其明验。故为今日江西之民计。非特取之宜缓。当求所以生养安全之故。愚谓为今日计。当就地方绅董。设劝农之职。察民田之有不耕者。代之耕。或贷之牛力子种。教之通力合作。先使野无不耕之田。庶几赋可有所出也。至于正赋之外。不能无所增益。此在承平之时。犹以为厉禁而讳之。今若公以为例。固可以革曩者揜耳盗铃之锢习。而得其实在所增之多少。以为制用之具。然其名不可居。流弊亦甚可虑。盖往时所增。止以饱州县之囊橐。而今且监司之官。皆得以分其入。藩篱一决。何所不至。嗣后凡有所取。皆可以分数计。加诸赋外。以期取盈矣。

且上之取下。非法所能禁。赋外重征。法至重也。犹相与冒而行之。今又加以分数。有过于所定之分数者将劾之乎。则吾所定之分数已非法矣。将以他事劾之乎。又何足以示儆。故不如祇去其太甚。而慎择州县。使得展其手足之为得也。若必欲稍示限制。则当因地制宜。使各地方官。与本地绅士会禀定案。亦庶乎其可也。节相之意。又欲恤吏使之得以安其民。此尤探本之说也。然恤吏之道。当使各举其职。各尽其情。而无概苛之以文法而已。若更治之以文法。则将愈不知其所从。天下之枢纽。在于州县。即古之邦君诸侯也。而今日之为之者。其自视至不比于人。稍有志节者。皆不愿为。深明利害者。则不愿为州县。而愿为其上。故今之为州县者。皆资之为借径而已。呜呼。此岂一日之故哉。其始重州县之权。使之专其利。责以无所不任。继视其利厚逾于所任。则上下共分其利。而使之仍任。前日之责终。又并夺其权。而责之者愈无已。故今日之州县。皆冒利避责。与为之上者。以文法相持。为之上者。虽欲如前苛之以文法。庶几苟且集事。亦不可得。于是一切之事皆大吏自任之。大吏不能自任。则委员四出。而民几无所措手足矣。故大吏亟欲得贤者任州县。百姓亦亟欲得贤者任州县。然不变昔日所以夺州县者。使之得举其职。尽其情。则贤者谁为之。假使今日之大吏。任州县如委员。则州县亦可为矣。何以言之。譬如今日之筹饷。则捐厘局委员为大宗一矣。然断无殷户不捐。而责委员以先解捐饷者。厘票未行。而责委员以先解厘饷者。独于州县则责之以先解税课。后取于民。并先集百务。而后略给之以所解之税课。又有许给不许给之异。其不许给者。令其自行设法。而又不许其病民。其许给者。又多方展转稽核。使经手者皆得持其短长而取其费。则何其恕于委员。而不恕于州县之甚也。然犹曰

州县之取于民。有定额可恃也。夫取于民有定额。则用亦有定额。今四郊多垒。各军营四出援剿。而州县与士民议防堵。其捍患一耳。其用度之不出于经费亦一耳。各军营筹饷之数。有加无已。而州县士民所捐之饷。则皆疑其不实。使州县无以取信于士民。猝有不虞。将谁与任之。又何其信各军营。而不信州县士民之甚也。然则恤吏之道如之何。愚以为当宽州县一切处分而已。夫吏部处分则例。条款綦严。而实未有行之者。不过以重胥吏之权。而大吏之逞威福酬恩怨者。得藉是以匿其耳。使朝廷黜陟。不信之于处分则例。而信之于封疆大臣。则此非赘疣也耶。今国家用抚藩监司。一切不拘格式。是明知格式之足以失人矣。夫以不拘格式擢之。而仍以格式令守之。彼必不愿。则何如乘此机会。破除文网。以冀收大小得人之效乎。窃以为用人者。当考其成功而已。其它亦不暇纤悉代为之谋。如私情馈遗公事需索诸弊窦。当使其自为裁汰。盖用之得其人。则弊将不禁而自除。否则徒多一文法。其为之者固自若也。语曰察见渊鱼者不祥。若一一为之指摘而杜之。亦察见渊鱼之类也。

## 卷二十五 吏政八守令中

### 从政要言

王凤生

#### 令在必行

令出惟行。谓令在必行而后出也。若徒烦文告。而不随事认真。即严拏地棍。禁赌逐娼。亦祇饱吏役之橐囊。遂刁民之讹诈。于地方卒无裨益。余所莅之处。娼赌侦知其址。每不动声色。藉查夜以亲拘。多有所中。惟禁令虽严。总不准差役及非分之人。禀娼首赌。纵所禀得实。讯结本案。亦必究其需索不遂。予以责惩。至于地棍。为闾阎之害。拘则必得其人。治则必尽其法。发之以密。行之有恒。务有以铍其翼而铲其根。断不可姑息养奸。若情重法轻。治与不治等。将视法为可玩。益肆横行。盖强悍匪徒。有以曾犯到官为好汉者。严刑峻法。正宜于此辈加之。

#### 刁风宜戢

民气宜使之靖。而不可纵也。有等刁健之徒。往往藉端挟制。聚众抗官。此虽官之平日疏于治理。未协輿情。然当场不慑以威而抑其气。将此事逞而彼事随之。此乡创而彼乡效之。相习成风。一蹶不可复振。夫官能治人。全在朝廷名分。苟法无可畏。而官益可轻。犯上作乱之为。未始不由此以开其先也。州县予夺之权。可操之大吏。地方风气之坏。每肇于一端。是又在上官之衡其轻重。固不可庇官而抑民。尤不可损威而废法。

#### 相机应变

天下虽有犷悍之民。未有不畏官者。乃非独不畏。而且敢犯之。是必官之示以无足畏。或意太径。语太激。亦有以致之。临民者设逢其事。断在有胆有识。任其动而静以定之。任其玩而庄以临之。坐则勿退。行则直前。惟自忖平昔治民。本无怨毒。总可推诚剖谕。拨乱而反之正。若神色稍涉张皇。必致乘虚而入。酿成巨案。浙江湖州府同知。分防乌镇。兼辖嘉属之秀水石门桐乡三县。该处俗尚赌博。仗衙门为包庇。甚有以陋规纳官者。每于江浙交界。临河空旷处所。搭盖蓬厂。演唱女戏。聚集多人。赌色俱备。并招徕苏常一带花船百余只。继赌以嫖。自朝至夕。由夜达旦。名曰花赌。几与闽省之花会等。富家子弟。往往被其迷惑。荡产倾家。且多盗贼溷于其间。以窃赃恣挥霍。大为民害。而上下衙门吏役。包庇甚坚。无从觉察。余权是篆时。屏绝苞苴。严禁聚赌。然此辈阳奉阴违如故。前此虽经嘉湖府县访闻。均未识确址。无如之何。余侦知得实。密往亲拏。从役仅十数人。皆为暗通消息者。余亦知而弗禁。使之闻而潜逃。及至其地。果有溃势。然人数尚以万计。汹汹然若将拒捕者。予挺立不动。大声喝谕。如系旁观及被诱之人。准其走散。专拏开赌之家严究。众乃退避。纷纷鼠窜。遂将开场之人拏获。发县究办。由是赌风乃戢。亦以理直而气壮。当场不示以怯。自尊而人不敢轻也。嗣权玉环篆时。有程姓者喊禀。以己山雇人刈草。突遭棍匪数百人。持械至山寻殴。捆抢二十余人而去。生死未知。当因控关重大。恐差役冒昧酿事。札委巡检率役往查。并面谕以相机获解。逾日忽仓皇而归。据称是山四围悬海。非舟莫渡。亦祇一面有樵径可登。偪仄纡回。仅容一人步行。官役之船。将至山根。即见山顶人如蚁聚。乱掷土石。而下莫敢仰视。舟不能停。祇得自崖而返。其实则未通一语。亦莫识其事之端倪也。而原告愈以被缚之人。恐为致死。情词迫切。遂传其人覆讯。反复推求。始据供吐。是山甫经前任于去冬断归管业。前禀竟抹案未叙也。随即吊卷细核。始知玉环展复之初。地广人稀。山业任人占垦。不计亩分。是山周围十余里。每年所产柴草。值钱数百千。内除程姓有粮五分。任其自划地亩管粮外。其余荒山。向系附近五村居民。赖以樵采为生者。乃程姓忽思以五分之税。妄图笼占全山。上年以粮系伊纳。山应归管控告。官未之察。如其所言定断。故次年割草之际。五村居民。邀集登山。与之争刈。将以命博。余阅悉其情。随叙简明告示。飭各村天山长。黏贴于高脚牌上。挨村肩谕。各令其家。将在山之人唤回。限两日内全行解散。而以所缚之人送出。另为审断本案。否则先拘家属。并会营严拏重究。后悔无及。予仍亲往该村庄适中处所。传集耆老。晓以利害。相感悟。一一承命。当将滋事纠众各犯。重杖枷示。其山地断令程姓仍照旧址管业。余山作为官荒。听五村居民樵采。为定界。永杜紊争。其事遂寝。使其时仓卒之来。不为求端讯末。激则生变。咎将谁归。今且思之惕

然耳。

### 拦舆呈禀

王德茂

州县收理拦舆呈禀。为最要关键。常时告期词状。激切违碍。胥吏不为戳登。门丁不为传进。民情每致壅抑。凡出署所至之处。舆旁一有呈递。必宜驻视。其可准理者。令候批示。其舛谬显然者。即为斥谕掷还。其应行准理。必待录供者。令暂回署守候。盖牧令于民如家人。父子属离咫尺。彼意所欲达。无论是非曲直。不得禁使勿言也。且开听受之门。绝嫌避之迹。境内豪绅劣衿。积匪巨凶。及署中官亲幕友家丁吏役。一切私辙弊端。皆可于所至处得之。以阖境之耳目为一人之耳目。明察莫广于是。每见膺百里者。以拦舆呈词。无代书歇家。恐启诬架刁诈之风。概为屏拒。实则懒自便。留胥吏门丁戳登传进规费地步。吾不知其何为也。

### 欢喜钱

王德茂

今世地方缺分肥瘠。率皆众知共见。正供之外。有必资办公者。未易遽革。其余一切陋规。入境之初。急宜痛切裁汰。留一陋规。即存一弊端。事势所由扞格。情意所由牵制。着一迟回黏滞之不得。非本官于此故沽廉声。要知陋规之多少。实视弊端之重轻。分毫不能少爽。彼一送一受。沿为私例。关碍公务。固不可因仍。即僚友士民。吏役商贾。时以诚至者。虽薄物微仪。亦在所必绝。盖合抱之木。生于毫末。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也。寅友尝谓余曰。作官实能为人了事。无害于义之馈送。一概谢拒。殊觉不情。余曰。然则事后馈送。何以明着吏议。且公事所应了者。即己分所应了之事。奚关酬报也。巧而通。不如拙而介。友曰。俗言怨苦钱不可受。欢喜钱可受。君言则矫也。非拙也。余曰。官之廉如女之贞。为妇女者。于本夫外私一平等人为失节。私一品流贵重者。得不为失节耶。

### 官箴四则代曾中堂

李宗羲

听讼贵明贵公而尤贵勤。官声之贤否。恒视听断之勤惰。随到随讯随结。百姓未有不悦服者。到任之初。首禁传词。每逢告期。则当堂收词讯供。情节支离。将词掷还。或加薄惩。既准以后。签差勿过二名。人证切忌株连。无论自理发审各案。官须手录一编。注明两造住址。原差姓名。以便随时阅催。小县必日讯一案。大县必日讯两三案。立定课程。始终不懈。书差延搁。则勒限严比。原告避匿。则照例注销。其有自愿调处者。亦听具呈和息。每届季终。将已结未结各案。摘由录报本府及各大宪备查。如此日以为常。一月之内。可结数

十案。一年之内。可结数百案。尚何滞狱之有哉。狱既无滞。则民皆敬服。而缉捕催科。亦不难得手矣。

或谓昔之盗多游民。今之盗多游勇。其缉捕似有难焉者。不知盗非窝不能容留。非线亦难跣缉。得其线则盗伙易获。治其窝则盗源自清。今昔固无殊致也。然欲清其源。必先弥其隙。平时编查保甲。整饬乡团。每街立一栅。十家设一更。闻有面生可疑。踪迹诡秘者。或改装暗访。或饬捕明拏。官有捕盗之实。盗自不敢窥其境。而以身尝试。若既经出案。通报勿讳。一面多派干役。购觅引线。明悬重赏。必全获而后已。然总宜密速。否则盗已远扬。破案之后。赃供相符。勿论游民游勇。概置诸法。而尤必严治窝家以绝根株。如果缉捕能勤。闾阎安堵。不特百姓感激。上宪亦必从优奏奖也。纵盗殃民。惟有登诸白简而已。勿后悔。

阳城有言。催科政拙。后之庸吏。遂藉以为口实。不知 国家维正之供。岁有常制。方今海内多故。需用浩繁。与其别开聚敛之门而徒事烦扰。何若即此自然之利而实力征收也。然而欲民完纳。必先禁粮书浮收。欲禁浮收。必先减自己羨余。上不营私。而下自急公。此亦默相感通之理。窃见江南开征。往往任听书差先截串票。官不加察。迨日久玩生。变民欠为书差欠。利归中饱。小民苦征敛之苛。本官受垫解之累。以后州县务当改定章程。俾小民自封投柜。庶几积习可除。所有额征地芦漕米杂税。逐一开折。注明某项已完若干。未完若干。按忙呈送各上宪。即催科之勤惰。便可定吏治之殿最。其各勉旃。

作官未有不俭而能廉者。事事奢侈。势必侵仓库。加钱粮。剥小民之脂膏。恣一己之挥霍。不致身败名裂不止。然俭非鄙之谓也。亦量入为出而已。夫州县进款。不外廉俸余平。进款既微。出款自不能不节。车马衣服。不宜太华。古玩字画。尤忌酷好。每日进出帐目。必亲自检阅。幕友则视缺之繁简以酌请之。大县一刑一钱一书启。小县刑钱兼办。或再延一书启。其余朱墨号柬征比诸席。可省则省。官亲不可多留。宜量为资助。早送回里。大县家丁不过十二人。小县六七人。但足使令而已。凡此皆节用之道。亦切身之务也。诚能于己身少用一分。即于百姓少取一分。而精神念虑自能专注于听断缉捕之中。尚何至利令智昏耶。

以上四条。语皆浅近。事非难行。勿阳奉而阴违。勿始勤而终怠。勉为良吏。用副厚期。若夫杜渐防微。明体达用。则有前人官箴在。兹不赘述。

### 论居官十一则

郭昆焘

清慎勤。自古相传官箴也。然非主之以明。则清以自守。而假威福以恣贪饕者。无从觉察而禁制之也。慎以处事。而因迟疑以成积压者。无从洞达而断决之

也。勤以办事。而值繁难以滋纷扰者。无能昭晰而次第之也。或以清之故而流为刻薄。以慎之故而归于畏缩。以勤之故而多所纰缪。不明之蔽势将与不清不慎不勤者殊涂而同归。而美名既居。厥咎莫执。后来补苴之难。或较甚焉。此不可不辨。惟诚可以生明。惟明可以广才。盖有诚心。则必有真意。有真见。则必有实力。力所至而识充焉。识所通而才出焉。天下之安于无才者。必其未尝诚于任事者也。

人人以退让为贤。朝廷之设官何为。任事者。当官之责。斯世之所赖也。同僚之嫉忌。亦往往由此起焉。君子守道而已。道当任则任之。不以难自沮。亦不以能为其难。自矜当让则让之。不以能自炫。亦非以曲晦其能自藏。先贤有言。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从古无避患之豪杰。亦无敛怨之圣贤。

一有自私自利之心。则国计民生之相待。媿负者多矣。君子之居官。上顾吾君。下顾吾民。中亦顾吾身。所谓顾吾身者。非第善保宠荣利禄而已。其视吾身为朝廷所倚任。闾阎所依赖。即不得薄待其身。以堕于一切苟且之行。自肥者自污者也。自满者自损者也。循吏不为身家计。而身家常泰。墨吏专为身家计。而身家常倾。君子于此。可以知所择矣。

世俗官场有三反。有益于公之举。往往规避处分。瞻顾而不敢为。及自营其私。则虽干大典。冒严谴。亦毅然为之而不惧。丁役书吏倚之为腹心。言必听。计必从。而于友朋绅士之言。未启口已格格不能相入。甚或仇视之。除一蠹。惩一匪。即托为好生之说。百端开脱。曲法保全。至良民之株连拖累。颠沛流离。乃漠然不以少动于心。官箴之弛。习尚之偷。此最其不可解者。必去此三反。始可与言吏治。

勤能补拙。俭可养廉。二者各相济而交相成。勤以任事。则神不外驰。而世俗之纷华。莫能相扰矣。俭以持身。则心常澹定。而暇逸之征逐。非所矣。惟勤然后可俭。惟俭然后能勤。上者充之可以有为。次者循之亦不失为有守。按此条语意尚有未尽。盖勤俭二字。亦不外主之以明。行之以诚。否则如俗吏之所为。鹵莽纷纭。愈勤愈形其拙。吝啬心计。愈俭愈不能廉。正与首条流弊相同。尤不可以不辨。

便佞机巧。语言足以悦人。使令足以如意。然信之太深。则必受其累而不觉。虽赴机应变。有时不能不用此辈。要须以我用之。而不可以我从之。胡文忠公有言。使贪使诈。终必为贪诈所使。此理确乎不易。知其为贪诈而使之且犹不可。况不知其贪诈而但喜其便佞机巧哉。朴拙木讷。平居若无可取。而缓急可恃。始终不渝。常在此等人。不可不察也。至于以朴讷行其巧诈。世亦多有之。是又在察言观行。静以审之矣。

知府为亲民之官。而其于民也。视州县稍隔。有察吏之责。而其于吏也。视司

道稍近。民间词讼。受成于州县。乡里愚民。于州县且不得直。遑敢更冀其它。凡控诉到府。非甚冤抑。必其刁健喜讼者也。意图拖累者也。故上控之案不可以轻提。州县受节制于府。而其上有本道。有两司。有督抚。知府之是非。不能取必于督抚司道。则州县之事之也。不过虚奉以尊。而未必有严惮之存。为知府者。当自处以道。先有以服人之心。尝用手书。交相劝勉。虚衷以接之。积诚以感之。上下一心。即政平而讼理矣。故知府之任。率州县以宣布德化。教养士民。推其心。尽其职。是为知府之鹄。

今天下衙门。无不有陋规。陋规非义也。而相沿日久。习为故常。虽有贤者。莫能禁革。盖亦有不必革者在焉。缘情度义。以权义利之宜。有甚害者。谓有害于人非徒害于己者却之。必勿存诡随流俗之见。无甚害者仍之。亦不居裁革陋规之名。常使己得其安。人无所嫉。

天下之弊不胜防。而仆从书役为尤甚。事事而信之。彼固得售其技。事事而疑之。彼又将反其道以相尝。故与相反。则适堕其术中。故为人上者。不可轻喜易怒。不可预存成见。平心静气。惟理之衡。使人无从窥测。则亦无从尝试。日日察弊而弊转深。正坐急于祛蔽。而不能自澄其源耳。

属吏之劣。所当惩也。属吏之苦。亦所当恤也。不惩其劣。无以伸国宪。苏民困。不恤其苦。无以昭公道。协人情。

人能面折吾过。其中必非漫无所见。一日居官。则前后左右。皆私我畏我有求于我之人。虽诱之使言。尚恐不能尽言。若稍露弛弛之色。谁复以直言进者。不闻其过。身之忧也。言莫予违。政之忧也。

#### 候补二十一则

何士祁

候补宜随在留心。逢人谘访。省会闻见较广。要在能自得师。勿亟亟于署事补缺。正以候补之久。为能立定脚跟也。宜练习公事

首府。即候补州县之上官。首县。则通省领袖。其人非德量浑厚。必材识超拔。或熟谙公事。或练达人情。苟有一长。即宜请教。帮审案牍。尤为分之所宜。请教首府首县

苟有余暇。即宜读书。先看省志。庶几全局在。事有把握。勿以纸上空谈忽之。至律义精密。例文繁杂。非潜心根究。终难贯通。能加一二年工夫。则公事到手。先有成竹。不特刁徒不能把持。奸胥有所忌惮。即幕友亦必分外留心。受用正未可量也。若不能全部通贯。则名例田宅婚姻钱债盗贼人命殴诉讼诈伪犯奸杂犯断狱诬告诸条。必宜参究。省志律例不可不读

十室有忠信。三人有我师。况省垣为人才荟萃之地。仕途为人才争赴之场。我果先施。必能获益。尹文端公所谓虚心何患同心少。真阅历语也。同寅宜虚衷

谘访

唐以九品用人。宋以十科取士。同力共济。何地无才。科甲进士。高自位置。他途进者。依阿从人。此两失也。要之读书人未必皆。成才。不读书人未必皆弃才。爱众亲仁。取长舍短。有志之士。自责之不暇。又何同异之有。不可党同伐异

言语随地宜谨默。何独官廨。而官廨尤为众属耳目之地。放言高论。最易犯。最宜谨。所言不当。不但为识者所鄙。且足取怨招尤。即言之当。而忌者环集矣。官廨言语尤宜谨默

于老成同官处。虚心求访贤友。再加以真知灼见。必有所得。若纷纷推荐者。终难尽信。幕友须平时延访

荐长随者极多。不妨从宽收录先立一簿。书明荐主何人。并详记其住址家属年貌。择其老实稳练者。寓中随时试用。如有过则遣。庶几多中选择。或得指臂之助。然终不可假以事权。是在驾驭有方也。长随宜随时体察

随同讞狱。候补之分。至于面禀上司。斟酌轻重。则自有主之者。越俎代谋。既属非分。且恐先入为主。后难更移。尤不可不慎也。案未讯定不可先禀上司对本收呈词。侍香班。上衙门。乃候补分内之责。虽无与于公事。而有关于体统。若鄙夷不屑。便失之矣。且奔走习劳。终胜于闲居无事也。至若代阅课文。更须精细。笔下刻薄。尤属非宜。衙参陋习不可厌烦

差遣委用。有事为荣。上司每以此考核人材。所以为试用也。寻常事件。固宜诚实。至于查办灾赈访拏命盗案件。尤须于诚实之中。加以谨密。或不解事。不妨商之首府首县。及老成同寅。遇有差委奉行宜谨

候补官无所进益。今日多一分糜费。即来日多一分亏累。凡事争入手。节俭为尤急。寓中度用务从节俭

今日候补所用之人。即将来得缺所用之人。须先示以准则。约以法度。即不可过从苛刻。亦不宜稍有纵弛。安静整肃。庶为得之。其要在自治始。寓中要整肃安静

信友为治民获上之本。则择交宜慎。非声气结纳之谓也。择其识见高明公事练达者。先施之以收其益。至缓急足恃之人。每多悃悞无华。语言质直。尤宜敬事虚受。择交不可不慎

候补无地方之责。而办地方之事。本处绅士。不能绝其往来。则形之间。煞宜留意。言语尤须缜密。并用人亦须防范为宜。嫌疑不可不避

上司公文。或会同印官申复。或单衙申复。固已。至于往来信札。每懒作答。此亦因循之渐。不可启也。抽毫命纸。顷刻工夫。迢递云山。商量几席。奈何此而废之也。若得缺后。宜将平日交好应通信札之处。分别亲族年世各谊。开



列一册。详注其家属名号行第。存书启幕中。庶不至于舛错。宜手改。誉真之后。亦须过目。以防讹误。通行信札必须详慎

游嬉征逐。日糜万钱。奢侈渐开。人亦困于酒食。友朋来往。清茶一杯。尽足以助谈兴。好友投契。不在燕会。燕会宜省

来而不往。是为失礼。客来而以他辞拒之。尤失礼之甚者。况与人晋接。可以广闻见。长才识。获益更不浅也。豫戒閤人。勿蹈习俗。客宜日拜客来宜相见至亲的属女眷。自应往来。若恒泛交情。胡为仆仆。不但花费。且滋口实。即仆妇亦可不必也。女眷不宜往来

内言出阃。多由本地女仆。候补固不可用。得缺后更宜切戒。不可用本地女仆寓居与家无二。一切任用仆辈。则事事废弛。求整肃也难矣有。眷属者责有攸归无眷属者分宜亲理。寓中事宜

吏治臧否。系于州县。 朝廷之选授。大吏之甄举。视他途尤重。其始皆由科目进。每省分发不过数人。旋以次得实任。无穷年候补徒供奔走者。故言吏治者罕及之。自军功竞进。捐例广开。杂流壅积。大省辄以数百计。补缺无期。甚者求供奔走而不得。旷日坐废。寢以重困。于是钻营倾轧。靡所不至。其自待也既轻。而在上者亦遂鄙夷视之。一概相量。不加整饬。以有土之长吏。等无业之游民。官方玷而吏治隳。相习成风。积重难返。今日而言吏治。其必自候补始矣。是篇所言。犹未尽近时流弊。而学焉后从政。略具大端。亟录之以箴仕者勗焉。

### 蜀僚问答

刘衡

或问图治以何者为先。曰。天下之患在贫。民贫无以为生。则轻犯法。吾儒身列仕籍。有牧民之责。道在恤民贫而已。能恤民贫。使无犯法。则治矣。

或问何以恤贫民。曰。但谨握周礼保富二字而已。盖富民者。地方之元气也。邑有富民。则贫民资以为生。邑富民多。便省却官长恤贫一半心力。故保富所以恤贫也。

或问何以保富。曰。但力图兴利除弊而已。盖兴利则富者益富。除弊则富者不贫。故皆为保富要务也。顾兴利未易言。衡所见惟现任陕西巡抚杨中丞前守汉中时。课民栽桑亿万株。殆真能实心爱民为久远之图者。外此不多觐也。然则我辈所可勉自主张者。其惟除弊乎。

或问除弊以何者为先。曰。禁制棍蠹诬扰良民而已。盖富民多孱弱。畏吏役如狼虎。棍蠹等窥其底里。相与勾结。视为鱼肉。甚则潜串官之门丁。诬陷恐吓。以取其财而破其家。此弊所在皆有。赖司牧者。有以除其弊而保之也。

或问富民涉讼。何遽破其家乎。曰。富民涉讼。不必命盗大案被诬。即寻常细

故。列名邻证。便可破家。假如有家累千金之人于此。古人有言曰。百金者。十家中人之产也。千金十倍于百金。近乎富矣。然千金之家。其每年产业。所得子息不过三五十金。多亦不过七十八十金。而每年事畜衣食。及工匠雇倩。与戚友往来酬应。在在需钱。是每年子息。仅能敷用。一经涉讼。往来盘费。在城饭食。及书差临时之索诈。私锁私押。百般凌辱威吓。非钱不行。有事后之酬谢。案结后仍然私押。不释令归家。种种花销。大约一讼之费。至少亦须数十金。而此数十金者。富民未必储之于家也。必临时借贷。彼放债者。难得仁厚之人。大率乘人之危急。多索子息。扣去本钱。往往七折八扣。良民需用甚急。图救目前之厄。不得已含泪书券。大抵讼者借得实在钱不过三五十千文。而券必浮书八九十千或百数十千不等。此债既借之后。变为附骨恶疽。偿过本钱。又将尾欠之利息卷算作本。勒令另换一券。不出十年。积至四五百金。而富民鬻产矣。产一动。不至家业尽绝不止。夫富民之贫窘绝产。虽在十年以后。而其致贫之由。则在十年前入城涉讼之时。尚得谓之非破家乎。则皆父母官未曾读律。不能禁棍蠹扰害。而于收呈时。不能批驳诬词之过也。可不慎哉。

或问批驳呈词。亦保全富良之道乎。曰。此最吃紧处也。牧令为亲民之官。自应当堂亲自收呈。实时批示。若延至三日或五日而后批发。是此呈未批。彼状复来。此数日内。书差棍蠹。因缘为奸。甚则有贿买批语之说。种种弊端。皆由此起。何若临大堂。亲自收呈。于接呈时。向告状人逐细诘问。即用五听之法。或慑以盛怒。或入以游词。彼讼者多系乡曲小民。初见官长。讼师之浸润未深。其质尚朴。其胆尚虚。其口亦呐。真假是非。不难立剖。较之唤案集讯之时。真情尤为易得。其有理不甚足者。批内逐层指驳。文不厌烦。当时即行榜示。其情节支离。有心播弄者。实时取结立案。立予薄惩。自可以破莠民之胆矣。

或问居官三字诀曰清慎勤。以何者为要。曰。三者皆居官之要。而勤则其尤要者也。不勤。则事多拖累。夫民之畏拖累。不必命盗重案。但系寻常户婚田土等细故。亦不必名列被告也。但列名人证。尽足破家。衡所拟理讼十条之第三条。曾谆切讲明勤字之理矣。其余九条。无非推广勤字之意。至于官果爱民。则更有一字最要者。曰简。盖官以一人理一县之事。即极小之缺。案牍必多。棍蠹乘官繁冗。便敢作弊害民。其最简之法。自以前条所言。多驳呈词为第一义。次则莫如票唤人证时。择其不甚要紧。近牵控者。酌量摘出。免其票唤到案。于唤票内其人姓名之旁。钤用此人不必定令到案图章一颗。又于票尾书明今将不必定令到案人证共若干名开后。然细思之。与其差票内摘出免到。不如于批呈时。即将某人不甚要紧。似是牵控。可以免唤到案缘由。批于词尾榜示

。尤为简易。尤能保富安良也。

或问前所言。某等谨识之。已得其要领矣。然皆为百姓谋者也。亦有自为谋之道乎。某等既博一官。家有父母不能奉养。子弟不能教育。敢问其法云何。曰。是莫如俭矣。尝见穷措大到任后。倾信门丁捉弄。任意挥霍。衣服车马仪从。件件讲究。又好馈赠往来。彼以为广交馈赠。可以树党援而邀宪眷乎。不知

圣人在上。各宪洁已奉公。我果能尽心爱民。整饬地方。大宪自当加之异数。岂计较各属馈送之有无丰啬哉。至于衣服车马仪从。则尤可不必讲究。我辈既已得官。虽服千金之裘。何加于我。亦何能动人。虽敝衣破轿。何损于我。亦何至取厌于人。若性好华饰。但须每年将补服换用新鲜者。尽足以示观瞻。若以为致饰衣服輿从。或可动百姓之敬爱乎。不知百姓于官长。其勤而清者。则爱之敬之。至于外饰衣服輿从。百姓方厌恶之。訾议之。谓是皆吾民之膏脂也。则皆无识门丁卑贱下流之鄙见也。尝见有甫经得官履任。任意挥霍。事事以华美丰腴相尚。祇图好看。卒之入不敷出。私债渐多。不至亏挪帑项。贻累亲朋不止。其既也身受监追。家遭籍没。子孙贫乏。至不能以自存。则皆不俭之所至也。试思我辈居馆餬口时。每年得不过数金数十金。亦须度活贍家。一行作吏。养廉所得。至少亦六百金。多则千金八百金。何不追想居馆时寒俭。仿照行之。顾必自投于债乡。甘罹于法网也乎。况不俭必不能廉。不廉恐致奇祸。岂但监追籍没已哉。我辈为外吏。俭为第一关键。此关持守不严。则一切无足观矣。抑又思之。俭之一字。不但外官当谨懍也。其部院京官。并米俸无多。尤当恪守。须知衣履稍不华饰。君子爱人以德。同官中断无笑我者。即笑我。亦笑我酸耳。酸乃秀才本等。况家风如此。何害焉。其笑人俭约者。皆卑贱下流无识之人也。我京朝官也。乃以博下流之欢喜。而堕其素守改其家风哉。

或问陋规可收乎。曰。有可收者。有必不可收者。大抵出之民者。或牵涉讼案者。必不可收。如命案夫马钱。两造出结钱。代书戳记钱。及坐堂礼之类。皆出于民。而又牵涉讼事。则分毫不可收受。必须革除罄尽。乃可保富而安民。又管理钱局。局内炉头人等所出之陋规。虽无关于民讼。然关系钱法。亦必不可收。若典当烧锅。与行户验帖。旧有之规钱。既不出于民。而于讼事全不干涉。似乎无碍。受之可以津贴公用。然巴县向有行户验帖之旧例。每次可得三四千金。予恐行户为累客商。竟毅然革之。盖我辈得官。一切用度。有与官而俱来者。款项繁多。势不能减省。若将无碍之陋规。遽行裁革。必不敷用。倘将来窘迫时。又欲复之。则出于创而非由于因。转至民心骇异。因而民怨沸腾。故不可遽革也。况革陋规。大非易事。官欲革陋规。不可令一人知之。恐棍蠹闻之。转向其人索诈撞骗。妄称敛钱若干给我。我有门路。能令官府永远裁

革此条陋规。其人闻之。欣喜过望。未有不堕其术者。官未知之。以为自裁陋规。为民除害也。而不知棍蠹已先索得多钱到手。彼旧出陋规者。反多出钱矣。予向游外省。深知其弊。是以在巴县革除行户陋规时。默识于心。不与一人言及。亦不令一人知。仍唤书吏佯与之曰。吾欲传行户帖。尔可将行户领帖旧卷送核。迨该吏送到卷宗。予抽卷入密室亲核。得旧领行帖若干张。现存行户何人。开张何处。录一清单。乃自作免验行帖告示。集署中戚友于密室内誊正。自行铃印。出一票。选一年轻初当差不能索诈之人承票。将告示分给各行户。每行一张。棍蠹等未能撞骗一文。咸咋舌惊讶。以为此官办事老辣。从此棍蠹丧胆。前任流交十数年难结之案。经予提讯。无不立结者。盖棍蠹不敢仍前从中作祟刁唆也。而新理之案。更势如破竹矣。

或问上官不必馈送。其旧有常规可省乎。曰。必不可省。即如道府不理民事。原不必延幕友。以各属有申详案件。且有发审案件。不得已而延幕友。是上官之延幕友。为各属也。若必令自出此项修金。不但于理不合。即情亦不协矣。故必不可省也。予向见有减省府幕修金者。遇一疑难巨案。府友袖手不办理。太守某。君子也。亦淡漠视之。不甚关切。其人竟以此镌级去。此旧规必不可省之明证也。我辈亦不必格外加多。但因仍前任旧章行之。盖与非伤惠。施者既不得谓之行賂。而取不伤廉。受者亦不得谓之纳贿。况为数无多。又何害焉。

或问州县仓库。以何者为重。曰。仓为重。盖民以食为天。谷为命。仓者。民之天也。命也。贤辈将来得缺。与前官交代。若库项稍有不足。尚可为之设法弥补。仓项不足。设有急需。何以应之。恐致有碍民生。决不宜颠预接收。即以谷价作抵。亦不宜接收。若既收谷价。三两月内。必须买补足。方为有备无患。否则贫民无以为生。富民必不能安业。难保无意外之变。若前项仓内。既缺谷食。又无谷价移交。则或筹款。或劝捐。总以速行买补为要。

或问近来各处官员。间有修祠庙桥路等工。遇富民犯法。乃罚令出钱赎罪。罚得之钱。以些微充公用。而以强半入己。其事可行乎。曰。必不可行。借充公之名。为攫取之端。又明目张胆行之。此穿窬伎俩所为。予在川到任自誓告示。将此意恳切言之。况例载罚谷若十石以上钱十千文以上。即须奏闻。若匿不报。别经发觉。严加议处。重则革职。仍计赃科以枉法之罪。轻亦降调。又道光四五年间。钦奉 上谕。申明旧例。严禁各州县罚赎。 天语煌煌功令严切。自爱爱民者。可不慎哉。予作牧民司数年。同人有誉予洁廉者。所部士民有夸予清而形诸歌咏者。予不敢当。所差堪自问者。惟此未罚人分毫一节。廿年来可以无惭衾影。上对 君父。下答民生耳。盖予学治。主意在保富。罚赎之钱。皆出自富民。故毅然有所不为。愿诸君子毋堕时趋也。

鄂吏约同治二年代严中丞作

方宗诚

从来气运之隆污。系乎风俗。风俗之厚薄。视乎吏治。吏治者。所以维风俗而固气运也。故善图治者。必端其本。善除乱者。在清其源。大僚重考课之经。斯四海被和平之福。不佞起家牧令。遭际时艰。忝沐殊恩。迭膺疆寄。虽才非大受。而志切匡时。常击楫而兴悲。亦枕戈以待旦。所愿集思广益。开心见诚。同寅协恭。和衷共济。鄂省当江汉之冲。西通秦蜀。北达河淮。南沅湘之喉。东踞吴越之脊。用兵十载。始就廓清。然俗敝民疲。邻烽未靖。非绥内不足以攘外。虽居安犹不可忘危。治盗必先治民。正己乃能正物。是故官联宜叙也。官箴宜守也。官方宜肃也。官邪宜儆也。岂徒居位食禄。旅进旅退已哉。凡我同僚。须念朝廷所以授职之心。黎庶所以急公之故。无非望其保民卫国。宏济艰难。况今宵旰忧勤。萑苻充斥。闾阎茹苦。士卒冲锋。吾侪各具天良。讵忍坐观饥溺。而不思为民除害。为国培元耶。天道循环。无往不复。古来寇乱之际。其平日图富贵耽安乐而无益人世者。几见能自保哉。晋骆统曰。天下皆饥。何忍独饱。宋范文正公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余虽不敏。愿与诸君以实心行实政。本淑己以淑人。仁厚以立治基。明敏以求治理。强毅以任治术。贞固以成治功。上行下效。大法小廉。平时养元气以靖内忧。临变鼓正气以扞外侮。然后上不愧吾君之臣子。下不愧吾民之父母矣。夫举不酬功。大吏之咎也。罚不后时。大吏之责也。诸君果能竭诚奉职。国而忘家。余断不忍蔽贤隐才。使久屈于下位。如或自便身图。罔恤民隐。余亦必奉公执法。不稍事夫瞻徇。兹将吏治切要者。剴切申明。条列于左。诸君子尚其勉之。

一操守不可不严也。居官之道。首重清廉。清则能明。廉则能正。不清。则利欲熏心。理之是非。人之邪正。情之虚实。事之利害。皆不能辨。必有以直为曲。以曲为直者矣。不廉。则小人得而饵之。且得而制之。居大僚即受制于属员。居牧令即受制于门丁书役。己不能正。何以正人。恶积于上。而怨丛于下。害归于民。而利饱于中。己所得者不过一分。民所受累者不止千百也。近来州县官甫经到省。即探听某缺肥。某缺瘠。巧为趋避。即抵任一闻蠲免之诏。或偶值散振。先存一含混侵蚀之心。为清偿宿逋之地。居心殊不可问。更有口不言钱。遇案辄罚。名为充公。实则入己。其去婪赃又几何哉。不知贪墨致富。不过为一时宫室之美。妻妾之奉已耳。究之贿赂公行。终必败露。徒自损其德行。坏其名节。且使子弟入于骄贪。不知艰苦。必将淫佚放荡。无所不为。宦橐虽充。岂能久保。况今寇乱四起。金钱充牣之家。往往受祸最烈。而以贪致富者。尤为众人侧目。与其为身名之累。子孙之灾。何如清白自矢。身名

俱泰耶。

一关防不可不密也。大凡厕名仕版。岂皆甘受污名。不愿为清官者乎。但一行作吏。动静语默。环而伺者不知凡几。稍不留心。则投闲抵隙。百弊丛生。内而子弟官亲幕友。宜防其干预公事。在外招摇。外而书差门子约保。宜禁其倚势吓诈。藉端讹索。门印签押。须择质直朴拙者为之。不可假以丝毫之权。并不准与刁生劣监交通往来。如绅士因公来见。必当延入公所。与之讨论是非。虚心采纳。而不揽入私室。既免壅蔽之患。兼杜勾结之端。然必勤慎自持。躬理庶务。人始不能乘间作弊。苟非然者。处处是弊。防之不胜防矣。

一仆从不可不减也。大凡州县官委署方定。同寅莫不共荐家丁。甚至展转相托。不知其性情。并不识其里贯者。此通病也。不知多一人即多一费。多一人即多一弊。迨人浮于事。无从位置。而闲散之徒动生觖望。拂意而去。散布谣言。长吏不察。信以为实。而官之声名因以坏矣。是在未出省时。酌量缺分烦简。以定人数多寡。简缺毋过八人。烦缺毋过十二人。派定专司。黏单壁上。使众晓然。其无名者。自不能随赴任所。且人少。则约束易周。防范易密。不然。广收滥用。有不为地方之害者乎。至于差役之数。尤必严查卯簿。不许过多。更不准有白役之名。寄于总役之下。但能裁革一二蠹役。即可保全无数良民。此皆正本清源之要也。

一听讼不可不勤也。居官者欲得民心。先自听讼始。积讼不断。刁诈者得以欺弄愚懦。拖累殷实。使贫者旷日。富者伤财。讼师猾吏。居间射利。而民之元气耗矣。是在为牧令者。勤于听断。命盗重案。准其随时喊禀。一切婚姻田土。皆于三、八日放告。断不准传辞。以绝诈之弊。亦不许拦舆。以杜搭台之风。每逢告期。亲自收呈。虚衷研诘。理屈辞穷者。责掷不准。即有理而非大不得已者。亦必委婉劝解。告以利害。勿任争讼。如遇原告递辞。而被告适亦来诉者。即将两造之辞提出。令两造之人。立于堂下。俟收辞事毕。传至照辞质讯。登时可了。省却无限葛藤。其真有疑难冤屈者。即行出票传人。载入差票簿中。按程计日。宽以限期。不许延搁。于中取利。逾限者。立惩原差。不稍宽假。至于人证株连。此弊尤宜痛革。每呈到手。细阅不干紧要人证。立予删除勿传。传到者。于取具供结之后。立即省释。不许留难。又如牵涉妇女之案。非必须到案者。不可轻传。传到即问。断断不可轻押。以全人之廉耻。总之听讼一事。随准随审。随审随结。既结以后。洞开大门。目送两造俱出。不准衙役私押。则讹诈之端绝矣。至于骨肉亲戚涉讼。总以婉劝为主。或责令其族长姻尊调处。免伤天性之恩。惟欺孤独侮鳏寡讹富室等案。官必为之主持。一一置之。虽权要亦所不避。每日新案。即为扫除以清案牍。其从前滞囚积案。尤须随时清厘。查明承票原差。勒限送案。违者重比。两造自愿和息者。亦准

销案。如是。庶无留狱矣。

一命案不可不慎也。人命重件。衡情定罪。固以供证为凭。而尤以尸伤为准。一接报呈。即刻下乡相验。愈速愈妙。速则尸未发变。伤痕易辨。金刃手足他物。比对要符。且必亲手揣按。勿避臭气。庶尸亲心服。不致翻控。有蒸检之惨。其地主邻右。无辜牵连者。当场开释。免得入城受累。至下乡之先。传谕地方。先予以示。不准搭盖尸厂。预备公馆。所有夫马火食。概系本官自备。不准书役讹诈分文。验毕。回至中途。或猝呼某书役名。未来者。必是在后需索。务加重惩。总之下乡。则令书役随后而本官居前。回署。则令书役向前。而本官在后。虽有伎俩。无所用之。至若定讞。则当平心静气。逐细研鞫。不可失入。亦不可失出。苟徒泥于救生不救死之说。一味开脱。生者或致漏网。死者不免含冤。惟不设成见。持法以平。务使供证相符。情罪相当。而后生者死者。两无所憾。所有相验之法。悉载洗冤录中。公余之暇。最宜潜翫。南丰刘廉舫所箸庸吏庸言。相验一条。尤可师法。

一捕役不可不惩也。大凡捕役。其始类皆为盗。甚有既为捕役。而故态复萌者。以为盗之人。而授以捕盗之权。是以盗捕盗也。以盗捕盗。则盗不可捕。而盗风转炽。故欲弭盗。必先治捕。每报一案。随即出票侦缉。立限必严。另注簿籍。或五日一比。或三日一比。务期贼赃俱获而后已。设有贼无赃。必须细细研诘。如果所供之赃。与所报之赃。一一合。即是正贼。至误买贼赃。在所不免。其有必须追赃者。则于出票之时。用朱笔注明。祇准取赃。不许带人。以省拖累。如一案而牵连十数家是曰开花。非挟嫌妄扳。即捕役教唆。官祇就案了案。断勿按名签传。致堕术中。并将该捕立予重杖。若夫窝赃之家。固宜根究以清盗源。然必赃据确凿。方可惩办。否则恐系株连。如此。则捕役之技穷。而盗风亦稍息矣。

一征收不可不实也。国家赋税。本有常经。见当邻氛未靖。鄂省兵饷。每月不下五十万两。势不能不取之民间。惟当于催科之中。仍寓抚字之意。查鄂省各州县。漕南二米。经前部院胡文忠公奏定章程。刊立碑记。地丁钱粮等款。亦经各州县开呈征收数目。责令各照向章经征。计除批解外。皆有赢余。足敷办公。为民牧者。尚忍格外浮收乎。是在开征之先。张晓谕。漕南二米地丁各款。均遵照刊立碑记。及向来定章办理。而又限以时日。告以大义。使之自封投柜。毋待拘追。如下乡催征。凡遇公正绅耆。不妨以需饷孔亟。令彼转相诘诫。早为完纳。至户书漕承里差。尤当随时密察。严为防范。往往有本官洁清自爱。而百姓仍不免追呼之苦者。由书差之舞弊耳。嗟嗟。小民谁无天良。如此。而犹有抗粮不缴者。吾不信也。

一蠹弊不可不杜也。天下事。利所在。即弊所丛。惟田赋一项。其弊尤巨。查

向来鄂省各州县。或不屑句稽。或厌簿书。养尊处优。一任户粮总上下其手。始则谓征册散失。而欺隐田粮。继则谓版券烦重。而擅用活券。飞洒诡寄。无弊不作。于是有捏造枉缓者。谓某垵水冲沙压宜缓。某户逃亡故绝难征。官欲自顾考成。不得不为之吁禀。不知所谓水冲沙压者。半皆成熟之区。而真冲真压者。未被其泽。所谓逃亡故绝者。实多见存之户。而实逃实绝者。未除其名。迨灾已办成。而弊恐败露。则又有挖征之名以混之。又有急公之说以掩之。且更有例灾名目。谓某乡民情顽梗。从未完纳钱漕。每岁必藉灾以资弥补。而黠绅劣衿。遂得起而挟制之。种种蠹弊。殊堪发指。余以为欲除其弊。约有数法。一曰谨丈量。征册虽失。田亩自在。当此时而欲举一州一邑之地。概施丈量。谈何容易。且亦不易筹此经费。惟择最刁玩之地。访察公正绅耆数人。切实劝督。随时抽丈。择尤示惩。逐一注明。是无册者可有册。而瞒粮隐户之弊可除矣。一曰严推收。凡买成契以后。立限投税过割。违者照例罚半入官。仍科以隐匿之罪。勒令房书随时推收。不准刁难。或责之保正乡约。循环来报。或责之堤头垵长。随时举发。而飞洒诡寄之弊可除矣。一曰清户柱。一户而歧为数十花名者。意在避大户之实。则应并而一之。一田而数易其姓者。每多冒老业之名。则应确而易之。总之户名即可变易。而田地断难搬迁。执田以求人。执人以查粮。是有田者即有粮。而捏灾枉缓之弊可除矣。大抵鄂省大小衙门。皆有底缺。世守其业。换官不换吏。州县户粮书一项为尤甚。初则勤苦自立。版册亲操。执以追索。尚能年清年款。一二传后。骄惰日形。沈溺烟酒。一切征收等事。委之各乡各里各图之黠者为之催纳。坐享其肥。而总吏绝不过问。久之而债累日深。生计日绌。并其世传之底册。展转售卖。而册书户书里书里差之名所由起。权益寢大。房科之籍。仅拥虚名。乡团之册。转成实户。甚至以册为遣嫁之资。问册为相攸之具。胶庠之彦。窜名里胥。簪笏之绅。入卯银匠。以公家岁入常经。任其流失败坏至此。良可慨夫。是在诸君子抖擞精神。随时随地留心。力挽颓风焉可也。

一堤塍不可不固也。查鄂省自辛卯以来。迭遭水患。故堤工遂为鄂省之巨政。自大吏以及守令。无不加意讲求。军兴以来。渐觉无暇及此。兼之水势不大。修防未免稍松。不知堤工一事。修补于干旱之岁。得力于霖潦之年。若不思患豫防。随时整饬。一旦水势浩大。措手不及。田庐漂没。民其为鱼。谁职其咎。该守令有堤工者。到任以后。务各周历履勘。细加体察。官修者亲为经理。为民修者。严加督饬。单薄者量为培厚。低矮者酌为加高。务使夯筑坚实。功归实用。一届伏秋二汛。水势泛涨。亲临工次。督率汛员。密分段落。昼夜梭巡。必使水势异常。无虞溃决。乃为无负厥职。其有赴堤夫马火食。皆宜官自预备。不费堤局半文。自绝影射侵渔诸弊。若视为故常。草率从事。修不如法



。防不尽力。设或有误。翫视民瘼。咎有攸归矣。堤费关万民性命。官修者或入私囊。民修者或归中饱。丝毫侵蚀。殃及子孙。可不慎哉。

一仓谷不可不储也。常平仓及社仓义仓。收储谷石。原以备凶年平糶及振济之用。从前间有州县亏短缺额。社长侵蚀肥己者。无不随时追赔。自粤逆窜扰后。食储为之一空。其未被贼扰之处。州县官竟视仓谷为畏途。或虑交代之时。盘粮折耗。彼此推诿。或惧贼氛猝至。抢掠毁焚。责成赔偿。率皆藉辞折变。碾济兵糈。或出陈易新。盈余取之闾井。或出实入折。买补不能随时。徒有良法美意。而废坠不举。设遇凶年。民食何赖。第值库款支绌之际。未能请款采买。是在贤牧令捐廉倡率。切实劝导好义绅富。因地制宜。成此善举。先建仓廩。再议储备。常平仓则官为句稽。社义仓则绅自经理。出纳维谨。毋使缺额。纵遇灾荒。亦有所恃而不恐。此为目前急务。望诸君子毋畏烦难。龟勉行之。

一学校不可不兴也。居今而言谨庠序。修学校。敦诗书。明礼义。鲜不谓其迂者。然试思昔日之文教昌明。民情何以朴厚。今日之礼乐废坏。民俗何以浇漓。盖民风之变。士习之偷也。士习之偷。学校之坏也。士习不正。则日后居官何以率民。居乡何以为子弟法。余前抚豫疆。凡学宫及名贤名臣忠节乡贤名宦各祠。破败者率属修理。严禁兵丁践踏。又立学规颁布通省。以教诸生。书院课试。于举业之外。另课诗古策论。以观其实学实用。率属印行陈文恭公五种遗规。分散诸生。使之奉行。今调抚兹土。亦愿为牧令者。于案牍之暇。整顿学校。诱掖奖劝。如名师之教子弟。如慈母之爱赤子。于考课文艺之时。谆谆告以孝弟忠信之道。潜移默化。而学术人才。自渐可磨砺而出矣。其有文行兼优之人。不妨荐举以待奖励。士心既得。士气既振。而小民亦必观感兴起。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倘遇烽烟告警。知义者多。自赴义者众。人谓今之所急者整兵戎。不必讲学校。吾谓修学校即所以理兵戎。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古人之言。岂欺我哉。

一劝课不可不勤也。近来俗敝民刁。间有围逼衙署。挟制官长之习。非循良之吏。施信明义。以结其心。何能居德善俗。是故为令者。听讼已毕。即乘众人耳目俱在。恺恻劝导。示以法戒。稍有余暇。即当轻骑减从。亲至乡村与绅民接见。访求民间疾苦。及地方善恶邪正。其公正绅士。特加尊礼。以树风声。乡间细小之讼。即使之劝解消化。无令到官。其讼棍地痞。列名榜示。风之使改。令其怀德畏威。不敢为恶。或择其尤者。惩治一二。以儆其余。其秀而文者。则文艺外。兼勸以品行。质而愿者。则力田外。并勉以孝弟。而复察其土宜。可植桑者。则教之养蚕。相其水利。可溉田者。则令之开堰。凡遇教读之师。治经之暇。劝其以朱子小学及诸儒所著有益身心之书。教戒子弟以培养人

才。惘惘款款。日以教养百姓为事。民亦必谅官之心。两相团结。一旦有事。有不可倚为干城腹心者乎。

一游民不可不禁也。自来盗贼之起。多出于游惰之民。其始父母溺爱。任其游荡。一无职业。惟日以赌博烟花为事。放僻邪侈。积习成性。既不能安贫。即不能守分。小则为窃。大者为盗。而背畔之事。将无所不为矣。故居官者。于四境之民。必查其有无恒业。每于听讼之暇。或因公与民相见。则必谆谆告戒。曰子弟无论贤愚。宜先读书。读书不成。农工商贾。医卜星相。须令各执一业。盖有恒业。斯有生计。自不至入下流也。若见有藉赌博烟花啸聚者。即严行禁止。而于公门以内。仆从胥吏之游惰赌博者。尤必严察。以清根本。是为至要。

一邪教不可不禁也。自来奸民聚众作乱。必先刦立邪教。煽惑愚民。眩以祸福。愚夫愚妇。不知其情。乐其诞而受其欺。以为习其教。即为获福也。于是舍本业弃家财以从之。惑之既深。从之既众。其中有一二不安本分行悖乱之事者。则一倡百和矣。自世教凌夷。异端起。或假宣讲 圣谕之名。妄谈休咎。或藉持斋茹素之事。蛊惑乡愚。流弊既久。浸为乱阶。此人心世道之忧也。是在为官者。严行禁革。不稍宽假。平日爱民以结其心。教民以正其习。告之以孝弟忠信为根本。安分乐业为生计。自士子以至平民。自衙役以至保甲。谆谆告诫。勤勤访察。凡习邪教者。皆必绝其根株。则可杜寇乱之源。塞泉张之渐。而要必兴起正道为根本。正道既立。邪教未有不息者也。

一保甲不可不实也。保甲昉自周官。历代之行。辄着成效。盖十家牌挨户编联。田土钱粮。年岁生业。无不备载。计田土而贫富可稽也。清钱粮而征收可办也。辨年岁而壮丁可选也。核生业而游民可禁也。凡夫弭盗贼。兴学校。察邪教。备饥荒。以及缉要犯。恤孤寡。育婴孩。禁赌逐娼等事。无不因之推广。然近代以来。奉行鲜有成效者。因地方官疲于案牒。不能不假手书差。而一切工料饭食夫马之资。不无费用。大约书役取给于约保。约保集之甲长。甲长索之牌头。牌头则敛之花户。层层索费。在在需钱。而清册门牌。任意填写。以至村多漏户。户有漏丁。徒费民财。竟成废纸。此办理不善之由。诚有如南丰刘廉舫所云者。贤牧令真讲吏治。务须以刘廉舫庸吏庸言为主。勿假手书役。传谕各衿耆。公举老成端重众所信服之人。仿周官比闾族党之意。推为保正。按甲分之大小。分别段落。每保正一人。先给草册一本。并日给饭食钱文。令将所管段落各户丁口。查照刘廉舫所定章程。分别填注册内。填毕呈验。查核无讹。然后填给门牌。其牌头甲长。听保正举报。实时批准。绝不令书役干预。本官仍不时轻骑前诣各乡。及因公相验履勘之便。随意抽查。或于审理辞讼时。向两造查询。其有不符者。随时更正。如是。则不至有保甲之名。无保甲

之实矣。贤牧令其勉力为之。

一邮政不可不肃也。驿站之设。原为递送公文。不容稽延。军兴以来。各省奏章部文。及军营来往文移札禀。有关军需军饷调遣兵马等项。皆注有限行里数。向来州县官接递此等公文。一有延迟。知干吏议。必向上下站通融时刻。为邀免处分地步。然与其央求他人。何若操之在己。马匹必期足额。喂养不可克减。小费尤不可吝惜。管号丁书。须识文字。明利害。勤实可靠者。始可派司其事。遇有限行公文到站。立刻挂号驰递。不可压前等后。稍事稽留。更不准丁书私送本官拆阅。彼其意不过欲知近事。不知泄漏军情。纵脱要犯。所关尤重。其寻常公文。亦随时递送。不可稽迟。冲途州县。或于适中之处。安设要站。或添设步拨。以省马力而速邮传之处。悉由各牧令斟酌情形。量为办理。

一求才不可不急也。为政之要。在于得人。居官者。于需次之时。必留心人才。见幕友中有品行端方公事娴熟者。与之订交。一旦请与共事。然后能实心商办。即或偶执偏见。亦必能婉转就正。若习气太深骄乐佚游之友。不可邀请以误公事。到任后。于地方绅士以及同寅中。尤须暗中访察。果有德行学问。望重一时者。必登门请见。待以师友之礼。以资切磋。其有志气不凡。才华英迈。可以造就者。亦必优以礼貌。力为延揽。以成其才。又或才堪济世。心地忠诚。及夙谙韬略。武艺绝人者。即荐之当道。以待举用。或敦行孝弟。门内无惭。可为子孙之法者。即据实禀报。奏请旌表。当今时局艰难。非人才不能挽回。但取人之法。皆必细考其实行。不可徒采其虚声。致累知人之明。

一节义不可不重也。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而忠孝节义。即所以撑持天地之气运者也。孝子贞女节妇烈妇。在通州大邑之中。名门右族。尚有为之请旌式闾者。若夫山僻小邑。以及穷乡贫士之家田野编氓之户。其节孝贞烈。操行更苦。而湮没愈多。非地方官劝谕绅士极力访求。何能发潜阐幽。以彰风教。如有呈报者。不准书吏需索使费。随即申详。以便汇题。然后可使义行昭著。闻者奋兴。其尚存者。如系孤苦无依。更宜赐金周恤。并劝令其族戚收养。以重高节。鄂省被贼窜扰以来。士民妇女。或力战殉难。或骂贼捐躯。或惧辱自尽。凡此皆正气所锤。纲常所系。丙辰丁巳间。余在武昌府任内。捐廉延绅。刱立节义局。手定条款。分途采访。随时据详奏报。分别旌恤。历任武昌太守。如冠九李午山及见任之黄虎卿。连翩接办。计已奏报数十次在案。但恐尚多湮没。愿为守令者。勤求博访。造册送局。务使无一夫一妇之义。湮郁不彰。至忠孝节烈之裔。或有寡妇孤儿。无所依靠者。各地方官倡助金钱。令其族戚与地方公正绅士收养。义骸未葬者。设法殡葬。如贼所过地。坚守团寨。并能杀贼者。事后。地方官宜据实禀报。或给匾额。或赏功牌。以彰其义。正气既伸。邪气渐弭。此皆拨乱反正之大机也。

一形势不可不熟也。凡为州县者。必于所属之山川险要。城池关隘。村庄集镇路径。令工绘图。某处至某处若干里。详细注明。常悬于心目之闲。各村各团之绅董。皆有簿籍。俾得随时访察。记其贤否。至与邻境相通之关隘。及邻匪出没之途径。皆必周知其情形。而后能会商合办。即为府厅州者。亦必以一府一厅一州所辖州县。山川关隘道路绘图。常时省览。胸中了然。庶有把握。并望各属。皆以方尺厚纸。绘所辖地方全图贴说寄呈。以便察阅。

一防守不可不重也。当此多事之秋。固守城池。最为紧要。况鄂省屡经兵燹之余。失守之地。官民俱困。前车可鉴。今虽全境肃清。而邻烽未息。是不可不思患预防也。无事州县。固宜稽察奸细。整顿保甲。其距邻烽较近者。则当预计垛口。派定户丁。以为临时上城之用。尤在地方官平日实心爱民。勤于听讼。差徭赋税。不事苛求。勤求民隐。兴利除害。以结民心。而又时时劝导绅士。同心合力。其有品有才者。优以礼貌。其常助官兵拒贼者。立与奖励。官民联为一心。城乡联为一体。贼在乡。城中出兵勇攻之。贼扑城。城中固守。乡民合力助之。总期固守。以待大兵援剿。贼有不殄灭者乎。

一识见不可不广也。识见不广。何以通达政体。周知民隐。古人学古入官。胸藏经史。然后能体力用行。今则仕途杂进。岂可苛求。加以政务纷繁。而尚欲其留心文史。难矣。然择要读之。书不必多。而时加体翫。未为不可。如历代名臣传。循吏传。朱文端蔡文勤二公所编。简而有要。皆吾辈之师资也。元济南张希孟牧民忠告。明吕新吾先生实政录。我朝陈文恭公从政遗规。居官法戒录。汪龙庄学治臆说。佐治药言。刘廉舫庸吏庸言。徐笑陆牧令书等书。皆浅近易行。切要易读。而我朝所定律例会典通礼洗冤录等书。尤属仁至义尽。凡需次人员。以及实任各官。岂真刻无暇晷乎。与其摩金石。徒负光阴。沈溺诗酒。深妨政务。何如常读此诸书之有益于吏治身心也。至于用兵之道。如陆宣公李忠定王文成诸公。尤为命世之才。其所布置。皆具于集中。有心济世者。尤宜熟读而精思之。

一才识不可不扩也。人之资性。有长于治军者。有长于理财者。有长于断狱者。有宜于安静之地而为良吏者。有宜于烦剧之区而为能吏者。然而秉性过刚。或伤操切。居心太厚。或近优容。尺有所长。不免寸有所短。在大吏固贵用之不违其才。始能各得其用。而在有才之人。尤贵勤学好问。读书穷理。克己去私。补偏救弊。加之以阅历世变。熟察人情。必使识见益深。志虑益远。有可经可权之学。斯有可常可变之才。而后有可大可久之业。不以一得自矜。一长自满。则才之所成。岂可量哉。

一躁进不可不戒也。人之富贵。升降早迟。自有一定之命。何必强求。君子尽其在我。随分尽职。不必暮夜干求。上游自知器重。若徒夤缘求用。纵遇好谀

上官。得遂所求。清夜自思。亦属可耻。若遇清正上官。反有因干求而弃置者矣。近见有一种小官。专好钻营。与长官之门印交结往来。以通声气。甚有侑兄道弟。金兰订交者。不知居官所以求荣也。非以求辱也。与此辈交通。纵得一缺。辱孰甚焉。且此种小人。本无伎俩。居官者不自贵重。与彼交结。彼愈妄自尊大。内窃长官之风声以卖其权。其实我能自重。彼固不能为害。亦并不能为益也。况我真严气正性。居官有名。彼小人者。未尝不畏之。如使不法。我更可得而制之。出处进退。士人之大节。安得不慎。

一言路不可不通也。余虽鄙闇。喜闻己过。从善如流。各府州县。离省稍远。凡有民间利弊。吏治勤惰。以及余所为有不合者。皆不妨直陈。诸葛武侯所谓愿诸君勤攻吾短。私心实愿学焉。而诸君亦须下采民言。博访周谘。凡遇父老诸生。皆必殷殷下问。俾下情得以上达。惟听言必察实而后可行。不可轻听而妄举耳。

以上二十四条。不能尽居官之道。然于致治之要。已思过半矣。无高远难行之事。无矜奇立异之谈。上哲固不待烦言。中材亦可以跂及。要其所以行之者。不过曰实心而已。州县为亲民之官。事虽丛杂。总宜躬亲。尤贵耐烦。万不可厌簿簿书。假手丁胥。果能勤勤恳恳。为国为民。于闾阎疾苦。地方利害。熟思审处。博采舆论。以求实际。不惮劳。不避怨。不耽目前之逸乐。不为粉饰之虚文。即才具非优。终有明效。诚感金石。信格豚鱼。实心之谓也。若无真实不欺之心。务为饰智惊愚之举。纵才堪肆应。久之情见势绌。公不见谅于人。私亦无益于己。名实俱丧。庸有济乎。不佞服官十余年。心思才力。不逮古人万一。所自信者。不浮不伪。日有孜孜。以爱子孙之心爱民。以谋身家之心谋国。止此一念。上答主知。毁誉得失。皆不暇计。凡所言者。本之躬行心得之余。非徒取快一时之论。惟愿与诸君子讲明而切究焉。

是篇条目虽繁而质实详尽皆可施行以非专论鄂事故仍列入中卷如蜀僚问答之例为讲求吏治者备箴规焉

### 谕州县亲民札

江宁布政使贺长龄

照得州曰知州。县曰知县。今该州县。果能于所属情形。纤悉毕知乎。国家设官众矣。而州县独曰亲民。今该州县。果能与民相亲乎。夫政必因地以施行。不知则何以行。且恐贸然以行。而扞格愈甚矣。事必及之而后知。不及则何由知。即或略有所知。而隔膜已多矣。然则欲致其知。必先亲民。而诚欲亲民。则必日坐堂皇躬巡阡陌而后可。夫堂皇者。政事之所出。阡陌者。政事之所讫也。民之赴诉。必于大堂。此官与民相见之地。特恐深居简出。则小民欲诉无门。吏胥即从中舞弊。堂上远于百里。堂下远于千里。壅蔽之害。何可胜言

。微独有冤不能诉也。或诉矣而不即审。审矣而不即结。大则荡产倾家。小亦废时失业。即使曲直分明。已守候之为苦。若复是非颠倒。更屈抑之难堪。在本人固濒死奚辞。而邻证尤无辜受累。若州县日坐大堂。则小民又安有此害。况大堂乃万目环之地。如果谏讯明允。则断结一案。不独两造愜服。即观者亦无不倾心。是折服不仅一案之人。后有讼事。俱可迎刃而解。更能于断结之后。将案情之曲直是非。反复譬晓。则言尤易入。而令尤易行。是不拖累者即所以为养。而善晓谕者即所以为教。但能勤坐大堂。便已百废俱举。果以民事为心。则亦何惮而不为也。然此特有事入城者。始得见官。而终老乡里之编氓。仍不识本官之声音笑貌为何似。而官民之情仍不通。则犹未能举斯民而亲之。即未能举一州一县而尽知之也。其尤必躬巡阡陌乎。州县之地。小或百余里。大亦不过数百里。画东西南北为四乡。每月必到一乡。四阅月而一。竟岁即可三。即或有事不能时历。一岁之中。总可再。诚能轻骑减从以父母自任。而以子弟视其民。民之亲之。未有不如父母者也。至于民皆父母其官。则复何情不输。何事不办。由此而察看情形以为措施。则措施无不当也。时询疾苦以为补救。则补救无不固也。因事而宣讲 圣谕。必指其敝俗以为戒。则教化易行也。随地而抽查保甲。必不使奸宄之或容。则稽察易密也。举凡贼盗地棍。及一切习教结会。唆讼窝赌窝娼之类。咸慄然于本官之耳目甚近。而又不时下乡。则必无敢托足其境。且将革面自新矣。或有小争讼。即可立予集讯。而民不必入城矣。或钱粮疲抗。即可摘传欠户。立加惩处。而输将无敢后矣。是州县但能时巡阡陌。与民相亲。则听断缉捕。抚字催科。以及教养保甲诸善政。无一不举。果以民事为心。则亦何惮而不为也。而其要不外一勤。而勤又必由于寡嗜好。诚使一意趋公。更复何暇旁骛。始或不无勉强。久且习而忘疲。行见名登上考。誉满神君。州县之乐。无大于是矣。而或且诿曰无暇。夫今日当事诸大吏。惟讲公事。不喜趋承。苟无要事禀商。虽衙门可以不上。何有于省门之仆仆。何有于迎送之劳劳。是今日乃聚精会神。努力做好官之时也。该州县其各立堂事簿。以自考课。将每月巡历何乡。作何访察。办理何事。按月据实禀报。以备查核。所冀共臻实效。幸勿徒托空言。若知府直隶州之于所属。亦宜于因公过境之时。虚衷采访。屏驺从以毋扰。稽政事之所宜。藉查吏而亲民。即亲民以察吏。輿情之向背。官声之优劣也。牒诉之稀繁。治具之修废也。轩所经。必励勤而警惰。风声所树。自吏畏而民怀。此乃平近切实之事。非迂远难行。倘能持以实心。必克着有成绩。诸寅好其共勉之。毋负本司谆谆至意。

整吏治以清政本札

云贵总督贺长龄

照得安民之要。察吏为先。本部堂前此抚黔。即闻滇省事甚悉。近复恭承 恩命。莅任以来。无日不以各属同做好官。报 国爱民为望。及体察近日民风。似不如前此之醇。总由吏治未能齐心振作。民情无所观感。日以骄肆。古人风草之喻。确乎不易。牧令为亲民之官。果能正己正人。矢勤矢慎。斯民莠少良多。其忍负清正廉明之父母官。而甘为恶者。曾有几入。查现在各属牧令。尽心爱民者。原不乏人。闾不职者。亦所难免。有一于此。本部堂即无以报 国。惟是遽行参劾。心有未安。合亟宣布腹心。为通省牧令申戒。大凡为牧令者。莫谓官卑职小。须时时玩味亲民二字。去贪去惰去奢。最为先务。官吏舞文弄法。科敛民财。固贪之尤。即民平常词讼。带案有费。结案有费。滇省多半贫瘠。所得几何。民间已说此官不清。家丁书役。藉官之名。必取数倍。怨尽归官。甚属不值。奸民因此诬陷善良。但欲被告倾家。不必原告理直。且印官不清。则厅官汛弁及乡保人等。皆得欺凌愚懦。有恃无恐。又或因生辰以收分。藉苦差而告帮。民贫且吝。徒秽官声。歌颂勉刊。控告旋至。民将仇官。亲于何有。深居高卧。玩视民瘼者。固惰之尤。即如听断缉捕。稍存懈弛。呈词到眼。付之幕宾。数日不批。书役便索买批费。又隔数日无票。书役便索出票费。又隔数日不审。书役便索升堂费。一堂未结。改日再审。又须守候。民间原被争执。旧案改为新案。一案添为数案。小案变为大案。愈大则愈难结。遂有拖至十余年者。滇省民情。虽悍不刁。其呈词有何难批。虚衷细问。有何难结。事或细微。全家荡尽。命案尤甚。造孽何穷。至于滇省盗贼。原难骤除净尽。然往往一案报官。数日而后出票。差又敛费始行。贼已远去无踪。难免隐匿不报。因之贼胆愈大。盗案日多。民知官不拏贼。见贼亦不追问。贼知官不恤民。稍间又来抢劫。究之贼少民多。官不与民一气。便觉贼多难制。民将弃官。亲于何有。罔性成。恣意暴殄。固奢之尤。即如日用起居。不知节俭。僚属亲友。家丁差役。从欲媚官。声色裘马肥甘。上有好者。下必有甚。士庶渐染成风。丧祭嫁娶。皆增浮费。滇省瘠缺虽多。而官场局面甚侈。再不更改。变本加厉。负债日多。终为民累。民将鄙官。亲于何有。况滇省近年气习。尚有甚于此者。或因案需索不遂。立毙杖下。是为既贪且酷。流娼有打洋琴之名。出入公馆衙署。省中候委各员。有公然开赌者。各属在任之员。有官幕家丁同赌者。又或吸食鸦片。暗违禁例。俾昼作夜。阖署瞢腾。是为既惰且昏。纵酒任性。喜怒不时。饮食宴乐。多品相耀。到省之初。无论有缺无缺。有子无子。先置姬妾。嫡庶不分。一到实任。官亲塞署。或兼外嬖。扰乱是非。幸获优缺。债利更迫。归休无资。遂成寄籍。初为赘。后为鼻祖。伤天害理。相习为常。是为既奢且滥。

以上各条。虽不明指其人。各牧令当有见闻。本部堂可曾道着实处。想不言而

喻也。本部堂由词垣出为府道。洊历封圻。甚羨各牧令得与民亲。造福最易。似此玩泄。岂不可惜可恨。至在省候委各员。正宜讲求公事。立定脚跟。如果清勤。首府县乐得相助。本部堂亦喜其将来实任。定是好官。即令查监查街。名为闲散。也要精神。若如以上各条。岂能望其尽职。官无大小。同受 国恩。并托民命。本部堂求贤若渴。疾恶如仇。闻有好官。喜而不寐。闻有劣迹。恨之甚深。各牧令念本部堂一片苦心。孜孜求治。相与湔除积习。力矢清勤。则与本部堂皆同寅之谊。必当随时荐剡。用 国家。倘仍执迷不悟。置若罔闻。则是负 君负民。本部堂岂能姑息。自失本心。前此接见各属。业已谆谆训属。但恐各牧令未能共晓。除飭各该管上司严密查访外。为此特再推心置腹。反复申戒。务望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在省候委者。莫淫莫赌。莫居游戏。留心地方公事。勤当现派差使。多看前贤治谱。及例案诸书。得委后。幕友有吸烟纵酒。不明公事者。婉辞慎请。酌量繁简少带家丁。藉省夫马。亦免杂生事。到任后。问民疾苦。去其太甚。收呈随到随批。提案随到随审。得暇时巡察乡里。教民以孝弟驯良。及守望相助之法。署中居家。务循伦理。俭约自奉。扫除一切浮华。严察舞弊丁役。课士殷勤奖励。不令出入干预。大略不过如此。已是正本清源。至于因地制宜。全赖存心做去。难以尽述。总之少一分耗费之才力。即多一分办公之才力。少一分耗费之精神。即多一分办公之精神。言虽浅近。所以移风易俗。答 君父之恩。积子孙之福者。实不外此。果能同心振作。行见吏治日清。民生日厚。本部堂不虚此言。岂非厚幸。若此番申戒之后。仍蹈前非。一经发觉。是伤本部堂之心。定予严参。照例惩办。其毋后悔。慎之慎之。特飭。

此篇系凡为牧令者条教不专属滇省事宜故与鄂吏约连类及之于贪惰奢三者情弊反复曲摯尤足令观者警省而亲民一札为公开藩江宁时手牒以次先列云

### 庭训述

张澍

澍在屏山任。迎府君于官舍侍养。事事迪教。遵循彳率于(言)系。藉免邮。而澍性严毅。审案不无譙让呵责。府君每诲之曰。观尔所为。是未得读书之益也。试观汉书循吏传序。云。与民休息。又云。禁网疏阔。又云。宽厚清静。又云。谨身帅先。居以廉平。又云。政平讼理。皆宽之谓也。如文翁则仁爱好教化。王成则劳来不怠。黄霸则明察内敏。特用宽和为名。持法平。祇去其泰甚。朱邑则未尝笞辱人。存问耆老鳏寡。遇之有恩。龚遂则选用良吏。尉安牧养。召信臣则民如子。为民兴利。务在富之。此五人者。曷常束缚百姓。使之畏惧息哉。即东汉循吏十二人。皆不以弦急为心。而推惠及人。故说我风爱也。小子其勉之。府君曰。为官须要明。然不可恃明也。恃明则偏。猾役胥必窥



官之意旨以中之。其害有不可胜言者。必将之以虚。持之以公乃可。然今世却有明而不公者。贪恋贿赂。顾惜情面。不难偵到是非。遂使孤另之人。受其荼毒。此民之蠹贼也。尔小子其慎之。府君曰。今之有司。孰不欲激扬士类。敦崇风俗。而士习卒不端。民风卒不醇者。何也。徒虚名以市誉。无实心以行政也。试观古人之训士。庠序谨教。申以孝弟。古人之教民。农桑勤课。厉以廉耻。以故城阙无佻达之荒游。乡里泯耨耒且之德色。今何如哉。然匹夫行善闾里。守剑于涂而不去。脱骖于路而不名。由熏其德而善良也。况有司握权。宣化承流。自属易易。乃士有偃矩。则曰劣衿。民有噉呼。则曰败类。岂果士民之乎。尔小子能诚心督率。吾知害马自去。威风自来矣。

府君曰。老子训人以柔。谓舌柔则长存。齿刚则易缺。诚保身之挈令也。然正有分别。有坚忍之柔。有巽懦之柔。有果毅之刚。有暴厉之刚。若见事畏避。则近于怯。遇人夸毗。则近于佞。非柔也。若汤火必蹈。则邻于闇。睚必报。则邻于贼。非刚也。故箕子陈洪范。则曰沈潜刚克。高明柔克。吉甫颂仲山。则曰。刚亦不茹。柔亦不吐。

顾行人沈光禄札跋

王宝仁

顾札云。有数语奉赠。可置座右。承上台当勤以密。交僚友当谦以坦。驭吏胥尽严处去抚。士民尽宽处行。宾师之直谅。越迂戇越要听从。宵小之甘言。越情理越要屏斥。心地虚则自明。不待探索也。耳根硬则自强。不在搏击也。又云。忙里偷闲。喧中取静。得空即把一切放下。澄心归息。不拘行住坐卧。一日之间。有如是数刻。便足支持一日之劳动。积久自然。于养心养身。皆有大益。沈札云。在弟愚见。处世不过一诚字。为万稳万当。跌扑不破。露才弄巧。牢笼驾驭之术。乃自生荆棘。是是非非之处。直须坚执。吃苦任劳。以身先之。美名厚实。以身后之。则怨忌自泯。人自归心。钱君似山寄赠顾抱桐行人札四。沈敬亭光禄札一。家古岩太守官县令时两先生所贻也。太守受业行人。光禄则幼同学。长同乡荐。今观札中所云。师友敦勸之意。溢于词表。然此风已古矣。今人捧檄自喜。辄较其地之出入。定其缺之美恶。为之师友者。甚且从而和之。一切古人规戒之语。视为陈言而弗之及。即言及之。而其人或不能听。今观二先生札。切近处真实言之。而理无不赅。师友之道尽矣。太守受简以行。永示勿失。卒致循声美誉。暨其归田之日。哀集成帙。以示将来。信乎。善人能受尽言。而此风不尽见于今也。因识之以寄余感。

答人问作令第一书

陈文述

国家设官分职。自督抚以至司道府厅。皆所以治外。而与民切近者。尤在州县

。曰地方官则安集之责付之矣。曰父母官则抚字之任寄之矣。父母之于子。非惟养之。又当教之。今之官民不相浹者。养之失其道者四。教之失其道者六。劝农桑。求水利。救凶札。恤矜寡。此养之事也。与子言孝。与弟言恭。与兄言友。与父言慈。尊崇贤俊。表彰贞烈。此教之事也。朔望宣讲 圣谕。尤以孝弟为先。而随时随事以教之。书院校阅文艺。兼以敦行为本。而无人无地不教之。天下无人无孝友。天下无事无情理。导以孝友。人无不循。其本然也。化以情理。事无不行。其同然也。今国家贤才众多。刚柔互见。笃实者动称整顿。整顿不外情理也。情理至而法行焉。整顿不入于苛细。武健者动称风厉。风厉不外情理也。情理至而威见焉。风厉不流于酷暴。史有循良之传。朝有报最之荣。多福集于乃躬。余庆流于后嗣。此为牧令者所当知也。

### 答人问作令第二书

陈文述

客曰。子之言作令。以孝弟为先。情理为本。固矣。然言其纲而未言其目也。其为之之道。可得闻与。曰。有之。地方之要。首在狱讼。狱讼之烦。首在案牘。今之地方。积案多者以万计。次者六七千。少者亦不下三四千。久则有阅二三十年未结者。近者亦二三年。其中书吏各有承行。差役各有经办。以是为沃产也。令甲虽有原呈三月不到注销之例。然匿卷不呈者十之八九。且原被互控。更易情节。一案两歧。歧之中又有歧焉。清理之法。使书吏各将承行之案。造册呈送。一案两歧者。于案由注明。或以前案并归后案。或以后案并归前案。择吏之诚实者。总司其事。议其归并之途而官定焉。或十案。或五案。排日悬榜。而示期集讯焉。两造必有曲直。直者愿讯。曲者不愿讯也。或原至而被不至。或被至而原不至。或原被至而中证不至。或中证至而中证之要者不至。或要证至而意存偏袒。左右其词。讯而不结犹不讯也。此则在虚衷研鞫。酌理准情以断之。大约此种。皆户婚田土钱债细故。鼠牙雀角之事。到案真情毕露者。十无一二。余皆各执一词。以干证为凭。而干证亦不尽可凭也。以契券为据。而契券亦不尽可据也。此所以恃乎研鞫也。此所以贵乎断也。断结之后。招书录供叙断。当即阅看。有错误者。实时更正。盖州县事烦。少迟则易遗忘。书吏舞弊。往往有所录。非所讯非所断者。稍不慎重。即伏后讼之根。故不可不慎也。而又莫若刊示晓谕。劝其和息。严禁家人经承差役代书之需索。和息之词当堂投递。即刻批销。不必溯查原案。盖彼此互控。无不架词以耸听也。一照原案苛驳。则后此和息者裹足矣。又有一等积惯唆讼领讼帮讼之人。盘踞附近。勾结书差。诱人告状。小民堕其术中。无不倾家荡产。此固在出示严禁。认真缉拏。而尤在留心察访。再加遇案究唆。获一人则荷校以徇。待再获而受代焉。庶若辈望风远遁。而讼可稀矣。至于新案。则限定差役。依限准

到。直者予之。曲者惩之。手足亲族邻里之争讼。虽有曲直。宜劝谕以矜全之。钱债可减让者减让之。田产可量剂者量剂之。齐之以刑。不若齐之以礼也。格之以诚。持之以勤。神明而变化之。则片言折狱。三月大治不难也。

### 答人问作令第三书

陈文述

客曰。如子之言。为中简小邑。宜无不胜任愉快矣。若冲途。若首邑。酬应奔走之烦。倍于公事。将若之何。曰。冲途则有冲途之法。驿站马匹若干。刍秣之费若干。饲马者若干人。工食若干。驰马送文书者若干人。工食若干。风雪雨夜公文紧要犒赏若干。书吏纸笔若干。家人饭食若干。官马不足捐备饲养若干。上官衙门喂养马匹由县刍秣者若干。费若干。核其数。量入为出。不敷之数。亦核其数。登诸册。马头舟车之费。或有由行埠取用给发者。或有由地方官自行给发者。大船每站水脚若干。次者小者每站若干。上水每船纤夫若干。下水若干。饬埠酌议。详定而刊示焉。过往星使外藩。本省上官因公往来。亲赴马头。核实而给发焉。本省委员之差。酌中而资给焉。外此者。悉谢不敏。非公不拏一船一车。民雇者亦勿使过昂其值。所用者设簿登之。俾赔累者有所考。或取资于钱漕之余。或取给于盐当之陋规。足用则已。不足。则明言于上官。或藉优缺帮贴。或二三年乞量移调剂焉。迎送。则星使外藩。祇谒宜恭也。然亦祇能差家人持代为迎送。既至。则公服谒之。本省上司。则于交界处所迎送。以备询问地方公事。且恐有控诉者发交也。首邑之烦。则在奔走。寅出未归。有限之精神。半消磨于听鼓应官之地。上院也。上藩司也。上臬司也。上道也。上府也。上马头也。拜客也。庆吊也。会客也。饮食燕会也。独置民事于不问。岂为民设官之初意。国家亦何尝有此政体乎。言之上官。非五日十日不上谒。有事则传。余不至焉。自理之案。亲讯之。发审之案。会同委员讯之。必不能省之酬应间一至。余则一概从删。有责备者听之。盖必置一己之功名富贵于度外。而后可以行一己之志。若以奔走为干练。以酬应为循良。自有能者。非吾所堪也。至钱粮丝毫为重。存之属库。易挪移也。征有成数。即行批解。漕务则各就地方情形。旧有章程。酌中而损益之。无多求余之心。而后可有馀也。盖自火耗归公以后。额设养廉不足以资捐款。而州县始不能不藉钱漕盐当为自然之利。亦州县所无可如何也。岳武穆之言曰。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则天下太平矣。余亦尝有言曰。上官不令属员办差。则吏治澄清矣。然而势不能也。则亦徒存此说于天壤而已。

### 答问家人

陈文述

州县之与百姓。至近也而亦至远。堂上百里。堂下千里。古人曾言之。其中隔

越之故。由于书吏差役者十之三。由于门上签押者十之七。片牒之入。官不得见。其弊尚易察也。一言之出。官不及知。其弊无由明也。州县之家人。非夙有定分也。一旦付以管钥之任。任意延搁。广作威福。地方之恩怨系之。主人之声名系之。而不知实一己之祸福系之。独不见有及身积德而子孙发达者乎。又不见有敛怨成家转瞬乌有者乎。为家人者可以悟矣。用家人者可以鉴矣。

书李忠愍公传后

管同

江苏候补知县李毓昌。以冒振欲揭山阳知县王伸汉。伸汉使仆包祥。与毓昌仆李祥顾祥马连升谋缢毓昌以死。事败。仁宗震怒。杀伸汉包祥。及淮安知府王毅。寘顾祥马连升于极刑。而命押李祥至毓昌墓摘心祭之。天下称快焉。石士先生为是传。言之详矣。夫山阳事已为定狱。世虽有异辞。无足取。愚独怪李君正人。而一旦死于四仆之手。彼包祥不足论矣。而余三人者。何自而来与。呜呼。士辛苦得一官。不必矢心为俗吏。而长官亲戚荐仆无算。是犹率数十百之虎狼。出山林入城市。纵之则食人。饥渴之则必反而噬其主。曷足怪哉。曷足怪哉。元和顾涧苹尝谓同曰。古时大家仆。皆粥身主人。杀之无抵罪之法。故仆随主势为盛衰。无敢肆也。今则朝去暮来。视主家如传舍。士商工贾易姓名杂其间。是直白日之盗贼耳。攫金足则去矣。而主人者受其害而无如之何。吾尝拟一法。愿随官者。即同粥身之家奴。主人杀之置不问。如此。则贵贱之分明。而廉耻之道立矣。涧苹此言。其亦有激而云然与。

卷二十六 吏政九守令下

择吏

王柏心

自古世虽极治。奸民之轻险者不能绝也。小则暴劫夺。触法抵禁。大则窃铸鬻盐。吏人莫敢谁何。又其甚者。倡邪术。诱愚民。譬虺蛇莽蜂。无时而忘毒螫。其所潜伏。大抵山谷峻僻。及缘边州邑。所恃乎遏奸于未萌。销患于未形者。在良吏而已。凡此州邑。其择吏视他邑宜尤重。其良吏之被荐擢视他邑宜最先。而世之从政者。往往反此。谓地僻则政简。壤狭则功寡。不足容才吏。唯初从政或左迁及疲老者。始往视事。报最不得预。禄入不能以自给。官其地者。与谪斥同。强者则以为大吏且弃我。修廉洁。勤吏事。终无由上闻也。行吾掊克而已。弱者即不敢肆为朘削。然民之疾苦不闻。山川扼塞险易之途不知。戚戚焉以不得去此为忧。何暇治诡随。击强御。怀远大之谋哉。夫民也以僻远之故。累数十百年不见贤长吏。由是黠桀不逞者无所顾忌。而侵暴之徒又从而迷罔之。乃始嚣然弗静也。属有水旱之灾乘间窃发。旁郡邑不得高枕。而执政

者虑不至此。何其智乃居曲突徙薪下也。始也慎简司牧。不过一指撝之劳。继也征师糜饷。或穷岁月未能定。无乃好难而恶易也乎。且僻远之于近邑。犹四肢之于心腹也。今有人于手足则任其拘挛齧。而惟心腹之是治。岂得谓善养生者哉。诚令岩疆边邑之吏。皆择其简重有方略者。宽而不弛。严而不残。明而不苛。安善良。纠豪强。联什伍。禁游惰。广德惠以招徕之。察荒歉以绥辑之。操纵设施。视便宜所在。试之三年。有异绩。则居课最之先。或就加推擢。或移治繁剧。一切比近邑令长为优。如此则所选得人。争自奋励。不期而边僻州邑大治。边僻州邑治。而近邑莫不治。斯诚遏奸之上策。销患之良图也。夫龚遂治渤海。李固泰山。当桴鼓仓皇。犹能宣布威信。折冲千里。皆良吏已然之效也。而况使遏之于未萌。销之于未形者哉。

### 海善后宜重守令论

张穆

汉宣帝有言曰。与我共治天下者。其唯良吏二千石乎。爰躬自引问。玺书奖劳。有功赐金封爵。遇公卿缺。辄得超任。光武初即大位。未遑他务。先封前密令卓茂为太傅德侯。明章承之。每下诏书。多嘉循吏。故西京之盛。盛于元康神爵之间。东京之盛。推建武永平焉。明宣宗命大臣各举所知。出典剧郡。各赐敕书。得便宜从事。是以得况锺莫守愚诸人。明之治亦未有如宣德者也。由是观之。守令者国家之根本。而培养元气者也。守令贤故民附。民附则知亲上。守令贤故民肃。民肃则知畏上。民亲且畏。则法立而令易行。赋税不期足而自充。奇不期绝而自远。于是乎民和而天降之福。则风雨时。草木茂。年丰人乐。而嘉祥应。何则。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而守令者中握之枢机也。人虽感患大病。胃气不伤则必愈。天下虽有大变。民心不散则不危。一方守令贤则一方安。天下守令贤而天下安矣。今国家重熙累洽。垂二百年。一海外岛国狂噬三年。而海寓为之驿骚。帑藏为之耗竭。今纵能如当事者所云。可以帖耳受抚。而虎狼在户。反复莫必。师屡挫辱。既无得气之兵。民困征输。并无可筹之饷。万一他日卒然有变。可不为深惧乎。今之计国是者。徒纤悉于微芒之利。粉饰乎训练之名。不知民财已竭。岂能供上之求。廩给不充。岂有可练之卒。至于征无可征。饷无可饷。而一切苟且之政将行。唐代宗德宗金宣宗明神宗之弊。不深可惧乎。方今良法美意。事事有名无实。譬之于人。五官犹是。手足犹是。而关窍不灵。运动皆滞。是以当极盛之时。而不及四期。已败坏至此。呜呼。岂非庸臣尸素当职。谬享太平之福。至于纪纲暗紊。万事暗隳。所贻之隐忧乎。今欲求韩白之才。何能仓卒遇也。即有桑孔之智。岂能旦夕奏效也。所恃者。自列圣以至今上皇帝爱民如子之仁。元气深厚耳。夫重士必食士之报。爱民必食民之报。自汉以来。民之安居乐业。蕃衍休养。

未有盛于我朝者也。是以粤东屡遭侵毒。而忠爱不衰。义檄义旗。相继而起。闽省厦门彼族畏民驱逐。遁不敢居。即江苏素称孱弱。而沿海沿江之民。亦间有杀贼自效者。此真祖宗积累之厚。皇天眷佑之深。所当乘其机而利用之也。然则欲治今日之天下。则莫若固未散之人心。欲固未散之民心。则其要归于择守令。而海之善后。卒亦无以易此焉。何也。今之所患者汉奸。而汉奸皆内地之民也。守令贤则必善行保甲。民爱守令如父母。则纠察易而密。奸民何所容乎。其善一矣。今之所患者鸦片。守令贤则民听其训诲。父戒子。兄勉弟。以共远于鸩毒。而吸食之徒。且不容于家庭。不齿于乡里。不待严刑峻法。而习恶可消。其善二矣。今之所患者无兵。守令贤则各乡皆可团结。一旦有事。荷耰锄者皆兵也。不胜调发万万哉。其善三矣。民皆为兵。何忧于饷。其善四矣。熟其地利。悉其险易。则街衢之间。阡陌之地。皆可掘沟为险。设伏无形。其善五矣。抚其桀黠。使为商贾。其心。溃其腹。其善六矣。教化既行。则民效醇俭。而海外淫巧之物。将日渐不行。省民间金钱之耗。而风俗日美。其善七矣。商渔奸贩。必有魁桀为之首。守令贤则能知其踪。广为招致。便为我用。大则将才。小则精卒也。如是而绿营钝弱之兵可以汰。其善八矣。化奸为良。盐税日益。可以裕国。其善九矣。潜驱默率。使民由之而不知。干城腹心。壮于无形。内地不忧。彼族不疑。其善十矣。此与练兵勇。修台。空谈守御。卒为逆氛所禁而不得施者。功相万也。愚故曰。治今之天下。莫要于择守令。而海之善后。尤莫要于此也。难者曰。沿海七省。几七千里。安能尽得贤守令而任之。应之曰。天生人才。惟生大才不数。今欲朝廷求贤。而曰必如管乐萧韩岳飞王守仁诸人。诚知其难也。若守令则凡实心为国为民者即是良吏。以天下之大。而不能择数十人乎。特患不求之耳。曰。求之而督抚不以实应。奈何。曰。今督抚保举。十九皆趋走便习之人。海。则趋走便习者之畏途也。非忠心爱国之人。决不愿往。非有把握而洞晓事体之人。决亦不敢往。其愿往敢往者。则必汉章所称悃悞无华之吏矣。夫悃悞无华之吏。今之督抚所遗也。而海之令下。则趋走便习之人。必其举平日督抚所遗者。以为己脱避之地矣。而悃悞无华者。有忠君爱国之心。又能通晓事体。亦无不乐于应膺荐。以思一展布。愚故曰。选守令于他地。则保者或不公。选守令于海。则保者必多实。又况内外臣工各有耳目。又何必专恃督抚哉。虽然。愚犹愿国家宽其处分。授之便宜。俾之真能展布。而勿掣其肘也。一不如条例焉而有罚。一事擅焉而有罚。督抚藩臬。一妇四姑。重重令压。时恐得罪。又况繁简不均。动辄更调。民情未习。瓜代已闻。虽有善心。终无表见。则汉明二宣赐书。敕久任超擢之意。其亦当取法乎。呜呼。由海善后而慎择守令。由海守令而推之天下。朝廷复以诚意体之。上下交欣。欢若一体。百废修。百利举。则是

国家何忧乎无财。何忧乎无将。奚耻而不恤。奚敌而不服乎哉。

### 警省录序

吕璜

崇庆邓君云阶。官宁波贰守。方摄台州府篆。而哀辑其前时利民惠士诸公牍。及其厚于宗族乡里之文移册籍。为一编。钁之版。颜曰警省录。汪少海大令既序之矣。他日复属序于余。余以一书不两序。辞焉。君请之至再。曰。子谓大令所已言者辱雷同。言之为骈拇枝指耶。审尔。虽某亦嫌其赘也。某固有其郁郁。思得子以揭于世者。方道光癸未。浙江大水。时某为令石门。与灾黎同蹠踣于泥滓者三阅月。水之初涨也。邑西南百数十墟。苗新插。皆没巨浸中。某度其势未可以即退。而蒔苗之时不可失。亟讯诸乡农。委之乎。抑矢众力以徼胜乎。对曰。惟使君命耳。曰。力筑墟岸。高之。涸其中。市秧而更插。犹可为也。皆曰诺。则麋集鼓舞趋事。未浹辰。插新秧咸。方共庆灾其可澹已。俄而暴雨又连日。所筑岸皆溃。复没巨浸中。而市秧时苦难得。价昂甚。募健夫穷昼夜挈水。其佣值亦数倍于平时。民弗之恤。皆弃衣辍食。质子女易钱。以应某之令。盖十万户误某一言。费不貲。悉以付之洪流。是天降祸。而某又甚之也。传曰。祸无所用重。至今每念此。辄愀然而惧。或竟夕不成寐。以为大戚。子盍为某暴之。使当世以是为戒。某庶其有瘳乎。余聆贰守言而异焉。人有疾则丐医。医明知其不可为。而犹冀幸于万一。立之方。思某药可以起某疾。必入剂。不问其费也。不幸而不起。医乃自咎无已时。岂诚医之咎哉。何以异于是也。虽然。黄次公治行。为天下第一。史顾称其长者。长者之心。非犹夫人之心也。牧令为民父母。其所以多去后思。不在政令之着。噢咻之末矣。自谓吾心既尽。恐不克尽者已多。艰阨必诿之于数。其它之多所诿。抑可知也。如贰守之心。万众咸见。谓君实活我。夫岂或不谅。疑为病我者。而犹不敢即安若此。庶几古德让君子之遗风矣。余向者读两汉循吏传。尝慨焉慕之。而今乃亲见其人。不亦幸乎。故终不辞而为之序。

### 送马止斋序

梅曾亮

同里闰。通馈问。嫁子聘妇。累数世为姻党。一语不合。克时日会。甥舅兄弟。反眼不相识。父绝女。夫弃妻。以为此仇家人。不可共饭食居处。集党与兵仗。白日街衢中。计死伤数相敌。乃已。不则更。尝畜养悍少年。供其酒肉敖荡。官索抵罪人。则以应。吏隐忍盖覆其暧昧。幸以无事。苟名捕戎首。则挡捍拒。不可以徒手得。牒请兵吏。大府且以为不耐事。或罢去。令闽中者。率以是为大患。吾友马止斋。博雅好古。其文章根柢两汉。以循吏兴教化自饬。道光十七年春。以简发令于是邦。人皆以为非武健莫能胜今任。君傲然曰。

此教化之事。岂武健所能效哉。夫教化必刑罚辅之。吏威轻则无以成教化。古之为循吏者必后威。然其生杀人之权自在也。今之吏威盖轻于古矣。恤恤乎不可不有以养之也。馭奴婢者。平时无疾言。稍呵叱之。则以为大戒。故君子之爱用其威也如彀矢然。人不畏其破的之后。而畏其持满未发之先。诚知其一发而不可御也。则虽鞭扑之威。善养者可使重于刀锯。此武健者不足与道之。止斋其可也。

### 书沈端恪神道碑后

钱仪吉

天下之治起于县。县宰之视民若子弟然。县治而天下无不治。人之言曰。子弟之舒戚贤不肖。系吾家者也。宰。传舍也。何治为。其自好者。又曰吾尝教之而不知从。吾尝利之而反以为病己。民何以若子弟。呜呼。使在上者诚为其父兄也。民又何惮而不子弟若耶。仁和沈端恪公。为康熙雍正间名臣。彭尚书杭编修撰碑志。称公为临颖令。筑堤建社。而不详其设施本末。予幸考得之。愈以思公之为人。颍水之自许州。东入于临颖。又南东而至西华也。当水之南冲者。曰鬲(舛-夕)瓮口。隶临颖。其上百余步。曰孔家口。隶许州。鬲(舛-夕)瓮口之堤完。而孔家口堤善崩。水岁入临颖。害禾稼无算。公请于州。愿筑堤。而临颖任夫之七。或尼之曰。方饥兴大役。是厉民也。公曰。吾前以隶许。故不早治。而害吾岁。今更不为。水复出。厉孰甚焉。乃出谷二百五十石召夫。而士民皆乐输。日役千三百人。人给谷二升。二十日堤成。水至不为患。岁大熟。公既立紫阳书院。为学规。教士以立心诚敬。治经务专一精熟。而禁妄交。士皆从公教无佞。县西之葛冈村。其俗恶。一旦循行至其地。或告曰。此乡鄙僇。请为之义学何如。公欣然曰诺。休于僧寺。见巨榆。官物也。伐之以为梁。遂立学。延师课童子其中。别册使手实所课于下。曰书程簿。为期使之来。自核其课。及期。村之童子。八岁以上。十六以下。亡虑数十人。父母皆为制衣冠。坐牛车。到县廨。联入公合。皆出书程簿。案所课书。次第奉公。闇诵皆不误。更劳之纸若笔。而责其惰者。逾旬日复来。逾年。村之子弟多识字。扈扈然。其长者日驯逊。早纳租税。耻争讼。公又买田。岁取以给师膳薪。使久而无废。及公去临颖。师皆率其弟子。长幼雍容。坐牛车皆来送公。眷眷然。其效于民者如此。人之令不行于境内。而公能筑堤于境外。人之教士不能止其身过。而公乃化行于其乡。无他。诚与不诚而已矣。将以条教兴作市吾名。或未尝精求其利害而杂投之。取适时会而已。民何以信。而政何以成。若人者不为之则弛。为之则扰。为之而省其成则愈扰。观于其家。虽子弟亦顽不可使。盖得其道。则国人如子弟失其道。则子弟且为国人。呜呼。此为治之所以必诚己也夫。



## 石瑶臣传书后

梅曾亮

昔太史公传循吏。自春秋尽周末。几数百年。然为之传者。四五人而已。何其难也。盖有其人。而事不传者多矣。如曲令何易于。使无人焉见于诗歌文字。亦没没于后世矣。居高明者易彰。而卑困者寡述。势固然矣。或曰。循吏者。心乎民而已。智名勇功。非其所计也。任峻邓艾杜元凯之流。其兴利与召信臣等。而功名之意居多焉。君子亦探其心。而不欲与以是名。则副乎循吏之名者。盖其难哉。近今之世。吾得一人焉。曰石家绍。字瑶臣。冀城人。道光二年进士。官江西知县。终铜鼓营同知。自大吏僚友搢绅先生。士民卒隶。无不以君为循吏也。入都时。除夕饮予斋中。论史记不绝口。问君所行事。则笑谢不自言。及卒。见其友所为传。皆为民吏者所当为。人或怠焉伪焉。独力诚行之以尽其心。江西尝大饥。钱粟未办。而饥民集西山者。已数万人。齐声呼赈。巡抚署屋宇皆震。大吏不知所为。或曰。急檄石令。石令至。万众皆迎伏跪拜曰。愿听处置。是赈也。得缓而无变。夫呼抢攘之时。见一人则帖然服者。惟婴儿于慈母则然。而君能得之数千万汹汹饥迫之众。且君之于民。非能解衣而衣之。推食而食之也。而若此何哉。夫殊尤卓绝之行。固伦常所宜有也。至父母于子。虽极其情而不足为异。故虽以君之为吏。亦特尽子民者所当为而已。然而非父母其心者。则不能为此。君所以得此于民者矣。尝自记曰。吏而良。民父母也。其不良。则民贼也。父母吾不能。民贼也则吾不敢。吾其为民佣者乎。故自号曰民佣。嗟夫。父母之保抱其子者。盖日为佣而不自知也。是则君所以自处者矣。

## 鄱阳县知县吴君家传

梅曾亮

江西民有以事讼于巡抚者。闻人言。令当得罪。乃惊。怀牒而还。盖鄱阳令吴君事也。君阳湖人。讳琦。字镜涵。又字敬庵。以乾隆丁酉科举人。四库馆誊录令江西鄱阳县。少豪迈自喜。年二十登泰山。携酒观日出。痛饮而下。及为吏。循循然一于儒。鄱阳两遇旱灾。自出数千金以振。民有讦所怨以教匪者。君曰。以何为验。曰。不食肉盐耳。君曰。若舖之而食。则奈何。讦者屈。遂释不问。又有诬大姓为不轨者。大吏命以兵往。君先期召所名捕者曰。有一不至。吾不汝能救矣。辨其诬于上。得释。君先令宜黄。山邑民多族居。有所捕。人不易得。丞尉以檄来者相继。君至。皆请罢。以酒食召其族豪。令致囚以自赎。故两邑民皆爱君甚。尝自鄱阳至南昌。乡民请留宿。君曰。吾事急。还当诣汝。及还。从者请便道。君卒如约。其归也。以贫负官钱。民代偿以金六百。乃归。教授十余年。道光丙戌年卒。孙鋌。字邪溪。好为古文。

梅曾亮曰。民自枉而不忍伤其令。令之贤过于使邑无冤民者。而宦亦不达何哉。方勤襄公对

睿皇帝曰。福建省如某某州县。皆好官也。然不得升职。

上曰何以。公对曰。不合例处分多也。方公之言。亦古大臣之心哉。

山东馆陶县知县张君墓表

包世臣  
君讳琦。字翰风。别号宛邻。姓张氏。江苏阳湖人。初名翊。故字翰风。宛邻者。以善顾宛溪读史方輿纪要之书。欲刊正其舛错。为德邻也。阳湖常州附郭邑。君族聚居大南门德星里。丁中才数十。然十余世以儒为业。常州文人显宦。大都着门下籍。故虽贫弱不达。而为名族。称常州大南门张氏。祖金第。寄籍天津县学生。赠翰林院编修。妣白氏。赠孺人。父蟾宾。本县学生。赠翰林院编修。妣姜氏。赠孺人。赠君蚤世。君之兄编修惠言。世所称皋文先生者。方四岁。而君为遗腹。诞弥之日。则乾隆甲申十二月十四也。孺人以纺织抚两孤。年及就傅。无力行束修。族人外出教授。率半月有一归者。孺人具蔬食。招使授君兄弟书。而自督念诵。渐能解字义。审句读。博览载籍。转益多师。编修通许郑何虞氏。君通马班陈范氏。编修工选赋。君工选诗。编修工篆。君工分。君晚以分法入真行。尤沈酣蹈厉。完固不可犯。其古文倚声举子业三事。工力略同。而编修雄厚。君幽深。卒不相袭也。君故善隐忧。蚤岁慨然任天下之重。究生民利病甚悉。既不得于有司。嘉庆壬戌。编修复捐馆。次年君一子孙继歿。遂嗒然意尽。弃诸生以医自寓。及举次子曜孙。乃浪迹齐鲁晋郑间。癸酉适至都。友生援例强与顺天试。领荐。应甲戌春闈。挑取誊录。庚辰冬。传补实录馆誊录官。道光癸未。议叙知县。其夏签分山东试用。君年盖六十矣。以季冬署邹平县事。山东州县。倚钱漕羨余为生。岁饥则无入项。而供亿馈遗不能减。故相率讳灾。是岁邹平旱无禾。君以封印之次日受事。见大田皆龟坼。未种麦。时山东巡抚为今直隶总督一等侯琦善。承宣为今广东巡抚朱桂楨。二公皆知君。君受事。即下乡谕父老。金谓初秋报旱。被前官鞭扑。秋灾例不出九月。今征漕已竣。何敢更报。报且何益。君曰。若以荒田输漕。筋力已竭。上忙倏开征。又将安出。若其以秋冬无雨不能种麦为词。我历四百七十二庄。小除夕乃能回署。是日各庄以一人至城。我新岁携若词进省白大宪。当可蒙恩缓征也。父老莫不涕泣。至期毕集。甲申正月四日。君旅贺二公毕。复谒朱公呈牒。备述所见穷困状。朱公以白琦公。破省例准君牒。而附近邹平之十六州县。灾形同者。因得共吁二公汇奏。缓征至秋后。未几长山县解抢夺受伤事主至。君受其词。则曰。贤父母莫问。彼猾吏欺吾父母初任。小人必不与休。贤父母毋代人担重咎。君曰。若失事所。得毋有大树否。在大树南。抑北耶。曰在树北五六步。君曰。若是。则吾界也。吾岁底勘庄。见大

树。知为长山分界处。出官图示之。其人愕然曰。小人见贤父母。下车即为合邑民请命。在署每日堂讯五七次。无不公允。厌人意。小人伤已平复。所失止布三匹。钱两吊。若以此累贤父母担处分。小人心不安。且为合邑父老所唾骂。小人不愿讼矣。及五月卸事。乡民饯送万数。以汔其境。七月。署章邱县事。章邱距会垣一程。绅富所聚。尚气好讼。而院司道府五署书吏千数。皆章邱人。章邱例单日放告。月十五期。新旧事至二百纸。五署书吏走书请托。使长官不得举其职。负者复不甘。上控五署。犄掀官吏短长无虚日。甚者募越入都。至难治。

君自邹平回省。而章邱缺人。朱公以君名上。琦公曰。张君长者。或非理剧才。况章邱之健猾耶。朱公曰。正以章邱健猾。欲得长者化导之耳。琦公笑遣君。章邱固缓征十七州县之一也。壤接邹平。习君治。闻君至。则已悦服视事月余。民以瑞谷来献者接踵。有至四穗五穗者。君谢罢之。曰。去秋旱无禾。今春旱无麦。阳气深伏。得暑雨润发。地力足。故生长倍常耳。然他邑同被旱者。卒不闻有此。一日当期。君阅所收词。有原被中证皆邹平人者。不可受理。反之。其人号咷曰。自父母去邹平。民受屈者多矣。然无如小人之甚。知父母不能越境理事。私念此情得白于吾父母前。则不啻伸雪也。故来此。时同具词者百余人。皆为之嗟叹。有泣下者。君章邱岁余。五署书吏。竟无一纸至。而结正新旧事二千余起。亦无一案翻异。控及会垣五署。会朱公擢山西巡抚。未行而奉讳。君上省唁送。因谒琦公。琦公曰。朱公知人。君在章邱。真不愧治大国若烹小鲜者也。乙酉秋。西府歉收。次年春。旱。又遭风霾。三日夜。至对面不见物。沙尘压麦苗皆死。黍不能艺。大吏饬邵县筹接济。馆陶在西府。尤为瘠悍。其长官遂引疾去。君往代。比至。则饥民聚抢富室之案。已积十余起。而旱日甚。邑故有龙王庙在城外。君虔祷得透雨。田可耕。乃严捕诸抢案为首者。又严勘富子。得藉借贷装点。图陷其平日所不快状。悉分别置论。民以大服。君察灾势。度民力。虽已平糶。仓谷不足全活。因请普赏两月口粮。馆陶故褊小。君造送应振户口册。视邻近大邑且过倍。上游颇以君为不堪事。忽奉 中旨责问岁饥状。甚切。乃按临灾区。灾民迎诉振弊无不至。唯馆陶灾情钱数悉得实。始撤参尤玩视者数人。而厚慰君。既而临清堂邑邱冠莘五州县。环馆陶四面。螭覆地。至不见土。毘连馆陶处。一线如界。黠者妒而移置之。则皆蠕蠕返故处。及成飞蝗。东面者东飞。西面者西飞。蔽天翳日。而无犯馆陶境者。君前在章邱。蝗自东府来。及界退飞。馆陶民素闻之。而未信也。至是乃相与讴咏君德。君叹曰。神怜吾民瘠苦。宰官与食其福。吾唯当勉为好官。若等勉为好人。敬承神庥耳。入秋禾黍芄茂。忽大雹如盎。碎屋瓦。君念嫩禾必不堪此。即出署履勘。吏役谏不听。西门外故有洼田千余亩。被水占

为泊。深尺许不可涸。君至泊所。雹已堆满。出水面。比至大田。苗殊无损伤。召问农。唯言午间有大雨一陈。不见冷子。冷子者。东人呼雹也。勘四境。皆不言有雹。初。君祷龙王庙。见颓坏甚。议与邑绅移建城内邑庙侧隙地。邑绅难之。既大熟毕获。忽庙壁坼缝。见物如蛇方首。两角嶷嶷。遍身鳞作金色。谓龙见。聚观三日。君诣拈香。谓众绅曰。若神愿迁者即隐形。语毕不见。移庙之议始决。嗣后祈祷皆应。迄君之卒。馆陶无歉岁。君未馆陶前二载。馆陶民被奸民马进忠罣误者甚伙。及壬辰春。奸民尹老须案发。党羽连五省。州县以失察被议者百数。尹老须隶直隶清河。馆陶与接壤。竟无一人污染者。论者叹为儒效。

君以丙戌四月署事。戊子正月补实。癸巳三月十二日卒官。前后在馆陶七载。年七十岁。君为政不矫激。无奇异。唯以近民为宗。不缓为的。用法恕而执之坚。十年操持如一日。陋规可取者仍之。钱漕则规前任十年内至轻者以为额。公事应为者所费不多。则任以独力。巨工则劝谕绅富而已为之倡。至于服食起居。取具而已。通籍之前。故有逋负四五百缗。及宰县。所历多优缺。而身后遗累。顾倍差于初。集寅好贖赠。乃克以丧归。其理讼也。原被中证有一人到案。即受词而遣之。以其词质后至者。莫或狡饰不承也。若情事鞫鞫甚。及须履勘者。亦不过再讯。故事日简而人不扰。章邱至繁剧。半载后。讼减已大半。馆陶后数岁。常旬月无赴愬者。御书役至严。驿骚小民者。论如法。然筹其生计必均必一。故民怀而吏不怨。生平所著述。战国策释地二卷。素问释义十二卷。古诗录十二卷。已版行。自定所著古诗文辞目录付曜孙。去取甚严。命毋得增采一字。纔三四万言。藏于家。

### 治巢琐言

#### 舒梦龄

邑俗朴。民情尤愿谨。巨案绝少。其黠者。往往因薄物细故。藉兴讼端。以拖累为得计。一纸到官。或延数年不结。所以有图准不图审之语。又或鱼肉善良。平空架害。谓之搭台。予于放告日期。必据原呈驳诘。稍涉虚诞。小事杖。大事枷号示众。如两造俱在堂下递呈。即为判断曲直而去。

乡愚计图骗人。多倚年老残朽。或妇人女子。舍命撒泼。以为莫敢谁何也。即少年子弟。滋事成讼。往往怂恿父母妻室。临审搪塞。予告之曰。告状无抱告。或抱告不到不准。临审抱告不到。必令原告拘送抱告到官。始为讯断。如被人告发。则重责其子侄与其亲属。市有富商。乃成巨镇。野有富民。乃为大邑。二者。地方之元气也。然而一家饱暖。千家覬觎。官不为保护之势。必日削日蹙。以同归于尽。缓急何所恃耶。况殷实之户。怕官府诛求。怕书吏需索。怕讼棍簸弄。怕无赖骗害。人即以非礼相加。有忍而受之者矣。其或欺侮者相

循。剥削者不已。于是激而成讼。大抵富与贫讼。贫直者十之二三。富直者十居七八。而聪明之吏多右贫而左富。谓为富者必不仁。抑又偏矣。即如巢俗。卖产后。必索加增。至四五次不等。少不遂意。即挺身具控。或称钱漕过割未清。或指田地界至不明。或内有坟墓以为损伤龙脉。或外有塘堰相与阻绝水道。种种诬害。被告已受其拖累。官又不为之直。有事外花销。过于买价者。甚或旋结旋控。迄无休息。受业者精疲力竭。往往捐产充公而止。又贫户佃田耕种。除牛具籽种外。所有完纳钱粮。修理塘埂。均须业主开销。而纳租不过得十之三四。彼佃户虽苦。已足偿其辛勤。乃不良者。平日既懈其力作。及至秋成。则诡言收成歉薄。恳让籽粒。又或预先获匿。零星巢卖。亏不能偿。遂书立欠租字据。乃愈欠愈多。愈多愈不完。田主莫可如何。计惟退佃。而彼又霸居不去。旁人亦不敢承佃进庄。往往因而兴讼。予任之始。即榜示晓谕。卖产凭中议值。彼此情甘。事后例无加添。恶索者许禀官惩治。田主控佃户欠租。租完准佃。否则立限勒追。追齐仍断离庄。夫以千金之产与人分利。利既归人。而又不能自主。至尽为所吞噬。贫不安于贫。而富者不能保其富。此大乱之道也。地方官于此等案件。少事姑息。则刁风益长。其渐不可不防。

县役分壮快皂捕四班。班各头役十名十余名不等。旧例四人一轮值。值凡五日。值内遇喊禀案。必归该值日头役。他役不能争也。该役当值无多日。往往百计千方。嗾人讦告。其或贿买无赖。指名诬控。控准后。官必差该役唤讯。该役持票下乡恐吓讹索。得钱则诡词延搁。或倩人假递和息销案。其有不甘受诬者。始具诉求审。催禀至再至三。官方立限勒拘原告。而不知原告实无其人。该役无可塘塞。又另雇人冒顶。临审略不置办。惟俯首受责而已。在问官方谓无枉无纵。而被告者已倾家荡产矣。然则欲除此弊。莫如先讯原告。当喊禀之时。坐堂面诘。彼既心虚。而又迫不及防。真假可得之立谈之间。稍涉诬罔。从重惩治。则有所惧而无情之辞自不敢逞。亦使无讼之一端也。

### 治南狱事论

陈寿祺

昔淮南王安言。越人好攻击。固其常。然则闽之械。自汉以来然矣。岂郢与余善等阶之厉哉。细虞构衅。攻杀无已。祸连孙子。殃及乡闾。踰百年不能解。其意似近于公羊春秋之百世复。而用之不得其义。以至此也。然其乡未尝无善士良民。知畏法循理。所以滋难贾祸。以裹胁其众者。不过桀恶数人。为之渠帅耳。又有一二奸宄舞其间。与悍役比。如虎而翼。结以渔利。簸弄以饵官。曰泉之民顽而吝。独械可威劫而货弋也。官谕之旧尹及同寮。则皆曰。彼土风气固然。且大邑廉俸仅千金。而岁费当数万缗。郡伯之例规。幕宾之修脯。驿

传之供亿。贼囚之解送。其用至浩繁。计安所出。非资贿于民不可。资贿于民。则莫械若也。故兹土者。上下内外嚣然惟贿之是图。官所置民壮乡勇。大抵皆市井诸恶少。与悍役日出诃伺民间。一闻某乡械。则鼓掌相庆。否则疾首蹙额。若不可终日。呜呼。宗族乡党。古者所以教之保息联比睦任恤。以厚风俗者也。而杀相寻。至于此极。岂其民独无人心。皆利灾而乐祸者哉。毋亦教化之久不行故也。患已炽矣。而令长又从而鱼肉之。纵其爪牙四出攫噬。民杀人而官放火。是官自为寇而民与为也。冻馁其父母。离散其妻子昆弟。系累其宗族亲戚。水益深。火益热。不糜烂其民不止。呜呼。为民父母者。奚忍而致此毒耶。然而官则告于大吏及人人曰。百姓诚刁悍。虽孔孟复生。莫能教化也。呜呼。民果顽嚚不可教化耶。吾闻往数十年。有史必大者。令晋江。一介不取。每食不过蔬菜。以峻法束吏。以诚求察民情。行之二年。庭无讼牒。泉人至今思之。是岂易民而理者耶。今即不能遽兴教化。顾有简易之法在。曰。但令治狱毋谋贿。捕人毋用兵役而已。凡四乡械。必有期会。非需数日不办。令长能于未发之先。稍察萌芽。登即单车诣乡谕散。理其曲直而禁约焉。善之善者也。其已成者。令亦单车诣乡。随从一二人外。一切胥役民壮乡勇屏不用。呼其父老。与其绅衿。明告之曰。杀人者死。国法也。令不得私且枉。乡有恶子不除。国之贼。亦若之殃也。吾来为若治大狱。锱毫无所取。誓不令一役扰若民。若执倡及杀人者以献。余皆安堵如故。无所问。其非正凶而赂以代者。遣之去。若不听吾言。设易一恠且酷者至。将大不利于若。玉石俱焚。若何幸焉。且若犯国法而亡命不出。是罪再不赦也。圣天子在上。贤大吏在下。岂其为一而法不伸于天下。若何愚也。彼民怵于祸。困于财。若坠涂炭久矣。一旦见良有司之来若此。人人得所依倚。如是则比屋安居。焉用逃窜。焉敢不用命。何犯不可得。何狱不可解。虽然。此其道又在乎豫信。豫信之道奈何。曰。令长始下车。毋受吏赂。毋诛民财。束仆从胥役严。治民事勤。决词讼敏。居是邦也。远邪佞。亲正直。暇则循行郊野。与其父子兄弟询疾苦。劝仁让。相亲犹一家。相视犹一体。民之信之也豫。于是又择其乡之齿长而端悫者。立族正及副二人。如古三老嗇夫。凡乡有不便于民及讼事。族人以告族正。小事族正判其曲直而罢。大事族正自诣县告。或率其人俱至。以俟令长听断。令长有所问。以片纸召。族正亦如之。其人至。则公正廉明以鞫之。忠信慈惠以察之。不烦言而狱已解矣。行之一二年。民无可讼。令长即有缓急。民且争相资助。如三辅之输租于儿宽。山阴之送钱于刘宠。何贫乏亏空之患之有。舍此不务。而以饿豺苛虎为长技。转相仿效。罪浮于盗贼。孽遗于子孙。然而残破。户户颠连。弱者转于沟壑。壮者驱之萑苻。吾恐丧躯陨世。降一夫之祸细。而交激乱酿一方之祸巨也。

## 崇阳客问

缪嘉誉

甲戌仲冬。客至远方。延坐寒暄。甫数语。客曰。先生情貌丰适。而神色之间。似重有忧者。公事耶。抑私事耶。余应曰。十年不见。子于相人书。又多所领悟。而明于观色如此。余下车伊始。办二巨案。不惜多费。夏间山匪起邑。督团防堵。大兵过境。楚勇分扎。支用浩繁。多所逋累。毫不萦心。惟于地方利弊。思补救之。溯自束发侍宦游燕赵。入仕途先后卅余年。历官衙者数十。繁疲不同。风俗互异。要之居官者。以清慎勤为主。勿任性。勿废事。罔不治理。孰意权斯邑篆。半年之久。察其所难。几无措手之处。安得而不忧耶。客曰。先生之忧。公而非私。仆山野人。不识致忧之端。曷详以相示。余曰。首则理词讼。次则严缉捕。与夫勤催科。馭书役。此四者皆非易易。子不厌烦。当从容分晰以毕其词。客曰。词讼似不足窘先生。先生昔宰乐温。父老乡民。至今多称道不衰。金云案无留牍。狱无冤民。古之神君。不是过也。何彼易而此难。余曰。理词讼之法。判是非。辨曲直。以尽父母斯民之心。明以听之。公以断之。委曲体察反复开导以结之。两造悦服。必无上诉冤者。此邦则异是。如修小怨者谋之讼师。情控告。不为准理。则盗窃请缉。别案获贼。则授意于贼。扳诬所控之人。良民受诬。畏见官长。必贿差不唤。原告遂上控以胁制之。批回另票。迟延数月。差囊已饱。再串团内棍衿出头。令其私和赔脏了案。共享其利。而一家倾矣。知之不能救。可奈何。又如捏重情以告人。准理后。被告多系朴民。畏审贿差。比至三月。原告不催。照例注销。告人者逍遥无事。被告费财。反感激原差护庇。不令见官。此真出乎情理之外也。更有捏伤告人。明知非真。先批验夺。乃贿件捏伤。势必补呈伤已成残。原告随指引甲差。百计威吓而鱼肉之。受害不敢控诉。间有聘得讼师。诉出捏伤图搯情事。一见批严。被告呈催。原告永不到案。无从判断曲直矣。他邑控案。一结可了。州民多诈而好讼。数年已结之案。忽起空中楼阁。翻告新案。总不外殴辱残伤估拏肆抢各重情。一经批准。被告到案诉出真情。即拟销案。必致逞刁。或拾伤请验。或扭禀追脏。立即质讯。虚实既分。两造押下取结。原告必逃去上控。从此百唤不到矣。妇女控案。收词时。总云夫病子病。或夫与子被人殴伤。偪逃在外。集讯之下。必系极无理之事。抱告又系极老极幼之人。无从处治。倘若不接呈词。拦舆哀告。勉强批理。总不投审者。十有八九。一纸伪词。冤苦百姓甚矣。又有本不告状。旁有挟仇者。帮给钱文。三四次必求准理。或书役知被告愚朴胆小。可供大嚼。一力怂恿。当堂呼冤。求速唤究。迨至被告一诉。数月并不集讯。比急。反求销票。总称原告远扬。而承票与分肥者各饱。此等控案。比比皆然。劫案难获真盗。川西州县。大率类此。

比差太严。则串原告。指控疑似之人。获案求讯。官知其枉。取保候质。另缉正盗。原告必来力争。不可轻纵。甚至崩角呼冤。不得已押候另讯。或有游供。总言邀劫。半途逃归。未经上盗。邀行者。数名巨匪。而其中杂以良民。非夙有挟嫌。即原告心疑者。真匪不可必得。良民拘之尚易。细心研鞫。毫无供赃。押禁则每多冤死。保店则差必私放。历任所收无质证之匪数十。欲提讯保释。半系曾经上控批回严讯之案。未上控者。甫经提出察讯取保。原告呈词立至。总云放出报复。必被戕害。勉强纵去。定遭上控。原差跪求拏回禁押。日食三斗粟。囚不能饱。圉圉为满。死亡枕籍。历任诸公从未清厘。五日京兆。莫挽颓风。何以处此。民风好讼。原畏官清。公正廉明。何愁上控。今则不然。竟有初控即存不结之心。案中要证。故意漏去。试讯一堂。两造各执一词。必得此证人一质。方成信讞。勒差传唤。定期审结。原告见讯出真情。万不得直。随有引诱上控之人。同赴省垣矣。批回票唤。不敢到堂。比愈严。则控愈上。展转数弓。官必交卸。如不交卸。亦必年终销票。留此案根。换官再告。良民受累无止期。书役多承一票。多享一票之利。竟有控经三五任。未得一讯。当被告数年。从未见官者。理词讼之。难如此。客曰。万春去此不数十里。昨过其地。闻居停主人。道及先生办团丁夜巡法。获盗甚伙。又下乡手擒八匪。并得赃物。皆崇宁劫盗。缉捕甚能。又何必忧。余曰。子闻者。系缉捕有法。岂料所忧者。在法无可施乎。近省州县绅粮。通匪者多。而州属为极盛。西南二乡。几于比户皆是。东北次之。境内劫盗窃发。十案难于一破。半皆窝于大户高楼邃室。茂竹深林。差役知匪在彼。从未敢轻入者。前任派家丁。带练勇。偶至厅堂。曾率死党殴辱。反控抢掠。不为究理。上控告提。委员来讯。归罪差练多事。劝令息结。到此半年。曾选干役。远远踣捕。虽未敢公然抗拒。每于人静夜深。多人持械。送匪远扬。有人指告。恃无赃证。不能科窝匪之罪。虽失主控诉。匪终难获也。再有富绅销赃。箱挑笼。公然赴省。三五日销毕方归。有人知之而不敢阻。差亦不敢过问。前任曾因原报失主。查得赃欲出境。偪差往阻。党与多而差练少。反缚差送究。大肆喧闹。将差枷责。并劝原告宽恕。所以差于盗案。畏绅甚于畏官。销赃劣绅。差更畏之敬之也。然而绅之党匪。不必尽抢劫也。借通会匪声气以保身家。既而报私怨。害良民。多聚匪于家以为爪牙。夜则出劫。日则潜藏。举贡生监。窝匪者十有五六。武举更甚。所以有四大寇。十二大管事。焊子行。党子行。各名目。分门别户。良民畏之如虎。不敢控诉。访查虽真。办不易办。更可怪者。大邑新津灌县温江之匪。我境窝户。引之来州肆劫。彼境窝户。又引州匪往掠。明明知系棒匪。州中无案。差不敢缉。亦不缉。既可渔利。又不得罪绅衿。交互劫掠。案总难破。每到冬令。各匪均赴县。谓之做生意。新正得财而归。愍不畏法也。境内巨



匪。不必系穷而无告者。子弟通江湖。其父兄家族。必先有数纸首状。叙明在外不法。存案免累。批准者甚多。一经犯供。由其父兄家族跟究。到堂有词可措。纵认查有踪。缚送究办。其实捕急则逃。稍缓即归。享劫财之利。竟有因而致富。购良田捐功名者。人遂乐于为匪矣。

匪之名不易查。匪之居又无定。抵任后。按日提在押之盗察讯之。某大耶。某老二。某老五。某老八。某老十。住址又各不同。同行上盗。攒多人。暮夜行劫。分赃各散。岂能一一问其真名住处。内中有误拏者。有差知其误而搪案者。更有知其误而差役藉以生财者。安得秦宫镜。从脏腑中内。考定是非哉。更有汛署余丁。州衙白役。当班偶一入城。无事散在各甲。与匪为伍者不少。官衙举动。一切辄报匪知。支逃出境。差去空回。必告扫通。数年来。有匪破案。而余盗未闻续获。亦从未明正典刑。毫不知戒知惧。由此犷悍攘夺之风莫遏矣。再有劣绅。无端劫窃之案。或毁门入室。或在途抢夺。传讯地约保。毫无知觉。串一二极刁极恶之绅衿。为之干证。票缉则估差赔赃。不赔则公然上控。明知报。而案不能销。差如稍有开罪。虽一二年之久。翻案上控。必待差役私下请托绅粮。帮给讼费。方歇手。考其隐情。或差役唤案。得罪其家族亲戚。借事以报复者。或身通江湖。差获其哥弟。未准情释。送官究办。伊代报复者。甚有差奉票下乡。于旷野人稀之地。令匪剜其双目。折其手足而去。所以差遇假案。甘愿赔赃求和。劣绅恶匪得计矣。缉捕之难又如此。客曰。仆过乐温。闻先生官民相得。九月开局办捐。六十日扫数。后任仿办。亦能迅速。催科自有良法。何忧焉。余曰。蜀中民最急公。津捐年清年款。不独乐温为然。他邑亦多。而此邦公事。则坏于多年未勾稽。弊窦太深。人力莫挽。到任三日。开局接征。查同治八年至今。欠款甚巨。细考致欠之由。创办时未能归一。乃出示三项齐上。匝月完者寥寥。比差笼禁。仍无成数。外间总谓官不便民。不得已稍宽一步。地丁将毕。而津捐疲滞。亲赴四乡劝谕出示。三令五申。又比差勒限。少觉踊跃。而催差禀被殴重伤者。层见出。虽不尽实。而亲身唤到之绅粮。押令完津捐后。释去。反扬言曾受羞辱。必邀人设法上控报复。不半月已数起矣。更有分粮一法。数十两至数两。津捐均不能免。自同治五年起。每年冬令拨散。或一二钱。或四五分。姓同名异。竟有一户而百数十花名。每逢催传。则呈出已完二三两粮名之票。以图欺罔。差知而不言。官查出别有粮名。妄指为已分之寡弟媳。或幼弟孤侄。甘愿代完一二名以塞责。其实尚隐多名。书役扶同蒙蔽。诡计无人指破。官亦无从着力也。再有大绅巨族。其粮名散存各甲。正粮随众完纳。津捐半多未完。无从稽查。户口既多。统一签以催之。以延时日。其实粮差全知底蕴。不敢得罪巨绅。甘受比不辞焉。今岁库款支绌。设法严催。月分九卯以严比较。并查唤未上津捐之户。押令赴局完纳。

惩一警百。岂知巨绅团总。暨好上控之劣衿。延宕不完。百姓观听所寄。一体因循。不得已亲赴四乡。择多年未完津捐之生监。带回押比。初次尚效。再用之。则先已得信支藏。祇以妇女应门。势力莫加。绅衿刁恶。真甲于天下也。催科之难又如此。

客曰。书役舞文玩法。川省皆然。何独忧此。余曰。书役不畏严而畏明。奉斯言为准的。不宽纵。不疏略。刻刻留神。驾驭之。约束之。殊少僨事。今则严既不惧。明亦见欺。有意料不及者。盖书役多世及。亦有更名复充者。舞弊既工。又复万分狡诈。每遇公事。查出弊窦。重惩不畏。如果斥革。不过不见官而已。其助恶饰非。暗中作祟。永为一房一班之蠹。根株莫能拔也。畏责之差尚可用。此地水土刚劣。不甚畏责。而又善于规避。巧于腾挪。初比推病。再比则推下乡催公办案。不过将散役枷责。而正身不到。事过案结。方入衙听事。公事极繁。不暇查旧案补责。巧诈受欺。徒深愤懣而已。甲差承票。先鱼肉被告。谓之下树。果腹之后。再嚼原告。暗令两造回家听传。勒限比责三次。势必改差。控案者两次受累。如不改差。比多次而后传一讯。疲玩日久。从何整顿。窃案百难获二三。比严则获犯窃纵出之贼。禀到求讯。串诬良民。或甲内小窃未犯案者。讯无真赃真供。势必再比。续又禀获一贼。与先获者质。或两下翻供。略加刑则认。或均认同行。仍诬二三良民起意。以供差嚼。官不能分别良莠。照供出票。而良民身家莫保矣。虽揆情夺理。到案后反复推求。多所省释。犹不免株累。而饰言甲差纵匪。已越控十余案矣。塌案之法。计巧万端。被告入城。先令呼冤。假称原告不投审。饬差速送。其实原告到城已久。先请城内总保。本乡团甲。会同书差。拉和了息。如果能了。则铺排被告多出钱。原告少出钱。谓之打扫衙门。分肥各饱。成为流案。倘拉和不了。则串甲保递一公禀。将是非混淆。以不了息者指为无理。蒙蔽官聪。倘察透真情。秉公斧断。两造已服。面认具结。出署则引去上控。终无了期矣。书役畏绅衿。恨愚民。官不理事。则绅衿串差以害愚民。官如理事。而恶盗贼。差偶获真盗贼二三名。绅衿移恨于差。或捏案请究。或翻旧事请革。必须差仍如前任时。永不敢缉真盗贼而后止。州尚有能办事要体面数差。已遭上控数纸矣。抗捐绅衿。半系庇匪之人。差不催捐不捕匪。尚可相安。设使勒限票传。必遣子弟雇工持械痛殴。反敢捏告扫通。历任以差为多事。又见劣绅多名扛帮之禀。总以模棱了事。不究不办。遂致实心任事之差。亦甘听劣绅指挥。不遵官谕。疲玩已逾十年。根柢甚深。不能振作矣。吏役害民。人所共恨。为地方官。而见好于书役。决非良吏。苛刻搜求。立毙其命。亦失政体而乖天和。临事时不纵容姑息。尚难必其奉公守法。此地风气尚严。书役小犯。加倍惩治。而夙有嫌怨之劣绅。必纠党联名力攻。考其词中。有诬良酿命等事。查案全虚。亦有联名

代恩施恩者。是非莫定。书役与绅衿有两不相下之势。又有联为一气之时。操纵之间。非久任不能自如也。馭书役之难又如此。客闻斯言。默然者久之。嗟叹而退。阅十日将别。携一册来辞曰。先生所谓难之又难。既已闻命矣。以先生才。尚迫于瓜代。不能展布。而切隐忧。仆虽不文。随笔叙所问答。愿留以赠新令尹。倘继先生励精图治而补救之。亦彼都人士之幸。笔削后。还之。伊又手缮一帙。留置案头而去。客庞姓。字悦民。富顺人。由滇省军功。保府参军。曾以岐黄学请益于余者。

#### 札饶州府密查鄱阳县催科收呈等事由

吴文镛

据禀及另单均悉。所称李令完解二十二年额赋。现已共解二万七千两。数目错较上年奏销时完解二十一年额赋二万两。数目亦不是实多解银七千两。云云。此语误矣。凡比较钱粮。须按实征数目核计。其中有蠲缓未蠲缓之别。必以分数之盈绌计算。不以银数之多寡计算也。查鄱阳县二十一年丁耗额银四万八千八百余两。内除去缓征银七千八百余两。奏销时。该县完银三万三千余两。是以开参未完仅一分四厘四毫。计银六千九百余两。今二十二年丁耗额银四万八千三百余两。却无缓征。奏销时。该县已完至三万六千余两。而开参未完实有二分四厘八毫。计银一万二千余两。比较二十一年奏销时完欠分数。实少完一分四毫。实少银四千余两。不然。岂藩司竟揭参错误耶。今统计该县参前参后所解银两。核扣分数。较二十一年奏销时未完一分四厘四毫之数。仅仅相等。该府谓其较上年多解银七千两。此必系该县掩分数。着银数。谲诈欺朦之论。特以愚该府耳。该府为其所愚耶。抑明知而将以愚本院耶。误矣误矣。至江西地方。催科较难。事诚有之。然地方官本系极难极苦之官。本非令其高居享福也。禀内所云衿棍包抗一层。当思所以绝其包抗之缘。非徒拘押责令之所能为功也。又图差串蔽一层。当思所以撤其串蔽之障。更非仅比责之所能了事也。即如禀内所叙李华曜一案。既无术使之清完。徒多一番看管保释。是于事无济。而滥押无辜之声四播矣。此其不善者一也。又石鸣祥一案。既获石鸣祥到案。当一面不带多人。亲赴其乡。逐一晓谕各新户。示以顽抗者现须究办。守分者急速完公。民心或可感动。而徒付之押追代催。试问能如愿而偿否耶。此其不善者又一也。又程汉芳等一案。尤谬。如谓民不畏法。何以闻拏投案。其纵令妇女拥轿滋闹者。必系该令携带数十百人。簇拥前往。自谓能约束不扰。其实究难免于滋扰。即使无扰。而人杂言庞。已予百姓以索饭钱掠衣物种种借口之端。临时之无可如何。皆先事之尸居余气也。此其大不善者又一也。此案仍须严追究办。毋迁就以长刁风。据禀既有三案。其它类此者当不胜枚举。人言有自。官谤非诬矣。至图差粮差。既有乘机需索之事。乃区区以一纸告示了之

。此掩耳盗铃之为。何益之有。须将此等害事之差。用重枷枷号。亲带赴被害之乡。用高脚牌大书事由。鸣锣沿村游示。使良善者知蠹欲不必填。正赋不容缓。包抗者亦知狼狈之计无可施。将一村感而各村传播。一乡动而四乡响应矣。总之官与民不可不谋面。杜差役之蔽塞也。官与零星小户尤不可不谋面。杜衿棍之蔽塞而播弄也。前人有大堂设锣达民情之事。急宜仿效。不独可使鸣冤。即完粮亦令鸣锣直达。官为亲收。官有下乡出署之时。则派定或亲友或家丁或书办代收。择人善任。在官之好为之。务令随到随收。随给串票。须使百姓赴公堂如归家。见知县如家长。将一切门丁书差壅遏苛索名色。衿蠹所举似以恐吓乡愚者。扫而空之。如是而谓民犹顽抗如故者。必无是理。

如是而后择一二刁劣衿监。持其实据。严究痛惩到底。庶几威立惠行。公事不期集而自集。劳于始而逸于继矣。语云。琴瑟不调者。必改弦而更张之。处此民俗顽抗之区。加以差棍盘互之久。惟有实心振奋一番。平时与民有休戚相关之意。临事有开诚布公之怀。耐烦耐劳。唇焦颖秃。庶可挽回八九。寓抚字于催科。非老生之常谈。乃能吏之快捷方式也。不此之务。徒恃出票比差。严拘酷押。是适启蠹贪。足滋民怨。迨劳而无功。而曰民之顽不可化也。书差之锢弊不能革也。则此亦弃材而已。岂复可忝然为民父母耶。再据禀该县尚无收呈撤呈自由之事。或在书役手中私营销灭。则不可得而知。此大谬之言也。呈词本不应由书差传递。而不可得而知五字。岂能为该令解免耶。知县者。一县之事无不知也。近在衙门之书差。如此作弊。而得以不知卸责耶。书差敢于假威肆虐。该令之昏愤糊涂可见矣。仰该府即将此款严切查明。穷追究惩。另行具详察夺。毋迴护。毋延玩。切切。又据禀该令用度俭朴。恐有过于节约之处。是何言欤。俭以养廉。但虑不及。不虑太过。该府若持此意率属。则见之左矣。察吏安民。本院责无旁贷。而所恃以考成者。各郡守也。该府素着贤能。迥超流辈。故不惮缕批示。为李令言。兼为各县示也。仰即约举通飭。倘有迂阔视之。而不为者。此无可教诲之劣员也。当揭参之。其或见有不及才有不逮者。当晓譬而策励之。以观后效。肃官方。始可以厚民风。本院有厚望焉。毋忽。此缴。

东湖县禀呈酌议条款批

胡林翼

所议八条均悉。第一条捕蝗尚有条理。第二条清查江面。所议钉牌编号。不准荡走搬匿。一人有犯。众船连坐赔赃。办事尚属有法。第三条团练。知团练之益而不知其害。知其法而不知其行。法全在访举人才也。大抵团练一事。流弊最多。而御侮打仗。实不可恃。国家养兵养勇。束以队伍。重以口粮赏。然将不得人。尚不得力。况驱乌合之民以言战事。是谓弃之。其平时团首。藉事

敛钱。恃众逞凶。又意中必有之弊端。此件应先访求正直廉洁之人。为之团长。盖得人则有益。不得人则有害而无益。该令未能见及于此。而仅言办团。终无当也。第四条保甲。此守令第一要政。第一善政。然阅条款内。有门牌而无册籍。是奉行仍不以实。册籍之法。应分都分图分里。首列地名。及道里之四至八到。继列户口之详。并田亩粮饷户柱邻右。十户择一人为之长。百户千户。又择一人为之长。二人为之副。不可仍设保长甲长名目。恐官吏视若奴隶。则正派质朴之人不愿为官役也。此册奉行果实。置之座右。则钱粮刑名词讼案件。悉本于此。悉以此为准绳。不下堂而一县之事可理。若仅于茶坊酒肆私访。抑末矣。第五条清厘社仓。行之以实。图之以渐。当可弥补。实有益于民生。第六条清理积案。甚是。其票限章程亦是。官能勤于听断。不纵差役。不累百姓。是教民养民之精实功也。随案可以教民。案到即了。民无拖累。差无讹诈。是即养民也。七条贡院。应办之事耳。不足为思议。亦不足算事功。八条交代。是紧要之事。必应赶紧办理。总之。吾辈既忝颜而居士民之上。便不当谋利。如欲谋生。则天下可以谋生之途甚多。何必借官而谋及其私。此一说也。又大乱之后。必须明其政刑。姑息因循。实足误事也。手批以质是非。批到仍切实思议禀复。

#### 麻城县禀陈地方情形批

胡林翼

所言以休养生息为实心。以团防坚壁为急务。颇见心思。而尚未精实。休养生息之道。须先严禁书差。及凶恶棍徒。刁健讼师。举凡扰民生诈民财之人。必期雷厉风行。明敕刑法。然后民生得所养。民力得少息也。官长必须日夜勤劬。心力交瘁。视民事如家事。视民间田里树畜盗贼词讼之小事。如创深痛巨附骨剥肤之大事。官劳而后民逸。吏瘦然后民肥。乃合于休养生息之本义。尤必劳民乃能爱民。必教民乃能养民。乃合乎休养生息之精义。古之从政者。率作兴事。日昃不遑。不为俗吏之旷废时日。亦不为名士之清谈高远。若以废事为省事。则谬以千里矣。碉卡已成。坚壁之法。已具梗概。惟在行之以实。持之以恒。得民心乃能用民力。得士心乃能得民心。应日夜访求正士。随时接见。咨询地方事理。余昔守黎平。延见士类。及椎结苗头。以保甲册籍为团练张本。自朝至暮。口不绝音。其士类来见。或坐或立。其苗头来见。或赐以酒食。令其据地席坐。均详询以民情地势。使各得尽其意而去。俗人畏见士民。疑其请托。否则谓为褻尊失体耳。夫公事准其直陈。私情属托。假公言私。何难立破其奸。坐堂皇以申法律。至褻尊失体之说。尤为鄙俗。吾视天下公卿至于黎庶。其贵贱亦正相等。不因亲民而贱。不因简傲不亲民而贵也。今日官吏。日与役处。以差胥为腹心爪牙。其果自贵也耶。该令心地质直。口舌木讷。其器

量迥非俗吏可比。惟德慧仁术。办事条理。尚须努力自勉。精思刻意。以自淬厉。至守碉卡应以乡兵。守城池应以官兵。我且简派官军来矣。

### 复应山县吴木斋书

胡林翼

所禀均有心思。若再阅历有年。便是大有条理之才。以其质地本朴实也。应山之士民。习见官之无耻。遂自忘其耻。习见官之不廉。遂自忘其廉。百年痼疾。岂一旦所能挽回。来书以寡廉鲜耻。习与性成。浑括一县之士民。斯言也抑何不仁之甚。夫士民之风俗。在父母斯民之转移。果能随事随时。谆谆教诱。则天良具在。自知感化。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互乡难言。孔子进之。此古今不易之理。特必宽以岁月。行之以渐。持之以恒。乃有效耳。独是积弊州县。贪吏在官。则劣绅与官一气。集事转易。乍以廉吏为之。水火相搏。转不能集事。然此亦古今恒情。天下通病。昔子产治子南之狱。始右子而逐子南。以子之宗强。而子产之为政日浅。令有不行也。继而并诛子。一事而前后异词。子产盖识时务之俊杰矣。孟子所谓操心危。虑患深。德慧术知者。殆即指此。作官久。临事多。则昔年所读之书。均思之有味。吾子其体验物理人情。以施于政事。始患其捍格。终必涣然冰释。油然理顺矣。又此时宜急访正派士民。加以恩礼。德必不孤。德亦必不可孤。试深思之。

### 拟与凤阳守令书

管同

某家居省会。侧闻江淮守令贤者。独凤阳诸公。心事卓犖。不与辈等。近者北游河洛。路出明公宇下。窃见桑麻被四野。老幼连袂讴吟。恍然与乡所闻合。幸甚幸甚。顾其闲犹有疑者。不可不告。凤之为郡。为河洛江淮咽喉要地。土旷而人众。悉皆强悍刚猛。轻死生。不循法度。又当明初王侯将相半出其乡里。其人持是自矜诩。尝悍然有跋扈飞扬之志。十余年来。凤台康氏。宿州民。相继作乱。其人皆凤人也。近者元恶大憝虽绝迹。刁悍之风常不变。当某居省会。固已微有所闻。顷且一一亲见之矣。经曰。除恶务本。传曰。无使滋蔓。蔓。难图也。守令于百姓。不惟审曲直。听断于一时。其于凶民。固当绝其本而防其蔓。今明公为治之道。不下古人。独于凶民。未闻为豫防之计。非明公智力有所不足。亦以为是不足畏。而祸且未发耳。天下之忧皆成于不足畏。而天下之祸皆蓄于所未发。使人人见为足畏。则愚者知防之世。岂复有败事。而祸惟不发。发则岂复可言哉。今凤之凶民。某所亲见者。纳白刃中。坐酒肆。片言相搪突。推案而起。拔以从事。甚者养巨寇。集匪徒。称霸于一乡。官吏畏栗缩。束手不敢一问。若是者。皆不得谓为小患也。天下属极治。又得如明公者数辈。落落然参错一邦为牧伯。此曹子乘坚驱肥。鸡走狗为乐。一旦小有

风尘之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起而云应者。皆是属也。其为可惧孰大焉。昔周武王诰康叔。执拘饮归于周。予其杀。而周礼大司寇有治罢民之刑。盖先王惩凶防乱。其重如此。夫奉法者。守令事也。用法而恒得法外意者。循吏之为也。赏一以劝百。罚一以惩众者。政之经也。伏惟急除恶之思。谨滋蔓之戒。体康诰周官之义。防康氏民之起。杜斩木揭竿之萌。以安良民。以全善政。夙人幸甚。天下 国家幸甚。

### 与李永州书

姚莹

海颿先生阁下。计到永州。已逾三月。政教被于所属。恩德洽乎士民。声施之美。卓越南土。湖南偏远。永又边郡。界近粤西。民风自尚醇朴。政刑亦当清简。以阁下经济文章。措施而润色之。上下之间。德业贞庞。庶几获名儒贤者治乎。方今天下生齿极繁。游食日众。物产雕敝。风俗猥偷。向所称富庶之邦。皆疲困不可支。惟赖此数郡县。犹为 国家保留元气耳。海内承平久矣。人心静极思动。亦必然之势也。幸 天子圣仁。宵旰民事。内外臣工。皆循循谨慎。无敢纵佚。然土宇太广。财力竭耗。西域甫一用兵。中枢已形竭蹶。况四方水旱偏灾不时。安危祸福之机。岂不在于今日耶。夫天下治安道在守令。守令者不但为 朝廷牧养黎元。供其租赋而已。民间疾痛之浅深。良莠之错杂。见闻亲切。然后措施得宜。故当弭乱于未形。防忧于先事。此其为用甚密。变动不常。惟在乘机因势。岂彼此可以仿效。法令所为绳度哉。虽然。有八事焉。一曰结人心。二曰明威信。三曰蓄财用。四曰备凶荒。五曰安游民。六曰戢盗贼。七曰缮城隍。八曰辑文武。此八者。当今之急务也。窃见当世贤有司。亦尝孜孜讲求吏治矣。而公私名实之间。犹不能无憾。如劝农桑。兴水利。行保甲。励操守。何尝不善。然以云救时济世。则为迂阔而不切于事情。固知此事非可以浮慕虚名者耳。且世之言治者。至于湖南。莫不以苗疆为重矣。自仆观之。苗民固当无虑。所急者仍在汉民。何以言之。苗性愚直无他。惟汉民侵陵而鱼肉之。或有司驱迫不堪。斯不得已而蠢动。苟非至极。固甚安也。惟汉民奸黠百出。自非威爱并施。固难保无叛服。此则所当措意矣。凡吾之言八事者。皆以治汉民也。汉民治。而苗尚有不安者乎。阁下仁怀义质。素重江东。治绩之美。大吏又已扬之于 天子股肱。今者降屈典郡。诚非所宜。然区区所欲进于左右者。则以时事孔亟。即使阁下复监司。秉节。与众贤守令讲明而切究之者。舍此八事。无他术也。

### 谕七百社家长

姚莹

谕某社家长某某知悉。日者以尔等频年械。困苦已极。本县深念尔等隐曲下情

。莫能上达。特颁明示。停拘捕。选绅耆。使为尔等解释怨仇。共修和睦。月余以来。四境风顿息。绅耆回报。所有四路各乡社历年起衅之由。及构祸以来残毁死伤之数。除经报验有案者。听候缉凶究办外。所有彼此焚毁之庐舍。残破之田园。困苦无依之孤儿寡妇。皆议令两造互相补偿抚。各社子弟。皆已愿受拘束。又各社家长。入城来见者。七百有余。经本县一一询访。并剴切劝导。且赏以酒食。莫不欢欣鼓舞。感激遵奉。如解倒悬。如救饥渴。本县察尔等皆出于至诚。尚非阳奉阴违之比。甚喜尔等改过自新。能亲信其上。而和辑其下也。兹特颁给札谕戳记。准尔某为某社家长。约束子弟。理某社之事。以某某为之副。与尔禁约。四条而已。一不得械抢虏。查械抢虏之故。大约不过数端。除夙仇旧怨。业已解释外。其新事者。或妇女口角。或打伤牲畜。或践踏禾苗。或索讨钱债。或侵占田园。仓卒而起。地方文武。所不及知。惟尔家长知之。苟及时谕止。可以立散。今与尔约。尔与族人约。自兹以后。子弟有不甘心如上事者。不得擅自相争。必先告尔本社之中。尔即理处之。如两社。则彼此家长共议之。不决。则请社家长议之。再不决。然后控诉。倘子弟不遵。则会集族众议于祠。其擒而解官惩治之。如此则事无不理。而械可止矣。二不得疏容盗贼。漳郡盗贼之风。历称猖獗。或白日伺劫于中途。或聚众肆劫于黑夜。其所以猖獗无忌者。皆以尔等强社大族。子弟穷苦者多。不能安置约束。任听召集匪徒。日夜往来。家长漫不稽防约束。而兵役又因社强大。不敢轻往缉捕。此盗贼所以无忌也。今与尔约。尔与族人约。自兹以后。责成尔等。稽防本社子弟。毋得聚集匪徒。倘日劫于途。则就所劫之地。先罚家长照数赔赃。仍勒令拏解盗犯。其夜劫于城市。或乡村。则追跣盗踪所入之社。罚家长照数赔赃。仍勒令拏解盗犯。如此则匪类无所容。而盗贼可息矣。三不得抗欠钱粮。龙溪钱粮额数最多。甲于他邑。而抗欠之风。亦甲于他邑。或贫户失业而欠。或小户逃亡而欠。甚或田业富饶恃其族大丁强。粮胥莫敢如何。而有心抗欠。或抗欠十余年。至数十百年。未尝惩治。实堪痛恨。彼所恃者。顽悍之子弟耳。今子弟皆守吾法。彼复何所恃而欠乎。今与尔约。尔与族人约。自兹以后。核明有粮之户。开列清单。协同粮胥督催之。有不遵。即指名稟闻。本县亲往问其抗粮之罪。尔若扶同徇隐。即惟尔是问。尔固不必为此豪富不仁者累也。四不得庇匿被告。龙溪词讼之繁。甲于通省。自本县观之。大抵新案少而旧案多。非尽案难结也。或以有告而无诉。或有诉而空词抵饰。临审无人。故一钱债而控或经年。一田土婚姻而控延数载。其坟山命盗之案。则数十年而莫能结者。比比皆是。其情虚者。半由恃其强大而不屈服于弱小。其理直者。又惧未能审结而先受羁累于无穷。所以或任控而不诉。即诉矣。宁逞辩于讼师之笔端。而公庭不一至。今与尔约。尔与族人约。自兹以后。尔社有被控告者。



本县飭差就尔先行察覆。一面即带被控之子弟赴案。随到随审。随审随结。或未能即结。其案小者。仍交尔带回候讯。不交差押。其案重者。有罪。可援自行投审之例。稍从末减。无罪。立即讯明摘释。交尔保回。如此则无枉累羈候之苦。尔又何所惮而不为哉。

以上四条。简而不烦。便而易行。本县所责尔者如此而已。其它繁文条教。不以烦苛尔也。嗟乎。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矧尔等年长朴诚。经通族僉举。出受吾教。则非不习事者。即尔族众亦岂尽愚顽哉。其所以比年者。特莫为之主耳。今日以往。吾为尔主。尔为子弟主。子弟之枉曲。尔为直之。尔之枉曲。吾为尔直之。要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则尔于一社。犹一家一人也。吾于合邑千社。亦犹一家一人也。岂不美哉。

### 答李信斋论台湾治事书

姚莹

阁下两知晋江。贤能懋彰。近移台湾。实海外黎元之幸也。乃摛词下逮。盛执谦冲。淳然以此邑之张弛。施措之后先垂问。恧之余。转增局踖。顾莹于此邦。有旧令尹必告之义。不敢自外。谨竭所知。莹闻善治国者。如理一身。必使气血流通。官骸运动。乃可以无病。苟一支一节。气滞血凝。则病作矣。然投剂者。又必审其秉体之强弱。与受病之浅深。量酌而用之。故有同病而异药者。其奏效一也。又闻为政在乎得民。而得民者必与民同其好恶。阁下由泉州而之台湾。台湾民半泉州人也。泉州人之为病。与其好恶。既习知之矣。若台湾人之为病。与其好恶。容或有同而异者。是岂可以无辨乎哉。今夫逞强而健。轻死而重财者。泉州之俗也。好讼无情。好胜无理。擄蒲女妓顽童榔鸦片。日寝食而死生之。泉州之所以为俗也。台湾人固兼有之。然而台湾之地。一府五厅四县。南北二千里。有泉州人焉。有漳州人焉。有嘉应州人焉。有潮州人焉。有番众焉。合数郡番汉之民。而聚处之。则民难乎其为民。一总兵。三副将。水陆十三营。为督标。为抚标。为水提标。为汀邵。为延建。为长福烽火。为兴化。为诏安。云霄。平和。为金门。同安。合九郡五十八营之兵。而更戍之。则兵难乎其为兵。民与民不相能也。兵与兵不相能也。民与兵不相能也。番与兵与民不相能也。其日错处而生隙焉。势不能免。则安抚而调辑之者。难在和睦。台之门户。南路为鹿耳门。北路为鹿港。为八里坌。此官所设者。非官设者。凤山有东港。打鼓港。嘉义有笨港。彰化有五条港。淡水有大甲中港。椿梢后陇竹塹大岸。噶玛兰有乌石港。皆商艘络绎。至于沿海僻静。港汊纷歧。多可径渡。不独商贾负贩之徒。来往不时。居处靡定。其内地游手无赖。及重罪逋逃者。溷杂沓并至。有业者十无二三。地方人工。不足以养。相聚而为盗贼。为奸恶。则所以稽察而缉捕之者。难在周密。内地之民。聚族而居。众

者万丁已耳。彼此相仇。牵于私。无敢倡为乱异者。台湾之民。不以族分。而以府为气类。漳人党漳。泉人党泉。粤人党粤。潮虽粤而亦党漳。众辄数十万。计匪类相聚至千百人。则足以为乱。朱一贵黄教林爽文陈锡宗陈周全蔡牵诸逆。后先倡乱。相距或三十年。或十余年。虽不旋踵而灭。然杀官陷城。生民涂炭。兵火之惨。谈者寒心。糜 国家数十百万之金钱。劳将帅累月经年之战讨。而后蒞事。人心浮动。风谣易起。变乱之萌。不知何时。其难在守常而知变。凤山之民狡而很。嘉义彰化之民富而悍。淡水之民涣。噶玛兰之民贫。惟台湾附郡。幅员短狭。艋舺通商。户多殷实。其民稍为纯良易治。然逸则思淫。一倡百和。官有一善。则相入颂悦服。官一不善。则率诟谮而为奸欺。故举措设施。其难在有德而兼才。凡此皆邑之病也。知其病而药之。则投剂必有其方矣。虚者补之。毒者攻之。捍格而不入者。和解而通导之。虽扁卢无以易此。夫子所谓与民同好恶者。非为苟安之政。一切姑息也。其民既浮动而好事。非严重不足以镇靖。锄强除暴。信赏必罚之谓严。事有豫立。临变不惊之谓重。威以震之。恩以结之。信以成之。大要尽于此矣。民恶盗贼而我严缉捕。民恶匪徒而我诛强横。民恶狱讼而我听断以勤。民恶枉累而我株连不事。其同民之恶也如此。民好贸易而我市廛不惊。民好乐业而我闾阎不扰。民好矜尚而我待之以礼。民好货财而我守之以廉。其同民之好也如此。宽以容奸。而有犯必惩。惠以养士。而非公不见。调和营伍。平心以臻浹洽。亲接贫贱。广问以达下情。防患于未萌。慎思以明决。文武同心。官民一体。则血脉自尔流通。百骸无所壅滞。尚何病之不治哉。

上严少韩邑宰书

吴敏树

敏树夜读望溪方先生之文。爱其送冯文子序。所论州县之为政者。以为水土之政不修。而民罢死于水旱。两造悬而不结。而民罢死于狱讼。至哉言乎。其于时弊切矣。虽然。狱讼易知也。若水土之政。则非今为吏者之所能尽心也。就令知之。不过大水大旱而已。至于百姓之所缓于平日而急于临时。甚至戕生兴祸以坏其业者比比。而为吏者弗闻。亦由生其土习其俗者莫为言而闻之故也。敏树用是悚然。窃思吾仁侯之在吾县。若狱讼即投状时审问。除其黠且伪者。其准讯者。限期讯之。而民故自以不冤矣。至于大水为灾。按其顷亩。皆与陈报于上。俾得减豁钱粮。邑民之受赐亦多矣。惟是堤垵宜早决者。早完者。相其地宜而备之于前。则又非侯之所及为。而非不知为之者。虽然此犹事效之已见者耳。若夫山村塘池溪堰之处。水有定系之田。按田而均用之。宜可以无事矣。而一遇旱年。则杀人之报于县堂者。日常有之。而以争骂詈日哄于里闾。费钱财以鸣里人。终莫之解。而怨仇相寻者。又不知其几也。鄙生往尝病此。

思为已乱之谋。莫如就平时查定。而为之图册。藏于亭保之所。立碑水上。张之人人耳目。俾各知其有分而安之。盖田有正水。有羨水。有上荫。有自落。问之老人。按之形势。较然可知也。尝欲试行之。而人有异心。莫以为急。又行之一处。而他方不同。其法必不能久。欲以告于官。而官无留心在民。下人而愿闻此者。是以迟迟也。仅于敝村设立司水之夫。俾按田收放。庠水必以告。而稽其人数。岁收少谷资之。而为利已不少矣。今侯之为官也。志逮乎下。不存乎上。欲利民而不专考成。故敢以私布之。侯之于吾县。权也。又将以迁代去。此事非真任岁月而为之。法不能定。他日侯及他县。忧民之灾旱而息其争乱。殆无切于此者矣。又乡民搬演小戏。终岁不休。误工作。启淫乱。尝以请于侯而禁之。而未及一县也。卡河阻禁。留谷阻荒。遂为大害。不知高价招商之为利深也。糜谷造酒。荒年尤忌。未暇预筹而制其例也。洋烟公行。里有呼吸。纵之则日弛。禁之又不免多扰而无益也。轻死诈吓。族众抢殴。狱外增狱。而莫知忌也。聚赌逞博。媒盗之阶。而莫知惧也。浸淫小窃。里有罚议。而莫能竟行也。屠牛卖食。盗迹所藏。而莫能察也。恶佃抗租。据庄不出。而惮于上闻也。牧场分地。放牛无限。致成械。动兴大狱。而莫与知清治其原也。此县案之尤巨者。牧地侵寻日久。查定实难。欲清械。必重祠规。严军器。而断拳棒。方可救之。凡此皆可以方先生之意。推而得之。而莫之为者。往年沔阳黄公。当伏莽间作之时。曾颁有家法刑杖之属。令族大者得请行之。而请者不多。官亦不督。久之便坏。殊为可惜。敏树妄意及此。谨以献于吾侯。如刍蕘可采。愿留意存之。吾邑幸甚。湖以南他县又幸甚。不宣。

#### 覆吉安文太守询泰和地方情形书

沈衍庆

窃职一介庸愚。谬膺民社。迂疏寡效。倍切悚惶。月前晋省肃谒行辕。面承钧诲。蒙宪台有睟其容。殷殷下问。饬将地方情形详述。仰见体 国忧民。实心实政。祇聆之下。钦佩难名。兹宪台下车伊始。风声所树。妇孺周知。职虽不敏。敢不勉竭刍蕘之一得。稍酬图治之盛心乎。伏思泰邑界连五县。水陆冲途。狱讼纷繁。治理非易。近来疲敝情形。日甚一日。病根由于钱粮之积欠。详查积欠之故。缘民间风俗。买田者多不收粮。卖田者多不过户。买主贪图便宜。每年贴卖主费若干。谓之协纳钱。较自完之数差减。卖主利岁收协纳钱。随即花用。钱粮竟置不问。甚有田易数主。粮仍原户。岁月久远。子孙不知田亩。坐落何处。此过割不清。产去粮存之病也。一家之粮。分作数户。或数十户。虑官挨查。止完一二户搪抵。余户狡不承认。邑以五乡。分作八都七十二图。每图又分数十支图。有业在此都。户属彼都。有户在此图。人在彼图。知其人不能知其户。查其户无从查其人。又或户粮积欠既多。贿属册书窜改图甲。

难以勾稽。此故意隐混。花分诡寄之病也。庙祠公堂之粮业。轮管则侵用。共管则瓜分。或将众户钱粮。洒派各房。一经查催。互相推诿。展转无着。此业无专主。轆轳悬宕之病也。科则庞杂。畸轻畸重。推收无准。或田多粮少。或田少粮多。新垦之土。未报升科。冲荒之田。未获开豁。或有粮无田。或有田无粮。此赋役不均。紊乱颠倒之病也。病根不除。弊端因之百出。书吏则埋封侵蚀者有之。留串苛索者有之。差役则贿纵包庇者有之。交征分肥者有之。劣衿顽户则把持兜收者有之。逃匿刁抗者有之。县官迫于奏销之限。不得不下乡亲征。而地方辽阔。难以周历。或请委员分催。或派家丁游征。究之多一层骚扰。多一层剥削。于公事仍无起色。且既有游征名目。乡曲益互相观望。间有愿投柜完纳者。亦必阻止。令其留待汇缴应限。如一处未到。则一处竟分厘不完。且粮无的名。官既难以查实。差役需索未遂。每混指粮户为欠户。以一村一甲之欠数。朦禀官长。责令包赔。代完者不必欠。的欠者可不完。弱者李代桃僵。强者逍遥法外。以致或铤而。或讦而讼。丛脞纷纭。愈无底止。尤可恶者。旗丁借口运费。钱粮多不破白。以暨二都之固陂张姓。三都之灌溪匡姓。寺下萧姓等村。族最大。丁最繁。积欠钱漕。动至盈千累万。差役不敢临门。官亲催征坐守。仅以一纸限状搪塞。或完些须了事。若带领差勇拘拏。则抗官殴差。拒捕夺犯。或男丁躲避。妇女泼抵。其次大村庄。亦多闻风效尤。将欲禀请调兵严惩。又恐激之生变。自蹈办理不善之咎。以故相率因循。毋动为大。民气益玩。逋欠益增。虽有聪强州县。亦觉其气易阻。其神先馁。即或精勤淬励。不畏难苟安。而地广事。一切情形。非期月不能周悉。非再一二年不能驯治。治徐图整顿。甫资经理。而处分届限。下考频书。幸者获量移。否则坐待降调。尚何暇课农桑而兴学校。如古循吏乎哉。

而且讼师地棍。知官之势难兼顾也。放胆峻诬。互相剔剔。故案牘滋繁矣。猾吏蠹差。恃官之万难久任也。乘间舞文。逞权匿案。故事多沈搁矣。良儒抱屈。待质需时。则拖久而怨讟沸腾矣。坟山地界。履勘无暇。则争起而酿成命案矣。官与民为仇讎。敲扑拘追。几无虚日。民视官如过客。条教号令。漠若罔闻。且夫催科抚字。功实相因。抚字弗尽其道。固难徒事催科。而催科未举其纲。亦岂能空谈抚字。孔子曰。欲速则不达。子夏曰。君子信。而后劳其民。盖民风土俗。刚柔异宜。治本治标。缓急殊术。次第措施。渐摩化导。要非积久不为功。今地方之疲敝。风气之败坏若此。积习已深。实无速化之术。职愚昧窃以为州县之治民也。如医者之审疾然。人病噎格气闭。必先宣其阴阳。去其否塞。呼吸通顺。而后可徐进饮食。调剂复元。否则投以参苓。亦呕逆而不能下。又如女红之织布帛然。必先条分缕析。经纬栉比。而后可施机杼。否则头绪棼杂。虽有巧妇。难成尺幅。孟子与齐梁之君言仁义。而于滕则谓仁政必

自经界始。故以今日之泰和而论。欲破除痼弊。非正本清源不可。正本清源。非清丈田亩不可。然其事委曲烦难。任大责重。需费甚繁。用人匪易。职自顾挟持无具。深恐能发而不能收。未敢轻妄申请。待罪以来。披星戴月。竭蹶奉公。案无巨细。随到随讯。讼棍贼匪。亦俱认真惩办。编造滚册。严催的欠。期去其太甚之弊。仰荷福庇。地方公务。幸尚平顺。惟是张皇补苴。缺陷滋多。清夜自思。抱歉无地。欲图久安长治之效。端赖宪台有以振作而更张之耳。再豁免者 圣朝旷典。超越万古。顾古之患在恩少。今之患在恩多。以浩荡破格之 皇仁。而无知小民视为十年常例。先期希冀。固结于中。牢不可破。以欠为智。以完为愚。旧欠甫除。新欠又积。如前所云侵蚀包庇兜收诸弊。一经蠲免。万无破案。奸蠹恃以逞恣。赔银报完。而官益困。挪垫摊补。而缺益累。此弊之隐于无形。职所不敢言。而又不得不为宪台一陈之者也。至若盐食为日月所必需。额引为岁课所从出。当此岸销疲滞之时。又值制用孔亟之日。天良具在。敢不力求疏销。而无如引地与例食粤盐之赣属毗连。兴国人民。多以贩私为业。肩挑背负。需本无多。而获利较厚。卑县设有白羊坳北两卡。文武员弁。非不昼夜缉拏。然利之所在。小民趋之若鹜。有向来人不到之处。悉为私贩之所经。此拏彼窜。诡秘多端。偷漏甚易。势不能逐村逐里。置巡拦。而私径要隘。粤淮界地。又多犬牙相错。侦获挑运必由之路。该处奸民。反以越界妄拏为词。挟制兵役。现奉文飭会添设卡巡。亦恐徒滋烦扰。无补淮纲。且大伙私梟。兵役不敢迎捕。每岁报获者。不过小贩零盐。营生糊口。况兴邑地瘠民贫。风气犷悍。一旦夺其资生之计。不流为盗匪。即铤而走险。道光十八年角江口戕杀郭千总之案。可为明证。此缉私之难收实效也。

私充则官引阻滞。引滞则商贩裹足。卑县额销淮盐三千三百五十一引。向无官盐子店。祇油烛杂货各铺零星搭卖。资本甚微。旋开旋辍。几至片引不通。朱前令设立官局。备价赴省埠及吉郡买运。又于三八告期。呈词一纸。领盐一包。嗣历任各令。循旧办理。销数互有增减。总不及十分之一。缘私盐价贱色洁。而觔两有余。官盐价重色杂。而觔两不及。势已两不相敌。况私贩沿村踵门。随时可以賒取。或谷物交易甚便。官盐局设城中。穷乡僻壤。转运维艰。且非现钱不能买。小民贪利。锱铢必较。故相率食粤而不食淮。职前因督销不力。奉文奏参摘顶。勒限补销。功令森严。不得不捐廉买运。分派乡村店铺。并广劝殷实绅耆。资设局。减价销售。及此外有可变通疏引之术。无不参酌互用。是以销数幸有起色。得邀开复。然权宜之政。偶试一时。断难为继。考史载唐盐铁使刘晏。于产盐之乡。置官收盐。转鬻于商。听其所之。上年刘御史疏请推广票盐。即引此为据。史又载晏于去盐乡远者。转官盐贮之。减价以梟。曰常平盐。自来治盐之善。莫如刘晏。而其大要。不过如此。今淮南改票。实

未能轻议试行。惟常平盐之法可仿。然课饷岁需甚巨。商本攸关。价既不能骤减。兼之售盐以钱。还课以银。银价日益高昂。则销路愈形阻滞。查淮盐一包。价银二钱五分五厘。合现市钱价四百六十文。较私盐贵贱悬殊。蚩蚩之氓。岂舍贱而食贵。即地方官自顾考成。减价敌私。而正杂捐摊。业已筹补支绌。少减则于事无济。多减则亏赔增累。且行盐原以接济民食。例禁按户派销。操之过蹙。难保无抑勒从事。民添催索之困。户受差查之扰。即派丁运赴乡村店贩。或限各墟店接月赴领。亦止可于水路酌拨。口岸无几。陆路雇挑。重费成本。店户计本发卖。有领无销。更难强使。若劝谕资。分局让价。而绅耆之良否不一。劣者既防藉端侵渔。其良者又各有生业。未便责以常操贾贩之事。且积卤折耗。久贮为难。赊欠拖延。亏负不少。其所让之价。果谁捐而谁偿乎。至按漕米一石。派领若干。似属可行。然小民习于拖欠。输将已难踊跃。若再责令领盐。势必愈形退缩。不特无鹾销。兼恐有妨漕务。此疏销之种种掣肘也。总之 国计民生。贵有斟酌调剂之要。刑名钱谷。亟求因时补救之方。成法不可以拘牵。宽猛必期于互济。仰惟宪台名望久着。洞达下情。何俟职琐渎。然语不云乎。狂夫之言。圣人择焉。故敢忘其位卑言高之罪。率臆妄陈。惟冀诲导而裁成之。伏惟鉴。

#### 覆本府条陈积弊禀

徐賡陞

前奉宪谕。并钞示督宪札稿一纸。饬将札指书差监羁讼棍盗贼催科五项积弊。查明或有或无。呈候采择。汇核禀复。切勿模糊影响等因。奉此。仰见督宪求民疾苦。抉弊根源。大人谦抑公明。不耻下问。际此正论得伸之日。宜无含茹难显之情。惟细绎札文。类系广属州县积弊。他州外郡。或不尽然。第其中卑邑有沾染一二而现已减除者。有毫无此习而毋庸查议者。谨逐条登覆。另备一折。上塞明问。请命鸿裁。惟思督宪以明通公溥之才。有集思广益之盛。刍蕘可献。理固宜于直陈。布露所怀。言或不以人废。谨就平日见闻所及。于五条之内。推原致弊之由。略陈管蠡之测。谨陈宪听。并求裁正而上达焉。夫古今无不弊之政。善治弊者。不图救弊之方。先探治弊之本。不立杜弊之法。先求除弊之人。盖探本以塞其源。则弊可立绝。求人而不任法。则弊自徐除。今之官州县者。大抵皆科甲军功捐纳三途耳。未仕之先。吏治皆非所习。虽自好者。偶阅前人牧令成书。略窥门户。然而何者为切中繁。何者为扞格难行。何者为俗见所拘。不可覆蹈。何者为出治本务。必欲力行。中固漫无定见也。至若律例集解。则又卷帙浩繁。谓可委诸幕友。而不知累朝之大经大法。奥义微言。固已括其内。即州县之临民听讼。抚字催科。亦无一不详解其中。神而明之。刑政皆德礼也。驰而背之。举动皆荆棘也。夫既束置不观。即亦茫乎未解。

迨经到省。困之以旅。则债累重而廉耻之念消。束之以趋逢。则揣合工而气节之念淡。一朝棒檄。既内念退步抽身之无所。复外虞投闲失职之难堪。重以百事纷陈。又钱谷兵刑而不一。非其所习。欲措施剖决而无从。于是奉内幕为指车。而宾之爱主重于官之爱民。故指陈之言。必先趋避而后事功。更不问民生之休戚。资门丁为瞽相而怵以危机。又复诱以利窞。故积习之重。必乐因循而沮振作。更不愿弊政之廓清。用是胥吏知官之不明。而相率朦混焉。差役恃官之不察。而公然恣肆焉。讼棍劣绅。且伺官之短长。而要挟诈骗焉。盗贼未获者。固无缉捕之方。已获者。亦无审办之实。则盗贼安得而不多。钱粮之欠在平民小户者。虽锱铢而累及数家。欠在士族豪强者。虽千百而不敢过问。则催粮安得而不绌。夫牧令者。为国家除弊之人也。今乃因其人而转生诸弊。此吏治之所以日颓也。愚以为察弊于既往。而代为之谋。不如求才以预储。而早为作养。作养者何。葆其廉耻气节之良。示以学问肄习之法而已。何以言学问肄习也。为政莫大乎体。故必通经史以操出治之纲。为政要自有途。故必明律例以详出治之目。今使通饬所属。务令研究儒书。讲读律令。事必躬治。牍必亲裁。素谙者勿假手于人。未娴者宜力学以副。而候补人员待次者。藉此优闲之日。堪资讲习之功。讨论得明。既胜酒食之征逐。研求实学。庶无虚掷之光阴。如此数年。则仕途必人才辈出。然后布之郡邑。敷政优优。积弊何患不除。纲纪何虞不肃。此之谓先探致弊之本与先求除弊之人也。

然论治弊于今日。则更有说。夫官司之弊。固莫大于州县矣。衙门之弊。固莫重于州县之书差矣。然在上者。不知牧令之难为而强使除弊。作牧令者。不知书差之苦状而强使无弊。是犹策瘦蹇而使赴千里。乏刍豆而使牧牛羊也。故必知其难而拯之。其苦而蠲之。夫而后可以图更始。今公家之用。除例得支帑外。凡土木顿递膏秣。一切公私不足者。无不取诸州县。州县额俸已入参罚。养廉已入捐摊。所赖者。惟此平余陋规。为上下津补之用。然而不敷者十居五六。有余者十仅一二。故不肖之员。虽贪劣四闻。而仍少厚蓄。自爱之士。则铜符一握。而即罹网罗。此明征也。粤之民风。素称犷悍。拒捕殴差。负嵎强抗之案。无邑无之。缘合族聚居。命之案。所仇皆异姓别村。故本村之凶。即不逃。亦无人举发。且不甘拟抵也。则相戒以拒拏。不甘折屈也。则相率以顽抗。重大案件。其请命大府者。原因势力之不支。然候奉批行。自上下下。近则匝月。远则十旬。而事变之迭更。固已缓莫能及。迨奉批到县。亦不过以移营拨兵数语。循例责成。然营兵之行粮。弁目之薪水。其费且浮于募勇。而且兵民异辖。文武分途。呼唤不灵。调派不服。非但不能得力。反难禁其驿骚。故拨兵虽多。要不过饱食以嬉。聊资观听。仍无裨事机也。无可如何。于是有自行募勇之举。募勇数百。办理兼旬。幸而粗完。费已盈千累百。姑无论已。而

事后之审拟招详。层递而上。又必削足就屨。务合于本省成案而后可。若一径直。辄格不行。倘值罪囚狡健而多资。更不难上下勾连。颠倒出入。故以张清恪之持正。蓝鹿洲之刚方。亦有栽以赃私。加之縲继之事。况其它乎。彼蹈常习故。以粉饰为弥缝。养尊处优。以沈压为镇静者。固无恙也。此州县之难也。至若书差。本皆无禄之人。亦有家室之累。其供奔走而甘鞭扑者。皆以利来。以家口待哺之身。处本无利禄之地。受不齿辱贱之刑。而其甘如荠者。固明明以弊为活矣。然书胥自供纸笔。受役于官。每年例申无关紧要之册结。无虑百十起。每起通牒大僚必六七分。而寻常稿案禀详不与焉。故事繁之区。贴写清书。实非百人以上不敷缮写。事之处。亦必数十人以供钞胥。犹有零星雇写。计字贴钱。乃副程限者。其盘查秋审等册。尤必加送上司衙门房书规费。方免驳换。否则一字之讹。一年月之误。则全案驳令另写矣。甚至照钞之案。而忽称不符。已到之交。而忽称未上。刁难之苦。禀诸官而官莫如何。则惟有遇事纳钱以省烦扰矣。差则解犯递文。支更护送。领给工食。万不能敷。沿路舟车。皆须自备。甚至犯已到省。并解役而禁入省监。必许给重资。始能释出。文已递到。守待批回。必赂以例规。始得销照。此书差之苦状也。今欲责以办公。悯其苦累。捐给则力有不及。废置又势所不能。将如何而后可邪。

夫弊亦去其太甚耳。书吏之经理银钱。有正项余羨者。陋规取舍。尚或无妨。惟书吏之经理案牘者。致送陋规。及差役之充规卯费。皆剥膏剔髓之钱也。必蠲除之。毋使借口。词讼之事。应传人证。手定而不假送稿。自夺其上下之权。应出之票。刊板而当堂立填。自杜其延搁之弊。至签派差役。每案不过二名。不虞过少也。两造驯。则一传而必至。两造抗。则多差亦不支。且一差而得两缗。即敷路费而有余。而民力实不加损。若十差而共分五缗。则与者已极难。受者尚不足。理本至庸。无难晓也。总之书差之弊。可作与否。其扼要皆在于官。有弊可作。故皆连袂而来。无利可图。自见纷纷而退。而又有犯必惩。有缺不补。半年以往。自无多人。此制书差之术也。监羈之设。所不能无。然禁命盗罪犯。禁赌徒土棍。而不轻押两造之人。又轻装便服。不论昏夜白昼。不时亲查。察其瘠。而诘以有无口粮。入以温言。而探其有无凌虐。而下情有不达者乎。不时亲查。则自无酷待之弊。不押两造。则自少勒索之虞。然则讼案之必须候辜限追。钱债者奈何。曰交差看管。而必择谨厚之差。交保领回。而必责的当之保而已。讼棍鱼肉乡里。颠倒是非。固应拏究。然讼棍所仰以活者。官也。盖讼棍必揣官之性情。而逢其喜怒。然后其术可售。人乃信从。故官英察。则中以疑似之情。待其根究推求。而怨家已入株连之内。官庸暗。则入以张大之说。使其旁皇无措。而小事亦无剖决之期。而且略明例案。故罪名一有出入。即摭为上控之端。深悉土风。知俗尚在所必争。即引为挑唆之柄。



此大较也。读大学至大畏民志。此谓知本。闲尝反复推究。而知讼棍之来皆官自召也。盖讼棍亦民也。至于志有不畏。非官之咎乎。故为牧令者。必先量己之长。知己之短。于所长则不可自恃而任性。于所短则不可自欺以欺人。然后平其气以察民情。准乎情而考例案。一笞一杖。不出入乎定法。则外闲无可挟持。一证一据。不采拾于无稽。则虚诈不难立辨。此绝讼棍之源也。呈词祇准一告一诉。则后来之枝节。自不横生。案卷必须存放衙内。则后至之讼师。自无把握。词据一面。则批语不可过严。案未到堂。则体访徒受欺诈。此塞讼棍之流也。例办讼棍。必须起出词稿。确有实征。夫讼棍乃奸狡之人。岂复以明赃确据。为官所持。则审出实情。亦惟有量加枷责。以折挫之。彼名败则技自穷。不必定问放流之罪也。至若衣冠之族。在外则招摇包揽。入署则关说人情。归休大僚。假旋清要。闲亦有之。何仅举贡生监哉。是在为州县者。内无恋恋一官之念。外无微疵半管之私。据理直言。从容谢绝。风尘中固多俗吏。然亦岂无强项者邪。广属盗贼之害。其源半出于赌徒私梟。然有祖孙父子家世其业者。亦有一村之人。出外行劫。回村后。于宗祠之前。明卖赃物。得财而合姓表分者。又有土豪巨猾富逾万亿。而盈千累百。发作本钱。分给散贼。自作米饭主者。又有伪制旗箭。散给各村插认。名曰保护村庄。实则一年之中。讲定规礼。密戒伙党勿犯。因而敛财者。此等大盗。其平日亦与土族酬酢往来。其状貌亦谨厚彬文。不类暴客。故捕之实难。而民间被劫。类不报官。盖亦明知官不足以制贼。而徒费讼资也。甚有士民报盗。其词曰。报明立案恳恩免勘免详云云。更可嗤笑。

盖呈请立案者。恐盗获而案无可稽。致被幸脱。而请免勘免详者。盖恐夫马之扰。与书吏纸笔之需也。民之苦盗。与民之畏官。何至此极哉其弊有二。一曰捕盗不知变通。一曰审盗多所纵释也。今一案报。而令受申斥矣。两案报而令摘顶戴矣。倘将到任一月之内。境内盗案。悉数报闻。则席不暇暖。而撤参随之矣。故官无论智愚。皆相率以讳。不知盗案一经讳报。则文武佯作不知。置诸度外。其无兵差缉捕可知。盗贼又安不得肆。今盗风如此。固非州县所能了办矣。若令稍宽例文。特饬文武将民间盗案。不论据报与否。按月汇册报闻。不加斥谴。一面令将境内何乡实为盗藪。巨魁系属何人。党伙共有多少。设法详查。并自揣本管兵役是否可制。抑须加拨助拏。切实具报。必待一邑之盗源。来踪去。多寡强弱。何处可以围拏。何处是其归路。了如指掌。然后竭一二月之经营。力图大举。务使捕则必获。获必巨魁。罪大者立予骈诛。余党量贷其死收作勇丁。责令捕盗。仍择真心悔悟。才智出众者。量充头目。令将别股盗情逐一指明。及巢穴何地。首盗何人。饭主何人。设谋定计者何人。汇录成册。密行所在文武。以次捕拏。如此预定规模。实心实力。勉而行之。但期一

二邑得有要领。次第敷施。必能穷尽根株。着效于数年之后。此捕盗之贵有索也。次则审盗。审盗之难。倍于寻常词讼。事非亲经目。必不能洞其隐微。案无证佐推敲。则尤难信诸方寸。偏于刑鞫者。固虞冤滥之多。狃于哀矜者。又启宽纵之祸。然冤抑之弊。上官得而察之。宽纵之弊。上官不得而知之。而况粤盗之诡诈。千态万状。有设言寻仇。与事主互讼。掩其盗情者矣。有贿通显贵。言诸大吏。指为深知冤误者矣。有营买不肖生监。联名公保。以淆惑耳目者矣。有串属衙役。播散谣言。叹其枉屈者矣。问官又执不辜宁释之文。承审一二堂。无所得实。旋即纵释。窃见粤东巨盗。有屡获屡释者矣。释愈多则胆愈炽。党愈众。而势且至于不制。谓非问官加之厉乎。此尤在有司熟知其弊。有定义定力以维挽之也。催科之政。古无良法。然在他省则分图设甲。平日过户催收。尚不难于清理。而粤则户立一名。历数百年而不易。一姓之内。互相买卖。则从不过割。即田入异姓。而买主既不愿立户。卖主亦不愿割户。辄以甲私收乙田之粮。代为缴纳。又有贪增田价。田卖而粮不卖者。又有两姓互有买卖。各不割户。届纳粮之期。则互相抵除。而找清尾数者。又有祭产尝租儒租学租等项名目。分谷则举族齐来。纳粮则互相诿卸者。当雍正之初。前巡抚杨中丞文干疏中。已极言其弊。迄今按之。弊有增而无减。法愈用而愈穷。夫以杨中丞之励精图治。一代名臣。宪皇帝之烛照无遗。圣谟广运。而又君臣一德。世际隆平。考其所陈。亦不过曰。责令改用的名。逐村清理。遇有隐匿违抗。查出充公而已。然至今而踵弊如故。可知当日亦并无成效也。

夫民间田亩。典赎买卖。月异而岁不同。图差所知的丁。要仅得其大概。其中逃亡故绝。无可根寻者。正复不少。惟绅耆自行开查。其弊难欺。其法甚捷。特恐绅耆体国念少。肥己念多。即使自开其粮。恐已难免隐匿。况复事非切己。得无有不任怨。因而含糊者乎。受贿营私。因而飞洒者乎。如果发觉到官。固不难加以惩创。但恐互相朦蔽。居官者未必能察焉。明江陵相国志切救时。其经国大谟。首举清丈之法。盖必就田问赋。而后欺诈乃穷。然今日公家困于财。民情积于玩。其势亦万不能办也。封祠押割之习。实伤政体。然弊政之兴。盖亦有其故矣。粤东祖祠祭产。其为田必数十顷。其为粮必数十石。当其收租之日。人人皆其子孙。及其完赋之时。人人皆可推诿。即有管理公堂之人。类皆一年一更。又必多方躲避。期改岁而别责他人。若姑置之。而粮额实占其邑之半。若追征之。而逃匿又无可捉摸。于是力竭计穷。始有封祠堂锁神主之事。盖至辱其祖先。然后读书明礼者。方觉心有不安。乃纠集合族之人。查追纳赋。此封祠之所由昉也。又老户之下。子孙散分其田。并未推收过割。开明某丁应纳若干。一经官催。其中贫富不齐。必累富者代完贫者之钱。势也。迨

官课已完。向其收偿。贫者又必多方延欠者。亦情也。富者诉官申究。官念其急公而为之拘追。拘追押缴。仍不能完。于是有查其田亩。派差押割田禾之事。此押割之所由昉也。今欲破其积习。必先示以良图。使我意美法良。则小民亦有天良。岂踵行故习。愚以为祭产之田。必须示以限制。限制之法。必令一祠之产。止许存百亩为祭费。余则各按支派。悉数均分。宗祠之田。必令预报田亩所在。坵段分明。若敢欠粮而积至三年。则将田入官。永远不准另置。而民间所谓老户者。必令州县复过割推收之法。各执花户的名。买田而不过割者。查出入官。卖田而不推收者。查出枷杖。然亦非一文告所能改革也。尤必奏明定例。行晓谕。一面督率州县。罄二三年之精力。实在奉行。务使诡寄习除。推诿弊绝。稍有违抗。即量加清丈。以澄其源而惩创之。法尤必加严。然后粮额清而积弊绝矣。以上数条。明知挂一漏万。无裨高深。然春至则鸟自鸣。雷震则百虫启蛰。有相感于不自知者。特是政治之大原在风俗。风俗之大要在人心。我朝自圣祖仁皇帝阐明性理。尊道隆儒。故北有夏峰。南有梨洲。西有二曲。相与讲明儒术。濡染闾阎。实开二百年来太平之盛。今正学日衰矣。占毕之儒。于邪正之分。义利之辨。人禽之界。概乎未闻。故居官者不知分职授任为淬厉之时。而以食税衣租为安嬉之日。为士者不知射利营私为可耻之事。而以机械变诈为见才之端。则官吏安得有实心。士夫安得无败类。世风如此。非风俗人心之大可忧乎。人必无自私自利之见。而后可以济艰难。士必无欺人欺己之心。而后可以化顽懦。今日图治之要。可与吏民更始者。其必崇廉退以开风气。敦气节以重儒修乎。赅陞一介琐儒。未尝学问。既无心得。率意放言。诚不免坐井观天。自遗妄言之咎。伏维照察。垂教诫焉。

### 幕友说

陈必宁

入幕之宾。自古有之。所以补裨政术。匡救阙失。其次亦以子墨客卿。司飞书持檄之任。皆以佐治也。然古人学古以入官。通经以致用。不但洞悉治术。以期好恶之洽于民心。即六曹庶务。皆宜谙练。而刑法为尤要。故昔之官人法。身年之外。兼取书判。后代试士法。制艺之外。亦用表判。书表所以观其文理。判所以验其听断也。今时则不然。揣摩入彀。惟在八股。试律亦且不必兼工。乌论治术。八股求之时墨。先正且不及涉猎。何论经史。洎夫弋获以登仕途。则刑名钱谷。一切资之幕友。主人惟坐啸画诺而已。然而幕友中未尝无学识之士也。其称名幕者。大抵天资高。读书多。洞悉时务。而又能立品。不可轻屈。非隆礼厚币不能致。故业此者。常挟其具以骄人。然其具犹可挟也。及其弊也。子弟不能读父书。学徒不能继师业。人以其出自匠门。而又得有力者为

之推穀。其具无可骄。而骄自在也。迨馆谷既丰。饱暖生欲。妻妾之奉。宫室之美。往往轶官而上之。官有黜陟。幕无黜陟。官有摊赔。幕无摊赔。故官多绌而幕多赢也。然则幕之可为。不甚于官乎。曰。非然也。张子不云乎。富贵福泽。所以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忧戚。非忧贫伤贱之谓。谓忧勤惕厉。动心忍性。增益所不能。以任世事也。岂有持尺一之本。墨守死法。以毕乃事。巧者工为避就。狂者妄操生杀。玩视生民。愚弄居停。而欲以是康其身。养育其子孙。有是理乎。其早拥厚资。不旋踵而困饥寒者比比然也。然则幕之不可为。不甚于官乎。曰。非然也。幕与官一也。能学古通经以端其始。持盈保泰以善其终。官可世。幕亦可世也。若其未尝从事诗书。授受摘钞律本。以为遵守。不复更事推求。又复性耽饮食宴乐。其于民事。以隙治之而已。若是者。则未见其可为也。

### 幕学说

#### 宗稷辰

故人吴实之有子以增。及余门。可以为庠校弟子。而廩令司舞。以贫游北平。习名法家三年。能佐郡邑治矣。因来乞言。诫之曰。古圣贤之为治也。尚有师友与处。至七国。而天下之士。贤者言王。才者称霸。宾客多预国事。汉代多以廉孝茂异为掾史。唐宋遂征辟名士为参佐。谓之幕僚。虽登高第者亦为之。胜国初。重科目而轻首领官。非谪辱不屈就。于是幕僚卑。罕有人才。而帷幄中各延通儒达彦。至于今不改。百年以前。类多引经断狱。据理原情。其文案典雅可诵。乾隆中尚有其人。自抑扬之词有禁。而入幕者。不必言学矣。然亦思佐治者天之民。所操者天之法。所以生杀之者天之理。理曷以当。法曷以平。民曷以服。非学大人之道者不能。吴生勉之。其可废学乎哉。其可舍学而徇俗习乎哉。

#### 拟策七以刑名钱谷补县属

#### 杨象济

今县令之难为者。以一县之大。盗贼水火钱粮鞫狱兵刑差役应供迎送之繁。责之一人。则事之不举者必多。是所值使。然非人材之拙于古也。考之前代。郡县皆得自辟所属。丞赞治而掌农田水利。主簿掌簿书。尉督盗贼。故令不大劳。惟主其教化风俗之端而已。今令与其属不相往来。则不得不增多其吏。其所与为腹心者。独有幕宾。于是有所谓刑名钱谷之目。夫令以千里远来之人。民情风土。非所素习。而寄其权于幕宾之手。宜其事之不治。其县佐既无所事。则不复讲求其责。则相率为不肖之行。昔宋时以进士及第者补尉。今至士人耻为。盖朝廷不复以其官为意也久矣。今若欲民事之理。莫若使县令各还其权于所属。欲其不旷职。莫若用久任之幕宾为之。皆用本县人。年久有绩者。得加

秩为令。则吏不能欺。民间之事。纤必知。而令亦有余力矣。今刑名钱谷二宾。岁馈必得二千金。官之养廉不过此数。其它日用不在此内。是以令不能无贫。而人人亦苦于为令。且狱讼之失。幕宾例不同坐。若分以责任。使之效力。彼既为本地之人。则必休戚相关。不敢为暴虐奸邪之事。人各有私心。莫不亲其子孙所与共之人也。西汉时。亭长嗇夫三老游徼。皆本地人为之。故汉亡不在下乱。由吾之说。封建虽不可复。其亦致理之善术乎。

### 塾议

龚巩祚

客问龚巩祚曰。子之南也。奚所。曰。异哉。书狱者。狱如何。曰。古之书狱也以狱。今之书狱也不以狱。微独南。邸钞之狱。狱之皆同也。始狡不服皆同也。比其服皆同也。东西南北男女之口吻神态皆同也。狱者之家户牖几器物之位皆同也。吾睹一。或释褐而得令。视狱自书狱。则府必驳之。府从则司必驳之。司从则部必驳之。视狱不自书狱。府虽驳司将从。司虽驳部将从。吾睹二。视狱自书狱。书狱者之言将不同。曰臣所学之不同。曰臣所聪之不同。曰臣所思虑之不同。学异术。心异藏也。或亢或荪。或或縻。或成文章语中律令。或不成文章语不中律令。曰臣所业于父兄之弗同。部有所考以甄核外。上有所察以甄核下。将在是矣。今十八行省之挂仕籍者。语言文字毕同。吾睹三。曰是有书之者。其人语科目京官来者曰。京秩官未知外省事宜。宜听我书。则唯唯。语入赘来者曰。女未知仕宦。宜听我书。又唯唯。语门荫来者曰。女父兄且慑我。又唯唯。尤力持以文学名之官曰。女之学术文义皆不中当世用。尤宜听我书。又唯唯。今天下官之种类尽此数者。既尽驱而师之矣。强之乎。曰不。既甘之矣。吾睹四。左杂书小狱者。必交于州县。左杂畏此人矣。州县之书狱者。必交于府。州县畏此人矣。府之书狱者。必交于司道。府畏此人矣。司道之书狱者。必交于督抚。司道畏此人矣。督抚之上客。必纳交于部之吏。督抚畏此人矣。吾睹五。其乡之籍同。亦有师。其教同。亦有弟子。其尊师同。其约齐号令同。十八行省皆有之。豺踞而鸱视。蔓引而蝇孳。亦有爱憎恩仇。其相朋相攻声音状貌同。官去弗与迁也。吏满弗与徙也。各行省又大氏同。吾睹六。狎富久。亦自富也。狎贵久。亦自贵也。农夫织女之出。于是乎共之。宫室车马衣服仆妾备。吾睹七。七者之睹。非优非剧。非醒非症。非鞭非捶。非符非约。析四民而五。九流而十。百执事而慎到下上。哀哉。谁为之而壹至此极哉。

### 书江南生

龚巩祚

江南生有奏议十九卷。国朝法度。大臣不敢以奏议入私集。况士乎。生佐督

抚为政。居幕下。历七省。客十九主。此代十九主之所为。有拟稿未用者。有一事前后数易。奏稿并存之者。不得曰奏议。以惑来者。余正其名曰。江南生稿笔集。集中言天下财赋。大旨不当丰于入。而当啬于出。有百余事。言天下刑名。大旨谓本朝刑太宽。民太不畏。又有杀人不死。伤人盗皆不抵罪者。又本朝纠处士大夫甚密。纠民甚。示前代矫枉而过其正。此其平生富于中心。时时露于文采者也。龚巩祚曰。江南生之言当否。后世有折衷之者。余不深论。独窃闻其为人。取于所主甚介。谈笑精悍。指事曲折。文辞甚辩丽。于属辞轻重繁。往往因一言争轧往复。必欲达其意而后已。当此时朝廷诏令琅琅动数千言。督抚奏议亦皆虎虎有生气。朝野不病君狂也。

#### 请查禁谋荐幕友片

何桂芳

各省州县到任。院司幕友。必荐其门生故旧。代办刑名钱谷。该州县不问其人例案精熟与否。情愿厚出束修。延请入幕。祇因上下通声气。申文免驳诘起见。而合省幕友。从此结党营私。把持公事。弊端百出。不可枚举。近来各省习气。大率如此。不独上年左宗棠所查江西劣幕高隆燕一人为然也。应请谕飭各省督抚。严行查禁。认真整顿。如院司幕友。有荐引徒党充各州县幕友者。立即驱逐回籍。不准在该省逗留。并将有意谋请之该州县惩处。庶可挽浇风而清吏治。谨附片具陈。

#### 答问幕友

陈文述

古有幕僚。今惟幕友。待之以宾。则有币聘之隆。尊之以师。则有束修之奉。束修者。半分职官之养廉。半出地方之脂膏。州县之考成系之。地方之利弊因之。作令者。或初试馆符。谙练未深。或远来守土。情形不习。或偏于气质。或囿于识见。或偏听家人。或误信书吏。全赖幕友烦心苦口而劬勤之。然则幕友可不恭敬而笃信哉。然则幕友又安可迁就而漫为延请哉。

#### 马岚舟次与弟惠兹书

丁履泰

舟行村落间。向父老谿疾苦。云吾乡斗米两粮。岁纳钱二千六百四十有二。米以百计者去其八。粮则重矣。今以记室乡征。又加百焉。乡之人皆不顺是也。大惧无以供命。予闻而心恫之。闻吾弟言。米值以五。今赢其三。粮之正供千。耗十之一。平余十之三。门印账房诸息外是。度已赢三分有奇。苟又加是入官。则已矣。不然。无民之疾首痛心。而桀黠者且欲从而煽其后也。然此第闻诸道路。无稽不足信。独计粮漕所亟者。征与解耳。既已责之吏。官有用。吏应之。吏不足供官。则称贷以益之。出厚息以私贷。必假官威以力征。盖不如

是。无以偿前息而济后用。故以催科而滋扰有之。虑无有征收不前。怠缓而弛其事者也。今以厚脯重币延致幕下。为吏前驱。监之耶。督之耶。监之督之。有益耶。无益耶。官益则吏病。吏不堪病。将前无可偿。而后亦难继。吾先自跋扈矣。如无益也。病吏适以病民。又安用与。然而犹用之者。曰有吏在。吾何知焉。吾视其后者鞭之耳。夫吏果可信。何必多此一人。吏不可信。则此人者安知不与吏合而浮取于民。而遗害于我也。害作而吏亦曰吾何知焉。吾固上之厚脯重币而延致之人之前驱吾而监吾而督吾者也。如是。则吾事不既丛脞矣乎。贤者为之吏。藉以弛其责。而吾自窒其源。其弊若彼。不肖者为之吏。恃以行其奸。而吾重受其障。其弊若此。今柱下云孙。东家胄裔。皆贤者也。吾闻吏心颇怏怏。卒有缓急。或不应。则主会计者难矣。是吾弟职也。或曰。如子言。将遂已乎。此又不然。召吏而面询之。奖其既往。责其将来。汝能任。独任之甚善。不得已。则为张汝威。为立汝帜。然贵在汝。他人者无与也。甘言以结其心。讪语以摄其气。深曲饵以探其旨。旁采遐访以参其言。语云。若要不知。除非莫为。余言果实。后必有籍籍议之者。徐察而急夺之。弊庶有瘳乎。然此愚一人之私言耳。公门之事。胶固者拘执而难通。浮浅者剽掠而鲜据。言者耳食听者齿冷久矣。矧道涂之言。尤无足信。不敢以闻于官。而私为吾弟一言。留意焉可耳。书即焚之。慎弗为外人见也。

此书因有亲串官福建瓯宁令目击其事故慨乎其言之厥后令果以亏累败

## 卷二十八 吏政十一吏胥

### 前因时论九典吏

吴铤

汉世士大夫多以吏出身。故其时风俗醇美。吏皆知自爱。而不敢为奸。后世胥吏不得出身。与汉异。然胥吏之权因以益重。非重胥吏也。法使然也。法之所在。虽大臣不敢自信。何况小臣。天子不敢自信。何况百官。如是则天子与百官皆无权。而权在于胥吏。胥吏者。据已往之成牒。为当今之要务。事合于格。虽舞文乱纲不为奸。事不应格。虽兴利除害无所施。以虚文为应酬之端。以故事为飞诡之计。守令惟是俯仰惕息。奉行惟谨。而胥吏乃可以操予夺之柄。而无如何。夫法既不可不立。而胥吏又不知自爱。则必思所以正之。汉时吏得以出身。赵广汉为京兆。请长安游徼狱吏秩百石。又有以周给之。故吏颇知自重。诚能以此为法。则皆奋于功名。而不至为奸矣。然后世胥吏。不参官品。皆放荡无耻之人。非若两汉之吏。皆由郡县推择也。流品既杂。则自爱者鲜。儒生学士。皆耻为之。故利重于名。无复显荣之望。风俗使然也。诚欲复两汉吏得出身之法。则必使郡县推择为吏。为吏之道。情见于物。才试于事。苟推

择为之。则儒士不耻为吏。而吏之流品清矣。流品清。然后察举易。俾得上计补。名重于利。而儒与吏合。风俗所由醇美也。抑推其积弊之由。则又有故焉。唐宋以后。士大夫皆以科目进。故儒耻为吏。所学皆拘谨不通。于六部之事。皆漠然不以关其虑。故授其权于胥吏。而无如何。且六官长贰。迁转无常。不得久于其任。故弊窳易生。诚使士之以科目进者。皆通知六部之事。又复久于其任。得以知利病之所以然。则胥吏虽欲奸而无如何。为人君者。又复开诚布公。与臣相接。但持大体。而不以苛法绳之。则天下庶可得而治矣。

### 前因时论十胥役

吴铤

三代之役。军旅田役追胥之役也。后世均废而无一存焉。汉时尚有乡遂之官。至唐宋则皆降而为役矣。案府史胥徒。后世以为官役。而以乡遂之官为民役。唐时官役不足济事。乃借助于民役。宋时因之。衙前之役如府史。耆长壮丁散从承符弓手之役如胥徒。而官役之府史胥徒自若也。宋时民役不可以为治。变而为差役。差役不足以防弊。变而为雇役。雇役足以使民。差役适以扰民。劳逸既悬。利害有闲。恇子居以雇役为可行。谓天下无无弊之法。亦无不扰民之事。当合时势而害轻者行之。此亦救弊之道也。后世胥吏。乃官役。非民役。不得与熙宁雇役同科。推其故则有由焉。熙宁雇役。乃民出钱所雇者。后世胥吏。仰给于官。既无雇钱。官亦不复资以廩食。此其所以异者一也。熙宁雇役。掌盗贼文书。乃供官役之令。后世胥吏。据成牒。恣其万虫毒。无所不为。此其所以异者二也。熙宁雇役。随更易无常职。后世胥吏。盘踞官府。世以为职。此其所以异者三也。汉时吏得出身。至此则秩愈卑而权愈重矣。学者不察。乃以后世胥吏之害。归过于熙宁。而不知其非也。诚能使郡县推择。俾得出身。给以廩食。则吏皆知自爱。而不复以法为奸。此亦以名为治之一端也。有才而任以事。有过则威以刑。而体恤以养其耻。督察以课其成。知此。则差役雇役均可省。而吏治严。民俗安矣。

### 胥吏论一

鲁一同

天下之断然自弃于恶。又不能不用。用之则卒有害必无幸者。在内为宦官。在外为胥吏。当宦官之横也。举天下士大夫。尝相与疾首痛憾。环顾而无策。而我国家二百年来。弭首帖耳。周旋宫掖。外廷寂然不知谁何者。诚御之得其道也。今天下之于胥吏。盖亦疾首痛憾。环顾而无策矣。果不可制乎。抑制之者非乎。今之制胥吏者曰。严刑以威之。额数以裁之。二端而已。人果爱肌肤。顾耻辱。必不为胥吏。胥吏之不畏刑明矣。而胥吏必不可裁。何也。法密也。法密官不能尽知。必问之吏。吏安得不横。法安得不枉乎。法密何也。事多



也。事多何也。官多也。官少。事不愈多乎。天下之患盖在治事之官少治官之官多。州县长吏丞簿尉。治事之官也。州县以上。皆治官之官也。天下事无毫发不起于州县。若府若道若布政按察使若巡抚若总督。其所治者。即州县之事也。州县者既治事而上之府矣。不足信。信道。又不足信。信布政按察。又不足信。信总督巡抚。又不能一信也。而两制之。自府道以上。益尊且贵。事不足分州县之毫发。为州县者。必以公文书达之。不合。则遽委而仍属之州县。故一县之事。得府道数倍。得布政按察又数倍。得巡抚总督又数倍。县令一身两手。非有奇才异能。而常身任数十倍之事。势必不给。不给不已。胥吏乃始攘臂纵横而出乎其间。自州县以上。莫不有胥吏。凡文书皆胥吏治之。胥吏受之。非胥悍而官不勤也。吏治而吏受。州县之事。已斲而不可理矣。故官多者非事之利也。胥吏之利也。自知府以上。少其治官之官。自州县以下。多其治事之官。治官之官少则事少。治事之官多则事皆自治。彼胥吏者。能攘臂而夺之哉。如此。则胥吏必大衰少。而事得理矣。

## 胥吏论二

### 鲁一同

所谓少其治官之官者。何也。曰。重府之权以统州县。而并道按察于布政使。得详察所属。专达于天子。其盐漕军政兴革之大者。设总督若巡抚一人主之。而地方之事。不得挠布政使之权。布政使者亦不得越府而苛责州县。则州县之事减。夫总督巡抚之并设。以为相制乎。以为大省事殷而分任之乎。其人果才且能。一人足以治天下。其人果不才。两人一心也。又何足以制。夫巡抚之与总督。弟之与兄也。匹夫小家。兄若弟交治之。其家必敝。权疑地偏。虽皆君子。有意见焉。况乎其不然也。并去道与按察。不已甚乎。曰。以其事属之府。以其权归之布政使。布政使不已剧乎。曰。州若县治之。府统之。布政使总其成。何病于剧。昔汉之盛。太守上有刺史。以六百石而刺二千石。近于小加大。今若仿州牧之法。赫然伸其方伯之权。府有不称职若不法者。升若降者皆主之。其有疑讼大狱。府所不能决。然后上之。小者勿听。惟钱粮为国利所储。纳之勿改。知府不已重乎。曰。今天下之弊。盖在于知府拥其虚名。以容与于属吏上官之间。其实无所能为。法令之不行。吏治之不古若。此之由也。知府者亲民之首也。诚重知府之权以制所属长吏。又其统辖不甚辽阔。耳目易周。情伪易悉。赏罚予夺。朝发而暮至。门钥未峻。百姓愚民呼号而易达。佐贰丞尉详察而周知。苟得其人。委以数百里之地。即事必举。又有大吏镇抚其上。以专达于部。如此府之去部。一阶之间耳。天子一旦下诏书。访问贤否。了然立见。无有扞格之苦。合于古重二千石之意。于法诚便。而制得其宜也。

### 胥吏论三

鲁一同

治官之官少。则州县不扰于无益之事。得厉精以当夫胥吏矣。然而胥吏犹未可遽减者。何也。官不亲事。事不在官也。今自县令以下。若丞若簿若尉者。事何事乎。催科问胥吏。刑狱问胥吏。盗贼问胥吏。今且仓监驿递。皆问胥吏矣。彼丞若簿尉之权。乃不如一横吏。为州县者。宁以其权与吏。不与丞簿尉。其意以为丞簿尉易掣吾肘。而胥吏惟吾欲为。丞簿尉者。亦自不胥吏之若。平居相为首尾。仰面取意旨。饮食驩呼。兄事而弟畜者。比比也。百里之地。知县一人。耳目精神。纷扰倥偬。独坐穷山。与狐为伍。莫若求二三兄弟僂俛而共事。庶有济乎。且今法。刑名钱谷盗贼之大者。民辞之重者。佐贰不得一问。意将以一州县之权不知。反散其权于千百虎狼之手。为今之计。莫若州县之中。量增佐贰二三人。少分以权。左提右挈。而长吏董其成。其州县胥吏。佐贰得以指挥驱使。有不自尊重。与交通者。立与镌夺。胥吏事佐贰如长官。呵责鞭笞。惟所欲为。上下清肃。门户洞达。官皆亲事。事皆亲官。彼州县者。上无上官驳责审覆之烦。下有丞尉僂力同心之助。文牒衰少。综核有余。然后胥吏之数可得而减也。成周之时。闾胥比长鄹长里宰。以及掌囚司隶之属。皆中下士为之。举非吏也。计周官一书。吏之数不能十。今且千百至于无算焉。岂不谬哉。或曰。丞尉果必贤乎。曰。丞尉未必贤。要为贤于胥吏。胥吏易辱而无耻。丞尉故官也。爱名求进之心。视胥吏为重。奈何此之不为。而彼之久行。诚使一县之中。长吏以下。常有十余人亲民听讼。侦盗刺奸。长令可以暇晷劝农兴学。雍容而有余。彼胥吏者。留今日三分之一。制为定额。足以集事。役亦如之。如此。则有宋以来七八百年积弊纒政。一旦更易。根株绝矣。

### 胥吏论四

鲁一同

有官则有吏。不能相离也。多设丞簿尉。吏不逾多乎。丞之吏。令之吏。一闲耳。曰。不然。吏非能害人也。必假官以害人。官尊则吏横。官卑则吏弱。以今言之。州县之吏。病民而止尔。司道之吏能病官。督抚之吏病大吏。去其大病。则小病易治。今夫人读书取科名。亲受天子之擢。冢宰之铨选。寄以百里。宠之章服。乃与上官之奴隶分庭而抗礼。此诚士大夫所悲愤。而庸吏所以苟且而无耻也。彼为州若县者。岂不知此之为辱。而为大吏者。曷尝不申饬而约束之哉。然而不能者。吏假官之尊。虽强令无如何也。今使督抚不制州县。而委重于布政使。布政使又不越府而苛责焉。府之权重。则上足以抗司之吏。州县去府近。必无畏其吏胥之理。且夫州县之吏。与督抚司道之吏。其势必相为首尾。交通固结。姻娅而往来。故裁道与按察而减督抚之权者。非徒省官而少

事也。所以掘发豪胥横吏之巢穴。使州县之吏儻然失其所恃。而后可以独断而有为。然则诚去督抚司道之吏。虽州县小丑。吾已不畏之。况乎佐贰之徒隶耶。彼丞尉者。其官甚卑。其所用吏役。不过乡里愚民。欲少而易满。才猥而易制。丞得制之。尉得制之。县令得制之。府得生杀之。其能为患者亦鲜矣。十丞尉吏不当州县一。十州县吏不当司道一。尊卑之势然也。天下莫患乎以至轻之人而寄以至重之权。朝笞暮辱。颐指而气使。其人固已轻矣。而其权乃能操纵阖辟一县之事。故作奸易而畏罪难。今既设为州县佐贰胥吏多寡之定额。而其待之之方。不妨稍存宽大。无轻笞责。重其颜面。其有不道不法。罔上作奸。赫然告之太守。请于方伯。杀一二人以徇其余。则内外肃矣。

### 胥吏论五

鲁一同

或曰。去道与按察仓后并督抚。而以权与府州县。为减胥吏则得矣。如此。则州县专行自恣。法令必颇。冤民必多。应之曰。民之所以多冤者。州县冤之乎。大吏冤之乎。必曰州县。民冤于州若县。则往诉之府。府仍饬县。则往诉之道。若道若司仍饬府。则往诉之督抚。督抚仍饬道若司转饬之府。府乃亲提而鞫讯之。其审判必与县断略相等。民于是不得已控之部。部饬督抚。督抚者不得已。使省会州县杂治之。地方州县。又先往为之地。曲徇锻炼。何所不有。民冤之获伸者。盖百而一二。而当事之身家。局外之株连。证验之旁逮。奔走道路。经年累月。千冒寒暑。死丧相继。财殫身冤。痛入骨髓。故能冤民。亦能不冤民者。州县也。不能冤民。亦不能雪民冤者。督抚也。一案下司。动费千数。转相研驳。毫发皆病。贿赂一到。纤悉合。徒伤吾民之肌肤。而倾州县之橐囊。橐囊一尽。又将剥民。其大奸臣贼。州县畏到司之费。匿不成案。不在此数。何取上司之累累。名为详慎。实漏吞舟。且州县冤民与否。本心自然。非必大吏所能检制。太守耳目最近。喘息必闻。苟畏上司。莫此为甚。今不责之府。而责之司道。何以天下之府皆不肖。而司道皆贤。此愚所谓舛者也。诚能使一廉平公正之方伯。正身率厉。府必得其人。府得其人。州县莫敢为奸。天下不过须十数辈。圣天子详察于侍从公卿之间。亲择其可信。风裁素着。宽重有体者。付以一面之事。久任而责其成功。其视督抚司道丛治一方者功相万也。嗟乎。上寄其地方于方伯。下寄其民于州县。以知府转输其间。亲民之官多。治官之官少。胥吏之数减。长吏之权伸。彼州县者。以趋承上司之力治吾民。以申详反复之精明治吾吏。必将公务修举。耳目清明。文法易。然后议久任之法。复代耕之制。使民庶蒸蒸。三代之治。不难再见。岂徒汉文景唐贞观之间云尔哉。

### 胥吏论一

尹耕云

古今可以亡人国者。曰女宠。曰宦寺。曰外戚。曰强诸侯。曰权大臣。曰匹夫横行。而不曰胥吏。实则胥吏之祸。烈于女宠宦寺外戚强诸侯权大臣匹夫横行。第不得以亡国之罪专坐胥吏。何则。自古女宠则褒姒。宦寺则貂牙。外戚则莽冀。强诸侯则朱泚李怀光。权大臣则曹操秦桧。匹夫横行则陈涉张角黄巢。而胥吏之毒。古今受之。天下受之。而终不得指而目之曰。某代之亡。亡于某胥吏之手。夫亡人之国而不尸其罪。此其罪大恶极。而为盛世所不容。乃自三公九卿。以至百官庶司。仍相需如左右手。而不能一日离也。不亦慎乎。然则举今之胥吏。草薶而禽猕之。屏夷投北。如魑魅魍魉。莫或逢之。遂可久安长治乎。则又非也。夫戒女宠而放后宫。惩宦寺而诛黄门。鉴外戚而薄椒房。虑强诸侯权大臣匹夫横行。而废封建。罢宰相。夷大族。鉏豪杰。矫枉过正。铲削元气。皆非所以垂裕保大。而适于荡平之路也。且夫胥吏。虽三代盛时。未由尽废也。周礼府掌官契。史掌官书。胥掌官叙。徒掌官令。层累簇立。丝联脉系。当其时。太宰正岁会以提其纲。少宰正月要以挈其纪。宰夫正月成以治其目。稽核勤惰。渊察微隐。慑志警衷。蔑敢干法乱纪。要在国家之法有以驭之而已。

### 胥吏论二

尹耕云

或有问于尹子曰。胥吏治文书。抱案牍而雁鹜行。长官鼻作声。已惕息不敢退。而子谓其亡人国。何也。尹子曰。呜呼。天下治乱之所系。安危之所出。果何事乎。曰。人命也。讼狱也。盗贼也。帑藏也。见官处分也。文武铨选也。人才取舍也。有胥吏。则人命可出可入。讼狱可上可下。盗贼可拘可纵。帑藏可侵可渔。处分可轻可重。铨选可疾可滞。人才可升可降。久之。而人命无所偿。则冤讎固结矣。讼狱无所决。则控诉日滋矣。盗贼无所惩。则劫夺公行矣。帑藏无所赢。则灾荒鲜备矣。处分不一。则规避开矣。铨选不公。则除授滥矣。人才不当。则侥幸进矣。国至此而犹曰可以无亡者。饰说耳。厝积薪于燎火之原。御胶舟于风涛之内。而欲其无濒于殆也。得乎。彼胥吏者。幸不发觉。则荣华其身。而长其子孙。不幸而发觉。方且委过于监临。归罪于长贰。即使狱成讞定。杀一鼠子。何足蔽辜。而国家之事已为所败坏而不可救矣。且诛之不可胜诛。殛狗而得狼。除豺而近虎。耽耽日伺于我侧。虽欲严为之备而不能。何则。彼固有所凭借以为藏身之固也。鼠穴于社而鼠骄。狐窟于城而狐横。胥吏则何城何社。曰。六部之例案而已。

### 胥吏论三

尹耕云

例案者。朝与野之所共守以为法。而顾谓胥吏藉以为藏身之固。何也。盖例者。一成之法。永远可以奉行。案者。一时之事。轻重可以出入也。故杀人一也。而谋故分。处分一也。而公私别。一部而彼此两歧。一司而前后兼异。苞苴既入。则援案以准之。而不能指为瞻徇。要求不遂。则援案以驳之。而不得目为挑剔。人命至重也。枉杀无辜。而天下不敢怨。则其所援杀之之案。无可原也。夫各部率由旧章。均有则例。又每届五年。例得纂修一次。何患无成宪之可循。而必惟此历年之旧牒。兢兢焉而弗敢失坠乎。愚以为欲清弊源。先销陈案。其业已通行。纂入则例者。自当永着为令。其未经纂入则例之案。则由六部堂官。拣派精晓例意之司员。逐条删定。某案与例相符。某案与例不符。某案与节引之例相符。而与今例不符。某案于见行之例相符。而与成例不符。或例属两行。折衷以求一是。或例需比拟。旁通以定指归。证误订。芟繁薙复。如方圆之以规矩。若平直之准绳。期于共见而共闻。不任畸轻而畸重。则事例简而易明。胥吏之权轻而易制矣。至于奉法者吏。察吏者官。尚书侍郎。位尊而任重。去胥吏较远。其朝夕相见。得以考其勤惰。而辨其良莠者。则郎中员外等官。最为切近。自仕宦之途杂。人皆以官为传舍。观政未久。而已引领于京察。觊觎于保送。惟恐其不速化。其久于是官者。或又阘无能。其权由于禄轻。而俸不足以养其廉也。存一儻然不终日之心。则于公事。安望其讲明而切究。无怪乎吏曰可则可。吏曰否则否。扰攘于簿书期会之中。而何尝自治一事哉。则察吏必习事。习事必久任。久任必加俸。凡掌印主稿之司官。其俸必增。俸足食用。其俸满而称职之主事。食员外郎郎中之俸。俸满而称职之员外郎郎中。加一员外郎郎中之俸。左右侍郎缺出。尽本部资俸最深曾经京察记名内用之司官开列在前。以跻尚书。而终不离乎本部。则堂司各官之于部务。不啻一身一家之事。其视胥吏。不异于数世服劳之臧获。而犹患其馥法也。有是理哉。

## 训吏上

汤鹏

浮邱子曰。天下之政曷弊乎。曰。弊于因意而用法。因法而用例。因例而用案。天下之权曷归乎。曰。不归于君。不归于相。不归于有司百执事。而归于吏胥。曷为而权是归乎。曰。用法则吏胥擅周内。用例则吏胥擅苛比。用案则吏胥擅强记。于是君臣上下逊谢弗如。不得不挈大权以予之。虽然。君臣上下。曷为而不吏胥是若乎。曰。不能开诚布公。任德而不任法。不能旁搜远绍。考古而不考例。不能疏节阔目。随事而不随案。于是以瞽乱拘苦之。听转移高于吏胥之手。而迄不知其所之。语曰。山溜至柔。石为之穿。蝎虫至弱。木为之敝。于乎。吏胥之于政何以异焉。且夫天有昼必有夜。地有肥必有磽。人有

君子必有小人。其生也世。其为也力。此君子之所拊膺太息而无如何也。古者小人之种类之气数不一。今也咸莽于吏胥之途。古者君子能治小人之性行之知断不一。今也咸短于治吏胥之术。途莽则好不可剖判。术短则治芻亡与仔肩。此君子之所攘臂疾首而不能已也。夫君子之所无如何。固君子之所不能已也。君子之所不能已。固不君子者之所苟焉以枝吾者也。是故与吏胥表里作奸者。巧而有败者也。即毋与吏胥作奸。而官如木偶。吏胥如鼠狐。俾得文其奸以懵视听者。愚而无察者也。不善用吏胥反为吏胥用者。悔而无及者也。即善用吏胥。此亦操纵出入之奇。而不能俾小人渐仁剿义成为君子者。美而有憾者也。是故君子有以处之。有以化之。处之维何。曰。莫若官皆自领其事。昔陆慧晓为吏部郎。未尝与部令史语。帝曰。部令史谙悉旧贯。可共参怀。慧晓曰。六十之年。不能咨部令史为吏部郎。寇莱公为相。议择一人为马步军指挥使。吏以文籍进。公问何。对曰。例簿也。公曰。朝廷欲用一衙官。尚须检例耶。安用我辈。夫慧晓非不详旧贯也。黜令史以尊体统也。莱公非滥用衙官也。黜例簿以尊名器也。苟得郎如慧晓也。则令史如虎者举可唾也。苟得相如莱公也。则例簿如山者举可火也。孔子曰。小人不威不怨。小怨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此言有以处之也夫。化之维何。曰。莫若通经为吏。昔汉武帝许下至郡太守卒史。皆用通一艺以上者。元顺帝命左右二司六部吏属。于午后讲习经史。夫武帝非不创制踰节也。而录卒史者。文学之雅怀也。顺帝非不纲维解弛也。而命吏属者。训典之高义也。故通经不必为吏也。要之于上达以致用也。而为吏不可以不通经也。委之于末流而不污垢也。孔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此言有以化之也夫。夫君子而不处之化之。则吏胥之毒。焉有纪极乎。江河日下。繫谁障之。鸱梟塞天。繫谁掬斥之。蒺藜在田。嘉禾无所措焉。泥在钩。金在镕。唯甄者治者之所作焉。是故官皆自领其事。则吏无智慧。无智慧则无揣摩。无揣摩则无舞弄。无舞弄则无突盗。无突盗则无破坏。无破坏则天下之元气实而患气塞。通经为吏。则吏有本根。有本根则有名检。有名检则有戒惧。有戒惧则有修能。有修能则有干济。有干济则天下之出于吏胥者皆人材。出于人材者皆儒术。诗曰。不僭不贼。鲜不为则。于乎。是道也。其孰信乎。而孰当务之为亟矣乎。是故天下之弊。莫不积于文恬武熙也。起于上无礼下无学也。文恬武熙。于是官不自领其事。而吏以勤济其悍。以机警济其诈。以姿试辄验济其败。上无礼下无学。于是通经为吏之脉断。而吏以陋饰其愚。以浅易饰其无他。以摇尾乞怜饰其贪鄙嗜利无耻。诗曰。为鬼为蜮。则不可测。于乎。是弊也。其孰挽乎。而孰击断昌明之矣乎。

训吏下

汤鹏

浮邱子曰。今天下咸知吏胥之为毒矣。知吏胥之为毒。则亟亟乎思其所以惩艾之。惩艾之而毒不已。则躬操吏胥之事。以间执吏胥之奸。于乎。此吏胥之奸所以更奇毒。所以更奇横也。宫室有穴而鼠凭之。乃欲与鼠并据穴中。曰夫如是而鼠不我凭。是以鼠治鼠也。不亦蠢乎。衣裳在笥。而虫敝之。乃欲与虫并据笥中。曰夫如是而虫不我敝。是以虫治虫也。不亦褊乎。传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是故天子之尊。公辅封疆之所禀命也。公辅之尊。卿尹曹司之所禀命也。封疆之尊。监司守令之所禀命也。今自上下下。以簿书为智。以期会为信。以唯诺为礼。以苛比为义。是帅斯代斯人而操吏胥之事。于乎。以天子而操吏胥之事。于是公辅承其流。乃以公辅而操吏胥之事矣。封疆效其力。乃以封疆而操吏胥之事矣。以公辅而操吏胥之事。于是卿尹承其流。乃以卿尹而操吏胥之事矣。曹司效其力。乃以曹司而操吏胥之事矣。以封疆而操吏胥之事。于是监司承其流。乃以监司而操吏胥之事矣。守令效其力。乃以守令而操吏胥之事矣。于乎。士各有志。不可强也。金在沙而玉在泥。不可愿也。以千百人之操吏胥。则必有一人之不操吏胥者以孤行其意。以一人之不操吏胥。则必有千百人之操吏胥者以短其不然。昔渔父谓屈原曰。举世混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铺其糟而啜其醪。然而戒其和同。振其英特。纳其险。去其健羨。毋为物。毋与时移。毋为巨降。毋与末齐。牢之以握。厚之以酝。恬之以情。秩之以分。绅书其辞。镜理其形。类伤其目。义痛其心。窃尝流涕太息以评鹭之曰。是者而若此乎。此其铺陈而复。骈旁而杂者。吏胥之文字已尔。此其补苴而漏。标举而夸者。吏胥之经济已尔。此其调通而合。曲折而入者。吏胥之聪明已尔。此其强执而很。倒持而债者。吏胥之断制已尔。此其旁皇而恐。磨耗而冤者。吏胥之繁劳已尔。此其奋飞而捷。连娟而喜者。吏胥之亨通已尔。此其濡染而及。蔓延而生者。吏胥之风尚已尔。此其奖借而起。朋比而至者。吏胥之人材已尔。其在小绵之诗曰。国虽靡止。或圣或否。民虽靡臚。或哲或谋。或肃或艾。如彼泉流。无沦胥以败。其在荡之诗曰。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丧。人尚乎由行。是岂不为君臣上下立之炯戒矣乎。且夫日不知夜。月不知昼。日月为明。而弗能兼。无损于其大也。目能视。手能操。而目不能代手。手不能代目。无损于其用也。今有天下国家之责者。咸不自事其事而操吏胥之事。然而吏胥常胜。君臣上下常不胜。吏胥之心机计能。常出于君臣上下所绳尺之外。所意料之外。所绳尺之外则增其伪。所意料之外则遁其非。此吏胥所以常胜也。君臣上下之情故事实。不能毋在吏胥所掌记之中。所拟议之中。所掌记之中。则我常弃而彼常取。所拟议之中。则我常顿而彼常利。此君臣上下所以常不胜也。积常不胜之势以至于匮。而君臣上下之理日以微矣。席常胜之势。以至于目中不复知有君臣上下。而吏胥之奸满腹

毒满世矣。其在抑之诗曰。于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

孰谓吏胥而不可以胜之矣乎。胜之维何。曰。以吏胥之事还之吏胥。君臣上下之事还之君臣上下。以大体为规模。以小体为不足杖。以公道为脉落。以私道为不可行。游乎六艺。鬯乎百家。我知其弗为吏胥之文字也矣。树乎社稷。孕乎民物。我知其弗为吏胥之经济也矣。察而不剽。中而不奇。我知其弗为吏胥之聪明也矣。愤而不沸。鉏而不惨。我知其弗为吏胥之断制也矣。而不漏。壹而不枯。我知其弗为吏胥之繁劳也矣。耸而不随。劲而不萎。我知其弗为吏胥之亨通也矣。入守典则。出振丰裁。我知其弗为吏胥之风尚也矣。上窥圣贤。次自贵爱。我知其弗为吏胥之人材也矣。兹八端者。乃吏胥所以簸弄君臣上下。而破其所挟持。而不有之。出其所可为典刑。而整齐变化之。于是君臣上下常胜而吏胥常不胜。夫吏胥之所以不胜。为其胜之以不吏胥之人也。胜之以不吏胥之人。为其君臣上下。咸相为炯戒。以毋操吏胥之事也。昔柳彧见隋主勤于听受。百僚奏请。多有烦碎。谏曰。陛下留心治道。无惮疲劳。乃至营造细小之事。出给轻微之物。一日之内。酬答百司。愿察臣言。少减烦碎。唯经国大计。非臣下所能裁断者。奏请详决。此为臣下者。戒其君上。以毋操吏胥之事也。唐太宗谓房元龄杜如晦曰。公为宰相。当大开耳目。求访贤哲。比闻听受词讼。日不暇给。安能助朕求贤哉。此为君上者。戒其臣下。以毋操吏胥之事也。曹参代萧何为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何约束。择郡国吏木讷于文辞。重厚长者。即召除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务声名者。辄斥去。此在上位者。戒其僚。以毋操吏胥之事也。诸葛亮躬校簿书。主簿杨容谏曰。为治有体。上下不可相侵。古称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丙吉不问死人。陈平不知钱谷。彼诚达于位分之体也。今公躬校簿书。流汗终日。不亦劳乎。此在下位者。戒其长者。以毋操吏胥之事也。大底相为炯戒也。则相为匡救也。相为匡救也。则相为荡除也。相为荡除也。则相为整理也。相为整理也。则相为扶养也。相为扶养也。则相为雍容也。相为雍容也。则相为绵亘也。是故善医疾者。审脉审方。善医国者。审政审人。今欲政其政。人其人。则亡过戒其君臣上下。以毋操吏胥云尔。是故臣下戒其君上。而君上不吏胥矣。君上不吏胥。然后吏胥不援君上以束缚人。不援君上以束缚人。然后吏胥之根株去。君上戒其臣下。而臣下不吏胥矣。臣下不吏胥。然后吏胥不援臣下以驱使人。不援臣下以驱使人。然后吏胥之枝叶去。上位戒其僚。而僚不吏胥矣。僚不吏胥。然后吏胥不援僚以刺譴人。不援僚以刺譴人。然后吏胥之机括去。下位戒其长官。而长官不吏胥矣。长官不吏胥。然后吏胥不援长官以恐愒人。不援长官以恐愒人。然后吏胥之气焰去。去吏胥之气焰。然后险心溢眦不可抵



当者亡有也。去吏胥之机括。然后诡文造端不可测识者亡有也。去吏胥之枝叶。然后骈旁侧出不可收拾者亡有也。去吏胥之根株。然后隐忌雍蔽不可掬剔者亡有也。四者亡有。然后纲常振而政教明。阴阳和而风雨时也。其在角弓之诗曰。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君子有徽猷。小人与属。允若兹。则吏胥何奸之能奇。而何毒之能横矣乎。是故以奸鉏奸者滞。以正理奸者融。以毒沸毒者噪。以良约毒者驯。

#### 读周礼地官一

王效成

后之民。犹古之民也。古州县治户二千五百。党鄙五百。以至族鄣闾里。至于比邻五家之长。即保长甲长牌头之所司。奚以有异。秀民稟读法之教。而农商工隶。复有谏救之司。劝德而让过。斯尤莫要于乡约之建。遗人旅师。恤凶荒。时颁敛。则社长兼之。闾县师征郊野之赋。易之以追胥仓吏。虺稽司掌贼乱之执。易之以巡役汛兵。经营闾阎之务。何必不备于古。生事薄而习俗偷。则为之者非其人也。夫古者乡遂吏之属。莫非大夫士为。之。即下而至于胥吏。亦必朴愿之乡民。秩琐而品尊。足以表式一方。使之奉宪以率化。汉世十里有亭长。十亭有乡三老。掌乡亭之教化。察盗贼有游徼。敛赋税有嗇夫。以与令丞相趋事。谓之少吏。辟之自里选。而陟之至名卿。循吏多出其中。故汉治称为近古。自贱褻其役。而台舆视之。捶辱于官。啮于胥吏。奔走于里豪。非狷不自爱者。莫充乏。以是蚀民以自饱。而兴除劝惩诸制。上不以责。责亦不知。夫牧令之所与共治。无非斯数者。其权亦得以振举。乡约一职。为所治之纲领。昔人有议。礼请有行谊之里老。不愿者弗强。廷接以宾。习民事以长一乡之淑慝。视其品裁。消讼平争。兼调人之职。称职旌而劣退。至社长必才而仁者任之。常赋与变警。民自输而自防。一不以官徒与其间。其夙所自为者。耕种耘获。则古草人稻人司稼所有事。当责之保甲之长。养之也有方。训之也有备。斯数职者。长吏之股肱。而一邑之络脉。苟得假之以入仕之阶。则其效当更远。

#### 读酷吏传

朱琦

汲黯嫉张汤深文小苛。谓刀笔吏不可为公卿。汤一文吏耳。黯何以嫉之若是。而太史公为传。至齐之酷吏。迹汤所为。虽曰文深。不至若赵禹义纵王温舒之甚也。而以为酷吏。何哉。盖法之杀人。甚于桁杨刀锯。当汉武帝时。天下亦多故矣。而扰扰焉以法胜之。其敝也。至于奸伪萌起。上下相遁。而不能振。故曰。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始汤为小吏干没。与长安富贾交私。及为廷尉。列九卿。谳狱必向上指。所治即上意所欲罪者。所平即上意所欲释者。其治时有

纵舍。然自是用法益刻。奸益不胜。公卿相率面谏。莫正言。然后知汤之罪。浮于赵禹义纵王温舒。汲黯既嫉之。而太史公侪之酷吏。诚不为过。故凡为小吏而干没。为大臣而希上指者。皆祖汤之故智者也。吾尝较而论之。自汉以后。大抵任法而不任人。任人则权在上。任法则权在下。彼汤者挟诈阿意。所欲罪。所欲释。诚为文深。然犹操之上。后世事同法异。多立名目。例牒日繁。不可究诘。势不得不委之胥吏。权反在下矣。且为之长者。如突然。无复久任。曹郎率多新进。所学非所用。吏抱文书以署。漫不能訾省。而为老吏者。积年深。用事久。苛细缴绕。难以卒破。则权之归于胥吏何疑哉。虽然。今有与古异者。古者法疏。酷吏多。黠吏少。后世法密。酷吏少。黠吏多。酷吏害止于刑。而杀人以为功。黠吏并害于政。而用人亦以贿属矣。善夫。苏子瞻之言曰。汉唐之弊。患法不明。而用之不密。使吏得以空无据之法而绳天下。今法令明。而用之至密。举天下惟法之知。所欲排者。有小不如法。而可指以为瑕。所欲与者。虽有所乖戾。而可借法以为解。天下一毫之事。务为留滞。以待请属。非金钱无以行之。故曰。小人以法为奸。又曰。时之大患。在于用法而不责情。故权在胥吏。呜呼。自汉以后病此久矣。法之为敝亦已极矣。故又曰。文案不简。吏蠹不除。天下终不可得而治。

### 世吏世役说

方浚颐

今天下惟黔蜀滇南粤西。有土司世其官。而他省则无。然所谓土司者。悉归地方官节制。而政令不得自专也。降而至于吏役。则京师及各行省。无不父以传子。子以传孙。一若官俸之世其业者。曩为庶吉士。见庶常馆役。视新翰林伊生徒。谒阁师日。教之立。教之拜。教之起。教之迎送。咸帖然受指挥。闻诸前辈曰。是役也。为前明世家。至今未易他姓。心窃讶其术能以久居于斯也。居京师久。六部之人有识者。其人率居广厦华堂。出则鲜车怒马。趾高而气扬。凡官之入覲者。谒选者。自监司以至守令。罔不折节交。分庭抗礼。与之深相结纳。就酒家饮。声色玩好。擗蒲六博之属。惟意所适。放浪挥霍。复奉黄金为寿。以饱其溪壑。彼之报客者。亦居然满客之愿。而高下其手。官为吏蒙。吏以稿进。官但唯唯画诺而已。及转外台。乃知院之吏。司道之吏。郡县之吏。与六部之吏等。而役则更胜于庶常馆役。院吏能虐司道。司道吏能虐郡县。郡县之吏与役。则更能虐民。院也。司道也。郡县也。官或岁一易。数岁一易。其科条令甲。文书册籍。皆吏掌之。官暂而吏久。舞文弄法。因缘为奸者。其弊不可胜数。一旦事发。官则震怒。下于狱。重惩之。而彼方晏然曰。革吾吏。革吾役。不能革吾业也。爰倩人代充本缺而瓜分所入。仍世其业如故。且有不肖守令。恃鹰犬为爪牙。倚虎狼为心膂。以遂其蚕食鲸吞之计。而济其

婪赃黷货之贪。盖不幸而败者。不过百中之一二耳。嗟嗟。封建之害方镇之害。异代能除之。而世吏世役之害。虽名公巨卿贤士大夫。历代不能除之。且知之而无可如何。是国之蠹也。官之病也。民之贼也。或曰。公门好修行。吏役中岂无一二其人者。即其子若孙。科第仕宦者。亦不乏人。又将何说。曰。吏役与宦寺同。论宦寺者。不因吕强张承业。而稍有恕辞也。至科第仕宦。则及身不守其业而已。其世业自在也。当世流品杂矣。禁令弛矣。又安得以吏役限之哉。

### 汰改役班

王德茂

语曰。鸟穷则啄。兽穷则攫。人穷则诈。势使之然。官署吏役尤不可穷。穷则枵腹办公。舍命诈赃。无所顾忌。然稍一宽弛。内藉威势。外遂撞骗。至发觉究办时。悔已莫及。要知彼等原为营私舞弊而入公门。不穷亦无安分者也。尝论地方官有三要务。一曰驭吏役。二曰用家丁。三曰察官亲幕友。官亲幕友至近。可以正率诚感。家丁呼之易集。麾之易去。惟吏役多系土人。根蒂深固。稽之则朋蔽。趋之则习延。革之则私踞。故必威戒严明。保束互密。审其畏惧贪恋之迹。惟汰之则存者易给。改之则勤者益奋。钳其牙爪鼓其技能。庶无僨事。盖公门之人。于平民恒如饥鹰馋狸。侧视雏鼠。刻刻周防。尚虞横肆吞噬。亲民者。顾可袒从轻信。率不经心哉。

### 复乡职议

冯桂芬

治天下者。宜合治亦宜分治。不合治。则不能齐亿万以统于一。而天下争。不分治。则不能推一以及乎亿万。而天下乱。柳宗元封建论云。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此合之说也。封建之合。不如郡县之合尤固。故封建不可久。而郡县可久。反而言之。天子不能独治天下。任之大吏。大吏不能独治一省。任之郡守。郡守不能独治一郡。任之县令。县令不能独治一县。任之令以下各官。此分之说也。顾氏炎武曰。大官多者其世衰。小官多者其世盛。盖大官所以治治民之官。小官所以治民。分而又分。其数不能不多。其位不能不小。今世治民之官颇少矣。县令藐然七尺耳。控一二百里之广。驭千百万户之众。其能家至户到。而周知其循莠勤惰饱饥甘苦哉。至令以下各官。非赘选。即吏员。流品既杂。志趣多庸。加以间关跋涉。千里万里而来。身家妻子。惟一官是食。犬马于富民。鱼肉乎贫民。视令以上尤甚。蠹民而已。何有乎治民。然则今之小官。如顾氏之说。更多其数。患不滋甚耶。不知顾氏之意。固欲复古乡亭之职也。考周制。乡大夫之下。有州长党正族师闾胥比长。遂大夫之下。有县

正鄙师鄣长里宰邻长。以乡人为之。皆官也。以今十万户之州县计之。当有乡遂大夫十。州长县正五十。闾胥里宰五千。比长邻长二万五千。此今日断不可行之事。汉制。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循禁盗贼。亦以乡人为之。亦皆官也。以今方二百里之州县计之。当有三老嗇夫游徼各四十。亭长四百。视周已大减。然犹之多也。隋文始一切罢之。盖亦一时矫枉过正之举。乃遂为万世定制。唐六典。汉氏县丞尉。多以本郡人为之。三辅县则兼用他郡。及隋氏革选。尽用他郡之人。今州县设佐。四五人。拨二三人分治各乡。至都图则有地保地总。司民事。其流品在平民之下。论者亦知其不足为治也。于是保甲之法。十家一甲长。百家一保正。一乡一保长。然率视为具文。诏书宪檄。络绎旁午。而卒不行。闲行之而亦无效。军兴以来。各省团练民勇。有团董。有总董。大同小异。顾行之转视保甲为有效。然则其故可思也。地保等。贱役也。甲长等。犹之贱役也。皆非官也。团董。绅士也。非官而近于官者也。惟官能治民。不官何以能治民。保甲之法。去其官。而存其五四递进之法。不亦买椟而还珠乎。吾甚不解论保甲者。谓得周官遗意。则何不径师周公。乃必以隋文为主。而周公为辅也。兹为之酌古斟今。折衷周汉之法。县留一丞或簿为副。驻城。各图满百家公举一副董。满千家公举一正董。里中人各以片楮书姓名。保举一人。交公所汇核。择其得举最多者用之。皆以诸生以下为限。不为官。不立署。不设仪仗。以本地土神祠为公所。民有争讼。副董会里中耆老于神前。环而听其辞。副董折中公论而断焉。理屈者。责之罚之。不服。则送正董。会同两造族正公听如前。又不服。送巡检。罪至五刑。送县。其不由董而达巡检或县者。皆谓之越诉。今州县门或署越诉笞五十。盖指越里老而诉州县。非谓越州县而诉府。详见日知录。然则里老听断小事。固旧制矣。不与理。缉捕关正副董指引。而不与责成。征收由正副董劝导。而不与涉手。满五千家。地广人稀之县量减。设一巡检。全乎为官如今制。惟以邻郡二三百里内。无山川间阻之地。诸生幕职荐举者为之。丞簿由巡检升除。丞簿月。给养廉三五十金。巡检半之。正董薪水月十金。副董半之。正副董皆三年一易。其有异绩殊誉。功德在间里者。许入荐举。有过者。随时黜之。见令丞簿尉用绅士礼。文用照会。有罪即与凡民同。如是。则真能亲民。真能治民。大小相维。远近相联。庶几顾氏所谓小官多者乎。无事而行保甲。必有循名责实之功。有事而行团练。更得偕作同仇之力。风俗有不日新。教化有不日上哉。

### 省则例议

冯桂芬

谈者谓今天下有大弊三。吏也。例也。利也。任吏挟例以牟利。而天下大乱。

于乎。尽之矣。夫例何以设。曰。为治天下也。例之大纲。尚不失治天下宗旨。至于条目。愈勘愈细。其始若离若合。其继风马牛不相及。其终则郑声谗语。不知所云。遂于宗旨大相背谬。偶一道破。无不哑然失笑者。试以吏部言之。丁忧服阙稽核月日是也。命官亲供之不信。乃凭之里邻之结。本官身至之不信。仍待之置驿之文。刘文清服阙到京。命署缺。部以原籍文未到驳之。特旨准署。近年择授选人。以服阙文不到扣选者。不知凡几。外官赴选。更用本籍验看之条。服阙者亦然。其理安在。犹是人也。三年中非骤能衰老。若谓哀毁灭性。举动改常。设有其人。曾阅之流也。方将旌之以风厉天下。而验看何为者。如有甄别。岂非冤抑。既无甄别。曷取具文。旗员道府服阙引见。分别内外用之例同。蒙则以为以礼去官。正宜优加体。实缺勿开缺。候补勿扣资。服阙赴官。自递亲供。即任事如常。惟逾期限年不至者。开缺扣资。其余繁文一切可删。又如亲老告近是也。顾亲年六十五以上准告近。则年六十四之亲不向隅乎。家无次丁准告近。则有次丁而或笃疾或远出或不慧虽有如无者不向隅乎。而且迎养在寓有别。迎亲送亲假有别。告养告近而服阙者有别。剖晰可谓精矣。而于人情动多窒。惟有一切以欺应之。始可无事。设有老病之亲。而年岁不合例。又不得无疾称疾。至诚无伪者。处此计无所出。将赍咨涕洟以赴官耶。方寸已乱。旷官瘵职。曾何益于国家也。然则非以防其欺。乃以导其欺也。不特导其欺。且以逼其欺也。其于治天下。非徒无益。而又害之。惟于胥吏则为大利之所在。而例固非吏为之也。朝廷为之也。朝廷亦何德于吏。而必为之浚利源哉。偶举二事。他事可知。他部可知。大凡治病者。必探其病根而除之。而后病可已。吏之病根安在。在例案太繁而已。若非是者。非一编菅。一秉。拉杂摧烧之。则天下不治。宜谙习吏事大小员数人。絀绎会典则例等书。存其要。名之曰简明则例。凡则例等书关涉银钱者。尤如牛毛茧丝。令人不可猝瞭。此皆舞弊之经传也。每部不得逾二十万言。旧册存之。旧例旧案。无论远近。一切毁之。以新例颁发大小官员。惟戒自今非新例不得援引。小事两可者。卿贰督抚以理断之。传曰。用人勿疑。卿贰督抚大官。而必束之以例案。且束之以无一定之例案。是疑大臣而转信吏也。慎孰甚焉。至咨移详札。实叙处无可简略。其首尾复述套语。皆删之。并颁一成式。无论上下行文呈状。纸长阔若干寸。叶若干行。行若干字。皆一之。令可装为一帙。照例知照事。月一报。一类为一册。按行续写。文从极简。以不能损一字为准。连叶用骑缝印。板心署年月日。又各署皆创一公事表。仿诸史表式。别类分门。事经月纬。如目录然。使易于稽考。亦一便也。夫二十万言。不过两帙。纵中材暮齿。不习吏事。亦能通晓。凡户工二部纪银钱之书。皆胥吏舞弊之书也。即如苏松重赋。数倍于他郡。二三十倍于他省。未尝不载于赋役全书。而赋

役全书具在。骤阅之。但见款项之繁多。名目之猥琐。分合杂糅之离奇。非老于此事者。无从得其每亩征税之数。尚书侍郎。起家文史。不习会计。虽阅全书。亦不能知其数倍二三十倍者安在。此何理耶。必宜改定体例。但着某县田若干亩。一亩之税。米若干。银若干。以大目通晓为主。他可类推。即用吏。吏已无权。况可不用今日之吏也。如后议。

### 易吏胥议

冯桂芬

后世流品。莫贱于吏。至今日而等于奴隶矣。后世权势。又莫贵于吏。至今日而驾于公卿矣。册府元龟。唐元和中。敕曾任州府小吏。不得申送进士。与亏礼教。被科罚。皆谓之不入清流。明太祖实录。吏胥心术已坏。不许应试。吏之贱旧矣。至近日江苏州县漕书阁人。更迭为之。衣冠不与齿。其贱也如彼。而权势之盛。则又莫盛于今日。州县曰可。吏曰不可。斯不可矣。犹其小者也。卿贰督抚曰可。吏部曰不可。斯不可矣。犹其小者也。天子曰可。吏部曰不可。其不可者亦半焉。于是乎其权遂出于宰相大臣之上。其贵也又如此。夫所谓可不可者。部费之到不到也。汉书云。所欲生则与生比。所欲死则与死比。专指廷尉言。今则转于吏户工兵四部为甚。无他。利之所在耳。每部不下千人。其渠数十人。车马宫室衣服妻妾之奉。埒于王侯。内外交结。隐语邮书。往来旁午。鞶金暮夜。踪迹诡秘。莫能得其赃私都数。尝与一绍兴人拟议。吏部四司岁约三百万。兵部官少而费更巨。户部有盐漕。工部有河工。计四部岁不下千万。外省大小衙门。人数尤众。婪赃更多。更不啻千万。究银所从来。国家之帑藏居其三。吾民之脂膏居其七。今天下之乱谁为之。亦官与吏耳。而吏视官为甚。顾氏炎武谓之养百万虎狼于民间者是也。虎狼何知。但知搏噬。噬民不已。继以噬国。无足怪。独怪国家之必养此虎狼何居。正名定罪。非尽杀不可。然非一杀之而即已也。杀一虎狼。复养一虎狼。其噬人自若。是今之吏之不可复用也明矣。考周礼太宰。陈其殷。置其辅。郑注。殷。众也。谓众士也。辅。府史庶人在官者。夫辅非贱简之名。又与士同列。知古不以吏为贱役。汉武帝时。卒史皆用通一艺以上者。唐高宗诏诸司令史考满者令试一经。吏宜通经。古之道也。元时小吏可致宰执台谏。明亦有吏员累官卿贰者。况锺为郡。尤有贤名。中叶以后。始贱吏不用。非初制也。钱氏大昕曰。元时士人。皆乐为吏。而吏亦知自重。自士大夫之于吏。以奴隶使之。盗贼待之。而吏遂无所用。旨哉斯言。今日之用吏。殆以国计民生全付之奴隶盗贼也。可乎哉。既不能不用之。即宜有以尊之。惟今日吏之贱。中于人心。骤尊之。清流犹不就也。窃以为既如前议改例之后。案牍减大半。外官可并其事于幕。而名之曰幕职。略仿唐制。与以入仕之途。不得以游闲之人之为之。由郡县学山

长择诸生中有才有行。而文学中平。历三试不中式者。送郡县充选。兼准应试。九年无过。叙丞簿官候选。始脱试籍。丞倅佐贰等官。于郡县分聘一人。大吏及部院。皆由郡县择其尤上之。今制。惟军机处不设吏。以章京治文书。苏拉仅供奔走之役。故流弊较少。亦部院可以幕职代书吏之证也。此幕职一途。与科目荐举二途并用。惟不得入翰林。及为大学士。稍示区别。其余迁擢。无稍轩轻。又荐举可不由诸生。而幕职不得不由诸生。着为令。如此。则人知自重。舞文黷货之风。庶几少衰息乎。

请辑六部稿案以杜吏弊疏道光三年

陶廷杰

臣惟六部综理天下庶务。自铨选黜陟。以及礼乐刑罚。钱谷工程。在在俱政体所关。各部中六堂总其成。诸司分其任。一切事件。惟例是遵。自皆仰体皇上飭几勤政之心。矢公矢慎。岂复假手书吏。致滋弊端。然例文一定。案情百出。其例有明文者。固可照例办理。无虑书吏之欺蒙。其例无明文者。不能援旧案以比例。即不能不藉书吏以查案。此弊之所由生也。盖各部旧案。日积月累。堆栈如山。每办一案。其与此案相似者。不一而足。在司官中留心职分。行走多年者。犹能知其大概。若到部未久。加以漫不经心。旧案累累。自必茫无头绪。而书吏则诸事经手。照此案则较重。照彼案则较轻。夙夜句稽。了如指掌。官生吏熟。百弊丛生。又复递相私传。流弊益甚。故部中每当例无明文之事。吏即乘机舞弊。其贿赂已盈。即呈出较轻之案。而官不知有较重之案相合。其索诈不遂者。即呈出较重之案。而官亦不知有较轻之案相侔。间有官所确知。令吏检某案。而吏计无所施。遂借口霉烂。匿不呈出。以行其欺。甚有于所存文案颠倒错乱。官不能稽。因取要件私藏于家。阴为临时操纵之图。以售其术。是部中诸务。隐授其权于书吏。而辮蔽已深。此在礼部典礼所在。具有成规。刑部律例分明。偶有驳案。众所共见。非甚疏忽。骤难蒙混。至吏兵二部。铨衡升降。纠过计功。毫厘疑似之间。低昂易于牵混。户部款项繁杂。出入多寡。轆轳易形。工部工程。今昔情形不同。以昔例今。已难核计。况各工老样底稿。俱归滑吏把持。每办大工。非其人莫能核算。凡此弊端百出。诚为法所不容贷。而亦势之无如何。臣以为案散而无纪。官不能自检。则必假手于吏。而弊无穷。曷若案统而有宗。官可以自裁。则不授权于吏。而弊可绝。查向例。刑部五年一修例。吏户礼兵工五部十年一修例。然例不能尽载旧案。犹有时翻阅。若修例之后。未及五年十年。此数年中案卷。吏不能不随时比照。敬请 敕下六部堂官。飭勤慎谙练之司官。就各司中所存案件。细心检校。凡有例无明文之案。摘取明节。编年纪月。汇成册档。随办随增。盖用印信。俛汇册之后。书吏或遇事别呈旧案。即究其以前漏匿之故。从重办理。各司

印册。官为收掌。册外之案。概免翻阅。以后所办事件。惟查此册。从公比拟。将来届时纂例。亦可凭此册酌量增修。是分司各办。既无虑此日之繁难。而修例有资。又足备将来之纂辑。官有册可查。而不必假手于吏。吏无案可恃。即不能蒙蔽于官。其有裨政治不少矣。

臣又查会典。内载在京各衙门书吏。均有定额。由召募考补。毋许朋充滥役。其承充者。由部取原籍有司印结。以结到日着役。无结者黜。又载五年书吏役满。报部关防考试后。不得在京稽留。即饬五城官严催一月内回籍。令原籍官以到籍日期申报。是定额之外。不得妄增一人。役满之人。不容稽延时日。所以杜滥冒。禁盘踞。定例綦严。乃部中书吏。一司中每有逾额数人。及一二十人。甚有政务较繁之司。竟逾额至数十人者。夫人数既众。良莠不齐。臣闻酒肆茶房戏园游馆。无日不有书吏充斥其间。或逢人撞骗。或藉生事端。或密札交通。或得钱舞弊。种种不法。人所共知。若革退不能复充。役满不容恋栈。即雇人出名充补。而已仍暗中把持。使非认真清厘。恐不免玩法舞文之弊。应请 敕下各部堂官转饬各司官确实查明。将见在额外增置书吏。全行裁汰。即繁剧之司。不敷办事。应行增添数人。亦必明定额数。并造具额存名册。移送稽察衙门备查。倘裁汰之后。仍复任意增置。各堂官及稽察部务之御史。即行指名参奏。并请 严饬步军统领五城顺天府一体严密访查。如有书吏在外招摇生事。及已革已满书吏身后把持公事者。立即严拏惩办。庶奸胥滑吏。不敢假公门为利藪。而弊端渐就肃清矣。臣为杜弊剔蠹起见。是否有当。伏祈 圣鉴。

请严定惩创书役扰害章程疏道光十七年

费庚吉

窃惟制治之道。全在察吏安民。然欲吏治肃而民生安。尤必先除书役诈扰之弊。各衙门书役之设。所以供使令。而非可假之以事权。近日各省地方官。因循疲玩。不知以民事为己事。于是官与民日隔。而与书役日亲。其贪墨之甚者。官方恃书役为爪牙。其恂谨无能者。书役又复以官为傀儡。相习成风。牢不可破。即如办理钱漕。多由书吏包征包解。遂至上亏官帑。下腴民膏。官与民两困。而中饱全在胥吏。每岁开征前。派出漕总计书。无不乘坚策肥。穷奢极侈。至于民间词讼。则有房费。有差规。胥役之囊橐不饱。即讼狱之审办无期。更于地方殷实之家。串同讼师捏词控告。谓之图准不图审。差票一发。便可任意索诈。得钱分用。谓之坐地分赃。至办理命案。书役等又藉查传邻右之名。挨门传唤。累及无辜。民间有告状破一家人命破一之语。更可恶者。近来各省多有匪徒邪教。书差无不受其成规。代为包庇。以致缉捕不能弋获。甚至直入衙署。戕官劫狱之案。层见出。若非书吏暗通。必不能如此猖獗。地方官始则



深信之而不疑。后且畏惮之而不敢发。实于吏治民生。大有关系。再查胥吏之害。不徒州县为然。衙门之体制愈尊。胥吏之事权愈重。督抚司道中。俱有书吏承差。通省刑钱之事。在其掌握。近日东南各省。上司衙门书吏。每名充顶之费。辄须数千金。法营私。已可概见。臣再四思维。欲清其弊。必先破其致弊之由。谨详绎律例。参以见闻。约举三条。为我 皇上敬陈之。一严汰白役以清其源也。查律例。凡正身衙役违禁私带白役者。杖一百革役。足见白役之禁。定例綦严。诚以在官人役。俱有一定经制人数。多一人则多一人扰累。近日于正役之外。私添白役。多至十余倍不止。狼虎成。闾阎实受其害。应请 飭下各直省督抚严飭所属。将私充白役。全行汰除。并将经制吏役姓名书于木榜。悬挂通衢。俾百姓咸其知晓。其有不在木榜者。即系假名冒充。如敢扰及民间。准该民人指名控告。并将私带之正役从重治罪。庶暴横可期稍戢矣。一严禁司道府书拟批以夺其权也。查民间有冤抑事件。府厅州县不能申理。方赴司道呈诉。该司道官自宜详审察核。不得假手吏胥。致有舞文弄法之弊。近日各省上司衙门。俱房书拟批。准驳之权。尽归书吏。招摇撞骗。贿赂公行。衙蠹之害。莫过于此。应请 飭下督抚随时密访。转飭各司道。将书役拟批之弊。严行禁止。庶权不下移。而控案亦随时清理矣。一严禁各衙门巨蠹以穷其窟也。各衙门胥吏。固多不肖。然其中必有巨蠹把持公事者。尤宜首先访拏置之重典。乃足以惩一而儆百。查律例内载。司道府州县等官。不时察访衙蠹。申报该督抚究拟。若该管官员不行察报。经督抚上司访拏或别经发觉者。照徇庇例交该部议处。如督抚不行访参者。亦交该部议处。其访拏衙蠹并赃私数目。仍应年底造册题报等语。上下相维。立法已为尽善。无如因循日久。并未实力奉行。应请 飭下各省督抚严定章程。除本官失察衙蠹别经发觉从重议处外。如前任有著名衙蠹。后任查出者。或有能查办邻境衙蠹者。均照拏获著名要犯之例。酌予议叙。则惩劝有方。巨蠹咸知敛迹矣。以上三条。臣为严治书役起见。窃思宽严之道。各有所宜。宽以惠黎元。务在计其生全。而去其扰累。严以驭胥吏。更当除其羽翼。而夺其事权。故求治者。必以宽为体而以严为用。虽然。治吏贵严。而治之本。仍在官而不在吏。大臣果能正己而率属。书役必知所惮而不敢为奸。州县果能励政而勤民。书役更无所乘而不能玩法。肃吏治而安民生。制治之原。尤在于此。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圣鉴。

请惩治贪残吏胥疏

游百川

臣窃惟患莫大于营私。弊先去其太甚。 国家建官立政。额设府史胥徒。藉资办公。不过取其执簿书。供奔走而已。乃自若辈盘踞把持。遂成积重难返之势

。论者谓天下大权。归于胥吏。此诚沈痼之疾。不能遽除。而实不可不除者也。夫自京畿以及各直省。有不营私之官。而鲜有不营私之吏。大抵上司衙门之胥吏。有病于官。庶司衙门之胥吏。有害于民。其工于取利也。率多暧昧不明。其敢于逞也。实为悉数难尽。即如吏部职司铨选。仕路之所赖以清也。然闻外省每有缺出。书吏即悬以饵人。或多引例案以遂其招摇。或暗致信函以行其吓诈。保举之或准或驳。处分之可重可轻。既已轩轻在心。无难上下其手。吏部如此其它可以类推。盖成案既多。援引各异。书吏先深入其中以操纵之。司员始泛从其外而纠察之。已属不及之势。而况有纵之者乎。此在京各衙门胥吏舞弊之大概情形也。而外省胥吏之害。更有不可胜言者。州县为亲民之官。所用吏胥。本有定额。乃或贴写。或挂名。大邑每至二三千人。次者六七百人。至少亦不下三四百人。夫此数千百人者。政之蠹。民之蠹也。百姓含冤呈诉。其待长官理申。不啻赤子之依父母。而吏胥乃从而凌侮之。剥削之。偪勒之。颠倒拨弄。率以财之有无多寡。为事之曲直是非。总之。吏胥视民如鱼肉。民畏吏胥如虎狼。然民且甘受搏噬而不敢告发者。当前因投鼠而生忌。既恐其力有不敌。日后或假虎以逞威。又恐其心有不甘也。臣每恭读 朝廷恩诏。必曰毋任吏胥舞弊。不得假手吏胥。 诰诫至严切矣。第恐有司奉行不力。以吏之给使令也。而恃为爪牙。以吏之善趋承也。而引为腹心。以失察吏胥有关于己之考成也。而且巧为弥缝。曲为袒护。不曰吏胥狡猾。而曰民俗刁顽。何其不仁之甚也。臣愚以为今日者。甫离兵燹之祸。民幸有其身家。若再遭吏胥之伤。何以完其生聚。相应请 旨谕令中外大臣严饬所属。振刷精神。破除弊窦。一应文案。悉心稽查。定限清厘。吏之名数过多者。务加裁汰。吏之情弊既露者。既行痛惩。开人告发之端。毋蹈徇庇之习。盖害政者吏也。而足以治吏者官也。官诚得人。吏自敛迹。至于家丁之串通书役。绅衿之包揽讼词。并饬地方官概行屏除。毋或宽纵。庶妨政之弊渐去。而民困可稍纾矣。

请饬议作马快准予出身疏光绪三年

两江总督沈葆楨

伏惟三代以上。庶人在官者。与士同禄。汉制近古。往往由小吏至公卿。故循良称极盛。所学其所用也。自晋人重门第。寢为风俗。相沿至今。夫芝草无根。醴泉无源。不问其所能。祇问其所出。与求才初意。已两不相谋。然指倡优为身家不清。彼诚无以自解。若供役公署者。虽风尘奔走。劳瘁不堪。究其所逐逐营营者。非 国事。即民事。固天下之所必不可无者也。乃不待其作奸犯科。而先绝之于人类。于求治之意。毋乃左乎。况不娴文理者。无以为件作。不精武艺者。无以为马快。屏之于不足齿数之列。而望有出类拔萃之才。起而应之者乎。命案全视尸伤为准。尸伤一舛。虽皋陶无由得其情。洗冤录一书。

其理极微。又有不尽一一可凭者。须以意会之在由科甲及幕友入仕者。日夕研究。犹惮其难。若再以不自爱之件作。颠倒是非。含冤其谁诉乎。有终身不见贼之兵。无终身不见贼之马快。奉票缉捕。其危险与临阵同。若罢无能。安望其为鹰为鹞。阗阗不皆成盗藪乎。说者谓件作以命案为市。马快以盗案为市。今再予以出身。不啻养虎而傅以翼。夫天下未尝无包揽词讼之生监。不因此而废士之出身。未尝无骚扰闾阎之弁勇。不因此而废兵之出身。贤不肖各以类分。进其贤者。退其不肖者而已矣。若并贤者而辄之。是驱之出于不肖也。又何诛焉。其品甚卑。其才甚劣。而其权则甚重。其不至于惟利是视无恶不作也几希。现查各直省。有一县全无件作。命案报验。借诸邻封。遇有应行开检者。则束手无策。马快多不足额。其滥竽充数者。非能通晓技击。遇有巨案。亦束手无策。岂无认真公事之牧令。欲破格召募。而相需甚殷。相遇终疏。盖稍有微长者。甚不愿终身自弃。兼使其子孙亦无罪而为 圣朝所弃也。合无仰恳 天恩。飭部核议。准将件作照刑科书吏一体出身。马快照经制营兵一体出身。俾激发天良。深知自爱。养其廉耻。竭其心力。庶命案盗案。本原易清。儆仍作奸犯科。自有加等惩办之法在。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 圣鉴

### 答问书吏

陈文述

周之胥徒。汉之卒史。皆以士为之。今则庶人在官。禄不足以代耕。于是以作犯科为安身立命之本。此岂 国家设立胥吏。与为胥吏者之初心哉。为胥吏者。大抵民之秀而有文义者。进不能横经而为士。退不能荷耒而为农。于是托迹公门以自业。各有其父母妻子。非舞文无以货取。非货取无以为家。贤者不免。况未尽贤者乎。亦思就傅读书。始有文义。既有文义。应辨是非。谚云。清官难脱猾吏手。又云。公门之内好修行。夫以事权之重也如此。则祸福所系。岂不巨乎。少作一孽。则地方多受一惠。即本身阴增一福。前事具在。可以为鉴也。则官之驭吏。可不慎欤。

### 答问差役

陈文述

差役不若胥吏之有文。事权不重于吏。而威福过于吏。一纸入官。九牛难拔。此为结讼者言之。一符下乡。十家闭户。此为奉差者言之。富者得钱而买放。贫者无钱而受拘。或招摇以索贿。或恐吓以取财。在乡愚为卖儿贴妇之货财。在己身即树刀山之因果。可不惧乎。余谓书吏中未必无自好之士。即差役中亦不乏出众之才。全在为政者化导而善用之。不必动加刑罚也。书则小过不妨宽宥。集众而劝谕之。训诫之。至于再。至于三。仍书所犯于册。准其数月无过

以自赎。再三不悛。则责之而除其名。择谨慎者畀之。当无不力图为善良者。役则量其勤劳而调剂之。有犯则权其轻重。所犯者小。初则宽宥而训谕之。再则停差。三则除名。必公必信。或亦相观而善乎。

### 衢言

#### 谭献

闻之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天时人事如循环。浙江肃清。岁且四稔。疆吏宣力。庶司百执事承流于下。譬如孱夫大病之后。呻吟以望国医。于是乎先以糜。继以梁肉。扶杖而起立。蹶足而行。而孱且壮矣。然而一不谨。则患中于腠理。自信太过。则犯寒暑。神明败焉。则夫图后之难也。庐井残毁。人户死亡。田野荒芜。莫甚今日。曰招垦。曰清赋。亦既文告奉行矣。而上游数十州县。土旷不治者相接也。嘉湖宁绍。修治成熟者校多。试举漕粮之籍。田主征租之簿。犹不能十之六也。闾阎之荒熟。以视官司赋敛隐匿以为利者。成数又参差也。客民开荒。情事殊别。或主陵客。或客虐主。乃至西成之日。米谷直贱。禁不出境。客户坐拥仓禀。不救故土妇子亲戚之饥。荒田瘠簿。人力且倍。籽种财入土。而催科之符已下。又多其名目。吏乃因缘为奸。则垦荒遂为畏涂。愚以为牛种庐舍。听其自备。赴官请某乡田票。责令成熟。三年五年。方报升科。愿箸籍者箸籍。子弟读书应举。径除原籍。不愿箸籍者。编入流寓。籍其丁小。主客辞讼。官无偏徇。未科钱漕。别无杂费。庶几开荒。渐有成效。若夫谷贱伤农。请由官收买。建仓储蓄。推陈出新。以备旱潦可也。南亩之农夫见为少。而官司之白役见为多。此大患也。方今创夷未复。生聚未盛。孑遗之民。方离强寇系累屠割之惨。复受敲剥縲绁之苦。眴焉民上。自顾衣冠。当不搏噬。然坐堂皇。研朱案簿。吏役有名籍者几何人。牙门左右趋走扬扬者。且数倍也。此其家当有妻子。甚或殴使舆台。苏轼所谓纵十万虎狼于民间者。此之谓矣。愚以为大县留若干人。中小县以差。府道事简。数人足矣。承行一案。吏一人。签差一符。役一人。犯多者二人。过三人者许上控。箸为令。并禁止官寺前后茶社酒家。比屋张设。若辈聚。非罗织小民。即窥伺官长。少一聚之地。省事必多。夫何忍已毁之身家。再合之妇子。惊心五木之前。离散于瓜蔓之狱乎。夫百姓至愚也。奢欲至亡等也。奢侈之风。中之如鸩毒。去之如拔山。欲长治久安。则正人心。厚风俗。语似阔疏。政无急于此者。东南好巫尚鬼。越人之襍。自古为然。象教淫祠。浙中不少。贼之来也。什神像。焚祠庙。存者廛矣。克复之日。惜未有为疆臣言者。当是时。董督有司。延访耆旧。考祀典。稽志乘。山川社稷名宦乡贤祠宇所在。留者修之。毁者复建。其它淫祠及仙释寺观。一概不许重建。即其傅会古贤。而稽之正史。非有功德于此土者。亦不许建。如是。则覩巫僧道。奔走无所。檀施香火。人心不迷。不亦善

乎。愚以为今日犹可及止。宜下郡邑廉境内祠庙。已复未复。如荒诞淫祠。永禁兴造。已成之区。严禁造作寿诞朝审等期。诳惑愚众。糜金钱。旷日力。而仆仆于淫昏之鬼。暇召父老。晓以民义。俾知假托神灵。科敛财物。煽惑愚蒙。显干国宪。且教匪之兴。实由此辈。涓涓不塞。将成江河。欲正人心。此其一也。

圣王之世。无甚贫甚富之家。无骄淫之失。故无饥寒之困。今则不然。匹夫衣不掩骭。而地衣坐褥。绉锦如云。者康核不厌。而朱门酒肉。日食万钱。浙中大乱初定。冀其惩创。而昏丧宴会。服御(今西)欠食。侈靡不息。且加甚焉。野朴质。古处尚敦。城市之闲。产仅中人。习于闻见。典质假贷。以徇一时之耳目。愚以为宜定礼制。缙绅之家。各依品官等级。不过其物。节俭相高。以奢为辱。庶几风俗日趋于厚。且夫胥吏之祸可胜言哉。开荒之法。胥吏挠之。差役之横。胥吏主之。假设神鬼。一切以贿赂为政。皆胥吏之智。傥来之财。悖入如粪土。悖出如泥沙。即观杭州吉凶之繁费。宴乐之沉酣。兵火初息而歌舞已起者。皆胥吏始。则今日善后之政。莫大且先于察吏。至于劝惩之次第。教养之节目。期之一二十年。而非旦夕可效者。尚不在此议。

### 送潘青明府归桐城序

莫友芝

贵州役隶之盛冠天下。而遵义役隶之盛冠贵州。其级有乡总里总小总散五。县乡四里十三。总各一或二。乡视之。皆大总也。里常小总十。各属散常百人。以递奉令于总。上总。如是者。乡一班。各半月直于县。复有四乡总。尤异数。不可必得。其进之途。非世即效。世取子弟族人。效城若乡游手无赖敢死者。率易官时窜散籍。洊升至总。极不易。县人称散视父。总视祖。大总视曾祖。其类相引进。称师徒。徒视子。徒之徒视孙。徒孙之徒视曾孙。号总者。莫不拥腴田华屋。鲜衣大马。长喙利爪而择肥。行者避道。坐者竦听。暗鸣市间。奴隶落。乡豪仰睫称义子。贱士承颐呼契兄。巨衅片纸而即和。久争一语而咸听。所至张请李速。惟恐不临。主妇乱于厨。舆夫大于常客。总谓里皆其百姓。里畏总甚于长官。官易则一年不知。总死则十申俱谄。其自赞曰。举人进士。一差不易。以此至散者。虽缕短后。泥偈尘帽。如贼如鬼。称奉师遣。犹复三三五五。得鸡索豚。毕茶督酒。师不去口。人皆俯首。例三八讼期。一票下。五等者必有名。名率十以上。讼者发脚有钱。上道有赈。饷宿有糗。送案有规僻。地有私弯。若被讼。若株连者。费亦与之等。私弯者。乞为地贿大总。取予必邃密地。故名。或欲私弯十金。附耳语。目相眨。指相示。其好者。曰。人不皆尔我若也。若我岂毫厘尔者。即骤倍之。否则曰。敬大神敢如此。况若何案。使若告我贿。即俟闲倍之。仍不得颌。又倍之。盖数乞哀。始得献

。如是。本事在票否。勿问也。故一讼起。常二三家破。一岁之讼。以数千计。破家饱斯役者。可胜计哉。然衣租食税者。熟视若无也。不顺者皆莠民。敢议者即劣士。万不可揜。闻于大府。则为之更姓名。诈生死。百计营护。惟恐或伤。闲自负循能。实鉴其弊。始亦奋精淬神。思尽惩创之。而挟以要者。已环起而俟。大徭猝兴。千舆万夫。供帐束手。一人付之理也井井然。劫夺杀人。元凶在逃。黜陟系俄顷。彼四出其党。罪人立得。维正不供。右拙左支。召而询方。即多寡猝办。数端者皆其擅长。足以分主者忧。关口而夺之气。我方诘诘然索其瘢。彼已窃窃然发难难我。若犹不可得。则又多方揣摩。投喜以售。敏决者示之能。慈祥者示之懦。廉俭者示之陋。诚朴者示之愚。刚柔择施。奇正互用。迨久而相融。忽不致疑。吾倚腹心。彼肆觜距。执讯则满堂皆官。定讞则先入为主。出入罪目。变易黑白。唯其所欲。无不如志。若是。其势安得不张。其权安得不固哉。亦尝筹所以治之之法矣。将比而诛之乎。则不可胜诛。将比而去之乎。则不能以独理。将散之四境。则无业或转而乱或盗也。将择而用之。则其类维均。将教而使之。则未有官如传舍。化及顽梗者。然则法如之何。曰绝其欲不授以握。慎其仪不予以窥。少其遣。其羽亦翦。速其结。其技亦裂。宽其连。其毒易殫。严以束其横。息以导之正。虽跼蹐亦可强以为善。然未见其人也。乃今于潘公得之。潘公票遣。总不总不问。率一人至三人止。期不至。治勿贷。一牒入。集两造立判。常朝日至四下漏。公始至。若辈见所为。皆哗然。私与语。姑听之。无三月。教不转。已而皆帖然。盖公循循温雅。若无能为。理在必行不可枉挠。一大总倚老。且诸总尊。试揆言堂上。命杖。各面相觑。莫敢应。卒杖黜之。他约束若辈皆此类。又思所以尝制公者。不得。故帖然也。居半年。遵士若民。莫不举手加额曰。遵病今其有瘳乎。未周岁。而公以肺疾引去。惜哉。将行。遵人士思公德。作为诗歌。集篋笥。偶纵论役隶事。遂书以为送行序。亦备来者采焉。

## 卷二十九 户政一理财上

### 因时论九论财用

吴铤

吾尝读太史公货殖传。未尝不为之喟然叹也。盖以其时不能淡薄宁静。无校于物之盈绌。相率效淫侈而竞贪利。富家上僭于君长。而不知为计。至小民相与逐什一之利。而无所耻。子长此传。盖有慨乎言之也。班固不知。乃从而讥之。过矣。近世风俗颇尚富。富厚之家。日与小民为市。小民卒困于穷约而无如何。贤者不改其素。其不肖者。习为猥贱。以逐什一之利。求之不得。遂睥睨其富厚之家。冀分其余以自给。富厚之家。遂至以商贾牧长。据其势于万民之

上。与王公大人抗分庭之礼。而小民仰其惠。惟恐失其意。呜呼敝矣。且夫天下风俗不出于奢与俭二者。而利皆足以动之。东南多尚奢。西北多尚俭。奢则不自爱其财。至于财既尽。则必思所以求之。俭则自爱其财。至于财不贍而求利之心。乃因以愈急。其弊皆中于好利而好利之心炽。富家乃得以利诱之。富之所在。势争归焉。势之所归。民争趋焉。天下之人皆去廉耻而就富利。五行百产之所生不能多赢余。而民起而与之争。强者积为伎。弱者积为求。伎求之心积隐微。而富家亦怀促促不终日之虑。此无他。财不足故也。夫富者。先王所以长治久安之道也。一家富而一家治。一国富而一国治。天下无一人不富而天下治。惟以礼义防民之为非。斯可以久。汉唐以来。莫不以富为贵。惟财有余。斯不见尚富之。而贫富乃不至相耀。至财不足。则贫者不能为生。富者不可以久。匹夫匹妇。皆得挟厚货以与王公大人争胜。故得势益彰。失势则无所不至。此风俗所以坏也。故必财足而天下乃可得而治也。

### 前因时论十六窠余

吴铤

食货志言钱币之法。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是财用固所以顺势而利导。使上下各得其所。而非仅为府库之藏已也。财用之转输于天下。不在于君。则在于民。君不能与天下同利。则天下亦不与君同利。上与下交以利相争。而国势遂涣而不可振。故天下之财。藏之府库。不若藏之州郡。府库之财。由散而敛。敛而不能复散。州郡之财。由敛而散。散而仍易为敛。后世州县度支经费。悉送阙下。毋得占留。则财皆积于府库。而轻重敛散之法。无一存焉者矣。若藏之州郡。则因其轻重而为之衡。因其敛散而为之准。故币多则易滞。币少则易缺。必流通之。而后可以酌其平也。余贵则伤民。余贱则伤农。必调剂之。而后可以节其流也。周文襄巡抚江西。皆以谷市余。因时之贵贱。为物之敛散。后因灾请折银。粮税悉征本色。于各仓收贮。俟后出余。以所得银上供。皆以钱币不足。而为此权宜之计。然百姓受其利。夫以一时权宜之计。犹能如此。况藏之州县。又得良有司任其事。各以其事敛散。则钱币常流通而不至竭涸。谷帛亦调剂而不至缺乏。斯亦识时务之一端也。吾尝谓均田之法行。则财用无不足。此乃藏富于民之道也。若藏于州郡。其利已有间矣。然与其藏于府库。不若藏于州郡。盖轻重敛散之法。视州郡以为转运。犹可以济民之不足。而不至缺乏也。则又视其时以为变通矣夫。

### 通论唐以来国计

孙鼎臣

财者天下之大计。财有数而用无常。考其盛衰。足以知其理乱。其君仁恕恭俭

。民得阜其生而遂其求。无靳富之心。而天下之富皆归于国。君失其道。政失其理。声色狗马土木之欲繁。而水旱盗贼夷狄之患作。于是聚敛之臣进。剥下益上。至于四海困穷。天命人心随之而去。于乎。不可畏哉。唐天宝盛时。海内殷阜。斗米为钱十三。行千里不持尺兵。是时天下岁入租钱二百余万缗。粟九千八十余万斛。庸调绢七百四十万疋。棉百八十万屯。布千三十五万余端。元宗侈心一生。宇文融杨国忠王之徒。以财利取媚。遂酿安史之祸。盈虚消息。势如反掌。两京陷没。民物耗弊。肃宗中兴。奋于艰难之中。用兵专仰江淮财赋。至大历初。稍稍孳息。史称盐利六百万缗。居天下之赋之半。则其岁入可知矣。代宗既复河湟。天下两税榷酒茶盐钱九百二十二万缗。而岁费率少三百余万。德宗用杨炎。变两税。岁敛钱二千五十余万缗。米四百万斛。以供外。钱九百五十余万缗。米千六百余万斛。以供京师。元和二年。李吉甫上计。每岁两税榷酒斛盐茶利。总三千五百一十五万一千二百二十八贯石。较天宝所入少一千七百一十四万八千七百七十。藩镇专擅封殖。贡赋不入。疆圉日蹙。国计所以日贫也。宋太祖惩五代藩臣骄恣。渐收利权。守令更用文臣。其时士卒简练。宗室鲜少。自朝廷以及郡县。官不及备。故财虽不足。而绰然常若有余。休养生息。至于太宗。遂成富庶。至道之末。天下岁赋。谷以石计。钱以缗计。帛以匹计。金银丝棉以两计。总七千八十九万三千。天禧之末。天下总入一万五千八百一十五万。出一万二千六百七十七万五千二百。有赢无绌。洎于皇佑。翰林承旨王尧臣等。较出入登耗之数。为书上之。元年之数。入一亿二千六百二十五万一千九百六十四。而所出无余矣。英宗治平二年。入一亿一千六百十三万八千四百。而其出也。乃一亿二千三十四万三千一百七十四。财多而用不贍。则兵官滥宗族太蕃之故也。熙宁以后。言利者起。掊剥横赋。法守荡然矣。绍兴偏安。国用匏给。咸二年。起截中数。钱关会子二千四百九十五万八千七百四十八贯。银一十六万九千六百四十三两。紬四万一千四百三十八匹。绢七十三万七千八百六十匹。丝九万五千三百三十三两。棉一百五万七千九百二十五两。绫五千一百七十九匹。罗七千三百五十五匹。户部以是定额。牒诸路趲催。盖南渡后所见于史之数如此。元志食货疏陋。一代之大计阙如。明初制财有法。立鱼鳞图以核土田。立黄册以稽民户。赋役既定。征敛以时。关市之征。务为约。尽除宋元苛细之弊。以屯卫养兵。以开中实边。天下府库。各有存积。外饷不支于内。京师不括于外。其取有制。其用有节。宏治以后。内府供亿寢繁。始增市税。置官房。改折直省漕粮。以供御用。继以武宗之游畋荒宴。世宗之营建祠醮。累世之积耗焉。久之外库所藏。宣索亦罄。由是羨余干折抄没孝顺之名起。奸珰四出。矿税横扰。四海骚然。民不聊生。盖至万历之世。危亡之祸成矣。然其时土田官民总七百一万三千余顷。夏税米



麦四百八十万五千余石。钞万七千六百余锭。租钞三万二千五百余锭。税钞七千六百余锭。秋粮米二千二百三万三千余石。租钞万八千八百余锭。屯田花园仓基征粮四百五十八万四千余石。京通二仓蓟密二镇漕粮四百万石。太仓库银四百三十八万余两。内承运库银一百六万一千余两。广惠库钞五万八千九百二十八万余贯。折色钱五千九百七十七万余文。天财库钞六十六万五千余贯。折色钱二百四十三万余文。经入之数。无减于旧。而出倍于入。黻货无艺。至天下兵起。乃益横征苛敛。救败而适速之。亦可悲已。是故天下之财一也。物之衰王。俗之奢俭。系人主之敬怠而已。以开元之富实。而元宗西幸。以彭原之迫隘。而肃宗中兴。以五季之凋瘵。而艺祖开国。以建中靖国之丰亨豫大。而二圣北狩。贷逋租宽税额而明兴。讲矿利增田赋而明亡。数君之成败得失。岂非千古制国用者之龟鉴哉。

### 附记

本朝顺治八九年。岁入额赋银一千四百八十余万两。出数一千五百七十余万两。内各省兵饷一千三百余万。各项经费不过二百余万。见顺治九年给事中刘余谟疏。十三年以后。额赋一千九百六十万。增饷至二千四百万。见张玉书纪顺治钱粮数目。至康熙间。部库存至八百余万。雍正时。渐积至六千余万两。后西北两路用兵。动支大半。乾隆初。部库帑银止三千万。见高宗圣训。十年。台臣请定会计。疏称每年所入三千六百万。出亦三千六百万。至四十六年。部库存银乃七千余万。见是年阿桂疏道光二十一年。库丁盗帑事发。亏银九百余万。宣宗责管库查库诸王大臣分年赔缴。又通饬内务府部院各衙门裁减浮费。斥三苑三山珍货。命有司变价。库亏之数。数年弥补全完。自二十一年至三十年。户部奏每岁入数三千七八九百万不等。出数三千六七八百万不等。岁计略有赢余。其内库之数。嘉庆十九年存银一千二百四十万两。见是年英和疏道光三十年。犹八百余万两。广西用兵。屡颁内帑济军需。至咸丰三年七月。存银三百万两。按咸丰初年。兵事日棘。赖厘捐以济军需。逮事平。而各省善后筹防经费寔繁。遂为度支常制。厥后各国立约通商。海关税则日增。同治以来。厘金洋税。视常赋多至数倍。通计每年所入。约九千二百余万两。出数约七千八百余万两。除歉缓未收。岁存银四百万两零。见光绪十年户部呈进七年分年例出入会计黄册疏。全疏备录中卷。以存度支款目实数。俾论国计者有可详考焉。

### 论理财

龙启瑞

财之在天下。犹水之行于地中也。水之源。患其不达。即达矣。忧其不继。财之生。患其不盛。既盛矣。又苦其易衰。善。谋国者。常因时之所宜。以制其

启闭通塞之数。使万民有所托命也。而天地常若有余。初未尝见其利而忘其害。且知其害而尝试为之者。盖明于盈虚消长之故。不至万无如何之时。而始为必不得已之计也。三代以前。其所为生财者固殊矣。彼其时郊鄙之外。平原广泽。货之弃于地者尚多。四民之布于国中者。农盖得十之五。而尚不足以尽地力。其园漆林。又加其赋以抑之。故当时言富国者。大抵以辟草莱易田畴为先务。夫土地者。众人所托。而不得专其利者也。农者。又勤手足以养其生者也。故上取为井田而不怨。下守为世业而不争。固其民朴。亦其道然也。自秦汉以来。凡天下利权之所在。盖有不止于土田者矣。而舆图之扩也日益广。生齿之积也日益多。于是谋利之方。凌杂靡密。而朝廷之科禁。益繁而不可胜载。则本业不足。而逐末者众之过也。本不足而未众。是上下交敝之道也。盖自齐管氏官山府海之后。固未有得其长策者已。譬犹百口之家。仅给以百亩之田。弗能养也。而又不得于百亩之外而取赢。则必就其园圃之属而仰息焉。夫仰息于园圃蔬果之属。则其利微。而其势亦有所止矣。苟再充其无厌之欲。则惟有盗窃已耳。嗟乎。时不幸而处于三代以后。致心于养民之君子。穷而无所为计。则岂真造物之不仁。而理财之术终不可用耶。窃尝观后世之谋国者。固亦有纤悉而为之者矣。汉武时大司农钱璆。而桑宏羊始立平准之法。唐元宗时。经费空乏。而宇文融始以括羨田逃户得幸。宋神宗时。以国用不足。放青苗钱。至于有明。末造患贫。因发内使开各省银铅铜矿。历稽其时。庙堂非无愿治之君。朝廷不乏晓事之臣。乃不知变计。而必出于此者。特以天下固别无可生之财。而他术或不能济其急耳。卒之所得者细。所丧者巨。所益者寡。所损者众。润分乎吏卒。而怨结乎庙朝。脂竭于闾阎。而利资乎寇盗。试起当日之君若臣而问之。夫亦何苦而为之哉。虽然。彼数者之策诚误矣。而吾有以知后世之言利者。固未有不类乎此者也。何也。太上立法。次守法。又次无法。至于无法之时。而欲以非法之法矫而胜之。则其背道旁出而不可御者。其途虽百。而其心则一而已。禁其法而不得试其心。必有所不服。逮其试之。则虽悔而不可复矣。吁。此非不为天地留其有余者耶。此非夺万民之所托命者耶。此非但知生财之利。而未其害者耶。此非即知其害。有所幸而尝试为之者耶。以吾论之则不然。汉武帝不穷兵外夷。则不必立平准之法而用足矣。唐元宗不纵心宴乐。则不必括羨田逃户而赋充矣。宋之时苟能节郊赉养兵诸费。不必行青苗法而国贍矣。明之时减宗禄节宫闈糜费。不必税矿之使而左藏饶矣。舍确然可据之法。而侥幸于不可知之事。不求之宫庭之内。而加意别于四海之民。此所得不偿失。而究至于无得欤。然则谋国之大计可知已。损上以益下。而不专壅乎利源。要在持之以大而事不烦。去之以渐而民不怨。则足国之道在其中矣。然所以如是者何也。以今之天下。有不可同于先王之世也。生人多。而土田之

利尽也。利源衰。而生财之道穷也。彼见其如此。而悖先王之法以求胜。是谓无策。我守先王之法。而裁以因时之意。乃得为救时之善策也。夫为政之道。贵视乎其时而已。时则未能。而欲强致之。是无异施桔槔于井干之旁。而欲溉千亩之田也。有立见其涸而已。

### 肥国论

左宗植

左生之友人张子畏。箸理财议。陈说甚盛。左生病其亟于财而未原其本也。作肥国论。

天下奚治。得其人则治。不得其人则不治。夫人而知之也。天下奚治。财有余则治。财不足则不治。夫人而知之也。古之君天下者。惟察吏之难。未闻以财之不足为忧者。后世吏治不加修。而理财之政则日以详。于是以帝王之权。公卿百职事之众且才。并力以理一国之财而财不足。夫财不足。则国家一切仁惠之政。将不得行。而衰世一切苟利之政。将不得行。是恶可不预筹之。顾筹之亦自有道焉。传曰。有德斯有人。有人斯有财。有财斯有用。孟子曰。无政事则财用不足。汉之桓灵。唐之德宗。明之熹宗。无论已。汉元封元光之视高祖孝文也。唐开元以后之视高祖太宗也。宋熙宁绍圣之视太祖太宗也。明神宗之视洪武永乐也。自汉唐宋明以来。开创之朝。国用尝裕。其讲功利。急财用。往往必数传以后之君。夫国家鼎革之始。承抢攘凋残之世。滋殖不丰。赋役未广。而征伐饷餽之供亿。赐予蠲之稠。城池宫室乘舆服御百物之用。皆创置焉。宜其财之耗矣。然尝考历代以来。开国会计之数。视继世或省十倍。或数十倍。或百数十倍者。何哉。大抵开国之初。天子草昧英明。其取也虽廉。其用也恒俭。其兵少而精。其吏察而勤。其一时公卿大臣皆极一世之选。相与坚明约束。整齐天下。上下之气常通。而虚伪之习不作。是故节目疏而名实核。人事至而天灾寡。无耗财之事而财用足。数传以后。海内蒙业。文恬武嬉。相与属舆懈穴辱。文饰太平。是故吏窳于法弛。财蠹于吏惰。其所入虽多。而其踵增焉骤。需焉者至。一旦欲为之限制而不可。于是而财用乏匮。必至之数欤。

国家承平二百年。自世祖龙兴东土。混壹中外。圣祖继之。扫除藩氛。廓清海寓。兵事之棘。国用之浩。前后数朝所未有。然其季年。户库所存盖八百万。世宗之朝。西北两路。仍岁用兵。季年所存二千余万。高宗享国最久。户库充实。存余至七千余万。然六十年中。征金川。平准噶尔回部。拓地二万余里。其后平苗剿匪。用兵最久。措饷亦甚巨。至仁宗之季年。存银乃一千余万。今上即位以来。洁己寡欲。躬行仁俭。罢行幸。省织造。无玩好之供。无土木之役。然十四年之中。平回部。剿匪贼。河防之修塞。水旱之蠲。无经年暴师十万之事。无赤地千里频岁之灾。无

大暴大贪吞帑剥民之吏。而民生不能无以愁困为虑。国计不能无以歉绌为忧。是宜言时事者之汲汲于理财之策哉。则有开财之源之说进者。曰兴屯田。曰开冶。曰劝捐输。夫苗衰王不济。开冶置官。恐得不偿所费。况利端一开。滋扰必甚。有明天启之政。其效可矣。开捐诚无损于民。然大捐屡开。令狎而不劝。民轻而不竞。官滞而不给。邸报今岁捐入四百万两。南河臣奏销亦三百四十八万有奇。于家湾决口工程不在此限。是捐例所入。才给南河一处之用。况无事而计及捐输。一旦有意外之需。又将何以策之。

惟屯田至为美政。在今内地生齿繁庶。实无遗利。西北口外。膏腴旷衍。即如巴里坤天时地利人和大有等渠。及安西哈密一带屯田。计不下三十万亩。兵食两得。功效甚着。夫何以不能推广行之者。毋亦以徙民置吏之烦。牛具子种之巨。非常之原。时俗所畏。而任事者。又未有赵充国枣祗诸葛孔明羊祜其人。是开财之源今日尚未有长策也。则有节财之流之说进者。曰汰八旗之食也。严海洋之厉禁也。厘州县之亏侵也。夫州县亏帑。刑章至严。海禁如银钱丝米出洋多者。罪至论死。而官吏之亏挪银钱。鸦片之私市。遂能禁绝乎。未必能也。至鞞毂之下。八旗环卫。固国家居重驭轻之计。然丁口日盛。县官支給。日增一日。其急宜变通之处。自开国以来。谋臣策士。有以闲散驻防资遣议者。有以沿边兴屯议者。有以安插兴京议者。然兹事重大。非朝廷毅然断之于上。八旗之大臣远谋深虑力行于下。则终莫之行。唯岁出帑金。交商营息。取给目前而已。是财之流亦未见其真能节也。财之源既未能开。财之流又未必节。然则国用果何日而足缓急。果何术以济哉。夫医工之疗病也。见病而治病。未有不益病者也。君子之图治也。因弊而救弊。未有不滋弊者也。以敛财守财为理财。非策之善也。不治财而财自足。善之善者也。是故治天下之道。吏治修则财用足。名实核则吏治修。此古今不易之理。揆之今日则尤急。其权责之当事之大吏。而其效则责之天下之郡守。与天下之牧令。奚以明其然也。乡之人有素封者。或问之。曰吾非术而致之也。吾使长子督农。曰汝其谨视田。若水若旱若虫贼而少粟者。齿吾杖。使长妇督蚕。唯谨。使中子督牧。曰尔其谨视畜。若亡失若殍若病而损衰者。齿吾杖。使季子督警。曰尔其谨视藏。若水火若盗贼若奴婢弊匿而亡吾财者。齿吾杖。凡一家数百指。其畏吾如神。畏家督如虎。是故严而序。经而办。久而相爱以和。内外斩斩。无耗吾之财。而财不可胜用矣。天下之患。莫大乎督抚不以境内之大利大害为心。而但以始任之甄别数员示告文檄为整顿。守令不以农桑保甲学校为心。而但以催科理刑期会送迎为能事。甚乃因循痿痹。虚奉故事。今日明知盗魁邪匪而莫之诘。异日以军需请帑矣。今日明知堤防水利而莫之修。修矣而莫之久。异日以蠲豁賑恤请帑矣。今日之馈送营求华优娇妾珠衣玉食。异日以亏帑籍没监追无获请免

矣。此其耗财之端。为效迟。为害巨。究其极。且为天下大患。有不止于匱财者。至于河防之修固。盐政之厘剔。兵籍之精核。以目前之事计之。立法之初。何一不当执其咎于吏治者。刘晏之行盐。朱子之社仓。亦有人斯有财耳。士大夫谋人家国。值可为之时。不此之留意。贸贸焉以其隅论穴见。兴一切功利之言。鸿鹄举矣。而罗者于藪泽。惜夫。况夫名实核而吏治修。吏治修而人才奋。人主又能以英毅仁俭。赫然奋发振厉。使天下激昂于功名。虽守文之朝。而其精神注厝。尝兢兢如开创之日。以斯图治。固所谓环至而立有效者。尚何汲汲于理财之策哉。礼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乌虜。虽使国家千万世治平可也。

### 裕本篇

宗稷辰

千古以来之言利也。大抵皆不知利之人之为之也。利大而见者小。利久而见者急。利广而见者狭。是虽负计臣之号。开聚敛之门。而求富国。国愈贫。求富家。家愈索。不知利莫其人若也。顾自来有利权者。惟小与急狭之是喜。而不知利者。遂得窃窃焉动之。任不知利者以谋利。非惑之甚也哉。然则知利者谁乎。曰圣人也。圣人罕言利。亦惟圣人能明大利之本以利天下。而利可以不言。圣人以下。曾孟大贤。始揭微指。一则曰以义为利。一则曰仁义而已。何必曰利。明乎此而知利在天地间。原不禁正人之拟议。彼畏利而讳言者。特小儒拘滞之见。而不足以探本也。历观史籍所载。言利之最著者。为商鞅。为错。桑宏羊。是皆取利而不顾本者也。鞅与宏羊。务惨急。博小效。甚得人主意。然乱秦自鞅始。剥汉自宏羊始。错之谋强王室。其惨急同。至计及以爵为市。苟且无大害。然而淆后世之仕路者。实自错始。是三子者。未闻其利国。而并失其身。惟亡本也。管夷吾刘晏陈恕。稍近乎本。故其法世多循之。然夷吾导君奢。晏算太尽。召众忌。虽杰出异才。去道皆远。惟恕言取利太深者。不可行于朝廷。法宜上下交济。君子韪之。王安石欲师周公。自以为有本矣。法立而惊扰四方。卒无利而罢。虽后世犹有存其一二者。当时大不利于宋室。是安得谓知本乎。是故有周公太公之才孔孟之道。而后可以言利。其为利也。公而不私。优游而不迫。密而不苛。信而不渝。正而不诡。一人利之。亿兆人利之。天德王道之原。人情物理之准。胥出乎此。五行于是乎调焉。百产于是乎充焉。九式于是乎裕焉。非知本之圣人。其孰能与于斯。后之言利。视古日巧私等于袭掩也。迫促甚于弦矢也。苛争于毫厘也。渝极于朝夕也。诡过于巫史也。盖有鞅错宏羊所不料。管刘陈王所不为者。然其所获坐是反绌。琐琐焉徒从事于小且急。急且狭。而天下之大利遂空。无他。亡本即亡利也。吾故曰。千古之言利。皆不知利之人之为之也。

## 务本论上下篇并叙

徐燾

辛丑之夏。海氛犯广州。御史某请开矿助饷。议者或惜其说之不行。燾以为国用之不足。非银少也。恃银以为用之弊也。拟上谏开矿封事。其略曰。今之筹国用者。在于重农桑而已矣。重农桑必先贵粟帛。贵粟帛必先禁淫侈。淫侈禁而后商贾之利微。商贾之利微而后耕织之人众。耕织之人众而后粟帛之所出多。粟帛之所出多而后银价贱。银价贱而后众货之源通。议者迂之。燾惟邱甲刑书。规于叔向。井田世禄。非诸兰陵。夫束修之往来。莫亲侨肸。洙泗之绍述。莫过孟荀。而犹分茅而设蕝也如是。况燾童土下土。而欲奋一人之舌。信天下之心。其亦慎矣。顾以人之不信吾说。而吾遂无以自信。则是暖姝濡需之学。重以突梯絜楹之情。易传曰。中心疑者其辞枝。失其守者其辞屈。燾窃恧焉。因就前说。罄其辨。条其法。为务本论上下篇。盖以守弈者举棋之戒。且以备道人木铎之徇焉。

### 罄辨篇第一

或问于燾曰。国家二百年来。列圣相承。上自河工边饷。下而民间交易。恃银为用。近岁银出外洋。公私始匮。此银少而国用绌之符也。子则谓国用之不足。非银少也。恃银以为用之弊者。何也。燾曰。直省州县。产银者不及十之一。不产银者十之九。可农可桑之地。不啻十之九。而不可农桑者亦不及十之一。此其多少难易之数。相悬万万矣。今求利而舍多取少。弃易就难。其亦慎矣。况国帑之入。取之民也。一尺之土皆可耕。一寸之丝皆可织。取之于民。而民有以应也。银非耕之能出。织之能成者。取之于民。而民无以应也。民贱售其粟帛而易银输官。有数石之粟数捆之布不足完数两之银者。银愈贵而民愈困矣。且非独常额之银取之民也。官不足于奉私。变漕粮为勒折。费不足于批解。名火耗为加封。江以南石米折银至五六两。江以北石米折银亦四五两。弱者倾产以输赋。强者聚众以抗官。追呼鞭扑之既穷。则捏报灾荒以图缺额。催科不力之有罚。则推移公项以济然眉。在官则十县而亏空者有九。在民则十户而抗粮者有三。于此而欲国用之不绌也得乎。然则何以知用银而有是弊也。曰。今督抚查参州县亏空之案。银款居十之九。而仓谷则闲有之。花户抗延不交之款。亦银款居十之九。而米谷则闲有之。尝见州县开仓收米。民囊米仓外。坐卧守之。米入仓则欣欣有喜色。官吏唱筹稽册籍。故延宕。惟恐米之来。不数日。亟闭仓。勒民输银。民囊米归。举家愁叹。催租吏至其家。持串怒吼。输银倍其米价之二三。向使征收本色。吾知民之输将恐后矣。何至官私交匮若此哉。有子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故曰。国用之不足。非银少也。恃银以为用之弊也。

## 罄辨篇第二

问曰。今试持谷帛与人人取谷帛。又试持银与人。人则弃谷帛而取银。银之贵于谷帛明矣。子谓筹国用在于重农桑者。何也。鼐曰。人人以银为贵者。谓有银而可以得衣食也。有银而无以为衣。无以为食。银何赖焉。夫求衣于银。不如求衣于衣之为得矣。求食于银。不如求食于食之为得矣。今者南漕缺而有捐米之赏。海运之议。河南荒而有请振之奏。招商之令。向使仓有积贮。户有盖藏。何至一方偏灾。至勤 圣天子宵旰之忧哉。万一粮艘淤浅。商船阻滞。虽银积如山。恐无济也。往者海氛犯金陵。金陵城高池深。调集之兵五六万。宜可以固民心矣。而士民出城避乱。夺门号呼。携老幼以入荒郊无人之地者。非弃安而就危也。则以城中无一月之米。人人不虑死于寇。而虑死于饿也。是时藩库存贮。暨绅商捐输之银。不下百万两。富商大贾之藏银。亦不下数百万。顾无有守银而不去者。肩负手携。自糒粮絮袄而外。亦无有持其藏镪而出者。固虑其启戎心。亦以呼吸存亡之秋。不足活人命也。然则无衣无食。虽有银亦无用之物矣。古有云。以君养民则不足。使民自养则有余。人人耕。而天下无饥者矣。人人织。而天下无寒者矣。故曰。筹国用在于重农桑也。

## 罄辨篇第三

问曰。重农桑必先贵粟帛者。何也。鼐曰。今使人治其事而获其利。虽柅之不止也。治其事而不获其利。虽策之不前也。江苏产谷帛之地也。近者富民以田为累。贫民以耕织为拙。朴者苦之。而巧者迁焉。何也。富民以其田受制于佃户。有田之害。无田之利。贫民又累于国赋。终岁勤动。而利己者十不获五。故苏州镇江两郡。有以弃其田为幸者矣。江北则又不然。谷贱而不售。民闲积谷在仓。而无从得钱。至典鬻以完国赋。偿私逋。于是亦以弃其田为幸矣。雍正乾隆之间。松江以织布富甲他郡。后夺于苏州之布。而松江民失其利。近洋布行而苏民亦失其利。盖自谷帛贱于银。而农桑之利夺矣。农桑之利夺。而耕织之人少。耕织之人少。而谷帛之所出亦少矣。今诚能 朝廷之租赋民闲之交易一出于谷帛。则农不至有余粟。女不至有余布。人人知谷帛之利。而农桑之事将不劝而自兴矣。故曰。重农桑必先贵粟帛也。

## 罄辨篇第四

问曰。贵谷帛必先禁淫侈。何也。鼐曰。厌布而帛。厌素而华。则锦绣纂组之事兴。而纺绩之人少矣。厌棉而裘。厌常而珍。则口外元狐海龙百兽之皮。外洋羽毛大呢哈喇之属。布于中国。而棉絮丝茧之利微矣。厌寻常朴拙之物。而玩好之求。则明珠宝石。文木雕竹。皆足耗吾民衣食之资矣。粟米布帛捆载之多。不敌拳石颗珠之价。农夫蚕妇终岁之勤劬。不能比奇技淫巧一日之所得。则舍本逐末之人多。而农桑之事不讲矣。故曰。贵粟帛必先禁淫侈也。

### 罄辨篇第五

问曰。淫侈禁而后商贾之利微。何也。鼐曰。今试适五都之市。值一二而索十者。奇技淫巧之属也。值三四而索十者。锦文珠玉也。值五六而索十者。铜锡竹木之器也。值七八而索十者。皮币酒食也。值九而索十者。粟米布帛也。缓急无用之物。其值必贵。日用必需之物。其值反平者。何哉。人人必需之物。人人知其情伪。无所容其欺诈也。故曰。淫侈禁而后商贾之利微也。

### 罄辨篇第六

问曰。商贾之利微。而后耕织之人众。何也。鼐曰。民之所以乐商贾而不乐耕织者。耕织劳而商贾逸。耕织之所获少而商贾之所获多也。劳而获少。则人思去之。逸而获多。则人争趋之。以故今日之民。蠢愚无用之男。始归于耕。其巧而慧者弗为也。稍自给而坐食者弗为也。贫穷无告之女。始归诸织。其巧而慧者弗为也。稍自给而坐食者弗为也。十男而耕者不过三四。十女而织者不及一二。彼其所以得食与衣者。固不恃乎耕织也。诚使淫侈禁。而奇技淫巧锦绣纂组之事。有所不行。则彼之不耕而食者无可恃。不得不从事于所以得食者矣。彼之不织而衣者无可恃。不得不从事于所以得衣者矣。今天下通都大邑商贾辐辏之地。民不事耕织。而偏州下邑商贾不至之地。民多事耕织焉。亦其证也。故曰。商贾之利微。而后耕织之人众也。

### 罄辨篇第七

问曰。耕织之人众。而后谷帛之所出多。何也。鼐曰。理固然也。一人耕十人之食。一人织十人之衣。不可得也。且耕织虽常事。然必材力聚而后事业精。斟酌乎天时之阴阳寒暖。量通乎地利之湿高卑。其事类非蠢愚无识之人所能识其微。人人治其事。则其闲聪智之人必能济乎天时地利之穷。而收倍蓰之利。周有上农之夫。汉有力田之科。殆其人欤。且以今天下言之。江以南粪田养蚕之利。淮泗之人则不知矣。楚蜀沟渠蓄泄之宜。燕齐秦晋之人则不知矣。夫北方号称地寒。然怡贤亲王水利所兴之地。岁收且数百万。此可知天下无不可农桑之地。天下即无不可教耕织之人。无旷土。无游民。孟子所云菽粟如水火者。岂虚语哉。故曰。耕织之人众。而后谷帛之所出多也。

### 罄辨篇第八

问曰。谷帛多而后银价贱。何也。鼐曰。谷帛之少也。富商大贾。又得乘时射利。逐谷帛之短。而囤积以居奇。谷帛愈短。银价亦愈高。此展转相因之弊也。夫有银而无谷帛。而银不能代谷帛之用者。以银不可为衣。银不可为食也。有谷帛而无银。而谷帛可代银之用者。有以衣而无赖乎银。有以食而无赖乎银也。今谷帛多。而上所以使下。与下所以奉上。皆可以谷帛为用。而利权不归之于银。银乌得而不贱哉。故曰。谷帛多而后银价贱也。



## 罄辨篇第九

问曰。银价贱而后泉货之源通。何也。鼐曰。谷贱而农病。银贵而商亦病。其始也商不病。人乐为商而有损于农。其继也商亦病。商。苦为商而又无益于农。何也。日用必需之物。以钱计值。有常价也。商人以钱易银。鬻置货物。银贵而钱贱。仍其旧值。则价不讎。骤加其值。则货难售。于是贬货就价。以薄劣之物行其欺。农人以难得之钱。而受易败之货。商人又以其不售之货。坐耗其居积之银。展转牵引而泉货两滞。商民交困矣。今以谷帛代银之用。即以谷帛分银之权。银之权既轻。则银之价自贱。如是则用谷帛不用银之处。固不患银之少。且用银不用谷帛之处。亦不苦银价之昂。以谷帛为主。以银为辅。银不至于腾踊。而谷帛借以流通。吾见银之便民。而不见其病民矣。故曰。银价贱。而后泉货之源通也。

## 条法篇第一

问曰。何以重农桑。曰。法有六。广开垦。开西北水利。讲树艺。广教习。设爵赏。节酒。何以贵谷帛。曰。法有五。酌征收。定支销。立市法。易关税。核奸伪。何以禁淫侈。曰。法有二。辨尊卑。抑奇巧。

## 条法篇第二

鼐曰。广开垦者何。河以北多平原旷野。惟沙磧之地。五谷不生。余皆沃壤也。江以南多高山大川。惟巉岩峭壁。洪波巨浸。人力莫施。其山之阜麓旁。江之洲。湖之滨。皆余利也。上地种五谷。中地种荚谷荞麦瓜菜芋蕓蔬菜桑柘木棉蓝草红花之属。下地种榆柳杂树芦荻之属。今宜下任地之令。无主之地听贫民开垦为业。五年而沟浍成阡陌开收获多者为上农。上农有赏。无籍者子孙占籍与考。有罪降一等。八年而沟浍成阡陌开收获多者为中农。子孙占籍与考。有罪论如律。十年而沟浍不成阡陌不开收获不多者为下农。下农有罚。子孙土著三十年占籍与考。有罚加一等。上地种五谷者。十年后均丈起科。中地十五年后量收获高下起科。下永不起科。

## 条法篇第三

鼐曰。开西北水利者何。今河以北。田无沟渠。旱涝无备。产稻之地不及一二。故京仓之米。仰给东南。水性逆而河患兴。漕政繁而民力竭。此西北水利不兴之故也。夫禹贡等九州岛之田。荆扬涂泥之土居八九等。今为产谷之乡者。水利也。西北土厚壤美。黍稷麦粱。以及枣栗瓜果之属。所产过于东南。今诚能以河工岁修之款。兴西北水利。大开稻田。则怡贤亲王已成之效具在也。其或去水太远。不宜稻田。则浚畎浍池塘。以溉旱种。所收必倍。西北之农功既大。东南之民力亦苏。盖今日之急务也。或疑其事不效。告之曰。周官匠人沟洫之营。草人土化之法。稻人下地之稼。所治者。雍冀梁豫之地。非吴越也。

#### 条法篇第四

鼐曰。讲树艺者何。周礼以土会辨五地之物生。山林植物宜阜。川泽植物宜膏。邱陵植物宜核。坟衍植物宜莢。原隰植物宜丛。以土宜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种。以教稼穡树艺。遂人以土宜教甿稼穡。草人以物地相宜而为之种。司稼辨種稂之种。周知其名。与所宜地。以为法而县于邑闾。夫天无物不生也。地无物不养也。得其宜则事半功倍。而不劝自从矣。失其宜则事倍功半。而不梃自止矣。今欲劝农桑而使民不乐为。国胡赖焉。古农家尹都尉泛胜之之书。既百不存一。齐民要术之九十二篇。兆人本业记之八十事。又不能家有其书。于是知其义者不习其事。习其事者不知其义。始广种以薄收。而莫获厥利。遂舍本以趋末。而去而之他。此不讲树艺之故也。缀辑古法。刊示农民。较今督抚之请刊性理精义。圣谕广训者。孰为切近有用乎。盖不以彼易此矣。

#### 条法篇第五

鼐曰。广教习者何。扬州涂泥之土。古称田下下。今江浙之收获倍他省。苏松嘉湖之收获。又倍他郡县者。巧于农也。苏松嘉湖柔之妇女。不逮西北妇女作苦之什一。而蚕桑之利甲天下者。巧于蚕也。今教民以古人农桑之书。愚民懵然不知也。故以古为师。尤不若以人为师。比年江浙大水。贫民失业。转徙四方。宜厚其直募之。分布各省以为教习。稽其勤惰以为赏罚。第其远近以相传授。不过十年。而海内享农桑之利矣。闻近年良有司有施此法于一乡一邑而获效者。推而广之。在司牧者矣。

#### 条法篇第六

鼐曰。设爵赏者何。人情莫不好贵而恶贱。好荣而恶辱。民之秀而慧者。既能以文章掇科第。富商大贾。又得捐银入官以异于齐民。惟农民胼手胝足。奉租税以食上。而驱役不少假借。拙者安之。巧者厌之矣。汉初力田者与孝弟同科。唐有田正。宋太宗诏诸道州府推择一人。练土地之宜。明种植之法。补为农师。盖犹古人劳农劝民意也。今宜仿其法。察民之力田倍获者。第其高下。设爵职。给顶戴。其力田而又能文章掇科第。则别注册籍。加等录用。以示优异。亦重本业而矫趋尚之一术也。

#### 条法篇第七

鼐曰。节烟酒者何。奇技淫巧之害农事。锦绣纂组之害女红。古今所同也。鸦片鼻烟之耗银。智愚共知也。习见而不以为非者莫如烟酒。长老言数十年前。吸烟者十人而二三。今则山陬海澨。男女大小。莫不吸烟。十口之家。终岁所费不貲。且种烟必膏腴地。则耗农桑之土。种烟必厚粪。则耗生谷之粪。种烟必摘头捉虫采叶晒帘。则害农桑之人工。古人酒以成礼。非此则谓之荒湎。今则槽坊酤于市。土庶酿于家。荒郊旷野必有酒店。歌哭笑骂。无非醉人。以所

耗计之。酿黄酒一石。耗米七斗。酿烧酒三四十觔。膏粱大小麦均耗一石。中人饮量。黄酒三四觔。烧酒不及一觔。然已一人耗数人之食矣。今虽骤禁之则势不可。宜立法以节之。咸丰元年以前。民二十岁者吸烟不之罪。未及二十岁者则罪之。以年递算。宽已往而禁将来。如此。则十年后。吸烟者渐少矣。庆贺燕会外。士大夫之饮者罢其职。庶民之饮者罚以谷帛。歌哭笑骂很于街衢者严以刑。如此。则中才自好。耽于酒者少矣。此亦养民而寓教民之意也。或谓其法已苛。告之曰。周以忠厚立国。饮拘归者杀。淡巴菰之始入中国。吸者有刑。皆成宪也。

### 条法篇第八

鼐曰。贵谷帛之法。首在酌征收者何。今国家取之于民者。自州县额贮仓谷外。惟漕粮四百四十九万一千二百三十五石有奇。漕米六十二万七千九百六十五石有奇。粮为正供。米则给粮艘官丁行月等项之用。民以谷纳。其地丁耗羨漕项漕米而外。又有漕项银者。给官丁行月造船之用。杂税关税盐课芦课茶课各款。则征银五千四百四十五万七千五百九十五两有奇。征银之数。几十倍于征谷。就使州县不浮收。不勒折。而穷乡僻壤商贾不通之处。民肩负其谷以市银。银已不得不贵。谷已不得不贱矣。非酌而改之。则其势必穷。边省近矿穴之区。地瘠谷少。得银不难。照旧征收。无烦改也。至有漕各省。产米之区。纳米不难。纳银则匱。宜变而通之。如关税盐课茶课。皆取之商贾便于纳银之人。则征银地丁耗羨漕项。则酌征其谷。杂税芦税各款租税。如学租银当税银之类。则酌征其钱。或布帛。法以银为准。谷一石。准银若干。布帛一端。准银若干。钱一缗。准银若干。准物产之宜以定额。准数岁之通以定价。额必酌物之盈虚。而闾阎便输将。价不随市为升降。而吏胥无侵冒。则便民而不损于国之法也。

### 条法篇第九

鼐曰。酌征收继以定支销何。今国家征银五千四百四十五万七千五百两有奇。而内外支销。已及四千七百七十九万六千四百六十两有奇。改其所入。而不计其所出。无惑乎论者之笑其妄也。今核计之。内支销之一千四十二万三千三百八十两有奇。大者盛京八旗之饷。小者亦各衙门廉俸薪水之需。京师既不产谷帛。转输万不可改移。此支银而不可改者也。至外支销之三千七百三十七万三千八百两有奇。如边省酌拨河工岁料。新疆经费。塘站驿站差兵盘费。暨钱局之铜铅价。薪水料价。非银不可者。计千二百万有奇。其它大而文武养廉公费兵役俸饷漕项。小而祭祀红白赏零星杂支之款。某省某款可全支银。某省某款可全支谷帛与钱。某省某款可几分银几分谷帛几分钱。核其物产。察其輿情。递其成数。其始也。谷帛可以代银之项。十不过二三。久之谷帛流通。银币日

绌。因递减支销之银。而酌改征收之谷帛。法不骤易。效可渐收。实便于民而图事伊始。民不及知也。勿以骇俗自阻也。实不便于民而任事太锐。上不及知也。勿以己见自用也。以实心行实政。是在司牧焉。

#### 条法篇第十

鼐曰。定支销继以立市法何。征收者。下之供于上也。支销者。上之达于下也。下之供于上。上之达于下。其谷帛可以令行之。而民间交易之不用。则民不便。民不便。则征收支销亦不可行。今设市法宜以钱为准。谷一石。准钱若干。布帛一端。准钱若干。银一两。准钱若干。价之贵贱升降。听民定之而官不为之制。仿古均输之法。京师暨省城支销多款之地。设一官肆。京师则户部司员。外省则藩司属吏。择二人为正副。司其会计。民间谷帛有滞而不销者。官以市价余之。愿买者。以市价棗之。岁之十月。册报所司。以为支销之用。三年中。民间谷帛流通。而官帑不绌者。优叙。或以势凌民称不便者。则降斥。如此。则谷帛可以流通。而奸商无居奇之权矣。或曰。官握算而与民争利可乎。曰。官肆所出入。谷帛与银而已。百物之行于市者不与也。

#### 条法篇第十一

鼐曰。立市法继以易关税何。民间交易之乐于用银而不乐于用谷帛者。银便取携。而谷帛有舟车之费。银无折耗。而谷帛有关税之输。今欲贱银而贵谷帛。法宜易而置之。税银而不税谷帛。谷帛过关。验无夹带私货则放行。有盗劫。则地方官追捕如例。银过关。则税如百货例。一人持银百两者。谓之旅费。免税。其二人同行持二百两。十人同行持千两者。视之。一人持银过百两者。则计银纳税。关给路引。有盗劫。则执关引告官请追捕如例。无路引。论偷漏如例。捕获。银入官。如此。则谷帛有舟船之费。而无关税之输。银有关税之输。而不能尽无舟车之费。银有耗而谷帛无耗。银之利屈。而谷帛之利伸矣。

#### 条法篇第十二

鼐曰。终之以核奸伪何。酌征收。定支销。谷帛之行于上也。立市法。易关税。谷帛之行于下也。夫民间交易往来。物有好丑。则价有等差。潮湿虫蛀之米。丝短幅之布帛。市不售也。则奸伪不可行。惟征收支销之闲。其事不得不假之吏胥。则奸伪所由起也。今宜以法核之。核米之法。如今仓场验收之法。实行焉可也。核布帛之法。某地某布。某地某帛。本色不加染。称之得若干两以为尺。量之得若干尺以为端。定其轻重长短之程。中程则验收。否则换易。有收不中程者。则罪其所司。及其支销也。某项可布。某项可帛。某项某地某布某地帛。第其高下。定其成数。有搀杂及偷换者。许受者告所司论罪。礼曰。布帛精麤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师其法以核之可也。

#### 条法篇第十三

鼐曰。禁淫侈之法。首在辨尊卑何。今自卿士大夫。以下逮工商皂隶。衣服玩好之无别。岂特无以明等威哉。亦非所以节省物力也。杭之绸。苏之纁。江甯之缎。口外狐鼠百兽之皮。人人得而衣之。而布帛之利夺矣。布帛之利夺。而蚕桑之人少矣。翠石琼玉珊瑚玛瑙琥珀之器。人人得而玩之。而商贾之奸伪行矣。商贾之奸伪行。而力田之人又少矣。今宜裁之以礼。庶人无顶戴者。夏葛冬棉。妇人首饰用骨角。不得衣皮饰银。生监以上。八品官员以下。夏细葛。冬羊皮。妇人首饰用珉琅银器。不得衣狐鼠皮。饰金珠玉石。七品以上三品以下官员。夏纱罗。冬皮。妇人首饰用金珠玛瑙琥珀。不得衣海龙水獭狐之白黑色者。饰不得用翠石琼玉珊瑚大珠。违者论如僭侈律。私藏被盗者。官弗为理。如此。则等威明而物力亦不太耗矣。此亦教民而寓养民之法也。

#### 条法篇第十四

鼐曰。继之以抑奇巧何。夫厌取而喜新者。人情也。而好贵而恶贱者。亦人情也。洋布之易朽败。羽毛大呢之易蠹蚀。不逮吾中国布帛之坚久也。而人争衣之者。厌故而喜新也。黑色之耐污浣。不似朱绿之易败也。而人少衣之者。好贵而恶贱也。今虽禁苏杭之花绣。夷舶之洋货。其势既不可行。且行之而人人以为奇巧难得之物。或什伯其价以求售。是禁之而适以张之也。法在因民好恶之情而抑之。庶民以下至人役者。得衣洋布羽毛大呢之属。生监以上则罪之。匹妇以下至为人役者。得衣洋货花绣及一切艳冶之色。命妇以下则罪其夫。夫人之衣奇巧者。欲自炫也。今不足自炫其豪。而反以自炫其贱。非特士大夫羞之。即倡优隶卒。亦何乐以章身之具。为标识之旗哉。如此。则苏杭之花绣。夷舶之洋货。不禁而自不行。而吾中国布帛之物贵矣。蚕桑之利兴矣。无骤更法令之苦。而有潜移风俗之权。则条其法者之微意也。

#### 军储篇一

魏源

无政事则财用不足。法无久不变。运无往不复。作军储篇。

魏源曰。有以除弊为兴利者。有以节用为兴利者。有以塞患为兴利者。有以开源为兴利者。何谓除弊之利。天下大政。利于国利于民者。必不利于中饱之人。天储所仰。莫如漕盐。行之二百岁。百窳千蠹。昼夜腴蚀。苟有人焉。曰江楚曷改小粮艘乎。江浙曷改行海运乎。则和者百。哗者亦百。哗者何人。曰在南则漕丁水手持之。在北则通仓胥吏持之矣。又有人焉。曰纲盐曷变行票盐乎。省改捆。省岸费。省私耗。省守候。省加派。省缓纳。曷为不行。则默者百。挠者万。挠者即默者之人。曰岸盐恐跌价则持之。岸吏恐裁费则持之。书吏捆工恐清弊则持之矣。何谓节用之利。普赐田租。普免逋负。自古旷荡之仁。可行于文景。不可行于宣元之世。昔者宋世常遇郊大赙大赦矣。三年一郊。赙

辄百万。赦辄数万。其后至于不敢郊。苏轼所谓以不急之费。而被之以莫大之名。后世庆典普恩。与郊赉郊赦何异。生齿曠矣。机变滋矣。有恃十载普免而争先逋欠者。则利顽民而不利于良民。官免赋而佃不免租。则利于富民而不利于贫民。海寇攻城。不及乡里。而免四乡之赋。则利于安堵之民。而不利于被难之民。国家正供。有岁入数千万之名。而常有逋欠千余万之实。异日国计愈匮。潦旱偏灾。何以蠲赈。则过厚于无事之民者。反无以备夫缓急望救之民。此用之宜议节者一。直省养兵。费天下正供之半。而兵伍不足正额三分之一。乾隆中叶。又以名粮改成实额。增六万之兵。即岁增百余万之饷。而缺伍益甚。冗糜益甚。夫养兵数十万。而不得一半之用。何如先复国初之旧额。再核目前之虚伍。或并三兵之费以养二兵。使一兵得一兵之用。或并二兵之费以募一兵。使一兵当十兵之用。此宜议节者二。何谓塞患之利。鸦片耗中国之精华。岁千亿计。此漏不塞。虽万物为金。阴阳为炭。不能供尾闾之壑。今不能禁外夷。何难禁内地。不能行重典。何不先行最轻之典。天下有重典而不为酷者。惩一儆百。辟以止辟是也。有最轻之典而人莫敢犯者。有耻且格是也。窃谓禁烟欲申大辟之法。宜先行刺面之法。刺面之法。载在大清律。以防窃盗之再犯。所谓耻辱之刑。又所以待怙终之刑也。今下令曰。限期三月戒烟。不戒者黥之。则纨绔饱之烟民。知令在必行。闻风革面矣。有不悛而被黥者。再予三月之限。不戒者诛。则黥者必悛。其不悛而怙终者。杀之无怨矣。十七省各出巡烟御史一人。不责以有犯必诛之事。专责以有犯必黥之事。既黥则人可按籍而稽。瘾可按期而验。倘有纨绔饱之家。耻黥哀免者。许以金赎。视其职衔小大。为罚赎之轻重。仅免刺面而仍刺手。刺手逾限而不悛者诛。不得再赎。惟贩烟之犯则立诛。不在黥赎之例。其贩烟吸烟。必许告发。告不实者反坐。夫水师整饬。而外洋无庇贩之人。绣衣四出。黥面令行。而内地无尝试之犯。如是而烟不绝者。无是理也。守位曰人。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是。则禁民为非实帝王理财之大。柄。令不行禁不止。所可蠹财者。宁惟鸦片。

何谓开源之利。食源莫如屯垦。货源莫如采金与更币。语金生粟死之训。重本抑末之谊。则食先于货。语今日缓本急标之法。则货又先于食。请先言其急者。人知中国之银。出漏于外洋。而不知自昔中国之银。大半来于外洋。外洋之用银币。亦先于中国。何者。宋明以前。银不为币。币惟黄金及铜。而汉书西域传。罽宾安息条支瀚海诸国。皆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面。或文为王面。幕为夫人面。幕者钱背唐西域记。龟兹国。贺罗国。迦毕试国。其货皆用金银钱。及小铜钱。印度兼用金银贝珠。是西域上古即用银币。先于中国数千年。其证一。通典。谓梁初惟京师及三吴荆湖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杂以谷

帛交易。交广以金银为货币。韩愈及元稹奏状。皆言自岭以南用金银。自巴以外交易用盐布。宋仁宗景佑二年。诏诸路岁输缗钱。福建二广易以银。江东以布。是闽粤旧通番舶。故用银独早。其证二。文献通考。国家二路舶司。岁入固不少。然金银铜钱。海舶飞送。所失甚多。而铜钱之泄尤甚。法禁虽严。奸巧愈密。商人贪利。暮夜贸迁。黠吏受赇。纵释不问。民用日以雕敝。又曰。国家置市舶于浙于闽于广。海商往来。钱宝所由泄。是以自临安出关有禁。下江入海有禁。凡舶方发。官必点视。监送放洋。然商人多先期以小舟载钱离岸。官验止为虚文。乃许党类首告。以其钱货之半充赏。沿海州军。以铜钱入海舶者有罚。其番商往来。夹带铜钱五百文离岸五里者。依出界法。是宋代之禁铜钱下海。与今日之禁纹银出洋无异。盖昔时番舶载银。以易中国之铜钱。钱之出海者既众。则银之入中国者亦必众。故昔时不闻禁出洋之银。犹今不闻禁出洋之铜钱。事所本无。患正相反。其证三。职方外纪。言南墨利加州各国。多产金银。而孛露国金加西腊国所产。尤甲天下。其场有四坑。深皆二百丈。役夫常三万人。国王什税其一。每七日。约得课银三万两。百物俱贵。惟银至贱。贸易银钱五等。金钱四等。欧罗巴岁岁交易。所获金银甚多。而中国银矿开采。则唐以前。史书从无其事。唐宪宗二年。且诏言有银之山必有铜。铜有资于鼓铸。银无益于生人。其自五岭以来。见采银坑。并宜禁断。欲以闭银而广铜。洪武永乐中行钞。禁民间不得以金银为货交易。违者治罪。有告发者。就以其物给之。欲以轻银而重钞。通典载唐度支岁入之数。粟布钱帛而外。未尝有银。惟两广诸州土贡。每州贡银三十两。或二十两。以为贡。不为币。苏辙元佑会计录。及元史成宗纪。岁入之数。银但五六万两。洪武实录。岁入之数。银但二万四千余两。是则自明以前。重铜轻银如此。其采银贡银之少如此。而近数百年间。钱粮改银以后。白金充布天下。谓非闽粤番舶之来。何自得之。是则中国自古开场。采铜多而采银少。今则云贵之铜矿多竭。而银矿正旺。银之出于开采者十之三四。而来自番舶者十之六七。中国银矿已经开采者十之三四。其未开采者十之六七。天地之气。一息一消。一汐一潮。银来番舶数千年。今复为番舶收之而去。则中国宝气之秘在山川者数千年。亦必今日而当开。中国争用西洋之银钱。昂于内地之银值。则中国银币行之数百年。亦必因时而当变。故曰开源之利。

### 裕财策

杨象济

今天下困乏极矣。民日贫。俗日侈。此不测之忧也。观其故亦有由民之自耗者。我尝思目前救急之策。得十事焉。一禁酿酒。桐城方苞尝议易以文酒在书酒诰之文曰。饮。予其杀。非独虑其浮费。亦早止其淫佚。自周以至唐宋。酒政

皆秉于官。国用即赖以出。无虑教人以酿矣。阳湖洪亮吉所著寿生篇曰。我少时。米一升当钱六七。二十年间。加至二十。今则虽遇岁稔。犹以三十钱为准。使禁其酿酒。则米必加多。且可以禁其淫佚。禁之之法。使每处酒政各隶于布政司。所岁酿限以数。每年赐大脯三日。略仿汉时遗意。其官亦不得无事饮酒。亦庶几米稍裕乎。二严禁。无为之物。莫过于。鸦片无论已。一日之内。所费不可胜计。明季尝禁之矣。一日绝之。岂有大苦。往时有议改地为稻田。以三年内租税无出而止。性恶毒。凡地改种者。新苗必死。须三年后土性乃复。亦可以知其为恶物而能害人者矣。若令新垦之田。俟种熟后起科。岂有难行者乎。三辨服色。今之衣饰。上下无别。虽士大夫家。亦不耻为优倡之艳丽。童奴仆吏。与士人无异。百姓之贫。职此之故。数年来新奇诡异之饰。皆父老所未闻。岂五行志所谓服妖者欤。后汉时。女子为啼眉堕马之妆。卒至董卓之乱。援古证今。可为深痛。四裁优倡。今鞞毂之下。优俳不禁。冶容狐媚。所在皆然。人道不立。人禽不分。阴盛为灾。故近年大水凶荒之事。无岁不有。此风教之关也。五去塑像。古者国无淫祀。庙皆奉主。后世设人形。狞恶百变。藉以慑惑愚民。勒索资财。一庙之中。其衣冠器用。大者动万千金。小亦数百金。明太祖时。尝有诏去各处城隍塑像。事不奉行。日甚一日。至妖邪厉鬼。无不穷极土木。以为供养。淫祀无福。此王政所宜绝。六减庙社。古者祭不欲繁。今庙社连城跨陌。所占皆民居王土。今除祀典之外。一切改为民居。则事鬼之风。可以稍衰。盖以有用之土地。奉无知之木偶。知者所不为也。七纠赌博。赌博之禁。本在律令。今上自公卿。下至舆台奴仆优倡之贱。莫不好赌。惟无赖聚赌者。官或拘治。而官之赌者。百不一惩。身之不正。何以治人。古人有云。行法自贵近始。此类是也。八革斋醮。祸福之来。非祷禳所能免。宜定例士大夫不得营建施舍。无故兴作佛事。所在寺僧。不得聚众开戒。宋时戒牒。皆官主之。而赋其钱。违者以诱骗论。则可以息靡费而靖人心矣。九定昏丧之制。近世人心好奢。江浙为尤甚。昏嫁男女。至有破家弃产而不知者。送死亦然。张镫设彩。合乐酗酒。不如是以为薄于其亲。故为子孙者。有累数世丧而不能葬者。世道之圯。风俗之坏。鲜不由此。十省金银之费。妇人首饰。本有定制。一切不行。金之费。有用于漆。及裹饰银器。纸绢洒金。一经销毁。永不复还。近日当事亦曾议及。事竟延缓。若银自出洋者多。中国愈乏。三十年前。银每两钱千三四百而已。以余目击六七年间。骤贵至二千。今若严禁众商。凡交易以货相兑。不得辄用银钱。亦可以息内奸之勾结矣。凡此事若琐。而不难施行。积之数年。天下必受其利。

医贫

汤鹏



浮邱子曰。医贫有道乎。曰。古者多常民。而农居其十之八九。今者多浮民。而农不过十之三四。是故农者不必食。食者不必农。使食者必农。则不农者必力农。不农者必力农。则业有所开。使农者必食。则不农者不贼农。不农者不贼农。则弊有所止。弊有所止。则民毋敢作为奇言异服。奸声乱色。居野处。不奉训典者。业有所开。则民毋敢坐仰天家豢养。子又生子。孙又生孙。不亲稼穡艰难者。无不奉训典之民。则朴气存。朴气存。则知勉。知勉。则物力丰。无不亲稼穡之民。则生理足。生理足。则自为养。自为养。则邦本厚。如是者国无贫。女子不绩则逸。逸则淫。淫则俗坏。女子不桑。则蚕不畜。蚕不畜。则茧不成。茧不成。则布帛不出。布帛不出。则仰他人丝絮而后衣之。仰他人丝絮而后衣之。则费倍而不可以常。是故君子树蚕桑毋以地。教纺绩毋以族。毋以地。则东南宜之。西北亦宜之。毋以族。则贫贱之妇宜之。富贵之妇亦宜之。使富贵之妇皆纺绩。则不劳而衣文绣者有惩。使西北皆蚕桑。则布帛不可胜用。而民享其利。如是者国无贫。井田不可骤复也。盍限民田乎。疆隅患其太广也。盍稽户口乎。稽户口则析多寡。析多寡则摠制节。摠制节则详生聚。限民田则均贫富。均贫富则抑兼并。抑兼并则鲜流亡。如是者国无贫。民命于天。有亨有困。谷产于地。有丰有耗。赋入于君。有艰有易。是故毋逞有余。毋忘不足。毋逞有余。则储之以待用。毋忘不足。则用之以补匮。储之以待用。则内毋瘠。用之以补匮。则外毋噪。内毋瘠。外毋噪。则水旱不能使菑。盗贼不能使困。水旱不能使菑。则人民利。盗贼不能使困。则宗佑定。人民利。宗佑定。则万年之计。非一岁之计。不终日之计。如是者国无贫。天下皆王土也。民皆赤子也。皆王土则肥饶略同。皆赤子则甘苦略同。是故赋无偏重。贡无偏轻。偏轻者毋加之。以明有恩也。偏重者毋仍之。以明有制也。是故拯其急。苏其困。必出于有恩。有恩必出于有制。有制必出于大公。大公必出于独断。能独断。则民倚杖。能大公。则民说服。民说服。则无倍畔。民倚杖。则无饥楛。如是者国无贫。古之征于民也粟。今之征于民也银。是故银势积重。粟势积轻。银势积重。则督征愈急。督征愈急。则民愈恐。民愈恐。则操银者耸其价以难民。耸其价以难民。则典妻鬻子然后已。粟势积轻。则赴征愈窘。赴征愈窘。则民愈怨。民愈怨。则粟不足以贍而田不足以守。粟不足以贍而田不足以守。则作奸犯科然后已。是故君子毋民所有。毋苛民所无。毋所获非所输。所需非所出。毋民所有。则粟不贱。毋苛民所无。则银不贵。毋所获非所输。所需非所出。则民不穷而赋不诘。如是者国无贫。常则毋违民时。荒则毋索民租。毋违民时。则民劳于耕。毋劳于役。毋索民租。则民困于岁。毋困于君。民困于岁。则君以其仁政补之。毋困于君。则民得以其余力自食焉。如是者国无贫。

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民聚则天下之财皆其财。民散则天下之财非其财。是故府库之藏毋私。山海之利毋伐。毋伐山海之利。则大度足以致中和。大度足以致中和。则天与人同其消息。毋私府库之藏。则慈德足以夷患难。慈德足以夷患难。则君与民同其消息。君与民同其消息。则民皆信君之为我。天与人同其消息。则人必享天之禄于弗休。如是者国无贫。国必有费。费必有冗。冗必有积。积必有裁。积于岁则为定例。积于人则为活计。为定例。则裁之贵以其体要。为活计。则裁之贵以其次第。以次第则不乱。以体要则不倚。不乱不倚。则政必举而治必成。如是者国无贫。宫禁之用毋滥。官府之用毋滥。兵卫之用毋滥。边鄙之用毋滥。凶荒之用毋滥。仓卒非常之用毋滥。毋滥则用不伤财。用不伤财。则有流通。无耗废。无耗废则塞其毒。塞其毒则能久长。有流通则得其理。得其理则能广大。如是者国无贫。一器之值几何。毋倍其值。一役之需几何。毋浮其需。凡倍其值浮其需。则一增至十。十增至百。百增至千。千增至万。毋倍其值。浮其需。则万减至千。千减至百。百减至十。十减至一。去所增则欺伪屏。欺伪屏则絜白着。絜白着则官常清。留所减则积彙多。积彙多则度支給。度支給则国势强。如是者国无贫。宫阙毋崇。苑囿毋广。饮膳毋珍。服饰毋艳。宝玉毋奇。图画毋工。田猎毋骋。祭祀毋杂。如是则财有常入。用无旁出。去其旁出。则毋淫于心。守其常入。则毋削于势。毋淫于心。则动静威仪。可以服人。毋削于势。则安危不测。可以自立。如是者国无贫。钱铸于官。毋铸于私。货出于市。毋出于官。货出于市。则便。出于官。则不便。掌以絜己司市之官。则便。而掌以贪猾庸蔽造作烦苛之官。则不便。取贪猾庸蔽造作烦苛者。刀墨之。教敕之。则便。而天下利权所在。毋令读书明义者掌之。而使枵中无实者更迭掌之。则不便。钱铸于官则便。铸于私则不便。民不敢于私铸则便。而敢于私销。俾流通有用之钱。浸假而皆镕为笨重无用之器。则不便。取私铸私销一切禁格之则便。而官钱不能斟酌轻重。母子相权。以衡万物之平。则不便。去其不便则能止奸。循其便则能强本。能止奸则蠹蚀不入。能强本则丰硕不已。如是者国无贫。毋算商车。毋算缙钱。毋税入市。毋税间架。毋税农具。毋税青苗。毋税谷。毋税酒。毋税曲。毋税醋。毋税书籍纸札。毋税蔬果竹木柴薪。毋税金银珠玉铜铁沙矾。毋税食羊乳牛。毋税鱼鸭埠。毋收责。毋率贷。毋系囚入缣。毋买奴输估。是故税宜减而宜薄者。郅治之政也。税弥繁而弥厚者。叔季之政也。郅治之政不可忘。叔季之政不可袭。是故君子取民有常物。用物有元气。有常物。则民不厌于供。有元气。则物不穷于出。民不厌于供。则少取之而生多取焉。物不穷于出。则少用之而生多用焉。如是者国无贫。国家惟正之供。俄而百姓欠之矣。俄而吏胥蚀之矣。俄而州县侵之矣。君子罪州县毋罪吏胥。罪吏胥毋罪百姓。百姓不得已而欠。

此大可闵念也。尔乃吏胥剥取百姓。而假州县以肆其威。州县剥取百姓。而马去胥吏以肆其毒。是岂可不为之惩艾矣乎。尔乃州县饱侵正供。而诱其咎于吏胥之作奸。吏胥饱蚀正供。而诱其咎于百姓之逋赋。是岂可不为之击断矣乎。欲惩艾而击断之。则莫如令必遂。罪必诛。罪必诛。则州县恐。州县恐。则知洗心。知洗心。则毋敢侵。州县毋敢侵。则吏胥恐。吏胥恐。则知畏法。知畏法。则毋敢蚀。令必遂。则其计已侵已蚀者俾补之。其未及侵未及蚀者俾谨之。补其已侵已蚀。非封已也。持天下赋入之公也。谨其未及侵未及蚀。非苛物也。塞天下蠹入之私也。塞天下蠹入之私。则众匪销。众匪销。则偷盗止。持天下赋入之公。则众正举。众正举则输将实。如是者国无贫。凡兵久驻而匮于饷。莫如屯田。民太繁而嗇于养。莫如垦田。凡屯田。则寓无事为农有事为兵之意。是故可使兵耕。毋募民使耕。垦田。则有成熟与不成熟之别。是故可使熟者起科。毋使不熟者起科。毋募民使耕。则宜计兵而授之田。则勤耕耨。勤耕耨则岁必登。岁必登则边无短粮。边无短粮则国无疲兵。毋使不熟者起科。则宜迁熟补荒而劝之垦。迁熟补荒而劝之垦。则芟赔累。芟赔累则业必成。业必成则野无旷土。无旷土则国无流民。如是者国无贫。古者有贡道而无漕运。今者有漕运而兼河海。方其载东南之粟。自海达于西北。则海运便。既而自河达于西北。则河运便而海运罢。积势之所趣也。西北之土虽广。而不以生粟。东南之粟虽富。而不能毋困于民。积弊之所及也。积势则不可以复返。积弊则犹可以为功。为功云何。曰。西北之土。可屯可垦也。可屯可垦则可以粟。可以粟则可以养。可以养则可以实西北。可以实西北。则可以宽东南之蜚挽。可以宽东南之蜚挽。则东南数百万石之粟。可以其半致之京师。以其半谨而藏之东南。以其半谨而藏之东南。则可以实东南。西北实则心膂足。心膂足则骨强。骨强则不可以拔。东南实则肢体足。肢体足则血色腴。血色腴则不可以槁。如是者国无贫。东南之地水苦盈。西北之地水苦竭。由沟洫不讲。而蓄泄不时也。由官吏不谋黎之生聚。而朝廷不课官吏之爱养也。课官吏之爱养。则使官毋壅听睹于堂。而熟于野。谋黎烝之生聚。则使民毋诱灾难于岁。而力于人。是故君子劳其民则思其济。长其地则思其宜。相其阴阳。画其高下。本其肥磽。料其通滞。东南毋患沟洫不广。患不顺水之性以杀其流。西北毋患沟洫不能。患守尺寸之地之陋。不疏通水道以滋其利。能杀其流。则水苦盈者有以泄。能滋其利。则水苦竭者有以蓄。水苦盈者有以泄。则田庐不犯风涛。田庐不犯风涛。则百姓宜其室家。百姓宜其室家。则覆帔比于坤干。覆帔比于坤干。则物无所不育。水苦竭者有以蓄。则豆麦不犯焦枯。豆麦不犯焦枯。则百姓长其子孙。百姓长其子孙。则慈爱比于父母。慈爱比于父母。则仁政莫之能御。如是者国无贫。天下最溢出者唯盐利。最设者唯盐吏。吏多则商累。商多则梟竞

。梟多则民摇。君子如欲谨正盐筴。则盐吏当汰其十之八九。盐吏汰其十之八九。则第存司钱粮司户者若而人。司户者。计场以知。计法人知盐。计盐以鬻之商。毋问商之所之。毋问商之所之。则行地遯。行地遯则贱价于以厚偿。贱价于以厚偿。则梟失其柄。梟失其柄。则私化为官。私化为官。则岁入课额。盈亿累万而不可既矣。

司钱粮者。计场以致商。计商以致课。计课以上之公。毋侵课之所入。毋侵课之所入。则律已严。律已严。则浮费于以顿革。浮费于以顿革。则官得其柄。官得其柄。则利不生蠹。利不生蠹。则天家经费。左宜右有而不可穷矣。如是者国无贫。马去有罪之官。入不毛之地。地不足以生财。官不足以考事。地不足以生财。则地不得不槁落。地不得不槁落。则官不得不拘苦。官不足以考事。则官不得不罢。官不得不罢。则地不得不陵夷。是故君子毋鹜于广。毋鹜于众。毋鹜于广。则不移中原之粟。养沙漠无际之民。毋鹜于众。则不费巨万之俸。养闲旷不职之员。粟不移于沙漠。则民有余于粟。粟有余于君。俸不费于闲旷。则官有余于俸。俸有余于国。如是者国无贫。中外之防。不可以毋严也。取与之节。不可以毋介也。是故君子毋贪荒服之利而苟取之。毋损中华之利而苟与之。毋苟取。则能直其词以鉏不顺。毋苟与。则能大其坊以塞无厌。塞无厌。则无覬觐销。覬觐销。则名实理。名实理。则正大见。鉏不顺。则榛梗化。榛梗化。则民物宁。民物宁。则丰亨致。如是者国无贫。侠少言利利常竭。老成不言利利常存。计臣言利利常短。大臣不言利利常广。是故存利莫如有识。广利莫如有体。有识则无土脉伐金银以犯天忌。有体则毋鬻官爵削材实以积人愆。毋土脉伐金银。则贫不与乱争巘。毋犯天忌。则阴阳和而风雨时。毋鬻官爵削材实。则贱不与贵争涂。毋积人愆。则礼乐举而兵刑治。阴阳和风雨时。则百物理昌。礼乐举兵刑治。则万民命立。万民命立。则润泽丰美。百物理昌。则发生长羸。如是者国无贫。四海为富。则毋作匹夫之计。礼义为重。则毋设货财于心。毋设货财于心。则政乃新。毋作匹夫之计。则术乃大。是故君子讽周礼。则思以礼制欲。讽大学。则思以义为利。以欲灭礼则肆。以礼制欲则敬。以利为利则凶。以义为利则吉。肆者肥于身以危于国也。敬者危于身以肥于国也。凶者逐于小以丧于巨也。吉者举于巨以全于小也。如是者国无贫。

袁胥台父子家书跋

冯桂芬

吾乡明袁胥台僉事裘。鲁望副使尊尼。父子皆以风节着。僉事不附张璠。副使不附高拱。先后一辙。今读其往复家书二通。布帛菽粟。纯乎寒素本色。旷世下可想见其人。末三语节欲省事是第一义。勤学修行次之。节用爱人又次之。

尤足为传家格言。书中述米价甚贱。浙中米价七钱。江西四钱。湖广三钱。题跋诸公。咸以为异闻。余因是思市肆贸易薄物细故。实有关于国家食货盛衰升降之大者。载籍极博。而不能尽着为憾也。请就二三百年来市价之可征者申论之。银价。大都视今十之四五。郡志载漕费六分。照时值每分八文。共折钱四十八文。又今乡民相沿以钱七百文为一两。七十文为一钱。银价之可征者如此。百物之价。大都视今十之一二三不等。明末同文算指 国初数理精蕴诸书。多有或问各条。所列之价。必于时价不远。检得夏布每尺银六七厘。棉布每尺银七八厘至一分。豆麦每升六七厘。羊每头银一钱八分。今丁祭编银。不敷现价十之五。以羊一头计之。今价一两有奇。约六倍。他物称是。或谓编银从苛。知不然也。兵一名日饷五分。明邵经邦读史笔记。载宏录刻费九百余金。计字三百四十万有奇。每百字为银二分七厘。为钱二十文。今刻字中价每字约一文半。范文正公治河。人日给米六升。又义庄规矩云。遇荒米贵至一贯以上。应给米一石者。止给钱一贯。实七百七十文。然则熟年米价不过四五文。所谓六升者。合钱三十文以内也。吾乡韩桂舫尚书家。顺治间旧籍。瓦木匠每工二十八文。小工减半。道光初年。每工八十四文。今匠每工二百二十文。苏州府志。载徐士林万年桥碑记。造费一万六百余金。以当时银价计之。合钱八千缗内外。同治九年。重修桥面。费万缗。匠言全工非十万缗不可。朱用纯毋欺录。载留客饭用酒一壶。钱一文。腐一簋。亦钱一文。鸡卵一簋。钱二文。凡用钱四文。百物之价之可征者如此。至米价。大都自一递增以至于十。宋范文正时每升四五文。至明则每石银二三钱。如明史周忱传。京师百官俸帖七八石。仅易银一两。忱请两税折纳金花银一两。当米四石。解京兑俸。民出甚少。而官俸常足。夫曰俸足。可见一两当四石之为宣德间时价也。又如袁斋跋中。所引正德二年州县文报。每石二钱。是也。俄而三四钱。如书中所称。及袁跋所引申文定家书。是也。文定与子用楸书吴中米价每石七钱。民不能堪。汝为御史。宜请朝廷赈济。以七钱为不能堪。则常价必当三四钱。惟是书在嘉靖时。申书当在万历时。或中间又尝自贵之贱。俄而五六七八钱。如算书所列不下十数处。皆是也。俄而一两以外。如郡志。载乾隆十五年。雅尔哈善疏称雍正二年。定镇江驻防兵粮。每石折银一两二钱。今米价渐增。购买拮据。是也。俄而二两内外。如乾隆五十五年。彭二林跋。所称四五倍以迄于今。皆是也。米价之可征者如此。大抵自宋以来千余年。以渐而变。而今更骤变。正不知伊于胡底。余因之重有慨矣。谷贱伤农。自古言之。百物中。惟米不宜过贱。往者苏松困于浮赋。雍正乾隆两次减银而不及米。论者每疑之。谓重赋在米不在银。怡亲王疏。乃言米尚能完。银多逋欠。不知其故。今按其时尚未减银。苏松田赋。每亩米约二斗。银约一钱五六分。以腴瘠通收亩租五六斗石银七八钱

计之。正供之外。不能无余费。不已尽所入而犹不足乎。

干嘉之间。漕奖颇纾。非由银之稍减。实由米之递贵。大抵二两以上。今米价一两四五钱。视近年骤贱。农亦骤困。至于百物则无不宜贱者。而今则百物之贵。皆视 国初十倍上下。棉衣一袭。值银二两。已罄一亩所入。他物称是。米贱病农。物贵又不特病农也。且普及于四民。犹是八口。昔需百钱。今需数百钱。犹是百金。昔支一年。今支二三月。而民安得不贫。贫民日多。奸慝斯作。谓非物贵致之乎。又不特病民也。且上及于官。内外大小臣工。养廉俸糈。无改于旧。而宫室舆马衣服养朝夕之需。皆增数倍。而官安得不贫。于是官邪宠赂。流弊滋生。谓非物贵致之乎。又不特病官也。且上及于国家。贡赋有常经。而物值无定数。上方服御。官府造作。大工大役。以及意外之兵戈灾祲。凡百度支。动辄倍蓰。如 国初兵饷日五分。今之勇粮日二钱内外。 国初黄河大工。一次不逾百万。包慎伯为余言之甚详。而所箸中衢一勺。却不敢显言。其余治河书亦不叙干嘉间几增至千万。而国安得不贫。于是以节省养痍。以聚敛酿毒。进退无非秕政。谓非物贵致之乎。物贵之害。可胜道乎。夫两间物产。止有此数。值贱则不赢而赢。赢则取不尽用不竭。值贵则不绌而绌。绌则捉襟肘见纳屣踵决。理有固然者。然而贵征贱。贱征贵。莫之为而为。莫之致而致。尧舜之仁不能化。桀跖之横不能强。将何术以善其后。或者省事节用。恤商便民。警惰游。惩贪渔。为培植根本之务。庶几挽回万一乎。僉事十有二世孙宝璜。出是册属题。山中键户。积雨无聊。偶触所见。拉杂书此。用质之有心世道者。

### 赠汪孟慈序

姚莹

孟慈为户部郎官且十年。数建大计。以伉直闻。其言多深中事情。执政施行。天下未尝不称便也。中以忧归数年。益究心东南事。既服阙。将之京师。乞言于其友人姚莹。莹应之曰。子南人也。而官户部。地方之疾疢。 国计之盈虚。皆知之矣。奚事余言。然窃怪以今 天子之明圣。宰相公卿与督抚大吏之贤。而中外议论。时有异同者。岂非上下之情。犹有未尽通。而吏民之隐痛。犹有未尽达者乎。 国家比岁以来。西逆授首。楚粤问顽苗盗贼。再勤师旅。灾荒弥于七省。度支固不能无绌矣。而海塘河工。岁修动辄数百万。不得已而有筹备之例。论者皆谓与其外筹。曷若求诸常赋。常赋之大者。则莫如地丁漕盐。以故征责稍急焉。三吴数歉。赈抚未已。而壬辰犹运全漕。复附运截漕米二十余万。癸巳秋灾。漕尚百十余万焉。两淮盐法敝坏之后。改弦更张。不及四年。而上入税课。年皆三百数十万两。带纳旧逋。又数十万。运库久罄。一旦积存至三百余万。此皆毕大吏之智能。极下吏之喘息。而竭闾阎之脂膏者也

。三吴古称财赋之区。然八府四州。幅员不及千里。而上供恒倍数省。定制凡直省赋税银五千四百四十五万七千五百九十五两。而江苏两藩司地丁三百九十九万八百余两。漕项六十一万二千三百余两。两淮盐课杂费三百二十二万。又帑息七十余万。上海浒墅龙江扬州淮安关税一百一十四万六千九百余两。通九百六十七万有奇。盖六分而出其一。凡直省漕粮行月米五百一十一万九千二百石。而江苏漕粮米一百五十三万七千一百余石。行月米二十万二千二百八十余石。通一百七十三万九千三百八十余石。盖三分而出其一。其在丰岁。犹有病者。况疮痍未苏。物产久耗。其能堪乎。民力不足。负地丁者十犹一二。负漕米者十乃三四。中人之家。每称贷输将。州县催科乏术。上畏考成。皆借私责。移官钱。补苴集事。盖苏松常镇间。无不困之官。无不病之民矣。孟慈游历东南。其见今日大吏。尚有任权势以受苞苴者乎。州县之中尚有纵晏乐以自封殖者乎。匪特无之。在官则以征解不及为忧。罢官则以交代亏空是惧。官吏疾首痛心。闾阎呻吟憔悴。此孟慈之所目击也。若夫盐务则课出于商。商出于盐。今沿海场地。非潦则旱。卤产不旺。几于地爱其宝。此盐之绌也。徽西大商。昔日数百万之货者。今无一人。百计招徕。小商仅足应课。又为积残滞引。侵占新纲。故完课不能如额。此商之绌也。然积引计之。则每岁所完课数。亦略相抵。若此者为之减根窟。节浮费。轻课则。顾资本。缉梟贩。堵邻私。便之之。惟恐不至。夫是以诸商资本虽微。犹能黽勉奏销。而不致亏关国帑也。今之言者于漕必取其全。而且责其速。地丁每届奏销。必以三年比较。而责其多。于盐课不问正杂。而惟责其岁输皆盈。此夙昔全盛之所难能。而以求诸凋瘵之后。岂谋国者有遗算乎。抑明于内而昧于外。但见上之需。不见下之困也。非有深知吏民之隐痛者。切陈于公卿宰相之前。事理何由上达。孟慈勉乎哉。以若所见。及若所闻。悉以达于卿贰。卿贰以达于宰相。宰相以达于天子。为东南官吏民商。休养数年。以舒其气。官民之气舒。而后财赋之本可固。国用其有不足者乎。孟慈南人也而官户部。位可以言。言之必可听。以今天子之明圣。与夫宰相公卿之贤。苟闻此言也。中外议论。必有洞然深中者。而何异同之患哉。

复何竹芴同年论会计书

魏源

承示所撰 皇朝会计录。商订体例。具征留心国用。志虑远大。夔异乎俗吏之所为。窃谓考财赋之源流。不难于入数。而难于出数。天下赋税入数。自雍正以后。至今百余年。未尝加赋。未尝改法。总不过岁入四千万两之数。但披会典户部一门。立见纲领。即因银贵钱贱。有今昔民欠多寡。亦不甚悬绝。以历次捐输补之。有赢无绌。故入数不难稽。所难稽者。岁出之数而已。军需河

工之费。乾隆亦未尝无。普免蠲免之诏。乾隆间更甚。开捐则乾隆六十年间止川运一次。不及嘉庆以来十之一。何以昔时浩浩出之而不穷。今则斤斤计之而左支右绌。世俗或归咎于新疆经费。岁出关外三百万。果如其言。则乾隆中叶。国用即应匱乏。何以库藏充盈。均在二十载荡平西域之后。至末年常贮七千余万乎。尝究其故。大抵不出河工宗禄兵饷三端。惟兵饷一门。乾隆四十年。曾增各粮及赏银共二百万。嘉庆十年仅裁汰四十万。此兵饷出入一大关键。至河工。则康熙以前。沿河州县拨派民夫。乾隆中始全发帑。而岁修亦不过百余万。至嘉庆中加价。南河遂至三百万。又加以东河二百万。此河费出入一大关键。宗禄则生齿日繁。岁增一岁。非八旗生计之比。盖旗兵马甲有定额。而宗禄无定额。多一口即多一粮。计自乾隆至今六十载。其繁衍不知几倍。此又国用一大关键。然三者中。惟兵饷可稽。至河费则户工二部所存档案。皆止嘉庆以来。其乾隆以前河费。曾托祁大司马询之司员。皆以为无案可稽。宗禄则询之宗人府丞刘宜斋。名谊亦委诸满员所掌。汉官不知其数。此二者皆不能考。又何从议国用之丰俭。财赋之消长乎。至救时务之书。宜易不宜繁难。而钱谷琐杂。尤使人厌惮。与其钞牖簿籍。无文行远。似不如约举大纲。作为数论之易览而有裨也。大雅以为何如。原书奉缴不宣。

上祁相国论军储事书道光二十九年

汤修

窃惟聚人之道。本于理财。经国之猷。先宜制用。况当櫜枪未扫。帑藏先空。可不未雨绸缪。多方筹备乎。然生财祇有此数。取用每无穷期。非必淫侈无度始足伤财。但不丰俭因时已非节用。其弊必至损下而益上。其害必至聚财而散民。始以除盗贼而筹馈饷之方。终以筹馈饷而增盗贼之势。掌国计者不可不深长思也。圣贤论政。足食足兵民信三者。至必不得已时。止有去法。别无加法。岂其智不若后人哉。良以非义取利。势必至失民心也。易曰。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传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古训昭垂。良可察也。我朝圣圣相承。痼瘵在抱。皇上宽仁恭俭。宫中府中。服用俱有定式。一游一豫。制度皆由旧章。从无汰侈骄奢之事。顾当经费支绌。而犹袭丰亨豫大之规。则时绌举赢。必苦于不继。当馈饷纷繁。而不省泛常浮杂之费。则出多入少。必至于不支。盖因循之久期于振兴。而振兴之难同于创造。非法创造之显谟。无以建振兴之大业。苟以为所图迂缓。则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犹胜于不蓄也。苟以为所得纤微。则日计不足。月计有余。犹胜于不为也。与其为苟且一时之计。以伤国家元气。何如法神圣万年之道。不失治世常经乎。条款之详。未敢妄拟。纲领之大。略可指陈。一军国之要需不可啬。宜核虚冒。而动项必期于有功。一中外之费不可留。宜裁缘



饰。而用财惟主于所急。一征解宜年清年款。勿致影射旧亏。转增新欠。一弊宜渐消渐革。勿任因循中饱。暗损正供。此则清理财用之出入。而收效于数年之后者也。至于目前应急之方。则亦有说。或责成粮台。核军营浮消浪费。或飭令将帅。汰军营疲卒冗员。或转运随地制宜。米麦布帛。皆可利用。不必拘泥用银。以免辗转兑折之数。至若发内库之积储。出宫庭之金币。减内廷之费用。停禁之工修。则又圣主忧勤天下。克己宏物之盛德。足以动臣民愧奋之心。消盗贼怨愤之气者也。若夫生财之大原。在小民之乐业。非察吏明。则贪庸得以便其私。非恤吏周。则循良无以展其用。故令长之贤。视乎郡守。郡守之贤。视乎督抚。督抚施措。视乎朝廷大臣。而必本于主德之清心寡欲。苟吏非其人。则章程虽密。第以文具相欺。法令稍乖。必至侵渔无艺。而又何财之可得。至于选将才。严军令。惩退怯。恤饥劳。宽结会之徒。锄为逆之首。守土者保完善之区。使贼无所掠则自散。统师者勉袭击之策。使贼无所据则自衰。此其事若无与于筹饷。而转输不至坐耗。实为筹饷之先务也。自来论治者。必责难于君。而委重于大臣。故宰治者。苟怀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之心。而震动恪恭以迓天眷。辅治者苟切饥由己饥溺由己溺之意。而循名责实以励才。则庥祥自集。功业自成。此固振弊起衰之大本。而理财亦不能外焉者。岂当此明良喜起之时。不还至而立有效也哉。不此之务。而多为名目。别启径途。巧言以动圣听。托说以剥民财。窃恐其患有不至于财匮者。

祖宗谟训具在。灵爽式凭。自宜无有忍出于此者也。忘分僭越。谨陈管见。伏冀钧裁。无任感激惶恐之至。

与陈芝楣同年论清查交代书

徐宝善

少穆前辈勇于任事。而才足济之。得吾兄为之佐。何废不兴。何坠不举。惟奏查牧令交代。兹事久历因循。惧发大难之端。遂有缺皆累。如痈疽然。积久无不溃烂者。及时发之。固智者事也。然则弗办则已。若办犹不办。则以后愈难着手。必有作茧自缚之患。窃尝揆之时事。断不可务赫赫之功。必先将各缺所亏。一一知其确实数。然后宽以岁时。勒以成限。加以调剂。俾积累者得渐次弥缝。勿任一朝溃决。寓旋乾转坤之手于不大声色之中。庶元气不伤而国帑有济。然使少存姑息。不择一二顽劣不职者严创之。则威不立。威不立则令不行。而长官苦心调剂之方。适足为私饱中橐之计。犹是自缚之术也。宽猛之闲。是在大才之权衡。蠡测之见。未识可效愚者之一得否。

致何青耜户部兆瀛论米折书

汪本铨

浙中振事。委曲求全。均就妥贴。统计用项不逾百万。可谓煞费经营。兵米缺

额甚多。前议以本折搭放。行之数月。各已相安。今奉部文九本一折。如果十余万米可以筹划。又何靳此一万余石。而必议给一成折色耶。至部议筹米之法。曰采买。曰捐输。曰仓谷。采买则须倍价。[捐](损)输则无定期。仓谷实贮无多。尚须留作明春赈济。种种窒碍。而不能辨也。太仓空虚。窃意八旗甲米。亦宜参放折色。虽有损于库帑。然较之采买。不过半价。非明损而实益乎。今必于米贵之时筹米。且于米缺之地取米。既费 国储。亦妨民食。似非计之便也。管见所及。敢以陈。

洵童年孤露。复经丧乱。先集散佚无存。此书系道光己酉先君子任浙藩时所作。洵后从何青耜先生乞得。因关时事。谨手录编入。尚有绪论。存钱币类中。吴子序冯林一两议。及吴文节一书。合而观之。略见大概。苾臣谋国。集思广益。于救弊补偏为尤难矣。男洵附识。

### 卷三十 户政二理财中

条陈国用事宜疏道光十三年

那斯洪阿

奏为 国用宜清源节流。严出入而定常经事。窃惟礼经曰。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古人于备豫之道。言之亟亟者。所以防有事之时。敛财病民也。盖以尧水汤旱。虽盛世不能无荒。三苗獫狁。虽大化不能免金革。是以思患而豫防之。我 国家车书一统。幅员之广。自古未有。夫地方既大。财赋自应日增。宜乎贯朽而粟陈矣。矧 皇上躬行节俭。中外悉知。而 国帑不见充盈者。无他。一在于理财之臣不严于财之入。一在于用财之臣又滥于财之出也。我 朝赋税定额。鉴于明季加派钱粮之弊。体恤民商。税为轻减。故一年所入者。统计地丁盐课关税耗羨各等项。不过四千数百万两之数。而俸饷廩食杂支等款。约有三千数百万之多。果使地丁无欠。盐课税务无亏。所余虽属无多。尚可久而自裕。乃近年以来。地丁无岁无欠。盐课税务无岁无亏。所入已不敷无事之用。兼之新疆湖南广东福建连次军需。两河屡兴大工。直省频年灾赈。一经有事。动增数百万。无怪乎司农莫展一筹矣。每见军需河工等事。有议开矿利者矣。有议加盐价者矣。有议开捐纳及劝商捐者矣。上廑 圣心。权其利害。或驳斥不行。或暂行即止。乃系不得已之权宜。实未可为久远之计划也。臣伏思充 国家之用者大端有三。曰地丁。曰盐课。曰税务。财之源也。是宜严催之。督课之。推广之。使应有者不使或无。则财之源清矣。耗 国家之用者大端有三。曰河工。曰亏空。曰费。财之流也。是宜变通之。修补之。裁汰之。使本无者不使或有。则财之流节矣。臣非敢于拜章之始。即为言利之臣。亦不敢避不韪之名。而缓当急之务。谨就臣管窥所及。敬为 皇

上陈之。一经征地丁正项钱粮官员处分。应照旧例从严办理也。查户部田赋。例载赋额丁额。通共各直省所入者。共约计银二千七百余万两。 国家经费。强半赖此。然必各省皆遇丰收。各州县全无积欠。始有此数。近年以来。各州县经征钱粮。求其全完无欠及欠不及分数者。往往难之。何则。处分之名虽有。营脱之计甚多。是以玩泄日甚也。盖地丁钱粮。欠者有二。有欠在民者。有欠在官者。究之其过皆在于官。我 朝赋税本轻。各直省上则之地。每亩科银不过二钱三四分。中则下则止于一厘数毫。至甘肃省分。有科银二毫者。虽地之肥瘠不同。然较古人什一之法。又轻甚矣。是以遇丰收之岁。寻常百姓。未有不愿早输 国课。幸免追呼。即有一二疲玩之户。该州县果能实力督催。亦何难于完纳。无如不肖州县。懦者缓于催科。强者敢于擅用。迨至积欠已多。或营谋升调别缺。离任即可议结。或赶紧加捐级纪。抵销仍可居官。此钱粮所以日见不足也。查吏部旧例。内载各省督抚应行保题各缺。承追督催停升征收之案。不准保题。又调补调署官员。督催分数钱粮。不准调补。详核例意。盖欲使众知正项钱粮。为州县首务。倘有积欠三参四参。即有降革之虞。不调不升。绝无营脱之计。法至也。

后经各督抚违例保题。率经部驳。复因难于得人。又准其遇题调要缺。将各省应升应调人员。任内一切因公处分。无庸核计。在 皇上任用大臣。原冀督抚无所牵掣。或可以收得人之效。而狡猾之州县。反思可以辗转委卸。顿生离任幸免之心。伏思督抚题调人员。必曰人地相需。非此人不可。夫 国家所以设官。原欲其尽职耳。该州县于本任地丁正项钱粮。尚不能经征全完。何以谓之才。何以谓之能。既准其违例升调。则州县视钱粮之不完。为无关紧要之事。实欠尚且拖延。带征更难催解。积欠日多。未必不职此之故。臣愚以为与其临事以筹额外之财。何如先事而严应征之课。应请 敕下嗣后州县经征地丁正项钱粮。已经初参者。无论何项缺出。一概不准升调。并已经初参之后续行捐纳加级。亦不准抵销处分。庶几州县之懦者。可以有振兴之念。强者可以有警惕之思。而地丁钱粮。不至愈欠愈多矣。一盐课宜酌立章程核实处分也。查各省行盐之地。额征银五百余万两。近来每年报征足额者绝少。而报征缺额者动至数十万两。所欠率归铤赔蠲缓。核计数年中。即已少征一年之课。此犹是正引正额也。外此带款到限。则借口滞销。商捐到限。则但称疲乏。至于帑本发自左藏。一年应有一年之息。而息银不按年批解矣。令缴回本银。而本银不按照限完交矣。至于加价随同正引。一银应加一引之银。而加价另报积欠矣。即分限带征。而限外又展限矣。凡此款项。并非府库之羨余。乃系 国家之度支。或养贍兵民。或藉资工饷。月出岁出。一款不能暂缓。而年复一年。数千百万可以虚悬。无怪用项日绌也。近今言盐利者。或云改征盐税。或云就征课。此

均非轻举之端。亦非臆断之事。臣反复思维。凡事之百弊丛生者。宜先去其太甚。然后可以次第整理。盐务之紧要。在奏销。在引目。而其太甚之弊。亦即在此二者。其一奏销展限也。查吏部盐课初参定例。运使提举分司场大使等专管盐务之官。欠不及一分至五分者。均降罚停升戴罪督催。至六分以上者。革职。盐政核计初参欠不及一分至六分者。亦降罚停升戴罪督催。至七分以上者。革职。初参后仍加复参。处分不为不重。无如奏销限期一展。每见二月应题报者。辄展至八月。以致例定奏销限内。虽全不征完。亦无从查问。迨题本到部。按款行查。动经数月。名为一纲之银。实则两纲之限。况展限后仍多未完乎。详查地丁奏销。从无展限之事。即盐法各例。亦无准其展限之条。而行盐大员。往往踵案行之。冒昧渎奏。此不可不严禁者也。其一铤引赔课也。查督销盐引定例。各省官员督销盐引欠一分至四分者。降职停升戴罪督销。五分至七分者。降级调用。不准以融销开复。至八分以上者。革职。是盐务之例。不但征课之责成甚重。即销引之考核亦严。无如铤引赔课之端一开。一切均可诿卸。盖铤引则不计引之已未完分数矣。赔课则不计课之已未完分数矣。甚至督销未完。遇停运铤销时。反将原参处分一律议结。滥入吏例。尤属非是。夫课随引征。销引不完。尚干吏议。岂可铤引不行。反无罪愆。如云停运仍令赔课。似于课款无碍。不知赔课必至分限。全赔则全缓。半赔则半缓。列入带款。辗转拖延。均归无着。夫本纲正课。一分有欠。即应查参。岂可全数不完。反准其分限。而行盐大员。又往往踵案行之。冒昧渎奏。此尤不可不严禁者也。应请 敕下各省督抚盐政。嗣后永不准奏销展限。务令按期题报。如征不足额。即照初参复参各例核议议处。亦不准铤引赔课。如有妄请通纲铤赔分限者。则是全纲正课丝毫未征。不完已至十分。无例可科。应将督征经征各员。加等议罪。其或取巧渎请铤半赔半者。亦应照五分未完之例。先行议处。所赔一半。不准分带。仍按复参例限完报。从严查议。至于带款商捐帑利加价等项。均各有定限。如到限不完。及届期再展。应由部臣随案查参。加以处分。仍严行追缴。至于各处商欠。亦宜实力催追。查商人欠项。定例本有枷号杖徒及查封家产之条。无如外省积习相沿。徇庇不免。以致奸商无所畏惮。应请 敕部查明。务将各商欠项。按限严催。如不完交。即将该商治以应得之罪。庶几在官者有所顾忌。在商者少戢奸萌。盐课不致日亏日甚矣。一各项税务亏欠应设法变通也。国家惟正之供。地丁盐课而外。则税务矣。近年以来。各处关税。有或足或亏者。有无岁无亏者。夫同此货物。同此流行。较之数十年前。何以顿相悬绝。盖税官之办理不。家人之卖放。奸商之偷漏。居其一也。故此人任之则足额。彼人任之则亏短。是其明验。亦有年岁之水旱。道途之阻滞。物价之消长。居其一也。故今岁此人报亏。明岁彼人亦报亏。是其明验。现当

税物赔补之例方严。在侵课肥己者。原应惩办。而在坐守少收者。亦徒事追呼。且所亏半属盈余。无从加之重议。若不酌量变通。恐课项虚悬。 国计无补。臣反复思维。事之在民者。不可舍旧而谋新。此宋王安石青苗方田之法所以滋扰也。事之在商者。可以酌盈而剂虚。此唐刘晏榷居大半民不告勤之所以可行也。拟推广旧例而补苴之。查户部例载。京城九门以外。开设铺面者。分别等则。令大兴宛平二县征收税课。上则铺户每户征银五两。中则征银二两五钱。下则免税。九门以内。铺户供泼水垫道之役。不征税银等语。又田赋例载。直隶天津沿濠铺面。房租银若干两。又喀什噶尔伊喀喇沙尔阿克苏等城。头等房每间租银三钱。二等房每间租银二钱。三等房每间租银一钱。又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处。亦大率相同。又例载。各省商税。均令按照额征数目。照例征收各等语。伏思铺户房屋。京城有之。各省会亦有之。各州县镇店尤多有之。每见人烟辐辏之地。卖买繁华之区。有无异于京城者。而例内所载铺税。则止有京城直隶天津新疆等数处。即例内所载各省商税。通计总数。亦止于岁征银二十余万两。挂一漏万。殆所不免。由是推之。各直省铺税。例内未经明载者。岂无因而宽其课乎。特恐州县之私征。吏胥之肥己。未入 国家之正供耳。今拟京城外铺商画一办理。查奉天府及各处省会十八。府一百八十有一。直隶州六十有八。直隶厅一十有二。州一百四十有七。县一千二百九十有四。其间镇店繁剧之所。如汉口仙桃等镇。王营张湾等处。大乡巨堡。不知凡几。其铺户动以万计。今截长补短。裒多益寡。除省会及府属地方均隶州县管理外。祇以直隶州厅州县合计。约一千五百二十余处。从少科算。每州县以八九百户均匀。应有一百三十余万户。以三分之一归上则。应有四十三万余户。照京城铺税上则五两之例。每岁可征银二百十余万两。以三分之一归中则。亦应有四十三万余户。照京城铺税二两五钱之例。每岁可征银一百七万余两。至于下则。京城铺税。例载免征。已与新疆下则等房每间一钱之例两歧。且免征之例。虽为宽典。流弊实多。盖商贾之会计。较及锱铢。既有下则免税之例。则虽上中则殷实之户。亦不免有避就之心。冀图偷漏。况分别等则。必须官为指画。而奸商猾吏。串通贿属。将上中则之铺。捏入下则者。恐复不少。即如现在京城九门外。铺户何止数万。闻大宛两县铺税。岁不过四五千金。其为奸商之隐匿。吏胥之卖放。从可知矣。今拟下则照新疆下等房之例。亦从轻每户酌征银一两。仍以各省一百三十余万户分计。以三分之一归下则。亦应有四十三万余户。每岁亦可征银四十三万余两。三共合计岁可征银三百六十余万两。此系大概估计。从少核算。若逐细察查。据实开报。大约不止此数。因旧例推广而申明之。此与关税征商之意无殊。而于 国家宣课之条有裨。议者或谓所加虽属无多。究系加税。恐病商也。查地丁税课。皆系正供。然取于民。与取于商。势

虽同而理则异。盖土田所出。俱有定数。若官长多加升斗之粟。民间即少数日之食。此加赋之所以不可行也。至于商贾之经营。与农夫迥异。盖其贸迁有无。惟视本计利。率皆于所卖之地权贵贱耳。今即少有所输于官。仍可取赢于众。况铺户本利大者数十万数万不等。即本利小者。亦非数百千不能。上中则之铺。按月计银。止于三五钱。下则之铺。则每月计银仅数分。俱不过万千分而取其一。本利小者。既轻而易举。本利大者。更宽然有余。实不足病商也。议者又谓官吏办理易于滋扰也。臣拟立法之始。令各直省督抚派委廉明之员。于编查保甲之便。详行查勘。多者不准隐瞒。少者无须科派。细定册簿。按年征收。随同正杂各项。由各州县批解司库。报部拨用。仍将应缴等则。明白告示。如有吏胥藉端勒索。该管官严加惩办。倘该管官员。有失察及隐匿等事。从重议处。责有攸归。自不至于滋扰也。如此办理。税有定额。吏胥不能卖放。税有定所。奸商亦不能偷漏。而各关税实有征收不足者。亦可借此羨以补之。庶几经费可以少裕矣。一河工官员应行改易也。国家各项经费。皆有定额。独河工钱粮。不能限之以制。惟其不能限之以制也。则河工劣员。多方侵冒。肆意奢靡。相沿已久。视为固然。以冲决为可乘之机缘。以修筑为众人之利藪。此河工之钱粮。所以日费日甚也。

盖别项工程。倘有过失之处。尚可实力稽查之。逐款核减之。河工则与别项工程迥异。堤段绵长。头绪繁多。虽岁抢各工。已难稽核。至于大工。动辄万人。长或百里。兼之已堵复冲。既筑还蛰。若非经手之人。虽日在工次。亦不能知其底蕴。况不在事中之人乎。虽欲稽查。不能稽查也。至于核减岁抢另案各工。既经开报。必曰某工情形甚重。某工过于危险。若经核减。无事则已。倘有冲决。即以核减为卸责之地。至于大工。尤不能不听其开报。即部臣就案驳诘。亦不过摘其失辞。去其小数。不能得其要害也。虽欲核减。无从核减也。夫河工既不能稽查。又不能核减。国家钱粮。何所底止乎。臣反复思维。欲节省国家之钱粮。须先转移河工之风气。欲转移河工之风气。必须河工大员有廉节之操。河厅各官去齷齪之人。方可以渐而收效。臣愚谓河督河道等官。固宜责令晓畅河务。然而风气日趋。帑项日糜者。则不视乎河工之熟与不熟。而视乎习气之重与不重。盖习气既重。则用度必奢。用度既奢。则不能不需索属员。需索属员。则不能不受其挟制。既受属员之挟制。则不能不为多请钱粮。任其浮冒。如去年南河张慰祖之事。因糜帑误工。该河督张井并未奏参。及至钦差大臣朱士彦等奏参之。枷号工次。甫经定案。乃该河督转为之请项代赔。若破除情面无所瞻徇者。何至出此。此所以河工大员。必以廉洁为首重也。向来河工之专设河员者。盖因其办工有年。或冀其治河有术耳。然办公易甚。治河甚难。目前河工各员。不但治河非其所知。即办公亦多因人成事。夫

治河者。全河局势。了然于中。相其机宜。得其要领。非有学问者不能也。河工钱粮。动经万亿。操纵在握。侵冒不行。非有操守者不能也。今河工各员。大率河员子弟。否则粟生例监。染河工之恶习。方且欲因之以获利。其学问操守。可想而知。期其治河。不亦难乎。至于办工培筑挑挖等事。河营官兵。能者八九。每遇大工。皆此等人通力合作。而河员则在总局料场者居多。即在工者。亦不过旅进旅退。随众附和而已。河督保奏厅员。往往张大其辞。一似非河工出身人员。必不能深知河务。然查我朝靳辅齐苏勒稭曾筠。皆为治河名臣。或由地方改补。或以京员外放。皆非河工之人也。即近世河臣如黎世序。亦称有为。亦非河工出身之人也。继黎世序者为张文浩。任之日无多。旋即僨事。河工出身人员。无足重轻。从可知矣。闻河员缺出。有将地方官升调之时。其少知自爱者。皆惮其腥膻。虑其危险。视为畏途。乃指捐分发河工各员。则欣欣然乐之。贸贸然就之。其志趣又可知矣。此臣所以谓河厅各员齷齪之人宜去也。自丁丑科大挑之后。河工佐杂。有正途班次。近来河道各缺。皇上多以正途人员简放。犹且轸念河工。本年复将正途人员派往学习。已非全属河工之人矣。惟河厅各官。尤为河工切近之官。工料钱粮。皆其经手。关系最重。查分发投者。多属此项人员。先尽者。亦多此项人员。习气既深。积重难返。似应量为改易。臣伏思各省知县。有蒙皇上特达之知者。亦常指缺升补地方同知知州等官。今河工同知通判。职分虽微。而督工备料。是其专司。其责任最为紧要。嗣后如遇河工同知通判缺出。可否皇上将曾任繁要。又经督抚保荐之知州补放。似较候补河员为妥。盖曾任繁要。自系有用之才。能膺保荐。应无最下之品。再为之明严劝惩。果经历六汛防守。三年工程巩固。或予以升阶。如有冲决。亦即严惩。其河工捐纳候补官员。均改归地方。不必再留工次。如此改易。则河工大员有廉节之操。河厅各员无齷齪之习。庶几河工风气可以渐移。而国家之钱粮亦可以少节矣。一各省亏空宜设法填补也。国家经费之所用者有数。而亏空则无数。经费之所用者可知。而亏空则不可知。寻常人所议论某省亏空若干。某缺亏空若干。人言原不足为凭。然各省州县交代迟延。逾限干议者甚多。夫仓库果实。则交代之事。无难按限出结达部。何至避就于册造之舛错。驳查之迟延。由此思之。州县之亏空。实不能无也。盖州县之亏空有二。有因公而亏者。有因私而亏者。如缺本荒瘠。又当冲要。或差使络绎。或年岁不登。实左支而右绌。乃借东而补西。此亏空之由于那移者也。有任之初。即负私债。不自检束。既交迫于公私。遂侵及于帑项。此亏空之罹于侵欺者也。那移既为例所必禁。侵欺尤属罪不容逭。是不当严惩而亟治乎。然为国家之计者。不办则仓库终虚。办则帑项无着。州县之存储米谷也。所以防灾歉。州县之存储银币也。所以

备盗贼。使皆那移侵蚀。无事之时。尚可掩盖。倘有缓急。军饷民食。何以应之。当此之时。虽将亏空之员。加以重谴。亦无及矣。是亏空不办仓库终虚之可虑也。督抚参奏亏空之员。必曰将该员贖财查封备抵。似属严厉。但亏至成千累万者。其非富厚之家可知。其非节俭之人可知。况既有亏空至于参议。本人岂不知之。虽有财产。早行寄顿。是查抄之事。虽有其名。并无其实也。统辖兼管。则有分赔代赔之例。然分赔代赔。限期本缓。处分亦轻。有官者犹顾惜升阶而交纳。离任者率皆设法以支吾。是以督抚即将所有亏空各处全行查出。亦不过将侵亏之员。办为那移追缴。而国家之钱粮。总归乌有。是亏空一办帑项无着之明验也。臣思各省之亏空。虽在于州县之胆玩。亦由于督抚之纵弛。夫州县之有亏空与否。督抚无不知之。果能正色率下。其侵蚀而亏空者。照例重惩。即行参办。其那移而亏空者。既非侵冒。亦应停署停补。俟其交代清楚。再令任事。其接前任那移能行弥补者。并应升擢之。有劝有惩。亏空自可日少。乃外省悠忽置之。能弥补者未必邀其励。因公者未必蒙其体恤。因私者反得姑容。以致良夺气。顽劣肆心。亏空所由日甚也。向来办理亏空。有清查之案矣。然不肖州县。反以事已上闻。更无忌惮。非特不补旧亏。且致更增新欠。是清查不可行也。向来又有钦差盘查之案矣。使者非地方之官。则难于访查。奉差无久远之限。则易于隐瞒。通融那垫。亏缺如故。是盘查又无益也。臣愚昧之见。可否皇上责成各督抚。将本省有无亏空。自行查明。不准覆奏。致蹈清查故辙。但限以三年或五年。设法弥补。并令该督抚久于其任。无所委卸。迨届限期。皇上再将素所亲信操守可靠未经外任之人。补放各省督抚等官。密令严加察查。似较钦差盘查无地方之责者。少有把握。如果仓库充足。是该督抚不负委任。自可常受圣恩。如仍有亏缺。即行查参。将亏空之员。并督抚一体治罪。如此认真查办。庶亏缺可期渐少。而仓库日就充盈矣。

一各项费应设法节制也。查支发各款。除廩禄兵饷之外。统归杂支。皆国用之常经。是可例于费乎。然应支而支者。虽亿万皆可谓之常经。不应支而支者。即丝毫亦直谓之费。为国计者。若居家然。日用所必需。固无须吝于出纳。而无端之浮费。亦不使之虚糜。然后大端有节。小数不滥也。查各项支款。为数多者。或至数十万两。为数少者。或数十百两。臣每见为数多者。细按之有浮费之处。为数少者。实计之亦有可减之条。夫各项支款。由部核销。岂承办之人。毫无计及乎。详思其故。盖非承办之人任其恣肆也。大率各项支款。某部承办。某司承办。在户部者。工部不能干预。在工部者。户部不能干预。甚至隶此司者。彼司不能知。隶彼司者。此司不能查。即承办之人。偶见其过费。或以为相沿已久。不便更张。或以为所费无多。无须剔。因循行之。不以



为事。不知经费之用。不但成千累万当郑重出之。即零星支款。散见之虽少。统计之则多。偶尔举行之事费犹有限。源源相接之事。所费则不可量矣。户工二部。支放何止千百。仅据臣所知者。约举数端。以概其余。其为数多者。如采买绒斤一款。查绒斤例价。每斤准销银二两。一经采办。每次多至一万八九千斤。及二万斤不等。约用银四五万两。再加染价。又复数千两。或至万两。相因行之。视为固常。夫应用之物。但期足用而已。外库绒斤。本非常用之物。即使用处偶多。亦应核算撙节。再行采办。闻向来办理此事。往往库存尚多。即行采买。该商人等接奉部文。即可支领钱粮价值。而又延宕不交。动经岁月。甚至已经行文采买之后。未经批解交纳之先。竟有复行采办者。压前等后。尤属影射含混。如果库储较多。本不应采买。即批解不到。亦只应查催。断无重复采办之理。现在库储绒斤。已存至七万数千斤。是其明验。岂非以有用之帑。置无用之物。徒为该商等浸润地乎。又如崇文门城楼拆修一案。道光元年。该处报呈情形甚重。亟应修理。工部及查估处所。亦以为情形果重。准其修理。已经奏请 钦派大臣承修矣。嗣经钦天监择日开工。以为本年不宜修造。必须三年后方可兴修。工部欲仍执兴修之议。则方向不宜。欲竟从暂缓之说。则前言不掩。于是办理杉木数百根。四围盘架。名为保护。夫以城门楼座之重。岂细微之杉木所能撑支。其为掩饰。可想而知矣。如是三年。始行拆盖。伏思果系不可缓之工。何以迟之三年。并未倾圮。如系可缓之工。何以前此三年。准其兴修。核计城楼箭楼二座。咨取物料。请领钱粮。动经数万。岂非徒事虚糜乎。此为数多者。浮费太过。必应节省者也。其为数少者。如内库锁向来不铸钥匙。每开库时。用铁锯磨断锁梁。及至锁库时。用新锁。以铅锡灌注锁腹。系属慎重之意。然铁锁之大小。其径围不过三四寸耳。内库之收发。其启闭不过五六日耳。乃每次支领铅锡。竟多至八九十斤一百斤不等。数目之悬殊。至于如此。又河南岁报河图销册一项。河图描画用绢丈余。工料有限。销册用簿数本。写非难。而每岁开销银二百五十余两。此为数少者。支销亦滥。并应删减者也。

以上各款。如果所费只有此数。以 国家经费之大。尚不致因此数事。便形支绌。特恐过费者。不止此数事耳。食其利者。恒极力弥缝。昧于事者。又无从指摘。日复一日。积久遂多。 国家经费。不与漏卮相等乎。是不可不条分之而统计之也。臣愚昧之见。应请 皇上敕下部臣。除估计工程。但可缓者。一概从缓外。至于各承办支放处所。应令户工二部。详加查察。但近三年之内。有例有案有定数之款为一单。将有例有案无定数之款为一单。将有案无例之款为一单。斟酌乎事体之轻重。核计乎度支之多寡。如有可以裁减之处。于单内注明。或再 简派明干大臣。将户工二部所议款目全单。通盘覆核。逐条详

议。将无碍于公事。有益于 国计者。大加裁汰。俾事有限制。用无冒滥也。议者或为钩摭细微。有妨政体。且相沿已久。一经裁减。事邻于苛核。臣谓经费应归实用。不能以糜费 皇上之钱粮为得体也。官吏皆有常糈。不能以余润小人之私囊为宽政也。惟事贵核实。用期得当。固不使公务有所窒碍。亦不使帑项任其滥支。庶用款有节。而浮冒可杜矣。以上数条。谨就臣见闻所及。惟期 国用慎于出纳。经费济其盈虚。非敢滥开利源。致妨政体。所有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圣鉴。

议覆筹补库款章程利弊疏道光二十八年

两江总督李星沅

窃臣接准部行。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内阁奉 上谕。前因户部奏筹补库款一折当派宗人府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户部妥议兹据王大臣等议定准驳并仍会同户部另议章程五条开单具奏朕详加披阅尚属周妥总之有治人无治法穷变通久全在因时制宜除实有不便于民者准该督抚奏明外其余令在必行谅不敢莠言乱政等因钦此。跪读之下。仰见我 皇上执两用中。权衡至当。于变通尽利之道。殷恤民求瘼之咨。下忱曷胜钦服。臣伏思法无久暂。待人而行。治有经权。以时为大。盖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即以美利利天下也。惟利与弊相因。有利不能无弊。与其补救于事后。莫若豫绝于事先。故当慎初惟终。尤当思艰图易。此次王大臣会同户部另议章程五条。胥得裕 国便民之要。奉 旨令在必行。洵无不可行者。窃以事关重大。务期行之久远。毫无流弊。自不惮再三详慎。共效刍蕘。如钱粮积欠一条。应行澈底核办。非清查不能截数。非抽查不能见真。诚得 钦使巡行。立可破除徇隐。惟清查重在弥补。如江苏州县。向多垫银完漕。而以漕尾作抵。此为官亏役欠。待追待变之款。率皆列为存库。非尽实在见银。恐日久套搭。渐成虚帐。是以奏请清查。节经抚臣会同飭办。必先厘定数目。分别有着无着。现官本省外省。核实照数催追。不容任其决裂。计奉 钦使抽查自须弥补以后。彼时已由藩司依限提银。造册报拨。并不存留属库。似应以藩司拨册。部中执为定案。指拨不能应解。即行从重究惩。若 钦使远来。周历外郡。文案则繁难理。官员则接替靡常。既未能专驻一隅。致顾此而失彼。即不免暂支一候。仍暮四而朝三。行者有跋涉之劳。居者以道近为事。追捕而外。恐益差徭。此积欠可藉抽查。而抽查宜有利无弊也。如粮漕折色一条。奉行原有成例。自可着为新章。以便粮户之输将。亦省帮丁之津贴。事半功倍。无过于斯。现议准米折银。以百万石为率。统计有漕省分。为数无几。亦极简易可行。应与抚臣咨飭商办。惟州县本折兼收。原为帮费用。银钱究无定数。各视地方情形。裒多益寡。若榜示定价。折收解部。则必通省一律。多者不见少。而少者乍见多。且必全数征银。正当银价日昂。递年

分成加展。尚须豫为计及。至 天庾之储。最关巨要。奉天河南陕西各省。虽可循案采买。然或年景不等。粮价不等。运脚不等。招商海运。原难悬定数目。似应由 盛京将军河南陕西巡抚于来岁先行试办商贩。商贾能否津市云集。共得粮石若干。京仓支放有余外。再定成数折银解部。此漕粮可收折色。而折色宜有利无弊也。如长芦山东酌改盐法一条。现经 钦派王大臣前往查办。必能详定规模。折衷 干断。以兴禹筮之利。非臣所敢与议。如河工节浮费裁员一条。东南两河臣实专其责。臣于兼署河督任内。曾以欲绝虚糜。当除浮费。附片缕陈。各厅汛欠缺。应与南河督臣会查再定。如矿厂可广开采一条。臣所辖江西省。旧有封禁山。与浙江福建接壤。每岁三省总兵会哨巡查。现在有无矿苗。能否开采。应与江西抚臣闽浙督臣抚臣体察情形。会商妥办。亦非臣所能遽议。臣所兢兢持议者。实顾天下大利。 圣主为民开之。民为圣主守之。即兴利以除弊。斯利赖者无穷。事前防范愈周。事后推行愈广。自知蠡测。无补高深。而犬马愚诚。亟思竭千虑之一得。可否吁恳 鸿施。飭下廷臣。复加采择。核议施行。如臣言一无可取。徒烦 圣听。求 俯赐罢斥。以为莠言乱政者戒。谨折具奏。伏乞 皇上圣鉴训示。

戒患贫言利疏咸丰元年

王东槐

窃维政事之得失。系于君心。国家之安危。系于民心。记曰。德者本也。书曰。民惟邦本。本岂有二哉。盖君心常视民心为权衡。则施之政事皆得其宜。而天下理矣。我 皇上德性渊冲。恭默思道。诸凡声色狗马游观玩好之缘。早已味爽丕显。力为禁绝。无俟臣之动色相戒也。臣所窃窃然虑者。惟恐患贫之见中于意念耳。数年以来。经费支绌。每遇拨款。动形周章。而赋税所入。亏短益甚。此得不为之虑乎。去年江浙被水。减漕过半。京仓所储。仅止一岁。各省筹办米石。尚无端绪。此得不为之虑乎。然患贫之见一形。窃恐言利之徒乘间而入。掎克聚敛。将使民生日促。元气日耗。则患有甚于此者。盖百姓之贫匮亦甚矣。自银价昂贵。民间暗加一倍之赋。既苦于拯救之无术。又水旱伤之。盗贼夺之。贪官吏。捶楚而朘削之。疲氓所余。岂复更堪索求。而巧为招财之计者。未尝不曰无损于民有益于国。夫财而不取诸民。必别有神输之术则可。不然。不取诸民。仍是亏短国帑耳。试以捐输言之。每事例一开。盐商辄请捐输数十万。先由运库垫交。然后分年扣还。及核其亏短。都不堪问。即如道光二年。清查两淮运库案内。旧欠至四千三百余万。则与其捐输。何如缴欠。与其运库垫交。分年扣还。何如运库先行提拨。再令缴欠扣补。故盐商捐输者。掩耳盗铃之术也。又捐输一途。见任官为多。非为己身捐升。即为子弟捐选。所捐之项。即正赋也。所亏之项。即捐款也。去年清查案内。山东一省。

库亏一百四十余万。江浙更有甚焉。逮清查既行。而捐输遂无应者。其故可知矣。事例不停。库亏不止。故见任官之捐输。剜肉补疮之术也。捐输之弊如是。更复易为开矿之举。惊扰百姓。利害难测。可谓愈趋愈下矣。孟子曰。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又曰。无政事。则财用不足。臣查户部岁入之款。四千四百余万。其岁出之款。计三千九百余万。是国家经制。本有余裕。纵遇偏灾。无伤大局。而财患不足者。则政事之不修也。督抚整理有方。地方安静。寇盗不作。则耗财者去一。边防慎守。无生事以挑外患。则耗财者又去一。河防得要。长流顺轨。不使更添别款。则耗财者又去一。州县之官。斥贪墨。崇清廉。陋规力裁。流摊永禁。则耗财者又去一。去兹四害。而又罢不急之工。捐无益之费。皇上躬行节俭。为天下先。户部诸臣先事持筹。必量入为出。无量出为入。如是。则财患不足者。未之有也。至于仓储之计。现米既足支一岁。今年新漕。及各省采买之米。犹可得二百余万石。明年所缺。数月粮耳。查道光二十八年。四川总督琦题奏。内称实在存储常平仓米谷麦菽豆粟青稞二百二十九万余石。应令该省沿江各州县酌拨米谷粟麦五十万石。雇觅商船。运至湖北。令附近停运漕船。迎接北上。山东山西河南。亦酌拨常平米麦各二十万石。以实京仓。不得以霉变一语。希图搪塞。如是办理。既可察督抚奏报之虚实。并可验州县出纳之当否。盖筹划仓储。而政事在其中矣。夫财用之足在政事。政事之修在同民。同民之道在去利。仲虺之称汤曰。不殖货利。周公之称文王曰。以庶邦惟正之供。可知正供之外。凡有求取者。皆为争利于民。故大学重戒言利之小人。以是为同民好恶而已。今之兵威。非能震慑中外也。寇盗灾害。非不迭起间生也。而百姓安固而不摇者。以列圣深仁厚泽。有以固结其心耳。此国家之元气也。皇上政伊始。天下熙熙然。想望仁政之行。德教之施。奈何以患贫之见重疑天下。而不明示以不贪为宝之意乎。查道光二十八年。王大臣议请开矿一条。臣在户科给事中任内。曾具疏言其不便。留中未发。道光二十九年。顺天府遵查鳌鱼山等处矿场情形。奏奉 旨严行封禁。现惟湖南江西等省。尚行试办。相应请 旨飭下各该督抚一律封禁。其余财利。非经制所有者。概行停罢。庶使百姓咸知农桑为本务。钱漕为正供。外此一而计出于捐输。请叙之例又多参差。乃至廷臣议立新章。宽予减数。外省军营所用。虚折太多。不堪细诘。若早从旧法。不至于帑藏之窘如此也。其续叙之例。所立名目。如遇缺分缺指省加遇缺先选等捐者。人数不多。济用甚少。而选补各法。为之大坏。前例未已。后例又更。如踵趾之相践。岂能久行。臣愚以为是议也。启天下之竞心。而失国家之大体。实不终日之计也。今者西军务未竣。南河又告漫溢。事与嘉庆甲戌年类同。闻户部已筹划捐饷事宜。然定见之始。最宜正大。切勿牵捐输各例名目。以

紊旧章。应请 干断。敕部臣除湖南广东广西已捐仍准与新例间用外。此后永停捐输事例。另开大捐。一以嘉庆年间捐例为准。凡续增条款。悉令删除。天下之欲仕者。愿登于 朝。自必踊跃而至。诚立法平而为道坦。则趋之者自众。予之者至公。且使正班正途。并行不悖。故捐例一复其旧。人心静而王道可复也。此今日之第一要务也。其见在钩稽似为真实。而确按多属子虚者。更有三大件。一曰清查。二曰报效。三曰生息。清查经大臣一再查核。犹未实未尽。徒使黠吏得轻负担。而病故疲乏之人。实鲜可追。限期既急。张皇补苴。势不得不以优美之地。与人为挹注酌剂之术。遂致贪墨者得所藉手。望利而趋。剜肉补疮。害及吏治。所得解缴。至多不过弥补数千。民怨繁兴。责归大吏。虽贤能有素。亦被不之名。且其解出清查款目。断不能凭虚设法。率那新赋。以偿旧亏。略有所收。而新赋已形其短。奏销期迫。或以粮串质钱。或以来年钱漕折减作收。勉强凑集。是 国家无豫征之事。而州县已开其端。其害政甚巨。然成事已难全改。臣愚以为不若专力以收新赋。新赋解足。乃催旧亏。庶不致本末倒置。使现在者并归虚无。其事人所共见。显而易明。应请 皇上敕部臣妥议缓急。提要保元。务令一年之正供。足济一岁之 国用。则法不生弊。利可无害矣。若报效者。鹾使之夸张。商人之伪举也。无而为有。视为惯常。查向来惟河东池商尚有实缴。近年惟淮北票贩不致全虚。历计长芦两淮等处报效各案。已缴者无非那掩。未缴者多成积亏。其议叙职官。早经售市于人。黠商转有所利。

臣愚以为 朝廷崇尚实政。则此等虚名虚款。亟宜廓清而埽除之。可否请 敕部臣尽豁其报效之名。严追其帑欠之实。以后永远不收商人报效。亦不准借帑行盐。庶几诡弊悉去。有裨实用。伏候 圣裁。若生息项下。为款极繁。近如直隶之水利营田。远如浙江之海塘节省。以及各省之公费。非不年年具有收欠报销。然臣闻本多侵蚀。利更渺茫。其所报收。皆由那转。甚至有并未发商。虚存领结。不入于官手。即入于吏手。相因成习。暗中已成巨亏。所得实不偿所出。臣以为此后量度情形。不若全收本银。蠲其利欠。则上不与之争利。下亦无由侵公。较为有益而无损。其盐务中调剂帑利。设为加价等弊。皆可尽杜。臣见闻所及。不敢不胪列以陈。伏祈 皇上飭下部臣。与前三条一并通筹商议。以归简易之则。杜蠹蚀之门。于 国计政体。并有裨益。臣为崇实去伪起见。千虑所得。是否有可行。统乞 圣明训示。

户部会奏筹议节流各款疏咸丰元年  
王庆云

窃维自古理财之道。不外开源节流二端。开源之道。必须有利无弊。或弊少利多者。方可举行。臣等旦夕思维。未有良法。可裨经费。惟节流之道。臣等随

事讲求。有以节制为节者。出纳必求其实在也。有以节省为节者。度支必戒其虚糜也。是皆取 国家所自有之财而理之。果能实力奉行。积久自收成效。谨将臣等筹议各条。呈 御览。

一严核上下两忙已未完数目。分别藩司功过以专责成也。各省正杂钱粮。经征责在州县。督催责在道府。而考核提解。则其责专在藩司。藩司果能破除情面。于催科不力之员。勒限征解。遇有已征未解者。查明即据实严参。何致使州县亏挪。成为积欠。故必藩司功过分明。而后钱粮可期起色。查各省上下两忙应征正杂各项钱粮。俱有定数。向由各该省于每年上下两忙截止后。将已未完数目各奏报一次。原以警惰征。示核实也。乃迩来各省奏报。上忙未完。声明于下忙再行核计。下忙未完。亦仅云现在赶紧催征。迨至奏销。始将各州县未完分数报初参。而于二参届限时。州县规避处分。上司意存瞻徇。大率升调离任。延不开参。节经臣部迭次奏催。置若罔闻。以致钱粮繁重之区。州县官有更易至数任。题参至数次。而积欠有增无减者。此正供所以日绌也。臣等再四熟商。除州县官未完分数。仍令该督抚于题报初参后。据实开送二参。毋许迁就徇隐外。藩司为一省钱粮总汇。若仅于奏销时照督征例随同议处。轻止罚俸。重亦级纪足以抵销。盖藩司考成。合计通省。其所欠银数。原不过一二分。故处分较轻。因之征提不力。拖欠频仍。积久成为巨款。拟请嗣后各直省上下两忙。各于奏报到齐之日。由臣部北档房汇总。分各省已未完分数简明清单。专折具奏。其未完省分各藩司。请 旨交部分别议处。其扫数全完者。亦应仰恳 恩施。量予议叙。至议叙议处之重轻。俟 命下之日。即由臣部会同吏部酌定章程。通行遵照。庶免临时歧异。如此立示劝惩。功过分明。则各该藩司自必倍加愧励。于钱粮不无裨益矣。再上下两忙。既由臣部汇奏。则各省奏报。不宜迟延。应并请 旨飭下各直省督抚奏报日期。务于两忙截止二月内具奏。倘有逾限。即将该督抚照迟延例议处。

一各省存剩款项宜按年按款抵拨以免牵混拖延也。查各省应用款项。或由本省留备。或由外省协拨。一款有一款之定额。迨至奏销余剩。应照例按款报拨。方谓之实用实销。乃近年以来。各省习成疲玩。遇存剩应拨之款。辄借口宕延。甚且一任臣部行催。付之不答。现经臣等稽查。登记册籍。江宁一省。登记未经入拨者。至六百余万两之多。 国家自有之财。岂容置之不理。臣等公同商酌。与其留此余存而辗转无着。不如按款抵拨。使款目分明。即如各省额拨俸饷一项。内有建旷余存。甲年用剩之款。乙年奏销。即可抵拨丙年俸饷之额。其余文武官养廉满营绿营等款。递年皆有存剩。若新拨仍复取盈。年复一年。伊于胡底。自应变通办理。以便句稽。大抵臣部句稽之术宜用分。分则有条不紊。而外省牵混之弊由于合。合则挪东掩西。相应请 旨飭下各督抚严飭

各该藩司。嗣后将本年奏销实存余剩各款。即于本内声明。入于次年拨册额给数内。尽数扣抵。以归实用。由臣等督飭各司员。将扣抵数目。认真稽核。如有存剩。不行列抵。仍以定额朦混请拨者。即据实严参。庶款目爽若列眉。无所容其牵混矣。

一外省留支驿站款内余剩银两宜提存司库以补封储也。各省封储银两。原以备缓急不时之需。不容擅动。迩年以来。因拨款不敷。不得已而动及封储。以致现在殊多缺额。臣等思京师与外省。犹手足与腹心。每遇部库筹支。未尝不兼顾封储。时深焦灼。急应筹补。以期有备无患。查各直省编征驿站银两。向由州县留支。有余则解司报拨。惟此项额编本宽。是以留支多而实销少。每因提解不力。渐至报拨少而亏挪多。经臣等督飭司员核计。此项余存。每岁约有四十四五万两。惟甘肃省扣储司库。随入拨册。湖南湖北两省造入该年民赋奏销。云南省实用实销。并无余剩。其余各省。多则数万两。少亦数千两。虽次催令报拨。而每以提解未齐。藉词延宕。臣等公同商酌。此项本系 国家正赋。即使散在州县。丝毫无亏。不如提解司库。缓急有备。现拟由臣部行令各督抚转飭该藩司。令各州县于留支银内。除实销若干外。将余剩银两。尽数提解司库。以备封储。如遇地方紧要公事。需动封储银两。仍按旧例奏明办理。不得擅行动用。倘该藩司催提不力。仍听存留属库。无论有无亏短。即由该督抚据实严参。以昭核实而重帑项。

一严查外任交代以杜新亏也。查定例。新旧正署各官交代。立限綦严。遇有挪亏等弊。接任官徇隐不报者。照例题参。如接任官已经详报。而上司不行揭参。或徇庇旧任。徇勒新任接受者。处分亦极严明。惟此次清查章程。后任虽经出结。追赔仍归本任。原以各任俱有亏短。不能不权宜办理。以期款项有着。诚恐各省恃有新章。或徇隐不报。或徇勒接受。视交代为具文。以致旧欠未清。新亏又起。臣等伏思现在甫经清查。各省仓库。自有确数。急应申明交代定例。按任稽核。以杜新亏。相应请 旨飭下各直省督抚。除清查案内按照分任追赔。其清查以后各属交代。务遵定例。遇有亏缺。惟出结之员是问。不得借口前任亏挪。致滋鞅鞅。遇交代迟延挪亏滥抵等弊。即行严参。毋许以造册遗漏舛错。代为掩饰。再查官员升调。事隶吏部。遇正署新旧迭更。臣部欲按任跟查。而苦案无据。并请 飭下吏部。于外省升迁调补委署各缺题报到日。即知照臣部。由臣等督飭司员按各省司道府州县设立印簿。随时登载。立即催令册报交代。倘查有日期不符。藉词延宕。及规避续参处分等弊。即指名严参。庶交代可以清厘。不致仍前亏缺矣。

一甲米搭放折色宜复旧章。全放本色以节库支也。查八旗甲米内三成半稔米一项。每年共应放稔米九十三万余石。前于道光二十八年。因出产稔米之安徽等

省被灾。稔米未能足额。经臣部援案奏准。自二十九年正月。于三成半稔米中。改给一半折色。每石以库银一两三钱折给。每年省米七十六万五千余石。声明一俟仓储充裕。即由臣部奏归全放本色旧章在案。查此项给放折色。每年共需银六十万四千余两。现在库款支绌。多一项之折给。即增一分之拮据。而核计存仓稔米。虽未十分充裕。尚可接续新漕。无虞缺乏。拟请自咸丰二年正月。将八旗甲米内三成半稔米全放本色。毋庸再给一半折色。期于库帑兵糈。两无妨碍。如蒙 俞允。除正月应领旗分。业已过档。俟开印后。应令该旗出具印文咨部。将折色补放本色外。臣部即行文各该旗及仓场衙门一体遵办。至来岁接放新漕稔米以后。或赢或绌。再容臣等随时体察情形。奏明办理。一缎疋库现在物料分别应抵应停以惜物力也。窃惟理财莫先节用。应用者虽盈千累万。不以为多。应节者虽一丝一粟。詎容妄费。查臣部缎疋库。储存物料。以备 赏赐之需。向例岁底奏派。必某项将次用完。始将某项行令造办。然有各处额解之料。未奉停止明文。即源源照常办运者。现查该库所存杭紬一项。积至二十万余疋之多。每年支放在二千疋以内。约计足支百年。而杭州织造。每岁仍复办进。陈陈相因。势必终归曹少朽。再查山东绢山西绢两项。现乏余存。而杭紬价值与之相当。可以抵放。其余各项物料。有足支二三十年者。有足支十年八年者。亦有将次放完者。若不将应抵者抵。应停者停。不特经费长此虚糜。而物力亦虞暴殄。相应请 旨飭下各该省。将杭紬山东绢山西绢三项暂停织办。并 飭谕管库大臣。向后行办物料。必须查明某项岁用若干。如有别料可以抵放。及所存足支三年者。均毋庸办造。至其余有可撙节之处。容臣等随时随事上闻。再查织造节省之项。向例解还藩司报拨。仰惟 宣宗成皇帝躬行节俭。岁常节省数万金。乃臣等查道光二十四五年以后。江苏两织造节省之项。解存藩库者。约计二十余万两。该省并不入拨。是 先皇帝节俭之所留贻。不以供军国之需。而置为闲款。殊不可解。臣等仰体 皇上克俭之孝思。拟请以后织造每年余剩之款。不必再缴藩司。即于运料之便。请 旨解交部库。以充经费。而昭 盛德。如蒙 俞允。即由臣部行文各织造。遵奉施行。

一酌减营马以务军实也。查会典内载。京外官兵。额设例马二十五万二千九百三十九匹。其后因地制宜。间有增减。现计额马减于旧者。一万五千五百匹有奇。每匹例给马干银十一两至十八两不等。约岁支银三百余万两。伏思 国家设兵民。不惜饷干之费。原期平时练习。临阵冲锋。一马得一马之用。北地骑兵。虽较得力。第原额视他省多至数倍。易滋悬额等弊。若南人之不习马。自古已然。向闻大江以南营马。水草不宜。服习无法。年限未届。踣毙相寻。兵丁畏惧赔桩。以致半成空额。偶有存营拴养者。率皆毛骨空存。安能得力。似



此岁糜饷干。实属无益。臣等伏思与其多设骑兵。仅存虚名。不如改设步兵。尚归实用。查京营为畿辅重地。应仍照额圈养。北五省驻防。亦皆习于骑射。均毋庸议裁外。其余各省绿营。如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甘。地多平原。四川云贵。间有产马之区。马尚可用。以上各省绿营马兵。拟裁改十之二三。至江宁苏州安徽江西闽浙两湖两广。非沮洳下湿。即岭峽崎岖。既非产马之区。亦鲜用骑之地。溯查嘉庆十九年道光元年两次裁马改步。又道光二十三年酌裁马干。虽经裁汰。此时存数尚多。以上各省绿营马兵。拟裁改十之四五。此内有驻防省分。亦请照四五成数。一体酌裁。如蒙俞允。其应如何裁改之处。应请旨敕下各直省将军督抚副都统提镇。妥议章程具奏。由兵部核议施行。并将所裁之马价马干等项。每年约省银若干。据实造报。于冬拨案内照数核减。庶饷干不致虚糜。而训练亦归实用矣。

以上各条。核完欠以专责成。慎额支以清款项。补封储以备缓急。严交代以杜亏挪。以至剂银谷之盈虚。节织造之费。裁马干之虚糜。虽不能骤充国用。而冀可渐节财流。再查臣部为度支总汇。而一切费用。则分掌于内外各衙门。及至造册照例报销。臣等祇能核其例外之浮多。不能责以额中之节省。伏思今昔情形既异。银钱价值悬殊。当兹经费拮据。必须中外同心。力图撙节。应请旨通谕中外臣工。遇一切钱粮应行核实节省者。勿拘成例。勿避嫌怨。随事奏闻。此转匮为丰之术。亦今日之急务也。所有臣等筹议缘由。是否有当。伏乞皇上训示。

请权出入以培国脉疏咸丰二年

汪振基

窃念行军日久。筹饷艰难。在廷诸臣。仰体宵旰忧劳。议款屡陈。固已竭虑殫精。无微不至。然属锱铢之利。无补尺寸之图。但军务一日不竣。即军需一日不止。则所以筹之使不匮者。将何道之从哉。近来官员捐输。既苦于力多不逮。至劝捐各省。稍有办理不之处。易至激而生变。其患尤有不可不豫防者。臣目击时艰。以为生财之道。在于开源节流。至源无可开。则必以流之当节者躬行于上。考之王制。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旨哉。量入以为出一言。诚千古言理财者所莫外也。尝即户部出入成数计之。每岁入约不足四千万两。遇有水旱偏灾。仍豁十之一二。每岁出约三千数百万两。是安常处顺之时。岁余已属无几。而此两年来。军饷用过之二千余万两。加以丰北两次拨用工需之数百万两。皆在岁用常经之外。上下焉得不困。夫法制期于经久。而变通尤在随时。川楚之师。七年而转输不竭。今则军兴二载。而已甚疲矣。

南巡之典。五举而财力常充。今则香山一至。而几为费矣。今昔情形不同。至于如此。由此言之。国用一节。亦当因时损益。酌盈剂虚。勿泥定例而以

为必不可更。勿狃成规而以为必不可易。应请 旨飭下部臣会同内务府大臣。通盘筹划。详稽历年动用帑项。条款成案。逐细推求。力加撙节。自 朝廷筵宴赏赉典礼之大。以及 宫中饮食服饰供御之微。其万不可节省者。俱仍其旧。余则厘定章程。概从俭约。即外省织造贡物。亦可酌行裁撤。减一费即增一利。删仪文浮之有余。正以补征调经费之不足。庶不致请饷频仍。坐叹束手无策。且无论当今吃紧之时。即使丰工已堵。盗贼已平。而一切后事宜。在在皆须筹备。此臣所以五夜焦思。而亟望图于其早也。或谓 国家制度。不可轻议更张。亦不可过安陋。此特润色太平之见。不知国犹家也。处家之盛。虽间有增华踵事。而富厚丰腴之象。恒流露于不自知。及其衰也。则时以饥寒为忧。凡一粟一丝。无不握算持筹。期于损之又损。 天子以天下为家。势不同而理则一也。方今四海凋敝。诚仰见我 皇上节俭持躬。谨益加谨。当晓然于 深宫之屏欲黜华。宅心澹定。而奢侈僭踰之积习。不禁而自消。是又可以潜化浇风。渐复元气。臣为因时立制起见。区区之忱。不能自己。伏乞 皇上圣鉴。

#### 拟预筹节用疏

吴嘉宾

臣窃闻户部密陈度支情形。预筹储。此诚 国家之至计也。顾部臣职主会计。既不敢妄议加征。复不敢轻言裁抑。臣以为盈虚酌剂之道。必由我 皇上裁之。至于臣下苟有见闻。皆冀仰裨 圣听。伏惟 皇上宽其妄言之罪。庶可广采舆论。总筹全局。天下幸甚。臣闻天下之生财。祇有此数。古者藏富于民。今计臣徒恃劝民捐输以为长策。不知民力固有尽时。议者但避加赋之名。谓此固民情踊跃输将。 朝廷复优予议叙。非横征暴敛者比。然人情希慕荣名。竭求称贷。展转相累。几于十室九空。譬如诱取之与强夺相去几何。非所以为 国家长久之计也。臣闻古帝王制用之道。率皆量入为出。未有量出以为入者。即以小民家计论之。若口食渐众。家用不足。必以减费力作为先。倘恃张罗借贷。苟营观瞻。终有尽时。势不至竭产不止。虽 国家偶有意外之用。以致左藏暂绌。与小民家计不同。然其理亦不甚相远。 皇上卑宫菲食。节己爱民。几于减之无可减。此天下所共见共闻。顾承平日久。积弊滋深。从前亏耗弥缝。一经整饬。靡不呈露。盖亏耗非一时之事。则补苴更非一日之功。臣以为国家损益。大小不同。就今日言裁节之道。当先其大者。谨以管见所及。为我 皇上陈之。

一八旗闲散宜渐许自便也。古者寓兵于农。后世以农贍兵。至 本朝则八旗与绿营兵。分而为二。而八旗则妇孺老疾。尽资钱粮养贍。京旗月饷。几于国用四分之一。现在八旗生齿日繁。在 朝廷已无可再加。在八旗仍生计日蹙。公

私交蔽。久在  圣明洞鉴之中。祇以关系重大。难议更张。小有补苴。未见其效。然  国家亿万斯年。岂可不及今讲求策。臣愚以为天下事骤立则难。渐图则易。且强而求之则难。顺而予之则易。  国家统一寰宇。二百余年。海澨山陬。罔非臣庶。即听旗民错处。何至别生事端。倘蒙  圣断。八旗除勋旧世家。能自树立者。永留京师。其闲散支庶。及贫乏不能自存者。一切许其呈明。予以自便外出。即销除档册。概同民人。如不行呈明。私自外出者。照旧治罪。不愿出旗者。亦不强加驱逐。至于养育钱粮。不裁减。以明非为嗇财起见。外省驻防。亦依此办理。似于  祖宗成法。无更改。而俯徇輿情。别无不便之处。伏乞  圣明首赐裁择。

一盐务官员宜大半裁汰也。臣窃惟盐课岁入。几等正供。而近年以来。逋负日积。论者以为银价日昂。生息太多。私贩充斥。浮费无艺。其害不出此数者。臣愚以为数者之中。浮费为甚。虽屡经禁革。无如盐官杂。均恃盐利以为生计。今盐务疲敝。而报捐盐场者犹多。以其职事轻而利重也。夫国家设官。必有职业。能举其职者迁擢。不能举其职者降黜。今盐务销课缉私。责之州县。臣不知盐官所举何职也。臣闻盐场候补人员。商人例供薪水。至于催提课引。巡缉私梟。每有差遣四出。无非利藪。故凡世家子弟鬪无能者多就之。当此极弊之时。欲整饬盐法。非裁汰盐官不可。顷淮北改行票盐。裁撤盐政。权归总督。盐务始有起色。浙省盐务。自归巡抚办理。亦胜旧日。则知事权归一者。易于除弊兴利。若责盐官销引治商。古人所谓制千金之裘。而与狐谋其皮也。故盐法可议。盐官可裁。凡用盐场大使。悉令改归地方。另班补选。佐贰正途出身者。补选知县。大使以下。改用杂职。所有盐务差遣。统归地方官。自后捐纳盐务官。概行停止。各省盐务。督抚统辖。不设盐院。祇领运司盐道。其盐场大使等官。均就地方官酌量借补。所有销课缉私。责成地方官。应有兴除条件。随时酌议举行。于  国用大有裨益。

一河漕两员宜酌减也。顷河臣奏。河厅各员。多聚清江浦。终年不赴工次。

皇上严旨饬行。固可稍革奢靡积习。然臣谓苟职事废弛。工次更可图安。且河臣驻治之所。断不能禁其前来谘禀公事。纵令暂赴工次。亦属有名无实。推原其故。总由河厅各员。有任无权。纵有能事之员。久亦渐耽安逸。缘修防抢险。本非文员所能。故一切委之武弁。文员不过主钱粮出入而已。臣愚以为当稍改官制。裁撤武弁。令河兵即受文官统辖。权不他属。责无旁贷。不能不讲求谙习。譬如各省堤工。归地方官办理。亦不闻有废事也。岁修钱粮。少经一人之手。即少一人侵糜。方可渐图节省。至漕务现在厘剔弊端。责令旗丁呈明沿途通坝各费。必多不实不尽。不如令有漕各省。另委正印官内廉干人员。暂行管运一次。以收粮之官。办运漕之事。恤民恤丁。通盘筹划。改定章程。如

试行有效。将船少分。概行省并。每年委官押运。如滇省运铜铅之法。归次后。旗丁亦归州县管束。弁可尽裁撤。改归营制。漕务宿弊。庶可一清。一新疆兵制宜改定也。国家开辟新疆。置兵换防。岁由各省拨饷。历年以来。不下万万。纹银远运至彼。势难复回。臣闻伊乌鲁木齐。习尚浮华。优伶百戏。靡所不有。恃饷银充积。为之挹注也。不惟中土耗敝。亦使边方风气日漓。守备日弱。宝藏富蓄。或启戎心。亟宜深维长策。请改防兵为屯田。以次招募。招募一分。即裁一分。期以数年尽改屯卒。计可减兵饷之半。宜令该处大臣。预行筹议。以免异时拨解支绌。

右臣条陈四事。不敢仅为节啬起见。然皆关系度支出入之最大者。乞 飭中外大臣。妥为擘画。勿蹈因循瞻徇之习。现今公私困敝。而计臣预备经费。毫无把握。可为寒心。臣越分冒昧。陈论大计。不胜为国分忧之私。无任悚惕。伏乞 圣鉴。

通筹财用大源敬陈管见疏咸丰六年

翁同书

窃臣前由贵州学政任满。奉 旨驰赴军营。待罪行间。于今三载。目击军需之繁费。深知左藏之空虚。窃惟安民自足兵始。足兵自理理财始。理财之道。不外乎开源节流。皇上躬行节俭。为天下先。一切费。皆已汰除。其流已无可节。而东南财赋之区。自经兵燹。民力已殫。其源亦无可开。故言生财而但筹 国用。不顾民生。是为功利之说。言之不如勿言也。欲佐饷而无益军储。徒伤政体。是为苟且之计。行之不如勿行也。方今之要。惟有就固有之利。为化裁通变之方。庶几裕 国用而兼便于民生。济军储而无损于政体。通筹全局。共有数端。自知祷昧迂拘。原不足供 圣明之采择。惟是仰荷 厚恩。备员侍从。既有所见。曷敢缄默不言。谨为我 皇上陈之。一请疏通滇铜以广鼓铸也。窃惟钱币为生民利用之资。而京师户工二局。暨各直省之鼓铸。每岁需铜数百万斤。皆仰给于滇省。近因小丑跳梁。长江梗塞。滇铜不达于京师。亦不行于各省。以致铜价腾贵。不足以供鼓铸之用。由是钱文日少。公私交绌。皇上博采议。兼行钞法以济之。复广铸大钱铁钱以辅之。因时变通。固已推行尽利矣。而各直省之制钱。终未见其充盈。臣愚以为今日固不患乎钱少也。何以言之。钱出于铜。铜出于矿。矿不竭。则铜不乏。铜不乏。则钱不绌。地不爱宝。滇铜之产。不减往时。特壅积不行耳。计自江运不通。铜之滞留于滇中者。殆不下数千万斤。滇中之铜愈壅。京师及直省之钱愈绌。铜壅则为铜政之害。钱绌则为钱法之害。此诚宜规时度势。酌盈剂虚。以期其两益者也。况滇之有铜。凡开采之厂民。与转输之脚户。莫不依之以为利。一经停运。则必停采。由此民生日蹙。盗贼寝繁。所关匪细。然则将如之何。其法不外

乎疏通滇铜以广鼓铸而已矣。伏思铜运虽一时未通。而钱局则随在可设。但使以固有之铜。移诸乏铜之地。即可以壅积之铜。化为流通之钱。溯查 国朝雍正年间。以云南既可运铜。即可运钱。曾于云南产铜处所。设局铸钱。由汉口搭运至京。行之有效。此乃由滇运钱之故事。查滇铜起运。由四川泸州登舟。直抵荆州。初无所阻。今若查照旧章。于滇中设局鼓铸。运至荆州收储。或设局于荆州。运滇铜以铸制钱。水运则可浮大江以达武昌。充楚省军需之用。陆运则可由襄樊以达开封。充豫省河工之用。滇中之铜不积。则于铜政有益。楚豫之用不匮。则于钱法有益。而并于军需河工有益。倘鼓铸愈广。存钱愈多。一旦江路肃清。俟有滇员运铜之便。路过荆州。即可将所存之钱。搭运至京。以佐度支。未必非流通泉货之一策也。

一请暂换引地以销滞盐也。淮盐之利甲天下。每岁额征课银。报部奏销者。共二百二十余万两。计出自淮南者。几及十之八九。自改行票盐之后。楚岸畅销。鹾务日起。不意潢池告警。沿江戒严。淮南片引不行。军饷苦于不继。江淮之间。骚然烦费。持筹者计无所出。而不思淮南盐课。每岁失一百数十万之利。为重可惜也。湖广江西。盐引不至。民有茹淡之虞。通泰各场。盐积如山。商无销售之路。盖不独官失其利。而商与民且交受其困。至于户煎丁。盐无所售。非透私以济泉。即乏食而生变。其隐患又不可胜言。数年以来。两江督臣率同运司。殚心筹划。无微不至。近仿明臣王守仁之法。就场抽税。而江运未通。所抽无几。臣愚以为江运虽未通。而引地可暂易。苟分浙西引地之半。与淮南暂时对换。不独淮南之利。不至尽弃。将见浙引之数。可以骤增。伏查江西一省。向食淮盐。今淮盐不至。其为浙私所侵者。势也。常镇与扬州仅隔一江。今淮盐山积。其为淮私所侵者。亦势也。人知淮引为江运所阻而淮盐坏。不知浙界为淮私所侵。而浙盐亦坏。然则为今之计。惟有彼此暂换引地之一法。借淮南引地以予浙。而浙引可以畅销。分浙西引地之半以予淮。而淮引亦不至久滞。一转移间而两得其便矣。盖浙盐本行至江西广信府而止。由杭州舟行至常山县。陆行八十里抵玉山县。而复登舟直达广信。距南昌诸府甚近。运本尚不为重。况江西乏盐之地。营销最易。湖广与江西接壤。商贩且闻风而来。如行之有效。销路日广。可于江西设局稽查。坐收其利。此浙引之可行于江西。灼然无疑。至江苏之苏松常镇四府太仓一州。向食浙盐。除松产盐之区。应与杭嘉湖等府仍食浙盐外。其苏常镇三府太仓一州。请暂令改食淮盐。舟楫可通。形势尤便。如是。则江楚乏盐之地。民无淡食之虞。通泰产盐之场。盐有营销之地。诚为一举两得。而司盐筴者。又得稍收其利以佐军储。不犹愈于画境自封。任其堆积乎。议者或谓江西之行浙盐固矣。惟常镇等府改行淮盐。恐于浙盐有碍。是但为浙商计耳。不知此法亦无害于浙商。盖淮商之疲久矣。使

之运盐。亦未必有费本。如淮商无力运盐。不妨准令浙商自办淮盐。至常镇等处销售。淮盐浙盐同一民。淮商浙商同一运。淮引浙引同一课。原不必强分畛域。应请 敕下两江总督浙江巡抚会议筹办。必有良法以处此。总之煮海自然之利。惟淮盐实为大宗。而防江方亟之时。舍易地别无长策。臣不谙盐法。窃谓平日淮北与淮南。既可以融销。则今日淮引与浙引。何不可以互换。况湖南乏盐。抚臣骆秉章已有在浙采办之举。曷若明定章程。暂换引地。可以化私为官。转绌为赢。俟军务告蒞。即可率由旧章。酌时势之宜。而无纷更之失。似无有便于此者。

一请河海并运以利漕行也。粤寇阑入长江。梗阻运道。三载以来。全赖江浙之米。由海运以达于通仓。为数不及全漕之半。是以御史李鹤年有采办奉天米石之议。臣窃以为海运未可专恃。而河运亦未可尽废。盖频年海寇窃发。劫掠之案。层见出。上年登州洋面。即有觊觎运艘之事。若专恃海运。则联舡运载。米石之外。多挟货物。盗贼易于生心。万一中途邀截。漕不时至。则 天庾何由而裕。且会通一河。前人百计经营。以克有成。岁漕东南数百万粟。皆取道于此。倘废置多年。使一运渠。日就淤浅。一旦欲复行河运。必至束手无策。莫如及今为河海并运之计。俾两相维而不至于两敝。则京仓之储。差有可恃。议者或以黄河未复。运舟失修为疑。不知黄河虽决。而运河如故。固不碍于漕行。至漕船重大。故行迟而易于搁浅。沿途仍用小舟起剥。自来言漕政者。皆欲改而小之。特以彼时运道无阻。惮于更张。兼以江广漕米。远涉风涛。非小舟所宜。是以卒未用易舟之议。今则漕船久泊水次。多有朽坏。修造之费不貲。势不能不用小船。而江广之运不通。所运者不过江浙之米。皆利用小舟输挽。变通漕政。正在此时。伏查唐时裴耀卿刘晏皆用转般之法。而宋初因之。其法极为尽。臣请以明年为始。酌分海运米若干石。仿剥浅之例。雇用民船。由水次以达于清江。由清江以达于临清。由临清以达于天津。节节置仓。节节易舟。无风波盗贼之虞。无守冻搁浅之滞。计无有便于此者。其置仓则在清江临清天津。除天津本有北仓等处仓廩外。临清为东省兑粮之所。本有各州县官仓。即清江亦可租赁民房。无须筹款修建。苟得贤员经理。易于集事。且运道一通。则商贾往来。百货辐凑。其所经泲墅扬州淮宿临清天津诸关。收课日赢。于 国计亦有裨益。如果试行有效。即寇氛悉靖。江路复通。所有江广漕米。似亦可用小舟接运。以省船工而利飞挽。其海运事宜。仍照近岁章程。每年分成办理。庶河海两运。有并行之效。而无偏废之患矣。

一请严汰羸卒以杜虚糜也。伏思 国家养一兵即有一兵之费。则必期一兵得一兵之用。军兴以来。征调不为不广。士马不为不多。而师老饷乏。贼未能平者。乃不练之过也。臣伏思用兵之效。必乘其锐气。制胜之道。必恃乎精兵。今

则远调士卒。转战累年。原营派出之兵丁。其骁勇战者。往往战歿。南方卑湿。水土不习。草行露宿。疫疠频作。其遇疾物故者。又不知凡几。加以乡勇口粮。较之兵丁口粮为优。不肖兵丁。更名冒籍。逃去充勇者。亦时有之。于是军营之兵。大半皆新兵矣。新兵例以余丁拔补。无如随出之余丁。久已补尽。复因饷绌之故。原籍之人闻之。莫重趼跋涉而来。不得不随地募补。其人大抵皆负贩细民。市井无赖。手未尝操干戈。耳未尝闻号令。一旦驱之以战。则见贼生怯。绳之以法。则畏罪而逃。固势所必然也。夫以逋逃为得计。军心何由而坚。以纪律为具文。军威何由而振。臣之所深忧者。实在于此。或谓是当任缺勿补。以省糜费。然兵额日缺。必至兵势愈单。又事之不可行者也。臣以为当就其原营中添调精锐十分之一。如原调某营兵一千名。今则续调精锐一百名。俟其到营之日。即将原调之羸疾者遣归。并将新募之游惰者裁汰。以符原调之数。如是。则兵皆劲旅。饷不虚糜矣。至满营马队官兵中。亦多有受伤患病。不能临敌者。该管官以军务未竣。不敢辄请撤回。其实留之军营。胥糜饷糈。何若听其撤回。稍可节省。臣请 恩准将满营官兵之伤病。量予撤回。仍责成大员。亲加点验。以杜规避。似于军政有裨。至于兵额最忌空粮。军营岂容阙伍。臣恐各营兵勇。未必无以空名充数者。上年侍郎杜曾经奏请稽核。所言实为切要。请 敕各路统兵大臣。一体设法清厘。以实军伍。果能综核名实。激厉军心。庶几赳桓之材。皆为干城之选。由是严核功过。信赏必罚。将尽知兵。人思用命。如是而谓贼未易平。臣之所不信也。第五条另录入兵政中马政

一请筹补仓谷以崇本计也。窃维州县之有仓谷。昉于汉耿寿昌之常平。意美法良。洵足以济凶荒而备缓急。无如牧令贤否不一。侵渔影射。势所难免。然前任之侵那。犹可责后任之弥补。今日之亏短。尚可望后日之抵偿。乃自军兴以来。其遭蹂躏之处。仓廩固一洗而空。即大军所过。行不赍粮。州县困于供亿。遇有急需。猝无以应。往往槩变仓谷。暂济目前之急。报明碾动者有之。私自通那者有之。而天下之仓谷。几不可问。各州县碾动若干。实存若干。监司尚不尽知。何况督抚。督抚尚不得知。何况司农。臣窃谓碾动之数。宜由督抚通查。造册报部。以便稽核。一面责令该管道府。督率各州县设法筹补。以实仓储。脱有不虞。庶几可恃。凡军务告竣之处。皆可行之。论者或疑疮痍未复。奈何遽议积储。不知贼退之后。首重耕耘。如人疾病之余。法当滋培元气。不可谓非今日之急务也。近年被兵之地虽广。犹幸四海丰稔。民困稍苏。是皆 圣主至诚感召之所致。秋成之际。谷价必贱。该地方官诚以此时劝谕富民。俾之纳粟入仓。较之寻常劝捐。尚易为力。每岁筹补若干。即将各捐户造册申详。视其捐数多少量予奖励。数少者分赏花红。或给扁额。数多者给予顶带

。其州县官之劝导有方。筹补足额者。遇计典之年。列入卓异。倘敢藉端科派。掙克累民。立予参劾。如是。则穡人成功。田畷至喜。高有崇墉之积。编氓重力田之科。不独仓储充实。可备不虞。而民鲜饥寒。亦不至流而为盗贼矣。抑臣更有虑者。云贵四川境内之田。连畦接畛。种植罌粟花。藉以渔利。近年此风尤甚。多一亩种罌粟之田。即减一亩稻麦之产。弃膏腴而滋酖毒。良可叹惜。闻甘肃之兰州。浙江之温台。亦多有蒔种罌粟。诚恐种植寔广。大为五谷之害。请 敕下各该省督抚。严申禁约。如有违令不悛者。悉予铲除。按律治罪。庶几清作奸犯科之源。即隐寓劭农重粟之意。衣食足而后风俗可厚。风俗厚而后邪慝可消。农政民风。相为维系。是惟在直省大吏。慎择循良。奉行尽而已。以上六条。或揆诸时势而略识其权宜。或访诸舆论而粗知其梗概。利必规其远大。机恐失乎因循。果能均财用而使之有余。即可权兵食而补其不足。不揣冒昧。上渎 宸聪。刍蕘之言。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俯赐裁择。敕下廷臣核议施行。

通筹财用大源敬陈管见疏咸丰六年

翁同书

同治六年六月十七日。内阁奉 上谕。给事中周星誉奏理财用人宜量为变通一折着该衙门议奏钦此。钦遵。由军机处交出到部。当经咨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是否会议具奏。旋准覆称。除折内广人才一条。由本衙门自行议奏外。其增官制敛商权两条。由吏部及臣部议奏。查原奏内敛商权一条。大致谓外国商贾之事。官中无不预闻。故兵饷常盈。中国以逐末为耻。虽有平准均输市易诸古法。皆偶举即辍。不能精求。因而论及市间百货。以食盐为最巨。故另设有专主之商。以济民食而佐国用。此外若茶。若丝。若杂粮。若油炭。若糖纸。皆民间一日不可无之物。诚能知其盈虚消长之微。而施以还贷酌济之法。则民气必甚平。商情必甚遂。国帑必甚盈。即以盐米二端论之。前年淮南缺产。本议以淮北之盐十万济之。果尔。则盈余可得一二十万。上年苏松常镇嘉湖。二三月间。民几淡食。惜无人运淮盐一万引。如斟酌其间。则盈余又得十余万。宁绍等府。自咸丰三年后。悉赖江北之米。浙商获利无算。倘各省设常平使。提举官。则何处缺乏何物。即知照何处采买。出官中之存款。或遴委员。或给殷贾。可济各省民用之乏。而平其骤贵之价。归官之盈余。亦从可知矣。茶山桑陇。在在以官守之。如此。则天下物价无甚贵甚贱。财物无常壅常滞。如古之交子会子。世俗所谓银号会票官钱店。西洋之担保会。皆可逐渐仿而行之。等因。臣等伏查汉武之世。桑宏羊领大农。创为买贱卖贵之说。置郡国均输盐铁官。而平准于京师。于时商贾不行。财用愈乏。此法之弊也。唐肃宗时。刘晏以御史大夫。领东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租庸盐铁使。任用士人。权万货



之重轻。使天下无甚贵贱。而物价常平。而其为言也。以救灾为主。惻然有恤民之心。此法之也。 国朝正赋。惟丁与漕。此外以盐为民食所必须。设都转盐运使领之。若茶若丝若杂粮若油炭糖纸。皆听民间自相市易。而酌收课税以充公用。深得古人藏富于民之意。二百年来。相安已久。今该给事中请出官中之存款。察百物之盈虚消长。而施以还贷酌济之法。姑无论成法难更。筹款匪易。且括商贾之利。一归之于上。其意主于常平。其法已近于均输平准。诚未见其可也。军兴以来。十有余年。各省糜费饷项。动以数百万计。正供不足。不得不抽收百货厘捐。然所取者。不过百分之一耳。而行之日久。流弊已多。设并商贾之利权而尽夺之。窃恐骤贵之价。未必果平。而归官之盈余。亦徒资中饱。且茶山桑陇。在在以官守之。其去于宋之新法几何。溯查同治二年。两江督臣曾国藩。曾有以米易盐之议。旋以事多窒碍。中止不行。又古之交子会子。即钞票之权輿。咸丰初年。试行钞票。旋即停止。此皆近事之明证。该给事中所奏。应请无庸试行。总之有治法尤贵有治人。果能经理得宜。则国用自然饶裕。相应请 旨飭下各直省督抚盐政。各口通商大臣。各关监督。务整躬率属。慎选贤才。各司所事。于一切兴利除弊之政。实力奉行。庶几不动声色。自能因地以制宜。不事铺张。自能变通以尽利。而丰财和众。于国用民情。均有裨益矣。所有遵议缘由。恭折具奏。伏乞 圣鉴。

遵 旨会议开源节流事宜疏户部

光绪十年九月初五日。钦奉 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现在军饷紧要应如何预为筹划之处着军机大臣户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会同妥议具奏钦此。臣等当即公同集议。伏查本年六月。户部会同军机大臣。有通盘筹划接济饷需之奏。令各省裁节用款。专供海上兵糈。并令各省于两个月内。将某项裁减若干。每月筹划若干。迅速筹备。开单奏明。又本年七月。户部于奏请添拨部库边防经费折内。陈明筹饷紧迫。此后凡有户部指拨各项海防饷需。无论各省藩运司道监督等。如能照数批解。毫无贻误。由户部半年题奏一次。照军功例请给优奖。其有支吾推诿迟误者。由户部随时严参。嗣经各直省迭次奏请拨饷。均经户部或准添领部饷。或许截留京饷。或停应拨协饷。或令改解原饷。随时核办。一出于移缓就急。为一时周转之计。而于其何以持久。俾无缺乏。方切焦虑。亟当妥筹。今钦奉 懿旨。复令臣等会同筹。议臣等窃以为 国家理财一政。行之无事之时较易。行之军兴之际实难。行之小丑捩伐之始尚易。行之大乱初平之后尤难。自咸丰同治以来。匪乱起。海国事滋。中外用项。日增月益。彼时筹饷即难。然各省广开捐例。初议抽厘。各军每自设供饷之方。未全劳 庙堂之筹措。兼之改币行钞。大减放款。勉为敷衍京省之需。发捻平后。西路海防两处。用尤浩繁。一岁所入。不足一岁之出。又十五六

年矣。户部前于光绪二年奏总核度支。六年奏筹备饷需。深大乱初平。民生凋敝。新增入数。皆有占定支款。旧例赋税荒缺。未能满征。非及早绸缪。无以为自强之基。无如内外臣工。因循成习。情面未除。言而未必行。行而未必实。恭查同治九年。钦奉 上谕。近来内外臣工往往遇事机紧急徒事张皇迫祸患略平则又泄沓成风为目前苟安之计即使创立战守章程而在事诸臣奉行不力有名无实遂使朝廷深谋远虑均属具文似此因循成习何时可冀自强何时可平外患宵旰焦劳无时或释等因钦此。臣等平时敬读此 旨。辄深愧愤。今兹异族构难。战事未已。目时艰。敢不同竭愚忱。力图匡济。窃维自古理财之道。不外开源节流二事。今谨将臣等商拟开源节流各事宜。另清单。恭呈 懿览。

### 开源十二条

一领票行盐酌令捐输。查同治年间。前两江督臣曾国藩。于两淮踵行票盐。修筑清水潭案内。令各票商按一票捐银四百两。光绪六年。户部奏令两淮票商以一年一运为断。每年每票除预缴正杂课厘外。仍按年捐银一次。作为票本。分上中下三则。上则捐银一千两。中则捐银八百两。下则捐银六百两。合所销自变量计算。每年约可收银五六十万两。嗣据署督臣吴元炳奏。以两淮票商等公捐银一百万两。请免年捐。奉 旨允准赏收在案。今筹办海防。臣等拟请酌中办理。查淮南五百引为一票。每年约销四十万引上下。淮北每百引为一号。每年应销二十九万六千余引。兹酌定淮南每引捐银四钱。淮北每引捐银二钱。合两淮以七十万引计算。每年可捐银二十二三万两。为数无多。不致累商。如蒙 俞允。臣部即飞咨该督。转饬运司盐道及督销局员。自接奉此次部文之日起。按引收捐。作为每军永远定额。并于应征课厘外。分别造报户部查核。勿任牵混。从前如有私行按票摊捐之款。此后一概革除。其余有盐务各省。应令各督抚体察情形。能否一律仿照办理。迅即妥议具奏。毋得迟延推诿。此项银两。应专备部提部拨。不准挪移擅用。

一整顿鹺务。查各省盐务。例定按年请领部引。行盐纳课。道光中叶。两淮始改行票。自匪窜扰。各省创办抽厘济饷。两淮踵行票盐。两浙福建节次亦奏行之。每票仍按引计算。但不赴部领引。两淮课厘并征。淮盐楚岸借销川盐。川鄂两省分抽厘银。两浙课厘并征。福建课耗厘三项并征。是名票商。虽未规复纲引。实与引商无异。此外各省。引商票商。官运民运。办法或有不同。近年历经言官条奏加抽盐厘。户部均议令盐务各省实心整顿。九年御史桂霖条奏盐务。户部分别省分具清单奏令各省兴利除弊。本年中允崔国因条奏。又学士陈宝琛奏请普加盐厘。户部议令抽厘各省议章奏覆。仅据曾国荃奏请加抽川厘三文。卞宝第奏请加收川厘二文外再加一文。余皆久未入奏。今又奉 旨筹

饷。应再催令各省迅速妥筹定义。酌定二三成之数。或照课额加收。或照厘数加收。或照每盐一斤酌加制钱几文。克期奏明兴办。以济军食。仍将加收各数。分别咨报户部备考。虽其事其宜。原难强同。其要惟在严杜厘卡侵渔私贩偷漏而已。若各省能再将咸丰同治年来抽厘办法一体查核。各寻绎其抽厘最旺之年。由何而得。抽厘不旺之年。由何而失。更将其日增月益。就款开除用项。实力破除情面。认真厘定。总期减少一分费。自可多济一分饷需。纵一二处有未能加数再抽之盐厘。岂天下真无可设法整理之鹺政。如四川盐务。经督臣丁宝楨不避嫌怨。一洗积弊。岁入巨款。他省果能认真核实。必有增益。切勿观望宕延。空言搪塞。而于筹饷毫无实济。

一就出茶处所征收茶课。据总理衙门单开光绪八九等年。出口茶数。多至一万九千余万斤。查道光年间。英国所收茶税。约计每百斤收税银五十两。而我之出口税仅纳银二两五钱。不及其十分之一。今拟设法整顿茶课。或照甘肃茶封之例。每五斤征银三钱。就囤户征收。增课甚多。而洋人无所借口。或照宁夏延榆绥等处茶引每道征银三两九钱之例。于产茶处所。设局验茶。发给部颁茶照。每挑百斤。共征银三两九钱。经过内地关卡。另纳厘税。验照盖戳于行。不准重复影射。所有茶照。按年预行赴部请领。原领执照。一年之后。作为废纸。如此征收。亦与洋商毫无窒碍。或于产茶处所验茶。发给部颁茶照。既完课三两九钱。再倍收银三两九钱。前后共收银七两八钱。旧收之一切杂费。均予豁免。惟于各海关及过卡凡应纳洋税处。仍照旧章完纳。若在内地营销贩运。无论经过何省。何处厘卡关口。均免其再完税厘。则改厘为课。改散成总。既便稽考。或免侵渔。惟囤户及贩商。若何稽查。可无走漏。应令各省督抚参酌定章。覆奏办理。

一推广洋药捐输。查广东省。光绪初年筹备海防。由藩司招商黄近源包抽通省洋药捐银。每年认交洋银四十二万元。五年为满。每年递加二万元。嗣于光绪七年。经两广督臣奏准新商李玉衡自光绪六年接办。每年包抽洋银九十万元。仍五年为满。各省如能仿照广东办法。招商包抽。每沿海各省以百万两。不沿海各省以数十万两为率。约可得银数百万两。惟各省水陆情形不同。或有不能仿办。自应另筹办法。查通商后条约内开。洋药止准在口销卖。一经离口。即属中国货物。祇准华商运入内地。外国商人不得护送。其如何征税。按照条约。洋人原不能干预。今拟不分洋药土药。发给华商行坐部票。按票捐银。以助军饷。其行票一项。应填写商人姓名籍贯。按年请领。每票定以十斤。每斤捐银二钱。经过关卡查验。另纳税厘。并由各关卡于部票内填注该商经过年月日。上盖印戳为凭。以杜重复影射。无票者将货充公。并行惩办。其行店坐票。填写铺户姓名字号住址。无论资本大小。按年令捐银二十四两。每年仍换票一

次。如无票者。不准开铺售卖。并行惩治。惟洋药一离口岸。散漫难稽。且私带私贩。如何防杜。应俟各省议覆定章。一律兴办。其未经离口之洋药。仍照条约办理。不在此例。

一推广沙田牙帖捐输。查光绪六年。广东省筹办海防。奏称每沙田一亩。捐银二钱。是年该省拨过海防经费沙田捐输银二十余万两。沿江沿海。有沙田者。原不止广东一省。如江南安徽江西等省。芦洲沙田最多。多系富绅豪民。踞为沃产。广东既有此项捐输。他省亦可照此举办。应令有沙田省分。按广东办法酌量办理。又查同治二年六月间。准江南巡抚咨请劝商捐输牙帖。请由部颁发。经户部援照湖北江西章程。奏明颁给部帖。并将条款十二则。随帖开列。查条款内开。各行商人捐领新帖。系为报军饷。其从前各衙门陋规。一概删除。酌定江南上海地方。上等捐银五百两。二等捐银三百两。三等捐银一百五十两。下等捐银五十两。偏僻等地方。上等捐银二百两。二等捐银一百五十两。三等捐银一百两。下等捐银五十两。应令永为定额。以裕经费等因。窃维从前筹备军饷。江南既经请行。今尚间年赴部请领牙帖。此外惟湖北陕西有牙帖捐款。他省有无似此举办。无从详考。拟令各省一体查明。生意较旺及偏僻地方。能否分别定则。捐发牙帖。裁免陋规。各省即以万家计。截长补短。每家一百两。计或可得银百万两上下。于饷需不为无补。

一烟酒行店入费给帖。查同治三年十二月十三日。两江督臣曾国藩奏称。江北粮台进款。有统捐及花布行栈捐名目。窃以从前军需紧要。江南省曾办行栈铺捐。湖北巡抚胡林翼亦有抽收行店月厘办法。后以军务稍平。部议停止。现在军饷紧要。拟收行店银款。以济急需。惟查各项行店。若一概抽收。又恐物价腾昂。惟烟酒两行栈店最多。获利颇厚。若稍为抽收。究于民生日用。无大关系。然月厘铺税。又似漫无限制。易滋中饱。不若仿照牙帖办法。颁给烟行酒行部帖。核其成本大小。明定科则。按年交纳课银一次。应由各省督抚查明。除资本微末铺户不计外。每省烟酒行店。大店各实有若干处所。某某字号。住址某处。核定课银数目。造册请帖。定限解款。以杜欺隐之弊。

一汇兑号商入资给帖。查农民力田。皆完纳丁漕。贩商当商。亦纳厘税。惟京外各处富商。分设汇兑票号。毫无交官之款。凭票罔利。坐拥厚资。即以钱铺而论。查刑部定例。不准私自开设。不准私自出票。如违照例治罪。律有明条。乃近来票庄。纷纷任意添设。全无限制。奸商设为骗局。始则扬厉铺张。继则侵蚀关闭。流弊滋多。上年胡光墉所开阜康及胡通裕票号。倒欠公私款项极多。尤为可恶。嗣后京外汇兑票号。应令请领部帖。以便稽查。拟参仿牙帖办法。如有汇兑票号。由地方官查明。实系殷实富商。责令各票号出具连环保结。申请部帖。方准汇兑绅民私款。每号每年应令纳帖课银六百两。各省于前一

年八月以前。造具简明清册。将商人姓名籍贯。及开设票号在何州县。出结商人姓名。一详细开注。派员赴部请领票帖。以杜隔县影射。务须先课后帖。不准丝毫蒂欠。如无部帖。私自开设银号。即照私自开设钱铺例治罪。如地方官格外勒索。照赃私例责惩。

一划定各项减平减成。查嘉庆年间。川楚军需一案。奏销弥补亏空。陕抚毕沅始创定减平之议。至道光二十二年。户部奏定章程。各直省减平银两。务令按年解部。并造册送部查核。此项常例减平银两。每年应解部七十四万余两。近年各省支发勇饷等项。大半按湘平支发。就湘平一项而言。每两扣平三分六厘三毫。或每两扣平四分九厘三毫。或每两扣平四分。款数参差。一收一支。最易弊混。他如各省之洋银折合纹银。银价折合钱价。并漫无定章。徒滋中饱。至各省减成支放各款。始于咸丰三年。光绪六年间曾经户部查核。即各官减成养廉一项。应解部库者。每年亦有银九十余万两。奏令自光绪六年为始。半年批解部库一次。年清年款。不准截留。无如各省仍不遵案起解。应令各省嗣后除常例支销各款。照旧核扣六分平。仍行解部外。其非常例支销款项。如练饷勇饷薪水。以及一切杂项。均照湘平每两扣银四分之数。一律扣平支放。其扣出银款。另行存储。造册报部候拨。永不准再有牵混。擅自挪移。如有将扣平银数。仍行列入收款。作正开销。亦必另款详细说明。其折合洋银钱数。亦宜明有定章。至各项减成银两。亦应由各省一体查明。照章减扣。遵照奏案。赶紧解部。各省即于接到此次部文后。各将其通省应支兵饷勇饷协饷京饷。及一切放款。其某项扣平。某项不扣平。扣平之项。如何扣收数目。分款核定详细。全行开报一次。再由部汇齐。逐款查核。画一定章。

一严提交代征存未解银两并严定交代限期。查征收款项。例应随征随解。交代时。尤应查清结报。奈各省州县交代。每将前任短交之款。列作征存未解名目。彼此通同。将无作有。以致各省征存未解银两。或数年。或数十年。尚未解司。多者积至数十万两。少者亦有数万两之多。迭经户部行催。积牍累篋。无如各该上司。一意瞻徇。深恐属员挟制。不敢随时作速严提。必俟亏空之员。或故或参。始行揭出。亏空库款。已同虚掷。查抄徒有空名。兹拟截至光绪十年十二月底止。令各省督抚查明历年道府厅州县等官交代案内。应解司道各库征存未解银两共有若干。案分年分款分任逐一开具详细清单。于光绪十一年四月内飞咨户部备案。一面通行各属赶紧批解。勒限于光绪十一年五月内一律解清。该督抚即于六月初旬详细开单奏报。某年某员某案征存未解银两。于某年月日解司讫。入于某年某册内造报列收。其未完及欠解各员。亦于六月初旬奏参革职。提省查办。照例治罪。若该省并不照此次奏定期限奏参。或率请展缓。希图延宕。即由户部按吏部则例所载程途日期扣算。将该督抚藩司盐粮道均

照徇庇例严参。以昭炯戒。至光绪十一年正月。各案交代。应照道光年间安徽巡抚陶澍奏定章程。凡前后任交代。务将现存银两。扫数批解。册内不准开列存库未解名目。嗣后该督抚藩司。如查出交代案内。有征存未解银两。即照户部本年十二月初四日奏案参办。如不参奏。即照新章将该督抚藩司等一参处。再查各省交代。往往多年未结。并不将文册送部。或仅报初参。不报二参。即有征存未解一切亏空情弊。户部亦无由知。或偶送部。亦多逾二参定期。文内皆称交代已按限算清。因册结舛错。往返驳诘。致延月日。万牒一律。百端回护。牧令不足言。该管上司。无事不代为弥缝。是诚何心。迨至积累数年。又以旧案新案分办为词。粉饰延宕。无非不敢开罪属员之隐衷。嗣后若逾二参限期。该省若无文册送部。或送册而仍称舛错迟误者。户部照八月间奏定新章。核计程途日期。概照交代逾限未清例奏参。并将该管上司一照徇庇例参奏议处。至州县升迁补署日期。本年八月。户部奏令自光绪十一年正月。兼咨户部。奈各省近来于交代一事。每甘认遗漏之愆。决不与部中以确查之据。事以微末。实为一切欺饰之本。此后交代文册。即依限到部。查无原报到任日期文牒者。仍将藩司严参降级。以挽颓风。数十年来财赋之亏。实由于此。未可以簿书期会。置诸不论。总之欲杜亏空。尤在该管道府州随时亲查属库。必令有收即解。无可亏挪。户部本年八月奏案。各省尤当实力遵行。该上司更能核减摊捐。省却供应。宽州县之力。守例定之法。斯亏空可杜。库款可足矣。

一应严催亏空应缴应赔各款。查各案亏空应缴应赔款项。例应严催。初不关筹饷办理。无如各省积习玩延。向不严追。虽著名富族贵家。竟敢结报家产尽绝。呈请豁免。目前筹饷急迫。赔缴宜严。若仍复空言搪塞。自应从严办结。拟将光绪十年以前亏赔各案。除已经户部奏定追赔关税一案仍照前奏办理外。余均仿照追赔关税办法。凡因公亏短。光绪九年以前核定有案。未经奏准豁免扣抵完结者。拟减免五成。赔缴五成。其事非因公情节较重各案。以光绪五年为断。光绪五年以后之案。仍全数追赔。一切应得处分罪名。均仍照定例办理。毋庸更议。其光绪五年以前核定之案。未经奉准豁免扣抵完结者。拟量免二成。赔缴八成。均限定自此次奉旨之日起。勒限一年缴清。其亏款赔完。或仍应究治罪名处分。或例应减免罪名处分之处。亦均仍照旧例办理。倘一年限满。仍延不清缴。以及虽完缴。尚不足此次所定应缴成数。均应由承追各衙门。于届限满之日。切实严参。再行分别核定监追查抄治罪议处办理完结。其实系人亡产绝。无可追。以及查抄估抵后尚不足数。均按照此次所定各应缴成数。核明其实短数目。照例落摊赔分赔完案。以重公帑。其光绪九年以前。尚未核结因公亏款。以及光绪九年以后因公亏款各案。均仍照一切旧例旧章核办。不得入此次新章办理。相应请旨飭下在京八旗都统。及各省将军督抚府尹

等。一体迅速详查。一面将此项应照新章赔缴亏款人员衔名成数。限期开具清单。摘具案由。限令光绪十一年五月底。一律奏咨送部。一面严催各该员依限按数清完。毋稍宕延。其不应入此次新章办理亏赔案件。亦各当认真分别查追。仍应遵照户部则例所载。一切赔项。其力能完缴者。无论本身子嗣。所赔系属何款。但由户部行追。均应令其依限完缴。无力完缴者。分别有官无官。有官者。无论本身子嗣。官职大小。但系现任。即不得滥行请免。定例严办。

一入官产业勒限变价解部。查入官房产。例应认估招买。价银解部。如果无人认买。即奏交内务府收取租。近来竟有十八九年未卖未交之产。至入官地亩。例应勘报议租。无如地方官奉行不力。大约此项地租。历年尽饱胥吏之橐。查户部簿记乾隆年间未结地亩。现在尚复不少。拟由户部一面查催。一面行令各省。将所有入官地亩房间。如系应原佃承种。或应原户承租。自应赶紧令其升科纳租。勿庸另议。若系应另行招佃议租者。即一律出示。按租定价招买。若原租无可查考。亦即比照四邻租数定价。招人承买。仍照例升科。至已据变价房产。即通查共有若干。勒限半年。变价扫数解部。亦可收存银款。

一酌提漕粮漕规盐务盐规余款。查本年七月间。据署湖南巡抚庞际云奏称。该省有盐务缉私经费。可以移作军需。复查山东粮道。每年奏销册内。有数十年应解部库扣存轻并裁减船只未解之款。积累至二三十万余两之多。除盐务余款。本年八月间。已令各省将军督抚酌度。如有似此经费。可以移缓就急者。奏明办理等因。应由各省钦遵办理外。至漕粮漕规余款。除山东省应解未解一项即行催提外。其别省粮道。仍有无余款应令解部。应由户部一面查明。一面令有漕各省。迅速奏明办理。提充饷项。

### 节流十二条

一裁减厘局经费。查各省厘局扣留经费。有扣五成扣二成扣一成不等。且有不入收数。先按每两扣收八分。更有并不开报经费。屡经查询。迄不咨覆。或不开报各局处所。及应支细数。一笔开销银十数万两。或数十万两。又有既扣经费。更复以钱折银。再扣银折成数。种种任意开支。殊不画一。应令各省将厘局经费分别裁汰。将应支各款。逐款开列。于四个月内报部。由部核定支数。

一例照支。倘不依限。据实报部。即行奏参。

一覆减各关经费。查各关留支经费有按八分留支者。有按五分留支者。有按一分零留支者。有并无一定留支分数者。殊不画一。应由户部督飭司员通查酌量。除关涉外洋经费。仍应照条约办理外。余均定以留支确数。其从前留支太多之关。即可查提归款备拨。且查各关解款。有既支补支补水。又支倾镕火耗。既支汇费。又支水脚。亦应酌量更定。以免滥支。应令各省查明裁奏覆。再由户部分别办理。

一核定各省局员额数银数。查本年六月间。据御史吴寿龄奏请裁撤各省各局等因。当经户部会同吏部议覆。查各省散置各局。已报部者。于军需。则有后总局。后分局。军需总局。报销总局。筹防总局。防营支应总局。军装制办总局。制造药铅总局。收发军械火药局。防军支应局。查办销算局。军械转运局。练饷局。团防局。支发局。收放局。转运局。采运局。军需局。军械局。军火局。军装局。军器所。等项名目。于洋务。则有洋务局。机器局。机器制造局。电报局。电线局。轮船支应局。轮船操练局。等项名目。于地方。则有清查藩库局。营田局。招垦局。官荒局。交代局。清源局。发审局。候审所。清讼局。课吏局。保甲局。收养幼孩公局。普济堂。广仁堂。铁绢局。桑绵局。戒烟局。刊刻刷印书局。采访所。采访忠节局。采访忠义局。等项名目。其盐务。则有各处盐局。运局。督销局。其厘卡。除牙厘局外。则有百货厘金局。洋药厘捐局。暨两项各处分局。更不胜数。其未经报部者。尚不知凡几。且有事应责成司道府厅州县者。亦必另设一局。以为安置闲员地步。有地方之责者。反可置身事外。各局纷设。限制毫无。究其实事。一无成效。该管上司。不过见好属员。公款盈虚。在所不计。种种消耗。何所底止。请旨飭下各直省将军督抚府尹等。详议章程。减定局数员数。并各委员衔名。先行造册备文咨报。以后设局。均须详酌其事。可相因而理者。或总设一局。将各项应办事宜。统归其中。慎派妥员。分股办事。以便稽查易于得力。费藉可节省。查设局之始。咸丰年间。各省未经收复地方。不能不设局办事。且为设局以破衙门官吏窠臼。奈故事相延。各局亦复久成窠臼。大失本意。本年十一月。已令各省督抚。将该省局卡裁。酌定员数。核定薪水。破除情面。严定章程。实力整顿。并限令三个月。将办理情形。及各局员数银数。据实具奏。一面报部查核等因。已由户部行知各省办理。如不赶紧于三个月内报部。将来经部查照例案册驳。即着落滥行派委之上司。全数赔补。并行参办。

一随营文武分别裁汰及酌定额数银数。查近来各省勇营。实为养贍闲之藪。偶移调一营。游勇随之。官随之。其知名者无论矣。如上年乌鲁木齐都统恭镗报销一案。该员仅统兵勇一千六百余名。差员竟有一百五十五员之多。几于十勇一官。一官耗十数勇之饷。彼带勇数千数万者。其分润闲官。又乌可以数计。若谓大军所。事理烦剧。统领营哨。各有专责。必须襄办差员。方资清理。不知统领营官。各有公费。且督抚司道。政治繁要。其分理佐治。皆自延幕友。亦足有济。是各省随营文武员弁一项。不过为酬应亲友调剂闲员而已。现在征调各军。除营数较少者。所用文案委员。照章由公费内自行开支。不应另给薪水外。其统领营数多至十数者。应令仿照光绪九年户部行令河南省覆准办法。所有随营文武各员。以当时奏调有案之员。酌量差遣。分报吏兵两部。并报户



部。定准额数。如有增减。随时奏报。若无奏调案据之员。即行裁撤。嗣后各省。均应将其此项随营委员。额定若干名。每月共支薪水不得逾若干两。赶紧报部核定。若延不报部立案。将来报销时查出。即照滥支滥应之例。追赔参处。至内地各防营。并无战事。应自光绪十一年正月为始。仿照河南省遵照部议办法。无论统带营数多寡。概不准开报随员薪水。以杜滥支。

一酌减内地各省防军口粮。查军需则例内载。绿营兵丁。月支盐菜银仅止一两三钱。虽官至总兵。月支盐菜亦不过九两。惟出征加给盐菜等钱。照例加支。即内地剿办盗贼。尚不准妄照军需例办理。定例綦严。自同治八九年来。各处防营。并无战事。仍照打仗时支給口粮。游荡成习。人思充勇。农工弃业。劫盗横行。亦有由然。况督抚专驻省垣。防营分扎各处。弁勇额数。率不过三四成。漫无查察。营官克扣。游客抽丰。节寿之厚。衣食之都。久已虚耗亿万。故勇营流弊。有较绿营特甚者。现在部拨协饷。各省辄称无款筹解。其平日糜饷之咎。实难辞责。查甘肃最为瘠区。新疆最为远地。督臣谭锺麟抚臣刘锦棠。尚能按土勇章程。每勇月饷不过银三两。其各省腹地防军。无事坐食。可裁则裁。若不能遽裁。不难参酌照支。抑或照绿营兵饷量加支給。若实系临敌出征。自宜厚其饷粮。以厉戎行。应由内地各督抚赶紧查办。报部核覆。一律办理。

一酌减内地防军长夫。查光绪七年。户部会同兵工二部。议覆都察院代奏教习王开运条陈。裁减勇营各项人夫一折。经部议覆奏。令各省实力减裁。原以各省防军。安坐无事。并非出征之时。必须随同搬运辎重可比。在各省亦知长夫原无须此数。特多留夫数。为事后报销地步。故粮台久为利藪。本年二月间。据河南巡抚鹿传霖咨。将各营长夫裁减。每营只准用长夫一百名。现拟除边海各军应用长夫。仍各照定章办理外。至腹地各省防军。每营五百人。只准用长夫一百名。不及一营者。即按此数摊算。概令自光绪十一年正月始。一律照办。报部查核。其有向来不用长夫者。应照旧办理。毋得因此转行添设。

一防军有营房者不准再领帐棚折价。查王开运原奏又称。前敌行军。不得不携带帐棚。以免野处露宿。且转战无定。易于损失。风雨之中。尤易朽败。不能半年一换。周年一换。若驻守防军。必修营房以图久。何须帐棚。又何至随时更换。每年每营折换帐棚价银至六七百两之多。此不过徒多浮冒等语。经工部议覆。各省防军账房一项。如修筑营房之处。自不准重复开支。应由各统兵大臣及各督抚严行查核。加意撙节。毋得率请更换。致干参处。应令各省于四个月内。迅速议覆。

一核定内地各省兵勇饷数。查各省例兵。皆有定额。会典所载。各省旗绿各营兵额共七十七万余人。而京师八旗禁旅十二万有奇。尚不在内。果一兵得一兵

之用。何须各省添募防勇。即使二兵实得一兵之用。亦当有可用之兵四十余万。则各省防勇。岂不大可减裁。奈平时各视本省旧有绿营兵丁为无用。既不教练。又不减裁。饷既不足。又须酌发。一任其若存若亡。差遣缉捕。皆赖防勇。平时兵勇兼养。此万不能久支之势。稍有事变。并其向有防勇。动称分布不敷。不似临事非从新添募不可。果使临事必须添募。则无事之地。无事之日。正宜裁定营制。节存饷项。以备临时有事添募之需。拟请 旨通飭内地未办防战各省。定限查核。各将制兵空额。及老弱之兵。认真裁汰。将实存数目实支数目报部。并令各省各路防战勇营。一体将现有勇营练军营数人数饷数。详细普律奏定一次。由户部会同兵部参酌其现有旗绿制兵。酌定兵数饷数立案。嗣后即可节存饷项。以为一劳永逸之谋。

一确估各项军饷按年指拨一次。查定例。各省官兵俸饷。预为会计。每年各将次年一岁应需。造册咨部。由部照数拨给。须协济者。于邻近省分拨解。拨册逾期到部。例应奏参。从前东南各省用兵。军事紧急。估拨军饷。久不举办。迨至承平以后。各省请拨旗绿各营兵饷。多不照实存数目请拨。或拨册未到。即比照二十余年前旧案估拨。以致常年饷数。未能确实。然大致尚有可稽。至于各省防军。半系自有收款。自有支款。向无预拨办法。虽各军皆有当初奏明应受协济省分。然协解收支。多不先期报部。往往各省有应协出款一万。实解出款不过一千。且竟有丝毫不解。而部中每遇拨款。又不能不将各省应协款数。算为实解款数。以致各省进款。皆为空饷侵占。动辄拨无可拨。窃维理财之道。不过量入为出。与夫核实预备二法。即如从前甘肃新疆常饷。各路月饷。每年照部案查考。计各省应协饷数。不下一千数百万两。今请确实改定。令其每年估拨一次。只用银四百八十万两。即敷供应。立时腾出兵饷数百万两。岂非明验。现拟仿照甘肃新饷办法。令各省将兵数勇数核定报部后。即由部各核确定。以协解抵支饷数。普律照例。另与从新详细拨定一次。嗣后每年均令其于冬季估拨兵饷时。除常年兵饷照实在应支数目照例预拨外。至各省练饷勇饷。应令分造估册。按实在应支数目。一并请拨。则从前空饷之弊可除。而部中于各省用款盈虚。岁岁有可确查。为今日必须举行之事。

一停止不急工程。查光绪六年。户部具奏。现在筹备饷需。应查照光绪八年奏案。请将各衙门一切工程。概行停止三年等因。光绪十年。已满三年之期。而值海防筹饷紧要。若各衙门因停限已满。纷纷请修工程。则部库实属无款支应。兹拟援照前案。所有京城各省各衙门及地方一切工程。除自行筹办不动正款者毋庸议外。其余兴修一切寻常工程。应支库项者。概行停止三年。至坛 庙 陵寝各要工。关系重大。其实在万不可缓者。应责成勘估大臣详细查核。力求撙节。毋任稍有浮冒。

一各项欠发勒限清理。各项预支分别核办。查上年查算光绪七年一岁出入。通计各省列入销册。补发旧欠用款。共有银四百余万两之多。各省预行支发下年用款。亦共有银三十五万余两之数。至各省常年兵饷。额拨数多而实支数少。其余剩有款。每年皆称补还旧欠。尤属漫无可稽。今各省一岁收款。若用以供一岁之出款。本不至甚形短绌。而每以补支旧欠。及旧还挪借。支除若干。则本岁必又开列新欠。另启新借。以为下年补还地步。似此年年套搭。终无了期。流弊无穷。亟宜更定。虽各省补还旧欠。必非全属弊端。然以平人居家譬之。若不将旧时债负。一总截清。另图清理。则展转支持。必致如 圣谕广训所谓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债深累重。饥寒难免。臣等拟通飭各省。将本年以前。无论何项欠款。切实查清。截至光绪十年十二月底止。各实有若干。系属何年何月何项欠款。一一造具清册。统于光绪十一年五月报部。听候设法清理。分别停发。自光绪十一年起。概不准各省擅行补还。其预支款项。亦应由各省将每年必须预发。如时宪书工料次年春季兵饷等款。自应仍准照例预发。然皆须一一将款数预行报部立案。由部覆准。方准开支。不在报部立案准发之款数内者。不准各省擅行预支。如有擅行预支补发者。概不准开销。照挪移钱粮例奏参。并将擅行预支补发之款。着落赔补。

一另定各省起运存留。查定例。凡州县经征钱粮。运解布政司。候部拨用者。曰起运。凡州县经征钱粮。扣留本地。支給官俸役食等项经费者。曰存留。各省起运存留。皆有额定数目。此项数目。在康熙乾隆嘉庆年间。屡经更定。现时额数。仍嘉庆年间定额。查雍正年间以前各省留存之款。遇有荒歉。照额扣除荒缺。嗣于乾隆年间。改为由司库起运项下拨补。今各省存留用款。多系减成支发。而每岁征收地丁。仍系照全额存留。至其存留用剩之款。仍应解司另款作收。然起运候拨额内。先将此数开除。故近来司库应行候拨之款。较前为少。况拨补移解。轆轳参差。甚至有府州县存留。司存留。种种名目。骤看殊属难解。尤可异者。如陕西省地丁奏销册内。每年存留之数。皆与另案奏报收支折内存留之数。岁岁数目不符。且有将存留内应行解司之项。并不解司。任意延宕。窃维此项存留数目。从前既屡经更定。应令各省按现在各属实支应留数目。通查奏明更定一次。既免其留多用少。并免其留解参差。更免其名目太多。徒为含混。于起运候拨用款。一目了然。免致牵混不清。徒供中饱。

以上各条。有各省即当一律照行者。有仍应分别奏复议定照行者。并有此省可行而彼省或实不可行者。所赖各省督抚诸臣。切实逐条。悉心酌议。期于能行必行。断不准视同通行文牒。废格不行。尤不准因一省一事难行。即其能行者亦全不筹议。经此次行令后。如或违限延宕。臣等惟当请 旨严办。以挽因循积习。合声明。

进呈改办年例汇奏出入会计黄册疏光绪十年 户部

窃查臣部于乾隆九年。经大学士鄂尔泰等。议覆御史范廷楷条奏会计钱粮出入。始定为自乾隆十年起。每年将各项奏销。再行通盘核算。另造黄册。汇总具奏一次。嗣于乾隆二十四年。复经大学士傅恒等奏准。每年汇奏出入。其中额征地丁等项。一切动用细数。均于奏销案内。按款核题。而汇奏之时。又复写清单。已属详明。另造黄册。应行删除。其由臣部支給银两。另由银库造册进呈等因。历经照办。每年祇将各省地丁常税盐课三项。由臣部汇开出入大数。列单陈奏。前已将光绪六年分年例出入数目。汇奏在案。臣等于光绪八年十二月间。裁撤派办处。奏明仿照刑部秋审处例。选择通部资深廉正熟习例案满汉司员十六员。派入北档房。令其通筹出入。综核度支。奉 旨依议钦此。随即拣派司员。调集案册。一体详核。惟查 国家自咸丰同治年来。各省出入。迥非乾隆年间可比。近来岁入之项。转以厘金洋税等为大宗。而岁出之项。又以善后筹防等为巨款。若照常年汇奏成案办理。均未列为出入。实不足以尽度支之全。且近今各省奏销迟延。即常例地丁等项出入册籍。亦多造送不能齐备。当经行查各直省。令其将地赋漕盐关厘各项出入数目。无论已报未报。均按光绪六七两年收支数目。开具简明清单。于光绪九年岁底送部。以便核计。嗣因届期仍多未覆。复于上年十二月间。经臣等奏明。督饬派出北档房司员等。先行跟接光绪八年奏过六年分出入成案。就各省藩司及漕盐关厘各处报部有案可稽者。一面详算。造具简明出入清册。于开年后赶紧妥呈进。并请 旨通饬各省。仍一体遵查臣部前咨。迅速奏咨覆部。以凭考察。倘所覆仍未详备。一俟清册进呈之后。再奏定格式。颁发各省。嗣后即可每年遵依造报。凭以汇核等因。奉 旨允准。行知遵照亦在案。届至本年四月。各省造报清单。始行咨送过半。而迄今仍有未覆之省。实难再为延待。兹据该承办司员等。检集各项已到奏册咨单。逐件查算。其办成光绪七年一年岁出岁入详细册底八十四本。简明清册九本。臣等详加查核。臣部为钱粮总汇之区。从前出入。均有例额。入款不过地丁关税盐课耗羨数端。出款不过京饷兵饷存留协拨数事。纲举目张。最为简括。乃自军兴以来。出入难依定制。入款如扣成减平提解退回等项。皆系入自出款之中。而出款如拨补筹还移解留备等项。又皆出归入款之内。头绪轆轳参差。造报不齐。汇核良非易易。今查此次所办册籍。系敬遵

钦定大清会典。及 皇朝文献通考内。原分门类。参酌近年情事纂定。以地丁杂赋地租粮折漕折漕项耗羨盐课常税生息等十项。为常例征收。以厘金洋税新关税按粮津贴等四项。为新增征收。以续完捐输完缴节扣等四项。为本年收款。排比核列。以见一年入数。除去蠲缓未完各数。通计实入共收银八千二百三十四万九千一百七十九两八钱六分二厘零。并将各省彼此收款重复。及无

关本年实入进数。而有关出款来源之借垫协受扣收拨收旧管旧应存。及不符收数。共八千八百万一千八百八十三两七钱八分七厘零。各加具按语。附记于后。是为银收。

以各省 陵寝供应交进银两。祭祀仪宪俸食科场饷干驿站廩膳赏恤修河工采办办漕织造公廉杂支等十七项。为常例开支。以勇营饷需关局经费洋款还借息款等四项。为新增开支。以补发旧欠豫行支給两项。为补支豫支。以批解在京各衙门银两一项。为批解支款。排比核列。以见一年出数。除去欠发未报各数。通计实出共支银七千八百七十七万一千四百五十一两六分七厘零。并将各省彼此支款重复。及无关本年实出销数。而有关入款去路之京饷协解拨支。及不符支数。共五千五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三十五两四钱八分七厘零。各加具按语。附记于后。是为银支。以各省蠲缓未完各项。本年应收数目。及蠲免未完各项。节年应收数目。分别核列。以见一年未收实数。通计实未收共银一万二百八十六万二千四百一十六两七分一厘零。是为银未收。以各省本年各项入款之余。及历年各项收款所积。并支发扣存各数。分别核列。以见一年存款实数。内除实存节年收款。及附记收支两抵。所余共银三千二百四十四万七千九百四十八两三钱零外。通计实存本年入款之余。共银四百一十七万七千七百二十八两七钱九分五厘零。是为银存。此外各省钱粮草款出入。亦为大宗。惟钱款有计串计吊计千计文计小数计洋元之分。通计以串计者。除去收款不符钱一万五千七百五十串二百九十二文零。实入共一百四十一万八千五百六十一串九十三文零。实出共八十八万三千二百七串二百八十一文。实存共五十五万一千一百四串一百五文零。以吊计者。实入共一百七万八百十七吊二百七文。实出共五十二万五千五百八十六吊二百五十四文。实存共五十四万五千二百三十吊九百五十三文。以千计者。实入共二百八十八万三千二百三十三文。实出共二百八十二万九千二百七十三千九百四十一文。实存共五万三千九百二十六千三百九十文零。以每文计者。实入共三万五千六百四十二文。实出共三万五千六百四十二文。并无存款。以小数计者。实入共三百三十六万八千二百五十三吊三百十九文。实出共三百二十六万六百七十五吊十八文。实存共一千八百五十一吊八百六十文。又存款不符钱十万五千七百二十六吊四百四十一文零。已由册内附记声明。以洋元计者。实入共三万七千八百八十四元。实存共三万七千八百八十四元。并无支款。粮款各省实收本色粮米。共一千一百二十万四千八百四十七石二斗六升九勺零。而京仓通仓收数。即系由各省收粮数内运解。故将京仓通仓所收粮石。共四百三十万三千八百三十二石二斗二升一合。附记其数。不再列为实入。各省实支本色粮米。共四百五万七千六百九十一石七斗五升四合七勺。其运解京仓通仓支数。因京通仓已另记支存。亦即将各省原拨

运粮石一百六十七万九千二百二十九石二斗五合八勺。及奉天省另有四柱不符粮八十五石五斗二合三勺。均附记其数。不复开作实出。各省实存本色粮米。共九百七十七万一千六百七十三石零。草款亦有计斤计束之异。通计以斤计者。实入共三十五万九千四百三十九斤。实出共三十五万九千四百三十九斤。并无存款。以束计者。实入共二百七万二千六百三束。实出共九十九万一千四百九十五束。实存共一百八万一千一百八束。均各分类核列。是为钱收支存粮收支存草收支存。其各直省本年蠲缓未完。节年蠲免未完。钱粮草数目。更应分别核列。以见一年未收实数。通计实未收钱八十三万九百六十五串五百四十九文。又钱一万一千七百四吊九百六十四文。又钱一万二千五百八十三千七十三文。实未收粮五百万九千八百三十七石一斗四升一合零。实未收草四万五百六十七束零。是为钱粮草未收。惟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册籍清单。仍未全到部。款项间有未齐。然现在臣部有案可考者。均已一一开载。大致尚无遗漏。当复由臣等飭交各省司掌印主稿司员。通册逐款详核。均称并无遗漏舛错。理合册呈进。第查该员等所办底册八十四本。清册九本。实为繁多。未敢上烦 乙览。谨复督飭原派司员等。另提要总纲黄册一本。恭折呈进。伏思方今民生苦困。物力艰难。又值海氛不靖。饷款支绌。臣等忝领度支。生财乏术。愧悚良深。此后惟有力求核实节用之方。以成 朝廷恭俭之治。尚望 特颁明诏。宣示中外。一体遵照臣部本年会议总理衙门具奏筹划各路饷需原议。切实筹划。勉为撙节良图。至于各直省于臣部奏催开造岁出岁入清单。迄今造报仍未齐全。殊属迟误。应由臣部于此次奉 旨之后。赶紧颁发册式。通限令各省。除例办奏销册籍。均照旧按年造送外。其此项会计出入。亦即跟接造报八九两年简明清单。于光绪十一年开印前后。咨送到部。其十年分以后会计出入清单。均令其按年造送。于次一年封印之前到部。不许延宕。如迟至封印之日。尚有不到部者。臣部即照拨册逾限例。将该管司道指名严参。至此项会计出入。因系初次创办。是以册呈进。嗣后应请仍照乾隆二十四年奏准办法。每年具清单呈进。以符旧章。再此项年例岁出岁入。旧例系用清汉字折件。并应比较上一年收支款数。今因改呈进册籍。是以未译清文。并因将厘金洋税。及一切正杂款项。初次全行开列。所有比较款数。应归入下年办理。合并声明。所有臣等派办会计册籍告成呈进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 圣鉴训示。

### 卷三十一 户政三理财下

遵 旨停止捐输并变通常例捐款疏光绪五年 户部

光緒四年十二月十四日。欽奉 上諭。前因軍務未平用款不繼不得已開捐納

职藉济饷需乃近来中外捐纳各员其为守兼优才具可用者固不乏不而滥竽充数甚至有玷官箴者实属不少至各属办理捐输原不无实事求是裨国计之处而行之日久捐资之影射捐生之取巧及委员等种种弊窦不一而足于澄清吏治之道既多窒碍于饷需亦多有名无实自应及时停止以肃政体着户部及各省督抚通盘筹划务将京捐局及各省捐局每年入项若干详细查明将此项作何支用之处设法筹款相抵一面奏明停止捐输毋得藉词款项难筹有意延宕钦此。钦遵。由内阁抄出到部。仰见

皇太后 皇上肃清政体澄叙官方之至意。钦佩莫名。当由四百里飞咨有捐省分各督抚。赶紧筹款。奏明办理外。伏查会典内开。户部捐纳房。掌捐纳之事。凡报捐贡监职衔加级纪录 封典等项。俱由部具呈。交银给与执照。凡遇暂开事例。一管核等因。所谓暂开事例者。于常捐之外。暂准捐纳实职。历溯从前。或因军务。或因河工。款项不足。开捐济饷。事竣即停。迨咸丰元年十一月间。奏开筹饷事例。其时军务迭起。需饷浩繁。部库空虚。岌岌可虑。不得已为权宜之计。捐输之外。如钞票官钱票铁钱当百当十等大钱。皆仓卒补苴。以资周转。然行之未久。弊窦丛生。不特无裨国储。抑且有妨民用。业经陆续奏请停止。循行至今者。惟当十大钱及捐输两事。当十钱。京城市廛行用。相沿已久。未便遽议更张。捐输则于库款度支。不无裨益。且系捐生情殷报。并无抑勒苛索等弊。是以未请停止。惟是开捐以来。各省相继奏请设局。减成折收。捐纳实职。条例繁多。内如关系较重之捐纳武职。捐免离任。捐免验看等项。已经臣部随时酌核。先后奏停。而捐章收数既减。捐生集资较易。一经核准。铨选分发。即是实官。其中贤否错杂。一时诚难辨别。且捐局林立。各不相下。收捐上兑。互有低昂。亦难保无影射取巧之弊。诚如 圣谕。自应及时停止。以肃政体。至筹款相抵一节。查咸丰四年七月间。臣部奏设捐铜局。同治十三年六月奏改京捐局。并令礼部铸造条记。派员经理收呈发照等事。按卯具奏。其银由捐生自行缴库。以近年收款论之。各项实官。外省减成较多。捐生避重就轻。在局报捐者少。约计一年所收。不过五六十万两。其中以分先。分间前。尽先。新班遇缺。新班遇缺先。谓之银捐。外省不准兑收者。银数为较多。此京捐局每年入项之大概也。若支用之款。除宝泉宝源两局。每年工食银二万四千两。京捐局每年经费两次奏销银二千四百两。均由余平项下开销。不动正款外。惟内外火器营差操公费一万二千两。遇闰之年。加增银一千两。由该营奏准于捐项下支給。此外均归大库搭于兵饷之用。若将银捐停止。则常捐应收者。如加级纪录免保举等项。以现在计之。一年若可收银十余万两。将来外省捐局。一律停止。归复捐纳房收捐发照旧章。则库款尚可加收。如目前实有不敷。再由臣部体察情形。于续拨京饷案内奏明办理。此京捐局支用之大概也。

至京捐局银捐等项。及各项实官。并常例未载条款。同火器营章程。臣部自奉到  谕旨后。业经停止收捐。统俟具奏四年分十二月卯各捐生励。及四年分下半年经费奏销时。将臣部京捐局即行裁撤。条记送部缴销。所有常例应收之款。如加级纪录等项。统按旧章。归臣部捐纳房付库兑收。随时核准给照。归入咨案办理。其京捐局经费。亦即停止。至火器营差操公积。核计常捐所入。尚敷支放。仍令照旧开支。其户工两局工食。向系平余项下开放。此次银捐既停。平余自少。不敷之数。即由捐款项下动支。俟铜运畅行。再复旧制。此京捐局裁撤以后之大概也。伏念肃清政体。自以停止捐纳实官为第一要义。应请将筹饷事例条款。概行停止。以昭画一。并请  飭下有捐省分各该督抚。遵照  谕旨。一面迅速设法筹款。一面将捐务赶紧清厘。造册报部。随即裁撤捐局。所有照根空照。分别截清数目。咨部缴纳。统限于本年五月悉数截止。其有于限外投册者。无论出咨在先。概行发还。所有填发空照核驳之案。迭经臣部于核覆请奖奏咨案内。随时行令追缴。应通行各局。将前奉奏咨驳令追缴空白执照各捐案。赶紧勒限追还送部。仍先行开列清单报部备查。至各处捐生。前经部驳令补交银两者。限外应令在部库补交。均不准改奖移奖。其办理赈捐省分。但据奏报捐数。业经奉  旨照章给奖。并未造册到部。及尚未奏报者。若不示以限制。则请奖实官。与捐纳实官无异。应令于限内赶造清册报部。由臣部核给。若逾限到部。不准再请实官。此外工程请奖报军火廉俸赏抵捐等项。向按例银核奖。或按例银加成核奖者。仍准请奖。惟限外祇准本身子弟请奖虚衔。其未经截限以前。向由部库兑收者。仍归银库上兑。如此。京局先行裁停。外局严定期限。该督抚等当念  朝廷澄清吏治之意。决然定计。筹款抵补。不得轻听局员率请展限。希图延宕。至常例报捐。载在会典。本与暂开事例不同。现在通行常例。系属同治五年九月间奏定。臣等逐条查核。均非捐纳实官。自应照旧办理。其中亦有应行变通者。谨按条声晰。另清单。恭呈御览。如蒙  俞允。即由臣部通行京外各衙门。即以此次奏案为定。不准再请推广。至兑收捐款。或以实银核算。或以银票各半核算。或以米票分搭核算。头绪繁则趋避多。应请嗣后常捐。无论何项。统按奏定常例所载银数。按库平实银交银库兑收。由臣部核准。给予执照。以归简易而复旧制。是否有当。恭候  圣裁。

- 一捐加级纪录
- 一捐复降革留任
- 一捐复降革离任
- 一降革加五捐复
- 一捐复原衔



- 一捐入补班
- 一捐复原资
- 一捐免坐补
- 一捐免试俸
- 一捐免实授

查以上十条。均应照例定银数办理。

- 一捐免保举

查常例内开。劳绩人员。凡系生监吏员出身。从未捐资。统因劳绩递保正印官阶者。无论何项劳绩。均毋庸捐免保举。既经捐资。无论先捐后保。先保后捐。亦无论所保所捐何项名目。统令补交免保举。半银半票。又同治二年。议覆湖南巡抚恽世临案内。奏准捐纳出身道府直隶州州县五项官阶。其捐免保举银两。令照例定银数。赴京局全数呈交实银。毋庸减成各等因。嗣后应请酌量变通。除统因劳绩递保正印未经捐资者。仍毋庸捐免保举外。此外道府直隶州州县五项官阶。无论先捐后保。先保后捐。不分捐纳劳绩。悉照例定银数呈交免保举实银。由银库兑收。毋庸以半银半票核算。

- 一捐免考试

查八旗汉军候选官员。先令捐免考试。方准补用。其捐纳贡监报捐职官。亦令捐免考试。至由捐纳贡监出身道府直隶州州县五项正印。及劳绩保奏州县以上正印各官。比照汉员捐免保举新章。将应捐免考试银两。分别捐纳劳绩。令赴京局上兑。此次停止筹饷事例。除捐纳贡监之汉军不准报捐职官外。所有道府直隶州州县五项官阶。应比照汉员捐免保举之例。不分捐纳劳绩。悉照例定银数呈交实银。由银库兑收。

- 一离任

查离任一条。指应升人员而言。现在捐升既经停止。其因劳绩保升。及业经捐升现任人员。仍应令其报捐离任。方准离任。至各项武职捐升。业经奏停。所载例定武职离任银数。应请删除。

- 一职衔

查由俊秀贡监报捐文武职衔。各有各项例定银数。此系顶戴荣身。无关治体。即实职各官报捐升衔。其意相同。应请嗣后实官捐纳升衔。无论文武。均准其报捐。仍附入职衔条下办理。至贡监肄业太学。为士子进身之始。既拟肃清流品。自当详加慎重。应令捐生报捐后。仍取具图片印结呈明。方准给照。其供事照衔议叙一节。亦请照例定实银办理。

- 一捐封典

查此条历经推广。均与实官无涉。应请照例定实银办理。

## 一捐分发

查常例祇载分发银数。其指省银数。系同治五年纂入。此次分发指省。仍应照例定实银办理。

请飭力筹节用永停捐输疏光绪五年

监察御史黄元善

奏为敬陈管见。请旨飭下中外大臣。仰体德意。寓生财于节用之中。俾捐输得以永停事。光绪四年十二月十六日。伏读上谕。前因军务未平各省办理捐输行之日久种种弊窦不一而足于餉需有名无实自应实时停止等因钦此。又光绪五年正月二十一日。伏读上谕。户部奏遵旨停止捐输一折有捐省分各督抚将筹餉事例概行停止等因钦此。凡在臣工。稍知政体者。读之无不感颂。捐输之害。人人知之。惟当此国用支绌之时。无人敢言。言之亦不敢尽。我

两宫皇太后皇上毅然决计。内断于中。将捐输永远停止。仰见宵旰勤劳。精求上理至意。国家保世滋大之鸿规。决本于此。各省督抚大员。皆系受恩深重。此时势艰难。宸衷干惕。断无不激发天良。仰体圣意。特恐但顾目前。不筹久远。或不免藉词款项维艰。仍迫朝廷以不得不再行开捐之势。臣不胜鳃鳃过虑。以为与其事后周章。不如事先筹划。与其开从前未有之利源。不如节从前未有之浮费。且于节用之中。即可裕生财之道。并使所生之财。皆为自然之利。所有应行酌减酌裁浮费。与节财生财之道。不一而足。该大臣等果能公忠体国。自当随时随事。共济时艰。臣谨就管见所及。缕陈圣听。一各局宜裁减也。查向来各省。祇有发审清查各数局。嗣后办理军务。设局渐多。曰防剿。曰捐输。曰牙厘。曰后。曰营务。曰忠义。曰书局。曰工程。种种名目。更仆难数。多一局即多一开销。多一员即多一薪水。在该员等以为支销由局。而不知涓滴皆公。现在军务告竣有年。而各省各局。尚未裁撤。臣愚以为与其多留一局而安插员。不如多裁一局而节省浮费。拟请旨飭令该督抚等悉心体察。除发审清查各局外。其余各局。应即裁减归并。以节糜费。一厘弊宜清剔也。近年各省厘金。所有报部之数。较从前少至数百万两。虽谓洋税加增。然所加之数。究不敌逐年所减之数。同一厘务。何以昔日科条尚。货物不无疏漏。而收数仍多。今日稽察较密。商人屡受苛罚。而收数愈少。推原其故。胡林翼开办之初。时艰正亟。人知儆惕。官场气习。亦尚未深。又派员改装易服。不时访查。是以弊绝风清。涓滴归公。嗣后所用人员。半由钻谋而来。局中司事人等。又皆视为利藪。近来法网愈严。巡查愈密。讹索留难。商贾畏之如虎。并有滥支浮冒。及将罚款饱入私囊情事。以故大卡每年除薪水外。所沾润者。为数甚巨。莫可穷诘。其亏欠正款。节经大吏参撤者。所在多有。若不亟思整顿。患将不可胜言。拟请旨飭令各疆臣等

。正己率属。革除一切陋规。严禁一切弊窦。择正途人员为守并优例应实时补缺者。委令办理。祇以三年为限。并将该委员衔名。随时报部。如查有前项情弊。永停叙补。其亏挪侵吞者。并从重治罪。庶人知劝惩。洁己奉公。而厘务日有起色矣。以上各条。臣谨就管见所及。缕晰沥陈。是否有当。伏乞 圣鉴。

请饬内务府撙节用款疏同治十一年 户部

奏为内务府拨款日增。部库存储将罄。通盘筹划。兼顾维艰。遵 旨核议据实陈奏。仰祈 圣鉴事。窃臣部接准内务府咨送原奏。内称恭备 大婚典礼。需用银两。请由臣部核议。于四月内筹拨银六十万两。五月内筹拨六十万两。六月内筹拨六十万两。共银一百八十万两。万勿迟缓等语。本年四月初二日。奉 旨依议。钦此。钦遵行知。并迭次片催到部。臣等接阅之下。当将部库现存银数。与各项应放银数。比较核算。非谓不能相抵。实属大相悬殊。焦灼万端。莫知所措。谨将实在情形。为我 皇太后 皇上敬陈之。京师旗营兵饷。及马银马钱等项。每月约需银四十万余两。兵米折银及神机营经费。每月约需银二十万余两。此外直隶练饷。热河兵饷。察哈尔官兵俸饷。暨一切正杂各款。统笼牵算。每月又需银三十万余两。综计每月例放之项。不下九十万余两。稍有不给。舆论哗然。此部库有定之放款万不容缺乏者也。直隶之察哈尔。山西之绥远城。为西北扼要关隘。现在西北两路。兵事方殷。该将军都统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库伦之将军大臣。时有请拨部帑之奏。若不酌加接济。其隐患不可胜言。又 坛 庙 东陵 西陵各项工程银两。有必不可缓者。亦须随时拨给。此部库无定之放款宜预为筹及者也。现在部库正项银两。除祖宝样银。及奏明另款存储以备不虞之四成洋税二百万两外。所存仅一百一万余两。查本年各省欠解京饷约六百余万两。即使全数解到。合之部库存款。亦仅敷本年例放之数。而江宁江苏杭州粤海等处织造监督。差务浩繁。迭次奏拨现银。扣抵京饷。为数甚巨。本年四月十三日。何璟恩锡奏传办缎紬款项不敷折内。沥陈苏省各库匮乏情形。可见外支之款日多。即解京之款日少。此部库空虚饷源不足之实在情形也。部库放款如此之浩繁。进项如此之支绌。内务府于甫经拨银一百二十万两之后。旋即奏拨银一百八十万两。在总管内务府大臣专司供奉。但知工程活计。均关紧要。而不知兵饷之例款。军务之急需。京饷之有减无增。部库之出多入少。其竭蹶情形。更有大于工程活计者。臣等综核度支。若不预为筹划。坐视帑藏全空。至于事不可为。束手无策。彼时虽将臣等治罪。而大局已难补救。此又不敢不缕晰陈明者也。溯自恭办 大婚典礼以来。至本年春季止。除内务府寻常借款不计外。业经由部库拨过银四百五十万两。其各省动支传办物料等项。除未经报部不计外。江宁织造

已动支银五十五万余两。苏州织造已动支银一百八十二万余两。杭州织造已动支银一百十万余两。两广总督已动支银三十七万两。粤海淮安等关已动支银一百七万余两。共银五百余万两。统计京外拨过银将及一千万两。

伏念 大婚为 朝廷之巨典。府库为天下之公财。际兹库储支绌。物力艰难。迭奉 谕旨。诸求撙节。所费已及千万。拨款不为不多。而内务府原奏。犹称停工待饷。相应请 旨飭下内务府大臣。查照臣部所陈各节。统计各款工程活计。及各省传办物料。可缓者分别停缓。其最关紧要者斟酌核实兴办。即在甫经拨给之一百二十万两内撙节动用。其续拨部帑。应请由臣部查存款之盈虚。定拨款之多寡。本年四五六三个月。每月至多以十万两为率。仍逐事撙节核实办理。其各省传办物料。凡动用正款者。由各督抚先将用款数目。专案驰奏。交部查核。庶内务府所请拨款。与兵饷一切应放要需。均不致遽行缺乏。臣等与内务府大臣同受 国恩。同具天良。凡事之有关 国家大局者。均应酌其缓急。权其轻重。是以内务府于江苏省应办活计四单。将淮安关监督两淮运使二单奏请停办。其历次请款折内。亦皆有由部核议字样。臣部于内务府奏拨用款。从前部库尚可敷衍。无不设法通融。不敢有烦 圣虑。既以无限之拨款。取诸将匮之库储。事处万难。关系甚重。用敢披沥上渎。伏乞 训示遵行。

声明内府外库定制疏同治十二年 户部

奏为内府外库。定制攸分。各宜量入为出。不可牵混。以示限制而清界限。请 旨飭遵事。窃维 国家定制。户部综核天下之钱粮。内务府备 内廷之供应。故各省地丁关税盐课正项。皆输之户部。而各关额外盈余。解交内务府。诚以京外兵饷军饷动用正款。均由户部供支。内务府惟供备 内廷传用及 紫禁城值班兵丁钱粮等项。出款有繁简。进款故有赢绌。各动各款。不相牵混。此 列圣定制。良法美意存其中也。道光以前。年远不可纪矣。溯自道光元年以来。以及咸丰初年。户部用部库之钱粮。内务府动内府之进款。时有特沛 恩旨颁发内帑。以为赈济河工军饷之需。从无内务府向户部拨借银两之事。迨咸丰七年以后。始因 内廷供应不敷。初向户部借拨银数万两。在彼时军务方兴。各省解款寥寥。内务府或有万不得已之势。乃于咸丰七年闰五月间。臣部奏各衙门请筹之款。万难兼顾。钦奉 上谕。着该堂官查明实系刻不可缓之需方准自行奏请不得纷纷咨部筹拨以节糜费而重库储欽此。仰见

文宗显皇帝軫念时艰。于万不得已之中。犹存慎重库储之意。所以存 列圣之定制。而节国用之糜费者。至深且远已。查臣部库钱粮。皆出自各省之财赋。而各省地丁关税盐课。除本省留支兵饷及协济军饷。所留余者已无几矣。近年来臣部提拨京饷。多至七百余万。已竭各省之精力。是京饷无可加拨

之实情也。至封存之四成洋税。奏明另款存储以备不虞者。此乃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臣部忧深虑远之谋也。查此项四成洋税。原系各国扣款。迨扣款已完。始得积存此总数。总理衙门不敢丝毫开销。尽数提解部库。现在部库除借动外。所存尚不及半。不知者视为寻常存款。亦可随时挪用。岂思敌国外患常伏于隐微。而深谋远虑宜备于无形。万一有不测之虞。部库既无可分筹。存款又挪移殆尽。此时弭患无术。其贻误军国有不可胜言者。此封储四成洋税。实臣等思深虑远之苦心。乃 国家有备无患之要策。万万不可轻为挪移者也。各省京饷既无可添拨。封储洋税又不可轻动。则臣部之所入者。亦祇有此数而已。欲量入以为出。必经费之有常。户部经费之有常经。而内务府之借款无定数。近年来多至一百三四十万。少亦不下八九十万。去年岁底。竭力挪凑。部库已罗掘一空。截至十二月二十二日。除封储四成洋税及祖宝漕折等项外。所存正项银祇有二万余两。若非挪动四成洋税。几至放无可放。所谓一年之蓄者安在乎。臣等仰屋而叹。焦灼万分。无论库款不支。就此内府外库。频频借拨。漫无限制。亦大非 国家之定体。即以从前亦有动拨内帑之时。然皆钦奉 特旨。且因河工赈济军需紧急要款。并非寻常动用。况历年动过内帑八百万。近年借过部库亦八百余万。已足相抵。自宜划分界限。

伏思内务府有内务府之钱粮。所有天津长芦各款。粤海关公用。各关价。以及庄园头租银。宜权一年之进款以为出款。倘谓例解之款。各省关每多积欠。第从前各省军务未靖。催提为难。现在两淮山东等处早经肃清。如困内务府实力整顿。进款自当日增。渐符旧额。至臣部有臣部之钱粮。即有臣部之出项。每年酌提京饷。准一年之用项以为衡。亦不敢轻易添拨。内府外库各动各款。出入均有常经。乃所以明 祖制。守成法。而为 国家经久之道。相应请

旨飭下内务府大臣恪遵定制。所有供应 内廷一切用项。即动用内务府广储司银库钱粮。仍懍遵咸丰七年 上谕。嗣后该堂官不得纷纷咨部筹拨。以重库储而节糜费。并请 飭令该大臣。将各省关例解内务府之款。认真整顿。严定处分。倘再仍前拖欠。即由内务府将该督抚监督盐运使等实予参革。以为玩视 内廷要需者戒。庶内务府自用自款。不至再行借拨部库钱粮。俾臣部经费有常。得以量入为出。为天下节省一分财赋。即为 国家培养一分元气。于 国计民生。两有裨益。臣等为内府外库定制攸分。各宜权衡出入。不应频为借拨。以示限制。所有声明定制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 圣鉴。

请飭稽查直省悬宕款目疏道光十年

徐法绩

臣闻自古理财之策。与其就未然之利创为谋之。不如就已然之利因而理之。周官言理财。三府以下。主会计者什居六七。不遗纤悉。后代善理财者。无过唐

之刘晏。晏以办集众务。在于得人。择通敏廉勤之士。检校簿书。事虽至细。必委之士类。吏惟书符牒。不敢发一言。其官属虽千里。奉令如在目前。无能欺给。当时宿重兵。所费不貲。皆取办于晏。可知句稽之效。信而有征。今户部总制天下出纳之数。若认真核查。则宿逋所收。浮费所减。月计岁积。何啻千百万。此无俟他求者也。即如直省每年正杂钱粮。开除实在款目。多不能逐案清结。或开除在数年前。报销在数年后。或暂行借垫。久忘归款。或多年挂搭。未经剔出。旧案未结。新案又来。头绪既已纷繁。款目又复参错。上司以间款充私用。属员以新款弥旧亏。公项可使拖欠。私利则必取盈。间有动拨不发。则以别款支销为解。名为拨空。虽经户部节年行查。而外省延不登覆。则亦不复究诘。是有用之钱粮。皆悬于空虚之处。吏蚀官侵。久皆无着。至如现任官员积欠。本属有力完缴。往往于去官身故无力完缴时。始行参出。其未参者。已可想见。即借支养廉一节。为数无多。往往服官多年。尚未扣缴。其它项未扣者。更可想见。至清查各款。咨查各款。抄产变价各款。色目繁多。户部应查不查。应催不催。及虽查而或漏查。虽催而或漏催。皆所难免。是外省弊混之故。实亦户部稽查之也。若使按年比校。则浮冒者出。逐款清厘。则滞积者出。核对分明。则影射者出。至登覆迟延。亦当秉公参究。不得概诿之无策。外省无可支饰。自必为筹补之方。又如户工二部交涉事件。如地方各项工程。一经奏准。外省即列入开除。而工部行查。有一二十年尚未核减者。户部咨查工部。不准报销。此项历任交代。着落何处。节年报部清册。归入何项。其中腾那牵混之弊。不问可知。加以书吏乘机舞弊。压搁文案。不行呈出。司员稍不加检。则例案不符。依样照覆者。不知凡几。赋税如故。耗费日增。若先时不为整顿之方。恐日久遂有支绌之虑。臣愚以为除弊即以兴利。治法必需治人。事固有名为精详而实则疏。名为慎重而实则纵弛。名为责成而实则诿谢者矣。请旨飭下户部。就各司详选勤慎司员。将外省积年悬宕文案。及一切未完各款。细加检查。分别何者最要。何者次要。奏请勒限严催。逐款声覆。如有仍前玩延。即据实参奏。以示惩创。设司员查催不力。亦应分别记过。案参劾。至外省悬宕之由。实以上司因循所致。该大臣身受重恩。自当讲求国计。并请飭下各督抚认真确查。将现任官员名下未完各项。设法催提归款。亏短之数。按年弥补。核归实存数内。依限报部。抑臣更有请者。从前直省藩库。例有封储银两。以备要需。现在部库赢余。而封储不无短绌。若纷纷提解。非惟往来运费滋繁。而各省逐渐空虚。亦非万全之策。臣愚以为款项但能核实。则封储各省与解归部库。其为实存则一。此项节追银两。除例应报拨外。仍节次核入储封。声明咨部。如此逐渐积累。内外皆归殷实。臣为筹划起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

请每年清查以杜弊端疏道光三十年

四川总督徐泽醇

现今急务。得人之外。重在理财。国家经费有常。以各省地丁盐课关税约计。一年所入所出。臣虽未得其详。然量入为出。总有盈余。间有偏灾歉岁。亦不过减去十之一二。近来帑项动形支绌。论者不以年岁荒歉为词。即以用项繁多借口。以臣幼年所闻。乾隆年间。东南两河。以及各项工程。所用倍于今日。而库丰盈。今则较前事事从俭。而益形不足者。理财之政不讲。于钱粮盐课税务。不能认真讲求。祇奉行了事故耳。即如地丁一项。藩司每年循例详明督抚。督抚按其所详具题咨部。部中由书吏办稿送该管司员。司员按册核实呈送堂官。内外相维。法制可谓慎密之至。不知积习相沿。其见诸案牘者。不过奉行故事。而朦混侵蚀之弊。即伏于其中。盖一州一县。地丁皆有定额。而不肖州县。或预为侵蚀地步。则有以无灾而灾者。有以不欠而为民欠者。除其报灾报欠之数。而以余数禀知。藩司核其数目相符。详明督抚。即委员往查。不过以并无饰一禀塞责。据此具题咨部。名曰照例。不知弊已伏于例之中也。此外假办公流摊名目。暗饱私者。更无论已。以此为理财。财何能足。此天下之通病。而财赋最多之处。其弊为尤甚。如臣前在山东办理清查。分别有着无着之款。共亏有六百余万两之多是也。臣于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到山东藩司任。至二十八年二月接征二十七年钱粮。又于六月到山东巡抚任。赶办清查。至二十九年七月合计一年有余。所征地丁钱粮。较二十七年以前多至四五十万。曾经奏明在案。一则因清查持之严。而故态不敢复萌。一则有另立钱粮总簿。而欺隐无所施其计。防弊必于其微。立法不厌精详。敬为我皇上陈之。现在各省清查。将次完竣。清查所以欲知从前所亏之数而设法弥补。清查后尤必预杜新亏之渐。欲杜其渐。莫如将各省州县地丁税课一年一清查。臣阅邸抄。见科臣有言之者。而尚未尽悉外间情形。其清查之要。藩司于各州县额征钱粮及杂税款目。于寻常号簿外。另立钱粮专案号簿一本。杂税专案号簿一本。将应征数目。载入某州县名下。遇上忙征解钱粮。于某州县禀报起解银两时。即将起解日期并银数登记簿内。到库时亦将收库日期登记。其有逾限未解到者。即可按册而稽。严行追解。不致受其虚报征解之弊。亦可随时考核征解之多寡。其历年未完陈欠。亦另簿登记。臣前在山东藩司任内曾行之。并于接见州县时。诘其历年所欠分数。有籍可稽。无词可饰。是以征解见有起色。并将各专案另立册籍两本。循环呈送督抚备查。年终将州县所征钱粮。分别已完未完数目。开具清单项目具奏。奏销时。再将年前未完分数。或全完。或尚未全完。亦另行开单具奏。其各关税盐务。亦照此办理。遇有偏灾。必令该州县将被灾处所。是某村庄。在某州县城之何方。距城若干里数。详悉随禀开具清单

。不得概称某乡等。希冀含混隐饰。出具并无饰切结。

再另委贤能之道府大员。前往被灾处所。勘明某村某庄系全行被灾之区。某村某庄并非全行被灾。其非全行被灾者。则将成熟地方剔除。不能成熟地方。分别灾缓。据实禀明督抚。其民欠地方。亦照前令其指明欠户是何村庄。出具切结。不得含混禀报。如此。则凡有灾区民欠。皆可得其实在。如有恩旨缓免。照该州县所呈清单。并刊附入誊黄之末。则绅民莫不共睹其详。可杜隐饰之弊。倘有无灾报灾以完作欠者。则完粮之户必不甘心矣。臣以为天下大利必归农。而理财之要莫切于此。我朝额征钱粮。较古制什一。尚有不足。除实系瘠贫之户。力不能完者有之。余无不输将恐后也。以朝廷薄敛正供。听不肖州县明侵暗蚀于前。迨经查出参追。势已不能全完。况遇该上司有以揭出后虑属员藉词酬应牵制者。亦恐不免。若将地丁钱粮关税盐务。一年清查一次。分别全完未完。开列清单具奏。不惟部臣易于勾稽。而人人共见。则情节隐饰支离。亦可随时发奸摘伏矣。近时理财之要。此月计岁会之法。臣以为亟应讲求也。此外并由督抚臣转饬藩司。谕令州县将库吏库书姓名住址子孙田产。造具清册两本。一本藩司存案。一本督抚存案。并先传谕所属库吏库书。或陆续将该吏等传到省城面加训谕。如官有侵隐正项钱粮。准书吏禀明该管道府。道府隐忍不办。准进省禀明藩司督抚。所有州县亏空。书吏既已禀明。即免书吏罚赔治罪。如官有亏缺。书吏不行禀明。除将亏空之员严行治罪外。并将书吏一并罚赔治罪。臣在山东巡抚任内。曾陆续传到各州县库吏库书。当面晓以利害。令其将子孙姓名田产住址。一并叙入结内。出结以后。如有该管官侵欺钱粮。报民欠。即据实来省禀明。如有隐匿不先行禀明。情甘罚赔认罪切结。饬令藩司存案。该书吏等自顾身家。颇知畏惧。断不为官受累。行之尚未一年。得毕其事。旋即离任。若能照此认真办理。可清理财之源。则州县自不敢任意侵蚀。而该省大吏亦有所核。部臣又可以饬令司员专立钱粮号簿。注明某府州县每年应完钱粮数目。以备呈堂随时稽核。至某府所属州县地丁钱粮。何司所管。亦必分别繁简。各专派司员始终经理其事。则责无旁贷。稽查易周。不致启书吏高下其手之弊。即有不肖州县。无所施其伎俩。而帑项自日见充裕。以十八省地丁统计。除去钱粮无多尚未亏空之省分外。以十八省而论。一省至少较前总可每年多进二十万两。十省则多进二百万两。以十年计之。即地丁一项。已有二千万两矣。此国家自然之利。不必另筹别策。而日益丰盈。夫何至偶有偏灾。一筹莫展。独贻宵旰之忧劳乎。臣为理财杜绝弊源起见。是否有当。理合缮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

清查弥补章程疏道光三十年

浙江巡抚吴文镛



窃照浙江省清查。上年经 钦差臣季芝昌会同臣查明仓库挪缺大数。筹议追赔章程。先后具奏。并分年分县造具四柱清册咨部。行令将应追银数分任造册呈核。臣当查分任追数。应以册报存垫为凭。而册报存垫。尤当以原接交代为据。虽交代系统统计存垫。不分正附。但其存正存附之款。确有可查。即应存应抵之银。无从掩饰。随将交代先行勒限算结。一面严饬各县按任造齐。并督饬局员悉心稽核。其正款之错列附贮者。逐为厘正。其滥款之混列摊抵者。概行剔除。统计各属共一千一百七十八任。实应追正款银三百六十五万二千五百四十五两八分五厘三毫四丝三忽九微。现已分任造具清册。并将各任抵款赔款。于册内分条开注。咨部听候核办。伏查浙省挪缺仓库正项。前经臣奏准定限概议追赔。现在业将追款核明。应即分别按期限缴。惟统核分任款册。自前届清查道光二年至二十八年为止。年分既久。任数更多。各员追款。大率累百盈千。甚者数逾巨万。一员经历数任。计益复不贲。每限追银。多至五六千两不等。其间事故离浙之员。现经分请咨追。难必尽归有着。即在浙之员。公私交困。现任尚形竭蹶。候补弥觉艰难。势亦未能悉出多资。勉完巨款。伏思此次清查。既仰邀 典于前。更明定处分于后。但使力所能及。宜无不感而思奋。自顾功名。第追数积重则设措逾难。即急公者亦将束手而无策。追数减轻则补苴较易。虽惰误者亦必设法以求全。若概以法在必行。不量其力所未逮。挪缺既巨。追限迫临。冀幸之路已穷。观望之心遂起。即贖产稍可措缴。而度已不足清偿。或戚友本可代筹。而苦于不能为继。势将踌躇坐视。废弃自甘。纵使立予褫革。加以查抄。在该员等身家固无所顾惜。但其所挪之款。悉关正项之银。抄封徒有严条。备抵百无一二。于 国计亏损实多。况应追之员。现多从留任。倘或迫于缴款。苟图自全。更启挪移。别滋朘削。旧未补而亏新。上未益而损下。禁防虽密。流弊何穷。此臣与司道等体察情形。图维再四。不得不以追赔为正办。而又不敢以专事追赔为完策也。恭查道光二十八年钦奉 上谕。各省清查办齐短少之项已有数目惟应速筹弥补章程不得鞅轲耽延终归无着等因钦此。仰见 圣虑周详。莫名钦佩。窃思弥补固为要务。章程尤贵熟筹。浙省上届清查。本以摊捐为弥补。此次清查。前经 钦差臣季芝昌以浙省挪数较巨。缺分已疲。循案派摊。必难补足。是以奏请追赔。是目前筹补之法。固不能再议摊捐。但念各任追数之多。又不能不筹弥补。因查上年 钦差臣议定章程原奏内。节省公用一条。以浙省公用较繁。际此积弊相仍。务宜力求撙节。原系专指捐项而言。第思捐项既可裁节。即无事不可从省。一款省一分之用项。所节无多。办公无虞不足。一县得一分之节省。积以成数。通省即见有余。现就各属情形。通筹出纳。其中实有数端可以节省者。即如通省年额养廉。前因扣款已多。原奏声请缓提。自上年以来。遵照奏定酌减公用章程。每遇捐款

内动支之项。或减或裁。无不逐加确核。另行酌定。现在支款业已减折。扣款即可稍轻。是节省业有明征。养廉已可提补。又查各县批解地漕。应需银匠倾耗经解川费。及一切公用。每县多寡不等。现在核实酌减。总计两项每年约可提补银三万余两。又查存留役食等项。俱系由县坐支。司道府各书纸饭等项。亦多由县津贴。此二款俱属折钱给发。现在银价增昂。较前逾倍。循旧折给。核有盈余。各属计。每年约可提补钱八万串。如援照现届官垫民欠摊限。以二十五年为率。共可提补银七十五万两。提补钱二百万串。即补限比追限为稍。而补款必较追款为着实。惟以筹补之数。核计应存之银。如概予补完。则追数多而补码较少。通省挪缺之项。势难全数补清。如按成分补。则追数多者补码亦多。亏缺较巨之员。转得其议处。臣与司道悉心酌议。筹定章程。应请将筹补之数。即以该员完缴之数为准。如该员名下初限应缴银数。能完至五成者。其余五成即予豁免。归入筹补。完至三成者。亦准其筹补三成。其未完四成银款。应请酌展一年。着落完缴。不准再予筹补。余即照此递推。如初限届满。不能完足成数者。请即照章查办。此外升任及候补各员。亦照此一律办理。查原议定章。仿照安河上届章程。本属加紧四年。现在各省清查。福建山东等省统限八年。俱已奏明咨部覆准在案。今议将业已完足成数者。量予加展。仍较各省章程并无宽纵。且以追赔筹补相辅而行。则筹补非为滥施。即追赔易收成效。龟勉自励者予以减追。而观感必思共奋。抗延不缴者仍行参办。而法网无可幸逃。是于追补之中即寓劝惩之法。况节省不由摊派。不致藉词以启新亏。提扣悉有实银。无待虚垫而成悬款。如此变通办理。于追赔原案。并不相妨。而弥补章程。益归实在矣。据布政使汪本铨杭嘉湖道舒化民会详请奏前来。臣复核无异。除将分任各册及归补章程开具条款另行咨部外。理合恭折具奏。伏乞 圣鉴。

晋省办理清查疏光绪八年

山西巡抚张之洞

窃惟晋省患贫。至今日而极。然非匮乏之患。而弊混之患。何也。自咸丰军兴。费广用急。纷纭牵补。不为止断。以至于今。盖上距道光二十九年。未经澈底清查者。三十三年矣。外困于供亿之繁。内困于垫款之巨。亏挪掩覆。无有穷期。藩吏以淆杂为秘局。有司以拖欠为得计。若再不为之所。譬如上填下漏。虽休养数十年。岁入数百万。无救于贫。一由于军需报销之案岁月过陈。一由于善后之案挪移过巨。一由于交代之案未结过多。而三案之盈绌虚实则相为勾连。隐互于其间。三案不清。遂生五弊。一曰筹垫。第一案军需。筹垫者十三万。搭于次案。第二案军需。筹垫者五十万。搭于三案。第三案军需。筹垫者四百三十三万有奇。悬宕至今。其垫欠之主名。正杂摊捐。兵差生息。无一

不有。即如岁底造送军机处户部常年藩库实存册。尚列旧管实存一百五六十万。大率皆嘉庆道光以来正杂各款之尾数。凡已用未销。确系有著者。例报实存。夫案库储之籍。则曰实存多金。检军需之案。则又曰筹垫巨款。忽盈忽绌。矛盾已极。杂摊诸款。大率类是。窃思既系部核准销之案。若当日报销时。即为核拨清楚。岂不径直分明。今拟检核司册。查对部案。凡在核准数内。军需例得动用者。即将所借之款。各就本款开支。毋庸虚立垫欠名目。徒多拨还文案。其有本款现须应用。或本款垫拨军需。又借他项以供支本款之用。必须辗转归还。势难开除者。分列简明确数。从容筹还。如此。则尘牍省。眉目分明。虽欲侵挪。无从影射。故以划清筹垫为第一义。一曰滥支。查筹垫诸款中。当日因系实在动用。屡经详核。然历年久远。有此项可就现款支持。陈款无须归还者。有前案早已渺茫。欠款无人承领者。葆亨在任时。于此等款项。放手滥发。纵容家丁书吏承领者。按成朋分。倒扣三七二八。糜费无算。今虽颓波不能复回。而覆辙不可不鉴。拟即确切查核。如有此类。即予勾除。不准再行归还。庶免以有限之正供。饱无涯之蠹。故以删除滥支为第二义。一曰拨抵。凡州县垫办兵差。核准未发者。则本员以抵解款。溯查咸丰之季。同治之初。军书旁午。供项浩繁。且其时上司执法。皆务谨严。属吏风尚。亦多厚朴。赔累诚所不免。近年巧伪萌生。开报已难深问。甚至本员兵差长余。用之不尽。并可借与他人。贱售得价。于是州县欠解实银。化为空帐。从此人人覬覦。交代谁清完。徒为藩署丁胥之利藪。病国长奸。莫此为甚。查从前已经拨抵结案者。不可胜数。碍难追究。今日所存者尚多。臣已严饬司局。速将兵差垫款。已抵未抵确数。查清截止。除本员外。不准再行借抵。俾州县不致效尤。故亏故挪。故以禁止拨抵为第三义。一曰借动。司库遇有急需。难免权宜借放。然未有如晋库帐之紊杂者。或零星凑集。并不专借一项。或辗转填补。并不随时归还。如甲既欠乙。乙又欠丙。丙或复欠甲。虽有算士法家。猝难穷其端绪。遇有动拨之款。坐听书吏指挥。吏曰拨甲则甲。吏曰拨乙则乙。此皆司吏幕友。故作纷糅。以为居奇之地。索费之门。以致司库存款。孰虚孰实。州县欠款。孰完孰否。并无确数。

今拟层递拨正。从流溯源。务令本款之有无多少。一一披露。以后各支各款。不许纷纷借动。其有必须移缓就急者。宜整勿散。刻期归还。即将簿内札库借拨之条注销。如此。则可以得存款欠款之实。而量入为出之策有所施。故以厘正借动为第四义。一曰隐匿。晋省近日法纪废弛。迥异他省。往往入款出款至数十万。而漫收漫放。不奏不详。抚臣并不与闻。必待他年报销而后知。则已时过人非。虚实莫辨。即如臣六月十二日所奏。查出善后余款两起。共三十七万有奇。此款从何而来。以前臣衙门并无只字案据。实属骇人听闻。此外牵涉

之处尚多。现仍以次清理。又如光绪六七两年拨解曾国荃山海关防饷四十八万之内。有二十三万两。直待光绪七年十二月曾国荃撤防半年而后补详请奏。四十八万之外。又有十万两。直待本年五月曾国荃来咨造销而后得知。种种参差。多不可解。巨款如此。何论其余。现饬司局将各案通盘澈查开报。并饬按月详报收支。其有动用巨款及不在例支之内者。随时详核。庶几一切均有限制。故以稽核隐匿为第五义。盖筹垫清则度支之数确矣。滥支除则侵盗之风息矣。拨抵禁则州县之亏少矣。借动止则书吏之权衰矣。赶办奏销以察新亏。除免摊捐以省司垫。裁减浮费以节众流。皆与清查库款相为表里。除随案分别饬办外。统于此次一律清理。夫繁碎缴绕者。吏之所乐而官之所苦也。混淆牵搭者。盗臣之利而国家之害也。能去以上五弊。则简易明白。盈虚在目。废弛过久。积案如山。首尾二三十年。款目四百余万。而其事又为作弊者之所不便。必将百计推宕而阻挠。盖此实为奸蠹窟穴之所藏。而帑藏漏卮之所在。若不于此着手。晋省终无理财节用之方。臣于上月奏设清源局。此项库款兵差交代摊捐借款拨款各案清查。统归一局办理。庶可通盘呈露。查藩司方大湜起家州县。利弊素悉。且到任未久。无所用其回护。臣即责成该司会同臬司冀甯道并添委补用道高崇基督饬局员迅速办理。限以五个月于年内将各案一律清查完竣。相应请旨严戒晋省大小官吏勒限办理。庶各该员知所悚惕。不致倭延。总期于断棼丝而挽宏纲。塞旁流以归正派。臣赋性迂直。不敢避劳怨而不为。俟办有规模。再行详晰奏闻。并开单咨部查核。

京饷宜解实银疏同治三年

谢膺禧

窃维行政之要。足用为先。足用之道。京师尤重。臣见近来各省解部之款。每以道路多警为辞。率用银号会票。乃从前未有之事。此端一开。流弊有不可胜言者。夫各省地丁关税等项。银两均有定式。并镕成县名关名年月匠役姓名。故平色从无不足。款项毋容牵混。法至善也。若会票者。委员潜携至京。觅投所兑银号。银号存银无多。则供给委员用度。俟措买足数。再行交纳。号商办理既熟。难保不与库中吏役丁匠交通舞弊。收时则平色含混。放时则搀兑弥缝。在赴库领银者。应具并无短少低潮甘结。盈千累百。库内势难逐件辨认。领出后化开翦碎。虽有潮假。业经具结在案。无可如何。祇得于众人名下摊扣。当此减成支放之时。何堪再受平色亏折之累。且市间之银。并非商人自外运京也。凡领得官库银两之人。无不就近向钱铺兑换钱票现钱。便于使用。钱铺零星兑收。汇总赴市兑换别铺钱票与钱。备抵本铺票存。彼此驾空渔利。故兵丁每月领饷时。钱铺必勒价贱买。会票到京用银时。钱铺必价贵售。解部之款。动逾巨万。会票一到。银价立昂。去冬岁暮已迫。会票积多。银价大长。已属

明证。如同时并到。市银不敷应用。则购足者先尽交纳。不足者俟库中放出。由钱铺兑换复鬻于市。再行办理。如此出入轮转。以十万两计之。十次即抵百万会票之用。在库中视之。已进百万之帑。以京中计之。未进一两之银。窃恐银日少而价日昂。百物之价。无不因之以长。而民生以困。是用会票之弊。显亏平色者小。隐虚京储者大也。应否请旨飭下各省督抚各关监督。嗣后解部之款。仍照例镕成纹银批解。毋得借口路警。率行会兑。其业经奏明会兑者。到京交库时。由该管大臣督饬库官认真兑验。若未专折奏明。朦混擅用会票。查明从严参办。臣为根本重地兵民生计起见。是否有当。伏乞圣鉴。

请停京员津贴暂济饷需片光绪十年 户部

光绪九年三月间。户部于议覆御史李肇锡刘恩溥奏请酌加京官养廉一折。陈明养廉碍难加给。奏明京官苦况。廉俸所入。不惟不足以贍身家。并车马衣服之需。亦无所出。敬考康熙三十九年乾隆元年两次钦奉恩旨。谕及京官贫苦俸禄所入未足供其日用深为廛念等因。是以请由各省关外销闲款项下。每年共凑拨京官津贴银二十六万两。解交户部饭银处存储。以备分给四五品京堂及翰詹科道宗人府内阁六部理藩院办事官员。奏准通行。嗣于本年二月。户部会同吏部定章。按三届分放。现尚未满一年。而于各项京官生计。一似不无裨益。方今各省增兵筹饷。用款倍增。此项津贴。虽出于各省各项外销款中。无关正帑。为数虽仅二十余万两。通计边海防饷。亦不足供其十日用需。特值此时局。既奏令各省裁减用款。一意供军。则部库先应豫议及可减可裁之道。查今年各省截留京饷。为数颇巨。部库支绌。倘明年防务。一时未能全撤。近畿一带兵勇。仍须在部领饷。即各省应解京饷无欠。仍难敷用。部库他款。殊难议减议裁。惟此项津贴。系新增款项。尚可暂停开放。挪作正项动用。然各省必须仍照原拨数目。依限批解户部(饭)[饷]银处存储。听候移交户部银库。以补库款之不足。际此时会艰难。臣下愧筹措无方。报无力。以此恩施之款。作应急之用。义所宜然。惟京官困苦。久在圣慈洞鉴之中。现在岁暮。所有本年年底应放津贴。恳恩仍前开放。至光绪十一年满年津贴。即拟概行暂停一年。至光绪十二年春间。再核部饷力。如实敷用。仍恳恩准照前奏定章程放给。以广皇仁。应随时体察情形。由户部奏明请旨办理。再津贴京员银两。去年各省关解尚按期。今将届岁阑。本年各省解未及半。殊为迟缓。现请将此款暂为充饷。开春即应匀挪。尤不可稍有延误。应并请旨飭下各省关务。将上年本年尚未批解之款。迅速解部。年清年款。以应急需。是为至要。所有臣等筹饷豫陈暂停京官来年津贴。并催解欠款各缘由。理合附片具奏。伏乞圣鉴。

京员津贴甫经议行因边事方棘拨充饷需旋准加京员全俸而津贴遂停止此非理

财大端特存之以备掌故焉

札荆宜施道

胡林翼

盐课为军饷之大宗。实楚省之大政。自五六年以来。该道竭力奉公。廉正自矢。每次批解鄂城征兵饷糈。力全大局。人仅知马队水师及李方伯湘军功勋莫二。而不知该道筹饷之功。大有裨于吾楚。异日之天心嘉祝。岂有涯哉。本年水陆东征。曾与该道函约。每月银钱搭放。约以月供十二万串为衡。以宜沙两处合力办此。实为处其有余。该道复函。欣然无难色。兹阅来详。并不如式。应一并飭查禀复。本部院尝反复于古今治乱之故。而知乱世之财与治世之财。其盈绌之数不在兵荒。而在人心。即如有明之季。四海困穷。人所共悯。我朝入关以后。并未携带饷银。而以天下之财。供天下之兵。削平祸乱。沛然有余。无他。奉公则日见有余。奉私则日形不足也。该道胸有千秋。目营四表。尚其追思前鉴。力挽颓澜。以军事为事。以兵心为心。则浔皖金陵之事。将惟吾楚军是赖。

荆门州禀陈设法筹解各款批

胡林翼

理财之事。原本圣贤。其体在正心。其用在知人。嘉庆道光以后。度支渐绌。驯至近年。支绌更甚。其弊由于钱漕盐课关政不得其理。上下相蒙。相率为伪。若使此数大政。得人而治。勒归旧额。则又何须以捐输大钱钞票为事哉。近人日议生财之法。不知本原。愈议论而愈纷。愈更张而愈坏。锢蔽于卑琐之计。以此求富。由北辙而南辕也。该守尚其实力整饬。催征还款。必期综核名实。条理精密。可行久远。若仅补苴于一时。仍于国计无裨益也。

覆王筱泉廉访书

曾国藩

承示豫省粮赋漕税以及厘捐各项。每年应得五六百万金。而岁入乃不及三分之一。谓损下即以损上。良为名论。抽厘劝捐。一时权宜之计。办理得人。实有裨于军务。无甚损于民生。近来筹饷之路愈广。养兵之资愈绌。非筹饷之不得其术。乃办理之不得其人。此天下之通病。非仅河南一省而已。清查昔年之亏空。捐扣现任之廉俸。已为弊政。至无可捐扣。则又令另行筹银。赔补官项。以致上下苟且。虐取百姓。此则各省所无。往时张凯章廉访。并未到开归道任。豫省行文至敝处。令其解银赴豫。以补前任亏空。阅之深为骇叹。友人严仙舫先生。曾任河南州县十余载。尝谓豫省亏空有日甚之势。无弥补之期。作论豫省亏空书数千言。至详且切。大致与阁下所论相符。弟在江西。将摊捐亏空奏请一概豁免。河南似可仿照办理。否则大小官吏。视河南为畏途。势必率一

二自爱者而趋贪污。江河日下。诚未知世变之所终极矣。豫勇日食银一钱。马日食草料银五分。口粮太少。日用不敷。势必百弊丛生。似宜酌量增加。俾令衣食有资。而后可责以不扰民圩。兵不扰民。而后可责民圩以不抗官长。完纳丁赋。其论似迂。其效颇速。兵勇虽贱。亦人子也。彼负血肉之躯。正与吾辈同耳。饥寒之不免。而欲其争先死敌。秋毫无犯。此必不可得之数。今敝处拨刘军门大军驻扎周家口。河南即可省出万人之饷。或匀加于他军。由少而增多。虽一钱人亦知感。刍蕘之论。聊备采择。圩寨间有赂贼求免之事。大抵迫于无可如何。目今欲办坚壁清野之法。必须官民一气。分别良莠。乃为有益。风行草偃。惟上所令。去其害马者。而众民之不愿为匪者。固尚多也。雒河一军。已于初三日解围。弟暂驻临淮。拟俟凉风到树。仍驻徐州。以符原议。

### 吴德旋

天地之生人也。必有以给之。唐虞三代之时。民各安其居。乐其业。生养休息。千有余年。而人无饥寒之患。今之论者。咸以为承平久而生齿日繁。天之所生。地之所出。不足以给人之用。是不考其实。而失天地所以生斯人之心也。夫三代井田之制。见于载籍。而其详已不可得闻。至如晋太康时。男子一人。占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唐武德中。天下丁男十八以上者。给田一顷。笃疾废疾给田十亩。寡妻妾三十亩。若为户者加二十亩。皆以二十亩为永业。其余为口分。史册具在。班班可考。然犹以为承三国亡隋之后。土广而人稀。非累世相承民生不见兵革之比。乃若汉平帝元始二年。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七千。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户合得田六十七亩百四十六步有奇。则自高帝诛秦灭项。与民休息。重之以文景之恭俭爱人。虽更武帝聚敛征伐之耗。而昭宣元成。世并称小康。故元始民户数为汉之极盛。而考其田谷所出。未尝不足以供人之食。然则民之嗷嗷若救死而不赡者。毋以山林薮泽之地之犹有遗利也。逐末者多而游惰之民不尽归农也。俗竞于奢而嫁娶丧祭服食之度漫无品节也。崇本而抑末。其勤而警其惰。示之以俭而革其靡。则食无患于不足矣。是良有司之责也。

### 汉循吏召信臣传书后

#### 邹鸣鹤

近世长吏。以养民为心者鲜矣。即以养民为心。而泛泛焉行之。亟亟焉图之。不能相天时。度地利。用人和。举尚书六府三事。周官大司徒之职。以真精神融贯其间。而遂谓能尽养之之事。穷养之之效哉。若班史之纪召翁卿。乃真能养民者矣。养民而民不知所以养。故始之以躬耕劝农。出入阡陌。所以先之劳之也。先劳尽矣。而民仍不知所以养。故继之以行视水泉。开通沟渎。起提阨

数十处。沟渎与提阨。功相济也。而常至相悖。有沟渎无提阨。则泄。提阨于所不当提阨。则壅。泄与壅各宜其宜。因地因时因人。乃悉宜之。必深明水性。而后实获水利。此真养民之大经济哉。虽然。经济宏矣。兴其利而不防其害。无益也。翁卿乃为作均水约束。刻石田畔。水多均之少。水少均之多。水近远。则均以引近至远。水高下。则均以引高就下。争尺寸。争杯勺。争刻晷。约束之使无争。庶几无弊而利真兴矣。虽然。开其源而不节其流。仍无益也。民富则易奢靡。民富则好游敖。翁卿乃制为嫁娶丧葬之礼。务出俭约。而斥罢其不勤田作者。利用厚生先以正德。三事所以维六府也。大司徒所属诸职大都言养。而统之以掌邦教。教正为养计也。翁卿其真能养民者哉。虽然。有司鳩之聚之。而一人耗之。奢侈者久必掙克。吾为小民虑矣。翁卿之奏请上林宫馆。勿复治。共张减过泰半。为天子崇节俭。正为百姓足财用。计虑至深远也。虽然百物产于地。而实生于天。顺时则生气遂。违时则生气竭。冬生葱韭菜茹。为物虽微。大官重此不时物。民间必有效尤者。悉行奏罢。生气遂矣。百物昌矣。以飭化责之人。以则壤责之地。而以调燮权之天。翁卿精神融贯如是。是真穷尽养民之事之效者哉。元始四年。诏书祀卿士有益于民者。蜀郡以文翁应。而九江以召父应。文翁之教。千古教民之法。召父之养。千古养民之法也。盛矣哉。

敬陈民生吏治大概情形疏道光八年

陈肇

本月初四日。奉 上谕。见在回疆底定首重抚绥欲戢众心先清弊窦自应明定章程以垂久远等因钦此。仰见我 皇上深谋远虑。无微不烛。夫回疆抚驭得人。诚为善后第一要务。而内地百姓。尤当加意抚绥。窃见民间生齿日繁。谋生之途日隘。即遇丰年。盖藏并不充裕。此时安辑抚恤。一宜严禁朘削。一宜保护善良。查州县朘削斯民。如钱漕之浮收勒折。久已习为固然。近来日加日多。靡有底止。如山东钱粮。嘉庆年间。每两收至三千一二百文。今有加至四千文者。以市价二千六百文计之。折收几于加倍。穷檐小民。其何以堪。此外如徇富户之捐输。勒里长之摊派。养牛马者按头索息。作商贾者逐户敛钱。种种朘削。鸡犬皆空。夫古人藏富于民。以民富则易于为善。穷则易于为非。故当严禁朘削。方能舒民困而安众心。至善良之民。地方之福。 国家之元气也。乃近日良民。既被州县之朘削。复遭胥役之陷害。臣闻外省办一窃盗。必择殷实良民。教贼诬扳。或言曾为伊寄顿。或言曾买伊赃物。陵徇勒索。轻则倾其家赀。重则酿成命案。其它藉端诬捏。乘机吓诈者。不一而足。又士为齐民之秀。似宜少加体面。令人知所慕效。现在州县动云刁生劣监。凡生监有事到官。不分曲直。擅自责打。或纵令吏役陵辱。百方挫折。士类既已短气。齐民



愈怀不平。不知此等或被人牵连。或实有屈抑。并无劣迹可指。而真正刁劣者。其权力诈术。足以挟制官吏。把持公事。地方官畏之如虎。又何尝过而问乎。夫为善而获荣。尚未必其。为今者善良蒙害而奸徒肆志。是示民以善之不可为。而诱民以为恶也。夫少一善良。即多一匪类。幸遇丰年。可保无事。一遇荒歉。良可寒心。前年山东寿光等县。因岁灾歉。匪徒即乘间蔓延。肆其煽惑。今岁东省年成。已属丰熟。而劫盗之案。仍复频闻。结会敛钱之徒。依然不净。又赌博为盗贼之原。匪类之藪。而乐安益都一带。沿街大路。摆设赌局。毫无畏忌。其无赖少年。身无寸缕者。三五为。所在多有。查上年疏失饷鞘重案。即系斯地。故臣以为滋事之后惩办一二以塞责。皆属苟且之计。不如平日保护善良。劝化导。使民知为善之可乐。善良不遭荼毒。则为善者众。奸诈者不能以善良为鱼肉。则其技无可施。久之亦化为善矣。以培 国本而养元气。此诚正本清源之急务也。臣管见所及。据实直陈。伏乞 皇上圣鉴。

### 备陈民间疾苦疏

曾国藩

臣窃惟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自古莫富于隋文之季。而忽致乱亡。民心去也。莫贫于汉昭之初。而渐致义安。能抚民也。我 朝康熙元年至十六年。中间惟一年无河患。其余岁岁河决。而新庄高堰各案。为患极巨。其时又有三藩之变。骚动九省。用兵七载。天下财赋。去其大半。府藏之空虚。殆有甚于今日。卒能金瓯无缺。寰宇清谧。盖 圣祖爱民如伤。民心固结而不可解也。我 皇上爱民之诚。足以远绍 前徽。特外间守令。或玩视民瘼。致 圣主之德意。不能达于民。而民间之疾苦。不能诉于上。臣敢一一缕陈之。一曰银价太昂。钱粮难纳也。苏松常镇太。钱粮之重。甲于天下。每田一亩。产米自一石五六斗至二石不等。除去佃户平分之数。与抗欠之数。计业主所收。牵算不过八斗。而额征之粮。已在二斗内外。兑之以漕斛。加之以帮费。又须去米二斗。计每亩所收之八斗。正供已输其六。业主只获其二耳。然使所输之六斗。皆以米相交纳。则小民犹为取之甚便。无如收本色者少。收折色者多。即使漕粮或收本色。而帮费必须折银。地丁必须纳银。小民力田之所得者。米也。持米以售钱。则米价苦贱而民怨。持钱以易银。则银价苦昂而民怨。东南产米之区。大率石米买钱三千。自古迄今。不甚悬远。昔日两银换钱一千。则石米得银三两。今日两银换钱二千。则石米仅得银一两五钱。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朝廷自守岁取之常。而小民暗加一倍之赋。此外如房基。如坟地。均须另纳税课。准以银价。皆倍昔年。无力监追者。不可胜计。州县竭全力以催科。犹恐不给。往往委员佐之。吏役四出。昼夜追比。鞭扑满堂。血肉狼籍。岂皆酷吏

之为哉。不如是。则考成不及七分。有参劾之惧。赔累动以巨万。有子孙之忧。故自道光十五年以前。江苏尚办全漕。自十六年至今。岁岁报歉。年年蠲缓。岂昔皆良而今皆刁。盖银价太昂。不独官民交困。国家亦受其害也。浙江正赋。与江苏大相似。而民愈抗延。官愈穷窘。于是有截串之法。截串者。上忙而预征下忙之税。今年而预截明年之串。小民不应。则稍减其价。招之使来。预截太多。缺分太亏。后任无可复征。虽循吏亦无自全之法。则贪吏愈得借口。鱼肉百姓。巧诛横索。悍然不顾。江西湖广。课额稍轻。然自银价昂贵以来。民之完纳愈苦。官之追呼亦愈酷。或本家不能完。则锁拏同族之殷实者。而责之代纳。甚者或锁其亲戚。押其邻里。百姓怨愤。则抗拒而激成巨案。如湖广之耒阳崇阳。江西之贵溪抚州。此四案者。虽闾阎不无刁悍之风。亦由银价之倍增。官吏之浮收。差役之滥刑。真有日不聊生之势。臣所谓民间之疾苦。此其一也。二曰盗贼太众。良民难安也。

庐凤颍亳一带。自古为盗之藪。北连丰沛萧砀。西接南汝光固。此皆天下腹地。一有啸聚。患且不测。近闻盗风益炽。白日淫。捉人勒索。民不得已而控官。官将往捕。先期出示。比至其地。牌保辄谎言盗遁。官吏则焚烧附近之民房。示威而后去。差役则讹索事主之财物。满载而后归。而盗实未遁也。或谎言盗死。毙他囚以抵此案。而盗实未死也。案不能雪。赃不能起。而事主之家已破矣。吞声饮泣。无力再控。即使再控。幸得发兵会捕。而兵役平日皆与盗通。临时卖放。泯然无。或反借盗名以恐吓村愚。要素重贿。否则指为盗伙。火其居而械系之。又或责成族邻。勒令缚盗来献。直至缚解到县。又复索收押之费。索转解之资。故凡盗贼所在。不独事主焦头烂额。即最疏之戚。最远之邻。大者荡产。小者株系。比比然也。往者嘉庆川陕之变。盗魁刘之协者。业就擒矣。太和县役卖而纵之。遂成大乱。今日之劣兵蠹役。豢盗纵盗。所在皆是。每一念及。可为寒心。臣在刑部。见疏防盗犯之稿。日或数十件。而行旅来京。言被不报。报而不准者。尤不可胜计。南中会匪。名目繁多。或十家之中。三家从贼。良民偪处其中。心知其非。亦姑且输金钱。备酒食。以供盗贼之求。而买旦夕之安。臣尝细询州县所以讳盗之故。彼亦有难焉者。盖初往踣缉。有拒捕之患。解犯晋省。有抢夺之患。层层勘转。道路数百里。有繁重之患。处处需索。解费数百金。有赔累之患。或报盗而不获。则按限而参之。或上司好粉饰。则目为多事而斥之。不如因循讳饰。反得晏然无事。以是愈酿愈多。盗贼横行。而良民更无安枕之日。臣所谓民间之疾苦。此又其一也。三曰冤狱太多。民气难伸也。臣自署理刑部以来。见京控上控之件。奏结者数十案。咨结者数百案。惟河南知府黄庆安一案。密云防御阿祥一案。皆审系原告得实。水落石出。此外各件。大率皆坐原告以虚诬之罪。而被告者反得脱然无事。

其科原告之罪。援引例文。约有数条。或曰申诉不实杖一百。或曰募越进京告重事不实发边远军。或曰假以建言为由挟制官府发附近军。或曰挟嫌诬告本管官发烟瘴军。又不敢竟从重办也。则曰怀疑误控。或曰诉出有因。于是有收赎之法。有减等之方。使原告不曲不直。难进难退。庶可免于翻控。而被告则巧为解脱。断不加罪。夫以部民而告官长。诚不可长其刁风矣。若夫告奸吏舞弊。告蠹役诈赃。而谓案案皆诬。其谁信之乎。即平民相告。而谓原告皆曲。被告皆直。又谁信之乎。  圣明在上。必难逃洞鉴矣。臣考定例所载。民人京控。有提取该省案卷来京核对质讯者。有交督抚审办者。有  钦派大臣前往者。近来概交督抚审办。督抚发委首府。从无亲提之事。首府为同寅弥缝。不问事之轻重。一概磨折恫喝。必使原告认诬而后已。风气所趋。各省皆然。一家久讼。十家破产。一家沈冤。百人含痛。往往有纤小之案。累年不结。颠倒黑白。老死囹圄。令人闻之发指者。臣所谓民间之疾苦。此又其一也。此三者。皆目前之急务。其盗贼太众冤狱太多二条。求  皇上申谕外省。严饬督抚。务思所以更张之。其银价太昂一条。必须变通平价之法。臣谨摭管见。另拟银钱并用章程一折。续行入奏。国以民为本。百姓之颠连困苦。苟有纤毫不得上达。皆臣等之咎也。区区微诚。伏乞  圣鉴。

#### 条陈与民休息疏

马元瑞

窃臣见军兴以来。各路军营奏报。获一胜仗。则曰斩馘甚多。复一城池。则曰杀贼无算。而贼仍未净尽者。缘民之纷纷从贼也。夫民具有天良。岂甘心从贼。缘职牧民者。驱之从贼也。今欲杜其从贼之路。宜令各省大吏督率地方有司。正本清源。与民休息。臣于应行事宜中。择其最要者四条。为我  皇上敬陈之。一薄赋税以厚民生也。我  朝定赋。轻于前代。即不得已劝捐抽厘。亦非强民以难堪之事。无如经手各员。额外需索。祇知为己营私。不顾为  国敛怨。虽经  皇上多方诰诫。而积习相沿。弗思变计。不知民至今日。其困苦不堪言矣。兵燹之余。流离失业。室家旷废。田土荒芜。而犹以已竭之脂膏。填无底之溪壑。嗷嗷之哀鸿。几无生理。况贼匪之狡诈多端。不惟胁民以威。亦且诱民以利。为民则饥寒莫诉。从贼则衣食有资。愚氓无知。几何不为其惑耶。拟请再行严禁地方各官。不得于正供而外。任意侵渔。为小民开一生路。即为贼匪减一分来源。所谓厚民生以正民德也。一慎讼狱以平民怨也。今之州县。往往自耽安逸。于一切词讼。委诸佐杂。彼既身在局外。岂复出以审详。其贪酷之辈。又贿赂公行。是非颠倒。不知一人号屈。万众寒心。一旦风鹤告警。或至乘机生变。是岂民命之不古哉。叹息愁恨之心蓄于中者久矣。嗣后大小词讼。责令亲身研鞫。无枉无纵。盖欲使天下无叛民。必先使天下无怨民也

。一善抚循而使民得所也。国家设亲民之官。所以安民。非所以害民也。乃自军兴以来。派兵车则四邻皆扰。立团练则私橐必盈。无事任疮痍之满前。而不为设法。有事恐饷需之累己。而不为请兵。官之虐民也不一。民之怨官也必深。偶有不逞之徒。一为煽动。往往聚众抗官。酿成巨案。此其咎不尽在民也。嗣后不论完善之地。残破之区。责令悉心筹划。俾小民得所。则上抚字其民。而民。犹背叛其上。有是理哉。一勤晓谕而使民咸劝也。昔黄霸守颍川。选择良吏。宣布诏令。使民咸知上意。遂致教化盛行。盗贼止息。朝廷旰食宵衣。勤求民瘼。诚能家喻户晓。当无不感激涕零者。乃皇上之恩纶屡下。而州县多延搁不行。以其无利于己也。上下睽违。情志不通。职此之故。嗣后蠲缓恩旨。固令迅速刊布。至一切谕旨之关系民事者。亦俱令剴切晓谕。俾穷乡僻壤。无不共闻。庶民情固结。而贼匪之势日孤矣。以上四条。请旨飭下各省督抚。洁己率属。实力奉行。其地方有司。破除积习。着有成效者。准破格保荐。不次擢迁。而仍蹈故习。及奉行不力者。予以严参。将风声既树。转移自速。不惟贼氛可以扑灭。而郅治自臻上理矣。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

利农恤商培养元气片光绪五年

监察御史黄元善

再治世之道。藏富于国。不如藏富于民。利民即所以裕国。有子云。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论似迂远。及观我朝历代德政。与近年皇太后皇上颁发晋豫振项。东南各省士民。无名捐款至数十万不等。而后知有子之言为不虚也。臣上年道出金陵扬州一带。见该处设有晋豫捐局。沿街张贴图说。具述灾民之苦。设立钱筒。任民自投。不书名氏。俟有成数。制备衣粮。解往各该省接济灾民。固由民情好善。亦由我朝深仁厚泽。休养生息所致。夫施不望报。助国养民得之民间。诚不易易。然益足见长民者当保民之富。富之当藏于民。查此项捐款。皆系出之商民。兵燹以来。民气未复。商贾之利。万万不及从前。而急公好义。尚复如此。是诚不可不有以养之。且大江南北。自城市以至乡隅。人民稀少。田土荒芜。所在皆然。地方官徒知城市情形。并不设法招徕。全行开垦。即勉强举行。而胥吏苛索之弊未除。他省客民。仍复裹足不前。况重以言利之徒事事与民争利。不知为国养民藏富于民之道。民果困穷。缓急又将何恃。其患有不可胜言者。现在捐务既停。度支未裕。若于常法之外。另设加增。是不为民间培养元气。即不为朝廷培养元气也。为今之计。惟有招徕薄赋以利农。厘减征以利商。勿损民之生。勿夺民之利。实为保世滋大第一要图。拟请旨飭令各省封疆大吏。督率属员。悉以为国养民为务。凡有益于农商者。次第举行。农田则设法招徕开垦。勿任胥吏勒索。厘税则

严禁各局流弊。勿因捐输停止。额外抽加。以外如稍有病民病商之处。随时裁损。勿使厉民。则民生益富。民情益善。而国本益固矣。为此附片具陈。是否有当。伏乞 圣鉴。

### 论东路事宜启

胡林翼

下游情形。殆哉岌岌。姑即愚陋之所及知者而言之。已不下十数事。麻阳船户。辰沅水手。皆强悍有力。镇远以上。驿路夫。亦游荡不。两三月来。客商裹足不前。无所得食。人心惶惶。殆不可支。夫以官养民。不如使民自养。为盗而死。忍饥而死。等死耳。犯法可以赎死。忍饥则将立毙。可虑一也。各府各厅之寨苗。大者一二百家。小者三五十家。连年盗劫。积蓄一空。为良则畏盗。而又畏官畏差。为盗则一无所畏。是将迫之使为盗。可虑二也。良苗终日采芒为食。即陟彼阿邱言采其之四时不能得一粟入口。耕种所入。遇青黄不接之际。借谷一石。一月之内。还至二石三石不等。名为断头谷。借钱借米亦然。甚至一酒一肉。积至多时。变抵田产数十百金者。心怨之而口不敢言。其黠者则怨恨所积。引盗以仇之耳。而汉奸终不自悟。方且失之于盗劫。而取偿于盘剥。可虑三也。苗产尽入汉奸。而差徭采买。仍出于原户。当秋冬催比之际。有自掘祖坟银饰者矣。蒿目痛心。莫此为甚。各厅并无钱粮赢余。专恃差徭采买。一切陋规。以为公私之用。近年民力日绌。官事日多。即令如数收纳。尚呼瘠苦。何能禁止而强以不情。且力役粟米之征。一概停止。则苗民脱身化外。不复知有上下之分。是禁之固难。将纵之而任其多取乎。则穷愁怨叹。苗民日见其蹙。将更法而归于受田之汉民乎。则差徭采买。有已成之俗例。而非赋役之正供。苗寨本无钱粮。汉民岂领受。讦告纷纷。上下其手。可虑四也。官取于苗者十之三。土司通事差役之取于苗者十之七。取良民之精血。以供其宴安酖毒之资。台拱丹江古州八寨清平。其弊尤深。可虑五也。汉奸恐喝苗民。无所不至。即如上年十月。倡言某人带兵。见黑便杀。苗民青衣。故云见黑便杀虽大张晓谕。开布公诚。而浮言不止。其造言恐喝之人。即平日盘剥之人。即异日倡乱之人。欲藉以快其私耳。人心思乱。无理可喻。可虑六也。官兵数万。已成废器。即令千人为营。而十贼可破。凡有血气。莫不痛心。屯军九千余名。布置各堡。本极周密。然虚籍徒存。实政无补。数十年之积弊。不能一旦挽回。今日之食屯田者。半是刁生劣监。一旦绳之以法。则捏造黑白。勾煽愚苗。其祸且益速。操之太急。是错峭直之弊。委心任运。是胡广中庸之诮。可虑七也。邪教之兴。随地皆是。根柢既深。萌芽已露。惟大臣持正而不阿。小臣奉公而洁已。则无隙可乘。尚可不即举发。黔中近年大宪。兢兢业业。察吏颇严。然在上有震动恪恭之心。在下有得过且过之意。未经患难。不知恐惧

。公牒所到。寓目已忘。可虑八也。天下治乱之机。不外乎义利二字。人心嗜利则乱。嗜义则治。近年嗜利之人。岂惟官哉。凡在官之人皆然也。即在野之人。亦駸駸乎其莫不然。用人而不得所养。虽尧禹之忧勤不能以治。天下乱则耗财多。处已乱将乱之时。则赏不得不重。罚不得不轻。故耗财尤多。度支已竭。仰屋空嗟。可虑九也。祸积于萧墙。势处于危急。而不能不资成案。秉旧例。绛侯之乞怜于牒背。魏尚之见屈于刀笔吏。古今同慨。必至决裂不可收拾。例案一无所施。而后节目疏阔。则事已不可为。可虑十也。

勤王事者食于官。举义旗者食于民。舍穡事而割正夏。汤是也。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诸葛之言是也。南阳太守稽留义师。斩一守而人皆奉令。孙坚是也。天下非鄙吝之人不能聚财。非抑勒不能散鄙吝之财。明怀宗之劝慰而不助军饷。李自成之脑箍而尽数以献。叔季人心。大抵类是。逆入鄂。括取民财。计逾千万。设官为董劝。则十万亦难。不至此时。不知悔惧。人心又大抵类此。黔中官兵。仰给于藩库。藩库又仰给于邻省。转运则有所不能。抑勒则有所不敢。畏首畏尾。势必致官危而民亦不安。可虑十一也。兼弱攻昧。取乱侮亡。言道学者疑之。而英君贤相之方略。实不外此。自强者天道之所取。自弱者洪范谓之极。帝王驭世之微权。必取强桀之人预为驾馭。为我用而不为人用。

世庙募武力绝伦之人。令史相国统领驻防。岂为驻防哉。所以消天下之英杰而不觉耳。姚启圣督浙闽。署中岁费以百万计。不数年而海澄公施侯归于麾下。今欲镇摄边陲。必须日日练兵。贵东一路。幅员至大。非挑练精兵八百人。分防分捕。且战且守。则不足以摄奸萌而资防范。一年之费。又将安出。可虑十二也。黔饷设令不继。则兵民皆困。祸不旋踵。将任其自乱而自己乎。抑将养壮士而去老弱。核名实而察空旷乎。非常之原黎民所惧。行之不善。是明季裁驿卒之事。行之而善。是商鞅变秦法之事。成则为怨府。败则为祸阶。可虑十三也。保甲团练。实救时之善政。委员之办事。其时甚暂恐民不信。其势相隔。恐民不亲。则非牧令不为功矣。然而奉虚文者无实意。察小害者忘大利。大宪之董戒。不啻秃而唇焦。各属之奉行。惟有禀复与告示。可虑十四也。大江东去。望风瓦解。刺臂奸细。反来黔地。即是逃匿之余。亦恐勾煽之祸。可虑十五也。以上十五事。姑即东路而言之。然而言易行难。病多药少。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挽回。亦非空言剿说所能补救。约而言之。则亦不外练兵求才察吏筹饷四事耳。已乱易治也。而将乱难治。林翼之愚陋。即使殫精竭力。亦无补于万一。况一人之精力几何。一人之才识又几何。如石填海。如蚊负山。固自知其不堪矣。区区愚诚。尚祈鉴察。

天津创设广仁堂疏光绪八年

直隶总督李鸿章

窃天津河间等属。地瘠民贫。迭遭灾歉。孤儿嫠妇。往往无以自存。情甚可悯。必须创设善堂。兼筹教养。前于光绪四年旱灾后。据南省劝赈绅士。前署陕西藩司王承基。候选道郑官应。主事经元善等。集捐洋银一万元。经臣商属前督办河间赈务今太仆寺卿吴大澄。候选知府李金镛。先于津郡东门外南斜街。暂设广仁堂。收养天津河间两府属遗弃子女贫苦节妇。一面倡劝捐资。多多益善。飭道员盛宣怀等。督同绅董。筹经久之策。嗣因经费集有成数。遂于西门外太平庄。卜地建堂。共盖屋二百八十余间。将南斜街原收妇孺。归太平庄。于堂中分设六所。一曰慈幼所。收养男孩。初收则为涤垢治病。继则分拨各所授事。二曰蒙养所。设义塾整齐。择聪俊者延师课读。三曰力田所。于堂之左右购置地亩。种植木棉稻黍菜蔬。择羸笨者雇老农教习。四曰工艺所。择不能耕读者。令习编藤织席刻字印书。俟年长业成。听其出堂自谋衣食。五曰敬节所。收养青年节妇。及无依幼女。无家可归。俟长成为之择配。六曰戒烟所。广延良医。妥置方药。疗治鸦片瘾病。俾吸烟者有自新之路。庶烟禁不致徒设。各所均派诚实司事专管。其敬节所系妇女。终日扃锁。以慎关防。饭食等项。悉由转桶出入。公举年高有德之节妇。在内管束。俟守节年例相符。由在堂绅董出结。移县转请旌表。现计开办三年。屋宇一律竣工。章程亦皆妥定。耕读纺织。成效昭然。而戒烟除瘾者。亦有二千余人。实于风俗人心。大有裨助。嗣后应责成绅董。遵照定章。实心经理。以垂永久。溯查道光年间。保定省城。创设全节堂。其时只收养妇女五十名。今津郡广仁堂。定额七百五十名之多。各所收养穷民亦众。岁需教养费用。生息之款无几。诚恐未能持久。除督官绅随时设法募捐接济外。查上年京城仿照津章新设广仁堂。经顺天府尹奏奉 谕旨。每年赏给米三百石。钦遵在案。津郡创设广仁堂。实为北省赈抚善后一大义举。与京城善堂情事相同。相应奏明 飭部立案。吁恳 天恩。准自本年起。每年赏给南米三百石。于江苏海运漕粮项下。在津就近拨领。以广 皇仁。

### 普济堂并育婴堂条约

栗毓美

一查办宜核实也。收养贫民。有普济堂。政先堂。体仁堂。广仁堂。养济院。留养局。名目不一。总为收养寡孤独废疾贫民而设。凡收养之初。必将籍贯住址年貌。及残废笃疾。先由地方官捐刷呈式。逐细注明。亲身点验。如果与所开相符。即注册给与腰牌。准其收养入院。不得任听书役代报捏禀。以杜冒滥。非意存苛刻。缘少一名浮冒。即多一名实惠。全在地方官实力奉行。慎勿始勤终怠。

一额数宜增广也。州县收养孤贫。准于地丁内报销者。每处不过数名及数十名

不等。此外或有官地官房收租。或醵金交商生息。经费有限。而额数亦拘。往往因现在孤贫业已额足。其陆续呈报者。或因无项可支。候缺挨补。有候至数年而不得一缺者。枵腹以待。未免向隅。应查明收养在堂者。实有若干名。报明未入堂者。尚有若干名。酌量增广二三十名。至八九十名。均无不可。在州县每岁捐费。不过数十金及百数余金。而穷民受惠实多。若再能筹款生息。以垂永久。则受惠之日更长矣。

一口粮宜亲身散放也。凡散放口粮。各州县有在初旬者。有在下旬者。须示以定期。令贫民等齐集亲领。地方官亲身赴堂点名发给。如遇公出。即移委典史教官前往散放。不得任令胥役及堂头代领。致滋弊端。至年老残废。或距城稍远。不能亲到者。亦可查验腰牌。准人代领。但须查问明确。以杜捏冒干没之弊。一捐棉衣宜认真也。各堂贫民。隆冬皆散棉衣。然往往委之胥吏。托诸罔利之裁缝。棉花则易新而旧。减厚而薄。甚至以敝衣充数。御寒何资。不若于冬初散放口粮之时。当堂查问。情愿自行裁做者。每名发给大布一疋。棉花一斤。不能自做者。官为制造。务派诚实家丁。认真稽查。花须足斤。布须足尺。不得稍有克扣。

一器具宜周备也。楚省郟阳一带。居民近山者。闲有暖坑。其余或用木。或用地铺。各随地方风气。而收养穷民。木易于损坏。应于修理院房时。即在屋内门之下。两面靠墙。用修砌围坑。高一尺五寸。三尺。大者可住三人。小者可住一二人。贫民入院之初。每人给草簟一个。或用稻草。或用谷草。另给麦一大捆。席一领。铺设既厚。则寒湿之气不侵。再各给粗碗一个。砂锅一个。粗瓦盆一个。冬月屋门用草帘遮挂。榻用厚纸裱糊。以御冽风。此外如桌凳之类。量为置备。各随地方情形。变通办理。并将所有器具。造具清册两本。一本存案。一本交管堂人照料。以凭随时稽查。如有盗卖毁坏情事。地方官查明。责令赔补。至堂内尤宜洒扫洁净。不得听管堂人等作践糟蹋。院中须广栽果木。并杨柳树株。数年之后。夏日既可乘阴避暑。秋冬取材落实。兼可添补柴薪。

一男女宜分院也。收养贫民。男女切忌混杂。如旧有堂院。仅止一宅。宜按计房间。相度形势。应于何处立墙或分左右。或分前后。异院出入。以别嫌疑而免混杂。若本系夫妇。宜另隔小院。内拨闲房。同室而居。俾资团聚。

一堂内宜整肃也。向来普济各堂院。均有管门及孤贫头堂头等名目。此种人役。原为经管堂务。照料贫民而设。往往有勾通书役。捏名影射。及勒索进堂使费。克扣廩粮。凌弱侮老等情。地方官须随时体访严行惩治。以肃堂规。

一育婴堂宜并建也。查恤孤保赤。仁政所先。不得因民间现无弃儿溺女之事。并育婴堂而遽废之。嗣后有堂者务须实力奉行。无堂者亦即筹款兴建。或先于



普济等堂女院内。另拨闲房。通融试办。如有将儿女送入堂内。并呈报有遗弃者。即觅雇奶妇乳哺。仍准其随带自生子女。每月给工食钱二千文。岁给棉布二疋。夏布二疋。隆冬加赏棉衣棉被以御寒。至婴儿三岁后。能食米饭。先尽本身父母领回。如父母已故。奶妇仍愿抚养者。听其自便。如不愿抚养。查有亲属可依靠者。呈明地方官。责令抚养。倘亲属贫难兼顾。仍照孤贫之例。支給口粮棉衣。地方官不时存恤。如并无亲属。而民间有艰于子嗣。愿领为义子。并领女孩为媳者。由地方官确查实系良民。准其承领。取具地邻甘结存案。以杜转卖为婢为奴之弊。如该地方实无遗弃婴孩。此项经费。即作为收养贫妇之需。扩充普济等堂之所不足。

一疾病宜医治也。贫民衣食不给。寒暑不时。易生疾病。地方官应随时查察。如有感时疾患疮疡者。即责成官医生调治务痊。优加赏赉。若时疫流行。将患病贫民。另置一院。以免传染。

一施棺宜从厚也。贫民孤苦零丁。死亡谁问。应飭管堂人随时呈报。地方官查无别情。即捐给棺木。在于义地埋葬。毋许浅埋暴露。向来收养贫民。皆有发给棺木钱文。但恐虚应故事。或堂头从中短扣。全在地方官严切稽查。庶免有名无实。

一义地宜添置也。各州县皆置有义地。为贫民埋殡之所。然历年既久。则葬无隙地。而堂头地保。草率了事。因埋新棺。遂弃旧骨。以致尸骸暴露。且有不深挖。旋埋旋发者。查掩骼埋胔。仁政所先。凡城乡暴骨露棺。均应妥为收瘞。不独在堂收养之孤贫也。地方官亟为添置义地。仍派诚实官亲。周历查勘。

一流民宜递送回籍也。各州县于普济等堂之外。另立留养局者。原为外来流民而设。查此种流民。固有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穷无所归。亦有因投亲不遇。或中途患病。一时旅费无措。流落异乡者。此等人。最远者不过千余里数百里不等。每日所需路费。不过五六十文。地方官应随时查察。按其道里之远近。一捐发路费。仍备文沿途递送。酌给口粮。在流民既可生还故土。不致流为乞丐。转为盗贼。亦绥靖地方之一端也。

一筹备经费修盖房间须通详立案也。各州县收养贫民。既已尽心区画。所有经费。如置产收租。流弊尚少。惟交商生息一项。间有地方官私自提用。日久渐致侵亏。应将生息银两。晓谕各商。给以印照。不得任听官吏通挪。私相授受。违者着赔。其房间应随时补修。不得任其坍塌。每岁年终。将经费若干两。院房若干间。申报一次。以备查核。如能添筹经费。广设院房。随地随时。扩充办理。是地方官以不忍人之心。实力奉行。则生全者众。慎勿视为具文而忽之也。

育养幼孩不可领作奴仆移文

唐鉴

照得本司前以扬州府禀收养无依幼孩章程。移请飭属仿办。已于十二月十八准覆在案。顷又接到大移开称。贵司以各属经费有常。势不能不听人领养。即使领为奴役。较之冻馁毙命。已分天壤。又各就地方情形。权宜酌办。不必过于拘滞等语。本司查扬州府禀中。准人领作奴仆一条。究非善议。恐开兴贩人口之端。兴贩则必至转徙转卖。流离失所。良贱不分。纵得偷生于旦夕。实乃磨折于终身。此律例之所以必禁。地方官所以有匿不申报之议也。且人非禽兽也。既收养之。则当善全之。若救其目前。而使之转徙无定。污辱一生。虽免拘滞之。恐伤仁爱之心。本司昨在贵州。与同僚办有及幼堂一事。筹款生息。长年收养。择其秀者。教以读书写字。粗笨者。教之打草鞋。打绳索。编竹器篾篮。以及一切可以自食其力之事。其或木匠瓦匠烟铺药铺等项。有愿领为徒弟者。均听其便。一年之内。手艺未成。尚按堂中应给饭食。与以钱米。艺成而后。堂中除名。一切办法。核与贵司前在武昌筹议章程。亦相吻合。贵司念切民生。并示以悦生堂捐输旧章。甚得生息赢子缩母之法。可谓仁心而佐以仁术矣。惟准领为奴一条。不敢附和。合再移知。为此合咨贵司。请烦查照。须至咨者。

同善堂记

彭洋中

国朝深仁厚泽。二百年来。薄海内外。戴发横目之伦。休养生息。罔有纪极。风化所被。慷慨好义笃行之士。类皆仰体 皇上好生之德。良法美意。共赞高深。然大抵多见于通都大邑。仕宦商贾辐辏之区。其财易集。故其事易举。而乡里之间。地隔势散。惟各自行其力之所能为。能集众善以广其施而垂之久。自非风俗之美。慷慨好义笃行之多。往往不能。邵阳东乡太平新宁两都。有义士曰刘君青赋。苏君品汇。禹君克昌。曾君锦城。倡众捐建同善堂于其乡之龙陂。是则可风也矣。邵俗多溺女。先是郡城有育婴堂。贫不能举女者。为雇贫妇乳之。嗣多冒领雇值。乃改令产者自乳。给以值。东乡距郡城百里外。无远往领值者。刘君乃仿行之。且加其值。每名给钱三缗。又制棺以给寡孤独之贫无以殓者。岁设董事经理。由是两都无溺女之厄。无暴棺之惨。或有议其不宜限以两都者。曰。事必审其势之可行。与其力之可继。而后可以经久不废。今侈博施之名。取者既远。必有所不及。且易启冒领之弊。予者太多。必渐至不及给。且将为裁减之谋。是务虚名而失实惠也。且人之欲善。谁不如我。刘君等既仿郡城所为而推广之矣。安知各乡不有仿刘君等所为而推广之者哉。诚使皆仿所为而推广之。则都都相望。老有所终。幼有所养。睦任。以益成一邑风俗之盛。岂不懿欤。顷修郡志。尹生显纯采其事。备纪载。且请为之记。因

亟书之。以为邑人风。且望两都董其事者。无或侵蚀废弛。以期利赖于无己也。

### 罪庸医议

彭崧毓

律有庸医杀人一条。而今之杀人者比比皆是。无能执律以治之。其故何耶。国家于各州县皆设医学。而有司不以良医任其职。辄委之于庸人。于是在官之医既庸。而不属之官者。其庸复谁问耶。夫医有活人之责。有司选医。何异于将领选兵。兵失其伍。则将领不得辞咎。有司遇命盗案。凶犯在逃。则例应参处。日以医术杀人无算。而官无处分。遂置不问。非重人命之意也。今议医学必考充。优其廩饩。使招致生徒。分门肄习。大小方脉。专则易精。市上行术者。必由官医出结。如其滥保。罚必及之。此谨之于初。庶不致无知之徒以人命为儿戏。至方与证不背者。病家不得妄指。如无脉案。则证既不明。方难保其无误。有告必坐。病家不自慎重。甘为庸医所杀。罪在病家。医可勿问。

### 医说赠赵礼南

朱琦

为人子者。不可以不知医。而医非儒者莫能为。推其极。盖通天地阴阳之精。大学之格物。中庸之尽性。皆有取焉。次之亦必钩考釅析。察其原而慎其用。庶不至以呼吸危亡。授权妄庸人之手。逮不能救。转诿之命与数。而曰吾可告无罪于天下。戴记言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郑注。尝。度其所堪。度其所堪者。是即知医之说也。说者但谓宜尝试之。而引春秋许世子止不尝药之文。然而平居视膳品尝食。致其谨而已足。至于药。则苟非鸩毒。无疾之人服之。害未必立见。而有疾且疾甚者。一反其宜。而遂可以丧身。然后知郑君之义为允。记又曰。医不三世。不服其药。郑注虽未明三世何指。而云慎物齐者。与疾医注。治合之齐则存乎神农子仪之术语正相发。孔冲远乃以为父子相传至三世。其引旧说。一曰黄帝针灸。二曰神农本草。三曰素女脉诀。反疑其于理不当。非也。世固有非传业而自得于心者。不必三世。或传非其人。虽三世亦何足取。故欲术之精。则书之习也尤亟。虽然。自秦火后。医药书幸与卜筮并传。顾屡经窜易。王砵吴普训解多昧。而艺亦日劣。周官称十全为上。今则上焉者仅得七八。即失四犹不害为中工。三世之书。几于高阁。若夫闻声而知。神而除。今之世岂复有其人哉。且夫医有德。有品。有学。贵贱贫富之不知。皆为积思勤恳以求无误。毋偏主。毋护前。是之谓德。不以术居奇。捉搦病者之家而取其利。是之谓品。参会古书而不拘于墟。毋或如世俗秘传一二口诀。而鹵莽灭裂以用之。是之谓学。德不立。品不敦。学不笃。而诩诩然鸣于众曰医。无怪乎其不能起死人。而徒以杀生人也。赵子礼南少

为儒。曾再试有司。间喜作诗画。以母病。旦夕研覃。遂知医。母。余姑也。年八十余。犹健。慎齐之效。于斯可。其人醇厚而静深。资极颖。不由世授。通大义。于此而究黄农素女之微。即有不合焉者寡矣。且因所爱以及所不爱。而奏功已伙。乡里翕然誉其能。故述记语为之说以赠。他日有医案成。当更读而序诸。

### 玉楸药解后序

陆继辂

右玉楸药解四卷。莱州黄元御坤载着。坤载负异才。少时志甚盛。会病目。俗医治之而丧其明自知为造物所废。一旦尽弃其经世之学。而学于秦氏于氏。著书数十万言。余所见素灵微蕴长沙药解及此凡三种。夫药之有性。原其初。既不能尽知所以测之之故。后之著书者。又杂引仙经释藏稗官小说街谭里谚。以矜奇炫博无稽之言。与先圣之所手定。相乱而不可辨。虽有国工。亦无由尽得之目验。以关一世悠悠之口。然则长沙之所未经用者。其性益难言矣。抑吾闻圣人之作易也。以阳为体。以动为用。后儒不察。误以为用阳而体阴。用动而体静。医者习闻而信之。滋阴之说由此起矣。嗟乎。生人之疾。未有不由于阴盛阳衰者也。衰而至于尽则死矣。死而冥然之质具在也。是得谓之体乎。请言五藏。土之生金也。五行之序也。木之生独非土乎。虽然。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故土者。万物之所自生。而火。又土之所自生也。火自有体。而非以薪为体也。肾者。受诸藏之精而藏之者也。水之器也。水自有体。而非以器为体也。君子甚爱气而游于房。无令渗漏而已。非以水之亏盈为器得而主之也。故肾无有补法也。心气盛则土厚而膏生。中枢运则金润而木茂。四藏各率其职。以输精于肾。肾之所藏。充溢至足。蒸然上交于心。而疾之生焉者寡矣。滋阴之药。必先损脾。脾土既菀。木乘其敝。不得不求助于心。心不胜其求。则将离而上纵。为欬。为喘。为多晕眩。为欧血。清之则速灭其焰。温之则益助其炽。虽有扁仓。亦无如之何矣。黄氏之书。世不尽传。然观其论药。进苍朮益智而黜地黄。则扶阳抑阴之旨。昭然可推而知矣。余感其残废之余。不改利物济人之志。为序其后。以谗学易之君子。彼俗医承讹袭谬。溺惑既深。殆未可以口舌争也。且扶阳之过祸小而变速。滋阴之过祸大而变迟。自古阴柔之小人亡人家国。如张禹胡广之徒。微独己不任咎。即受其害者。亦岂易觉悟哉。

### 条陈大府通行牛痘章程

金东

谨按痘之为病。昉于东汉。时维听相传染。不知有他。厥后世医始设法吹种。以人事之斡旋。弥天行之缺憾。较之听相传染者。为稍有把握。然小儿体气。

有虚实寒热之不同。临时用药。又有泻补表托之各异。稍一错误。动辄杀人。每见素业吹种者。虽号称国手。但种至百人。即不能不失一二。以一省计。每年种十万人。即须费一二千人。是吹种虽有把握。究亦未善。夫惟牛痘自嘉庆间由西洋流入中国。其法不论虚实。不恃药剂。刮皮点种。限日程功。术而奇。效速而妥。治痘之方。斯为至善。乃数十年来。闽省仅行于会城。及厦门兴化一二府镇。卒难行于通省。岂其法亦有所未善欤。抑业之者尚少其人欤。皆非也。盖因其法虽善。远乡小民尚未周知。非惑于吹种医生之簧鼓。即夺于亲戚众口之附和听闻。一摇则信心不坚。信心不坚则不敢以子孙之性命。试创见之奇法。牛痘之所以卒难行者。职此故也。今欲行牛痘。无他。首须使民晓然共知牛痘之善。次筹禁止吹种之方。设立省局以董其事。招徕学徒以广其传。如此办理。一二年后。将见人情爱子。断无舍万无一失之牛痘。而就动常杀人之吹种矣。行通省。可翘足待也。谨将管见所及。一切应办事宜。条拟章程。恭呈钧鉴。是否有当。伏乞宪裁。

一宜使民共知牛痘。欲使僻远小民。共知牛痘之善。莫如撰成明痘书。颁发通省。行晓示。按点种牛痘新法。中外已多着论。管窥所及。于外国所著。则有西医论。妇婴新说。内科新说诸书。中国所著。则有邱浩川引痘。鲍云韶牛痘说。又广东通志内载一条。专言牛痘。亦甚明晰。可杂录诸书。加以按语。以明牛痘之尽美尽善。万无一失。又摘取古今吹种各书。加以驳语。以明旧法之危险难恃。戒勿信从庸医。轻试爱子。将此二说。荟萃成篇。名为痘书。辞旨务期明易晓。不在繁称缛叙。由局刊印数千张。呈由藩宪札发各县。视县之若干都图。发若干痘书。大约每县发以二分。由县加示。以一分满浆实贴板上。悬挂各都可避风雨处所。责成该都地保小心看守。不得损坏。以一分给各都绅耆承领。无绅耆小都。则给医生。并医生亦无。则给识字百姓。仍谕以与人传观。不得自秘私篋。痘书给与何人。即将甚姓名及谕令传观之语。载明示上。以便乡人皆知。向其取阅。以杜阳奉阴违。仍不传。此系救婴要件。该县自当竭力奉行。文到限十日内即须行发贴。倘敢视为具文。压阁逾限。或任地保之损坏。或听书差之借端。需索滋扰。一经查出。即与撤任记过。

一宜飭县禁止吹种。吹种一日不行禁止。则牛痘一日不能通行。牛痘一日不能通行。则小儿一日难免惨死。惟中国数千年来。但知吹种。不知其它。积习染人。甚深且久。今一旦欲言禁止。殊非容易。非但骇人听闻。势且立腾谤议。然事渐则其民不怪。因则其听易入。若遽言禁止。固属骇人听闻。因而渐禁。则谓理合当然矣。何谓因而渐禁。请由藩宪通飭各县。传集素业吹种医生到县。劝以改业学种牛痘。若遵依。即令备具改业字样甘结缴案。愿学牛痘者。由其来局学习。否则听之。倘有不依。亦即勿强。惟令备具保不杀人甘结缴案

。该县即将二者姓名。并所具结语。备文详司札局知照备查。一面谕令该医生将所吹种小儿姓名居址人数。详列清单呈报。以便照单密访。并晓示百姓。倘有被吹致死。准其呈首。除严挈该医生从重究办外。遂因而出示禁止。医者不得再业吹种。家长不得信从妄吹。倘敢违禁。再致贻害。即分别坐以庸医杀人故杀子孙等罪。此所谓因而渐禁也。痘为有生所不免。不于彼。即于此。吹法既禁。牛痘自行。惟有治法。无治人。亦属虚言无补。是尤在良有司实心实力。龟勉加之意耳。倘有不肖知县。敢于不力奉行。听庸医之贻害。漫无觉察。视赤子之惨死。有如胡越。或经该局查出。或为另案发觉。即当与以严劾。为膜视民瘼者之炯戒。勿稍姑息。以杜效尤。

一宜由官办理局务。 绅士办事。举皆弊窦。顾忌之丛出。呼应之不灵。种种关碍。殆难缕述。每见各局所用绅士。诸多误事。殊少得力。今所设局。系只招徕外县生徒。学习种法。俾广传播。并非施种牛痘。须时与小民相接者比。似乎不须用及绅士。以免丛弊。请由藩宪遴委干员一人。驻局总理一切。随设痘师二人。及各项应用人等。以各司其事。所有诸人薪水工食。生徒饭食路费。并一切杂费款目。俟定有经费。另行详酌。

生徒学习。 招徕生徒。固以为多妙。惟需费未免太繁。恐难筹款。拟于通省州县。各招一人。彼学成归里。亦可转授他人。辗转相传。自然日多。由藩宪先期通饬各县。谕选该县三十岁以下二十岁以上谨厚明白绅士。或乡里称重医生一人。限期移送来局。倘逾限未来。与虽已来而人非可学习者。均惟该县是问。查学种牛痘。只学刮皮点种。与察看浆色。二者而已。二者能精。便称国手。颖悟之士。望而知之。虽极椎鲁。亦只须一月工夫。便可洞究一切。即限该痘师一月为期。便须教成。各生逾限不成。罚扣工食。均已成后。酌赏花红。该生往返路费。省局饭食。统由局给。不使自费。以示体恤鼓励。教完后。即行撤局。抑或留以续办施种。届时另议可也。

牛痘种法。最为妥善。特生人禀赋攸殊。胎毒亦有深浅。吹种通行已久。世俗狃于成见。往往因既种牛痘复传染痘毒者。辄谓牛痘为不可尽信。或谓地气不同。宜于北而不宜于南者。不知牛痘种后。传染者十仅一二。倘加种数次。决无后患。此足补章程所不及。而释议者之疑。各条中持论不无愤激过当处。后篇答辨一书。尤觉切直伤时。然大声疾呼。以冀世俗之一悟。其用心亦良苦。自医学失传。吹种恒不如法。赤子何辜。横罹惨厄。得斯说以广流传。庶几绝荼毒而跻仁寿。亦养民之要术也。观者幸无訾议焉。

答某廉访问通行牛痘书

金东

昨奉手教。既已渥蒙训示之周详。复有平心再酌之温谕。回环雒诵。具见大君

子欲收集思广益之功。不弃半解一知之论。抚衷知感。俯首思皈。敢不详陈。仰酬慈旨。东所拟条款。禁止吹种。责成州县。专派委员。三者俱蒙明示。未以为然。且以所言严与州县处分。谓命盗重案复将如何。又以所拟晓示准民首告。谓太涉张皇。骚扰在所不免。寅僚传观。无不同声赞叹宪台之宏宣恕德。曲体人情。东窃谓此特恤下之恒辞。似非济时之通论。东固不敢固执自是。学强项之所为。亦不敢妄事唯阿。等脂韦之陋习。敬敢罄其愚衷。请一陈之清听。倘亦休休有容。不弃葑菲者。所乐闻而不斥者欤。宪台谓牛痘之效一着。吹种不禁自绝。此言是已。然不知不禁吹种之法。又恶能得着牛痘之效。欲着牛痘之效。必须先禁吹种之法。理则相因。势难并行者也。假使牛痘之效。不待禁吹种而始着。则自流传以来。早应着效。既已着效。则早应通行。何至今日尚隐于一隅。而卒不能通行于全闽。岂其为法未善。与能种者尚少其人。抑为日未久。与民之未周知欤。闻见所及。从无一人为牛痘所贼害。不可谓其法之未善。就福州一府言之。能种者已有数十人。不可谓其人之尚少。牛痘自嘉庆十年传入中国。迄今同治八年。计已六十四年。不可谓为日之未久。自有牛痘以来。穷乡僻壤。小民诚未周知。若通都大邑。如福州府属之各县士大夫家。与近城之居民。岂有不周知哉。其法既善。而能种者已多。为日既久。而知之已。宜乎其通行。如疾。如奔湍。如迅翻激弩。而不可以瞬息遏矣。乃就全闽而论。以数十年之久。所行不过百里之地。就福州最称盛行而论。亦祇行于附城二三十里间。卒不能通行于全闽者。其究何也。盖吹种之法。实有以阻之也。岂别有为哉。其未能着效。既因阻于吹种而使然。则欲其着效。必待绝去吹种而后已。夫欲绝去吹种。必须官为禁止。不俟讻讻。其理自明。此东之所以有严禁吹种之说也。或谓如东前议之颁示痘书。使僻远小民。人人共知。亦可使牛痘之效着。此特通行牛痘之一端耳。岂树德务滋去莠务尽之策哉。盖贤者厌新奇。愚者怪创见。颁示痘书。其知者自知。而吹种者犹自吹种也。岂能使人皆舍吹种而尽种牛痘耶。若曰甘露微施。聊尽吾力。慈航普济。愧谢未遑。则仅颁痘书。未可不十拯三四。倘欲沛全闽之恺泽。拯万户之苍黎。则舍禁止吹种之外。恐亦别无良策也。或谓迟之日久。亦可着效。譬如初传闽中。行者当仅数家。迨今日久。遂致日多。再迟之又迟。便可通行全省。东谓有是哉。或者之设想。忍也。夫闽疆幅员。方广千有余里。牛痘以六十年之久。仅及百里之地。若通行全省。当须六百余年。从速折半计算。犹应三百年。旷日需时。姑且勿论。三百年中。能保无恙可以安行如今日者乎。抑此三百年。即使统无痘证札厉。而死于吹种者。尚当以数十万计。使或者苟有仁心。亦何忍以人力克日可行之善举。而无故必欲俟之三百年后杀人数十万之天道耶。

昔宋张咏使民拔茶种桑。民初以为扰。后卒享其利。史册美之。当拔种时。茶

之害未着。桑之利不见。咏已毅然不顾舆论。拔之不容稍缓者。诚以小民不可与虑始。除害不可不务速也。使咏稍一顾忌。即不能如此勇决矣。今牛痘吹种之孰利孰害。既已昭彰耳目。而偃然民上者。犹拘拘然虑及疑民听。拂民情。明知其害。环视而不敢除。是岂慈养元元父母斯民之谓乎。此则吹种之不可不亟禁也。今痘局之设。原为小民。则欲委之贤绅耆。俾易通达。以免齟齬。意良善也。然今之所谓乡大夫者。非凭恃干谒。睥睨闾左。即贪婪无厌。盘剥贫民。其不足以仪型乡里。取信编氓。已非一人一日矣。间有一二铮铮者。又号称不干预以鸣高。其实膜视桑梓以自逸。巢许既为明时之废物。嵇吕亦非经国之通才。束之高阁。勿论可也。其出而办地方之事者。非前所指。即古之所谓阳鱭者也。夫绅耆而类于阳鱭。是尚足委之以事哉。即谓何地无才。不可一手抹煞。然如保甲团练。乃奉 明旨派绅督办者。迄今十有余年矣。试问何郡保甲着有成绩。何县团练足备干城。是事归官办。徒存具文。事归绅办。则并具文而无之。此非其胥不足恃之明验欤。况官有考成。操纵之权。犹可归之上宪。官冀宪知。表率之方。尚得端之大府。若委绅则操纵表率。均无所施其术矣。痘局之设。或官或绅。孰宜孰舛。固不待明者而决其机也。事既归官。则责成州县以各办其地。专委局员以提调通省。事所当然。法难偏废。此则州县不可不责成。委员不可不专派也。至严与处分。似属苛求。然命盗重案。以全省计。每年约以四百案。每案统以二命计。所伤不过数百人。尚有官司之究办。凶徒之抵偿。死者既足以瞑目。生者亦可以节哀。若吹种之杀人。每年动辄数千。慈亲茹痛。老泪徒挥。赤子含冤。青天难诉。地方牧令共愒置以不闻。残贼凶医皆逍遥于无事。天下事之惨酷可痛。岂复有甚于此。何命盗重案之足拟也。昔丙相问牛喘不问杀人。谓杀人常事。牛喘恐所伤者多。今命盗常事耳。吹种所伤。不既多乎。然则地方有司禁止吹种。其应得处分即不严于命盗。亦当与命盗同科。确切无疑矣。后人妄鼓唇舌。因有谓丙相为迂腐者。此是前明冯梦龙语。夫庸流俗吏。猥鄙无识。又恶足以知为政之大体哉。事虽琐。而生命所关实大。此则州县处分不可不严也。夫事有宜于从容者。龚渤海之治盗。而悉罢捕逐。范文正之救荒。而日事燕游。是也。有宜于张皇者。贾新息之严制。杀子罪同杀人。韩雍州之限盗。自首法至没孥。是也。张皇从容。惟宜之用。不可胶执。坐昧变通。夫欲为禁止吹种之地。故先晓示。准民呈首。是惟恐其不张皇。则不足以寒庸医之胆。而祛百姓之惑。宪台顾犹虑其太涉于张皇者何也。东向固谓有治法尤在有治人。苟徒有法而无其人。举凡政令。何一非厉民之具。又岂止区区一示。而遂不免骚扰乎。若必因噎而废食。则非所敢知。倘欲害除而利举。但当问其人之如何。似不宜预虞其法之滋弊。此则准民呈首。不须过虑张皇骚扰也。东素钦汪度。能赐涵容。故敢直陈。略无避忌。



不然。东虽至愚。亦知三缄懍戒。巧作依违。岂敢百喙齐张。自取愆戾。伏乞宪台观过于党。以恕容人。勿与谴呵。俾全狂妄。临启无任屏营恳祷之至。

### 卷三十三 户政五建置

筹议奉省全局变通吏治疏光绪元年

盛京将军崇实

窃臣自署任以来。屡奉 上谕旨。谆谆以奉省积弊太深。急宜变通以期整顿。复于七月初四日。接到军机大臣字寄。奉 上谕。该省事权不一从前将军府尹往往各存意见以致政令歧出遇事抵牾该处公事究竟因何不能彼此联络势成掣肘着崇实将实在情形并酌定章程妥议具奏等因。钦此。臣膺兹艰巨。兢惕难名。诚恐稍有疏虞。无补万一。故于初到奉省时。虽查办事件。头绪纷烦。而地方情形。业经随时入告。不敢略避嫌怨。致涉欺蒙。凡所敷陈。久邀 圣鉴。现又督饬司员。会同本城满汉首领各官。互相讨论。复于其间博采众议。不厌精详。在深明大义者。急愿更张。而瞻顾私情者。未免疑阻。臣统筹全局。体验再三。与其筑室道谋。不如临几立断。实事求是。渐有端倪。窃以兴利不难。难于除弊。弊之习于下者易除。而弊之倡于上者难除。故整饬官常。必由大吏而始。伏查奉省将军之设。迄于地方各员。 国初至今。屡有增易。在朝廷因时制宜。原无历久不变之法。惟是 陪都重地。根本所关。若使建置规模。下同各省。殊不足以重维系而示尊崇。目下习染所趋。未便再拘成格辗转思维。惟有仍存五部之名以隆体制。兼仿督抚之例以一事权。救弊补偏。大纲已立。然后筹经费以资办公。则贿赂之风可息。专责任以防推诿。则盗贼之源可清。谨将现议章程。条分缕晰。敬为 皇太后 皇上详陈之。一将军事权宜变通也。奉天积弊。由于旗民不和。而推其本原。实缘大吏之先存意见。将军于地方各官。向不兼辖。遇有会办公件。呼应往往不灵。溯其建置之初。原与五部隐相兼摄。故至今公牒。多半会衔。厥后将军威望渐轻。而五部权力遂重。其中兼尹归于户部。与将军更易抗衡。旗民两途。各不相下。虽有会稿。等于虚文。近年舆论。且谓奉省大员。既非京而非外。将军名位。虽有权而无权。因此风气所开。僚属亦各立门户。有为者转多顾忌。无能者不免瞻徇。而公事遂不堪设想矣。夫将军镇守地方。何如郑重。即 朝廷饬议所在。无不首专责成。今则畛域各分。何以统饬全局。且既督办军务。于兵刑粮饷。皆当并筹。而将军向仿京员。印信亦存公署。每办一事。经手多人。往复监铃。断难机密。臣近发紧要文移。因奉使出京。带有刑部预印空白。得以亲加封递。方免窥探之私。若拘定章。必多误事。拟请 旨将盛京将军一缺。改为管理兵刑两部。兼管奉天府府尹事务。即仿各省总督体制。加兵部尚书衔。另颁

总督奉天旗民地方军务关防一颗。并加兼理粮饷字样。以便管带金银库印钥。且可稽核户部出入。其余公事。悉仍其旧。如此。则旗民文武。全归统辖。机密重件。亦易防闲。即粮饷兵刑。悉有总理之责。而三陵内务府。原系本职所司。惟永陵离省较远。今既添设副都统。则责有攸归。其余各部事务。皆令与将军和衷商办。此维持通省之苦衷。实挈领提纲之先务也。

一府尹事权宜变通也。察吏安民。府尹最重。本与兼尹相助为理。惟兼尹向属户部。而旗民交涉之狱。又须由刑部会办定案。近年民多于旗。鞫鞫最甚。府尹虽设有谳局。审断每不得自专。往往一事。而上制于户部之兼尹。旁牵于刑部之会讯。稽留往复。清理良难。各州县申详此等案情。亦遂纷而无主。甚至包苴争纳。径窦互开。多一兼管衙门。即多一需索地步。此弊之在上者也。健讼成风。意存拖累。原告控于府尹被告又控刑部。而部中司员。复不遵定章。任意收呈。随处提案。问官亦有偏袒。胥吏因而作奸。审结无期。互传不到。其中命盗重案。竟使待质囹圄。多至一二十年。微论瘐死纷纷。无从呼诉。而挟仇勒索。被害尤深。至于会验尸伤。每以索费久稽。动辄数月。此弊之在民者也。拟请旨将奉天府府尹一缺。加二品衔。以右副都御史行巡抚事。旗民各务。悉归专理。便与将军相承一气。不致两歧。以此安民。先免株累。以此察吏。方有禀承。通省纪纲斯为枢纽。一五部事权宜变通也。奉天及吉黑两省饷需。汇于户部。其任匪轻。不宜再兼府尹。反增枝节。而三陵典礼。大内工程。礼工两部。各有专司。皆于民间无涉。至将军虽管理兵刑。而该部堂官。责无旁贷。五部侍郎。应仍其旧。无须移动。俾免纷更。夫刑部之弊。前已略陈。相应请旨申明定例。亦如京中刑部体制。嗣后惟旗民交涉。罪在犯徒以上者。方准该部按律定拟。其余一概不得干预。该司官等如再有违例收呈提案。及相验逾限等事。径由将军指名严参。以杜侵官而纾民困。至兵部仅管驿丁。事原简易。惟文书任意私拆。漏泄太多。一言未上。而通国皆知。一令未颁。而浮议先起。甚且机密钉封。往往破损。此外寻常公牍。积压遗失。不可胜言。窃思陈奏机宜。军尹两处。多于各部。今以将军管理。即可一手整齐。更拟请旨将地方通同州县各员。兼理驿务。所有向设驿丁。准其会同兵部所派之驿站监督。随时察核。沿途逐站。皆得其人。文报攸关。亟宜并议。一奉天府治中一缺宜变通也。奉省大吏太多。而下僚太少。未免足轻首重。是以政令不齐。查兼尹府尹以次。少一承上启下之员。为之关捩。仅有承德县知县。联属之际。太觉不伦。治中究系京员。外官势不相洽。而通省清查亏空。督办案情。须有专司。方资表率。拟于奉省中添设首道一缺。名曰奉天驿巡道。阖省驿站。及新设捕盗营之同通州县。悉隶其下。俾得稽巡。惟增修衙署。招募胥役。繁费殊多。猝无所出。拟即将治中一缺加一道衔。兼行首

道事务。另颁奉天驿巡道关防一颗。余仍其旧。如蒙议准。则廉俸亦须随后另筹。事权既不参差。体制较为完备。查治中本系汉缺。向归捐选。嗣后应将正途出身人员。改为请旨简放。以昭慎重。

一旗民地方各官宜变通也。旗民交涉之案。各州县必与城守尉等官。会同办理。查其列衔之处。禀将军则尉县并书。禀府尹则有县无尉。同一公牒。任意纷歧。遂至守尉目中。几无府尹。营私挟诈。何所不为。且于地方。尤有数弊。旗界同居。非亲即友。官中公事。但论私情。其弊一也。会办各异。未能和衷。彼此留难。案久悬搁。其弊二也。命盗重件。遇有旗人。则借强宗为护身之符。托本管为说情之地。抗拒容隐。不服查拏。其弊三也。捕盗不力。州县官处分綦严。而城守尉佐领等官。尤有专责。乃尽委罪于骁骑校及领催微末诸员。指名搪塞。劫掠横行。致无忌惮。其弊四也。上分其肥。下受其毒。曲直无从申理。州县亦遂因循。是以臣前次请照热河定例。将地方通同以下。全加理事等衔。片奏在案。今更拟请旨。嗣后奉省地方一切案件。无论旗民。专归同通州县等官管理。其旗界大小各员。祇准经理旗租。缉捕盗贼。此外不得丝毫干预。其缉捕处分。自城守尉至路记佐领。必与州县等官一律轻重。不得以属弁随时塞责。而本城旗人。尤须再申定例。不许作本界武职。如此划清限制。自无包庇牵掣之虞。至各处城守尉。本系宗室专缺。官阶同于府道。责任亦遂不轻。嗣后请旨简放时。拟择宗室中谙练政事之员。方能称职。如其才力不胜。应由将军随时甄别。方不致贻误地方。其余民界各官。升途太隘。虽有京察计典。奉省均属具文。是以吏治毫无振作。拟并请奉省道府同通州县。由吏部推广升途。力加鼓励。庶几有所激劝。百废可兴。是亦为根本储才之急务也。一各大吏养廉宜变通也。奉省贿赂公行。已非一日。原情而论。出于贪黷者犹少。迫于穷困者实多。查将军养廉虽名八成。而官票每两折银。只以二钱五分入算。此外一成停止。一成实折。计廉银额二千两。实数仅五百余金。推之府尹府丞。又当四成递折。实数不过二百余金矣。藉此从公。万难敷衍。不得已设为名目。取给下僚。有节寿之贺仪。有月费之摊款。自兼尹刑部迄于府尹府丞。凡涉词讼之官。地方无不馈送。变本加厉。习为故常。甚至民间讹传。委缺必酬。到任必谢。而营求属托又无论矣。即有清洁自好之员。迫于时势。亦姑择受一二。不敢矫异鸣高。夫上官既资于下僚。下僚必敛于百姓。追呼掙克。激成事端。是以官习为不廉。而极之于纵役分赃。民亦习为不廉。而极之于杀人放火。典章罔顾。教化不兴。此陋规相沿。实奉省第一大弊也。窃思兴廉不难。道在善养。若以竭蹶办公之力。复有衣食内顾之忧。不惟阨塞人材。亦觉有伤政体。国家原情立法。本不苦以所难。拟请旨嗣后奉省各大吏养廉。与其递折。但立虚名。不如另减。归于实济。将军既照总督例

。即以至少省分计之。养廉当一万八千金。府尹既照巡抚例。养廉至少一万二千金。然值此时艰。必须力求节省。因核各处用度。将军养廉。至少非实银八千两不可。府尹养廉。至少非实银六千两不可。而府尹内有幕修。外有役食。六千之数。仍属难敷。查各地方官向有摊派之款。臣细加分别。凡涉私规。悉行汰去。尚留公用三四千金。拟即令其汇解府尹衙门。以补公用之不足。府丞既兼学政。亦系外官。今既裁撤陋规。其养廉非实银二千亦难有济。

以上各款。可否即由海关道征收盈余。及新增盈余两项下。按年支解。作正开销。并恳 天恩格外俯恤。所有奉省督抚学政养廉。均给实银外。余如副都统五部廉俸。原额本少。皆准八成实放。不必为折扣。而将军兼辖事烦。支用尤巨。虽议养廉八千。仍恐不敷所用。臣另有津贴公费之筹。具详此下条款。亦知 国用未充。可减则减。岂容别生枝节。徒事虚糜。惟关外情形。迥殊各省。既欲力除积弊。便当筹及通盘。况乎宅帑留丰。自古不嫌优异。力培根本。理所当然。外省养廉。岂容并论。在帑项所支无几。而大局所全已多。苟可补苴。何敢迁就。自经此次议定章程后。凡奉省向来各大吏一切全分半分陋规。概行禁革。若蹈前辙。立予严惩。在小民可稍免苛求。而墨吏亦无所借口。清源正本。莫切于斯。一仓差规费宜变通也。奉省各旗草豆。由折色以至实征。最不画一。数则任意增减。田则任人归并。宗室未完之款。或取偿于平民。富绅应纳之粮。反强派之贫户。浮收包揽。百弊丛生。而正供之外。尚有盈余。谓之仓差规费。每年收租。例由将军专派督催协领一员。由部分派正副监督司官二员。其奉派之员。每纳规费于本管上官。始而每人不过三四千金。继则五六千金。近来增至八九千金。本属私供。遂无定数。往往承办各员。借贷垫赔。致招物议。甚或藉此讹索。其患仍受于民。臣洞悉其弊。现将旗租草豆章程。改为一律。无论宗室平民上中下户。酌一适中之数。按亩交收。以此贫民。同声感戴。所不便者。惟包粮之土棍。及不法之豪强耳。如此力加核减。仍有盈余约在一万五六千金。窃思此项虽非正供。尚于地方无碍。欲必概行裁撤。未免竭泽而渔。与其任作私规。茫无限制。不如改充公费。免再诛求。惟五部向系轮派司员。计必递推三年。始受规费一次。任有久暂。事亦不均。臣拟于盈余中先提一万金。作为五部侍郎公费。每岁各分二千以资贴补。而派员督办。仍循旧章。余数千金。即充军署公费。所取有定。较觉光明。查前任将军都兴阿最称狷介。始则力却此款。后亦藉以资生。及其身后。仍复萧条。仰蒙 恩赏千金。始得扶柩归里。亦可慨廉吏之难为矣。臣此次与岐元出差。幸荷 恩施。准给口分。从公半载。方可支持。故于地方。毫不沾染。一俟养廉增定。即请停支。是知规费润余。各员万非得已。若在多方隐饰。终有玷于官箴。惟以臣子苦衷。上求谅于君父。冒渎至此。悚仄难安。然既化私而为官

。即非损下以益上。或亦因利乘便之一端也。

以上章程。均系奉省紧要关键。臣审时度势。倍极焦劳。既不敢稍涉弥缝。又未便过于操切。盖欲兴一利。必预计其能行。欲剔一弊。必先去其太甚。总期上维 国体。下顺民情。诸臣具有天良。敢不力图补救。其余文武各属。上行下效。势易劝惩。但须举劾得宜。便可随时观感。已往之愆。姑请免究。后来之咎。必予严参。至其职所当为。皆有成宪可守。无庸纷扰。上渎 宸聪。大局挽回。具于此。伏思古有治人。原无治法。况奉天重地。屡经 列圣贻谋。犹不惜增改再三。经权互济。如臣学愚识昧。何敢谓变通之计。即可裕久远之图。惟是事以穷而始通。法必求其可继。此则目前之整饬固难。而日后之防闲尤宜慎者也。夫 国家勤求上理。专为民生。政不出于多门。乃实受抚循之惠。贿不行于上下。始无伤衣食之原。用恩于立威之中。施教于既富之后。庶几盗风可绝。元气渐培。今则建议之初。最宜详审。而根本所系。久廑 圣怀。臣一得之愚。未敢自信。惟有仰恳 皇太后 皇上俯念事体重大。飭下军机王大臣六部九卿迅速会议。以便请 旨遵行。实于奉省地方。大有裨益。所有钦遵变通吏治章程缘由。理合恭折驰奏。伏祈 圣鉴训示。

奉省南北路设官分治疏光绪三年

盛京将军崇厚

窃查奉省东边外。南北延袤千有余里。东西相距亦数百里。至数十里不等。上年凤凰边门外东沟一带。丈清地亩之后。随经前署将军尚书崇实奏明设立安东一县。委员试办。迄今一年之久。地方公事。渐经办有条理。民心尚为帖服。上年经征钱粮。俱已扫数完纳。其安东以北。暨云阳厂旺清三边门外。并凤凰城沿边。以及通沟各处地亩。续经总办边务候补道陈本植知府恒泰提督左宝贵。督饬各委员分路设局。逐段清查。现据旗民各户赴局投报者。约可增至七十余万亩。合之安东县上年升科五十三万余亩。及前数年已报升科之五十余万亩。通计熟地不下一百七十余万亩。此外尚有未经清丈之地甚多。所有安东一县。元年已收押荒者。二年起征钱粮。其前此已经升科之地。则照章纳粮。势难再办押荒。此次续行丈出之地。则先收押荒。再行起征钱粮。以每亩征银三分计之。以一分津贴各州县办公。统俟一律丈完升科之后。每年酌可征收正款三万数千余两。此外苇塘为数无几。山货杂货粮石斗租烧锅各税。甫经试办。亦难约计成数。至木税一项。元年因东沟贼匪甫经荡平。其多年堆积木植。均行下运。商贾云集。征收较旺。共收东钱九十余万吊。二年则木植下运渐少。商贩亦稀。仅收东钱五十万吊有零。查此项木植来源。现离水路较远。下运渐难。税自渐少。岁入确数。势难豫定。臣崇厚臣恩福到任后。节据陈本植等禀报前情。正在核办间。臣崇厚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奉 上谕。恩合奏东边新垦

地亩请添设旗署招佃旗丁无庸添练勇营各折片着崇厚体察情形妥议具奏等因。钦此。臣等公同商酌。该副都统原奏。不为未见。除所陈添练勇营一条。另行附片覆奏外。查前署将军尚书崇实。以边外结庐耕种。业已多年。不特各处流民。托以为业。即各旗闲散。亦不免藉地营生。因而推广皇仁。奏办升科纳税等事。以为私化为官之计。而边氓甫经向化。若必区分旗民。畸轻畸重。又恐不足压服人心。所以奏请但凡认地开垦者。一律编入户口册籍。以示旗民一体之意。仰蒙 圣明洞鉴恩准在案。而所编册籍。复经前署将军尚书崇实饬各委员等。于本户名下。分别注明旗民字样。以杜改旗为民之弊。是该副都统所虑旗人隐名于民。圈报地者。前署将军尚书崇实。固已早筹及此也。至此次投报升科各户。或数十亩。或数百亩不等。且皆各管各业。尚无套报情事。该副都统所称一人任意指报极多。可以分段出兑招佃。旗人此事。或指从前而言。与现在情形又不相同。其所称边外添设旗署一节。查奉省边内。前此本系旗多于民。嗣则旗民聚处。所以各城设立城守尉协佐等官。又设州县官。以便旗民分治。边外民多于旗。且旗人不过民人十分之一二。奉省州县各官。业经奏准。不论满汉。一律请补。均加理事同知通判衔。现在设立州县。照旧加衔请补。即可旗民兼理。

臣等察看边务。所最要者。上年试设之安东县。仅管迤南一隅之地。迤北一带。幅员辽阔。现经清查地亩。业有成数。若不即行添设州县。委员试办。散而无纪。不足维系人心。当经札调陈本植来省。面加询问。逐细筹商。目下亟应择地设官。修筑营堡。建置衙署兵房。以为经久之计。因拟于六甸之宽甸添设一县。名曰宽甸县。六道河添设一县。名曰怀仁县。头道江添设一县。名曰通化县。分疆画界。委员试署。并于每县各设巡检一员。管典史事。但此三县所辖地面较广。尚须择地势。添设分防佐杂各官。以资襄理。其宽甸县。即与已设之安东县。及边内所设之岫岩州。统归凤凰厅管辖。怀仁通化两县。则归兴京厅管辖。庶几地方有所责成。既免人心涣散之虞。尚有未经丈完之地。亦可由各该县会同委员就近查勘。所有各处分局。当即酌量裁撤归并。以节经费。惟先后既经改设二厅一州四县。则前署将军尚书崇实原拟于凤凰城添设边关兵备道一员。亦应及时设立。派员试署。俾令提纲挈领。巡视东边。第边外地方。南北相距迢遥。臣等体察情形。公同商酌。夏初江海之交。南路帆樯云集。该道应驻东沟一带。稽查木税。慎重海防。秋后水涸冰凝。北路边防紧要。又应驰赴头道江以上。弹压督催征收一切。迨至冬末。再回凤凰城。清厘公件。一年之间。南北分巡周历。始能彼此兼顾。至于边外扼要之地甚多。且北接吉林。防务尤关紧要。现时东边驻扎本省并客兵各队。已有两千数百名之多。将来边外。非留重兵。不能镇摄。臣等再四思维。惟有将奉省议准满汉练军。酌

拨数营。换防驻守。若无统领之员。实不足以资控制。查兴京副都统。系驻旺清门内。离边较近。所有边外各军。统归节制。现任副都统色楞额道员陈本植。本系奏派练军翼长。应即仿照各省镇道体制。派兴京副都统及边关道会同办理东边防务。仍兼充练军翼长。至边关道南北分巡。若无亲兵。不足以备缓急。拟将前设大孤山步队。及边外新添各兵。设立道标马兵二百名。步兵五百名。作为两营。以便该道亲统。所有该副都统节制之兵。亦准该道调遣。庶文武和衷共济。始足以绥靖地方。除绘具边外地图贴说。咨呈军机处备查外。其余未尽事宜。臣等当随时体察情形。悉心筹划妥议具奏。请 旨遵行。

请升昌图为府并添设各官疏光绪三年

盛京将军崇厚

窃查奉省北边外昌图厅。所辖幅员一千六百七十里。蒙民杂处。盗贼出没无常。厅属朝阳坡地方。曾聚匪徒抗官拒捕。同治四年。经 钦派原任大学士文祥带兵痛剿。始臻安谧。该厅本系蒙古地界。迩来流民日多。耕种殆。械命盗之案。层见出。祇以同知独任其事。分设经历照磨各一员。襄同佐理。地大事繁。实有鞭长莫及之势。曾经前署将军尚书崇实。统筹奉省全局。以该厅亟须添官增兵藉资治理。而厅属地租。全归蒙古自管。无款可筹。因请试办河税斗租。以为经费。奏明在案。旋经崇实饬派委员前往。会同该厅赵受璧妥定章程。试行办理。该处商民。以此款为设官增兵之用。亦甚乐从。计自上年六月以来。河税一项。因河水浅涸。船只难通。未经开办。所有斗租。试办半年。业已收有一万七百三十余两。除去委员盘费。尚存九千九百六十余两。就现在试办。每年可以收银二万一千余两。虽不能作为定额。以之设官增兵。尚敷支用。目下地方甚关紧要。所有应行新设添设各官。自应及时议定。请 旨遵行。查前署将军尚书崇实原奏。拟将昌图厅同知升为知府。再于梨树城增设通判一员。八家镇增设知县一员。并于厅属西南康家屯地方增设知州一员。分设佐杂各官相助为理等因。现在臣等察看情形。康家屯一处离昌图较近。似可毋庸添设知州。拟请将该厅升为府治。仿照热河承德府之例。仍管地面词讼各事。即康家屯地方。亦可归其自理。移设八家镇经历于康家屯分防。再移梨树城照磨于八面城驻。均照旧请加六品衔。分司缉捕土匪。并勘验命盗各案。凡有地方词讼户婚田土细故。准其就近审理。徒罪以上。送由该府讯办。并将该厅巡检一员。升为府司狱。训导一员。升为府教授。既足以重地方。亦可以符体制。此臣等现拟升设昌图府之情形也。八家镇梨树城两处。原设经历照磨各一员。分防佐理。该两处均系扼要之区。政务殷繁。措理非易。该经历等职小权轻。势难整顿。今拟将梨树城改为厅治。添设通判一员。名曰奉化厅。另添巡检一员。管理监狱。八家镇改为县治。添设知县一员。名曰怀德县。另添典史一员

。管理监狱。并均添设训导各一员。以兴学校。该厅县应照章请加理事同知衔。以便蒙民兼理。所有昌图府自理词讼。徒罪以上之命盗各案。应申详驿巡道审转。以昭慎重。至奉化厅怀德县自理词讼。徒罪以上之命盗各案。则应详由昌图府审转。径详府尹核办。此臣等现拟添设厅县教佐各官之情形也。似此星罗棋布。既有提纲絜领之人藉资表率。亦复画界分疆而治。各专责成。但使地方慎选得人。不难从容整顿。惟是该处地广民顽。盗风未息。东北直接吉林。边防尤难松缓。现在三盟及吉林各客队。在彼驻。马队四五百名之多。兵力尚觉单薄。边外情形。实与内地不同。若非多设捕盗弁兵。非特缉捕难期得力。且亦不足镇压地方。现拟于该府厅县另添捕盗营马兵二百名。交昌图府分拨调遣。以专责成。所需饷干。照章给发。即由此项斗租支销。以该处之所出。供该处之所需。既免另筹饷项。并可抚辑闾阎。莫此为便。

至于学校之事。风化攸关。现既升设府学教授。并于奉化厅怀德县添设训导各一员。若不增广学额。无以敦励人材。自应酌量议增。以广教化。俾令地方有所观感。庶几默化潜移。民风渐归敦朴。以副 朝廷绥靖边陲之至意。其修建衙署监狱各费。即在上年秋冬两季所收斗租项下动用。如有不敷。仍在本年所收斗租。开支廉俸工食捕盗兵饷马干余存项下。次第兴办。以上拟请升设添设各员。如蒙 俞允。相应请 旨饬部颁发印信关防。以昭信守。臣等为因地制宜起见。所有清界址。定缺分。并一切廉俸役食。以及文武学额弁兵饷干。应行详议各事宜。谨缮清单。并绘具拟升昌图府改设郡县全图贴说。恭呈 御览。合无仰恳 天恩。饬下部臣核议施行。实于地方大有裨益。其未尽事宜。容臣等再行筹议。随时奏闻。

昌图府属拟请添设各官疏光绪六年

岐元

前因昌图地广民顽。奏请试办河斗两税。以为设官经费。拟将昌图同知。改升知府。于梨树城增设通判。八家镇增设知县。康家屯增设知州各一员。嗣于光绪三年奏明。将昌图同知改升知府。并先后于八家镇增设怀德县。梨树城增设奉化县。当以康家屯尚属近边且河税未行开办。经费不足。将八家镇经历移驻康家屯。作为分防府经历。均蒙 恩准。由部核覆遵办在案。兹据昌图府知府赵受璧详称。查康家屯离府虽近。惟西北一带地面。生齿日繁。流民耕种殆。虽不若怀德奉化两县沿边繁要。而地方辽阔。词讼命盗案件。层见迭出。由府自理。势难兼顾。且蒙民杂处。抚辑尤关紧要。分防经历职小权微。难以整顿。必得一正印之员。镇压其闲。方可从容就理。拟请将康家屯经历一缺裁撤。照八家镇梨树城章程。添设知县一缺。名曰康平县。府属辽河以西之地。分归管辖。照章加理事同知衔。以便蒙民兼理。所有徒罪以上命盗各案。由府审



转以昭慎重。并设典史一员。照怀奉两县章程。加六品衔。专司监狱。康家屯迤北郑家屯地方。界连蒙古封堆。民情强悍。拟设分防主簿一缺。照八面城照磨章程。加六品衔。分司缉捕。暨勘验命盗各案。户婚田土细故。准其就近审理。徒罪以上之案。送县核办。该县应管界地。周围四百余里。地面既宽。缉捕紧要。现派外委一员。捕盗兵三十名。在彼驻缉。实属不敷弹压。拟请添练捕盗马兵二十名。添把总一员管带。再行拨给旧额捕盗兵十名。共有弁兵六十二员名。分缉捕。庶于地方可期整顿。至添官增兵一切经费。现查昌图斗税开支一府两县用项外。每年尚可余银二千余两。试办同江子河税虽无定数。每年约可收银二千两上下。以此支放。已属有余。将来修建衙署监狱。即由支存余款。陆续动拨。另案报销。至学校一事。现查该处应试人少。拟请暂附府学考试。以后察看应试人多再行详请奏设训导学额。以符定制等情。详请具奏前来。臣等覆查昌图府属之康家屯。地面本属辽阔。原拟设一知州。前因经费不敷。未能与怀德奉化两县同时并立。今该府既筹有经费。请照八家镇梨树城章程。添设知县分防等官。仍以该处所出。即供该处所需。毋庸另筹款项。抚辑间。阎清理词讼。洵为整顿地方要务。合无仰恳 天恩。俯准于康家屯等处添设知县各官。以资分治。所有清界地定缺分。照支廉俸。酌添弁兵各章程谨绘图贴说。胪列清单。恭呈 御览。相应请 旨饬部核议施行。并颁发正佐印信以昭信守。其余未尽事宜。应由臣等随时筹议请 旨定夺。

变通吉林吏治拟改设郡县章程疏光绪四年

铭安

窃维弭盗之方。固在整军讲武。而端本之治。尤在察吏安民。诚以吏治与军务相为表里。未有不讲吏治而能清盗源者也。吉林盗贼充斥。师久无功。夫岂贼势难平。而兵威未振哉。盖流贼之蔓延。此拏而彼窜。愚民之濡染。习惯而性成。不端其本。而仅治其标。徒恃武功。未可以言胜残去杀也。臣自前岁冬间。查案来吉。回奉后。会同前署盛京将军崇厚议奏。办马贼。禁赌博。设民官。查荒地。四条。奉 谕旨谆谆。以吉林地方积弊甚深。亟宜力图整顿。命臣署理吉林将军。将所奏各节。与崇厚妥慎筹商。奏明办理。仰见我 皇上宏谟广远。 圣虑周详。臣具有天良。敢不竭尽愚忱。以副 励精图治之意。到任后。遵将地方情形。细心体察。博访周谘。查吉林省。西自威远堡门。东至俄界。不下二千余里。北至黑龙江交界。南至鸭绿土们两江源。又不下二千余里。溯维国初盛古塔所属各城。惟我旗人聚族而居。自道光初年。将军富俊屡议开荒。内地迁流。如水归壑。数十年来。吉林民人之多。不啻数倍旗人。良莠本自不齐。梗顽因以成俗。甚有穷乡僻壤。声教不通。土棍强豪。自为家长。其间强弱相并。大小相陵。杀人放火。既视为故常。拒捕抗官。遂

成为积习。盖以司牧之官。惟省城西北一隅。设有三厅。三厅之理事同知通判。向由京秩旗员拣放。虽闲有长材。而初膺外任。历练未深。往往艰巨乍投。茫然无所措理。但假于幕友丁胥之手。继或刁生劣监。要挟把持而莫能制。至阿勒楚喀三姓盗古塔等处。命盗户婚。则就理于协佐衙门。协佐等官。但习骑射。不惟不谙吏治。且多不通汉文。悉凭委笔帖式司达等任意轩轻。历任将军。止以武事为重。吏治多未讲求。所以民怨沸腾。铤而走险。近年以来。民愈穷而愈悍。贼愈剿而愈滋。峻法严刑。人无畏志。是皆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不清其源而塞其流也。现在大股贼匪已平。金厂渠魁授首。逋逃余孽。尚多潜伏深藏。而垦地采药捕牲各项游民。非内地迁流之户。即亡命不逞之徒。若不亟设民官。画疆分治。政刑以化其顽梗。教养以遂其生成。专恃武功。抚驭失宜。不惟重烦兵力。且恐若火燎原。益难扑灭。又况盗姓所属。密迩边陲。更宜安集拊循。查奉省官制。经前署将军崇实奏请增改旧章后。吏治民风。大有起色。是因时立制原无历久不变之规。而正本清源乃见俗美化行之效。臣与崇厚体察情形。经往返函商。意见相同。集所属文武绅耆。悉心讨论。皆以为地旷人多。非有地方亲民之官。不足以资治理。臣再四思维。与其拘守成规。循途而覆辙。曷若权宜时势。改弦而更张。拟请以所属尤为冲要之区。酌中设立厅县佐杂等官。并将吉林厅升为府治。长春厅通判改为同知。俾资治理。将来民地钱粮。旗民词讼。专归该厅州县管理。其协佐防校等官。止准管理旗务。防剿盗贼。不准仍预地方词讼。以示限制而一事权。惟添设厅县。则创葺城垣。建修衙署仓库监狱等项。及官员廉俸书役工食。所费不貲。当此库储支绌之时。断不能另请拨款。祇有就地兴利。以本地所筹。供本地所需。但吉林地瘠天寒。庶物本不丰阜。商贾亦甚萧疏。松花一江。不通海舶。既无船税可收。复无盐厘可办。较之奉省。尤为枯窘。且当凋敝之日。正宜与民休养。若操之太急。祇图迁就于目前。或致貽弊于日后。是以生财之道。必须因地以制宜。不敢朘民以敛怨。现已派员前往柞梨厂马延河阿克敦城一带。查勘荒地。照章改收押荒。并饬各属仿照奉天章程。试办斗税。拟以斗税荒价二款。作为添官一切用度。将来廉俸工食。并各项用款。亦由斗税荒租项下动支。惟试办斗税。查丈荒地。必须明干廉洁之员。方能有利无弊。现在吉省办理军务。及地方各事。臣前调之员。不敷分遣。亦不敢多调人员。致糜经费。荒务税务。祇可由近及远。以次兴办。所有拟添之官。须俟款项筹有端倪。方能陆续添设。一二年内。恐难设齐。谨先拟定大概章程。另缮清单。恭呈 御览。伏候 圣裁。至旗民衙门应办事宜。并府厅州县应定界址。及各官廉俸。书役工食。添设绿营兵额口分。一切详细章程。俟奉 俞允后。臣选派通晓政体之员。前往各属查明户口地亩数目。相度地方形势。详慎斟酌。奏明办理。

其各厅州县员缺。应俟何处地亩斗税。办有成效。即先奏派委员前往该处试署。并拟撰城名。随时奏请 飭部颁发印信。以昭信守。再吉林三厅。向因专管旗人户婚各事。皆用理事人员。今既民户众多。政务殷繁。与从前情形不同。应请与新设之同通州县。均照奉天新章。加理事衔。满汉兼用。以广材路。其宁古塔珲春二城。距省较远。应否设官分治。及吉林将军应否仿照奉天将军加兼文衔。并省城地方应否添设巡道之处。容臣随时体察情形。再行奏明。请旨遵办。

通筹吉林全局请添设民官疏光绪六年

吉林将军铭安

奏为吉林地方积弊甚深。亟应力图整顿。量为变通。请添设民官。以资治理而裨地方。恭折仰祈 圣鉴事。伏查吉省马贼肆扰。皆由地阔官稀。非有地方亲民之官。不足以讲求吏治而清盗源。业于光绪四年九月间。将变通官制增设州县大概章程。另缮清单。恭折沥陈。声明创葺城垣。建修衙署仓库监狱等项。需费浩繁。拟以斗税荒价二款。作为添官一切用度。须俟款项筹有端倪。方能陆续添设。一二年内。恐难设齐。均经奏明。仰邀 圣鉴在案。嗣经部议覆奏。吉林添设各缺。自系因时制宜。整顿吏治起见。应请 旨飭令该将军体察情形。通筹全局。详细分别奏明办理等因。奉 旨依议。钦此钦遵。恭录咨照前来。臣闻 命之下。钦感难名。伏思法贵因时。庶足补偏而救弊。事由创始。尤宜虑远而思深。除遴委妥员分赴各城。查办荒地。抽收斗税。以筹设官建署经费外。查吉林属界。东西二千余里。南北亦二千余里。惟省城西北一隅。设有三厅。办理地方之事。至宁古塔三姓阿勒楚喀等处。命盗户婚。则就理于协领衙门。而协佐等官。但习骑射。不谙吏治。是以民怨沸腾。铤而走险。臣详查情形。通盘筹划。吉林应设民官之处甚多。第筹款维艰。势难一齐举办。惟先择有紧要之区。如阿勒楚喀五常堡阿克敦城三处。放荒已着成效。生聚日繁。商贾辐辏。亟应添设民官。委员试办。臣前奏原单拟添设各官。均系略举大概。并未派员履勘。今当创立之初。必须相度形势。体察輿情。斟酌不厌其详。历久可期无弊。查阿勒楚喀地方。距省五百里。距三姓六百余里。为东北最要咽喉。臣札派知府衔升用同知候选通判王绍元前往查勘。何处可以修城建署。飭令绘图禀复去后。旋据该通判王绍元禀称。遵查阿勒楚喀副都统衙门城池。在全境西南一隅。而西南管界仅四十余里。东南东北管界则三四百里不等。缘早年安设旗屯。俱在蜚克图站迤西。距城皆不出六十里外。其蜚克图河东。原系围场禁山。其间旷边荒。南北二百余里。东西三百余里。渺无人烟。无须治理。咸丰十一年。奏准开放蜚克图河东等处荒地。远近民人。领种谋生。日聚日众。二十年来。生齿蕃盛。商贾渐烦。命盗词讼。愈增愈多。俨

有既庶且富景象。查有苇子沟地方。西距与拉林接界之古城店一百七十里。东距与三姓接界之玛河二百四十里。南距与五常堡接界之帽儿山二百里。北距与黑龙江属呼兰接界之松花江六十里。实为合境适中之地。且系东北赴三姓东南赴甬子沟玛河三路通衢。蜚克图与色勒佛特库两站中正腰站。原设东西大街一道。计长三里。街南北有开设大中铺户二十余座。小铺户七十余座。土著居民三百余家。人烟稠密。商贩殷繁。于此设立同知衙署监狱。及巡检捕衙。实足以资治理。周围土冈。可以建造城垣。形势壮阔。城中多留隙地。以备分设祠庙学署仓廩武廨等用。至玛河地方。既已就地安官。亦应统归此缺同知管辖。第该处东西二百余里。东北长一百五十六里。界面辽阔。诚恐同知兼顾难周。应请仿照奉天昌图前设同知时。于八家镇添设分防经历一员。

今拟在玛河适中之烧锅甸子。可否添设经历一员。抑或添设照磨一员。以辅其治。均祈查核等语。并绘地图禀复前来。臣前请在阿勒楚喀属界。添设抚民同知一员。巡检兼司狱事一员。今核该通判王绍元查勘情形。既称苇子沟系阿界适中之所。拟仿照伯都讷同知驻孤榆树屯例。即请在苇子沟仍照原奏设立抚民同知一员。名曰宾州厅。并设巡检兼司狱事一员。管理监狱。教谕一员。振兴学校。玛河之烧锅甸子。分设巡检一员。即归宾州厅统属。此苇子沟玛河拟设正印教佐各官之情形也。又查五常堡地方。距省五百里。为东南冲要之地。臣札派四品衔委用通判陈治。同知衔委用知县毓斌。前往查勘。何处可以修城建署。飭绘图禀复去后。旋据该通判陈治等禀称。遵札驰赴五常堡城。勘得该处原筑四方土垣。中立井字街。协领衙署居中。规模狭隘。人烟稀少。户不满百。铺居十余家。生意萧索。缘该城池处北隅。不当冲要。皮木山料油靛烟麻诸货。非贩运必经之途。故开荒垂二十年。尚无起色。勘验毕。即赴堡城迤南三十里之欢喜岭地方。勘得该处有东西大街一道。长七里。宽三里。商贾萃集。人烟较密。东南门各一。贸易四季繁盛。为五常堡山河屯适中之区。今欲建立郡县城池。该西北地势高阔。可以设立衙署仓库监狱。外建城垣。东西长可八里。南北宽可四里。祠宇学署。均可择地修举。相度毕。遂至欢喜岭迤南六十里之山河屯地方。勘得该处商贾富厚。有东西大街一道。长四里。宽四里。四围环以长沟。东西北门各一。贸易冬季为最盛。余三季平平。人烟尚多。诚丰盈之地。以建立城池。东西长须五里。南北宽须四里。官廨祠宇仓库监狱考棚公所。均可择地建立。该处西方偏北。地颇旷朗。可以建造有司衙署。勘验毕。综核堡界。东西宽百余里。南北长二百余里。惟东南一隅。长及四五百里。地方窳远。现在莠民虽震于兵威。不敢公然出犯。而深山密林。潜踪扰匿。间阎劫掠。仍所不免。地方官吏。诚有鞭长莫及之势。目下拟在欢喜岭山河屯二处。设立正佐各官。兰彩桥小山子二处。亦当冲要。宜分设汛官。长年巡缉。

演练各队。仍须驻。以资镇抚等语。并绘具地图禀复前来。臣前请在五常堡设立州治。仿照热河章程。以同知管知州事一员。巡检管吏目事一员。详核该通判陈治等查勘情形。及称欢喜岭系堡界适中之所。该堡原有协领一员。自毋庸再在该处设立民官。亦无庸改作州治。即请在欢喜岭设立抚民同知一员。名曰五常厅。另添巡检兼司狱事一员。管理监狱。教谕一员。振兴学校。山河屯分设经历一员。即归五常厅统属。至称兰彩桥小山子二处。地尚冲要。宜分设汛官一节。查兰彩桥在小山子西南。相距二十里。由兰彩桥至五常堡。九十余里。询系扼要之区。自应添官驻守。以资镇抚。惟吉省尚无汛官。碍难设立。兹拟在兰彩桥地方。设立巡检一员。亦归五常厅统属。小山子既距兰彩桥二十里。即毋庸添设分防。此欢喜岭山河屯兰彩桥拟设正印教佐各官之情形也。

又查阿克敦城地方。距省五百里。为南山门户。臣札派四品衔委用通判陈治。同知衔委用知县毓斌。前往查勘。何处可以修城建署。飭令绘图禀复去后。嗣据该通判陈治等禀称。遵勘阿克敦城地方。地势平坦。宽阔高爽。东南系琿春大道。东北系宁古塔大道。西系吉林大道。实为扼要之区。周围山环水抱。而四面去山皆远。可以设城建署。查阿克敦城地方。本系生荒。现经查地委员分省补用知县赵敦诚。招集地户开垦。开诚布公。许以立城设官。保地方。百姓恃以无恐。源源而来。城内街市地基。佃写殆。已有成效。因时制宜。正印自应设于阿克敦城。以副民望。查南岗地方。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二百余里。沃壤十数万晌。天气和暖。地土肥润。东通琿春海参崴。东北通宁古塔。西南可通奉天。亦系冲要之区。但现在居民。祇有四百余户。新就委员赵敦诚招抚。初放荒地。尚无成效。祇宜设一巡检。或一县丞分司其事。仍隶阿克敦城管辖。俟数年后荒地齐放。商贾云集。居民辐辏。再为体察情形。改设正印。以哈勒巴岭分界。以资治理。再查张广才岭之东。额穆赫罗地名。系属旗地。向隶吉林厅管辖。去吉林厅远。且隔大岭。声叫不通。该地去阿克敦城甚近。现在该处有争讼之事。多赴阿克敦城向委员赵敦诚告诉。赵敦诚代为剖折。民皆悦服。可否将额穆赫索罗地名。划归阿克敦城管辖。将来设立知县。请加理事通判衔。知县可以就近料理。以张广才岭一带连山分水为界。岭西属吉林厅管辖。岭东属阿克敦城管辖。似为妥便。其阿克敦城所辖四至界址。东至马鹿沟一百一十里。马鹿沟应归阿克敦城管辖。迤东系宁古塔界。东北至都林河一百二十里。应以河为界。河东北归宁古塔管辖。河西南归阿克敦城管辖。北至大洋白山一百七十里。应以山之分水为界。分水之北归五常堡管辖。分水之南归阿克敦城管辖。西北至张广才岭一百八十里。应以岭之分水为界。分水西北归吉林厅管辖。分水东南归阿克敦城管辖。西至威呼岭一百里。应以岭之分水为界。分水之西归吉林厅管辖。分水之东归阿克敦城管辖。西南至帽儿山一百三

十里。应以山为界。山东北归阿克敦城管辖。山西南系南荒大山。直接长白山一千余里。南至古洞河二百三十里。应以河为界。河北归阿克敦城管辖。河南系南荒大山八百里。直接高丽江界。东南至高丽江五百里。江内属阿克敦城管辖。江外系朝鲜国界。又东南至高丽岭四百里。应以岭之分水为界。分水迤东归珲春管辖。分水迤西归阿克敦城管辖。如此划明疆界。各专责成。以免互相推诿等语。并绘具地图禀复前来。臣前请在阿克敦城设立县治。以通判管知县事一员。巡检管典史事一员。详核该通判陈治等查勘情形。既称阿克敦城可以设立民官。即请在阿克敦城设立知县一员。名曰敦化县。臣此次于清单内请加理事通判衔。自可毋庸以通判管知县事。另添设巡检管典史事一员。管理监狱。训导一员。振兴学校。南冈分设县丞一员。即归敦化县统属。至额穆赫索罗地名。既距吉林厅远。自应准如所禀。将来划归敦化县管辖。其余分界各处。应令试办之员。详细覆勘。再行定界。此阿克敦城南冈拟设正印教佐各官之情形也。

现在吉省收取荒价。劝办斗税。已历年余。积有成数。以上请设各官。亟应委员试办。但草昧经营之始。事务艰巨。头绪纷烦。况各处流民。甫经向化。良莠不齐。必须上下交孚。始能纲目毕举。纤悉不遗。若试办一人。试署一人。事权既分。民情亦隔。势必散而无纪。不足以一政令而系人心。今拟某处派某员试办。即以其员试署。将该处地方应办一切要件。责成经理。则情形熟悉。办理自能裕如。如此划疆分治。责有攸归。但使慎选得人。不难从容就理。庶几大法小廉。民安物阜。则盗风可靖。元气可培。以仰副 圣主惠保黎元绥靖边陲之至意。

请续设民官升改各缺疏光绪七年

吉林将军铭安

窃臣前以吉省应设民官甚多。因本地筹款维艰。势难一律举办。先请添设宾州厅五常厅敦化县三处正印教佐等官。当于光绪六年十二月初八日专折具奏。奉 旨饬部核准。并由臣委员试署在案。现在收取荒价。劝办斗税。又历一年。积有成数。所有应行添设升改各缺。自当及时拟议。请 旨遵行。查双城堡地方。距省四百余里。为省城东北之门户。界外均有民官治理。惟该堡与拉林地方公事。仍系旗员经管。未免向隅。臣札派差委道顾肇熙前往查勘。何处可以添官建署。饬令绘图禀复去后。旋据该道禀称。遵查双城堡。在省城东北四百八十里。本属拉林旧地。自嘉庆年间。移拨京旗。设立村屯。画归堡者。东西相距一百三十里。南北相距七十里。四面仍皆拉林界。现在堡城商贾云集。户口繁多。较拉林为盛。自应在该堡城内。添设民官。以资抚辑。拉林但设分防。足以佐治。惟地界则当并拉林所属。统归双城管辖。方觉整齐。东面本

与阿勒楚喀以古城店分界。古城店之东。今属宾州厅界。店西应属双城。东南本与五常堡以莫勒恩河分界。河南今属五常厅界。河北应属双城。南面西面均与伯都讷以拉林河分界。河南河西为伯都讷厅界。河东河北应属双城。北面本与黑龙江以松花江分界。江北为呼兰厅界。江南应属双城。如此画分。双城地势。实居拉林之适中。为省北之屏障。形势宏敞。庶务殷繁。将来建立衙署监狱。以及巡检捕衙。修造城垣祠庙。均有隙地。足敷布置。第东南距拉林一隅。有远在百里以外者。尚恐鞭长莫及。兼顾难周。应请于拉林地方。设立分防衙署。缉捕之余。藉资佐理等语。并绘具地图禀复前来。臣前请在双城堡拉林地方。添设抚民通判分防巡检等官。并拟将堡城总管一缺裁撤。改设协领一员。业经附片沥陈。仰蒙 俞允在案。既据该道覆勘明确。禀称双城堡商贾辐辏。事务殷繁。亟须添设民官以资治理。请仍照前奏。在双城堡设立抚民通判一员。名曰双城厅。另设巡检兼司狱事一员。管理监狱。训导一员。振兴学校。拉林分设巡检一员。即归双城厅统属。其双城堡原设总管一缺。即请裁撤。改设协领一员。专司缉捕。及一切旗务。除双城拉林土税一项。照新设宾州五常各厅。均归旗署征解之例。仍由双城拉林旗署征解外。其余一切租税。均归新设民官征收。词讼命盗案件。均归民官审理。以一事权。此双城堡拉林拟设厅官教佐各员之情形也。又查伊通距省二百余里。为省西最要咽喉。向归吉林厅管辖。地方辽阔。治理难周。必须添设民官。画疆分治。方能通声教而辑人民。臣札派差委道顾肇熙。本任吉林厅同知善庆。前往查勘。何处可以添官建署。飭令绘图禀复去后。旋据该道等禀称。勘得伊通河在省西二百八十里。至威远堡门二百七十里系奉天界。北至长春厅一百余里。南至围场荒地二百余里。为长吉两厅之门户。吉黑两省之通衢。前山后河。中有大道。势极扼要当冲。商贾云集。居民栉比。履勘周围。东西五里。南北三里。能于此修城建署。并设仓库监狱学署祠庙。确于地理相宜。民情协洽。至于勘分界址。正南为小伊通河七十里。河南属奉天界。河北属伊通。正西至威远堡门二百七十里。门西属奉天界。门东属伊通。东南至那尔叫岭三百四十里。岭南属吉林界。岭北属伊通。西南至黑瞎子背岭三十里。岭南属奉天界。岭北属伊通。西北至二十家子边壕。壕北属奉天界。壕南属伊通。正南自距伊通五十里之石头河子分界。河东属吉林。河西属伊通。东北自距伊通一百三十里之小河台边壕分界。壕东属吉林。壕西属伊通。如此画分。似属整齐。惟伊通河设立有司衙门。距围荒二三百里。难期兼顾。今勘得迤南一百六十里之磨盘山。东西宽三里。南北长五里。前通当石河至辉发河入大江。后靠椅子等山。局势宽平。居围荒之适中。亦宜添设分防。以辅其治。伊通既拟添设正印官。则所分界内。旧有租赋。自应均归新设之员经征。除俟围荒放竣后。照例升

科报部。归伊通征租外。所有石头河子小河台迤西迤南。现拟与吉林府分界之处。应征地丁银米。约数在二万零五百两有奇。均画归伊通经征。以期抚字催科。责成并重。惟吉林厅原征赋额。不过五万两有奇。今据画出少半。亦应设法筹补。查围场边荒。前于咸丰同治年间。先后放荒地十牌。共地六万七千三百余晌。现在该处正当勘丈。并浮多计之。约在十万晌。此项地亩。每晌向收大租钱六百文。小租钱六十文。由户司经征。而地属吉林厅管辖。遇有佃民词讼事件。均归厅官管理。如将大小租拨归吉林府征收。实属官民两便等语。并绘具地图禀复前来。臣详核该道等所禀各节。均尚妥协。即请在伊通设立知州一员。名曰伊通州。该州旧有吉林分防巡检一员。改为吏目。管理伊通监狱。添设训导一员。振兴学校。磨盘山分设巡检一员。即归伊通州统属。至勘分界址。及经征租赋。审理词讼。自应悉如所禀办理。此伊通磨盘山拟设正印教佐各官之情形也。夫新设各缺。既已措置咸宜。治理可期一律。而旧设三厅。亦应变通尽利。政教庶免两歧。溯查臣前奏变通官制增设府厅州县一折。奉到部咨。内开该将军请将吉林厅理事同知升为府治改设知府。原设吉林厅巡检改为府司狱管司狱事。伯都讷原设理事同知改为抚民同知。原设孤榆树巡检兼管司狱事。长春厅原设理事通判。改为抚民同知。原设巡检兼管司狱事。农安添设照磨一员。靠山屯添设分防经历一员。并据奏称吉林三厅。向因专管旗人户婚各事。皆用理事人员。今民户众多。政务殷繁。与从前情形不同。请与新设之同通州县。均加理事衔。满汉兼用等语。臣等查该将军所奏添设各缺。改请加理事衔。满汉兼用之处。自系因地制宜。整顿吏治起见。惟添设改设各缺。总期官民相安。方臻妥善。请旨飭令该将军体察情形。通筹全局。详细分别奏明办理等因。奏奉 谕旨依议。钦此钦遵。咨行前来。伏思吉林厅理事同知。驻守省垣。幅员辽阔。管辖本属难周。且迩来荒地日辟。民居日密。户婚词讼命盗之案。倍多于前。祇以同知独任其事。权轻责重。地广事繁。难免有顾此失彼之虞。

拟请将吉林厅理事同知一缺。升为府治。改设知府。名曰吉林府。仍照热河承德府奉天昌图府之例。仍管地面词讼钱粮各事。新设之伊通州。归其统属。并将原设吉林巡检一缺。升为府司狱。管司狱事。学正一缺。升为府教授。以符体制。其吉林府应分界址。东至张广才岭为界。计二百里。外至敦化县。东南至树林子荒为界。外至官山。西南至太阳川为界。计二百余里。外至伊通州。西至石头河子为界。计二百三十里。外至伊通州。西北至小河台为界。计二百一十里。外至长春厅。北至法特哈边门为界。计二百一十里。外至伯都讷。东北至舒兰荒耘字四牌为界。外至五常厅。如此画明疆界。各专责成。庶免互相推诿。至伯都讷厅理事同知一缺。照原奏改为抚民同知。加理事衔。长春厅理



事通判一缺。毋庸升为抚民同知。请改为抚民通判。加理事衔。农安地当冲要。生聚日繁。请照原奏添设分防照磨一员。归长春厅统属。靠山屯地方。民户无多。该厅可以兼顾。毋庸另设分防经历。此吉林旧设三厅拟请升改各官之情形也。惟本年十月十一日。接准吏部咨开。以奉天现无理事同知通判员缺准用拣发曾任实缺正途不分满汉补用明文。该将军请将吉林理事同通三厅。仿照奉天章程。由拣发曾任实缺正途不分满汉酌量补用之处。应毋庸议等因。维时吉林旧设三厅。尚未奏请升改。均系理事同知通判。格于成例。是以吏部奏驳。查奉天昌图厅同知改为知府。请由外拣员升补。兴京理事通判改为抚民同知。亦请不论满汉兼用。均加理事衔。照例将拣发人员请补。均经部议奏准在案。现在吉林厅理事同知升为知府。应请仿照奉天昌图府之例。由外拣员升补。伯都讷厅改为抚民同知。长春厅改为抚民通判。亦请仿照奉天兴京抚民同知之例。请仍由拣发曾任实缺各员。不论满汉。酌量补用。庶与新设各厅县统归一律。实于政体有裨。以上添设升改正印教佐各官。如蒙 俞允。应请 旨飭部铸造关防印信铃记。迅即颁发。以昭信守。其实缺分筹廉俸。修城垣。建衙署。立学校。设弁兵。应行详议章程。谨另缮清单。恭呈 御览。并绘具双城堡伊通各处地图贴说。咨呈军机处备查。合无仰恳 天恩。飭部迅速议覆。以便臣奉到部文。即行遴选妥员。奏明试办试署。俟二三年后。如果办理裕如。再请实授。各官应发廉俸。役食勇粮。及修建各项工程。仍请照臣前奏。照数概发实银。以重地方而求实济。其余未尽事宜。臣当随时体察情形。悉心筹划。妥议具奏。恭候 圣裁。除宁古塔三姓珲春等处。应设民官。由臣致函督办宁古塔等处事宜太仆寺卿吴大澄。就近体察情形。妥商定拟。再行另折奏闻外。所有遵 旨续设民官。暨升改各缺缘由。是否有当。谨会同奉天府尹暂管提督学政事务臣松林合词恭折具陈。

统筹新疆全局疏光绪三年

左宗棠

窃臣于五月二十四日。钦奉 谕旨。关外军情顺利吐鲁番等处收复后南八城门户洞开自当乘胜底定回疆歼除丑类以竟全功惟计贵出于万全事必要诸可久吐鲁番固为南路要隘此外各城如阿克苏等处尚有可据之形势否回酋报知怕夏缚送白彦虎缴回南八城之说是否可恃伊变乱多年前此未遑兼顾此次如能通盘筹划一气呵成于大局方为有裨该大臣亲总师干自以灭此朝食为念而如何进取如何布置谅早胸有成竹为朝廷纾西顾之忧其即统筹全局直抒所见以慰廑念等因。钦此。跪诵之余。具仰我 皇上眷顾西服。圣虑深远。于保大之中。廑驭边之略。钦佩何言。窃维立国有疆。古今通义。规模存乎建置。而建置因乎形势。必合时与地通筹之。乃能权其轻重。而建置始得其宜。伊古以来。中国边患。西北

恒剧于东南。盖东南以大海为界。形格势禁。尚易为功。西北则广莫无垠。专恃兵力为强弱。兵少固启戎心。兵多又耗国用。以言防。无天险可限戎马之足。以言战。无舟楫可省转馈之烦。非若东南之险阻可凭。集事较易也。周秦至今。惟汉唐为得中策。及其衰也。举边要而捐之。国势遂益以不振。往代陈迹。可覆按矣。顾祖禹于地学最称淹贯。其论方輿形势。视列朝建都之地为重轻。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不特前代所谓九边皆成腹地。即由科布多乌里雅苏台以达张家口。亦皆分屯列戍。斥堠遥通。而后畿甸宴然。盖祖宗朝削平准部。兼定回部。开新疆立军府之所始也。是故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固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攸殊。俄人括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预为绸缪者也。高宗平定新疆。拓地周二万里。一时帷幄诸臣。不能无耗中事西之疑。圣意坚定不摇者。推旧戍之瘠土。置新定之腴区。边军仍旧。饷不外加。疆宇益增巩固。可为长久计耳。方今北路已复乌鲁木齐全境。祇伊犁尚未收回。南路已复吐鲁番全境。祇白彦虎率其余党。谕息开都河西岸。喀什噶尔尚有叛弁逃军。终烦兵力。此外各城。则方去虎口。如投慈母之怀。自无更抗颜行者。新秋采运足供。余粮栖亩。鼓行而西。宣布朝廷威德。且剿且抚。无难挈旧有之疆宇。还隶职方。此外如安集延布鲁特诸部落。则等诸邱索之外。听其翔泳故区可矣。英人为安集延说者。虑俄之蚕食其地。于英有所不利。俄方争土耳其。与英相持。我收复旧疆。兵以义动。设有意外争辩。在我仗义执言。亦决无所挠屈。至新疆全境。向称水草丰饶。牲畜充牣者。北路除伊外。奇台古城济木萨至乌鲁木齐昌吉绥来等处。回乱以来。汉回死丧流亡。地皆荒芜。近惟奇台古城济木萨。商民散勇。土著民人。聚集开垦。收获甚饶。官军高价收取。足省运脚。余如经理得宜。地方始有复元之望。

南路各处。以吐鲁番为腴区。八城除喀喇沙尔所属地多硗瘠。余虽广衍不及北路。而饶沃或过之矣。官军已复乌鲁木齐吐鲁番。虽有驻军之所。而所得腴地。尚不及三分之一。若全境收复。经画得人。军食可就地采运。饷需可就近取资。不至如前此之拮据忧烦。张皇靡措也。区区愚忱。实因地不可弃。兵不可停。而饷事匮绝。计非速复腴疆。无从着手。局势所迫。未敢玩愒相将。至省费节劳。为新疆画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事有不容已者。合无仰恳天恩。飭户兵两部。速将咸丰初年陕甘新疆报销卷册各全分。及新疆额征俸薪饷需兵制各卷宗。由驿发交肃州。俾臣得稽考旧章

。按照时势。斟酌损益。以便从长计议。奏请定夺。兹因钦奉  上谕旨统筹全局。直抒所见。谨据愚见所及。披沥密陈。伏乞  圣鉴。

覆陈新疆情形疏光绪四年

左宗棠

窃臣于十月十三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四年九月三十日。钦奉  上谕一道。跪聆之余。敬悉  皇太后  皇上保大定功。慎终如始。审时度势。策及万全至意。敢不毕献其愚。仰俟  圣明采酌。伏读  上谕旨。伊在昔为西路第一重镇俄人交还以后如何防守未交以前如何布置伊九城纵横相联大城西南北三面旧有卡伦距俄境若干道路俄军至何处金顺现驻库尔喀喇乌苏前队西至何处。臣谨按俄人自据伊。于西面旧有拱宸瞻德广仁塔勒奇四城。均弃而弗守。倾殆尽。绥定一城。近以之杂置陕回。距伊仅三十里。伊大城。人烟甚少。俄兵及商户均萃居东面惠宁熙春宁远三城。而金顶寺烟户尤多。伊管事俄官。名马依尔。品秩不过中国同知通判之类。主伊之事者。七河巡抚也。七河一作七水。其官为固必纳土尔。其名为喀尔怕科斯克依。所驻阿尔玛图。地属俄境。在伊西八百余里。其兼辖之官。名图尔齐斯坦。总督名为克复满。亦呼高伏满。自称代国大臣。驻浩罕故都塔什干城。距我喀什噶尔。不过数十程。由喀什噶尔至俄边纳林河。中隔俄属布鲁特部。喀城马行。六日可至。从前伊。本不与俄境相连。以哈萨克布鲁特种人。与浩罕所部安集延及布噶尔所属。为之隔阂。近年俄人先后胁诱哈萨克布鲁特种人。又攻夺浩罕三部。据其都城。而浩罕属安集延。亦随风而靡。故我北路伊南路喀什噶尔之边境。皆与俄属相接。距俄境亦近也。伊收还以后。应于边境择要筑垒开壕。安设大小位。挑劲兵以增其险。至伊大城西北之塔勒奇广仁瞻德拱宸各城。户口鲜存水草却便。应各择要隘。暂驻各营。分屯其间。所有旗绿各营剩存兵丁。各给牛种牲畜。督令游牧耕垦。旧有城堡。缓议修复。尚非不可。大城以东惠宁熙春宁远各城。民户商户。愿迁徙者迁徙。愿归业者归业。边圉既奠。人安其土。耕其野。而出其途者。不待招徕。迥非甘肃从前东路西路数百千里蒿莱满望渺无人烟难于措置可比。若乌鲁木齐所属各城。相距甚远。难于照料。此伊收还以后情形也。伊未还以前。金顺大军。驻库尔喀喇乌苏。其西精河地方。势处要隘。向驻马队。以资扼截。自福珠哩归后。金顺未及派镇防。致被汉回侵掠。金顺旋派马队二百前往镇防。当可无虞。由精河西行一日。为永集湖。再西数十里即伊。俄官所设之头卡。三日即[抵](低)伊。中间山径五道可达伊。不由惠宁熙春宁远三城经过。然岩谷幽邃。仅容一人一骑行走。不能通车。若收还伊。则驿道山径。皆成腹地。此形势变迁俄人现在布置官军防守及距伊道里远近大略也。  上谕旨郡县之制以民为本现由嘉峪关乌鲁木齐至库尔喀喇乌苏迤西商户

回户各存若干由吐鲁番至南八城缠头共存若干除旧有各厅州县外其余各城改设行省究竟合宜与否俛置郡县有无可治之民不设行省此外有无良策。臣谨按新疆之变。起于北路。迪化失守。所属相继沦陷。户口伤亡最多。汉民被祸尤酷。以逆回仇视汉民故也。

比大军进剿。连拔坚城。而昌吉呼图壁绥来回民。又因畏剿逃奔。南路烟户顿减。克复以来。还定安集。招徕开垦。户口渐增。迪化州各属。尤成效可。旧额民户共四千二百有奇。现报承垦者已三千六百余户。昌吉县民户旧共三千九百有奇。现报承垦者仅四百数十户。阜康县民户旧有三千九十余。现报承垦者仅二千一十余户。绥来县民户旧有三千七百余。现报承垦者八百五十余户。奇台县旧有民户四千三百六十有奇。现报承垦者五百七十余户。济木萨县丞所属旧有民户二千八百有奇。现报承垦者三百五十余户。呼图壁巡检所属旧有民户一千七百三十有奇。现报承垦者二百八十余户。库尔喀喇乌苏旧有民户仅八十有奇。现报承垦者尚数十户。精河旧有民户四十有奇。现报承垦者一百余户。镇西厅户口无考。旧种地六万亩。现报民垦三万六千余亩。兵垦四千余亩。土客渐增。此北路民户现存实数也。久罹兵燹。户口凋耗。无怪其然。镇迪一道所属。虽孑黎仅存。频年散给耕牛种籽。酌发振粮。广示招徕。自木垒河抵精河。除戈壁外。又均是腴区。土客民人。及遣散勇丁。领地耕垦。逐渐增加。署镇迪道周崇傅。勤慎廉干。事必躬亲。渐有明效。需之时日。百堵皆兴。即以目前论之。亦非无可治之民也。吐鲁番旧隶镇迪道。荒地尚少。现委道员雷声远。署同知奎拔。妥为抚辑。粮石租税。已逾旧额之半。南八城除英吉沙尔壤地褊小。乌什土性瘠薄。余均较吐鲁番为饶。而喀什噶尔和阗叶尔羌阿克苏。庶而兼富。物产丰盈。又较各城为盛。刘锦棠张曜悉心经理。现委员开河引渠。清丈地亩。修筑城堡塘站。铸钱征厘。百废肇兴。具有端绪。较之北路。尤易为功。是南北开设行省。天时人事。均有可乘之机。失今不图。未免可惜。此新疆之应改行省者一也。北路得之准部。南路得之回部。皆因俗施治。未能与内地一道同风。久已概为边地。伊设将军。又设参赞大臣一员。乌鲁木齐设都统。塔尔巴哈台叶尔羌均设办事大臣。伊等处设领队大臣五员。塔尔巴哈台乌鲁木齐库尔喀喇乌苏古城巴里坤吐鲁番乌什英吉沙尔均设领队大臣。哈密设办事大臣一员。协办大臣一员。叶尔羌设兼管和阗事务协办大臣一员。乌什设帮办大臣一员。喀什噶尔设换防总兵一员。是边地腹地。皆一律视之。无甚区别。与经野馭边之义不符。将军都统与参赞办事大臣。协办与领队大臣。职分等夷。或皆出自禁闼。或久握兵符。民隐未能周知。吏事素少历练。一旦持节临边。各不相下。稽察督责。有所难行。地周二万里。治兵之官多。治民之官少。而望政教旁敷。远民被泽。不亦难哉。北路粮员。但管征收。而承催

则责之头目。南路征收。均由回目阿奇木伯克等交官。官民隔绝。民之畏官。不如其畏所管头目。官之不肖者。狎玩其民。辄以犬羊视之。凡有征索头目人等。辄以官意传取。倚势作威。民之怨官。不如怨所管头目也。内地征收常制。地丁合而为一。每亩出赋。故无无赋之地。亦无无地之赋。新疆则按丁索赋。富户丁少。赋役或轻。贫户丁多。则赋役反重。事理失平。莫甚于此。货币之制。子母不能相权。争讼之事。曲直不能径达。官与民语言不通。文字不晓。全恃通事居间传述。颠倒混淆。时所不免。此非官与民亲。渐通其情实。去其壅蔽。广置义塾。先教以汉文。俾其略识字义。征收所用券票。其户民数目。汉文居中。旁行兼注回字。令户民易晓。遇有舛误。即予随时更正。责成各厅州县。而道府察之。则纲目具而事易举。头目人等之权杀。官司之令行。民之情伪易知。政事之修废易见。长治久安之效。实基于此。此新疆之应改行省者二也。夫立国有疆。古今通义。传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周秦以前。姑弗具论。自汉以来。通道始于张骞。不能得月氏要领。求马继以广利。不能下小国坚城。汉于西域。穷天下之力以务之。卒有轮台之悔。故班固以为得之无益。弃之不为损也。今主弃地之说者祖之。臣愚非不谓然。顾断断于兵不可停。地不可弃者。盖以地形无今昔之殊。而建置则有因创之异。穷变通久。因时制宜。事固有不容已者。谨按新疆开拓。肇自高宗时。移凉州西安热河满兵。延安绥德宁夏兴安汉中西宁固原肃州河州安西绿营兵丁驻守。南北两路。饷不外增。各城养廉经费。则以京口杭州等处出旗汉军俸饷口粮马干。及甘肃等处所减草料充之。计内地每岁节省之数。共一百二十九万两有奇。而划抵新疆养廉经费一百零七万八千四百余两外。尚余银二十一万一千五百余两。不特无糜饷之虞。且有节饷之实。论者窃以耗中事西疑之。于圣意拓边节饷。固无当也。臣自度陇以来。即留心稽考甘肃新疆饷数。僉称承平时。每岁约银五百余万两。自变乱以来。册籍散佚。难以覆按。请部钞示成案。亦无以应。近据藩司崇保详称。查得道光二十七年。甘肃口内外驻防满州蒙古旗绿官兵。应需俸饷红白赏等项银。四百一十五万二千三百五十三两三钱九分九厘四丝一忽。内先一年预拨银一百四十万两。外银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三百五十三两三钱九分九厘四丝一忽。由部臣照依估拨预拨完数。以此准之。甘肃新疆实饷五百余万之数。虽无可考。而一岁之中。预拨正拨四百一十五万有奇。则有数可稽也。臣窃度南北两路。如行清丈之法。就亩征赋。仿什一之制。而从宽定额。民收十数分。官征其一以给军食。尚可有余。修渠浚流。以备旱潦。改铸制钱。以便民用。设局征厘。以裕课税。创设义塾。教之识字。选调匠师。教之艺事。自季春至今。次第经理。甫有端绪。容俟各处緘牒取齐。即行具奏。此外南北两路物产。尚有药材皮张。吐鲁番之棉花。和阗之玉。库车之金

铜铅铁。均应设筹及之。是新疆利源。非无可开也。甘肃地处边陲。土旷人稀。瘠苦甲于天下。承平时。钱粮征收。不及东南一大郡。此其明证。乱后孑黎。皮骨仅存。气息仅属。虽频年拊循休养。渐有起色。究之致力多而成功少者。时地实有以限之通省旧设额兵太多。全恃各省协款接济。自中原军兴。各省未能兼顾。于是回祸起。新疆沦陷。甘肃全省。名虽仅存。实则亡矣。幸值  
圣明在上。洞瞩无遗。移东南之余财。救西北之奇厄。亲贤夹辅。内外一心。先关内而后关外。次第图之。乃有今日。不可谓非幸也。

此时所当亟筹者。善后之策。善后之策。当规久远。利钝所系。匪仅一时。以甘肃与新疆并论。新疆利源可开。流亦可节。甘肃则开源为难。而节流尚有可议。从前额兵之多者。一则辖疆与蒙部回番杂处。兵少恐启戎心。一则新疆需由内地拨兵换防。兵少难敷调派也。若以现在局势而言。蒙部回番。已就铃束。防营可以渐减。前奏改行饷为坐饷。图节勇饷。为复甘肃制兵之渐。新疆南北如置行省。换防之制。可以永停。又拟节制兵之饷。以纾各省协款之力也。窃计甘肃新疆。承平时预拨估拨饷银四百数十万两。俟伊收还。每岁约可节省百数十万两。后此利源日增。饷更可减。部臣可随时察酌。而任甘肃新疆之事者。可随时陈奏。特恐非微臣所及见耳。此统筹甘肃新疆节省饷需以规久远之大略也。 谕旨宜于万难措施之中求一可进可退之计。臣愚窃以为新疆岁需饷银二百数十万两。甘肃岁需饷银二百数十万两。本是承平时部臣预拨估拨常例。兹当全陇澄清西域收复之时。照常指拨。于部章并无不合。承拨各省。当亦无词。况承平时应拨数目内。又可节省百余万两。此后经理得宜。节省或尚不止此。实于 国家经出之费。不无小补。当亦部臣与疆圻诸臣所乐闻也。臣于新疆拟办各事。皆以利民裕 国为主。行省之改与否。尚未奏奉 明旨。而所筹者。无论改省与否。两不相妨。可行则行。可止则止。进退尚属绰然。过蒙 圣明矜谅。示以转圜之机。若不披沥直陈。上纾 慈念。更何以自处。至愚衷有未尽者。不得不及时陈明。仰祈 垂察。臣军积欠之饷。本八百余万两。频年陆续清厘。截至光绪四年。尚欠一百数十万两。近因饷道员胡光墉息借商款。迟迟未到。刘典向兰州票号借银四万两。又饷后路粮台道员王加敏息借汉商银四十万两。驻陕军需局陕安道沈应奎息借票号银二十万两。暂应急需。合之关内外新欠饷项。及遣撤勇饷。又积至二百数十万两。将来胡光墉解到息借巨款。除还陕鄂息借各款。点缀新旧欠饷外。所余无几。纵极力划留。以备光绪五年应用之需。夏末秋初。又将告罄。前奉 谕旨。嗣后无论何项急需不得动辄息借商款致貽后累。敢不懍遵。惟念甘肃新疆军务。臣既未尝划款请饷。而一切经费。又未尝另款请销。如果此次借用商款外。各省协饷。均能源源接济。臣犹可通挪展转。以期兼顾。更何敢动辄息借商款。干渎

宸聪。无如各省疆臣。身在事外。但见西事速了。此后需用。或可稍纾。而频年悉索以供。未免因烦生厌。频催罔应。本属人情之常。而臣则势逼处此。莫展一筹。将有束手待毙之日。可否仰恳 天恩。飭下军机大臣六部九卿公同集议。将甘肃新疆从前每年预拨估拨的饷四百数十万两。指省解济臣军。并于现协臣军稍优各省。酌拨解济。共足成五百万两之数。以三年为期。臣得于三年内尽心经理。斟酌损益。定为永图。三年以后。甘肃新疆军务既蒞。所拟开源节流之策。亦必有成效可睹。庶以前协款。为甘肃新疆用兵收复善后之需。以后部拨。为甘肃新疆常例应有之款。每年以三百数十万两为度。自无不可。臣本菲材。荷 三朝恩遇。忝窃至今。当兹时艰孔亟。非不思仰体 朝廷忧勤惕厉之怀。稍慰各省关频施不倦之意。顾始谋未预。晚盖为难。所遇多艰。绸缪鲜补。虽有生之日。皆报 国之年。而年近七旬。神识衰钝。祇承恩谕。实切悚惶。谨据实备陈。是否有当。伏乞 圣鉴训示施行。

### 规画新疆郡县疏光绪八年

新疆巡抚刘锦棠

窃臣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八年三月十七日。奉 上谕。谭锺麟奏筹度新疆南路情形一折所请酌度七城广狭繁简设立丞倅牧令一员更于喀什噶尔阿克苏两处各设巡道一员如镇迪道之例刘锦棠体察情形会商该督妥议具奏等因钦此。仰见 朝廷眷顾西陲动规久远之至意。跪聆之余。莫名钦感。伏念新疆当久乱积罢之后。今昔情形。判若霄壤。所有边疆一切事宜。无论拘泥成法。于时势多不相宜。且承平年间旧制。乱后荡然无存。万难再图规复。欲为一劳永逸之计。固舍增设郡县别无良策。种种情由。经大学士前任陕甘督臣左宗棠迭次奏明有案。仰蒙 圣明洞鉴。准其因时制宜。在事诸臣。先后禀承 宸谟。筹办善后诸务。罔敢稍涉疏懈。现在地利日辟。户口日增。各族渐知向化。诸事均有成效。郡县之设。时不可失。兹奉 旨命臣等会商妥议。久安长治之基。实肇于此。自当就愚虑所及。熟筹审度。以期妥协而垂永久。谨按经野建官之道。必量其地之民力物产足以完纳 国课。又可供给官吏胥役而有余。然后视其形势之冲僻繁简。设官以治之。非从宽预为计划。则官困而民必受其害。故新疆添置郡县。设官未可过多。此必然之势也。惟南路各城。人民较多。腴区较广。其辖境之最辽阔者。纵横至数千里。少亦数百里。若设官太少。又虑鞭长莫及。难资治理。不足为经久定制。臣锺麟原奏内。有一城不过数十庄。不及东南一小县。七城各设一官足矣等语。经臣锦棠就近体察情形。此说盖亦不尽然。又臣锺麟原奏将吐鲁番作为南路城池。因有七城设官之议。臣锦棠查吐鲁番现不在八城数内。自吐城以西。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是为南路东四城。叶尔羌喀喇沙尔英吉沙尔和阗。是为南路西四城。应统八城通盘筹

划。一律改设郡县。以上各节。均经臣锦棠臣锺麟往复函商。意见相合。公同酌议。除自哈密南至吐鲁番。北至精河。应暂照臣锺麟原奏。无须另设多员外。回疆东四城。拟设巡道一员。驻扎阿克苏。该道以守兼巡为兵备道。督饬所属水利屯垦钱谷刑名事件。抚驭蒙部。弹压布鲁特。稽查卡伦作为冲烦疲三项要缺。喀喇沙尔与土尔扈特和硕特游牧地方。犬牙相错。每有交涉事件。拟设直隶厅理事抚民同知一员。治喀喇沙尔城。库车拟设直隶厅抚民同知一员。治库车城。阿克苏为古温宿国。拟设温宿直隶州知州一员。治阿克苏城。拜城县知县一员。治拜城。归温宿直隶州管辖。乌什紧邻布鲁特部落。为极边冲要。拟设直隶厅抚彝同知一员。治乌什城以上各厅州县。应统归东四城巡道管辖。回疆西四城。拟设巡道一员。驻扎喀什噶尔回城。该道以守兼巡为兵备道。管理通商事宜。督饬所属水利屯垦钱谷刑名诸务。弹压布鲁特。稽查卡伦。作为冲烦疲难。请旨最要缺。喀什噶尔为古疏勒国。拟设疏勒直隶州知州一员。治汉城。疏附县知县一员。治回城。归疏勒直隶州管辖。英吉沙尔紧邻布鲁特。为极边冲要。情形与乌什略同。拟设直隶厅抚彝同知一员。治英吉沙尔城。叶尔羌为古莎车国。拟设莎车直隶州知州一员。治汉城。叶城县知县一员。治回城。归莎车直隶州管辖。叶尔羌所属玛喇巴什一城。为回疆东西咽喉要地。积年河水为患。必须置员抚治。拟设直隶厅水利抚民通判一员。治玛喇巴什城。和阗为古于阗国。拟设和阗直隶州知州一员。治和阗城。于阗县知县一员。治哈拉喀什地方。归和阗直隶州管辖。以上各厅州县。应统归西四城巡道管辖。凡兹建置。大略较之光绪六年四月十八日左宗棠奏拟设立各官稍为简省。较之臣锺麟原奏七城各设一官之议略为加增。斟酌损益。务适于中。冀免流弊而成永图。至于佐杂人员。应俟郡县设定。由道员暨各丞倅牧令。就近察酌地方情形。将其必不可少者。详请奏设。其各厅州县疆界。应俟立官画分后。再行奏咨。各处地方。暂时责成诸军统领营官。督率营勇驻防。俟兵制议定。再行奏请设立总兵副将参游都守干把等官。其余未尽事宜。统候陆续筹议。随时奏请睿裁。所有拟设新疆南路郡县大概情形。谨会同帮办军务臣张曜。帮办新疆善后事宜臣杨昌浚。恭折覆陈。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训示施行。

缕陈新疆地势民情未尽事宜疏光绪八年

刘锦棠

窃臣锦棠承准吏部咨。遵旨会议臣等前请变通新疆官制营制具陈一折。奉旨依议钦此。粘连原奏。知照到营。当即钦遵。分咨关外在事诸臣。并饬现办善后局员。各将所管地段界址。暨一切情形。详细察夺具报去后。伏维体国经野。通筹局势。须原始以要终。庶可大而可久。事当创办之初。有因一处



之妨。而致疑全局之多碍。有因一端之阻。而动谓众务之未宜。风气之所浸渍。成例之所拘迫。欲变之于一旦。微论法制尚未详订。急切靡所适从。即使纲举目张。自谓灿然大备。且有箕风毕雨之好。足以淆我视听。扰我神明。种落之殊。教令之别。非独其地有以限之。抑由其俗积渐使然也。关陇为天下之屏蔽。而塞外又居关陇之上游。山水之所从出。其地则高寒而多沙。其人则浑朴而不联属。不问向之居国行国。究其居处服食。文字语言。迥异中土。汉唐以来。殷忧西事。罔不经营捍。聊固吾圉。盖既为形势所必争。则即为声教所必及。乃一其习。尚无复他虞。夫因创之所乘。实由天时人事之所迫。曩者汉置河西四郡。当时虽不免耗中事西之苦。而至今赖之。西域自古羁縻之地。往往一隅蠢动。腹地为震。自祖宗朝栉风沐雨。先后戡定南北两路。或分置屯防。或闲设郡县。星罗棋布。远近相维。南疆地虽饶沃。而因俗类榛狁。难骤绳以礼法。于是分命大臣。督率文武员弁兵丁。镇驻扼要之区。弹压巡缉。差徭赋税。量为征收。举凡疏节阔日用。壮厥声灵。坚其趋向。以待我皇太后皇上今日因时制宜。变通尽利。臣锦棠适躬逢其盛。前陈应设应裁应改应移诸端。仰荷睿衡。飭部会议。兹各部院议覆折内。于议设者。如置巡抚布政使。及镇迪道加按察使衔管理刑名。改迪化州为县。设迪化府各节。暂从缓议。而议裁议改议移者。如裁各城都统参赞办事领队各大臣。应俟南八城建置事宜。办有成效。奉旨准设巡抚。再行会奏请旨。又裁去回官阿木奇伯克等。另行酌设头目。则以均有执掌。责任历更。体察妥议章程核办。改设额兵。将乌鲁木齐提督移驻喀什噶尔。亦令俟议请旨。回童现入义塾读书。有能诵习一经。熟悉华语者。咨部给予生监顶戴。议以向无成案。拟请俟回童粗通文艺时。酌设学额。凭文取进。如以该回童等但须读书认字。不必责以文理。应另酌给奖励。请旨遵行。至请南路改设道厅州县各官。均经先行议准。令将应办事宜。会商妥协。次第奏明办理各等因。详绎部院诸臣议覆各条。其于应准应缓之事体。无不斟酌至当。上慰宸衷。诚以损益之举。动关久远之规。纵使疑无可疑。犹当慎之又慎。然创制早开乎其先。则变通宜善乎其后。从前滇黔之改流官。近如台湾奉天吉林之添设郡县。皆时会之所趋。圣化翔洽。几若行乎其所不得不行。回童如能熟诵儒书。谙悉华语。日久渐摩。帖然就范。既已革其旧习。自当被以政教。故应裁应改应移者。刻下即须筹拟。

一则一气相承。因势利导。可收及时整顿之功。一则经费宜定。合计从长。可免异日虚糜之弊。部臣深知其然。而现未即请旨飭办者。应俟准设之官。具有规模。然后分别举行。盖即臣鍾麟所拟设立行省当从州县办起之意。自准部覆。即经往返函商。熟筹办法。定即由臣锦棠就近先行委员往署。详察东西

两道应分之界限。并各直隶州与其辖县应分之村境。各处城垣。多未完固。尚有应行改建增修之城。各官衙署。能否各就善后办公局屋改作。或应别筹营造。坛庙仓廩监狱。亦应择要修建。驿传塘站。视其冲僻安设。文员杂职。置辅分司。现除教职缓议外。其各厅州县之照磨吏目典史。应与印官同城佐理。此外各属。辖境辽。应添州判县丞巡检分防。各按所属繁简酌添。以便控制。凡此要图。务为先正其名。而后能责其事。否则委员以空名行实政。既无职守。亦无考成。难期与斯民相维系。诚有如臣鍾麟所云者。臣锦棠拟遵部议。就差遣各员内。分委道员同知直隶州知州通判知县各官。前往署理。暂刊木质关防铃记。给令启用。俾昭信守。惟是设官之后。文移征收词讼。宜照官署之式。南路向无汉民。镇迪所属。自经兵燹。书吏更少于前。无可调派。前经分飭甘肃各府州。于所属书吏中。拣公事谙练者。各派数名。优给川资。令其携眷西来。备日后之分拨。回官三四品阿木奇伊什罕伯克。阶职较崇。臣前虑其权重扰累。曾请裁去衔额。实欲杜渐防微。相沿已久。未可骤加屈抑。拟请仍留顶戴。略如各省州县之待所辖绅士。假以礼貌。使有别于齐民。昔之众伯克等。分理粮役讼狱诸务。将来拟分拨为吏户礼兵刑工各书。与汉书胥杂处。互授汉回文字。以期相观而善。既可收其把持之权。又可藉为公家之用。似属两有裨益。俟印官履任后。徐为图之。如能行之有济。届时另行奏报。每年应支廉俸公费银两。已经部议。照镇迪道所属数目支领。所有应设书办及各项人役名数。月支工食银两斤数目。亦应请照镇迪道所属定章。招设支发。以归一律。两道综司各属政务。须有通晓各项文字之人。以备翻译。应请各添清字回文书办各数名。各属传讯讼案。勘画经略。必先通其语言。乃能从而剖断。应请各添回书通事数名。以上月支工食银两斤数目。均请照镇迪道所属书吏章程开支。道员以下各官印信。应恳 飭部按照拟就各项缺衔。铸造颁行。查吐鲁番同知之印文。系兼用清汉回字。此项印信。似应一体兼铸回文。并恳 飭下妥议定铸。南疆此次设官。事属创始。当就练习边情之员。先将应办壹是。赶紧兴办。方足以资治理。现准先设各官。吁恳 天恩。准照吉林新设民官各缺成案。统归因地择人。由外拣补一次。则相从边塞者。知所奋勉。吏治可期起色。至于城垣衙署仓廩监禁。应修各工。举不容缓。南路土性松浮多。即烧成之砖块。曾不数年。多被潮剥蚀。墙垣基身。务较宽厚。始可耐久。已飭湘楚各军。选派勇丁。赶将城工挑筑。并商帮办军务臣张曜。飭令嵩武军营勇。择要兴修。许以事竣。恳 恩择尤奖励。均即踊跃用命。第计工程浩大。仍须兼雇缠回。乃能期其成功。其需用之铁木各器。及各项工匠器物。防营所不能办者。令各委员核实动用。再恳 飭拨的款。以济要工。值此经费支绌之际。臣等受 恩深重。尤当格外撙节。无如地处边荒。工系

创建。但期力杜浮冒。未能牵合成规。合无仰恳 圣慈。俯准俟后藏役。除绘图贴说咨部外。即照实用实销开单具报。藉省一再造册之烦。徭赋上关 国计。下系民生。综计南路正粮。每年二十余万石。将来兵制酌改。需粮较少。日久积储。势难多备。仓廩变价。又苦无从销售。潮腐堪虞。臣锦棠拟飭各属。于此科定赋役时。权其轻重或有前章稍重者。仰体 皇仁。即予酌减。征粮较多之处。核计兵食之外。所余尤多。即行折征银两。凑充度支。以为涓滴之助。庶仓粮不至霉朽。而边储得以常充矣。除屯田兵制。及未尽事宜。容俟会商妥筹。随时具奏外。所有承准部覆准设新疆南北道厅州县各官现拟委员前往试署。以便详察地势民情。续陈未尽事宜。并筹现办情形各缘由。是否有当。谨会同帮办军务广东陆路提督臣张曜恭折具陈。

筹议广西边防请移驻提督添设镇道疏光绪十二年

两广总督张之洞

窃臣等于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八八月初二等日。先后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十一年七月初五日。奉 上谕。镇南马白二关为滇桂入越边要处所等因欽此。仰见 圣主巩固边防精核武备之至意。臣等无任钦服。当即公同详加筹议。伏查广西南边。绵亘二千余里。原设隘所一百零九处。分卡六十六处。与越南之谅山高平宣光等省接壤。山箐纷歧。路路可通。而镇南关至龙州一路。较为宽平。故曩为中越使命商贾往来之通衢。东出太平南甯西出归顺镇安之总汇。且自龙州以东。河滩渐广。舟行下水。直达浔梧。其视全桂腹地。东省上游。据有建瓴之势。实为两粤利害所关系。当此款议既成。外防游匪。内靖伏戎。镇南一关。尤为中外钤辖。 圣谕所谓扼要隘重兵者。无以易此。惟南关固居极冲。而关之中后。关之左右各路。均须择要设防。而后气力不至单薄。庶免腹背受敌肘腋乘虚之虑。大要分为三路。镇南关口。及关以内之关前隘。再近内之凭祥土州。为中路。白关以东。明江厅辖之由隘。甯明州辖之罗隘。思陵土州辖之爱店隘。上思州辖之百仑隘剥机隘。为东路。白关以西。龙州厅辖之平而水口两关。下冻土州辖之布局隘哽花隘。归顺州辖之频峒隘龙邦隘。小镇安厅辖之平猛峒隘剥淦隘百怀大隘等。为西路。以上各隘。皆须屯兵。中路最急。东路隘口较少。西路地段较长。原有防军三十二营。声势仅能联络。现在饷需极绌。须筹经久之计。而越境游勇蔓延。全边未靖。又值勘界未定之时。未便示人以弱。势难多议裁减。兹于本年三月起。认真汰留。裁去八营。并为二十四营。以十二营专防镇南关中路。以四营分防东路。六营分防西路。路宽者筑台安。路窄者设卡安濠。甚僻者掘断禁阻。戍所豫造地营。营外多栽刺竹。无事则各分守地。督飭操练。有事则酌量缓急。抽调赴援。俟冬闲界务大定。再当裁去四营。中路酌减两营。西路酌减两营。以节饷需。以后全桂大

势注重边防。必宜有大将亲临控制调度。拟请将广西提督由柳州移驻龙州。原有提标制兵五营。拟拨中军参将一营。随来龙州。以资策遣而符体制。将原属新太协之龙凭营都司。改为龙州城守营游击。隶于提标。照例设该游击中军守备。新太协驻太平府。距龙最近。应并将新太协副将。率其所辖左营都司馗燾营都司共两营。改为专属提督。毋庸辖于左江镇。其新太协右营守备一营。应即裁汰。柳州东屏桂省。北控黔湘。苗疆紧要。拟请添设柳庆镇总兵一员镇守柳州庆远义甯融怀等处地方。驻柳州府。以提标存留左右两营游击。改为镇标左右两营。左营即为该镇中军。提标左右两营。应俟边军规模详定后。即行裁汰。所汰之兵。发给一年饷银兵米。俾资改业。官弁遇缺另补。并撤柳州城守营都司一营。附近之庆远协副将。义甯协副将。融怀营参将。率其所属各营。俱统辖于柳庆镇。其沿边常驻二十营。提督为总统。其下酌设分统。

现在提臣苏元春。系奉 旨督办边防之员。熟悉边情。深孚众望。一切自应统归调度。以后若提臣不兼督办者。亦宜于防勇内指定十营。属于提督本标。以厚兵力。龙州开关通商。重兵所萃。宜有文职大员同任边事。拟请设太平归顺道一员。总辖金边。驻龙州厅。以左江道所属太平府全境。暨东边南甯府属之上思州。西边镇安府属之小镇安通判归顺州隶之。沿边统属一道。以期联络一气。上思州即拨归太平府属。小镇安归顺距太平较远。应升归顺州为直隶州。小镇安改为镇边县。加通判衔。属于归顺州。该道兼辖太平一府。归顺一直隶州。所有汉土厅州县土司。管理整饬边防。监督关税。以及经理一切中外交涉事宜。设道库大使一员。总管关税琐务。应用翻译委员。由该道选择调委。惟查江左道驻南甯。辖泗镇南太四府。盐法道驻省。辖桂平梧郁四府州。今左江道既拨出太平一府。而郁林州远在全省东南一隅。距南甯止五百余里。距省将及千里。督察难及。诸多不便。该州属之博白陆川等处。毗连广东高廉。素为匪徒出没之区。拟拨郁林直隶州改属左江道。以协形势而资治理。其需饷之数。沿边水土恶劣。瘴疠熏蒸。百物昂贵。与腹地情形迥异。与向年防剿土匪。尤相悬殊。若照内地桂勇饷章。万难得力。应照从前奏案。正勇月饷三两二钱。以及营哨各费。俱照现章。合计边军二十营。加以军火军装转运制造修台筑垒电局杂支各费。以及遣处游勇。抚恤边氓。所费不资。而军火尤为巨款。每月至少亦需银六万两。现就本省尽力搜罗。再能此后厘金不致短收。地方安谧。每年可得三十万两。计每月仍短银三万五千两。无可再少。日前二十四营。所需尚不止此数。若非外省接济。无从支持。查现准户部咨。以后滇饷。除四川原解练饷抵捐两项。共银二十八万五千两。照常抵解外。再由湖南月协银二万两。广东月协银二万两。四川月协银三万两。是滇省一年外协的饷。已有八十八万五千两之多。广西所请协饷。仅四十二万。尚不及云南之半。实系刻

苦节省。免致部拨为难。惟有仰恳 天恩。飭部指拨近省有之款。可否仿照从前西征协饷。近日东北协防经费考成。按月源源拨解。以济急需而免迟误。所虑者。新约原有法税较轻之议。关税开收以后。三联票畅行。沿江厘金。必然大减。彼时税厘能否相敌。尚不可知。拟请 飭部于此项关税。留充协饷。除该关费用外。免拨他用。若税多于厘。则请减协饷。税厘并绌。则续请加拨。应俟届时据实奏明。请 旨办理。至通省绿营马步战守兵丁。原额六万二千七百一十五名。同治四年五年。两次裁减一万零九百八十二名。迨十二年与光绪元年三年。三次复补新增六百五十二名。较之原额裁将及半。所存实不为多。兹拟将提标裁汰前后两营。新太协裁汰左营一营。其内地勇丁次裁减。尚有水陆二十余营。散布防边。常患不敷。近日怀集贵县博白等县。出聚匪滋扰之事。未敢过涉空虚。现复将腹地防勇。腾挪裁撤两营。各营长夫一律裁减。以冀稍资节省。此外兵勇。一时实难再裁。其沿边之新太协镇安协上思营都司各营将。徐加体察。或就龙州现存勇营内。改勇补兵。或裁兵留勇。藉此日分防之举。即为将来并省之阶。

此外无论兵勇。如有可裁之处。自当行之以渐。力图撙节。以期减一食之军。即省一艰难之饷。至改胜军以补新额。诚为经久至计。且绿营規制细密。其间分汛地段。挑拔章程。俸薪等差。推补缺项。一成不易。必须周详贯通。方无窒碍。目前猝难定义。且绿营积习。骤难更改。久在 圣鉴之中。而兵饷自有通行例章。边关吃紧处所。若照绿营办法。则恐难资饱腾。若改称练军。比照直隶练军章程。饷数并不能减。其与勇名异实同。而转成常设之标营。永久之经费。窃拟俟两三年后。体察敌军距边远近。各隘缓急。饷源盈歉。内地伏莽。能否渐清。边腹通筹。或尚能再加并省。倘作为额兵。規制既难猝定。即不便屡改。似祇可就目前事务力量。斟酌维持。如有因事变通。随时议奏。较为活便。据广西藩臬两司会同善后局司道核议会详前来。臣等次往复函电熟商。并将图说邮寄参考。意见相同。谨遵 旨先行缕晰覆陈。并将沿边要隘分布重兵驻防处所。绘图贴说。恭呈 御览。其添设镇道等官。建置经费事。及改拨标兵营汛详细章程。暨其余未尽事宜。仍俟陆续陈奏。

### 论贵州境插花情形启

胡林翼

窃以贵州境内地多插花。安顺尤甚。林翼妄不自揣。思欲逐一察清。妥拟章程。彼此移易。归于至当。谨先陈愚管。仰祈训示。如蒙允准。再行缕析绘图陈说。呈恳咨部改拨。以正经界。以便官民。查贵州所谓插花地者。其情形约有三种。如府厅州县治所在此。而所辖壤土。乃隔越他界。或百里而遥。或数百里之外。世谓之插花。即古所谓华离之地也。又如二壤本属一邑。中闲为他境

参错。仅有一相连。世亦谓之插花。即古所谓犬牙之地也。又如一之地。插入他境。既断而复续。已续而又绝。延延。至百十里之遥。世亦谓之插花。即古所谓瓠脱之地也。而贵州所以多插花者。其故又有三。贵州之郡县。一因乎明之所。一因于元明之土司。一因于剿抚蛮苗所得之土田。明之所。本以屯田为实壤。而屯田亦有星散四出之地。国初诸公。徒取其城治相近者。即并为一邑。未暇一一清厘。所以州县地多插花。其弊一也。土司之壤。或承自唐宋。或耒于元明。历世既久。彼此侵夺。本非画一之规。及其献土也。则举其所有而归之于州县。不暇一一为之分析。所以州县又多插花。其弊二也。征讨之法。或用雕剿。则平一姓而兼平数寨之人。招降之利。必联族类。则降一寨而兼降数寨之人。当其创制州县。辄以一时所获田土。归之一邑。所以插花愈多。其弊三也。三者之弊。皆因戡定乱之时。未暇深考。而其流弊乃百出而不穷。姑即弊之切近者言之。插花地有离本治二三百里。而离他治未百里数十里者。民之输将也。不于其近而于其远。期会不时。资斧既竭。远来负米。劳费可矜。士之应试。其弊亦然。命案藉远地而迟延。盗案因交界而推诿。姑无论矣。即寻常词讼。牵连他属者十之四五。辗转关移。百无一应。官之所谓小事即百姓之所谓大事。羈候日久。既无以恤其赀财。证佐不齐。又无以剖其曲直。历数年而不见一官。历数官而不得一审。往往酿成大案。此其不便于民也。肘腋之下。皆他境之民。卧榻之傍。悉他人之地。其所应教诲。应整饬。应修明。应捕逐者。皆远在数百里之外。府厅州县号一为亲民之官。欲其出入可见。咨询易及耳。乃所亲者在远。而所不亲者在近。纵有留心民瘼之良吏。亦限于闻见。而莫可如何。追呼不便。公事掣肘。此其不便于官也。然亦有所甚便者。则刁劣之生监与扰害之棍徒耳。而盗贼为尤甚。盗贼成结党。必于插花之地。纠察之所不及。摘发苦于所难。吏胥以别境为挡塞之词。州县以关移为迁延之计。即有任事之员。遵奉道光二十一年申明 圣训。不分畛域。而平日之耳目不习。即临时之呼应不灵。户口阨塞。非其所知。乡约寨头。非其所辖。则越境捕盗之难也。其狡黠大盗。甚则结交各属吏役。此邑见捕。归于他邑。捏情希脱。贿弊多方。漠不关心者。既涉因循。因以为利者。更虞袒纵。是又公文关移之无益也。凡此各弊。相沿已久。而不敢轻言更张者。则恐吏胥之因缘为奸。更恐州县之肥瘠不定耳。然使官不扰民。自为经理。

就疆域之形便而截长补短。即钱粮之会计而益寡裒多。不更易州县之名。不增减粮赋之数。则民情当必帖然。而吏治实为大便。姑即安顺而论之。安顺领二州三县。而知府及同知通判。皆有分地。是名为五属。实八属也。八属之中。插花无虑数十处。其最多者。又莫如安平镇宁。安平居府城之东少北。镇宁居府城之西。中隔府属及普定。形势本不相连。而此二州县之壤。割裂交错。几

无整段。而言之。盖二邑各离而为三。其与安平城治相近者。则为五所及柔东三排。五所者。明代平坝之故地。柔东三排者。明代柔远所东偏之故地也。五所三排。联聚一处。东西相距九十里。南北相距八十里。东北一。接清镇之芦荻哨。西南一。接普定之石板房。为驿道近旁之地。而环其南北者。皆镇宁插花地。此安平之正壤一也。柔西三排在安平之西北七十里。北负思腊河。河之南数里。有齐伯房城。即明柔远所之故城也。三排所亦即明代柔远西偏之故地。其地东西相距二十五里。南北相距三十里。东南西三面。多为镇宁插花地所环。北又贵筑羊鹊塘茅草寨及大河十三寨环之。自柔西至安平。必出镇宁插花之境。此安平隔越在西北之壤二也。又有西堡十二枝者。本西堡土司之故地。原属普定。康熙五十五年。始改属安平。其地在安平西北二百里。东西相距七十里。南北相距六十里。跨沙家大河之南北。二枝在河北。十枝在河南。沙家大河者。即思腊河之上流也。是河自郎岱之黄沙渡。流入西堡之六骂枝。为阴鹭渡。贯十二枝之北境。行三十里。至乐东渡。出西堡境。又隔二百里。至邱哨渡。始入柔西之境。复为安平地。其闲盖为郎岱普定镇宁平远之地所隔越也。若自西堡入安平。必假道普定之定南里。及镇宁之蒙楚诸枝。此安平西北绝越之插花三也。至若镇宁州之三壤。则附州城诸枝。一也。安平以北诸枝。二也。安平以南诸枝。三也。镇宁附州城之地。为东屯枝。为西屯枝。为即洞枝。东西相距。约五六十里。南北亦然。此为镇宁之正壤。又有木冈浆水阿破三枝在其北。东接普定之定南里。西接郎岱之罗别泛。虽为普定之腰铺水母塘所隔。而阿破枝之北。古寨越在沙家大河之北。毘连平远。以其大致尚与镇宁治所相接续。即可谓为镇宁之正壤。此其一。齐伯房枝。居安平柔西之东。而公具蒙楚二枝。又居其西。其南三枝。大势环接。然在普定南里之东。不与州北之三枝相连。又横梗安平柔西之中。为镇宁隔越在东之地。此其二。上九枝中九枝下九枝。居广顺州之东。安平之南。而南联归化厅。西则本州岛之陇革枝。东则本州岛之华楚枝。诸枝大势相联。团聚一处。为镇宁隔越在东南之极境。此其三。大抵二邑之六壤。或数寨旁出。或半枝隔绝。非亲履周询。不能缕析也。其它若府属之与普定。则府属之五起十三枝。与普定之五里五枝。往往交错。大约县境居北及西南。而府境在东及南。县境自城而北。直属于三岔河。则本明定南里之故地。又自城而西南。直接乎归化。则五枝之地。本宁谷司所改也。其四里居驿道之旁者。则普定之故地也。大势尚相连接。然又有东出二百余里。远在镇宁华楚枝之旁。而介乎贵筑广顺之闲者。则为坐场。府属之五起。本为安顺旧州之地。

其余十三枝。则安顺旧军民府之地也。十三枝参错匀布。自东而南而西。薄乎县属之宁谷五枝而止。然又有水西庄。在镇宁之西南三十里。蜡蓬塞错出安平

堡唐基堡之东。钱唐堡错出安平槽堡之东。亦府属之插花地也。郎岱归化二厅。地颇连属。盖画疆在雍干之际。其时司事者留心疆域故无遗议。清镇虽并聚在东北一隅。而贵筑之谷上谷下二里。袤六七里。广且百余里。又有羊鹊塘。旧人寨。茅草寨。若绝若续。与之横其中。居二谷之北者。为镇瑞安里。明故镇西之地。居二谷之南者。为清里定里。明故威清之地。永宁虽集处于西南之一隅。而其地本偏远州城及打罕一马。沙营顶营募役三枝六保阿果二枝。皆居北盘江之东。乐运乐坝乐举八大万播西邕便邕由八十石石湾寨下募役十一马。则又在白水河之东。惟江外金井之地。则居北盘江之西。外界贞丰。地复荒广。为盗贼聚萃之区。凡此皆诸属插花之情形也。又考西堡去安平远而去镇宁近。齐伯房公具蒙楚上九中九下九陇革华楚八枝。去安平近而去镇宁远。若举以相易。实为两便。他若谷上谷下之当归清镇。江外之宜并贞丰。则又事关外郡。不敢轻议也。又查齐伯房之应纳正银。凡九十二两八钱七分七厘。原粮八十石七斗四升八合三勺。公具枝之正银二百四十八两一钱一分三厘。原粮一百九十二石零九升。蒙楚枝正银二百一十一两三钱九分二厘。原粮一百六十二石六斗五升二合。上九正银二十五两九钱八分五厘。原粮四百九十一石一斗。中九正银二十九两四钱五分八厘。原粮五百七十石二斗九升六合。下九正银二十两九钱三分。原粮四百零二石一斗七升。陇革正银一百七十三两五钱四分三厘。原粮一百三十四石三斗四升三合。华楚枝正银三百八十二两一钱九分五厘。原粮三百零二石八斗一升五合。统计八枝。共银一千一百八十四两四钱九分三厘。粮二千三百三十七石二斗一升四合三勺。又查西堡秋粮米共四百十二石七斗一升七合三勺。又诸色银共七十两六钱二分九厘。八枝之米多西堡且六倍。银多西堡十五倍。此为不侔之数。而实则西堡肥而八枝瘠。二邑恐不能从也。仍当察核地界。酌其相宜。一一比较。方为愜当。此林翼所为欲逐一察清。妥议章程者也。

## 卷三十四 户政六赋役一

### 治赋篇一

汤成烈

陆敬舆曰。国家之赋税也。必先之以厚生之业。而后取其什一焉。其所取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则不征。非土之所有则不贡。谓之通法。案唐之制赋。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庸。凡丁男一人。受田百亩。岁输粟二石。谓之租。每户出绢若绫若絁共二丈。三两。不蚕之土。输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谓之调。人年二十成丁。岁役二旬。不役则收其佣直。日准绢三尺。谓之庸。大抵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法制均一。自武德至于开元。



莫之或改。故上下给足。宇内完富。及天宝丧乱。书籍无存。有司不能厘正。任意征敛。赋法遂坏。建中初。杨炎乃变制作两税法。取大历十四年科率最多者以为定额。作法于凉。务从其重。弃累代之成法。适一时之权谋。岂因时而制宜。实剥下以奉上。是以宜公奏请均节财赋六条。民益困穷七事。有云。采非法之权令以为经制。总无名之暴赋以立恒规。但务取财。岂云恤隐。又云。创制之始。不务齐平。计奏一定。有加无除。往输其一。今过于二。官非增赋。私已倍输。不敢尽求厘革。但请去其太甚。亦足小休。夫谷帛为军国所必需。而缙钱非农民所固有。今民持谷帛市钱以入官。而官又出钱市谷帛以济用。官与民两受折阅之害。何如即谷帛而征之。两损其害。即两收其利。又曰。非法赋敛供军进奉之类。既已收入两税。今于两税之外。又复并存。诚如所云。则两税之害。实为聚敛之尤。德宗嗜利黷货。惟富国之是图。纵厉民而不恤。卒之藩镇叛于外。奸宄伏于内。民困且怨。能无亡乎。虽无卢杞朱泚之徒。一杨炎亦足以败之矣。奉天之幸。非偶然也。殃民祸国。炎先诛死。乃后世仍其法而不革。何哉。计臣便于岁会。俗吏便于催科。鲜能宏经国之谟。为邦本之计。准古今之制。酌当代之宜。治赋而得其平者矣。案两税法。总税应庸调之数。一切征之于田。夏税起四月。冬税毕岁终。田方布种。吏已踵门。敛获始毕。糗粮已空。诵二月卖新丝四月卖新谷之谣。何其言之痛也。明万历初。创一条鞭法。变本加厉。并杂税于正供。三月完半。十月全完。期益迫促。昔为富足。今为累头。吴民田字之谣。又何言之悲也。考之汉世。张汤杜周。子孙奕世贵显。而桑宏羊孔仅之徒。身诛族灭。天恶聚敛之臣。甚于酷吏。昭昭若此。盖人罹宪典。酷吏文致入深。虽非祥刑。尚因饬法。且被患止于一时。故殃止其身。而罚弗及嗣。至于聚敛者之心计。析秋毫。取锱铢。自谓为国生财。算无遗策。而君相任用而不疑。恣其所为。不至毒痛天下不止。不至乱国覆邦不止。身为戎首。貽患方来。天鉴下民。怨毒所聚。得免为幸。又何能保有子孙哉。

## 治赋篇二

汤成烈

自杨炎作两税法。后世遵行之。而古圣成邦经赋之制。不可得而复矣。宋史论之曰。两税之取民也。夏税无过六月。冬税无过十二月。其弊也。先时而偿赋。加课而暴敛。至于五代极矣。明季行一条鞭法。规一时之利益。趋为苟简。当时以为便。而夏税改为春征。冬米分为本折。其弊也。趋迫而令烦。操切而民困。至于崇祯极矣。当洪武初。师古之意。因势利导。随俗立法。以田为经。以人户为纬。赋出于田。役出于丁。户有三等之差。里有十甲之目。其田之赋。曰夏麦冬米。户之赋。曰农桑丝绢。丁之赋。曰银差力差。不仍庸租调之

名。其为粟米布缕力役之征一也。中叶以后。甲总不均。款项多端。而条鞭之法立。盖是法与两税。皆便于上。而不便于下者也。何以言之。上则并省名目。易于催征。下则完纳正课。复加耗增。行之既久。民亦安之。国朝顺治康熙年间。兵革未息。支应浩繁。军饷无出。乃令各州县。凡不入正赋。坐办杂办均徭等项存留银两。悉数裁改。起运解部。每县不下四五千两。缙云赋役全书。自顺治元年起至康熙中。前后裁改起运解部。凡六十余款。计四千五百余两。以一县推他县可知于是州县办公。无款移挪。遂设火耗之名。以作留支之费。重者每两数钱。轻亦钱余。此又额外之取求。当地之私派。初无定数也。雍正间。以州县抑派苦累。乃均其数而轻之。每两无过一钱。以归于公。名曰耗羨。又以州县办公为难。特设养廉。取诸此项。当时翕然称颂。以为均平。夫督抚司道。官尊廉优。席丰养厚。无俟货取。大臣法矣。即佐贰微末之员。亦得分润其余。洵为公溥。然自归公之后。民间输纳。比于正供。丝毫出入。悉操内部。给廉之外。既无羨余。地方有事。何能卒办。此吏治之所以日衰也。且大县廉银裁得千余。中县七八百两。小县止四五百两。幕客之修脯。家人之食指。事上接下之酬应。道府节寿之馈遗。此中取给。多属不敷。此外应行事宜。贤者亦不能竭蹶以应。小臣何自而廉哉。庸庸者流。遂至金来暮夜。词讼苞苴。上司莫之能禁。故时有康熙年间多清官。雍正以来无清官之谣。乾隆壬戌。廷试策士。高宗纯皇帝以之发问。而草茅新进之士。莫敢正对。然民之痼瘵。官之困乏。久在 圣明洞鉴中矣。高宗终虑耗羨之不利于官民。下询臣工。博采众议。御史柴潮生奏。以为耗羨乃今日天下之大弊。而未敢请议改除。乃御史赵青藜奏。请无轻议变更。时议从之。遂为定制。在 国家多三百五十万之岁入。姚硕甫寸阴丛录云。耗羨银三百四十九万五百七十七两。而使天下一千五百余州县。拮据从公。动多掣肘。于是复设平余之名。耗外加耗。羨外加羨。上不得而止。下不得而免。是多一分不止受一分之累。何能宽一分而得受一分之赐耶。青藜疏云。哀多益寡。宽一分则受一分之赐。又云。既受耗羨之名。自不得求多于正额之外。岂知以后竟耗羨外又另生耗羨乎。惜乎 高宗勤恤民隐。德音垂问。欲以归公者归民。顾为邪说所沮而止。青藜疏云。归民之说。于时则有未暇。于势则有所难行。国家之经费有常。各官之养廉安给。使膏泽不下于民。而无艺之征敛。有加无已。生民憔悴。伊于胡底乎。

### 治赋篇三

汤成烈

且天下生民之数。未有盛于此时者也。而天下民生之匮。亦未有甚于此时者也。而自古赋敛之重。又未有甚于此时者也。生齿日繁。民生日匮。赋敛日重。

吁危哉。此时也。曷言乎生民之庶也。帝王世纪云。夏禹之世。民口千三百五十五万三千九百二十有三。周成之世。民口千三百七十一万四千九百二十有三。纪其盛也。汉平元始。计民口五千九百一十九万四千九百七十有八。汉桓永寿。计民口五千六百万六千八百五十有六。较夏周民数。不啻三倍。虽唐之开元。宋之嘉佑。难与比隆焉。今各省府县。岁终册报户部户口总计。几倍于汉。汉汝南郡户四十万四千四百有奇。口二百一十多万有奇。庶矣哉。然其郡统县国三十七城。方今苏松常镇太仓四府一州而赢。苏松属县户可二十万计。度直隶及皖豫齐晋秦楚各省。大抵视汉司隶兖豫幽并青冀。其庶维倍。即闽粤滇黔川甘。亦视汉交益凉州为庶矣。今日之生民。非古今极盛之时乎。然而庶不可恃也。圣贤论政。庶而加曰富之。今地不加广于汉。垦田不能加多。夫民倍于昔。而田不加增。则民之乏本业者众。山陬海澨。苟可种艺。尺土寸壤。无不开垦。而士工商之外。无末业可治。散而游幕。去而僧道。隶为胥役。投为奴仆。流为地棍盐徒。每省不下二十余万人。此皆游民耗斲于农者也。僧道胥役奴仆之流。不事恒业。而恣食于民。地棍衣食于良弱。盐徒谋利于锥刀。皆汲汲终日。仅供口体。未尝饶富。山乡之民。中稔之岁。人不宿饱。一遇凶荒。流亡道路。通都大邑。又有富商豪右。操其赢缩。盘剥穷民。禾未苗而已贷于人。蚕未丝而已偿夫债。岂非民生匮极之时乎。曷言乎赋敛之重也。昔汤文正斌之抚吴也。潘耒送之。其言曰。宋时亩税一斗。元令田亩税三升。明初没入张氏故臣及土豪田。按私籍征之。名为官田。亩税八斗。而民始困。然民田亩税五升。其轻自若也。嘉靖中。并官田民田。一切以三斗起科。而民重困。然催科未甚急也。万历初。行条鞭法。限分数为考成。缓征之法不行。而民愈困。然犹止常赋耳。天启后。时有加派。复苦额外之征不堪命。以至于亡。

国朝承明积弊。田赋之重。转输之劳。一如往时。加以催科日益急。考成日益严。东作未动。追呼到门。数年逋租。并征一日。办正供而积逋不偿。输旧赋而新课不登。虽有龚黄卓鲁之俦。鲜不阨于考课。迁除之路既绝。则取盈囊橐而止。贪残放纵。无所不至。吴民之困。未有甚于今日者。当 圣祖仁皇帝时。次之言。已痛心疾首如是。况雍正间。并丁于地。民苦按粮摊丁而加困。火耗归公。官苦正耗并解。加平余而民重困。干嘉之际。司之平余益重。道光间。重平。每百加二两五钱九分五厘。饷余。每千五两。筹补。每千十两。杂费。每千耗羨七十两。浙省民间完正不完耗。问之亦不知何为火耗。他省纳之于民。浙省取偿于官。奇哉。火费五十一两五钱。耗费三两七钱一分。新加银一两五钱。给库饭食三钱五分。运脚银十六两。奏销上房费洋钱三百六十元。每正银千两。约以千二百两为准。种种取之额外。官益困而民之困不可胜言矣。咸丰元年。清查结报之后。养廉扣不准支。扣廉之外。摊捐官垫民欠。

大县一千八百两。次一千五百两。次一千二百两。中县九百六十两。递至五百六十两。小县三百数十两。又摊统提捐款。其名目并未行知各县。以大中小分别摊捐。自三四千两。至千余两不等。其外津贴架木。大县百数十两。中县七八十两。小县五六十两。贴油茶。岁科经费。科场经费。不在统捐之内。坐支役食之内。扣解节省钱文。自二十千至十余千不不一县正额之外。官之赔垫若此。此银何自而来哉。不加派于民。则亏挪正项矣。此正项之亏挪。岂州县之侵蚀乎。上之攘夺甚于剧盗。则又以困官者困民。是此时赋敛之重。亘古所未有也。

#### 治赋篇四

汤成烈

而不特此也。古者之取于民也。或以谷帛。或以丝绢。或以钱钞。未尝用银。盖谷帛丝绢。皆民种艺所出。就其所有而赋之。固甚便。钱钞自官局造发。资民交易。还纳于官。转圜不竭。民亦便之。至于银。非中土所生。非民间所有。自三代至明。未尝以充币而赋于民。不强民以所难责民以所无也。嘉靖末。废钞征银。民始苦其厉已。不及百年而大困。民困而国益匮。兵革四起。辽事亟则增辽饷。寇难亟则增练饷剿饷。赋加于旧十五六。毫末无补于国。民生日蹙。益趋为盗。明卒由是而亡。 国朝承其弊。三饷归一。耳目一新。而重敛如故。顺治中行钞代银。旋以库藏充牣而止。然定制官钱一千。直银一两。虽增额外之征求。而民不大困。何况 列圣相承。念民疾苦。痍瘵在抱。大赉时颁。逋赋屡蠲。常至千万。遇有水旱。抚振兼施。休养生息。百数十年。干嘉之际。号为富庶。其时银不甚贵。民以千钱完一两之赋。官代易银解正供。裕如也。嘉庆末年。银始贵。然完赋一两千二三百文耳。道光以来。番舶销售雅片。尽收中国之银而去。张仲远曰。银价之贵。不尽外洋。海国图志。圣武记。言之甚确。番舶二句可节。成烈曰。乾隆嘉庆年间。官府公燕。类用银器。所耗不费。而银价甚平。至道光年雅片盛而银价骤昂。官燕银器亦绝少。岂非番舶收银之明验乎。默翁信西人。故有是说。余则不敢默。银价大昂。自一千五百文。未几而二千文。未几而二千二百数十文。民间完一正一耗。须钱二千五百余文。所出倍昔不止。而纸笔之费。舟车之费。藩司平余上房之费。新加法码。额外饷余。筹补于正耗之外。每两须一钱数分。凡此皆急于正供。此外官垫民欠。统总捐摊。州县不得不解。不加之民。则赋于何出。苟加之民。则民不聊生。愚懦咨怨。黠者聚众。哄闹衙署。殴辱官吏。事情既大。上司无法以处之。宁波之事。殴及道员。杀一副将。一通判。二知县。其文武死者十余员。兵百数十名。叛逆显然。乃怯于顽民之恫喝。诿之于盐梟。以区区张潮清俞能贵周祥千。获案为塞责。国法不申。民情易惑。悍者效尤。怯者观望

。盖因民穷而法亦穷矣。且道光十五年前。银价一千四五百文。部发帑银。仍准一千。是民间受银贵之害而 国家未尝私其利。银钱之价。听商民之自为低昂。犹可言也。至二十年后旋准一千五百文。浸准二千文矣。是 朝廷不居加赋之名阴收加赋之利。赋既重于列代。征又倍于往时。言利诸臣。亦思悖入悖出。有不可明言者乎。岂无抑银重钱之法以苏民困者乎。乃转以银贵为利。惟知腴民以充库。不知有人而后有土。民为邦本。本摇则国何以固。卒之民财既尽。国用何来。大学卒章。圣人之垂戒。意深且远。曷不三思为国长虑。图久大之规。绝斗筲之计。何汲汲于理财之术。而不思恤民之道乎。去岁南河决口。饷银集。清浦价平。至一千三四百文。虽奸商操赢缩以病官。而民间实隐受银平之福。何为亟行奏请运钱以重银价乎。夫钱铸自官局。而转输于民。钱贵则民赋易完。而国体亦尊。乃通宝之国用。必欲抑之使贱。民间少有之银。必欲昂之使贵。苦民以所难。究何益于国。诸臣自问。果何心哉。

### 治赋篇五

汤成烈

而犹不止此也。天下之穷极矣。然千百之中。犹有一二殷户。营贸易之利。因积累而起家。则有富商。督耕织之课。因勤苦而积聚。则有富农。此二者。在大县尚有数十可指。小县不过十余。或亦仅可温饱耳。平时为小户借贷完课。凶荒可劝分其余。以救沟壑之民。于地方不无小补。乃计臣必欲尽天下之财以归之于上。 国家遇一大事。则开一例。开例不已。乃劝捐输。捐输无补。又移大捐于各省。以听捐生之便。而大捐之外。又令捐饷。同时并举。又使有位者倡捐以为之劝。为朝不及夕之谋。作吮膏吸髓之事。 国家所得几何。而部费印结。无不十取四五。名为乐输。无异攘夺。官常之滥。固不待言。且有位者之所捐。何自而出。势必上取之于下。下取之于民。日知录云。天启之末。从操江范济世之请。遂行搜括。搜括不已。至于加派。加派不已。至于捐助。然则捐助乃季世之末策。非匡时之良谋明矣。且本搜括之别名。为加派之由径。何以言之。使出之于民。则钩稽商富。始以抑勒。继以追呼。非搜括而何。使出之于官。上官则派之属员。下吏则加之课税。非加派而何。是捐助实兼搜括加派之害。而上不居其名。下隐受其害。所谓计致巧取。必使商富之财亦同归于尽。一旦地方有水旱之灾。草泽有萑苻之警。州县钱粮。纤悉解司。司又尽数解部。报拨别无存留。振恤防御。丝毫无措。必得奏请。从外拨解。旷日需时。而民间悉索诛求。皮骨已空。何能保有其身家。施济于邻里哉。迨饷到省。无论支领折扣。种种侵蚀。而事机已失。灾黎则沟壑流离。劫掠则城市邱墟。末世多盗。民靡孑遗。诚哉功令之过也。方今农民之困州县之累。固患在赋重。而尤患在银贵。今民之纳粮也以钱。官之解司也以银。银价日贵。则征

钱必加。而百姓则相告曰。今岁加钱粮若干钱一两矣。而官之出示。亦以加为说。上司闻之。则曰某县加钱粮幸无事。听之可。夫正赋有定。何可毫末加增。乃钱贱银贵。出入至巨。处于不得不加之势。非于赋外有所余也。实取盈于解司之数耳。官必取盈而足额。民谓无艺之诛求。且曰钱粮宜征解皆钱耳。无如解司必银。名与实悖。民得与官相持。甚至玩法抗欠。胥吏怱。官以法惩。民乃大恚。道光年间。直省因钱粮戕官之案出。岂尽官之不职。而民之无良哉。迫于时势使然也。故昔人谓赋役之弊莫甚于折色。而吾谓尤莫甚于征银。任源祥对食货策曰。洪武中。有金一两。准米二十石。银一两。准米四石。棉花一斤。准米二石之例。永宣以后。折色者。布绢棉纱。听民之便。年来漕白改折。顺治十八年。江西米价。石不满四钱。而漕折石一两二钱。三不完一。康熙三年。江南米价。石不满五钱。而五府白折。石银二两。四不完一。由是观之。明之折征。乃损上益下以便民。今之改折。乃剥下奉上以充库。于时 朝廷清明。上无好货之君。而筦库诸臣。专事掊克。以聚财而敛怨。遂貽后日民穷财匮之患。为可慨也。

### 治赋篇六

#### 汤成烈

今天下受银贵之害者。民莫如农。官莫如州县。商莫如盐。夫田亩种艺所获。米麦棉豆。力之所出。布帛丝枲乃不以为赋。而惟银是征。则必贱榷其所有。而贵致其所无。是以数倍而完一。则农病。民顾无从得银也。贸易所得者钱。间有番钱。难充正赋。官不能不听民之便也。积千百贯易银于市。奸商牙侩。乘官之急。而银价于是乎昂。畸轻畸重之间。由铢累而千百。赔垫因之。则州县病。民之市盐皆钱。而商之纳课必银。以有易无。而折阅因之。则盐贾亦病。夫其害至于民困于输将。官困于垫解。商困于纳课。抑亦可以变通其法矣。乃以为银贵则国有倍入之赋。兵有兼粮之糈。宜乎国日富兵日强矣。然而国用日匮兵益弱者何也。管子曰。万室之都。必有万锺之藏。藏襁千万。千室之都。必有千锺之藏。藏襁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种饷粮食。必取澹焉。是其为政。必先足民而后足国。故其言曰。仓廩积而民知礼义。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桓公相之。故能霸齐而匡天下。后世计臣。若汉之桑宏羊孔仅。唐之杨国忠皇甫镈杨炎。宋之王安石蔡京之类。其才万不如管仲。乃腆然以禹稷自居。而日以尧舜颂谀其君。口诵商周之文。智出秦隋之下。坏法乱制。毒痛海内。甚至天变罔畏。人言莫恤。身为显戮。而国亦随之。岂不可鉴。夫鹿台聚而商亡。大钱铸而周敝。亩敛修宫钱而汉乱。阡陌间架作而唐败。青苗手实行而宋削。三饷征而明灭。财聚于上。怨敛于下。亡国丧师。有必然者。然而自古聚敛之臣。无不以搜剔利藪之计。蛊荡其君。援引掊克之徒。附益

攘夺。使上受好货之名。下切剥肤之痛。迨府库充满。宝藏盈溢。则又进丰亨豫大之说。而土木宫室之役。耳目声色之娱。日新月异。以侈汰其君心。视金帛如粪土。弃珠玉如泥沙。于是宵小蒙蔽。相蚀。以实私藏。一旦边方寇警。潢池盗起。檄调烦而转输急。乃司农握算而水衡久空。竭蹶补苴。事机已失。虽有善者。无如之何。使轻本重末。何至于斯。新唐书食货志有云。以金银为币者。蛮夷之道也。五岭以外用之。若行之中国。不百年而敝矣。征之于明。若合符节。诚哉先觉之道也。 国家承明之弊。二百余年矣。内无矿使之横扰。而宝藏不兴于山。外有洋烟之流毒。而漏卮不塞于海。银日耗而日趋于贵。亦势之所必然者也。任源祥曰。银不制之于上。如泉府之操其柄。又不产于下。如布帛之可衣。菽粟之可食。而偏重在银。使豪猾得擅其利。此言当日折色之害。而今有甚焉者矣。苟欲平之。必也征钱解钱。而司中支放采办。皆以钱为准。较之谷帛为租。钞币杂用。斯为握要。则银既退听而无权。豪猾亦无所用其术。三五年后。官民之困。其少苏乎。

### 治赋篇七

汤成烈

如之何一以钱为准也。难者必曰。钱为重币。贯索易朽。短陌私铸。糅杂难量。不如银便。将应之曰。苟便于民。未有不便于国者。今银易钱二千二百余文矣。正赋外耗羨重平筹补杂费等类。每两殆将二钱。解司银一两。需钱二千七百文。而州县折征。浙江自二千一二百文。至二千八九百文止。江苏则概征钱三千余文。在浙则官多赔累。在苏则民实难堪。究之奸商操银钱轻重之权。以病官而困民。于国家何利焉。诚令解司银一两。准解钱一千五百文。张仲远曰。每两作钱一千五百文。似尚太多。宜复旧制。每两作钱一千。一正一耗。完钱一千一百文。外酌加三百文。为州县办公之费。司中支发。亦照例价。每两千文。方可持久。成烈曰。此文作于咸丰二年时。银价二千二百余文。若每两千文。在民完课。固属轻减。而支发则不及半。营兵得无哗噪。委办得无借口乎。若现在银价。则仲远之言为是。而前数太多。更张有渐。亦未可太骤也。则州县征银。每两不能过钱二千。民间少数百文至千文之出。完赋较易。积逋可清。州县有五百文之赢余。办公既裕。旧亏可补。考成可顾。而司中支放兵饷俸廉工食。均以一千五百文。当银一两。出入相等。亦何所不利乎。盐商则准纳钱一千七百文。当银一两。少五百余文之折阅。纳课既易。年纲可渐足额。使各省每年多销二十万引。于国于官于商。不俱受其利乎。夫为政之要。在于足食。故洪范八政。食居其首。而生财之道。不外生之者众为之者疾二语。是以粟米实于仓廩。布帛充于府库。此皆出于民力之所为。故谓之本富。外此则泉府之法。操其权于上。散其利于下。以阜通货贿。而使民市易。此

古人兴之。而后世莫之或废者也。故府藏充溢。谓之末富。若银非物土之宜。非民力所出。饥不可以为食。寒不可以为衣。此则逐末者之所警。商贾之所资。而非经国者之所宜重也。故有无不足为轻重。乃国用必以银为出纳。是外本内末。违圣王底慎之意。昧驭世轻重之权。于是乎民困而国亦病矣。此孟子所谓无政事则财用不足者也。是故处积重之势。法弊不可得而更。而当积弊之极。物穷不可以不变。方今耗羨虽不可革。裁改虽不可复。条鞭虽不可改。折色虽不可除。其一切重平饷余筹补新加捐摊扣支。以及种种无名杂费。奉文年例捐款。本无关于国计。大有害于民生。岂不可全行裁汰乎。岂不可法顺治年间岁造宝钞。与制钱相辅通行。制国用出纳。必官家所造铸。以收货币之权。置银不用。以救官民之穷乎。有子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是故 圣人在上。不患无生财之道。而患无理财之人。诚使平其政以均天下之赋。通其用以和天下之情。厚其生以安天下之民。何贫寡不足之为患。而必临朝旰食。筹权宜之术。趣一时之利哉。是亦务本贱末。豪猾敛迹。蠲除私派。善良乐业。徐俟仓库充实。而定用缓之经。使老幼各遂其养。惇独咸得其所。 朝廷施旷大之恩。寰宇享恬熙之乐。唐虞之治。其庶几乎。

### 通论明赋饷之制

孙鼎臣

古之饷军以粟。未有以银者也。赋民以粟而兼以钱。亦未有以银者也。有之自明始。明初腹地皆置所。兵寓于农。其养边军。则民运屯盐兼用之。屯有商屯。有军屯。商屯者。商即边募人屯种。而输粟于官。给以开中盐引。国家即以其粟贍军。军屯者。军受官田自耕者也。永乐时边军十九万。以屯军四万供之。受供者。又得自耕边外。军无月粮。屯军米常溢三之一。民运者。赋民麦米豆草布钞花绒。运给边卒。以济屯盐之所不及。有是三者。边饷足用。未尝以银也。宏治初。李敏为户部尚书。请畿辅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州县岁输粮各边者。每一石征银一两给边。依时直折军饷。民运于是始废。叶淇继为户部。以为开中商人。以粟二斗五升。仅当银五分。而得盐一引。为利已泰。更其法以银代粟。银四钱一分。乃支盐一引。输于运司。分给各边。盐屯于是亦废。向之饷粟者始尽变而饷银矣。淇之中盐以银。原于敏之折征。折征虽明初偶有之。未以为制也。洪武七年。以徽饶宁国不通水道。乃令以金银钱布代输夏税。九年。命天下税粮。自除免外。民以银钞钱绢棉苧丝代输者听。米麦为本色。诸物折纳为折色。越十年。又令户部会计天下仓储存粮。二年。并收折色。惟北方诸行省。需粮饷边。仍输粟。三十年。诏天下逋●。随土地所便。折收布绢棉花。及金银等物。金一两。折米二十石。银一两。折米四石。绢一匹。石有



二斗。钞二贯五百文。布一匹皆一石。苧布一匹。七斗。棉花一斤。二斗。告以免民转运劳苦之意。其时折色未尽以银也。宣德间。周忱巡抚江南。以京师百官月俸。赴领南京。米七八石。仅易银一两。请检重额官田。极贫下户。两税许折银解京充俸。始专征银。然行之重额官田。与极贫下户。盖用是以苏民困。未大失也。至正统初。命南直之苏松常镇。及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税粮。自起运兑军外。皆折征银。入内承运库。谓之金花银。由是诸方赋入折银者几半。洪武折征之令。使民以少敌多。以轻易重。专以利民。金花银之入。则欲网其利于上。已非初意。然令银一两当米四石。犹洪武旧制。民未甚病也。及敏改折输边之粟。一石征银一两。视旧制增三倍。其时粟贱银贵。粟一石纔直银二钱。故淇更开中。变二斗五升之粟。为银四钱一分。而一引之盐。遂获八倍之利。岁骤增银百余万两。敏与淇之变法。皆为敛财。图一时之利于目前。而不知其祸之中于天下后世无穷也。边饷既皆以银。田荒粟贵。石直银五两。尽一引之课。不能余斗粟。于是益增盐课。商失利而中者少。边费益绌。折征之赋。不足以济之。至漕白皆改折。嘉靖中。俺答内犯。兵饷益急。户部尚书孙应奎乃建议加派。骤增银百十五万。用犹不足。应奎言岁入二百万。而诸边费六百余万。取财之法。行之已尽。而条鞭之法。不得不悉科银。民间两税。不复知有本色。推之关课之收钱钞者。亦折收银矣。天启崇祯之间。民不堪命。军兴愈乏。乃欲择富户给直买米豆输军。大学士蒋璟言。将士祇欲得银。视米豆如泥沙。盖欲复以粟饷军之旧。而其势不能矣。是谁阶之厉哉。敏与淇当时号为能臣。易本色为轻。咸以为便。及其既久。兵习于得银。不能复放本色。赋急于饷兵。亦不能征本色。二者表里相缘。自正统至嘉靖。数十年间。银之积重。其势已成。粟日轻。农日贱。国计日虚。军饷舍粟而放银。而所食非银也。民赋舍粟而征银。而所产非银也。故无事之时。则赋重而民困。有事之时。则饷重而军困。昔之交便者卒乃交病。论者知明季之贫弱。而不知贫弱之故在舍粟而用银。使由太祖之制。守而不变。何遽至是哉。是敏与淇之罪也。呜呼。由周而来千有余年。取民之制与养民之政败坏而不可救。未有若斯者也。民惰而无以生。兵骄而无以养。租庸调不可复。府兵屯不可行。古人足食足兵之策。施之天下。如凿枘然。欲为国者。其措注不益难。而为之民与兵者。抑何其不幸欤。故吾观于明。考其军赋出入因革之始终。着而书之。以为后之司计者鉴焉。

国朝赋役之制序

汤成烈

慨夫南困于赋。北困于役久矣。二百年来。政令之繁重。民生之憔悴。其至矣乎。然不操其本。则将倭咎于明之三饷。开横征暴敛之风。我朝因而不革。

是明召其殃。而我收其利。不穷其源。则将推过于乾隆时之开边巡幸。中丰亨豫大之说。致国用匱乏。捐例频仍。是前极其盛。而后丁其衰。此皆未考前代之掌故。而为臆度之说者也。成烈虽未得窥司农册籍。而集一代之章奏志乘。及前贤之论说。十有余年。方知其故。考前明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定赋刊书。夏税秋粮。米麦本折。农桑丝绢。盐茶课税。额办杂办。均徭关钞。通天下会计。一岁所入。二千九百余万。而民间未有丝毫羨余之出也。故终神宗之世。海内完富。今制除漕白正耗及各省兵米本折外。通计天下赋税地丁耗羨盐茶关杂芦课漕项旗租常例捐纳等银。一岁所入。五千四百四十五万有奇。其额则已倍蓰矣。又何患乎国用之不足耶。即各省水旱蠲缓及民欠。岁约七八百万。亦尚有四千六七百万两之入。而何以空匱至此耶。谨案顺治十四年。世祖章皇帝御制赋役全书序曰。钱粮则例。俱照万历年间。至若九厘银。旧书未载者。今已增入。夫九厘银者。万历刊书后。因四方有兵革之事。三次加九厘。谓之九厘饷。明史李汝华传万历四十六年。辽东兵事兴。骤增饷三百万。巡抚周永兴请益兵加赋。汝华议天下田赋。每亩增银三厘五毫。得饷二百万。明年复议益兵增赋如前。又明年四月兵部以募兵市马。工部以制器。再议增赋。于是亩增三厘。为银百二十万。先后三增。凡五百二十万有奇。遂为岁额。盖辽饷是也。则履亩之赋加于万历之旧者。五百二十万矣。又案康熙元年。给事中李鹏鸣疏称。近因军需不敷。暂加练饷。户部议每亩加银一分。而鹏鸣则请以新增五百余万之数。摊于额征银内。可以行之永久。则成赋之额加于旧者又五百余万矣。又案例编赋役全书。直省各州县。坐办额办杂办均徭等银。向系存留不入正赋。顺治康熙两朝。节次裁改。解部充饷。通天下州县。凡一千五百有奇。每县不下四五千两。是外赋归正赋加于旧者。又六百余万矣。自存留解部。而州县办公无出。不得不于正赋外。量加火耗。廉如陆清猷。亦俯仰随俗。派耗四分。以供支应。其它多则数钱。少亦钱余。此私派也。视官之贪廉以为多寡。无定数也。雍正四年。谕令火耗归公。名曰耗羨。计银三百四十九万有奇。则额外之征加于旧者。又如前数矣。斯四者岁凡一千九百数十万。历年既多。宜库藏之充物。若乾隆四十七年。核计户库。存银七千八百万两。岁岁有增无减焉可也。乃何以民则日见其困。国亦日见其穷乎。是不患乎源之不开。实患乎流之不节矣。至于今日。已处积重难返之势。何能轻议成法之更。然欲富国必先足民。欲生财必先节用。诚如乾隆时御史柴潮生所请。开边外之屯田。以养闲散而资遣汉军。如大学士阿文成公所奏。将腹地概增实额之兵。裁汰以省浮糜。而还复旧规。亦不过补苴目前。权衡出纳计耳。若夫平天下之大道。散财聚民。以为致治保邦之本。必将以九厘之加于履亩者。减地丁之征。必将以一分之加于成赋者。减漕粮之征。必将以裁改解部者。复州

县之存留。必将以耗羨归公者。免百姓之完纳。如是。则州县办公有余。得尽心治地方之事。民生事畜有藉。得从容以效输将。自此西北之水利可以兴。东南之漕运可以减。无所事于办公报歉。而额征可以足数。则怨咨既息。感召和甘。上天必降以丰穰。年谷顺成。上享康平之福。下遂乐利之休。其庶几三代之隆欤。

### 地丁原始

俞正燮

顺治初年。一千六十三万余口。

九年。一千四百四十八万三千八百五十八口

十八年二千一百六万八千六百九丁。

康熙二十一年。一千九百四十三万二千七百五十三丁。

二十四年。二千三百四十一万七千四百四十八丁。

四十九年。二千三百三十一万二千二百余口。

五十年。二千四百十七万九百九十九丁。

谨案。此年丁数为地丁之根。安徽百三十五万七千八百二十九丁。徽州府二十一万四千二百二丁。黟县一万二千三百八十六丁。依 大清会典雍正年本 大清会典则例乾隆年本 大清会典事例嘉庆年本 钦定授时通考 皇朝三通户部则例如此。

又案 万寿盛典初集。安徽抚属旧管新增开除抵补外。实在人丁一百四十一万七千五百九十九丁。新宣等十二卫旧管新增开除抵补外。实在八千六百一丁。共一百四十一万九千三百六十丁。其数附于五十二年。盖五十一年丁数也。

五十一年二月壬午。二十九日 谕将直隶各省现今征收钱粮册内有名人丁永为定数嗣后所生人丁免其加增钱粮但将实数另造清册具报岂特有益于人亦一盛事也

五十二年三月十八日。 万寿恩诏。但据康熙五十年丁册。定为常额。续生人丁。永不加赋。

五十二年。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二千五百二十四丁。又十一万九千二百二十丁。

六十年。二千七百三十五万五千四百六十二丁。

雍正二年。二千四百八十五万四千九百十八丁。

四年 谕丁粮派于各地粮内。以雍正五年为始。

谨案。滋生丁多。是年直省七十以上。至百岁以上。老民老妇。一百四十二万一千六百五十二名。可谓极古今太平之盛矣。滋生丁永不加赋。额丁子孙。多寡不同。或数十百丁承纳一丁。其故绝者。或一丁承一二十丁。或无其户。

势难完纳。康熙五十三年。御史董之燧请统计丁粮。按亩均派。部议不便更张而止。然舍此更无长策。故广东四川两省先行之。雍正元年。直隶抚臣请行之。二年。山西抚臣请行之。三年。山东抚臣请行之。五年。竟通行之。安徽丁粮。自五钱一分九厘至五分不等。盐钞一丁九厘四毫零。合之地亩。安徽地丁银二十万七千八百八十五两八钱三分二厘一毫零。今会典事例。言亩派一厘一毫至六分二厘九毫零不等。其徽州丁赋。歙银一钱五厘零。休宁一钱一分八厘零。婺源一钱四厘零。祁门一钱一分七厘零。黟一钱三分零。绩溪一钱二分零。均依本科则。摊于本地田亩。随征耗羨。婺源祁门每两一钱。休宁绩溪八分。歙黟七分五厘。丁银多少不同者。各以州县额丁及地亩数均摊之也。后山西以富人田少。贫民种地。代纳丁银不服。至乾隆十年。行者八十一州县。其盂县等二十州县。丁徭地粮。分额征收。道光元年。盂县改丁归地。其兴县等十九州县如故。贵州亦多分征。奉天台湾及广西之融县。亦丁地分征也。

乾隆初年。一万三百五万口。授时通考。安徽一千二百四十三万五千三百六十一口。八年。一万六千余万口。

十四年。一万七千七百四十九万五千三十九丁。

二十二年。一万九千三十四万八千三百二十八丁。

二十九年。二万五千五百九十九万一千一十七丁。

三十七年。停五年编审之例。各省督抚年底奏报民数谷数。户部核实具题。付之史馆。六月十八日。

谨案。编审之例。行者西惟镇西府迪化州安西州。东三省惟奉天锦州。其未置府厅州县地。亦不入数。

四十五年。二万七千七百余万口。

四十八年。二万八千四百三万三千七百五十五丁。

四十九年。二万八千余万口。

五十一年。二万九千一百四万余口。

五十五年。三万一千六百二十二万九千九十八名口。

五十七年。三万七百四十六万七千二百余名口。

嘉庆十一年十二月初七日。 谕户部奏进十年分民数谷数。比上年多至二千七百七十二万一百十九名。

十七年。户部册三万六千一百六十九万一千二百三十一名口。

谨案。是年丁数。安徽三千四百十六万八千五十九丁口。是年奏销册。安徽民田三十四万九百五顷三十五亩有零。屯田四万一千六百八十六顷五十亩有零。芦田三万一千五百四十四顷七十二亩有零。学田二百三十二顷十八亩有零。五尺为弓。二百四十步为亩。三百六十步为里。

谨案。天下以户口为重。古人或虞其脱漏。言版籍者。议论纷然。自丁归地而赋额不亏。吏民不扰。熙皞之盛。皆康熙五十年 圣恩之所留。今天下皇恩浩荡碑及亭。即当时士民共记此事者。顾久之而人莫知所由然。昔见旧赋役全书。及通志府志州县志。于康熙五十一年以后户口。或题以滋生人丁。或题以不加赋人丁。因沿改修。并此名目无之。士人日抱古书。见谈丁赋者。多溪刻愁苦之词。求之于时事而不见其。不知古人何故作此语。伏读圣祖谕。岂特有益于人。亦一盛事也。爰就所逮见官书及京报中之文排比之。以谕修赋役全书及修志者。共知盛事原起焉。道光二年九月初七日记。

### 地丁正名

龚巩祚

国朝有实则尧舜而名则汉武帝者一焉。地丁是也。古者田曰赋。以田计也。关市曰税。以货计也。口赋。亦曰赋。以人计矣。以田计者。上古法。以货计者。中古法。以人计者。董仲舒曰商鞅法。贡禹则曰实汉法。我 仁皇帝永免滋生人口之赋。除丁赋并入地赋。有赐蠲赐缓赐振。而无赐复。寰海之内。无一人不复者也。仁莫大焉。事莫简易焉。诗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粒我蒸民。莫非尔极。我 仁皇帝革二千年之苛政。此配天之实也。其实如此。其名未改。邸钞缙绅书仍称地丁。是实后稷而名商鞅汉武也。名当亟正者此也。或问之曰。我 朝取于民者。杀前古远甚。乡愚无见闻。又不读史。则不知朝家百典千式万官亿条例所出。视前古丰杀污隆何如也。告之曰。国家万年毋敢议。所以赢于入者。然而不禁议。所以嗇于出者。仆尝私忧焉。又私议焉。兹不宣也。

### 永嘉赋役志序

汤成烈

任土作贡。于是有赋。任事使民。于是有役。始于唐虞。备于成周。诚以惟正之供不可缓。而服劳之责所当尽也。旧志前代赋役并阙。无可征矣。然其详不可得而征。其可得而言也。明志云。唐世租庸调法。最为近古。自杨炎作两税法。简而易行。宋元因之。宋夏税绢。秋粮粳米。元夏税中统钞。秋粮粳米。明初定赋。一以黄册为准。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租曰夏税。曰秋粮。凡二等。夏税毋过八月。秋粮明年二月。丁曰成丁。曰未成丁。凡二等。民始生籍其名曰不成丁。年十六曰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又有职优免役者。其役曰里甲。曰均徭。曰杂泛。凡三等。以户计曰甲役。以丁计曰徭役。上命非时曰杂役。皆有力有雇。府州县验册。丁口多寡。事产厚薄。以均适其力。其制。农之赋六。曰夏税麦。曰夏税钞。曰秋粮米曰租麦。曰租豆。曰秋租钞。桑之赋一。曰农桑丝。廛之赋一。曰房租。传之赋五。照田地编征。曰祇

应。曰祇札书手。曰铺陈。曰轿伞。曰轿夫。兵之赋一。随粮带征。曰兵饷。户之赋二。曰荡价。盐法曰课程。内为蜡茶。为马价。为课钞。为酒醋课钞。为茶课米准收钞。为课钞。为磨油榨课钞。为门摊课钞。为牛租钞。为各色课程钞。为黄麻。为翎鳔准收黄麻。为桐油。为鱼油。准收桐油。为税课局商税钞。为鱼课钞。为本工墨钞。为河泊所鱼课钞。口之赋二。曰盐粮米。曰盐钞。里之赋三。里甲均平三办。岁一编排。曰额办银。内为皮张。为弓箭弦条。为药材。为胖袄。为预备织造。曰坐办银。内为历日纸。为军器。为缎匹。为水牛皮。为浅船。为漆木。为牲口。为果品。为四司工料。曰杂办银。内为新官到任。为朝觐酒席。为应朝盘缠。为升迁给由酒席。为新官修衙。为公堂家伙。为纸札。以上府县皆有支应又为修里公所。为见年由帖纸札。为卷箱。为上司各衙门书手工食。为上司家伙纸札。为三察院按临门厨米菜。为都察院募夫。为院布按按临家伙。为守巡道阅操。为守巡道按临。为兵巡道柴炭门子。为布政司公用。为兵巡道公费。为府县公费。为上司升迁。为表笺绫函。为表官盘缠。为委官查盘。为上司使官皂隶人夫小轿。为使客下程。为三察院考试生员花红果饼。为提学按临。为岁考生员为季考。为岁贡。为科举。为新举人考会试。为新进士。为科举礼币并进士举人牌坊。为武举。为乡饮。为祭祀。为迎春。为贺节习仪。为上司按临。为本府朔望行香。为军器路费。为战船。为修城。为参将任札。为武职奖励。为预备杂用。为船只并稍夫工食。为加派匠役。为门神。为芽茶。为菘。为孤老。力之赋二。一概征银雇募。曰银差。曰力差。内为新官家伙。为岁贡盘缠。为富户。为齐夫。为膳夫。为民壮。为阜隶柴薪。为弓兵。为分巡弓兵。为隶兵。为铺兵。为马丁。为盐捕。为北新关听事夫。为馆夫。为渡夫。为陡门夫。为禁子。为门子。为库子。为斗级。为巡拦。为坐船水手。为年例解户。为课铁解户。

其目既繁。其弊滋甚。嘉靖季年。巡按御史庞尚鹏奏。两浙自兵兴以来。公家赋役日繁。闾阎困苦已极。积弊万端。里甲为甚。有一日用银二三十两者。贪官因缘干没。吏胥乘机诛求。在在有之。臣通行会计各府州县每年合用一应起存额坐杂三办钱粮数目。仍量编备用银两。以给不虞之费。俱于丁田内一体派征。名曰均平银。损有余。补不足。裁酌通融。自足供周岁之用。臣巡历所至。质之父老。万口同辞。率多称便。乞下部复议。着为成法。至万历初。乃总括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僉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赠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并为一条。计亩征银。折办于官。谓之一条鞭。繇是横敛绝而官不烦。影射除而吏不扰。民进效输将。退安农亩。诚善术也。我大清度越前朝。媿隆皇古。勤求民瘼。立法惟良。薄赋轻徭。与之休

息。改丁归地。比户可封。永嘉利兼山海。旧称沃壤。科则较轻于他郡。溪乡阻远。乃多积逋。岂民实无良。抑弊由中饱。前志慨乎言之。于斯为信。今天子御极初元。覃恩广被。首下蠲免之诏。用纾穷困之民。乃山野愚氓不感积欠之蠲。转幸新逋之免。疲与玩习。输将不前。是非狃于宽政使然哉。裕国计于民生。寓催科于抚字。古人可作。宜如何善其事哉。

### 桂阳赋役志序

王闾运

自古圣王君长万国。尤亟亟留意户口。盛衰损益之端。固可睹矣。桂阳自汉为大郡。元始户口最盛。户二万八千百一十九。然计口不过十五万六千有奇。至东汉户乃至十三万。口五十万。晋析郡。户乃减十余万。宋又减大半。隋户五千。唐增二万七千余户。几西汉全郡矣。赵宋计口十一万余。尚减前汉四万口。而户乃增倍。元户六万。计口亦不过十万。明史不载桂阳一州户口之数。州志记洪武中。户一万四千三百余。计丁七万八千余。世宗时。户减三千。穆宗时。丁止三万二千有奇。全州计户。不当汉一大县。圣清受命二百余年。嘉庆时。号最盛繁。至一州计口四十余万。合三县殆及二百万。同治五年。州计犹六万余户。三十三万三千余口。然原额供赋人丁。财八千九百余耳。临武蓝山。丁各三千余。嘉禾亦及三千。编审计数。殊绝如此。故历代户口。各以时载。大要自宋废役法户多而丁少。国朝免丁税。并入田赋。则丁少而人多。孳生戴恩之民。熙熙攘攘。曾不知有税。故朝廷所知者。额编之丁。全州不至二万。而食毛践土氓庶妇孺。遂至百余万。非夫圣恩湛濡不增丁之诏。曷以得此。此亦见两汉之盛强有由然。而宋明之蔽壅。上下相欺。户口非其实也。余尝私论役法。以谓古有三征。财力并用。当其盛也。于茅索纆。入执公功。朋酒羔羊。跻堂称寿。取之以道。则民不知劳。用之有时。则民知爱君。乐事劝功。太平之基也。故曰。什一行而颂声作矣。诗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不忘君也。又曰。同我妇子。饁彼南亩。田峻至喜。言亲民也。且专取其财。不若兼用其力。末世政废。诛求无艺。仁人伤之。并役于田。使富强之家。兼养贫弱游手之民。则野无愁声。国事仍饶。及其弊也。国家卒有大役大兵非常之急。征赋有限。徭发不兴。则小民安坐而不与其忧。事变势穷。终亦受灾。转徙流亡。以为天殃。意者征调不行之故与。然税制久定。兹事体大。圣皇不轻变也。矧桂阳居国南乡。山谷阻深。俗朴民穷。自五代时常困丁身。宋兴几百年。数减数蠲。然后仅苏。及承列圣恩育。民生康乐。然犹屡蠲税。近遭寇乱。十余年中。比嘉庆时户口损半矣。而耕凿力作之民。先供常赋。父子相语。纳赋恐后。皇朝仁政之效章章矣。自汉以来户口别载。今掇自明洪武以来户丁之数。及钦定赋役之法。暨蠲税恩泽

着于篇。

书河南府施志后

俞正燮

右志。于乾隆五十年后。奉毕抚部檄修。抚部又荐名士入局。宜尽善矣。乃其例云。前志多抄赋役全书。展卷目迷。况良法随时更定。亦无事重衍。云云。人读书有分量。本难苛求。而空谈古文格调者。比户皆是。遂谓此乃施君妙论。今案唐大历中。以租庸调为两税。贞元中。陆贽请均赋奏云。供军进奉之类。大历既收入两税。今于两税之外。复又并存。云麓漫钞云。唐定二税。诸色科敛。已在其间。后唐天成三年七月十三日。敕自今夏秋田苗上。每亩纳曲钱五文。是再增酒曲钱。又置酒坊户。又立户酒法。贻害良农。宋史苏轼传。上神宗书云。今于两税之外。别取庸钱。唐大历时定租庸调为两税。则租调与庸。两税既兼之矣。今两税如故。奈何复欲取庸。吾郡休宁程大昌续演繁露云。唐两税行不久。遂令折价输钱。歙州港洪狭小。量纳州用米数本色外。余计米价准绢价。令输以代纳苗。其起发苗绢。即是计米输绢也。是唐宋时盛行古文格调。删除迷目之文。不事重衍。致赋役重出。惟一二读书之士能知而言之。宋欧阳修程琳碑。朱弁曲洧旧闻。赵善自警编财赋并云。琳字天球。为三司使日。议者患民税多名。欲除其名而合为一。琳曰。此一时之便。后有兴利之臣。不知已并。复旁采旧名而别征之。是重困民无已时也。议者不能夺。曲洧旧闻云。至蔡京行方田之法。乃尽并税目。京盖一时自命为通品者。元平南宋。并其征税。食货志云。至元二十八年。中书省言。宋江南征徭名七十余。今尽输之。初下湖广时。罢夏税。改科门摊。大德二年。并征夏税门摊。后又并其名曰夏税。明史言国初有里甲均徭杂泛三等。嘉靖时行一条鞭法。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然诸役名罢实存。有司追征如故。夫税目因时不得不并。当详列沿革。使儒生胥吏共知之。我朝上下忙收地丁及漕米输兑。康熙雍正年间有大沿革。非草野及书吏所尽晓者。安溪李光坡有答邑侯书云。通计丁额折银。匀田亩之内。万一行之既久。大农方牧。忘并丁于粮之制。谓未有丁折而复丁折之条。则万世之害。实由于此。光坡为文贞兄弟。故能有此远虑。伏读雍正五年上谕云。地丁漕项芦课杂税之外。又有名为杂办者。赋役全书止编应解之数。未开载出办原由。亦未编定如何征收则例。以致富民受缺额征收之累。大哉圣人之言。已早计及之。盖所裁者所并者皆当详记之。康熙年间不加丁之谕。雍正年间并地丁之制。皆所谓道也。载道之文。载此而已。古文格调。知此而已。乌得以字少无道之文而谓之古文格调者。自单行古文说兴。惟韩愈欧阳修曾巩。咨于故实。而又不失格调。他或不顾也。吾黟方修志。检此书。详书其后。以告志局诸君子之不空谈古文格调者。



## 书郡国利病书后

谢应芝

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二十卷。昆山顾炎武宁人着。余观古者利民之良法。具于井田。平居有养有教。而赋役之供。军旅之用。俊秀之选。咸出其中。虽经衰乱。不闻叛民起于田野。岂非享其利而安其业之故欤。迨乎后世无田之民。以冻馁则思乱。有田之民。以征求而仍不免于冻馁。则亦思乱。欲民之不乱。莫如使之安其业。欲使之安其业。莫如使之享其利。论者遂争言复井田。则又不然。昔禹导河北行而水治。其后愈徙愈南。常遭溃决之患。论者祖贾让王横之策。欲放河归北。而漳滹沱。狭隘不足容河。非败坏田庐坟墓城郭。则其说不能行也。苟泥古以为经济。而不审时度势。虽大邳北折之形。畎浍距川之迹。历历在目。安见其能行耶。彼夫利之所在。人竞趋之则必争。一切盐铁之征是也。既舍农亩之业。逐末于海滨广漠之野。深山穷谷之中。无耕夫终岁勤动之劳。无天时水旱之虞。其商贾贸迁四方。操其赢余。衣食饱暖。不有以抑其末。人又何不为丁矿户。及夫盐冶之商。而甘穷困于陇亩。劳瘁于耕耘哉。虽然。古圣人崇教化。俾民咸知礼义。但安本业以务农。至于建山泽之官。为掌厉禁。毋戕贼物生。听其繁息。而民自取给焉耳。是故利当使在于下。而不可在于上。利在于上则民病。利在于下。而国未有病焉者也。亭林山人博极书。各因天下土俗所宜。采录大备。而莫善于西北水利。东南既无旷土。而西北尚多间田。西北水利兴。则屯戍行。粮赋减。漕运罢。河工省。一切杂税皆可弛。民克安其业。享其利。虽谓井田之法。复行于今可也。

## 卷三十五 户政七赋役二

### 因时论十田制

吴铤

天下财用不聚于上。则聚于下。至不聚于上。亦不聚于下。乃中聚于富民。而亦不可久。为人上者。上之不能大丰美而润泽之。次之又不能因其势而利导。至于摧残枯折。设法而巧取之。喜事而坐耗之。物力凋敝。户无积贮。非惟不知数百年之计。并不知为一时之计。其害胡可胜言。恽子居曰。韩子曰。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虽然。未既也。一人为贵。而数十人衣食之。是七民也。一人为富。而数十人衣食之。是八民也。操兵者。一县数百人。是九民也。践役者。一县复数百人。是十民也。其数百人之子弟姻娅。人数十人。皆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是十一民也。牙者互之。佞者会之。是十二民也。仆非仆。台非台。是十三民也。妇人掬长

袂蹶利屣。男子傅粉白习歌舞。是十四民也。夫以十四民之众。仰给于农工商。农工商以其所入。与共享之。而农工商病。先王以工商为逐末。惟农为衣食之源。遇有旱涝。工商所入不能支。夫以十四民之众。仰给于农。农以其所入与共享之而农病。农病而十三民俱病。则以生之制之分之取之为之用之者未得其道也。国家用财。饶于东南。东南民溢地寡。而田不足给。西北荒地多不治。民皆游手坐视。无以为生。此生之者未得其道也。山泽之错。园廛漆林之饶。其利与田相表里。先王听其出入而无征。今也设为关市。夺其利而归之上。民所赢得无几。所藉仅在于田。而田又不足以给。此制之者未得其道也。田制听民自卖。不为限制。故豪强兼并。一人而兼十数人之产。一家而兼十数家之产。田无定数。以其所入与民为市。益附其富。而无田者半天下。此分之者未得其道也。西北田无可耕。税入无几。三江税最重。苏松率五取一。轻重异程。厚薄殊轨。无以定其衡。此取之者未得其道也。田多者。募民为佣。率亩入三取一。以其二与佣。又分所取之半以供税。田主不知耕。耕者多无田。此为用之者未得其道也。吏民商贾。次于士无等。故得与封君大寮争胜。仿效淫靡。用无常轨。上至僭拟于君长。此用之者未得其道也。如是而欲天之生。地之养。百物之产。虽圣贤有所不能。故为政之道莫先于定田制。田制定则为农者多。为农者多而十三民乃得日减其数。斯民皆知务本。而不思逐末。田制不定。而欲求其财用之足。不可得也。

#### 因时论十一均田限田

吴铤

井田废。而天下之田无定数。乃听其出入转移于小民之手。而不为之所。则分田之权不操诸上。而上之人乃据其至尊之势。欲使民安其业乐其政。下不扰而已不劳。势必不能。尝考古今田制。莫如唐均田法为善。凡天下丁男。十八以上者。授田一顷。笃疾授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自为户者加二十亩。皆以二十亩为永业。其余为口分。其制本于后魏。与周礼不合。太宗行之十余年。斗米三钱。夜不闭户。治为后世最。然其后。行之未久而废者。有故焉。唐制。官授田得永为世业。官转徙无常。而授田多至百顷。少不下数十顷。永为世业。难以为继。田有尽。官无穷。以有尽之田。给无穷之官。田乃日匮。一也。庶人徙者。得卖世业。古者死徙不出乡。今听其徙。又使之得卖世业。虽不复授。亦开豪强兼并之渐。二也。狭乡授田。减宽乡之半。则授田之制。厚于宽乡。狭于狭乡。名为均田。实不均矣。使民皆去狭乡而就宽乡。则如之何。三也。古者二十而嫁。三十而娶。户口以渐而增。足以持久。后世听其嫁娶。而不为之制。今人有四子不为多。子又有四子。一人也而有一十六孙。故户口众而财用乏。四也。古者西北有水道皆可耕。唐时西北水利已失。故田皆不可耕

。西北之田。不下东南。坐失其利而无如何。五也。近世井田断不可行。山川之奥不可井。城郭之错不可井。园林廛漆之系属不可井。必得平原广陆。始可以行之。古者因其时而为之。近世田既不可井。而欲定田制。莫如行均田法而去其弊。限民田无得过五十亩。则为者多矣。士工商尤必重督之。使不得逾其额。士工商且不得多。又何论乎十民。如是则民安得而不富。国安得而不治。然其要尤在于开沟洫。沟洫不开。则西北之田不可治。而田不足以给民。班固改河渠书为沟洫志。其知之矣。

### 因时论十一均田限田

吴铤

治地之法。贵乎得其平而已。得其平。则分按郡邑。图写地形。奠以山川。正其财赋。定地理尽人事者。皆有以定其经远之计。故功易立而不可更。州县之疆里。以相附而成形。以相错而成治。地邑民居。使参相得。若邻属之封圻。近依城堵。治中管辖。远隔岩溪。则错互不改。分合无常。军屯或有时而难稽。事变或有时而难通。此疆域所以不均也。或以薄瘠而大其亩。或以开垦而任其界。田制不立。畝亩互易。步尺既不得而准。兼并适以滋其伪。此经界所以不正也。王者则壤成赋。惟正之供。若公田之籍没。倍征其赋。乱离之荒废。量取其租。相沿既久。不知厘正。一州之统率各异。一郡之系属各殊。一邑之推算各别。此赋税所以不均也。三代时。形方氏。掌制邦国之地域。而制其封疆。无有华离之地。后惟唐郡县之地为得其中。然亦有宜合并者矣。孟子曰。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正。然后谷禄均。故虽有上地中地地下地之殊。然其亩数。固不可紊也。韩退之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后世则苏松居江南十九矣。盖自开创之初。供亿有烦简之殊。牧守有能否之异。遣吏案验。言人人殊。既不知其变更之始。经制一定。虽欲为之变更而无如何。汉唐以来。已渐积其致弊之由。至于宋元。其流遂不可复返。坐失其平天下之要务而不自知也。

### 亩制

俞正燮

步弓之数。著书者多不详言。案秦商鞅开阡陌。平斗甬权衡丈尺行之。弓过六尺有诛。盖周以八尺为步。秦以周尺六尺为步。六国及汉初以周尺六尺四寸为步。周制步百为亩。八尺步也。商鞅改二百四十步为亩。六尺步也。六国东田步百为亩。六尺四寸步也。盐铁论未通篇云。古者步百为亩。先帝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亩。汉武帝改东田六尺四寸步也。自周以后汉武以前计之。亩有四等。六国汉初东田最小。周田次之。商鞅田次之。汉武东田最大。魏书高允传云。古人言方一里。今田三顷七十亩。百里为三万七千顷。今推其数微误。方里为三顷七十五亩。方百里为三万七千五百顷。即汉武法。通典言唐制同。旧唐

书职官志。户部云。凡天下之田。五尺为步。步二百四十为亩。亩百为顷。夔俨唐书音义云。小亩百步。周制中亩二百四十步。汉制大亩三百六十步。齐制宋时用中亩。则赵宋以前皆二百四十步。别有小亩大亩之名。今亦然。今尺大。五尺为步。顺治十一年。定以二百四十步为亩。会典云。丈量州县地。用步弓。旗庄屯田用绳。民间以二百四十步为粮亩。其大制。则纵黍营造尺长五尺为弓。方五尺为步。亩积二百四十步。里长三百六十弓。顷有百亩。顷积二万四千步。亩为十分。分积二十四步。河北又自有三百六十步中亩。七百二十步大亩。不同粮亩数也。江南亩制又异。徽州平畴水田。亩积百九十步。斛水田。积二百十步。高原田。积二百六十步。山田。积三百步。屋基坟墓地。积二百步。次者积二百五十步。又次积三百五十步。山地。积五百步。城中附治等正地。一等正三十步。二等正四十步。三等正五十步。四等正六十步。当田一亩。此一清厘等则也。又一清厘等则。步弓方五尺。亩积二百四十步。凡地一亩。歙折田五分六厘一。休宁折七分三厘八。婺源折六分一厘五。祁门折六分二厘七。黟折五分四厘五。绩溪折五分八厘三。山一亩。歙折四分三厘四。休宁折二分二厘一。婺源祁门俱折二分二厘二。后祁门摊入田。黟折一分三厘三。绩溪折二分零二。塘一亩。歙充一亩一分九厘一。绩溪充一亩零一厘一。休宁婺源祁门不充不折。黟折六分四厘。其户屯田。执田不出运者输津贴银。由州县所官征解。散给运丁。如运丁就近自向佃户取租者听。新安屯田。每亩津贴银八分。

### 书靳文襄生财裕饷第一疏后

邵懿辰

唐李翱作平赋书。方侍郎辨之。以谓翱所料百里之赋。粟至三十四万五千石有奇。帛至万五千匹有奇。虽吴越上腴。不能岁得此于民。而翱懵然自以为得。余读靳辅生财裕饷第一疏。所料天下实田。至二千四百三十万顷。粮至二千四百三十万石。银至八千七百四十八万两。视今会典所载。定垦田及岁征粮银之数。多至三倍。而辅亦懵然自以为不易之理必得之数。翱与辅魁儒名臣。时所取信。所言欲垂世立制。而几贻天下后世以不可测之祸。究厥所由。皆王制山陵林麓川泽沟渎城郭宫室涂巷三分去一之说误之也。尝试以天下之图按之。所谓中原者。特燕赵之南郊。梁楚以北。西距大行中条。东至于淮。四方计之。不过千里。他若晋之太原平阳。秦之关中。豫之南阳。及江浙川湖闽粤都会之区。稍宽衍平夷。川原开豁。卒不数百里而止。而其余尽山与水而已。山陬水澨。民亦且居之。而占地不及十分之一二。天下之大。山水实居其七八。汉地理志着之曰。提封田为顷一万万四千五百一十三万有奇。其不可垦者一万万二百五十二万余顷。可垦不可垦者三千余万顷。定垦而实谓之田者八百余万顷耳

。以定垦与可垦不可垦者校。得四分之一。与不可垦者校。特十四分而得其一。古之步亩小于今。而今之疆域扩于古。故以今定垦田七百九十万有奇。校汉志略相等。汉及今二千年。中间增损赢缩之数不甚相远。则自今而有九有者。其率宜亦视此。而曷可以三分去一为之率哉。为王制者。汉之陋儒。以冥冥决事。注疏家习焉。而翱与辅更依其说而引伸之。自以为经世之要。独得之秘。使后有取而施用者。为祸当如何。余不可以无辨。

### 绘地图议

冯桂芬

周官大司徒。掌建邦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岛之地域广轮之数。职方氏。掌天下之图。固王政之先务也。史记萧何传。汉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宋史袁燮传。燮为江阴尉常平使。令每保画一图。田畴山水道路。悉载之。合保为都。合都为乡。合乡为县。征发争讼。追胥披图可立决。此言都图之始。嘉定县志。图即里也。以每图册籍首列一图。故名曰图。都图之宜有图旧矣。今江南州县有鱼鳞册。犹沿其制。惟有明以前。绘图不知计里开方之法。图与地不能密合。无甚足用。大抵不审乎偏东西经度。北极高下纬度。不可以绘千里万里之大图。不审乎罗经三百六十度方位。及弓步丈尺。不可以绘百里十里之小图。而绘小图视绘大图更难。以无显然之天度可据。全在辨方正位。量度丈尺。设有差忒。便不能钩心角。阳湖李氏兆洛制定向尺一十八枚。图绘颇准。犹嫌其繁重。今定一易之法如后。请下之各直省州县。如法绘画。任取本州岛县一城门左旁。立一石柱为主。柱即为起数之根。依此作子午卯酉纵横。以一里三百六十步为度。各立一柱。令四柱之内为一图。容田五百四十亩。各图中乾坤艮巽四隅。皆有一柱。而以艮隅之柱为本柱。以千字文为号。勒于其上。柱径一尺。高一丈。埋露各半。其露者。尺寸有识。适当山水市舍。则省之。或向西。或向南。退行若干步补之。绘图则用约方二尺之纸。十步为一格。纵横各三十六格。则一里内阡陌庐舍。纤悉可毕具。如是。而地之广袤着。更用水平测量高下。即以主柱所傍城之门之石槛。为地平起数之根。以絜各图石柱。而得各图立柱之地。高下于城槛之数。又测本柱前后左右四里之高下。而得四里内高下于本图之数。又测东西南北毘连州县城槛之高下。而得各城槛高下于本城槛之数。以之入图。则以着色为识别。凡高下于城槛。在一尺内者不着色。其余分数色。以一尺为一色。至若干尺以上。则概为一色。高山土阜。又别为一色。仍识若干尺于上。如是而地之高下亦明矣。此图既成。为用甚大。一用以均赋税。一用以稽旱潦。一用以兴水利。一用以改河道。

曷言乎绘图以均赋税也。赋税不均。由于经界不正。其来久矣。宋熙宁五年。

重修定方田法。分五等定税。宋史食货志。又王洙传。明万历八年。度民田用开方法。以径围乘除截补。钦定通鉴纲目三编。康熙十五年。命御史二员。诣河南山东履亩清丈。山东明藩田。以五百四十步为亩。今照民地。概以二百四十步为亩。皇朝文献通考。乾隆十五年。申弓步盈缩之禁。部议惟直隶奉天遵部弓尺。并无参差。至山东河南可见康熙十五年之举。仍属具文。山西江西福建浙江湖北西安等省。或以三尺二三寸。四尺五寸。至七尺五寸为一弓。或以二百六十弓。七百二十弓。为一亩。长芦盐场三尺八寸为一弓。三百六十弓。六百弓。六百九十弓。为一亩。大名府以一千二百步为一亩。若令各省均以部定之弓为亩。倘大于各省旧用之弓。势必田多缺额。小于旧用之弓。势必须履亩加征。一时骤难更张。应无庸议。嗣后有新涨新垦之田。务遵部颁弓尺。不得仍用本处之弓。大清会典。不特朝廷宽大之恩。卓乎不可及。亦见当时部臣深明大体有如此。惟是旧田新田。截然为二。终非同律度量衡之意也。惜当时不将各省田亩一切度以工部尺。而增减其赋以就之。不尤善之善者乎。今吴田一亩。多不敷二百四十步。甚有七折八折者。林文忠公疏稿。见兴水利议。所谓南方地亩狭于北方者此也。盖自宋以来。所谓清丈者。无非具文矣。皆由不知前议罗盘定向四隅立柱之法。为之范围。有零数。无都数。可分不可合。或盈或缩。甚或隐匿。百弊丛生。丈书泥于梯田阔狭折半之法。方田十亩。斜剖为二。可成十一亩。余可类推。又遇巉山。宜用圆锥求面术。亦丈书所未必知。苏州府志。载吴县办清丈。久之以山多难丈中寝。可为笑柄。故丈田亦必知算术。不可专恃丈书。不能若网在纲。必至治丝而棼。诚如前议绘图之法而用之。然后明定亩数。北省有六亩为一晌。四十二亩为一绳。等名目。亦应删除。用顾氏炎武所议。以一县之丈地。敷一县之粮科。见日知录。即朱子通县均纽。百里之内。轻重齐同之法。见朱子文集卷十九。条奏境界状。按亩均收。仍遵康熙五十年永不加赋之谕旨。不得借口田多。丝毫增额。如是则豪强无欺隐。良懦无赔累矣。又旧例。各县税则至数十等之多。于国无益。于民非徒无益。而于吏胥隐射转换。则大有益。图成之后。地形高下。水口远近。犁然在目。应请各州县就境内用宋法分五等定税。亦绝弊之善术。又日知录所列州县。有去治三四百里者。有城门外即邻境者。有县境隔越。如周礼所谓华离之地者。按图稽之。并改甚易。是之谓平天下。是之谓天下国家可均。

曷言乎绘图以稽旱潦也。州县一遇水旱。吏胥即有注荒费之目。有费即荒。无费即熟。官即临乡亲勘。四顾茫然。发踪指示。一听诸吏。虽勘如不勘也。前议绘图之法。所谓石柱。即今水则碑之制。吴江垂虹亭。有水则碑二。并不布各乡。又无比较之率。则其用仅与石步等。有此何益。惟行四隅立柱之法。验

石柱。披地图。今日不雨。则若干图将旱。明日又不雨。则又若干图将旱。水加一寸。则若干图将淹。水又加一寸。则又若干图将淹。坐广厦细旃之上。固已了然于中。舟輿既出。勘一水而百水可知。勘一乡而四乡可知。脱有不合。则必高地隔越。港不通。不难随时修浚。尚何前弊之有。

曷言乎绘图以兴水利也。国家休养生息。二百余年。生齿数倍于嘉时。而生谷之土不加辟。于是乎有受其饥之人。弱者沟壑。强者林莽矣。小焉探囊舐箠。大焉斩木揭竿矣。客或语余曰。英吉利。纵横数百里国耳。惟能涉重洋。不远万里。垦田拓土。故生息愈繁。国用愈足。中华无是故贫。其言赅矣。虽然。近将弃之。奚论乎远。夫一亩之稻。可以活十人。十亩之粱与麦亦仅可活一人。直省田凡七百四十余万顷。会典乾隆四十三年数。通典田制。禹平水土。九州岛之地。定垦者九百一十万八千二百顷。为数转多。惟九州岛疆域。及步法亩法无确据。未可遽加比较。至汉以下。历代垦田数。多少悬殊。杜氏谓史失实者近之。种稻之田半焉。其余岂尽不宜稻哉。职方氏宜稻之州七。今仅存荆扬。亦后世百度废弛之确证也。西北地脉深厚。胜于东南涂泥之土。而所种止粱麦。所用止高壤。其低平宜稻之地。雨至水汇。一片汪洋。不宜粱麦。夫宜稻而种粱麦。已折十人之食为一人之食。况并不能种粱麦乎。然则地之弃也多矣。吾民之夭阏也亦多矣。庶而求富莫若推广稻田。林文忠公辑西北水利说。备采宋元明以来何承矩等数十家言。蒙尝与编校之役。文忠又自为奏稿。大旨言西北可种稻。即东南可减漕。当自直隶东境多水之区始。稿云。窃维国家建都在北。转粟自南。京仓一石之储。常糜数石之费。奉行既久。转输固自不穷。而经国远猷。务为万年至计。窃愿更有进也。恭查雍正三年。命怡贤亲王总理畿辅水利营田。不数年。垦成六千余顷。厥后功虽未竟。而当时效有明征。至今论者慨想遗踪。称道弗绝。盖近畿水田之利。自宋臣何承矩。元臣托克托郭守敬虞集。明臣徐贞明邱浚袁黄汪应蛟左光斗董应举辈。历历议行。皆有成绩。国朝诸臣。章疏文牒。指陈直隶垦田利益者。如李光地陆陇其朱轼徐越汤世昌胡宝瑒柴潮生蓝鼎元。皆详乎其言之。以臣所见。南方地亩。狭于北方。而一亩之田。中熟之岁。收谷约有五石。则为米二石五斗矣。苏松等属正耗漕粮。年约一百五十万石。果使原垦之六千余顷。修而不废。其数即足以当之。又尝统计南漕四百万石之米。如有二万顷田。即敷所出。傥恐岁功不齐。再得一倍之田。亦必无虞短绌。而直隶天津河间永平遵化四府州可作水田之地。闻颇有余。或居洼下而沦为沮洳。或纳海河而延为苇荡。若行沟洫之法。似皆可作上腴。臣考宋臣郑亶郑乔之议。谓治水先治田。自是确论。直隶地方。若俟众水全治而后营田。则无成田之日。前于道光三年。举而复辍。职是之故。如仿雍正年间成法。先于官荡试行。兴工之初。自须酌给工本。

若垦有成效。则花息年增一年。譬如成田千顷。即得米二十余万石。或先酌改南漕十万石。折征银两解京。而疲帮九运之船。便可停造十只。此后年收北米若干。概令核其一半之数。折征南漕。以为归还原垦工本。及续垦田力之用。行之十年。而苏松常镇太杭嘉湖八府州之漕。皆得取给于畿辅。如能多多益善。则南漕折征。岁可数百万。而粮船既不须报运。凡漕务中例给银米。所省当亦称是。且河工经费。因此更可大为撙节。上以裕国。下以便民。皆成效之可卜者。至漕船由渐而减。不虑骤散水手之难。而漕弊不禁自绝。更无调剂旗丁之苦。我朝万年至计。似在于此。可否飭下廷臣及直隶总督筹办之处。伏候圣裁。将以述职。上之宣庙。当国某尼之。召对亦未及。事遂不果行。惟稿有云。若待众水全治而后营田。则无成田之日。窃独以为不然。即不能众水全治。亦当择要先治。盖未闻水不治而能成田者。怡贤亲王尝试行有效矣。何以一废不复举。以水不治耳。水何以不治。源流之不别。脉络之不分。测量高下。得此遗彼。不能择要而治耳。水不治而为田。或田其高区。而水不及。或田其下地。而水大至。一不见功。因噎废食。文忠亦未之思也。诚如前议绘图。则源流脉络。倭指可数。然后相其高下。宜疏者疏之。宜堰者堰之。宜弃者弃之。不特平者成膏腴。下者资潴蓄。即高原之水有所泄。梁麦亦倍收矣。湘阴郭中丞嵩焘言。天津水咸。岁必灌洗三次。始可成田。此说前人所未及。宜参。又不独此也。即以东南言之。同一高区。近水者易辟。远水者难辟。吾乡西郊贞山麓。先大夫莹左侧。有田数一顷。地高而远水。有旧河久塞。余庐居时。相度得之。遂于乙卯冬劝乡人浚复其旧。次年大旱。田得中收。里人大悦。此行之有效者。收成迥异。甚有所谓镬底潭者。洼下而不通外水。一雨即泛滥。一不雨即干涸。皆沟洫不修之弊。得是法而相度疏浚。硗瘠之变为膏腴者多矣。

曷言乎绘图以改河道也。汉贾让治河下策云。缮完故堤。增庠培薄。劳费无已。数逢其害。今之治河。守此数语。以为金科玉律。竭天下之膏血以奉之。国病而民亦病。为万世计者。奚忍安此。呜呼。以催科听讼为治天下之道而天下坏。以增庠培薄为治河之道而河坏。庸人误国。一而已矣。近者十年三决。前所未闻。盖由云梯关淤浅。入海不畅。自近一二十年来为甚。吾乡王司马熙文之言曰。道光末年所言。少时侍吾父兰仪同知署。署濒河。堤高于槛一二尺。髻髻之事。如目前耳。后三十年而予摄是职。署门外东西来。皆半里外下坦坡。乃得入署。堤巍踞绰楔上。准此逆推国初。岂水由地中行乎。必不能矣。询之老吏云。三十年中。初年岁高三寸。递加至今。岁高一尺内外。此近年加淤之信而有征者。盖不特不由地中行。且不由地上行。直由城上行焉。缮完故堤之法。至今日而万不可用。计必出于改道。既欲改道。当求一劳永逸之道而



改之决矣。癸丑以来。决河由大清河入海。此夺济也。大清桥畔有坊。康熙年间刊联。中有岳色河声字。盖借用韦庄诗。心如岳色留秦地。梦逐河声出禹门。而以泰山为岳。济为河。而不知济之不可称河也。在今日则土人以为讖。谓河流自此定。不必别求改道。然亦宜审其高下。而始能知其宜因与否也。如其可因。即可用西人刷沙之法。法用千匹马大火轮置船旁。可上可下。于潮退时下其轮。使附于沙而转之。沙四飞随潮而去。凡通潮之地皆宜之。黄河水性湍急。更无处不宜。自下流迤邐而上。积日累月。楔而不舍。虽欲复由地中之旧不难。此不特黄河可用。北河亦可用。即南运河徒阳等处亦可用。且东南水利久不治。数日之霖。积月不退。宜于通潮各海口。如法浚之。使下流迅驶。则上流虽不浚。而自有一落千丈强之势。可收事半功倍之效。治河之书。如行水金鉴之类。汗牛充栋。率多纸上空谈。难资实用。夫为下必因川泽。未有改河道而不自审高下始者。诸书闲及测量。止言所欲施工之地。从未有普测量之说。亦由不知其法尔。应请下前议绘图法于直隶河南山东三省。测各州县高下。缩为一图。乃择其洼下远城郭之地。联为一以达于海。诚数百年之利也。近世论治河者。靳氏辅夏氏驷诸人。痛诋让策。夏氏不足道。靳氏以治河名。何以为此说。亦自文其所不能而已。至附会修太原为修堤。九泽既陂为堤陂。然则禹又一鯨也。考说文陂阪也。一曰沱也。诗彼泽之陂。毛传陂泽障也。泽障即沱。盖水旁浅滩。故蒲荷生之。岂堤之谓耶。至高平曰原。与治水尤无涉。其不足辨明矣。周髀算经曰。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所由生也。汉赵君卿注云。禹治洪水。决流江河。望山川之形。定高下之势。除滔天之灾。释昏垫之厄。使东注于海而无侵溺。乃句股之所由生也。是君卿固知治水之必用算学。而其法不传。元郭守敬算学名家。史称其习水利。巧思绝人。陈水利六事。又十有一事。又尝以海面较京师至汴梁。定其地形高下之差。又自孟门而东。循黄河故道。纵横数百里间。各为测量地平。或可以分杀河势。或可以灌溉田土。是守敬亦知治水之必用算学。而其法又不传。然亦可见古之人有行之者矣。

#### 附绘地图法

法造反罗经。如下式。分二十四字。七十二向。两空隙。亦可作一看。是七十二向。实得一百四十四向之用。不必更分三百六十度。转易舛混。○一向分六向。一子正。一子兼癸少。一子兼癸太。一子癸。一癸兼子太。一癸兼子少。余仿此。二十四向。共成一百四十四向。每向二度半。又造定向尺。如界尺式。首用圆盘。即正罗经。边分若干。与反罗经相准。中作十字。以取子午正中。中心用钉合于尺上。仍令活动。可以旋转。尺上作中如甲乙。尺边任刻细分。如丙丁。又造图纸。用朱丝。作正方格。格之大小。准定向尺细分。任以

十分。或二十分为一格。量地之法。用反罗经居子向午。对所欲量之地。视针头所指。即知何向。此用反罗经之巧。用软步弓。量定若干尺。至转湾处止。即簿录某向共若干步。是为一节。嗣转他向皆如之。凡一转为第一节。清丈田亩。逐坵四面。皆用此法驭之。其简法又有三。一曰人行计步。先较准本人行步若干。当弓步丈尺若干。即计行步之数为准。一曰车行计轮。先量准轮围若干尺。任于轮之一幅作识。但以轮行若干周计之。三法中此为最的。一曰舟行计橹。先较准行若干橹当若干步。惟风水顺逆所差甚多。宜随时消息之。此法止能御直。不能御弧。遇弧形之地。宜于弧旁标识作直。纵横成句股形。入以算术。此不具载。大抵止绘地图。三法已足。清丈田亩。则必以弓步实量。得数始密。至画图之法。先于图纸上占位。作一定点。为起手之地。复于定向尺首圆盘上。取所记某向。移指中甲乙。并将尺边丙位。移就定点上。仍审上层十字上子下午。地图本上北下南。与纸格勿稍偏斜。乃循尺边。于定点上丙位起。按分绘画。甲乙为向。丙丁既与甲乙平行。亦即向矣。是为一节。续绘次节。即于前之末。接起后。以下皆如之。即图成矣。

\*本页为图形 上图反罗经式，下图定向尺式。

启肃毅伯李公论清丈书

冯桂芬

清丈之役。承手书慰勉借。倍万恒情。读之令人感义增气。弟方喜其不致辱命。踊跃从事。前月杪。俶装登舟。候潮未发。忽得方伯文。意主停辍。乃舍舟回寓。别遣人往撤局。昨归覆计绘成者万亩。已丈未绘者亦如之。糜钱七百数十缗。顷读大文。属为核议见覆。是停辍与否。尚有待鄙人未议。具征执事虚怀下问之盛心。不胜钦感。当方伯之锐意清丈也。议始夏五。松郡官绅力阻之。弟博采官幕议论。殆无一人以为能行者。因是怠缓悦从者半年。方伯持之弥坚。以成此迁延之役。受事之始。惴惴焉以区画无方。累执事之明是惧。驯至奔走连旬。成效甫具。方伯忽入人言。乘弟不知。飞文请罢。有同顽笑。夫经费之逾原议。为弟误信人言。致书方伯。已深自引咎矣。乃复书从而讽刺。照会更甚。今见详文滋益甚。弟于方伯。讲席未冷。曾忝宾师。王人虽微。不属行省。何遽阜隶使之。股掌玩之。顾虚文不足辨。而事理所击。是非所关。有不能默尔息者。敢为执事陈之。照会以每亩三十文。恐民力未能完缴。可谓仁者之用心。顾闻南汇空给印单。并不丈量。每亩名定六十文。实出一百数十文不等。何以于空给印单。则六十文至一百数十文不伤民力。于实办丈量。则三十文即伤民力。此不可解者一也。经费三倍。弟则过矣。至拙箸绘地图议。则事与绘田图不同。一县之图。每方十里。径半寸已成巨幅。河道干枝。寥寥数画而已。今绘田图。则一里中。凡为径半寸之方者。一千二百九十有六。纵横

界画以百计。蝇头细书以千计。其详奚啻千倍。方伯比而同之。岂第巨屨小屨同贾之说乎。此不可解者二也。窃尝论之。今法规重矩。倍屨于常法。若行之。则费等而事转易。常法易于量。而难于绘算。今法难于量。而易于绘算。常法易误。误亦不知。今法难误。误即立见。常法易舞弊。今法难舞弊。此其异也。一县但得能句股谳测望者一人。以御山水间阻疑难之处。自余诸人。能事不过三端。一能分罗经一百四十四向。一能作纵横界画。一能乘除法。其方田法即在乘除中。可临事学之。宜选诸生中能乘除者。旁及地师画师。大难之后。诸生多失所。月修数千。已可大庇欢颜。一县百人。不难罗而致之。又尝熟筹深计。需人过多。虽轮办亦不能无生手。不如同时并举。方议博求知算者十余人。又于川沙局练习丈绘好手十余人。为苏松太十余城分办之用。期以甲春招董试丈。甲秋开局。乙夏断手。一年为限。至迟则一年有半而已。方伯屡晤。不一询及。乃自为数十年五六年之说。此不可解者三也。清丈正为田有多少而设。清丈之后。可以核实赋税。可以潜弭争讼。可以绝豪强之兼并。可以绝驯懦之为人兼并。其为善政。正在于是。丈得十亩。单署九亩。或十一亩。无是事也。则以实丈数目为准。乃一定之理。至赋税因之而有赢缩。赢而增赋。民馘之矣。方伯言泖湖之滨。无粮之田。连阡累陌。自应升科。又当别论。缩而减赋。可再渎乎。则用顾亭林之说。以一县之田亩。摊一县之粮科。亦一定之理。今曰川沙田仅及旧额十分之九。将粮赋摊派通境。恐民心未能帖服。照会则称大拂輿情。面晤则称恐或控告。夫愿出无田之粮。不愿出摊派之粮。非人情也。田亩具在。非有截之侵之者。将谁之控告。

且缩于原额。于民无增粮之害。尚不帖服。万一赢于原额。于民有增粮之害。更何如其不帖服。是必处处无赢无缩。而后可清丈。既处处无赢无缩。又何用清丈为哉。此不可解者四也。详文以停止为与民休息。是以举行为骚扰。不知骚扰者何在。此不可解者五也。详文又言该厅委员可信。何以不令与闻。不派委员。皆方伯自为之。乃层层指驳。一似绝未与闻初议者。此不可解者六也。清丈之终。必有按田派粮。哀多益寡之事。在平时究多不便。独行之减赋之时。哀益无形。毫无不便。此亦千载一时之机会也。今转欲需之减赋既定之后。此不可解者七也。惟是清丈不难。垫费为难。缴费在有单之后。需费在无单之先。此必不合之道。所谓司库无款可垫者。乃近理之言。稟请停止足矣。何用断断辩论。惟恐弟之欲办。一似弟有清丈之癖者然邪。且方伯亦未之思也。弟以迟暮之年。疾疾之躯。进则优游幕府。饱食安坐。退则晤斗室。左图右史。不此之娱。而周流异县。公中一饭之外。具膏秣。裹糒粮。彳亍蹙蹙于草田霜露中。夙无狂疾。何苦而为此哉。惟川沙之行。弟奉执事之命而往。固应俟执事之命而撤。今得方伯文而立撤者。则有说。州县公事。无不乐于胡涂。而恶于

清澈者。于田赋为尤甚。其大者奸民豪户。勾通丁胥吏役。兼并隐匿。久假不归。一经清丈。无不水落石出。其小者。即前所谓单费。官以下。幕友绅董。丁胥吏役。皆有分焉。今议由局给单。不得丝毫增加空费。是夺其食也。故清丈之后。小不利于官以下一切人等。大不利于奸民豪户。而独利于乡曲安分无告之小民。丈董之下乡也。进茗饮爇香火者接踵。唤渡则奉而来。引绳则攘臂而助。咸欣欣然喜色相告。民情大可见。而相随之地保。倔强骯骹。形于辞色。署内外人等。皆迫于执事之命。万不得已。依违隐忍而从之。如方伯以下。同心并力。不为浮议淆。不为莠言惑。亦不难底于成。今得方伯一纸书。为若辈树之帜。即执事拒而不许。若辈祇以为此入绅士之言耳。非执事意也。有方伯在。吾何惧。从此筋弛脉懈。触手荆榛。不第无成。将貽笑柄。故决计不俟命而辍也。总之清丈一事。则有清粮法即不必行。更无清粮法即不得不行。断无计较于小费。踌躇于改数而不行之理。不清丈。不必问其法之善不善。既清丈。自当从其法之善。断无舍善而从不善之理。无此详弟本所乐为。有此详弟即不可为。断无含垢忍辱而复为之理。况立法既定。尽人能为。前闻执事有必办之说。果尔。但下其法于各郡县。勒限一年。如法办竣。不患不效。且使人晓然于意出执事。非人所能沮。亦非人所能赞。其得力必倍。本无俟弟之虱其间也。至取决于二者。以为可行。则首发难端。以为不可行。则阻挠善政。其名皆不可居。非下走之所敢擅议。惟执事裁择焉。

请定步弓尺寸公牒

冯桂芬

窃闻郡中又有清丈之议。所用弓步。尤应详查例案办理。绅等恭查 大清会典开载。乾隆十五年。奏准各省旧用弓尺。开明到部。江苏等省。均未遵照部颁弓尺。或二尺二三寸。或七尺五寸为一弓。或二百六十弓。或七百二十弓为一亩。若令各省均以部定五尺之弓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倘大于旧用之弓。势必田多缺额。正赋有亏。小于旧用之弓。又须履亩加征。于民生未便。且经年久远。一时骤难更张。亦无庸再议。嗣后有新涨新垦之田。务遵部颁弓尺。不得仍用本处之弓。云云。复查 皇朝文献通考。户部则例。语有详略。大指相同。成宪昭垂。自宜永远遵守。是所丈苟非新涨新垦之田。应用江南省旧用弓尺。不用部颁弓尺之确证也。至江南省同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而以六尺为一步。不以五尺为一步。旧用之弓。即匠作合省通行之六尺竿。一竿即一步。匠尺即宋三司布帛尺。以通行苏尺核实计之。部尺一尺。当苏尺九寸。故五尺弓得苏尺四尺五寸。匠尺一尺。当苏尺八寸。故六尺竿得苏尺四尺八寸。实差苏尺三寸。此六尺竿之弓。官文书及业田士民。家置一具。出门而合。父老相传。从无歧异。查长元等县。现在尚有康熙年间官造鱼鳞册。印信煌煌。贻自故府

。可凭可据。共见共知。虽系不全。与现田对图对址者不少。试以此匠尺六尺之弓量之。无甚赢缩。若以部颁五尺之弓量之。无一址不增多亩分。与册数不合。再查此册核算亩分。用六归。以六尺为一步。以六寸为一分。零数有五尺几寸。若使应以五尺为步。是县册已显违功令。岂理之所有。其为应以六尺为步。确凿无疑。而天下之尺。除周汉尺外。无更小于匠尺者。其为以匠尺六尺为步。亦可无疑。此又江南省旧用弓步以匠尺六尺为步。不以五尺为步之确证也。现在须丈之田。既非新涨新垦。自应用六尺旧弓。其乾隆十五年以后升科田亩。应用部弓者。赋役全书。列有数目。无可增减。自应划出分别办理。至于旧用六尺之弓。本无异议。推异议所自起。其始由于华亭县呈出火烙旧弓。不知此弓自为新涨新垦之田而设。并行不悖者也。其继由于咨请部颁弓式。不知弓式原应如此。且自有新涨新垦之田可用。并非谓 会典则例可以抹去。仍亦并行不悖者也。又 会典诸书。屡言各省不同。绝不言各府不同。是同省则弓步相同。如苏属上海宝山等县。未经兵燹。所用官弓。即系六尺之弓。绅桂芬前在川沙丈田。藩署送到步弓。系上海六尺之弓。若一府一县改用部弓。则上海等县。又将如何。 会典又统及山东等省。是不用部弓。不止一省。若一省独改用部弓。则山东等省。又将如何。是必不合之道也。至长元等县。鱼鳞册尚存大半。新补者不过小半。今忽改用部弓。是一册之中。大半以六尺为步。小半以五尺为步。更必不合之道也。窃惟尚书言律度曰同。论语言权量曰谨。不同不谨。必致亩分无从画一。胥役从而讹索。狱讼因之繁滋。百弊丛生。民无所措手足。设有两人于此。皆有足六尺弓二百四十弓一亩之田。皆溢出于部弓之外。一则清单及鱼鳞册积数分明。自无所谓隐匿。一则无单无册。既不能听其溢出而不坐以隐匿。亦岂能不遵 会典则例而坐以隐匿。若不明定章程。办法实属两难。绅等既确有所见。相应环请电鉴各情。申明旧例。于前颁部弓之外。补颁苏省旧用之弓一具。通饬各属。将旧有之田。应用六尺旧弓。新涨之田。应用五尺部弓。两项分别办理。不得混淆。以绝流弊而符成宪。再此系申明旧例。应否咨部存案。或竟附片陈明之处。伏候宪定。

### 卷三十六 户政八赋役三

敬陈八折收漕不可者十事疏道光元年

监察御史王家相

臣窃见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臣孙玉庭查办江苏漕务一折内。有无分绅民。概定八折收漕。每石余米二斗五升之议。蒙 圣主俯允所请。 谕令实力遵行。不可名为裁减。实则仍前滥索浮收。仰见 皇上实政实心。于革除积弊之中。寓从容不迫之道。因时立制。诚 圣人不得已之盛心。凡在食毛践土之伦。孰不感服。然臣于督臣所议。窃有不能无疑者。夫粮从田办。赋以额征。

额外多取。是浮收也。额外派征。则加赋矣。督臣孙玉庭所议。于筹运恤丁之法。非不委曲详尽。然臣窃疑督臣之但为属吏计。而未暇为百姓计也。臣又惜督臣之但为目前计。而不知为久远计也。夫四方惟正之供。莫非百姓胼胝之效。而万年远大之计。必无一日苟且之谋。查雍正七年。前江苏抚臣尹继善奏革江苏漕弊。每米一石。加津贴银六分。半归旗丁。半归州县。官吏不得颗粒浮收。自此漕弊悉除。官民利便者五十余年。盖前人立法。具有深意。加银不过数分。而加米之弊可革。若许以加米。则州县易于影射。上司难以清查。其初因恤丁而不暇恤民。其后既病民而兼以病国。臣窃以为 成宪不可不遵。

圣心不可不一。粮重不可复增。民贫不可重困。艰难不可不恤。情伪不可不防。旧章不可加厉。苛政不可再纵。民食不可不充。仓储不可不慎。条具不可者十事。敬为 皇上陈之。曷言乎。 成宪不可不遵也。臣闻

圣谟万古为昭。 孝思三年无改。恭读嘉庆四年十二月十一日。 仁宗睿皇帝圣谕。本年办理清漕节经降旨令蒋兆奎悉心筹划。剔除积弊以期漕务肃清。乃蒋兆奎谬执己见意在加赋。兹又奏称生齿日繁。诸物昂贵。经费不敷不能减去等语。是蒋兆奎始终以加赋为是。独不思漕弊既经革除。则旗丁之浮费可省又有何不足。岂有将浮收之事竟着为令甲乎。且州县若果收清漕旗丁运弁无瑕可指。势必不复争闹。况现在清厘漕务亦并非于剔除积弊禁革浮收之外。一无调剂已节次饬部酌议加增米石。并降旨令各帮漕船多带土宜二十四石。免其上税。又饬禁沿途一切陋规。该旗丁等自可足用。即尚须调剂亦何至除加赋而别无良策乎。钦此。嘉庆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圣谕。前据阿霖保面奏于收漕时通融办理概收八折拟即出示晓谕一节。系在未经降旨清厘积弊以前。现在将漕务各衙门书吏以及委员经纪人等各项陋规一概裁革。弊源既清则旗丁费用大减。津贴亦属有限。如敢仍前多索必当严办示惩。若州县等任意浮收。自应一体。严行究办该督等。惟当实力稽察妥为经理。倘经出示明收八折而州县等藉此多征侵肥。入己或又不止于八折之数。将来该省民人有将该督折收告示揭黏呈控者。朕当执法惩治断不因该督等呈奏在先少从宽贷也。钦此。臣伏查自嘉庆四年至十四年。时隔十载。封疆大臣。屡次筹议漕务。而圣志先定。于蒋兆奎加赋之请。则罢斥之。于阿霖保八折之请。则禁遏之。

大圣人精一执中。力辨于危微之界。是以四海乂安。万民和乐。 治法心法。举以付畀 皇上。今若从督臣孙玉庭之请。概以八折收漕。是浮收竟着为令甲也。是出示明收八折也。设廷臣有效瞽赋蒙诵之愚。恭诵 圣训于 皇上之前者。 圣心必惶然不安。盖爱民为 本朝家法。而加赋非所以爱民。此不可一也。曷言乎 圣心不可不一也。 皇上御宇以来。将官欠商欠折贡各项。全行宽免。复降 旨清查陋规。经四川督臣蒋攸铨。两

江督臣孙玉庭奏止。特奖孙玉庭以公忠体国。昨又以庆祥等议奏棉花收税竟同加赋一折。奉上谕。庆祥虑及远大所奏甚是回疆抽收棉花税断不可行。钦此。臣跪读之下。钦感皇上执两用中。时行时止。初不豫设成心。今以加二五收漕。弊同陋规。且陋规盐当居多。犹有商贾分任。加二五惟农民任之。夫同一陋规。一则因孙玉庭之奏而不行。一则因孙玉庭之奏而允行。书曰大哉王言。一哉王心。伏愿皇上竞业万几。夙夜省察焉。况加二五之事。害在闾阎。利归丁弁。州县得卸浮收之罪。皇上独受加赋之名。此不可二也。曷言乎粮重不可复增也。苏松赋额。在宋时不过什而取一。元时渐增。明初更甚。国初刊定赋役全书。苏州府田地九万五千余顷。科平米二百四十五万。岁征本色米豆一百五万余石。折色银一百二十七万余两。松江府田地四万一千余顷。科平米一百二十一万。岁征本色米四十二万余石。折色银六十三万余两。视明已减。然较之宋时尚多七倍。较之元时亦多三倍。幸赖列圣深仁厚泽。减赋额。蠲浮粮。东南之民。鼓腹含哺以至今日。然今日苏州之田。粮重者至一斗八九升。松江之田。粮重者至二斗有余。加以耗米。每亩共完二斗有余。又地丁等银。每亩自一钱八九分至二钱不等。是苏松赋额。已什而取四矣。且田身不宽。每亩不过收米一石。而粃谷糠秕杂其中。簸扬洁净。一石止存八斗。而以四斗充粮银。小民所存者四斗耳。以四斗之米。供一年之仰事俯育。娱宾速舅。其贫乏已不待言。若再以八折收纳。则小民余粮无几。生计益艰。至于生计维艰。则民情有不忍言者。夫天下粮额不齐。即江苏省亦轻重殊异。臣尝见徐州百亩之粮。不及苏松二府十亩之粮。而徐州一亩所入。与苏松一亩所入相等。粮重而入少。则力鲜赢余。是以八折之议。行之常镇江淮扬徐等府。或可尝试。若苏松粮重之地。断难加赋。此不可三也。曷言乎民贫不可重困也。苏松虽无富庶之实。而犹有富庶之象者。以其地属通衢。商贾云集。有力者权子母以牟利。无力者劳筋骨以谋生。然此皆无田之人也。加赋之累。累不能及。所受累者。独农民耳。夫四民之中。商贾不过十之二三。农民则十之六七。以苏松数百万户。除商贾外。竟有百万苦累之民。揆情度理。其何以堪。此不可四也。

曷言乎艰难不可不恤也。苏松多水田。自五月蒔秧以后。至十月获稻之先。旱则戽水以灌田。潦则筑岸以捍水。沾体涂足。雨淋日炙。竭数人半载之力。种熟一亩之田。逮完粮所余。不过数斗。仅得储数月之粮。户鲜盖藏。已非一日。故农民有丰年而常食麦粃者矣。此皆浮收之贻害也。然往日浮收。不过官吏之私意。犹有顾忌。若奉有明文。则官吏益肆。稍不如意。鞭扑随之。是既吸农民之脂膏。又将残农民之肢体。此不可五也。曷言乎情伪不可不防也。苏松之田。有业户。有佃户。业户取之佃户曰收租。供之官曰完粮。今完粮以八折

。恐收租亦以八折。万一佃户不愿八折。业户或以抗赖控追。官不能禁也。若遇柔懦之佃户。力不能办。而又势不敢违。将卖男鬻女。以符八折之数。皆流弊之必然也。此不可六也。曷言乎旧章不可加厉也。仓斛较兑斛斛身。每斛大一升。又斛面。每斛一升五合。计一石余米五升。此旧规。非陋规也。若淋尖踢斛。则是变本加厉。故近日完粮。即颗粒不加。已须以一石一斗之米。完一石之粮。今八折收纳。是名为加二五。实亦不止加二五矣。然使果能以加二五为限制也。固小民所欣喜过望者也。臣何以知其必不能也。督臣议松属每石津贴银五钱。苏属每石四钱。夫给旗丁者银也。而取于民者米也。近日苏松钱价。纹银一钱。兑制钱一百二十七八文。计五钱之银。须得制钱六百余文。以加二五核算。每石余米二斗五升。照时价不及制钱五百文。以此给发帮费。仍属不敷。况督臣奏内。有万不能省之款。所指如酌提羨余弥补旧亏。及捐补垫完积年民欠。岁挑徒扬运河协济等项。又从何出。是徒有立法之名。而无救弊之实。究之法外无法。弊中有弊。此不可七也。曷言乎苛政不可再纵也。今日完粮之户。颗粒不加者。不过百中之一。其余自一斗二斗至六七斗不等。收漕官吏。私立簿册。书写户名。按数征收。有增无减。而仓斛斛身本大。又兼斛手之重。故加一斗者。须加米二斗五升。至于加六七斗者。则二石完一石。在官吏已视为定额矣。限以加二五。势必于旧所加之外。再加二斗五升。彼加一斗者。或勉强顺从。若旧加六七斗者。将以二石五斗完一石。此官吏必有之事。而小民所必不能供者也。即曰督臣业已奏明。如逾限制之外。则必执法以从事。州县必不敢限外加增。然以州县之多。粮户之众。其完粮时之情形。督臣岂能一一亲见。往时州县尚有忌惮者。恐粮户之上控也。若明示以加二五。则小民所谓浮收。皆上司所谓抗欠。控诉无路。屈抑必多。窃恐愁苦郁积。上干天和。此不可八也。曷言乎民食不可不充也。东南为财赋之区。而一年所出之米。仅足供一年之食。故例禁出洋。以其妨民食也。一遇水旱歉收。即仰给于两湖四川之米。此民食不足之明验。今若每石加二斗五升。统计江苏每年漕粮二百数十万石。每年加赋七十余万石。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地利不加增。而每年藏之民间者。顿少七十余万石。恐于民食有碍。或以多余米石。改收折色。则是勒折也。恭读嘉庆四年三月初九日。仁宗睿皇帝圣谕。有人奏民间供输漕粮之弊向来漕粮按亩征收功令有淋尖踢斛之禁而州县因以为利多有每石加至数斗及倍收者所收米及三分之一本色已足则变而收折色小民不遽交折色则稽留以花销其食用呈验以狼藉其颗粒使之不得不委曲听从虑上司之参劾也则馈送之虑地方讼棍之控告也则分饱之等语此等积弊实所不免着传谕有漕各督抚务督饬所属留心查察毋使州县藉端勒措朘削累民倘有前项情弊即行据实严参办理钦此。圣谕煌煌。足见勒折之弊。理宜参办。若任听勒折。似于政



体未符。此不可九也。

曷言乎仓储不可不慎也。漕粮上供 天庾。例须干圆洁净。惟一亩之米。形质不齐。农民自收获后。登于场曰稻。落于枷曰谷。于是砻以脱其皮。筛以去其秕。即成米矣。而其中薄而不坚者为秕。小而碎断者为粃。择其干圆洁净者。不过十分之三。苏松赋重。遇清漕之年。供官仅可足数。若一浮收。则民间实无许多干圆洁净之米。不得不搀和粃谷以充数。州县既欲浮收。既不能挑选米色。此亦实在情形也。近年秋成丰稔。而嘉庆二十三年所进南粮。已有不堪久储者。历经仓场侍郎等奏明有案。幸已陆续放竣。可以不致霉变。万一年岁稍歉。则二进之米。必不堪问。仓场即据以入告。而米数浩繁。势不得不迁就收储。俛开放未毕。而红朽已多。每年甲米俸米。恐致缺乏。于仓储大有关系。此不可十也。以上十条。臣谨上稽 皇朝之故实。仰窥 圣政之敷施。下征地利之盈虚。旁察民情之甘苦。深思熟虑。恭遇直言不讳之 朝。不敢不抒陈愚昧。伏乞 宸衷独断。知加赋之为累。恪遵 成宪。收回 谕旨。布告天下。照例平收。此万年远大之谋也。即或诸弊已除。而经费尚须调剂。或仿尹继善之法。酌量加银。尚属易于限制。而流弊亦轻。所谓两利相形则取其重。两害相形则取其轻也。至于旗丁之帮费。沿途陋规。州县之浮收。惟在 皇上治之以大法而已。盖旗丁有疲乏者。而未必人人疲乏。若按船而给之。犹每人而悦之。徒以供若辈饮酒呼卢之用。彼有以误运为挟制者。乾隆五十七年。江苏粮道汪志伊绳以定法。莫不俯首悦服。罔敢需索。前河臣吴璥覆奏漕务情形一折。中有州县既不浮收。旗丁知州县并无盈余。自不能肆意多索之语。蒙 仁宗睿皇帝奖为正本清源之语。可见病民以恤丁。未为良法。至沿途陋规。查例载官吏丁役。得赃按律治罪。不因其并无公费。曲法宽纵。督臣孙玉庭减半之议。似非政体。即其进呈前漕臣铁保清单。亦仅一面之词。安知非运丁之浮开。不足信也。即使果真。亦应按款计赃治罪。交刑部治之足矣。州县之浮收。非不能尽去也。实馈送不能尽除也。即如督粮道及知府收受漕规。督臣孙玉庭奏称不能保其必无。臣闻去年苏松粮道舒谦但收漕规。不看米色。现今南粮抵通。米色不纯。是州县之浮收。实自上官纵之。臣请 皇上飭户部申明收粮之法。飭刑部申明计赃之法。飭吏部申明考核之法。 皇上总持大法。不奉法。无论官之大小。有犯必惩。三年之后。诸弊肃清。若立弊以救弊。恐弊日深而终不可救矣。至若姑试行之。待不效而后止。又谓涣号既颁。难于朝令暮改。此数说者。皆非臣所敢知也。臣为苏松粮重 国计民生起见。不揣冒昧。谨缮折具奏。伏乞 皇上训示。

敬陈漕运情形疏道光元年

江苏学政姚文田

窃惟东南之大务有二。曰河。曰漕。比年海口深通。南河目前光景。甚称安稳。惟漕务法久弊生。虽经督抚大吏数年以来。悉心调剂。然总未臻实效。小民仰沐 圣祖仁皇帝生成豢养。届今百八十年。愚贱具有天良。岂有不乐输将之理。诚以东南之财赋。甲于天下。而赋额如江苏之苏州松江。浙江之嘉兴湖州。其粮重尤甲于天下。竟有一县额征。多于他处一省者。乾隆三十九年以前。并无所谓浮收之事。是时无物不贱。官民皆裕。其后生齿愈繁。而度支日绌。于是诸弊渐生。然犹不过就斛面浮收而已。未几有折扣之法。始而每石不过折耗数升。继则至五折六折不等。小民终岁勤动。自纳赋外。竟至不敷养赡。势不能不与官吏相抗。官吏所以制民之术。其道有三。一日抗粮。一日包完。一日硬交丑米。赋额既极繁重。民闲拖欠。亦势所必有。然大约祇系零星小户及贫苦之家。其坟墓住屋。皆系照例输纳。又有因灾缓征。新旧并积。因而拖欠者。是诚有之。至于其家或有数十百亩之产。既自食其田之所入。而竟置官赋于不问。实为事之所绝无。今之所谓抗粮者。如业户应完百石。彼既如数运仓。并外多一二十石不等。以备折收。书吏等先以淋尖踢脚洒散。多方糜耗。是其数已不敷。再以折扣计算。如准作七折。便再加四五十石。业户心既不甘。必至争执不再交。亦有因书吏刁顿。仍将原米运回者。州县即以前二项指为抗欠。此其由也。包完之名。谓寡弱之户。其力不能与官抗。则转交强有力者代为输纳。可以不致吃亏。然官吏果若公平。此等业户。何用托人代纳。可不烦言易见者。民闲终岁作苦。皆以完粮为一年要事。如运米石进仓。其一家男女老幼。无不进城守待。一遇阴雨湿雾。犹将百计保护。恐致米色受伤。如官吏克期收斛。即归家酬祭祖先。以为今岁可以安乐。故谓其时以丑米硬交。殆非人情。惟年岁有不齐。则米色不能画一。亦闲有之事耳。然官吏非执此三者。则不能制人。故生监详请暂革。农民则先拘禁。待其如数补交。然后以悔悟请释。竟成一定不移之办法。臣自去岁至苏。所闻金坛吴江等县。已酿成事端。其它将就了结者。殆尚不乏。不知踊跃输将者。实皆良民而非莠民。此小民不能上达之实情也。然在州县。亦有不能不如此者。近年诸物昂贵。所得廉俸公项。即能支领。断不敷用。州县自开仓至兑运日止。其修整仓廩芦席竹木板片绳索油烛所需。及幕友家人书役出纳巡防一切茶饭工食。费已不貲。加以运丁需索。日甚一日。至其署中公用。自延请幕友而外。无论大小公事。一到面前。即须出钱料理。又如办一徒罪之犯。自初详至结案。约须费至百金数十金不等。案愈大则费愈多。复有递解人犯。运送餉鞘。事事皆须费用。若非借用民力。概行禁止。谨厚者奉身以退。贪婪者非向词讼案生发不可。而吏治更不可问。且伊等熟思。他弊一破。势必获咎愈重。不如浮收。尚属上下皆知。故甘民怨而不恤。虽地方有瘠沃。才具有能否。其藉以肥身家者。亦不能谓其

必无。要之不得已而为此者。盖亦不少。

臣见今日言事者动称不肖州县。窃思州县亦人耳。何至一行作吏。便至行止苟贱。此又州县不能上达之实情也。州县受掎克之名。而运丁阴受其益。故每言及运丁。无不切齿。然其中又有不得不然者。运船终岁行走。日用必较家居倍增。从前运河深通。督漕诸臣祇求重运。如期到通。一切并不苛。各丁开运时。多带南物至通售卖。复易北货沿途销售。即水手人等携带梨枣蔬菜之类。亦为归帮时餬口之需。乾隆五十年后。黄河屡经倒灌。未免运道受害。于是漕臣等虑其船重难行。不能不严禁多带货物。又如前商力充裕。军船于回空时。往往私带盐斤。众意以每年不过一次。不甚穷搜。近因商力亦绌。未免筹及琐屑。而各丁之出息尽矣。丁力既已日困。加以运道既浅。及增添人夫拨浅各费。且所过紧要闸坝。纤挽动需数百人。使用小有节省。帮费即虑受伤。道路长。期限复迫。此项巨费。非出自州县。更无所出。此又运丁不能上达之实情也。数年前因津贴日增。于是定例。每船祇准给银三百两。然运丁实不济用。则重船断不能开。重运迟久不开。州县必获重咎。故仍不免私自增给。是所谓三百两者乃虚名耳。顷又以浮收过甚。严禁州县收漕不得过八折。然州县入不敷出。强者不敢与较。弱者仍肆朘削。是所谓八折者亦虚名耳。然民间执词抗拒。官吏必设法箝制。而事端因以滋生。皆出于民心之所不服。今如将此项不靖之民。尽法惩处。既困浮收。复蹈法网。人心恐愈不平。若一味隐忍姑容。则小民开犯上之风。将致不必收漕。而亦可目无尊长。其于纲纪法度。所关实为匪细。臣深思博访。求一兼全策而不可得。既已有闻见。不敢不敬陈 圣主之前。或 飭令中外熟悉漕务诸臣。悉心筹议。以期上下相安。臣言虽若迂阔。实今日之切务也。

另陈收漕八折窒碍情形疏道光元年

汤金钊

户部侍郎江苏学政姚文田条奏漕运情形一折。奉 朱批交军机大臣会同户部议奏。臣谨已公同商议。列衔画稿。惟原奏内所称收漕八折一层。其中窒碍情形。公折内难以详为剖析。谨另具折。为我 皇上陈之。臣思治弊犹治病也。治病者必审其药之有益于症结而始定其方。不然则药杂投而病加甚。不如不服药之为中医也。治弊者必察其法之有裨于流失而始更其制。不然则法先坏而弊益流。不如不变法之为中策也。漕务积久弊生。沿途需索旗丁。旗丁刁难州县。州县剥削小民。层层借口。几成痼习。各督抚悉心调剂。迄鲜良方。因而议及八折征收。以为限制浮收善术。臣恭查康熙年间。奉有永不加赋 明诏。是诚培养国脉。我 大清亿万载无穷之至计也。钦遵勿替。至今百十余年。利之所在。弊岂能无。而补救随时。总不稍增赋额。前漕臣蒋兆奎曾议加征

耗米一斗。督臣费又议每石加征公费六分。均经户部以事类加赋。奏驳在案。历年以来。虽不无陋习因仍。而上下相安无异。诚以小民具有天良。州县平日。果能听断勤明。輿情爱戴。必不至因收漕而滋事。今若虑其浮收过甚。定为八折征收。名为限制甚严。而实不足以限之。盖前此丝毫不准浮收。而浮收过甚者。且到处皆然。今准其略为浮收。则不肖者益无顾忌。势必倡言于众。以为功令不禁浮收。而浮收过甚者。必更多于前此矣。虽告之以收过八折。即予严参。然前此收过正额者。何尝不干参办。而浮收者不闻为之减少。独于新定之额。恪遵而不敢踰。此臣之所不敢必也。即如该侍郎所奏。旗丁帮费。于定额之外。州县仍不免私自增给。此即限制有名无实之明证。查上年两江总督臣孙玉庭条陈停止清查陋规一折。内称自古有治人无治法。如果督抚两司皆得其人。则举直错枉。大法小廉。断无虞所属苛取病民。倘不得其人。则习为逢迎腴削。虽立法限制。仍同虚设。弊且滋甚。诚为通论。漕之浮收即陋规之一端也。在督抚奏定八折之后。不虑控告浮收。即州县收过八折。纵有发觉。皆得藉为例取。而巧脱其罪。其自为谋。诚属至便。特限制仍同虚设。徒为盛朝开加赋之端。臣窃为圣主惜之。夫为八折之说者。不过曰以救弊也。使诚足以限制浮收。则虽蒙不韪之名。犹得收兼全之实。若乃毫无寔济。徒变常经。将使官有恃心。民有争心。官则托于八折之数。而实则浮多。民则坚执八折为词。而转生挟制。从此轆轳愈甚。办理愈难。[毋](母)乃救弊而弊滋长乎。不但此也。御民之道。不外怀德而畏威。事近加征。既非德政。下或方命。亦损威刑。窒碍孔多。关系非细。一经改变。难以复初。该侍郎所奏。定以八折之后。民间执词抗拒。官吏多方箝制。而事端因以滋生。皆出于民心之所不服。今若将此等不靖之民。尽法惩处。则既困浮收。复陷法网。人心恐愈不平。若一味姑容隐忍。则小民开犯上之风。将致不必收漕。而亦可目无官长等情。实为事势之所必有。至所奏官民运丁各种不能上达之实情。在各该上司随机整饬。调度得宜。总非定以八折所能有济。可否仰乞皇上飭令有漕各督抚谨守常制。毋得轻议更张。勿图目前之易行。而忘日后之大害。勿为一身卸责之计。而昧国家久远之谋。利漕运而固民心。庶足以仰副圣天子清厘积弊之至意。谨将臣会议折内不及缕述之情形。另行缮折具奏。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严禁衿棍包漕横索陋规片道光七年

江苏巡抚陶澍

再查江苏漕务。疲敝已久。在闾阎则每苦浮收。在州县则又患刁抗。缘江苏漕额最重。一州县之地。广袤不及百里。而漕米则有三五万七八万至十万不等。小民终岁勤动。完漕而外。所余无几。以故持升斗赴仓者。一遇风筛折耗。已

不胜其苦。加以使费。倍觉繁难。而蠹书漕总。复多朘削。近来生齿日繁。食用日贵。尤属支持不易。此所以完纳难前。而深病浮收之实情也。其在州县。则终年之用度在此。通省之摊捐在此。兼有奏明弥。补旧亏。酌提羨余。接运铜铅木料船只。岁挑徒阳运河。均须协贴。历有成案。在 国家经费有常。不能不藉资津贴。而合算即以万计。其需用尤急者。则旗丁津贴一项。前任督抚臣荆道干阿霖保等。均经奏及。复经孙玉庭成龄陈桂生等奏定。以每米一石。津贴银二三钱。多者不得过五钱。然计漕多之处。装载军船百五六十号。总须用银三四万至六七万不等。非必藉以入己。而抗玩者。即因此挟制以为控端。或船已开行。米尚未完。谓之漕尾。展转那垫。酿成参案。此又州县用费较繁。深患刁抗之实情也。斯二者在颛预之州县。未必谅百姓之苦。在颛愚之百姓。亦未必悉州县之难。互相诟病。而皆不为无因。祇有宽一分得一分。以养闾里之元气。办一事省一事。以免州县之借口。由渐而理。非可程功于旦夕也。惟有一种病官病民。大为漕害。革除不可不亟者。则包漕横索陋规之生监是已。大约富豪之家。与稍有势力者。皆为大户。亦有本非大户。而诡寄户下者。至刁生劣监。平日健讼者。则为讼米。其完纳各有成规。而讼米尤甚。每于开征之始。兜收花户由单。以同姓为一家。集零户为总户。一经揽收入手。或丑米扭交。或挂筹短数。或任意迁延。捱至漕船紧迫时。勾通胥吏。不呈由单。硬开户名包交。呼朋引类。昼夜喧呶。稍不遂意。非逞凶哄仓。即连名捏控不休。竟有田无一亩。而包揽至数百石者。亦有米无升合。而白食漕规自数十两至数百两者。人数最多之处。生监或至三四百名。漕规竟有二三万两。实骇听闻。在州县因漕事方亟。稍迟即罹处分。不免买静图安。其贪狡者。即因此勾结绅士。通同渔利。其庸懦者。但仗漕书为之抵御。而权既下移。弊更丛出。漕书或转借刁徒之势。以恫本官。层层胁制。陋规日添。而费无所出。则惟有取偿于乡曲之良小户。为牵长补短之计。以致浮者益浮。苦者益苦。在小民方痛心疾首。莫悉作俑所由。而不知该生监所讹之陋规。即乡里穷黎之膏血也。伏查嘉庆十年五月二十六日。刑部议覆铁保等审拟吴江县勒休知县王庭瑄。那移亏缺。数至累万。皆因刁生劣监在仓吵闹。勒索陋规所致。钦奉 上谕。朕闻各省劣衿以收漕一节。持地方官之短长。而江苏为尤甚。各该州县或平日与之交结。遂其取求欲壑既盈。即遇不肖官吏实有罔利营私等事。亦复袒庇不言徒。使乡里小民暗遭朘削。设稍不遂意则遇事。辄生枝节。每届开征时扭交丑米。藉端滋事。动即以浮收漕粮列名上控。其实家无儋石无。非包揽交收视为利藪。此等恶习大坏名教。今吴江一县分得漕规生监已有三百余人。其余郡县可想而知。朕培养士子至优且渥原望其束身自爱。键户读书并当劝化闾里愚民。知所观法方不愧四民之首。乃荡检踰闲至于此极尚腆然厕身士林乎。所有

吴景修等三百十四名。朕即概加以扑责亦其自取。但欲养其廉耻此次姑免责处予以自新之路。铁保汪志伊会同莫晋督饬该教官等严切教导随时管束。务使该生监等痛除前非安分守法。如遇收漕时该州县果有浮收入己情事。自应据实劾参。倘该生监等不知悛改仍蹈故辙。或此外刁劣绅衿有把持漕务讹诈陋规等事。砌词控告审属子虚者。一经查出即当奏明从严治罪决不宽贷。钦此。仰见

圣明洞烛。无微不至。凡有人心。自应永远恪遵。无如刁劣之徒。难期悛改。溯查数年以来。无岁不有告漕之案。自百起至二三百起不等。惟今岁漕粮。改由海运。提用津贴无多。无可阻挠挟持。是以控案较少。然亦不下数十起。此等积习相沿。既藉控为抗。以遂其包揽之私。尤仗讼分肥。以长其白规之数。若不将此项衿棍陋规。痛行裁革。粮户大小。一例兑收。则办漕之经费日绌。小民之浮削日增。害伊胡底。惟是积弊已深。人繁势众。一经整顿。然觐望。大则纠众闹漕。小则造谣兴谤。而京控之案。必且纷纷更多。臣断不敢因此稍避嫌怨。而办理不容无序。现已通飭各州县。严革蠹书。不许入仓。如敢仍前纵恣。立即提省究办。因思衿棍所执为讼柄者。无非以违例浮收为词。如果州县假公济私。朘削民膏。自饱囊橐。则是天良丧尽。国法难容。查明后自应钦遵前奉 谕旨。该州县果有浮收入己情事。据实参劾。原系正办。臣职在安民。必当执法严惩。以儆贪墨。倘或米未清完。而遽行募告。则虚实未辨。其告漕之人未必非包漕之人。刁风实不可长。臣与督臣暨藩臬等酌商。嗣后控告漕案。必须查其有无抗欠。尤须查其是否粮户。方可酌量准理。倘系无粮之户。其为包揽何疑。或有漕而米未交清。亦当飭令完漕。再予审办。其集审时。或原告避匿。或不候讯结。潜逃募控。毋论审虚应办。即所控不为无因。亦当治以募越刁讼之罪。如此力挽颓风。庶衿棍无可挟持。而陋规可革。费用自省。不致因大户而浮加于小民。闾阎稍可苏息矣。所有现办漕务情形。合并附陈。伏乞 圣鉴。按此疏上闻时江苏学政为辛公从益有疏论辨故下覆陈一疏词更切直辛疏稍涉偏徇兹不录

#### 覆查漕案情形片

陶澍

再臣查学臣所陈漕务情形。原系泛论。并无指实。责惟所称拳勇殴人一节。指明太仓镇洋青浦等处。绅士连名具控。如果属实。必须严查重办。俾资整饬。兹经一一讯明。仍系无情之词。藉端捏控。即如词内所列王宝文王之楨二案。均关人命重情。而当时尸亲何以不控。保长何以不报。其无情一也。不报不控。而里邻亦无闻见。凶手亦未畏避。其无情二也。不控于尸亲。而控于毫不相涉之职监。且不控于登时。而控于数年之后。其无情三也。刑名重案。例须检验。不控于有司。不控于督抚。而控于不理刑名无案可查之学政衙门。其无情

四也。定例。伤痕最重保辜。或二十日。或三十日。极重之伤。加以余限。至七十日为止。今据称王宝文以道光二年被殴。至五年六月伤发身死。即照保辜。亦在数年之外。为律例所不载。洗冤录所未有。其无情五也。此等呈词。不待识者而知其伪。即学臣原批。亦以类扛帮驳斥矣。乃复据以为言。未免自相矛盾。又学臣言。告漕之人。必实有顽抗。乃予押追。今一例发回押追。地方官恨其上控。倍加抑勒。仍科以抗粮之罪等语。查良民负屈求伸。与刁徒藉端捏告。名同而实异。其间或一亩全无。而妄称措勒。或升斗未交。而遽行募控。或一人而包揽至数十户。或一控而匿不赴审。此等伎俩。无非以控为抗。藉讼分肥。与良民之控漕者各别。臣前折声明。谓必须查其是否粮户。有无抗欠。正学臣所谓实有顽抗。并非凡遇告漕者。即行押发也。况押发完漕。系嘉庆十六年前任督抚通饬旧章。不自近日始。臣任内押发之案。亦不过十之一二。并无一例押发之例。不知何所据而云然。臣前言刁徒横索陋规。庸劣之员。但仗漕书为抵御。权既下移。弊更丛出。层层挟制。陋规日添。势必取偿乡曲之良小户。为补短牵长之计。以致浮者愈浮。苦者愈苦。乃此间受蔽之实在情形。言之可胜太息。而学臣以为官吏婪索。是其常态。纵无此等生监。而小民之被苛征。亦不能为稍减。此正刁生劣监所执为口实者。殊不思陋规即出于浮收。欲减浮收。先裁陋规。实一定之理。若逆料有司之不减。而谓陋规可存而不论。已非釜底抽薪之计。况整顿士习。首严义利之辨。以主持教化者而为此论。似非所以训士也。学臣又称。年来生监。因漕被革者多。从未闻有漕书获咎。查生监被革。或因漕事。或因他案。部中有册可稽。计臣两年来。审结漕案。仅革去武生费长春费震雷二名。监生朱心灼一名。而漕书则斥革甚多。如朱心灼案内。即革去漕书吉惠嘉萧永瑞俞兰言姜佩兰姜定符倪显揆六名。奏咨有案。其余随案斥革者。不一而足。系属寻常事件。例不咨会学政衙门。学臣目所未见。宜其诧为事所未有也。学臣奏稿。自明奉 上谕后。至今未见移送。而外间传述殆。正恐刁生劣监。恃以无恐。则白规终难尽革。而小民之累无穷。甚或酿成事端。则所伤实多。转非所以保全善类。伏读前奉 谕旨。此项积弊已久人数众多当整顿之初怨谤沸腾甚或纠众肆闹捏词京控势所必至该抚惟当不避嫌怨不稍偏徇无庸预存畏葸之见仰见我 皇上鉴空衡平。无微不喻。一切阻挠牵掣情形。早在 圣明洞照之中。夫徇众沽名其势顺而易。力挽颓波其势逆而难。臣来自田间。受 恩深重。断不敢畏难而避怨。致令刁风日长。民困难苏。所有遵 旨查讯漕案实在情形。合并缕晰附陈。

请严革征漕积弊疏道光二十四年

陈岱霖

臣伏见近日直省地方匪徒滋事之案。小则聚众拒捕。大则戕官扑城。如湖北之

崇阳。湖南之耒阳。比年以来。层见迭出。揆其致衅之由。多缘征漕而起。即现经盘获台湾滋事之武生郭光侯。亦在刑部供有知县官于收漕时欲行帮贴番银之语。虽所供难以遽信。而地方官之不能洁己奉公。予以口实。亦可概见。窃思食毛践土。小民具有天良。性命身家。愚贱谁不爱惜。岂有甘心为乱。自蹈刑诛。自州县官任意浮收。无所顾忌。遂致輿情不服。屡酿事端。臣以为欲靖地方。宜除漕弊。欲除漕弊。宜清弊源。清源之道。其要有三。臣查近年漕务之弊。论者无不以旗丁苦累。需索州县帮费为词。在该丁等托于苦累。横向州县需索。固应严加饬禁。而各州县在省需次。积累者多。即调任升任之员。亦有此任亏那。恃彼任以为弥补者。又或办理差务。供应上司。一切支销。半由垫办。至计无所出。辄向管漕书吏称贷银钱。盈千累百。迨征漕之日。一任书吏包揽。高下其手。州县利于借贷之便私。书吏乐于取偿之加倍。官吏朋比。竟成锢习。此弊之宜革者一也。外省州县。各按某村某里。设有催漕胥役。开征之始。分投四出。每至一家。多方讹索。固已不胜骚扰。其尤甚者。该役等于乡居窳远之户。先期垫完。截其串票。迨该花户踵至。则无可交纳。而该役遂得执串刁难。加倍勒措。往往有应输升斗之粮。完至数石。而不能了结者。竭小民之脂膏。供蠹役之婪饱。此弊之宜革者二也。至若地方之刁生劣监。平时出入衙门。包揽词讼。一遇收漕届期。州县官广张筵席。邀请至署。面议粮价。分送漕规。多者数百两。少者数十两。谓之漕口。又有不受漕规。但代各花户包揽完纳。一切帮费。任其入己。阳避食漕之名。阴收渔利之实。谓之情米。倘所欲未盈。则把持阻挠。无所不至。此弊之宜革者三也。三弊不革。漕务不清。遂致桀黠之徒。乘机煽诱。意图挟制。地方官始既不能绥戢。继复意存畏葸。动辄请兵剿捕。而不肖员弁。又复张皇其事。以图虚冒军功。幸邀升擢。即迅速蒞事。而地方固已阴受其害矣。若不亟清弊源。将来因漕起衅。必致动成巨案。相应请 旨饬下直省有漕各督抚。于臣所指弊端。随时厘剔。严加惩办。倘督抚意存瞻徇。任听不肖州县藉漕营私。别经发觉。惟该督抚是问。庶漕务可期肃清。地方亦臻安谧矣。

南漕分成折色易滋流弊疏道光二十九年

两江总督李星沅

窃臣接准户部行知。以臣前奏抽查折漕力求有利无弊一折。现经王大臣会议覆奏。并开呈折漕酌办章程六条。奉 上谕。着李星沅即会同江苏浙江巡抚将新议与旧章悉心参酌妥办等因钦此。当即钦遵恭录咨会江苏浙江抚臣。屏除意见。体察会商。另折奏请 训示。伏查造报积欠一节。前次奉到 谕旨。即同江苏抚臣饬司督属依限赶办。并奏明添派委员提催。臣前折所陈。语多悬虑。盖为实银筹补。非为实帐报查。且为抽查计期。非为清查展限。兹荷 重



申巽命。淳切详明。益当懍遵画一。不准稍有迟误。至南漕改折一节。果能勉循 恩谕。因地制宜。以苏民困。及王大臣原议。一转移间。经费有补。此变通尽利之举。奚容以难办为辞。臣所见为难办者。惟恐 国计民生。功效未能立应。而或不肖州县。明开浮勒之端。不法吏胥。暗长讹索之渐。曷敢轻于尝试。臣前折首重采买。于折征意有未尽。谨再为 圣主披沥陈之。查户部则例内。开载漕米改折。江苏粳米。每石折银一两。粟米。每石折银七钱五分。改兑米。每石折银一两二钱。例价为数甚轻。照此折收。官民称便。惟南方粮值贱。北方粮值贵。加以水陆运脚。非例价所能采买。不得不酌量议增。而示谕例有明文。漕政攸关。迥非州县通融办法。若就州县折色。分别轻重等差。无论各州县情形不同。即一州一县中。情形亦各不同。治丝而棼。几无端绪。且不能舍户部定例。转执州县勒价为凭。多则征收不前。官项又将挪垫。少则采买不足。仓储洵至周章。此 国计之难也。

通行一条鞭征法。易知易从。今以某州县额漕内应折米若干。某里某户额漕内。又应折米若干。数目奇零。催科细碎。粮册粮票。开载愈繁。且如折银完漕。按照市价。而银价时有长落。将今日少完。明日复多完乎。年景时有丰歉。将今岁少取。明岁复多取乎。小民正愁谷贱。兼值银荒。以有易无。辗转亏折。而又不得确数。输将恐后。仍叹追呼。此民生之难也。州县藉有帮需。不免私收折色。然以羨补不足。尚未敢显著为令。且皆制钱洋钱。随便抵算。非若折漕解部。必须一色见银。今如明示折收。又未通行定价。州县将无顾忌。假公济私。甚至为通收分解之弊。征收从重。报解从轻。视帮需为盈余。并火耗以加费。迨经查出参究。闾阎受累已深。况运费能减不能裁。如令折色若干。全行解部。本色若干。将何交帮。势非折而又折不止。此防州县浮勒之难也。吏胥为良民害。由来久矣。江苏漕额最重。科则最重。粮书经造。句串诈混亦最重。即照定额征漕。弊已层出。若复兼收折色。听其参差不齐。此辈因缘为奸。更可高下其手。多一名色。多一利孔。本官固为所挟持。上司亦不胜拏办。脂膏腴削。究惟编氓任之。此防吏胥讹索之难也。夫法穷则变。原可更新。变而难通。不如守旧。臣有统辖之责。既未能力全漕额。预拟丰收。复何能胶执臆说。致乖大体。他省赋轻额少。或可议行。独于江苏时势。揆度利害。总觉行之维艰。同一为 国为民。王大臣筹议于内。疆吏筹办于外。均非意存成见。伏读 上谕。准米折银以百万石为率系约之词亦在该督抚等权衡缓急施行钦此。又王大臣奏称不得已议及折征如何核办方臻妥协等语。仰见 宵旰勤求。盈廷襄赞。祇期万全无弊。此中委曲繁重。即臣备员江省。亦未敢自信周知。钦奉 饬发折漕酌办章程六条。谨当会同江浙抚臣。再三悉心参酌。或兼新议。或仍旧章。或民折官办。地方径行解银赴部。或带征缓漕。届期专款折

银报完。利取诸因。事惟其便。不敢以一奏塞责。此折力疾创稿。谨缕悉陈奏。伏乞 皇上圣鉴。

请严禁州县加增钱粮疏

监察御史王兆琛

恭查嘉庆七年五月。钦奉 上谕。州县征收粮赋原应遵照定例令粮户封银投柜间有零星小户听从交钱者亦以便民若将额定粮银概行改折钱文则州县官以钱无定额势必任意加增浮收虐取朘削小民伊于何底应通谕各直省督抚严饬征粮州县将以银折钱之弊永行禁革等因钦此。 圣谕煌煌。俱宜懍遵。乃近年折钱征收。日加日多。如本年山东黄县。以加增钱粮滋事。则藉银价昂贵为辞。

现在他州县。亦皆持此说巧为掩饰。窃以山东通省地方而论。民皆务农为业。并无富商大贾。奇异货贝。不若他省银价之贵贱。视商贾之通塞也。是以年来银价。库平一两。值京钱二千五六七百元不等。时赢时绌。无甚悬殊。并非今年独昂。且如果银价昂贵。倾解不敷。何不恪遵定例收银。民虽十分苦累。断不至有怨言。如云滨海民间难以买银。故官为收钱倾银。独不思民既无处可买。官又从何处买来。乃银价虽贵。而犹不收银。可见折钱征收。显有侵蚀情弊。诚如 圣谕所云。钱无定额。势必任意加增。此非因银贵而始加之明证也。夫既不收银。即照旧收之数折钱。亦可安于无事。乃今年加一百。明年加二百。日加日多。靡有底止。又复托词于州县需用浩繁。夫人事之日烦。物力之日艰。此官与民共之者。官以用不足而朘诸民。民不足而将谁朘乎。臣窃见外任州县。有居极苦之缺而丝毫无累。有处极美之缺而负欠累累。并且亏空

国帑。可见足与不足在奢俭谨肆之闲。不在钱粮之加与不加也。臣所见山东各州县。民间钱粮。往往于上忙已完大半。下忙即早全完。乃昨户部具奏各省征收钱粮。曾无全完省分。其以官欠为民欠。不辨而明。是 国帑之盈亏不必计。民力之艰绌不必惜。独贪婪无厌之溪壑。必不可不使之盈也。且狱讼之不平。盗贼之不除。其害不必人人被之。现任官不能整理。犹冀其去任而来一贤者。若加增钱粮一节。则合邑之人被之。且此官一加。后来之贤者亦必不复减。其不贤者更照此加增。官之获利祇在任之数年。民之受困即数十百年而不能复去。且使州县果能与百姓约定。一加永不再加。民亦隐忍受之。其加而遂以滋事者。诚为今岁一加。明岁之加更甚。脂膏有限。剥削无穷。此百姓实在屈抑之情形也。相应请 旨饬下山东抚藩。严查各州县征收钱粮。务从民便。其愿交银者收银。其愿交钱者照旧折钱。不得藉端于银价昂贵。不得托词于民间无处买银。更不得饰以州县需用浩繁。钱粮征收拮据之语也。臣谨就现在民情据实而言。伏乞 皇上圣鉴训示。

酌拟通查豫省积弊疏咸丰五年

## 钦差大臣张之万

窃查豫省去岁抗粮杀差纠众之案。层见叠出。其尉氏许州禹州辉县各案。均经抚臣先后 奏明。此外之旋聚旋散。未经入奏者。尚复不少。臣再四筹思。就耳闻目睹情形。窃有以推原其故。皆因连年豫省兵差络绎。不能不借资民力。即民间暂垫应领之款。当此库项不充。亦何能给发。即间有给发。亦未必及民。而被贼窜扰之区。疲敝尤甚。虽年谷顺成。而商贾不行。银价日贵。谷价日贱。现时自湖北肃清以后。大河以南。银价稍减。而民间石粟。尚不得易一金。转为谷贱伤农。且自钞法之行。以制钱二串作银一两。小民无知。河南各州县征收粮银。百姓自封投柜。以银完纳者。本属无多。大抵以钱交收。其价亦非以银为低昂。又系向有旧规。其多者制钱三串有奇至四串。其少者两串数百文不等。若尽以两串作银一两计之。皆多赢余。而小民无知。遂以为 国之正课。皆系以两串完纳。于是奸民得所借口。良民亦随同附和。假联庄以聚众。托减粮以要官。地方官催科不急。则正课无着。催科一急。则动至激事。此处一动。邻境因之生心。此处甫平。彼处效尤又起。实在情形。大抵如此。现当国用浩繁之时。以屡岁丰收。而钱钞不能踊跃。深为可虑。臣伏思奸民之纠众。皆谓减价完纳。非敢谓抗不完纳也。皆谓求减差徭。非敢谓不应差徭也。此皆我 朝二百余年深仁厚泽。我 皇上好生之德。深洽民心。百姓感戴之殷。固结不摇之气。于此可见。及此而妥为办理。则此风可以顿止。臣伏查尉氏许州二处之案。其始皆不易办。而近日皆能拏获为首之奸民。联庄解散安静者。实由该州县尽去其多取于民有累于民之积弊。但留实在藉资办公之项。且与各绅民商榷利弊。酌定章程。明白晓示。而官民已相安于无事。然则此日办理此等案件之定法。即当时爱民裕 国之要务矣。盖恬熙日久。积弊丛生。循良之吏。既属寥寥。吏胥侵渔。从而日甚。在无事之时。百姓尚可支持。当凋敝之时。闾阎岂能堪命。其所以此倡彼和。纷纷滋事者。未有敢抗 国课者也。怨官而已。亦不概抗官也。怨书差而已。固非一朝夕之故矣。然亦非尽州县咎也。一切支应摊赔无名之费。不能无所取于州县。州县何能不取于民间。若积弊之有病于州县者不除。但去州县之积弊。则州县不能多取于民。必致多亏于 国。从前积弊未除。州县尚不能无亏。况俱裁之。则其亏必甚。此又一定之势矣。臣昼夜思维。惟有清查积弊之来源。并积弊之在书差门丁者。庶可戢民奸而安闾里。可否 敕下抚藩各臣。拣派公正晓事素洽舆论之员。将现在曾经奸民滋事之县。及其附近各县。逐县清厘积弊。并会同司道府厅各官。通盘核实。查其确为办公之项。酌量减留。其一切无名之费。尽行裁汰。以体恤州县。事宽其既往。以去其讳饰之情。法严于将来。以杜其复加之渐。则弊源先清。民气自靖。然后严惩奸民。确核亏短。斯民困可苏。而 国用亦不忧其不足。

。若复因循弥缝。一处滋事。始思一处清厘积弊。裁减陋规。则滋事者可邀实利。而不滋事者仍受实害。是不啻教之滋事也。

窃恐刁风难靖。而刁民仍有所藉端。臣伏查河南百姓完粮。多系折钱。而按照银价折钱。并实在完银者。亦复不少。去岁钞法初行。漫无区别。百姓之完纳。仍是用银。州县之报解。则以银易钞。以现时银价与钞价计之。每银一两。易钞一两。可长至二三钱。是无益于民。有损于国。而徒饱私橐。小民虽愚。此等情节。岂能使之不知。以闾阎之输将仰充国课。原无不乐输。以稼穡之艰难徒供侵吞。其谁不咨怨。此又较之积弊之病民。而其情均有难平者矣。合无请旨一并飭下抚藩各臣。通省确查。无任州县蒙蔽。其向日系征银地方。务令按照搭钞成数。酌量减成征收。以期斯民均沾实惠。以杜侵渔。以通钞法。并明白晓示。使人周知。庶积弊可挽。而官民相安矣。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

### 报销安徽省抵征总数疏同治三年

两江总督曾国藩

窃安徽与湖北连界。自楚师入皖。复郡邑。各州县支应兵差。款项无出。每立公局。每亩捐钱。以绅士经理其事。民捐民办。从不报销。日久弊生。县官不能过问。绅士亦互争利权。征求无度。百姓苦之。咸丰十一年八月。安庆省城克复。臣国藩督同司道出示。停止亩捐。稍苏民困。旋因募兵增饷。大举东征。势不能不重累闾阎。再筹经费。第以兵革之后。册档全失。丁漕混淆。遽征钱漕。竟无下手之处。当经善后总局。议以亩捐之法参用正供之意。查明各处熟田。每亩捐钱四百文。给予县印串票。以抵正赋。名曰抵征。一切收解动用。官为报销。兼设绅局襄办清查粮亩。仍不得稍侵利权。于同治二年二月详办在案。当时初易亩捐而为抵征。取之有制。民无重征之虑。操之自上。绅无侵蚀之权。行之二年。百姓既欣然乐从。军饷大有裨益。惟抵征虽与正供无异。而未分款目。难入奏销。且查亩有头绪。即宜仍还旧章。本年军事大定。臣国藩又于春间札飭。一律开办丁漕。以复旧制。所有同治元二两年安徽各州县收过抵征项下银米钱三款。自应专案作正报销。计银一两。作钱一千四百文核算。凡拨解司库者。银钱并计。共钱三十三万一千三百二十九串零。应由藩司报销。凡拨充粮台军饷者。银钱并计。共钱六十二万三百二十六串。米九千四百五十石。应由粮台报销。凡拨归善后局者。银钱并计。共钱七千八百串。合之地方州县供应兵差。均归军需造册。并入藩司衙门报销。据藩臬两司会详请奏前来。臣等查安徽办理抵征。系臣国藩与前抚臣李续宜先后会商。其时议定由李续宜主稿会奏。厥后李续宜患病丁忧。久未销假旋皖。而唐训方任内。日在危险之中。亦未出奏。以皖省抵征。系由督署始终主持。自应由臣国藩具奏梗

概。仍饬布政司核明各属实征完解各数造册。由臣松年咨部查核。其三年以后开办丁漕。亦由臣松年届时奏销。所有皖省改办抵征两年收解简明总数。理合会折具奏。伏乞 圣鉴训示。

抵征之法。创自皖省。厥后江苏初复。钱漕未能遽征。亦援照办理。存此一疏。以见当时善后权宜之策。且为考赋役者备掌故焉。

### 沥陈江西省违例加征诸弊疏

胡家玉

内阁抄出江西巡抚刘坤一奏。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同治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奉 上谕。左都御史胡家玉奏江西省钱粮定例征银一两随征耗银一钱今每两加征四钱显违定制请饬永远裁革不得再立捐款公费名目等语各省地丁钱粮均有定额若如该左都御史所奏是该省州县于正额之外违例加征民间受害何可胜言亟应速为禁止着刘坤一严饬所属州县等恪遵定例不准丝毫浮收如查有私立捐款公费名目额外加征即严行参办等因钦此。钦遵转行司道查办去后。兹据该司道会详。请仍照前议。将丁漕加征银两。分成提解司道两库。以抵捐摊之款。分给道府州县。以抵漕规节寿礼月费各陋规等因前来。据实直陈一折。奉 朱批。览奏已悉即照所议办理仍随时认真稽察倘有丝毫浮收即行从严参办钦此。仰见 皇上轸念民艰。严禁浮收。不准丝毫扰民之至意。惟该抚所奏。语多牵混。流弊不可胜言。请为我 皇上详细陈之。 国初酌中定赋。本无耗银。雍正十三年十月。奉 上谕。向来州县征收钱粮因银色倾销之耗折解送有路途之盘费故于正项之外征收耗羨嗣经诺敏田文镜倡为提解归公之法各该督抚就本省情形酌定分数征收以为各官养廉及地方公事之用惟耗羨一项可减而决不可增可于格外从宽而不可于额外多索倘于所定分数外多取丝毫该督抚即行提参重治其罪倘督抚徇隐不举一并严加议处等因钦此。既酌给各官养廉。以为办公之费。而地方公事。又准动用耗羨以免摊捐。重惩浮收。豫防加派。立法极为美善。故乾隆二年。有严禁四川每银百两提解余平二钱之 旨。乾隆六年。有严禁山西每银一两加收耗羨三分之 旨。道光二年。直隶藩司屠之申请每地一亩摊征差银一分。有藩司冒昧陈奏。交部严加议处之 旨。诚以法制一定。稍有动摇。弊将不可究诘。自雍正至今百数十年。直省督抚。从无敢于正赋外请加丝毫者。兹据该抚所奏。如地丁一两。连耗征银一两五钱。今减去一分。较一正一耗之定例。浮收已三钱九分矣。漕折每石征银一两九钱。较一两三钱之部章。浮收已六钱矣。江省起运丁银一百五十五万三千余两。每两以加三钱九分计之。浮收银六十万六千两有奇。起运漕米七十六万七千余石。每石以加六钱计之。浮收银四十六万两有奇。加以存留之银米。逾限加价之漕折。每年统计浮收不下一百三四十万两。此诚同治四年。户部议驳护抚孙长

绂所奏云。未定章程以先。征多报少。尚须曲为弥缝。既经奏明以后。假公济私。更可肆无顾忌者也。不独江省瘠敝之区。每年加此巨款。民力实有不给。且显背 列朝之圣训。非为臣子者所宜出也。该抚奏称。若必照例征收。则文武乡试等项不敷之经费。势必摊捐等语。

查江省杂支。例定四十余款。原奏所开。如岁科两试之类。多属例不应支。至文武乡试。例准动支地丁及耗羨银一万二千八百余两。已不为少。加以鱼米油盐棚席竹木一切琐对象。悉由各行户采办。官价甚微。行户赔累甚巨。承办之员。如果实用实销。经费何至不敷。就令稍有短绌。如近年来援例在税契等闲款动支。部议未尝不准。何至摊派累民。且江省耗羨例征银二十三万三千余两。今该抚于丁银项下。每两提银一钱。漕折项下。每石提银二钱。合计银不下三四十万两。较例定耗银。数几倍之。即有公用。何须如许支销。闻前藩司文辉交卸时。库存前项银二百余万两。道库尚不在此数。凡此充物其中者。孰非小民之膏血乎。安用此多藏为也。原奏又称。道府养廉无多。州县养廉甚少。向藉漕规节寿礼月费诸陋规以济用。今请将各项陋规裁革。而于加征项下。每漕折一石。提解粮道银二分。每丁银一两。漕折一石。各提解知府银五分。州县每丁银一两。加征银二钱四分。漕折一石。加征银三钱三分。以资办公等语。臣查养廉之制。视官职之大小缺分之繁简为等差。俾各该员办公有资。不得藉端苛索。今乃于养廉之外。另立办公名目。即以南昌一县而论。丁银四万八千余两。每两以加二钱四分计之。岁取银万余两。漕米五万六千余石。每石以加三钱三分计之。岁取银一万八千余两。该县养廉一千九百两。今所加之数。比养廉多十五六倍。比巡抚藩司养廉多三四倍。摊捐各款。既已豁除。道府陋规。另行提解。此盈千累万者。徒饱该县私囊也。不更于 世宗宪皇帝制养廉以杜浮收之深意。相刺谬乎。原奏又称。江省各衙门供应。无一不取之于州县。州县不得不取之于民。从前地丁每两。征银一两七八钱。征钱三千数百文。漕米每石。折钱七八千。或银八九两。官民交困。吏治日弛等语。果如所奏。是从前州县浮收。倍于今日。民诚困矣。官何困之有。今日之官。岂不更困乎。夫吏治之坏。坏于供应之繁。上司养廉优厚。一切铺垫供应。例不准向州县索取。节寿礼月费漕规。尤应严禁。不思清致弊之源。反借办公之名。以文收受陋规之实。名为官无馈赠。较馈赠更多。名为吏绝苞苴。较苞苴尤甚。此端一开。纵有好州县欲洁清自守不苛索于民而不得。一省如此。一省无廉吏。直省如此。天下无廉吏。弛浮收之禁。长贪酷之风。吏治有不日坏者乎。原奏又称。自定新章后。十余年来。裁减浮收。不下千余万等语。夫裁减浮收。洵为仁政。如同治四年五月。奉 上谕。浙江省各属浮收钱粮迭经左宗棠等奏请核减兹复据马新贻奏称查明金华府属共减去钱十五万六千一百余患米五百

二十余石衢州府属共减去钱十万三千九百余串米六十五石等因钦此。今江省所谓裁减浮收者。究系何项。名为十年减千余万之浮收。实则每年加百数十万之赋额矣。江省未行新章以前。臣不敢谓各州县绝不浮收。第法禁甚严。尚不至肆无忌惮。今则明定章程。准其浮收。百姓祇怨有司贪恠。上司徇庇。今既着为令甲。大张晓谕。奉 旨加征。百姓将不怨州县不怨督抚。而怨 朝廷矣。可乎。

原奏又称。前护抚孙长绂因试办数年。官民称便。当将征收丁漕新章具奏。部议准行等语。查同治四年。户部议覆孙长绂原折。内称江省丁漕。经督臣曾国藩等议定。每地丁一两。连加一耗羨。折收足钱二千四百文。每漕米一石。折收足钱三千文。准如所奏。所请丁漕逾限加价及改收银两之处。断难准行。应毋庸议。是部议只准收钱。不准加收银两也。收钱虽非定例。而民有数便。以稻易钱。免兑换之费。钱有确数。有定质。免添平补色之费。自军兴以来。各督抚因时制宜。皆以征钱为便民之举。既不显违定制。令 朝廷蒙加赋之名。又酌留有余。以备州县供支之不足。故湖北浙江。俱勒石以垂久违。江省虽未勒石。民甚便之。迨同治七年。抚臣刘坤一奏改旧章。请将地丁之每两收钱二千四百文者。改为征银一两五钱。较定例明加四钱矣。漕折每石收钱三千文者。改为征银一两九钱。较部章明加六钱矣。于是东乡县民鲁鱼典等。以知县违例加赋。聚而哄闹。该抚派勇二千。剿办四月。见诸奏牒者。枪毙五六人。斩决三人。绞候入情实者六人。监毙及军流十余人。此数十辈民命。谁促之死耶。经此番从重办理之后。各属闻风而惧。谓稍一齟齬。祸不旋踵。遂俯首帖耳。以听有司之剥削。官便矣。而谓民皆称便。恐未必然也。原奏又称。如于一正一耗之外。丝毫无得多收。恐徒有减赋之虚名。转贻浮收之实患等语。夫减赋非虚名也。同治年间。如大学士李鸿章奏减江苏漕额八十余万石。总督左宗棠奏减浙江漕额三十余万石。实惠逮于穷黎。洵能宣布 朝廷德意。舆论韪之。臣两次奏请减免者。乃赋额外每两浮勒之四钱也。与正赋无涉。抚臣认为减赋。是直以浮勒之银为正赋。将户部一正一耗之例。改为一正五耗。赋外加赋必至耗外加耗。传曰。作法于凉。其敝犹贪。作法于贪。敝将若之何。总之

国家之赋额。不可加增。官吏之陋规。必当禁革。嘉庆二十五年。尚书英和奏请查明州县陋规。明定限制。经侍郎汤金钊奏。言陋规皆出于民。州县犹未敢公然苛索。恐上司知之而治以罪也。今若明定章程。即为例所应得。势必明目张胆。求多于额例之外。虽有 严旨。不能禁矣。时尚书汪廷珍等。俱先后奏阻。 上手谕曰。朝有诤臣连章入告使朕中黑白分明无伤政体朕不胜欣悦之至钦此。又道光元年。两江总督孙玉庭以南漕浮收不能尽去。议请酌收漕折银。汤金钊又争之曰。康熙中有永不加赋之 诏。此大清亿万年培

养国脉之至计也。前有议加征耗羨及公费银两者。均经户部以事同加赋议驳。今准其略为浮收。则不肖者益无顾忌。而浮收且十倍于往日。徒为盛朝开加赋之端。臣窃惜之。疏入。事遂寝。论者谓前明之失人心。由于加赋。我朝鉴之。故永不增加。然臣考明季加赋。藉充边饷。今江省加赋。徒供陋规。损下而不益上。利归于官。怨归于国。弊政殆又甚焉。至漕折逾限加价一节。原奏分为三限。逾初限者。每石每限。各加银三钱。稍有力之户。莫不于初限完纳等语。是逾限者。乃无力穷民也。穷民业不能如限完纳。而更以加价重困之。势不至于孟子所云称贷而益转于沟壑不止。为民父母忍乎。且加价之弊。有不可言罄者。

查同治四年。户部议驳孙长绂分限加价一折云。各属开征日期。惟州县主之。小民输纳日期。亦惟州县知之。此中弊窦。不惟部臣无由考核。外省即上司亦难稽查属吏。将见取诸民者。无不逾限加价。归诸公者。皆为依限额征。该护抚谓不准于征数外丝毫另取。此逾限加价。即另取之大端也。又谓不得于提数外续有加提。此八成归公。即加提之巨款也。部议最为透澈。即同治七年。户部议覆刘坤一所奏。江省粮户住址无定。非逾限加价。实无把握一折云。查江苏完粮。逾限加价。止分年内年外。尚且奏令截数报部。今该省以一个月为限。二三两限。每石各加银三钱。较江苏章程。愈为繁琐。应令该抚将各属开征日期。及每届一限已收未收漕粮总数。专案报部一次。即准照章加收等语。是未能届限项目报部。不准加收也。江省有漕州县甚多。该抚能一一届限查核乎。能次次专案报部乎。部中以繁琐必不能行之事责之该抚。使之知难自止。而该抚以为准令加收。抑又误矣。方今直省各州县未必尽无规费皆不滥支也。假令于例不应支之经费。而虑其不敷于法。所当禁之陋规。而谋其不足。各援江西现行事例以为请。皇上将概允之乎。抑不允之乎。不允。则直省之民皆守定例。而无加征之苦。江西之民独奉新章。而有巧取之累。办理未免两歧。允之。则显违二百余年之祖制。以加派于民致皇上受加赋之名。朝廷敛病民之怨。天下后世其谓何。臣忝膺言责。凡有关于国计民生利弊者。不敢不披沥上陈。合无仰恳皇上天恩。明降谕旨。飭下江西巡抚。恪遵本年四月二十五日上谕。严飭各州县。于正赋外不准丝毫浮收。并不得将上司之铺垫供应。道府之漕规节寿礼月费诸陋规。巧立办公名目。取之于民。以存国家大体。俾中外闻之。咸懍然于赋额必不可加。官箴必不可隳。民生必不可朘削。不惟江省之幸。实天下之福也。臣为国体民生起见。激切渎陈。是否有当。伏祈圣鉴训示。

遵查江西征收丁漕疏

江西巡抚刘秉璋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寄光绪四年正月十二日。奉 上谕。御史欧阳云奏请将江西省洒入钱漕内之节寿陋规严饬革除一折等因钦此。当经转行司道钦遵查办去后。兹据布政使李文敏署督粮道王嵩龄详称。伏查江西丁漕。未经改章以前。征数不一。地丁每两。征银一两七八钱。征钱三千数百文。漕米每石。折收钱七八千。或银七八两不等。盖以州县办公之费无出。捐摊之案过多。不得不藉资于民。刁衿劣监。从而欺凌小民。包漕抗粮。挟制官长。其弊不可胜言。浮收有加无已。官民交困。沿袭多年。前督臣曾国藩目击情形。力图补救。于同治元年。先将江西奏派州县捐摊各款。奏请豁免。声明设法减征丁漕。另筹旧款。永禁捐摊。钦奉 上谕旨允准。一面会同现任督臣沈葆楨前任江西巡抚任内。督饬前藩司李桓确核妥议。裁减浮收。自同治元年为始。定以地丁每两。连耗羨征银一两五钱。漕米每石。折收银一两九钱。大张晓谕。一律遵行。所征地丁。除完解正耗一两一钱外。另提银一钱。漕米除完解部价一两三钱外。另提银二钱。以为本省各项实在需用之捐款。其地丁每两。余银三钱。漕米每石。余银四钱。分别酌提存留。作为司道府县办公之需。明定限制。各有遵循。所有捐摊各名目。悉予裁停。各项陋规。概行禁革。官无赔累之苦。民感薄赋之恩。刁衿劣监。无所施其伎俩。官民称便。吏治一清。此曾国藩等裁减浮收酌定丁漕应征银数之原委也。至同治二年。复经前藩司孙长绂。因银贱钱贵。稍加变通。会同前署粮道吴集禧。禀经曾国藩沈葆楨批准。自同治三年为始。每银一两。作钱一千六百文。地丁每两征银一两三钱者。改收钱二千四百文。漕米每石。征银一两九钱者。改收钱三千文。万安乐平二县。视各属。每米一石。多钱二百文。一律折收制钱。由官易银解兑。并声明以后如遇银价复涨。收钱收钱。由官酌定。行之数年。亦复相安。经孙长绂于同治四年护理江西抚篆任内。会同前督臣曾国藩前署督臣李鸿章据实具奏。接准户部议覆。该省丁漕两项。自应均令照章征收。本省办公。藉资丁漕。若不容纤悉多收。殊非经久之道。所请除地丁完解正耗银一两一钱。漕米完解部价银一两三钱外。其本省实在需用之捐款公费。每地丁一两。另提银一钱六分。每漕米一石。另提银二钱七分。在于减定丁漕收数内供支之处。应请准如所奏。在于解部款外。余剩丁漕收数内供支等因。奉 旨依议钦此。此孙长绂按照初定丁漕银数变通收钱之原委也。嗣因钱价大落。州县收钱易银。不敷解支。经前藩司文辉于同治七年。详经前抚臣刘坤一。会同前督臣曾国藩将丁漕重加厘定。查照同治元年原议。一律改收银两。奏准户部议覆。江西漕米。自改折色以来。每石止解部银一两三钱。为数较微。若不准其酌量加收。本省办公竭蹶。且恐规复漕运旧制。诸多窒碍。

兹请以向征制钱三千文者。改收现银一两九钱。向收制钱三千二百文者。改收

现银二两二分五厘。按之原定价值。不甚悬殊。且奏明一律收银。与州县私自改章者不同。地丁收钱。不过一时权宜。改收银一两五钱。连倾镕火耗等项在内。除完解正耗银一两一钱外。余为提补捐款公费。并州县办公之用。均请准如所奏办理等因。奉 旨依议钦此。此刘坤一仍照初。定章程丁漕改收现银之原委也。旋于同治九年。前侍郎胡家玉。奏请飭督抚通飭各属征收地丁钱粮。每银一两。遵例加收银一钱。所有另立名目。永远禁革。以苏民困等语。钦奉 谕旨。刘坤一斟酌情形妥议具奏钦此。又经刘坤一详叙丁漕改章原案。请将地丁钱粮仍照定章办理。奏奉 谕旨遵行。复于同治十二年。前左都御史胡家玉。又以江西省额外加征地丁银两奏奉 谕旨裁革。经臣前在藩司任内。会同前粮道王必达悉心查议。地丁每两。收银一两五钱。实属难以删减。惟藩司衙门因革除办差供应。增添一分公费。当于无可裁减之中。拟将藩司一分公费删除。以后地丁每两祇征银一两四钱九分。此外征收漕粮加价。均势难更张。详经前抚臣刘坤一缕晰覆陈。钦奉 朱批。览奏已悉即照所议办理仍随时认真稽察倘有浮收即行从严参办该部知道钦此。是年九月。前左都御史胡家玉仍以江西违例加征。奏奉 上谕。户部妥议具奏。即经户部就江西现在情形。悉心商酌。拟请按照原定每银一两。连加一耗羨。折收钱二千四百文之外。再按现在银价。酌加钱数。由官易银解库。所加之数。每两不得逾二百文以示限制。如此办理。民间所增之数。乃增于银价之大。非增于州县之浮收。州县办公之费。仍取于额定之中。无取于民间之加派。一切私立名目。俱不得借口。其漕折一项。江西省每石解部银一两三钱。征之于民。以一两九钱为率。核与河南安徽等省折价支解章程。尚属一律。惟该左都御史虑及征银不便。亦请即令该抚查照同治四年原定数目。每石收钱三千文及三千二百文之外。酌量加收钱文。其所加钱文。即视地丁每两二百文之数核计征收。不准再有浮溢。先行奏咨任案。俟银价平减。即照原定钱数折征。又经刘坤一飭据司道遵照部议核定。地丁每两。连耗羨火工。除删减藩司一分公费外。实收钱二千六百八十二文。漕米每石。连留支公用。改收钱三千四百二十文。万安乐平二县。各加收钱二百一十六文。均由官收钱易银上兑。漕米年外完纳者。仿照江苏章程。每石加钱五百文。至银价低昂无定。如日后银价大涨大落。随时确查。专案奏办。于同治十三年二月奏奉 朱批。户部知道钦此。钦遵出示晓谕。通飭各属一体遵办各在案。此刘坤一遵照部议核定丁漕收钱数目之原委也。

是江西厘定丁漕收数。系属由多减少。前督臣曾国藩深以捐款烦重。陋规滋多。以致州县浮收日甚。官民交困。是以奏免摊捐。革除陋规。定以地丁每两收银一两五钱。漕米每石收银一两九钱。嗣经改征钱二千四百文及三千文。均系按照原征银数折收。并酌定捐款公费确数。以为正本清源经久无弊之计。迨后

因银价日贵。州县征收。不敷报解。前抚臣刘坤一按照曾国藩初定章程。奏准征银。而降调左都御史胡家玉屡以为言复遵部议酌定钱数。改收钱文诚如户部原奏。民间乃增于银价之大。州县仍取于额定之中。系属平允确论。况江西丁漕。合计收数。较之苏浙楚豫等省。均属有减无增。迨今年久。官民相安。今御史欧阳云。奏请仍照曾国藩原定钱数征收。殊不知曾国藩原定本系征银。若仍改征银两。势必复以为口实。如照孙长绂按同治二三年银价甚贱时所定丁漕征钱数目办理。现在银两。依然昂贵。核与同治十二三年相等。自未便遽议减征。若明使州县征钱易银。仅敷一正耗之销数。则前督臣曾国藩曾经厘定必不可省之捐款公费。一无所出。州县廉俸无多。用费本繁。何堪赔累。势不得不藉丁漕浮收。以应支销。以十余年累次奏定官民两便之举一旦隳弃。舍明示限制而不遵。必徒博虚名以为快。诸弊从此复起。必至重困闾阎。是恤民转以害民。不但更改良法深为可惜。而历年钦奉 谕旨及部议皆成具文。亦于政体有碍。该司道等悉心斟酌。江西丁漕。应请仍照同治十二年遵奉部议奏定章程。地丁每两。连耗羨火工。共收钱二千六百八十二文。漕米每石。连留支公用。共收钱三千四百二十文。万安乐平二县。加收钱二百一十六文。均由州县收钱易银上兑。以免不敷而杜流弊。仍俟价银大涨大落。再行随时确查。专案详请奏明遵办。不准州县擅自改章。亦不得于定章之外。丝毫多取等情。具详请奏前来。臣覆加确核。均属实在情形。合无仰恳 天恩。俯准将江西省地丁漕折。仍照同治十二年奏定钱数征收。以杜流弊。实为官民两便。至节寿等项陋规。自同治元年奏明禁革之后。迄今或有依违。臣当随时诤诫。各守成规。如有私送私受情事。或经征丁漕。于定章之外浮收丝毫。即行从严参办。不敢稍事徇隐。

#### 条陈丁漕利弊疏光绪十年

翰林院侍读王邦玺

窃维丁漕乃 国家维正之供。百姓践土食毛。相安耕凿。急公纳赋。分所宜然。我 朝二百余年。厚泽深仁。沦浹已久。 皇太后 皇上爱育黎元。超越前古。闾阎感戴。莫不有捐糜顶踵之思。试观军兴以来。继以灾歉。二三十年之中。筹饷筹赈。无不藉资民力。凡诸绅富商旅。均能踊跃输将。同殷报。矧于丁漕正赋。有不欲及时完纳者乎。虽疲户之玩延。劣衿之刁抗。向亦闲有不免。然此等情形。究属无多。而征收所以短绌之故。实不系乎此。臣尝窃观博访。察目前之情势。考积欠之来由。而知丁漕一节。盖有五弊。三难。五宜。三不可。州县弗推求。疆吏未加体究。徒使户口多无形之消耗。 朝廷有岁入之短亏。治本弗探。而催科是责。诟有当乎。谨为我 皇太后 皇上缕晰陈之。

一利于钱漕之速完者官也。利于钱漕之多欠者差也。一县之中。承催钱漕之差。名目甚多。有总头。有总总头。有都差。有图差。有保差。有帮办之差。有垫办之差。有比较上堂代受枷责之假差。如此等众。皆指望百姓积欠丁漕以养身者也。图保差下乡催征。辄先饱索贿赂。名曰包儿钱。包儿到手。公项即可央缓。其有豪富骤穷之户。积欠较多。则总头亲临催取。华服乘轿。随从多人。勒索包儿。动至数十千。而公项亦仍可央缓。迨卯限已满。完纳不旺。堂上官照例比较。则以钱雇倩无赖之人。上堂领扑。或枷以警众。而总头图头等差无恙焉。且更挟枷责以为索诈之具。其弊一。

一开征之初。书差辄择中上家产能自完纳之花户。代为裁串完粮。然后持票向本户加倍勒还入己。名曰代票。其稍贫之户。无费可噬者则不代也。地方官明知其为民害。而利其垫解。亦不之禁。其弊二。

一书吏征收钱粮。必先索房费而后开票。如此一图之房费。未即交清。各甲花户。有持钱完粮者。概不收纳。一稽延间。其钱或因他事用去。不能再行措办。遂致拖欠。其弊三。

一绅衿恃符抗欠。不过自占便宜。且愿他人及早完纳。藉以抵塞卯限。其无故挺身为一村包抗者。尚无其事。惟有一种刁横武断鱼肉乡里之人。交结衙蠹。包揽丁漕。每向愚懦花户。骗钱入己。不为完纳。而差役仍向本户追索者。真侵赋害民之猾徒。然非与胥役通同作弊。欺压诳弄。其势必不能行。地方官每为所朦蔽。未能详察而严究也。其弊四。

一征收漕米本色之处及今改折色。前收本色之时无论每石。加耗至一倍有余之多。更有永远不遵定章之州县。每年祇开仓三日。或继日为止。花户之强而有力者。争先交米。往往拥挤。践踏伤人。过此即行封仓。概收折色。每石定价七八千。有多至十余千者。而百姓之完纳愈难。腴削愈苦矣。此弊之在官。大吏从未有觉察者。其弊五。

一花户急公。向多立有协图。又谓之义图。每年轮一甲充当总催。择本甲勤干之人为之。名曰现年。按户粮多寡。派钱数十百千不等。交给现年。作为辛俸。并打点书差之用。名曰甲费。有现年之图甲。差役不得上门。祇向现年催取。现年恐所领之钱。不敷差贿。不得不勤加催追。而花户亦各体贴现年。惧其受累。不得不极力措完。此协图所以少积欠也。嗣因发逆踞城。分设伪官。无完粮之事。而总催轮充一定之年分遂紊。如乙年已轮之二甲。今停歇二年。论戊年应轮五甲接充。而五甲以三四等甲。实未轮接。理应补充。彼此推诿。而协图遂多废搁不行。其难一。

一承管粮业之家。其地亩多系佃与农人耕种。近因迭遭兵燹水旱瘟疫各大劫。人民损伤无算。更兼生计艰难。丁壮及岁。往往不能婚娶。产生女婴。率多溺

毙。是以闾阎生齿。远不逮从前之繁庶约计一村之中。向有百人业耕者。今祇得五六十人。而此五六十人中。吸食鸦片。惰于农事者。又约有二三十人。其闲晴雨不时。粪力不足。收成本多歉薄。而世风日降。人心亦未能近古。粮户收取租谷。甚为不易。即以臣乡而论。自咸丰以后。所收或七八分。或五六分。或三四分。三十年之中。虽逢稔岁。从未闻有完全租者。瘠薄之田。竟至白送与人承粮而不受。此种情形。推之他省。何莫不然。其难二。

一民闲光景。既形萧索。幸遇丰年。谷石又苦不能得价。如有田百亩。计应收租谷二百五十石。按今土风时值。虽大稔之岁。至多不过收租八分。得谷仅二百石。如逢谷价极贱之时。每石止能糶钱四五百文。除厘金外。得钱不满百千。完纳丁漕。需其大半。所留余以事父母畜妻子者几何。不必有胥役之苛索。而急公已觉吃力。其难三。

一乾隆嘉庆以前。民俗直朴。丁漕户口。均系本身的名。近来率多别撰字样。一人而有数户。差役每以无从查传为词。若有人充当现年。即能逐户清追。亦可备官传问。协图之所以为良。其无现年者。谓之涣图。又谓之烂图。协图之花户。有巧取者。往往别立户名。隐寄于涣图。以冀拖欠。又协图轮充现年。必派甲费。其粮少之甲。派费较难。有取巧者。亦往往别立户名。隐寄于粮多之甲。以图规避。此则近日民情之谲也。地方官若于协图一法。废者能为之兴。涣者能为之萃。巧者能为之设法以杜其弊。则于催科之道。思过半矣。其宜一。

一差役得钱包蔽。总以不令欠户见官为秘术。前上元令袁枚有言。择民欠粮多者。召花户而欲见之。未有真花户到而粮不纳者。又前庐陵令杨晓昫署安福篆时。催征必令花户亲到。比较必令总头受责。其图保差下乡。虽赂以钱而不敢受。一时风动四境。即极疲之户。亦无不争先完纳。此已着之明验。其宜二。

一向例征收。非上忙满半。下忙全完。概不准纳钱给票。小民铢积锱累。未满足一票之数。而催粮之役至。索赂以去。辄耗其所积之半。如此屡积屡耗。赂役之费。往往多于正供数倍。而粮终不能纳。闻昔有一令。准其分两次完钱。完钱先给小票为据。俟届限完满。换给串票。民间因大称便。征收更有起色。此亦讲求催科者。当知所变通也。至一人而分数户。亦恐粮数过多。一时措钱非易。若准其分票完纳。则此弊可除。免至户口纷繁。茫无稽考。其宜三。

一前有一令。于民间呈递状词。除命盗伦纪重案外。如因口角钱债细故兴讼者。先令开明本身花户钱漕若干。查核按户清完。方与准理。此与考童互结。声明并无抗粮。方准与考。同一办法。一可以清顽户之欠。一可以遏渎讼之风。似为一举而两善备其宜四。

一收纳钱粮。必用官板大钱。市间日用常行之钱。概不准收。花户率以市钱一

千。向铺商易大钱九百。迨完纳后。署中以此钱易银。每串可加钱色数十文。愚民不无吝嗇。致多延欠。地方官既任听境内通行市钱。何不可通融收纳。以本处之钱。于本官原无所损。似不必拘定大钱。致令征收减色。其宜五。

一乡闾之有殷实。官民均可恃以为缓急。宜保护不宜扰害。近来地方官听信丁役怂。辄将本甲或本村积欠。勒令殷实代完。丁役又复从中索诈。富民既苦侵削。顽户更多拖欠。从此征收愈不易办。其不可一。

一州县以催科为考成。坐署治事之日少。下乡催粮之日多。所到之处。辄传唤在庠生员。写立限状。责令每卯催完若干。动以详革恐吓。不知寒士笔耕为业。家无恒产者。十人而九。本身既不欠粮。又无总催之责。何可强以不应为并不能为之事。且反令欠户置身事外。更滋玩延。其不可二。

一近来各州县。更有委派官亲家丁。带领勇役下乡。分催钱漕。倚势作威。异常骚扰。牵累架诬。明勒暗索。甚至偪毙人命。捏饰弥缝。本官受其欺蒙。鲜能觉察。其家丁并擅用名片。投谒绅衿。尤为不成事体。其不可三。

以上所陈十六条。各省互有异同。臣籍江西。较为详悉。虽丁漕之利弊。不尽于斯。而户口耗伤情形。可想见。拟请 谕飭各督抚臣悉心体察。督率所属州县。实力兴除。去其害而适得其利。便于民而不损于官。总期 国计民生。两有裨益。夫抚字心劳。催科政拙。千古传为美谈。方今库款支绌。丁漕一项原不得视为缓图。但能寓抚字于催科之中。使赋课常登。乡闾不扰。官吏全袂烛天之弊。小民不虚献曝之忱。而施善政以培养生机。励官常以挽回风气。多行实事。勿托空言。则所以裕 国用而固邦本。探源之治。不外是矣。

厘剔官吏经征钱粮积弊疏光绪十一年 户部

奏为正供钱粮。缺额过多。亟当厘剔官吏经征积弊。核实整顿。以复旧制而裕饷源。恭折仰祈 圣鉴事。窃闻古制赋税者。计其岁入。以供郊庙社稷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有司禄食。车马兵甲士徒征调之用。故曰正供。成周创制。重以要会簿书。而国用通于三十年。深虑无九年三年之蓄。财赋阙供。岂细故哉。我 朝承平旧制。惟恃正供所入。以备度支。经费既有定款。钱粮尤鲜未完。亏空少而弊以清。故 国用足而民不困。军兴以来。田赋缺征。不得已别为筹饷。关税之外。又抽厘金。引课之外。复增盐价。他如牙帖捐输之类。重重加收。百姓困穷。疲于供亿。及至军务平定。终难减裁。良由吏治不修。政刑不饬。勇丁于寰区。员役浮于常设。坐致物力耗竭。而用款日多。即使钱粮丝毫无亏。犹苦不给。况夫赋法剝敝。官吏侵亏。条令废弛而弗行。文告纷繁而鲜实。部库未尝有一年之蓄。各省并不能给终岁之需。民间瘠苦已如彼。帑项匱乏又如此。臣等职司度支。昕夕深惧。方今河患未平。边防未撤。出款更增于昔时。入款不多于曩日。臣等勉思补救。别无良图。惟有极力整顿钱

粮而已。我朝深仁厚泽。优恤黎民。现在闾阎生计艰难。臣等断不敢为剥瘠搜枯之计。所谓整顿钱粮。亦惟严杜官吏中饱而已。查发捻之平。垂二十年。正杂钱粮。期可渐复原额。臣部考核正杂赋税额征总数。岁计三千四百余万两。近年实征仅二千三四百万两有奇。每年少征银在一千万两以外。各省漕项仓银。额征总数。岁计二百五十余万两。近年实征仅一百四五十万两有奇。少征银在一百万两以外。赋税亏额之多如此。财既不在国。又不在民。大率为贪官墨吏所侵蚀。钱粮积弊。日累月深。约而言之。其弊有五。一曰报荒不实。查天下户口之数。中国最为繁昌。虽多无业之民。鲜有无民之业。即兵燹之后。荒地实多。然生聚日繁。则必逐渐垦辟。乃岁不加益。甲年除荒银数如此。乙丙等年除荒银数亦如此。在百姓或报升科。而州县犹指为荒地。视吃荒之多寡。为缺分之肥瘠。奏销册内。又可除去荒缺银数。巧避考成。于是已荒之地。不可复熟。此报荒不实之弊也。一曰报灾不确。查水旱为灾。闲有之事。乃捏灾官吏。利其可以侵蚀。谓之例灾。或无岁不然。或轮年开报。核计奏销册内。因灾蠲缓总数。彼年开报若干。此年亦必开报若干。几成一定之例。上司可以报灾为故事。数月之后。督抚始奏请蠲免缓征。其实州县已勒限严追完缴。至于奏报折内。更不声明蠲缓银粮数目。率请恩施。复将誊黄压搁。闲有张贴。语本浑括。究竟某庄某图蠲缓若干。民闲概无由知。蠲免者立入私橐。缓征者逾时又请豁免。复虑发觉其贪私。事阅多年。并不照例题豁。即或具题到部每与奏销册内完欠数目不符。一经驳查。则以头绪拉杂为词。或以划除另办为说。此报灾不确之弊也。

一曰捏完作欠。查两税逾限不完。民则杖笞。绅则褫革。定例綦严。纵有无力输将之小户。与夫抗纳不交之劣绅。其实并不多见。在民闲已输之款。州县必捏作未完者。无非希冀他日恩诏豁免。以遂其侵吞之私。当钱粮开征。佐贰教职。既不敢按簿监收。民欠细数。州县又未尝出示本里。该管道府。大都仰其供给。串根红簿。终未调查。州县诡计变幻。甚有私造征册者。虽未完例有考成。而处分可以抵销。不过报捐数百金。即降调数级。毫无妨碍。而盈千累万之民欠。实已婪入贪囊。甚或一面造送奏销。一面奏请豁免。永无带征未完之处分。益可自便其私图。此捏完作欠之弊也。一曰征存不解。查已征钱粮。例限三日批解。及查各省报部考成奏销交代各册。显列征存未解字样。上司并不登时督提。历年既多。积至数万数十万数百万不等。此等名目。显系挪移侵蚀。该州县恃上司不行催提揭参。将征存银两。或任意挥霍。或厚自封殖。迨至离任败露。上司复代为弥缝。后任被其抑勒。私议通融弥补。将无作有。捏作征存。此缺挪于彼缺。后任加于前任。愈积愈深。亏空愈大。此征存不解之弊也。一曰交代宕延。查官员交代。例有定限。各省迟延。不结不报。二参

积累多年。臣部催。则请分别新案旧案。另行起限。始谓新案不便越次造报。请将旧案先行清厘。继而旧案未清。新案又积。再请将新案作为旧案。屡易名目。百端支吾。应送册结。并不送部。偶或送部。亦多逾二参定期。文内声称。皆因册结舛错。往返驳诘。以致稽迟。避重就轻。各省一律。良由州县亏空。该管上司设法回护。深恐属员挟制。不敢照例开参。反为更调优缺。令其陆续弥补。必俟屡任屡亏。其人已故已革。始揭出一二亏空。查抄仅有空名。库款早同虚掷。此习已成痼疾。臣部文牒山积。莫可如何。此交代宕延之弊也。在贪官侵蚀钱粮。不捏为荒地。则捏为灾区。不捏为灾区。则捏为民欠。加以征存未解。交代宕延。不顾宪章诸弊丛集。臣部尝核计近年赋税短征之多。以安徽及江苏之江宁为最。苏州江西次之。河南又次之。查安徽地丁额征起运银一百四十余万两。内除荒田未征该年缓征及民欠未完银八十余万两。止完银六十余万两。所收不及五分。江苏江宁藩司所属地丁额征起运银九十三万余两。内除荒田未征该年缓征及民欠未完银四十余万两。止完银五十二万余两。所收不及六分。苏州藩司所属地丁额征起运银一百四十七万余两。内除豁免缓征及民欠未完银四十余万两。止完银一百万余两。所收不及七分。江西省额征地丁起运银一百八十余万两。内除该年缓征及民欠未完银五十余万两。止完银一百二十八万余两。所收仅及七分。河南省地丁额征起运银二百四十余万两。内除荒地未征豁免缓征及民欠未完银五十二万余两。止完银一百八十九万两。所收不及八分。其它各省。除四川系一年全数完解外。余均亏缺一分二分不等。臣部粗举光绪九年亏缺省分如是。溯考上三年。亏缺省分。大致亦皆如是。亏缺地丁正银如是。亏缺耗羨芦项漕项等赋。亦大率如是。

至于杂税。则任听州县意为多少。当税则任听州县亏欠不完。该上司概不照应解之数催齐。近年各省所欠当杂各税。总计百数十万两。所收又不及三分。且已收银内。尚有征存未解交代亏空之款。赋税多缺。国用何由而足。敬维我

朝政治宽仁。勤恤民隐。虽大兵大役。从未加赋于民。溯查雍正年间。部库积存六千余万。乾隆年间。部库积存七千余万。皆我

世宗宪皇帝高宗纯皇帝清厘财赋。故收效若是。当时天下地丁钱粮牵匀计算。每年所欠不过六十万。而近岁欠数每年辄至千万。以今较昔。判若天渊。虽每年尚有续完。所欠总不下六七百万。欲求有济。亟当整顿正供。臣等若一一遵制刻绳。尚恐窒碍难行。无补于事。惟有申明近年奏定例章未能实行者。再为我

皇太后皇上切实陈之。一荒地逐年考核。分别劝惩也。查定例。劝课农桑。责在有司。不实心者。以溺职论。臣部同治十二年十月具奏整顿正供。令各省认真考核荒地未垦田亩。赶紧劝垦开征。不准藉词短欠。州县征解足数者。破格甄叙。督催不力者。从严参处。又光绪元年六月具奏浙江荒产查明成熟分数



开单奏报。并令江苏等省一律照办。将荒熟田地确切查明。造册开单奏咨立案。核成熟之分数。定牧令之考成。倘有指熟作荒。与原报成数不符者。奏参重惩。光绪五年十月议覆翰林院侍读王先谦条陈。令各省限三个月内。将荒熟田地开单报部。光绪六年奏请筹备饷需。今各省将有无荒地。征收是否足额。专折奏明。其有清出隐匿。垦有成效者。奏请优叙。因循废弛者。立予严参条奏已烦。迄今乃无成效。古之察诸侯也。土地荒芜则有让。今之上司。绝不以此课牧令。田赋混淆久矣。官多不知民事。不思设法授田。一任百姓私相侵占。土客纷争。豪强包庇。飭令清理。官吏丁役。又刁难网利。民或不服思逞。官反代为含混。奸伪者吃荒捏荒更无论矣。查光绪四五年。山西大祲之后。荒田无数。惟解州设法授田。百计便民。三年升科。输纳省于往昔。地丁扫数全完。良由备体民隐。一钱不扰。固非易民而治也。应令直省司道府州各立查荒专条。劝督州县。遵照定例。及近年通行户部章程。逐年渐次切实办理。督抚年终必奏明该省荒地已未垦复若干顷亩。有无升科银粮若干。分县开单。随以劝惩牧令。毋令正供赋税。终成废弃。此其一也。一灾区免缓银粮数目初报必须声明也。臣部光绪十年议覆御史程鼎芬疏内。奏定蠲缓章程五条。报灾之初。不必由省委员。令该管道府州履勘。会同该州县。将某村某图某里某甲被灾分数亩数。及应免应缓银两若干总数。申报督抚藩司据详入奏。声明应免应缓总共亩数银数。再令造册具题。勘定成灾之日。一面即由道府直隶州即日先出停征告示。示内注明某村某图某里某甲应免应缓银米若干。所有钱粮。自某月日停征。如有停征之前。先期全输在官。俱准流抵下年正赋。现在各省是否照办。臣部无由而知。而请蠲请缓奏报。仍无银数粮数。并有题本报册。亦无银粮数目者。此非细故也。请言其详。

州县报灾。专以不即时报出银数粮数。为始终作弊之秘诀。一切侵蚀。皆于此早留地步。至届奏销考成。不足之数。概入免缓。始有大略数目。此如无底之橐。任意藏纳。无可定数。奏销逾限之由。此亦一端。滑吏劣幕。锢疾难改。臣部令随奏即报银粮数目。州县必以实时难查。巧惑上司。或谓臣部为此琐不要之具文。此未知官之情伪也。州县每一都图里甲。各有分造征册。册内银数粮数。散总分明。开册照录。即累百盈千。顷刻毕事。何难即报。今再为简便之法。州县报灾之初。花户亩数。令其随后册报。惟每一村庄都图里甲免缓银数粮数。必令随禀一一分注。该处总数。初案报定。道府州出示。一村一庄。亦各分示该村庄免缓银粮总数。督抚汇总具奏。通省灾案。亦即可核定银粮定数。或稍愈于事后之蒙混无考。应请旨飭下各省督抚。此后奏请灾荒免缓折内。即令声明通省银粮总数。并令道府州会勘后。即日自行单衔出示。分村分庄。示明免缓银粮总数。以除积弊。各督抚如别有良法。亦即奏请施行。总

期实惠及民。免缓不虚。又其一也。一官报民欠必与民间核对也。查例载征收钱粮各条。今多不复遵行。强令照办。一不得人。更易滋弊。惟例载民欠钱粮。州县官岁令里书。将所管各户完欠细数开送查对。出示本里。是定例杜绝捏完作欠之弊。实属严密。如果认真核对。何难摘发奸欺。奈久废不行。漏卮中饱。此为尤甚。现在御史刘恩溥有刊散民间征信册之奏。臣部已议准照行。拟定章程。颁发册式。另折奏明办理。果能认真举行。不惟于稽民欠有益。大可杜绝一切弊端。但虑有名无实。则虽法良意美。终属空文。兹再切实声明。各省上司。勿惮烦琐。确实核对民欠。又其一也。一征存未解名目宜严行禁止也。光绪十年十二月初四日。臣部奏参陕西藩司叶伯英折内。议令各省凡交代之际。将已征未解及扣缺裁减之项。无论何款。凡系应行解司之项。统由前任官扫数解司。即交卸之日。尾款赶解不及。移交后任。后任官于接印之日。登时批解。各清各任。概不准率报存库。如册内仍有开报征存未解。其责专在结报之后任官。应由该藩司详请将接收之员。照起解钱粮设法延挨显有亏挪情弊例。革职查办。如藩司有心徇隐。不行查参。即由督抚照徇庇例。将该藩司参奏。倘督抚藩司均不参办。臣部查出。即将督抚藩司一并照徇庇例。从严议处。复于上年十二月初八日。会奏筹饷折内。严行提催。截至光绪十年十二月底止。令各省督抚查明历年交代案内。应解征存未解银两。限于光绪十一年五月内一律解清。其未完及欠解各员。于六月初旬奏参革职查办治罪。若该省不照奏定限期奏参。或率请展缓。即由户部将督抚藩司盐粮道均照徇庇例严参。至光绪十一年正月。如有征存未解。即照十二月初四日奏案参处。惟各省尚未能一律办理。嗣后各项册内。均不准再有征存未解名目。如违定将上司参处。此在各上司于各官一年征收正杂钱粮。催提扫数速解。自不至有征存未解名目。一年无亏。乃可望一任无亏。又其一也。

一交代宜遵限办结也。查官员交代。初参二参。例限四个月完结。逾限参处。又例载交代款册。随结依限呈详。由司核转咨部。如限内祇送总结。不送款册。即以交代迟延查参。又例载二参限期。及各州县到任卸任日期。随案咨部核扣。并由吏部将补署各缺知照考核。倘二参已逾。该管上司延不揭报。即由户部奏参。将二参逾限之州县革职。该管上司照徇庇例议处。复查光绪十一年八月。臣部奏交代逾二参限期。该省送册。仍称舛错迟者。扣去初次驳查程途日期。核计仍属逾限。概照交代逾限未清例奏参。并将该管上司一照徇庇例参处。又查上年会奏筹饷案内。将八月间奏案。再四声明。臣部于交代一事。不啻连章累牍。奈各省仍多不照行。州县到任日期。不按月接报。臣部无从查考。册结到部。多已逾限。无不曲为迟延饰词。兹再援引交代例案。请旨飭下各直省。遵依历次奏章办理。但得各省交代皆能依限。举凡钱粮各事如前四端

之弊。可渐祛除。实于一切政事有益。非仅可裕库储。倘仍前玩泄。臣部惟有指参督抚藩司粮道以徇庇之咎。非好刻核实。亦势逼处此。又其一也。五者之外。复有当税一项断无商欠之理。本年七月。臣部奏定。如有欠完。责令该州县照数赔补。不准列欠。各项杂税。应令一照应征之数。实力催齐。以上各事。必责成该上司。先振起州县精力。使之专心民事。又体恤州县财力。使之省减摊捐耗费。守定例章。有犯必参。庶握其要。如仍前因循。办理毫不得力。惟督抚藩司是问。即以此定其功过。但得中收年岁。钱粮或可少有起色。以救一时之急。逐岁增复。日久钱粮复额。凡厘金诸不得已之举。即可议减议裁。抑臣等更有请者。方今用款太巨。例外厘捐所入。取于民者。诚不为少。民为邦本。古训昭然。欲恤民艰。莫如节用。臣等识见寡陋。以为国家元气在民。故于钱粮先杜中饱之官吏。藉为支应目前之计。仍当将近二十年来。例外新增中外一切支款。渐为厘正裁节。庶库储可望充积。苟不能然。空言何益。惟整顿钱粮。本系臣部专责。未敢因节用尚鲜实效。置正供入款于不言。相应请旨飭下各直省督抚藩司。认真厘剔官吏钱粮积弊。守法不移。期有成效可观。将来裁减厘金。裕储度支。与民休息之政。当基于此矣。臣等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 圣鉴训示。

请行钱粮民欠征信册疏光绪十一年 户部

光绪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准军机处交出本日军机大臣奉 旨。御史刘恩溥奏请清厘民欠请飭妥议章程并官欠民欠挪移飞洒压搁眷黄等弊各折片着户部议奏钦此。据该御史请清厘民欠原折。内称各直省积欠之数。不下千万。皆由州县亏空。道光年间。中允冯桂芬。尝有杜亏空之议。其言曰。定稽查之法。以四柱册公于众。按日揭榜。管收除在。必书细数。月终。用活字板印征信录四柱册百本。备列全榜。分送上司各图绅士。如某户完粮。而榜册不列者。许揭府。有解领开除之款。与榜册不符者。赴揭亦如之。有弊者论如法等语。向时颇韪其议。然繁琐难以经久。似可参用其法而变通之。请于每年下忙收完后。各州县开具某都某图某里某甲欠户某人欠数若干详细。造册申报藩司。藩司用活字板照册摆刷数十本。径交该县绅士数人。分送各乡查阅。不假官吏之手。其有已完捏作未完。及完多少报者。准乡民粘连串票。赴藩司控告。即将该州县治罪。如此整顿。亏空一望而知。不至有朦混之弊。应请 飭下户部核议。予以造报限期。定以迟延处分等语。臣等恭读雍正六年二月 谕旨。每年令各乡各里将各名下已完钱粮若干尚欠若干逐一开明呈送州县官查对无差即用印出示各贴本里使欠粮之民家喻户晓如有中饱等弊许执串票具控等因钦此。查户部则例内。载民欠钱粮。州县官岁令里书。将所管各户完欠细数。开送查对。出示本里等语。道光年间。中允冯桂芬揭榜之议。自系恭绎 圣训。详

玩例文而出。惟州县榜示百姓之数。未必即申报藩司之数。上下隔绝。则弊从中生。冯桂芬所以于榜示之外。另立征信册一议。以杜欺朦。然所云逐日按月开造四柱。备列全榜。过为繁琐。该御史拟祇开欠数。较为简易。实属可行。臣等以事关创举。博询众谋。反复核议。有谓仍嫌繁重。应别思简便之法者。有谓虚糜款项。无益实际者。有谓上司或因循废弛。视同具文者。臣等窃维事极繁重。莫如科场之糊名易书。十数日内。糊名数万卷。易书数万卷。又如盐茶引张累数千万。海角天涯。赴部领缴。此二事者。自宋至今。不能以繁重而废其法。今征信册之举。每县造送。不过数本。藩司摆印。通省不过五六千本。复拟定极简册式。摆用活字。宽以数月限期。何繁重之有。积欠钱粮。累千百万。州县开报民欠。藩司不知百姓之已完。百姓自谓已完。不知州县尚列作民欠。一遇恩诏。概行豁免。实则所免在官。并不在民。至本年因灾蠲免缓征。原为仁民善政。经征官吏。弊窦尤多。不可殫述。今征信册之举。但使上司办理认真。必可祛除朦蔽。不虚小民报效之忱。取私橐还诸公家者。稍可核实。以杂项用办款册。所费仅百中一二。何糜费之有。天下不皆廉吏。即天下不能废法。时弊太甚。不得不立法挽救。今征信册之举。各省大吏。切实举办。必同此心。若视为具文。因循废弛。是乃漠视国计民生。一意袒官。责在奉行不力。非关立法太繁。必州县皆得人而后言法。安有立法之日。又安用律例为。

臣等公同商酌。该御史所奏民欠征信册一事。诚以我朝深仁厚泽。蠲缓钱粮。不可数计。各省大吏。果能实心奉行日久。凡有蠲缓。民沾实惠。庶不负浩荡之恩。并非令格外敲扑。严酷追比。竭泽而渔。至杜绝中饱。清查亏空。即寓其中。极应举办。未便因噎废食。拟请明旨飭下各直省督抚等。自光绪十二年下忙收数截止日为始。一律认真核实举办。并将章程十条。按年预行刷印。载诸征信册首。俾官吏士庶人等。永远遵行。以祛积弊。再各省钱漕名目极多。有统征者。有分征者。有道府州县卫所盐场分收者。所拟单内。如尚有遗漏。尚未明朗。其应如何总括分析。应由各省妥议变通酌改。统限光绪十二年四月前改定具奏。总期简明易知。在官在民。凡粗识字者。一览了然。遇办蠲缓。随手可考。事事清楚。乃事事可望真实。积弊甚深。无法挽除。臣等为此迂拙下策。是否有当。伏乞圣鉴。

谨将酌拟清厘民欠章程十条恭呈御览

一征收照例截限也。查例载征收地丁钱粮。奉天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甘肃广西江苏陝西四川各省。限十二月底全完解司。广东省限次年正月全完解司。云南贵州二省限次年三月全完解司等语。此即下忙期限。各该厅州县。即按限截数。将征信册底本。造送藩司查核。盐场卫所。亦依此限核

定。

一申送底本酌定期限也。奉天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甘肃广西江苏陕西四川各省下忙。既以十二月为限。州县陆续造送征信册底本。限于次年三月底止。通省全送到司。广东下忙。既以次年正月为限。州县陆续造送征信册底本。限于次年四月底到司。云南贵州二省下忙。既以次年三月为限。州县陆续造送征信册底本。限于次年六月底到司。毋庸另扣程限。如逾限未到。由藩司照交代例指名揭参。逾限两个月。罚俸一年。逾限四个月革职。至盐场经征课折价坵折。卫所经征漕项帮津余租。凡有征收钱粮衙门。概造欠户花名底册。申送运司盐粮道。一律照造征信册。各粮道自行征粮发票。不由州县经征者。即由粮道自造征信册。限期处分。均与州县一律核计。其扫数全完。并无民欠者。亦按限期专详报明。毋庸造册。

一刷印工本应作正开销也。刷印征信册。由藩司盐粮道预为购办活字板全分。招募匠役。酌给工食。以及纸张笔墨各项。准令作正开销。所有前项费用。如耗羨有余省分。准予耗羨项下动支。如耗羨无余。应准动用杂项及外销之款。惟不可无限制。应令估计每年额支若干。报部核定。估定之后。不得有逾定额。如有余剩。专款存储。俟下届不敷。即于余存款内动用。该上司概不得摊派州县丝毫。州县尤不得派累百姓丝毫。违者照例分别参处治罪。

一册到司道应认真查核也。各厅州县场卫申送征信册底本。应令于册面注明本数。各本内注明叶数。由司道详查。如有不分晰明白。故意舛错遗漏者。司道即将厅州县场卫揭参。照钱粮造册不分晰明白例议处。

一刷印款册应认真核对也。刷印征信册。应由藩运司盐粮道。责令所属理问都事经历照磨运同运副监掣同知提举知事仓库大使等官。拣派一二三员。专办摆印订册必逐篇核对。不准错误。每二篇。用该属员骑缝印钤。册未印明某官某人核造戳记。惟该属员难保不需索各厅州县。稍不如意。即将数目移易。设法陷害。民间或因数目不符。纷纷上控。滋生事端。如有上项情弊。查实应行治罪。倘无别项情弊。查系办事草率。以致数目小有舛错。该上司即将造册草率各官揭参。

一发给州县场卫册数叶数应印明也。灾缓带征。不必各属皆有。所发征信册数。彼此不同。滑吏舞弊。或少发一册。或册少一二叶。故意抽短俾无可考。册内各加印一戳。写明册共几叶。并于各册面大字加戳。写明某州县场卫。光绪某年钱粮各样征信册共几本。无论何款。册面皆加此戳。彼此互证。以防弊窦。

一发册限期应行酌定也。查各厅州县场卫申送征信册底本。奉天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甘肃广西江苏陕西四川各省。既限以次年三月底到

司到道。该司道早为派员陆续刷印。赶紧办理。勒限于六月底发交该地方。如甲年钱粮所属征信册。于乙年三月底到司上司即于乙年六月底发交该地方。广东既限于次年四月底到司到道。该司道即将刷印册于七月底发交该地方。云南贵州二省。既限于次年六月底到司到道。该司道即将刷印册于九月底发交该地方。倘逾限未发。系由藩运司盐粮道所属理问经历照磨等官迟误者。即由该上司将理问经历照磨等官揭参。照易结不结例议处。倘上司不行揭参。显系上司迟误。由督抚查出。即将该上司奏参。照易结不结例议处。奉天等省督抚。应于次年八月即乙年。下仿此。广东督抚。应于次年九月。云贵二省督抚。于次年十一月。汇奏一次。声明除某州某县某场某卫皆扫数全完。无庸查造欠户征信册外。其有民欠蠲缓各厅州县场卫。征信册是否依限全数到司到道。是否依限发交该地方完竣之处。逐一声明。并将逾限之各厅州县场卫理问经历照磨。各上司曾否参处。分晰开报。仍将全省各厅州县征信册一分。随奏送部备查。一分散查阅应令民共见也。各上司既将各厅州县场卫征信册刷印完竣。盖用印信。除随奏送部一分。申送督抚各一分。发给臬司及该厅州县场卫各一分。存案备查外。繁缺另备五十分。中缺备四十分。简缺备三十分。以一半发交该管道员。以一半发交该管知府直隶州。各于册面加印。于下乡过境。月课考试。及随时接见该州县绅民时。迅速设法转交本地公正绅民。确实分给各乡民公同查阅。不许该州县场卫官吏经手。该管道府州。倘匿册不散。或迟延月日者。照徇庇例加等严参。有压搁沈匿需索一钱者严究。绅民有藉端撞骗招摇需索各乡使费一钱者。一经告发。审实计赃科罪。此条至为紧要关键。道府州亲临上司。若不扶同隐匿。州县何敢奸欺。分散征信册。定惟该管道府州是问。如督抚藩司自愿出费另行刷印多册。设法确发民间公阅。或廉正州县场卫各官。将经征钱粮。于截数造底册后。自愿另写出征信册数本。令本境绅民公阅者。均听其便。惟由该衙门发册。必册面盖用该衙门印信。以示分别。总之此项征信册。专为稽查官吏中饱起见。百姓践土食毛。非遇十分灾歉。岂敢玩视国课。州县积弊。以百姓为可欺。捏报灾荒。指完为欠。任意侵蚀。实堪共愤。此册行。则完欠显然。可以杜官吏中饱之弊。即可以见良民乐输之忱。实于闾阎大有裨益。

一侵欺官吏应按律治罪也。查钱粮中饱。例许完户执持串票控告。今刊发民欠征信册。所以力杜中饱。各该绅民详细查阅。如有已完银粮。在该年下忙截数限内。册内仍列未完者。许完户执持该年已完纳钱粮串票。赴各该上司衙门具控。审实系该地方官吏侵欺。捏作民欠。将该官吏照监守自盗律治罪。若百姓具控。而藩司臬司及道府直隶州通同地方官设法弥缝不行揭参者。由督抚将徇庇之该管上司参处。若系督抚徇庇属员不行揭参。将督抚议处。如有刁生地棍

。并无串票。或非该年已完钱粮串票。或日期不符。妄行控告者。仍按律严惩。该管各上司。于巡阅或因公过境之便。仍不时访查。有无前项情弊。以昭周密。

一收到钱粮必给串票也。交纳钱粮。例付串票为据。间有朴愿地方。向祇交纳。不知领取串票。官遂不给者。亦有书吏勒索钱交。民间忿不领取者。更有串票宽仅及寸长不三四寸者。字印信。模糊仿佛。种种刁难含混。故令无可查考。致有重征重纳各弊。滋生事端。此后无论绅士军民大小各粮户。各衙门收到钱粮。必登时截取串票。纸必宽长。字必清楚。印必明显。通谕粮户。必皆领串票。为征信册对证凭据。严禁书吏勒索。违者即将经征之员撤参。

### 禁杜漕口示

湖南巡抚左辅

为严禁包交漕口。以肃功令而端习尚事。照得漕粮为天庾正供。州县开征。远近花户。慎选好米。亲自赴仓交纳。踊跃输将。不逾期而事竣。是以米皆干洁。兑运及时。民无差扰。此定制也。自有刁劣图利。诱勒包交。昂贵折收。买贱掬纳。由是米多潮杂。又有将折收之银用去。临时无措。控告浮折。藉以宕延。致误兑运。而花户仍被追呼。误漕病官。而民亦受困。此包交之大弊也。尔等利欲熏心。罔顾行止。营营苟苟。什百为。以句结为声援。以讦控为挟制。大开口子。噬官噬民。无业而营。不耕且获。遂致闻膻蚁附。效尤影从。殊为可叹。刁生劣监而外。分之崇者如举贡。等之下者若舆台。亦各尽酌狂泉。争填欲壑。以先民尊亲礼让之俗。尽成争夺悖乱之风。可为痛恨者此其一也。又思尔等多出清门。亦垂家学。当以令名贻祖父。清白教子孙。善积庆余。克昌厥后。乃不图惠迪之吉。而甘就从逆之凶。利令智昏。冒法蔑义。财甫入手。而刑且及之。即幸逃法网。而絪臂得食。仍不足以饱身家。教猱升木。又适足以陷子弟。害而身亦害而家。可为太息者又其一也。尔等不过以为州县征收。大有津耗。乐得分肥。夫为民父母。违例浮取。上官岂忍纵以肆虐。惟是百姓输将之后。掣串窳家。即无丝毫扰累。州县官运交水次。任巨忧深。滩河之纤浅。驳运之艰难。风涛之险恶。受兑之加折。劳费不貲。及掣通关。始得卸责。且漕艘抵通遥遥数千里。其沿途及通仓不能免之规费。无一非州县所帮贴。而花户不与闻也。至此外捐摊各款。皆地方办公应解司报拨之项。中县每年且有数千。即如科场之年。费至二万余两。而额销不及十分之二。余皆州县捐输。无非为嘉惠士子所用。独不念及之乎。费繁累重。不得已而有津耗之加。现奉  谕旨。飭各督抚悉心查办。本部院当有权衡。尔等于此无可挟制也。总之官民情本相通。而各当行之以恕。上以仁爱下。下以义事上。各尽其道。上下俱安。去顺效逆。鲜不速祸。本部院抵湘以来。严飭各属清勤尽职。稍

有贪污鬬。及昏庸不职者。立挂弹章。即去冬举劾各员。此心可以共白。今严立章程。俾各州县遵守。违者揭参。尔等须知坦道自可驰驱。何必行险徼幸。务各洗心涤虑。痛改前非。姑宽已往。自道光元年起。永杜漕口。禁包交。任听花户自行完纳。自此米色皆纯。兑运无误。漕政可清。妄念不生。行习自正。器风亦靖。为所当为。守法安分。身家可保。官与民交受其利。倘有怙恶不悛。仍前包纳开口者。立拏治罪。本部院欲尔等渐敦礼让以迓天庥。故谆曲示谕。各宜凛遵。特谕。

### 札各州县革除钱漕弊政

胡林翼

照得钱漕为国家正供。度支所系。考成甚严。查湖北近年钱漕。征解多不足额。各州县因循怠翫。任听奸书蠹役等把持舞弊。私收入己。而上下两忙钱粮。及南漕正额。置之不顾。甚有昏庸州县。形同木偶。征收大权。一寄诸总书册书里书之手。书办曰散失无存。官亦曰散失无存。于是听其颠倒户名。而不知完欠之为谁矣。书办曰板券烦重难稽。官亦曰烦重难稽。于是听其改用活券。而不知催比之何据矣。欺侵锢蔽。百弊丛生。官不过稍分其余润。而小民之脂膏。遂尽归书役之中饱。而国赋转致虚悬。书役等转得肆无忌惮。于是有捏灾枉缓之法在。谓某区某垵水冲沙压宜缓。某名某户逃亡故绝难征。官欲顾其考成。不得受其播弄。懵懵焉为之吁禀。不知其所谓水冲沙压者。固皆成熟之区。其所谓逃亡故绝者。实尽已完之户。迨至灾已办成。而弊恐败露。则又有挖征之名以混之。则又有预征及急公之说以掩之。其甚者更有例灾名目。谓某乡民情梗顽。自来无完纳钱漕之事。每岁必藉灾以为弥补。种种捏饰。下以欺吾民。上以欺吾君。殊堪发指。本部院于上年查办秋灾时。告诫颇极周详。而江陵公安石首监利松滋汉阳沔阳汉川鍾祥天门潜江京山荆门等州县。所办灾缓区垵。究多不实。此后再有捏报灾缓。及征解逾延等员。本部院惟有从严参办。决不曲为宽宥也。然窃念尔州县等。各具天良。忝居民上。与其因循而罹罚于后。何如振作而力变于前。彼奸书蠹役辈之伎俩。特以官与民隔绝。官欲自征。而册籍无存。必恃若辈为勾致。民欲自纳。而券票罔据。转视若辈为足凭。本部院精思博访。窃以为欲除其弊。有数法焉。一曰清丈。征册虽失。田亩自在。通计湖北州县。广长不过数百里。其中必分为几乡。又其中必分为几垵几里。今若出示剴切晓谕。就各乡各垵中。选派公正绅士。亲身督率。按亩丈量。不经保正书差之手。民知丈量既定。而其每年所纳之赋。无不丝毫归公。不致再为衙蠹所侵蚀。将必和盘托出。彼此相稽。而征册可定。是无册者皆有册。而书役无所行其挟制矣。一曰自封投柜。查钱粮定例。不准胥差包征。必花户自行完纳。法至善也。唯花户距城或远。守候留难。或多未便。



今若推诚晓示。小邑设柜城中。州县之大者。于四乡添设分柜。祇准保正粮书粮差等挨甲挨户催令花户自行赴柜。不准代花户完纳。以杜包征之弊。其零星小户。准其彼此附带银钱上柜。随征随即掣与券票。则民必踊跃输将。而从前包征垫完之弊胥绝矣。一曰严推收。查湖北恶习。往往买田数年。或数十年。竟不赴房推收过割。祇潜赴里书处开一户名。私相授受。更有田已更易数主。变产已经数世。而粮名未换。仍在旧户下完纳者。而官与粮书。皆昏然不知。始意不过欲隐匿税契耳。久之而飞洒诡寄之弊生矣。久之而私收欺侵之弊作矣。岂知田在某里某图某区某垵某会某乡。一有买卖。断无保正不与闻之理。亦无右不知情之事。

今严定期限。遇有卖田之户。界交价以后。限十日即赴州县房过割投税。不准推收房刁难。倘粮户仍前违玩。不将粮推收清楚。有意弊混。一经查出。或被告发。即将其田一半入官。并科以隐匿之罪。保正右。知情不报同坐。无论差保右粮书粮差。有意庇纵者。加等治罪。有能举报者。由州县自行奖之。则欺侵之源可杜矣。一曰清户柱。有田在山乡。而粮在湖乡者。有东乡之人买西乡之田。而粮仍拨入东乡者。有一粮户而数十花名者。有一两钱粮而分立数名者。其意欲混入积淹之册。希图蠲缓也。欲避大户之名。而巧卸差徭也。更欲避堤头圩头之举。而深畏赔累也。更有田已典当。而未杜卖过户。及催收钱粮。问之田主。田主曰已典当与某。问之当主。当主曰并未杜卖。仍须田主完粮。彼此相推。几乎无可捉摸。种种诡弊。皆逃亡故绝之源也。岂知户名即更变。而田地总不能搬家。执田以求人执人以查粮未有不丝丝入扣者。今将某大户其若干花名。条分缕晰。归并于某大户总名项下。粮名可按籍而稽矣。某里某图某区某垵某会某乡共若干田。若干钱粮。若干住户。土著之主田若干。外来买之客田若干。某田系自种。某田系佃种。责成于各该地方绅耆保甲。细查一遍。填注明晰。取每年收青苗钱之簿而核之。取每年做堰塘修堤圩之册而对之。其典卖田亩之户。责令卖绝过户。否则仍归田主完粮。则一切鬼蜮之徒。无从施其伎俩。而黑粮之弊可渐祛矣。以上数法。取书役之权还之官而不使书役得以分官之权。是在尔州县体察而力行之。并将应如何酌办之处。详细先行迅速具禀。并勒令每月下旬。将办理实在情形。及有无把握。办到几分功效。切实禀陈。以覘该州县之能否实心实力。而定其赏罚。本部院必当宽以时日。多者限以十月。少者限以半年。俾得从容办理。其本年上忙钱粮。准仍照旧征解。以免滞碍。此系便民裕国要政。该牧令务须实力实心。以诚相感。或于因公赴乡之时。或于听断事毕之际。即与乡间父老。缕切开陈。不惮烦苦。方能有济。若能振刷精神。办有成效。定即逾格保奏。以昭奖励。若仍畏难苟安。踵袭前弊。不知变易。是甘为奸书蠹役等奴隶。而玩视民瘼。欺侵国赋。本部

院定立予参劾。不加之严谴不止。其毋悔。勉之戒之。

### 钱漕更弊议

魏源

江苏漕费之大。州县之累。日甚一日。其弊曰明加。暗加。横加。始也帮费用钱不用银。其时洋钱每圆兑钱八百文。故州县兑漕每喜舍钱用洋。以图节省。其后洋银价日长。而兑费亦因之而长其用洋银之费。已不可挽回。此暗加之弊也。自道光五年。行海运。停河运一岁。旗丁以罢运为苦累。道光六年。河工大挑。空船截留河北。旗丁又以守冻为苦累。每苦累一次。则次年必求调剂一次。此明加之弊也。又道光十九年间。四府粮道陶廷朮挑斥米色。骄纵旗丁。于是二三载间。各州县约加帮费三十万两。此横加之弊也。皆苏松之情形也。惟常州漕兑费。至今用钱。故价无大长。而丹徒丹阳金坛句容。则又地瘠民刁。漕完本色。地丁钱粮。亦不敷解费。且金坛句容皆山邑。舟不抵城。须陆运至水次。宜照山邑折漕之例以恤其困。并将地丁钱粮。改收折银。酌加火耗。以免地方官之赔垫。此又情形之小异也。今欲大剂苏松常太仓各郡州县之累。惟有一大章程。查明代江南州县旧制。常州有武进无阳湖。有无锡无金匱。有宜兴无荆溪。苏州有吴县长洲无元和。有昆山无新阳。有常熟无昭文。有吴江无震泽。松江有华亭娄县无奉贤金山。太仓州有嘉定无宝山。其时漕未尝不运。事未尝不举。亦从未闻明代州县有收漕之弊。且其时沿张士诚庄田之额赋更重于今日。而不觉其繁。国朝减免苏松浮粮至再至三。而官民不胜其困。何哉。愚以为银价之弊。已无如何。惟有裁缺并县之法。一复明代古县之旧。每并一缺。则省官规幕费。丁役杂费。及应酬之半。似救弊本原之一法。谨抒其愚。以待大吏之不守常规善后古制者。至宝山偪海。城池卑褊。不通舟潮。应内移于罗店饶富之地。或与嘉定同城。此则不必并而必当移者。谨议。

### 呈蒋励堂节相论苏郡三邑漕务书

俞德渊

卑府于新正朔日接奉钧札。承示漕务情形。总当量出为入。以漕办漕。尽可呈帐列数等因。仰见中堂体恤官民。酌中持平之至意。惟是三首邑漕务。与外县不同。外县有白规。有包户。三邑俱无此名目。惟折米价值。长短不齐。长价至四两而止。皆系贫民小户。短价自二两以外。至三两上下不等。俱系富绅巨族。衿监捐职亦在其中。门户愈大。完米愈多。而价益短。合通邑计之。吴县绅户民户各居其半。长洲绅户居十之七。民户余十之三。元和绅户居十之八。民户仅余十之二。若持公允之论。须于民户议减。绅户议增。虽每石折收三两一二。县官亦乐为之。无如积习已久。揆欲更之一旦。势有所难。于是于贫户小民徒冒多取之名。而富绅巨族止听其家自为价。莫可如何。地方有司所以内

愧于贫户小民。而隐忍积憾于富绅大户者。有由然矣。且绅户粮石。岁有增减。问之。则系新置田亩。其实皆寄庄隐户托名代完者。若再过数十年后。将现存二三分之民户尽变而为绅户。办漕之员更无别法可以敷衍。必大有一番更张决裂。所谓穷极则变。其势然也。今富家大族。隐其在己之短价。而借口民户之长价以为言。意在长价得减。则短价因之递缩。非第持论不公。亦见存心不恕。试与之同贫户小民相提并论。未有不废然色沮者。第事虽如此。而人言可畏。又重以各宪之谆切谕飭。该县等岂敢固执前说。不思改图。业经早为商定。于将来折价时。量为减让。非徒博巨族之欢心。实欲宽穷檐之民力。然积少成多。即每石所减无几。合通邑计之。为数已巨。于办公不无竭。盖近年普律情形。除上海嘉宝外。其余州县。但得以漕办漕。便为完善。即稍有赢余。仍贴补廉俸之不足。亦属以公济公。如欲利己营私。虽有其心。实无其力。至于办漕帐目。除津贴帮费外。款类尚多。皆属积欠相沿。因仍成例。难尽形诸笔墨。欲使完粮之人。家喻户晓。固有未能。即止开呈绅户。亦于体制未协。窃以为官民相交。第观大局何如。长元二县。十数年来。从无告漕之案。闹漕之人。去冬开仓以后。争先输纳。十数万石漕粮。甫终月而竣事。阖邑民情。大概可知。其不尽悦服者。独二三巨绅之口。未知果否出自公论。伏稔中堂烛照无遗。必邀洞鉴。卑府一偏之见。本不敢滥渎清听。缘承来谕。知此事上宪怀。故直抒所知以宽钧意。并希垂察。

与许信臣抚部论苏松漕弊书咸丰三年

冯桂芬

来书过承奖借。以桂芬前书掬涉漕务。谆谆下问。疑义相析。实事求是。可谓仁人君子之用心。得贤大吏如此。江南亿万户之福也。桂芬虽瞽焉无知。曷敢稍存忌讳。以负虚怀。苏松漕务至今日不可问矣。向来州县匿荒不贴誊黄。此古之道也。今则誊黄高揭。拘甲户。则曰乙丙荒而汝则否。拘乙丙亦如之。向来开仓。多派丁壮守护大斛。此古之道也。今则斛不必甚大。公然唱筹计数。七折又八扣。斛自五斗四升起。约至六斗止。两次七折八折。即一石变为三四五斗。而淋尖踢斛捉猪。仓役格外任取米数囊入仓。乡民拒之。声如猪。故曰捉猪。样盘米贴米挑除米色。不出私费。即讲贴米。等。犹在其外。又有水脚费定例。每石五十二文。今或三四倍。花户费验米费灰印费筛搨费门费差费。合计约米直一二斗。总须二石五六斗当一石。道光初元。御史王家相疏云。官以其私征米一石。当正供七斗。民不堪命。不知三十年间。何以遽增至此。然比之勒折。犹为悬绝矣。向来刁生劣监。包完仓粮。此古之道也。今则不但包完。而且包欠。不但生监包欠。而且丁胥差役无不包欠。向来州县办漕。为一劳心劳力之事。今则大概由丁胥包办。即不包办。亦止政由宁氏。祭则寡人。

今日发串若干。惟其所取。明日收银若干。惟其所与。今日比某差。明日拘某户。今日具某禀。明日出某示。惟其所使。州县俯首听命。虽上司有所不畏矣。向来办灾若干分。即征银米若干分。今则年年办灾。年年倒箱。将串全数发出催征。谓之倒箱。能征若干。惟力是视。但以疲户不完者入灾分。不复论分数矣。向来已完数若干。已掣串若干。有堂簿可考。今则不设堂簿。实征数目。惟一二丁胥知之。虽本官不与闻矣。向来开仓之前。散给易知单。凭单完粮。原所以稽查舛误。今则易知单特为粮书需索舞弊之符。或索钱每亩百文数百文。或竟不给。盖不给则不能自完。必由粮书代完。或代完米。而令偿五两之长价。或代完银。而令偿漫无限制之长价。闻有米三合而取钱百文者。甚或包令不完矣。向来银米既交。不过数日后给串。今则有先借银而数月后得串者。亦有缴银而终不得串者。更有已借已缴之后。官忽易一丁书。前银概不承认。逼令重缴者。更有惯欠之户。本不欲得串。但于追呼之顷。付银十之一二。以幸无事。丁书等亦利其为额外之获。而岁以为常者。此中句稽之数。虽神仙不可测识。前书所谓利归州县十二三。利归丁胥差役十七八。每办一漕。以中数言之。门丁漕书。各得万金。书伙以十数。共二三十万金。粮差正副三五十人。人二三百金。又一二万金。粮书二三百人。人一二百金。又三四万金。受规上下诸色人等在外。民膏安得不竭。国课安得不亏此其大较也。前见伯厚前辈。有平征平解之议。又述执事书。有曰。不奉法者经征官军法从事。督征官屏之远方。得古人用重典之意。居今日而言整顿。诚非此不可。惟是用刑宜峻。而立法宜宽。江苏州县。自然之利甚少。非如他省有落地税等之入。如钱漕绝无盈余。实不足以贍公私之用。平征平解。断不能行。为今之计。既不能损上以益下。复不能损下以益上。惟有损中饱以益上下。以全县万户之众。诘不能供亿一县主。特不宜聚丁胥以下千百无赖之徒。以有限之脂膏。恣无涯之耗蠹。补偏救弊。莫如绅民均赋之一法。又本年情形。于折色为宜。谨就管见。别为一议。并章程八条奉寄。附徂区区。用副询莛盛意。惟执事采择焉。

### 均赋议

冯桂芬

今苏属完漕之法。以贵贱强弱为多寡。不惟绅民不一律。即绅与绅亦不一律。民与民亦不一律。绅户多折银。最少者约一石二三斗当一石。多者递增。最多者倍之。民户最弱者。折银约三四石当一石。强者完米二石有余当一石。尤强者亦完米不足二石当一石。如元和县属章练塘之类。向来完米较少。去冬闹漕之后。不过一石六七斗当一石。而绅与民。又各有全荒之户。官之所谓欠。粮户之所谓荒。不能坐以欠字。绅以力免。民以贿免。而其为不完则同。于是同一百亩之家。有不完一文者。有完至百数十千者。不均孰甚焉。今既不能全办

清漕而议补救之法。非绅民一律不可。非通知利弊。亦不可以定一律之价。论者第知绅衿有短价。而不知完米乡户之亦短价也。绅衿短价中之最多者。大约与乡户完米之值等。第知勒折长价之当减。而不知完米短价之尚当减也。何以言之。向来闹漕毁仓之案。多不在勒折长价之乡户。强者皆完米。故勒折之户。必其最弱者不能滋事。而转在完米短价之乡户。此等恃强之民。今年万不能照旧征收也。是绅衿非所畏。可畏者此辈。此辈首。无不首矣。惟递增短价。大减长价。更稍减乎乡户完米二石有余之价。大约一石不得征二石。以一石数斗为断。而一律征折。米价在二千内。不得至四千文。米价在二千外。不得逾四千文。此其定率也。以此数计之。苏郡今年业户情形。呈明减租三四成。加以三限所减。即无欠亦止亩得六斗。仅敷完纳银米。幸有普减之三分。如佃欠不及二三分。便可无累。若再增加。何从抵办。此为民父母所必当知者。○数以钱计。不可以银计。以银计必至如条银之价。二千八九百文作一两。细核州县海运开兑各帐。不但断无赔累。而且宽有盈余。并足供本署及本道本府一切办公之费。至丁胥以下千百无赖之徒。则一笔勾之可矣。惟此法行之折色则可。行之本色则不可。一经开仓。必至有一律之名。无一律之实。将见米数一律。米色不一律矣。斗斛一律。平满不一律矣。当场一律。暗地不一律矣。今日一律。明日不一律矣。以积惯舞弊之人。处最易舞弊之地。而谓区区文告。可令弊绝风清。吾将谁欺。于是刁生劣监。挟制更多。小户愚氓。怨恨更甚。其害与不变法等。且本折兼收。将使本色与折色相当乎。则本色有盘耗。折色无盘耗。人必愿折不愿本。徒费铺仓之用。恐少纳米之人。将使折色稍浮于本色乎。是又开不一律之门。势必又以贵贱强弱。为本色折色之分。太镇均漕。而绅衿借米色米价为通融之路。是其明证。将使一律本折各半乎。无论多一名色。即多一利孔。且斗升小户。从来不知完米。不堪繁扰。势必假手包揽。始而差役。继而衿监。此端一开。弊有不胜言者矣。况乎今年之不便开仓者。更有三焉。此时定价既少。自以省浮费为第一义。开仓浮费。动需二三万串。摊派每石不下三四百文。而民间上仓私费。更属不赀。无非金掷虚牝。况向来仓米征收之后。往往发卖。官仓同于牙行。迨交运则又令牙行包办。何苦多一曲折。坐耗此无名之钱。既宜体恤小民。又宜体恤州县。一也。向来州县。每以下忙移垫铺仓。今年捐抵之后。资无所出。必致严刑追比旧欠。或重利挪借丁胥。非损民。即损官。二也。

开仓之日。乡民聚集。千百成。当此官日仇民。民不畏官之时。差役人等。既不洗手从事。又不降气平心。诚恐口舌变为殴。殴变为拒捕。拒捕变为畔逆。外侮未戢。内讧可虞。三也。固不如一律折色之易简而无弊也。或恐市侩把持。临兑无米。不知近地之米。止有此数。不交官仓。即在民间。且各县同时征

钱不征米。则中户争思卖米。市侩安能把持。况以本年情形论之。室多悬罄。恐无闭余之家。寇在于垣。更少居奇之贾。米价有贱无贵。可操左券也。方以利官不利民为虑。岂虑无米可买。但或钱尽私用。延至来春。难保市价不昂。此不能为立法之咎。惟有严饬州县。一面收钱。一面买米。不准挪作他用。此不易之法。亦于民间有益。或日招县中数百石以上殷实大户。不论绅民。俱准认办本色。取具认结。先行给串。临兑交米如运数而止。此亦简法。但有利即有弊。且或启不一律之端。未敢轻议也。至其余防弊条目。谨拟八则如左。

一大堂设柜征收。不准私交丁胥也。银洋照时作价。大书高揭。每日一换。不准私毫增损。各花户持钱并易知单。或新旧银米串。或自开都图户名斗石细数。一体呈纳。立时截给板串。不准过本日。如有留难措给等弊。准即鸣鼓诉官。

一串票不准发追也。向来州县截串。发给差役。按户追银。按限缴银。始犹先用而后缴。继则趸用而零缴。终且九用而一缴。半则嫖赌浪费。半则赤手起家。差欠役欠。盈千累百。鞭笞狼籍。公事何补。不知钱出于民。入于官。何苦多一假手之人而减其数。惟概不发串。不令经手银钱。则差欠役欠之弊自绝。一欠户宜仿词讼之例。任签县差协保拘人也。向来欠户。由本图粮差粮书承办。但得多行贿赂。约视应完之数过半。便可永不到官。此近年莫大之弊。惟任签他差。仍押本人到县赴柜亲完。亦不准该差经手银钱。则藩篱自破矣。

一漕总及钱漕家丁名目一概禁绝也。县有户房库书。自能经理文牍。宅门以内。银钱归账房。公事归签押稿案。永不准有前项名目。违者严参治罪。不特此也。若辈久倚为专门之业。其著名凶恶者。州县争先罗致。非取其办公熟手。实取其造孽辣手。每办一漕。辄以数千金为雉媒。而汔有二三万金之获。殃民祸国。此实罪魁。即不明正典刑。岂宜任听安饱。应密札各州县。查明上三届漕总门丁。先期拏到看守。清查欠款。倘新漕仍有漕尾。罚令全数赔缴。以赎从前罪恶。如此从严办理。庶不致暗中设法。挠我新章。

一严核征数。不准以完作欠也。应令于例设堂簿之外。另刊完粮征信录。将某日某人完粮若干户。计若干石。简明其词。随时刊入。刷印一二百部。送绅士。许完粮而不入录者。呈明上司。与以重赏。亦绝弊之一法。

一易知单费亦应绅民一体也。定以每亩七文。刊明单上。不准丝毫多取。其粮书迟误。不于开征前交到本户者不给。又过户纸笔费。照此办理。需索者。准各户于完粮时诉官严办。该户毋庸候质。

一荒分宜均摊也。定例办荒。必将都图坵数。履勘确实。始准注缓此俗所谓官话。正以便书役之上下其手也。盖闻有业田数百亩。而佃户指熟为荒。业主无从辨认者矣。况一县之太乎。惟摊荒一法。不失为公。即实有赔绝之区。止宜

留一二厘不摊以通其变。太镇荒政极公。可以通行各郡。本年所办按户统免四成。可谓第一善政。此外闻将续办抛荒。似亦宜均摊为允。

一绅衿积欠宜绝也。各县绅衿。有连阡累陌。从不知完粮为何事者。官吏口恨而心甚德之。以其为数无多。而可作垫欠之明证。如方伯札内所指某某等姓抗赋诸巨棍之类。实漕务之大害。惟有罚田入官。清完日给还。永为定例。庶可知所惩儆。或谓下田入官。转可脱累。不知从不完粮本无累。何云脱乎。

### 浙江南米截漕利害说

金安清

国家征民田之米。名为漕者。皆由水运诸京师之谓也。今于正额之内。划出十数万。截留本省。名曰南米。以为杭乍两营官兵计口授食之需。又织造衙门匠粮。及旗丁月米。统计三项。当嘉庆年间。南粮折价。征之于民。每石钱七八千文之多。每年十数万石。统解杭州府衙门转给。计杭府公费每石一千文。故其缺最优。名曰坐十万。盖银价尚低。有十万串。即可抵十万两也。迨道光年间。南米。小民输纳不前。州县于垫完外。犹多欠解。而杭府转不能违旗营之限。以私之有余。补公之不足。其缺大坏矣。凡州县垫完之项。皆挪动地丁正款。道光二十九年。钦差来浙清查。通省亏空七百余万。内南米一项。即二百余万之多。州县原案开报。每石银三两八钱。当事加以核减。祇作二两八钱。以致当时在省服官之员。无不负欠数万者。至二次清查限满。无力完缴。无可如何。经前抚何桂清奏明。仍作为三两八钱开报。各州县方庆更生。其时部费甚巨。加以何抚 圣眷方隆。始得允如所请。此浙江州县乱前一大累。目前官场。已无人知之矣。肃清以后。减赋案内。奏明减漕不减南。即在八十余万减额内。扣留十三万。作为兵米匠粮。声明如遇大灾之年。另行筹补。而用有余剩一层。作何支销。则未附奏也。自初次办漕。直至今日。已七次海运。南米一款。虽经清赋局核减收价。祇准五千四百文。除本县公费及书役赏犒外。解至杭府。仍须每石钱三千六百文。连司房各费已及四千三四百文之多。南米漕米。皆出自小民。本无本折之分。亦无多寡之别。惟以正月封仓后。尚未来完者。则作为南米。存此一界限而已。夫冬令不来完纳者。皆系穷苦下户。零星升合。以米完米。尚且不前。况加以五千四百文之重价。近年米价每石不及二千。是以三石完一石矣。苛敛愈深。完纳更少。州县不得已。亦照正漕减收。谓之透漕垫南。此乱前乱后。同一情形也。透漕不足。惟有筹垫。乃挪用别项钱粮。此嘉湖各州县官与民交相苦累。而其害久而久之。终归于库款亏空之一大虑也。前数年州县。以熟作荒。绰有余地。尚不觉南米之累。近年迭次增加。所短之荒。已将和盘托出。而南米民欠甚多。省中不能少解。非别作厉民之举。即又仿乱前州县挪动应解钱粮矣。究其实满洲杭乍两营兵额三千二

百名。近则五百余名。每年放米二万石已足。其解之藩库而不付满营者。尚不下六七八万也。名曰节省南米。以每石钱三千六百文计。照全额启征。共节省八万石。共多钱二十八万余千。如近年祇有节省五六万石。则仅有二十万千。合银不过十一二万两。并入各项。以为陕甘云贵各省协饷之用。并非本省各项公事得以挹注也。此则司库之一利耳。至贻累于嘉湖官若民者。其害有十。用敢为当事一详陈之。嘉湖州县减赋案内。准其格外加耗。每石二斗五升。比江苏之每石制钱一千文者。已少一半。一切开仓运米上下公事赏犒。及衙门一年用度。已无多余。今以南米之故。动须赔垫。所定漕耗。不敷办公。其害一也。

漕米改本色。南米解折色。近年米价极贱。每石不到二千文。而南米解省。须四千八百文。是以两石完一石矣。其害二也。南米价贵。虽年外截数。率多不完。州县透漕预征。祇收本色。不及折价之半。有一万石南米之处。即须赔钱二万余串。其害三也。透漕亦不能足数。而南米例限綦严。垫无可垫。惟有挪动地丁。在上忙则提下忙。在下忙又提上忙。逐节转移。挪新掩旧。一忙挪二千。一年四千。三年即成巨万。将来奏销。必有泻底之时。即使立时劾参。除本员外。前数任亦须拖累。其害四也。透南挪库之外。万不得已。又渐开浮勒之端。冀以折价之有余。补赔款之不足。始而每石照寻常加洋四五角。近年则加至一元左右。与奏定折色听从民便悉照市价低昂不准分文浮勒之定案。大相悖谬。设有御史参奏。则通省上下各官。皆遭严议。酿成大案。其害五也。凡此皆指官而言也。至于民间。亦有五害。正漕不及完纳。剔归南米。虽有一年之限。而以三石完一石。八口之家。动遭冻馁。其害一也。庄书衙役。易于吓诈。一经奉票。始则胁以功令。继则诱以抗违。如应完南米一石。缴钱五千四百文者。许书役以二三千文。即可代抗。官亦无可稽查。其害二也。至下等愚民。不知贿赂书差者。即加以严比。门扉板扇。鸡犬耒耜。无一不可取携。甚至有卖妻鬻子以求安静者。其害三也。贿差之费虽出。而粮名未除。粮串亦不给。终属旧欠。次年又出新差。则上年之旧差。已不知去向。又须另出和费。是以一年之南粮。而出两年之重费。仍无分毫入官。其害四也。正漕祇须完米。南粮必须完钱。当催缴方急之时值米价方贱之日。势难待价求沽。大率以五斗之粮。祇得三四斗之价。小民吞声饮泣。告苦无门。其害五也。凡此皆在下之苦情也。计累于民累于官者。约有十条。而利于司库者。祇十一二万之现银耳。浙江司道各库。每年京协各饷。及本省例支各款。不下五百万。有此南米。节省十一二万不为多。无此南米。节省十一二万不为少。况欲他处筹划。不致即无此十一二万之数。又何必贻此十害于官民乎。况官民所受者。目前之害。将来亏空累累。地方民情愈穷。书差之弊愈甚。则其害亦上司受之者。若因



而横生枝节。酿成 钦案。则又不在意计矣。然则欲免此十害。必如何而后可。则对曰是不难。革透南垫南之法为改南并漕则可矣。现在旗营兵祇五百余名。每年支米二万石。即以此二万石。匀派嘉湖各县收解折价。此外六七万石之米。并入正漕。统收本色。则各州县浮收筹垫之患。即可一扫而空。而海运每年运米四十二三万。有此六七万石南米归入。奏销之数愈增。 圣心必能嘉其筹划得法。部中更可乐从也。官免五害。小民亦可免五害。海运多米六七八万。与司库多银十一二万。同一浙江公事。无所优劣。况海运添米。可以上达宸聪。司库多银。谁得而知之乎。若司库多银。有关本省用度。尚有万不得已之情。其实不过并入各省协饷。多此十一二万而已。各省有此十一二万协饷。未必承浙江之情。感浙江之惠。又何挖本省官民之肉。而医外省之疮乎。至正漕之短少。原因兵米起见。是以京仓甘于支绌。照数扣除。今兵米无需。而又不补还漕额。似亦非留南划漕之本意也。前数年无人议及者。由于州县之累未深。又无人统内外前后上下而通盘核计之。故因循于不觉。今则官民交困。后患方多。不及时变通。必致不可收拾。是在当事之曲筹深鉴矣。至满营兵数。将来不能不逐渐加添。祇可于加一名兵添一兵之南米。随时损益。人固无词。不必预为深虑也。

### 卷三十七 户政九赋役四

谨陈湖北漕弊拟办减漕密疏咸丰七年

湖北巡抚胡林翼

帘惟湖北通省有漕州县。三十有三。额征北漕正耗米十五万石有奇。南米十三万七千石有奇。北漕由丁船兑运京仓。南米由州县解交荆州满营。及各标绿营。咸丰三年。因湖广漕船停运。部文令变价解部。每石折银一两三钱。各州县仍照旧征收。时因省城失陷。未及办理。臣自咸丰五年三月蒙 恩擢署湖北巡抚。即访闻各州县征收漕粮。多所浮勒。大为民病。每思有以变易之。适以军事方殷。无暇及此。上年武汉克复。楚境渐次肃清。今岁雨旸时若。年成颇称丰稔。漕粮可望开征。若不于此设法清厘。举积弊而一更张之。 国计民生将何补救。惟是楚北漕弊。浮收之重实由于费之多。使非先察积弊之由。是犹止沸者不去其薪。垦田者惧图其蔓也。臣请为 皇上密陈之。查湖北各州县额征米数。多者二万余石。少者二千余石。或数百石。北漕南米。合征分解。其征收米石者。谓之本色。以钱折米者。谓之折色。其征收折色。多寡不同。有本色多于折色者。有折色多于本色者。有本色折色各半者。有全收折色者。其征收折色。每石折收钱或五六千。或七八千。或十二三千。或十五六千。竟有多至十八九千者。其征收本色。每石浮收米。或五六斗。或七八斗。或加倍

收。竟有多至三石零者。此外又有耗米水脚等项。分款另收。又有由单券票样米号钱等名。多端需索。民力几何。其能堪此。而州县则有所借口也。向来漕运到通时。不无津贴。方能挽运入都。而丁船藉此需索免费。为数甚巨者。固无论已。即现在停运免兑。帮费可省。而粮道有漕规。本管道府有漕规。丞倅尹尉各官。俱有漕规。院署有房费。司署有房费。粮道署及本管道府署书吏各有房费。此费之在上者也。又有刁绅劣监。包揽完纳。其零取于小户者重。整交于官仓者微。民谓之曰蝗虫。更有挟州县浮勒之短。分州县浮勒之肥。一有不遂。相率告漕。甚或聚众哄仓。名虽为民请命。实则为己求财也。官谓之蝗虫费。种种蠹弊。盈千累百。无不于州县取之。其派拨南米者。拨定后。由州县自运交荆州府衙门。或交本色。或交折色。其交本色者。正米耗米之外。尚需杂费银两甚多。其交折色者。每米一石。或二两或三两不等。要之费未交足。米故迟收。此费之在南米者也。夫州县既多费。势不能不向粮户浮收。州县既有浮收。势不能不受刁民挟制。于是大户折色之价日减。小民折色之价日增。土棍豪衿多方抗欠。猾胥蠹役从中欺侵。各州县虽勒折浮收。闲有所得。半皆耗于上下费之中。而国家维正之供。往往征不足数。则相率捏报灾歉。藉缓征为腾挪。而漕政因之益坏。百余年来。日甚一日。东南数省。积弊相同。而湖北则几有不可挽回之势矣。

湖北现当兵燹之余。若听有漕州县。仍照前此之每石十余千收取。必至民困难苏。有负我皇上轸恤凋残爱养民生之至意。臣自九月初旬。由九江旋省。日与省中司道武汉二府。昼夜筹商。立意减漕。以苏民困。窃谓欲禁浮收。当先革费。现已遴委道府大员。驰诣各州县体察情形。破除情面。分别删减。严立限制。明定章程。榜之通衢。俾穷乡僻隅。一律周知。贪吏猾胥。无从欺隐。取中饱之资。以分益乎上下。务期积弊尽除。民力藉以稍纾。而国赋得归实济。易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此其时也。然积重难返。弊已百年。利之所在。人人得而争之。一旦发其痼疾。穷其利藪。取而还之于民。归之于公。将必有疑之怪之。且从而谤毁之。臣愚以为苟利于国。苟利于民。即孰杀之歌。在所不恤。臣膺封圻重寄。钱漕是臣职守。漕弊一日未清。臣职一日未尽。除俟办有端倪。再行另折陈明。谨先将湖北漕务积弊。亟当清厘情形。缕晰密陈。伏乞皇上训示遵行。

办理减漕大概情形片

胡林翼

再臣前将湖北漕务积弊。拟革除费。减定漕章情形。密折奏奉 朱批。所奏实属剴切汝能不顾情面祛百年之积弊甚为可嘉俟办有端倪再行具奏钦此。遵与司道武汉两府。日夜筹商。令各州县将向来浮收数目。及漕规费。据实开陈。

痛加删减。从前每石。浮收钱十六七千八九千或二十余千者。今减至六千数百文。或五六千文。浮收八九千者。今减至四五千文。耗米水脚票费。一并在内。其由单串票样米号钱。及杂项名目。一概革除。统计有漕州县。民间共删减钱一百四十余万千文。此向来官吏丁差剥之于民。而今还之于民者也。州县照减定章程征收后。北漕每石。解正银一两三钱。耗银一钱三分。南米每石解正银一两五钱。耗银一钱五分。其较北漕多解银二钱者。缘南米系供满绿各营兵食。遇灾缓不敷。由藩库筹款拨补。今藩库款项支绌。不能不就款预备。统计北漕南米正耗银两。实应解粮库银四十一万余两。此向来以熟捏荒以征为欠。不尽归公而今实归于公者也。南米例支满绿各营兵糈。应均照例价每石折银七钱。尚余银八钱。荆州满营。生计尤艰。应于每年例放二百日本色之内。酌加银二钱。每石折银九钱。尚余银六钱。计共银余八万余两。拨入藩库筹备拨补兵米。及满绿各营正饷。又漕南水脚银。每石一钱五分。计共银四万余两。向系各州县开销修仓铺垫水陆脚价。及漕南书吏饭食等项之用。颇为浮冒。今改征折色。各州县毋庸开销。应饬全解粮库。亦可补苴兵饷。此则于节省之中寓筹备之意。于民无损。而于公有益者也。从前兑运北漕。粮船旗丁水手。于屯运例款不敷之外。州县向有津贴。名为兑费。今若一并裁革。将来河运疏通。势必碍兑运。拟将此项兑费。暂提充饷。俟开兑北漕。仍归丁船津贴。约计提银七万余两。此则因其所固有留其所不可无。于目前有益。而于日后无损者也。又随漕浅船安家帮津资役等款。改折停运。俱无庸开支。又可提存银十二万余两。凡此漕务情形。臣通盘筹算。极力减除。为民间省去钱一百四十余万串。为国帑实得银四十余万两。又得节省提存银三十余万两。以今视昔。漕务利弊。较然可。至于州县书差。仅征饭食辛工纸张。原难责以枵腹从公。然又何至如前此之十倍百倍。漫无限制。即现在收数。既痛加删减。而道府漕规及上下衙门一切费。又复悉行革除。计州县尚可稍资办公。断不至借口赔累。别开浮勒索之端。臣既已访察积弊。去其太甚。取一百余万之中饱。以分益乎上下。已往之愆。尚可不究。后来之弊。法必从严。万一不肖州县。托名费。恣意浮收。必应从重惩办。以厉其余。此则目前之整饬非难。而日久之防闲尤所宜慎者也。现自减定章程之后。通省周知。小民踊跃欢呼。输将恐后。历年漕务。开征至次年七月。犹事追比。甚至一二年后。尚烦催促。本年漕务。经此整饬。因民所欲。必能提前数月。按数催解。藉以上纾 圣虑。除州县之阳奉阴违。仍前浮收者。另折查参。并俟办有成效。再行奏闻。所有办理漕务大概情形。谨附片据实密奏。

请因时制赋疏同治二年

光禄寺卿潘祖荫

奏为因时制赋。酌定新章。以实京仓。以固民志。仰祈 圣鉴事。窃维国家政务。积重则难返。虽良吏难变旧章。因时以制宜。即愚民可与更始。凡事皆然。而征赋其尤甚者也。伏查江南漕赋之重。甲于天下。自南宋有籍没官田之租。元明以来。即准此以为赋额。嘉靖中。将官田民田均派摊科。官田虽减。民田反增。苏松两府官田甚多。故赋额独重。太仓次之。常镇又次之。周梦颜财赋考。谓明比宋多十倍。比元多七倍。其大较也。我朝平定江南。初承明额。顺治十八年。奉 上谕。前明讎怨地方或一处加粮甚重我朝并无讎怨何可踵行此等情由详悉具奏。仰见 圣恩浩荡。必酌损益之宜。其时江西袁瑞等府。得以减额。而苏属未减。又于康熙年间。经江苏巡抚韩世琦等。屡次请减浮粮。格于部议。迨雍正二年。经怡贤亲王奏请酌减苏松浮粮。奉 旨苏松两府。蠲免四十五万两。乾隆二年。又奉 特旨再加恩免银二十万两。 恩纶沛。民力稍纾矣。而额征之粮。则虽屡经议筹。而迄今未减。臣尝推其故。非向之大吏不为民请命。亦非向之部议必欲为上屯膏也。盖时值承平。变更匪易。东南民力虽绌。而苏松为繁富之区。即使迫于催科。民犹可以卖丝余谷之方。为剜肉补疮之计。且京仓仰给于漕运。外有额征之粮。即内有额支之米。粮苟或减于旧。米即无项可支。此所以部议再三。而皆以正供不可减为定论也。臣窃见前江苏抚臣林则徐奏疏有云。江南漕赋独重。苏松常镇太仓四府一州之地。延袤仅五百余里。岁征地丁漕项正耗额银二百数十万两。漕白正耗米一百五十余万石。又漕赠行月南屯局恤等米三十余万石。比较浙省征粮多至一倍。较江西则三倍。较湖广且十余倍。在米贱之年。一百八九十万之石。即合银五百数十万两。若米价昂。即暗增一二百万两而人不觉。况有一石之米。即有一石之费。无非百姓脂膏。自道光三年以来。岁无上稔。十一年又经大水。民力愈殫。近年漕欠极多。地方官愈多亏空。据此以观。可知征赋虽不减。而永无足额之时。逋欠虽在民。而终归豁免之例。盖已不啻岁减之矣。曩特以积重难返。憚而莫为。今则江南数郡。兵燹频经。苏常至今未复。不于此时酌减旧赋。更定新章。将来照常征收。上持空名。民受重困。以残破之余。虽求如道光年间实征之数且不可得。而欲其合乎定额尽数起征。是虽使刘晏督漕。况锺征粮。臣亦知其必不能也。且自军兴以来。民遭蹂躏。转徙流离。其丁壮子遗。或被裹胁而为贼。或充兵勇而投营。愚贱何知。习俗易染。御一人而夺其货。其利百倍于为农。无室家保聚之思。则不能久于其土。无耕凿相安之业。则不复自安其愚。此虽薄赋轻徭。劳农劝相。且恐有辍耕而叹者。况迫以急征暴敛。而欲其终岁勤苦。竭力耕田。以完税课。臣知 天心之仁固有不忍。而民力之瘁亦断不能也。

臣闻湖北漕额。经前抚臣胡林翼裁减清厘。不独民生利赖。 国课亦且大赢。

此时江南郡邑。渐就荡平。因时制宜。实事求是。与民更始。酌定额粮。抚字之恩加于荡析之后。则戴德者愈深。携离之众返诸畎亩之中。则弭变者甚大。臣亦知 国家度支。万分支绌。且籍隶江苏。何敢滥乞 天恩。不筹财赋。惟江南州郡年来沦陷。京仓应支各项。于无可措发之时。亦俱通融办理。此际无所牵掣。则乘时较易更张。合无请 旨飭下两江督臣曾国藩江苏巡抚李鸿章。详求利弊。妥议章程。切实清厘。务使征粮既无溢额。即粒米俱实京仓。赶紧会议奏定。一面刊刻誊黄。宣布中外。江南之民。必皆踊跃引领。自拔来归。庶于 国计民生。两有裨益。伏乞 圣鉴。

请永减苏杭漕粮疏同治二年

监察御史丁寿昌

奏为请特沛 恩纶。永减苏杭等处漕粮定额。以收民心而寒贼胆。恭折仰祈 圣鉴事。窃惟漕粮一项。以江浙二省为大宗。而江浙之漕。以苏松常镇太杭嘉湖七府一州为尤重。从前全漕四百余万石。而江浙二省。几及三百万石。居天下漕粮四分之三。自苏杭沦陷。漕运全停。松江太仓虽经收复。而雕敝之余。民穷财尽。即使苏常杭嘉湖等府全行克复。尚须招集流亡。培养元气。粮赋未能足额。漕运断难如常。且小民畏漕额之重。未收复者观望迁延。已收复者流亡迁避。使东南膏腴之地。不敢归耕。 国家财赋之区。久为贼踞。苏杭一带。百万生灵。不蒙 圣朝之德泽。辗转流离。良可哀悯。臣愚以为欲寒今日之贼胆。必先收今日之民心。欲收今日之民心。必先减最重之粮额。苏杭等府。所最苦者。漕粮之重。苏松为甚。常镇太杭嘉湖次之。考宋初江南亩税一斗。至南宋贾似道买民田为官田。亩税七斗。而民始困。元时令天下田税无过亩三升。而官田之重如故。明初没入张士诚官田。按其私租籍征之。亩至八斗。而民重困。其初止官田赋重。民田亩税不过五升。至嘉靖中创议田不分官民。税不分等则。一切以三斗起征。而各州县又以官田之多少。为税则之轻重。多者长洲亩科三斗七升。少者太仓亩科二斗九升。而一条鞭法。上下忙银耗米轻资。勒折浮收尚在其外。竭一亩之入。不足交一亩之租。农民朝纳官粮。夕成饿莩。至有以田地白售与人。不取价值。而人畏其粮重。无收受者。积弊日甚。拖欠日多。官困于考成。民疲于征比。有明一代君臣。皆知其弊。屡议裁减。皆格于部议而止。我 朝因其成法。加以宽仁。康熙年间。屡次蠲免天下钱粮。嗣后每逢 恩诏。蠲免民欠官粮。不下数百万石。遇灾荒之年。下 诏缓征。亦不下数十万石。虽民困稍纾。而粮额未减。是徒有重赋之名。并无收税之实。查例载。苏松粮道所属四府一州。应征漕白米一百二十余万石。每石耗米三斗四斗不等。浙江粮道起运杭嘉湖三府。应征漕白米六十四万余石。每石耗米四斗及四斗五升不等。计七府一州之地。开方不过五百余里

。而收漕白正耗米二百五十余万石。较之江西湖南北三省漕粮正耗米九十六万余石。将及二倍。其应征漕赋轻赉等银。尚有数十万两。赋重若此。民何以堪。所以从前未能议减者。以度支浩繁。江浙完善。官员俸米兵丁甲米。皆仰给于南漕。何敢轻言减额。

今则南漕停运。已将二年。俸米减成。甲米轮放。太仓竭蹶情形。不堪设想。苏杭等郡。久陷贼中。小民受 国家二百余年豢养之恩。践土食毛。岂甘心从贼。特为凶威所胁。不能自拔来归。与其委之于贼。使得暴敛横征。曷若蠲之于民。使早脱离水火。诚能特沛 恩纶。举行旷典。将苏杭等处七府一州之地。按照各州县应征漕粮白粮旧额。永减三分之一。令该省督抚。统兵大臣。多刻誊黄。加晓谕。宣布京外。传闻贼中。臣知江浙士民。必感激涕零。欢欣鼓舞。已收复者。亟思灭贼。未收复者。率众归诚。大兵所到。自有破竹之势。东南可指麾而定。计此后全漕。尚有三百余万石。可实京仓。小民既易于完纳。财赋自日见充盈。书曰。天衿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论语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且此项南粮。全收之时少。缓征之时多。各州县因征收不足。规避处分。多报灾荒分数。照例缓征。是从前未减之时。实与减额无异。若广浩大之 皇仁。减最重之粮额。无损于 国。有益于民。前朝数百年所不能减者。自我 朝特减之。书之史策。传之四方。使亿兆归心。贼人破胆。上培元气。下顺輿情。当今之急务。无过于此者。惟事关粮额。应请 飭下部议施行。俟部议核定。再请明降 谕旨。恩出自上。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祈 皇上圣鉴。

请减苏松太浮粮疏同治二年

江苏巡抚李鸿章

为苏松太三属。岁征浮额。积弊太深。请比较近年完数。酌中定额。以收实课。而广 仁施。恭折具奏。仰祈 圣鉴事。窃惟大学论理财之道。于天下必日平。周官土均。掌土地之征必曰均。禹贡九等。太宰九赋。不外平均。今天下之不平不均者。莫如苏松太浮赋。上溯之。则比元多三倍。比宋多七倍。旁证之。则比毘连之常州多三倍。比同省之镇江等府多四五倍。比他省多一二十倍不等。以肥饶而论。则江苏一熟。不如湖广江西之再熟。以宽窄而论。则二百四十步为亩。有缩无赢。不如他省或以三百六十步五百四十步为亩。而赋额独重者。则由于沿袭前代官田租额也。夫官田亦未尝无例矣。伏查 大清户律。载官田起科每亩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亩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亩八升五合五勺。没官田每亩一斗二升。是官田亦有通额。独江苏则不然。考宋绍熙中朱子行经界法。吴粮每亩五升耳。厥后籍蔡京韩侂胄等庄为官田。又贾似道广买公田。元代续加官田。明祖平张士诚又没入诸豪族田。皆据租籍收粮。宣德

中巡抚周忱知府况锺奏减苏松粮百万石。疏中称苏府秋粮二百七十余万石。内民粮止十五万余石。余皆官粮。是二者未尝合并。官粮自七斗六升。民粮自五升。嘉靖中。令各州县尽括境内官民田裒益之。分摊定额。长洲县官田最多。故额最重。他县他郡官田递少。故额递轻。今苏州府长洲等县。每亩科平自三斗七升以次不等。折实粳米。多者几及二斗。少者一斗五六升。远过乎律载官田之数。此苏松太重赋之源流也。自明以来。行之五百年不改。而其中升降盈缩。则因时而异。苏州府志。称明臣周忱奏令输布一匹。准米一石。输银一两。准米四石。又称课吏以催科六七分为上考。终明之世。无征至八九分者。国朝康熙十三年。前抚臣慕天颜疏。有曰。无一官曾经征足。无一县可以完全。无一岁偶能及额。雍正中。奏准江苏漕米折征。每石银一两。其时银价。每两易钱七八百文。以此观之。前明及 国初赋额虽重。大都逋欠准折。有名无实而已。嗣是承平百余年。海内殷富。为旷古所罕有。江苏尤东南大都会。万商百货。骈阗充溢。甲于寰区。当是时。虽担负之夫。蔬果之佣。亦得以转移执事。分其余润。无论自种佃种。皆以余力业田。不关仰给之需。遂无不完之税。故乾隆中年以后。办全漕者数十年。无他。民富故也。惟是末富非本富。易盛亦易衰。至道光癸未大水。元气顿耗。商利减而农利从之。于是民渐自富而之贫。然犹勉强支吾者十年。迨癸巳大水而后。始无岁不荒。无县不缓。以 国家蠲减旷典。遂为年例。夫癸巳以前。一二十年而以歉。癸巳以后。则无年不歉。且邻境皆不歉。而苏松太独歉。此何理也。谓为州县捏灾。此三十年中。督抚司道更数十人之多。岂无一二不党洞欺妄之人。而且 圣主不加斥。户部不加驳。廷臣科道不加纠。此又何理也。诚以赋重民穷。有不能支持之势。部臣职在守法。自宜一切不问。坚持不减之名。疆臣职在安民。实因万不得已。为此暗减之术。始行之者。为前督臣陶澍。前抚臣林则徐。皆一代名臣。揣其意必谓减额则永不能加。灾缓则后不为例。原冀民气渐苏。无难复旧初。不意年复一年。且年甚一年。而不可返也。臣窃惟前办全漕之时。间遇水旱。办成灾者一。办带征者九。带征之后。依然全漕。故以年计为减成。以十年计非真减成也。今则年年办灾。永无带征之日。乃真减成也。又官垫民欠一款。道光之初。数仅分厘。癸巳以后。驯至一二成。夫所谓垫者。岂有州县之果能垫哉。不过移杂垫正。移缓垫急。移新垫旧。移银垫米。以官中之钱。完官中之粮。将来或豁免。或摊赔。同归无。犹之未完也。故历年粮册。必除去垫欠虚数。方得征收实数。以此数民固未尝完也。伏查苏属全漕一百六十万。厥后积渐减损。盖自道光中年始。于今三十年矣。礼曰。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言综乎三十年之大凡。斯以后可知也。今试以道光十一年起。至咸丰十年止。三十年中运数分计之。辛卯以后十年。共数一千

三百余万。内除官垫民欠。得正额之七八成。辛丑以后十年。共数九百余万。内除官垫民欠。得正额之五六成。咸丰辛亥以后十年。共数七百余万。内除官垫民欠。得正额之四成而已。自粤逆窜陷苏常。焚烧杀掠之惨。远接宋建炎四年庚戌金乌珠故事。盖七百有三十年无此大劫。臣某等亲历新复各州县。向时著名市镇。全成焦土。孔道左右。蹂躏尤甚。又各贼不能相统。此贼所踞。难免彼贼劫掠。故贼境即不与官兵交界。亦皆连阡累陌。一片荆榛。凡田一年不耕。便为荒田。今已三年矣。各厅县册报。抛荒者居三分之二。虽穷乡僻壤。亦复人寥落。间于颓垣断井之旁。遇有居民。无不鹄面鸠形。奄奄待毙。伤心惨目之状。实非郑侠流民图可比。已复之松太如此。未复之苏州可知。而欲责以重赋。责以数倍他处之重赋。向来暴敛横征之吏。所谓敲骨吸髓者。至此而亦无骨可敲。无髓可吸矣。皇上视民如伤。未伤者犹且如伤。况已伤而伤又至重者乎。斯即据情吁请。全行蠲免三五年。在皇上如天之仁。必蒙俞允。惟是天庾正供。停运三年。军需浩繁。度支仰屋。其何以济。臣等所不敢出此也。又荒田召种。有顺治年间各省屯田之例可援。然垦熟既远。升科更迟。现报荒田三分之二。已荒者议蠲。未荒者议减。将所存仅止一二成。亦臣等所不敢出此也。至于办灾例案。自七八成而五六成而四成。咸丰三年。闻警抛荒。仅止三成。若稍存苟且弥缝之见。援抛荒之案。减而又减。约得二三成。非不可以塞责。但前督抚臣之所以为此者。尚或冀其复旧。今则明知无复旧之望。而狃于积习。不以直陈。是全无为国之心。徒有罔上之咎。又臣等所不敢出此也。臣等细核历年粮数。咸丰十年中。百万以上者仅一年。八十万以上者六年。而皆有官垫民欠十余万在其中。是最多之年民完实数不过九十万。成案如是。民力如是。积弊之后。大难之余。催科之事。棘手尤倍。臣等蒿目艰难。悉心筹划。上体宵旰忧民之切。下维军国待用之殷。于万难偏重之中。求两不相妨之道。似宜用以与为取。以损为益之一法。比较历来征收各数。酌近十年之通。改定赋额。不许捏灾。不许挪垫。于虚额则大减。于实征则无减。穷变通久。于此时为正办。或者谓据此定额。未免过少。不知减余之数。仍通省莫重之数。尚非宋元旧额。不得谓少。且不自今日始也。咸丰十年以前。历年如是。未尝于历年国用有减也。彼时兵革未兴。生聚未改。田园庐舍未有损。非犹是完善之江苏乎。夫完善之江苏。仅有此数。即残破之江苏。不应仍有此数。今臣等于残破之余。请照完善之时定额。且不援近年最少之数。不假借垫欠虚数。诚不敢谓必有把握。若仍执久置不用之虚额。衡量多寡。欲求转逾乎完善之时。皇上圣明洞鉴。有是事乎。有是理乎。事理所必无。即刑法所必穷。恐贤如刘晏李巽。不贤如裴延龄李实。亦且束手无策矣。又或者谓数既犹是。何不仍夫旧贯。尚有冀于将来。不知干嘉之江苏。



实千岁一逢之盛会。不可为例。窃谓自兹以往。如天之福。东南无事。休养生息二三十年。冀可复咸丰及道光末年之江苏。更二三十年。冀可复道光中年之江苏。而悬此虚额。数十年以待之。无论无此政体。恐异日之利。未必能复。目前之害。已不可支。盖臣等今日之所办。所谓以与为取以损为益者。方将借减赋之名为足赋之实。所以能照完善之时定额者。其机括全在减赋二字中也。何以言之。办灾办缓。权在胥役。防弊虽有百法。舞弊奚啻千端。止此民力。止此地产。不减额之弊。在多一分虚数。即多一分浮费。减额之效。在少一分中饱。即多一分上供。减额既定。胥史无权。民间既沾实惠。公家亦有实济。是为转移之善术一也。吴民死亡之外。大半散之四方。故乡赋重。望而生畏。寻常蠲缓。不足去重赋之名。招之不来。荒田愈久愈多。何法以治之。惟闻减赋之令。必当争先复里。是为劳来之善术一也。往者诸城被陷。官吏一空。乡团抵死拒敌。锣声所达。万众争先。小股贼匪。见辄却走。即以三首县言。洞庭香山金市各乡。有相持至七八月之久者。固由 朝廷恩泽之至深。亦征愚贱天良之未泯。此时减赋令下。彼见 皇上于经费匮乏之时。尚有此度越寻常之举。有不感生望外。踊跃输将者乎。是又激劝之善术一也。大抵以事理而论。残破之视完善。必应递减。而有此三者。可以弥补此递减之数。则又以事理决之。臣等所谓以与为取以损为益者此也。现在苏郡尚陷贼中。闻各乡多为暗团之约。待时而动。以应官兵。即如常熟反正。乡民毁贼卡杀贼目者凡十余处。昆山克复。沿湖居民截杀窜贼无数。是其明证。一闻减赋之令。必当感激涕零。望风增气。他日军麾所指。弩矢之驱必更奋。箠壶之逐必更诚。又未始非固结招徕之一法。

臣等伏查顺治八年三月。奉 上谕。凡故明仇怨地方或一处加粮甚重我朝并无仇怨何可踵行此等情由详察具奏钦此。于是江西袁瑞等府。明初因陈友谅抗师。加粮倍重。布政使庄应会奏复旧额。苏松独未及上请。又雍正三年三月十九日。怡亲王奏请酌减苏松浮粮。奉 旨。苏松之浮粮当日部臣从未陈奏常廩 皇考圣怀屡欲施恩议减今怡亲王等悉心筹划斟酌奏请朕体 皇考爱民宽赋之盛心准将苏州府额征银蠲免三十万两松江府十五万两钦此。又乾隆二年。奉 上谕。江省粮额尚有浮多之处再加恩免征银二十万两钦此。部文照雍正三年例办理。仰惟 列祖 列宗。当东南全盛之时。犹复 轸念民依。如此其深且厚。况今日之兵燹孑遗。流离琐尾。至于此极也乎。漕粮为惟正之供。而苏松曰浮粮。曰浮赋。见诸 列圣谕旨及郡县志书不以为嫌。是知实有浮多应减之处。留以待我 皇太后 皇上行之者也。惟有吁恳 圣慈鉴察。特沛 殊恩。俯准减定苏松太三属粮额。由臣等督饬司道设局。分别查明各州县情形。以咸丰中较多之七年为准。折衷定

数。总期与旧额本轻无庸议减之常镇二属。通融核计。仍得每年起运交仓漕白正耗米。一百万石以下。九十万石以上。着为定额。南米丁漕。照例减成办理。即以此后开征之年为始。永远遵行。不准更有垫完民欠名目。似此核实办理。不特酌十年二十年之通。相较固无所绌。即酌三十年之通。相去亦不甚远。至官垫民欠。本属弊政。新复之地。百款皆空。无可垫而欲其垫。弊更百出。必宜永远禁止。又嗣后非大旱大水。实在荒歉者。不准捏灾。着为令典。伏愿

皇太后 皇上俯念苏松各属为十八省未有之重赋。非他处被陷州县可比。又为七百年未有之大难。非历年被灾例案可比。去无益之虚籍。求有着之实征。下延亿万垂尽之生。上继 累朝未竟之志。民生幸甚。 国计幸甚。如蒙 俞允。钦遵俟苏属肃清。一体办理。先自松太创行。由臣等设局拟定章程。其漕粮一切琐屑款目。酌定归并汰除。以省烦文而昭实际。续再缕晰具奏。谨将历年起运数目。缮具清单。又苏松财赋考一书。曾收入四库馆。于重赋始末。言之颇为详尽。一并恭呈 御览。所有苏松太三属岁征浮额积弊太深。请比较近年完数。酌中定额缘由。谨合词恭折具陈。伏乞 皇太后 皇上圣鉴。

此疏为吴县冯敬亭中允桂芬代拟奏上即奉 特旨交部议行减赋之举为荡平东南第一德政疏词亦为 中兴来第一文字至当日筹议艰难曲折情形具详中允三启李公及自记中又有拟请再减赋额一疏未果上故不录所有 谕旨及前后部议并办理章程则宗湘文观源瀚所记减漕始末言之尤详观久习金布令甲阅历有得多持平之论可与中允自记参观若减赋全案则有专书在兹不备列焉

启李宫保论减赋

冯桂芬

减赋分数。必宜请益。正义具疏稿中。更以余义言之。夫论历年比例。不特一百二十万不能办。即一百万亦并不能办。然究竟一百万较之一百二十万为易办。而少一分则民受一分之福。又不待言。且就鄙见衡之。实有不能办一百二十万。而能办百万之道。亦不离乎比例之说也。一百二十万之数。二十年来所不行。一百万之数。则数年前王壮愨即行之。此其证也。礼曰。酌三十年之通制国用。孟子曰。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今日凡事皆用比例。何独于漕赋而疑之。或以完善与残破不同为虑。固也。顾窃谓今之视昔。有较难者二。亦有较易者三。较难者何。一业户之穷也。一佃户之穷也。较易者何。减额数十万。每石注荒费三洋。计得银百万。已夺之奸蠹。留之民间。民力稍纾。一也。现议大小户均价。为数必减。民力又稍纾。二也。而更有一事。非通知吴民情性不能知者。新章不注荒。不分大小户。断绝一切趋避出路。此为办漕第一中处。吴民甚驯良。而亦甚浮巧。凡事闻有旁门仄径。可稍得便益者。必趋之如不及。

可注荒即求注荒之路。可包欠即求包欠之路。往往所托非人。虚掷浮费。仍复追完。不知悔悟。失之此人。而彼人复信之。失之今年。而明年又为之。此隐微深痼之疾也。从前绌收。半由出路太多之故。今一一断绝。不得不安心完课。而所完者。又田所能入力所能出之课。吾知不完者少矣。此又其一也。郡人沈氏归愚。有力驳宽免处分之说。盖乾隆时民情已如是。近金太守以诚复创此议。正背道而驰。此不知民情之故。所谓有较难者亦有较易者如此。至于被难之后。富户百无一存。独业田之户。有田即有租。有租即能完粮。此又难易相去不远者也。然则进而一百二十万何遽不可。曰。此于数太远也。王壮愨以前。六七十万习以为恒。残破后转欲倍增。恐如童子日读十行书。强以二十行。必并十行而荒落矣。弩马日行百里。强以二百里。必不及百里而颠蹶矣。何如稍益之。令读十一二行行百一二十里之可跂及也。大抵定数在不多不少之间。犹冀实得此不多不少之数。若多多益善。正恐求多反少。且愈求多则愈不得不少。外间漕蠹。甚幸新额仍不可办。即出路仍不能绝。而若辈利源自若。因借国计以为名。昌言不必再减。议论娓娓可听。颇有惑于其说者。但以两语诘之。将求实征耶。抑仍留虚额耶。果得实征。则伎俩且在王壮愨之上。恐未敢自任也。然则亦留虚额而已。留虚额何用。亦为若辈浚利源。为小民竭膏血而已。户部之言曰。流亡未尽复。田禾未尽垦。已明明代开一出路。此后将以田荒易岁荒。蘖芽已伏。官吏绅衿。攢食于荒田之中。而安分小户。独完三分有二之实粮。隐然从前弊政缩本。开垦必不力。逋负必加多。岁运大远于百万。永无整顿之望。且万一数年之后。有如端华肃顺者主其内。国初之朱国治者主其外。即其次如王壮愨者复出。借口已减。必办全漕。民何以堪。兴言及此。可为寒心。似不可不及今言之。言之于红旗先后。必蒙俞允。允借麾下不世之功。为部民无穷之利。此机不可失也。树德莫如滋。除恶莫如尽。杜前弊之根株。绝后患之原本。三吴幸甚。万世幸甚。

再启李宫保

冯桂芬

嘉平肃缮贺笺。亮尘青览。比承勋祉万安如颂。昨得季玉书。知减赋再疏。方伯有异议。执事犹属其就弟参怀。足征渊抱冲襟。不遗葑菲。且感且佩。方伯尝见访。弟以疾未之晤也。前者清丈事。已无足深论。至减赋。则关系我桑梓者甚大。福星在上。千载一时。机无可失。有不能不倾筐倒篋于大君子之前。而冀得一当者。窃以为此时所争者。在奏疏立言之体。而减分之多寡不与焉。何以言之。方伯曾示一单。大指谓遵照部议一百二十万之数。收回常镇所减一成。亦归苏松太。而常镇则止减银似未署银数。然有云原数与苏松太相仿。则减数自亦与之相仿。不减米。以前五七折较之。多征米约十万。连南米约十四

万。少征银约十四万。连正耗。差足相当。故前书以此为调人之法。初不意方伯之犹未许也。若如方伯之单。诚恐有断不能准者。前书未尽欲言。愿为执事毕其说。所列漕数。部中失之多。全漕一百六十六万。今减余百二十万。盖连给丁等耗入算。方伯失之少。全漕一百四十八万。今减余一百七万。盖就交仓净米入算。皆与原折内比较单。单据漕督来文。虽不言全漕若干。然道光之初。连数年皆一百六十余万石。此即全漕之数。依此核算。前折应减五成半。与部文并不甚远。各自为算。不可强合。方伯竟谓前折请减并非六成。止四成有奇。是犹握官尺以绳匠尺。得数不符。谓人为误。而不知自己先误。已与局书究诘。覆词极为支离。岂可孟浪入奏。其不可一也。以减余为一百七万。便见为少。似乎办得到。岂知列入比较单。须申作一百十数万方一例。便见为多。断乎办不到。王雪翁所办。三年皆九十几万。而言有给丁耗在内。尚不满一百万。亦一证也。其不可二也。奏疏体裁。以直截了当为贵。所拟各节。出入支离。其不可三也。以前减余约之。苏松太亩征银六七分。米一斗以下。是为米多银少。常镇亩征米五六升。银一钱以上。是为银多米少。互有轻重。是或一道。无事更张。其不可四也。指驳部文过甚。恶声至。必反之。其不可五也。有人述乔鹤翁云。常镇赋轻。无减理。然久以七八折为常。今残破甚于苏松。岂能转办全漕。今得意外之减。可为大幸。是收回本非揆时度势之道。其不可六也。收回米五万七千。连南米。偿以银二十余万。连正耗。未免转亏。其不可七也。田赋以米为主。而银次之。减银不减米。民不感也。浮勒闹漕。皆因米而不因银。虽已过当。仍不免哗然失望。是有亏帑之实。而转冒屯膏之名。其不可八也。事关收回成命。必驳无疑。既驳之后。仍不足百二十万之数。归入苏松太耶。再请另减耶。其不可九也。至于诸史所记封还诏书。止闻行之于过举。不闻行之于德政。为屯膏。为反汗。岂可以此累中兴之盛。且亦非诸葛大名所宜有。其不可十矣。挹彼注兹。有诅有祝。常镇人且谓徇苏人之请。种种未妥。更在十不可之外。甚不愿执事之出此也。度执事亦无待鄙言。而未必出此也。又闻方伯以不减常镇。连类而及于次重各县。并及各县次重之则。凡原额一斗者。一概不减。在方伯意中。谓可不减常镇。不失为均平之道。而不知不减常镇之无其事也。既减常镇。则各县皆奉有三分减一之恩旨。今议分别等差。已属通融办理。且原额固重于常镇。应视常镇多减。方为公允。况各县向皆办灾三四成。经难后转办全漕。逼之使不得不出于苟且弥缝。非整顿之政也。又杭州赋额。无过一斗。亦将议减。若奏定凡一斗以下不减。浙江亦因之不减。是仁人之言其利溥之反也。如其不然。何越民之幸而吴民之不幸耶。机会难得。可令此数县独不被尧舜之泽耶。至各县次重之则。五升以下。自可不减。高地荡田。亦有完一斗者。皆下瘠也。上腴既减至一斗以内。

而下瘠如故。是上腴与下瘠同科。以言民间舞弊。难保必无。以言 国家立法。岂所宜有。二者均不敢附和。至减银为前所同。实以斡旋前疏遗漏。而措词之法。固尝熟思深计辗转踟蹰而后出之。惟仍以减米为重。而附入减银。词气较为浑融。是以前备陈偏枯困苦情形。跟定办灾成案。将银米并为一谈。不分两件。顺笔带叙。泯然无。或可邀准。若如方伯议。无须减米。尚须减银。是既准一项。又添一项。近乎更端之请。无厌之求。转难邀准。而尤所切忌者。减银不减米一语。此疏到部。方甚虑其将银米划开。岂可自己先行划开。以引其端。正好以减银不减米。翻作减米不减银。以矛陷盾。一概不准。作文之法。宜立定主脑。一线到底。此事总以赋重民贫援照灾案为主脑。即使将来部驳之后。仍可援案以争。如驳米。可援案将南米拨补为言。如驳银。可援二三年来成案从未办过全银为言总归一线。易于立言。若先以一百二十万为可办。又作减银不减米之语。自决藩篱。是不为将来进言地步矣。于是残破之视完善。米已增多。银更半倍。其为糜烂不堪设想。而不准报灾等。断绝出路之法。实自弟发其端。是弟于减赋大局。无一毫之助。而于断绝出路。有无涯之憾。此则寸心内疚。无术可以忏悔者也。每一念及。魂梦为之不安。不揣冒昧。辄复披肝沥胆。虔爇瓣香。为东南亿万请命。惟执事矜其愚诚。谅其苦衷。不胜幸甚。

### 三启李宫保

冯桂芬

季玉回沪。述方伯意在求多。持论甚坚。复与熟商所以调停迁就之者。则惟改为六折之一法。此时最要在减银。而专请减银。甚易招驳。仍以减米为主。顺叙减银。进言之术为善。一便也。银米统计。所得多于方伯议。连南米少十万。而多征银十八万。而民之感激反过之。二便也。所减无多。易于邀准。而毕竟稍减。三便也。二者并言。断不致二者并驳。四便也。方伯所议。其不可从者三。一不减常镇也。一不减次重各县也。一不减各县次重之则也。若议调停迁就之法。于其议减者从之。于其议不减者补之。窃尝通盘筹划。六折定额。仅可敷衍。先尽方伯议减各县所余减分。除崇明县外。皆分别一成二成核减。尽数与之。以期周。疏中暗以此议作骨。明以六折立言。先陈所办大略情形。姑勿凿定。一俟奉准。便将所议填入。设有推敲。亦易修饰。其便五也。有此五便。且视方伯议所得转多。无可力争。而立言之体。直截了当。易于邀准。因复殚思极虑。酌易前稿数语。并核出比较单。不过约略之数。录呈教正。再据方太守云。最重者业经大减。即使次重在一斗内者。与常镇亦减一成。尚系太守之意。非方伯意也。按诸部议之数。仅不敷二三万石。而于上腴与下瘠同科一节。则不之问。此仍不可。夫上腴而原额一斗尚可邀减。下瘠而原额一斗

转不邀减。其理安在。总之就方伯议。斟情酌理。加以润色。敷衍成篇。极少非六折不可。又云。现在单已开成。便可作为定案入奏。鄙意亦不谓然。凡事一经奏定。设有窒碍舛错之处。将来斡旋。必致费尽气力。此等重大之事。尤宜慎益加慎。猝尔定案。步骤亦嫌过早。不如先陈大略。作为办理范围。更觉立定脚跟。颠扑不破。且如方伯议。尤不可遽尔定案。势必至常镇以恩旨为先。无庸更张。余则依议。是常镇终得减。而重于常镇各县不得减。天下不平之事。殆无甚于此者矣。彼时既不能复请仍减常镇。并不能请减重于常镇各县。为之奈何。闻方伯为此议。不谋于幕友。不谋于属僚。即粮道及减赋局总办。皆在一辞莫赞之列。且谓季玉云。勿令人知。恐生异议。是不但不听人言。且不欲人言。弟即病愈。断不能与之言。弟与季玉极欲调停迁就。合为一议。势所不能。止求执事一人主持而已。

### 苏松太常镇减浮减赋议

杨沂孙

为普减之说者曰。国家旷荡之恩。数百年而一遇。当此大难之后。不可不均沾也。则当不问赋之轻重。遵照部定苏松太三分减一。常镇十分减一。胥吏无所舞其弊。百姓无不被之惠也。执减浮之说者则曰。苏松太数百年秕政未除者。浮粮也。今既遇旷荡之恩。议减浮赋。而为普减之说所持。则粮之重者未尽除。上有减浮之名。而下无减浮之实。设建言者。见苏松太之赋仍重于常镇。而再议减。将何以持其后乎。则此时莫如减重不减轻之为得也。窃以为此说可兼用。而不可偏用也。可分别以用之。而又必通融以用之也。夫潘光禄之所奏。郭方伯之所详。李中丞与节相之会请。皆主于减苏松太浮赋也。经部臣议而及于常镇之不浮者矣。遂定为十分减一三分减一之数矣。是主于使三属极重之赋大减。两属虽轻而较他处亦重之赋稍减。同被粤寇者均沾皇恩也。部臣之议。固主于使五属均沾恩。而亦欲使三属得减浮也。何也。常镇之赋无浮。而科则准则十分减一。可划一办理也。苏松太之赋有浮。而科则多则三分减一。可通融办理也。何以谓之划一办理也。无论数勺数合数升之赋。而皆得减十分之一也。何以谓之通融办理也。今取苏松太之田。无论科则轻重。先照常镇之例。普减十分之一。则苏松太无不沾恩之田矣。再取苏松太既减之田。审其科则轻重。比较常镇而重之。自某升以下为无浮不减之田。自某升以上为有浮当减之田。而以十分减一。所赢之分数。视其递重者而递减之。务令无一斗以外之科则。而通核先后两减之数。仍不溢乎三分减一之数。则于原奏减浮之说既合。部臣普减之议亦遵。苏松太无不减浮之赋。五属无不沾恩之田。且于一百二十万之赋入无亏。数百年以来之秕政可革。可以息众口之纷争。可以慰民生之望矣。此所谓划一者划一之。通融者通融之。不执一而兼用之。

不混同而分别之。而办理各得其宜也。至于绝浮收勒折陋规垫欠各弊。则在大吏之严明。州县之遵守。而于此时之减浮以革秕。减赋以施 恩者。无涉也。察吏爱民。立纲陈纪。权时制宜。酌盈剂虚。固有治人而无治法者也。

拟江苏藩司请减五属钱粮详稿批同治三年

杨沂孙

减漕之议。以苏松太当减浮。而因及于常镇之重赋。常镇无浮而赋稍重。故以普减为宜。苏松太有浮赋而间有轻则者。则当先普减而复减浮。其办法。五属皆减十分之一。则常镇与苏松太无不沾 恩之田。再将苏松太之浮赋递减之。务令无出一斗之额。其自九升五合以下者不再议减。则苏松太无不减浮之赋矣。或恐苏松太所减之数。将不止于三分减一之数。则奈何。以某计之。仍不出三分减一之数也。取三分减一之一数。而更三分之。以其一为普减十分减一之数。以其二为减浮三分减一之数。其间纵有赢缩。则取各县之科则上下而赢缩之。仍不出部定三分减一之数也。此某近日所思之办法也。附详所论减浮之法。至精至当。普减之后。悉可照办。至正详请减钱粮一节。虽为推广 皇仁起见。实则窒碍难行。盖自丁钱归田起征之后。百姓无无田之丁。五属之田。既普减赋。即五属之丁。无不永远沾 恩。较之他处被兵之民。实已至优至渥。兹因减田赋而再请减钱粮。乞恩无已。且与原奏不符。政体有伤。必难邀准。大详所谓常镇官民困于钱粮者。询之常镇官绅。殊不谓然。罢民以拖欠为常。以抗官为能。犹寒暑之怨咨。而非利病所关系。浮言虽动。为政者之所不听也。且减浮减重。皆以恤民隐。苏积困。不可牵涉州县之奏销考成。奏销考成当别思整饬吏治因时制宜之良法。如因奏销考成而损 国家之经制。非政体也。大详所谓久不能完之空数。悉予豁免。窃所不解。所谓空数者。在官乎。在民乎。有着乎。无着乎。豁免之后。民间竟无一罢户拖欠者乎。州县催科。竟无毫厘之不足者乎。夫空数者。罢不完。征不力。而后有之。有情可恕。有法可惩。此 盛世所不能免者也。使邀减之后。而复有拖欠。能再予以豁免乎。使积年罢户而竟可豁免。则民亦何乐不为罢户乎。是导民偷也。故官民困于钱粮。兼顾奏销考成。皆不可据以为减钱粮之说者也。事关政体。虽损上益下之事。亦不可从。愿高明熟思之。

此篇及前篇系曾文正公开幕安庆时苏常初复建议减赋属先生所拟者文正先以书复刘方伯即主是议今文正集中所录者是也

江苏减赋记

冯桂芬

苏松重赋源流。余代合肥李公鸿章撰疏中详言之。大抵一亩之税。苏松太最重者几及二斗。轻者犹一斗。视常州六七升。镇江五升。相悬绝。先后议减者。

明建文诏亩税不得过一斗。寻为成祖革除。厥后周公忱况公锺奏减秋粮一百余万石。国朝韩世琦玛佑严沆孟雄飞吴正治慕天颜汤斌任辰旦各疏。民人陆大猷等牒。先后请减。皆格于部议。雍正间。怡贤亲王以米尚能完。银多逋负。请减银而不及米。乾隆间减银案循之。自来言减赋之害。尤痛切者。诸疏外莫如蒋公伊流民图。周梦颜苏松财赋考。蒋图不可得。周书则采入四库。有刊本。余生长田间。深知其苦。先淑人家为催科所破。尝谓桂芬曰。汝他日有言责。此第一事也。弃养以来。益用耿耿。顾汔不得言责。且以为内发不如外发之捷。欲求一贤督抚言之。而揆时度势。不可轻动。故迟之。惟三十年来。官中一言一事涉漕赋者。必求其详。手录之。久渐成帙。盖以道光十年以后。无年不灾。通牵岁赋不过五六成。窃以为此可减之机。而所见督抚尚非其人。无何而有粤寇之劫。余避地上海。湘乡曾公国藩奉 诏东征。介钱君鼎铭招余往。辞之。而以减赋节略相寄。曾公首赅之。同治元年春。合肥李公鸿章督师至沪。又有幕府之约。见即说以减赋。欣然相许。余无求于李公。而以此事故曲意赴军。同事粮道湘阴郭公嵩焘引为同志。李公遂以此事付我两人。先为郭公草详。继为李公草疏。累旬始成。博访通人。諏谋询度于金布令甲名于时者。若李君友琴邹君雨平诸人。金无异词。顾由后思之。则有四憾焉。初径请常镇不减。苏松太减半。令重额减为一斗。稍浮于常州。轻额减为五升。略同于镇江。有人言汤文正请减一二分不得。今骤请减半。得毋河汉其言。不如先进三十年比较单。但请酌中定额。邀准之后。始明言之。余深赅其言。改如今。初不知 朝廷宽大。径请亦可邀准。此一憾也。又吴君云言。宜请照常州起科。余以为骤请减三分之二。终嫌河汉。不敢下笔。然犹详言苏常犬牙相错。天时地利人事无一不同。而赋额二倍。为不平不均之尤。越日又以篇幅过长。删此一段。既见部文。屡有不得其平语。绝不知苏赋之三倍常赋。始悔不从吴君之言。此又一憾也。又全数以灾缓比较立言。故余手请减米数下。有南米丁粮一体核减八字。郭公不知钱谷。以为词句繁衍。清省去八字。余覆校竟不觉。既发始觉之。此又一憾也。初余有片。言各属科则百十等。为胥吏弊藪。请一律照江震例九等定则。嗣郭公别作均赋片。谓关系较重。宜置余从缓。余颇然之。孰知后此一切皆方伯某公为主。与所见适相反。前遂不行。此又一憾也。举事不慎。悔莫能追已。议既定。有候补道某。自江北邮上说帖。谓减赋不宜多。苏松太二成。常镇一成足矣。但改考成例十分为七分。计起运米仍可得百余万。官与民两利。其词甚辩。某公力主其说。以为不易之法。谒院赞成之。李公以付余。余驳之云。从此小民完十分之赋。国家收七分之漕。包欠之丁胥。惯欠之绅衿。捏欠之州县。永享此三分之利。该道创此异论。请改二百年各直省通行之例。为若辈开一绝妙方便法门。不知居心何等。且不惟不可行。



亦不能行。漕额有一分。斯有一分之用。应何人何款弥补。何以不筹及。公见之咋舌曰。弊至此乎。君言是也。此余与某公齟齬之始。余又以周梦颜财赋考卷首绘图。最动心目。宜附呈 乙览。购之沪上不得。旧藏书数万卷。寄太湖中冲山寺已三年。遂遣信取以来。以腊月朔登舟。八日而贼至寺毁。余书独完。遂请李公加跋恭进。一切备具。时官军已复青浦嘉定常熟。将及苏城。曾公与李公约俟红旗同上。一日郭公议捐江北沙田。谓吴君云谳其事。往请之。君曰。江南北捐事。殆无遗利矣。此不足烦公。公有意苏吴民。盍请减赋。且粮道职也。郭公以曾李红旗之约告之。君曰。云以为迟矣。官赋犹私租也。今兹无租之时。设有佃户求业户减租。其事虚而易。城既复且征租。而求减租。其事实而难。云以为及今行之。时哉不可失。郭公大然之。返幕。邀余偕请李公速发。乃以同治二年五月十二日上之。二十四日抵京。 诏从之。先是四月二十日。太常卿潘公祖荫二十三日御史丁君寿昌交章言减赋事。皆下部未覆奏。六月三日覆奏。请苏松太减三分之一。常镇减十分之一。 诏赋从之。部文既至。余与郭公议。苏城完善之先。岁运七八十万。苏城残破之后。岁运转一百二十万。势不可行。徒滋百弊。宜请再减一成。晨夕为李公言。李公许之。属缮。成以寓曾公。亦许之。未发也。一日曾公忽以余檄司道会议。意在速行。初郭公之具详也。不会某公衔同事秦观察细业。曰。口舌自此始矣。某公果大恚。至是郭公已迁去。遂欣然以为己任。欲尽翻原议。凡七事。一常镇勿减。请收回成命。一苏松太勿再减。一五升以下额勿减。一减银别定分数。勿援灾缓旧案。一常镇一体减银。一科则概仍其旧勿改并。一减分酌用等差。勿普减三分之一。先以红禀言于曾李二公。皆不许。遂压详文不上者数月。而李公统兵薄苏城。城旦暮且下。余已辞李公离幕。思吴君云言。先后三致书。请径奏。毋待司详。李公乃属幕府钱君恩荣缮成。行发矣。某公自沪至苏。争之力。辨之疾。要必诺乃归。于是所谓一成十数万者。永留于江苏矣。而余六事。尚不许。积数月。某公固执不已。李公嘻笑怒骂。开说万端。不为动。详亦汔不上。逾年。李公令某公赴省谒曾公定之。曾公亦曲从其议。惟驳去常镇不减一条。余悉如某公指。详乃上。疏即出其手。李公以疏中酌定等差一节。词不达意。仍节余前改定上之。未几曾公督师豫中。李公署总督。某公护苏抚矣。寻得部覆。不准减银。顾驳漕项词重。驳地丁词轻。于法可更请。

而余于减赋外。又以清丈津贴两事。与某公积忤。李公在金陵。以同郡殷阁学兆镛疏请免厘语侵之。迁怒苏绅。有后言。度致书无益。同县潘君曾玮数争于某公。不省。减赋之案遂定清丈者。余所为校邠庐抗议中。有绘地图法。某公见而善之。请李公牒余丈川沙田。事未半。某公忽请罢之。李公愕然。牒余酌进止。惟余亦不解也。详见致李公书中。既归。一幕友云。某公习闻民。间有

隐匿之说。欲清丈以发之。清丈者。求田多耳。今闻丈得数转少。故罢之初。余之赴川沙也。某公与以上海县弓。度之与苏弓同。以之量田。率视原报田数稍少。余议用朱子条奏经界状。所谓通县均纽。顾亭林日知录。所谓一境通摊之法。以所少之数。均分于合县田中。行之减赋时。尤泯然无。某公则大骇。先后两详。斥为大拂輿情。盖不读朱子亭林书也。某公于是谓上海弓不可用。博求他弓。属吏迎合者。或以华亭县烙印旧弓进。计十亩可得十一亩。则大喜。州县以弓请者改与华亭弓。余疑之。告李公咨请部示。部弓至。则与华亭弓合。时某公已护抚。益大喜。札司通飭遵部式。余益疑之。乃详考皇朝文献通考。大清会典。户部则例。皆载部尺五尺为步。二百四十步为亩。此正例也。江苏等省。旧有田亩。准用本地旧弓。不用部弓。惟升科田亩。始用部弓。此变例也。又阅长元两县残本鱼鳞册。积数皆用六归。以六尺为步。与部章五尺为步显异。尤为确证。始恍然于部弓华亭弓皆不误。而以部弓量旧有田亩则误。会三县将清丈。遂详致三邑侯书。长元乃改作六尺弓。某公闻而不喜。吴县不敢改。亦不果丈。厥后太仓以藩弓清丈毕。多田数万亩。一州太哗。乃议摊轻各田之粮以符原额。大吏将从之。官绅以问余。余曰。摊重则不驳。摊轻则必驳。不如用申算之法。官绅然之。时某公已以艰去。金曰。某公在者。太仓加赋矣。然各县用某公所发步弓如故。不步田而胥役已藉之索民。民苦之。六年夏。丁方伯日昌履任。始偕同人呈请申明旧例。亦不行。同治十年。曾公阅兵苏州。余乃言之。公会商中丞南皮张公之万。公尤明了。遂咨部。部臣复以宜专奏。迄未定案。津贴者。初道光丁未沔阳陆公建瀛抚吴。行海运。议以河运停减银米充公。而水脚经费取诸州县。时余以母忧家居。荷公延访。余曰。移河运费为海运费。此正道也。公曰。君言诚然。顾海运试行耳。明年且复河运。今年由重之轻易。明年由轻之艰难。俟河运果废。必如君言。余无以难之。既而浙江行海运如余言。江苏则因循者十余年。

减赋之初。余以此昌言于诸公。某公亦附和之。余以为早在改正之列矣。一日。吴观察艾生自浙来。过余曰。比见某公。为言今年议大小户均赋。每石津贴运费钱一千。杂费钱一千。愿诸君助我。意甚决。是将奉旨浮收勒折矣。此梓乡大事。君不言。谁宜言者。时减赋事已大定。余以某公故。与李公约。绝口不挂漕事。乃邀潘太史遵祁顾廉访文彬四人。公致减赋局员陈观察庆溥书。有奏加津贴。秕政流毒等句。词颇刻挚。陈君以示同列。某公闻而索得之。大怒。来余家。气涌如山。为言并无奏加津贴事。余应之曰。然则秕政流毒等语。公不任受。谓余误听可也。某公又曰。苏漕移漕项棗变各银为海运费。实不足。益以贍军田息始足。屡请宫保不见许。故有取之州县之说。余曰。果为此一事耶。是诚在我。翌日李公来。盖闻余与某公齟齬。将排解之也。余详述

颠末。且以田息请。李公坦然。许另奏。于是乎删除津贴之议以成。其后某公护抚。甄别陈君及吴观察女夫某去官。知其事者冤之。是年某公遂行均赋法。昌言于众。每石时价外加八百文。洎定数之日。时价石钱三千二百。漕价石钱四千五百。其次年。某公以艰去。旋自缢。中丞郭公柏荫方伯王公大经主漕议。米价减二千二百。漕价四千二百。遂与不删津贴等矣。传曰。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若之何。可慨也。减赋既定。金谓租以供赋。减赋自宜减租。是秋议定每亩一石以内正数减为九七折。一石以外零数五折。仍不得逾一石二斗。是为减赋之终事云。是举也。其善者。则曾李二公为之。其不尽善者。则某公为之。或以余为有左右之力。闻之殊内愧。故为之缕述始末。以见余于此事。心力交尽。卒之无功有憾。而不能掇出疏中所脱八字。尤憾之大者。或谓此其中有天焉。则非余所敢以此自解也。由余论之。常镇三十年来。亦皆年年办灾。乱后岂能转办全漕。减一成亦宜。惟米既益少。银即可不减。此外苏松太嘉湖五郡。宜更请定一亩之税。米不逾一斗。银不逾一钱。则至均至平之道也。愿以谗天下后世之留心民事者。

### 江苏减漕始末

#### 宗源瀚

同治二年五月。江督曾侯苏抚李伯会奏江苏减漕一案。其疏出冯敬亭桂芬宫允之手。载宫允显志堂集中。疏见前疏上。于五月二十四日降 特谕曰。苏松太三属地方为东南财赋之区繁庶甲于天下而赋额亦为天下最重及至粤逆窜陷该省焚烧杀掠民尽倒悬幸自上年官军克复松江本年克复太仓现方进取苏州救吾民于水火而各地方经贼荼毒雕瘵至极若不将该府州属数百年浮粮积弊仰体列圣深仁厚泽大为核减无论民力断有不堪即使勉强减成输纳何以慰如伤之隐而施浩荡之仁且令官绅胥吏徒营中饱尤为弊之甚者亟宜因此时会痛加扫除所有苏松太三府州属粮额着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苏巡抚李鸿章督飭司道分别查明各该州县情形折衷议减总期与旧额本轻毋庸议减之常州镇江二府通融核计着为定额不准再有官垫民欠名目嗣后非大水旱成灾实在荒歉者并不准捏请缓蠲等因钦此。其时先有光禄寺卿潘祖荫疏请减江南各郡邑赋额。福建道监察御史丁寿昌疏请减浙之杭嘉湖江之苏松常镇太七府一州粮额三分之一。先后交户部议奏。议未上。至是户部奏。苏松太三属。额征米一百二十一万石。常镇二府额征米四十五万余石。今曾国藩等疏请常镇二府不减。通融核计。起运交仓米九十万石以外。是嗣后苏松太三属。应征米五十万上下。祇存原额十分之四。按常镇二府额征米数计之。未免不得其平。请将苏松太三属量减三分之一。常镇酌减十分之一。各该州县赋额不同。即一州县内上中下赋则亦甚悬殊。应令各照旧额之重轻。分别议减。核计四府一州。仍可得漕额一百二十万余石。 诏从之。

减米而不减银。刘松岩方伯郇膏。亟以为言。曾李二公复上疏言。直省遇灾。无不银米并蠲。苏省历年办灾。每至秋成。米数一定。地丁之奏销。漕项之考成。俱照米数验派。民间完纳钱粮。亦必俟蠲缓定案。方始踊跃输将。江苏四府一州。岁额征地漕正银二百十五万零。自道光癸巳以后。无岁不办歉缓。数十年来。旧额几同虚设。道光辛丑以后。咸丰庚申以前。二十年中。奏销完数之多。以咸丰戊午为最。然地丁仅完九十余万两。漕项亦不过三十万两。承平无事之时。情形尚复如此。今米额既荷非常旷典。地漕银两。自应援案一体请减。雍干两朝。蒙减浮粮银六十五万两。惜当日奉行者。未详考科则之轻重。寓调剂之权衡。乃均匀摊派。至不科本色之折粮。分隶海门之沙地。一律普减。而本折并科最重各属。反无以资挹注。轻者益轻。重者仍重。流极至今。仍有不得不减之势。若减米而不减银。则奏销万难如额。必至捏灾请缓。仍蹈故辙。际此疮痍之后。欲其征解之数。转增于完善之年。此事理之必无者。更虑因银不足。而累及于米。拟请将五府州钱粮。酌减十分之二。 诏交部议。户部奏。天下财赋。合地漕盐关。岁入无过四千三百余万。岁出大数。存留无多。而水旱之灾欠。官民之逋负不计焉。

今因军需浩繁。方且议捐议厘。减俸饷。为一时补苴之计。而转欲减额征之地漕。老成经国之谋。窃恐不宜出此。江苏省地丁一款。额征银一百四十余万两。该省例支兵饷恤赏等款四十四万两。河工驿站浙课铜价等款十万两。俸工役食等款八万两。织造颜料布疋等款十二万两。祭品坊仪杂支等款三万两。一切水旱赈恤等款。皆取给于一百四十余万两之中。漕项一款。额征银六十万两。又为办运要需。碍难准减。恤民之政。不在减定额。而在裁浮收。请饬妥为筹办。以恤民隐。于是减银之议遂止。宫允集中。别有一疏。言部定米额一百二十万之数。道光二十一年以后。惟二十四年运米一百十二万。二十七年运米一百四十四万。除去官垫民欠。尚敷百二十万。为空前绝后。咸丰中。藩司王有龄心精力果。冒掙克聚敛之名而不惜。乃先后三年。所得总未逾百万。事势所趋。民力所限。彼时犹然。矧在大难之后。至于税则之重轻。宜视土田之肥瘠。苏常绣壤相错。天时地利。一一相同。宜稻之地。常熟无锡并称。乃苏属之常昭二县。每亩重者一斗六升起科。常属之无锡金匱。仅六升六合一则而已。常镇旧数既轻。少减之而更轻。苏松太旧数太重。大减之而仍重一倍以上。悬于准减三分之一外。再行量减。定为减去四成。地漕各银。苏松太六折。常镇九折。与归并科则一片。则皆拟而未用也。宫允自记此事云云。记见前源瀚按宫允所记四憾。其删去南米一节。然后来南米仍一同核减。盖漕南者。官中于收米后。划出若干为漕。若干为南。民间祇知完米。不知若漕若南也。既曰减三分之一。则应按额核减。断无减漕不减南之理。至各县科则至二百余等。极

其繁猥。然二斗三斗四斗以外者。仅长元吴三县有之。而此等重则之田。或祇数亩。或祇数分。此不足论。综其大概。三属之田。重者一斗九升有奇。以次递推至一斗数合。轻者九升数合。以次递推至二升数合耳。非必无等也。其区别至二百余则者。大抵勺抄撮圭粟粒黍稷糠秕禾粳之各异耳。宫允欲归并以期简明。固当。而方伯依户部原议。照旧额轻重分别议减。创为科则表。胪列旧科。与减定新科。颇明。旧科删去奇零。以勺为断。而新科则挂零。仍及禾粳不惮烦难。虽秋毫亦剖其等级。初议八升以下不减。曾文正驳之。改为五升以下不减。重额多减。轻额少减。各县所减分数不同。以南汇川沙为最少。以长元江震为最多。总数虽仍三分之一。而苏属之长洲元和减至四分三厘。震泽四分五厘。吴江亦四分外。以符宫允十分减四之续议。吴县昆山新阳。亦各减至三分六七厘。惟常熟祇二分八厘。昭文祇二分六厘有奇耳。太仓镇洋。皆三分五厘。松属之华亭奉贤上海青浦。皆二分数厘。娄县金山。皆三分数厘。南汇川沙。祇一分六七厘。嘉定宝山粮则尽五升以下。崇明海门无漕皆不减。常镇二属。不论轻重。普减十分之一。

方伯屡上曾文正禀牍。谓一律普减。是乱后之殊恩。减重不减轻。是救时之惠泽。朝廷寻常恩施。犹谆谆于无滥无遗。况岁蠲百数十万之金钱。以苏民困。身任其事者。乃不计出万全。滥及于不必减之下则。反遗乎不能全完之钱粮。能不引为己罪。其治此事。多出亲裁。不由幕客。曾文正虽先与驳难。后亦奖其治事之忠。委曲从之。而宫允减赋记中。于方伯颇多微辞。刘公向为江苏州县杰出之选。有循吏称。江苏减赋全案中。载其官文书。亦足见诚。宫允平生以经济自期许。潘文恭当国时。曾以其名与林文忠姚石甫同荐。读其文集。未尝不叹其用心抗志。迥不犹人。校邠庐抗议。则多不可行之论。当曾文正驻安庆时。请兵公启。指陈形势。援证古今。文正为之倾倒。减赋一事。留心三十余年。而卒成之。今之林下缙绅。岂易有此。刘公亦引减赋为己任者。彼此乃多不满。岂所谓意见未除者与。户部必欲留百二十万之漕额。谓请减额征地丁漕项。非老成谋国所宜出。所持非不甚正。然其言曰。裁有定之赋。开无艺之征。谓指厘捐与。今之厘捐。资用甚繁。未必因地丁征足而遂罢。内寇海防至急之时。未闻加赋。是本朝断无无艺之征。此亦危词虚论耳。且百二十万之米数。二百十五万之银数。既不考寇乱以前曾否办此。又不问寇难以后能否办此。而但持侃侃之论定案。至今二十余年矣。实征之数。起运米及银。均不满百万。虚灾虚歉。一如曩时。而且过之。曩者灾则蠲。歉则缓。祇二途耳。今则有所谓薄收。有所谓不敷工本。有所谓未届征限。一歉也而有曰较重。曰稍次。曰缓征之歉。曰减成之歉。曩者蠲减分数。银米一也。今则有米减数厘而银减数成者。有征米而不征银者。曩者缓征之赋。次年麦熟。或秋后带征。

否或递缓也。今则有由远及近次第带征一年者。荒田则有已熟而复荒者。盖定额虚悬。征解不足。不得不设法以遁于额之外。而名目愈众。途径愈歧。徒剥朝廷之正供。入官胥之囊橐。而绅衿举贡得以抵州县之瑕隙。而持其短长。大户小户包户一如曩日。征数愈以不足。荒歉之名目愈以增多矣。夫以户部原奏而言。有漕八省。岁共征米四百五十余万石。岁支放款三百余万石。有盈余一百余万石。江苏四府一州地丁岁额银一百四十余万两。本省兵饷等支款七十七万余两。亦恒赢数十万两。而漕项岁额六十万两。向以六分办运。其余四分。例应报部候拨。谓之四分漕项。州县恒赂部胥。不报完不议处。正供银米中。所谓官垫民欠。率取给于是。凡此皆不减之减。暗耗于不觉者。曾李乞恩初奏。诏书坦然从之。惜当时请减之数。笼统而未分晰。故恩诏中。亦不能定其数。倪原疏以为苏松浮粮。雍干两朝。仅减银六十五万。而未减米。今当大难之后。民困较雍干时又不啻倍蓰。请仿祖宗朝恩免之数。再减苏松太浮粮六十余万石。而仍减四府一州地漕银十成之二。得明诏宣示其数。则户部之辞不得入。而五折四折九折六折不得体之说。亦不致贻讥。惜官允之未计及也。

后来减银不得请。不得不破地丁奏销全完之向章。奏销例准开欠。计所欠分数议处。江苏独迫以全完。有欠者。不照分数。候部处分。而持疏纠之。州县以此不敢开欠。而惟以灾歉为遁计。是以例定奏销处分。在江苏久为虚设。刘公护抚。主奏请。不曰此后地丁不能全完。宜复奏销议处之旧例。而曰减漕后。地方官自宜激发天良。均平催征。第恐托词民穷。文其怠玩。不定考成。何惩惰误。例载地丁欠不及一分者。停其升转。罚俸一年。欠一分者降一级。欠二分者降二级。欠三分者降三级。欠四分者降四级。俱令戴罪征收。欠五分以上者革职。请申明定例。奏销时。将未完银两。按分计考。户部始无以难之。若以实情入疏。恐必驳也。当时镇江府知府金香圃太守以诚上议言。苏松财赋甲天下。而民则犹是民也。逋负逃亡。何地蔑有。钱粮之不能全完者势也。上司以为操之不急。则州县无所惩。于是兑漕与奏销地丁时。有欠完者。辄持疏严劾。号于众曰。不全完者有如某某。而按分数计考成之例竟废。州县惧罹重谴。征不足。则浮收勒折以补之。补之犹不足。则挪移征存漕项买米以足之。虚报全完。谓之官垫民欠。四分漕项。不敷动垫。惟递年捏歉请缓。巧为腾挪。多一分凿空之灾歉。即少一分运解之钱漕。州县垫一石之漕粮。交代抵数两之漕项。国家两受其敝。盖全完之说有以启之。特参之严有以迫之。其咎不尽在州县也。近年起运正漕一百万石。征完者不过六七十万石。视原额不及五分。此外三四十万石。皆动缺征存漕项。及例应缓征银。以买补之。百弊丛生。得不偿失。每届豁免。动缺存库不下四五百万两。自道光初年至今。共不下二

千余万两。摊补既成虚说。禁革亦为具文。使不务全完之虚名。而储二千万之实款。何至府库空虚若是。正本清源。其策有二。一曰量减赋额。不准捏报灾荒。一曰明定处分。完七分以上者免其特参。按未完分数照例议处。否则威令所驱。弊源难塞。正赋既明减于特降之 诏书。又暗减于无凭之灾歉。四分漕项。复阴耗于官垫民欠之中。不数十年。度支日绌一日。恐流弊转甚于未减赋时。不可不深长思也。金君由幕而官。洞悉症结。故其议特警动。今日之流弊。已预烛于几先。不可谓为臆言。宫允记中。所谓候补道某上说帖者。即指此。后来刘公疏请复地丁奏销成例。意仍本此。而宫允之诋金君。亦过当也。户部饬减浮收。减赋全案书中。载同治五年七月十八日奉 上谕。据李鸿章将减定征漕余耗折价各数查明具奏开单呈览四府州属共减去浮收米三十七万四千六百余石钱一百六十七万六千二百余串又征银减去浮收钱四十万余串即渤石永远遵行镇江府属四县减去浮收若干再酌核奏明办理钦此。乃院奏司详。全案中均不载。所谓减定余耗等数。使人无从考知。折价之数。视市值为增减。按年奏明。免州县高下其手。本折仍听民便。此善政也。然奏案每较时值有增。所谓余耗者。上供正耗之外。每石酌收余耗。为州县开仓运米诸费。浙省每石收二斗五升。谓之耗米。江省先定三斗。不知值何年米贵之时。有人谓折钱一千文。与米三斗不相上下。自是米价虽递贱。而一千文则督抚年年奏仍之。藩司且给示渤石焉。别有五十二文者。则向随正漕征收之脚费钱。以抵减缺之南粮也。减漕为近年一大政。长夏无事。取全案一书。与显志堂集同观。遂撮叙其始末曲折。而以漕额减数济运各款减定科则浮粮考四者附着焉。

### 漕额减数

苏松常镇太四府一州。额编漕南米豆二百二万九千一百七十四石零。计苏州府属。额编八十七万七千五百六十四石零。减漕案内。减免三十二万六千六百三十二石。仍征五十五万八千八百余石。松江府属。额编四十二万七千四百六十一石零。减漕案内。减免十一万六千五百四十四石零。仍征三十一万九千八百余石。太仓州属。额编十五万三千四百三十二石零。减漕案内。减免四万二千八百七十七石零。仍征十一万五千五百余石。苏松太三属。共额编漕南米豆一百四十五万八千四百五十余石。户部奏三属额征一百二十一万余石者。除南米计之。非实数也。常州府属。额编三十五万五千九百八十石零。减漕案内。减免三万五千五百九十八石。仍征三十一万九千九百八十二石。镇江府属。额编二十一万四千七百三十五石零。减漕案内。减免二万一千四百七十三石。仍征十九万三千二百六十二石。常镇二府。共额编漕南米豆五十七万零七百十五石。户部奏二府额征四十五万余石。亦除南米计之也。苏松太常镇。共减免漕南五十四万三千一百二十六石零。仍实征一百四十八万六千四十八石零。内有兵行局恤等南

米二十八万余石。留南坐支。计实应交仓米一百二十万余石。除去给丁耗米。正兑米一石。征耗米四斗。以二斗五升交仓。一斗五升给丁。改兑米一石。征耗米三斗。以一斗七升交仓。一斗三升给丁。拨补白粮。白粮为天庾玉粒。旧额二十余万石。乾隆年间。改漕十二万石。并减白粮经费。实征十二万九千七百八十石零。内除给丁余耗舂耗水脚食米盘用耗外。实起运米七万二千六百石零。向遇灾蠲核分确数后。仍于漕粮内拨补足数。计实应交仓漕米九十九万六千余石。白粮七万二千余石。

### 济运各款

向来旗丁兑运之年。需索州县。每正漕一石。自五六钱。至七八钱。白粮津贴。每石至一两以外。谓之帮费。道光六年。初行海运。漕政一清。咸丰年间。创提州县节省帮费。曰海运津贴。每米一石。率另提银一两。明导以浮收勒折。同治四年侍郎殷兆镛奏请禁革。署督李伯护抚刘公。于是年九月奏定浙省海运每石需费八钱。隔省跋涉。所费较增。苏省自应从减。沙船水脚神福犒赏挖泥纤夫等七款。以及津通经费。每石需银七钱。约需银七十四万八千余两。各县支销舂耗并沙船经剥食耗筹备二升余米等。共需米十五万三千五百余石。今裁除津贴。查有节省丁耗赠五改糙盘舂并行月粮等。减剩应征米三十二万一千九百二十余石内。抵支需用米十五万三千五百余石。仍余米十六万八千三百八十余石。每石二两。变银三十三万六千七百余两。又提苏粮道节省给丁银二十八万一千八百余两。又提江粮道一半节省银四万一千八百余两。又苏太等五卫应解屯折漕项银一万九千二百余两。金山帮屯田津贴银八千八百三十两。以上共可得银六十九万八千六百余两。尚有不敷银四万九千余两。饬查各卫帮屯田确数酌提津贴。再有不足。于苏粮道库四分漕项内随时凑拨。不得逾每石七钱之限制。如复河运。即将前项银米。各归本款支用。向提津贴。即州县之浮收。浮收尽革。正用亦敷。如有狃于积习。恣意巧取者。立予严参。

### 减定科则

苏松太三属。原科二百数十则。除五升以下各则不减外尚将二百则。极重之二斗三斗四斗以上者。概减为一斗一升起科。其余各则。递减十分之四之三之二之一。以及数厘。约分七等。减剩各则。以一斗一升为断。总核分数。以三分之一为断。有原额科则表。有新定科则表。新科凡一斗一升者四则。一斗一升以下一斗以上者十九则。九升以上者七十五则。八升以上者十九则。七升以上者二十二则。六升以上者二十三则。五升以上者二十八则。四升以上者六则。综为一百九十六则。而沿海优减不与焉。优减者。以三分之一摊减各则。尚余米一万五千余石。于常昭华奉金上南川太镇十厅州县。沿海瘠区各田滩。已减后。又择尤递减十之一二或数厘也。别有沿海优减册。常镇二府。按原额各



减十分之一。惟镇属之丹徒一县。旧科有一斗四五升者。十分减一。今新科仍有一斗三升以上者三则。田数居十分之一。米数居十分之二。其余则七升以上者一则。六升以上者八则。五升以上者二则。四升以上者三则。三升以上者五则。二升以上者六则。一升以上者四则。一升以下者五则。综为三十七则。常熟减定一斗六勺零。九升九合零。九升七合零。八升四合零。六升九合零。五升六合零。五升八抄零。共七则。昭文减定一斗七勺零。九升九合零。九升七合零。八升四合零。八升三勺零。七升二合零。六升九合零。五升九抄零。共八则。

### 浮粮考

宋绍熙中。朱子行经界法。吴粮每亩五升耳。厥后籍蔡京韩侂胄等庄为官田。又贾似道广买公田。元代续加官田。明祖平张士诚。又没入诸豪族田。皆据租籍收粮。详见丁寿昌疏。建文诏亩税不得过一斗。寻为成祖革除。其初民收民运。每石加耗米七升。洎改运燕京。加至七斗。嗣后改军运有耗。改长运有耗。白粮改军运有耗。漕白改官收军运又有耗。此粮米所以有正兑改兑之名。而加编耗米五米行月米并漕项银以为运费之由来也。初制。一切纲运杂费。皆取给于米。无所谓条银。洪武十九年。令折收税粮。金一两。准米十石。银一两。准米二石。三十年更减折。金一两。准米二十石。银一两。准米四石。间行之德意。非定额也。宣德中。巡抚周忱以加耗轻重不等。苏松产米不敷。创行平米之法。轻者加耗。重者折征。而赋法一变。嘉靖间巡抚欧阳必进苏州府王仪从嘉兴知府赵瀛奏请嘉兴并则之例。尽括官民田而裒益之。以八事定税粮。其科则最重与最轻者。稍以耗米损益转移。重者不能尽损。惟递减耗米派轻赍折除之。阴予以轻。轻者不能加益。惟折征本色递增耗米加乘之。阴予以重。又有李谏复平米折银之法。以银准米。而赋法一变。后来有力者。又创低薄新荒老荒诸名目。或按田准米。或不派本色。而赋法又一变。迄今事远年湮。旧籍无征。不惟官田与民田。莫可究诘。即正米与耗米。亦无从剖分。大抵平米之法。创于周。成于欧李。此次曾李会奏疏中叙每平米一石本色。自三斗有奇四斗有奇甚至八斗有奇。派征折色。自一钱有奇二钱有奇甚至八钱有奇。似亦据旧志乘言之。凡所谓平米八斗四斗三斗有奇者。大抵折半之数。其一半。似即所谓轻赍准银也。自征银而杂款渐多。常赋反累。张江陵行一条鞭法。正杂各款。一串征收。谓之一条鞭。民但按亩输银若干。其中若为地。若为丁。若为漕项。若为杂办。由官擘分。而民不问。故至今谓之条银。亦犹征米之漕南白粮赠五行月。皆一串征收。而民亦不问也。自明周忱况锺奏减秋粮一百余万石。后 国朝韩世琦玛佑严沆孟雄飞吴正治慕天颜汤斌任辰旦各疏。民人陆大猷等牒。先后请减。皆格于部议。同治年间。一旦沛此 殊恩。真非常之

旷典已。此叙浮粮考。仅于减赋全案中各奏疏详稟甄撮叙之。未必详尽悉合。蒋公伊有流民图。不可得见。周梦颜苏松财赋考。收入四库全书。异日得见。当再证之江南各志乘。以订正焉。

### 减租办

#### 金文榜

自减租之议出。农人延颈望泽。如出水火。至有感而泣下者。以其为切己之事。利及子孙也。而贩负小民。地无一弓。逐末资生。亦复欣喜鼓舞。相庆更生。谓自后农有余力肥田。乡间岁岁丰收。米价自无腾贵。独有乡间大户。惯收全租。一闻此令。未免窒碍。其素明大体者。复援雍正年凡遇蠲免业七佃三之例案。傍徨其间。未能坚决。愚窃惑之。恭读上谕。蠲免之典业户邀恩者居多彼无业贫民终岁勤动按产输粮未被国家之恩泽欲照所蠲之数履亩除租绳以官法则势有未能其令所在有司善为劝谕各业户酌量宽减佃户之租不必限定分数务使耕作贫民有余粮以贍妻子若有素封业户能善体此意加惠佃户者酌量奖赏之其不愿者听之亦不得勉强从事特谕钦此。因思当时风俗仁厚。承康熙六十年休养生息之恩。户有盖藏。非今日凋敝可比。而其惓惓于无业农民。犹且如此。若如今日之筋疲力尽。民不聊生。则其必降殊恩也信矣。细绎谕文内欲照所蠲之数履亩除租两语。足见圣祖久有此心。并非空言。其谓绳以官法则势有未能者。亦以当时佃业。谊同亲戚。自能痛痒相关。不须官为限定耳。又曰令所在有司善为劝谕者。原以此事责成有司。更无游移。至谆谆告诫。而曰务使耕作农民有余粮以贍妻子。则体恤农苦。至矣尽矣。蔑以加矣。即农人之隐愿。亦止于是而已矣。若所谓其不愿者听之。乃正善为调剂。曲全业主体面之意。其惠爱佃农。上文业已详言。语未自不能不兼顾业户。听之不理。则业户究竟无权矣。盖当时朝廷政教雷厉风行。莫敢阻尼。不独业户震重天语。断无不愿之理。即使业户不愿。而佃户闻圣上一番眷恤及其妻子。又谁竭脂膏以输业主乎。且不愿者既已听之。则亦祇不愿于心而已。索诸佃不应。告诸官又不问。隐然以可减之法听佃户自为。岂非仁术之施于无形者乎。其业七佃三。以圣心度之。本有未尽合者。遇蠲免之数。必系田闲少收之数。明明少收。而犹区别三七。不知此七分将出诸何处。要之宪庙谕旨。为水旱偏灾起见。与减租事截然两途。本难比例。蠲免数岁一遇。事之无定者也。今议减之租额。犹国家之赋额。事之有定者也。在国家立法。断不能于赋额之外再定一租额。致赋额有名无实。而业户流弊。已隐然于赋额之外别立一重额。致赋额减如未减。当此大乱削平。百废具理。此独可不整顿耶。干嘉以来。租额逐渐浮增。至一石三斗以外者。朝廷蒙厚敛之名。穷农断邀恩之路。而豪富长怙侈之渐。其收租排场。宛如官家。或有意

剥削。注明不足不收字样。使愿完七八成者束手无策。追比有名。官中急于办漕。遂偏听一面之词。另立追租局。任其所指。是朝廷威福。尽被豪户窃去。而皇上所极意矜怜者。彼不难任意凌虐也。设使宪庙当此之时。览悉情形。亦必有大加裁抑者。

今幸我皇上善继善述。竟列圣未竟之志。举数百年浮赋浮费。尽行裁革。凡属穷农。感激再造。谓皇上之加恩业户也。已减十之三四。则业户之加恩佃户也。至少亦须十之二三。且浮赋之减。似更前代成法。独为其难。浮租之减。俯顺亿万民情。实为其易。乃减赋已逾两载。而减租仍无明文。岂当官者。恐如上谕所谓勉强从事乎。抑惑于业户之说乎。抑竟须俟业户允定而后见诸施行乎。否则谓佃户之苦至斯犹未极乎。夫不得勉强之谕。为昔日之佃业言也。昔日之佃业势均。理宜两顾。今则佃之轻贱。业之骄横。各至于极。必稍为变易。而后适均。且请减二成。除浮赋浮费已减斗余。实减不过数升。此数升本不能收足之数。与其悬诸虚籍。不若捐为实惠。是以美名予业户。何勉强之有。至此事底蕴。自应向绅户咨度。但绅户即是业户。其但顾本身。亦人情中事。似应再向佃农一面详加采访。得其苦情而后平允。现在业户居之不疑。皇然称此事须由业户允定。官不得问。夫土地乃朝廷所有。王政以扶弱为先岂从中尚容有钜利之人耶。至于佃户之苦。不必问其力作艰难。但观其居必草茅。不庇风雨。食必粗粝。时杂糠。种种苦况。吞声独受。偶有衣食完全。居处宽适者。不及百分之一。此等人乃朝廷元气。今困穷最甚。可无补救之法耶。平心而论。皇上之取于民也。已准二十而一。则业户之取于佃户也。多亦不得过十之五。中年上田岁获二石。则租额宜以一石为始。此外田有数等。就其等以递减。岁有荒歉。依其数以折算。其完不及额者。准请惩办。并不宽恕。则两得其平。既不开顽佃抗欠之风。亦无伤各业餬口之需。但得上宪剴切晓谕。共见共闻。俾佃户有所依据。浮议虽多。终将自息。即不必奏达天听。而租之必能从减也无疑矣。若夫沾沾过虑。顾此顾彼。逆料其无益。坐视而弗救。则业户气焰益张。佃户生路日蹙。迟之既久。必有攘臂而起。辍耒耜以力争者。彼时国赋尚难措办。业户其犹能按额收取耶。

### 议减杭嘉湖三属漕粮疏同治三年

浙江巡抚左宗棠

窃臣钦奉同治二年六月初三日 上谕。浙省遭兵燹小民流离失所殊堪轸念自应将该省漕粮量予减免以示公溥之仁着左宗棠通飭杭嘉湖三属将实在应征漕粮税则详细确查各按重轻分成量减奏明办理钦此。当因杭嘉湖三属均未克复。户口流亡。征册毁失。应俟地方肃清。各就各地情形。分别裁减。于上年十二月覆奏在案。本年八月。湖州克复。浙江一律肃清。即与布政司蒋益澧粮储道杨

昌浚商议。于省城设立清赋总局。悉心规画。期于周妥。查杭嘉湖三府漕额之重。与江苏苏松太等。苏松太既议减三分之一。则杭嘉湖亦宜仿照办理。就杭嘉湖三属征粮科则言之。又以嘉湖为重。杭州次之。就嘉湖两府言之。又以归安乌程嘉善嘉兴秀水为最重。平湖海盐桐乡石门德清次之。长兴武康各属又次之。杭属临安于潜昌化新城等县。山多田少。较之嘉湖粮赋固轻。出产亦远逊也。尝考杭嘉湖三属赋重之由。始于宋季贾似道之官田。元代因而增之。明初张士诚据姑苏。兼有嘉湖各郡。明祖平张士诚。遂用其租籍收粮。已而又括官田之粮。均之民田。层递加增。民困独甚。我朝定鼎以来。康熙中免三分之一者一年。全免者一年。雍正六年。又减嘉湖二府额赋十分之一。计银八万一千余两。中间偶遇水旱偏灾。无不随时蠲缓。厚泽深仁。有加无已。故民力得以稍纾。至乾隆嘉庆年间家给人足。曾历办全漕。道光癸未辛卯以后。两次大水。民间元气大伤。赋重之处。未能全漕起运。遂岁报灾歉。蠲缓频仍。然朝廷虽屡沛殊恩。而小氓未尽沾实惠。盖一县之中。花户繁多。灾歉蠲免。悉听经书册报。世家大族。丰收者亦能蠲缓。编氓小户。被歉者尚或全征。且大户仅完缴正额。小户更任意诛求。迟至廩满停收。即须改征折色。每石价至五六千文不等。以小户之浮收。抵大户之不足。官吏征收不善。小民咨怨有词。故闹漕之案。往往因之而起。然州县浮收。亦非能尽饱私橐也。从前河运之时。旗丁需索帮费。如咸丰初年。每兑漕一石。除给报部漕截银三钱四分六丝外。尚须由州县贴给费钱千文。帮费一日不清。帮船一日不开。州县惟恐有误运期。不得不浮收以填溪壑。而小民苦于苛敛。弱者日受追呼。桀者或从中持之。因而窜入大户。以致小民日少。大户日多。旗丁之索费日重。州县之亏项日积。民以完漕为苛政。官以办漕为畏途。积弊相因。官民交困。咸丰二年。改行海运。每石连商船水脚及南北用款。统计约需银八钱有零。曾奏准以给帮漕截抵支水脚。其不敷之项。按各州县帮费重轻。酌提解省。津贴自七钱至四钱不等。较河运之时。已为节省。兹奉 恩旨飭议核减漕粮。将举数百年积困而纾之崇朝。固三郡黎所呼吁祈祷而不得者。臣等躬逢 盛世。若不能博访利弊之所在。而悉心参酌。衷诸至当。以规永久。不独无以副 朝廷旷古未有之隆施。亦何以慰草野久困思苏之至意。谨就现在漕务。应行筹办大概情形。列为四条。敬为我 皇上陈之。

一曰减正额。浙省杭嘉湖三属。额征漕白改漕南匠行月等米。共一百一十余万石。征粮之则。大小不同。即浮额之粮。亦多寡不一。现须分别量减。自应先去浮额之甚。以除轻重不均之弊。拟各按上中下赋则。分别定数。如每亩征米一斗一升以上至一斗八九升者为上则。自六升以上至不及一斗一升者为中则。不及六升者为下则。按科则之重轻。分别核减。总期于额征数目。酌减三分之

一。庶科则定而减数因之而均也。一曰减浮收。向来收漕加耗。每石自一二斗至七八斗不等。各视花户贵贱强弱。以定收数多寡。今额漕既经减定。则浮收之款。岂可任其因仍。惟州县办漕。有修仓搭篷纸张油烛之费。有仓夫斗级漕记差役饭食之费。有内河运米交兑夫船耗米之费。有交米书役守候之费。一切用款甚巨。且收漕交兑。相隔一二月。风晾搬转。亏折必多。不能不于正漕之外。酌留运费。以资津贴。应俟查明各州县用款。由外核实办理。其向来加尖加价勒折诸弊。自核定之后。概行裁革。绅民一律均收。不得再有大小户之分。庶谷禄平而公私因之而利也。一曰筹运费。浙省向办海运。每石需费约银八钱。除向给帮丁漕截银三钱四分六丝抵支外。尚不敷银四钱五分零。现正额浮收。概行分别核减。自未便再由州县议提津贴。拟请将海运经费。每石定以八钱为额。除支漕截外。不敷之款。另行筹足。查浙漕如照统减三分之一。每年起运之米。不过六十万石上下。漕截一款。不另核减。计可余银十余万两。又节省给帮本折行月经费实米。变价可得银十二三万两。又屯田租息及节省帮弁廉俸。可得银数万两。统计将及三十万两。足抵海运经费。至所动正款八钱。按年将动用款目据实奏结。应毋庸造册报销。以归简便。并不得逾八钱之数。以示其限制。庶浮费裁而上下因之而利也。

一曰裁陋规。向来州县收漕。一切陋规。极为繁杂。此次核定章程。应令各州县据实查明。开折呈送。分别裁减。庶弊窦清而漕政因之而肃也。嗣后非实在旱潦。不得再报灾歉。即实在民欠。亦不得再报垫完。而近来数十年相沿陋习。亦可除矣。至应减米数。须查明科则。方能核定。现在地方新复。册籍无存。已飭各属勒限赶造。除白粮粳糯。为天庾正供。拟仍照额办运。拟减之数。应统于漕粮项下注扣。此外南粮行月匠粮等。仍各归各款。按成扣减。至杭嘉湖三属漕粮税则。轻重不同。自应查照各县科则量减。再并计总数共减若干。伏查各处被扰情形。如杭属之临安新城于潜昌化。湖属之长兴武康孝丰安吉。皆路通徽盗。受害尤烈。室庐尽成灰烬。田地久已荒芜。即招集遗黎。亦寥寥可数。从前道光年间及咸丰初年。办理漕运。每届皆不过七八十万石及五六十万石不等。现拟照杭嘉湖全额。统减三分之一。如能办理全漕。与历届尚不相上下。惟刻下三属情形。即照减三分之一。明岁新漕。亦断难如数征纳。而欲为经久之计。又不能不通计国赋盈虚。以为定则。可否仰恳

皇太后  
皇上天恩。俯准将杭嘉湖漕粮。统减三分之一。明岁新漕。再酌量办理之处。出自  
圣裁。至海运经费。每石向抵支销漕截银三钱四分六丝。此次请以八钱作为定额。与部案不符。惟查商船水脚及南北用费。每石实需银八钱。其余不敷之项。皆系各县津贴。此时不将津贴一项裁革。则虽有核减之名。仍未能得核减之实。故不得不据实沥陈。吁恳  
圣恩。准予漕截并行月屯租各

项下。照数动支。庶漕弊可以尽革。又通省地漕银两。及浙东各属南米。或关系饷需。或抵支兵食。除正额毋庸查减。其浮收之款。亦应分别裁革。现宁波绍兴温州三府。业已定章。处州亦经减定。其余各属。应即一律核减。以昭公溥。除俟查各县酌减额数。另行具奏外。理合将议减杭嘉湖三属漕粮大概情形。恭折具奏。伏乞 皇太后 皇上圣鉴训示施行。

陈明核减绍兴府属浮收钱粮疏同治三年

左宗棠

窃浙东各属地丁南米。经臣上年奏明应一律核减。并将温州府属先行减定在案。兹查浙东八府钱粮征数。以绍兴为最多。浮收之弊。亦以绍兴为尤甚。山阴会稽萧山诸县完纳钱粮。向有绅户民户之分。每正耗一两。绅户仅完一两六分至一两三四钱而止。民户则有完至二千八百文或三四千者。以 国家维正之供。而有绅民轻重之别。以闾阎奉公之款。徒为吏胥中饱之资。官司以赔垫为苦。民户以偏重为苦。若不明定章程。删除浮费。弊累日甚。其何以堪。孟子论治。以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为深忧者此也。臣于上年核定温属地漕后。即饬奏调来浙差遣候选知府户部郎中顾菊生前赴绍兴。会同该管道府。将历年官征民纳实数。及向来流摊各款。逐细清查。分别裁减。兹据顾菊生等禀称。绍属八县六场。正杂钱粮。有照银数完纳。有照钱数完纳。殊与定例有乖。现拟统照银数征解。其一切摊捐名目。及道府各署陋规。概行禁革。并拟于正耗钱粮之外。仍视各县旧征多寡。每两酌留平余。以为各县场办公之用。开送征解留用数目清册前来。臣细加覆核。除正耗仍照常征解外。其绍属八县额征地漕等款。并萧山公租课银四十五万三千四百七十四两零。除新昌一县征数。业经勒石。毋庸议改外。其余七县。共实减去钱二十万五千一百零六千文。南米额征本色米。七千余石。折色米一万五千二百六十七石零。减去本色耗米三百六十一石。减折色耗钱一万二千零七十二千文。六场课额征银一万四千三百八十九两。又萧山牧租额征钱一万三千九百十六千文。实减去钱四千二百四十二千文。计共减钱二十二万一千四百二十千文。米三百六十一石。但能永远遵守。大小户一律完纳。以十年通计之。民间即可多留二百余万千之钱。三千余石之米矣。既无须损上以益下。民力自见其有余。亦无须哀多以益寡。贫户不忧其不足。官之征收有定章。则上下之交肃。民之完纳有定数。则胥吏之弊除。此次明定章程之后。臣当饬令各属一体勒石遵守。如有官吏阳奉阴违。于定章之外。添设名目。多取分文者。定即立予撤参。如有大户不遵定章完纳。致官有赔垫之虞。民有偏重之苦者。亦必核实惩办。以昭儆戒。所有核减绍兴府属钱粮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 皇上圣鉴训示。

裁杭嘉湖漕粮浮收记

## 戴盘

漕粮之有浮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其所由来者渐矣。始则河运之贴帮。继则海运之贴费。津贴之多寡。即视帮费之轻重为定。嘉郡征漕一石。有津贴至七钱以上者。其时钱价贱而银价贵。每石合钱一千四五百文之数。其余虽多寡不均。较之给帮之费。不甚悬殊。是以耗米仍照旧征收。而浮收之米。并未稍减也。查津贴一项。嘉郡之漕最多。而嘉兴之津贴最重。杭湖两郡。其漕少于嘉兴之一郡。津贴较轻。合之嘉郡统计牵算。仍须银六钱。无一非取之于民。此浮收之过甚所自来也。而所谓浮收者。又不仅在津贴也。州县办漕各用款林立。添一事即增一费。兴一利更多一弊。又其甚者。征收漕粮例有漕余。缺分之肥瘠。以漕粮之大小为衡。应酬之丰杀。又以缺分之肥瘠为准。漕余较丰。应酬较厚。积习相沿。几若 朝廷之正供可缓。馈遗之定数必不可裁。此皆浮收之本原也。今津贴既减。浮收已少。而节费用革陋规。正本清源之道。于是乎在。余在清赋局。搜求各州县征收旧款。及各用项。从严厘剔。核实撙节。下除民累。仍期上无官累。除留其有余以为办公之用。各按各州县分别裁减。杭州府属。共减浮收米六万四千六百五十三石。嘉兴府属。共减浮收米二十八万五千三百八十七石。湖州府属。共减浮收米一十三万六千八百六十六石。漕之少者。减数较少。漕之多者。减数较多。其中裁减津贴。实可减米三十余万石以外。又减去各县浮收米一十八万六千余石。共计减去浮收米四十八万六千九百余石。较之正额之减。几及两倍。查浙省各县浮收之弊。民间完耗米自一二斗至八九斗不等。最多者。连正米不及两石。至于完折之户。初收每石已在五六千文。迟则加多。愈迟则愈多。当米价平时。以钱计之。有完至二三石者。收米浮。收折更浮。前此未有津贴名目。各县收折。犹未敢明示。自有津贴。而折色若为正用。几忘民间所以供之于上者。乃漕粮也。历来本折并收。其中贵者贱者强者弱者。本折不同。完纳不一。或以米加耗。或以钱合米。约计其数。统杭嘉湖三府而均之。每正漕一石。约收耗米七斗有余。今去其二而存其一。其所以勤恤民隐者。可不谓至乎。夫官田均之民田。此浙省之所以有浮粮也。贴费加以用费。此州县之所以多浮收也。正额既减。而浮粮之名可革。费用既裁。而浮收之弊永除。一减于正额。再减于津贴。三减于仓用。合计正赋及浮收之米。减数共计已有七十五万余石。较之现存漕南征数将及一倍。是减其半而留其半也。我 皇上恩施沛。扫数百年之积弊于崇朝。拯亿万户之民命于一举。有不欢欣鼓舞而输将之恐后哉。

江宁府属拟请酌减漕粮疏光绪三年

两江总督沈葆楨

窃照江宁府属熟地恳请减则征收一案。经前督臣李宗羲等奏陈。均经部臣议驳

。嗣署督臣刘坤一会同臣元炳吁请暂减三年。部议光绪元年丁漕。准予减征。二年按元年所减数目酌减一半。三年查照原定科则征收等因。当经转行饬遵在案。臣葆楨任后。因各属荒田严催未垦。而江宁府属转多垦而复荒者。骤闻之不胜其疑。再四访求。佥称江宁赋重亚于苏松。而地饶等于徐海。以十余年废耕之土。责诸数百里孑遗之民。俛钱漕照额征收。窃恐年复一年。流亡多而污莱更甚。旋据前两广督臣邓廷桢之孙优贡生邓嘉缉禀称。祖遗田地二百四十余亩。无从招佃。情愿充公。言之甚痛。臣派员履勘。有佃承耕者。尚一百七十余亩。抛荒者仅七十余亩。缘恐岁非上稔。佃复续逃。垫完既苦乏资。积逋可胜负疾。夫以累代簪缨之族。尚因无力赔赋。弃之如遗。则穷檐小民。困于追呼。何堪设想。国家大利在农。若不培其本根。恐抚字催科。二者均无从下手。藩司孙衣言到任。正值上忙奏销之际。经通盘筹划。以为非利农无以劝垦。非减则无以利农。兹据详称。从前江宁府属。权办抵征。上则田每亩征钱二百五十文。下则田每亩征钱一百三十文。为数甚廉。似应争先开垦。趋之若鹜。乃求之汲汲。而应者寥寥。实由兵燹之余。乡民自种自食。每户不过十数亩而止。余地招募客民。给以资本。应募者来自江北。土性异宜。加以强悍难驯。费资多而交租少。大约从来每亩收米一石者。今祇收稻百斤或七八十斤。碾米不能四斗。稍加催索。则席卷潜逃。牛具田租。均归乌有。而田已报熟。赋无可蠲。办抵征时。弊已如此。今复丁漕原额。综计上则田。每亩须完钱四五百文。较之抵征数几倍之。农服先畴。弃之则无以为生。守之又不敷偿课。良懦释耒。狡黠揭竿。上年六合闹漕。虽借屯米为词。实则希图普减。户部职在裕国。原难轻议更张。第裕国必先裕民。必欲使兵火之余生。尽纳承平之井税。情既不忍。法且难行。万一别滋事端。窃恐所失更甚。目前虽遵部议。上忙勉强启征。现届六月。各州县报解不前。加以干旱兼旬。蝗蝻蔽野。近幸渥沾雨泽。插秧已迟。所宜及早熟筹。豫杜后患。

因思地丁一项。不敢再请减征。惟有援照同治二年 恩免苏松太三属虚粮之案。将江宁府一属。除高溧水二县向完折色不计外。其上元江宁句容六合江浦五县额征漕粮等米。一律减免十分之三。查该五县田地荒熟并计。应征原额漕屯兵恤等米共十五万四千八百八十九石有奇。以十分之三核计。该减米四万六千四百六十六石有奇。就现在启征熟田而计。应征原额漕粮等米九万二千九百九十五石有奇。共请减三成米二万七千八百九十八石有奇。尚应征熟田米六万五千九十七石有奇。将来继垦熟田。亦照此科征。不再加重。斯民具有天良。幸沐 皇仁优渥如此。断无不踊跃乐输。有田之家。既得田之赢余。岂轻弃其业。无田之民。不畏田之赔累。更当竞趋于耕。十余年后。民间增数十万之熟田。国家即多数十万之正赋等情。详请具奏前来。



臣等伏查漕粮关系正供。不容轻议增减。苏松等属。同治二年蠲免十分之三。此破格之恩。岂寻常所当援例。然江宁府属。沦陷之久倍于苏松。荼毒之酷。甚于苏松。田土瘠而遗黎稀。更无从与苏松比较。同是朝廷赤子。何忍听其既登衽席者。驯致流亡。苏松太减米五十四万余石之多。为万古未有之隆施。所以巩万世无疆之宝祚。今于江宁府属。再减米二万七千余石。仅及苏松太二十之一。于国计似无大损。而圣主如伤之隐。周浹旁皇。其以人情为田。一树百获者。何可数计。惟前次所请减者。有二成半二成一成半之分。今则统减三成。似乎冀幸过甚。然前次米银一律请减。今所请者。不减银而减米。相权不甚悬殊。我国家列圣相承。皆以爱民为本。幸逢皇太后皇上勤求民隐。沛温纶。父老捧诵诏书。莫不感极涕零。奔走相告。臣等不能奉宣德意。使地鲜遗利。家有余粮。绝无致富之谋。祇有乞恩疏。扞心清夜。何地自容。然实出于智尽能索之苦衷。非敢蹈钧誉沽名之陋习。惟有吁恳鸿慈逾格。特旨准照苏松太成案。核减上元江宁句容六合江浦五县漕米三成。俾民不以纳课为畏途。而以垦荒为利藪。臣等不胜感激屏营之至。

#### 复李少荃观察书

胡林翼

湖北税契难行。江西可行。湖北钱粮。向不过每两收至一两四五钱而止。故不能大为删减。漕价实减去大半。如收每石十三四千。内有本色若干。围扣匀算。作为七千。复从七千中再为删减。州县无所借口。大约每年所减于民户者百八十九万串。而章程本内及奏章。均只约言减百余万串。从其少者言之。不欲尽情宣露。取快于笔墨之间也。皖南北之地丁。除每两收至一两四钱。或一两四钱余者。应请不必再减。其每两收数逾一两五六钱者应酌减。漕米兵米。应以五千二百文一石或五千文一石为酌中。今拟参酌湖北前法。而加以精意。北漕提库银一两三钱外。提兑费银一两。必不可少。少则异日漕务办不动。又另提兑费津贴二钱。以作岁荒补救不足。及道府衙门陋规。又预备河运海运规费。计算尚余一千数百文。以八百或一千归官。以二百文归书差。如尚有剩余。归入兑费津贴亦可。一并归州县官亦可。兑费及兑费津贴。须匀入考成内核算。如不随交兑费。即将漕米正额收数融算少收。考课乃严。正漕一两三钱。亦恐异日米价不敷。运费不敷。不得不如此预先安排。兵米应提一两五钱。耗羨水脚在外。又可另提补荒银五六钱。例定兵米。不可缺少。而岁歉缓蠲。其米价须国帑弥补。应否五六钱。尊处细酌之。其兵米给绿营。可支每石七钱。旗营每石加二钱。作九钱。皖南有无应解旗营兵米尚待详查。其例支本色一季者。仍每石支七钱。所余均归于军饷。此事若行。则所补于国于民者不可限量

。刻下大益于民。大益于饷。将来办河运海运。均可以兑费之余。津贴承办。则改折之事。即奉行不改。奏章三分。章程一本。请察鉴。采及刍蕘。实可挽八百年之颓波。而苏亿万人之生命。涤帅之改调皖南。私德于公甚厚。其公忠于国亦不薄。公可展垂天之翼。而培九万之风。既为地方官。则幕中可请友朋。不可以子姓昆季干预军旅地方之事。即德亦怨。异日且必有冤不可言者。每年以养廉三分之一。分惠宗戚。不可随营也。以涤帅之德之功。而人犹疑沅公。则阁下之族。必不可在皖南无疑。弟病久学荒。所草布于左右者。词意芜杂。不暇另清改缮。取其真切耳。殊不足观。

### 上大府条陈新章利弊书

吴嘉宾

上年新章甫定。各有司入数骤减。出数尚多。故皆以入不敷出为虑。又民间亦尚怀观望。希冀改元有蠲贷 恩典。输将未能全行踊跃。于是有逾限按月加价之说。窃谓此断不可也。古之取民必有制。若按月加价。是无制矣。夫百姓未有不愿纳粮者。其纳粮逾限。非有他故稽迟。即实在穷乏无可称贷。否则愚顽不畏法耳。今不问其有故与否。有力与否。而概令加价。彼少尚不能输。反责令输多乎。苟所输不如所加之数。将罪之则不胜其罪。不罪之则法不行。至愚顽不畏法者。不威不惩。不在涨价。涨价徒苦贫户而已。其不可者一也。百姓纳粮。或有陆续交钱粮差。虽欠而非全欠者。将以未裁串并加之乎。又有粮差垫完先为裁串者。所加之数。将粮差得之乎。其不可者二也。征收钱粮。弊窦最多。遇有蠲贷。或赶紧催完。再行出示。今数月后。有加价之条。亦可故意缓催。俟其自行赴柜。甚或不发由单。一俟逾限。便可加征。其不可者三也。粮册收数。参差不齐。奏销碍难核算。各州县另立涨价报册。必致挪移日月。百弊丛生。其不可者四也。至谓涨价不严。民不惊心。夫 国家之法。有功名者欠粮至于褫革。小民动辄被锁。尚不足以惊心。必涨价始能惊心乎。此又巧说之甚也。

新章之始。吏患不能足用。然各项漕规干馆馈献应酬。顿为之革。其所省亦多矣。今又议尽革摊捐款项。并将从前交代一并划清。则诚有如钧批所谓旷然无累者。此外祇本官用度。朋友束修。以及公事起解。支应赔垫。精明之人。量入为出。似可无庸议加。但上年所议公费。不及佐贰以下。未免偏枯。可否比照委员薪水及书吏辛工饭食之例。一并裁定。则更无可借口矣。

军饷提款。半归本省存用。顾名思义。自应留为本省军需。若军务告竣。即可予州县备兑漕之用。以免另议。盖漕亦军也。今议融归摊捐款内。则仍不免有摊捐名目。将来又可逐渐加增矣。夫以上年之用。摊入下年。张甲之帐。摊之李乙。展转贻累。有名无实。此弊之甚者。今议一律奏豁。自可收廓清之效。

但前朝并无摊法。我朝独有之。由历次清查亏空之法綦严。又亏空太多。库项难于无。不得已为此避就挪掩之策耳。夫刑罚世轻世重。立法要于救弊而已。从前亏空。皆由侵帑者多。帑项出入有常。针孔相抵。自军兴以来。旧帑已竭。始而劝捐。继而抽厘。无事不出于民。岂尚有能侵国帑者。又岂尚有能还旧款者。何必多此一摊。是摊之一法实无纤毫之益。不惟不能弥前之亏空。且适以增后之亏空。以致交代无一案可结。皆此摊款为之也。恳即于永禁流摊疏内。声明此后亏空之案。但分公私办理。公者随案奏明。准予开豁。私者立将本人治罪。亦不更议追赔。则摊法可以永除矣。至于年例随时捐款。果系不得已之用。似可酌量于新章漕米数内。稍稍议加。伏读钧批。内有岁需不满五万两之说。约计每石三千文。外加一百文。合计之。即可有赢无绌。此时章程未定。尽可裁量为之。正名定制。如各衙门书吏辛工纸张饭食之类。即可谓之各衙门书吏公费。何必谓之捐款乎。若非现在不得已之款。钧批谓宜裁节。尤为至当不易者也。

目下事事节省。藩司衙门书吏辛工纸张饭食银数。至一万三千余两。又有藩例工价一千六百两。大计年分。又加银四百余两。各州县解银火耗。并未裁减分毫。是藩司办公之费。绰有余裕。不独养廉较厚而已。现又骤加办公一万五千余两。不知归于何项办公之用。该司情愿抵提银二千四百两。其余尽数收入抵补捐款项下凑用。可谓克己之至。盖正己而物正。新章各衙门皆减。藩司衙门独无减有加。必如此。然后属吏必无不服也。钧批谓甫经立法。未可即轻议更张。正以体恤藩司。俾得悉心厘革诸弊。且不必自居辞富之名。使寮属相形见绌。可谓两得者已。窃谓该司既辞。亦不便再受。若将此款存储。为科场承办领用。免再科取于民。三年可得四万两。将随时捐款一宗抵除。尚祇及三分之一。该司以公办公。不至骤增此无名之入。为众人所瞻视。是否有当。伏乞钧裁。

藩司养廉较厚。藩司衙门书吏利亦最厚。盖以权之所在故也。以愚所见闻。除例给辛工纸张饭食之外。事事有费。断无支绌之理。若将捐摊交代轆轳之弊。一律蠲除。则该衙门事体。骤省过半。养此食者何用。请即饬酌量裁汰立案。如每季换班。一年四换。改为一年两换。亦可省至一半也。向来州县征收钱粮。为缺分出息所系。征册红簿。惟恐人窥。今则欲求上司委员吊查而不可得。明明差欠民欠。上司祇责以如期批解而已。甚至按缺派捐。预取其下年出息。派捐甫毕。此缺又属他人。上司巧取州县。较之州县巧取于民尤甚。州县计无复之。不取于民。又将焉取。今之恤吏正以恤民也。窃谓章程既定。征收钱粮。皆可按月实报。如厘金委员之例。民穷甚矣。督以往日催科期限。是驱使虐民也。如实系民情惫赖。则当设法助州县整顿。或另择能化导者为之。似不可

徒操白简以从事也。故宽免州县处分。以钱粮分数为尤急。

州县以久任为第一义。即人才不过中下。使之久任。犹愈于数易也。谚曰。不药得中医。是已。即以建昌郡属言之。上年收复建郡。首邑即得黄印山任之。收漕骤减。官民相得。乃以细故撤任。易王少张西垣。又各以事撤任。嗣后若解若刘若成。皆值寇警。事后去官如敝屣。则当事非能任其难者可知。若非黄印山以原令为守。其能官民一体。保此危城乎。如南丰易令。已任一年。值寇警。即得官绅相习之效。苟未尝其甘。而专受其苦。非徒官民不相习。官之心亦有所不愿也。州县久任。交代积案。自然渐少。奸胥猾吏。无可希冀。现在各营官。皆不轻换。故号令常信。各州县之治民。犹之营官也。

丁令议请一律收钱。其说曰。粮为编氓所共有。银非素封则勿藏。银则多欺。钱则易计。是言诚然。然既知粮为编氓所共有。则一律收钱。亦不足以便民。且钱价易银。长落不一。州县易银解司。或赔或剩。剩则视为应得之数。赔则必生异议。此不便于官也。民以谷易钱。谷价太贱。且民间钱不敷用。谷又无人承买。虽欲依限纳钱。苦于借当无路。此不便于民也。嘉宾议请钱谷银悉听民便。惟价须前定而已。现屡奉文采买米谷。若于秋收之时。听民用谷米纳粮。钱数以三千文为率。米则一正一耗。谷则二谷一米。民或纳谷。或纳米。或纳钱。依此核算。如此。则易以如期毕征。其米谷于各营采办。照数拨解。或随时运省变价亦可。此便民也。至地丁则银钱并收。钱依折定价值。如易银果赔。许其一律收银。以免官过于赔垫。此便官也。如此办理。即将来漕运通流。照旧完纳漕米。亦无须另议章程。方为一劳永逸。

目下官绅和同则百事易集。向时州县视钱粮为利藪。不愿外人干预。惟与书差从事。今大乱之后。民户死绝流徙。册籍难稽。僻壤远乡。避抗成习。非一二书差所能了办也。愚谓各州县应设立都长。编查保甲。清厘户口产业。核明人之在与不在。田之耕与不耕。业之有主无主。粮之有田无田。自同治元年为始。谕令各绅挨造鳞册。庶征收之际。确有可凭。是在良有司正本澄源。体大宪恤民足国除弊求安之至意。勿徒苟且涂饰。迁延岁月。则民有更生之望矣。

上王晓莲方伯论冬漕折价书

叶裕仁

顷闻冬漕折价。每石折钱四千五百文。以今米价计。几倍收矣。州县因仓廩未建。固已受改折之利。不复被以勒折之名。而公议浮收。尤属坦然无忌。减赋初行弊已若此。后日将何所底止耶。此鰕生见减赋全案一书。而早已虑及之也。今数月不雨。首種不入。大宪祷请雨泽。久久不应。窃谓事天以实不以文。设坛墀。严祷祀。禁屠宰。此其文也。息繇役。理冤狱。成汤六事责躬。周宣侧身修行。此其实也。谨按汉五行志曰。上下皆蔽。兹谓隔。其旱天亦三月。

方储对策云。恩德不行。万民烦扰。故天应以无泽。由是言之。天之亢旱。未必不由乎此。今 朝廷沛然施旷荡之恩。革数百年之积弊。以谓如是吴民之困苏矣。而司牧之臣。不能奉而致之于民。其为隔也大矣。天之应以无泽也宜矣。天之视听自乎民。民者国家之元气也。为小民留一分财力。即为国家培一分元气。今上失天心。下敛民怨。宜休养生息之时。反耗其元气。今年漕竣。幸其无事。傥从此日复一日。年甚一年。有司之溪壑无穷。小民之脂膏已竭。其害有不可胜言者。咸丰三年。青浦周逆之变。其前车也。使后之人谓浮收之害兆端于减赋之初。此必有尸其咎者矣。前日之漕难清者。有帮丁之勒索。豪猾之包揽。生监之陋规。绅户之抗欠。上游之馈遗也。今诸弊皆革。仍浮取若此。谓州县不可不体恤耶。以今折价计之。正供津贴之外。州县所需一岁支销。疑不须如此赢余。毋乃惜吏之意过厚。而爱民之心转薄耶。揆诸大君子之素志。必有大相刺谬者矣。非不知局外易以为言。当局多所掣肘。但念兵燹遗黎复遭腴削。其何以堪。米贱之年若此。米贵之年更何以堪。明年设立仓廩。仍征本色。外加津贴。计必淋尖踢斛。或巧立名色。必取盈其数而后已。使减赋

恩施有损于国不利于民。而卒归中饱。何以仰答 朝廷轸恤吴民之至意。各大臣请减之苦心乎。至于州县之征粮。不得不假手于胥役。胥役之虐取小民。其故态也。闻前四年昆新常昭零星乡户。有以八九百钱完一斗者。此州县所不得而知也。今折价已定。宜通飭各州县出示晓谕。俾穷乡僻壤无不周知。其弊或可少息。又闻昆新有一二绅衿抗欠。有着佃完粮之请。此端既开。吏胥藉以舞弊。并素无抗欠。一概施之。盖业户之完粮。尚遵官价。而农民之输纳。恣其诛求。是为胥役广其利藪也。钱粮由佃户完纳。业户不得以粮从租办为言。所收余租。必多逋欠。是绝业户之生计也。绝业户之生计。广胥役之利藪。创从来未有之弊政。而无利于己。此必受吏胥之愚可知。凡此之类。见见闻闻。神出鬼没。不可殫述。苟非慎选循良。惩治贪墨。民气悲愁苑结。亦足以上干天和。俯仰天时人事。不能无慨于心。聊为吾民一哀鸣焉尔。况今狂寇未平。

国耻未雪。自强之计。必先固结民心。固结民心。必先肃清吏治。吏治修。则民心服而邦本固。彼即不畏 朝廷。不畏官吏。而惟恐民心之不顺。有牧民之责者。慎无自厉其民。而为之先驱也。漆室之叹。杞人之忧。不觉狂言至此。生猥蒙知爱。窃慕干旄忠告之义。深违大易括囊之戒。伏冀亮其愚诚而熟察之。则吴民幸甚。

卷三十八 户政十赋役五

前因时论十二赋役

吴铤

自汉时立算赋。曰卒更。曰践更。曰过更。古者正卒无常。人迭为之。一月一更。是为卒更。当直者出钱雇民。是为践更。天下民皆直戍边三日。不可人人自行。一岁一更。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以给戍者。是谓过更。汉以二十为正丁。晋自十六以上。宋自十七。唐自二十一以上。明自十六以上。惟元以户出赋。唐时定庸钱。一也。后并入两税。而差役复不免。二也。宋时令民出输钱免役。后复不给雇役钱。三也。边事有免夫之令。四也。后世力役之征。凡取其四。则民安得聚。欲民之聚。则必使之各聚于其乡。则田野辟。经界正。民皆务本而舍末。斯官府之中。狱讼不兴。辇毂之下。宾旅罕至。虽欲无恒心而不可得也。且夫户口之盛。固国家休养之机。然大乱往往由此而兴。人与地争利。朝与野争民。金与粟争贵。举天下之大不足以容。乃听其自生自息于其间。而莫为之所。斯乱之所由生也。当其始也。物力未尽绌。人情未尽罄。犹可张皇补苴于数十年之间。及上下交绌。物产衰耗。力役之征又不足以上供。民安得不逃亡。故户口与国运相终始。必思所以维持之。算赋之法。自以唐庸钱为善。取其正赋。而不苛责其差役。若恐游民逃户。累及乡里。而以庸钱并入田赋。则后必有以议复算赋进者。适长厚敛之弊。故力役之征。宜因户口之衰旺。而酌其平。又必为之所。使无旷土游民之害。若舍本而治末。吾恐张皇补苴。终非长久之计也。

### 改土贡议

冯桂芬

今天下之大害。大都在上下两损而归于中饱。有专蠹国不蠹民。官吏转率民以蠹国者。营兵也。河工也。盐务中诸色人等也。有专蠹民不蠹国者。钱粮也。近苏省年年灾缓正供减而浮费转增则亦兼蠹国有国与民交蠹者。关也。贡也。而关之弊难除。贡之弊易除。夫任土作贡。古之制也。禹贡周官所纪详矣。我朝定鼎之初。特诏蠲除故明各道额解物产。户工二部则例。称岁需上供。令有司支款购解。不责之民间。良法美意。亘古所未有。惟是日久弊生。亦有不蠹国蠹民而归于中饱者。所宜亟为变通矣。夫贡之弊。大抵藩库给有余之价。内外书吏。多方折扣需索。以使之不足。则敛众商钱以济之。谓之贴差。其有例价本不足者。亦令众商赔贴。或令著名脂膏之员赔贴。然赔贴于本物者微。赔贴于中饱者巨。此其大较也。而自监督织造承办者。兼以扰民。其弊倍甚。试以一事言之。苏州岁贡龙衣一篋。辄支千金。用万斛舟。具仪卫。由运河北上。日行数里。遇民舟。阑之索钱。以舟之大小为差。民船避之如寇贼。逾江淮。则民风悍。稍敛。值水涸。舍舟而陆。则尽弃仪卫。捆载小车。下但曳小旗曰 上用而已。然则前之铺张扬厉何为者耶。又余往岁典广西试。抚部祥符周公之琦属寄抚吏与部吏书一。元宝一。询之则曰。广西土贡粉。岁额

数斤。质下致远辄霉变。但致印纸属吏购京。封完进之。以元宝充各费。岁以为常。余闻之喟然曰。一细事而欺罔贿赂。无不至大者远者。何如也。今议变通之法。京师为万商渊藪。发价购采。何物不有。考 会典所列户工二部土贡。有本不出其地者。如江苏之铜锡木蜡桐油之类。有不必出其地者。如四川之马及米。广西之马之类。皆宜删之。有非其地不出。而京师又不时有者。始由其地进纳。可由本省引见各官。及本籍病痊服阙各官带解。尚何前弊之有哉。

革权恐滋流弊疏道光二年

袁铤

臣近闻直隶藩司奏请将直省民地六十余万顷。每亩摊银一分。岁可得银六十余万两。以十八万两。由藩司分交委员为承办春秋两差之用。以四十万两。为院司道府厅州县办公之用。余银留备荒歉。大率谓畿辅差繁。例价不敷。养廉又被摊扣。于是派之百姓。日久愈派愈增。其中绅衿及在官人役。概从优免。以致力作农民。每地一亩。出钱至二三百不等。较之正赋每亩征银一钱上下者。多逾倍蓰。百姓苦其科派。上控纷纷。如此变通。名为加赋。实则减差。此亦救弊之苦衷也。然臣窃虑救之不得其方。流弊滋甚。以加赋言之。夫成事先在正名。非务名也。谓名不正而害随之也。加赋之事。自古为戒。天下无事。加之无名。天下有事。加之适驱民为寇耳。我 朝赋额最轻。直省又轻于他省。盖因徭役殷繁。宜从宽政。且畿辅重地。特加培养。以固根本。用意至为深远。百余年来。正供不改。民劳不辞。相安久矣。今一旦因差加赋。里民惊扰。不知所为。臣闻直省正赋。州县浮收。有米一石。交纳至二三石四五石者。有银一两。折制钱二三千者。若果如此。是此际议加六十余万。而官吏浮收之数。每岁不止百余万矣。此独非民闲元气耶。欲禁科派转添浮收之款。欲禁数州县科派。转添通省浮收之弊。欲使数州县之富绅白役不致漏网。转使通省之贫民尽入其网。又何利焉。夫天下多一事则多一弊。多一例则多一弊。从前各省钱粮。有耗羨银两。留以办公。嗣因藉端浮收。将耗羨作正解部。加其养廉。而州县仍私行浮收。羨外加羨。耗外加耗。民有重累。此端一开。必有借口办差。将新加之一分。格外浮收者。必有因新加之格外浮收。将正赋亦从而格外浮收者。此端一开。异日必有以公项不敷。再请增加者。此加赋之说必不可行者也。以减差言之。夫办差不假手于地方官。转用候补之委员。似与民不相干。无从科派矣。然委员之可办者。春秋两差耳。如伯克喇嘛过往。及一切杂差。断难假之委员。势必仍归地方官办理。贪劣之员。一面领银。一面科派。上司乌从而知之。愚民乌得人人而控之。于是杂差之科派。仍不免矣。况委员办差。未必无误。领银时。藩库即无克扣。书吏必有使费。银一到手。彼在省候补。赔累不貲。难免私自花销。及上道办差。书役俱系借用。更多侵欺。民夫

见其少威。坐索重价。又上司查差。迭次过境。跟随人等。小有需索。亦须应酬。种种耗费。其中必有误差之人。屡屡误差。上司惧谴。亦必仍归地方官办理。于是春秋两差之科派。仍不免矣。各省正项钱粮。官亏民欠。动至千万。况此项存公银两。不解户部。出入由官。能保必无侵那乎。即无侵那。能保必无逋负。必无因灾豁免乎。各省泛兵尚有缺额。况驿站日日应差。官蓄之车马草料。能保永远无缺乎。数十年后。窃恐公项多无着之款。官物归无有之乡。势必上下牵混。或前任冒领而实未办差。或后任办差而无从支领。不那库项。定须科派。于是赋徒加而科派永不免矣。

臣闻直省近年遇有大差要差。既已派钱派夫。吏役复径入民房。将桌几器具。硬行抢去。愚夫寡妇。从旁坠泪。莫敢出声。迄差竣。有钱者赎。无钱者器具多属子虚。又平时无差。亦有拉车索钱之事。横肆至此。此岂立法之初意料所及。今日之弊前人不及料。后日之弊又岂今日所及料。此减差之说亦不足凭者也。且其中更有滞碍者。直隶异于他省。春秋两差耳。伯克喇嘛等差。亦山西陕甘等省所同也。其余杂差。何省无之。今为办差。加赋六十余万。开销春秋两差止十八万。津贴官员办公多至四十万。谓有此四十万之津贴。则院司可无摊扣。道府不受陋规。无论人心不同。必不能保其无摊扣无陋规也。即令无之。是不摊扣官而摊扣民也。是不受节寿规于州县。而收节寿规于比户也。嗣后他省有互揭陋规之案。如何办理。况科派不独官也。官员科派十三四。书役私行科派十六七。今官员有津贴。通省书吏难以数计。岂能津贴。若书役照常索规。甚或干没官价。官何以禁之。以一省为各省口实。以官员为书吏口实。此又加赋办公之必不可训者也。总之。除弊之法祇在弊之发觉处除之。民告科派。从严究办。是科派则重惩墨吏。重惩蠹役。是虚诬则重惩刁民。谁不畏服。若庇墨吏纵蠹役而容刁民。虽百方莫能药救。清弊之法又在弊之发源处清之。向来大员专以办差见好。巧猾之员。科派多而私橐肥。且得妄邀议叙。谨饬之员。科派少而輿诵上司若不见闻。并省会设立差局。委员专管。每岁指派各州县分段办道。必由差局。肥美之缺。往往派以好差。疲乏之缺。往往派以苦差。上下其手。贿赂公行。风旨一乖。弊端百出。近闻该藩司到任。撤去差局。杜绝派差之弊。然差局撤而科派终难禁止。因创为此议。殊不知加赋津官之弊。更甚于差局。是合通省官员为一大差局。以重累饥寒困苦之民也。议虽未定。而众论已纷。窃恐愚民惶惑。臣伏愿我皇上清心省事。但求治人。无更治法。并 敕下该署督即饬藩司速罢前议。去汰已甚。旋转无形。则弊渐祛而民不扰矣。

牘陈晋省目前切要事宜疏光绪四年

曾国荃



窃微臣待罪晋疆。已逾一载。上年四月履任。即值省奇荒。本地钱粮。既无涓滴之入。而出款反较往岁为增。仓皇补苴。朝不谋夕。仰荷 皇上如天之仁。凡遇中外臣工。为民请命。无不立予 恩施。甚至臣下思虑所未及。已蒙 庙谟筹划于几先。敷天厚泽。旷古无伦。用是感召 天和挽回浩劫。臣忧灼之余。弥深悚惕。独居默念。通筹时局。值帑藏之悬罄。痛民气之大伤。恐仁政有时而穷。则善谋不可不豫。谨就管见所及。目前切要事宜。约有三端。请为我 皇上陈之。其一为清厘荒地也。此次大祲之后。丁壮转徙他乡。老弱填委沟壑。灾重之区。十室仅存二三。次亦不及五六。荒田废地。无邑无之。急宜招徕开垦。免致额赋悬虚。惟直豫陕三省。邻封皆歉。流亡之户。或客死而不归。接壤之民。多自芸之不暇。招徕既非易事。即开垦亦徒托空言。臣拟檄飭州县。先就有主之田。酌给籽种。假贷牛力。其力能自备者无论矣。此外无人地亩。即责成地方官。督同公正绅耆。按亩清查。另立册簿。一面出示邻境。劝其来耕。如实系死亡绝户。及寄居他处者。待至今年秋后不归。准令本户近支承种。次及远族。或支派远近相同。则以辈分年齿长幼为序。本族无人。方准同甲同村。或因同村人少。亦许外村外县外府客民领种。其承佃之法。由乡约社首稟明地方官。给予印票。交佃户收执。或值本户归来。当年新获之粮。除纳赋外。悉予承种之人。应俟明年播种之时。方许认回。倘耕至五年。本户不回。即由该族戚村甲承为永业。盖晋省地多硠瘠。人工牛力。所费不资。若竭力以芸他人之田。而本户坐收现成之利。转使承种者工本无着。既失持平之义。将生畏阻之心。不能不设法招致者一也。其二为编审丁册也。溯查明制。鱼鳞册以田为经。以户为纬。地丁之粮。本分为二。地则永无消长。丁则时有减增。我 圣祖仁皇帝特施浩荡之恩。谕令天下丁册。以康熙五十年人数定为常额。续生人丁永不加赋 世宗宪皇帝又以各邑丁粮摊入地粮。自雍正四年。迄今百五十载。率土无田之民。永免追呼之累。独山西一隅。办理稍歧。乾隆年间。经前抚臣觉罗石麟盐臣吉庆暨御史姚成烈戈涛等。先后备奏。请并丁于地。屡次推广。犹未能改归一律。按之册籍。有全未归并者。二十余州县。有量归十分之二三者。三十余州县。历任牧令。因赋税之额有常。考成之典极重。遂不复计及丁口之盛衰。但论额征之多寡。循例征收。小民迫于催科。始则卖妻鬻子。以供口赋者有之。继则逃入无何有之乡。官衙以无丁可征。畏罪吏议。其桀黠者。或摊甲村之粮于乙村之丁亦有之。其循良者。则径代赔丁粮。厚受公私之累。遂致一而不可复振。比比皆是。然则晋民有无田之课。州县有赔粮之缺。官民交困。行之丰年。犹受其病。处此凶岁。更何以堪。持久不变。殊非承宣 圣化之道也。

臣拟飭该州县等另立科丁细册。按里按甲。分户稽核。查明原额丁口若干。现

存丁口若干。其缺额之丁。无丁之粮。应乞 天恩。准予核实酌减至于有丁之粮。则归之于地。以定永久之赋。庶于 国计民生。两有裨益。如蒙 俞允。臣即当派委妥员。会同该管道府详细确查。项目奏明办理。统候 圣训遵行。其三为均减差徭也。溯查汉制。民间二十而傅。给徭役。唐立租庸调法。一年之中。一丁出力二十日。宋设雇役差役。历代互有得失。惟念北方差役之重。由来旧矣。晋省右辅畿疆。西通秦蜀。军差饷差藏差。络绎于道。州县供亿之烦。几于日不暇给。车骡既责之民间。役夫亦责之里甲。其不能不扰累者势也。窃惟徭出于赋。赋重则徭重。赋轻则徭轻。而各属办理各有不同。有阖县里甲通年摊认者。资众力以应役。其法尚为公允。有分里分甲限年轮认者。初年摊之一甲一里。次年摊二甲二里。各年之差徭。多寡不等。即甲里之认派。苦乐不均。至有豪猾刁徒。恃有甲倒累甲户倒累户之弊。将其地重价出售。而以空名自认其粮。迨三五年乘闲潜逃。即本村亦莫知其踪。本甲既代赔无主之粮。又代认无主之差。贻害无穷。控告无路。如此而流于穷乏无依者。不知凡几。官晋土者。莫不知民间疾苦。由于差役之重倍于赋也。而无以速化。此次若不廓清锢习。以纾残黎。流毒伊于胡底。特是大差固不敢贻误。积弊亦不可不除。为今之计。惟有减差均徭之一法。尚堪为补救。臣拟檄飭州县。除各项大差。持有传单勘合。循照常例支应外。其本省差饷差委员向无定例者。均应遵通饬条款办理。其余概不准藉端苛派。如有擅索车马者。即将舞弊之人照例治罪。并将该管官吏参劾。至于虚粮认差之弊。拟即乘此大禊。一律厘正湔除。核减以后。仍令阖县按粮均摊。不许分里分甲。此菀彼枯。亦不准飞洒诡寄。张冠李戴。庶几事理得平。稍合前贤因赋定役之义。或亦补偏救弊之一端。此三条系就现在急宜择要兴办者。举其大概。以备 圣朝采择。至于应办善后事宜。千头万绪。多筹经费以招集流亡。预备巨款以填还仓谷。整饬鹺务以充裕课税。裁减练饷以赡养劲军。皆今年所必不可缓之事。但非有财不能使百废具举。亦非得人不能使策兼营。除随时奏明外。臣惟有督率司道府厅州县。共竭愚忱。斟酌缓急。次第办理。以期仰副我 圣朝子惠元元之至意。

条陈山陕差徭苦累拟设法轻减疏光绪五年

阎敬铭

窃查山西抚臣曾国荃。于上年五月与臣会奏晋政切要三端。奉 旨允行。本年二月续奉 上谕。给事中郭从矩奏大禊之后赋役艰难请饬认真变通办理等因钦此。郭从矩所奏。与曾国荃上年会奏。大相同。内惟差徭。累民实甚。北省悉然。山陕尤重。前此军兴征调。不能不藉民力。粮银一两。派差银数倍不等。然此犹曰兵差也。驿路处所也。近年兵差已少。祇有流差。不惟驿路差费未能大减。即僻区仍形烦重。现在粮银一两。率派差银八九百一串余不等。明无加

赋之名。阴有加赋之累。钱粮或有蠲缓。差钱歉岁仍摊。臣为陕西土人。又熟闻山西老吏老民。确知二十年以前。实不如此。近岁兵差仅有。而流差为害滋甚。财尽民穷。何堪日久。曾国荃与臣多次函商办法。陕西抚臣谭锺麟数年前亦曾派查。奈由奢入俭。大有积重难返之势。近如四川督臣丁宝楨锐意裁减川省夫马局费。遂致怨诽烦兴。臣谓此非细故。急应核减。既非兵差之难已。又值岁歉之可危。任令驿路僻区。增益加派。山陕地势高燥。田利本薄。农民终岁所入。纳赋应差。牛力籽种外。实无所余。甚且赔累。户鲜积粮。尽行棗卖。以应追呼。民困如斯。复何乐利。一遇旱荒。死亡无数。实皆仰赖 圣恩加意拯济。未至大乱。然亦幸矣。论者谓上年旱灾。为二百年所无。其实道光丙午丁未。山陕同此旱灾。彼时未闻死亡。未多费帑。小麦市石贵止白金八两。肆市粮贩。各处堆存。何上年死亡野。费帑千万。粮价较道光时加贵四五倍。几至无粮可买。推原病根。一由罌粟流毒。一由差徭烦重。罌粟之害。已历奉 谕旨饬令翦除。差徭之累。尤不可不设法轻减。就臣愚见。谨拟办法八条。

一裁减例差借差也。候补人员。盈千累百。各有眷口奴仆非商非农。悉以营求差使为事。如查驿站烧锅小钱缉捕。名目繁多。谓之例差。其有回籍私事他往。各予以咨追海捕催饷各样印札。藉省川资。谓之借差。二十年以来。百事踵增。各委员并不出省出府。遣家丁执持印札四出。向州县索取差费银。向地方折收车马钱。虽以调剂穷员。实则苦累农户。官农相较。应权重轻。此当由各上司斟酌裁省。勿事滥派。其或要事派府厅正印查办。公事派丁役外出。亦必定以车马限制。予以查验凭据。勿得浮滥。

一由臬司给发车马印票也。各省州县。所用限行排单。多由臬司印颁。差车差马。即可仿行。臬司印就连二差票。颁发通省院司道府州县。如有须车马事件。即于印票填明事由人名车马数目。指定行走州县路途。截留票根。季末缴回臬司。查核州县所用车马数目。凡有委员饷鞘人犯公务过境。必持有上司委札。或州县印文。及臬司印票。二者俱全。方给车马。票内注明如有折钱等弊。无论予者受者。一人首告。由所控衙门审实。立照折数加倍重赏。凡职官幕友家丁书役。借口办公。随意索车者。概行禁革。如何衙门滥给印票。由上司查参。外省委员。前来办公。先期由外省知会。一体给以车马印票。无者概不支差。但恐臬署丁书。又索印票使费。则又归咎立法不善矣。若谓此涉烦琐。有何长策。由各省自定。

一喇嘛来往须有定班也。喇嘛差使。甘肃四川陕西山西四省。官民同一苦累。怀柔远人。不能停止。或可减少。且多任意随时零星行走。真假莫辨。向官勒索使费。向民折取车钱。其讹诈伎俩。多由通事伴送者。教唆分肥。稍不遂意

。非曰 贡件被窃。则曰官物损坏。诈赖多端。官民深畏生事。又包揽商贾货物。箱包捆载无数。诡称官物。多索车马。折钱勒费。非惟偷漏税课。大省脚资。并可索取银钱。拟以后喇嘛来往。必由理藩院四川总督先期行知。指定一班共若干人役。实共箱包若干。实用车马若干。汇为一处。一班一时行走。尤必照样填写印票。开载一切无遗。令其自执。每至一处。必由州县验明印票。如数支应。倘或分起零星。先后错出。随身未执印票者。概不支应。通事伴送人员。查有通同私弊。立为惩处。又陕西抚臣谭锺麟光绪二年咨行四川山西喇嘛过境章程八条。似为妥善。谨另缮清单。应请 飭下理藩院议奏颁行。如有未尽。应由甘肃四川陕西山西各督抚续议。以清各省之累。

一奉使办事大臣宜禁滥索也。西口领队办事赴藏。迎送往来。及 钦差查办事件。在本官必自知检束。而家丁多倚为奇货。昔人所谓朝出国门。便作威福。需索供应。麾斥厨传。事诚有之。尤苦折夫折车。漫无限制。巧取豪索。明为禁止。暗仍刁难。可否 飭下兵部。限以折夫车钱定数。准由州县报销。并拟请以后或少为换班。或加增廩给。或酌与川资。但能少为扰累。即以曲体民生。从前 钦差查事。或仅拣派信臣一人。随员亦少。事权归一。办事亦有实际。大臣出使。各知自重。择人而用。 朝廷自有法度权衡。

一严除衙蠹地痞也。差务固烦。亦多中饱。衙蠹地痞。交相狼狈。用一报三。官司知而不问。彼此含糊。贪婪牧令。谓为理应。或图使用。或邀誉过客。或放纵丁役。闾阎疾苦。视若秦越。山陕地痞。无甚伎俩。亦无多党与。官果严正。即行畏服。各处侵食此钱者。不过刁诈丁役。恶劣乡愚。一经严惩。必能敛。应令各处严查用帐。广贴示众。浮收滥派。定治重罪。

一令民间折交流差钱文由衙门自办也。此无可如何之计耳。臣本籍陕西朝邑县。不当大道。十年以前。粮银一两。摊差费数千百文。至同治七年极矣。将激事变。臣函告督臣左宗棠前抚臣刘典。同治八年。力改差章。彼时尚多兵差。近六七年。岁按粮银一两。派钱二百。提钱若干。交县自行办差。官用己钱。诸从节省。并不误公。绰为足用。丁役书差。酌付津贴。行已十年官民尚便。严考帐目。岁有余钱。买积义仓。去岁旱荒。即用余项应差。一无派钱。此亦苟且支吾。例外派费。但明定限制。图救一时。曾国荃与臣函商先将蒲解僻路。向派极重之荣河夏县虞乡三县。照朝邑办法每粮银一两。岁派钱百余文不等。交官办理。一应科派。概行尽除。在臣实悚非法。农民谓大减。陕西抚臣谭锺麟令同州府知府饶应祺亦试行属县。然臣终不敢以此为良策。必赖治人。至驿路州县。差使无常。能否照办。殊无把握。因郭从矩原奏。谓臣办理本籍差务。未有事实。辄为详陈。

一严查驿马足额备用也。差务例有驿马。本不累民。奈差费诸出例外。州县实

多赔垫。驿马不足。上司亦难查究。果能如前六条。实在行之。则州县之力可宽。严查驿马。使之足额。民间车马。乃可以少派。若徒空文责成。难期事有实际。

一本省征防各兵给予长车由营自办也。前七条皆言流差。若遇兵差。亦应计及。查湘淮营制。各有长夫。臣在山东仿行。本省勇营。酌改长夫为长车。每遇开行。及寻常转运差遣。由营自备车马。省费省事。将领勇丁。均以为便。州县里民。不办兵差。诸少扰累。惟有外省过境兵差。不能不支。亦为奏立定章。至遣撤勇丁。出差将弁。如须支差。必验印札印票。其游勇投营。一切杂流私事来往。仅持各营官木戳记。并无印票者。概不支給。

以上所陈。不惟各省向章不同。即州县亦各殊异。因革损益。应从地宜。总期无误差务。无累官民。河南一省。未能周知。河陕各处。如灵宝县。数年前以差重滋事。亦同山陕之累。应请 飭下四川陕西山西河南各督抚。分别查办裁减。改派明正委员。破除官习。洞察民隐。详查四省。定章必行。无名科派。必应尽除。溯查差徭出于丁口。自前明行一条鞭法。已将差徭入丁银。奈差徭仍旧。且加重焉。积累加增。至今民不堪命。概行禁革。事或难行。且虑阳奉阴违。明去暗加。积弊日深。变通宜急。臣因灾祲。极思恤农以固本。是否有当。伏乞 圣鉴训示。

奏减晋省五路差徭情形片光绪八年

山西巡抚张之洞

再晋省州县虐民之政。不在赋敛而在差徭。所谓差徭者非易民力也。乃敛民财也。向来积习。每县所派差钱。大县制钱五六万缗。小县亦万缗至数千缗不等。按粮摊派。官吏朋分。冲途州县。则设立车柜。追集四乡牲畜。拘留过客车马。或长年抽收。或临时勒价。一驴月敛一百。一车勒索数千。以致外省脚户。不愿入晋。外县车骡。不愿入省。远近行旅。目为畏途。疾首痛心。非一日矣。西南路州县差徭。经阎敬铭减数定章。民纾而官亦不困。特贪吏无厌。难保不日久复故。臣严飭西南路州县。恪守阎敬铭成规。不容稍轶。每月收支钱数。一面榜示差局。一面将原榜照录详送备查。然而行省所治。以及附省数百里内外。纵横四达。大驿冲途。差累未除。怨咨未解。大抵中路之阳曲首县。东路之平定州并所属盂县寿阳。西南路之灵石。南路之榆次。北路之忻州。皆为最冲。冠盖交午。或车柜骡柜。拉扣勒索。或小甲差班。无票横扰。或城乡设局。任意摊收。居者行者。均受其患。前抚臣亦尝有意筹办。无如官吏既不捐利。又不任劳。膜视民艰。枝梧不办。臣坚持定见。甘为怨府。阳曲责成阳曲县知县锡良。平定灵石派知府马丕瑤。榆次派朔州知州姚官澄。忻州派代州直隶州知州俞廉三。分投前往。察度核议。各就情形。多方调剂。现已定章举

行。一洗苛政。阳曲则为筹款生息。官设差局。自养车骡。如必不敷。临期自行雇备。并饬将驿马买补。严定应差章程。不准差员滥支。总之不取民间一钱。不扰过客一车。平定寿阳。办理亦同。孟县令其津贴上下两站。代为接递。自四月以来。阳曲平定孟县寿阳等处。未出一拉车扣骡之票。灵石则将官署应酬浮费。痛加裁省。令其买补驿马。自支差务。永除车柜之弊。为灵石本县民间岁省差费制钱二千余串。兼为邻境汾西等县民间岁省帮贴差费银四百余两。榆次差钱三次核减。为民间岁省制钱七千串。忻州将旧日四乡总局南北车局弊章厘正。革除费。为民间岁省制钱一万串。为行旅岁省制钱一千余串。目前众情欢欣。任载络绎。南北商旅。四乡车畜。度恒霍而超并门者。联镳接轸。渐有坦荡之乐。以上五路。乃通省差务最繁疲之区。今已一律廓清。此外支郡下邑。如有积累未除者。即当以次推行。随时整饬。并恳 圣恩。明降谕旨。所有本省及外省经过晋境之文武员弁兵勇。需用车马。务遵定例。不得例外骚扰。如有额外需索。臣当据实参奏。则有驿州县不致受累。而民困可以永苏。夫轻其徭者。所以不夺民之时。而劝其尽力于南亩也。薄其敛者。所以不竭民之财。而督其并力于正供也。此臣所以为民计。而不仅为民计也。至官署用物。里甲支应。词讼卖票。鱼肉富民。是晋省积年之恶习。藉名兴工修志。按亩捐派。是晋省灾后之贪风。并已严檄禁革。不许稍滋民累。所有裁减晋省五路差徭情形。理合附奏。

裁撤夫马局疏光绪九年

四川总督丁宝楨

川省自同治初年。本省邻省军务紧急。各处征兵防剿。地方供给兵差。始创设夫马局。由地方官委绅设局。按粮派钱。预备支应。其初专为防剿紧要。办理兵差而设。原为万不得已之举。迨后军务肃清。兵勇大半遣撤。而各厅州县积习相沿。仍借支应兵差名目。任意苛派夫马。盈千累万。有较正供浮多加至数倍。地方官以此为应酬入私之具。局绅以此为迎合渔利之阶。小民脂膏半入官绅私橐。二十余年。视为固有。民力几何。岂堪长此剥削。虽前督臣吴棠查明分别裁撤酌减。而各属仍多借口差使。大都阳奉阴违。臣于光绪三年到川。民闲具控夫马之案。层见迭出。民情嗟怨。困苦堪怜。当经通饬一律裁撤。惟查南路之雅安州。上至省城。由省至北路广元。出境十八州县。为藏差喇嘛学差试差往来要道。例有支应。不能不稍为酌。以资津贴。仍请由臣亲为核定。于向派钱数。大加删减。以杜侵蚀而纾民力。其余各属。均自光绪三年六月起。一律全撤。不准再派民闲分文。如违严参惩办。嗣据各厅州县陆续禀报裁撤。复经遴委贤员分赴各属明查暗访。亦尚无巧立名目。影射私收情事。至今数年以来。民力稍纾。应供之差。亦无贻误。现在各厅州县均尚恪遵办理。第恐历

久弊生。不肖官绅复萌故智。仍藉词添设夫马局。亦不可不预防。合无仰恳天恩。俯准飭部立案。以垂久远。以后如有不肖州县。擅自开端私行摊派。一经发觉。除将该牧令严行参办外。并请将遽行批准及失察之总督藩司。一并降级示惩。俾川中士民。长获休息。上副 圣主轸念民艰之至意。

均徭条示光绪十三年 直隶藩臬两司

为晓諭定章。以均徭役而舒民累事。照得直隶地方。附近 京畿。差务纷繁。赋轻徭重。州县缺分既多清苦。向来不能不借资民力。民情素敦醇朴。大小差务。莫不奋勉急公。以为食茅践土。当尽血诚。洵称首善之区。由来已久。均经照办。自道光年间以来。人心日渐浇漓。刁健者习成包抗。良善者每受苦累。遂致不肖文武举贡生员。倚恃衿户。率多抗违。自捐例既开。更多巧避。以捐纳需资无几。而谬厕绅衿。甚至同族比邻。共捐一职衔监生。借为护符。抗差不出。由是与文武举贡生监。武断乡曲。把持衙门。甚至族邻戚友之地。一概包揽。一族既免。兼包一村。于中取利。藐法抗官。无所不至。加以劣衿讼棍。互相架唆。稍不遂欲。即联名出控。告书差而挟制官长。赴府道而竟至京师。非曰勒派。即曰浮收。煽惑村民。敛钱构讼。乡愚无识。以为上控必可永除。岂知粟米布缕之征。载于经籍。庸钱折役之制。仿自前朝。但系平民。义无可辞。乃竟轻信鱼肉乡里之徒。以例难幸免之事。经年缠讼。耗费繁多。则受累无穷。后悔无及。而唆讼之人。乃得饱囊橐。本司等任后。告差徭者不一而足。及至委员明查暗访。十案九虚。此其明证。若不力加整顿。势必将一州一县之差。尽摊派于无告之穷民。公道无存。苦乐不均。何以拯穷黎而警刁顽。今本司等稽考历次通飭旧章。参酌时宜。力杜弊端。悉心酌议。分别应行准免不准免差徭。定为八条。开列于后。合行出示晓諭。为此示仰闾省衿监军民人等一体知悉。自示之后。务须各安本分。循照旧章。按地出差。毋得妄希减免。致堕唆讼术中。倘有健讼之流。胆敢仍蹈前辙。包揽差务。藉众刁抗。一经访查明确。及州县禀报。定即提省究办。从重治罪。若有奸书蠹役。敢于旧章外藉端苛派。确有真凭实据。或本官明知故为徇纵者。许受累本人呈控。本司等提讯。如果属实。定行分别严究惩办。如系捏词妄控。并牵及无干本身之事。出头架讼。罗致多人。亦必按律实治诬告反坐之罪。决不稍涉宽贷。本司等爱民如子。执法如山。保善除恶。一秉至公。为此明白晓諭。咸使闻知。切勿视为寻常告戒具文。怙恶不悛。自贻伊戚。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一各州县绅士。以及文武生员举贡进士。准免杂差。定例系指本身人丁力役。如保长甲长轮值支更看栅等类。并非按地派办之杂差。惟绅士生员等。与齐民究有区别。自应量予优异。准免本身地六十亩。余地一律随众办差。如不足六十亩。仍免本身粮地。不准以他人之地数。至于监生。非入监读书。志图上进

。暨从前所捐职员。并不出仕效力者。止准免本身地三十亩。其余地亩。随牌当差。若捐例减成以后。报捐虚衔。文职七品以下。武职千总以下。及一切力赏给功牌。不论品级。但未经报部换照。仅图顶带荣身者。所有应办一切差务。无论何项。均与齐民一律供办。不得稍有减免。以杜规避取巧。而免小民独受其累。该绅士生监职员。倘敢借名滥以子孙族户冒入者。查出照例惩办。此外有充当保长甲长。并轮值支更看栅等役。仍准照例免派。其贫士寒儒。并无地亩。仍免本身杂派差徭。以昭优异。若遇大差及兵差紧要差务。仍遵旧章。无论衿民。一律办理。不准优免。

一差役皆起于田粮。欲杜诡寄影射之弊。须清各户赋役之籍。嗣后各花户。如有衿户改入民户。及民户改入衿户者。理应随时呈明。不准稍有隐匿。倘将本身粮名。诡寄他人。隐避差徭。及祖父兄弟业已病故。其本身准免之地。尚复以衿户朦混免差者。一经查出。或被人告发。照例从重治罪。

一各衙门吏役。实在当差应役卯簿有名者。及各州县汛兵。各准免本身地三十亩。仍遵道光六年奏定额数。州县衙门不得过八十名。教官佐杂衙门斗弓兵。不得过二十名。如违。定将滥准充膺之州县教官佐杂。一并查参。

一各州县应免之绅衿吏役兵丁人等。将所免本身地六十亩及三十亩之花户姓名。自行呈送本州县。另册登记。并送本管府道查核。其有本身并无地亩。及不足六十亩三十亩者。毋得包揽影射。自干咎戾。

一各州县书役包差。大为地方之害。应严行饬禁。如敢故违。定将州县参劾。吏役惩办。以除积弊。至各州县寄庄地亩。承种各花户。所完地亩。坐落州县之钱粮。即应办地亩坐落州县之差务。不得因地亩在此。而花户居住在彼。即可影射诡避。嗣后应照催征寄庄钱粮定例。由地亩坐落州县。将该花户应完差徭钱若干。开单移知花户居住州县。会票催追。倘花户隐匿推诿。及州县稍分畛域。代催不力。分别查究示惩。

一凡圣贤四氏后裔。入籍直隶散住者。光绪四年咨准 衍圣公府核覆。查其从前有案准免者。仍予免派。此后不准再请。以示限制。各儒学佾生。凡系奉 学院考取。免其府州县考一体院试者。准免本身地三十亩。其在 衍圣公府捐纳伴官等类。仍照向章不准免差。

一各州县学 文庙洒扫。理宜门斗供役。赞礼生应由州县自行酌赏。乃竟有另充斯役及赞礼生。有准其村庄免差。以为调剂者。实属荒谬。概应革除。倘敢故违。定行查究。并将州县及各学示惩。至庵观寺院僧地道亩。查历次通饬。向无免差章程。嗣后无论是否香火地。及自置之产。有无当官差使。遇有禀求者。概不准免差。以杜包揽影射之弊。

一各州县差徭。悉宜循旧。不得稍有加增。亦不得私行裁减。防微杜渐。具有



深意。前于同治八年间。奉前督宪曾通飭内除弊一条。有曰居官之道。裁陋规者。尚不免有伪君子。卖陋规者。则决为真小人。其论包括甚广。凡有人心者。宜如何自爱。嗣后如有沽名市惠。不顾大局。希图见好。任意减免。及署事代理人员。藉词体恤。暗卖陋规。竟敢违禁勒石碑者。一经查出。照例撤参。并将碑上有名人等。掣究治罪。自此严定章程之后。倘再有刁生劣监包揽生事。即按律从严惩办。或因希冀减免。架词妄控者。集讯得实。除予以应得之罪。并将其本身差徭。均不准免。应与齐民一体办理。以杜刁风而清讼源。

以上各条。系约举大端而言。其有各州县情形互异者。应由地方官因时制宜。细加厘定。禀明存案。以期尽善。毋得阳奉阴违。致干查究。

### 致官揆帅书

胡林翼

顷据蕲水县易令禀称。以修复 圣庙考棚衙署各工程。均照王孝凤计田派费之议。每正一两。出钱六百文。以为兴作用项。愚见昔鲁宣公履亩而税。孔子非之。若 圣庙而欲以亩税累民。恐非 圣人之所欲也。况城工衙署。应由地方官酌量劝捐富户兴修。更不得加赋病民。致滋扰害。正赋钱粮。逐日严催有定制。尚恐侵渔。尚恐亏欠。况加亩费。难免官绅书吏侵蚀。不能尽归实用。是徒苦我农民。而大户富绅。可以幸免。且州县亦乐于中饱。此议未便通行。可否即请中堂驳回。王家璧一案。并请札各州县劝捐集事。不准于钱漕正供之外。加派分文。致生弊窦。兵燹之余元气未复。休养生息犹虑中伤。况其征税以取戾也。

### 请革现年敝政略

邹鸣鹤

按锡金两邑。田多大户。派当现年总甲一役。乃沿明世粮长弊政。流毒至今。通省各属禁革。独锡金仍旧相沿。而吏胥肆虐。一切苛派。日甚一日。大户赔累不堪。仍遭严比。破产倾家。缕指难数。此皆不可不革之实情。蒙示在京时。侯叶唐少宰。业已陈明。无容再述。惟以阁下念切民瘼。垂询谆谆。尚有不能不续陈者。查户部则例等书。开载总甲一役。均由各里士民公举点充。从无强派田多大户充当之文。此役实系显违 国制。法所当革。且历奉于清端公汤文正公岳中丞诸名臣特示禁革。载在通志。刊立碑文。铁案炳炳。理所当革。以理所当革法所当革之事。重以关系民命。又为情所不可不革。乃十八年李署司详院。飭府示禁。百姓已庆更生。而金邑李前令等。阻挠有术。竟不顾情理法之平。而忽然中变者。总以关系钱粮四字。最易竦听滋惑也。试思关系钱粮。与关系民命较。孰重孰轻。 圣君贤相贤大府在上。断无顾钱粮不顾民命者。大义炳然。无容置喙。且顾民命。仍顾钱粮。理有相因不相妨者。钱粮出

于田亩。完于花户。催于粮差及区总等人。今即革去现年。而田亩自若也。花户自若也。总甲不过改强派为公举。而总甲自若也。总甲领同粮差等人催办自若也。根田完赋。按单限追。通省令甲具在。锡金民情。又素谨愿。孰敢抗孰抗者。平心论理。实无格碍。此钱粮可顾者一也。乃有为之说者曰。大户中户有身家。小户亦有身家。有身家者。无待现年催办。自能完粮。惟荒坵屋基旧冢等类。畸零之地。其粮无着。无著者催追无效。责令现年垫赔。以其有身家也。若公举之总甲。力难赔垫。岂非去民累贻官累乎。不知无着之粮。不过百分中之一分。而此一分者。既有此荒坵屋基旧冢畸零之地。在根地寻户。根户追粮。无不得者。即使根追不得。尚可议豁议摊议官种。设法变通办理。何敢贻官以累。官亦何坐受其累。且此不过百分之一分也。一分中尚可使无着归有着也。则钱粮可顾者二也。乃小民私愿则更有进者。细绎李前司详文。以现年禁革后。不得公然议及津贴。是盖痾念切。恐津贴仍旧累民也。实则小民畏当现年。如畏猛虎。虎害既除。小害在所不计。且所甚愿。今虽易强派为公举。而总甲自若也。总甲有应办之事。即有应付之用。其事不止催完钱粮。而钱粮其大者。其用即不致再赔无着钱粮。而养差领催其大者。自应按区之大小。事之繁简。每亩酌贴钱若干。汇总济用。小民出钱以免役。总甲及区总等人受钱以应役。钱出自现年一人。则用专而家必破。钱出自各甲各户。则人多而势以均。均则易集。均则无怨。而又为之限其数。去其以足敷诸用为主。乃于公事。实在可行而可久。如此尚何致钱粮有碍乎。此钱粮可顾者三也。

有此三端。钱粮之必可顾彰彰矣。乃十八年阻挠百出者。均以关系钱粮。哓哓不已。何也。盖此心以民命为重。则必欲禁革。而犹虑禁革之稍有格碍。则百计以祛其格碍。而公私交尽之虑同。此心不以民命为重。则一意阻挠。而犹虑阻挠之不足耸动。则百计以资其耸动。而借口钱粮之说起。借口钱粮则无格碍者。直以为有格碍矣。小有格碍而可以措处者。直以为无可措处矣。常属无现年。通省皆无现年。而钱粮皆完。何独锡金两邑。乃必恃现年大户催追得力耶。若曰现年大户。力能垫赔。年清年款。胜于他邑他策。是即明世粮长催追。损下益上。择肥而噬之意。断非 圣世所宜行。且为 圣世所严禁者。安可恃为良法。而况他邑他策。尽有催追得力者乎。嗟乎。钱粮固重。民命尤重。两邑畸零难完之钱粮甚微。两邑朘削日甚之小民太苦。执积弊为旧章。甚至坚持弗变。视救民为多事。或且肆口相讥。不恤民瘼之咎犹显。力阻善政之心难诛。十八年已事昭昭然也。是在主治者之神明果断。令出惟行矣。少司寇秦小岷先生官温处道时。革除庄长一役。僚属徇庇。胥吏百计阻挠。正与十八年情事。一一合。小岷先生与于汤岳诸公。先后一揆。毅然禁革。浙民至今尸祝。谨奉上原一本。伏乞垂鉴而采择焉。合邑苍生幸甚。

## 与彭通政论去差徭减重赋书

金文榜

天下事有言之者。有为之者。天子于封疆大吏部院御史。不责以为专任以言。不责以亲民之事。独责以进退人才。指陈利弊。明乎为之者别有人。而言之者责独在是也。乃自为之者不能尽其为。而言之者又不能尽其言。天下滔滔。将何底止。夫使所遇不幸。谗谄交蔽。动遭奇祸。则不言犹有辞也。今上冲龄践阼。天纵英明。两宫知人善任。锐意望治。议政王虚己求贤。开诚布公。凡有建言之心者。夫又何嫌何疑。而不殫其血诚乎。今两湖全皖粤诸省。虽渐肃清。而上游之贼。聚下游。江浙之贼。跨州连郡。坐拥膏腴。西粤为逆贼老巢。年年捆载而归。阴谋难测。山东捻匪。焚杀四起。河南决口。死亡数万。川中用兵已久。陕西逆回固结。剿抚两难。云贵距京辽远。时有蠢动。无以控制。而鞞毂之下。马贼连骑结队。白昼横行。邪教从中煽诱。滨海地方。观衅思逞。此厝火积薪之势。祸未形而患已萌。惟有收拾人心。可以补救者也。当今能杀贼者。能使贼望风而逃。而此望风而逃者。胁从约有八九。其初皆愚懦良民也。自官之待民。必以威取胜。钱粮徭役。种种索扰。不留余地。民于是知愚懦之受侮。相习于强悍。流而为匪类。迨民既为匪。官则醒悟。思有以安抚之。而民乃挟众要求。必责官以前日之所取尽偿还之。而后就其安抚。是今日大计莫急于收拾人心。而收拾人心之计。在西北宜去其差徭。在东南宜减其重赋。二事皆病民之尤。致乱之原。固在地方官实力奉行。尤在督抚上司正己率属奖廉惩贪。虚心察访。要皆不能已于言者也。请试陈之。古者赋役并行。赋有常额。役惟劳之而已。近年直隶各州县。差徭繁重。土木工作外。车马柴米麸料布匹锅碗烛纸食物之类。无一不取诸民间。虽各处情形不同。而大旨总归于病民。有于去任时得贿裁免。不以告后任者。亦有于到任后分外增派。至日增一日者。总之官中苟取一物。辄费民间数倍。民间何等万难。不值官中一掷。强横者犹可抗避。懦弱者愈受欺凌。或民愿出钱而勒令备物。或民愿备物而勒令折钱。或一村索过再索一村。或此事未了又生他事。或上司以为苦差。而州县实在获利。或州县偶尔赔贴。而差役从中私饱。遇有兵差过境。委员往来。已在坐支项下一支销。乃各州县恃其事出有名。搜括民间。愈无忌惮。推原其故。总由官于此等事。视为泛常。既不将物数多寡。详细标判。又不按历来成例。榜示通衢。以致狐假虎威。弊端百出。此呼号愁苦之声。所以不绝于下也。更有乡村卖买集期。一月数次。州县派家人或书差往收税钱。此款解库不及千分之一。而于百姓增一不便。且于担负贱役。较量锱铢。不成事体。莫此为甚。尤可痛者。

今年先帝梓宫奉移。早颁 谕旨。不扰民间。乃各州县承办垫道支应

。令下之日。狡恶差役。百计钻谋。先与本官包定数目。自一二千金至数百金不等。一经出票。立赴四乡恐吓婪索。其数照所包之数。几增十倍。官恐其逾限迟缴。不敢查问。民以为要差急需。亦不敢申辩。州县官受其吞蚀。所余带往差次。朋僚欢燕。任意挥霍。一经罄尽。借口赔垫。而上司借查道为名。明知丁役委员。需索门包差费。盈千累百。并不禁斥。且养尊处优。行馆供应。务取华美。是民脂民膏。徒以供差役之吞蚀。州县之挥霍。上司之供应。而皆借 皇差为名者也。夫王道坦坦。工费应省。即沿途支应。在 皇上之心。亦必敦崇朴素。乃大吏不于此体会 圣心。推广德意。而反借此扰及民间。隐滋怨厉。是岂独国体有伤哉。现在外国来传教。有教中人免派差徭之议。是习教者得脱苦累。而不习教者难免苛派。异日愚民穷困。招之即去。而稍有知识者。迫于追呼。亦将遁而之他。为日既久。人尽入教。此差更何从派办。若今日及早禁止。既示 朝廷之恩。又塞入教之源。诚为一举两得。而有言责者。犹欲泄泄待之。窃恐穷民一入奇邪。执迷不悟。而异日左道充塞。三纲弛。四维绝。害更有不忍言者矣。若夫东南之事。自咸丰十年。师溃金陵。糜烂情形。不堪设想。今幸督臣曾国藩谋定后动。军威渐振。然而悍贼聚苏杭。其势未能即下。且苏杭未陷之前。乡民之思乱者屡矣。州县官带兵入仓。浮收苛勒。乡民聚众抗拒。岁以为常。今其人操小舟。挟利刃。屯聚镇市。往来叉湖支港。船至数万。众至数十万。在江浙接壤处。蔓延数百里。不官不贼。阴蓄异心。徐以观变。其始皆有田有庐之良民也。果能抚之以恩。结之以诚。则其人皆为我用。且可资为前导。如其无恩。则久之将为贼用。而官军进剿愈形掣肘。按苏松田赋之重。较他省多至十数倍。即较邻郡常州。亦多至数倍。此不独明祖围城时。愤其久而不下。以此困之。亦由宋代官田。多于民田。而官田之重租。亦均派于民田。故重极至是。逮我 朝屡次议减。 恩泽已渥。而重累犹未释也。盖吴中田卑下不宜麦。故春熟无几。全赖十月获稻。以中年论之。亩获稻三石。碾米一石五斗。准谷升时价。石米仅值大钱二千四百文。亩可得钱三千六百文。而正漕额征米一斗七升。上下忙额征银一钱五分。加以零星小费。共需钱一千余文。又每亩粪壮之用。帮工之费。亦需钱一千余文。计其终岁勤劳。全家辛苦。所余亦不过一千余文。若赁田耕种。还租业主。数必倍于输课。是以民力拮据。喜于逐末。一经荒歉。即弃其田。并入大户。大户势力有余。无非勉强从事。若势力一衰。则每亩仅收二三斗。其租籽既不能全收。自不得不望 蠲减之恩。而州县匿去蠲减之数。意欲私吞。是以时有争执。而乡农之有田未弃者。受官吏格外苛勒。势又不能保其恒产。其有田轻弃者。改习他业。更难保其不流入奇邪。种种积弊。皆赋重利薄所致。杭嘉等处。山多田少。农利本薄。半以蚕桑为业。兼之徽歙等处。素乏粮食。

仰给于此。故米少而耗路多。其人常年食贵米。遇凶岁辄至乏食。今皇上若能比较邻省田赋。分别裁减。并严禁州县浮收颗粒。则江浙两省苦乱已久。忽闻浩荡天恩。出于意外。必有感激思奋。愿为前驱者。且重赋之地。在国家亦徒受此虚名耳。近年各州县朘削之后。亦知民力枯竭。每遇丰稔之年。无不捏报荒歉。是州县无可奈何。已经将定额暗中裁减。他日收复。元气已伤。其数必至再减。皇上与其担重赋之名。而毫无重赋之实。徒便州县吞荒之计。何如明白晓畅下令减赋实。可鼓舞人心乎。总而论之。今日民穷财尽。势如累卵。其故不在银钱耗竭也。但能轻徭薄赋。使农民先安其业。不致以田为累。则粪多力勤。亩益三斗。民间盖藏自裕。祸乱自弭。其有身膺司牧。不知稼穡之艰难者。悉予罢黜。天下虽乱。治安可立待也。阁下世有令德。为时名卿。桑梓之属望久矣。近叨末座。见蹙然若有所欲言者。用敢就其历年所试验。及近日所目击。皆确凿有据。叙述成篇。上尘清览。有可采处。伏祈修饰。备达天听。天下幸甚。后世幸甚。

#### 上豫省当事论差徭书

熊祖诒

窃尝思易之为理。否极泰来。困极亨至。承平既久。泄沓相安。必至奇灾殊祸。决裂糜烂之际。然后人心渐动。而天心乃转。法不穷不变。弊不极不更。前史所载。往往然也。豫省荒歉。亿兆涂炭。幸得执事移节南来。汰不急之征。除无名之费。中州孑遗。如获再生。此固豫中生灵一大转机。而亦豫中政令一大变机。祖诒分系客绅。明知被发纓冠。古人所戒。是以地方公事。从不妄干。自抵新安。每遇乡之父老。咸谓公等意良厚。然吾民厄于岁。尚不及厄于役之为苦万万倍也。纵给多金。一遇差徭。行复罄耳。及其言之恳切。虽永州捕蛇之说。石壕老吏之诗无以过之。目击心伤。何忍坐视。现又值新政振兴。实事求是之会。失此不言。后将何待。不揣冒昧。谨就新安一邑见闻所及。试备陈之。查新邑僻处深山。所有着籍地亩。大率从丛岩绝壑中。摭石榛。开辟而出。其田之等。有以一亩为一亩者。有以五六亩为一亩者。幅员悬殊。生息同。岁收所入。不足给居民一岁之食。常恃他项贸易。藉博微利。以资其生。地瘠民贫。亦云已甚。而地当古汉函谷之首。为秦晋豫三省要冲。徭役浩繁。倍于他邑。相沿成习。又无善章。遂使奸胥蠹役。盘据成窟。种种弊窦。莫可穷诘。总其大。盖有三端。一曰兵差。凡遇客省本省之兵。移营换防。及采购军械。装运勇饷。车一辆。东至洛阳。钱三千五百。西至澠池。四千五百。马一匹。东去二千。西去二千五百。解回游勇。用护送二名。每名东去四百。西去六百。署解马一匹。折钱三百。署解差一名。一千二百。此项银两。在地丁项下均匀摊派。当同治时。军务繁兴。差役綦重。地丁一两。派钱至十千以外。

嗣于同治十二年。兵差局改胥办为绅办。按季开具清单。张贴示众。似乎民困可以苏矣。而积重难返。陋习依然。除舞弊侵渔外。每年定规。稿案签稿钱粮杂务诸门曹。各用钱六十六千。用印十七千。执帖十八千。跟班四十八千。去年季冬。正值奇荒之际。尚每季每两派至七百余。一项如是。其它可知。此一弊也。二曰流差。凡星使往来。及本省客省官员奉公差遣。及并无公事而持有差信者。支应车马。与兵差同。皆由衙役代雇。乡民出钱。五十二牌。轮流值差。咸丰二年。冯邑令设局定章。衙役气夺。而人亡则政息。法久则弊生。其为新邑漏卮。仍复如故。此又一弊也。三曰杂差。驿站马号。旧有五十二匹。由五十二牌公同喂养。马匹时有倒毙。而喂养永无裁减。每交草一束。三斤为一束。折钱二百三百不等。麸一斗。折钱五千六千不等。约计大牌每年出钱二百千。小牌九十千。粮行交料每年共三百石。油坊每月共支油四百斤。每年共支千只。肉肆每日出肉百斤。以四十斤为官价。斤四十文。以六十斤为民价。勒令肆中出卖。以其贖偿官价外。尚获赢余。城北十牌。倚邛山而居。民业烧煤。每年两次。各纳口钱四百余千。新令任加纳一次。五十二牌。每年支正票煤车四百八十辆。句票二百四十辆。摊票一百二十辆。每辆折钱二千三千不等。牙行每年出官骡折银二百四十两。新令任亦如之。

夏季支凉棚杆数百根。冬季支木炭万余斤。句炭摊炭年炭无定数。鸡二十只鸭四只为一票。五日一支。每只折钱七百余文。每逢过差。出木槽铡子椅器皿各数十。要之衙署内外。起居日用。无一非取之于民。而又实用一分。出票多至四五分。差役下乡。又多逾分诛求。刻下各铺闻风。不敢复业。而胥役之敲骨吸髓。仍是愍不畏死。此亦一弊也。兹三者。当无事之时。相安已久。尚可勉力支持。自去岁大遭灾歉。苦瘠万分。执事方仰体 朝廷德意。散银给种。轸优加。乃正供可减。而胥吏之陋规如故也。 国赋可蠲。而衙署之苛派依然也。目前百姓虽稍有起色。然田亩荒芜者十之五。户口死亡者十之六。应差之源日塞。而派差之流日来。民亦岌岌乎殆哉。夫 国家定制。南则赋重而役轻。北则赋轻而役重。支应差使。与完纳钱粮。同为小民维正之供。践土食毛。谊无可诿。顾赋有定额而役无定章。有定则颡蒙亦难骤欺。无定则胥吏即易为弊。民非敢畏差。谓差而无定则。上不能入 国。中不能入官。而徒饱吏胥私橐耳。律州县衙役。不得过五十名。现新邑阜快壮。各分头二两班。每班约数百名。此数百名者。既无生业。又无田产。而顾日日饱食暖衣。试一思之。果何所从来乎。乡间里长六十余名。地保五十二名。每当更替之际。里长出投认钱十七八千。地保四五十千。而牌中殷富之户。私赂差役。求免点充。往往有费至数百千者。以上各条。如差使不能不应。必须明定章程。科派不能尽除。必须大加澄汰。衙役恃势横行。里长投充巨费。尤宜急为裁革。其究应如何厘订

之处。执事折衷至善。自有权衡。局外书生。何敢妄参末议。祇以目民艰。不忍不据实以告。伏候采择一二。不胜惶悚待命之至。再新邑函关驿。额设马五十二匹。现缺额与否。尚难熟悉。要之不敷供给。前此尚有宜阳腹地州县津贴车马。现此项银两。久已裁革。无米之炊。廉吏难为。其能不取之于民者几希。兹拟由局捐银二千两。于新安澠池两县。购买车马。以备支应。如蒙俯准。再当拟章呈鉴。

### 挽船

#### 高延第

江干阻风。登岸闲眺。有大艚溯流而来。堤上二人吹角导其前。牵百丈者数十百人唱督护歌踵其后。询之居人。盖某所大吏过境也。其舟容与中流。久而稍前。颇怪牵者多而行之缓也。及其近而察之。则数十百人中。倮者。眇者。跛者。胫大如股者。病而呻者。饥而啼者。号寒而无裈者。十居其九。或行数步而仆。或履而颠。或疲不能步。以肘加缆。听人曳之。而后举足。或脱挽络。下堤而奔。伍伯二人执扑先后督之。有惰者则挞之。见逃者追且呼之。于时唱者呼者呻者啼者震沸于路。去官舟百许步。舟中人寂然若弗闻也。仆者逃者多。伍伯畏责亦擲扑而逸。久之舟过。逃者自草闲出。诘其状。顰蹙言曰。我曹皆饥民也。官舟过境。例有牵挽。视其官之大小为挽者之多寡。隶胥恒驱我曹供其役。人与钱五六十。羸给一日食。官钱例有费。层递折扣。人率得十数钱。不足一饱。大吏仆从舟子倚贵势。多赍百货。冀免榷税。邀厚利。虽轻舟与重载无异。又其所至。征求犒给。皆醉饱骄逸。不复以篙舟为事。以疲民而曳重载。加以饥寒。故舟不能进。往往不终事而逃也。所幸达官贵人坐不窥堂。守吏卒不暇左顾。遂得窜草闲求活耳。路人闻其语。莫不叹息。有卖浆者悯其饿。出粥食之。役者又言曰。大吏取人于州县以供役趋事也。守吏役人以应大吏之求奉上也。出钱以当身佣之直下也。皆非有意于厉民也。然疲百人之力。而舟不加进。日费数缗而人不一饱。守土者终日张皇道路。而上下不见德。徒令我曹忍饥而供此无益之事。冤哉。何时而得休乎。语讫趋去。闻者皆叹息不已。退而书之因语座客曰。征调以趋事。而适得迟滞。劳人以奉上。而适得弛慢。给赍以惠下。而适得苛虐。名实不相应。至于如此。则何如止牵挽。罢役徒。省庸钱。转得相安于无事邪。客曰。如误程期何。曰。长江大河。旅客商贾。舳舻衔尾。上下数千里。子曾见有必檄一吏调一夫而始进者乎。此固不待见闻而可知者。特难为不闻不见者说尔。客闻良久作而叹曰。今官府事名实不相应者。比比皆是。被其祸者。岂独此十百饥氓而已哉。虽闻此语将奈何。遂相与闵默而罢。

南中多系雇役与西北情形不同其流弊乃至于此差徭之累民何堪设想附录之以

## 谏夫为民上者

### 卷三十九 户政十一屯垦

#### 前因时论十五屯田营田

吴铤

吾尝谓西北沟洫之制。不可不复。然非经数十年之开垦。渐以致之。不足以成非常之功。若承平无事。则难为力。夫欲尽地之利。莫如沟洫之制。沟洫不可得而骤复。则必思所以济其穷。使地利不致尽弃于草莱。财赋不尽仰给于东南。庶乎其可也。唐宋之时。有营田屯田。屯田以兵。营田以民。盖因地之利。课以耕耘。乃富国裕民之计。咸平中。襄州营田。既调夫矣。又取邻州之兵。是营田不独以民也。熙丰间。边州屯田。不限兵民。皆取给用。是屯田不独以兵也。前世往往以屯田营田。开垦荒地。使为己业。以耒耜耕牛假粮种。俟岁入然后偿。陈尧叟请开公田。以通水利。郑民宪请行助田法。一夫受田百亩。别以十亩为公田。张浚请以官田逃田并拘籍。以五顷为一庄。明初令民开垦。永不起科。其制各不同。案田不起科。适以起争竞之端。若以十亩为公田。则开垦时即行税法。恐民不乐于从事。莫若召募之时。不行起科。俟数年之后。岁入渐增。然后量输租。永无后患。至以五顷为一庄。未免太广。若仿其制而减其数十之四。则田有定限。不至开兼并之渐。盖沟洫之制。非举西北之地尽开之。不能行均田之法。则屯田营田之制。仅召民耕种。使各自为治。则近水之地尤易为力。故唐宋以来皆议行之。而沟洫终不可得而复矣。行屯田之法。则三边可从事也。行营田之法。则山东诸省可从事也。或以侵占民田为疑。或以诸郡括牛为扰。或以兵民杂耕为扰。皆非知权宜之计者也。

#### 屯田篇上

汤成烈

夫屯田之议。始于汉后将军赵充国。诏书往来诘问。卒从其议。罢遣调发战士。置吏卒督率耕作。经画年余。兵强食足。羌酋授首。陇右以平。何策之善也。建武初。天下粗定。光武度兵不可卒罢。食不能常足。乃遣诸将耿弇刘隆马成马武祭彤等。将吏卒诣郡国及边塞屯田。马援亦求将宾客屯田上林苑中。当王莽之末。黄金一斤。易粟一斛。建武中元。米斛二十。户不夜闭。此盖屯田之效也。丞相诸葛亮经中原。屯田渭滨。军民杂居不扰。司马懿闭垒不出。诚不战屈人之谋也。至于曹操从枣祗之议。屯田许昌。司马懿从邓艾之请。屯田淮南。积谷养士。卒以破除雄。降服孙氏。盖芟夷大难。非可以年月计也。而丧乱之余。民不耕。兵不得食。贼何自而平哉。今粤逆之扰乱十余年矣。祸延十数省。疆宇日蹙。生民日困。财用日匮。亦将何以善其后耶。揆度时势。大



功不可以猝就。兵防不可以遽撤。若不讲求足食之方。以为久远之计。而犹敛金以为饷。吾见其必有土崩之患矣。故为今计。平贼要策莫如屯田。今试以古耦耕之法行之。二人为耦。治田十亩。五耦为伍。倍伍为两。四两为卒。倍卒为乘。凡百六十人。治田八百亩。置田峻一人以劝导之。从此而十之。凡一千六百人。治田八千亩。置嗇夫一人以董教之。令残破州县。经理荒废之地。招徕难民。给予籽种农具口粮。使之垦种。辟为官田。田峻嗇夫。时察勤惰。分别劝惩。选其壮健。给予器械。使之守望。以御外侮。闲暇之日。使之修筑碉堡。栉比鳞次。互相援应。老幼妇女。器用财贿。咸聚于内。留戍兵弁。为之保卫。年之后。一树百获。收其赢余。州县官府。为之廩积。调发兵勇。过境往来。戍守士卒。计口授米。毋给银两。行有糒粮。居有委积。自无枵腹呼庚之患矣。于其农隙。练习技勇。矛弩为先。火器为辅。一遇寇警。人悉归堡。左右前后。一乃心力。相助为守。贼虽众至。见我备严。节节联络。首尾呼应。必不大肆。野无所掠。意气自沮。俟其惰归。选众出击。各堡掩袭。处处牵缠。必且退走。切勿远追。敛兵保险。益修我备。邻邦效之。增我之助。树贼之敌。众志成城。乃可成师。方今之弊。将不练兵。招募游惰。饷皆给银。囊有余资。米运不至。人不宿饱。无籍可稽。倘遇强敌。非溃即噐。公然焚掠。为贼前驱。臂金腰橐。官莫过问。此以银为饷之流毒也。今虽处积重难返之势。岂无拨乱反正之方。夫曰屯田非仅从事耘也。战守之法亦寓焉。然要在得人而任之耳。唐末张全义入洛阳。数百里无烟火。全义选裨将十八人。人予大旗一。使赴各邑乡镇树旗于瓦砾中。招集流亡。俾令垦艺。襁负相属。期年有积聚。三年成巨镇。全义之人才。在唐末不过中下。今岂并若人而无之哉。在用与不用耳。故愚以为屯田之法实为平贼之要策。盖民保聚。则其志定。能自为战守。则其心固。是以行之于一县。而县可以保。行之于一府。而府可以安。行之于一省。而省可以强。诚使江皖豫浙。合而行之。数年之后。残疆悉完。野无旷土。民尽知兵。式遏寇虐。无往不克。于是贼无地可容。不降则死耳。古法可师。曷不取而行之乎。

#### 屯田篇下

汤成烈

然此非可计日月而待也。必宽假之以年岁。诚使遴选守令。重其职守。宽其衔饬。劝课农桑。春耕夏耘。秋收已毕。家有余廩。人有余暇。选其子弟十六以上。教之击刺。耰锄棘矜。皆可为兵。击刺熟。教以步伍。雁行鱼贯。无相紊乱。步伍止齐。教以束队。百人成列。动中规矩。束队整严。教以行陈。目辨旗帜之方色。耳习金鼓之节奏。进退疾徐。咸禀指挥。外习于事。内定于志。如有年乃可待敌。耕农朴鲁。既异浮伪。四体夙勤。学习亦易。又复训以尊

君亲上之义。同仇敌忾之诚。守望相助。临难相救。心一力齐。战陈必勇。民知信我亦既有年。昔吴玠御金人于和尚原。败挫之后。以注队矢。复与金战。遂大败之。其法首队饱食。当先出战。兵刃既接。次队饱食。饭毕出阵。首队收还。三队饱食。食毕出阵。次队收还。分番迭休。我逸贼疲。三队战酣。首次两队。左右齐奋。冲其中坚。严鼓雨射。摧敌必也。应敌妙算。莫良于兹。战胜威着。我武维扬。四邻告警。宜急赴之。救民水火。焉可怠缓。得镇守镇。得县守县。贼邻我前。豫选贤能。假署令长。一经焚掠。荒地实多。招集流亡。督劝垦辟。量给牛种。并假器粮。爰设兵戍。转我积粟。资其饱腾。有秋既获。乃停转运。籍彼农夫。辨其勇怯。苟能胜兵。授之刀矛。爰令戍卒。集而教之。隶我疆宇。农即为兵。以田以守。阅有年所。爰课树桑。柿柰枣栗。松竹榆柳。瓜果菜茹。各视土宜。必尽地力。加以牧畜。马牛羊豕。咸致蕃息。俯仰事畜。资生咸备。民既乐生。乃可效死。爰选精悍。籍为常兵。授之恒产。田五十亩。中丁老弱。代为之耕。调发征行。期无内顾。苟非征行。人不给廩。田亩入厚。衣甲自备。以代赋税。不隶兵籍。悉令务农。力穡之暇。亦令肄武。必有守者。闾里自保。必有行者。豺狼是驱。内隙既弭。外侮不乘。安其生理。同其患难。熙熙皞皞。岂曰小康。遵斯道也。计必十年。故官必久任。政教乃行。官民相习。令如流水。时有水旱。岁不屡丰。惟勤不匮。古训昭著。宜集耆夫。颁令于乡。申明告戒。无怠无荒。耕耨以时。无或芜秽。不率教者。罚有常刑。时或巡行。省其耕敛。惩其游手。黍稷茂好。奖赉其勤。技艺精练。优加赐与。人知劝惩。黽勉服劳。不患饥寒。无畏疆讵。民安其教。吏称其职。而一县治矣。自县推之。上而州府。表率属僚。班春劝农。尽心民事。稼穡艰难。先知其则。巡察荒地。咸使种艺。督令游民。悉归陇亩。力出于身。心无作慝。放僻邪侈。莫敢或为。有勇知方。庶几奏绩。龙吠鸿嗷。息于四境。而州府治矣。使州府咸治。田野辟而仓廩实。盗贼息而兵革偃。屯田之效奏而天下平矣。故曰。民为邦本。食为民天。足食足兵。莫如屯田。

### 广李安溪屯田议

高延第

秦汉以来。天下幅员日广。民人日众。事变日多。所与为邻者。非强大之敌。即顽悍险阻之蛮夷。人不即虎。虎必即人。征镇防戍之地。交错于天下。兵少则威绌不足以相制。兵多则财绌不足以经久。自唐宋以来。当国之人。莫不仰屋咨嗟。以为天下之大患。此安溪相国屯田之议所为作也。然治平日久。安常习故。重于勦作。稍有兴革。议论纷纭。利害鞅鞅。亦迁延疑畏而不能决行。求其毅然为之而不挠。尽埽千百年之积弊痼习。而收其实利。是未可旦暮遇之也。虽然。屯田之议。不行于今。必行于后。古人建非常之策。绌于当时。信

于后世者多矣。辄为推广其义而为之说曰。屯田之法。载诸史籍者备矣。其取而损益之不难。而难在于得地。明初天下丧乱甫定。其屯田大抵取诸绝产及籍没之家。其设立多在沿海边关。而长征之军。亦未常废。非充屯军之人少。由充屯军之田少也。故每遇大征发。屯兵不足。兼用长征。长征不足。益以招募。于是闾阎府藏之财。一耗于长征。再耗于招募。及其末年。屯政废弛。军多空籍。乃专以长征招募从事。国与民大困。卒至于亡。然则欲天下之固且强。则兵数不可以不增。兵数增。则屯田不可以不广。今世民人众多。开垦已。安溪所谓闲旷以给之者。非山场之硗确。即河湖之滩洼。畸零散布。肥瘠不齐。收获之数。不能画一。殊非厚养战士之道。然则屯田一项。何所取给耶。按今天下除卫田本当给屯外。一切淫祠寺观书院义学善堂。莫不有田。徒供游民奸人耗蠹。其为存亡有无。初不关于国家之兴衰治乱。举而籍之。以为屯田。益以所在卫田。及兵荒后绝户之田。以中县计之。田多者一县可得千顷。少者亦不下数百顷。分为上中二则。上田每户给五六十亩。中田则七八十亩。骑卒每户别给田十亩。或二十亩。以为牧地。以中岁衡之。稻麦杂粮薪蒸蔬果之所入。足养十人有余。除牧地无征外。上则屯田亩出粮一斗。中田亩出粮五升。歉岁核减。储之仓庾。以为征调军资上番口粮之用。夫每亩出粮。自一斗至五升。加于正赋数倍。而较佃户纳租。则亦减十倍。不为苛也。每县以五六百顷为率。岁入可得四五千石。除上番口粮所费。其存可至千石。二十年无征调。谷不可胜用矣。分拨已定。除其常赋杂役。使为永业。户出一丁以为兵。上番则入城而役于官。下番则率家人而耕于野。有隙则习骑射杂技。凡沿边冲要之地。每县屯兵千二百人八百人为率。腹里次冲繁盛之区。以八百人六百人为率。简僻少事。以五百人为率。并天下州厅于各郡。增行省之数。裁监司之者。以崇郡守之权。郡之治所。增置屯兵千人或八百人。省会之地。田与人复增其数。以严守卫而壮控制。田不足。则取简僻县之军少田多者以益之。京师田与军之数。又倍增于省会。兼调辅郡之军以益之。而均其番值之期。除京师宿卫之军。统于亲近爪牙外。凡郡县之兵。辖于军校。率以将领。统于令长。制于郡守。总于督抚。大郡万人以上。腹里递减。每郡至四五千人而止。上县千人。五分之。四时番上。出屯田所纳之谷以食之。岁用谷无虑三千石。下县每番百人。岁用谷无虑千五百石。凡田役追胥筦钥讨捕之事皆属焉。而尽革粮捕差役之属。

夫以二百人百人。日供令长之驱使。不为少也。以土著之军。征召土著之人。不为难也。讨捕为屯军专责。即有来自他方。遁之别邑。营伍声气相通。传檄会逮。亦属易易。不病其远也。家有恒产。名隶尺籍。不虑其叫嚣隳突羊亡兔脱也。以官马供邮传。以屯军供驿使。优其廩给。尽裁天下之驿夫站马。时其

点验。禁其私役。则大费省而驰骤闲也。有事征调。取屯粮之储于官者。酌给道路口粮。又折变轻赍银两。资其日用。足至征戍之地而止。以后则仰给于地主。则供张省而转输轻也。一县有事。调一郡之兵与粮以应之。机速事办不患乎千里待援三月聚粮也。一郡有事。调一省之兵与食以应之。不足则取给邻省。更番休息。互为挹注。虽十道出师。三军遣戍。不患其劳且久也。无事之时。教练于军校。考验于令长。大阅于郡守。而诛赏其士卒军校。三年。督抚历各郡而都肄之。营阵无异式。伎艺无异习。器械无异制。必出于一。而严其诛赏于军校将领。夫所谓军校将领者。即识拔于屯兵之中。差择充之。而倍授以田。将领则又倍之。仍依民田纳赋。而私其赢余。官有迁除。田入交代。许其招佃代耕。能率佣力耕者。优异之。则侵克之弊去。私役之患绝。而服劳力穡。不至骄逸无赖哗伍而作奸也。骑军利平原。以马二步八为制。山林险阻。以马一步九为制。江湖沮洳。则步骑舟师。参错分置。而统于守令如故也。凡有征发。地近而罢速者。可调六成。地远而时稽者。调五成。地又远役又久者。不过三四成。下县征调。无过百人。过此则不足供役。而屯垦荒矣。总计天下之郡县。以中县八百人为率。益以郡治省会京辅之所增。为兵无虑百五六十万人。不可谓不多矣。以养长征兵之费较之。马战守兵多寡。通计一人岁需银十余两至二十两。军校将领军装器械之费不与焉。是岁费银二万数千两。始得千人之用。今以屯田所除丁税比核。田则有上下。官赋有轻重。酌以中制。每亩输银一分数厘至二分数厘而止。每亩输粮四五合至一二升而止。沿边省分。则无粮而赋益轻。计屯田千人。需田六七百顷。酌以中制。其蠲除于官者。岁为银不及千两。为粮不过五六十石而已。而屯田所纳五升一斗之储于官仓者。已有四五千石之多。除上番口粮及牧田无征外。尚有千石之余。以佐公家之急。则千人之屯。岁耗于国者。实不过数百金而已。是长征兵一人之费。可以得屯兵二十人。孰损孰益。孰利孰害。可屈指而计矣。夫从来当国之人。所愁叹窘急。而又不可裁省者。饷需也。驿站也。今一举而去之。此一快也。自经制之兵。分为战守防汛。小县不过数十人十数人而已。以御盗贼且不足。况流寇教匪乎。屯军置。而小郡数千。大郡数万。即大敌可抗也。况零盗乎。此一快也。昔人痛心疾首。谓纵百万虎狼于天下。搏噬良民。无可奈何者。差役也。今一朝而罢之。又一快也。异教袄祠。古昔帝王贤人屡欲埽除而终不能去。今一旦而祛之无遗。又一快也。若夫申军法。勤肄习。严比校。信赏罚。审强弱。察便利。参酌古今。时其缓亟。尽屏虚文。务求实效。一切法令制度。务求简明而易遵。平易而可久。是在刳制成务之人。慎取而善用之。固非区区楮墨揣摩所能尽尔。

请防查荒扰累疏道光二十七年

## 戴綱孙

奏为直隶省清查荒地。请防扰累而去弊端事。窃惟劳农劝民。禁必先乎旷土。则壤成赋。法宜定以轻科。故辟荒芜者。所以尽地力。而薄税敛者。所以遂民生。比闻直隶劝垦荒田。下恤民艰。上筹国赋。其在督臣所议。原为虑事之详。然流弊有二焉。一委员之分路稽核。则责成未壹也。一新田之亟予升科。则法制未周也。夫牧令者。守土之官。即亲民之吏也。地之有无可垦。履勘能知。事之可否相安。权衡当慎。而况钱粮之经手。岁终必考其成。黜陟之关心。赋入每虞其欠。彼即不爱民而爱国。独不爱其官乎。故以垦荒之事属之。竭力尽心。此其职也。委员则异是矣。其于各县之某乡某境。并未身习。即于彼地之为熟为荒。岂能臆断。当其候补省垣。亟图差使。不过承上司之意指则争长见好无不欲其所垦之多。复济以役之奸贪。里合外勾。岂尚惜斯民之困。于是乎牧令之孱者受其抑勒。吏胥之奸黠者更为朋比。以无为有。以熟代荒。势所必至。即皆无此弊。而供臆繁多。诛求馈赠。其能免乎。臣故曰责成之未壹者此也。考昔雍正乾隆间。豫陕滇粤诸省。皆办垦荒。核其额定征银。凡河滨水尾。垦虽二亩。而上准诸水田之例。限以六年。若地角山头。种即三亩。犹余援夫旱地之条。需之十岁。然起科皆下则也。查直隶下则田。税三四分者最多。八九分者仅有。其至少则以三四厘升科。今闻新垦之田。概以八分为率。八分之数。散计之固不为多。合观之已不见少。夫以一二人力作之勤。种此十余亩久荒之地。胼足胼手。余粟岂能半锺。比户输官。征银遂几盈两。民亦劳止。其何以堪。况夫额定诸官。久益难变。饥年偶遇。则逃亡失业之患生。积欠已多。则飞洒均摊之弊作。且田既称荒。人皆试种。即使轻于定赋。犹虑乎裹足不前。岂可重为升科。转令其剥肤致痛。臣故曰法制之未周者此也。夫兴利者必无贻害。慎始者乃可图终。自来有爱民之心而转无仁民之政。以仁民之政而反为累民之阶者。其弊皆原于此。臣请 敕下直隶总督顺体輿情。详参往制。开垦之事。其能否专以属之州县。特饬道府督催。倘有捏饰欺蒙。但经访闻。即行指名参奏。至于委员之派。及早撤回。则责成壹矣。准以田赋之轻重。而酌中定制。如果腴田沃壤。稍需年岁。何妨上则升科。否则硃瘠之区。从轻酌议。则法制周矣。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圣鉴。

请将新涨沙洲归公杜讼疏

## 陶澍

奏为遵 旨确查新涨沙州。酌议入官充公。以杜争竞。恭折覆奏。仰祈 圣鉴事。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钦奉 上谕。御史蒋泰阶奏通州崇明一带沙地偶然涨出多为土豪霸占近因争地酿衅讼案纷起请饬各州县勘明此等沙滩无庸纷纷查办等语此项沙地坍涨靡常沙棍乘机霸占恃强逞凶屡酿巨案最为该省恶习

着陶澍体察该处情形应如何息争杜讼之处据实奏闻钦此。当即恭录转行查议。并因沿江沿海各属。皆有沙洲。自应通查明确。一并奏办。又经专札饬查去后。兹据各属陆续覆齐。由江宁苏州两藩司具详前来。臣查江南沙洲地亩。价少课轻。获利甚厚。是以一沙初涨。起相争。每酿械巨案。前于嘉庆十七年间。经前督臣百龄等奏准。将坍塌之地不愿豁除者。报案留粮。遇有新涨子母相连。准其按数拨补。如系江心突涨。概行由官召变。分别缴价先后。以定准驳。本为杜争起见。乃法之所在。弊即丛生。臣详加体察。现惟崇明一县。有沙无田。岁征沙课。向有常额。涨既不升。坍亦不豁。统归三年大丈。于原额课内摊增摊减。由来已久。祇须于届丈之年。从公摊拨。尚不难于杜衅外。其余有洲各属。则皆积惯沙棍。恃有留粮待补。或因该洲将涨。即先捏报被坍。预为冒升地步。或向被坍之户。私买坍粮。为争讼地步。一遇新涨沙洲。即纠诱散户。以得地均分。敛钱兴讼。非以甲地之相连。捏为乙地之接涨。即以此号之旧额。指为彼号之复生。分投具呈。各报各案。其无可影射者。则又以突涨争买。沙未出水。即已望影报升。百计诿张。分歧错出。甚至恃强争。动辄伤毙多人。积衅成讎。愈难解释。而棍蠹欲壑无穷。犹且多方唆弄。或抗不具结。或已结复翻。或捏情京控。案一日不能结。彼仍获一日敛钱之利。而小民费本已空。欲罢不能。未获沙地之利。转受沙地之累。此则沙棍为害。而自留粮待拨。又因法致弊之实在情形也。窃思截流必先清源。源之不清。虽力截其流而不止。民之趋利。如水就下。而狡黠沙棍。则更变幻多端。即再别设科条。恐一法立而一弊又生。仍属有名无实。伏查丹徒县之乐生洲。自入官收租。作为岁挑徒阳运河之费。迄今数十年。官佃相安。此外沿江沿海。控争沙地。一经归公。讼端即息。推原其故。地既归公。豪强无可覬觐。而穷民奉官承种。无所用其机谋。即亦不为洲棍所惑。则欲求永息争端。莫如遇有新洲涨生。一概归公为善。若谓自然之利。应以利民。则今之沙洲。不但穷苦编氓。断不能得。即稍有力之善良。一被勾诱。辄至倾家。若复因夺而。身命且多不保。是徒有利于棍蠹。而实无益于良民。则以之充公。正所以息争安良。且洲仍民佃。并非与民争利。而受佃于官。与受佃于豪强。其租息之轻重亦殊。于穷苦编氓更为得济。

况地方遇有例外应办之事。恒以费无所出。每致束手。大江南北。地广政繁。应办事宜。更复不少。举其大者言之。夫东南为财赋所出。全赖水利为功。现在各属河道湮塞。旱涝无备。一遇灾歉。公私伤损。上年虽将吴淞江奏请疏浚。而浏河白茆孟渎诸巨流。尚以经费难筹。致稽挑办。即徒阳运河亦多赔累。如练湖等处。即未能修治。若淮阳所属河道。固应河工盐务修理。间亦有须地方筹办者。徐海两属。并有东省豫省下注之水。一遇雨泽稍多。辄成涝歉。实

属目前至急之务。国家经费有常。既未便频频请帑。若责之州县。又力有难能。任其湮废。则民困而赋税亦无所出。今幸有此自然涨出之沙地。如以之拨充公用。作为水利津贴。纵不能大举一修。亦可以择要办理。逐渐成功。既无损于国计。实有益于民生。堪以一举两得。臣悉心酌议。应请将崇明一县仍循其旧外。其余各属。嗣后凡有坍没沙洲。均令地方官随时勘明。实在被坍顷亩。即将课赋详咨豁除。不准留粮待拨。如有新涨洲地。无论子母相生。江心突涨。一概归公。责成洲总随时呈报。由官勘明。按则详定课赋。其洲地即召佃承种。岁收租息。按数批解藩库。除扣完课赋外。余为地方水利之用。遇有应办。由藩司确勘地方缓急情形。查明酌核办理。至民间买洲。例应缴价。泥草等滩。每亩价止一二钱。即高阜堪以围田之洲。价亦不过二两。为数甚微。今既入官。若令佃户缴钱作价。或又视同己业。设有承种不妥。碍难退佃。窃以地既归公。即属官产。应请免缴例价。而租既留充公用。地仍完纳国课。所益尤多。如蒙俞允。现在评讼未结各案。即照此一例归公。无庸纷纷查办。所有从前报坍留粮待拨。已经咨准部覆。尚未拨补之案。各业户既经赔课有年。仍饬各属俟有新涨洲地。果系原坍处所相连。俟出水后。照案详请拨补。以示格外体恤。倘有狡执。即将洲地归公。所赔之课。照数发还。由洲地租内分年取息弥补。俾免鞅鞶。至此项新涨归公洲地。其顷亩升坍数目。均照民洲之例。归于大文案内造报。其应纳课银。亦归每年奏销案内造报。所有常年收支租息数目。随时酌量办公。不能一例。应请免其报销。仍由藩司确查汇报督抚衙门查核备案。以昭核实。所有遵旨查议新涨洲地归公杜讼缘由。是否有当。理合恭折覆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 招垦荒田酌缓升科章程详文

李宗羲

案奉宪台札开。同治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准兵部火票。递到户部咨江南司案呈本部议覆太仆寺少卿彭祖贤奏明升科例限一折。奉旨依议钦此。相应抄录原奏。飞咨江苏巡抚遵照办理可也。计粘单等因到院。抄粘札司会同妥议详复察办等因到司奉此。伏查江南地方。自粤逆窜扰后。田地类多荒废。江宁镇江常州三府。暨扬州府之仪征县。被兵最重。荒田最多。其江都甘泉二县。与苏州所属次之。松太二属又次之。同治三年。军务平定。随时设局招垦。数年来原业主陆续归里。开垦者虽不乏人。而未垦荒田。尚复不少。推原其故。实因兵燹后户口零落。佃农稀少所致。各该县荒熟田地。虽多寡不一。统而计之。荒田尚居原额十之五六。即现在成熟启征之田。大抵皆同治五年江北水灾。饥民逃荒而来。经业主给以牛种开垦者居多。此等灾民。原籍本有田可种。而江南熟田。均经开征。即科则无考之处。亦经权办抵征。赋出于租。租出于佃。

该灾民等因业主责令完租。利息无多。往往弃田而归。业主莫可如何。以致已熟田地。复又抛荒者。不一而足。彭少卿所陈荒田垦熟后缓以启征年限。诚为审时度势之论。但抛荒田地。本有科则。一经耕种。原可复旧。与开辟旷土情形迥别。若照升科之例。水田六年。旱田十年。未免过宽。总之民生固宜轸恤。而国计亦当兼筹。本司等体察情形。博谘议。文移往返。斟酌再三。窃以为招垦之法。起征既宜缓以年限。而垦户尤当格外体恤。使小民乐于从事。无所畏难。庶几荒田或可尽辟。课赋可免久悬。谨拟议招垦章程八则。相应联衔详复。是否有当。伏候宪台鉴核。

一 招垦荒田启征宜宽予年限也。种田利微。又有高低腴瘠之分。现在江南未垦荒田。大都非山即圩。水旱堪虞。一经垦熟。便令完粮。以故愿垦者少。今应请大张晓谕。除同治七年以前垦熟田地照常征收外。凡未垦荒田。有人垦种。从垦熟之年起。以三年为断。任听垦户收取花息。三年之后。再照该田原定科则完纳钱粮。如三年中或遇荒歉。准其报明。再展一年。庶垦户无所畏累。认垦可期踊跃。

一 未垦荒田宜先勒限原主认业也。查江宁常州镇江三府。已垦成熟田地。通扯不及十分之五。此外抛荒尚多。不尽无主。大约无力垦种者有之。招佃无人者有之。且恐一经具认。即须完粮派捐。今应出示晓谕。勒限今年六月起。至明年十二月止。原业主将田地坐落村庄区图详细开列。具报认业。无契据者。祇须保邻出具不致冒认切结存案。统俟垦熟三年后。再行完粮。如售卖与人。亦听其便。但须分别已垦未垦。将亩分推收过户。承买之人。亦准扣算垦熟年分完粮。江苏肃清五载。原业主避乱在外。当陆续归来。否则本籍必有人经理。断无听其荒芜不问者也。自此次出示后。如不呈明认业。即作无主论。听官招人认垦。如已招垦成熟。原主始出告争。虽有契据。亦不准理。

一 荒田有主无主均宜清厘也。荒田之业主。问之田邻老农。无不知者。业主之住址。问之经造里册各书。亦无不知者。某都某图某村某庄荒田若干。原业某某管业若干。责令里图村庄地保。各归各图。细细查明。开册呈送。再由经造里图册书覆查。倘业主实系逃亡故绝。其田即由官开明坐落都图村庄亩分。出示招募认垦。给照管业。

一 无主荒田方可由官招垦也。垦荒极费工本。牛种农具。一一均须置备。更须自盖草屋栖止。成熟之后。忽为原业认去。纵使赔还垦本。或宽予年限。或田不追还。酌给原业田价。均非所欲。盖垦种荒田。类皆穷苦农民。图为己产。如有原主。则明知此田不为己有。安赔贴心力。代人垦荒。故必以无主之田。招人认垦。官给印照。永为世业。仍自垦熟之年起。三年后再令完粮。此等垦户。即属业主。必不舍之而去。久之即成土著矣。



一垦户不论土著异籍皆准认垦也。本处人种本处田。熟悉地土人情。外来客民。未免格格不入。但土旷人稀。业主自种。则帮工难觅。招佃代种。则无人承领。此荒田之所以未能尽垦也。然则欲垦荒田。不能不招异籍之人。地方官应随时劝导本乡。不得欺侮异籍。异籍不得凌轹本乡。务使主客相安。毋许生衅。其异籍农民。认垦荒田。须令田邻地保。出具互保。俾知根柢。至若异籍佃户。则有业主可问。不在此例。

一垦荒之户宜曲为体恤也。近来江南荒田。因垦种乏人。类皆贱卖。上等者每亩值钱三四千文。中等一二千文。山圩田地。水旱可虞。仅止数百文。有力之家。必不欲垦。闲有愿垦者。不过贱价买业。雇人开垦。且必选择膏腴之产。凡应招而来者。大率无业小民为多。而田地又系山圩。缴租缴价。既有所难。况加以捐输苛派乎。仍责令乡保人等不准苛派。加意保护。俾有宾至如归之乐。

一认田认垦宜令乡董地保转报也。田主认田。垦户认垦。必令赴县具报。难免书差需索之弊。且恐乡愚小民。具报认垦。无门可达。赧不前。每一都图村庄。应各举殷实公正董事一人。督同地保经办。不必设局。凡业主认田。令其开明坐落亩分。完粮户名。交与董事。每月由董事开册。交地保赴县呈报一次。垦户认垦荒田。亦令各赴坐落都图村庄董事家中具认。并令取具田邻保结。地保查实无讹。即将认保各结转禀县官。请给执照。俾垦户便可收田开垦。凡新垦田地。每年秋成以后。由董事督同地保。看明某户垦熟田若干亩。汇造一册送县。俟年终县官亲赴各乡。将新垦田地。周历履勘。以防隐匿及以多报少之弊。惟董事地保造册奔走。纸笔饭食。在所必需。应无论业主自种垦户开荒。俟秋收之后。每亩给钱十文。交与董事。以五文为纸笔之费。以五文为地保工食。此外不准多取分文。亦不必书差下乡。如敢挟持刁难。许即喊控县官。立予严惩。董事办理认真。着有成效。详请给予优奖。

一外来兵勇不宜垦荒也。游兵散勇。大抵皆无籍之徒。久在军营。桀骜难驯。虽已撤散为民。情性不能遽改。人皆望之生畏。且素不务农。耕耨非其所长。若令兵民杂处。气类不同。安望浹洽。难保不激成事端。兵勇垦荒之议。断不可行。倘兵勇系属土著。情性自能相投。有欲垦荒者。自可准行。或系异籍而买荒田为业。或自种。或招佃承种。彼既置产。则与客民无异。必非多事之人。亦毋庸拒绝。

江南垦荒未便刻期从事疏

沈葆楨

奏为江南垦荒。未便刻期从事。请照同治八年奏定章程办理导以自然之利。而课其渐进之功。恭折仰祈 圣鉴事。窃臣于光绪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奉

上谕。御史朱以增奏江苏安徽兵燹之后尚多荒田请饬详议并调准军屯垦各折片江南为财赋之区大利在农既有未垦荒田自应设法开种并是否可办屯田着详细筹议等因钦此。伏查苏省被兵荒田。同治八年经前督臣马新贻前护抚臣张兆栋奏定招垦章程八则。奉 旨允行。复核原议章程。非不周详。而各属未垦荒田。迄今尚复不少者。良由兵燹之后。人民寥落。一人之力。至多种田十余亩。成熟之田。忙时尚恐难雇短工。何能推及荒田。不得已募淮北流民。给以工本农具。原冀一树百获。坐享其成。抑知江南全系水田。淮北多种旱谷。耕耘之法既殊。勤惰之性亦异。良善者本籍有田可种。安土重迁。其流入江南。大率无籍之徒。乡里所弃。沾体涂足。本非所习。兼之赋性强悍。动辄滋事。学稼既未如式。收息自极微薄。一经垦熟。即须征赋。不准再荒。幸而岁丰。抵工本外。仅敷完粮。若遇歉收。更须赔贴。且有刈获后席卷而逃。业主无佃可招。废于半途。以虚粮为子孙累者。此荒田未能尽垦之实在情形也。臣以为民虽至愚。无不自悉其亲受之利害。若趋利之念不敌其避害之念。虽驱之以条教。而有所不能从。夫农田之利。所以如此其微者。一则由于水利之不治。军兴以来。谁复言及疏浚者。河道处处淤浅。甚者竟成平陆。潦则溢。旱则枯。旻雨偶愆。补救无所施。成本尽归无着。一则由于谷贱之伤农。民习于避兵。轻去其乡。无复以盖藏为念者。粒米狼戾。则彼此均不甚惜。虽贱价且无处求售。所谓乐岁终身苦也。舍耒耜以作佣保。所得倍蓰矣。悟其受病之源。而后有以施其针砭之术。取河渠而治之。宣泄有所。灌溉有资。凶年无赤地之患矣。举义仓社仓常平仓而储之。收其有余。贷其不足。丰年无余粟之嗟矣。旷土当前。有不趋之若鹜者乎。马新贻原奏推本于州县之得人者。即谓此也。第此二者。经费殊巨。江南民力竭于转输。待巨款集而从事焉。必无观成之日。计惟有伺闲而动。得尺则尺。得寸则寸。沟洫逐渐通畅。仓庾逐渐充牣。十数年后。阡陌必复旧观。较诸强之以所难。其利钝相去远矣。兹据署江藩司勒方锜苏藩司恩锡会详请奏前来理合会同江苏巡抚臣吴元炳恭折具陈。伏乞 圣鉴。

请开皖北屯田疏同治元年

监察御史曾协均

奏为皖北被兵日久。请先开屯田以资战守。仰祈 圣鉴事。窃皖北一带。盗如毛。粤捻交乘。又有苗练之横行。非旦夕所能蒞事。必须顿兵久戍。而临淮一军。偪处其间。势最微。饷最乏。兵勇求一饱而不得。夏摘南瓜。冬挖野菜。形同乞丐。以饥疲之兵。御强悍之寇。其不得决策制胜。从可知也。夫自古兵革屡兴。每苦乏食。则屯田以兴。赵充国之屯田浩亶。魏武帝之大屯许下。邓艾屯芍陂。羊祜垦襄阳。史册具存。成效可考。今者寇盗横发。征调频仍。天下十室九空。荷戈之士。不得宿饱。溃亡噪掠。军法不敢施。司计者不知开

财之源。惟知搜括横征。厘金房税。月有捐。岁有课。虽穷民一椽之费。小贩鸡鸭之资。无不榷算。追呼鞭撻。甚于追比钱粮。一哄之市。三家之村。商民受害情形。有郑侠所不能图者。以此筹饷。何异因饥而食己之肉。腹饱则身僵矣。然其所得之财。果悉供军需。人亦无怨。乃官侵之。吏蚀之。行户乡长朋分之。层层折耗。得报解军营者。不得十之二三耳。可不急筹开财之源哉。夫开财之源而不为病民者。莫善于屯田。应先于皖省凤颍等处。有兵戍而附近有废田者。令兵勇大兴开垦。凤颍等处。即古芍陂也。有淮水涡河贯其中。凤称膏腴。宜种稻。近年屡遭兵燹。千里蓬蒿。一望无际。今辟草莱以田之。久荒之地必获倍收。沃土则易于就功。饥军则乐于从事。揆其地势。约可屯田二千顷。中稔之岁。亩获稻米一石五斗。共可得三十万石。以三十万之粮。贍万人之众。何患士马不饱腾。其法人每二十亩。积至百亩。官给牛一头。一伍共之。籽种亦由酌给。五百人立一屯。就附近有形势废村为屯所。筑垒挖濠。屯有长。以带队都守兼之。积至十屯。设一屯官。遴派熟悉农务府县。为之专司。督课农功。稽察勤惰。统兵大员。移驻各屯适中之地。以便调度。有警则屯兵分番战守。东作方兴。则荷戈以耕。秋成收获。则抽调若干为游兵。以防劫掠。所得粮食。即作应领口粮。惟次年须归还牛价种籽。此兵屯也。如有归附匪众。亦散处兵屯。一体农战其次招流亡人民复业。除老弱妇女不计外。必得丁壮千人。方立一屯。选熟悉农务佐杂一员为屯长。教之播种。又为之行团练。编门牌。以资诘奸御暴。有田之家。每亩纳粮五升。秋收后由屯长运大营。不准圭撮浮收。违者诛无赦。此民屯也。又其次召募远近商贾。佃无主之田。其法悉如民屯。惟报明愿佃某处田若干。不限多寡。具赁状往耕。纳粮则以每亩二斗为率。此商屯也。其屯长屯官殿最。悉视军功。如兵屯商屯成熟之后。有称产业愿拨还者。必须有近年印契粮串。与地方官册籍相符。方准退还。归入民屯。如仅有契串。而官司失守时文卷遗失。无册籍可查。则令出半价赎回。其价兵屯给兵。商屯则仅偿本年工本。有余归官。此其大也。

至一切条缕章程。由屯官随时酌定。惟初行之岁。屯田经费。必须先为酌给方今库款支绌。势难筹此巨款。请于天津运芦盐二万包。往河南汝宁光州销售。汝光盐务。类皆歇业。盐价甚昂。每斤非制钱六七十文不可。运盐以往。必能畅销。除运脚外。约计十万金。有盈无绌。近日淮盐已行至三河尖。若运销汝宁等处。运脚更轻。所得盐价。即就近解临淮军营。先办理凤颍屯田事宜。凤颍既行有成效。可推之安庆诸郡。及军务省分。兵燹地方但有闲田废田者无不皆宜。如江北地方。令戍兵圈沿江滩地田之。内省军需。外限贼骑。尤为久远。或谓前代饷军。以粟米芟。故曰粮草。今则例折白金。令其自买。若兴屯田。骤改本色。恐兵勇不从。不知今昔情形不同。乾隆嘉庆间。用兵苗疆。川楚

糜饷如泥沙。当时行闲兵勇。类皆鲜衣美食。故利得银以便寄家。近来孤远军营。兵饷积欠。经年累月。今使之屯田饱食。复得卖余粮为资。有不乐从者乎。况康熙雍正间。塞外用兵。因沙漠无食物可买。亦运本色接济。人所共知。伏乞 敕谕该处统兵大臣督抚妥议施行。毋以事属创始。畏难推诿。屯田之利行。将见战必胜。守必固。诚安攘强富之大计也。臣愚昧之见。伏祈 皇上干断施行。

覆奏皖北无须办理屯田疏同治二年

安徽巡抚乔松年

窃臣前奉议政王军机大臣字寄。恭奉 谕旨。光禄寺少卿郑锡瀛奏请设屯田养兵以节经费一折国家岁出各款以兵饷为最巨现在江皖苏浙陕甘各省被扰较重各区户口稀少多有无主闲田果能开设屯田所节兵饷为数甚巨于经费不无裨益着两江浙闽陕甘各总督并江苏安徽浙江陕西各巡抚各就地方情形分别酌议章程妥议具奏并将业经克复地方先行办理如实系无主荒田即可募民屯种并须选派廉明委员认真清查毋任朦混骚扰等因钦此。又奉 上谕。富明阿奏军务竣后请安插散勇解散贼党一折自来军务将竣遣撤勇丁不得其宜每滋后患若于屯田之中妥筹安插自可一举两得惟是有治法尤贵有治人着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乔松年吴棠严饬所属地方文武各官悉心酌核妥议章程派委贤能地方官实心经理不可意存畏难亦不得草率敷衍务令招集穷民安置散勇有条有理经久可行尽地之利以消患之萌方为妥善等因钦此。又前奉 谕旨。交议袁保恒洪贞谦条议。均有屯田一条。袁保恒谓淮南北可得田二十余万顷。可养兵二十余万人。洪贞谦谓勘明绝产若干。逆产若干。查明降众若干。难民若干。签其民以为屯丁。拔其豪俊署为屯官。大致相同。皖北自遭兵燹。井里萧条。蓬蒿蔽野。诸臣遂以为当行古人屯田之法。授田以抵饷。化兵以为农。意亦甚善。然臣之愚见。以为古今异宜。中外异势。以今日皖北言之。但须以开垦招民。期复承平之旧制。不须以屯田法古。别为改创之新规。夫为授田抵饷化兵为农之言者。甚美而实在难行。盖农之为业。全赖精勤。非可卤莽灭裂之为。冀有千仓万箱之获。承平之世。兵皆籍隶本乡。既有子弟之助。又无征调之烦。而一入戎行。尚不能复事南亩。今日招募之勇。往往取之远方。其应募而来。即系游手。而驻扎所在。又属孤身。加以东西调拨。旦夕异形。若欲授之以田。非特性所不习。实亦势有不能。此以兵为农之未可易言者也。至于以田为饷。则今之卫田。即是此意。户部方奏裁卫弁。并其事于州县。固知卫田之制。徒属空名。而又别办屯田。是舍旧而图新。名异而实同也。且既授以田。即须令其多备余丁。方可兼责以耕。藉资其饷。若此时各省之勇。皆有家属。皆有余丁。则或自入伍。而以余丁耕田。或自耕田。而以余丁入伍。通力合作。或可岁有所收。而游手不羁之

徒。安得有主伯亚旅之助。且治兵之法。训练则有黜革。战阵则有伤亡。黜革伤亡之后。若以田转他人。则不胜其扰。若复求本户之人补之。则既有世业之田。即永有签丁之累。是无过而沦为军籍。勉强抑勒之余。必无力田丰年之报。此以田抵饷之未可易言者也。

夫兵农之不能相合。亦已久矣。以招募成军。以租调作饷。此亦累朝积渐因势而成。犹之征辟用人。改为考试八比。输绢充赋。改为折纳条银。若必规复古制寓兵于农。臣恐其徒事纷更。难期实效。臣又考古人屯田。有沿边之屯。有对敌之屯。沿边之屯。塞下艰于馈饷。以战士分半戍守。分半耕田。更互迭代。如赵充国之制羌人是也。今新疆垦田。犹是此意。而不必行之于郡县。对敌之屯。与敌相持。民散田荒。以兵卫农。且耕且战。如枣祗任峻之佐曹魏是也。昔年捻逆发逆交乘之际。正宜仿用此策。而竟亦未暇。今皖境略定。则亦无取此议。惟张全义之尹河南。招怀流散。劝之树艺。数年之后。渐复旧制。桑麻蔚然。野无旷土。唐史美之。近似屯田。实即招垦。此则为今之所宜取法者。臣已刊定简明章程。晓谕招徕通行各属。春麦既获收成。有遗民来归者。亦有流民占籍者。如秋成有庆。则田功将日起矣。所惜官无余蓄。不能发帑而补助之。若劝捐积成数。再多发牛种器具以资之。则其效更可速。但使循序力行。数年之后。以追张全义之桑麻蔚然。野无旷土。殆亦不难。是目前但以开垦为急务。田畴辟则赋税登。赋税登则财用足。财用足则军饷自出其中。固不必鳃鳃然以田抵饷。以农为兵。多周折而转窒碍。况州县为治理之源。但以田功课其殿最。必自奋而有成。且无所扰。若不责之州县。别为张官置吏。以夺州县之权。小者自谋衣食。徒使侵欺。大则强占膏腴。且以召变。即如团练一事。岂非良法美意。特因事不领于牧令。流弊遂深。若度田而改旧章。亦必有损无益。臣就皖北地方情形而论。实无须办理屯田。除设有驻防各省暨边省。情形容有不同。应由各该督抚具奏。又袁保恒洪贞谦条议。应会同督臣曾国藩另行具奏外。所有臣体察皖北情形。重在招民开垦。不必另办屯田之处。理合先行恭折覆陈。伏乞 圣鉴训示。再诸臣之所以言屯田者。大抵虑成功偃武之后。勇丁无所归耳。以臣愚见论之。我朝外省绿营兵额。实为太少。安徽一省。设兵不过万人。分布于八府五州之间。而其中又隔一江。倘有急变。实形寡弱。昔贼破安庆。其时城中守兵祇千余人。宜其不能当大寇也。臣以为寇平之后。即可以勇为兵。且略增其额。所余者逐渐裁撤。可无后患。现在皖省兵额。皆缺而未补。窃揣督臣曾国藩之意。亦必欲俟办理善后时。改勇为兵。即如臣所部勇一万三千余人。而皖北数郡兵额。当用六千人。若成平之后。先汰去其年力就衰者一二成。以六千人补旧额。再以二三千人增新额。其余一二千人。不必遽行全裁。仍准留作余丁。惟疾病死亡。有缺不补。数年之后。便可

消归无有矣。且农功琐。耕作艰辛。视凡力作者为最苦。凡为勇者。可以为食力佣趁之夫。而不能为农夫。但使闾阎富庶。商贾流通。即佣趁之中。亦可消纳数万人而不觉。今日李世忠之勇。全行散遣。曾国藩挑留二千余人。调防皖南。亦即臣所谓不必遽行全裁之意。而所遣散者。餬口他方。并不至散漫为患。固不必定须计口授田。方可无事也。愚昧之见。谨以附陈。伏候 圣裁。

请禁棚民开山阻水以杜后患疏道光三十年

汪元方

奏为江浙水灾。半由棚民开山。水道淤阻。请 旨先禁未开之山。以杜将来之患事。窃维杭嘉湖苏松太五府一州。居天下财赋之半。南方本多大雨。从前绝少连灾者。以水道深而去路畅也。查杭州府属之富阳余杭临安于潜新城昌化等县。为嘉湖之上游。湖州府属之乌程归安德清安吉孝丰武康长兴等县。又为苏松太之上游。皆系山县。惟乌程归安德清。山水参半。山之粮税。约较田税十分之一。山价之高下。各视土之厚薄为衡。竹木柴薪。岁有出息。三十年前。从无开垦者。嗣有江苏之淮徐民。安徽之安庆民。浙江之温台民。来杭湖两属之各县。棚居山中。开种苞谷。引类呼朋。蔓延日众。良莠杂处。盗贼丛生。是以各县设立棚民册。每里设有棚长。以备稽查。道光十三年。前任御史臣蔡赓扬。曾有禁止棚民开山之请。其时各县山场。只开十之二三。官民罔知大害。未克遵行。近已十开六七矣。每遇大雨。泥沙直下。近于山之良田。尽成沙地。远于山之巨浸。俱积淤泥。以致雨泽稍多。溪湖漫溢。田禾淹没。岁屡不登。至于水遇晴而易涸。旱年之灌救无由。山有石而无泥。他日之钱粮何出。犹其后焉者也。二十年前乡民知有利而不知有害。今则水之受淤如此。田之积沙如此。山之露石又如此。官民皆知大害矣。而不能禁者何也。臣请详言其故。民间买卖田产。产价悉照时值。遵例写立卖契。买户将卖契呈县。请粘藩司契尾。谓之税契。应完钱漕。收入买户名下。谓之过户。立法周详。是以历久不敝。至若棚民之来意。本属刁诈异常。知时值之不能得山也。倍价以买。使乡民贪利。而土著之殷户。不与争。知山经开垦。必成石骨。税契后之不能转卖也。巧立名目。谓之召租。视山土之厚薄。写立十年二十年或三十年为满。产仍归于卖户。乡愚浅见。受其欺。知过户之须完漕粮不能脱身也。因谓年满后。既山归业户。则召租时。即不管漕粮。尤可恶者。年未满而土尽。则徙而之他。年已满而土未尽。则所种之苞谷。与业户均分。必使土尽而后已。乡民贪目前之小利。遂永受赔粮之大害矣。数十年来。各乡猬集。年丰则蚕食山场。岁歉则城乡盗窃。近年为尤重大也。

今欲漫加驱逐。则似皆耕作良民。且有尾大不掉之势。必滋事端。欲封禁山场。则彼有召租契为凭。势必请该县追还产价。该县即无词以对。臣请养里居。

与历任地方官筹之熟矣。迄无民法。顷闻八月望前。暴雨为灾。山乡田亩。几至尽成堆阜。若不亟筹禁止。流毒愈深。于 国课民生。大有关系。相应请旨飭浙江抚臣转飭有棚民之各县。将未开之山。先行出示禁止。设有违禁私卖私开。准里保山邻举发。棚民业户与中保分别严惩。则未来之患庶可弭也。已开之山。除乡民尤开种者。灾已切肤。尚易晓谕禁止外。其棚民所开之山。赶于年终造册时。委粮捕两厅。分赴各乡。亲自详查。即可验其召租契所载年限。及各业户姓名。统载于棚民户口之下。以便稽核。其年限已满者。即传业户领回契据。毋许再开。未开者。归次年造册时认真清理。并令该县将已禁之山。随时亲往抽查。俾知种否。以归核实。似此查禁五六年。则已成之患庶可轻也。迨查棚民户下。已无召租之山。即宜毁棚窝。令押出境。违者递解回籍。毋许占居民山。则盗贼之风亦可稍息也。至于大小水利。必待禁止数年后。山土坚实。斯可徐筹疏浚。此时即经费充盈。亦复无从下手。臣思维再四。速效难期。若各县能如臣所请。认真查办。始终不懈。江浙生民。幸荷 圣主洪福。庆丰登。易筹经费。不过十年。可以详求水利。驯致深通。倘再因循十年。有开无禁。财赋之区。不能无沧海桑田之虑矣。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圣鉴。

#### 台湾山后未可开垦议

姚莹

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宪台札开。奉正月十八日 上谕。给事中朱成烈奏台湾应垦地亩甚多请飭查办一折据奏称该处地方辽阔未垦之田极多如果认真垦种即以每岁所入为福建海防可潜消英夷觊觎等语着即飭台湾道府确切查明具奏钦此。蒙飭职道督府确查详覆。惟原折未蒙抄发。不知所言应垦地亩。系指何处。职道先后在台年久。地利情形。知之颇悉。谨详陈之。台湾在大海中。本一大山横峙。其山前宽广之地。近二百里。南北延长一千二百余里。山后短。南北不及千里。自山前之西。尽山后之东。连山腹最宽处约数百里。山前面西。开设四县一厅。与福州兴化泉州漳州四府对峙。山后面东。平埔之地颇狭。新开噶玛兰厅。在山后北境。北自三貂鸡笼。南至苏澳。约二百余里。与淡水之南境。及彰化之北境。隔山相值。地势最宽处。不过五六十里。逾苏澳更南。则皆生番未入版图之地。一曰奇来。二曰秀姑峦。三曰卑南觅。迤南转。即山前凤山县之琅峤番地矣。此台湾地势之全角也。淡水噶玛兰二厅。台湾凤山嘉义彰化四县。生齿日繁。地利尽辟。久无旷土。间有山陬沙砾。隐垦未报升科者。为数畸零。若纷纷查丈。必生事端。非海外安抚穷黎之道。是以从前屯租缺额。屡思查勘拨补。迄未能行。惟彰化县水沙连山内。有水埔二社番地空阔。尝为民人越垦。道光五年。奏奉 上谕旨。恐启番衅。立碑禁止。又

噶玛兰有近山傍溪瘠地一千数百甲。甫经民人续垦。由厅详报勘丈。现办升科未竣。此外并无堪以开垦地亩。即彰化水埔二社。亦在县内山腹中。夷人无从覬覦。所未开垦而可虑者。独山后噶玛兰界外奇来秀姑峦卑南觅耳。其地颇平衍。堪以垦种。三处延长约数百里。地皆平埔。其各社生番。较之内山凶番。颇为平善。然与噶玛兰之苏澳中阻。凶番不能陆进。数十年前。有汉人泛海至彼。为番妇赘。后人陆续往垦。番亦安之。因其未入版图。无从查诘。职道初虑汉在彼召纳亡命。或勾引外夷潜踞。使人往覘。回报番人约以百数。汉人散处裁十之二三。沿海一带。尚皆荒芜。草树蒙翳。并无路径。虽有山溪数道入海。亦浅狭多不通舟。故遂置之。及前年奉文严禁鸦片。因思凤山县沿海皆粤籍民人。地近琅峤熟番。其陆路与山后之卑南觅接壤。海面与粤东之潮州南澳遥通。粤人渡台。往往自彼驾小舟由琅峤僻处登岸。风闻有携农具。通好熟番。至山后开垦者。粤人最善治地。虑其援引日众。海道开掘宽深。船只往来。偷贩鸦片。夷人闻风。必生覬覦。当飭凤山县查禁。该令复称。前有粤人为熟番所引。从内山越垦。及后继至。山径荒迷。多为凶番所杀。遂不敢往。已遵飭严谕琅峤番社头目。不许再引汉人偷越。并取粤庄头人切结在案。职道伏思台湾在前明时。尝为红毛所踞。彼岂忘情。特外夷现争内地马头。或不暇及此。一经败衄。则必谋窜台湾。彼知山前文武严防。未必得志。或往山后攻取生番之地。或潜购汉开垦为将来巢穴。则与我共有台湾。患将无已。似宜我先取之。勿以资敌。然而有可虑者四焉。

山前厅县环列。地皆平埔。其东山脊千里蜿蜒。岭复溪重。尽系生番种落。性凶嗜杀。日事抚绥防御。幸乃相安。一旦往垦山后。必以兵护行。番见兵至。势必相持。或煽动内山凶番为助。则全台震动。是逆夷尚未外来。番衅已先内启。将使异族坐收渔人之利。其不可一也。若不用兵而善取之。则必厚赏生番。先与和约。然后召徕民夫。荷锄往垦。地既广大。众当盈万。非十余年之功不能成熟。非十数万之费不能竣功。方今军需浩繁。岂有余力及此。其不可二也。即以善取。而地广人稠。亦必督以文员。理其讼事。更将以兵弁。镇其纷争。事属创始。非得贤能廉正。年力强壮。能耐烟瘴。且熟悉地利。洞晓民情番俗者。不胜此任。目前文武。尚未得其人。昔噶玛兰之开也。其时民闲地亩已辟。番情已和。自请收入版图。然后官为经理。然犹杨廷理开之于前。翟淦继之于后。经营岁久而后定。今情异事殊。所遣不得其人。恐无成功。其不可三也。山前后形势相背。凶番中阻。道路不通。南北须由海道遶行。风涛险远。方今未入版图。治乱犹可不问。一经开辟。当设州县。文如牧令。武则副参。守以重兵。乃能底定。果竟晏然固善矣。设有意外。而山前之兵。应援莫及。如其仍不能守。取之何为。其不可四也。有此四难职道之愚。所以筹度久之



。未敢轻率上闻也。至谓垦地每岁所入。可为福建海防。则又尝深计之矣。台湾一郡。文武廉俸。兵饷船政。岁费 国帑三十万有奇。本地钱粮盐课杂税所入。抵除之外。藩司发解台饷。常需十数万两。入供内地者。仅兵谷十万耳。地方时有蠢动。军需小者三五万。大者百万。历稽一百七十年来。军需十数动矣。噶玛兰厅之设。杨廷理画策。初计地方所入。供用有余。嗣以增兵。仅能自给。所谓余利。盖亦无几。今开山后。即如杨廷理法。岁以供山后之用。未必尚有盈余。况现在海防俱系山前。即噶玛兰厅亦尚与内地相望。而形势已觉孤悬。若山后开辟。则东尽汪洋。不但内外不通。并山前已有隔绝。海防所虑。更费周章。恐 国帑岁费益多。恶在所入可裨福建海防乎。或谓广东之琼州。亦在海外。十三州县。未尝不环五指生黎。台湾山后全开。亦即琼州之类。殊不知琼州虽云海外。距雷州海面仅六十里。水程裁一更耳。台湾则距厦门十三更。即蚶江相距亦尚七更。五虎门约与蚶江相仿。山前已远非琼比。何况山后。且琼州之西。尚有安南接近。为我外藩。台湾之外。则万水朝东。沧浪无际。固不可与琼州同论也。窃谓山后不开。诚有后患。而此时遽开。则尚未得机宜。与其辟之而沟塍显露。速以兴戎。莫如荒之使无可垂涎。暂缓致寇。第未审朱给事所言。是否即山后之地。或非此地。异日亦必有言者。若不及今具奏。恐干欺隐之愆。熊守所查情形。亦大略相同。谨就管见据实以闻。

筹办台湾生番献地开垦疏道光二十六年

闽浙总督刘韵珂

奏为台湾水沙连六社生番。输诚内附。并献纳各社舆图。吁请归官开垦。现飭查勘情形。妥议筹办事。窃照台湾四面环海。大山南北互峙。山以西系属内地。山以东系属番社。而彰化县所属之水沙连内山。即系生番地界。坐落县之东南。距城百有余里。各生番分社而居。其田头水里猫兰审鹿埔里眉里等六社。毗连一处。南北袤延一百余里。陂原沃野。地尽膏腴。而水里社山泽之秀丽。埔里社壤地之宽平。尤甲各社之上。向禁民人私入樵采。道光四年。前抚臣孙尔准过台巡阅。曾经彰化嘉义两县衿民及屯弁等。呈请开垦水里埔里二社番地。因其时水埔二社。中隔凶番。地形险远。且非出自生番之意。与淡水噶玛兰番民自愿归附者不同。恐开垦别滋事端。经前督臣赵慎畛会奏飭禁。并请于入山隘口设汛专防。复令鹿港厅同知彰化县知县每年轮查。以杜偷越。奉 旨允准。二十一年。前给事中朱成烈以台湾旷地甚多。奏请开垦。复经前督臣颜伯焘前抚臣刘鸿翱援案覆奏停止。各在案。臣刘韵珂抵任后。因恐该同知等日久生懈。节经飭令实力稽察。不准内地奸民。私越占垦。兹据署鹿港同知史密禀称。本年正月。该同知会督北路协副将叶长春等。带同通事番目。亲至水沙内山巡查。行至山口鸡胸岭地方。即有田头等社番目等出迎跪接。该同知等即

令该番目导入社寮。传集番众。宣布 皇仁。逐加抚谕。赏以红布盐糖等物。该番众等均极悦服。并据田头社番目摆典。水里社番目毛哈肉。猫兰社番目六改二。审鹿社番目排搭母。埔里社番目督律。眉里社番目改努等。率领六社番众男妇老幼一千一百六十三人。匍匐前来苦诉。伊等衰弱穷困。各社番地。悉成旷土。伊等不能耕种。以致生计日蹙。愿薙发易服。改为熟番。求准内附。并献纳各社舆图。吁恳归官经理。该同知等察看情形。极为真挚。且俱已薙发。势难拒阻。遂复赏给各番衣裤一千余件。谕令各回本社。听候禀请查办。该生番等欢欣鼓舞。感谢而回。该同知等即将田头六社番地。顺道履勘。约可垦田一万二三千甲。按甲升科。每年可征正供谷三万数千石。足成闽省一大厅县。应请援照淡水噶玛兰之例。设官抚治。并建设城池。以资保障。如蒙准行。统计文武廉俸役食兵饷。岁需银不过六千两。以岁收尽数支销。尚余谷二万余石。其未经升科以前。应需一切经费。约洋银三十余万圆。现在嘉彰两县绅衿。认捐已有十八万余圆。其应开番地。除该同知自认捐垦二千甲外。该绅衿等亦认垦七千余甲。其余不敷经费。未认田亩。陆续劝捐招垦。尚易为力。将来开垦与兴建并举。当不致有缺误。禀请具 奏前来。并据台湾镇总兵武攀凤台湾道熊一本台湾府仝卜年据禀转详。臣等参酌于封禁开垦之间。熟筹乎因革损益之理。并默察夫今昔时势之宜。利弊判然。情形迥异。臚举所知。敬为我皇上详细陈之。

台湾孤悬海外。民情浮动。动辄逞凶械。甚或造谣聚众。谋为不轨迨经兵役跟踪寻缉。而该匪徒等明知水沙连内山。为兵役缉捕难至之区。遂相率逃入。潜匿深藏。开垦则地归疆理。建厅设汛。布星罗。匪徒既无从托足。地方即可期静谧。是其祛弊者一。台湾向无土著。多系闽粤两籍之人。从前地广人稀。物产丰富。力作经营。在在皆可谋食。近则生齿日繁。生业乏术。有游民而无恒产。鲜不流为盗贼。开垦则驱之力田。赡养无数穷民。可消患于未萌。是其祛弊者二。水沙连地土肥美。甲于全台。虽内地民人例禁私越。但既知其中有土地可耕。木植可采。难保必无私越之人。即加谨巡防。迭增厉禁。亦难保无官来则去官去复来之弊。久之呼朋引类。盘踞日多。为害滋深。开垦则按户授田。奸匪无从混迹。可免意外之虞。是其祛弊者三。佳里兴等各社野番。系在水沙连各番社之后。台湾不法奸徒。向有勾引佳里兴等社野番。潜出卡隘扰害边民之事。内地兵役。因水沙连番社居中隔绝。不能深入查拏。以致该匪徒等负固恃险。顾忌毫无。开垦则建设营屯。择要防守。奸徒既不能私入勾结。野番即不敢越境出扰。是其祛弊者四。水沙连各社生番。向以抽藤吊鹿为生。不谙耕耨。兹因封禁日久。社地荒芜。俯仰无资。吁垦归附。若不允其所请。既见拒于官府。必串谋于熟番。即不串谋。而汉奸侦知生番求垦不允。断无不串谋

熟番私诱生番之理。迨私垦既多。生番得沾余利。再为查拏。该生番等始虽舍熟番汉奸而求官。后必结熟番汉奸而抗官矣。操之过急。倚众负隅。难保不激而生变。开垦则番众心安。可杜私垦之渐。而熟番汉奸。即无由串谋勾结。是其祛弊者五。台湾夙号殷阜。近因物力有限。户口频增。日形凋敝。开垦则地利较溥。岁可产米百万石。他如木料茶叶樟脑药材等物。为数更属不少。通商惠工。培养生机。元气可期渐复。是其兴利者一。台湾饷银。向须内地拨济。不特虚糜解费。而且重洋远涉。疏失堪虞。开垦则岁得正供数万石。即可就地酌拨。台湾多一分饷银。即内地少一分协济。是其兴利者二。台湾为海外岩垣。仓储不可不裕。开辟之后。正供既有赢余。而该同知捐垦之二千甲。一经成熟。又可酌提充公。从此储备日充。即可为地方缓急之需。是其兴利者三。鹿港向设屯丁三千余名。岁给饷银。不敷衣食。开垦则调取无业番丁。酌给荒田农具。令其自行耕作。仍由官给器械。随营操演。使该屯丁等生计裕如。均得安心学习。无事则保卫沙连。有事则协助兵力。是其兴利者四。水沙连内山。前控嘉彰两县。后近噶玛兰厅。为全台腹背重地。开垦则前后呼吸相通。全台均资策应。是其兴利者五。其祛弊也如此。其兴利也如此。若竟重拂番情。拒而不纳。未免坐失事机。顾或谓前之奏明封禁。系属老成慎重。今之奏请开垦。终觉好大喜功。不知前此系衿民呈求。此次系番众献纳。前此各番未服。不能与番攘争。此次各番输诚。并可使番乐利。前此议开。仅水埔二社。尚有田头等社间隔。越垦为难。此次田头等社。均已一概请开。井里相通。并无梗阻。且见在各番向化薙发者。已千有余众。实难遏拒。是今昔情形。迥不相埒。自未便因奏禁在先。即胶执拘泥。不予查办也。

惟图功必先防患。慎始方可要终。究竟各社番地实有若干。番情果否一律悦服。地势有无险阻。城池衙署应在何处建造。文武员弁应设何等职衔。书役兵丁应设若干名数。何处应设隘巡防。何处应分屯守卫。沟渠应否开浚。道路应否疏通。据地分田。应如何定立章程。方可通办合作。丈亩定赋。应如何设法清查。方无移匿隐混。生番如何保护。汉奸如何翦除。开垦建置。应否同时并举。捐输经费。果否不致绌支。必当预为筹虑。计及万全。方不致临时掣肘。现已檄飭该管镇道。亲诣番社。周历查勘。体察情形。妥议详覆。伏思 国家承平二百余年。仁恩怙冒。遐迩倾心。辟土开疆。所在多有。今水沙连各社生番等。羸居崖谷。一旦感承高厚。薙发易衣。献图纳款。统榛榛狉狉之俦。遵荡荡平平之路。亦未始非太平之盛事。臣等又何敢壅于上闻。致负 圣主子惠番黎。一视同仁之至意。谨据实奏恳 天恩。俯准援淡水噶玛兰改土为流之例。一体开垦。设官抚治。俾鯤室鲸波以外。附隶 王封。雕题凿齿之伦。涵濡 帝泽。俛蒙 俞允。俟该镇道等勘覆到日。由臣等确核一切事宜。

妥议条款。另折奏请试办。并绘具图说。恭呈 御览。再台湾丈量地亩。向皆不计弓步。以长戈柄代之。一丈二尺五寸为一戈。积一百戈为一甲。以内地亩分核算。每甲计地一十一亩。合并陈明。

覆陈台湾开垦番地疏道光二十七年

刘韵珂

奏为遵 旨履勘水沙连六社番地。体察各社番情。并查出私垦民番。分别办理。窃臣于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本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奉 上谕。前据刘韵珂等奏台湾生番献地输诚请归官开垦一折当交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兹据会议具奏该番性类犬羊羸居崖谷忽因衰弱穷困献地投诚恳请官为经理恐有汉奸怀诈挟私潜为勾引一经收纳利之所在百弊丛生有非豫料所能及者此事大有关系着该督于明年二三月渡台后将该处一切情形亲加履勘悉心体察筹及久远据实奏明未奉谕旨之先不准措办断不可轻听属员怂以为邀功讨好受其朦蔽率行议准致貽种种后患懍之慎之原折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又臣附奏起程渡台阅伍。并履勘番地一片。于五月二十四日在彰化县途次。奉到 朱批。知道了。又于即亲诣水沙连各社体察番情履勘地势句旁。钦奉 朱批。懍之慎之不可顾目前留后患也各等因钦此。伏查水沙连六社番地。虽于道光四年及二十一年两次议开。总以与番争利。恐后患难防。奏请饬禁。此次田头水里猫兰审鹿埔里眉里等六社生番。输诚献地。固由不谙耕种。谋食维艰。欲求内附。以为自全之策。与前次议开情形迥别。但犬羊之性。反复无恒。诚如部议。恐其鼓舞于前。仍复顽梗于后。臣前因台湾镇总兵武攀凤台湾道熊一本台湾府全卜年及署鹿港同知史密先后详禀。该员等均系亲历六社。更番勘。咸谓番情真挚。并无他虞。察其所言。似均确有把握。而熊一本全卜年历任台湾。又皆十数年。凡海外一切利弊。无不了如指掌。其武攀凤史密二员。虽不及该道府之年久。而办事之结实精勤。亦与该道府相埒。既于开垦一事。剴切详陈。力请举办。自不致稍有欺饰。且其时各社生番。多已薙发易服。更未便拒而不纳。致阻其向慕之诚。是以会同前福建抚臣郑祖琛奏请试垦。兹奉 圣谕。敕令亲勘熟筹。自当钦遵办理。惟事关开辟。所系甚重。其地势之有无险阻。番情之果否悦服。尚不难一勘而知。开辟之与封禁。孰得孰失。究属未来之事。必先参以众论。方不失于偏倚。臣遂恭录 谕旨。转行遵照。一面随时随地。博访周谘。有谓六社地土沃饶。若得及时开垦。可为全台兴大利者。有谓各生番族类凶顽。若不照案封禁。恐为全台貽后患者。而询之在籍绅士廖鸿荃等。则坚以开垦为是。并云伊等戚友在台多年。深悉六社地甚肥美。果能议开。既可多产食米。亦可安插游民。数月之中。人言藉藉。虽议开多于议禁。然要皆各执其说。并无一定之论。自非亲身审察究难决其是非

。当即奏明于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由省起程。将兴泉二府属陆续报获洋匪顺道勘办后。径至蚶江登舟候风。于四月十四日放洋。次日抵鹿港口。即由陆路按站前进。沿途谛访六社确情。亦与内地人言相等。

臣先将台湾凤山嘉义三县各营官兵按次简校。并将应审案件应理公事逐一办竣。遂督同署鹿港同知史密。署淡水同知曹士桂。北路协副将叶长春。嘉义营参将吕大升。及臣随带之文武员弁。均轻骑减从。酌带兵勇。于五月十三日。在彰化县属之南投。换坐竹舆由集集铺入山。于二十日至内木栅。出山口北投一带。回抵彰化县城。计八日之间。将该处一切情形。亲加履勘。悉心体察。谨为我 皇上缕晰陈之。查水沙连内山。系属总名。而田头水里猫兰审鹿埔里眉里六社附于中。在彰化之东南隅。南以集集铺为入山之始。南投系其门阌。北以内木栅为审界之终。北投系其锁钥。自集集铺东行十里为风箐口。又五里为水里坑。由水里坑南行十里。折西登鸡胸岭。过岭五里为竿林。又五里为竹林子。又五里为田头社。越社南之蛮行岭。东行五里为水里社。由水里社东北行五里为兰社。又五里为审鹿社。又二十里为埔里社。社名茄冬里。里北十余里为眉里社。由埔里社西行十里为铁砧山。山南有溪水一道。过溪后。仍西行二十里为松柏仑。十五里为内国姓。五里为龟紫头。十里为外国姓。五里为太平林。五里为璞屯园。由璞屯园南行五里为内木栅。又二里为北投。以上自集集铺起。至内木栅止。计程一百五十里。均系约计算。并未施弓步。较外间驿路。不啻倍之。内田头社。约可垦地七八百甲。生番大小男妇二百八十八丁口。番寮八九十间。水里社约可垦地三四百甲。生番大小男妇四百三十四丁口。番寮八九十间。猫兰社约可垦地七八百甲。生番大小男妇九十五丁口。番寮三十余间。审鹿社约可垦地四千余甲。生番大小男妇五十二丁口。均已迁附水里社居住。埔里社约可垦地四千余甲。其社南之一千余甲。先经熟番私垦。间有生番自垦之地。均系畸零小块。不成片段。且俱将稻谷撒于地内。听其生长。并非插种之法。秧苗皆稀疏细弱。难期秀实。见住生番大小男妇二十七丁口。熟番约共二千人。眉里社约可垦地二千余甲。现住生番大小男妇一百二十四丁口。统计六社。约可垦地一万二三千甲。各社地均有溪流。可资灌溉。且日晡露瀼。浸人衣袂。入夜更重。近山之地。亦无虞旱干。其间悬崖仄磴者为风箐口。古木连阴者为竿蓁林。幽篁夹道者为竹林子。壁立千仞俯瞰者为鸡胸岭。为松柏仑。至水里社之日月潭。南北纵八九里。横半之。水色红绿平分。四围层峦翠。潭心孤峙一。名珠子山。高里许。顶平如砥。可容屋十数椽。番仓数十间。依山绕架。潭东溪源。四时不竭。水边渔般。零星隐约于竹树间。是其山水之清奇。实为各社之名胜。而平原旷野。局势天开。壤地毗连。周围约六七十里。一望无尽者。则埔里眉里二社。尤为各社之冠。臣躬亲阅历。虽平险殊

途。山泽异地。然均有道路可通。并无阻塞之处。惟南路之鸡胸岭。北路之松柏仑。山势高耸。引重为艰。而南有八仙岭一路可以开辟。北有溪水一道可以疏通。亦无虞间隔。

若夫埔里眉里两社之东。有观音山一座。列岫拱环。山下悉属旷土。与社西之铁砧山遥相映对。万雾溪绕其北。史老溪围其南。其西来之水。均灌注史老溪。直达铁砧山下。与万雾溪合流而西。历彰化之大肚溪。汇入于海。其合流处所。滩石峻崢。水势较浅。加以浚凿。舟楫即可通行。此臣履勘水沙连六社番地之实在情形也。而六社番情。则又有大可见者。方臣甫至南投时。即有田头社生番三四十人。匍匐出迎。及入山以后。又有水里猫兰审鹿埔里眉里五社各生番。或十数人。或数十人。间段跪接。一见臣舆。均各争先恐后。用手搀扶。每至一社履勘时。各生番即尽率其族众。俯伏道旁。不敢仰视。内有薙发着衣履者十之七八。余尚披发跣足。男番以番布或鹿皮二块护其下体前后。女番以番布数幅裹其下体。上身亦被服番布。而襟袖粗具。亦有布质褴褛。不能蔽体者。其乳哺之婴番。多用布条缚系于胸背间。身无寸缕。形似羸虫。穷蹙之状。有令人目不忍睹者。臣谕通事传示各番。令其不必生畏。各番均昂首色喜。惟男番眉心间有刺一王字者。体画较粗。而女番之眉心颌颞。多各刺一小王字。且从口旁刺入两腴。至耳垂又湾环刺下。如蜨翅状。所刺行数。疏密不一。所涂颜色。黄白亦不同。询知番女许字后始刺两腴。遵祖制也。当向查询归化献地。是否出自真诚。各番均手指草地。亟亟首。惟言语啁啾。音同馱舌。无从辨悉。据通事传禀。各番皆诚求开垦。臣遂飭归本社。听候勘辨。各番于欢呼感谢之后。或扶携老幼径自回社。或奔走前后。拥护而行。并于臣路过水里社之日月潭边。争请乘船游览。番俗以大木分为两开。刳其中而毫无增益。呼为口(奔)甲船。木质如铁石。长者二丈有奇。短亦丈余。或八九尺。阔三四五尺不等。臣因番情真挚。未便过拂。又欲遍勘全社形势。即步登口(奔)甲。各番等即以七八人荡桨行驶。踊跃欢腾。到处涉历。其亲爱之忱毫无虚饰。迨臣履勘六社已毕。复回至埔里社行寓。将田头社番目摆典。水里社番目毛哈肉猫兰社番目六改二。审鹿社番目排塔母。埔里社番目督律。眉里社番目改努。同随行番众及各社通事人等。逐一传齐。严诘其献地之故。该番目等各操番音。喃喃苦诉。询之通事。据禀各番目咸称。伊等因不谙耕作。各社番地。悉成荒芜。其自垦之地。岁收无多。不敷食用。遂致衰弱困穷。日甚一日。实有难以存活之势。幸鹿港同知进社查看。遂各献纳舆图。情愿薙发易服。改为熟番。求准归官经理。但蒙 大皇帝酌赏租谷。俾得温饱自全。 恩同再造等语。臣因通事传供。恐有捏饰。复谕令传示各番目。凡有供词。不妨装潢手势。该番目等各以一手扞心拍地。并以拍地之手。作抄翻状。以明其献地归官。

实系出自本愿。臣以该番众等。榛处犷游。毫无知识。一旦输诚纳款。未必非汉奸人等怀诈挟私。从中勾引。又面谕通事。向番目再三诘讯。各番日均摇手称无。臣遂谕以尔等既各真心内附。自当代为具奏。俟钦奉 谕旨再行遵办。各番目俯地叩头。同声感戴。并各抚其手足身体。含笑私语。传询通事。据禀各番目如蒙 大皇帝恩准垦地。伊等此后亦得同服衣裳。同着冠履。是以称快。

及臣谕令回社。各番目或属通事。转求臣多住几日。或求通事请示臣何时再来。或又将臣寄寓茅舍信手指挥。絮语不休。询之通事。称系各番目因臣见寓草寮卑隘。俟臣再来时。伊等起造高大房舍。以为驻宿之所。臣复谕令通事一面嘉奖。一面辞覆。并促其率众各归。各番目始率领男妇唯唯而退。嗣臣因公留住五日。各番众仍络绎前来。有献鹿筋数条者。有献鹿角两只者。有献鹿皮一张者。有献鹿脯番饽二盘者。并有番妇番女。以番布一二段雏鸡一二只鸡卵五六枚呈献者。臣酌收些须。以示不疑。亦薄赏其红布食盐。以示体恤。各番欢欣鼓舞。叩谢不已。有时逐之使去。而举步迟疑。有时禁其不来。而傍门瞻顾。其依恋不舍。直有倒悬待解饥婴待哺之情。复察各番。称史密为老祖。缠绵固结。更难以言形容。洎臣束装出社。各番众跪送纷纷。面容凄惨。臣亦不觉顾而心恻。此臣体察水沙连六社番情之实在情形也。且匪特六社内之番情可见也。而六社外之番情亦可共见。查内山南北亘。界分三港。南港番性柔驯。中港番族贫弱。六社即在其内。北港生番较为蕃庶。各番虽系同类。要皆各自为社。彼此不知相顾。有无亦不相通。臣行至南投。即有南港之鸾社。毛注仔社。山顶社。巴辘头社。并中港之杜仔社。剥骨社。适社。木噶兰社。叩社。千打万社。各生番男妇二百一十二人出迎。迨入内山。沿途一带。又有中港之河里鲜社。架雾社。包倒训社。溪底社。并北港之致雾社。眉藐呐社。眉猫蜡社。吗伊郎社。各生番或数十人或百余人出迎。其貌言服色。悉如六社各生番。内闲有以番布鹿皮跪献者。臣酌收薄赏。亦如六社各生番。皆叩谢不遑。喜形于色。惟臣查勘六社番地。与外社生番。毫无干涉。何以该生番等亦至接跪。当向诘询。据通事传禀。前因史同知查禁内山。深入内社。随处劝谕生番。不可行凶为非。并恐六社受人欺陵。力为保护。伊等同深感激。兹欣闻 大皇帝钦命臣前来履勘六社。是以率众瞻仰。以表恭顺之忱。臣谕通事面为奖誉。飭令回社后。均抽藤吊鹿。勤谋生业。切勿作恶犯法。各番皆欢喜叩头。复嘱通事传禀。伊等实不敢欺瞒。从前各番族众。不乏作恶之人。自奉鹿港同知示谕。各番目约束紧严。各番丁无不敛迹。询据随行之台湾官役禀称。向来生番杀人。每岁多至一百余名。近一二年中。杀人甚属寥寥。臣又令通事传谕各番。尔等果能如此。即是良番。 大皇帝自必嘉悦。各番皆顶感无既。欣欣而

去。并经臣查知有北港之平来万社生番。带领番众十余人。先期来至六社内之埔里社迎接。嗣因等待日久。口粮食尽。未及见臣。怏怏而返。又有相距埔里社五六日程途。南港之丹社。勿勿社。依肉阁社。改重社。生番。亦各率番众二三十人。随从赶至六社内之水里社迎接。丹社生番。又牵活鹿六只。勿勿等三社生番。亦携番布二段鹿筋一束。欲来呈献。因见臣已过社数日。追谒不及。亦各无奈转回。迹其笃挚向慕之殷。断非他人怂所能致。

至各生番所用器械。祇有铁矛鸟枪弓矢三项。铁矛以竹木为柄。长仅四五尺。其运用时。但知两手握柄直向前戳。并不谙纵横拨刺之法。施放鸟枪。必须用架。且一出之后。若再装药下子然火句机。必迟至半刻之久。方能完竣。弓矢则以竹为之。弦用苕绳。发矢不能及远。着物亦不能深入。内山并无虎狼。打牲全恃猛犬。若凭技艺。十不获一。即其逞凶杀人。亦祇伺单身入山樵采者而暗伤之。并不敢出山肆虐。臣访询明确。深知内山生番。不但懦于湖南广东之猺匪。并且不及四川之猓夷。此臣体察水沙连六社外各社番情。并查悉各生番械技之实在情形也。惟是番地固贵周勘。番情亦应详察。而私垦之犯。更宜严切查究。臣自入六社之后。即督同史密曹士桂及随从员弁。带领通事。分投清查。并令各社番目。将自垦之田。逐一指认。查出埔里社有私垦之地一千余甲。猫兰社有私垦地五六甲。眉里社有私垦地二三百甲。其田头水里审鹿三社。并无私垦。当向各社番目查讯。据通事禀称。据埔里社番目督律供称。伊祖父在日。因不解耕种。曾招熟番佃垦社地。岁收租谷。尚敷养赡。近来熟番增多。每年给租有限。难资糊口。各熟番尚无陵逼情事。至伊祖父于何年招佃。各熟番垦地若干。并应纳租谷若干。伊实不知。讯之通事。亦坚供不知各熟番系何年进社。并称生番愚蠢。实皆不识数目。传集各熟番头目罗国忠等。逐一研鞫。僉供伊等祇知祖父早年因埔里社生番招佃。遂各挈眷入社。代垦纳租。伊等在社生长。并不记始自何人何年。亦不知本社社名。坐落何处。见住番地。即系祖父遗业。实非伊等私垦。所纳租谷。均系酌量给予。有减无增。各生番曾不计较多寡。兹奉示谕。始知犯法。亟应遵谕搬迁。惟出社后安身无处。讨乞无门。男妇老幼二千人。势必尽成饿莩。当各伏地碰头。泣求恩施格外各等情。究诘至再。各供不移。臣查该熟番等。本系埔里社生番招佃。与违禁自行私垦者。究属有间。既其祖父进社时。该熟番等尚未生长。迨历年久远。递相承接。祇知为先世之遗田。并不知为私开之禁地。见在聚族而居。已有二千丁口。若仅绳之以法。与明知故犯者既无区别。且人数众多。诛之亦不胜其诛。臣再四思维。自不能不暂为权变。当即严谕该熟番等。本季番租。断不准减少。听官照例收给生番。刈获之后。亦不准再种。俟奏奉 谕旨。如不准开垦。即各率族迁徙。各熟番倾心感服。旋即呈具切结存案。复向猫兰社番目六改



二眉里社番目改弩查讯。两社私垦之犯各有若干。私垦始自何时。是否系各番目招引进社。又据通事传禀。猫兰社内私垦者。祇有二十余人。俱系汉人。不知系何籍贯。眉里社内私垦者。男妇大小约共四五百人。俱系外来熟番。两社内向俱无人私垦。该民人熟番等。均系本年正二月间。先后来社搭寮垦种。并未议租。各番目等实无招佃情弊。私垦各犯。闻知臣入山查勘。均各逃逸。并据署鹿港同知史密面禀。上年伊查禁内山。亲历各社。祇知埔里一社。有生番招引熟番佃种情事。伊因防患将来。是以通禀试垦。其余五社。绝无私垦之人。迨禀请试垦之后。又恐民番先自偷越。即商同北路协副将叶长春。会拨兵勇丁役。在北路之内木栅地方。设卡稽查。嗣因奉 旨不准措办。随将原拨兵勇撤回各等语。是猫兰眉里二社私垦之地。其为侦知兵勇撤后。始行偷越无疑。查私垦番地。大干严禁。乃该民番等。竟敢因撤回兵勇。潜入私开。实属藐玩。当饬北路协副将叶长春嘉义营参将吕大升。协同史密督带兵勇。将该二社私插秧苗。全行除。间有已届成熟者。交官暂时经理。俟收成后。匀给各番。并将草寮拆毁。仍饬严拏各逸犯。务获究办。旋据史密密禀。访有今春新来熟番徐戇棋一犯。倡垦番地。生番侧目。积恶最稔。尚在眉里社树木内藏匿。臣严谕史密叶长春等。将该犯设法拏获。讯认倡率私垦。发掘番目改努幼侄坟冢。抛弃尸骨。及焚毁番寮抢夺牛物各情不讳。质之改努。亦无异词。并向徐戇棋究出殉葬铁器。经改努认明领回。臣以徐戇棋穷凶极恶。若不就地正法。既无以摄熟番之气。又何能安生番之心。遂将徐戇棋恭请 王命。在眉里社处斩梟示。为惩一儆百之计。一面出示晓谕。如敢再有私垦陵逼生番者。与徐戇棋同罪。各社生番。并埔里社招佃之熟番。同深畏服。而改努更感激涕零。叩谢不已。此又臣在六社内查出私垦分别办理。并将欺陵生番之犯访获审办之各实在情形原委也。伏思我 国家开疆拓土二百余年。声教所敷。东渐西被。虽远边荒陬。无不尽入版图。幅员之广。实为汉唐以来所未有。该水沙连六社番地。不过蕞尔一隅。或禁或开。本属无关得失。特以生番之率众来归。由于不知耕耘。生计日蹙。而招佃之熟番。又皆减租欺朦。其所以得官为抚治者。实藉此为保卫身家之图。若不俯顺番情。则生番日益困穷。熟番日益横肆。势不至尽戕其生尽并其地不止。久之呼朋引类。日聚日多。而无赖之徒。负罪之犯。亦得以无官查察。潜迹遁藏。从此俦类互分。必致倚强而陵弱。党与既众。更恐拒捕而抗官。其貽患殊难逆料。纵熟番不难驱逐。而利之所在。众趋若鹜。能禁今日之不来。不能保异日之不往。从前竖碑立界。设隘分防。立法何尝不密。乃私垦者仍有二千人之多。可见禁令虽严。总难期历久无弊。即谓驱逐之后。厉禁增。无敢或有踰越。而被逐之熟番。数至二千。既无本社可归。又无田庐可守。饥寒交迫。势必流而为匪。台湾地狭人稠。流匪本多不靖。何

堪再益此二千流匪也。一经开垦。则分疆画界。计亩新耕。生番收其租息。既各鼓腹无忧。熟番得以力田。亦皆养身有具。有恒产斯有恒心。谁不相安乐利。而抚驭并有文武。巡查又有兵役。则一切无赖之徒。负罪之犯。更属无从托足。顾议者或谓台地民情浮动。或械竖旗。层见出。若再开垦番地。设将来内地匪徒。竟与番类勾连。剿办必更费手。不知匪徒与番类本不相洽。溯查历年档案。祇有因官兵不敷派拨。酌调屯兵协剿匪徒之案。并无匪徒番类。互相勾结随同附和之事。

即如乾隆五十三年。首逆林爽文逃入六社。经埔里社番众。协同官兵社丁人等。将该逆生擒缚献。而林爽文家属。并经水里田头两社生番拏获捆送。此为内地匪徒。不能勾连番类之明证。又或谓生番世隶化外。罔知法度。现虽困苦来归。迨衣食充裕。无所顾虑。安见不始顺终悖。不知汉奸诈伪百出。每多首鼠两端。而生番则不识不知。绝无机巧。纵使譎变无常。而统计六社生番。大小男妇。现止千有余名。壮丁不过三百余人。皆散居六社。其所需之械。与所习之技。又无一足恃。剿捕亦甚易易。况台地自郑氏灭后。即为中国所有。厥后陆续开垦者。如淡水鹿港噶玛兰诸厅。无处非生番地界。百数十年。攘攘熙熙。莫不涵濡帝泽。移风易俗。共安耕凿之天。从未闻有生番为患。调兵征剿之举。往事足征。可以例推。至六社之外。番社虽众。族丁地势。臣均莫由深悉。然就出社迎接者观之。已有二十三社之多。其赋性之真朴。作事之蠢蚩。悉与六社相似。以此例彼。当亦不甚悬殊。且三港之内。统为生番。又别无凶番种类。是皆无足深虑。又或谓台地本属外夷。现在闽省两口通商。夷情或不无叵测。若六社番地一开。土地广而财赋多。恐外夷之垂涎更甚。不知夷情止在通商。此外别无营求。更不贪图田土。六社番地。尚在彰化之后。僻处山隅。距海口甚远。外夷断无垂涎之理。而台地所产。菽粟鱼盐之外。间有产茶处所。皆叶粗味苦。俱非外夷所珍惜。即外夷之售销于内地者。亦非台民所必需。懋迁有无。均不足启外夷之覬觐。必谓外夷之垂涎。专以六社番地之垦与不垦为行止。臣固未敢深信。回忆臣东渡前后。博采众论之时。实未能折衷一是。迨亲历六社。确知底蕴。不但闽省内地人言。多系耳食。即台地人言。亦半属隔膜。天下事及之后知。履之后见。益信台湾镇道府之所详非虚。署鹿港同知史密之首先深入。创议开垦。确系防微杜渐。并无邀功讨好之心。而在籍绅士廖鸿荃等之言之切恰中事机也。至番地膏腴。实为仅见。六社可垦之地。虽多至一万二三千甲。而平坦者十之八九。绝少石碛沙压之处。翻即成沃壤。开垦匪难。科丈亦易。即创建工程材木。固取之不尽。灰石亦用之不竭。经费充盈。兴修自可迅速。据台湾各官禀称。初议试垦番地。嘉彰两县绅富无不乐从。认捐之数。已甚不赀。及闻臣奉命亲勘。旋即中止。如再议续捐。尚

不致观望不前。久延时日。是开辟创建。均无须耗费帑金。亦无待数年后始能蒇事。臣材识虽极樛昧。非不知省事为为政之要。倭事为便己之方。今以大有关系之事。仰蒙天语提撕。再三诰诫。为公为私。均可奏请中止。特以六社番地。开之则易于成功。禁之竟难于弭患。深思密计。实不敢藉君父之责成。辄思废公而便己。况一身之利害。究不可夺天下之是非。臣渥受殊恩。又何敢稍涉依违。致孤高厚。以臣愚懦之见。似不若查照前奏。仍援淡水噶玛兰改土为流之例。一体开垦。设官抚治。俾彼六社生番。均得优游圣世。附隶编氓。以昭盛治。惟奉训示。敕令慎慎从事。臣实未敢擅便。是否仍乞圣裁。如蒙俞允。恭俟命下。再将试垦一切事宜。会同福建抚臣妥议条款。牒叙奏闻。并将六社舆地。绘具图说。恭呈御览。除将审办徐戇棋一案。另行具奏外。所有遵旨履勘水沙连六社番地。体察各社番情。及臣查办民番私垦各缘由。谨先缮折据实覆奏。伏乞皇上圣鉴。

筹办陕西各路垦荒事宜疏同治四年

陕西巡抚刘蓉

奏为陕西各路垦荒事宜。续派司道详定章程。设局督办。以专责成而规久远。恭折缕陈。仰祈圣鉴事。窃维陕西大难初平。生聚为要。善后之法。莫急于清查地亩。招集流亡。而地方之被害较深。则办理之艰难特甚。臣前岁督师汉南。曾经奏请清查叛产。筹办营田。嗣据光禄寺少卿郑锡瀛前署抚臣张集馨次陈奏。均经奉旨飭办在案。臣于上年四月抵任。督飭各属认真经理。阅历既久。利害相权。其中窒碍之多端。弊窦之出。有不得不酌量时势。妥为变通者。查近来诸臣条奏。大旨不外设屯招佃两端。如郑锡瀛疏陈以田给兵之议。果能举行。则多开一处屯田。即少费一营兵饷。诚属撙节军储之长策。无如荷戈之士。不习耰锄。骁悍之夫。难安畎亩。古者诸侯疆域。大都不过百里。征戍不越境。战争不逾时。故带甲即以赴敌。释械仍可归田。近则南北奔驰。转或数千里。东西征剿。历时至五六年。欲行寓兵于农之法。亦已难矣。若欲按户授田。使户出一丁以为兵。则比岁所称敢战之卒。大都楚鄂之材。故乡自有生计。既不挈家远徙。而稻田麦地。南北殊俗。亦虑迁地弗良。势难相强。至于土著之民。向皆不习战阵。欲授田而驱以为兵。固未能骤期得力。且值兵燹之后。土旷人稀。求其负耒而农者。尚不可得。安有余夫执役以充兵者乎。汉唐以后。屯政之兴。多在边徼之地。戍务闲暇之时。然兵兴则屯兴。兵罢则屯罢。虽擅一时之利。难为久远之谋。至于前明屯卫之制。乃在干戈既息之后。散兵归农。使之渐营室家。传为世业。随时训练。以建一代之规。其效固非岁月可成。而今亦非其时也。陕省西同凤各属。地处腹中。既与边方有别。兵

民错杂。易起争端。兼值豫捻甘回。时虞窜越。东防西剿。兵勇方罢于奔命。尤未暇释甲务农。此设屯之难行也。张集馨招佃认垦以租抵饷之奏。钦奉谕旨。与其招佃认垦不如作为屯田如能作为旗兵之产尤属合宜等因钦此。旋又疏请于陕西省城招募劲旅三千名。按兵授田。听其招佃承种。收租代饷。诚如圣谕。所奏系为因时制宜豫筹备御起见。如臣前疏欲仿旗租之制意亦大略相同。而筹划经年。卒亦未能照办者。大凡招佃纳租之举宜于地辟民稠之时。今则荒地太多。遗黎太少。各处流徙未归之民。虽其自有产业。尚多抛荒未种。安有余力佃耕。若欲招徕邻省之氓。则挈家迁徙。所费猥繁。而修筑庐舍。购办糗粮。以及牛马籽种农器诸项。又复倍蓰。况夫年岁丰歉。不可预期。竭终岁之勤劳。或不足偿其播种耕耘之费。则顾虑已多。即值丰年。所获优渥。而租粮并纳之余。为利亦寡。兼之租额既定。岁岁输纳。纵有盈余。终非永业。佃民利析锱铢。能无较量。故垦辟荒地与已耕成熟之业。难易悬殊。而招徕客民与附近比邻之家。情形迥别。

今地方官出示招募。应者寥寥。而谓以田给兵。即可以租代饷。则亦侈虚谈而不彻事实之故矣。旗兵生计维艰。如能授田作产。当可渐冀充饶。惟满营安闲日久。不谙农桑。既不躬亲耒耜。如使雇佃承种。则所患又复如前。自非竟归荒芜。则私相典卖。故从来给产以贍兵。终归有名无实。况乎官私丛杂。稽查不易。兵民交涉。疑虑犹多。此招佃之难行也。夫富国莫如尽地力。而成务尤在顺人心。与其急筹贍兵。存奢望于屯租。而饷糈终归无着。何如宽以待民。使乐趋于陇亩。而饷源或可自充。欲民之乐于垦荒。必使知有余利。欲民之有余利。必使得为世业。欲民之得为世业。必先明示限制。详定章程。请缕晰陈之。大凡利之所在。弊即相随。将开利源。先防弊窦。其或给产授田之际。稍涉含混。胥吏侵渔。不免以多报少。官司粉饰。又或以少报多。且叛绝各产。与有主之地。错杂毗连。殊难界划。侵陵隐占。均所宜防。此时田亩之数不清。将来钱粮之数必绌。若听其亏短。则中饱太多。若督令全完。则苛索弥苦。此其弊在朦混者也。逆回之叛产。逃民之绝产。其事似不相涉。然其中回典汉业。回叛而产属汉民。汉典回业。汉耕而回已早叛。彼汉民之有契据入验者。固易剖析。惟流离之后。契据多半遗失。乡邻又无凭证。若不准承认。则平民含无告之冤。若概与通融。则奸民有假冒之弊。至于绝产一事。或汉典汉业而原主逃亡。或汉佃汉业而仅存佃户。甚或原主尚存妇孺。有契据而不能指认。佃户虽能指认。而又无契据。花名册籍无可稽查。或戚族里邻。多归沦丧。遂有察知业户已绝。托言契据遗失。妄指他人田业为己业者。甚或属托亲旧。彼此互相指证。莫可究诘。种种情形。不胜枚举。此其弊在隐射者也。荒闲之地。其邻近村庄。人亦复稀少。不得不广招邻封远境之民。一体领种。乃土民念

其亲旧既绝。不忍以遗业遽属他人。不许客民耕种。或诡称亲旧在外。希图宕延。而客民又恐土著欺陵。往往相约成。应募而至。若令杂居耦处。则平昔气谊不洽。骤难联以同沟共井之情。若听其结队分。则彼此门户先成。尤难期以讲让型仁之谊。此时之布置未能帖然。异日之争将成巨案。此又在土客不安也。臣尝谓以抛闲之旷土。养待食之流民。不惟安集可期。亦且糗粮易足。及观窒碍之多端。弊窦之百出。有非寻常意料所能及。智虑所能周者。然事关民瘼。法期经久。既不敢蹈废弛因循之习。尤不敢存欲速见小之心。前此迭经拣派司道大员。设立营田总局。令其检查旧卷。体察情形。详定章程。由臣悉心酌核。飭属遵办。其中区画之要。约有数端。一曰正经界。仁政以经界为先。而经界以丈量为准。陕省田地。肥瘠不一。科则未均。其有主之地。积久相仍。未便纷纷丈量。致滋扰累。至于叛绝各产。欲使赋役得平。争讼不起。民获各安其本业。吏无格外之诛求。惟有清丈地亩之一法。现飭画分段落。编立字号。凡客民之应募而来者。清查来历。由局给与执照。载明亩数多少。钱粮若干。以防诡混。授田必限定数。俾绝兼并包揽之萌。给领必依次序。期杜拣择逾越之弊。

认垦既有后先。编户无分主客。每十家设一甲长。百户择一里长。使相统率。以任完纳租粮。均派徭役之责。而平其争讼。申以条约。则客民不得擅立村寨。而土著不致倚众相陵矣。一曰定限制。叛产绝产。界限先为划清。叛产概令入官。绝产分别有无当佃轆轳。同族亲丁。以及契据存亡。查明分析核办。其业主之流徙未归者。自该地方被扰之日起算。定以三年。流离不返。即行截止。其客民之招种认垦者。自发给执照之日起算。定以六年。租粮及额。即永为业。規制既定。则官司既有遵循。民情不致惶惑矣。一曰缓钱粮。领佃之初。辟地开荒。牛具种。棚舍刍粮。在在须费。且经营于隔岁之前。而得食在半年以后。岁收之丰歉难必。而催科之迫促相随。臣尝飭同州府劝借牛种。民有虑其无力完交。畏不敢领者。有既领而救死旦夕。坐食无余者。困苦之情。深堪悯恻。恭查雍正六年 上谕。安西沙州等处招民屯垦原为惠养边民之计今从民户到齐之日计算至辛亥之年乃例当输租之期但小民甫经安插公私兼顾为难着宽期二年于癸丑升科俾民力宽裕俯仰有资钦此。仰见 圣恩广被。在远不遗。今关中为西北形势之区。频年兵燹之后。我 皇上如天之仁。出水火而登衽席。奉 特旨蠲减钱粮。抚恤周至。此次筹办垦荒。仍拟仰求 恩施。凡客民所垦荒田。俟承种一年之后。酌量情形。再行升科。庶使新垦之民。感 朝廷逾格之施。无公私兼顾之虑。实于招垦事宜。大有裨益。一曰定租谷。招垦地亩。固以绥辑遗黎。亦以借资军食。一年之内。正供尚须蠲缓。自难更议取租。惟此项叛绝各产。既已归官。即与民田有间。现议章程。拟于正

粮升科之后。分别水田旱地。科则高下。每年每亩。薄取租谷。以备仓廩之不足。六年之后。免交租谷。祇输正粮。准其作为世业。在小民分年输纳。为数甚微。而各路兵食纷繁。亦资小补。况六年即行截止。并非永远加征。揆诸民情。自必乐于从事。凡此数端。皆就陕省现在情形。妥筹办法。不敢固执己见。亦不敢曲徇人情。不敢急图近功。亦不敢祇安简便。惟有督饬司道勤求民隐。期于弊可预杜。法在必行。其或情形互异。不能不稍为变通者。再由该司道等会同商酌。详请新任抚臣随时奏咨。庶于 国计民生。两有所裨。用副 圣主軫念残疆绥辑遗黎之至意。抑臣犹有虑者。西同凤三府。地居腹里。附近省城。向来民风俭嗇。而朴厚驯良。最称易治。今土著编户。孑遗无几。而招徕新集之众。来自远方。大都河南之陕汝。湖北之郟襄。四川之巴南通等处为多。民气杂揉。良莠相半。则风俗亦将为一变矣。土民之与客民。既虑难于相安。即客民与客民。亦虑各不相协。处置未尽其宜。不特狱讼滋多。亦恐嚣竞成习。惟于编成里甲之后。修明乡约。设立义学。以礼让型其父兄。以诗书泽其子弟。地方官复不时亲临而劝率之。务使涵濡 圣化。比户成风。此其因势利导潜移默化之功。盖有存于法令条告之外者。其效固未可期诸期月之间。而规画设施要在还定安辑之始早计预图。若待其风会既成。始为挽救转移之计。则已后矣。事有似缓而实急者。故为我 皇上率陈之。至臣所恳新垦荒田。俟承种一年之后。斟酌情形。再行升科之处。如蒙 俞允。即当刊刻誊黄。行晓谕。俾远近之民。感沐 皇仁。乐于趋事。除将现办章程。咨送军机处备查外。所有续派司道大员。筹办垦荒事宜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 圣鉴训示施行。

### 营田总局酌定章程

刘蓉

一变通旧章以顺民情。案查同治二年。前署抚部院张。曾将西同二府叛绝各产办理大概情形具奏。奉 旨。此项地亩与其招佃认垦不如作为屯田可以绝回民之覬觐兼可节省兵饷寓兵于农如能作为旗兵之产尤属合宜等因钦此。并经酌议屯田养兵。系为经久之计。但陕省军务正当吃紧。未暇释械归农。满城弁兵。日事操练。逆氛未远。方冀与抚标各营。同壮声威。亦难遽令其出亲耒耜。应俟军务告竣。斟酌办理。当将酌拟章程。饬行在案。查甘省军务未平。陕省界连要隘。在在宜防。存城满绿各营。均应勤加操练。以备不虞。屯政断难兴举。各州县所报情形不一。均无实效。强者随意垦种。贫者观望不前。经理既少良规。穷黎难期安集。与其急图贍兵。存奢望于闾阎。而饷需莫济。不若宽以待民。使乐趋乎陇亩。而饷源自充。兹复检取旧章。详加核议。并将始终办法。条列分明。牧民者果能实力奉行。不为莠言所惑。妄行更议。行之必有成

效。

一划清段落以定地亩。凡丈量田地。先将邻境本境有主无主地界查明。由近及远。亲身周历。虽偏僻荒远之区。不得徒令书役勘报。按四乡各里。分别地段。用官定弓步丈量。今之二十五亩。即古之百亩。一夫授田以二十五亩为率。其有一夫之力。能种五十亩者。查明实非包揽图占。准其承领。丈量时仍以二十五亩为一段。用大木签编列字号。标题某里某字第几段。每五段决一小沟。将土作埂。十段作一大沟。将土作埂。宁可宽其余地。毋庸计及分厘。其田地左近。有闲地可以搭盖庐舍者。毋庸另给地段。若无闲地无可居住者。一夫酌给一二亩。丈量分段之外。遇有所余。不及二十五亩者。作为余地。如有不愿领种多亩。祇领余地。或承种之户。有愿将界连余地一并领种者。均于执照内分别注明。领种余地若干亩。并领界连余地若干亩。均一体按章输纳租粮。

一授地宜循次序以杜偏枯。丈量之初。既分段落。授地之时。即按标题次序。分别先来后到给领。如有数人同日投结认垦。即按人数分出地段掣签。不得任其拣择逾越。以昭公允而免纷争。

一招垦宜清来历。无论土著客民。报明姓氏年贯。取具甘保各结。俱准承领。系土著。取具亲族保结。系客民。取具同乡铺商保结。如隔邑隔省起有印票。查无诡托情弊。准其一体给予执照。按地段次序授田。若勾结多人。妄图自立村寨。不与本乡联络。恐貽土客不安之弊。着不准行。

一编保甲以资稽查。远近之民。杂处其间。良莠不能尽悉。保甲之法。不惟稽查便易。而且情谊相联。今于授地之初。既以五家十家分段。即就五家十家择长。各稽其散户。而统于里长。凡里长不必定以百户。祇按其里分之大小。如一里仅三四十户。或六七十户。均设里长一人。若百户之外。酌人民多寡。设长二三人。其近镇集户口繁多之地。分东西南北。各设一长。凡设长俱系新招之户。即于新户内选择。若系新旧错杂。仍按烟户择立。祇选公正。不分新旧。一体编立。以联同沟共井之情。里长约束十长。十长约束五长。每岁交租纳粮。里长按期催齐。报明地方官。同日交纳。一里之中。如有勾结匪徒拖欠租粮等事。惟里长是问。里长有苛索平民把持地方等事。准同里开列实报官究治。另行择立。凡里长半系官人。有缉匪催粮之责。应于授地之外。酌给地亩。以奖其劳。所管百户。酌给六亩。不及百户。酌给三亩。一体纳粮。

一给执照以昭信守。现由总局颁发连三执照。一给认种之户。一存该州县衙门立案。一缴还总局备查。照内填写姓名编号。以次给发。不准积压。致有高下其手之弊。

一设分局以专责成。各州县选择公正明白绅耆二三人。户工书吏各一人。书手一二人。设立分局。将丈量地段顷亩数目。暨颁发执照等事。各设印簿。逐日

登记明晰。随时稽考。每月以某几日收结。当即查明于次日发给执照。先行出示。毋使远近之民。守候无期。书吏纸笔之费。酌定每亩令认种之民出钱三十文。此外不许索取分文。其设局经费。官为垫办。俟于田地交纳本租之内。按亩提出二升。以清公用垫款。不得于租外别立名目。向百姓索取。至招种齐全。即行撤局。官绅办理妥实。着有成效。查无别项私弊。准其呈明。由总局核其劳绩多寡。详请奖励。其有劣绅奸民。勾通地保书役。私相授受。刁难苛索。甚或把持地方。阻挠局事。以致田地久荒。粮饷无着。即照棍头把持例惩办。地方官申报不实。或借端渔利。一经发觉。亦由总局详请查办。

一定限制以息争端。查前定章程。汉回杂处之地。互相典当。暨与铺户交易抵押之地。令各州县勘明。另造清册。汉当回业者。如果文约中证可凭。准其暂行耕种。俟军务完竣。再行估核卖价。即由当主找足交官。田归管业。无力找价。即由官核给原当价值。田产入官。其回当汉业。如汉民存有老契。准其缴价赎回。无力缴赎。暂行发佃承种。如无老契。即将田产入官。不准赎取等语。今详加复核。应将良回与汉民至今相安无事者。其地田房屋。互相典当。毋庸查办外。分别实系叛产绝产。斟酌办理。凡属绝产。如汉当汉业。而原主或绝或逃。汉佃汉业。佃存而原主未归。或原主仅存妇孺。有契据而不能指认。佃户能指认而无契据。又有花名册籍无稽。其人久居乡井。知其邻里亲族无人。托言契据遗失。妄指田地。冒为己业。或冒认姻亲。并无确据。或原主希图省事。俟他人开种后。始报复业。又或本系远乡隔邑之人。探知该乡蹂躏之后。远近人烟断绝。相与成结党。冒称系该乡失业之民。冒指田地。互相保结。种种弊混。不胜枚举。均应立定限制。以昭平允。如汉当汉业。其原主亲丁已绝。准其找价管业。倘有同族在服制内者。情愿缴出当价。取具亲族切结。亦准其管业。当主不得与争。其原主逃而未归者。另行记载。准其暂行耕种。俟扣满三年。原主不返。无同族服制以内亲丁取赎。准其缴价管业。若祇系同姓。并非宗族。以及异姓之姻亲。均不准其缴价管业。其仅存妇孩。有契据而不能指认者。照契内所注地段亩数。访查确实。准其领回招佃。若契纸证据俱无。乡保邻佑已绝。仅存妇孺逃归。确能指认地界。另行记载。准其招佃耕种。不准价卖。俟三年后。实无别故。准其管业。以上各项情由不一。而其应交租粮。均应按章输纳。以杜借故取巧之弊。至原主于三年限内归来。契据人证确切。查系上下两忙未经播种以前到者。准其接收管业。播种以后到者。俟收获后始准接收。仍给承种者开垦之资。如盖有庐舍。均凭中估价给还。不得借口措交。承种者官为按照上中下则。另行核给地亩。更换执照。亦不得以远近肥饶挑难。其原主或因无资给还。情愿另给地亩耕种。取具两造甘结。将契纸呈官批明盖印。毋庸另给执照。若三年内原主归来。确有契据领还原业。承种者



已费开垦庐舍之资。而该州县境内叛绝各产均经招垦有人。此外更无闲地可给。应令两造凭中估价。或原主补还费用。承种者作为佃户交租。或承种者有力价买。原主情愿收价另置。俱听其便。凡远乡隔邑之人。无契据人证可凭。妄指某地为本业。虽互具保结。不足凭信。祇准照招垦之民。一律办理。凡荒闲地亩。既经分段丈量。其间或一段数主。或数段一主。无从查考。原主限内归来。其地尚无人种。查系确有证据。应准其取具切结领还。若已有人承种。其亩数业经划分。不得因一人紊乱定章。应查原主契据亩数。与承种者相当。仍照播种未播种办理。其亩数少者另行给地。多者先将无人承种者给还。余仍另行给地补足。不致割裂纷更。至有主之地。界于叛产绝产之间。丈量之时。串通乡保吏胥。隐匿侵占。无论远年近月。一经发觉。地亩归官。追缴历年应输租粮。照例一体科罪。以上专指绝产而言。至于实系叛产。例应归官。毋庸再议。房屋地基。以契据为凭。无契据而有乡保邻佑可证。俱准收还。如有隐占当卖及冒认己业。起盖铺屋。或将旷闲地基。平作地亩。均另行记载。倘被原主或旁人举发。将所盖房屋。不准折还。仍治以欺隐之罪。余皆照前办理。其栽种果木之沙地。照现在同州府办法。变通折银。每亩查照粮银。加倍征收。如粮银五分。租银以一钱为率。每亩给予执照。愿为己业者。令其每亩输纳十年。俱准其永远管业。

一定租粮以资军食。招垦地亩。所以绥辑遗黎。亦借以资军食。查从前比照嘉庆十三年兴安办理章程。水旱田地。分上中下三等起租。舍庄基。有搭盖房屋棚厂居住者。照上地起课。正项钱粮。另行按照输纳等语。年来各州县禀报。未能画一。虽系情形不同。其间任听乡保吏胥蒙蔽。漫不经心。以至荒地甚多。其未荒者。多系豪强估占。流亡者仍无所依。上官勤求安抚之意。未能下通。下民亟谋休养之情。未能上达。或亦规模未备。致多参差。今无论绝产叛产。皆属官地。其酌征租粮。以济民艰而资国用。自与寻常额征正粮不同。查户部例。水田旱田起科。有六年十年之别。由官招垦。以田归佃。次年起科。又雍正六年 谕旨。小民甫经安插公私兼顾为难着宽限二年起科等因。陕西省军兴以来。仓廩无余。军食不足。非曩时充裕可比。兹分别水田旱田。宽立年限。酌定租粮。系水田。初年免其交租。祇纳正粮。次年每亩上则输租二斗。中则一斗五升。下则一斗。三四等年。每亩上则输租二斗五升。中则二斗。下则一斗五升。五六等年。每亩上则输租三斗五升。中则二斗五升。下则二斗。正粮均照定例输纳。六年以后。合计递年所输之租。上则每亩补足五石。中则补足四石。下则补足三石。准其作为己业。换给契纸。永远管业。其或不能补足。每岁仍照五六年定章输纳。俟交足石数。正粮无亏。仍许换给契纸。准其永远管业。系旱田。初年租粮俱免。次年上则输租一斗。中则七升。下则五

升。三四等年。每亩上则输租一斗三升。中则一斗。下则七升。五六等年。每亩上则输租二斗。中则一斗五升。下则一斗。正粮均照定例输纳。六年以后。合计所输之租。上则补足三石。中则补足二石。下则补足一石五斗。准其作为己业。换给契纸。永远管业。不能补足。照水田不能补足办理。北路山多地寒。岁收较薄。其上地照中则输租。中下地均照下则输租。正粮仍照例征收。以示区别。如种至三年。愿将四五六等年每亩应交之租。补足石数。亦准换给契纸。永远管业。凡认种未及年限。不愿种者。准其报明。顶给他人。仍取具里保各结。换给执照。顶种之户。其应交租粮。仍按亩核计。准其按年接算。不必另起年限。村镇房屋地基。有起盖铺店房屋者。按所占地。每亩每年输租二斗。均于五八月交纳。不准迟延。仍照六年为限。其愿作为己业者。每亩补足三石。换给契纸。永远管业。倘有奸豪。将无主房基。搭盖棚舍。或用砖瓦围砌。或撒种各种粮食。冀图无主承认。冒为己业。此等诡混最多。尤应实力清查。随时究办。

一劝殷实以广招徕。地方富绅良贾。乐善好施之士。有愿捐助牛种。搭盖棚舍。捐资招垦。出借口粮籽种。薄取利息。或并不取息等情。皆属勇于为善。地方官查无市利盘剥私情。即将其捐助若干。开具姓名年岁。有无功名。报局详请酌量优奖。

一明定限以免参差。凡交纳租粮。照旧例俱用京斗。春粮自五月初起。截至五月底止。秋粮自八月初起。截至八月底止。里长率领佃户装运。赴常平仓交纳。咸长两县。令赴广备仓交纳。随到随收。严禁仓书户吏羁延浮收等弊。该管官不得于先期私行支收。散户逾限不交。或交纳不清。严催里长。不得任其拖延。每岁征收租粮。照常申报以凭查核。业主复业。定以三年。应自该地方被扰之日起扣算。招种之民。定以六年交纳租粮。应自给发执照之日起扣算。各州县办理招垦。应自奉到此次新章起。至同治五年三月止。赶紧设法招齐。毋得仍前延玩。每月初十以内。将上月招种某处田地若干。开报总局稽查。其办理妥速。或草率了事。或借故拖延。届期总局开单详请分别劝惩。

一截定章程以防紊乱。查未定新章以前。各州县招垦。丈量即非亲历。顷亩未必划清。认种之民。多寡听其选择。其认为己业者。既未深究其由来。祇图目前之征收。举凡隐冒侵欺中饱等弊。置而不问。此时遽难概令更张。应截定新章之前。已经承种有人者。赶紧清丈。分出地段。先行造具清册。注明某乡某人。于何年月日。认种水旱田地若干亩。有无搭盖铺店房屋。占地若干亩。申报总局。酌示遵行。如已奉新章。故意稽延。冀将未经垦种地亩。混入已经承种之内。乘便营私。一经委查确实。由总局据实详究。

筹议套外躉金等处屯田事宜疏

## 山西巡抚刚毅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奉 上谕。巴燕岱领队大臣长庚奏称西北阿尔泰山宜早防守躔金等处宜开屯田等语该大臣于边隘地势向称熟悉所称各节不无可采刘锦棠谭锺麟鹿传霖刚毅按照该大臣所奏体察地势情形详细规画妥议具奏等因钦此。寄 谕到臣。伏查躔金系属晋边。所有议兴屯田事宜。自应由臣察度筹办。当经行知藩臬两司暨归绥道遵照。一面委令萨拉齐同知徐秋驰往履勘。兹据禀称。躔金即台吉地。属河北外套。系伊克昭盟所属之达拉特杭锦两旗牧界。西至乌拉河东二百五十余里。东至乌拉特地界二百八十九里。北至黄河旧道。南至现行黄河自二百余里至一百四五十里不等。坐落西北。斜向东南。袤长五百余里。平川广漠。一望无垠。正北狼山。迤西红山。即黄河旧道。由南北行。折而迤南。迤东之处。则东大畲太什拉干乌拉前山后山。峰峦凑接。气势回合。续而不断。由西而东。渐就收缩。此躔金一带山势地向之大略也。套外地势。西南高而东北低。溯查康熙以前。河行北道。并无水利。自改行南道。蒙古始令素与交易之商。租种分佃。即就黄水冲刷低洼处所。因利乘便。修成渠道。西则躔金。计共五渠。东则土人名为后套。计共三渠。迂回约二百里中间支渠。曲折蜿蜒。不可枚数。而余水仍可退至河之旧道。由东北折向西南。绕过乌拉前山之西山嘴。归入南河。土本膏腴。渠又顺利。麦谷粱秫。种无不宜。以故山陕直隶无业之民。从前承佃到此。均能自立生业。此套外一带水利土宜之大略也。达拉旗牧界内。台吉波罗搭拉地方。道光八年。曾奉 谕旨准其租给商种五年抵还债项等因。钦此钦遵在案。嗣后续接相沿。奉部文而承种者有之。由台吉而私放者有之。由各庙喇嘛而公放者有之。开垦甚多。至同治初年。甘回逼扰宁夏。躔金附近各商。分立仁义礼智信五社。办理团练。以资安辑。迨后防剿各军。驻防堵。或设台转输。各商分办运粮。致荒本业。渠道旋坏。不复疏浚。辗转陵夷。止存一二老名巨商。不忍抛弃基业。力耕自给。而土人所称后套地方商人。其时尚复不少。迨光绪二年。遭马贼蹂躏。不特躔金之僻东西陲者。牛坝商号不过数家。即后套左右。亦不过二百余家。颓垣废堵。触处皆然。该处土本红垆。利于浇灌。现在失所既久。土质坚硬。红柳及织机草枸杞树等。茂然成林。几无蹊径。闻咸丰年间。达旗岁收租银不下十万。近岁所收租钱不及三千串文。其空乏已可概见。此拉特旗套外地界今昔衰旺悬殊之大略也。今若于该处议设屯政。则险要藉以扼。地利藉以复。蒙旗藉以贍。诚如原奏所云。于时局不无裨益等情。禀请察核前来。臣伏念躔金一带。地近塞城。远拱 京畿。形势所关。不独为晋省紧要边防。实亦中外吃重关键。诚能及时筹议屯政。无事则固吾边圉。免为逋逃渊藪。有事则防敌伺隙。便于控制事机。策诚至善。

第该旗牧地。历经奉旨准其租种抵债。以及养育闲散备办公费等项。与他处蒙古无着闲田不同。臣阅伍至萨拉齐之包头。伊克昭正盟长固山贝子札那吉尔迪来见。面与筹商。据称该盟达拉特等旗。闻有是议。率皆欢忻鼓舞。无非私冀开屯后。上可以急公者。报答朝廷之深恩。下可以沾利者。稍裕身家之生计。惟是办理之初。仍当明示各旗。俾晓然于此举。固为弹压地方。亦为体恤蒙古。无论如何办理。必因其俗不易其宜。断不使该旗牧界。日久归于民人。蒙无可疑。且有所利。庶一切不致窒碍。至目前议屯先务。其要约有三端。一曰分段。套外西则躔金和永牛坝上下。东则后套沙忽庙左右。均属适中之地。于此分为三段。拨兵一千。躔金正扎三百。二道坝渠以西分二百。湖尔庙正三百。西山嘴南哈木尔台少北分二百。且耕且练。西可以联络甘凉陇秦之声气。东可以联络畚太现之马营。每兵一名。给田五十亩。计需田五百顷。并给牛种。先就易开之渠。督兵挑修。通畅以后。兵农两便。兵则耕种自食。由营官经理。其余地亩。悉由蒙古商人按照向规办理。以仍其旧。惟兵屯地段。如西山嘴哈木尔台少北等。须就近借拨乌拉特地。其余各就近借拨杭锦达拉特地。以资分拨。一曰修渠。套外渠道。达拉特杭锦二旗为最多。此外则乌拉特中旗界内。大畚太昭有山水一道。向来引水浇地。宽窄不过二十里。两旗界内。西山嘴南有珊瑚湾河道。无庸另开大渠。止须于湾之东北建筑一坝。多开支渠。则乌拉前山之前。全可浇灌。西口界内。有乌拉河渠一道。系藉黄河北流旧道之口。引水浇地。曩系商人自开。各旗领租。若开商屯。应将躔金后套各渠。官为修浚通利。其各处旧商界内支渠。仍责成各商修理。务臻一律顺畅。以利引浇。如此。则商既易于招徕。蒙又多获租价。将来或再于寻常租价外。酌加商人二成交官。名曰地粮。以资公费。其租价多寡。仍由蒙商自行定价。不准抑勒。一曰设官。套外地方。连乌拉特三旗牧界合算。东西袤延七八百里。南北斜宽二百里至三百六七十里不等。蒙地界址。商民不能深悉。向年租种者。往往此招彼逐。致启争端。今既议开屯垦。则事务日繁。该处距萨厅甚远。势难兼顾。俟办有端倪。拟另设文武官各一员。驻躔金。专理兵屯商屯事务。其设官经费。即取给于地粮二成。免耗公帑。遇有屯兵滋事。即会同营员办理。如商欠租。暨蒙人逐佃。官为分别讯理。免致构衅。以上三端。不过将见闻所及。撮其大纲。至屯垦详细事宜。必俟奉准开办时。再行条议具奏。但其间尚有为难情形。亦不能不先时预计者。是举也。事属创始。需用浩繁。库乏积储。经费无出。则筹款难。开办必自兵屯始。口外地方辽阔。现有之练军。均驻要隘。无可抽调。则拨兵难。该处系达拉特杭锦乌拉特等旗牧地。必须筹商画一。方可通融屯垦。则借地难。

臣愚以为欲于此数难中勉筹办法。计惟有裁撤树军。另行挑练屯军。以所节之

饷。为开屯之资。庶期两得。查树军岁需饷银八万四千余两。臣现咨照大同镇总兵张树屏查照遣撤湘军章程。厚给资粮。分起护送回籍。计岁省银八万四千余两。拟仿练章。于大同镇属额兵内挑兵千名。作为屯军。岁需薪粮。及加练军饷干银二万八千余两。尚余银五万六千余两。即作屯费。尚可无庸别筹如将来屯务得手。屯饷等项。均有所出。即将节省树军全饷。报部备拨。若夫应借蒙部地段。及招商纳租办法。应请 旨飭下伊克昭正盟长并乌兰察布盟长。转行达拉特杭锦二旗暨乌拉特等三旗。遵照妥议。果无窒碍。或先试办三年。如有明效可证。即行相地审宜。斟酌损益。着为定章。无失寓兵于农之意。然事体重大。所议是否有当。谨将躔金一带形势。绘图贴说。恭呈 御览。仰 旨 飭下户部理藩院核议施行。

筹办开垦呼兰所属封禁荒田疏光绪十三年

恭 谨

窃查黑龙江省。边漠之区。初无民垦。咸丰七年。将军奕山查勘呼兰所属蒙古尔山等处荒地一百二十万晌。堪以试垦。惟恐外人慕膻潜越。不能预操把握。当经奏请封禁。十年。将军特普钦因俸饷不继。防范维艰。奏请招民试垦。藉裕度支。奉 旨允准在案。此为呼兰民垦开办之始。同治七年。已放毛荒二十余万晌。将军德英以新荒续领。未能踊跃。拟请暂行停放。厥后屡放屡停。经御史英俊光熙内阁学士尚贤等条奏开垦。俱经历任将军定安文绪等筹议。呼兰所属克普通地方。荒场有碍边围。仍请照旧封禁各在案。臣等伏查黑龙江精华。全在呼兰一隅。地气和暖。土脉膏腴。为关外所艳称。然详稽所以封禁之故。略有五端。论地脉则恐碍参山珠河。论牧场则恐妨旗民生计。而且垦民杂则盗贼潜入。揽头出则贩卖架空。更恐奸民易集。勾结堪虞。臣等反复推求。知其中情节。万无一可虑者。溯查原案。呼兰参山。自乾隆时试采一次。稍见参苗。久经停采。布雅淖罗等河。自嘉庆二十二年试采一次。亦未得珠。具见奕山奏中。况稼穡之与珠宝孰轻孰重。 圣朝取舍自有权衡不待预计。通地段。介居莽鼯布特哈墨尔根呼兰北围林子之闲。纵横量核。计约有三十余万晌。较之前吉林将军奏开伊通围场十余万晌。广狭大有不同。计将通应开地亩之内。酌留围场牧地。宽然有余。即使生齿日繁。断不至稍有窒碍。若虑民揽转售。应仿照吉林章程。革去揽头名目。每民止准放一二十晌至六七十晌为止。不患不均。至于盗贼有无。则视守令勤惰。官兵勇怯。不在地亩之垦与不垦。此又理势无待深辨者也。且吉林兴凯湖等处。最美沃区。徒以土旷人稀。不能自守。向使人民繁庶。村堡相连。彼固不能无故觊觎。此亦不能甘心退让。历代备边以开屯为上策者职此之由。即如双城堡伯都讷。经松筠富俊条奏开垦。当时或议其难。奉天东边开垦崇实亦力排众议而行。不二十年。鸭绿江凤凰

城等处。廛栉田连。蔚为沃壤。此尤近今之明效大验矣。臣恭镛在都。窃尝考论东省根本大计。首在兴农。任之初。曾于沥陈本省积困情形折内。声明地旷而利不能兴各节。微陈其端。近更博访周咨。并查考梁诗正舒赫德福明安等条奏。及特普钦所筹。与臣禄彭详细参酌。开垦之举。实黑龙江第一大利。敬为我 圣主备细陈之。

本省额饷三十七万。呼兰租赋已抵至十余万。若再扩充。饷可渐节。此利 国帑者一也。齐齐哈尔墨尔根黑龙江各城。皆恃呼兰转运接济。收获愈广。储积愈丰。此利民食者二也。盗贼之恣。皆由守备之。若于放荒时。酌定村户。修筑堡寨。严行保甲缉捕之法。盗贼自难容足。此利保卫者三也。关内外失业闲民。聚东省。或之他邦。一定土著。庶免流移。富者力田。贫者佣工。各安其业。此利绥辑者四也。押租缴价。或仿旧章。或仿吉林章程。酌量增加。以补公项。此利经费者五也。开垦既广俟升科后。查照奉天章程。每亩酌定征银额赋。以济俸饷。此利征收者六也。呼兰粮食。除接济本省。广行东南。将来收获丰盈。转输益众。此利商贾者七也。斗税烧锅。税捐亦资小补。积谷日多。收捐必有起色。此利税务者八也。通地段。与齐齐哈尔等城相连。户口渐增。人日盛。贫瘠荒漠之区。可变殷实。此利生聚者九也。人有恒产。地有村砦。内守既固。外患不生。此利边备者十也。惟是十利之说。人所共知。而臣等切念封禁五端内。旗民生计一条。关系最重。尚须详查博考。因先饬派委协领常德等。驰赴通。查勘地方围牧情形。顷据常德等绘图贴说。并禀称通荒田。南北约长一百四十余里。东西约宽七八十里。距北围林子五十余里。呼兰巴彦苏苏二百余里。且隔呼兰一河。于旗人原有牧场。毫无关碍。将来垦成立埠。应留牧场余地亦多等情前来。并据总办呼兰税务道员陈宝善。就近查访开垦一切利弊。大致相同。事关黑龙江省兵民大计。臣等职分所在。不敢拘泥成案。坐视膏腴之产。久弃荒芜。而前准户部咨称。奏准黑龙江省筹办事宜折内。亦有开放荒地。体察时势举行等语。用敢据实上陈。仰求 圣明俯加采纳。如蒙 俞允。臣当慎简能员。妥定规条。务期利兴弊绝。以仰副 圣主富民足边之至意。

乌鲁木齐开垦厂地疏同治二年

乌鲁木齐都统平瑞

窃维乌鲁木齐所辖之境。绵二千余里。各厅州县商户民人所种之地。升科额数。共祇一万三千九百余顷。屯兵二千八百余名。每名给地二十亩。约计祇五百余顷。遣犯八百余名。每名给地十二亩。约计祇在百顷上下。其各营牧马厂及孳生取驹厂。水草茂盛。土脉肥饶之区。亦属不少。若能一律开垦。地利之溥可知。惟牧马孳生。当初具有深意。此时办理开垦。自应将马匹妥为安顿。不

使稍有窒碍。查孳生马匹。于巴里坤古城济木萨玛纳斯分设四处。巴里坤孳生马厂。地亦甚宽。惟天时较寒。有水草而不能种麦。拟将应存之马。宽为挑选留备。即归并于巴里坤孳生厂内。牧放取驹。以备各营差操台卡之用。务使有盈无绌。并责成该营员弁专司经理。马归一厂。稽查易周。是马匹得有实在。牧放并无碍也。厂地土脉既沃。开垦播种。易获丰收。中有缺水之区。亦不难设法开渠引灌。而庄农耕耨。马亦在所必需。拟令领地之户。按户分散。承领变价。为数无多。自必易从。是马价可归实在。户民亦不至苦累也。若提标中左右三营。及巴里坤木垒古城库屯精河等处。俱有屯田。额设屯兵。专事耕种。不与差操。由绿营派委屯员经管。每年种获粮石。由屯员交收入仓。以备拨放满营兵食。核计给发屯兵牛具种口粮等项。即应交粮石扫数全完。尚且入不敷出。是屯粮比余价增昂数倍。若经开垦升科。则满营兵粮。便有所出。拟即以屯田之地。分给屯兵。以粮抵饷。令即归伍差操。而每年牛种口粮等费。俱可节省矣。又绿营兵额。原有定制。但兵贵精而不在多。当此饷绌时艰。似可量为裁减。屯兵既议归伍。营兵数且增多。除满营驻防绿营标兵无庸置议外。其绿营招募之兵。拟于遇有缺出。即便扣留。庶糜费可节。其留营兵丁。拟视所开地亩之多寡。酌量分给。以抵饷银。则在营兵糈。更无虞其不足矣。以上各项。均系臣访察地势人情。参酌时宜旧制。筹议所及。飭委文武两属。令传谕殷商富户人等。现在拟开孳生马厂。筹济粮饷。如有情愿领地开垦。准各据实呈报。旋据该员等禀称。商户人等。因素知厂地肥厚。均愿承领。其农具牛等需。本各务农为生。家家俱有。无须再行请领。至于马匹。种地亦必需用。情愿交价领马。又谕知现在亟筹兵糈。不能仿照旧例试种数年再行升科。据称厂地土脉较润。但系有水之区。今春可以布种者。情愿升科。此外尚有满汉各营之营马厂。亦甚宽广。除留牧马地面。余亦可匀出开垦。其各处闲荒地土。凡有堪以耕种者。并令该委员等一体查明报垦。至古城草湖。虽经开垦。其营马厂地。除牧放马匹之外。如有空闲地面。亦即行知古城领队大臣文祥令其一律查明办理。除俟委员普律查覆至日。将开垦事宜。挑变马价。改牧腾地。招户升科。量给兵饷。裁屯归伍。酌减兵额。诸大端。逐一斟酌妥善。挨次立定章程。再行随时具奏。

请兴办新疆屯田疏光绪十三年 户部

窃维天下之患。常苦于兵多而饷不足。兵愈多则国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史册具在。可考而知。自军务平定以来。俸禄未复。官已困矣。厘金未裁。商已困矣。京协各饷。定有考成。追呼急则农亦困。各处欠饷。累千百万。积欠多则兵亦无不困。夫尽搜括裁省之术。而犹不足以养兵。此臣等所为夙夜忧惶。靡知所措也。以现在兵饷论之。惟新疆一隅。较各省养勇为多。饷需亦较各省

为急。每年军饷不下七百余万。各省关频年协济。竭不遑。偶有不敷动请部垫。部库关系根本。且全倚外省解款。支用繁多。时虞不给。万难将巨款屡行垫出。致误要需。以现在营勇论之。新疆尚有四万余人。不裁则终年并无战事。遽裁则又恐疏虞。长此不已。坐耗资粮。其患安所底止。况目下各省水患频仍。海防吃紧。假令协饷提解不前。军心摇动。在臣部既无可指拨之区。各路统兵大臣。又将何以为善后之计乎。当此时事艰难。臣等弥深焦灼。勉图补救。实乏良谋。惟有于新疆南北两路急为大兴屯田。为当今紧要切务。藉人以尽地利。即藉地利以养人。是有五利焉。新疆军粮。向由内地运至哈密。分运各城。或于各城设采运军局。分运各处。山谷阻深。道路辽远。核计运脚。所费不貲。若兴屯政。就地收耕获之利。内地无转输之劳。其利一。各路请饷太多。垫款难按期拨解。若兴屯政。口粮无忧缺乏。且该处所收粮食。即可划抵该处饷需。每年当节省银数十万两。足以纾饷力。固军心。其利二。新疆现收民粮。每年约有三千余万石。皆以供支各营。扣抵兵饷。若兴屯政。寓农于兵。所收民粮。即可改征折色。用备度支。其利三。兵燹之后。户鲜盖藏。若兴屯政。数年之内。必有余资。粮价因之而平。边储亦因之而实。其利四。凡兵以劳而强。以逸而弱。各军无事坐食。筋骨懈弛。窃恐师老财殫。缓急俱不足恃。若兴屯政。劳其筋骨。将来驱赴战场。必更勇健。其利五。臣等反复思维。虽富强之效。不能期诸旦夕。而屯垦之事。殊难缓于须臾。且修屯政以实边陲。非自今始也。古人尝行之矣。新疆开办屯田。亦非自今始也。乾隆嘉庆年间已行之矣。历代屯政。难以继述。我朝自开辟新疆以来。旧有旗屯兵屯户屯回屯。成效昭然。遗规具在。可仿而行。岂空言哉。查臣部于上年十月会议新疆善后事宜折内。曾请将屯田事宜。由该大臣等明定章程。奏请 谕旨。行知遵照在案。迄今一年有余。仍未据该大臣等声覆。臣等悬揣其故。必有三难。一则虑边地苦寒。西成难必。一则虑军卒骄惰。不习锄。一则虑心力不齐。难归一致。臣等以为无足虑也。新疆地广。闲有戈壁。然北路自木垒河起。西抵伊。地皆肥润。种一石可获数十石。南路八城。素称饶沃。各营驻处所。即不能一律。大抵可耕之地居多。不难择地开垦。前闻俄国山诺尔地方。产粮甚多。曾代楚军采运。夫以山诺尔偏隅之地。尚有余粮售买。新疆地大物博。果能勤事耕作。储积自必丰盈。是边地苦寒不足虑。昔唐臣郭子仪封汾阳王。自耕百亩以励军士。于是谷麦充贍。军有余粮。该大臣等若严加督课。以身先之。该营弁勇。何敢告劳。是军卒骄惰亦无足虑。所可虑者心力不齐耳。心力不齐。坐食者任意优游。力耕者转扣底饷。人情既有所不甘。各营或因而观望相应请 旨飭下新疆各路统兵大臣。速议章程。刻期一律兴办屯政。并须明定赏罚。以示劝惩。嗣后该管营官。以本营收获之多寡为殿最。各统兵大臣。即以



各营收获之多寡为殿最。庶几士皆用命。饷不虚糜。一俟开办稍有端倪。臣部即为筹拨款项。续行奏明办理。所有屯田事宜。谨缮清单。恭呈 御览。伏乞 圣鉴训示。

一各处屯田地方宜豫行筹划也。查新疆于三年冬收复。前督臣左宗棠即有就地取资之论。遴派委员。分投清丈地亩。迄今六年之久。当已丈竣。此次开办屯田。或因昔时旧屯。或逆回叛产。以及零星荒地。皆可耕种。该大臣等应将某境内可垦田地若干亩。迅速查明。报部备核。

一各营承种地亩宜分任责成也。查新疆从前开办屯田之时。每兵一名。种地二十亩。至二十余亩不等。现在各营承种。必须分任责成。该大臣应将某营认种某境内某处地亩若干。每勇一名承种地亩若干。分晰报部查核。

一兴修水利以资灌溉也。查南北两路。河流甚多。百余年来。水利迭兴。尤以故督臣林则徐所修伊拉里克水利为最着。前伊将军曾奏请加新赋二十万两。今查其地在吐鲁番托克逊之间。水田甚广。故屯田尤以得人为要。应由该大臣等拣派熟谙水利之员。勘地势。或引河水。或浚山泉。若着有成效。准其择尤保奖。并令久于其任。以资熟手而竟全功。

一农具等项应分别购买修补也。查开办屯田。所有农具。以及籽粮牛只。皆需经费。或招工匠制造。或由他处购买。或就仓存籽粮拨给。由该大臣等查明某营种地若干。应用各项若干。报部查核。嗣后添购修补。或动存余经费。或将收获余粮变价津贴。届时酌度情形办理。

一收获粮石应分别扣抵存储也。查光绪八年。乌鲁木齐都统咨称。巴里坤屯地。初年耕种。除口粮及籽种外。尚余各色粮数十石。二三年即余二百余石。巴里坤系著名寒苦之区。必须歇年耕种。收获尚能如此。况各处腴区甚多。若每营以一半应差操。一半事耕作。约计每人种地。尽可供数人口粮。一俟收获之时。该大臣等将某营某处。实收某色粮若干。除籽种外。扣抵各营兵饷若干。余存若干。按年造报查核。其余剩粮石。择拣高燥之地。建仓存储。以免霉烂。

一分别赏罚以示劝惩也。查光绪四五等年。伊将军派官兵在塔尔巴哈台等处屯田。将出力官兵奏请奖励。其实所种之地无多。且有赏无罚。何以示惩。屯田各营。耕作不无勤惰之分。劝惩宜有赏罚之别。嗣后各营中如有收获最多者。准将该营官保奖升阶。以示优异。收获较少。查系耕作不力者。即将该营官严行参办。以警效尤。该大臣等均视各营收获多寡。分别议叙议处。若总办督办大臣果能尽心尽力。每年实能以粮放兵。抵省饷银数十万两者。仰恳 天恩。特予格外优赏。其为数实多者。由 特恩锡以世职。以为广筹兵食者劝。非臣下所敢妄请。均俟该处开办定章。再由臣部奏明。会同吏兵二部遵照办理

## 募民屯边议

陆黻恩

余着钱币议。极言银贵民病之故。客有难余者曰。子谓民之病在银贵。吾谓民之病在人满。银贵之病。犹可言也。人满之病。不可言也。国家滋生日盛。田不加增。土不加辟。谷不加多。纵钱币得行。民困稍苏矣。而木饥金穰。不能必之于天。一遇灾荒。哀鸿遍野。虽有钱币。寒不可衣。饥不可食。闾阎无半年之蓄。常平无匝月之粮。其将何恃也乎。昔之人尝讲求西北水利矣。而旋作旋辍。未见其效。且今之北五省。人固未尝不满也。虽广种薄收。地力容有未尽。然垦荒之令一下。夺土著之业以与流民。是滋之扰也。余曰。尝闻之西域赐环者矣。其言曰。出嘉峪关外。弥望数千里。皆膏腴之地。亩收几一钟。其地有熟荒。无灾荒。何谓熟荒。每年谷熟之时。计其亩之所入。不足供收割之费。则表其阡之四隅。撒以灰。纵牲畜入。食之蹂之。虽他牧者蹊入不禁。又无水道可通。故其粟不能他贩。当秋收之际。菽粟如水火不啻也。其言如此。余尝谓理财之大道有二。曰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今东南之地生之者不为不众。无如食之者尤众。西边之地食之者不为不寡。无如生之者亦寡。恒苦于不能相通。则何如酌其盈虚而调剂之。窃意宰相论道经邦。修六府而正庶土。事莫大于此者矣。今欲徙民屯塞外。而国家经费有常。其费在目前。而其效在十年之后。且行之不善。亦虑以扰民。则愚又有计于此。不费国。亦不扰民。请得而悉陈之可乎。今国家事例频开矣。设创为一例。名曰营田例。令富民之欲援例者。各募乡里之贫民无业者。或不拘乡里。即西北之富民。亦可募东南之贫民。其情谊久久亦自浹洽耳。与虽有业而愿徙者。给以资粮路费。护送屯所。朝廷特设办事大臣数员。分驻屯所。专司屯垦事。凡富民领户到屯者。每户拨给田二十亩。富民给以牛种庐舍之资。令其开垦。俟三年后升科。准西北省之中下则。俾为世业。其富民名下之户。满百者给以八九品职衔。二百户三百户者循是递加。三年考其殿最。支給半俸。再留三年。着有成效。即以为该地方官。千户以上者为大县。七百户以上者为中县。五百户以上者为小县。其自四百户以下。以为分防县丞主簿巡检之官。皆主其户之词讼租税。其称职者为世官。该大臣考其行能而进退之。而必以讲求水利劝课农桑为率职。十年之后。则缮城池。建府库。实仓储。广鼓铸。兴学校。教以忠信孝弟之行。讲武备齐以坐作进退之节。婚姻不出里党。守望不越乡间。井田复于是。封建由于是。礼乐兴于是。军旅讲于是。力役准于是。而又令民寓书劝导。其故乡亲戚。源源来归。皆以富民督率之。资给之。教导之。整齐之。将见数十年之后。向之风沙千里。极目无人烟者。今且桑麻蔽野。鸡犬相闻。

夫而后西北之地力尽。东南之民气纾。且以西北之赋税供西北之军粮。而东南之额征可减。至于八旗生计。如独石口外之开平城红城子等处。张家口外之兴和城新平城等处。沃野千里。处处可垦。孙文定公已详言之。请尽发禁旅之余丁。前往屯种。即以旗户之殷富者。为之督率。一如西域之例。如此则国家之兵饷不尽仰给于东南。以其有余。讲求军政。精造船。既富且强。蠢尔小夷。固不足烦中国之虑矣。此之不为。顾曰鳃鳃焉讲理财。讲节费。卒之财不能理。费不可节。开捐之不已因而报效。报效之不已因而勒捐。勒捐之不已因而均派。均派之不已因而加赋。民生日绌。国用日匮。虽使管商持筹。桑孔榷算。亦无能为役也已。

### 畿辅开屯以救漕弊议

包世臣

水利与屯田。同理而殊势。水利者。明农之先务。主于足民。屯田者。足食之上理。主于裕国。故水利之兴多在闲暇之时。民足而国储亦富。屯田之兴多在有事之秋。国裕而民急亦解。数百年以来。兴水田于西北者。何承矩之后。以怡邸朱鄂两文端为盛。经理数年。垦成稻田至三百余万。而不久即废。论者多咎其尚不与民争利之虚名。不开屯而听升科。以致功隳已成。为虑不及远。此固非乐成人美之谈。然详考当日时势。即开屯亦不能以垂久也。南漕岁额平米四百余万石。雍正中曾以运河浅涸。阻滞南粮。至侍郎李绂筹办乃通。事载穆堂文集。然未闻当时都下有乏食之虞。是储蓄未急也。经征官多收羨余。特定为贪官例。是当时不以浮收勒折为当然。则民力未急也。运丁稍形竭。尹文端奏增水脚钱每石五十余文。不闻经征官别有津贴。是丁力官力俱未急也。如是而必责其不能预为今日之地。不亦过乎。惟当日水田三百万。散在数十州县。随处开屯。不能得如许任事而通农事之人。一也。运道迂远。转搬滋费。都下既不仰给。则经费疑于虚耗。二也。北人口味。皆宜杂粮。糶卖不售。三也。加以选种不精。米多稗。粪本不时。收成歉薄。升科之后。业者或难偿本。故旋踵而废。如是虽开屯又独能久耶。今京通两仓存粮。曾不足以支岁半。运河略闻浅滞。则都下人心为之惶惑。万一有如雍正中阻运之事。何以待之。至南漕专藉江浙。尤以苏松为大。近年吴中民户。田租所入。仅足当漕。而条银必须赔垫。即衿户讼户输纳较轻。亦复倍差额征。苏州漕额。每亩自二斗一至一斗五不等牵算为见亩一斗八升近年民户完折色。每石至洋六块为钱七千有零而糙粮每石市价。不过一千七百元。是四石方敷一石计每亩完漕当用米七斗余苏州佃租。每亩米一石。看收成定分数。通牵十年断不能及八分故租入仅敷完漕也。民户朘削不堪。非闹仓不能邀减。众志成城。不谋而集。故抢斛拆仓殴官之案。相望而起。从前闹漕皆棍徒。近年则皆力农良民。封圻大吏。知良民闹

漕之实出于不得已也。每事姑容。渐不可长。州县开仓收本色。近已及倍。米足兑军。闭廩开折。民户比市价常三四倍。衿户讼户或两倍或倍半。无论平日官声。漕开则怨敛。民户日少。讼户日增。而运丁兑费。每船须洋钱千二三百块。折入之数。常不敷兑费。挪库项。贷利债。漕事幸毕。而奏销限届。公私亏累。十缺而九。旗丁所得津贴。仍不敷沿途闸坝起拨盘粮交仓之费。倾覆身家。十丁而六。是民困官困丁困。皆至于不可复加。易曰。穷则变。变则通。漕弊至此。固非变不通矣。必有备。事乃有济。损上益下。民说无疆。变通之权。惟决于开屯而已。

考今法。每里为三百六十步。计长百八十丈。田每亩积实二百四十弓。计方七丈七尺五寸。每方一里。为田五百三十亩。方十里。为田五万三千亩。方百里。为田五百三十万亩。稻田中岁可得稻四石。计米二石。以民间业佃例各半计之。得好田二百万亩。岁入即当全漕之半。岁积月累。九年之蓄易易耳。宜于畿辅数百里之内。附近河道可通舟处。相地脉。开沟渠。招集江浙老农。用安徽旱粳七分。苏州晚香三分。选其佳种。分试地力所宜。度其地可拓至方三四十里处乃下手。附近畿辅。求方三四十里可开屯者三四处。尚非难事。一有成效。即可将江浙之赋。或减轻。或酌改为本折兼征。则民气得苏。官困亦解。而大吏得以执法。齐民免长不逊之习。上裕国而下足民。盖有非名言所能尽者。虽然。言之易。行之难。行之有效易。行之无弊难。夫举非常之事者。固必待非常之人。然所谓非常之人者。非智勇超。能持一切之法以威众之谓。必其能询刍蕘。察迕言。广思善断。集众人之心思材力而归于一。遇小小窒碍。则又能随时更正补苴。以顺民情而就事理者也。是故有识者言之。有力者以为然而行之。发令之始。莫不承顺风指。而胥吏藉承顺之势。以阴求其所欲。国未见利。而民已被害。好议论者因以持其短长。盛业中阻非一世也。北人既不习水田。又食性不宜稻米。是不惟不可抑勒之也。并不必劝谕之。专力治官屯。成败利病。皆官受之。而不及于民。则不生阻挠之端。或云一面开官屯。一面劝民习垦。所产稻米。官以厚值收买之。则自乐于从令。然民从者寡。是徒作一说耳。从者众。收成之后。官何能尽数收买。是不宜预为胥吏筹生计。而自取有言不信之讥矣。至于如何相度土性。如何收并民地。如何疏导泉源。如何安插棚厂。则书不尽言。言不尽意。非议者所得悬断也。

上林少穆制军论营田书

桂超万

窃超万见闻浅陋。幸荷甄陶。昨谒白门。重承矩诲。仰惟大人建节江南。开孟渎刘河等处水利。又早稻种于楚闽。给民栽植。一岁两获。无利不兴。固已福贻百世矣。兹因超服阙将北行。示以畿辅水利。并谕入 覲匪遥。将面求经理

兹事。以足北储。以苏南土。此伊尹任天下之重。希文先天下而忧也。敬读赐示畿辅水利丛书。并四案诸编。旷若发蒙。窃谓天下大计。无逾于此。伏念冀兗诸州。三代本为授井分田之地。诂宜于古而不宜于今。玉丰各邑。四郊现有开田种稻之乡。岂利于此而不利于此。诚能成怡贤亲王未竟之业。俾虞徐克验其言。是禹稷复见于世矣。惟是非常之原。世俗所骇。晏安已久。破格为难。以鄙见计之。似尚有宜预筹者。沟洫井堰。工费浩繁。若待司农议款。恐格而不行。宜预筹者一。圻郊如有旷土。无论在官在民。俱可随时开垦。若以民地营民田。每岁获麦之后。即种秋粮。其时不能稍缓。惟秋粮既收二麦未种之时。稍有三二旬之暇。将俟此时营之。则垦田无几。将随时营之。则民食有妨。宜预筹者二。农师必召南人。如以旷土开作官屯。即使为世佃亦可。否则作何安插。抑或募玉田磁州等处种稻之农。风土略同。往来较便。宜预筹者三。天下事。非权不行。以天使督理营田。权不谓轻。而要莫重于封疆。内外协谐。措画自易。万一各持意见。不免阻挠。雍正间营田至七千顷。至怡贤亲王身后。以朱文端贤相。而涣号不行于牧令。致弃前功。乾隆中再次营田。亦以督臣奏南北风气不能强同中止。前事有明征矣。窃谓必得首岳之任。宽以岁月。使州县各营其地。或劝民自营。或借帑为营。或募富户代营。无钦差供亿之烦。则事不扰。有黜陟劝威之责。则功必成。宜预筹者四。超计夏初当赴北平。俛得再依仁宇。为之执鞭。所忻慕焉。敬于所示简要事宜。妄参管见。仰冀鸿裁。伏维钧鉴。

后余官畿辅八年。知营田之所以难行于北者。由三月无雨下秧。四月无雨栽秧。稻田过时则无用。而干粮则过时可种。五月雨则五月种。六月雨则六月种。皆可丰收。北省六月以前雨少。六月以后雨多。无岁不然。必其地有四时不涸之泉。而又有宣泄之处。斯可营稻田耳。文忠初锐意以为己任。阅此稟深然之。因未奏请。

防军试垦咸水沽一带稻田情形片光绪元年

李鸿章

再臣钦奉同治九年十月二十日 上谕。畿辅水利本宜讲求而畿东尤亟应如何设法宣泄以利农田着次第兴办等因钦此。当经臣于裁撤三口通商大臣酌议应办事宜先陈大略折内。声明妥筹试办。并历年督饬地方官。于各河道上下游。浚河筑堤。兴复水利。经奏陈在案。惟查津郡。自元时设官耕屯后。旋作旋辍。迄少成效。固由海滨斥卤。难浚易淤。亦由地利人工。开垦未尽如法。咸丰九年。亲王僧格林沁督兵津郡。于咸水沽营田三千五百四十亩。葛沽营田七百五十亩。同治三年。前通商大臣崇厚复派员勘办。由官给资招佃承种。同治八年。职员赵佩兰呈请交银认种。不领官本。每年交租二百石。诂十年以后。迭遭

水患。田庐耕具。漂没无存。经臣节次奏免租项。而赵佩兰以田亩全荒。无力承垦。呈请退佃。由天津道吴赞诚委勘属实。详请咨部暂停租课。另行设法招垦。至军粮城稻田。同治五年。崇厚遵 旨试垦四百七十余顷。计成熟者不过十分之一。亦因连年被水。渐就荒芜。据天津道详请改归练军及护卫营勇试垦。此民垦水田难得实效之明验也。惟是津东咸水沽一带荒地。承种无人。旷废可惜。祇有激厉防军倡率兴办。臣商令统带盛仁等营遇缺题奏提督广西右江镇总兵周盛传。于上年修筑新城之暇。往来察勘。先在新城以南。挑浚引河一道。分建桥闸沟洫涵洞。试垦万亩。稍有收获。本年。该镇复督饬弁勇增挑咸水沽以下引河四十余里。面宽六丈。底宽二丈。达于新城外河。分注各沟。顺城东闸口入海河。并建石闸三座。大桥四道。于田间搭造庄房。以便耕作。本年暂就引河两岸。开田疏沟。由近及远据勘明海河附近。间有垦熟地段。其余南至祁口。东逾葛沽。新城百里内外。皆为废地。间有民人认过粮草课。为数无多。且有自明季认垦。刻下既非本主。又已荒废者。除咸水沽左近。借用民间旱粮地亩。已分别等差。折价给领。其向未垦熟之地。仍酌给种费。以示体恤。惟目下虽就军力试垦。而开河建闸。挑沟筑圩。以及买牛盖屋。添置农器水车。需费甚巨。姑于该军月饷内。设法挪垫。俟稻田有收。陆续归扣。以资军食。现开地段内。有民户认过粮草课若干。俟查丈清楚。饬县销除粮额。暂由该营。煦数完纳。至将来荒田垦熟后。如何分给民种。按则升科。容再体察情形。妥议章程具奏。伏查津郡为京畿屏蔽。现值海防紧要。力图富强。则开办屯田。筹备军食。无事时藉兴稼穡之利。有事时可限戎马之足。实为经久良图。臣与周盛传再四咨议。欲溉新城附近荒田。非在咸水沽建闸增挑引河导潮东灌不可。欲大垦海河南岸荒田。非由南运河上游建闸另开减河分溜刷卤不可。第士卒过劳。工费过大。非可克期告竣。现仅就兵力所及。竭经营。先于咸水沽新城一带试办。仍俟办有成效。腾出军力。再筹挑南运减河。由下节节而上。渐求开拓。期于畿东水利。海疆防务。两有裨益。并咨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暨户部知照外。理合附片具陈。伏乞 圣鉴训示。

议覆津东水利禀光绪元年

周盛传

窃盛传前奉中堂照饬。以津沽一带。地多斥卤。旱苗以而槁。水田自较合宜。屯田深合古法。前人及近日条陈。多建此策。饬盛传等察酌情形。次第妥筹试办。以尽地利而裨防务。盛传自从事新城。往来津静南洼之交。见海河两岸。空廓百余里。地废不耕。弃为沮洳。窃尝咨嗟太息。以为海潮一日两至。天然穿引溉田之资。而土人不知借引。深为可惜。及奉饬察看。复逐处留心履勘。讯问乡农。博访昔人成法。略识历次兴修之绪。兼究后来致废之由。请略为中

堂陈之。海上营田之议。自虞文靖集始发其端。至徐氏贞明而大畅其旨。元脱脱丞相明左忠毅公皆尝试办。着有成效。万历中汪司农应蛟遂建开屯助饷之议。并水利海防为一事。与今日情势略有同者。当日以津营驻防兵丁。创试于葛沽白塘二处。后逐年增垦。开成十围。设闸穿渠。悉用海河淡水。所垦实在顷数。津志已无可考。围河形址。亦多不可辨识。然仰窥当日创办之难。亦可谓苦心经营。不辞辛瘁矣。我朝康熙年间。蓝军门理为津镇。倡兴水田二百余顷。皆在城南就近处所。海河上游。至今海光寺南犹有莳稻者。雍正年间。怡贤亲王修复闸座引河。多循汪公旧。乾隆十年及二十九年三十六年修治水利案内。次从事疏浚。而稻田迄未观成。仅葛沽一带。民习其利。自知引溉种稻。至今不绝。窃查津东南一带斥卤之区。非惟旱谷苦。即前人锐意兴治水利。亦旋修旋废。为时不久。其故盖缘引水河沟。規制太窄。海滨土质松懈一遇暴雨横潦。浮沙松土。并流入沟。惰农不加挑挖。不数年而淤为平地。此沟洫所以易废也。南方置闸。祇须嵌用灰石。铺砌牢固。海上沙土。遇水则泻。非用三合土锤炼镶底丈余。不足以御冲荡。闸板须置两层。则水不能过。泥亦易捞。前人建闸。或亦未尽如法。潮汐上下。坍塌日久。必致倾圯垫淤。此闸洞所以易废也。熟揣历年兴废之故。因思目前变易之方。虽工费较巨。创始为难。而以现在情势度之。海沽已成重地。防军非可遽撤。水灾积患。仍岁不息。若任其土旷民散。不思彻桑未雨。补救将来。非我中堂永奠海规利百世之意也。盛传窃尝就海河南岸。略加测步。除去极东滨海下梢。由咸水沽至高家岭。延长约百里。广十里。计算可耕之田已不下五十余万亩。就中疏河开沟。厚筑堤埂。略仿南人圩田办法。广置石闸涵洞就上游节节引水放下。以时启闭宣泄。田中积卤。常有甜水冲刷。自可涤除净尽。渐变为膏腴。惟屯田开河。土工最巨。即以百里计方不下千万。卑部有众万人。力役之劳。义应偕作。其建闸盖屋买牛置器。在在需款。如中堂以为可行。拟请俟试办有效。奏定指项陆续抽拨。期以五年。功效当可大着。至田熟之后。募人领种。或富民认垦。或流民来归。或兼募南人为之倡导。则须因时立制。设法招徕激劝。经理得人。安置妥善。似不虑有耕地无耕民也。

拟开海运各处引河试办屯垦稟

周盛传

窃盛传前将本年拔队诣新城。拟量移营基开挑引河各情形面禀。回防后。据量地委员禀称。自岁内携带水平尺长竿。由运河沿起。顺新辟大道左近。节节较量。计马厂高于新城四丈七尺五寸。盛传复亲行逐段履勘。见夫津静之交。俗所称南洼水乡。今年悉已涸出。而弥望荒废。百里内外。尽为石田。益慨然于土旷民稀。非所以卫津辅。而屯政与海防相为表里。诚不可以一日缓矣。查海

河引潮灌田。用淡水刷。去年城工之暇。试垦万亩。虽布种不多。获稻不下数千石。成效已有可观。窃尝咨考旧闻。相度形势。以为欲溉新城附近之田。非在咸水沽建闸。增挑引河。导之东下。以资浇灌不可。欲大垦海河南岸之荒。非由南运建闸。另辟减河。分溜下注。以涤积卤不可。盖水势太平。则游波宽缓。冲荡之力亦微。惟自高趋下。势若建瓴。引溜之势捷。故刷之力猛。乃能去咸留淤。渐成沃壤。此水土之性固然。而南运河会漳河浊流。本有石水斗泥之喻。其肥尤可化咸而成腴也。惟前人屡议添开减河。皆于静海所属权家口。其意在多一支流。杀伏秋盛涨。保运堤。使无溃决而已。此次盛传愚见。则拟马厂之北。唐官屯之南。遥傍新垫大道。裁直河形。径引而东。于河头建立大闸。以时启闭。再于下流分灌处所。节节建闸束水。以取冲力而免停淤。似于昔贤成议。稍有不同。所以然者。前人祇议分流以疏水患。故必就迤北洼下之地施工。使用力省而销路畅。盛传兼欲引甜以兴水利。故不妨就迤南平衍之地开浚。使河槽高于低洼。水小则便引溉。即遇积潦暴涨。就中塘洼。一挑浚。使自行入海。亦不难疏销。万一海潮泛溢。即于二十里外遥筑拦潮土坝。亦可抵御。此盛传两年来往还津静。相度已审之情形。以为欲兴水田。非得海河运河两水纵横贯注荡涤澄清不能大着成效者也。至减河宜闸而不宜坝。则沈联芳邦畿水利条议中分析言之。河身宜直而不宜曲。则潘季驯逢湾取直遇嘴切沙之说。确凿不爽。盛传体察至再。窃以历年津静积苦水灾。南粮多归海运。似无事蓄水送漕。引河之开。无窒碍。其波水留轴等洼。即可因势相制。圈为圩田。永除巨浸。为利更非浅鲜。惟平地生开一河。延长百余里。即以宽八丈计之。土方不下五六百万。工役烦巨。卑军月半后拔至新城。拟先将咸水沽下引河先行挑挖。达于新城外河。分注各沟。宽约五丈。深约丈余。拉长四十余里。每营摊作二里许约须五十余日竣工。又附城营垒。上年仓猝布。但取便于做工。逼城而势局促。现在拓地渐南。就耕不便。拟于距城十余里。贴新道小站旁。择定空廓大营基一所。现派弁分投搬运木料物。拟到新城后。即率诸将踹定地址。分筑墙垒营房。星碁联布。与新城遥连一片。以张远势。新开引河甜水。萦绕于旁。设立行营买卖街。以便约束。将来春去秋还。岁以为常。即为久驻之基。期于一劳永逸。

计各项布置就绪。亦约近一月。加以展拓新垦。粪治已成熟田。一切土工层出。南运引河。本年似无余力兴办。若夏秋腾挪有暇。或可在下游再行试挑一段。以后分年代挑。不求速成。幸而防军无他更调。或可因端竟委。以竟全功。此区区愚虑。不得不先事陈明。以求裁定于中堂者也。历考畿省河道水利。所以屡兴辄废。其难约有数端。一在经费。国帑岂能数颁。民捐亦难久继。则筹款难也。一在人工。雇之于官。则计方授值。为费过多。派之于民。则闾左为



虚。其势易扰。则集众难也。一在土质浮松。积潦所趋。泥沙随之而下。大汛甫过。河身因而垫淤。则抉壅去滞难也。一在风水牵制。本河道应行之地。愚民以伤损坟脉。妄肆阻挠。势家以吝惜田庐。腾为浮议。致美利隳于一旦。大计阻于片言者。何可胜道。则力排众惑以求济事之尤难也。盛传以为四者虽难。而尤难于久任。前明徐尚宝贞明。汪司农应蛟。皆以任事未久罢去。致抱志而不克竟行。今卑军以防海之暇。试行屯垦。藉勇力以代役夫。人工之难既可徐办。至土松沙淤一节。尚有逆制补救之法。若挑河悉用坦坡。即少崩陷。浮土不堆河干。可免垫壅。至水行以湾缓而沙停。直捷则沙随水去。亦少积淤。今河形既取直径。再于闸之启闭。视水高下。审定章程。更定为水涸时。挑取闸旁浮泥以引溜。则泥沙之患亦鲜矣。惟经费一节。现库款既艰。饷源亦绌。再四筹维。计惟于卑军下年米价银内。先请挪济。除置办农器耕牛修闸料物各件。业于上年先行垫办外。此后工料。动辄需款。拟请札飭扬州粮台分局银钱所。赐将卑军来年米价酌提数成。于二三月内分批拨解。俾得通融挪办。俟秋收有获。即将子粒分年抵还。仍搭购南米。军士可无乏食。每岁提前借给。均于头年二三月解津。俾得逐渐经理。设法招徕。地辟民聚。或收功于数年后耳。至风水牵制一节。海岸漫衍寥阔。本无风水可言。愚民自私其土。恐亦不免。恭读雍正五年 上谕云。自古治水之法惟在因其势而利导之但恐径直之路湮塞年久或民间既已起造室庐开垦田亩或且安葬坟墓人情各顾其私不知远大之计今见于此开浚河道则因循规避百计阻挠遂致迁就迂回别开沟洫苟且从事此治水之通弊也今江南兴修水利若水势必由之路有破坟墓即于兴修水利钱粮内动支银两给与本人令其改葬等因。大哉 王言。实能洞烛至隐。卑部拟挑南运引河。如蒙批准兴工。拟请中堂先行奏明立案。预杜浮言。此次所开咸水沽引河。约有民田二里许段落。将来丈清折价以后。拟恳俯赐拨发。以顺輿情而示体恤。或亦破除疑之一道乎。

### 上浙抚论清粮开荒书

刘汝璆

兵兴以来。百姓之失业多矣。 国家之赋税缺矣。衢州号为完善。然而所保者。仅一城耳。其四乡之被害者。不可胜视也。去岁署理金华。蒙蒋方伯询及刍蕘。因乱后情形未能周悉。未敢以对。嗣今署金衢严道顾道又以清粮之事属为拟议。亦未有以对也。迨六月间。蒙大中丞复以清粮开荒之事下问。窃思凋敝之后。复升平。正 国家励精图治之际。地方守令。皆兢兢以 国计民生为念。此甚盛事。汝璆到浙三年之久。本地情形。亦已颇有见闻。若不献其刍蕘以备采择。何以对上官。何以对下民乎。是以就其所知。略具数条。呈请顾道斟酌可否。不意顾道即据以上达。且感且愧。兹闻大中丞批令再详细妥议。务于

清厘之中。寓恤民之意。所谓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此诚大君子为国为民之盛意。不特汝璆之所瞻望惟恐弗及。凡此地方百姓属在岬嶮。孰不以手加额哉。窃以清粮开荒。事虽二端。实为一理。固不可离而二之也。夫凡事必察情形。就浙省大概而言。金衢固不同于嘉湖。就金衢而言。衢又不同于金。就衢州而言。西安之与龙江常开。亦不可以一概论也。故凡办事者。章程条目。不过举其大纲。其间因地制宜之道。亦视行之者何如耳。所谓有治人无治法也。请以西安之情形。敬为大中丞陈之。西安土薄水浅。百姓藉田为业。非若嘉湖兼有蚕桑之利也。自乾隆四年清丈以来。迄今百数十年。其久而必敝之势。有胥役分洒。加减轻重。传写舛谬。而莫能辨者。有若奸民以智欺愚。占田多而收税少。挽合朋比。售田少而增税多者。有若忿争之产。重售之业。欺蔽目前。久而始觉者。有若苟免差徭。惧胥吏之需索。以己之业。寄于他人者。有若素封子弟。不知稼穡。亲党奴仆。蚕食瓜分。田去粮存。而茫然不知者。有若巨川荡溢。溪涧漂流。无田赔粮。而莫知纪极者。此在未遭兵燹以前。固已不可胜原。而既遭兵燹以后。其弊更有出于此数端之外者。则有若素封之家。连阡累陌。乱后而耆老无存。子弟不知生产。征其税则尚有十百。而问其家。则饥寒交迫。不能图存者。有若寡妇孤儿。任人欺隐。而莫能过问者。有若绝户所余。逃民所弃。奸徒因利乘便。田则据为一己之私。税则遗为里甲之害者。有若典押之业。无力回赎。豪右有田无税。安坐而享其成。贫民有税无田。赔粮而重其累者。有若业主未能周知。刁佃买耕入己。此问则以为彼业。彼问则以为此业者。有若外来游民。十百成。欺业主人丁稀少。而恃强霸种者。诸如此类。或究诘而无从。或申诉而无路。输将之未能踊跃。职此之由。由今察之。西邑之田。其逐渐开种者。已十之五六。即其荒芜未种者。尚有十之四五。而此十之四五中。非尽由于人力之不足。盖由于产业不清者实居其半也。然则以今日而言。西安之开荒。与他邑之全藉招徕者。固判然不同矣。璆故曰清粮开荒虽有二事实为一理不可离而二之也。

夫所谓不可离而二之者何也。盖制赋以地。制地以人。不开荒则赋悬无着。固也。然不清粮而但言开荒。则豪强者。皆得藉开荒之名。以为侵占之地。势必争竞滋起。讼狱繁兴。强者获兼资。弱者无再食。其害将无所底。是欲恤民而反以扰民也。若清而开。则赋既有着。而民亦可以无争矣。议者所谓现在荒田无数。未开之先。无人过问。既开以后。胥胥者习其苦。安坐者享其成。恐开荒者之不甘也。以为此即不清而开之弊也。若清而开。则自无此弊矣。不然。则开荒者不过费数日之力。而即虑其不甘。彼服先畴之畝亩者。以祖宗数代之积累。一旦而夺以与人。其又谁甘之耶。且夫普天率土之说。特据理而言耳。然王道本乎人情。国家律例。亦有人户以籍为定之条。是土著之与客籍。固

微有分焉。是故以理而言。则有分土无分民也。以情事而言。则士食旧德之名氏。衣服先畴之畎亩也。且此非异视乎外来之民也。亦非不欲招徕也。诚以事必谨始。不得不先清而后开。以为他日主客相安之计耳。孔子曰。无欲速。欲速则不达。今议者第见开荒之利。而未察不清而开之弊。毋乃近于欲速乎。夫随清随开。固亦未尝不速也。议者或曰。此就无主之田而言耳。然不清。则此以为无主者。彼以为有主。未开荒之先。视为无主者。既开之后。则忽又有主。将辩之不胜其辩。毋乃启民之争乎。且所谓无主之田。其情形亦不同矣。有业主流亡。而亲族为之经管者。有业主流亡。虽现在无人经管。而确知其人之未绝。第一时未能归者。有确知其为绝户无人者。汝璆窃以为有亲族经营者。即责成亲族开荒纳税。确知为绝户者。即当召领。由领种之人。开荒纳税。惟现在无人经管。而又确知其人之未绝。此等田产。若遽令易主。则既无以泯将来之争端。若留地以待人。则赋又悬而无着。再四思维。不得已而有暂存诸公之一说。夫所谓暂存诸公者。非谓以此田竟归诸公也。盖据现在而言。可以由公召佃。而田不致听其荒芜。据后日而言。业主来归。可以向公呈领。而不致别启争竞。至数年之后。无人来领。则另行召人领种。无不可矣。然此数端者。非先行清厘。则固无由而知也。故骤而观之。似乎开荒急而清厘缓。细而察之。则清粮本而开荒末。外本内末。则争民施夺。是诚不可不深思而熟计之也。璆故曰。开荒清粮实为一事不可离而二之也。是以今日者。百姓闻清粮之说。莫不延颈企踵。愿观德政之成。而胥吏之杰。奸猾之雄。务欲阻挠其事。倡说不根。翕訛异己。是无他故盖不清则可以恣其肥己之欲。一清则不得肆其侵占之谋耳。孔子曰。有国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若清粮之举行。则均且安。则荒田不患其不开矣。伏查康熙年间。耿逆之乱。西安龙游同被其灾。西安催征棘手。逋负稠。无可如何。龙游有卢令者。锐意为清粮归户之法。立科条。明疆界。核名实。抑浮议。甚或举国非之不顾。卒以告成。于是旧逋以次就绪。而新粮咄嗟立办。无他。均故也。均则法纪明。争讼息。事简而功集。民乐而粮完也。后西安令陈公鹏年立举行清粮之法。而西安百余年享其乐利。至今民传诵弗衰。是其前效矣。璆于他府州县之情形。未敢周知。若为西安之赋计。则莫如清粮之举。今若举行清丈之法。则西安百四十二庄之钱粮。复何患其有缺额乎。

且夫缺额之患。非尽由于荒田也。一由于吏胥欺蔽分洒奸民假冒侵占。则人心之弊也。一由于大溪小涧。漂流荡潏。则天灾之故也。若所谓荒田者。特兵燹以后未能垦种者耳。而其土固依然无恙也。璆以为若举行清丈之法。则不特奸民胥吏之欺蔽假冒。无所施其伎俩。即天灾之漂流淹没者。亦不至终归于缺额也。何也。天地之道。此盈而彼绌。有漂流而淹没者。即有开而未升者。以开

而未升之田。与漂流淹没之地相权。其多寡不甚相悬也。若不行清丈。则此无田而赔粮。彼有田而无粮。苦乐不均也。若一行清丈之法。则其漂流淹没者为之开除。民固感悦。其开垦而未升科者。为之丈出亩分。给与清单执照。无人更与之争。民亦未尝不乐从也。以羨补不足。此又清丈一行。而无虑缺额之明证也。议者或谓清丈之举。功繁而费巨。旷日而持久。虑其事之难行。而取效之不速也。璆谓又无虑此。孟子曰。以佚道使民。虽劳不怨。今以民生切己之事。而用民之财力。固未有不愿也。其不愿者。特恐办事之吏胥绅董。坐食侵欺。而事无实际耳。若使公正之人。董其事而财无浮费。事有成效。小民又何所不愿乎。且璆意此办事之绅董。不必他择也。即取之粮户耳。公正区长。不必他择也。亦即取之粮户耳。同此管业之粮户。其秀而文者为绅董。其朴而愿者为公正区长弓手诸色。此无异以己之财力。办一己之事。而游手无业之人。初不得冒充入局也。至于庄书人。不过令其造册勾稽书算而已。每日给薪水二食而已。此外无他浮费也。又何所侵渔乎。若旷日一节。此等大事。诚非数月之期。所可告成。然以此一庄之粮户。办此一庄之事。以彼一庄之粮户。办彼一庄之事。同时并举。此庄完而彼庄亦必将完。是虽一月办一庄之事。而兼有数庄之事也。又何虑其旷日持久乎。故凡不欲清皆奸民猾吏强有力者阻挠之说也。今倘不清。而但使之开。则彼奸民猾吏强有力者。固皆获开荒之利。且以开荒之名。应上之令。诚为得计矣。而无如安分守业之人。其不甘受人欺者。忿争必所不免。其甘受人欺者。则日朘月削。不知其困之伊于胡底。甚至无以谋生。委顿沟壑而莫之救也。岂不痛哉。璆故曰。开荒清粮实为一事不可离而二之也。大中丞抱裕国裕民之盛心。为通省绅民之所瞻仰。而十一府七十二州县之情形不同。大中丞示以大纲。务在 国无旷赋。民无旷土而已。至于纤悉之章程条目。或可行于金衢。而不可行于嘉湖。或可行于嘉湖。而不可行于金衢。似宜责成地方守令及本地绅士议而行之。若必一一而尽之。安能保无此通彼窒之患乎。汝璆得闻良法美意。苟有见闻。敢不献其狂愚之一得。惟大中丞择焉。倘以为事在可行。或犹有未尽。呼之庭而教之。幸甚幸甚。

### 南田弛禁议

吕璆

明洪武十七年。太祖命信国公汤和周行海上。凡水陆要害。皆置关隘。置卫置所。置巡检司。因山堑谷。屯兵列舰。以戒不虞。海中岛屿。莫不禁民垦种。即昌乐县今定海县亦废之为卫。而徙其民。故南田亦在禁中。尝考其时。承元季日本屡叛之后。东番今台湾方为日本所属。倭奴之往来利便。濒海郡县。时时被其焚掠。前乎此者。元世祖遣阿塔海将十万之师。燔于海岛。只轮不还。后乎此者。倭为中国患凡二百年。微论海邦。即杭嘉徽严。进而金陵。亦惟茶

毒。孰谓信国公老谋远虑。非靖边所宜法耶。然经画犹有未周。使倭奴得以狡焉思逞。则以其弃舟山今定海县元为昌国县而不设重镇也。舟山为全浙门户。寇来自东。恒必由之。于此驻重兵以扼要。则倭来可以乘其瑕。倭退可以击其惰。内洋外洋。惟其所指。皆坐收以逸待劳之势。故自嘉靖末年。设总兵驻定海。今镇海县而于舟山设参将。使定临观霏各卫之师。皆有所统。藩篱既固。倭患遂息。我朝定鼎之后。海宇肃清。然顺治八年十二年两次讨平舟山。而旧徙之民未复。故海寇窃发。未能遽已。至康熙二十三年赐舟山名定海。置县设官。移总兵镇其地。维时闽孽郑成功亦甫削平。置台湾郡县。移提督于厦门。由是福建倚台湾为屏蔽。浙江倚定海为屏蔽。不独倭不能窥。即海上游匪。亦扑灭殆尽矣。至于海氛既靖。承平日久。从前禁垦诸岛。渐为海滨贫民所私开。阅四十余年。而李敏达公以久禁之玉环山奏准展复。特设参将以镇之。于是化贼为民。温台沿海。又增一重屏蔽。假使雍正初年玉环之禁不弛。彼中良莠不一。迨今八九十年之间。不知用兵几次。诛夷几何。浙以东之受累。未可言也。或曰。如子言。则南田距内地。较玉环为近。其壤地亦较玉环褊小。敏达公何以不并议开。且乾隆年间。经御史陈奏。又屡经垦户呈请。何以皆不予开。曰。是或尔日潜垦之民无多。所谓利不十不兴。害不十不除。因时制宜。各有攸当。今则生齿繁盛。旷土无余。小民怵于为匪。又苦无以自存。覬地有可耕。或并力开荒。或出资顶受。以收微息而免饿莩。虽犯禁有所弗恤。海中诸岛殆无有草莱不辟者。有禁之名无禁之实。非仅南田为然。惟南田地最膏腴。聚人既伙。台州不逞之徒。伺其刈获。则胁而夺之。劫杀相寻。弱肉强食。其有待于抚绥尤亟亟耳。夫无主之地。人人得而争之。闽广云贵之山。八九皆属官荒。所以多棚民。其后棚民失业。流为盗贼而不能禁。使山皆有主。民皆有籍。则外来之游惰自不能容。即外侮之强梁亦足以御之。犹之人身。正气足。则邪气自不能干。病痹者一支麻木不仁。虽风淫于外。亦此一支之气血不充。有以致之也。自来以南田为当禁者。皆谓其畸零散碎。无险可守。然内地之村落。亦多相距数里数十里者。一旦有警。未必遂能相救。且海岛边裔。恐盗贼负以为固。正幸其无险可守耳。议者又谓舟山玉环之泥涂。足以胶舟。不若南田之土实。易以致寇也。然传不云乎。我能往。寇亦能往。嘉靖三十八年以前。倭固尝屡据舟山以拒官兵矣。安在泥涂之不能越乎。

故为今日之南田计。莫若尽弛禁令。援玉环故事以绥辑之。在山垦种者。清其亩。编其氓。有隙地。许附近清白贫民。呈明有司。取结移送入籍。区科则以征本色。给牌照以稽渔户。盐则并以聚煎之。官收而官卖之。若是则公用所资。虽有不足。亦不致重糜国帑矣。况宁台两郡之同知。可以拣员移驻。象协陆路之兵弁。可以量为分拨。仓库建于石浦。不必更筑城也。余山可作屯田。

随处可设汛也。同知官廨。有石浦守备之旧署可因。都司官廨。有昌国现居之旧署可用。或移而建之。或变价以新之。皆所甚便。自余一切规画。至纤至悉。皆可据玉环志为成法。而变通之。慎择其人。假以岁月。生聚教训。至于数年。然后从而兴学。如今日之定海玉环。科第人文。未尝不与内地埒也。出水火而措诸席。使中外一体。同我太平。是千万生灵。所引领以跂者已。

按南田。在象山宁海二县之间。东西南三面皆大海。北接石浦。距岸仅数里耳。其地周围百余里。多山岙。奇零散碎。亦有平地数处。田极膏腴。虽大旱不枯。鱼盐树艺之利颇厚。故海中十洲。以此为第一云。道光二年七月。帅抚部承瀛檄属吏议南田当禁否。因上此议。

代史士良观察上南田事宜书

庄士敏

昨奉钧谕。祇悉公余勤恤。倦念洋防。并以岁事将阑。暂缓巡行之令。重人久辟。稍纾供亿之艰。仰见苞虑渊微。莫名钦佩。当即录函飞檄委员悉心遵办。毋稍疏忽。俟复到再行禀闻。惟此中委折多端。有不敢不直陈于左右者。方南田初经攻克。斟酌善后。论说不同。有张铁先生恕。年已八十。实为此邦遗献。某敬就谘访。据称乾隆季年。有此后再有请开垦者。以叛逆论。子孙如准其开垦。便为不孝之严旨。而郡邑旧志不载。省会案卷。毁于粤逆。无从稽查。如果此说不虚。则辰下展辟之议。大有窒碍。业经函托都中。由部查案。窃尝采辑众论。而不能不疑此说之流传失真。否则司志乘者之过也。查嘉庆十四年。有镇海耆民王楠等。具呈步军统领衙门。以人多地窄。吁请展辟南田。呈内载有乾隆四十五年间。经宁波府吴邦裕奉饬查勘。详请耕种。而四十八年五十二年民人次呈催。皆由司道批准候勘。迁延已久。迄未举行等语。当经步军统领衙门咨查有案。复案嘉庆年间。有南田前后请禁请开案由。及象山县勘复岛岙田亩科数。若使从前曾奉严禁之旨。何以展辟之说。仍然沓至迭来。复查朱庄恪桂楨。于道光二年任浙臬时。有勘议南田山开垦节略。载入

皇朝经世文编。其躬履筹划。详审精密。瞻言百里。哀我憚人之劳。俯仰盛时。见先大夫之肃。按庄恪家集。以升任甘藩去浙。两院复意见相左。议遂不行。其时总督为赵公慎畛。巡抚为帅公承瀛。象山县志。载道光三年。帅公以南田逋逃可虑。奏请仍旧封禁。徙其民不下六千人。大略言南田与定海玉环。前明同在封禁之列。两处先后请辟。而南田独议梗不行。非出洋济匪之防。独宽于彼而严于此也。缘定海玉环。海岸皆系泥涂。潮退则舟胶不行。且松陷不能驻足。外来匪船恐潮汛一过。易就拘获。故不敢轻入。南田四面平沙。质性坚实。潮退即可行走。又岛屿丛杂。并无险要可防。此前人所以不沾沾目前之小利。而弃之如遗云。时军制稍有更张。同知亦因之移驻石浦。迄今又四十

余年矣。两公见地迥殊。然皆未述及乾隆间严禁之案。似足为流传失实之一征。此时若宗朱庄恪前说。未始不可确勘定义。而某早夜以思。时会迁流。则损益异势。谨就咫尺所及。参之成说。以俟采择焉。台属强悍性成。撻法网而不悔。就庄恪履勘时。所云六千四百余丁。皆临海黄岩温州平阳无业游民。而象山附近之移居者。转不过百余人。又称外来游棍。每于秋成后。聚匪抢割。即指台人而言。今既兴举展辟。势不能绝此匪踪。良莠错居。拊循非易。此一难也。军兴以来。专事召募。求绿营得力之弁卒。颇觉不多。如所称设都司一员。并分置额兵四百名。在当日足资控御。辰下更宜增广陆兵。而海口添设水师。梭巡洋面。相辅而行。方能扼要防而杜后患。尤虑日久视为具文。弁兵徒糜口粮。罔收实效。此二难也。

以朱庄恪之穷历幽奥。指陈形势。尚格于众议。当日海防周密。可无意外之虞。而任事之艰难。时会之坐失。犹且如此。此三难也。扼要固有常形。而何处聚落。何处平衍可垦。较道光初年。情势大相悬绝。必干练通晓识力兼到之委员详细戡察。需以时日。方能洞悉利弊。求之今日。正复大难。且私垦游民。名为深山野人。半多逋逃犷悍。故虽象山附近土著。不能与争。彼既利其土地沃饶。窃据多岁。今虽扬去。后必复来。向年曲直不分。惟强是尚。一经展辟。每亩升科。纵使稍予包荒。彼中犹苦束缚。万一句连海盗。致滋事端。更难收拾。此四难也。方嘉庆之初。生齿日繁。所称地窄人多。定非虚说。今兵燹之后。腹地尚多荒芜不耕者。展辟之计。特虑其为游匪窟穴。重为海上隐忧。并非利其土田。求广税则。然欲设防建署。因地制宜。势不可敷衍成文。如涂涂附。是目前取费不费。至能否一劳永逸。尚难预必。此五难也。人情利害既明。则审端必慎。大约踵前人之成辙。即有变故而为害犹轻。更数世之旧章。稍遇错盘而干系滋重。即帅公疏中所称沙坚路坦。潮退后即可照常行走。皆足以阻任事之心。将来经手委员。瞻前虑后。虽宪谕严切。但期有补于国计民生。而辗转因循。势必流为官样文字而后已。此六难也。夫思艰图易。不废询谋。而虑始乐成。实资独断。设竟鉴此数弊。惮改前章。仍封禁之名。滋蔓延之实。是禁而无以善其禁。何如开而思所以善其开。必欲置屯画。如定海玉环故事。则有治人无治法。务求遴选实心任事精力强毅之大员。始终其事。如傅鼐之经理苗。不畏目前之艰苦。不计一身之利害。方能通筹大局。经画久长。某自揣衰惫之躯。若徒勉强一行。受成寮佐。转蹈欺罔。用敢据摭故实。不避忌讳。伏祈详。

### 封禁山说

俞正燮

陕西封禁山。为终南里山。绵八百余里。地界岐山凤翔郿武功盩厔鄠咸宁长安

蓝田九县。分段管理。谓之老林。向例封禁。其中子午谷一道。亦封禁。乾隆四十年间。以金川军报开此道。较旧驿为近。嘉庆四年十月。议开山内地。斫伐老林。垦田设营。五年四月。于五郎厅地方。立宁陕镇。设总兵。置墩汛。老林量渐斫伐。地亩拨给流民。其幽仄险峻人罕到之区。查明封禁。江西之封禁山。则宋初由今铅山分水关。又名岑阳关。置驿八。今崇安。由今广丰柘阳关。又名梅溪关。又名木城关。置驿八。今浦城。其崇安铅山之东。浦城广丰之西。空弃铜塘山箐险阻地数百里。曰封禁山。又广丰地有小山径。通浙之龙泉景宁江山常山。明正统时。处州贼叶宗榴据之。永丰知县追捕遇害。总兵戚继光讨平之。遂禁冶设隘。置汛戍。其地曰铜塘曰张湾隘曰枫林隘。万历时议开冶。守土者奏止之。顺治初。山贼杨文窜入山。奸民请采木植于风景山。十年。江西巡抚蔡士英查风景山亦书作封景山。乃封禁山。奏请复加封禁。康熙五十九年。搜查山中并无藏匪。雍正三年。江西巡抚奏封禁山事宜。上谕云若当开则不得因循当禁则不宜依违但不存贪功图利之心实心为地方兴利除弊何事不可为也。今封禁地渐缩削。道光二年。增汛守。户部例。封禁者。铜塘山中零星地亩。及浙江象山县大小南田樊鹑鸪头。大佛头大月箐鱼山等处荒田。象山今设石浦同知为厅。而湖南永明县塘下源等处山场。以民獠争垦封禁。盖封禁地由外垦入内。则不虑藏奸。而材木地亩民得其利。梁书顾宪之传云。时于宣城临城定陵三县界立屯。封山泽数百里。禁樵采。宪之固陈不可。即命无禁。此今宣城泾石埭地。富庶文秀。地当就近人者。以次垦之。则有利无弊。往事其明证也。

## 卷四十 户政十二八旗生计

### 军储篇五

#### 魏源

货源既开。食源尤不可不阜。阜食莫大于屯垦。屯垦莫急于八旗生计。以君养人。不如使人自养。虽尧舜犹病博施而济众。国朝列圣之厚八旗者至矣。康熙三藩初定。诏发帑金六百四十余万。代偿八旗债负。每家获赏数百金。未置寸产。徒糜衣食。一二载荡然无余。其后又颁赏六百五十五万金。亦立时费尽。雍正初。屡赏兵丁一月钱粮。每次三十余万。亦不逾旬而罄。岂独八旗之不善节啬。亦其食指浩繁矣哉。世祖时。八旗定甲八万。甲岁饷银若干两。米若干石。圣祖时。增为十二万甲。额兵十万。养育兵二万。一甲之丁。积久而为数十丁。数百丁。非复一甲之粮所能贍。计八旗丁册。乾隆初已数十万。今则数百万。而所圈近京五百里之旗地。大半尽典于民。聚数百万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之人于京师。而莫为之所。虽竭海内之



正供。不足以贍。且八旗有蒙古。有汉军。不尽满洲。满洲又皆收服辽东诸部落。非宗室天潢也。汉唐有养兵之费。宋明有宗禄之费。未闻举龙兴之地。丰沛晋阳凤泗之民。而世世贍养之者。 国初定鼎中原。居重驭轻。故圈近京五百之地。重逃旗出外之禁。以固根本而滋生聚。自乾隆中叶。已有人满之患。于是诸臣条奏。舒赫德则言。盛京宁古塔黑龙江沃壤数千里。仅为牧场闲田。请移八旗散丁数万。屯东三省。以实旧郡而还朴。分京师生齿之繁矣。孙嘉淦则言。独石口外七十里之红城子。再百里之开平。即元上都地。襟山带河。城墉犹在。膏腴不下数万顷。张家口外七十余里之兴和城。又西百余里之新平城。川原广沃。更胜开平。可耕亦不下数万顷。明初置。旋弃归蒙古。我 朝平察哈尔。复置为牧场。致东路之热河八达沟。即大宁旧境西路之归化绥远二城。即丰川东胜二旧境声势中隔。应请于开平兴和各驻满兵三千。红城新平二城各驻满兵二千。共驻防一万。屯垦牧猎。先为经营。五年规模可定矣。又请旗人情愿下乡种地者。将八旗公产及赎回旗产。每人一二百亩。给其自种。不受佃奴之挟制矣。又请汉军罢仕。情愿在外成家者。许其呈明置买田产。听其地方官吏约束矣。张若淮则请广驻防之制。谓各省有城守营之处。绿旗兵不下数万。应请将省会及道员驻扎之处。其城守营皆改为八旗驻防矣。沈起元则谓汉军本系汉人。莫若于汉军之内。每甲以一人承占。或以行辈。或以材武。食其祖粮。其余闲散。则听之出旗归入四民矣。诸臣条画。有未准行。有准行而下未奉行。窃谓满蒙汉三者。宜因地因人而徙。东三省。满洲旧地也。宜专以徙满洲之余丁。开平兴和。 国初平察哈尔蒙古之地也。宜专以徙在京蒙古之余丁。至外省驻防。难以再增。而外任留寓占籍。本汉人之俗也。宜专以安置汉军之人。各因其地。各还其俗。或曰。近日盛京将军富俊。曾经理双城堡之屯田矣。每人愿移者。许给地二顷。房屋牛种器用旅费毕具。初奏定每年移二百户。行之数年。每年仅五十户。七十户。无乃势不可行乎。曰。怀土重迁。民难图始。汉初列侯不愿就国。至诏丞相为朕先就国以倡率之。唐时京官轻外任。至令宗室分授刺史郡守以重之。元魏自平城迁都洛阳。至借伐齐之师以行之。然 国初各省分设驻防。距京师远者数千里。南北异俗。乾隆中新疆移兵驻防。距京师万里。东西异向。而八旗闻命就道。所至如归。从未闻有难色者何哉。八旗骑射成俗。语以为兵。则万里不辞。语以为农。则故乡裹足。今宜仍以驻防为名。并择宗室觉罗中奉恩将军之练者。使每人率一佐领或二佐领以重其行。至彼之后。打牲射猎屯种。各从其愿。兼许雇汉农以为之助。则旗人无不鬯然矣。汉唐中叶以后。宗室苗裔。散处郡国。列为四民。今设择京师闲散宗室。得率一二牛录还旧都。有土有民。世食其利。尤厚于古矣。开平兴化四城。亦宜设蒙古驻防。使游牧屯种。各从其便。并许雇汉农以为之助。

则初年不习于农。数载后农牧相安。即可裁其兵粮。以归禁旅之籍矣。满洲蒙古。每移一驻防。即可徙数千户。何至每岁徙二百户而不能。至汉军外任留籍。特未允行。允之必无不愿。既免回京亲友之需索。又得适乐土以长其子孙。又安有不慊者哉。若夫兴京东之水利。清旗民之赎产。清入官之籍产。以兼屯满洲蒙古汉军无业之旗民。地尤近。利尤切。其扈本固基尤厚。化而导之。宜而通之。是在得人哉。是在得人哉。

国初近京五百里内。圈给八旗。而别拨他州县之间田。以为民地。计近畿凡宗室王贝勒贝子将军之庄园。共万有三千三百三十八顷有奇。凡勋戚世爵职官军士庄田。十有四万百二十八顷有奇。其内府庄田。以待皇子分封公主赠嫁者。不在此数。而盛京东北。及诸边口外。腴壤日辟。八旗滋生户口。咸取给焉。嘉庆十八年。户部尚书英和奏言。自乾隆年间以来。入官地亩甚多。他不具论。即如和珅福长安两家入官地亩。不下二三千顷。至今并未升科。屡次查催。地方官奉行不力。尽饱胥吏之。且有以瘠换膏腴者。请严直隶总督作速升科。无令隐匿侵蚀抵换。于国用亦有裨益。

又考伊犁屯田。向惟绿营及回汉屯丁。自嘉庆九年。将军松筠奏言。伊犁驻防之锡伯营。向无官给口粮。均系自耕自食。生计有资。迥异满营之拮据。近日八旗生齿日繁。上年酌派满洲闲散丁三百六十名。官给牛只器具。分地试种。秋获十分有余。已有成效。惟系通力合作。未免视为官产。久而生懈。应照锡伯营屯制。按名给地。永为世业。并谕以地即种成。将来亦不奏裁口粮。毋庸观望。满营旗人闻此。始皆欣然。领地耕作。十七年。将军晋昌复奏言。伊犁旗屯之田。有已分未分二项。其已分田二万四千亩。系松筠奏明分授八旗。每旗三千亩。其未分田二万亩。离城较远。每年专派佐领。督率八旗闲散丁。通力合作。添雇回子流民。将所收粮公贮。分给贫乏。请照松筠章程。分给八旗闲散。自行管业。不准招佃耕种。以滋流弊。再仿松筠前奏。于公地之南。督筑数堡。每堡盖屋百所。以驻屯丁。教之树畜。农隙习武。以收兵屯两益。此新疆驻防旗屯之成效。可推行于畿辅及留都者。

西域水道记曰。乾隆三十年。自盛京移锡伯部官兵千。驻伊犁河南岸。去河数里。旧有一渠。东西长二百余里。渠北地隘。虑在无田。渠南阻崖。患在无田。嘉庆初。有部人图默特。创议于察布察尔山口引水。自崖上凿渠。亦东西长二百余里。功费繁巨。部人嗟怨。图默特卒排众议。数年乃成。既浚新渠。辟田千顷。遂大丰殖。雄视诸部。郑白之沃。不足云也。新渠东北有积水潭广数里。环潭皆回民田。将军松筠因新渠成。以潭西南二面田二万亩。锡伯屯之。界遂东移。两渠相去十余里。新渠高于旧渠六七丈。新渠之南。并南山下。皆回民田。此锡伯营屯田水利。同于内地者。

## 节经费议

冯桂芬

国家经费有常。惟宗禄无定额。会典诸书。奉恩将军以上。俸数皆不录。闻近来岁支三百余万。十倍于国初。此宜与以限制者也。成周以后。诸史所纪。待宗室寢薄。至有明而极。本朝亲亲之谊。远迈前古。非臣下所敢轻议。惟是二百年间。度支已十倍。浸假而商祀六百。周祚八百。将至数千万。况万年有道之长乎。固知将来之必出于限制。何如早为之限制。限制之法亦无过礼。所谓亲亲之杀而已。更宜仿采地之制。分授庄田。以易银米。斯万世无弊矣。至八旗生齿日繁。世复一世。尤难亿计。孳生无穷。兵额有定。其何以支。恐养之适所以窘之也。周之丰镐。亦画井田。汉之丰沛。无过赐复。不闻龙兴旧区。世世子孙。皆仰食县官之理。应请拨留都畿辅西北口闲田。仿照干嘉间伊锡伯营之法。推广驻防。膂力及格者为兵。不及者为农。分地兴屯。成熟之后。永为世业。勿惑于止能荷戈不能荷锄欺罔之说。康熙七年。四川提督某疏。愿别置田产长子孙者听。其外任罢官及因依亲族不愿回京者亦听。惟孳生年岁。咨旗存案。以备稽考。诚今日之至计也。抑更有议者。我朝自萨尔浒一役之后。大兵所至。天下无敌。洎乎雍干禁旅之威。犹震海内。假令今日有此兵十万。何患乎外侮。何患乎内讧。而今旗兵殊不然。此何以故。承平日久。敝化奢丽。膏粱多而藜藿少。染汉兵习气而殆过之。另议非武生不得充兵。非力举若干斤不得充武生。满汉一律。正以此也。夫禁旅至重。宜极天下之选。不得以旗籍而迁就之。应请于亲军护军前锋健锐火器等三营中。严加甄别。及格者留之。不及格者黜之。于绿营中挑补。班于旗兵下。以示区别。斯循名责实之道得矣。

## 旗户分居议

李祖陶

八旗。国家之爪牙也。我朝龙兴东土。虎视中原。一时附风云而依日月者。有满洲之八旗。蒙古之八旗。汉军之八旗。其人为天之所生。人之所选。以为疏附后先奔走御侮之用。类皆汗马功高。旗常绩着。以视汉祖之丰沛子弟。光武之南阳宗亲。唐家之太原义从。明代之徐凤英贤。有过之无不及。顺治元年。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酬庸赏功。列五等之爵。而不分三等之土。圈环京五百里之地以居之。以为居重驭轻之势。亦较汉之徙郡国豪杰以实关中。明祖之取江南富人以居凤阳。其义为更有进。但五百里之地。虽尽膏腴。而土则不能加辟。八旗之人。虽皆食禄。而丁则逐代增添。恭逢神功圣德。累世承平。休养之余。渐生奢侈。驯至雍正末年。八旗生计渐蹙。于是圣天子畴咨于上。诸臣建策于下。类皆渊谋远想。为十世百世之计。而不在

取济于一时者。所以为之救也。以予所知。乾隆二年。监察御史舒赫德。即有密陈愚虑之疏。谓旗人之赖以生。惟有房地。别无他项。房地不充。虽百计以养之。究非久远之谋。惟使不聚于一方。庶可并得其利益。伏思盛京黑龙江宁古塔三处。为我朝兴隆之地。土脉沃美。闻其闲旷处甚多。虽八旗满洲。不可散处他方。而此根本之地。似不妨迁移居住。务使家有恒产。人有恒心。然后再教以俭朴。返其初风。则根本固。久远可计矣。但须料理于数年之前。然后于八旗之愿往者。及生计极困者。为一筹其起身安家等事。则各欣然就道矣。此一说也。至乾隆六年。户部侍郎梁诗正。复有军国大用不敷。敬陈变通之法。疏谓臣蒙恩简佐计部。详查每年经费。所入不敷所出。盖以八旗兵饷浩繁。故所出者每多。各省绿营兵饷日增。故所入者渐少。设有额外费用。即不免左支右绌矣。查八旗人。除各省驻防与近京五百里听其屯种外。余并随旗居住。聚京师。无农工商贾之业。类皆仰食于官。我皇上其仁如天。于正赋俸饷外。添设佐领之额。优给养育之粮。而旗人犹穷苦自若。以不使人自为养。而常欲以官养之也。窃谓非屯田断无以给。今内地已无闲旷之田。

世宗显皇帝欲于黑龙江宁古塔等处。分别旗人住居耕种。而未及行。我皇上御极以来。廷臣屡有以此言进者。若虑其难行。而不及早为之所。数十百年之后。旗户必十倍于今。以有数之钱粮。赡无数之生齿。使仅取给于额饷之内。则兵弁之关支。不足供闲散之坐食。旗人之生计必日蹙。欲添给于额饷之外。则民赋之常制。断不可加。而国用所必需。又无可缩。即竭度支之力。不足以供。不将上下交困乎。惟有酌派闲散列边屯。使自食其耕牧之利。而以时讲武。则旗人有生聚之资。国帑亦无匮乏之虑矣。此又一说也。

至乾隆十年。山西道监察御史柴潮生。复进筹理财之长策。一曰开边外之屯田以养闲散。二曰给数年之俸饷以遣汉军。何也。臣闻宋祖之有天下也。举中国之兵止十六万。迨英宗治平之闲。多至百二十万。国力为之耗竭。明之宗支。不士不农。仰给宗禄。至中叶以后。乃共篷而居。分饼而食。男四十不得娶。女三十不得嫁。何者。力不足以给之也。今满洲蒙古汉军。各有八旗。其丁口之蕃昌。视顺治时盖一衍为十。而生计之艰难。则视康熙之时已十不及五。而且仰给于官而不已。局于五百里之内而不使出。则将来上之弊必如北宋之养兵。下之弊必如有明之宗室。此不可不筹变通者也。臣窃以为满洲闲散及汉军八旗。皆宜设法安顿。查沿边一带。至奉天等处。多水泉肥美之地。请遣有干略之大臣前往经理。果有可屯之处。特发帑金。为之建堡墩。立屋庐。置耕牛农具。令各旗满洲除正身披甲在京当差外。其家之次丁余丁力能耕种者。并前往居住。所种之田。即为本业。分年扣还工本。此外再不升科。惟令其农暇操练。则数年之后。即成劲旅。此安置满洲闲散之法也。至汉军八旗。已奉有听其

出旗之旨。以定例太拘。故出者寥寥。今请不论其家之出仕与否。皆得出旗。其见任官者。各给以三年之俸饷。无官者。给以六年之俸饷。其家产许其携带。任其自便。则贫富皆不失所。五年之后。国帑之节省无穷。此安顿汉军八旗之法也。此又一说也。三说大同小异。而柴说并筹及散遣汉军。尤为胆识双绝。夫汉军皆中土之人。其初闻风景附。着有勋劳。豢养二百余年。尔公尔侯。报之厚矣。积久蕃衍。而生计日蹙。则与其坐困无聊。何若放之江湖。任其浩浩荡荡之为得也。予观魏叔子封建论。后附及明制之失。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虽宗室亦应有限制。开创天子之子为王。嫡子世袭王爵。庶子则每代递降。至五世之后为庶人。继体天子之子为公。其降杀亦照此例。五世之后并为庶宗。各执四民之业。谱系于国。而免其徭。其言曲有条理。夫以天潢之亲。犹尚为之区别。不使尽食于官。况满军闲散与汉军之附丽者乎。此诚救贫之长策。不仅救国。兼以救人也。

记武隆阿秀八旗生计疏及双城堡屯田始末

孙鼎臣

我朝八旗以兵政寓民。一马甲月给银三两。护军四两。月米皆四斛。于京城内外按旗分给房屋。于近京五百里内圈给地亩。衣租食税。恩至渥也。雍正中。每旗发帑银十万生息。以为婚丧之费。乾隆四十四年。户部赎回八旗入官老圈地二万七千余顷。责成直隶州县征租解部。于年终普赏各兵一月钱粮。嘉庆十年。又节省巡捕营马干银。增养育兵额。十一年。复发帑银七十万。交商生息。再增兵额。所以为旗人谋生养者无微不至。然历年既久。生齿繁而衣食绌。列圣时以为忧。宣宗登极初元。大学士伯麟奏调剂旗人生计。诏八旗都统副都统详议以闻。于是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武隆阿。帮办大臣秀。言直省绿营既有满官。亦不妨有满兵。请将各将军督抚提镇标绿营马兵。酌分十分之五为旗缺。以驻防八旗马甲养育兵就近送补。无驻防者。以附近之驻防兵往补。三年补足其额。差操钱粮赏。与绿营兵同。千总把总外委缺出。较其优劣。一体拔补。其在各府州县。照商籍寄籍例。编为旗籍。户婚田土命盗诸务。归地方官管理。生子随时呈报督抚。年终汇咨部旗。旗籍子弟。愿归绿营守战马粮。许一体考补。并许应府县文武试及乡会试。应翻译试者。由各省咨送入京。其欲预赴各省候挑兵丁。及自谋生理者。呈明给咨赴州县入籍。驻防兵补绿营兵后。分满营兵缺。以其二补本营驻防闲散旗人。以其八调取在京闲散旗人往补。由京旗都统按缺选派。以所应补之缺。截旷银粮。计数支给。为道里之费。官给车船递送。其马甲养育兵愿赴驻防者。许辞京缺。前往听补。父拔补而子为闲散者。得携其子。子拔补而其父辞缺随往者。亦听。兄弟叔侄亦如之。京旗中愿随外任亲族。或愿赴各省谋生者。皆呈明都统。给咨

赴所往之州县入籍。如此。则京外旗人生计充矣。疏入。上命八旗集议。事格不行。二公由是获谴。当 昌陵之季年。议开奉天吉林等处荒地。移驻京旗。于是富俊松筠迭为吉林将军。首尾经画十余年。双城堡之屯始成。他未遑及而二公继歿矣。

先是乾隆闲御史舒赫德范咸户部侍郎梁诗正。请于盛京黑龙江宁古塔沿边开屯。议者多以为不便。至嘉庆十一年。 谕曰。京旗户口日增生计拮据乾隆闲以八旗人众分拨拉林地方给田垦种迄今甚享其利今若将在京闲散陆续资送吉林以旷地拨给或自耕或召佃取租足资养贍。乃命松筠富俊与盛京将军和瑛会勘议行。会吉林将军赛冲阿奏秋收不丰而止。十九年富俊为吉林将军。乃始奏于双城堡设立中左右三屯。为移驻京旗之计。双城堡者。吉林辖境也。南北七十里。东西百三十里。西南为拉林河。北为松花江。地势平衍。土沃泉甘。其地俗以晌计。一日可之地为一晌。大晌十亩。得粮四五石。多者七八石。一石准仓石二石有半。四年十月。富俊奏。富俊奏。挑派吉林奉天旗人三千户为屯丁。官给耕牛农具籽种。分中左右三屯。为百二十屯。每屯凿井二。每井给银十八两。每户给盖窝棚银四两。拨荒地九万数千晌。每丁给地三十晌。先开熟二十晌。五年后征粮二十石。移驻京旗到日。拨给熟地十五晌。荒地五晌。通二十晌。余十晌。荒熟各半。给屯丁为恒产。不征其租。后道光三年。松筠奏改为两户屯丁。原分二地六十晌内。照原议荒熟地亩之数。两户屯丁。拨给一户京旗二十晌。各屯丁每户留二十晌为恒产。每屯屯丁三十户。京旗三十户。中左右三大屯。议移驻京旗三千户。每岁移驻二百户。愿移之户。十月报部。次年正月起程。每户户部给治装银三十两。本旗津贴银十五两。车马皆官给。到屯后。每户给屋四间。皆官建。自道光二年始移驻二十八户。三年移驻三十一户。四年移驻五十三户。五年移驻七十七户。时垦熟之地。已三万三千一百余晌。四年。容照耆英奏。盖富松两公前后数任始终其事。阅时最久。故规画倍详。二公歿。而当事者不能无懈。京旗安土重迁。往者益少。其后协办大学士英和犹以为言。以为经始维艰。宜推广以竟成功。而任事无其人矣。方双城堡之兴屯也。富俊欲推其法于伯都讷围场。以为募民开垦。可得地二万余晌。较双城堡事半功倍。前后奏至六七上。廷议以双城堡屯务未竣。且经费不足。不能更及。竟寝其事。而松筠于道光三年任吉林将军。亦请开养什牧及大凌河马厂。皆嘉庆十七年故所勘地也。良法美意。虽未果施行。而老成谋国之心。条议区处之密。与营平之在金城何异。若夫成功。则岂人之所能为者哉。

八旗生计。舍是二者。别无良法。煦斋相公当国时。以过犯销除旗籍者。岁常数十百户。则又无可如何之计也。今旗民岁饷不支。相与安坐待毙。数公谋国之苦心。至今日而始见其效。岂不哀哉。郭嵩焘识

## 筹议调剂双城堡京旗章程疏

经额布

本年五月初七日。准户部咨。以会旗议奏 钦差侍郎斌良上年会同臣经额布署副都统倭什讷具奏调剂双城堡京旗一折。于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七日。奉上谕。前据斌良等奏筹调剂双城堡移驻京旗一折当交该部会同各该旗妥议具奏兹据将筹议章程分晰核议该处大封堆外圈存荒地该侍郎等请拨三万晌令附近纳丁陈民来春开种惟念此项地亩雇民代垦或私行租佃将来必致悉为流民所据移驻旗人转致无地可耕见在该处附近纳丁陈民有无外来流民错杂其间应如何设法布置之处亦未据切实声明着经额布悉心体察再行妥议勿使膏腴沃壤任民佃稍有侵欺尤不可敷衍一时致京旗仍虞贫穷所有抽拨甲兵添设义学及一切未尽事宜着俟奏到时另行核议钦此。钦遵咨行前来。臣经额布萨炳阿恭读 上谕。仰见

圣谟广远。至虑周详。实深钦服之至。当即遴派协领亮德乌永额佐领保庆骁骑校色普征额笔帖式全安岱琳等。前往双城堡逐细确查。访采舆论。一面咨行阿勒楚喀副都统臣果升阿。就近体察情形。各抒所见。以凭参酌办理。旋据该委员等查访禀复。并经臣果升阿亲查勘。酌议数条。咨报到省。臣经额布等悉心筹划。详晰计议。谨将 上谕指示。并部议各条。及原奏阙略。暨应变通各款。逐细酌拟。胪列于左。敬为 皇上陈之。

一奉 上谕。内此项地亩雇民代垦或私行租佃将来必致悉为流民所据移驻旗人转致无地可耕等谕。查议立双城堡。拨丁三千名。开地九万晌。次设新城局。招民三千六百户。开地十万八千晌。均按每佃垦荒三十晌。奏明俟移驻京旗时。撤出二十晌。留给十晌。此次该堡大封堆外之荒。亦宜照每户三十晌饬垦。将来亦撤地二十晌。留给十晌。即于认佃执照内载明。是旗得三分之二。佃得三分之一。不致悉为民占。如该堡续到京旗。自有原留征租之熟地给领。且请垦三万晌之外。尚有三万余晌之荒封禁。若双城堡移足一千户之后。另有新城局之地可以移驻。并有八里荒地二万八千余晌。毗连新城局。亦资安置京旗。通盘筹划。似不致京旗无地可耕。至私行租佃。或所不免。第一经查出。照例追地入官。民亦不能占据。臣等以见在情形而论。惟患京旗之不种地。不患无地可耕。并无虑流民之占地也。一奉 上谕内该处附近纳丁陈民有无外省流民错杂其间应如何设法布置之处未据切实声明等谕。谨查双城堡有无流民潜往。按年奏报。近年以来。认真挨查。民知禁令。不敢容留。见复委员往查。实无外省流民错杂其间。其大封堆外。居住纳丁陈民五百六十五户。中亦仅止二户。雇有本地陈民各一名。此外均无雇工。并无错杂。一奉 上谕内勿使膏腴沃壤任民佃稍有侵欺尤不可敷衍一时致京旗仍虞贫穷等谕。谨查招佃开荒。地有定数。民佃官地。势难侵欺。如或侵欺邻地。自有地主不容。若或盗典

偷卖。亦有入官之例。是侵欺之弊。似无足虑。至开地收租。接济京旗。原救一时之急。若论经久之道。则在京旗种地自食其力。别无他法。该处本系沃壤。一晌之地。丰年获粮八九市石。即以八石而论。每石至贱亦值银三钱。计三十五晌。得银八九十两。八口之家。用度绰有余裕。臣上年会奏后。日夜思维。总以京旗力田务本为至要。当即拟立告示。劝谕京旗。务习农业。今年正月。缮写多张。送交副都统会印张贴。并严饬该管各官。逐户勤加劝导。谨录示稿。恭呈御览。京旗能听从力田。数年之后。不但可无贫穷。且宜岁有盈余。若仍溺于怠逸。是自弃生成。惟有绳之以法而已。一如部议开地三万晌。即设一丁可种十余亩。附近陈民。安得二三万人通力合作。实难保无流民影射。久而占据一节。查双城堡新城局屯田。每佃垦地三十晌。此次照办。不过用佃千户。一户四五丁。不过四五千人。无须二三万人之多。如八里荒共地三万三千余晌。查止民佃五百九十八户。是为明证。且佃不议多者。为将来撤地故也。见查大封堆外纳丁陈民。虽止五百六十五户。壮丁一千五百余名。以男妇大小而论。不下三四千人。且拉林阿勒楚喀附近陈民。生齿日繁。皆少地种。一经招佃。不患无人。佃须的保。又须资本。外来流民。无保无资。并无房井器具。不但未能领地。且本处陈民。亦势不能相让。影射占据之渐。实亦无自而开。即有闻风而至者。亦唯佣工而已。故定例不准流民携眷潜往。实良法也。

一如部议散给京旗每年每户制钱十五千。在衣食不缺之户。自应宽裕。其贫苦极甚者。二百三十余户。即以每户五口而论。专藉此项。添补薪菜。制备衣履。又须修理住房。揆其事势。断不能敷一岁之用。是所设调剂者。仍恐有名无实一节。查京旗自种地者。固可温饱。若将地全行租佃与人者。每晌收粮五斗。共得粮十七八石。除留食米。尚有余粮柴钱用度。若仅租出一二十晌者。收租仅敷食米。即至衣履不能兼顾。此等贪逸惮劳之辈。不事勤力于田畴。仍欲仰资于接济。若多予之。不特无所底止。且更益其骄惰之心。如虑其十五千不敷一岁之用。譬如甲兵岁得饷银二十四两。仰事俯育。未见其贫。又上冬制给极贫京旗棉衣各一套。藉以御寒。即可生活。且衣服非年年须制。房屋非岁岁应修。接济以补其不足。非给其有余。岁给制钱十五千。裨益良多。似非有名无实之事。若论久远生计。家给户足。必在自食其力。已另议于前。一如部议近屯荒地八千余晌。前年据该将军咨称。若概令官兵子弟承种。实恐不能开辟。必致无力输租。今复将此地给三屯屯丁。及官兵子弟愿种。既与前咨不符。又未将如何设法布置可令分种输租之处。切实陈明一节。查此八千余晌之地。前因该副都统议租参差。且非急须调剂。何必轻开此地。盖时有不同。非官兵屯丁子弟不能承种也。今则既议调剂京旗。必须京旗自行种地。其无力者之农



具资本。急宜济助以鼓作其气。应将此荒作为官租地。不作恒产。听堡内官兵子弟屯丁子弟量力认垦。不必拘以户数响数。见据该管协领查报。愿领此地认种者。已有余丁并官兵屯丁各子弟四百二十五名。尽可饬令开垦。其租照随缺地。每晌征京钱五百文。不必加增。此系从前开种禁抛之地。较生荒之工力稍省。起租年分。请照原奏初年交京钱一百文。次年三百文。第三年交全租五百文。共全租京钱四千三百余吊。由双城堡协领征收储库。如有京旗能自种地。而无农具工本者。即以此项租钱。按种地之多寡。酌价赏给。以后农具有残破者。随时验补。不必作为年例。俟种地二三年。不致竭。即行停止。一如部议。征租科则。及支销款项。更应详察例案。逐一整顿。毋仅据该管官以收支章程禀报。遽准照办一节。查奏开屯田。原为京旗不谙农务。故借佃力开垦。俾京旗得种熟地。工力较轻。该佃开荒工本实重。是以从前每晌议征大租京钱六百文。小租京钱六十文。系为体恤佃户起见。此次开荒。需用房屋井眼牛条器具。悉令佃户自备。一概不动官项。佃户工本较前更重。若议加租。佃力不堪。必将畏缩。体察情形。应请仍照旧章。按每晌京钱六百六十文征租。毋庸更张。免致办理掣肘。至支销各款。惟有严饬承办各员。力加撙节。并令该管副都统随时严查。实用实销。不准稍有浮冒。此时殊难豫议定数。

一如部议。京旗到屯二十年。不能讲求农事。固由该旗人习佚恶劳所致。而该管佐领等官。如果实心劝导。示以利害。岂无力图振作。闻风兴起者。若有养无教。虽曰予以调剂。亦必立见匮乏等因一节。查到屯京旗。上年查明力田饶裕衣食不缺者。有三百七十户。此外二百二十余户。有食无衣。皆由不自种地。且租与人地较少之故。当其初到时。前任将军富俊亲劝力田。并饬该管佐领等官。逐年勤加劝导。缘京旗内有习气未驯者。以力田为不足务。官长为不足畏。屡训不悛。未愿种地。且视佃户如奴隶。呼喝使令。求索借贷。稍不遂意。即夺地另佃。于是佃户寒心。退地而不敢种。臣前经饬该管各官。认真劝化。并令协领加意整顿。以期挽颓风而劝良善。如此教养兼施。则人心可正。人心正。而务农讲武。自日见起色。其佐领以下等官。视劝耕户数之多寡。分别量予奖拔。以示功赏。其不实力劝导者。亦即惩处。一京旗未种地亩。宜官为招佃征租也。查上年原奏。京旗未种熟荒地亩。议令京旗自行补种。或与余丁屯丁伙种分粮。兹据该管协领查报京旗未种熟地。除见已自种外。其有老弱孤寡未能自种者。亦已劝令屯丁认佃。代种齐全。其原分荒地。实共未开二千九百一十晌。今已招令屯丁认垦二千二百一十三晌。有未认垦荒地六百九十七晌。仍招令屯丁秋后开齐。来春一律承种等情。应令将此官为招佃之熟荒地亩。造册存查。熟地次年租。荒地第三年起租。均按每晌五斗交粮。官为催收。按户给领。仍俟地主能以自种呈明撤回。一到屯京旗应一体调剂也。上年查明

该堡京旗五百九十八户。其中衣食可兼顾者。三百七十户。然亦仅可敷衍。并非一概宽裕。若仅调剂贫穷之二百二十八户。彼三百七十户者。同一京旗。同一到屯年久。若不与于调剂之列。彼必谓伊等勤俭力田。反不如游手好闲者之坐受其福。可否将此三百七十户。同贫穷之二百二十八户。一律全行调剂。以昭一视同仁之意。或分别减半给予之处。恭候 钦定。一开荒起租年分应变通改议也。查原奏因京旗待济孔急。故议令开荒佃户。初年每晌交租钱二百二十文。次年加倍。第三年征全租六百六十文。第查旧章开荒。均至第六年始行起租。且一户三十晌。丁少之家。须二三年方得开全。是当年起租。恐阻认佃之心。此次开地。察理揆情。虽不能照旧章之旷远。亦未便如初议之急遽。兹改议来春开地。初二两年。每晌仅收小租京钱六十文。以为查地催租饭食纸张之费。至第三年起。始并征大小租钱六百六十文。俾众佃不致竭。

一调剂之项宜先筹备也。查三万晌荒地。大租京钱一万八千吊。上条既议第三年起租。应俟道光二十七年始收租钱。京旗待济孔殷。今岁即应调剂。自应先行筹款散给。查自本年起。有应征八里荒大租钱一万六千余吊。应勒限新城局于十月内收齐。陆续运送双城堡协领衙门交收。报明该副都统亲临按户放给。藉可劝谕京旗安分种地。不敷若干。应由五万两生息备用调剂京旗项下补足。仍俟三万晌地起租。再将八里荒租钱易银。报拨兵饷。其近屯八千余晌。未起租以前。如有京旗自种地。应行资给农具工本者。亦先于备用息银内支給。俟八千余晌地起租起征。再动租项。如此转移支放。庶无迟误窒碍。一调剂京旗应以年限也。查此次调剂京旗。系因不尽力田衣食有缺之故。此后责成协领佐领等官。实力劝导。资以农具工本。京旗自当感发务农。将来习惯自然。可期宽裕。此项调剂。请以五年为止。以示限制而昭激劝。一调剂之钱应分两次给领也。查京旗习气。未必全能俭约。钱一到手。不免妄费。今议将每户京钱三十吊。本年十月内放给一半。俾及时添补衣履。其余一半。来年三月再行放给。使种地之户。可资种地之用。即不种地之户。亦备青黄不接之需。如此。钱归实用。不致妄费。以后四年。亦宜照办。一佃户离家远者。应准搭盖窝棚居住也。查大封堆外。本处陈民。均有房屋。其拉林阿勒楚喀陈民。有至彼垦地者。应令自盖窝棚栖止。可省官给房价。一弹压稽查宜专责成也。查该处大封堆外。六万余晌之荒。由拉林协领。专派佐领逐年往查。有无流民。年终奏报。今请开三万晌荒地。弹压稽查。更宜周密。该处原有乡约三名。应再添设乡约数名。责令分段稽查。不准外来流民。携眷潜往。仍责成拉林各佐领。按月轮流亲往确查。藉资弹压。该佐领往查后。按季结报将军衙门查核。归入年终汇奏一次。该处寻常殴词讼案件。即由拉林协领就近审理完结。命盗等案。仍由阿勒楚喀副都统核转办理。如此弹压稽查。断不致地为流民占据。且查察亦

较周密。以上十六条。臣等访察情形。悉心酌议。似于调剂之中。仍寓劝惩之道。总之我 皇上爱育旗人。移驻为万年长策。京旗不事农业。势难饱食暖衣。臣等惟当尽心教导。随时查察。务使京旗能自种地。渐可家给户足。果有不率教者。自当量予惩戒。庶几安居乐业。不失当初移驻之本意。臣果升阿亲往双城堡察看情形。臣经额布等参酌议拟各条。往返札商。意见相同。所议是否有当。理合会衔恭折具奏。伏乞 皇上圣鉴。

条陈变通调剂宗支疏光绪五年

戈靖

窃维恩由近以及远。法因时而制宜。我 朝笃念懿亲。敦叙之典。远过往代。

列圣相承。有加无已。咸丰年间。复开道府之例。近奉 恩谕。轸念闲散宗室觉罗人等生计维艰。加赏两月钱粮。凡所以为宗室谋者。周且备矣。惟是椒衍虺绵。日益繁盛。固系功德垂荫之灵长。而枝分派远。不免饥寒。实深 祖宗在天之隐痛。诚以闲散宗室。钱粮则限以岁时。仕进亦定为专缺。

既不如觉罗满蒙汉道路甚宽。并不如士农工商。得以自谋生理。是岂 圣朝亲睦之本志哉。格于成例。未有以变通之计。为 国家策久远者。臣目睹情形。难安缄默。请于常例之外。量为调剂。俾天潢支派。均得仰沾实惠。谨拟七条。为我 皇太后 皇上敬陈之。

一宗室二两钱粮宜请复旧章也。向例宗室十岁。即给二两钱粮。所以养贍之。并欲其及幼学之时。使得就傅读书耳。自改为十五岁始补二两。宗室子弟。有力读书者甚少。此五年中。经费所省有限。蒙养伊始。竟使不学将落。良可惜已。今请仍自十岁即补二两钱粮。以资教养。

一宗室官学生宜请增入咸安宫国子监也。查觉罗满蒙汉子弟。各有官学。然后挑补咸安宫国子监官学。所以教育而造就之者。意至美。法至良。宗室子弟。止有两翼宗学。同系宗族。未足以相观摩。不出家塾。未足以广闻见。窃谓有教无类。请于两翼宗学外。照八旗章程。增补咸安宫国子监宗室官学生。以广陶成。

一宗室笔帖式宜请分补各部院学习也。查宗室笔帖式。惟有宗人府一途。外衙门并无缺额。但宗人府缺少人多。补缺实形壅滞。而各部院笔帖式之缺尚宽。即拨各处满缺二三名。作为宗室专缺。照宗室郎中员外郎主事之例。似于满缺不致有碍。则宗室笔帖式补缺可疏通矣。

一宗室举人宜请酌补中书小京官也。查旗民文举人会试三科后。有拣发知县及大挑之例。宗室举人。非会试中式。每多废弃。虽有选宗人府笔帖式一途。而得选匪易。同系举人。宗室则报效无由。实为可惜。请将宗室举人。三科后酌选中书小京官。以遂其向上之志。

一宗室读祝官赞礼郎宜请增补 陵缺也。查例载。宗室有京读祝官赞礼郎各缺。并无 陵缺。今止有赞礼郎一缺。近来文武两途。皆形阻滞。致令有材能者。于邑不伸。转生枝节。何若将各 陵读祝官赞礼郎旗缺。改增宗室专缺。似于旗缺不甚相妨。并请仍添京缺读祝官。则宗室登进之途稍宽矣。

一宗室武场乡会试宜量为取中也。查宗室文闈乡试。每取中六七名。会试每取一二名。独至武科。即有精于骑射技艺者。不得与试。未免向隅。应请仿照文闈乡会试例。酌量取中数名。以备干城腹心之选。

一闲散宗室请(准)[准]游幕屯居也。前山西巡抚今大学士沈桂芬。条陈八旗准出外贸易及在外寄籍等因。会经议准在案。今宗室生齿日众。食三两者。按现章支领。每月不及二两。自养多不能足。现在经费支绌。兵饷难复旧章。宗室何能议加。与其使之坐困京师。何如使之自求生计。如有愿游幕屯居者。准其由旗报府。给以执照注明何方。倘在外滋事。即准该地方官详解宗人府严加管束。如此。则宗室不致困苦矣。

条陈恤旗民足边防舒国用疏同治七年

山西巡抚沈桂芬

窃惟我 朝定鼎燕都。居重驭轻。八旗禁旅。悉入环。每岁糜金钱数百万两。以贍其身家。计至深也。无如二百余年来。户口日烦。纵使军旅不兴。岁入如故。隐销坐耗。上与下均岌岌有不可终日之势。历朝谋国诸臣。已逆知经费之难继。与旗人生计之日艰。屡次条奏。实已准行者。如清查入官地亩。分拨拉林地方。移驻双城堡屯田。外官准带亲族随任。所以调剂之者至矣。而屯边之法。旋以安土重迁。事寝不行。近复准出外谋生。而去者寥寥。固由人情惮于跋涉。亦以各旗兵丁之愿去者。欲贸易则无本。欲耕种则无具。欲迁徙则无资也。臣官京师时。亲见旗民生齿繁庶。不农不商。除仰食钱粮外。别无生生之策。自圜法变更。南漕不继。一丁所领之粮。不敷供一丁之食。其强者悍然为非。每陷刑网。弱者坐以待毙。转于沟壑。我 皇上视民如伤。四海之内。一夫失所。犹深軫恤。矧以八旗世仆。勋旧子孙。近在辇毂。忍令饥寒颠覆。不为之计乎。从来以一人养天下。恒苦其不足。使天下自为养。常觉其有余。臣窃以为今日安插旗人。其上策无过移屯边方。中策则听往各省而已。夫移屯于丰盈坐享之日。人情孰不好逸而恶劳。移屯于冻馁交迫之秋。人情又莫不辞饥而就饱。此今日移屯一议。较之昔人事半而功倍也。臣请先言听往各省之法。即从前武隆阿英和诸臣所奏而推广之。无论马甲养育兵闲散。其愿出外谋生。赴各厅州县者。准其径呈本旗都统前往。照商籍军籍例。编为旗籍。户婚田土命盗案件。归地方官管理。生子随时呈报督抚。俟汇案咨部。旗绿守战马

粮。及各营将弁。亦令一体考拔。并许用旗籍应府州县文武试及乡会试。欲应翻译试者。照各省驻防例。凡降革休致官弁及举贡生监与各省驻防。愿移者均听之。此移之内地。人所乐从。其资给概从其省也。至若移屯边方之法。臣请钦派廉干大员为屯田大臣。随带司员。查照旧档。于奉天吉林一带。及独石口外红城子开平等处。与张家口外之兴和新平等城。昔年富俊孙家淦诸臣所勘定旧地。岁计可开若干顷。并建造房屋城堡。添置农具牛种。及军装器械。酌定成规。宅中驻扎。始终经理其事。再由八旗都统。剴切劝谕旗户。愿移口外者。照道光初移屯双城堡旧例。由户部当堂发给治装银三十两。沿途官给车马。到屯后。每户官给房屋四间。农具牛籽皆备。三时务农之隙讲武。刑罚教养之事。皆屯田大臣主之。十年以后。地亩照下则升科。征收之粮。糶运于口内。而积银于屯所。每年即以屯粮所糶。为次年京旗移屯与屯所各项之用。无事再动库帑。此移之边方。事极艰难。其资给不得不量从其优者也。

然议者必谓口北寒冷。不宜粟麦。饔无出。流离远徙。易伤臣仆依恋之心。不知昔年迭次移居双城堡及拉林地方旗户。至今长养子孙。称为乐土。若非耕种。何以自存。至孙家淦勘地原奏。亦将地方之寒暖。谷种之所宜。与日用之水火煤薪。旗民之相安。蒙古旗厂之无扰。以及山场之可牧。平原之可猎。条分缕。非徒托诸空言。况人气日聚。地气亦开。天气即为日暖。旗人不过一迁徙之劳。永可丰衣足食。较之株守在京。饥寒无策。告贷无门。相去远矣。臣所谓恤旗民者此也。议者又必谓边屯太多。禁军单薄。恐非强干弱枝之道。不知

圣朝开国之初。人心甫定。不得不藉资劲卒。镇抚京畿。今则薄海黔黎。胥归天籍。自军兴以来。收复郡县。殄除渠魁。大都绿营兵勇及蒙古与东三省兵力居多。旗人生长京华。习于豢养。偶有调遣。未闻得力。若令移屯口外。练习风霜。耕种牧营。生资劳苦。气体必见充实。再能督帅得人。训练有素。无难上复 国初骁健之风。十数年后环边之地。东西开辟。亘不断。北可震慑强邻。南亦以拱京邑。设有征调。缓急更为可恃。臣所谓足边防者此也。特以移屯诸费。昔年犹以为难。今日帑藏空虚。更安得此闲款。臣尝私心计之。八旗现放兵饷。除二成大钱外。实放银四成。人口嗷嗷。朝不谋夕。各省军务告蒞。必应循例照八成旧章。以裕兵食。窃谓救八旗一时之穷困。其惠小。贻八旗无穷之贍养。其利长。当未减之时而忽议减。其势逆而难行。迨已减之后而量为增。其势顺而易节。请于定复八成兵饷之年。暂给六成。酌留二成。每年约可得银一百余万两。治装银两。与房屋种具。每户以八十两计之。加以屯所修城堡制器械。及一切费用。每年至少亦可移数千余户。俟屯田升科后。移屯有资。京旗兵饷。仍复八成之旧。如此。则目前经费。毋庸另筹。日后正供。永无不足。臣所谓舒国用者此也。昔臣佐理度支。筹之至再。而军旅方亟。未

暇上陈。今虽出为疆吏。不敢缄默自安。所幸僭伪削平。东南渐臻底定。寰宇民生。皆蒙休息。似宜及时预备本计。勿责旦夕之效。冀开乐利之源。国家亿万载之丕基。可于是而益固矣。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训示。敕部核议施行。

覆奏抽调旗丁屯田新疆疏光绪三年

陕甘总督左宗棠

窃臣钦奉 寄谕。翰林院侍讲张佩纶奏请抽调旗丁屯田新疆一折据称乌鲁木齐等处亟应兴办屯田以固边防及三便三利各情形是否可行并如何办理之处着左宗棠通盘筹划妥议具奏原折着钞给阅看钦此。跪聆之余。敬仰我 皇上因时损益。执两用中至意。感服莫名。比将张佩纶原奏。详加阅看。并酌度事宜。求可见之施行。要诸永久者。谨略陈之。以备 圣明采择。窃维张佩纶原奏。虽本开屯实边立言。而实则为八旗生计愈艰。亟筹因时制宜起见。谨按八旗生齿日繁。甲分有定。国家以有定之钱粮。养无限之丁口。势必有时而穷。从前舒赫德孙嘉淦富俊英和诸臣先后条陈及之。老成深谋远虑。固已预为绸缪。而究无成效可睹。中外臣工且以窒碍多端。人情不便为虑。难见诸施行者。非无故也。八旗官兵。系出国初勋裔。环京师。体制饷糈。较绿营为优。而营运资生之策。则较绿营为绌。绿营兵丁。饷粮虽薄。应名差操之暇。可佣雇谋食。手艺营生。辞粮退休。尚能自食其力。八旗之聪明俊达者为士。勇敢强壮者为兵。惟在致身仕途。博廉俸为仰事俯畜之计。无官禄者。或传习经蒙。教练弓马。以其所能食于人已耳。然不习行商服贾之业。不知服田力穡之劳。不谙匠作工师之技。于世之所谓四民者。仅可名之为士。而农与工商无与焉。日荒于嬉。惟慢游自便。望其食力行身。俯仰足给。岂可得哉。又况逸豫之久。由昏惰而长恶。缘才者浸成废材。愚者或流于匪僻。不仅饥渴之足为心害也。于是怀久远之虑者。急思有以拯之。而移屯实边诸议以起。然事体终多窒碍。人情未免疑沮者。约有数端。八旗子弟。扈从入关。除驻防各省外。均萃居都中。例禁无故远出。近虽允其游宦四方。随在隶籍。而或以选补升转之迟速。考试录取之难易。京旗视外省为优。未舍之遽去。一也。都居既久。坟墓庐舍在焉。赖祭产薄田住宅。以给饘粥而蔽风雨。一旦捐弃。便致茫然。二也。少小即无执业。口分而外。不名一钱。今既离故居而适新土。举目无依。纵口分照常支給。设有窘苦。谁与赈恤。设有缓急。谁与通融。三也。四民之业。惟农最多。亦惟农民最为劳苦。大凡以农世其家者。子弟自成年后。责其牧牛拾粪。成人以后。习耒耨耕获牵车扶犁之事。故童而习之。壮而称良。老以传家也。八旗官兵。平时未亲耒耜。未知种植之宜。未习农家诸务。骤驱之陇亩。责以为农之效。正恐耕也而馁在其中。重烦筹济。四也。此窒碍疑沮之见于

旗籍者也。外省民事。均责成各厅州县。监之以道府。董之以两司。而督抚总其成。今以旗员领旗兵。杂民耕作。兵与民不能耦居无猜。官与官难言同舟共济。调停之术偶乖。则箕帚锄耰。动成嫌隙。钱谷交涉。易启猜疑。诚恐于八旗生计无补。而各省地方有司。徒增烦累。移屯之难一也。移旗籍而兴屯事。迁徙路费。及到地修造庐舍。制办耕具。采购牛籽粮料。一切需费甚繁。迨值部库空虚。洋防塞防。待用孔急且巨。更增此款。时绌举赢。中外无从设措。移屯之难二也。此窒碍疑沮之见于官司者也。

窃维张佩纶原奏移屯实边诸策。为国家节经费。为八旗裕生计。为边域固封守。洵为济时要务。终难废格不行。部臣疆吏。谊在奉公。岂宜苟安目前。置远猷于不顾。如果尽心协力。龟勉图维。行之以渐。持之以恒。亦未为其事无其功者。八旗世居都下。本取居重驭轻之义。今议散之西陲。移腹心之寄。置诸股肱。于初制似有未协。新疆距京师万里而遥。迁移需费甚巨。创行之始。百务艰难。到地兴屯。数年之间。耕获未能遽成效。臣之度陇也。首以屯田为务。师行所至。相度形势。于总要之处。安设营卡。附近营卡各处。战事余闲。即释刀仗。事耰犁。树艺五谷。余种蔬菜。农功余闲。则广开沟洫。兴水利以为永利。筑堡寨以业遗民。给耕具籽种以赈贫苦。官道两旁种榆柳垂杨以荫行旅。自臣以下至营哨各官。于驻营之地。日巡行省视。以劳来而劝勉之。时逾八九年。流亡渐复。客作渐集。所有兵屯之地。尽付之民。缓催科而急储峙。自泾州以抵嘉峪。大道两旁。各厅州县附近地方。居然井相望。而乡野则尚未能遽复旧观。盖陇上本土旷人稀。边塞又多砂石不毛之地也。所以多费时日。稍着薄效者。由微臣家世寒素。耕读相承。少小从事陇亩。于北农南农诸书。惟喜研求。躬验而有得。所部楚军。向用农家。不收游手。其将领又多由佣耕作苦而来。故以其所习。课其所能。不烦教督而自劝。至所属蜀豫淮各军。则固未能一律绳之。若以八旗不士不农之子弟散之边陲。驱之陇亩。窃虑于八旗生计无所裨益。而于国计边储则又有所损。臣固不敢以为然。再四思维。若本张佩纶之意。而举行畿辅水利。不但无其损。且有其益。请得而毕陈之。直隶水利。自虞集始。徐贞明潞水客谈。言之至为详尽。明代或作或辍。迄鲜成功。国朝畿辅水利四案。如怡贤亲王之苦心经画。固已功在民生。而诵其遗烈者。惟广平府属磁州。沟洫依然。岁获丰稔。余则旧迹湮没。难以覆按矣。论者谓当时议兴水利。为种稻计。壮农方以沾体涂足为苦。又以稻非食用所需。销售不若麦豆杂粮之广。輿情不以为便。故法良意美。终扞格而不行。若专行沟洫之政。听民自种麦豆杂粮。则因所利而利之。其被润泽而大丰美。传之久远者。当不仅磁州已也。今直隶旱涝频仍。水利之兴修宜亟。八旗子弟。虽难骤即田功。但令其亲畚鍤。开浚沟洫。当不以为苦。且散布于畿辅之间

。工作余闲。仍可演习武艺。有事一呼即应。于居重驭轻之义。更有攸宜。而操作既勤。执业专而筋力健。薪复曩昔敦纯固之风无难。异时颇牧之俦。或可仍于禁旅求之矣。其天姿悟能读书者。听其照旧应试。捐纳官职者。随时分发各省试用。较见行事例而又宽之。其次发赴各机器局学习制造。增益其所不能。上者可望异时专门名家之选。下者执艺事以食于人。不至悠忽无成。坐废五谷。是为八旗筹生计之所从出。于士之外。增农与工两途。生计固可裕也。直隶郡县。均畿辅近地。迁移之费无多。旗兵每月饷粮。应即由神机营直隶总督分给。其由神机营派出者。神机营各以其应得口分照旧开放。由八旗派出者。直隶总督酌提三口厘税。及酌撤客军腾出之饷。照神机营饷章一律开放。神机营与八旗。既各拨官兵移屯直隶。先兴水利。该官兵等每月应划留若干为赡养家口之需。若干为本身赴工食用衣履之费。应由神机营八旗传询明白。酌定以归画一。其人数多寡。神机营与八旗约略相等。间起赴工。到工则专由直隶总督遴派官委管束。分段课功。奖勤责惰。与齐民等。神机营与八旗都统不复过问。庶几心志定而工作勤。自有成效可期也。迨直隶水利渐兴。八旗子弟。渐习劳苦工作。风气渐开。责其长为农夫。亦将安之若素。直隶直东荒隙地亩。固可就近安插。作为世业。即山西陕西甘肃迤北地方。水草丰美。可耕可牧之区。亦可议渐次移屯矣。至新疆土旷人稀。地多饶沃。张佩纶原奏。尚有征引未及者。臣前闻故云贵总督林则徐。当遣戍时。大兴伊拉里克水利。前伊犁将军曾奏请加新赋二十万两有奇。惜其取之太多。今画其地。在吐鲁番托克逊之间。土名亦拉里。水田甚多。已属刘锦棠张曜访察其详具报。大抵东自木垒河起。逾古城济木萨而西。三台滋泥泉阜康。抵迪化州昌吉绥来。再西至伊犁。壤地肥润。种一石可获数十石。较之巴里坤哈密各城。硗瘠薄收。奚啻数倍。方今新疆北路。除伊犁外。已一律肃清。汉回土著。孑遗仅存。屯务难以复旧。诚移八旗丁壮。屯于新疆。事之便利。势之可乘。无踰此者。特虑以未习农务之人。骤处之艰难新复边远阔绝之地。于生计未能裕。于国计未能节。而边防亦未能藉以为重。不但劳费可惜已也。若先修直隶水利。徐议移屯新疆。似于事体尚无窒碍。于人情亦免疑沮。 谕旨飭臣通盘筹划。敢不披沥愚忱。一敬陈之。可否 飭下神机营王大臣八旗都统。会同户部广谘博访定议具奏。以期妥慎。伏乞 皇太后 皇上圣鉴训示施行。

卷四十一 户政十三农政上

均农

凌

令之不行。禁之不止。不可以为国。令行唯人。不行唯人。政圣贤。奉而游。



政贤知。荷而走。长贤知。属趋属驰强自遽。音誓。及也。属吏皆勉强赴令也。长弗若。不如属之贤智。属弗救矣。救。安也。弗救。甚不行也。虽有亡国。典不尽除。祖宗政典。不尽废去。虽有覆宗。老不尽斥。仆臣之老。不必尽逐。然已不足恃也。故圣王揖民之资。次用因资相更相师。官之就材也。用当其材。民之就利也。鱼之就渊也。鸟兽之就林也。性也。务给各求。务从各欲。霸王之藉也。均亩分。禁豪执。兼并之害。均壤赋。禁畸轻。畸轻必有畸重。均蓄泄。禁绝遏。绝上流则无蓄。塞下流则无泄。三均三禁。农为之归。夫农聚万利。详农知政本。故逾重而久无有害者。莫农若矣。三均令行。国本始建。均亩先广地。地广多荒。荒必轻赋。赋轻则农不尽力而田价贱。贱则官取其额之泰者。而偿所得之价。其中下者。百顷质黄金百镒。下中半之。下下则又半之。募农而无田者田之。相可引泉之区。因高下沟之浚之以达于川。其不可引者。则方里而穿井。潴洼盛潦。深广半。长竟回折不绝。积岁成渠。非亢旱不涸。凡浚渠井。皆植以所宜木。以荫憩焉。天下之赋重者。亩米斗有八升。又纳银二钱四分。中岁米平。所纳米当银四钱六分。计豊岁亩入不过三石。轻者止银二毫或二厘。则三十顷而当一亩之重。不均孰甚也。亩有不均而均者乎。圣人治天下。曰均曰平。古扬州之半。而供四海之全。国用之足奚自焉。故亩分不均。自均壤赋始。壤赋不均。自均蓄泄始。蓄泄不均。司水利者汨其职矣。

## 井田论

胡培翬

生民之始。食果实。茹毛饮血。或居窟。或居巢。势至散也。散而无统必乱。故先王思所以聚之。聚则贫富强弱相形。必至于争。争则聚者复散。故先王思所以保之。保其聚使不至于散且乱者。其惟井田之法乎。三代盛王所以治天下。恃有此而已矣。其制可述也。孟子曰。方里而井。井九百亩。此一井也。由是井十为通。通十为成。则百井。成十为终。终十为同。则万井。周礼匠人职曰。二耜为耦。一耦之伐。广尺深尺谓之田。田首倍之。广二尺深二尺谓之遂。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方十里为成。为方一里者百。成间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方百里为同。为方一里者万。同间广二寻深二仞谓之浚。专达于川。此井田之制也。其有不可井者。则为沟洫之制以通之。沟洫者。谓不画井而但为沟洫。故谓之沟洫。其举二字为名。以与井田配。始于周官疏。遂人职曰。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浚。浚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此沟洫之制也。井田一井九百亩。画为九区。象井之字。其中一区百亩为公田。外八家各私百亩。同养公田。诗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也。沟洫则不画井。无公田。自一夫百亩。

积而至于万夫。为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之地。诗曰。骏发尔私。终三十里。是也。井田以井计。沟洫以夫计。井田以九起数。沟洫以十起数。匠人井田之制。始于一同九万夫。遂人沟洫之制。始于万夫。王畿方千里。中为王城。从内向外。每面各五百里。一百里为郊。其地置六乡。二百里为甸。置六遂。乡遂用沟洫。行贡法。三百里为稍。置家邑。四百里为县。置小都。五百里为。置大都。家邑小都大都。通谓之都鄙。都鄙用井田。行助法。孟子曰。请野九一而助。野即都鄙之地也。国中什一使自赋。国中即乡遂之地也。井田沟洫。非有异也。可井则井。不可井者。则但为沟洫而已。有沟洫以济其穷。而井田之法。遂以通行于天下。

是故有数焉。一曰可以养民。古者一夫受田百亩。上父母。下妻子。皆取给焉。二亩半为庐舍。还庐树桑楸。疆畔种瓜果。井葱韭。悉取于是。五母鸡。二母彘。女工蚕绩。老者得衣帛食肉焉。死者得葬焉。余夫之能耕者。亦受田二十五亩。敛以什一。民气乐焉。颂声作焉。一曰可以教民。古者家有塾。塾。闾首之室也。春夏耕作之时。父老坐塾上。晏出后时者不得出。暮不持樵者不得入。五谷毕入。余子皆入学。上老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八岁者学小学。十五者学大学。教之孝弟礼仪。其秀者又以升于国学而教焉。诗曰。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此之谓也。一曰可以卫民身。古者寓兵于农。计地出车。通出匹马。成出革车一乘。同出革车百乘。一车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于农隙之时。习为搜狩之礼。教之坐作进退。而又大事致之追胥。比之伍两卒旅之众。即比闾族党之人。恩足相恤。义足相救。服容相别。音声相识。故足恃而无患也。一曰可以厚民俗。古者授民田有三等。田美者少予之。田恶者多予之。上田一岁一垦。则家百亩。中田二岁一垦。则二百亩。下田三岁一垦。则三百亩。肥饶不得独乐。硗埆不得独苦。故其时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召。嫁娶相谋。渔猎分得。诗曰。彼有不获。此有不敛穧。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其效可睹矣。凡此皆井田之法之善也。夫外有以贍其身家。内有以淑其心性。常则安居而乐业。变则同仇而敌愆。古盛时上下和协。历数百年而长治久安者。岂不以此也哉。今井田之废久矣。当今日而欲复之。将夺富民之田以与贫民。势必纷扰不可行。且阡陌已坏。而欲为沟洫涂畛于其中。亦必旷日持久而难行。虽然。法古者不袭其迹。惟其意。今井田即不可复。而其法未尝不可师而用之也。今富民之田。皆贫民耕之也。计其力之所能耕。一夫一家。亦不过百亩而止耳。诚能相其地利。时其蓄泄。令民广种五谷蔬菜之属。山木以时斩伐。以养生送死。于其农之勤者。又特赉以劝之。恤其身。其役。俾之宽然有余。则民自知本业之可乐。知重本业。必不轻去其乡矣。于是仿古者饮酒读法之制。以时奉宣 圣谕。行乡饮之礼以

习礼仪。令民广设义学以牖其愚顽。仿古者会卒伍之法。立保甲以靖奸宄。御盗贼。仿古者党州相救相赙之法。令民广建义仓以救凶荒。多捐义田以赡孤寡。则养民教民卫民厚民之政。毕具于此。民自可聚不可散。可治不可乱矣。故曰战国以来议井田者甚多。以其制为必可复者非也。以其法为必不可行者亦非也。呜呼。古制之不存于今日。而其法未尝不可师而用者。岂独井田也哉。

### 井田议

#### 周济

或曰。井田不复。不能跻天下于三代之隆。或曰。井田断不可复。复之且大乱。或曰。必因大乱之后。乃能复之。皆竖儒之说也。井田之法。非圣人所能兴。亦非庸人所能废。圣人因而节制之。庸人者任其敝剝頽坏尔。今并庄之法存于北。而圩田之制存于南。并庄之法。非同井相友助之意乎。圩田之法。非畎浍沟洫旱潦蓄泄之备乎。能行并庄之法于南。而通沟洫之利于北。则井田之制故在。特异其名耳。然而并庄不能行于南。沟洫不能行于北。何也。南地狭而人稠。北地广而人稀。人稠。故多以仕宦商贾致富厚。老而倦。始委重于农。而地又狭。是故畸零交错而不可理。地广故不惜。人稀故不劳。以不惜之地。委不劳之人。故恒多种而少获。废人而任天。为治者能度地以居民。使地之气与民之气。足以相宜而相养。然后合南北而用其长。则凡保甲社仓义学土练诸成法。皆可次第举矣。辨埴垆坟壤涂泥。以知地之性。辨谷木蔬果粪种。以知地之宜。辨五施七施不易一易再易。以知地之力。是之谓司空之职。此之不讲。而以一切施之。故其说益繁。而其功益不立。奈之何。或且舍地利而空言水利也。

### 田说

#### 王效成

古者稷有司。谷修府。政首食。诗云。貽我厘粝。帝命率育。讵不重乎。尘纤子粒。生命所根。顾禹制坼废。后世力者率蠢冥。弗达厥理。哲者厚飧。端居飧息。鄙其业而弗讨。怙地弃天。苟且生活。夫舍隩析处。终岁原隲。呼率亚旅。妇孺杂作。非不勤也。发杷摩。乌犍水牯。叱曳乎其前。碌碡陆转。水运龙骨。非不具也。炎蒸蕴隆。四体密勿。豕蹄污涂。蜷负篷箬。冻霖淋被。肤焦而腓糜。喘风而汗雨。以呻吟乎就功。力非不瘁。而苦非不极也。然而疏餐水饮。掘野菽。和木屑。日仅再糜之饱。岁鲜腥鲜之味。晚寒墐户。日中起一啜。未晏聚偃。蝉息旦暮。肌体樗槁。卒有凶饥之祸。积罄如。里缺豪贷。相率奔流。羸老骈僵。亦有累诉乎有司。怨号乎穹昊。困促无聊。可痛闵哉。盖由人事之不谋。而拮据之瞽于术也。且夫治研而益精。法穷而利病析。一技之学。靡不有师授。日夕讲切。而独民生康寿之需。堕旷乖违。而蚩蚩者任之。

语曰。卤莽而耕。其实亦卤莽而报。灭裂而芸。其实亦灭裂而报。岂不误哉。夫山农者利川蓄。启引灌溉。壤不粪而膏沃。无防闸之设。则纵而擗于湖。滨渚之田。不峻其陂穴。达乎灌浸。则弗收其利。而反逆溢败稼。若夫平畴隰亩。旷莽数百里。渺绵迤衍。惜地不多。隴短而洫浅。暴雨时至。原泉涌洑。接望皆渟。泓目丐弥。禾黍烂死。稂寒不秀。至涸则无为后储。用常忧曠燥。然非独水利然也。数口之室。贪私广亩。块不遑数菑。蕨不遑数旋。母费子畜。倍十为极。食七瘞三。损耗实多。陂陀亘延。辄谓土不宜稼。弃为牛豕之区。赤手总总。而里饶荒莱。其若渠疏石历石罍诸器。谷芟蔚刈钩撮殳之属。多弗谙备。备亦钝弊。乃者吉贝之宝。隙壤胥宜。秋获茸茸。制以弓车。轻温而值杀。通丰畜可被。而僻拙之乡。不省植治。每冬冻雪。赤胫露肘。饥餒载道。甫田之诗不云乎。攸介攸止。烝我髦士。夫南亩之间。非弦诵之所。而秀髦兴焉。其必能精讲厥务。以导主伯者如此乎。责之有属也。记曰。地广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为之秀者可以耻矣。夫趣避之智。十室不无。其迁机诈而笃务是。则获必倍蓰。勉之乎。相地势之卑耸燥湿。以施辟聚之法。蓄水土之力。称口业多寡之宜。毋悖时训。毋拂生理。瘠者脂之。戾者调之。芋莽之繁者参之。烟草之夺害者绝之。求赵过泛胜之遗。征齐民要术农书之信。褚简有不罄者。咨究以通乎变。智夫倡明。愚野播授。俾百谷丰溢。闾阎雍皞。推而广之海内。其功盖不在稷弃下。

### 说厥土惟白壤

王效成

土黑者沃。而白最多瘠。顾地不一其色。惟以柔且疏者为宜谷。冀土白薄而壤轻。厥性较为平。洵黍稷之乡。然此其概耳。冀以东为周幽州。则宜三种。说者谓兼稻焉。大抵田之美恶。视人力为转移。三壤者别于垦功。初不与庶土限也。土纹纵而不蓄水者。惟利旱种。他凡谷隰之区。无不可以稻矣。苏秦称燕民不田作。而亦有黍谷之温。督亢之腴。民习惰于枣栗之产。地不任责也。尝读汉书张堪传。其守渔阳日。于狐奴开稻田八千顷。非今之檀顺间境耶。地为潮潞水所径。汇流綦多。今之丰润玉田。产多玉。而顺义以北。相距不远。游其地者。率惟禾黍。不免土俗近乎塞上耳。明徐御史贞明。谙求于西北水利。尝奉命垦荒畿甸。募南人为导。先自永平辟地三四万亩。未及广所志而沮。时恒惜之。然其条议至详。于漕运兵屯地险宗祿诸政。其所以相济者。尤拳拳焉。古有言。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敏练而任事如贞明。世胡可多覩哉。

### 说海滨广斥

王效成

海岸咸卤之土。所在而然。不必有定指也。故谓之广焉。青壤斗入海八九百里

。并跨有海东地。经特详其概。卤土黠所生。资鱼盐以养。妇人有白首不识禾稻者。海港穷民。斯为至苦。然余尝闻盐土有二类。乘暑雨种穆属。获可以食。土人谓之活盐地。其曰死盐地者。平衍光腻若镜然。顾以稻人法通之。涤之以水。疑若胥可芒种者。大抵筑陂以捍潮入。多疏沟渠以导蓄淡水。此江浙边海境。所以讲堤塘之宜也。昔虞伯生倡京东水利之议。元托克托明汪应蛟规行之。历有着效。然其议在用浙人堤障法。听富民自任佃之多寡。即长其属。视成而第之课之。佩以弁符。俾传其子孙。此则归利于民。一成之可以久者。抑化游悍为农。藉宽东南之运。而即用其千万夫长。以近京师。使果如所筹。其为利亦远矣哉。

### 附说二则

陈几亭曰。汪司徒登原言。海水漫后。土面辄起盐皮。易坏苗根。若田常蓄水。水咸更能肥苗。吾再试皆然。谓海水能烂苗者。耳食之论也。近崇祯元年。海塘圯。海水溢港。咸不可饮。农车水八田。咸惧伤禾。既则大熟。咸水不害稼。即此可证。按如所说。海民之幸多矣。有心者察诸。

诸城志。海上斥卤原隰之地。皆宜稻。播种苗出芸四五即坐而待获。但雨旸以时。每亩可收五六石。次四五石。米白香甘滑。可比盩屋线稜。无锡之。贸迁得高价。若江南水地。经岁作苦。不若此中海稻。功半而利倍也。盖琅琊之稻。自古称云。按史记称齐郎邪。被海为膏壤。此自土性之美。故縵种亦宜。或亦虞伯生谓海潮日至。淤为沃壤者。未可以概也。

### 说五百里米

王效成

一方之生。备一方之耗而有余。此地力之概也。古太仓之藏。罔非取诸畿甸。后世总制宇内。萃五方之众以嗜食京师。势不得不飞粟千里。顾汉唐之初。仅漕数十万石而止。食之条日增。而生之方。以有恃而日惰。劳劳之计。遂积重于东南。倍倍其资以致之。而犹虑不给。生之理不如是也。近一困之获。即远一舟之减。宜及暇豫而筹之。物力足以作兴。而靡蹙蹙意外之警。民乐于就利。无倡之而有不从也。土所以养人。而水为利病者半。溢为泉。蒸为雨。有储以备需。不俟其合流而散消之。古人沟渠之也。夫专其尊秩以督之。非可久也。是有司之责也。蚩毗狎于循故。有变作者必怪之。其相比也多阻。而逮视其利也或争。至势涉歧界。尤非民力之所得摄役。夫令长者。民之帅也。陇亩之间。相视勤焉。勿扰勿偷。虑若家事之必密。任害而导利。斯强懦之情自一。此非徒一邑为也。得二三良监司。周其巡察。其职足以甄别贤不肖。而分于民未绝远。简从所至。可咨所乐苦。立加之以荐斥。以斯为振激。干者着而庸必勉。积岁月之劬。黄茂且遍于州邑。果多有不毛之区耶。孔子之至蒲邑。入其

境。田畴易。草莱辟。而要之沟洫深。治民之所为尽力也。洵足以觚为宰之恭。信矣。管子曰。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言乎积之自有其不涸也。远郊之丰输。不若勤课诸负郭。斯细民之智所及知。亦食其食者之所宜采计也夫。

### 读孟子

王效成

治道之要。首在于制民产。农桑者。民产之所为立也。孟子之书。陈王道。拯时艰。其告齐梁滕者于农桑尤勤勤。是时助彻虽废。而秦制之外。阡陌未尽荡然。孟子所言。必详及于画亩正界者。盖已有不均不尽之患。还受乖讹。口业不相准。徙绝之产。弃为蒿莱。民生蹙蹙。转亡道路。有心者悯焉。而必推本于田制之不。且古之法。于岁杪谷入。用地小大。视年之丰耗而计之。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设非界数整详。所入何以核之。信乎养民之政。田制之不可不审也。往见前时有司奏籍。海内军民定垦田七百三十四万五千五百九十九顷三十六亩。通膏瘠之地。勤惰之力。举五谷而筹之。亩收以一斛五斗为率。岁得谷十一万有一百有八万三千九百有四斛。蹂舂揄簸。去其糠。为食者半。得米五万五千有五十四万一千九百五十二斛。其纪丁口万有三百有五万。十倍前。古人日食一升。岁当食四万四千五百七十七万六千斛。以定垦之产。养日滋之丁。去征赋之入。通转四方。岁乃仅足以周给焉。又况烟草酒曲之属。争嗜广作。夺地而耗谷。而千里之内。辄异凶稔。岁无悉大有之理。小歉之区。立形窘促。此民所以惴惴焉有饥流之惧也。夫民生于天。载于地。有以生必有以养。而地之所容。其所产必足以裕其生。此其理之可信者。海内十八行省。以今尺步里制。准星度鸟道衡之。其广轮不下方四千余里。即仅以三千里为程。为方千里者九。地方一里。为田五顷四十亩。方千里。为田五百四十万顷。川陵壟洫涂室。三分去一。实有田三百六十万顷。即再减桑棉蔬果诸地四之一。亦应有田二百七十万顷。方千里者九。则应有田二千四百三十万顷。出谷以养生齿。一岁之蓄。足以支五年有赢。而今以垦田较之。仅三之一而杀焉。此其说必有可推矣。何也。地者生成有定数。田者人为无恒限。盖丈量之不清。而闲荒之不辟之所为害之也。荒瘠之垦。始不起科。有司奉丈地之令。贤者惧其累民。私均其数于原限。劣者率任意参差。于是有七八亩折一亩者。又有千余步为一亩者。计奏一上。永承为准。故公赋其一。私或不止获十。而岁得以补其不足。然赋轻民惰。谷出益以啬薄。而征收彼此悬绝。重者又不免逃弃之患。不均之病。蔓滋莫究。是宜齐其尺步地分三则。良牧令必躬监度之。分区画亩。备注于图册。而后田亩之真籍出。上得据以消息之矣。然要非可以非人而扰累之也。古上中田多在西北。后世乃以东南为沃壤。大河以北。平荒弥望。民生不识芒种之利。并黍稷梁麦之种亦不繁。而北边屯政既。西

粤滇黔。更宇阔田疏。税课亦减。诚令有疆土之责者。必以地辟野聚为最。考振厉田氓。疏通阡陇。举天下之人。除宦士工商暨执事之属十之一二。其余八九千万之众。尽驱而纳之二千余万顷之中。地不废其力。人不失其业。而游荡佣丐奇诡之民可以不作。食者寡而生者众。洵百世之利也。诗曰。无田甫田。维莠骄骄。盖警其广而荒也。周公曰。务耕而不耨。维草其宅之。古者一夫受田百亩。百亩之制。视今二十三亩有奇。使例之于今。岁谷不过三十余斛。仅以舖其(八)[入]口。而昏丧祭备饥之资无有焉。三代之。不宜若斯之隘也。计其时规制备具。耒耜有教。夏秋所刈。必有倍倍于后世者。就今所已发之土。苟务竭其人功。如所传代田法。亩收至四五斛即十余亩。赡一家而有余。而地有遗藏之未为害也。然则污莱者拓之。已熟报虚者核之。其硗薄鹵莽者。尤为之艺。是在相地与丁以经营变通而得其宜焉。不然。胶古之士。以其所养人者害人。此孟子之所大禁也。呜呼难哉。

### 重刊农政全书序

文舒耀

国之本计在农。明徐文定公农政全书所由箸也。书为天下之民言。尤为天下之长民者言。黔地瘠硗。又不通舟楫。无商贾之利。舍农更何以为治。夫黔非不重农也。然而耰锄钱镈之器不完。则草其宅矣。火化土蒸之法不悉。则粪无多矣。桑麻吉贝之种有遗。则利未溥矣。乃不曰贫难以措也。则曰土有未宜。于是终年鹵莽。鳃鳃然徒仰救于不可知之天时。上莫之先劳。下亦莫之奋兴。游惰之民职是。饥寒之民职是。讼狱攘窃之民悉职是矣。道光丙申秋。中丞化贺公来抚黔。董属吏勤听断严缉捕。实仓储。兴学校。仕风骏骏丕变。数月。出此书示僚佐曰。急则治标。今讼狱稍息。攘窃稍戢。是不可不图其本也。是书尽之矣。森受而读之。作而叹曰。何独富民也。即教亦詎外是。夫使天下之民。皆终岁勤劳于畎亩。尚暇讼狱乎。使天下之民。皆衣食充足于家室。尚乐攘窃乎。即云贫难以措也。然器不完。法不悉。种不备。不益之贫乎。即云土有未宜也。然器果完。法果悉。种果备。岂概弗宜乎。文定此书。大抵于民之营治耕种器具作用树畜种植。则详焉纤悉不遗。于长民者之兴除利弊开垦屯田水利荒政。则淳焉复焉再三不倦。呜呼。小富由勤。岂难能难知之事也。而黔之民。胡为听其游惰而饥寒而讼狱而攘窃邪。且民非不农也。未若是书之言农也。长民者非不重农也。未若是书之言农也。愚民耳目。囿于方隅。因之而已。士君子幼而占毕。长而学制。或未尝躬亲农事。目农书。率之无方。亦安之而已。诚人人取是书讲明而切究之。器有必完也。法有必悉也。种有必备也。民生其有不阜。民俗其有不醇者与。乎禹修之序曰。仿而准之。天下无石田。穰凶无艰食矣。又何贫无以措。土有未宜之为虑也哉。贵阳守马田侯以是书为可

掾黔之瘠也。请付劄劄。予曰。中丞之出是书。非徒供僚属省览也。其各究心以教吾民焉。则是书之刻不虚矣。

### 区田种法序

唐鉴

区田。伊尹教民救旱之法也。区方一尺五寸。旁空如之。凡山陵原隰。以及荒畦废壤屋角墙边。但稍近水者。皆可田焉。沃粪壅以培土膏之不足。倍灌溉以补雨露之不齐。勤民所以裕民也。观其以少胜广。以约得丰。变瘠为肥。转薄为厚。举硗埆之地而化为良田。策怠惰之民而勉于力作。则于黔为尤宜。黔之民知耕种矣。而实未尽其法。有告之用人功者。则曰无奈土薄何。劝之穷地力者。则曰无奈石多何。水田之利不丰。而山之所收尤薄。中人之家。食苞谷红稗以为常。稍旱则饔飧不继。而山居穷乏者。更不胜其饥饿矣。夫天之爱人。不以山溪之隘而异其量。不以边徼之荒而薄其施。黔之少丰多匮。少乐多苦。其盖有以取之欤。抑亦临民者无以起其惰而导之勤欤。中丞殷殷然讲求农政。既以农政全书付之梓人。又检区田种法。命为之序。考区田之法。来年掘下八九寸。垫以底粪。使之经冻融酥。通接地气。来年清明后撒种。密者疏之。芜者耒员之。冷者覆之以灰。薄者壅之以土。一日一灌。或间日一灌。用力专勤。获效孔厚。天下事惟不专不勤则所废必多。所以为计必不周。所以用功必不至。由是积而为瘠。因之就荒。大抵皆然。而农事尤其最著者也。余愿黔民之不安于瘠也。因体中丞之意。而序以告之。

### 区田议

周济

余世农也。敛谷于堂。一谷阑入几之饼。明年发秧一丝。庭之荷。蒔而弗萌。缸有草茸茸然。余弟效昆。生十二年矣。因田时。莠缸草。取瓶秧杂他秧而值之。佃者水亦水。芸亦耘。粪亦粪。蓊焉勃焉。茎敷叶垂。缸几弗容。乃植芦而阑之。茎如指。叶如蒲。穗余五寸。穗得二百六十谷。谷长大视常谷加什之三。佃者获亦获。得谷九升。磨之得糙米五升五合。凿之得白米五升。凡缸之值为钱三百五十。权其什一之利。为钱三十五。粪土之值五十。凡需钱八十五。米之值百有二十五。其赢四十。缸之大二尺五寸。周以余地可通人。一缸占地方五尺。是为一弓。亩容缸二百四十。得米十二石。得赢钱九千六百。其次粪可减二十。则缸赢六十。亩赢十四千四百。石山之有不竭泉。其出高者。以次罗缸。或木桶。木桶值贱而易朽。絜之与缸等。引泉而周灌之。一夫可艺五亩。妇人可三亩。老弱可二亩。岁之赢。衣食大丰。旱潦虫灾减于田。易溉。故不忧旱。盈则溢。故无潦。疏寔而通风。故鲜虫。施之石山。是以无草木之废。地为沃土也。其利宜溥。其法合于区田。故曰区田议。



## 书魏志刘馥传

钱仪吉

古之教民稼穡者。不在土地之广。而务尽其力。欲尽其力。又必以时休代。积其生气而后发之。故赵过述后稷始田田。以二耜为耦。广尺深尺曰田。长终亩。一亩三田。一夫三百田。而播种于田中。本作三田中。今从姚氏去三字。一岁之收。常过缦田亩一斛以上。田也者。界田之沟也。盖今年为田。明年为田。岁易其处。以休地力。汤之时。天下大旱。伊尹为区田。负水浇稼以救饥。泛胜之贾思勰皆尝述其事。而思勰言种禾黍麦大豆荏胡麻诸方法尤备。大抵以一亩之地。度其长而横分为町。町又分为道。町广尺余。道广亦如之。横凿町间为沟。广尺深尺。夹沟为两行种之。勤其灌溉。岁收常百斛。虽古之斛小。仅及今斛三之一。然古之百亩。亦仅及今四十一亩百六十步。以今地计之。一亩之收。乃得八十余斛。不已丰乎。周官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亩。菜五十亩。郑氏云。菜。休其地不耕者。晋之强也。始作爰田。爰之言易也。齐风曰。无田甫田。惟莠骄骄。言力之不尽。虽广无益也。孟子曰。深耕易耨。易读如字。易之言爰也。盖三代以上。树艺之道未有不出于此者。即赵过代田。行于汉武末年。史称是时边城河东宏农三辅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至宣帝之世。谷贱至石五钱。于是始为常平以权之。其足谷之效如是。魏刘靖都督河北。为戾陵渠。竭水溉蓟南北。三更种稻。边民利之。夫更者代也。三更者。其用一亩三田之遗意。而岁代其处者与。蓟之故城。在今顺天府大兴县西南。今畿辅旁近小民惟种麦高粱。收亦至薄。论者皆谓其土硗瘠使然也。岂知昔人为之。其获乃与江南水田无以异乎。盖自汉末大乱。人民饥馑。兴平之初。谷一斛五十余万钱。军中无粮。至印给于桑椹蒲羸。上下危惧。讲求政本。然后枣祗韩浩之说兴焉。诸州皆置田官。在所开屯。司牧之良。又皆治沟洫之利。如靖者。乃能种稻于蓟中。而邓艾在上邽。亦行区种之法。其后傅休奕上言于晋武。乃曰。魏初课田。不在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至数十斛。自顷以来。至亩数斛。不足偿种。非与曩时异天地也。其病正在功不修耳。呜呼。观休奕之言。足以知魏时农政之。后世莫及焉已。夫今之田犹古之田也。世教日衰。人心日偷。而天施地生。无或息也。往在康熙中。桂林朱君龙耀宰晋之蒲城。蒲居万山中。非雨不获。朱君为作区田。而亩尝致三十石。比年以来。畿辅方兴修水利。使能经委百川。悉行地中。因时节宣。旱潦有备。复取此三更之法。变通其意。不必尽强以种稻。但令田必有沟。沟之数必与田均。岁必易其处。立苗粪治之宜。一如方法。俾勺水皆有用。则倍收可立致。闾阎擅盖藏之富。廩稟有三登之积。若文恭谒表所谓润舍四五百里灌田万有余顷者。其罔俾专于前也哉。

## 陆景思秋成词

俞正燮

有秋为古今君相所重。齐东野语。载陆景思贺贾相生辰甘州词云。满清平世界庆秋成。看看斗米三钱。语从来活国。论功第一无过丰年。办得闲民一饱。余事笑谈闲。其人虽不终。言不可废。惟其言系颂公田。故云闲民饱也。斗米三钱。及汉永平唐贞观时事。不及汉宣时石米五钱。若梁侯景乱时。斗米八万钱。其世界可知矣。唐聂夷中诗。鋤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念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古今皆服其远到。宋吕夷简为郡守。上言乞不税农器。真宗知其可为宰相。杨万里诗云。升平不在箫韶里。只在村村打稻声。元宋褰诗云。城南父老发垂肩。拄杖支颐话可怜。馔饩不甜寒具小。风光那似十年前。皆佳诗也。因览陆词拉杂书之。自古巧诈乱离之时。必力农者胜。管子小匡言。立宁戚为大司田。云垦草入邑辟土聚粟多众。尽地之利。齐所以霸。秦开渠力耕。卒并六国。萧何抚循关中。转粟饷军。韩信初归汉。汉以为治粟都尉。光武使寇恂力农河内。为争天下根本。袁绍军食桑椹。袁术军食蒲赢。魏武于许屯田。州郡并置田官。司马懿言天下不耕二十余年。请务农积谷。昭烈入蜀。倥偬戎马。首立督农官。魏蜀乌得不建国也。魏太武帝问高允。政以何先。允言广田积谷。公私有备。太武为除封禁良田之令。以赋百姓。魏以富强。洛阳搢绅旧闻。言张全义在洛时。民间相语。大王于好声伎等闲不笑。独见好蚕麦笑耳。此亦萧何之功。惜所事非人。然朱梁富强不可及矣。金史宗雄传云。按视泰州地土。北京路包其土来。奏云。其土如此。可种植。太祖从之。徙万余家屯田泰州。宗叙传云。请募贫民戍边屯田。给以廩粟。世宗以为尽心于国。此皆事在贾前者。屯田公田。利害当别论。爰陆词为广之。唐德宗言。朕以时和年丰为嘉祥。杜惊言。愿陛下专以百姓富安为国庆。此固非小朝廷所能当也。

## 江北本政论

薛福保

江北俗朴愿。往往胜江南。然偷惰不事工商事。无贫富皆占田。田多者以万计。坐此农益困。佃人田。称贷然后耕。既获则贱糶偿息钱。至不得担石以卒岁。薛福保曰。今江北之困。非独其地瘠也。人力亦未尽也。往时江南无尺寸隙地。民力田。佃十五亩以上者称上农。家饶给矣。次仅五六亩。或三数亩。佐以杂作。非凶岁亦可无饥。何者。男子力耕于外。妇人蚕织于内。五口之家。人人自食其力。不仰给于一人也。且天之生物也。岂独遗以口腹之累哉。予之口腹者。必予之以才力。以农夫一人之才力。而责以五口之养。亦见其困矣。今江北惟通海知纺绩耳。然地斥卤。谷少。民艰食。淮扬之间。民耳不闻蚕桑之宜。目不纺绩之勤。妇子终日遨嬉。仰一人而食。而都邑之民。方安坐食其

租。大半务益为纤啬。操其有余之势。以规倍称之息。农益急。息益重。岁稍歉。则转徙去。口噤不发声。呜呼。本政之不讲久矣。 国家爱民。赋敛之制。恩优三代。乃无救于百姓之失职。而适足为豪民兼并之助。诗曰。妇无公事。休其蚕织。今闾巷之间。皆窳苟活。终岁不事其事者。奚啻亿万。以亿万不事事之人。而食甚瘠之地。尚得不为之所耶。为今之计。宜令州县略造机具。给民俾广为之。募江南人教之织。乡一人。地稍高宜桑者。兼教之蚕。期年后。民稍获利。将不待劝戒。而趋之者日广。又仿宋社仓法。以摧兼并之势。大乡自千石以上。小乡自五百石以上。收敛轻其息。募富民能立仓者爵之。出纳听自便。勿挠以官。如此。则富民利其息而乐其易。贫民亦得休息。所谓论卑而易行。下令如流水之源者也。百数十年以来。上下以簿书为事。民间疾苦。不以屑意。近者海内多故。本源之际。益不暇问。虽然。君子之立言也。固有不及施于当世。而行于后世者。贾生之策。至武帝乃颇采用。虞伯生言畿辅水利。明徐昌国因之。至 国初益大修明。后之君子。得吾说而存之。庶几有所择焉。

### 虹圃记

王效成

虹为治古而俗朴。乾隆间。泗沦于水。迁治之。而乡其县。民习故不易。城以内多旷地。居人就业圃。蔬饶而廉值。其为制特精。乡人往来尝述之。圃一区。分十数行。行广近尺。隆窠相间。隆土备壅而蓄地力。窠以植蔬。每窠。蔬二五行。视种类丰约。圃界从衡皆沟。达于井所。每圃数十区。共一井。相其源以增省之。井外周以甃池。縻柳管下汲。鹿卢转而上。蹴写入池。池四注沟。以分布圃之窠。润博而均。晨夕二周。无荷灌之劳。虹地本消卤。以水沃故。特植茂而味甘。充一手足之所易。可以食数口。盖古劓陇之遗也。今淮南北之为田者。一夫之力。大率兼古四五百亩之地。畛崇肤寸。漫耕率种。惮于蓄溉。恃幸天泽。根浅燥露。风辄仆折。小旱则并种失之。而曾不知条理厥制。以人功通天之穷。此岂地之咎哉。夫农圃一耳。诚得斯圃之法。而广之于田。劓陇以画之。沟洫以贯之。近山纳川。滨泽通障。平莽之野。法井养而不穷。力啬效丰。较漫田之获。岁增倍倍。括而筹之。其为利岂细也哉。用着其略。以为田者导焉。

### 杵臼经

翁广平

易曰。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后之人易之以石。仍以木为杵。以手舂。我乡烧土为臼。以为杵。以足舂。夫杵臼所以成米也。成米不独杵臼也。而曰杵臼者。犹之陆鲁望之序田器而曰耒耜也。因仿其意。作杵臼

经。

凡贮米之所曰栈。栈之中有砮坊。有碓坊。砮。以脱米甲。俗名砮糠碓。以杵臼去米糠也。砮以木为之。有大者焉。有小者焉。大者断九寸之木数十。缚以竹而两之。广八尺。下者为雄砮。上者为雌砮。雄砮中立铁茎八寸。雌砮中空尺有二寸。中贯竖木。木中凿一窍。以铁垫窍底。以当雄砮之茎。傍以竖木为砮耳。以木之歧者为砮枋。歧处横以八尺之柚。中空之。上束以无底之筥以受谷。枋之首。缀以径寸之铁以贯耳。然后执其柚而旋转之。而米甲脱矣。其小者杀大者三之二。制与大者同。大者五六人执之。其力齐。米不损。小者一人执之。力不均。则米损。米既脱甲。而米与甲尚杂也。且尚有谷也。分之者有风车。风车以木为之。有四足。前二足长五尺。后二足长六尺有六寸。前束板为方箱。形四方。从各三尺。横二尺。而空其前。句后束板为圆形。径四尺有八寸。与方箱通。圆之中。设机如车轮。屈铁为枋。着于机。而穿于左后足。方之上有缝。以榫木启闭之。架无底之斗以受米。下有漏斗以泻米。旋其枋而风发。启其榫。米谷自漏斗泻。而甲随风去也。甲既去。而米与谷未分也。分之者曰筛。筛以竹为之。析竹编如布。而疏其孔以漏米。破大竹环为边。广五尺。横以木而悬于梁。以簸荡之。而米谷分矣。去糠者有杵臼。臼烧土而成。形如。实五斗而赢。曰臼。杵以木为之。曰臼。臼有四足。以六尺有六寸之屈木。析为二。如两股相背。连以二榫。相去尺有六寸。斜立为前足。前足之后。立尺有八寸为后足。股上立两柱。三尺有五寸。人长七尺而柱半之。故三尺有五寸也。上横尺有二寸以为式。股之后。以三尺有三寸之板平之。着于柱。柱与板之凹。以竖木为两枢。以竖木为尺有六寸之机以联之。机贯于踏板之中。臼夹于两股之前。踏板夹于两股之中。长六尺有六寸。前半三尺有三寸。上于臼。句前之端。句下垂尺有六寸。是为杵。杵之端。裹以铁。重三十有二两。曰臼嘴。上镇以石。曰臼脑。重三十斤。增之一斤则损米。减之一斤则不去糠也。杵入于臼。臼中有小板。三面隔米而夹杵曰撩。后半三尺有三寸。与平板平。舂者一足立平板。一足踏于后之端。以起石而舂之。而糠去矣。糠既去。而糠与米尚杂也。分之者曰簸匾。簸匾之制。与筛同。而小三之二。以两手簸荡之。而糠与米分矣。米之碎者曰粃。仍与糠尚杂也。则非风车不能分也。如是。而米可以食矣。若夫蒸米以为冬舂者。则有甑。甑以木为之。实一石而缩。甑上于。扬沸汤以热米。甑中气上升而米热矣。若米百石则以十石蒸之而杂其中。或贮于仓。或贮于囤。仓囤以笆帘。衬以芦席。或以篾织如席曰栈条。而围之。或稻草而围之。覆以稻草与米甲。百日后气上升。而色变为浅绛也。香则变为沈檀也。味则变为甘美也。如是而冬舂成矣。冬舂者。言冬日舂之。故名冬舂也。其它器用。如盛米而倾于臼者曰蹕。恐臼米溢而阻之者曰拨米

棒。验仓囤之米色者曰样筒。量米者曰升。曰斗。曰斛。运米者曰筩斗。曰三筩。曰栲栳。句孛从俗字篮。所以凉米也。脚袱。篾织者曰囤底所以晒米也。十。俗作搬。曰翻扒所以翻米也。袋。所以囊米也。至于扫米之帚。畚米之箕。平米之挡。看米之团匾。其类不可悉数也。其大者略备于斯焉。

### 垦荒用机器议

王炳燮

地经兵燹。田亩荒芜。诚以开垦为第一要务。而地多人少。现在丁男。不足以耕各属之荒土。江南沃壤。坐视弃捐。良可叹惜。今欲以巧便之法。垦荒田。使人不加多。而境无弃地。于是有用西洋机器之议。不知西洋奇器。便于治水。而难于治土。有未易收其实效者。按农政全书。有龙尾恒升等车。利于取水。一具可灌数百亩。至于芟除草根。翻板土。初无巧法。即奇器图所载代耕之法。亦终费人力。用之良难。此外如诸器图说。有虹吸之制。亦利引水。而代耕终赖人功。非邓玉函徐光启诸人巧不足也。势不能也。或曰。今之治河。亦用西洋法矣。轮船行处。土随轮起。诚仿其制。易船为车。于轮端施耜。以水火法激轮使行。耜随轮转。土即翻起。奚不可者。抑思艺种之法。利在深耕。犁宜稍长。起土乃深。而久荒之土。坚实难翻。一车之中。火力有限。非如行舟。半资水力。若使犁头长阔。入土既深。力恐不能翻转。犁若短窄。又虑无益。从来耕种之法。土既翻转。必加耙耖。使土破散。水土融和。始可下种。加以耨耘诸事。皆赖人为。否则土硗草茂。嘉谷为之不生。垦地虽多。获稻仍少。且西洋奇器。皆富商大贾之所利。而非耕夫田妇之所宜。尝见泰西之制。每成一器。辄费多资。耕作农民。安能具此。夫自井田制坏。贫富不均。贫者之力。富者之财。相资为用。民得并生。若使富民挟其利器。无藉多任务。则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王政之平。谅无取此。传有之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又曰。民劳则思。思则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忘则恶心生。盖不徒贫富之所关。抑亦治乱之所系也。闻之江北完之区。农病田少。莫若招之使来。令自占种。缓其升科之期。给以耰锄之具。又凡裁撤兵勇。概令归农。督以率长。用屯田法处之。一年之后。荒田渐次成熟。推而广之。民之孳生渐众。即地之辟治愈多。圣人为治。不外乎中庸。大乱之后。难期速效。似无俟乎奇器之为也。

### 江南催耕课稻编序

陶澍

周官职方氏。扬州之谷宜稻。稻人掌稼下地。稻固东南泽谷也。其类繁多。悉数之不能终其物。要不越種稑植四种。毛氏传曰。先种曰植。后种曰。郑司农云。先种后熟曰種。后种先熟曰稑。盖物性各殊。有不可以天时地气一律求者

。故月令七月以犬尝稻。豳风则于十月获稻。迟速相距。中踰一时。兼以执冬之雨。不能谓夏无旱。执春之暘。不能谓秋无水。故必多其种植。以备不虞。若左太冲所赋国税再熟之稻。尤吴中谷植之彰彰甚著者也。频岁以来。江湖泛涨。因雨水告灾者屡矣。惟苏松常太等属。以吴淞江挑浚深通。得免于沈菑。乃癸巳秋杪。稻将熟矣。忽雨雪交加。既实而空。岁以大歉。冬田积水。不能种麦。民皆艰食。此则非江湖淤塞所致。亦非雨雪之不宜于冬令。实由筑场纳稼已愆于豳风月令之期也。余既与少穆中丞据实入告。得 旨缓赋并设法劝捐賑济。大浚浏河白茆。以工代賑。民始忻忻然获拯于饥溺。以俟麦秋之至。然推原受伤之故。则以吴民终岁树艺。一麦一稻。麦毕刈田。始秧于夏。秀于秋。及冬乃获。故常有雨雪之患。一不熟。即无可接济。计莫如易麦而为早稻。其兼收则大。不幸不得其两。犹得其一焉。于是中丞于官廨后为田亩。令老农种早稻以为之倡。而兰卿观察方权臬事。手辑催耕课稻编。凡早稻之种。早稻之时。早稻之法悉备。昔官粤西。劝民种早稻有效。中丞今又举早稻亲试之。吴民第取一麦一稻。较其所得孰赢。必能知所从事矣。昔东坡先生在惠州。为秧马歌以示博罗林令抃。林躬率田者制作。阅试惠州。民皆施用以为便。及至江西以教人。罕有从者。已复念浙中稻米几半天下。而先生又自有田在阳羨。意欲以此教之。因备言范式尺寸。及乘馭之状。仍制一枚以寄。并欲详询回鹘部木马行水中之法以告江南人。而迄今未有传者。岂吴越人之信从。有不逮惠州之民者乎。然先生又尝因龙川令翟东玉求秧马式。而告以宜师古人。使民不畏吏。则东作西成。不劝而自力。是家赐之牛。而人予之种也。诚哉是言。吾为江南人勸之。尤欲与江南之官吏共勸之。

### 劝民早种早收谕

唐鉴

照得南方以稻谷为根本。东作以春仲为权舆。谚云。清明前下种。谷雨前分秧。此天时不可失。民事不可缓也。黔省旧俗。播种迟至四月。栽插已近端阳。时方酷暑。根之入土者。尚未滋荣。节已届秋。苗之怀新者。全无胎息。先失土膏之脉起。继当时令之恒阳。纵或冻雨大来。幸得免于亢旱。而已凄风徐至。难以速其荣敷。秋分而穉尚含苞。霜降而禾犹栖亩。重九多连旬之雨。阡陌无止水之防。收割既在泥中。栉比多于室下。无由晒晾。十分已去其二三。加意掀摊。干圆半化为潮碎。该农民劳苦终岁。幸获丰年。惟以下种过迟。收成太晚。以致减去分数。吃此艰辛。则曷若奋然争先。焉兴起。于春分后浸种。于谷雨前插秧。迎此下田之春膏。酿作嘉禾之秋实。趱前一月有余。则结实易期饱足。避却重阳以后。则纳稼可得晴明。而且以季秋之水。翻来年之犁。硬块融为膏腴。草根烂成粪。此又早收预耕之利也。尔农民何乃因循旧习。怠惰

一时。过春分而莫之省。经谷雨而无所施。失于春而误于秋。懈于始而歉于后。天未尝不爱人。而无如人之不察天时也。地未尝不养人。而无如人之不用地利也。为此曲折晓谕。仰各处乡约地保。传谕各农夫知悉。春分后一定赶浸谷种。谷雨前一定齐插秧苗。此间地气素暖。从无冻冰之事。即无烂秧之虞。断然可行。不必过虑。所愿一鼓作气。合力向前。有厚望焉。特谕。

#### 阳城县九条晓示之一

徐璈

一百谷赖其有实。而四序莫重于秋。故秋为万宝所告成。三农所慰望者也。查阳邑上年西南乡。秋禾长赢在田。忽于八月初旬。肃霜杀物。谷不结实。以致农民于冬春间。室如悬磬。路有饥馑。言念情形。殊深悯恻。按魏高阳太守贾勰撰齐民要术引泛胜之农书曰。植禾。夏至后八十九十日。常夜候之。若白露下。或凝霜。以平明时。令两人持长索相对。各持一端。以概禾中。去霜露。日出乃止。如此。则五谷不伤矣。此书所言八十九十日。即今之白露秋分节气时也。兹谕尔农民等。可于七月间。授最长绳索。或用麻。或用草。及过白露节。如遇阴雨风霾之时。寒气渐生。凉骤发。尔等凡在丁壮。于漏下四更时。各持长绳索。往所种田地间候之。如渐有雾气水影。漏湿禾谷。尔等即于五更将曙之时。以两人对持长绳索于禾谷间。振抖抹刷。俾濡湿露水。堕落于地。不致在禾谷间凝为寒露。结为严霜。则谷实可以坚凝。禾稼不致枯陨矣。

#### 沟洫议上

施彦士

井田不可复。而沟洫不可不复。无沟洫而旱涝无备。常患无岁。圣人在上。而不能使菽粟如水火。非以此欤。顾凡民可与乐成。难与图始。况阡陌既开。其制已废二千余年。而骤强之开沟洫。非独其力不能。其心先不信。信而后劳。则必以身先之。先之。则必择天津左右近海近河不耕之官荡而辟之。其亦可也。然有其地而不得其人。即不习其事。谁与共此。则必招南方习开沟洫之丁壮十人。或二十人。先开十顷。一年而沟涂封植之界具。二年而渐次布种。三年而新田成。计一顷百亩。以低田七十亩种稻。中岁亩收稻三石。作米一石五斗。七十亩当收米一百有五石。则七顷可岁收米一千五十石。以高地三十亩种木棉。中岁亩收花八十斤。三十亩当收花二千四百斤。则三顷可岁收花二万四千斤。合米与花。中价值银三千余两。以三分之二。抵佃人粪种工本。犹岁赢千余两。其地价以亩十两计。且值万两。而初岁开垦工费。不过二千余两。是筹费二千两。三年间即成万金之产。岁岁无虞水旱。可得千金。乐岁且倍之。北方之民。见此重利。而不力开沟洫以成良田者。未之有也。此沟洫之始事也。

#### 沟洫议下

施彦士

或谓如子之说。沟洫不可缓矣。然亦知前代西北水利之所以不行乎。一则北方地广人稀。且多游惰。二则巨族世家。恐水田既开。失苇荡自然之利。三则虑额外增赋。贻无穷之害。遂致百计阻挠。使虞集徐贞明之策。掣肘不行。而子且欲以身先之。其孰从而与之。曰。此正坐不知尽力沟洫之利也。诚知其利。游惰者亦必尽力南亩。不至饥寒困苦。流为盗贼。且南方地少人多。一经设法召募。负耒出疆者。且踵相接也。但当加意抚恤。勿使失所耳。其坐拥苇荡者。听其自垦。或募垦而收其租。其利倍蓰。自当勉出乃力。更齐之以政。而劝惩并用。其谁不从焉。至 国家田赋。自有定额。如试垦荡地。祇纳芦课。俟报垦五年。或宽以十年。始照内地起科。以广招徕。以期率作。如此。则惟事藏富于民。而所以富 国者。且不可胜言。何言之。古者步百为亩。三百步为里。方里。为田九百亩。秦汉以来。二百四十步为亩。三百六十步为里。方里。为田五顷四十亩。方十里。则五顷四十亩者百。为田五百四十顷。方百里。则五百四十顷者百。为田五万四千顷。今自天津东至永平各属。近海苇荡。尽行开垦。奚啻五万四千顷。除高地二万余顷。种木棉豆麦外。其下地三万余顷。以稻人之法种稻如前议。中岁每顷收米一百五十石。则万顷即得一百五十万石。已远过南漕之数矣。从此南粮棗陈纳新。南方之民。既无虞乏食。而以棗陈之银。易北方新田之米。如雍正年间。发帑收余营田稻米旧章。则民不加赋。而已省转漕之费不可胜计矣。前人统计漕运造船旗丁行月并文武攒督堤坝闸夫剥浅各款。须费四石而致一石。以丙戌岁天津海运米价二两二钱计。则南粮一石到通。 朝廷须费八两八钱。北方既有此米。即岁减转漕之半。亦可岁省银一千余万两。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信能行此。而先于近海官荡。募开水田。不惜小费。并不致掣肘。行见三辅重地。水利大兴。不十年而成万世之利。此沟洫之终事也夫。

请兴水利以裕民食疏同治元年

监察御史朱潮

窃近来南粮梗阻。仓储告匮。为京师第一重务。购自重洋。而道远难致。运自口外。而接济无多。采买则无银。收捐则罔应。百计图维。补苴乏术。兵民交困。势可隐忧。自古帝王建都。多在北省。未闻仰食于东南。而从前筹及北方水利。为开垦之谋。辄以经费浩繁。屡议不果。今则帑藏日竭矣。以水利之说进。议者必以为迂阔。然则将束手坐待。万一南方军务。一二年内。未能一律肃清。捐购两穷。将何恃而无恐。与其设法征求。为不可必得之计。孰若经营地利。为操券而获之图。近日部臣遵议北省闲荒地亩。令顺天府府尹直隶总督转饬各州县查明。一律招民认种升科。徒托空言。毫无实济。即令该督尹据实



声覆。亦不过出示招徕。以无人认种。一奏塞责而已。臣再四筹思。北方土脉深厚。地有自然之利。民有耕凿之智。弃而不用。诚为可惜。道光年间。河间府知府熊守谦浚治沟涂。境内皆成沃壤。民获丰收。未闻其请帑兴修也。后任废而不行。遂复如故。然则欲民认种。先筹水利。事非不可为。患在因循怠惰而不愿为。臣博访周谘。不敢遽言兴大役也。谨即简要易行之策。上不病国。下不扰民。可以收地利而裕民食者。为我皇上陈之。畿辅农民。就河淀山泉近便之处。插秧布种。颗粒丰腴。市肆号为京米。土之宜稻。确有明征。至民力之所不及者。早涝悉听诸天。难望秋收。芜而不治。所以州县闲田。各累数千百顷。查北方土性燥烈。大抵苦潦少而苦旱多。直隶大小七十余河。除大河暂不论外。凡小河及一浦一港之水。俱有来去。观其来在何方。泄在何方。何处可以停蓄。何处可以入川。于大道两旁。各开深沟。沟中之土。即培大道。引水由彼而来。由此而去。停蓄处掘之使深。必须在水来之处。旱则放之顺流而下。随处灌田。若蓄在最下之处。则逆行为难。入川处拦之使塞。潦则泄沟之水以注之。虽支流细涧。皆为我用。使水屈曲流通。欲蓄由我。欲泄亦由我。古人沟洫之制。不能尽复。略师其意而为之。闻熊守谦在河间。其规画即如此。大道培高。行人往来亦便。两旁各有深沟。并可限戎马之足。寓因地设险之意。于时势亦宜。此其一法也。凿成一井。其水可灌田数十亩。臣闻诸父老。凡地势低者。掘二三丈。可以得水。即地势高涸。或三四丈。或五六丈。无不得水。极之盐卤之地。掘深三尺。必无咸味。飞沙之地。挖去三尺即有湿痕。如一县开一千井。计足溉田一万亩。多多益。足以补沟水之所难注。此其一法也。取水之车。将河水吸入盘旋而上。南方或用人足。或用牛运。尽日之力。一车可溉数亩。北方未娴其制。召募工匠。必有能造此等车者。令民演习。不久自熟。湖口河滨。易于挹注。闻道光年间前侍郎徐士芬。谨遵钦定授时通考中所载恒升车。仿而为之。将样式送交军机处。进呈御览。其制。用一长筒。中施机关。以一柱入筒。左提右挈。水即上升。无异得雨。随处移用。运掉轻灵。该侍郎以竹筒易裂。改制铅筒。自于井口试准。奏请备用在案。如能将此式推广行之。较南方水车为便。此又其一法也。夫古之牧令。他务未遑。必以经理农桑为亟。今则不知农桑为何事。深坐衙署。幕友办公。自享安逸。经时累岁。足绝不至田间。求其讲习农务者。盖百无一人焉。而督抚大吏。奉行具文。遇有除弊兴利之举。瞻顾骇愕。以为事属创始。不可轻动。多方诿谢。饰词阻挠。率以无庸议三字了之。不知课农足食。政治之先务。守土之专责也。不能经理农桑。其人即不可为牧令。史称张堪拜渔阳太守。于狐奴开稻田八千余顷。民以殷富。考汉渔阳郡地。大约在今白河一带。即近畿地也。古者诸侯封国。画疆自守。天子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

。则锡以庆。如任其污莱。彼分国而治者。断不能取给邻封。食将安赖。不得谓今昔异势。北方无垦治之术矣。今拟设直隶府县考绩之条。即以田土之垦治与否。严定其殿最。州县之地。大者不过数百里而遥。事权既属。相度易周。就其所治。亲到乡间。熟观地势之高下。水源之浅深。于应行蓄泄事宜。如凿井运车诸法。悉心筹划。确有把握。谕各乡。以修理沟渠。可免旱涝。借资民力。无非为利民之计。照田亩之多少。公平派人。令于农隙之候。晨夕无事。荷锄相从。择里中耆民老于农事者。逐段分董之。官则不时轻骑减从。周巡视。面加慰劳。绝不准吏胥杂于其间。各就各境一律举行。不过年。大局定。其着有成效者。大吏叙其劳绩之次第。立请奖擢。不能。即予罢黜。上以此为第一政。下即以此为第一事。精力所至。土地改观。一劳永逸。辟闲旷为膏腴矣。议者谓小民难与图始。令出而勿从。适滋惊疑。且筹费为难。无费劳民。民将不受。向使不知旱涝为患。民困于无可如何。幸有守土之官。率令修治水道。岁获丰登。民即不为国计。未有不为己计者。天下事顺民情而为之。其势较易。为民治田。尤顺之顺者也。臣尝见乡间寸地尺土。足资种植。或有勺水可引之处。小民抱瓮往来。不辞劳瘁。况大利所在。民虽至愚。当必欣然乐从。

至于事不能无费。筹费一节。臣亦尝反复深思之矣。邑中有义举。如建立学校修理城濠之类。不得已而劝捐。人咸应之。今为民救饥馑。利田畴。除分亩派人各自出力外。其邑中举行团练者。本有练勇经费。境内无事即遣练丁帮同率作。一举两得。尤易为力。如无练勇之地。妥劝绅富大家。量力捐助。给以奖励。酌量从优。人知为便民之事。揣理度情。费亦易集。且官于直隶者。京仓不足。率属协捐米石。亦系义不容辞。如移而捐之于治田。其效之大小何如哉。圣门冉子以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之地。三年可使足民。古人弹丸下邑。岂有巨款可筹。而民何以足。在实心经理而已。各州县果以其供应上司者转而报效国家。上司为州县留有余之财。责令专办民事。亦何事不办。是故听农田之不治。牧令之罪也。而任牧令之不治农田。大吏之罪也。诚于僚属中察其知水利明地理者。先特举数人以为各邑倡。俾知观感。期在必行。事之成否。祇在耐劳与不耐劳。畏难与不畏难。并非高远不可为者也。我皇上整饬诸务。百废具兴。当此积储孔亟之候。圣心之所专注。即政术之所转移。请旨严谕直隶总督顺天府府尹。统饬州县。以穿渠溉田。实皆其分内所应为之事。务各履勘四境。实力筹办。功有责成。事无退诿。其浚沟若干。开井若干。可资灌溉若干。陆续切实呈报。时奏闻而赏罚随之。大小官吏。晓然于朝廷贵农重粟。令出惟行。不敢视为诰诫之虚言。自顾考成。认真经理。但少一枯涸之区。即多一釜锺之入。畿辅地方数千里。民人亿万。众擎易举。次第

报竣。不必招民。而认种者自多。将见岁收数倍。户有盖藏。即念民力况瘁。暂缓升科。而粟米既多。流通无阻。人心绥定。益固金汤。盖驱无数失业游民。尽得从事于农。不独济仓储之匮。亦隐以戢盗贼之风。大吏重任。军务最难。兴田功不犹易于办军务耶。自来时事多艰。乃启非常之业。一番整顿。大利聿兴。将来南漕畅达。积而弥充。亿秭不可数计。则 国家万年之利矣。臣为筹备京仓起见。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圣鉴。

请饬筹款开井灌田疏

夏同

窃惟东南多水。西北多旱。地势然也。补救之方。自宜于西北广兴水利。而开井灌田。尤水利之为力易而见效速者。臣曾任顺天学政。伏畿南各属。土地平旷。苦乏水利以资灌溉。惟顺德定州。闲有以井灌田者。询之居民。以昔之官斯土者。力为区画。故至今犹食其利。余则岁之丰凶。悉听诸天。不能以人力稍为挽救。督臣李鸿章任以来。屡次檄饬各府州县。劝民开井。而应者寥寥。固州县官之奉行不力。亦由民间瘠苦。无力及此故也。今 皇上悯念灾区。兼及直隶河间府属。 饬查蠲缓抚恤事宜。待毙之民。胥有更生之庆矣。惟振济者。一时之惠也。水利者。可久之规也。查河间一带。地皆宜井。挖至二三丈。即可得水。当此亢旱为灾。鸿嗷野。傥于蠲缓抚恤之外。另筹款项。给令开井。既益以餬口之资。并予以灌田之利。维彼穷黎。有不乐于从事者乎。臣尝问诸乡农云。土井易圯。井费大。惟下上土之井。可用数年。需费五六千文。将来加其上。仍与井无异。今拟筹银四万两。易制钱六万千文。每井给制钱五千。可开一万二千井。以一井溉地十亩计之。可溉地十二万亩。以每亩产粮一万计之。可得粮二十四万石。夫以四万金。得二十四万粮。已逾十倍之利。况井养不穷。又不仅为目前计也。拟请 恩旨饬下户部筹拨银四万两。令李鸿章分拨被灾各州县给民开井。并饬地方官实心经理。遴选公正绅耆。分董其事。毋得假手吏胥。以杜侵渔。庶款不虚糜。民沾实惠。既补振需之不足。并使田功之可兴。似于济振利农。两有裨益。

盱眙天长两邑农利示

左辅

为农利示。照得民以食为天。治田教稼。养之源也。本州岛经行该县各乡。见沟塘不治。草莱不除。不别原隰高下之宜。不辨五谷燥湿之性。不勤力。不蓄粪。人事尽荒。天泽不能承。地利不能尽。迨至歉收。咸相怨旱潦之不时。不自咎经理之无术。田主佃农。交受其弊。不亟改图。此生何赖。本州岛为尔等危之。故条历农利各条。明白晓示。务扩变旧习。勉事新谋。易歉瘠而得丰腴。享盈宁而歌乐利。于尔民有厚望焉。凛之毋忽。

一浚沟塘。水为田母。禾资水养。犹婴儿之待乳也。地远河湖。不能引源水上灌。自蒔插至刈获。节节赖水。而农人拱手无策。皆仰而望之天。试问彼风伯雨师龙神社鬼。皆森列于尔众农之旁。供尔随时驱使给欲。此理势必不能者也。要知每年当蒔插之际。必有大雨时行。普降膏泽。惟沟塘深广者。灌注满盈。除留田之水。栽蒔滋养外。尚多余蓄。即兼旬不雨。可赖灌输。再得天施。满收可望。若无沟塘。或有亦浅小。当天降大泽。无可承受。流溢路衢。是弃天赐也。既弃而复求之。彼苍苍之天。即尔在家之父祖。能不怒汝之褻弃而复与乎。故农利以开浚沟塘为第一要务。尔田主当为远图。尽舍一年之获。带同佃户。于冬春间时。择田之洼下者。就势开塘。又择便灌输。能承接塘所开沟。或本有沟塘。及新开而浅小者。逐年深广之。其开塘之土。除填路外。匀堆就近田中。堆土之处。即不能种稻。亦可种麻麦棉花黍豆各种。所利亦饶。如此五六年间。沟塘渐至深广。可备旱涝。岁岁丰收。利普且远。此田主之责也。

一勤耕耨。孟子曰。深耕易耨。此何说也。犁土曰耕。土翻出田底曰深。去草曰耨。草不留根芽曰易。耕深则稻根亦深。苗既耐得旱。科又发得旺。耨易不使夺土之膏。便可遂苗之长。故耕耨得法。少种多收。耕耨不得法。则广种薄收。相去天壤。本州岛见尔等种田。大抵有耕无耨。即耕亦不深。凡家有一具之牛。必贪佃十余石之种。草率卤莽。一经栽蒔。永不薹除。草拔土肥张皇杰出。直盖禾头。清霄甘露。草先沃沾。禾不分润。弥望见草。几不见禾。结穗瘠。无有坚好。嗟乎。尔等农夫有田种谷。乃种草乎。嗣后本州岛行县及委员巡视。如田有草者。立拘该农人在田畔杖责不贷。独不思一莠害百苗。多去一科草。即多收一合米。去草亦不费力。即老弱可为。且随将拔出之草。壅近稻根。兼可肥稻。尔等业主。当该佃领种之时。严切谕令遵行。如有惰农。退佃另召。则此弊自革。至于插秧之法。行勿太密。古语云。立苗欲疏。疏则气畅神旺。发科高大。永无结头之患。

一积粪。粪多而力勤者为上农。粪有不费钱买者。如闲时检拾人畜之粪。积至窖中。一也。收场后扬晒飘积之稻芒麦土冗。草根豆。烧灰和土。置牛屋圈中。任牛便遗。十日五日一易。堆置候用。又其一也。割下新嫩之草。或鸡鸭之毛。置窖内任其腐烂。又其一也。每日烧锅之稻草灰。尤宜种麦。古语云。无灰不种麦。又其一也。城市遗弃人畜诸粪。但须人工。车载舟运而归。更不胜数。屋外粪窖。必须草扇撑。盖露则不肥。粪多土肥。收谷自倍。

一兼种五谷。天则水旱不时。地则高下异位。故天生五谷之种。各殊燥湿之性。使人因天乘地。分别播种。虽有旱涝。必有一收。不至乏食。古人云。耕无歉岁。盖能各就地势。兼种五谷也。该县一保之中。有高原。有下隰。土宜既

别。则物利各殊。高原利麦豆。下隰宜粳稌。此一定之理。今盱天农民。无论田地高低。一概贪种禾稻。而水又不能称量输。偶然雨泽愆期。立视苗槁。此非天灾。乃人咎也。尔等众农。嗣后必须兼种五谷。既可兼收。而种稻之水。节使有余。得专资灌溉。乃为万全。实力遵行。荒年可免饥饿。

### 劝民开塘治田示

唐鉴

照得农田水利。民食攸关。水非蓄泄无功。田非深易不治。昨读抚宪快乐说。首称水利。宜讲求筑塘蓄水。举之甚详。次称垦种。宜用力勤苦乐利。言之尤切。本府前次任平乐。亦曾以开塘治田之法。行晓谕在案。今重斯土。似尚未能一律遵行。合再出示晓谕。为此示仰阖郡农民知悉。尔农民沾体涂足。终岁辛苦。即得收成丰稔。亦不过粗粝充饥。倘遇旱魃为虐。灵雨不来。仰天兴嗟。束手无策。纵使祷求有应。亦已枯槁难回。何如先事绸缪。仿开塘治田之法。试一举行。其美利数倍。自知之矣。特示。并将各法开列于后。

#### 开塘四法

一相地宜。山岭上不能开塘。地势高。水易下漏故也。土有碎石不能开塘。水因石下浸。且筑之莫能坚密故也。开塘须在山冲陇首。即田间亦可。然田间不如山冲陇首之易为力。山冲陇首。随其地势为之。以一面为塘矶。挑塘中土以培之。甚便利也。若田间。则四面皆须打塘矶。故难。

一迎水源。水源即泉眼。塘中若得泉眼。则源源而来。盈而不竭。绝无待于人力。否则于大雨时。收蓄野潦山浸。虽非泉眼可比。亦未必非水源也。

一筑塘矶。凡塘矶下宽上杀。下宽一丈。上杀五尺。其大约也。筑之之法。须用大木槌。缚竹为柄。取其软而得力。铺土数寸以槌打之。或以石夯亦可。一层坚实。再加一层。层累而上。与旁面老土相齐。若田亩在下。则为水垣以通水。高低因势为之。不用则塞之。其塘矶之下。或有隙缝。致水暗漏。则当用抽铁门限法。靠着塘矶里面。下脚挖沟一条。约深数尺。以三合土层层筑之。其坚如铁。故谓之铁门限。三合土。系黄土石灰沙子和成。

一练塘底。凡初开塘。其底多渗漏。乘雨后有积水。牵牛其中。使之睡卧践踏。久之。土紧漏塞。漏若不止。筑之可也。其塘浅蓄水无多者。每年于秋冬间水涸时。挑去浮土一层。可以粪田。而塘底愈挑愈深。此最便之法也。

#### 治田四法

一耕田法。凡耕欲其深。一耦之伐。广尺深尺。此古法也。深至一尺。则苗根入土亦一尺。虽遇天旱。田面已干。苗根亦不致遽槁。老农其知之否。

一打白水法。于先年收割后。即将田犁转。以水浸之。使土块化为膏壤。愈浸愈细。谓之打白水。至来年再犁再耙。土与水自相融洽。虽至夏间。稍遇暵旱

。不失其为滋濡也。

一扯田塍法。先年收割后。将田塍草根连土铲去一层。至来年犁耙已过。以板系绳。一人按板立塍下。一人牵绳立塍上。扯田中泥。培护田塍。使无隙缝渗漏。此亦蓄水之一法也。

一开沟法。禾到八分熟时。固患无水。亦患水多。惟绿田塍下开一小沟。使水旁绕。不致浸坏禾根。而又得其滋润。则禾自然黄茂。若遇连日大雨。水势奔腾。得小沟以通之。禾亦不致为水所败。此亦泄水之一法也。

## 卷四十二 户政十四农政下

### 劝树桑议

冯桂芬

西北稻田之利。前议详矣。顾治田宜先治水。重大不易行。更有至简至易之事。则蚕桑是。西北诸省。千百里弥望平埜。莫不宜桑。一切弃之。其可惜有倍甚于田者。曩侍先恭人京邸。后圃有桑数株。岁饲蚕数簇。缫丝与南中无二。盖西北地脉深厚。外燥而内润。故梨桃蔬之属。转胜于南。桑性亦如之。知西北之弃地多矣。天下事本难于创始。蚩蚩者尤甚。十年树木。利在日后。而费在目前。吾吴西郊。山地亩值钱数百。桑园亩值钱三十千。然不能化山地尽为桑园者。亦以人情狃于近利。剗地栽桑。必三五年无利有费之故。东南犹尔。况西北乎。劝种之法。宜官为倡导。令编检部曹中嘉湖人。挈家至城外。发帑买地种桑。募其乡善饲蚕者为之师。雇本地人受其法。五年之后。招土著承买。归其帑。永为世业。民间有能仿行者。呈明给照。永不许王公府八旗争夺。并永不加赋。使安其业。十年之后。桑阴满邦畿矣。近京不甚寒之省皆仿此。夫经传所言蚕桑之利。未尝及吴越。郭子章蚕论云。七月爰求柔桑。则豳可蚕。将仲子无折我树桑。则郑可蚕。氓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则卫可蚕。十亩桑者闲闲兮。则晋可蚕。皇矣其厌木其柘。桑柔菀彼柔桑。则周可蚕。兖州厥贡漆丝厥筐织文。桑土既蚕。青州厥筐厌木丝。徐州厥筐元纁纁。扬州厥筐织贝。则齐鲁可蚕。荆州厥筐元纁几组。豫州厥贡漆臬絺纈厥筐纻纻。则楚可蚕。孟子树墙下以桑。则齐梁可蚕。蚕丛都蜀。教民蚕桑。则蜀可蚕。不知何时。利独归于吴。视宜稻七州之仅存荆扬。殆又甚焉。作而致之。其有待于大贤乎。又宋秦观蚕书云。戎治。唐史载于阗蚕蛾飞尽。治茧可为丝。如得其法。所全生命不胜计。是亦当留意访求者。

### 劝民蚕桑诗说序

管同

古之时。男耕而女织。天下有不耕之男。而天下无不织之女。咏于诗。着于礼

。见于左氏国语。敬姜之论。至于今可考而知也。织则必蚕。其蚕也。自王后诸侯夫人。皆有亲蚕之事。蚕则必桑。其桑也。则凡五亩之宅。无不树之。而宅不毛者有里布。盖古者男自农夫而外。贵则为天子诸侯大夫列士。贱则为百工商贾与庶人之在官者。彼皆有事而不能耕。而妇女则虽后之尊。不与外事。舍蚕织固无所为。而况于民间之卑贱乎。圣王在上。所以裕民衣食者。教之以自力。杜之以外求。率之以躬行。严之以法制。绝其饥寒而杜其淫惰。世之所以家给人足而风俗敦朴者。由此其致也。自战国以后。井田堕坏。而树桑之制随之。不桑则不蚕。不蚕则不织。由是机杼别为一工。而妇织移于男子。士庶之家。布帛必购于市肆。而富贵者。披绮罗。曳锦绣。亦无一取诸宫中也。夫如是。民安得而不穷。俗安得而不敝哉。而论者不深维其本末。或曰蚕桑宜东南不宜西北。是大不然。禹贡言青州桑土既蚕。太史公曰。齐鲁千亩桑。其人与千户侯等。是以齐织冰纨。号为冠带衣履天下。今则青齐惟产茧布。其一切纨绮之属。皆由吴越而来。而丝缕不能自办也。若是者。可谓地利之有殊与。可谓东南宜而西北否与。亦民之勤惰不同。而世之居官者。未尝明以导之也。襄阳太守周公劝民事蚕桑。着为诗说。其考据经史。以为九州岛之地。无不宜蚕桑。示之以种接之方。告之以饲养之法。治襄数年。而民以殷富。如公者。可谓今之循吏也已。窃尝论之。古之时上为民谋。而后世听民之自谋。夫为谋。则不得不去而就劳。自谋。则往往舍勤而趋惰。贫富之不同。实由于此。抑又有说焉。古者农桑并重。桑则公之诗说备矣。以农言之。有蓄水之利。有播种之宜。有用器粪田耕耨之理。今东南之民。颇知事此。而西北则布种于田。视雨旸以为丰歉而已。此财赋所以有偏。而饥馑所以常告者也。使西北之为官者。皆如公辈。用其所以劝蚕桑者。而更劝农田。则江淮大河以北。田与吴越同矣。不尤为生民之至幸也哉。

### 治旱条议

李东沅

天灾流行。何国蔑有。然事后而始图补救。何如事前而预切绸缪。况事关 国计民生。当轴者尤宜先务之急乎。今西北各省。迭遭旱荒。东南复多水患。若不专心农政。设偏灾偶至。何以御之。今陈末议三条。请备详择。一曰开沟洫。次曰用水粪。次曰补种树。分言之则各有所宜。并务之则备收其益。其开沟洫若何。昔禹平水土。尽力沟洫。稷因得施稼穡之功。三代因之。即遇天灾。未闻赤地千里者。皆沟洫之力居多。迨秦废井田。开阡陌。沟洫之制。荡然无存。其后水旱。始有连及数郡者。自汉以来。循吏辈出。代不乏人。深知井田古法。断不能复。惟有详察水道。浚源导流。疏渠设闸。专事蓄泄。俾资灌溉。遇有旱涝。不忧荒歉。此郑白等渠之所以利赖无穷也。雍正时。怡贤亲王与

众大臣等。大开畿辅水田。渐欲推行于直隶与西北各省。惜功未竟耳。然畿辅水田。至今民犹赖之。可见水利之兴。无地不宜。若各省大吏。能于有水之地。尽开水道。而于无水之田。复讲求沟洫遗法。令民于每年农隙之时。疏通水道。深浚沟洫。则大水可免淹没之虞。亢旱可无干燥之患。其事甚易。其功甚多。此不待智者而后知之。至如平旷之区。可仿泰西风车之法。风车之法。淮扬一带水乡多有之。如滩河水碓之制。可见机器不尽属泰西也。以代人力之劳。遇旱则挖深井。以风力汲水。灌溉田畴。遇潦则开水道。以风力戽水。导注江海。工程既省。昼夜弗辍。尚何偏灾之足患乎。其用水粪又若何。查此法盛于东洋。余闻之东瀛游客曰。东洋种麦。独有妙诀。其农人暇时。均于村庄预备粪池。修砌坚固。不使稍有渗漏。所有人畜粪溺。一切垢秽之水。倾注其中。以备粪田之用。其田陇广狭。皆同一式。开沟深约寸许。及期种麦。农夫播种已毕。将水粪运往田间。用长柄巨杓。挨次浇灌陇沟。俾得停蓄。潜滋土脉。此后天纵不雨。麦亦萌芽。迨麦苗出至二三寸高。如前浇灌一次。吐秀时复浇一次。结实时更浇一次。由是农乃登麦。东洋麦田。所以无患天旱者。大率恃此。至于分秧种稻。必赖甘霖。与中华无异。惟田家互积水粪。利益多端。凡痲疾之兴。由秽气中人所致。果能将污物尽投郊外。则城市中俱得清气。调摄以时。疫证何由而作。此有益于居民者也。盛暑之时。污水不蓄于街衢。自不至臭秽载途。行人鼻触而痧疹可免。此又有益于行人者也。且凶年饥岁。仓庾空虚。生民乏食。若用水粪。多种宿麦粦麦。以备不虞。即使亢旱频年。或不至民无粒食。此东洋所以有不惧三年旱之说也。今西北各省。宜于种麦。无如屡逢亢旱。民无盖藏。亟须思患预防。筹之于早。则水粪之法。非当采用者乎。其种树之法又若何。西人谓成顷之田。四围须多种树。盖树之发荣。自下而上。其所以发荣者。资乎土脉。而土脉之所以能培养树木者。以其有水气耳。树根入土。不啻用竹管插地上。施巧力。可使水由本达末。暗长潜滋。其地势平衍。去水较远之田。苦无时雨沾濡。复乏桔槔灌溉。惟有树以吸水。则枝叶固茂。且阴森之气。又浸而生水。自上而下。归于地中。土脉愈润。上下呼吸。长养不穷。虽值旱干。犹不至于速槁。倘忽然得雨。将前此未尽之水气。合后来之雨泽。接续滋荣。尤为神速。若无树。则虽时雨偶降。而水性就下。苗根入土不过数寸。水已入地尺余。吸引无资。涸可立待。故古者井田之法。必于两旁种桑。一以养春蚕。一以五谷也。乃后人习而不察。罔知种树。徒事西畴。反不若西人之即物以穷理矣。在上者果能广为劝谕。令民于畎亩之旁。有树者增益之。无树者补种之。将雨泽虽或愆期。不可恃而仍若可恃耳。夫种树之义。莫详于西法。实仍乎古制。利益无尽。亦何乐而弗为哉。故曰。与其遇患而始图补救。何如未事而预切绸缪。谨献刍言。未始非千虑一得之助也。



## 申明劝课农桑旧例疏道光十七年

胡长庚

奏为申明劝课农桑旧例。请责成地方官认真督办。以儆浮惰而遂民生事。查户部则例内载。民间农桑。责在有司。劝课果着成绩。三年后准予议叙。不实心者。以溺职论。其勤耕务本之农民。该管官时加奖励。每一州县。量设老农数人。以为董率。每三年。察举老农之勤劳俭朴无过犯者一人。请给八品顶带。以荣其身。滥举者议处等语。定例至为切要。而近来计吏之典。未闻议及。在南方之民。善于谋生。类能自食其力。至北方之民。于农桑要务。仅得其羸。地有余利而不知。人有余力而不用。非良有司设法董劝。则积重难返。几若安于固然。臣现任山东道监察御史。查山东一省。地瘠民贫。曾于经过时。见其田野荒芜。井里凋敝。丰稔之岁。尚可自支。比因年穀不登。不免流离失所。虽由地力之所限。实亦人谋之不臧。如本年教匪滋事之案。其初不过二三奸民为之倡惑。余则无业之游民。与失业之贫民相聚而为盗耳。臣愚以为欲正本清源。必先开其衣食之原。使游民各有本业。贫民各安生计。优游渐渍。而犷悍之气自消。汉龚遂之治渤海。其明证也。惟查山左情形。与江南北迥异。以南方之农田水利。行之于北。恐迁其地而弗能为良。似应因其风土之所宜人情之所便推广尽利俾小民乐资生之易而忘趋事之难庶可以省繁文而收实效。臣尝与山左士庶。及服官该省者。详求利弊。谨以简而易行者数条。为我 皇上陈之。

一禹贡桑土既蚕。属在州。今查山东通志所载。宜桑蚕之地。指不胜屈。而较之杭湖之利。百不及一。缘其民多羸通组织。而每苦于无桑。桑树之大者。伐作器用柴薪。小者牛羊又从而牧之。有日减而无日增。职此之由。欲修复其旧。应仿古人种椹压条移树接木之法。法载齐民要术。及蚕桑说诸书。参以今人之法。更为详备。应责成地方官捐廉设局。或寺观中亦可。延江浙之善蚕桑者二三人董其事。择左近隙地。遍种桑株。近者一年可用。远者二三年即成拱把。种植之时。晓谕民人入局观览。俾通其法。蚕事既毕。令民间之愿学织者。赴局报名。先学筐丝。次学织紬。大约不出两三月。即可有成。归而语其家人妇子。辗转相传。则羸者可底于精矣。地方官仍不时赴局查看。以课勤惰。所捐廉俸有限。而民之受益无穷。从前江苏溧阳县知县吴学廉。贵州遵义府知府陈玉殿玉。正安州吏目徐阶平。均以教民蚕桑。着有成效。至今咸利赖之。至设局之法。山东泗水县志内载。邑令孔之严设立务本园。教民农桑。郡人为之立记。可仿而行焉。一该省地衍土松。难以蓄水。向无沟塘之利。然考济水伏流地中。若断若续。所在多有。寻其脉络。掘地二三尺。即可及泉。以古人三亩一井之法行之。于此最为便易。应由地方官劝谕农民。寻济水伏流之脉。多

穿土井。深者则用轳轳。浅者则用桔槔。仍于因公出行之便。详验看以期振作。如恐沙地土井。易于湮没。自当于浇灌得力后。积有余资。各该公砌井。以垂永久。因地制宜。亦不减南方沟塘之利。一该省农民治田。每夫动以百亩。不知粪田之利。与沾体涂足之苦。较之南方。每人不过十亩者。转形其逸。无怪其广种薄收也。且泥于两年三种旧章。鲜能变通。一遇歉年。坐守饥困。应责成地方官。教以广种杂粮。及蔬菜之法。杂粮种类甚多。惟甘藷藷蕈及芋为尤要。种法载甘藷录。及农桑辑要中。既与该处地利相宜。且根伏土中。并可避蝗蝻之患。至蔬菜之利。该省种者甚少。曹南一带。买食尤艰。亟宜设法教导。令贫民区地以种之。工本既微。灌溉尤易。不特有资于日用。且遇歉收时。亦可备荒。

一该省东郡山水骤发时。海口易淤。西郡则河高于地。沟渠不通。雨水稍多。居下游者常患之。然而有水之区。即未尝不可因之以为利。水中可种者。如芦苇菱藕水芋慈姑之类。又凡坝底及河沿。当夏必没。不可树艺者。宜植箕柳白杨。利不减谷。其山河岸坡。常被冲刷。石六沙四者。可种麻。其受潮浸溢者。可种腊菜子。又水极深处。可以养鱼。范蠡有养鱼法。为治生第一要务。全在地方官相度地形。多方以教之。小民趋利若鹜。自当奉行恐后也。一民无恒产。每致轻去其乡。弱者行乞。强者即不免为贼。闻该省大户。有因佃户无力耕田。准予闲住者。亦有患贼扰累。容留无赖以自者。然与其养闲住之人。曷若劝谕大户。酌给田二三亩。与贫民之安分者。令其种菜纳租。核计课价。大户除完粮外。尚有赢余。贫民除纳租外。尚可自己食用。不特本人不致失所。且近在同村。受其芘荫。并可代为防御一切。地方官苟能体察各落情形。明白劝谕。稍识事体之大户。自无不乐于遵循。一该省登莱青三郡。山多树少。材木皆取给于关东。为费甚巨。即柴薪之用。价亦不贲。谚有锅上不如锅下贵之语。闾阎深以为病。明吕坤劝民种树有云。树木根深。不怕旱潦。将来盖房屋做家伙。烧锅。卖钱使。乘阴凉。得他多少便宜等语。该处山冈既多。应由地方官晓谕民间。广为种植。凡山之多沙石者宜柞。而松次之。少沙石者宜梧桐。而椿次之。近水宜诸柳。而杂果木次之。种植之后。应出示严禁牛羊之作践。穷民之斫伐。俾得继长增高。十年以后。所在成林。利之大无有过于此者。如其地属官山。有愿承种者。酌量年限。令其纳税。更于公私两有裨益。以上各条。捐廉之数无几。可免经费之烦。董劝之事必亲。不虞胥役之扰。农桑本业。处处可行。日用常经。人人能解。而向来地方官不认真督办者。皆因劝惩之典。久已不行。休戚无关。遂致视同隔膜。民情恶劳而喜逸。安望其自为奋兴。理合申明定例。请 敕下山东巡抚。转饬所属州县实力奉行。如果着有成效。应请照例给予议叙。其不实心任事者。亦应察访参处。俾与缉捕催科诸政

。同列计典之中。庶人知自勉。不致视为具文。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

广种桑棉兼教纺织情形疏道光二十年

贺长龄

本年春间。臣奏试种桑棉事宜。钦奉 朱批。实力劝导不可中辍勉之钦此。臣惟桑棉为衣被之大利。而黔省向不多种者。一则土棉之种不佳。但能织成粗布。惟安顺兴义黎平三府。及贵阳府属之定番州。闲或有之。若细白布。则皆贩自他省。路远价昂。故民间谋衣艰于谋食。一则种植未能如法。以致木棉或花而不实。桑条虽长而不茂。辄谓土地不宜。因而畏难中阻。臣自抚黔以来。目击贫民蓝缕情形。常以此为地方一大缺陷。惟粮储道任树森在黔年久。熟悉风土人情。又讲求农桑之事。因委该道专心督办。方种桑之始。黔省皆系插条。而蟠根不坚。枝叶未能畅茂。该道因于省城附近之处。治地两区。令以椹子试种。颇觉根坚枝繁。易于长发。计十七年至今。共成活三万余株。贵阳府亦于署后隙地。栽活二万余株。均陆续令民移种于宅畔山边。以普其利。外此于石阡思南等府。各种活二万株一万株不等。惟绥阳县自四川移来桑秧六万余株。均经栽植成活。办理尤善。今将种法通饬各属。需以岁月。桑多而蚕事可兴矣。该道又以土棉之种不佳。因于楚豫两省购回棉子。散给各属。择其地之相宜者。教民栽种。并于附郭地方。雇人种植数亩。教以按候锄治之法。数年以来。开花结实。与楚豫等省无异。可破向来土地不宜之说。若他处实有未宜者。仍令自种土棉以尽地利。并据贵阳安顺遵义等府。及各厅州县。具报棉花收成。虽多寡不齐。而所收之种。既有留遗。即可渐次推广矣。该道又督饬贵阳府贵筑县。于省城南门外。设局雇匠。教民纺织。并令及幼堂之幼童。一体学习。俾将来糊口有资。其尚节堂之嫠妇。则另延女师教之。该道又不时亲往稽查。现在织成之布。较之贩自客商者。价贱而易售。小民趋利若鹜。省城纺绩者。已不下数百家。各属亦闻风兴起。而惟思南府及所属安化婺川两县。劝办最为踊跃。可见地方无不可兴之利。但须实力行之耳。臣惟有督同两司暨该道任树森。谆饬各属。悉心经理。务使民鲜游惰。利溥蚕桑。以仰副 圣主廑念边氓。 训饬殷肫之至意。所有现办桑棉纺织各情形。理合恭折陈明。伏祈圣鉴。

邵阳县酌时急务条示十四条录五

周玉衡

盖闻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是民固赖食以生。而食尤赖地以致。诚能相地之宜。因其地而种植之。则一地之生息既繁。一岁之盖藏自裕。将见民皆殷实。自无仰事俯蓄之虞。产更富饶。渐享家给人足之福。由是衣食足而礼义兴。

礼义兴而浇薄革。人心之正。士品之端。伦常之敦。诈虞之泯。不可计日以观其效哉。熟观邵阳地势。山多树木。樵采足需。溪绕清流。灌溉无虑。是于地利已有先资矣。兼之人心醇厚。风俗俭勤。宜乎富庶殷繁。上可以输赋税而无难。下可以赡室家而各足。又何至户鲜丰厚。民多困穷若是耶。意者地利有未尽。人力有未勤。器具有未精。末俗有未除欤。因即素所习见江浙事宜。择其与邵俗当行者十四条。为吾士民晰言之。

一种豆麦以尽地利。邵阳土厚水深。民勤耕种。谷米之利。原属无穷。每观自七八月收割之后。即不再种。必至来春。始行耕作。未免以有用之田于秋末冬时。任其荒废。甚为可惜。尝观江浙间。五月插秧。十月收稻。十一月即耙土种麦。来年四月麦熟。所谓麦秋至是也。迨五月又复种禾。所谓纔了蚕桑又插田是也。以此观之。则江浙之田。一岁已得两收矣。若湖南则不然。四月插田。至七八月间。无论迟禾。亦皆收割。诚能于割禾之时。预备种豆之计。随割随种。禾尽而豆亦种齐。冬初豆熟。又复种麦。来夏麦熟。又复种禾。周而复始。循环无闲。是湖南一岁之田。较江浙更可三收其利。又况瓜姜藟芋。油菜杂粮。皆可随地种植。其利有可胜言者乎。纵谓土脉闲有不齐。亦不妨将各种先试可否。择地而施。亦与听其荒芜之为愈也。傥虞牛羊践踏。难以防闲。可仍照禾熟时。将牛羊长年圈禁。则司牧有人。自无践踏之患矣。

一务蚕桑以阜民财。农家一岁之计。全在种植。而获利较多。轻便易行。仍无害于农事者。则莫善于养蚕一法。楚南天气和暖。理宜蚕桑。徒以难于创始。大利遂秘。夫农之于耕。竭终岁之劳。一熟再熟。所入可计。而又有水旱之足忧。赋税之宜备。其所入更可计矣。至于蚕。则竭数月之工。尽妇女之事。既不虞夫水旱。复无事乎输将。其利倍于稼穡。而栽桑之地。又无妨于稼穡。人何惮而不为也。尝观江浙幅员之广。未必倍于湖南。而赋税之重。殆十倍焉。宜其输纳不前矣。然民皆富厚。纳课殷勤。从未有十分匮乏者。其故何也。盖出产既多。则收利自广。每岁自谷米麦豆等项。种于田亩。无时闲断外。仍于道旁河岸。场圃隙地。以及山头地角。屋侧墙边。凡可种植之处。莫不栽桑树。以收蚕利。终岁辛勤。男女无异。又何惠民之不富饶哉。今邵阳地方辽阔。力田之外。虽闲有播种菜麦者。然各处荒土甚多。往往任其废置。或于屋角田边。栽种篱刺。以为防护。此乃无用之物。何不尽拔之。即照江浙成法。赶紧广觅桑枝。地栽插。不出三年。便可采叶饲蚕。仍足为防。又可获利。事诚两美。况邵阳之所困者。河小滩多。谷米不能远运。纵运之而山路崎岖。费甚重。开销之外。所余无几。其何能使之裕余乎。如果广积蚕丝。则价昂脚省。不惟易于搬运。而且上通东粤。下达湘潭。客路甚长。发售甚便。起家恒产。莫良于此。爰将种桑养蚕缫丝之法。为我士民一一详陈之。凡欲养蚕。必先树桑

。树桑之法。种类不一。一名压桑。春初。取桑枝大者。长二三尺许。横压土中。上掩肥土。约厚二寸。半月后。萌芽渐长。三四月后。可四五尺。次年立春前后。剪开移于他处。二三年即成拱把。叶可饲蚕矣。一名子桑。乃桑椹所种。四月取黑桑椹。揉碎。用粪土和灰土种。入地寸许。一月发芽。三四月可长二尺许。再逾年种。四五年即可成树。惟叶稍薄。吴越间每取压桑条。移接子桑。其叶更美。此种桑之异法也。养蚕之法。立春日。取蚕种置地上。或草间。使受春气。随置温暖处。日以为常。越十余日。自出小蚕。如蚁蠕动。视其多少。用毛扫下。每日一次。各为一处。以免参差。初生盛以筐。藉以纸。先用柘叶食之。如无柘。用桑叶亦可。每日喂三次。天气晴暖。约六七日。即当初眠。眠则蚕不食。渐藏叶下。视眠者过半。即暂停无与食。伺蚕蜕大半起。而后食之。初与食不可多。多则伤食病死。渐长渐多。筐不能容。移于曲箱。即竹簟也。二三日一次。摊开令稀。扫去蚕粪。以利其气。蚕性喜温暖。宜向阳洁净。毋使近阴暗湿地。及污秽恶臭。犯则蚕瘟。故蚕妇不近丧门不食蒜。良有以也。初眠后。约六七日而再眠。又六七日而三眠。停食俱如初眠时。过此则不复眠矣。每天三食。夜则燃灯照之。如蚕老不复食。则摘置簇上令作茧。渐多不胜摘。则置叶其上。而覆以草。如鞠梗竹枝之类。蚕老者次第而上。其前后亦不甚远。如遇天冷。下置火温之。四五日便成黄白二茧。各取归筐中。黄者缫为黄丝。白者缫为白丝。缫丝之法。大釜沸水。入茧一升。搅出丝头。置一木。长径釜。上立三柱。置二小车。长五寸。径二寸。下钻竹管各一。抽丝头由竹管出。绕小车周匝。然后引入大车。车制。尺六寸。径四尺五寸。前轻后轩。后二柱架车。前二小柱作机纳丝。二竹下分为二行。上大车。每运车则机随车往来。疾徐如意。每抽茧丝尽。则蛹出无尽者。再搅而抽之。有不上头者。名水茧。去之。破头者。入水即沈。镇以石。毋令再起乱丝。每次添茧半升。佳者煮茧三斗。可得丝二斤。即宜下架。轴作一束如绳。挽其末如髻。即可贸矣。又蚕初生。每重二钱。长大可满一簟。簟长丈二。五尺。编竹为之。屋中立四柱。柱下有十齿。作架盛簟挂上。可容五簟。养蚕家多者二百簟。少者亦十余簟。每簟可得丝一斤。若得丝二百斤。则小康之家也。江浙之蚕。十八日而作茧。谓之上山。择其茧之佳者为种。出蛾。分雌雄配对。半日分开。承以棉纸。令其下子。循环相生。每年可养至八次。故有八种蚕之名。获利最多。而成功最速。然亦有仅养头二三蚕。至芒种后仍务农业者。原可随人自便。从前广东四川贵州各处。均无丝紬。近颇盛行。可见事在人为。要不可以土性之宜否。而画地以自限也。尚望尔等有识绅耆士庶。各就各乡。力为倡首。并互相劝督乡邻。次第遵办。俟数年后。当知予言之不谬矣。切勿视为泛常条教。畏难不行。是为至要。勉之望之。

一种棉花以广出产。衣食并重。不可偏废。宜于禾稼之外。择地种棉。亦裕民之要务也。邵阳地方阔。荒土甚多。或因地处高亢。难资灌溉。或因土性瘠薄。任其废置。而于因地制宜。人力培护之道。概置不论。甚可惜也。查棉性喜燥恶湿。宜种山坡沙碛间。若在平地。则田之四面。宜掘小沟以泄雨水。水聚。则叶虽茂不花。即花亦不实。或摇落无余。是与此处山土旱地。甚为相宜。今邵阳各乡。种植棉树者固多。而地之荒废者。仍复不少。嗣后尔等务宜相度地势。各勤栽种。土之瘠者。积粪以培之。不特棉花宜栽。此外如苧麻茶竹榧栗桃梅。及一切蔬果等类。均可随地布种。果能多费一番心力。即可收一分产业。慎勿性耽安逸。仍前抛荒。昧其生成之利。甘居困苦之乡。是又不能为吾民索解者也。急宜熟审而行之。

一开井塘以资蓄注。农民之生计。全赖稻禾。而稻禾之成功。全凭水利。使不预为蓄水之地。以济雨水之穷。则时或久晴。鲜有不以旱伤为虑者。故周礼有沟洫之制。系辞有井养之文。此修理井塘之法。又不可不急讲也。熟观邵阳地势甚高。山多河小。水源易涨易涸。而查阅四乡塘井。似属寥寥。无怪蓄水无具。一至五六月间。天气亢阳。田水易竭。数日不雨。即不免旱干之忧矣。嗣后尔绅民人等。急宜各就已分田产间。相地制宜。或因山水汇归之处。开之以塘。或因泉源流注之方。浚之为井。如实无可因之水。亦宜毁田开塘。不惜弃一亩之地。以灌数十亩之田。务使家家如是。处处皆然。则蓄水既多。纵遇雨泽偶愆。江水难继。即以各田塘井所蓄之水。车荫各田禾苗。既无争竞之虞。又获灌溉之效。是开浚之辛劳在一时。而田畴之利益实在万世也。尔等甚勿惜此小费。昧此大利。斯则予之厚望也夫。

一精器具以济利用。湖南夙号鱼米之乡。其米各省通运。利济无穷。而治米之砬。竟以土为之。无怪易毁而难经久。或推至七八十石而一换。或推至百余石而一换。不惟费力。亦且费用。尝见江浙之砬。以木为之。置一具。多则可经六七年。少亦可四五年不坏。而所推之谷。又不可以数计矣。且其价甚廉。不过一千数百文。即可置造一具。开置土砬一具。亦须四五百文。则置一木砬。可当土砬数十具之用。而所费止须二三具土砬之钱。价廉用久。莫良于是。余已画具图式。拟制造二三具。给乡人用之。如果便利。可传各乡村。照式改造。至杵臼之制。亦不甚精。故乡间多食糙米。职是故耳。尝见江浙间。置大石臼。可容米五六斗。用石杵二。两人对舂之。日可得米三石余。其法虽善。犹须费力。尚不若湘潭衡山之大碓石杵石臼。以足踏之。甚为省力。又不碎米。兼之舂米一石。可得细糠三四斗。即可为喂养之资。是制一器而两收其效。利孰甚焉。诚能与木砬家置一具。是亦便民之妙法也。急宜仿而行之。

教养山蚕说

张琛

陕西南山。到处皆橡树。居民取其壳染黑。其实与叶。皆不用而弃之。而叶可以饲山蚕。与榭叶同。见齐民要术。其时宰安康者。山左王春林。琛同年友也。不远数千里。遣人于梓里购山茧来。又请茧师来。茧师者。自出子以至络丝。其法皆嫻之人也。时琛亦宰洵阳。见猎心喜。特于城外临河种榭橡各数亩。亦购得茧。而为民先之。倘得成。则南山数千里。皆橡皆榭。将见皆成丝缣矣。而实更可充饥。晋书。东海王越遣祈公入长安。所部鲜卑大掠。百官奔散。入山拾橡实食之。此明证也。其俾山民知之。亦备荒仓猝之物也。

### 劝种树株檄

黄德濂

照得朔平府属。界在边隅。地气寒冷。小民生计维艰。每至饷不给。农非不力。地非不耕。奈卤壤瘠薄。沙土轻浮。一亩之地。岁止收谷数升。农民终岁勤动。尚不能以自贍。遂至困苦流离。居民鲜少。即府城以内。亦且户口萧条。本府奉 天子命。来守此土。目凋零穷苦之状。心实惻然。欲求养民之道。而计无所出。惟思种树有经。为政之所必讲。管子云。十年之计树木。史记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其人皆与千户侯等。是种树之利。自古已然。今府属地方。树木稀少。举目皆系童山。旷野平原。略无遮蔽。以致建造无材。多营窟穴而居。烹饪无薪。至拾粪草以爨。生无以为器具。死无以为棺。遇水旱之年。田园无树枝之芘荫。易报暵干。地土无树根之纠结。每为冲刷。此皆不知种树之弊。谅为人所共晓。况五行之用。不克则不生。树木稀少。则木不克土。土性轻浮。是以嘉种诞降。每至随风扬去。若树木繁多。则土不飞腾。布置田间。滋生必易。此乃自然之理。又非本府之臆说也。如谓土不宜木。何以古寺村旁。亦闲有成林之处。总之地道敏树。断无种十而不活七八之理。第乡曲愚民。不计久远。难于谋始。惟视地方官之劝谕督课为何如耳。访得此地树植。以榆柳杨三种为宜。若能就此三种。劝令各属居民。每家每岁各种数十株。不待十年。地方必一望青葱。蔚然深秀。既可以资财用。又可以备水旱。且落叶在地。经雨润日暄。蒸化滋液。渗渍田间。将易硗薄为肥美。地方必渐臻富庶。本府德薄能鲜。幸得与诸君子共事一方。不忍坐视此地居民。常形凋瘵。于计无所出之中。为此筹划。虽种树之效。不能奏于目前。而种树之利。实可普于后日。务望于文到之日。即行劝谕所属村庄乡地居民。自本年为始。每逢春令发生之时。于山阿水畔。村落畦旁。一切闲空之地。择土性所宜。每家各种榆柳杨数十株。晓以种树之益。示以久远之谋。每遇因公下乡之便。随地察看。勤于培植者。格外奖励。惰于栽种者。量为惩处。官府有转移风会之权。愿诸君子实力奉行。勿以迂缓而不为。勿以文告而塞责。至百

姓栽种以后。倘有敢于攀折偷砍。以及故纵牛羊挫折生机者。在十株以内。照不应轻律予笞。在十株以外。照不应重律予杖。但须实时发落。不可一日稽留。诸君子果能实心劝课。行见美荫满野。一树十获。地利渐普。民困日苏。月计虽云不足。岁计自可有余。本府于一年之后。将按行各属。以观成效。并将所出告示。寄送一纸。以备查考。须知帖者。

### 申明栽种罌粟旧禁疏

山西巡抚曾国荃

窃闻古者救荒于临时。而特备荒于平日。是以耕三余一。耕九余三。虽有旱干水溢。民无菜色。从未有自种害人之物。流毒于桑梓地方者也。此次晋省荒歉。虽曰天灾。实由人事。自境内广种罌粟以来。民间蓄积渐耗。几无半岁之粮。猝遇凶荒。遂至无可措手。小民所恃以足食者有三。曰天时。曰地利。曰人力。伏查晋省地亩五十三万余顷。地利本属有限。多种一亩罌粟。即少收一亩五谷。小民因获利较重。往往以膏腴上田。种罌粟。而五谷反置诸硗瘠之区。此地利所以日穷也。未种之先。吃烟者不过游手无赖。及殷实有力家。至于力耕之农夫。绝无吸食洋烟之事。今则业已种之。因而吃之。家家效尤。乡村反多于城市。昔之上农夫。浸假变而为惰农矣。又浸假变而为乞丐。为盗贼矣。查罌粟收浆之际。正农功吃紧之时。人力尽驱于罌粟。良苗反荒芜而不治。此人力所以日弛也。地利既差。人力又减。因而时之在天者。上熟仅得中稔。中稔便若无麦无禾。一遇天灾流行。遂至疲茶而不可救药。臣等窃观晋省形势。南路重山复岭。绝少平原。北路固阴沍寒。每忧霜雹。纵令全行播种嘉穀。已不足给通省卒岁之粮。况复弃田之半以种罌粟。民食安得不匮。省北大朔代忻及归化七厅。向来产粮尚多。每年秋后。粮贩自北而南。委输络绎不绝。近至省城。远踰韩侯岭。昔年太汾二府。米价低昂。恒视北路之丰歉为准。由包头一路。循河而下。直达蒲绛。近则罌粟盛行。北路沃野千里。强半皆种此物。畎亩农夫。吃烟者十之七八。民间既少存粮。采买立虞米贵。此北路已种罌粟而今昔不同之情形也。至于南路平蒲解绛。以陕西米麦为大宗。泛舟之役。自古称盛。乃自回匪削平以后。种烟者多。秦川八百里。渭水贯其中央。渭南地尤肥饶。近亦地罌粟。反仰给于渭北。夫以雍州上上之田。流亡新集。户口未甚繁滋。而其力竟不足以自贍。平蒲解绛。粮乏来源。更成坐困之势。此西路已种罌粟而今昔不同之情形也。北路之来源既少。西路又自顾不遑。仅向东南阳关获鹿一带。越太行而议转输。脚费浩烦。十倍粮价。漕转业已力尽。而饿莩依然盈途。民焉得而不困。夫人穷莫不返本。遇变必求其通。居今日而欲为晋省久远之计。非申明栽种罌粟旧禁不可。惟民间相沿已久。若专以此责之州县。既恐一州一县之大。牧令难于察。且虑值此荒岁。蠹役奸胥。因缘扰累。



臣等往返函商。莫若出示。令民间宗族房亲。乡约里社。自相钤制。庶免衙门书差需索舞弊。一族之中。有种罌粟者。责成族长率子弟拔除。一甲之中。有种罌粟者。责成甲长押令拔除。立即改种五谷。以收东作西成之效。如花户人等。意存梗化。准该管族长甲长稟究治罪。如族甲长知情徇隐。则罪其族长甲长。如州县官吏据为利藪。私自征收罌粟亩税。一经查明。立行参撤。现已刊刻告示。分颁各属。行张贴。臣等不时遴选士类。到处稽查。倘有仍前栽种者。准地方公正绅耆。及族中品行端方者。将种烟花户。秉公议罚。以备里社之荒。并准据实控官惩办。庶民间自相约束。耳目近地。觉察易周。而衙门残害乡里之弊。亦可消除。臣等为晋省将来充裕民食预备凶荒起见。是否有当。伏候 圣裁。

请禁罌粟片

山西巡抚张之洞

再晋民好种罌粟。最盛者二十余厅州县。其余多少不等。几于无县无之。旷土伤农。以致亩无栖粮。家无储粟。丁戊奇荒。其祸寔中于此。然而覆辙相寻。不即速复。议者或持不宜禁之说。大率一由见小。一由畏难。然臣谓以地以时。有不可不禁者四。晋地硗瘠。产粮无多。早年本恃外省接济。自为罌粟所夺。盖藏益空。即如前此大侵。垣曲产最多。饿毙亦最众。近日种之利。以交城为最盛。而粮价亦以交城为最昂。贼民害稼。确有明证。此时若再不遏其流。设有偏灾。岂堪设想。此必禁者一也。晋省山农多。水利少。种植罌粟之功。倍于蔬卉。偶有山溪水泚。可资灌溉。悉以归之罌粟。此物最耗地力。数年之后。更种他谷。亦且不蕃。仅有此区区难得之水利。而养此毒民之物。此必禁者二也。晋省吸之癖。官吏士民。弁兵胥役。以及妇人女子。虽皆沾染。大率乡僻居其十之六。城市居其十之八。人人羸。家家晏起。怠惰颓靡。毫无朝气。在官者不修其职。食力者不勤其业。循此不已。贫者益贫。弱者益弱。数十年后。晋其危乎。惟种之多者故吸之便。此必禁者三也。洋药税为海关大宗。今日方议重征。藉禁外贩。以为坊民正俗之谋。若内地不禁。听其蕃滋。何以关远人之口。此必禁者四也。查晋省罌粟之所以不能禁者。一由于上官之禁弛不一。朝令夕更。一由于官吏之视为利源。图收亩税。祛此二弊。必有成效可观。臣愚以为禁之有方。行之有渐。先膏腴而后硗确。先腹地而后边厅。责之于乡保。毋徒付之于吏胥。遏之于播种之先。毋徒毁之于扬华之后。力禁苛扰。严定考成。感民以诚。未有不动。虽不能遽绝根株。而少一畦之罌粟。即多一口之余粮矣。至于官生将卒。臣已多方劝戒。现仿李鸿章天津所设之戒局。延医购药。以冀广起。属官中有嗜好废事。分别撤任停委。勒限戒断。许令自新。弁勇勒限戒断。不悛者汰黜。学校诸生。由学臣随时董戒。冀以渐摩观感

。徐收移风易俗之功。谨附片奏陈。伏祈 圣鉴。

## 卷四十三 户政十五仓储

### 读市余考

黄式三

余粟。古法也。北宋王氏青苗法。行之而大弊。南宋朱子乃议社仓。李公穆堂为之议曰。奉行得人。青苗亦社仓也。奉行非人。社仓即青苗也。式三韪其言而惜其未尽。朱子之议立社仓也。不愿置立之处。官司不得抑勒。置立之处。人户不愿请贷。不得抑勒。其给之也。以谷不以金。其行之也。必以惨怛忠利之心。不用聚敛亟疾之谋。议固甚。然熙宁立青苗之法。亦已言及此矣。卒至抑勒也。给以金也。聚敛亟疾也。法立而弊生。弊渐流而渐大。法之所不能尽绝。使人主举社仓之法。(弓)力天下以通行之。其弊亦然。朱子社仓之法云。职以乡人。不以官吏。而观其集中所载社仓事目。每年五月下旬十月上旬。自县申府。差官一员。与乡官支贷收纳。则谓社仓之事。不职于官吏者。其未必然邪。产钱六百支以上。衣食不阙者。不请贷。则请贷者皆极贫下户。而收纳之时。不鞭扑而能得之邪。十人结为一保。逃亡物故。同保均备纳足。如贷者皆贫户。其何以堪之邪。如谓同保中有富者。则十人中贫富相间矣。令富者贷粟而出二分之息。又令其偿逃亡物故之谷。非抑勒之而富者甘为之邪。朱子之友魏元履。于建宁府建阳县长滩立社仓。岁荒发以济民。而不收息。朱子忧元履之粟。将久储速腐。惠既狭而事亦不久。然元履亦病朱子祖王氏聚敛之余谋。朱子作长滩社仓记。自言之。然则社仓之立。或收息。或不收息。皆不能无弊者邪。朱子又谓社仓收息。乃一时苟以便事之说。魏元履不收息之言虽疏。而蔼然有三代王政之余风。请数年后免其息。然息果能免也邪。试以崇安社仓言之。米六百石。每石收息米二斗。行之十四年。得息米三千石。拟此后每石祇收息米三升。此朱子拟而未行之策耳。倘依此行之。贷三千石之米祇得息米九十石。其中每岁有定之费。如官吏费用米六十石四斗。盖墙买荐米九石。通计米六十九石四斗。而未定诸费。如鼠食雀耗风干雨湿销缩损腐之米。徒役奔走出纳之工。不在此数。九十石之息米。能给之邪。如尽捐息米。此费复何所出邪。然则朱子行之崇安。而人以为德。何也。曰。是犹王氏行之鄞县而无大弊者也。李公所谓崇安任事之人。皆其门生故旧学道君子也。朱子集中所载社仓记建昌军南城县之社仓。吴伸吴伦发私谷四千斛为之。婺州金华县之社仓。潘叔度出谷五百斛为之。是仓主之富而好义者。意在济人。不求肥己。无各户之勒贷。无逃亡物故之索偿。少仓谷出入之费。省官吏监察之资。事之所益者大。而行之可久。此朱子所以尤乐为之称道也。不能出此。而以官吏强力行之

。则弊百出矣。

或曰。熙宁行青苗之法。驳议者。但言古今异宜而已。意者国服为息。固本周公之典欤。曰。赙贷之法。见于春秋传。宋网干氏齐陈氏犹能行之。岂必不取息乎。但泉府所言。祇因祭祀丧纪之乏。权以赙之。以役事偿之。而又曰凡国事之财用取具焉。谓贷入于泉府。用之者取于泉府。非谓取于所赙之息也。周官本经。其义甚憭。熙宁贷收之法。行之通国。贫富等户。岁有常例。此谋利之术耳。安得援周公以自解也。或曰。泉府敛市货之不售者。以待不时而买。管仲李悝亦有敛散余粟之术。古皆行之。后世或不行。或行之而致弊。何也。曰。无仁民之心。而怀利以相接。法无不弊。泉府之法。幸不行耳。不然。泉府言货滞则买之。后世必非滞而买之矣。泉府言待不时之买。后世必定之以时。抑勒分配矣。管仲李悝之法。余粟敛散。祇行于谷甚贱伤农谷甚贵伤民之时。观时弊而行。非常法也。法有可暂行者。不宜执为一定而概以施之。后世行此术者。定为岁例。余不于贱之时。粟不于贵之时。余则抑价。粟则昂价。存商贾之意。居官吏之尊。以官吏之尊。夺商贾之业。民畏商贾之贪刻。则远之而已。于官吏不能远也。则坐而待毙。

### 积储

刘树堂

事有行之久远。而实惠均沾者。惟积储而已。积储者。欲岁之丰歉有备。而远近攸同也。顾常平储之在官。穷黎尚未沾恩。奸商先得射利。更无论胥吏之侵渔。社仓储之在民。惰农乐于久借。富室苦于屡捐。且不免豪强之自利。民蠲而官储。是义仓之设。为足济二者之穷。北地平原旷野。无山川以出霖雨。大都丰岁少。歉岁多。尤宜于三者斟酌尽善。预为积储。补救于未然。我朝常平社义诸法。行有成效。久已垂为定例矣。今胡考之册籍。稽之官司。或谷空而仓存。或仓圯而地在。凋残之邑如是。完善之区亦如是。鲜不曰有治法无治人。然则法卒不可行矣乎。试即古今而熟筹之。有相似而不尽同者。有已行毋庸变更者。有彼此异势不妨稍为参酌者。常平之在官也。同一减价而粟。祇准售与贫民。买者限以升斗。而市场之价任其增。则四方之粟有以致。同一增价而余。即在四乡采办。必须实米入仓。斯行户不得专其利。而胥吏何得行其私。相似而不尽同者如此。社仓之在民也。择殷实老成者为之长。以保正甲长为之副。春借之时。量其人丁。查其田产以与之。无业游民。不得徇情包庇。秋还之际。每谷一石。加息一斗以收之。歉收免息。并应酌缓限期。年底详造清册以禀官。分其所余以为赈。所动者息米。不必岁岁劝捐。所设者社仓。自应村村联络。以一乡之财。为一乡之备。出者毋吝。劝者毋勒。核其输纳。酌与奖励。已行而毋庸变更者如此。义仓者。民蠲之而官代储之者也。方敏恪公总

制畿辅时。计直隶百四十四州县。共村庄三万五千二百一十。为仓一千有五。立法最为周详。按其图而次第复之。不妨稍为参酌。责令绅士司其事。而以州县考其成。每遇丰年。分给印簿。取锱铢于狼戾。求水火于至足。捐谷者有所褒嘉。司事者给以薪水。积谷既饶。添设子仓。不必推陈出新以求滋长。亦不必春借秋还以权利息。乐岁实有所储。凶年实有所济。出纳委诸绅。而实数必使官知。赏罚出于官。而用人必由绅举。官绅相制。而利乃可久。彼此异势稍为参酌者又如此。今天下户口日繁。则谷价日昂。不必嗇于岁也。风俗日靡。则费用日多。不能尽有余也。是又宜公督私藏。飭令富民蓄积而自藏于家。地方官随时查验。此晁错实粟塞下之法。而贾谊驱民归农之意。亦默寓其中。诸法既行。穷陬僻壤。已有恃而无恐。至繁胜之区。万商云集。民鲜务农。如天津者。又宜师义仓之法。劝设商仓。令各行量力捐输。择聚族于斯者董其事。赈借并用。奸宄不生。使知所以济贫者。即所以保富。上行实政。下沾实惠。自可历久而不敝。正人心。厚风俗。广任。胥于是道得之矣。岂不谅哉。

### 拟筹京师积储疏

管同

臣闻京师者。天下之大本。积储者。国家之大务。今海内飞刍挽粟。岁至京师。意京仓所积谷。多备数十年。少亦宜支数岁。而以臣所闻。不过仅支一岁而止。臣甚骇之。记曰。国无六年之蓄曰不足。无三年之蓄曰急。以国家之全盛积储止此。设不幸东南有水旱。漕不克继。或淮徐济之闲。有大盗如王伦者。阻于途俾不得达。或畿辅仓卒有事。用谷倍常时。三者有一焉。虽有研桑。不知计所从出矣。且夫一州一县之大。仓库空虚。则事至而无以办。况于煌煌帝都。宗庙乘輿之所在者乎。以国家之威。皇上之仁圣。曩所云三患。固万万不当有。然而思患豫防。势之所及也。患既至而后为之所。势之所不及也。此臣之所以大忧也。臣窃惟国家富强。本踰前代。当乾隆中岁。京仓之粟。陈陈相因。以数计之。盖可支二十余岁。乾隆之去今。时既未远。加以数十年内。未阙一州。未损一县。未加一官。未增一卒。何以曩者备二十岁而有余。今则仅支一年而不足。论者皆谓迩年以来。苗贼迭起。水旱闲作。高宗皇帝屡施豁免之恩。皇上数沛停征之惠。坐是积储亏缺。不能复旧。臣以为是固然矣。而抑犹未尽。伏查京仓所放米。曰官俸。曰兵粮。二者去通漕不过十分之六。其一养工匠岁赐之粟。名曰匠米。匠米在当时去京仓百分之一。今则人数百倍于前。而米去京仓十分之一矣。其一国家定鼎。宗臣封亲王者六。曰豫礼郑肃庄。封郡王者二。曰顺承克勤。世宗皇帝之弟。封亲王者一。曰怡。此九王者。皆世袭罔替。七亲王之世子。世封亲王。其它子。则封镇国将军。二郡王之世子。世封郡王。其它子亦封镇国将

军。凡镇国将军之子。封辅国将军。辅国将军之子。封奉国将军。奉国将军之子。封奉恩将军。凡俸。亲王万斛。郡王五千。公一千。以次降。合而名曰恩米。夫九王之初封其子孙不过数人。后则愈衍愈众。至于今枝繁叶盛。盖其人已数倍于前矣。而 国家封爵赐米。必一一如其人数。是以 国初恩米去京仓不过百分之一。今则不啻十之三四矣。以通漕十分。官俸兵粮去其六。匠米去其一。恩米去其三四。是故一岁之漕。仅敷一岁之用。漕一不足。则必抽旧积。旧者日绌。而新者无赢。然则京仓之粟。日减日虚。二十年而大变于前者。无足怪也。

夫 国家之大。所赖以办事者官。所赖以捍患者兵。官俸兵粮。势不可减。而我 朝于满兵尽人而养之。自乾隆时。论者已忧其无善计矣。至于工匠。则事不同矣。经曰。既廩称事。又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然则古之工匠。食称其事。初无虚养之时。今之匠役。无事而食者过众。为今日计。莫若裁汰散遣。仅留其魁若干人。俟有兴造。然后及时召募。计其工而赐之食。如此。则下无游食之民。上无虚糜之赐。而所谓匠米者。可以复减如前矣。九王之子孙。爵禄丰厚。此自 国家追念前勋。恩德至渥。然臣闻之。亲亲有杀。尊贤有等。以人臣之嗣世。同 皇昆弟 皇子之封。其酬勋已至极。而其它子孙。又人人食王公之禄。则待之毋乃过优乎。 国家享祚亿万年。诸王子孙日众。海内物力。必有不给之时。人臣与国同休戚。 主上匮乏。而私室丰盈。诸王之灵。抑恐未安于地下也。为今日计。爵则仍之。禄则减之。彼其人果才贤。自可为国当官。别受在官之俸。而愚不肖者。不得滥叨厚赐。如此。则宗室皆知奋励。而所谓恩米者。可以复减如前矣。夫匠米恩米。复减如前。则京仓所积。岁已有余。以数计之。盖三年则可余一年之食。九年则可余三年之食。然则不出十年。而京仓之积储已多矣。论者或谓匠米可减也。减恩米恐非 圣世所宜行。臣请有以折之。昔周之初。大封同姓。而武王昆弟。五叔乃无官。矧其子孙。岂容不辨别贤否。而概以王公之禄予之。宋相王安石议减宗室恩例。宗室伺其出。哗马首。安石厉声斥曰。祖宗亲尽则祧。何况贤辈。诸人遂无辞而退。至哉言乎。不可以人废也。臣愚以为此事也行。有五利焉。京师积储有余。一利也。匠民散于民间。畿辅谷贱。二利也。诸王子孙不骄惰。三利也。积谷有余。则径可停运一二年。而用其闲以大治河工。四利也。旗丁但予坐粮。则所云帮费者省。而州县之亏空可弥矣。五利也。变一事而兴五利。补救之谋。无加于此。若夫兴水利。议屯田。裁减满兵粮额。事体重大。非旦夕所可行。臣今未敢议焉。

京师本计疏

尹耕云

窃以京师万方辐辏。户口殷繁。日用所需。米珠薪桂。近年拮据之状。什倍曩时。我皇上厚泽深仁。恩同覆载。每读恤民之诏。无不感激涕零。惟粮价翔踊如前。难期平减。小民迫于饥饿。竟有自戕其身。指日秋成。犹不能稍缓须臾以待。过此而往。何以御冬。苟不图补救之方。恐未免生成之憾。管见所及。敢敬陈之。一曰平糶。京师米价踊贵。由于商贩居奇。造作谣言。高市价。偶见偏隅蝻孽。遂云四境灾荒。或谓暘为旱征。或谓雨为水兆。一唱众和。顷刻腾昂。于此而求市价之平。家喻户晓。百呼莫应。持之稍急。方藉歇业以为挟制之端。古人云。万家之邑。千斛在市。物价自平。故欲惠此贫民。无如开官店以糶仓谷也。稻出自东南。本非燕赵土物。海运之来有限。京仓所积无多。除此项不动外。请将本年豫东小米。及米局所收杂粮。现储京仓者。拨给数万石。由顺天府五城。于京师内外城择适中之地。务得厂之区。开官粮店。遴委廉干官员董司其事。其价较市价减十之二。用票用钱。悉从民便。仍不得买过一斗。以杜贩卖之端。本年春季。何尝不开官粮店。而于官民均无裨益者。未开之先。不查烟户故也。古今救荒之政。糶与振类。故平糶须以办振之法行之。其微有不同。则办振必须查口。平糶止须查户。视其户之贫而无力者。予以官筹。筹内载明糶某局米。记其姓名于册。开糶之日。一面验筹。一面予糶。查户非委员胥吏。不足以供指使。但亦不能尽委诸彼。京官绅富。住居既近。耳目自真。俾其协办。如上年侍郎王茂荫等。办理守助约章程。可以仿照。责其成于八旗都统府尹五城。事亦易集。官粮店之宽厂者。分男女为二处。倘限于地。即分两店。盖持钱糶米。其人并非乞丐。故当分晰以免喧嚣。夫地取其适中。则往返易。价减其什二。则亏折轻。稽查有筹簿。则商民之籍不淆。出入有分涂。则廉耻之道不丧。市价既平。而官粮店亦不必尽彻。一曰采买。京仓米豆。大抵兵饷搭放之需。拨以平糶。散一石于民。即亏一石于仓。若不采买。凭何弥补。不惟此也。官店虽开。而市价之平与否未可知也。积于不涸之仓。藏于不竭之府。而后下令如流水之源。米价所以腾贵。商贩所以借口。其故可知矣。无非谓京中当十大钱七八千文。买银一两。京外每两祇值制钱二三千文。即银一端。出入已多折耗。加以道涂盘费。门关需索。转运至京。成本已重。斯言亦属至情。而官为采买。则不患此。夫部库所储者银。而支放各项钱款为多。发部库之银。采买杂粮。即动平糶之钱。支应放款。银不必以钱易。其便一。钱足以供支放。则宝源宝泉各局鼓铸之费可省。其便二。无银钱折耗。而以京外粮价之平。剂京内粮价之贵。有赢无绌。其便三。官为采买。则门关讥而不征。商贩接踵而来。其便四。若虑部库之银难于弥补。则捐铜局现收各项。俱系交钱。究之捐生何尝不挈银而至。请飭户部妥为酌议。某项至某项搭交银一成。某项至某项。搭交银二三成。当亦捐生所踊跃。而以之

弥补库款不难。至经手采买之人。应由户部招徕殷商。取具连环保结。采买之地。宜远而不宜近。宜分散于各处。不宜聚集于一隅。

一曰赈恤。周官三物宾兴。六行曰孝友睦任恤。五族相掊。五党相赙。古人谓为荒政之本。而以散利薄征十二事。为临时补救之方。即后世汉武帝四年。亦有募豪富相假贷之文。宋元寿中。彭城王义康令蓄积之家。留一年储。余皆糶货。夫居萃处。缓急相通。情也。外省府州厅县。偶值灾荒。大户往往开仓振贷。或有贍其族邻。或惠及于乡里。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京师内而八旗。外而五城。岂无绅耆富户乐善好施之人。所以憚而不为者。其故有二。辇毂之下。谁敢以市义自居。而且人烟稠密。食指数十百万。博施济众。自古为难。夫捐金出粟。力易尽而势不可常也。方今之计。莫若八旗都统顺天府尹五城御史。各就所属绅富。宛转开导。动以至诚。其自出巨贖。开设粮店。与官店相辅而行。较市价随时而减。此赈恤之上者。其独力未遑。而能纠约同人共平市价者次之。其以小米麦豆数石数十石捐助官粮店者又其次之。市价既平。分别给予优叙。亦所以劝为善而厚人心也。一曰蓄积。王制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周礼廩人掌万民之食。人四上也。人三中也。人二下也。民以食为天。谷与金争贵。故曰蓄积者。天下之大命也。京师转漕东南岁数百万。太仓积粟。红腐相因。当粮储充牣之时。未为图匮于丰之计。暑湿之霉变。奸蠹之侵蚀。积弊不可胜言。比年粤寇跳梁。江淮告警。海运未能足额。都人遂以乏食为忧。今虽报捷时闻。荡平克期可待。而东南数省。民气难苏。与其取给于多寡不可期必之海运。不如即根本之地豫为蓄积也。近畿水利。自元明代兴代废。我朝雍正年间。设京东京西京南天津营田四局。得稻田六千顷有奇。今虽河道不修。沟渠湮塞。计现存地亩不下三四千顷。每亩一石。岁得稻米可三十万石。上年捐米局所收。以之搭放俸饷。是其验也。现据直隶督臣奏请兴修水利。除未修者逐渐疏浚而外。请飭下该督臣查明现在稻田若干顷。岁收约计若干石。刈获登场。即由官照时给价收买。运送京师。毋使货弃于地。又顺天府属二十余州县。皆在五百里以内。禹贡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盖因道里匪遥。故以粟米为赋。请凡顺天所属地方。悉收本色。如此则每岁所入。已不下数十万石。如南漕足额。则此项赢余。出陈入新。以为预备。宋苏轼所谓岁之所入。足用而有余。九年之蓄。常闲而无用。天不能灾。地不能贫。四夷盗贼不能困。万世之计者此也。

筹备京仓疏同治二年

监察御史丁寿昌

窃惟农为政首。食为民天。国家建都北方。仰食东南。自江浙沦陷。漕无来源。计本年起运。仅有山东奉天二省。不过粟米三十余万石。其各海口采买捐

输。尚无把握。直隶连岁丰稔。尚可支持。设有水旱之灾。风尘之警。近畿之米商不至。都门之粮店皆空。京师百万生灵。束手枵腹。岂不为之寒心。议者谓在京捐米。有妨民食。在外采买。有碍京饷。臣前任户部司员。深知其难。不得不豫为之计。况南漕起运。全赖江浙二省。即使苏杭收复。尚需招集流亡。朝廷轸念穷黎。必有蠲恤之举。是此二三年间。南漕必难畅行。京仓岂容无备。当此时势艰难。库储支绌。兴利除弊。本不易言。然行以实心。必收实效。敬陈管见四条。以备采择。

一京师之水利宜兴也。自元明以来。言畿辅水利者甚多。而见诸施行者盖寡。我朝雍正年间。曾修畿辅水利。设京东京西京东南京西南四局。怡贤亲王总其成。大学士朱轼为之辅。经理三载。得田七千余顷。至今玉田丰润一带。稻盈畴。皆蒙其泽。是畿辅水利。确有明征。然当时设局既广。经费必多。此时筹费不易。宜仿其成法。先于京师试行。查西直门外长河一带。直至西山。处处有水。可种稻田。内务府所管稻田厂。皆资以灌溉。京师民惰。不知水田之利。多种杂粮。若令改种稻田。听挑渠引水。获利必多。即派内务府经管稻田厂熟悉农务之司员。专司其事。先行试办。以为民倡。择稻田厂左右可耕闲田。及园亭附近之旷土广为开垦。引昆明湖玉泉山之水疏成沟渠。因势利导。如有必需之费。自应奏明酌给。俟办有成效。优加奖叙。以示鼓励。其旗官兵丁。有情愿自备资斧开垦水田者。量力授以闲田。准其自行开垦。二年之后。再行升科。酌中定税。征收本色。以裕仓储。并劝谕左近有田之农民。有情愿改旱田为水田者。许其挑渠引水。教以蓄泄之法。计水田一亩。较之旱田。有三倍之利。民情见利必趋。必相率而改水田。一人得利。众共趋之。再加以劝奖之途。能耕水田至一顷以上者。予以从九品顶戴。耕至十顷以上者。另外给以优奖。即汉时举孝弟力田之法。如此数年之后。稻田必多。不加钱粮。止征本色。其丰收之年。由户部发价采买。以实京仓。遇有灾荒。发仓平糶。兼用常平之法。永无饥馑之虞。京师行之有效。再明定章程。推行于京东西有水之州县。使北方丰歉有备。不全仰给于南漕。实为万世之利。窃恐议者必以为迂远难行。然多得一亩水田。即可得数石稻米。初虽寡效。久则有功。是否可行。应请飭下内务府大臣。会同户部酌核办理。一奉天之旱稻宜捐也。奉天为我朝发祥之地。土脉膏润。五谷丰收。而稻米一项。处处皆有。臣前次随差奉天。历海口。每日所食。俱系稻米。询其所产。旱稻为多。不必藉水而生。实与水稻无异。因本处土人不常食用。是以所种不多。现在奉天捐输。俱系粟米。色嫩质松。不堪久积。若令其兼捐旱稻。以谷而不以米。以稻谷一石。抵粟米二石。由海运津。最为便捷。且此项旱稻。可为谷种。若于京城设局。令农民赴局买种。每人不过一斗。以资种植。近畿本有旱稻。得此更可盛行。



将来畿辅有水之地。可种水稻。无水之地。可种旱稻。较之粟米高粱。其利数倍。应请 飭下户部酌定章程。知照盛京将军奉天府府尹。酌量搭成收捐。于京仓不无裨益。

一江西湖广之本色宜运也。前因江路不通。江西湖广。俱改折色。近汉口通商往来。洋船络绎不绝。江西湖广。俱系产米之区。米多而贱。若令仍征本色。民必乐从。照从前漕运旧章。由督抚粮道。派委员弁。以剥船运至汉口。兑交洋商轮船搭运赴津。先与洋商议定水。每石若干。从前河运漕粮。计数石而致一石。洋船运米之费。较之海运或多。较之河运必省。片帆利涉。直达天津。以从前轻费银两。为洋商水脚之费。如有不敷。由天津关洋税项下拨给。其督运押运米收米。仍照从前海运章程办理。议者必谓漕折解京。可放米折。公私两便。毋庸运本色。不知京师无粮。百姓坐困。虽有现银。饥不可食。应请 飭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户部妥议办理。一河南之漕折宜改也。河南向运本色。自上年因抚臣之请。改为折色。其时因有裨部库。暂准试行。然臣窃有虑者。漕粮既折。则漕船停运。旗丁水手。衣食无资。势必拆卖蓬桅。以资餬口。数年之后。船只荡然。欲再办河运。势必不能。从前江浙漕运。因海运全停。至今几无片板。舵工水手。散为盗贼。以致东南一带。贼势蔓延。已然之事。可为前鉴。臣之愚见。为此项船只。听其废坏。深为可惜。不若自本年仍征本色。尚可稍实京仓。若以为粟米弊多。可以漕折银两。于光州固始一带。产米之区。广为采买。仍由漕船均匀搭运。则此项船只。不至废坏。旗丁水手。衣食有资。凡事有行之近利。实有远害者。此类是也。应请 飭下户部妥议办理。

请办京师积谷片

沈葆楨

部臣所为惓惓于河运者。原谓海上设或有警。留此一运送。尚可为临时转漕之资。用意至深远也。臣以为事期有济。则议不厌详。运河径南北二千余里。其东去海均不过二三百里。谓海氛方炽。而滨海之地。均能帖然晏然。未见其确有把握。即使疆吏镇抚有术。纤尘不动。以十万石之米。计九阅月始达。所裨于京师军食者几何矣。未雨绸缪。似非积谷不可。米过三年。便朽不足食。而谷之晒干扇洁入仓者。可五十年。臣守广信时。见上饶县仓藏谷。嘉庆年间物也。迨同治元年。奉 命抚江右。以浙江军营采办集。广信米价为之骤贵。臣发仓谷平糴。数万石一日而尽。其所碾之米。色稍滞耳。质则如故。蒸之成饭。每升较新米可溢半。此藏谷耐久。臣所亲见焉而信其不诬者也。诚能由部慎选贤员。于津门设局收买。利之所在。人趋如鹜。商舶必闻风奔赴。匀年递积。款不甚巨。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粟支十年之效。不难逐渐而成。按籍可

稽。人心大有所恃。偶遇歉岁。推陈出新。与闾阎平价交易。市侩无所施其居奇伎俩。贫民之受赐。无有已时。较之费无数帑金以治不可必成之河。筹不可必通之运。其得失必有能辨之者。

请实行积谷疏咸丰元年

监察御史肇麟

窃前据两江督臣陆建瀛奏请劝捐乡谷一折。奉 旨允准通行在案。此诚未雨绸缪。利国利民之实政也。现今丰工未合。灾民嗷嗷待哺。 特旨折留南漕。 钦命大臣查办。 皇仁浩荡。感佩难名。夫国家之事。与其筹之于临时。不若筹之于未事。积谷其一端也。此事奉 旨在上年九月。徐州已被水灾。无从办理。而各州县果实力奉行。以该督所奏上元等县推之。即江苏一省。已当得数百万石。设遇灾年。即以民之所自积者。仍出而散之于民。贫者既得其实惠。富者亦保其身家。虽灾不灾。亦何敢上烦 圣虑。乃风闻外闲颇有私改积谷为积钱者。此臣以为大不便也。义仓之法。所谓便于民者。丰年聚之。凶年散之。或数乡公积。或各乡各积。出者既不伤财。劝者亦易为力。若改为积钱。无论谷价不一。或贵或贱。随时消长。既不画一。而不肖州县。往往借以填亏空。充私橐。或挖肉于绅士。暂时取之。乃久假而不归。或勒取于细民。怨嗟随之。亦罔然而不顾。州县安享其利。百姓即坐受其害。一县所捐。盈千累万。通报藩司。其势断不能再行请帑。而所捐之钱。已入于宦橐。不能复出。小民辗转沟壑之日。正有司若无闻见之时。各年放赈。所以动辄滋事也。或以为谷易霉变。不知春耕未熟之时。可以出陈。并可平减市价。秋收盖藏之日。可以易新。并无短伤折耗。此谷不虑其霉变也。或以为钱收于绅士。非收于官。不知官与民远。与绅近。每有公事。官绅时时聚议。其情殷桑梓。毅然不可犯者。不敢干以私矣。万一有不肖之绅士。与不肖之州县。臭味相合。表里为奸。官以绅为党援。绅藉官为影射。其弊尚可胜言哉。且本地无收。不得不取之于外来之米。商贾居奇。米珠薪桂。常有之事。即今山东江苏。虽发赈银数十万。而饥不可食。仍以易米。田庐既没。蓄积一空。外间商人之所贩运者。关津之重迭。水陆之经费。其价可以悬想。平时销之。至贵不过千钱。灾时买之。至贱亦加数倍。诚未知其利之所在也。况捐谷则有定制。田亩可稽。捐钱则无成规。弊端竞起。大儒如朱子。亦未闻倡捐钱之议。岂古人之智出今人下哉。古人为民今人为己。大类如此。斯事虽细。然奉行不倦。民气充盈。可以救荒灾。可以御盗贼。为益无穷。难以枚举。应请 旨飭下各直省督抚。严飭州县各官。确遵按亩起捐之例。无许以钱易谷。庶于 国计民生。两有裨益。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圣鉴训示。

买补常平仓谷并严禁积弊疏咸丰元年

朱应元

窃惟直省各州县建设常平仓。存贮谷石。常年例于青黄不接粮价较贵之时。各就地方情形。按成平糶。俟秋成粮价平减。买补还仓。遇有水旱偏灾。则酌量动碾。减价平糶。一俟年谷顺成。即行买补。酌盈济虚。法至善也。其有不及时依限买补足额者。查参议处。例有明文。乃近年州县亏空日多。非将仓谷私行变卖。即将谷价擅自侵挪。偶遇偏灾。几无措手。上司按籍而稽。谓有仓谷可以碾糶。责之州县。州县猝不能办。则祇凭一纸空文。饰词申覆。是有动碾之名。而无平糶之实。嗷嗷待哺者。已无实惠可沾。且仓谷既无可糶。即不免抑勒殷富出谷赈济。甚且从中染指。此近来州县之通病也。现当清查亏空之后。各州县应存谷价。当已追赔有着。亟宜飭令买补。以杜续亏。况值上年东南各省被水成灾。即有实存之谷。亦已碾糶无余。本年各省秋成告稔。粮价自必渐平。正可及时买补。其被灾较重之区。一时元气未复。或恐采买过多。有妨民食。亦宜察看情形。随时酌买。务令渐臻足额。以备不虞。惟采买之流弊。亦应预防。州县诡言采买。而以无为有。以少报多。虚销谷价。藉肥私橐。此侵冒之弊也。亦有借口采买。而派田产较多之户。承认代买。短给价值。责令赔补。或且勒缴应赔之价。复派他户承买。假公济私。扰累闾阎。此勒派之弊也。至如吏役之乘机需索。丁幕之扶同侵蚀。经纪之任意把持。种种弊端相因而至。是便民之政转致病民。尤不可不严行查禁也。相应请 旨飭下各直省督抚。转飭各州县。乘此年丰谷贱之时。将现存谷价。尽数买补。以实仓储。其有民食未裕。粮价转平之处。亦令随时体察情形。酌量买补。务期足额。并责成该管道府严密访查。如所属州县。有侵冒勒派。及纵容丁书人等籍端滋扰情弊。立即揭参。毋稍徇隐。嗣后仍按照定制。因地因时。分别成数。出陈易新。俾免日久霉变。则仓储足额。而水旱无虞矣。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圣鉴。

请飭积谷备荒疏光绪八年

监察御史邬纯嘏

窃为政必先足食。思患尤贵豫防。近年直晋豫秦四省。亢旱为灾。饥民流离失所。固由天灾流行。亦以备荒之道未讲也。查同治十二年。前河南巡抚钱鼎铭奏请积谷。奉 旨遵行在案。其法盖仿照常平社仓之意。取富岁之盈。济歉岁之乏。而皆民捐民办。一乡之中。积有成数。各存殷实之家。不假吏胥之手。法至善也。河南各州县。奉办甫有头绪。而后任抚臣不以为意。地方官亦置之不问。前数年岁屡不登。因所积有限。未能济事。论者惜之。今幸赖 皇太后 皇上圣德。感召休和。京师迭沛甘霖。山西一省亦普沾透雨。其余各省皆雨顺风调。秋禾可卜丰收。正可及时劝民积谷。以备荒歉。或谓大禘之

后。民间疮痍未复。不宜更议捐谷。不知民自捐之。民自积之。不啻取之内府。而藏之外府也。何害之有。或谓政在顺民情。积谷之法。必多窒碍难行。不知晋豫数年旱灾。道殣累累。弱肉强食。实为古今奇惨。身受者固不待言。即目耳闻者。亦皆有前车之鉴。今复为劝谕之。有不输将恐后者乎。所谓事半功倍者。正此时也。可否请旨飭令督抚酌量各省情形。一体仿照办理。毋任勒派。毋假胥吏。则岁岁所积。陈陈相因。一县有灾。他县可以相赙。一省有灾。他省可以相救。不费国帑。不朘民力。于国计民生。大有裨益。臣上年乞假回籍。亲流离之状。亟筹备豫之方。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东省办理积谷情形疏光绪八年

山东巡抚任道镕

窃维民为邦本。食为民天。岁时丰歉无常。防患贵于有备。臣历任江西浙江直隶等省。均经飭属劝办积谷。以资缓急。上年蒙恩补授斯缺。到任后。因查东省地瘠民贫。并无耕九余三之蓄。各属常平等仓。亦因年久动用无存。设遇凶荒。毫无补救。积谷一端。实为目前要务。当飭藩司崇保妥议章程。颁发各属。视县分之大小。定捐数之等差。通飭一体遵办。但求公平。不许抑勒。但期乐输。不计多寡。并先令清查户口。寓保甲于积谷之中。以期地方民生。两有裨益。计自劝办以来。据济南等十二府州属陆续禀报。邀同绅士。按庄查造户籍。先尽殷富。次及农商。设法劝捐。或听量力而输将。或按地亩而酌派。截至本年正月止。计共捐齐谷六十一万四千六百余石。每州县三千余石至一万四千余石不等。按照派数。多有盈余。各绅民见义勇为。足征人心风俗之厚。尚有捐未足额十余州县。约至麦后均可一律报齐。臣飭司分投委验。尚无虚捏情事。惟州县鲜有仓廩。仿照朱子当社立仓之法。各归各庄。暂存富家公所。选择本乡公正绅士妥为经营。仍分飭另筹建仓。量为归。以垂久远。此后岁事顺成。尚可年年增益。为图匮于丰之计。臣当体察情形。随时核实筹办。以仰副圣主轸念民依之至意。

东省办理积谷请飭认真查核疏

监察御史李肇锡

窃臣闻近来各直省讲求积谷。本朱子社仓之制而变通之。法良意美。诚未雨绸缪之至计。顾社仓第行于一乡。不得其人。法已虚立。况其在天下乎。今之议者。皆知积谷之利无穷。然或措置未善。则弊端之起。即在未见利之先。此不可不审思熟计者也。山东自同治八九年。前抚臣丁宝楨已飭各属举办其法。劝谕之始。官之。囤积之后。绅富司之。以民有者还之民。盖防侵蚀诸弊。意良是也。然如臣所闻。他处未可知。即以臣籍而论。诸城一邑。城关内外所积

之谷。不下数千石。十余年来。未值凶荒赈贷。亦未经出陈易新。而所入之粟。半归乌有。是以有用之民财。聚而耗诸无用之地也。不亦大可惜乎。今抚臣任道镕又复檄办。且以严法驭属。力求振作。足见其实心为民。无如民之耳目难欺。往往举前事为口实。辄生疑沮。即绳之以法。龟勉输将。而无征不信。不信弗从。使此次所办。仍如前次之毫无实际。则不惟徒多劳费。而以闾阎之盖藏。供官吏之粉饰。亦甚非立法之初心矣。臣愚以为行此政。必得其人。因其地。明其赏罚。而后可积谷。不藏之官而藏之民。非如州县仓储之有关考成也。惟无关考成。故视为具文。听其盈虚。夫食为民天。食耗则困。此而玩视。将何者不玩视。然保聚之责在州县。用人之责在大吏。果皆洁己奉公之牧令。孳孳以民事为急。则虽囤蓄在民。而稽核在官。锱铢取之。岂忍泥沙弃之乎。此所以贵得人也。以民所余。防民不足。必丰稔之地。民力方纾。若如去岁东省被水地方。元气未复。朝廷方下蠲除之诏。官府旋为积聚之谋。无论其无可出。即强使输之。而匮者益匮。支绌已莫救于目前。此等灾区。似宜从缓。俟丰岁再行劝集。取什一于狼戾之时。求水火于至足之地。民无不乐从者矣。至于积成之后。必举绅耆典守。而公正者多不喜事。孰甘任劳怨。其踊跃赴功者。大抵欲便私图耳。臣以为宜定考核功罪之法。或三年。或五年。必委廉干人员。盘验一次。无耗者赏。酌予花红扁额。缺额者罚。并令如数赔偿。不得含混蒙蔽。如地方官能随时整顿。一邑之内。存谷完好者。亦即奏请奖叙。否则记过参撤。庶有所劝惩。难者不畏其难。欺者莫售其欺。而惠被无穷矣。夫积谷原以为民。使谷积而无济于民。其谓何。惟不遽求利而弊必除。预防其弊而利乃久。行之东省而效。行之他省亦岂有不效。臣谨就管见所及。渎陈圣听。可否 飭下该抚核实办理。务令谷不虚糜。以重农储而备民食。是否有当。伏乞 圣鉴训示。

晋省善后存款悉数建仓积谷疏光绪八年

张之洞

窃惟山西善后事宜。端绪错杂。款目纠纷。猝难清理。臣到任后。察考故牍。遗阙甚多。迭飭司局详细开报。臣按款句稽。现经查明有所谓善后节省一款。为数甚巨。问所从来。大略有六。一报销既毕。如运局原领经费缴回之款。一四川捐局应支局费。一并解晋之款。一天津补解捐项尾零。并津贴斛费之款。一各省解项。长出余平之款。一各州县缴回原领牛马价之款。一蒙古捐马变价运粮口袋变价之款。通计共银二十二万八千余两。以上诸款。或专款尚存。或因事借动。今飭局员分查统核。得有此数。均在光绪六年善后报销第二案奏报司库所存积欠善后正款之外。该员等原拟俟善后用款完竣。再行归案附报。现经善后局司道查明详报前来。臣惟此项存款。虽系辗转节省而成。溯其所由。

当日委皆为周恤晋民而来。今日当为补助晋民而用。查晋省素患谷缺。仰食关洛。经传所载。与今日情事无殊。固本之计。莫如积谷。积谷之道。莫如多储而专壹。聚之壹。则稽核得实。储之多。则能御大患。晋省各州县仓谷。虽经曾国荃发款买补。现在通计止买至七成。分散畸零。仅备一区。无裨全局。仍非有大宗积储不可。阎敬铭过太原时。与臣谆切言之。考之古事。汉置敖仓于成皋。隋置黎阳仓于州。唐置洛口仓于巩县。集津仓于三门。皆于适中水次。储丰饶以备有事时。取给无穷。转般利便。晋省产谷之区。无如边外萨拉齐厅所属之包头镇。其地滨临黄河。商贾云集。边谷萃焉。其价常贱于内地什之五。浮河而下。千一百里达于碛口。碛口为汾州府通判所治。东距汾州。陆行二百八十里。南至蒲州。中径龙王赳起剥易舟。共水行千里。惟包头入内地。河无大船。受载有限。运费不轻。现拟派员在包头设局。视谷贱时收买存仓。视谷贵时以舟运至碛口。计卖谷一石。可运三石。碛口居民。多累石为以居。米商即以之屯粮。最为稳固。拟于碛口多建石仓以储之。谷盈于仓。即行封锢。可无侵盗之虞。即付碛口通判典守。并拨遣附近弁兵防。惟此项谷多款巨。得人为难。且急买则价踊。久驻则费多。查调署大同镇总兵张树屏。年来统军常驻包头。军律整肃。甚得吏民之心。该镇廉正密实。勇于任事。本年四月来省。臣与往复议论。知其有经纬。议及此举。规画井然。拟派明干之员。前赴包头。会同该镇察度情形办理。大端责成该镇。臣决其必无侵蚀浮冒之弊。该镇所部将校。足供任使而有余。可省局员薪费无算。而且以静待动。收买发运。操纵因时。见可则行。知难则止。期以两年。当可集事。有此高廩广储。万一晋省遇有急需。东由汾平。可达省垣。南下蒲津。可及边鄙。亦何至救朝饥而余数千里之遥。运一石而需数十锤之费。糜财旷时。致误事机哉。此策发之于阎敬铭。而赞之于张树屏。该两臣一为老成更事之论。一为熟悉边事之人。言之凿凿。理当不谬。臣愚以为备豫之道。无逾于此。且使巨款安置得宜。此时不致虚悬。而将来可收大用。统俟善后正款用竣。一汇案报销。

陕省捐建社仓已有成数疏光绪八年

陕西巡抚冯誉骥

窃惟积储之法。自管贾以后。论綦繁矣。至宋儒朱子本隋长孙平义仓之制。设立社仓。行之十四年。而条目始备。议者谓其要在地近人。人习其事。在城之专为备。不若在家之多所备。制莫有善于此者。后世时地异宜。因其制而变通之。本其意而推衍之。庶合足食之常经。即为救荒之长策。臣前供职京师。习闻光绪三四年间。陕省旱荒。振谷多购诸外省。泊五年。蒙 恩简授巡抚。于陛辞时。即陈明力筹积谷备荒之略。六年二月履任后。矻矻两年。始于积谷建仓。一律就绪。所以久未具奏者。良以其事本欲便民。而易于扰民。必有实

心以贯彻乎事之始终。一切委曲烦琐。剂合其宜。而又以实力持之。俾弊端胥剔。成效渐臻。庶稍可自信。否或浮鹜虚名。率开虚数。粗疏粉饰。非臣之所敢安也。臣前查陕省各属仓粮。业因振务散竣。流离之后。民少盖藏。其地皆高原大陆。土脉鲜滋。每遇暵干。即成灾歉。是仓储之设。宜视他省为亟矣。幸值是年夏禾丰稔。易于举行。经臣酌立简易章程。行司通饬遵办。其法谕令富户多捐。中户少捐。下户免捐。不准按粮按亩摊派。致启苛勒。所有粮色。无论稻粟麦豆。随其土地所产。均许捐交。其捐数若干。均暂存各乡附近公所。其收放均由公正殷实绅耆经理。不准假手吏胥。仍责成地方官年终盘验一次。以相询察。各属有一隅偏灾者。被灾各村俱令扣除不捐。仍量受灾轻重。在附近所存积谷。酌拨口粮接济。如斯者一年。绅民乐从。各属颇有捐积。盖富民稍减酒食燕会之需。即预为邻里乡党之助。贫民仍得自谋衣食。不困酒浆。则裒益胥均也。水乡多稻田之利。蔬圃有豆菽之饶。则取携甚易也。无分散之患。而人得以安其心。无转运之劳。而人得以省其力。则私计悉便也。绅民自为经理。可无蠹役之侵渔。官司相与稽查。亦系地方之责任。则公义益明也。灾年藉资散放。常岁仍继捐输。以一乡济一乡之众。以数岁救一岁之荒。不亟求取数之多。而期于积累不骤。冀见功之速。而要诸久长。此臣举办积储之初。筹思备至者也。惟是有谷而不筹其地。则湿变可虞。有地而不因其方。则取求难给。故劝捐必须建仓。建仓必须尚社。查陕省各属。向年间有社仓廩舍。悉为捻回各匪燔毁无存。随饬于七年续捐积粮项下。出三成变价。由该绅适中择地。各就人烟辏集。有堡寨可守之处。或新建义仓。或购置粮石。六七两年九十一厅州县。共捐存京斗稻粟麦豆八十万六千石有奇。计修建社仓一千六百余处。由司委员分投查验结报。确系实储在仓。并无捏饰情弊。六七两年各属被雹被水各村庄。穷黎大小人口。均得拨发口粮。绅民益乐仓储之有益。本年夏收中稔。仍愿输将。一俟捐数较丰。缓急稍有足恃。来年自可暂停。俾得休息。盖至社仓设。民不以为官事。而直以为家事。且不藏于家室之私。而藏于里社之公。其弊易除。其效亦易见。臣仍出示劝行节俭。禁止奢华。各存余粟于家。以防匮乏。至捐纳借放典守晒晾各事宜。并饬各厅州县。传谕绅耆。各就土俗所宜。妥议奏报。臣仍细加厘订。分饬照行。俾经永远。以期合乎朱子社仓事目之遗。盖通行之章程宜简。始无烦扰之虞。分立之条款宜详。始无挂漏之患。由是储蓄递年有增。规画随时渐扩。仓廩实而礼义兴。攘夺之祸潜消。仁让之风渐起。期以仰副 圣主惠保无疆。厚生正德之意。是臣所当次第经营。而不敢自限者耳。

论官理质谷疏

辛从益

窃查江西抚臣毓岱近有筹议民间质借谷石章程一折。奉朱批细心妥为之总期有益于民贫富两便方为至善也。仰见我皇上圣虑周详。惟恐抚臣有未谙民情土俗者。以爱民之意。而或成累民。因期以贫富两益。臣恭读之余。诚抃诚服。臣伏查抚臣原奏。以推广社仓成法为名。因民间向有私开谷押者。贫民得以物质谷。以谷典钱。其事甚便。遂欲令官为经理。庶奸民不得讹诈。贫民不敢拦抢。是其说虽曰调剂贫富。其意实专为防护富民也。然如其法。不惟于贫民无益。且于富民有害。大凡官多一令。即民多一累。民间买卖典质。缓急相通。日用常行。相安已久。无论贫富。皆知自计赢缩。自趋便利。惟其不关涉官府。所以相与无为也。今无故官为经理。欲照当铺之例。势必纷纷给帖。则吏胥门丁纸笔饭食之费。州县年节之规。名色迭出。既称富户。所取必多。纵使州县自守清廉。尚知约束。安保后任之不踵事增索。彼富民积谷虽多。亦欲自图安静。岂以富户自居。坐受官府之扰累。其必不乐领帖者情也。然官府既有领帖之令。事在必行。则不领官帖者。吏胥刁徒。必加禁制。必不准其典卖谷石。则必有土豪市侩。勾串书役。慨然领帖。以遂其垄断之私。官费既多索价必多。揽利必专。转使良善富民。有谷而不敢典卖。此其为富民害者一也。江西诸州县仓库。岂能尽实。往时有借买仓谷为名。向富民短价勒买者。既而不给其值。富民顾恤身家。往往入银代谷。以求解脱。今若使富民承领押帖。则凡官仓亏谷。必惟该富户是求。此其为富民害者二也。往时贫民乏谷。向富民典卖。东家讲价不定。尚可求之西家。典买之途甚宽。故贫民便之。今乃惟给有官帖者。始可交易。则其途甚狭。转使市侩领帖。得以居奇。坐制民食。民以物质谷。则昂其质价。与买贵无殊。民以钱赎谷。则多方刁勒。使不能如限取赎。此其为富民害。而因为贫民害者三也。

抚臣又曰。农民于新谷既登。贱价售人。迨春夏米贵。所储早罄。欲令农民于有谷时。赴富家质当。其意盖欲民毋卖谷。而祇许其当。以为谷尚可取赎也。此又不达民情矣。夫农民当有谷时。孰不思量入为出。除计口授食外。昏嫁日用一切。亦欲卖钱使用。凡典价祇可及卖价之半。譬如时价每卖八百文。如需钱八千使用。则祇卖十石已足。今若禁卖使典。祇得半价。势须出典二十石。方足应用。是使民无故而耗去二十石也。将何以资朝夕。又须按月加利。则何如径卖十石之为省乎。向来民间典谷。三年不赎则没入其本。其取息亦不过一二分。无多至三分者。今乃欲定以衣物典谷。每石加息谷三斗。以谷典钱。每月加利二分五厘。而又不得过一年之限。过则没入其本。取息既苛。限期又促。断难取赎。是以二十石之谷。止得半价。甫及一年而尽没之也。其累贫民实甚。臣所谓贫富交困者此也。臣又伏思抚臣所以必给官帖之意。为恐谷押家被人讹诈。及米贵时贫民沮米出境乘机拦抢也。臣查此二者皆不常有之事。遇荒



欺之岁。富民出谷典卖。价纵稍昂。贫民亦皆感悦。惟其贪利无厌。闭余长价。贫民求食不得。始而起怨詈。甚至抢夺者有之。若歉岁沮米出境。原贫民不得已之计。盖江西诸郡山多水少。产米既稀。西隔大庾诸岭。川广之米不通。一遇荒岁。惟藉本境之米以资生活。若富商图利装运出境。贫民起而拦阻者有之。盖欲其卖与本境耳。此二者。皆因有谷之家。为富不仁所致。非因卖谷而致然也。总在良有司善为劝导。俾富民毋闭余苛索。毋越境牟利。并出官谷赈。严禁强抢。则米价自平。民情自安。并不关官之给帖否也。若富户藉有官给行帖。居奇长价。强行运米出境。以致众心不服。激而生变。则尤为可虑。臣窃意州县中必有希图添设当行。可多收陋规者。遂托言调剂民食。怂恿抚臣入奏。抑或有地方豪猾。勾串吏胥。悉图给帖开行。盘踞重利。州县受其朦蔽。亦未可知。要皆病民之事也。臣愚以为封疆大吏宜总大纲。因民所利。去民所恶。买卖一切。宜听其自便。况现在民间典卖谷石。本属相安。譬人本无病。而投以药剂。必转滋其害。臣籍隶江西。仰体我皇上勤求民隐。安富贫之至意。见闻所及。不敢不竭其愚忱。谨奏。

#### 道府稟拟广仁仓各条批

胡林翼

愚意天下形势之要。除刻下武昌省城。应储谷石以备城守外。至要之地。莫如荆州襄阳。此所以愿舍一成之厘。而期为襄阳三年之蓄也。细阅清单酌拟各条。均有可采。亦有可拟。惟所拟广仁仓存谷石议定由府一手经理宜入交代以垂永久一条。查从来常平仓谷。一入交代。则经年累月。盘查无期。甚或历官数任。历时十数载。仍事悬搁者。比比皆是。现值立法之始。固不致蹈此恶习。然弊防其渐。自宜责成经管知府。遇交卸时。项目移交。由后任官限十日内盘收结报。如有亏短。责成本管官赔补。不得诿之经手书役。致归无着。其盘量之费。即由前任官认捐。以免推诿。又所拟广仁仓应委员经理签差派书役看管一条。查委员书役。既分别酌给薪水。责成专管。即有主守之责。如有偷漏各情。应先责令知府赔缴。再于经手官吏名下着追。仍照监守自盗律科罪。庶使触目警心。不致故犯。其捐给经费一节。亦应酌减。以期有常。又酌拟广仁仓存谷石宜仿照州县常平等仓出陈易新以免日久霉烂一条。查出陈易新。流弊滋大。此法行之于民间。尚多弊窦。他非所论也。盖谷一出仓。权即操之经手之人。试问经手者果皆公正殷实者乎。窃恐有出无入。以铢积寸累之谷。徒耗于假公济私之人。由因循而寢成侵蚀。法令亦有时而穷。此条断不可行。应无庸议。又酌拟出糶仓谷直就本地糶卖一条。查发典生息。名曰留备买谷还仓之用。诚恐临到买谷之时。地方官已藉因公急需全数提用矣。楚省发典生息之法。何止亿万。此时全归乌有。即其明证。此节亦无庸议。又酌拟采买仓谷宜选派

公正绅耆承办不准假手官吏丁书一条。查新设四廩。储谷约三万石。以丰稔之年价值科之。每仓石需钱八九百文。约需钱二万六七千串。储谷愈多。经理愈难。即将来交卸盘量。亦多需时日。不若定以限制。准以一万石为率。其一成厘金。除买足谷一万石外。仍全充军饷解省。不准该道府扣存分文。以免虚糜。再此案专为城守御侮起见。应归督抚藩臬襄阳道府再查支放。其如何明定章程。互相稽核。以杜侵蚀之处。仰两司逐条确核妥议。

通飭办理积谷札同治九年

山东巡抚丁宝楨

照得东省八九两年。均因冬春两季。雨雪稀少。二麦歉收。东府及曹沂各属。尚可支持。而济东泰武兗济临五府二州。百姓转徙流离。甚至鬻子弃妻者。所在多有。目击困苦情形。实堪悯恻。犹幸该两年五月以后。甘霖渥霈。合省普沾。是以高粱小米。晚谷豆子。尚有收成。此皆天心仁爱。不忍困我小民。本部院忝任司牧。不能修明刑政。感召和甘。乃致旱灾迭见。貽害生灵。疚心曷极。惟思天灾流行。何时蔑有。全在绸缪未雨。庶几有备无患。查东省民情。多事牟利。不讲盖藏。每遇丰收之年。所有麦米豆粱。率多及时贱卖。殊不知积谷防饥。古人所谓耕三余一耕九余三者。即是预备救荒之意。现在连年迭遭荒旱。前车可鉴。岂可不预为筹及。无如无知之辈。不为久远之图。动辄谓年岁凶歉。可以请缓请赈。试思现值经费短绌。姑无论请赈不能骤发巨款。即或筹发一二。而一家之所得无几。地方官民。已不胜其转运奔走之苦。况一经办赈。徒饱胥吏之橐。而百姓之沾实惠。十无一二。究于民生何济。本部院深鉴于八九两年之春旱。惩前毖后。亟思举行积谷之法。与百姓共谋身家。而转念此事。非得廉正勤明之地方官。决不能办理。即或地方官志在为民。事事踏实。毫不假手胥吏。而不能不借用绅士。又恐绅士之中。不能秉公洁己。或藉此高下其手。多寡不均。甚至假公济私。攘窃肥己。百姓未受积谷之利。先受积谷之害。欲养民而转以扰民累民。是以欲行辄止者再四。因思本部院王戌年任湖南长沙府时。其年春收歉薄。谷价腾贵。力办平糶之政。地方幸而得安。嗣秋收时年岁颇丰。因创为积谷之举。传集公正绅耆。与之认真举办。未及一月内。府属具报积谷者。已有十二万数千石。极为踊跃。当复通禀上台。推行各府。一律照办。次年查明通省各州具报明积存之谷。共有八十余万石。是年湘省水荒。民间皆赖此谷。不致颠连。闻至今仍复举行不改。是积谷之法。办理已有成效。本部院前数年亲身行之而获利者。至此而不敢施行。是岂湘省之官吏皆勤廉。而东省之官吏皆贪惰乎。是岂湘省之绅耆皆公正。而东省之绅耆皆私曲乎。是岂湘省之人民皆知自保身家。而东省之人民皆不思自顾身家乎。言念及此。益用慨然。然而本部院痛惩前害。必当远谋。虽东省之地方官不能皆

尽心民事。然亦必有一二能自振作者。虽东省之士民不皆知保顾身家。然亦必有一二能知自爱者。即本部院作一日官。亦当作一日事。尽一日心。决不能因噎废食。为此札仰该道即便转饬各属。自行筹计所有积谷之法。是否能振刷精神。清白操守。竭力设法举办。如能实尽心力。以民命为重。认真举办。即各将所属地方。应如何办理尽善。能否办有实效。不扰一民。先行筹定办理章程。核明饬遵。倘不能实力举办。及虽举办而精力不能照应。徒使地方胥吏地保以及刁生劣监从中假借渔利肥身者。即毋庸议。不得勉强塞责。贻累民生。至各属如有禀报举办之处。该地方官绅如能办理得实。定当从优奖励。倘查出有分毫营私舞弊情事。立即从严参办。毋违。此札。

### 扶持保义仓约规条附

#### 甘扬声

孔子曰。凡事豫则立。盖天下之事。豫为之虽平庸无奇。自有神明莫测之用。急猝为之。虽古人已见之效。亦竭蹶而难行。而于救荒为尤甚。古之行荒政言荒策者不一。其权多操于上。非下所得为。若在下所得为。不可不豫为者。则义仓是也。长安乡扶持保共五村。居民不及三百家。乙酉辛卯壬辰三岁饥馑。予曾平价糴谷。以为五村保米。五村赖以无虞。然一人为之。不若众人之为。一人之有不可恃。众人之蓄则可久。而众人于临时。又不若为之于先时。以为之于临时。苦于贫窶而无措。为之于先时。则随事撙节。可以留余也。予考昔人成法。参以人情土俗。录为规条。捐谷钱若干。以为诸君倡。望诸君因此年谷顺成。随贫随富。力行节俭。积二三年钱谷。以成此举。庶遇荒歉之岁。不致忍饥。积至五年十年后。则仓有储粮。同保各家。永享丰亨之庆矣。

一裕仓本。同保约三百家。必积谷六百石。钱六十千。上户捐谷以数十石计。下户以数桶计。钱以几千几百计。先于簿上书捐数。分三限全交。钱必大。谷必干必净。首事收钱谷后。即登总簿。钱随时出借。息周年二分。谷遇春间有缺食者。亦准出借。秋收后加息二分纳还。或还而湿恶不堪者不收。着其另换。仍注册罚。以后不准再借。十年以后。谷本既足。取息一分。十五年以后。息谷有余。拨还各家所捐谷本。数年零积者。十五年后整收之。贫人可抵正务之需。富户足为高深之助。亦古人积金会之意也。

一建仓屋。仓以防盗避火为要。须于附近村庄高敞处所建立。但一时难以猝办。现在敝祠有仓可以借用。或借库上仓廩。或买保中空房改建。且本保共奉福神。急需建庙。将来即于庙内建仓。尤一举而两得也。

一择仓正。任事之人。最为难得。贫者拮据口食而不暇为。富者经营家计而不为。且喜事者未必堪充。堪充者未必喜事。虽然。义仓之设。为贫计亦为富计也。盖义仓既立。可免饥饿。可杜抢夺。利莫大焉。今特举家道殷实明敏忠

信二人为仓正。以总其成。年力强壮办事敏慎四人为仓副。同司其事。仓正必二人者。或一人有事。可以替换。或仓务繁难。必须多人经理。许正副诸君公请人帮之。务期心协力。斟酌尽善。勿执幻以启争端。勿偏私以徇情面。则仓事可大而可久矣。

一编户口。 五保人户。无不周知。然必须全登册籍。某保共烟几户。某户共人几口。一一于册上注明。日后户有迁移。口有增添。须于次年正月十六日。本户报仓注册。添男丁者。下户出喜谷五斗。中上户递相加倍。外村移来者。下户出喜谷一桶。中上户劝其从厚捐输。不愿入者不强。惟册上无名。将来不准余借仓谷。外来闲人。迹可疑不准容留。执役佣工住屋多年者。许余不许借。

一劝捐输。 现在各户捐谷不多。须日有所增。庶积小可以高大。今议保中人户。或子为父母庆寿。随力随意入谷义仓。求嗣许愿者。即于福神前拜祷。许谷若干。粘单于壁。俛得生子。即如数入谷于仓。有病祈求者亦如之。收谷后俱于簿上书某户捐谷数目。或有殴争辨事。可调处者。理亏之人。情愿助谷。免其究理。与以义捐美名。未始非随缘鼓舞之一法也。

一制仓桶。 乡规每石四桶。每桶十斗。每斗三升。仓中宜制较正木桶二个。竹升二个。口面俱嵌铁。四旁大书义仓二字。谷米出入画一。仓副执平量。不得少有参差。或磨米出粿。计口分给。每日大口米一升。小口减半可也。已过十五元旦者为大口。未过十五元旦者为小口。男女同。

一定仓期。 朱子社仓之谷。夏闲贷与人户。冬闲纳还。愿贷者出息二分。逐年依此敛散。今宜仿而行之。其出借分两期。一于清明前三日。一于夏至前三日。收还亦分两期。一于立秋后五日。一于立冬后五日。以一百二十日为满。限三日全清。过期者罚。日后不准再借。如交谷湿恶者罚同。遇丰年无人愿借。或于夏至前后。与同事人妥议。将谷出粿一半。或三分之二。断断不可全粿。所粿之钱。存贮仓正家。立秋时即速买补。或价昂难买。即将钱出借。如存钱过二月。仍照出借之例算息。以杜侵挪。若谷可久留。不如不粿为愈。大荒则宜借粿并行。以一斗一升。借太零星故也。万一人户十分贫苦。及鳏寡孤独。既不能借。又无钱余。则宜临时同众酌议赈济。然非大荒之年不可。

一除仓蠹。 义仓所以救饥。乃积之数年。而坏之一旦。非蠹之为害乎。蠹者何。借而不还者也。金华义仓约。无居止有艺人不借。清江义仓约。素号游手及虽业农而懒惰顽慢者不借。古人之慎于出借如此。盖恐其失谷本耳。然而人情难言矣。我以彼为无居止。彼借住人屋。而以为有居止也。我以彼为有艺。彼以为艺不足供家也。我以彼为游手懒惰。彼以为终日勤劳。而管仓人刻薄无情也。欺饰百端。口众我寡。且迁徙盛衰。人所常有。能保借者之一一皆还耶

。今有制蠹之法。借谷者。必先纳衣物山田塘屋。照估卖立约。衣裳铜锡等项。照典铺以十抵六。同本人就簿开写件数。所立文约封存。封面写某人文约一纸。衣裳等件。绳捆吊票存仓。凡所质物。祇登流水簿。不给执照。收谷时。本利不欠。方准发还原质。如少欠留质勒补。多欠即以所质物发卖。借钱者同。借谷以一百二十日为满限。借谷者不过五石。借钱者不过十千。此为久远之计。不容不慎。

一定谷价。 仓谷以备匮乏。非以赈贫穷。减价太多。纵博忠厚之名。实滋囤贩之弊。不如照棗时市价。米每斗减价三文。谷每石减价六十文。俱一色制钱。借谷受当。照此核算。开仓后。市价或昂。仓价仍旧。不得增长。

一酌仓用。 仓中逐年纸张。及修整屋宇。仓正副及动用看守人等食用工价。并祭祀香烛仪馔。诸公同订为定式。于簿上载明某事准用钱若干。一切浮费。概从节省。使经久可行。

一立仓簿。 每保各置捐钱谷簿一本。户口册一本。各保管事人收存仓内。公置收捐钱谷簿二本。户口总册二本。用钱谷簿二本。规条器用各件簿二本。典当文约流水簿二本。其簿俱用钳缝图章。其一仓正掌之。其一仓副轮掌。以杜暧昧不明。及防水火意外之事。其逐年棗借用度各帐。俱于每年冬至后一日。仓正着看仓者。知会共事诸人。仓内预备茶饭。用四盘两碗酒二壶。公同开具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四柱清数。验明存仓钱谷各物。核算登总。将各簿收贮二小箱。仍一存仓正。一存仓副。或有遗漏错误。彼此互相稽查。切莫瞻徇情面。致滋弊混。

一严典守。 义仓既设。则典守宜严。仓正副于收谷后封仓。每月验过一次。谷以救饥。不许颗粒挪移别用。仓廩宜雇人看管。恐有狗盗鼠窃。或仓在福神庙内。则以庙子主之。仓内各器具。不得毁坏及借出他用。如有损失。着看仓人赔补。

以上十二条。皆准情酌理。杜渐防微。但有治人无治法。望仓正仓副诸君。矢公矢慎。善始善终。合五保为一家。蔼然有兄弟之亲。任恤之谊。行之既久。神明佑助。福禄骈臻。吾可为诸君预祝矣。

成都省城劝积储示章程附

王廷植

照得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川省被贼扰害。业已四年。现在发匪又窜川疆。城守亟宜预筹。昔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不能守也。省城为根本重地。人烟稠密。城内外竟无粮行。惟恃肩挑米贩进城。各铺户随时买食。竟无旬日之藏。偶遇城门有警。难免束手无策。现奉总督部堂札飭。本署道清查旧存仓谷。并以本署道前在川东任内办理积谷。甚为妥

善。省城可以仿照办理。本署道窃查明周台公积谷之法。系查照家业贖本。分别上中下户。积谷若干。即在本家收储。报官查验。其米仍系各家私物。官不得取用半粒。谓之官督私藏。一遇有警。城门关闭。即可自食。并准其照昂价出糶。立法诚为至善。现经会商藩台暨首府两县并委员局绅等。仿照办理。已将章程另行刊刻颁示。为此示谕阖城商民人等知悉。此系民间自积自藏。自食自用。储之于家。并非输之于官。须人人乐从。家家愿办。藏之多者。可以获厚利。存之少者。可以活家口。务必遵照章程。认真举办。毋负地方官为民谋食之意。是为至要。切切。特示。

### 章程二十条

一办理积储。即归福建馆团练局官绅。分派各街首人经理。毋庸另行设局。以节糜费。

一成华两县仓谷。及去年发银采买之谷。原为有警时。守城兵勇团民计口分食。其余商民。俱令自行置备。因恐彼时无米可买。所以此时劝令商民。自行积储。

一此次积储。专备警急之用。如贼匪逼近。米担不能进城。方准食用。俟军务告竣。地方一律肃清。撤局时。或食或卖。悉听自便。

一各衙门食口最繁。如遇有警时。尽在城中购买。则民食不免缺乏。此次积储。应由各衙门先为之倡。

一此次积储。惟以铺户为大宗。向来囤积居奇。本干例禁。原恐奸商射利。民间食贵。此次积储。不在例禁之列。凡铺商本金多者。分十成之一二贩买积储。倘遇兵荒有警。米价必昂。听其照昂价出卖。若兵粮不足。官向买用。必须照时价先给银两。不得短欠分文。米多时存米少时食米贱时买。米贵时卖。虽是官督。实则商民自为买卖。至于储谷多者。须置备甬子多架。以便临时应用。

一积谷积米。应听民便。惟谷则便于存储。而食卖不便。米则便于食卖。而存储不便。此次积储。不如俱用粗米。凡遇甬而不碓之米。无事之时。有力之家。多不吃食。若至警急时。则粗米亦成珠颗矣。平时存之。可以经久。临时食之。可以经饱。是一举两便也。

一富商大铺。及坐拥重资者。或积数十石积数百石。另为开单劝谕。酌定数目。注册存查。一计口积米。每一市石。计可作两人二月之食。大户积二十石。可食四十人。次户积十石。可食二十人。中户积五石。可食十人。其小户以及穷民不能自食者。听其自便。

一积米数石至二十石以内者。为数尚少。务须积存粗米。

一积米在二十石以外。存放本家本铺者。或积米在二十石以内。如愿合街邻

放存公仓者。准其加倍积谷。

一各省会馆。地方俱极宽敞。应责成公建仓廩多所。本省绅商谷米。即可汇总存储。即公同雇人看管。如存在本铺本家者。亦听其便。

一城内各庙宇庵观寺院。地方宽敞。均可囤积米石。应由本街商民公举首人。自向看守之人借租。毋令多索钱文。

一每街联合各户谷米。共储公仓。如大街户多。即分段储仓。悉听其便。

一铺户住户谷米。或存在本家。或存在会馆。或存在庙宇公所。俱须于票内注明。应派本街绅首。照票查验。不与各街门书差相干。

一附城并无寨堡。乡闲粮户。多有般运谷米进城者。应分别积米若干石。食米若干石。其所积之米。如不能久储。随时食用。必须随时补足。

一每人每日约食盐三钱。计一百日需盐二觔。应议成华两县盐商。储盐十万觔。不过需银二三千两。临警时。按照时价。接济守城兵勇团民之食。至于各铺各户。须先自行买备。应每人储盐二觔。家有十人。储盐二十觔。家有二十人。储盐四十觔。照此递推。免至临时缺食。

一油蜡关系甚要。应议城内各当铺。每家储菜油桐油一万觔。白蜡一千觔。不过约银六七百两。临警时。准其增价发卖。

一煤炭柴草。各户各铺。宜多买备。以免临警缺乏。

一以上积米积谷积油蜡积盐煤。俱限于五六月内劝定数目注册。于七八月内买运进城。

一周台公积粮法。有坐以数目。限以时日。严以稽查。三条。此次各铺各户积储。或自认数目。或劝添数目。俱依限注簿。依限买备。由各街绅首照簿查验。如城门有警。候官出示。方准食用。倘有积不照数。迟不如限。用不禀官。查出。照所欠之数。罚入义仓。以充守城团民。并鳏寡孤独之人食用。仍勒限催补完数。

以上章程。如有不便于商民之处。仍可到局会商。变通办理。万勿因循自误为要。现奉督宪面谕。飭令城内安设碓房。所有谷囤米贩。俱令般移进城。则民食更为充裕。应即迅速举办。切切再谕。

资州社仓示

牛树梅

为剔除社仓积弊。以济民食以免累害事。照得资州地方。共有社仓若干处。积谷二万数千石。以之济青黄不接。备凶歉偶告。实千万人身家性命所系。乃法久弊生。亏空累累。黠者得利。朴者受累。以致承管无人。年年兴讼。良法美意。几何不反成厉阶乎。现在年丰谷贱。弥补尚易。故自春前预示。秋深盘查。原期整顿齐全之后。在城乡诸君子设法护持。保此勿替。谨将所定章程。与

访知利弊。开列于后。

一社仓听民经理。不准无故盘查。以杜书役需索也。查川省社仓。每遇新官到任。及新旧社首交接时。盘查一次。书差下乡饭食盘费。在所不免。甚有藉此需索。苦累社首。以致民间视为畏途。不敢涉手。查定例。社谷听民间互相办理。不必官为经理。应请嗣后地方官到任。祇须查传各社首进城具结。其饬差盘查社仓之处。永行禁革。即新旧社首交接之际。亦祇须责成新旧社首。自行盘查清楚。赴县具结存案。不必派拨书役下乡监盘。亦不准无故盘查。需索费用。

一乡里应将大粮户公同开报。以便检查也。查前藩宪董通饬里甲。将条粮最多之户。公同注立一册。按年挨次承充。以免推诿。其例得借领社谷各户。亦列于册后。其间迁移长落。随时官立案。并因社首无制人之权。每被估借挟制。饬令每年多举社首数人。帮同照理等因。可谓至详尽矣。惟法颇繁密。是以遵行难久。今拟略为变通。查向来报换社首时。必有数人出名公举。嗣后应请饬令公举之人。即为协管之人。如有亏短。公同赔垫。如此则社首之任轻。而协管之心齐。奸顽之户。自不敢肆行挟制矣。盖犹是帮办。令其多举社首则难。就其公举之人并用之则易。惟公举之人。必得正直绅粮。方可协管。应令乡里各将条粮较多素行正直者。详悉开报一册。其每年公举之人。总不出乎册内注名之人。至于花户之应借给不应借给者。俱听社首与协管者。临时斟酌。不必户户开注。以归简便。

一社首应给戳记。以示优待也。社首既有经理之责。遇有官事件。若概令亲身投递。必致奔走糜费。或不肖书吏。任意延捺。久令守候。非所以示体恤也。应由地方官给木戳。刊明某处社首字样。凡有官事件。即知会协管者用戳。遣人呈。于每年交替时。递相接领。以专责成。其有不关社仓事。不得混用。违者究惩。

一社首事。一切去其费累。以免赔垫也。查向来社首之累。不止盘查为然。凡有顽户抗拖。理宜追。第念一经官。其能否追齐。尚未可知。而已多一番讼累。以此忍气吞声。拖延赔垫。社首缩首。则顽户愈相效尤。此亏短之所以日甚也。今协管人众。花户自知敛戢。万一仍有刁劣之人。估借抗还。则官为作主。但令社首自书一禀。加印戳记。遣人投递。立予签追。随到随审。一切开单送案。勿令花费分文。庶社首不惮其难。而顽户有所畏惧。

一新充社首祇就现在实贮之数接手经管。以免畏累也。查社仓易于亏短者。每由无粮之人。于开仓时率众估借。当时虽有保借之人。非串保串借。即估令具保。及至催纳不齐。无人敢于接管。年复一年。愈亏愈多。欲求脱身而不得。嗣后应令接充社首与协管之人。祇将现在实贮之数。查明接管。作为正数。其



民欠未完之谷。查催有著者。完纳一石。即作一石实贮。其实在无着。与力不能完者。旧社首能赔甚善。如实在力不能赔者。酌量豁免。不与新社首相干。自不致人皆畏累不前。

一接充社首赴县具任状应归简便也。查社首一年一换。宜以二月初为率。新旧交代。务同协管之人齐集仓所。将仓谷逐一尽量。旧社首以交谷甘结为换状。新社首以接收谷石无亏甘结并收明木戳为任状。自行赴县投递存案。不准差传滋累。一绅衿及在官书吏。应一体充当社首。以免推诿也。查绅衿与在官书吏。例得优免差徭。原因催粮等事。应协差役。不便同行。至书吏在官办公。不能分身。是以亦准优免差徭。至于社首。本属体面人应办之事。上年曾经藩宪董饬令地方官优以礼貌。可见社首并非贱役。从前恐有盘查具结之扰。评讼守候之费。今已层层厘剔。弊累一空。并经通饬刻给木戳。遇有应事件。祇须加戳记遣人代投。更无奔走之劳。其或事关重大。不能分身。不妨令弟兄子侄辈代办。况有协管之人。帮同办理。亦何惮而不为。嗣后应充社首之粮户。无论绅士书吏。均当承充。不得推诿。

一青黄不接出借社谷。应预定日期也。应行出借之时。社首与协管者。先期出帖。传知花户。分期领谷。勿致拥挤。并各注明保户。且保户必得有田产殷实者。方准借给。放借以十日为率。收纳以十二日为率。如违限不纳。社首即官差催。如再抗延不完。拘案押追。不令社首守候。如此办理。万不至有拖欠不完之户。

一收还社谷应照例加息也。查社谷定例加一收息。并存于仓。作为正谷存案。则按年算数。积数愈多。责任愈重。把持愈多。即畏累者愈甚。而社仓应用之事。反多掣肘。嗣后应请所收息谷。毋庸报数存案。惟另立簿。凭众算帐。听民自管。其有修补仓廩。人工鼠耗。以及放收时茶水饭食等项。均准予息谷内扣算支销。勿致浮冒。除支销外。其余息谷另贮。年年积累。或更买田保仓。则粮本愈固。推用愈广。如有地方应兴公事。如夫马义学堰潴桥梁等事。亦可取给于此。而为益无穷。

### 弊条

一社首非人。吞蚀耗散。甲众徇情。不究。书差得贿。代写满结。此亏短由社首者。弊一。以后社首。须由正直绅粮出名公举。公举之人。即与社首协同经管。有亏则公同赔出。不能专问社首。如书差串弊者。追赃责革。

一花户借谷。每有无耻绅粮。奸顽土棍。随同估借。恶状百出。当其借谷时。即不作还仓之想。以致小户效尤。互相抗推。社首将欲追。反多讼费。忍气吞声。拖延赔垫。一切社仓诸弊。由此酿成者。十之七八。此亏短之由顽户者。弊二。以后借谷。须取妥保。仍凭绅耆社首。酌给多寡。不得估借足数。如

本年不还。次年贴名公所。不准再借其能还不还者。社首祇用白头呈一张。当堂投递。立予签追。一切开单送审。不许花费分文。庶社首无所畏难。而奸民有所顾忌。

一每年报替社首。放借仓谷等事。衙门用费。动辄数缗。其有仓谷亏短者。更须暗用重费。方得朦用满结。以致愈亏愈深。此亏短之由衙门者。弊三。以后报替社首。祇准出纸笔费二百文。放借请示还仓具结。祇准一百文。官如亲盘。夫马自备。或遣书差。给予饭钱而已。

一每年报替放借等事。必须传同牌众议。但社首传帖。必办酒食。而一二把持之徒。故意不到。使众不敢定议。一次不到。改期又请。至再至三。或此允彼。酒食花费。所累无穷。此亏短之由请客者。弊四。以后社首传帖。只备烟茶。不准酒饭。祇须乡长甲长。及三五老成公正人。议定即行。其有藉端滋扰者。指名究。

一有谷无仓者。粮户分领。各贮各家。不特非立仓本意。而且贫富无常。数年之后。难保齐全。此亏短之由无仓者。弊五。以后定限于本年内。各乡各修仓廩。移贮于仓。

### 利条

一向来管仓视为畏途。以致公正绅粮不出头。祇得强报朴讷无能之人充数。或任奸黠喜事之辈自行钻充。试思为社首者。诚能经理得宜。上宣 朝廷之德意。下济贫民之饥荒。士君子家居闲处。为 国为民。无所藉手。此正小试经济之一端。实属隆重。而顾委诸庸琐之辈乎。岂知报户部额谷。不容亏短。一旦奉文清查。终须甲内大粮户按名分赔。不容躲避。与其受无名拖累。何如自行出头。众擎其手之为愈乎。况本署州于社仓赔累之故。力为剔除。当亦无所畏难。何不踊跃承任之。即或另报社首。专司出纳。亦须绅士大粮户公举公管。勿令社首独擅。其有奸顽之户。估借把持。社首不能制服者。公同究。庶花户不至累社首。而社首亦不至累众人。如此则贤者任事。诸弊不生。利一。

一社仓本意。不止备荒。原欲于每年青黄不接之时。减息出借。接济穷人。近日多以易放难收。不敢出借。虽可免社首之害。而不能为众人之利。今如所示诸条。拖欠之弊。既可无虞。放借之事。仍可举行。或春夏减价出卖。秋后即以所卖之价。买谷还仓。以陈易新。本息在手。亦无不可。惟或借或卖。均须耐烦经理。务令甲内贫户。均沾实惠。此实设立社仓之本意。利二。

一每年放借。原有加一还仓之息。例应一并存仓。作为正数存案。本署州核定以后。此项息谷。不必列于正额。惟另立簿。凭众算帐。除社首工力与一切支用之外。其余息谷另存。年年积累。可充以前所议公事用。惟不准演戏赛神词讼燕会等无益之费。如此则岁久利多。为益无穷。而社首亦不受人侵吞息谷

之挟制。利三。

一每年收谷上仓。总以九月十五为止其放借之时。有愿官请示者。有不愿请示者。均听自便。祇须九月以后。有谷足数而已。如此则官督私藏。上下均无掣肘之虞。利四。

以上各条。姑就本署州所知者。逐一拈出。为图匮于丰。万一年饥。不至贫民扰富。此久安长治之善道也。盖兴养立教。皆守土者之责。而行之必在得人。如公正绅粮。同心协力。于民间现有之谷。详审收放。则受益无穷矣。

### 宝庆府义仓记代

彭洋中

宝庆自道光壬辰十余年间。四动大兵。其祸实自阻米始。奸民遇岁小侵。相率沿江设阻。借口保境。横索暴攘。动辄数千百人。已而村氓效之。劫仓掠户。势若汹汹。由是纠结之习成。而悖乱之祸作。虽旋就夷灭。已不胜其害矣。余以庚戌四月。权守是郡。时新宁逆氛甫息。余条举善后事。既访捕诸党恶寘之法。乃谕民按亩捐谷。建社仓于乡。而于郡城通判废署左辟地为义仓。募民输谷二百石以上钱二百缗以上者。详请奖叙如例。盖社仓主分济。义仓主兼及也。以属其事于邵阳学训导彭洋中。邵阳典史吴士斌。仓为屋四重。重十二间。间三为廡。额以孝友睦任康乐和亲安平。周以重垣。中建仓神庙。门廊守舍皆具。始庚戌十月。讫工辛亥三月。材坚工固。规制宏备。共费钱若干万。先后得谷一万五千石。始郡人颇疑太守储谷无用之地也。壬子四月。粤寇自桂林犯楚。环躡郡界南东北千余里。严守御者凡八阅月。岁又大旱。贼侦知兵食皆有备。而境内不逞。亦得无窃发以应贼者。遂以无事。明年春大饥。时社仓尚未并兴。既符县。常平仓不足。令愿贷义仓者出息什二。于是公私远近均济。农民大悦。向之阻米者无所借口。而疑储谷无用者。至是乃恍然于其大用也。是秋大有年。贷者皆偿如约。情于于。愿自今夏贷冬敛。岁以为常。什二之收。月增岁衍。益广储蓄。则受赐无既矣。余惟义仓以辅社谷常平之所不及。而敛放必仿朱子社仓之法。其不幸小饥弛息之半。大饥尽蠲其息。尤为可久之策。然其要亦顾司其事者之为何如人耳。得其人。则如朱子之于崇安。以官粟六百斛。幸诸刘佐之。积十四年。遂使一乡四十五里之人。虽凶年而不乏食。不得其人。则魏元履长滩社仓。自失元履。遂使粟腐于仓。民饥于室。盖至请赈以发。出内之际。阴欺显夺。所得糠居半。而责偿精凿。候伺亡失诸费。往往过倍。有如朱子长滩仓记所云者。其弊尚可胜言哉。夫积储以备凶荒。而宝庆尤不独备荒已也。诚使经久无弊。积储愈充。以塞祸机之原。而成风俗之厚。郡之人因以免于震扰夷灭之祸。而司其事与官斯土者。亦阴受其庇焉。岂不懿欤。而不然者。又岂有独利也。子实生我。而谓子媵我以生。况乡人按亩升斗之

捐。则而效之。将必次第举行。共期于可久。则惟后之君子。其益相与讲求仓之利病。以为郡人无穷之计。是则区区之所厚望也夫。谨述其本末为之记。而牖列条约于其后。

一慎择首事经理。总理一人。分理二人。总理一年更替。公举绅耆中品端识明者。官为关请。分理则于诸典肆中。每年轮二典为之。互相纠察。由府订给印簿。每岁出内之数。悉登于簿。凡总理分理交代。凭众将仓谷晒扬车净。验量实在若干。接管者书领字于簿。而告于府。年清年款。有亏短。责原管三人赔还。接管者徇情受代。下次算出。即着赔还。抗违者均告官惩追。总理每岁薪水若干。分理每岁贷谷一百石而免其息。

一严定收放章程。每岁夏至前后。分三期发借。每石二分收息。小饥免息之半。大饥全蠲其息。而先以告之府。借者邀殷实的保。亲书借约。秋分后。分三期用原斗原色量还。不得以私帐抵赖拖欠。违者保人赔还。否则告官追究。游惰闲民及外来不明之人不许借。凡借。每户不得过若干石。岁凶。有为一都一甲总借者。一都不得过若干石。一甲不得过若干石。主借者。必其都甲公正殷实绅耆。先书承领借约而责还之。有假冒而以屯积者。或私巢者。告官追谷而倍罚之。

一选充看司斗箕。看司二人。掌晒扬扫除启闭巡守之役。住围墙外守舍。不得以马牛羊猪入围墙内。岁以爱莲池及通判署园宅税为之工食。首事赁佃给领。察其勤惰能否而去留之。斗箕二名。派米行人为之。其工价每谷一石。贷户给钱二文。出内皆如之。有格外索费及量斛不公者。首事以告官而革惩之。

一修理仓廩器用。每岁补盖屋瓦墙瓦。以时视其仓板门墙。有损塌。必增葺之。气筒风箱晒簞箩筐。以时补换。其费取诸息谷。总理分理估工购料而监督之。书其数于簿。凡谷每一百石。除耗谷一石。若更有霉烂。责成首事赔补。

一推广积息变用。息谷逐年递增。仓满则别辟围墙外地。估建仓。如旧制。其费变价为之。而先以告于府。首事监修之。储谷以二万石为限。既满。除留额数备贷外。余谷变价存典。增置义学义冢书院膏火宾兴经费。修理文庙武庙考棚城垣及育婴恤嫠一切当为之举。而先以告之府。凭众估算动用。别择首事经修。但不得以作僧道寺观。若连岁不登。除免原贷息外。以一万石碾米。量地远近。赈粥赈米赈钱。而书其数于簿。以一万石存仓。再行贷息。

以上皆系为士民条约。更有官吏藉公抽用。延不归款。丁胥假名盘查。岁索陋规。书役影射干预。滋生弊端。皆足为害于仓。不先自行禁绝。久且化为乌有。湘潭刘宾门编修义仓楹语有云。本皇恩推广之仁。司筹者当为国计。是百姓自谋之食。染指者必有天殃。谨大书之。以悬于仓神庙内。后之君子。其共鉴诸。

## 重建长沙府仓记

涂宗瀛

贾生有言。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权轻重而敛散之。其法始于齐管仲魏李悝。管仲之意。兼为富国。李悝之意。专主济民。盖以农人服田力穡之赢余制之。使不以甚贵甚贱为患。乃仁者之用心。然汉五凤中仿之为常平仓。而刘般已言其弊。岂不以法待于人。人待于时乎。国家子惠元元。各府州县治。皆有常平仓。其在乡者。则谓之社仓。又有预备储备等仓。以为之辅。劭农恤民。可谓至矣。而历久不能无虚耗之弊。即或储缗钱以相当。亦管子所谓以币藏之者。然歉岁无以应糴。弊亦与虚耗等。余奉命旬宣楚南。每念民食之重。尝檄令各属。将所存价。易谷实储。而省会长沙府仓。顾久废弗复。且失其基址。长沙善化二县之谷。寄贮漕仓者。存不及半。屋多朽坏。乃慨然曰。废兴之故。岂非时哉。盖自军兴以来。饷餉之需。借资仓廩。而交替辗转。以虚数上其籍而已。其仓与谷之全废者。兴复尤绌于力。比岁军务告蒞。频书有年。修废举坠。为吾民计长久。而图匮于丰者。时哉。勿可失已。同治十有三年甲戌之秋。乃率僚属核府仓之旧址而复之。鳩工庀材。落成于光绪纪元乙亥秋九月。廩屋堂宇皆备。约可储谷六万石。而二邑之仓。欹者正之。圯者易之。缺者增之。亦同时竣工。缭以墙垣。皆砌合。既周既固。则移沅州军谷。益以采购。共增谷五万六千余石。旧存者四万余石。合之共十万余石。其义仓之不领于官者。又四万余石。于是省垣之内。可积储谷二十万石有奇。庶略得有备无患之意。顾郡县事繁。不能不假手胥役。久之且又有弊。因略仿朱子用乡人刘晏用士人法而变通之。于佐贰及需次人中。择谨者专筦其事。而以二乡人襄之。司中则岁考其成。规模亦麤备矣。虽然权轻重。时敛散。行之有利而无弊。亦存乎其人耳。昔朱子建安社仓。得常平谷六百石以经始。数年乃三千石。因请以是行于司仓。其后真文忠帅长沙亦仿行之。然则视民事如家事。以实心行实政。亦何有在乡在官之异耶。惟愿后之人勤省而力扩之。谷贵则减价而糴以利贫民。谷贱则增价而余以利农。以常平之成法。参朱子社仓之意。积之愈多。行之愈远。其利益岂有涯哉。是则余之所厚望也。

## 成安县改建常平义仓记

查揆

州县之有常平义仓。同也。监守出纳。以时葺治。无不同。不善守之。名同而异其实者有矣。是视乎其人也。苟有其实。虽变通焉可也。无其实。虽守成法。久且堕焉。况不能守耶。成安县常平仓义仓。在城西北隅。庠下洼湿。道光六年夏五月。雨淫溢。野水注城。坏廩摧垣。水深寻丈。积贮万余石。漂没仅有存者。其邑侯赵君庭椿。以循廉称有年矣。恃其信乎民。而因以获乎上。

夙夜殚劬。求复其所。于常平仓。则请借帑银二千两。又劝输士民以复义仓。皆循旧例也。故址既湮。且鉴于前之被患。乃移八蜡庙于他所。而改建于其地。爽垲宏敞。土木坚韧。工毋苟焉。凡常平仓廩七十一间。义仓廩十七间。增建十九间。为三十六间。阅一年而竣。其漂没余谷。去朽易新。补所不足。积贮如数。无有所绌。君固劳且瘁矣。灾不为害。民不知病。所谓善守而有其实者。顾不在人耶。予尝求古人于常平义仓用意立法之美。常平自汉孝宣。义仓自隋开皇。历唐宋以迄于今。常平主和余减糶。领于有司。宜矣。义仓则民之自为储峙委积。以待凶荒者也。有司领之。诚不能无胥吏侵耗假借之弊。然苟得古人为民之深而察乎其俗。因乎其时。审乎其地。固未尝不可以变通。亦蕲至于无失立法之本而已。此固在人者也。先是直隶总督方宫保作义仓图。州县各于其乡置仓。捐贮以备调恤。数十年因之。浸久稍废。今制府那公方伯屠公督劝修复。咸仍旧贯。而君以其仓廩之在乡者胥归于城。非欲自异乎。抑其俗与地而亦有说乎。大名广平郡县。与河南山东壤交错。攘窃所时有。而子弟年少者。因贫为慆悍。父老约束为难。岁稍稔。所为辄不可知。捐积者分置于各里社。为升斗斛少。而或横取而暴散之。不可谓私忧过计矣。且宫保所为义仓图。计里为方。方各着其村市。与设仓之所。凡径路之纵横。城邑之远近。山川水泽险阻之形势。四至八到交错之方隅。分之则一州县。合之则一省之全。无不了然于咫尺。尝与赵君言宫保深远之意。不第在义仓而已。君时以为知言。今夫牧令之事宪府。则亦有道矣。政善。不从其法而从其意可也。若徒从其法。浸假将其法而失之矣。予所治肥乡。去三十里。亦为总义仓于其城。而别绘一图以上宪府。与君所见同。谓无悖于宫保之所为图者。非可以例他郡邑也。爰揭于篇。以明变通之故。而知其用心万一有当云尔。

#### 答安仁县夏谦甫论漕米变价书

沈衍庆

差至接读手函。不以弟前言为。而虚怀采纳。曲赐包容。往复周详。藉开茅塞。继读覆禀大。弥觉畅所欲言。淋漓尽致。当今留心天下事。如阁下者有几人哉。而鄙意窃尚欲有所奉商。忘其固陋。敢献刍蕘而就正焉。江省有漕州县共五十余。情形各不相同。土语有所谓漕烂仓口者。米质霉黑结块。殆不可堪。收之于民。兑之于军。习为固然。势成积重。平时抽售一二石。尚无愿买之人。即漕坊酒肆。偶有买者。所值几何。而谓能易银一两以外乎。而况数十万石之米同时糶变乎。赠军剥浅各项。均应随解之款。公也。兑费。私也。阁下认兑费为赠剥。混公私而一之。似乎眉目尚欠清晰。安仁折价不过三两以外。抑知他邑尚有不及三两与仅二两上下者乎。且浮折大干功令。州县藉此办公。谚所云瞒上不瞒下者。此时国用孔亟。稍可设法挹注。固不必讳莫如深。然亦须

通盘筹划。度己度人。奚必沾沾举此一项。言之不足。又长言之。岂虑部中之于外吏。上台之于下僚。无可捉搦。而授以敲剔搜索之把柄乎。现在督催解款。羽檄纷驰。迫如星火。倘执纸上折价之说。立行札提。不知阁下果在在现成否乎。抑终不免捉襟露肘也。抄发司道会禀。已将一两二钱抵饷窒碍之处。明白指出。阁下乃以为此数在兑费既交以后。而未可援行于兑费未交以前。岂犹嫌定价之轻。欲藉以为筹饷糈裕经费之地。而置州县之累于不问乎。夫当时事多艰之日。毁家纾难。皆臣子分所宜然。稍有天良。岂敢膜视。而至关系地方一切公事。尤必综核全局。俾不顾此失彼。徒腴日后之民生。无裨目前之 国计。若但就一邑言之。以安仁七千数百石之米。长才固料理裕如。即以鄱阳而论。漕额二万五千余石。已奉截留赴九江一万五千石。存仓仅万石有奇。且水次收兑。并无剥运折耗。或变或储。均较他邑办理稍易。而弟断不以己律人者。则以各漕仓情形。曾历数县。略知梗概。此时米愈多。则累愈重。故不敢存一味见好之心。而置通省大局于不顾。倘如阁下之说得行。恐不知者援为铁据。不但旧漕责令依数变价。且新漕亦将加折取盈。势必官民交困。贻累无穷。似宜深思而熟计也。再读另单所云。请将安余两县漕米。拨解九江。早为脱卸。是亦明知筹变之艰。欲图捷足之径。而实祸已不免委之邻壑。窃为阁下不取也。弟前书所云。州县条陈与言官不同。与箴书立说者尤不同。今将来反复读之。似在我辈州县公牍。尚应稍为变通。何者。言岂一端而已。近世儒生箴述之言。扣盘扞烛以为日者也。言官风闻论事之言。秦人而揣越人之方言土俗者也。听者犹疑信参半焉。若身为州县而自言之。则听者必误信而坚持之。胶一隅之见。而酿通省不白之。成固结莫解之局。将必有谓各州县已入陷阱又有从而下石焉者。岂不大可惧哉。弟与阁下相晤十年以前。一面即深钦佩。今幸共事一方。更属天假之缘。况科名则典型先辈。齿序则兄事季心。所以不嫌絮渎者。以此事关系颇重。前已将种种窒碍实在情形。披沥上陈。抄奉呈。计达左右。为全省大局计。而非为自私自便计。并无一毫成见于其间。仍望阁下俯加详察而垂教之。幸甚。

嗛甫大令燮书

槐卿二兄左右。顷奉手示。以漕运变价事宜。中丞立等覆奏。属即妥议会详。足下主持七邑。同舟仰赖吁谟。以资遵守。而虚怀集益。拳拳之谊。钦佩莫名。窃以事关通省大局。各州县均须破除门面之见。以期有裨 国计。无误军需。惟来信中谓两害相形则取其轻。与其变价而积必不能偿之亏。莫若储仓而冀万一可转之运。持重之见。自应尔尔。而弟以天时人事。两相揆度。窃不敢不献疑于左右者。江右一带仓基。半系土地。各州县之米。储仓过年者甚少。加以本年春雨。动经旬日。浸渍檐墙。潮气直达于内。守至今日。已虑熏蒸。

慌再稽延。必至霉变。一也。省抄一纸。传播动摇。官幕全无把持。差埠加以怂恿。于是广丰上饶一带。米皆下河。迨至士良太守回广。始飞檄截回。现俱停泊河口。发水偷漏。百弊丛生。即使立奉变价。已难还原。若令住守遥遥。赔累岂有了局。二也。公牍来往。动以月计。各州县之米。盈千累万。亦非刻期可以蒇事。如在三月以前。贼氛扫尽。赶运赶渡。向年江广灌塘。亦在五六月间。原可不至贻误。但恐届期未能如愿。必至临事周章。转瞬节交夏令。梅雨应时。祟变无扫数之期。折贱有立待之势。三也。鄱余两邑。逼近湖滨。二十八九年之水。兑仓均被冲塌。而鄱阳首邑外四县之米。皆在饶郡。便兑各有仓储。一经湖水泛涨。则数万正供。悉入冯夷窟宅。州县苦于搬运之无从。上游责以收藏之不慎。着赔无力。筹垫为难。四也。足下才识过人。必能悉心体察。至变价已奉明文。亦舍此别无良策。惟一两二钱之成案。市价虽虑其难行。而部议犹存乎见少。况制府去年所定。在兑费已清之后。今则在兑费未交以前。情形亦属迥异。鄙见以为若将节省漕项津贴等款。并入牵算。尚可增入一二成。然部议准行与否。仍未敢必。况帮官总运。枵腹为忧。又应作何筹款调剂之法。种种为难。不可殫述。夫变价银两。原以备西北采买之用。而廷寄内不提一字。是军需筹拨。已在  圣明洞鉴中。计江省之漕。除贵县及乐平都昌解运九江支应兵米四万余石外。仍存七十万石有奇。合计兑款牵算。可得百万以外。现经户部开单知照。钦差大臣。计一百五十万。俱经向军门咨请截留。江西支应。弟意即以此项相抵。而各省拨解之饷。按数截回。实属转移甚便。挹注相因。至此项收支。统归外省。即使部议增加。亦可于军务告竣以后。酌量通融。现已拟禀一通。先行抄寄。当此  国事孔棘。实不敢昧负天良。藉累缺作一违心语。以为异日告亏张本。知我罪我。不暇计也。不尽之言。容再飞布。惟亮不宣。

### 与王樵白论义仓书

蒋彤

樵白尊兄左右。彤学质闇鄙。向荷尊亲知待。开诱淳切。故敢忘其狂谬。贡所欲言。冀获宏益。而书来乃备极奖借。且述尊亲之言。以为所称兑运之法。明时曾一行之。乃穷极思变之至计。他日得所藉手。必有裨于  国计民生者。反复至此。不觉惭惧无所。是何期望之厚。眷契之隆。以一鄙生而待以国士。其感激愧厉当更何如也。又闻前明漕运得失论。课学中弟子。益仰虚怀采纳。隐为  国计民生之至意。而左右书来云。彤于时世利弊。筹之最久。尤必有言之最详且切者。谕导至此。故不敢自外。而终尽其所言也。彤尝读方公观承畿辅义仓图。叹其规画之宏。条章之备。以振贫乏。以济凶荒。准之可行于四海。约之即一乡一邑。而其法固大有造于民也。即以阳湖言之。亦岌岌矣。比年屡



丰。而民益愁叹。朝夕莫支。贫富交困。适有大水大旱。则何以济。仰赈于朝廷。而户部用繁。其势必不给。劝分于富室。而积贮空虚。任恤道丧。一耕十食。其势又必不周。江北州县被灾。则舟渡穷民南来。而南人多设法赈救。江南被灾。则去将安之乎。窃虑有大水旱。将必有攘夺之乱。譬有石米于此。善为之可给百人一日之食。从而攘夺之。则力罄而无所济矣。以是知立法周防之不可缓也。彤请斟酌畿辅义仓之法。乡邑可行之道。以备采择焉。义仓之法。择地建仓。每州县内。自三四区至十余区。然其庄落。远者至三四十里。近者亦十余里。今请以一图之域为限。周径不越数里。远亦距十余里而止。择村聚市集之周固而无虞者。若寺观及民家。俾积贮防守。则有携取之便。而无营建之劳矣。义仓捐谷。凡搢绅士庶。捐十石三十石以至累百石。并加奖异。今惟当丰秋之岁。亩取三升。虽在下户。亦无损害。若在三十亩以上。则量力出谷。无所限额。其有乐施在十石以上者。并遵义仓例加奖异。惟在水乡。田膏腴而赋特轻。准漕七升加亩三升之数。宜定亩一斗。何者。赋轻则虽多取而不为虐。地下则宜广贮而为之防。道各有宜也。前邑中每乡有社仓。已尽销灭。然主名俱在。一遇荒岁。辄用哗然。虽害于一家。而无济于众庶。今请取有社仓之家。列注名册。量其产业厚薄。以定出谷之数。或田十亩。则捐三亩于公。而为豁免其旧额。则名实两得。是亦补助充用之一道也。

义仓每谷数五百石以内者。设仓正仓副等名。今限于图。地狭谷少。惟取图中端谨殷实四人。掌其出入。或分年递值。以均劳逸。具名县中。有缺乏则治罪补足。而护视自谨矣。义仓于每年青黄未接间。分半出货。三月发仓。秋收纳还。今请定法有收而无贷。不遇饥岁。终不给发。陈因朽腐。则易取新谷。倘贪取出息。主者藉以刻剥愚农。贷者遂至亏蚀公物。百弊丛生。势必至为今之社仓而止。不可行也。又案方公之书。直隶省共一百四十四州县。报捐新旧义谷共二十八万五千有奇。分计每县贮仓谷不过二千。今阳湖通有田百万亩。亩三升。岁可得谷三万石。其设法出捐者。尚溢此限。计三年可得谷十万石。虽户口繁于直隶。而所积亦优矣。是法也。富者为保家之谋。贫者为切身之用。尤东南备水旱上策。而百姓难与虑始。可与乐成。尊亲以闾廓之巨抱。行惠利之实政。亲降乡闾。召集耆老。开谕俊秀。其有不踊跃以应者。非人情也。且百姓同曰。若遇凶灾。势必不静。不谋同声。其有惧心久矣。乘其惧而为之安集。则其情易动。其费易出。又理势然也。左右趋庭时。亟进图之。岂非东南百世利乎。今岁收未丰。百务维艰。往作禁淫祠议一首。为感时事而发。谨呈是政。钱币刍言。集此者为洞庭王亮生。彤曾与书往复。彼以钞法为必可行。彤意殊不然。人情日益慎。孰乐是纷更。且孰以家宝易官虚楮耶。三代用贝龟。而秦废不行者。势所必至也。厥贡惟金三品。不列贝龟。圣人真通达物情

。以无用为用者。权也。钞法其犹是矣。五六年前。尝与李师申耆畅论之。今并以往。合下近何所业。不弃固陋。有心得时时相闻。

### 与谢拜赆论义仓善后事宜书

甘扬声

义仓之有益与民也久矣。然古之义仓。或劝民每家出粟一石。以下贫富为差。或令人户于正税斛斗一石别纳五升。或用官钱均融分配余谷贮仓。从未有一人独捐者。足下独于嘉庆乙亥。建仓四十廩。捐谷万石有奇。事成归之合邑。为备荒之用。此诚能散人所不能散。能行人所不能行者。当日所定章程。委曲详尽。亦复何庸置议。虽然。仓属合邑。谷聚城中。其惠难以及。凡可推广德意。轸恤艰危。有益于民者。似应权宜变通。庶可永久无弊。仆抽簪归里已十一年。凡两见义仓出糶情形矣。道光乙酉岁饥。首事议糶义仓谷。既未能恪守所定章程。仆复以多分厂数发票给筹相告。众难之而散。城中各米铺定价。每斗六十文此则原定章程中之未尽善者。给以仓斗出糶。乃各米铺得谷。如贫儿暴富。恣所施为。其出糶也。先闭铺门。仅于门上开一小窠。糶者余者。俱于窠中将钱米互交。斗面盈亏不可得见。铺门外老幼男女混杂。有拥挤不得前者。有得米而复倾者。有彼此纷争。破面流血者。有女人衣裂鞋落。钱米两空。并被无赖抢窃首饰。迫欲自尽者。盖米铺惟利是视。先藏义谷别糶。铺内不过略少许。以应故事。且平日各有城郭主顾。义米不多。除贍主顾外。所余无几。乡人焉能沾惠。所以号哭盈衢。况米铺既领义谷。纵有私米。不敢当街发卖。别铺未领义谷者。又以米价贵贱悬殊。人众难给。各闭门避害。乡人求义米不得。即欲增价余私。而有钱无市。大都空手涕泣而归。此皆仆所亲见亲闻者也。犹记尔时黄鰲山明府寄示诗云。邑中有仓。厥名曰义。惜谋不臧。糶形竭蹶。仓则云开。市已早闭。乡人之灾。夫之利。乞余徒劳。怨声如沸。愿有心人。杜后来弊。诚哉是言也。夫义仓之开本以益民。闭市则乱之渐。益之反以害之。何异火燎于原。救以一杯。又从而沃之以膏乎。何异左手予之食。右手絃而夺之。又加之鞭扑乎。辛卯岁饥复糶。得足下一言。价与市价略同。别铺未领义谷者。斗米比义价增二三文。尚不至于闭市。然乡人之不得义米。怨声如沸。犹乎乙酉之岁也。尝读易曰。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郭青螺释曰。凡物情多者当裒。裒者损也。寡者当益。益者增也。正以称物情。令不多不寡。以平其施耳。夫物有多寡。尚宜增损。况一有一无而可不平其施耶。周礼。大司法施十有二教。八曰以誓教恤。则民不怠。注曰。誓以忧乐相同。彼此共之。则民知恤人即所以利己。而不怠矣。若城中得米而乡人不得。相恤之谓何。遗人。掌乡里之委积以恤民之阨。是乡里有委积矣。旅师。掌聚野之鉏粟屋粟间粟而用之。王氏应电曰。随道里之远近。而蓄聚于田里。因以济民。是郊

野有积粟矣。今合邑义仓而谷止聚于城中。恐非古人救人意也。宋董煟救荒法云。常平振粍。其弊在于不能及。宜仿富阩青州监散之法。将米就乡村分置。又曰。义仓必散贮于乡里郊野之间。则所及者均。胡寅曰。振饥莫要于近其人。隋义仓置于当社。饥民有济。后世置于州郡。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自达之人耳。居之远者。安能扶老携幼就龠合之廩哉。元佑闲。上官均疏。以为义仓贮积在近民居。绍兴中。刘从简奏请义仓之粟。当于本县乡村多置仓窖。则今之义仓。宜城乡分贮谷也明矣。

又读知信州赵汝愚疏曰。臣见州县振粍去处。止及城郭。不及乡村。乡村之人。近者数里。远者一二十里。奔走告粍。则已居后。于是老稚愁叹。轻弃其生。其强有力者。又不坐受其毙。寇攘擄窃。无所不至。以陷于非辜。城郭之人。率不至此。臣尝谓城郭之患。轻而易见。乡村之患。重而难知。然而求所以施行之策。则亦不过逐乡置廩。则乡里有所恃。虽遇歉岁。奸宄之心无自而生。此数君子者。皆通达治体。周知民生之利病。无一毫偏私意见存于中。乃所言先后同符。确凿可据。不惟为乡村之人请命。并为城郭之民除害。真能推广德意。軫恤艰危。而有益于民者也。抑尝考崇仁仓储之略矣。社仓曾分十三处。如九都沙港。十二都杨家桥。十三都元家桥之类是也。旧社仓曾分九所。如一都临汝门。二都砦上之类是也。明洪武初。曾建镇仓四处。东仓在郭墟。西仓在坐陂。南仓在朱陂。北仓在孙坊。各都又尝设便仓。八都十九都四十四都仓设李家渡。三十二都三十三都五十四都仓设归龙院。三十一都仓设白鹭渡。四十九都五十五都仓设孙坊。今虽仓谷全空。基址无据。然各都之地名仍旧。各地之可否建仓。审其形势而知。又足以验乡村之必宜建仓。自夙昔而已然。第昔之建仓太多。多则难于管理。崇仁疆域。分三耆六乡。不如因其地之广狭。建仓九处为善。义仓旧粍谷钱。现存典铺生息。二万贯。九分之。每处可得钱二千二百贯零。照常年谷价。每石一千计算。每处可得谷二千二百石有零。此时领钱买谷。可免运谷之费。其建仓。宜于各城乡人烟稠密。地势高燥。道里适中处。工料祇要朴实坚固。用度约需钱五百千。或劝本处人公捐。或一人独建。听其自便。每处公举本处家道殷实素有德行二人为仓首。治事公平二人为仓正。谙熟书算二人为仓副。如仓务繁杂。六人不能理。许值事人举三人襄之。六人中或有家事羈身者。许举人以代。以上各件。俱宜呈明官长。其旧定章程。有所谓戒挪移。免物议。复仓买谷照时价。过斤秤粍。以夏至前后三日为期。仓局饭食杂耗。约以至俭。吏胥不得索取分文诸条。皆宜遵行。但米价宜随时价。每斗少粍三文。不可过减。启奸贩转卖之弊。九仓亦宜画一。如此。庶城乡均受其惠。可以垂之永久。不至怨声如沸矣。嗟乎。藿食者之谋鄙。何当于千虑之一。顾患贵先防。筹需素定。事变未来而早为之所。则意思整暇

。易于擘画。及事变既至而始为之图。则手足迫。难以支分。谨就平日耳目之所闻见。考之于经。参之古贤先哲之言。质之本邑已行之旧俗。私以商之足下。其能推广德意。轸恤艰危。有益于民与否。仆老矣。乌足以知之。特以足下忠信明决。素孚于众。虽不亲其事者有年。然试出以语首事诸君。或亦曲突徙薪之一助也。

### 答贾布政问积主书

曹肃荀

月前得读钧谕。询咨积主。其说得之王训导仲山。大江南北。行此颇多。吾豫永虞。近已有行之者。其法。地方官择端方大户主其事。如北方之粮行头是也。但行头多无赖之徒。而积主乃端方之人。家道殷实。则本人所积之粮已多。品行端方。则四榷余之粮自至。而必置之城中者。显以示前朝后市之良法。隐以收坚壁清野之胜算。无事则听其买卖。而积主享其利。有事则用以餬口。而官民有所资。现在襄郟一带。每集可得粟米一两千车。然交易于旷野。贼至恐藉以赍寇。积之于城中。贼来可据以养兵。况粮聚于城。则民悉归于城。民与民各其身家。出战入守。不招募而即收团练之效。为长官者。激之以忠义。加之以礼貌。其事未有不举者也。谨此致复。某白。

### 上任布政论积储书

陶浚宣

盖闻积贮者。天下之大命。而变通者。随时之权宜。善为治者。必因时以制法。随地以立方。亦以利民而已。执事励精图治。上事以来。息息以嘉惠黔黎为念。懃恳切至。凡有关民计者。罔勿递举。而于积谷备荒一事。上承 明诏。下督属吏。图匮于丰。尤惓惓焉。幸在旃幪。但有忭心加额。沦肌浹体。至良法美意。区画至善。岂梲昧所能窥测。第以涓埃之细。足补高深。狂夫之言。或资采择。窃欲于各郡邑奉行章程。拟变通。冀少裨安民裕国之怀于万一。夫古今之言积储者。莫善于平糶常平惠民社义诸仓之法矣。而初行有效。久则弊坏者。枵始之人。以实心而行良法。故法兴而利普。继起之人。以良法而济私心。故法弊而害滋。近如直陕晋豫诸行省。其曩年报存仓谷。不下巨万。际此大祲。无一实在。屡经大部严饬。仅以空文相抵。此其明验焉。然馭者不能惮覆辙而投辖。食者不能因偶噎而废餐。浚宣生长是邦。远稽近察。于积弊沿习之中。求通融补救之道。则莫若易积谷为积钱之法。而利久也。不揣固陋。敢臚指利弊最著者。为执事陈之。

夫积谷。大利也。而其弊有九。社仓之制。枵始朱子。夏放秋收。二分取息。法似至善。然所司以为定额。不敢缺少。必有按里抑配之病。抑配则有不愿借而强借之病。而冒滥拖欠之病。随在而滋矣。朱子定法曰。支米者有漏落增添

。必送县科罪。收米者有走失拖欠。必责保均赔。欲杜其弊。扰民益甚。李侍郎绂作论辨之。谓此法唯朱子可行。以任事者。皆门生故旧学道君子也。当时下其法于诸路。已暂行辄废。盖有治人无治法。其弊一也。若推陈易新。勒限买补。宜无损于谷。无累于民矣。然年岁或有歉丰。谷值不无贵贱。如粟丰余歉。即出纳不敷。限期则价直相悬。展期则迁延胡底。矧粟余之间。动须耗费。直有盈余。尚堪挹注。设遭短贾。奚自补苴。斯时也。必买足以斟画一。主者之赔累何堪。任短额以免久悬。此中之伸缩难信。其弊二也。道光初。陶中丞奏设丰备仓于皖。定章不减粟。不出易。不借贷。专意存贮。以备歉时。自谓易直截。远胜前人。然下潮上漏。点检难周。廩底气头。耗损日甚。历年既久。陈陈相因。封识宛然。有谷无米。雍正间。豫抚田公奏陈米之无用。曰藏谷愈陈。米粒愈细。炊饭不能涨发。食之易饥。是以有用化无用。思矫弊而弊更甚。其弊三也。夫常平诸仓。仅在城邑。推行不广。若积谷于乡。非贮家祠。即藏里社。而粉榆所在。或隔村。宗祏仅存。久虚人迹。不惟虫鼠所伤。尤为匪人所伺。若必守有专司。则又费无所出。事当刼始。主者尚励精治之。洎年岁湮隔。筦司失人。往往视同无主之物。耗损既多。盗窃不免。其弊四也。更可虑者。建仓村落。众目是眈。无赖之徒。尤所觊觎。夫偏灾小侵。难必岁无。雨暘偶失时调。若辈乘兹蠢动。纷纷告振。竖议开仓。一唱千和。势有必然。董事者姑应其求。则后难为继。力拂其议。则众忿难干。恐大灾反无以为储。地方转因而多事。其弊五也。两淞濒于江海。如杭嘉湖宁绍诸郡。其壤地低洼。其河渠便利。故旱魃肆虐。尚多补救之方。淫潦为。猝成汪洋之势。凡建仓庾。多依城市。夙称水国。难度高遽。巨涨忽来。望洋徒叹。盖藏或未坚完。谷粒每至漂浸。此时即存仓有粟。尚觉振施不易。移运尤。其弊六也。夫恒时困积。既多耗损之虞。临变仓皇。又有沦胥之患。以至地方荐绅。反以积谷为累。始唯愿办之不成。继唯恐诿之不早。而乐于从事者。未必皆公正廉平之选。难保无侵渔亏蚀之端。即刼首幸号得人。受替讵能尽善。卒至地方惠恤饥黎之具。徒饱奸贪溪壑之吞。其弊七也。且百姓可与乐成。难与虑始。一政初行。每多纷议。阳为观望。隐致沮挠。而守令迫于考程。苟且以塞责。士绅惮于举办。粉饰以告成。虚报数目。勉副功令。派员验核。通弊仍滋。即或有贤有司者。能具惠鲜之实心。不仅承上官之风指。董劝邑绅。首蠲月俸。刼始之日。实贮实存。而但博美政于一时。不图永利于日后。久之官诿于绅。绅诿于胥。官绅互推。新旧丛弊。累任之交替。则有印牒。上官之详报。则有例文。以册为仓。以簿为谷。有谷之名。无谷之实。其弊八也。而或者欲挽储仓之害。杜浸蚀之端。令各乡富绅。分认捐谷若干。仍分存各户。具状于县。临时由县责绅。依数散给。法至简至当焉。然积谷之用。以备久远。或用于数年之

后。或用于数十百年之后。绅家之消长不同。后起之贤否难必。其时或实无可偿。日久或相推诿。而本为派认之捐贖。究异负侵之官赋。检稽簿册。事同画饼之充饥。追比乐输。亦嫌立名之刺谬。矧患起于仓卒。命延于俄顷。必待缴积逋以应需。恐等索枯鱼而无济。其弊九也。有此九弊。某所以虑积谷之未能即成。成亦卒无实效。盖尝由近事稽之往事。由本省推之各省。知其必然而无不然也。

今若易积谷为积钱。易存仓为存典。九弊毕除。更有六利。盖易谷为钱。无霉变之患。无漂浸之患。无窥伺耗损之患。易存仓为存典。省建仓之费。省筦守之费。省敛于买补之费。且有岁入之息钱。息息相生。循循不绝。日积无小。岁计有余。夫谷积久而愈少。钱积久而愈多。其利一也。凡存典之法。总一邑捐数。视典本大小。酌量分存。令典商具领状存县。详府道司。一如今发存海塘义渡书院善堂各公款式。每年定息钱如干。年终绅之董事者。汇息缴县。息再发典。县统核本息。岁一详报。更刊各典存钱细数册。分给诸绅。俾绅民共知。官绅互制。若小邑无典可存。可请于上官拨存邻邑及郡城典铺。减其息。或钱谷并存亦可。典商有折阅者。即由绅报县。首归是项。商人上畏官司。下惮众忿。宁毁家而丛他责。不隐匿以负公钱。此人情之同然。实万分之可恃。商不能亏。绅不能朘。官不能侵。其利二也。既存于典。即无累于绅。夫无累于己有益于乡之事。谁不欣然从事。何至视若畏途。而乡民之信官绅也。不如信典商。知积钱于万稳之地。可备荒于仓卒之间。自必踊跃相将。竭输恐后。绅民同心。事靡不举。一时善政。易于图成。其利三也。而或者曰。积谷以拯饥。积钱何益。管子所谓以币藏之者。歉岁无以应粜。弊与虚耗等。此言也。未详世变。并昧地宜。夫管子之论。乃一国之私计。非天下之通图。春秋时分建国。大者数百里。小者数十里。域图既隘。丰歉不能相通。储待未充。秦晋有时闭粜。今则天下一家。血脉贯注。北稔南荒。持缙即可易粟。陆轮水。挹彼何难注兹。即若晋豫滇黔诸行省。或阻崇山。或悬危濑。其地方辽而险峻。其采运费大而日迟。似非积谷不可。然亦宜钱谷兼存。方为美善。试观近年西北各省奇荒。朝廷之所发振。与邻疆之所协振者。皆银也。其分振各邑。亦银与粮食参半。可知饥民苟得银。不忧无食。若东南北滨江滨海诸区。其水便利。其运迅速。萃数省之粟。以澹一方之。未有不足者。况自通商以来。外洋之米。行售各口。江浙粤闽。平时尚借为旨蓄。一遇歉岁。各国之米。必闻风至。价高则商易集。商集则价自平。夫积仓之谷有限。而外来之谷无穷。其利四也。矧其时饥民哀嗷。待哺孔亟。领谷入手。尚费簸舂。灾水之区。尤艰晒晾。曷若登取所储。分头采运。通筹远近。银米兼施。俾炊爨即能果腹。挟贖兼可谋生。其利五也。且存之既久。息且日滋。凡地方养济育婴诸务。与寡惻

独无告者。堪以量剂取给。分子息之羨金。佐善堂之岁费。是稍事变通。振款从兹永赖。穷黎并可常沾。而堤圩梁之功。且藉为未雨绸缪之计。即地方不幸有意外之事。仓卒无从集饷。亦可假此储资。权通缓急。即以振济灾祲之具。为捍卫桑梓之须。事平拨补。实为便宜。其利六也。以利若此。以弊若彼。执事为保民之实政。不第为塞 诏之具文。为百年之远图。不仅为一时之浮誉。则所谓因时地而议变法者。无待再计决矣。盖权往事于可变可不变之间。则旧贯或在所当审。而论改制于有利无一弊之事。即古法亦有所不拘。所谓善治天下者。亦惟善变乎天下者也夫。以日积日少仅存虚名之谷。与日积日多万分可恃之钱比而论之。转移之间。非直小补。幸蒙裁择。请飭下各州县酌量举办。随地制宜。俾垂永图以消氛沴。浚宣为有裨地方起见。冒渎崇严。不胜悚惶待命之至。

比年晋豫关陕。迭遭旱。饥黎之惨。至日死万人。见诸奏牍。非特近今罕。几为载籍所无。浚宣曾撰新乐府十章记其事。似此奇荒。固非区区积谷所能补救。惟各省仓储。平日数存巨万。临时动用。何至百不一存。户部严文根查。抚臣虚文咨复。盖其弊非一日矣。于是叹积谷之政。徒袭美名。毫无实济也。光绪四年二月间。崔给谏穆之疏请整顿各省仓储。奉 上谕各直省督抚府尹飭所属地方官认真办理务当严加稽核力祛积弊。是年夏。阳羨任方伯新履浙任。首为举办。严督属寮。定其殿最。窃恐有司狃于旧章。奉行故事。积弊相沿。仍无裨益。谬以言剪闻。剴切奏记。陈显著之利害。详实在之章程。方伯不以书生之言而鄙之。以为言弊处。节节洞中窾要。言利处。语语实可施行。叹为名论。将原书通檄两浙郡县。令各遵办如所陈。惜事未竣。方伯移官直隶。继其位者为长白增公。未久而歹卒。事中罢。方伯既到官。犹移书敦促。可谓惓惓于此。实心实政者矣。偶检旧稿记此。以望后之方伯与各郡邑之为民之父母者。光绪五年八月。浚宣自记。

## 卷四十四 户政十六荒政上

### 说赈上

彭泰来

周礼以荒政十二聚万民。首曰散利。财散则民聚。故赈灾者弭乱之本。然而事有当务之急。不先其急。则虽散而人不获其利。而散之亦不易。汉之汲黯刘颂。晋之王蕴邓攸第五访韩韶。至唐之员半千韩思复。以一尉一参军。皆能擅发郡县之粟。以起沟壑。古之赈于官者如此。宋富阍知青州。河朔大水。阍劝民出粟十五万石。以活流民。赵抃知赵州。解金带劝富民。施者云集。林概知常熟县。出俸粟劝土豪输数千石。并赖全济。官赈之藉于民者如此。以吾土今日

论。使汲黯诸人复生。竭郡县之积。民得升合。官费邱山。不旬月而嗷嗷者如故。有司以大府意。劝分于富民。不得已也。虽然。救饥者粟切而金缓。童稚皆知之。以为今日之富民。皆自发其仓廩之粟以赈乎。将不免市粟而赈乎。如必市粟而赈。则粟之所由来当筹及也。且富民固不足恃。又甚病。不訾素封。此地无有也。里巷温饱之户。能积累自殖。其人必纤啬坚忍。轻誉重实。耰鉏箕帚。亲者避色。不幸凶岁。生事蹇剥。方使培其身命之物。为乡党宗族谋举火。其疾首蹙頞而不应者。情也。其不敢不应者。以虑祸也。斂襄质。毁墙屋。倾困篋而蹂躪者。不知几家矣。无锱铢以塞有司之令。则祸至而无所诉。犹沃焦釜。姑免灼焉。烹饪非所知也。可不谓病乎。贤者不能急病让夷。而欲瘠土之腴。好行其德。其可恃哉。涸阴将冻。衣褐并尽。枵腹引领。以望不可知之来年。行且见之矣。语曰。备有未至而设之。有至而后救之。未至之备。无可言矣。至而后救。亦其时矣。救之而当务之急。奈何。大惠不费。散一而两利。使邻境无馀粟而已矣。

### 说赈下

彭泰来

春秋之世。鲁饥。臧文仲以鬯圭玉磬告余于齐。齐归其玉而予之粟。晋饥。乞余于秦。秦输粟于晋。自雍及绛相继。彼实敌国。各固其圉。犹急救患恤邻之义。今天下一家。一总督所部。而出粟之地。动言封江。亦霸者之所笑也。广东民逐山海利。不田。田亦不给。又置重兵。满汉家口数十万。视广西几三倍。外通番夷。珍怪委积。四方游宦商旅。系踵骈迹。耕者一而食者十百。肇庆广州。岁即稔。必移粟于广西。广西之粟。常种外有山禾。澇不及而耐旱。有七禾八禾九禾十禾。谓其月皆可蓊。无旷土。无后时。民逐末者稀。自浔梧达于南宁。皆东方。泛舟之役所必至。浔之贵县。南宁之横州。尤市贩所聚。然贩之稍殷。则遏商塞涂。颗粒不使东下。官征贿而遏。曰官封。奸人聚党倡众而遏。曰民封。农粟内死。估运外废。食操舟者千余家。失业为狗鼠盗。而二郡之米价不可问矣。广州尚可致米洋舶。而肇庆惟新江绥江米稍裕。闭益急。则独受其患者高要。今岁浔梧虽水。而贵县以上皆大熟。南宁以上归德果化上林向武田州诸土司。米及菽麦并充牣。传闻横州米积不得出。蒸郁纠结如李梅。使当道者善治之。东民虽病未绝也。此散一而两利者也。昔黄裳治抚州。令闭余者籍。强余者斩。刘清之治万安。使大家得钱。细民得米。皆荒政之最善者。然犹为境内蕴年者治也。吾邑之不登四岁矣。二之蓄。所在悬罄。而余不通。富民将籛而槁。何暇言赈哉。桔槔虽勤。不如引渠。豆区虽优。不如挽输。斗斛不翔于市。则樵渔百工。妇孺佣丐。皆有谋食之路。非赈而视赈之利实大。唐崔倭为湖南观察使。湖南旧法。虽丰年贸易不出境。邻部遭荒不。倭至



削其禁。自是商贾流通。资物益饶。广西服用百货。无一不资于广东。东盐十日不至。则千里淡食。天灾流行。乃邻自封。知其弊而罔革。岂古今异情耶。抑互管统部。其分民甚于敌国耶。或曰。官封贿至则解。民封不易以法禁。异哉。当道者。能使富民损身家之养以赈贫民。独不能使西民收贸易之利以活东民。此何理也。诛墨吏。剔莠民。通有无之津。而后人不思乱。

### 酌拟灾赈章程疏

直隶总督琦善

窃照直隶省本年夏令雨泽愆期。农田受旱。以近畿一带为稍重。前经臣预筹灾赈事宜。具折奏闻。声明另拟章程。届期奏办在案。兹查顺天府一属。荷蒙赏拨米豆平糶煮赈。此外各州县。亦经臣先后奏明缓赋减徭。出借义谷。湛恩汪濊。该贫民等当可无失所之虞。而自六月二十七八日以来。据各州县禀报连次得雨。秋禾已种者。尚可挽救。未种者亦可播种杂粮。无地贫民。皆得佣工糊口。较之未雨以前。迥不相同。第地势有高下之别。雨泽有大小之分。其中固不乏转歉为丰。亦有受旱已深。得雨未足之处。就目前情形而论。尚有应须勘办各州县。虽节候未交处暑。遽难议定灾分。而一切查灾放赈事宜。皆系弊藪攸关。自应预立章程。期归画一。盖非杜绝浮冒。则帑必虚糜。非任使得人。则民无实济。因为详采例文。参酌成案。并于前直隶督臣方观承之赈纪。前闽浙督臣汪志伊之荒政辑要各书。择其易行而无弊者。纂为一帙。分列勘灾蠲赋查赈放赈煮赈平糶六目。而冠以总说六条。敬谨另录清折。进呈御览。是否有当。恭候训示遵行。

### 灾赈总说

一曰安民。灾之初起。民心易于惶惑。且有携带老幼。出外求食者。不为设法经理。民何以安。首在停减赋役以体恤之。西北各省。赋轻役重。如递犯解饷修堤防河之类。均不能不藉民力。甚或有官署日用所需。亦往往派累于民。此在丰年尚觉不支。而况当灾侵之将至。惟有将新旧粮赋。先请停征。其应派差徭。分别公私。将私者全行革除。公者酌为减雇。使得省一分之力。即可免一日之饥。而民安矣。次在惩治游棍以保之。人虽至愚。无不有室家田业之恋。即因贫窘不能自存纷纷外出求食。其意祇在谋生。岂自罹法网。凡有聚集多人。强借强索。或抢夺肆行。皆系无赖游民。及盗窃匪徒。本无地土可耕。遂尔乘机滋事。地方官虑其人众。一味以姑息为能。势必涓涓不塞。流为江河。惟当指名严拏。按例究办。如其中实有种地贫民。误听邀约同行者。立予省释。一面出示谕以成灾与否。尚在未定。各当谨守田业。以待补种杂粮。否则亦当保聚室家。静候赈贷。毋轻去其乡。毋流而为匪。使之有法可畏。有利可几。而民安矣。至弭盗所以保富。而保富即所以贫。是缉捕亦安民之一端。尤当

视丰年为加意焉。

一曰除弊。 弊之大。莫甚于灾赈。书役乡保。无不以办灾为利藪。各牧令养尊处优。于境内荒歉情形。全未目击。惟以乡保之呈报为凭。而乡保即按户派费。名为报荒钱。及勘定灾分。照例蠲缓。而承办之书吏。又按亩索钱。名为蠲缓费。然所派索者。尚在有田之户。至于造赈册则需册钱。给赈票则需票钱。不遂所欲。竟可遗漏户口。删减口数。甚或隐匿赈票。扣赈银。是虽真正灾民。亦皆受讹索之累。院司道府各衙门书吏。明知其弊。因而任意苛驳。勒索分肥。或竟上下勾通。凡赈册销册。皆空白来省。由司书代为攒造。其公事之捏混。固不待言。而巨细费用。皆出自赈银。其惠及贫民者。尚有几许。以国家数千百万帑金。半耗没于若辈之手。言之殊堪愤懑。非上下衙门各本官淬励精神。密察严防。不能除此弊也。

一曰盟心。 作弊在胥役。而察弊在官。然必先绝己弊。而后能察人弊。各牧令皆来自田闲。届值岁事无成。岂竟不知小民疾苦。无如谋利孔亟。问心未遑。其初每惮于办灾。或于勘灾时少报灾分。以冀熟田之尚可启征。而不顾民力之竭。查赈时又恐委员书役盘费口粮纸张等项。虽有例销。不敷支給。更有无名杂费。如部院司道府各衙门书吏之多方需索。皆欲于赈银取偿。于是放赈之先。即将银价减报。迨易钱折收。每一两不过大钱千文。以钱合银。不及八钱之数。他若虚开户口。捏报村庄。更属不肖之尤者。不思口粮纸札。所费几何。如果公事一无瑕疵。亦何畏内外各衙门书吏之挑剔。而乃剥饥腹之微资。供长官之浮费。使每口每月少得大钱数十文。即少数日口粮。穷黎生命所关。为民父母。何忍出此。设竟不知自检。则不但不能察书役之弊。且须与书役相勾通。将见明干者亦被其欺朦。柔懦者更受其挟制。利有限而患无穷。又奚取邪。惟爱民之心能胜其谋利之心。则措置一秉至公。而奸弊自无窃发。以此心对民。即以此心对 君。相在尔室。鬼神鉴之。

一曰择人。 办灾莫重于放赈。必先将户口查清。而后赈无遗滥。其中应赈与否。暨极贫次贫。一邑之广。为牧令者虽挨户清查。亦不能尽悉。而况寄耳目于吏胥乡保。其弊更不可胜言。莫若慎选诚实绅耆。为里党所敬服者。大乡二三人。小乡一二人。作为董事。祇取人品端方。不论有无职衔。该牧令务当屈己访求。优予礼貌。先令将一乡应赈户口。逐一开出。分别极贫次贫。及大小口数。攒钉草册。存于内署。勿令书吏经管。以杜抽改。俟一路开齐。该印委各员。即亲诣覆核。倘有徇情滥报之户。即于册内扣除。并将董事更换。迨散赈时。仍令董事住厂。协同散放。则吏胥乡保捏报冒领诸弊。皆可净绝。他如平糶煮赈借给籽种口粮等项。亦皆由董事插手。如果经理得宜。始终不懈。由该地方官分别等差。稟请奖励。盖董事与灾民。生同里闾。地近情亲。于灾民

平日景况。皆所习知。设董事开报稍有不公。灾民亦必相指摘。是董事可助有司之指臂。而灾民即为董事之监临。得人而理。无踰此者。惟在该地方官认真采访。勿以平日走动公门干预公事之徒。滥行充数。致与胥役串同一气。并令诚实各董事。退避不遑。则事无不举矣。

一曰通粮。比户鲜有盖藏。一经成灾。全赖米谷流通。以给朝夕。而奸商囤户。往往于灾象未成之先。闭而不赈。又有粮食聚集之区。本可源源贩运。而该地游棍。辄以余多价贵为词。私设卡隘。拦截不令出境。是粮之在本境者。既聚而不散。在邻境者。又遏而不行。因之牙侩居奇。市价翔贵。甚至有价无粮。虽贫民措得升斗之资。亦无从买食。斯时地方官或严禁铺户长价。或开仓碾谷平糶。未始不可救一时之急。第市粮苦无来源。仓贮例有定额。恐平糶难于为继。减价亦属空谈。况行商米客。惟利是图。探知贱价之区。岂兴贩前往。是市价愈平。谷来愈少也。惟有将奸商游棍。一一访拏究办。庶囤积遏余之弊。不禁自除。再于关津隘口。将米客照例免税。并严禁书役家丁。暗中讹索。使商贾获利较多。闻风至。则粮自通而价自平矣。

一曰劝捐。地方水旱成灾。定例有正赈。有加赈。国家所以惠贫民者。有加无已。然经费有常。而赈期有定。夏灾须待本年谷熟。秋灾须待来年麦熟。为日甚长。势不能尽仰食于官。惟有于成灾之后。先由地方官倡劝殷户捐输。庶可于官赈之余。稍资接济。第灾有轻重之分。地有贫富之别。此在一州一县之内。尚有不同。而况十数州郡之广。是当因地制宜。为统捐分捐之法。如其邑处弹丸。民鲜殷实。而被灾又不甚重。则各分各乡。设立董事劝捐。先将一乡户口核计。每日需银米若干。或两月或三月共需银米若干。如捐出银米。能敷所用。即于官赈期满后。由董事接续散给。如不敷所用。则或改为平糶。辘轳转运。或改为煮赈。撙节均分。总以捐项完竣为度。此分捐之法也。若遇被灾较重。灾口较多。势不能以一乡所捐。供一乡所用。则于捐项宽裕之区。计其贫户无需此数开销。即以余资酌为分拨。先由各州县督同董事核算。已捐若干。尚缺若干。以此乡之有余。补彼乡之不足。盖视一州一邑。犹一乡也。再有不敷。则请之于郡。郡有不敷。则请之于省。总期酌盈剂虚。民食无缺。此统捐之法也。至捐项无论多寡。皆须将捐户姓名。及银谷数目。造册汇报。并榜示通衢。其捐数在三四百两以上者。则具禀专报。以凭汇同照例奖叙。

### 勘灾

一凡州县查勘灾田。须凭灾户自行呈报。应先勘就简明呈式。首行开列灾户姓名住居村庄。次行即列被灾田亩若干坐落某区某图或某村某庄。又次行开列男妇大几口小几口。某姓名田数区图村庄大小口数。俱留空格。后开年月。每张止须如册页式样。迭作两折。预先刊刻分给。第恐各灾户未必尽能识字。难以

照填。则令灾户转告该乡董事代为填送。总不许涉乡保之手。地方官查对粮册相符。即各归各庄。分钉成本。用印存案。作为勘灾底册。

一灾户开报既齐。该印委各员。即携带前项灾册。亲赴各村按田踏勘。将勘实被灾分数田数。于册内注明。如有多余少报。以及原系版荒坑坟无粮废地。并止种麦不种秋禾。名为一熟地者。均于册内扣除。其勘不成灾。收成歉薄者。仍为按户登明。若原册无名。临勘时报到者。勘明被灾果实。亦注明灾分。附于该庄册后。

一灾分轻重。应照被灾村庄实在情形。不得以通境成熟田地统计分数。致灾区有向隅之苦。至一村一庄之中。大抵情形相仿。不必过为区别。转致奇零纷杂。难于查办。且易滋高下其手之弊。应各就一村一庄计算分数。俾无偏陂不均。迨勘齐之后。一面核造总册。一面先将被灾村庄轻重情形。开折通禀。并绘本境地輿全图。注明村庄。将被灾之处。用色渲染清楚。随折同送。以便查核。

一定例秋灾不出九月。原指题报之期而言。本年直隶省旱灾。系由渐而成。有收无收。在七八月间已可定局。各该州县应于处暑节后白露节前。被灾情形。勘确通报。以便汇同入告。不得延至九月。始行详报。致稽例限。其灾田分数蠲缓册结。例应自题报情形之日起限。四十五日具题。迟则计日处分。而此四十五日中。例由协查厅员及该管道府加结送司。再由藩司核明详院。始克拜疏。节节延。每致赶办不及。应令州县一经勘齐。即造具灾分顷亩科则蠲缓总册。并造被灾区图田亩册。出具印结。一面径送藩司查核转造。一面分送协查厅员。并由该管道府加结移送汇转。以期迅速。至灾赈公文。均关紧要。应于封面填明灾赈公文字样。或由驿递送。或专役投。不得发交铺兵转递。致有迟滞。

### 蠲赋

一灾蠲钱粮。定例被灾十分者。蠲正赋十分之七。被灾九分者。蠲十分之六。被灾八分者。蠲十分之四。被灾七分者。蠲十分之二。被灾六分五分者。蠲十分之一。蠲剩钱粮。系被灾十九八分者分三年带征。七六五分者。分二年带征。至于先经报灾后。经勘不成灾田地钱粮。有奉 旨缓征及题明缓征者。各被灾州县应一并查明实在科则顷亩。另开一册。随同成灾田亩送司。以凭酌办。

一入官旗地被灾。该管官将该户原纳租银作为十分。按灾请蠲。被灾十分者。蠲原租十分之五。被灾九分者。蠲十分之四。被灾八分者。蠲十分之二。被灾七分者。蠲十分之一。被灾六分以下。不作成灾分数。其原纳租银。概缓至来年麦熟后起征。

一扣除灾户钱粮。应按实被灾田数目验算。应蠲应缓。于额征解册内分注扣除。其未被灾田钱粮。不应统扣蠲缓。此理所易明者。从前竟有州县误认统征分解之说。混将灾田蠲缓之项。照阖县田粮额数。不分灾熟。概行摊扣。以致追赔。可为鉴戒。

### 查赈

一各庄饥口。向凭地保开报。固难凭信。即印委各员携带烟户册查对。其中迁移事故。亦难尽确。在有田灾户。尚有灾呈开报家口。其无田贫户。更无户口可稽。现已分饬各该州县按乡选举诚实董事。据实开报。俟一路报齐。由印委各员。亲诣复核。极次贫户。及大小口数。如无冒滥情弊。即当面登册填给赈票。并于赈户门外壁上。用灰粉大书极贫次贫某人大几口小几口字样。以便上司委员不时抽查。再于该村公所。将赈户姓名口数出榜悬示。俾各共闻共见。查完一庄。再查下庄。按五日一次开折通禀查核。

一饥口在十六岁以上为大口。十六岁以下至能行走者为小口。其在襁褓者。不准入册。

一贫民极次最难分晰。全在察看情形。如实在贫乏民佃。专藉数亩薄地。被灾无收。或房倾业废。孤寡老弱。鹄面鸠形。朝不谋夕者。是为极贫。如田虽被灾。或尚有微业可营。而止能自顾一身。不能顾及一家者。是为次贫。极贫则无论大小口数多寡俱须全给。次贫则老幼妇女全给。其少壮丁男力能佣趁者酌给。

一业户中有一户之田。散在各里者。应统行查核。如系熟多荒少。或田虽被灾。家业尚可支持者。毋庸给赈。如系荒多熟少。实系贫苦者。应归于住居村庄。按照灾分给赈。不得分庄混冒。违者究追。

一地方遇有灾赈。每有奸民希图冒滥。或父兄子弟同居。捏分数户。或将粮食衣物藏寄。故作贫穷。或以邻村老幼。认作亲丁。或本有雇主可依。冒称无靠。种种情伪。难以悉举。此次均由董事开报。当不致再有此弊。第恐经官覆勘时。该奸民等或扶老携幼。遮道哀求。或暗使妇女混行哄闹。更有刁生劣监书吏兵役及屯居旗人从中把持。以冀必得。该地方官应密访姓名。先期示禁。如有违犯。严拏究治。一业户之田。类多佃户代种。内如本系奴仆雇工。原有田主养贍者。毋庸给赈。如系专靠种田为活之贫佃。田既遇荒。业主又无养贍。并查明极次。及所种某某业主之田。按其现在灾地分数给赈。不得分头冒领。一寄庄人户。须查明实系本身贫乏。方许给赈。否则恐其身居灾地。田坐熟庄。易滋冒滥。或人居隔县。田坐灾邑。本系田多殷户。其管庄之人。自有业户接济。亦可毋庸给赈。

一被灾村庄之鰥寡孤独疲癯残疾之民。除有力自给。或亲族可依。及已入养济

院者。毋庸给赈。其无业无依。遇灾乏食者。悉照所住村庄灾分轻重。分别极次。一体给赈。其余不被灾村庄内之四邻。概不准给。总以被灾不被灾分清界限。不得以附近灾地牵混。

一被灾村庄内有无田贫民。或藉工佣趁。或手艺糊口。因被灾失业。无处营生者。应随住居村庄灾分轻重。分别极次。一体给赈。无灾村庄。不得滥及。其余有本经营。开铺贸易者。务须严禁混冒。察出从重究治。

一查赈之时。如有贫户因灾外出。未经给赈。自必有烟户原册可查。空房遗址可验。承查委员。应即查明。于赈册内一一注明。以备该户闻赈归来时。查明补给。汇册报销。如向系贸易他乡。及灾前他出者。不准入册。若一州一县之内。外出贫户。多至数千者。即使一无混冒。亦可见该牧令之抚绥无术。除准其补给外。仍将该牧令记过撤参。

一赈册赈票。俱系用坚韧棉纸。赈册以百页为一册。每页两面十户。刊列号数。钤盖缝印。以天地元黄等字样。为委员号记。人占一字。印于册面。所查某庄。即摘写庄名一字。编为册内号数。委员执册挨户。登注灾民口数。仍将州县草册查对。是否相符。如某项口无。则填以圈。按户注明极次字样。查完一村一庄。合计大小口总数。注明册后。一日查过数村庄。即通计数村庄男女大小口总数。注明册后。封送总查之厅印官复核。移交地方官办理。

一赈票须照两联串票之式。当幅之中。填明号数。钤盖印信。每百张钉为一本。票首用委员号记。依格册内所开极次贫户大小口数填注。如某项口无。则填以圈。以一票截给本户。以票根存官比对。各灾民持票赴厂。监赈官点名验票相符。即照票给领银米。并另制月分图记。放讫一月。则于票上依次盖用某月放讫图记。赈毕掣票。其外出归来之户。查明入册。

一例给票领赈。如有赈未领完。原票遗失者。查实补给。仍于册内注明票失换给字样。以防拾票人冒领。

### 放赈

一定例被灾十分。极贫给赈四个月。次贫给赈三个月。被灾九分。极贫给赈三个月。次贫给赈两个月。被七八分灾。极贫给赈两个月。次贫给赈一个月。被六分灾。极贫给赈一个月。被六分灾之次贫。及五分灾。例不给赈。止准酌借口粮。春借秋还。其酌借月分。或银或米。随时酌办。

一放赈宜多分厂所。使饥民散而不聚。除城关外。各按被灾附近村庄二三十里适中之地。使领赈之人可半日往返者。设为一厂。或寺院。或搭棚。务须地场宽大。分别男东女西。每厂须设两门。以便一出一入。先放远庄。次放近庄。务令鱼贯而行。毋致拥挤喧哗。该地方官将某某村庄在某处厂内。何月日放给。先期明白晓谕。并令地保庄头传知各户。以便灾民按期赴领。免致往返守候

一定例賑粮每月大口给米一斗五升。小口七升五合。若银米各半兼放。大口月给米七升五合。小口月给米三升七合五勺。各州县应每厂各设七升五合桶三只。三升七合五勺桶三只。并备斗三张。斛一张。由该管道府按照仓斛较准。在于桶口四面烙印。分发各厂应用。以免零量稽迟。及截短桶口偷减賑粮之弊。如吏役斗级人等。敢有短少量。轻则枷示厂所。重则立毙杖下。该管官失于觉察。一并参究。如银三米七银四米六搭放。均照此办理。

一折賑米价。定例直隶省每石折银一两二钱。历奉 恩旨加增。准折给银一两四钱。计每月大口应给银二钱一分。小口应给银一钱五厘。若银米各半兼放。计每月大口给银一钱五厘。小口给银五分二厘五毫。数更零星。如以原银按口秤剪。不特折耗滋多。而封裹非止一人。又岂能逐包覆看。且穷乡僻壤。并无钱铺。贫民领银易钱。亦多未便。自应照历次章程。由官按照时价。公平易换钱文。将每一两易钱若干。补足串底。核明大小口数。应给若干。先期详报。一面按口用绳串。毋许短缺一文。以便临期随米散给。遇有小建。即钱米并计。于钱文内总扣一日。不必银米分扣。儗州县官故将钱价报昂。希冀换多给少。定即严参示惩。如全放折色。亦照此办理。

一被灾州县中。向来居住之旗人。应与民人一例賑恤。俱当查明。如有同居兄弟叔侄披甲食粮。并家奴有主可以资助者。均不在应賑之列。其余闲散下屯。专靠种地并无生业者。应令有旗各属并理事丞倅。逐一确查。照例给賑。其户住居灾地者。亦令地方官会同场员。查明极次户口。分别给賑。

一坐落灾地营分兵丁。原有粮饷资生。但家口多者。难免遇灾拮据。令该管营员查明除本身及家属在三口以内。不准给賑外。其多余家口。分别极次开册移县。该地方官会同该营亲查确实。汇入民户一体给賑。

一灾地贫生。例准给賑。应令该学教官查明实系贫乏。照依旧章。每户以三大口为率。造册移县。覆查明确。核明应賑米数。每米一石。折银一两。移交教官。传齐各生。在明伦堂唱名散给。如有遗滥侵蚀。即将该教官揭参。

一灾賑案内。应需各项银两。有由府转发者。每致时日稽迟。且有绕越道路多费运脚之处。自应由各该州县径行备文赴司请领。该司衙门一面发银。一面移行该管道府州知照。如司书有留难需索情事。许该州县禀明究办。至勘灾查賑员役盘费饭食。除照例现任正印及丞倅等官不准支给外。其候补试用等官。及现任之教职佐杂各官。自查灾之日起。每员月给盘费银八两。每官一员。拨给书办二名。跟役二名。每名日给饭食银四分。放賑时。每厂书办二名。衙役四名。斗级四名。每名日给饭食银四分。如遇车马难行之处。每官一员。应乘坐官船一只。水手四名。书役小船一只。水手二名。每名日给饭食银四分。按日

计算。核实报销。

### 煮赈

一被灾较重地方。定例于例赈之外。准于近城处所。冬月煮粥兼赈。江苏省大口日用米二合。小口日用米一合。江西省无论大小口日用米四合。米数多寡不同。似当以大口三合小口一合五勺为酌中之数。第恐经理不善。则或偷减米粒。换和糠。或节缩柴薪。搅用石灰。不特下咽为难。且易致人病证。是宜选用诚实董事。分项经管。自淘米下水。以至起锅贮缸。皆须亲督夫役理料。以防滋弊。其粥必须稠厚。足充一饱。至发粥时。则须人厂粥厂分为两处。人厂内再分男女两厂。先令领粥贫民齐集厂内。按名给筹。再赴粥厂领粥。以杜重复冒领。其舀粥铜铁杓。皆按大小口米数较准。并于杓口鏤字分发。使分派得以均匀。夫役无可偷减。一被灾较重之区。如有绅衿富户。实心好善。自愿捐资设厂。煮粥赈饥者。应即通详批允。听其举行。固不须吏胥干预。亦不必官为经理。惟于厂所酌派员弁弹压巡查。以防奸匪滋事。若止系一村一里。捐项无多。来食粥者。不过数十家。皆为该绅富所熟识之人。则并不必派员巡查。转多烦扰。统俟事竣。查明捐户姓名及银米各数。造册详请。分别奖叙。

### 平糶

一平糶食粮。原应青黄不接。米少价昂时举行。所以平市价。便民食也。如遇灾地秋冬正放赈粮。小民有米可资。原可无需平糶。况灾邑食粮有限。若赈糶同时并举。势必仓箱尽罄。来春反无接济之资。自应于放赈时暂缓平糶。撙节留余。以为青黄不接时糶济民食。不得早图出脱。致貽仰屋之忧。

一平糶向系听民自行赴糶。并不查开户名。是以奸商蠹役。得以乘机舞弊。买属贫民往复购买。积零成窳。昂价转售。是若辈得饱贪囊。而贫民仍无实惠。自应照放赈之例。责成董事。查明生计艰窘。应余平米之人。给予照票。令其持票往糶。每户不得有两票。每票不得过三升。仍于票内填注日期。不准一日再买。如此。则户名可考。而冒买之弊除。米数有定。而囤积之弊绝。再于各乡多分糶厂。俾免贫民仆仆道途。则其惠愈均。所用量米升桶。亦应一律较准验烙。以防偷减。如有州县先将仓谷亏空。于平糶时虚报余数。希冀存价弥缝者。严参治罪。

### 条陈荒政事宜疏

彭世昌

臣维荒政者。国家之仁政也。有豫备于未荒之前者。有补救于已荒之后者。全在大小官吏。因时制宜。多方筹办。庶有裨于民生。然非博采旁询。确有成见。则布置难期其周妥。且非准今酌古。都为一编。则查者孔惑于分歧。用不揣冒昧。谨遵我朝成宪。广取古今之说。悉心融萃。期于篇幅不繁。而纲目



悉备。辑为备荒事宜十有四条。救荒事宜四十有二条。另缮进呈。恭候 钦定。拟请 飭发各省循照办理。不但已荒之区宜力图补救。即未成灾地方亦宜先事豫防。有备无患。固非止为一时计也。是否有当。伏乞 圣鉴训示施行。

#### 备荒事宜十四条

一曰重农事。 自古为政莫先足食。足食不外务农。我 朝念切民依。重农贵粟。屡颁 谕旨。诚二帝三王之用心。而万世兆民所永赖也。有司牧之责者。凡夫劝课之方。允宜实力奉行。并讲求区田代田诸法。以厚民生。毋得徒事虚文。此为备荒第一义。

一曰勤开垦。 生齿日繁。待食者众。向之所耕田亩。可食千人者。今以之食万人。或虑其不给矣。欲求充裕之法。不若于各省闲旷之处。令民择地开垦。其无力者。官为贷给牛种。而不遽行升科。则民有所利。而愿往者多。既岁可增百万之粟。且无人满之患。亦一举两善之道也。

一曰兴水利。 水利之兴。所以资蓄泄。备旱潦。变歉岁为乐岁也。各直省大吏。宜飭查各属境内形势。细加筹度。何处可以疏渠。何处可以筑堰。何处可以穿井开塘。或劝民自为。或动用公款。官为办理。务期事在必行。则效有必致。岂止一时之利哉。

一曰急补种。 昔人谓地方遇有水旱。种植必不得时。即须先察地利。如水多则急以不忌水者种之。旱久则急以不畏旱者种之。失彼得此。尚可支持其半。此诚备荒之急着也。

一曰备杂粮。 杂粮如豆麻荞麦芋薯等物。其种甚多。不论南方北方。皆宜广为之备。虽地气或有不齐。但能随时种。多寡必有所获。其足以资接济一也。大抵南人以稻谷为大粮。北方以粟麦为大粮。此外往往多不留意。一遇歉岁遂不可支。是宜预为之筹也。

一曰治菜圃。 民不可有菜色。不可不兼治菜圃。盖萝卜莴苣菠菜葱韭瓜瓠之属。平时可以佐食。荒岁亦足以充饥。其法以数亩之地。缭以短墙。或限以枳篱。先种长生韭二三十畦。余蒔时蔬一二十种。惟务勤加灌溉。每种菜一亩。八口之家。四时皆可取给。若近城市。其利尤倍。

一曰广植树。 树谷之外。可以供食用备饥荒者。莫如树木。雍正二年上谕。舍旁田畔及荒山不可耕耘之处度量土宜种植树木桑柘可以饲蚕枣栗可以佐食柏桐可以资用即榛楛杂木亦足以供炊爨。仰见 圣虑周详。无微不至。地方官宜责成乡耆里长。广为劝谕。就所宜之木。随处种植。勿视为不急之务。

一曰裕仓储。 积储者。天下之大命也。常平之制善矣。此外如义社各仓。并宜一律兴举。凡立仓。不论若干家若干人。总以乡村附近联络者。公设一仓。

如乡村零户有难于联络者。或每族各设一仓。或一族中每房各设一仓。均听其便。如建议之初。仓廩未立。或神庙。或公祠。或殷实之家仓屋有余者暂行借储。一俟积谷稍充。便可另自置仓。又募谷不拘一法。总以无抑勒无假手为要。宜于秋熟时。州县官设立印簿。遣绅衿耆老数人转相劝谕。听捐户自登姓名。谷数多寡。各量其力。银米悉从其便。出者毋吝。劝者毋勒。或每年一捐。或数年一捐。或一捐不复再捐。均酌度情形。随宜办理。捐谷既有成数。即赴地方官呈明立案。更有推广劝募之法。如称寿开筵酬神演戏等事。节其糜费。捐入义仓。此祝寿酬神之上术。亦即备荒之长策也。又司出纳。宜择老成殷实者一人总管。再择一二人逐年分管。仍设立四柱册。登记明晰。互相稽查。不经官吏之手。州县官核实转报而已。至遇岁歉。即以本地所积之谷。散给本地之人。先尽极贫。次中贫。至家计稍可自支者。不必散给。仍以岁之上下。分别赈贷赈粟赈济。又积谷尚未充盈。不妨变通办理。创质谷法。于东作方兴之时。听农民以物质押。资其工作。秋后加利清还。于仓储有益。于民亦便。臣父大忻。道光年间。曾仿此法。捐谷千余石于族。并置仓廩一座。择人经理。今行之数十年。积谷颇裕。不但本族可无匮乏之虞。且逐渐可以及远矣。至于日积日多。谷不胜用。又宜划分若干。为恤嫠育婴等会。以广任恤。此亦计虑之所必及也。

一曰禁种罌粟。栽种罌粟。大为农田之害。例禁綦严。民间倘有仍前栽种者。应从重议罚。以备里社之荒。并责成该族长里长。立令拔除。改种五谷。如有顽梗不遵者。该族里长禀究。盖少一废谷之地。即多一产谷之地。不得以积习难除。致妨民食。

一曰戒浮靡。谚云。富家一席酒。贫家半年粮。此言奢靡之蠹也。不独富也。即家无担石之粮。往往亦染于习气。有效尤者。此辈虽在丰年。已不能给。一遇饥岁。立饿死矣。地方官宜剴切出示劝谕。富者务宜图匮于丰。省无益之费。为有用之地。贫者愈当量入为出。力求撙节。庶几家给人足。可恃无恐也。

一曰酌禁远糶。禁糶固非善政。昔人谓收成之方。仰屋而叹。荒俭之地。顿足而呼。是也。然以本地足谷。遂任四方多糶。则本处之粮必尽。贫民不免于饥死。亦不可不虑。今有一法。凡地方丰收。及旧存足支三年者。酌留两年之谷自备。其余一年之谷。任其远糶。若利其价高。任意多糶。致本处之粮骤贵且尽者。准人举发。籍其谷分存义仓。

一曰预备他余。凡事豫则立。地方遇有水旱。若待其成灾之后议余。则价必腾踊。且恐缓不济急。须于灾象甫兆时。通盘算扣本境户口若干。需谷若干。现存仓谷若干。不敷若干。预于他方谷多处。买存以待不时之需。亦备荒先着

也。

一曰安插游民。游民者。民之蠹也。平日游手好闲。生计无出。往往三五成。藉端生事。一遇饥馑。多为盗贼。是宜设法以安插之。或劝其学习杂艺。或贷以资本。使之谋小生理。或令充当闲役。或令看守庙宇。皆无不可。

一曰保全富民。保食六条。终于安富。良以富者。贫之母也。一邑有富民。则一邑缓急可恃。一乡有富民。则一乡缓急可恃。若富民凋敝。贫民何依。设遇灾歉。更何所恃乎。是在贤有司于无事时加意护持。而后有事时得赖其力。如平糶助赈施粥诸举是也。

#### 救荒事宜四十二条

一曰勘灾。勘灾务在亲履田亩。勘准分数轻重。如八九十分五六七分之等。轻重已确。将来核赈及钱粮蠲缓等差。即以此为张本。但事变无定。有现勘得本属轻灾。及十日半月之后。竟成重灾者。此又不可不察也。至灾区有谓宜特遣大员往勘者。盖为慎重灾伤起见。非遣官不足以专责成。又有谓遣官无益。且多一供亿之烦。不如令地方官自勘者。皆未可执为定论。窃谓中荒之岁。被灾止在一方一隅。则仅令有司自勘为便。若遇大荒之岁。赤地数千里。饥民数百万。则必特遣大员会同督抚办理。方可期其有济。惟巡历所至。须是自携资斧轻骑减从。然后能不扰也。

一曰报灾。匿灾者。罪无可辞矣。即经报闻。而或稍涉迟延。哀此穷黎。朝不谋夕。尚可少待须臾耶。地方官于踏勘之后。务宜遵照例限。详报上司。上司立即准题。如有迟报逾限者。照例扣算月日议处。伏查乾隆六年 上谕。向来各省报灾原有定期若先期题报便不合例朕思按期题报乃指其本而言至于水旱情形为督抚者察其端倪早为区画随时密奏则朕可倍加修省而人事亦得以有备若过拘成例则未免后时矣。敬绎 圣训。是即依限题报。且恐后时。况任意迟报乎。

一曰停征。地方遇有水旱。灾象已成。即宜一面停征。一面力请督抚具题请蠲。如奉准蠲免。即刊刻誊黄。为百姓明白豁除。倘或不与豁除。犹朦混私征。是使实惠不得及民。且重以流亡之苦也。尚得谓之司牧乎。

一曰审户。林希元荒政。首言审户难。良以户口不清。则百弊从此而起也。然办理亦自有要。宜仿保甲之法。挨门逐户查验。丁若干口。作何生理。有无残疾及田粮等项。编排的实。然后散赈之时。大口小口。极贫次贫。皆可按籍处分。无滥无遗。岂止弭盗而已哉。惠士奇谓厘户之法。当仿照韩琦河北救荒政。而择甲户之以资为官者。宪司礼请之。属以计口均户而分五等。每县若干都。每都五人。视民居稀稠而增减其数。复受之粟。而属以亲至某乡。聚民均给。人日一升。幼小半之。十日一周。终而复始。至麦熟止。仍分糶粟之所。

给粟之所。俾均主之。而有司总其成。此法亦可采用。

一曰发仓。 各省常平仓谷。原以备歉岁之用。时当大饥。地方官宜申请发仓。以裕民食。其有义仓社仓之处。并令一律开放。至发仓之时。或出三存七。或出四存六。或尽数赈贷。或尽数赈济。均酌量轻重情形。随时办理。务期实惠及民。

一曰截留。 大荒之岁。仓谷不敷。除停解本地粮米外。如有他处官粮经过。不妨权宜截留。一面报闻。即一面赈济。盖救饥如救焚。稍缓须臾。恐无及矣。况 朝廷念切民瘼。必蒙 允从。上年山西河南奇荒。经各大吏奏请。无不立沛 恩膏。并有不待陈请而 施恩至三至四者。洵古以来所未有也。

一曰挪余。 万口嗷嗷。截留之粮。又告罄矣。此时欲赈则无米。欲余又无银。计惟有暂挪公帑。择诚实能干之人。急往他处采买。循环周转。以资接济。俟丰岁设法补还。此亦权宜之策也。

一曰招商。 地方偶遇偏灾。全赖各商运贩米麦。源源接济。谨按乾隆元年。议准行令督抚转饬管理关务各关。凡有米船过关。即询明该商如果前往被灾各邑赈卖者。免其纳税。给与印票。责令到境之日。呈送该地方官铃盖印信。以便回空核销。如有免税米船偷运别省。并未到被灾地方先行赈卖者。将宽免之税加倍追出。仍照违禁例治罪。其所以鼓舞招徕之者至矣。有子民之责者。尚其早为之计哉。

一曰不抑价。 商贾辐辏。市价不期平而自平矣。若米方大贵。强令抑价。则上户之有蓄积者。既不赈。而商贩闻之。亦惧其亏折而不来。故古人有遇饥增价而米反贱者。其识见诚过人远也。然亦须审其时势如何。倘我方增价。而商贾未知。即知之而一时贩运未到。嗟彼贫民。何堪食此贵米乎。不若于产米之区。张示增价榜文以招商。而于本地之价。仍听其自涨自落为无弊也。

一曰禁闭巢。 收成歉薄。米价昂贵。铺户因而囤积居奇。富户因而观望专利。在所不免。是宜严定章程。铺户除流通外。囤积在三百石以上。富户除本家口食外。存余在一百石以上者。许人举发。借谷赈饥。诬告者反坐。则闭巢者有所畏而不敢。又不开人藉端报复之端也。

一曰禁强余。 闭巢有罚矣。而强余者亦宜严其法。盖时方大饥。民易生乱。强余虽为索食起见。而乱心已萌。若不严为之禁。势必愈无忌惮。从此而抢掠而掳杀矣。故昔人行荒政者。有榜于通衢曰。强余者斩。今虽悯其可原。然立法要不可不严也。

一曰禁烧锅。 烧锅以酒为业。耗谷甚巨。在平时准其开烧。犹曰裕课商也。若遇奇荒之岁。万口待哺。自宜暂请停止。以裕民食。

一曰开捐。 灾伤过重。虽 朝廷迭沛恩施。不敷尚巨。且正赋既已蠲免。恐

亦无帑可发。是必力请开设捐纳一途。不拘输米输银。或半米半银。总期于赈务有济。又须轻减数目。推广章程然后应例者。可期其多且速。而百万生灵全活不少也。

一曰劝捐。人皆有不忍之心。当地方大饥。岂无乐善好施者。是宜剴切劝其量力捐输。以捐数之多寡。分别奖励。若有破格多捐。为人所难为者。即专案具题请旨。格外旌奖劝捐。并宜先出资以为之倡。又劝捐宜先访与殷户相善之人。令其往劝。殷户乐助则已。倘实有蓄积而不乐助。或乐助而数极微末者。有司官始亲往劝。往必以礼循循善诱。喻以桑梓补助之谊。动以阴鹭获报之说。不可强勒。又有零捐之法。无(谕)[论]在城在乡。劝令各户每日捐钱或四文六文。或捐米四合二合。积少成多。亦可稍资赈济。盖为数少则人易从。而办理甚易。其钱米或一日一敛。或几日一敛。均听其便可也。又近来有塔捐图式。其法以京钱五千为一愿。或捐一愿。或捐数愿。以至十百千万愿。各随心力。多寡不拘。愿捐者将姓名捐数。书明塔图内。集腋成裘。亦简便易行。

一曰请协。地方大饥。本处实形支绌。即不妨移书于邻省之成熟者借拨银米。以资协济。救灾邻。古之道也。各省果有赢余。断无有彼此疆界之理。况今皇上有令各省协济之谕乎。

一曰定期。不论赈贷赈施赈银赈米。均当先期出示传谕。的于某月某日开赈。不可失期。致令穷民空劳往返。其开放之期。的以五日十日为限。盖一日一给则太烦。若总给之。又恐饥民领赈到手。不知撙节也。或谓旬给升斗。官不胜劳。民不胜病。莫若计其地理远近。口数多寡。人给两月粮。归治本业。可无伤生理。又谓凡城市每给五日。乡落三十里内者。每给十日。三十里外者。每给半月。此则在乎因时制宜也。

一曰榜示。办赈最忌颞颥。百弊由之而生。宜于赈饥地方稠人广众之所。张贴榜文。领到恩米若干。截漕若干。收过捐输若干。各省协济若干。放过若干。实存若干。一一揭明。俾共见共闻。交相考核。庶散赈者可无侵欺之虞。受领者可免冒领之弊。诚良法也。

一曰设厂。凡办赈必设厂。设厂必择本城及四乡适中之地。使领赈者道里相均。倘一乡一厂。相距仍远。即宜添设一二厂。庶老弱不难赴领。雨雪可以无阻也。若能男女分厂尤善。

一曰赈贷。稍贫之人宜赈贷。即所谓借用食谷是也。然亦有本非贫户。夤缘多借。辗转巢卖以图利者。不可不察。宜照审户之法。查明应贷户口若干。每日需谷若干。准借若干。核实办理。若赈贷不敷。或自出谷。或劝富民出谷接济。皆宜推而行之也。

一曰赈巢。次贫之人宜赈巢。即所谓减价平巢是也。然须查得实系贫民。方

许余减价之米。仍示以限制。给以印票。凭票给领。若富民并家计稍能自支者。概不许余。如此。则贫民得沾实惠。而冒滥图利之弊可免矣。或谓文彦博知益州时。减糶不限以数何如。按此须恃有谷多乃可。否则不如限以升斗之数。尚为稳着。

一曰赈济。至于极贫之民。余则无钱。贷则难偿。非赈济不足以资全活。或赈米。或赈钱。或赈粥。另分条于后。夫赈济不难于饥者必赈。而难于赈者必饥。赈者未必饥。则饥者未必活。何者。以有限之财。当无穷之冒。必不济也。明高攀龙常有此议。然亦无他妙法。仍不外随门逐户。查核必实。无使不饥者冒领。则饥者之受惠不少也。

一曰米赈。赈济之法。莫善于散米。昔人言之綦详。盖给谷。则小民未必家家有碾米之具。且升斗而碾之。龠合而碾之。亦不胜其烦矣。散米则无虑此。又小民得米。和野菜煮食。一日之赈。可支两日。一人之赈。可供二人。此法不但可行于赈济。且可行于赈糶。今 朝廷已行之有效矣。

一曰钱赈。散米诚善矣。倘扣算米石不敷赈给。又宜酌量变通。或先尽米。再用钱。或钱米分配。或全以钱代。均无不可。或谓赈银亦有数便。盖以银代。不知银质坚厚。豪厘难于分析。又秤有低昂。色有高下。易滋朦混。且贫民得银。又将易钱。辗转之闲。伤耗不少。若用钱则无以前诸弊。又三五零钱。取用甚便。亦法之善也。

一曰粥赈。粥赈之举。议者谓煮粥多搀和石灰。非活人乃杀人。又谓壮者得馐。而不能及于老弱残疾之人。近者得舖。而不能及于荒村僻壤之境。又谓聚万千饥民于一处。气蒸而疫疠易染。众聚而奸盗易萌。又谓司事者多扣。民无实济。此数者。诚不能无虑。但在乎办理得人耳。若就近多设厂所。择诚实绅士。属以钱谷煮赈之事。不准吏胥经手。粥熟必先亲尝。放粥之时。专立二人监理。一在厂外。一在厂内。鸣锣一通。令领赈者鱼贯而入。男归一处女归一处乞。鸣锣二通。按人次第匀给。得粥者即令散去。不准停留。明日复然。多备苍朮艾叶等物。随时熏烧。并不时稽察饥民出入。戒其无得滋事。如此则何诸弊之有。又张伯行有担粥法。每日煮粥一担。令人肩挑。随处散给。粥尽则已。明日再煮。担粥者众。则全活者多。且无争挤之患。其法亦极简便。又久饥之人。肠胃枯细。骤饱即死。魏禧分次给粥之法。可酌用也。饥民至厂者。随其先后。来一人则坐一人。以次挨坐。已坐者不许再起。一行坐尽。又坐一行。以面相对。以背相倚。空其中路。可令担粥人行走。坐定后。击梆一通。高唱给第一次食。令人次第轮散。有快餐先毕者。不得混与。一次散乞。然后击梆二通。高唱给第二次食。如前法。三次即止。又陆世仪谓久饥之人。不可食饭。即糜粥亦不可多食。因思得施米汤法。朝夕炊粥饭时。少增勺米。汤沸

。必挹取数盞盛大瓮中。多多益善。明晨以汤再炊。量入麦粉少许。使成稀粥。更以水姜三四块。捣碎调和。各就门首施之。或一次。或早晚二次。汤尽为度。用以少润饥民肠胃。

一曰展赈。 展赈者。 圣朝有加无已之仁爱也。或加赈口粮。或添设粥厂。或展限月分。固已。其有茆独老疾之不能自存者。尤格外厚。以及岁寒无衣者。为给棉袄。露宿无屋者。为谋栖止。疾病为给医药。病故为备棺槨。法良意美。凡为司牧者。可不实力奉行。妥为经理乎。

一曰止流民。 饥饉洊臻。何以使民不轻去其乡。抛弃生业乎。地方官宜遵嘉庆七年之 谕。先期出示各乡村。谕以即有赈恤。令其静候。不得远离。一面设厂平糶。以定民志。良以辑之于既流之后。不如抚之于未流之先。彼饥民既知本地可以餬口。又何乐于荡析离居耶。

一曰抚流民。 至若本乡无可食。不得不转徙他乡者。所至之境。地方官应不分畛域。加意抚恤。择宽广寺院。或空闲房屋。分别安插。每处设一人经管。稽其出入。官为计口授粮。并严明约束。不得藉端滋事。其有亲旧可依者。令依亲旧。有健壮可佣工者。令其佣工。

一曰收养遗弃幼孩。 饥民遗弃子女于路。如有愿收养者。具呈报官。某日某处。收得幼孩几人。官为给以印票。日后长大。一听养主役使。若有父母及亲属襁挈而来者。收养家酌给钱文。立字二纸。听其自定限期。何时领回。并开明如有病故逃亡。与养主无干。一与该父母亲属收执。一存收养家。倘限满不领。至两年以外者。即由养主安遣。仍报官存案。倘或无人收养。地方官即宜设局抚育。俾孤儿得免于饥饿而死。亦少者怀之之意也。

一曰禁止买良为贱。 岁值奇荒。至鬻卖子女为生。惨已极矣。而娼优之家。乃有乘危贷买。仍习贱业者。此宜急行禁止也。在饥民计穷路绝。原出于万不能已。而为民父母者。独不思所以矜全之乎。应即出示晓谕。凡乐户不得再买良家子女。犯者治以应得之罪。其已买者。设法代为赎回。方是仁人君子之用心。

一曰禁抢夺。 饥民抢夺。止于食物。犹曰得之则生。弗得则死也。至抢夺非止食物。则其情亦难恕矣。若一概纵容。势将为窃为盗。而向来为窃盗之人。难保不混入饥。掠取财物。是宜不时巡察。如乡城之间。有白昼任意肆抢者。即照例究处。惩一警百。亦荒政之所不得已也。

一曰资回。 向例春初耕种之时。有愿归本乡者。即资送回籍。顾资送之例。不皆有益。而间或滋弊。有已去而复来者。有去东而适西者。若必拘定成例。转多混冒虚糜。于灾黎无益。是以乾隆二十八年 上谕。流民故乡既无生计四出佣趁即揆之古人无常职转移执事之条未始不可俾之并生并育又何至束缚

驰骤强以势所不能朕以为与其资送无实济不如加赈济之期俾民获实惠之为愈也。然法贵因时。道在变通。故光绪四年。我皇上又有将各处饥民妥为资遣回籍之 谕。盖时而移民就粟。时而移粟就民。总期于实惠及民而已。

一曰给种。 食为民天。小民终岁所仰。全在及时耕种。饥馑之后。颗粒不存。纵有田可耕。而无粮可种。坐误耕期。盖所在多有。地方官宜遵历年 谕旨将州县所存仓谷。酌给籽种。俾资耕作。或劝富有力者。于本图内贷给。俟秋成之时。许其加利收还。查种谷一石。可得新谷一二十石。借者虽出息。仍获利十倍。两益之道也。

一曰兴工。 救荒之策。莫善于以工代赈。如开渠筑堤修葺城垣等事。酌量举行。令小民得力役之资。为餬口之计。其不能赴工之老弱残疾者。仍给以口食。至民间土木应兴各工。亦宜劝令及时修举。彼此两有裨益。

一曰清庶狱。 东海杀孝妇。大旱三年。地方大饥。得非由于冤狱莫伸耶。不然。或承审案件。任意积压。以致拖累无辜。上干天和。急宜及时分别清理。除罪重者戒狱卒无得凌虐。仍依限讯结外。其稍轻者。或令人取保。或交人看守。若审系无干之人。立即释放。以消戾气而召甘和。

一曰赎罪。 除罪大恶极外。虽重罪准其纳赎。盖粟者。饥民所仰以为命也。犯者能出多粟以救饥。是所戕者止一人之命。而所活者且百十人之命。罪足相抵。 朝廷纳其粟以赈饥。是因恤千百人之命。曲以全一人之命。法亦非枉。权中有经。夫岂汉之入粟赎罪。所可同日语哉。虽永着为令可也。其章程拟即照吕刑酌定每锾折谷若干。

一曰弛禁。 饥馑洊臻之时。流离满道。乃有宴会为乐。及搭台演戏者。于心何安。周礼十二荒政聚万民。九曰蕃乐。注云。闭止乐奏也。此等自应严加禁止。惟工作力役之人。仰食于此者甚众。若一概禁止。不愈绝其生路乎。昔范仲淹守杭。值岁大祲。纵民竞渡。张宴湖上。自春至夏。富民空巷出游。盖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此救荒之得其权也。今更有一法。凡岁荒有仍前演戏宴宾者。计日令其出谷若干以赈饥民。不禁之禁。似更平允。又山林川泽之利。流民可资为生者。暂时宜弛其禁。

一曰暂质。 大荒之岁。贫民有持衣物易食者。往往千钱之值。止售得百文十文不等。饥饿不免。而又寒无衣炊无釜矣。此时地方官宜暂挪动钱粮。听民质押。俟秋后赎还即可补码。并广劝富民各出资本。开设质铺。许其取利。如千钱之物。量质五六百文。贫民虽加利取赎。犹不至受大亏。而富民亦不无微利。

一曰择人。 有治法。尤在有治人。人之贤否不易知。总以平日存心为断。官吏存心于爱民。则为官吏之贤者。绅士存心于济人。则为绅士之贤者。官吏贤



。宜加意委任以专责成。绅士贤。宜优礼延请以资助理。此为最要者。

一曰访察。得人矣。又须不时访察。吏胥有无克扣朦混。户口有无遗漏重冒。斗秤有无低昂。米钱有无短少。办理是否得宜。始终是否不懈。今日东而明日西。循环周历。并时将穷民艰苦情状。及古来救人济人报应故事。与之谈说。俾各动其恻隐之心。此最紧要。至于出访之时。宜微服而往。出其不意。勿使人得为备。

一曰劝惩。访察之后。则贤否自见。而劝惩可施也。司事者。果系廉能公正。实力奉行。在官吏则分别奏请奖叙。在绅士则分别给以奖励。如有克扣侵渔等弊。无论官绅。亦即随其轻重。或予严惩。或令罚谷。务期赏足以劝。罚足以惩。

一曰集思。言荒政者。自古及今。最为详备。周礼荒政十二聚万民外。宋董煟救荒全策。有人主当行六条。一曰恐惧修省。二曰减膳撤乐。三曰降诏求贤。四曰遣使发廩。五曰省奏章而从谏。六曰散积藏以厚黎元。宰执当行八条。一曰以调燮为己任。二曰以饥溺为己责。三曰启人主敬畏之心。四曰虑社稷颠危之渐。五曰进宽征固本之言。六曰建散财发粟之策。七曰择监司以察守令。八曰开言路以通下情。监司当行十条。一曰察邻路丰熟上下。以为告余之备。二曰视部内灾伤大小。而行赈救之策。三曰通融有无。四曰纠察官吏。五曰宽州县之财赋。六曰发常平之滞积。七曰毋崇遏余。八曰毋启昂价。九曰毋厌奏请。十曰毋拘文法。太守当行十六条。一曰稽查常平以赈糴。二曰准备义仓以赈济。三曰视州县三等之饥而为之计。四曰视邻郡三等之丰而为之备。五曰申明遏余之禁。六曰宽弛抑余之令。七曰计州用之盈虚。八曰察县吏之能否。九曰委诸县各条赈济之方。十曰因民情各施赈济之术。十一曰差官祈祷。十二曰存恤流民。十三曰早检放以安人情。十四曰预筹备以宽州用。十五曰因所利以济民饥。十六曰散药饵以救民疾。牧令当行二十条。一曰方旱则诚心祈祷。二曰已旱则一面申州。三曰告县不可邀阻。四曰验旱不可后时。五曰申上司乞常平以赈糴。六曰申上司发义仓以赈济。七曰劝富室之发廩。八曰诱富民之兴贩。九曰防渗漏之奸。十曰戢虚文之弊。十一曰听客人之糴余。十二曰任米价之低昂。十三曰请提督。十四曰择监视。十五曰参考是非。十六曰激劝功劳。十七曰旌赏孝弟以励俗。十八曰散施药饵以救民。十九曰宽征榷。二十曰除盗贼。是皆留心荒政者。所宜博采旁询。兼收并蓄。庶临事时确有把握。可以次第举行也。

一曰通变。大饥之时。既已胸有成见。不至束手。然或拘于一格。刻舟胶柱。仍属无济。昔人所以必戒拘文也。盖时势不同。有宜于昔而不宜于今者。有宜于此而不宜于彼者。是必随时立法。因地制宜。期于灾黎有裨。荒政之能事

毕矣。

## 备荒议

陈廷经

从来救荒之良法多矣。然有通有塞。必视其地。有利有弊。必视其时。又或行或不行。必视其人。盖无定法也。善治天下者。筹当事之策。必筹先事之策。先事之策。莫要于开水利。而立义仓次之。设砦筑堡又次之。昔禹之治水有三。始泄之以去害。则导川入海。继蓄之以兴利。则潴水为泽。终义之以播种。则浚畎及川。故夫子称其尽力乎沟洫焉。沟洫之法。即周官遂人之法也。今之江南水利也。有合于遂人之法矣。三江之两旁。或十里。或五里。则有纵浦。纵浦者。江之支流也。纵浦之两旁。或三里。或二里。则有横塘。横塘者。又浦之支流也。塘之两旁。又有港。港之两旁。又有沟渠。而凡江浦泾塘之上。莫不有岸。万夫有川。三江也。川上之路。则江岸也。千夫有浚。纵浦也。浚上之道。则浦岸也。百夫有洫。横塘也。洫上之涂。则塘岸也。十夫有沟。港也。港上有畛。则港岸也。夫间有遂。则沟渠也。遂上之径。则塍圩也。此即遂人之法也。按禹贡扬州之域。所称厥田上下。而至今皆成饶沃者。得水之利故也。堰以潴之。坝以壅之。堤以束之。圩以之。闸以时而启闭之。水至有以泄横流之溃。水退有以溉高仰之田。所以雨则不溢。旱则不涸。田有秋而财赋甲于天下。然而东南水多而不尽得水利。西北水少而恒不免水害者。何也。则沟洫不修故也。是故沟洫之制。无地不宜。而西北尤亟。考西北诸郡邑。或支河所经。或涧泉所出。皆可引之成田。以杀水势。其淀之最下者。皆可留以潴水。淀之稍高者。皆可如南人成圩之法。水利兴而水害亦除矣。大抵天下形势。近山者在乎辟泉吐溜。滨河者在乎穿渠引流。至高山平原。水利所穷之处。在乎多开池塘水库。多凿井以资灌溉。随地制宜。或澹之使通。或渟之使汇。或涤之使畅。或障之使回。不限方圆。不定多寡。不拘曲直横斜。因地势而利导之。因古法而变通之。总以水之蓄泄为度。旱涝均必可资也。夫西北地广人稀。而岁入无多。家无盖藏。惟水利兴。将饶沃无异东南。大利一也。东南转输。一石费至数石。昔人谓西北有一石之收。则东南省数石之赋。大利二也。河南防河堤。湖广防江堤。南直浙江防海堤。有沟洫以容之。涨发不忧冲决堤岸。抢筑岁费。渐次可裁。大利三也。军政莫甚于屯田。沟洫通利。荒土开垦。悉可耕种。因此召募开屯。不费饷而兵额充足。大利四也。邪教之起。多由游民。百姓皆从事于陇亩。风俗曰靖。大利五也。沟涂纵横。戎马不能踰越。足资阻固。大利六也。以此推之。岂复有尧灾汤旱之虞哉。

虽然。义仓之法不可以不立也。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仓人藏粟。遗人委积。皆预为先备。以为散利之地。故朱子设立社仓

。所以保富安贫。与王安石青苗有异。为法至善。后世行之。有病于挪移者。有利于豪强武断而不及穷黎者。有出息而遇歉岁则其本难偿者。非立法之弊。行法者之弊也。其法在每乡劝谕为之。或一乡自建一仓。或数乡共建一仓。绅耆有愿助者。不拘定数。以济其施。豪富不助者。视所应出。以重其罚。登记有司。户口有册。出入有掌。开闭有时。散领有签。斛斗有式。次年春夏。推陈出新。因子多少。贷与农人。息取加二。小荒则贷贫而减其息。必公议而酌行之。大荒则尽捐而赈其穷。必计众而均分之。虽有公事急需。不得轻移以致耗散。如有豪强强余。不得宽纵以起纷争。日月积之。岁岁积之。斯民无大饥之患矣。盖官之为民计。不若民之自为计。故守以民而不守以官。则吏胥无由滋。城之专为备。不若乡之多所备。故贮于乡而不贮于城。则散敛可以随时。其法可久行而无弊者也。虽然。砦堡之制则又不可不设也。周官救荒之政。除盗贼居其末。后世备荒之策。防盗贼居其先。义仓之置于乡。无城郭足恃。或有劫夺骚扰。则义谷荡耗。断难复聚。是所以固守御者。正未可少也。往时北方居民。恒葺砦而栖。恃楼为固。十里五里之地。三家五家之村。并入团居。互相捍。内圉既固。外患不侵。计无有善于此者。大抵村镇之有墙濠。犹州县之有城池。挑濠之法。一宜深。使不易填。二宜阔。使不易越。三宜暗。使不易渡。濠内所取之土。便可筑墙。形势宜险要。基址宜坚。修筑宜厚。墙濠之外。栅门以扃之。角楼以巡之。瞭台以望之。吊桥以开拽之。无事则力田兴作。有事则闭门守御。至其中清查户口。则于保甲专其责成。督率工程。则与水利同其筑浚。可以固生聚。可以保积贮。可以行清野之法以困敌。所谓一举而众善备者也。此皆备荒之大要也。然而愚者可以乐成。难以图始。此议一出。必有难之者。一则笑其迂缓。而不知成大事者。必不可求近功也。一则虑其费大。而不知有大利者。必不可惜小费也。一则畏其烦难。而不知天下无难成之事。患无任事之人也。为长上者。与其焦虑于征赋无从。罪黜将至。何如集父老而谋于先时。为富室者。与其咨嗟于租课弗登。寇盗愈炽。何如消鄙吝而图其长策。为小民者。与其涂场无望。呼贷无门。转徙流离。圉圉沟壑。何如悉筋力于畚揭。忍疲劳于井里乎。此三者之宜讲。昭然可者也。至于禁远棗。禁游民。教他往豫棗。教多畜别种。随其时其地而善用之。则存乎其人。良法具在。可按而行也。

### 备荒说

赵元益

备荒之策有八。一曰树艺。夫所谓树艺者。不专在粟也。苟宜于种植者。皆可作粟观也。周礼太宰以九职任万民。二曰园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泽之材。孟子教惠王于农时之外。即进之以洿池山林诸大政。古语云。木奴千。无凶年

。诚以备荒之法。宜广而不宜隘。宜全而不宜偏。杂粮借以辅谷。则卒岁无忧。而粒食匪艰也。巨木郁为茂林。则地气上腾。而天气下降也。今天下亦竞言务本矣。然南方习于种稻。菽麦次之。谷种则未多也。北方狃于种黍。菽麦次之。水田则仅见也。又竞言重农矣。然内则关陕襄邓许洛齐鲁多沃壤也。弃而荒之。倚余邻境胡为者。外则朔方五原云代辽西皆耕地也。委而旷之。专仰输挽胡为者。岂地利之不足。果有不可通变树艺者欤。抑安于偷惰。而不愿舍旧谋新也。或曰。山多田少之地。其田硗确。功费大而利息薄。其沙瘠不堪树艺者。岂能强之使为膏腴邪。为是说者。特不知转移土脉之法耳。苟能讲求树艺。则天下实无不可用之土也。要在格物者之善察其性耳。英国挪佛一郡。昔为荒地。嗣审其土宜。广植萝卜。居民以之牧羊而获利特厚。撒里司白厘平原土本硗薄。自肥以鸟粪。而百谷滋生。伊里岛田向苦卑湿。后用机器竭其水。土脉特肥。他如栽树引雨。植树防荒。西法与古制相通。实多可采。将见树艺之学日精。旱潦必因之愈少。而果蔬草木。皆可以资民用。此备荒之要事也。一曰绘图。水旱之灾。成于天者显而可见。成于地者散而难稽。可见者无不求免于意中。难稽者无不恣置于度外。今北方之地。旱则千里沙碛。潦则一片汪洋。必得雨水调和。乃能成熟。幸天时而失地利。果何故哉。盖不明地形之高下。水道之源流。胶于成见。不能因势利导耳。然则欲用地利以济天时之穷者非先绘地图不为功。成法具在。其利靡涯。巡行阡陌。按视形势。每苦阅历难周。心目易昧。有图则何处可通沟渠。何处应修堤障。地之高低。何蓄何泄。水之原委。何去何从。不出户庭。已得要领。利一。凡兴大工。办大役。必博稽众说。择善而从。然恐舆论纷纭。莫衷一是。有图则其说一一可证。不能托诸空言。利二。水旱报荒。县令下乡踏勘。四顾茫然。即欲分别等差。亦恐无从下手。诿之书役。需索牵混。作弊繁多。有图则田畴道路村庄。无不悉载。何处先旱。何处先潦。如示诸掌。无所隐亦无所饰。利三。履亩清丈。所以均赋税而苏民困也。然旧用之弓。与部定之弓。参差不等。或盈或缩。百弊丛生。有图则若网在纲。有条不紊。按亩均收。分等定税。豪强不能欺隐。利四。绘图必用计至开方之法。测量精详。悉心定准。有总图。有分图。凡细港支河。以及地势之高卑。水流之顺逆。潮行之通塞。皆须实事求是。一一备载。则地利不失矣。此备荒之善具也。

一曰农学。古者设农官。亲行田亩。教诲农事。月令王命布农事。善相邱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必躬亲之。农乃不惑。命有司趋民收敛。务蓄菜。多积聚。三代圣王养民之制。保民之意。犹得于载籍中推求之。今国家以财用委司农。而四方贡赋掌之户部。凡诸部诸寺诸监。皆得按其盈虚。以至为存留。为起解。为拨补。皆得操其赢缩。自军兴以来。边镇之疾呼。

司马之督遣。主兵者动以误饷之罪责司农。主财者且不容以出入之数衡民力矣。更何论乎百姓多寡虚实之数。农民补助赈恤之事乎。名实之不符。非细故也。或曰。州县为亲民之官。其责至重。凡先王豫备之政。农部所不能行者。州县应体察时地。因势而利导之。然而何可得也。今州县之吏。惟知司钱谷之出入而已。有能致意于沟之洫之耕之耨之者乎。司催科之缓急而已。有能致意于食之用之节之积之者乎。幸有其人。所用非所长。卒不得志以去。为今计。莫若择精敏仁惠之大员。加以总督农务之权。如汉赵过官以搜粟都尉。元姚枢官以劝农使。专于教民耕植。宽以岁月。委以便宜。则责有归而效有属。或仿泰西农学馆之法。藉化学之理。查究地脉。何土与何物相宜。借植物动物之学。俾栽种牧畜。各顺其性情。则不但原有之物。出产较前丰美。且可博采万方佳种。萃于一堂。散于通国。而农务因农学而愈盛矣。此备荒之本政也。一曰铁路。采买米谷为赈饥之用。路近则易为力。路远则难为功。欲使载米之器良便。而运米之价又廉。舍仿造铁路之外。别无善法。昔人云。千里馈粮。民有饥色。又云。备荒需粮。别无奇策。惟有相道路之远近。就便转输。以通米粮之有无而已。夫以粟匱财竭之时。而运济米粮。必相道路之远近为便。否则近者幸而远者不幸矣。又况亢旱为灾。浹月不雨。内河浅涸。舟楫不通。数十里之内。皆资担负。稍缓须臾。民困益甚。谚云。救荒如救焚。救焚者。必取水速而且多。方能灭火。救荒之道亦然。以此有余。补彼不足。有铁路。则多而不费。速而不劳。诚莫大之利也。或曰。方今国用支绌。若勉筹巨款以造铁路。诚恐得不偿所失。且沿江海之省。已有轮船往来。运载亦甚便矣。是亦不可以已乎。呜呼。为是说者。盖未尝综计其利耳。欲成不世之功者。岂可为浮言所惑邪。考西国初创铁路之时。议政院中皆以为不可。甚有诮之为病狂者。逮后行有成效。人皆诧以为奇。人之难与图始。中西一辙。今中国创造铁路。已先择要道小试其端。俾民习于见闻。知其利益。然后逐渐推行。无往不效。水道有轮船者。内地则有铁路以辅之。且与电线互相表裹。此备荒之新政也。一曰保商。古时人占百亩以自给。后世则富者田连阡陌。农夫无田。往往佃人之田。具牛种。纳租税。身其余几。而都邑富民。安坐而食其租。大半务为纤啬。操其有余之势。以规倍称之息。而农民于是益困。救其弊者。欲使画井授田。各得其分。势必有所不能。欲务劝分发粟以损有余。事又有所不便。前人所以有安富救贫之议。为通变之方者。即重农积谷之微意也。顾吾以为今之富户。大半在货殖而不在农田。平日积贮倍息。操其奇赢。藉有资财。要结当路。有寻常富民所不能为者。富商毅然为之。当道即藉其力以成大功。即如前年左文襄出师西征。饷需不给。藉富商胡道设法接济。克底于成。推此以论。水旱偏灾。暂借富商之力。办一方之赈。亦复何难。苟得秉政诸公。诱掖有方。

奖励有法。安有不以为荣。而裹足不前者。虽然富商之慷慨者。岂易得哉。不孚以情。而操之太蹙。则怨咨交作矣。不量其力。而索之太奢。则靳固其财矣。此保商之所以不可不讲也。闻欧洲各国。以商务为本。上下一心。尽力保护。并设商务大臣专理其事。立有商埠要区。俱设领事。屯泊兵船。以资翼而壮声威。所以商民踊跃。日臻富强。今中国于商情尚多隔膜。亟宜以礼貌相待。以信义相孚。以纷华相戒。以忠悃相勸。既培植于平时。即可效指臂于临事。此备荒之微权也。一曰治河。天灾流行。国家代有。固非人力所可挽回。若夫历代河决之患。其故不由天而由人。禹之治水。顺水之性。行所无事。人固无不知之者。水性就下。不能强之使顺吾意。人又无不知之者。乃何以今之治河。不因水性之自然。而惟藉人力以制之。徇目前之利。而贻无穷之害。昔汉贾让治河下策云。缮完故堤。增卑培薄。劳费无已。数逢其害。当今治河以此为上策。竭天下之脂膏。给河工之烦费。国病而民亦病焉。更可嗤者。官员藉河务而升迁。吏胥藉河决为利藪。故盗使水患之频兴。而不顾民生之大计。功利之中于人心。其害有不可胜言者。居今日而筹水患。必求至当不易之策。为一劳永逸之计。度量地势之高卑。寻求水道所归宿。山陵当路者凿之。城郭受冲者迁之。宣泄积潦。排决归路。不与水争咫尺之地。而后民安其居。水归其宅。然此未可贸焉从事也。必用测绘之法。测近河各州县广轮高下。合为一图。应请照前议绘图策。于直隶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五省。详细测绘平面图。又辅以直剖面图。则河道之分合。水面之高低。上下曲折之形势。显然可睹。而河工亦有所藉手矣。此备荒之大计也。

一曰蚕桑。贾子论积储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汉景帝诏曰。农事伤。饥之本也。女红害。寒之原也。古人论备荒者。未有不饥寒并计。农桑并重也。吴中田赋之重甲天下。夏秋二税之外。加以漕粮之费。民无余蓄。幸有蚕桑之利。实佐事蓄之资。自海禁既开。西洋番舶。贸迁何啻百万。吴丝衣被天下。其利无穷。逮道光己酉咸丰丙辰水旱迭至之时。吴越之民。禾谷尽罄。势已岌岌。不旋踵而已安定者。识者谓蚕桑之利。实有转移之力焉。顾吾考古人所言蚕桑之利。如书诗孟子及春秋传所载。皆在郑晋楚齐鲁之闲。未尝及吴越也。而何以今昔之情形不同若是。谓地无遗利邪。则西北诸省千百里弥望平原。任其荒芜何多也。谓人力不遑邪。则今江北惟通海尚知纺绩耳。至淮扬之闲。妇子终日遨嬉。仰一人而食者。比比然也。谓其事之不习邪。则邻壤相望。止须佣蚕妇并种树之工。教丁男童女为之。初无南北风土之隔也。欲兴其事。宜官为倡导。择地之稍高宜桑者。募嘉湖人教以种桑育蚕。并仿制机具给民。募江南人教之织。乡一人。数年之后。民稍获利。将不待劝戒。而趋之者多矣。此备荒之兼务也。一曰制造。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

不出则乏其事。周礼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又九职。一曰三农生九谷。五曰百工饬化八材。古圣王兴造事业。为民开衣食之源。则工与农又并重也。顾吾考三代以后。工虽居四民之一。而视农为尤轻。惟考工记一篇。专补司空事官之属。其后管子言定民之居工立三族。后世营造之书。寥寥罕觐。岂非以工为末技而贱之乎。然而未可畸轻也。天生五材。民并用之。货恶其弃于地。力恶其不出于己。百工者。能饬力于五材。辨而用之。与农夫之饬力以长地材。无二理也。中国与泰西交涉以来。见其铁舰轮船枪之利。设厂制造以图自强。而制造洋布开矿诸机器。无暇讲求。不得已购自外洋。漏卮莫塞。识者病焉。或又谓中国生齿日繁。小民藉各艺以谋衣食。若改用机器制造。必致夺其旧业。转以病民。不知创行新法。皆中土本无之事。与寻常之工作无关。况洋布羽呢。本系外洋进口之货。仿之可兴民利。开矿则取地之宝藏以供人用。如疏通水道。则有挖泥之机船。平旷之区。可用风车等法。以代人力之劳。遇旱则掘深井以桔槔取水。灌溉田畴。遇潦则开水道以气机戽水。导注江湖。此各项机器。如能专力精思。不惜工本。自行制造。则于国计民生。大有裨益。又泰西定例。凡能别出新裁。制造奇器。实为有益者。则必给以保单。限以年数。准其独造。期满之后。他人始可仿制。创始者名利兼收。故不惜苦心孤诣。巧争奇。中国能踵而行之。必有才智之人。出乎其闲。此备荒之旁职也。按此八者。宜与古人成法相辅而行。古来如农务仓储荒政惠诸大端。皆有实效可收。惟能豫备于平时。即为后日之补救计。而临事之补救。大半从平日之豫备而成。所可恨者。古人良法美意。多败坏于因循废弛之人耳。

备荒用西法。虽创论。而实可见之施行。非揣摩风尚者可比。存之以备一格。

### 宝山筹賑事略

章谦存

一曰缓征。乾隆六十年灾不重于今。其时邑宰但请缓征灾田。而熟田则征如故。又以重法绳之。及至民间死亡相藉。复行捐賑之令。于是有变田宅以输赋。鬻子女以输捐者。至今父老言之。犹垂泪如纆縻也。极歉之年。穷民(八)[入]口之资。已无所措。况输赋乎。即富民略有盖藏。既输公帑。焉能更有余力出资以济人。此易明之理也。今王明府独出己见。分毫不征。其时有笑之者。有阻之者。余时病足不能出门。独闻之而叹曰。得主脑矣。乃敢与议斯役也。

二曰行余贵早。余法宜精。七月以后。本地之产既尽。而常熟昆山一带。陈米尚多。遏之不使出境。苏之枫桥。浙之长安。皆上江粳米辐辏之处。而沿河地棍。复藉端索诈。于是市价日腾。嗟乎。小民两番籽种。两番工力。所未尽者

皮耳骨耳。安能食此贵米。待至集费放赈。而皮骨皆尽矣。故行余不可不早也。宝山社仓霉烂无着。惟常平一仓约米五千石。本不敷一县十一厂之余。遽行减余。则转运不继。何以支数月之久。于是亲诣各镇。延请绅富量力出米。依原价行余。升三十五钱给之印幡。行文经过州县。层迭运输。而市价因之不昂。然而余久则其本必亏。船脚工价。亦不能无累。至十一月二十日。议捐局面。已见大概。于是尽发常平五千之米。于十一厂。顿减其价。升二十八钱使贫富之力两纾。而议捐益为有据。向使徇绅士之见。议捐不必议余。正恐捐费未集。民生已不可问。向使先公余而后义余。则公余减价于先。义余不能勒使减价。乃增价于后。岂知由重而渐轻则民心安。由轻而加重则民志惑。惟先义余。价不贵于他所。民心安矣。次公余而价大减。民心更安矣。然后给赈。以故半载以来。菜色不形。和气洋洋如常年。盖行事次第固宜如此。非朝三暮四之术也。赵清猷公知越州增米价。文潞公在成都则减其价。曾子固兼用二公之法。其通判越州。令所在富民出粟。视常平价稍增。民得从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余粟。今则参三法而用之者也。刘晏云。善救荒者不待赈余。法得焉耳。三曰细量灾分。灾轻则贫口少。时日短。重则贫口多。时日长。必然之事也。嘉庆二十年之灾。尚有三四分收成。多者五六分。第以米价高昂。人心惶乱耳。石米钱五千有奇劝成之数三万有奇。赈期三四十日而止。今因川广纯熟。米石三千钱有奇。开岁四千然而本地之产。分毫无有矣。本地有出产。则米虽贵而有转运之资。且以其资余大麦番薯。皆可以充饥。不必尽食米。故米贵而灾反轻。本地无出产。米虽贱。无资以余米。并无资以余大麦之类。且宝山无米。余于他处。常熟昆山一带。禁米出境。地棍藉此沿河索诈。其船脚既有费。而索诈又不费。故米估之米。不得不贵。兼之一岁田功。两番工力。尽被雨师风伯席卷以去。以故核其灾分。较二十年三倍且四倍矣。以重三四倍之灾。而不有三四倍之捐数。则药不及病。与药不对证者。相去几何。然宝山非饶沃之地。欲成十余万之大局。非有一二人以一万八千为之首倡。则通邑富人之心不动。事曷由济。故曰酌量灾分。实议捐之根柢也。大费不可以再举。救人不弃于半途。与斯役者其详之。

四曰察量邻界。宝山之广福邻嘉定。其办理有章程无足虑。盛桥六图。灾重而富户少。又邻镇邑之刘河。月浦人察知其情。不欲与之合厂。是以调剂三百石之米。又添设粥厂约米百余石。以故人情安堵。真如邻上海。其杂乱尤甚。赖董事同心协力。赈余并行。赈数视他厂更厚。使本地之人。不为邻邑乱民所蛊惑。其功甚巨。虽曰侥幸成功。然任斯责者。不可不察也。

五曰量力劝谕。劝沈一万。劝朱八千。宜其难矣。人以为口舌之功。而不知非也。其财名著者。其心固自知非有此数。不足以服通县之心而保家业。况典铺



尤招之媒。栗栗危惧。固有之情也。特不经官劝捐。虽有此情。既不自言以招贫民之祸。又不倡首以招富人之尤。极力劝勉。极力推辞。而针芥已相投于不言之表。此局一定。则通邑富人。其数之依次而降者。其多寡皆自了了于心矣。是故察见其情。无不易也。所难者恰当其分耳。一则典多于田。凶年虽有亏息。终不大亏。一则田多于典。虽曰连年之蓄积多。而本年则亏者大。此一万八千之所由分也。向使皆一万。皆八千。其事不成。是故酌量身分。与酌量灾分等也。又本年花衣。春夏石三千。秋后石十千。积花之家。多者数千石。少者三四百石。每劝十分抽一。故人不苦而事易集。尝有同宅同田。一有花。一无花。捐数判若天渊。要在无意时访得其实耳。门弟子有诮余者曰。先生忠厚长者。而亦用策士劫人之术乎。余曰。是行仁之术。非劫人之术也。相与一笑。

六曰调剂城厂与灾分较重之区图。本地中人之产。可数者落落十余户。并入一典。总捐二千余金。已力尽筋疲矣。而贫口无业之民。不下六七千口。每口约一千文。四月计之。约短三四千金。又本年盛桥有问等六图。被灾更重。向与月浦同厂。月浦人计其灾分轻重。捐数必不敷六图赈放。于是欲推入罗店。罗店已成之局。必不能更加六图。彼此争控。余不得已。别约六图之人。到城会计悉索。以贫口与捐户。细为较量。约少三百余石之米。此皆不能不藉他处之富厂通融调剂者。富者首罗店。次真如。次大场。次江湾。或提二千。或千五百。或一千。通盘筹划。以归均平。然此惟奇荒极歉行之。若寻常荒歉。又在临时酌量轻重。多寡进退。与时消长。不得执一例例之也。

七曰主张。劣衿顽民之类。品行不端之人。不得与董事之列。无从插手分肥。捏造流言。贻害董事。此风江湾大场最盛。向年控案累累。使董事疲于奔命。是以稍知自爱。与有力者率多退避。惟地方官与身任劝捐者。明白晓谕。言凡劝捐系官奉上宪办理。并非董事之责。有以苛派勒捐等词控董事者。悉官为承当。不使董事一人到官。又必勤身到厂。杜绝一切供应。不使有浮费。访查董事之中。如有徇私包庇。及事外勒派者。严行禁止。或径斥退其人。以杜祸本。

八曰量厂分人情。别立总董以收人心。捐数之大者。不得不任以董事之权。何也。自出己财。自为经理。较不知疼热者。相去有闲。然人情甚难画一。或因己捐数稍大。冀幸后手有余。以为退还之计。于是有输缴不勇之弊。有苛刻散捐之弊。或董事偶有事故。不能每日到厂。一日如此。日日因之。一人如此。人人因之。加之度岁收帐归帐。竟可无一人到厂。就使厂差传到捐户。无人与之说合。总甲催到捐户。无人与之收钱。而厂内有涣散之弊。厂外有流言之弊。加意整饬。终成棘手。他厂之有条理者。固无虑此。当察看某某厂人情多推

倭无慷慨任事者。须访得公正一二人主持其事。专其事权。则号令一而人情定矣。如真如之姚剑方捐数多而董事力。善之善也。江湾盛东序以馆为生。不捐不董。愚强之而出。任事之后。自书告白。贴之厂前。云某奉父师派任总董。如有丝毫苛庇。定遭雷殛火焚。观者为之悚然。广福须豁如亦然。明林金事着救荒丛言。首列二难。一曰得人难。岂不然哉。岂不然哉。

九曰贫口捐数陆续张贴。核日期以定贫口。一名该若干钱米。此易事也。但贫口有初不在家。闻赈来归。亦有岁内自以为力可支持。岁外势绌。势必领赈者。或有编总漏开者。此三等人。其应补无疑也。而编总每乘机冒滥。一单开数千户数百户。挟制董事。董事不欲取怨于小人。如数入册。以致原捐之数。不敷赈放。此弊在今年亦颇有之。明林公二难。曰审户难。是已。惟有将初查贫户。白土书门。照数贴出。其有续增一户一口。由董事禀官查验。分别应增与否。随即续行贴出。如此。则冒滥口数之弊。自当稍清。而捐数之不能遽贴者。其故有二。一则早为贴出。恐散捐之人。核对贫口已足敷用。于是大势退避。而贫口续增。必至竭蹶。一则大捐户身任董事。冀幸散捐多。将来后手赢余。可以摊派退捐。此董事者之居心也。今有续贴之法。原捐之数先贴。与原贴贫口之数。孰赢孰缩。既已人人共见。而续数又相比对。约半月一贴。则既无藏匿之弊。而流言亦无自而起。即已捐者。亦不能托词不缴矣。此事责成勤敏厂书一人。每三日一报。城中立总书一人。随到随核随报。厂差须勤干一人。督率编总。催捐催缴。今番亦未能各厂如令。因劝捐稍迟。协助太少。未免顾此失彼。稍有参差。不无流弊。日久反多费心力耳。后之从事者。宜鉴于此。

十曰严禁厂中浮费。此番于役。一切轿伞夫役。皆由本官自发。即火食亦系自备。不许以丝毫扰厂。本学以众门生陈请。云老师下乡。门生辈不备一餐之供。颜面攸关。于是许以二簋。究不能食。其合口菜点。仍系自带。至于宝山书差。惟捐赈一节。尚知畏惧。不敢妄为。其饭食皆由本官给发固妙。即不能。厂中开发。甚属无几。若夫贫口无爨火之光。而厂局则辉煌灿烂。贫口无一餐之饱。而厂局则酒馔流醅。岂惟体制不符。亦且居心何等。今幸各厂皆听教条。要知此皆流言之本。构讼之根。不可不谨也。

十一曰劝捐必用。教官凡事气味相近。则语言易入。知县为一县之主。绅士中之高品者不肯交接。仓卒相谈。扞格不入。其卑者趋嗫嚅。何能倾吐肺肝一言邪。又其下者。欲藉此以取欢悦。其言岂复可信。惟教官常与士大夫相接。其言之是者进之。其言之非者退之。一无忌讳。彼此得以尽情。天下未有其情不达而足以立事功者。若夫嘻笑怒骂而人不怨。或曰。此在平日居心行事。诚信相孚。非取给临时者。是说也。余愧未能也。然何其言之近道乎。

十二曰贫生分别文武。归厂给散。其文生则令总甲代领。以养士气。武生则须

查其安分与否。分别给与。俱赴学报名传知各厂办理。

十三曰十一厂之外当添四厂。刘行向与广福合厂。多所抵牾。二十年分之。今已见效矣。城厂向与吴淞口合厂。虽不抵牾。而贫口不便。今亦分之矣。惟大场一厂四十五图。统辖数十里。江湾一厂。西南一带亦远厂十余里。恃其旷隔。不受节制。盛家桥六图。与月浦人情抵牾特甚。当于彭王庙立一厂。以收江湾西南隅各图。收大场东南隅各图。真如东北隅各图。陈家行立一厂。以收大场杨行相远各图。胡家庄立一厂。以收蕴藻南北各图。总之厂面宜小。小则捐户不能遁。而贫口易于查。惟罗店四十四图有怡善堂为之总。且亦和洽。似可以无庸分晰。其当分者曰彭浦厂。曰胡庄厂。曰陈行厂。曰盛桥六图厂。今未及行。以告将来。

十四曰各捐随多少以贍各图。今川沙抚民同知。小轿一乘。书一人。役二人。接图立董。书捐查贫口。其图之捐数多者。多给几文。图之捐数少者。少给几文。人情俱服。此后有某某图分立意阻挠者。官为经纪。此法可用也。

#### 卷四十五 户政十七荒政中

遵查畿南灾歉酌拟赈疏同治五年

曾国藩

窃臣接奉十月二十八日寄 谕。给事中陈鸿翊奏直隶西南各属本年雨泽稀少灾歉已成闻有报灾未遂人怀乱萌之说又广平属之清河威县毘连河南安阳等县大名府则与曹州接壤捻幅余匪难保不潜伏其闲其开州等处人心亦多浮动现闻各处已渐有均粮等事若饥民相率效尤各匪乘机窃发必至貽害地方请飭曾国藩查明办理等语曾国藩迅即派员查明各该地方被灾轻重情形分别赈济如有应蠲应缓之处并着赶紧奏明办理以惠灾黎而消隐患原折着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十一月初一日。臣即将通省被灾各州县应征钱粮。按照分数。恳请蠲缓。会同兼管顺天府尹臣万青藜府尹臣王榕吉等具折恭奏。于十一月初四日荷蒙 恩谕准行。并附片具奏南路大顺广一带。雨泽尤艰。种麦尤少。明春恐须另筹赈抚。奉

旨知道了钦此。均经钦遵行知在案。查本年直隶收成。以永平遵化为最丰。天津河闲宣化正定次之。顺天保定深冀易赵定等府州所属。均在歉薄之列。南路大名广平顺德为最下。八九月间。南三府各属。所报灾歉情形。均不甚重。与臣在省所闻者不符。颇深疑讶。盖州县积习。多以办灾为难。缘荒政之条例甚严。关系甚重。初报灾时。不论灾之轻重。即有先发一月口粮之例。厥后不论贫之极次。又有普赈一月之例。旋又有续赈摘赈大赈加赈之例。蠲免则有七分六分四分之别。征缓则有三年二年次年之差。皆视其灾之分数以为区别。而分数凭官之一言以为断。岂能恰如其量。同一县也。或东乡九分。而西乡六分

。同一乡也。或左村四分。而右村五分。百姓起而相争。以为参差之处。或涉偏私。即将来之或蠲或缓。多赈少赈。高下悬殊。分数之所辨甚微。而民间之所争甚巨。故州县之不乐办灾。非尽恐免征之后。办公无资。亦由赈事繁重。对百姓则易于见怨。难于见德。对上司则易于见过。难于见功耳。臣前闻南三府灾情较重。恐州县格于成例。狃于积习。所报或有不实不尽。因函嘱升任按察使大名道钱鼎铭亲历各处。认真稽查。借重编门牌之便。拙记极贫户口。于腊月内汇齐禀报。该升道旋即出外查勘。历三府二十六州县之地。兹据钱鼎铭禀称。伏查三府中旱歉情形。以广平为最。大名次之。顺德又次之。缘顺德沾百泉河之利。井地又多。夏秋间偏得阵雨。虽九属高下不同。要皆可以支持。无须调剂。大郡开东长三处。因得黄河之润。转歉为丰。南乐清丰光景尚不窘迫。广郡则磁州清河威县最佳。鸡泽曲周稍次。而以肥乡广平成安邯郸。及永年县毗连肥乡之数十村庄。及大名所属之大元两县。为最苦之区。尤以肥乡广平为极重。成安邯郸永年为次重。大名元城二县为略轻。此七处急须设法补救。两旬余辙所经。体察真情。博采舆论。种种成法。皆不易行。惟有按口给钱。最为直截了当。

但勘灾宜细判等差。而望泽殊不分彼此。尝接见久官直省素尽心之守令辈。金谓本年酌办缓征。灾轻之区。纷纷观望。不输纳。则将来酌办抽赈。必致多所窒碍。然事关民瘼。又安能因噎废食。反复推求。惟有寓赈于贷之一法。就各属中著名灾重之县。就各县中著名灾重之村。复于一村中择老弱病废妇女及无业丁壮种地不满十亩者。往时尚可借贷。今年灾广。告贷无门。名曰极贫。即在此次重编门牌上详细揭出。编定户口。行榜示。某户某口。加恩酌借口粮两月。大口每日给制钱若干。小口减半。由本村公正绅耆出具保状。俟秋成后酌量清还。不曰赈而曰贷。则邻近灾轻之区。无可比较。不致生觊觎之心。二月中旬开办。办竣后大张告示。宣布 皇仁。按村晓谕。概行蠲免。毋须清还。俾穷黎得沾实惠。名为贷而实则赈矣。至灾区中之次贫者。本非无告之民。类皆有田之户。或有他技济生。或有春收指望。察核情形。尚可支持至三四月闲。再行酌办。暂且不必调剂。若果雪泽不沾。春雨复少。此等次贫之户。固须接济。恐各属灾轻之区。亦宜普为设法。届时春荒一成。实属难于着手。是惟虔祷天心之仁爱。默为转移。庶几司牧之愆尤。或可稍逭等情。禀复前来。臣查户部则例内开。被灾五分者。准酌借来春口粮等语。五分乃极轻之灾。本有准借口粮之例。广平等七州县。据各属原报。虽有尚不及五分者。而被灾较重。远近周知。钱鼎铭拟用酌借口粮之例。以暗行其赈济之实。期则宽以两月。足救春末之饥。惠不及于次贫。足杜冒滥之弊。所议尚为妥协。其按口给钱。亦古人所称施粥不如放米散银不如发钱者。恰相符合。惟七属贫民。每县多

或数万人。少则万余人。所费亦殊不费。合无吁恳 天恩。饬部于天津存储现钱项下。拨制钱十万串。由天津运至大名。即交钱鼎铭经理赈恤事宜。预弭畿南无形之患。大局幸甚。微臣幸甚。至于以贷为赈。系恐灾轻之区。或生覬觐之心。故借此名以息争端。惟我 朝遇灾蠲之典。 皇仁最溥。良法最多。然法之最善者。分数亦必有轻重。贫户亦必有极次。断不能无向隅缺望之人。亦不能无幸泽争竞之事。此次虽未必尽合成法。然意在先救极贫。是谓之借贷也可。即谓之赈也亦可。但使稽查精细。心术公平。纵有缺望争竞。当亦不足深虑。若赈之地。无粮可买。尚应择要设平糶局数处。余入则较市价略贵。糶出则较市价略贱。庶米商可广为招徕。而贫民亦稍沾便益。倘其商贾流通。粮价不甚昂贵。则无须由官设局。是亦当预为议定者也。除通省各属。应否调剂。同日另案具奏外。所有遵 旨查明畿南所属灾歉较重应行赈缘由。恭折覆奏。伏乞 圣鉴训示。

请责成官绅查赈疏同治十二年

张沅

伏读本月二十日 上谕。本年夏间直隶雨水过多永定河南岸决口被水地方田庐多被冲没小民荡析离居殊堪矜悯前据顺天府奏请截留漕粮八万石备赈当经降旨允准着加恩于东南各省厘金关税盐课项下拨银三四十万两以资赈济该总督府尹务当督饬地方官查明被灾户口核实散放妥为赈恤等因钦此。仰见 皇上轸念民艰。 恩施稠迭。畿疆数十万灾黎。同深感戴。臣窃思赈济一端。按屋不如计口。委官不如择绅。风闻直隶顺天所属州县。向来办赈。并不亲自履勘。亦未能清查户口。分别极贫次贫。所领银米。分交各村地保董事。自行散给。即有侵吞刻扣冒滥等弊。无从稽核。此次赈济银米。出自 特恩。该地方官。应如何激发天良。共拯民困。夫吏治之在今日。有不可言者矣。臣来自田间。留心察看。所有蠲赈诸大政。刊刻誊黄。道光初年。各乡张贴。村众咸知。自时厥后。或贴于城厢而止。或贴于一二官道而止。又或不用满浆实贴。遇风雨脱落。无非自便其私图而已。以臣愚见。散放之时。须人分理。薪水自不可无。与其派委多员。车马之费。酒席之费。奴隶之需索。书差之侵蚀。厥弊孔多。是赈官非赈民也。法宜官绅同气。先期贴誊黄。造成户口清册定式。慎选各乡殷实绅士。而又公正无私。派令随同地保挨户编查。将男妇大小及转徙他处一一开载。地近而耳目易周。人多而刻日集事。通计每村若干户。每户若干人。合一县总计若干人。仿照宋臣赵抃救灾法。人受粟一升。幼小半之。忧其众相噪也。使受粟者男女分日。人受二日之食。忧其流亡也。于城市郊野为给粟之所。凡若干处。使各以便受之。县令一心督理。分派众绅。亦如农忙停讼者然。若责令该县家喻户晓。诚难及。必以其时轻骑从。就地抽查。细加对阅

。事竣后。开具核实清单。分贴各厂。使之共见共闻。并将原造户册。上之大吏。乃为实惠及人也。臣思牧令为一邑之宰官。岂不能知一乡之善士。得一善士。访众善士。共知县官有大公无私之举。即相率存大公无私之心。胥吏无所售其欺。保长无所施其巧。上以广 国恩。下以恤邻里。不以私亲多与之。不以小嫌寡与之。福庆流于子孙。人何惮而不为。倘有不肖劣绅。从中作弊。如上年文安武生李铨以小斗易大斗。每斗少二升。余米无多。尚将该生斥革。前车可鉴。人谁不自爱惜。甘罹法网乎。总之委绅委官。得人为要。相应请 旨飭下直隶总督顺天府尹加意函商。以求有利无弊。通飭所属州县。痛除积习。于本年被灾各村。编查户口。分别极贫次贫。核实抽查。至富户力能自贍以贍人。无庸旁及。另有一种黑户。肆行搅扰。严以防之。不准一人冒领重领。如官绅侵冒。一经参劾。或被告发。立即从严惩究。庶贫民得沾实惠。普被 皇仁。似于赈务不无裨益。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 圣鉴。

#### 江苏办灾章程疏道光十一年

两江总督陶澍

窃照本年夏秋间。江淮湖河。同时并涨。各属多被水灾。迭奉 谕旨赏给抚恤。碾谷平粜。并 恩允借动库项。采买米麦。免税通商。接济民食。轸念灾区。无微不至。伏查臣等前次报灾折内。钦奉 朱批有云。凄惨景不堪设想百姓何辜总由朕之不德所致钦此。又于赶紧易换钱米随查随给句旁。钦奉 朱批。所办甚是务要赶紧拯救均沾实惠或可免委于沟壑也钦此。臣等跪聆之下。感悚交增。比即恭录钦遵。转行知照。宣播 皇仁。闻者莫不感泣。旬月以来。人心贴定。虽灾不扰。良者安命。而莠者畏法。斯皆 圣德之所弥布。有以沦肌而浹髓也。惟是本年灾重且广。颗粒乏收。哀鸿野。博济实难。现在各处水势。虽已落至四五六尺不等。尚未全行消退。抚恤散毕之后。须将灾分勘定。俟百姓田庐涸复。始能查明户口。散给大赈。自秋徂冬。为日尚长。自应设法接济。臣等体察情形。于例赈之外。酌拟章程十二条。率属筹办。仰答 宸廑。谨陈于后。

一倡率劝捐以裊民乏也。查任之谊。从古所重。而劝分一节。尤于荒政为要。本年水灾既重。臣等前已出示晓谕劝捐。并即率同司道府州等。查照道光六年成案。各捐廉费为倡。现据江宁省城绅耆士商暨侨寓有力之家。凑捐银十余万两。镇江府城闻亦捐至十万以外。其余各属。据报或捐银。或捐钱。或捐施食磨饼米谷。或捐银买米平粜。至金尽为止。虽确数尚未汇齐。大率皆能踊跃。至乡村僻远之区。势难周。即以各村所捐之费。贍其本村。其贫村不敷捐办者。以邻近富村酌为协济。每处公举三两人。经理董管。其捐项仍存于捐者之家。官吏皆不经手。即乡董亦第记其捐数。与得钱人数。为之调拨。使其自相授

受。施者见德。受者感情。庶安贫即以保富。而人心自贴矣。

一资送流民以免羈留也。查水势初来。汪洋一片。灾民无可托足。难免逃荒外出。其中良莠不一。如聚集太众。恐致滋生事端。现饬随处稽查。予以资送。先询明本籍村庄。令其回籍待赈。如本籍无可栖止。或别处有亲故可依。及年力强壮。愿往各处佣趁者。现饬地方官酌给钱文。派差押送下站。收取回照。下站亦照上站递送。总令随到随行。分散其势。不使停留滋事。俟田庐涸出。仍资送回籍复业。

一收养老病以免流徙也。资送之法既行。强壮者自可分遣。其中老弱残疾。出既无力。归又无家。尤堪怜悯。亦须分别留养。即以地方之大小。酌量人数之多寡。择城外宽敞寺院。与之栖止。按日发给口粮。不准进城滋扰。其有男女同行者。询明实系一家。准其同住。余悉别居。不许混杂。仍派员弹压。造册稽查。以凭水退时。回籍领赈。

一劝收幼孩以免遗弃也。贫民被灾外出。口食无资。致将幼孩遗弃道旁。历经劝谕富民收养。而有力之家。多不敢收。盖恐日后仍被本生父母认还。抚养徒劳。兼虞诈扰。夫襁褓待人为活。父母既不能养而弃之。其情已绝。收而养之者。即其父母也。抚成之日。或作子女。或作养媳。悉听其便。本生父母。应不准认还。其有好义之家。收养弃儿。仍情愿送还本生父母者。地方官倍予嘉奖。务俾幼孩。多得生路。

一劝谕业户以养佃农也。查业户田产。给佃承租。佃户亦藉资食力。比之平人较为亲切。此时业户虽亦遭灾。究属有力居多。现饬劝谕富厚业主。酌借穷佃钱米。以度荒歉。俟至丰岁偿还。但不得倚灾强借。如有陵犯。仍按例严行惩治。其力量无多。难以分润者。亦不必强。如有能收养多人。或所贷数多而不责偿者。由地方官酌予奖励。使业佃以恩义相结。亦可感召祥和。

一敛瘞尸棺以免暴露也。查骤涨之下。水势冲急。多有棺柩被水漂流。且有淹毙尸骸随流漂淌者。现饬沿江各县及救生等局。雇夫捞敛。厝其棺柩。俟水退有人认实给还。如系无主尸棺。即买地厝葬。作为义冢。其有好善之人情愿捐办者。按其敛瘞多寡。分别奖励。

一多设棗厂以平市价也。现值市粮昂贵之时。除碾动常平仓谷照例减价平棗外。前经奏明筹项。即委员分赴邻省。陆续采买米麦。已于河南省买得麦三万石。米一万五千石。现饬分拨灾重各州县设厂平棗。查明实系贫户。酌定升斗。给票准买。以杜市儉影射渔利。仍俟采买事竣。核数归款。并分劝积谷之家。随力平棗。各济本村。出棗之户既多。则市价可期日减矣。

一变通煮赈以资熟食也。查从来救荒。每多煮粥。然粥厂需费较重。今拟兼用糊。以济不足。一厂之中。多设锅。天明举火烧水令沸。先将白调以凉水。俟

汤沸入于锅。随入随浇。即已调熟。随煮随给。不稍停留。此锅甫罄。而彼锅又熟矣。事省费轻。以备隆冬煮赈之一法。

一捐给絮袄以御冬寒也。灾民衣褐不完。冬月尤为难度。欲给棉衣。自须有面有里。工料不能甚省。恐人多而费不敷。且穷民得之。易于当卖。查有一种棉花。弹成絮袄。两面用线经网。不费布疋。亦可御冬。其价既廉。鬻之无利。今拟随捐项之多寡。酌量制办。于散赈时。见有老病极寒者。加给一件。亦可免于受冻。至典铺本有年冬让利之条。拟即饬谕典商。凡在今冬赎取棉袄布衣者。让利一半。似于损富有限。而济贫实多。

一劝施子种以备种植也。查树艺皆足养人。是以谷不熟曰饥。菜不熟曰谨。凡卉蔬可食之物。种类何止千百。惟生植必视土所宜。如瓢菜产自江宁。而苏扬即少。油菜蔓于沙地。而山区即瘠。小民谋生路熟。随宣布种。一俟水势稍落。凡可种之地。可食之物。皆不待劝而能。但恐灾民仓猝转徙。所存子种无多。此时贖本既竭。购备维艰。应即通饬劝谕。有能施给子种者。或谷或麦。其功同于钱米。均可广布。以蕃种植而资速济。

一禁止烧锅以裕谷食也。查耗谷之具。莫如。祇以小民卖酒营趁。亦是谋生一端。而江省水陆交冲。贸迁来往。一经出示禁酒。徒为胥役讹诈之资。势难全禁。惟此时灾歉已甚。粒食维艰。岂容更滋暴殄。除酒自外省载来仍须买卖流通及秫糯无多准酿外。其本地烧锅作坊。伤损食谷最多。实为荒年之害。所有稻一项。应行禁止熬烧。以裕饥餐。

一收牧牛只以备春耕也。贫民遇灾。口食尚且难顾。虽有耕牛。无力喂养。往往鬻于私宰之人。得钱过度。目前既嗟殄物。日后又叹辍耕。深堪悯惜。今拟于捐项中酌提经费。设局收养。凡贫民以耕牛赴质者。量给当钱。暂为收养。仍给以当票。锯下角尖。俾其收执。以俟赎时比对。此系道光三年苏省行之有效者。现在亦拟照办。庶爱物即以仁民矣。

以上十二条。经臣等与藩司林则徐梁章巨巡道葆谦等。筹商核定。饬属举行。并将章程钞发照办。间有情形不同之处。亦听其参酌而行。冀无窒碍。刻下各属均在劝捐。果能多多益善。则经费得以有资。全活自必不少。将来事竣。容臣等核明捐数。分别奏请奖励。仍随时督率妥办。总期人皆得济。费不虚糜。以仰副 圣主怀柔惠鲜之至意。所有臣等筹办灾务情形。谨缕晰具奏。伏乞 皇上圣鉴。

覆奏查办灾赈情形疏

江苏巡抚林则徐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十三年十月二十九日。奉上谕。据给事中金应麟奏称积贮之利无穷补救之利有限被灾地方穷民最苦而豪棍最强富户最忧而吏胥



最乐有搀和短缺升斗私饱己橐者有派累商人抑勒铺户令其帮助者有将乡绅家丁佃户混入丁册希图冒领者有将本署贴写阜班列名影射者有将已故流民乞丐入册分肥者有将纸张饭食车马派累保正作为摊捐者有将经纪贸易人等捏作饥民代为支领者甚至将已经报荒之地水退不准耕种以待州县履勘名曰指荒地亩百姓渐至逃亡而奸狡之徒以灾荒为得计赈粮到手犹复随众扳号本境已完旋即改居他邑米船过境设卡截留典铺未开邀人爬抢生监把持妇女喧嚷种种恶习不可胜言州县略加惩处吏胥即串同土棍哄堂毁辱上司虑生事端予以撤任于是相习成风册籍付之粮吏银米委之劣衿今岁已赈明岁复然真正饥民全无实惠加以疲猾州县克扣赈粮弥补亏空病国病民尤堪痛恨从前乾隆嘉庆年间捏灾冒赈之案无不尽法处治今十数年来各省督抚未有参劾及此者岂今之州县胜于前人乎总缘各上司惮于举发故虽百弊丛生终不破案实为近来痼习嗣后各督抚府尹务当激发天良力除积习于稔收处所积存谷石不准仅留例价于歉收处所访查各弊不得稍事姑容倘不能实力实心认真查办再有前项弊端经朕派员查出或别有访闻定当从严惩处决不宽贷等因钦此。仰见我 皇上念切民生。泽必下究。惟恐一夫不获。务期百弊尽除。臣跪诵再三。莫名钦悚。伏查灾赈之弊。悉数难终。而致弊之由非一端。即舞弊之人亦非一类。若但统谓之弊。而未经分别推求。则虽极意剔除。终恐情形隔膜。即如该给事中臚举各弊。有在土棍者。有在生监者。有在吏胥者。并有

在州县者。臣请分晰陈之。土棍之弊。在于悍泼。如该给事中所称扳号喧嚷截米爬抢等情。皆系实有之事。然犹其浅者耳。其凶恶情形。则在强索赈票。不许委员挨查户口。如不遂欲。则抛砖掷石。泼水溅泥。翻船毁轿。甚至将委员拥置空屋。扃鏊其户。以为要求必得之计。并主使村庄妇女。百般凌辱。尤为莫可理喻。其于殷富之户。则恃众闯闹。名曰坐饭。又曰并家。而统谓之吃大户。公然传单纠约。助势分赃。不独设立灾头。并有管帐包厨等名目。如十一年奏办之陆长树王玉淋等案。即皆土棍之尤。屡经严拏痛惩。近虽稍知敛戢。而恶习总未尽除。当兹灾歉频仍。惟有宽猛兼施。随时惩处。若指此为办灾之弊。则弊在民而不在官。缘此种凶徒。不但州县疾之如仇。吏胥尤畏之如虎。似无敢与串同之理也。生监之弊。在于包揽。平居无事。惯写灾呈。一遇晴雨欠调。即约多人赴官呈报。若经有司驳斥。辄架民瘼大题。联名上控。及闻查赈。则各捏写户口总数。勒索赈票。自称力能弹压。祇要遂伊所欲。便可无事。否则挟制官吏。讐告不休。京控之案。往往若辈为之。吏胥之弊。在于捏册。当报荒之始。即造具灾形图册。详载区图斗斛。谓之注荒。迨给赈则有口册赈票饭食纸张。在在需费。吏胥即借灾费为名。于查荒时索钱卖单。查赈时捏名入册。先借口于赔垫。而暗遂其侵欺。此等或愚弄本官。或买属委员。或勾结生监。尚皆事所时有。曾

经惩办有案。若谓其串同土棍。则彼此判若两途。拒之惟恐不严。避之惟恐不远。未必引而近之以自取累也。凡此三种舞弊之人。欺诈万端。不胜枚举。尚不止如该给事中所陈。然扼要总在州县。州县廉。则人不敢啖以利。州县严。则人不敢蹈于法。州县勤而且明。则人不得售其奸。所虑灾赈之区。难得许多良吏。诚如 圣谕岂今之州县胜于前人。此臣所以深思原本。而必以察吏为最亟也。幸赖我 皇上澄叙官方。首以清廉为重。近来江苏州县。虽其才干未必果胜前人。而办灾一事。实系清赈。不能更有侵冒之事。亦非必其人之皆清。而实有不得不清之势也。

盖放赈总以稽核户口为第一要义。如道光十一年。江苏灾重且广。维时督臣陶澍与升任抚臣程祖洛先后奏定灾赈章程。力除积弊。责令委员户必亲填。人必面验。票必亲给。查完一户。即以油灰书其门首。查完一村。即将户口榜诸通衢。俾人人共闻共见。迨查过数村。汇开口数清折。先由委员申报司道。仍将花名底册。移送该管州县。其赈票之上。盖用委员衔名戳记。使验票即知何员所查。是委员查明之后。印官若欲添一户口。而印票底册榜示清折四项。总不符合。即欲作弊而势有不能。至印官之稽察委员。祇须携册下乡抽查。如其有册无票。有票无榜。或票榜与册不符。即将委员禀揭。又有各上司层层覆查。如印委通同回护。有弊不揭。察出一并参办。其委员吏役薪水纸饭。皆由督抚司道捐廉优给。俾免赔累而杜需索。彼时印委各员。颇知惕然遵守。复蒙我

皇上轸念民艰。钦派大臣朱士彦白镛来江督办。一时官吏更加震肃。生监地棍人等亦知敛。积弊为之一清。道路传言。皆谓之清赈。嗣后查办灾务。即以此为定章。臣又尝剴切札谕各属。以地方官办理命盗案件。如有故勘致死。即干抵偿。然犹不过一人一事。若办赈有所侵蚀。是直向千万垂毙之民夺之食而速其死。即使幸逃法网。天理必不能容。况江苏前有山阳县王仲汉冒赈之案。府县皆陷重辟。大吏亦干严谴。尤时时指为炯戒。闻者莫不股栗。今平心论之。如王仲汉之贪婪残忍。不惟现在州县不至如此。即数十年来亦所仅闻。且查王仲汉案内。山阳一县所领赈银至九万九千余两之多。今十二县赈银通共请拨十三万两。值此连年灾歉。饥口繁多。因经费有常。不得不力筹撙节。减之又减。几于杯水车薪。即有贪员。亦已杜其浮冒地步。且例赈之外。无处不赖捐输协济。若有司以赈银入己。而转令民户(书)[输]捐。则必为众所切齿。一日不能相安。岂听其劝谕。而刁生劣监。虎视眈眈。如州县稍有营私。则讹诈分肥。人人得而挟制。纵将所领赈银。全给讹诈之徒。尚不足填其欲壑。安能更有余银入己。况灾民嗷嗷待哺。岂不虑激成事端。州县即不顾声名。断无不惜其身家性命。似此受制于人而仍无利于己之事。虽至愚亦不为。而自督抚以至道府。皆职司纠察。灾赈重务。孰敢徇庇姑容。是今日之州县。无从舞弊。

既为法令所限。亦属时势使然。该给事中所奏。或系从前旧弊。而非近来事归核实之情形也。至积存谷石。原系备荒政。惟近年连遭灾歉。谷价增昂。即邻省亦非丰稔。不惟向存例价。不敷买补。抑恐官为采买。民间食贵堪虞。仍应俟年岁稔收后。粮价稍平。再饬各州县筹买归仓。以为有备无患之长计。总之民生凋敝之际。官斯土者。无不棘手焦心。惟矢此一片血诚。上以宣皇仁。而下以结民信。局中之苦。不敢求谅于旁人。所谓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难也。臣惟有恪遵圣谕。察核加严。不敢市惠以沽名。亦不敢因噎而废食。总使有司畏朝廷之法。则积弊去而吏治清。小民感君上之恩。则元气培而本根固。庶以仰副我圣主察吏安民训诫谆谆之至意。

### 江苏阴雨连田稻歉收情形片

江苏巡抚林则徐

再江苏连年歉。民情竭异常。望岁之心。人人急切。今夏雨旸调顺。满拟得一丰收。稍补从前积歉。乃自七月间江潮盛涨。沿江各县。业已被水成。其时苏松等属。棉稻青。犹冀以江南之赢。补江北之绌。盖本省漕赋。在江北仅十之一。而江南居十之九。故苏松等属秋收。关系尤重。惟所种俱系晚稻。成熟最迟。秋分后稻始扬花。偏值风雨阴寒。遂多秀而不实。然大概犹不失为中稔。迨九月以后。仍复晴少雨多。昼则雾气迷蒙。夜则霜威严重。虽已结成颗粒。仅得半浆。乡农传说暗荒。臣初犹未信。当于立冬前后。亲坐小舟。密往各处察看。见其一穗所结。多属空稈。半熟之禾。变成焦黑。实为先前所不及料。然犹盼望晴霁。庶可收晒上砬。不意十月以来。滂沱不止。更有迅雷闪电。昼夜数番。自江宁以至苏松。见闻如一。臣率属虔诚祈祷。悚惧滋深。虽中间偶尔见晴。而阳光熹微。不敌连旬甚雨。在田未刈之稻。难免被淹。即已刈者欲晒无从。亦多发芽霉烂。乡民以熏笼烘焙。勉强试砬。而米粒已酥。上砬即碎。是以业田之户。至今未得收租。臣先因钦奉 谕旨。新漕提前赶办。当经钦遵严饬各属。勒令先具限结。将何日开仓。何日征完。何日兑足开行。登载结内。并声明如有逾期愿甘参办字样呈送。如不具限状。即系才力不能胜任。立予撤参。不使恋栈贻误。各属尚皆具结遵办。然赋从租出。租未收纳。赋自何来。当此情形屡变之余。实深焦灼。又各属沙地。祇宜种植木棉。男妇纺织为生者。十居五六。连岁棉荒歇业。生计维艰。今年早花已被风摇。而晚棉结铃尚旺。如得暄晴天气。犹可收之桑榆。乃以雨雾风霜。青苞腐脱。计收成仅祇一二分。小民纺织无资。率皆停机坐食。且节候已交冬至。即赶紧种麦。犹恐过时。况又雨雪纷乘。至今未已。田皆积水。难种春花。接济无资。民情更形窘迫。此在臣奏报秋以后歉象加增日甚一日之情形也。地方官以秋不出九月。不许妄报。原系遵守定例。然值连阴苦雨。人心难免惶惶。外县城乡。不无

抢掠滋闹之事。臣飭委文武大员分投弹压。现已安静。除宝山乡民因补报歉收挤至县署一案。另折奏明严拏提审外。其余情节较轻。例不应奏者。亦当随案照例惩办。以戢刁风。惟据续报歉收情形。勘明属实。不得不照续被伤之例。酌请缓征。正在缮折具奏间。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钦奉 上谕。近来江苏等省几于无岁不缓无年不赈国家经费有常岂容以展缓旷典年复一年视为相沿成例。并奉 上谕。该督抚等不为国任怨不以国计为亟是国家徒有加惠之名而百姓无受惠之实无非不堪下吏私充囊橐大吏祇知博取声誉等因钦此。臣跪诵之下。兢慄惭惶。莫能言状。伏念臣渥蒙 恩遇。任重封圻。且居此财赋最繁之地。乃不能修明政事。感召和甘。致地方屡有偏。极知经费有常。而不得不为赈恤蠲缓之请。抚衷循省。已无时不汗背腩颜。乃蒙 皇上不加严谴。训饬周详。但有人心。皆当如何感愧。况臣受 恩深重。曷敢自昧天良。若避怨沽名。不以 国计为亟。则无以仰对 君父。即为覆载之所不容。臣虽至愚。何忍出此。

即如上年臣到苏之后秋成仅六分有余。而苏松等四府一州。于征兑新漕之外。尚带运十一年留漕二十万石。合计米数。将及一百八十万。为历来所未有之多。原因 天庾正供。不敢不竭力筹办。其辛卯年地丁。督同藩司陈銓催提严紧。亦于奏销前埽数全完。业经专折奏蒙 圣鉴在案。窃维尽职之道。原以 国计为最先。而 国计与民生实相维系。 朝廷之度支积贮。无一不出于民。故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筹 国计。所谓民惟邦本也。本年江潮之盛涨。系由黔蜀湖广江西安徽各省大水。并入长江。其破圩淹灌之处。原不止上元等六县。臣所请抚恤。第举其最重者而言。仰蒙 圣上天恩。准给口粮。黎感沦肌髓。嗣经官绅捐资抚恤。臣即复行奏请。无庸动项。惟将所发上元江宁句容江浦仪征五县银两。留为大赈之需。其丹徒一县。捐项已有五万余两。并足以敷赈济。当将前发之银。提回司库。凡此稍可节省之处。均不敢轻费 帑金。惟于分较重捐项又难猝集之区。则不得不酌给例赈。臣等另折请拨之十三万两。系分给十二县军民。虽地方广而户口多。亦祇得撙节动拨。此外无非倡率劝捐。以冀随时接济。惟频年以来。屡劝捐输。即绅富之家。实亦力疲难继。查道光三年大。通省捐至一百九十五万余两。至道光十一年。分与前相埒。仅能捐至一百四十二万余两。其余各年捐项较绌。此时闾阎匮乏。劝谕愈难。然此待哺黎。要不能不勉筹推解。臣与督臣督率司道等。各先捐廉倡导。以冀官绅富户观感乐施。凡此情形。皆人所共闻共。如果不肖州县捏冒赈。地方刁生劣监。岂不为举发。而绅富之家。又安听其劝谕。捐资助赈。至再至三。且捏而转自捐廉。似亦无此愚妄之州县也。至请缓之举。祇能缓其目前。仍须征于异日。非如蠲免之项。虑有侵吞。州县之于钱漕。未有不愿征而愿缓者。至必不得

已而请缓。且年复一年。则地方凋敝情形。早已难逃 圣鉴。然臣初亦不料其凋敝之一至于是。今漕务濒于决裂。时刻可虞。臣不得不将现在实情。为我皇上密陈梗概。

查苏松常镇太仓四府一州之地。延袤仅五百余里。岁征地丁漕项正耗额银二百数十万两。漕白正耗米一百五十余万石。又漕赠行月南屯局恤等米三十余万石。比较浙省征粮多至一倍。较江西则三倍。较湖广且十余倍不止。在米贱之年。一百八九十万之米。即合银五百数十万两。若米少价昂。则暗增一二百万两而人不觉。况有一石之米。即有一石之费。逐层推计。无非百姓膏脂。民间终岁勤动。每亩所收。除完纳钱漕外。丰年亦仅余数斗。自道光三年水以来。岁无上稔。十一年又经大水。民力愈见拮据。是以近年漕欠最多。州县买米垫完。留串待征。谓之漕尾。此即亏空之一端。曾经臣缕晰奏闻。然其势已不可禁止矣。臣上冬督办漕务。将新旧一并交帮。嗣因震泽县知县张亨衢办漕迟。奏参革审。而漕米仍设法起运。不任短少。皆因正供紧要。办理不敢从宽也。今岁秋禾。约收已逊去年。兹复节节受伤。甚至发芽霉烂。询之老农云。现在纵能即晴。赶晾糟朽之谷。每亩比之上年。已少收五六斗。就苏州一府额田六百万亩计之。即已少米三百余万石。合之四府一州。短少之米。有不堪设想者。民间积歉已久。盖藏本极空虚。当此秋成之余。粮价日昂。实从来所未见。来岁青黄不接。不知更当何如。小民口食无资。而欲强其完纳。即追呼敲扑。法令亦有时而穷。前此漕船临开。间有缺米。州县尚能买补。近且累中加累。告贷无门。今冬情形。不但无垫米之银。更恐无可买之米。至曩时苏松之繁富。由于百货之流通。挹彼注兹。尚堪补救。近年以来。不独江苏屡歉。即邻近各省亦连被偏。布疋丝绸。销售稀少。杈子母者。即无可牟之利。任筋力者。遂无可趁之工。故此次虽系勘不成。其实困苦之情。竟与全无异。臣惟有一面多劝捐资。妥为安抚。一面督同道府州县。将漕务设法筹办。总不使借口耽延。但本年已请缓征之处。尚不过十分中之二分有余。此外常镇等处。亦已纷纷续禀。臣覆其情形略轻者。无不先行驳飭。但天时如此。日后情形如何。臣实不敢豫料。昼见阴霾之象。自省愆尤。宵闻风雨之声。难安寝席。并与督臣陶澍书函往复。于捐赈办漕等事。思艰图易。反复筹商。楮墨之间。不禁声泪俱下。倘从此即能晴霁。歉象尚不至更加。如其不然。臣惟有再行据实奏闻。仰求训示遵办。大江南北。为各省通衢。且中外仕宦最多。一切实情。难瞒众人耳目。臣如捏饰。非无可以举发之人。我 圣主子惠黎元。恩施无已。正恐一夫不获。是以察核务严。但民间困苦颠连。尚非语言所能尽。本年漕务。自须极力督办。而此景象。时时恐滋事端。至京仓储蓄情形。臣本未能深悉。倘通盘筹划。有可暂纾民力之处。总求恩出自 上。多宽一分追呼。即多培一

分元气。天心与圣心相应。定见祥和普被。屡见绥丰。长使国计民生。悉臻饶裕。臣不胜延颈颂祷之至。

敬陈荒政积弊并筹赈事宜疏道光二十八年

吕贤基

窃臣恭阅邸钞。见本年江苏安徽湖北三省。悉被水灾。皇上念切民依。不惜数百万帑金。分饬各督抚等妥为赈恤。并谕有办理不善未能实惠及民之员随时参劾。该督抚等仰体宸怀。自必钦遵办理。不使一夫失所。惟是荒政乃民命所关。讲求不厌周密。查办赈之弊。莫如造册稽延。致小民暗受其害。定例天下有司每遇岁饥。先发仓廩赈贷。然后奏请宽恤。又会典载水旱成灾。督抚疏闻。即行抚恤。先给饥民一月口粮。以免待哺。乃察被灾轻重。与极贫次贫分别给粮等语。诚以民迫饥寒。命悬旦夕。倘必待查取户口完竣。始行办赈。则老弱之转徙于沟壑者。已不可胜计。即如上年河南被灾。于七月二十七日奉旨由户部拨给帑金。直至九月末钦差大臣到豫查办。阅时已两月之久。该省灾民册籍。尚未造齐。旋经钦差饬令查造丁口细册。各州县犹怀观望。夫以百万生灵。延颈待哺。有司乃从容局外。托名钩考。自便己私。不顾民之存亡。岂不大辜皇上已溺已饥之至意耶。其始既已延宕。则后来按册赈济。仅属子遗。玩愒殃民。莫此为甚。今岁该三省又值办理赈务。相应请

旨饬下各督抚。深以豫省前事为鉴。务令各属遵照定例。一面查取户口。一面先行放赈。无论极贫次贫。均得早沾实惠。俟册籍已定。务于限内具题加赈。即按照极贫次贫应给银米。分别给与。其加赈日期。务依定例。与初赈接续。毋许间断。户口或有开除续增。随时具报该上司严行查察。倘有报勘之后。外借查办为名。故意延缓者。若非心图舞弊。即属怠玩因循。应即恪遵前奉谕旨。立予严参撤任。另委贤员接办。不得因其尚无侵冒实。稍事姑容。再赈恤之政。尚有急宜筹划者。臣谨就管见所及。胪陈如左。

一宜多设粥厂。其积弊并应严革也。查煮粥有二便。一则易于防奸。一则不须审户。故于造册未竣时。亟宜先行此法。惟近来办赈。设厂太少。即如上年禹州仅于西关设厂。并不遵例四乡分设。其田野农民。安能相率就食。况厂少人多。更有拥挤践踏之患。应令州县酌量多建厂座。每县多则数十处。少亦十余处。悉遴妥员及公正绅士监放。并令各县同时并举。免致饥民流往他处。再臣访闻粥厂委员。并不常川在厂。任听书役克减米麦。搀和生水。甚有不用柴炭。即以石灰入米。任其糜烂。如上年豫省钦差所奏者。饥民食之。多生疾病。以致僵仆道路。应请敕下各督抚。令严饬各委员等亲自监放柴炭等项。毋许短少。如违严参究治。一放钱糶米之法急宜兼筹也。饥民所望者米。而筹帑则皆运银。乃放赈又须折换钱文。以致奸商故抑银价而昂米价。上年豫省门丁

囤积米石。家人向银铺增价侵渔。种种弊端。皆从此起。窃计每州县饥民不下三四十万。约赈银五六万两。使一概放钱。不糴米谷。则市侩居奇。大户闭粜。小民何由得食。应令各州县等。一面开赈。一面碾动仓谷。或劝捐米石。或将银购米。但得二三千石在市糴卖。则米价自不致增长。糴卖所得钱文。复可搭放。凡次贫之民。均受无形之利。应请 敕下各督抚。于赈糴二事。务必兼筹。以收实效。一赈缓 恩诏急宜宣示也。地方一遇灾歉。不肖官吏。因缘为奸。往往缓征之 诏已下。不即宣示。而追呼逼迫。催科如故。俟囊橐已饱。方将 诏书悬挂。又有新粮虽缓。而借口旧欠。恣意敲扑者。穷陬僻壤。尤所不免。应令各督抚严参究办。至此次赈务。仰蒙 圣恩发帑至百万之多。或准议截留。或筹款迅拨。 皇上惠心有孚。至优极渥。应令各省多刷誊黄。并将帑金总数全行开载。出示晓谕。俾下邑灾黎。有所恃而不恐。又贫民每多逋累。当此饥急。焉能还偿。亦应令各处出榜禁革。所有公私一切逋债。俱暂停止。

一接济民食之法急宜讲求也。查接济民食。惟在邻省采买。及招徕商贩二端。近已奉 旨宽免米税。商贩自必源源而来。诚恐各邻省大吏。心存畛域。或虑出米过多。本地米价必至腾踊。禁商贩出境。如此。则被灾之省。无所取资。应请 旨飭令各督抚。毋得仅就一省起见。致蹈遏余之弊。至产米之区。惟四川较广。应令江楚各省招商赴川采买。其川省商贩米船过楚运赴江苏安徽者。湖北省亦不可尽数截留。庶上下两江各资接济。复查乾隆四十三年八月。因江楚均报荒歉。曾 谕令川督将仓谷三十万石运赴江南备用。其川省动拨仓谷。俟谷贱时买补。又乾隆五十年。因江浙等省报灾。商民赴川贩运。恐该省产米未敷。 谕川督将常平义仓等谷。先期开糴。以资接济。旋据该督遵将仓谷碾动三十万石。俟楚贩到境。按照时价发糴在案。是川省接济江楚。屡经办有成规。合无仰恳 天恩。即飭各督抚酌量情形。或运或糴。于川省仓储无损。而三省歉收地方。大有裨益。一遗弃小儿急宜收恤。贩卖牛只急宜购买也。窃计小儿尚资乳哺。既难给以口粮。而各处育婴堂绝少。亦无收养善策。惟有力之家。无子者未尝不愿养以为子。特患长大为其父母认取。故民以收养为戒。谨案宋叶梦得治郡时。立券给民。俾知荒年遗弃小儿。父母不得复认。今宜仿照其意。令各州县雕刻执照。付与收养之家。则幼孩多可全活。至于牛只。为耕种所必需。向例来年 普锡春祺案内。仍应有酌给牛种之费。惟是小民一遇饥荒。先将耕牛变卖。奸徒乘机宰杀。比至次年。官既给与牛价。民又苦于无牛可买。应令各处设立买牛局。饥民欲卖牛者。许赴官局售卖。设立号簿登记。次年春作。仍令照价取赎。如此。则赈贷养牛。一举两得。至来年可省官给牛价之项。与养牲刍豆之费。亦足相抵。以上各条。均救荒要务。不可缓者

。臣籍隶安徽。稔知灾黎疾苦。敢陈一得之愚。伏祈 皇上采择施行。

### 缕陈抚灾黎竭力筹款情形疏

两江总督沈葆楨

窃本年江北一春不雨。民气噤然。初夏迭沛甘霖。二麦转歉为丰。喜出望外。五六月间。复晴多雨少。禾稼受伤。然尚冀秋澍应期。杂粮补之。乃秋阳之酷。甚于夏畦。继之以蝗。而三农生意尽矣。淮海被灾为甚。徐扬次之。邻省之皖境东境尤剧。流民扶老携幼。百十为。身无完衣。面皆菜色。海州林达泉所禀。有耻嗟来之食。举家阖户自尽者。邻保历历能举其姓名。臣与漕臣抚臣往返函商。虽筹款极艰。断不容立而视其死。且其流愈远。其复愈难。为目前计。宜更为来岁计。博采策。约为四章。一曰留养。老妇女。或千里。或数百里。踰淮踰江而来。早已筋疲力尽。听其远徙。终于无以自存。遏之北归。不啻夺之生路。祇得随处留养。俾获旦夕之安。现计金陵城外收七千余人。苏州城外收八千余人。苏常绅士所收各数千余人。抚臣又分派每县各数百人。盖恐聚之易滋事端。且不免蒸民疠疫也。而外县所自收者。则以上海清江为最多。江阴截留数千人。提督唐定奎主之。扬州截留四万余人。署运司刘瑞芬候补道徐文达主之。清江截留五万余人。漕臣督同淮扬道主之。处以庐舍。繚以墙垣。束以部伍。以全家出者。仍令聚族而居。以小艇来者。仍令按船编号。始至散钱。已而散米。已而散粥。惟其情之所适。疾病者医药。生产者布絮。死亡者棺槨。咸取给焉。二曰资遣。自淮而南。所收盖十余万人。然源源而来者未已也。收之几无地可容。却之则于情难忍。乃择其后至之籍隶本省。情状犹未十分狼狈者。派员按站护至本籍。会同地方官散给两月口粮。交保领回。以待春耕。不令再出。三曰工賑。精壮者与老弱一例收养。则所费不貲。抉摘太严。将去而为盗。河流淤塞。商贾病之。农田亦病之。择精壮者而驱之工。一转移间。交病者因而交利。臣先委候补运判许宝书候补同知包家丞浚高邮宝应一带运河。继委候补直隶州廖纶浚金陵城外后湖。漕臣委员浚邳宿一带运河。抚臣委内阁中书何慎修署臬司薛书常浚丹徒一带运河。又与臣会委候补道张富年勘估盐城阜宁一带河道。俟估有确数。次第兴工。期于一民遂一民之生。亦一钱得一钱之用。四曰典牛。旱久谷荒。草亦垂尽。农民自谋不暇。视牛更如赘疣。剜肉补创。相率鬻于屠肆。致六合一带牛肉。每斤仅值二十余文。到春耕时。必有悬耜仰屋而叹者。内阁中书何慎修前台湾道吴大廷谆谆以典牛请臣于金陵城内设厂。臣标三营将主之。嗣闻其过江不便。又于浦口设厂。正定镇吴长庆主之。此外扬州一厂。清江一厂。徐州一厂。海州一厂。以吴长庆浦口所收为最多。虽当本有归。而求牧与刍。一牛费十千以上矣。此四章者。未必大有补于民。不过尽一分之心。或者苏一息之命。而江南局库。竭于转输。腾挪之



难。不啻临渴掘井。仰体九重饥溺由己之意。不敢束手自谢。贻误生。除漕臣抚臣所提各款。自行专折具奏外。凡臣所提者。上海道商捐四万两。淮南商捐五万两。以应扬州留养资遣之需。江藩库五千两。运库五千两。苏厘局一万两。以应海州賑之需。江藩库旧存商捐一万一千九十三两有奇。运库商捐一万三千八百六两有奇。以应高宝运河工賑之需。江藩库一万三千两。苏厘局一万两。沪厘局二万两。以应金陵浦口扬州清江海州典牛之需。理合会同江苏巡抚吴元炳恭折附驿驰陈。伏乞 圣鉴敕部查照。

晋省被灾筹办情形疏光绪三年

山西巡抚曾国荃

窃臣于九月十五日。据署山西布政使河东道江人镜按察使瑛棠冀宁道王溥详称。窃照晋省山多地瘠。素鲜盖藏。去秋收成本歉。冬雪又稀。入春以后。雨泽愆期。粮价昂贵。贫民挖食草根树皮。情殊可悯。当经飭属出放仓谷接济。并劝谕绅富捐资助賑。或各赙各村。以敦任恤。向来省城每年十月起。至次年二月止。设立南北饭厂。賑活贫民。本年人数众多。经费不敷。经前抚臣鲍源深率司道府县先后捐廉。并劝绅商人等均各捐助。于省城南北两隅。各添粥厂数座。委员夙夜经理。每日领粥贫民。计三四千人。而闻賑归来者。络绎不绝。省城一处如此。其它可知。截至六月初十日止。所有省城官绅捐助钱两购米之资。业已罄尽。自六月十一日起。动用賑银接办。事竣报销。由春至夏。未得透雨。麦收无望。省南荒旱尤甚。春间奏准开仓賑济。飭属查明极次贫民户口。核实散放。复蒙 恩允划扣京饷二十万两。并援天津捐賑成案。劝谕绅富捐输。藉资办理賑抚。又直隶督臣李鸿章筹拨海防经费银十万两。业经派员领回。八月二十六日。钦奉 上谕。本届起运江安漕粮着截留四万石运解山西以备賑济之需钦此。钦遵。旋准李鸿章咨。以江安漕粮已验收入仓。奏请提办来年江鄂新漕五万石等因。又复钦奉 上谕。前谕户部李鸿章各拨银二十万两以三成拨归河南现在该省亦乏现粮所有部拨之二十万两着全数解交山西其河南应分六万两一并改由直隶二十万两内划拨统作该省购粮之用钦此。咨行到司。仰见 朝廷軫念灾区。 恩纶迭沛。三晋臣民。莫不同深感激。查此次办理賑务。先经派员分往奉天及归化城包头镇产米之区。采买粮石。并委员分赴各州县。会同地方官敦劝绅富。竭力输将。赶紧交纳。以济急需。一面于省城设局。由本司道悉心经理。刊发册式。飭属遵照填注。以期妥速。因日久无雨。禾苗日就枯稿。又飭令改种荞麦杂粮。满拟雨泽渥沾。尚可稍资补救。无如自夏徂秋。各属禀报。每逢阴云密布。旋为大风吹散。或仅得微雨。或一二寸不等。天干地燥。烈日如焚。补种荞麦杂粮。出土后。仍复黄萎。收成缺望。兹据阳曲太原榆次太谷祁县徐沟交城文水临汾襄陵洪洞浮山太平岳阳曲沃翼城汾西

乡宁吉州长治屯留襄垣潞城黎城壶关汾阳平遥介休孝义临县石楼永宁宁乡怀仁山阴天镇应州朔州右玉平鲁凤台阳城陵川沁水永济临晋猗氏荣河万泉虞乡榆社沁州孟县代州解州安邑平陆芮城绛州稷山河津闻喜绛县垣曲霍州赵城灵石隰州大宁蒲县永和归化城和林格尔清水河萨拉齐托克托城等七十六厅州县先后禀报。秋禾被旱被雹成灾到司。节经委员分往会勘被灾分数。应行蠲缓钱粮米豆。并查明应赈户口。应需用款若干。妥议由该管府道详咨核办。

本署司等查晋省地方所产之粮。本不敷民间之食。向赖陕省及省北一带商贩接济。本年陕省荒旱。尚赴楚豫各省买粮。省北地方。亦被旱成灾。以致粮价奇昂。时在届临霜降。透雨未沾。宿麦难以播种。省城每银一两。仅易八三钱一千三四百文。而斗米须钱二千四五百文。省南地方。纹银一两。易钱一千一百多文。元丝银则止易钱九百余文。斗米须银二两有零。窃思救荒首在粮运。本年灾区既广。为日又长。省南灾重粮缺。不特无树皮草根可挖。抑且无粮食可购。哀鸿遍野。待哺嗷嗷。道殣相望。惨不可言。瞬届冬令。饥寒交迫。立见转乎沟壑。窘迫情形。实非笔墨所能殚述。亟应广筹粮运。以资赈抚。业经奉札派委候补知府张鹏督率正佐委员前往直隶获鹿县设局转运粮石。一面飞催各路买粮之员。赶紧采运。又饬属广为招商。采办米粮。源源接济。务使粮无缺乏。其地瘠灾重情形。迫不及待地方。先行酌发赈银。俾得早沐皇仁而免失所。如能得雨。可望种麦之处。农民无力购买籽种者。亦酌拨银两。委员解交。会同地方官查明核实散给。其余未尽事宜。本署司等惟有熟筹禀商。妥速举办。多尽一分之心。或可多救一民之命。除被灾分数。及蠲缓钱粮米豆各数目。俟委员勘议到日。再行汇案详细请奏。如有续报被灾处所。应归入详报分数案内汇总办理等情。会详请奏前来。臣复核无异。职任晋疆。理应循例轻骑减从。亲往被旱异常之地。周历踏勘。惟成灾之先后不同。报灾之早迟不一。且臣系四月下旬。由晋之东南驰抵省会。经过千有余里维时景象。已觉惨目伤心。嗣后百有余日。未得透雨。昕夕悚惶。不知所以为计。谨率属吏一体认真筹办。不敢稍涉虞。除各属被灾分数。及应行赈恤事宜。与户口名数。例应吁恳蠲缓钱粮米豆。一俟州县册报齐全。另拆开单陈报。并恭疏具题外。所有晋省被旱成灾。已有七十六厅州县呈报院司。业经查勘分数。先将被灾处所。及现在筹办大概情形。理合循例据详具奏。

### 筹办陕省荒政情形疏

陕西巡抚谭锺麟

窃臣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三年九月十六日。奉 上谕。左宗棠奏筹办陕甘赈务一折等因钦此。仰见 圣慈眷念夏区。轸恤无已之至意。伏查陕西荒旱情形。臣于采买米粮。请催欠餉。展缓秋征各折。先后详陈在案。数月来时与

督臣左宗棠太仆寺卿臣刘典往返函商。惟以豫筹赈款。多购米粮。择人办赈为亟。赈款先于司库百计腾挪。继以督臣拨还借款三十万。为各处买粮之用。而转运之费。则恃协饷与捐款。各省欠饷。已委员前往函牍交息。诸疆臣力顾大局。当不至漠视。目前富绅所捐。但能各顾各县。由绅士买粮散赈。大约能自顾一邑者。不过数处。欲提以为他处采买之费。势有未能。购粮一节。臣于覆陈折内声明。拟以包头所购赈北山。以平庆所购赈西路。以湖湘之米赈河北各属。嗣闻山西已向包头采买。因改向宁夏采购。而庆阳亦歉收。复委员分赴巩秦一路收买。虽道远费繁。亦不暇计。湖米购买甚易。惟襄河浅阻。汉水可以徒涉。丹江久涸。不能通舟。约计荆紫关漫川关两处。一月祇能运六千余石。现复委员赴樊城雇车试运至潼关。若畅行无阻。当由各属照民价雇车往运。以济同州各县。运费倍半于米价。初意不料至此也。赈事以河北为亟。七月中委员携银前往。谕令各属先尽仓粮散放。继以富绅捐款。购粮接济。俟南米到时。再行分给。办赈以绅士为亲。因前经通飭各州县访求正绅。造庐敦请。并刊刻告示。劝谕正绅出而襄事。不必以干预为嫌。同急桑梓之难。放赈之法。城厢则设厂煮粥。乡闲则计口授粮。而要以稽查丁口为第一义。盖少一分浮冒。则多活一穷黎也。北山旱灾。以榆林之怀远葭州府谷绥德之米脂清涧吴堡为重。神木靖边本有秋。又为严霜所侵。次则延安所属。又次则鄜州。既无存粮。又鲜富户。罹此凶灾。情殊可悯。已先行发给银两。由府县就近买粮散赈。宁夏米则当在解冻后矣。汉中水田尚收四五分。褒沔虽旱。可以分济。兴安之平利砖坪洵阳秋收五六分不等。惟汉阴白河石泉紫阳旱甚。将来以湖米运往分赈较近。现集款赴郿襄购粮。往来亦便。凤翔仓粮尚多。可支数月。邠州所属。民间尚有存粮。仓存亦可支数月。干州存仓粮万石。据禀现在平棗。贫者以钱赈之。商州秋收。多少不等。该署牧黄照临已捐银从河口买粮赈济。西安所属宁陕盩厔鄠县蓝田秋禾收四五分不等。赈可稍缓。三原泾阳富绅捐款。可自顾一邑。惟同州大荔捐麦较多。合计仓粮。可支至来年四月。其余各县。有仅能赈至冬腊月者。有能支至正二月者。俟购粮运到。分别拨济。现各属禀报。均已放赈。虽办理不一。要各就地方情形散放未能强同。省中粥厂七处。就食者已三万余人。回坊居民。及安插河南山西流民三千余口。均计口散粮。不许混入粥厂。以示区别。境内自中秋后。一律安靖。无抢掠之案。亦无藉饥挡粮之处。即食粥饥民。分起部署。均各安贴。不至拥挤滋事。然臣前所筹款项粮数。但计接济至来年四月。若二麦未种。麦秋无望。尚须宽为筹备。昨汉中兴安两府。均报九月初八九日得雨。麦已全种。西安十三二十四二十七得雨不及二寸。南山一带。麦亦有出土者。邠干各属荒民。播种于干地。冀得数寸雨以滋长。日来阴云市溽。气候尚暖。惟祝甘霖速沛。庶有生机耳。臣忝在疆圉。责

无旁贷。惟有殫竭血诚。督率属员。联络绅士。悉心筹划。拯恤穷黎。以慰皇上子爱元元之至意。

再上蒋制军书

陈运镇

自邸第拜送。忽忽数月。淫潦为虐。灾民荡析。敬闻以忧时虑事。顿减眠食。大臣共国休戚。自应尔尔。但爱身乃所以爱国。诸葛忠武食少事繁。至为敌人所喜。亦贤者之过也。商淅淅。薄寒中人。伏望珍重。论者以先生授节直隶。适当其厄。时运稍蹇。镇以为于先生为蹇。于直隶则为福矣。使他人临此。或视民瘼如秦越。不急拯溺。而且隐忍欺饰。使宸聪察识不尽。否则恒惧抢攘。束手不知所为。人命旦夕。抑何堪此。现已请帑截漕。累累数百万。自足起捐瘠而安饱之。但届麦秋尚二百数十日。除积潦不及播种之区。即高原亦难俟食新。则散金发粟。所谓以君养民则不足。大农已仰屋告绌矣。而吴楚均灾。无可告余。此亦智勇俱困时也。冬春之交。势尤岌岌。虽然。民可逃可死。而不可使为乱。而止乱之法。惟使之无所欲。有所惮。生其不忍之心而已。何以使无所欲。阴劝众富民分粟闾里。众知无厚藏。不至覬觐。道路禁其夜行。以免劫掠。市肆有费者。不惜一钱以给行乞。使过门辄去。此皆须长官谕以利害。令知聚则为患目前。散则可取偿来岁。此禁其生心者一也。何以使有所惮。兵者。民所惧也。使武弁常带兵巡行郊墟。擒捕盗贼。金声火器以警之。以往来行李。无良者必顾忌而不敢发。此禁其生心者二也。何以生其不忍之心。州县于賑政。禁胥吏凌虐之弊。侵偷之弊。禁男妇老稚拥挤混冒之弊。而复以温语抚慰。病者药之。殍者掩之。使民晓然于体恤疾苦之意。则必感怀噢咻。而不甘首犯大难。此禁其生心者三也。延至春深。野蔬可食。或可无事。不然。黠者倡之。强者助之。不至为大盗不止。至为大盗。害可胜言哉。闻将采买关东。不知可就事否。亦一善术也。水利之举。度非猝可即工。淀泊巨浸。皆汇津门。由丁沽一入海。近苦海口高昂。势必首事深通。方能以次渴泄。似宜先委而后源。窃以高下皆有污陷之地。不尽通河。不如因而浚之。使岁种鱼。藉以潦则潴水。旱则灌苗。北人不知陂塘之利。惟仰雨泽。南人有言。求天不如求地。故田庐之间。多掘污池。小旱常免枯槁。使有一二处行之而利。则必有踵而效之者。余则道宜多种榆。原宜多种瓜。隰宜多种菰芡菱藕。歉岁皆可噉食。北地最广耕者。较南常逸而每苦饥。良由不善用地力。非尽情农自安。亦无以教之耳。救荒无奇策。古言之矣。镇拘墟笃时之见。不切事情。妄冀千虑之一得。素荷先生不弃庸愚。伏惟裁而教之。幸甚。

上陈方伯芝楣先生书

黄汝成

自来吏治之废弛。民生之疾苦。其端皆起于细微。而害遂巨于一乡一邑。汝成向以文字受知阁下。自非文字不敢妄有所陈。至于郡邑之政治得失利病。是固有司之者。即指陈悉中情势。其非挟持官长。即市恩惠。矜报复于闾里。决非阁下所乐闻。抑非汝成所以自处者。今嘉定饥民屯聚日久。抚治无闻。恐或生事。少伤阁下饥溺之怀。而成一邑剥肤之灾。官文书或匿而不言。言而不尽。私用危惧。不敢不违出位之戒。而少少启告于左右。嘉定濒海饶瘠。地不产米。禾棉虽艺。岁得七八分成熟。已为丰稔。僻处不通商贾。风俗复喜矜饰。日益贫悴。而邑之东北乡。则以刘河闭塞。海潮羨溢。支港亦日填遏。旱则蓄水自给。至有不能具盥濯者。猝遇水潦。宣泄无由。其困尤巨。去秋亢旱。凡与吴淞江接者。尚可辟水灌田。而东北乡田去江远。禾棉率槁。小民奔诉有司。又以东北乡为一邑中之一隅。而所损者又一隅中之一隅。不加存抚。入冬饥寒。呼载道。盈千累百。渐聚渐伙。视道光三年大水漂没数郡。犹未有若是之流离颠沛者。窃思东北乡之无业贫民。其忍饥耐寒久矣。夫岂乐为是屯聚扰攘。顾有司则诿之士民。曰无款可筹。士民则归之有司。曰无力可继。莫省视。听其奔蹶。一旦小小蠢动。近治墟落苟完之户。先受其害。如今年二月二日之连劫两家。十二日之北门不启。良可骇已。汝成初议劝谕各归其乡。为粥以食。咸不谓然。因进以劝分之策。而廉吏无一钱之名。富室有悬磬之象。辗转图维。讫无应者。惟日以筹用义仓官钱为上策。义仓官钱。户部定令惟动子钱。不损其本。去年已用子钱赈贷。今势不能无损其本。无论后日输偿。仍责之邑人。且初议仅给东北乡。寔复议给一县。而去岁成熟之区。倍收之户。亦思倚众冒取。是贫富交困。而实惠亦不得专逮穷庶也。古人有言。救荒如救火。又曰饥民宜散不宜聚。向使早为之计。则屯聚者原属一隅之一隅。乃因循坐视。至于如此。始则以积困之区隘。谓赈给概可弗行。继则以屯聚之势张。谓丰歉无庸深辨。而朝令暮更。游移莫定。则此千百屯聚之民。不饥饿死则铤而走险。此势之必然者也。惟望大君子略赐悯察。速檄本县筹划策。谕是屯聚者咸归其乡。复为请款抚恤以救其死亡。并乞檄中加以严词。策其濡滞。使刻期安集。不致有滋蔓之虞。幸甚幸甚。且屯聚者。不独嘉定中北乡之民。同郡之镇洋宝山及苏州郡之昆山松江郡之上海。时有参错其中。虽灾民无畛域之分。而资斧有不继之虑。计惟兼乞合下亟檄邻郡。量其缓急。给以粟钱。岂特流民不增。嘉定一县。免纷沓滋扰之患哉。此又仁术之广逮者也。窃计大君子为国宣仁。闳材伟画。其设施之周密。杜燎原之形于始然之中。必有高出古名臣万万者。而汝成区区为灾民乞命之意。所以安其乡里之见。决不斥责于左右。虽干冒威重而获出位之讥。有所不惜也。临书不胜激切待命之至。

与郑耕畬广文书

刘佳

顷家学山叔来。询知吾乡本岁奇荒。视嘉庆壬戌尤甚。桑梓哀嗷。良深忧灼。并闻邑尊荣方新。政毕举。足下及诸君为局董。既幸吾乡得贤父母。且委任得人。翘企之余。又不胜欣慰也。仆从前里居。未更外事。宦游以来。家乡情形。诸未周悉。惟十载江南。两遭酷涝。经理荒政。颇竭寸诚。辄述所已经闻于足下。苟有可采。或告邑尊行之。未必非识途之一助也。大抵办赈之要。其先在于稽查得法。勿使浮开户口。其后在于散放得法。勿使滋生事端而已。稽查之法。莫如选用衿耆。前办赈时于县署二堂设局。选本城董事四人。常住其间。总司赈务。每日一。饭食茶水之费。均取诸捐项。复分一县为十二乡。由城董举报每乡中之稍有身家明理识事之生监为乡董。每乡统数十村。由乡董每村举报一人为村董。村无生监。则以诚实耆民充之。先期出示晓谕各村董。将本村饥民开造草册。毋得浮冒。大约寡孤独老幼残疾为极贫。其年力尚强。与有子弟可依倚者。皆为次贫。此外如有手艺营生。及薄有田产可典当借贷者。均不准食赈。草册既成。各村董出具无捏切结。赴县投送。县饬乡董覆查加结存案。草册既齐。一面造填赈票。写明某户大几口小几口极贫次贫于票上。盖用红记。赈票既成。然后请广文丞尉协同乡董按村复查。给散赈票。每村散票既讫。即将饥户姓名口数列榜晓谕。使人目击。有浮开者。许人指控。立行提究。其官府下乡及乡董往来舟车之费。皆议明定数。取诸捐项。此稽查户口之法也。及将散赈之时。先期出示各村。某乡于某日赴县领赈。每数乡共一日。仍将饥户姓名口数。揭榜署前。饬令饥民将赈票。汇交村董之手。但许村董一人赴领。此外毋得入城。届期乡董率村董诣局领钱。其钱于前期定。官赈列有定数。捐赈则多寡总视捐数为定。大约极贫视次贫加倍。小口视大口减半。钱既领讫。于票面盖用初赈给讫红记。其票仍给村董领回。并取具赈钱领回散给不敢侵扣切结存案。以后再赈三赈。亦复如之。此散赈钱之法也。村董即难保无弊。然选用之人。视书差地保。必有间矣。放赈如许村民持票入城自领。则拥挤喧嚷。恐滋事端。即在乡设厂。糜费既多。且势难兼顾。滋事尤易。二者未见其可。仆此两法。亦询谋佥同。然后举行。后果城乡相安。饥民感颂。则其明效可也。大抵官赈难办。捐赈易举。官赈之难。在领银之克扣。委员之供应。报销之使费。捐赈则无文法之拘。无应酬之累。可以实心行实政。在诸君殚竭心力而已。士大夫出则泽加百姓。处则为善于乡。努力匡襄。为家乡造福。是所望于足下也。至于饥者必寒。隆冬给以衣絮。早晚饮以姜汤。饥易致病。送诊则有医局。施槽则有堂。又在仁人君子推广及之。非笔墨所能罄矣。因学山叔回里之便。聊复覼缕。不觉累幅。伏唯雅照不宣。

上杜芝农相国请抽灾民丁壮书

尹耕云

自来中原寇盗。多起于饥民。其始由一二强梁狡黠之徒。造端煽惑。假众怒难犯之辞。为日入愿作之计。揭竿斩木。转相裹胁。而其势遂至于滔天。国家厚泽深仁。沦肌浹髓。灾祲夕告。赈贷朝施。颛蒙具有天良。何致变生意外。惟是智者所图。贵于无。帝王之道。策其万全。伏读四月二十九日 上谕。因丰北大工缓堵。小民待哺嗷嗷。截留江广漕米六十万石。分赈江苏山东被水饥民。而 命公偕怡将军良驰往督办。 诏书所至。虽妇孺无知。莫不感激流涕。愿须臾毋死。以待大泽之至矣。然美谊必经以良法。而弭患乃所以揀灾。窃见丰北地方。北迤曹郡。南襟凤阳。东连海州。西邻归德。形势既属咽喉。人情素称剽悍。平时饱食暖衣。犹复喜争好。况怀襄有警。沟壑伤心。因其愁苦无聊。诱之肆行劫夺。人情迫于救死。安知不从乱如归。即不敢啸聚横行。而委员查勘之日。结党阑遮。开厂给放之时。聚众拥挤。抑或勾通吏胥。把持包揽。将绳以重法。既激变之堪虞。将待以姑容。又效尤之可虑。天庾数十万正供。东南数百万生灵。欲使实惠均沾。端恃去奸有术。夫牛羊虽众。牧人可以视其寝讹。虎豹虽猛。服不可以制其啮。杂虎豹于牛羊之。则牧人与服不俱困矣。当今之计。惟有别丁壮于老弱之中。优以兼人之食而已。史称富阩知青州。适河朔大水。阩活流民五十余万人。募为兵者万计。夫阩当北宋无事之时。因揀荒而不忘经武。况今海氛不靖。粤寇方张。正臣子枕戈待旦之秋。中原绸缪牖户之日。宜仿其意于查核丁口之时。视其躯干魁梧膂力出众者。而阴识之。别为一册。合两省以三千人为率。闻之赈米之法。大口一升。此三千人。视其材力之异者。给以日二升。其尤异者日四升。十人为甲。甲有首。百人为团。团有长。即以本地生监有文武才而敢于任事者。分领其众。归其册籍于官。徐属一带。因捻匪滋扰。向有团练以资守望。民间俱有藏械。但须镌勒其人姓名。以凭点验。不必更须官铸。每月朔望及三八日期。令委员就近会同绅士操演。常日即于赈厂左右巡绰。向来赈所。本有弹压官兵。力少势单。适足以启戎召侮。不如抽丁壮于饥民之中。责灾户以官兵之力。生乱之人转而已乱。扰赈之众用以护赈。且此三千人。既已安吾教训。秋季丰工兴筑。即可资其弹压。宣防告成。流亡复业。酌予赏犒。散归田亩。其中果有材勇异常。愿以功名自奋者。不妨授以军官。编入营伍。以为异日干城之选。于国帑毫无所费。于赈务实有所裨。于地方既无所扰。于人材阴有所蓄。一举而四备焉。亦何惮而不为乎。传曰。狂夫之言。贤者择焉。苟有所知。敢不以告。

上那绎堂师书

张澍

澍解馆叩辞铃合。旋家省觐。出皋兰西门。行一日。见涂闲多有穷民携老扶幼

而西去者。至庄浪道中。则益多。时值大雪。朔风凄紧。车中人拥裘坐。肌尚起粟。见有以双笼盛男女担之者。又有以肩荷儿女束者。又有老翁媪蹙蹙于沙泥闲者。又有小妇女纤足不能行。拄杖依枯树憩。闲有举止安雅如士夫家容状者。而鹄形鸠面。敝衣蓝缕。类乞者甚多。或扫落叶枯枝。支釜石上作炊。或探囊取干糒。持釜凿水和咽之。亦或枕幞被酣睡。又或叹息哽咽如不自胜。无虑数十百也。澍下车问之。尔等系何县人。将往何所。何为艰苦至此。则焉垂涕曰。吾等皆为赈所累。无以为生。弃其田土房屋。往甘凉诸处。乞食以保余生也。言之泪漉漉下。澍又问曰。赈所以救饥。何反受累。一老者攘袂言曰。今年之赈。大与往时不同。曩来地方有灾。本县官查明户口。报之省。即领银。依村庄远近散之。民藉以餬口。然尚有饿死者。今总督以州县官之报为浮冒。不足信。则遣佐贰覆查之。又不信。则遣候补州县覆查之。又不信。则遣府道覆查之。吾侪屡奉差唤赴城守候讯问。饮食之费。或数百。或千余。又数次出票。钱或一二千文不等。意谓领赈多。可以补偿。及至散银。则大口给钱百。小口五十。于往返之用且不足。又乌能资生耶。澍乃叹曰。甚矣。赈之累尔等乃至此极也。迨抵凉城。满衢皆饿莩。街市庙宇不能容。复有冲寒赴肃州安西州者。澍窃念吾夫子胞与为怀。以民之被旱又被雹也。急请帑金百万两。且修城垣。以工代赈。是其为民谋者良厚矣。而民竟受累如此。必承办有司。不能仰副德意。因循稽延。以致老弱填死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也。古人有言曰。拯饥戒迟缓。戒拘文。戒遣使。又云。救灾如救水火。缓则无济。又云。救饥宁有冗滥。毋或遗漏。旨哉。是言可谓知治体矣。澍目击流离之状。恨家无担石。徒悼而已。兼以待教多年。知夫子之赤心为民。必不忍见民之违土去乡。洋洋出走也。故敢以所见者。呈诸左右。祈哀愍之而补救之。不胜大愿。

与汪衡甫方伯书道光二十九年

汤成烈

查往年水灾。至道光三年为极矣。而今次被水情形。则较三年为尤重。民生困苦之状。则较三年为尤甚。何则。三年之水。发在六七月之间。早晚二禾。种而被淹。故放晴后。低处虽不能补救。高处设法车戽。尚得收成十之三四。今自闰月中旬。连遭大雨。田未翻。秧苗腐烂。积水未消。新雨复注。时已交伏。下种不及。此被水之情形较重也。且三年春花丰收。蚕丝甚好。虽遇秋灾。得以前之赢余。济后之不足。今二麦不登。蚕丝仅止二成。是先告匮于前。又复灾侵于后。粮价日昂。乡城乏食。此困苦之情形较甚也。从前屡岁丰登。虽遇凶荒。民食自可敷衍。今自英夷军务之后。江浙频岁水旱歉收。民间元气未复。盖藏益鲜。商贩又希。江安近省。一体告灾。既不能借余于邻省。而历年司库解数不支。又安能振恤之兼施。在昔东南为财赋之地。慕义乐。不乏其人



。每遇灾荒。半资民力。近年以来。从前殷富之家。已半耗于鸦片之吸食。半耗于事例之捐输。度其费十存一二。且人心趋薄。风俗日漓。此劝谕之难于昔也。自二十四年以来。浙省大僚。畏民如虎。刁生劣监。梗顽乡氓。借端抗官。动辄聚众。府县受制于大吏。莫敢谁何。即有稍能整饬地方者。大吏又借端去之。养成刁梗之风。历有年所。今幸中丞公忠秉正。阁下实心为民。一志澄清。植苗除莠。而一时积习难返。止能无事相安。当此饥荒。奸宄数起。若不尽法惩治。诚恐转相仿效。酿成祸阶。若竟尽法惩治。又虑刁顽故智。拨弄暗中。别滋衅弊。此抚辑之难于昔也。窃念夏灾已成。秋收无望。天心难测。人事宜详。由来荒政。除蠲赈发粟外。无非劝捐抚辑两端。而今昔不同。情形若此。计至明年麦熟。为日正长。若怀希冀侥幸之心。早不为通盘筹划。恐致临时贻误。虽悔难追。谨陈一得之愚。以备兼听之采。

一请开捐米之例以资赈济也。夫纳粟拜官。固非 国家盛举。而行之荒政。则为恤民起见。乏米之患。尤甚于乏银。杭嘉湖属。各县常平仓谷。皆多缺额。并有颗粒无存者。民间盖藏向少。囤户无多。若不及早筹。绝粮即在两月之外。金衢温处各属仓谷。计拨放兵米。尚恐不敷。官民之心。益为岌岌。应请查照江苏捐输京仓米例。奏请开捐。改银纳米。从宽定价四两一石。途宽则人广。利厚则人趋。俾绅富踊跃捐输。庶灾黎广沾实惠。方今 圣主爱民之心。同符尧舜。据情入奏。定邀俯俞。即或部议驳诘。不妨再行顶奏。为民请命。不准不休。今幸中丞及阁下皆怀尧舜其君之心。切饥溺犹己之念。念浙省百万灾民死生关系。诚求保赤之方。博采救荒之策。用敢直陈愚。师古人贵粟之意。米必源源而来。修输粟授官之政。民得人人而济。并宜从权先行示捐。以储接济。望采览焉。

一请停船工提钱归库以备赈也。今夷务清平。海氛已靖。船工实系不急之务。造成又非合用之船。至巡洋捕盗。自有军工厂岁修岁造之船应用。则此项银钱。糜费实为可惜。在平时尚宜停造以节用。在荒政尤宜节费以救民。况今司库支绌万分。而赈务所需。倍于往昔。此虽车薪之杯水。究胜无米而思炊。应求抚台饬停。将已捐银钱统提归库。未捐各生改归捐米。从优请叙。以广招徕。前中丞事事搜剔利藪。腴膏已尽。独留此未办之工。以为今日转移之用。是天未欲尽丧斯民。而待阁下之拯济也。

一匪徒纠抢宜从严惩办也。窃思此次被灾甚广。其间良莠不齐。棍徒往往号召。恃众劫夺。愚民被其煽惑。殷户遭其扰害。甚至如武康之十五下棍徒挟嫌索米。聚众哄堂。归安德清均有坐饭抢米之案。若不痛加惩办。势必辗转效尤。成作队。扰害村庄。挟持官长。将来编户放赈。在在滋生事端。不特关碍大局。且恐酿成乱阶。应请抚台给示晓谕村镇乡民。守望相助。如遇棍徒强抢在十

人以上者。立时格杀勿论。缚送到官。尽法处治。百人以上者。不分首从擒获处死。并飭营汛严防勤缉。庶地方官操有微权。得尽心力。国法既伸。奸民知畏。则绅富可以心安。即乐于赈。而饥民不敢仿效。自可静候编賑。是杀二三不法匪徒。即可保全千百良性命也。盖上司示谕。不可不十分严厉。而有司奉行办理。自可分别情形。

一灾民抚恤宜斟酌迟早也。窃思水灾与旱灾异。农民遇旱。虽田亩抛荒。尚有室庐可保。非农非佃之民。既无粮租借口。不过米贵为词。地方官早为平糶。即易抚绥。而放賑可待奉文之后。无虞滋衅也。此次被水灾民。田禾既尽淹没。房屋又多倒坍。日无餬口之粮。夜少栖身之处。游民栖止无所。亦得藉词四出。倘不早为抚。难免不至流移。今被灾县分。湖属尤重。以地势较杭嘉尤低。有上流之灌注。无下游之宣泄也。程安两县。业由晏守请城乡绅士实力捐输。按乡分办。然官须首倡。斯人易乐从。而湖属自闰月中旬。即无纳粮入户。县库无毫厘之银。郡守止清风两袖。多则数无可筹。少又无以督劝。德武二县。并少绅富可捐。又复顽梗成习。瘠贫固武甚于德。风气则大相同。此次被灾既重。似宜早与施恩。可否请照秋灾成例。不分极次。先给正賑一月。示期于七月内发给。以安灾户之心。明知库帑支绌。何敢率词渎请。然非常灾变。必当先事抚绥。过迟则恐有他虞。太早则难乎为继。

一请禁造酒以省米而资粥賑也。夫酒醴之设。古以为献酬之用。行之宾祭之礼。岁荒民饥。君上减膳彻乐。则吉礼皆杀。而酒之用寡矣。汉世因旱禁酒。见于后汉书者二。见于三国志者二。元史言杭州一郡。岁以造酒糜米二十八万石。自今日言之。杭嘉湖绍酿酒糜米。岁计何止此数。是目前省米之法。莫急于禁酒。米为必需之物。无之不生。酒为不急之需。无之何害。即以二十八万石米而计。杭嘉湖绍严五府二十六州县。日以百石米煮粥賑饥。计日用米二千六百石。则二十八万石米。可济饥民百日口粮。此不待求之于外。但令省之于内。事堪师古。实足救民。应请出示严禁曲户造酒。犯禁者制以为罚米之条。以造酒一斗即罚米一石为率。大张晓谕。令出惟行。务使槽坊所耗。悉为粥厂之资。变缓需为急需。易无益为有益。今日之务。莫要于此。一请会奏截留回空漕船于河北以杜祸萌也。从来祸变之起。皆生于无籍之徒。粮船水手。素号强横。居民畏之。甚于狼虎。今江浙两省大荒。窃恐全漕停运。资其挽输之力。乃在来年。今冬明春饥民遍野。虽由大宪种种设法。讲求賑济。尚恐不敷民食。何堪聚此数万强悍之徒。于地方经年累月。伊等向贩枣等物至江浙。颇获厚利。今岁荒民饥。何能售此不急之物。彼无利可获。野性难驯。难保不生意外之变。而时历一年之久。即安然坐食。耗米亦多。窃思移民就粟。古有成规。弭变之方。贵乎豫立。伊等籍隶山东淮北。正可令其在当地安插。使其人各归

其乡。当有闾里之爱。今年东省麦收甚好。数万人就食无妨。既使两省人民无扰累之虞。又省数万人经年食用之米。俟至来年八九月间开行南下。于兑漕并不贻误。惟浙省旗丁尤称刁狡。必向漕帅摇尾乞怜。漕帅受其蛊惑。必代奏请全帮归次。折内必须声明此层。方可杜绝流弊。此虽过虑。然实为两省治乱攸关。敢进刍言。伏祈鉴采。

### 与唐明府言灾事书

戴钧衡

明府执事。桐城自道光三年后。六被水灾。至去年而极。幸明府实心实政。起沟壑而衽席之。乃去岁水自六月始涨。今才五月。洪潮交侵。较去岁数百年未有之水。高已尺许。而天未厌祸。日肆倾盆。闻明府昼夜焦劳。食不下咽。此固已溺已饥之心。发于不容已者。然而天难民劫。莫可如何。士君子身任斯民。惟有力所可竭心所可尽计所可施者。竭之尽之施之而已。竭吾之力尽吾之心施吾之计。而民犹不免于死亡者。势所无如何也。吾之道则已尽也。吾力有一毫未竭心有一丝未尽计有一事可施而畏难不施。民之死亡非天也。不啻吾之推而纳之沟中也。今岁治灾。较难于去岁者四。上年民虽被灾。先时麦收丰足。早穀半登。至寒冬始忧无生。今则二麦薄收。早禾未实。洪潮交涨之始。已甚于去年。潮落之时。望賑之急。不能待至寒冬。一也。去岁高阜秋成丰稔。各户捐金虽竭力。尚不至断鹤续凫。今则阴雨沈霾。禾生未畅。向后收成未决。欲以去岁捐数。期之今年。恐难必得。二也。国家帑藏不足。去岁领賑万金。较昔时灾轻賑重。情事迥异。今则欲求去年之数。大府恐更议减。三也。去岁民间未闻劫夺。今则人情汹汹。不肖奸徒。煽强乞。再加时月。虽良民恐亦不能束手待毙。四也。夫以灾民嗷嗷待哺之势。十倍急切于上年。而各种支绌牵掣之情。十倍艰难于前日。虽以明府惠鲜之德。干济之才。欲求穷黎一无失所。势必不能。私心揣度。权其重轻。衡其先后。窃谓明府宜急行于目前者四。预筹于秋后者二。

一曰严禁抢夺。此风一开。大乱之渐。早治之。则犯者少而所全多。迟治之。犯者多而杀人不得不众。昔乾隆五十年。桐城大旱奸民为盗。倪侯朝报夕擒。立予杖毙。杀数人而民忍死不敢为乱。父老至今称之。倪侯非以惨酷称能也。非是则有不可知者也。近者灾民强乞。数百成。强乞不已。必至抢夺。抢夺不已。必生他变。当此之时。禁之势有不能。听之变将靡测。惟有速颁明示。严禁行乞者无许纠众在十人以上。势分则虽强不逞。党众则虽杀不行。有抢夺者。令居民自擒送城。尽法惩治。心中无一念不给以恩。口中无一言不惧以法。庶可先靖披猖之势。而后详图賑恤之宜。一曰劝减米价。米价昂贵。强抑使平。或闭粜而米愈贵。惟劝各自减价。毋得闭粜。有居奇者。许人控发。察果属

实。罚令赈饥。人情嗜利忘义。积重难返。知不能以告戒之言。遽化慳吝。然岂无一二感发兴起者。富民即不遵行。贫民闻之。亦必深感慈仁。而其心帖然安矣。亦靖乱之一道也。一曰劝收器物。灾民鬻物。不义者每好乘危。闻有持鸡一尾。易米一升。持布一端。易米一斗。甚至欲易一升一斗不可得者。昔人议灾。有谓官府此时宜移钱粮设局收买。秋冬发卖补偿。今则未敢望行。惟望劝谕有力者随时收买。毋得乘危。其鬻卖子女。但凭邻里立券。丰年不准赎回。除买卖为娼者有禁。养婢妾听之。庶收养者多。孤弱可少死矣。一曰谕令保族。桐城大族。惟麻溪吴氏族长。遇灾年萃族人议捐钱米以赈户饥。此立法之最者。东南两乡。若周潭周氏坦上钱氏陈洲刘氏水圩谢氏豸岭吴氏破冈胡氏大山脚丁氏炭埠王氏青山何氏连城张氏。皆可以此法行之。闻周潭周氏合族公产。枫林河岁出鱼利数千金。明府若以省灾之便。亲至伊祠。传其族长。及读书明大义者。告以天灾之重。生齿之繁。国赈之实有不敷。民捐之实有不给。涕泣谕以一本之义。一体之仁。凡有公费。劝移赈饥。复令聚族议赈。背议者。官以不仁罚之。又出示晓谕其族饥民。听候设法周。毋得虏掠。掠本族者。族长治以重典。掠他姓者。并罪族长。如此。饥者不至尽亡。奸者不敢抢夺。富者可破其吝。在官无抑勒之嫌。贫者得受实恩。向后有保聚之乐。东乡大族。周氏为先。周氏户赈行。诸族亦可劝令渐举。东南两乡灾民。数大族十居其六。其六得有安抚。则其四易为力矣。

目前之四事既行。则秋后之预备宜急。一曰广劝捐之路。一曰防吞冒之弊。劝捐之路四。其一请停征。去岁廷臣奏请。嗣后灾年。成灾者办灾。不成灾者照常征赋。东南乡被水。全赖西北有收之地。捐金助赈。苟殫力以备天庾之供。尚能复责其助赈邪。今大府当不复持此议。如其议及。所以纾民力而救目前者。惟明府以去就争之。其次重奖励。去岁捐户。尚未造册申报。初谓明府宜及时详请激劝。既思不然。捐例二百金上。方邀议叙九品衔。不及者不与。桐城少巨富。捐金二百上者无多。苟能详请大府。准以本年捐数。合上年总计议叙。则凡旧捐二百下者。必竭力以逾此数。而二百以上及数千金者。亦得以两年合计。而邀稍尊职衔。激以好名之心。庶益勤好义之事。又次平民情。去岁某氏违抗不捐。明府以其守虏不仁。等之不教诲。庸众俗情。不以彼不好为羞。而以我独出金为耻。一二鄙人。遂有扬言今岁必效某者。明府今岁劝捐。宜自某始。某当去年未捐之后。畏物议。惧灾民。今当潮水初来。预以小恩牢笼邻里。情输心却。具见于斯。夫畏祸之心生。即悔过之意动。悔过之意动。即向之机开。明府迎机而导之。吾可决其不敢再抗矣。又次劝通财。桐城昔有水旱之灾。四乡捐赈。各保其乡。道光二十一年。东南灾重。蒋侯因北乡捐金稍多。始议分贴。并谕北乡倘有旱虐。东南成熟。亦当捐金通拨。此诚调剂通融法

。去岁明府亦仿旧行之。尚愿以此意明白晓告。着为定法。高阜居民。不无他年旱灾之虑。事有报复。人心自平。不惟化畛域于此时。亦且获补助于他岁。又次图外募。桐城有大兴作。邑中诸君子。类以书告募在外宦游之人。乞明府谋于诸君。亟行此举。宦游诸君子。既受朝廷爵禄之恩。又有父母桑梓之谊。加以明府及亲戚故旧之请。当必有恻然不能忍而慨然不能辞者。仿弊之术又二。其一颁票式。自来论灾者。以得人审户为难。今承去年灾后。董事犹是人也。灾民犹是户也。不难于二者。而难于革奸。今拟刊饥民票式。注明某保某甲。居某村佃某田。不田者何业。妻某氏。子弟女妇几人。其式亦如钱粮收照。二面如一。中刊字记。令各保领去。照式填写。切开而两分之。后半给饥户。前半缴署。明府即依所缴之册榜示。各保冒开者。准人讦发。如此则浮报滥开之弊可免。其次严出榜。灾民有无虚实。能欺官吏。不能欺本土之人。榜者。众人所耳目也。先事榜张。必不敢伪开一户。既事榜揭。必不敢私吞一钱。放赈不出榜者。必其有伪开私吞之弊者也。今既依册榜示。使民不敢冒开。犹恐散放不实。严谕散赈后。即将散数榜列通衢。无榜者以吞赈论。又密谕董事心腹家丁潜访暗闻。惩一戒百。明府于此时梭织四乡。亲询疾苦。实心任事者。隆以礼貌。侵渔掊刻者。立予威严。务使良民感如父母。而奸民畏若雷霆。则四境之内。泰然无事矣。此六事者。管见所及。未必可行。而不敢不以献者。明府保民若赤。求计弗遑。自度有补涓埃。宁可陈之无当而见弃。不可预恐见弃而不陈也。若夫荒政诸书所载。为钧衡所未及者尚多。则在明府随事随时留心而已。惟恕烦琐不宣。

#### 复夏干园先生兖沂曹济赈灾书

赵廷恺

河决丰北。江南地也。而害先及于山东。丰之北界滕。兖地也。丰沿堤而西界单。曹地也。黄水入微山湖。经郟城而东趋邳宿。郟为沂地。微湖之水。涨溢运河。金乡鱼台嘉祥皆被患。鱼台尤为泽国。此济甯州地。故山东筹赈属兖沂曹济。某七月中旬。奉河帅委由曹单厅各堡。亲丰境。已察其险。上书言之。然非东河所辖。何能越畔。未数日而告灾矣。在曹单工次。目老幼男女。或空身扶杖。或肩荷絮屨。累累向堤上行。由堤而散于各村各邑。不知凡几。霜清时由工旋。金嘉两邑。隔水难通。遂绕菏泽巨野嘉祥。沿途见难民不少。至济即乞回籍领咨应春官试。兹北上复次旧馆。身非局中。而先生情笃梓里。爱犹旧属。因出各县所议赈灾。及方伯刊刻章程见示。欲参酌一词。先生奉命分巡斯土。原有专责。某何敢谬为借箸而筹。夫鱼台之议曰学赈。初甚不解。想不过学中人欲自厚其身家。危词以耸听闻。试问士与民贵贱异。性命同乎。而援在学者 朝廷尚加恩恤。贫士给廩饩。是赈必倍于平民。独不思平民之疾苦

。甚于学中人欵。抑不甚于学中人欵。既以赈论。则止论受灾之轻重可耳。若遂其所请而益之。必至开绅赈耆赈胥赈吏赈之门。而官又当何如。此可先仰学申饬。毋庸聚讼。曹之议曰客赈。盖以逃灾而来。散住于城市村庄者。悉系客民。意欲聚而赈之。不使本地无赖藉名攘夺。而难民且不至在乡骚扰。议亦近是。然自古有散赈而无聚赈。苟聚赈之议一行。而四境闻风猬集。将其势有不能给。而求生转以求死。万一不给。能保其众之聚而不为他虑也乎。昔吾省辛卯九月水。大府爱民为心。设厂沙井。派员施粥散米。至冬月而湖北安徽难民拥就。众至三十余万。当局者无可如何。听其渡章江门。则店商居民不胜其苦。几至罢市。禁其渡。则饿莩枕藉沟壑。大府朝夕抱城隍而哭。后从某说。各给钱一千文。令其回籍。然而死者已过半矣。想曾闻此。不可不鉴。惟滕之议任绅士。编户口。兴运河堤工。以力易食。而少壮者可给。劝富户平糶。以钱易粟。而饥饿者易饱。此法诚为近古。而方伯以为不遵颁刻章程。严札痛斥。先生亦叹息。而婉谕其勿忤宪意。今方伯之所颁刻者何程乎。区区造水桶之式。置瓮缸之式。备柴之式。作之式。绘数人挑粥。沿村沿路。一盂一瓢。攫而食之。其引证云。昔见京都及金陵行此法极。不知京五城分设粥厂。自十月至明年春。以赈穷民之无所依者。不劳跋涉。不虑偏枯。不事稽查。此常赈。非巨灾也。金陵木料广。缸瓮亦多。好之家。往往冬闲雇数十夫。夫煮粥各挑一担。遇穷人辄以食。邻里巷曲中废疾受之。有耻者不。此私惠。非公济也。岂大臣为政。而乃以一肩之粥救万民之灾。无论一肩之粥不能。即令数千人而肩之。又须数千万人之费。其一肩能行几里。几里又设一缸。几缸又设一。几当备若干柴。且南北之嗜好不同也。徒曰粥。将以米麦为粥乎。抑以麦粟为粥乎。南北之物产不同也。徒曰桶缸。将以木瓦为桶缸乎。抑以荆柳为桶缸乎。吾知制器于北。取材于南。必有数倍其劳。而后能涓滴入口者。嗷嗷欲绝。何堪待此。

况乎赈粥之法。利少弊多。古已言之矣。择旷地。分男女厂。置大小缸。每缸给米若干。先期命胥吏煮之。覆以笠。围以草。次早给发。法亦便。无如缸大者可容一石。而奸胥报以一石几斗。缸小者可容数斗。而奸胥报以一石。人集则用更浮开。米扣则数请增给。核严则添水搀和。官既依数发粮。岂能坐视其炊烹。而亲为量算哉。抑岂能查一一记注哉。第任其朋比侵蚀。以充欲壑。此弊一。大缸煮粥。米厚水平。骤难调熟。而天明给散。又不能生熟各半。所以洒石灰。揉恶。其积习如是。夫民以饥馁脏腑。枯槁憔悴。阳气内耗。奔走风尘。阴气外逼。而经彻夜。冻肉成冰。启瓮挹注。虽温亦寒。在稍有天良者。或换以热浆。或煨以束薪。奈石灰揉化其闲。饥民早中其毒。是以偏灾设粥之处。每届春夏。恒有病瘟疫泄痢。患痈疽呕逆。浸寻及死者。盖石灰之性。与

积寒之气。阳动阴凑。证多不治。此弊又一。粥厂一开。万民云集。或襁负其子而至。或扶持其老而来。奔尘四起。啼声四起。少壮争趋于前。衰稚瞠乎其后。强则挹其热而幸已果腹。弱则啜其冷而聊以充肠。或后至而煲嗟空罄。或颠蹶而莫保身躯。愈饥则回途愈难。愈冷则欲行愈僵。且穷民弱妇。疲癯残疾。忍饥饿而羞言出户。悲哉独而终日闭门。一息微存。既难与千万人争一杯之粥。寸肠欲断。不几延三五日而委一命之终乎。岂不痛哉。岂不痛哉。是又一弊矣。虽然。天灾流行。国家代有。天事固弗能弭其憾。而人事又未能备于先。今欲临时补救。殆亦仁心仁术之一端。第赈灾政鲜策。择其较于彼。而尽吾心之仁之术。俾行之不尽虚名。受之稍沾实惠。则莫如放粮一策为长。放钱次之。而说者谓放钱恐生弊窦。赈例。大口给银一钱五分。小口减半。折以钱亦如之。而里书乡保所报户口类不实。家八九口者或减报四五。家六七口或增报八九。大口或降为小口。小口或升为大口。于是胥吏串同高下。暗中分肥。里书复索报名造册写票各项费用。每口实领无几。放钱原有弊。放粮何尝不可勒索。何尝不可克扣乎。要必遴委廉正之员。延请公正之绅。于本地之相识同气者。亦能代询代查。有无遗漏。有无浮滥。于是定期按户给票。放至某时为止。其堆储之处。于滕则舟车通衢。凡近滕各邑者。先囤于滕。然后转运各邑。则囤于济以转运之。荷巨峰郟各邑。秋成尚足。粮食亦有来路。其饥民多系从邻境迁徙而来。此可以钱照米价给之。法与散米同。而便官亦可便民。至于办迁徙流移之客民。则与办被灾之户口又稍异。先派官绅于各市各集。查照实系远来饥民。本地无赖不准滥入。预悬谕以某日止。后到者册内不准补造。势难溥博。传谕愿回籍者转徙者。量其路程。计日给以口粮之钱。即于册内注销名氏。多则共给印票。止准数十人一张。以省沿途滋扰。即沿途亦可照票按名给发。富有之家。豆区釜锺。容周恤。余法皆与滕济散米限期同。如此。则曹之言赈者得所位置。而与某明府所议不相抵牾矣。然则鱼台曰学赈。诂无兼全之道哉。大抵以学赈为名者。羞效托吹箫鄙态也。赈之一律与庶民同。有实心实意相助为理。则例赈之外。按日另给薪水若干。从其踊跃从公之志。无学赈之名。而有学赈之实。又与某明府之议非枘凿焉。

隶籍于乡者。难民灾户也。一一安全之。往来于城者。残疾乞丐也。在在哀矜之。庶几粥厂之设。可以行矣。飭令铺户街长。环城稽。造册若干人。遵方伯刊刻章程。取其按日之条。示以起止之期。此等人数非众。悯其居处无定。器皿不具。熟而舖之。无不欢腾。其地则一庙宇一祠屋。可以立。其人则数夫工数侍从。可以点查。不劳不费。又与方伯之旨相发明。安有遽干谴责者欤。若夫滕议兴筑运河。以工代赈。此范文正之纵民竞渡大兴土木意也。序届隆冬。民闲且惰。闲则恶念易萌。而宵小之踪起。惰则寒气易侵。而痹痿之病伏。但

凡有桥梁倾坏者。水淤塞者。田园污莱者。城郭颓圯者。皆可乘时鸠众。分以工段。定以工价。修葺之。排浚之。垦辟之。培植之。而小民筋力素劳。挟其畚揭锄耨。亦易从事。得其所领之价。藉可养其身家。独不可经胥吏手。致小民胼手胝足之劳。而饱侵鱼蚀蠹之橐。不但此也。夫以官养民。其养有限。以民养民。其养无穷。方今田地多属富家大户之产。值此水落之际。劝其修陇筑堤。不必缓俟来春。则灾民亦得有所托业。岂非以民养民。不庸愈于劝民捐粟乎。然而赈与捐两相须。各郡殷实颇多。济州尤巨。国帑一发。动辄百十万。其势亦难源源接应。富民目击灾难。何忍不一分其忧。与其坐拥厚货。衅生劫夺。名实俱丧。何如慷慨散财。保安无事。在殷实中大小不齐。兴衰无定。尤宜平允开导。淳切晓谕。使其自然乐效。毋稍抑勒。庶不至专恃富民以养贫民。若富民亦贫。恐贫民益无所赖。保富之法不可不讲。此赈法之推而行之者也。他如陈积贮之说。讲平糴之方。贤太守良有司诸议。无不引经援史。堪资采辑。窃以为此宜预办于事先。未易遽施于当境。今宜亟拯于目前且当远虑于事后。黄水湖水。汇而泛滥。田土漂没无算。来年即丰稔。果能偿常年积获之数乎。难民四逸。庐舍器具无存。来岁即归里。其能复往岁康乐之象乎。制治于未乱。防祸于不虞。固知积贮宜备。即保甲尤必行。向由保甲之不明。所以造册注名。一时繁赜。今既户口查实。经理有方。遂因被灾而暨未被灾之处。行赈法。实行保甲法。如一县有几乡。一乡有几许村。一村有几许民。设立里长乡公正掌记。随地置甲。随时稽考。按月一报。按季又一报。则乡之大小。民之多寡。无所蒙隐。将一律整齐。外方寇盗无从入。境内奸邪无所容。纵有歉收。亦易调剂。倘有他患。守望相助。洵不戢而自消矣。且夫沛泽者上也。蒙泽者下也。致天地于承平。永保长治久安之庥。必在上之得人。而与上下相孚。坚僻自恃不可。阿谀逢迎尤不可。岂独议赈一节也哉。恺管蠡罔窥高深。欲图改弦易辙。承不以为卑鄙。草缮具对。为先生鉴录。斯究沂曹济幸甚。山东幸甚。即江南亦幸甚。

覆星使文孔修张兰芷两先生书

邹鸣鹤

窃思赈荒大政。以无滥无遗为宗主。以宁滥无遗为居心。而必先去滥。乃可补遗。仁心贵济以仁术也。豫省灾区。广至四十一州县。为数十年来所未有。又值大帑支绌。司库匱乏之时。稍一浮滥。糜费累万。以数十州县计。糜费即数十万。必致发项难继。实在待哺者无以为生。欲博施而转致屯膏。势所必然也。是以秋间查办之始。鸣鹤奉大府命。淳属承办各员。总以欲求无遗先求无滥欲求无滥先求无私十六字为根本。人心好。颇有心悦诚服实力奉行。逮阁下銜天子命。来豫察赈。谆谆告诫。以详查为核实。以去滥为补遗。窃幸



秋间查办本意。略已窥见高深。现在吏知儆惧。民获义安。四十一属子民。咸仰生成大德矣。惟念积年荒歉之后。瞻田畴则麦收有望。问盖藏则十室九空。冬春百余日中。饥号寒。赖加赈春赈以暂延。断不能恃加赈春赈为常策。民命至重。国计大难。再四思维。惟有筹捐煮粥一法。实力行之。费不多而事有济。施易普而时可久。古人于黍粥糊粥麦粥糗粥计粮计口计锅分厂分担分之法。言之綦详。诚为救荒至计。阁下已饥已溺。此事本切仁怀。惟有将赈无浮滥赈外补助情形。据实上达。专责实心爱民各大员总理其事。详定章程。务令各处实办力办普办。一经纶音特沛。自然呼应倍灵。奉行不泛。每邑每日以万人食粥计之。费不过百千。合四十一属一百日计之。费不过四十万千。而因饱暖得生者。统计全境不下数百万人。富郑公之牧青州。韩魏公之帅河北。可复见于今日矣。鸣鹤荷大贤知爱非常。思有益于德政者。无逾此事。且为势所能行。效所必收。是以不揣冒昧。缕陈管见。伏惟慈鉴。不尽依依。

### 再与谢拜赈论救荒书

甘扬声

古云。救荒无策。非无策也。无其人也。非无人也。无其心也。古人救荒之法不一。其大要无非因时制宜。量地立法。以实心行实惠而已。盖从来议赈。不外发银米以赈济。开仓庾以赈糶赈贷。募豪富以劝分。及转运余糶煮粥等法。赈济便极贫民。赈糶便次贫民。赈贷便稍贫民。然而事大而人多。且其权操于上。非下民所得议。窃以为下民得议者。余糶煮粥数端。其中当以劝分为主。尝闻以官养民。不如以民养民。以远之富民养贫民。不如以亲近之富民养贫民。以一极富民养众贫民。不如以众稍富民养众贫民。何也。城乡之极富稍富。城乡之贫民知之。城乡之极贫稍贫。城乡之富民知之。即如一村之中。某余谷数百石。某余谷数十石。某余谷数石。贫民俱可约核计。某缺谷数石。某缺谷数十石。富民俱可约核计。然后总核一村之中。实余谷若干。以余补缺。或糶或贷或济。酌数分给一村。如是合邑可知。其有不足。则莫如转运丰熟地方米谷。循环余糶以济之。吾崇地瘠田饶。本非沃壤。然而终岁勤动。广种薄收。以一邑之谷。贍一邑之食。虽无余亦无缺。盖崇西接丰城。彼此盈缩。可以相济。南邻乐安。常年运谷入崇糶卖。东界宜黄。人夫贩余。去谷无多。惟北通府治。舟楫络绎往来。每年秋熟。沿河商贾贩卖。可以朝发夕至。故吾崇产谷。惟北乡较广。去谷亦惟北乡较甚。大抵吾崇额粮一石。可产谷四十余石。通计合邑粮数。得谷不满二百万石。除荒芜未垦山水淤塞倾圯者。止可得谷一百七八十万石。每年宜黄搬运及装载往郡者。总计极不过二三十万石。其余一百四五十万石。则以本邑谷贍本邑食。亦未见甚有盈余。此吾崇食谷之大概也。去年早稻颇熟。晚稻被淹。通计收成不过七八分。然而上年陈谷最多。兼之义

仓贮谷一万三千余石。是以上春接济颇得不乏。第谷价高昂。贫民破产典鬻。疲惫已甚。延至六月。共庆更生。何期早稻低处被水淹没。兼又冲破田亩。不惟无收。并且无田。故通计高低。早稻不过六七分。晚稻六七月闲。颇云秀好。农夫欣然望岁。不料八月中大风数日。吐华之苗不实。刈获时计收祇有三四分。连早晚牵算。大约祇有五分。较之丰年祇得其半。以吾崇常年食谷计算。已三分损一矣。况未禁河时。自左港至白鹭渡。商贾搬运。往外棗卖者。亦复不少。然则来春之谷。其必至无市。不待智者而知也。况合邑义仓未复。各姓保米俱亏。现在市价。每石将近二千。荒期尚有半载。其不至饥饿者几希。所幸者。自收获之后。中下之户。各家倍加减省。粟豆荞麦糠山蕨野菜。亦可帮度数月。故岁内尚可勉强支撑。若至来春二三月。杂粮已空。麦秋有待。则中下俱窘。吾崇大富寥寥。素未闻积谷之家。即富户罄其仓廩分散。力亦难贍。若非转运丰熟地方米谷。循环余棗以济。其何以为策耶。或以棗本为忧。则义仓有钱存贮典铺。能仿古人之法。斟酌举行。未为不可。崇有三都六乡。邀集城乡绅耆明邑宰。将义仓存钱领出。往外省买米。循环余棗。仍照时价发卖。则米渐多而价渐平。庶不至有钱无市耳。棗米得钱。归还义仓。如不足原数。可另捐筹补。

至劝分之法。古人区贫民为三等。极贫次贫稍贫。其稍贫者。有亲戚可以通融。有朋友可以借贷。其次贫者。有田宅可以鬻卖。有衣物可以质典。且耳目至近。契券炳据。后可催收。富民不至受累。其难处者。在于极贫。极贫之人。多因老病。产业已尽。负欠更多。无处生活。然老者或子姓代为挪移。病者或病愈亦能还偿。是又在同村共姓之稍有力者。委曲而保全之。惟寡孤独四民。举目无亲。则真无可挪移。无可还偿。然尝即一姓一村计之。大姓不过数十人。小村不过数人。是又有委曲保全之法焉。陆道威劝施米汤约云。凡饥民至饥岁则易死。非尽由不得食也。饥民饥渴久。肠胃日细。骤得食。则迸急不能容。往往肠断而死。故久饥之人。不可食饭。即糜粥亦不可多食。宜倾向桌上令饥民吮之。恐伤其肠胃也。尝考方书。惟谷性最养人。但得谷气。即累日可以不死。今岁荒粟少。素封家虽不能以谷济人。而本家饔飧犹自不废。愿与好者约。凡朝夕炊时。幸少增勺米。汤沸。挹取数杓盛大瓮中。明晨以汤再炊。重入米粉或菜少许。使成稀粥。更以姜三四块捣碎调和。各就门首施之。或一次或早晚二次。汤尽为度。用以少润饥民肠胃。是有八。不费。一也。可久。二也。不另起锅。无冒破之费。无董率之劳。三也。米汤之中。稍投米菜。仅堪免死。不堪饱餐。无耻之徒。不思侵夺。四也。无肠塞之害。五也。腑脏常润。不至干枯细小。虽食豆粿糠诸杂物亦无害。六也。饥民畏寒。寒气入心即毙。有姜汁则解寒气通肠胃。七也。兼去秽恶。令人不生疾疫。无转相传染之患

。八也。救荒数策。惟此方而便。公而溥。以数十户之余而活数人。以数百户之余而活数十人。安有不给之理。且富为怨府。吾崇从前以盈余贾祸。费财浪费者。往往而有。倘以日后之浪费。济目前之急需。纵有强梁。亦当敛迹。则富民之委曲保全为贫民谋。实为自己身家谋也。惟是临渴掘井。不如未雨绸缪。岁内宜即邀集绅耆。领钱往外买米。以二月间抵崇。方为妥。或谓六乡居民散处。必须搬运。毋乃脚力为艰与。然考吾崇水道。自北而南。繇白鹭渡历吴坊孙坊王郭墟刘家渡左港。则北乡之水道通矣。繇是沿河直上。过两城至两港口分河。南之东则直达凤冈墟为宜黄界。南之西则直达谢坊为乐安之界。而南乡之水道通矣。至于东乡。虽不通大河。而自南岸墟入小港历严溪艾坊务东至杨家桥上始尽。西乡亦不通大河。而自左港入小港历港南元家桥水眉以至石牛铺湖边始尽。则东西乡之水道通矣。况当春夏泛涨。船必可达。至河尽处虽费肩挑。极远不过数十里。且即出棗时增船费。亦不为苛。此搬运之策。可以为六乡预筹者也。总之领义仓之钱以买米者。本古人转运之意。有米可余。则稍贫之家。不至抱金待毙。其劝城乡富民出棗借贷。而又各家分煮糜粥者。亦本古人赈贷劝分之意。次贫极贫之民。不至束手无策矣。吾崇人心醇厚。乐好施。一切公事。无不踊跃捐输。况救荒急于救焚。非可旦夕姑待。仁人君子。有不因时量地。以实心行实惠乎。足下仁心为质。义问宣昭。想亦同抱此慨。故敢先以鄙见商焉。

### 劝余书

叶裕仁

径启者。目前最要之策。莫如买米。计城厢内外现存米约六千石有奇。日消二百余石。仅支一月有余。城中粮尽。恐不能安靖无事。牙行不出境往买者。邻邑既已遏余。必向浒关无锡余买粳米。粳米之价。闻高于此间市价。官长抑价。使不得腾踊。小民颇受其利。然贵买贱卖。谁为之。牙行之不往者。正为此也。宜酌定其价。无令亏折。宜有愿行者矣。然又以道途有剽斂之患。存储有不测之虞。宜分储各铺彼方以有米为累。岂愿贩余他处之米。以招屯积不虞之祸。故托言无资。藉以塞责。是宜给之资本。令其不获借口。呈请官长。拨兵弁拥护。其实沿途索米者。不过乡城无赖十数辈。时集时散。究非寇盗。尚可慑之以威。惩之以法。非真道梗不可行也。如逡巡畏避。粮尽之日。其患更有甚于此者矣。明者当不待计而知也。要之目前之价尚平。后日必致腾贵。目前之畏途。后日更为可畏。至万不得已之时。难免此一行钱愈费。米愈少。而愈不济事。其奈之何。上海杂粮。本地蚕豆小麦。俱宜赶紧收买。所费无着。可否催捐下抚恤之款。挪借尽数买米。棗米转钱。以供抚恤之用。未为晚也。一物两用。彼此交便。不无少补。管窥所及。未审当否。祈赐定夺。

## 与永丰令论闭籴书

周树槐

下车之始。竞传新政。河泽九里。亦邻邑之望也。曩辱虚怀下询。久未有以报。今闻足下勅为米禁。严拘舟子。责以环保。载米出境者罪之。丁江接壤敝邑。逦者如云。绝流而守。足下躬至江干。大申约束。蒙也惑之。南昌以下。灾亦重矣。会城地大人众。就食者日不绝于道。赣吉之米。方舟而下。犹不足救济。大府軫念民瘼。方奏停关税。以来远商。分遣多官赉持库金。乞籴邻省。永丰在邦域之中。而足下坐拥贱米自丰。省商已籴之米。悉闭不出。怨声讹言。腾于远近。会城来者。言自大府以下皆怒足下。闻有以告足下者。足下毅然不为动。持之益坚。足下不屈于势可也。不察于理不可也。谷之在天下。犹血之在人身也。商者气之行血者也。气壅血滞。于是有攸而为癭。历而为历。其不到者为偏枯。以天下之谷养天下之人。丰不见多。歉不见少。流而不忧其竭。故古之戒遏籴者。非独救灾分患。亦物之理然也。且自封建之世已然。况郡县一统者乎。足下若私其县。民将各私其村。村之不均。有食浮于人。有人浮于食。吉荒城也。米无肆。日仰给乡米。仆至之明年春。米之来忽少。数日价腾贵。适阅受民词。有乡人请禁远籴者。仆曰此奸民也。立械以徇。米大至。即日价平。行乡至一村。以乏食告。问之邻村。谷多不得籴。仆躬往诘让。皆曰甚欲之。为村人阻。噤噤焉始禁远贩。其后虽近村而亦不可。曰留食本村。实无一钱以籴。逮其魁。余皆窜伏。谕各村皆解。此仆数年前已试者。永丰地相错。俗相近。假而有此。不审足下何以处之。岂当身帅先之也。足下诚私其县乎。孟子曰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其在今日。必也使银如菽粟。何也。古之取民以粟。粟足则民富而国亦富。今之取民大都以银。银荒则民困而官亦困。国初天下始平。远僻之县。商贾未通。年丰而穀无所渫。谷益贱。银益贵。一两之供。至或费六石之粟而尚不可得。积逋不可胜计。有司日以笞捶从事。然而坐被议者相属也。其时志古之士。任源祥顾炎武之徒。欲为民请命者。未尝不疾首于唐之两税。明之一条鞭。皆欲变其取民之制以复于古。若岌岌不可以终日。然自国初逮今百有八十年。民相安于输银。虽欲使复于古之布缕粟米力役。唐之租庸调。而民不愿者。银虽非其有。恃有谷焉坐而致之。虽贵有以敌之。而赋不觉其重。则通商之效也。今欲节谷之流。而适以塞银之源。非计之得也。足下即不为催科计。得不为抚字计。人之言曰。谷贱伤农。谷贵伤贫民。今仓谷以常平为名。其实有减价之粟。而无增价之籴。意主恤贫民。农之伤未有过而问者。愚以农者天下之大命。农伤则无不伤也。农有三。有田而耕之者。农也。不耕而以田佣人者。富民也。亦农也。佣田以耕者。农也。即贫民也。彼质金而受田。田之获输其十之四。而私其六。计其口食工

直牛种器用之需。粪田之费。质金称货之息。较其耕之所得。与余而得之者。相去盖无几耳。而谷甚贱。或几于过之。由是罄其所得。不足以更费。而水旱之灾不与焉。故贫民有以农益贫者矣。若夫贫民之不农者。谷虽甚贱。不可得食也。率仰食富民。与有田之民。谷贵则有田者富。富者益富。富以兴事。必有所资其力。即富以养欲。必有所给其求。则其缘而食焉者亦众矣。使富民以谷贱。无余财。而有田者或不免于贫。必不能以时诎举赢。则其得缘而食焉者或寡矣。是故谷愈贱。则贫民愈窘。今足下为丰人谋。至于闭余。鳃鳃焉惟恐谷之贱而或贵也。又仆所未喻也。惟足下本重农贵谷之意。考古今之变。察物之理。毋私其县而忘其害。下以广丰人之利。上以分大府之忧。而不徒以强介自喜。则于仆所陈。或不以其尽言也而罪之。

## 卷四十六 户政十八荒政下

### 平价禁囤议

李象

今之议救荒者有二说。曰平谷价。曰禁囤积。余以为是二者。皆非笃论也。何以故。谷之贵贱视乎时。谚所云天作价也。贱可使贵。富家不消乏矣。贵可使贱。贫窶不饿殍矣。嘉庆辛酉。谷价骤长。太守某出示平价。且有为富不仁之语。喻次山率众迭。遂成巨案。悬首郊关。人谓次山死于抢夺。不知太守之引导而劝谕之。次山乃犯难而忘其死。自丁卯大旱。每银一两。买谷四斗有奇。而人心不变者。知价之不可强平。而抢夺之前车不远也。十年来。岁非大稔。而谷甚贱。银一两得谷二石。居家用费不减于前。以谷易银。仅得往日四分之一。于是收租之家病。佃户终岁勤劬。竭一人之力。可种谷百石。以半纳租。少亦须十之四。其百石谷之田。饭黄犊。置鋤耰。灰草苓通。所费不貲。耕耨收获。均倩人力。势不得不贱售。及春闲力作。借银余谷。借谷种田。谷之息。借二还三。银息不过二分。而谷贵。借银以余谷。谷贱。棗谷以偿银。转移之闲。其失自倍。于是种田之家病。租入既多。兴版筑。饜酒肉。市布帛。负其力者得其食。出所有者易所无。谷贱则无所取资矣。于是佣工匠作商贾亦病。君子鉴往日之祸患。知价之不可平也。观近日之情事。知价之不必平也。若强之使平。远人裹足。但能平现在之价。谷尽则束手矣。如之何其可哉。且富者所以应贫人之急。而囤积所以济富人之穷。一乡有富人。凡食力者。贸迁者。皆于兹托命。不必在施济也。但不欺侮。不刻薄。则众誉攸归。一有缓急。比闾族党。咸恃以无恐。是故救贫困莫先于安富人。富人所入饶。所费亦大。乡闲有囤户。则富人之谷有所受。兴贩非有重费。数数转输。始获微利。省会有囤户。则乡闲之谷有所归。若颁告示。申明厉禁。乡闲既不敢运省会。囤户

日怀惴惴。势必连檣而下。始也遏其来源。继也速之去路。但能禁现在之积。谷尽则束手矣。又况省门禁囤。乡闲闻风窃发。倡为阻禁之举。阻禁必勒余。勒余必抑价。任其抑勒。则痞匪之焰张。少有违幻。则激成事端。是禁囤之害。又与平价相表里。且出示亦大不易。过言作乱。必有录示请示。名为颂扬实图讹诈。驳则有陷盾之嫌。准则同倒之授。一词之藉。百弊循生。诚未见其可也。或有难之者曰。当事蒿目穷黎。存仁心。行惠政。若委诸时之适然。日见其昂贵。何以纾当事之忧。且囤积居奇。律有专条。不示以禁。商贩趋利若鹜。伊于胡底。余应之曰。凡物多则贱。少则贵。增价于空乏之时。以为招徕计。则少者贵。多者贱。不求其平。乃平价之要务。各邑设有义仓。原以备荒。若照时价酌减十之二三。民被其泽。俟谷贱买补还仓。官亦不受其累。此一法也。抑或捐廉为倡。劝绅之有力者。共相捐输。于城内外设若干厂。以时价余入。减价糴出。此又一法也。张孝州先生于辛酉行之。活人无数。然动用仓谷。陈奏则易干部驳。存银则终归挪移。官捐则力难为继。民捐则乡保怀挟制之私。吏胥开索诈之渐。良法美意。亦有弊端。要之藉苏民困。固非慷他人之慨。以期集事者也。囤积之户。岂不利灾。然善价不沽。何事于积。几曾见谷贵之年。积谷者犹陈陈相因也。余昔守宣化。连年丰稔。而关南大饥。搬运太多。谷亦昂贵。属吏以禁囤请。且历举囤积若干家。余曰。是驱之行也。时届初冬。距麦秋尚远。遏糴之意。不可闻于上官。计惟有宽其禁令。使商人乐于囤积。阴以阻其越境之心。于是出示通衢。囤积不禁。且禁差役访查甲长需索诸弊。但于示内谕明三四月按照时价。零星出糴。尔时再存观望。或故意勒措。即行究办等语。其后谷价渐平。民亦不病。是又以不禁囤积为平价之法也。余非富人。亦不甘为不仁。特以生长陇畔。见之真故言之切。或可备刍蕘之采云耳。

### 查囤户议

胡兴仁

丙申丁酉间。秦中岁歉。粮价昂贵。几难接济。方伯牛镜堂先生密派候补知县四员赴各乡私查。余闻之。谒方伯而请曰。闻公派员查粮。有之乎。方伯曰。吾恐囤户居奇。故有是委。余曰。是役也。秦中从此多事矣。委员不能役使乡保。是无耳目也。不能驱策差役。是无爪牙也。无耳目。则囤积之处弗得知。无爪牙。则囤积之人弗能获。然则何以销差。必属家人访问某某有谷若干。某某有麦若干。开单呈电。无论挂一漏万。即所查某有数十百石。是盖藏非囤积也。以盖藏为囤积。乡间不逞之徒。知某家粮经委员查禀。即不聚众抢夺。能免相率估借乎。且不查。则粮之多寡。犹莫可端倪。查之不实不尽。则民间共知一省之大。祇查存粮若干。距来年麦收尚远。势必有乏食之虞。人心惶惶。

百弊丛生矣。省城为财货聚积之所。非粮食聚积之所。为今之计。欲招远商。莫若增价。商集则价自平。待来年三四月间。麦已在地。各乡一律清查。计口受食。余者照市价出粜。庶民不虞艰食。亦无意外患。方伯首。即撤委员回。人以为方伯能纳谏云。

### 与乡耆约减粜弭乱议

邓显昌鸟

道光十有二年。岁在壬辰。湖南猺逆赵金陵作乱。吾邑谷价骤贵。石粟值钱二缗。所在聚众揭竿。抢劫民仓。县官日行酷暑烈日中。周历村落。弹压治。桀暴者至敢与官抗。四乡汹汹。吾村幸安堵如故。且相诫曰。毋黜邓先生也。呜呼。余德不足以服众。而乡之人。顾乃爱重信服如此。岂平日真能修德于乡。有以默化之邪。亦蒙其矜悯而已。先是余亟约里中存谷家。与贫民之待余者。同日赴近村之十里铺。而先召存谷者密语之曰。天灾流行。何国蔑有。邻境遏粜。尚申盟誓。矧同乡井。忍坐视其为饿殍填沟壑乎。以情理论之。闭余不祥。夫四乡之所以汹汹者。以富家谨守盖藏。抵死不减价。其意以为奇货可居。乃不崇朝而仓廩一空。此虽罪在乱民。实为富不仁者之有以自召。今邑中若此扰攘。诸君尚欲积粟以贾祸乎。以时势论之。闭粜尤不利。诸君顾虑不及此。抑何愚也。为今之计。急宜减余。以恤灾。且以息祸。诸有谷者皆唯唯。乃出语贫民曰。富民之昂值求赢。咎固不容辞。然遂聚众劫掠。与白昼杀人者何异。朝廷三尺法在。罪不容赦。且聚数十百人而劫一家。人获几何。以升斗之粟。致令全家受桎梏之苦。罹榜笞之毒。甚且不能保其首领。亦何自戕其生之惨也。若等悉良百姓。我为若平粜。以给旦夕之需。能从我约可乎。众皆唯唯。方是时余家贮谷无几。爰与从子琳计口留粮。稍供饘粥资。余悉减值粜之。或有背负稚子。手持百钱。求易粟斗许者。则哀而予之。不计值。于是里中稍稍存谷者皆平粜。一乡皆帖然。无敢倡为乱者。呜呼。当饥馑荐臻之岁。余家存谷仅戈戈耳。而一家老幼妇子皆赖以活。一乡颠连困苦嗷嗷待哺之众。亦得余为倡而胥赖以存。此可见稼穡惟宝。余九余三之式。宜筹之于早。亦以见吾乡地虽贫瘠。俗尚醇厚。为极可悯可恤可亲可爱之至矣。然乡使余家不有薄积。首先出粜。亦难以口舌争。然则世之足谷翁。何惮不为积善之行。而必以身殉财邪。是亦愚之甚矣。洪范五福次言富。而申之以攸好德。言乎既富则必好德。而后长保其家。亦言既富则易行德。而非虚有其愿。夫寡人子矜言利济。有其心而无其具。惟富而好行其德者。乃可以畅然满志。故尝以为天下之患。不在细民之穷。而在富民之穷。善治天下者。务使富民宽然有余。斯穷民得所养而不致失所。假如一郡能多得富而好德之人。则一郡之穷而无告者。皆可望其周恤而安全之。使之相维相系。不致流为盗贼。而驯至于寇乱。一乡能多得

富而好德之人。则一乡之穷而无告者。皆可望其周恤而安全之。使之相维相系。不致流为盗贼。而驯至于寇乱。故富民者。穷民之命。国家之府。朝野上下元气之所关。匪细故也。顾无如世之为富不仁者比比也。不亦重可惑哉。

### 岁贷记

杨彝珍

吾郡处洞庭上游。甚雨三日以往。盛潦不得骤泄。则泛啮无涘涯。故灾率不数岁一告。今夏淫雨不止。濒湖污下之区。罹灾尤剧。其诸流漂失居者。多转徙就食于邑南之山乡。故吾里亦重困。予以寡人子。积数岁客授所入。得市租二百斛。岁入口不过糜三之一。其余不敢自私也。拟出百斛。夏贷于里之隐民。至冬取什二之息而敛之。自是率以为常。若力犹有赢。则以渐而增焉。岁小不登。则弛其息。大侵即举而赈之。此犹师吾朱子之遗法也。或有谓予曰。凡贷者皆起于贫。如负而不偿。子将若之何。予曰。纵焉而勿去其籍。于来岁之再有请则靳之。彼苦于豪右倍称之息。而利吾之寡取也。当有不我负者。或曰。子之意诚善矣。病未广耳。何不纠合乡之人共图之。予曰。君子之生世也。苟不忍于其类。但视其力所得为者行之。其所不得为者在物。亦无憾于我。如谓其施之不遐也。而欲属乡人谋之。恐事不获即于成。虽成。而职其事者不能贤。亦不克持于有永也。今吾既推所余以仁其里。里之有力者。或闻之而有兴于此焉。各为自职其出纳。日增岁衍。环地数十里。将无不受其赐。此则一命之士。可以泽物之一端也。然食息天地间。所欲推所有以同于人者。岂惟此哉。记此更自愧无己也。

### 劝施米汤约

甘扬声

魏冰叔曰。饥荒已极。不能赈米。当设法施粥。张孝先曰。极贫之人宜赈粥。然荐绅富户鲜行之者。非无恻隐之心也。有所畏而势不能为耳。盖施粥之名一出。人来必众。此人得食而彼人不得食。则怨。今日得食而明日不得食。则怨。恩未结而怨已随之。所以虽有其心。而不敢见之施行也。然则随力赈施。岂无道乎。今仿陆道威先生设为施米汤之法。凡素封家。虽无余力活人。然饔飧犹自不废。窃愿与同志约。每朝夕炊粥饮时。少增合勺之米。汤沸必挹取数杓。盛大瓮中。明晨以汤再炊。量入碎米少许。更以生姜三四块捣烂。及零星菜叶调和。煮成浓厚米汤。令人挑担。随处给食之。或一日一次。或早晚二次。或数月。或数日。随力施散。一家行之。可活数十人。推之百家行之。可活数千人。法便而易行。无招怨之名。无大破损之费。无侵亏争夺之扰。而其功与赈粥相同。且有生姜以解寒气。和肠胃。去秽恶。令人不生疾疫。仁人君子。幸各率家人雇役。勉强共行焉。



## 广施粥不如散米说

方浚颐

黄氏懋有施粥不如散米说。谓赈饥之法。莫善于散米。莫不善于施粥。莫善于各图散米。莫不善于笼统城市散米。而以为散米有十一善。言之可谓详且尽已。浚颐更为广其说曰。黄氏所言。赈本土之灾民。未及外郡之流民也。夫流民之难赈。固难于土民也。同治甲戌。山东黄河民堰溃决。未能及时堵筑。水势南趋。徐淮适当其冲。民田淹没者无算。老幼男妇。流离转徙。而至于扬州者。肩相摩。踵相接也。时朱显庭参戎与予交最笃。素稔其勇于行善。见义必为也。因与之筹抚之策。显庭曰。曩者清水潭之灾。流民以万计。募赈抚。元松曾独任之。赖有郡人之公正者董其事。得以实惠及民也。予曰。施粥乎。散米乎。曰施粥。予曰。能无弊乎。曰不免也。今者改为散米可乎。予曰。善。时己孟冬。显庭乃招郡人严寿彭徐兆麟杨显辛嘉祥董其事。合清河桃源安东海州赣榆沭阳邳州七州邑之流民。搭棚而栖止之。编户注册。七州邑毋使相紊。人给腰牌。大口每日米一升。小口半之。旬日一散。散米之时。令其持腰牌来。盖腰牌注明口数。一人可以兼领数口之米。无拥挤之患也。其初至者。不过百数十人。予与显庭募捐以赈之。无何至者千人矣。予恐民赈之不足。请于大府。乞动公帑。大府允以坝工闲款助赈。并檄徐仁山观察显庭及余三人办赈。而言者纷纷以为散米不如施粥。施粥就厂而食。非贫乏者不能入。散米则本地之人皆可冒领。诚哉散米不如施粥也。然予私计六年以来。亲见显庭终日为善。孳孳不倦。一郡之人无间言。显庭曩告予曰。若施粥。则必假手于委员胥吏。弊不胜防。元松不敢任其责也。乃谋之仁山。仍主散米之说。俾显庭得以尽心力而为之。上业蹉者云集。平日固多善举。闻城外散米。则纷纷往观之。余曰甚善。遂于散米之外。有施钱者。有施棉衣者。有施棉被者。咸踊跃输将恐后焉。予与仁山月三往监散米。显庭则间一日即往巡视。计至腊月留养七州邑流民四千八百有奇。今年正月以故乡水涸欲归。公议仍散二月之米。并给旅费。为之买舟送其还乡。是役也。屯米无屋租。董事无薪水。颗粒均归实济。官吏不得欺朦。皆显庭一人之力也。黄氏之说。顾不信而有征也哉。浚颐爰考

钦定康济录。晋陶回守吴兴。上疏请赈。不待报。辄开仓。及割府郡军资数万斛米以救乏绝。一境获全。既而下诏。并敕会稽吴郡依回赈。后魏李元忠牧光州。表求赈贷。至秋征收。报用万石。以为不足。遂出十五万石赈之。事讫表陈。朝廷嘉之。隋张须陀为齐郡丞。先开仓而后上状。炀帝不责。宋天圣七年闰二月。诏河北转运使。契丹流民。分送唐邓汝襄州。以闲田处之。仍令所过人日给米二升。富阍知青州。劝民出粟。益以官廩。葺公私庐舍。散处流民。以便薪汲。元佑中毕仲游先民之未饥。揭榜以示。耀州民之当徙就食者。乃

十七万九千口。顾所发粟不及万石。继以民粟。家给人足。无一逃者。赵令良帅绍兴。从通判王恬闻邱宁孙建策之请。人给两月粮。流民全活甚众。滕达道知郢州。先乞淮南米二十万石为备。流民至。则于城外废营田为席屋二千五百间。一夕而成。授地锅炊。以兵法部勒。妇女炊。少者汲。壮者樵。如营阵然。侍郎王古图上其事。有诏褒美。郑刚中判温州。劝守发仓赈流民。守恐实惠不及。刚中教以置万钱。每钱押一字。夜出坊巷。遇饥饿者给一钱。戒曰勿拭去押字。次早凭钱给米。饥者无遗。守叹服。稽之于古若此。验之于今若彼。可知月令仲冬行糜以济贫穷。不足以救荒歉。若赈饥之法。则无论土著流亡。要皆以散米为善也。予故详述之。类记之。以备后之行荒政者采择焉。

### 劝买布说

叶裕仁

今日之势。安农为急。安农之法。莫如驱农以织。西北乡织纴布。东南乡织棉布。织之为利虽微。可以计长久。日织棉布一疋。可得钱四五十文。日二疋得钱百文。以中数计之。日织一疋半。得钱六七十文。一人任织。三四人任纺。亦可得二三十文。合之得百文有奇。两日织纴布一疋。可得百数十文。一人任织。三四人任绩。亦可得三四十文。合之得百文有奇。以百文易米。可得三升许。佐以杂粮。八口之家。可不甚饥矣。有食以餬其口。有业以系其心。何暇为非。良民有业。莠民势孤。何至纠众构衅。城市孤茕。以纺绩为生。乡人废织。纱縲麻之已辟者。萎人为之縲。不售。命在旦夕。织机一动。二物流通。可拯孤茕之命。其行之之法。措费给城市乡镇牙行。如常收买。慎择通晓贸易者。或监买。或数日一检查。不必标公买之名。致启争端。且省浮费。棉布所出。其途狭。以飞花布论。本城每庄。一年收买率万疋。其本轻。纴布所出。其途广。其本重。五丈者。每疋四百余钱。惠安每疋约五百余钱。费之不继。谋之典商。辘轳转运。再有不给。复请贷邻邑。俟布消售。先偿此款。经费庶无虑不足。明年消售。价稍昂。不至折阅。否亦不至大耗。用财有化少为多之妙。弭乱于无形。受者有实惠。较散给升斗之惠者。似为过之。况受赈之民游手坐食。安保其无邪心。如用此策。则行所无事。而阖境之民阴受其福。难之者。必曰费巨而事烦。不若散赈之便捷。然措费虽多。而实耗之数。较散赈为已减。若委曲烦琐。实心救济者。岂惮为之。又谓无升斗之惠活人。犹使之自食其力。曷有烦言矣。然为此言。必狡猾游惰之民。询之驯谨者。咸以为便。此合乎人情。规乎时势。而可行无疑矣。或散赈之举。与此策并行。则善之善者矣。

### 安东岁灾记叙

鲁一同

计然曰。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天之行也。故有风雨不时。阴伏阳。螟螽所伤。鼠豕所囓。岁用不登。民乃告馑。然十室之邑。或有封家。万户之县。不皆宅草。故开一家之困。百夫救其馁。平百钱之价。一方享其利。何者。富者得钱。贫者得谷。中者履麤粝。下者拾糠。救死而已。何贍之有。故民饥而不毙。盗燔而不横。疫行而不虐。比岁闲登。而生齿不耗。古所谓十二岁一大饥。盖谓此也。昔在乾隆丙午之岁。天下大旱。赤地千里。斗谷千。人相食。然其时流户多死。而有产不贫。何者。近古民朴。家有盖藏。谷贵钱轻。农以不困。故失业者委沟壑。地著者获保全。其势然也。然且流亡僭酷。至今歌之。自时厥后。属有小饥。而无大祲。四十有六岁而当 今上御极之十一年。岁在辛卯。湖决于淮扬。江涨于荆襄。连饶豫。迫皖桐。东南无干土。而京师乃望雨泽。 朝廷大发仓粟以贍江南。民乃其苏。而安东以区区县大江之北。江湖所不及。岁乃小稔。南人逃而归者日千百为。号哭震村堡。颶鎖交道路。明年。麦半登。夏大雨。水四十日不绝如绳。晋陕荆浙皆灾。而江南自大河以北抵胸。赣田尽没。其河南十余县承积困之。后湖复弥漫。而奸民陈端决河入湖。湖倒灌凤泗。凤泗受其累。自江以北。北抵齐。西距徐凤。东尽海。延袤八九百里间。鞠为茂草矣。江南隶府八州二。其五在江南。二在江河之间。惟徐海跨河北。而淮属濒河下流。河以南多产稻。利雨泽。自安东以北。北近海。地尤木。产麦菽秫。无水利。故涟胸之灾。常剧于他郡县。自 皇上登极之岁。岁在辛巳。前一年灾。明年壬午又灾。乙酉丙戌连灾。戊子则又灾。壬辰又大灾。十二年之间。灾居其六七。于是而极焉。是年冬水涸。种宿麦。而盗起千百为。鸣铙佩大刀长铍。比户鸟钞。居民好为备。竞卖牛种买刀。小村八九家。刀必浮其人数。日出陈刀于门。刀诡异百状。光霍霍照人。薄暮。子妇藏密。壮者谨守望。连村相应有声。其被劫虽巨室大家。下至贫不举火靡择也。盗之系于狱者至不能容趾。则外系。减其食十日。期必死。然狱中率不见减少。岁且尽。道路有死人。乡人醵钱为藆具。后益多则径移之。卒乃不复移。天寒风壮。死者或坐或卧。倔强蹲蹲墟里间。野犬聚而咋之。甘。乃渐噬生人。有被其害者。民食尽则菜。菜尽则草。草立尽。遂有父子夫妇而甘心者矣。其卖生口。贵无过千钱。贱或不满百。而斗麦价七八百。米倍之。禾小麻石万钱。大率卖一口。充一夫十日食。而其后疠疫复大作。死者空村野。麦垂垂熟。鸟雀旦暮下。宛转哀号。苍蝇之飞蔽天。自父老以为丙午以来。五十年中所未见。而江南他州县及他省。或至是或否。道路言者纷错。要以余所亲见。及闻之不妄。确而有征者。综其大略着于篇。使后之人有所观览焉。

和祷冰词乐府书后

## 梅曾亮

侍郎陶公尝以给事中视江南漕事。祷冰于高邮之露筋祠。归舟遄通。其明年漕运倍速。公请锡神号。得 旨俞允。乃作歌诗以侈神惠。名公卿皆属而和之。及巡抚安徽。又示属吏之工诗者。而尚斋朱君适令宣城。既承命进和。兼退示曾亮。因读而言于众曰。令君之诗。其得力盖深远矣。当癸未之夏。淫雨迄秋。宣城故山邑也。然山居者。水出于堂下。沈破柱。漂屋瓦而去。大树倒菑。巨石抉土壤自出。冈谷洼隆。回易不可辨。田居者。室庐坟墓。濇濇不见踪。数十里之内。呼号钲鼓之声。连日夜不绝。扉阖棺槽仓庾庑之所积。皆蔽水四下。或挂罨隈曲。民仅而免者。裸体抱树而号。力倦树拔。逐鸡犬而去。君甫视事月余。即出己财。具钱帛糗粮席。联数舟为一大舰。分棹小舟百余。亲率吏役冒甚雨入惊涛中。民之浮者游者。附者。骑危者。攀杙者。邱者址者。泣者慄者。颠者立者。如雁鹜草叶。落落然黑子着于水面。皆泥首垢面。心死数日。望县官从天而下。则载置之高地。给数日食。其转尸者拯而以席掩之。置高阜以待敛。于是富者皆出财具舟。各救其所近地。及雨止。民四出。则立法禁剽掠。安老弱。请上官以发 国帑。出廉俸以募富民。凡立厂散米给钱。如古循吏法皆备。故自夏以迄今春。民遭水者。虽公私扫地赤立。而无有瘠死沟壑呼号宛转于中野者。嘉风协气。盈溢宇下。麻麦颖硕。民心大和。暘时雨甘。宝谷先告。皆曰非君之令兹邑。民无能安辑若此。夫古救灾之法。详于饥而略于溺。若以扁舟涉巨浪。出入于风雨晦冥之中。濡毛发。焦唇吻。悸魂魄。昼夜无休时。以救倒悬者。盖古循吏之法所未详。而身创行之。其过古人远甚。然则君之急公忘己。与侍郎之忧劳忠勤。以古大臣之心为心者。固深有合焉。则诗之工。其故岂诗之为哉。故备书之。以见侍郎与令君上下济美。立政普施。有以保灵贶而终前功也。

## 说蝗

### 彭泰来

岭南旧无蝗。老农百岁者皆未见。秋暑雨暘相薄。虫（媿-女）缶虫。或为稼秧。姚崇之法。虽在令甲。官与民相忘也。道光十五年六月。飞蝗自西来。集郡下。官购捕颇急。二十八日昧爽。稍及吾乡界。有扑得者。里巷相传观以为螻。于是岁屡侵。田甫茁。人汹惧不知所为。臚言祀包公则止。包公者。宋枢密副使尝知端州孝肃公拯也。中田而祠。菱舍翦茨。簷萧击鼓。御并方社及田祖焉。蝗之害着于诗尔雅。言其害不言所由。最古质。礼月令淮南子汉书五行志许慎说文诗正义引李巡孙炎之说。皆以为缘政所致。陆佃埤雅引列子鱼卵之为虫。言春鱼遗子泥中。明年水及故岸。则皆化为鱼。如旱干水缩不及故岸。其子久为日暴。乃生飞蝗。故诗曰众维鱼矣。实维丰年。经愈支。大要为旱孽耳

。然京房易传曰。水流杀人。已水。则地生虫。岂即蝗耶。无者忽有。大水之后。何于此甚似耶。证以陆氏所云。鱼遗子不必春耶。水与旱必相因耶。比年之水。亦百岁所未见也。早稻将熟。五月没之晚秧始生。七月杀之。无田有庐。颶复撤之。颶之与水。再岁而四。日月有期。刻若符契。今岁即大有。既朽之沟瘠已不可起。既鬻之男女已不可赎。而又旱昂见。草未青。湖泽尘如雾。既雨。大火中。农乃于田。不知种粒处蝗所食。非稼也。人也。非膏血也。骨髓也。古之弭灾者。不治蝗而治人。今之治蝗者。不在人而在神。汉赵熹守平原。宋均守九江。马棱守广汉。宋赵抃知青州。辽萧文知易州。蝗皆不敢犯。犯辄死。良二千石之效如此。县令长如卓茂鲁恭杨琳郑宏。并致斯异。而戴封令西华。蝗随督邮来去。则尤异。然皆当官为政之日也。今日之事。独请命于七百余年以上之包公。是疾痛惨怛。不呼父母而呼数十世之先祖也。所谓公之如神。如水之在地。掘地而得泉者与。下泉之诗曰。芄芃黍苗。阴雨膏之。四国有王。郇伯劳之。夫阴雨膏之。蝗何自生矣。是月也。官颇出泉购捕。转益多。涉闰尽七月。乃忽绝云。

### 重修裴晋公祠记

牛鉴

神功不可知。而人事可知。佑民者神也。神之主则民也。上事神下抚民者有司也。有司修其职。使民各勤其业。人力殫于下。而后神功应于上。昔夫子止子路之祷。曰某之祷久矣。楚昭王不祭河。不祭赤云之祲。夫子以为知大道。郑裨请以瓘玉瓚禳火灾。子产弗与。君子韪之。圣人先勤民而后致力于神。神于是乎降之福。顺丰年。弥兵。远疾。六祝六祈。皆为民而设者也。岂置民事于不问。而专事禴禘攻说哉。丙申四月。商州蝗。潼关厅同知李君肇庆摄州篆。募民捕之。将尽矣。又有蝗自东方来。越岭渡堑。凶凶有声。李君捕益力。飞者跳者络绎而来。朝亩暮顷。莫量其多寡。李君惧其来之不已也。又惧馘藏地下为蛭。蓄于来岁也。闻州之东龙山有晋公祠。自前明以来。祷蝗灾辄应。乃偕官吏士民虔祷于祠下。且祷且捕。分途四出。焚瘞无算。又购民所捕者（禾）火干之。得三百余石。而羽孽戢戢来者尚伙。正危急闲。蝗忽辞田陇。散于水沟沙渚。甚雨淋之。死者大半。其余或折股。或断翼。或虫生腹中。飞者坠。跳者僵矣。又有鸟啄食。蝗无类。州之人喜且怵。僉曰微神之力不及此。爰修葺祠宇。髹涂黝垩。焕然改观。将落成。请余为文记其事。余谓人心精爽。是为神明。聪明正直。神与人共之。今所谓神者。古之人也。公底公励善。历事四朝。释裴寰之。止东都之行。其悟主也神。知李光颜之成功。决朱克融之必败。其料事也神。营阳谷以蹙贼。入贼境而斩将。其用兵也神。以蔡牙卒侍帐下。而众皆感泣。遣辩士柏耆胁疆藩。而旧疆重拓。其任人也神。断鞬荆背

之刃弗能害。非衣坦腹之谤弗能伤。其明哲保身也神。公固人而神者也。不神于生前。而能神于没后者。古今无之。公薨葬管城。庙食不替。其为神也昭昭矣。岂以除蝗显哉。岂独私于商之民哉。而商之民以蝗灾之速弭也。独以是神公。僉称公为蝗神。此殆如观舍利子者。言人人殊。匪其言之诬。所见则然耳。使祷以他事而应。将奚以称焉。使祷之而不即应。又将奚以称焉。祷而应。则归功于神。祷而不应。将委咎于神乎。是必不然。

且公之生前。固非听于神者也。汴宋观察使令狐楚言亳州圣水出。饮者疾辄愈。公判曰。妖由人兴。水不自作。令禁塞之。惟不听于神者。其人始神。惟不专事祈祷者。其所祷始应。尔雅食苗心螟。食叶蠹。食节贼。食根蠹。旧说以为一种虫。犹书言寇贼奸宄。内外言之耳。公之时。若吴元济李师道王承宗。皆抗拒王师。蹂躏百姓。其怙强而不可制也。甚于今之蝗。公则擒之而制之。若程异皇甫镈元稹魏宏李逢吉李仲言张又新李续张权舆。皆燔乱君心。广结党与。其呼引类络绎而来也。亦不过如今之蝗。公则敛手退避而无如何。迨牛僧孺李宗闵同辅政。媚公勋业。共訾其迹。公请老不许。乃徙东都留守。其后阉擅威。搢绅道丧。公不复有经济意。爰筑绿野堂。野服萧散。与乐天梦得消摇其中。则收敛神功而归于寂矣。岂神于前而不神于后哉。岂能除元和时之蝗。而独不能除长庆以后之蝗哉。元和时。天子信杖公。排议。使公督战。又有韩宏马总李愬李光颜田宏正诸人。戮力同心。将得制。士奋于勇。故兵不血刃。而元恶授首。使河东诸侯。忠者怀。强者畏。及长庆后。纤人乘罅。腐夫镌诋。而公遂无显功。史称其威誉德业。比郭汾阳。而用不用常为天下重轻。殆信然与。方蝗之入商境也。官吏士民。栗栗危惧。并力翦除。惟日不足。精诚至矣。即不祷于神。神犹将助之。雨之霖也。鸟之啄也。神力为之。亦人心召之也。人但知为神之佑。岂知神之依人而行乎。不然。置民事于不问。但崇大公祠。馨洁物醴。朝夕祈祷其中。曰吾神固灵。蝗将自毙。于虘。是犹处公于闲散。而望其入县瓠城。缚封狼豕也。其可得哉。其可得哉。余默念神人感召。呼吸相通。信而有征。匪可冀幸。爰砉石而章之。后之官斯州者。以恤民为心。以劭农为务。凡所以御灾捍患者。先事而为之。如卓公之宰缙氏。宋均之守九江也善矣。不幸有灾。即当宗大田之诗。行姚崇之议。殫人力之所能为。然后斋心虔祷。求助于神。慎勿恃境有公祠。以一祷塞责也。是则余作记之意也矣。

敬陈治蝗诸法疏咸丰六年

伍辅祥

窃以本年飞蝗为灾。圣心焦劳。筹谘周至。迭奉 上谕。飭令确查妥为抚恤。仰见我 皇上痍民瘼之至意。臣窃以为灾异者天。补救者人。本年飞

蝗经过处所。遗种必多。种子在夏。本年复生。种子在秋。来岁复出。倘非设法翦除。早为筹划。至明年又复飞蝗四布。贻患非轻。臣谨辑前人成法。撮其大要。并参以时势。胪列数条。以备皇上采择施行。一捕蝗不如除蛹。除蛹不如灭种也。蝗所自起。不过化生卵生二端。化生者。每在大泽之旁芦苇之间。水涸时。虾子附于草际。不能得水。乘春夏郁热之气。变为蝗蛹。宜于水涸草枯之候。纵火烧焚。使丛秽之区。虾子都成灰烬。永绝萌芽。卵生者。每在黑土高亢及蝗集之处。尾入土中下子。深不及一寸。仍留孔窍。势如蜂窠。入冬农力方闲。可以从容索。宜募民掘地取种。送官给价。以米一升。易蝗种一升。一升之种。所出之蝗不下数斗。实为费少功多。且小民既可除害。又可得米餬口。自必踊跃乐从。一除蛹有法。蛹子初生。不能跳跃时。其在芦渚者。植竹为栅。四周之。薙其芦以縋盖。更番击之可尽。至能跳跃时。法当分地为队。每队役夫五十人。在芦渚旁三面以夫守。前掘沟约长三四丈。阔一尺七寸。下二尺五寸。深一尺。沟底隔三尺余掘一坎。然后伐其芦。自后送之沟边。随呼三面守者合驱鸣金以趋之。蛹蝗至沟而坠。厚以土掩之。其芦渚宽广者。于中间掘沟为濠。先驱其一面尽。再从对面驱之。毕入沟而后瘞。其驱之也宜徐。急则旁入。沟所勿容人立。见人则奔回。至蛹生半翅时。其行如水之流。如前以竹栅堵两旁。于中埋缸。向其来之路。蛹行自入于缸中。以布袋收之。曝干可代虾米。或和菜煮食以饲鸭。亦易肥壮。一除蛹有时。蛹子成翅而飞。扑灭较难。然每日有三时。可以捕(促)[捉]。黎明时蝗沾露不能飞。日午蝗交不飞。日暮蝗聚不飞。趁此三时。齐集村夫。或由东而西。或由西而东。回环捕扑。缓步徐行。既可逐细除。且可不至踏伤禾麦。

一严除积弊。定例。州县报有蝗蛹。该管上司即躬亲督捕。法本至善。但恐供应夫马。一切取诸民间。使民一困于蝗。再困于官。利民而转以病民。应请飭下该省督抚严谕该管上司并州县。下乡督捕。均轻骑减从。自备夫马。毋许书吏需索。并刊刻治蝗成法。晓谕各村。按法扑灭。其认真督捕。蝗不为灾。准其保奏。其虚应故事督捕不力者。立予参罚。庶赏罚明而事有实济。一行祭蜡之礼以祈田祖也。诗曰。去其螟螣。及其蠹贼。无害我田。田祖有神。秉炎火。盖言致祷于神。除蝗害也。应请飭令该管官于冬令举行蜡祭。虔诚致祷。以祈神佑。一行瘞骨祭厉之举以安冤魂也。礼曰。大兵之后。必有凶年。旱蝗诸灾。未必不由兵气所积。军兴以来。兵民死者不下亿万。即如直隶山东山西河南四省。虽逆氛净尽。而当日贼所经过地方。白骨蔽陇。撤兵后。居民近水者。埽掷洪流。此外弃诸荒墟。鸦啄犬衔。天阴鬼哭。行路酸心。不闻有收而瘞之者。其中就戮鲸鲵。固不足惜。若被戕之兵勇。遇难之士女。其骹残骨露而莫与收埋。能无上干天地之和。而召乖戾之气。应请飭下该督抚严飭地

方有司亲往检勘。概行收瘞。表以大。更举行祭厉之礼。以平厉气。至都中菜市口。旧为刑人之地。自前岁以来。梟示凶犯及奸细首级不下百余。其地狭而人稠。悬首累累。腥臭塞路。沴气所积。易酿为亢旱疫厉之灾。应请 飭下刑部。凡梟示人犯。或半月或十日后。随飭地面官于郊外掘坑掩埋。俾小民得远恶厉而迎祥和。一整飭吏治。汉臣宋均为九江太守。山阳楚浦多蝗。至九江界者。辄东西散去。马棱为广陵太守。蝗入江海化为鱼虾。赵涛为平原太守。青州大蝗。入平原界辄死。鲁恭为中牟令。飞蝗避境。卓茂为密令。蝗独不入密境。此皆善政之所感也。夫举错公平者。督抚之责。勤恤民隐者。道府州县之责。当此民力艰难。总以加意抚绥为第一要义。应请 飭下该督抚秉公举劾。破除情面。庶吏治蒸蒸日上。自足感召天和。以上各条。臣为蝗灾补救起见。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圣鉴。

### 求雨说

俞正燮

吕氏春秋言汤克夏。大旱七年。乃身祷于桑林翦其发。剡其手。自以为牺牲。用祈于上帝。民乃大悦。雨大至。淮南子言汤时大旱七年。卜以人祀。汤言我自当之。乃使人积薪。翦发及爪。自洁居柴上。将自焚以祭天。火将然。即降大雨。此游士食客。劫君鼓乱。所谓妖言惑众。加以悖逆者也。求之经。云汉之诗。则用牲用圭璧自郊徂宫。君臣相戒以无弃尔成。求之传。则左氏春秋言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臧文仲曰。天欲杀之。则如勿生。若能为旱。焚之滋甚。乃修城郭。贬食省用。务穡劝分。饥而不害。求之记。则檀弓言鲁缪公欲暴巫。县子曰。天则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望之愚妇人于以求之。疏。而从凶礼徙市。孟子则言旱干水溢。变置社稷。谓上古水旱灾札。人民都邑迁徙。则社稷从之。不闻年旱。杀人自杀。以异味异肉侮弄神祇也。后汉书戴封传。言封为西华令。大旱。祷请无获。乃积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远近叹服。谅辅传。言辅为广汉郡五官掾。大旱。太守祈祷无所降。辅自暴庭中。慷慨咒以天地否隔。咎尽在辅。期日中不雨。以身塞无状。将自焚。积薪柴聚茭茅以自环。未及日中而澍雨。一郡沾润。世称其志诚。戴封以令长妄拟汤王。已为狂怪。谅辅掾史下秩。敢在郡庭大言。身关天地否隔。聚柴构火。东汉时尚未乱。太守权重。亦得诛杀之。吕不韦汉淮南王安宋范蔚宗皆凶逆诛灭人。所记皆缘事文致。冀使上下不安。以快其意。不可训也。请求雨泽以为人也。不当杀人。立君设官吏。万世事也。天灾流行。时必有之。不当以不雨自致死地。请求神祇。顺事也。不当以死劫神。祇请求以礼也。不当违道任术。以神为戏。故求雨之法。乾隆五十年五月二十八日。廷寄河南巡抚毕沅奉 上谕。毕沅但当诚恳祈求雨泽不可用月孛翻坛邪术。此官所当永远



遵行者。雍正二年六月十一日。 谕礼部。民间祈求晴雨一事甚不合礼朕以诚心祈祷犹虑 上天不即感应乃一应人等任意设坛触犯鬼神聚集不肖僧道妄行求雨殊属非分如果欲求雨祇宜各存诚心叩祷而已何必种种作法嗣后除奉旨外或在寺庙诵经求雨尚可如私自设坛借求雨之名妄作法术即以妖言惑众治罪该部知道传八旗五城严行禁止。此农民所必不可不知者。莠民假求雨敛钱立会。聚食快乐。乱民以求雨劫制官吏富户。以快私愤。伸邪教。皆鬼神所深恶。增加旱潦。致农民亦不被福佑。临事则难言也。要在豫教农民。使守礼求福。深悉违礼之害。保长里正。又能素为捍御。则上下情顺。礼明而俗正矣。

## 卷四十七 户政十九漕运上

### 论漕一

孙鼎臣

国家岁漕东南之粟四百万以实京师。行之二百余年。军之役者久而益罢。民之输者久而益困。吏之朘虫者久而益深。上下交受其病。夫器虽良。有时而败。法虽良。有时而敝。至于其敝。欲无变通之。不可得已。 本朝用前明之制。漕以军。民无牵挽之劳。国无转般之费。视唐宋之缘水置仓。递相委输。难易迥绝。故长运之法。不可议也。然而漕由运军。其利害亦尝在运军。漕之与仓相表里也。吏倚仓为奸。而多方以苦运军。于是运军依船为难。而多方以苦州县之吏。州县之吏倚漕为暴。而多方以苦民。知漕之为害。而言恤民。言恤军。皆无益也。夫运军一船。授屯田数百亩。有行粮月粮。有赠耗。漕百石而给米五。给银十。又许载南北之土物为市。漕毕而余米又使棗于通州。恤军不可谓不优。犹不足用。州县之吏。复私遗以兑费。雍正初。一船纔银二十两。及嘉庆五年。议增至三百矣。十五年复增之为五百。递增至道光初乃七八百。前后数十年。多寡相悬如此。而闾阎之征敛可知矣。然而运军固未尝受其利也。辖运军者。有各各帮之守备千总。有押运之帮官。有总运之同知通判。有督运之粮储道。有漕运之总督。有仓场之总督。有坐粮厅之监督。自开帮以至回空。又有漕督河督及所在之督抚所遣迎提催趲盘验之官。官多而费益广。即扬州二三两帮计之。领运千总规费银八百两。空运千总损四之三。守备损三之一。坐粮厅验米之费。二百有八十。仓场经纪之费。一千五百有奇。其它不与焉。欲运军之不罢。其可得与。吏之累军如是。而居闲者又有尖丁。尖丁。一帮之魁也。州县横征而输于尖丁。尖丁输于在事之吏胥。从而攘其利。故州县之兑米无美恶。以尖丁之言为美恶而已。仓场之收米无美恶。以尖丁之赂为美恶而已。州县之吏。畏之如虎。而运军疾之如仇。而皆莫敢与为难也。是故漕一也。而朘虫之所穴有六。征漕之州县一。司漕之官一。领运之官一。催运之官一

。仓场一。尖丁一。一穴而木虫常数十百出其中。于戏。漕之弊尚可言哉。且夫漕之利病在河。河不治则漕不通。以利漕之故治河。河益难治。国家治河之费。岁五六百万。而河无数年不决。决辄糜帑千百万。故漕之病。不独在民而兼在国。议者欲裁长运之官军。更其法为官运官交。北输临德二仓。而南建淮仓受之。江船不逾淮。淮船不逾济。济船不逾。船直达通州。此古之支运。亦刘晏之遗法也。然吏倚仓为奸。通州之仓一。而已不胜其敝。况益之为四哉。且节节而转之。程程而递之。一不应。不容不督催。是又迎提催趲之所为滋扰也。此海运之法所以自道光初至今屡行之而不易也。

## 论漕二

孙鼎臣

海运之法善矣。然至今日而情形又异。运河道坏。各军船不可复。漕之出于海无疑也。然京仓待米甚急。而江广改折。江浙又时奏请截留饷军。海运之米不及额。不足共京师俸饷之用。部库缺银。招商采买。又不能行。是亦有法以处此乎。曰。仿明初之开中于边。以盐法济漕运。不独漕治而盐亦治。余观前代榷盐之法。莫善于刘晏。其次则明太祖之开中。开中之法。坏于叶淇。然亦因其行之久而敝也。故淇售其术。开中之善。在以厚利予商。故用东南之盐。实西北之储。而商不以远为难。后人不知此意。分开中为常股存积。存积价高而得盐速。商不得不中存积。而常股守至老死不能支。商病而盐亦敝。是司计者变法罔民之咎。非其法之过也。顷岁以来。江南沙船履重洋如平地。南北百货。由此往来。故召商漕米而易以盐。其法可行也。设大臣总理盐漕驻上海。通计两淮两浙各场产盐之数上户部。户部颁引于总理衙门。募商人自运米。予执照赴天津。仓场总督验收后。行文并执照移咨总理衙门核销。总理衙门给引赴场支盐。听执引随地营销。所过关津。所至州县。验引截角如旧法。定以米易盐之则。道光五年采买奉天米每石脚价计银二两四钱有奇。二十六年招商赴津米每石价银二两。而旧制淮盐每引课银八钱三分及一两一钱七分。酌中定价。约米一石。给盐二引。岁歉米贵。随时酌增。秋成后。先期奉请 敕部定价。要使商获厚利以劝来者。明初开中粟二斗五升。准银八分。而给盐一引。即此意也。定行盐之地。两淮引地。如江西湖北湖南等省。以淮盐罕至。杂食川粤浙盐。随地置卡抽税。官引既行。当一切罢之。商人行盐。但毋许侵越他省。不必多分引界。使彼此可到。以杜居奇而广疏销。定引盐之法。伪造引者斩。引与盐离。以私盐论。售盐后。即所在官司缴引。申总理衙门查销报部。其它影射之禁。夹带之禁。皆有成法。责总理督场官各举其职。定收米给盐之法。仓场总督验照收米。船随到。米随收。禁毋藉米色留难。验收后。分案备文具册移照总理。米随收。文随出。严为之限。禁毋稽延时日。总理衙门予照给引

。盐场验掣。禁毋婪索。如是而法略具矣。两淮两浙盐课。岁额六百三十余万。江浙江广。岁漕三百余万。以米每石准银二两核之。略可相当。于国家经入无失。而商人以米一石得盐二引。以现行米盐之价计之。自运脚及他费外。为利尚优。漕额之缺也久矣。盐利之失也亦久矣。此法行。盐额可以徐复其旧。一也。天庾可以渐充。二也。海运之费省。三也。南漕不征本色。改折轻。以实部库。四也。酌减折漕之价。以纾民困。五也。详处之于事始。而谨守之于其终。监前明常股存积之弊。毋见利变法以困商。一举而盐与漕兼治。亦数十百年之利也。然仓场之收米。官司之给照给引。场吏之监掣。其弊不能尽去。而商人之影射夹带。不能尽绝。缉私之法。不能尽废。欲谋远大而计久长。则必就场起税。然后化天下私盐为官盐。必开西北水利。然后可罢东南之飞挽。虽有圣人。不能易斯言矣。

### 论漕三

孙鼎臣

漕运之法变。运军之费去。横征之弊可绝。而民困其自是苏乎。未也。横征与否。不系兑费之有无也。盖漕政之弊。久而弥厉。运军之兑费递增。取之州县之吏。州县之吏取之于民。固相因之势也。然使吏之多取。实以兑费之故。虽倍蓰而民犹将谅之。而吏之所以自奉。与所以奉其上官者。无不出于其中。其役于官者。又仰之以为食。民一而已。国赋其一。运军赋其一。吏又赋其一。是朝廷无加赋之条。而民被加赋之实也。不可悲哉。米之有耗。江苏正兑加四。二五之耗归仓。一五之耗给丁。改兑加三。一七之耗归仓。一三之耗给丁。浙江正兑与江苏同。改兑亦加四。一七之耗归仓。二三之耗给丁。此定制也。而耗日增而无已。是为浮收。然第责其米。犹民之所自有也。浮收济之以勒折。而民不堪命矣。国家之所漕者米。而吏之所征者银。减价以糶米。而增价以市银。银益贵。米益贱。民之出纳艰。而吏之出纳愈便。以善化而论。米一石折征银五两。计今日之米。糶十而输一。江浙之州县。盖又甚焉。定制十月而仓开。十二月而毕事。今之开仓具文也。民闻仓开。运米至而仓辄闭。漕书漕总。羈而苦之。折阅以偿之外。挽运有费。胥役有费。守候有费。故民甘折色而惮运米。异时之折出于勒。今则扰之如羊。不待痛而自服矣。天下之事。起于相激。吏之虐民。无所复入。民不得不起而与抗。而吏转为民所持。贪狡之徒。因其隙而攻之。为包揽。为讦讼。以求得所欲。吏不胜其患。乃借上官之力制之。吏务求胜其民。而民无所控诉。其怨毒益深而不可解。弱者谤。强者畔矣。议者不深惟其故。以为其原出于兑费之重。漕法不能变。则浮收勒折。势不得禁。不得已而为限制之说。嘉庆末。阿霖保蒋攸铎陈州县兑费之苦。谓莫若定制许八折征收。逾制者罪。仁宗允之。已而仍寝其命。

宣宗初即位。首命革漕弊。诸臣复申前请。甫一年。江苏学政姚文田疏称八折仅属空言。备论征收之害。御史王家相亦言事类加赋。必不可行。夫八折征漕之意。岂不谓阴取之多。不如明为之限。而不知其无益也。雍正间。鄂尔泰议一石收漕费银六分。毋许私增升合。言者谓往者三分而止。今益为六分。非制。彭维新遂议一石准折为九斗。尹继善以为避六七分之名。收八九分之实。必不可。嗟乎。准折九斗。在当时苦其浮。岂知其后求八折而不可得哉。夫人之欲无涯。非法所得而限也。因而与之。其欲弥广。而徒藉人以口实。此

仁宗 宣宗之所以毅然持之而不许也。夫有识之士。悯黎元之困。以为兑费去则横征自息。于是务求变漕法。此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道光中行海运。运军之兑费无有也。当时吏之取于民者何如乎。漕有运军。故有兑费。地丁钱粮。亦尝有运军之兑费乎。吏之征地丁又何如也。吾故曰。横征与否。不系兑费之有无也。亦视吏之贪廉而已。虽然。数十年来浮收勒折之害。已彻

上听。而禁罔视前少缓。故虽时时 严旨申戒。而虚文置之。不复以为忌。一岁中直省大吏所劾治以应 诏书者。不数见。至于激民为变。乃假他事去之。甚者纠举以闻。又不颂言其罪。大吏视州县之吏。其但浮收勒折者。犹为奉公循法之人。常曲谅而姑宽之。虽有廉者出于其间。亦以为义取。而安然受之不为怪。于乎。吏贪而横征犹可言也。至吏之廉者而亦不免。蚩蚩之氓。更何望哉。余尝议废银而用谷帛。徐复古民赋之制。今司农度支孔急。以盐济漕之策行。东南额漕不征本色。势不得不改折轻解京。然亦宜详较历行成案。利则力求轻减。改折之不利于民久矣。古之民赋。纵不能骤复。第 朝廷减一分科则。则吏少一分之费。民受一分之赐矣。世变极而法制穷。嗜欲滋而廉耻息。革横征者。其必自人心风俗始乎。

### 漕运论

钱宝琛

天下之弊。莫患乎上下相蒙。奸猾得以中饱。而上与下交受其困。今漕弊甚矣。有司苦重费矣。然恐不足以应弁丁之取求。而益多取民。上官议减费矣。然恐有司不足以应弁丁之取求而重累。则听其益多取民而不之禁。夫费有数耳。有名耳。其可言者费也。其不可言者可裁者也。试即开行以后计之。淮以南。无所为费也。费自闸坝始。有添关之费。有启板之费。有漕委供给之费。一皆取足于夫头。夫头浮其数以责之伍长。伍长益浮其数以科之散丁。至起驳交兑皆然。散丁之愿者。竭以应。其黠者贫无赖者。有借帑已耳。有逋粮已耳。有揭债已耳。问其所借者。曰新运抵补也。所逋者。曰发南追北也。所揭者。曰随帮守取也。而其前所恣意取求于有司者。散丁什不得一二也。利尽归于伍长。而伍长中又止一二人焉专其利。此一二人者。视为傥来。鲜衣怒马。酒楼歌

馆。举百万金钱。荡而化为灰烬。盖什而八九也。其势不日敝一日不止。故总漕之大要有三。曰汰员。除役蠹。慎委运。汰员之目有三。曰减催趲。省随从。申约束。除役蠹之目有三。曰核关缆。禁需索。绝馈送。慎委运之目有三。曰重更调。戒递署。息奔竞。粮道之大要有三。曰稽帮弁。察运丁。严水手。稽帮弁之目有三。曰黜贪劣。去奢华。退老疾。察运丁之目有三。曰杜亏缺。谨风水。节淫用。严水手之目有三。曰斥游帮。遏争衅。责保结。 朝廷择清严望重之大臣而畀之总漕。总漕择监司之廉能精敏者而任之粮道。粮道择帮弁之勤谨练达者委之漕运。运丁之老成明干者派之水次。而俱秉成于总漕。上下一心协力。不苟异同。行之一年。而不少效者。未之有也。然后总核其出入之数。以定次年之漕费。彼有司所出既少。而不轻减其赋。以纾倒悬之赤子者。亦未之有也。若夫杨村之驳运。通坝之兑收。俱视南漕为轻重。夺其所可欲。而临之以严威。其亦可以次第而受治也夫。

### 筹漕篇上

魏源

道光五年夏。运舟陆处。南士北卿。匪漕莫语。先筹民力。乃及天庾。一壶中流。敢告幕府。作筹漕篇。

客曰。仆伏东海之壖。隶贡赋之乡。今者淮决湖涸。千里连樯。积如山冈。蓄清则无及。由陆则财伤。航海则非常。然东南之粟。终不可不登于太仓。窃耳当事之议。欲借引夫河黄。盖不得已用之。庶权宜济急之一方。或者其可行乎。对曰。非下士敢议也。然窃闻之。利多害少。智者为之。害多利少。审时施之。有害靡利。无时而宜之。今者堰虽决矣。河未病也。清虽泄矣。可徐盛也。漕虽亟矣。策未罄也。智者因祸而为功。未闻加患而益甚。若之何用河而河病。助清而清病。济漕而漕病。夫黄宜合不宜分。分则力弱而沙沈。清宜鬯不宜淤。淤则倒灌而患深。将姑为济运计乎。窃恐运河浅狭。岂容浊泥。数日而胶。旬日而夷。衔尾磨浅。有如曳。进退触藩。计当安施。幸蚤图之。毋悔噬脐。

客曰。江淮二渚。皆濒于海。淮为河夺。故道未改。赣榆沙船。运货吴淞。来往为恒。未尝失风。是沿海可行也。嘉庆中。开减坝。夺盐河。淮北之商。载盐海航。由福山入江。行千五百之内洋。是江口可通河北也。今者粮艘扼于清口。进退两难。盍令由江下海。入于云梯之关。逆溯而至中河。奚必濡滞乎湖干。曰。是康熙中所会议。而河臣张鹏翮格之未行者也。夫赣榆之浅。船无过二百石。故可载轻以涉沙。詎可行千余石之重艘乎。盐运自北而南。可进乎江口。粮艘自南而北。必上乎黄河。鸿流喷薄。百里为激荡。两岸绝纤道。岂能逆上之鱼乎。改由海舟。费且无益。矧在漕舟。十无一济。如之何可行也。

客曰。古之漕运。皆用转般。沿水治仓。递输于官。江舟不入淮。淮舟不入汴。汴舟不入河。河舟不入渭。自宋崇宁中始改为直达纲。今清口齟齬。漕舟不能入黄。则盍仿建仓之意。截留滞粟于淮扬。或仿转般之法。集河北山东河南之船于北岸。接运乎清江。二策居一。可否其行。曰。兹所策者。将以暂行乎。抑永行乎。其以济全漕乎。抑半漕乎。南漕正耗四百万石。以一仓贮万石。必四百余仓。木必坚厚。地必高燥。费巨时旷。其未成以前。截留之粟无所贮。将巢卖以易新乎。则出入之间。贵贱两伤。折耗百出。将修以备将来不时之急乎。则不遗力以造仓。仓成而河运通。仍归无用。将不建仓而第接运乎。则河南山东直隶额设之官拨船二千百有五十艘。每船止受二百五十石。仅可运米五十余万。纵尽签商民之船。勿顾怨咨。亦不过百余万石。尚不足济南漕之半。必更增造五百石之船数千艘。为费数百万。而清江过坝。每日仅能过二万石。非二百日不能竣。必误抵通之期。且唐宋漕运。皆以民不以军也。今循明代之军运。而用唐宋之转般。则自黄河以北。其仍用屯丁乎。不用屯丁乎。用屯丁则虽转般而依然直达。且本艘之回空莫顾。拨船之兼辖难周。如不用屯丁。而至淮即还。则接运北上者。民乎官乎。沿途稽察谁司。通仓勒索谁给。米色耗坏谁任乎。夫唐代沿途置仓。递相灌注。已有斗钱运斗米之言。今不革数百年之运军与百余年之仓弊。而漫议永行者左也。无素备之仓廩与一定之成宪。而仓卒暂试者尤左也。子言师古。吾见其滞今也。

客曰。旧漕变价。新漕折价。可乎。曰。太仓之储。非下士所敢测其数。可否停运。议俟庙堂。且以数百万米易银。银必贵。以数百万银易米。米必贵。出入皆耗。是变价之累。在于秋成谷贱之时。而责以纳银。则贱愈贱。于浮收积弊之后。而责以敛银。则浮愈浮。是折色之累在民。况正供有定。河患无恒。停运其可常乎。是仓储之虞并在国。以此策之。又未见其可也。

客曰。救急之图。苟且之计。固皆蹶矣。请舍一时之谋。商异日之画。亦有二议。或可久远乎。曰。愿闻其说。客曰。古言运道。必曰汴渠。托始鸿沟。大辟于隋。起滎泽。引河入汴。达于淮。曰通济渠。又因沁水南连河。北通涿。开以济运。曰永济渠。唐宋以来皆因之。是古运道本出于河淮之上也。自元浚会通河。而汴道遂废。然其东支入涡者。上流虽塞。而其南支合颍名贾鲁河者。仍上受京索须郑诸水。由祥符之朱仙镇周家口。至颍州以注于淮。商舟辐辏焉。若再施开浚。引漕舟由洪泽溯淮而上。入汴以抵于河。则祥符之对岸即为阳武。巨河仅六十里。又上游之沁河。旧本入。近改由武陟入河。仍可分流入。使由此泝之。则其南由淮入汴者。即今日商舟通行之水。其北由沁达天津者。即今日通漕之水。不大烦穿凿。而运道出于河淮之上游。不复与清口相犯。高堰之水可以毋蓄。而淮扬下河之水患可免矣。微山蜀山诸湖可以毋蓄。而山

东之涝旱可免矣。曰。若子之说。是移清口于河南。以邻为壑者也。病河病漕。以之直达固不行。以之转般亦不行者也。隋之去今。千有余载。河底深通。视今数倍。然且旋开旋闭。唐刘晏等即已改用转般。不能直达。宋都汴京。南漕本不入河。其北漕甚少。已岁虞河口之倒灌。故尝塞河引洛。循广武以入汴。及河啮广武而运废。宋室南迁。金源河徙。诸渠淤废。是以元人改开会通河。岂不知汴沁自然之利。甘凿空劳费之役哉。况今又五百余载。河高地下。势同吸注。引贼入室。建瓴必溃。南决入汴。则必无开封。北决入。则必无辉。且南河有减水坝。而东河无之者。盖建坝必依石山而藉胶泥。自东河以上。地坦土疏。即减坝尚虞其夺溜。况引河通运乎。若欲泝汴而上。由郑水以至河阴。与武陟对岸。以截河而入沁。则郑水涓浅。不可以舟。且沁性浊悍。岁虞横决。而欲以人力操纵之。使七分入黄。三分入。沁必全势北趋。不必河蹶其后矣。若即于阳武元人陆运之道车载六十里而至河。则昔人所运。不过数万至十万石。今以数百万之漕。而三易其舟。两般其堤。劳费尚可问乎。且两岸之仓。接运之船。不与前议同弊乎。是以运。则中滦淇县之挽。陈州新乡之运。元明偶试之。而不恒也。汴沁。则胡世一血建议于嘉靖。范守己贡策于万历。而皆不用也。

客曰。然则黄河者。运河之贼乎。故漕与河不双行。舍河用海。事有元明。易安以危。世复望洋。窃极愤悻之思。欲去两短集两长。则盍舍运河开胶莱河。辟外洋从内洋。愚者千虑必有一当。请为子陈其详。夫江南之与北直。接壤海墉。里距不远也。而山东之登莱二州斗出海中。长如箕舌。由南赴北。舟行必绕出其外。故元人海运三道。皆放黑水大洋。趋成山。绕至天津。远者万余里。近者四五千里。诚由胶至莱。凿通故道三百里。则漕舟出射阳湖之庙湾。入海三百八十里至山东。入胶河至莱州海仓口。复入海四百里至直沽。凡舟行千有四百余里。而沿海洋。中不过六百里。内免黄流之隔。外辟黑水之险。以海运之名。有漕河之实。计莫便此矣。曰。元初之遗迹。刘应节崔旦之遗说。仆亦尝考之。马家峡之难开。分水岭之难凿。两海口之潮沙难去。潍沽河之水势难引。吾子谅亦闻之。今不更端矣。且即使沙石天开。海潮神助。扬帆莫御。而抑知有不可行不必行者乎。夫海舟不畏深而畏浅。不患风浪而患沙礁。江南沿海横亘五大沙。舟行所最畏。元初沿海求屿。逾年始至。旋辟其险。径放大洋。而旬余即达。况今黄河云梯关外。复涨千里长沙。皆舟行必避之险。若由胶莱故道。则舟当何出乎。将北出淮河口。则今已为黄河所夺。将南出射阳湖。则口若仰盂。不可以通大艘。断不能不出商船所由之福山吴淞二口矣。既出福山吴淞。则由崇明十直放大洋。必绕逾大沙暗礁二千余里而至山东。但再行内洋千里。即天津矣。岂有已过险远之外洋。反辟平恬之内海。而折入胶莱之

小河。是不知地利。江舟不可以行海。海舟不可以入胶。而胶河拨舟。又不可以泛直沽。将必一米而三易其载。一运而三增其费。是不审人事。惩会通之穿凿。而复以穿凿易之。辟大洋之险远。而更以险远益之。舍径即迂。求奇反拙。尤未见其可行也。

客曰。然则海运其可行乎。曰。天下势而已矣。国初都海。与前代都河都汴异。江浙滨海。与他省远海者异。是之谓地势。元明海道。官开之。本朝海道。商开之。海人习海。犹河人习河。是之。谓事势。河运通则渎。以为常。河运梗则海。以为变。是之谓时势。因势之法如何。道不待访也。舟不更造也。丁不再募。费不别筹也。因商道为运道。因商舟为运舟。因商估为运丁。因漕费为海运费。其道一出于因。语详贺方伯复魏制府书中。其大旨曰。海运之利有三。曰国计。曰民生。曰海商。所不利者亦有三。曰海关税俸。曰通州仓胥。曰屯丁水手。而此三者之人。所挟海为难者亦有三。曰风涛。曰盗贼。曰颶湿。此三难者。但以商运为海运一言廓之而有余。故曰。为千金之裘。毋与狐谋其皮。筑数版之室。毋于道谋其疑。众人以败事。圣人以决机。苟非其人。法不虚创。功不虚施。时乎时乎。智者争之。

### 筹漕篇下

魏源

道光七年夏。减坝既筑。御坝仍不启。黄高于清。漕舟复舫。天子命相臣行河。难复起。作筹漕下篇。

客曰。尔者海运则既行矣。顾所欲海运者。为河漕不能兼治。故欲停运以治河也。河通而漕复故。则海运何所用之。其将河海并行乎。抑将以海易河乎。曰。此河臣明于河。不明于漕之言也。又但知治江西湖广之漕。而不知治江浙之漕之言也。河之患在国计。漕之患在民生。国家岁出数百万帑金以治河。官民岁出数百万帮费以办漕。河患即有时息。帮费终无时免。孰谓河治而漕即治乎。全漕即不由河。河未必因此而治。况江浙之漕。即由海运。而湖广江西之漕。断不能不由河运。孰谓海运行而河即可无事乎。江楚赋轻而船重。抵淮迟。汛涨辄虞堵闭。故言漕事易而运道则难。江苏赋重而船轻。抵淮蚤。汛前尚可筹渡。故言运道则易而漕事则难。海运有所以救江苏漕务之穷。非徒以通河运之变也。且河运帮费既不可去。海运亦需雇舟。而谓帮费可尽去者何哉。屯艘行数千里之运河。过浅过闸有费。督运催攒有费。淮安通坝验米有费。丁不得不转索之官。官不得不取赢于民。合计公私所费。几数两而致一石。尚何暇去帮费。海运则不由闸河。不经层饱。不馈仓胥。凡运苏松常镇太仓五州郡百六十万石之粮。而南北支用经费止百有二十万。以苏藩司岁给屯丁银米折价给之而有余。是漕项正帑。已足办漕。尚何取乎帮费。无帮费则可无浮勒。无浮



勒则民与吏欢然一家。然后可筹吏之策。或将江浙二省地丁钱粮向例收钱者。奏改收银。以免火耗申解之赔累。以剂一切办公之需费。视收漕之浮勒。不及其半。舍重就轻。民必乐从。吏无少绌。故海运于治河无毫发之裨。海运既行。则可专力治河。不必兼顾运道。一切借黄蓄清之策。不致牵掣为患。所裨甚大。此语殊失当。而于治漕有邱山之益。较河运则有霄壤之殊。舍是而徒斤斤补救。议八折。议丁。禁包户。禁浮收。皆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也。即不然。名议海运。仅斤斤于河道之通塞。而不计东南民力之苏困。吏治之澄浊。亦见其轶不见其睫也。

客曰。海运为苏松漕计则得矣。浙江淮扬仿此可识矣。湖广江西之漕。其无可筹乎。曰。内河之贡道。天庾之正供。其不能全归于海运明矣。越重湖大江。千余里而至淮安。则屯丁屯船。不可裁亦明矣。然江楚赋轻。则输纳之困。差缓于江苏。江楚船重。则闸河之累。亦甚于江苏。赋重者既于其赋掇之。船重者亦于其船治之而已。人知黄河横亘南北。使吴越一之漕莫能达。而不知运河横亘东西。使山东河北之水无所归。人知帮费之累极于本省。而不知运河之累则及封。蓄柜淹田。则病潦。括泉济运。则病旱。行旅壅塞。则病商。起拨守冻。则病丁。捞浚催攒。则病官。私货私盐。则病榷。恃众骚扰。则病民。皆由于船大而载重。夫大与重。岂例应尔哉。会典所载。各所运粮之船。名曰浅船。阔毋逾丈。深毋逾四尺。约受正耗米五百石入水毋过三尺。过淮验烙。有不如式者罪之。必使船力胜米力。水力胜船力。虽河浅闸急。亦可衔尾遄进而无阻。曩惟江南河南山东之船。尚不逾制。其江西湖广浙江之船。则嵬然如山。隆然如楼。又船数不足。摊带票粮。入水多至五尺以外。于是每大艘复携二三拨船以随之。是以渡黄则碍黄。入运则胶运。遇闸则阻闸。一程之隔。积至数程。北上之后。复滞回空。而迩日山东江南之船。亦复仿效逾制。继长增高。日甚一日。其实所载额米。仍不过六百石。余悉为揽盐揽货之地。沿途贩卖。所至辄留。稍加督催。辄称胶浅。夫既知大而窒碍。何不使小而便行。诚使严敕有漕各省。每遇更造之年。力申违式之令。凡粮艘至大以千石为度。以六百石受正供。百石受行月口粮。余三百石许其载货。不出数年。悉改小矣。夫然而旗丁之困穷可以。帮费之浮甚可以轻。何则。丁之苦累者五。曰遇浅拨载之费。过闸缴关之费。回空守冻之费。屯弁押运之费。委员催攒之费。今既改小。则不胶不拔。遇闸提溜。通力合作。勒索无由。而费省十之一二矣。抵通不踰六月。回空不踰十月。而费省十之三矣。各帮惟迟重难行。故本帮千总领运而外。复委押重押空各一人。沿途文武催攒而外。复有漕委河委督抚委。其员数百。每船浮费。其金又数百。今既载轻行速。滥尽裁。而费省十之五六矣。所省各费。即足应通仓之胥规。而所余尚半。大益于本漕者以此。夫然

而泉河灌引之禁可以弛。诸湖淹田之害可以损。山东微山诸湖。为济运水柜。例蓄水丈有一尺。后加至丈有四(丈)[尺]。河员惟恐误运。复例外蓄至丈有六七尺。于是环湖诸州县。尽为泽国。而遇旱需水之年。则又尽括七十二泉源。涓滴不容灌溉。是以山东之水。惟许害民。不许利民。旱则益旱。涝则益涝。人事实然。天则何咎。今漕艘改小。入水仅三四尺。则湖可少蓄。而民田之涸出者无算。旱可分引。而运河之捞浚亦可纾。大益于邻封者以此。

客曰。会通之河。非第运粮。亦以通货。今漕艘不许多载。则京师百物踊贵。而水手工食不敷。且江楚船数不足。每多洒带。今改小。既不敷分载。增造又费将安出。越洞庭彭蠡涉长江。非重大其能御风而压浪乎。粮舟三载小修。五载大修。十载拆造。如必逐年渐改。则势不画一。一舟不前。千艘皆滞。安能望十年之迂效。而掇目前之急难乎。曰。贱货必在通商。通商必在利行。未闻旅滞而物集。途通而货壅。船既遄行。则荆扬豫兖之货。循运河而上。江浙之货。附海漕而北。物价必贱于前。且船大则水手必多。多则不得不各贩私以裨工食。今则向用数十人者。止用十余人。利散见少。专则见多。赢绌较然矣。船大则造费亦大。故不能足数。若以两千石之船。改归千石。则即使二船造三。亦有赢无绌矣。四川湖广贩米贩货之船。穿巫峡历洞庭而下者。或五六百石至千石而止。往还无失。知船之胜风涛。在完固善操驾。不在巨观矣。是三难者。皆不足虑。至逐年渐改之期。则二船改三计之。江西十三帮。但改六百艘。已足九百艘之数。六年而始画一。湖广六帮。但改二百七十艘。已足四百余艘之数。三年而始画一。若求易简速效之方。尤有一举两利之策。考江苏一省。漕最大。船最多。而较浙楚为制最小。江苏既全归海运。则所余空艘。即足以受浙楚三省之粮。诚使江广重运至瓜洲。即卸粮于吴船。仍令原省屯丁水手接运北上。易船而不易人。如浙江未归海运。则并将吴船移至杭嘉湖受载。亦易船而不易人。其浙楚三省重船。售与大江运盐贩货之巨商变价归官。以安置江苏水手。如浙漕亦归海运。则估变浙艘。亦即以安置浙江水手。是一转移间。而江广重运为轻运。岂必求三年之艾。始掇七年之病耶。

客曰。南漕固不可全归海运。而河患难必。万一江西湖广之漕。灌塘亦不能济。庸遂无策以筹之。曰。海运独除江楚安徽者。为经久计。非不可为权宜计也。且河运所难于江广。非独船重。亦以途遥。下汛启坝。恒虞倒灌。至海商豆麦之利。则在春秋冬三季。其时船价皆增。而夏季则北方缺货。船价亦减。此时江广重运。正抵瓜洲。顺风赴北。至平至速。是海运反以江广为便。谚云。五月南风水接天。海船朝北是神仙。如使河运中梗。漕艘不能飞渡。原可兼前策而暂行之。合海船春季则举江浙之漕一运而至津。夏季而举江广淮扬之漕接运而赴北。俟河运既鬯。则仍罢海运归故道。权宜变通。夫奚不可。且当事所

难于江广之海运者有二。一则漕费已给旗丁。而海舟雇价无从出也。二则瓜洲至福山口二百里。粮船不熟水道。海船又不就兑也。不知重船既不北上。尽省闸河通仓之费。独收沿江售货回空迅速之利。且非江浙永行海运尽废漕丁者比。则但酌给帮费。已大欢忭。而其未给之漕项银米。移归海运。乘夏季海船价减之时。每石尚可酌省。当无不足。江广漕项。不及苏松之宽裕。故必节省方足。至扬子江下汜福山水道。则崇明买米之船。可至江宁安庆。岂不可至瓜洲。而其自上而下者。尚有焦湖之米船。镇江之红船。或熟于沙线。国初海寇张名振郑成功皆以海艘直闯金焦。往返如户闼。谁谓海艘不可入江者。但令沙船三月末齐集福山口。先雇米船数十。向导海船往返。试行一次。使沙礁洞然。即催各帮海船。泝至京口受兑。计江广百万之漕。但用海门通州崇明三帮已足。其沿江弹压。则有通州狼山镇。而京口南北两岸。可泊数千艘。天时地利。皆出十全。以海受江。可经可权。谁谓宜吴船而不宜楚船也。虽然。此议暂行。则南货多由南通州附载。不尽由上海。于海关牙俸。又有不利焉。显阻阴挠。势所必至。吾故总策运事。而始终断之曰。苟非其人。法不虚行。

### 折南漕议

冯桂芬

禹贡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铨。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此古圣人转输之法也。宋人诗有云。自古有良法。一州食一州。诚哉是言。盖不闻仰给于数千里之外。而无百一之间阻者。然则求裕京仓。莫若兴西北稻田。而稻田非可计年奏绩也。惟有于天津通州京仓三处。招商贩运米麦杂粮。而令东南诸省折解银两。俟有成效。并停东豫粮运。最为简法。京仓支用。以甲米为大宗。官俸特十之一耳。八旗兵丁。不惯食米。往往有牛录章京领米易钱。折给兵丁。买杂粮充食。每石京钱若干千。合银一两有奇。相沿既久。习而安之。咸丰九年。有以某牛录扣米勒折控部者。以历年已然。各旗皆然。某牛录得从薄谴。惟官俸亦然。三品以上多亲领。其余领票。辄卖给米铺。石亦一两有奇。赴仓亲领者。百不得一。然则南漕自耕获征呼驳运。经时累月数千里。竭多少脂膏。招多少蝥蠹。冒多少艰难险阻。仅而得达京仓者。其归宿为每石易银一两之用。此可为长太息者也。且(嘉庆中协办大学士刘权之疏有云。南漕每石。费银十八金。不曰二十金而曰十八金。必确有所见。魏氏源驳之。谓止四金。其说甚谬。魏氏云。每船受米六百石。帮费洋千元。不过每石一两有奇。不知六百石内。交仓正耗米仅四百余石。六百石帮费。皆应在四百石内通摊。魏氏误会。一谬也。彼时松白粮帮费。有多至二千六七百元者。魏氏不知。二谬也。又云。漕项连行月银米。每石一两。考行月等一切米价。几及一两。银尚在外。魏氏误算舛错。三谬也。所驳无一实处。以今计之。浮收帮费或海运经

费皆在内。漕项也。给丁苦盖各费在内。漕项之浮收也。给丁耗米行月米五米贴运米给还米等也。缮军田租也。漕河工费也。漕督粮道以下员弁兵丁公私费用也。虽不能得其确数。大约去刘说不远。乃其归宿为每石易银一两之用。此又可为长太息者也。则何如援照成案。每石折银一两四钱。解京发饷。直截了当。有增无减。兵心必大喜。惟是领折买食可以相安者。仍以岁有南粮二百余万石流通市中之故。若市中骤少此二百万石实米。则一切杂粮腾贵。兵丁领折之后。何从买食。计二百万石。可食六七十万人。是六七十万人。无所得食矣。此宜为之地者也。今议京通天津三处。招商运粮。宜于免门关税外。援粮船带免他税之例。定为运粮若干石。准免他税若干。着为令。仍以时查报粮数。务合近年南漕糙白米之数。不足。则设法彳召徕。或用盐务倡导故事以足之。谚云。价高招远客。都门百货所集。即川滇闽广之产。尚可咄嗟立办。一旦南漕不来。米价贵。即杂粮随之而贵。又有带免他税之例。近畿杂粮。连樯击毂不待言。人特不可一日不饱。米麦杂粮。同归一饱。且玉田丰润等县。产米不少。近更有牛庄米南运上海者。本不患无米。况近来商贾路窄。一闻北地价贵。必趋之若鹜。更不患无米。但令市中有米。即不必官中有米。更宜官中多筹一年之蓄。按年集陈籩新。为有备无患之计。则转胜于从前之年销年款。而成万全之策矣。如是则南民所完之数。即北兵所得之数。国家无毫厘之损。闾阎节赍送之资。而且所谓漕项以下款目一切可省。合计之奚啻千万两。大利民。大利国。何惮而不为哉。或曰。海运行之十余年有效。盍仍旧贯。不知一行海运。不特多出运费。且上仓运沪。一交涉于官吏之手。百端折耗。虽简于河运。仍复不少。两湖江安尤巨。虽出自民间。而其归宿为每石易银一两之用。又何苦令万家膏血多掷虚牝耶。至于前议稻田利兴。则数年之后。无事南米。更善之善者矣。若河运一废不可复。稍有识者即知之。而咸丰九年。枢臣犹请复河运。噫。尚何言哉。文庙圣明。得寢其议。意外之幸也。）

裁卫屯议

冯桂芬

夫子论道国曰节用。孟子曰无政事则财用不足。所谓政事者。用所当用。节所不当用而已。比者军兴十余岁。常赋不供。虽上方服御所需。亦多停罢。不可谓不节矣。而各路征兵召勇。馈饷之数。日增月益。在事者相与旁皇忧念。不知为计。当此艰难支绌之秋。岂有以国家自有之财。转弃之散无事之地。黄金虚掷。数累巨万。而不少加爱惜哉。窃于漕运弁丁支款。以及屯田租息。而不能无疑也。所之制。创自前明。今之运丁。即前明之军。始以有罪遣戍。着籍防守。月给军粮。非为漕运设也。厥后各军拨垦荒田。令输籽粒。于月粮内扣抵。遂编为屯军。与营军为二。无事则资挽运。有事则资调遣。亦非专办

漕运。国朝屯军。次第裁汰。屯田归并州县。承佃办赋。惟有漕运之地。隶所如故。谓之贍运屯田。于是乎弁运丁屯田。始专为漕运而设。当时国用充盈。体大物博。但资其飞挽之力。即亦不苛细微。迨后日久弊生。习焉不觉。至今日而害斯众着。约而言之。可疑者迨非一端。运丁于田租养贍之外。每届兑运。行月耗赠银米。列入正款者。每船几及米二百石银二百两之多。而犹以为未足。辄向州县勒索帮费。远过于商贾陆运货物之值。州县借口。浮收勒折以给之。司仓人等复利其厚获。还相鱼肉。悖入悖出。皆运丁为之关键。坐合漕务败坏决裂。此可疑者一也。守备千总亦武职。不令之操演。不令之管带漕标各兵。乃令守备征粮理讼。参错州县之间以分其权。又令千总押运。而运事转以丁为主。王氏孙有云。其强者与丁为狼狈。其弱者受丁之指挥。属之漕督。而漕督相悬数千里。属之粮道。而粮道相悬数百里。属之所在知府。而知府又以武职外之。既无考核。又无鼓励。此可疑者二也。运丁之始。即水手也。康熙三十五年。定金军之法。特以为水手之长耳。何以既有运丁。又别雇桀黠无赖习教之徒。充当头舵水手。扰害民间。嘉庆道光中。迭酿巨案。犹幸江浙停运在先。金陵失守在后。不与贼合。然资遣未尽者。犹以千计。吴民苦之。数年始息。此可疑者三也。粮艘所容。不过数百石。与中号江船等。而船身之重滞。行走之艰涩。无出其右。此可疑者四也。因思旧制以领军。以屯养军。而以军挽运。法非不善。今则漕事专责之运丁。安用为。费用尽取之州县。安用屯为。挽运别付之水手。安用丁为。名实全乖。举非其旧。以不文不武之官。领不农不贾之民。别树一帜。天下员游手莫甚于是。盖不待今日。而论者莫不谓欲清漕务。首革弁运丁矣。

苏省自道光二十七年停运以来。不特弁薪俸。按年支领。即苦盖月粮。初亦照例减半发给。屯租更如常征收。在有司例与之而不以为嫌。在若辈例取之而不以为感。驯至粤匪难作而后已。窃计数年中。弁丁安坐无事。糜费国帑。殆不止千万之数。即以上下两江屯田租息一项言之。江淮等凡二十三。额定六十余帮。船三千八百余只。惟江淮兴武二帮。坐资津贴。并无屯田。著名瘠苦。此外江苏之苏州等。安徽之新宣等。共二十一。计屯田二百三十余万亩。此项田亩。康熙八年。湖广有清厘之案。二十三年江西有清厘之案。皆辗转典卖。或赎回。或助费。分别办理。似已有弥缝补苴之意。洎今年代更远。弊必益甚。嘉庆间松江府志。称裁并典田。头绪繁多。而坐落乡图具在。足为运丁身家之一助。即现在苏省各属。多有屯田散布境内。各时因催租之案。与州县交涉。是屯田非尽无之据。湖广江西情形。想亦无异。但将已无者概免究追。现有者尽数交纳。或召变。或征租。十得三四。尚不失为巨款。于度支不无小补。现在海运行之十余年。尚为利济。自难亟议更张。即使肃清之后。谓海运非久

长之策。重议河运。或招商。或采办。或转驳。或改造驳船。或雇用民船。以所省漕项银两。给丁各米。益以屯租。何事不可办。断不议重造前此笨滞船只。重招前此犷顽水手。重任前此不谙转输专为奸利之弁丁。此可以理决者。既已不可复用。似宜早为之所。苏省被难以来。弁丁辗转流离。无复生计。一经克复。势且环求调剂。安得闲款给此闲人。若不及今裁汰。直 国家一大累矣。夫使经费足支。存之无损于毫末。不裁可也。而经费如此其绌。又使为数无几。去之无关于重轻。不减可也。而为数如此其巨。又使弁丁于漕运虽不能无弊。尚有不可无之一说。不裁可也。而弁丁于漕运。非但可无。直不可有。然则为今日计。惟有请将江南湖广江西各裁撤。其守备千总各官。调营序补。销除屯丁册籍。查明现有之屯田。尽数归官。俾帑藏不致虚糜。综核名实之道。实在于是。至漕督亦在可省之数。惟考漕营始于明隆庆间。漕抚方廉为备倭患而设。今情事正同。淮安一带。距省会率一二千里。自须督抚大员坐镇。俟南北肃清。再议归并督抚为便。

### 漕船递年减造议

陈文述

天下无积久无弊之法。法日积。弊亦日积。法名存而实亡。则法胥化为弊。更立法以制弊。而弊之中人者已深。弊不可去。法终不可行。则法穷。穷则变。变则通。易道也。即万世不易之常道也。今日之漕运是已。 国家因前代之法。转东南之漕以给西北。百八十年于兹。不可谓非良法。而以为穷而宜变者何哉。 国家立法之初。期于正供之外。丝毫不以累民。故漕船一切费用。咸取给于官。率二十金而致一石。而河工之费不与焉。故运丁之需索有禁。州县之浮收有禁。今运丁以北坝需索为词。取之州县。州县以运丁需索为词。取之百姓。而北坝则曰。吾因运丁取州县。分肥焉。运丁亦曰。吾因州县取百姓。分肥焉。其浮收于百姓则一也。东南粮重。浮收之弊。民情渐不能堪。吏治民风士习。因之日弊。津贴帮费。久已 上闻。而州县犹为运丁出结。曰并无需索。是上下相蒙也。是积久相沿以为固然。一成而不可变也。近年则水手讹运丁矣。索加身工。纠众殴官。习以为常。恬不为怪。有一船加至一二百金者。有一帮加至七八千金者。本年则嘉白帮水手杀人无算。当官府前支解人。而莫敢谁何也。湖南帮水手殴伤帮官。凶手已就缚。而江西帮水手劫去之。而莫敢谁何也。猖獗之状。渐露端倪。履霜坚冰。不可不防其渐。宜乘暂停河运之际。减造漕船。减造之船。即将水手散遣。递减五年。可以散遣一半。或应造漕船。每年减造一半。则递减十年。亦可减造一半。加以新造之船。量为收小二成。则水手亦可减十成之二。以次渐减。其势渐衰。始可申明旧章。加以官法部勒。盖漕运章程。以帮官约束运丁。以运丁稽查水手。今倒行而逆施也久矣。

水手之在漕船。年貌姓名。皆诡托也。腰牌册籍。皆具文也。责之旗丁。旗丁不知。问之舵工。舵工不识。有事必告之揽头。揽头者。亦称荐头。一船水手之领袖。或数船之领袖也。揽头之外。另有二种。一曰老鸹。老鸹者。老官也。即老庵也。一曰拜师。则所隶咸称徒弟。即新庵。亦称潘庵也。潘庵之先本潘姓。老庵之先本翁钱二姓。盖漕船北运之初。此二人沿途为人治病舍药。讽经祈禳。劝人持斋守法。死者敛钱瘞之。久而相率皈依。迄今翁钱两姓之徒。尚守其教。曾经犯案及滋事之人皆不收录。所隶水手。尚听约束。是名老庵。潘则饮博淫盗。一切无禁。故人乐从之。积恶之猾贼。叛案之逸犯。日久稽诛之巨盗。杀人亡命之凶徒。胥混迹焉。是老鸹所部。贤于拜师者矣。而本年嘉白帮行凶杀人者。即老鸹之徒。则皆不可恃也。以粮船头舱为巢穴。器械赃物。无所不有。宜乘此设法澄汰之。酌给盘费。俾其自散。安分者存记之。以待再用。两案滋事首犯。案主名而次第捕之。按例行法以示炯戒。而或以聚众激变为虑。不知惩治则变速而祸小。姑容则变迟而祸大。停运一年之后。仍须河运。以每船二十人计。每年减造二百船。不过减去四千人。此四千人中。非尽不安本分也。先于一年散遣。明谕以下年减造。则亦可各自谋生也。他船水手有出缺者。仍许于若辈中选择雇用。则亦非全无余望也。况若辈所敢于滋事恃以无恐者。粮船耳。一离粮船。即若禽兽之失其巢穴。虽猛鸷无所用之。即有一二不逞之徒。国家全盛之势。何难实时惩办。若畏葸而养痍焉。则江浙膏腴。淮扬咽喉。山东腑脏。江广肩背。使若辈以天庾为泰山之靠。以粮船为城社之凭。疾疾中于腹心。祸患伏于肘腋。此人之忧。漆室之惧。所为忧心如焚而不能自己也。

海运通行后。虽历年分办河运。而粮船旧制。断不能复。此种私议。已属陈言。存之以见流弊所极。有不容不变法者。至老庵新庵之目。他说俱未之及。尤足备一时掌故焉。

### 河运刍言

丁显

自古治国家者。未有以运道为缓图者也。虞都冀州。嵎总赋于王畿。而贡物经行。即为运道之祖。汉兴即位关中。始引渭渠以漕山东之粟。旋浚褒斜以致汉中之谷。初不过岁运数十万石。及其盛时。岁益漕六百万石。类由河渠疏利。治之有方。魏武篡汉。偏安洛阳。然犹专任邓艾开广漕渠以达江淮。代魏者晋也。其时五胡乱华。势成割据。而武帝犹凿陕南山以致漕米。怀帝犹修千金碣以运军粮。宋齐梁陈递都金陵。米粟饶多。不烦转运。而西魏则僻处长安。道险人弊。车牛之费。万分艰难。犹赖刁雍画策。造船于山牵山屯山河水之次。自是国有储粮。人称安乐。及隋开皇引渭凿渠。转运仓粟。百姓称便。炀帝不

道。发百余万众开永济渠。舳舻数百里。并载军粮。虽积粟至二千六百万石。而劳民伤财。不旋转而离叛随之矣。有唐一代。其转漕称善者。裴耀卿刘晏也。而晏视耀卿尤称最。其法缘水置仓。节级转运。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民不疲劳。而米无覆溺。缘国家建都长安。其势不能不尔。而晏之囊米载舟。胜于耀卿函脚营窖也。晏之歇舡支江。胜于耀卿雇船载运也。宋都大梁。有四河以行漕。曰汴河。曰黄河。曰惠民河。曰广济河。岁运粟五百五十万石。黄河不久即罢。惟汴河达漕为多且久。其制江浙荆湖之米。输真楚泗州转般仓。泝流入汴以达京师。此外自广济河而运京者。仅京东之十七州。由惠民河而运京者。仅陈颖许蔡等六州。嗣因转般法坏。又改为直达纲。以致沿流乡保。时出骚扰。公私横费。靡有纪极。元朝都燕。伯颜献海运之策。始犹议辟胶莱故道。旋以沙民朱清张瑄罗璧能识海道。试行有功。遂为一代良法。然考之元史。仍使寿张尹韩仲晖开会通河。岁运漕米数十万石以实京都。防微杜渐。俱有精心。明之永乐。虽行海运。而江南之粟且由淮河运入颍岐。别以大车载赴黄河。转输金台。及会通河成。海运悉罢。而东南四百六十万石漕米。全由河运矣。圣朝鼎兴。亦主河运。道光六年。闲因清口淤淀。暂行海运一次。次年即罢。乃自咸丰初年兰阳决口。汶为黄遏。而运道一大变。同治四年。试行河运。临清以南。全行干涸。船抵张秋。藉黄浮送。磨浅起剥。闸闸梗塞。秋高水落。难望回空。此二十余年。京仓米石。均仗苏浙本色。浮海抵津。而河运之行。不绝如缕。于是中外大臣。各献嘉谟。有请全行海运者。有议引济漕者。有谓东昌二百里陆运转般者。有以折价采买为便者。有奏挽黄归故者。有筹筑堤束黄者。筑室道谋。言人人殊。请分晰而详言之。为海运之说者曰。元行海运。中外称善。圣祖 列宗。闲欲试行。况今洋舶骈集。海若献灵。苏浙之漕。转运十年。风涛之险未经。盗贼之氛悉靖。积惯而出大洋。非若元人之沿山求也。则径熟。经旬而抵京仓。非若河运之经年交兑也。则期捷。水脚有定价。无恤丁修之银也。则费省。开洋有定时。无修河守闸之扰也。则法优。与其竭蹶河干。藉黄而帑金虚掷。曷如联翩洋舸。招商而 天庾充盈。则全行海运便。为引之说者曰。大洋之险。非可以久历也。汶为黄隔。黄挟汶行。清水涓滴不能送漕。舍海运而新是图。则盍引济运。水之距张秋。相去仅一百数十里。而由元城以注张秋。亦势如建瓴。诚能不惜经费。浚开引河。则水盛涨。即可泻注临清。复于张秋建筑水柜。储存清水。并引范濮寿张雨水。随时倾注。冬春则闭闸蓄清。夏秋则启闸灌运。昔白英激汶济漕。亦此法也。杜藉黄之淤。袭引汶之策。法未有善于此者。则引入运便。为转般之说者曰。航海浚。犹冒险而伤财也。漕船阻遏。不过东昌二百一十三里。转般输运。费亦不多。或仿董搏霄负米更递之谋。或循裴耀卿置



仓转输之法。仍由临清以运天津。江淮之船不渡河。则免回空守冻之累。津淀之船不入闸。则无套塘守汛之忧。王念丰转般私议。蔡总漕复转运疏。古人有言之者矣。则陆运转般便。为采买之说者曰。之数者。均需于运也。今有不需于运而自能足国者。采买是也。仅令各省照米折银。运缴京库。特派大员于就近丰稔府县采办米谷。则居奇之徒。不招而集。关东田地肥饶。且运其有余以赴江浙闽广。采买到京。尤属易易。况今轮船装载。经旬万里。川米湘粟。购运不难。酌量价。商贩即来矣。运粮于各帮。支兑而舟车盘剥。其势纷。购米于近省。交易而商贾骈臻。其政壹。则不如采买便。为挽黄归故之说者曰。今之议改运者。以黄河夺济。挟汶入海。今如挽黄归故。则河运似可复旧矣。考黄河故道。曩由云梯关入海。自咸丰初年。铜瓦厢决口。遂改由牡蛎口经行。今欲挽之而南。首浚河身数千里。分段修补长堤。以次塞决合龙。总估银二千六百万两。分省摊派。分年举办。似易为力。如此则清口粮艘。自有淮水浮送。而张秋漕米。仍藉汶水运行。则挽黄归故便。而筹筑堤束黄之说者曰。否否。航海。权谋也。非经久之策也。引。变例也。非常易之图也。转般采买。可以暂试。不可以为国典也。挽黄归故。势需缓图。不可以为急救法也。近年黄水散漫。决口太多。不独汶水之清。未能济运。即黄水之浊。非际伏秋盛汛。亦不能贯注张秋。今惟将各口堵合。收束长堤。则黄水高。自能抵送临清。虽明知逐年浚淤。似非良策。然以天庾正供。系根本要图。即万分为难。亦不能不极力兴办。则筑堤束黄便。此数策者。均各自抒伟论。卓有识力。举而行之。补偏救弊。亦足为达变之方。救时之术矣。然以显默揣天时。远揆地利。静审人心。细察水性。窃谓全行海运。有当虑者四。引入运。有不便者六。转般为权变之方。而又有五难。采买系暂行之法。而亦有三害。挽黄归故。复旧章也。而有不足恃者七。筑堤束黄。急先务也。而有可议者八。请毕其说。元行海运。成数具在。覆溺极多者。仅至元二十三年。每石漂覆三斗四升零。而分年科算。视河运之短欠。比较仍优。即明永乐初年。王宗沐小蹶鹰游门。倾覆七舟。亦因溟渤初行。洋道未熟。致有此患。非海运之咎也。风涛之险。似不足为海运忧。不知天怒难知。海程窵远。万一如咸丰二年淮安五月十二日之飙风。飞舟拔树。光绪五年海州四月初四日之台风。抛石移庄。其倾覆之数。岂可逆料。即托圣朝洪福。漕米挽行。百灵呵护。断不如斯。要之老成谋国。动出万全。似贵存慎以将事之心。断不可出铤而走险之策。此海运之当虑者一也。闽粤南洋。或有海氛。而由吴淞以达大沽。沙礁水浅。贼寇全清。即有萌。苏松则有提镇。登莱则有总兵。随时巡缉。断不惧以绿林盗舶掳劫黑水运糈。加以海防久撤。万国来宾。商舶星罗。轮航雨集。猜嫌不启。盟好永敦。方将同护帝京。谁敢凭陵粮舸。然以今九瀛杂处。难保不一旅寻仇。

倪或焦齿贯胸。互相启衅。鯤程鳌舟。日肆干戈。鹬蚌相持。横截要路。或兵沪水。而十效之粮艇不来。或角胜燕台。而百里之津门遽梗。安山之河运。久患渟淤。沙艇之海粮。又复隔绝。京仓暂竭。良可隐忧。此海运之当虑者二也。然此犹人所易料者也。更有人未尝料。而其势将来必梗塞不能行者。则大沽口日久淤淀之患也。元行海运以来。洋道之变迁。昭昭可考。元之漕米。均由刘家河入海。即古之娄江。旧称口宽二十丈。水深一百尺。今则口门之外。淤为平陆矣。明初运艘。例由崇明廖角嘴转湾浮海。今则该处淤浅。与戏台沙相接。海舟不能出入矣。登州成山。为漕船假道之区。曩称水深千尺。船不可近。今则与劳薛诸山。矗峙沙洲矣。安东云梯关。漕船闲或经行。黄河本由此入海。今则海口远徙。滩淤成田。升科起税。且逾二百里。口门之外。并有沙梗五条矣。大沽口距铁门关。祇二百八十里。黄挟沙行。为斜射之形。势渐浮送。近年轮船赴津。秋冬水小。业经起剥待潮而行。不数十年而牡蛎口淤遏。又将如云梯关外接筑长堤。沙梗凝接。势不能不壅遏大沽。江浙漕米。又复未能抵京。即藉外洋机器疏浚深通。而积沙将去。流沙旋来。日积月高。断不能按期交兑。此海运之当虑者三也。更有甚者。漕河全盛时。粮船之水手。河岸之纤夫。集镇之穷黎。藉此为衣食者。不啻数百万人。自咸丰初年。河徙漕停。粤氛猖獗。无业游民。听其遣散。结党成。谋生无术。势不得不流而为贼。捻逆滋扰。淮颖徐宿之人居多。往年贼党繁滋。未始非漕运之羁阻。激而为此也。我朝 圣圣相承。二百数十年来。不改河运。即道光六年海运试行。其行径之熟。兑期之捷。用费之省。立法之优。未尝不可为长久计。而圣谕煌煌。一则曰此系一时权宜之策。再则曰来年仍由河运方为妥善。圣谟广运。烛照无遗。岂不以 历朝良法。未可变更。亿万民人。难于位置。明知耗费良多。而河运历年如故。亦谓成大事者。不计小费。图远略者。不务近功。远虑深谋。实有超出寻常万万者。今则军务肃清。四方底定。迭奉 纶音。营勇以次裁撤。迩来分散者。犹未甚多。仍易防检。将来大股支遣。非谋位置之地。难保不别酿事端。此等闲民。率由召募。均系强悍无赖之徒。一旦撒手归田。毫无约束。薄有蓄积。挥霍立穷。逼迫饥寒。复萌故智。小则明火案多。大则揭竿变起。剿办殄除。又不能不烦兵力。欲以弭兵而转致兴兵。其害岂有已时。综计 国家各务。惟河运复行。安置之人极多。全漕起运。船数非一万数千只不可。以每船二十人而论。水手纤夫。此中可容数十万人。加以沿河小本。各集穷民。藉此养活。实繁有徒。虽属奸民。苟能温饱。亦谁自作不靖。设以长行海运。遂废河运。而地方终不能安定。其若之何。以知河运之废兴。实关 国运之治乱。此海运之当虑者四也。

引济漕。极为良策。而利之所在。即为弊之所伏。由元城县遽开新渠百数十里

。不能不迁移集镇。挖废田畴。设或抗违。威逼势迫。闾阎骚扰。不可胜言。此引之不便者一也。经行之地。岂少坟莹。移葬迁柩。惨及枯骨。昔河臣欲于盱眙溜淮套等处。凿山引淮。圣祖仁皇帝南巡钦阅。且因骨累累。卒寢其议。今由元城馆陶凿渠开河。难保不迁移邱墓。此引之不便者二也。水来源本清。而盛涨猝临。浊漳辄复挟沁倒漾。怒涛浑浪。一发难收。遏之则水势仍微。听之则泥淤又垫。欲避河患。而卒与河患相同。此引之不便者三也。芦盐入豫。由运行。今欲障之东流。即不能不拦河设闸。一经闭遏。芦税盐厘。致多梗塞。国课有亏。此引之不便者四也。豫粮来往。本由河东运。两岸民田。尤资灌溉。今欲引以济漕。势必建闸闭坝。从此商贾船只。停搁不行。沿岸农民。石田致慨。漕粟虽能勉运。而民生格碍良多。此引之不便者五也。汶水袭引东省各泉。普行湍注。支派甚多。水发源本弱。即极力蓄储。设法展宽。断不如汶水之旺。纵或伏秋大汛。水势有余。而上流容受不多。盛涨消耗亦易。如今十数帮之船。诚不难乘时蓄送。设行全漕。春往秋还。周年不息。终有易竭之时。催运押空。刻刻可虑。此引之不便者六也。转般之法。行之于古则为权衡。而行之于今则多梗滞。木牛流马之经。转毂括囊之法。亦因水程窵远。万不能不行此法。即唐之缘水置仓。宋之易船接运。均由河道经行。亦未尝陆挽数百里之遥也。今如东昌之道永梗。而仅恃转般以入御河。车负马。不绝于道。人夫百万。多费帑金。一难也。道阻且长。经管匪易。一经阴晦。霉变尤多。而奸民之盗窃。霖雨之漂淌。防不胜防。护不胜护。浮沈亏耗。谁为补偿。二难也。置仓设官。又增帑项。不独簿牍纷繁。亦且书差需索。多一番交割。即多一分开销。出纳转移。更多周折。三难也。民夫运价。定例虽严。而胥吏持权。多方舞弊。一隙稍疏。小则短扣额价。而威势相凌。大则勒派民夫。而丝毫不给。相沿成习。变为差徭。控告无门。民遭荼毒。四难也。御河以东。剥船无多。增之不能。造之不易。循环接运。岁月稽延。久积临清。亦滋流弊。军饷官俸。未能如期。五难也。采买之法。少则易行。多则难购。今以百万漕粮。遽欲采买。即在南省购办。而搭附轮船。弊与海运相等。一害也。近畿采运。数逾百万。太仓之粟。安能足额。即当丰岁。价亦高昂。抑之则商贾不来。听之则闾阎食贵。二害也。派员购办。非不廉明。而勒限销批。急如星火。势处急迫。亦不能不倒行逆施。或以京仓要饷。而禁民户私藏。或以官价成交。而勒市侩贱售。加以奴隶分肥。差牙索费。苛扰凌虐。转以累民。三害也。

无已。则挽黄归故。而亦有不足恃者。浚修塞决。业经估银二千六百万两。此等巨款。国库支绌之秋。岂易匀拨。而自粤捻滋扰地方。大户帮助军饷。藏积俱空。今再捐劝。亦属寥寥。部议分派各省。逐年摊办。而窃思近年大局。

海防未靖。兵饷方殷。加以秦晋燕赵。水旱沴臻。赈恤之银。靡岁不拨。如再协饷治河。能保其源源而来乎。此挽黄之不足恃者一也。二千里之河身。高者二丈。老淤凝结。飞沙盈渠。虽拨帑金。岂易开窍。此段畅而彼段仍淤。其功不成。今岁开而明年又塞。其功亦不成。即全河治矣。而或有数十里之梗。数千丈之塞。其功仍不成。此挽黄之不足恃者二也。干堤二千里之遥。逐年风雨。大段毁坏。加以筑圩御捻。犀堤为濠。兰仪以东。不啻数千百处。遽加修补。未易弥缝。稍不如式。一经汛涨。处处可决。决于南而铜矟睢桃。足为洪湖之患。决于北而曹单丰沛。仍为运道之忧。此挽黄之不足恃者三也。黄河迁徙。天实主之。今铜瓦厢决口。宽逾十里。跌塘五丈。东趋利津。实有归壑之势。勉强堵塞。岂易合龙。设使闭而复决。千万金钱。又成虚掷。历考 国初以来。黄河决口。宽仅四五百丈。犹且屡塞屡决。阅数年而不成。丰口初决。费帑五百万。而迄少成功。马港改湾。耗银八百万。而仍由旧道。近代覆车。可为明鉴矣。昔河始夺淮。百法挽其北行而不能。今河复夺济。恐百法挽其南行而不能。此挽黄之不足恃者四也。且勿谓其不能合龙也。即使缓以时日。倍筹巨帑。强而挽之南行。而清口套塘之法。今日亦不能行。历年淤遏。黄高于淮。而自七堡一决。洪湖高仰。引河扞口。淮水不能畅出。即闭礼坝。涓涓细流。仅恃一线之张福口。淮弱黄强。安能浮送。道光末年。百法补苴。且有节届孟秋。而杨庄之船始报尽者。是以迭次奏行海运。盖知河运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也。今日淮口之淤。更胜于昔。引河未辟。湖水不高。黄即复故。而淮为黄遏。势亦不能启坝送漕。黄河不归故。而运道之梗在张秋。黄河即归故。而运道之梗转在杨庄。此挽黄之不足恃者五也。不独此也。堰盱石堤。本多残缺。即或估修。岂能保固。而洪泽半湖。形势如碟。一经筹堵礼坝。淮水高。经临盛汛。湖不能容。高堰即不可保。如再溃决。则高宝东岸。又将有清水潭荷花塘之忧。南运梗塞。更在淮扬。此挽黄之不足恃者六也。且淮扬之忧。亦不仅在运道已也。往年黄河夺淮。二渎并行。洪湖之水。全以里下河为壑。漂没田庐。淹伤禾稼。几于无岁无之。今幸黄河迁徙。大宪奏请导淮。民庆再生。功幸能成。而河又欲夺之。昏垫之惨。又如昔时。黄与济合。培堰而山东即弭水灾。黄并淮行。入汛而淮南永为泽国。非惟民庶吞声。亦且漕粮减额。此挽黄之不足恃者七也。

筑堤束黄。固属今日要图。而仅恃筑堤束黄。即为河防弊政。往年漕舫七千。按时浮送。水犹有余。今以漕粮仅十数帮。运船仅五百只。尚且十分危险。待汛而行。设起全漕。即或束黄。亦难终年送。此筑堤之有可议者一也。迨日漕艘。历年迟钝。非际大汛经临。即致束手无策。幸而秋涨未消。犹可按时抵次。不幸而天寒水落。即难画策回空。仅恃束黄。交兑回船。不能飞渡。此筑堤

之有可议者二也。运粮船价。本自不多。而每年浚淤。糜帑转甚。更加添纤剥浅。在在需银。国家力顾京仓。断不吝此库款。而以易穷之巨帑。填难尽之漏卮。殊为可惜。仅议束黄。淤遏更甚。年年耗蠹。日益加增。此筑堤之有可议者三也。临清以南。官河绵远。不惟米粮转运。亦且商贾往来。今仅筑堤束黄。势惟伏秋盛汛。浮送漕船。帆樯鳞集。而秋冬水涸。舟楫不行。坐使两岸市廛。仍然减色。此筑堤之有可议者四也。万里漕河。有关国运。地脉泉源。岂可中断。今仅筑堤束黄。而不引汶水贯注。致使河渎朝宗。转等沟塍积潦。活水不来。民风更弱。此筑堤之有可议者五也。张秋闸坝。曩为蓄清。次第启除。良为善策。今仅束黄济运。而未有清水来源。挟入浮沙。闸闸兜束。渐且为患于御河。此筑堤之有可议者六也。黄不南徙。自须固筑金堤以为保障。加培民堰以遏洪流。今仅议束黄济运。而上下游卒归缓办。简陋补苴。游移两可。致使黄河之患。一决于侯家林。再决于石庄户。频年漫溢。肆虐山东。设再因循。阳谷东阿。处处可决。且将为害于帝畿。此筑堤之有可议者七也。仅以黄水助运。近年大汛。犹可设法高。挽推漕米。然查荆门各闸。沙泥凝结。较之昔年。业高数尺。运送一年。即高仰一年。人力无多。帑金易尽。安能去此日积月累之沙。譬如今年高一尺者。来年即高二尺矣。今年高五尺者。来年即高六尺矣。浸假而河渠壅遏。高与闸齐。汛涨即临。运送漕粮。窃患求如今日而亦不可得。此筑堤之有可议者八也。

引济漕。如彼其左。而挽黄归故。又如此其难。转般岂裕国之方。采买非经邦之策。居今日而议漕运。显反复思维。亦仍不外以河为宗。以海为辅。以筑堤为要着。以御黄为首图。是在设法以引导之。相机以修筑之。随时以疏浚之。择地以储蓄之。可改者改之。当因者因之而已矣。且夫黄水由大清河入海。是国家之福也。河出利津。乃系汉唐千乘故道。经行千年。迄少水患。咸丰改道以来。南河每年省岁修银七百万两。岂非明验。而兰阳以东。滨黄滨淮。滩岸又复涸出良田千百万顷。增科起税。国赋加多。而且大河雄阔。万里来源。环抱神京。尤据形胜。粤捻四出劫掠。邹滕迄无乐岁。而临流辄反。卒未能飞渡黄河。天堑之险。不异长江。浊浪一渠。胜于雄兵十万矣。近今要策。势惟有将齐河济阳利津沾化接筑遥堤。而南岸本为泰山旧足。酌加沙堰。即足屏障千秋。其中流仍须如南河往年设混江龙十数具。往来疏剔。则沙淤永不壅遏。历观乾隆嘉庆之时。名臣辈出。吏部尚书孙大学士嵇均以改河入大清为请。咸丰初年。安徽巡抚福以口决兰仪。奏请河由利津入海。实有二利四便。此外钱辛楣文集孙渊如奏稿魏默深筹河篇孙濩孙治河疏。均谓河入利津。为今日之急务。河未夺济。犹望其迁徙。以减东南半壁之灾。今河自夺济。此乃朝廷转乱为治之机。閤閤易危为安之日。而犹鳃鳃焉挽使南流。甚非长治久安之

策也。显闲披经世之篇。习闻名贤之论。远稽掌故于历朝。近访泉源于数省。蠡指管窥。闲有论说。其谓设法引导相机修筑诸大政。非托空言。试而行之。安在河运之不可复乎。请终其说。

所谓设法引导者奈何。分水一口。即南旺湖。本为水脊。南高韩庄百十有六尺。北高临清九十尺。该口有东来汶水。挟以百数十泉。滔滔泻注。障以石坝。遏以斗门。其派极多。其势极旺。分流济运。极为灵便。漕船越安山。经荆门。转御河。道历四百里。地经十九闸。均藉汶水逐渐浮送。国朝以来。未闻竭蹶。而自兰阳一决。黄河贯运。汶水抵济。黄俱挟以东行。以致汶水清流。涓滴不能注入张秋。而贯入临清以南运河者。仅有汛涨浊沙。逐年淤遏。日积日高。且黄河历年决口。水势漫溢。伏秋之时。面宽数十里。毫无约束。引不能。御黄不可。是以漕米经行。万分艰险。始犹仿行套塘。近则淤垫太高。将欲蓄塘套送。而亦难之又难。为今之策。欲行漕米。惟有仍引汶水。而汶为黄隔。欲引汶水。计惟仿淮安杨家庙创修地洞之法。俾汶水之清。仍由河底地洞伏行以达张秋。庶几浊浪不再浅淤。而清水如初支送。策虽创而实因。制虽新而实旧也。其策创修双孔地洞六百丈。各高五尺六寸。宽三尺二寸。建筑两堤口。宽以五百丈为准。两堤之中。各建一坝。一为临黄。一为拦黄。两坝之外。复建两闸。一为导清。一为复清。酌建金门。以为漕船出入地步。闸坝造修。均骑地洞。而地洞之设。又须南口稍高。入口配戴庙闸。出口配平水闸。方能势如瓴建。如此则堤中之五百丈。可容黄水经行。而堤外之一百丈。分为运船屯。船到安山。一如南河套塘之法。因利乘便。是亦计之善者。援古证今。成规具在。其大者。如淮南里河底。设立木洞。而河西数十里。积潦行于地中。俱以东乡为壑。其小者。如杭湖灵隐寺。套竹为筒。挹泉于韬光。而水可引于五里之外。其成自天者。济水伏流千里。迄山东济南。激而为趵突泉。其成于人者金陵贡院。以洋铁为管。周围旋绕。激引江水。而试场数万人之饮食。藉以不竭。即浅知深。因近悟远。安在清水之不可引导乎。所谓相机修筑者奈何。黄河浑浊。束以高堤。方能以海为壑。否则沙缓停淤。壅遏更速。且东昌运道。汶水由洞济运。尤须以堤障御黄流。不使泥沙挟入。而自兰阳报决。黄水全注张秋。历年大溜南趋。又将洪川口霍家桥新兴屯等处次第冲开。遂致伏秋汛涨。数十里地一片汪洋。而沙河及赵王河反行干涸。漕出戴庙。无岸无堤。插标绕坡。十分艰棘。矧以滨河两岸。迭被奇灾。小则漫溢出槽。远近田庐。全归水国。大则冲刷开口。当冲集镇。尽付洪涛。微特安山逼近。昏垫罹灾。即阳谷以东十数州县。亦复饥溺流离。不堪言状。百姓奚辜。受此困阨。率因东省绅耆。时以挽黄归故为心。而不为之策长久。历年大吏筹款惟艰。有扬汤止沸之谋。无釜底抽薪之术。漕运之忧。亦地方之劫也。殊不知黄河迁徙

。人力难回。频年毁裂。累已难堪。设再因循。害将曷极。今幸霍家桥张家志门各处。均已流沙积渐。壅遏口门。计惟有审度地势。迅筑长堤。拨帑集夫。力期巩固。而青惠蒲滨两岸。以次增培民堰。接建遥堤。庶民众同庆安康。而漕运不忧梗塞。此外御汶石坝。蓄水闸墙。湖岸之倾欹。斗门之毁败。尤须一例兴修。认真举办。不此之务。而犹以筑堤为缓图焉。非裕国安民之策也。虽然。设洞以引汶。筑堤以拦黄。将来之沙可不来。而已积之沙犹终遏也。可奈何。

则惟随时疏浚之可乎。束黄济运。沙日积而日多。引汶济漕。沙日去而日少。此乃一劳永逸之方。一费久省之术。特以临清以南。沙堆如山。地段太长。程功匪易。非分年以开浚。则急遽而不能成。非积日以累功。则陵躐而不可达。该河壅积有年。闸闸兜勒。董是役者。首在疏辟中泓。配平各闸。俾十数万之粮。鱼贯而入。然后以次开宽。逐年掘挖。务使丈尺宽深。复如旧制。则行十万之漕可也。行百万之漕可也。即行四百万之全漕亦可也。设以帑金太巨。不易措施。则又有藉助兵力之法。昔同治八年。东臬刘佑浚张秋河身。因驻扎铭字各营。而酌拨津贴。光绪六年。爵相李以大辟天津海口。合三十四营兵力。而另加犒赏。军可杜其宽闲。帑不忧其告竭。奏而行之。是亦通权达变之方也。其余陆续当办者。壅滞山泉。则派员搜剔。纡回山。则设法爬疏。管泉各职。亦须实力实心。随时疏导。东省之运道。安患其再有停滞乎。然吾考运河数千里。极易淤遏者。首在东昌。次即在众兴。今东昌之地。拟请设洞引清。按闸疏浚。则张秋之运河治矣。而众兴之运河。仍患水小。则又奚说。此其势非择地储蓄不可。韩庄以东。曩借微山湖水以送船。宿迁以南。例资骆马湖水以济运。今则骆马一湖。屯为官田。蒙沂之水。不复储蓄。俱由尾闾泄入六塘。王柳二闸。几为虚设。近来漕运。俱藉山东湖水。贯注桃南。时而东湖水旺。或能开闸分溜。纵其运行。设际东湖水微。接济本汛犹忧不足。安能再让有余以济下流。势不能不闭闸蓄清。以保本分。桃宿以东。遂忧浅涸。光绪二年。期届四月。粮艘浅搁。犹在杨庄。职此之故。今纵不能合骆马全湖屯水接运。亦宜相择该湖卑洼之区。圈以圩堰。遏以闸坝。以为漕船复行之地。废田不多。而即能源源入运。是亦降格补救法也。不以此为当务。蒙沂泉源。听其旁泄。而仅恃邻省之水。以徼幸于万一。十数帮船犹忧胶滞。设行全漕。其何以济。

至如漕政之当改者。亦甚多多矣。会典开载浅船定式。梁头不逾一丈。入水不逾四尺。迩来江豫舱廩。犹符定制。而江浙湖广等船。图载私货。深有至七八尺者。遂致运水稍小。守板蓄水。违限愆期。况今各湖淤垫。储水不多。越式大船。安能行运。而且一般赴津。糜耗良多。有造船之费。有修之银。有屯田

之租。有月赠之钱。一石之粮。数倍运之。而州县之赔累。黎庶之加征。官民交困。更有积重难返之形。尤甚者。今日之丁。即明朝之军。始因稍宽民力。暂令支运。循行日久。遂改长运。浸假而勒之造船。浸假而坐之编册。其历年之赔垫。积岁之凋残。患已不可胜言。此中或有亏欠。照例监追。闲有殷丁。押提签换。断以顶运。责以赔粮。百姓躬亲。如罹汤火。破产倾家。不知凡几。而强有力者。又复藉以漕米刁勒州县。挟制关卡。买帮包货。百弊丛生。矧漕粮耗米。本有定例。迩来逐渐加增。横立名目。于是有赠耗赢米。有轻赍银两。有贴补定额。有通关例费。州县亏挪。遂不能不增加民赋。亿万苍黎。岂堪受此浮收之累。若此者。均河运之蠹也。船式不改则妨漕。运法不改则妨帑。军丁不改则妨民。漕费不改则妨政。曩因升平日久。积习相承。固结牢笼。更张匪易。今则弊端厘剔。漕政一新。有可改之机。又处能改之势。千载一时。会逢其适。是在大宪因时而裁酌焉。亦漕运之急务也。而其所当因者亦自有在。漕米冬兑冬开。立有则例。而回空趲运。各有限期。断不容一刻迟缓。近因水次延。历逾 钦限。沿途阻滞。在在展期。以故凿冰阻冻。积压年年。今欲往还迅速。自须查照限期。且今之长运。即宋之直达纲也。本少转挽之费。又免耗窃之虞。准挟土宜。足为津贴。即交兑稍迟。较之支运接运。犹为简便。再议改章。转滋纷扰。便民而不害民。利国而非病国。非甚不得已。亦何妨相因勿替耶。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书曰。监于成宪永无愆。此之谓矣。总之策贵酌其纯疵。谋必审乎正变。统筹全局。乃能扼要以图功。采集言。始可折衷而立论。际漕政陵夷之日。为权宜旋斡之方。以浮海与达河较。海危而河安也。以导与引汶较。纾而汶捷也。挽黄之与导清。一逆而一顺也。筑堤之与设洞。一塞而一通也。挽粟长行。即可免转般之烦扰也。抵京充裕。并不烦采买之纷更也。雇船有额价。以视舳板水脚。亦不甚悬殊也。漕法可改章。从此积惯弊端。亦可以裁汰也。 圣朝军政以外。首重漕粮。部议迭颁。不废河运。诚以根本要图。须立经常良策。显狂瞽之言。虽未必确有把握。而审时度势。似易图功。倘询于刍荛而择善以从焉。庶几东省运道。清流激湍。两淮河渠。一无阻滞。权以江淮皖豫米谷先行起运。暂时河未展宽。苏松全浙漕粮。仍行海运。一俟疏浚经年。河渠复旧。然后以苏浙大帮。全由河运。即湖广远省。亦即次第征收本色。陆续而来。则进退权自我操。迟速不为人制。从此远服输将。米仍来于八省。太仓堆积。粟可支乎十年。不独 天庾充足。绩媿干嘉。亦且贡物骈臻。洽侔虞夏。岂不懿哉。

东南底定。朝野上下争以请复河运为言。而南中士大夫习知海运利益。遂欲竟废河运。论辨纷纭。迄未能决。曾文正公所谓以海运为主而河运为辅。最属持平。现今江浙七府一州之漕俱归海运。而江安以及山东仍用河运。飞挽转输



。并行不悖。盖漕运更章以后。积弊一扫而空。河运海运已非旧制。居今日而拘牵陈。泛举利害。无当也。此篇于复河运之说。条分缕析。奄有众长。足资考证。至地洞之法。殊无把握。原附八辨。尤觉不经。删之。俾无訾议焉。

## 卷四十八 户政二十 漕运中

筹补救河漕疏道光五年

监察御史王赠芳

奏为河漕两妨。请亟筹补救。以杜患未萌。恭折具奏。仰祈圣鉴事。窃惟河漕二事。本属相因。未有河治而漕不治。亦未有河病而漕不病。自上年高堰掣塌。清水泄枯。既无以刷黄。遂莫能济运。不得已而用借黄之下策。明知必为河害。但冀可以通漕。臣窃以今年之借黄。较之嘉庆十六年。有不可一例而论者。嘉庆十五年。高堰虽经掣通。堵合智坝。湖水渐落。尚存一丈四尺六寸。其时清口仍属畅流。回空粮艘。遄行无阻。非如去年自清口至宝应俱成平陆。此不同一也。十六年正月。洪泽湖水尚存八尺。低于黄水者仅三尺余寸耳。御黄坝未（石又）口之先。运河尚有清水铺底。非如本年全用黄水。此不同二也。十五年冬。马慧裕既经堵塞马港口。即将海口挑浚深通。非如去年海口宣泄不畅。现在又复垫高。此不同三也。似此情形。当事岂不深悉。所以未敢明言者。祇期粮艘可以北渡。他患姑且再图。乃臣闻现今（石又）口坝十余日。所渡过粮艘。尚不及四百只。统计南漕船数。约五千只。今五月初七日。即交夏至。大汛须防。御黄坝万不容迟堵。是可以渡黄之期。不过六十余日。此后必每日渡七十只。方期无。若照现在渡黄数目计之。至多亦止可渡二千只。而运道日受黄水淤垫。恐挽运日益艰难。兼之风信靡常。不无阻滞。则粮船不能北渡者。势必至有二千余只。岂止湖南后帮。且恐不止江西湖北各帮已也。前经督臣魏元煜预筹盘坝剥运。无论所截留官剥四百余只。断乎不敷。即添雇民船而御黄坝堵。南船不能飞渡。黄河以北。安得有如许六七百石之大船。足供雇觅。倘无论大小。尽装尽用。则需船更多。骤难措办且迁延时日。或伏泛长发。大雨时行。尤为棘手。若令东豫军船交米后。再济江南之用。又恐贻误归次。有碍该省冬兑。况雇船脚价。及制备口袋。雇觅人夫。种种耗费。作每石五钱计。二百万石之米。即需一百万两之银。有此一百万两之费。何不径令江广帮船运至上海。由沙船洒带北来。其试行海运之方。臣谨另折陈奏。此特粮船行走情形。应请 飭下大学士臣孙玉庭等。将每日渡黄船数。极多时若干只。极少时若干只。牵算约每日可渡若干只。再将未经渡黄之船。截至堵坝以前为止。实能趲渡若干只。核实先行奏明。毋再含混。其不能渡竣之船。庶可另图长策。若仍观望于此时。必至周章于临事。臣谓杜漕患于未萌者此也。

若夫蓄清刷黄。治河良策。上年黄水既大。清水又由高堰泄枯。未收涓滴刷黄之益。下游已难免停淤。二月间御黄坝（石又）口。黄水一入。即将束清坝冲塌。则黄水之湍急可知。河不两行。分引入运者。既涌溜迅激。循途归海者。必纾缓停沙。其海口垫高情形。河臣曾否入奏。臣无由知。惟据署东河河督臣张井疏称。南河咨会。海口已垫高八尺。此水缓沙停之明征也。计其时犹在二月。再经三四两月。其垫高又必更甚。大汛一临。岂不可虑。夏至以前。御黄坝若不早堵。汛至必且夺溜。若堵闭而海口垫阔。所谓下壅必上溃。决溢之患。何可复言。查嘉庆十六年之海口。挑浚已深。祇因挑河之土。漫坍中流。拦潮坝基。起除未净。一经梗阻。而王营减坝之患以成。复以下游仍不畅行。而李家楼之患继至。此下壅上溃之前事。共见共闻。今海口垫高业已有据。此时防患。安可再迟。现据河臣请常例防汛银一百五十万两。臣愚以为两岸固宜修防。而下游尤当疏导。应请 飭下江南河道督臣严烺速行履勘。现在海口。比二月又复垫高几何。其御黄坝口以下河身。凡遇有淤滩沙嘴。亟宜一律挑切开挖。务期汛至可以畅行。无少阻遏。臣诚知此时各工兴举。帑项浩繁。势难兼顾。然河患攸关。实为至要。与其致患之后。费大而收功弥艰。似不如防患于先。费省而为力较易。臣谓杜河患于未萌者此也。总之。河漕治则两济。敞则两妨。因济运而引黄。因引黄而下游停淤。上游必致漫溢。漫溢既见。又足阻碍回空。回空迟则归次迟。归次迟则受兑迟。受兑迟则出运迟。且河患未除。势不能无虞阻滞。既筹今年之漕。又筹明年之漕。两患相乘。益致时虞 圣虑。自非通筹于全局。焉能补救于将来。此区区愚昧之忱。不敢不为 皇上陈之者。是否有当。仰祈 圣明训示。

东省闸内州县兑漕苦累酌量变通疏道光七年

贺长龄

窃查东省有漕州县。共六十九处。向分闸内闸外。在济定张秋东昌等运河水次交兑者为闸内。东昌泰安兖曹等属三十余州县是也。在德州临清等河水次交兑者为闸外。济南武定临清等属三十余州县是也。闸外州县。皆系冬兑春开。自九十月开廩。至次年二月冰泮。粮船始得开行。时日甚宽。各州县漕粮。得以从容收足。运赴水次。无须买米交帮。旗丁不能藉端勒索。故兑费尚不甚多。闸内州县。因运河岁须冬挑。不能不赶早运兑。故向例皆系冬兑冬开。自九月开廩。至十月初粮船便须开行。时日甚迫。各州县相距水次。近者一二百里。远者三四百里。或因粮多。收未足数。或因车少。赶运不及。除运到水次外。所有未能足额之数。不能不在水次买补垫兑。而旗丁因有不准买米上兑之例。遂藉此多方索诈。始准买补兑交。并勾通米店价居奇。或勒折重价。代为买兑渔利。稍不遂意。辄将现米驳斥不收。径自开船出闸。转以该州县误兑禀揭。

该州县恐蹈误漕之咎。只得另雇船只。运赴闸外赶兑。需索日甚。兑费日加。而济定前帮之任姓各丁。尤为豪横。访闻任振标任严化等。挟赀巨万。恣意妄为。一经签派头船。则运官听其指挥。州县等于鱼肉。若非百计刁难。何由饱其欲壑。此闸内州县。兑漕苦累之实在情形也。伏思买米垫兑。原属例不准行。而向来零星小户。升合之米。乡民每以不便度量。情愿折色交纳。该州县亦因子太零星。恐庠手斗级人等易于高下。朘削乡愚。亦遂准其折交。代为买兑。其距仓寫远之粮户。路遥费重。运送本极艰难。若值阴雨连朝。米石更易伤耗。故乡僻小民。尤愿以银钱折纳。该州县亦不能不变通以宜民。诚以天庾正供。所重在米。米若不佳。即实系粮户之米。亦准帮丁驳换。令该州县买补另交。但期米粒干洁。并未尝以买补为必不可行也。今东省闸中三十余州县。计其开廩收米。以至兑运开行。为期尚不及一月。是以若干至万余石之漕。必须克期收足于旬日之闲。则必所属粮户无一顽抗无一疲乏而后可也。又必于旬日之闲。将数千数万石之粮运送于数百里外之水次。则必风雨一无阻滞。车辆一无损折而后可也。揆时度势。断断不能收足。又万万赶运不及。而必泥于不准买米上兑之例。徒供旗丁讹索之赀。以苦此数十州县。若更相沿不改。其势必且日增。似不可不思所变计也。查苏省漕粮。因兑开期迫。州县不能不买米交帮。迭经江苏抚臣奏明在案。东省事同一例。自应量为变通。以速漕运而免讹索。嗣后东省闸内有漕各州县。如届期收未足数。赶运不及者。应请

圣主恩施。准令该州县即于各水次就近买补垫兑。仍令赶紧征完。交代案内。不准以漕尾作抵。若米石未能一律干洁。许该旗丁驳换另交。亦不得恣意挑斥。以供需索。除一面移会漕臣檄饬粮道。将济定前帮之劣丁任姓。及此外各帮不法旗丁。概予斥革。永不准其复充。并查明该丁等。有无奢纵劣。核实办理外。所有各帮兑费。应责成粮道大加删减。但敷该丁办公之用而止。并饬该丁等不得于米未兑足之先。径自开船出闸。致累州县雇船赶兑。该州县亦不准任意稽延。有误兑限。其折价名目。尤应力行查禁。永远革除。至沿河各米店。如有句串价情事。立即从严究办。倘该丁等胆敢仍前浮勒。一经查出。即惟该粮道是问。如此。则旗丁无所挟制。州县得免苦累。不但漕务益臻妥速。而该州县省此浮费。则办公不致掣肘。所裨于地方者良非浅鲜。臣为东省闸内各州县兑漕苦累。不得不据实陈明。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训示。

议覆筹划漕运事宜疏道光十九年

林则徐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七月初四日。奉 上谕。前据金应麟奏请将漕运事宜量为变通已有旨交两江总督江苏巡抚等妥议具奏矣着陈銮裕谦即将原奏内所指各情节体察情形通盘筹划仍俟林则徐到任后再行会商务臻妥善据实具奏将此

谕令知之钦此。臣因奉差在粤。未见金应麟原奏。请俟江苏省将原奏咨到。即当体察筹议。先于八月内附片奏 闻在案。嗣准署江苏巡抚布政司臣裕谦钞录金应麟原奏移咨到粤。臣细阅奏内所陈查办六条。处分一条。皆办漕切要之事。自应大加整顿。力挽积疲。而其附片采访见闻。亦不得已而求变通之法。惟是漕务势成积重。如医家之治久病。见证易而用药难。盖他端政事。祇求官与民两相安而已。独漕务则粮户输之州县。州县兑之旗丁。而旗丁领运于南。斛交于北。则又有沿途闸坝与通仓经纪操其短长。故弊常相因。而事难独善。即论病根所起。南北亦各执一词。以北言南。则谓州县浮收。以致旗丁勒索。旗丁勒索。以致到处诛求。而以南言北。又谓旗丁既被诛求。安得不勒索。而州县既被勒索。安得不浮收。每以反唇相稽。鲜能设身处地。于是官与民竞。丁与官竞。即官与官亦各随其职掌以顾考成而无不相竞。而凡刁生劣监讼棍包户奸胥蠹役头伍尖丁走差谋委之徒。亦皆乘机挟制。以衣食寝处于漕。本图私也。而害公矣。本争利也。而交病矣。原奏谓近年州县临漕规避。挟制上司。莫可谁何。此亦难免之事。盖宽之固不啻教猱升木。即严之亦不过掩耳盗铃。各处类然。而苏松为尤甚。苏松之漕果治。则他处当无不治。臣前在苏省。虽历五次冬漕。祇求无误正供。实不敢言无弊。兹奉 谕旨飭议。谨忆往时所历情形。与原奏互相参酌。分拟四条。或正本清源。或补偏救弊。或为补救外之补救。或为本源中之本源。近则先计一时。远则勉图经久。不揆固陋。谨逐条另缮清折。恭呈 御览。伏候 圣裁。

一议正本清源。必使自南至北。皆无例外苛求。然后可以杜州县之浮收。绝旗丁之勒索。要不能专禁一处。故其事极难。然果法在必行。则亦不敢困难而阻也。臣窃拟一简便之法曰县督帮收。缘州县一经开仓。则逐日用度。不胜枚举。不独帮费繁重已也。与其进仓出仓。时日耽延。耗费无算。何如合收兑为一事。就粮船为仓廩。查每年重运过后。本次总有减歇及届造之船。先令依限修造。一经开漕。先以此船收米。回空到后。速催修。接续贮收。收完一船。即取一船归结。先开离次。州县于岸上搭盖篷厂。令花户斛米交船。丁与民相授受。而官监之。务使平斛响挡。颗粒不得浮加。其米色之高低。胥由州县持平。不任旗丁欺压。盖在官既无沾染。则理直气壮。即禁止令行。不但旗丁无敢刁难。即索规包抗之徒。皆可执法从事。而小民胥免浮折。征收可决公平矣。惟就中窒碍者有三。一则舂筛白粮。采买糯米。一切夫工折耗。口袋麻绳。向由州县津贴。一则逃亡绝户。废地老荒。向由州县垫补。一则票册纸张。夫役饭食。篷厂薪烛。向由州县措办。一收清漕。皆无从挹注。但能责州县以洁己。不能责州县以解囊。即帮费不花一钱。而亏漕误运之患自若。况重船不能不胥而走。又人所共知者乎。不得已仍仿成法而变通之。溯查丁代民劳之始。每

石原有耗米六斗六升。办运极为充裕。嗣将耗米划出四斗。起运归公。其余二斗六升。折征银一钱三分。由粮道批解仓场衙门。以充支放公用。故有二六轻赉之名。而丁不与焉。又有筛扬耗米一款。每石给二升七合有零。专以贴丁。嗣则奏准米归通仓。其贴丁之款。由县折银支給。复有漕赠一款。正耗二米。每石赠银一钱。改兑之米。每石赠银五分。原由粮户津贴旗丁。故谓之赠。迨后此款内。每石划出二十七文。分给北坝。名曰个儿钱。又于雍正七年。前大学士尹继善奏准革除江苏漕弊。每米一石。津贴银六分。半归旗丁。半归州县。近闻此款。专归丁收。凡此皆贴漕之大略。或载全书。或见部案。班班可考。今果力办清漕。似须统核仓场经纪。以及旗丁州县。每处应得漕务款项。实有若干。其用度万不可少者若干。彻底查明。通盘筹划。凡有可以取资之款。各支各用。彼此不许侵克。其实在无从设措者。即不得不参酌成法。仍着粮户贴银。盖完米既颗粒无浮。则粮户受益不少。而县帮办公掣肘之处。粮户亦无不周知。从前中外条陈。每有八折收漕之议。事多流弊。自不可行。若仿尹继善奏准章程。参考历来成案。比较现在情形。则每石酌贴银三四钱。似亦不诡于正。可否责令各府州细加察看。由司道议详督抚。分别奏明。予以限制。将大小户一律征收。比之目下完漕。定可减轻过半。如县帮再有婪索。粮户再有抗延。以及后手之尖丁。白规之生监。惟有尽法痛办而已。

虽然。疲帮军船不得不裁汰也。查江淮兴武二帮。因无屯田。疲名久着。然尚有造费贴息。其最不堪者。如太仓后帮。滁苏帮。太河二三帮。债积巨万。船坏八九。不调剂不能出运。即调剂亦无完肤。且孤寡废疾之流。皆其债主。沿河拦索。以累百计。故津贴到手即罄。而开行数里即停。索债者认船不认人。谓之黑帐。惟船去然后债去。虽定例各帮额船。不许缺少。然负重洒带。雇募买补。与夫加一免雇。亦例内所许通融者。与其强留之而各帮效尤。何如酌减之而米归洒带。抑或减疲帮之额。以添殷帮之船。似宜责成粮道体察办理。勿以原额拘之。庶可悉归完善矣。虽然。闸坝关缆不得不酌减也。查重运挽过清江浦。向称三闸五坝。每船关缆夫钱。不过十余千至二十余千为止。嗣因清江一闸。亦难挽放。而临黄各坝。复有加添。道光二年。前漕臣李鸿宾所定木榜。则称四闸九坝。近年复加至十四坝。每处关缆。皆以头二三进为差。年增一年。每船渡黄。需钱百余千至百数十千不等。固由水势湍急。而夫头之乘危勒索。委员之暗地分肥。薄人于险。实为可恶。欲除其弊。先须大减委员。留一二实心者专其责成。以每日所放船数分勤惰。以所放之有无失事核功过。其坝座设法减少。关缆夫钱悉定其数。刊榜晓谕。此外沿途各闸。亦皆照行。如有讹诈。立置于法。似可以杜其弊。虽然。候补弁不得不甄别也。捐纳官。分发到淮。图差使者。无非图规费耳。从前自南而北。漕委不过二十余人。迨道光

七年奏定重运不得过四十员。回空不得过二十八员。至十六年又有不得过八十员之奏。总由候补人众。难令空闲。然与其调剂而累丁。何如酌留而汰。或量其膂力。改补营职。或按其捐数。量改佐杂。似亦可以疏通矣。虽然。通仓使费不得不核实也。查通仓经纪。以米为生。凡米之好丑。斛之赢缩。俱不难随手改移。故费足则秕稗亦珠玑。费不足则釜锤当升合。不独旗丁惟命是听。即各省粮道恐亦莫可如何。惟赖本管官为之裁制而已。查粮船有带北存公一款。本系从帮费内划出以为坝费。闻近年存公款银。每不敷用。以致坝债愈多。则累丁之故可想。似宜准令各帮旗丁于抵通交米后。将经纪有无勒索。禀知该管粮道。即由道汇取丁结。径揭部科一次。如有指出赃款。准予查办。按实者寘之重典。或可互相铃制。至赋出于田。理宜清丈顷亩。以除寄庄飞洒之弊。丁起于屯。理宜稽核地。以裕贴造贍运之资。此亦本源之所应治。而不能期诸旦夕。似当从容以理之者也。

一议补偏救弊。漕务已成积重。若一时不能骤改。亦须补救有方。金应麟原奏所陈。本已详悉。兹臣所议。有于原奏中融会者。有于原奏外推详者。在县在帮。各有六事。一则核旧章以去太甚也。查苏松粮户向分大小。而收数因有短长。大户愈占便宜。则小户愈受苛刻。彼此相较。有数十等之差。于是小户效尤。亦诡寄于大户。而办漕愈难矣。今虽未能遽令画一。断不可过于偏枯。该管府州耳目切近。应令确查所属州县历年收兑旧章。援以为准。不及者曲在民。太过者曲在官。随地随时。持平核办。至近年祠堂公产。假托者多。即义产息田。亦窃善举之名。以遂短漕之计。应令散归各户。照众征完。以杜影射。有挟制者罪之。总以去其已甚为主。一则治经造以除弊匿也。查近岁完漕。不但征新。且多带旧。其中分年分限。各届完数不同。民间要见由单。始可照数完纳。而阖县粮户。多者数十万。少亦十数万。一切完带之数。琐碎畸零。官吏难以周知。不得不假手于里甲庄差。统名谓之经造。而若辈居为奇货。不以实征户册与官。不以易知由单与民。私折暗包。以完作欠。迨至兑漕紧急。硬将短数交官。而加贴之多。早经肥己。迟误把持。莫此为甚。应令州县于开漕之先。速将由单散给。并将给单日期。出示通谕各粮户。如五日内单未到手。许控经造。若单到手而不完纳。另差查催。倘已由经造折收匿不禀官者。一经发觉。立办重罪。一则清讼米以杜抗延也。查收漕之事。固少持平。而讦告之人。总非善类。无粮而上控。则索规可知。有粮而上控。则躲避可知。控案固须审明。正供岂容藉抗。应将上控之粮户。由赴诉衙门。押令到仓。交完本名下米石。始行准理。一则稽丁胥以凭惩蠹也。查漕书记书仓差斗级。以及管仓管廩家人。皆不能不用。若辈莠多良少。非鱼肉百姓。即侵盗本官。飞串洒米搬户挂筹等弊。难以枚举。甚且结尖丁而分肥于后手。引讼棍而调处以居闲。

破案即逃。浮踪莫捉。应先责令州县。将此等的实姓名年贯住址。并其家属亲丁。详列册内。送该管府州覆查。一有弊端。立即提究。如查造不实。提掣不到。惟该州县是问。至总运厅差。亦须裁减。并永禁坐仓。以免勾结滋弊。一则严截串以杜豫亏也。州县鬩茸之员。闲有漕前先截板串。或挪解下忙钱粮。或垫办修仓铺底。其串或给书差。或付钱铺。无非明亏暗损。挖肉补疮。至临漕而无所措手矣。更有不肖之员。暂时署事。将值交卸。赶将善区美户。截串先征。此为营私误公之尤。必须重办。一则消漕尾以实库贮也。江苏漕额之大。有一县而可抵湖南北一省者。漕船催开紧急。断不能守待阖县疲户一律全完。故州县垫漕。万不能已。所谓漕尾是也。惟其恃有现存未征之串。得交后任接征。而后任又以新届钱漕为亟。未遑兼顾。一辗转间。旧串流交。久之几成废纸。应责令州县按年分月带征二成。征不足者着赔。则虽往复乘除。总无五年以外之漕尾。而库款庶免虚悬。至有一种取巧州县。将短缩太甚之大户。故意不征。留作漕尾移交者。察出特参。与大户一同惩办。庶可示儆。此在县之六事也。

其在帮者亦有六事。一则复冬兑以符攒限也。查漕船例应冬兑冬开。嗣因节节为难。不能悉符旧制。近年迭奉 谕旨。统限四月初十以前。全数攒至清江。渡黄北上。定须慎遵 钦限。不得刻逾。但冬间若不多兑。春间必不能早开。而旗丁惯以米色为词。停兑议费。且其意欲令米石在县仓发热过后。始行上船。故兑愈疲而费愈重。漕亦愈迟。嗣后冬间须尽县中所收之米。全行兑帮。不得任丁刁措。庶来春祇须找兑。差可速漕矣。一则按兑米以给津贴也。帮费即不能遽裁。而频岁迭加。何以为继。惟当钦遵嘉庆二十二年九月所奉

谕旨。统以米石多寡。按水次旧章酌给津贴。作为一定限制。如再格外需索。即当治罪。而给付之法。总惟兑一石之米。给一石之费。如兑多给少。不依州县。给多兑少。不依旗丁。有逐日兑单为凭。自足以昭公允。至于未兑以前。责在州县。既兑以后。责在旗丁。历奉 谕旨严明。定须敬谨遵守。若兑竣之后。勒措通关。及空船先开。随后赶米。皆旗丁误漕大弊。必须重治其罪。一则别虚船以昭核实也。查加一免雇。及轮减存次之船。并不受兑出运。而仍给与行月苦盖。已属格外从优。岂得复争津贴。应查照从前奏案。此项虚船。不准混索帮费。致全帮延缓开行。如违即当严办。一则实行月以防正亏也。查旗丁行月米粮。皆计口授食之需。升合不容短少。乃近闻县帮串合折干。每船有折米数十石及百余石不等。独不思沿途食米不足。致亏正粮。谁执其咎。嗣后水次如有此弊。县帮一体治罪。一则惩水手以节身工也。粮船水手。有额雇在船者。有游帮短纤者。总之皆凶狠之徒。或师傅盘踞老堂。或头船勒荐伙党。偶遇风水阻滞。即藉端勒加身工。甚至殴丁折舱。大为帮累。近年迭经严

办。略见敛戢。嗣后如有勒加身工之水手。即于所在地方。尽法惩创。不稍姑息。毋使旗丁被累。方免误公。一则定轮开以齐跨兑也。苏松等属。向有调帮章程。原使酌剂均平。而船数米数不能恰合。故一县之米。有兼兑数帮者。一帮之船。又有跨兑数县者。与其按县全开。不如按帮为便。应饬粮道排定日期。每县先轮一帮开行。周而复始。其跨兑者合轮数县。遂齐一帮以免参差。似亦可以速漕利运。此在帮之六事也。

一议补救外之补救。查原奏片称兑费断不能减。南粮恐不能来。有谓宜于粮船大修时将船改小。以一分二。即免剥费闸费。有谓宜于淮上建廩贮米。即令小船运京。有谓宜令苏松常镇杭嘉湖等府。逐年试办海运。仍将兑费提存藩库。此三者。皆不得已而求变通之法也。臣查中途建仓以利转般。与古之洛口仓相仿。本系成法。但核计一廩贮米约五六百石。大者亦止千石。以南漕四百万石计之。每廩贮一千石。即须廩座四千。就令减半转运。二千廩亦不可少。经费殊觉浩繁。且淮上逼近河湖。亦恐难以择地。若粮船以一分二。过闸既觉轻灵。遇浅又免盘剥。诚利运恤丁之善策。然查南漕起运之船。约有四千只。其中本已区分大小。江广之船最大。浙次之。苏又次之。缘江广重运直下长江。小船难禁风浪。若江浙之船改小。而江广不改。则闸河磨浅起剥。仍费周章。且即江浙之船所载正漕。照例祇四百石。此外则为加载负重。而又有例准携带土宜。自不能强小船以受大船之载。若因改船而船数骤加一倍。是欲去累而累转增矣。且大修较之拆造。例限尚隔三年。领项亦少三分之一。当大修而令其拆造。丁必借口抗延。尚有未届大修者。尤不能一律勒改。是一帮之船。有大有小。既难稽核。而剥费亦所省无几。是以臣未敢轻议更张也。窃谓三者之中。惟海运曾经办过。尚有成案可循。若按候放洋。得乘南风北驶。春夏二季中。一船必可两运。如以涉险为虑。则沙船往来关东。每岁以数千计。水线风信。皆所精熟。祇令装载六七分。已合松舱之数。则风暴无虞也。如虑米石出洋。易滋影射。查南北洋面沙船鸟船。各有所宜。本难越驶。倘恐萑苻窃发。自应护以舟师。且每岁沙船。所运关东豆石杂种。不知凡几。奚独于载米而疑之。海运若行。或以官运。或以商运。或运正供额漕。或运采买米石。尚当细酌情形。另行从长计议。惟原奏有将兑费提存藩库。以实库项之议。查道光六年办理海运。雇募沙船。每石给价七钱。若兑费另提。则雇资安出。且既明提兑费。又奚能禁止浮收。如谓轮年提费补亏。正恐一年提存。难补节年亏缺。若提者自提。亏者自亏。于事仍恐无济。大抵海运尚属可行。而所以行之者不同。设或规费渐增。亦与河运奚择。惟现在河运甚形棘手。未卜日后如何。而海道直捷易通。亦不敢不豫留地步。如蒙  饬令议行。容臣到两江之任。再与江苏抚臣及司道等详细筹商。会同具奏。请  旨定夺。理合声明。



一议本源中之本源。臣愚窃维 国家建都在北。转粟自南。京仓一石之储。常糜数石之费。奉行既久。转输固自不穷。而经 国远猷。务为万年至计。窃愿更有进也。恭查雍正三年 命怡贤亲王总理畿辅水利营田。不数年垦成六千余顷。厥后功虽未竟。而当时效有明征。至今论者慨想遗踪。称道勿绝。盖近畿水田之利。自宋臣何承矩。元臣托克托郭守敬虞集。明臣徐贞明邱浚袁黄汪应蛟左光斗董应举辈。历历议行。皆有成绩。 国朝诸臣章疏文牒。指陈直隶垦田利益者。如李光地陆陇其朱轼徐越汤世昌胡宝瑒柴潮生蓝鼎元。皆详乎其言之。以臣所见。南方地亩。狭于北方。而一亩之田中熟之岁。收谷约有五石。则为米二石五斗矣。苏松等属正耗漕粮。年约一百五十万石。果使原垦之六千余顷。修而不废。其数即足以当之。又尝统计南漕四百万石之米。如有二万顷田。即敷所出。倘恐岁功不齐。再得一倍之田。亦必无虞短绌。而直隶天津河间永平遵化四府州。可作水田之地。闻颇有余。或居洼下而沦为沮洳。或纳海河而延为苇荡。若行沟洫之法。似皆可作上腴。臣考宋臣郑亶郑乔之议。谓治水先治田。自是确论。直隶地方若俟众水全治而后营田。则无成田之日。前于道光三年举而复辍。职是之故。如仿雍正年间成法。先于官荡试行。兴功之初。自须酌给工本。若垦有功效。则花息年增一年。譬如成田千顷。即得米二十余万石。或先酌改南漕十万石。折征银两解京。而疲帮九运之船。便可停追十只。此后年收北米若干。概令核其一半之数。折征南漕。以为归还原垦工本。及续垦佃力之费。行之十年。而苏松常镇太杭嘉湖八府州之漕。皆得取给于畿辅。如能多多益善。则南漕折征。岁可数百万两。而粮船既不须起运。凡漕务中例给银米。所省当亦称是。且河工经费。因此更可大为撙节。上以裕国。下以便民。皆成效之可卜者。至漕船由渐而减。不虑骤散水手之难。而漕弊不禁自除。绝无调剂旗丁之苦。 朝廷万年至计。似在于此。可否 飭下廷臣及直隶总督筹议酌办之处。伏候 圣裁。

办漕各清各弊片道光二十八年

李星沅

再江苏办漕浮费。甫经抚臣查开数目。并酌拟条款。会折具奏旋准户部行令会同漕督仓场联衔具奏等因。臣窃惟浮费之起。始由有漕各州县。漫不加察。委任丁胥。朘削民膏。胞充私橐。甚至官为役用。亦思岁取盈余。于是漕称利藪。弊端百出。其先帮船之弁丁。其次闸坝之夫役。通仓之经纪舍人。递索规费。渐增渐浮。至于此极。故变本加厉之害。实皆州县作俑。致以帮费启纷争。而截流清源之方。又必帮费从轻。乃为州县资撙节。凡论江苏漕政。均自裁减帮费始。然一减于前抚臣岳起。再减于前督臣孙玉庭。非不斟酌曲当。究之费且日增。转视奏明数目。以为分所应得。即上年署抚臣程裔采漕臣杨殿邦会奏

大加裁减。仍未见有实济。书所谓非知之难。行之维艰也。试以收漕论。官与民相持。花户为观望。而漕误矣。以兑漕论。县与帮相持。弁丁故为涣散。而漕误矣。又或漕行限迫。必参州县以迟延。地方累深。必指漕帮为挑斥。此不待过淮抵坝。而已各执一词。均非未见。盖督责愈急。则弊愈生。指陈愈繁。则弊愈杂。多一防弊之法。即多一索费之门。此时苏漕重困。有未敢缕述也。今有人病在膏肓。形同痿痹。积日累月。寸步为难。即令和缓医调。尚未必无他虑。若加攻代之剂。遽求旦夕之功。诊候各殊。纷如聚讼。始则以药治病。继且以药治药。势将动触危机。不可救药而后已。漕务之弊。如此同。臣目击情形。杞忧倍切。事关国家大计。稍一不慎。决裂滋虞。惟当防于未然。去其太甚。诚如户部议奏经理漕政。事本相因。其中交涉弊端。则以各清各弊为主。似无须再议联衔。可否请 旨飭下有漕各督抚及漕督仓场衙门。务各屏除成见。共矢同心。勉图整顿之宜。严绝推诿之习。庶几人和感召。年谷顺成。仰副我 皇上爱民裕漕之至意。谨附片密陈。伏乞 圣鉴。

遵议筹运京仓疏同治二年

曾国藩

窃臣接准户部咨开。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筹备京仓一折。经该部议奏请 旨飭下臣与官文沈葆楨恽世临严树森等会同筹划。将盐课漕折两项。实能筹拨若干。妥筹办理等因。于同治二年七月初一日。奉 旨依议钦此。并钞录原奏咨会到臣。臣查咸丰十年以来。苏浙沦陷。南漕运京。为数寥寥。上年全漕竟未兴办。仅赖李鸿章劝办商捐米九万石。于夏间次第解京。在上海经营甚苦。而在 天庾则裨益甚微。本年东南应征之漕。自应设法多解本色。上供京师至急之需。然江苏淮扬通海之米。已由漕臣吴棠奏准。仍征折色。拨充扬州军饷。湖北之米。已由抚臣严树森奏准。万难改征本色。江西之米。亦由抚臣沈葆楨具奏。仍难改征本色。此三臣皆素抱公忠。绝非不顾京仓根本之人。其所以难于解米者。盖为时势所迫。成例所拘。殆非一二言所能罄。目下欲运江楚之米入京。即百余年之成宪。与近数年之事例。均不能不大为变通。臣请为我

皇上缕晰陈之。向来三江两湖。皆有官制漕船。分帮编号。水次受兑。各有定所。今则漕船尽坏。将欲全数修复。需银约近三千万两。既难筹此巨款。又值黄河北徙运道久淤之后。又值泰西就抚海道畅行之时。由江浙闽广以达天津。出入洋面。如履户庭。揆之天时人事。自须全废河运。概行海运。而两湖江西安徽向未办过海运成案。江湖之远。雇船之费。若非由部臣先为定义。疆臣颇难措手。自前明以屯田养军。以丁运粮船。我 朝因之。改为旗丁。行之既久。屯户不能耕田而鬻与平民。动倚官以抗粮。军不能使船而另募水勇。动倚旗丁以滋事。名实相舛。既已不胜其弊矣。而旗丁每次领运。需索帮费。视州

县若鱼肉。闸坝之委员。通州之仓书。又视旗丁若鱼肉。臣历观道光年间诸臣之奏疏。宣宗之谕旨。言及州县浮收。旗丁帮费。未尝不深恨次骨。终以积重难返。莫可如何。今则局势大变。日月重新。漕船既可全废。旗丁亦可全裁。顷者兵部议覆严树森裁兵一案。飭臣等酌量办理。郭嵩焘在粮道任内因之。详请尽裁屯兵。以屯田改隶州县。以官改隶绿营。其说甚为详明。臣以戎事倥偬。尚未据以入奏。兹既议废漕艘。自应并革军。臣所谓百年成宪不能不大为变通者此也。道光二十七年。王大臣户部会议。以京师之现银太少。南省之浮收太重。请将南漕改征折色。以实部库而苏民困。旋经督臣李星沅。奏驳不行。文宗登极。抚臣傅绳勋痛陈浮收帮费之弊。民不聊生。又请改征折色。旋经部科议驳不行。逮咸丰三年。粤匪窜陷金陵。长江梗塞。不得已改收折色。定为每石一两三钱。当时银价。每两换钱二千余文。米价每石不过一千余文。故一两三钱。民犹病其重也。今则情形迥异。价值悬殊。银价每两不过换钱千三百余文。米价虽各省不同。然大致相类。李鸿章严树森奏称四两以外。系就夏间荒歉言之。吴棠沈葆楨奏称三两上下系就秋间收获言之。臣处目下所买之米。其价亦近三两。若如崇厚原奏。合米价运脚仅及二两。则近年绝无此事。米价既费三两。加以由内河而出江。由江而海而津。船价耗米等费。计亦不下二两。是南省解到天津之米。约计需银四两九钱。而南省所收民间之漕。部价仅算一两三钱。若解米十万石。即有三十六万金无着之款。部臣不准销。疆臣不能赔。此中窒碍情形。实乏弥缝之术。即以江西而论。辛酉年之漕折。臣与毓科出示。每石征钱三千。壬戌年之漕折。臣与沈葆楨出示。每石征银一两九钱。以一两三钱之部价计之。则所纳并不为少。以目下谷米之市价计之。则所纳之数。断不能购米一石。而船价耗米各费。更无所出。以臣愚见。必求部臣奏请 特旨。米价运脚。均准据实报销。不拘原定一两三钱之数。庶江楚本届之漕。尚可设法解京。臣所谓近年事例不得不大为变通者此也。两淮盐务。与漕政本不相涉。然崇厚议拨盐课以购南米。亦权宜救时之一策。臣忝任盐运三载有奇。而淮鹺未尝竭力精画。非敢置为缓图也。沿江上下各军厘卡。至十余处之多。均以盐厘为大宗。臣若骤议变革。则各军皆向臣处索饷。若全不变革。则官盐断不能逐卡完厘。而楚岸引地。久为川私粤私侵占。西岸引地。久为浙私粤私侵占。民间藉此以免淡食。邻省藉此以筹厘饷。江路未通。岂能禁邻私之盛行。且轮船拖带。流弊百出。既可授洋人侵夺盐利之权。又恐启私梟假托洋商之渐。种种窒碍。无处着手。故吴文锡之呈词。钱宝廉之奏疏。虽奉 谕旨飭办。臣尚因循未及兴办。职此之由。仰托 皇上威福。九洑洲既克。长江一律肃清。臣始与郭嵩焘重立新章。先办江西一岸。现在规模初定。稍迟再行专案具奏。大约缓纳逐卡之厘金。由臣处总收而分送各处

。禁革饷盐之名目。以商运为主。而辅以官运。庶几收回利权。渐循轨辙。此又当变通近年之事例。而返诸昔年之成宪者也。斯二者。皆当今之急务。而漕粮关系尤重。更张尤大。相应请 旨飭下王大臣户部悉心集议。据臣愚见。复南漕之旧章。定海运之全规。纵使军务大顺。亦须俟诸同治五六年以后。目下二三年内。祇可作试行之局。难遽为永定之章。米石不必征诸民间。民折银而官购米亦可。商捐米而官代解亦可。米色不必拘守成例。江广而参用白粮亦可。苏浙而不尽粳米亦可。数不必其如额。全解不厌其多。三四万石不嫌其少。价不必其尽同。此省与彼省可以参差。前批与后批可以增减。但求有米到京。一切不为束缚。听东南各督抚因地制宜。从容展布。试行一二年后。自然渐讲渐精。中外皆有把握。惟今日之试行。即为他日之成案。如漕船应否另造。屯应否速裁。沙船应于何处受兑。上游应于何处汇总。何条应用历年海运之例。何条应用本年商捐之例。均须由王大臣户部预为议定。庶几可暂可久。得所遵循。至盐务系微臣专政。目下实无盐课银两。可以拨充漕费。抱媿殊深。所幸湖南抚臣恽世临筹划精详。拟解米十万石进京。除新旧漕折外。另筹巨款以作运费。将银两先解臣处。商所以运津之法。又奏派迤东道黄冕察看长江剥运事宜。黄冕因创为米盐互市之议。禀请于皖省设互市局。招徕湖南商贾运米至皖。由皖省设法运沪运津。并准商运盐至皖。与楚中米商交易而退。此局若成。不特湖南漕米可以中途交兑。即江西湖北之漕。亦可酌量由皖递运。淮盐如有起色。即可清军饷之积欠。亦可补京米之不足。与崇厚之原奏。户部之议覆。均相符合。即与华祝三请提江广之银交吴棠买米解京之奏。其用意亦复暗合。实属因势利导。两有裨益。除由臣函商江楚三省详议各行具奏外。所有京仓需米遵照部议悉心妥筹缘由。恭折由驿五百里复奏。伏乞 圣鉴训示。

两湖漕粮难征本色河运疏同治七年

李瀚章

窃臣前在署湖广总督任内。准户部咨开。会议太仆寺卿柏寿奏请复八省漕粮一折。内称有漕各省。自明年为始。概令征收本色。仿照江北河运办法。雇船运通。以实京仓而裕兵食。不得再以民情不便饷项支绌为词。希图省事。奉旨依议。咨行前来。臣当与抚臣及司道等悉心妥议。均无把握。难以遽定。臣伏思漕粮为天庾正供。官俸兵米。恃兹搭放。小民日食。藉资周转。值此仓储匮乏。凡属臣工。均应于无可设法之中。力求补救之术。然事贵因时。政须崇实。再四体察目前各省情形。似尚未便骤复河运征解本色。请为我 皇上披沥陈之。

湖北有漕州县。向系本折兼收。征收折色。每石折钱五六千七八千十二三千十五六千不等。有多至十八九千二十千者。征收本色。每石浮收或五斗七八斗。

或加倍有多至三石零者。尚有耗米水脚由单串票样米号钱差费多名目。自漕船停运。奉文改折米石折银一两三钱。复经前湖北抚臣胡林翼奉旨明定折价等差。自每石四千文起。至六千五百文止。水脚耗米。均皆在内。由单串票等目一概革除。计为民闲减省钱一百四十万千。湖南亦经前抚臣骆秉章理定章程。删除浮费。民闲所省既多。无不踴跃。今若仍复征米。则前此之耗米水脚由单串票等项。均皆复旧。此外州县之浮收。胥吏之零索。如多收样米踢斛淋尖等弊。势所不免。兵燹之后。孑遗之民。何以堪此。此其不便于民者也。湖北向有北漕。有南米。北漕由丁船运京。南米由州县分解旗绿各营。北漕正额。祇九万五千余石。外有四耗二耗。共五万七千余石。内惟二万余石。随正起交。余皆随船作折耗给丁之费。又有加一耗。为分给州县运丁兑漕办公之用。自前抚臣胡林翼将四二二耗皆归正米。是从前正米额止九万余。改折则有十五万石。加一耗亦统入漕折。按一两三钱折算。已共有二十一万余两矣。又有漕粮各脚每石一钱五分。计银四万余两。向为修补仓廩。水陆脚价。及漕廉百总斗级人等之用。停运后。祇解漕臣养廉。及各衙门书吏饭食。余则拨充军饷。又漕粮一石。州县向解兑费数钱至两余不等。计不下六万八千余两。停运后亦充军饷。又有随漕浅船军三安家帮津资役等。漕项改折。停运后。归入军饷者。亦约七八万。是京仓虽少八九万石之米。地方则多三十余万两之银。同治二三四等年。每年解清派数十五万两。余款提充军饷。虽未全行解京。而道库有此余款。别库之京饷军饷。皆得藉以周转。湖南则额征米十三万有零。加增贴耗米一万九千余石。从前运费须八万余两。停运后。南省每年解京十五万两。其二米一项。留充军需。又有额征旱津贴四所津贴运费义帮。每年计银四万五千余。向为发给旗丁者。既积存至十二万两有零。造入拨册。又有随浅军安等项。亦每年三万五千余。为抵通之轻赍席板。随帮之役食俸工。今则改充漕臣淮饷苗疆经费矣。如军务荡平。无庸济饷。北省漕折一项。尽数解京。约可二十余万。南省之四正米增贴耗米全数亦几二十万。以之抵折两省二十二万石之正米。当已足敷。尚有北省节省之十数万。南省节省之七八万。皆系正款。亦无不可提拨。当朝廷立制之初。库藏充足。但期有米进京。原不计区区之利。今四方多故。度支短绌。有不能不因时制宜。通盘筹算者。若改征本色。则两省仅此二十二万余石正米运京。加之灾缓必有不足。而此数十万之款。尽皆抛散于无益之官吏丁胥。所得者少。所失者多。此其不便于国者也。从前征收本色。规费甚多。自粮道以至丞倅尹尉。俱有漕规。司道府厅各书吏。均有房费。又有书差辛工饭食纸张等费。加以帮丁勒索。势不得不多取诸民。而衙蠹包户。藉此把持。刁绅劣监。因此挟制。抗欠分肥。盈千累百。廉谨之员。每多赔累。贪黷之吏。徒肆中饱。征不足额。捏报灾荒。上则病国。下则

殃民。自改折色。各有定则。胥吏无从播弄。衿棍不能挟持。一切陋规杂费。尽行裁革。各州县除批解正耗等款。不须妄费一文。故折价虽经删减。尚可稍有所余。以助办公之用。若仍征本色。则前项弊窦概复。规费陋习渐加。州县力薄位卑。即欲洁清自好。势有不能。徒滋贪婪之名。无救亏累之实。此其不便于官者也。

凡此不便诸端。皆改征本色实在情形。而河运则又有数难焉。江北试行河运。由淮运通。均系运河。于未盛涨之前。赶上张秋。汛水初生。即可趲行无阻。及早回空。然犹有交兑稍迟。东境运河浅涸。不能当年赶回。每有拆卖船板等事。以致船户传为畏途。顾觅颇形掣肘。湖南北较远数千里。风水阻滞。则抵淮之期。不能逆料。道阻且长。则当年回空。尤难预定。往返将及一载。水脚势必昂贵。且恐相率裹足。驱迫势穷。其难一也。从前军船装运。船大且固。远涉江湖。自无畏惮。现在运河节节浅滞。不能装用大船。江北试行。每船祇容二百石。湖南北多一洞庭长江之险。以二百石之小船。历数千里之巨浪。风涛潮湿。在在堪虞。大汛之时。渡黄处所。浩瀚无涯。张秋以南。或河或湖。楚省船只。道远路生。险夷未悉。设有疏虞。咎将谁执。其难二也。湖南北两省全漕正耗计二十余万。以每船二百石计。需船不下千余只。该省兵荒之后。船只稀少。平时商旅往来。顾值本属不易矣。突觅此千余只之多。尤非刻期能办。如于冬春之交。预羁此多船受兑。少予价值则不愿。胁以严威则远扬。迁延贻误。势所必然。且各省厘金。出于商贾。装载货物。非船不行。设若闻风裹足。行旅不通。厘金短绌。则课饷所关。非同浅鲜。其难三也。向来军船起运。责成旗丁。现既民船运载。另派押运。多委员则经费有限。少派人则照料难周。家丁船户。皆能作弊。偷漏搀和。不必通仓官人。始有此等伎俩也。长途周防。实无良法。其难四也。楚省连年旱涝。米价昂贵。入春每复加长。湖北之米。不敷本省一年民食。湖南素号产米之区。近数年来。每米一石。须钱四千上下。陕甘粮台既购兵米。又载此多米出境。价必翔贵。年来什物之昂。无不数倍。若再米价骤长。闾阎困苦。不堪设想。当此元气未苏。民食未可视为缓图。其难五也。至若民折官办。江北虽如此办理。而楚省则又未能。江北章程。每石收银二两四钱。以一半之米。按一两四钱解部。以每石节省之一两。合之一半折色银两。买米河运。除水脚六钱外解部杂费。已无所出。而湖北则奏定减折数目。其少者每石仅四千文。州县以钱易银。连年银价日昂。除例解正米折银一两三钱。耗银一钱三分。水脚一钱五分。又酌提兑费数钱至一两不等。所余办公。已属无几。湖南虽无奏定准数。然除部价一两三钱外。亦鲜盈余。若办河运。则水脚按照江北不止加倍。加以押解兑交费用。冬汛水涸盘剥换船费用。计每石不下五两。以部价一两三钱较之。解十万石之米。即有三

十余万无着之款。既不能加之于民。又不能责之于官。部臣不准报销。疆臣无从赔补。其难六也。

此皆就河运言之。或谓何不改行海运。臣查两湖漕粮。部臣原无海运之议。然果能由海运津。未始于京仓无补。惟海运多用沙船。近年大小商贩。多由轮船上下。河船装载甚少。船户多致歇业。闻连年江浙海运。已属不敷配载。若加以湖北等省。既不能停江浙之运。先运远省。又不便令两湖之米。久羁海口。且由楚达沪。由沪运京。委员之薪水。船户之水脚。一切杂费。均须另筹。前抚臣胡林翼原有北仓若需用漕米。即将此漕折银两。照数采买。雇备民船。由上海运京之奏。当时部臣即以漕折之一两三钱。能否买米一石。以及雇船赴上海运京一切费用。能否仿照江浙等省。以河运经费。作为海运开销。未据声明。无从悬揣等因覆奏。是两湖难办海运。部臣早计及之矣。不独楚省为然。臣前服官江右。深悉该省漕粮情形。不减楚省。遽议起运。恐亦难以措手。其安徽系臣本籍。皖南则未垦之田。十居六七。所存人民。十之二三。皖北则迭经粤逆捻逆。荼毒尤甚。刻虽地方粗靖。而民未复业。欲照常开征。更恐力有未逮。总之改收本色。外省之蠹役恶棍。京仓之花户经纪。无不欢忻鼓舞。而民滋输将之苦。官有赔累之虞。得米无多。亏银甚巨。国计亦无裨益。仍征折色。则实收实销。官无可赔。民不加科。自亿万以至分厘。皆可按章稽核。为

天府盈绌计。则又库储善于仓储者也。独是京仓积储。本为至急之务。河运既难骤复。必思力求办法。为慎重根本之计。臣前于邸钞中。恭读 上谕。飭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转飭苏松太道督飭沿海州县出示招商。 圣虑已极周详。臣愚似可推广。令京东京南附近省分。一体招徕。无论稻米粟米豆麦杂粮。皆可济食。亦准免厘税。给予护照。价值消长。悉听民便。不许官人束缚。商贩惟利是视。苟有赢余。必能设法运售。京师粮食。自易充裕。再加以江浙海运之米。源源接济。似可无虞缺乏。其京中官俸兵米。均可更定章程。银米并放。酌盈剂虚。似亦两便。更有请者。江浙连年丰收。谷贱伤农。似可在上海设局。由部核发定章。按照京铜局银数。酌定米价。兑收米捐。陆续运津。即将湖北等省米折银两。提充捐款数目解京。于京局既不相妨。于京库仍无所损。于京仓亦有所益。是否可行。伏乞 圣明鉴择。将来海禹肃清。元气全复。库藏日见充溢。自宜酌复军船旗丁旧制。或河道通浚。闸坝修理。大船得能畅行。则江广各省。亦可添造河船。渐次推广。为万年经久之计。臣体察两湖情形。目前漕粮。实难骤征本色。虽交卸督任。而 国计民生所关。既有所见。不敢不沥情上陈。伏乞 皇上圣鉴训示。

陈明河运艰难疏同治九年

曾国藩

窃九年分江北冬漕。遵照部议。仍办河运。臣于十一月十二日专折陈奏在案。伏查八年分江北漕米。于九年河运赴通。节节阻滞。水陆兼运。直至十月杪始能蒇事。一切经费。虽由粮道王大经格外撙节。不至过巨。而人事之艰。时日之久。较之海运。难易悬殊。该粮道交米事竣。赴部引见。现已驰回江宁。臣面询情形。证以臣出京时由运河南下所见者。其言多属相符。若不预为筹划。恐下次又蹈覆辙。据称本届承办河运。在事六月之久。中间处处阻滞。历历可数。如峰县境内之大泛口。该处为山水经由之所。一遇暴涨。则迅流急湍。迨水退之后。则沙淤停积。今年漕船经过该处。水深不及二尺。河底碎石纵横。最碍舟行。必须由山东认真兴挑。挖深四五尺。并将近滩石堆除。与河底配平。方利行驶。自大泛口而北。则有滕县境内之郗山口。该处为入湖要道。浅而且窄。又微山湖内之王家楼满家口安家口。独山湖内之利建闸。南阳湖北之新店闸华家浅石佛闸南旺闸。分水龙王庙以北之刘老口袁口闸。处处淤浅。或数十丈。或百余丈。亦须由山东逐段勘明。一律挑深。方可无阻。此未渡黄以前阻滞之处宜预为筹办者也。议者谓早日开兑。早日过湖。即使费力。尚不愆期。不知济宁以南。浅处已多。济宁以北。运河尤为干涸。总须守候伏汛盛涨。方足以资浮送。至黄水穿运之处。渐徙而南。自安山至戴家庙三十里。自戴家庙至八里庙二十二里。运河旧有之堤。尽被黄水冲破。缺口极多。黄水湍悍而势急。漕船载重而质脆。断难破浪而行。需用划船下旋以立之根。然后由漕船缴关步步上移。否则浩荡急溜之中。无复收泊之处。而十里铺姜家庄道人桥等处。又极淤浅。似须由山东设法。一面于淤阻处极力疏浚。一面于运堤各缺口。排打木桩。贯以巨索。俾漕船经过有所依傍牵挽。不为洪溜所吸。仓猝失事。此渡黄时艰滞情形宜预为筹办者也。及至渡黄以后。若在伏汛未落以前。或易为力。若伏汛已过。等候秋汛。即属杳茫不可必之数。九年在八里庙守候两月之久。可为前鉴。自张秋至临清三百余里。河身有高有下。其疏导之法。须量河身之高下。高者开挖宜深。下者开挖稍浅。庶可高低相等。一律深通。再于黄流已长未落之时。即下闸板蓄水。以免消耗。或就平水南闸迤东。筑一挑水坝。引黄入运。皆多方设法。力图斡旋之策。此渡黄之后运道易涸宜预为筹办者也。

山东水势。长落无定。或先长而后忽落。或先小而后复大。漕船经由东境一千数百里。向归峰滕鱼台济宁东平东阿各州县。封雇船只。以备起剥之用。而地方官相距甚远。兼顾不遑。九年所雇剥船。不免临时逃散。拟请酌改章程。责成东省管河厅员。雇备剥船。小者装米三十石。大者至百石为止。一遇漕船浅阻。斟酌起剥。由粮道按石给发饭钱。以免枵腹。至闸夫亦改由河员招集。归其约束。一并由粮道给与工食。庶不缺误。此又改旧章宜预为筹办者也。东平



州运河之西。有一盐河。倚山为障。为东省盐船所经要道。漕船若由安山左近。绕入盐河。至八里庙仍归运道。计程二百余里。较之径渡黄流。上有缺口大溜。下有乱石树桩者。其难易悬殊。是以商船率多避黄而趋此路。上年因非运漕正道。未敢试行。十年行抵安山时。如遇黄流势猛。自宜变通改道。惟自安山三里堡入盐河之路。亦须预先勘明。何处平顺。先立标竿为志。免致临时周章。此又渡黄改道宜预为筹办者也。以上五端。皆河工应办事宜。又皆在山东境内。从前粮船运北。沿途修闸筑坝。挑河过剥。均由南河东河两督臣。治黄治运。注意专在漕务。事事各有考成。处处不惜重费。故能驾轻就熟。事无不举。今则黄流横决。运河失修。河员之经费大减。河运之米数极微。欲以江北一隅数万之漕。而责山东以全力治河治运。未免独为其难。然部臣所以不竟废河运者。亦因成法不可轻改。图事不可畏难。具有远虑。丁宝楨见义勇为。力顾大局。亦必不因米数太少之故。而忽视沿河应办之工。粮道王大经躬肩重任。既已经历险艰。兹令再试危途。不得不预为绸缪。免其迟误。现在钦奉 谕旨。飭派漕臣张兆栋前往山东会勘筑堤束黄事宜。可与东河督臣苏廷魁山东抚臣丁宝楨面商一切。相应请 旨敕下该督抚等通筹运道全局。建可久之宏谟。并将臣此折所指兴工之处。分头兴办。利目前之漕务。臣当飭催该粮道等。赶紧兑米。及早开行。仰慰 宸。所有河运艰难设法预筹缘由。谨会同漕运督臣张兆栋江苏抚臣张之万恭折由驿驰陈。伏乞 圣鉴训示。

议覆河运万难修复疏光绪五年

两江总督沈葆楨

窃臣准户部咨。会议仓场侍郎桂清毕道远修治运河一折请 旨飭下该督抚体察情形。核实妥筹。恭录 谕旨。并覆奏原折。行令钦遵办理前来。窃以因转漕而治河。因治河而筹费。沿流溯源。意至善也。 国家軫念河务。原为漕务起见。从前修费。不惜岁数百万金。良以 天庾正供。非河运不行。航海风涛难测故也。今则 国帑艰难。万非昔比。不得已而取资于漕项。又合数省之款以济之。设为各省力所能逮。亦必有一劳永逸之计。而后费不虚糜。若岁岁修河。以供岁岁办运。无论费无从出也。窃虑受病日甚。有求如目下之河形而不可得者。敬将原奏交议各节。为我 皇上分晰陈之。原奏有漕省分。应酌提漕项若干一节。查宁属起运。光绪元二年分冬漕。以漕项开发运费。因沿途起剥。沿途挑浚。处处周折。各短数万金数千金不等。惟光绪三年。极力节省二万金。拨充晋豫賑需。则 恩准暂行海运之所致也。苏省运费。亦递年不敷甚巨。全赖藩库挪款垫用。若再令分拨数成。无论河运海运。均将束手。河未修而漕先废矣。安徽系折漕省分。宜有漕项赢余。而京饷出其中。协饷出其中。本省军饷出其中。以赢补绌。尚难相抵。并非有提存的款。以待不时之

需。今若取之于民。民不堪命。若将京饷协饷停解。参处随之。挹彼注兹。计惟有裁勇之一法。夫设防如故。又值年谷顺成。伏莽尚不时伺隙而起。倘一旦藩篱尽撤。良懦无所依附。宵小因而生心。虽智者不知所以善其后也。原奏江浙两省。能否将海运粮石。各分出十数万石。办理河运。安徽省下届漕粮。能否起运本色若干。并运米船只。能否多雇一节。查苏省办理海运。已苦经费不敷。再令舍易趋难。更从何处挪款。安徽之窘。甚于江苏。力不从心。不言而喻。征本色尚可。运本色甚难。本届江北漕船。六月尚未尽数渡黄。回空更不知何日。即事竣催令南返。盘坝守冻。漕少朽过半。或冒险求速。飘没散失。各船户前鉴具在。下届欲勉符旧额。势须多方劝勉招集。方得成行。更于此外求多。恐百呼而无一应者矣。原奏运河宜如何设法修浚。将全河形势。一并详细查明议覆一节。查全河详细情形。臣未亲履其地。无由臆断。但以大势揣之。前人之于河运。皆万不得已而后出此者也。汉唐都长安。宋都汴梁。舍河运别无他策。然屡经险阻。官民交困。卒以中道建仓。伺便转馈。而后疏失差少。元则专行海运。故终元之世无河患焉。有明而后。汲汲于河运。遂不得不汲汲于河防。运方定章。河忽改道。河流不时迁徙。漕政亦随为转移。我朝因之。费既踵事而增。而犷悍游食之徒。萌孽其间。所谓青皮党安清道友者。引类呼。恃众把持。成固结不可解之势。前两江督臣陶澍忧之。乃创为海运之说。明以节省经费。暗以消患无形。蒙宣宗成皇帝允行。而漕政于穷无复之之时。藉得维持不敝。迨发捻事起。此辈潜入其中。南北荡平。消磨殆尽。虽闾閻市镇。尚有此等名目。然无大渊藪以容之。偶或什伍成。良有司足以治之矣。是河运所可虑者。又不仅在经费也。

原奏运河贯通南北。漕艘藉资转运。兼以保民田。意谓运道存则水利亦存。运道废则水利俱废。然无漕省分。水利亦关民田命脉。未尝敢任其废。臣窃以为舍运道而筹水利易。兼运道而筹水利难。何则。就下者水之性也。必使贯通南北。不能复听其就下矣。不听其就下。则事事皆以人力为之。费固不貲。利亦大减。且民田之与运道。尤势不两立者也。兼旬不雨。民欲启涵洞以灌溉。官则必闭涵洞以养船。于是而挖堤之案起。至于河流断绝。且必夺他处泉源。引之入河。以解燃眉之急。而民田自有之水利。且输之于河。农事益不可问矣。运河势将漫溢。官不得不开减水坝以保堤。妇孺横卧坝头。哀呼求缓。官不得已。于深夜开之。而堤下民田。立成巨浸矣。东境河道。经抚臣随时饬属挑浚。地方官何必全无天良。其所以旋浚旋淤者。则借黄济运之害为尤烈。前淤尚未尽去。下届之运。已连樯接轴而来。高下悬殊。势难飞渡。于是明知借黄之非计。而舍此无以资浮送。又百计逆水之性。强令就我范围。致前修之款皆空。本届之淤复积。部臣所谓历年兴修。均以随时挑挖。逐段疏浚。为权宜补苴

之计者。诚洞鉴症结之论。不可不思患豫防者也。议者太息于经费之无措。舳舻之不备。致此举之不成。臣窃以为使道光年间岁修之银。与道光年间官造之船。至今一一俱存。以行全漕于借黄济运之河。未见其能达也。盖江北所雇船只。其大不及从前粮艘之半。然必俟黄流泛涨。且竭千百勇夫之力以挖之。过数十船而淤复积。今日所淤。必甚于去日。而今朝所费。无益于明朝。若使船大且多。有所施其技乎。且慎乎其不可犯者。大河之性也。近因西北连年苦旱。来源不旺。遂乃狎而玩之。物极必反。设令因济运而夺溜。北趋则畿辅受其害。南趋则淮徐受其害。如民生何。如国计何。伏愿朝廷师元人创行海运之成法。体宣宗成皇帝试办海运之深心。以收近日轮船自然之利。并念时局孔棘。万不容作无益害有益。实事求是。以济艰难。臣自知蠡测管窥。无当万一。第既奉旨饬令核实筹议。愚虑所及。万不敢强不知为知。以自欺于君父之前。除山东运道详细情形。应由漕臣勘明覆奏外。所有微臣遵议缘由。理合恭折驰陈。伏乞圣鉴。

#### 复朱荫堂书

路德

五月间。闻总督全漕之命。旋奉来书。领悉壹是。阁下巡抚中州。席未及暖。遽移节江淮。统膺全漕重任。事虽未经。度昔年官户部时。应闻梗概。豫省亦有漕粮。阁下旬宣任内。更当备知其详。今以数省漕务。胥归统制。兼之各省情形不同。远近不一。办理原非易易。自前任周公。力加整顿。能使弁兵用命。水手敛。而其积重难返之弊。一时未能悉除。窃念国家设官外省。统以督抚。循名责实。各有深意存焉。抚取安抚之意。利用恩。督取禁制之意。利用威。而漕河二督。称者概尊以帅。虽统辖文武。而其道与治兵无殊。良以人数既众。等复错杂。地势辽。层层转换。其所司之事。又为利藪。视作奸犯科。居然成例。锢习渐深。牢不可破。非雷厉风行。断不能扩然大变。非严明法。亦断不能有禁必止。有令必行。阁下如以将兵之道。督办漕务。此事必有起色。然此仅论转漕之政。非漕政之本源也。若论本源。则各督抚之责为多。窃闻漕粮之弊。患不在寡而在不均。其始由于州县之浮收。因浮收而有生监之白规。因白规而有大户之少完。因少完而有豪强之包揽。迨其既也。漕费愈重。银价愈昂。小户希图少完而诡为大户矣。绅士希图包揽而恣为豪强矣。大户日益多。豪强日益甚。兼之银价日益昂。帮费日益重。州县纵极浮收。而入不敌出。于是肥缺变为瘠缺。不得不加征。小户愈加穷蹙。不均之弊。一至于此。东南官民交困。职此之由。至粮艘开兑时。州县以帮费太大。畏缩稽延。运丁以需索未厌。恣情挑斥。委员四出。徒益烦扰。羽檄星驰。目为具文。当此时也。以漕运总督之大权。反操纵于县官帮丁之手。殊属不成事体。所以然

者。弊根在于不均。其后又复苦于浮费太重。不均之弊。应责成督抚。倘督抚惮于树怨。此弊永不能革矣。若云裁汰浮费。其权操之漕帅。实为今日第一要着。虽然。历任漕帅。孰不知浮费之宜革。而卒不能革者。则以掣肘者多。任怨者难其人也。浮费革则倚漕为生者。一旦失所。势必胥动浮言。冀图震撼。且通州之仓场。户部之云南司。亦未必不从中牵制。平心论之。此事原非易为。但昔闻陶制军与俞都转议汰盐务浮费十之八九。其时江南士大夫谤言腾起。在京科道弹章交攻。而陶公安然无恙。且以任怨敢为。受知于天子。此其明效大验也。今漕务诸弊。尚不至如淮漕之甚。及时整顿。尚可挽回。矧阁下老成持重。洞悉物情。审慎而出之。未必不惬舆论。岂特陶公比哉。阁下果以将兵之道。督办漕务。此事必有起色。以上所言。半得风闻。半由臆度。明知书生之见。迂疏寡当。昔年寅雅。别久望深。德僻处穷乡。略闻时事。虽无邻人徙薪之智。窃抱杞人忧天之心。不能缄默。聊抒愚诚。其谬妄与否。所不暇计也。

### 答桂苏州第一书

包世臣

丹盟五兄同年阁下。承来教。示以均户收漕。竟能使三月初属船尽开。固由调和得宜。亦可见民情之当俯顺。不可与之争胜也。去年仲冬下旬。阁下见访白门。世臣备言今岁吴中漕事之难。官民与丁。俱有万下不去之势。盖赋重之区。民力本敝。又数十年无此贱米。数百年无此贵银。漕运者米。而费用皆银。不宽民力。则伐国本。然不宽官力。无以宽民。不宽丁力。无以宽官。是必通盘筹划。一无窒碍而后可。非一枝一节所能奏效也。且漕期甚迫。澈底查明。往返札商。时无以及事。故世臣但劝阁下稍缓抵任之期。使视事在开漕后。则可变被为中。凡告漕止告县。而府实为被首。或者上可进言。下可导谕。及阁下以季冬二日受篆。次日开漕。而常熟滋事。大府与以重惩。旋采用鸿议。委员督办。宽民力以散其党。继以昭文。大府志平。众怒不加深究。而所宽仅在常邑。同城环观。焉得不生觖望。惟漕棍畏威远罪。小民不及聚议。是以暂得蒞事。转瞬新漕。不可不及闲暇预为之地。松太两属。以木棉入优。稍胜苏属。近来洋布盛行。价止梭布三之一。梭布市必减滞。去年木棉客无不折阅。年复一年。亦断难堪此朘削。月前有自淮来者。艳述漕帅新政。委员之数既少。又严禁需索以宽丁力。此真足令人闻声起舞也。阁下婉白大府。以漕帅之赤心为国。大府函嘱其沿途细察各丁费用。及抵通一切。核明可省及必不能减者。分别纤悉。以各人皆得下去。而不兴大狱为度。督抚漕三院。并力以要仓帅。必可见诸实事。则丁力宽而官力亦宽。官之稍解事者。必可仰体德意。以大宽民力。民力宽。则棍徒无助。不得不从官令以与小户均。户均之法定。则

官可举其职。而棍徒无以持其长短。是人心风俗一转移之大关键也。原漕弊之始。官以民为鱼肉。故宠任爪牙。大户不甘鱼肉。而非爪牙之所能箝制。不得不输漕规。小民欣羨大户。不得不谗寄大户。大户反得与爪牙比以噬小民。漕艘泊在仓前。习见官之噬民。不得不诛求于官。而通仓及沿途漕委知丁之讹索州县甚优。亦从而噬丁。爪牙又密比尖丁。多方恫喝。岁增兑费。以朋分其利。此所以从前官以漕为乐国。而近反视为畏途也。洞悉弊源。乃可披隙导窾以为补救。然必心诚于宽民。始克有济。道光七年。陶文毅为四五六之奏。似亦和盘托出。然其意主于克丁以宽官。又不为丁筹出路。而绝无意及于宽民。是以奏定之后。竟未举行。少穆继之。两次奏与丁争而不胜。大县反增费岁以万计。皆由不知政本在安民之故也。穷则变。变则通。漕事至今可谓穷矣。得阁下不分畛域。以广宣大府之新政。吾望其有慰乎。拙集中衢一勺内之海运南漕议。下河水利说。庚辰着三四附录。目录。叙海淀问答。闸河日记。畿辅开屯以救漕弊诸篇。皆比物此志也。至银价日增。中外皆以为忧。惟世臣忧之独早耳。拙集齐民四术中农政门。有与张渊甫书。答王亮生书。再答王亮生书。银荒小补说。皆言救银贵之弊者。三书王亮生已刻入其钞币集中。小补说江西各官皆有钞本。近日台谏所言。大都依此以立说。然鄙意不定银价。听长落于市。则可潜移默化。贫富相安。强定价值。恐令而不从。徒多枝节。拙集已排成奉寄。乞加诲削。以济其不及。而无误后来。因卷帙颇充。阁下无暇阅。故揭其端绪。但检目录以求之为较易。书生匡居之言。未必能取信于人人。阁下见爱逾常。故详及之。小儿奉命入谏局。得以日日亲炙。甚善。唯祈痛加教诲。俾学习有成。心感无极。小儿记性颇可。看卷亦速而能细。惟赋性褊急。世臣屡加诫谕。闻其近来颇知耐烦恕物。问案得情。事非甚难。惟得情后办案。必使曲直不爽。而又不苦牵掣。比附伸缩。殊非易事。阁下授以定南。使臂之力。尚可勉为耳。拙诗过承嗟许。慚悚无已。然实不能自己而有此什。非世俗赠答之谓也。

### 复桂苏州第二书

包世臣

前月廿八日。洪梦琴别驾来白门。小儿附到阁下初六日琴川舟中惠书。并刷价廿番。所谓鲍叔不以为贪。知我贫也。发缄三复。情词恳恻。非学道爱人之君子。岂易有此。小儿又于信面注云。顷闻昭文首犯已获。盖十七日所发。梦琴行抵无锡。闻首犯二人有廿二请令之说。则昭文巨案庶可了手。若辈趋死如鹜。固不足惜。然推曾子民散孟子罔民之旨。罪致有由。仁人能不怵惕耶。江浙漕事。无不以为敝极。而旧习莫稍更。实由当路未尝悉民闲疾苦耳。盖问之吴中老吏。惟恨民刁。问之吴中巨绅。惟恨佃顽。欲富者人之同心。民隐何由上

达。世臣生性好问好察。是以深悉而窃忧之。四十年来。为当路言者。无不深切着明。其有成书。则皆刻入四种。想已阅悉。不烦缕复。至近年银价骤贵。而米价更贱。如大力人两头引绳。引急则中当必断。故忧之尤切。非敢云忧世也。惟以迫于忧生。不惮苦口。不辞疏辱。而至于此。当路闻之。未尝不动念。然卒未尝遇有将前后所闻世臣之言。细心考核。果否真实切当者。是可叹也。前来示言银荒为急证。信已。然欲重严土禁。屏绝呢羽诸洋货。增茶丝之值。窃恐无益。土严禁莫严于戊戌己亥。都中罪至藩服。而外省幕府友丁灯未尝息。员弁兵役瘾日益大。以日夜捕土。不烦钱买。而自得饱食故也。其大吏主烧毁者。闻信即提土箱解辕。又驳土伪。闲日辄于狮子口烧毁鎗土。观者怪无气。而真土佳鎗。顾在上房。今即重修土禁。阁下能必诸公之洗心涤虑。一反前事乎。茶丝价值。非官所能主。呢羽本非例禁。夷人鼾睡卧榻之侧。卖盐卖硝。明犯大禁。而封圻率破例受如恐后。况欲新倡此条目乎。且内外富室贵胄。无不尚洋货。其将悉出之焚于通衢以为民先乎。抑将洋货店悉加籍没乎。在在虞窒碍已。今年夏秋之交。有答族子孟开及致许滇生大司马两书。备言救银贵之方。抄稿呈览。或可小助高明。然非阁下力所能及也。唯漕额以苏松太嘉湖为至重至多。而苏州为其领缘。是故为大计言。则要如关键。为阁下言。则切如剥。数十年漕事虽无安静之岁。而尚未至成大祸者。以苏松之田。多属饶户。小民之自田无几。以佃户之脂膏。津贴自田。尚可周章。近既银贵米贱。则饶户之脂膏亦竭。必诛求于租户。业佃皆竭。则事殆不可问矣。昭文镇洋。直嘴矢耳。凶渠伏辜。理同扬汤。太上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斯之谓也。

来示谓漕政病入膏肓。虽卢扁不可为计。唯海运稍可补救。而中外无主持者。亦已焉哉。阁下苦衷。世臣深喻。而未敢以为然也。诗人所叹。乃自恨不辰之词。漕事其可已乎。事不可已。则必求所以为之。海运之创议发行收功。皆世臣于局外一手所定。幸得举行。而利惟归官。无纤毫之益及闾阎者。故有中衢一勺之刻。以自白于后世君子。及米至天津。穆相奉差收米。搜剔弊藪。么小悉达。封米至都。坚白共见。而剥船受指使。多于中途以药败之。户部奏准先放。花户以廩底搀杂。竟至不可食。而当路莫加查究。得米者惟咎海运。所以次年即请停止。若近日夷踞上海。为海运咽喉。倘有得失。梗塞堪虞。且北洋近已多盗。即世臣亦不敢主持此说矣。若谓治漕病。非卢扁所能。世臣自问不过中医之不用反药者。窃自谓有方能起死人。唯病者讳疾不服其剂。是则真非卢扁所能为矣。夫州县之浮勒粮户。帮船之诛求有司。通仓之婪索旗丁。有增无减。上下通知。然中丞与阁下减常熟向来之每石八洋为二两四钱。漕帅委弁之数减五之四。委员闸坝所得规费减十之八九。皆今年现行事也。人之欲善。

谁不如我。谓仓帅必欲饱百数十户之经纪。而不恤国。是殆未然矣。仓场例以经纪主收。花户主放。婪索虽俱在漕粮。而其取各有处。然漕帅之漕委闸坝诚得矣。而粮道帮及各府管帮船之书吏。其朘削则未之及。盖三处朘削旗丁之领项。不止三之一。道为抚属。并府属。中丞密察而酌减之。力所优为也。帮所入。肥瘠不齐。肥者岁入常倍蓰其官之值。亦可咨商各省。瘠者仍旧。肥者酌减。是亦宽丁力之大宗也。通仓则专责成仓帅。买掣则专责户部。划定新章。粮户无论大小。皆收六五折。三五收米。以敷兑为度。折色以每石二两四钱为度。今年糙粳。大都不能过八钱。粮户以实米一石。完漕六斗五升。作银八钱。折三斗五升。作银八钱四分。是完额粮一石。共计银一两六钱四分。照市价值钱三千二百八十文。以一斗五六之额约之。才及五百文。加两忙三百余文。是每亩两税所出。仅八百余文。以民间额租每亩一石实收八成计之。田间所出。尚可剩五分之二。民力能胜。则上下自相安。无虑意外矣。其兑费。则仍陶文毅奏定常属四钱苏太五钱松江六钱之成案。以漕粮十万起算。收六万五敷兑。余三万五。折银八万四千两。以四千为亡绝漕尾。现银八万。兑费向例。祇出正副改三米。其余口粮等米。例无兑费。每船正副改米不过六百余石。并犒劳照最多之松江属计之。亦祇银四百两。查江广安徽现行兑费。尚不及此数。以意度之。通仓亦以江浙兑费重而婪索之。非有定式。且卷条松个。则旗丁商同经纪噬仓。而非经纪之噬丁也。丁于山东一带。沿途卖米。其价常倍于南。至通米少。每一百卷一条子。写明四吊或五吊。至多不过六吊。名曰卷条。白粮或少数。或有霉变。则商之经纪。以七八斗装一袋。谓之松个。通仓有奸斛手。能以四斗诈为一斛。亦能以六斗为一斛。能制丁之死命。然此等人必知名。数亦无多。若仓帅督同坐粮访之得实。于点名时收养之。不使入仓。而以他人代之。例费仍给其家。于仓储虚实。大有裨益。

额漕十万。须船百三十艘。约费五万。酌减道府总运漕规。以足敷办公为度。并仓用津贴。徒阳河酌雇县剥。约银万余两。尚有万余两。可资州县公费。其中细微曲折。世臣本不备悉。然大致不过如是。如有衿棍作梗及抗欠者。照例参追。即人数较多。不可姑息。则民与官与丁。皆下得去矣。访得真实。乃议定稿。将前此之横征暴敛。民不堪命。而官仍苦兑费漕规。以致亏正供玷官常者。和盘托出。札商江督浙抚。连名作书。抄稿走健步。以请穆潘二相。并请潘相告江浙在都之显臬。各发家信。踊跃遵行。并以告仓帅户部。户部掣仓所得。为数无多。本不足为漕害。通仓之经纪。皆有身家。既见移稿。知南中兑费大减。请旨遵办。而又不为己甚。必能敛观望。不以身试法。俟得各处回书。乃行入告。并将先行抄商政府一节。夹片声明。阻之者必以为陋规私语。一腾章奏。恐兴大狱。试思近年夷祸。三五任事大臣。知兵凶战危。惧以身

涉危机。假民情为词。向壁虚造。 圣德如天。遂尔曲从。夫肆大眚。行重购。曾不厌悔者。凡以顺民情。苏民困也。目下吴民。真若汤火中矣。以实入告。岂有不得请者哉。但恐当路未能信此事凶危。实有什伯于海上搏战者耳。阁下达心而口讷。言之未必能尽。古今当路者侧。必有能令公喜怒者。即或人非纯粹。用其才以共功名。如王文成厚结张永以锢宸濠。唐荆川厚结赵文华以保默林。张文忠厚结冯保以延明祚。靳文襄厚结安大以奠河淮。此皆失身辱名之事。而后世莫不见。夫君子救世苦心。叹其通权达变。未有议为非者。此举若成。自主议以及与谋。真终始传所谓有福十世者矣。巨狱之后。威声已震。乃力举平漕之政。良民心必归我。良民归。则匪徒无助。擒纵自我。轻重咸宜。然必行之以诚。持之以久。闻漕帅所以能力挽颓风者。以屏绝苞苴。谢绝请托。故风行无阻。若果举前说。开漕之先月许。必明示严禁各处荐漕友漕丁。及挨仓打把式诸小节。虽有怨声。所不能惜。然而世臣在新喻办漕。恪遵漕运则例。禁绝浮勒。此时为阁下谋。仍不外于浮勒。月攘一鸡。论者必讥其不恕。然审时度势。非此断不能行。非敢薄责阁下也。来示末称刁民兼悍。习与性成。镇洋巨案。接踵而起。移风易俗。俗吏未能。惭恧不可名状云云。虽发于卑牧之诚。然世臣窃意阁下尚未诊得此证之腠理也。镇洋昭文。前后毁抢官吏绅富之房屋数百千楹。使阁下募勇带兵出省至再。其病皆由于漕。故漕政平。则刁悍皆从化。漕政不平。则良懦皆为敌。救死不赡。奚暇治礼义。孟子岂欺人者哉。抑又闻之。不问而告。问一而告二。荀子所深讥也。世臣以目前可与言者。无如阁下。而世臣又能以言自达。且时已九月。笔札往返。动经旬日。虑不及事。故不避荀子之讥。为是尽言。唯阁下垂察。

### 答桂苏州第三书

包世臣

月之十九日。徐建康送到初三日所惠答书。讽诵再三。惊喜欲狂。世臣以九月初二发前书。至初六闻李公升任滇督。窃疑接手人必存五日京兆之见。不肩此艰巨。至本月初八。闻星使奏明大小户一律征收。未审果否。求其稿不可得。忽奉彩云。深慰深幸。并知李公不欲举此。则此番升去。真是好机会。而陆护院周署藩二公。慨然以阁下均户之说为必当行必可行。真世臣前书所云人之欲善谁不如我者也。又得星使代达。较易立说。是或彼苍之眷念吴民。欲苏其积困。为国家坚固命脉。使胆怯老书生。得以优游化日也。然星使吴中仅数日。所陈漕事。断不能和盘托出。若专言大户包漕。不能将小民苦累。及州县进退维谷各情形。逐细说明。则大户难免有辞。且恐都中当事。未能了达。疑此举仍如从前阿雨窗孙寄圃八折之说。不过为浮勒筹出路。一经 允准。则近加赋。托体大而择术疏。致阻盛业。则真可痛惜矣。日内想已奉 批回。乞阁下



将原奏及奉批由驿飞示。以慰渴望。世臣更虑奉准后办理良非易事。来示谓更易人地。以期令出惟行。然不熟筹广思。罣碍实多。而且奉旨出示。州县匿不张贴。其司事幕友。反谓既已唱明折色。正可趁此鱼肉粮户。即有些小蹉跌。不怕上司不为下身分。以愚弄居停。江浙名幕。识见议论。大都如此。若有一语恤民。瘼慄官箴。则是自投闲散。何从得称名幕哉。又松属漕总例不连任。每年营干点差。正费一万。杂费三千。时至十月。恐预定点总规已入手。又大小漕棍。为漕总鹰犬。漕总所求。或不能得之本官。则嗾棍上控漕总。上游谓总被棍控。不知其实为总使也。又有围绕总屋。拆毁器物。而不多不甚。大抵亦漕总所使。以制本官者。十年前如此情形。皆世臣见闻所亲。近事不敢臆断。或亦未能尽改故智乎。来示欲诱得旗丁用帐。此事恐难。然闻镇属兑费。每船不过三百余千。常属亦不过五百千。曾不能及陶公奏定四钱之数。常镇之米。一例抵坝交仓。与苏松何异。苏松受兑。多系江淮兴武两之船。彼必以他多有屯田。惟江兴独无。故兑费倍多。然他无月粮。江粮道所管虎贲仓。以缮给两帮丁家口。其入殊不减于屯田。且江兴两。有府属三帮。其兑费少者。纔每船七十两。多者倍之。其米岂能不入通仓哉。再白粮每船兑费至三千以外。帮书管白船一只。岁入千金。此又何说。若行大小户一律。而不减帮费。则必不能行。减兑费。伍丁必纠水手滋闹。伍丁即或安静。州县司漕者。亦必嗾之出头恫吓。谚所谓下马威。虎头势也。是必要厚积吾力。挡其风浪。过了两三浪头而不动。则彼自退听吾令。然言之易。行之难。故前书必云行之以诚持之以久也。阁下仁心为质。虚怀下问。故拉及之。所言亦约略耳。变动不居。原无一定绳尺。可以使鬼魅遁形者。惟在掣定舵杆。随宜应付耳。

#### 与桂苏州第四书

包世臣

前月十九日。接初三日惠答之书。即于廿一日由孙北捕附急递奉覆。嗣知二小儿已返棹吴门。而敝徒合肥籍诸生沈用熙信致大小儿。谓阁下欲诱出旗丁通仓用帐。理势皆必不可得。唯庐州帮有二要人。依法求之或可。世臣以其言有据。即信示二小儿。命其将原书呈览。谅蒙存采。昨日有江淮伍丁来寓乞书。世臣问漕事出入大略。渠言仓帅书役皆吃仓。坐粮厅书役皆吃帮。吃帮者。绝口不提要费。而帮丁委婉送给。以买平安。经纪手下有斛手。其伎俩虽大。然米短不过赔补。惟挑掣米色。顷刻间即成奏案。常至倾覆。故不得不预先招呼。招呼之费。松江梭米一船。经计约百千。斛手约十余千。厅役约四十千。个儿钱本在公费约三十千。每船到通。各费几及二百千。唯白粮每船必须银五百两。若漕白各船。有米少色变等事。则须别议云云。其人系江兴两公推拿总者。言出无心。自当不谬。惟未及询明是否京钱大钱。然即以大钱论。每船到通。

所费尚不及百两已。世臣即诘之云。镇属兑费。每船不过三百千。通仓已要二百。再加垫舱提闸打溜沿途支应催攒员弁。何以支持。彼云松属兑费大。故仓费亦大。他属入费轻。则出费亦轻。然通州坝上拨船及口袋。俱经纪自备。赔垫甚多。近日朱道长所奏盈字一号。须费万数千吊。事皆确实。若不通盘筹算。但欲一意孤行。事必无成。月前星使奏定均户事。非不可行。然吴中当事。恐未能了此耳。世臣虑问之太切。或致生疑。遂不尽言而散。世臣思仓费祇有此数。均户所得。大率可办。至沿途各费。署抚现系漕帅。实心厘弊。必知其真。阁下更偕粮道查核各船应给漕款。及各署书役之剥耗。酌定留减。则均户善政。可以无所格碍矣。即不无怙恶作梗。数谅无多。宽猛相济。威惠兼行。阁下自有真实作用。世臣惟乐观其成而已。

### 答桂苏州第五书

包世臣

灯节接次儿来信。附致阁下岁杪惠书札及炭金甘饼。正札出于书记。札后手批漕事现尚平安。惟大户多有观望。帮费七折。已具切结。兑开果否无误。尚不敢必。总在县令得人则能行。不胜兢惕。并望详教云云。仰见阁下为均户一事。费尽心力。而好善好问如是。佩谢无可言喻。帮费七折。岁杪即闻之。谓仿东省新奏之案。然苏松道属五府州。镇不及常之半。常不及苏太之半。苏太不及松十之八。一例七折。在苏松尚嫌太优。而镇属则已绌。主之者未能详悉底里。齐以一切。则是均而未均。诚恐切结未可凭准也。仆又闻松江每船洋银千三百中。有折米百石。苏太七八十石。尖丁照州县折民之价。稍良善者或八九折。盖漕例津丁加四。节次裁改。仍有二五津丁。丁除折外。中途仍可盗卖。以到通溢米。每石止领银八钱。而折之州县。及沿途私卖。所得皆数倍。当此仓储空虚。岂当更听其私折私卖。然非请增余米价值。略与海运船等。则立法仍不能行。其机惟操于当轴之入告耳。而上游不知此情。州县惟以总数恫喝上游。以遂其鱼肉小民之私。大凡君子者人之美称。而或为或不为。其上达下达而有成者。则必出于拚得。吴中令长。岂尽无恤民之心。吴中绅富。岂尽崇破靴之行。而至征输漕粮。则其不为君子之志甚坚。而同志者至伙。以仆所见。盖三四十年于此矣。诸公皆拚而即得。是以无不拚者。阁下笃念邦本。欲反其痼习。其为君子之志坚矣。而同志之多寡则未敢知。且阁下之能拚与否。仆亦未敢悬断。则信乎能否无误。不可知也。星使原奏。未能详切。当轴又瞻顾大局。不能得都中巨绅之力。唯有地方官延在籍诸绅。仿张文忠谕三吴父老书意而淳劝之。吴中彭宋两族。向不业此。而未出头。韩吴董则难言矣。集而谕之。或可有济。太仓以钱氏为巨族。新经小惩。似应引为大诫。未当终恋鸡肋。再为厉阶。松属之绅。以张诗舸承宣为巨。其人仆所素识。甚明白知大体。阁

下切致立人太守淳延而力商之。未必无济。若一委之县令。则分卑力绵。且其可为人持短长处甚多。安能藏此公事耶。凡事豫则立。筹之不豫。而临事又未能上下交得。为阁下计亦良难矣。昨见漕帅折稿。固袒丁已甚。而亦州县窾隙太多。犹幸政府志在捐输。尚不至按名指摘。遂兴大狱耳。民困既不能苏。螻不恤纬。自古笑之。春寒犹劲。伏惟珍重。

### 答桂苏州第六书

包世臣

四月初。接奉三月廿三日齐门舟中所惠书。而次日更正海中被劫米数之书亦到。具见阁下垂意大政。虚中下问。无刻或懈。实深敬服。书末询及丞儿二事。尤荷殷拳。仆因海运之事。关系至重。而为期尚宽。昨接丞儿工次来信。知工久岁。在浦候收。不日即回白门一行。再行赴吴。是以答复少迟。授丞儿面呈。漕事能惠及小民。而棍徒亦俱敛。来谕谓揭竿之事。庶可暂免。以云可久。非所敢言。中丞方伯极力图治。来年必举海运。而招商米船。在洋被劫两船。仓帅又奏米色潮湿。此皆力阻海运之机云云。上年阁下谓惟海运可救漕患。而中外莫主持。仆谓从前海运发谋收功。皆仆以局外撮成。而今日北洋盗风颇炽。夷人驻上海。当其咽喉。难保不别生得失。虽仆亦不敢主持者。以此议发自阁下。中外不欲其成。口众我寡。稍有利钝。则咎有归而事无济。现在 睿谋严飭。钦遵妥办。谣啄虽工。无所府罪。闻北洋盗帮。聚人不多。其大帮仍系南洋。在于南北交界处所滋事。然十年来走北洋者。时有失事。而商贾未尝因此阻滞。更何疑于漕运。至外夷驾馭有方。亦可无虑。且沙船闻风踊跃报效。不似六年始事之难。唯六年海运。利专归官。今年减折已有成案。自不至如前届之反为民病。然必先由院司通飭海运府州县。令其逐细筹议。封雇拨船。运赴上海水脚。及天津至京津贴。如何收本色。如何收折色。即可官民两益。使议自下。而上不犯专欲之诫。又派解事大员会同粮道代行官督率该衙门书吏。查核历年减运。及六年海运全帮停泊旧章。实可节省漕项若干。当此仓库两虚之日。为人臣子。岂可视同膜外。不为 国家一为深谋远虑耶。所最难者。天津拨船。力能败成。必筹绕越此关。方为万全无害。本年正初姚大定赴吴谒署督。问海运之要。仆告以要先奏明请飭各都统及仓臣详议海运分起抵津。先核米数飞咨仓臣。由仓臣分拨某旗前赴天津领运。盖仓米一个。重不过百余斤。实止漕岸八几折。若各旗拨什库自赴津就船运回。则米皆坚洁足斛。其车脚由南优给。不使马甲受累。至马甲人数众多。阅月更时。事故必所不免。或有公项。可以查扣多关米数。谅亦无甚窒碍。大定比编次成文。然立说未能详切。故复及之。漕运例有津丁加二五米石。若举海运。则悉成正供。以苏粮道所属一百七十万石计之。便溢出米四十万余石。以现在办捐米章程每石三两计之

。已值百二三十万两。惟前届在津。星使办理过于节省。江南解银四十万至津办拨运。动用才数万。余交委员解回。银遂不知所之。至今以为口实。此前事之必当引为切戒者。阁下或不知其详。故备述之。节次来示。奖掖之词。或谓爱人以德。为谋必忠。或谓视民如伤。与人为善。或谓热肠救世。伟抱匡时。如莘野之纳沟任重。比仲举之揽辔澄清。实非所任。惟宋儒唐子西有言。君子期于匡济。至于独善。诚非得已。然当不得已时。而有毫发便利。可以益人。则虽穷厄九死之余。未有弃而不为者。都无可为己。犹思所以为利于后世。仆则自成童时。怀此志以迄于今。垂六十年而不变者。亦唯阁下能谅鄙心耳。夫漕祇政之一事。而苏松又漕之一隅。然其关系 国脉。盖无有大于此者。仆之败也以漕。废弃还山。足未出闾。不敢复与人家国事。以阁下殷殷善问。故不惮喋喋。前后诸书。几及万言。其于漕及海运机宜得失。亦略备矣。心力早殫。目力尤劣。阁下如有疑难。覆检前后诸书。自有触悟。随机应变。非言所尽。

### 与桂苏州第七书

包世臣

日昨出吊汤氏。与南坡同饭。因闻吴中现办海运章程。仆询及天津剥船如何越过。南坡答以在吴未闻此说。唯议提银二十六万两。春初派大员带赴天津办理北坝事而已。此层所关至巨。且时已仲冬。故不能待阁下下问。而即详说之。以备照行。夏初子畏赴吴。仆与之切言越过剥船之方。属其到吴备告陆抚部与阁下。子畏深知剥船之害。与仆言凡归仓无费之米。则经纪必使剥船坏之。其术于中途有镇店去处。先起米四成。载百石则起四十石。十石归剥船。三十石归经纪。将到通坝。乃以开水发药。引以烧酒。经宿六斗即成一石。然入仓必烂。即未烂者亦不可食用。此说与仆所闻同。乃至吴竟于此事不置一词。实令人不可解。子畏官虽不达。远非仆比。而膜视如此。仆前后致书。所为不及越过方法者。以子畏面谈详于笔谈耳。经纪吃帮。花户吃仓。天下所共知也。剥船虽官船官人。而南粮入仓之后。即停工食。听其撑至直隶各河道营趁。三月归次剥漕。故向归经纪管辖。通仓花户。发官兵俸饷。每个止百余斤。多者乃百十余斤。是实米不过八斗余。南坡言今年苏松太亦有歉收。正征不过七十余万石。加以报之三十万。共百十余万石。比六年减五十余万石。如此。则越过一层。更为易举已。凡自都赴通仓领米。车既自雇。加由通到津二百里。每石得京钱一千。可敷车脚。库银廿六万。可易京钱百十余万。正符一千一石之数。必宜先将剥船积弊奏明。于放洋之先。飞奏米数。请 饬部议派应领之人。前赴天津领米。并领贴价。以放为收。即收米星使。省却交仓一层。亦属便利。查六年仓储尚充。是以搭放较迟。明年春饷一放。各仓已空。海运米四月

抵津。正值夏饷应放之期。廿四旗马甲米每季额放六十万石。加以王公及满汉文武蓝白布甲应放之米。虽不知确数。想亦不下三十万石。是夏饷一放。即开除九十万石。余米廿万石。连贴价存贮北仓。北仓本受四十万。无虑不能容也。或谓九十万之粮。需车八九万辆。或一时难集。则可听领米马甲各邀伙伴。共雇剥船。优给雇价。而亲押之。数人监押一船。发水下药之弊必除。盖越过剥船。实为越过经纪耳。剥船得领米人给价。较各处营趁已优。而应领米人皆得全斛加二之米。又贴价尚有盈余。利之所在。人自趋之。虽乐败此事者多。无能肆其蛊惑。如此则海运可以常行。而嘉湖亦可继办。以避汤火。闻经纪花户声势之大。前年几败惠邸。子畏久任京职。一蹶之后。尤震慑不敢出言。亦无足怪。惟明年海运米既入仓则不能问经纪。出仓后又不能问花户。官员所领。则亦已矣。廿四旗马甲领米而不可食。且无他米搭配。必不甘嘿。恐其咎必转归在南经办之人。则后悔无及。且将如 国事何。阁下当细思之。痛切白上官。以必得请为度。为国谋固宜。即为身谋。亦非此不济也。言尽于此。天气厉寒。唯千万自爱不具。

七篇中漕弊抉摘无遗。且于河海两运周折处。极有关系。可见变法之难。自非改弦更张。安能廓除数百年之积弊。所谓虽有智慧。不如乘势也。末篇极言津剥之害。筹议未免偏激。后列桂苏州复书。辨之详矣。故类存之。

#### 复包慎伯书

桂超万

两接手函。皆为海运借箸。谆谆往复。如见婆心。内有越过剥船一策。为黄南坡张子畏两太守所叹服等语。殊未得解。缘两君来苏。未一言及。正拟函讯。而瑶翰重来。叙明请令京官赴津领米。量贴车费。便可越过剥船。米无糜烂。后患可消。具见为公为友之心。无微不至。感佩交深。惟熟思此事有难焉者。四季之粮。放作一季之食。恐预支之例难开。百万之米。运逾十万之车。恐不费之费难贴。若贮津仓以待。恐难修广厦之仓。如停海舶以需。恐难驻终年之舶。遽以入告。未必 允行。或下部议。定干驳诘。不识更有何术以策之。来函又有局中所议。与南坡不合等语。前因南坡海运熟手。曾与咨谋。原议章程。小异大同。不甚相反。惟有人议以粮艘帮费补漕。超执以为不可。谓其隐有加赋之实。不特后援为例。贻害无穷。即目前民力亦艰难也。所云民间交出米石。总须运至通仓。运费出之于下。尚属可行。且其势不能不出于此。时事皆仍旧贯。极重之赋。请减不得。运米之费。官赔不能。此一举也。颇裕 国储。而于惠民一节。不过较常岁稍宽。幸有均户旧章。重言以申明之。多方以警戒之。其稍有天良州县。尚不至肆志苛征耳。

#### 答夏嘏甫论处置旗丁书

## 沈衍庆

奉来书。询以正月十五日之事。此似意外之变。而实意中也。饶郡向系商贾辐凑之区。熏莸处。其尤桀黠者。为粮艘之水手。械劫掠。习以为常。地方官恩威并用。得以弹压不生他变者。一以旗丁系在官人役。一则每届交春。各县冬漕并集。帮兑之费。源源而来。正其秋成之候。必无他虞。不意九江陷后。漕运奉停。衣食之源遂绝。觊觎之计顿生。一闻贼船东下。不禁幸灾乐祸。冀召外盗而起内讧。言之衅。实始于此。幸所遣侦探四出。知贼已悉数出湖口。陷彭泽。当即单骑出城。谕居民。告以是匪非贼。切勿堕其计中。轻举妄动。正喧哄间。见有担囊负篋而趋者。捕得之。赃证确凿。其人即系粮艘水手。因手出佩刀格杀二犯。其事遂定。次日拘其舵长至。示以首级。俯首无词。再三研诘。实不知情。爰从宽杖之庭下。令具此后约束水手永不滋事。甘结而遣之。所以不欲操之过蹙者。缘此辈停运之后。餬口无资。一经穷治。必至铤而走险。兼以沿江减歇之粮艘。更番勾结。为贼向导。其患不小。李斯逐客之书。所谓藉寇兵而赍盗粮者。不可不熟思而审处之也。此时省中已奉 廷寄。令有漕各州县停运巢变。并查粮船水手。作为招募义勇。能否不滋流弊。现奉通飭。相机筹办。窃意此举得行。简其骁健。训练归伍。可以化枭为良。一便也。若辈以船为家。久居饶郡。与民相安。可以反客为主。二便也。人情饥则求食。渴则求饮。婴儿失母。乳则归之。必不至藉以居奇。婪索月饷。三便也。贼之回窜。自属意中。即使久踞下游。亦恐一日不忘江楚。郡中无城可守。一朝有警。拟即移营康山。扼其险要。虽成败利钝。非可逆。而裹粮坐甲。惟敌是求。亦必无因噎废食之理。弟一腔热血。愤懑填膺。每怀乡先生金正希吴次尾之遗风。不禁拔剑欲起。同仇如阁下。惟期共搴义旗。以雪敷天之愤也。

### 致曾侯相书

## 冯桂芬

年来士大夫动有复河运之议。宣南尤众。问其故。畏外侮而已。试思扬子津门。非可飞渡。何河运海运之异。不待智者而知之。又或谓潞河一带居民。近益贫苦。河运一复。可资调剂。不知乾隆以前。清漕无弊之时。漕项各款。故籍具在。并不能润及沿途。嘉庆以后。帮费无艺。至每石二两外。白粮三两外。于是帮官穷泰极侈。提之费。一处或至五十金。沿途莫不有所沾溉。果若所言是。不但欲复乾隆以前无帮费之河运。直欲复嘉庆以后有帮费之河运。尤为谬论。然以今日事势言之。情习为宽大。重以物力昂贵。凡百需用。数倍往时。即不为润及沿途之计。已万不能复乾隆以前无帮费之河运。而止能复嘉庆以后有帮费之河运。果尔。即使南北河通行无滞。帆云连。篙师林立。泊河干待发。而海运各费。全还漕项。势必别筹帮费。以征米一石。起运约七斗。帮费每

石二两核计。今日所定南漕征米一石之外加钱一千文者。必加至三千数百文。折价三千数百文者。必加至六千余文。能行乎。不能行乎。而况乎所谓通行无滞云连林立者。犹不知有此一日否也。要之河运即或能复。一切旧弊立与俱复。东南受复之害。西北不受复之利。且恐 国帑民膏糜费万亿。汔于不能复。或一复旋废。甚或水手牵掣。求其废而不可得。雨生中丞与鄙见合。惟疏中意主三板助运。适中众忌。此事似宜以天津采买。并移所筹浚河造舟之费。为先一年采买之费。是为正论。若居今日而真欲复河运。虽谓之谗语可也。执事一言九鼎。或有以息其议。甚善。即不然。不为之推波助澜。亦无有能举之者。

国计幸甚。民生幸甚。

复吴仲仙漕帅书

曾国藩

南漕概改海运。自是天时人事。穷变推移之势。承示江北各属。及皖北之由洪泽湖北达者。先办河运。以免纾途运沪出洋。而旧制亦不致全废。具见卓裁。斟酌妥善。弟虽主海运之说。而亦不敢竟废河运。盖以北运河一水。经数百年劳臣经营而成巨川。岂宜以停运之故。堕昔人莫大之功。惟修造漕艘。弟意不欲太骤。不欲太大。不欲以例价责成旗丁自造。太骤。则无此巨款。太大。则难于浮送。或者千里深通。一节胶浅。又增无数浚河之费。责成旗丁自造。往往一丁造船。举族敛费。能趁阁下任内革此虐政为幸。将顾全此三者。则江广三省。似不能不以海运为主。而河运仅堪为辅。刍尧之见。仍求切实指示为荷。

敬陈筹运西米策略疏咸丰八年

陆秉枢

窃惟京仓储备。以漕运为大宗。近年军务未竣。河工未复。江楚漕粮。悉归本省折色。豫东漕麦。半因军饷截留。所恃以接济京仓者。仅止江浙两省之海运。前年两省旱荒。运数较少。京师粮价。腾贵异常。旗民生计维艰。仰蒙皇上特沛殊恩。发仓施赈。始无乏食之虞。然所以能筹此赈需者。实由俸甲各米。半放折色。故得敷衍至今。并非仓储实有盈余。足济京师民食也。今年海运南粮。仰赖 皇上洪福。数倍上年。然以一百七十万石计之。于户部放款似无不敷。于旗民食指仍多不足。设遇青黄不接之时。尤不可不宽为筹备。臣伏见近年中外条陈。如购买台米洋米。劝谕江浙捐输。碾运四川仓谷。以及采买奉天陕西杂粮。非不尽心筹划。而实在运米至京者。亦仅江浙捐输奉天采买十余万石而已。此外或议而未行。或折银起解。仍未能源源接济。再四思维。迄无良策。因见前任太仆寺少卿徐继畲有筹运西米策略。拟请招商贩运宁夏米粮。在河南怀庆府设局收买转运京师。核其所议。剴切详明。于该处米粮大数

。船筏形制。河道经由之程。文报往来之路。多所目击。实可见诸施行。臣谨摘其办法八条。缮列清单。恭呈 御览。伏乞 皇上俯赐采择。饬下部臣筹议试办。如能定有章程。则山陕四川。现有筹备买米银两存储部库。尽可作为资本。该少卿所拟第六条内另筹银款一节。亦可无虑。但期经理得人。实于天庾积储。大有裨益。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训示遵行。

一宁夏自秦汉唐以来。为边塞积储军实之地。历宋元明。古渠大半堙废。水利遂微。我 圣祖仁皇帝谕令地方官渐次修复。四县一州。东西五百里。南北六百六十里。共开渠溉田六万八千余顷。其所产米麦杂粮。西溢玉门河湟。东达豫徐秦晋。洵 天庾之外仓。非他处可比。时阅百余年。诸渠即湮塞已多。以四万顷计之。中稔之岁。尚可收四百余万石。查旧志。宁夏一府。收官粮十三万余石。而地丁止六千余两。地临套口。土著无多。有田者皆他处富商大贾。以杂粮为货物。贩运获利。耕种收获。皆招集外来丁壮佣工。留米粮十分之一。即足供输纳官粮。暨本地户口及佣工食指。余皆贩运于甘肃通省山西陕西河南江南。为数甚巨。今京师所需。分其十之一二。即已绰有余裕。此不患米粮之不足也。

一宁夏运道之在黄河。人皆知之。然上游与下游迥不相同。自宁夏绕河套之三面。至山西汾州府之西界。水势甚小。性亦平恬。由此而南。至河津而下龙门。水性乃变为悍猛。故宁夏出运米粮杂货。有船筏二种。近处用筏。行于山西陕西。其赴河南江南。则须造船。船名西河牛。每岁桃花汛后。顺黄河直下龙门。专走中洪。昼夜不泊。上游水小。一日夜可三四百里。下流水大。可六七百里。或遇风暴。两岸停棹。而此船行惊涛骇浪之中。与平水无异。无桅无橹无桨无舱。船身全在水中。水上止露窄小船面。船夫寝食于船腹中。船后两铁猫一舵。别无所有。用水而不用风。独为神速。惟不能行上水一步。卸载之后。即将船板售与木行。拆造器皿。自宁夏开行。约计不过二千五六百里。桃汛平缓。大约七八日可到。向来此船所载之米麦。多销售于河南。以汴梁为大马头。黄豆销售于南方。以清江浦为大马头。自黄河溃决之后。清江浦已变为陆地。汴梁虽在决口上游。而数年来时有土匪出没。米粮船料不能销售。西河牛船之不下孟津者已数年矣。然欲招商贩运。则运至怀庆一带。便可设局收买。怀庆以西之黄河。安流如故。地方均系乐土。无阻难之处也。

一宁夏造船木料。产于贺兰山。贺兰山在府城西六十里。自古为居人畋猎樵牧之场。在今为木客斫伐船筏木料之地。所产木料。系松柏二种。筏之所用皆松木。西河牛船则用柏而不用松。因柏木到处值钱。薄板亦可为器用。则米豆与船。皆其货也。松木解为船板。不如柏木之易于变价。故造船不用松木。若所需既多。松木自亦可用。但令米粟得价。有利可图。商情自必踊跃也。



一宁夏运米直下黄河。若由官买米造船。招募水手。再派员弁兵役押运。种种繁费。较之商运。加两倍不止。且西河牛船面窄小。绝无安放员弁兵役之地。若添设篷舱。即虑招风。船不能保。又洪涛巨浪之中。昼夜不泊。彼此不及相闻。押运员弁。亦无从照料。今欲致宁夏之米。惟有招商一法。向来该处行商。必先探明河南江南米豆得价。始造船贩运。运到之后。较之本地市价略见平减。方能速售。故官办则米价必致增昂。商办则循其故常。行所无事得利即往。无利即停。不经在官人役之手。百弊不生。惟与官交易。人情所疑。既虑交米之挑驳繁难。又虑领价之迟延克扣。断无敢轻易承揽之人。必须剖切晓谕。将一切办法。与之备细讲明。信如金石。确当不移。商人始认办。第一年必不能多。一次获利。则以后联舸而来矣。

一收买须在怀庆之河内温县原武阳武一带设局。盘至楚旺。由漳河入运河。豫省历来办漕。水陆道路。向有章程。不烦筹划。至楚旺后。如搭入豫省漕船北上。最为简便。恐豫省无如许空间完好之漕船。则不得不雇民船拨运。运河不比黄水。事事须费周章。船户不比旗丁。节节须防偷漏。官弁兵役。有必需之人。口袋小车。有必需之物。盘坝起拨之繁费。斗级仓书之津贴。近年海运。已有章程。无烦另行筹议。其最要者。则斗斛必须公平。发价必须迅速。不经书差之手。不虞平色之低。不许斗级刁难。不准兵役啰嘈。使商不以交官为畏途。而以收局为利藪。闻风而至者必多。若初次办理未善。使之亏折。则虽招而不来矣。

一兵兴未已。催饷频仍。巨款难筹。谁能任此。然试办之第一二年。商情未洽。断不能多。多则十万。少则四五六万。或在山西省见办之捐输项下酌留几成。或令完善之四川陕西等省办小捐输一次。款不甚巨。可以试办三年。招商与漕务不同。可多可少。可行可止。总以海运之多少为消息。如果商情踊跃。势可源源。三年之后。南方渐次肃清。征收漕米。日有起色。河运不能骤通。海运不能悉载。自可将海运所余之漕米。折收银两。余北方之米。以补海运之短绌。不患乎无款可筹矣。

一试办之初。若即由地方查报。事关重大。又系创始。恐印委各员。不敢担承。势必以诸多窒碍一禀塞责。而行商不能相信。亦断无承揽之人。必须钦派实心任事之大员。督同地方官逐细查明。现在该处开渠灌溉之田。尚有若干顷。每年所产米粟杂粮。约共若干万石。粟米若干。麦若干。豆若干。杂粮若干。各项价值。丰年若干。中岁若干。从前西河牛船。每年极多时若干。极少时若干。每船装载米粟。以京通官斛核计。有若干石。其米粟到河南江南。向来中等价值。每石若干。造船料价若干。工价若干。柏木是否敷用。向来卸载后。在各地变价。是否足敷造费。倘柏木不敷。是否松木亦可造办。水手是否敷

用。查问明确之后。传唤行头。将一切办法。与之逐细讲明。如情愿揽办。议定价值。验明米样。豫支定钱若干。出具同行保结。编列字号。给以照票。到局交米后。找领全价。足平足色。当面秤兑发给。不经胥吏之手。给以回票。使到宁夏缴销。除所载官米照票交局外。所带余米及零星杂货。并船料木板。任其售卖。一概免税。不准兵役查。并将交米时一切办法。与之约定。办定之后。即交该处印委各员。如法办理。钦派大臣无须久驻。约定该处米船于某月何时开行。原赴宁夏之大员。即先期驰赴怀庆。布置设局收米发价一切事宜。事不隔手。诸弊不生。初次办理得法。商人获利。不患不来。以后宁夏怀庆两处。但委明干道府办之足矣。

一由京城至宁夏。从西大道历山西陕西兰州至宁夏。计程五十余日。路途窵远。文报迂迟。发米收米之地。消息难通。缓不及事。查山西之平遥县。羸行有通宁夏大路。由平遥取道汾州府。至永宁州之军堡渡河。即陕西之吴堡县。西至绥德州。计程六日。计里四百九十。由绥德州西行至宁条梁。系中间大马头。计程六日。计里四百八十。由宁条梁西行过定边县。即入宁夏所属之花马池。又西行渡黄河至宁夏府城。计程七日。计里五百一十。共计一千四百八十里。商贾往来高脚计十九程。皆系小站。并为大站。不过十二三程。若专为通递文报。暂设腰拨。不过六七程。此路正当河套南面边墙之内。虽渡黄河两次。而河流平稳。一苇可杭。如招商事成。将来宁夏怀庆两处。必须时通信息。既非驿站大路。必须暂设步拨。酌量道路安设。事毕即撤。所费无几。而两处信息时通。办理不致歧误。

此非漕运正办。而足为济变权宜之策。且事由阅历。非凿空不经之谈。虽刦议多疏。不无窒碍。存之以备一格。亦筹计者所不废也。

#### 记筹议商运台谷始末

姚莹

闽省内地。水陆官兵五十三营。与驻防旗兵。不下十万。岁征粮米。惟延平建宁邵武汀州兴化五府产米之区。给兵外。尚有赢米以济他府。福州福宁泉州漳州四府。兵多米少。协济犹不足。则半给折色。督标金厦漳镇铜山云霄龙岩南诸营。有全折者。雍正间。先后题请半支本色。于台湾额征供粟内拨运。嗣又增。给戍台兵眷米谷八万五千二百九十七石。有闰之年八万九千五百九十五石。乾隆十一年。巡抚周学健奏定分配商船。运赴各仓。此商运台谷所由来也。台湾商船。皆漳泉富民所制。五十九年水灾后。二府械之风大炽。蔡牵骚扰海上。军兴几二十年。漳泉之民益困。台湾亦敝。百货萧条。海船遭风。艰于复制。而泛海之艘日稀。于是台谷不能时至内地。兵糈孔亟。厅县皆借碾备贮。而仓储空矣。商船大者载货六七千石。小者二三千石。定制。梁头宽二丈以上

者。配官谷一百八十石。一丈六尺以上者。配谷一百三十石。每石给运脚银六分六厘。初无所苦。既而运谷至仓。官吏多所挑剔。而民货一石。水脚银三钱至六钱不等。又商船自台载货。至宁波上海胶州天津。远者或至盛京。然后还闽。往返经半年以上。官谷在舱久。惧海气蒸变。故台地配谷。私皆易银置货。其返也。亦折色交仓。不可。然后买谷以应。官吏挟持为利。久之遂成陋规。于是内地有台谷。厅县皆赖以济公。如江浙之漕焉。嘉庆十四年。总督方公维甸以台谷积滞。奏闻八里坌口与鹿耳门鹿仔港一律配运。凡渡海渔船梁头宽五尺以上至一丈二尺者。皆令配谷三十石至八十余石。然奸商诡譎。往往减报梁头。巧为规避。官谷积滞如故。十六年。总督汪公志伊奏请专雇商船。委文武大员至台运谷十万。二十三年。复雇运七万。先是彰化县知县杨桂森尝建言。请台地改征折色。奏停台运。省议不可。奸民卢允霞者。以健讼遣戍赦归在鹿港。闻之曰。此奇货也。谓所善商人。我能革除陋规。众惑之。以为谋主。乃设馆抽各船户钱。给允霞为讼费。然独鹿港十数家。其台郡及泉厦众商船不愿也。二十五年。台澎道叶公世倬至自鹿港。受其肤愬。以为商果病也。欲除其弊以恤商。议罢商人配谷。请制官船海运。以语台湾县姚莹。莹曰。台谷岁十万石。舟以二千为率。法当用五十艘。一艘工料五千为率。当费金二十五万。既有粮艘。必用弁兵管驾。并舵工水手。每舟不下数十人。岁费金又数万。海舟驾驶。三年当一修。费又数万。重洋风涛不测。一有沈失。则舟谷两亡。是漕艘之外。又增 国家一病也。不可行。叶公疑其有私。及为巡抚。力持前说。未及改制。罢去。

赵文恪公与孙公尔准为督抚。患商运不前。属台湾府方传穰筹之。传穰以鹿港口门淤浅。商船不前。道光四年。采舆论。请开五条港利商船。而是年乃奉

旨运米四十万至天津。免配兵谷者六十余艘。配运之船益少。传穰议曰。今虽极力疏通。不足运本年之额。计来岁积欠当三十万以上。势必又需雇运。然非善策也。重洋险阻。商船往来岁有漂沈。平时配运止百余石。糖市倍之。即失水责偿。为数无多。故行之可久。若雇船专运。每船奚止十倍。设有不虞。官商皆难着赔。虽前已三次行之。而未可恃也。昔时商本丰厚。其船工料坚固。近今商船薄小。南北洋中沈碎者多。民间置货千石。犹必分寄数船以防意外。官谷岂可不加郑重乎。积谷三十万。用商船六七十艘。厦蚶二厅雇拨当为四起。或五六起。每起必有文武正副委员及护送弁兵。供应犒赏皆取诸四县。赔累已甚。而内地各仓。既失商人之利。则必多所挑驳。非云谷杂沙。则云斗斛不足。纷纷檄行四县补运。此累之在官者也。官谷运脚。每石六分六厘。较民货水脚仅十分之二。每船以二千石为率。船户仅得运脚一百余两。不敷舵水饭食工资。其船本及修整篷索桅椗之需。皆于何出。每逢雇运。众行商及通港之

船。皆科派津贴。而船户仍不免赔。此累之在商者也。台湾三口往来商船。祇有此数。既专运积谷。则明年新谷必有短配。是为疏积欠反增新欠。亦非计之得者。况台地近年米贵。一闻雇运。民间米价必一时腾踊。匪类藉以滋事。是官商既病而并以病民。传穉之愚。惟有暂停新谷。以折色支放兵食。尽配积谷。免雇运而补仓储。请飭下台湾厅县查明欠运谷数。至本年止。实若干石。照旧配运。其道光五年新谷。令四县尽数易银。按中平市价。每一石易价番银一元三角。分四季解至内地福州厦防厅库收贮。有谷厅县领回按月折放兵食。内地番银一元。可易制钱八百余文。以二谷一米计之。每米一斗。可折放制钱二百文。其内外厅县领解番银脚费平水。即以商运例给之脚价予之。俟积谷运竣。仍配新谷如旧。数年之后。再有积谷。亦可仿此而行。则永免雇运之害。而台湾之积谷可清。内地之仓储可补矣。文恪公深然之。水师提督许公松年力阻其议。适卢允霞入京师上控。求罢商运。事下督抚议。司道乃采杨桂森之说。停止商运。请台地供粟。半收本色。以给台营。半收折色。每谷一石。改征银一两二钱。以给内营。即全数划抵台湾兵饷。台地免一领一解之烦。内地免解饷遭风之虑。每年又可省运脚银六千余两。文恪公曰。闽省漳泉诸府。负山环海。田少民多。出米不敷民食。台郡产米之区。故令征收本色。运给内营兵食。原以台地之有余。济内营之不足。今不令将本色运内济兵。转使改解折色。已失立法之本意。况台府请暂停一年改解折色。司道已虑米价昂贵。营员借口。若此后尽解折色。岂米价独可无虑耶。台郡各属征收供粟。向无半本半折之例。方守所议。暂解折色一年。犹属一时通融之计。尚可由官酌办。若改征半折。则台民有谷之家较多。纷纷巢谷完银。必有平水火耗之加。更滋流弊。是利商以病民也。更易旧章。未可草率。其再议之。于是台湾道孔昭虔台湾府方传穉台防同知杜绍祁鹿港同知邓传安淡水同知吴性诚台湾县李慎彝嘉义县王衍庆会议。皆谓商运不可罢。

台民闻将改折。大哗。绅士咸曰。民闲完纳正供。已百余年。虽今昔情形不同。私有折色。亦皆按时价之低昂。并无一定。若改征折色。每谷一石。征银一两二钱。转成定例。行之日久。势必又有加征平水火耗。将来受累更深。且台民市易。皆用番饼。并无纹银。全赖每年兵饷散布民闲。纹番两便。故钱价得平。若大饷永停。则纹银断绝。番饼增昂。必致民商两困大不便。时孙公亦以改折抵饷之说。密访于传穉。传穉覆书曰。今之纷纷言商病者。皆务虚名。未计其实也。商船往来台洋一次。贩货之获利。与船户之水脚。所得凡数千金。以数千石之船。仅运百余石之官谷。复给以每石六分有奇之运价。国家恤商。可谓厚矣。何病之有。所谓病者。有司之陋规耳。有 国法在。罪之可也。今乃改易旧章。设有他弊。又何以处之。自古无不敝之法。利之所在。弊即生

焉。苟鉴于末流。遂即亡其本。是为因噎废食。乌可不自察乎。夫商船运谷。虽以养兵。其端亦原于正供。台地产谷之区。颇艰银货。故昔人因地定赋。有供粟而无地丁。虽有匀丁杂税。为数无几。而漳泉福州兵民繁庶。产谷不足故以有易无。运台谷以济各郡之兵糈。发帑银以给全台之兵饷。各得其所。民闲便之久矣。虽近时台属之正供。不无折收。内地之兵米。不无折放。船户之运谷。不无折交。然名存法在。每有需谷之时。犹可立备。一经改制。则内地永无得谷之期。台地永无见银之日。一旦实需其用。反费周章。其不便者一。台属贸易。俱用番饼。官民收用纹银。皆仰给于台饷。给兵之后。散布民间。舍此则海外纹银断绝矣。其不便者二。全台兵饷。岁发银二十一万一千有奇。逢闰年发银二十二万六千有奇。又加饷银六万七千有奇。台属额征盐课叛产官庄杂项钱粮捐款。尽数划扣。历年司中尚应发银十四五万有奇。今以通台运谷折价。即使年清无欠。裁十万耳。不足抵大饷之数。设岁有歉收。民欠积累。则支绌立形。海外兵饷攸关。贻误匪细。其不便者三。自古三代不废力役之征。国有征发。里出车徒马牛。惟所用。唐定租庸调之法。史犹称善。盖军国之需。不能不资民力。匪特赖以济事也。亦阴以维持上下。使民知趋事赴功尊君亲上之义。故民安其分而忘其劳。今西北直省犹有车马差徭。故其民愿朴。而以奉公为分所应尔。东南诸省民俗浇偷。一切便民犹谤其上者。不知分与义也。海船无他徭役。官使往来。皆予雇值。独过台配载军工回棹配载运谷。此二事。尚有奉公之意耳。然亦有水脚之给。虽稍赔费。亦由船户自图巧利。为口员胥吏之所挟持。虽成陋规。非无故而致也。若裁去运谷。则商船自此不识奉公之义。一旦有意外之征发。反相与嗟怨。以为不当役使之矣。履霜坚冰。由来有渐。其不便者四。

卢允霞一无赖讼棍耳。昔尝以唆讼拟遣。逢恩赦归。又盘踞鹿港。倡为邪说。煽惑商民。假革陋规之名。设立公馆。每船抽费银数十。是以奸民棋征暴敛也。各商船户。惟泉郡数人稍稍附之。余皆已悟其奸。有赴厅控其假公敛费者。此前岁邓丞所以往毁其馆也。彼挟此恨。又为众船户所尤。故冒死叩阍。以塞众人之责。始因敛费而控陋规。继则因陋规而条陈改制。是一奸民而敢恣棋议。变乱祖宗成法矣。虽停罢商运之议。启自杨桂森。然杨桂森之议昔已不行。今则因卢允霞之议而行之。是奸民舞智。反优于邑令之建言也。此风一开。异时必有纷纷效尤。竞议国政者。语云。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反在奸民可乎。其未便者五。州县亲民之官。必使有力办公。乃可不形轔蹶。台谷之陋规。不但内地各属赖之者多。即台属厅县。亦有折半征收之利。每谷一石。折收番银二元。或一元八角。可当纹银一两四钱。或二三钱。今使以半折抵给台饷。则官无丝毫之余羨。而厅县从此大困矣。海外经费。无一不倍

内地。幕友修金。岁常四五千金。捐赔之款。又一二千两。廉俸无几。何以供之。非尽为人橐肥私之计也。其不便者六。虽有兼吏。亦必俾能自给。然后不侵国帑。不朘民膏。陋规改尽。势必亏空仓库。否则词讼案牘。掊克赃私。民闲受祸更烈。海外隐忧。方自此深矣。其不便者七。夫病商之弊。其害犹小。若以便商之故。而病官与民。因以病国。则其害甚巨。古之为政者。利均则权之以义。害均则权之以大小轻重。不可不谨也。本朝制度宽大。一切便民。或因时损益。小有变通则可。若竟废前人之法。窃恐貽悔他时。书上。孙公纳之。文恪公与传穉书曰。比阅陈议。所见正同。事关国制。不可不尽言也。然已违众议不罢商运。传穉所云运旧停新之策。亦遂置之。明年仍雇运焉。传穉复请为减运之法曰。比阅台湾三口运谷册数。每年积压约二万以上。若减运眷谷。则无积矣。眷谷者。非戍兵正粮也。每戍兵一名。月给眷粮一斗。岁运二万六千余石。各兵眷历年米票。皆转以卖钱。并不赴仓领米。莫如照台谷平价。每米一石。折予纹银一两。藩司于台饷扣发。台属以折色纳府抵大饷焉。是时文恪公已去闽省。议虽暂行之。而未能奏咨。传穉旋亦内渡矣。

## 卷四十九 户政二十一漕运下

### 河漕私议

姚椿

道光四年冬十一月。洪泽湖溢。山阳高宝田庐多淹没。几逮扬州。隆冬水涸。幸得无事。事少定。客有问于蒙曰。国家蓄清以济黄运。今清水尽泄。来岁势必涸。涸则粮艘不得行。奈何。蒙曰。此天之所以开圣人也。夫河漕之不能并治也久矣。欲并治必且并坏。元明以来。建都北京。仰东南之漕粟。远虑者。固谓古者立国。必尽其地之力以为用。故必兴西北之屯田。减东南之财赋。而治大河使北流。如此。则一举而海内又安。今纵不能尽然。则莫若议海运之利。客曰。海运之说。明琼山邱氏言之。论者以为道险阻。万一风水有失。粟且无论。其如人命何。蒙曰。此迂僻之论也。自唐虞至汉唐。皆建都于关中。西晋都洛阳。东晋南北朝。分域而治。北宋都汴。其势自无待海运。向使唐虞帝王建都今之燕蓟。以抚有今日之郡县。其漕运固不专恃海。亦岂必斥海运而不用耶。禹贡扬州之文。曰沿于江海。达于淮泗。虽曰其时江淮未通。亦可见海运非必不可行之一证也。今内地如洞庭彭蠡扬子江。以至大河之险。每岁所漂没者。亦间有之。不此之戒。而独惧于海道之不可测。吾未见其必然也。诚能相度漕河之利害。较其短长。岁有所余。且可省减以惠东南之民。其事岂不诚利且溥哉。且吾言海运。非独恃海运已也。今者之事。法当择大臣公忠知水利者一人督江南。又一人副之。专司河事。度其势所可否而进退之。或由河。

或由海。不从中制。 诏四川总督备舟下粳米至湖广。由襄樊以达京师。 诏福建广东督抚量度其省所余米。而由海以达天津。否则以财市江浙之所赢。其浙江湖广江西之粟。则统于督江南之大臣。以为进退。而法又必先诛误事之河臣。严处司事之督臣。以一心志而明赏罚。如此。则四方之粟。捆载而至。行之有效。吾见数年之中。将过于往日之积也。客曰。倾海内以实京师。则诚然矣。得毋失民食而厉百姓耶。且费广将安所出。蒙曰。采买者。取其地之所有余。而不强所不足。且民得价值。皆有以饱。而吏又务持其平。夫何患。是在良有司之奉行耳。故曰。法不可不严。至所费诚多。然使俟浅阻而议盘驳。议浚淤。费将倍蓰于此。而又不能速。成大事者不惜小利。 国家岂可爱此数百万金钱。而贻他日无穷之悔耶。如此而汰粮艘水手以治河。且兼治山东湖河。彼多其乡人。各安其土而利其事。而于 国家为有益。此古者大灾荒以工役为振济。事举而民便之术也。而其道非先严赏罚以一其心志不可。故曰。此天所以开圣人也。客曰。子之言则诚然矣。抑昔人有言曰。专海运。则 国家尤取给东南。而民力且竭。如之何。蒙曰。是固不得已之说。循其本。则西北之水利尽辟。而后太仓乃余数年之蓄。而后东南之民得以少纾。今者 圣天子疏浚直隶水道。岂非欲举西北之民尽务于农。而不使他处独受其困耶。行海运。而一时之漕治。举屯田。而日后之漕且益治。视河之所趋。不使与淮合以入于江。以乱天地之经。而一时与后世之河且俱治。故曰。此天也。客既退。遂书其言为河漕私议。

### 海运续议

陈文述

道光五年二月日。两江总督漕运总督江苏浙江两巡抚。奉廷寄。以上年江南高堰漫口。清水宣泄过多。于本年重运漕船有妨。经钦差会同总督及河漕诸臣商办。以重运瞬即前进。未便停待。请引黄入运。藉其浮送。此固不得已权宜之计。虽添筑闸坝钞束。盛涨自可无虞泛滥。第黄水挟沙而行。过后必致淤垫。恐目前俾资济运。日久贻患滋深。终非善策。漕运为天庾正供。设将来运道淤滞。帮船迟误。自应未雨绸缪。另筹妥办。江浙各府。滨临大海。商船装运货物。驶至北洋。一岁之中。往来数次。似海运尚非必不可行。若雇大号沙船。分起装运。饬舵水旗丁人等。小心管驾。伊等熟习水性。定能履险如夷。所有风涛盗贼。亦可无虞。惟事系创始。办理不易。然不可畏难坐视。漠不相关。着各就所属地方情形。广谘博采。通盘经画。悉心计议。勿存成见。筹议具奏。余适以事至袁浦。同人以嘉庆十五年。曾应 诏议海运可行。稍知涯略。殷殷咨询。乃复作为此篇。备采择焉。

客问陈子曰。子海运之议。言之十有六年矣。今河口阻滞。粮艘不能畅行。全

漕能否渡黄。事无把握。皇上发明诏。飭令议行。而子在浦。曾无一言之献纳。岂机宜已尽于前议。无可再事增损耶。陈子曰。前议未足以尽今日之机宜也。前议米未交帮。则以上海之船。运苏松之粮。其势甚便。今则粮艘载米。业已离次。则受兑之地应另议也。前议费未给丁。则以给帮之费。转而雇船。足以敷用。今则公私之费。均已全给运丁。疲多殷少。非还旧欠。即置新货。不能按数追缴。则海运之费应另筹也。前议试行不过数十万石。今则本年漕米之外。加以缓漕洒带。不下五百万石。此五百万石。非全行抵北不可。则全漕之数应通计也。无已。则请先就河运计之。夫海运之水脚。每米一石。以八钱计。则每千石须八百两。粮船所载。以每船八百石计。则多过一船。即省海运六百四十两。过百船。即省六万四千两。过千船。即省六十四万两。以六八串钱计。省钱四十三万五千二百千。即省银四十余万也。宜先筹款四五万金存贮河口。以为筑堤束水关盘纜缆牵挽赏犒之需。多过一帮。不特运丁受一帮之益。即北坝亦受一帮之益。截至夏至堵闭御黄坝为止。作两月计。每日过船以五十只计。约可过三千只。盖夏至后。将届伏汛。黄水盛涨。运河两岸。不能容受。淮扬两郡。在在可危。故夏至节近。御黄坝必须堵闭也。是坝一经堵闭。运河水无来源。势必停淤阻浅。到淮之船。令其退回江口。以就海运。势必不能。则宜先筹内河驳运之法。应请尽调江广山东江南粮驳船。停泊黄河南岸。修备用。以一千只计。每船装米三百石。约可装米三十万石。于全漕不过二十分之一。不足济事。则请调豫东回空粮船。或雇河南西河牛船只四五百只。以每船装米一千五百石计。可装米七十万石。合之驳船。约可装米百万石。自彭家马头过河。不过二里许。用麻袋小车装运。其势尚便。仍自杨家庄进中河。自运河行走。足抵北坝。此种船只。驳船水手。祇须给与饭食。西河牛船运脚。与驳船牵算。每石水脚三钱。约须三十万两。此与内河驳船无异。即令运丁自行押送北坝交兑。亦与粮船抵通无异。或可尽运江浙两省之米。其江广之米。大约不得不议海运矣。则泊船之地宜筹也。江广系属尾帮。停泊多在瓜仪。宜于上海雇船。驶赴瓜仪受兑。上自仪征之黄连港。下至江都之三江营。沿江空阔。足敷停泊。就船过船。无需脚费。惟海运之事。海船之舵水。先须粮艘之运丁。盖粮艘虽省北行牵挽之劳。实非本愿。一则自置货物。不能带北消售觅利。二则带运之客货。不能到北交代。三则北坝回货。不能携带转运。四则舵水身工已给。不能追回。五则回空过早。闲空之日。水手口食无资。不能不为周。再追其所得津贴。以为海运水。不特有名无实。于事无济。且恐情极生变。别滋事端。或不便竟置不论。则或由该本省分年扣缴。宜责成各该省粮道议详核办。至北坝交兑。则旗丁积习相沿。包与舵工。并不亲身赴北。至北坝者。不过办事旗丁数人。漕船系属官物。必须责令原来舵水管驾回次。以为



下年新运地步。则江广之米。既经海运。仍责令旗丁赴北交兑。乘坐海船。既恐不谙。令其陆行。途次避匿。孰为管理。即令至北。推诿规避之弊。不可胜言。而商船祇能运米。不能交官。祇能抵津。不能抵坝。祇能交米。不能贴费。若吏胥花户。仍照粮船之例。需索挑斥。于事实多隔碍。则在北如何兑收。存贮何处。作何驳运。必需钦派公正大员。及御史监察。严禁需索。一破向年积习。俾免累之处。应请筹议具奏。请旨遵行。

至大小沙船。江南沿海州县皆有。殷实之商。有一家数十号者。会于上海。牙行船埠及该处豆行。熟悉情形。就彼雇募。事有归宿。特恐办理不善。船户人等。不知公平交易。与民间买卖无异。稍为惊惶。即行避匿推诿。或书差牙行藉端播弄。坚实之船。得钱卖放朽坏之船。封雇充数。甚或勾通丁属。蒙蔽官府。增昂价值。把持分肥。种种流弊。皆不可知。必得遴委妥员。并延访老成熟悉之人。到彼访明现在中等通行之价。关担较苏担实在多寡之数。向船埠船商人等剴切晓谕。参酌交易情形。明定水脚。妥议章程。仿照粮船之意。五船互保。十船立一船头。五十船立一总船头。祇责以辨认人船。到津聚泊一处。不问其余。水脚何处先付若干。由何衙门给与执照。船户如何出具认领。由何衙门会报。应否给与较准漕斛。及样米桶袋。每船准带余米若干。货物若干。免税若干。所免之税。奏明于关税盈余项下核实减免。到北执照。呈缴何衙门会收查销。办理妥协。如何给与奖励。及执照款式。领状款式。商人与官交接。究多畏葸。在南在北。应如何设立总局。皆宜预为议及者也。至此项船只。拟运江广二省之米。约及一百万石。以每石八钱折实六八串钱计。约及五十万金。既不能追缴旗丁。又不便请用正项钱粮。应如何设法之处。亦应预备。此皆前议之所未备者也。前议何足以尽今日之机宜也。客曰。然则何以不言也。曰。是不易言也。譬如行军之事。在于命将。为将之道。在于治心。将必心定而后臂指相应也。必谋出万全而后心乃定也。心定而后识定。识定而后志定。不易言也。不定之故。约有数端。一则通州仓储。积贮情形。未尽悉也。二则粮船海船。聚则人众。恐滋事也。三则万一失事。经办之员。恐赔累也。故不得不郑重出之也。大约仓储之积。足支十年者。雀鼠之耗。变幻百出。去其二成。不过七八年矣。七八年者。气头廩底之米。蒸湿朽坏。去其二成。不过五六年矣。而况不及十年者。畿辅之地。百官军民。皆仰给南漕。必众人之心安。而后皇上之心安也。今仓储未必无数年之积。而人不尽知。河运阻滞。惶惶之情。定烦圣虑。则今日海运似当急筹也。粮船水手。易于滋事。此诚应有之虑。故议中先议两船兼。而尤于粮船丁舵水手加之意。今拟以粮船之事。责成各该粮道。海船之事。责成上海道拣派妥员带同老成船埠同至瓜洲照应。地方之事。则有扬州府及驻扎瓜洲之京口副将足资弹压。再遴委妥员帮同

办理。似亦可以无患。至分赔代赔。贻累子孙。为属员所畏。上官体。恩至重也。风涛盗贼。虽可无虞。然意外之事。亦难逆料。此则在精选坚实船只。壮健舵水。分派水师护送巡缉。万一适遇。致有损失。试行之初。似当预为奏明核实。邀 恩宽免。盖于不测之区。行见之事。必明定赏罚。且必需赏重罚轻。而后人始用命也。

近人谓海运必不可行者。其说有二。曰费无所出。曰人无所归。不知此乃海运难行之处。而非必不可行也。譬若人身受病。必思所以治之。万不能因其病而束手以待也。论海运于平日。则以粮船之费。作海运之费。费有所出。而人无所归。宜筹所以安辑之。上年江浙水灾。停运者十八九。人无所归。亦十八九。较之今日。何止数倍。筹其口食。陆续散遣。亦未见滋事也。论海运于今日。则水手身工。已于水次领足。仍须驾驶回空。口食不忧无着。所苦者。所带私货不能销售。及不能带北坝回货觅利耳。然此究有余之病。而非不足之病也。且其货不过磁器夏布竹木之类。沿途皆可售卖。沿途之货。均可转贩。河渠通利。新漕瞬届。则人不患无所归也。所难者。费无所出。窃谓 明诏饬行。为畿辅筹民食。 国家断不惜此巨费。而经费有常。不能不多方筹划。则两淮商人。素属急公。现闻奉 旨传询。议加盐价。以江广口岸。方在减价敌私。不便议加。稔知工用繁多。愿筹报效五六百万。分年带缴。则或遂其报效之诚。作为现在海运之费。不过十分之一。即可足用。万一运库现银不能足数。则就近藩关各库先为拨用。由运库陆续解还归款。此似可筹商磋商使。询问商情。具奏请 旨遵行者也。此不宜迁延观望坐误事机也。筹经费以运粮艘。备驳船以资驳运。雇沙船以资海运。三者并行。以期全漕抵通。以安畿辅之心。即以慰宵旰之 圣心。实为目前之急务。若夫 国家如天之福。河伯效灵。两月之间。闸口通顺。刻期渡黄。不特无事海运。并无事驳运。则二者所费水脚饭食之资。或归通省摊捐。于事亦非甚难。此则前议所未备。而今日所当议及者也。若风汛之顺逆。水程之远近。前议已略及之。其未备者。则有高培源之海运备采。谢占壬之海运提要。董国华之海运事略。齐彦槐之海运南漕议。孙义均之乙酉筹运议。师亮采之瀛槎答问。沈涛之沪渎客谈。钱轼之海运蠡测。魏源之胶莱海运议。皆足以备采择。虚怀采纳。实心措置。知人善任。和衷共济。勿多顾虑。勿惑浮言。靖人心于不觉。消隐患于无形。上为 国家立恒久之规。下为畿辅兆丰盈之象。慰 九重之宵旰。而一己之功名亦懋焉。勋载史宬。福延后嗣。是在秉钧当轴之贤者。卓远见而坚定识矣。

海运水脚。谢占壬之苏斛每石八百十文。是以极贵之价。每石三两。每两折实钱六百七十六文。关担合苏斛二石五斗零也。齐彦槐之苏斛每石四钱有零。是关担九三兑银一两二钱。合苏斛二石四斗二升也。与现在牙户所开之关担合

苏斛二石。每担水脚一两四钱。苏石每石合漕纹七钱者不同。与鄙人所议每石八钱折实六八串钱亦不同。大约船户所得水脚。每两皆六八串钱。而价之低昂。则视船只货物之多寡与为消长。今拟每苏斛水脚。给以漕纹五钱。再加免税二百担。其妥协出力之船商船户。仍加以优奖。民间雇载。论货之多寡。不论船之大小。是以有装土压钞之事。今则尽船装载。即论平价。较之民雇。已有盈余。足资牙户人等沾润。其应如何酌提行用。听其自议。官不与闻。若辈食毛践土。具有天良。当无不踊跃从事。即胥吏牙行人等。择其驯谨诚实者。开诚布公。与共斯事。当不致居奇货而肆侵渔。致掣肘而僨事。若驳船麻袋。本属无所用之。详于复齐彦槐书。兹不具载。及今为之。船则七八百艘尚可得。风则五六两月亦正可行。若过此以往。则仅可存此说以待将来矣。四月朔日又记。

### 海运北坝交兑议

陈文述

海运之事。惟北坝交兑最难。以沙船耆舵过于畏葸也。畏挑斥羁留。致误关东豆汛也。为沙船计者曰。但得他人代往交米。沙船仅管运送至津。俾得随到随卸随行。则水脚之多寡可不计也。于是筹海运者曰宜用运丁。为其与北坝熟习也。则州县必照旧予运丁以津贴也。必于津贴之外。增沙船水脚也。夫州县出倍费。而沙船得速行。已属非计。而运丁者。以河运为业者也。其不乐海运之利便者。情与势也。即不至仇敌相视。而不休戚相关者。亦情与势也。则沙船抵津。必多方句串书吏花户经纪以难沙船。公然不敢难也。则暗中设法难之。或羁留驳船。使不得源源接济。或压搁回照。使不得及早开行。或故使人与之寻索逋殴詈打降嫖赌酗酒。甚而结讼。明以困运丁。而暗中实以难沙船。既由运丁交兑。则沙船被羁。不能向官府陈诉也。即陈诉而官府有词以谢也。必致沙船倾箱倒篋以济运丁。逮至开行。而关东之豆汛已误。则运丁交米之无益于沙船。且有碍于沙船如此也。于是为变计者谓宜州县派人自交。夫州县以中缺计。漕米约五万石。须沙船五十只。每船一人。须五十人。州县安得有如许心腹干练之人。则或酌派数人。使乘沙船往耶。无人之船或先到。有人之船返在后。或十日。或半月。不可料也。则未到之日。皆先到船只停泊以待之日也。或使由陆路往。则米未上船。人须先行。所派之人。贤愚不一。即得其人。而州县肥官。漕务利藪。北坝之人。所欲得而甘心也久矣。其需索刁难。必视运丁有加。费用大而赔累多。其究竟终归于亏空库项。而受其刁难勒措之日。皆沙船守候待兑之日。设遇不肖。其智计未必出运丁下。则州县派人交米。即无碍于沙船。而实无益于沙船如此也。则莫若委员。夫历年河运。各帮有运弁。各府有通判。各省有粮道。官非不多。而北坝交兑。仍以责之旗丁。刁难勒措

。官未尝过问。并亦不能过问。不敢过问也。而旗丁者。不尽在船也。南北兑运。包与舵工。则舵工者。旗丁出官代驾之人。与旗丁无异也。彼舵工虽交米。而所以交者。舵工不能自为政也。每帮有熟悉南北办事旗丁数人。出承其总。所谓尖丁是也。费用若干。照旧章而损益之。各船以所得于南者分肥焉。设有彼此争较。则官不过使旗丁多出钱与北坝。得早交卸。买静求安耳。而北坝之花户经纪口不言钱也。惟以米色为词。米色之美恶无定也。钱至则糠秕皆精凿也。钱不至则珠玉皆泥沙也。言米色者曰。干圆洁净。夫干与洁净。米之所能也。圆则米之所不能也。为经纪花户者曰。即使粒粒珍珠。亦须打眼钱。是运丁在南。所以讹州县而苦百姓者也。是慎重米色者。功令所以重天庾。而若辈即以为挟制取财之具。是以米色愈重。苛索愈多。而米色亦愈坏。势相因也。若沙船运米。委员往交。不过坐待河干。互相观望。委员之任事者。不过明为出力。公牍禀呈。暗为调停。敛钱给费。其不任事者。不过拚一官以殉之耳。是委员之无益于沙船又如此也。

然则海运终不可行乎。曰。是又不然。我朝自康熙中开海禁以来。船商食国家之福者。百四十余年矣。小有转输。畏难推诿。此船商所不敢出也。则莫若推究其利弊之极而权衡之。北坝之费。历经内外臣工条奏。虽不尽不实。每船约在百金内外。每石之费。约及一钱有余。江苏漕粮。正兑本有加四耗米。二五之耗。随正归仓。一五之耗。随船给丁。改兑加三耗米。一七之耗。随正归仓。一三之耗。随船给丁。浙江漕粮。正兑耗米。与江苏同。改兑耗米。亦系加四。一七之耗。随正归仓。二三之耗。随船给丁。夫运丁于屯田领款赠五行月之外。又加以每石若干之耗。岂真仓中之鼠。饮啖倍常哉。亦以调剂旗丁云尔。今沙船载米。数倍于粮船。而行走便捷。期实速于粮船。水脚之外。耗米全给沙船。未免过多。则莫若即耗米之数而酌分之。以一斗给与沙船。除浙江杭州府属各县。江苏常镇两府属各县。距上海较远。历来津贴旗丁帮费亦较轻。五升之耗。拟归州县贴补水脚外。其余州县。照现定价值。征收折色。解粮道库。仿照轻之式。解仓场衙门。以作天津剥船水脚。及北坝一切不能减少之费。则以一百七十八万石计。可得耗米二万余石。北坝得此。不无小补。而沙船于水脚之外。得有加一耗米。除实在折耗外。似亦尚有盈余。即北坝有一二万不能省之费用。亦可于此挹注。不致耗及水脚。于公于私。似皆有益。其北坝如何预备。北仓共有若干。如何存贮。驳船共有若干。作何给与水脚。沙船到天津何处停泊。如何次第起驳。至迟不得过几日投文领批。至迟不得过几日。何处设立总局。委员如何给与薪水。书吏如何给与纸张。花户经纪如何给与饭食。以及一切芦席麻袋油火烛之需。均应奏请 敕下直隶总督会同仓场侍郎筹议章程。咨商江省。请 旨遵行。仍请 钦派公正御史一二员。稽查沙

船到津及起剥开行日期。按几日具奏一次。何处压搁。许董事带同船户具禀。稽查究办。似此情法兼行。或可不虞掣肘。抑更有请者。验米者。所以核实米色。而沙船载运粮食客货。从无验色之事。非舵水尽诚实也。巨海汪洋。风汛利便。不须停泊。既无偷漏。即无短绌。自无搀和。祇须在南不收潮米。至北自然不致霉变。此次试行之初。在南责成粮道。亲验米色。在北应请暂宽一切科条。尤以秉公验收。不挑斥米色为第一关键。少有霉变。尚堪食用者。另廩存贮。先行按成搭放。万一竟有收藏不慎。一仓之中。有发变结成巨块。颜色青黯。不堪食用者。该船户耗米宽余。或同帮邻船协济。抵补足额者无论。否则短缺之数。于批回注明。会总咨覆。于公局存贮提厘银两内买补。下运带交。如海运停止。即行交价。无款可筹。再行奏请豁免。不收之米。船户或在津棗卖。或带作回空食米。听其自便。此次试行之后。或有章程未尽妥善。应令筹议者。随时斟酌更正。以期无碍再行。至耆舵不谙文理。不娴公事。或公延一二董事出官。代为经理。亦听其便。似此分别定义。沙船或不致畏葸。而海运得以安行。河漕可以并治矣。

请试行海运疏道光五年

王赠芳

窃照本年借黄济运。原属权宜。既虑贻患于全河。仍难全登于天庾。现在极力趲行。臣核计之。总有二千余只未能北渡。剥运之难行。臣前折已详言之。是则舍海运更无长策也。惟是我朝二百年来。河运相承。忽议经涉重洋。事原创始。虽考元史所载。江南之粮。岁分海运二次。旬日可达京师。民无挽输之劳。官有储蓄之富。计耗损率不过百分之一。诚一代良法。究之今昔各有情形。举动不无顾虑。即上海沙船。每岁出洋率三四次。商人往来。数十年无恙。究之沙船为民货。而漕运为官米。民行之。官仍未行之也。臣愚以为南漕重计。宜出万全。海运之行。莫如先试。试行之而无患。则暂行之而奚疑。以常理言之。便于海运者。江浙帮为最。现今业已入运渡黄。姑无庸议。惟此江广帮船。既不能北渡。必筹所以抵通之方。海运固自需费。较之剥运。其费必省。即同一需费。何如借此以试行海运之为两得乎。臣请以江广各帮之米。仿薛向募客舟之法。将粮船运至镇江口。令运丁各雇小船剥送至上海县。原船饬令回空归次。即于上海官为招募沙船。令其洒带。其可容二千石者。令载官米千石。私货千石至直沽口交纳。简派文武官弁中干练而谙海性者二三员。督率趲行。且纪洋面程途。以备圣览。如沙船现已陆续开洋。船只较少。即就现在所有之船。度其所载米数。交兑洒带。本年不过试行。事易办而费亦无多。惟在体察商情。勿令困累。公私交济。方为有益。诚试之而效。则来年海运之暂行可无疑义矣。查各帮粮船受兑时。州县各有津贴银两。以为安丁之费。多

者千余金。少亦六七百金。若近赴海口。则舵水工食。及北河提溜打闸之费。均属可省。尚何所用其安丁。是安丁之项。即可提为海运之贖也。本年江广各帮。改行海运。时日较迟。其银已归运丁。必已动用办货。若必提追。亦滋扰累。自宜以剥运之费。移而募船。若来年已定海运。即可先期飭令各州县将安丁银两解至上海。以之招募沙船。自足敷用。如此。则漕运固属便利。而国帑更无糜费矣。总之有任事之人。仍有救时之效。是在为大吏者。肩巨思深。虚公协济。为国家立久远之谋。不以目前之迁就为安。不以事外之推卸为智。则政无不举。而法无不行。查嘉庆十二年。前任浙江巡抚阮元。曾经遵旨筹办海运。妥酌一切。已有成局。商人无不乐从。后因运道已通。事遂停罢。可见筹议虽周。施行匪易。伏乞 敕下两江总督漕运总督江苏巡抚筹议施行之法。 谕令事在必行。以免观望。兼 诏两广督臣阮元。将当日妥酌章程。咨交两江。以备采择。令南河总督专力治河。不必兼顾漕运。大工告竣。仍照河运旧章。永远遵行。斯河防固而仓庾充。患弭于今日。而利贻于万世矣。

遵议御史朱琦奏海船带运京仓米石疏户部

道光二十五年九月初三日。奉 上谕。朱琦奏请储蓄京仓米石一折着户部议奏钦此。由内阁并原折抄出到部。据该御史原奏内称。伏见京中十三仓米石。岁仰南粮漕运。每年支放。颇少赢余。必须及早设法买补充赢。乃为有备无患之道。求于买补之中。不致有伤经费。而又不妨于民食者。惟有海船带运一法。臣闻福建广东两省。向有海船带货至天津贸易。往年每省各数十只。或百余只不等。近年来者日稀。祇以贸易利益微薄。若令有可获息之处。仍当来者日多。而闽广谷多价贱。倘令该两省于此等海船。准其装载米石。到天津交付。以补漕运之不逮。而实京仓。于国家根本重计。洵为有裨。惟领银采买。及到天津交付。必须严定章程。使官吏无从把持。书役不能勒索。商贾得以权子母而计奇赢。庶于商力无亏。乃能行诸久远。而每年帮运若干。亦令京仓斟酌虚赢。约定常额。则于江浙各省漕运。亦可有协济之功。无相侵之患。臣惟此议有七便焉。 国家于东南正供之外。藉此广谋储积。渐至丰赢。得深根固柢之道。一便也。商贾能得利益。带米必多。兑交之外。并许与民市易。则畿辅亦必有所资益。二便也。南粮至京。每石需脚价银十余两。京仓正运。岁有常额。若因匮乏而议添运。所费尤恐不贖。今闽粤稻米。每石中价约需银一两。上价不过一两五钱。加以水脚运费。每石价半南粮而有余。不害经费。上下两益。三便也。闽粤既招商采买。丰余之岁。可当本处官余。民间无谷贱伤农之患。四便也。闽粤米若不敷。许商人领银。向各处海口兼行采买。如浙江之镇海。江苏之上海。山东之登州。皆为海船停泊取水之地。一任商人买米补其短少。则商农均益。五便也。海船水手。俱无业游民。无所就食。势必流为洋盗

。今俾运米渡洋。船无弃材。人无弃力。顽钝可化为良善。六便也。运米既得厚利。商船可不私带违禁货物。便于民者既多。而流毒日少。七便也。有此七便。似可施行。或由该省藩库发银。或由该商自备贖本买运。至天津交米领价。务使商人有倍获之息。官吏无侵蚀之弊。则海船源源而至。京仓米石不虞缺乏等语。臣等伏思积储为制用之急务。近六七年以来。因东南各省灾缓频仍。岁入漕粮。祇敷岁出之数。是以仓存米石。固无虞夫匱乏。究未见其充贏。兹该御史所奏筹划仓储。洵属先事豫图。臣等不敢稍存成见。亦不可不再四熟商。窃以海船商运。较之漕粮北上。自为便捷。第采办少则无济于仓储。收买多复有妨于经费。查道光四年采买台米十万石。奏拨银三十六万两。若欲行之久远。补益京仓。必须豫筹米价。款项繁多。而重洋往返。诸弊丛生。闽粤海疆。米粮腾贵。尤难保其必无。全在职任封疆。权其轻重。就近察看情形。方有把握。应请 旨飭下闽浙两广总督福建广东巡抚悉心妥议。果如该御史所奏。米价商船。易于招徠。是否永无流弊。援照道光六年苏松海运之案。试行有效。自可济漕运而实京仓。应令各该督抚据实覆奏。请 旨定夺。

请将滞漕改由海运疏咸丰二年

张祥晋

窃丰北漫口。未能合龙。本年南漕。艰于挽运。早 圣虑。臣于上年九月二十五日。恭折奏请将江苏之苏松常镇太五属漕粮。援照旧章。改由海运。并推广浙江杭嘉湖三属。一体遵办。诚以江浙两省八属漕额。已居全漕十之六七。若能俱改海运。则其余江广等帮。仅十之三四。即使河道阻碍。亦易于变通。嗣闻浙江未有成议。是海运米数仍少。河运米数仍多。现当漕船全数渡江之时。河运既不能行。自应亟筹变通。以免贻误。臣思筹办滞漕之法。约有三端。一曰盘剥。一曰变价。一曰海运。三者之中。不能不熟思审处。择善而从也。查道光四年。高缺口。运道受淤。盘剥滞漕。费帑至九十余万。今经费支绌。固属无项可筹。且恐剥船无多。不敷装运。势必觅地暂囤。候船轮载。辗转般运。折耗固多。并恐淤塞道里过远。费至数石之价。方能盘一石之漕。尤为得不偿失。此盘剥之法不可行也。大河以南。米价素贱。江广等帮。米色向羸。时价不过一两有零。照价变卖。所值无多。若估定银数。勒令旗丁补足。谅必窒碍难行。况就地变价。则米数太多。安得如许米商。克期承领。且京仓缺米过甚。京城米价。腾贵堪虞。民食尤关紧要。此变价之法又不可行也。臣再四思维。于变通之内。求妥速之方。似仍莫如海运之为善者。现在江广等帮漕船。既不能渡黄北上。自必停滞扬子江一带地方。其地距海口甚近。若广募海船。至粮船停泊处所。祇须将米过载。即可扬帆。固无路途迂远之虞。亦无盘运折耗之弊。或谓扬子江下游海口。向少海船往来。恐米船出入维艰。不知该处

海口。向无贸易马头。故海船少到。并非海船不能至之地也。查道光三十年江苏新造各战船。由上海调赴扬子江验收。即由该处海口驶入。可为明证。至水脚一项。向闻海船运米抵津。每石脚价约银四钱。为数有限。即责成该帮旗丁应付。该丁等已收兑费。而可省由扬抵通往返费用。谅必乐从。且较之变价不敷饬令补足之数。多寡悬殊。丁力亦不至支绌。若虑海船不敷应用。则江苏海运船只。业经陆续安抵天津。交卸之后。即可饬令折回再运一次。若虑南风令过。为候已迟。不知海船由苏至津。风顺祇须数日。交秋以后。南风亦所常有。仍可放行。查前岁江苏捐输米石。九十月间。方由海运赴津。今计期中秋以前。尽可全数起运。固未为晚。至风涛寇盗。或谓可虞。然屡次办理安恬。着有成效。自未便因噎而废食也。总之海运一法。原出于不得已之举。然较之盘剥变价。究觉妥而能速。变而可通。筹办滞漕。似无善于此者。相应请旨饬下两江漕运河道各督臣。悉心会议。如事属可行。一面具奏。一面速行改办。以免迟误。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 河运难复扩充海运情形疏

江苏巡抚丁日昌

国家岁漕东南粟以实京师。转输之道有二。道光以前。专行河运。道光以后。河海兼运。迨经兵燹。河道阻浅。江浙之漕。全归海运。历办理。均无贻误。费轻运速。厥效甚巨。惟是议者以事体重大。不敢轻议更张。明知河运之难复。又恐海运沙船之不敷。是以有漕省分。虽有转输之忱。终切望洋之叹。非由朝廷定有画一章程。窃恐议河运者。但知胶守成章。而无扩充有济之效。年复一年。外间之议论日多。天庾之正供无益。不惟河运毫无把握。即海运亦将渐费经营。此微臣所以每一计及。不禁辗转傍徨而不能自己也。今请为综计得失。而申明其说。兵燹以来。有漕州县。改折减耗。从前浮费。一概裁汰。欲复河运。必须加费。小民计较锱铢。减漕之惠。彼既习焉相安。骤议增加。蚩蚩者恐多疑虑。且流亡初复。正宜曲为休息拊循。似不宜多取以耗民气。此河运之未易复者一也。近来帮船罕有存者。屯籍旗丁。亦既涣散削耗。欲复河运。必须造船数千艘。招觅旗丁水手数万辈。公私耗费。无有纪极。当此官民交困之时。骤添巨款。从何筹拨。此河运之未易复者二也。黄河北徙。运道久已失修。同治四年试行河运。回空之船。因沿途淤塞。并无片帆南下。欲复河运。必须疏泉浚河。乃可蓄水济运。目下燕齐之间。元气未复。骤兴大役。供亿烦苛。此河运之未易复者三也。河运之不能遽复。情形固有如此。然而上海从前有沙船三四千号。故海运无虞缺乏。今则减至四五百号。即苏浙漕粮。尚且不敷周转。何能接济他省。此又海运之穷也。夫物无穷而不变。事因当时而制宜。臣又请将扩充海运之说。而申言之。夫沙船之所以日见少者。皆因夹板



日见多之故。沙船船货皆有捐厘。而夹板无之。此其利息不如夹板也。沙船非顺风不能行驶。而夹板则旁风亦能开行。此其迅速不如夹板也。沙船有风涛之险。有盗贼之虞。而夹板则火齐全。船身坚固。皆无是虑。此其安稳不如夹板也。沙船之利。初则为夹板所分。继且为夹板所夺。阅日既多。遂成废弃。自李鸿章裁减厘捐。曾国藩增加水脚后。沙船虽稍有转机。尚难全复元气。则以受病之已深。积重之难返也。臣愚以为为海运计。必须渐将沙船厘捐通盘筹划。酌量核减。以纾其气。沙船驶过五条沙之外。则可无虑盗贼。其畬由以南。十效以北。宜时派轮船师船善为保护。运米至京之后。随验随收。俾周转可以迅速。是沙船无前者之害。即可与夹板中分三者之利。不数年间。元气可以徐复。此专就沙船扩充之情形而言之也。天津东等船。船身宽大。本可运漕。因与沙船稍有畛域之分。兼苦厘捐之重。年来到沪者遂复寥寥。似宜广示招徕。使有宾至如归之乐。若津等船。不日见其少。则米数亦不日嫌其多。此兼就似沙船而非沙船扩充之情形而言之也。夹板皆系闽广人所租赁者。闽广人可租赁。则沪商亦可租赁。应即劝谕沪商。如沙船无利可图。即可改业夹板。载货之余。兼以运米。且上海福建。俱经陆续制造轮船。恒苦养船之资。若兼用轮船运米。则可以海运之水脚。津贴轮船之经费。而运漕之卒。亦可以为海防之师。即目前自制轮船。尚不足敷。亦可租赁以辅之。此又举不与沙船相类而足以助沙船所不及者扩充之情形而言之也。将来沙船元气渐复。船数必增。而又有津夹板火轮辅其不及。以济全局。海运当可无虞缺乏。惟有漕各省。临江处所。与天津收漕之处。似宜建设漕仓。随到随收。随收随运。然后内河外海运米之船。免致停泊稽留。可以辘轳输转。如是。则各省全漕。均可渐次起运。即偶尔偏灾。东南之粟。亦可源源转运京师。以固根本。此固百世之利也。至于各处所建漕仓。必须宽筹经费。优给薪水工食。庶免刁难克扣。致以正供资中饱。此又不全关乎立法之善与不善矣。

### 会议海运交米疏

曾国藩

窃臣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同治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奉上谕。海运交卸一节该部拟请按照河运章程改由粮道赴通径交系为扫除积弊起见着曾国藩李鸿章英桂张兆栋张之万杨昌浚斟酌情形详细妥商会同核议具奏原折片均着分别抄给阅看等因钦此。臣国藩当即札飭江苏粮道英朴。会同藩司核议详覆。臣昌浚亦即札飭浙江粮道如山。会同司道核议详覆。旋据浙江粮道如山等会详称。海运章程。始自道光六年。由沪运津。责成南省委员。由津运通。责成北省委员。厘然判而为二。各有专责。奉行既久。法非不善。而弊即丛生。今欲大改章程。不外除弊节费二事。然运通之弊。全在剥船。若改由粮道委员押运。以隔省人地

生疏之委员。稽察隔省积惯作弊之船户。恐呼应不灵。其弊更甚。至海运经费。系按照米数。备带赴津。力求撙节。方可敷用。向来北省押米员弁。多至一百数十员。今若改由南省带员赴北。薪水既多。川资更巨。即此一项。已形糜费。其余各款。亦必骤增。恐于事未必有济。而所费更属不支。又津局以起剥为重。通坝以交卸为重。粮道专驻津局。则交米之事。无所专责。先赴通坝。则起剥之事。又恐羁延。而沙船在津等候太久。耗费更多。尤虑畏累远避。有碍于下次之招雇。种种窒碍。未敢轻议更张等语。由臣昌浚咨商臣国藩察核所陈各节。均系切中事理。并非意存推诿。即据详会奏矣。适又接江苏粮道英朴禀称。迩来海运弊不在商船之运津。而在剥船之运通。

剥船舞弊。固由积习之相沿。亦由水脚之过少。该船户既亏累于平时。复需用于临事。偷漏搀和。无弊不作。致令干圆洁净之米。一交剥船。米色顿坏。殊为可惜。今欲力矫前失。惟有遵照部议。由南省粮道径运交通。自津过剥以后。慎选委员以押运舟。分设卡段以司稽查。严定偷漏罪名以钤制之。节省经纪等费以优恤之。或可一洗剥船之弊。至封雇弹压等事。仍由直隶地方官妥为照料。南北通筹。恩威并用。漕务当有起色。现已草创章程十四条。虽不能十分周密。请试办一年等语。臣国藩以该粮道英朴。在浙江办理海运二次。调任江苏。又办九年分一次。一切情形。久为熟习。既力为其难。勇于任事。果能除漕米搀水潮杂之弊。岂非大有裨益。复经函商臣之万臣昌浚酌核办理。臣昌浚旋又覆函。以为运通之弊。果能改弦更张。实为中外所共愿。惟改章而仍用额设之经纪。向有之剥船。则从前锢习。牢不可破。若欲重立新章。另行雇船。另行派人。则事属创始。必须通盘筹划。确有把握。方可试办。接准闽浙督臣英桂来函。亦深虑骤然改章。诸多窒碍。现在米船将次放洋。为期已迫。粮道如由议请俟下届再行试办。与其仓猝改章。不如从容集议。臣之万覆函。亦称直隶督臣李鸿章覆奏海运事宜折内。业已声明今年新漕。祇能照章在津验收。

谕旨允派仓场侍郎一员。赴津会办。若改为径运赴通验收。则南北办理两歧。奏咨商改。多费周章。殊觉不便。臣国藩参考众论。酌度时势。本年海运。应仍在天津验收。江苏粮道英朴。既有创办径运赴通之志。浙江粮道如山续行核议。亦有下届试办之请。臣等公同定议。檄飭英朴如山。于驰抵天津后。先将本年粮米。查照向章办理。再将下届粮米运通改章之处。面禀李鸿章。应将经纪若何更换。剥船若何整顿。各项经费若何核实动用。一一筹度。不厌精详。俟下届漕粮海运。由臣等先期议定新章。奏明办理。以昭慎重。所有海运米石。改由粮道赴通径交。拟俟下届试办缘由。谨会同闽浙总督臣英桂漕运总督臣张兆栋恭折覆陈。伏乞 圣鉴训示。

江北新漕改行海运疏同治十年

## 江苏巡抚张树声

奏为运河节节浅阻。粮艘碍难试行。拟请将来年江北新漕。查照成案。暂归海运。以重仓储而免迟误。恭折仰祈 圣鉴事。窃臣准户部咨。江北来年起运新漕。应飭江安粮道循案办理河运。务将起运米数。设法多筹。冬兑冬开。乘来年伏汛赶赴张秋。渡黄北上。奏奉 谕旨。恭录抄片。飞咨到臣。即经转飭江安粮道王大经钦遵办理去后。旋据该道禀称。运河年久失修。本年漕运。绕坡走险。待汛未通。势已竭万状。若来年再办河运。约举其端。盖有三虑。黄水散漫。多从冲缺之口。分趋大清河。势愈分则力愈弱。运道间段。淤垫日多。可虑者一。经年绕行之坡。河内八里庄一带。忽又淤塞。不能再行。可虑者二。大汛乏水。偶藉天雨灌引。未可习以为常。可虑者三。如果冒昧循办。必致徘徊中道。欲进无由。办理殊形掣肘。查上海现议购造轮船。招商转运。以之派装江北新漕。两有裨益。请将同治十一年江北漕米。暂归海运。以俟运河修复。再办河运。禀请核明具奏前来。臣查河渠系南北往来之脉。漕运乃国家经久之规。但能设法试行。俾一咽喉。随时疏濬流通。源源不绝。方能规复承平旧制。何敢避难趋易。率议更张。惟漕运河工相为表里。未有运道艰涩。而漕船得以畅行。即未有黄水漫流。而运道可无梗阻。自丰工溃决。黄河北徙之后。始因军务孔亟。继因工费巨繁。年复一年。修防久废。故道几不可复办。同治四年。部臣建议规复河运。行令江北漕粮雇船试办。阅今四次。不得已而为借黄济运之计。业已节节阻滞。艰险备尝。近则黄水日益泛滥。运道愈形淤塞。由安山至张秋八里庙。河流穿运。缺口分歧。水落沙停。渐成平陆。本年漕船绕行坡河。竭力磨浅起剥。以达八里庙。复由八里庙筑坝抢蓄。以达临清。沿途奇险百出。尚赖天雨浮送。仅而获济。实未可恃以为常。且坡水无源。八里庄一带。又已干涸。来岁漕行。即八里庙亦不能到。何况临清。该道所请暂归海运之处。揆时度势。实非获已。查东河督臣乔松年覆奏黄运两河折片。内称黄水至张秋八里庙。仅一股来源。故难分流入运。借黄济运。固非善策。将来欲求借黄而不可得。恐坡河亦难试行等语。诚为洞悉利害之言。原奏议请先堵霍家桥等口。并于南北两岸筑堤束黄。奉 旨敕议。至今能否兴办。尚无把握。现已十一月中旬。新漕开兑。为日无多。若不速议变通。实未敢以 天庾正供。再行尝试。通盘筹划。不得不将迫切情形。缕陈 圣主之前。所有同治十一年江北淮扬通三属新漕。相应仰恳 天恩。俯准查照同治六年成案。暂行归并海运。以免贻。即乘此停运一年。专力治河。庶几运道疏通。一劳永逸。是否有当。伏候 圣明训示遵行。至海运以雇船为先务。上海新购轮船。能否试装米石。有无窒碍。即经飭据苏松太道沈秉成查复。并据招商局委员朱其昂等禀。奉委购办轮船。配运漕粮。以补沙宁船之不足。业经禀

由直隶督臣李鸿章附片奏明。此项轮船。现已购定三只。自明年正月至六月。约可装运三十余万石。除承装浙江漕米二十万石外。兼运江北新漕。不致临时延误各等语。是雇船一项。业已无虞缺乏。可期迅速抵通。除飭将起运米数。宽为筹备。妥议章程。另行会详核奏。并咨户部查照外。所有运河淤阻。拟请将来岁江北新漕暂归海运缘由。先经臣与署督臣何璟往返函商。意见相同。谨会同署漕运督臣文彬合词恭折由驿驰陈。伏乞 圣鉴训示。

招商试办轮船分运江浙漕粮疏同治十一年

李鸿章

奏为派员设局招商试办轮船分运来年江浙漕粮。以备官船造成雇领张本。恭折具陈。仰祈 圣鉴事。窃查本年五月间。臣于议覆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内。筹及闽沪现造轮船。皆不合商船之用。将来间造商船。招令华商领雇。必准其兼运漕粮。嗣准总理衙门奏覆。以间造商船华商雇领一节。李鸿章沈葆楨俱以为可行。应由该督抚随时察看情形。妥筹办理等因。奉 旨依议钦此。旋准总理衙门函属。遴谕有心时事之员。妥议章程。俟官船工竣。成规具在。承租者自争先恐后。诚为力求实济起见。臣反复筹维。现尚无船可领。徒议章程。未即试行。仍属空言无补。因思同治六七年间。曾国藩丁日昌在江苏督抚任内。迭据道员许道身同知容闳创议华商置造洋船章程。分运漕米。兼揽客货。曾经寄请总理衙门核准。飭由江海关道晓谕各口试办。日久因循。未有成局。仅于同治七年。借用夹板船运米一次。旋又中止。本年夏间。臣于验收海运之暇。遵照总理衙门函示。商令浙局总办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等。酌拟轮船招商章程。嗣又据称现在官造轮船内。并无商船可领。该员等籍隶松沪。稔知各省在沪殷商。或置轮船。或挟资本向各口装载贸易。向俱依附洋商名下。若由官设立商局招徕。则各商所有轮船股本。必渐归并官局。似足顺商情而张国体。拟请先行试办招商。为官商浹洽地步。俟机器局商船造成。即可随时添入。推广通行。又江浙沙船只日少。海运米石日增。本届因沙船不敷。诸形棘手。应请以商局轮船。分装海运米石。以补沙船之不足。将来虽米数愈增。亦可无缺船之患等情。臣飭据津海关道陈钦天津道丁寿昌等复核。皆以该府朱其昂所议为然。请照户部核准练饷制钱借给苏浙典商章程。准该商等借领二十万串。以作设局商本。而示信于众商。仍预缴息钱助赈。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朱其昂承办海运。已十余年。于商情极为熟悉。人亦明干。当即飭派回沪设局招商。迭据禀称。会集素习商业殷富正派之道员胡光墉李振玉等。共同筹商。意见相同。各帮商人。纷纷入股。现已购集坚捷轮船三集。所有津沪应需栈房码头。及保险股分事宜。海运米数等项。均办有头绪。并禀经臣咨商江浙督抚臣。飭拨明年海运漕米二十万石。由招商轮船运津。其水脚耗米等项

。悉照沙船定章办理。至揽载货物。报关纳税。仍照新关章程办理。以免借口。昨据浙江粮道如山详称。该省新漕米数较增。正患沙船不敷拨用。请令朱其昂等招商轮船分运浙漕。较为便捷。又准署两江督臣张树声函覆。以海运难在雇船。今有招商轮船以济沙之乏。不但无碍漕行。实于海运大有裨益。当严飭江海关道等和衷协力。勿致善举中辍等语。是南北合力筹办华商轮船。可期就绪。目前海运。固不致竭蹶。若从此中国轮船畅行。闽沪各厂造成商船。亦得随时租领。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其关系于国计民生者。实非浅鲜。除由臣随时会同南洋通商大臣。督飭各口关道妥商照料。并切谕该员绅等体察商情。秉公试办。勿得把持滋弊。并咨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户部查照外。所有试办招商轮船分运江浙漕粮各缘由。理合缮折具陈。伏乞 圣鉴。

此为办轮船招商之始事。而漕粮海运。实相维持。遂为定制。故仍系之于漕运。以竟数十年来筹海者。利济之全规焉。

江广等省漕粮请飭办本色由海运津疏同治十三年 户部  
奏为京仓需米孔殷。所有江广等省应征同治十三年冬漕。请 飭各督抚酌办本色。由海运津。以实仓储。恭折仰祈 圣鉴事。窃查京师例给俸甲米石。向赖东南各省。岁输漕粮数百万石。储之京仓。以供支放。自咸丰年间。南漕停运。仓庾久虚。同治四年以后。河海并运。历届循案经理。尚无贻误。然海运祇江浙二省。河运惟江北各属。每年进仓米数。自数十万石及百万石不等。仅足敷俸甲米石减成开放之数。若新粮进仓稍迟。恒有青黄不接之虑。其江西湖北湖南三省。历年办理折色。以致仓存米石。毫无盈余。俸甲领款。骤难酌复。臣部于历届奏催新漕案内。行令江广等省。规运本色。各该省总以暂办折征为请。

上年臣等酌议河运海运采买各事宜折内。请令江广各督抚督飭藩司粮道等。将同治十二年分新漕。先期谋画。本折兼筹。务须分成起运本色。仿照江浙海运章程。沙宁海舶及商局轮船。均可装载。船只自无虑不敷。奏准行知遵照。嗣准江西巡抚刘坤一以酌办本色实有难行。湖广总督李瀚章湖北巡抚郭柏荫湖南巡抚王文韶等。以骤难本折兼筹。先后奏请照旧折征。奉 旨允准照办在案。臣等伏查额征漕粮。本色乃经久之良法。折色系权办之章程。现当京仓需米孔殷。江浙漕粮。征运尚未足额。江西省漕额最多。湖北湖南两省。米谷充盈。价值较贱。如酌办本色。由海运津。于仓储饷糈。均有裨益。惟据该督抚奏陈分成征收之难。及仓廩尚未修建各节。自系实情。臣等查阅上年李瀚章等原奏内。声称酌提漕折采买。雇装轮船至沪海运。其漕折一石之价。不敷买米。或请以现今解通之款。酌量通挪。俾资周转等语。查江浙采买成案。或动用额

漕。抵征钱文。或酌提漕项银两。买米搭运。所以弥补正供之不足。除轻费等项照章起解外。仍系以漕办漕。不动别项正款。与寻常采买不同。其买米价值。连运脚在内。每石合银二两三钱至二两五六钱不等。江广系产米省分。且系稔米。与粳米体质大相悬殊。米价出留。更可节省。办理自不致为难。至转运事宜。江广各省。皆以军船未复江湖远隔为辞。查近年江浙海运案内。因沙船短少。于起运漕粮内分拨米石。交招商局轮船分装运津。业已办有成效。各该省如能仿照办理。江西或于九江装兑。两湖或于汉口镇装兑。由江入海。直达天津。最为便捷。再查江北漕粮。历办河运。抵通日期。年早一年。如江广援案照办。亦有成可循。应请 飭下两江湖广各总督江西湖北湖南各巡抚。体察情形。竭力筹划。或酌征本色若干。或试办采买若干。无论海运河运。均由各督抚酌定妥善办法。总以明年春间有米起运为断。以固根本而实仓储。一俟办有端绪。即行详议章程。迅速驰奏。以凭覆核。臣等为筹备仓储起见。理合恭折具奏。伏乞 皇上圣鉴。

商号拟购轮船试行漕运札并加函

江苏巡抚丁日昌

据商号吴南记等禀呈。现据集资购买轮船四只。试行漕运。以补沙船之不足。其水脚一切。悉照海运定章。无须加增。禀乞核示祇遵等情。到本部院。据此。查沙船如果足敷装运。自应先尽沙船。惟将来楚皖等省。河运难复。恐均不能不酌改海运。米数日多。船数日少。亦断不可不未雨绸缪。急图补救。本部院前此本有轮船分运之议。事关重大。必应详慎妥筹。期于大局有裨。合行钞禀札飭。札到。该司即便遵照。会同苏藩司江藩司悉心参酌。核议禀复察夺。毋迟。

加函

海运兼用轮船。言之似骇听闻。然目前沙船日少。势不能不图变法。况现议在沪制造轮船。若不为代筹生计。试问将来养船之费。出在何处。杜挚有言曰。利不百不变法。工不十不易器。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目前正是穷极而通之时。多办轮船。一可收回利权。一可精习水战。断断不可拘牵时论。致失事机。某昨与缘仲熟商。不过藉商办以为嚆矢。较无痕。并将事宜急办实情。剴切函达爵相伯帅。以期坚持此议。俾获速谐。务祈尊处接牍后。迅为议复。敝处拟上加廉并饬封事。亦即顺为陈明也。

上江苏巡抚陆公论海漕书

魏源

前日面陈江苏漕弊。非海运不能除。京仓缺额。非海运不能补。请将苏松常镇太仓江宁五府一州之漕。酌行海运。窃维国家建都西北。仰给南漕。如使年年

全漕北上。则除支放俸饷外。尚有余粮。三年余一。九年余三。是以乾隆中。每遇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屡有普免南漕之诏。但患有余。何患不足。近日京仓缺米。支放不足。皆由南漕岁岁缺额。而南漕所以缺额之故。则由于岁岁报灾。所以报灾之故。则由于兑费岁增。所以亏短之故。亦由于兑费岁增。此其情形。从来不敢上达。若不彻底直陈于圣主之前。则受病之源。与救病之方。终日依违疑似之间。无以破浮议而坚干断。请约陈之。查江苏漕船兑漕之费。即以道光初年较之近年。相去已至一倍。道光初年。江苏兑费。在苏松每船尚不过洋钱五六百圆。江北每船不过制钱四五百缗。一加于道光三年水灾普蠲之后。丁船以停运为苦累。再加于道光四五年高堰溃决之后。丁船以盘坝剥运为苦累。三加于道光六年减坝未合之时。空船截留河北为苦累。此数年中。丁船借口一次。即加费一次。今岁所加。明岁成例。则复于例外求加。其时漕河梗隔。上游严檄督催。州县惟恐误运。于是数载中。苏松已加至洋钱千圆。继以道光十一十二三年苏松粮道陶廷杰苛挑米色。骄纵旗丁。于是三载中。苏州遂加至洋钱千二三百圆。松江千四五百圆。而白粮则每船三千圆矣。而江北刁丁。亦效尤递加不等。今日已成积重难返之势。然道光八九年间。帮费虽大。而银价尚未大长。每两兑钱千二三百。洋钱每圆兑钱九百零。使银价如常。犹可勉强支应。近日则文银日贵一日。即帮费又岁长一岁。是暗中又几增一倍。诚为从来所无。然而每年不致误漕者何哉。则报灾为之也。每帮费加一次。则漕米减收一次。缘州县收漕折色。不能与之俱加。不得不听小民吁求报灾。以其数分缓漕之米。贴补数分浮折之米。于是每大县额漕十万石者。止可办六万石。是以连岁丰收。而全漕决不敢办。非独州县兑费无所出。即旗丁年年减运。船亦久已变卖乌有。计江浙两省。每岁缓漕不下百万。岁复一岁。天庾安得不空。此京仓缺米所由来也。

而议者尚以江苏州县漕累为不实。试思漕果有利。则州县惟恐不办全漕。何反甘心减少。况民风较刁之元和常熟华亭娄县丹阳丹徒金坛句容上元江宁等处。百姓所完本色折色。不及兑费之半。则州县全系赔垫。且不但完漕如此。即地丁钱粮。亦不随银价增长。则州县又系赔垫。钱漕皆赔如此。然而上下忙不致误奏销者何哉。则漕项为之也。向例藩司地丁。每年奏销。而粮道漕项。则两年始奏销。如及两年而州县离任他处者。则又可免处分。州县虽挪移垫公。然不敢亏地丁。而仅敢亏漕项。是以江苏州县。几无二载不调之缺。而漕项亏空。遂至二三百多万之多。此清查所由来也。漕弊既如此极。而谓海运即可除弊者何哉。军船行数千里之运河。剥浅有费。过淮有费。屯官催攒有费。通仓交米有费。故上既出数百万漕项以治其公。下复出数百万帮费以治其私。海运则不由内河。不经层饱。故道光五年运米百六十余万石。而费止百四十万金。其内

尚有可节省二十万金。计苏松太仓二府一州之粟。可用粮道漕项银米办之而不足。可不取丝毫之帮费。既无帮费。则州县无可借口以浮取于民。民无可借口以报灾于官。年年可收清漕。即年年可办全漕。每年藏富于民者数百万金。藏富于国者数百万石。而太仓永无缺贮之虞矣。既无帮费。则州县无借口挪垫。但将地丁正杂税课。收钱收银。酌加火耗。以资申解办公之费。民既喜骤脱于漕困。必不刁难于上下忙银。倘州县再有浮勒于民。亏空于官者。上司执法而行。坦然无复顾虑。吏治民风国计。一举三善。而清查后永无亏空之患矣。是惟海运可再造东南之民力。惟海运可培国家之元气。且二府一州。不过南漕一隅。其江北及浙江湖广江西安徽之漕。仍由运河行走。于大局并无变更。此外尚有漕务极敝三县。如镇江之丹阳金坛。江宁府之句容。或可提出附归海运。亦救民生之急策。合并附陈其条款。别陈于左。

一回空船。仍令照常归次。不必援上年截留河北旧案也。查四府一州。额粮百五六十万石。额设漕船二千数百只。自连年报灾。迭次减运。不过存一千余船。其水手有二种。一系沿途随雇之短纤。回空时照重船约少一半。且随雇随遣。不烦安置。惟有常年在船之头舵篙工等。每船不过数名。冬月分归各次。合计不过万余人。道光六年。试行海运时。减坝尚未合龙。故将空船截留河北。以为接运来春江广重船之地。然第七年仍行河运。丁船即以截留苦累。借口增费。今再行海运。与上年河道梗塞情形不同。亦若截留河北。则事出无名。且漕运衙门。必预防地方官有常行海运永停河运之意。先持异议。甚或暗唆水手滋事。铺张入告。恐吓阻挠。势所必至。不如照常归次。不露形。既免漕帮借口。且既归次以后。则权在地方官。总可设法办理。较之截留中途。全由漕运衙门专政者。主客攸殊。以千余船分泊二十余处。其势既分。弹压亦易。且受兑苏松常镇各帮均有。尖丁殷实居其大半。无难责令暂行约束。即如现在各县。均有减歇之船。每船不过留一二人看守。并无别烦安插之事。至其全局散遣之议。应俟本年夏季海运平安抵通。交兑全竣。明效大验之后。再奏请划出四府一州。永行海运。无难别筹散遣。如此时即奏筹散遣漕船水手之议。是为千金之裘。而与狐谋皮。不惟无益而反有碍也。至其章程。与道光丙戌所行。宜随时变通。谨条陈于左。

一海运全漕。宜一次运津。不必援旧案分两次也。

一海运北仓交米。除存津仓五十万石外。其余亦应以到津收验为竣。不能再赴通州也。

一海运船价经费。今昔银价悬殊。应查照上年银价作钱。不能照今春揭米之例也。

一漕项银款。仅敷海船水脚。其南北二局经费。将漕项米款。半解折色。以



资办公也。

一海运全漕外。尚有海船耗米十二万石。到津应听其自行变卖。毋庸官为收买也。

一海运经费。但用漕项银米。即敷办漕。毋庸再提帮费。以滋流弊也。

复大学士蒋公论南漕书代

魏源

承谕以灌塘济运。事难经久。明岁当海运拨运兼行。以分济吴楚各漕。诚筹国万全之虑。窃谓明岁重办海运。与前岁情事迥殊。前岁创始试行。章程未定。不得不照常筹费。以为河运复旧之地。止以海运通河运之变。究无救于漕务之穷。非经久尽善之计。反本还原之策也。道光五年。举海运苏松常镇太仓百六十万石。南北开销。皆出州县帮费。共百四十万金。其中尚可节省一二十万。较之河运帮费。每石几一两有余者。已大有省便。州县亦尚有赢余。然尚谓权宜非正策。暂行非永逸者。盖江苏粮道所属四府一州。岁给旗丁漕项银米。较他省最为宽裕。即使丝毫不提州县帮费。亦足以济全漕。计漕项银三十六万九千九百两。行月米四十有一万有一千八百九十三石。计米折价直银九十二万六千七百五十九两。共计给丁银米二项。为银百有二十九万五千七百五十八两。屯丁既不运漕。则以漕项作海运之费。绰有余裕。何必更留帮费之名。使州县借口以浮收于民。小民借口以挟持于官。不为一劳永逸之计。然必将此四府一州永行海运。方可举行。如仅试行一二年。仍归河运。则有所不可。即或常镇二府。不归海运。而苏松太仓三属。则舍此莫再生一筹。夫永行海运之议。人不敢主持者。一则军船之丁役难散。二则津通之收兑难必。三则海商之经久难恃。不知军船之难安置者。不在旗丁而在水手。盖旗丁自有屯田。多以运粮为累。军籍为苦。如令其不出运。正其所祷祀而求。计江苏通省各共若干帮。每年各有例造之船。改签之丁。但先将漕务最困之苏松太仓三属。改归海运。即以三属之丁船。移派于通省。以补他府改造改签之数。不过二年而派毕。既免造船之费。又免签丁之扰。事既两便。情必欣然。至水手随船去留。既省出他属造船修船之费。兼可拆材变价。以津贴安置资本营生。此可无虑者一。天津前岁收兑。全赖钦差大臣主持全局。自后永行海运。安能常有此实心稽察之大臣。且由天津抵通州二百余里。拨船难免湿耗。反以海粮霉变为词。受仓胥之挟制。尤非口舌所能操胜。惟有仿明陈暄议建百万仓于天津以受海粮之法。船至直沽。仓场侍郎验米交仓。即与商船无涉。俟通州需米。由仓场随时拨解。其出纳稽核。则由江苏奏委同知二员专司其事。三载更代。由本省出考语。送部引见。庶可永免仓胥之挟制。今天津已有四百万石之仓。再建百万仓。以五十金建仓一间受粮三百石之为费。不过十五六万金。足受三府之粮。其可

无虑者二。 国家严防海贼。曾禁商船出洋。自康熙中年开禁以来。沿海之民。始有起色。其船由海关给执照。稽出入。南北遄行。四时获利。百余载来。共沐清晏承平之泽。况 朝廷优给运价。视民雇有加。是以各商闻风鼓舞。争效子来。去秋上海增造沙船三百余艘。以备今岁海运之用。且大洋瞬息千里。侵漏无由。沿岛文武稽催。淹留不敢。如虑事久弊生。官刻价值。商情阻畏。此则人存政举。乃地方大吏力能整厘之事。有治人无治法。不得预以将来废目前。此可无虑者三。

昔人论河海并运。比于富室别辟旁门。然必行之有素。相习为常。而后船数之多少。价值之低昂。收兑之迟速。虽有不便己私之人。不得阴挠巧阻。今以苏松三属常行海运。即一旦浙江湖广各省之漕。或梗于河患。或惮于陆拔。欲假道于海运。咄嗟立办。 国家永无误运之忧。是所利在国。计军艘行二千余里之运河。层层有费。丁不得不索之官。官不得不索之民。致官与丁相持。民与官相持。已成百余年锢疾。今以海运易闸河。以漕项省帮费。州县既收清漕。吴民咸登乐国。但奏明将夏秋地丁钱粮。改钱收银。酌加火耗。绅民一律。以复乾隆钱价之旧。以资火耗申解一切办公之费。视收漕浮勒。相去倍蓰。民与吏必皆欢从。可免挟制赔累之积弊。倘再有藉词额外浮加者。上司执法而行。坦然无复丝毫顾虑之私。使每年藏富于民者百余万。省讼于官者百千案。省亏空于官者数十万。上下欢然一体。视周文襄汤文正之裁减浮粮。功且逾倍。是所益在吏治。在民生。故今言苏松海运。而但为变通河运之穷。此河臣知河而不知有漕者也。抑漕臣但知虑江楚之漕。而不知虑苏松之漕者也。苏松太仓运船轻。抵淮蚤。汛前尚可筹渡。非江楚运重程迟之比。即使漕不由河。河未必因此而治。即使河不梗漕。漕未必因此而清。两不相谋。各为一事。惟以钱粮最重之地。值漕务极困之时。议八折。议丁。禁浮收。禁闸费。舌敝唇焦。茫无寸效。仰值 圣主圣相。勤求民莫。天时人事。穷极变通。舍海运别无事半功倍之术。为救弊补偏则不足。为一劳永逸则有余。如蒙上达 圣聪。仰邀俞允。所有纤悉事宜。尚须与督漕诸公。会筹奏办。从此东南民。实永受其赐。

重修尹山桥记代

曹埭

道光六年。行海运。明年。元和令何君士祁。请以经费之羨。修复邑之尹山桥。桥在葑门外十八里。以尹山名。石纒贯。往来坦乘。甿隶贾佺。挈携登降。漕艘輶轩。水浮陆辇。自明天顺建桥以来。数百年便于民矣。道光三年夏大潦。噎溜不舄。镌厓槌石。日隕月圯。以至大压。涂子舟人。咸用险患。有司惧费不訾。一不省问。何君任邑之二年。见而焉。顷以状闻。余即檄下。使复旧

规。以为民适。乃召匠作。计力役。撞石秘铁。排槎铄灰。庸善估谨。往来复其扶栏。际桥两趾为瓮。高几丈余。广几尺余。东西长几丈。为夫几人。糜金钱几两。始七年四月。及八月。抚栈朽堕。一已绝手。碁枵平。视旧更饬。仍名尹山者。以曩有而圯。从其朔也。何令请为乐石之文。不没其事。余惟火覲道蒞。有司之职事如此。然子厚有言。贤者之兴而愚者之废。废而复。其事由于贤者。推是类也。可以从乎政矣。是役也。吏不倦。民无劝迫。行者止者。乐蹈曩利。于虞。海运之始。或方幸费之不给。议持短长于后。诘意有余羨。且为地方兴废坠也。如今日必因民之力。然后有作。是桥不几重困民哉。余故乐书其事。刻石道右。以永行人之思。且告海运之德于官民也。

贺公耦耕辑经世文。稼山曾与校勘之役。此篇殆客贺公幕中代言之作。稼山生平无可考。所箸仪郑堂残中。仅录得此。于当日论海运事宜。颇有关系。附着其名。以不泯其劳焉。

### 海河并运论光绪四年

朱其昂

谨案论漕运者。非主复河运。即主仍海运。复河运者。恪守旧章。而未善复之之法。仍海运者。董收近效。而未睹仍之之害。虽言皆有本。其实非万全之策也。夫海河形势。今昔迥殊。控制机宜。关系尤大。惟因时以制宜。乃变通而尽善。在历代海河兴废。惟利弊是论。在当今变置措施。直安危攸系。与其临渴而掘井。何如未雨而绸缪。职道滥竽飞挽二十二年。比来勅办招商局务。粗观成效。幸免陨越之虞。与负委任之意。兹以历年承办运务见闻所及而有得者。着为海河并运。制机器治河。造小轮船承运之说。不揣愚昧。敬谨录呈。惟执事者采择焉。主复河运者。其意良是。但运河节节淤塞。军船片板靡存。处不能骤复之时。而持不可不复之议。于是藉良窳不齐之民船为军船。各处无源之水通道。旷日持久。而得主于通州。尚属幸事。若张秋一带淤塞成陆之处。粮船至其地。待水渡黄。而伏汛不发。雨水不多。迨至七八月。河底依然枯涸。不得已而换船陆运。辗转递剥。费尽无穷之力。而运至静海天津等处。运河已冻。米色已霉。起囤无仓。回空无日。如同治十年之河运。不特疲民伤财。且几贻误正供。此所谓未善复之之法。一之为甚。不可再试者也。主仍海运者。谓自道光六年咸丰三年江浙漕粮相继改归海运以来。抵津早而交仓速。脚费省而折耗轻。公私称便。虽比年沙宁船生意寢衰。船只渐少。往往不敷承运。且船身较逊。米色亦间有蒸变之虞。然有招商局轮船协运。以补沙宁船之不足。而利便过之。海防日有起色。洋面尚属安靖。循而行之。足以持久。何必去易就难。舍便捷之海运。复艰难之河运哉。不知天下事无远虑。必有近忧。患须防于未形。机须见于先事。今海防虽备。洋面虽安。万一洋面不靖。海防

戒严。纵不至防无可防。靖终不靖。而当不靖之时。严防之际。京仓岂可一日空虚。兹固百年未必有之事。而一日不可无斯虑者。此所谓未睹仍之之害。规小利而忘大患者也。窃意为今之计。趁洋面安靖畅行海运之时。试行河运。办有成效。或以十分之五。或以三分之二。拨归河运。无事则海河并运。有事则专归河运。此为最便。但欲行河运。宜先治河。欲治河。宜先讲治河之法。治河之难。非狃于成见。即误于因循。今运河虽多阻滞。究不至全行淤塞。若再耽延。必至无从下手。现在淤塞成陆之处。如张秋至临清。南北数百里。干见河底。尚可用人工挑挖。惟浅阻有水之处。河身较长。既不能庠水开浚。又不能带水疏通。见效殊非易易。至军船既已无存。自应用民船转运。然米数少尚可招雇。米数一多。万难应手。势不能不由官添造粮船。若旧例是循。不但花销太大。费用浩繁。而且夙昔之弊端百出。可考而知。又往返稽延。不能备缓急之用。故狃于成见无济也。惟有制机器以治河。造小轮船以承运。智力兼施。河漕并治。经费省而阅时速。似为刼说。实可程功。

河道既通。轮船既备。即从江北以试其端。江北有漕州县。半滨运河。如高邮邵伯宝应汜水仙女庙一带。类皆产米之区。迩年江北运漕。均在该处买米兑装起运。视江浙等省尤为便捷。俟江北漕粮全归河运。然后继之以湖广。分之以江浙。由近及远。自少至多。南北络贯通。江河周流无滞。将见运河商贾渐集。两岸居民日增。如是则河运日益多。海运日益少。河运多则内地盛。海运少则海口衰。海口衰则外人无可希冀。海防亦由是固矣。惟是治河造船。在在需费。值此餉项支绌。势难二者兼筹。而治河造船相为表里。既不能一气呵成。又不可二者偏举。惟有于有漕省分按漕数先行借垫。或于各新关二成洋税项下借拨若干。通融济用。其河运规模。仿照招商局协运章程。先造兵商兼用新式小轮船十只。每船力胜二百墩。吃水三四尺。堪装米二千石。一日夜行五百里。一月运二次。每年自二月至九月。可运米三四十万石。回空货物。以北方煤铁为主。运漕之暇。协助防务。即以水脚为浇裹。奏派妥员。予以事权。俾资展布。不数年必能船米递增。若造船至百号。则米可运三四百万石。辘轳转运。梭织巡防。南北数省。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内防愈密。外防愈坚。且江海往来货物。已有招商局大轮船以分其势。又设小轮船以揽其全。不独海防有事有备无患。且洋商生意不难使之徒手而返矣。至有漕省分起运之处。有通州交米之处。均应设立公局。由小轮船往运赴通。一杜挽水之弊端。一省转剥之周折。较现在海运由津转运者。更为利便。或谓此事不难于造船起运。而难于治河利运。运河绵亘二千九百余里。既限于地轴高低。浅深不一。复梗以黄河险阻。泛顺靡常。又运河自临清州南。门重迭。启闭有时。而轮船往来。利于迅速。若节节等。则耽延时日。若随到随启。则水源不敷。且下水而放犹易。

上水而盘更难。此皆老生常谈。世俗泛论。实未尝深长思也。夫自清江至临清。为六十有一。拚以三日耽延。便可过。虽多何碍于运。至于河浅之处。可浚以深之。来源不敷之处。可引支流以足之。黄河水涸之际。可开渠以通之。汛涨之际。其势汹涌。在他船不能截流而过。以轮船机器之猛利。船身之坚固。行动之灵便。又何难一二时辰克期飞渡耶。第河以北地形卑下。势处下流。若开浚运河之口。而不为堤防。一旦黄流陡涨。横注北趋。则自阳谷茌平而下。其患不可胜言。然亦有以制其患者。开利津铁门关外四十里淤塞之海口以畅其下流。而高其北岸堤塍。坚其运河坝。则桃花之浪。竹箭之流。俱无虑矣。或又谓复河运而用轮船。能保外人不因端借口。启其通商运道之心乎。不知彼族惟利是图。从前各口之利权为其占去者。内无轮船以制其先。遂致为其所夺。现在兴内地之利。先有轮船以制之。即使欲争。而我以运漕为名。明杜其争之之口。以防江为义。强戢其争之之心。斯外人初则不可争。继则不敢争者也。闻东洋内地皆设有小轮船。故西人火轮船至东洋通商。止于海口往来。不入内河驾驶。非若入我中国。既得通商江汉。又欲驰骤川滇也。此其明证。或又谓外人窥伺边境。如云贵四川等省。或驾轮船。或开铁路。彼方狡焉思逞。日出不穷。而我徒沾沾于小轮船。殊非当务之急。不知事有似缓而实急。似小而实大者。彼族之窥我边境。其志固不在边境也。按沿海各口。久非净土。所恃者内地耳。然自汉口通商以后。天堑之雄。已为穿破。若云贵四川再开铁路。衣带之势。全归无用。表里山河。大半为其牵制。一朝有事。防不胜防。守不胜守矣。今设小轮船以通河运。使东南财赋。可以由运河输至京师。固其根本。然后设版于海江要隘。寓兵滇蜀咽喉。南北无隔阂之虞。飞挽有自如之势。声色不动。而形势已成。夫岂非当务之急者哉。或又谓设小轮船。恐碍招商局大轮船生意。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夫大轮船尽有海运可支。即使他日尽改河运。尚可赴南洋各埠争复利权。况招商局以揽载为大宗。未尝专恃运漕为生活。亦复何碍。或又谓海运改。则沙宁船生意绝。河运用轮船。则运河民船失业。皆有关于华商元气。殊不知沙宁船倚藉运漕。原近年来不得不然之计。若各口轮船渐少。则沙宁船生意渐复。运漕之利有限。贸易之利无穷。何至于绝。小轮船往来装载货物。以漕米煤铁为宗。本非运河民船生意。即稍有侵占。通运道之支河别港。口岸甚多。亦足以为生计。又何至失业乎。或又谓如是。恐新关税项减色。然新关减色一分。常关起色二分。但须改常关平时完纳之条。从新关见百抽五之例。截长补短。并无损益于公家。苟能挹彼注兹。固不必因噎而废食也。洋商之入中华也。由南及北。串入长江。追原其故。未始非河运废弛。内地巨商大贾。懋迁海口。于是各口渐旺。而洋商乘机渐入。置金帛于门外。使窃儿生心。此慢藏诲盗之所由来。而前代海禁之严。亦以有见及于

此也。诚能复内地之利。即分海口之利。分海口之利。即分洋商之利。自北及南。渐渐利皆归我。得泻子补母之法。行见熙熙攘攘尽我得也。国势由是而强。元气由是而复。而数十年外来之患。亦可消弭于无形矣。总之外人以通商为名。窥我中土。我即以运漕为名。制其叵测。此中枢纽。不待明言。但非常之举。即大难之端。若任用非人。则罕有成效。是惟任人不疑。疑人莫任。专其职事。假其便宜。不以一眚见嗔。不以言转念。倘号令朝更而暮改。等筑室于道旁。则经权所系。成败攸关。不可或忽者也。治河运漕章程十条。附列于左。

一治河宜总计全河形势。分别办理也。按运河。北自通州石坝起。南至扬州瓜州口止。长二千八百八十二里四分。河形曲直不一。河道通塞不一。地势起伏不一。水流顺逆不一。堤位险夷不一。座完废不一。须节节勘视。处处丈量。洞达全河形势。然后绘图估工。画清段落。酌定限期。或用人工挑筑。或用机器开浚。派员分途办理。同时并举。庶冀克期蒇事。工费不致虚糜。

一治运河宜兼治黄河。以免冲决之患也。按运河。自戴家庙至安山。穿黄河而过。当河水安流。船只固可利济。即水枯之际。尚可开通支河。引汶水以渡。惟汛涨之时。奔流汹涌。北岸辄有泛滥冲决之虞。若仅高堤坚。捍御是论。虽为不可少之工程。尚非治本之计。查黄流泛滥。皆由下流淤塞。不能容纳消导所致。是宜开浚东河以下黄河淤浅之区。与利津铁门关外四十里淤阻之海口。以畅其入海之流。则顺轨可期。自不至为患矣。

一小轮船式样要兵商兼用。以期适用也。将来制造小轮船。宜双暗轮铁壳兵商兼用式样。以期无事运漕。有事调用。并拟每船兼造有机器跟剥一只。查海江辽阔。行剥大小皆宜。运河则河面窄狭。座较多。门仅阔二丈二尺。船面限于丈尺。船身本小。便于兵商兼用。然装米之外。不能多载客货。多趁搭客。而运河一通。轮船南北货物。沿途搭客。势必应接不暇。故宜兼造跟剥。多设客位。以便装载。平时祇须拖带以省煤费。若遇江湖坝水溜之处。亦可生火开轮。或拖或剥。相辅而行。免有阻滞。如是。则造船之资本既轻。又适于用。运河轮船。法制略尽于此矣。舵工水手概用华人。不准雇用洋人。

一免骇内地之见闻。别开罅隙。一以杜外人之经历。致启谤张。至船上起货起碇。及往来盘。俱用机器转移。取其省力而利便。事半而功倍也。

一制造机器宜斟酌变通。格外灵巧也。运河狭浅。坝较多。若机器大而河身小。则不但有难容之势。抑且多转折之碍。必须相度河道浅深。门阔狭。向外洋定造开挖内河之灵小机器。议立合同。如不合于用。说明包退包换。以期利器善事。费不浪掷也。

一拟请添设运河常关。照新关则例榷税。以补新关之绌也。运河既通轮船。南

北搭装货物必多。内河货多。则海口货少。海口货少。洋关税项必减。而现在军国要需。半资关税。一朝减色。窒碍殊多。是以必须添设运河常关。以补新关之绌。然常关税则。所征甚轻。若照常关税则抽收。仍复无几。故又须援新关见百抽五之条。照章完纳。以期关市之征。有益无损。惟轮船运漕北上。装载货物。仍须遵照旧章。免予二成输税。如二成以外。及回空装载之货。概令纳税。不准遗漏丝毫。其所收税项。亦应照新关章程。以八成解部。二成留存。以备不虞之用。

一治河造船宜先筹款也。治河之费。拟请于各新关二成洋税项下。陆续借垫。或于有漕省分。按漕数先行拨借。以便将河道设法疏浚。一面制造小轮船。稟请派漕试运。以观厥成。

一海运渐归河运。拟请将所省运通剥费拨为治河经费也。查海运米石。由天津转运通州。每米一石。需剥船水脚银一钱六七分。毛米八合。食米一升一合五勺。合计每万石。应需水脚银一千六七百两。米一百九十五石。若用小轮船径运赴通。前二项俱可节省。若小轮船承运至百万石。则年可节省银十六七万两。米一万九千五百石。应请将此项节省经费。拨归河治项下。以还借垫之款。其银即与承运水脚银两。一并按数支发。无须另文领解。以归简便而省繁文。

一拟筹岁修运河经费以垂久远也。河运复。河道通。必须设有常经。筹定岁修经费。以便随时疏浚修筑。河道无淤塞之虞。堤无倒塌之虑。查海江轮船。装运货物之外。尚可搭趁客位。此项小轮船举行。既可通内地数省之商贾。又可免外洋艰险之风波。货物搭客。自必日见兴旺。拟于装货搭客水项下。由局照九五扣例。扣提河道经费。其河工坝一切夫役岁修经费。皆由此项开支。倘有要大工程。经费不敷。再行稟请于二成税项之下动拨。庶费有所出。永无废弛之患。

一试办河运。宜除去从前河运积习也。查河运经费。名目甚多。现既拟用小轮船。则在南受兑。在北交兑。并承运水二成免税一切。均应照近年招商局协运苏浙漕粮章程办理。即办漕省分。通坝正杂各项。均须奏咨立案。仿照海运成案办理。以归画一而杜弊端。

一小轮船装卸漕米地方。拟请设立公局也。轮船承运漕粮。一切交兑事宜。头绪纷繁。内应派人照料。拟请于轮船受兑之处。与通州交米之处。设立公局。专派员董经理其事。以昭慎重而有责成。

卷五十 户政二十二盐课一

前因时论二十五盐法

吴铤

自管仲谨正盐筴。其后遂以为法。以蜀广浙数州计之。不及两淮之半。而天下

之赋。遂有藉乎盐而不可缺。盐法之行。一变于孔仅。再变于第五琦。孔仅之法。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第五琦之法。就山海井近利之地置盐院。游民业盐者为亭户。免杂徭。盗鬻者论法。此皆与民争利而不烦扰者也。后世分界之法。略为变通。大率仿此。以地之近远。制行盐之法。各有方隅。不能相通。舟楫之费。既竭财于无谓。远运之劳。复扰民而不已。转输烦重。盐价腾贵。此其弊一也。盐官既多。则赋税之出入。递加耗羨。商贾之市余。徒多烦扰。此其弊二也。地有近远。近者利用官盐。远者利用私盐。兴贩之徒。获利必厚。虽设巡捕之格。下缉私之令。终无以禁之。此其弊三也。盖盐筴之利。不归于上。则归于下。若严为之禁。厉为之防。设官以杜奸弊。限地以设盐课。徒耗财于无用之地。则于上下均有所损。刘晏以为设盐吏则州县扰。但于出盐之地置盐官。以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之。去盐远者。则转官盐以贮之。故官获其利。而民不乏盐。军国之用。遂以饶给而有余。李雯以为盐之产于场。犹五谷之生于地。宜就场定额。一税之后。不问所之。则国与民两利。盖取晏之意而通之。其事尤简而易行。如是。则盐无公私之名。地无远近之别。设官既不必多。而巡捕之格亦无所用。此盐筴之法。可以行之历久而无弊也。

### 论盐一

孙鼎臣

以天地自然之利利民。而国亦赖其利者。盐也。虽然。大利之中。大害伏焉。古之榷盐不一。官自煮之而自鬻之者。汉之武帝明帝。宋之艺祖。元之顺帝也。立官司而收其税者。陈之文帝。北魏之宣武。后周之文帝也。召商输银粟于京与边。给以所在盐者。宋之天圣。明之洪武也。商输银运司买引赴场支盐者。元之至大。明之宏治以后。与今制也。自汉至今。榷盐之法。随时损益。法之兴也愈繁。则弊之出也愈滋。善为法者。以民之利散之于民。制其出入。不务与民争利。而其利究归于国家。人第知厉禁之为禁。不知不禁之禁为无形也。知多取之为取。不知薄取之取为无穷也。宋咸平中。度支使梁鼎。请官自鬻解盐于边。内殿崇班杜承审言。往者鄜延环应仪渭等州禁青盐。令商入刍粟运解盐于边。直与青盐不远。是以蕃部青盐欲售而无从。今官运解盐。欲与内地同价。边民必入蕃贩盐。徼利而居者。亦乐其价廉与之市。是助寇而结民怨也。事乃已。其后河决运艰。增江淮两浙荆湖盐价。两浙转运使沈立言。本路盐课缗钱。岁增七十九万。官估高而私贩转炽。诚恤亭户。裁官估。令人得诣场取盐。则盐善而价平。人不冒禁私售。帝纳其言。而岁课视旧额倍增。元至大延佑间。盐一引增至钞一百五十贯。积而不售。明初开中之制。凡引准银八分。商贾少利厚。边粟不可胜食。夫禁蕃部之私。与禁内地之私。其难易可知。



而宋之所以绝之者。惟在于平价增课以给用。人之所知也。乃官估裁而岁入转溢于旧。元之一百五十贯而不售。明之八分而边饷充。由是观之。榷盐利者。岂在严禁防而重征敛哉。夫谷与盐。皆民之所以生。而不可一日阙者也。五谷无地不生。盐亦无地不产。有天下者。制田为赋。五谷之余粟未尝有禁。而盐独有官私之别。画之地以限之。又欲其流行而无壅。此于理则不顺。于情则不协。于势则不便。无怪乎法变事繁。心徒劳而政弥拙也。宋蔡京罢转般之法。囊括四方之钱。入都以为羨。令商输钱提举司。先至者增支以示劝。东南之盐利厚而商困矣。明之开中于边。本良法也。久之以商所应支之盐。别之为常股。为存积。倍存积之价。越次收支。存积行而常股滞。叶淇又从而变之。不输粟而输银。不于边而于运司。始之准八分而致一引者。益之至于数倍。虽骤增帑百万。而边储大坏。终明之世。竭天下之力备边。卒亡其国。淇之变开中。与京之废转般。其用意同也。京之先至增支。与存积之越次收支。其用意亦同也。罔天下之利。而巧为法以取盈。京既祸宋。淇亦祸明。传言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岂虚也哉。立天下之法。必要于简易。使其民易知而易从。后世盐法所以不行而滋弊者。太难与太繁之故也。原其意。非是无以笼其利而无遗。然至于格而不行。吾未见其利之安在也。其为计亦左矣。唐刘晏论盐法。谓官多则民扰。惟于出盐之乡置吏。及亭户收盐转鬻。任其所之。晏之言。非唐一代之法。百世之法也。仁哲之君。察民物之情。循天地之理。鉴古今之迹。因势利导而为之法。其必有道与。

## 论盐二

孙鼎臣

治天下之弊。当求其弊之始终。得其所由生。与其所终极。去之而利自见。天下产盐之地。曰两淮。曰两浙。曰长芦。曰福建。曰广东。曰河东。曰甘肃。曰云南。曰四川。淮南岁引一百三十九万五千五百有十。课银五百八十余万两。淮北岁引二十九万六千九百八十有二。课银二十七万二千两有奇。两浙岁引八十万五千三百九十有七。课银二十九万两有奇。长芦岁引九十六万六千四十有六。课银一百五十六万两有奇。福建岁引五十四万五千六十有三。课银三十万二千六百两有奇。广东岁引八十一万四千五百有十。课银六十四万七千五百两有奇。河东岁引三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有二。课银五十八万一千六百两。甘肃花马池岁引七万二千六百八十有六。课银一万四千五百两有奇。云南无引。岁额以觔计者。三千九百四十二万七千一百。课银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两有奇。四川无额。视一岁所售之数。请引于部而备余引。凡五千。盖盐课居天下财赋四之一。两淮最巨。其弊亦最甚。为盐之策者亦独繁。要其归。则缉私也。恤也。裕商也。为缉私之说者曰。天下无不食盐之人。生齿之息。今倍于昔。盐

之售。反绌于昔。则病盐者实私盐也。彼塞则此通矣。其说诚是也。然私果安出乎。私之途非一。船私者。出于商船之船户。漕私者。出于回空之军船。邻私者。出于邻境之商。梟私者。出于所在之私贩。以其慄鹜也而谓之梟。功私者。出于商所捕得之私盐。而莫盛于商所自贩之私。商贿吏而以鹵耗为名。溢于额引者倍。其售也先私而后官。私无课而官有课也。虽然。商之贩私。非商之故。课重使之然也。课之重。非课之故。吏黷使之然也。顺治初。始定纲数。淮南之引。一百四万二千三百九十。淮北二十二万九千一百二十有二。今淮南之引。增三十五万三千百有二十。淮北之引。增六万七千八十有六矣。引目既增。商未受盐而先输课。输课之外岁有贡。贡之数五十万。在公之费又七八十万。其间大工大师旅。则有加价。有加觔。商又辄献银以佐 国家之急。常一二百万。产盐之地。自场吏以上。行盐之地。自卒役以上至于文武之大吏。莫不有赂。而又责之贷钱船户以造船。出财募人以捕私。其为用之繁且广如是。定制。凡引课银八钱三分。及一两一钱七分。而商非银二三两不能运一引。其后向之二者增而四。三者增而五。鬻一纲之盐。纔得三百万。而所费殆二千万。欲毋贩私。得乎。故虽贩私而吏不问也。商私行而官引滞矣。总船私漕私邻私梟私之数。不敌商私。船私漕私私梟私。可以法戢。而商私不能禁。故缉私之说。掩耳盗钟之说也。

夫盐产于场。场不私鬻。私盐安出。禁之所贩之地。不若禁之所产之地。清其源而流自绝。于是有议稽火伏以禁场私者矣。火伏者。所以稽煮盐之数也。一为一聿。历一昼夜。一聿之得盐若干。有定数。起止皆场官监之。然诸场广袤数百里。火伏之时有先后。逐逐聿而视之。不能之势也。且夫计口授盐。度天下之丁。制为引之数。引之数有限。而盐之产恒有余。积有用之盐于无用之地。欲禁朝不及夕之丁。使毋私鬻。禁嗜利之商与梟。使毋私市。可乎。禁之。必收余盐以恤丁。丁有余力。场无余盐。私不缉自止。此缉私先恤之说也。虽然。是余盐者。委之无力之场商收之乎。委之积困之纲商收之乎。课逋帑绌。欲仰于官。而官又不能。故恤之说。亦画饼以止儿也。不收余盐。无以恤。不纾商力。则不能收余盐。然则裕商。其恤之本乎。于是榷盐之使。司计之臣。请蠲 玉贡矣。请免积逋矣。请带征滞课矣。请展纲限矣。请加价加觔而免其课矣。又有封轮散轮之法。以剂其盈虚。有借底马之法。以资其转运。凡所以为商计者无弗至。而商之困不苏。额入之课。累岁而可逋。官吏之费。依时而无爽。故裕商之说。亦朝三暮四之说也。原其所由始。而极其所终。其利弊之所在了然矣。往者陶文毅督两江。当淮北积弊之后。纲商尽散。乃更其法为民运。官给票而收其税。命曰票盐。行之而效。盖蠲一切之费。其税则视商运纔损三之一。而运盐者已获厚利。积年之滞盐顿空。亦宋沈立裁官估而岁额转增

之证也。后十余年。淮南之商益困。陆监利以文毅为之而效也。如淮北之法行之。而纲法始尽坏。未几东南用兵。两淮之引地。戎马交驰。盐法益扫地无余。而弊亦随之荡然尽矣。数穷理极。向之钩带盘结。坚如银山。纷如积丝。数十百年。庙堂之上。劳心焦思以图之。闾识之士。竭智毕虑以谋之。扃而不可排。障而不可开者。一旦决去。如转石于千仞之冈而坠之渊也。虽人事为之。抑岂非天哉。

### 论盐三

孙鼎臣

往者亭林顾氏善刘晏之法。而称李雯之言。亭林之说。后人习闻之。举之达于朝。谗于当事之吏胥而不行。则所谓盐利之不可兴。由于盐吏之不可罢也。当道光之九年。御史王赠芳尝以课归场请矣。襄平蒋相国与盐政福森驳之。越二年。华阳卓相国太仆寺卿梁中靖翰林侍讲学士顾纯又以是请。安化陶文毅驳之。今观其驳议之言。则虑场地之广而漏税也。户之贫而逋税也。盐之随税增价也。商之争竞居奇也。远地之不得盐也。场不能置库。而场官之辇运烦也。场官之职卑。而稽察不能周也。地之被灾而病税也。根窝裁而失业者多也。根窝之说。后卒裁之。亦无甚害。惧地之不能无灾。则制田赋者。亦岂能必天之无水旱哉。是数说者。皆未尝就其事之理而熟思之。为之法而详处之也。诚着为法。以场商之有亭池自煮盐者为盐户。予以执照编之册。其有亭池煮盐之丁愿为盐户者告官。一例予照编册。其贫无力以亭池鬻于富民而自为丁者听。命督抚举廉能州县官为场官。而优其品秩。税银之征解考成。视地丁钱粮例。运司总其成。余官皆罢。其税则。通核一岁旧征正课之数。与各场一岁产盐之数。均之而酌其中。每百斤定数若干。必画一。毋畸轻畸重。其旧征之杂项。勿计。盐户自煮盐。盐成。告官开市。场官稽其数而监其买卖。按所卖之盐。依税则纳银。税毕。官给税票。贩商运盐出场。关津验票而行。不问所贩之地。贩商不问何人。先于所在州县领照赴场买盐。无照者禁。州县每三月具其数。上之运司。盐之价。毋官定。税则必画一者。均轻重以绝趋避也。勿计羨者。有盐即有税。盐溢税亦溢。盐无所为余。则税无所羨也。许贫丁以亭池鬻之富民者。通贫富以重盐户。顺丁之情勿强也。举州县为场官者。吏选慎然后盐政清。刘晏用士人之意也。罢余官而总于运司者。一事权。塞利孔也。场官给税票者。利商旅。讥盗鬻也。贩盐必领照。而具其数上之运司者。稽匿漏。防侵欺也。盐无定价者。产有衰王。物有高下。市易之道。不可以法齐也。天下无无税之盐。而私贩不必缉。盐随出。税随入。逋课不必督。大商小贾。人人得出财自运盐。而盐无地不通。垄断不必虑。淡食不必忧。官少而费省。价轻而售易。盐之利尽归于场。不必优恤。而盐户自饶。不必厉禁多取。而岁入自倍

。诸弊去。诸利兴。因利利民而国亦赖焉者此也。道光之初。纲法犹未甚坏。食盐之利者众。税征于场。国利民利商利。而官不与焉。故虽以襄平之忠。安化之才。不能不挠于众多之势。时之未至。虽贤者无所用其力欤。两淮之纲既废。引地之禁亦尽弛。东南民食之盐莫可究诘。其直不减于昔之纲盐。民不食贱。而国失数百万之课。利权旁落。皆中饱于奸民。盐法之更。宜莫便于此时矣。于是当事之吏。始思往者之言。谋征场税。而不立法。不择官。自咸丰五年至七年七月。税银止八万六千五百余两。偷漏侵渔。皆所不免。或者遂谓海滨随地为盐。不尽受场吏约束。势必设兵重刑。而彼亡命不通盗。虽贤能有难制。且盐官之不能尽罢。犹河吏之不能尽裁。以为场税果不可行。信能从吾言。盐户立矣。犹有不受约束者乎。盐利尽归于场。犹有通盗鬻私者乎。定场官之考成而精其选。犹有侵欺者乎。传有之。疑事无成。建非常之原。而蹈常习故之见牵于中。以此而责成功也。难哉。

### 通论唐以后盐直贵贱

孙鼎臣

盐法至唐以后寢密。民食之贵贱。视榷课之轻重。治平之世。用以养民。则法均政平。而国亦不失其利。衰季之世。则禁令烦苛。而民常受其害。自唐以来。消息之故。可得而言也。唐天宝至德间。斗盐五觔纔十钱。至第五琦始变盐法。斗盐一百一十。是觔为钱二十也。刘晏继琦榷盐。天下盐利岁四十万缗。至大历时。已六百多万缗。德宗益务聚敛。相卢杞。用陈少游。斗盐增至三百七十。计之觔为钱五十。顺宗始减盐价。斗钱二百五十。河中两池盐斗钱三百。视天宝贵犹三十倍也。五代唐庄宗任孔谦为三司使。凡盐铛户。斗纳白米一斗五升。晋初令折钱收纳。海盐界岁收钱一千七万贯。城坊官自卖盐。乡村按户配食。依田税输钱。高祖知其病民。计户纳税。自一千至二百文为五等。听商人贩盐。民自卖食。时颇称便。出帝时。又令诸州税盐。过税觔七钱。住税觔十钱。盖按户出税之外。复征商矣。汉干佑中。青盐一石。抽税一千。盐一斗又加重焉。周广顺中。青盐一石。抽税八百。盐一斗。白盐一石。五百。盐五升。一盐二税。衰季之世。苛暴如此。宋平诸国。河北诸州所产曰课盐。京东河南两浙淮南福建广南六路所产曰末盐。亦皆五觔为斗。颗盐之直。觔自四十四至三十四钱。凡三等。末盐之直。觔至四十七至八钱。凡二十一等。至道三年。颗盐鬻钱七十二万八千余贯。末盐鬻钱一百六十三万三千余贯。祥符中。陕西转运使张象中言。两池当有遗利。望行条约。真宗曰。地利之阜至矣。过求增羨。虑有时而阙。不许。其后乃行盐钞之法。其法积盐于解池。积钱于京师。榷货务。积钞于陕西边诸郡。商以物斛至边。入中请钞以归。径请盐于解池。解盐通行地宽。有数倍之息。或请钱于京师。每钞六千二百。实时给予

。以此贸易者众。蔡京始令商先输钱请钞。赴产盐郡授盐。先至者增支以示劝。售给纔通又变其法。名曰对带。季年又变对带为循环。已卖钞。未受盐。复更钞。既更钞。盐未给。复帖输钱。凡三轮钱。始获一直之货。民无货更钞。已输钱。悉干没。数十万之券。一夕为废物。朝为豪商。暮济流。其法惟务罔民而已。而政和六年。以盐课通及四千万缗。官吏皆得进秩。其时京专任魏伯刍。用巧法。张虚数以诳人主。非其实也。南渡之初。军用竭。绍兴二年。四川总领赵开变盐法。置合同场收引税。觔输引钱二十五。土产税及增添约九钱四分。所过税钱七分。住税一钱。有半引别输提勘钱六十有六。其后又增贴输等钱。四川岁产盐约千余万觔。税至四百余万缗。而泰州海盐一监。支盐三十余万席。席一百十六觔。为钱六七百万缗。一州之盐。敌唐大历间举天下之数。宝佑元年。都省言。佑十二年。收趁盐茶等钱。一十一千八百一十五万六千八百三十三贯。今新额四千万贯。增一倍以上。有旨推赏。四年五月。以行在务场。比新额增九千一百七十三万五千九百一十二贯有奇。职事之人。视例推赏。后以为常。嗟乎。宋莫盛于元佑。其时末盐解盐并行。岁不过四百万缗。而南渡既失解池。盐利乃反十倍于昔。商民之困敝。主计之奸欺。可胜道哉。元初盐直。每引中统钞十二贯。觔为钱三十。颇为廉平。至元十五年。定盐额。两浙运二十万引。岁课至中统钞二万四千八百六十余定。二十四年。桑哥为相。灭里虚张盐额。为四十五万引。仅办至三十四万八千余引。得中统钞一十一万八百七十余定。明年奏减为三十五万引。其初自十二贯增为十五贯。又自十五贯增为一定。至是岁办三十五万定矣。大德间。又增额十万引。增价十五贯。至大四年。又增十贯。续又增二十五贯。通为百贯。官价一觔。至钱二百五十。豪强商贾。乘时射利。又取五百文一觔。市间居肆。复徼三分之利。民持钞一贯。乃得盐一觔。贱亦不下八百。皇庆二年。又增两浙额盐一万引。延佑二年。又每引增价一定。通唐以来。盐之贵至是为极。明之开中。商输粟二斗五升。给盐一引。准银八分。商屯日开。边粟充积。石直银二钱。商利甚厚。而民食亦贱。叶淇建议。以为商之为利已泰。更其法。以银代粟。输之运司。银四钱一分。乃支一引。每引获八倍之利。骤增帑百万。而盐法遂坏。至嘉靖中。梁材为户部。欲复开中之旧。定两淮盐觔。每包五百五十觔。内以二百八十五觔为正引。价银五钱。以二百六十五觔为余盐。淮南价银六钱。淮北五钱。两浙正盐一引二百五十觔。价银三钱五分。余盐一引二百五十觔。嘉兴批验所银五钱。杭州绍兴批验所银四钱。温州批验所银二钱。山东长芦二百五十觔为正引。长芦价二钱。山东一钱五分。二百二十五觔为余盐。长芦南掣盐所银三钱。北掣盐所三钱五分。山东三钱五分。以上正盐。皆报边开中。两淮两浙俱纳本色粮草。长芦山东听折价。而旧制卒不能复。总而论之。唐之刘晏。明

之太祖。榷盐之法最善。而其直皆平。宋之政和用蔡京。绍兴用赵开。元之至元用桑哥灭里。则皆重为科敛。厉民以益国。而究不收其利。其法极敝。五代苟且之政。又无足言矣。开元不倚榷盐而国富。大历盐利仅六百万缗。已居岁赋之半。当时军国无乏。政和宣和之间盐利饶矣。而土木花石兵革耗之。用常不足。有国家者。立有常之制。而毋逞无艺之欲焉。有抚四海而患贫者哉。传曰。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孔子曰。节用而爱人。能节用而后能爱人。能爱人然后能有财。后之言利者。盍亦求其本乎。

### 盐法议

丁履恒

今日盐法之弊。在于官引滞销。私盐充斥。商力疲乏。课额多亏。穷窘之商。至于欲罢不能。而兴贩之徒。往往聚众滋事。大为地方生民扰害。揆厥所原。皆由行盐各分地界始。夫盐者。天地所产。以佐租税之入。裕国计而厚民生者也。普天率土。莫非臣民。盛世大同。初无此疆尔界。何为使什伯逐末之商。各占行盐地方。以为己业。名为官盐。实开私衅。昔人尝谓天下皆私盐。则天下皆官盐。又谓盐之产于场。犹谷之产于地。宜就场定额。一税之后。不问其所之。则国与民两利。唐刘晏为转运使。亦以为盐吏多则州县扰。但于出盐之乡置官。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之。其去盐乡远者。转官盐于彼贮之。或商绝盐贵。则减价以鬻。谓之常平盐。官获其利。而民不乏盐。史称江淮盐利。始不过四十万缗。季年乃六百万缗。然则其效可矣。往者尝罢河东运使。归盐课于地丁。听民自便。所以行之数年重复设官者。缘所罢止河东一方。而毘连之直隶河南官商仍设。不免越境侵漏之弊故也。若各省尽撤官商。不分疆域。自无虑此。今请通计长芦山东两淮两浙广东五运使。河东福建四川广西甘肃云南贵州各盐道。年额应征正引课税银若干万两。均分于十九布政司额征地丁正耗钱粮内。按数摊征。其余引课税则。入于商人领告项内摊收。令各省运司盐道确查现年所销引目。与额征余引课税。以及加价帑利羨余规费。一应正杂款项。通盘核计。由户部议奏。定以中数。每领一引。应交领告银若干。令行盐之商。赴各该衙门照数纳银。告领官引。持赴产盐场。置买盐觔。仍令批验监掣等官。照例摺掣。印用某年月日照验戳记。将引截角放行。听便运赴各路销售。不必定以售价。但不得以此省官引。越赴他省买盐。亦不得以当年所领之引。迟至来年买运。本年领引。许于下年买运。再下一年。即为来年。关津盘查。以旧引为私论。所过关津。查明所运之盐。有引即为官。无引即为私。虽有引而系来年旧引亦为私。于引内印用盘验戳记。以杜旧引复运之弊。盐商姓名。仍于运使盐道衙门置册稽查。其曾经领引之商。告领新引。必将截角旧引缴销。凡缴旧引若干。准领新引若干。其未经领引之商。取具现

商互结。即准入册告领。运司盐道于每年四月。将上年所销引目。及领告银数。造册申报该管盐政督抚题本奏销。仍将各商所缴截角旧引。随时汇解户部。再行请领新引。存库发商。其现在行运官商所有借过运本。领过帑本。及历年未完课利银两。先将各该商自置引地。报部窝价。按数扣除。如不足抵。则分限随引带交。其有不复领引行盐者。则查其家产赔补。其家产已尽者。即概予豁免。如此。则官私款项。俱归有。而行运地方。无分畛域。行盐之商。各自量力。可无疲乏欠课之累。民间食盐。随时定价。亦无居奇贵售之患。平日私贩之徒。既有本贩运。自无不愿纳告费。私商悉变为官商。行见官引畅销。告费充足。地方官既无督销盐课处分。又无巡缉私贩之扰。官与民与商交便。而国用愈臻饶裕。非第盐法之善而已。宋仁宗从何鬲王嘉麟之议。罢给茶本钱。纵园户贸易。而官收租钱。与所在征算归榷货务。以偿边余之费。遂以疏利源而宽民力。其诏书曰。历世之弊。一旦而除。着为常经。弗复更制。此说可通于盐课矣。试观米酒茶烟。皆生人日用必需之物。非皆当地所有。虽山僻小县。不闻有无米无酒无茶无烟之患。何独至于盐而疑焉。如果有商绝盐贵之地。则刘晏常平之法。犹可酌而行之。现在闽省各州县无商处所。大抵官为行运者也。

### 盐法议上

周济

盐法之不可废也。其粗在于利国。而其精在于安民。唐之初。两淮盐利数十万。及刘晏筦之。岁六百万。此利国之说。而非其精也。如但以利而已。则曷不征之产盐之地。曷不榷之所道之关津。曷不均之食盐之人。三者皆足以取利。三者并用之。利且不止于常额。其事较省。其弊较少。其利孔较宽而可恃。然而圣君贤相断然不为之者。诚惜乎其所精也。盐者。取之于海而甚易。非如谷帛有树艺之勤。终岁之久也。易成故利厚。利召争。争召杀。杀召盗。不统之于少府。是海滨皆盗藪也。河滩江洲。岁有讼。大者至于杀人。而况滨海斥卤。无盖藏之露积哉。无赋则必争。有赋则必漏。赋所自起。漏即因之。断断然也。汉以来。归之官。其后官商半。我朝度越前古。悉归商。官者。所以治人也。名之曰官。而任之商贾之事。汉史所以刺均输也。若夫商者。市井贱丈夫耳。鲜耻而嗜利。利苟集焉。则惟上之所使之。且夫利之所在。弊之藪而怨之府也。惟贱丈夫为能与弊相安。而与怨相贸。盐法之书。于商曰。以富厚而蒙鰥寡之惠。以燕安而被罪辜之名。职是故也。然则国家曷取乎贱丈夫而用之。曰。此深意之所寄也。今夫桀骜不驯之气。未尝一日不流行于天地之间。夫固必有所鍾矣。唐虞之隆。尚有凶顽。苟无其权。虽乱弗肆。用世之大权。曰位曰财。位者。荣辱之所生。财者。聚散之所系。位专于上。财布于下。财

之大积莫若盐。既不可以是辱吾治人之官。而又非士君子之所能为也。则与其委之凶顽之乱民。无宁委之贱丈夫焉。贱丈夫而获利。上可以佐非常之需。粉饰太平之盛。下则老疾幼孤有所赖。游食之士有所依。州县以上办公之费有所集。极其所至。不过奢侈踰制。自底于贫匮而止耳。夫奢侈者。一身之孽也。奢侈而所积散。散则百工杂伎。乘而瓜分之。固有所养也。苟大局之无损。则彼踰而此起耳。若使委利于凶顽之乱民。则其害岂待言而后明哉。是故我朝之论盐法。曰商以裕课。曰缉私以疏引。皆其粗也。言其粗而精者固已括乎其中。

### 盐法议下

周济

成本者。盐法之原也。卖价者。盐法之委也。原委相权而盈亏见。盈则商聚。聚则纪纲法度秩秩然。否则商散。散而劫之以威。则愈散。此今日之势也。夫成本卖价者。运司所宜日计旬计月计岁计。且逆料其将然而豫为计者也。舍是则皆吏胥之事。曷贵乎运司。计之而有余。则优柔而取盈焉以佐国。计之而不足。则言之盐政。盐政为求其所以不足之故。因而补救之。或奏或咨。或飭行。或参处。一两大端举。而其末应矣。非是则曷贵乎盐政。是故盐政之局量。必宽且决于运司。运司之心计。必敏且密于商人。而后盐法治。问今日之成本。犹是志载之成本乎。百物皆贵。而独成本数十年不变乎。有以知其不然也。是必先求实在之成本。而后可以定卖价。问今日之卖价。犹是志载卖价乎。成本益增。而卖价顾能益减乎。曾不闻一言及之。是为无运司也。商之禀。自言其情而已。可否决之运司。运司所不能决。或虽决而恐其未当也。是以详之盐政。是盐之有政也。以盐政主政者也。若一切委之商禀。岂商所云云。其是非成败。固宜烛照数计。百不失一乎。是为无盐政也。愚谓今日讲求盐法。必先责运司以会计。如何则盈。如何则亏。如何则亏复为盈。不得委之于商。而听其自为。盐政总其大纲。以督率之。有所不通。则从而补救之。运司之精神注于商。盐政之精神注于泉。注于商故运利。注于泉故销利。运利故原不竭。销利故委不积。因原竟委。相维而不相阂。则得其体矣。

### 变盐法议

李祖陶

盐为天地自然之利。煮于海。晒于池。吸于井。皆可成盐。为民生必不可少之物。榷之以为军国之需。实足补田赋之所不及。故汉以来。善治财者。非必加派田亩。及若唐之闲架陌钱。宋之青苗市易也。大都取足于盐耳。然或处处张官设吏以牢笼之。则利不归于上。亦不及于下。而尽中饱于官与胥。故不若变盐法直卖与商。不必设官而上下有自然之利也。唐刘晏之为转运使也。专用榷



盐法。充军国之用。时自许汝郑邓之西。皆食河东池盐。度支主之。汴滑唐蔡之东。皆食海盐。晏主之。晏以为盐吏多则州县扰。故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收盐户所煮之盐。转鬻于商人。任其所之。自余州县不复置官。其江岭闲去盐乡远者。转官盐于彼贮之。或商绝盐贵。则减价鬻之。官获其利。而民不乏盐。始江淮盐利不过四十万。季年乃六百万缗。由是国用充足。而民不困。顾亭林日知录。引松江李雯之论。谓盐产于场。犹谷之生于地。宜就场定额。一税之后。不问其所之。则国与民两利。此盖以天下皆私盐。即天下皆官盐也。谓其言凿凿可行。今日盐利之不兴。正以盐吏之不可罢也。且云行盐地分。有远近之不同。远于官而近于私。则民不得不买私盐。既买私盐。则兴贩之徒必多。于是盗贼盛而刑狱滋矣。予少居昆山常熟之闲。为两浙行盐地。而民闲多贩淮盐。自通州渡江。其色青黑。视官盐为善。及游太原。所食皆番盐。坚致精好。此地利之便。非国法之所能禁也。明知其不可禁。而设为巡捕之格。课以私盐之获。每季若干。为一定之额。此掩耳盗钟之政也。其言如此。亦可谓深切而着明矣。继此以来。贤士大夫以此说疏陈者。不可胜计。终不能行。至道光初年。陶文毅公总制两江。兼绾盐政。始本海阳李侍郎赞元之说。奏行票盐。然止行于淮北。而不行于淮南。淮南以食盐利者众。把持而阻遏者多也。然私盐愈多。官盐愈滞。课不足额。官疲而商亦疲。驯至湖北塘角火灾。汉岸盐船。被毁几尽。天变于上。人怨于下。虽欲不变其法。不可得矣。于是两江总督陆公建瀛。敬陈淮南盐务。恤灾必先兴利。兴利必先除弊。酌拟章程。恭折奏闻。大意谓淮南盐务之疲坏。实由口岸之不销。其不销之故。则在官价昂于私价。官本重于私本。而成本过重之故。又在银价日贵。浮费日增。为今之计。欲畅销必先敌私。欲敌私必先减价。欲减价必先轻本。欲轻本必先裁省浮费。摊减科则。窃谓今日大弊。莫大于利不归国。亦不归下。而归于中饱之人。淮南引地。首尾四省。仰食于盐者。官则文武印委等员。吏则大小衙门书役。以及商伙商厮商船。不可亿计。一议整顿。则必起而挠之。造谣挟党。恐吓挟诈。必使良法中止而后已。臣受恩深重。不敢以帑项正课。商民脂膏。为避诽谤养奸蠹之计。谨将淮南全局。通盘筹划。以裕课之法。为灾之方。酌议章程十条。云云。部议有准有驳。飭令覆奏。而卒从之。一时盐价大跌。一包之钱。几可得两包之盐。四野腾欢。额手颂 圣天子恩膏。暨陆制军德意。东南数千里之地。如出一口。呜呼。可谓快矣。第按其章程。仍处处闲以官吏。与日知录所云不问其所之者不同。又大致仿票盐。而却不名票盐。大意谓票盐散不可稽核。此则操纵在手。可以自如也。然前人有言。凡立一法。必待其人而后行者。非良法也。必人人可行。而后可称良法。今法如陆公长在两江。尚能坚持不变。否则官吏乘闲。陋规裁者可复。少者可增。犹之漕运本有余米月粮

。可供一切费用。乾隆年间即奏增脚钱数十文。今则暗增至数百文矣。且浮收勒折。习以为常。 朝廷虽明知之。而亦不以为怪也。天下事类皆如此。可胜叹哉。

### 积弊说

王应孚

眉山苏氏辨奸论曰。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此即其人之行己者言之也。予则通其义于人臣之事君。而曰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弊政。朝廷之上。执政之大臣。苟遇人有以不近人情之美举。渎主上之聪听。为蠹吏而乞恩者。不可不深察也。夫礼以待君子。而法以制小人。以小人而在官者。乃惯于骫法。而小人之尤者也。以千百小人共举一事。而以数小人数十小人之在官者奉行之。而谓此数小人数十小人数千百小人公而忘私。国而忘家。虽有饥饿乏绝。而和衷以济。不有毫厘之差。铢黍之失焉。则尤千古以来未之前闻者也。荀子曰。官人守数。君子养源。源不可不清。而数必不能画一。吕居仁官箴曰。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有私罪必涉贪污。无公罪必流诈伪。盖天下有必不可有之弊。有必不能无之弊。以官师而纵吏役之骫法。以吏役而纵奸民之骫法。是之谓故犯。故犯者无赦。以其弊之不可有也。以官师而防吏役之骫法。而不能必绝无骫法之吏役。以吏役而防奸民之骫法。而不能必绝无骫法之奸民。是之谓积习。积习不易挽。斯其弊之不能无也。圣人之立法也。非不欲尽其弊而除之。而防微杜渐之中。时留有余之地。不为已甚之行。曰力防之已耳。苟犯吾法。严惩之已耳。盖人情之所不能免者。虽圣人亦不能一旦尽化其小人。而使为君子之所难也。夫积弊之区。盐与漕其尤甚矣。名其地曰场。言乎其地之广也。综其事曰运。言乎其行之远也。以极广之地。历行远之势。一旦入告我后曰。以千百小人共举之事。今以数小人数十小人之在官者奉行之。而无毫厘之差。铢黍之失矣。以千古以来不能无之弊。今一旦除而去之廓如矣。于是为是数小人之在官者。显然请于朝而冒厥赏。无论其乖政体也。而转瞬之间。数年之内。不至有数十万数百万之亏失而不止。吁。可危也。夫事虽多而操则约。五寸之矩。尽天下之方。人情者。吾心之矩也。朝廷之上。执政之大臣。苟遇此不近人情之事。则即以人情对镜之。而亟察其蒙蔽之端。切究其深心所寓。斯其伪不难立烛。其奸不难立破。而国家经费所关。亦不至亏失数十万数百万之多。而不可究诘矣。岂非为政之要务哉。

请更定盐法疏道光九年

监察御史王赠芳

奏为谨陈盐务经久之法。以除泉害而便民生。仰祈 圣鉴事。窃惟盐者。天地所生以养民者也。盐法者。 国家所立以便民者也。我 朝盐法。计口以配

引。分地以筮商。俾民无转运之劳。课有均输之额。立法本为周备。乃行之既久。积弊日深。而两淮为尤甚。其致弊之由。补救之法。臣前折已详陈之。诚以疏引必在遴商。剔奸乃能裕课。惟清厘乎全局。可收效于目前。然祇为裕课计。则所以为民生计者。固有未尽也。何也。天下之利。不在国必在民。其实利在民。则国未有不利者也。今之盐利。不在国亦并不在民。而其利归于商。然商擅其利。而官吏争制其短长。则其费必重。商役财以结官吏。而擅其独市之利。则其价必昂。商以卤杂短称之盐。又经水贩子店之手。偷窃搀和。而民乃受之。价以递增而愈多。盐以递转而愈丑。于是梟徒乘机逐利。与商争权。小民出官盐之半价。得洁白之净盐。远于官而近于私。地利之所便。人情之所趋。固非严法峻刑之所能禁也。查淮盐引地最广。盐价最贵。而侵灌者亦最多。潞芦闽浙川粤之私。皆越境以充之。梟徒亦夹杂其中。而淮南北之梟。又私贩于场以灌腹内。其为首者。有大仗头副仗头之目。资本多至数十万。大伙以数千计。小者二三百为。位枪矛刀鞭锤之器毕具。所过关隘。辄鸣钲施枪。衔尾飞渡。凡安徽之颍亳庐凤。江苏之徐邳。河南之南光。山东之曹州。湖北之襄阳。江西之南赣吉。红须教匪捻匪会匪。以及粮船水手。皆其党类。处处充斥。阻坏盐法。扰害地方。今闻江广等口岸存盐至二百余万引。按现在月销计之。须至道光十一年方可销竣。此私畅引滞之明证也。而兵役缉私者。于梟徒大伙。即有惧心。兼且利其规贿。私行卖放。转将肩挑背负之盐。向来不在禁例者。概行缉捕。以市德于商人。以邀功于上官。男女老弱。皆陷縲绁。情殊可悯。又况僻乡险隘。名虽淮盐引地。有终身未见淮盐者。其间私梟横行。夺淫掠。何所顾忌。呼号无路。隐忍吞声。同为 朝廷赤子。官商固公行夹带。私梟亦幸逃法网。惟此小民。官盐远莫能致。私盐又干厉禁。既受兵役扰累。兼被私梟凶横。民重困矣。其何以堪。夫天下有不产盐之地。无不食盐之人。伏查引额。定自 国初。承平积百八十余年。户口滋生。何啻十倍。而销数翻致短绌。岂天下有如许淡食之人乎。引盐尽数。不敷民食十分之一。盐不出于官。必出于私。势固然也。大凡止弊之道。贵治其源。百货之在天下自然流通无弊者。听民自为谋而不分官私也。盐有官必有私。有私盐。则官盐必壅滞而不行。臣愚以为欲除盐弊以便民生。莫若课归场。任户商贩自相交易。使与百货同流通于天下。应请由督抚盐政确查数。令以额盐余盐具报场官。场官查核籍记。比照引课。酌定额盐课数。均匀摊征。以余盐作为羨课。不论富商小贩。均得向户买盐。户即于售盐时纳课。以免拖欠追呼。听民随地运销。不分畛域。如是。则人人可以买盐。处处可以行盐。课无壅滞逋欠之虞。官无筹销堵缉之累。商人购运与否。均可听便。不致竭蹶误公。而数十万私梟。不禁自绝。且得货盐小贩。皆化而为良民。本轻利多。人自乐为。脚贩日广。盐价日贱

。往时食贵之民。莫不有含哺鼓腹之乐。民利溥而民害尽除矣。或谓户勾通民贩。恐卖盐之数以多报少。臣思向来煎余盐。所以匿报售私者。以商专其利。而与民两病也。今与民自相交易。民无虑高价而短称。无虑扣价而取赢。纳课之数甚轻。透漏之罪甚重。冒重罪而逃轻课。常情所不为也。况有火伏之法。可知出盐之数。稽查之责。专在场官。宜慎择廉能之员。设立火伏簿扇。查明各盘肆。以核煎实数。有定额。一一日夜煎盐一肆。肆有定觔。名曰火伏。令户五家互保。有隐漏者察出。本人与保人分别严惩驱逐。各场之课。以出盐旺澹之月。互相比较。按出盐。按盐计课。按课定限。按限批解运库。照州县地丁例。尽征尽解。如征解迟延。亏隐课项。即照州县例严参治罪。其着有成效者。优加鼓励。法令简肃。赏罚严明。则场积弊。一朝扫除矣。此法行。不惟额盐有课。余盐亦复多羨。统昔之官盐私盐。皆输国课。较之行引课数。必当大有增加。臣伏念我皇上御极以来。轸念盐务疲乏。每次豁免。辄至数百余万。恩旨淳切。本不言利。但使商持引以销盐。官督商以办课。引足岁额。课清年款。而商与民安。梟不为民害。则成法具在。何敢妄请更张。无如法久弊深。不但国课日亏。坐使小民重困。即令设法补救。取效目前。或能恤商裕课。难免梟炽民殃。若不及今改图。诚恐私梟得盐利则必拒捕。不得盐利。则必流为盗贼。迟之又久。其患不仅在盐务而在地方。臣不敢言兴利。窃愿为民除害。且不仅除一方之害。窃愿除天下之害也。惟臣所陈者。因淮纲关系甚巨。用敢特言其略。至直省行盐情形不同。原难概论。伏查各省盐务。有停颁引盐。听民自行煎卖者。有盐课改归地丁。听民自便者。有改为煎卖。民运民销者。有盐无引额。由小贩担负零卖者。或因梟盗日多。或因民食不足。或因课款逋欠。均经陆续请改章程。是各省盐务疲乏。亦复大略相同。而淮纲累深。未闻议改者。盖因商人欠帑至四千余万之多。应商人分年带纳。若不任商。则此项全归无。是以未敢轻议。臣思分年带纳。即在盐价之中。并非商人自出己费。分三十纲。即须三十年。又展限者屡矣。年复一年。何所底止。且商日裕饶。或可续归旧款。今疲乏日甚。旧欠之外。难保其不新亏。积欠太多。带纳无期。此事势之必然者。任商而帑仍虚悬。征而课归实获。以今日之课。补昔时之商逋。且商人故业具在。仍可购盐运销。随时措缴。通盘筹划。似属有裨。伏乞 飭下直省督抚盐政。悉心酌议。详定章程。令一体遵行。经久无弊。商课改为场课。私盐尽属官盐。养民便民。奸宄潜消。斯诚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而利大者也。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恭折奏闻。仰祈 皇上圣鉴。

酌改盐务章程裕课便民疏咸丰元年 户部

伏查 国家岁入之数。地丁关税而外。惟盐课为大宗。盖盐为人生日用所必需

。而所费无多。故岁有丰歉。容有缺粮之时。而人无贫富。总无乏盐之日。人人不能不食。又为人人力所能食。故销路宽而输课易也。产盐之地。各省不同。云南四川产于井。河东产于池。其滨海省分。如两淮两浙长芦山东闽粤等处。则产于海所产之盐。皆待煎晒而成。其附近居民之以煎晒为业者。曰户。朝廷设官以掌之。招商以运之。积斤成引。按引抽课。各省一引之数。自二百四十斤至五六百斤不等。接收正杂各课。自一两数钱至二三两亦各不同。此大较也。顾纳课之多寡。以销盐之多寡为凭。销盐之多寡。以食盐户口之多寡为断。自 国家定课以后。至于今生齿之繁。户口之增。岂啻倍蓰。乃食盐之人。日见其增。销盐之路。日见其广。而行盐之引地。反多滞而少畅。以致正杂之课额。亦有绌而无盈。若是者何也。一由私盐之充斥也。一由浮费之增加也。自设立长商以来。各省官绅士庶。皆视盐务为利藪。或借口办公。巧为侵蚀。或受人请托。曲为通融。他若陋规黑费之类。不可枚举。且课项则有时展缓。而陋规则无处减轻。此浮费所以日增也。浮费增则成本重。成本重则盐价昂。盐价昂则销路滞。销路滞则课额亏。而无课之私盐乃得充斥于其际。质既洁净。价复轻微。由是百姓乐于食私。而奸民遂乐于售私。于此而欲禁贱价之私盐。行贵价之官盐。虽刑驱势迫。有所不能。此盐之所以日滞。商之所以日疲。而课之所以日短也。为今之计。欲增课必先畅销。欲畅销必先敌私。欲敌私必先减费。而欲减费敌私以畅销而增课。则又莫若使各省改长商而行票盐。夫票盐之所以愈于长商者。何也。长商受官管束。官吏因之侵渔。长商无可如何。故有费而盐日滞。票商随时认领。官吏即欲需索。票商立许告发。故无费而盐易销。则减费即所以裕课。其利一。长商有费。则盐价日贵。贵则不能敌私。而销路日壅。票商无费。则盐价日贱。贱则可以胜私。而销路日宽。则敌私即所以裕课。其利二。长商积疲已久。每致先盐后课而课易拖延。票商挟本而来。故皆先课后盐而课无短绌。则免欠课之积弊。其利三。长商按纲领运。必挟资巨万而后可以承充。票商量力纳课。即为数无多。而亦准其贩运。则广民间之生计。其利四。长商则恃系官盐。迫人以不敢不食。故盐多搀和。票商则各自销售。恐人之或有不食。故盐皆洁白。则便各省之民食。其利五。长商价重。则人愿食私。而梟徒因之以多。票商价轻。则人愿食官。而私贩因之以戢。则化天下之莠民。其利六。总此六利。而又得人以经理之。当今生财之大道。计无有逾于此者。溯查嘉庆六年。滇省盐课。改归井。至今年年溢销。道光十二年。淮北盐务。前经两江总督陶澍奏改票盐。除年清年款之外。每年协贴淮南盐课银六十七万两。溢销之数。几至加倍不止。道光三十年。两江督臣陆建瀛因汉岸火灾之后。引滞商疲。将淮南盐务尽行改票。彼时中饱之人。藉词摇惑。仰赖我 皇上宸谟独断。试行之后。裁汰浮费百四五十万。票贩踊

跃争先。己酉一纲。上课至五百余万两。去岁部库支绌赖以接济。是改票之上裕 国课。下便民食。其效已历历可征。臣等思各省盐务。除淮盐改票滇课归井之外。惟山东引票兼行。尚能年清年款。而亦总无溢销。其余长芦河东两广闽浙四川各盐务。无不商疲引滞。苦累日形。今两淮云南。既办有成效。则各省亦可仿照成案。量加变通。虽因地制宜。情形各省不同。而销盐之地。食盐之人。初无稍异。惟变法伊始。总以裁费为要图。恐向日渔利之人。无利可获。必致藉词阻止。摇撼百端。设各该省大吏于盐务情形。未能深悉。恐以浮词之眩惑。转致良法之中挠。不无可惜。 皇上圣明洞照。票盐之利。已在宸鉴之中。惟各省改定章程。势难同时及。必须挨次办理。方为施之有序。合无仰恳 天恩。特简居心公正通晓盐务之大员。先择一省前往酌量情形。仿照两淮改票成案。妥为筹办。办定一省。再及其余。如此行之以渐。持之以久。以减费为先务。以缉私为永图。不过数年。各省尽行改票。销路既广。交课愈多。既化私而为官。即有畅而无滞。课额之增。将有加倍于今日者。所谓便民裕课。其利诚不可胜言也。臣等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圣鉴。

## 卷五十一 户政二十三盐课二

### 两淮盐法议略

王守基

两淮产盐之场二十有三。隶通州分司者九。曰丰利。曰掘港。曰石港。曰金沙。曰吕四。曰余西。曰余东。曰角斜。曰研茶。隶泰州分司者十一。曰富安。曰安丰。曰深垛。曰东台。曰河垛。曰丁溪。曰草堰。曰刘庄。曰伍佑。曰新兴。曰庙湾。隶海州分司者三。曰板浦。曰中正。曰临兴。二十三场。共征折价银八万六千六百十五两零。前明本系按丁征盐。今则摊丁于地。而计其亭场池肆出盐之多寡。酌定科则。交纳银两。故谓之折价。海州三场。盐出于晒。营销淮北。余则皆出于煎。而营销淮南焉。煎盐之法。择卤旺之地。坚筑如砥。名曰亭场。候卤气上升。地有白光。摊灰于其上。灰即煎盐所烧之荡灰也。五更摊之。夏日至午即起盐花。春初秋末。常须竟日。冬则盐花归土。必风日连霁。盐花始凝。帚扫成堆。舁之于池。沃水淋之。大池之外。承以小池。再淋之。方成白卤。试卤之法。投以石莲。浮而不沈。即可以入肆开煎矣。肆者。煎盐之釜也。似釜而浅。前代用盘。重而难举。肆较为灵便。然重亦四五百斤。系湾头官厂铸造。私造私买者有禁。煎卤于肆。俟水竭气凝。微入皂角。即晶莹成盐。每一昼夜为一火伏。出盐若干。有定额焉。不能欺也。晒盐之法。掘地为井。其上筑土为池。由头道以至九道。则铺砖池。平时渍水于井以成

卤。用藤斗戽之于池。层层清晒。至砖池方能成盐。其出盐之多寡。则以池之大小为差。凡煎晒盐皆预领旗牌。有头长。巡视稽察。籍其数而报于官。各场建有盐垣。设丁役巡逻。官为司其启闭户之盐。皆运积于此。以待商人买运。盖以防其走私。此场出盐之大略也。商人运盐。例分纲引食引。纲引远于场。斤轻而课重。食引附近场。斤重而课轻。今则斤重如一。而课额仍分。江苏之江宁扬州二府泰兴一县。安徽之宁国府和州含山全椒。为淮南食盐引地。安徽之安庆池州太平三府。湖北除鹤长乐咸丰来凤恩施建始六县外。其余全省。湖南之长沙岳州宝庆衡州常德辰州沅州永州永顺九府清州沅州二直隶州永绥一厅。江西之南昌饶州南康九江建昌抚州临江吉安瑞州袁州十府莲花一厅。为淮南纲盐引地。江苏之淮安徐州二府海州一直隶州。为淮北食盐引地。安徽之凤阳庐州颍州三府六安泗州二直隶州及滁州来安桐城。河南之汝宁一府光州一直隶州。为淮北纲盐引地。其画限分界。皆因山川形势。有要隘以固藩篱。非偶然也。引商入场支盐。名为捆重。由运司发给照票。载明引包数目。每引一包。场官票发盐。淮南二十场。盐包出场。皆先抵泰坝。坝官有掣。过坝由六河入运河以抵北桥。桥上有掣验。过桥六十里抵仪征。齐泊天池木关外。以候仪征所掣。掣毕。将盐包掣入盐垣。另改子包。子包者。缘江广引地。多山溪小县。水道狭浅。故改小包。易于运载。湖广子包。重八斤四两。江西子包。重七斤四两。安河子包。重七斤四两。有子盐大使主之。改包完竣。然后由玉带河入江。分运各处口岸。而开江放船。又有临江之大掣焉。

淮北三场。盐包出场。皆经板浦关抵永丰坝。由坝陆运至黄河北岸。渡黄河后。复陆运至套河。由套河驳运至于三坝。掣盐过坝。舁入长河船内。十五里而至淮所。俟所掣毕。然后由岸河入乌沙河。分运各处口岸。引盐自出场至应销口岸。所历关隘。皆有稽查。且开纲之始。如桥掣所掣临江大掣。盐政皆亲之以重其事。盖以防其夹私。此引商运盐之大略也。至于引课。前明两淮祇行引七十万五千一百八十余道。每引载盐四百斤。淮南每引征银一两三钱。淮北每引征银一两一钱。共征课银九十五万余两。国初因明之旧。但以引重难于秤掣。故剖一为二。行引一百四十一万三百六十道。每引载盐二百斤。淮南征银六钱七分零。淮北征银五钱五分。嗣则宁饷有加引。新增有加引。归纳有加引。宁饷者。因明时宁夏用兵。饷糈匮乏。两淮派增九万余引。旋即停止。后经户部查出。令淮商照旧营销。新增者。因顺治年间兵饷浩繁。户部奏加淮引十六万道。归纳者。前代法疏。凡食盐口岸。虽有自变量。皆归于纲地匀销。后则严于缉私。食岸亦能销引。经商人在部呈请加增引目。约二十万余道。吴三桂之变。衡永等府皆为所据。引目停运。克复以后。不但额引照旧营销。竟有商人屡次京控。情愿先呈课银。将以前停运之引。全行补运。则因此而加引焉

。盐课之例无豁免。盖源于此。以其时值丰旺。能获三倍之利也。其余有因增丁而加者。有因畅销而加者。款目繁多。统计加增引目。几及正引之半。而斤重递增。亦至于每引四百斤焉。盐多则销滞。经通纲筹议。将新加引目划出二十六万余道。可以运销。其余则摊入通纲。带课而不行盐。又加以前明之王府食盐仓盐变价等项浮费。皆编入额课。故每引课银。淮南加至一两一钱七分。淮北加至一两五分零。遂定为经制。淮南派行一百三十九万余引。淮北派行二十九万余引。每年共征课银一百八十六万九千五百九十余两。是较前代已加增一倍。而杂款帑息尚不与也。其解部杂款。则织造河工铜脚共银三十二万两。当初盐政运司养廉优厚。陋规亦多。每年解送织造银二十二万两。为制办进贡物件之需。又捐助河工银五万两。三藩之变。滇铜阻隔。鼓铸铜斤。派二十四盐关采买。运铜水脚。皆差员捐办。两淮捐银五万。后将养廉陋规裁减。遂皆按引摊征。作为解部正款。其入经制杂款。则盐官之养廉。巡盐弁兵之薪水。各口岸之匣费。匣费即盐商应酬各官之陋规。嗣经查出。酌留以资办公。其余杂支等项。共银一百零六万两。其外办经费。每年约七八十万两。至帑息时有乘除。每年亦五十余万两。总计淮商输纳之款。在五百万上下。此引目课程之大略也。以区区三州之地。所办课赋至五百万。此非全因地利。亦半由于人事。如修河渠以利运。设弁兵以巡私。裁浮费以恤商。筹款项以养。法详且备。若得廉明大吏。因时损益。当为万世之利。乃奉行日久。百弊丛生。官视商为利藪。索费徇情。商借官为护符。短斤营私。积重难返。遂至壅引亏课。道光十年。裁去盐政。归总督专管。经陶宫保奏淮北改行票盐。票盐之异于引盐者。引商捆盐有定额。行盐有定地。永远承为世业。票商则纳一引之课。运一引之盐。额地全无一定。来去听其自便。官盐滞销之由。不外浮费多而成本重。故先减课额以轻成本。淮北定例。每引正课银一两五分。则减为每引七钱。更裁去一切浮费。定为每引杂课二钱。经费四钱。行之期年。淮北大畅。不但正课复归原额。每年销盐至四十六万余引。除奏销淮北正杂课银三十二万两外。更协贴淮南银三十六万两。嗣又带销淮南悬引二十万。纳课银三十一万两。是淮北之课。较定额又增两倍矣。此淮北改票之情形也。维时淮南疲敝。日甚一日。至道光三十年。开纲数月。仅折新引四万余道。经陆制台奏淮南亦改票盐。其办法仿照淮北。而节目较详。如运司为盐务总汇。其书吏积弊牢不可破。则改为领引纳课。设立扬州总局办理。以清运司衙门之浮费。汉口为江广总岸。其匣费虽裁。而暗中之应酬仍多。则改为票盐。运至九江验票发贩。以除总岸摊派之浮费。盐船经过桥关。皆有掣验。原以防弊。乃弊未去而费日增。则改为坝掣以后。不过所掣。在龙江一关验票截角。其余一概停免。以省掣验之浮费。盐包出场。以至江口。其驳运船价及损盐改包。一切人工。皆有吏



役经管。因而从中勒措。则改为商自雇觅。不准吏役经手。以革勒措之浮费。至引目则减去滞引三十万道。每年祇行一百零九万引。俟稍有起色。再复原额。至课款则定为每引正课一两一钱五分。杂课一两九钱二分。经费六钱五分八厘。食岸正课相同。杂费减半交纳。以外丝毫不准浮收。其把握尤在于以带运之乙盐。为新引之加斤。乙盐者。乙已一纲。盐船运至汉口。全遭回禄。商人皆已纳课。例得补运。故定为每运新盐一引。带乙盐二百斤。每引以六百斤净盐出场。至仪征改为六十斤子包。一引十包。取其易于稽查。既大裁减浮费。又多运盐二百斤。成本轻减不啻一半。故开办数月。即全运一纲之引。是年两淮实收银五百万。即往昔盛时。亦不是过。此淮南改票之情形也。总之两淮改票。皆因旧日引商。办新章票盐。其一切缉私。藩篱具在。而为轻其成本。除其积弊。应手奏效。理势固然。无如行之未久。即值江宁失陷。淮南遂至片引不行。经户部奏令就场收税。每盐百斤。收税钱三百文。始犹一年收钱数万串。渐至一年数千串。又经总督奏改泰坝设立总局。每盐百斤。或交钱三百。或交银一钱五分。听商自便。行之数年。亦毫无起色。总缘长江不通。盐无出路。即办无善法。淮北运道。亦时塞时通。经总督奏明。每年祇运二十九万正引。然亦数年之久。始办一年之课。因存坝之盐。始为苗沛霖等所据。商人不能捆运。继则漕督派带饷盐。加以节节抽厘。商盐成本过重。遂至私充官滞。盖两淮数百万课帑。至此全弃于地矣。

迨江宁克复。南北肃清。此淮盐畅销一大机会也。经曾中堂先后整顿。淮北悉遵票盐旧章。每引四百斤。筑为四包。正课一两五分。杂课经费六钱。外捐数分。裁饷盐以恤商。禁毛盐以净私。毛盐者。解捆抛散之盐。贫民例准收拾零卖。后即藉以贩私。票贩运盐。五河为必经之处。于此设卡。每包抽厘钱五百文。运赴上游。正阳关为总汇。于此设卡。每包抽厘钱五百文。核计每引抽钱四千。较课几重两倍。故近年亦祇运二十九万正引。不能如昔畅销焉。淮南则就泰局收税章程。每百斤收银一钱五分。但于各省口岸。分设总局。办理督销抽厘事宜。商贩到坝买盐。定为一引六百四十斤。改筑八包。每包八十斤。由局掣验后。发给照票。不赴仪所过掣。直运大江。至大胜关大通安庆等处。验票截角。运赴各处口岸。到岸后。赴局缴票验包。官为酌量盈虚。而定其价值。发贩营销。得价后。完纳衍金。湖广每引十一两九钱八分。江西每引九两四钱二分。安河每引四两四钱。江甘县食岸每引四两。更在内河酌收厘钱。以济淮扬防费。按半年奏报一次。开办之初。一年约收银三百万两。钱三百万串。嗣即渐次短少。一年不过收银二百五六十万两。钱二十二三万串。现今减去楚西两岸厘金一两八钱。皖岸厘金一两二钱。又以汉阳抽收潞私。有碍淮盐地步。奏明裁禁。不知日后果能畅销否也。此则现在办理之情形也。夫论两淮所抽

之厘数。较课额所差无几。而计两淮所销之盐数。较引额不过十分之三。重于抽厘。疏于防私。以为一时权宜则可矣。若欲行诸久远。恐弊有不可胜言者。平时盐价。官私相去数钱。盐法犹以净私为要。两淮之官私。相去数十钱矣。利之所在。人争趋之。未审当事者。将何术以善其后也。夫净私者必先于场。成法具在。而人病其太密。抑又何哉。

### 筹鹺篇

魏源

利出三孔者民贫。利出二孔者国贫。曷以便国而便民。作筹鹺篇。

自昔筦山海之利以归国家者。必出其阳而闭其阴。有阴阳即有官私。故鹺政之要不出化私为官。而缉私不与焉。自古有缉场私之法。无缉私之法。邻私惟有减价敌之而已。减价之要。先减轻其商本而已。议者动曰。减之又减。安能敌无课之私。此混邻私于场私。场私无课。而邻私有课。议者又曰。淮盐引地。受浙潞川粤之四灌。其课或不及淮南三之一。安能减三分以敌一分。此又不知私盐课轻而费重。关津规例。多于课本。故遇官盐减价之年。邻私立阻而不行。提价之年。邻私虽缉而无益。此已事之明效。或又谓道光十载奏裁浮费以来。淮课减存四两。食岸每引三两。加以场价坝费改捆费。每引成本十二两。略符乾隆中阿文成公所奏之数。安能再减。不知乾隆中银钱之价。以两兑千。是昔时十二两。仅抵今日六两之价。詎可以名而例实。淮盐十载以来。江南湖广大吏。整饬又整饬。弥缝又弥缝。而银价愈昂。私充愈甚。官销愈滞。场岸复积存三纲之盐。去冬甫请对折行盐。今冬复请两纲展缓。如寡夫之患债。如逋户之畏赋。如垂病之日延一日。如穷邻之月攘以待来年。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无不除弊而能兴利之法。无不易简而能变通之法。与其使利出三孔二孔。病国病民。曷若尽收中饱蠹蚀之权。使利出于一孔。出一孔之法如何。曰。非减价曷以敌私。非轻本曷以减价。非裁费曷以轻本。非变法曷以裁费。夫推其本以齐其末。君子穷原之学也。宜民者无迂途。实效者无虚议。大人化裁通变之事也。欲出一孔。无外四端一曰额课减而不减。淮南盐课正杂钱粮。旧不过三百数十万两。以额引百四十万计。引止二两数钱。自帑利匣费并入引课。又加外支杂费。遂引至四两有奇。今淮北既岁拨溢课协贴七十万。是南引可缩至三两有奇。淮南盐课号甲天下。其实每年何曾运足百四十万引之盐。征足四五百万之课。杂款缓纳。动欠数纲。奏销虚报。并欠正课。计一纲之全课。数年尚未完清。是无减额之名。而有减额之实也。计淮南纲食盐。共完入奏销正杂银二百万两。外加帑利盐规匣费。院司节省办贡办公外支杂费。外加参价十六万两。仓谷八万余两。共每纲银四百七十七万两。除淮北代纳协贴七十余万外。每纲计三百九十余万两。额行百四十万引。计每引征银二

两九钱。应请作为定额。每年一纲以外。无论提行溢销若干。摊课而不增课。假如溢销至四分之一。即每引钱粮可摊减至二两有奇。若谓邻省川粤浙潞课额悬殊。恐减价仍难敌销。则请征以二事。道光十一年三月汉岸跌价。即销九万五六千引。每月额销祇六万引。及四月提价。即仅销五万引。使尽如季春一月内减价之销数。每年当销百有十万余引。川粤潞私。全行敌退。即一楚岸。已应溢销三十余万引。何况江西安徽皆同。各岸私盐尽退。岂有引不溢额。课不足额之理。是有减课之名。而有溢课之实者一。

又若淮北试行票盐之初。亦惟恐不逮额。乃每年皆行两纲之盐。收再倍之课。岁贴淮南七十余万。是名为每引征课二两。实已每引摊足三四两之额。此又有减课之名。而有溢课之实者二。故曰额课减而不减。二曰场价平而不平。淮南各场。有商亭亭半商半之别。又有盐色售价高下之差。商亭产皆商置。丁皆商招。其所煎之盐。照丰计火归垣。每桶二百斤。两桶成引。每桶给价钱百文至八百文止。盐价例无长落。即有丁借欠调剂。通计每桶约加百文而止。半商半者。穷借垣商工本煎盐。桶价与商亭等。此皆利在场商垣商者。亭则产丰皆丁自置。其盐任售各垣。其价随时长落。每桶贱则五六百文。贵则二千余文不等。此利在丁者。大抵场商十居五六。垣商与亭各居十二。其盐色上白者销湖广。次者湖广江西通行。惟极下之市盐。销江西安庆。不销湖广。故桶价高下迥异。又有堆贮捆运之费。暨官私规草价长落之异。每引盐本至少约九钱一两。多者一两四五钱。及售与运商。均送泰坝交易。总视岸销畅滞为高下。每遇岸盐获利。则场价预提。由场至坝仅数百里。一季往返数次。而场商每引得二三两之利。运商即每引暗增二三两之本。故变法而不先定场价。则祇供场商之垄断。若道光十三年至十六年。南盐场价大长。上盐每引至六两有奇。中盐五两有奇。下盐亦四两有奇。再加百斤带残复一两有余。较之目前平市。每引相去二三两。夫行盐原欲使商获利。特未可使不纳一课不行一引之场商。坐收倍利。淮北先定场价。始能改票。南盐何独不同。如欲变法轻本。应就目前平市。定为永制。再裁规费。平草价。以轻场商之成本。或仿淮北官局派买。或兼许各食岸融运北盐。则南场自不居奇。且畅销提行。场盐尽煎尽售。有溢无壅。则商亦将倍利。故曰场价平而不平。三曰坝工捆工裁而不裁。南场分通州泰州两路。通属之盐。由场一水过坝。无须转般换船。费省期速。泰属则场运二河。中隔一坝。般剥偷撤。其弊甚大。近年运商愿仿通属之例。津贴场商银两。改出孔家涵口。直达运河。终为各坝工役所格。其累运本者一。南盐五百斤出场。到仪征改捆子包。江西七斤四两。湖广八斤四两。其耗斤糜费。透私济匪。更数倍泰坝。若谓岸销小包始便。何以邻私皆百斤大包。畅行无阻。而官盐反为壅滞。可见子包改捆。并无益于岸销。祇足为官役把持偷耗之地。其累运

本者二。从前淮北纲盐。则三次捆成大包千有三四百斤。淮南纲盐复改捆子包七斤八斤。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皆绝不可解之制。今欲轻运本。速运期。应照食盐百斤出场之例。分场设局。逐包掣定。无论通泰。皆一水直达运河。及至仪征。但有掣验。而无改捆。其仪征捆工。仍令扛舁。船行仍令揽载。市不易肆。人不失业。而泰坝距扬伊迤。转移执事。所在需人。何患安置之无地。泰坝委员移驻孔家涵。仿淮北大伊山抽验之法。仪征监掣同知。仿淮北西坝过载查验之法。仍令总掣全纲。但无改捆偷漏。何患稽察之不周。故曰坝工捆工裁而不裁。

四曰各岸浮费不裁而裁。盐为利藪。官为盐蠹。而其蠹之尤甚者。为江西湖广。方其赴场重盐也。每票千引。需七屯船。前后牵制。不能分拆。且钱粮分四次完纳。又有窝单。有请单。有照票。有引目。有护照。有桅封。有水程。有院司监掣批验子盐五次公文。委曲烦重。徒稽守候。而滋规费。大弊一。及商盐到岸也。有各衙投文之费。有委员盘包较砵之费。有查河烙印编号之费。守候经年。然后请旗开封。又有南北两局员换给水程之费。三关委员截票放行之费。名色百出。不可胜数。例费岁七十万。每引约计一两。江西则不间盐之多寡。例费四十余万。安徽三府食盐。官费亦三十余万两。每引皆摊二两。屡奏裁汰。有名无实。大弊二。今为变通易简。计移湖广埠岸九江。奏委总办大员专司其事。扼三省运道之枢。且为江督所节制之地。其钱粮一次总纳。以百引起票。其票先盖院司之印。持票赴场捆盐。过局过坝。抵仪过掣。皆止加印截角而无改给。自仪开江。沿途过关。亦止加印加钤而无改给。湖广江西专设盐道之由。由纲盐均在省埠发卖。凡定价值。报销数。催补缓纳课银。改给民贩水程。皆盐道专责。今轻本减售。则不烦定价。以到数为销数。则不责考成。钱粮在扬全纳。则不烦提课。盐票既指明口岸。票商在楚发贩者。亦可将百引之票。转给水贩。毋庸改给水程。到岸销竣缴票。亦仿淮北之法。听其自便。毋庸州县催缴勒索。且九江既设总局。司每纲奏销考程。则江广盐道可改地方巡道。淮南课重地广。纵使减价畅销。亦止能恢复引地。断无侵越川粤潞浙之理。亦断无转灌淮北之事。应请令江运八岸仍运北盐外。其江甘食盐。不许过江。安池太食盐。不许赴湖广江西。湖广江西岸盐。不许售于食岸。共分四大界。其在四界内者。如所指州县。盐过壅滞。许其就地呈明。改运岸。尽荡烦苛。与时消息。而盐如百货之通流矣。江西湖广粮船货船回空。皆可买载有课之盐。千金数百金。皆可办百引之票。云趋雾集。而船私皆变正课矣。夫以十余疲乏之纲商。勉支全局。何如合十数省散商之财力。众擎易举。以一纲商任百十厮伙船户之侵蚀。何如众散商各自经理之核实。以纲埠店设口岸。而规费无从遥制。何如散商势涣。无可指索。以纲商本重势重。力不敌邻私。而反增

夹带之私。何如散商本轻费轻。力足胜邻私。且化本省之私。此皆淮北已事。无劳多喙。至地方官吏既无营销之责。又无私梟之虞。考成轻。案牒省。阴受化私为官之益。如淮北皖豫行票各州县之成效。小损而大益。何顾口岸之阻挠。故曰各岸浮费不裁而裁。以上四条。计省科则四十余万。场坝浮费百余万。在场在岸官费二百余万。共计减轻成本约四百万。然后就其所轻之本。核其所减之价。约其所余之利。而通计之。湖广盐每引四百斤。钱粮三两。盐价二两七钱。此据上色真梁盐价。其次色盐价递减。自场至仪船价八钱。在仪栈费及摺包关钞共六钱四分抵岸船价七钱。各处辛工店用八钱。计每引盐四百斤。需成本银八两四钱四分。江西盐价更少一两。惟加到省驳费一钱五分。共成本银七两五钱九分。较目前湖广江西盐本十二两有余者。已减省四两数钱。轻重相去远矣。

计减去钱粮一两一钱。盐价一两一钱。扬费仪河等费二钱五分。岸费九钱。又江船随到随售。无烦守住。一年省桅封加戳等费。亦减去八钱。共约减四两几钱。若提行溢销钱粮摊减近二两。则成本不过七两有奇。目前子包岸价。楚盐上者售银二钱八分。江西二钱五分。今但依道光辛卯春减售之价。已可招贩敌私。然辛卯减岸价而未大轻盐本。故运商无利。不久即提价滞销。今成本减轻。随到随销。一岁往返二三次。则每包再酌减数分。而仍有数分之余利。岂尚不敌川粤之私。此犹仅据定额而言。若试行之始。即并提行溢销而计之。将钱粮摊减至二两以外。使本更轻。销更速。其效尚有不仅如是者。而其扼要则在以九江总局夺江广岸吏挟制需索之权。故可庆十全而无一患。淮鹺明。而浙粤芦潞之利害皆明。淮鹺效。而浙粤芦潞之推行皆效。故曰天下无兴利之法。去其弊则利自兴矣。鹺政无缉私之法。化私为官则官自畅矣。衣垢必澣。身垢必浴。疇不知之。为千金之裘。而必与狐谋其皮。为百金之饌。而必与兔谋其羞。何待挠格而始疑之。故法必可行者。其事必不果行。

此道光中。陶云汀宫保弃世时所草也。呈之后任李公星沅未行。至陆公当汉岸火灾之后。始力主行之。甫奏新猷。即遭上游粤贼之难。楚豫漕鹺。皆不可复问。盖运数所乘。非尽关人事也。咸丰二年。记于兴化西寺。

### 淮南变盐法议

姚莹

嘉庆道光间。两淮盐法之敝极矣。淮北无商。陶文毅力行票法而转盛。独淮南未及变法。仅奏请数端。减轻课本以恤商而已。当时虽云恤商。而病根未去。淮南盐法仍未有瘳也。病根奈何。一曰出盐之场。一曰销盐之岸店。二病不除。盐法未见其可矣。道光十六年。文毅尝问莹曰。有劝淮南并行票盐者。可乎。莹曰。淮北课少而地狭。淮南课多而地广。其事不同。夫票法之善。以去商

贩之束缚而民便之也。有票贩。有水贩。票贩纳课赴场领盐。运至西坝而止。为时数月。行内河数百里耳。水贩则皆淮北引地诸府州县之人。至西坝买盐而归。散售于州县食盐之户。谓之水贩。官惟责课于票贩。而不问水贩。票贩惟售盐于水贩。而不问食盐之人。地近而易从。此其所以善也。淮南不然。其引地远在楚西三省。且有长江千里之险。若行票法。则票贩断不赴场领盐。且冒险千里运至楚西。其远者运及仪征而止耳。楚西水贩亦断不冒险售盐于淮南。如此。是楚西无淮盐也。三百一十九州岛县之人。能淡食乎。惟驱使食蜀粤之私耳。淮南既无所销售。课将十去七八。国家何赖焉。文毅乃止。然至今日。文毅之法。又穷于淮南矣。昔者莹尝再护运司。库贮实银。常三百六十余万。岁解京外诸饷。未尝告缺。今司库存银纔十余万。京外诸饷。积欠又数百万。官与商皆烂额焦头。相顾束手矣。淮南额引一百四十余万。仪征改捆岁常七八十万。犹以为少。今频年仪捆三十万。捆工数万人。饿者大半。环监掣号呼乞活。而无以应之。殷商运盐。能行二三万引以上者。不过十余家。新纲每开。几于无商可派。积引如山。复多悬而无着。运司计穷。惟以率由旧章四字。借口藏拙。大府筹议补救。又沮格不行。商人困极。无如何矣。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九夜。楚北停盐。忽被天灾。焚去四百余艘。逃存不过三分之一。淮商课本。一炬而去四百余万。众商闻之。魂魄俱丧。同声一哭。相与签呈告退。通计淮商资本不及千万。今一炬失其大半。欲责其运行千万余金之盐。以输国课。恐加以严法而不行。此诚危急存亡之秋。更甚于道光八九年间矣。尚能无变法乎。变法奈何。曰。法半敝者犹可补救图全。今敝十之八九。如病者仅存一息。非大泻大补之不可。大泻大补者。减缉私之费以收场之盐。撤楚西岸店以免匣费之弊而已。夫缉私之途不一。自邻私外。以江船夹带之私。场透卖之私为大。江船透卖。七八出于场。其病由垣商相时谋利。不能多收户之盐。户不能枵腹以死也。势不能不私售于梟贩。例禁虽严。而无所用。若清查场实数。每出盐若干。分为四季。垣商收不尽者。官为收买。俾户得以生养。何必犯法售私乎。垣商之盐。以备商运。官收之盐。以应官办口岸。较之用银买自垣商者。费本不更省乎。官办盐本既省。何致复有欠课。第收盐之费不贲。司库不能复筹此款。则莫如减缉私之费以收盐。计无善于此者。

盖缉私一项。岁常费数十万。大抵有名无实。不过委员稍分梟贩之利。益其私橐耳。无益于公久矣。今大加裁汰。第存扼要之所数区。及总督随时赏犒委员之用。可岁省其费之半。饬淮南二十场大使。责令按季收盐。报明备用。如有短欠不实。严定处分。官运口岸之委员。无须盐本。但须运岸之费。是去缉私之虚名。拔梟私之病根。而益官岸之实用。此其为大补者也。楚西岸店。其弊无穷。始为商人卖盐收课本而设。既乃为地方文武取用不穷之府。乾隆中。即

有匣费之名。屡经裁减。迨道光十年。奏定每引四钱。以销盐之数计之。而不肖有司。则不计销数而定为岁额。楚岸七十万。西岸四十万。不问费所由来。第以额定赂规。争取之而已。近十余年。楚岸日增。至一百余万。盖名为岁额。而有重支。有豫借。习以为常。是无增额之名。而有加费之实也。复有往来游客。随时抽丰。不能定数。盖自总督盐道以至州县委员。无复念商情之苦者矣。楚西岸店之人。无非淮商亲友。复借有司之掎克贪求。而浮报用数。分润入己。此所以岁至一百余万也。夫以销盐一引。输费四钱计之。楚西匣费年仅当数十万耳。而违例妄取加增之数。及于百数十万。试思 国家岁课几何。尚年欠百数十万。而入有司之腹者。反丝毫无欠。且重支豫借。过于其额。今中外度支如此之绌。 圣主日夕忧劳。大小诸臣。食何人之禄。不能为 国分忧。而相与营私蠹耗于公如此。其能无愧于心乎。楚盐因岸店所在汉口。人稠密。无地建仓。又时有火患。是以皆船泊省会。由盐道给发水程。听各县水贩子店。分盐散售。然自九江大姑塘以下。楚西二境二十余州县。皆坐视盐船之过而不能买商盐。仍须自省运回。价值安得不增。是以人情不顺。皆争买船户之脚私。商盐为例所拘。转不许开舱售卖。此诚何理耶。法令皆自相束缚以困商民。及其敝也。 国家亦暗受其害而不知。夫为法而病商病民以至病 国。犹斤斤守之而不敢议。此非愚也。私耳。昔陶文毅原奏。本有签商于黄州等处认运口岸之议。而楚盐道详称。设店即有应用经费。恐不肖商伙。影卖脚私。致汉岸水程无从稽查。西盐道则称所签之商。新置店屋盐仓。以及岸店辛工日用。核算店费。浮于水贩赴青山领盐水脚。商力难赔。仍必增入盐价。似多窒碍。遂格不行。夫添店签商。诚有如二道所云者。然实则假为公言。以阴遂其就近鱼肉商人之计。且既有省店。又于中途添店。资费皆须重出。故不愿行。今不签商添店。但令商盐船至九江姑塘。即准其开仓分给水贩子店运售。或自至各府散售。其楚西岸店皆撤。有留者。官不必问。但令赴两盐道请领水程。一如淮北票盐。西坝以上。官为稽查。西坝以下。但给水程。其余听之。则官皆便。火患胥除。两省匣费。仍遵定例。按数由淮商完纳。运司委员批解。交两盐道分给。如此。则岸无自浮开。不肖有司无从重支豫借。游客无骚扰。可省匣费百万。

设本商愿在青山或九江大姑塘一带立店者。听之可也。楚西接界卡要之地。缉私文武。照旧设立。其费亦令商纳司库。备文批解盐道。不许私取于商。盖盐法本为 国课。下收其余利。以资办公。可也。然亦止可十之一二。今正杂课纔三百数十万。而岸费已一百数十万。是三分其一。盛时犹为违制。况凋坏至于今日。岁完正杂课。不及二百万。而岸费一百数十万。有加无已。虽幸众为讳匿。 上无严谴。其如商力不及何哉。今以淮南之姑塘九江。当淮北之西坝

。姑塘九江以上。既处处稽查严密。姑塘九江以下。大开法网。去其束缚。听商售卖。但约以水程。边卡仍设官缉私。地方官毋庸责成销盐分数。则文武不能额外多取。店伙不能影射浮开。游客不能抽丰骚扰。然后岸费之浮增可节。而正杂课之输纳可盈。苏商之困。下利民而上利 国。中不失办公之资。楚西文武衙门及委员店伙。俱有人心。宜亦无怨。此其所为大泻者也。诚使大府原议诸条颁行。而益以大补大泻之法。是虽不行票盐。而实半师其意。淮纲其犹可立乎。

### 淮北票盐志叙代

魏源

天下无兴利之法。除其弊。则利自兴矣。鹾政无缉私之法。化私为官。则官自鬯矣。欲敌私。必先减价。减价必先轻本。轻本必先除弊。弊乎利乎。相倚伏乎。私乎官乎。如转圜乎。弊之难去。其难在仰食于弊之人乎。淮北票盐。创行数载。始而化洪湖以东之场私。继而化正关以西之芦私。且奏销数百万外。其余额犹足以融淮南悬引之不足。夫票盐售价。不及纲盐之半。而纲商岸悬课绌。票商云趋鹜赴者。何哉。纲利尽分于中饱蠹弊之人。坝工捆夫去其二。湖泉岸私去其二。场岸官费去其二。厮伙浮冒去其二。计利之入商者。什不能一。票盐特尽革中饱蠹弊之利。以归于纳课请运之商。故价减其半而利尚权其赢也。且向日仰食于弊之人。即今日仰食于利之人。昔之利私而今利公。何谓淮北可行而异地不可行。疑者或曰。减之又减。安能敌无课之私。不知场私无课。而邻私有课。有课之私。减价敌之而有余。无课之私。岂尽价收之而不足乎。或又谓旧票充新。难免再运之虞。无论卡局截角。重重稽察。且票可冒。课不可冒。苟票可转运。则请票十余万引外。即应无复请票之人。何以每年数十万引。从无票少于额盐浮于课之事乎。或又谓湖私改贩。难革鸱音。北盐灌邻。保无藩决。然则泉化为良者。必不许其为良。北受芦侵者。必永为其所侵也。又有谓收税章程。年更岁易。良由以有定之盐。应无定之贩。不如签商认岸。一劳永逸者。不知指商索费。则成本立增。争畅舍滞。则规避竞起。且票盐有百世不易者。改道归局是也。有必与时变易者。钱粮出纳贩不足。则以不足之证治之。贩有余。则以有余之证治之。弊不同。防弊亦不同。总之弊出于烦难。而防弊必出于简易。裕课必由于轻本。而绌课必由于重税。此则两淮所同。亦天下盐利所同。亦漕赋关榷一切度支之政所同。方今生齿日繁。生财日狭。司农憬然盱衡山海。欲筹商课之有余。以裨农赋之不足。然则一隅之得失。固将为四方取则焉。前于道光十七载。曾刊票盐初志。嗣因军需奏销。斟酌损益。章程屡变。事则倍难于前。功则无改于昔。重加厘订。用垂法戒。以存创始守旧之规模。以明 圣天子贤牧伯制法宜民可久可大之精意。志淮北也。



而不专志淮北也。

曾有淮北票盐记一篇。约二千言。最为明核。不料失于扬州。今欲补之。非得淮北票盐志不可。而亦无此心绪矣。自记

### 盐归场议

俞德渊

日者所议盐归场。其法有三。一曰归丁以按亩起科。盖沿海草场四万余顷。给丁割草煎盐。已按亩征收折价。今正杂引课。势不能再取于地。祇当取之于盐。惟论盐必计斤。而各场煎丁零星散处。日煎日卖。用力勤惰不同。获盐多寡自异。不能计斤定课明矣。无已。则征之于亩。通泰二十场。额亩二万五千余口。每口岁煎盐三四万斤。以引课加盐价。每亩当输银一百五十两。共银三百七十余万两。而淮南引课可足。丁既按亩认课。则盐即己物。听其售与何人。无论远近商民。随货贩卖。出场后不问所之。脚费外别无浮费。人自乐趋。盐价自贱。且使小民任意营生。何官何私。行所无事。此真曠然无忌之善政也。然其中难行者有三焉。一在丁之逋欠。一在亩镬之私煎。一在灾浸之借口。丁皆滨海穷民。篷栖露处。身无完衣。平日煎盐所得。不过佣资糊口。今忽责以百余金之课。按月限完。恐贫人骤得多钱。未经入官。钱已他用。至期甘受追比。追比过严。逃亡立待。势必设立头长。承总包纳。若辈均系同类。容隐分肥。一官何能察。至于煎盐用亩。由官给领。私铸有禁。立法本严。闻近时各场私亩之数。与官亩等。一经官查。则埋掷草土之中。官去而私煎如故。今既计亩征课。则官亩之盐。课入倍于盐本。其私亩之盐。转得贱售以夺官盐之利。即纳课之丁。亦将添置私亩。隐射逃课。且不独亩而已。凡炊饭之锅镬。无不可煎盐。现行例中有所谓镬子盐者。即锅煎也。此而不禁。则大海之潮取之不竭。势必烂贱堆积。病而课可忧。禁之则海滨辽阔。官外之私既百计藏匿。官中之私复影射多方。此又不能一概禁绝者也。又闻场煎盐。必赖天时。积潦之年。海潮泛溢。各即有湔消之患。再值洪湖盛涨。五坝全开。则各场即有浸没之虞。向者户值阴雨久。即赴场商借贷钱米。天晴煎盐扣还。前后套欠既多。往往有逃亡者。如成灾稍重。场商必多方捐赈。所以有盐义仓之设也。然皆商捐。官不过问。今以课归丁。稍遇水旱不齐。必借口求蠲求缓。往时荡课。不过数万。节年以来。因灾减免者。不可胜数。况数百年之引课。何能禁其吁求。不为缓课。必且求借口粮。国家一视同仁。岂能不加抚。更恐各场因灾停煎。丁素无积贮。而各省价必骤昂。此又不可不预备也。二曰归官场以给单收税。照各场产额摊定。每斤课银若干由运司给发用印空单。存贮场大使所。无论商民买盐。先赴场官报明斤数纳课。请填印单。赴买盐。出场后。另于要隘委员查验。盐单相符。即截角放行。不论何省何地。听其运售。场官给单后

。登载印簿。知会委员。其委员亦截角后。知照场官核簿。以防偷漏。各场所收课银。按月解交运库。如此。商课改为税课。场官作为税官。人人可以卖盐。即平日贩私之徒。一经纳课。任意所适。此亦荡然维新之善政也。

然其难行亦有三焉。一在额数之难定。一在稽察之难周。一在官吏之难恃。两淮各场。照引定课。如伍佑场产盐二十余万引。应征课银六十余万两。等而下之。如梁垛场产盐七万余引。亦应征银二十余万两。今就场抽税。不限以额。则听其尽征尽解。乌知岁收果有若干。若试行之初。即责以一定之额。则每场应收银数十万两。场官守单待请。毕竟一月发单几何。毫无把握。且水次有远近。盐色有高低。倘盐高路近。趋归之。而僻远之场。竟售者无几。场官无计招之使来。此额数之难定也。至请单之法。原以杜私。而人情贪利。虽小必争。两淮盐价。斤止数文。而纳税倍于盐本。逃千引之课。即省银数千。难保盐贩不串通户。私相交易。或藉单影射。以数百斤之税。冒运数千万斤之盐。即有委员查验。而场地千里。港汊支河。无处不可越行。虽多派巡役查缉。而若辈惟知营私。苟啖以利。何难为所欲为。此稽察之难周也。或谓就井抽税。滇省行之矣。何独不行于两淮。顾闻滇盐产于井。地有定所。难以私增。其地近而易查。一井官可守也。淮盐煎于埕。晒以池。埕则随时可增。池则随地可开。其势涣而无纪。一场官不可守也。乌得以滇盐为例乎。江苏财赋重地。至大州县不过十万。即如淮汴各关。临以监督重任。每年抽税。亦不过三四十万。今以一场大使而责以数十万之税课。官卑任重。负荷难胜。况场署皆近海滨。无城郭之卫。营汛之防。起解收藏。均多可虑。此又官吏之未可尽恃者也。三曰归场商以认埕纳课。招徕殷实之户。报充垣商。听于某场认埕若干口。完课银若干两。户煎盐。即归本商场垣堆贮。经理出卖。酌给丁工本。其贩盐者。从垣交易。应售价值。亦官为酌定。毋许价居奇。秤桶遵制由运司较准颁发。所有垣商认充。须殷实五家互保。完课立定卯限。赴场大使衙门报纳。至每岁销盐若干由垣商自为营运。官不与闻。而赴场买盐。仍不问其何人出场售盐。亦不问其何地。以商领。而事有所统。以课归商。而责无旁贷。此亦寓散于整。随时变通之良法也。然其难行者亦有三焉。一在疲商之钻充。一在殷户之规避。一在垣外之私售。通泰各属。场商多借本营运。近者日形疲乏。因负欠多。欲退无路。今闻招商认课。必且营谋投充。联名互保。祇图孤注一掷。将来完课有无。姑置度外。迨至卯期。则设法腾挪。国课必多贻。使大加裁汰。另招新商。则四方好事之徒。如游士幕客官商长随。皆得应募而来。并广求当路致书。为赤手成家之计。此辈一经得路以后。驱除更难。此场商之难于选择也。如谓各省殷户。原不乏人。贪夫趋利若鹜。宜有不招自至者。惟事当变法之初。非常之原。黎民所惧。彼富厚之家心计素工。兢兢保守。安挟重货而谋不

可知之利。纵日后不无垂涎。而事前必多观望。此殷户之未易招徕也。必不得已。则仍谋之于商。无论在场在扬。第就平素业盐之人。择殷厚者签为垣商。认课纳课。而疲乏者一概裁除。庶可收得人之效。

惟此法施之商土亭商则顺而易。行之土亭商则逆而难。盖商土亭商商产也。土亭商产也。以户自置之产而一旦属之商人。无异掠贫民之业。使富民代为管领。以世业而变为佃农。孰甘心焉。况商之殷厚者。其经理多委之商伙商厮。此辈专以剥削为能。借贷则要以重息。秤收则勒以重斤。既积怨于商。必与民贩勾通盗卖。其势然也。况垣中有课之盐。价数倍于上。私贩亦必舍垣而趋。盐不归垣。课何从出。则恤杜私之法。又不可不深长思矣。以上三法。共有九难。姑就三者兼权之。则招商认课一条犹为彼善于此。苟得其人。讲求尽善。或可徐观厥成。顾事难图始。果欲行之。则宜先定章程。清签商。改官易制诸事。非行之三年。不能粗立规模。此一二年中。课额未可以常悬也。场盐未可以停售也。各岸食盐未可以久缺也。然则新旧接替之时。非熟思审处。其何能变通以尽利乎。至两淮捆盐之夫。淮北则永丰坝向万余人。淮南则老虎泾不下数万人。皆无赖游民。以此为业。百余年来。世代衣食于此。一旦失业。此数万众安往。其患又不止于私梟拒捕而已。

### 谨陈补救淮盐积弊疏

王赠芳

奏为两淮盐务疲困已甚。谨陈补救之法。以清积弊而裕正课。仰祈 圣鉴事。窃惟盐务以两淮为最大。盐务之弊亦以两淮为最深。迭蒙 皇上轸念周详。宽仁备至。冀商民之两便。期调剂之胥平。乃臣风闻诸弊丛生。积重难返。商多浮猾。帑竟虚悬。运库日空。而杂项尚多冒领。煎日漏。而梟徒由此横行。商私畅而引额滞。口岸远而民食艰。若不设法清厘。诚恐势无底止。其经久可行之法。容臣另折具奏。谨先就现在积弊。斟酌补救。敬抒管见。为我皇上陈之。

一弊在库款之浮糜也。两淮向例。先课后盐。盐未出运。课已清缴。诚使正杂各款。划分收支。何至亏缺课本。至四千余万两之多。查从前运库。本有另存借款。可以支拨。今则库款空虚。遇有急需。本纲不敷动垫。往往预征下纲。令以虚扣抵销钱粮实数。是以未届开纲。先已亏课。其预征钱粮。商人虑无征收实据。即以手本开载预征银数。呈官钤印。仍付商人收执。而商人匮乏之时。又以钤印手本质钱使用。辗转相抵。轆轳不清。此征收之弊也。杂项支销。日益繁多。并不核实估费。即如育婴普济等堂。本属良法美意。今则每堂司事。多至数百人。而老幼孤贫应领钱粮。转致侵克不给。其各处桥庙及添船捞浅等事。浮冒款项。指不胜数。均由管库商人。串通院司书吏。巧立名目。蒙混

呈领。彼此分用。岁至巨万。此支放之弊也。应请 飭下盐政节用兴廉。严行查核。分纲分款。详开册档。毋许预征虚纳。并禁绝浮冒积弊。无益之费。概行裁革。以慎度支而清滥。

一弊在总商之剥削也。两淮有四大总商。十二小总商之目。众商行盐。必得总商具保。每年滚总纳课。一应盐费。均由摊派。近来总商之中。棍商居多。不但家道不能殷实。竟有一引不运。专靠侵蚀库款。剥削众商。以为肥家之计者。每年派众商出费。止有总数。并无细数。众商既不能谒见官司。又不得预闻公议。惟有俛首出费而已。昔之摊费办运者。一经剥削。倏已荡然无有。殷实之家。引以为戒。虽知行盐有利。亦皆裹足不前。应请严禁把持。其劣昭著者。立行驱逐。招募公正殷实者充补。其摊派众商之费。务令裁减浮冒。划明款目。呈官查核。使众商咸得闻知。则总商无从欺隐。

一弊在众商之转贷也。向来商力充裕。办运者百数十家。有挟资至千万者。最少亦一二百万。今则奢侈消耗。兼被总商剥削。资本多者。不及百万。以次递减。即二三十万之家。不过十余人。往往家业全匮。无力办运。专靠冒领杂项钱粮为生。即行盐者。率皆借本济运。谓之知贝头。行盐虽有赢余。本利尽归债主。即多方调剂。仍无济也。臣思恤商之法。不在加价加觔。惟当节用裁费。应请申严旧章。力禁豪商僭侈。以挽浇浮。拣用敦朴能事之人。责令事必躬亲。禁止商伙商厮与院司书吏勾结舞弊。遇有公事。令一体禀谒面议。所有总商剥削浮费。概行严禁。以示体恤。其浮猾而不能办盐者。即予革除。另行签派。俾商人协力办盐。无他顾虑。则漕纲渐就整饬矣。

一弊在商之私煎也。地世业。岁输课银。丁姓名。载在册籍。且辟其地曰土亭场。制其器曰盘聿。人人共见。无由秘藏。场官耳目甚近。何虑稽察难周。乃近日无藉之辈。射利私煎。奸商自亦雇煎丁。与争利。每场多者竟至千余。场官未尝过问。即别经发觉。上官亦以调停了事。一味姑容。何所顾忌。应请严私煎之禁。令户五家互保。责成场官确查申报。由督抚盐政拣派贤员。覆加查核。如场官据实举发。从前虽有私煎。念其事非一任。失察处分。概请宽免。倘仍回护漏报。一经查出。并将场官严行参办。则私煎尽去。官乃有确数。

一弊在盐之偷漏也。户煎盐。总期各商收买。以资餬口。今则商力日乏。每至旺煎之时。商不收盐。加以商之于。大桶重斤。多方取赢。又复勒令短价。拖欠不清。于是户之盐。不乐售于商而售于私。应请于改签各商之后。严饬场官查察。户随煎随交。责令商人速即收买。出纳公平。毋许稍有勒措。如查出户透漏。按律重究。若场官徇隐。别经发觉。即行严参。以苏困以杜私源。

一弊在奸商之夹带也。淮盐每引约四百斤。今则利于多捆。公然行掣。径同额盐。比水程所载盐引。多至数倍。然商人既借引以行私。势不能不受制于官吏

。凡受盐之地。掣盐之地。鬻盐之地。额规诛求。不可计算。每引盐例纳课八钱。今增杂费。积至七两有零。盐费愈重。盐价不得不昂。引课由此而亏。私梟由此而炽。应请责成场官及监掣各官。严禁商人。毋许夹带。查出重究。其官吏旧日浮费。永行裁禁。如阳奉阴违。一并参革问拟。庶成本既轻。盐价可减。而消引自然畅旺。

一弊在船户之勾串也。船户水脚。本为充裕。今则商人克扣不清。听其夹带私盐。官引到岸。先卖船私。次卖商私。船户不以水脚为利。而以私盐为利。兼且中途改包。搀和沙土。以致质潮味恶。到岸卖私。提出洁白之盐。加色重价。而官盐潮恶。难于销售。引滞课绌。实由于此。甚至商厮与船户交相勾串。沿路私售。江湖险阻。捏报淹消。损公益私。弊窦难穷。应严饬各商。照例给与船户水脚。禁绝夹带。盐色一律洁白足觔。查有搀和短称等弊。严提商人船户。分别重惩。倘以漂失捏报。着落商人赔课。庶知儆惧。而盐运之弊以清。一弊在远乡之缺盐也。淮盐引地最广。北抵芦潞。西连四川。南接两浙闽粤。四面浸灌。全赖匀配办运。盐觔充足。以济民而遏私。乃商人惟利是图。趋近避远。江广远方。时虞短绌。民食维艰。私梟安得不盛。夫官盐既难及。而转罪百姓以食私。是地方官所设巡船卡栅。徒增官费。适为兵役卖放之地也。淮商既已认销。自宜按额运赴。惟水脚既远。成本较多。而偏近邻境。若官盐价值。较私盐而倍昂。则又无以敌私。减价亏本。商何以支。应令专商办运。及时接济。且于额引之外。加拨余引融销。酌减盐价。以杜半官半私之弊。其运盐成本。洒派通纲津贴。免致专商畏难推卸。则众擎易举。而于引课民食。两有裨益。

以上八条。弊有相因。因官病商。因商病。病而私梟盛。私梟盛而商愈病。课愈亏。计惟严稽库款。而牵搭浮冒之胥清。改签良商。而把持耗蠹之悉去。场之盐皆归于商。商船之盐皆归于课。而专商远运。费贴通纲。积弊渐除。鹾政渐肃。纵未必能杜越境之私。而腹内梟徒。无从射利。未始非因时补救之法。伏乞 皇上饬下盐政。实力奉行。则浮费尽芟。盐价平减。商力日裕。 国课日充矣。

筹议缉私以疏官引疏道光九年

两江总督蒋攸锬

窃照淮鹾之累。总由引积。而疏引之法。首在缉私。节经臣蒋攸锬严饬地方文武员弁。实力巡查。并经臣福森到任后。督饬官商。加意防范。虽屡次获犯惩办。并将捕获巨梟之出力员弁。奏请鼓励。而私踪究未净尽。官盐终不畅销。连月以来。臣等悉心讲求。盐出于。而透私即在丁。盐行以船。而带私即在船户。互相倚伏。为淮纲第一大弊。此外则粮船之夹带。邻梟之浸灌。表里相因

。必须同时并办。庶不致顾此失彼。查商人运盐出场。前至仪征。解捆见斤。按包割引。不准丝毫违制。而船户埠头捆工箕手人等。串通滋弊。于捆盐之时。每包多放数两。途中改包。额斤归商。余斤偷卖。谓之买担放斤。开江以后。沿江沙洲。聚集梟徒。收买各场透漏之盐。或由支河汊港偷运出江。或由海转运至焦山口门偷上江船。或向驳运场盐之屯船户。收买偷瓜巴盐斤。装载赴岸。谓之外带跑风。种种弊端。不可枚举。其水脚一项。扬商本应按照自变量全给。而仪征船埠。既不免有所侵渔。本商之司事人等。又有内扣店费名目。间或有本商亦自有蒂欠。层层剥削。几至毫无余剩。盐船江运。风信靡常。兼须守待轮期。时日既久。食用不足。该船户遂以带卖脚盐为名。并别立补担盐名色。藉多影射。迨至禀报开行。复又停住江心。托词候风。实则乘间买私。并有揽载时。不愿满领水脚。情愿少装盐斤。豫留空舱。以存夹私地步者。到岸之后。私盐既占额先销。正引即守轮尘搁。甚至盗及正引。捏报淹销。两淮先课后引。岸销一经蹇滞。运商不能乘时向垣商付价捆盐。垣商即不能向丁给价收买。户有盐莫售。无从安业。断不枵腹守法。且虑其失业滋事。其私有销售。欲禁不能。梟徒乘机收贩。江广皖豫。咸受其害。是从前第患场之偷漏。致江船之夹带。今则更因江船之夹带。愈致场之偷漏。辗转因仍。以致盐法日坏。凡此诸弊。历经奏定厘剔章程。而日久玩生。恐在前亦尚未至如近时之甚。急须清源正本。兼应因时制宜。现经严催运商付价捆重。以便垣商广收场盐。倘有欠找尾课。即饬分别找清。以资垣商从容收买。先固根本之地。仍饬各运判督率场员。稽查火伏。严禁私肆。其缴肆换肆之时。必经场员。亲为验明。毋任将旧肆隐匿不缴。以杜藉官行私。致涉透漏。仍令垣商赴场。务须公平交易。严禁大桶勒价。及掀手量盐松实之弊。以恤丁。其江船水脚。毋许船埠丝毫侵扣。并饬商人照数付清。并自行禁革店费名目。勿任司事人等私有克减。以免船户借口。各船受载。务令按船装满。不得存留空舱。开江以后。定以大船限一月到岸。即或阻风。亦不得逾期至十日以外。仍核计该船装盐若干。吃水若干。烙用火印。造具清册。并将该船开江日期。由仪所批验大使申送各盐道查核。如到岸之时。查出逾限。或水迹不符。即将船户究办。

仍饬行监掣同知及批验子盐两大使并场员坝员站员。各按责成。严稽捆筑。秉公称掣。实力盘验。倘箕捆人等。再有串通放担情事。或商捆盐掣有大斤。立即分别办理屯船由场运盐。前至仪征。如有短少斤重。依例锯船枷责示惩。倘于途次迟延。并由站员禀办。其看捆押运之商伙商厮。亦严加谕禁。毋许私自舞弊。甚至得受船户陋规。并干严究。仍檄饬京口水师奇兵三江等营。选派千弁。多带兵目。于焦山口门等处防。堵查拏梟匪。及向来所称跑风诸弊。并分饬里河地方营汛。凡有支河汊港。一律查缉。务使海运私盐。不能进口。内河

私盐。不能出江。所以有弁兵薪饭船只灯烛之需。两淮向有缉私经费一款。近年因商乏停支。现拟酌量筹复。庶兵弁果腹有资。更可踊跃从事。又檄行江西湖北湖南三省盐道。通飭所属。凡盐船经由之地。随处稽查。仍于盐船抵岸之时。实力查验。总期江苏稽禁于未经上船之先。各省查察于已经到岸之后。而盐行在途之时。复经地方文武节节防维。庶收缉私之益。至江广各帮回空粮船。自天津公口岸起。以至淮扬运河。可通南北场处所。任意收买私盐装运。并于中舱包揽客盐。谓之客货。归次分销。几占额盐之半。尤为两淮巨累。臣福森前在长芦。曾经实力查办。并于奏报拏获私盐案内。钦奉 上谕。天津沿河一带军船夹带私盐向为弊藪加意巡防不可日久生懈等因。是粮船之带私。久经 圣明洞烛。至回空渡河以后。江广各帮。即有人先至高邮宝应一带。先将私盐买定。俟粮船一到。乘夜用小船搬运。或私贩先期开行。于夜间放船出江。停泊芦苇之中。粮船到时。即在大江过载。龙江芜湖湖口各关。虽有查之责。但粮船过关。皆挨帮衔接。若拦江查验。则各帮停泊。帮官运丁。即借口稽迟误兑。并有凶悍水手。不服稽查。一经过关以后。随处可卖私盐。故当冬季旺销之时。反为官引不销之候。现在正值回空。除咨移漕运督臣。飞飭江广粮道暨押运厅弁。严切稽查。毋许包揽夹带外。并移行龙江等关一律盘验。不准违禁闯关。仍由臣等派委标营。及盐务人员。于淮安扬州仪征等处。照例查。如有包带盐斤。通报入官。收盐之客民。及包揽之丁舵水手。从重治罪。总运兵弁。纵令夹带。亦即分别参办。复经臣等出示晓谕。责成文武查禁囤积。务期沿河一带私盐。不使颗粒上船。仍移咨长芦盐政。嗣后粮船回空。经由天津之时。遵照前奉 上谕旨。加意巡查。以清积弊。

再查淮盐引地。处处与他省毗连。有如湖南之衡州。与广东之永兴交界。江西之吉安。与广东之赣埠交界。湖北之宜昌已东等处。为川私侵越之门户。襄阳一府。为潞安入境之首冲。江西之抚州建昌。则有闽私。饶州则有浙私。其余安庆池州太平等府。及食盐各口岸。俱连浙界。无处不受私侵。现今分咨各省督抚臣会核查办。各固藩篱。仍严密巡防。稽核功过。以示劝惩。至淮北场盐。系由晒扫而成。各商每年于七八九三个月。将额行一纲之盐。由场过坝。运至淮所。陆续捆掣。分赴江运湖运各岸销售。其由场至所及洪泽湖一带。透漏私盐隘口。于道光元年。经前督臣孙玉庭前盐政臣延丰奏派海州钱家集及漕河寿春镇各标营官兵。于所辖汛境分别游巡堵缉。立法本属周详。今应申明旧章。认真查察。仍严飭场员稽查晒扫。该营分司不时督察。其官引出场过坝。及归所后。责成各分司及永丰坝员淮北监掣同知淮所大使并乌沙河巡检等官实力查验称掣。如有弊窦。即照例究治。并分行原派缉私之海州钱家集东海佃湖河标中右等营淮安泗州寿春镇标各营及漕标中左右三营并文武各员弁。各于所辖

汛境分别稽巡。其安徽河南二省营销北盐州县各口岸。旧皆设有巡役。应令该地方官随时选派。协同查拏。毋致疏懈。通计两淮南北两岸。引地辽阔。总期随时稽察。随处防维。盐务各官与地方文武同心协办。有弊必杜。有犯必惩。庶引盐可冀疏销。而课款渐期充裕。淮纲或有转机矣。

缕陈淮鹺积弊疏道光九年

两江总督陶澍

窃照两淮盐政。关系 国帑。臣频年在苏。已闻其疲敝情形。日甚一日。但不料山穷水尽。竟至如是之极。固由院司屡易。漫无责成。因循诿卸。各顾目前。而库贮既空。奸商无可咀嚼。遂成涣散。臣细加察访。其来有自。亦不起于近日。查淮商向有数百家。近因消乏。仅存数十家。且多借费营运。不皆自己费本。更有以商为名。网取无本之利。并不行盐者。以致利衰引滞。向系两年三运。今乃一运两年。愈迟愈积。月利愈亏。而商人习惯淫侈。率多醉生梦死之徒。不知自行经理。惟任商伙商厮。编摆作弄。朦混侵吞。以致日形竭。其岸引所以滞销者。一由成本积渐成多。一由藉官行私过甚。查成本之输于官者为科则。有正项杂项外支带款等名目。用于商者。有引窝盐价捆坝运费辛工火足等名目。此外应征杂支各款尚多。而外销活支月折岸费等款。皆总商私立名目。假公济私。诡混开销。种种浮费。倍蓰正课。统名为成本。归于盐价。以致本重价悬。销售无术。转运愈滞。积引愈多。不得已而铨销一年。让出本纲地步。作为分限摊补。且每纲支解之款。不能停缓。复将上纲下纲征收之银通融借垫。辗转挪用。屡铨屡积。更于科则之中。带征带补。逐渐愈增。此成本所由积重也。私盐充斥。固应首重缉私。然岸销之滞。不尽关梟贩。其商运官引之重斤。与装盐江船之夹带。实为淮纲腹心之蠹。在商人于正盐之外。本有耗卤。无课之加斤。即无异官中之私。而又有包内包外之私。其包内者。系运商捆盐出场。多带重斤。商厮商伙。亦复如之。且又短发江船水脚。以盐斤私抵船价。其短发所给之价。复被厮伙埠头等勒扣过半。甚至船户不领脚价。转以重赂向商厮埠头等。图谋装盐。下至商宅之婢役。亦月有馈费。彼江船何苦为此。无非藉公装私而已。闻江船装盐。每捆解放私盐。谓之买砵。每船装官盐十之五六。余舱尽以装私。谓之跑风。船既装盐。将全引一船之盐。分为三四船。遇有一船遭风失浅。即捏报全引淹销。将并未失事之二三船。亦请补盐。既得照例免课。又得通纲津贴。到岸之后。并得提前先卖。谓之淹销补运。是以一引而换数引。明目张胆之私也。及抵汉岸。商人价居奇。停船挨卖。谓之整轮。以窄径自窘。而私贩转得畅行。迨穷年守候。销售无期。于是在后之船。钻营以提前。其黠者。将待轮之盐偷卖。俟轮到时。买私补填。谓之过笼蒸。甚至盐已卖尽。仍报淹销。将船凿沈。以灭其偷卖之迹。谓之放生。各种



弊窳。皆起于整轮。不但价。实便售私。此又藉官行私之为害也。引既不能年销年额。课又焉能年清年款。从前章程。本为虚立。而且虚称报。无非分纲压派之为。虚报奏销。更起悬垫那移之渐。前纲悬垫。后纲复难那补。解饷无措。于是遮掩弥缝。有预纳减纳贴色贴息之名。或折减若干。作为正数。其贴色贴息。亦于正数内少完若干。作为加色加息之数。商既巧占便宜。而库贮因以短缩。与州县之亏那何异。其少纳之数。虽云分纲带完。然积欠已至数千万。前次清查。或分十五纲带征。或分三十纲归补。辗转相承。从何征纳。且以前商折减少纳之课。摊派后人弥补。李代桃僵。偏枯孰甚。以致殷商裹足不前。正课益悬而无着矣。

至于报一款。原系因公抒诚。得沾议叙。自应各出己费。乃亦先由运库垫解。分年带缴。积欠累累。是库存正款徒为商人骗取议叙之用。而商捐之名适足为消耗之目而已。以上数端。弊起于商。而利不在商。商既自敝。而课因以敝。现在己丑之引营销甫半。庚寅年尚未开纲。课绌商刁。浮伪百出。造谣兴谤。不服稽查。兴言及此。可胜慨叹。然锢弊既深。不得不亟求补救之法。臣之愚见。谓宜计船装盐。不留空舱。则受载有定数。而夹带易查矣。实发水脚。毋许扣。则船户不借口。而脚盐易清矣。遭风失浅之船。准其补盐。不准免课。则淹销无所利。而捏报自少矣。严查水程。俾销数有准。而无引之私自剔矣。更宜大减浮费。节止流摊。以轻成本而恤运商。以上各条。应请 旨敕下盐臣督同运司盐道妥议筹办。实力奉行。臣亦随时稽查。以资应助。至于收买余盐。减价敌私。皆正本清源之上策。而现似力尚未能。惟有口岸散轮。则销路畅而场自清。食价平而民情大顺。私盐不戢自靖。无如商情固执。但知目前抢跌。微似有亏。不知守候太久。月利全无。纵使每斤多卖数文。得不偿失。况过笼蒸。沈船放水。百弊由此而生。于商大有未利。不止于亏 国课而病闾阎也。查从前两江督臣孙玉庭与湖广督臣陈若霖筹办散轮时。于前两月同到之船。散卖既毕。再开后两月之轮。以散寓整。最为法良意美。行之业有成效。自道光八年冬底复改整轮。未及二年。而盐务败坏至此。不可收拾。然则整散之效。不待智者而始知矣。应请 敕下盐臣会同湖广总督遴委廉正勤明之员。查明汉岸现在滞销引盐共有若干。仿照前次散轮之法办理。积滞庶可畅销。新纲始可发运。以冀稍有转机。渐还旧制。臣为蹇弊太深。暂资补救起见。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圣鉴。训示施行。

会筹两淮盐务拟定章程疏道光十年

陶澍

奏为会筹两淮盐务疲敝情形。拟仍循旧章。大加厘剔。严定条款。以肃鹾务。仰祈 圣鉴事。窃臣王鼎臣宝兴奉 命前来江南。会同臣陶澍筹办两淮盐

务。曾将查出库贮垫占虚报奏销商运稽迟私透漏各实情。并分派司员。会同地方委员。分赴各场履勘缘由。奏报在案。臣等一面将淮纲全局。详加综核。逐细钩稽。力求课归场之法。惟是两淮岁征正杂课银。及帑利各款四百余万。丝毫皆 国帑攸关。既宜筹利所从生。必须防弊所自伏。因思责成场。大要有三。而皆有窒碍之处。一由丁起科。淮南以 煎盐。淮北以池晒盐。今按池 定课。每 每池。约征银百余两。丁皆濒海贫民。若令先纳课而后卖盐。则力有未逮。抑令先卖盐而后纳课。设遇歉产之日。势必课宕丁逃。且场盐每斤向卖制钱一二文三四文不等。今加入课银六厘。是课重本轻。私卖但及交课之半。丁即获大利。贩商即省重费。仍难免透私之弊。此丁起课之难以遽行也。一由垣商纳课。招徕殷商。令其认课包纳。盐悉归该商经理出卖。寓散于整。较为扼要。惟两淮池 。半系产。以己业而听命商人。情必不愿。况商人惟利是视。秤收则勒以重斤。借贷则要以重息。户徂于售私。职此之故。不乐以盐归垣。商亦必无费完课。此商垣纳课之亦难遽行也。一由场官收税。就各场产盐引额。摊定课额。商贩先向场大使报明认买斤数。照额纳课。赴各配买盐斤。如此官为经理。似觉核实。无如计算产盐最多之伍佑等场。照引定课。应征银六十余万两。即等而下之。如梁垛等场。亦应征银二十余万两。虽淮浒等关苏松各县钱粮。不及此数。盐场微员。岂能任此巨帑。试行之初额难悬定。若听其尽收尽解。难保不匿报侵欺。兼之场署多在海滨。既无城郭之防。又乏营汛之卫。征解亦恐致虞。此场官收税之亦属难行也。至于就井抽税。滇省虽有成效。但两淮情形。与滇省不同。滇省盐井二十四区。课额三十余万两。防逻易周。课程亦易足。两淮场地延袤八百里。水陆交通。非滇省一井一官即能查察可比。且商运先课后盐。额亦十倍滇省。未易仿照办理。兹据司员及委员等。各以查勘场苦累情形。陆续禀复。臣等以事关创始。必须计出万全。连日公同筹酌。竭诚殚思。期于变通尽利。而利之所在弊即因之。即使先为试办。而清筮商。改官变法。非一二年规模不能粗定。小民难与图始。虽广为晓示。亦恐观望不前。即商贩通行。又必南侵闽浙纲盐。北侵芦潞纲盐。若不统各省鹺务。通盘筹划。实不免此赢彼绌之虞。况此一二年中。课额未可常悬。场盐未可停捆。各岸食盐。更未可久缺。假令试行尽善。固可扫除积弊。设或稍有未协。即难再复旧章。伏思我 朝淮盐定制。杜透漏则有垣之稽查。防捆夹则有坝所之掣摯。绝船私则脚价毋许折给。通纲引则口岸无事轮编。至于筮库核自运司。无占垫通那之弊。缉私责在弁汛。严游巡堵截之方。逐层防范。至周至密。果能实力奉行。自不致有流弊。无如相率因循。积重难返。此非法之敝人。人实废法。请即淮盐弊之大者论之。

一曰浮费。岁征正杂各款。以产盐分数。核算营销。尽属有余。乃外解外支各

项。复有数百余万两之多。其中如盐政之办公。及汉口之岸费。扬州之活支。乏商之月折等项。甚至一切官私酬应。均列入成本开销。似此积习相沿。无怪成本日形吃重。二曰夹带。两淮正引三百六十四斤。现在各场捆盐。多者几至加倍。此商人引盐之夹带也。其余商伙商厮。舵工水手。无不各有重斤私捆。搀杂多装。是以沿途则有买砵跑风名目。到岸则有过笼蒸情弊。并有粮船影带之食盐。商巡报获之功盐。无非假公行私。将无课之盐。先尽售卖。纲食各引。安得不滞。三曰私贩。淮南之老虎颈及深江孔家涵。淮北之钱家集古寨及新坝龙苴城等处。向为梟徒盘踞马头。盐务中虽有缉捕经费之名。而汛兵巡役。往往得规庇纵。且淮盐营销六省。地方辽阔。如湖北之荆襄一带。则有潞盐之私。江西之南赣一带。则有粤盐之私。他若河南之芦私。安徽之浙私。皆由各省越境透漏。占碍淮纲。其害又不独在梟贩。此皆淮纲受病之处。而推求致病根源。实因视成法为具文。久之遂涣散而不可收拾。诚非区区补偏救弊所能转机。惟有将旧章大加厘剔。现计革除浮费银二百六十万两。成本既轻。盐价自减。尽可敌私。民间亦何乐蹈买私之罪。将私贩不缉而自除。而且清库款。革总商。以杜侵渔之渐。定秤桶。编船号。以绝影射之萌。挑河道。散轮规。以畅运销之路。酌带销。缓积欠。以清套垫之源。使射利者无可借端。欠课者无从借口。似较课归场之法确有旧辙可循。谨分为十五条。另缮清单。恭呈御览。伏候 钦定。臣王鼎臣宝兴经此次厘定条款之后。臣陶澍原有兼辖盐务之责。随时随事。力加整顿。倘仍有透私堕课各情弊。立将玩误之官弁商人。尽法严惩示儆。断不致偶涉姑容。如此行之数月。定有起色。查现在己丑纲未销之盐。尚有三分。庚寅全纲。并未启销。应自辛卯纲起。即照新定条款办理。第不划清界限。仍易启套搭之弊。应请前项未销之盐。随时带销。如遇销数通畅。即援照从前办过提纲成案。尽数补销。毋任积压。再淮南北各场存积之盐甚多。数月以来。商不收运。以致场苦累。课帑支绌。此时已届年终。辛卯立应开纲。应严饬商人赶紧买运交课。如有藉端延宕。轻则立予参革。重则严行治罪。总期弊去太甚。法在必行。以仰副 圣主饬纲裕课除弊便民之至意。所有臣等会同筹议缘由。理合缮折具奏。伏乞 皇上圣鉴训示遵行。一裁减浮费也。两淮杂费。有外支办贡办公等款。在科则内带征。为文武衙门公费。并一切善举。辛工役食杂费等用。踵事递增。益多糜费。除养廉兵饷水脚部饭等项。共银三十二万余两。向系作正开销。无可删减。此外如普济育婴书院义学等项。亦应酌从其旧。惟各堂董事。滥厕多名。与书楼务本堂孝廉堂等处。岁需银二十余万两。俱系情面协助。并非紧款。此时无项可发。应概行裁汰。其余各衙门公费。及盐政运司员下书役辛工纸饭并乏商月折等项。每年共需银八十余万两。难免浮冒。应分别大加删除。其实存应领之款。亦酌减十

分之四五。不准商人溢领私增。致滋浮滥。有累成本。再汉口地方。乃商船聚售分销湖南北引盐之所。各岸商按引捐银。专为当事各衙门公费等用。近因该岸商伙恣意浮开。并滥为酬应。每引捐至一两三钱之多。虽不征于课则。而本重价昂。以致滞销绌课。实为淮纲之患。应大加删减。每引祇准捐银四钱。仍由盐道核数详明各院立案。永远不准加增。以上扬商汉岸各费。共删减银一百一十余万两。科则成本。庶得少轻矣。

一删减窝价也。商运请引行盐。必先向有窝之家。出价买单。然后赴司纳课。通计淮盐有根窝者。一百五十二万五千九百余引。其无根窝而自用本名请引者。亦十八万二千五百余引。是知行盐原不须用窝单。乃有窝之家。辗转私售。如操市券。以一纸虚根。先正课而坐享厚利。以致运商成本加重。昂价病民。本应全行裁革。惟念淮商受 国家豢养已久。亦如粮船之有旗丁。姑准留此根名。每纲每引酌给银一钱二分。以示格外体恤。如有把持。希冀增价。即追单销毁。永远裁革。嗣后请引。祇准按纲给单。不准预请数纲。以杜牵混。其各处口岸。有虚底占据租雇网利者。查出一体裁革。另签殷商承办。以归核实而轻成本。

一删减繁文也。领运旧例。有请呈加三项名目。又有平上去入四处截角名目。其余朱单皮票桅封等名目甚多。不可殫述。以致运司衙门书吏。多至十九房。商人办运请引。文书辗转至十一次之繁。经盐务大小衙门十二处。节节稽查。而并无稽查之实。徒为需索陋规之具。应交运司悉心查覆。可删者删。可并者并。以速商运而免延。

一慎重出纳也。商课入库。向来不分正杂。笼统动支。迨遇紧饷应解。百计那凑。因有预纳减纳贴息。及印本抵课等弊。库款之鞅缠。亏耗一空。皆由于此。嗣后永禁前项名目。将正项库贮。专候部拨。及应解正款。其余杂费。另贮外库。不许将正款那垫。更不许商人干预库款。以免弊混。

一裁选商总也。淮南设有总商。原以筹办通纲公事。赶课滚总。为众商表率。近则公事饬议罔应。钱粮滚总不前。惟办公之项。按月分管领办。任意冒开。每年于定额外。仍以不敷名目。溢领数十万不等。且有运盐无几。滥充总商。藉以营私获利。实属把持。应请于现在各商内。择其公正醇谨。行盐最多者数人。作为办事之商。遇有公事。饬令核议经办。至办公一项。悉照减定额数。指款请领。不准冒滥加增。亦不准再立总商名目。永杜弊端。

一酌核带销也。庚寅纲引。现已冬杪。尚未开纲行运。而已丑仍有未完积引三分。明年辛卯即应开纲。断不能以一年而行三纲之盐。若再推展敷衍。徒留虚名。课仍无着。且库项解支各款。又复鞅缠套搭。必至仍前那掩。奏销难期核实。应请于道光十一年正月。即开辛卯本纲。所有庚寅未行纲引。及己丑未完

积引。随时带销。另款存贮拨解。俟将来办有成效。遇畅销提纲之时。仍将未完前引补销。以符原额。

一积欠宜缓也。查淮南北商欠累累。前后不下四千万。业于连次清查统引案内。奏明分纲带补。尚有现在清查未经奏出者。此项积欠。为数甚巨。若即按纲带征。仍启套搭之根。无从划清界限。转碍新纲地步。应分别停缓。俟将来课款充裕时。再行归补。以免牵掣。内惟帑本利息一项。因各处需用孔亟。不能短少。仍须在纲引内摊征利息。以应急需。

一宜恤丁也。户煎丁。滨海穷民。最为艰苦。宜加体恤。查收盐桶秤旧有定制。近来场商每以大桶重秤。任意浮收勒措。致户以交官盐为累。而乐于透私。应请嗣后由运司衙门验烙桶秤颁发。不准私制。毋许场商再有前项情弊。责成场官随时稽查。仍严督丁按土亭肆以编保甲。复火伏以稽额煎。俾清场私之源。再提泰坝掣厅批验所各秤。一律较准烙发。飭令认真秤验。并于运河要道之北桥处所。运司亲抽秤。如有格外重斤。即将秤验各官参撤示惩。

一实给船价也。运盐原有定例水脚。近为埠头串同商伙商厮。从中勒扣。该船户亦意图带私。甘心认受。且有出钱买装者。遂致脚私日恣。应将水脚例价。照实核发。毋许商厮辈丝毫扣。并明定章程。将各船捱次编号。连环保结。不准仍蹈买装旧习。亦不准盗卖商盐。查出严行惩办。并将该埠保一并治罪。

一严究淹销也。盐船远涉长江。遭风失险。亦事所间有。向例原有津贴。无非格外体恤。并准批补。沈失之盐。免其输课。近以守轮待售。时日迁延。在后各船。多有盗卖。将空船凿沈。其弊多由船户。而运商利有津贴批补。且可分装多船。越轮先售。以致转相效尤。竟以体恤为作弊之端。实堪痛恨。嗣后淹销之案。应停其津贴。准其补运。不准免课。庶奸商无所觊觎。如船户盗卖。捏报淹销。查出照例严惩治罪。

一疏浚运道也。通泰两属。运河淤垫。纤堤倒塌。遇雨水下注。一片汪洋。待风而行。久晴辄形浅渴。商盐盘剥分装。每引花费至数钱。且耽延抛散。以致逗遛违限。成法废弛。仪征河道。虽于道光三年大挑。嗣因江潮浸灌。潮落沙沉。又复淤阻。均应确切勘估。实力挑浚深通。即以挑出之土。培筑大堤。俾速转运。以轻商本。

一添置岸店也。沿江一带。安庆以下。皆有专商领运。自武昌下游之兴国大冶等。及黄州府属各州县。至江西之彭泽德化湖口等县。江面远至八百余里。向自仪征运盐至汉口折回。转售于各岸。往返徒劳。脚费加重。以致引地为江船粮船各私所隐占。应飭盐道查明各该处口岸。每年额销引若干。将水程预为给发。签商运赴该处。俾水贩就近领卖。水程照例汇缴。以免越运汉口。致多转折。引盐自可广销。

一亟散轮规也。船至汉西两岸。本以速销为贵。封轮捱卖。其初本为大商价。迨守候太久。遂至船户盗卖。搀沙灌卤。过笼蒸。甚至沉船放火。百弊丛生。且成本占阁。转运更迟。而大商亦病。不止小商坐困矣。查道光二年。办理散轮。行之有效。自道光七年。于三厘河费加价案内。复请整轮。不及三年。败坏至此。今加价三厘。已奉 旨恩免。自应散轮以符原奏。现闻汉岸滞盐。不下二千万砵。大碍新纲。亟须设法疏销。应派公正之员。驻守汉岸。会同盐道办理散轮事宜。不许假手岸商。以杜弊混。嗣后不许再有整轮。免致滞销。

一整饬纪纲也。盐务之官。志在饱暖。从无甄别。不遵体制。或与商人联换帖。或与商人伙本行盐。最为劣习。嗣后有似此者。应即呈请回避。如有朦混。查出严行参办。其各场分司大使。亦应照州县之例。察看人地。随时调换。务令相宜。至各省盐道。向因隔属呼应不灵。除河南引地盐归粮道兼理。仅止一府三州。仍从其旧外。应请将湖北盐道督销功过。归兼辖盐务之总督衙门考核。会同该省督抚具奏。以专责成而肃纪纲。

一淮北宜另筹也。查淮北情形。与淮南迥异。淮南患于积盐不销。淮北患于无盐到岸。缘淮北三场。僻在海州。每年一纲之盐。须于秋后漕船过竣。开放双金闸。乘北运河下注之水。赶运全完。为一年运岸之需。科则每引仅一两一钱。无可再减。惟商本甚重。如五坝十捐。水陆节节盘驳。最为繁重。损人等。视为恒业。一经更张。即至恃众滋事。兼以各岸浮费甚多。及商伙滥销。近年商力疲乏已极。能运秋单者。仅止三数家。其余各商。虽有认岸之名。终年无盐到岸。小民无官盐可食。反仰给于私梟私盐愈充。则岸商益形裹足。从前尚借助于淮南。今商力已疲。自顾不暇。无可接济。淮北之商。竟成坐困。本年由运库发银十四万两。收买约有四万引。赶运出闸。而商运之盐。仅二万余引。户积盐不售。无计资生。饥寒交迫之余。岂能坐而待毙。计惟速筹补救之法。除庐州府属及滁州来安各口岸。改由江运者。尚可与淮南食岸一律整饬外。至湖运各岸。近来额引。销不及半。现商惟一二苟延。殷商畏累观望。数十年来。迄无良法。必得设法改道。以清其源。一面革退各岸乏商。另招殷商。先筹官运。以为倡导之机。一切章程。另容次第筹办。惟目下情形。盐积如山。无商收买。各纷纷吁求调剂。势不能任其枵腹待售。应请先行筹款。收买盐。以济口食。其盐存贮各场。俟来年秋单发运之时。查照销滞各岸。遴委贤员领运。售盐缴价。归还原本。不致虚悬。

以上各条。谨就臣等现查所见。筹议章程。其余未尽事宜。应随时察核。分别奏咨办理。

筹议加斤减价兼疏积引疏

## 陶澍

案查两淮盐引积滞。由于成本过重。卖价增昂。以致私贩盛行。截流必先清源。经臣会同臣王鼎臣宝兴奏请厘剔旧章。首重裁革浮费。减定根窝。以轻运本。即以轻卖价。如科则项下。己丑纲向定每引五两二钱零。现于外支办公等项。约裁减银六十万余两。每引减为四两一钱零。又于商人成本各款内。革除规银约二百万两。向并科则。每引该银十二两三钱零。现减为每引十两二钱零。均系核实厘定。实已无可再减。惟是按引计斤。核算每斤卖价。所减祇及一分。较之私盐贱价。尚属悬殊。不足以敌私。兼场商近多消乏。不能收盐久贮。盐质甚嫩。卤耗尤多。迨沿途盘运解捆。掣验抛洒。消耗更巨。是以从前商人赴场捆运。每引于定额三百六十四斤之外。仍带加三配割。及 恩免课盐二十斤。尚有包内所带之私。不下百数十斤。通计每引几至五百斤有零。暑月加耗。不在其内。比之原额。数甚浮多。公私混淆。漫无稽察。历来办盐。非不知其有弊。祇因抛洒等耗。不能不藉资弥补。其每包多带盐斤。所省课银无几。所省运脚甚多。然且办运竭蹶。今当立法之初。事期核实。若全行裁革。祇准照三百六十四斤额引捆运。每引遽少盐百数十斤。而每包运脚仍不能少。则商人无利可图。难免亏折。不特不能减轻卖价。更恐暗又增高。于疏销转有窒碍。若复因循旧贯。阳奉阴违。更非整理积疲之道。伏查盐法志。载雍正二年前兵部尚书卢询奏准加斤减价。每引加盐五十斤。又两淮盐引。自嘉庆十年加十斤。不入成本以补亏折。道光七年奏准新旧加盐二十斤。扣足三年停止。上年九月限满。前盐政臣福森奏请展缓三年。经户部议驳各在案。是加斤减价敌私。及不入成本以补亏折。历经奏办有案。当此商情疲敝已极。若责令照额捆盐。自行赔补抛耗。既势有未能。非裹足不前。即百计遮演。仍图夹带。隐占新纲。无补课额。因思场之所乏者非盐。苦于盐多无售。以致偷漏贩私。民间亦非乐食私。苦于盐价太昂。遂至贪图买贱。自 国家定额以来。生齿日繁。而引不加增。盐反滞销者。固由梟贩充斥。亦商人之暗中夹带实甚。彼既瞒官不瞒私。费愈多而利益薄。因之销盐不销引。课既绌而商亦穷。积弊至此。与其暗中夹带。不如明予加斤。盖暗带则挟制者众。而虚耗转以亏官。明加则稽核易行。而贴补可期减价。疏新导滞。无逾于斯。

臣与署运司悉心察访。再四筹商。惟有据实奏明。每引捆盐。酌为加数。以五百斤出场。除额盐三百六十四斤外。仍照案仰乞 天恩。赏加盐二十斤。并例给暑月卤耗十六斤。作为常年抛洒照例准其免课。不得再加暑耗名目。其余所加一百斤。查庚寅未行纲引。及己丑未完积引三分。前经奏明随时带销。应请即以此项带销之盐。作为新引加斤。照依新纲科则。每斤完纳正课钱粮。其余外支杂费。即无庸加派。约计本纲可带完前纲正课银五十余万两。不及五纲

。即可将己丑庚寅未完正课带补全完。再行接补应带杂征银两。如此。则积引既可渐清。加斤亦归有着。商力并得稍纾。兼裕数十万之课项。借以弥补旧欠紧款。所有卖盐价直。即可照现数核办。计每斤又可递减五六厘。统计前后减数。足以敌私。民间自不致再图食贱。而余盐有收。即穷苦户。亦藉资苏息。商运转输。不致吃力。当可踊跃急公。无虞窒滞。其盐斤经过泰坝仪征等处。原有稽查称掣旧章。经臣等奏明掣定秤杆。认真盘验。使其无从夹带。兹复明定加斤。商人无可借口。自不难从实核办。如再有颗粒私增。定即严提重惩。以绝隐私而裕国课。兼便闾阎。臣因盐引新旧积滞。亟思补救疏通之法。谨援案据实请旨。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施行。

覆奏课归场诸说未敢遽议更张疏

陶澍

窃臣节次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钦奉 谕旨。将侍讲学士顾奏请课归场光禄寺卿梁中靖请就场收税各一折。飭交臣悉心筹划核议具奏。又前后递到太仆寺少卿卓秉恬请仿照王守仁赣关立厂抽税一折。江西巡抚吴光悦请撤商归征其课税一折。均奉 旨交臣与湖广江苏江西湖北安徽河南各督抚悉心妥议具奏各等因。臣查诸臣所请变通盐法。其说不一。皆主于化梟为良。无官无私。立意诚为甚善。惟臣再四筹划。通盘合计。仍有未敢遽议更张者。两淮盐课甚重。三倍于江苏全省之钱粮。非通泰海一隅之场地所能归入。若征之于。则沿海穷民。家无长物。即谓盐归丁卖。不患其贫。而一池一井。获利几何。岂能以数百万之巨款。散而责以完纳。若欲就场收税。则又弊窦易滋。盐之为物。与布帛菽粟。同功而不同用。布帛菽粟。随处所有。成本重而课税轻。然且不免于透漏。若盐在场。每斤仅值制钱一二文。一经收税。则价随课长。争其利者必多。海滨广斥。民杂处。池以扫盐。凡有箕帚者皆可扫。井以煎盐。凡有锅者亦可煎。将比户皆私。课税且因之而更绌。至于设厂抽税。或可小试于一隅。若行之于各省。则与就场设官征税之法。地不同而流弊同。缘各省道路。四通八达。凡盐所从入之地。安必处处皆有隘可守。绕越漏私。转恐比场为更甚。总之无官无私。必须无课无税而后可。业经有税有课。即属有官有私。如谓一归场。一设盐厂。即可上裕国帑。而化梟为良。窃恐有所未能。且此数说者。皆本于唐臣刘晏听其所之之一语。故诸臣皆以为化梟之良策。其实刘晏榷盐。即今商运之法。所谓亭户梟商人是也。晏建常平盐仓数千。商运不至。则减价以梟。置巡院十三以捕私盐。奸盗为之衰息。是晏恐远省缺盐。及商漏私。已于听其所之之先。大有布置。并非仅听其所之。而遂能化梟为良也。且晏当日系总天下之盐而榷之。故能听其所之。今则某省食某处之盐各有口岸。若淮盐任其所之。必至南侵浙闽。北侵芦潞。两淮未收其利。而他省已受其害矣。倘



因此遂改天下之盐法尽归于场。则纷更愈甚。关系愈大。利权不操于上。必移于下。恐豪强兼并之徒得据为利。其患有甚于私梟者。

是以上年冬间。臣与尚书王鼎等通盘筹酌。业将课归场及就场收税种种窒碍之处。详细声明。会同具奏在案。至分地销盐。课归商办。原系国家成法。第因日久弊生。浮费愈增而愈多。钱粮亦愈加而愈重。即如每年应解之帑利七十余万。其借本早罄于前人。彼时鹺务犹堪敷衍。又有此一千余万之借本。供其挥霍。是以中枵而仍能粉饰于外。今则各项竭蹶。无本可借。而转须为前人岁偿其利习。此外节省之款。又有四十余万。亦系沿袭于昔年。而加征于此日。以致负重难胜。沈痼从此而甚。臣于万难措手之时。力求补救。自接印以来。疏通积引。惩办私梟。现据湖广督臣函称。汉岸旧盐销完。新盐业已开秤。即粮船水手。素称强悍。而本年回空。亦未敢仍前夹带。倘再能多办新引。似可望渐有转机。无如自三月开纲以来。始而章程初定。商情不无观望。继而被水成灾。场又多漫淹。加以商本乏竭。力能办运者。不过十数家。设法支持。勉图接济。此等情形。总缘从前之受病太深。故此日之复原非易也。臣自维愚昧。实不敢谓计出万全。惟有殚精竭虑。认真督办。并札催运司谕飭各商。乘此旺销之时。设法赶运。俟本纲限满之后。倘能得有起色。则本朝二百年来之成法。即无庸另议更张。万一无可挽回。再行据实奏明。另行筹办。总期于鹺务实有裨益。断不敢稍存成见。亦不敢推委卸责。致负圣主委任之至意。所有臣通盘筹划盐务。悉心计议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

酌议淮北试行票盐章程疏道光十二年

陶澍

奏为淮北湖运纲盐滞岸。及食盐各岸。试行票盐。酌议设局章程。仰祈圣鉴事。窃臣前因顾梁中靖卓秉恬等条奏。有盐归场设局征税之议。经臣核议。以两淮盐课甚重。若改归场。恐致价随税长。场盐偷漏必多。课税更绌。未敢轻议更张。惟淮北滞岸。久已无盐接济。商疲课绌。必须另筹办理。请仿照浙江山东票引兼行之法。于海州所属之板浦中正临兴各场。设局抽税。并委降调淮扬道邹锡前往查办。一切章程。仍与署运司余德渊会议妥办。奏蒙恩准在案。兹据邹锡带同委员分路查勘情形。会同署运司余德渊筹议设局收税章程。具详请奏前来。臣复逐加查核。所有淮北纲盐。共行安徽河南两省四十一州县内。除安徽江运八州县。暨安徽河南湖运畅岸十一州县。近虽商疲引积。尚非极敝之区。有商认运者。仍令商办。其商力支绌不能兼顾者。官督商运。一切照旧办理外。惟安徽之凤阳怀远凤台灵璧阜阳颍上亳州太和蒙城英山泗州盱眙天长五河。河南之汝阳正阳上蔡新蔡西平遂平息县确山。二十二州县。例由湖运。称为极滞。久已商逋课欠。配运不前。历年以来。屡施调剂之方。迄

无成效。又江苏之山阳清河桃源邳州睢宁宿迁赣榆沐阳八州县。系淮北食盐口岸。向因私充官滞。钱粮由纲商摊带。食商行无课之盐。近则费重销绌。食商配运。亦复寥寥。计滞岸二十二州县内。除天长一县运道。例由山阳宝应入高邮湖。与淮南引地错杂。应仍归商运。以固藩篱外。其余二十一州县。应与食岸八州县。一律变通。改行票盐。以资补救。又安东海州两州县。盐法志载逼近盐场。例不销引。查安东距最近之板浦场。已一百余里。较沐赣距场为远。海州逼近场地。原可参用筹盐之法。惟淮北私梟。并不赴场。总系扫丁挑赴数十里外。各村镇卖与秤手头家。转售梟贩。若筹盐一行。此风仍难尽绝。且缉私各卡。因有筹盐名目。其不肖者。必致任意贿纵。一经拏获私贩。必借口买自筹担。而透私之场丁。与得贿之兵役。皆得置身事外。亦应与安东改行票盐。以归画一。或以票盐有课。居民食贵为虑。不知海州东南北三面皆场。得盐甚易。日食所资。无须筹担。其零斤购用。原无票税可言。况以现定科则计之。居民即日食票盐三钱。亦终岁不过用银二分零。不足病民。而筹担一靖。实可杜私。未便瞻顾。致误全局。至盐法首重缉私。而滞岸尤私盐荟萃之所。缉私从严一分。则票盐多销一分。现在勘定要隘。即于邻近场地之海州东海钱家集三营。挑选千把外委十一员。兵二百七十名。分卡巡防。如果实力查缉。销数渐旺。由臣随时奖拔。倘视为具文。虚糜巡费。即将弁兵斥革惩办。务使信赏必罚。以收实效。至局商必须得人。方不至勾结奸贩。致启影射夹带之弊。现据选保殷商王允泰等承充。臣仍饬该运司委员等随时查察。倘有弊端。立即斥革惩办。所有筹议设局收税章程。谨另缮清单。恭呈 御览。

臣一面移咨皖豫两省。出示招徕民贩。赴场领票买盐。至票盐事关创始。必有以少课及奸贩滋弊为虞。且虑旁侵畅岸。渐及淮南者。然淮北自十数年来。引滞岸悬。几于无课可收。且虚糜调剂银两不下百万。此时淮南商困未苏。何能再筹款项。调剂淮北。且如辛卯一纲。淮北配运。不及十分之二。各岸久为私贩占据。今民贩之赴场。既由州县给照。票盐之出场。又有卡员验放。与其任无课之私盐肆行侵占。又不若行少课之票盐尚可稽查。其湖运畅岸。与淮南各岸。果能画界自守。则非商运之盐不能侵越。若巡缉懈。私盐且将充斥。又何责乎票盐。现值商力疲极。课项久悬。而各岸又需盐甚急。接济为难。舍此亦别无筹策。臣惟有督饬运司及邹锡等。妥帖经理。如果行之有效。课税渐充。再行推广办理。倘有流弊。亦无难即行停止。所有筹议淮北试行票盐设局收税章程各缘由。理合恭疏具奏。伏乞 皇上圣鉴训示。

一由运司刷印三联空白票式。一为运署票根。一留分司存查。一给民贩行运。以板浦中正临兴三场。各取上一字编立号数。盖用运司印信。颁发三场大使收贮。民贩纳税请票时。该大使于票内填注民贩姓名籍贯。运盐自变量。往销州

县。按道里远近立限。到岸听其销卖。运盐出场。由卡验放。不准越卡。亦不准票盐相离。及侵越别岸。违者并以私论。其照票给贩。赴所销州县衙门呈缴。由该州县按月申缴运司查核。其裁存票根。即由本场大使按旬造册。汇缴运司。以备核对。存查之票。亦按旬申送分司。

一每盐四百斤为一引。场盐价。照现在钱价合银六钱四分。抽税。照商运科则酌减三分之一。计银七钱二分。又倾镕解费。设局设卡经费。各衙门书役纸饭委员薪水缉私经费等项。五钱二分。通计一引四百斤。共库平纹银一两八钱八分。此外不得分毫需索。其捆工包索。听民贩自行经办。出示晓谕。一面行知各州县示招徕。给照来场买运。

一滞岸各州县招徕民贩。由该州县给与护照。载明姓名年貌籍贯。给本人赴场买盐。其海州附近居民。及各省客民在海州贸易者。即就近在海州请领护照。俱赴场大使衙门呈照请票。该大使于护照内。用一验讫戳记。仍另立号簿登记备查。即将护照同所请照票发还本人。其护照准行三年更换。如实在本场居住。众所共知者。免其请照。祇用手本呈明姓名年貌居址。赴本场衙门投递。局商加具保结。准其一体请票贩运。至每票买盐。应自十引至百引以上为一票。不得过于零碎。惟食岸八州县。及向无额引之海州安东二州县。距场均在五百里以内。应酌量变通。海赣以百斤起票。余准一引起票。以便民食。至所领照票。盐数无多。程途既近。往返必速。即令于买运后依时定限。在本场大使衙门呈缴。该大使仍按旬汇缴运司备查。

一三场各远近多寡不一。应于各场相度适中之地。建立局厂。以便户交盐。民贩纳税。如板浦之东临西临等。地界毘连。拟于西临设一局。其大义于公等。海滨窵远。拟于水路聚会之太平堰设一局。中正等四。地势连属。祇于花垛垣设一局临兴场之正场等六。相距六十余里。拟于临浦设一局。富安设一局。统计三场暂设五局。均由运司遴委妥员每局一人。常川驻扎。遇有民贩置盐。局商带赴本场大使衙门。随时纳税请票。再由本局委员。于三六九日。各照票载自变量。眼同民贩。逐包秤验。于照票后。用局员衔名验讫字样戳记。听其出场。倘中途查出包内多带。惟局员是问。

一民贩买盐出场后。必须由卡经过。候卡员查验有无中途添买夹带。然后分赴指销口岸。其卡隘设在近场百里内外。水陆必经之处。查海州之房山。系陆路要隘。又大伊山。吴家集。俱系水陆交通要隘。拟设三卡。均由运司委员督查。一年期满。另委接办。遇民贩到卡。验票抽称。果系包数斤重相符。即于票内钤盖某卡委员衔名验讫字样戳记放行。不得稽留需索。倘查有夹带。即移交地方官究办。其盐包应以净盐一百斤为一包。每引四包。三场一律照办。民贩既经卡验。其余经过各关。祇须验票放行。毋庸再事检查。至经过州县。各有

盐捕衙门。亦毋庸查验。以免扰累稽延。运到认销口岸。赴当地州县衙门缴票。票内如无卡员戳记。即系越漏。应照不应律惩治。

一临兴所属之唐口兴庄柘汪三。僻在海隅。距该场不下百里。三相去。又各有二三十里。陆路既艰。水道隔绝。每年官商收盐。须沿海舟运至临浦。方入盐河。与各情形不同。向设青口食盐店。岁销赣榆县食盐三百引。有名无实。三产盐本旺。多卖鱼船腌切。今既改行票盐。应将食盐店裁撤。一律办理。惟地方辽阔。局商多则经费难筹。局商少又照料不及。拟遴委妥员二人。驻扎青口。经理渔船腌切。及本邑食盐。照现定章程。给票收税。以杜透漏。

一运道必须肃清。方可招徕。查向来水陆私路。如安东清河山阳盱眙泗州怀远沭阳桃源宿迁睢宁邳州等处地界。均有地棍土豪。私立盐关。索费包送。今改行票盐。民贩一经纳税。即系官盐。诚恐各处恶棍。习为故常。复向讹索。倘不遂意。难保无抢盐之事。扰害商贩。应先行出示晓谕。并严饬地方文武认真查拏。务使道路肃清。匪徒敛迹。倘有讹索抢盐等事。立拏匪棍。从重惩办。如不获犯。照例开参。

一缉私以防河为扼要。各场私梟。透往皖豫引地。总须渡过黄河。查黄河渡口。本有定所。各河厅所辖。多者五六处。少者二处。其渡黄船只。系河员管理。祇将黄河两岸各渡口。认真稽查。不许渡船载私。则梟徒何能飞越。查厅营及文武汛官。各有修防重任。原难责以缉私。然渡口多在有工处所。而渡船又向归河员管辖。但令稽查渡船不准渡私。则私盐不缉而自靖。应责成黄河北岸之邳北宿北桃北外北山安海安。南岸之睢南宿南桃南外南海防海阜等。十二厅营。督率文武汛官。稽查渡口。一切官设私设渡船。皆归文武汛官专管。倘渡船偷渡私盐。即将渡船水手拏交地方官。无论人盐曾否并获。但审有证据。即将渡船水手加重照窝囤私盐例治罪。官船另募管驾。私船变价充赏。

一畅岸运商。如因引地毘连。虑及票盐侵越畅岸。情愿独认旁近滞岸票盐。自固藩篱者。即呈明本场大使转报运司。知照认岸。毋庸另给民贩护照。惟运商之认滞。原为保畅起见。所认滞岸。既改票盐。其畅岸自应仍按原引完课。无论销数多少。责令照额全纳。以免虚占票地。转致畅岸缺销。至食盐各岸。并无畅岸可顾。无须独认。以广招徕。

一向来商认口岸。文武衙门。往往私设陋规。书役更多需索。本属违例。现行票盐。多系民人贩卖。费本无多。所有皖豫两省滞岸及江苏食盐口岸各衙门。自不容向民贩索取陋规。惟胥役兵丁。仍恐藉端勒索。一经民贩讦告。或别经发觉。即严行究办。以除积弊而肃鹾政。

以上十条。均就现在情形定义。惟事系创始。倘有未尽事宜。或尚须变通尽利之处。由该运司等随时察看。会详分别办理。合并声明。

## 覆陈整顿淮鹺一时难得把握疏道光十二年

陶澍

顷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钦奉 上谕。御史鲍文奏称两淮盐务自去年辛卯开纲后截至今年四月仅征收课银二百余万两尚有三分之二未完不知前此陶澍有何把握而以展限八月为请若辗转占碍稽延帑项出入凭何筭算现闻扬州私梟稍已敛戢岸销亦旺无如实运商人仅存十余家较前更少商人惟利是图果协其情势必趋之若鹜今幸有可转之机而新商来者寥寥旧商且至日少或办理仍有未能尽善之处等语淮扬鹺务自经整顿渐有起色商人等自应乐于承充何以仍复见少该督于现在全局情形是否确有把握如招商未见乐趋亟应就近体察督同运司设法招徕办运者多催征自易总期国课不致久悬奏销无误限期是为至要等因钦此。臣跪诵之下。惶悚曷胜。伏思淮鹺疲敝。久在 圣明洞鉴之中。臣以至愚极钝。于万难措手之时。急思复还旧规。而力单任重。办理维艰。以前证后。实难得有把握。请就其显而易见者言之。淮盐课额。甲于天下。他省或数万十数万。多者百余万。而淮盐以一隅抵数省之课。正杂各项。数至七八百万两。款多额重。成本增而力愈难支。其难得把握一也。淮盐运行六省。其实本省惟江宁一处。安徽河南江西湖南湖北。除例食芦盐潞盐浙盐闽盐川盐粤盐各府州外。其余或因场近而食贱。或因灌而透私。所真食淮盐者。不过中间十数府而已。而犹或有脚私船私杂出于其间。地隔则志涣难齐。途远则鞭长莫及。其难得把握二也。各省钱粮。地丁为重。即江苏财赋之区。亦止二百余万。董以两藩司。以道府州县。忙分上下。尚难年清年款。而盐务以数倍于各省之钱粮。仅一运司。承以不理刑名之场使。遇事则借重他人。催课则责无旁贷。其难得把握三也。地方水旱。例有蠲缓。而淮课则待用甚紧。不但不能蠲。并且不能缓。按期责课。饥岁犹然。其难得把握四也。疏销巡缉。责在文武。往往藉规费为周旋。否即视同膜外。甚者贿纵庇私。反与商人为梗。吏胥兵役。层层剥削。又其甚者。商亦夹私。官既利其犯法以索贿。商亦乐于行贿而邀利。久之视同应得。规费弥添。本管为法令所及。裁革不难。隔省则越俎憎嫌。奉行莫必。其难得把握五也。凡此数端。皆淮盐积重之由。不自今日始。乃从前亦有敝坏。旋跌旋起。至今日而几于一坏莫支者。盖今昔情形。实亦有不同。溯查 国初淮纲正课。原祇九十余万两。加以织造铜斤等款。亦祇一百八十余万两。迨后盐规匣费节省等项。多由陋规改为额款。加增一百余万。再加外支兵饷养廉巡缉辛工书院义举办公等费。与发交内外各衙门及地方公务各息本。按月生息。而科则数倍于原额。乾隆年间。已及四百余万。至嘉庆二十年后。而淮纲每年正杂内外支款。竟需八百余万之多。嗣是课额多悬。转输无力。或数年始行一纲之引。或统引而全纲不行。垫欠亏那。百端支绌。十数年来。遂无有能振起者。譬之负

担者然。日肩百斤。可行一站。加以五六十斤。仅行半站。加至逾倍。其蹶也必矣。

淮盐之敝。何以异是。昔者唐臣刘晏榷盐。初年六十万串。季年至六百万串。古今以为美谈。然考刘晏以宰相出领度支。合天下之盐而榷之。自宝应元年壬寅受事。至大历十四年己未。经营十有八年。始有六百万之课。今则淮引所行。不及刘晏所领之半。而一岁所需。逾于季年六百万之数。即使善榷如晏。恐亦难以蹴几。夫淮盐之敝数十余年矣。商疲课绌。百弊丛生。奏销不前。则谬为报以缓正课。支用无出。则擅动库款以应杂需。而且批解紧急则贴息。不惮剜肉以补疮。津贴弥缝则公补公摊。无异桃僵而李代庖。款既竭而典知贝遂及于根窝。私质无凭。而虚伪遂流为印本。其尤贻患后来者。借本认息。本罄息存。以数十年后之膏血。拔而用之于数十年之前。而四千余万之旧项已空。一千余万之欠款仍悬。无怪乎昔枵而犹能挥霍。今敛而弥形枯窘也。臣仰承

圣训。于极疲之后。急图整顿。裁减浮费。严拏私梟。杜粮船之夹装。惩熬锅之侵占。而且定加斤。核水脚。以固商本。轻科则。缓呈加。以纾商力。长途则护送之。以防船户之盗销。损坝则清厘之。以免匪徒之讹索。凡所以为商计者。实已不遗余力。无如旧商早已消乏。百不存一。新商气力未充。尚多观望。当辛卯开纲时。即值水灾。自场以至各省口岸。无不被淹。转运艰难。加以截数之前。在淮多已请未运之引。在岸多存积未销之盐。数至百万。业经占碍一纲。势不能如期奏销。臣于接篆之始。即已预为奏明。仰奉 恩旨。准其稍宽时日。并非临期始有展至八月之请也。兹奏销虽已于六月底办竣。而纲引尚有存留。计九月初间。壬辰甫得开征。以一年未竣之纲。应两年必需之款。其为竭可知。臣办理未善。焦灼难名。何敢谓遽有把握。自蹈欺饰。惟臣职司较繁。而又远隔一江。非如广东浙江督抚同城。就近兼管盐政之比。现又远赴安徽江西阅伍。更恐有误事机。惟有敦饬运司就近体察。如有可以鼓舞商情之处。务须设法筹办。至商人办盐。虽寓扬州。实非扬产。如西商徽商。皆向来业盐。他省亦不乏人。可否仰恳 天恩。敕下湖广江西安徽等省各督抚。凡营销淮盐之处。一体招徕民商。由地方官给照来扬。承充领运。俾来者既众。转运愈多。于 国课民食。均有裨益。而同心协力。盐务可期起色矣。所有臣接奉 谕旨查询淮盐商运情形。谨据实沥陈现在竭力办理各缘由。恭疏覆奏。伏乞 皇上圣鉴训示。

复陈惩办回空粮船夹带芦盐疏道光十三年

陶澍

再臣于十月二十七日。承准军机处字寄。钦奉 上谕。据御史许球奏回空军船请带芦盐久已跃跃欲试现奉堵截照旧查伊等购买之费均归乌有利未获而转触

科条全亏贖本两江总督原以缉私为重若一味济之以猛是贵庆筹议丁非徒无益而又害之殊不足折服帮丁之心江广军船人数众多万一铤而走险另起衅端必致贻误归次等语前据贵庆奏江广军船每船带芦盐四十包并未降旨准行何以通帮遽行知晓公然私自携带着陶澍恩铭秉公确切查明覆奏应如何妥行设法相机办理固不可任芦盐占碍准纲尤不可令帮丁滋事致误新漕兑运钦此。伏查历来军船带私。无不以查延误新漕为辞。以致为害纲盐。莫敢谁何。奉 谕旨严查。复经臣奏明。如敢藉词挟制。或弃船星散。即饬丁另雇水手驾船归次。一面严拏究办。并将帮弁参惩。现奉 朱批。所奏是实力行之钦此。该弁丁等咸知遵。并经新署漕臣恩铭到任。号令严明。各帮所带私盐。未经入境。多自行卖去。不敢满载。道将委员等。亦均能严密查。持以镇静。现在渡黄。未灌塘仅止三百余船。刻日全竣。正不必反复示懦。转致延捱滋事。若如该御史所奏。旗丁水手。与风客贩私有别。虑其查时。贖本均归乌有。且虑臣执法过猛。不足以折服帮丁之心。是未知私盐本无可折服。而亦不尽出于帮丁。臣查风客出本营私。岂露面。帮丁舵水为之护符。今起私盐。所谓借贷之贖者。即借贷风客之贖也。所谓全亏贖本者。即全亏风客之本也。欲拏风客严办。而又虑亏其本乎。盐为官物。非他货可比。在平民且不能纵任贩私。而况粮船水手。律有专条。比平民更严。何得谓旗丁水手贩私与风贩究有区别乎。至其满载私盐。照例已应军流。今祇起其盐。趲行而过。是正因漕务而济之以宽。似不得谓为一味以猛。窃以水弱民玩。该御史所谓非徒无益而又害之者。正在于此。即如漕船带私。未始非前途玩纵之所致。今若因查盐而虑其铤险。另启衅端。则盗贼岂无饥寒之可悯。梟徒亦有拒捕之堪虞。又将何以折服之。伏思我 国家整纲饬纪。法立知恩。敢有玩法之人。自有惩玩之法。前此嘉兴帮船水手滋事。经苏省拏获一百数十人。解浙严办。前鉴具在。并不因查盐而始有滋事之徒。不必因滋事而预作纵奸之想。万一有犯。亦惟事惩创。足资儆戒。至江广船虽众。实多守法。即如江苏帮船勒索帮规。动辄盈千累万。而江广船尚无此风。其情形较苦。两年来查私盐。并无颗粒夹带。前漕臣吴邦庆曾将首先教戒水手不令带私之湖北头帮旗丁马姓。奖以花红。臣于龙江关覆查时。并经每船酌加奖赏。本年覆查如无夹带。拟仍照前给奖。现在署漕臣恩铭押尾已抵杨庄。俟面晤时再行妥商筹议办理。合先附片覆陈。仰慰 宸廑。

整顿淮南营销引地疏道光十八年

湖广总督林则徐

窃臣质本庸愚。盐务尤非所习。仰蒙 圣慈委任。先经署理两江总督。旋复擢授湖广总督。于盐政皆责无旁贷。不敢不加意讲求。因讲求而愈知筹办之难。因难办而益矢转移之力。其中曲折繁重情形。有非循常蹈故。所能收其实效

者。故必倍加整顿。不敢稍避怨嫌。现虽积弊渐除。犹恐久而生玩。谨将一切办法。为我 圣主缕陈之。伏查两淮引额。除淮北二十九万六千九百八十二引。不在湖广营销外。其淮南年额应销盐一百三十九万五千五百十引内。江苏安徽江西三省额销之数。仅居四分有零。而湖广销额几及十分之六。以每引四百斤计之。每一万引。即合盐四百万斤。积而至于七十七万九千九百余引之多。其为盐殆不可以数计。此湖广所以为淮南最重之口岸也。然楚民并不尽食淮盐。如湖北施南一府六县。及宜昌府属之鹤峰长乐二州县。均属例食川盐。湖南郴桂二州属。并衡州府属之酃县。共十一州县。例食粤盐。是楚省境内。本有川粤引地。则凡犬牙相错之处。皆不能无影射透漏。正不独湖南永兴一县。熬煎粤盐。以灌淮界。久为粤省之所必争也。至应食淮盐之地。亦有离淮较远。例准借食邻盐者。如宜昌府属巴东等四州县之借食川盐。永州府属道州等五州县之借食粤盐。镇筸等处苗疆之借食川盐。皆经宣诸令甲。虽定例不许过十斤以上。但一人可买十斤。合众人计之。即不知凡几矣。论者谓行盐之额。定自 国初。近来生齿日繁。何至岁销盐斤。转不能如原定之数。此言殆未深考耳。查两淮盐法志。载 国初淮南岁行纲盐祇九十六万六千八百八十四引。迨后纲食递有加增。至嘉庆七年。始符现在自变量。是淮南现行额引。比之 国初原额。实多四十三万四千八百引有零。又 国初每引运盐二百斤。至雍正年间。定为每引三百四十四斤。嗣后累次加增。至道光十一年。始以每引四百斤为定额。较之三百四十四斤为一引者。每七引溢出一引。以此科算。是湖广所销之盐。比前又暗加十余万引而不觉也。窃思原定盐额。每以民数为衡。近数年来。湖北湖南两省报部民数细册。约共五千万人有零。除例食邻盐之处。至少亦去十分之一。其应食淮盐者。约有四千五百万人。以每人日食三钱。照例科算。是每引四百斤之盐。足供六十人终年之食。即以所报民数。与应销自变量互相比较。已恐有绌无赢。且生齿既繁。则食盐之人固多。而卖盐之人尤多。民间生计维艰。故凡有盐利可图之处。贫民无不百计挑运。四出售私。其近川近粤近潞地方。与两淮场相距皆远。淮盐挽运到岸。自千余里至二千里不等。而邻盐一蹴即至。成本既轻。卖价自贱。欲令民间舍近食远。舍贱食贵。本系极难之事。

且以盐课较之。则邻省皆轻。而淮纲独重。即如川盐每包一百三十五斤。在大宁云阳等厂。仅纳六分八厘一毫。即最重之犍为厂。每包亦祇一钱三分四厘。若淮盐一百三十五斤。即该纳银一两三四钱。比川课加重十数倍。又查潞盐每一百二十引为一名。完正杂课银一百两。若淮盐一百二十引。即该纳银四百八十两。亦不啻倍蓰。虽粤盐课则。臣未深知。而考其总数。不逮淮课十分之二。其轻可知。夫以重课之盐而与邻界之轻课争售。即彼此同一官盐。亦必彼赢



此缩。况又加以无课之私贩纷纷浸灌。其势之不能相敌更不待言。且不特此也。潞盐之行于陕西。有应从湖北郟阳府经过者。川盐之行于贵州。有应从湖南辰沅等府经过者。以淮纲地界而为邻盐必由之路。虽欲禁其私卖。势必不能。惟因引地既定于前。若不保卫藩篱。则浸灌更无底止。是以嘉庆年间。中外臣工屡有奏请以郟阳改食潞盐。衡永改食粤盐。辰沅改食黔盐者。均经驳飭不准。是楚省边境名为淮界。而实不销淮盐之处。又去十之一二。所恃以营销者。惟在腹地数郡耳。然自黄州以至武昌汉阳。凡盐船经由停泊之处。其为夹带脚私所占者。久已习为故常。又商民各船。由江浙来楚。每有船户水手带盐私售。且近来淮北票盐盛行。更由安徽之英山霍山与河南之光山商城罗山等县。灌入黄州德安汉阳各处。故虽腹地数郡。亦愈见其难销。更有一种棘手情形。则以商人完课买盐。发给运脚。皆须用银。而市上盐斤。无非卖钱。从前银价贱时。以千作两。照奏案梁盐每包价银三钱科算。不过卖钱三百文。近因银贵钱贱。三钱库银。即合钱四百二三十文。纵使市上盐价较前有增。而以钱合银。实已暗减。岸商水贩。皆惟利是图。岂甘亏本。则招徕愈难。今试将高低之盐。一律牵计。每引祇算银十四两。湖广每年食盐。按额即须银一千余万两。以钱计之。则须一千五六百万千文。其为繁重甲于各省。是运盐纳课。虽在两淮。而输纳营运之费。大都出诸两楚。此臣所以夙夜筹思。而兢兢然惟恐贻误也。臣自上年三月到任。因正二两月售盐稀少。亟筹设法疏销。凡所陈奏督属缉获各路私盐。及严禁铜铅船买带川私。与夫襄阳等处撤退邻境三十里内盐店。并衡永一带责成道员督缉各事宜。幸俱仰蒙 训示。并谕令四川河南各督抚一体稽查。俾臣得以严飭各属加倍遵。认真堵拏。如宜昌一带。为川私丛集之藪。则委候补道刘肇绅前往督同宜昌府知府程家颀查拏。究出弁兵纵私分肥情弊。从严惩创。又襄阳府属。久被潞私侵占。绝无水贩运盐。臣亲至其地。相度机宜。责成安襄郟道杨以增改立章程。并将施南府知府金石声奏蒙 恩准调任襄阳。该道府一同出力筹办。潞泉渐见敛退。水贩即源源运行。又衡州一带。亦久不销引。自臣亲到该处。飭拏私盐多起。并将卡座奏改游巡。责令衡永道张晋熙会同湖南盐道李裕堂督办。近日粤私差少。惟距武昌甚远。尚须随时察看。

又黄州武穴一带。为盐船入楚停泊要口。船户水手。与岸上奸贩串通卖私。日甚一日。臣派委试用知府但明伦驻扎该处。凡有盐船入境。亲行催攒。并将水痕风色。察验报明。如有水迹不符。及无故逗遛。立即究办。闻船户奸贩。皆惮其严。凡此远近印委各员。分飭筹办。仍责令湖北盐道于克襄。督同汉岸总卡委员武昌府同知陈天泽。综司其成。此外各府州县。皆有缉私疏引之责。虽楚省向例准其融计销数。而臣惟恐各属互相观望。会同抚臣周之琦飭令盐道于

克襄按月按季。核计各州县销数。分别功过。先将短销之黄安县知县刘坤琳撤任查办。于是州县始知儆惧。竟思设法督销。又经该道于克襄捐贖密遣亲丁分路缉私。尤多起获。是以统计上年两省所获私盐。竟至一百余万斤之多。且获一斤之盐。即提一斤之课。不特有裨库项。并向来捏报邀功朦混搪塞诸弊。举无所施。此皆仰赖 圣主洞烛无遗。允臣获私提课之奏。始得钦遵督办。感尤深。臣又思鹺务事宜。仍须恩威并用。若一味严缉。恐窒碍亦多。故又剴切示谕绅民。晓以利害大意。以为每人每日食盐仅止三钱。所费不过一文。即官盐不如私盐之贱。而按日分计。所争亦仅毫厘。民间日用饮食。何在不可节省。而独于必不能已之食盐。计较毫厘贵贱。公然犯法食私。在绅衿应革功名。在平民应受满杖。明于利害者。当不至若是之愚。且湖广钱漕最轻。比之江苏。仅及数分之一。 圣恩高厚。赋额永不加增。若于盐课正供。尚相率而背官食私。天良安在。除既往姑宽免究外。嗣后责令绅衿大户。以及乡团牌保。互禁食私。犯者公同送究。小民见此示谕。俱尚听从。又挑卖私盐之穷民。许其改悔。投充肩贩。由各处官盐子店。给票挑赴四乡。卖完缴价。如此。则肩贩各有生路。庶可化莠为良。而偏僻村庄。皆有官盐挑到。不得借口食私。于销引似有裨益。查向来民间匪类。大半出于盐梟。即如襄阳之捻匪红胡。为害最甚。总因逼近豫省。以越贩潞私为事。遂至无恶不作。今自整饬盐务之后。襄阳绝无抢劫之案。并将隔省盗犯拏获多名。是所办者盐务。而其效即不止于盐务也。又各处水贩。在汉岸买盐。向给水程一纸。运到后。须由地方官汇缴。臣恐胥役藉端勒索。致水贩裹足不前。是以变通办理。俾省浮费以示招徕。因事属细微。不敢琐入告。乃准两江总督臣陶澍移咨。钦奉 上谕。林则徐曾署两江总督其于鹺务转运交关之处熟悉情形现经酌定道里远近限期由水贩交付盐行送局赉道不准由州县催缴可免需索留难办理甚为合宜等因。臣跪诵之余。益当钦遵妥办。水贩因此稍沾微利。颇见踊跃买盐。惟此县之水程。转运别县售卖者。恐致漫无稽考。仍应令其送县呈查。此又随后续立之章程。与前议两不相悖者也。又宜昌府属例食川盐之鹤峰长乐二州县。历由两淮委员驻扎万户沱地方。代川办运。原为保护淮界起见。而两淮盐政。相距甚遥。倘有借官行私。无凭稽察。经臣咨商两江督臣陶澍。改为由楚省委员驻办。以便约束。并祇许就近购运四川巫山县之大宁厂盐。已足以敷民食。不准远赴数千里之犍为县装运花盐。以致下侵荆州等处。接准陶澍咨覆。意见亦极相同。又从前楚省历因襄阳宜昌衡州三处额引不销。陆续奏明官运商盐。前往减价售卖。以敌邻私。此意未尝不善。而于利弊未能洞澈。不免似是而非。是以历办并无成效。盖淮盐成本重大。即减之又减。总不能贱于无课之私盐。若不认真缉私。而欲以官盐冲其锋。是商本徒亏。而邻私仍不能敌。且商人本为牟利。

必抑价以亏其本。则商运愈不前。而私盐愈充斥矣。况又访有一种奸贩。转买减价之贱盐。以灌旺售之引地。是为藉寇资盗。无异剜肉补疮。臣将此三处之盐。一概不令抑价。以杜流弊。现在襄阳水贩运盐已多。宜昌亦已通贩。衡州则官盐业经运往。水贩尚未前来。祇须随时察看情形。如水贩销路大畅。则官运固可无需。即有必须官为倡导之处。亦照时价发售。务令盐色纯净。秤足味佳。不宜抑勒减价。以致亏本滋弊。其扬商向因减价赔垫。立有三盐名目。按引捐贴。兹由臣咨明两淮。严行裁汰。不任借口赔累。致碍鹺政。现闻扬商输课倍形踊跃。而楚岸售得价银。臣复不时催解赴扬。不任花销糜费。本届所报销数。有一引即解一引之银。务使针孔相符。胥归实在。不准如前之漫无凭证。要之销盐之畅滞。上之视乎天时。下之视乎地利。而人力总不可不尽。臣窃恐无可操之券。而断不敢有未尽之心。惟赖 圣慈福庇。长使年岁丰登。堤防巩固。则民力宽裕。而肥腴之奉。旨蓄之供。售盐自当更旺。此时所属各员。虽有筹办出力之处。臣均不敢遽行保奏。致启易视之心。务令一力奉行。始终无怠。庶几畅益加畅。至私盐现获固多。然有私总不如无私之为妙。果使将来销引愈多。而获私转少。更足以见化莠为良之实效。臣惟祷祠以求。不敢稍有懈怠。以期仰副 圣主委任责成于万一。

请变通两淮盐务疏道光二十年

贺熙龄

奏为敬陈淮南纲引。积压太重。淮北票盐。验货太盛。请亟筹变通。以防误课事。窃维两淮盐务。自道光十年冬。蒙 皇上洞烛情形。法穷当变。 钦差大臣前赴江南。会同两江总督陶澍筹议。厘革旧弊。更定新章。自是以来。浮费裁而成本较轻。库款严而出纳不混。计凡九载。奏销八纲。且摊带乙未己庚诸纲残自变量十万。较之从前仅行六纲。且多豫收空本者。已有区别。惟是两淮奏销正项。系先纳课后行盐。与他省之先盐后课者。情形迥异。故虽奏销八纲。实非已销去八纲之盐。缘运司每遇奏销届期。即派商赶纳。虽有存岸未销之盐。存库未运之引。而新纲限迫。不得不按数分派各商。如期完纳。商人成本。止有此数。口岸多积一引之盐。即占阁一引之本。近闻淮南奏销虽过八纲。竟有积存两纲未销之引。如江西湖广安徽纲食各岸。截至去年冬月止。已运未销盐共一百六十余万引。约计一纲有余。以到岸成本每引十两有零计算。即占阁成本一千数百万两。又运库中已纳丙申丁酉戊戌己亥四纲未运之引。一纲有余。亦占阁商本二百余万两。通计占阁商本二千万两。而现在扬州各商已货。实不过五六百万。其余皆系出利会借。每纲岸盐。非两载不得销售回课。而此两载内。又添出两纲派纳之数。此淮南转输不灵之实在情形也。且淮南纲食引盐。额完正杂带款课银五百余万两。而奏销则止完正项。其余杂款缓纳之银

。需俟运岸销售。始行补纳。每一纲之课。非数纲不能全清。故目前虽奏销八纲。实未能征足八纲之全课。以致各省应解各款。不时奏催。无由应手。若但以正项奏销为事。杂款何由足额。此又淮南征解各款新陈积压之实在情形也。臣访求所以积压两纲之故。亦非尽由于办理不善。祇缘道光十年更定新章之始。前督臣陶澍任事过锐。代销辛卯以前滞盐残引一百三十余万引。又代征未完印本积欠参价铤引残课三百数十万两。皆以后任代偿前任之积欠。共占一纲引额。加以江广水灾滞销。复积一纲。因此积压两纲。至今总无疏通之策。臣思盐务不过在场轻本在岸速售二端。

见在淮南裁减浮费以来。每引正杂钱粮四两。实难再议轻减。而汉岸销盐止有此数。即使湖广缉私。认真整顿。亦止能销足本纲正额。若欲其溢销加倍提行两纲。恐必无之事。然则淮南常年积此两纲未销之盐。空占商人之运本。作何消纳。且引愈积压则愈多。课愈占阁则愈绌。倘一二年内。竟有竭蹶不能输纳之商。复致倒歇者。彼时奏销又将如何办理。正项且不能支。杂款又将如何征解。臣详加访察。皆以淮南目前之患。在于中梗。若不亟筹全局。及早疏通。即恐有难于措置之势。惟是鹺务繁重。非他人所能代谋。应请 敕下两江总督督同运司彻底确查。通盘筹划。务须先事图维。将前积两纲引目。如何设法疏通之处。据实入告。勿徒弥缝目前。直至奏销不前。始为临渴掘井之计。再者淮北票盐。近年因销路通畅。贩多盐少。创为验费折扣之法。而验费银数。历年递增。闻本年竟多至一千余万两。其实票盐应收钱粮。场价不过百万。其余九百余万。一经核定。折领之票。仍须发还。各票贩收回。徒然压阁。本无所用。而每当淮北验费之时。正淮南奏销之日。一时汇集银千百万两。悉赴淮北验费而去。遂致扬州银短价昂。虽重利无可借贷。是验费之法。于淮北无毫发之益。而适掣淮南奏销之肘。应如何量为变通。或官运到坝发贩。或签商认引认岸或归场定额售卖。于此数策中酌行其一。即可无庸验费以累奏销。及将淮南无着悬引。如何酌归淮北之处。应请一并 敕交两江总督督同运司详筹妥议。以期有利无弊。臣因访闻淮南鹺务。新陈积压。不能转输。一二年内恐误奏销。而淮北票盐。验费十倍。有累正课。不得不豫筹疏通之策。为此恭折具陈。伏祈 皇上圣鉴。

酌议现办淮南盐务章程疏道光二十七年

两江总督李星沅

窃臣前因淮纲销路未畅。当合全局通筹附片陈明。奉 朱批。认真妥办钦此。伏思两淮鹺务为 国家度支所关。淮北改行票盐。着有成效。淮南课额较重。销数易亏。历年总无起色。臣甫膺重寄。考核攸资。敢不勉力承当。悉心补救。此次道经扬郡。与运司但明伦讲求体察。复随时博访舆论。详稽案牘。以

期因革权衡。窃惟课之来源在乎引。引之去路在乎销。有年销年额之盐。乃有年销年额之课。如丙午等年五纲。经前督臣奏准推展减运。原为带销残引。查近年楚西两岸捆运自变量。总在八十万左右。乃本年春秋二单。截至九月。共止运过三十余万引。不及上届运数之半。正额尚多短缺。残引安望运销。且闻楚西存盐多至一百余万引。在扬未运及已派未认者。又多至一百六十余万引。商本占搁不贲。后运转输非易。此引盐壅积之情形也。至减运正项。虽用照额全完。而杂款分带。未免递有延缓。从前运库实贮银三百数十万两。即二十五年六月。运司但明伦接收交代。库存亦几及二百万两。现在运库存银止一百数十万两。而先后奉拨甘肃兵饷军需。均系紧款。必须迅速解交。此外如内务府节省银两。并外省盐规匣费利息等项。均各需用孔殷。河南赈恤米价。尤为紧要。亦须各别缓急。次第筹解。设再拨放滋繁。库贮即难周转。此课项支绌之情形也。揆厥所由。官以畏难而因仍。商以畏累而机巧。成本增于杂费。营销滞于售私。年复一年。几同痼疾。若不于减运期内。上紧设法疏通。届限断难复额。课源日塞。库藏日虚。办理从何措手。兹当丁未开纲伊始。先以内清场私外截邻私为急。则治标之计。本年回空粮私。业经臣奏奉  谕旨查禁。其川私粤私潞私浙私。亦均咨行堵缉。并严饬各场稽查火伏。收缴废肆。不准视为具文。又引船夹带。向来为害最巨。经臣专委干员会营搯要搜查。即在扬州仙女庙报获一起。夹私至一百十五万九千余觔。又在江宁下关报获一起。夹私至三万二千九百余觔。均即提省审办。他如慎出纳以重库贮。提缓课以备解支。派悬引则纲额悉清。删繁文则商本暗减。配运残引。可渐疏销。提售新盐。可免停积。裁浮糜巡费。以备收买盐。禁捏报淹销。以防船户盗卖。谨酌议章程八条。另缮清单。恭呈  御览。臣仍督同运司。因地因时。务全大局。凡有裨益课运。应为酌剂变通之处。容再相机策画。分别奏咨。遵  旨认真妥办。总期治人治法。相辅而行。殫竭愚诚。徐图整理。仰副  圣主垂廑禹筮之至意。所有查明淮南盐务酌议筹办缘由。理合恭折具  奏。伏乞  皇上圣鉴训示。

一运库正杂商课。丝毫均关要款。当此慎筹  国计。尤宜撙节实存。嗣后额解额支。应查照各藩库于动放时项目报明备查。其无定活支等项。不分银数多寡。均查明原委。按款具详。由臣核准饬遵。不得先行动放。以凭斟酌删减。

一近年办理折运。收数较少。放款仍多。必得量入为出。现饬运司及早预筹。除运库实存银数之外。计今岁秋单来年春单应完商课。是否足敷支解。如有不敷。即将节年缓课。飞咨楚西盐道赶紧提回。并本年悬引缓纳课银。饬商就近在扬完缴。毋许延欠。

一楚西引盐。历派纲商认办。其有倒歇退悬之引。始准酌派招徕。近日率多化

名。诡避办运。有一商化作十余名者。现查丁未新纲。虚悬三万余引。又历纲积存已派未认十四万余引。应将捏造假名。一概删除禁止。所有朦退自变量。均归各本商名下。认回照办。其实在无著者。酌派通河各商。至历纲未认积引。责令已派各商纳课投请。如有违混。即照商欠盐课例。从严追究。

一淮商重运引盐。自完课请票。以至盐船开江。凡管盐各衙门给发官件。如印本银票引单底马桅封水程之类。名目甚多。需索勒措诸弊。即由此起。大为商运之累。现与运司熟筹。应裁者裁。应并者并。务使删繁就简。直捷易行。一切公件。随到随办。毋许牵掣延阻。如有胥吏把持需索。严提究惩。

一楚西两岸。岁约销盐八十余万引。而折实留运。止六十余万引。是运足新纲之外。尚可带销二十余万引。应自丁未纲起。飭令各商将额派自变量。赶紧纳课发重。凡请运新盐一千引。配运残盐三百引。不得先尽残盐请办。其宁国上江等食岸融楚者。本系轻则之盐。运销重课之地。未便转为占压。拟俟新纲运竣。再准请办。

一湖广存盐。计引不下百万。前经奏明以三百万包为一档按到船前后。逐档售卖。惟先销积引似与丁未新纲有碍。不能不酌中通变。即拟咨商湖广督臣。每于一档之中。将盐船到岸停泊两年以外者。先提一百二十万包。两年以内者。先提一百万包。新纲运到。先提八十万包。仍以三百万包为一档。均匀派卖。毋许争先抢跌。亦不准高价值。自阻销路。

一查淮南巡费。每年所需甚巨。从未得收实效。今拟酌留走私各要隘。照旧派巡。其余一律裁撤。即以所省经费。收买盐。使穷丁得有口食。不致偷卖济私。仍飭商配搭捆重。按引扣还接济。至州县营汛。本有缉私之责。查获私盐。变价充赏。不准因裁除巡费。稍为松劲。如有庇纵。分别参究。

一盐船淹销。自道光十年奏定。止准补运。不准免课。迨后查有行舟实系遭风失险者。复经奏明。量为矜恤。近则报案出。甚至到岸停泊。亦报淹销。虚捏必不能免。即就补运之数。约计每年三五万引。积少成多。纲引亦形占碍。嗣后停泊盐船。呈报淹销。概不准免课补运。船户盗卖之引。追赃给领。亦不准免课。其在大江行驶。猝遇风暴失事。经地方官勘讯属实。仍随时酌准。以示区别。

酌议淮南改票章程疏道光二十九年

陆建瀛

窃淮南盐务疲敝。实由口岸之不销。不销之故。则在官价昂于私价。官本重于私本。而成本过重。又在银价日贵。浮费日增。为今之计。欲畅销必先敌私。欲敌私必先减价。欲减价必先轻本。欲轻本必先大裁浮费。摊轻科则。查淮南引地。首尾四省。仰食于盐者。官则文武印委各员。吏则大小衙门书役。以及

商伙商商船。不可臆计。一议整顿。则必起而挠之。造谣结党。以恐吓挟制。必使良法中阻而后已。臣受恩深重。总司两淮漕务。自受事以来。孜孜讲求。业已洞见症结。若不力破情面。决计革除。则是畏葸瞻顾。为苟安弥缝。延宕敷衍。非但无裨将来。而目今即有一蹶不振之势。况当度支拮据。又值节年水灾火灾。商情涣散已极。天时人事。皆须振新。何敢以库帑正款。商民脂膏。为避就养奸之计。除清查库款另行奏办外。谨将淮南全局。通盘筹划。以裕课之法。为恤灾之方。酌议章程十条。恭呈 御览。

一按照科则酌减外费以轻成本也。查两淮解京各款。无论正杂。丝毫均关度支。何敢议减。惟按戊申纲科则。以每年请运八十九万五千余引合算。每引摊银五两七钱一分。除淮北协贴外。每引征银四两九钱五分。加以盐价等项。每引合银十二两二钱零。成本未免过重。今拟将带完辛卯以前。及带完辛丑折运欠课。共银四十一万五千余两。仍照前督臣李星沅奏察停缓外。其外省盐规匣费院司节省仓谷月折各款。及饭食带完办公酌存活支援带外办缓征等款。尚可分别删减银二十八万七千余两。共计减缓银七十万七千六百余两。照八十九万余引核算。每引可减成本七钱八分零。

一酌复额引加带乙盐以轻成本也。引盐愈少。则摊课愈重。自不足以敌私。若遽复前额。又恐盐多难销。今拟提复原额二十万引。每纲实行一百九万五千五百十引。比较八十九万五千五百十引。计可每引摊轻银五钱几分。惟目前银价昂贵。成本仍形吃重。而汉岸火灾之后。各商吁求补运。藉资调剂。除折运案内节年残引不计外。查有乙未纲已纳钱粮未运之盐。奉部行催运有案。拟将此项纳过钱粮之盐。援照长芦山东浙江加斤之案。准其每引带运二百斤。停止从前加二五配割章程。以净盐六百斤出场。又可暗轻成本一两零。即可贴补银价。是加斤既系应运之盐。恤商亦非另给之引。合之减费复额。每引可轻成本二两四钱零。

一永禁整轮疏通销路以挽惰误也。查盐引到岸。本以速售为利。而整轮报价。遂致滞销自敝。盖缘奸商垄断。甲运不售。乙盐不许开仓。核定价值。束缚通河。阴售其自带之私。明搁其正纲之引。散商因而止阻。私梟亦因而充斥。道光十年。前督臣陶澍奏请散轮。大有起色。乃近又创为挨售名目。即与整轮同意。而其取巧之术。又舍自己应运之引。悬而不运。诡名他人代运。凡运悬引一千引。准带融楚三百引。有缓纳之银款。有提售之调剂。不在整轮数内。明明以中食轻课之盐。卖楚岸重课之价。名为融楚。实在亏课。淮南日疲。良由于此。今拟革除此弊。务使商运随到随销。永不许有整轮挨售等法。以清痼疾。

一核实岸费由司酌解以杜浮冒也。查楚西各岸缉私办公之费。向由岸商呈缴。

因浮滥过多。经前督臣陶澍奏定每引四钱有案。近来楚岸岸费。多至一百四十万两。是每引已增至二三两不等。核其分款总帐。有节礼寿礼贺仪程仪重支预支各名目。并有长随家人各署幕友使费。不一而足。其中岸商浮开冒销。恐亦不免。是以上年湖广督臣裕泰督饬湖北盐道严禁。今拟查照陶澍原奏。每引酌带银四钱。随正纳缴运库。由运司随时详明酌解楚西两盐道衙门分拨。以资办公而杜弊混。

一分岸运销利商便民也。查道光十年。前督臣陶澍原定章程。本有武昌下游之黄州各州县。及江西彭泽等县。江路远隔八百余里。历来商盐必须运到湖北江西省城。然后折回转售。经过脚价加重。以致各州县境。全为船私隐占。议将各处额引。预填水程。签商运往。以便水贩就近酌售等语。嗣因签商未果。遂尔中止。今汉岸火灾后。各商因资本不敷。运盐迟缓。私盐较前更甚。拟将楚西两岸引盐。运到湖北江西适中之九江府。即听商船就便发卖水贩。各赴各路。其有情愿运往楚西省岸发贩者。亦听其便。至九江府地方。必选派廉干大员。设局驻扎。一俟盐船到彼。验明盐引相符。收回引目。即于盐照内填写引目收讫字样。加盖委员钤记。引目既经收缴。专以盐数为凭。其照盖用盐政运司印信。每张十引。给商护盐。以为水贩分售之据。所过州县关津。祇许验照。毋许查盐。城乡水陆。听其零售。毋得留难需索。其各省地方文武员弁。既无稽查之责。督销考核免议。以杜藉端扰累。委员则筹给薪水。不准向各商另取分毫。违者以赃私论。

一纲食各岸画一办理也。查淮南科则。中路安池太。照楚西八折。上江宁国及含山等六折。因中路为楚西藩篱。食岸逼近场。故卖价较贱。成本轻重悬殊。致启趋避之端。贻害甚巨。今拟扫除积弊。则食岸科则。与纲盐科则相平。听商随便指运。一切章程。均归一律。以杜避就。

一官定场价以免居奇也。科则既减。商运自多。场盐必贵。若不官为定价。必致价病商。成本增重。仍不足以敌私。查淮南盐色。高下不一。应照各场所产。分梁安二种。酌中定价。至贵不过二两四钱。总以运至泰坝。按一引净盐六百斤交商。并不准价扣。其盐价须随课交官。或呈明指买场垣。或由官签派。价由官给。如南产不敷。准运淮北之盐。以杜居奇。并平草价。裁陋规。以轻场商之成本。

一盐包改捆百斤以杜夹带也。纲食钱粮。既归一律。各省口岸。随商指运。自一百引至一千引止。楚西皖各岸。听其随时纳课请运。并不作为常额。惟请运楚盐。不得改赴江西。请运江西。不得改赴湖广。中食两路亦然。以杜冒越。其各岸运数。满额即止。以防壅积。至仪捆子包。向来湖广八斤四两。江西七斤四两。食盐五十斤。大小悬殊。原以杜淆混夹带之弊。然包小难以稽查。楚



西各岸。一律改捆一百斤大包。俱外加包索卤耗。包少则夹带亦少。稽查较易。

一矜恤灾商分年批补也。上年汉岸火灾。毁去盐二十六万余引。商本大亏。自应援照免课补运。惟全数准补。不但库款无出。且恐岸盐拥挤。自宜分纲带补。今拟嗣后被灾旧商。凡请运新盐一千引者。准其配带补运免课之盐二百引。仍予以限制。每纲不得过四万引之数。其补运盐斤。仍照旧制四百斤。不准再带乙盐。如旧商无力。情愿自招新商代运者。亦照每千引带补二百引之例。其并非招徕之商。祇准办运新盐。不准配带补运。

一删除繁文以归简易也。旧制请运。必须历运司十九房科。及四首领衙门。委曲繁重。守候需时。藉端措难。事所恒有。今拟嗣后各商请运。所有正杂钱粮盐价。同时并纳。仿照淮北票法。遴派总办委员设局核收。立即给予库照。注明准其赴坝重盐。迨解捆见斤之后。缴呈库收。换给引目盐照船照。准其开江运岸。一切繁文。悉行删除。不准首领及科房书吏。与商人交钱。以杜积壅勾串各弊。向设十九房吏户礼兵刑工及承发等名目。酌量归并。所有书吏饭食。按引八分缴库。由司核定各房公事之繁简。分别赏给。以资贴补。此外不准另取分毫。违者加等治罪。运司一并严议。

以上各条。专为除弊轻本。约可省浮费一百数十万两。南盐成本。每引可省至四两有零。自出场到岸。每斤成本。约制钱三十文上下。必可畅销无疑。或谓淮盐引地。四面受灌。即减之又减。安能敌贱价之私。不知货有高下。淮南梁盐。色味甲于天下。为闽浙粤潞川省各私所不及。祇因成本既贵。水贩作伪搀和。居民不以贵价买灰沙糅杂之官盐。而以贱价买白净之私盐。非刑驱势迫所能强。若果货高价实。即稍贵于邻私。人亦争买。况官私价值相平乎。或又谓课额不加。即畅销何益于国。不知目前乙纲之课。非数年不能清。且奏销亦止正课二百余万两。又需拖延数载。是国家行盐之课。且启新旧套搭挪移之弊。若果畅销。则逐渐提前。年清年盐。即年清年款。如淮北庚戌纲之课。已收于己酉之冬。新旧永无套搭。正杂永无挪移。益孰大焉。且试行果效。可将一百四十万引。全行复还。课额自增。惟系收效以后之事。未敢遽陈于试行之初。总之弊既去则利无不兴。其理其势。当无或爽。

按是奏奉 旨允行。至三十年开纲。已全运一纲之盐。越二岁即滞销抢跌。是时票法不拘自变量。听商请认。厥后承办数千引之大贩。皆为一二十引之小贩抢运所误。盖法未尽善也。然使引地不沦于贼。必续有补救之术。不幸废于半途。惜哉。续两淮盐法志

淮鹺问答并序

周济

草野言时务。与当事异。言其所可行。与其所能行。当事之言也。言其所以然。不必言其所当然。草野之言也。言之恒易。行之恒难。或自言之不能自行。或可以自行不必人之行之。无以异于言者之自行。无他。权有转移。时有先后。人才物力有赢绌。盖定法之难也。轻于定法者。幸而不施用则已。不幸而施用。境过情迁。有如上所云云。非徒无益。且腊毒焉。故曰。倍卑而言高。罪也。非罪其出位而言也。罪其言之或且僨事于异日也。恶可以无惧。必也。病夫呻吟。为述所苦。究病所从生。采集攻补之药。而谨制之。锐镰石。蕴艾火。以俟和缓之施治焉。针灸毋定穴。汤剂毋处方。庶乎免已。十余年来。浮沈淮海。逾越江汉。耳目所睹记。盐务为多。听桥观察。祖孙世为盐官。尤究心此事。往复问难。端绪错综。虑其遗忘。辑为一篇。不设甲乙。都忘宾主。直述大意。刊落华藻。虽搢绅之士。玩之无文。而政事之家。喜其近质。文体然乎。抑亦事体然也。道光十年冬日止龠序。

问户苦累透私。应如何查禁。

答曰。苦累者非户也。各场本有荡地。产草供煎。毋许私垦。已经私垦者。例应放荒。计草设。有即有地。此真正户也。后来户致富。不乐供煎。本身贿脱籍。雇募无业游民顶充。渐将地私垦成田。或且转相典卖。因而有无地。必须买草供煎。户变成草户。与煎丁分而为二。而丁始困矣。户既不煎盐。但收草束贵价。剥削煎丁。煎丁不敢与草户较草价之贵贱。始仰衣食于场商。场商阳借抚恤之名。暗施侵渔之术。而丁愈困矣。草户既安享荡地之利。一逢商力疲乏。煎多收少。即令煎丁以盐易草。公然囤聚售私。又恐场官查禁。嗾令穷苦煎丁。以有盐无售为辞。向场官挟制。场官非但不敢问其透私之罪。且利有私贩接济煎丁。至有在院司公然面者。甚且借此挟制院司。请领帑项。名为收买余盐。其实即将此项。与狡猾场商通同分肥。市买垣内不堪之盐。搪塞上官。帑项究归无。其弊皆由有无地而起。如能清查荡地。以范公堤为界。堤外之地。即系荡地。不问何人。但执业此地者。即定为籍。查明某场有地若干。有若干。计地配。令其亲身供煎。倘欲雇募。听其自便。稽查火伏。责盐归垣。一切公事不如法。惟该户的名是问。不许以雇丁应卯。如该业户于清查之日。即呈明不愿供煎。则须查明此地。是典是买。一面缴地入官。以凭另募。一面自向原业退价。倘查系祖业相传。并无典卖文契为凭。即系贿脱籍之户。不准缴地改业。庶草肆相符。丁户合一。有业之户。孰逃亡。法禁可施。透漏可绝矣。

问场私透漏。路径丛。应如何扼要稽查。

答曰。淮南场盐。由六闸出运河入江者。必经扬关。由孔家涵入江者。必经扬关分口之白塔河。由高邮湖入天长界内者。扬关可设分口。其不归场河径自入

江溯江直上者。必经龙江关。或入仪征界内者。扬关本有分口。或入六合界内者。龙江关可设分口。但责成两关。断无飞越之路。淮北场盐。水陆交通。路径不一。但自杨家庄以上。直至刘马庄山东交界者。皆须先过运河。后过黄河。自杨家庄以下。直至界首高邮州交界者。皆须先过黄河。后过运河。两河堤岸。皆文厅武营汛地。兵堡卡房。星罗布。若责以各渡口稽查。亦万无飞越之路。总之缉私一事。祇须大府认真办理。属员实力奉行。自有成效。若盐务委员。贤者呼应不灵。不肖者通同索费。断无成效。

问粮船夹私。应如何查禁。

答曰。粮船头舵水手。有何费本。岂能带私。每船至数千石之多。皆由积惯私贩。出本置买。附船装载。先在江广置买木植。随重运北上。沿途賒与私贩。回空南下时。收盐抵价。盐既上船。以十分之三作为水脚。头舵水手包揽过关。本贩并不在船。另坐小船。先往沿途讲价售卖。粮船水手。每年身工不过七千余文。原不足敷养贍。所以甘心与私贩合伙。一遇搜查严紧。甘代抗拒。办理之法。当禁止于木植未经附载以前。若听其卸木易盐。盐已上船。再行查拿。则此辈小人。以财为命。便难妥办矣。

问江船夹私。应如何查禁。

答曰。此盐务附骨之疽也。即如旗丁以官船运粮。既有卫田行月。尚有赠耗余米。何况盐船乃船户私产。凡造船成本。大约每装一石。须工料银一两。其船用至十年。必须拆卸重造。是以造船本银。须作十年飞算。装盐一千引。须用五千石之船。每年飞本五百两。二分息加利银一千二百两。岁修一百两。舵水工食一百五十两。装盐一千引。照报部水。实给不过一千两。内除关税一百二十两。实得水八百八十两。而一年船本船利岁修工食。实须一千九百五十两。除水八百八十两。实短银一千零七十两。此尚就一年一运而计。若如近来两年一运。则共短银三千余两。若非带私。谁装盐。计仪征买私。每斤二十余文。汉口卖私。每斤五十余文。实有加倍之利。每船带至一千五六百石。方敷二年一运之用。又须加带数百石。以抵买私借本之利。是以千引之船。大约必带私二千石。江广焉得不滞销。欲清江船之私。第一以轻成本减卖价为主。价减则售速。从前两年三运。今即不能骤复。亦须办至一年一运。则江船止须带盐数百石。即可穀本。江船所带愈少。销售愈速。渐至两年三运。则江船不须带私矣。至包内之盐。断不可去。每包八斤四两。加丰余七八两。方可保住额斤。算小之商。每欲扣少。其实所扣至微。一经船户借口亏耗。所损甚大。

问邻私如何堵截。

答曰。湖北额行五十五万引。受襄宜两路外私。又有粮私船私。销常缺额。湖南额行二十二万引。受衡永两路外私。粮私有限。无船私。销常溢额。论两湖

之私。以粤私为最多。每年占额约七八万引。然湖南既已溢销。即难责以堵缉。湖北襄阳之潞私。陆路随处可通。平冈原野。无险可扼。水路只老河口一处。略可稽查。但潞私浸到湖北。其成本总在四十文上下。但能减价。自足敌之。无庸过计。宜昌之川私。向系川贩。用柏木船满载。闯关而下。囤聚羊角洲。分发各路。近来非此情形。全系归州巴东本地小贩。合本入川贩卖。贿关软过。不甚强梁。当于巴东之官渡口。设卡稽查。彼处山若重门。江势纡曲。来船必须拢岸。过此便无要可扼矣。至于鹤长乐等处。背负之盐。远道艰难。不禁可也。江西私盐道路。未经亲身查看。不能悬拟。淮北芦私。以陈州为门户。陈州归于长芦。淮北之门户遂坏。载在盐法志。

问成本如何能轻。

答曰。淮南以钱粮为重。钱粮之中。有带征。有归还。皆非本纲应完之款。带征者。从前滞销铤引赔课之款也。归还者。商领库垫分纲补纳之款也。带征必应请停。归还则应逐款查核。分别办理。两淮当纲应解应支之款。不足三百万。加以赏借数十万。约四百二十万。即可敷用。淮南纲盐。约征银三百二十万。中路食盐。约征银七十万。淮北纲盐。约征银三十万。便足一纲解支之数。若每引配盐五百斤。以淮南纲盐而计。钱粮三两。真梁场盐四两。票价运岸费六两。共须银十三两。每斤计银二分六厘。计钱三十九文。办顶梁者。减场盐价八钱。办白梁者。减场盐价一两六钱。减卖价亦如之。中路食盐。钱粮二两四钱。白梁场盐二两四钱。票价运岸费四两二钱。共须银九两。每斤计银一分八厘。计钱二十七文。均与私盐价值。不甚相远矣。向例每引三百六十四斤。钱粮五两二钱。每斤计银三分九厘四毫。计钱五十九文。焉得不滞销。因滞销而江船带私。不能禁止。是严于商而恕于梟也。江船所带。已居官引十分之四。若改官引为五百斤。所加之盐斤。尚少于江船所带之盐斤。而可以卖价大减。邻私全退。粮私再加敛戢。销数自可日增。然后以额外溢运之钱粮。还从前铤赔之带款。岂非公私普利。

问欲轻成本。何以不去窝单。

答曰。根窝之设。所以杜争端也。盐利最大。利则必争。滨海沿江。尤非内地可比。不设根窝。无以收其利权。是盐务之保甲也。其说另详盐法议。至于年单一给十纲。即是两淮钞法。藉此招徕运本。接济转输。若去之。是绝知贝借之路也。近年以来。运商无不竭力杀窝。然从前知贝利只得六厘。贵至八厘。而近日知贝利且至一分五六厘矣。窝单并未全废。不过贱。知贝利已加至如此。计一年所用朱单一百余万引。半系运商自置。其在外买单。不过五十余万。即全裁单价。所省亦止五十万。一年纲食中路运本一千五百七十万。作有一半实本。须借本七百八十五万。向利八厘。今利一分五厘。每两增利七厘。每月

增利五万四千九百五十两。每年增利。六十五万九千四百两。除省单价五十万。已暗亏十五万九千四百两矣。况窝单全废之后。知贝利必在二分以外。每年又须亏四十余万。又况近来一运两年。又加一倍知贝利。是废窝单而增知贝利。一纲总须暗亏一百五六十万。窝商固无辜籍没矣。运商将何以堪之。即如淮北纲盐。从前单价即不及淮南。亦相悬无几。自从改为认岸缴库。单价每引不过八分。自买单价不过四五分。可谓极贱。而淮北盐务一败涂地者。全由知贝利太重。不堪盘剥之故。北商单不值钱。无可质押。空手借知贝。大约总在二分以外。若疲乏之家。有不仕官利三分者。有任出重利亦无借处者。一筹莫展。束手就毙。设当日不废窝单。何至于此哉。故运商之杀窝。殆所以自杀也。不废窝单。所以轻知贝利。知贝利亦在办盐成本之内也。且窝单质押。行之已久。若一旦废弃。已质之单。必成讼案。纷纷退质索本。准驳皆难。尤不可不深思熟计也。

问盐法日久弊生。必应变通。或征场。或抽税。或改归地丁。三者孰便。

答曰。盐法征商。我朝善美之制。行而弊。弊不在法。必欲变通。则三说皆难专任。盖场盐值贱。每斤不过三四文。以三四文之盐。征十余文之课。本末倒置。万一欠课。即封盐入官。不足抵课。若欲抽税。则为数甚巨。恐各关亦难胜任。且场盐太贱。绕越透漏必多。每年何能征足定额。若欲改归地丁。则六省有田之户。代无田之丁输纳盐税。至四百余万之多。民力亦有不逮。民情亦恐不安。或者以正项归之场池垣。以应解外省之款归之地丁。以帑利及不报部之款酌归关税。庶乎可行。然须稽查度支细册。详筹熟计。方可定见。非局外之人所能悬拟也。

问浮费最多。应如何裁减。

答曰。裁费极难。十余年来。见各宪每以裁费为务。一次行文裁费。即多一次稽查。非但不能裁减。并且愈益加增。从前裁江广匣费归公。原谓裁后即可无费。乃未几而又有六钱八钱之岸费矣。未几而私增磨派至一两数钱矣。此即前事之明征。今欲裁费。而不能全裁之费。势必归官列入科则。遂为定额。将来事变局新。必另生费外之费。此与丁之火耗等款加入正额。耗外加耗。何异是不可以不慎也。总之省费不如省事。省事不如省官。但于成法之中。删繁就简。俾径直易行。则各费自省。少派稽查之员。则商业自安。不扰狱市。此之谓矣。

问既欲省事。则向在盐务谋生之人。如何处置。

答曰。害人之弊不可留。养人之费不可惜。即如工人一项。两淮所养不下数千人。近年以来。每因改道。辄致生事。既已生事。旋即姑息了案。此最妨于政体。事前。必须曲体人情。妥为安顿。已定。再有匪徒唆激生事。必须尽法严

惩。所办之事。不可因而中止。此在当事之人。情法兼施。恩威互用。非可以口舌争也。

问汉口建仓之法何如。

答曰。从前曾有人议论此事。一因择地甚难。工费甚巨。一因进仓出仓。盐多折耗。多一层转折。即多一番剥削。是以中止。若能减价敌私。加以堵缉。销售自速。似亦无须如此。

问淮北公埠之说何如。

答曰。淮北钱粮盐价。皆轻于淮南。而核计成本。不减淮南者。全因浮费。而浮费之增。全因大斤。从前亦有湖运在正阳关。江运在无为州。设立公埠之说。但如此一行。则举安徽大半引地而弃之矣。必欲变通淮北。不如仿照从前内商水商之例。即以捆盐包垣。作为公埠。堆贮散盐。筑成盐廩。与场下包垣一样苫盖。将引目发给淮北监掣。俾水贩即在垣内买盐。课由垣商交纳。引由监掣给发。湖运于盱眙关截角缴司。江运于扬关截角缴司所有各商岸店。听其自行撤去。所有淮北四十九州岛县。督销处分。改为融销。考核或竟奏免。则去岸费数十万。不入成本。又无大斤之弊。致滋浮费。盐由贩运。色必干洁。似可畅销。其出场时一切稽查。均可不必。全以在垣卖出自变量为凭。亦删繁就简之一法也。至于淮北场盐。凡不由中河而由别路者。即系私盐。仍须查禁。或即由黄运。厅营于渡口抽税。抵作河饷。临时酌办。

问淮北如果行包垣卖盐之法。成本几何。卖价几何。足敌芦私与否。

答曰。就现办成本折合。约计每引须成本九两九钱。五百斤。每斤卖价一分九厘八毫。一五合钱三十文。若能省事省费。再减二文。方与芦私相平。即场私亦无厚利可图矣。

约所盐成本四两六钱五分

内场盐	一两一钱就现办一两八钱折合
由场至坝水脚	一两二钱二两八钱折合
坝用	三钱五分八钱折合
过所	一两二两六钱折合
上廩苫盖	一钱
官费	三钱
辛工火足	六钱

约贩盐成本九两九钱

内所盐	四两六钱五分即上开各细数
钱粮	一两二钱
捆掣	一两

司支	二钱
水脚	一两
所盐余利	一两一钱一分六厘所盐成本一年一转每月二分息合上数
贩盐余利	七钱三分三厘贩盐成本四个月一转每月二分息合上数

问轮规应整应散。

答曰。大商愿整。小商愿散。卖户愿整。买户愿散。从前卖价本无一定。后来奏定卖价。以防价病民。既定卖价。不得不立轮规。以防滥价亏商。原定轮规。以三百万子包为一轮。卖至二百余万。即开下轮。嗣后大商取巧。改为二百万一轮。卖至一百八十万。方开下轮。而小商始有怨言矣。节相孙公意在招徕小商。奏请散轮。于是盐价骤跌。两湖以畅销入告。大商固受重伤。小商亦无所利。运本大亏实由于此。闻节相初议。但欲变通轮规。复以三百万为一轮。卖至二百五十万方开下轮。若果如此。则大小商均得其平。最为妥善。其事亦一咨即定。不必奏办。不知彼时何以改为散轮之奏也。嗣后或主整轮。或主散轮。或谓盐多应散。盐少应整。或谓盐多应整。盐少应散。是皆不揣其本而齐其末也。主整轮者。意在扳价也。业已私充消滞矣。跌价尚不能畅。况扳价乎。主散轮者。意在疏销也。不论商之获利亏本。而但以速售为事。与委而弃之何异。岂得谓之疏销乎。盐多则散。盐少则整。与盐多应整盐少应散者。意在整轮而不敢明攻散轮者也。皆骑墙之见也。盐法贵在速销。舍轻本减价缉私。而求速销。无是理也。不轻本于先。不缉私于后。而但于散轮求速销。则商人裹足矣。不知轻本减价。而但恃缉私以遂其整轮扳价之私。则地方官与盐务水火矣。如孙相本议。以三百万为一轮。卖至二百五十万方开下轮。以平大小商之情可也。然此亦其末节耳。盐务之根本。不系乎此也。

问查验江船水志。以杜夹私如何。

答曰。此书生之见也。大江行船。无风有浪。低昂上下。查验颇难。且撑驾江船。亦谋生计。今不计其衣食所从出。而欲但以法度整齐之。彼舍装盐而外。岂无他业乎。价减而销速。则江船之夹带自清。场之透漏亦少。此外更无快捷方式也。

小倦游阁杂说二

包世臣

道光九年七月。予初归自都门。两淮盐政。忽有更替信。运司不到任者阅三人矣。友生借箸新使者自都驰信。询近日情形。或有尚出庚辰杂着之外。及所以挽颓起僵者。走笔答之如左。天下事必灼见弊之所极。与致弊之源。而后能为救弊之策。两淮弊至今极矣。道光八年春。鹺使奏明旧欠摊带。悉与停征。专征本年戊子纲正杂各项钱粮四百余万两。以期年清年款。而奏销局限。征银仍

不及六分。己丑新纲开已百五十日。实运纲食额引一百六十万道。滚总才及三十分之一。实征新纲钱粮。并戊子未完之一百九十余万两。才及百分之二。开桥为新纲大典。而其日竟无一重船下桥。江广各岸积滞盐斤。尚可销至辛卯之冬。戊子旧纲之盐。已纳钱粮。而未捆出场者。尚十之五六。两淮纲食引地。无论城市村庄。食私者什七八。两淮运本。须二千万方敷转输。而各商实本不及四之一。余皆借知贝。知贝息重至每月分半。盐去课回。非六百日不可。盐滞本压。知贝息日行。完课则无资捆盐。庚寅之春。即届奏销。实征断不能及半。欲设词欺饰。则无可造意。用计弥缝。则无处着手。予庚辰杂着所言。已料及此。而犹不意其如是之骤也。然而钱粮支绌之故由于不销。不销之故由于私占。私占之弊起于官商。春秋之法。严于治内。内治修而外患自息。非迂之说也。两淮弊根。在改堂商为库商以办赏借。淮商有总有散。散商认行额引。滚于总下。以责考成。乾隆中。两淮设立务本堂。签总商中殷实知事者数人。董堂事。名为堂商。两淮之课。有正有杂。有捐有摊带。摊带有三。一则统纲。分年赔课。一则借帑报。分纲纳还。一则旧商消乏。借给皇本。通纲情摊。代完本息。三者与正杂皆按限报销。其捐款。上则有办贡及交办事件。中则有内外酬酢。下则有辛工周。款目纷繁。皆于开征时。约数按引摊派。随正交纳。从前正杂摊带征存司库。捐则拨归堂柜。官主册籍。而商司出纳。其如何动用。悉听官指。故正杂充足。不干吏议。公私裕如。不受商制。嗣后改捐款为随正交库。而堂商改为库商。则司库为官商共管之地。于是赏借办公之弊起矣。院司不能洁己。授意库商具禀。以公事应办。而商力拮据。恳恩借给库款。下纲纳还为词。司详院批。具领出库。官商朋分。其所办何公。则绝无报销文案。官受贿有挟而求。于是巧立名目。任意取携。名为噬散。实则噬库。又将该总商承办之月费月折普济育婴诸事务。应领库存捐项者。即与作支作收抵对。钱粮额引。时或绌销。而外支概与抵纳。故捐款已支。而正杂无完。是名为动捐。而实则亏正也。库项支绌。于此始基。驯至部拨则无项可解。商领则有款可指。而司库几成商柜矣。淮纲钱粮。纳分三次。以纾商力。如地丁之分两忙。故商欲下场捆盐。则纳请单。过坝归所。则纳程纲。改子上船。则纳加斤。嗣以部饷紧急。而岸滞无需赶捆。因开预纳之例。减数招徕名为减纳。又以其借知贝急公。别倡贴色贴息名目。商欠带还。则推至三四十年之后。并不征息。所欠皇本。并请止息。而商纳仅早数月。公行贴息贴色。舞文颠倒。莫甚于此。减而又减。扑给印本。俟捆盐时。送库划算。其累减之课。则加摊于不能预纳之商。及奏销限满。盐则绌而未运。印本存于商手。顾置各商堕销之咎于不问。滚总册成。各商皆有认行额引。行不及额。则坐堕销。而准其抵对下纲抵对一次。则一银两纳。二次则一银三纳。展转扑



抵。银化为纸。且现银出库。众目昭彰。魃扑印本。授受由于袖中。于是勾通书吏。检查远年尘案。有名可指。无关不通。任意洗补。一可改十。虚取商领。实扑印本。银不出库。而帑归商橐矣。其尤甚者。据商禀而给照票。虚纸诬知贝。未开纲而借印本。空头化帑。骇人观听。视为奇谋。而且办赏借。则云不拘何款。先行动垫。问报销。则云商用商捐。从不存帐。诘亏缺。则云商资现罄于预纳。责奏考。则云官意自虚出通关。设官督商。则专以徇商。设商裕课。而专以侵课。言念及此。可为太息。至于私盐之多。实由官受商制。而纵商夹私。商被船挟。而纵船买梟私随带赴岸。运司又受商愚。引不出库。改用水程开江及残引缴部。则四角皆由司截。商又弁髦非盐船不准装盐之定律。私用车牌民船装载。梟徒与船户交密。洞悉各弊。五六年来。梟私竟有长船赴岸者矣。梟船与商船同放。冒借水程。过关一两次后。关胥熟悉。费到船行。无阻滞。而江广水贩。始与梟徒觊面交易矣。梟私价贱色净秤足。凡商之百计病民者。皆为梟作利市。近又重加河费三厘。每斤增价五文。而梟私益得畅达。梟私盐出无官司之烦。淮商办运。纳请引程纲加斤钱粮。在运司一衙门。投收支广盈架阁承发四房。故商命每悬走司之手。然后转历分司场员坝员监掣批验子盐各衙门。而后盐得上船赴岸。凡经一署投一房。则有一次费。合计所费。殆浮正杂。而迂曲备至。课回无压搁之累。近且威胁屯船。强买商捆。以省沿途兵役规费。出费愈轻则卖价愈贱。私愈鬯官愈滞。则商本占搁而知贝息愈重。是商以夹私求利。而竟以得害也。听船户带私。津贴水脚不敷者。往事也。近则于子包内加私斤若干。准折船户水脚者有之矣。船户于中途卖私者。往事也。近则以停岸太久。明卖官盐者有之矣。商厮押船。串同船户盗卖。捏报淹消者。往事也。近则本商亲押。效尤奸厮。中途以官作私。盗卖报淹补引者有之矣。库商夹私。所赢不足以偿知贝息。赏借所分。不足以饜欲壑。于是愚弄院司。详奏铕销。铕销者。例因历年残引积多。铕去一年朱单不给。或将已给朱单铕销一年。不行捆运。分纲赔纳钱粮。而行新纲也。淮盐向有根窝。如田产之印契。每年赴司呈根请给朱单。名为年窝。年窝之价。部定每引给银一两。而畅销时。值或倍差。故有根窝者为窝商。现行盐者为运商。以已银质押根窝朱单取息者为知贝商。院司既奏铕之后。顾又另给朱单。填现在总商花名。倡实运朱单名目。出示招知贝商质买。总商以无根之单。自得窝价。则噬及窝商。继又将实运朱单奏铕。则噬及知贝商。然而库商噬散噬窝噬知贝。以及噬库。所得虽不费。而不能无所分。又为奸人持长短。且所得皆印本。转卖止可七折。故其卒归于富厚者。盖仅见也。

为今之计惟有截断众流。奏明现在实情。恳请停拨一年。以下年奏销为期定完两纲正杂各款。飞飭西北各道。切实查明存盐数目。与现卖价值。严禁短秤加

色各弊。其自愿减价以求速售者听。严禁岸票。院发令委员赴江广堤课。岸商将课付油麻各行。取其会票。到扬私兑。又有知贝商索本利不得。取扬商手票。赴岸守卖盐兑银者。皆名岸票。将卖得之课。尽数提解至扬。尽发下场。飭本商普收盐。筹款借帑。收买场盐。皆奸人射利之说。断不可行。嘉庆十一年。初次官收淮北余盐。至今堆贮。因官盐系照例定。比商人自买价倍斤半。莫配运也。嗣后委官买。则官干没之。委商买。则商干没之。上游亦明知故昧。以为调剂。故真吹整饬盐法。必在清场。而清之法。非提各商已课饬买。断无实效。不拘引额。如有纵容户漏私者。即将场员照律参办。制备烙印盐桶。饬发场商。将旧用私桶吊销。如有以大桶重利滚剥户者。每桶毛盐二百斤。两桶配筑一引。已浮正引。暨加斤卤耗之数。近场商私桶既放。又以两桶八分配一引。即将该场商重究。游示各场。俟停煎封埧提到岸课。悉数输库。给引下场配捆。屯船出坝到桥。院司亲驻秤掣。如有夹带。立将本商究办。而严参场坝各员。裁淹销补引之条。以绝其望。江路非盐船不能行走。则梟私无从隐射。民食专藉岸盐。三月之后。其销必畅。销畅则课多。收盐完课之余。乃付本商。盐船回仪。照杂着所言。院司亲临验烙。撤退库商。祇令自理营运。所有应办公事。由院司临时派委。一切支发。并先期牌示。从前所给印本。各归各纲。止准划请引目。不准抵对钱粮。凡后纲开征之后。前纲半未出场。各商下场配捆。全凭印本划请引目。若准抵下纲。是前纲盐。凭何捆运。奸商所认额引盐斤。先于大斤内夹出。未捆之盐。意图归入绌销。而以印本抵对后纲。此弊不除。库项断无充足之日。场盐断无尽出之时矣。如果统计一纲印本。实已浮于百六十万余引之额。则当核明某商浮纳之数。准算后纲认行之课。不可准其作抵换本。轆轳混淆也。故不准抵对。实系正办。并非苛求。库项出入。皆以现银。尽革商领旧习。然紧要差遣。不能不借助材。试用员虽累百。大都宦裔贾子。策名伊始。已办货身。须于下车时频数接见。察核培植。可用可信者五六人。庶几指臂有藉。果能此道。不过一年。场无透私。则梟徒自散。岸能畅销。则转输自速。库充商裕。即官于其土者。亦不必与商一口。而始有沾润矣。俟两纲并奏之后。仍复纳分三限及捐款归堂之旧。唯收买场盐。不可拘额。岸积既尽。正纲不敷民食。必请提行溢收课银。应准其抵补清查案内之摊带钱粮。自嘉庆纪年。兵兴以来。兵河两项。报效不过二千三四百万。而道光六年清查库项。商欠反至五千余万。可知以报效为说者。皆右商而左帑者也。亦宜奏请准令将报效之项。划抵欠款。追还议叙。以昭核实。陆续拨提行溢课。归补商欠之三千余万。补足后。提行之课。即作正报拨。仍陆续将 皇本八百万提回。所需行息经费。所取商息。多系给南河挑浚运道之用。颇关岁额。皆于提行溢课内。案款分解。将借本报效二事。永行停止。以杜商口。庶几中策

之得。然当此积重难返之时。非能得其要领。持其要害。痛加惩创。则无以大畏民志。而觊觎库项之心。不能自革。必至连名告退。以挟制于外。买客讥弹。以谣诼于内。效未见而身已危矣。若仍前摸棱。则厝薪之火。必一发而不可救。此所为去者接淅。来者埋轮。不涉畏途而弃如敝屣也。

按乾隆四十二年成本案所定。每引十四两零之数。本属浮多。两淮正引一百九十余万道。除摊课不行盐之三十万道。计实运纲食盐引一百六十余万道。实征正课银一百八十万两零。又织造河饷铜斤卤税银。共约三十三万两。皆入奏销。其杂款如南北引费。减半平余银五万两。各省匣费盐规银。约七十四万两。则归考核。共应征奏考钱粮二百九十余万两。例应按引摊征。归入成本。此外如办贡及交办事。虽系无定活支。然紧要公事。自应按摊准本。至寻常捐款。本系各商自出赢余。以成公举。若摊入成本。是取之江广士民。何名商捐。故历次报之项。皆有明文。不准摊入成本。则其余捐款事同一例。至皇本行息。自应在借领之家征完。参价自应着分受官参之家缴纳。若一体摊入引课。作为成本。尤为事出无名。计正杂所征。每引不足二两。一切办公之项。每引再作两许。约计二百万之数。似已敷用。然自停止摊带之后。每引仍征银五六两。此事之至不可解者也。再者岸盐一畅。商立生心。从前江广畅销时。虽不敢明增官价。而于水贩之银。折成库纹外再加四十八色。垄断病民。至于此极。又纲食各岸。零趸卖盐。皆以库纹折成钱价。而盐秤则用曹砝九折。合库平每斤止有十四两一钱。病民滋讼。开费累散。凡构部院案后。总商即开讼费。按引派出。故三十年来。总商以讼为乐。与堂商之护散息事者殊异。皆事之宜预防者。然必总理不袒商。然后院司能举其职。

赏借者。库商禀恳院司赏借库项。以办急公。与借领皇本办运者迥殊。嘉庆六年。总理费。于审办许如金控案覆奏内。乃将赏借字头缮写。影射皇本。以图朦混。盖赏借数目较多者。必通总理。乃敢禀详。一有控案。总理无不委身袒护。又两淮控案。当其出控之初。皆求输而不求赢。盖赢则现商伏辜。而无益于控者。输则饱其欲壑。而承问各员。无不饜饫。此节为两淮根本之弊。而知者绝少。故申言之。

淮商之所以耸听。与谈士之所以护商。必曰两淮先课而后盐。而核实则淮盐几无课。并不得比后课也。故总一岁正额课之额。而乘以现在商欠。通计三十年。正供所入或寡矣。然库项所分。不能遍散商。故散商之利。重在私卖。而总商之利。则重在侵帑。又淮境虽广。然出场到岸。皆系长江大河。巨舰直达。其四面之灌淮者。潞芦则陆路逾千。闽粤则溪涧换船五七次。又挑负越山岭数百里。以与一水关通者。争利而不可止。其故何也。盖由淮商最巨。中外有力者。一口袒商。既为宽议官价于前。又为严禁跌价于后。垄断病民。卒以自

毙。明乎此。则所以治淮鹺者推类可见。前书止为佐治者言。若柄政者固不必迂曲如此也。故附记数则于后。

### 小倦游阁杂说三

包世臣

道光十六年六月。编录旧稿孟开佐校阅。既毕事。问吾叔侨扬久。知鹺事深。言鹺之文二篇。皆不及缉私。而专清。果能清乎。即清。邻私仍不能净。将毋吾叔之术。犹有不尽言不尽意者乎。予曰善哉。子之问也。夫鹺。利事也。商。利人也。言利悉秋毫。是固其所。然贪贾三之。廉贾五之。事固有远之而后近者。今鹺商之求利亟矣。而事与用心适相反。是以如其岌岌也。两淮场之广。草之丰鹵之厚。皆甲天下。自场至岸。一水直达。长江大河。巨舰乘风转万石。其四面临私灌吾引地者。唯湖北之宜昌一府。逼近川井。浸淫为易。是外则皆支港山溪。盘剥再三。然后牛引人负。或越沙碛千余里。或缘峻岭数百里。以与两淮争。其数不敌。至明也。即本境之私。出场。赁头口。觅舟楫。价皆倍于商。加以咫尺买而后行。又有盐行盐关邀截抽分。其所费较商纳官课。有赢无绌。又非有巨贖副本。以与淮商争。其数不敌。至明也。然而湖南则灌于粤私。湖北则灌于潞私。江西则粤闽浙私。三分各灌其一。河南则灌于芦私。安河之池宁则灌于浙私。腹内则本境之私充斥。以致官引壅滞。帑藏空虚者。则以淮商求利至急。而官又力助之。拦行价。与人以不能买。搀和沙泥。与人以不可食。克扣官秤。与人以不敷用。以区本境之私。使之必达于岸。延邻境之私。使之必通于中。而不知止故也。善治淮鹺者。必反其道而用之。先结清前案。截断众流。然后讲求言利之方。厘剔成本。使六省之民。皆食贱盐。以畅销路。两淮之商。皆获奇赢。以速转输。计六省户口。专销淮商之盐。则一岁无虑必行三纲矣。淮纲百六十万引。每引正杂奏销银一两三钱。杂支考核银五钱。其外支办贡办公一切公举。每引带征七钱。无不充裕者。三共征钱粮银二两五钱。五六年来。场盐桶价。未尝及六百文。两桶一引。盐斤实为宽裕。是每引盐肉价约银一两。则经手已大有沾润。其大使分司坝员监掣批验子盐各官吏引费。场盐额少者。若一例减费。则不敷办公。法当减分司坝掣费时取齐。使官缺之肥瘠同。而商本多寡划一。以昭平允。及运使首领官司房请发验挂诸费。减浮裁。以办公从容为度。共约每引银三钱。场船抵坝约二钱五分。屯船抵所同之。江船抵岸约一两。三共水脚银一两五钱。包索捆工银约四钱。扬店费约二钱。岸店费约二钱。匣费约三钱。三共银七钱。窝价银一两。计江广纲引。每引共成本银七两四钱。再优加余息银一两。准为岸价。以每引正加共三百七十四斤计算。每斤不过二分三厘零。而商本除完课系库纹外。余皆扬平市纳。又暗赢平色银四钱。是统计商息已逾二分。较原案之三厘倍蓰矣。

其食盐之口岸。成本约减二两。每斤止银一分七厘零。以现在库纹折成加三五制钱市价。邻私本境私粮船私。皆万无可以行售。而侵占淮纲者。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斯之谓矣。

行之伊始。尚有存盐搁占。一年之后。程纲断不敷食。然不可仍如前法提行。使奸牙得肆煽构。应即奏明将本纲缴回截角残引。用纸接角盖印再运。名曰重纲。若能行三纲。则名再重。重纲之盐。既无窝价杂外二支。又可大减扬岸店费。无须重科。每引成本又轻二两。更易营销。试行三年。成效丕着。然后通盘酌定成本岸价。永为遵守。国家必可岁增四五百万之正课。淮商必有岁入五六百万之余息。而另库闲款充裕。可以百废俱兴。而藏富于六省之民者。岁至四五千万。向之以业私死于非命者。岁可保全万计。当事顾何惮而不为此耶。然而兴废之故。系于人而囿于地。自仪河淤塞。江船挂泊老虎颈。池掣改为洲捆。而弊窦百出。必宜挑浚宽深。使屯船抵天池。江船住沙漫洲口内。以复旧制。然旋挑旋淤。劳费无已。必于放生池上。首筑大挑坝。将淮溜逼注仪河。使出口水力。足敌江潮。如瓜洲运口。则淤不能停。然正溜注仪河。而瓜河止分坝头回溜。则瓜口必淤。贻害运道。是不得不筹两全尽善之策也。按七年冬。议开瓦铺新河。徐春帆黄南坡皆从余问利病。予曰。此河于河事无益。于盐事有损。堪舆家所谓水入怀而反跳也。若必成。则扬人乞食不远矣。及八年春河成。而嵯遂大败坏。今新河断不能议塞。唯有相度石廖二沟。西南田绝沙河。开一深宽越河。分掣三沟之溜。以达高旻寺前。使向东直窜之水。仍湾环弓抱。回绕扬城。并引江潮暗拱。则扬城有两重西流玉带水上堂。形势更胜。所谓扬扬悠悠。顾我欲留者也。是因败为功转祸为福之机也。且增拓一归江之路。于河事尤为有济。越河尾紧依挑坝。以归正河。上以擎托淮流。下以刷涤瓜口。则运口亦仍前通畅。不忧淤垫矣。唯是两淮历届兴工。大都调剂官商。意计不及公事。若必举以实心。应咨明河督派谙习测量估算之员勘估。仍由河督于霜降后。调三道属之干练千把协。分段实挑。按估确收。庶可一劳永逸耳。嗟夫。言之易。行之难矣。岂行之必难乎。行则难矣。

予乡有贩鬻沚酒者。其父子皆嗜酒。故扣舛以自给。估者嫌其舛小。开坛数日。其父苦生涯之澹。充水一桶。其子不知也。又充水焉。估者皆退回原酒。父子犹争执酒好。出坛于盎。则觔斗虫游缸面矣。观者哑然。是淮商之智也。

上陶宫保书

包世臣

月前晋谒铃合。以初来自海州。略悉票盐底里。怀欲面陈。而阁下因经始司事者。不奉成约。办理错谬。接办印委。又鲜任事。盛有所督责未获尽言。勿勿反棹。夫念淮北盐务。久已运商绝。正课虚悬。自阁下倡改票盐以来。产额颇

增。而贩夫负镪报完钱粮。大半拒而不纳。洪湖以南。食盐居民。率出贱值得净盐。以为有生所未闻见。是其大体已属美善。即有小小节目未饜物情。原可存而不论。而阁下采论风谣。淳飭妥议。诚所谓精益求精。为可久可大之谋者也。若遂默而不悉。是世臣为未奉上交不谄忠告善道之教。而阁下略分下交。竟未能收不离令名之益也。故复以书陈。唯阁下垂察。阁下谓票盐之弊。在场商隐匿自运。把持价。使贩本积重。诚恐岸价随而益高。渐至不能敌私。是以革除场商名目。统号池户。其晒丁则听为池户佃客。所产盐斤。悉数报明局员。司其交易。票贩辐凑。盐斤断不能给。唯有归之签掣。掣得有盐之签。准挂一号。赴局买盐百引。掣空无可归咎。唯化梟为良一节。实为未践前言。而计无可出。吾子有高见者。何不吾告。是阁下之尽心民瘼。而自视(白)欠然。古人云。有君如此。何忍负之。则尤不可不自竭其愚以备采择者也。按盐法例系核明成本。酌加余息。以定岸价。而不定场价。遇场价腾贵。则奏请暂增岸价。以纲改票。为抉破垄断范围。固不宜拘泥成案。而成本余息。事理不别。新章初定。合盐价钱粮经费。每引仅一两八钱零。嗣增经费亦不过二两零。加以包索二钱。捆工拨船局秤一钱。水脚三钱。浇里一钱。成本尚不及三两。而一引四包西坝价贵至每包二两六分。极贱亦一两六钱。其抵正阳关又增盘坝及过湖水脚每引八钱。而关价贵至每包二两六钱。贱亦二两一二钱。以坝较场。相距水程二百四十里。而余息倍差。过湖加水程四百里。而获利三倍。虽从前梟徒贩私之利不能及此。利在则人为贲诸。安得不争。争则必势豪得之。其自度力不能争。而财足以有为者。退而勾串场商。高作盐价。出本合运。以及场商之力能自完钱粮经费给水脚者。隐匿自运。固人情之常。而事势所必至也。势豪盘踞其大宗。场商隐射其奇零。小贩奔凑。实往虚归。在旧业梟徒者。岂有巨镪。醮金为小贩。而盐必不可得。集泮林而无桑葚。几何不取子毁室耶。此化梟为良之言之所以不践也。

彼西坝者。在票盐未行之先。祇一沙堤耳。两年间连薨成市。此固非人力所能为。而实淮北旧事也。康熙雍正时。北商由场运盐。至湖口马头镇发贩。名曰内商。河南安徽各盐客转贩至岸。则名外商。略与今淮南之江广水贩同。嗣北商认岸直达。罔利病民。驯致私充官滞。片引不行。是今之西坝。即前之马头也。阁下前日议及移官于坝换票者。斯得要领矣。夫盐法最苦者透私。而私之所以不可止者。在科则之征于商也太重。而场商之待户也太刻。户苦累。非卖私则无以自贍。科则太重。则梟徒买路之费。有所取给。今票盐科则。可谓轻矣。而私不止者。以小贩不得盐而无可告。晒丁苦累而莫之恤也。小贩不能得盐于场商。则增价而卖于晒丁。晒丁不能取给于场商。则匿盐而售于梟徒。梟徒改为小贩以来。既来而钱粮不能纳之于有司。则转而输于巡缉之兵役。重集

无藉。以习故业。此梟之所以不止也。归局限买。小贩有得盐之理矣。然而坝利太厚。则势豪之侵夺不息。场价太贱。则晒丁之生计不裕。然则今日欲救票盐之弊。其要在平坝价而增池价而已。票盐一引。钱粮经费。合之尚不及一两五钱。宜使池价与之相等。又仿佃田之例。使池户与晒丁各半。则晒丁优饶。衣食足而知荣辱。自不至冒禁透私。池户产盐万引。岁赢七千五百两。是亦足以饜其心矣。唯客池千数。向设垣照百五十有三户。今若禁革立垣。则客池户无力积盐待售。而票贩亦不能朝夕驾船。挨池零收。客池户身为晒丁。池业自应得息。宜酌定分数。使客池户与垣户分润。以归平允。如此明立章程。贱从时价。贵不得过两半。定章票贩到坝成本。每引仍至三两七八钱。即以西坝比淮南之汉口。出场盐船。不许径出双金闸。皆盘坝领票。缴撤场照。票境之内。听其所之。不复问其卖价。唯核定坝价。贱则从时。贵不得过每包一两五钱。计其余息。每引仍可二两。以本乘息。尚逾五分。于招徕岂有格碍哉。然人止一号。号止百引。势豪必不利此。则盐多而小贩可给矣。又定湖贩以五十引起。五百引止。使小民皆合本趋利。而不能占岸居奇。则岸价自较现行更减。而洪湖之抢夺自息。岸价平则外私不入。池价增则内私不出。则化梟为良之原议。必可见诸实事矣。且清江淮安在行纲之时。盐价自十五文至十八文。票盐初行。骤增至三十六文。近乃以坝为价。每斤二十八文。若坝价不过分半。则清淮纔可二十文。较前虽小增。而比二三年来为大减。是亦足以塞清淮居民之浮议矣。

若夫以签掣昭公平。诚为善策。然其弊亦有不可不预备及者。世臣敢为阁下申言之。阁下深憾场商把持。故绝其名目。使池产之盐。报局派买。而签掣之法一行。恐利之归于池户者。较今必倍蓰也。淮北虽曰三场。而中正临兴合之。才当板浦四之一。板浦居民。不及二千户。而大小场商百数十家。其业远者百余年。居民上者为其伙。下者为其厮。什而七八。除池户的名外。所有厮伙。皆得与外贩同掣。外贩集者不过数百人。而池户厮伙不啻什之。而外贩有仆赁守候之费。以与土著争一日之得失。世臣前在板浦。闻各员议掣事。或以为统计盐额。一年两掣。或以为一月一掣。要之众寡之数既殊。主客之势又别。数掣之后。外贩之得与掣者或寡矣。厮伙无力完粮捆运。势不得不为池户作化身。盐虽归局缴价。其实各池互换。竟成代事。是欲抑之。而反以资之。此犹当有烦盛虑者也。至于平坝价。增池价。限买数。以利小贩。固化梟为良之至计。然必使终年候闸以运秋单。则日久费多。货少转迟。通盘核算。难期踊跃。是又不可不为之设法。使得常川灌输也。盐河之北。有南六塘河。上承骆马湖。长年有水。向为走私径路。两年来小贩出其道者。水小则在徐家溜子盘旱。五十里抵坝。水多则上达渔沟盘旱。三十里抵坝。徐家溜子车脚每引六百文。

渔沟四百文。加以抛撒。则成本较重。宜于今冬勘估渔沟河头。开一横河。抵盐河北堤。而于渔沟以下浅处。间段浚深。两岸残缺处。培筑高厚。又于崔镇上下。相渡六塘河逼近遥堤之处。建一涵洞。开沟引水下注。以助浮送。其蔷薇河下游。淤浅尤甚。一律疏浚。使雨水鬯注临洪口入海。合计买地挑筑之费。亦不甚巨。不唯足利盐运。且藉修其水利。则海沭二属。可以化瘠为腴。居恒不苦雨水。一麦地万余顷。皆可播种秋禾。即遇刘老涧开放。或中河偶有漫溢。有所消纳。不致成灾。而闸下正河。漕运苇料。尤为河盐两得。此可于今年票盐溢纳钱粮内。借拨兴工。明年于经费外。带纳修河费。每引一二钱。便可归款。其水口之费家盘堤溯黄一道。便可钉截。以杜透漏。至附近盐场地方。不设额引。以惠贫难小民。定例之时。具有深意。今虽准行小引。而赴场完纳。赴局报买。赴垣捆运。非数十金不办。贫难小民。何从筹此。且附近村庄。无上门老少盐可买。则盐价增贵。又以票贩云集。百里外内。食用物拖贵过倍。小民不明大计。难免怨咨。其如何确查给筹。又不致积零济臬者。稍扰仁抱。必有妥章。世臣在板浦。知今冬明春池产。仅敷弥补本纲。截数以后。买卖已停。来年新盐。非入夏不能开市。尽有暇日。熟筹尽善。极知狂简。无当高深。唯以久托帡幪。有所闻知。不敢不尽。临楮惶悚。

老少济盐臬。乃历办盐案成式。为盐犯不能供明来历。例宜加等。供明来历。则场员被议甚重。故藉此为出路。并非事实。若非大慈一视。属吏断难议及。世臣又启。

### 答李子云论盐法书

周树槐

足下讲求盐法。博采时议。将审厥衷。寄示曹黄门盐法论。孙阁督盐法隅说。郑方伯更盐法议。包慎伯淮盐三策。使仆悉究其利病。仆尝箸盐法论。孙郑二公之议。有所是正。请就黄门慎伯二篇。率臆缕陈。惟足下择焉。黄门当乾隆初盐法未甚敝之时。故以近制计口定引。征课于商。商余之臬之民为良法。独以私盐之行。缘有余盐。莫为收之。而徒禁之。则民不服。议使具数告买。官给价如商之余。而仿刘晏为常平盐。远盐之地。设仓置守。如积谷法。遇岁霖潦。盐或不登。商乏盐贵。则运司减价臬之。以利民。且以裕国。愚以黄门之议收之。犹贤于徒禁之尔。然黄门亦知夫商余官收之价。不如其私售之价也。故曰岂惟收之。仍将禁之。则愚以收之必不能尽。将禁之必不能止也。且使收之而尽。固不当以为常平之余盐。吾不知其有几也。以 国家重熙累洽。食盐之民。当不啻倍于计口定引之初。然而引常苦滞。则私之行可知也。则盐之余可知也。且盐余岁之常。霖潦盐不登商乏而贵者事之偶。岁岁收之。一岁臬之。吾见盐之露积也。岁岁收之。岁岁臬之。是官与商争也。所谓禁私者。岂为



其病民哉。为其病商也。官梟私贩。其于商也奚以异。虽远盐之地。亦商之引地也。使商得借口引滞课逋。国何利之有焉。昔之与商争利者。谓商私也。今商亦官也。官与官争。孰与增引。欲为常平。盖亦反其本。诚变今之法。使盐如谷。则愚以常平之积盐。愈于积谷。谷随地有。盐非随地有也。刘晏之为此也。鬻之商人。官也。梟之常平。亦官也。无运商也。无引地也。奈何欲以今之法行之。慎伯以缉私为下策。是也。民苦之。官苦之。虽商亦苦之。虽谓之无策可也。其中策二。仆取一焉。稽察火伏。未必足以清私之源。烙验官船。量其所胜载。以九分为率。以度商私船私有余矣。虽然。杜之必有以之。多其载。革其浮费。速其回空。船也至矣。商不得船以衷私。又之余盐。责以尽收。则勒之增引而已。即商不告乏。其浮费无偿。一取偿于盐。若梟私遂绝。则盐贵病民。不绝。则引滞而利独归梟矣。且今孰不知商之借引行私也哉。诚未有以之也。若其上策。裁撤盐官。留运司主钱粮。场大使筦户。不立商垣。不分畛域。均课于盐。斤若干。商贩各自其州县请照。余于场。计盐输课。州献给照。则以报运司。以谓如此。则场官不能干没。盐课必倍入。盐价必半减。盐照以资州县。又以溢课普增京官养廉外官繁费。愚谓盐禁既开。转鬻同于百货。远盐者不必能自达于场。则请照不必州县也。课犹是。请照于州县。不徒请也。验照于场。何必不然。则盐价无半减也。运司恃以察场官者。州县给照之报也。有如照一而余二。或无照而余。彼场官将固拒之邪。抑阴利之也。场官诚不为此。商与为之。彼场官能尽察之邪。抑犹未能也。如此得无亏课。幸矣。而慎伯绝其倍入。将取以供他费。又仆所未喻也。抑愚观诸家之议。大都以溢课为言。愚谓天地生财有数。国家经费有常。计口食盐。则日见其多。计财养人。则日见其少。现定之课。断不能议减。断不可求增。附呈盐法论议二篇。庶备采择之一。

#### 复贺耦耕师书

俞德渊

承询江南有无奸商可以惩办。此事非悉数所能终。谨略为言之。岸商代人卖盐。以他人之财。供其挥霍。久为扬商之害。去之不足惜也。若扬商则挟本求利。其从前之作奸犯科者。久皆歇业。衣食不能自给。虽置之重典。于事亦复无济。现在稍可支撑者。不过一二十家。多系借知贝行运。自数年以来。风波屡作。亏折渐多。人人有保家远害之思。前因星使临江。谣言四起。草木皆兵。大势几于涣散。自渊上春到此。待之以至诚。示之以无畏。人心始稍稍安贴。兹惊魂甫定。而遽欲齐之以刑。不但将现在之商。趋之使去。彼闻风者。谁复敢挟巨贖而蹈不测之险乎。且历来盐务之坏。盐政运司。实难辞咎。今皆置之不问。而惟商是求。是犹舍僭军之帅。而归过于士卒。非公论也。即今日之不

能整顿。非尽商不用命。乃官不恤商所致耳。各省岸费以数十万计。各衙门陋规。大者数万。小者数千计。以至关隘之刁难。书役之需索。地匪之讹诈。无一不取诸商。而官视以为常。置之不问。商力几何。既输库藏六百多万之课。复供各省各岸数百万之费。安在其不日就雕敝也。而且以库款之挪垫为商罪。其罪实在运商。商不能主也。以江船之带私为商罪。其罪实在船户。商不能禁也。以盐价之昂贵盐色之搀和为商罪。其罪实在水贩铺户。商不能与闻也。去岁为极敝之时。犹收二百万之课。若以 国初之盐课而记。已属逾额。今因科则太重。仅足三分之一。然已倍于中省之赋矣。矧此二百多万之课。即出自一二十家疲乏之商。若不培植之。而复芟夷之。将并此而无之矣。即如裁费一事。扬州办贡办公之费。减存三十三万。汉岸公费。减存三十八万。江西减存十七万。今计上年用项。扬州用二十四万有零。视原减之数又减矣。汉岸则用八十余万。较原减之数多至四十余万矣。江西则用三十余万。较原减之数多至十余万矣。商人获利几何。减盐价则身受其实。减浮费则徒存其名。此中委曲情形。安能人人而告之。大抵天下有可行之权者。未必知之果真。而知之真者。又未必有可行之权。运司之权。督催商运。谨守莞钥。是其职也。其它则呼之而不相应。维扬咫尺之地。权虽不能及。尚可以情理通之。若外府外县。则无可措手矣。制军之权。善用之。第可及于本省。不善用之。即本省且阳奉而阴违。而况能及于外省乎。淮盐营销六省。上下各衙门不知凡几。凡与盐务有交涉者。无不于盐有沾染。安得合数省之官。常齐心协力而为之。今欲有利于商。必将不利于众。夺众人之所利而强其所难。此不可得之数也。然众之利不去。则商之利日微。 国家之课亦日绌。此亦相因之理也。在昔极盛之时。未尝无弊。行之百余年。踵事递增。其弊日甚一日。沿至于今。已成积重难返之势。于此而欲改弦更张。非大有权力者不能。渊何人斯。敢希冀其万一乎。治盐务者。不能为商保本祛弊。而徒咎夫商之无良。犹之治地方者。不能为民兴利除害。而归咎于民之不善。试思国家设官之谓何。而以牛羊之放牧倒毙。谓牛羊实自为之。非求牧与刍者之罪。抑亦巧于自诿矣。渊自知力薄任重纵不自为之图。亦终必得罪而去。不过姑存此说。以自抒所见已耳。然斯言也。闻者必谓袒护商人。为运司之通病。幸望吾师秘之勿宣。统俟吾师来年出山时。渊如尚留未去。当将一载以来所揣摩而知之者。为吾师倾囊相倒篋而陈之。即从此永入山林。于人世不相闻问。亦无所憾矣。

### 与王御史论淮盐第一书

杨士达

屡枉车骑。得饬清诲。仰见阁下先忧后乐之盛心。无任倾折。惟所论淮上盐政。极言弊之可杜。而杜弊在缉私。虽属正论。然于外闲情形未悉。敢贡其妄焉

。阁下其听之。夫弊之所在。必求所以杜之。固尽人知之矣。然不杜源而强塞其流。则流必壅。而弊且转滋。公私上下。将交受其困。今两淮盐务之当杜弊者。滞引是已。杜弊且以益弊者。缉私是已。缉私 国法也。而以为益弊。此固有说也。盖官引缺销。非缉私不力也。缉私不善。实扰民之端也。淮盐营销六省。额引岁二百万。今滞引积至百万。官商讳言其故。而归咎私贩。历任盐政。辄以纲盐不消由缉私不力入告。故各省营销淮引之处。皆于要隘设卡。委文武员弁带兵役缉堵。并得施放鸟枪。自嘉庆十九年。江督百公以江西纲盐缺销。奏请照安池太等府一律参处。缉私遂愈峻。而各省佐杂员弁。因以为利。往往率领隶卒。持军器。伏山坳水曲。伺负盐人过。夺所弃盐斤。不归官而以充私橐。有私贩正渡河。闻风逃窜。至落水溺毙及颠坠涧谷而死者。亦有中枪随毙者。又有肩挑数斤。不在私贩之列。而横遭攘夺者。缉私之官弁。不可谓不严。私贩之婴法网。不可谓不惨。似宜官引畅销。私贩屏矣。然而合销淮盐之郡县计之。不下千万丁口。以食盐计之。应销亿万斤。而官引犹苦壅滞者。非天下有食淡之军民。而所以疏盐之源未得也。推原其故。一由商人加销额外之引。实私而不居私之名者多。一由从前盐政屡为鹺商请增余息。致盐价日昂。盖私有数种。梟私特其一耳。有官商夹带改捆加觔者。有岸商巡捕获盐名为功盐。作官售卖而不按斤配引输课者。有盐艘售私于中途者。其名有商私功私船私之殊。其借引以行私则一。故私之在民者。碍引尚微。私之在官者。碍引甚大。至盐价递加数目。成案可稽。而嘉庆十二年。奉盐商成本视前数倍此后不得续请加增致滋民累商力稍裕即行奏减之 上谕。 仁宗之洞悉民隐。至矣尽矣。至今奏减未奉明文。天下产盐之区有八。遂以淮价为独昂。长芦陆运最难。而盐价仅及淮引之半。官价既昂于私。给盐者复杂以砂砾。潮恶不可食。故民间乐于食私。而私贩愈不可禁止。其始官吏持鹺之短长。而浮费日加。其继鹺商结欢官吏。求增余息。则成本日重。两弊相因。积而难返。为救急之计。莫如减额外之引。正引自可疏通。且酌减余息。则盐价平。价平引自销。官引畅销。则私贩不禁自绝。查道光十三年间。福建光泽各处盐田淤于水。私盐价昂。梟贩不至。抚州建昌二府属官盐遂畅销。至引不能继。及盐田复。而官引不销如故也。非其显证欤。舍是欲以缺销责私贩。以缉私责州县。其不公私交困者几何哉。

顷闻湖督复请添设卡座。堵缉私贩。窃谓微末员弁。得贿买放。初无缉私之实。多一卡。多一费。利于候补员弁。而无济畅引实务。似非计之得也。至于负贩之人。无地蔑有。其于山川涂辙。习历周知。川陆交错。在在可通。深箐蒙翳。僻径尤多。以不习之兵役。察素悉之私贩。兵役寡而私贩众。固已不胜。又况贫窘员弁。借办公以营私。囊橐苟充。则虽私梟过。概不问。欲其私梟之

不充斥。势必不能。且缉私亦难言矣。宋张咏知杭州。值岁饥。首禁贩盐。捕获数百人。咏悉宽其罚。吏执不可。咏曰。钱塘十万家饿莩如此。若盐禁益严。而为盗患益甚矣。善乎。张忠定之言也。今东南频遭水旱。富者渐贫。而贫者益困。所谓梟贩。惟川私潞私及淮北凤颖泗之人耳。其余皆贫难军民。无田可耕。贷本营生。妻子嗷嗷。待此以活。更有肩挑数斤。给一月之食。例不在私梟之内者。而卡弁夺所有而私之。又栽赃以诬陷之。实无以折服其心。且兵役借国法以便私。视人命若儿戏。劫货杀人。与盗何殊焉。贫难军民。横遭冤苦。计无复之。使急而生心。似非地方之福也。昔嘉庆闲。粤盗谭阿招自称平波王。闽盗蔡牵自称镇海王。并杀伤官吏。扰害数年。其始特贩盐之梟徒耳。捕急遂流毒至此。此往事之明征也。夫桀骜不驯之兽。有深山大泽以养之。则帖耳弭首。伏其中而不出。必赅其山而伐其草木。彼无所得食。必走城市而嚙人。风闻江南州渚深阻之地。盐梟成。为首者有大仗头副仗头之目。虽经节相蒋公捕其渠魁。而余党至今未解。若是者。诛之而不胜诛也。将使之弭首帖耳乎。抑使之走城市而索食乎。此督抚之任。亦言臣之责也。阁下留心民瘼。其审所可焉。毋忽。

### 与王御史论淮盐第二书

杨士达

谓私贩果不必缉乎。非也。设法疏通。畅销官引。而积弊遂除乎。亦未也。官引壅滞。则私不可不缉者。国体也。亦事势也。设法疏通。所以救一时。而非计之全策之上者也。欲历久无弊。上不亏国课。下不病民生。则非斟酌变通不能。夫盐在天地闲。无论有禁无禁。皆国有也。自区之为官。于是盐之产于私场者。官反不得收其利。盐之出于官场者。利亦不尽归于国。不归于国。则归于商。商与民争利。而民病。官又与商争利。而商病。商且与商争利。而商益病。商民交病。其患何极。且夫盐产于场。犹五谷产于地也。谷登而官征其粮。盐鬻而国税其利。甚便也。后世善治盐者。莫如刘晏。晏但于出盐之地。收盐鬻于商。不问其所之。由是国用充足。民不困弊。前明嘉靖中。岁办二十二万四千盐引。一引纳税十分。减至八分六分。御史汪鋐奏。不必禁私盐。但请官抽其税。而给照加赏。推二公之意。皆欲公天下大利于民。盖民利未有国不利者也。为今之计。莫如仿汪鋐之法。去官盐之名。不复设商置引。任民闲自煮自鬻。而官为定其出盐之额。计额多寡。为抽税之准。以岁终上于户部一税外官不得与。如此。则大员无剥商横取之弊。而官方以肃。商人无借帑积欠之弊。而库藏可充。两淮无浮费陋规之弊。而财用可节。盐无滞引碍消之弊。而国课自裕。举天下皆私盐。实举天下皆官盐。所谓富藏于民者此也。又云南等处。白黑盐井。各不一处。又有属于子井者。设官置井。近日流弊。颇

为民病。议者亦谓莫妙于随民所便而食之。官即随其地而税之。不必置官设井。其税自充足。是否照盐之在淮者。一律变通。以归画一。亦望审之。此实裕国足民之大计。昔贤早有见及者。而封章无以入告之人。得非以积欠未缴欤。商欠有名无实。莫若酌其轻重多寡而稍蠲之。然非财匮时所敢言也。将何以仰酬 圣天子勤劳宵旰孜孜求理之德意。言之使可行焉。则在阁下矣。

### 与刘星房都转论盐务书

曾国藩

顷得读阁下所寄盐法节略一纸。仰见擘画精到。筹谋深远。敬佩无已。去岁变法之初。规模粗具。亦容有未尽善者。今兹复欲小有变更。以期保此大局。此密益求密之道也。第试行未久。谤焰未熄。忽又自改其前说。适足以快谗慝之口。此次小议改辙。要须周浹详慎。不复少留渗漏。以期十年廿年永不再改。而后有以自立。弟等虽未谙鹺政。亦欲勉竭管蠡。以相佐助。搜寻罅漏。以相诘难。谨就节略中所载。及其所不载。悉心研究。窃以为不足虑者有二。未深晰者有四。宜熟计者有三焉。伏惟分别而详示之。辛丑五纲之残课。及清查扣留部府各款。从前奏案。每引加带课银五钱有奇。此旧商之残欠。本与新贩无涉。户部不能执甲所负之债。而取偿于乙。执纲商之帐。而追呼于票商。且去年初改新章之时。此项欠课。业已奏明停缓。岂甫经年余。忽从而追索之。此其不足虑者一也。活支外款。本无成数。撙节一万。即报一万。以候部拨。撙节十万。即报十万。以候部拨。假使外闲动用已尽。无分毫可供指拨。户部亦不能持筹以相问。执簿以相责。此项银两。系两淮额外乐输。或多或少。或有或无。其权操自尊处。户部不得为政。此其不足虑者二也。节略中言此时盐课。皆当复还旧额。方为正办。不知所谓复额者。复一百三十九万余引每引四百斤之额乎。亦盐觔复一百三十九万余引之旧。而仍照新章并为六百觔大引。仅存九十三万引乎。由前之说。则由六百觔而仍改还四百觔。是成本骤加。课额骤增。办理将大致竭蹶。想智者必不为此矣。由后之说。则较戊申纲之八十九万引。仅多行四万引。虽觔数暗与会典定额相符。而自变量究嫌短绌。此弟等之未深晰者一也。节略中又称俱复旧额。照科则。即每引须加征五钱有零。不知尊意以为此项宜加乎。不宜加乎。以为宜加。则二年以来。每引止费六两一钱有奇。众商已惯见而惯闻矣。忽增五钱。亦恐其因而裹足。以为不宜加。则

国家课额自有定数。去年议增二十万引。业已摊课而之轻。今年议减十六万引。亦宜摊课而之重。徬径裁课额。则人言藉藉。岂不可畏。此其未深晰者二也。岸价之长跌。非官吏所能为力。场价之贵贱。则院司可以裁制。去年陆公奏定新章云。官定场价。不得过二两四钱。不许价居奇。今节略云。场盐每引加贵七八钱。何以官不能制。此其未深晰者三也。去年奏定新章云。祇行一百

九万余引。满额即止。以防壅积。乃节略中云。改票以来。已运正引三百余万。是两年而行三纲之引矣。其果壅滞耶。则于百九万引额满之时。即应停止。不应自背前奏。溢出额外。自夸销引之多。而受壅积之害。其果舒畅耶。则此时不应忽有改图减引之议。此其未深晰者四也。

乙未纲之盐。从前陶文毅奏案。本请分年带运。盐既分十年带运。课亦分十年带征。闻此纲至今盐未运毕。课亦未征完。去年陆公奏章。乃称为乙未纲已纳钱粮未运之盐。实与陶公前奏不合。弟等已蓄疑于心矣。惟力筹恤商轻本之法。不得不思加觔。既思加觔。不能不指此项乙盐为名。以为所加之觔。初非无课之盐。有识君子。亦当深谅任事者之苦心。第每引配带二百觔。两年以来。行引至三百万之多。则乙盐全纲。配带已毕。且溢出乙盐之外矣。此后每引仍加二百觔。又将指何项盐为名。将来淮南票引。永以六百觔为定例乎。抑仍有改还四百觔之时乎。若不奏明。必为言者所借口。此其宜熟计者一也。去年陆公奏定章程云。自百引起至千引止。厥后仪征设栈。乃改为自十引起以便小贩。从前淮北试票。所以从十引起者。以其引地甚隘。道里甚近。民贩甚小耳。淮南则纵横万里。交错七省。与淮北迥不侔矣。近闻江广各岸。小贩充斥。规趋微利。争先跌价。大贩守候不利。则折本贱售。一辙既覆。相戒不复再举。盖大贩之受挤于小贩。亦犹官盐之受挤于私盐。似应禁革小贩。仍从百引起票。否则巨商畏缩。实于大局有妨。此其宜熟计者二也。去年奏定新章云。被灾旧商。凡请运新盐千引者。准其配带补运免课之盐二百引。如旧商无力。情愿自招新商代运者。亦准配补二百引。弟等窃以为此条过矣。每引六百觔内。既有二百觔无课之盐。以千引计之。因加觔而无课者三之一。因配补而无课者五之一。是无课者占五百三十余引也。无课之盐太多。成本太轻。岸价焉得而不贱。新商焉得而不亏。场产焉得而不绌。往者纲商取巧之术。有所谓淹销补运者。有所谓加带融楚者。淹销云何。船被水淹之盐。准其免课补运。奸商则凿沉无盐之船。而希图报淹。融楚云何。食岸轻课之盐。通融行于楚岸。奸商则悬阁应运之引。而钻营融楚。二者免课轻课。其害较私盐而更甚。今日之配补无课。其害较二者而更甚。若不裁革此项。则新商行票。既受挤于小贩。又受挤于配补。跌价赔本。职是之由。此其宜熟筹者三也。凡此数者。弟等未经身履。或莫悉其机要。十年以来。国家大政。惟此事足挽回元气。阁下与陆公之忠荃。士林所共仰也。然裁抑滋多。谤讟亦巨。其初规有未善者。此次小议变更。不可不详尽周至。务使目前无遗议。日后无流弊。庶足宏济于艰难耳。

复赵菊言方伯论南汝光票盐书

俞德渊

昨奉惠缄。以豫省南汝光一带。例食淮盐。淮商久不运盐到岸。以致私梟充斥

。百弊丛生。去年杨海梁中丞移咨大府。议令改食芦盐。嗣后复查芦潞两商。因该处运盐成本过重。均不愿添设口岸。现据该处士民具呈。请改课归地丁。听民自便。至安徽颍州一府。亦应照办。是否可行。中丞特属阁下询明致覆可否。并承示近芦食芦。近潞食潞。尊意亦复相同。具见荅怀垂照。指示周详。殊深感佩。矧弟身当斯局。敢不悉心体察。据实缕陈。以仰副海梁中丞暨阁下垂问谆谆之至意。查康熙四十二年。河南汝阳县。曾有改食芦盐之议。钦奉 旨永行禁止。雍正年间。上蔡平西等县。屡请改行芦引。亦未准行。乾隆二年。豫抚议将上蔡等十四州县。改归长芦。当经两江总督会同盐政议奏。以去淮改芦。邻私更易侵越。南北两淮并受其惠。复经户部议令仍照旧章办理。是汝光一带改食邻盐。前人业经筹及。彼时虽格于议。迄今又已百年。如果今昔情形不同。原不妨酌量变通以救时弊。惟该处民间所食。全系芦私潞私。从前节次奏请改行长芦官盐。尚恐于防私有碍。此时如听民自便。在立法之初。固仅仅行于疲累口岸。而地势犬牙相错。邻近之区。必将任意充斥。虽欲保守旺销处所。以全力专办。亦恐势有不能。以淮北现在情形。课食全虚。本可置之度外。第汝光颖亳。实为淮南门户。刻下鹺务虽当极敝之时。淮南去岁课银。尚征收二百余万两。若一旦撤去藩篱。让出南汝光三属。并将颖郡之阜太等县。划出另办。则芦潞之盐。从此层层侵入。不特淮北引地日蹙。即淮南亦保障益难。淮盐营销六省。悉皆征课于商。若仅将此十数州县改入地丁。于全局既多格碍。必将全淮引地。概行改归丁纳。或可收扩然一变之效。第虑课额过重。统计两淮每年内外正杂课银。虽经裁减之后。尚有五百六十余万两。均系经费攸关。无从再减。势难摊入六省赋额之中。且天下皆食盐之人。天下不皆力田之人。农民仅列四民之一。未尝责令独完盐课。而官吏商贾有艺人等。其力半皆十倍农民。乃咸食无课之盐。亦恐不免有偏重之患。惟汝光一带。官盐久缺。民食堪虞。既系力穷势竭。自应极加整顿。弟于接奉赐函之后。再四熟筹。实无良策。因思淮北致病之由。总缘运道诸多不便。阅时既久。需费更繁。以致岸盐短绌。刻下筹议行运票盐。所历程途。听民贩各从其便。不致如前五驳十杠之繁。且无论何色人等。各随资力之大小。皆可贩运营销。与从前专商认运。已有区别。即汝光等处民人。亦无难稍觅资本。来场贩运。前经邹公眉观察带同各委员前往海州逐场履勘。据云给票抽兑之法。尚属可行。业经议定章程。与弟处会详请奏。宫保过扬时。已将奏稿酌定。带至清江缮发。此时谅已具奏。一俟奉 旨允行。即当遵照办理。

现在淮北三场。设立五局。签派官商。既已麤立规模。势难中止。海梁中丞以南汝光改归地丁之议。移文咨商宫保。亦必不能以甫经奏定之案。遽改前说。复议更张。以弟愚见。票盐之法。甫经奏行。其果否行之有济。原无把握。如

果稍有转机。自应力图成效。俛半年之后。仍属口岸无盐。则课食所关。自难坐误。即请海梁中丞以前议发端入奏。俟交专管盐政衙门议覆。彼时即可乘机转湾。另筹变通之法。鄙见如斯。未知尊意以为何如。均希裁定。海梁中丞处。并祈代为致覆。

## 卷五十二 户政二十四盐课三

### 两淮盐法议上

#### 方浚颐

法之宜古宜今尽美尽善者。莫如纲盐。顾行之既久。因利生弊。道光庚寅辛卯间。盐利上不归国。下不归商。而尽归于中饱之蠹。两江总督陶文毅公将淮北改行票法。而淮南则仍行纲盐。惟革根窝。裁糜费。以轻商本而利转输。盐法于是一变。至二十九年。楚岸塘角大灾。焚烧盐船数千号。商力不支。总督陆公建瀛亦将淮南改行票法。疏节阔目。师前人一税之后任其所之之意。于仪征设栈转运。盐法于是二变。有识者早知其事权尽解。漫无纪律。必难持久。乃行之未及三年。即遭粤寇之乱。长江梗阻。票贩星散。止余场商保守堆盐而已。前署两淮运司郭沛霖。于无可设法之中。行化私为官之策。就泰州纠商设栈。招贩买运。轻其科则。藉以保护场数百万穷丁。免致流离失所。固亦不得不尔者。迨同治甲子。金陵克复江路肃清。曾文正公奏立行票章程。大旨在定价整轮。于瓜洲设官栈以固场商。于鄂湘西皖设督销局以固运商。盐法于是三变。合肥相国复定循环转运法。人皆称便。顾始终未经户部核定也。在文正之意。以为改纲为票。可暂而不可久。乃一时之权宜。在合肥之意。以为寓票于纲。有其实而不居其名。俟后来之酌定。于是票贩之黠者。以循环转运。若可恃而不可恃。恐一旦改复旧章。票成废纸。因而改业转售。三四年来。票有屡易其主者矣。其愚者苦于循环已定。不能阑入。遂不惜以重价买票。而成本加重。数倍于昔日之根窝。甚或请加引额。侥幸得票。殊不知纲整票散。纲受官之约束。票则任商之居奇。纲法疏而实密。有总商以专其责成。票法密而愈疏。任贩之自为来去。孰得孰失。明者皆知。统计四岸。以楚岸为大宗。自咸丰三年。因道梗借运川盐。六年。因饷绌抽收川税。而淮引遂为川占。同治七年。文正疏请禁川私入楚。收复淮南引地。下部议行。令四川查禁私井。两湖严设巡卡。以为规复淮引之计。当事谓川难遽遏。请设局以川八淮二。分成搭销。而封禁私井之议遂寝。复经户部驳斥。甫定分界营销之议。以湖北武汉黄德四府。湖南长常二府。专销淮盐。湖北安襄郟荆宜五府一州湖南澧州一属。暂销川盐。淮分之界。川私不得侵入尺寸。川分之界。仍许淮商设店零售。现以滇黔未靖。川无本岸可销。故暂借淮盐引地。俟滇黔肃清。即以借销楚岸还淮。



夫文正以行票之人。而上复纲之策。户部主持大计。又孜孜以规复淮纲为急务。至三至再。争之不遗余力。近因言官疏请收回淮盐引地。部臣以为空言复淮。不能实力禁川。恐积弊难以挽回。操切殊多未便。禁川必先筹安置川商之法。复淮必先筹整顿淮盐之法。酌拟章程五条。曰查封私井。以塞川盐之来源。曰疏销边引。以分川盐之销路。曰复设巡卡。以遏川盐之来路。曰严定期限。以复淮引之旧制。曰讲求煎炼。以利淮盐之销路。是淮盐复纲。即在旦夕。当此场疲困。堆积如山之时。孰不延颈举踵。日盼楚岸之归我两淮也耶。然而私井之能一律封禁与否。滇黔二省边引之能招商即行配运与否。复设巡卡之能不分畛域实力奉行与否。三者既不可必。窃恐一年之限。视为具文。势必借口于井私未禁。边引难行。巡卡不力。多方延宕。互相推诿。溯自同治七年。文正奏请收复淮南引地。至今已九年矣。观望徘徊。迄无成效。虽由一心向川者多。一心向淮者少。而积重难返。人之恒情。贪利避害。世之通病。愚见以思艰不如图易。责人不如求己。姑置鄂湘先谋皖西之为得也。皖西两岸。又以皖岸为先。盖中路口岸旧制。专商认辨盐价。自下而上。递远递增。以地与宁境接壤。程途渐近。私盐易于浸灌。非分为专岸。不能各固藩篱。以为楚西屏蔽。近年江运各口岸。由票商分领。设店专销。日有起色。现已续增五十票。可为明证。是宜援照旧章。将中路全行改为专岸。畅滞配搭。即由现运循环之商分任。许其世业。现在地方肃清已久。户口日增。应履勘明确。酌自变量秉公配搭。仍按道里之远近。定盐价之等差。量予变通。以期渐复旧额。此固两淮可以自主。无庸谋之他人者。或谓皖岸票商。人数众多。岸奚以专。曰有滚总之法。在先择皖岸票商之家道殷实办运较多者数人。签为总商。使作领袖。凡畸零之票。悉附于总商名下。或万引。或数万引。不拘定数。听散商愿附某总。即归某总。其办运纳课。仍用原花名。注明附于某商总之下行。或自行办运。或由总商代办。官亦听之。如此。则散者立化为整已。议者又谓总商名目久除。今复设总商。易启科派把持之渐。独不思目前缴纳正杂各款。统于厘金成本之内核算。众目共睹。亦何至有科派把持之患欤。商情涣散。非此不足以联之。所谓整票为纲。自胜于废票行纲之转周折也。皖岸果就范围。即行之于西岸。亦用滚总之法。以次而鄂而湘。渐推渐广。票既整矣。纲即随之以立。因势利导。易如反掌。朝下令而夕从之。斯固可操左券者。至于淮北以捐输堤工银两。马端愍公疏请照淮南一律循环。现在奏销以十个月为期。旧纲积压尚多。议者动以加引为戒。实则每岁所销。私半于官。贩比商强。票与纲埒。断非持久之道。亦宜于循环各票贩中。签派数人。作为总商。责成遵照部文。限八个月。包完一纲之课。俟行至现纲。再筹加引加课。则事无不举矣。要之纲法美善。千古不易。非法之坏。人自坏之。而今之议者。辄曰文正票法。不

可擅改。夫文正固时时以复纲为念者。奏牍具在。信而有征。浚颐承乏于斯。忽忽八稔。旁谘博访。众论僉同。用敢粗陈大略。以供执事采择焉。

### 两淮盐法议中

#### 方浚颐

近有议于湖北之安陆襄阳两府。湖南之澧州一州。江西之饶州一府。先设专岸。以为规复全纲之渐。得尺则尺。得寸则寸。未始非计。顾西岸我能自主。岂独饶州一隅之地。鄂湘则川与淮争。既已分界。而忽又夺其半。彼必不甘。且助川者大有说辞。动多齟齬。于事无济。而意见先形。则与其肘为人掣。何如权自我操乎。设专岸不如复全岸。复难复之岸。不如复易复之岸。非皖是图。于何图之。难之者曰。自行票法。商变为贩。大率宦家戎幕。初学持筹。费本无多。局面狭隘。求如曩日西商皖商之体大物博。豪富甲天下。绝无其人。乌可轻言复纲欤。前以直隶水灾。淮南加引四万助赈。令其先行验费。三日之间。贮库者百数十万。利之所在。人尽趋之。今日淮南之票。得利未尝不厚。徒以限于循环。覬觐者正复不少。观其请设专岸。则淮鹺之为利藪。可以想见。则票法之逊于纲法。而商愿复纲。又可以想见。而议者又以厘大于课。旧额恐难遽复。夫捐厘暂助军饷。本与正课悬殊。果能减厘加课。此绌彼盈。一转移间。取之于商。名目更正。诚使源源转运。官引畅行。有课无厘。岂不甚善。盖设纲于票之外。则商力或有未逮。求纲于票之内。则商情鲜不乐从也。或又曰。皖票皆有力者。听其自便已久。滚总之法。行之非易。是在大府先下一令。予以数月之限。易散票为正票。如有不遵者。另行签商认办。夫亦奚至舍其所业。而显与官抗也耶。皖岸为西楚之藩篱。欲疏通西楚而不先整皖岸。不能也。西岸为两江之辖境。欲规复楚岸而不先整西岸。不可也。皖岸地处中流。为西楚盐船必由之路。其中夹带暗侵。以及北私浙私透越之弊。不一而足。昔年安庆宁国池州太平。以及全椒和州含山等府州县。皆属专商认岸。定额包课。每岁约认销小引二十二万引。以今之大引计之。亦有十四万六千余引。迩来皖岸南盐销数。每年才二三万引。较之从前不过十分之二。纵兵燹以后。人民稀少。亦未必大减若是。推原其故。南邻浙境。宁国适当其冲。北界淮河。北票又经其地。私梟充斥。四处蔓延。且太平芜湖等处。系从前著名口岸。皆居大通下游。盐艘经过。沿江洒卖。随地有之。而居民转须赴上游。买盐运销。本多不便。如先将宁国安庆太平三府。按照从前旧额。视烟户之多寡。减成派认。包完厘课。则众商具有责成。不得不自筹销路。即不能不各固藩篱。庶皖南之浙私。皖北之北私。江路之船私。末由浸灌。则中路私踪绝。上游西楚官引。举可畅行矣。目下宁扬食盐。均系专岸。如上江江甘泰兴等处。近年销数日旺。即为专岸之明效。皖岸现行额引七万二千引。除江运北盐每年约派二万

引上下。其余应运南盐五万余引。近年运数。祇得其半。莫如整票为纲。使之认岸。其池州和含全等。亦可次第举行。逐渐推广。规复旧制。未始非疏通淮盐之一策也。西岸地居腹里。与楚岸鄂湘两省之情形不同。其邻私之最近者。饶州与广信毘连。向为浙私所侵。次则吉赣之邻粤私。抚建之邻闽私。通省淮纲。因之不振。从前饶吉等府。均有专商。以固门户。

道光年间。陶文毅公会同江西巡抚勘议。浙江广东福建三省接壤之处。添设巡卡。于各要隘处。实力堵截邻私。分定界址。浙粤所设子店。为之撤退三十里。今则吉饶虽设分局。销市未有起色。则浙粤之侵淮。自不待言。且闻浙商近办徽广者。获利甚巨。粤盐私贩。则皆由陆路而来。千百成。飘忽强悍。愍不畏法。目前筹议疏销西引之法。自应于三省接界旧设巡卡之处。陆路则屯驻兵弁。水路则添拨船。一面即就西票中选择殷商。先从饶州设立专岸认办。从前运库有贴饶一款。盖因饶岸之商。非减价不足以敌浙私。故西岸各商。集费津贴。目下诚能仿照旧章减价。浙私无利可图。定可敛。亦当筹议津贴。以资补苴。他如近粤之吉赣。近闽之抚建。亦可渐次推广行之。庶乎邻私不入。而淮引畅销矣。皖西两岸既复。然后淮南有总办之商。咸知以纲为利。保护大局。见川之久假不归。方且出全力以与之相争。曰川所能。吾亦能之。盖商贾之事必行以商贾之道。是固非形格势禁所可收效于目前者。故曰逆取之难。诚不如顺施之易也。

### 两淮盐法议下

#### 方浚颐

川人袒川。谓淮课不敌川厘。未可遽易更张。户部主文正之议。欲鄂省罢收川厘。以淮课全数归鄂。每销淮盐一引。鄂省可得银六两三钱有奇。鄂湘两岸。额销淮盐七十余万引。计每年可收课银四百四十万两。即以近年川盐占销二十万引之数计之。亦可收银一百二十六万有奇。以鄂湘近年所收川厘。以钱易银计之。每年至多亦不过收银一百万两。此为确实数目。若所云鄂湘两岸全销淮引。不过一百六七十万。较之川盐行楚十五六万之引。课厘已有二百余万。诚属约揣度之词。不足为据。至谓楚人喜食川盐。前此淮纲全盛之时。何以不闻此言。且目引地为虚名。是故存喧宾夺主之见。在川言川。竟置祖宗二百年之成法于不问。殆不知其可也。鄂岸之弊。川盐夺淮。在于藉官行私。议者曰。鄂岸倘未能全复。留一二府与川。亦必授权于淮。凡暂行川盐之地。定额每年销若干引。于平善坝设卡。随时报明淮局。核实派销。多一斤即以私论。则川私可杜矣。湘岸昔年附于鄂岸。由鄂归水贩运销。速而利厚。立法最为简便易行。非别立督销局以主之也。今则不但立一督销局。且分设各局。部署可谓周且密已。议者曰。局用多而成本重。水贩利轻。故川私易于争胜。昔年水贩载

货赴汉口贸易。再行运盐入湘。实为一举两便。非如今日之专为行票而设。所费太巨也。澧州为湘岸门户。澧不归湘。川私难绝。督销不归并于鄂。则商力难支。矧淮盐到湘。尚有重煎之费耶。至粤私为辰宝沅三府之害。尤须严设卡局。密查重税。使片引不得侵淮。则湘岸可复矣。之二说不无可采。以为规复鄂湘之渐。然要当与皖西两岸。一律先行整票签商。使散而无纪者有所统属。则提纲挈领。庶乎举重若轻。顾场与运相为表里。病运者固不利乎场。病场者亦不利乎运也。于是有土亭肆太多之弊。则议并土亭肆以省成本。有盐色搀杂之弊。则议辨楼盐以防朦混。有虚报空堆之弊。则议用丈量以归核实。有清堆提售之弊。则议永革除以杜取巧。而且派销议凭旧额。以保护垣主。缴价议提下纲。以调剂场商。夫销路不广。引地不复。纵讲求煎炼。竭力加工。仍恐新堆未重。老堆如故也。今日场与运皆病。在散运之票有法以整之。而场之垣乃无法以公之。场亦乌乎不病耶。议者谓官以增额为能。商以添产为乐。岸销祇有此数。坎桶废。在在堪虞。故场盐之额。宜有限制。不添。责在商。不透私。责在官。治场与治运。非有二法也。目前公垣虽不能复。而各场亦不可无总商。当仿整票为纲之法。于通属九场场商。责令公举二人以为之总。泰属十一场场商。责令公举二人以为之总。一切场应办事宜。皆取决于总商。自无参差高下武断惰偷之患。独是欲苏场困。端赖岸销。欲扩岸销。全凭引地。以目前情形而论。场自场运自运。匪特场不顾运。运不顾场也。即同运之商。畛域各分。同场之商。畦町未化。所谓办场办运者。非皆的名。非其本身。而其主会计之人。见识卑陋。罔知大体。每议一事。动辄经年累月。而鲜所折衷。筑室道谋。纷如聚讼。官与商隔膜矣。商与商又何尝不等秦越耶。于此而正其名目。壹其心志。泯其尔我。忘其异同。舍纲之外。别无良策也。

### 利淮盐议

冯桂芬

顾氏炎武据李雯议盐宜就场定额。一税之后。不问其所之。天下皆私盐。天下皆官盐矣。谓其说凿凿可行。又引杜诗蜀麻吴盐自古通句。又以昆山多食淮私。而功令行浙盐。为掩耳盗钟之政。其意盖欲撤一切疆界。以实其不问所之之法。似亦探本穷源之论。余少时读而善之。泊后修盐法志于扬州。又躬履盐场。始知李说书生之见也。淮南盐价。每斤约银五六厘。课约银一分。淮北官定盐价。每斤银一厘五毫。课约银六厘。是所谓一税直俄顷而举盐价一倍之五倍之也。谁则愿经此一税者。利之所在。人人趋之。户商船户兵役百执事等。无一非漏私之人。官能防之乎。况官亦庸足恃乎。滨海数百里。港汊百出。白芦黄苇。一望无际。村落场。零星散布于其间。不漏于近处。漏于远地矣。不漏于晴霁。漏于阴雨矣。不漏于白昼。漏于昏暮矣。何地可禁。亦何时可禁。

当下一转语。曰天下皆官盐。天下皆私盐矣。国初虽无帑利。而课额已不少。其时百物皆贱。盐价必有贱无贵。情事宜相等。李氏乃为此说。毋乃慎乎。票盐之始。明史食货志。载嘉靖中山东南浙。令山商每百斤纳税八分。给之票。每年收银二千余两。浙江盐法志。则称嘉靖中两浙巡盐御史李遂。行票引于黄岩等场。每张照盐三百斤。置票九万张。又称厥后渐广。是又不止九万张之数。计九万张。已得银二三万两。所谓广者。山东犹不与。明史所载殊未尽。魏氏源票盐记。仅引明史。则考之不审也。此近于就场定税。特不能不问所之。为折中之法。陶公澍行之淮北而大效。陆公建瀛于淮南踵行之。亦两纲全课悉举。为数年所未有。而訾毁蜂起。则纲领是而条目非也。今议盐法。舍是更无良策。亦于票盐中求其尽善。斯可矣。其法有四。一廓清窠臼也。凡事委曲繁重。皆弊藪也。票法已从简易。然尚有可议者。减引而转带乙也。挽上六闸也。仪征改捆也。桐城等江运八岸仍归专商也。宜一切铲除之。于三江营一带。相地立局。为交税及场船交盐江船受盐之所。每纲仍用旧额一百三十九万余引。加八岸七万余引。并入淮南每引四百斤。分两包。就场定捆以后。经卡掣验。永不改捆。酌定正杂课经费。一律定额。其湖运淮北天长一岸。亦宜归并淮南。照高宝食盐办理。运商凡招三种。一自场运江。一自江运岸。一自岸运各州县。无论官绅军民。皆准承运。凡旧商旧引。概不鞅鞢。一平减赋则也。票法宗旨。在于轻本敌私。能敌私。则前纲早竣。后纲继之。盐出于海而无穷。与稍多何害。利归于官而不绝。取稍少何害。不能敌私。则私盐占之。利不归官。盐溢于海。何益之有焉。若如刊册课目。斤税几及一分。实已过重。辛亥改章。亦以其过重。每引加带乙二百斤。然票盐仍不获利。为今之计。莫如奏芟帑利参价二款。帑本早没于旧商。帑利转责之新贩。旧商税整。可以分参若干两。新商税零。不能折参若干分。徒使价出商资。参归官橐。二者皆名不正言不顺。而帑利百余万。厥数更巨。实滞销之原。必应删薙。以轻成本。一制造洋船也。拟造容五六百墩可容盐二百余引。轮船十。安庆九江汉口三处牵算。月得往来。三岁得往来三十六。凡运盐七八十万引。更用舟尾系舟之法。即全纲可举。又回舟可带米二三百万石。统计往来舟值。视江船常价。有减无增。而运行之速则十倍。且轮船质坚力猛。所遇辄糜碎。海口捕盗。往往见盗船即前触之。并可兼巡私之用。计无便于此者。一广建盐仓也。向来运盐舟笨而迟。到岸已须累月。守卖动辄经年。多一日停泊。即多一日费用。且多一日偷漏。水火之虞。意外乘之。整轮散轮。还相为弊。且今议洋船运盐。工食更巨。有不可停泊之势。一入于仓。则防范易于舟。儻直少于舟。且可时其贵贱。酌其缓亟。而多寡其运数。令各场各地。永无多盐缺盐之患。凡盐一年之后。质坚不复淋卤。向时盐船守候。本须逾年。是即久储仓中。亏折仅等。三

江营安庆九江汉口四处。皆滨江。于建仓甚便。乃从来不闻议及何耶。或又曰。盐课中有按丁加斤之目。则盐课之数。原准丁数。今以各省地丁三千万盐课六百万计之。盐课当地丁十之二。径于地丁中加十之二为盐课。亦简易之法。不知赋税之事。减顺而加逆。非万全之道。且果行之。异日度支稍乏。必议重征盐税。是适为秕政之地。未敢轻于立论也。至两淮引地课额。居天下大半。两淮举。而余可勿论矣。

### 淮鹺杂志

金安清

两淮盐务。极盛于乾隆一朝。岁入库帑多至六七百万。盐斤照定额畅销外。尚多销二三十万引。每引例有归公窝价一二两。自十一年至二十八年。核计各商应缴窝价。匿未完缴。数逾千万。致有卢雅雨大案。由此推之。销盐之旺可知矣。嘉庆时。浮费日增。蠹弊百出。至道光初已极坏矣。辛卯陶文毅督两江。始于淮北改票。而淮南但为减费轻本。未敢遽废纲规也。二十九年。汉岸大火。盐船被灾。陆制府决计行之。不二年。又复涣散。适粤逆入江。盐路皆梗。南鹺几乎片引不行。直至安庆克复。上游江面无贼。又有轮船拖带过金陵者。始稍稍通。同治二年。曾文正公取运司郭条陈。先就江西一岸。试运一万引。选干商王子鉴倡导之。其定章之要旨有二焉。一则缓厘。一则定价。盖沿江各卡。每引应先缴厘金十数两。商本既多吃重。且大江之中。逢卡滞留。苦累已极。一旦改为到岸售后坐扣。向来一引之本。今可运两引之盐。各卡皆无稽阻。一日数百里。扬帆直上。各商如庆更生矣。至岸价。则往往商人抢跌。因而折本。自立督销局。官为定价。商人不能私减抢售。成本无亏。有此两大端。良法美意。提倡于前。票法遂致大盛。商获重利。而官厘日盈。各路军饷。计癸亥至甲戌。十一二年中。接济至三千数百万之多。两江奏报有案。历历可稽。可为有速效有久效矣。顾法久易弛。目下情形。运贩场商皆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其故有四。可详言之。鄂湘西皖四岸。原定年运三十九万引。前年以直隶赈捐输。加四万引。共四十三万引。而实在年销不过三十余万引。计十成中七八耳。而连年多运。所积存于各岸及仪栈者。已不下三四十万引。其存于场者。又六七十万引。计非三四年工夫。不能销竣。而此四年中各场所产。必且有新盐二百数十万引。陈陈相因。商人之资本。皆成海水。不但场商悉将倒敝。即运商亦必难支。此产数过多运数。运数更多于销数之一大病也。其故由于同治初年。清水潭运河决口。场被淹。偶尔缺产。忽议添土亭添肆。每年增至三十余万引。视旧多至一倍。而销数仍与前无异。此事已及十年。宜乎其存积多至如此。目前断无疏通之计策。祇有仿照前人成法。将产数运数销数。互相比对。通盘筹划。总以销数为断。运数酌加二成。产数再加二成。譬如每年湘

鄂西三岸。以多寡牵计。可销三十万引。皖岸及各食岸可销八万引。则运数酌加。不得过四十二万引。产数不得过五十万引。务使产数略多于运。运数略多于销。以每年多收之数。备将来缺产之虞。以按纲减运之数。为目下提销之用。严禁各场虚报。不准土亭肆再加。庶几逐渐减轻。场运两商成本。皆可藉抒喘息。盐务总以转输迅速为要义。今场岸所积各商成本。不下三四百万。经年高阁。人工卤耗月利。节节受伤。于国课毫无所补。此宜速筹者也。

向来场商祇知在场收盐。运商自行赴场捆运。自改去纲盐之后。始令场商运赴泰坝口岸。继而远至瓜栈。更远而至于仪栈。计自场至栈。水陆远至数百里。如通泰之余吕。泰属之庙湾。则几乎千里矣。装船之水脚。押运之人工。堆栈之费用。无一不加于平日。虽由运商津贴。每包自一百四十文加至一百八十文。可以不致尽赔。而此等巨款。须预垫于半年之前。及栈盐有所售主。方收回于半年之后。运一千引者。须先垫钱一千四五百千。运万引者。即须先垫钱一万四五千串。扬州银路紧迫。收盐已属拮据。又加此款之累。月利银息。借贷甚难。淹消盗卖缺斤甚易。此皆消耗于无形之中。场商格外之苦也。试以淮北言之。垣商交与坝贩。坝贩由内河三百余里运至西坝。更交与湖贩出湖。系分三段。自场下至正阳关。口岸不过一千数百里。及至正阳关。前路尚有零贩接运入豫。故商力较舒。今淮南自余吕场至湘岸。至远者有四千余里。乃祇有场商江贩两种。分任其事。道途期日。无不加倍久长。实为苦累。似宜仿照淮北解法。亦作为三项商人。除场商外。由各场起。至仪栈止。割出中间一段数百里。另立商名。即于运商场商中择之固可。或两商之外。别有殷实干练之户。亦准充当。即在泰坝起造房屋一二百间。趁内外河水势充足。先行运盐十余万引。堆存其地。仪栈需盐。随时提运外提一引。内补一引。如此辘轳递运。则盐斤可无壅滞缺乏之虞。其内外河船只水脚淹消短斤一切事宜。统由该商料理。每年水脚四五十万串。皆令其先垫后收。不与场商交涉。如场盐到泰。各商情愿先行得价。亦由此商酌量借给七八成。以便场商得价续收。即可免其告贷无门。零星押照重利盘剥之用。盖以两人之重担。分三人肩任之。一举而数利备焉。于公事实有益无损也。至各口岸营销之法。川盐早经定章。无可再议。惟于川淮并销之地。及淮盐向来不到之地。如湖北之黄州。迤北各县。襄安二府。荆门一州。湖南之衡宝二府。江西之吉饶抚三府。皆与邻私接壤至近。而与两淮之督销局反远。久为私占。近且愈灌愈深。及于腹内各州县。虽前有章程。酌提二成局盐。派商前往各处营销。而商情畏难畏累。多所不愿。以致有名无实。成效杳然。从前纲盐盛时。原有保固藩篱。专商提运认办最远口岸。减价敌私。所亏之本通纲摊赔之案。今如仿其意而行之。或选场商径运。或派运商运销。总于额数之外。准其各指各场。不入轮规。另办盐六万引。分往三

省。每省二万引。专在邻私贴近处。开设子店。设法出售。自行多设水陆卡勇。严缉邻私。不论费用之多寡。但期厘课无亏。不必问该商之有无余利。多销一引之盐。即多占一分口岸。如虑其沿途夹带抛洒。不难先就省局之盐借运。随后商运到省。照数运局。则出入之数目显然无从影射。如虑其跌价贱售。倒灌腹区。则每年年底。核计省局常销之数。如因添设专商后。或有短绌。则将所短之数。应缴厘课。着落新商赔缴。如此层层铃制。亦可杜其意外之虞矣。私盐者。不但梟徒散勇。处处皆然。而本商包外之私。包内之私。及船户夹带。别项商船之食盐。水师艇之包庇。苟有一线之利可图。无不营私骖法。总在场官坝官栈员卡员。人人认真自可十去八九。功过赏罚。严定章程。不得稍有瞻徇含混。必须令出惟行。惩一儆百。则少一引无课厘之盐。即多一引有盐之厘课。每年大约可以清出十万引。应收厘课即七八十万两矣。以上四层。皆目前急宜变通之道。既无庸先行奏改章程。亦无庸官筹经费。但将产盐之浮滥者限制之。商累之隔阂者区分之。引地之疏远者揽并之。缉私之颛预者综核之。操纵整齐。权归于上。可收日起有功之效。而无改弦更张之讥。是在当世贤人君子体察之而已。

#### 淮鹺杂志

金安清

粤匪盘踞金陵。镇江江路隔绝。淮盐碍难营销。上年权宜之计。奏借浙盐引地。用小舟试行东坝。庶冀可收宁池等府食盐之利。而芜湖黄池一带。均有贼艘。商贾俱有戒心。不敢前进。且自淮盐停运之后。私盐充斥。东坝盐价。每斤仅买十文。有课之盐。多半亏折。而淮南额产百万。即宁池诸府。尽食官盐。营销亦不过十分之一。故虽试行一年。仅同画饼。当此 国家艰难之会。处处屯戍。兵饷日虑不支。各省莫不竭蹶筹支。以供兵食。矧淮盐课额。为正供最巨之款。久为 国家倚赖。今虽值万无可为之时。亦不得不百计图维。冀收或然之效。且淮盐不行。非特 国家数百万正款无着。而煎丁户。以及游食之民。不下千万。此辈生计乏绝。铤而走险。何所不为。兹当盗贼猖炽之时。尤当先时绸缪。力杜内患。则今日淮南盐法。更不得拘牵执滞。不筹变通也。查两淮引地。江南之上。如湖南湖北等省。皆向由长江风帆直达。原无间道可通。若江西向食淮引之南饶抚建瑞吉袁临九南十府。其平日一切油麻茶丝杂货。本皆取道广信之玉山。及浙省之常山。下通江浙。有此一通津。似未可弃之不问。今闻江西盐价昂贵。居民时有淡食之虞。故上年西抚即奏请采办浙盐以贍民食。但浙盐仅敷浙引。他省多采。必至盐价昂贵。有病浙商。若江西额旧有二十余万引。即新章改浙。亦有十三万大引。揆之浙引已二十余万。浙盐万难供亿。且浙盐必不能无课。一盐两课。成本过贵。必不能敌西省闽粤交灌之私。



是虽暂济目前。究于公事无裨。断非经久之计。今南北商贾。皆由江西取道常玉山。由杭苏至常州过江。进中闸仙女庙。取道淮河。今商贾东来之程。即可为淮引西去之道。拟暂借浙境。将淮盐由场捆运。出孔家涵口。由泰州宜陵仙女庙出中闸渡江。进武进之小河口。水枯之时。或进丹徒闸及越河闸。由运河竟抵杭州之新关下坝。过坝出上新关。由浙河抵常山。常山陆行至玉山。下江西之上饶江。下水速流。不数日即抵江西南昌府。两淮引地。由场至杭约千余里。由杭至南昌不足二千里。共行三千余里。两月可达。比较向日淮引过坝出闸改捆开江之道。有捷无纾。惟一坝一山。及滩河水浅。船小不能重载。未免水脚加增。所当减省成本。益宽商力。或官商协力。先为试行。倘得通行着有成效。即可陆续招徕。辘轳输挽。但销一引之盐。即得一引之课。况此道一通。又可以从江西之萍乡。转运两湖。当此经费支绌。供亿浩烦。淮引既有道路可通。似当轻重相权。未可泥于平日此疆彼界之分。望洋束手。倘得通融办理。但如商贾来往。舟航利济。共乐康衢。安知百余万淮引。不可藉是为转移之计。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浙商食毛践土。共荷生成。断不至怀挟私心。阻挠国是。至恐藉此漏入淮私。浸灌浙引。夫淮引成本最重。必运至江西。方有利息。若半路照浙价出售。必大亏成本。折本犯私。愚不至此。或恐船户等夹带走漏。则淮盐与浙盐色样迥殊。易于查禁。况淮引不销。现在两浙引地。概为淮私浸灌。浙中亦无法禁遏。若得淮引有可行之路。不至积滞为私。是救淮即所以援浙也。酌拟章程十条。另详后议。

请淮盐由浙河转运湖南疏咸丰五年

骆秉章

窃自逆贼窜湖广扰江皖而陷金陵。长江梗塞。淮盐片引不抵楚岸者。三年于兹矣。湖南一省。例食淮盐州县。十居七八。从前无事之时。商民贩运谷米煤炭桐茶油竹木纸铁及各土产。运赴汉口销售。易盐而归。分销各岸。计淮南之盐。销数多者。惟湖南为最。每年正引之外。尚融销湖北之引十余万。论者每谓淮南引盐。营销西岸汉岸。而其实湖南从汉岸分销。几敌淮纲之半。诚以江西有粤盐浙盐闽盐之浸灌。湖北有川盐潞盐淮北盐之浸灌。湖南则距产盐各省稍远。而川粤之私。又有三峡五岭之险为之阻隔。浸灌较难。故营销淮盐。较江西湖北两省为尤畅也。自江淮道梗。淮南片引不到。两粤多故。粤盐亦不时至。而盐价日昂。四民重困。湖南为产米之乡。近年稍称丰稔。谷贱如泥。又武汉迭陷。米粮无路营销。农民卖谷一石。买盐不能十觔。终岁勤动。求免茹淡之苦而不得。如是而农困。商贩贸迁阻滞。生计萧条。向之商贾。今变而为穷民。向之小贩。今变而为乞丐。如是而商困。兵勇出征。盐与银并重。既不能盐自随。势必随地购买。近则墟市荒俭。购买维艰。南人数日不尝盐味。则筋

力疲乏。甚或重腿成疾。如是而兵勇亦困。此患之中于湖南者也。淮南各场。煮海为业。丁而外。穷民赖以营运为生者。奚止数十万众。频年片引不行。各场皤素山积。盐一觔仅易一钱。尚苦无从销售。生理日穷。坐以待尽。上年两江督臣怡良曾经据实陈奏。急以恤丁为请。其竭蹶可想。此患之中于江南者也。国家两淮盐课正杂各款。每岁共银六百余万两。为经入一大宗。三载以来。兵饷增数千万之出。盐课失二千万之入。兵事方殷。饷源早涸。用兵各省。均抱隐忧。武有七德。丰财居一。财不能丰。且日忧饥溃。主兵之臣。以乏饷而号令难行。负戈之士。以乏饷而壮气易馁。兵勇之应裁者。以欠饷而不能裁。事机之应办者。以欠饷而不能办。钱粮漕折。追呼急而民力难支。捐输厘金。括索频而膏脂已竭。日复一日。何堪设想。此患之中于国家者也。且自古盐策之利。不归于官。则归于民。归官则利权一而国用纾。归民则豪滑横而民生蹙。事势所必然也。今淮盐之利不归于官不归于民而且潜归于贼。何以征之。河南片引不行。转运之路已断矣。而民闲买食之盐。亦有产自淮场者。谓非奸民与贼贩易。此盐何自而来。风闻各处并有贩运谷米硝磺。潜越下游荒僻洲渚。搬堤转坝。与贼易盐获利之事。奸民冒死趋利。本为法所难防。小民方虞买食维艰。岂遑问其所自。官军明失淮盐之利。而饷无可筹。逆贼阴据淮盐之利。而祸以愈烈。以此言之。则采买淮盐之举。不独为筹饷计。在所必先。即为剿贼计。亦刻不容缓也明矣。历代筹边裕饷之策。多出于盐。诚以盐之为利。与地丁漕米同一取之于民。而小民惟知买盐。不知纳课。较之地丁漕米。尤无追呼征比之烦。但令成本轻减。足以敌私。小民尽食官盐。即小民尽完国课。是有益于国。有益于民。为朝廷收自然之利。并为闾阎销无穷之患。莫便于此。

明代开中法。及王守仁榷盐济饷之策。所为识时要着。行之有效也。兵部侍郎銜臣曾国藩曾虑及此。而有借拨浙盐之请。已蒙皇上俞允。第所请三万引。为数甚少。济江西民食尚且不足。更何能波及湖南。曾国藩非不知浙盐三万。无济江楚两岸之需。亦非不知淮盐较浙盐成本更轻。营销易畅。特以淮盐运销楚岸。必假道浙河。浙中官商。方暗侵淮南引地。为浙盐垄断之谋。必将藉淮盐入浙浸灌浙江引地为言。危词耸听。其势终扞格而难行。不如即借浙盐。稍资军需之接济。臣愚则以浙省所产之盐。断不足敷江楚民食。而于军饷裨益无多。不若采买淮盐。于民食有不匮之源。而于剿贼机宜。及各省军饷。尤有裨益。且湖南既例食淮盐之地。淮盐又系营销湖南之引。浙盐可借。淮盐岂反不可行。应请飭下两江督臣。转飭运使郭沛霖监掣同知许惇诗运判冯国柱盐大使万启彬陈本镇等设法倡导。劝谕各场有盐之商。先运一十万引。赶赴湖南。俾全省兵民。得免淡食之苦。其应纳之课。以一半由两淮投纳。以一半归湖

南投纳。以充兵饷。在户部以失课之盐抵饷。无俟仰屋而筹。在江楚以滞销之引变银。不至束手待尽。不独江楚兵民商贾两有裨益。且于数省军务大有转机。至淮盐由浙河转运湖南。经过江西。亦系淮盐引地。原无虑其浸灌。惟由苏过浙。必经浙河。系浙盐引地。然程途仅止三百余里。责成领运之商。督运之官。限以程期。亦无难杜其浸灌。且楚岸盐价。倍昂于浙。商人惟利是趋。岂以贵销楚岸之盐。贱售浙岸。以人情物理推之。似可毋庸过虑。如果试行有效。湖南所收盐课。渐有成数。则东征水陆两军。亦有可指之饷。臣断不敢稍存畛域。置大局于不顾。当此时局艰难万状之时。公家之利。岂可知而不为。若身任封疆。而徒顾一隅私计。致所济者小。而所误者大。是何异于盐商各护引岸之见乎。并恳 谕浙江抚臣及盐务诸臣。毋为奸商私议所胁持。则东南大局幸甚。臣一得之愚。谨据实直陈。

整理淮北票盐疏同治三年

两江总督曾国藩

窃臣伏查淮北盐务。自前督臣陶澍改行票盐。意美法良。商民称便。果能率由旧章。行之百年不敝。无如军兴以后。运道之通塞靡常。销数之畅滞无定。盐既不能如额运售。课亦不能按纲造报。拖延套搭。已觉年不如年。然未办饷盐以前。票贩虽日形竭蹶。而尚能勉力从公。池商虽难免偷漏。而未敢任意私售。逮军营提盐抵课。变易旧规。营员日出于其涂。商贩遂闻而却步。李世忠部下赴坝领盐。尤属桀骜。一不遂欲。百般恐吓。甚至因栈盐不足。下场自捆。一营开端。各营效尤。护私夹私之弊。遂至不可穷诘。现在李世忠业经开缺回籍。其部下兵勇亦皆遣散。当此淮甸澄清。自宜恪遵 圣谕。将饷盐截停。招集新旧票贩。照常请票运盐。完纳现课。出湖销售。臣旁咨博访。参考成法。核议新章。约有必须停止者三。急宜整理者四。请为我 皇上陈之。漕臣以清淮防费支绌。先令场商每包捐盐五斤。每引共二十觔。旋因逐包捐缴。诸多未便。由海分司详改。每运盐百包。带缴五包。其应完课银。及售出盐价。虽经吴棠奏明。作为清淮军需。但锱铢而取之。琐屑而派之。殊非政体所宜。此必须停止者一也。徐州系山东引地。前因捻氛梗阻。东引未能到岸。经督办徐宿军务田在田奏准散运北盐。画收东课。原系暂时权宜之计。行之日久。流弊滋多。采买则私自赴场。售销则旁侵皖界。刻下东引业已通行。徐民无虞淡食。不能再托借运之虚名。贻侵蚀之实患。此必须停止者二也。北盐向有净盐毛盐之分。已改捆者为净盐。未改捆者为毛盐。皆须纳课方准出湖。近来私梟勾串营弁。朋贩毛盐。结队横行。连樯闯越。堵之严。则营员出而包庇。缉之。则官引尽被占销。此必须停止者三也。夫榷盐之法。革其弊而利自兴。饷盐停。则强劫害贩之弊除。捐盐停。则科敛病商之弊除。借运朋贩之盐停。则引

界混淆。营私充斥之弊无不除。臣所谓整理之四端。盖亦就诸弊既去因势利导耳。淮北纲引。前系奏至戊午纲为止。今于五月初八日。接开己未新纲。惟兵燹以后。户口大减。断不能销四十六万引之数。应循照近年奏案。先办正额二十九万六千九百八十二引。每引例收报部正课一两五分一厘。杂课二钱。又外办经费四钱。仓谷河费盐捕营各一分。此外如团练坝工缉费号项等款。名目太繁。一概删除。以纾贩力。此现筹整理者一也。近来军饷。皆赖盐厘接济。势不能概行裁撤。而长路处处设卡。商贩视为畏途。从前各卡总计。每包约须完厘钱二千余文。为数过重。自应大加核减。今拟仿淮南总收分解之法。归并两处。自西坝出湖。先在五河设卡。每包收厘钱五百文。运赴上游。再于正阳关设卡。每包收厘钱五百文。他卡只准验票。不准重抽。统由臣选派委员驻卡经理。盖非减厘不足以轻本。非裁卡不足以恤商。此现筹整理者二也。

淮北解饷原案。向以十成分摊。临淮军营分四成。滁州李营分四成。安徽抚营分二成。今临滁两营。业已分别裁并。自可将该两营旧有之饷。改拨金陵一军。稍解然眉之急。惟漕臣停止捐盐。亦应量予拨济。以资贴补。嗣后所收课厘。臣已咨明吴棠乔松年。应仍以十成分派。臣营派五成。抚营派四成。漕营派一成。论兵数则小有裒益。论旧例则无甚更张。此现筹整理者三也。北盐每引。例定正盐四百斤。捆四包。每包连卤耗重一百十斤。近来栈盐出湖。皆在西坝改捆大包。重一百三二十觔不等。以省运脚。及按包抽厘之费。换包后。盐票不符。丛生弊窦。臣已严申禁令。不准改捆大包。并于例给大票外。将每船装盐包数。亦仿淮南之例。填明舱口清单。庶盐与票符。可杜就重而避轻。不致以多而报少。此现筹整理者四也。以上各条。系就户部原奏。及御史刘毓楠之条陈。悉心参酌。力挽近年之秕政。悉复畴昔之成规。而又恐积弊已深。一旦改收现课。各贩不甚踊跃。更议辅以官运。照商贩一律办理。以示倡导。淮北近年以来。纲法紊乱。开纲既无定期。奏销亦无定限。目下新章既定。臣严饬运司督同海州分司广为招徕。源源认运。仍限一年造报奏销。以符定制。但例销北盐口岸。迭被苗捻蹂之后。不但烟户凋零。人民稀少。且未经开纲之前。存积饷盐捐盐贩盐。为数不少。旧盐之占压太多。新盐之售销难速。势有必然。又皖之颍六庐凤。豫之信罗光固。逼近捻氛。军情变幻。刻刻可危。课项能否如额收足。奏销能否依限造报。未敢信有把握。其五河正阳关所收盐厘。将来自当随同正课一并报部。以重款项。惟因饷需紧要。此时所收盐课。祇能支应军需。未能先运京饷。私衷耿耿。抱疚良深。臣惟有督饬署运司忠廉。殚尽血忱。实力经理。以仰副 皇上整饬漕纲之至意。所有截停淮北饷盐。设法整理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 圣鉴训示。

整理淮南盐务疏同治三年

## 曾国藩

伏查淮南盐课。甲于天下。自长江梗阻。引岸废弛。迭经前督臣于咸丰四年奏办就场抽税。贩户下场捆盐。收课甚微。又于七年奏改设局征税。令水贩就栈采买。稍有成效。但每年所征课银。较全盛时尚不及十分之一。总因楚西引地未通。盐无去路。是以课无来源。现在江路肃清。运道畅行无阻。所有楚西各岸。自应赶紧设法运盐济售。力图整理。而筹办之难。大端有二。一在邻盐之浸灌太久。西岸则食浙私粤私。而兼以闽私。楚岸则食川私。而兼以潞私。引地被占。将及十年。民既藉此以济食。官亦藉此以抽厘。积重难返。久假不归。势不能骤行禁绝。一在厘卡之设立太多。淮盐出江。自仪征而金柱关而荻港而大通而安庆而华阳镇。以达楚西。层层设卡。处处报税。均以盐厘为大宗。诸军仰食。性命相依。势不能概行裁撤。臣博访众论。核定新章。按切今日之时势。仍仿昔年之成法。大致不外乎疏销轻本保价杜私四者。请为我 皇上粗陈其略。自邻盐侵占淮界。本轻利厚。淮盐不能与之相敌。江楚百余州县。地皆是。查之不胜其烦。堵之且恐生变。计惟重税邻私。俾邻本重而淮本轻。庶邻盐可以化私为官。淮盐亦得逐渐进步。现已咨明湖广江西各督抚。将邻私厘金。酌量加抽。听邻盐与淮盐并行不悖。譬之田产被客民占据。田主初归。姑与客分耕而食。待至淮运日多。销路日畅。然后逐占田之客。申邻私之禁。此疏销之略也。近年楚西之盐。每引完厘。约共在十五两以上。所分济者。下游为都兴阿之饷。冯子材之饷。李世忠之饷。上游为臣与官文部下之饷。皆万不可停者。臣与各处咨商。盐厘不能全停。未始不可暂缓。除扬镇两防宜照旧额外。其余未始不可少减。酌定新章。前之逢卡抽收者。今改为到岸售销后汇总完厘。分解各军。前之收十五两有奇者。今改为楚岸每引抽银十一两九钱八分。西岸每引抽银九两四钱四分。皖岸每引抽银四两四钱。既减厘以便商。又先售而后纳。此轻本之略也。商贩挟资求利。无不愿价值常昂。保而勿失。然不由官为主持。往往见小欲速。跌价抢售。其始一二奸商零贩。但求卸货而先销。不守日而赔利。其后彼此争先。愈跌愈贱。如风卷潮退。虽欲挽回以保成本而不可得。官与商俱受其害。现于楚西各岸。设立督销局。派委大员驻局经理。盐运到岸。令商贩投局挂号。悬牌定价。挨次轮销。时而盐少。小民无食贵之虞。时而销滞。商贾无亏本之虑。此保价之略也。盐法首重缉私。大伙私梟。明目张胆。犹不难派兵捕拏。最易偷漏者。包内之重斤。船户之夹带。所谓官中之私。查禁尤难。现经改复道光三十年旧章。每引正盐六百斤。分捆八包。每包另给卤耗七斤半。包索三斤半。共重八十六斤。由臣刊发大票。随时添给。并于大盛关大通安庆等处。派员验票截角。如有重斤夹带。立即严加惩究。提盐充公。其各岸之兼行邻盐者。亦必另给税单。苟无单而贩私。即按律

而科罪。此杜私之略也。

兹四者。均就目前之要务。及道光年间之成规。参酌而损益之。无论官运营运。悉照商运一律办理。至应完课银。因盐厘为数太重。未能遽议增加。仍照咸丰七年奏案征收。向来盐课。按半年奏报一次。今拟将各处汇收之厘。亦分上下半年。随课并报。以便部臣有所稽考。惟兵燹之余。户口大减。以今日之民数。照承平之引额。恐运销不及一半。加以邻私充斥。挽复非易。殷商绝少。招徕犹难。能否渐有起色。殊无把握。臣惟有督饬署运使忠廉实力讲求。以期国课军需。两有裨益。所有淮南盐务运道畅通。力筹整顿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 圣鉴训示。

请收回淮南引地疏同治七年

曾国藩

窃照楚省本系淮南引地。定额最多。销盐最广。从前淮纲盛时。岁征各岸课银。甲于天下。征诸苏省者不及十之一。征诸江西安徽者不过十之三。征诸两湖者则居十之六。是淮纲之兴替。全视楚岸之畅滞为转移。军兴以后。长江梗塞。淮盐不能行楚。经楚省督抚奏明借食川盐。原属权宜之计。臣于同治二三年间整理漕务。维时淮商即以收复楚岸为请。祇因引地被占十有余年。行之既习为常。禁之未便太骤。是以暂将邻盐厘税。酌量加重。原冀川私本重而日衰。淮盐渐进而日旺。不谓川贩巧于迁避。百计漏厘。每运两引之盐。仅完一引之税。臣访知其弊。上年曾派委员至宜昌。会同楚省委员公同掣验。本年又减淮盐之厘。期收敌私之效。非不多方补救。乃查鄂湘两年积压淮盐。不下十余万引。存数极多。销数极滞。而川私纷至沓来。较前尤盛。推原其故。总由鄂省利食川盐。虽有掣验之名。而明让斤两。近闻宜昌抽收川税。仍不过六七折。以致川贩成本太轻。来源愈旺。是前此绕越而偷行者。今更肆行而无忌。川鄂官商。几忘引地之应属何省。请举淮之受害于川者数端。为 皇太后皇上陈之。淮盐逆流上驶。历长江洞庭之险。每船至少。须装千余包。船笨载重。计自瓜洲开行。非四五个月。不能达鄂。非六七个月。不能达湘。偶遇暴风山矾。立时淹没。巨万本银。悉归乌有。川盐则自川江顺流而下。势等建瓴。杂用小船。便捷异常。计程途则淮远而川近。论舟行则下易而上难。此运道捷于淮者。其害一也。淮南之盐。以余东吕四两场为通场之冠。俗所谓余吕真梁者也。从前畅行楚岸。其盐色之洁。由于商力充足。本年所产之盐。堆至次年。始行开售。堆愈久则卤愈净。近年垣商疲乏。随收随售。盐色不无稍减。川盐则自行楚以后。广开井。其色甚白。其质甚干。川贩因之而居奇。淮岸因之而日废。喧宾夺主。莫斯为甚。此盐色之胜于淮者。其害二也。淮盐定章以五百引起票。系有鉴于道光末年改办票运。不拘自变量。听商稟认。厥后承办

数千引之大贩。皆为一二引之小贩抢运所误。故新章定以限制。一以杜无本冒充之弊。一以验有力承运之资。计请鄂湘引票五百引。非现银六七千两不办。川盐则计斤不计引。集资数百千。即可办运。盐皆散装。既官私之莫辨。厘不预纳。亦来去之自由。此筹运之巧于淮者。其害三也。鄂湘两局售盐。皆以到岸之先后。定出售之迟速。盐不到轮。不准抢卖。近数年来。销虽极疲。商未跌价。深得整轮之益。当在船守风。抵岸守轮。计一档之盐。非一年之久。不得脱销。川盐则到处可售。得价即卖。销路广。则穷乡僻壤。遍地皆私。卖价轻。则铺户行家。非川不鬻。此筹销之便于淮者。其害四也。

有此四害。淮何能与川敌。川盐一日不停。淮盐一日无畅销之望。议者谓川盐停止。于川省业盐人等有碍。殊不知淮南通泰二十场。垣商煎丁以及擗拮忙人等。不下数百万。兵荒年久。困苦颠连。为从来所未有。满望江路通行。规复引地。徐图转机。不料鄂湘最畅之岸。尽为川私所占。西岸亦为粤私闽私所占。场商倒歇之家固众。而煎拮各役失业之人尤多。比之川省业盐者何止数倍。凡认淮引之商。屡赴臣衙门呈递禀词。请堵川私。几无虚日。譬之家有田产。任客民多年占据。为尊长者。忍视子弟之饥号寒。而不为之救。有是情乎。至湖北军饷原以川厘为大宗。刻下发捻俱灭。军事大定。鄂省存营极少。饷项足敷周转。况淮盐内亦收鄂厘。淮销果畅。鄂饷即因之而增。此时堵止川私。核与前准部文。俟淮运畅行。应即申明旧章。严禁邻私。毋任侵占等语相合。相应请旨敕下四川湖广各督抚。停止川私行楚。以复昔年之旧制。而收经久之利权。臣职司鹾榷。历有岁年。所征课银。因军饷紧要。未能多筹解京。私衷抱歉。耿耿于心。今虽交卸盐篆。犹思筹异日之有余。补近年之不足。我朝盐法。沿明旧制。画分引地。系大经大法。一成而不可易。今南北军务告竣。而不力争以图规复。则二百余年之宪典。自臣而隳。其拂逆商情。敛一日之怨。厥咎犹轻。败坏成法。貽后世之讥。厥咎更重。用是缕析具陈。如蒙谕旨准禁川私。应如何分立限期。渐减渐停。如何巡缉粤私潞私浙私闽私。不复抽收邻税。统由新任督臣马新贻核议章程。奏明办理。所有请禁川私行楚。收回淮南引地缘由。会同两江督臣马新贻恭折具奏。伏乞圣鉴训示。

楚岸未便改运粤盐并川盐侵占情形疏

曾国藩

奏为湖南永州宝庆二府引地。未便改运粤盐。恭折覆陈。并陈楚省引地。被川盐侵占太甚。恳请敕部核议。仰祈圣鉴事。窃准部咨。议复湖南巡抚刘昆奏请于永宝二府试行官运粤盐一折。衡州以下各属。能否不致浸灌。近来淮南盐厘收数。遂形短少。永宝二府。系淮南口岸。应由两江督臣通盘筹划。有无窒碍准纲之处。妥议覆奏等因。同治九年九月初十日具奏。奉旨依议钦

此。钦遵转咨前来。先经前兼署督臣魁玉咨明粤省会商妥办。兹准两广督臣瑞麟咨称。淮粤盐务。引地各有定界。不能换越营销。湖南永宝二府。自粤东禁海迁以后。向食淮盐。历年引课奏销。例由淮纲核办。今湘省议行官运粤盐。将粤课拨归淮纲。不特款项轆轳。考成难以核计。且由粤运盐至湘。节节均系粤省引地。其中不肖船户。影射夹带。沿途洒卖。情弊势所难免。实于粤省引课。大有关碍。况粤东递年场产盐觔。亦仅敷粤引配运。并无溢额。若加增永宝二府食盐。场产不足。又复从何购买。湘省此议。虽为筹裕饷源起见。而更易口岸。委属窒碍难行。咨复核办等因。臣查湖南永州府一州七县。宝庆府一州四县。自康熙六年题准营销淮盐。雍正乾隆时。屡有改食粤盐之议。均经内外臣工奏驳有案。前人立法。具有深意。行盐必须界限。系我朝大经大法。凡两省接壤之区。不许邻私稍踰尺寸。引界一定。纵有奸商偷漏影射。越境即以私论。民商知所畏惧。官亦便于稽查。即如苏松常镇。皆系浙盐。引地。与淮南场。仅隔一江。镇江与瓜洲淮栈。仅隔咫尺。路既便捷。价亦轻减。然必须营销浙盐。而不能改食淮盐者。正以界限分明。则纪纲永守也。湖南之永宝二府。地居湘岸极边。又被粤私遍地浸灌。淮盐久已不至该处。然不敢以二府改隶粤引者。诚以永宝一经改隶。则衡州亦将占夺。长沙亦将侵销。纪纲一紊。万事纷乱。且留此二郡。藉以保长衡之藩篱。尚可冀将来之畅旺。且盐政不敢弃引地而不顾。犹之疆臣不敢弃边邑而不守。今两广督臣既咨称窒碍难行。而两淮运司方浚颐亦详称湘省各商。均不愿以永宝引地改属粤中。所有湘省官运粤盐。行于永宝之处。臣未敢轻于议准。抑臣更有请者。部库饷源。以盐课为大宗。盐课又以两淮为大宗。而两淮引地之被侵夺者。湖北全侵于川盐。湖南则既见侵于粤盐。又大侵于川盐。臣初次奏定淮南新章。但重加抽邻税。不遽拒绝邻盐。旋因军务大定。又于七年奏请禁止川私入楚。无非欲收回引地。冀复昔时之盛。现查川私侵楚。以邻税收数计之。同治四五年间。其势稍衰。自七年分逐渐加增。八九两年。川盐愈来愈旺。照淮南之六百觔成引者计之。每年占销不下二十万引。盖一万二千万觔之多。而绕越夹带漏税之私。尚不在此数。湖北九年分所销淮盐仅七万余引。此川盐销数不过三分之一。喧宾夺主。莫此为甚。

运库课厘日减。上年秋冬所收。短绌尤甚。以致部拨大婚彩绸之款。不能应解。盐积如山。库空如洗。场商数百家。艰窘尤甚。现在存堆在途。到泰到瓜之盐。共有五十余万引。无处销售。存堆者成本之占搁已多。到瓜栈者。有上仓住船之费。有换包折觔之耗。公私之亏累尤巨。日内纷纷至臣处呈禀。请令运商先买缴价。运商亦因楚岸不销。观望不前。今年垣产甚旺。臣勉强借给银十五万两。令场商收买春产。场商犹以款少盐多。不能收。深恐丁卖私通梟。



尤虑其贫极生变。而船户数千。亦因无盐可运。穷迫无聊。盖淮南自官商以至船夫役数十万人。此两月间皆皇皇焉若生计之将尽者。不料盐务竭蹶。一至于此。臣办理不善。咎固难辞。亦实由楚岸引地。尽被川盐侵占。譬之农家被人夺去田产。举室无措也。部文有云。通泰各分司场。所产盐觔。无从销售。必致私梟竞起。关系全局。所以百数十年。无有改易淮南口岸之议。殆不啻目击淮商近日苦况矣。臣于七年九月奏禁川私入楚一疏。经户部议准。钦奉 旨旨飭李鸿章等撤局停税。飭吴棠封禁井。并令核议覆奏。旋于八年秋冬李鸿章覆奏川盐未可遽禁者六端。而议于沙市设局。以川盐八成淮盐二成配销。吴棠覆奏川盐济楚难以遽停者四端。而力言井之不宜封禁。经户部先后议覆。均令前两江督臣马新贻力图补救。妥商覆奏。厥后沙市二八配销之局。初议以觔计。继议以包计。川盐每包三百五十觔至八十觔不等。八成则近三千觔。淮盐每包连包索八十六觔。二成则仅一百七十二觔。名为淮占二成。实则不及一成。由此川势日旺。淮销日微。淮商吞声饮憾而无如之何。今欲挽回一二。惟求

皇上敕下户部主持全纲。剖断是非。纵不能全禁川私入楚。亦当使淮多于川。保守 国家之大经大法。或淮八成而川二成。或淮七而川三。川虽极多。亦不得满四成。庶几官私判别。成宪常昭。其分成之法。或指明某府某县暂准借食川盐。或鄂境每岁准行川盐若千万觔。不许溢额。但求部臣将大概规模断定。其余细微条目。臣当与川楚诸臣妥商章程具奏。凡疆吏办事。全赖各省和衷。乃克有济。向来江督盐务。本仗楚督缉私催销。始有起色。道光年间。林则徐周天爵为楚督时。则淮盐大畅。他人为督。其时并无袒护川盐之事。而苟非一心维持。则淮销常滞。盖责弁役以缉私。课州县以销数。非本省大吏。不足鞭策之也。目今湖广督臣李瀚章曾在臣军久管粮台。相得益彰。深知其顾全大局。毫无私见。于臣处事件。无不竭力相助。然外间颇议其袒护川盐。膜视淮鹺。非与淮为难也。该督见鄂中水陆各营。京协各饷。需款甚巨。恐一旦川盐不畅。饷项骤减。前数任已成之规。不欲自己而隳。且见贫民散勇。谋食于川盐者多。恐其失业滋事。此二者筹之愈熟。故于川盐护之愈坚。今欲楚岸鹺纲之平允。但在楚督一心之转移。一心向川。则川销旺而众商有恃矣。分心向淮。则淮销旺而众商亦有恃矣。

臣所求者。淮盐堆积场栈者五十余万引。堆积鄂湘者十余万引。于此七十万引中。稍稍营销楚岸。则运商场商之气为之一苏。煎丁捆役及谋食于淮之众。不至失业滋事。即为大幸。而淮南本分之引地。不至弃而他属。亦臣尽职之一端。至于饷项之赢绌。则臣绝不争。昔年初定章程。淮盐行楚。每引拨厘银四两二钱。解交湖北粮台。后递减为二两四钱。初章拨厘银六两一钱二分。解臣安庆粮台。后递减为三两九钱二分七厘。今欲鄂省减去川盐入款。愿将臣处应

得厘银。多拨数成归鄂。抑或全数归鄂。如其全数归鄂。则每销淮盐一引。鄂省可得银六两三钱有奇。以近日银价计之。合钱十一千有奇。较之鄂省销川盐六百觔。仅收川厘十千有奇。尚属淮胜于川。于鄂饷有赢无绌。果能勤缉川私。鄂中应无难办之处。倘蒙 皇上干断。楚省引地。必归淮南作主。其余各节。臣当与李瀚章吴棠妥商。无不通融办理。俟湖北酌堵川盐。稍有起色。再商湖南堵川之法。续行奏办。所有议覆永州宝庆二府。未便改运粤盐。暨楚省引地被川盐侵占太甚缘由。恭折具奏。请 旨敕部核议。伏乞 圣鉴训示。

### 楚岸暂与川盐分界营销疏

曾国藩

窃楚省引岸。被川盐侵占太甚。经臣国藩于同治十年三月闲缕晰具奏。嗣准户部奏覆。应由两江会同湖广四川妥议章程。奏明办理。同治十年六月二十五日。奉 旨依议钦此。恭录转咨前来。臣等伏查行盐各有引界。今以川淮两省之盐。同行湖北一界之内。此畅则彼滞。势有必然。近年淮南销数日疲。存盐壅积。无术疏通。皆由川盐到处洒卖。遂使淮引之界。几被川鹺占尽。论盐觔则色白味咸。川货本甚于淮。论搬运则下水顺流。川路较近于淮。论民情则楚人食川。习惯而已成自然。论官事则川贩聚楚。骤禁而恐生事变。故川私侵占淮南引地。虽属大紊纪纲之事。而有万难遽变之势。今欲于积重难返之后挽回一二。仍当暂分疆界。为徐图规复之计。湖北淮引之地。九府一州。此 国家之大法。终古不变者也。就川私侵淮之地。而于其中收复数府。专行淮纲。酌分数府。准销川盐者。此目下之权宜。四面兼顾者也。臣等函牒往来。筹商再四。就湖北九府一州计之。现定将武昌汉阳黄州德安四府。先行归还淮南。专销淮盐。其安陆襄阳郟阳荆州宜昌荆门五府一州。仍准川盐暂行借销。议定淮分之界。不准川盐侵入分寸。而川分之界。仍可由淮商就中酌设子店。拨售零引。以明本系淮引地方。不可喧宾而夺主。一割而永弃。前于沙市所设配销局。既于川贩多所未便。而淮销亦并无成效。应将此局裁撤。移设新提。改为分销淮盐局。至武汉黄德四府内。湖北所设抽收川税水陆局卡亦一律裁撤。禁止川盐。不得颗粒侵销四府地界。此会议分界之大也。淮盐滞销之由。固由川私充斥。而银价日昂。盐价日贵。亦属有碍销路。初定章时。湖北每银一两。约易钱一千五百余文。今则增至一千八百余文。居民买盐则用钱。而局中售盐则收银。水贩成本。因之暗增。不能不量予酌减。查楚岸定章。本定每引售银二十四两。厥后递减至十九两二钱。现拟每引再减售价一两二钱。每正引六百觔。定售银十八两。所减之价。在于应解鄂淮盐厘内。各半分扣。将来银价如跌。再将盐价随时酌提。以昭平允。此减价之大也。地方州县。本有缉私疏销之

责。若不加意整顿。深恐完税之川盐。虽申禁令。而无税之川私。势更蔓延。加以潞私北私。交相浸灌。名虽定界。仍无补于淮销。除湖北饬派缉私各兵勇照常布置外。所有武汉黄德四府。拟择扼要之地。设卡分堵。凡潞私北私。及川盐越界漏税之私。仍由臣瀚章通饬各州县。不分畛域。帮同局卡。实力缉拏。每年年终。由督销局会同湖北盐道。视销数之畅滞。定州县之勤惰。开具清折。送由臣等会同考核。酌量劝惩。以收实效。一面由臣国藩责成运司。督饬各场。讲求煎炼之法。务使淮南盐色日洁。期与川盐相敌。倘有以丑劣低盐运栈。立将场员记过撤委。此又讲求缉务整顿盐色之大也。

兵燹以后户口大减。各岸应销之盐。较昔年额数。已属极少。而业盐而谋食者。人数日众。场井之产亦日多。臣等不敢期销数之极旺。但求业准鹺者。不至因销路被夺。而遂绝生计。业川鹺者。不至因销路被堵。而别出事端。是即两全之道。此次分界之后。如果淮厘有赢。鄂厘日绌。即当贴补鄂饷。期于匀分余利而止。如果淮销仍滞。川销大畅。即当严堵川私。期于不侵新略而止。若其军事大顺。滇黔肃清。川盐自有本管之引地。则今日分割之五府一州。仍当归还淮纲。淮南引地。行之数百年。不刊之典。臣未敢轻于议割也。总之随时体察川淮情形。补偏救敝。务在不戾时宜。不坠宪章。至湖南堵川之法。前经臣国藩奏明。候湖北酌堵川盐。稍有起色。续行奏办。现查湘省祇有岳州常德澧州三属营销川盐。岳州系达省会之门户。常德系入辰沅之要津。均为淮盐紧要口岸。亦经议定专归淮销。惟澧州与荆州相近。川盐运往。路捷价轻。应暂分与川销。其余未尽事宜。俟开办数月。再行酌核续陈。所有臣等会议暂行分界销售缘由。理合会同四川督臣吴棠署湖南抚臣王文韶恭折具奏。伏乞 圣鉴训示。

### 遵议安置川商整顿淮纲疏

沈葆楨

窃维古今财赋之源。自丁漕而外。以盐榷为大宗。淮南额课甲于天下。乾隆年间。两淮每年解部正款。极一时之盛。每遇大政。如扫荡伊。平定金川。淮商捐输饷银自一百万两至三四百万两不等。 天语褒嘉。载在典册。此固

列祖 列宗缔造之宏规。亦亘古不磨之良法也。自粤逆倡乱。长江梗阻。前署湖广督臣张亮基奏请借拨川盐行楚。而盐法一大变。咸丰末年。两淮 丰废土亭荒。商逃困。几荡然矣。同治初年。前两江督臣曾国藩克复安庆。奏定淮南新章。迄今十有余载。第因奏复引地。迄未果行。两湖销盐。尚不及定额之半。而通泰二十场。产浮于销。递年积压。几无隙地以容之。臣于上年十月任。迭据场商运商联名公禀请复楚岸。值此滇黔肃清。川省自有本管引界。前所借销淮界。不应久假不归。臣正与兼署湖广督臣翁同爵咨商会议间。接准

部文。议覆御史周声澍禁川复淮一折。并安置川商整顿淮纲之法。酌拟章程五条。奏奉  上谕旨准饬臣等实力奉行。伏查部臣统筹全局。就盈虚之数。酌损益之宜。实属一秉至公。规画久远。昔汉臣司马迁之传货殖曰。太上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整齐之。今以淮盐固有之楚岸。仍令归淮。因也。以川盐应销之滇黔。责成川运。利导也。今川省查封私井。令楚省复设巡卡。令淮南讲求煎炼。各杜其弊而整齐之也。臣所谓关系  国家大计者。谨以裕  国利民两事。为  皇太后  皇上缕晰陈之。查楚省抽收川厘。湖北每年报部一百五十余万串。约计合银不足九十万两。淮盐销楚岸一引。从前奏明可得厘银六两三钱有奇。嗣于分界案内。减收一两二钱。实收银五两一钱二分七厘。加以课银每引由督销局收银一两一分三厘。共收银六两一钱四分。复引地后。每年即以增销十五万引而论。可收银九十余万。臣拟令淮商每年包完鄂饷银九十万两。如销足十五万引。即以厘课全抵鄂饷。万一销不足数。另由淮商按引摊赔。必使鄂饷收足九十万两而后已。幸而溢销。其厘课亦尽归鄂饷。使鄂省费一分疏销之力。即获一分疏销之利。由督销局随销随解。不由运库转拨。使鄂省无蒂欠之虞。其湘省禁川后。淮销必畅。所增淮厘。每年断不止如川厘收钱三四万串。毋庸另议津贴。是于楚省饷需。必大有裨补。非仅毫无所损己也。淮南自定新章。运商获利颇厚。前此招之不来者。今闻收回引地之信。趋之如鹜。将来增引时。必须收捐掣签。方昭公允。曩者认运各旧商。如清水潭。直省赈济。本省工赈。均已缴过捐项数次。始准常年办运。今新商事同一律。楚岸引价尤昂。此项捐输。以每票收银数千两计之。必可集成巨款。藉充中外紧要之需。所谓裕  国者此也。

盐为民生日用所必需。少则淡食。多则壅滞。故立法之始。必先计户口之数。以定额销之数。计额销之数。以定额产之数。场与岸呼吸相通。首尾相应。方持久而不敝。乃淮额未复。而淮产日增。无怪场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前数年非不急图规复淮界。其如滇黔不靖。川盐亦无出路何。是以湖广督臣李鸿章四川督臣吴棠交章陈奏。川盐不可遽停。湖广督臣李鸿章力主淮引未能骤复。并非意存畛域。实有万不得已之苦衷。现在情形则与前迥别。正当乘此机会。移侵楚之川引。转而复滇黔之旧额。譬之客民。初因无籍可归。不得已而赁田耕种。一旦本籍自有可耕之田。断无舍己耘人之理。倘不此之图。恐再阅数年。如云南之昭通。贵州之贵阳等属。例食川盐口岸。其民断不茹淡。将另为他商所占。彼时川淮交受其困。恤淮则川患生计之绝。袒川则淮滋铤险之虞。煎丁捆役以及船户人等。两省奚啻亿万。同时怨望。难保不勾串巨梟。激而生变。御史周声澍原疏。部臣覆奏。皆有见于淮商今日之病。即川商前车之鉴。欲求两全之策。必于此时急图收复淮盐引地。并复川盐引地。庶川淮商民。各得其

所。源源办运。视为世业。所以息目前浸灌之争。利犹小。所以弭日后无形之患。利尤大。所谓利民者此也。或者谓淮盐不如川盐之白。难强楚民弃美而就恶。抑知食盐者以盐味之浓厚为美。不以其色也。贩盐者以盐质之干洁为美。亦不以其色也。盖味浓厚。则一勺之盐。可抵两勺之用。质干洁。则行远无卤耗之亏。臣到任以来。户场商。环诉哀吁者。殆无虚日。臣谓上策莫如自治。求人必先反己。周谘博访。咸谓淮盐质胜于色。腊月腌物。交春不变。本为楚省所重。年来场商以资本占摺。不暇精求。场员以泄沓成风。不复过问。丁只图多煎为利。火候不齐。煎成委之于地。与涂泥为伍。由而场。无所遮蔽。沿途风沙雨屑入之。收垣后。为其不销也。愈不知爱惜。践踏焉。飞洒焉。出运后。又有船户之搀和。子店之作伪。并有参以石膏者。而盐味不可问矣。场产向有定额。嗣因有产不及额者。乃改章以现产之多寡。为配运之多寡。所以励溢产而戒短额也。各场垣遂相率虚报。彼此效尤。拙者积年老堆。纤毫不动。巧者随收随运。余卤未干。水贩领一包之新盐。逾旬而仅得九折。而盐质不可问矣。即如余东吕四所产。向为淮南各场之冠。其白与川盐匹敌。乃因尽收尽运。盐新而卤耗多。湘鄂水贩交弃之。愿取其色低次而质干洁者。则谓楚民偏重盐色。此耳食之言也。实则淮盐累年滞销。无力加意讲求。失其本来面目耳。臣窃念积弊已深。莫可穷诘。不得已宽其既往。派委坐补江西督粮道段起。江苏候补道庞际云。带同廉干委员。分赴通泰二十场。逐堆清丈。丈量准。而虚报之弊绝。虚报绝。而盐之等差。方按籍可稽。该道等不避劳怨。破除情面。竭两月之力。躬历各场。一律查竣。

臣饬取各场样盐。亲自查验。其积年老堆。干洁纯净。质味均佳者。亦复不少。已令先尽老堆派运。不使新堆募越。老堆尽后。来年之新堆。又成老堆。则水贩转输。无渗卤之耗。责成场官严饬户场商。多购芦席。凡煎盐堆盐之地。均令下有衬垫。上有遮蔽。即由而垣。中途亦护以芦席。俾御风雨。此后出场之盐。仍有盐味淡盐质杂及多卤耗者。商革官参。夫而后再严沿途之搀杂泥沙。并禁到岸之减扣斤两。责成淮南总局仪征盐栈及各岸督销局。层层铃束。冀挽积年之弊端。以便两省之民食。至川盐行楚。售价本贵于淮。以厘重也。今拟撤卡停厘。嗣后川价益轻。难保川私不抵隙而来。多方浸灌。湖北之平善坝。实为川淮昆连扼要之区。必须专派大员。调集船。实力扼堵。此外何处宜设专卡。何处宜设分巡。臣断不敢以湖北有督销之责。稍存推诿。一切巡缉经费。亦当由淮商筹措。责成现办湖北督销局广西补用道程桓生。选派熟悉地势之委员。前往各该处相度机宜。妥议通禀。会商川楚各督抚臣和衷妥办。李鸿章翁同爵王文韶皆素抱公忠。心存 君国。接到部臣此议。必能力破疑。恪遵成法。盖鄂省所虑者。饷项之不足耳。今则饷有来源矣。川省所虑者。边引之

未复耳。今则盐有去路矣。是规复淮引。在川楚并不难行。于淮纲万不容缓。相应请 旨敕下湖广四川各督抚臣遵照部议。从速办理。俾淮引早复一日。场早纾一日之困。 国家早收一日之利。大局幸甚。理合缕晰恭折具陈。伏乞 圣鉴。

### 淮商遵完川鄂饷银请立限收复楚岸疏

沈葆楨

窃收回淮盐引地一案。钦奉 谕旨。令臣等妥速会商先期奏定等因。当经分咨各督抚臣。一面飭司督同淮商筹议去后。兹据运司欧阳正墉取具各商切结。加结详覆前来。臣查淮南额重课繁。取资于两湖者居十之六。两湖引地。为万煎丁所托命。亦千古盐法之常经。今通泰二十场。山积尘封。几无隙地。情之急迫如彼。部议之严切如此。司淮鹺者。居今日而不图规复引岸。上无以循 列圣之矩矱。下无以拯穷海之生灵。清夜扪心。可胜负疚。顾禁川复淮。前督臣曾国藩马新贻均奏荷 飭部议行。而迄未就绪者。滇黔军务未靖。川盐无所归宿。各省筹饷。同一紧急。为淮计。无暇为川鄂计。顾此则失彼。此川鄂两省。所以不得不交章请缓也。现在川省运黔边引。业经四川督臣丁宝楨筹借巨款。官运商销。在川且存让淮之心。在淮敢吝贴川之费。传曰。以欲从人则可。书曰。同寅协恭和衷哉。是欲复淮。必须事事为川鄂设想。方合同舟共济之谊。臣博采议。集思广益。熟筹三事。敬为 皇太后 皇上缕析陈之。一曰包饷宜信。就淮南饷事而论。每年部拨京饷四十五万两。尚未能解足八成。他如出关紧饷。贵州甘肃乌城东三省等处拨饷。或酌量解济。或丝毫未解。支绌至此。岂有余款可筹。然既经户部议令包完。论成本未免骤增。论公义实无旁贷。在谋盐票不得者。闻有加引之说。辐辏而来。虽勒以重捐。亦其所甘。然谋夫孔多。未必能守此大信。窃思商循族世之所鬻。甘苦备尝。所筹必远。与其招新商。终不能为万众无遮之会。不如保旧商。可以巩百年不拔之基。臣督同运司传集众商。许尽鄂湘原认之引。循环转运。不再另增新引。以挠其权而夺其利。各该商仰体 朝廷德意。情愿每引摊缴银二两。鄂湘两岸。近年本可销淮盐二十万引。禁川以后。以增销十五万引计之。共可销三十五万引。每引二两。可得银七十万两。加以原奏课厘九十万两。共合一百六十万两。拟以一百万贴鄂。六十万贴川。鄂省向收川厘。分正税加税公费三项。加税内有分解淮局之款。统在此百万两中。查照向章。分别抵扣。每年包缴之银。由督销局按月分解。责成淮商于年终截数统算。缺则如数包纳。溢则留备滞销。业与各该商坚明约束。取有切结达部。将来淮商短缴丝毫。微臣愿当其咎。此恪遵部议开诚布公先示大信之办法也。一曰定限宜豫。淮南场。盼引地之复有年矣。一旦议禁川盐。不啻久旱之遇甘雨。朝发令而夕奉行。犹苦其缓。情

也。亦势也。惟川盐运鄂。所以胜淮者。淮售现银。川收期票。历时既久。帐目滋繁。非宽以岁月。无从清理。即川省修复边引。亦断非一蹴而几之事。夫趋利每败于欲速。而用志尤贵其不纷。川盐自井次起运以达宜昌。完税后分赴荆襄等府。若先禁其出售。则旧积者何由归本。若先禁其入楚。则已运者势难折回。臣悉心酌议。应以此折奉 旨之日起。立限一年。截止川盐出运。以清其源。自截止出运之日起。再限六个月。一律运竣。自运竣之日起。再限六个月。一律销竣而其流亦清。倘已届限期。而川盐尚有尾数存岸。或由川商核算成本归淮商收买搭销。以免轆轳。亦两全之计。截止川盐起运之日。即平善坝设卡之始。设卡后。限内有票川盐。由卡验明。仍归鄂省照常抽税放行。淮南应于鄂之宜昌樊城。湘之澧州等处。酌设督销淮盐分局。仍归总局统辖。俟到岸川盐售销过半。方将淮盐运往各分局先行储备。全数封存。俟川盐限满销竣。方准接售淮盐。如此宽以两年。则川商旧欠可陆续收回。川井新盐可陆续减运。彼时开办边引。官运商销。必已着有成绩。此遵部议不求速效次第就理之办法也。一曰用人宜慎。既禁川盐。必停川厘。川厘既停。贩则利其本轻。民则贪其价贱。难保私梟不乘间抵隙而来。引地既经收回。责商包饷。淮商命脉所系在此。川鄂饷源所系亦在此。关系既极重大。筹划不厌精详。大概以不扰民为第一要义。而关键在乎用人。用人当。则缓急张弛。悉中綮。自能民怀德而梟畏威。臣拟拣选廉明精细力持大体道员。先行商诸湖广督臣李瀚章。必求彼此深信。再行会同奏派。在平善坝设立缉私局总理其事。应如何添造船。如何抽调旱队。如何设立分卡。如何拣派委员。统由该员届时妥议通禀会办。襄阳一带。为潞私浸灌最盛之区。亦应派员前往联络地方官。力筹堵缉。以后湖北四川州县。协同淮南缉私。为淮出力。与为川鄂出力无异。三省合为一家。随时会商。勤者奖之。惰者汰之。此遵部议用人得当私净官行之办法也。至淮南盐色。自去年清理场垣。先尽老堆捆运。臣日与场局各员加意讲求。未尝片刻懈弛。现在运鄂之余东吕四石港金沙伍佑各场盐斤。卤净质洁。渐可与川盐相敌。向来色次场分。经现署泰分司许宝书饬取各场原卤。用灰重淋一次。调集丁入甑试煎。呈验盐样。一律洁白如霜。所加工本。每斤不足一文。考究既精。整顿尤易为力。臣已饬分司场员。如法煎炼。兼以盐色之高下。定售价之低昂。别场员之勤惰。鼓舞而督责之。以期盐色蒸蒸日上。断不任其以低次卤重之质。自取滞销。夫运盐者商。食盐者民。从未有不便于民而商能获利者。倘禁川之后。淮局以低盐充数。致鄂民有食贵食恶之苦。臣愿受湖北督抚臣参劾。不敢置辞。臣以二百余年固有之引地。费百数十万各商之血本。披肝沥胆。求助邻封。岂好为苟难哉。实有鉴于 祖制必不可违。部议必不可更。 国计必不可误。户必不可无以为生。万不获已之苦衷。当为川鄂所共谅

。臣一面具奏。一面咨商湖广四川湖南各督抚臣。将臣所议各节。是否允洽。秉公妥议。迅速覆奏。并咨明臣处。以便会同次第开办。仰副 圣主整饬鹾纲之至意。

复核两淮包饷立限收复引地疏

李瀚章

窃准盐规复引地一案。奉 谕旨令臣等妥速会商先期奏定等因。当经恭录分咨各省督抚。臣因此案应由两淮盐政立议。臣等互相斟酌。意见相同。方可举办。故未敢冒昧覆奏。光绪三年十月二十日。准两江督臣沈葆楨咨开。收复引地包认饷银业经议定章程。一面具奏。一面咨请将各节是否允洽。秉公妥议覆奏。并折稿一件咨送到鄂。复经檄飭布政司盐法道核议去后。念以未能允洽。仍应变通展缓。详请具奏前来。臣又博访周咨。虚衷参酌。查沈葆楨原奏内称。现欲复淮。须事事为川鄂设想。臣敢不披沥悉陈。处处为 国计民生设想。兼为淮商设想。以冀策万全。推行无弊。查淮盐以六百觔为一引。五百引为一票。每引商本银十一两四钱三分。课厘银六两一钱四分。共银十七两五钱七分。每引售价银十八两。仅获利银四钱三分。今因包认饷银。每引摊银二两。计短银一两五钱七分。商贾惟利是图。断无甘心年年亏折之理。加以淹消滞跌。何处取偿。事不近情。岂能共信。淮商深知其弊。故延宕将及一年。未包认。直至部文催迫。乃始勉强具结。仍俟两年以后。川盐销尽。方为完纳之始。商情之不顺可知。况川厘停后。川盐按准引计算。每引骤减银九两三钱二分。失业之众。觐此厚利。何事不可妄为。曾国藩有见于此。故拟加重川厘。徐与相敌。曾国藩百计增之。沈葆楨一旦停之。是为川商开一利源。必至地皆私。淮南并不能保其原有之引地。臣虑其困运商也。运商亏折既多。势必停票不运。场商无奈。惟有减价跌售。沈葆楨札飭运司。有设卡添巡办公经费。统由场商筹备。由栈扣缴等语。前项事宜。均须于引地未复。川私未禁以前。预为布置。积存垣厂之盐甫谋销路。尚未开纲。乃使先措巨款。是欲调剂之而反朘削之。臣虑其病场商也。鄂饷百万。川饷六十万。均系实收确数。川且不论。即以鄂论。凡川盐到岸。必令完清厘税。始准营销。淮盐包认之银。亦应于入境时一律预征。以昭公允而示大信。否则以现钱易赊账。智者不为。沈葆楨前奏九十万之课厘。与此次所定七十万之摊派。虚数徒悬。实银何在。臣并决其必致短绌者。以沈葆楨札飭运司。有统于售盐后由局抽解一语。该商等迫于威令。其敢于包认者。亦恃有此层。将来售出若干。扣缴若干。售不足数。即解不足数。该商等亦不任其咎。是有结与无结同。岂能共信。在沈葆楨必谓淮厘售后完纳。系曾国藩所定章程。不知此乃江路甫通。金陵未复。创办伊始。暂予通融。文内声明祇有初行时略为展缓。权宜之制。未可永远遵循。沈葆楨原奏内



称鄂省以厘加税。内有分解淮局之款。统在此百万中分别抵扣等语。查鄂省川课十八文。向于加税五文项下。分半充饷。分半归淮。最旺之年。岁收百二十万见于户部原奏。近日收数渐减。而光绪二年分尚收至一百八十二万五千串有奇。除解淮局钱二十六万一千九百串外。实在充饷一百六十二万三千一百串零。臣前疏所称一百万两。已将解淮之款提出不计。岂可再于此中。分别抵扣。目前京协各饷。刻不容缓。如沈葆楨所称立限一年。截止川盐出运。再限六个月运竣。六个月销竣等语。川盐截止出运以后。来源已绝。课税无出。此一年中。鄂省支发各款。已属悬而无着。沈葆楨又称包完以后。统于年终截数统算。缺则令商补纳。届时短绌过巨。凭何取挹。盐未售竣。凭何完缴。纵令勉强抑勒。其事已在来年。且来年又有包认之银。旧欠新逋。层累日积。终归无着。臣虑其误 国计也。川省井商。本由招募。赖其济饷。底定东南。昔也设法招徕。今忽痛加堵剿。于理未顺。势本难行。曾国藩前建复淮之议。奏内亦云川引归淮。虽紊纪纲。实有万难遽变之势。诚笃论也。荆襄各属军民食川已久。忽改令食淮。以民间日用之需。强所不习。必至惊疑。如果加以抑派。势且比户骚然。臣虑其蹙民生也。沈葆楨称两年以后。限满尾数。由川商核算成本。归淮商收买搭销。似是两全之计。然川盐如积山。万一蜂拥而来。淮商已认百六十万之饷银。又须筹数十万金以资收买。未必有此巨本。势必抑勒减扣。酿成事端。且从此搀杂不清。贩串则多获九两有零之重利。运淮则坐亏血本一两五钱七分。相去何啻天渊。奸商改贩川私。借口搭销。更难究诘。况川省托业井者。不下数十万人。沿江栈夫船户又不下数十万人。不逞者居其大半。闲杂苗犴。赋性凶顽。别无恒产。上年一闻禁川之信。蠢然欲动。臣途次目击心忧。不及徐俟接篆。遽有条奏。实由于此。若辈知之。始就驯贴。李鸿章吴棠翁同爵文格丁宝楨历次奏陈。以为大虑。今拟堵绝川私。添造船。召募旱队。如临大敌。万一铤而走险。计惟悉数歼除。是以百万生灵惨投锋镝。绝民生计。势必至于横决。其患恐不止鄂川两省。目下西陲未靖。海防吃紧。甚至借及洋款。何堪再办军需。臣虑其激事变也。伏思川淮分界章程。本系臣与曾国藩会商奏定。原议准川营销五府二州之地。归还淮纲。须俟黔滇边引一律畅销以后。而仍以体察情形不戾时宜为主。现在川省官运黔盐。甫经试办。成效未睹。丁宝楨奏济楚销路。未可遽停。请俟积引销竣。再行办理。该督籍隶黔中。深知兵燹后户口荡然。猝无把握。故欲需以数年。诚恐黔销未畅。济楚先停。川省亿万众无所归宿。别滋事端。如导水然。支河分泄。巨涨自消。强遏其流。必致横溃。臣愚以为当以滇黔课收如额之日。为禁川立限之始。不当以沈葆楨此案奉 旨之日。即为立限之始也。臣与曾国藩昔年奏定分淮之界。不准川盐侵入分寸。分川之界。仍令淮商酌设子店。拨售零引。原欲民习惯自然。

逐渐进步。彼此斟酌。具有苦心。乃后任两江各督臣徒慕收复之虚名。不求立法之本意。自曾国藩故后。襄郟等处。遂无人运盐前往。良规中废。人咸惜之。前本因川淮盐色。优劣判然。致难畅销。

今沈葆楨奏称。现饬分司场员讲求煎炼。可与川盐相敌。两淮既有此洁白如霜之品。何不早济楚民。必迟至禁川以后。应请 敕下沈葆楨将各场提净之盐。酌配自变量。运赴襄郟等五府一州。与川盐一并营销。作为试办。由臣随时稽查。不准在武汉黄德一带私行洒卖。致侵正引。该商等暂免摊派。成本尚轻。自必踊跃争先。可冀渐推渐广。川盐价高。难与相敌。将不禁而自绝。实釜底抽薪之妙策。与曾国藩昔年定界初心。适相符合。如数年以后。分川界内。布满淮盐。黔滇川销。亦臻畅旺。届期或议禁川。或尚须展缓。再行察酌情形。会商奏办。至楚督身任地方。督销缉私。是其专责。引地规复以后。一切事宜。均应仍复旧制。犹之淮厂课程。职在两江。非两湖各督抚臣所敢越俎。异日边销果畅。川票果停。旧设各局卡。应即改归两湖督臣派委节制。以一事权而专责成。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悉心秉公妥议。恭折由驿沥陈。伏乞 圣鉴训示。

#### 复核两淮包饷立限收复引地疏

丁宝楨

窃臣接准两江督臣沈葆楨咨送。包饷立限。收复楚岸引地。并议覆部议淮商先筹银五六十万两解川。以备开办滇引之用。各折片稿到川。咨明妥议具奏。又准湖广督臣李瀚章咨送。议覆江督章程未能允洽。并附奏禁川复淮。关系数省大局各折片稿到川。臣详细披阅。在沈葆楨总理淮纲。亟图规复旧制。遂有包饷立限之议。为淮商计。兼为川鄂计。非不至周且密。臣等曷敢不秉公办理。和衷共济。顾作事必准乎人情。则推行鲜窒。求治必因乎时势。斯成效可循。如原奏所称包饷立限两事。臣愚以为名则是而实则非也。查口岸商人。领引认课。是其专责。然必引销而后课足。如引销不足额。则为积引。盐务定章。原准其分年带征。未闻令按年包认。诚为天理人情之至。夫课属正供。尚无包认之理。若饷则非商人应完之款。款非其所应完。而必勒之以按年包认。彼商人持本求利。本一而利十。犹将不足。若利未形而本先折。其谁愿之。闻今日淮商售盐。每引获利甚微。兹因复岸而勒令包饷。就现在楚岸计之。亏本实甚。亏本以谋利。淮商独非人情乎。顾或者曰。包饷既于商不顺。该商又何以具结包认。曰是殆迫于目前之权势。不得不面从以塞责。且亦熟计包认之后。即解不足数。官究无法以束缚之耳。商人狡狴伎俩。每出恒情之外。以利诱之。方且故为观望。以势迫之。决不能踊跃。现在川鄂京协各饷。恃盐厘以为大宗。若一旦舍随时有着之款。而仰息于悬而无薄之商。设使包认之后解缴不足。问

之商。商则曰局中代扣。商不得知也。问之局。局则曰盐未售出。银无从扣也。不得已而咨之江督。则又曰行局饬商赶紧扣解也。彼此辗转推延。而指拨之款凭何取给。急用之时将何指望乎。此则包饷之说。诚不可据为定论也。至臣兴办黔边。本属川省分内之事。现在始基甫创。一切经营。曾无把握。安敢遽作复淮之想。且黔中兵燹二十余年。民靡孑遗。村市为墟。销路尚须新开。口岸岂能骤复。臣此次试办。实因清查边计。各引积滞过多。课羨无着。而且川东之私梟日炽。黔省之招复倍难。故极力为此。冀将川商徐导入黔。为得尺得寸之计。以维川黔大局。而创办非易。即运本一项。前奏借拨鄂东两省银四十万。迄今竟成画饼。不得已暂就本省藩盐道各库。暨各州县发商生息项下。匀凑银三十五万两。先行开办。而持此涓滴有限之本银。以筹一万数千之边引。前空后竭。办事之员。掣肘万状。即使宽以年月。尚恐不能着有成效。是以臣前奏试办黔岸。即将济楚不能遽停。预为陈明。今沈葆楨乃谓臣办黔边。已存让淮之心。遽请以此奏奉 旨之日。即为禁川立限之始。是其急于复淮。遂不暇将今日黔岸之荒废。及臣试办之艰难。一为深长思耳。

且禁川之举。以现时情势筹之。实有万难遽行者。臣从前熟闻复淮之议。比到川后。即经派员详查。始知川省井盐积如山。而托井为生者。即自流井一处。已不下百余万众。加以船户水手。又不下数十万众。率皆贫极无赖之徒。朝不谋夕。平时即虞其滋事。刻加防闲。至向井商人等。微示以禁川入楚之意。则僉称川井之开。楚盐之行。从前皆奉文招徕。并非私办。今何以忽行禁止。必无其事。愚顽之民。众口一词。其理似胜。即臣此次议办黔岸。各井商不知底蕴。即谓黔岸举办。济楚将停万众交哗。讹言四起。经多方示谕。始就安帖。而疑团不释。心尚惶惶。夫办理黔边。与禁川入楚何与。而井商已刻不自安。若禁川之议必行。则百数十万无业之民。生机顿绝。势将铤走。川鄂之祸。决可立见。是不惟复淮不能行。将黔岸亦不能办。而乱机一动。亦恐非旦夕所能藏事。方今西陲军务未靖。尚需重饷。而北路山陕豫各省。已成普灾。饥民遍野。赈抚无术。逃入川境求食者。络绎于途。大可隐忧。川省近接秦晋。设因此有意外之事。恐一呼四应。其害将不止于川鄂。大局所关。实非浅鲜。时势若此。更不可不长虑而顾也。至原奏谓楚岸为二百年来淮商固有之引地。而责之以 祖制不可违。 国计不可误。诚为至论。惟臣窃思淮南楚岸当我

列祖 列宗承平无事之时。大经大法。普天臣民同此遵守。谁敢更易。迨我 文宗御宇。适值东南不靖。淮盐梗塞。楚民淡食。不得不以川盐济之。其后百计招致。商运渐开。又复藉厘助饷。削平大难。由今思之。安得谓率由旧章者为是。而变通尽利者遂为非也。查此次李瀚章覆陈各情。剴切周详。洞澈利害。臣亦何庸多赘。惟沈葆楨以臣此次办理黔岸。即欲立限复淮。

如果事属可行。臣等万不敢稍存畛域。置淮鹺于不问。且臣正拟疏通边引。亦可藉此一举。移济楚之商。转而运黔。事机岂不甚便。无如时势殊多窒碍。臣实不敢稍为迁就。贻患无穷。计惟有实力措办黔边。俟将来销路渐开渐畅。可以与楚岸相敌。彼时川商之济楚者。或可使渐归本岸。则不必亟议复淮而淮自复。似较之目前强办。形格势禁者。实为有利无害。用力少而成功多也。至另片覆陈部议淮商先筹银五六十万两解川以备开办滇引之用一节。查沈葆楨所陈情形。似已有为难之势。臣逆揣淮商。亦恐难集此巨款。即使淮商慨允凑解。而川省以应办本岸。累及隔省商人。于理未顺。于心何安。且此时初办黔边滇岸系属缓图。但使黔岸自此顺手。逐渐畅销。则黔岸现在之运本。日后挪之以办滇。亦足资应用。正无须苦累淮商为此不情之举也。所有包饷立限。禁川入楚。窒碍难行。未能遽办各情形。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据实缕悉恭折具奏。伏乞 圣鉴训示。

两淮盐价难以议增疏光绪二年

沈葆楨

窃前办西征粮台户部侍郎袁保恒奏请各省酌加盐价一案。两次接准部咨。令各督抚专案覆奏等因。先经前署督臣刘坤一札饬运司及各盐道体察筹议。因未覆齐。是以未经覆奏。现经臣催据各司道先后详覆前来。伏查袁保恒加价之议。意在裕饷赡军。西陲需用之繁。待饷之急。无有过于今日者。臣责司鹺榷。苟有裨于度支。何敢不竭尽心力。冀效涓埃。惟盐务大纲首重疏销。而疏销莫急于便民。便民莫急于轻本。三者相辅而行。缺一不可。两淮池多广。但系产盐之区。而非销盐之地。其引界。淮南则重在江楚。淮北则重在皖豫。贩私例禁固严。而隔省则呼应欠灵。地广则耳目难及。况兵燹以后。各引地久被邻盐占销。至今未能遽复。缉无票之私非易。缉有票之私尤难。淮南近年造报盐厘。日见其减。淮北部限以八个月为一纲。从未依限销足。至速亦须十个月。方能办竣一纲。又因统计纲分。尚短四纲。故纵能稍稍提早。亦即接办新纲。并无以四个月带销积引之说。邻盐路近而价贱。淮盐路远而价贵。避贵趋贱。人情之常。若于邻界毘连之处。高淮价。而欲铺户水贩。舍贱就贵。虽法令亦有时而穷。此加价有碍疏销之实情也。盐为民间日用所必需。减一分售价。即纾一分民力。从前盐法。祇征盐课。不征盐厘。军兴以来。各省藉盐厘以济军饷。始则分抽。继归统解。淮南虽迭次奏减。而湖南湖北江西各岸。每引尚收六两有奇至八两有奇不等。淮北五河正阳两卡。每包收厘钱五百文。已历有年所。课厘并计。比较畴昔仅征课银。为数已重。楚西等岸。又因银价日昂。钱价日跌。民间以钱零买。价已暗增。日求减轻而不可得。此加价有碍便民之实情也。商人办盐。必先计算本利。是盈是亏。盈则不招自至。亏则招之不来。原奏

先请每觔酌加三四文。嗣改酌加二文。夫曰二文。至少也。殊不知两淮引额。重于他省。淮北例定每引四百觔。淮南例定每引六百觔。即就每觔二文计之。淮北每引须加八百文。淮南每引须加一千二百文。无论就场征收。或随课并纳。终须归入成本核算。商力实有未逮。目前运商运盐到岸。场商收盐入垣。皆因积压过多。非守至一年有余。不能脱售。因之有卤耗之累。住日之累。银利之累。转输愈滞。折阅堪虞。与初定章时。情形迥乎不同。此加价有碍轻本之实情也。以上各层。臣就各司道之所详。证以近日之商情。参以曩时之成法。周谘博访。众论僉同。两淮课厘所入。虽未能复全盛时之旧。而每年淮南北统计。已在三百万两以上。历年报解京饷。全恃盐课。西征各军。如老湘一营。专提淮北之厘。此外如淮军月饷。江南留防各营军饷。又特拨之 万年吉地 惠陵等工程紧饷。皆取资于盐厘。迩来江皖滞销。大有江河日下之势。各项拨款。支绌不可言状。兢兢自守。犹虑失其旧观。万一因增价而缺销。因缺销而误运。必致课厘大形短绌。窃恐所益于军需者徒有其名。所损于 国计者深受其实。臣固不敢稍涉谗卸。存畏难苟安之心。亦何敢轻议更张。致得不偿失之患。理合据实详细覆陈。

淮北额引碍难骤增疏光绪五年

沈葆楨

窃臣迭准部咨。自甲戌纲起。责令众商增额八万道等因。当经转行去后。兹据运司欧阳正墉督同海分司妥议。详请具奏前来。臣查增引为榷盐之美名。新商愿之。旧商尤愿之。部臣迭次督促。意在裕 国计而复旧章。臣责有专司。既足以自炫所长。又可以取悦于众。何所惮而胶柱鼓瑟。惟深味前人立法之意。参以近日利钝情形。觉美名仅在目前。三五年后。恐即流弊百出。且驯致于积重难返之势。谨以见闻所及。为 皇太后 皇上覩缕陈之。商贾之挟重资以求赢者。向皆注意丝茶。而年来往往亏折。惟票盐则利微而可操左券。故转为众所争趋。然额引归旧商。票价愈昂。则愈为可居之奇货。虽重价购之而不可必得。非覬觐增引。无由搀入其中。由是有游手好闲之徒。希冀钻营得票。转卖渔利。捏造商名。迭赴分司运司以及臣衙门百计禀求。或以捐赈请。或以助饷请。更端尝试。遇事生风。所谓新商愿之也。新商不能搀入。遂疑旧商从中把持。殊不知果拟增引。舍掣签别无他法。新商可掣。旧商亦可掣。新商事事草创。获利犹迟。旧商则因山为高。轻车熟路。譬如去年办百引。今年办二百引。其用费不至于倍之也。而获利则当倍之。所谓旧商尤愿之也。历任督臣精盐政者。无过曾国藩。稽诸旧卷。每审定一法。必举数十年之利害。如身入其中而历试之。计当时众商增引之愿。未必淡于今日。而淮北引额。仅划二十九万有奇。夫岂自便考成。置 国课商情于不顾哉。历考盐政之坏。胥由额

浮于销。其始设法弥缝。勉符奏销之限。久乃愈不可收拾。于是新残套搭之议起。商疲课绌。治丝益棼。未几而有锐销融销之奏。未几而有带征停运之奏。乾隆嘉庆年间。屡坐此病。即如今日川盐。销路可谓极畅。而滞引转多。稍一清厘。谤声四起。亦前车之鉴也。商人惟利是视。鲜能深明大体。人多则互相倾轧。有祇图目前毫发之利。而不惜全局为之动摇者。今额少则商少。商少则剔弊易于为力。疏销亦易于为功。如到岸之浮费。出场之私踪。以及重斤废票等弊。得廉能之吏数人。聚精会神以整顿之。尚不至毫无把握。而其颠扑不破者。尤在循环一法。盖能将纲分逐渐提早。收裕课之实效。而不必居增引之虚名。曾国藩用意。致为深远。就淮北课项而论。从前运盐四十六万引。征正税银三十一万余两。协贴淮南银六十七万余两。共计征银九十八万余两。现在每纲征正杂课银三十七万余两。五河正阳两卡盐厘旺收之年。数逾百万串。以初定章时。每两易钱一千三四百文计之。每年尚不止收银六十余万两。即极歉之年。亦收厘七八十万串。是引额减运三分之一。而课厘并计。比较从前。大致相埒。

况自开办戊辰纲起。至甲戌纲止。历六年有奇。销足七纲。引既溢销。课自暗长。若骤加八万道。运多则销滞。销滞则本阁。而运亦不前。私梟遂乘机四起。往日视为奇货可居之票。渐至一文不值。商不自爱。将夹私之弊甚于贩私。而重斤废票。跌价抢售。沿途加载。无所不用其鬼蜮。商不可问。而课愈不可问矣。嘉庆道光间。常见殷户愿捐巨款以求免商。其受病夫岂一朝一夕之故哉。况淮北引界。与淮南楚岸孝感黄陂等县。及皖北各属。处处毘连。北盐南侵。历年已久。道光末年。南引停滞。皆归咎于北鹺增额所致。现在楚皖边境。设立堵缉北私各卡。业已防不胜防。万一淮北因增引而跌价。因跌价而抢售。泛滥于犬牙相错之地。南鹺其何以当之。臣博访周谘。通筹全局。与其徒博增引之名。致滞销而滋弊。何如恪守已成之法。俾月计而有余。合无仰恳 天恩。容臣姑照曾国藩所定章程。督同运司竭力疏销。务期纲分提前。俾历纲积引。逐渐销竣。再将旧额酌量规复。所有淮北额引碍难骤增缘由。理合据实沥陈。伏乞 圣鉴。

淮商筹捐巨款请免常捐票本疏

吴元炳

窃户部奏捐两淮票本一案。钦奉 上谕。既与改票初章不相刺谬且亦不致病商限两个月据实覆奏等因。臣督同署运司徐文达札调海州分司等集商妥议。参考昔日之成规。体察目前之岸务。按年捐助。商力实有未逮。其中窒碍之处。有不能不覩缕直陈者。东南百货经营。以丝茶为大宗。近年动辄亏折。惟两淮鹺业。恪守曾国藩奏定新章。行之近二十年。获利较有把握。有票者恃循环为

恒业。无票者欲搀入而无从。辗转喧传。票价遂无所底止。致有淮票一张价值万余两之说。细加推究。前数年尚多更名之商。近则价愈昂。愈为可居之奇货。非特无人愿卖。亦无人愿买。票价之昂。已属虚而非实。自闻按年捐银之议。本重利微。商情疑虑。票价必落。恐渐至一文不值也。溯查道光末年。票法之坏。在跌价抢售。曾国藩鉴前事之失。在各岸设立督销局。整轮保价。至今坚守不摇。每盐一船到岸守轮。至速亦须十个月。或一年以上。方能出售。一遇滞销。则或轮守年半或两年。数年以前。邻私畅行。两楚之盐。竟有守至两年半以上者。虽住日仓租辛工卤耗。在在加增。而从未有越轮而售者。良以畅年之有余。补滞年之不足。通盘匀计。利虽薄而本不亏。今各岸销市畅滞靡常。一旦责以常捐。则一年拟捐千两者。守至两年捐已加倍。万一守愈久而捐愈重。向之恃为衣食之资者。不且贻身家之累乎。议者谓淮商不费一钱。世擅其利。与改票初章不符。殊不知设局给票。为时甚暂。同治四五年间。李鸿章署两江督篆时。请运已旺。行票不能遍给。遂商诸曾国藩。参纲法于票法之中。刊颁淮南循环章程。溯后马新贻踵行于淮北。彼时票价尚不甚昂。新商往往备本买票。禀请更名。十数年来。始挟重资而来。旋获厚利而去者。不乏其人。目前办运各商。大率出过票本者居多。与初行票时。情形本不相同。现南北捐输。不一而足。自小逻堡工需。而山东直隶而本省而闽省而山西河工灾振。共计捐过银二百十三万二千六百两有奇。或请奖。或不请奖。无非出自商资。不仅修筑清水潭一项。人所共知。其商情能如此踊跃者。亦赖循环之法。有以鼓励人心。倘一朝堕此良法。转不足以示大信。议者又谓改验资掣签。旧商即散。新商自无不乐从。殊不知验资之法。从前陶澍陆建瀛皆不得已而出此。曾国藩亦曾试行。而军兴以后。市情大非昔比。一闻验资之信。类皆不惜重息多方告贷。每月自上海以达汉口。银路顿然壅闭。掣动数省。几至罢市。而局卡所收之银。官库暂存之款。亦不免私挪上兑。甚至营弁洋商。从而生心。得票者资非己有。挟资者签掣无名。流弊不可穷诘。曾国藩始与李鸿章毅然变计。岂无所见而改弦易辙哉。矧新章之乐从。以其有利也。若散循环。而按年再加以常捐。是既夺其可操之券。而又竭其不涸之源。窃恐新商亦未必有人问津。臣历考淮南北报部课厘。自定新章迄今。已逾五千万两以上。循环章内。载明犯规者扣除。随时另招补码。各商如有误课误运。不难立时斥退。利权仍操诸上。非从前根窝。悉皆纲商把持可比。为淮商图经久之利在此。为鹺政筹不敝之规亦在此。藏富于国不如藏富于商。宽恤在一时。正所以备缓急于异日。谨仿历次筹捐成案。劝令南北暨食岸各商。凑集巨资。情愿共捐一次银一百万两。先缴现银四十万两。其余六十万两。亦分岸定数。由督销各局。按引核收。随时分批解部。仰恳 飭部全数赏收。免其常年输纳。各该商世受 国恩。不

敢仰邀 奖叙。仍照章将所认引票。永远循环。以裕饷需而保鹺局。

覆陈两淮断难改章增引疏光绪七年

两江总督刘坤一

窃准部咨议覆给事中戈靖条陈淮南盐务指询各节。行令详查覆奏等因。臣伏查两淮鹺务。甲于天下。每年数百万两饷源。每场数千里命脉。胥是赖焉。果有当除之弊。可兴之利。臣亦何敢畏难苟安。惟淮盐新章。行之近二十年。所收课厘逾六千万。历次所捐巨款尚未在内。而各商犹复龟勉从事。以有余润可沾。其裨益于公私。不得谓非办有成效。就臣历官兼管鹺务之处。淮盐似较胜一筹。该给事中竟称盐务之坏。以两淮为最甚。立论殊欠持平。两月以来。经臣督饬运司洪汝奎谘采輿情。详稽案卷。始知人言之有由来。而所陈多不足信。部议洞若观火。实令外闲官商。佩服不忘。除减川配淮。业由臣专折具奏外。其余不外增新引包鄂饷疏岸销裁捐费四端。谨就岸务商情悉心参酌。为

皇太后 皇上缕晰陈之。治鹺无他。专重销之一字。销果畅。商虽少而转运亦灵。销若疲。商愈多而出售弥滞。此一定不易之理。而官销之畅滞。则视私盐之多少。淮南自被川盐久占。鄂湘引地。地皆私。漫无稽考。该给事中原奏亦谓川私山积。淮南以现有之商。运已认之引。抵岸后已须守轮一年或半年之久。查鄂岸现在请运丁丑上半年之引。湘岸现尚请运丙子上半年之引。而两局已存盐各十余万。仪栈且有十七万余引之多。上仓有费。住日有费。辛工官息又有费。成本占摺。乏术疏通。旧引之积压如此。若再另增新引。其败可立而待。譬之治水不问去路之通塞。而专事浚源。终虞决口。治病不问病人虚实。而漫言峻补。必致伤身。部臣不遽颁引。而又许将窒碍情形。据实陈覆。可谓洞见症结。此新引断难骤增之实情也。包饷之议。创自前督臣沈葆楨。原奏许尽鄂湘原认之引。永远循环。不再另招新商。以挠其权而夺其利。旧商所得足偿所失。故人人踊跃具结。乃至取结达部。其确有把握可知。臣抵任后。该旧商犹复禀催。并无异说。现在复淮尚无定局。将来应否增引增商。亦难悬揣。今昔情形既不相同。办法不能胶执。臣愚以为鄂中不以引地归淮则已。果以引地归淮。无论旧引新引。旧商新商。鄂饷断可无虞短绌。盖销川盐则完川税。销淮盐则完淮厘。但使盐有去路。即是饷有来源。鄂中每岁所收川税。以钱合银。均在九十万两左右。有案可稽。如以淮商包饷为不足凭。或将鄂省向在川税项下。筹解京外各饷。奏请改拨两淮。由臣督同运司妥筹解济。鄂饷既归有着。即复淮应亦有成。一转移闲。鄂淮皆无所用其推诿。至于入境川厘既停之后。到岸川盐未尽之先。所需鄂饷。淮商自应兼顾。应俟复淮定议。由臣咨商楚督。并饬司局设法筹维。不至因此贻误。此包饷系属可靠之实情也。课厘之盈亏。惟视销数之旺淡。当此度支拮据。首宜讲求疏销。然查两淮盐色不如川



粤之佳。价不如川粤之贱。疏销之法。惟在缉私。自湖北之荆宜等府州。及湖南之澧州。借销川盐。两省门户尽失。在在巡缉为难。即使随处设局督销。恐亦徒糜经费。

他如湖南之衡永宝三府。方为粤私所占。浸灌以下府州。前督臣曾国藩与臣籍隶湖南。明知该三府户口数百万。淮盐片引不行。而未尝委员前往设局督销者。以该处山路纷歧。民情困苦。缉私不能严密。设局亦属徒劳。祇合留为藩篱以存限制。至江西为臣久宦之区。深悉粤盐一入赣窰。四通八达。堵截无从。与湘鄂情形大略相似。皆因私盐多而官引不行。非为官引少而私盐始至。否则即无官局。商贩自可营销。该给事中谓鄂西不多设局分销以致停滞者非也。上年综核各岸销数。惟皖岸与前届不相上下。其湘鄂西三岸均属短销。而湘岸为甚。该给事中谓湘岸溢销至倍为鄂岸所不及者亦非也。夫盐务贵变通尽利。尤贵斟酌合宜。以两淮引地。久为湘鄂所占。以致淮引滞销。诿可不图规复。然非步步踏实。必至有始无终。有损无益。现在湘鄂西三岸。兢兢保守腹地各府州。不使私盐搀入。而于积惯行私之处。逐渐经营。以冀得尺则尺。得寸则寸。臣复督同运司力行重淋之法。务期盐色干洁。以敌川粤私盐。而于局卡文武督缉之勤惰廉污。分别撤留赏罚。并添拨水陆精锐之勇以壮声威。凡此目前整顿之方。即为将来扩充之计。至于淹销一节。实为盐务一大弊端。然自曾国藩设立章程。课轻厘重。不特补运之盐。令完全厘。即被淹之盐。亦完半厘。已属无可取巧。又须州县履勘出结。商人亦惮烦难。臣严饬各局。于报淹可疑之案。立派亲信密查。以杜虚捏。此则疏销不敢稍懈之实情也。派捐最属病商。当此陈盐滞积。积困未纾。诚如部议。必须休养商人。以期渐复元气。臣接据各商开呈清折。胪列现捐名目。分札司栈各局。务将一切费分别酌裁。其中以局用为大宗。鄂西等岸。所以不欲多设分局者以此。余则在局候委各员薪水。为款亦巨。臣通饬各局。以后不得多收委员。即系熟悉差务堪备差遣之员。亦必遇有缺出。方准派委。至于地方善举。必须察酌事宜。量予限制。不得一味见好。滥应滥支。此浮费现在裁汰之实情也。臣查两淮盐务。近来口舌纷纭。无非为改章加引起见。历考曩时盐法。屡蹶屡振。初立一章。无不争先恐后。不数年而良规中废。大率前盐甫畅。后引递增。以为引增即课充。多多益善。不思增引而不增销。年复一年。积疲成困。百病从此而生。乾隆嘉庆年间。屡有铕销带征之奏。无非为积引难销。力图补救。究之挪新掩旧。挹彼注兹。于课项有何裨益。前督臣陶澍创行淮北票盐。意美法良。初行尽善。厥后加引至四十六万。不特淮北销疲。甚至侵蚀淮南边界。而南鹺至道光末年。几于不可收拾。前事之失。可为殷鉴。曾国藩初定新章之际。设局招商。迨商认之引。足符岸销。遂有撤局停招。与李鸿章商定循环转运之法。嗣增湖南辰州盐二十

四票。轆轳不清。久之始定。又以协賑天津。楚西加引四万。岸商渐形支绌。曾国藩颇歉于怀。经前督臣李宗羲奏明有案。以后从无增引之事。至今楚西各岸。销数虽滞。而守轮待售。尚有什一之获。各商恃为恒业。局外欲换越而无从。逐逐耽耽。乃为把持垄断之说。以撼旧商而请新引。甚至本无办运之资。亦无力运之志。

欲以新引转卖渔利。始于运司。继于盐政。终于户部。摭拾浮言。更端尝试。光绪三年。曾有商民信成和等赴部递呈。请增楚引十万道。捐银四十万两。淮南奉文日久。并无一商来淮。一钱缴库。经沈葆楨奏驳在案。兹由该给事中奏请由部颁引。可见伎俩层出不穷。祇知图利营私。不顾搅乱鹺政。臣闻此次若辈并力一举。事在必行。幸荷 圣明烛照如神。部臣维持大体。淮纲赖以保全。否则大局一为动摇。不堪设想矣。臣职有专司。责无旁贷。深知曾国藩所定盐法。一秉至公。历久不敝。故各前任莫不恪守旧章。今该给事中以收引地加引票责臣。不知二者可合而不可分。如已荆澧等六府之地归入两淮。或可酌增新引。至于现在引地。于现行引票尚未全销。安得再增以速其败。臣之区区。但期裕课。不敢存彼我之私。但欲便民。不敢有恩怨之见。然复淮与增引。则事在并行。能复引地。不必如沈葆楨所奏不增新引。欲增新引。则必如沈葆楨所请收回引地。此外成规具在。断不可轻涉纷更。臣惟有督饬运司维持整顿。以冀销路日畅。仰慰 朝廷重念鹺政之盛心。

致九江知府沈幼丹论税淮私书咸丰四年

周腾虎

我军所请浙鹺三万引。半年已来。闻起运尚止千三百引。浙河饶江。冬水日涸。年内情形。此举已成画饼。今日接金眉生观察致黄南坡太守信函。亦以西运浙盐。本重利轻。难于招贩。即展至明年。恐亦未能源源畅运。此案 钦帅郑重出奏。 钦派两大员督运办理。若一年祇营销三万引。已属不成事体。况此数尚全无把握邪。浙鹺多窒碍难行。浙中当事。又不能俯念时艰。顾筹大局。即与之文移往复。适益是非。无补实事。为今之计。总期有益餉项为主。但能笼致西省食盐之利。又何必专藉浙鹺。江西自改新章。元二两年。每岁皆营销至十六七万大引。浙引三万。究亦济食无多。似未便胶柱鼓瑟。株守不易。弟军中四路谘访。悉江运淮私。磅薄于彭湖浔瑞各境。沿江四上。担负塞涂。即建德之大姑塘湖口之刘四桥两处。来盐多者。每日不下四五百石。少亦二三百石。此时江路未清。安所施其法禁。利之所在。愍不畏死。三年江督奏办就场征课原折。原有令各该贩从东坝出江。由间道运往楚西各岸等语。则此盐来路。亦未便尽目为私。乱世难民衣食所资。即 朝廷亦早予一线生涂。暗为调剂。今日江路私盐。似宜笼之以术。未可寻行数墨。仍守承平缉私之窠臼。为掩

耳盗铃之具文也。弟与同人熟悉鹺务者细商。今日且于吴城设一盐卡。晓谕商民。就卡纳税。每石酌报数百文。由执事印给护照。准其于西省各口岸发卖。其未领护照者。即为私盐。或派营弁搜缉。或准居民告发。导其所往之涂。似不至壅遏为私。坏我大局。此无论浙盐不来。不能概阻民食。急宜收此利权。即浙盐东来。而官盐成本。每斤五六十文。私盐每斤三十文。官盐力亦万不能敌。必致仍如上年仅销省垣一城而已。物情所在。惟以变通适事为主。今日拮据筹饷。百计无方。似此目前之利。岂可弃之不问。淮盐到卡纳税之后。成本既加。卖价亦不得不长。庶不致与浙盐贵贱悬殊。肆行浸灌。实属两不相妨。交有裨益。盖专运浙盐。无论常玉山运道艰难。不能源源接济。贍足民食。即就令尽运浙盐。浙中亦无此多盐。可供楚西各岸食盐之数。故一面就各江岸设卡收税。招徕贩盐。一面借拨邻省食盐。实两利俱存并行不悖之道。且浙中所拨。祇有三万自变量。实于西岸引额不过十分之二。何得不通筹大局。一计全省之课额邪。

拟辑淮南盐法纪略稟同治九年

庞际云

窃查两淮盐法志。板多损缺。经方前司稟请修补。署司抵任后。复将旧板之不能经久者。又补刻多叶。业已竣事。惟此志修自嘉庆十七年。历道光咸丰至同治九年。已五十余年。其间改章最多。而大要在改纲为票。所有淮北盐法。自陶文毅公改行票盐。每年销至四十六万余引。称为极盛。淮北盐法志略。已刊行于世。至曾侯相重加整顿近年章程。又辑为续略。是淮北数十年之情形。已可考证。而淮南则缺如也。溯自道光三十年。陆制军淮南改行票盐。案多散失。其大略尚有可述者。法在革浮费轻成本而已。如运司书吏之积弊。牢不可破。则改为引领纳课。设立扬州总局。以清衙门之浮费。汉口为江广总岸。其匣费虽裁。而暗中之应酬仍多。则改为票盐。运至九江验票发贩。以除总岸摊派之浮费。盐船经过桥关。皆有掣验。原以防弊。乃弊未去而费日增。则改为坝掣以后。祇过所掣。在龙江一关验票截角。其余一概停免。以省掣验之浮费。盐包出场以至江口。其驳运船价。及损盐改包。一切人工。皆有吏役经管。因而从中勒措。则改为商自雇。不准吏役经手。以革勒措之浮费。至引目。则减去滞引三十万道。每年祇行一百九万道。俟稍有起色。再复原额。至课款。则定为每引正课一两一钱五分。杂课一两九钱二分。经费六钱五分八厘。食岸正课相同。杂费减半交纳。以外丝毫不准浮收。其得手则尤在以带运之乙盐为新引之加觔。乙盐者。乙巳一纲。盐船至汉口。全遭回禄。商人皆已纳课。例得补运故定为新盐一引。带乙盐二百觔。每引以六百觔净盐出场。至仪征改为六十觔子包。一引十包。取其易于稽查。既大减浮费。又多运盐二百觔。成本几

轻一半。故开纲数月。即全运一纲之盐。无如行之未久。即值癸丑之变。淮南遂片引不行矣。兵燹之后。案牘无存。祇能纪其大概。而纲目多无可考。其可考者。则以咸丰三年以后为断。初则就场课税。继则改设泰州总局。丁堰东台分局。继则裁分局设泰州总局。此尚非票盐也。及至曾侯相节次肃清江面。始广行票法。设鄂湘西皖招商局督销局。又设瓜栈。始有商人总理。今则由官主持。迨李伯相裁招商局归淮南总局。改验资章程为循环转运。盐法屡更。其间或奏或咨。皆刊定有章。而随时亦多有损益。署司思旧志既与目下所行全不相符。而淮南票法。行之十余年。为盐务一大关键。拟辑为淮南盐法纪略。以课税督销环运减厘数者为大纲。而以因时损益之案附之。已飭司署各承。先录案由。摘抄成案。业已缮齐。即派委熟悉盐务江苏候补通判魏大均两淮候补运判金兆盘候补经历姚鸣杰候补大使唐人鉴分案编辑。署司再手加校订。俟有定本。再呈钧览。庶几自咸丰三年以后淮南盐法。存其梗概。以为将来修志章本。

### 复陈筱浦广文书

曾国藩

鄂纲引引过多。批令截止甚好。验资减折掣签。三者均有流弊。尊拟节略。欲令已认之贩。销出一票。除完本厘外。并令预纳后运之厘。约有五利。诚为苦心筹划善处之法。惟鄙人办事。最喜光明洞达。妇孺皆知。不喜文不对题。药不对病。刊本载定先盐后厘。今若改令预纳厘金若干。则当由李宫保刊一小告示。每商发给一纸。说明所以先厘之故。不当由督销局出此号令。勒令预纳之厘。此所谓文不对题也。至节略中称厘可渐加。酌加正税二语。尤为难行。厘固不可稍加。加税亦必减厘。成本所关。分毫皆须斟酌。刊章所载。均系票盐之法。凡票商今年请引者。明年再来亦不拒。不来亦不究。今令销出一票。即须预纳后运之厘。不准多请。不准少运。是票商而责以纲商之道。亦所谓文不对题也。鄙意飭招商督销两局。物色真正殷商维持而护惜之。使其辘轳转运。暗寓纲法于票盐之中则可。勒令票贩尽充纲商则不可。目今所难者。额引少而请者多。恐不得引者向隅而叹。乃欲令得引者预纳后厘。接办后引。以后扬州全不准请引乎。则恐楚西销局接办之人。不能认满新引之额。若扬州仍准请引乎。则恐请引之多如故。即向隅之叹亦如故。此所谓药不对病也。鄙意以引给商。而令商本亏折者。盐政之咎。额引已满。不能给众商者。非盐政之咎。验资劝让。或不可行。而减折掣签。究属可行。假如配签十支。以两支写无引。以八支写三成四成五成。以至十成不等。掣得十成签者。请百引即准百引。掣得三成四成签者。请百引。祇准三十四引。掣无引签者。各挟贖本归去。谁敢怨之。又如配签十支。不写三成四成九成。但写无引者二签。五成六成七成八成各二签。谁敢怨之。推之百签千签皆然。只要司局并无私弊。商贩自无

怨言。病在引少商多。即于引少处用药。不必别立名目。从预纳厘金着手。反使人生疑惑也。区区愚见。望再筹思见示为感。

#### 再复陈筱浦广文书

曾国藩

湘局一批。中云。如有事故不愿续运。准由局另招商补运。是去来仍听商便。不失票法之范围。而与鄙人寓纲法于票盐之中。物色真正殷商。维持护惜之意。亦相合。惟凡办大事。可守者法也。可通者情也。盐务亦然。物色殷商。暗中保护。俨若以纲商相待。百家中不过数家。以情相联。绝不形诸笔墨。则其道圆活而可久。若凡售一号之引。均令续认一号之引。是普律以纲商相待。必多不能应者。以法相绳。业已见诸公牍。则其道窒碍而难通。昨接湘局详称。今年夏纲挨掣领运。明年夏纲再遵此批。令已认之贩。循环给运。不复再招新商等语。不知准驳如何。盐栈由官经理。积弊一空。而台章弹劾何商。牵涉及此。令人灰心。本来坚白不患磷缁。可勿介怀。惟外闲颇言商利日微。成本增加。究竟自去岁五月后。成本果稍增否。便祈示及。

#### 论加盐厘书

吴嘉宾

来谕各卡利弊。每难周知。近因试运南盐。复添加厘缉私等事。邻私本宜禁断。改办伊始。但将厘税加重。俾利薄思退。仰见措施有渐。其不思疏通淮引。禁断邻私。而但以加重厘税为务者。皆委员之过。盖委员之意。以为先令邻盐税重利薄。不知淮盐未到。徒重税邻盐。小民但以食贵食淡为虑。谓官府但与肩贩争利而已。岂所谓媚民而使之从耶。嘉宾之意。总以淮盐先行运岸为主。若淮盐到岸。盐好价平。民间愿食者多。闽盐自阻。淮盐自通。但嘉宾前议。以盐本艰难。众情疑惑。故欲先盐后价。以便试行。或省局先就建郡拨商立子盐店。稍加津贴。而令州县设法督销。来谕又谓计口授盐。事多纷扰。以宋绍兴事及黄山谷诗为证。鄙意则谓事之能行与不能行。在其人而已。其人如不肖。虽今日明公所定章程。能保无骚扰乎。现在各城乡市集。皆有售食盐店铺。用之为官则官。舍之为私则私。若令商贩自行交易。而驭之以一定之法。自可无扰。朝令夕更。官吏又不时检察。则名为杜弊。而实则扰民矣。利不求尽兴。弊不求尽革。古人有言。法去其太甚者而已。至哉言乎。谨就来示章程各条内。以鄙意求其无悖章程。而可试行至敝郡。以杜邻私而免滋事。或他郡无弊。即不必如此。亦不必令其截趾适屣也。

#### 议抚建盐引与闽通销禀

首焕彪

窃某蒙委催销抚建两府盐引。刻即遵谕亲历各属。会同设法严催具禀在案。两

月以来。督催既。惟是抚建盐引情形。实在疲敝已极。某既蒙差委。自当力求振兴。苟有所见。岂可自安含默。而不勉竭愚诚。以副大人清厘盐政之盛心乎。因姑就耳目之所及。缕陈始末。谨查抚建两府。三面接壤闽疆。而杉关一路。内则光泽。外则新城。闽私悉从此出。从前由闽至石峡下船。布散南丰南城。径走抚郡许湾。分入各属。近则山溪岭曲。出路尤多。由都石可直走广昌。由乐安公平墟可直走崇仁宜黄。由狮口可直走泸溪。由景口镇可直达南城临川。小伙零贩。出没不常。而新城南丰。尤属络绎。虽各隘口防捕甚严。而此拏彼窜。偷越日多。何也。盖利之所在。人争趋之。害之所在。人争避之。苟利害相悬不远。犹可强人从我。而私盐与官盐。利害之相悬则远甚。请试言之。私盐每斤不过四五十文。官盐必须七八十文。其相悬者一也。私盐洁净而味甘。官盐杂秽而味苦。其相悬者二也。私盐买即可食。官盐必煎熬乃能食。熬既费力。尤多耗折。其相悬者三也。私盐十两半斤可买。官盐必以包计。钱须多而拆包难。其相悬者四也。私盐无钱便买。可从容赊欠。妇女出斗粟尺布。皆可易盐。官盐必须现钱。其相悬者五也。私盐近村邻舍。早晚沿门来卖。官盐必城镇始有。地之相距。远者多至二三十里。取携不便。其相悬者六也。利害相悬有六。是私盐大便于民。而官盐大不便于民矣。小民饮食维艰。官必禁其所至便。而强以所不便。于心既不安。同为 朝廷赤子。彼则听其就便而食。此则不听其便。而必强以难食。于势亦不顺。于不安不顺之事。而必强蚩蚩之氓使之安使之顺。其将能乎。此官壅私畅之弊所由来也。或谓官壅私畅。虽由积弊使然。然亦未必非半因武弁防制之不力。半因州县整顿之无方。夫就今日事势之因循。而责武弁以不力。诘州县以无方。似也。顾今日之武弁州县。实有难以为力。难以想方者。请得先言武弁。两府隘口卡巡。碁布星罗。苟能严查密捕。何难绝彼奸私。然武弁每年俸薪止百余金。兵役每年工食止十余金。未获重赏。固难望其日夜巡逻。出死命而与私梟为敌。而盐徒又多巨恶大伙。十百成。鎗刀棍。人人备具。一遇兵役缉捕。彼即累盐成墙。持械相。置鎗孔中。伤人必毙。卒至杀伤过多。酿成巨案。不惟无功。反易受过。是以近日官弁兵役。往往视缉私为畏途而不敢问。私贩安得不多。至于州县。职司守土。自应周知一州一县之户口人丁。假令结之以恩。约之以法。恩与法既尽。即买运盐斤。按户而为之计口授食。夫亦何难。乃今日之州县。殊枯眉棘手。而有所不能者何也。 天家正供。莫重钱漕。近日钱漕重地。奸民日夜思与官为仇。官且劳心焦思。谋所以安辑之不暇。何暇议催销引。即有留心盐务者。不恤辛勤。不顾赔累。而时时以催销为事。乃所销甚赢。赏固未必骤及。即所销甚绌。罚亦未必遽加。江西引系融销。而赏罚不立。毋怪各州县祇求销至一二分以上。为足顾考成而遂已也。虽日委员催督。乌乎有济。故江西盐政之疲久矣

近因宪台任以来。悉心筹划。大有起色。而抚建两府。尤关江西一省全局。昔之议者曰。专商办运也。通纲贴费也。事已阻格不行。而今之防制者既如此。整顿者又如彼。然则欲变通抚建以顾全省之局。其将何策乎。则惟有与闽通销之一法。苟能斟酌办理。实心行之。尚足为目前救其弊。请得为大人陈之。考引课之赢绌。视户口之多寡。抚郡丁户。未必倍于建郡。而抚郡每岁额引。配销至二万七千余。建郡每岁额引。配销止七千五百余。尚不及抚郡三分之一。然雍正八年额册。抚郡配销多至四万以上。以今计之。减去大半矣。假令两府属地。尽销淮引。不惟七千五百引。不足敷建属之食。即二万七千五百引。亦未足敷抚郡之食。而不患其不敷。则以闽私之换越日甚。势不至侵尽两府地界不止也。抚建本近闽域。而必令食淮盐。名隶淮纲。实销闽引。百姓多卖私食私之累。淮商抱引滞本亏之忧。公私杂揉。轆轳不清。设卡设巡。徒烦工食。日差日委。虚糜经费。是以乾隆五十六年。江西抚宪姚有请改建昌之奏。后以部议淮地大削不果。然与其实削而名不削。淮课之困愈甚。闽私之弊莫除。是闽坐收其利而江西终蒙其害也。不如移文闽省盐臣。公同酌办。或淮或闽。听民便食。随地远近。增减价值。而于闽盐出场之时。或分别加钱。彼此连界之交。或稽查抽税。如前明正德六年。州起立盐厂。抽分闽广盐货故事。合局核算。均引清课。有公无私。而以闽销之有余补淮之不足。庶几因其近便。淮地为闽销盐而抽其盈余。藉闽为淮补课。彼此交济。有盈无亏。况闽盐引地既广。价亦必贵。亦无待减价敌私。淮引渐次可以疏通。从此通同计引核销。商课改为税课。私盐尽属官盐。无签商限地之烦。少立卡委查之费。不特事简民安。即经费所省之处。必多于额课所缺之数。久久行之。抚建理而淮课渐纾。西江之鹺政。不由此可振乎。宪台裕国惠民。经猷素着。卑职愚昧之见。何足仰赞高深。然语不云乎。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因敢忘其迂疏寡效之讥。率臆妄陈。惟冀教诲而裁成之。

#### 复李中堂论轮船运盐书

李宗义

昨覆芜槭。计尚在途。项奉小除夕手书。拟将鄂湘西皖淮盐。酌分二成。交招商局轮船装赴各岸交卸等因。仰见硕画精详。无远弗届。招商局果能得此大宗水脚。即多一层余利。洵是善策。惟于淮鹺大局颇有关系。不得不博访周谘。细加讨论。其中窒殊多。请为中堂缕晰陈之。淮盐定章。以船到之先后。为卖盐之次第。轮船行走极速。凡狡黠运商。自必乐于雇运。以为先到抢售地步。已恐有紊轮章。其自置江船。及向有结实船户揽装者。又必以轮船吊包起驳。抛洒尤甚。且每票五百引。分拨二成。不能同日开江。同时到岸。另须派友照

料。费用尤增。揆诸众情。未能尽惬。况何商应装轮船。何商应装江船。分派难均。徒滋争端。其窒一也。近年盐运到岸。守候轮到。速则一年。迟则或至十七八个月不等。商盐上仓者居多。或即用红船久守。亦听商便。轮船到岸。不能停留。必须将盐舫全数起岸。江楚各盐仓。前已均有盈满之患。深恐轮船承装之盐。猝然拥到。无仓堆储。其窒二也。尤有甚者。淮南盐祇此数。装盐船只。日见其多。各岸销数。并未能畅。以致船户生计愈绌。现在仪征栈前停泊江船。少则千余号。多则不下二千余号。以每船十二人计之。约水手二三万人。竟有一两年不能揽载者。或将船只变卖。或拆船板零售。马端侯公任内。因运商克扣水脚。江船船户。聚众滋事。几酿巨案。前事不远。可为殷鉴。今江船之困苦如此。若再酌分二成拨给轮船。各帮船户一闻此信。难免聚讼不休。其铤而走险。纠众滋闹。更在意中。其窒碍三也。洋船不准装盐。载入通商条约。近年间有洋船装盐。驶赴江楚。均经关道查办议罚。若中国轮船。一准装盐。洋人势必效尤。虽责成仪栈关道铃束。不准外国轮船装载准盐。但洋人有所借口。倘竟装运岱盐。及别项私盐。闯入长江。贻害何可胜言。其窒碍四也。有此四层。似觉难照办。事关淮南全局。谨就管窥所及。覩缕沥陈。中堂烛照如神。统希鉴而原之。

### 卷五十三 户政二十五盐课四

#### 辽海榷盐私议

胡传

盐筴之课。始于管子。历代因之。遂为理财之大政。我朝每岁财赋所入。盐课尤为大宗。军兴以来。天下产盐之省。抽厘助饷。莫不沛然而有余。盐之利军国岂浅鲜哉。然天下产盐之省。如直隶山东山西两淮两浙四川闽广。莫不有课。惟奉天沿海各州县。处处产盐。未尝有课。非辽海之盐不可榷也。金时上京东北二路食肇州盐。速频路食海盐。皆征其税。元时北京路征收辽阳盐课。立随车随引载盐之法。史有明文。我朝以东三省为汤沐邑。世世无所与。所以恤旗民。培根本也。然吉林黑龙江之旗兵。往者以精锐闻天下。咸丰以后。积弱不振。强邻无故败盟要地。不敢与校。遂拱手而畀之。甚且地方盗贼窃发。亦不能剿捕。其故何哉。东三省赋税少。兵饷皆给于京师。咸丰闲。内地兵事日亟。军需浩繁。户部之帑。不能如额以给。东三省兵丁乏饷。饥疲虚弱。故遂不复可恃。同治以后。内地之寇渐平。于是加练饷以剿盗。近年外患迫切。奉天设防。则食河南之饷。吉林设防。则食户部之饷。黑龙江为吉林北方屏蔽。地尤紧要。以饷无所出。至今尚未设防。夫东三省为国家根本重地。苟有外患。即竭天下之财力以争之。朝廷固亦不惜。然必海宇升平。中原无事



。内地各行省之赋税以时贡于户部。而后户部有帑以给东三省。万一内地用兵。户部乏帑。则咸丰闲之覆辙。奉吉现设之防兵必复蹈之。此事势之显而易见者也。近年地方当事大员。有鉴于此。孳孳汲汲。招民开垦闲荒。搜求百货厘税。皆欲就地筹饷。以给军食。而独不知榷盐。譬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其无济于用也明矣。夫山泽之利。莫大于盐。古之善理财者。莫如刘晏。其为盐铁使也。初年岁入纔四十余万缗。至大历末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夫晏之榷盐。岂有他术哉。加税而已矣。考唐时盐价。天宝至德闲。盐斗价祇十钱。晏领盐铁使时。已加税十倍。每斗为钱一百一十。故经理得法。一岁能增五百余万缗之多。近时曾文正公之榷淮盐。六百觔为一引。自淮南运至湖广。其初每引抽厘银十两三钱。其后减定章程。每引抽厘银六两三钱。夫以六百觔之盐。而抽厘银十两三钱。是民闲食盐一觔。官收税银一分六厘有奇。后减至一分有奇也。今奉天沿海各州县之盐。市价每觔不过制钱二文。诚能远仿刘晏之法。近援曾文正公榷盐之例。奏请 朝廷设官于产盐之地。以制钱二文收买辽盐。加厘课钱十八文。每觔为钱二十。以鬻于商。纵其所之。辽东之盐。运往承德以东南内地各厅州。及吉林黑龙江等处。辽西之盐。由锦义运往蒙古各部落。引地甚广。销路必畅。如每月能销盐百万觔。便可得厘课钱一万八千文。每月能销盐千万觔。便可得厘课钱一十八万千。榷辽海之盐以助奉吉黑设防之用。使三省通力合作。军储饶裕。边防益固。永纾 朝廷东北之忧。匡时急务。似莫切于此矣。

第我 朝自开国以来。辽海之盐。未尝有课。民情难以图始。士大夫溺于政尚宽大之说。视 国计之盈绌。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漠然不关喜戚于其心。闻榷盐之议。必将斥为苛政。诋为剥民。恣腾谤讟。冀阻其事。或模棱两可。请少加厘税。先行试办者。此皆迂之谈。不知利害之轻重者也。奉吉现虽设防。常有地阔兵单之虑。黑龙江尚未设防。宜切绸缪未雨之思。一旦有警。欲分防则无兵。欲添兵则无饷。皆意中事也。其宜就地筹添巨款。以厚兵力。不可缓也。目今海宇升平。中原无事。 朝廷之财力。尚难兼顾吉黑。广设边防。如内地有变。外患亦乘机窃发。当此之时。中边交警。饷必益绌。军必虞饥。亦意中事也。其宜就地筹添巨款。以蓄边储。尤不可缓也。此利害之在军 国者也。民闲食盐。每人每月不过一觔。以每觔加厘课钱十八文计之。每人每岁不过多出钱二百一十六文。民虽甚贫。易为力也。湖广江西安徽之食淮南盐。市价每觔制钱六七十文。辽盐现运吉林。市价每觔十五六文。运于盛古塔。市价每觔二十三文。纵加厘课钱每觔十八文。其价尚轻于湖广等处十之五十之三也。此利害之在闾阎者也。东三省旗地无赋。民地之赋。轻于东南各省数倍十数倍不等。而东南盐之价又重取东南之财。以供东三省之饷。二百余年矣。未

闻东南之民。怨及 朝廷。以为苛虐也。东三省之民。沐 朝廷之深仁厚泽二百余年。而不知感激图报。吝此盐厘。不亦自同化外哉。凡事两利相较。当取其重。两害相较。当取其轻。居今日而为东三省深谋远虑。非就地急筹巨款无济于事。然则辽盐之榷。即援淮引初章以定税。则亦不为过。况从轻则哉。如虑厘课既加。官价较重。小民嗜利。贩私者众。纵之则亏课。严缉广捕则糜费。办理不善。正课所入。仍不能多。则清查各场。每日产盐若干。尽数官为收买。使民闲无从得私。以清其源。如虑立法之始。商贩恐官盐价重。难以出售。或裹足不前。则仿刘晏常平盐之遗意。及近时各省官运官销之成案。先行官运。民间不能淡食。不得不市官盐。数月以后。价值画一。官盐通行。商贩亦可不招而自至。辽盐章程既定。吉之瑋春三姓。黑之艾辉。盐有从俄界来者。照各国通商不准带盐条约。杜其入境可也。因地制宜。设卡抽收厘税亦可也。要在当事之人。主持大计。实力举行。以为东三省浚莫大之饷源。而不为浮议所摇耳。

奉天筹饷宜纳盐课疏同治元年

双福

奏为筹划经费。以济军需而裕 国课。仰祈 圣鉴事。窃惟军兴以来。需费浩繁。度支告匱。于此而欲为筹饷之策。舍其大而图其细。计其利而忘其弊。无当也。我 国家岁课所入。地丁钱粮而外。惟盐鹺之利。最为大宗。乃各省俱有盐课。而奉省向不税盐。似未允协。况值此军饷支绌之际。尤当因时制宜。变通筹划。伏思盛京为 国家根本重地。滨海一带。产盐甚饶。岂容奸商任意载。私贩渔利乎。而该地方官为无纳课之条。亦无稽查之责。遂听其私贩而莫能禁。查奉天地方辽阔。人烟稠密。以及吉林黑龙江一带。俱系私盐。并且贩卖邻省。于盐课实有妨碍。若按照他省一体纳课。则奉天吉林黑龙江等处。每年所入。不止十数万两。不特接济军需。亦于 国课大有裨益。臣受 恩深重。目击饷绌。时切焦思。再四筹策。惟此举尚有利而无弊。相应请 旨飭下户部查明。援照他省纳课之例。飭令奉天府府尹会同该将军查看情形。宜如何试行纳课。妥议章程。严飭该地方官认真稽查。遵照收课。并飭吉林将军转飭该地方官一体遵照办理。是否有当。伏乞 圣鉴训示遵行。

拟整顿东三省盐厘片

奉天总督崇厚

查东三省。自 国初至今。从未办过盐课。其中窒碍难行之处。节经历任将军奏明在案。所以同治六年。原任将军都兴阿。因力筹练饷。奏请办盐厘。亦未议及盐课。今若按照各省。配引征课。诚如 圣谕。奉省盐斤。向未征收税课。创办恐亦不易。飭令体察情形。奴才悉心筹划。当此练兵筹饷之时。虽不

能遽办盐课。亦必须整顿盐厘。查东三省及蒙古各王旗。所有食盐。均仰给于奉省沿海各盐滩。是奉省产盐不为不多。销盐亦不为不广。第创办之始。立法本未周密。以致日久弊生。偷漏侵渔。均所不免。且原定盐厘数目太微。计盐六百斤为一石。抽收东钱一吊文。现以省城时价而论。每石系售东钱十四吊四百文。即使酌量加厘。不致有碍民食。当经奴才崇厚遴委妥员前赴各滩。逐细详查。酌核拟议。现于省城设立筹饷总局。并派旗民各员。分往产盐各州县。设局整理。每盐一石。抽收东钱二吊四百文。仍以八成充公。二成作为局员薪水。以及滩长书手局丁巡役工食并心红纸张一切之需。并准滩户每石加价东钱六百文。以恤商力。虽较之原定数目。不无加增。而核计每盐一斤。所收盐厘。仍不及制钱一文。似此酌量变通。于练饷既少有裨益。即盐价亦不至骤昂。惟从前虽有每石六百斤之说。均系私斗私秤。每石加至八九百斤不等。实不均平。现拟仍照原定六百斤为一石之数。颁给官斗。责成斗纪。于售盐时按斗过量。免滋流弊。至严杜偷漏等事。现已设立三连盐票。盖用奉天总督关防。发交局员。无论何项买盐人等。均令到局领票。照数抽厘。方准持票赴滩买盐。并遴派得力员弁。带兵巡查。倘或无票运盐。及盐票相离者。一经查出。即照私盐办理。并令各滩户公举滩长。以便随时验票发盐。及按季将时价公议报官定明。以免任意低昂。藉昭公允。现经拟议章程。派员试办。尚须随时体察情形。酌度定义。应俟办有成数。再行报部查核。以立定章而垂经久。

### 长芦盐法议略

王守基

长芦。即沧州也。沧州旧治。去长芦四十里。后移治于此。人遂以为沧州。而莫知长芦之所在矣。五季以来。即于其地设盐司。故直隶之盐以长芦名。国初巡盐御史衙署。在崇文门外。膺斯任者。并不出京。每年春秋两季。赴芦东巡视。天津设有行馆。而运司分司皆驻沧州。仍其旧也。康熙七年。御史孟戈尔代。巡视芦盐。以远驻京城。鞭长莫及。始请即行馆为衙署。改驻天津。芦盐向设批验二所。北所在天津之小直沽。南所在沧州。自盐场裁并以后。北所掣盐十之七。南所掣盐十之三。运司等官。亦以天津掣盐为便。皆改驻焉。长芦历辽金元皆二十四场。至明隆庆间。因有场无丁。裁为二十场。国初又裁为十六场。复于雍正十年。裁并为十场。今则兴国富国亦裁并祇存八场曰兴国场。在天津县高家庄。曰富国场。初在静海县咸水沽。今移在天津县租居民房。曰丰财场。在天津县葛沽。曰芦台场。在宝坻县芦台镇。此四场。为天津分司所属。曰越支场。在丰润县宋家营。曰济民场。在滦州柏各庄。曰石碑场。在乐亭县石碑庄。曰归化场。在抚宁县盐务镇。此四场。为蓟永分司所属。曰海丰场。在盐山县羊儿庄。曰严镇场。在沧州同居村。此二场。为沧州分司所

属。天津沧州分司今并为一场域虽各有界限。然亦但就其滩池草荡而言。若丁户则分隶于附近各州县。并非一处。有事则聚于场。无事则散于籍。故裁并之利国利民富民阜财海盈海润等场丁。籍隶沧州南皮盐山庆云青县宁河河间交河东光冀州衡水。及山东之海丰乐陵十四州县境内者。久已弃去滩池。不业煎晒。惟户口田产。仍系籍。应纳钱粮。由州县征收。解交运库。归入课奏报。课名目甚繁。有额征边布银六千五百五十四两二钱五厘。前代户。皆按丁征盐。商人纳粟于边。给引报支。是谓边盐。其有场分寫远。盐无商支。堆积消耗。令八百斤折交布三丈二尺。后改征银三钱。是谓布盐。国初摊丁于地。按亩征银。而边布之名。则仍其旧。额征白盐折价银二千三百六十三两四钱七分九厘。盐砖折价银一百八十五两三钱六分八厘。长芦每年例办内府光禄寺青白盐及各衙门食盐共九十多万斤。内应造砖盐六百六十七块。每块重十五斤。康熙年间将各衙门食盐裁撤。祇贡内府光禄寺青白盐二十万斤。余盐每百斤折银三钱三分三厘。盐砖每块折银二钱八分。解部充饷。额征京山银七百五十二两四钱七分。明代京山顺庆柘城汝宁嘉定新昌太和景宁建德太康阳夏德平荥阳庆云十四藩府。每年各给芦盐若干引。每引折银一两三钱三分三厘。顺治十三年。查出此款。分派各场征解。至盐官俸工役食。及一切办公等项。皆系征之于场。场官历经裁并。康熙七年。又将运司等衙门用项。大加裁减。节省银两。归入课解部。共征节省银二千二百六两零。晒盐则有滩。每亩征银八分九分不等。共征滩价银八百四十二两七钱八分三厘。煎盐则有锅。每面征银二钱三钱不等。共征锅价银五十三两四钱八分八厘。

明季旧制。应纳光禄寺卤水二千四百斤。因无用处。每百斤折银一钱六分。由运司捐解。共银三两四钱八分。京山各藩食盐以外。有赵藩食盐一款。未经摊征。后更名食盐变价。每年在私盐赎变项下拨补。嗣因徒罪以上。归臬司审理。改由运司捐解。共银一百六两六钱四分九厘。此外有 皇盐厂地租银五十八两五钱。白盐厂地租银十五两六钱。 皇盐厂在天津府城北。白盐厂在西沽。皆存积贡盐之所。嗣因废弃不用。附近居民。渐次侵占。修盖房屋。康熙十六年。部札行查。居民情愿输租。应交前数。以上各款。皆谓课。惟地坍涨靡常。故历年升除不一。按近年册报。共征银一万三千一百二十三两八钱七分九厘。此十场课之大略也。至若黑土课米银二百十七两八钱六分四厘。原因沿海居民。刮取黑土。煎盐甚易。后沦入海。即舍盐而渔。令认纳课米。现在折银。则由天津同知征收。解归藩库。而于十场无涉焉。十场产盐由煎而成者三。为石碑。为济民。为归化。由晒而成者四。为兴国。为富国。为海丰。为严镇。若丰财越支芦台三场。旧皆半煎半晒。今则芦台如故。而丰财晒。越支煎矣。凡盐出于煎者。其形散。名曰末盐。出于晒者。其形颗。名曰鹽盐。周礼所谓

鹽盐是也。鹽盐味稍逊。末盐为上。煎盐之法。秋日刈荡草以煎盐。而藏其灰。至十一月凿海水藏之。待开春晴暖以后。摊灰于亭场。俟盐花浸入。用海水淋之成卤。其试卤也。投以石莲。北方石莲难得。代用鸡卵。沈而下者淡。浮而横侧者半淡。煎皆耗薪。必浮而立于卤面者乃咸。注锅煎之。可顷刻成。将成时。投皂荚数片。始凝为盐。周十二时为一火伏。可成六锅。锅得盐百斤。诘旦出坑灰。仍摊于场。渗取盐霜。灰以年久为良。因卤水浸润。成盐尤多也。旱则土燥。潮气下降。盐花不生。雨则客水浸淫。亭场沾湿。晒灰反致销蚀。故煎虽由人工。亦必雨旻时若。盐乃丰收。晒盐之法。近海豫掘土沟。以待潮入。沟旁竖筑晒池九层。或七层。自高第下。潮退。两人绳系柳。岸沟水入第一层池中。注满晒之。然后放入第二池。则又灌首池使满。次第放至末池。投石莲试之。莲直立。卤成矣。于是趁晴曝一日即成盐。以木扒推起。堆储池旁隙地。如高墉然。泥封覆其上。待商配运。而营销于各引地焉。芦盐营销直隶河南两省。直隶除宣化府属之永宁卫保安州西宁怀来宣化三县。裁去引目。改食口盐。征纳包课。及蔚州赤城万泉龙门怀安五州县。承德一府。易州属之广昌一县。向食口盐。并无引课外。其余一百三十一州县。旧有采育二营。皆销芦盐。河南开封陈州彰德怀庆四府。卫辉府除去考城一县。许州直隶州及所属之临颍鄆城长葛三县。南阳府属之舞阳一县。共五十二州县。仪封一斤。俱销芦盐。销盐有定地。配盐亦有定场。海丰严镇为南场。兴国富国丰财芦台为北场。若越支济民石碑归化。则尤处极北。产盐无几。惟永平府之卢龙抚宁昌黎临榆滦州迁安乐亭七州县。在此配盐。沧州盐山南皮庆云景州东光河间宁津吴桥献县枣强青县静海交河阜城十五州县。配海丰严镇之盐。其余直隶河南引地。皆在丰财芦台等四场配盐。而丰财芦台。产盐尤旺。为芦盐精华。每遇潮灾。常不惜数万帑金。借给户。俾资修整。

商人入场配盐。席筑成包。皆先运赴盐坨。南坨在沧州西门外。有内坨外坨之分。北坨在天津东门外海河东岸。有新坨旧坨之分。津坨西邻海。东逼诸淀。大雨时行。常有冲荡之患。故四围筑堤。以资保卫。所谓护坨堤也。盐包到齐。皆储外坨旧坨。谓之生盐。赴司告掣。运司发批验所。查点引盐数目。具结申司详院。盐政亲过掣。南所六引为一土马。北所九引为一土马。数十土马为一垛。皆编列号签。委官信手掣第几号。即称第几号盐包。每掣一包。过一小筹。掣二十包。过一大筹。掣过抬入新坨内坨。谓之熟盐。盖以防其混也。惟卢龙等七州县。所配越支四场引盐。及芦台场营销蓟州遵化丰润玉田宁河宝坻三河平谷八州县引盐。若令赴津过掣。路途遥远。价倍于盐价。则由蓟永分司。或委员。就近在场监掣。不赴津坨。长芦运盐。多系水道。冬涸夏涨。船行不利。故旧制掣盐。定为春秋两关。今则随到随掣。商更称便。掣毕。发给水

程验单。然后装船。或由北河。或由淀河。或由西河。或由御河。分运各处沿河州县。就近落店。其离河远者。北河则运至张湾。淀河则运至保定县张青口及清苑县。西河则运至衡水之小范任县之邢家湾宁晋之白沐丁曹及邯郸县。御河则运至大名之龙王庙白水潭等处。落厂车运河南州县。则由白水潭运至卫辉府及道口镇。车运渡黄。再行分运。卫辉府设立盐厂。引盐入厂输租。每年共银二千五百二十三两零。此系归入河南钱粮。不在引课之内者也。夫长芦引课较前加增数倍矣。明季岁行大引二十三万九千八百五十道。每引载盐六百五十斤。国初剖一为三。共引七十一万九千五百五十道。每引连包索重二百二十五斤。征银二钱六分五厘。共正课银十九万一千二百二十四两四钱一分二厘五毫。惟时顺天永平正定河间四府州县。多邻场。皆系包课地方。不颁引目。顺治二年。一律改引。增引三万五千四百五十三道。征课银一万一千一百十九两零。十八年增顺天永平二府引三千六百道。征课银一千一百二十九两零。开封府属之杞县陈留通许兰阳仪封。本为山东引地。康熙五年。改食芦盐。增引一万三千一百八十九道。征课银五千五百二十八两零。十七年。通查各属丁口。计丁加引五万三百九十九道。征课银二万六千九百四十二两零。二十四年。怀庆府属。以河东池盐。连年缺产。改食芦盐。增引三万七千二百五十一道。征课银一万七千四百三十五两零。二十六年。陈州项城六处。因淮盐不到。价昂病民。改食芦盐。增引二万四百十九道。征课银九千五百二十两零。四十七年。增蓟永引一万五百七十二道。征课银四千四百七十八两零。五十八年。增大兴宛平引三万五千三百十三道。征课银一万六千四百七十两零。雍正十年。增蓟永引三万道。征课银一万四千两。十二年。又增蓟永引一万四千五百道。征课银六千三百五十六两零。此课之随加引而增者也。长芦纲引。谓之正引。蓟永正河。谓之改引。顺治十三年。题定正改引目。每引皆增课银四分七厘零。又按明制旧课。查出内有宁饷酬商滴珠缺额四款。宁饷者。因宁夏用兵加征者也。每引该银七厘零。酬商者。每引许多带盐十斤而加征也。每引该银二分五厘。滴珠者。倾镕课银之火耗也。每引约银三厘。缺额者。当初起科。比照明制。每引缺银一分三厘零。今则一并派入正引内起征。每引共增银四分八厘三毫零。当时兵革未息。饷项浩繁。前代本有备用大引一万五千道。犹今所谓余引也。亦剖一为三。计引四万五千道。又按年加引十二万道。共征课银五万一千七百五十余两。派纲商营销。行之未久。盐即壅滞。商人情愿带课而不行盐。将此项课银。匀入通纲正引之内。每引约银三分五厘零。而改引不与焉。改引与正引。斤重如一。而课则稍轻。故康熙十七年。又增蓟永正河课银每引四分。此不加引而但增课者也。长芦初制。以二百二十五斤为一引。商盐掣出多斤。议罪罚金。谓之割没。康熙十六年。除去割没之名。每引加盐二十五斤。

增课银七分。雍正元年。商课积欠九十余万两。设法调剂。每引加盐五十斤。并不加课。以三百斤为一引。嗣后商欠清完。于乾隆六年。将五十斤加盐。减半增课。每引约银四分六厘六毫零。此又加斤而增课者也。当计丁之加引也。宣化府包课等处。亦曾改引四千余道。嗣因窒碍难行。除去引目。加征包课银二千五百九十四两四钱三分二厘。通计加增共引九十六万六千四十六道。正引课银五钱一分三厘零。改引四钱六分六厘零。共征课银四十九万四千五百二十五两九分三厘。此长芦引课之定额也。外颁余引五万道。课银尽征尽解。若夫刷办盐引。征纸珠银二千八百九十两。拟罪纳赎。征罚银三千一百两。陈州府引。不在卫辉落厂。租银纳交运库。征陈西输租银一百六十三两。怀庆府引。旧纳池课。有赈济一款。征赈济盐丁银四百六十三两。昌平良乡食盐。向在通州发卖。应纳牙税。嗣商认引捆运。仍征昌平牙税银三百两。此非正课而皆入正课奏销焉。其不入奏销杂款。则征铜斤水银七千四百八十五两四钱。捐解河工银一万九千五百三十两九钱二分。商人于投具手本时。每引纳银一分。谓之盐号。征银九千二百十五两四钱六分。预备奖赏。每引纳银一分四厘零。谓之花红。征银一万一千二百八十八两八钱四分五厘。裁去笔帖式盐规。征银五千一百七两七钱三分。拨解护军校公费。征银三千三百八十两五分一厘。征都察院饭银一千三百七十四两六钱六分八厘。内阁饭银一百三十两三钱三分三厘。他如领引配盐时。每引交银八厘一毫六丝。共银七千六百十七两四钱五分二厘。则谓领费也。告运开船时。每引交银二分六厘六毫零。共银二万二百七十一两一分。则为告费也。各官养廉。则征银一万四千六百八十九两三钱二分也。补银平色。则征银一千三十二两三钱六分四厘也。滩池雇觅巡役。稽查走私。征滩工银三千五百两六钱五分。海丰乐陵交界之四党口。为东盐灌芦要隘。派驻弁兵。堵截梟贩。征巡费银二千二百两。天津盐坨。本銮仪庭燎厂地。后奉裁去。交商储盐。征地租银四千零二两。以上惟养廉一款。系按正课百两交银二两七钱。铜斤水。系按引地大小分派。余皆按引摊征。通计共银十一万一千两有奇。此长芦杂课之定额也。

杂课多系相沿陋规。盐政运使衙门。动辄数万。故膺盐差者。回京以后。例有呈献。谓之当差。振古如兹。不以为非。至雍正初年。始彻底查出。严行裁革。酌留充公数目。定为经制。盖积弊如洗。而盐法精详。亦为前代莫及矣。津盐出坨以后。沿途并无关隘稽查。引包夹私。在所不免。运使孟公初因海河病涉。捐造浮桥一座。即于此设立盐关。以浮桥之启闭。为盐船之出入。委员查验称掣。莫能飞越。则净引私有法也。穷以盐餬口。有盐无价。虽严刑不能止其鬻私。惟令引商认定场分。预出资本。以助煎晒。凡之盐。皆归于商。商力不给。济之以官。总使场无余盐。则净场私有法也。芦岸东南邻山东淮北。西

北邻解池口。盐池盐常缺。淮盐价昂。皆不为患。东盐则四党口驻弁兵。以为藩蔽。惟口盐价廉。而处处与永平府接界。最易洒灌。故蓟永之引。课则最轻。一切杂款。皆不摊派。先使官私价值相等。然后使商添募巡丁。分段堵截。则净邻私有法也。各场设有牌盐。准老幼残废。负贩度口。原所以示惠鲜。乃刁贩暗中勾通此辈。来往搬运。囤积洒卖。占碍官引。后令商人公捐款项。每日按名散给养贍钱二十四文。停其负贩。则净牌私有法也。私净官畅。理固宜然。然而引地有肥瘠。运道有远近。商力有强弱。若非因时制宜。则畸重畸轻。未能一律均平也。当初额引。皆按丁分派。计口授食。原无偏重。但地多斥卤。则消滞。年谷不登。则消滞。滨近邻私。则消滞。若拘泥成例。畅者常若不足。滞者常若有余。惟权以融消之法。使滞消之区。每年匀出引二三分。准于畅消地方通融售卖。但须报官立案。不得私相授受。则裒多益寡。而无甘苦不均之患矣。盐本炼水而成。日暄风散。最易折耗。况长途远运。忽舟忽车。层层盘剥。抛撒更多。出不敷入。成本攸关。因议以加耗之法。量道里之遐迩。为加斤之多寡。河南舟车再易。每引加盐十五斤。直隶舟车一易。每引加盐十斤。使额定斤重。锱铢无损。则整包零市。亦无亏短不符之虞矣。长芦引岸。伙办一处者少。惟大兴宛平额引十万五千九百道。谓之京引。额大课重。一人不能肩承。常系多商分办。先因历年积引。曾改行三引两盐。后将积盐销完。商人仍以为便。却于乡会试年代销外引十余万包。盖欲藉此影射多运。其计甚譎。部中议再加引三万五千三百道。停其代销之例。于是计无所施。始复一引一盐之旧。而将加引匀令通纲分销。此芦纲所以皆有分认京引也。惟众商共处一岸。难以划分界限。巧而黠者。往往先登垄断。良商反多倒歇。因定为轮句之法。京盐皆于张湾落厂。将商引分为十句。内城谓之内句。外城谓之外句。令于广渠一门。次第进盐。挨句轮卖。委员填发循环照单。专司稽察。则易乱为整。而无凌竞相争之弊矣。天津本卫地也。其屯丁分隶各州县。后改为州。又升为府。置天津县。割附近村庄以隶之。然户口皆在各州县按丁派引之内。未易更张。惟城内居民。及往来商舶食盐。归津售卖。价值甚贱。并不办纳引课。故作为公共口岸。众商轮办但以节制私盐。使不至充斥而已。

凡此多方之设施。皆以便民而恤商。且当 国家休养百年之际。财物丰阜。销盐甚畅。商力充裕。公议完课之外。每引捐银二钱。约十余万两。以备弥补参商无着之款。名为参。课其余充地方公事一切经费。运盐成本。以水脚为大宗。船皆有定主。雇亦有定价。惟当南漕北上之时。封拏剥船。有碍春运。商人即捐造船一千二百只。以供漕剥。又于白水潭造船三百只。专运河南之盐。其水手工食修之费。岁需四万余金。亦于参课取给焉。津门跨沧海之胜。逼近京邑。 巡幸所至。首先驻蹕。行宫船坞。岁资经费。动辄巨万。若夫翠华止。



情殷瞻就。供亿丰备。尤为前所未有。至遇大庆典。大军需。淮商捐输或数百万。芦东亦以百万为率。其余寻常捐输难以枚举。盐务苟有缓急。内府亦尝出数百万金。以资周转。故商为四民之末。盐商特邀 圣主之知。或召对。或赐宴。赏赉优厚。拟于大僚。盖盐商际遇之隆。至此而极矣。盐商奢侈之弊。亦至此而深矣。日用则僭踰无度。酬应则糜烂无节。至督销州县。皆有花销。名为季规。多则千余金。少则数百金。始则以迎合为见好。继虽欲少减而不能。盐利几何。堪此耗剥。商人无利可图。不能不夤缘而为奸。如掣盐砝码。由工部铸造。户部较对。然后封交委员领回。当堂开用。可谓慎重矣。亦可贿通上下。加重数十斤。其它夹私短秤勿论矣。官吏持其短。愈诛求而无厌。浮费摊入成本。价不能不贵。销不能不滞。课不能不欠矣。甲年欠课。则展为乙年压征。历年积欠。又展为分限带完。愈积愈多。至于一年带交之款。浮于当年额交之款。虽强有力者。不能不蹶而颠矣。故永庆号之引地二十州县。范毓滨之引地二十一州县。王惠民之引地六州县。皆一商任办重课。亏至百余万两。相继参革。惟窝价重大。无人接充。始将四十七州县。同职官抄产之满城长垣阳武三县。一并归内务府为官引地。凡零星认办者。按引出租。共九万余两。嗣令减半交纳。此长芦所以有应解内府租息银四万五千两一款也。内府所发帑本于乾隆五十九年拔缴清完外。仅剩常川出息本银七十万两。其后逐渐加增至一百五十万。而河南之料价。直隶之水利。京外所发帑本。亦不下百万。则帑息重矣。当斯时也。商人外强中干。凡遇需大经费。犹踊跃捐输。但空籍其数。恳请分限完缴。所完不过一二限。余皆流为积欠。芦纲积欠之多。半由于此也。嘉庆十四年。南河大工。芦盐每斤加价二文。以资经费。是谓河工加价。约加征银五十万两。当罢敝之际。增此巨款。商力竭蹶。不问可知。至道光元年。不惟加价多欠。所完正课。亦大不如从前。始将加价奏明停止。而道光五年。又因高堰大工。仿照南河办理。是为堰工加价。奏明三年以后。将加价一半归商。一半充公解部。道光八年以后。将一文充公壹并归商。贴补旧欠。而彻底清查历年欠项。已积至一千数百万矣。是时银价翔贵。交课以钱易银。亏折更多。盐政目击情形。不得不请为增价以资调剂。或增一文。或增二文。数次增价。而纲之颓废如故。盖定价出售。商能为政。盐多销少。商不能为政。凡商之累。不累于减价。而累于滞销。第议增价以为调剂。未能有济者也。于是又议为减引并包之法。芦盐三百斤成引。连加耗包索。约重三百四十斤。费水脚及筑包等费。历年加增。亦足病商。拟以十引改筑九包。减引一成。每引三百七十八斤。脚费等项。可少节省。道光元年。试办颇有成效。后遂着为定章。道光二十一年。又再减引一成。照前九包十引改筑。每引四百一十八斤。是引额虽减二成。而课额则未尝损也。然此不过节省杂费二成。杯水车薪。

莫苏商困。道光二十四年。又将额引奏停十万道。减去课银六万余两。余引亦为裁去。似当稍有生机矣。而困敝如故。盖本因浮费重而欠课。因欠课多而增价。官盐价贵。私盐乘之。遂无可如何矣。蓟遵六属。梟贩结伙。明目张胆。与官为敌。永平之卢龙七属私盐。为害尤甚。至设盐卡一百处。添巡丁一千五百名。增缉费二万两。终不能净其根株。私则东灭而西生。商则旋充而立败。至于无人敢充。不得已将卢龙七属。改为官办。而通纲缉费。则有加无已。此其所以辗转愈困也。至道光二十八年。商倒引悬。河南则二十州县。直隶二十四州县。未运积引至一百余万道。未完积欠至二千余万两。若不改弦更张。立见全纲倾败矣。是以 钦差查办。彻底根究。每引规费烦重。竟需成本五两有奇。所卖岸价。不过制钱八九千文。以钱易银。约每引亏银七八钱不等。商何以堪。然经费不能减。欠项不能豁。惟有节浮费。裁陋规。将冗杂名目。删繁归简。第就正课帑利杂款积欠。厘为四款。正课原有定额。不容增减。除停引十万道。归并纸朱等项在内。应征银四十六万八千一百七十两四钱二分一厘。帑利内外共银二十八万八千六百八十五两一钱六分四厘。解费银一万八千四百五十三两五分二厘。帑利不能减。覆减解费银五千六百六十八两八钱六分二厘。应征银三十万一千四百六十九两三钱五分四厘。杂款头绪纷繁。连内府租息在内。共银五十四万九千三百七十三两九钱五分二厘。覆减银十二万五百六十六两九钱二厘。应征银四十二万九千八百七两五分。积欠则有商欠。有库垫。商欠者。本未完交也。库垫者。已完在库。又垫支杂款也。连未销积引。新旧归并一款。共银二千三百四十三万一千四百二两。前虽以加价弥补。究属有名无实。今议就裁去浮课。酌量按引摊征。应征银十七万两。通计四款一纲。共征银一百三十六万九千四百四十六两八钱二分五厘。芦盐奏销。本系甲运乙奏。前因销滞积引。奏请展缓。半年以后。按年趲早一月。以归原限。今定为丙年五月奏销。免其趲办。以期从容。盐价则每斤减去制钱二文以敌私。斤重则每引加盐一百五十斤以恤商。州县之陋规。则宽其既往。以后严行裁汰。有犯必惩。引地之悬岸。则直隶二十四州县。限半年以内。赶紧招商。河南二十州县。改行票盐。仿照淮盐之法。先课后盐。至停引十万道。原议五年为限。今亦再为展停。俟商力充裕。再复原额。长芦引地。有纲引京引蓟永引内府官引。正课不同。杂款亦异。今则统归一律。以应征一百三十六万九千四百四十六两八钱二分五厘之课。按现在额销六十八万二千四百九十七道之引。均匀推算。每引该银二两六厘五毫有奇。较之从前有减无增。此道光二十八年查办章程之大略也。

但商人受病既深。难以豁然立起。现着之商。参革相继。已悬之岸。观望不前。间有稟请试办。并无永远认充。河南改行票盐。官商捆运。亦不能畅销。数

年之间。即值捻匪滋事。发逆北犯。引地被扰。运道时梗。捆运更属寥寥。至黄河以南。盐皆不能到岸。囤积浚县之道口镇。零星发贩。而长芦局面为之一变矣。咸丰八年。僧邸驻津设防经费支绌。议将减价二文。从新起征。以助军饷。名谓盐斤复价。经部核定。外引交银五钱。京引交银二钱五分。当时实销引不过四十万余道。可征银十八万余两。若日后全销额引。即可征银二十七万两。夫以极疲之余。加此巨款。尚能勉力输将者。一以僧邸忠悃孚人。一以当时盐务较前不同也。当时运道。时通时阻。引岸无不缺盐。价值翔贵。黄河以南。每斤竟增至七八十文。民虞淡食。引盐运至道口。价值长落无定。缘道口以南。不通水路。皆系骡肩挑。零星小贩。维时河禁最严。若值风鹤相警。禁止渡黄。则小贩不前。每包价值即落一二两。若值声息稍远。河渡如常。则小贩云集。每包价值即长一二两。官商捆运。省去岸费花销。总有余润可沾。而坐地引商。借官行私。则无不获厚利矣。故同治五年。河南巡抚因河防紧要。又议营销河南引盐。每斤再加价二文。以为河防经费。按实销引目计算。约得银八万两。原议撤防即止。上年荥阳大工。耗帑百数十万。又将此款改为荥工加价。永远纳交。此自查办以后。又增征款三十五六万两矣。现在引地一律肃清所遗悬岸。渐次招商。包额试办。惟余三四处。尚为官商捆运。所完正课。每年虽不如额。所差无几。复价与在京帑利。每年亦完至七八成。较前略有起色。惟积欠与在外帑利。所完仍属无多。且积欠一款。查办以后。该处并未造入拨册。直至咸丰七年。经部严查。始于拨册内列造。从前征交与否。弊端穷诘。其余杂款。皆由外支销。完欠从无稽考。以后但能正杂一律完足八成。已属可观。若欲年清年款。毫无蒂欠。恐未易言矣。夫盐为利之所集。即为弊之所丛。芦盐甫经查办。宜可澈底澄清矣。乃数年之间。又有墨笔科则等弊多端。其故何邪。出于官则病商。盐商从无控官之案。出于商则病官。盐官每多袒商之词。结习沈秘。令人匪夷所思。向来查办。亦止得其形似。而庐山面目。固未许人相见也。故虽欲兴利。不过得此而失彼。虽欲除弊。半多名去而实留。观于长芦。其它可知矣。

### 长芦盐弊

刘树堂

天下有大利可裕 国可便民并可富商者。厥惟盐务。利之所。在。弊即因之。防之不严。除之不力。则商资困。民食壅。而 国课亦因之不裕。朱文正珪八议。徐侍御旭龄七苦。法至善也。言至切也。要皆此同而彼异。古是而今非。姑弗深论。请言天津目前之大弊三。一曰纲总把持。宜官商并派。互相牵制也。长芦百余商。尽隶纲总。课欠则派其追索。额缺则令其公举。特不过一头目耳。始则出入公门。继则攀援官吏。乘出入之。便借攀援之势。影射虚吓。肆

无忌惮。口岸之善者。必更易而霸占之。索财不遂。户虽殷实而难充。包规有着。家起无赖而亦保。交纳额课。拉合众商。运司优之以礼。课交即八分以上。持之以正。课交即不及八分。各官考成。尽系纲总。宜其大权阴窃。官反退听也。设有刚断者出。先革把持之纲总。次令商人公举端正者膺此选。二年一更。再派职分较大之员。专司纠察。仿东南厘局官绅并用之法。互相牵制。庶纲总无由把持。而国课自不至侵蚀矣。一曰批验通同。宜派委贤员。禁绝弊窳也。长芦额引九十六万六千余道。历减至六十八万二千四百余道。户口增而食盐者多。商人累而引销者少。鲜不曰禁私贩。杜夹带。抑知百姓之私贩有形。而无形之私贩更宜禁也。丁之夹带甚微。而最着之夹带尤宜杜也。每引正数。并新增旧加。共五百六十二斤。商人运至批验所打包。及到盐关。运司亲临。委员下船抽提。用部颁挚子较兑。设有轻重。加倍议罚。乃胥吏先通线索。验所之批验可凭。委员暗换提包。运司之默验难察。私带多而正销少。舞弊通同。防不胜防。欲引课之无亏得乎。计惟有添派贤能之员。实力稽查。倘有官商勾通。罔知法纪。即据实禀揭。按法惩办。庶引盐实销而值贱。课无亏短。民收实惠。两有裨益。一曰官商混淆。宜严禁结纳。以杜朋比也。盐课之完欠。全视商人之赢绌。乃正引日亏。而商富如故。实则假口岸之名。误引亏课。诳人借债。以肆其穷奢极欲之态。伙计积存工钱。代为捐一场官以为爪牙。候补者食用维艰。日思下交。为缓急相通之地。职分稍大或裕如者。必借无商之口岸。代为捆销而诱之以利。官商一气。声息时通。运司委员。或催提或查办。事关重大。必设法通融。长官虽智。安能防朋比之奸。欲挽此弊。必认真确查。商交官则革商。官交商则革官。官商并惩各知自爱。减一无益之耗费。纳一有额之正课。或于恤商之道。不无小补云嗟乎。国恃商以办课。商恃民以销引。三者相因。利无不兴。而究不能无弊者。患无人故也。设为上者清廉自饬。整躬率下。而复明察以课吏。公正以派商。法行流疏。运销课裕。将见民有余食。商有余资。国有余课。天下之利。其孰大于此者乎。

请变通盐法先就近地试行疏道光二十六年

朱昌颐

窃臣稽国家经费所入。田赋而外。盐课为最大。近时各省盐务无不疲敝。而长芦为尤甚。夫定商以行引。定引以纳课。立法之意。原使商人于交课外。获利甚厚。当必顾惜本业。办公自宽然有余。无如商人罕知大体。莫不借官以行私。而民间私贩日起。其始商力足以敌民贩。大局犹可支持。迨后日就消乏。不能经理。遂由商伙及纲总把持。亏那不已。转而调剂。调剂不已。转而诿告。甚且暗通私贩。收无课之利。置正课于不问。闻近日长芦运库。毫无存储。部拨之款。迁延经年。未能运解。此由利归于商。奸商各顾其私。则正课日绌

也。其出盐行盐之地。商人无力承办。以致濒海数百万天产之利。几为梟徒占据。此由商疲不能专其利。则散之于民贩。而官课益无从问也。今欲革除奸商。则无他商愿充。不能不为之通融敷衍。适堕其钻营之计。于国事曾何裨乎。今即能设法缉私。商人既无力办运。户其能枵腹。闾里其能淡食乎。且听商人行私。而专缉民间私贩。已非情之所顺。而况势不能止也。是长芦今日情形。已敝坏而不可收拾。臣愚以为莫如抑商人之权。收私贩之利。变通成法。无论商民。听其赴场贩运。官为收税。一税之后。任其以时价自售。不复再税。则民情无不乐从。而商贩奚能影射。庶几积弊一除。而大利可兴。伏查道光十年 皇上念东南商民之困。思变通鹺法。特命重臣与两江总督会同筹办。其时有场收税之议。因淮南赋课重大。商力尚可支撑。未果议改。陶澍旋请于淮北改行票盐。就场出盐之地。设局收税。奉 旨准行。计额行安徽河南四十九州岛县。应征课银三十一万有奇。又节年欠课五百九十余万。数年间新旧课全完。并历次融助淮南奏销又数百万。而溢完之课。每年常存数十万两。此改法之明效也。今日之长芦。无异昔日之淮北。近因控案迭出。 皇上特简盐政运司前往整顿。并 命直隶总督秉公查办。其向时不称职者。严予惩治。日后自可望有起色。臣平时于盐法再四讲求。窃谓场起税。乃唐臣刘晏治盐之法。第就今日人情。以巨万帑金。责之贫穷作苦之丁。势不足恃。陶澍设局收税。参酌刘晏亭户梟商之法。量为变通。实当今不易之善策。谨緝绎长芦盐法志所载我 朝行盐定制。参以淮北票盐章程。酌拟四条。敬为 皇上陈之。一价值轻减则人自踊跃也。长芦正引九十六万道。余引十五万至二十万不等。每引例征银五钱三四分。亦有四钱六七分。每年额课五十余万两。科则本轻也。加以应交帑利及加价杂款。连额课已将百万。又外支各项数十万。约计一引所入。较额课几逾两倍。其盐价例定每斤制钱十六七文至二十三四文。后节次加价亦不甚悬殊。乃访问近日民闲所买官盐。地近者每斤二十三四至三十三四文。至远之地或六七十文。商人既暗中价。又换和克扣。以致私盐货高价贱。得以畅行。可见盐定官价。徒为商人射利。引课转多壅滞。况淮盐即价随时售。例无一定。

今如听民间以时价交易。凡商民到场贩盐。每斤约抽税五六文。以引目一百十道计算应得制钱一百九十余万串。合今银价亦不下百万。然此犹就例定引额言之也。其实各场出盐。岂止此数。如果经理得宜。毋使偷漏。大约每斤收税三四文。每年课银总在二百万以外。以百万为年额应解之款。其外用各项。将浮费删除。择必不得已者酌留支用。此外羨余。分年带还帑本。均系尽收尽解。毫无蒂欠。如此。则价值自轻。商贩无不踊跃。而 国收现课。民食贱盐。法既简捷。利亦均平矣。一优恤丁。则盐无偷漏也。长芦八场。济民归化二场

煎盐。丰财芦台严镇海丰四场晒盐。越支石碑二场有煎有晒。煎则有伏火之候。晒则有封堆之形。按日出盐确数。无难一览周知。查定例。盐场设立公垣。场官专司启闭。户之盐。俱堆储垣中。与商交易。淮北昔改票时。即照此制。添设公团。以杜透私之弊。近闻芦盐充物。商疲不能收买。间有往贩。又跌价抑勒。甚且挂欠。因而梟徒得以公平时价。从中勾买。并或豫放本银。户衣食所资。焉能不从之如市。官吏无从绳之以法。转利于得规包庇。藉可无事。此场垣虽设。莫由稽查。而私贩私售。因固结而莫解也。今如准商民俱往贩运。则池各丁。均得现值。自足以资餬口。应请申明场垣定制。确查伏火与封堆之数。悉令入垣。官司启闭。商人完课后。由局派定应买某某垣某号盐若干。即令该商入场看守。则人自稽查。户焉能透私。况贩运源源。该丁所得价值。方恐盐不能继。将彼此勤于力作。以冀获利无穷。又孰偷漏也。至各场节年应完丁课等项。亦当分别展缓征收。俾丁力宽舒。人人乐安生业。自不致走私犯法。似尤为扼要之图。一招徠民贩化梟即能为良也。长芦场地。自永平之山海关。迄山东乐陵县界。袤延八九百里。其盐行直隶一百二十五州县。河南五十六州县。皆四达通途。易于转运。私贩之徒。向时犹走村僻小径。畏人盘诘。近因商运不继。私贩于附近各村庄。公然计口给盐。时其价值而收之。远则大伙联镳。器械林立。地方官莫敢谁何。此皆桀骜性成。从未交课。似难以就约束。不知此等梟徒。急之即流为盗贼。宽之即散为善良。伊等营利贍生。本非甘心为匪。虽法所当禁。情尚可原。况其平日所出规费。不知凡几。又有伙党挟制。强弱并吞。未尝不思藉国法维持。庶或保全生计。如准商民俱运。即巨梟亦得自新。将其羽翼解散。人人乐为良民。当官贩运。每斤不过纳税数文。并无规费勒索。孰不愿急公输纳。转运辘轳。至就出盐衰旺之月。量道里远近之区。挨次轮流。毋壅毋缺。及领票以收盐。换票以运盐。出卡之时如何截验。到地之后如何缴销。层层稽核。成法具在。是在踵而行之者。一委派得人剔弊方能兴利也。长芦额设盐大使八员。批验所大使二员。巡检一员。运同通判二员。官职本属无多。而各场所管地面。或百数十里及数百里之遥。其间支汊小港。苇荡弥漫。处处可以偷漏。今如仿照淮北之制。设局收税。断非十余员所能照料。即另派候补。亦恐不敷。况局员经手钱粮重大。非精明廉慎之员。不能倚信。至隘要应设卡房武弁兵丁。更非盐务所有。

查淮北所用文武员弁。因两江总督兼理盐政。就通省拣员。故易得手。兹直隶总督于盐务钱粮会衔题奏。调用各员。非其专责。今如改法。必将宿弊痛除。所委之员。须不沾盐务习气。事事实心经理。方克有济。因思直隶大小各员。通省人材。自比盐务较多。似应由总督一律拣派。可否于总督衔内添明兼管盐务。会同盐政与盐务之员。秉公遴委。认真办理。其闾者汰之。至营务系总督

专管。巡防弁役。由该督严密稽察。呼应更灵。于鹺政当有裨益。以上四条。臣管见所及。可否先试行于长芦。应请 敕下直隶总督会同盐政察看议奏。抑或 钦派大员会同筹办之处。恭候 圣裁。臣在户部前后二十余年。于度支出入。留意钩稽。以为足以佐 国用而取之无穷者。惟盐为天地自然之利。

圣人能普其利于天下。则天下之利。皆 国家所自有。如办理得人。实为可大可久之业。其余筹备诸计。乃锱铢涓滴。非所以为不涸之储也。场收税。果长芦行之有效。请各省推行。盖各处纲盐敝坏。皆岌岌不能终日。法不改则弊不除。弊不除则利归于商。固已可惜。乃商不能有其利。使归于梟贩强悍之徒。非第可惜。尤可虑也。况改行之后。各省盐务中员费。可裁不知若干。而每年税入当有数千万。岂独奏销无悬宕哉。匪直此也。自辽左山东以至淮浙闽粤。一万数千里。限于煮私之禁而不能尽辟者。不下数千百万亿顷。今如改行私税。则户之入必优。凡豪强有力。愿隶籍。听其于额场额外。呈明开垦。设煎盐。而量入其税。并设官以监视之。择其壮勇。教之技艺团练。以税务作养贍奖赏之资。无事则为丁。有事则为兵。将沿海皆斥卤沮洳之地。孰能上岸蹂躪。而向时强悍。收为我用。以备不虞。是即古盐屯之法。昔以之备边。今以之防海。似亦保障抚绥之一策也。臣梲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圣鉴。

酌改长芦盐务章程疏道光二十八年 钦差王大臣

窃臣等钦奉 上谕。着派定郡王载铨季芝昌驰驿前往直隶会同讷尔经额查办盐务所有随带司员着一并驰驿钦此。臣载铨臣季芝昌跪聆 圣训后。遵即带同章京司员。于十一月二十四日。驰抵长芦。会同督臣讷尔经额。详查长芦盐务疲弊之原。因所交款目繁多。头绪牵混。更兼迭次加价。浮费过重。竟至商力不敷。又遇银价频昂。是以虽屡经整顿调剂。终不能有起色。复经盐政崇纶。代各商呈出行盐各州县官役相沿规费底册。其一州县上下费用。计数百两至一千余两不等。此即病商之一端也。况历任各官。妄希以加价见长。饰词补救。故致空受加价之虚名。而无增课之实益。徒助无底之挪垫。转致正课之不足。此又致亏之一端也。故不得不量改章程。归于易。臣等固不敢仍循故套。亦不敢已见独出。公同盐务并地方各官再四熟商。并传集各商。面加诘询。凡有益于课。无碍于民。删繁就。裕课恤商。裁革陋规。删减浮费之语。无不博采集思。酌议增觔减价之法。庶可有济。增觔不加课。专为恤商。则商可受实惠。减价为便民。而又敌私。则私可化官销。至所悬各口岸四十四州县。其河南现悬之二十州县。尽改行票盐。令该盐政仿照淮北先课后引之例。酌定章程办理。其直隶所悬之二十四州县。应令各州县或招商。或招贩。或商运民销。或有人在津认商。统予限半年。一律认办有着。如商贩俱无。即责令各该州县自行官办。倘实有不能办理之处。仍由盐政遴员官运。以济其不足。总期正课不

准丝毫亏短。至交课之法请改分作二季交纳。春运过关。先交四成之一成五分。其二成五分。即令领盐到岸出卖后。派员当时扣回。秋季作为六成过关。先交一成五分。其余同春季办理。至交课之章程。向例纷繁。故多朦混。酌改明晰条目。不外正课帑利补欠杂款为四要。正课每引为数无多。而加价杂款之名目。层见出。每引竟收银一两二三钱。加以盐穰绳席水陆运脚。亦须二两四五六钱不等。交官商用需银五两有奇。计每盐一引重四百余觔。得价京钱十七八千。以钱易银。又须亏折。每引约亏京钱四五千一引。如此推之。数十万道之引。则亏银即至数十万两之多。商累由此而重。臣等再四思维。裕课必自恤商。恤商必自减费。正课帑利以及补欠。万不能减。惟有酌删杂款。痛革陋规。并将帑利解费。摊入通纲额引。与正课一律征收。其协济补欠充公等项加减名目。均应裁撤。通盘核算。现将可减之杂款。详加核减。从前各商领运一道。需交杂款银一两二三钱。仍须另纳帑利解费银两。今以帑利解费。统入随引完交。而应交各款。有减无增。

又查明行盐各州县一切规费。全行裁汰。并令各商呈出实在应需运本。不任其浮捏开报。计畅岸尚足敷衍。而滞岸仍有赔折。再以加觔计利。则远近引盐。均有盈余。庶几见利则趋。商票可期踊跃。至于私盐浸灌。尤在实力缉私。如有获犯。皆归运司审理。罪名重大者。发州县核办。其余赏罚。均归运司主持。并令逐件详报盐政。如此事权归一。易于措手。至长芦行引百余州县。官役相沿收受商规。年分久远。此等积弊。视为成例。莫知为非。而人数众多。并非始自今日。现当整饬之际。伏乞 皇上格外仁施。宽其既往。毋庸查办。所有长芦盐务现改章程。条款纷繁。谨拟各条。另缮清单。恭呈 御览。此皆臣等熟商至再。询谋僉同。期以救弊扶偏。 干断饬行。用垂久远。其余未尽事宜。再由盐政督同运司随时详核奏明办理。所有臣等酌改长芦盐务章程缘由。理合会衔恭折具奏。伏乞 皇上圣鉴。

### 山东盐法议

王守基

山东盐销四省。旧由长芦盐政兼管。每年春秋两季。盐政赴东省掣盐。例支盘费银三千两。道光年间。始专归山东巡抚管理。其行盐有引盐票盐之分。票盐有商运民运之别。票式有黑扒红扒之异。引盐课则稍重。行于省会以西以南。及他省地面。票盐课则稍轻。行于省会东北附近场之处。红扒黑扒。不详原于何时。运使于票上加用红黑扒记。以为识别。黑扒票课较红扒为尤轻。行于场坐落之州县居多。引商半系客籍。皆有引窝。引窝者。商人初认某处引地。所费不貲。子孙承为世业。遇有消乏退革。新商必交旧商窝价。方准接充。其价之多寡。以地之畅滞为衡。各省引商皆然。山东引碎商散。或数百引或数十引



。即为一商。散而难纪。后经裁并。凡引不及八百者。不准自立商名。设立六纲以统之。曰永兴。曰通裕。曰同仁。曰祥仁。曰集义。曰恒德。所有引商。分隶六纲。一切领引纳课。责成纲首经理。以取整齐。票商则皆土著。必亲邻出具保结。方能承充。有力则当。无力则退。客商不能干预。惟本地殷实良民。充商甚少。亦不轻为人作保。往往劣衿革役。此保彼充。朋比为奸。把持误公。无所不至。嗣经变通章程。毋论土著客籍。必择资厚人善。始准认办。以引商保结为凭。将票地畅滞。分为上中下三等。上等每票输谷二石。中等每票输谷一石五斗。下等每票输谷一石。票地准其作为世业。凡有退认。照引窝一律办理。所输谷石。建仓存储。以备赈济。另设兴孝则友亲睦笃信任周恤六纲。以统票商至民运票盐。则沿海一带。地逼滩池。多系肩挑负贩。不能成商。领票若干。卖盐一季。始行缴销。自雍正六年。盐课归地银摊征。民贩但领票张。以为执照而已。若青州府属之安邱诸城。登州府属之蓬莱黄县福山栖霞招远莱阳宁海文登海阳荣城。莱州府属之掖县平度昌邑胶州高密即墨。十八州县。则皆民运票盐者也。若济南府属之章邱邹平淄川长山新城齐东济陵临邑陵县德平。泰安府属之新泰莱芜。武定府属之惠民青城阳信海丰乐陵商河滨州利津沾化蒲台。沂州府属之兰山郯城费县蒙阴莒州沂水日照。青州府属之益都博山临淄博兴高苑乐安寿光昌乐临朐。莱州府属之潍县。三十九州岛县。则皆商运票盐者也。若济南府属之历城齐河禹城长清平原德州及德州卫。泰安府属之泰安肥城东平东阿平阴。州府属之滋阳曲阜宁阳邹县泗水滕县峰县汶上阳谷寿张。济宁州及所属之金乡嘉祥鱼台。曹州府属之菏泽曹县定陶单县城武巨野郓城濮州范县观城朝城。东昌府属之聊城堂邑博平茌平清平莘县冠县馆陶高唐恩县。临清州及所属之邱县夏津武城。河南归德府属之商邱宁陵睢州永城虞城夏邑柘城鹿邑。卫辉府属之考城。江南徐州府属之铜山丰县沛县萧县碭山。安徽凤阳府属之宿州。六十三州县一。则皆商运引盐者也。

盐引之制。始于元至元年间。前代皆系内府刊铸铜板印刷。特差户部一人。往南京颁发。谓之督引部院。本朝顺治七年。始行停差。令运使官吏赴部关领。顺治六年。铸造户部盐印两颗。钤用盐引。至康熙十一年。改铸为户部盐茶印。康熙三十年。铸造山东司盐印两颗。康熙三十五年。始由户部刊铸引目铜板。不归内府管理。前人用引之意。非仅为部中可以按引稽课。亦以盐利操之于上。故引出自内府。非引不能运盐。若因领新缴残。多费周折。遂废不用。久则人将不知盐为官物。利权渐至下移。此无异于因噎而废食矣。明季山东额引十五万四千五百七十五道。每引载盐六百斤。国初剖一为三。该引四十六万三千七百二十五道。每引载盐二百斤。维时户口凋残。引多丁少。无处销售。顺治初年。暂以二十三万引为额。至十二年。新丁渐复。增引一万五千道。

户部因兵饷浩繁。议加引八万道。然实不能营销。历年皆按引包课。而康熙六年。东民复业。渐形富庶。始实加引八万道。以免包课之苦。康熙十八年。盐政题定每十引增一引。共增引三万一千一百八十一道。康熙三十五年。东盐畅销。商人呈请加引五万道。康熙五十七年。商人又请加引五万道。至雍正七年。清查残引案内。加引四万九千四百五十二道。先是河南开封府属之仪封太康通许兰阳县五处。食山东盐。惟开封府属皆食芦盐。五处独食东盐。未免彼此浸灌。一律改归长芦。除去引一万三千一百八十九道。又因兰山县之马兰屯村庄。孤悬境外。拨归峰县营辖。该村应销票五百张。峰县系行引地方。未便引票相混。以票改引五百道。共成额引五十万五百道。乾隆元年。匀拨引目。营销大畅。加余引五万道。即将额余永为定制。嗣后又历次增余引十余万道。皆系随时接济。不在常行之例。票式引式。前代迥殊。国初一律改引。惟于引面加用奉旨票盐改引之引戳记。亦剖一为三。额票九万四千四十七张。每票载盐二百斤。十引加一案内。加票九千四百五张。清查残引案内。加票五万二千九十二张。雍正八年。因淄川等十二州县畅销。加票八千一百三十五张。又因商河临邑陵县德平郯城五县引票兼行。易滋弊窦。将五县额引融入旁处引地营销。五县一律行票。加票八千六十一张。除去马兰屯改引票五百张。共成额票十七万一千七百四十张。又因是年行票地方。额票全数运完。恐将来不敷民食。加余票五万张。乾隆元年。拨益都淄川莱芜孤悬村庄。改设博山县。随拨三县盐票外。该处有陶冶之利。可以多销。加余票一千五百张。自乾隆五年至三十年。连年丰收。民物殷盛。每年额余票不敷销运。三次加余票三万张。盖各处销盐。以酱盐菜盐为大宗。酱盐者。麦秋以后。民间做酱所用。菜盐者。秋成以后。民间淹渍所用。岁之丰歉。亦盐之畅滞所系。而人第以盐为计口授食。不尽然也。最后又因永利涛二场。奏停老少盐牌。加余票一千六百八十张。老少盐牌。各省皆有。附场无依之人。老者六十岁以上。少者十四岁以下。及壮年残废。由官发给筹牌。准其负贩度日。第负盐不得过四十斤。卖盐不得踰五十里。本善政也。然刁民往往藉此为走私之地。故由商捐贖。散给口食。停其负贩。先后共加余票八万三千一百八十张。永远领运。惟额引额票。课须年清年款。余引余票。课则尽征尽解。山东引票。课则最轻。康熙十六年。题准加盐二十五斤。以二百二十五斤成包。引课加银四分。票课加银三分。每引征银二钱四分五厘八丝。红扒额票五万七千七百十七张。每票征银二钱二分三厘一毫零。黑扒额票十一万三千五百二十三张。行于济南武定府属者。每票征银与红扒票等。行于青州沂州府属者。每票征银二钱一分六厘六毫六丝。至民运地方。仅每票征银一钱六分七厘七毫零。计额引共征银十二万二千六百六十二两五钱四分。额票共征银三万六千二百六十三两七钱七分零。

余引约征银一万二千二百五十四两。余票约征银一万八千余两。共银十八万九千八百八十余两。皆系正课按年票报者也。每一两。随交银四分四厘。以二分五厘为加平。一分五厘为部饭。三厘为解官盘费。一厘为包银绳索装鞘之需。共征加平解费银八千一百余两。此系杂课而非随引摊征者也。其随引摊征。则有刷办盐引纸朱银二千四百十四两七钱六分。每引票摊银三厘。铜斤河工银二万一千九百八十八两九钱五分三厘。原系盐政运使捐充河饷及运铜水脚后因裁去陋规。摊征解部。每引摊银三分九厘。红扒票摊银九厘。黑扒票无征。盐斤银一万八千一百六十六两五钱。盐政出差随带笔帖式一员。收受引商陋规。准商人夹带私盐。故盐斤得名。后将笔帖式裁撤。解内务府充公。每引摊银三分三厘。领票公费银五千九百七两七钱八分。票商领票。馈送运使陋规。名为公费。查出归公。每票摊银三分四厘五毫。养廉银二万一千四百二两一钱九分五厘。当初盐政运司衙门规礼。动逾巨万。雍正元年。裁革酌留。给各官养廉及书役饭食。以资办公。每引摊银三分六厘六毫七丝六忽。红扒票摊银二分一厘。黑扒票无征。饭食银一万七百六十一两六钱四分八厘。每引摊银一分四厘九毫七丝六忽。每票摊银一分四厘。都翰公费银七百十三两九钱九分九厘。原系盐政馈送都察院翰林院规礼。雍正六年。奏明征解。每票引摊银一厘四毫。内閣公费银六十六两六钱。由纲商捐备。不归摊征。领缴引票花费银一千三百两。系引商随时捐解。不由官收。惟残票解部。由官征银一百七十一两二钱四分。每票摊银一厘。给兵公费银一千四百四十两。各处要隘。分拨弁兵缉私。不得不筹给薪水。按课银百两。随交市平银一两。又有笔帖式解费银一千二百四十两八钱。即前裁革笔政陋规。解交内务府使费。系按行引州县分上中下征交。不按引摊。以上共银九万三千七百余两。皆系杂款不按年题报者也。

至课名目不同。地归丁。实种五谷。则为地。第长草束以资煎盐。则为草荡。皆按每亩六厘起征。地邻海滨。可以引潮摊灰。掘井筑池。则谓摊池。每亩征银八分零至二钱一分零不等。三项额征银三千八百六十两一钱九分七厘。又有离场稍远。混入民田。钱粮归州县催征。解归运库。则谓民佃地。额征银五千五百七两五钱九分四厘。前代丁。皆按丁征盐。每丁征盐二引。每引折交银七分五厘。谓之丁银。无业丁。餬口维艰。银从何出。雍正四年。将丁银一半归入地银摊征。至乾隆四年。全行摊入地银。计每银一两。摊丁银七钱二分二厘零。额征银五千八百四十五两七钱八分八厘。盐锅一面。征银一钱至二钱八分零不等。额征银九十八两七钱四厘。前代盐场供办藩府食盐。现在折价征交。谓之食盐变价。额征银一百二十三两九钱。又有地本滩池。后沦入海。渔户捕取鱼虾。代纳课银。谓之鱼盐课钞。额征银二两七钱。四分六厘。以上共银一万五千四百三十八两九钱二分九厘。统为课。按年题报。而系征之于十场者也

。山东盐场。旧一十有九。嗣后历经裁并。定为十场。一曰永利。坐落沾化县东北三十五里新集镇。一曰永阜。坐落利津县东北五十里辛庄。一曰富国。坐落昌邑县西北四十里瓦城社。一曰官台。坐落寿光县东北五十里驻侯镇。一曰王家冈。坐落乐安县东北乡。距县城百里。皆滨乐分司所辖。一曰西繇。坐落掖县西繇庄。一曰登宁。坐落福山县北五里盐场村。一曰石河。坐落胶州。距州城二里。一曰信阳。坐落诸城县东南隅。一曰涛。坐落日照县南乡。皆胶莱分司所辖。煎盐之场三。为登宁。为石河。为信阳。晒盐之场三。为永利。为永阜。为王家冈。煎晒兼者四场。为富国。为西繇。为涛雒。为官台。煎盐之法。亦候潮汐。其摊灰刮土淋卤试莲。与浙粤大同小异。惟负海最近之场。晒盐较他处为便。或就滩地。周围掘沟见水。其前筑员池一。以纳沟中之水。名为马头。员池之旁。开大方池一。大池之旁。列小池四。先用柳斗。将员池汲入大池。一二日可成卤。然后引入小池。数日即可成盐。或就滩中掘井。周围阔十二丈。井上畔开五圈。圈之外开四池。汲井水入头圈。盈科而进。放至第五圈。水已成卤。谓之卤台。于是分引入池。曝晒数日。即可成盐。煎盐须刈草荡以后。秋冬为多。晒盐惟藉烈日之功。春夏为便。厥民蓬跣。卤蚀肤剥。故煎盐之户多盲。以目烁于火也。晒盐之户多跛。以骨柔于咸也。永阜等四场。岁供翎盐四十包。为孔府祭祀之需。利津沿海一带。滩地星列。民杂处。三四月销卖鱼盐之时。户以地属场界。应归卖。商人以户无卖盐之例。互相争执。雍正六年。议发余票千张。盐归商卖。而孔府翎盐。及食盐变价银两。亦归商纳。各场煎晒起止日期。报官稽察。获盐若干。皆入官坨。即存盐之垣也。以待配运。与商交。量盐以斗。每斗一百十二斤半。价值不过一百四十文。东引五十万余道。皆在永阜一场配盐。该场产盐最富。为东盐之精华。其余各场。第配票盐而已。

其转运则皆自大清河泝流而上。大清河为济水之支流。实汶水之故道也。由东平州戴村坝分泄汶河之水。西北至卢家村。与七里河会。古济汶合流处也。北入东阿县界。与三空桥五空桥水会合为一。是谓清河。谓之大清。因小清河得名也。北流经鱼山南桥。迤邐东北入平阴肥城长清齐河县境。又五十七里入历城县界。东径马家渡至雒口。有泝水入之。故亦名泝口。河北设有批验所。有掣盐厅。是为雒口关。又东经济南府城阴。东北入济阳齐东县境。会清河减水。河入青城县界。又东至韦家口。入蒲台县界。东流经县城北关。设有批验所。是为蒲台关。又东入利津县界。至东关折而北。经永阜场丰国镇。由牡蛎口入海。引商自场配盐。筑池装船。先抵蒲关。由大使掣验。滨乐分司稽查。再换拨船。逆流挽运。至雒口关。由大使掣验。胶莱分司稽查。归入盐园。跨大清河两岸。有顺流通达四围。建自明代。至今相沿。商盐皆积于此。每年春秋

两季。盐政亲秤掣然。后分销各引地。河南江南引地。谓之南运。引盐由雒口运至东阿县鱼山南桥地方。卸地入园。易车陆运。至阳谷县阿城镇。豫省则自阿城装船。由运河经寿张东平汶上。至济宁之安居镇。再由陆运。经金乡至单县之董家口。或至曹县之刘家口渡黄。江省亦自阿城装船。或由运河至鱼台县之南阳镇。转湖车运。至砀山之李家口渡黄。或由运河至沛县之夏镇。转湖车运。至萧县之管粥集渡黄。南运离场窈远。理宜价贵销畅。惟归德八属。地皆下湿。多出硝。民间刮淋。即成小盐。丰沛六属。又附近淮北海赣盐场。私易充斥。故南运素称滞岸。其本省腹地。东北两面。滩池罗列。西北一带。又与长芦场地相近。向来缉私章程。北则于海丰余家港。拨驻守备一员。马步兵百名。以杜芦私。南则于两省交界之大兴镇。添设沂郯海赣同知一员。拨驻千总一员。以杜淮私。中则于德州卫之桑园。派委卫弁兵丁。以查粮艘往来夹带之私。故东盐引额。与他处相等。而价廉课轻。以东省为最。自银价翔贵。商人输将。已非从容。历次增价以资调剂。至嘉庆初年以后。帑利与河工递增。而商力始形匱乏矣。先是帑本除完缴外。祇有本省拨船生息银十九万两。又加赏借帑本银五十万两。黄运两河帑本银五十万两。豫省料价帑本银十万两。直隶水利帑本银十万两。又拨船帑本银四十万两。庙工帑本银十万两。四女寺河工帑本银十万两。共银一百九十九万两。每年应交息银二十一万余两。较正课多增一倍。嘉庆十四年。因南河大工。加价二文。以助经费。计每年应交银二十九万余两。较正杂课又倍一倍。夫销盐祇有此数。而交纳之款。有增无已。虽商人利获三倍。亦不能不杼轴告空。或谓加价出之于民。于商何病。不知官盐虽有定价。亦羈縻之而已。其实商民交易。仍计成本之轻重。为售价之乘除。即谚所谓定价活秤也。且价多销少。亦物理之常。故于畅销之时加斤加价。上下两受其益。滞销之时加斤加价。商民实两受其病也。

由是交款难完。递年积压。嘉庆十七年。又议加价一文。以半文归商。以半文弥补商欠。而商力愈不能支。当年课项不完。归于次年带征。带征又不能完。归于按年分限。或分十二限。或分二十限。递年推展。迄未能依限清完。至道光元年。将河工加价奏明停征。而商人积欠已至五百三十五万余两矣。二三年。因减去河工加价。商力稍纾。课额尚完。帑利仍多蒂欠。道光五年。因高堰大工。又议加价二文。此时银价较贵。每年应交银二十三万余两。即所谓堰工加价也。奏明三年之后。以一半归公报拨。一半归商贴补积欠。其实三年之中。所完加价。不过一半。而正课杂款。因而拖欠者。又复不少。至道光七年。几于全纲倾败。不得不设法调剂。以积欠之多也。将五百三十余万两并为一案。统俟堰工加价归商后。渐次弥补。以帑息之重也。将帑本酌留银一百二十九万两。常川生息。其余银七十万两。至道光十二年起限。分二十限拔缴。以

折耗之大也。将南运每引加盐二十五斤。北运每引加盐二十斤。其嘉庆十七年归补旧欠之半文加价。壹并归商。以轻成本。以口岸之滞也。将南运之十三州县。与票地利津寿光乐安沾化海丰临朐六属。免征堰工加价。以敌私贩。如此多方调剂。似宜日有起色。第核计商人应交之款。仍未见轻。不惟旧欠不能依限归补。并现年应交帑利十七万余两。亦难清完。于是将报拨之一文堰工加价。全数归商。以贴补现年帑利。并将一分息银。减去三厘。此道光十五年也。维时银价日昂。以钱易银。暗中亏折甚多。渐至临朐等九州岛县。票商倒乏。无人承充。不得不改为官运。前此欠款虽巨。引票尚能勉强运完。至是则额引积压。日积日多。十八年又议加价二文。二十三年将引票停二成。以八成作为正额。余引停领。二十七年。又议引地加价二文。票地加价一文。十数年以来。两次加价二成。减引三厘减息。终莫救其罢敝。引票各岸。相继倒悬至二十余处。此道光二十八年。所以有钦差查办之举也。当时新旧积欠。统计八百余万两。而十五年以后。所欠正杂课银又九十余万两。十九年以后。积引八十余万道。二十七八两年。皆未奏销。若不截清界限。势难措手。于是将两年奏销。免其造报。积引停运。积欠停征。以二十九年为始。改为先课后盐。除有商办运之州县。勿庸更张外。其无商之德州冠县莘县临清郓城金乡城武滕县寿张朝城德州卫观城范县引地十四处。及票地罢乏之日照莒州沂水利津潍县昌乐六处。改归官办。南运悬岸之归德府七属暂行委员办理。勿论官运商运。皆于领引时。将正杂交清。不准丝毫蒂欠。甲运之盐。即于甲年奏销。与新旧积欠。另行筹款抵补。

查有每引商捐厘头二钱。以一钱贴补现年帑利。以一钱抵完新欠课项。又面封公费项下。可节省银二万五千两。提出二万两。归补历年积欠。以五千两存库。备完参商无之款。面封与厘头。本系私款。缘散商领引。皆由纲商查验加戳。然后呈堂用印。于当面封发时。每引交银二钱三分。以为一切办公之需。故谓之面封公费。厘头一项。原于莒日参商欠款无。公议于运盐到雒口时。按引捐厘。弥补前欠。谓之拨取进关厘额。欠完即止。嗣因公费不敷。即将此项。于领引时一并捐交。每引二钱。故亦谓之商捐。不敷公费。屡经官商揭控。查讯实系公捐公用。并非勒派肥己。惟内有馈送盐官节寿铺垫。未免浮滥。将受收之盐政运使。革职罚赔。故两项酌提归公也。堰工加价一项。仍照案弥补。帑利旧欠。惟原定交额稍重。每引减去一钱。交银二钱五分。将十八年二文加价。减去一文。以便民食。从前引盐虽有定斤。然暗中夹带。多至六七十斤不等。此时明定章程。每引加盐七十斤。以归画一。经此次查办之后。引则加轻。若遇时和年丰。当可年清年款。乃至咸丰三四年间。即值捻匪滋事。引地被扰。南运各处。几于片引不行。奏销则展缓矣。而正课拖欠愈多。引票壅滞愈

甚。商捐厘头。亦于咸丰十年奏明停缓。八年再行起征。至同治三年。共计未运积引一百三十余万道。分为八年带销。南运口岸。从新委员整顿。亦未见有成效。当时引地多匪。永阜场亦被潮灾。毫无可乘之机。又议提拨道光十八年一文加价。解充京饷。每年加征银七万余两。在议者原以京饷为急。第恐因此致敝。得不偿失。所以商捐厘头。已届限起征。又经停缓也。现在奏销。报至同治四年。引四十万五百道。征正课银九万八千一百五十四两零。票四两零。票商额运票十一万二千九百七张。征正课银二万四千八百十二两零。民运额余票三万九百十五张。未减二成额摊。征银五千四百十九两零。皆不能全完。余票空领空缴而已。十数年以来。积欠不知又有几许。引地现已肃清。振淹导滞。当存乎其人矣。夫东盐行票之州县。与行引之州县相等。而票额仅及引额三分之一。此票商所以易于引商也。自交款递加。遂致引票皆困。故按籍稽欠。河工帑息居其八。正课杂课各居其一耳。迨受病既深。然后调剂于加斤加价。提私济公。此皆扬汤止沸。莫能为釜底抽薪之计。盖商课例无豁免。不敢议蠲。支销岁有常经。不敢议减。亦无可如何者也。然盐志载明万历间甘德夫之治东运也。当极罢之时。水旱频仍。前后八年。不但新旧欠课全完。且赈丁者数万金。浚清河者数万金。人皆诧为神异。究其致治之由。惟以无欲为主。凡商人一丝一粒之馈。不入运署。由是贪者廉。侈者俭。官商一体。惟正供是急。故人竭蹶而不足者。彼独从容而有余。东商交款。固稍重矣。若尽裁去上下浮费。第纳惟正之供。尚不至竭泽而渔。安得人人如甘德夫者。与之论盐法哉。

遵筹山东盐务酌议先课后盐章程疏道光二十九年 钦差大臣

窃查东省商散引碎。办理拮据。前已将疲敝情形。相沿积弊。体查明确。酌议除弊缉私各条。于道光二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具奏在案。兹复督同随带司员及委员等。博访谘。并查据各州县切实禀复。臣等公同商酌。择善以从。期于救弊扶偏。仰副我 皇上整饬鹾纲之至意。伏思东省盐务。受弊已甚。以致额引积滞。奏销递展。上而 国课有碍。下而商累日深。当此力求变通。惟有于恤商之中筹先课之法。庶帑项稍有把握。而额引不至虚悬。一月以来。确查远近地方。综核古今成法。如课归地丁摊征。系雍正七年以后办理成案。东省惟行之安邱等滨海十八州县。此外山河间阻。西南引地。距场各千有余里。贩运不前。若按亩摊征。赋有加增。民皆淡食。设遇偏灾。又不能不随正供蠲缓。且各商积欠帑利。更复无所归着。至就场收税。其法始于刘晏。近年淮北票盐设局验货。即参用其意。惟淮北河湖水运。节节可通。东省则水陆俱艰。运本数倍。若行票课。招商恐至无人。未便过事更张。惟就商运之外参以官运。臣等通盘筹划。除安邱等十八州县。向系课归地丁。临朐等九州岛县。已归官办。及商办之票地引地裕如各州县不计外。其商运尚能营销之泰安等十州县。参

悬仅止一万九千余引。已饬运司先就本邑殷商融带。一面招募接充。以免悬额。其商力疲乏。多半参革之德州冠县莘县临清郓城金乡城武滕县朝城德州卫。以及全引俱悬。无人舂运之菏泽观城范县等十四处。并滨海票地。而为通纲藩卫。现在商办实形竭蹶之日照莒州沂水利津潍县昌乐等六处。必当量为变通。查道光十七年。临朐等九州岛县。因商累不能承运。改为官办。十余年来。该员等应交课款。既无亏缺。而于应办公事。亦无贻误。其盐务与地方交代。向有定章。各清各款。不相牵涉。似可仿照办理。即将德州等二十州县卫。统改官办。至河南之商邱等九州岛县。内惟宁陵一处。无误课款。余则或销不足额。或课已全悬。疲敝异常。若另行招商。一时难得其人。臣等再三熟商。惟有委员专办。应由臣徐泽醇督同运司遴委明白晓事之员。前往董率妥办。并责成引岸地方官。加意巡缉。查东纲应完正杂各款。历系甲运乙销。先盐后课。迨道光二十四年奏销。本应二十五年十一月奏报。因潮灾案内。奏准推展一年。竟变为甲运丙销。商人视正杂课为可缓。辗转腾挪。得遂其拖延之计。加以银价增昂。动即借口赔累。虽参革追比。悬课终未能全完。现经臣等奏请将浮费各加裁汰。商力已觉稍纾。至每引盐包。额定二百四十五斤。而商人惟利是图。往往贿通场役。加重至三百余斤然。暗增而多虚糜。何如明定而得实惠。臣等酌拟每引加盐七十五斤。此外不得再有私添。以示限制。今该商等成本既轻。获利较厚。所有臣等酌定先课后盐之处。札饬该运司询明各商。佥称情愿。并取具各商甘结。加具印结。送呈附卷。查先课之法。

自道光二十九年为始。各商赴司领引时。先将正课加价交库其。舂盐至锥口。即将杂款等项。次第交齐。措办亦可从容。其票纲内由场起运向不过关之引地。由运司查明。于官商请引时。将正杂各款。分别提解运库。统于年终奏销。如此更定章程。是本年所运之盐。即交本年应完之课。比之从前奏销期限。可以提早二年。至历年积引。自道光十九年至二十四年。共存四十四万三千九百余道。前经奏请饬运司分别追储。复查二十六年。尚有存库引三万三千九百五十一道。在商未舂引六千八百十五道。又二十七八两年参悬未领引二十九万五千四百九十余道。若不一律截止。则新旧轆轳。套搭不清。转于新定章程有碍。应请以二十九年为始。将从前积引一概停止。专尽新引领运。并请 敕下户部。即发下新引四十万五百道。以便由运司专员请领。赶紧配运。如果畅销完竣。再将积存之引融带。庶界限分明。新旧两不相悖。惟查二十七八两年奏销。均未办理。兹自二十九年以后。将课款提早二年。若令完新。又复征旧。同时并举。商力实有不逮。臣等公同酌议。请将二十七八两年已领之引。应完正杂各课。分作五年。各按本商名下带完。附入各年奏销造报。是调剂与整饬兼施。可望日有起色。惟官运与委员领运。非筹借运本。恐难责成。查运库闲款



尚有十余万两。足敷借动。应由臣徐泽醇酌量道里远近。额引多寡。分别筹借。所借银两。分限五年。解交运库还款。如该州县等营销不力。或将运本逾限不缴。立予参撤。凡改归官运之处。今既筹借成本。而一切浮费。又复裁革。办理毫无棘手。应由臣徐泽醇飭令各该员一律先课后盐。庶办理全纲。不致两歧。余如夏津东阿等县。或畅销逾额。或积滞不行。应飭运司参酌。将滞引融销畅岸。俾免缺额。再积欠必须清厘。查东纲每年应完帑利十七万一千六百两。道光十五年。经前盐政锺灵奏明以堰工加价贴补。并减息三厘。近年银价加昂。商完不敷支拨。统计该商等积欠。共有八百余万两。虽节经奏展递缓。而商疲总未完缴。又道光十四年至二十五年。积欠正杂等项共九十一万余两。经前抚臣崇恩奏明以原分各限齐到。带款甚重。请并作一案。分二十五限征完。每年完银三万六千余两。上年已逾初限。前项依旧未完。与其徒事追呼。莫若量为通变。

现查有按引商捐银二钱。应以商捐厘头一钱。作为贴补帑利。其不敷仍以堰工加价贴补商捐不敷公费一钱。作为带还二十五限积欠。其原限带征之三万六千两。毋庸另限完交。以示体恤。合计二项。每年可完银七万余两。至面封项下。除公用外。其余浮费甚多。臣等核实删减。计每年可节省银二万五千两。请以二万两先行归补历年递缓之积欠。余银五千两。飭运司储库代完参商欠课。如此剔厘。以商人之公捐。补商人之亏缺。庶积累可冀清完。复查道光五年高堰大工案内加价二文。十八年贴补案内加价二文。二十七年商累案内引地加价二文。票地加价一文。历以银昂贴折。全行贴补归商。惟查堰工加价。每引交银三钱四分。系照昔时银价定数。以今较昔。不敷实多。应请减去一钱。嗣后完纳堰工加价一项。定以每引完银二钱四分。但恤商所以裕课。而筹国尤在便民。应于十八年二次加价案内减去一文。以便民食。惟立法期于可久。而奉行在于得人。全赖承办各员。矢以公心。任以实力。果能推行尽利。经理得宜。先纳课而急惟正之供。参官运而无虚悬之引。成本已减。积欠可消。加斤则商有余资。减价则民多沾利。从而认真整顿。庶可挽积习而振鹺纲。臣徐泽醇仍督同运司随时随事体察情形。妥为筹划。总期官运商运。两有裨益。所有臣等会同筹议缘由。是否有当。理合恭折驰奏。伏乞 皇上圣鉴。训示遵行。

### 河东盐法议略

王守基

天下产盐之区。皆因天时。乘地利。而刮土淋卤。至于煎晒成盐。总赖乎人力居多。若夫水面自结盐花。捞取即可食用。无待人工之施者。惟河东盐池而已。池居中条山麓以北。涑水绵其左。黄河绕其右。东据安邑。西据解州。广袤长五十里。南北七里。地势四面皆高。池居其中。形如釜底。北高南下。最南

为护宝长堤。靠堤为黑河。即池积水之处。其味咸。鳞介不育。其性温。隆冬不冰。泥土纯黑。稍深显露硝版。此即盐根。池水不溢不涸。或曰海眼。即山海经所谓盐贩之泽也。池北列地治畦。为种盐之处。再北料台籴庵。栉比林立。为工人止息存盐之处。周围筑以土墙。名为禁垣。此系明时创修。后来历经加高培厚。计高一丈六尺。基厚六尺。周围共长一百十四里。禁垣之外有马道。马道之外有隍堑。内设三十二铺。外设三十六铺。皆有弓兵分段巡逻。所以防盗窃走私者至严也。一池本分三场。东为东场。中为中场。西为西场。设三大使主之。故禁垣惟北面开三门。东曰育宝。距安邑五里。西曰成宝。距解州十里。中曰佑宝。佑宝门外为运城。盖运治之所在也。在昔解盐。多治于解州。城小人众。且偏处一隅。鞭长莫及。自元姚行简绘图献议。始立司于此。地正居池之中。本名路村。元延佑间。淫雨败池。仁宗蠲免引钞十之六七。民怀其德。又名圣惠镇。时尚未有城也。元末运使那海俊德。始筑凤凰城。以资保障。城周九里十三步。广长各四之一。高二丈四尺。经明巡盐诸臣。增设敌楼望台。甃以砖石。守具渐备。国初姜瓖之叛。皆毁于贼。嗣经巡盐御史大加修整。且拨营汛弁兵守御。至今遂成岩疆焉。运城北门外为姚暹渠。盖池形最低。每逢大雨时行。山水往往破垣灌池。池受客水。即盐花不生。则保护盐池。渠堰之工。最为紧要矣。姚暹渠。即古之永丰渠也。本后魏都水校尉元清所开。至隋大业间。都水监姚暹重加浚治。民赖其利。因以号焉。渠起夏县之王峪口。引史家峪诸水。合流而东。自东而北。又合巫咸谷之水。折而西流。历安邑解州虞乡县界。入五姓湖以达黄河。计长二万三千七百零七丈八尺。盖所以约东南客水。使西归于河者也。池东则有白沙堰。李绰堰。雷鸣堰。白家堰。黑龙堰。附近禁垣有东禁堰。池南逼近中条山。极东有桑围堰。次之为常平堰。次之为龙王堰。次之为短堰。极西为赵家湾堰。以上各堰。长者千余丈。短亦百余丈。皆所以防山水暴涨。使东入于渠者也。距运城西六十里许。有六小池。一曰永小。一曰金井。一曰贾瓦。一曰夹凹。一曰苏老。一曰熨斗。地属解治。方长不一其形。其最大者。池面不过亩余。零星散布。产盐无几。小池西北数里。又有一池。广袤三十余里。名为女池。其池客涝时注。水满则淡生鱼。水涸则苦生硝。故又名硝池。水经注所谓女盐泽是也。与六小池统谓之西池。唐时设女盐泽监。董司西池。元末废弃。明时曾允勤民之请。采盐六小池。以一半入官。一半归己。名为半报。寻亦停止。本朝康熙乾隆年间。两次客水败池。盐无所出。经盐政疏请开晒小池。以资配运。惟硝性太浓。盐味苦涩。且离运城稍远。商人照应为难。利少弊多。旋即永远封禁焉。至女池则未尝开晒。第愚民时窃取硝。冒盐贱售。阻法病课。封禁尤严。惟硝池正当中条山谷之下。地势较大池为高。每夏秋雨集。山水皆以硝池为壑。池

不能容。当西会石楼王官峪诸水。由新河达小湖桥以入黄河。但新河一带。时患淤塞。则石楼王官之水。反倒灌硝池。东趋禁垣。如建瓴矣。故硝池之东。有硝池堰。附近山根有五龙堰。迤东有七郎堰。又东有卓刀堰。七郎卓刀之北。有长乐堰。此皆池西之保障。所以防山水使不能东犯者也。凡滩在渠堰上下。皆为护池滩地。虽分隶各州县。遇有报垦。归盐官经理。不准私种。恐农人爱田。盗决渠堰以害池也。岁修各工。向派蒲解十三州县民夫应役。颇为扰累。自雍正三年。停止民工。每年拨杂课银五千两。为岁修之用。遇大工程。由商人借帑修理。分年扣还。而十三州县不受渠堰之累矣。渠堰既治。盐池之患消。盐池之利始兴。当夫夏令甫届。熏风时来。附岸池面。缀珠凝脂。盐颗自结。虞帝所歌熏风阜财。即指此而言。故池上有歌熏楼。中条山阴有熏风洞。俗谓之盐风洞。南风作时。其洞隆隆有声。今与池神并祀。自元迄明。皆系调派蒲解十三州县盐丁。趁池盐生时。赴池捞采。谓之捞盐。无所谓种治也。按柳宗元赋云。沟塍畦畹。交错轮囷。宋史崇宁间。载开二千四百余畦。百官入贺。则治畦种盐。自昔已然。第开畦颇费工本。非盐丁所易办。故后世盐法。仍系捞采于池者多。国朝顺治六年。裁去盐丁。盐归商种。而种治之法始详。先就池上治地为畦。每畦七八丈。或十余丈。三场各异其制。长则随其地之所极。两边土作埂。坚筑如砥。以入水不渗为度。畦旁各掘港道以泄雨水。一畦为一号。就中界为数段。每岁二月一日。畦工入垣盖庵。治畦淘沟。俟南风至时。引水浇晒。用桔槔挹水。注于畦之首段。时以铁扒搅之。日曝味作。移注次段。首段另注新水。次段水咸色赤。移注三段。俟其澄清。开隙塍隅。以灌四段。要俾清流盈科而进。水深不过一二寸。经时盐花浮上。望如皎雪。乃用木扒撮。谓之榻花。花落水底。风力震荡。逼以烈日。映水视之。如编贝然。则盐成矣。若得小雨。颗愈鲜明。夏月生盐尤美。春秋生盐多硝。岁旱粒细而芒。雨多日不烈则青头色。故有青盐白盐之分。南风东风则盐成。一夕东北风西南风。则盐花不浮。满畦如沸稀粥。谓之粥发。色恶味苦。须刮弃畦边。待风转时。再上水浇晒。方堪食用。惟池深岸高。内无不竭之源。外无可引之派。雨则病涝。旱又病枯。天时本难得宜。自乾隆二十二年。奸民盗决硝池堰。客水灌池。上淤泥沙甚厚。虽历经挑浚。总不能仍前深通显露盐根。东场商人刘阜和。创为掘井浇晒之法。合场效之。现俱就池中掘井。或五六丈。或七八丈。汲出井水。自然味咸色赤。不须操炼。成盐颇易。然说者谓其盗泄地气。理或然也。至八月停晒。各计获盐之多寡。每千引为一料。于高阜处筑料台存积。覆以白茅。涂以黄泥。以待配运。盐必先领引。领引必先封课。河东课以锭计。引以名计。则有所自来矣。

当初盐丁捞盐。每丁日责捞盐一引。自四月初一至八月初一。共四个月。该捞

盐一百二十引。故一百二十引为一名。一名之引。该正课银四十八两。赈济银一两五钱。系赈济盐丁者也。纸价银三钱六分零。系解部刷引者也。余银一钱三分零。名为扣锭。即以零归整之说也。共成五十两。统归正课。故谓之一锭。课银原不相离。凡商人额引若干名。即谓之若干锭。商人至畦。归商种则按引配畦。每畦配以六锭。谓之畦锭。引多畦少。每锭加配引八道。谓之小锭。余不成锭之零引。归为半锭。各商额引尾数。多有不成引之零盐。通身积算。成引一百十二道。不能归锭。另立名目。曰官置昌。其不足六锭商人。令其合并。总符一畦六锭之数。此就当时额引额畦分配。其续辟之畦。谓之余畦。续增之引。谓之余引。不在此列。商人各立锭名。造册达部立案。由官分结锭票。永为世业。盐归其种。亦归其运。盖坐商即运商也。迨后坐商无力致远。另行招商办运。于是畦归坐商。引归运商。而运坐遂分而二矣。第运商领引。必揭坐商锭名。以别此某畦之引。名曰坐锭。坐商在畦浇晒。亦费资本。运商不能徒运。每引一名。酬给租息银二十四两。名曰销价。引既坐锭。则引畦可不相越矣。行之既久。未免失真。且有余畦余引。不在坐锭之列。运商遂至任意买盐。强者争先。弱者落后。互起争端。于是又有坐配之制。每开运时。按引与畦。酌量匀配。某引应配某畦。令商各自商定。此即申明坐锭之意。第并余引余畦在内。故谓之坐配也。坐配既定。然后入垣支盐掣放。其掣验之法。引目先揭省县扒。每引一名。盐政发门票一张。运使发坐监票十二张。引票俱齐。定期放盐。先一日。由场大使预报放盐数目。由运使差商一名。赴该禁门。监收筹票。谓之监商。至掣盐之日。商人持引票到门。除门票例由商人于掣盐时投缴外。每车一辆。给引十道。随给坐监票一张。车户携至料所。眼同坐商按引装盐。即将坐监票转付坐商收缴。盐车到门。引目仍揭门扒。乃以门票呈明监掣官铃记。掣验放行。并领木筹照出禁门。筹票俱交监商收缴。车户惟以引照盐。载赴应卸之店交收。每名载盐十二车。每车合盐十引。每引装盐两袋。中禁门卸店于运城东西两门外。东禁门卸店于安邑南门外。西禁门卸店于解州城内。由商分运各省营销焉。河东盐营销三省。山西则平蒲泽潞四府解绛霍三直隶州及隰州属之蒲县。陕西则西同兴三府商干二直隶州邠州暨所属三水化二县。河南则河南南阳二府陕汝二直隶州及许州属之襄城一县。共一百十九州县。皆实销河东之盐者也。若山西太原汾州等属四十四州县。陕西之凤翔一府及邠州属之长武一县。则食本地土盐。而第领河东之引者也。河东额引四十二万六千九百四十七道。内除食土盐之太汾凤翔等属。额引六万三千五百四十九道。向由本处土贩纳税。商人实领办引三十六万五千八百五十八道。内除解州安邑引八千七百道。系属后增。无畦可坐。实坐畦锭引三十五万七千一百五十八道。配畦四百六十五号。自雍正三年以后。历次加增余引二十四万道。余

引者。销无定地。每年于畅销之处。酌量加销。共引六十六万六千九百四十七道。此当时之额引也。

至正课则随引为分别也。当初惟每名征银五十两。嗣后有铜斤水脚河工节省及盐官养廉办公之需。皆按引摊征。名目繁多。至雍正三年。裁去各项名目。及官吏陋规。惟于额引每名加征官钱银十一两。公务银二十四两八分。一切办公于此项内动用。余引则官钱公务外。加征公费银六两。至土盐引税。每引祇征银三钱九分零。计额引应征银二十五万九千三百八十两八钱七分。余引应征银十八万二千一百六十两。土盐税银二万四千三百二十三两六钱九分四厘。以外有平余积余并余三项银一万二千五百七两五钱六分八厘。盐课解部。例有随解饭食加平。商人每千两多交银二十五两。谓之平余。按名征课。每以零归整。归并积算。多有盈余。谓之积余并余。又唐裕澠池归公潞泽节省银三万七千八百七十八两五钱五分五厘。数处引地。先系捏名诡商。租于供商承办。供商。犹闽之户也。坐获厚利。后经查出。交通省商人公办。余利归公。以上共银五十一万六千二百五十两六钱八分七厘。此当时之课额也。夫以当时之课额。较现在之课额。犹为轻减。商力似可充裕矣。然而池价增而成本重。应酬大而浮费多。如销价即盐价也。渐因浇晒费工。销价第作引价。每名另议盐价增至数十两。陋规本裁革也。而通纲之局面。官长之节寿。在在需费。亦且不费。按本计息。总多亏折。不得不设法调剂。始而议加价。各岸销盐。原有定价。乾隆二十一年。因商多亏本。先后酌增卖价每斤四厘。继则议加耗。旧制每引支盐二百斤。雍正三年以盐运三省。盘山过渡。折耗甚多。加重二百四十斤为一引。是四十斤即耗盐也。乾隆四十二年。又酌议加增河东运盐。以九月至年终。农隙脚贱之时为多。故于四个月内。每引加耗五斤。过期停止。终又议均引。各商引名。虽有定地。然一商或分坐三省。一县或至有数商。引地远近不一。美恶各殊。黠商弃瘠留肥。弊难枚举。乾隆四十七年。将三省引地。分为上中下等。就现商引名。搭配均匀。分为五十六签。每签以八十名为率。按商资厚薄。酌量认办。使无所偏枯。调剂多方。终莫补救。有商倒乏。无人承充。当事者责令退商举报。五年更换。俾知息肩有日。自必踊跃急公。第岁岁招商。年年更换。富户规免。滋扰愈甚。后又改为长商。积弊相仍。日深一日。至乾隆五十七年。势莫能支。不得已裁去运商。将盐课归入地丁摊征。而河东之盐法一变矣。课归地丁。似属甚便。其实难行。盖地丁有蠲缓。盐课无蠲缓。愚民茫然而莫知。吏胥夤缘以为奸。且以无课贱盐。东侵芦纲。南侵淮岸。亦于大局有碍。行之甫十余年。已弊孔百出。至嘉庆十一年。复行招商办运。规模查照旧章。惟将山西食土盐之太汾等属四十二州县额引。划出归藩司承领。即今之所领阳曲引也。盐税附入地丁奏销。兴安邠州及所属三水化两县。亦改

食土盐。引税仍归河东。故引课较前略有参差。其余一切办法。未尝有改焉。蒙古阿拉善王有吉兰泰盐池一座。向祇准民贩赴托克托城办盐。由黄河运至绥德州。及临县之碛口镇。上岸分销山西食土盐地方。不准运赴下游。当河东之课归地丁也。

阿拉善王将其盐池进献。为国家所有。商人领办蒙盐。顺流而下。无处不到。每年行引八万七千五百道。征课银六万余两。河东引地。半为所占。及复招商办运。将阿拉善盐池 敕还。停其水运。引额即加于河东。名曰吉兰泰活引。则课额已增六万余两。嘉庆十四年。南河大工。需项浩繁。议于河东盐价。每斤加钱一文。易银交纳。名曰河工经费。则课额又增十六万余两。课额愈重。办运愈难。且河东之盐。向侵淮岸。故南阳销路颇畅。自道光十一年。淮北改行票盐。盐价大贱。反倒灌河东。而商力愈困。当事者无如何。调停于长商短商之间。将活引减去一半。河工经费减去二成。终莫能挽其颓敝。由招商而变为举报。由举报而变为签商。弊遂不可胜言。大概盐商之破产。以河东为多。官视盐商为鱼肉。亦以河东为最。至咸丰二年。岌岌不可终日。此所以有钦差查办盐务之举也。时值淮南初改票运。盐销大畅。查办者仿照此意。定为留商行票之法。盐之运赴河南者。向自茅津渡河。汇集于会兴镇。即以会兴镇为总岸。运赴陕西者。向由夹马口下马口二处渡河。汇集于三河口。即以三河口为总岸。山西则于泽潞等府适中分立总岸。商人第运盐到总岸。任令发贩营销。查出州县陋规银二十七万余两。厅摊银七万余两。厅摊者。运城设有商厅。所摊办公之费也。全行裁禁。并查出池价踊贵之由。多缘坐商消乏。将畦地租于他人。坐食销价。牟利之徒。因而为奸。伙租者按年输晒。把持误公。先晒者盗挖盐根。囤私肥己。以致池价每名增至一百二三十两。于是申严私租之禁。将池价定为每名白盐不得过六十两。青盐不得过四十两。潞泽节省等项。摊入通省引内。每引摊银九分。另筹经费。以资办公。每引摊银七分。嘉庆二十五年。山陕两省。每引加盐十斤。河南未曾议及。现亦加盐十斤。以归一律。计每引成本不过一两六钱。比前大为轻减。商人悦服。情愿将奏停之一半活引及二成河工经费。照旧完纳。此法若能奉行永久。当较现在少有把握。乃未几而捐免充商之议出。其势不得不行。盖非筹河东之盐务。而第急目下之军需也。当时殷商九十余家。共书捐银三百万两。藉佐度支。发给永免充商执照。所领销价生息银二十九万余两。停其加息。分年完缴。销价生息者。额引有销价。银引无销价。当课归地丁时。民贩就池买盐。价则一律扣出销价。除归畦商外。余银充公。及后复商。库存销价银十五万余两。发给商人为承办活引之用。按年出息。此款迄未清完。现尚短银五万余两。商既捐免。不能不另筹办法。于是河南改为民运民销。山陕改为官运官销。民运者。听人纳课买盐。择

地贩卖。官销者。每县筹给本银二千两。责其运销本属。以保课额。所有河工活引节省归公名目。一概删除。从新酌定科则。每斤征课银三厘五毫。每名合银一百五两。比从前正课。计增银七万余两。

然删除河工等项银二十六万余两。全归无。所以有开晒蒲滩之议。藉资补苴。蒲滩者。蒲州城外之河滩也。长约百里。宽十数里。或数里不等。积湿碱荫。地遂废耕。居民因而刮碱淋卤。近在河东肘腋。向由商人代完租赋。筹给津贴银一万三千余两。禁其刮淋。更委佐杂一员巡察。二年差满。给予优奖。名为蒲滩缉私。轻议开晒。本属非是。经地方审度。弊多利少。仍旧封禁。此咸丰四年也。正当长江梗阻。两淮片引不行之时。河东盐侵淮纲。直到武汉。因而大畅。先加河南灵宝口岸引三百名。山西岢岚十三州县本食土盐。引早扣除。又加岢岚引三千四百九十四道。惟陕西始因官运多滞。议改课归地丁。继因完纳不前。亦改民运民销。一年之间。凡三变法。遂致甲寅脱去半纲之课。计引六百六十余名。自改民运后。分年补销。两年即销完竣。然亦销于侵淮口岸者居多。非陕西实能加销也。当时人言啧啧。竟谓盐官分引一名。转售三百余金。坐赚一倍之利。商贩多挟重资抢引。不能到手。此言虽未尽然。而商贩获利。颇为前所未有。且当库款支绌。无处筹划。户部议令抽厘济饷。抚臣以抽厘碍难举办。第于额引每名取羨余五两。加引每名取羨余十五两。约加银五万两。天津海防紧要。直隶总督奏令河东加斤加价。以裕经费。因于庚申纲加引六百名。时灵宝有官侍御者。于河东情形最悉。条陈盐利。半归中饱。正课可以加倍征收。抚臣初议每名酌加经费银二三十两不等。经部屡次斥驳。于辛酉纲又加引五百名。河南陕西每名加引费银六十两。山西则分为三等。上等每名四十两。中等每名三十二两。下等每名二十八两。约加引费银三十三万九千余两。合两次加引一千一百名。课银十四万余两。共加银四十八万两。然惟辛酉一纲。全数清完。同治元二年。即值陕西回匪猖乱。捻匪窜至河南陕州。销路梗塞。将最后加引五百名。暂行停办。陕西引费。减去一半。其先加引六百名数虽犹存。实亦未能运销。至同治四年。乱仍未已。遂将加引一千一百名。全数停止。河南引费。亦减去一半。而所加课费。仅存三分之一矣。现在山西行引二十万零二十八道。陕西行引十五万九千八百二十一道。河南行引二十七万五千九百九十道。其额引六十三万五千八百三十九道。征课银五十五万四千四百五十一两六钱零八厘。引费银十六万四千六百五十三两五钱五分一厘。羨余银四万六百五十三两四钱六分七厘。共银七十五万九千七百五十八两六钱二分六厘。此现办之课额引额也。而凤兴邠三属引税划除。不在其内。凤邠引税之隶河东者。以原食花马池盐也。池本西秦牧地。即土治盐。方言谓之花马。花马池大池小池共三池。在庆阳府宁州之北。与马槽等池。星罗棋布于百里之内。

若三池之相间。亦有远至百里者。花马一池。为灵州之重镇。周四十三里。大池自沙漠中来。周八十里。小池控灵夏之全势。周二十七里。向属河东兼辖。明末遭贼蹂躏。池废工散。凤邠因改食土盐。国初盐法。悉遵旧制。凤邠犹为河东引地。至咸丰四年。陕西议课归地丁。盐课径解藩库。毋庸再解河东。以省周折。所以改为民运之后。凤兴邠三属盐课银一万二千五十九两五钱七分。即由陕抚专案题报。所行额引。亦奏明停领。花马池大池盐。营销绥德榆林米脂三州县。并无额引。惟于马湖峪收税。延榆绥道专管。岁征银一千五百四十四两。向来转报河东盐臣。另案具题。咸丰四年。亦改由陕抚自行题报。惟花马小池岁领额引六万七千四百四十道。暨巩昌府之西和县岁领额引一千六百二十六道。营销本处暨兰州巩昌二府秦州阶州二直隶州。按引纳课。每年由陕甘总督题报。银二万八百五十九两一钱二分。至陕西之汉中延安鄜州三府州属及绥德州属之清涧一县。皆食本地土盐。按县征税。每年题报银七千四百三十六两四钱。其余沿边各州县。或食土盐。或食蒙盐。向无案据。不可得而稽焉。咸丰八年。陕甘总督以蒙古土盐。从前祇准贩至皋兰靖远县属之一条山五方寺等处。与沿边居民易换口粮。迨后兴贩渐广。内地盐户多于兰靖远秦州开设盐店。转运陕西之汉南一带出售。奏请酌收商税济饷。举殷实盐户二人。设立行首。分住兰州秦州。以总司稽查。指定运往汉南路径。不准侵及漳盐引地。漳盐。即西和盐也。嗣因回匪窜扰一条山五方寺等处。盐户逃散。已于同治五年。暂行停收。现在陕西等处盐课。亦不能全完。惟河东年清年款。从来未有蒂欠。为他处所不及也。河东盐产一池。有禁垣以为藩篱。禁私较易。第能笼盐于官。则其操纵在我。引地东邻长芦。南接两淮。其成本科则皆较池盐为重。亦不虑其浸灌。若得人守法。当可经久无弊。惟盐之丰歉在乎盐池。池之保障在乎堰渠。向来岁修抢修之工。层见迭出。十数年以来。未曾置议。盖民贩来去无定视。池无关休戚。畦商半皆消乏。莫暇远虑。废弛日久。难免疏虞。此可虑者一也。额引本分三省。现惟山西引运。各销各引。陕西河南之引。多并在一处。缘陕西历年不靖。谁冒险运往。大抵皆在河南营销。陕西池盐不到。引地必为土盐占据。一旦淮盐复旧。价值平减。河南不能多销。则陕西一千余名之引。销于何处。此可虑者二也。他处行票。必有重费大商。方能久远。河东贩皆零星。每人不过办自变量名。且盐官居其大半。河东盐官数缺。候补几至百人。此项人员。未见真能出费捆运。不过分引到手。转售渔利。所以无大商领运。职此之由。相沿日久。恐别滋弊端。此可虑者三也。未雨绸缪。则在斯土者。因时为损益焉。

酌拟变通河东盐务章程疏道光三十年

兆那苏图



窃臣因河东盐商疲乏。遴委冀宁道多慧前往会同河东道文光等详细查办。业经奏明在案。兹据该道等具详前来。臣查河东盐务。额征课银四十六万一千余两。嘉庆十五年。加征河工经费银十六万四千余两。嘉庆十八年。酌增吉兰泰活引课银八万七千余两。从前商人办理裕如。何以至今日而疲乏若是。究其疲乏之由。因道光十五年。盐池被水以来。产盐不旺。池价增昂。兼之银价昂贵。昔年每银一两换钱八九百文。今日贵至二千余文。商人卖盐得钱。易银完课。每完银一两。足抵昔年二两有余。因而商力难支。承办半签引地者。每年需赔四五千两。承办一签引地者。其赔累则又倍之。是以商人视为畏途。纷纷思退。道光二十四年。前抚臣梁涵因旧商告退。新商不前。酌量变通。奏请将续充新商。先令试办三年。使力薄者得以息肩。接充者较为踊跃。无非竭力调停。以冀众擎易举。初意未尝不善。但立法务期经久。除弊必先清源。该商等受病之源。在于成本过重。赔累过多非。关乎充商之久暂也。溯查河东向系长商领运。于乾隆四十一年。经前盐臣龄奏请改为短商。五年更换。行之未久。百弊丛生。至乾隆四十七年。即经前抚臣农起奏复长商。是短商之难为久计。已有明证。自定三年试办。迄今甫及六载。已更八十余商。缘富户于盐务本非素习。充商之始。诸务茫然。全凭商伙经理。所用商伙。实心实力者少。非办理不善。即浮冒侵渔。而本商亦以试办三年。为期甚暂。一切苟且从事。不复认真经营。遂至赔累愈多。竭蹶更甚。比及三年。无不藉词告退。至更换之际。旧商祇图脱身。随意举报。而被举富户。一闻充商。多方规避。或坚称无力。执意不充。或远遁他方。屡提不到。其势又须另举。此推彼卸。辗转牵连。以致通省富户。惧被举充。几难安枕。且强令富户以有限之家资。补无穷之商累。亦非政体所宜。若再相率因循。势必致富户日乏。盐务日疲。于国计民生。均大有关系。臣体察近今情势。以复长商为第一要着。然欲复长商。非为之轻成本裁浮费免赔累不可。现与司道等通盘筹划。悉心商议。于补偏救弊之中。求经久可行之法。谨拟章程十条。敬为我皇上陈之。一改复长商以专责成也。三年试办之令。应请即行停止。就现充之商。无论新旧。择其殷实者。均改为长商。其中真有销乏者。准其告退。人数不足。即令所留之商。公同举报妥人接充。倘所举不实。即将引地派令举报之商。公同认办。使众商各有责成。自无妄报之虞。一酌裁浮费以归节省也。河东及河南会兴镇。向设总商季商数人。专司公事。各项公用。及一切浮费。皆归总商垫办。事后派令散商归款。在总商以非皆出己资。不免任意浮加。累及众商。自应酌为裁减。以免赔累。查巡抚衙门向有办公银二万余两。经历任抚臣先后奏裁外。尚存留办公及书役等费共银四千四百两。臣到任时即将前项全裁净尽。又每遇抚臣阅伍蒲州府运城一带。该商等向派供支各项使费银。亦有数千两之多。现经臣一体尽皆

裁除。永远禁止。不准商人再有供应。

又山西河东道并监掣同知及陕西盐法道河南陕汝道陕州等处。皆有办公银两。除将必须应用之项。核实存留。其余全行裁革。又行盐各引地。向有缉私之费。兹商人日形疲累。而缉私亦系地方官应办之事。未便全藉商资。应酌减十分之四。统计数项分别减裁。全纲约可省赔累银十余万两。一禁池价以杜居奇也。池之产盐。丰歉无定。丰收之年。每名盐价不过四五十两六七十两。若遇歉收。盐价翔贵一百余两至二百两不等。查晒盐工本。丰歉不甚悬殊。而卖价何至倍蓰。坐商之任意价。运商深受其累。应饬令河东道随时查看情形。禁止价居奇。于各运商大有裨益。一酌减销价以节虚糜也。河东坐商。治畦晒盐。一名交课一锭。重五十两。自设立运商后。坐商但主晒盐。运商营销坐商之引。出给坐商工本。名曰销价。原定每名二十四两。后减十分之三。每名出销价银十六两八钱。查运商既出盐价。复出销价。未免重复。但查坐商有岁修银五千两。即于销价内扣纳。未便尽为裁免。以致岁修无着。应将销价。再酌减十分之三。每年计节省银一万四千两。一暂停活引以舒商力也。活引之设。因吉兰泰盐务。归官办运。有碍潞纲。经前抚臣衡龄奏明以嘉庆十八年为始。将吉兰泰领引八万七千五百道。加于河东各引地。察看畅滞情形。均匀搭配分销。故名活引。至道光二十五年。因银价昂贵各商疲乏。引积不销。经前抚臣梁涵奏请将活引全停三年。奉部议准停一半。因仍无起色。又经前抚臣王兆琛奏明续停三年。今已将届限满。银价有增无减。活引愈形壅滞。商力实难支持。应请将见停一半活引。接续暂停。俟银价平减。积引疏通。再请复旧。计可省银四万余两。一河工经费照时估以钱易银以免商累也。查河工经费一项。原议每斤酌加一厘。每年共征收银十六万四千一百余两。至道光十一年。奉 上谕。盐斤加价两淮等处业经停止河东事同一例是否应行照办着察看情形具奏等因钦此。经前抚臣阿勒清阿因银价渐增。请以加价一厘。改为征收制钱一文。共计得钱十六万余串。折银交纳。奉部议定以一千三百文易银一两。以钱合银。减为十二万余两。今银价较前更增。所赔几及一倍。商力益形支绌。应请将此项经费。照原得十六万余串钱数。按照时估。以二千文易银一两。共解银八万余两。使不得借口赔课。以见解银十二万余两计算。又减去银四万余两。一按引加斤以济不足也。近来盐商出卖。往往搀和硝。克扣分两。以致民间贪图便宜。更喜买食私盐。于商盐愈形壅滞。自应亟行禁止。但商盐之搀和克扣。由于成本过重。赔累过多所致。若不轻其成本。免其赔累。亦恐虽禁不从。现除议裁议减。并请暂停活引。及将河工经费请照时估以钱易银解交之外。计成本尚属不轻。必须再加调剂。查调剂之法。除加斤加价。再无良策。而加价一层。又恐私贩愈多。有碍官引。惟有援照嘉庆二十五年加斤免课成案。应请每引

酌加盐三十斤。免其加课。先顾商人成本。然后禁止搀和克扣。在商人无可借口。自不致抗违不遵。在民间无所加增。亦不致买私取咎。于官引自然畅销无滞矣。

再河南裕州唐县澠池三州县。向有归公银一万七千九百余两。查系雍正十三年间土贩范天锡等。因有余利。报归公。本非正课。以后相沿为例。自河南商运民销之后。将此项分摊于河南各引地。按引认解。此系赔项。为山陕所无。若河南与山陕一样加斤。未免偏枯。应请将河南各引。比山陕再加三十斤。以示体恤。一商盐加价以裕公项也。查潞泽节省银一项。系雍正四年商人范毓。一人承办潞泽二府暨平阳府属之洪洞翼城浮山岳阳四县引地。得有余利。于正课之外。又交节省银二万两。原非常课所应有。今潞泽两府及平阳府属之洪洞等四县。分为二十余商。费用浩繁。无从节省。银两仍须交纳。未免赔累。此项为各处所无。若仅予一律加斤。不足以示调剂。自当因地制宜。量为变通办理。查该等处山路崎岖。不通河道。私贩罕至。与各处情形不同。酌量加价。尚可无虑滞销。应请将潞泽两府及平阳府属之洪洞等四县引地。于每引酌加三十斤之外。每斤商盐出卖加价二文。在食盐之人。所出有限。而该商人得以积少成多。受益非鲜。一严缉私贩以免滞销也。盐池之私。日新月异。不能悉数。然河东道耳目较近。若能督令各官役认真巡缉。则私贩自绝。惟私盐路径繁杂。如蒲州府属之蒲滩。虽经严禁。而地方辽阔。偷晒者仍不能免。及陕西所属之蒲城滩。虽地方不及蒲滩之辽阔。亦不免刮盐私卖。又近甘肃沿边各厅州县。准食花马池盐。因而浸灌邻县。渐及河南。而其尤甚者。吉兰泰等处所产之盐。在黄河一路。由磴口而至托克托城之河口镇。顺流而下。至河南澠池新安孟津诸处。起岸发卖。壅滞河南商引。而又飞洒于黄河两岸附近引地。山陕均受其害。应飭令河东道并咨会陕西河南两省。择其要隘。设立卡房。严定章程。实力缉拏。记以功过。立以赏罚。庶私贩敛迹。官引畅销。于盐务日有起色。一三场均运以裕池产也。查河东盐池。分东西中三场。东场每年收盐约三千余名。中场约一千余名。西场不过数百名。因东中两场距商人店口较近。池运费轻。争趋者众。西场路远运重。配运寥寥。坐商出本种盐。积滞不能出售。遂至私卖偷漏。应即飭令三场均匀配搭。使西场之盐。亦易出售。不惟该场坐商勤于刮晒。积盐日多。而价自日贱。且可免私卖偷漏之弊。于盐运不为无益。以上各条。议裁议减。议停议加。统计阖纲。每年可轻成本银二十余万两。轻一分之成本。即以舒一分之商力。并行设法严缉私贩。使官引得以畅销。于商人自免赔累。将来如果池盐产旺。银价平减。商人得有起色。一切均可仍复旧章。惟暂停活引并将河工经费以钱易银交纳。当此经费支绌之时。臣何敢冒昧奏请。但目疲敝情形。又不可稍缓补救。故不得不暂为变通。以期保护全纲

大局。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将查明盐商疲累情形。并酌拟变通章程。恭折具奏。伏乞 皇上圣鉴训示。飭部核覆。至一切善后事宜。臣仍随时督同河东道妥为查办。合并陈明。

通筹河东全局改定章程疏咸丰二年 钦差大臣

河东本系长商。自道光二十四年。抚臣梁萼涵请改短商。三年更替。商则移甲换乙。课则李代桃僵。有一年之中。新旧更换至二十余商者。有一县之地。先后提送至一二十户者。规避营求。暧昧不可究诘。及其勉强充当。又复苟且支吾。指期告退。名为顾课。实则百弊丛生。于是富户多有弃庐墓挟货财而纷纷迁徙者。此臣兆那苏图所以深嫉举商之弊。而有改行长商之请也。臣等伏查晋商疲累。一在盐本之巨。一在浮费之多。一在运脚之重。官盐既贵。私贩遂乘间蔓延。河东盐法。以二百四十斤为一引。一百二十引为一名。八九十名为一签。行盐者曰运商。晒盐者曰坐商。从前盐价平时。每名不过三五十两。乃近年以来。坐商贪卖无课之私。多得价值。囤积居奇。其畦地锭票。租典靡常。一业数主。人人牟利。现在一名之盐。贵至一百二三十两三四十两不等。视旧时几至三倍。运商安得不困。河东盐行三省。文武大小衙门一切公私酬应。名目繁多。不可枚举。更有由总商分派者。名为厅摊。由散商自送者。亦岁有常例。统计不下二十六万余两。几至岁课六十余万之半。官吏视为应得。罔恤商艰。加以河东盐由陆运。引重致远。脚费繁多。每名自数十两至百余两不等。引地定价已久。不容加增。因而相率为伪。搀沙短秤。民间购一斤之盐。仅得半斤之用。引地愈远。民食愈艰。此河东盐务疲累以致商民交困之实在情形也。臣等会晤以来。无日不共同商酌。轻盐本必先定池价。革浮费必先行票法。减运脚必先分口岸。并将缉私之法分寓其中。而大要总在留商改票。先课后盐。庶法立无弊而行之可久。盖引有专商。票无定贩。留商招贩。必使先课后盐。而后引目虽改。不致虚悬。课项有常。无虞短绌。查向来坐商价。总以缺产为词。臣周历盐池。见其地面宽广。卤气醴厚。即雨暘偶有不齐。哀多益寡。总足敷五千六百余名之额。盐贵之病。实不在缺产而在走私。现拟定白盐一名。至贵不过六十两。青盐以次递减。坐商工本之外。尽有赢余。不许居奇价。并令坐运各商。立法互相稽察。遇有售私。官为惩办。但使盐不旁流。则池价常平。而商盐自足。其锭票销价。应为核减。畦地租典。先尽运商。总期成本减轻。以敌私而卫课。至出盐行盐各地方。官吏浮费。无不出自引商。今既改引行票即令各商逐款开明。永远勒石示禁。并拟另筹公用一款。每票一张。征银七分有奇。随课收发。以为管盐衙门办公之用。此外需索分毫。官吏总商。皆坐赃科罪。其领票招贩完课掣盐截角缴票各事宜。即仿照两淮票法。稍为变通。以归简易而防弊混。再查河东盐行河南引地。向归商销。自嘉庆二十四年

。改为商运民销。以会兴镇为发盐口岸。商民称便。现拟将陕西并本省之盐。一律设立口岸。与会兴镇分为三路。各行各票。不得互相搀越。盐到口岸。然后发贩随地销售。商人自运。亦从其便。计一签之商。省官吏浮费银二千余两。脚价房租辛工等项数千两。所省既多。即令一律售卖净盐。再有搀沙短秤者。严行究办。

惟商贩辗转。脚户众多。恐有夹私渔利。应由臣兆那苏图遴委廉干同知通判州县各员。分驻口岸。严查惩办。于节省之中。兼寓疏销之法。此臣等通筹全局改定章程之大概也。统计河东全纲。就上年盐价比较。节省银三十八九万两。设遇丰收。池价更减。所裁浮费。除酌留公用外。实裁银二十六万余两。其改立口岸。亦可省公私等费十万余两。通三项裁省银七十余万两。向之赔累者。转获赢余。从此得人守法。商力不疲。不至纷纷告退。即间有。事故歇业者。或运商归并。或坐商顶充。二者无人。即各省运商按签匀办。永不准再有举商报商流弊。臣等复传集坐运各商一百四十余人。面加讲求。示以变通办理法。有无窒碍难行之处。不妨据实禀明。该商人等鼓舞欢欣。佥称具有天良。感激

朝廷德意。并愿将见停一半活引四万三千七百五十道。一并改票运销。仍交银八万二千二百六十余两。所有河工经费。前请奏减银二万余两。兹亦仍照十二万两之数。一并解交。臣等公同察看。所复之数。较新章裁省七十余万两之数。不及十分之一。于商力并无妨碍。应准其复还原额。并据投具甘结前来。谨将会筹拟改各章程。分列十四条另缮清单。恭呈御览。一签商之弊宜永远禁革也。河东池盐。自乾隆年间。盐臣萨哈岱奏请在晋省举报富户充当。嗣改为五年更换。百弊丛生。经前抚臣农起奏请更定长商。六七十年。循而不改。逮至道光二十四年。前抚臣梁涵又因旧商告退。奏请将新商试办三年。名为短商。乃行之甫及六载。已更八十余商。其到官营免者。尚不在此数。一商告退。通省骚然。臣兆那苏图所以有改复长商之请。盖运商受病之源。不在承充之久暂。而在赔累之过多。现拟留商改票。裁去浮费厅摊。减定池价销价。成本愈轻。从此运商尽有赢余。不致仍前竭。倘复借口告退。希图拖累他人。概不准行。惟间有因他故歇业者。必须通商出具连环甘结。由河东道详明巡抚衙门。方准告退。所领引目。或由运商归并。或由坐商顶充。二者无人。再各就各省运商名下。均匀配搭运销。在众商所加无多。引课亦归有着。其从前保商签商之弊。应请永远禁革。以安生业。一改引行票。宜责成见商领票招贩纳课掣盐也。引自商销。票准民贩。而票之较胜于引者。在官则省浮费。在商则省辛工。其余运盐赴岸。车脚价。俱可从省。所以轻成本利转输也。然改票为商人苏困之良图。非为商人脱身之私计。自应明定章程。责成办理。自咸丰三年癸丑纲为始。商人领票。按照原额自变量限期。赴道请票。呈明该商于某坐商某哇

某科第几号配定青尖盐若干名。即将课项封足。由监掣衙门督同库官弹收。将票先截第一角。方准掣盐。盐到禁门。场官核对盐票相符。查无夹带再将票截第二角。由该商押运到店。将票收带。以凭沿途照验。盐到口岸。将票呈交口岸委员。截第三角。按限申缴。其盐或发贩转运。或由商人自运。均听其便。遇有引地滞销。许商贩运赴畅销地方售卖。如有夹私影射等弊。各商贩互相举发。禀官究办。其各商名下应交票课。每年自二月起截至九月止。责令扫数全完。不许丝毫蒂欠。违者参追。

一三省公私浮费宜一概革除也。见查运商呈出底帐。每商名下各引地浮费。自一千二三百两起至四千四五百两不等。前岁臣兆那苏图曾经奏裁十分之四。甫经奉部覆准。兹将通纲核计。所费不下二十六万余两。厅摊尚在其外。兹既改引行票。仍责成现商领票招贩。纳课掣盐。恐陋习相沿。难保不仍前授受。应严申例禁。所有商人向交浮费。无论何衙门何项名目。一概革除。不准再有丝毫勒索。倘各该管官吏及行盐各地方官。阳奉阴违。一经发觉。即坐赃科罪。再票盐经过沿途关津。文武兵役以及地方匪棍刁难讹诈。许受害之人。指名禀究。从重惩办。地方官不为申理。许该商贩径赴巡抚衙门控告。问实严参。一总商摊派之弊宜严行禁绝也。运城为三省行盐总汇。向置商厅。各商中择其明白晓事者。点充纲总。嗣因把持渔利。乾隆年间。曾将纲总名目革除。另立值年司季各商。轮流办公。现查商厅。每年摊派有五六万两至十余万两之多。前岁臣兆那苏图查明河南会兴镇值年司季业已裁撤。改为轮流办公。河东因有承办事件。拟择公正殷实者三家。定为值纲。三省各派值省一家。管理事务。见在改引为票。浮费一概革除。运城商厅。应即裁撤。并责成河东道监掣同知督率各商。从新整顿。不准再有厅摊名目。以清弊窦。一池盐宜酌中定价以免居奇也。现在池价。每名卖至一百余两之多。运商赔累。实由于此。前岁臣兆那苏图曾经定价三等。奉行尚未画一。现在臣等会同访查。传谕坐运各商。令其酌中定价。不准任意取盈。据各坐商结称。白盐价至贵不得过六十两。青盐价至贵不得过四十两。如有误晒居奇。愿甘承罪。畦地入官各等语。应令河东道随时查察。倘嗣后坐商。再行藉辞昂价。准运商呈官惩办。再查运城商伙。往往有串通坐商短给盐价搀和硝土情弊。以致官盐滞销。殊堪痛恨。应责成河东道督率监掣同知。及各口岸委员严切稽查。如有前项弊端。即将该商伙并坐商尽法惩办。一酌减销价以归核实也。从前坐商治畦晒盐。兼办引课。无所谓销价也。迨后坐商乏致远之力。三省引地。皆由商包运纳课。偿之以价。以为坐商工本。每锭出给销价银二十四两。乃日久滋弊。名实不符。坐商将锭票典于他人。即将销价作为利息。并与浇晒无关。是坐商祇管卖盐。并不交课。既得盐价。复得销价。转典渔利。而运商重出无名之费。虽节经裁减。所省无几。

今查明其弊。传问各商。据结称每名销价。定为六两交收。嗣后仍责成河东道随时稽查。违者立即惩处。一畦地租课宜申明旧章以防流弊也。河东盐法。坐商有畦地而无力浇晒者。准其呈明。或租于运商。或租于同畦伙商。盖运商承办引地。例得浇晒以资配运。伙商有通力合作之义。不致以罔利坏畦。故租课无嫌。嗣因市棍串通赁畦收晒。以致场价日昂。乾隆四年十七年。屡严私租私课之禁。犯者盐入官。人坐罪。遇有惰晒。惟本坐商是问。现查河东畦地租课。流弊更甚于前。伙租者按年轮晒。把持误公。先晒者盗窆盐根。屯私肥己。种种诡譎。贻害匪轻。应责成河东道实力查禁。嗣后坐商无论租赁典卖。总须归运商及同畦伙商管业。不准市棍串通承买承佃。以杜昂价而防坏畦。违者盐入官。授受人均照阻坏盐法律治罪。

一核定科则以轻成本也。现在改引行票。应将晋陕豫额代正除活引岁征正杂科则。即定为行票科则。其山西潞泽节省改照河南通摊唐裕归公之例。每引摊银九分零。加以现定至贵池价每引银五钱。销价每引银五分。公用每引银七分零。统核改票成本。山西河南每票银一两六钱零至一两七钱零。陕西每票银一两五钱零至一两六钱零。比较从前成本。奚啻减半。该商等但当实心经理。非惟不致赔累。自必销路畅而获利多矣。一票盐口岸宜酌量安设也。查嘉庆二十五年。豫引改为商运民销。盐斤渡河。即在河南陕州之会兴镇设立口岸。分路发贩。迄今三十年。商民称便。现在留商改票。山陕二省应设立口岸。以便招徕。经众商将应设口岸地方妥议。呈请核办。臣等公同酌定。除河南会兴照旧设立外。其陕西省三十四处。向由永济县之下马口夹马口渡河过载。今仍从其便。山西本省四十四处。山路崎岖。运脚繁重。自应妥为分设。所有泽州潞安平阳三府霍絳二州各属口岸。应由臣兆那苏图委员察看适中地方设立。以上三省口岸。均应派委同通州县一员。分驻巡防。并令各商贩将盐票呈交截角。按限申缴。至山西省近池蒲解二府州属票盐。应于安邑运城两处立岸发贩。所有盐票。由各该州县截角申缴。以归简易。一盐池透漏宜严行巡缉也。引盐改票。首重缉私。然必先禁坐商之私。方为正本清源办法。坐商积弊。向有大卖小卖之号。计堆计担之名。或刮收于未成料之先。或豫先串通新盐夹积陈料之内。种种弊端。不可枚举。应责成河东道严饬各场员。于每年盘盐归料之时。将新盐详细丈量。编号册报。该道覆丈有无收多报少。转详巡抚衙门存案。先于二月兴工。即饬坐商出具十家连环保结。一家漏私。九家举首。徇隐连坐。有能破获者。将盐充赏。开晒以后。该道分饬各场员驻池督晒。以产盐之盈绌。定督晒之勤惰。分别功过。以示劝惩。开场放盐之时。守门人役查出夹带者。从重给赏。至围墙以外。当饬三巡检督率弓兵巡役按段巡缉。以防扒越走私等弊。如查缉不力。兵役责革。本管官参处。再近池庄。多有匪徒设立私窝。句引

贩卖。或乘夜驼载。或用船运渡。应飭令近池文武各衙门严密访拏。以绝根株。一三省引地及新立口岸私盐宜并行堵绝也。查河东引地。周围二千余里。东与长芦。南与两淮。西与花马池接壤。其北则有口盐蒙盐。而吉兰泰之私。沿河直下。蒲滩之私。地处适中。尤易浸灌为害。不可不设法堵绝。经臣等亲赴蒲滩察看情形。除飭该管府县并遴委干员分驻认真查禁外。应再责成蒲州协挑选得力弁兵。于二滩卤气最旺之处。各设卡房。每岁自二月起至八月止。分驻巡查。如一年后。私晒果能堵绝。将该员弁酌量奖励。二年着有成效。即由臣兆那苏图奏明拔补。其吉兰泰私盐。以水运为大宗。应由臣兆那苏图访查上游磴口等处发运地方。设法稽察。至各引地邻私。

从前因河东盐梏价昂。州县每借口不能禁止。今改立新章。价平盐净。如再有邻私侵越。即系各州县有心故纵。一经发觉。按律参办。再现在分立各口岸。过载换驼。过河渡口。应严飭该地方官及派委员弁随时随地。实力稽察夹私影射等弊。有犯必惩。其官盐过境。验明印票。刻即放行。倘有留难索诈等情。许该商贩禀究。无论商贩兵役人等。如访得窝囤私盐。准密禀该管官究办。所获盐斤。一半充公。一半赏给告捕之人。州县委员。有能查拏至五万斤以上者。酌量奖励。倘怠惰失察差役徇纵。以致私充官滞。即将该州县照例参处。委员记过停委。一另筹公用核实支销也。河东盐行三省。凡管盐衙门。督征巡缉。监掣稽查。各有承办事。兹既将通纲浮费银二十六万余两。一概裁除。若不量为筹款。不足以资办公。且此外尚有解饷津贴。以及营兵薪水各项。向不作正开销。皆取资于公费。臣等公同商定。按纲征银五万三千三百余两。每引均摊不过七分有奇。随同正课交纳。并酌拟某处给银若干。某款应用若干。每年由河东道具详如数分解。倘遇拨京饷。应照河饷解费。按引分派。随课封交。总不得另生枝节。以示体恤而昭核实。一河南票商请酌加盐斤也。查晋陕豫引盐。向系每引二百四十斤。嘉庆二十五年。前抚臣成格奏请调剂案内。山陕二省每引加盐十斤。每名合盐三万斤。免其加课。河南省改为商运民销。仍照旧每引一百四十斤。每名止得盐二万八千八百斤。兹据该商冀六成等。禀请照山陕二省成案加盐十斤。臣等公同商议。现在改引为票。山陕与河南系属一律办理。应准其每引加盐十斤。每名通合三万斤之数。免其加课。但加斤之后。商力更裕。所卖盐斤。不许短秤掺沙。以便民食。倘有前项弊端。即将该商人从重治罪。一潞泽节省银两应归山西通纲均摊也。查潞泽节省一项。雍正四年商人范毓。承办潞泽二府等引地。得有余利。于正课外交节省银二万两。与豫商唐裕归公无异。均不在正课之中。嗣河南改为商运民销。所有归公一项。推入通省封纳。兹据潞泽二府商人曹七合等禀请仿照办理。臣等复查潞泽二府各引地。运脚较繁。且前项银两。系相沿交纳。并非现商节省。应准其归入山西



本省商人按引分摊。以昭平允。

议驳河东请仍举新商先盐后课疏咸丰三年 户部

臣等思河东盐课。向系年清年款。其所以称为疲累。不得不急议变通者。诚以签商之弊。一日不除。即鹾纲一日不整。故凡裁去浮费厅摊。减定池价销价。所为轻成本宽商累者。无非期于现商不疲乏告退。则举商之弊自除。而 国家正供。亦可源源不匮。是永远禁革签商一节。乃留商改票新章中第一紧要关键也。该抚自应恪遵 谕旨。照章妥办。持以定力。以期鹾纲日有起色。何得甫经数月。即任听该官等阻挠之词。以阖纲坐运各商一百四十余人之多。而借口于现乏之商十有余家。率行入奏。殊不思签商可复。则公私浮费。势必不能革除。总商摊派。亦且不能禁绝。百弊丛生。伊于胡底。臣等请将举商之不可者。略陈数端。该抚自不得不持以定力。盖商与民为平等。而官乃商之护符。欲令李代桃僵。势必虎威狐假。名虽商人招觅。实由官吏举充。试检历年举商参办各案。均有官员误其中。可见商人招觅之说。特出属员粉饰之词。覆辙尚存。前车不远。其不可者一也。原奏称应退乏商。强留亦属无益。查新章商人歇业。原许阖纲归并。否则本省匀销。至坐商兼充运商。自运即由自晒。驾轻就熟获。利尤多。乃谓纲商搭配。皆不乐从。岂知民不乐从。较商尤甚。原奏又请商人招觅。予以限期。至期无人。即令阖纲分办。在该抚亦豫防滋扰。第将来仍令阖纲分办。不如此时即令阖纲分办。何故多此一举。限期虽异。滋扰则同。其不可者二也。原奏又谓纲商销长无常。难乎为继。臣王庆云上年奉使河东。遍查旧卷。有一岁之中。更换至二十余商者。一县之地。提送至一二十户者。当时非不纷纷举商。何以忽殷疲。旋充旋退。乃谓此次剔去乏商之后。余者即定为长商。与销长无常之说。自相矛盾。其不可者三也。大抵盐务利不胜弊。诚能去其太甚。力挽颓风。则不举商而自有起色。若上年革禁诸弊。今年仍旧复还。即罄省之富室。而使之充商。不过饱官吏之私囊。曾何补 国家之鹾政。其不可者四也。

况迩来奉 谕旨。以该省捐输踊跃。破格 恩施。凡属上中各户。皆有名姓在官。一旦忽议举商。将使按籍而稽。官吏不烦于择肉。怀璧其罪。富民反悔其急公。不特视盐务为畏途。必且闻劝捐而裹足。既与民情不协。复与时务相妨。其尤不可者五也。相应请 旨飭下该抚严饬所属。即照新定章程。概勿令现商借口告退。其有歇业者。或由运商归并。或由坐商顶充。二者无人。即各就各省运商名下。均匀配搭运销。断不准乏商招觅。及纲商保充。以杜流弊。至新章先课后盐一层。上年定议时。原因引有专商。票无定贩。留商招贩。必使先课后盐。而后引目不致虚悬。课项无虞短绌。今该抚复请改为先盐后课。姑无论各省行票章程。从来无此办法。即据所称新章二月开征。九月全完

。现计尚有四个月之久。为期甚宽。正可饬催交课。何得遽为调剂。任意宕延。现值左藏支绌之时。下顺商情。更当上筹 国用。若以年清年款之纲。一旦办无成效。司其事者。岂能置身事外乎。应令该抚即将新章正课河工归公节省等银六十八万九百五十七两零。每年自二月起。截至九月止。责令各商扫数全完。不许丝毫蒂欠。违者照章参追。毋稍瞻徇。总之河东鹺务疲累。不得已而筹穷变通久之方。全在该扶持以定力。将新章与旧弊。细心比较。自然得有把握。即有营私罔利之商。藉端阻坏。如侯六来者。亦不难执法严惩。使知畏服。本年癸丑纲试办。新章伊始。该抚务当振刷精神。力除积弊。倘仍任该官商等阻挠废格。有心误课误运。妄生觊觎。则督办不力。责有攸归矣。所有臣等遵 旨妥议缘由。理合恭折具奏。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圣鉴。

### 与河东道论盐务书

魏瀚

夏闲省垣晋谒。仰见大人德度渊深。包涵众有。旅退之余。已为河东一路商民。额首称庆。维时瀚于侑人广众中。有怀欲陈而未得闲。又恐以未及而言。貽愆躁妄。缄默而退。非敢隐也。辱承赐书。猥推襟于桑梓。复听诵于刍蕘。谦德雅怀。万逾恒品。如再结舌茹词。便私藏拙。不思就正于先生长者之前。此所谓驽骀伏枥。望鞭却步者也。昔岁摄官安邑。其于鹺政非所专司。而旁睨情形。颇悉弊端所在。夫包商与私贩。俱为盐务大弊端。而去包商易。去私贩难。盖包商未有不私贩。而私贩不必尽包商。包商多则私贩愈盛。私贩除则包商自革。河东盐浮于引。商人仅销额引。则为利甚微。而不足于营私。必至于亏公。故虽正商总商未有不私贩者。闻私贩所费。亦几埒于正供。而商人甘心冒法纲。而断不加一引者。陶唐遗民。思深虑远。诚恐一岁盐池歉收。则必于别省配引运纲。往返脚经。约及百倍。积数十年而倾于一朝。故弗为也。又以盐井既开。论者谓地力渐竭。 国帑一增。不可复改。以渐竭之地力。供永增之 国课。常额不充。赔累无极。将来逃亡流徙。势所必至。故尤弗为也。因是二者。而私贩之弊。至于不可除。凡环池十一村户口。皆贩夫也。运城五十六家商人。皆贩主也。安夏平及河南接壤州县人民。皆贩客也。各衙门家丁书役。皆贩翼也。横推禁墙。大车以载。轮蹄之声。闻于十余里。终夕之燎。不下千余炬。甚至持竿护卫。官不敢呵。别村凶徒。艳其利者。往往攘臂而争。汹汹很。不恤糜躯。盖至于十四五年间而势已极矣。少山先生下车之始。慨然欲革其弊。而孤掌难鸣。坐视燎原而莫救。尝谓瀚曰。吾始至是。众人观望徘徊。莫敢先动。自地主首发难端。而日甚一日。将若之何。适瀚奉檄摄邑务。出会垣。同僚晓事者。交诫以盐池弊端。积重难返。苟能洁己自好。处脂不润。已属上策。其它可勿与知。如或逞其臆见。众怒难回。将成奇变。比闻舆论。

私心亦窃以为然。至谒见少山先生。首以查禁私贩相委。瀚心知其难。未敢遽任。属有知己之言。因感激发愤。思欲力挽颓波。而心事孤危。将伯无助。我之肘腋。皆人之耳目。我之羽翼。即人之心腹。隐忍六旬。当机一发。身探虎穴。幸而获济。半年之内。宵小莫敢窃发。积载宿弊。划然而止。此皆少山先生教诲鼓舞之功。岂瀚庸懦下才所能奏效哉。然而瀚自是为怨府矣。何者。商人之额引。其盐不足以供民之食。其利不足以当私销之半价。则怨。环池而居者。每岁居奇。视为常业。一旦货弃于地。力不出于身。数万穷黎。餬口无资。则又怨。自东都镇茅津渡以至于陕州客店巡役。皆有常规。忽而裁减。则又怨。各衙门吏役窥伺官府之消息。捍御他族之覬覦。以能之大小。为俸之厚薄。乃既夺其利。而又迫之与夙昔声应气求者为难。则又怨。然而众怨可任也。一己之成见不可执也。前事勿忘也。后日之深患尤当虑也。盖盐禁之难。莫难于禁私贩。而尤莫难于私贩之不可禁。

夫谓私贩为病国病商病民者。皆肤论也。河东之私贩有利于国。有利于商。有利于民。而独不利于官。何言之。私盐可以畅销。而于额引不滞。则总散诸商俱获厚利矣。商人获利既重。则岁课莫不踊跃输将矣。贫民食力有所。则环池居民。皆有生涯矣。至于失察私梟。则官受其处分。利所在必争。众所集必。聚不可纪极之穷民。争取之不竭之重利。呼吸之间。动成巨患。皆地方有司之责。其能当重咎乎。故官不私其利。则禁之可也。民不能弃其利。则禁之不可矣。盖河东第销额引。则盐池岁多积盐。一岁之积可计也。岁岁之积不可计也。可弃之于无用乎。池南之民。一启户则重宝耀目。使其忍饥号寒。而坐视不敢染指。可壅之而不溃乎。晋民重利。商人尤析及锱铢。怵之以法。使奉公可也。禁之以势。使不便其私。不可也。众谤交集。势倾山岳。而揆之情理。即商人亦有不得不出于私贩者。可控之而不骋乎。故昔年之禁私贩。以势极祸迫。民不知有专司。不得不为中流之砥柱。如以为经久之长策。非惟庸懦如瀚不能。即大才盘盘如少山先生。亦不能也。然则纵之则有立至之忧。禁之亦非不易之计。故治河东之盐无全策。于无全策之中而补偏救弊。一张一弛。操纵惟我。此则惟大人深思远谋。懍馭朽之民岳。法张弓之天地。不竞不絀。惟怀永图。则商民仰戴福星。永永无极矣。瀚管窥眇论。知无与于清听。而不敢不毕其词者。以乡党后生。于乡先生前。义不得有所隐也。

陕西摊征盐课请飭议变通疏

吴振械

窃照前任抚臣王庆云具奏陕西盐课十二万两改归地丁并征一案。于咸丰五年二月奉部覆准照办。臣于是年七月到任。察看情形。诸多棘手。随于九月内片据实陈明在案。其时甫经试办。不敢遽议更张。惟严飭各属赶紧催征。又恐民闲

不知按粮摊课之故。经出示剴切晓谕。原期众情感悟。及早输将。乃数月以来。凡粮少课轻之处。尚能按限催交。其粮多课重。如蒲城富平临潼渭南等处。率皆观望不前。虽或劝或惩。竭力整顿。而完纳者仍属寥寥。推原其故。陕省民人勤苦俭嗇。计较锱铢。是其本性。近年各省商贾不通。生计较前窘乏。加以连次劝办捐输。丁粮又提早一月。至于兵差络绎。亦有借资民力之处。今复加征盐课。实觉竭不遑。且地方偶遇灾荒。丁粮或有蠲缓之时。而盐课向无蠲缓之例。小民以追呼为苦。不免有他日之忧。又查按粮摊课。与历办引课。多寡迥殊。即如蒲城富平二县。户部照引加课。俱仅止五千三百余两。商办课额。则尚不及此数。今按粮摊算。蒲城应纳课一万一千二百余两。富平应纳课九千三百余两。其数增至一倍。民闲狃于习见。疑惧更深。至现行章程。原许民人持照赴厂买盐。但地在隔省。焉能人人前往。仍系积年市贩熟于营运者。买回四路分销。此辈惟利是图。盐价亦不能甚贱。小民纳无盐之课。馐侏卖无课之盐。此尤众情挠阻之所由来。虽百说以喻之。而终难踊跃者也。山西抚臣王庆云办理公事。一片真诚。不分畛域。曾与臣往返函商。时以裕课便民。须求良策为念。近闻豫省盐课。自改行河东招贩先课后盐之法。销畅课充。官民称便。业已着有成效。陕省大致相同。似亦可以照办。现在摊征之法。既已窒碍难行。若不及早变通。必至坐误。即将随征州县一一查参。终于公事无补。臣用敢不避冒昧。据实沥陈。仰恳格外天恩。飭下山西抚臣通盘筹划。可否仿照豫省现行章程办理之处。于奏明后咨行陕西通飭遵照。其中应行参酌一切事宜。再由臣等两省会商。随时定议。总期盐课不至稍绌。而民气藉以稍纾。则乐利同沾。永荷鸿施于无既矣。所有拟请筹改陕省课额缘由。谨缮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施行。

此疏上后。奉旨飭与晋抚会议改章。嗣会奏改为官民并运。先封课而后掣盐。民咸称便。事详山西通志。当王文勤公抚陕时。以陕省办理官运官销。运本不敷。请照乾隆闲课归地丁成案。以咸丰五年试办。明年吴公任。知地方情形。乃有是奏。中闲小民纳无盐之课。馐侏卖无课之盐。二语至为切要。文勤亦深知前改之章。窒碍难行。卒会议如公所请。老成谋国。不存意见。正未易多觐矣。

## 卷五十四 户政二十六盐课五

### 浙江盐法议略

王守基

浙江盐务。营销浙东浙西。江苏之苏松常镇四府太仓一直隶州。安徽之徽州一府广德一直隶州。江西之广信一府。明季仅行引四十四万四千七百六十九道。

每引载盐三百斤。其场坐落之仁和钱塘海宁海盐石门湖鄞县慈溪奉化镇海象山山阴会稽萧山余姚上虞十六州县。行票十四万九千五百张。每张载盐一百斤。

国初顺治三年。巡盐御史王显奏。各处行盐。皆以二百斤成引。两浙应剖两引为三引。每引载盐二百斤。共改行正引六十六万七千一百五十三道。零将票两张折合一引。共改行票引七万四千七百五十道。康熙七年。杨毓兰题称。海禁森严。泉贩敛。松所商人汪嘉正呈请加正引一万道。在昆山常熟太仓营销。商人黄都呈请加正引三千五百道。在华亭娄县青浦嘉定营销。商人程洪呈请加正引一千四百道。在嘉定营销。部议覆准松所共加正引一万四千九百道。康熙十七年。御史傅廷俊奏。凡丁多引少之州县。皆宜酌量加引增课。十八年。经巡盐御史孙必振题定。浙江加正引一万八千六百四十五道。零加票引一万八千九百四十八道。又傅廷俊条奏。仁和钱塘。为商民辐辏之区。应多增引目。嗣经巡盐御史成其范等先后题称。二县逼近场。票引常苦壅滞。勉谕商人加票引六千道。经部驳令加增。嗣又加票引一千道。二十二年。巡盐御史詹哲题请。将诸暨义乌浦江盐引。改归金华西安常山三县代销。部议三县既可代销他处之引。其额引应酌议加增。嗣据题定。金华西安常山加正引一千道。又请江孤悬江北。逼近淮场。从无商人领运赴销。祇令完纳包课。雍正十一年。江苏议归淮商运销。经浙抚程元章题称。靖江改食淮盐。则苏常引地。尽为淮私偷越。自宜仍销浙盐。每年加正引三千道。总计正引七十万四千六百九十九道。票引十万六百九十八道。此浙江应销额引八十万五千三百九十七道之源委也。前明本系商人纳粟于边。六斗五升中引一道。赴场支盐二百斤。无所谓课。后每引加余盐七十斤。征银八万二千二百八十二两二钱六分五厘。名为正余。后又每引带余盐三十斤。加征银一万四千九百二十七两六钱四厘。名为加余。又因先行小票。准令小贩零星洒卖。嗣将小票裁革。商人代纳票课一万四千四百五十九两四钱八分四厘。名为代票。靖江一邑。向系土商领票赴崇明买盐运卖。包纳课银一百八十二两四钱三分七厘。名为靖课。国初以正余加余代票靖课汇一款。总为商课。征银十一万一千八百五十一两七钱九分。前明边商得引。售于内商。每引价银一钱三分二厘。名为引价。国初裁去边商。引从部发。将引价归入商课。征银五万八千七百九两八钱八厘。江南溧阳一县。向食淮盐。后改食浙盐。征课银四千两。票引折合正银。征课银八千三百四十两四钱三厘。

顺治十三年。因兵饷紧急。奉部题增浙江盐引十万道。嗣因引盐壅积。题明带课不行盐。加课银四万五千六十七两四钱九分五厘。浙江盐课各所科则不同。康熙元年。台所户口凋残。将额引划出六千道。于嘉所营销。四千道。于松所营销。升课银九百四十四两三钱七分九厘。七年。松所增引。征课银四千四百

九十三两一钱七分三厘。又因绍所大嵩场迁徙界外。产盐不敷。划出额引。于杭所营销二千八百道。嘉所营销八千道。松所营销四千一十六道。升课银八百六十一两八钱九分九厘。又绍引改归嘉定县营销一千六百九十六道。升课银三百九两六钱五分四厘。各所征课。原分上中下三则。康熙五年。绍所下则商人消乏。引课虚悬。着令上则商人代销三千二十四道。升课银一百六十一两五钱四分五厘。九年。台所场地迁徙。无场买盐。额引改归杭所二千六百二十五道。升课银三百八十六两二钱三分。十年。因温所土瘠民贫。销盐短绌。额引改归杭所六千道。升课银一千三百十二两二钱。十五年。松所太仓州下则引地。改归常熟中则三千引。升课银二百九十七两二钱四分五厘。十六年。科臣条奏。革除割没名色。每引加盐二十五斤。按各则加课。三十八年。豁免一半。加课银三万一千三百八十九两二钱六分三厘。十七年。户部题覆。浙江票引课银一钱三分四厘。应照温所科则。每引增银三分。增课银二千二百八十四两二钱七分六厘。又计丁加引。增课银一万一千五百四十六两九钱四分五厘。仁钱二县加票。增课银一千四百六十七两二钱一厘。金华等三县加引。增课银三百六十九两九钱一分一厘。三十五年。绍所商人情愿将下则引一万八千三百七十八道。照中则一例起科。升课银一千四百四十一两三分五厘。五十一年。温所商人以地近场。僻处山陬。将额引划出七千九百四十八道。改归绍所营销。升课银一千一百七十九两七钱六分七厘。乾隆二年。因绍台两所引盐旺销。奏拨松所一万引归绍。二千引归台。升课银二百十二两五钱一分二厘。三十七年。因松所额引壅滞。奏拨二万引归绍所入额营销。升课银一千七百九十三两五钱四分六厘。三十八年。因诸暨义乌浦江额引畅销。奏请拨台引三千三百八道。归绍所营销。升课银四百两五钱四分三厘。靖江加引。征课银七百七十八两八钱三分。道光二十八年。钦差查办浙江盐务。杭嘉绍三所。加增盐斤。但征正课。不征杂费。加课银二万一千七百八十二两七钱四分。此浙江应征商课三十一万一千三百八十二两六分之源委也。浙江产盐共三十二场。其辖于甯绍分司者二十。在杭州曰仁和曰许村。在绍兴曰钱清曰三江曰东江曰曹娥曰金山曰石堰。在甯波曰鸣鹤曰清泉曰龙头曰穿长曰大嵩曰玉泉。在台州曰长亭曰黄岩曰杜渎。在温州曰长林曰双穗曰永嘉。其辖于嘉松分司者十二。在杭州曰西路曰黄湾。在嘉兴曰鲍郎曰海沙曰芦沥。在松江曰横浦曰浦东曰袁浦曰青村曰下砂曰下砂二三场。在太仓曰崇明。

此外尚有温郡南监一场。乾隆二十八年复设。产盐无多。不立场员。令蒲门巡检兼管。各场之盐。皆出于煎。故统谓之末盐。煎盐之法。先于傍海近潮之处。开辟坦地。削去草根。光平如镜。名曰摊场。又谓之灰场。分上中下三节。近海为下场。以潮水时浸。不易乘日晒也。其中为中场。以潮至即退。恒受日

易晒土也。远于海为上场。以潮小不至必担水灌洒。方可开晒也。凡潮汛。上半月以十三日为起水。至十八日止。下半月以二十七日为起水。至初三日止。潮各以此六日大满。故当潮大之时。三场皆没。自初三十八以后。潮势日减。先晒上场。次晒中场。最后晒下场。故上中每月得晒两次。下场或仅得其一也。灰场者言其土细如灰也。盛夏二日。或三日。秋冬四日。晒力方足。严冬则西北风尤胜日晒也。俟地起白霜。用铁铲收起。名为刮土。所刮之土。三月为桃花土。六月谓伏土。九月谓菊土。伏土最咸。桃土菊土次之。傍筑小槽。广四尺。长八尺。封涂于底。覆以刮竹。铺以净茅。下承以池。实土二十四担于槽。沃灌清水。渗及周时。泥融水溢。流入池中。即成盐卤。试卤之法。采广东石莲。用两竹管。约长六七寸。并缚于细竹竿头。分置十莲于管内。管口用竹丝隔定。探入卤井。卤沃莲浮。浮三四莲味重。五莲俱浮尤重。浮取其直。若横直相半则味薄。莲沈于底。则卤不能入煎矣。煎盐用盘。盘以铁版凑合。底平如盂。四周高一二尺。其合缝处。以卤和灰嵌之。一经塞结。永无罅漏。嘉庆四年。详定设立官厂。领铁开炉。不许私铸。煎卤于盘。未即凝结。将阜角末和米糠搅沸卤中。顷刻结成。盖阜角结盐。犹石膏之结腐耳。其盐色白。但味稍淡。不如淮盐之为胜也。前代课。本系按丁征盐。以供应商支。明季改征银两。边商中引一道。由库偿给银二钱一分八厘。令其买盐。是为库价。偿商以外。余银充饷。是为余粮。惟浙江沿海之区。地最广。不尽出荡供煎。兼可以种花豆木棉。民交产。往往混入民田。故其名目不一。有离海较远户。不谙煎盐。应纳盐斤。俱准折银解司。名曰折价。有丁不谙煎盐。发县与民一体当差。应纳之银。均派于秋粮余米内征收。名曰水乡。有名下得分荡地。召人佃种追价。名曰白涂。此外并有迷失地。课银无征。皆于民户秋粮余米内拨补完。名曰包补。统谓之库价余粮。国初按额征库价银六万三千四十二两四钱六分七厘。征余粮银二万五千三百三十三两三钱一分。顺治十四年。杭州绍兴松江等府。丈出新涨荡地及垦成熟地。升课银一千三百五十二两一钱五分六厘。温台各场。先因迁徙。场不产盐。商人自杭运盐。民食维艰。康熙五年。于温之永嘉瑞安台之临海黄岩界内。摊沙起开煎。升课银三百两一钱一分。又丈出余姚县新涨沙荡。升课银五百九十五两三分。自康熙十六年起。至六十一年止。各县场丈出新涨沙荡。历年升课银二千七百四十九两二钱三分五厘。又温台甯各场迁徙之后。续经展复。升课银四千三百二十一两八钱二分六厘。定海县展复。升课银八百三十七两六钱九分一厘。又自雍正元年起。至嘉庆四年止。各县场展复新涨。升课一万五千八百四两四钱七分一厘。当初盐差出京。随带京书。应支经费。系户完纳。嗣将京书裁革。经费充公。征银一百二十九两四钱。此浙江应征课十一万四千五百四两六钱

九厘之源委也。正课以外。尚有入正杂款。各州县设有巡捕弓兵。给与工食赏项。限获私盐。变价充饷。岁有定额。名为功绩。嗣据总督李卫以按额责之弓兵。难免误陷平民。题明私盐不敷。于余引租价项下拨补。解功绩银六千九百一两五钱七分五厘。各县场额设秤手。系商人保举。每名纳税银五钱。请给牙帖。方准充当。征牙税银八百七十五两。崇明一县。孤悬海外。且有盐场。难销商盐。按十三丁派一引。共引二千八百五十六道。照温所科则。纳包课银七百四十一两四钱一分八厘。又崇明之半洋等沙田。划隶海门厅管辖。由海门地丁项下。编征崇明包课银六十三两九钱。定海一县。亦系按丁派引。纳包课银四十二两一钱四分六厘。各沙荡田地。有应征备荒银两。原系以备岁歉养。嗣经筹款积谷。即将此款作为差承赉奏起解钱粮等项银两。康熙八年。裁去费。节省备荒银一千四百六十六两八分五厘。又节省各役工食银三百九十四两四钱。前代相沿盐课钱粮。每两多征银一分。名为滴珠。解部充饷。共征滴珠银四千一百四十五两二钱四分八厘。以上合诸商课课。此浙盐每年入正奏销银四十四万三百七十二两二钱六分一厘之源委也。其不入奏销杂款。则有岁征公费银十七万七千一百三十一两五钱。浙江正引。每引应输盐政分规银一钱八分。笔帖式分规银七分。共银二钱五分。雍正二年。盐政噶尔泰奏明归公。为各官养廉及解京各衙门饭银前锋护军统领养廉等项之用。余银充饷。征河饷银一万二千两。原系盐政运使捐输。康熙三十八年。奏明于引课场课内每两加平三分。随正输纳。征车脚银二千八百四十七两三钱三分八厘。盐课每两。征滴珠一分之外。又征银七厘。以给解饷路费。征纸朱银二千四百十六两一钱八分八厘。按每引三厘解部。为刷办盐引纸张工食之需。征引费银八万五千三百九十一两五钱一分八厘。原系甲商经收。为一切办公应酬之需。后经总督李卫以商人自收自用。所费不贲。奏明裁去浮滥。归库征收。征充公礼费银二万六千两。雍正五年。李卫奏明商人情愿捐输。移解藩司。充地方公用。征减存程费银一万五千两。乾隆九年。巡抚常安咨明抵解运司应捐铜斤水脚。票商输银九百五十两。引商输银一万四千五十两。征引目脚价银五千六百两。盐政将引目领出。各商公缴脚价。原系盐政应得之项。嗣经噶尔泰奏明归公。征盐规银六千三百八十两。雍正四年。李卫奏明酌与将军织造等官盐规银五千七百六十两。余银六百二十两。为将军属下进京路费之用。征贴解银三万两。京协各项。例有加平余平饭食等款。统归贴解征收。征引规银七千五百五十两四钱八分。原系场官私征陋规。

乾隆十年归公。由场征解。嗣于五十九年改归商输。正引征银一分。票引征银五厘。征课耗羨银一千七百六十三两五钱。乾隆十年定案。浙省每两二分。江省每两三分。随正征解。各场征税契银。岁无定额。惟此款于次年报部。有无



完欠。分别场员功过。其余均不入奏考核。统谓之杂征焉。至于帑息。则海塘岁修帑本一百万两。各属塘工岁修帑本三十四万八千四百两。缉匪帑本四十万两。同安船帑本十万两。旗营马价帑本二万。敷文书院帑本一万八百两。育婴堂一千七百两。旗营红白赏帑本制钱二万千。岁输息银二十二万七千二百两。息钱二千串。此浙盐杂款帑息之源委也。其行盐则向分六所。一曰杭州所。在府治东北艮山门内。凡仁和许村二场引盐。于此过掣。派行正引十一万八千六百十二道。一曰绍兴所。在府西北六十里山阴县白鹭塘地方。凡钱清三江东江曹娥金山石堰鸣鹤清泉龙头穿长大嵩玉泉十二场引盐。于此过掣。派行正引二十三万九千五百六十八道。一曰嘉兴所。在府治南春波门外五里。即宋玉霄万寿宫遗址。凡西路黄湾鲍郎海沙芦沥五场引盐。于此过掣。派行正引二十六万四千四百十五道。一曰松江所。在府治西南二里娄县地方。凡横浦浦东袁浦青村下砂五场引盐。于此过掣。派行正引五万九千六百三十三道。以上四所。设有批验大使。每年以夏冬二季掣盐。孟月报掣。季月掣毕。盐政皆亲临之。一曰台州所。专掣长亭黄岩杜渎三场引盐。派行正引一万一千五百十九道。一曰温州所。专掣长林双穗永嘉三场引盐。派行正引七千九百五十一道。此二所不设批验大使。且海运风涛多阻。不按季分。随运随掣。由该府主之。温台二所之引。祇营销本府及附近该府数县。松所之引。祇营销本府太仓州及苏属之昆山新阳常熟昭文四县。其余各府州县。则地偏浙东者。分销杭所绍所之引。地偏浙西者。分销杭所嘉所之引。而十六州县票引不与焉。商盐过掣开运。经过关津。例须盘验。除杭所运往临安等县引盐由杭关稽查外。杭绍二所运往浙东之盐。则过富阳桐庐严州三关。杭嘉二所运往浙西之盐。则过苏州湖州两关。其余若诸暨为绍所运销诸暨三县之要隘。青田为温所运销处属各县之要隘。仙居为台所运销永康等县之要隘。皆设有营弁县捕。专司盘验。以防漏私。各所科则。原皆轻重不等。嗣经李卫整顿。一律畅销。将杭嘉绍三所。定为每引课银三钱九分七厘零。温所每引课银一钱九分零。台所每引课银二钱七分零。惟松所尚分三等。中则每引课银四钱二厘零。下则二钱八分六厘零。下下则二钱五分一厘零。各县肩票引则以八百斤成引。征课银一钱九分零。至正引斤重。原定每引二百斤。外加耗卤二十五斤。嗣因除去割没。加盐二十五斤。盐政先收陋规二钱五分。暗予加盐三十五斤。后将此款归公。盐亦照旧加运。

乾隆元年。特奉 恩旨。杭嘉绍三所。加盐五十斤。松台温三所。予以四百斤成引。并不加课。道光二十八年。查办盐务。杭嘉二所。又加盐四十斤。绍所。加盐二十斤。故温台松三所。每引行盐四百斤。杭嘉二所。每引行盐三百七十五斤。绍所。每引行盐三百五十五斤。此又浙盐科则不同斤重各异之源委也。浙江引盐之外。兼办帑盐。始于雍正六年。总督李卫以松台温三府场盐

旺产。配引之外。常有余盐。以致户漏私碍引。奏明发帑银八万两。交各场员尽数收买。嗣因玉环舟山岱山肥艚等处。私盐刮煎日盛。泉贩四外充斥。先行奏明一律办理。玉环在太平乐清两县交界。周围七百余里。有洋塘后盐盘三处。潮水浸灌。可以煎盐。奏设玉环同知。交帑银二千两。使经理收盐事宜。舟山在定海界内。孤悬海外。旷衍五百余里。共三十七澳。皆可刮淋煎卤。奏发帑银四万两。分交营县各库。将内港十五澳责成定海县知县。内洋二十二澳责成定标中营游击。设仓收买。岱山亦在定海界内。附近有秀山长涂二澳。淋煎最旺。收盐事务。选委提标中营守备。赍持帑银。会同定海县丞办理。肥艚在温郡平阳县界。即所谓南监场也。先因地坍人弃。嗣后沙涂远涨三十余里。民多私煎。奏仍设招丁。发帑银四千两。交温州府库。委蒲门巡检管理收发。崇明场盐。除本地民食外。但配靖引。亦系发帑收买。崇明县主之。所收帑盐。尽销本处。鱼户蜚户渔盐。亦准引商帑商运往旁处销售。各照科则纳课。外输经费银一二三钱不等。除归帑本经费。余银作为盈余。舟山收盐较多。每年提拨四千三百引。发交松江提标五营。在松郡城内四门外。开设五店销卖。谓之营盐。所获利息。每引支給弁兵薪水银六钱七分。余银统归帑盐盈余。自办帑盐以后。私净官畅。每年额引。不敷商运。加领余引十五万道。凡商运余引。每引输租价银四分。即前所谓抵拨功绩者也。所完课银。与帑盐盈余汇一案。另册题报。每年约银十万余两。浙江佐杂养廉。即由此款项下添给。嗣后日渐废弛。商亦罢敝。至咸丰年间。所报不过一万数千两焉。然正课则年清年款。从无蒂欠。即帑息亦多完。至咸丰五年。不似他处积欠累累。是浙盐维持大局。实得力于帑盐居多也。自淮盐不通。浙江又曾创办饷盐。江西多系淮岸。惟广信一府。与常山毘连。所销浙盐。即由常山额引内分销。长江梗阻。淮盐不到西岸。经江西抚臣奏借浙盐三万引。由浙抚招商捆运。赴江西营销。嗣曾中堂驻军江西。奏明扩充办理。专委大员在浙省设局督理运盐。在江西之樟树镇设局督理分销。所收课银。接济军饷。故名饷盐。惟常山一带。山路崎岖。非骡夫不能转运。脚价颇费。且浙课每引三钱九分。加以杂款等项。亦须一两六钱。兼收淮课二两六钱。成本过重。故办理数年之久。仅销引十万有零。迨咸丰九年。浙抚奏请续办。未能举行。而浙省失陷。全纲遂皆堕地矣。当省城甫经克复。不得不试办抽厘。以济军饷。迨全浙肃清以后。理宜渐次规复旧制。乃当事者习抽厘之便。即欲以此行诸永久。

且现办抽厘。亦疏节阔目。并无详细章程。但分嘉湖二府苏松常镇四府太仓广德二直隶州为浙西。分金衢严绍宁处温台八府及徽州广信二府为浙东。各委道府大员。浙西于上海设立总局。浙东于绍兴设立总局。督办票运事宜。商贩运盐。先赴总局领票。以五十引为一票。引之斤重。悉照各所旧例。按斤抽厘。

或八文或十文十二文不等。先完一半。其余一半。俟运盐到岸。销售得价。然后完纳。各府皆设府局。专司核收此项半厘。杭州府另设一局。但办杭所运行浙西票盐。至宁波绍兴两属。多系往昔行票引之地。课额甚轻。温台两府虽行正引。课与票等。现在并无票运。但各处设卡。见盐抽厘。每斤亦三四文六七文不等。盖往昔票引。有肩住之分。肩引逼近场。小贩肩挑。八百斤为一引。住引稍远场。有商运盐住卖。四百斤为一引。其抽厘之多寡。想亦因此而分也。所收厘钱。统归该府局汇报。总计每年厘数。约制钱一百余万串。合银六十余万两。较引商输纳之款。尚有六七成。然销盐实不及额引之一半。初办犹见畅旺。继即渐行短绌。松所短绌尤甚。上年又有松所改归官运之议。迄今未见办有成规。重抽厘而疏防私。虽百变其法。恐终亦无善法矣。夫办盐必先净私。不独浙江为然。在浙江尤为紧要关键。非但境内产私之地太多。苏松常镇与淮扬场。祇隔一江。淮盐味重价廉。最易飞越浸灌。向来责成镇江海防同知与京口副将驻扎江面。稽查堵缉。尚不能禁。故李卫整顿浙江盐务。特兼总督之任。节制江南捕盗事务。将淮私渡江奏交常镇道就近专管。然后收余盐以净内私。减杂课以敌暗私。引盐始行畅销。前后莫能及。此其已然之。今皆可见。不此之务。而斤斤较量于票运官运之间。庸有冀乎。说者或曰。抽厘之法。惟知见盐抽厘。不论官私。安问淮浙。此说似是实非。盐之为物。日用必需。怀挟甚便。渔艇来往之港。皆可走私。三家僻壤之村。亦能销盐。人人而稽之。日亦不足矣。历考成法。缉私虽严。而终归于减价敌私。职此故也。是所望于任鹺政者。平心察之。

#### 查明两浙盐务积弊筹议章程疏

程祖洛

窃臣于江南途次。接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十二年七月初四日。奉 上谕。有人奏浙省鹺政日敝库款虚悬酌拟清厘事宜六条以杜弊端而裕国课一折着交程祖洛于路过浙江时将该省盐务现在情形悉心体察督同运司实力清厘苟可以振废弛而免颓靡即着酌量奏明办理原折着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仰见我皇上整饬鹺纲。务求完善之至意。臣于盐务。素所未谙。两浙情形。更不能深悉。而综其大要。当先核明历年营销盐引存库银两数目。然后推求致病之由。设法清厘。则事有头绪。弊无不露。嗣于行抵杭州省城时。询知抚臣富呢扬阿。正在督饬运司设局清厘。尚未蒞事。臣查其大概。纲引则套搭不正。库款则牵混不清。受病已深。未敢草率从事。当将遵 旨查办缘由。先行附片奏明在案。臣思纲引套搭。库款牵混。系浙省向来积弊。何以历任抚臣。并不遵守前抚臣帅承瀛奏定章程。实力剔厘。以致甫阅十年。复形敝坏。随督同升任运司张岳崧调齐卷据。悉心稽核。缘两浙年额正票引目八十万五千余道。应完正

课公费等银四十六万余两。报部外销各款银四十万余两。又余引二十三万道。销无定额。课无常数。自道光元年。前抚臣帅承瀛清厘以后。至道光六年。每年销数。惟三年分因江浙被水成。稍有短绌。余均及额。六年奏销时。运库尚存银一百二十八万余两。自道光七年至十年。每年销数日见短绌。存库银两。亦按年递减。十年奏销时。运库仅存银十一万余两。又自十一年至今。虽无起色。而核其销存各数。尚不致如前数年之日趋日下。至六年以前之销数所以旺。七年以后之销数所以绌。与十一年之得以不致更形壅滞。则因六年冬前抚臣程含章奏请加增余价。盐贵销迟。成本压搁。商力日疲。转运不前所致。迨十年夏前抚臣刘彬士奏请停止加价。商力稍裕。是以十一年虽遇水灾。销数尚在九分以上。此历年销引旺滞存库多寡之实在情形也。又道光元年以前。本有积年陈引一百三十余万道。经前抚臣帅承瀛奏请锐销七十余万道外。尚有六十余万道。按年带销。至道光六年。虽已全数销竣。而六年以前营销数目。仅止及额。一经带销积引。即多占压新纲。尚有余引一项。课则较轻。本无关于奏销考核。是以前抚臣帅承瀛原定章程。除例销余引各地外。其余各地正引未清。不准请配余引。无如各商取巧牟利。不俟正引销足。即豫请余引。计道光七八九十等年。每年余引总可销至十七八万道。而正引仅销至五六七十万道不等。十一年正引亦止销七十余万道。以致陈陈相因。愈积愈多。截至庚寅纲止。共有积存正余引目一百十六万六千余道。不能不新旧融销。以冀逐渐疏通。此又压正销余纲分套搭不清之实在情形也。

至库款与纲引本相表里。浙省应完课费。前抚臣帅承瀛删定科则。分别正减地头。每引完银一两数钱至二两九钱不等。其中正课。每引祇有一钱四分零至四钱零不等。余皆内外杂款。道光六年以前奏销。虽皆造报全完。而已有销陈积新之弊。七年以后。亦以全完造报。而销数总未足额。且所销者陈引更多。新纲愈少。不得已饬商先输正课。题报全完。其内外杂款。仍于销盐时按引带输。部臣则不知杂款钱粮。系属虚报全完。惟有按册指拨。六年以前库款充裕。其弊至于寅支卯粮。年分不能划清。犹可查照前抚臣帅承瀛清查章程。以一款归一款之用。无须那垫。七年以后。销引日少。库款日绌。以致库储银数。与奏销册报悬殊。一经指拨。每因本款无银。不得不那移外输银款。以应解期。若外款亦无可那垫。即须设法催输。通融那垫。彼时即欲严守前抚臣帅承瀛章程。亦属势有不能。而各商盐未销完。难于转运。又不能不量为调剂。前抚臣刘彬士曾于七八十等年。援照道光元年以前成案。将带输外款。择其缓者。临时斟酌暂行停输。自三四卯至数十卯不等。名曰减让。其岁无定额之商捐商用各款。前抚臣帅承瀛于元年厘定数目后。业已逐渐增加。每年格外销银七千余两。浮费之端。即因此开。年复一年。有增无减。迨六年奏加余价以后。各商

借口盐贵私多。复议添设巡商。厚给巡费。截至现今止。每年外支数目。较前抚臣帅承瀛初定章程。计共多销浮费银五万余两。甲商人等。又指称整顿口岸名色。历年支借滥销共银十一万四千四百两。内外款目。更形轆轳。截至道光十一年年底止。计有垫缺银八十一万八千九百余两。实止存库银十三万七千八百余两。较之十年存数。虽见其赢。而较六年以前。所存仅什之一。此又库款支绌致多牵混及加增浮费之实在情形也。臣查纲分不正。则套搭之弊不能除。库项必因之更绌。每逢解款紧迫之时。甚至无银可垫。而国家经费有常。断不容以库款支绌。遽请停拨。势必仍向各商追完新课。那垫虚报之数。各商明知其故。遂亦观望迁延。希图援案减让。或请配余引。要求挟制。利权渐移于下。库款将无归补之期。第欲正纲分。必先疏通积引。现在积引。又有一百十余万道之多。既未便以递相积压之引。并总着赔。致滋口实。且商力亦断不能支。若徒责令带销。亦属空言无补。臣与升任运司张岳崧悉心妥议。据请援照成案。将辛卯秋冬壬辰春夏四季正引。并作一纲。全数铕销。分年赔课。臣思铕销之法。虽于国课无关。究属展缓年限。且欲杜铕销之弊。而仍开铕销之端。殊非振废挽颓之道。即准其铕销。亦止一纲。而积引有一百十余万道。以数抵数。尚多存积。如不并求疏通之术。去其根株。仍不免于套搭。适足为将来再请铕引之地。复与该司再四熟筹。并询之藩臬两司。僉称现当积弊毕露。急思补救之时。与其愈积愈多。虚悬库项。莫若并纲铕销。俾即挽正。臣辗转图维。实无疏通积引之善策。因思前抚臣帅承瀛清厘初政。即系将前一年及是年洒带之纲。改为铕引。并请援拨余价银七十万两。奉旨准行。从此商力渐纾。库项渐裕。

现在疲敝情形。正与彼时相同。除缓拨一事未便渎请外。惟有铕引一节。势不得不援照办理。合无仰恳皇上格外天恩。准将辛卯秋冬壬辰春夏四季正引。并作一纲。全行铕销。应完正杂钱粮。从癸巳纲起。分作五年照数赔缴。商力虽似拮据。而积引内应输之报效等款。截至壬辰纲止。均已输足。即可停止。此项赔课。为数无多。接续摊带。不致竭。如蒙俞允。则二年之中。止销一纲引目。约可带销积引六七十万道。所纳杂款银两。亦可归补库款十之六七。即无虞奸商之观望不前。希图减让。妄侵利柄。至余引本在正引之外。浙省向有例配余引不配正引地面。计数无多。应饬暂停请领。即将积引作为余引营销。虽积引内正引居多。与余引科则不同。而积引内之正课。既经商人赔完。其报部杂款。亦已造报全完。经部指拨垫解清楚。于帑项引地。两无关碍。约计三四年。积引可以全清。库款亦可补足。俟积引销完。再行照旧请领余引。嗣后乙年岁首。即开甲年之新纲。至年终奏销。如有未完。即将引目缴销。课项责商赔补。不得仍前止完正课。虚报全完。留引带销。如此。则纲分挽正

。不致再有新旧套搭。压正销余之弊。库款亦可不清而自清。第立法贵乎周密。以后运库收放钱粮。应悉照藩库章程办理。容臣飭令该运司移会藩司参酌妥议。详明咨部立案。甲商历年支借滥销银十一万四千四百两。应令该运司于该甲商等应领办公银两项下。首先扣还归款。永远不准再借。至巡商一项。从前虽亦有之。而人数无多。且无议给经费之例。自道光七年增设经费之后。盐引转多壅滞。可见巡商竟属有名无实。应将此项经费全行革除。巡商名目。飭司传问众商。愿留者听。仍不准议给经费。不愿留者即行革退。所有缉私及巡查灌包飞渡各事宜。专责地方文武协同委员督飭兵役实力办理以节糜费。其甲商门商经商公商。前经抚臣富呢扬阿查明办公惰误者多。实心任事者少。因同时更换。颇难其人。且多易生手。恐有掣肘。业已随时分别勤惰。逐渐革换。其余一切章程。自前抚臣帅承瀛厘定后。大致尚无更改。毋庸置议。再查浮费一事。最为盐务大弊。而其累则在官与急公之散商。其利则在出头办事之甲商。盖运库本有商捐储库仍任商用之款。甲商因得假公事为名。勒派散商。而以散商情愿按引摊捐银若干两。作为某项经费为词。禀官立案摊带。或请于商捐款内。拨作某项用度。库款既有那此垫彼之弊。该商等即藉商捐商用名目。肆为挟持之计。盐务弊窦。悉在于此。司其事者。稍不经意。遂被朦混。即前抚臣帅承瀛于厘定章程以后。至卸事日止。亦已自增浮款银七千余两。嗣后此风大开。在承办诸臣。每以恤商可期效力。不知商人营私之计。愈出愈巧。而急公之心。则愈久愈怠。且甲商既坐享厚利。则旁人必覬觐垂涎。遂有闲衿游客与夫各衙门人等。乘闲进言。纷纷请托。司事者格于情面。不得不略从所请。或随时抽丰。或按年常给。外费日增。而各商更得有所借口。遂致利权悉由下持。每年浮费。则必那款实销。而部款转多虚报。以国家财赋所出之地。悉为若辈渔利官司徇情之藪。盐引之销有定额。而众人之欲则无厌。

是欲振两浙盐务。必以大裁浮费为先。而浮费之应裁应留。祇可以前抚臣帅承瀛元年核定数目为准则。覆查续增浮费内。有拨补济仁堂不敷经费等款银六千余两。尚非实在浮冒。应行酌量免删。仍于前抚臣帅承瀛元年核定外销款内。逐款确核。再加撙节。亦可裁减银六千余两。为挹彼注兹之计。臣现督飭运司。将应留各款。汇齐结总。适如前抚臣帅承瀛元年核定之数。另立簿册。咨会抚臣立案。永远不准再行加增。并请嗣后如有甲商禀请摊派浮费。运司滥行批准。一经发觉。即照非因公务科敛律分别参处。若因而那垫及批准拨给存款者。即将该运司照监守自盗论。甲商以常人盗仓库钱粮论。如此严定章程。弊端似可永杜。此外尚有应办事宜。或因从前漏未议及。或当随时增损。臣亦已督同运司详加厘正。造册咨送抚臣酌办。并严飭运司晓谕商人。嗣后务当激发天良。源源捆运。仍由运司认真经理。破除情面。有弊必剔。有犯必惩。俾纲引

库款。均得日有起色。以图报称。谨将查明两浙盐务积弊。筹议正纲清库。并复旧章缘由。恭折具奏。伏乞 皇上圣鉴。

请杭嘉绍松四所试办票盐疏同治三年

浙江巡抚左宗棠

窃照两浙年额应销正票引目八十万五千三百九十六道。照改正引八万道。余引十五万道。每年额征正余引课三十二万数千两有奇。向由商人认数领运。先课后盐。按纲造报奏销。因历来营销。未能足额。每以内外杂款。垫报全完。道光年间。岸情虽极疲滞。通纲牵算。尚能销至五六成不等。自咸丰三年。金陵失陷。淮海私盐。乘机浸灌。杭嘉松三所销数骤减。甚至片引不销。所恃绍所引地销畅。加以办理西盐。融销淮界。勉力撑拄。尚不至全行废堕。至咸丰十年以后。安徽之徽州府广德州。暨江苏之苏常松太各府州。以次不守。继而浙省告陷。所属郡县。几无完土。官商星散。户逃亡。奸民投隙而入。公然以贩私为恒业。其时地贼踪。无人过问。自浙东郡县先后克复以来。始饬绍兴设局。暂行试办票盐。然所票仅止一隅。为数无几。本年二月间。大军进克省城。嘉湖相继克复。刻下全浙肃清。居民渐次复业。亟宜实力整顿。以冀改复旧观。无如案牒既全行毁失。商又大半凋零。间有一二旧商。亦皆避寇甫归。赤贫如洗。势难责令照旧运销。是现在两浙盐务。不但求往日之畅销不可得。即欲如咸丰八九年之情形。亦势有不能。与其仍积疲之后。相率因循。不若乘更始之时。别筹补掇。拟请杭嘉绍松四所。一律试改票盐。无论新商旧商。但能纳费到库。即给票认地行运。并于各府设立府局。稽查销数。所收课银。全数提作正课。解充军饷。内外杂课。概行停支。其万不能不放之款。随时酌核支給。作正开销。惟改引为票。未能限以定额。能否畅旺。尚无把握。应以同治四年正月为始。试办一年。如果行之有效。再行奏请遵行。现在甫经试办。各所情形不同。所收票课。多寡悬殊。且有应行分解江省厘款。势难一律。尚须随时更改。应俟试办数月后。画一厘定。另行奏定章程至票运不行之地。或由官运。或议招商。应即察看情形。核实办理。总之创办之始。首重缉私以疏票引。痛革浮费以纾商困。核减卖价以敌邻私。严查煎数以杜影射。舍此四者。别无良策。据兼署盐运使苏式敬详请先行具奏前来。臣查两浙盐务。自遭兵燹。商流离。各口岸销数。疲敝已极。若不暂议变通办理。必致无可挽救。合无仰乞 恩施。俯准将杭嘉绍松四所。一律改行票运。如果试办有效。再行酌定具奏。请 旨遵行。除咨明吏部户部。将应颁额引。暂缓饬发。请将运司以至府厅州县督销经销处分。暂免核计考成外。合将试办票运大略情形。恭折具奏。伏乞 皇上圣鉴。

两浙纲盐请裁行留局疏同治十一年

## 杨昌浚

窃臣接准部咨。议复御史奇臣奏。请剔除浙东盐政积弊。照先课后盐章程。裁撤府局盐行。饬商各就实销自变量认运等因。经部议准咨行到臣。即经转行核办去后。兹据会办纲盐总局布政使卢定勋盐运司灵杰会同详称。饬据杭绍嘉三所甲商联名禀称。奉饬撤局裁行先课后盐事宜。会同各地引商公同筹议。佥称浙省被贼蹂躏。旧商星散。规复后。各商度日维艰。无力重整旧业。嗣奉改办票运。间有一二措资试办。全赖委员招商开行。既济民食。且利营销。及同治五六等年。旧商渐次归里。八年奉谕改票为纲。商等勉强承认。实亦力有未逮。比年以来。又因销不足额。以所沾之微利。赔滞销之额课。尤虑不敷。若遽遵饬先课后盐。在众商固未能含糊遵允。即商等尤不敢肩兹重任。即如现办章程。课分先后两次完纳。每届开纲。犹多推诿。必得甲商再三劝导。始能清缴无误。凡此凋敝情形。莫不共见共闻。委无纤毫矫饰。至各府局员。数年以来。巡缉疏销。实于商人大有裨益。值此兵燹以后。地方官庶务殷繁。难期兼顾。众商甫奉充。于该地畅滞情形。未能谙练。一旦先将府局裁撤。商力更形单薄。先课后盐。就目前商力地情而论。委实难以措办。至盐行不过经手之责。无甚出入。既奉谕裁。当由商等自行设栈发销子店。以副体恤商艰之意。然盐行开设已久。骤然裁撤。难保不与商等掣肘。更应倚仗府局。以资弹压。此外催课办巡。种种仰赖。惟有仍乞俯念众情。分先后半课。裁行留局。庶不致将历年整顿之地。自商堕坏各等情。据此。伏查两浙鹺务。自咸丰初年以来。引滞课悬。已非一日。迨同治三年省城克复以后。无商可招。不得已改行票运。由官设局。招商开行发销。因票商力薄。定章未运以前。先完半课。售销以后。补完半课。正创办之苦心。亦裕课之权变也。其时引地废弛。商情涣散。虽欲整顿。几于无法可施。幸而委员设局。疏通销路。考察地情。近数年来。京饷协饷以及塘工要需。终年收数。总在百万串以外。因时变通之法。亦不得尽谓无益也。况今昔情形迥别。若不度量商力。详审事机。徒执旧章。势必权尽归商。至于不可收拾。即如江苏之四府一州。前车不远。可为殷鉴。至浙东各属。自九年由票改纲。引有一定之额。商有一定之名。虽未全复旧规。办理亦臻周密。如提盐收课。商人自为经理。非复向之票运。概由府局出纳。兹奉部议。饬照旧章。虽为保全鹺政起见。而商禀一再缕陈力有不逮。势难先课后盐。委系实情。不得不曲从其请。以纾商力。仍留各府局。非仅巡缉疏销。两有裨益。而督催后半课银。尤为切要之事。各地盐行。议准裁撤。由商自行设栈销售。亦与盐行无异。而行用杂费。究可节省。凡秤发盐斤。核定价值。悉由商人经理。自无价扣斤诸弊。如是一转移间。于原奏之杜弊恤商。既相合。而疏销裕课。亦不至操纵由人。至各府局。除。州广信两属专办盐务。余皆厘局



兼办。可裁无多。

此次更章以后。商人以银纳课。本无银钱兑易之事。盐行既撤。经理皆商。遇有惟利是视之徒。不顾行地废弛。销数短绌。窃恐价加斤之弊。不在盐行。而转在纲商。此尤非暂留府局就近稽查。不足以昭约束也。应请俯顺商情。裁行留局。使商有经理之责。官有监察之任。通力合作。互相考核。仍于各属委员认真遴选。该局用款加意严芟。以节糜费。复将厘订课额之案。斟酌损益。再办二三年。果能渐有规模。官既无事察查。商亦无从推诿。然后先课后盐。事事归商。除员撤局。以复旧制。而免中隳。此二三年中。如金严腹地。口岸本小。认额较轻。设有结实可靠之商。情殷包认。仍可次第办理。如绍之诸义浦。杭之临富新于昌等县。亦皆纲盐。而归商认办。惟在事机有济。决不泥定成案等情。会衔详请核奏前来。臣查两浙克复以后。不特旧商窘乏。即新商亦鲜殷实。是以改票之初。议收半课。又以创办伊始。不得不由官经理。兼收后半之课。内惟徽州广信两局。地属隔省。专司盐务。其余各府。均由厘局并办。迨整纲之际。循用票章。迄今八九年来。商民相安。兹欲遽责先课后盐。商力实有未逮。且盐行既裁。领运完课。无不责之于商。若更撤局。无官过问。权尽归商。堕销误课。夹带重运。难保必无。查核该司等所详。均系实在情形。所有两浙办理纲盐。相应恳 恩准予暂行留局以资稽查。仍照现行定章。先收半课以恤商力。从前所设盐行。概行裁撤。由商办理。以符原议。除咨明户部查照外。理合恭折覆奏。伏乞 圣鉴训示。

上鹿春如观察论票盐书庚戌二月

汤成烈

前徐云门大使奉制台委查闽浙鹺私。计筹通变。窃思两省盐务之坏。非自近年。今处官商交困之时。有积重难返之势。原其所自。盖有数端。一则课重而商本亏也。课非加重。银价日昂。盐之卖于民者钱。课之输于官者银。以今较昔。课不加增。而暗中输纳维倍。以致商本日亏。则不得不引请加重。并搀杂以售于民。又轻其分两。民既苦官盐之贵。又苦似盐非盐者半杂于中。常忧淡食。遇有私盐。价贱觔足而货良。买之莫不争先恐后矣。是以引愈滞销。商愈亏乏。然以情理揆之。官与商患私盐之充斥。而民转患私盐之少也。故欲救其弊。莫如疲乏之商听其退。而以输纳之课责之民。一丁力乏而场盐日少也。闽多晒盐。浙多煎盐。晒则无须薪费。宜其日旺。而浙场丁类多贫窶。买薪无费。坦荒废。煎盐日少。官课渐虚。民食不足。则晒盐浸灌。源源而来。年复一年。其途寢广。始由陆路负贩。继且由海而江而溪。舳舻成队。青田关纵有委员。不能不土木其形骸。而束手坐视其私盐之过。又不据情上禀。设法通筹。徒恋恋于数千差费而已。故欲救其弊。必须裕盐丁。而后晒私不侵。一生齿繁而

贫民藉资餬口也。温处两郡贫民。不下七八万。土无可耕之田。人无可作之业。惟持捆运挑负。藉以养赡一家。此皆安分良民。不敢为匪犯法。天生此盐。本以养民。民藉此盐。得以自食。若徇商之情。尽夺民食以畅官引。势既有所不能。情亦有所不可。销引未见其效。事端必致丛生。当此经费支绌之时。何可顾目前之乏。而贻他日之患。增额外之防。而费公家之帑哉。故欲救其弊。莫如化私为官。而使贫民皆衣食于官。是欲图杜私而救弊。非力行票盐不可。窃谓票盐之法。似不便于商耳。于国便于纳课。于民便于谋生。可使远近皆通。地无遗利。并无所不便于商。惟经始之际。众口訾。若无坚定之力。主持于上。鲜有不中挠者。盖有恃盐商以养命。恐法变而已无生活。遂愚商以上控者。此在缙绅中有之。有见行票盐之利。而已不得分肥。遂借风影以进间者。此文员中有之。有得受私规。因改法而出息顿裁。遂从中阻梗以扰害者。此武弁中有之。此皆罔顾国计民生。惟图自润。虽明镜高悬。不得售其奸欺。而雨露所濡。当亦无分苗莠。从前温守刘煜曾经试行。果有裨益。惜其专利自封。故中谗而被议。票既止而私之浸灌自如。金属远至兰溪金武永汤。地皆是。衢属西龙江常。由渐而及。皆系绍商引地。乃绍商不虑私鹜之充斥。但虑改法之病商。法尚未行。遽尔逆控。绍商未必人人皆愚。实因藉商养活者。播弄其间。与官相难。必须剴切晓谕。票行。则界既清。金属引地不得搀越。自可畅销。缉私亦有头路。较私贩之横行无忌。可金可衢。千百成。日夜络绎。缉捕既兵役不敷。防堵则经费莫措。浸久而越私台私又将侵引。孰得孰失。必能辨之。是于商并无所不便。所不利者。三五缙绅。衣食于绍商。恐停其修脯。妄加訾议耳。

若票旺引绌。国家课额有常。不妨挹兹注彼。如淮北之协济淮南。有例可援。无庸顾虑。裕丁之法。在煎盐之速售。若果就起课。给票听民贩卖。其售必速。薪费有藉。场之煎熬日多。贫丁实沾润非鲜。晒盐利薄。自不越境销私。闽私不入浙倒灌温盐。而仅旁及处州。则瓯建等处官运闽盐。自可畅销。金属引地。无忧侵越矣。刘守之行盐也。尽上下之利。归于一己。故怨讟深而谗谤起。防缉多而费用繁。譬如平阳瑞安乐清等协营员。莫不各有私规。由来已久。各弁亦藉资补苴。票盐行。人持一票。私者皆官。无须纳费。武弁出息大减。生计无聊。必思生事败坏而后止。今莫若细询各营员。岁计多少私规。无庸掩饰。毋准滥开。照数给与。名为巡防公费。不夺其人之利。较私受尤觉光明。苟有天良。必能认真巡防。即惰员怠懈。亦断不出而阻挠矣。捆运负贩之贫民。仍各事其所事。在官则不须另募丁夫。在民则仍得自食其力。默化潜移。其心自帖。温处各商有成本者。亦可听其改引为票。不必票引兼行。作为调停之说。事归画一。职有专司。从此私化为官。梟化为良。丁力舒而民食裕。

国课完而缉费省。梲昧之见。是否有当。因徐大使与浙省委员汇禀。未能畅所欲言。谨此肃陈。

### 福建盐法议略

王守基

福建惟汀州一府。为粤盐口岸。其余皆食闽盐。当初本系商办。仅征盐课银七万六千九百余两。至雍正元年。经督臣满保查出盐官得受陋规银八万余两。归入正项。此正课十五万九千余两之所由始也。将盐官盐商裁撤。各场委官监管。按担抽税。其附近场之处。每担抽钱一百五十文。按九申易银一钱六分六厘六毫。以一钱五分作为正课。以一分六厘六毫。作为钱水。远于场者。抽税加重。更多收钱二三十文或四五十文不等。名为长价。与钱水皆以供委官人役薪水之用。改章伊始。抽税尚旺。每年除报正课外。常盈余银十二三万七八万不等。行之日久。弊即丛生。至乾隆七年。经总督那苏图奏明。复设盐官。招商认办。将盈余银两。酌中定额。作为溢课。此溢课十四万余两之所由始也。一正一溢。部中按银颁给引目。每年发给正额引五十四万五千六百六十二道。盈余引四十万一千四百二十三道。商人领引运盐。分东西南三路。福宁一府建宁之松溪政和两县福州之罗源古田屏南三县在会城东北者为东路。延平建宁邵武三府在会城西北者为西路。福州之闽县侯官等县及兴化泉州漳州三府永春龙岩二直隶州在会城西南者为南路。东南两路。谓之担引。每引载盐一百斤。征课银一钱五分。惟漳州属之龙溪南靖海澄长泰平和及龙岩漳平宁洋八州县。每引征课银二钱三分二厘。至东路所行细盐。每引征课银七分五厘。西路谓之篷引。篷引。船也。西路地居上游。祇建水一溪。泝流上达。滩高路狭。皆用小船挽运。因此得名。每引载盐六百七十斤。征课银二两八钱三分三厘零。三路以西路为大宗。西路尤以邵武府之光泽建宁两县为精华。盖通省课额三十万两。而西路三府。应完二十五万两有奇。二十五万之中。而光建两县应完十六万两有奇。二县额大课重。实居全省之半。福建盐务。所以最重光建帮也。课既定额。将长价钱水两项。裁去浮滥。编入额征。每年征长价银二万六百五十九两零。征钱水银九千八十五两零。此外尚有应征盐规引费及额外盈余名目。盐规者。各州县所收商人规礼。乾隆十年。经总督马尔泰奏明年定盐规。内酌留津贴州县办公拨补委员薪水。外余银充公。每年征银四千九百二十两。引费者。即部中刷办盐引之纸朱银也。每引三厘。共征银三千一百六十六两零。额外盈余者。各处报完正溢两课外。多销盐斤。照则纳课。年无定额。惟古田罗源漳浦惠安等县。报完银八百八十一两零。台湾府约完银一万两。统计闽盐正溢杂课共银三十四万七千七百零五两。而坵折帑息不与焉。坵折即课也。盐田所纳钱粮。谓之盐折。埤糶所纳钱粮。谓之盐坵。闽省近海之县十有一。统煎晒

之场十有六。在福清县者曰福清场江阴场福兴场。在莆田县者曰莆田场下里场前江场。在晋江县者曰浔美场。在同安县者曰浔州场祥丰场。在南安县者曰莲河场。在诏安县者曰诏安场。在惠安县者曰惠安场。在漳浦县者曰漳浦场。凡此八县所辖之场。晒卤成盐。而迤于东南沿海之地。

此外如宁德县之漳湾场。罗源县之鉴江场。霞浦县之管场。其地渐折而至于极东。其盐皆煮海所成。形质较细。故谓之细盐场。以上十六场。皆设场官主之。台湾府尚有五场。在嘉义县者为洲南场洲北场濼东场。在凤山县者为濼南场。在台湾县者为濼北场。盐皆出于晒。其地在省东南。孤悬海外。故场无场官。各晒丁自行设立头目。按年轮值。名曰甲头。商人办盐。不领引目。其盐祇营销本府及噶玛兰一厅。盐课虽在额征之内。亦不解盐库。就近抵充台饷。一切盐务。由台湾府经理。晒盐之场。有盐坵盐埕盐坎盐糶之分。土作埂。四围周筑。名为盐埕。以埕截而为坎。以坎折而为坵。名虽异而实则同。即晒盐之池。因地异其制耳。至于盐糶。则空土为窟。其下承以溜池。择咸卤之地。刮取白霜。实之于糶。沃水淋之。渗入溜地再淋之。卤即可用。挹入埕坎。日暴成盐。煎盐之法。筑土为斛畎于旁以盛卤。接以竹管。注之旋盘。如畎澮之流。盘用篾织。以蛎灰涂。由盘注之于釜。釜上亦织篾为釜墙。周围绕之。坚以蛎灰。盖取其受卤之多。海物异名记云。编竹为盆。熬波出素。南越志所谓织篾为鼎。和以牡蛎。即指此而言也。其煎盐三场。与台湾五场。皆无课。惟晒盐十三场。征坵折银一万四千五百五十六两零。专款解部。莆田县应征贝皮引五百三十七两一钱。贝皮引者。丁本应办盐以供商支。其远于海滨不谙办盐者。折银交商另行买盐。嗣商裁革。此款本经豁除。其后滨海户。情愿完交以充公项。想缘其地又可以产盐也。至于帑息。惟晒盐帑本银十三万两。不征息银。其余款目繁多。共帑本银八十余万两。每年征息银九万余两。以闽盐三十六万两正杂课银。帑息几至十万。商之疲乏。多缘于此。现抽厘课银四十余万两。或异谓加增于前。其实犹是当年额征之数耳。其运盐掣验则以三关为要。海运场盐进省港者。由浦下关掣验。赴泉州府者。由南水关掣验。赴漳州府者。由石玛关掣验。皆设有大使主之。至西路盐船过浦下关后。所历西河水口延平建宁等关。皆有盘验。而水口一关。为东西路之分界。稽查尤严。此福建盐务成法。可谓详且备矣。无如日久废弛。缘法滋弊。如发帑本以养。原以防其卖私也。久则半归无着。发帑本以借商。原以宽其营运也。久则空赔利息。场官不问煎晒。弁丁甚至庇私。南路各帮。多邻近场。私盐充斥。商不能运。则改为官办。又谓之县澳帮。县澳者。以盐归州县办理。而闽清县所属有壶江一澳。盖海岛上之村落也。于是闽盐遂分为官商两帮。官帮滞销。则归于西商匀代。惟县澳课轻。西路课重。商帮既运课轻之盐。部中即议升西路之课。课重利

微。商销亦滞。一商倒歇。则责令众商代运。一年欠课。则责令分年带完。负累愈重。商力愈不能支。盐商成为危途。遂流而为签商之举。签商者。即举报富户充盐商也。每签一商。地方官择殷实之家。肆意婪索。溪壑既盈。然后以一二户塞责。盐务之弊。莫甚于此。维时少司农王雁汀。闽人也。深悉其弊。因奏请捐免充商。上户捐银三万两。中户捐银二万两。给予山东司员外主事职衔。永远免充盐商。然捐者亦属寥寥。河东捐免充商之案。即源于此。西路倒悬篷额。无商接充。经总督奏明捐输运本银十八万两。委员代办。名为官运。初犹稍获赢余。继则半归私橐。积至咸丰年间。闽省军务渐起。不但官商两帮。欠课累累。即西路之官运者。亦被匪焚抢。失去本银三万余两。而下游一带。明目张胆持械拒捕之梟贩。乘间窃发。闽省盐务遂不可问矣。至同治四年。闽疆肃清。盐务大可整顿。但历年积欠。至一百数十万两。且二三两年正溢课银全未报完。若不划清界限。一切难于措手。此恪靖伯所以有奏请改票之议也。先为释其逋累。将新旧欠款。全行豁免。更为删其冗费。将上下陋规。严行禁除。以盐道之票。代部颁之引。西路旧有商运者。以引商改为票商。县澳原归官办者。以户作为贩户。户。即馆伴之别名也。州县办盐。势难亲身经理。皆包于馆伴承办。闽言谓之户耳。至各路课额轻重。悉照旧则。裁去杂课名目。但完正课银一两。加耗银一钱。外抽厘银五钱。课耗于领票时交纳。厘银则在营销地面设卡抽收。现在西路课重之地。改抽厘银四钱。惟浦南莆田永德田南各帮。尚归官办。台湾一府。照旧行运。仅按新章抽厘。其余一律改归票运。拨师船以杜私梟。设官行以代总商。初届一年期满。报收课厘银四十万余两。以外收旧盐课等项银十九万余两。声请着为定章。部中即以四十万两。定为正课。以十九万余两。作为余课。但所谓余课。多系二三两年。商人已运之盐。应完课银。以后完清。即无所谓余课矣。故二届一年期满。仅报收余课银三万余两。然正课收至四十六万余两。此与当初年清年款之数。恰适相符。以后即全归票运。大约所收。亦不过此数矣。夫各省盐务疲敝。皆由于积累过重。不独闽省为然。一旦豁除。盖向来未有之旷典也。此如病人释去沈。即不事更张。亦可大有起色。况抽耗抽厘较之应完杂课帑息之数。亦有减无增。此下令之所以如流水也。若能奉行不怠。当为数十年之利。惟废部引不用。亦所谓千虑一失者矣。

泐陈闽嵯积弊请试行票运疏同治四年

闽浙总督左宗棠

窃查福建盐课。自 国初定制。岁仅征银八万五千余两。雍正元年。各场委官监管。地方官随处设卡。委员收税。先完课而后给单。听其配运售卖。至乾隆七年。奏定盈余银十四万一千余两。较之原额增至两倍。后因归商办理。划地

分售。即以当年所收税银。作为引额。此法一变。商之浮费遂增。盐之营销遂隘。后人补偏救弊。朝令暮更。于是分而为官帮。为商帮。为县澳。官销引滞。则责令各商代销。旧商欠帑。则勒令新商摊补。迨道光年间。一变为签商。再变为试办。三变为官运。而盐法之败坏极矣。就西路商帮论之。一商倒帮。分派各商代课。课额愈多。成本愈重。又加以规费之需索。流交之帑息。海溪之险阻。亏折坐耗。不数年而资产荡然。倒罢相继。此商帮之积弊也。商帮倒罢。篷额无人认配。则又变为官运。试办之始。销路尚觉疏通。迨其后官视为利藪。开销挪垫。虚抵搪塞。办运者扣费以入私橐。督销者卖私以取盈余。比课额太悬。则又捏报失水抢毁等情。上下分肥。弊端百出。遂致所领成本。逐渐消磨。此官运之积弊也。县澳各帮。距场较近。收私卖私。习为固然。其始地方官姑为隐忍。久之官势浸衰。私梟浸炽。遂于埤私场私包私船私帮私引私之外。复有纠党持械明目张胆之担私。与官争利。与商为。到处皆然。无从捕治。此县澳之积弊也。福兴漳泉各府二十一厅县。谓之官帮。向皆归县征收。毋论已未征存。均应按日计算。责令完课。久着定章。奈州县畏难苟安。任人包办。名曰户。户者。即馆办之别名也。其因地方民情刁蛮。不敷征解者有之。而获有盈余。实亦不少。乃因甲年所收之钱。必待乙年奏销。遂相率以二三分抵兑藩库军需。冒销无着之款。避免革职处分。其余则尽饱私囊。攘为己有。虽历任盐道严扎频催。而抗延不交。竟成积习。此官帮之积弊也。各场员有督晒配运之责。有缉私修坎之责。今因场署大半无存。官坎莫考。遂不驻场经理。借寓省垣。遇有海私进口。商人收买运销。各场员则冒认场分。指私为官。截角收买。藉图渔利。以致埤坎全废。地皆私。滨海愚民。久不知场员为何官。配盐为何事。肆无忌惮。纠众横行。此场务之积弊也。夫盐为天地自然之利。综计闽省全年财赋。以四分计之。盐居其一。惟利之所在。弊即丛之。虽军兴十余年。闽省被祸较他省为轻。闽省盐课较他省为少。而积弊相沿。竟至日引月长。全纲不可复问。此臣等所以亟筹变通之方也。咸丰元年。户部奏闽省商疲引滞。请飭在于就场征课按包抽税二条。详细妥筹。择一可行之策。另议章程。据实具奏。已奉 俞允。嗣因上下游军务繁兴。未及查办奏覆。至咸丰三年。又据御史蔡征藩条陈闽省盐务。请修复收税旧章。按照现商完课数目改收场税一折。又奉 敕下详悉妥议。切实具陈。后经前后督抚臣奏请将续倒悬额七百五十余篷。试行招贩办运。行之未久。成效无闻。

窃维两淮改票之案。在承平之时。一经变通。课额较旺。即近年皖浙被兵之后。商散民穷。举行票运。厘课并抽。亦复有裨军饷。闽省僻在海隅。山水险阻。虽非商贾辐辏之区。然各属地方。被扰较轻。西路各帮。旧商犹在。其间官帮户。藉此营运者。又复不少。诚能改行票运。仿照皖浙办法。厘课并抽。其

余冗费。概行裁革。并饬各场员驻场督配。各府州县分设局卡。重抽私贩。开设官行。匀配销数。下游滨海一带产盐地方。酌拨师船梭巡。以杜担私船私偷漏。或可稍事补苴。据福建盐法道吴大廷禀拟条款。请奏前来。臣等查闽省盐务。积弊相沿。已非一日。全纲受病。亦非一端。该道所禀。洞悉弊源。计惟改行票运。厘课并抽。庶可藉图整饬。除现定条款。甫议试行。尚有未尽事宜。批饬随时妥筹禀办外。合无仰恳 天恩。俯念闽省鹺纲疲坏。准予改行票运。试办一年限内。容臣督令该道尽征尽解。免计分数考成。俾得力筹整顿。察看一年限满。如果行有成效。再行奏请。着为定章。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 圣鉴。敕部核覆施行。

闽盐票运办有成效请缓免帑息疏同治五年

左宗棠

窃照闽省盐帮疲敝。已近百年。司鹺务者。设法挽救。不出缓征借帑两策。究之缓征徒顾考成。而带输每多拖欠。借帑不无折扣。而篷额仍属虚悬。名为设法挽救。实则暗肆侵欺。如此而欲裕赋便商。譬犹倒行以求前也。夫闽商资本虽微。但使完课办运。亦何尝不收微利。无如终岁经营。半耗于陋规之需索。半迫于帑息之虚馱。商力几何。其堪此层层朘削。而不倒罢相踵乎。上年试行票运。臣等即督同该盐道吴大廷悉心稽察。裁革陋规。岁约八万余金。故改票以来。课厘并抽。征额较前加重。而数十年疲敝商贩。尚能拮据趋公。踊跃输纳。兹届试办一年期满。将欲奏行票运。着为定章。而于虚馱之帑息。仍事追求。非惟不便于商。抑实无益于事。溯查各款帑息。始于雍正年间。迄今百数十载。当领本之初。虽或不无折扣。而尚有现领之银。可资周转。且完息仅止一分。不觉其为累也。迨原商倒罢。辗转流交。现办之商。未必皆领本之商。而积欠帑息。无不盈千累万。商既倒罢。岂尚有盈千累万现银。交完欠息之事。其所存抵者。无非仓馆器具及未运之陈引。且有并仓馆器具陈引而亦无之者。新商接办。不能不隐忍认赔。即司鹺务者。亦明知虚馱之帑息。断难如数催征。惟既无从取偿于倒歇之旧商。不得不移累于接办之新商。新商既不能不为认完。即不得不挪动正课。故帑息未见取盈。而正课转因以大绌也。频年短征。数至四百万两之多。受敝之由。此居其一。然未改票以前。尚可执运陈引。希冀夹带偷漏。且可停引不领。将二三年所得之钱。缴元二年应完之款。而奏销仍展之又展。责以缴完帑息。彼尚无可藉词。泊乎改票以后。立将陈引截清。不准执运。积年影射夹带之弊。一扫而空。而按额科票。课厘并抽。计自上年五月二十二日设局办起。截至一年期满。已收正杂各款六十万余两。较之历届奏销。征完正溢课带输帑息等款现银十余万两。已增三倍之多。今日行票之商。岂非即昔日行引之商乎。何以昔绌今盈。悬殊若此。盖以改票之时。首先

剔除上下陋规。继有请免带输。并又将帑息项下应拨之款。设法筹垫。不为无益之追呼。纷其心志。故各商始得专力于课厘。旧累轻而新赋自裕耳。于盐厘见正课之有余。但使能裕库储。即帑息暂不取盈。可为以赢补绌之计。于试运见票章之已效。然非稍轻积累。则商情难于持久。仍多顾此失彼之虞。臣等再四筹商。若不将帑息银两分别缓免。实未足以舒商力而顾课厘。合无仰恳天恩。俯念商困未苏。力难兼顾。准将军标马价盘费 钦工普育鳌峰等六款帑息。历年官商欠完银一十二万六千二百余两。概予豁免。并请将年额息银一万四千八十九两零。遇闰加增银一千一百七十四两零。概予停止。惟军马盘三息。苦累虽较他款为巨。且有关旗库支款。难容全废。应请量减三分之一。此外钦工为支造战船之需。普育则孤贫赖以养贍。鳌峰则人才藉以作育。准理度情。均难偏废。拟请按照每年支解实银数目。在于盐厘项下提解支給。于奏销时造册咨送查核。至于各项帑本。未便置之不论。请俟商力稍纾。察看情形。援照风灾养之案。责令各商完息作本。陆续归还原款。其风灾养二款。经前督臣庆端于咸丰九年十二月间奏明。停息五年之后。完息作本。扣至同治二年底止。五年限满。三年即应启征。迄今屡加催迫。并无完缴。皆因商力未纾。难以兼顾。请再展限五年。照案饬令完息作本。似此量为变通。可以恤商艰。可以顾票运。而年额帑息。较有着落。以视频年追缴。徒为商累。而于库款仍无丝毫之益者。此固于分别减免之中。转得实际矣。

### 广东盐法议

王守基

广东产盐三十五场。共征场课银一万四千八百八十一两零。广州府属为东莞场归靖场香山场海幢场。惟东莞兼产生熟盐。其三场专产熟盐。惠州府属为淡水场碧甲栅大洲场白场白沙栅石桥场海甲栅小靖场。潮州府属为招收场河西栅隆井场惠来栅东界场海山隆澳场小江场。俱产生盐。肇庆府属为双恩场东平场。高州府属为电茂场博茂场茂晖场丹兜场。雷州府属为武郎场蚕村调楼场新兴场。琼州府属为大小感恩场临川场博顿兰馨场三村马袅场新安场陈村乐会场。俱产熟盐。凡言栅者。皆系自大场分出。场有场官主之。栅则委员经理焉。惟琼属各场。四面环海。地产盐。俱系丁自煎自卖。并不配引征饷。亦不设官。场课归州县征解。羁縻之而已。各场滨海。皆系沙田。其收沙晒卤。专以海潮为期。潮汐与月盈亏。每月祇有初一十六两次。平日将沙田耙松。其旁掘成濠沟。俟潮水至。引水入沟。把灌沙田。渍晒三四日。将水放出。沙复翻松。风日晒干。即起盐花。一遇天落水至。则渍晒皆不成功。天落水者。粤人所谓雨也。故阴雨过多。场盐即缺产焉。盐花既结。将沙收起。实之于糶。其糶或以木制。或用土筑。皆编竹筛为底。使通气下注。仍沃潮水淋之。即成卤。可以煎



晒。其晒盐。则挹卤水于池。暴晒成盐。池用石铺砌。甚为精洁。大概夏秋日燥。一日可一收。春冬日柔。须三四日一收。其煎盐。则有竹锅铁锅之分。铁锅不能甚大。一架锅三口。引通火气。使之齐燃。煎方迅速。竹锅大者周围丈余。小者亦六七尺。用竹篾编成。涂以牡蛎。另用铁条数幅支架。使之骨立。其受火处。以白蚬壳灰。荡五六分厚。即能敌火。不至焚毁。想蚬壳得水之精故耳。实卤于锅。加柴烧煮。约五六时即可成盐。至盐将成时。或点用麻仁。或点用米粉。各场不同。此与淮南煎盐用阜角同法。然物性亦因地而异矣。其营销。则广东广西两省。福建之汀州一府。江西之南安州二府。宁都一直隶州。湖南之桂阳郴州二直隶州。贵州黎平属之古州一州。从前划分引地。今未有改也。其配运则除琼雷两属产盐无多。供本处营销外。其附近省河各场产盐。由运司经理。艘船发给旗程。程即船照也。载明运某场盐共若干包。运往某处。以备沿途盘查。运至东汇关。存入东仓。供商捆运。其附近潮桥各场产盐。由运同经理。艘船发给旗程。运至广济桥。存入公仓。供商捆运。关上桥上。皆设有专官。以司浇洗成色。及掣验等事。其各商自行赴场配运。则禀明运司。运司发给旗程。运到桥关。由官掣验。分销各埠。粤人所谓埠。即商人所开之盐馆也。惟高廉二府离省遥远。廉盐由该府运至石康中屯二馆供配。高盐则由商人禀明该府自行赴场配运。掣验稽查。即由府委员经理。在潮桥配盐者。惟潮州一府。汀州一府。南安一府。宁都一直隶州。州府之兴都等八县。共计二十九埠。其余则统归省河配运焉。至于引饷则较前加增数倍矣。国初广盐。行大引四万二千六百七十道。每引载盐二千一百斤。征课饷银二两八九钱或三两五分不等。共征饷银十二万余两。

嗣因南各属。逼近淮岸。将引一万五千一百道。改照淮例行盐。其余引二万七千五百七十道。仍行大引。至康熙三十一年。经盐政奏明。一引剖作十引。每引行盐二百一十斤。又因除去割没名色。每引加盐二十五斤。割没者。商人运盐掣出多斤。将盐割没。仍照律议罪。嗣知有名无实。故明定加盐二十五斤。加课银二钱五分。自两淮始。广东则比两浙上则之例。加银一钱。此粤引行盐二百三十五斤之所由来也。嗣因连州乐昌仁化三埠畅销。加引一千道。增饷银五千六十一两零。三十二年。将海潮揭等七县菜盐饷银五千三十两零。加配引一万四千二百七十一道。广济桥盐饷银四万五千二百四十二两零。加配引十二万八千三百四十八道。又高雷廉三府当初行盐。原无引额。加配引八千一百八十二道。又连山等九埠加引三千二十道。增饷银一千三百六十七两零。又因沿海各处网鱼。增渔引八千七百道。每引征饷银一钱五分。归善阳江二埠。增渔引一千八百五十道。当初盐政以场盐旺产。曾经奏请每引加盐七十斤。加饷银一钱五分。户部以银数太少。驳令加增。嗣因商人坚执苦累。情愿加课。不愿

行盐。故至三十五年。将通纲应加盐斤。另配新引十二万七千六百三十四道。增饷银五万一千九百八十一两零。将渔引应加盐斤。另配渔引五千七百十二道。增饷银八百五十六两零。三十六年。因永安县向无引额。加配引一百二十道。每引征饷银二钱五分零。又因海山隆澳地方。有场产盐。以致鬻私。经商人认办。增渔引三百道。征饷银四十五两。至乾隆二十四年。钦差户部侍郎吉庆查办。以成东正引之外。运销余盐。征收羨银。款目繁多。容易混淆。将余盐改配引十七万六千六百九十五道。增饷银十四万八千二百三十四两零。其征饷科则。每引少自二钱五分零多至九钱数分零不等。惟广西桂林迤西各府属征银一两二钱零。南各属每引载盐二百六十四斤。征饷之外。加征筭税余费。然亦不过一两之数。通计粤盐。实营销引七十八万一千七百七十八道。征饷课银五十七万六千六百十八两零。内广东销引四十四万八千零八道。饷银二十七万七千八百九十两有奇。广西销引十三万八千五百九道。饷银十三万三千五百五十七两有奇。汀州府销引七万八千二百五十二道。饷银四万六千七百九十五两有奇。桂郴二直隶州销引六万四千五百三十六道。饷银六万四千一百五两有奇。古州销引五千九百六十六道。饷银三千九百四十两有奇。现在广东每年领引八十一万道。盖有余引在内也。至历来办法。则发帑收盐改纲改所凡屡变矣。康熙初年。粤商系里下报充。三年一换。名为排商。弊端百出。嗣将排商之费。一万一千余两。归入正课。举报殷实之户。充为长商。然有场埠之分。场商出资以收盐。埠商运盐以营销。惟场商资本微薄。户所产盐斤。不能尽数收买。以致场多卖私。

康熙五十七年。裁去场商。由运库先后筹出帑本银三十六万余两。分交场员。户产盐。颗粒皆官为收买。官置艘船二百七十余号。发给水脚。运回东关潮桥。存仓候配。埠商在关在桥配盐。按包纳价。除去成本水脚。获有盈余。名为场羨。每年约四五万两。粤盐出场。例定一百五十斤为一包。春夏每包加盐十五斤。生盐以四斤作卤耗。熟盐以五斤作卤耗。秋冬每包加盐十三斤。生盐以三斤作卤耗。余剩盐斤。是为子盐。发商运销。获羨解部。名为子盐京羨。每年约二万八千两。至配引之外。多收余盐。发商行运。名为余盐羨银。嗣后余盐改引。将余羨十四万八千二百三十四两零。归入饷额。粤盐办羨。即自此始。此所谓发帑收盐也。埠商运盐。多系先盐后价。且素非殷实。行之日久。积欠累累。以致前发帑本。全归悬宕。倒革各商。至五十余埠之多。推原其故。缘粤商多系土著。鲜谙行盐。每充新商。众商视为弱肉可啖。互相充赚。不数年即敝。至乾隆五十四年。经总督另筹办法。除潮桥二十九埠课饷清完勿庸更张外。将省河一百五十埠。总而为一。劝谕殷商。共凑捐银一百四十万两。先将前发帑本银三十六万余两。如数提出缴库。永不动用。其余交存运库。作为

盐本。于出资商中。择老成练达者十人。总司经理。在省城设立总局。更按四面埠地总汇之处。分设东西南北中平六柜。中柜设于三水。北柜设于韶州。东柜设于小淡水厂。西柜设于梧州。南柜设于海泉镇。平柜设于平江口。埠地各就所近。分隶六柜。官置艘船。亦交总商管理。凡各场产盐。皆由总商领出盐本。运回省河。收存河南金家二仓。分运各柜。埠商向各柜买运。皆先交价饷。然后发盐。不准丝毫蒂欠。其各柜销盐多寡。由总商每月报明运司稽查。至容易走私地方。如虎门紫泥厂桅甲门焦门四处。飭令总商设立巡船。召募巡丁。协同守口员弁查缉。所有原设盘查盐船之三水韶州两关。概行裁撤。倒革各商。未折积引。令总商代为折运。以完课饷。无着帑息。令总商捆运余盐。以弥积欠。凡一切应完饷羨。皆责十人肩承。而散商不与焉。此所谓改埠归纳也。总商虽司经理。但各人并无应销埠地。未免又视埠商为二。原议埠商向柜买盐。本有定价。嗣则因用度浩繁。每包多收辛工银一钱五分。借口弥补帑息。每年不问正引折完与否。贪销余盐。反致有碍正引。地方官发艘船二百七十余只。任令损坏。并不及时修理。埠商销盐。仍系自行雇船。赴场装运。且课饷捐输应酬。皆总商之责。每有疲埠欠饷。及捐输措办不及。辄用盐本垫解。行之不十余年。虽正项年清年款。而盐本即亏至六十余万之多。虽经总商分限认完。迄未能依限交纳。嗣后仍系埠商按引捐输。历年始能弥补清楚。而此十人者。已半物故。家产荡然矣。故至嘉庆十七年。经总督奏明。总商在局经理。徒滋糜费。毫无裨益。裁去总商。即于埠商中之老练者。选择六人。经理六柜事务。彼皆各有埠地。自顾已贲。不至滥行开销。仍定为三年更换一次。免其盘踞把持。将省城总局。改为公所。现在广东领引配运。责成六柜总商。有埠之商。自运自销。无埠之商。另招水客运销。官不与闻焉。此所谓改埠归纳也。

归纳归所以以后。收盐虽不发帑。然所办羨银尚多。粤盐运至西省。每包申出盐十八斤十二两。嗣又添买余盐一万包。发埠运销。按九折较羨。是为秤头盐羨。约二万七八千两。庆远等五府。新辟苗疆土司食盐。并无引额。皆捆运余盐。交邻近各埠带销。是为土司盐羨。约五千余两。海船运盐。户贴补船户耗盐。桥上官为收买。发商运销。是为花红盐羨。约四千余两。粤省鼓铸。岁资滇铜十余万斤。滇省广南府属。岁资粤盐九万余包。每年各省委员办运。至百色地方交换。谓之铜盐互易。及广州驻防食盐。育英堂盐各数千包。皆取之余盐。按包计羨。岁无定额。盖出本收盐。配引之外。常有余盐。藉此办羨。以充外支经费。故额引独无杂课名目。惟正饷百两。加收部饭银一两五钱。平头银三两三钱。每引征纸朱银一分二厘。以为运司养廉及解饷领引之用。此外广东黄江厂清远厂遇仙桥太平桥光厂等处。盐船经过。每包抽税银六厘。或一分数

厘不等。约收税银四千数百两。西省抽税银四万余两。船头银一百四两。其帑本则八旗生息滇省练本广西捕费等项。共银七十万余两。每年应完息八万余两。以上各项。从前即历年拖欠。不计其数。自埠地被扰。未尝分厘报完。而正饷亦积欠四十余万焉。惟其奏销稽压四年之久。则其暗中亏饷。亦不下二百数十万两。故盐务奏销为一大关键也。当初奏销。原系甲运乙报。自嘉庆二十三年。因省河捐款过多。奏销展限。省河潮桥。遂分为两届奏销。至道光二十四年以后。潮桥疲滞。甚于省河。因而迭次请展。现在同治七年。省河报至同治三年。潮桥报至同治元年。今年潮桥又请展十个月。归并余引饷课在内。计省河奏销引六十万九千一百五十二道。征饷银五十一万三千二十九两零。潮桥奏销引二十万五千三百五十八道。征饷银十二万九千二百八十九两零。虽勉强报完。然如此递年推展。伊于胡底。似亦当思所以变计矣。粤东广南韶惠潮罗连嘉五府三州。广西怀集一县。俱产铁斤。铁政亦归盐官管理。凡商人运铁。先报明运司。发给照票。每票以十万九千斤为率。不及十万斤者。听从商便。如告运一万斤。先具单赴运库完纳军饷银三两。盐饷银四钱。牙税银一两。加饷银六钱。共银五两。又每万斤六十吊。每吊抽银五厘。共银三钱。每万斤余铁二十斤。纳余价银四分二厘。库大使填给库收。缴司发给实收运票。凡运铁一万斤。除完饷外。纳部规银三两四钱。差银七钱。纳铁规银十九两。小礼银一两九钱。皆造入盐务奏销册内。移解藩库。作正开销。其采铁之法。以山木为验。岭南隆寒之时。木叶不落。惟产铁之山。树则早凋。其山亦时流黄水。以是求之。百不失一。盖天下产铁之区。莫良于粤。而冶铁之工。莫良于佛山。故炉座之多。以佛山为最。至今有商人新开炉座。总督犹专咨达部焉。广东盐铁并志。盖亦祖汉代盐铁论之遗意云尔。谈盐法者。多谓莫善于票。莫不善于商。然军兴以来。广西之乱。甚于湖北。淮盐数百万之课。全弃于地。粤盐数十万之课。十得八九。由此观之。商票之利弊较然矣。夫行商滋弊。皆不恤商之故。于商乎何尤。粤商之困敝久矣。如得闽盐办法。释其重累。节其浮费。未有不淳然兴起者也。岂必待改弦而更张哉。

楚省营销粤盐酌议抽税疏咸丰六年

骆秉章

窃自逆匪窜扰长江。淮运中梗。湖南例食淮盐各州县。民虞淡食。先经前抚臣张亮基具奏。请借拨粤盐接济。嗣因粤省官盐。价值昂贵。借引不行。经户部于咸丰三年奏准。此后湖南湖北。应仿明王守仁立厂抽税之法。凡川粤盐斤入楚。无论商民。均许自行贩鬻。不必由官借运。惟择楚省通私隘口。专驻道府大员设关收税。或将本色抽税。或令折色输纳。均十取一二。以为定制。一税之后。给照放行。由各省妥议章程权宜办理。此项盐斤。既不在本省引地销售

。应令减半完交正课。其商支外款。不得丝毫摊派。以轻成本。又准户部咨。湖南之郴桂等州。向为粤盐浸灌。若不讲求抽税之法。盐利归私岂非可惜。据广西巡抚臣劳崇光奏。议抽收盐税章程内称。粤盐赴楚要路。应如何设关抽税。应由楚省督抚妥议奏办等因。奉 旨依议钦此。咨行到臣维时粤匪次扰及边疆。未能实时筹办。复经户部次奏奉 谕旨。飭催妥议章程迅速具奏。经臣钦遵行查。据前署盐法道裕麟会同藩司文格酌议。盐一包暂抽税钱七百文。禀由臣飭委候补知府师映垣候补知县李炽福。前往郴州宜章二州县。择要设卡。试办抽税。正拟缮折覆奏。接准两广总督臣叶名琛咨。据乐桂埠商禀称。乐桂一埠。引繁饷重。全赖湖南引地营销。概系船载。惟私贩则系挑驮陆路。今楚省于郴桂两属设卡。以船载为私贩。以引地为越境。是粤商先定正课。再纳课外厘金。成本倍增。难期利运。陆路私贩。既无饷课。又免厘金。获利愈丰。将见引地悉为私占。粤商每受楚私之苦。断无有将例定界址。置之不问。委员来楚。咨臣遣委大员会同粤员查看界址。勿任郴桂设卡抽厘等因。当经臣飭据司道会议。如查实系在粤纳课之官盐。应免抽税。飭令粤省委员顾炳章平翼先行回粤销差。另由楚省查案核办。兹臣检覆次部议。参考例案。湖南各属。除郴桂等十一州县外。其余皆系淮盐引地。自淮运中梗。民忧淡食。借拨粤盐之请。复又难行。户部始有设卡抽税之议。部臣之所以指明郴桂地方者。非不知郴桂之为粤盐引地也。诚以借引则行之自粤。原有引地可分。设卡则主之自楚。不能援例定界址为说。即如湖南之永州府。同一粤盐引地。而广西抚臣劳崇光原奏。如何设关之处。应由楚省妥议奏办。是其明证。今粤商乃以郴桂设卡。谓湖南置例定地界于不问。盖祇知粤盐营销粤省引地为百余年遵办之旧章。不知粤盐营销淮南引地乃百余年未有之创举。郴桂设卡抽税。户部已有明文。屡奉 谕旨准行。固非粤商所敢争。亦非湖南置例界于不问。此郴桂不得不设卡之定局也。又部议。凡粤盐入楚。若不讲求抽税之法。坐视盐利归私。毫无补救。岂非可惜。是设卡抽税。必先防盐利归私。将欲化私为官。必先于私之来源。豫为稽核。查粤私浸楚。有由陆路挑运者。有由船装载者。而究之陆路挑载之私。其实皆由粤船售买而得。如湖南宜章临武两县牛头岔良田河口等处。历为楚粤商船起卸埠头。粤省私贩由此而止。楚省私贩由此而起。是欲防陆路之私贩。必先杜船运之私销也明矣。

乃粤商辄称粤盐入楚。处处需船。惟私贩偷漏。畏人盘查。遂百十成。恃众挑驮陆运。历年每受楚南私贩肆充之苦。一似陆运者为私。而船运者非私。不知郴桂私贩所挑之盐。果贩自广东产盐之所乎。抑仍从粤船转贩而来乎。粤中官盐。非船不能运楚。岂郴桂私贩之盐。又能不由船而运楚。是湖南郴桂设卡抽税。断无舍船运大宗之私不抽。而专抽陆路零星私贩之理。且楚省自设卡试

办以来。并未见粤商装运官盐到埠。卡局亦未抽过官盐之税。粤商以概设水卡。谓湖南重征课外之厘。实则豫为借引行私地步。户部复议广西设厂抽税折内有云。商人借引行私。船户吞包夹带。为盐务锢习。正不止私贩之难于巡缉。盖实已早虑及之。此郴桂宜设卡不得不兼抽船载之盐之定局也。惟粤商既以重科为词。若湖南查私过严。势必有所借口。臣与司道悉心商酌。楚税固关军需紧要。粤课亦难虚悬。自宜全局通筹。务期粤饷楚厘。两无窒碍。溯查顺治十一年。部臣题准广西分销广东引盐。除在广东纳课外。每引纳军饷银九钱。盘割五项银三钱七分有奇。户部则例有每引征税之条。会典有按包抽税之则。斯皆粤盐官引。于完纳正课之外。再议抽税之成法。惟所抽军饷盘割银数过重。或照湖南现在试行粤盐每包抽钱七百文科算。比之广西现议余盐一包抽税银四钱八分之则更为轻减。如粤商仍以正引重科为疑。或即照前明两广总督王佑议定每正盐一引。许带余盐六引。正盐免税。余盐收税。其夹带多盐。许其自首。仍计引纳税。如隐匿不尽。盘出没官治罪一条。令嗣后埠商运盐一引。必运余盐六引。始准税六引而免一引之税。均经臣缕晰声叙。咨商两广督臣迅速酌核咨覆。臣维粤盐之营销湖南者。引地向祇郴桂十一州县。今于郴桂卡局抽税之外。不复问其所之。粤盐销路既广。销数自增。以溢销之盐补正引之税。不惟楚厘得稍资接济。即粤课亦自无短绌之虞。实属两有裨益。现当军需万紧。粤省咨覆需时。势难停待。臣与司道覆加熟商。拟即照明臣王佑议。每官盐一引。许带余盐六引。官盐一引免税。余盐六引抽税。以杜借引行私之弊。俾免影射而资接济。除咨明两广督臣转饬照办。伏乞 皇上圣鉴。敕部迅速议覆施行。

## 四川盐法议略

王守基

蜀古未有盐也。前代多以解盐易蜀茶。宋史皇佑四年。载范祥置制解盐旧禁。盐地一切通商。听盐入蜀。公私称便。熙宁七年。载熊本讨泸夷降之。于是涪井长宁诸夷皆内附。注云。涪井在叙州府长宁县北。泉有二脉。一咸一淡。取以煎盐。宋初为涪井夷所据。后置监于此。此蜀盐见于记载之始。然亦所产无几。不能及远。 国朝雍正初年。河东盐池犹岁办川盐五万席。运蜀营销。嗣后蜀人识泉脉者。始渐辟盐井。于各州县。在成都府属之简州者五百三十三眼。重庆府属之荣昌大足合州涪州铜梁者二十一眼。忠州直隶州者三十四眼。保宁府属之阆中南部者四百四眼。顺庆府属之南充西充蓬州者六十眼。绥定府属之大竹城口厅者四眼。叙州府属之富顺者三百八十二眼。夔州府属之大宁万县云阳开县者一百四十六眼。宁远府属之盐源者二眼。嘉定府属之乐山犍为荣县威远者一千六百六眼。潼川府属之三台射洪盐亭遂宁蓬溪中江乐至安岳者五千

四十六眼。泸州属之江安者一眼。绵州直隶州者一百五十九眼。资州及所属之井研仁寿内江资阳者三百六十二眼。酉阳州属之彭水者十四眼。井之深者百余丈。浅亦数十丈。井眼甚小。不能容人。皆以钢钻累接。寸凿而下之。每凿一尺。须以木圈周围托其里。以防客泉。故辟一井。工以数年计。费以数万计。非强有力者弗能为。至卤泉之衰旺。用年之多寡。则地脉为之。人无可为力。一遇泉底滞塞。修理非易。间有井眼稍大。可以缒人而下者。亦以太深之故。重阴逼人。每至致命。惟天微雨。藉雨点以通阴阳之气。稍可施工。后有智者。于井置木盘。凿密空。实水其中。如微雨状。始能连日工作。各处情形。虽有不同。大概修井与凿井等焉。井透卤涌。以竹筒汲之。煎之于釜。自然成盐。其釜大者千余斤。煎盐有巴盐花盐之分。花盐者。散碎如雪。水气大而耗多。宜销于平原居民。巴盐者。坚凝如冰。水气净而耗少。宜销于山陬边境。花盐一日夜煎两伏火。得盐二百斤。巴盐三日夜煎一伏火。得盐五百斤。故其价值。巴盐尝高于花盐十余文焉。煎盐用煤者多。潼川府厂则用草。其地泉脉稍淡。汲卤于井。煎之使咸。泼浸于草灰中。另以井卤漉之。煎方成盐。是盐以再煎而成也。独叙州府之富顺。嘉定府之荣县。则皆有火井。其井凿之难。同于盐井。凿透时。火苗自生。然以气成。不得凡火不然。井口覆以铜帽。四面穿孔。以竹筒接而引之。一井之火。可供数十之煎。井火竭时。间或出油。即所谓猛火油也。咸丰年间。曾有凿火得油者。其油入水能然。得风愈烈。每斤价值不过七八十文。故于江中剿贼。藉以取济。造物生物不测。其信然矣。井之出卤。多寡悬殊。或一井足供数十锅之用。或一井不敷一锅之用。且煎锅一口。须本数百金。往往有有井而鬻卤于人者。亦有置锅而买卤以煎者。故起课或以井计。或以锅计。

以井计者。八千八百三十二眼。以锅计者。五千三百六十九口。皆分上中下三则。上井征银三十余两二十余两不等。中井征银十余两数两不等。下井征银一两至数钱不等。上锅征银五两。中锅征银三两四钱。下锅征银二两。惟盐源县煎盐则以计。共六十六条半。所谓条者。犹一座也。每条征银十三两二钱。通省共征井锅课银一万四千九百六十一两八钱七分三厘。此川盐之课也。蜀人不谙行盐。产盐既多。即有陕西大贾习鹺业者。入蜀转运营销。其行盐疆界。则四川一省。九姓土司。及湖北宜昌府之鹤长乐二州县。施南府之恩施宣恩咸丰来凤利川建始六县。贵州之平越都匀石阡遵义思州黎平贵阳安顺兴义思南大定十一府。威宁平远黔西三州。清镇婺川毕节三县。先后请部颁水引三万一百七十八张。陆引十三万八千二百二十九张。水引多行于黔楚。而腹地少。陆引多行于腹地。而黔楚少。营销黔楚者。谓之边引。营销腹地者。谓之计岸引。言其计口授食有定岸也。水引载盐五千斤。征课银三两四钱五厘。陆引载盐四百

斤。征课银二钱七分二厘四毫。每正盐一百斤。皆加耗盐十五斤。其营销黔省者。另行就黔征税。每年征银七千一百十三两三钱一分有奇。遇闰加征银五百九十二两七钱四分有奇。归入黔省造报。不在引课之列。引课共征银十四万四百九两六钱。此川盐之正课也。川盐起课最轻。每斤不及一厘。蜀行茶引旧例征羨截。羨即羨余。截者于缴引截角时交纳银两也。即仿照茶引之例。每引酌征羨截。边计水引。征羨余银一两二钱至五两五钱不等。边计陆引。征羨余银一钱二分至五钱五分不等。边水引征截角银一两。计水引征截角银六钱。边陆引征截角银八分。计陆引征截角银四分。行之未久。滞销之区。完纳维艰。即经查办。将云阳大宁营销川楚水引四千五百四十四张。及云阳大宁开县营销川楚陆引一万二千八百二十九张。免征羨余。截角虽轻。然滞岸犹嫌税则太重。又将大宁石碛厅水引一千七百十三张。及长乐太宁酉阳州等土司盐源县陆引四千八百六十七张。免征截角。勿论边计水陆。每引征纸朱脚力银七厘。此即部中刷引领引之费也。其井锅课银。每两征耗羨银一钱二分至四钱四分不等。通计羨截纸朱。共征银十五万八千五百二十三两二钱七分四厘。此川盐之杂课也。正课于次年专案题报。杂课则附入茶引羨截案内咨报户部。该省书吏巡役工食。即于羨截银内。按水引一张。提银三钱五分。陆引一张。提银一分八厘。约计银一万余两。每年实支销银五千一百二十二两。余银移解司库充公。盖至乾隆初年。而四川之盐务大备焉。然无盐政。以总督兼管。无运司。以茶道改为盐茶道。无场官。以州县代理。各井煎盐。于适中之地。设立厂垣。产盐皆运入厂。与引商成交。以犍乐富荣射蓬为三大厂。营销各处最多。其余简资等小厂。仅配销本州岛县。计引行远者少。至转运黔边大商。则全在三大厂配盐。他厂并无边引。惟夔州府之云阳大宁等厂。逼近楚省。楚引皆配二厂之盐。其盐色味稍差。楚省素称滞岸。

凡免征羨截之引。楚引十居八九。鹤长乐二处。续增犍为水引三百一十张。其盐色白味佳。大碍淮纲。至道光十八年。即经奏明。将引扣留存库。应完课银。由淮商包纳。该二处往往商倒引悬。由楚省委员办运。以济民食。盖当年川盐销楚。特其波及耳。至本省计岸。虽系按丁分引。然畅滞靡常。或以此县代销彼县之引。或以彼商认销此商之盐。互相认代。弊端丛生。久之即按其认代者着为定额。而私行认代。仍所不免。盐井衰旺。亦每数十年而一变。方兴之初。潼川之射洪蓬溪最旺。犍乐富荣次之。其余各井又次之。不数十年。射蓬即衰歇。反以犍富为上。方乾隆之四十九年也。各处盐井衰歇。历年积欠井课至十余万两。蜀盐大困。有林俊者。闽人也。官四川盐茶道。听民穿井。永不加课。蜀盐始蹶而复振。今日之井课。犹按原额征解。其实盐井之多寡。与册载大不相符矣。惟潼川府属。虽另开井眼。卤旺总难如初。且其产盐。花多而



巴少。煎盐用草而工费。以致黔商日形竭蹶。积欠课银至七万有奇。始议与犍为黔商合总行盐。边计和衷。以十二年为限。至乾隆六十年。合总期满。将历年积欠归还清楚。潼商以着有成效。呈请。合十二年。以嘉庆元年为始。至十二年限满。年清年款。毫无。欠。潼商复掣引自办。甫经一载。即欠课银二万余两。又据潼商合恳仍归犍商代行。至道光八年。三次限满。始飭令潼商掣。自办。而该厂产盐愈少。不敷配引。仍系按年改配犍富两厂之盐。亦有将引张交犍富边商代销。屡屡亏折。疲罢愈甚。每年仅完正课。不完羨截。年复一年。拖欠累累。而汉州茂州巴州剑州蓬州什邡射洪盐亭平武江油彰明石泉营山仪陇新宁阆中通江安岳罗江安县绵竹德阳梓潼南江西充井研铜梁大足定远荣昌隆昌三十一州县。亦因卤衰销滞。商倒岸悬。无人接充。民间自在附近厂。买盐而食。正杂课银公议归入地丁摊征矣。盖盐商习尚奢靡。加以官吏陋规。日增月益。不数十年。大半家资荡然。领引到手。无力运盐。始另觅殷实之户。代为运销。而收其租。名曰号商。号商既出租于引商。而所完课羨。又须交引商自行封纳。引商往往私自挪用。延不交库。且蜀盐正课最轻。有商未折引。官顾考成。代为垫完正课者。有引未销。盐商力尚可支。先为预完正课者。此项积引。既交正课。不能勒令缴残。商人即藉此影射重照。停阁新引。官吏亦视营销积引为利藪。任其折配。以旧间新。当年之额引。销路愈滞。此蜀盐受弊之源也。大概嘉庆二十四年以前。虽时盛时衰。课羨尚皆清完。二十四年以后。即商力日乏。欠项日多。积至道光三十年。几于全纲颓废。岌岌不可终日矣。始彻底清查。共积欠羨截银二十三万七千余两。共未缴残引二十二万八千五百八十一张。传齐众商。公同集议。酌量商力之厚薄。口岸之畅滞。分拨认代匀销。统限以十二年弥补全完。不准再行推展。号商既经办盐。即将姓名列入官册。课羨责令自行封匭。勿庸再交引商。以免辗转挪亏。其时惟犍富两厂边商。及成都华阳两县计商。稍为殷实。销岸亦畅。其余各厅州县。皆形疲滞。而潼商之疲滞尤甚。

故查出通纲积欠银二十三万七千余两之内。潼商即欠十三万有奇。总缘其强行边引。亏累日深。于是将潼商额行黔边水引二千五百二十二张撤出。交犍为边商一千二百三十七张。交富顺边商一千二百八十五张。该二厂产盐甚旺。商亦绰有余力。令其代办。运黔营销。惟黔边口岸。虽定有额引数目。并未分晰某州某县引若干张。当初边商皆在黔蜀交界。设店发卖。嗣则渐入黔省腹地。各占口岸。以致互相侵越。评讼不休。委员查勘运盐道路情形。提集犍富两商。公拟划清界限。作为定岸。令犍商行黔水引。一由叙永。一由涪州龚滩。分运黔省安顺大定兴义普安思南石阡镇远思州等府厅销售。其分给代办之潼引。由涪州挽运至龚滩。转运思南石阡镇远铜仁思州。又由婺川之王家沱。转运婺川

县销售。富商行黔水引。一由合江。一由綦江。一由涪州。分运黔省贵阳遵义都匀正安等府州销售。其分给代办之潼引。由涪州白马镇陆运正安水车等处。又由彭水县江口陆运濯水关直达平越都匀等府州销售。犍商婺川引盐。从王家沱起运。不得侵富商白马江口地面。富商由白马进运正安水车引盐。祇许在马头山过道。不准设店洒卖。其由江口进运濯水关直达平越都匀引盐。不准在婺川地面间包挂秤。口岸既清。即按其认定某州某县。于边引上另盖墨戳。然后发商捆运。其毗连处所。各自择隘设卡。互相稽查。荣县边商。向与富顺共岸。仍循其旧。至各厅州县疲滞情形。虽不相同。然大要不外于私充官滞。因定为稽火伏。加斤重。严关隘。勒缴残。以杜私盐之源。蜀场本无场官。户自煎自卖。走私者多。委员会同州县。将户编立保甲。某户井锅若干口。煎盐若干斤。配引若干张。随时稽查。令呈报登籍。按月由州县造册申报一次。则场私净矣。蜀盐每包正盐百斤。加耗十五斤。包索二十斤。向以一百三十五斤为一包。商人因银价昂贵。私行加重二百数十斤不等。相沿既久。骤难裁革。酌定巴盐以一百六十斤成包。花盐以二百斤成包。水引载盐五十包。花盐一万斤为定额。巴盐八千斤为定额。陆引载盐四包。花盐八百斤为定额。巴盐六百四十斤为定额。掣出余盐。照私盐例治罪。则引私清矣。盐船过关。本有稽查。其夹带私盐。向有带手盐赤膊盐丁口盐等名色。关吏得贿放纵。习为固然。现与严定章程。如遇前项私盐。立即拏送治罪。将逐日验放商号船只引盐包口斤数。五日申报一次。与场员所报之册。互相磨对。如有不符。或经委员查出贿纵情弊。官即参撤。吏则重惩。则盐船不得肆其夹带也。盐课奏销以后。即当随缴残引。惟蜀盐相沿奏销之时。课虽垫完。而引尚未折。此项积引。即按引补运。已属有碍新纲。况商人藉此重复影射。百弊丛生。从前积引。既经清厘以后。凡经奏销。勒限一年。即令缴残。如不申缴。作为废纸。不准再行运盐。则残引无所用其影射也。各衙门冗费。原因商人舞弊。始而馈送。继成勒索。每引或至数钱不等。商弊既除。官吏自无从挟制。将上下陋规。全行裁革。以纾商力。盖至是而蜀盐之法渐密。蜀盐之弊一清。实力奉行。当可大有起色。乃不数年即值淮盐不通。黔边滋事。蜀盐全注于楚。而其局一大变矣。当金陵失陷。长江梗阻也。淮盐片引不到。楚岸盐价踊贵。每斤值钱百余文。虽议借浙盐借川盐改运道。迄无成功。而川中梟贩因而乘之。皆千百成队。排列抬枪大。连樯东下。官吏无可如何。咸丰四年八月。始辑而柔之。于宜昌府设局抽收厘金。每斤抽银一厘五毫。行之年余仅抽银二十余万两。嗣于荆州之沙市设立分局。凡川盐入楚。先在宜昌局抽厘二文五毫。其运至荆州沙市发卖。由行店于买户名下。抽厘钱四文五毫。一卖一买之中。共抽厘钱七文。合银三厘五毫。每月约收钱七八万串不等。未几即值川境不靖。井半遭蹂躏。不甚

畅旺。且楚军围攻安庆。需饷甚殷。又于咸丰十一年。将沙市盐局。酌加厘钱二文。宜昌盐局。酌加厘钱一文。尔时银价在制钱二串以外。宜昌应完厘钱三文五毫。令商人交纹银二厘。及银价低落。又令商人折交制钱五文。以钱易银。局员颇沾余润。故盐厘报部。宜昌以银计。沙市以钱计。以钱合银。每年总在八十万两上下。迨同治三年。克复金陵以后。规复淮纲。又议重抽川厘。以为淮盐进步之计。于沙市盐局酌加厘钱三文。宜昌加厘钱二文。所收加厘。半济楚饷。半拨淮南收支。通计每斤宜昌抽厘钱七文。沙市抽厘钱九文五毫。抽厘之初。宜昌即每斤别抽钱一文。沙市每斤别抽钱五毫。作为局员公费。共抽厘钱十八文。而川盐之畅销如故。惟自宜昌至沙市。水程三百六十里。中间如宜都枝江洋汉董市江口高家套太平口浣市湾九处。皆支港纷歧。虽设卡稽查。仍多偷漏。同治六年。将沙市局归并宜昌总局。宜昌为川盐入楚要隘。万难飞越。凡川盐到局。即将应完厘钱十八文。一并提取。发给水程。开舱销售。沙市为水陆通衢。盘堤过载之盐甚多。但于此设卡稽查。其宜都九处分卡。全撤以节糜费。并于宜都上游之巴东县设卡挂号。于平善坝设掣验厂。江水发时。则改由屯甲沱掣验。盐船先由巴东挂号。报明包口斤数。发给舱单。至厂过掣。然后入局按数抽厘。颗粒不能走漏。所收数目。按季奏报一次。每季约制钱五十万余串文。其一文五毫公费。每年约收钱二十万串。一半提归正款充饷。一半为厘局经费。由外支销。此湖北抽收川厘之源委大略也。其本省抽厘。自咸丰五年始。当蜀盐运楚。额引必不敷用。议设联三照票。凡余盐运楚。皆先照章完课。发给照票。以为凭据。令出再三。商贩置若罔闻。而私运如故。乃于夔关设卡抽厘。凡无引余盐。每百斤抽银一钱三分。大宁一厂。在夔关以下。其余盐入楚。在于巫山县之空望沱设卡。一律抽厘。每年约收银十二万余两。此夔巫厘卡但抽余盐者也。楚价昂贵。蜀盐获利颇厚。初议酌量加课。商皆观望推诿。委员亲赴各厂劝谕。商愿按引捐银一厘。计水引一张。捐银八两。分为三股认交。户交银二两七钱五分。引商与号商交银五两二钱五分。除忠州开县云阳大宁边厂及归丁州县不计外。共捐银三十一万一千两。此咸丰四年也。

次年即改为就厂抽厘。于犍为之五通桥。富顺之自流井豆芽湾。蓬溪之康家渡。设想局四处。委正印官经理。仍按每斤一厘之数。水陆引张。皆计斤抽厘。余盐每斤抽钱四文。并于乐山之牛华溪上牛市。富顺之牛佛渡镇溪口四隘。分设巡卡。委佐贰一员。专司验引收票。蓬溪厂产盐较少。不必另设卡员。即委分驻梓潼镇之遂宁县丞就便查验。其余简资等小场。由地方官一律照办。咸丰十年以后。黔匪外扰。松番内哄。川饷浩烦。将各厂厘金酌量加增。巴盐每斤加银一厘五毫。花盐每斤加银一厘。归丁之三十一州县。向准赴各厂买食余盐

。尚多偷漏。又择各厂要隘之所。创立盐垣七处。户发卖余盐。皆令至垣交易。巴盐每斤加抽钱二文。花盐照旧。拣派公正绅士。协同委员会办。稽查严而走私少。始能丰旺。每年约抽银七十五六万两。此厂垣厘卡分抽正余者也。四川大江。经过成都。迤东历眉州嘉定府叙州府至泸州合州为川南。又东由江津县。历重庆府涪州忠州至夔州府为川东。蜀盐三大厂。犍乐富荣在川南。富荣盐由本厂小河至邓井关县丞点验放行。至泸州入大江。乐山盐由牛华溪入大江。犍为盐由五通桥入大江。均至四望关。通判点验放行。顺江东运。射蓬厂在川北。其盐由川北小河。直至重庆之唐家沱。方入大江。故重庆府向为边计引盐运道所总汇。其府经即摄批验所之职。咸丰十年。于府城设立总局。勿论边计运楚正盐余盐。悉令赴局完厘。运楚有引。巴盐每包抽钱六百五十文。花盐每包抽钱一千三百五十文。无引余盐。每包抽钱一千五百文。小河所来余盐。包口轻重不一。难以按包计算。则每斤抽钱五文。小其营销本省计岸。利息较薄。按水引一张。抽银二两。完厘之后。发给厘票。委正印一员。督率绅士经理局务。另委佐杂二员。一驻府城上游十里之香国寺。小河来盐。在此验船点包。送报单于总局。大工之盐。即由批验所查验送单。一驻府城下游二十五里江河会流之唐家沱。专司验票放行。局中所收厘钱。按钱一千。解库平银六钱。一年约收银二十五六万两。此重庆厘卡分别大河小河者也。以上三项。约共抽银一百十余万两。所收银两。皆按每银一万。提五百两。作为局员吏役薪水。数年以来。惟厂垣厘金。报至同治四年止。重庆自奏明定章以后。仅报过一次。夔巫报至同治三年春季。一季收银一万一千余两。收数大为短绌。其上游抽厘。发给照票。即与正引无异。余盐少与抑末。免日久弊生也。然风闻现在楚运。水引一张。皆带余盐五千斤。此项余盐。完厘与否。不可得而知之矣。此川省抽收盐厘之源委大略也。川楚厘金畅旺如此。其销盐可知。额引理应全完。乃行之十有余年。惟扣留存库之长乐。添行犍引三百一十张。于同治二年。有商认领输课。其历年正引。积压至九万余张。拖欠羨截至八九十万两。其故何也。盖号商行引商之引。先出租息。自抽厘之法。行余盐与正引无异。谁复租引乎。

故销盐自畅。正引自滞。若非引商把持。当可年清年款。惟引窝祖父以来。是其世业。一旦裁撤。则数百家皆将流为乞丐。且余盐厘金。重于正课。多征一两羨截。即少抽一两厘金。于济饷并无出入。此亦可以存而不论者矣。蜀盐办课。正杂不过三十一万两。常有缺产之虞。今则加至二百数十万两。仍有余盐。此所谓失之于东。得之于西。国家课赋。以淮盐为大宗。自长江梗阻。三百余万之正供。尽归子虚。非蜀盐旺产。不但军饷无出。全楚之人。不几于淡食乎。天不爱道。地不爱宝。即值蜀井盐卤自生。旺产异常。乃国家景运所

致。非人力所能争也。淮运既通以后。若照旧章整顿淮纲。楚岸盐价。必大为跌落。川盐或可不禁自止。当事者意在保价济饷。淮盐每引抽厘至十余两。楚抽川厘已重。淮厘则又倍之。复不讲究养督煎。户惟利是图。每换废滩潮霜以充数。其味苦涩。人不乐食。无怪乎川盐畅销淮盐反滞也。夫为政者贵因势利导。若川淮相持。势必至办淮者袒淮。办川者袒川。私盐因而乘之。今以所收川淮之厘数。按斤计引。仍不及当年楚岸额引之半。岂果销盐止此数也。其暗中私盐充斥。当已不少矣。职鹾政者。其平心察之。

#### 楚省盐法请借拨川引官运官销疏

胡林翼

窃照湖广两省。自淮盐阻绝以来。盐法遂无章程。惟藉邻省商贩。陆续运到。以济民食。此实暂时权宜之计。非可恃为久远也。查潞粤各盐。成本较昂。运贩止及近边。不能行远。惟川盐一水可通。成本较少。是以近年两省食盐。实以川盐为大宗。俨与淮运相埒。咸丰三年。前署督臣张亮基。奏请借拨川盐引张。派员督运。着有成效。因粤匪上窜。遂未续请。嗣后两楚食盐。皆系私商运贩。经川省之夔关。楚省之宜昌沙市。抽提课税后。即准作为官盐。任其所之。约计入楚之盐。以旺月计算。每月约合川省水引九百余张。一千万觔上下。此项盐觔。固未定有额数。亦未给有引票。惟视楚省盐价之长落。以卜来盐之旺衰。正月间宜昌有襄匪之警。商贩一月不前。南省盐价大昂。民间几于淡食。盐之来楚与否。其权皆操之商贩。不统于官。盐法为国家之大政。利权下移。无此政体。万一奸商欲操奇赢。相率一月不至。民间即鲜食盐。一旦相随集。先到者倍蓰获利。后到者又复壅滞堪虞。大非便民裕用之道。臣等自省垣克复之后。即再四筹商。拟仍援张亮基借拨川引之案。而稍变通其法。改为官运官销。仍不夺商贩之利。以每月销盐九百引计算。拟按月官运川盐水引二百张。余七百余引。仍听商贩自运。由楚省派道府大员至川。会同川省委员。按月督运。仍照川省章程。完纳引课。到楚后。另派公正委员。勒限督销。其运盐资本。即由川省协济楚饷内。按月发交驻川委员承领运办。通四月报销一次。其所销盐价。并所获赢余。一并解赴大营。作为军饷。似此通融办理。其利实有数端。楚省引地。袤延数千里之大。民运衰旺不常。官运源源不竭。价值不虞顿长。缺乏随处可通。此一利也。川盐成本较轻。倘经理得人。则赢余颇厚。以实军储。不无小补。此二利也。川省济楚军饷。竭力供支。尚虞不足。兹画作盐本。在川省所筹。仍不过照向月之数。而楚省所获较丰。是不增饷而有增饷之益。此三利也。南省米多而缺盐。北省盐多而缺米。即令委员运盐易米。以作军实。此四利也。民运七而官运其二。既非占民之利。且商贩得随官运。可免痞徒讹抢之虞。此五利也。九江之于金陵。风利不过五日可至。是

东征之师不仅目前之挹注。必以鄂为根本。即异日之饷糈。终赖鄂为转输。鄂省一隅之地。民力凋残。饷项日绌。凡有资军饷之事。几于搜索殆尽。此尤便民而不病商。实可万全无弊。如蒙 俞允。即求 飭下四川督臣。每月借拨楚省富顺厂盐水引二百张。交楚省委员承办。并就近将济楚月饷。发交委员收领。以免往返解运之烦。其督运督销章程。并委员衔名。敬俟奉到 谕旨。详悉咨送户部查核。试行半年。当有赢余以资军食。即可将蜀省月拨五万兵饷。再行奏请停止。所有吁请借拨川引作为官运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 皇上圣鉴。训示祇遵。

川盐官运办有成效未可更改疏

四川总督丁宝楨

窃臣于光绪五年三月十二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奉上谕。恩承等奏川省官运局经民呈控多款请飭妥为区画或仍由官运或改官督商销总期无亏成本实惠及民等语该省盐务究应如何办理方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着丁宝楨按照该民等所控各节确切查明严剔弊端体察商情或应仍由官运或应改官督商销据寔具奏不准稍涉回护该民等原呈着该督向恩承等咨取阅看钦此。臣跪读之下。仰见 圣主实事求是。钦悚莫名。伏查川省盐务。积弊甚深。业经臣于开办黔边官运各折内。历次陈明。实无一字虚捏。其开办官运一切办理章程。均系力除夙弊。为疏引裕课利商便民至计。亦经于开办前详晰奏陈。咨部核覆。上年十二月官运一年期满。例应奏销。复经臣将一年征收税羨截厘及杂款各项。缕陈奏报。并将册结咨部核销各在案。窃臣开办黔边。议设官运。实为川省力救时弊。并隐为黔省办理招徕起见。当甫经议办之初。诚以 国家至计。事体宏大。未敢徂一己之见。徇一人之私。冒昧从事。致误大局。是以先行传知各商到省。咨询利病。然后与道员唐炯及熟悉川省盐务各员。将应办事宜。逐日集议筹划。确查弊端之所在。曲体商情之所宜。计自光绪三年四月起至八月底。历时五月之久。诸凡审定。知无窒碍。至九月初。乃敢奏定设局开办。创办之初。其难其慎如此。至开办后。臣复随时随处体察。凡有详牒。皆思之累日。手自批答。甚至彻夜不寐。必期事归妥协。力图百年经久之规。兹据恩承等奏民呈控多款。请飭妥为区画。仰蒙 圣谕。令将官运及官督商销情形。查明据实复奏。臣谨将二者得失情形。两相比较。敬为我 皇太后 皇上详陈之。查川省盐务向章办法。商人领引配运则归盐道。税羨经征则归州县。而总督则考其成。此则官督商销之微意也。夫官督商销。宜可以疏引而裕课矣。乃至今考之。积年停引至数十万。欠课至一百数十万。而已出未行之引。及拨厘填补之课。尚不知凡几。虽经前督臣骆秉章吴棠两次奏明。展限督销。而积引益多。欠课益甚。空有督销之名。毫无营销之实。驯至私梟

四塞。商困岸疲。因易而为改代改配。官吏藉此婪索。商人遂违禁加觔。计每引二百觔。私加至三百数十觔及四百数十觔不等。官以得其使费。明知之而故纵之。以致一引行两引之盐。举国视为固然。毫不知惧。以致引张因之日滞。课税因之日绌。则官督商销之有病于国。固昭然可睹矣。又川省盐务。需索甚多。商人领引配运则有费。运盐过关验截则有费。盐觔到岸售销则又有费。而费之至重而无定者。则尤在改代改配。引张套搭。此外如厂买盐之欺诈。江河行驶之覆溺。船户沿途之偷卖。私梟纠众之抢夺不与焉。夫商人持本求利。先则自顾成本。次则希冀获利。至使费过重。则商力不支。于是将前之花费者。转而取偿于加觔。而加觔又属违例。关卡倍肆留难。于是加觔犹不足以获利。又因而取盈于民食。此种弊端。作之者商人。而所以使之作者。全在官吏。则官督商销之有病于商与民。又昭然可睹矣。

况所谓官督商销者。必须各岸皆有正商。各商皆归本岸。乃可按名而督。今川省口岸半多废弛。不惟黔滇荒废之处。无本商可指。即本省计岸各商。皆时时更易。现在商多歇业。即屡饬地方官招募承认。竟有十余年无一应者。是既无商可稽。官虽欲督之。究从何而督之。此又官督商销之徒托空言也。自臣上年开办官运后。本年奏销。核计边计各额引。已全数销清。复带销积引至一万余张。所收税羨截厘及各杂款至一百余万两。是皆以国家无用之废纸。易而为有用之正供。而边计各商。无不自以为得利。民间亦无不称为食贱者。推原所自。盖由官运之事事核实。所有商人从前一切无名使费。悉予删裁。而口岸又为划清。销路不相搀杂。其自买盐以至销盐。凡以前厂侵欺之弊。行运沉溺之险。船户偷漏之苦。私梟抢劫之害。全行扫除。商人无丝毫受累。而每引一张。该商坐获二十余两之利。盐价涨落。则照市价公议核定。由局悬牌晓谕。万众共知。故民间食盐。悉照定价承买。而商人以各有自然之利。亦不暗为价。是以自官运开办以后。民皆食贱。而私梟因商盐价可敌私。别无可图。无能搀越。相率敛迹。是以官引日销。税厘日旺。实由于此。则官运商销之有利于国与商民。又昭然可睹矣。又况官运之责任甚大。如现在之道府公费十数万。皆取给于盐务平余。不另筹款而自裕。是不病商而吏治赖以整饬。京协滇黔各捐之抵拨。皆取给于带销税羨。无待备捐而自足。是不病民而饷项可以供支。而安定营防边勇粮。每年节省正款饷项。又约十余万。凡此亟需之款。试问之官督商销能乎否乎。臣恐其必不能也。且部议复淮已数年矣。夫部臣之定义复淮者。原因两江督臣沈葆楨奏明令淮商筹银数十万以助川饷。而复淮之后。又令于平善坝设勇以杜川私。合计二者。所费已不下一百数十万两。臣深念复淮本为至计。而窃虑淮商筹助川饷。其事甚难。至平善坝。设勇杜私。其患且不可测。是以于上年覆奏复淮折内。曾经附片奏明。容俟臣开办黔边三四年后。

销路大畅。俾楚商有生计可图。然后渐次导之入黔。庶两淮无助饷之苦。鄂省无设勇之费。斯为善计。现在黔岸办理甫经就绪。滇岸亦已举行。事机已有可为。臣前复奏明于涪綦入黔河道。开凿险滩。俾利商运。以备黔岸畅销。即徐导楚商归彼。冀复淮岸于无形。现在又准部咨催办。此而问之官督商销能乎否乎。臣又有以决其必不能也。窃维盐务一事。官督商销则不能行。官运官销则必不可行。至官运商销。则是权操之上。利溥之下。尚为公允。盖官督商销。则一切之规费。既不能少。亦不能查。其利全归于官吏奸商。而国计民生同病。此川盐已往之前车可鉴矣。官运官销。则利权归之于官。而转以阻小民谋生之路。其弊必极于掊克。而国与商民均不受其利。此臣前曾计及之而不敢妄行者也。至官运商销。则官商之情通。官欲作一弊而商不愿从。商欲作一弊而官即示禁。彼此可以箝制。弊竇无自而生。

臣受 国厚恩。身膺疆寄。兴利除弊。事期有成。 朝廷之所以责臣者在此。即臣之所以力求尽职以图报称者亦在此。决不敢以浮言而昧大计。历蒙 圣明俯鉴愚忱。部臣又复洞悉情事。俾臣得所措手。一无牵制。日前奏销出办。成效已收。私衷窃幸。每与唐炯议及。谓非 圣人之主持于上。不克臻此。窃不禁感激奋发也。至该户所控各节。臣已向恩承等咨取阅看。情词实为矫强。且经访闻。系富厂一二奸。恃富豪霸。习惯自然。深恨官运之利于商民。不便己私。故捏词以为耸听阻挠之计。若使官运果有不便。则官运交涉之处。尚有犍射两厂。何以并无一名呈递。即富厂户不下千余家。亦不闻有人出名。至于商人。则黔边及近边十三厅州县计岸。不下一二百家。亦未闻有一人呈诉。而本年开办滇岸告示一出。认岸之商。数日内已有二十余家。缴本领盐。异常踊跃。如果官运不便。则该商等必有鉴于黔边之害。相裹足。不自蹈汤火矣。今各处商均无异词。独此数名呈控。其情亦大可见。臣现已委员前赴该厂。提集该户等来省。虚衷查讯明确核办。容俟讯有实情。再行据实奏明办理。兹谨将官运现已办有成效未可更改各情形。先行覆陈。仰慰 宸。再官运上年领引。营销极为畅旺。方期本年更有起色。乃自有官督商销之说。浮论纷起。黔边各商。怀疑畏。以致正二三月销数。顿不如前。此则关系大局。并各岸委员分销考成。殊非浅鲜。臣现已出示晓谕各商。令其照常营销。万不可误听人言。自误生理。但望该商等见有此示。营销能照前踊跃。则所定抵拨京捐各饷。及勇粮公费各款均不致误。实为大幸。然即此以观。臣等办事之难。至此已极。不免私心惴惴耳。现在事机甚顺。惟祈 干纲独断。但责臣等以实效。俾臣与唐炯暨各委员共矢清白。慎始图终。俾 国家自然之利。不致隳于垂成。臣虽身为怨府。亦不敢避。所有官运盐务现已办有成效。应仍由官运。未可更改致误大计各情形。谨恭折附驿先行据实覆陈。伏乞 圣鉴训示。



## 查明川省官运款目并原奏情形不符疏钦差大臣

光绪五年三月十二日。兵部递到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奉上谕。恩承童华奏遵查川盐改归官运设局募勇开销糜费请飭该督确查收支各数据实覆陈等情等因钦此。臣等详阅原奏各折片。其所称大着成效者。系借拨五十八万成本。于光绪四年一年中通计。实已增收税羨截厘及各杂款约银九十五万余两。并无分毫多取商民。是以商民乐从。民食仍贱。黔边及近边各计岸食盐。从前一百数十文者。今落至七八十文。贵至七八十文者。今落至四五十文。又每年拨银十八万两。解交户部。并随解六千两。作为户部办公之用。再拨银六万五千两。分解黔滇两省。俾抵捐款。现飭造舢板船十号。选募水勇。以备滇岸缉私之用。及道府公费。亦于平余一项。积凑而成。此该督臣原奏之大概情形也。臣等按照原奏情形。检查全卷。并核之本年正月间。暨此次唐炯所覆各节。再札查司道各员。四面考证。以期将实在情形。确切查明。以凭覆奏。惟查原奏借拨成本总数。核与该局原册不符。又原奏征收数目。系牵列通省所收课厘而言。与道员唐炯此次所覆情形亦异。其原册内摊收杂款。列有局费一款。亦未入奏。册内护本一项。所收数目。与所奏数目亦复不符。唐炯正月间所覆单内列有开支水脚银六万两。此次所覆。又复删除。种种情形。前后牵混。而摊收杂银一项。尤为困商病民。臣等谨就显然可见者。敬为我皇太后皇上据实陈之。查官运局拨借成本一项。据原奏内开。原借山东及本省盐本银五十八万两。兹调查官运局领收原册。暨札司道覆称。官运局共承领帑本银七十三万六千六百五十四两有奇。除还过十三万七千两外。该局尚欠司道两库帑本银五十一万九千六百五十四两零。又欠山东借本银八万两。是该局开办官运时。实借拨七十三万六千余两。并非五十八万。除还过十三万七千两。尚欠藩盐两库及山东五十九万九千余两。此查明官运局借拨成本之实在情形也。又查官运局征收一项。据原奏内开。官运局共征税羨截厘银二十万零三千余两。官引局共征税羨截厘银八万四千余两。又官运局又富荣犍乐渝城各局共收厘银一百三十余万两等语。现据道员唐炯所覆单开。官运局自光绪三年十二月营销起。至四年十二月截数奏销止。共征税羨截厘银六十四万九千九百一十七两六钱四分七厘。其富犍两厂官引局渝城厘局税羨引厘。均不由黔边盐务局主政等语。是道员唐炯所征收之税羨截厘。祇六十四万余两。其余均不由该员局内主政。何以原奏牵列通省收数。归功该员。殊不可解。臣等姑就原奏以通省所收税厘而论。统计征收税羨截厘一百五十余万两。查上年户部议定先缴后销。奏明在案。今官运局自光绪三年九月开办行引起。至四年十二月止。实系一年零三个月。所行之引。所收之款。若比较光绪二年一年所收一百零七万三千零。计多收五十余万两。若划除三个半月。仍以一年计之。尚不能多收此数。再

详核多收之故。

查道光三十年。四川督臣徐泽醇奏准花盐每包定为二百觔。每引五十包。重一万觔。于咸丰初年议定抽厘八两。嗣于同治年间再议加厘。彼时商贩每引已私加至一万七千觔。经前督臣骆秉章督臣崇实先后查知其弊。遂就其加觔定为按觔加厘。除正引一万觔仍抽厘八两外。从新按其私加之数。合计每引一万七千觔。又加厘十七两。合之正厘共二十五两。使商人省引税之资。而饷需多厘金之助。夫前督臣岂尽贪墨徇私之吏哉。亦明知加厘为国家不得已之策。遂有此权宜之计。是以厘金不匮。而商民仍复乐从。今该督革除加觔之弊。每包仍复二百觔。每引仍复一万觔。规复旧章。詎非正办。夫盐觔既复二百觔之旧。亦应改复八两之厘。若厘金复旧。则库储转绌。是以该督定为每引抽厘十八两。较之未改包以前每引抽厘二十五两固属明减。核之初抽厘之时。每引抽厘八两。则实暗加也。其多收之故半由乎此。病民之故亦由乎此。此查明官运局征收款项之实在情形也。又查官运局摊收杂款一项。据原奏单开所收黔厘护本引底签验勇粮平余六项。共三十八万一千六百余两。又据官运局原报该督暨盐道各册内。尚有局费四万八千余两。并未入奏。又护本一项。册内系三万五千余两。原奏系二万三千余两。亦属不符。但就原奏所开六项而论。从前旧章。并无此项名目。自设官运局起。始将此项格外摊加。以致商民交困。即如黔厘一项。业已奏明由川包解。姑无论于黔省之款项。有无窒碍。祇就川黔商民而论。边商买盐价内。摊交黔厘。尚属有辞可措。计商本与黔省无涉。自应分别办理。兹据司道查明该局包解黔饷银两系于边计各引中一并摊派。致令黔省盐价。较前日增。是不惟有困于商。且有病于黔民矣。如护本一项。查未办官运以前。商人运盐。商人自行筹资。作为护本。与官无涉也。乃开办官运以来。亦于售盐时摊派护本。是取商资而护官本。商民能勿怨乎。如引底一项。未办官运以前。行商运盐。坐商享引底之利。在官并不征收。亦与官无涉。然究系积年丛弊。既经部议裁革。自应遵办。何以又托恤商之名。摊收此款。又不发给商人。是在商之弊未尽除。入官之款实为巧取也。如各关签验一项。旧章亦无此名目。今为书差经费而设。亦系格外增加。如平余一项。查未办官运以前。商互相交易。本无所谓平余也。今官局于购盐时。则发市平。售盐时。则发库平。一出一入之间。每百两可剩四两有零。夫官民争利。已褻国体。再不以信义相示而竞及毫厘。则民何以堪。如勇粮一项。原奏内称该局自行筹备。不动正款。又称该局并无分毫多取商民。然则所谓自行筹备。款将焉出。及考核各卷册及原奏折片。以上各款。无非于盐价内逐款摊加。夫以有限之盐本。而黔厘摊其中。护本引底摊其中。安定营勇粮又摊其中。再加之以市平出库平入。而谓商民乐从。无是理也。况商人本一而利十。犹患不足。若层层摊派。势

必转相贵售。仍取偿食盐之户。查据司道覆称。从前黔省盐价卖至四分者。今贵至七八分不等。沿边计岸。亦较前贵至十余文不等。核之臣等沿途所收各呈。大略无异。民嗟贵食。可想而知。尚得谓之民食仍贱乎。此查明官运局摊加杂款之实在情形也。

又查官运局开支一项。查此次牵混甚多。颇难核算。有为官运缉私而设。已由别项支发。而该局并未计算者。有业已奏明由局动用。而尚未开支者。有唐炯前次呈开水脚银六万两一项。而此又复删除者。臣等既奉 旨确查。自应通盘计算。以昭核实。据道员唐炯于正月间所递节略。内开薪水勇粮黔厘水脚签验等项。业经开支过三十六万二千余两。此内勇粮一项。系由光绪四年六月起。至十二月止。其自六月以前。溯自唐炯设立官运局开招营勇之日起。先由筹饷局支过十万零六千余两。似应一并计算。通计自设立官运局起。由筹饷官运两局业经开支薪水勇粮等项。共四十六万八千余两。夫以三十余万之杂款。焉能敷四十余万之开支。势将巧挪正款。移东补西。若谓不动正款。自行筹备。必至如摊派杂款。巧取商民。况此外复有奏明由局动用之公费一项。十四万四千两。拨解户部抵捐之十八万六千两。拨解滇黔二省抵捐之六万五千两。以上三款。又三十九万余两。尚未开支。臣等通盘核算。官运局每年应行开支八十六万余两。其所奏之制造炮船选募水勇费用口粮等项。尚不在内。再统计官运局及各局一年零三个半月所收之税羨截厘一百五十余万。加派之杂款等项三十余万。二共合计一年所得一百九十五万余两。若按年开去八十余万。较之旧章所赢不过八九万两。况摊加杂款之三十余万两。近剥削。困商病民。已有明证。夫 朝廷方惠民之不暇。安用此敛怨之款。若谓开办滇岸。所获更多。设使停此摊派之杂款。其何能复有盈余。且谓滇岸所造船。所募水勇。其费用口粮。每年又多一番糜费。此查明官运局除去开支是否盈绌之实在情形也。以上各节数目。与原奏互有异同。其一切情形。与原奏亦多歧异。臣等窃维欲速见小。训诫昭垂。藏富于民。历有明验。从古言利之臣。咸以不加赋而财用自足一语为动人听闻之具。及行之日久。弊端丛集。隐患孔多。唐太宗云务蓄积而不恤人言。甚非国家之计。贞观中主。尚复不然。况我 圣明之世乎。溯自军兴以来。川省厘捐两项。协拨饷需者以千百万计。苟非 国家深仁厚泽。培养多年。何以人乐输将。一至于此。岂非藏富于民之明效大验哉。方今军务肃清。民气未复。 朝廷屡下勤恤之诏。疆吏更宜宣惠养之仁。乃川省设立官运局以来。动云兴利除弊。夫兴利除弊诚是也。然必有利无弊。或利大弊小。权其轻重。因势利导。而后有利于 国。不病于民。如有利亦有弊。兼之弊大而利小。尚不以利 国者病民。矧无甚利于 国。而又甚病于民乎。如今之官运局所收正款。已暗寓加厘。所收款。更巧为摊派。下与小民争利。竟及毫厘。专

为官运开销。实烦巨款。利弊相权。得失可证。而尚欲拨解户部抵捐。拨解滇黔抵捐。又谓道府公费。亦由平余项下动支。种种用款。谓皆从五十余万成本中周转而来。譬如以一物而许赠数人。言之则矜张可喜。索之必展转挪移。理甚明也。

复查上年户部议定每月局收盐价。由总局汇解道库。洵为互相关键慎重库储起见。乃现据司道覆称。该局自光绪三年九月开办。迄今并无丝毫解交司道两库。即提借之项。亦未分款归还。又称司道两库维正之供。应拨京外饷需之用。今概置之不顾。以致筹拨万分拮据。反谓司道两库有此格外挹注。已觉宽舒。诚不解所谓挹注者何在。宽舒者又何在各等语。是官运局之设立。本为裕国便民起见。今种种剥削。重困商民。甚至逐款摊加。尚不敷该局之糜费。势必巧挪正款。以补漏卮。若谓办理得宜。可集巨款。此语殊难凭信。且现司道两库提借之款。既已久假不归。而司道两库应收之款。又不照章汇解。一出一入。悬歉百万两有奇。以致两库正款。反形短绌。似于 国计民生两无裨益。谨将臣等遵 旨查明各缘由。恭折由驿驰奏。伏乞 圣鉴。

再兴利除弊。务穷致弊之源。时弊则但理其时。法弊则全革其法。若好革而专务取盈。不恤民隐。必致救跛成痿。展转增剧。如川省边计各引。积未畅销。始由军务倥偬。人民未复。继由因陋就简。苟且目前。所谓时之弊非法弊也。时有弊则但拯其时。法无弊则仍循其法。查据司道覆称。黔省兵燹之后。人民多未复业。同治年间。每年营销不过五六千引。迨光绪元年。已销至六千六百百余引。二年。人民渐复。食指渐繁。则销至七千七百余引。每年边引。自能逐渐畅行等语。是边引之是否畅行。全视边省人民之多寡。食指繁则销引自畅。时之至未至。不在乎法之变不变也。现在黔省人民日众。滇省久报肃清。滇黔边岸。本系川省引地。亦无所谓开办也。要在守成法。体商情。节冗费。因势而利导之。无欲速。未见小利。逐渐整饬。则滇黔各引自能畅行。渐归旧制。滇黔既复。则楚岸亦可退还。户部议覆内称。若川盐既有黔边可行。楚岸仍前不能退还。于淮鹺毫无利益。则此时借款动拨数十万金。徒为边岸一隅之计。将来岁收黔盐课税几何。万一本重利微。未免得得不偿失。此诚度支持重之论。与其徒增冗费。又病商民。何如恪守旧章。渐图规复。一俟引地划清。淮鹺日畅。则 朝廷享自然之利。库储得维正之供。较之责效目前。似为有益。

#### 云南盐法议略

王守基

滇蜀之盐。皆产于井。蜀井凿于人。滇井则成于天焉。云南盐井二十四区。曰黑盐井。新井。沙卤井。新沙二井。盖附于黑井者也。设有盐课提举司。督饬黑井大使。煎销盐九百七十八万四千五百斤。曰琅盐井。距黑井东南百余里。

设有琅井提举司专管。煎销盐一百八十三万三千三百三十四斤。曰阿陋井。草溪井。在楚雄府东南广通县界。设有阿陋井大使专管。煎销阿陋井盐五十八万八千八百五十斤。草溪井盐十七万三千四百斤。曰白盐井。安丰井。在楚雄府西北姚州界。设有白井提举司。督饬白井大使。煎销盐八百七十三万九千三百斤。安丰井大使。煎销盐三百八十二万八千一百斤。曰丽江井。老姆井。在丽江府之丽江县界。设有丽江井大使专管。煎销丽江井盐四十三万八千六百斤。老姆井盐二十万九千四百斤。曰安窰井。新洪井。在云南府西南安窰州界。由知州兼管。煎销盐二百八十四万六千七百四十斤。曰云龙井。在大理府西云龙州界。由知州督饬云龙井大使。煎销盐二百八十一万五千一百斤。曰只旧井。在武定州公元谋县界。由知县兼管。煎销盐十万六千一百二十二斤。曰抱母井。香盐井。在普洱府西威远厅界。由同知督饬抱香大使。煎销抱母井盐一百九十二万五千八百斤。香盐井盐九十九万一千二百斤。曰恩耕井。在镇沅直隶厅界。由同知兼管。煎销盐六十六万斤。曰按板井。距厅治差远。设有按板井大使专管。煎销盐七十六万五千斤。曰景东井。在景东直隶厅界。由同知兼管。煎销盐一百六十八万三百斤。曰弥沙井。在丽江府西剑川州界。设有弥沙井大使专管。煎销盐五万七千三百斤。曰磨黑井。木城井。安乐井。在普洱府之孟洱县界。由知县兼管。煎销盐七万八千九百斤。曰石膏箐井。在距普洱府三十余里山箐中。由知府兼管。煎销盐九十五万一千斤。嘉庆十二年。开化文山改食滇盐。加煎盐三十六万斤。一年共额煎销盐三千九百四十二万八千一百斤。配大照票十万七千九百零一张。小照票十四万一千一百五十六张。大票载盐三百斤。小票载盐五十斤。征正课银二十六万四千一百八十三两四钱七分三厘。养廉银五万八千三百三十二两七钱六分一厘。并费银五万三千七百五十九两三钱七分六厘。通共正杂课银三十七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两六钱二分。遇闰加煎盐斤。课亦随增。此滇盐向来一定之课额也。云南久在夷服。二十四井。不详始于何时。多傍山依水。似池而深。中有卤源自涌。亦或间出淡泉。须修砌井身。格尸斗淡水。方可提卤入煎。较煎之法。汲卤以罐。十六罐为一背。每罐六斤。浓卤可煎盐十八两。淡者递减至十两为率。比较一时出卤几背几罐。即以定该井额煎之数。井上为屋。附近建煎舍盐仓。周外围以大堤。以防客水。然值大雨时行。水患犹不免焉。惟石膏箐井。出于极南环山深箐之中。生卤系属矿礁。先入釜融化。炼去渣滓。再煎成盐。沙丁入井采矿。皆开挖矿洞。日久洞深。两旁用短木撑抗。须裹粮张箠。佝偻而前。屈曲探凿。运至井口。桔而上。视汲卤之便。难易悬殊。井有数口。引风出入。呼吸相通。否则矿洞火不能然。

此亦如内地之开采煤窑。必须关风也。同为盐井。而卤源卤矿所产迥别。则前

人所纪西域盐生于木生于草生于石者。皆无足异矣。滇盐止营销本界。不及他省。虽自元代已隶版图。而盐引始于至正元年。云南弗与。由元迄明。所用照票。皆由本省刊发。不颁自内府。总缘地处极边。故一切规模。皆略而弗详焉。国初沿明旧制。向系盐商认票办运。配盐有定井。销盐有定岸。惟运盐水无舟。陆无车。全借人夫背负。则运费重。煎盐无煤炭。无荡草。全以木柴供烧。则工本重。他省盐课每斤约三四厘。淮南至重亦不逾一分。滇盐当初起课。即以一分为率。则课赋亦重。无三倍之利。故富货巨商。皆弃而弗顾。多签保乡人。勉强承充。往往不数年而敝。商倒课悬。无力赔缴。因责之里甲。按户摊纳。且各井出卤。盛衰靡常。或井盐溢产而商不能运。或商力能运。而井又缺产。百姓苦淡食。而包纳无盐之课。积至乾隆末年。滇盐盖甚为民间之累矣。嘉庆五年。革去长商。改为煎卖。民运民销。无论商民。皆许输课领票。运盐不拘井口。销盐不拘地面。完课之后。听其所至各井煎盐。亦不限以例定额数。某井缺产。即以溢产之井拨补。但就二十四井现在煎盐实数。将向来一定课额匀算摊征。祇求于课无亏。不计此赢彼绌。有余作为溢课。尽征尽解。所有放票收课各事宜。即责成井员经理。俟试行二三年后。再酌定各井煎销额数。以严督销考成。至嘉庆八年着为定章。永远遵行。前列各井煎销数目。即嘉庆八年所定之额也。二十四井之中。惟黑井白井。出卤最旺。未尝淡缩。一省产盐不足四千万斤。而二井居其大半。盖滇盐之精华也。且与琅井同在楚雄界内。煎盐既久。柴薪维艰。采办须涉远道。井民力尝不给。始议由库借给黑井银二万两。白井安丰井银七千两。琅井银四千两。以为柴本。次年于井民卖盐价内。分作四季扣还。井民。即滇言所谓户也。嗣因琅井缺产。柴本停借。黑白二井。遂为常例焉。滇盐虽供一省之食。富庶以来。实不敷用。且盐井多在迤西迤南。东方绝少。东川昭通二府在东北隅。界邻四川。民间久已运食川盐。开化文山广南宝甯二府县在东南隅。界邻广西。尝苦茹淡。自乾隆四年。即派员赴粤采运粤盐。接济民食。惟由滇至粤。水陆数千里。委员既视为畏途。盐亦不能如期而至。故建议者。更令井民跣觅子井。以补正井之不足。然子井甚难。或凿获卤源。稍重不堪煎。或可以煎。不久即淡即涸。非试办一二年。比较定额。不能报部立案。维时石膏箐井。卤矿渐丰。可以加煎。嘉庆十二年。将开化文山改食滇盐。广南宝甯仍食粤盐。甲年之运。常丙年不至。十七年。又改为铜盐互易。盖广东鼓铸。岁需铜斤。须派员赴滇采运。现议即由滇办铜。由粤办盐。广西百色为适中之地。惟道经剥隘。三月以后。泥瘴即不能行。约定岁暮春初为限。铜盐皆运至百色。交易而退。各自运回本省。似较前为便矣。而盐之迟滞如故。所以然者。盐务锢习。凡客省借运。必多方刁难。使其跋。各处皆然。不独广东也。嗣又改为百色埠商带运。由广南府监视收发

。初犹勉强支持。

道光二十年后。纲败埠悬。此典久废而不举矣。然广南宝宁未闻缺盐者。终赖子井之力也。子井昔亦有之。抱母有二子井。缺其名。阿陋有子井曰猴井。云龙有子井曰金泉。未知何时所开。其近来开采者。嘉庆二十五年。琅盐井民。在焦石潭子晒获子井一区。扎较每年煎盐十九万斤。名为生生。道光二年。又在附近晒获宝兴兴隆贺元新兴涌龙逢源六子井。皆可煎盐十余万斤。业猴井者。在附近黑井地方。晒获元兴永济二子井。时因安宁井淡缩。初议拨归安宁。而地势相远。难以兼顾。终归黑井提举管理。即为黑盐子井。黑井本有五眼。曰大东新沙复。大东二眼皆正井。新沙复即子井也。然向来新井沙卤井。列于二十四井之中。而复井不与者。意其出更在后也。后人所凿之井。多难经久。故抱母二子井。猴井。先后废弃。生生井煎办未及三年。即硝重味苦。无人买食。宝兴等六井。十数年后。陆续尽报淡枯。而复井亦于道光五年。被淹成废。其时山水暴涨。挟沙带石。大东新沙复全被填塞。堤岸桥房。冲刷大半。赈灾修工。借给库银二万五千余两。井身始皆修补完整。惟复井龙口伤损。卤源走失。因而封闭。嗣后二十五年。白井共四十一眼。被水冲淹。井身尽行坍塌。借给库银一万数千两。亦皆修复。开煎未尝废一。盖老井虽经水冲沙压。卤源自在。终古不敝。后凿者则不能也。被水之案。各井时有。但未尝如此之甚。凡井被灾。短产盐斤。须分限补煎。借给库银。须按年扣还。课额并未稍亏。非数年不能复元。以黑井之盛。被灾以后。历年拖欠柴本至八万余两。惟恃元永二子井。出卤日畅。与正井相埒。挹彼注兹。始能复振。故黑白二井。为滇井之精华。元永二井。又子井之精华也。以外子井。惟金泉尚在。然亦出卤日淡。其余试办旋停。未经报部者。不知凡几。惟未开子井以前。滇盐苦于缺产。既开子井以后。滇盐又苦滞销。缘内地及宣慰司所属夷界。私开者众。跌价抢售。大碍正盐。故道光六年。即经总督奏请禁止。严查私井。勒令封闭。并声明自开采子井以来。试办期内。所收课银。不入正项。遇有紧要差使。例无开销者。即于此内动支。二十余年。共享银六万余两。每年约需银三千两。此系必不可少之款。以后请于溢课内岁拨银三千两。以供开支。永为定制。溢课昔未尝闻也。更章以来而始有。道光六年以后而始着。然惟出于元兴永济石膏箐井为最多。石膏箐井。处极南界。内以临江府元江州。外以思茅宣慰司所属内五猛外八猛十三版纳。为销盐地面。初仅征课银一万五千两。嗣因拨补他井缺额。加办溢课银一万八千两。道光六年。查私井时。官迤南道者。人甚勇敢。统带兵练。将十三版纳私井。全行封闭。盐销大畅。于是始将该井改归迤南道管理。每年加办溢课银四万两。元兴永济之附于黑井也。因补复井之废。并未另起正课。每年约征银八万余两。尽数收入溢课。统计溢课之数。十三万

有奇。半于正课。而他井不与焉。惟有所赢。即有所绌。若云龙井抱香二井恩耕井。

嘉庆二十五年以后。出卤即形淡缩。每年缺煎二三分不等。而安甯新洪二井尤甚。原额煎盐二百八十余万斤。后止能煎盐七十余万斤。短征课银。皆于溢课内拨补。除拨补缺额外。每年约余溢课银七八万两。一半听候部拨。一半留为本省沿边不时之需。其正课向系抵拨铜本。未尝解部。所征养廉。则自总督以下。州县佐贰。凡预于盐务者。皆取给焉。所征井费。即外办经费也。滇盐煎卖。民运民销。法甚简易矣。然亦出卤有稽。开煎有查。盐之入仓出仓。皆日籍月报。民贩领票运盐。挂号过掣。与引商无异。所历关隘。节节设卡盘。惟大照票捆盐三百斤。一夫之力不能胜。须分数包。犹易夹私。道光十八年。将大照票剖一为三。一票一包。盘验较易。票私始净。至通省销盐地面。则以北杜川私。南防土盐为关键。川盐侵滇。以曲靖府南宁县之白水司。沾益州之炎松。寻甸州之易古。宣威州之可渡。四处为要口。南界土盐。则自东之西皆有之。东以安平之河口坝洒捏结白石头寨四汛为要隘。而文山蒙自之蛮耗河口二处次之。西以他郎之里仙江渡口及永昌之杉木和蒙化之漾濞为要隘。皆筹给薪水。责成地方官。派拨员役。常川守御。而各井走私之地。守隘缉私。兵练更星罗碁布焉。盖不净私。不能卫课也。课赋以外。尚有维西盐税猛野井课两款。维西在丽江府极西北隅。北界前藏。西接怒夷。夷民杂处。人食土盐。由通判征解税银五十两。猛野旧有老井二眼。曰磨铺井。认纳课银一百三十两。曰蛮耗井。认纳课银八两。此本皆在正课额内。更张之初。按盐计课。漏未核入。因与抵粤余息。同造入溢课。粤息者。开化文山借食粤盐。皆余盐也。并无引课。收获利息。仍应解粤。后改食滇盐。照旧列征。每年约二千两。滇盐之法。以有余补不足。溢课不作正额。常留余地。且民贩无纲商之汰侈。州县无督销之考成。浮费陋规。无因而起。故能永远遵行。然日久弊生。亦或时有。石膏箐井之改归迤南道也。放票掣盐。多派家丁监视。官尝不能一至。久而从中婪索。该井运盐。每百斤例加耗盐三十斤。私增至七八十斤。而官又勒令井民三十七户。每月多煎盐数万斤。以供道署例外经费。井民力不能支。道光十七年后。溢课即常缺额。皆责令井民垫完。且矿洞开挖日久。矿路愈远。兼以出矿夹泥带沙。煎炼更难。至二十五六年。又值临安元江疫毒传染。人多伤耗。而猛野私井。渐多自煎自食。销路大滞。连年溢课。亏缺大半。严比亦不足数。井民惫甚。始赴督轅控告。奏明裁禁陋规。后加之溢课四万两。酌减三成。将抱香大使。改为石膏箐井大使。驻扎井地。专司稽查。而抱香二井。即由威远同知督管煎销。其它法制稍变者。惟弥沙井产盐本少。道光十一年。即将大使裁撤。改归剑川州知州兼管。安丰井与白井近在咫尺。原设一提举两大



使。未免冗滥。故咸丰二年。将安丰井大使议裁。由白井大使兼管。余则悉由旧章也。

使地方安静。当至今可以无弊。乃咸丰五年。即值回民滋事。三迤半遭蹂躏。盐务遂堕于地。而石膏箐井。亦于咸丰八年奏报坍塌矣。盖取之太尽。洞老山空。亦势所必至也。然就其山中踟觅矿线。当有子井可开。即老井塌歇数十年。矿苗亦必复生。以煤窑例之。当不至于终成废弃。惟地方未复。无从议此。同治元年。总督奏派回弁办理黑井盐务。迄无音耗。想亦格于时势耳。其奏销向系甲年乙报。奏至咸丰四年止。按册而稽。年清年款。从无蒂欠。一切章程。与原定无异。惟各井煎盐额数。稍有参差。而黑井白井未尝少变也。但使回务肃清。举而张之。当自易易矣。当乾隆年间盐务极盛之时。蜀盐甫行。滇盐方弊。嗣后各省盐务皆由盛而极衰。多方调剂始起。惟滇蜀盐定章之后。始终如一。以未尝加征帑利摊派河工也。然蜀以引商把持。近亦积欠羨截百余万金。滇则丝粒清完。于是谈盐法者多为就场抽税之说矣。夫前人规画。亦相度形势。因地制宜。若额大课重之地。漫为尝试。未有能济者也。

## 卷五十五 户政二十七 榷酤

### 前因时论十八税敛

吴铤

关市之征。盖将摧抑富商巨贾之窃利权。削弱豪家大姓之侵细民者也。然而受其害者。细民也。富商大豪。挟其厚货以与民为市。居奇积赢。利及锱铢。上之人因以厚征之。欲以夺其利也。然彼方计其值以权子母。酌其入以逐什一。墾财役贫。转谷郡邑。上之所以摧折者止矣。而彼之居奇自如也。上之所入愈多。贫民之所出愈无限。而富商大豪中处其闲。乘积货逐利。上以供朝廷之赋税。下以操天下之利柄。百物腾贵。黎民重困。案关市之征。凡原隰之沃衍。园廛之生息。山泽之遗利。苟一物之可敛。一名之可纪。无不收其税而取其值。但行之既久。即欲施旷。大之恩。而尽予蠲除。势必不行。汉文弛山泽。和帝诏山林饶利。陂池渔采。勿取假税。乃后世所旷见。而计臣所不乐闻也。夫以关市之利。一一归之于上。虽天不能生。地不能长。百物不能养。以调其有余不足之数。则当酌中制以用之。使不至病民以病国。捐末利以还之。使不至损下以损上而已。元至元时。定收课税法。法三十分取一。商贾流行。百姓安业。诚以此行之。则苛敛之法除。烦扰之事去。不竭财于既涸之渊。不藏财于尽坐之府。恐有司好为浮冒。特命贤有司司其事。禁胥吏不得为奸。额外耗羨。不得递加。虽不能复讥而不征之制。然亦可以不至于为暴与。

禁末

## 王柏心

末亦多途矣。商为之首。先王为其妨农也。恒抑之。秦发民戍边。先。次市籍。汉高即位。复取贾人子折辱之。顾趋商者益多。以天子之威。不能伸令于庶民。诚事势之不可解者。故错之言曰。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然其时商犹有功于农。未甚困农也。农之所挟。粟米布缕。所需百物之用。所挟不能流转。所需不能罗致。商从而懋迁之。于农甚便。独奈何重折辱之。今之商非昔之商矣。不惟妨农且困农。不惟困农。上自贵流。下逮舆台。商皆钩取其赢余。而困之何者。敦朴之原绝。而奇之风炽也。百室之聚。必有数十家之市。千室之聚。必有数百家之市。万室之聚。必有数千家之市。核其器用。裨衣食者财什二三。余皆炫耳目荡心志者也。且夫商之所以奔走人者。在役末技。在通番货。二者。殃之门。蠹之府也。古者造作之区。官考其效。工执其艺。必中程。必利用。非是者有禁。故诈伪毋敢作。今也工之习恒业者。困与农民等。而末技之徒。穷极工巧。日日增加。财之源有尽。巧之窵无涯。以有尽徇无涯。安得不竭。其番货之奇淫。又千百倍于末技。挟无形之酖毒。烁九州岛之膏血。开尾闾之大壑。荡四民之筐篚。此二者。商皆笼而有之。夫利散于末技。犹曰吾民也。使利散于番舶。是岂不可为痛心者乎。然则返之之术。惟在躬行节俭。倡之于上。始自贵近。及乎编氓。然后优为之恤。厉为之禁而已矣。农。宜恤者也。今令农有能力耕倍收不出乡里者。复赐爵之例。宽其徭役。则趋农者必益奋。商之通有无佐衣食者如故。其有敢役游技。通番货。与为游技者。厉禁之。禁之不率。则着之下籍。别其衣冠。徭役不得代。子弟不得预试入仕宦。令吏以时阅市之百物。有奇不中法度者。售与购皆有罪。州县举其要。以此定课绩殿最。行之十年。或者末流稍衰乎。不然。吾惧夫公私之财力。毕归漏卮。后欲救之而无及也。

### 征商论

#### 俞正燮

孟子言古之为市。有司者治之。有贱丈夫罔市利。始征商。谓仁政本不征商。商君则言重赋抑末。晷令篇云。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商有疑惰之心。外内篇云。末事不禁。则技巧之人利。市租太重。则民不得无田食贵余。食不利而又加重征。则民不得无去其商贾伎巧。而事地利矣。按商贾。民之正业。易称先王通商贾。书言虞。夏使民懋迁有无化居。周酒诰言牵车服贾养父母可以乐饮。建国若郑。不侵其业。不得以为贱。又斥之为末。战国士无恒产。乃始发愤詈富人。战国策鲁仲连云。商贾之行不忍为。又有商君之策。皆所谓横议。疾贫妒富。亦其识之未宏也。周时太宰九职。商贾阜通货贿。闾师任民任商以市事贡货贿。其征商也。经入则九赋有关市山泽币余。司门征其货贿。廛人敛

紬总质廛罚之市布。其无邸肆立持。则肆长敛其总布。又泉府有市之征布。其经出则大府职。以待膳服丧纪赐予。廛人布入膳府。至凶荒札丧。则司市云市无征。司关云国凶札则无关门之征。譬农凶岁不取盈也。孟子乃谓仁政关讥而不征。市又不廛不征。或由不悉周法。后人有经书不能读。折衷至当。分持孟子商君之说。或曰非仁政。或曰抑末反本。天理烂熟。使天理仁政。两者不能并立。四民皆王者之人。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不应商贾独以仁政不事君。专以征科苛责农民。上下相接以义。商贾若是末。则圣王循天理。不得因末为利。若云重征以抑末。则何如禁绝之。乃反诱而征之哉。楚汉兵争农废。财在商贾。汉杂用王霸。欲商贾输财。不得其名。直曰困辱之而已。至桑宏羊窃商君之说。始饰其辞曰。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跃。郑康成注关市山泽币余之赋云。皆末作当增赋者。若今贾人倍算。夫圣人仁政固征农矣。仁政独不宜授田课植农桑而不征欤。农岂亦末作罔利。当征之使反本循天理冻馁欤。然则不征商非仁政。征商非抑末也。夫征商与征农。其义一也。

### 墟市论

高崧

洪氏隆兴职方乘。岭南村落有市。谓之墟。以其不常会。多虚日也。至白乐天诗。则称亥市鱼盐聚。或曰西蜀曰痃。言如痃疾。间日而作。江南恶以疾称。故变痃为亥。或曰非也。荆吴俗以寅申己亥日集于市。故白诗亦称亥日。总之不离乎不常会多虚日者是而皆不若嘉禾墟之善。嘉禾十余墟。在南门内者为丰和墟。以三六九为期。乡村男女。各负米谷豆麦。苧麻瓜果。韭薤葱蒜。竹木盐油。棉花布疋。互相通贸。非日用所常需者。不登于市。朝集暮散。民咸利之。是亦谓所不常会多虚日者也。而城东北各墟。或相离十里。或相离十五里。或期以一五七。或期以二四八。以一墟观之。则市不常会。合数墟观之。此虚则彼会。远近各得其所。男女各遂其欲。故市之善未有善于此者也。孟子曰。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说者谓廛者所以抑之。其不得不廛者。恐其以市为利藪也。法者所以平之。其不必复廛者。恐其以市为畏途也。今观嘉禾。所交易者。布疋菽粟之恒。所往来者。男女老幼之类。韭薤葱蒜。无山珍海错之奇。竹木苧麻。非珠玑玉贝之异。甚至鸡鸭之所孕字。亦可易粟数升。纺绩之所赢余。亦可贸盐数合。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足矣。童子无欺。精粗价相若可乎。此固不待征不必廛。并法亦无所用之。故曰。市之善未有善于此者也。我观通都大邑。商贾辐辏。征贵贱。权子母。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谓奇货之可居。惟秋毫之必析。究之相竞于末。其实不便于民。列肆之所陈。农夫之所弃也。贾客之所宝。匹妇之所轻也。又况僻在乡村。离城多里。抚兹囊橐。屈计

无赢。纵有一尺布五母鸡。恐亦道远莫致。贾用不售矣。其能如嘉禾之物。各相资墟。自相比易。粟易器不为厉。予取予求。莫之疵也哉。夫事之利于民者多矣。非见之则不能知。非知之则不能行。墟市之设。一闻于洪氏。再闻之于白乐天。不知其利于民之若是溥也。抑又有疑焉。疑夫不常会多虚日者之行之必不能久也。果若兹之以十里为一墟。十五里为一墟。此虚则彼会。远近各得其所。男女各遂其欲。可不谓善乎。凡吾所谓善。以利民故也。非利富民。利贫民故也。夫事之利贫民者。岂惟善之而已。吾将告诸同志。各于其乡举而行之。

### 请饬禁崇文门税务需索疏

内阁侍读学士锺佩贤

窃维征收税课。向有定则。本不准例外苛求。伏读道光二年 上谕。御史许乃济奏请严禁崇文门税局需索蠹弊一折所奏甚是崇文门税局于寻常行李往来不论有无货物每衣箱一只勒索银二两四钱至八两之多或偶然携带常用物件不知应税科则一经查出辄以二十倍议罚即有照例开报纳税者又以税课无多仍百计刁难否则押赴官店守候不准放行京师为万方辐辏之区乃经书役任意婪索苛及行旅若此不可不严申禁令着该监督遵照定例于崇文门及分口巡查之芦沟桥东坝板桥海淀等处一律添设木榜仍着顺天府刊刷科则定例每年颁发俾众咸知并责成巡视五城御史随时前往认真稽查如有滥行需索扰及行旅情事即据实参奏不得日久视为具文务期革除积弊以惩关蠹而便商旅钦此。 圣训煌煌。允宜永远遵守。臣闻近数年来。崇文门于应征税课之外。遇有送务车辆。虽无货物。亦必索银。若外任及出差回京官员。不论有无税货。亦不论行李多寡。辄量其缺分差使之肥瘠。勒令交银若干。名曰报效。即候补候选之微员。进京亦皆不免。夫税局之设。有货则纳税。无货则放行。遵例纳税。何得谓之报效。报效云者。盖本无应纳之税而强令输银之谓也。在官员果有余资。报效亦固其分。但崇文门并非捐局。纳税并非捐输。报效二字。已非税局所宜言。然尚未闻扰及会试公交车也。近日竟有会试士子进京。除随身行李外别无一物。并无衣箱。到务后再三恳求查验。坚不允从。仍每人勒索银十余两。及四五两不等。方准放行。稍不遂意。即置之官店。更可异者。甫抵城门。而门上官役。先勒取多金。方许送务。各该士子本多寒素。跋涉数千里来京。又当贼氛未靖。时虑道梗。或先期数月。赶到候试。或中途闻警。绕道前进。川资旅费。已属不易。何堪复受此扰累。且 国家抡才大典。多士踊跃观光。而若辈敢于 犖轂之下。肆行婪索。于政体大有关系。臣访闻既确。不敢缄默。应请 饬下崇文门监督。申明定例。严饬官吏巡役人等。凡遇送务车辆。祇有行李。并无货物者。立予查验放行。如敢留难勒措。恣意需索。查出按律惩办。其各城门向无收税之责

。讹诈银两。情殊可恶。尤应一体严禁。仍遵照道光二年 上谕旨。责成五城御史认真稽查。如有前项情弊。随时参奏。至税局惟应按则收税。严查偷漏。报效名目。亦宜革除。以杜影射侵欺之弊。臣为剔除关蠹起见。是否有当。伏乞 圣鉴。

酌拟崇文门税务章程疏光绪十一年

宝璠

臣等奉 上谕旨详改崇文门章程。已将尚贤刘恩溥所奏各节。遵议具奏。窃维崇文门征收税课。系 国家维正之供。正额盈余。均有定制。京师为万方辐辏之区。地称首善。惠商便民。尤属当务之急。近来劣员猾吏。蠹役奸商。因缘为奸。遂至上亏 国课。下累民生。为害不可胜言。亟宜设法整顿。以重税务而除积弊。臣等谨于尚贤刘恩溥原奏内所未经议及者。酌拟十六条。恭呈 御览。

一嘉庆五年。钦奉 上谕。各关税局如再有讹索扰累等事从重治罪等因。又道光二年。钦奉 上谕。严禁崇文门税局需索蠹弊等因。应令该监督。将 上谕旨二道。敬谨缮写。悬挂该衙门大堂。俾资永远遵守。

一奏派宜择本属也。向来正副监督到任后。事皆责成奏派委员总理一切。文则用印稿司员。武则用印务参佐。其人率以明白干练心地端直者充选。故能上顾 国家正课。兼可铃制验货家丁。免滋流弊。近来或参以亲故等人。以致堂官家丁狎熟牵掣。种种弊端。在所不免。正本清源。必自奏派委员始。

一堂委宜戒滥派也。奏派向止二员。恐有别项差故。则堂官派委员以佐之。此项委员。亦当以一二员为是。缘廉正朴实之品。本不多覩。而人多则牵制亦多。近闻堂委之员。多至十余员或二十余员不等。非浮薄少年。酒食征逐。即艰窘末吏。或喜事生风。实于公务无益。亟宜裁汰。以端浮器而杜挠乱。

一各口宜择妥员也。崇文门向有分局。例设于芦沟桥东坝海淀半壁店南口穆家峪张家口等处。派员驻守以慎分司。需人既多。势不能尽取本属明干人员。悉派税差。致旷本职。故向来监督每择素识之人。量材器使。然亦不容纯用情面。以私废公。且张家口东坝两处。中外商人纷错于途。查核甚非易事。奸巧猾商。藉端影射。亟当详遴明白晓事之员。常川驻局。中外茶商交涉。倘有疑窦。即禀明监督。迅速行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详察办理。不得漫任冗员。有妨税务。

一芦沟桥东坝半壁店穆家峪海淀张家口等处口岸。向设委员分驻稽察。近年监督所派委员。未能一律在局住宿。一切公事。悉由家人书吏经手。致滋流弊。亟应申明旧章。由监督飭令分司税口委员。轮班住宿。督同书役家人认真办理。以除积弊。其各口委员。每处祇需四员。由正副监督各派二员。庶免人浮于

事。

一京城十三门。向来监督但派家人书役分驻巡查。惟各门距务较远。委员耳目难周。致有勒索留难等弊。拟请嗣后安定东直朝阳东便广渠左安永定德胜西直阜成西便广安右安十三门。均由监督拣派廉勤人员。每门二员。轮班住宿稽查。不准旷误。违者参处。所有十三门委员应需饭食津贴银两。由监督酌量筹给。奏明办理。

一海巡宜调营弁也。海巡向用家丁。世家大族。世仆老练。或不敢恣肆妄为。近来仕宦之家。仅多招募。派一海巡。惟知藉端滋扰。得财卖放。比比皆然。未革偷漏之弊。徒滋勒索之端。营弁究系官属。尽可行文步军统领衙门调取来署。该衙门巡役清册点交该弁。该弁亦得海巡津贴当差。并可勤奋矢志。倘仍不得力。即由该监督自行参惩。

一光绪九年给事中楼誉普奏。崇文门海巡。请按名给发号衣腰牌。嗣经该衙门奏称若给予号衣腰牌。转恐恃有官物。四出招摇。流弊更甚。且于密查偷漏。益多窒碍等语。窃惟该巡役无号衣腰牌。则恃无查考。肆意妄为。有号衣腰牌。则奉官缉拏。被拏者既不敢拒捕。往拏者亦不敢诈扰。至巡役藉词密查。实在搜求攫取。无所不为。仍请 飭下该监督。将巡役每名各给号衣一件。并各给印花腰牌。均写明某门海巡姓名。有讹索者。准商民指名禀究。庶几真伪可辨。而棍徒蠹役不得冒充。如有伪造号衣腰牌冒充巡役者。严行究办。其制造号衣腰牌经费。准由盈余项下开销。至巡役向无额数。散漫无稽。莫可究诘。拟请 飭下崇文门监督。将巡役酌定额数。每门若干名。务上及十三门共若干名。造册咨报户部查核。嗣后每届年终。造册咨部。遇有更换。随时咨报。

一例载各关征税科则。责令该管官详刻木榜。竖立关口街市。并责令地方官将税则刊刷小本。每本作价二分。听行户颁发遵照。倘该管官将木榜不行设立。或书写小字悬于僻处。希图高下其手者。查参治罪。又例载已革之税。概行刊榜晓谕各等语。现在崇文门未将税则及已革之税。刻榜竖立。地方官亦未将税则刊刷颁发。以致商民无从周知。亟应申明旧例。略加变通。所有征税科则。应由该监督认真详刻木榜。其例应免税之货。逐款开明。另刊木榜。一并悬挂税务衙门门外。及十三门暨各税口。并由该监督将商税则例现行比例增减新例及免税各条。刊刷成书。于每年八月初三日监督到任后。发给各行户经纪一本。使商民共见共闻。其刊榜刷书经费。准由盈余项下开销。

一例载乾隆四十九年奏定。丁梨脆枣。最下之物。不过近京所产。即有兴贩。亦止于肩挑背负。嗣后应豁免税银。庶近京小民不无所补等语。嗣后除水梨系属客货仍照例收税外。至近京西山等处所产丁梨。毋论是否肩挑背负。应一律免其送务征税。芦沟桥及各门亦不准私收税钱饭钱。违者惩办。

一例载各关商民输税。填写收税红单二纸。一给商人收执。一送部查察。其有不给红单。或纳银数多。给票数少。及私将红单撤回多征勒索者。许商民首告究拟。嗣后崇文门收税。拟请用三连票根。一给商人。一存该衙门。一送户部。以备稽查。如有前项情弊。一经商民首告。照例究拟。

一例载崇文门税课。令本商自行完纳。若货到而本商未至。准店铺代报纳课等语。惟往往有数家之货。该行到务呈递验片。只写一家字号。易滋弊端。嗣后货物报门。无论数家共一货车。总须各分各单。不得数家并作一单。仅写一家字号。致涉牵混。至各门每日送务手本。亦须将各铺字号一一分写。不准笼统。以杜行户影射漏课。及巡役朦混诬拏等弊。

一行次重责成也。商贾纳税。必由行次。原为事期简易。责有攸归。乃日久相沿。竟成作弊之首。平日串通本处书吏。临事贿属验货家丁。卖放营私。视为故事。而该衙门所办漏税。不过偶拏一二贫民。或负私酒。或卖鸡蛋者。反为敲扑以示官威。行次弊端。反置不问。是当飭奏委司员随时逐行详查。倘敢仍前作弊。立予严惩。毋稍轻纵。

一崇文门拏获漏税客货。该委员过堂时。并不言明罚银数目。辄先令画供认罚。迨画供后。委员于原供内批罚银至数百两数千两之多。交坊羁押勒缴。殊属不成政体。拟请 飭下崇文门监督。嗣后遇有应罚之案。除按照例定倍数拟罚外。务须先将应罚银数示知该商。并于供内写明。令其输服画供。不得刑逼勒罚。所罚既有限制。庶商民力能呈交。罚款亦不至虚悬无着。每月实收罚款若干。分列货物款项案由。分注本税银若干罚款几倍银若干。明示税务衙门门首。咨明户部。庶儆偷漏。并有稽核。

一崇文门照例验货纳税放行。不准留难勒索。嗣后每日各门送有行李货物到务。无论天晚。必须当日验完。不准押送客店。延至次日方验。违者。即将委员监督参处。

一崇文门监督到任。向系出示晓谕严禁官店。至每日务上未经验完之行李货物。押送店内。有押至数日之久者。其拏获漏税货车。有押至数十日之久者。无官店之名。有官店之实。该店串通差役。藉渔重利。商民受累不堪。为历年未除之积弊。嗣后崇文门附近客店。如敢容留务上交押之车。准被押之人赴城喊控。即由该城御史将委员查明参处。并将该店勒令封闭。店商从严惩办。

以上各条。或参核旧例。或酌拟新章。总之立法必先防弊。任事尤贵得人。应请 旨飭下崇文门监督。随时督飭委员。认真办理。实事求是。期于 国课民生。两有裨益。所有酌拟崇文门税务章程缘由。谨恭折具陈。

会查辽阳税课酌拟章程疏光绪十年

奉天将军庆裕

窃查接管卷内。本年三月二十九日。接准 钦差吏部尚书徐桐刑部左侍郎薛允升来咨。奉 命查办奉天事件。奏称辽阳以税课盈余。为每年办公之用。旧章相沿已久。势难一律裁革。惟市卖马牛等税。每价钱五千。作银一两。收市钱五百文。按照时价。系属十分税一。以及每年派差分赴乡屯查税。名曰海查。既任听旗民举报漏税。往往查传十余家。仅止一二家应罚。未免过于扰累。诚恐他城亦所不免等情。光绪十年三月十八日。奉 上谕。着该将军府尹会同盛京户部将各城税务章程详加厘定奏明办理等因钦此。钦遵知照到奉。臣庆裕裕长到任后。当即会同臣启秀拣派委员分赴各城。将各项牲畜税务。确查具报。旋据先后查明分款开单禀复前来。臣等按款覆查。所有漏税罚钱一节。现经查明各城。均无勒罚情弊。海查一节。现经查明各城。或于每年年底派差分赴村中催令报税。或随时派差查催。均无海查名目。惟辽阳城守尉衙门。于每年秋后。查照向章。派差分赴四集镇油粉豆腐客店查催牲畜税课。该商民等按照历年包纳之数呈缴。是否与置买牲畜实数相符。税局从不查问。是即所谓海查。辽阳税课与各城不同之情形也。其买卖牛马骡头税课一节。现经查明广宁益本牛庄铁岭华州锦州熊岳复州金州等九处。均以买价东钱五千作银一两。收税银三分余。另有票钱牙纪多寡不等。与辽阳之以钱五千作银一两。收钱五百不收票钱牙纪钱者。不甚悬殊。开原以六千作银一两。收税钱四百文。岫岩昌图宁远凤凰城新民厅中前所中后所。均以买价十千作银一两。收税自三分至六分不等。另有票钱牙纪钱。亦多寡不等。统计此项税钱。以辽阳等十处为较多。至于猪税。则以岫岩宁远复州金州中后所中前所为较多。羊税则以宁远中后所中前所为较多。此辽阳收税与各城或同或不同之情形也。检查户部则例。奉天一省。独无税则。为衙门所收牲畜税课。有始自康熙年间者。有始自乾隆年间者。有不知始自何年者。年久相承。各有定章。于此而欲勒归一辙。如准其最少之数。恐此后各处征收必难足额。如欲以酌中为断。照向来少收各款均须加增。法愈改而弊愈滋。自不如仍令各循其旧。以免纷歧。即如斗秤厘捐。各城收支数目。均有不同。当日创办之时。原属因地制宜。固不独税章为然。徐桐等查办税务。并未议令改为一律。想已见及于此。此项税课。除照额报部外。盈余藉以津贴办公。并开支薪水工食房租心红纸张等。均为必不可少之款。徐桐等折内声明税课盈余。为每年办公之用。旧章相沿已久。势难一律裁革。自系确论。至税课十分取一。以及派差海查并漏税罚钱各节。经徐桐等奏奉 谕旨。飭令详加厘定。奏明办理。臣等亟应钦遵会核。以筹定章而免流弊。

伏查各城收税。既无勒罚情弊。亦无海查名目。应请毋庸置议。辽阳税局向有海差。虽非核实纳税之法。惟每年纳税一次。较之勒限上税。纷纷稽查者。尚觉简易。商民相安已久。无关弊窦。且辽阳所属之刘二堡南北两堡。商民数百



家。每逢单日即有集市。买卖牲畜。每年固不下百余匹。仅包纳东钱一百七十千。合银不过十七八两。油粉豆腐客店均饲猪。每家每年多则宰猪百余口。少亦七八十口。仅包纳东钱十千。合银不过一两。较之核实纳税。甚为轻减。若必禁止海查。不准包纳。不惟恐滋烦扰。且税钱转致加增。商民必受其累。似不必嫌海查包纳之名。而貽增税扰民之患。惟辽阳所收牛马骡头税课。以买价东钱五千作银一两。收东钱五百。系属十分税一。为应行酌减之款。其广宁等九处。亦以东钱五千作银一两。虽每两税钱不及五百。而另有牙票等钱。与辽阳不相径庭。亦宜一律酌减以昭公允。查奉省自马税银内。有按照东钱六千一百合银一两解部之款。臣等公同商酌。拟将辽阳等十处收税折银章程。通改为六千一百合银一两。每两照例收税银三分。其愿交钱者。准按时价折钱投税。各从其便。第以银两解部。均须库平库色。且解银运费。亦为必不可少之款。而薪水办公。又宜筹及。拟令于正税三分之外。酌收税银二分。以一半添补平色。一半作为饭食公用。此外一切名目。悉行删减。永不准再收一文。免致变本加厉。其各行牙纪。在市取用。应听买卖各主酌给。未便官为随课征收。仍将办理漏税章程。照例申明以杜胥役借端滋扰。至岫岩等处所收牛马骡税。向以十千合银一两。开单向以六千合银一两。按其每两所收税银。均较新章为轻。请仍其旧。如蒙 俞允。臣等即会同出示晓谕。使各城永远遵守。倘有额外多收。违例勒罚。即从严惩办。庶税务均有定章。而稽征可免流弊。

浙省北新关暂缓开设疏同治三年

浙江巡抚左宗棠

窃照杭州北新关。向设武林门外。其水旱城门。及附城水陆要口。均设税卡。每年额征正余税银十七万二千六百两。铜银水脚银一万五千三百两。本年二月省垣克复。前织造鹤昶奏明俟三月后再设关试办。嗣于七月十一日启关。迄今已逾三月。征数寥寥。而厘税亦形减色。推究其故。因向来关书巡役。视为利藪。藉端刁索。任意抽收。商民久已视为畏途。兹当公私罄竭之余。遽行设关。书役故态复萌。以致商贾裹足不前。咨怨更甚。迭据各商呈控。以厘捐与关税。虽同为商所应纳。然输于厘局者。无留难诈索之烦。输于关口者。有守候措勒之害。胪列十款。备陈苦况。臣知其情状非诬。咨商织造恒延。拟以厘金划抵现收关税。会奏暂停关口征收。以顺輿情。恒延以事非定制。未免为关吏所持。不敢径决。臣维杭州省垣。向称繁富。自经兵燹。雕敝不堪。至今市肆萧条。未能复业。即设法招徕。犹难期遽复旧规。若令竭泽而渔。各怀疑畏。不但百货翔贵。商贾无利可图。即此孑遗之民。生事艰难。必致益形窘蹙。此固事理之不容坐视者也。然使关税能如前畅旺。下有所损而上果有所益。臣亦何敢擅议更张。乃自八九两月。正当关期畅旺之时。而该关口极力搜罗。

所得税项。每月不过三千数百两而止。即照此数牵算。一年所获。亦不过四五万两。而亏欠正余各款。常在十万以外。是暂时复设关口。下有所损而上并无所益。亦何乐而为此乎。臣与在省司道从长集议。谨拟于浙江各属厘捐项下。按月划拨钱一万串。解交织造。为采办一切工料之需。月拨银一千两。津贴织造司库库使等办公。及该衙门书吏匠役纸张饭食各项用费。其向解部科饭食。即于每月拨解钱一万串内。由织造酌量解给。计每年厘局共拨解钱十二万串。市价约合银九万两。又津贴银一万二千两。以抵关税。较该关现征银数。已加倍蓰。于该关公私。均有裨益。嗣后如饷需稍裕。厘捐有余。尚可量为加拨。以补正额。统俟军需一律告竣。厘捐停止。再复旧制办理。庶关厘不致并举。商民得以稍纾。亦用其一缓其二之义也。如蒙 俞允。即请 飭下杭州织造。速将关口各税。一概暂停。毋听关书怂恿。别生枝节。庶关税得归有着。而杭州商民永戴 皇仁于无极矣。

### 闽省征收运销茶税疏咸丰五年

福建巡抚吕佺孙

窃照闽省商贩茶叶。向不颁给执照。征收课税。自道光二十九年。直隶督臣讷尔经额以商人贩运闽茶。官私莫辨。议请由产茶之崇安县给发执照。经过关隘。税放行。嗣因出产茶叶。不仅崇安一处。近来茶商。多系散赴各县购买。绕道出贩。复经督臣王懿德请自咸丰三年为始。凡出茶之沙县邵武建安瓯宁建阳浦城崇安等县。一概就地征收起运茶税。由各该县给照贩运。先后奏奉 敕部议准在案。前岁因粤匪窜扰江楚。茶贩不前。深恐藉茶餬口之人。失业生事。奏准暂弛海禁。各路茶贩。遂均运茶至省售买。不从向日输税各关经过。非特本省崇安等处关税日减。并恐浙粤江西等省关税。亦无不渐形短绌。臣上年履任之际。自江西河口入闽。取道崇安。沿途体察。即已略知大概。到省后。每于接见僚属及地方绅士时。悉心谘访。佥称自开海禁以来。闽茶之利。较从前不啻倍蓰。盖自上游运省。由海贩往各处。一水可通。节省运费税银不少。是以商利愈厚。正赋转亏。若不设法变通。亟加整顿。何以抑逐末而裕 国课。况现在粤逆尚未荡平。兵饷军需。重烦筹划。前奉部议征收房店各租。因闽省情形不同。未能照议举办。茶乃闽地所产。类于滨海之盐。茶商身拥厚费。什一取盈。初无所损。且征诸贩客。不致扰累贫民。完自华商。无虑纠缠。夷税以天地自然之利。为 国家维正之供。迥非添设科条加增田赋者比。臣等督同在省司道再三审度。计维征收运销茶税一法。为裕课均商善政。惟是闽省之茶。各府属均有种植。不止崇安数县。现在既开海禁。商民趋利若鹜。无不贩运来省。若于各处分征税课。不特漫无稽考。且恐狡狴之徒。百计绕越。希图偷漏。必在附省扼要处所。设立关口。并添设卡。拟定课则。颁给印照。严立法

制。以凭稽核。即界连江西浙粤。堪以贩茶出省各处。亦应一体设立关卡。加增税课。俾免趋避。请自咸丰五年为始。凡有贩运茶斤。概行征收运销茶税。所征税银专款。解存司库。报部留支本省兵饷。惟创行伊始。多寡未能预料。应俟试征一二年后。再行比较定额。据藩臬两司会同粮盐二道臚列章程条款。详请具奏前来。除未尽事宜。容再督飭司道悉心妥议。随时奏明办理外。谨会同闽浙总督臣王懿德恭折具奏。伏乞 皇上圣鉴训示。

### 粤海关志序例

方东树

周官冢宰掌建六典。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九职任万民。六曰商贾阜通货贿。九赋敛财贿。七曰关市之赋。小宰均节财用。以八成经官府。曰听取予以书契。听卖买以质剂。听出入以要会。九府掌受货贿币赋。皆慎其出入之用。司徒设十官。治市以教商。各掌其卖儋之事。司门正货贿。举犯禁之财物。司关掌国货之节。司货贿之出入。掌其治禁。司马九。曰施贡分职制畿封国设仪辨等诘禁均守比小事大。掌固分其财用。受法以通守政。职方氏掌夷蛮闽貉之人民。与其财用。制九服之贡。各以其所有。怀方氏掌来远方之民。致方贡致远物而送迎之。合方氏掌达天下之道路。通其财利。训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与其上下之志。诵四方之传道。彤方氏掌制地域。使小国事大国。大国比小国。匡人掌达法则。使无敢反侧以听王命。撝人掌诵王志。以巡天下之邦国而语之。秋官大小行人司仪行夫环人象胥掌客掌讶掌交诸职。大抵于九经皆属怀柔之政。故终其词曰。以谕九税之利。九礼之亲。九牧之维。九禁之难。九戎之威。观周之设官。所以制财用绥邦国者。何其若是之繁重周详也。自汉初与南粤通关市。自是以后。肇开九郡。舟车辐辏矣。而海舶犹未通也。据班志。有译长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是中国商贾入海往市。而夷舶未来也海舶通市。起于隋唐之际。而盛于宋元明。宋初置市舶司。以知州兼使。元置市舶提举司。衡其职守。不过与茶盐坑冶大使同伦。明亦置三市舶司。而以中官主政。洪惟我 朝驭外控内。法制严明。粤海设关以来。或兼辖以大吏。或监督以亲臣。皆简自 钦命。崇其体统。口岸讥察责诸舟师。给照引水董诸澳丞。抚绥按驭筹大计主之督臣。与周之六官大小维系相与流通之意同条其贯。盖 圣主立法。体大思精。后先同揆。有迥非前代之所及者。今当纂辑关志之始。窃仰窥 创制之精。发明斯义。用以等百王而垂范焉。宋潜说友撰临安志。载诏令于首。然冠以前朝。非尊王之义。惟郑居中等政和五礼新仪。首列御笔指挥。最为足法。今用其例。恭载 列圣谟训。为诸蕃通贡通使专由粤省而戒飭者。用昭 国家绥南怀远设官制用之大法。兼示一书之限断焉。国家一统之盛。超迈前

古。诸蕃外国。效顺纳款。虽在万里。视道如咫。然会同有馆。职贡有图。非一隅之志所宜侈载。惟其贡道所经。例由粤东者。于其国土氏姓封号来贡岁月。及昔由粤省而后改由闽省者。悉撮大略。以着粤关职帜。至其事例。详载大清会典。不复备录。其来贡之国。壹以 国朝为限断。若事在前朝及历代者。各具史志。别为前载一门。

贡与市相因。既嘉其君之向风。亦给其民之求欲。内地无须外洋之货税。外洋必资内地之物用。许之通市。所以 俯顺夷情。 包容爱育。覆帔之无私也。故凡通市之国名。来市之年载。交市之事例。互市之货物。以及夷船之制度数额。皆胪于此篇。至蕃夷住澳。虽事始前明。而现行无改。与历代市舶不同。且为关市之根本。故不以人前事。而载于此篇之首。

周礼设司市十官。因市而设官。有市则必有所以治之也。兼领专设之改差。文武职司之分任。品秩仪制之殊等。及大小总口设员委员之添裁。胥吏书役之数额。悉载此篇。其迁除去任之岁月。入官职表。

官以治其政令。然非商不能成其交易。十三行商名号缘始。与夫事例条件。以及商人报。 恩赏品衔。悉载此篇。至通事之名色。于周官即象胥之职。于汉名译长。译传语言。为蕃汉交易不可少之用。然究非官司。故不以入设官篇。而附于此。

有市即有货物。有货物斯有榷估。榷估低昂无凭。立之科则。俾有一定之制。斯上下不惑。宋初立法至轻。其后屡以抽解太重。致形陈奏。元世祖时。凡海诸郡。与蕃国互易舶货者以十分取一。麤者十五分取一。明洪武诏海舶市易皆免征。永乐时西洋刺泥国等来朝。附载诸货。与民互市。有司请征税不听。其后立法率至十抽其二。万历季年。中官李凤增粤税二十万。粤商苦累求免不得。我 朝损益酌中。凡则例之所开载。历有增除。溯自乾隆五十一年。清理关务条奏事宜以后。迩年复有改易。今以现奉嘉庆年新修 会典及户部则例关册为准。

既设税额。则有课额。课额有增有羨。道光十四年前总督卢公坤奏。比较近年粤海关征银。岁多至一百六十余万两有奇。而商民晏如。外夷欢欣感悦。为振古所未有。此皆由 列圣深仁厚泽。涵濡培养。招携怀来所致。虽于 国帑大数。无增毫末。而货阜货通。均安无患。固理人制用大经也。参价搭解。每岁发运解京事例。悉附此。

周官理财诸职。皆谨其要会出入。不独职岁职内司会司书也。前科则课额。皆以经其入也。若夫禄俸工食。存留支給之数。内除澳门同知香山县丞及武职营弁归布政司奏销皆定有均节之式。事关奏报。句稽不可不当。至若捐助军需工程灾荒善举一切。在经费之外者。虽用数之仞。亦不可不纪其实。存备稽考。

会典及户部则例。于关市一类。皆载有禁令。诚以利之所在。弊窳朋兴。不可不申严法制。然如走私漏税官侵吏蚀等弊。要皆各关通例。非粤海专条。粤海所严禁。如夹带华人与违禁货物出洋。及贩卖鸦片拖欠夷账。兵船驶入内港。皆外海洋禁之大者。以其关于外蕃。比事辑。一以归于市舶。其在内民夷杂居。良奸混处。或澳夷滋事。或汉奸勾引。阴唆煽惑。恣为不法。在在皆须防范。是故出入有讷。去来有定。种种明文。悬为令甲。不特俾夷商海贾。懍遵天朝法度。恪谨毋违。亦以戢内地商民。使知划一刑章。森严难犯。虽其职事掌之疆吏地方有司。而实为本关专责。固当特着为一门矣。

有一官司。则有一建置。其时其地。不可不详识也。凡靡署务所建于设关之初。省城大关。澳门总口。及各岸口前山寨文武官廨十三行夷馆台神庙等。凡因关市而建置者。总为一篇。以别于地方及营伍之制。

粤关所辖之地。各郡县皆有把截隘口。不独省城大关及海舶所来与夫前山濠镜黄浦虎跳门等地。苟迷其方向。则沟谿莫辨。各为地图。俾开卷而千里如在几席焉。

凡志书皆分史体。史有纪志表传。地志有图表志传。今为权志。

有表有图。无所为传。而历任官司。在位名数先后之次。虽在档册。而稽核为繁。惟着为官表。斯一览易显。

著书固宜知有限断。而不得其事迹之本末。则得失何据而稽。而事迹本末。有在于前朝者。不得不溯其由来。今立前载一门。为凡有涉于贡市之本末者则载之。然亦无取繁称寡要。阑入冗长也。

志乘之书。为纪人物。故有列传。而其传多即采之列代正史。政书非地乘之比。于法不得立传。苟事绩有可纪。论议有可采。亦略采其事。入于此篇。至于诸蕃住澳。垂三百年。长子孙。恭牧命。其风俗物产。语言文字。诚亦不可不纪。然究于权政无关。且印氏澳门纪。既着为专书。此志不羸载。此杂录一门。为实关系权政。而无门可附者入焉。

右序目。通计为篇凡十有四。曰训典。曰职贡。曰市舶。曰设官。曰行商。曰税则。曰课额。曰经费。曰禁令。曰建置。曰地图。曰官表。曰前载。曰杂录。其同在一门。而事类较繁。别为上下。都凡为卷几十有几。其卷目具如左。

复曾沅圃观察书

胡林翼

得手书。具悉浮梁大捷。迅复城池。该逆果受痛创。则南岸军情稍稳矣。涤帅处兵力甚单。似非增募不可。水师难于添人。现在杨军门一军。视陆师欠饷尤甚。至安庆设关一节。鄙意断不可行。设关则官派重。部费多。弊不可言。悔

之无及。如能奏请笃实明白者专办。尚可有为。否则处处糜费。处处落空。一文不可济军饷。而大利尽归于衙蠹部书部吏之诛求无艺。亦实不能分涓滴以济水陆之实。尚祈我公以此意速寄涤帅。涤帅深知关督官场之情伪。亦不待林翼之瞽说也。总之设关不如设局。委官不如委士。委任得人。犹足有济。若奏设官督。移建公所。大局不支矣。高明详察之。

### 重酒酤议

冯桂芬

酒禁由来已古。禹疏仪狄。酒诰惩饮。周官司醴禁以属游饮食于市者。汉初饮者罚金。武帝时桑宏羊始榷酒酤。而酒禁废。惟武侯治蜀。禁酒严。道无醉人。余不闻焉。王应麟谓榷酤之害。甚于鲁之初税亩。无他。食为民天。酒为食蠹。统五谷约之以升。粟成酒一斤有半为率。统万民约之以十人而一饮。饮亦一斤有半为率。是十人而糜十一人之食也。亿万众必有十分之一受其饥者。如之何不禁。然而不能禁也。大凡民间日用饮食。起居贸易。一切细故。相沿已久。习为故常者。一旦欲反之。虽临之以天子之尊。威之以大辟之重。亦终于不行。不考古事。不采近闻。不达人情物理。或任性。或恃才。皆不知其不可禁。不知其不可禁而禁之。适所以扰之而汔无以禁之。雍正间。尝禁铜。先定三品以上准用铜器。嗣又改为一品。乾隆初尚书海望疏以禁铜不效。请弛禁。亦尝严酒禁。乾隆初孙公嘉淦奏罢之。疏中言直隶省一年中被系者千数百人。不胜其株累。而酿酤如故。世宗朝当鼎盛之时。整齐严肃。中外孚若。宜可以令行禁止。然而不能禁。斯不能禁矣。皆前事之师也。又何论近年烟禁乎。愚窃以为如酒者。止宜重酤以困之。厘捐本抽百分之一。独酒可令顿酤十之。零酤二十之。舞弊倍其罚。经三四厘捐。而酒值倍矣。使贫者不能不节饮。尤贫者不能不止饮。但得减酿一分。即多若干米。亦即多活若干人。有利无弊者也。至收捐有效。宜量减五谷棉布之捐。尤宜广戒饮之谕。加酤酒之律。宴飨之事。为之节制。沈湎之人。勿登荐剡。使天下晓然知上意之所在。庶其有瘳乎。至孙疏有云。不酿酒。则梁粟弃地。转以病民。犹之言赌场妓馆。贫民转移执事。赖以得食。成何议论邪。是无足辨。

### 榷酤说

金文榜

自仪狄造酒。传入中国。浸淫日甚。历代俱有明禁。迨汉唐用榷酤法。官自造曲。置店酤酒。民间不得私酿。有买私曲者。罪至弃市。是酒已通行不讳。特必由官司制造耳。厥后奉行不善。重扰民间。遂请罢榷酤法。听民自造。但增课钞。酒禁于是大弛。明太祖洪武三年。令蹋造酒曲货卖者。须赴务投税。方许货卖。违者并依匿税科断。是酒禁虽开。而征税不易也。今官中烧锅之禁未

尝不严。而实则毫无限制。虽钞关酒税颇重。军兴后厘捐一款。亦以酒为巨项。然钞关未可尽凭。厘捐断不能久。以管见论之。似可别立章程。重其税。一其例。严其禁。破格行之。于筹费中兼寓节流之意。庶乎其可。何则。酒为祸泉。天下之至可省者也。可省而不省。税宜重而不宜轻也。凡一切货捐。无论重轻。商民同受其病。惟酒税一重。病商反可以利民。盖税重则价必贵。价贵则售必滞。售滞则酿必稀。酿稀则米之耗费少而存积多矣。请言其益。米乃万物之宝。农人颗粒必珍。造酒家上品用糯米。次用粳米。又其次用碎米。或另造小酒则用麦。皆以水浸透。取其精液。余其糟粕。以饲狗豕。是暴殄天物。莫甚于此。今以重税困之。暴殄不禁而自禁。其益一也。吾郡为产米之区。而耗于造酒者。其数浩繁。以西南乡横金一处而论。方二十里。共七十余图。道光年间。有横一万之谣。言日出烧酒一万斤也。况春冬大酒之数。十倍于烧酒。核计岁耗米麦。附郭各乡。总不下数十万石。大兵之后。荒歉可虞。穷民安得不饥。今以重税困之。隐然劝其蓄积数十万石为防荒计。其益二也。酒能改性。一切作奸犯科之事。遇酒则狂。物罕见珍。不能多得。人各安静。可以省无数狱讼。其益三也。乡民造酒为业者。恒以己田雇人代耕。是以田事卤莽。收获无多。酒税既重。其业必减。横金等处。可省出一半人工。专心务农。其益四也。有此四益。固宜决计行之。况此事并不难为。凡民间细故。一值科派。辄苦胥吏索扰。若酒则可已之物。一闻重税。懦弱必不乐为。其敢为者。亦不惮胥吏之悍。兼之有缸有有曲蘖。一一可凭。亦何惮而不为乎。其紧要关键。莫妙于将米捐一项。速行裁绝。取其捐数。尽摊入酒项起征。盖米之有捐。病民非细。二十年前。钞关豁免米税。十年中常得四五年。即咸丰四年。议石米捐钱二十余文。当事尚忧其重。后至城陷于贼。逐渐增加。乃至百文。今闻北乡之米。来城经两座城门。完捐几及二百文。是岂可为法乎。夫谷贱伤农。原系全盛时渐开流弊之言。不可为例。若谷贵伤民。则今日游民至多。已经实受其害。断不可无法以挽回之也。圣人治天下。正欲菽粟如水火。而岂有常捐之理乎。且兵火初息。饿殍载道。振恤方急。又奚忍剥及穷民之食乎。然则定酒捐以罢米捐。亦事之不容已者矣。

### 酒课考

陆心源

武帝天汉三年。初作酒榷。

唐德宗贞元二年。每斗榷钱百五十。

按杜诗。速宜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今榷百五十。则十分抽五矣。宋至道二年。两京诸州收榷课铜钱一百二十一万四千余贯。铁钱一百五十六万五千余贯。京城卖曲钱四十八万余贯。

天禧末。榷课增铜钱七百七十九万六千余贯。铁钱增一百三十五万四千余贯。卖曲增三十九万一千余贯。

按会要。铁钱十。当铜钱一。

庆历二年闰九月二十四日。初收增添盐酒课利钱。每升添一文。谓之王福部一文添酒钱。

皇佑中。岁课合缗钱一千四百九十八万六千九十六贯。

熙宁五年正月四日。令官务每升添一文。

崇宁二年十月八日。令官监酒务。上色升添二文。中下一文。

四年十月。量添二色酒价钱。上色升五文。次三文。

政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令诸路依山东酒价。升添二文。

建炎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曾纁申请权添酒钱。每升上色四十二文。次色十八文。

绍兴元年。令添酒钱。每升上色二十文。下色十文。

三年四月八日。令煮酒量添三十文。作一百五十文足。

按自庆历至绍兴。共增一百一文。而曰作一百五十文足。则旧课当得五十文矣。

五年闰二月。每升各增五文。

六年二月。权增升十文。

八年六月令两浙诸路煮酒。增添十文足。并腊蒸酒。增添六文足。

九年。以都督府申请。权添十一文。

又有发运。使造缸添酒钱。每升上色三文。次二文。提举司量添酒钱。又以上下色升一文不知所始。

按酒之有课尚矣。而获利之厚。无过于宋南渡后。四川一省。岁收至六百余万贯。故能以江南半壁。支持强敌。马腾士饱。延百余年。其生财之道善矣。盖酒为嗜好之物。而非日用所需。不饮者虽强之而不能。嗜饮者即禁之而不止。故虽加价十倍。亦不致有累于民。较之加赋于田。抽钱于丁。相去不亦远哉。

### 南宋浙江酒课考

陆心源

杭。今杭州府。十务。三十万贯以上。

越。今绍兴府。十务。

湖。今湖州府。六务。

秀。今嘉兴府。七务。

婺。今金华府。十务。十万贯以上。



明。今宁波府。五务。

温。今温州府。七务。

台。今台州府。八务。

衢。今衢州府。四务。

睦。今严州府。七务。五万贯以上。

处。今处州府。八务。三万贯以上。

此宋史食货志所记庆历以前未增酒课之所入也。其时每斗课钱不过五十文。而所入已如此。则南宋时增至百五十文。每岁当得三百万矣。考文献通考记南宋浙江户口四百余万。我朝承平二百余年。滋生日众。视南宋约增一倍而赢。此千万人中。饮酒者当得十之二。以每人日饮一斤计之。每日可售酒二百万斤。每斤加钱五文。每日可得钱一万贯。一年即可得三百六十万贯。地不改辟也。民不改聚也。果能参古今之宜。得廉干之人而经理之。其于国计。岂但小补而已哉。

召见恭纪奏结私酒案事

吴廷栋

咸丰壬子。臣廷栋由刑部郎中京察一等。时在部堂官。为满尚书恒公春。左侍郎全公庆。右侍郎书公元。汉尚书周公祖培。左侍郎曾公国藩。右侍郎彭公蕴章。先是书公兼充崇文门副监督。奏获长兴店私酒三十六家。人犯数十名。交部分司审办。其酒五万余斤。悉付缉役充赏。各堂官知案情未确。书公执为漏税。欲加严惩。承审者。拟人予满杖。书公犹以为宽纵。适案犯呈诉问官枉断。各堂官以控涉本部问官。应行回避。奏请 钦派大臣审办。奉 朱批。以先存成见有意推诿严加申饬。不准回避。堂官乃改派廷栋等满汉八人覆讯。究出书公家人藉查拏私酒。远至城外诈赃。未饱所欲。始行送部等情。先行具奏大概情形。并请 旨转饬监督将委员及家人交出归案质讯。奉 朱批严斥。昏愤糊涂。显存成见。又 谕以城外片壤皆国家之地何分远近饬委员听候传质家人送部归案等因钦此。 上意向书公。疑其孤立。同官故为立异。旋调全公吏部。书公转左侍郎。以基公溥署右侍郎。调曾公吏部。彭公工部。以吕公贤基署左侍郎。陆公应谷署右侍郎。嗣三月京察引见。廷栋蒙 恩记名以府道用。初九日 召见。仰瞻 天颜。微含怒意。首曰。汝承问私酒案乎。奏曰。臣是续派覆讯。 上曰。案情何如。奏曰。此案不得谓为私酒也。长兴店离彰仪门四十里。归宛平县管理。初不归崇文门。且其所卖之酒。皆系买自各处有官帖之烧锅。发票可据。亦不得谓为漏税也。至崇文门之收税。当以城门为限。入城而不上税。方为漏税。既未入城。何名漏税。如必指离城数十里外之酒为漏税。则何往而非私酒。小民何所遵守。是徒为差役所影射。以启讹诈之

端耳。监督大臣。惟以国税为急。恐有偷漏。不得不任家人为耳目。家人不能历城外。不得不任差役为巡罗。差役有定额。复不得不藉白役供驱使。俗名所谓圆扁子是也。此辈皆游手无赖之徒。既无工食。甘效奔走。其意果何图。无非为利而已。监督本欲整理税务。而不知受朦蔽于家人。家人即不尽欺主营私。而不能不受诓诱于差役。至下授其权于圆扁子。而闾阎之扰累。不可问矣。且监督家人。敢于至长兴店索诈者。亦由崇文门兼收城外半壁店酒税也。立法未善。故得托以为辞。去岁九月间。崇文门奏获冒充官役妄拏私酒之案。即系臣审办。臣以收税惟以城门为限。始易稽查。无虞偷漏。自有城外收税。远及离城十八里之半壁店。巡罗难周。实易生弊。定案时。曾拟奏请 飭下崇文门另议章程。以城门收税为限。当日书元阅奏稿。深以此议为是。可见缉私而远及长兴店。非监督意也。上闻奏未及半。为之霁颜。连声应答。廷栋复奏曰。长兴店既不得谓为私酒。即其人无罪可科。所获之酒。自应发还。诈赃之家人。自应按例惩办。如此方得其平。上应而颌之。时同 召见者。为刑部满郎中多山。上旋问多山家世数语。遂同退出。廷栋到部。谨遵所奏办结此案。缮稿呈堂。未及具奏。

三月十五日。廷栋奉 旨补授直隶保定府遗缺知府。翼日谢 恩。蒙 召见。

上问直隶官。有汝同年否。奏曰。祇藩司陈启迈。是臣拔贡同年。上曰。汝常读何书。对曰。臣尝读程朱之书。上曰。何以学程朱者多迂拘。对曰。此正不善学程朱之故。程朱以明德为体。新民为用。乃由体达用之学。天下断无有体而无用者。其用不足。必其体尚多缺陷。凡临事迂拘不通。正由平日不能如程朱之格物穷理。而徒资记诵。非学程朱之过也。上曰。明之杨大洪此等人。岂可谓非程朱之学。对曰。明朝开国。即崇尚程朱之学。人人奉为法守。故能培养一代人心廉耻。而节义最着。杨大洪。节义之士也。程朱非无节义。祇是自尽其性分之常。而不得仅以节义名。若节义之士。深以涵养。亦即程朱之学。但其至性勃发。迫于忠爱。每近激烈。非容纳直言之君。不能谅其心。皇上深取于杨大洪。是崇奖节义之士也。而人心将自此振矣。

上曰。汝识曾国藩否。对曰。曾国藩曾署刑部左侍郎。臣实早与相识。其人励志不苟。亦是杨大洪一流人材。虽进言近激。而心实无他。上曰。汝识倭仁乎。对曰。臣亦早与相识。是笃守程朱之学者。平日专在身心检察。日自记载。以为考验。臣尤佩其笃实。其守道似近迂。而能知大体。上曰。其记载所著是何书。对曰。是非著书。乃每日自省课程。盖学问不从身心上讲求。则根本不立。其用处即不能无弊。昔宋臣程颐进说于君有三。曰立志。曰责任。曰求贤。志不立则规模不定。皇上高居九重。天下之所瞻仰。意有所向。莫不如响斯应。若此志一定。何为不成。志在尧舜。斯为尧舜矣。初无

难也。任不专。则大臣得以谢其责。奉 皇上以干纲独运之隆。称自处于奉  
令承教。而得失两无所预。天下事谁与 皇上分其忧。古所谓君逸臣劳。正  
惟各受其任。即各专其责也。天下事无大小。首在得人。不急于求贤。则无与  
共治。然欲得人。必在知人。知人之道。尤归本于人君之一心。 皇上读书  
穷理。以裕知人之识。而又清心寡欲。以养坐照之明。深宫寤寐旁求。则辅相  
得人。辅相进贤待用。则内而部院外而督抚得人。部院督抚各择其属。则内外  
司官州县无不得人。斯贤才出矣。 上曰。如某者才亦可用。对曰。小人无  
才。不足以售其欺。如某者。 成皇帝赦其重罪。畀以重任。复敢罔  
上行私。其才何所赖乎。 上闻奏默然。廷栋乃悚然而退。廷栋已离部。至  
十八日。始具奏所结私酒案。奉 朱批严斥。荒缪坚执成见着再细心审讯等因  
钦此。得 严旨后。部中情悚惧。惟吕公贤基谓此案无可再讯。谨申明案情实  
已确凿。无可再讯。仍照原拟于二十二日具奏。始奉 旨依议钦此。此审办私  
酒案奏结之原委也。越日。廷栋往谒彭公。公告廷栋曰。 上尝垂询军机大  
臣。今之留心理学者。祁春圃相国以倭仁及君名对。予亦以曾国藩对。君昨  
召对后。 上告我等曰。吴某学问结实。廷栋闻公言。为之悚惕无已。窃念  
逃小臣。一念爱 君之忱。发于不自知。不觉言之越分。乃 圣主不以为忤  
。反虚怀开纳。诱之尽言。得邀非分之知。正不知所以图报也。然则吾 君之  
聪明天亶。听言如转圜。尤独留心正学。岂下所能窥测哉。苟欲稍裨 高深。  
当知所先矣。己未仲冬月臣吴廷栋追忆恭纪。

请暂禁烧锅片光绪四年

李鸿章

直境粮价增昂。固由秋成歉薄。亦因耗费太甚。通省烧锅约计千余家。每日需  
用高粱两万余石。每月共需六七十万石。即以每人日食一升而论。该烧锅等一  
日之费。已占二百数十万人之食。境内及外来之粮。往往被其购用。遂致民食  
缺乏。虽招徕远近商贩。源源运来。价不能平。查永平宣化顺天各属。烧锅最  
多。其在永遵者。并用海船运赴奉省大宗采买。今直晋灾区。皆指奉粮接济。  
势难任其争购。夫酒可终年不用。日不再食则饥。轻重原自有别。该烧锅等每  
岁应交课银。统其不过三万余两。所益于库款者有限。而占夺穷民口粮。贻害  
于闾阎者实深。自来荒政。本有禁酒之条。山西近已奉 谕饬禁烧锅。直省为  
畿疆重地。际此粮价日增。民生困苦。更宜舍缓就急。应请除热河承德府岁  
丰粮贱。可勿庸置议。凡直顺各属烧锅。自明年正月起。暂行停烧。以济民食  
。俟秋成丰稔后。仍准开烧。依旧纳税。如蒙 俞允。即由臣出示晓谕禁止。  
倘有限内私烧。照例治罪。并通饬地方官秉公查察。不准胥役得规包庇。或藉  
端扰索。违则从严参办。分别重惩。

## 筹议闾姓利害请暂弛禁以塞漏卮疏

张之洞

奏为粤东闾姓。遵 旨熟权利害。拟请暂行弛禁。收回利权。恭折密行补陈。仰祈 圣鉴事。窃于光绪十年九月三十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九月初八日。奉 上谕翰林院代递检讨潘仕钊奏变通挽回巨一折广东闾姓赌局迭经申禁兹据该检讨奏称澳门开设闾姓公司利归他族现在海防需饷请饬体察情形能否将澳门闾姓严禁抑或暂将省城闾姓弛禁等语着张之洞倪文蔚妥议具奏至所称副将彭玉伙同奸民何贵等私收闾姓各节并着确切查明究办等因钦此。又于十一月十七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十月二十三日。奉 上谕。据御史何崇光奏称省城开设闾姓厂视澳门开厂流弊尤甚请饬申明厉禁等语着张之洞倪文蔚归入潘仕钊前奏熟权利害一并妥议具奏另片奏请将闾姓赌匪陈恒等严拏惩治并着查明究办等因钦此。又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十一月初六日。奉 上谕。据翰林院侍读梁耀枢顺天府府丞杨颐奏闾姓诡谋复开缕陈科舞弊商贾受累奸民纵恣赌匪横行四害请 旨严禁并声明澳门僻居一隅视从前闾姓已减十之六七等语闾姓弊端甚多本应严申禁令惟须一律禁止不使利归他族方为上策若如该侍读等所奏不特省城未便弛禁即澳门亦可逐渐禁绝应如何设法办理之处着张之洞倪文蔚悉心筹商妥议具奏等因钦此。臣等博访周咨。熟权利害。于十一月二十七日电奏请 旨。旋准总理衙门电开。十一月二十九日。奉 旨彭玉麟等电称粤省闾姓请暂弛禁济饷等语着依议行仍随时体察如有流弊即行奏停钦此。钦遵查照先后咨行在案。伏查广东闾姓一事。自前抚臣张兆栋奏请申禁以来。遂为澳门利藪。于是议塞漏卮者。率皆以此为言。并不因筹饷而起。海防既亟。筹澳防筹军饷者。言之尤切。臣玉麟上年五月条陈广东事宜疏内。有闾姓弛禁一条。臣之洞到任之初。曾经录稿相示。自八月奉妥防澳门之 电旨。九月奉能否弛禁之 寄谕。当经分别会饬司道府县各官妥筹详议。旋据布政使龚易图按察使沈镕经盐运使瑞璋督粮道益龄会同善后局转据广州府知府萧韶署南海县知县危德联署番禺县知县侯甲瀛详称。自同治三年至同治十年。历经地方官查拏闾姓。罚认军需。迭次共罚缴银四十余万两。均经奏明在案。光绪元年申禁之后。奸民私于澳门设局。输资葡人。澳酋作护。官力遂穷。藉此巨资。购船置。近且接济异族。窥伺省垣。澳为粤患。中外共知。为丛驱爵。有名无实。藉寇资盗。有损无益。现经绅商具呈。如蒙弛禁。情愿认捐巨饷。此时饷源无出。亦可藉纾目前之急。即据诚信堂商人张荣贵敬忠堂商人杨世勋等。呈请合办。以六年为限。共捐洋银四百四十万元。五个月内。先缴一百五十万元。其余二百九十万元。按年分缴。当经邀集省城大绅暨各书院山长前赴明伦堂团捐局共同面议。再三谘问。僉谓可行。并据署水师提督方耀署陆路提督郑绍

忠咨呈。称防务甚急。绝澳之援。增我之饷。无逾于此。应请速办等情。会详请奏前来。

臣等会查潘仕钊所奏。言弛禁便。何崇光梁耀枢杨颐所奏。言弛禁不便。两说判然若水火之不相入。恭绎九月初八日 谕旨。则曰熟权利害。十一月二十九日 谕旨。则曰不使利归他族。宸谟二语。精要无遗。实为此事之权衡。言之断制。谨先言资敌之害。彼族潜通。确有明证。上年七月二十一日之 电旨。十二月初二日曾纪泽伦敦之电信。香山县丞之密禀。以及港澳各项探访员绅洋商之密报。皆凿凿可稽。海警方殷之时。接济苦于不能断。口岸苦于不胜防。岂更可丰其羽毛。资其巢窟。害一也。或曰。中外兵。有时而弭。彼族相助何妨。则请言养寇之害。粤省大患。首在香港澳门。一东一西。塞我门户。百事不得自由。藪奸浇法。伏戎乘虚。港犹隔洋。澳则接壤。所幸澳尚贫弱。商业萧疏。近年茶商颇为减色。自闾姓移馆以后。游民云集。贾贩争趋。各项公司。日增月盛。澳民增一商。澳酋增一饷。澳酋岁收闾姓税数十万。他税亦数十万。澳商岁增数百万。于是增兵额。加台。以二十万向外洋租置战舰。声势日张。彼商务不足自存。而我驱华商租税以富之。坐使肘腋之闲。增一强邻。广州永无安枕之日。害二也。或曰。彼虽富强。亦无能为则。请言自耗之害。财物止有此数。枝强则干弱。外溢则内虚。三十年来。广州商利。半移香港。此已无从追论。澳门陆路相接。逋逃尤便。闾姓开先。公司踵后。洋界日富。省会日贫。损境内有厘有税安分守法之良商。而益界外法令不及征税不加之奸富。害三也。或曰。何不如言者所云。查分馆责兵役以禁之。则请更言妨政之害。自明文申禁以后。大吏避开闾姓之名。而又欲攘开闾姓之利。于是造为截缉之说。委派员绅。各路搜截。爪牙四出。白昼横行。分馆之家。得规者免。佛山为近郊大镇。侦知其馆最旺。利最丰。委绅陈桂士作线掩捕。官得罚七万。兵役地棍所得。可想而知。民闲大扰。遂被言官参奏。上年七月初六日。钦奉 寄谕。饬臣之洞查办在案。数年来肇庆韶州清远之分厂如故。官商之投买如故。绅棍衙蠹之陋规如故。上造子虚乌有之言。以欺 朝廷。下行告没入之法。以罔百姓。名实相违。进退无据。成何政体。害四也。或曰。言者所陈尚有责巡船禁渡船之法。则请言扰民之害。有膻则蚁往。有市则贾来。澳馆大开。利徒安阻。夫卖闾姓者。人给数页之卷。买闾姓者。人挟数寸之纸。县县有之。日日有之。必将于各属通澳水陆各路。歧涂支港。设巡船数百号。驻巡役数千人。凡往来之商旅良贱。解衣倒篋。人人搜检。终年无休。王道荡平之世。安有如此政体哉。即使为之。而巡逻之卖放。赴澳洋人之夹带。北自京城上海。南至暹罗吕宋新嘉坡。中外轮船之递送。果有何术可以禁绝。查澳馆初开之年。其酋岁责税饷十余万。上年递增至三十余万。必其利厚。然后税多。若

谓近年已减十之六七。何以澳商认税争充。转加三倍。然则禁令之行与不行。投买之减与不减。亦略可知矣。禁则无矣。扰则有之。害五也。有此五害。即无捐饷助军之举。亦宜解此虚悬之文网。以塞切肤之漏卮矣。

且即以筹饷而论。去秋以来。强敌在门。连营在野。外援台闽滇桂。内防广潮廉琼。军械工程台河道。繁费万端。京饷已罄。借款已罄。厘税不足。劝捐不应。自交冬令。事益急而饷益枯。始则停工。继则欠饷。臣等与司道将领。外费拊循。内困罗掘。日夜忧焦。其时岁暮天寒。各营将士。枕戈待旦。若非幸蒙

圣恩。得此巨款百余万。聊济目前。粤事殆不堪设想。夫筹饷事体。何一不取之于民。抽收捐集。铢黍皆难。即每年数十万。亦何容易。军饷多一来源。即民闲少一搜括。此则贍军实之与恤民生。尤显然相为表里者也。至何崇光等各疏。大指略同。命意何尝不美。陈义何尝不高。然但论闾姓之当禁。而不考历年之未尝禁。且不思禁省不禁澳之不如不禁。诸臣皆为粤人。而并不考粤事。殆非核实平心之论乎。此举自奉 旨饬议后。臣等即悬牌揭示。禁绝官吏使费。与受同科。责令该商将向来各衙门规费数十万。尽数归公。加入正款。于是正项由三百万加认一百四十万。似已塞尽利孔。周谘博访。官绅士庶。众论攸同。若谓此数百千文武绅民。人人皆为赌匪所役。语语皆怀关说之私。断无此理。若谓商贾受累。奸徒得规。则省澳有何区别。厉禁愈严。索规愈暴。按陈桂士以得规参。所得者省禁澳开之规也。彭玉亦以得规参。所得者省禁澳开之规也。此皆诸臣原奏所言者也。至科弊端。自宜严杜。特是作弊者。在省与在澳同。粤省向有匪徒。名为闾棍。扛姓包枪。招摇射利。历年有之。惟在学政考官明于校阅。监临提调严于关防。自无弊窦。查粤中司文衡者。物议纷纭。适在光绪元年既禁闾姓之后。潘仕钊疏内已详。不待烦言而解。现经臣之洞臣文蔚等严章明示。凡关涉学政考官及各衙门人等。不准投买。责成该商稽察。如投买之人。与得标之人。可疑者。即行举发查究。将所得之彩充公。该商隐匿不举。即封其馆。不准开设。使棍徒无从获利。其弊自绝。臣等学术才具。未免迂拘。若仅恃此为防海之良图。理财之上策。臣等虽陋。尚不至此。然当此安攘交亟之际。而有权宜弭患之方。既已详考博议。利害较然。断不敢饰空论以欺 圣明。务虚名而滋实祸。所有闾姓暂行弛禁一节。现已饬行司局。恪遵十一月二十九日 电旨。妥为办理。以后仍随时体察。如有流弊。即行奏请停止。抑臣等更有进者。此举原属权宜。不得不然。终必须禁绝根株。方为常经至计。以后粤防。自必日求强固。惟有俟我兵力渐强。船足备。先行移檄澳酋。约彼不得梗令庇匪。违者绝其通商。然后省澳一律通禁。护符既饬。令下风行。庶乎坐言起行。确有实际。此则臣等所竭力图之。而寤寐不敢或忘者也。至副将彭玉澳商陈恒何贵等在澳设厂收规各情由。臣之洞臣文蔚另行

查明覆奏。再何崇光等折。系交臣之洞臣文蔚议奏。因此议原系司道具详绅商具禀。经臣玉麟与督臣抚臣公同飭议批准。先于上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会衔电奏。是以此次折奏。仍会同列衔。合并声明。

抽收闹姓厂款。粤督英翰曾因此获咎。当时建言诸公。如邓承修何崇光杨颐梁耀枢。皆以粤人。极陈其弊。嗣海疆有事。彭刚直公玉麟奉命防粤。合疏弛禁。藉收利权。为一时济变之计。此亦榷酤之流极也。故附列焉。

## 卷五十六 户政二十八厘捐

### 罢关征议

#### 冯桂芬

谚云。关无善政。今验之而信。过而不留。散而无纪。主关者不能一一临视之也。即能之。而丈量之不谙。货值之不别。隐匿转换之不可知。虽视犹不视也。于是乎寄耳目于一切之人。自谦从而吏胥而差役而拉纤人等。商吏不相识。其居间人。曰拉纤。千百辈之身家妻子。攒食于一关矣。闻粤海故事。司閤二人。月支薪水各八百两。签押四人半之。余执事及各小口长随以千数有差。此固非他关所有。然浮费之多。莫甚于关。亦可想见。至完税之法。试以所闻浒墅关一端言之。运米百石者。关吏教之报三十石。验过则云实米四十石。应倍罚作八十石。仍少完二十石。若实报百石。所费且不止百石。其弊如此。大抵田赋之数。民之所出者二三。而国之所入者一。关税之数。民之所出者十。而国之所入者一。然而州县浮收。往往滋事。而关税则否者。农心齐。商心不齐也。农不可他适。不可徙业。商可他适。可徙业也。农不能增其获以偿赋。商能增其价以偿税也。农之所谓二三者。多加乎一之外。商之所谓十者。不甚加乎一之外也。故关之弊不甚病商。而转以蠹国。承平既久。生齿益繁。需用益多。通商益广。以理言之。关税宜倍增。乃数十年来。征数日绌。亏空日多。转不及曩时所定户工二部四百六十万之额。通商各口在外。其咎安在。尝阅英国财赋志略。咸丰二年。岁入四千八百余万。内关税一千八百余万。又云。六年岁入七千余万。不言关税若干。一通事云。七千余万中。关税之增最多。夫彼国通商增广。固不止中华。而中华实大宗。彼增而我无增。不惟无增。而且益减。何哉。不实征不实解也。夫彼之能实征实解者。吾见之江海关矣。货物进口。彼鬼役持帐来易我单。即凭单令我役运岸。不闻运单中所无之一物。亦不闻自运一物。亦有奸商漏税。当别论。夫以今日之夷焰。若以吾吏吾商处之。必十漏七八。我亦无如何。而彼不为也。于我关如此。即于彼关可知。往尝谓洋钱重七钱三分。实纹六钱五分。余铅八分。中国行用。辄当银八钱以上。其中国仿造者。虽无铅亦不行。何则。识其为夷制。即可信其有实银六钱五分。若彼杂以铜铅。亦非我所能识别。而彼决不为。是以通行。侯官林文

忠公造银饼。初亦便用。未几即质杂。市中析之为零银。银饼遂废。又今夷市。我购彼货。先银后货。彼购我货。先货后银。甚有寄贩名目。与货后。辄扬帆西去。一年为期。赢缩惟彼所命者。要之彼不能信。我断不敢与之交易。而通商之局散矣。

夫子曰。言忠信。虽蛮貊可行。不谓蛮貊能信。我乃为蛮貊所行。可为太息。今观于关务。而益慨然于彼之能信。我之不能信也。夫我之不能信。为隐微深痼之疾。非一朝夕之故。骤欲其洗心革面。断有所不能。莫若举各关而尽撤之。复讥而不征之法。以税额入诸厘捐。以代各关。责成地方官会同绅董治之。厘捐立法尚新。依为蠹蠹者宜少。即亦散而无纪。尚非过而不留。脱有弊窦。有踪迹可寻。有人证可指。比之关征。政彼善于此。特不得多设卡栅。招引关蠹。无关之名。有关之实而已。且厘捐者。市征也。王制市廛而不征。关讥而不征。孟子言文王治岐。关市讥而不征。而周礼有关市之征。是其法必始于殷之衰。文王去之。周公又行之。春秋战国无改。管子霸形篇。关讥而不征。市书而不赋。是管子亦尝云之。孟子欲复文王之治以复古。虽以周公之法。而不谓然也。即今制固亦有关征。无市征也。落地税以济关征之穷。非市征。增厘捐而关市并征矣。厘捐之弊。恐将如宋陈遵之经制。钱翁彦国之总制钱。久而不止。择一而废之。又曷可缓哉。

### 原捐

陆心源

捐之说何昉乎。三代以上谓之贡。谓之助。谓之彻。谓之征。又谓之税。三代以下谓之榷。谓之算。谓之括。谓之除陌钱。谓之经总制头子钱。至于本朝谓之捐。周礼。廛人掌敛其廛布。杜子春注。谓邸店之税。汉之算缗二千。算钱百二十。唐之除陌钱。缗留五十。宋之经总制钱。缗取钱百。今之厘捐是也。唐德宗税间架。今之房捐是也。汉武元狩四年。四民有辎车。船长五丈以上皆有算。今之船捐是也。宋元嘉廿七年。富民家货满五十万。僧尼满二十万。四分借一。唐德宗时。括富商钱四分借一。今之户捐是也。汉武元光六年。令民得买爵。至千夫者。得先除为吏。今之捐纳是也。盖古者什分取一。而力役则用民。田猎则用民。兵戎则用民。至车马牛楨干刍粮器械。皆民供之而官不与。故无事不能少取。有事亦不必多取。本朝取民之制。自什一至于三十取一有差。取之已少于古矣。然力役则出雇而民不与。田猎则出帑而民不与。甚至车马牛楨干刍粮器械一切军营需用之具。皆官给之而民不与。故当其无事。民享其利而不觉。逮乎有事。不能不取办于民势也。是故役民之所当应也。不用其力而使之捐。是以财代力也。兵民之所应出也。不驱之战而使之捐。是以财代兵也。盖酌时势。顺人情。收实效。而不可易者也。或者谓捐乃后世之所



为。岂可比之三代之法。不知论其名则赋为良法。捐为敝法。论其实。捐固取民。赋亦非助民也。古之王者。岂忍夺民以自便哉。顾不取于民。则国无以立。夫捐亦若是而已矣。如必循儒生之说。而不度时务之宜。则筦盐算舟。乃汉之稗政。今将裁运使而废料关可乎。井田封建。乃古之成法。今将裂土地而夺民田可乎。是速之叛而益之危也。未已也。如谓多取为虐。少取为仁。则汉法三十取一。至文帝而并免之矣。将谓文帝贤于汤武乎。有若之告哀公也。盖彻而已。而晁错则并请免之。将谓晁错贤于有若乎。必不然矣。吾怪夫后之儒者敢于议后王。而怯于求古制。笃于信目论。而疏于考通方。以致议论益高。而时事益棘也。作原捐。

### 厘金议

杨象济

古人税民。十分取一。周官漆园之征。二十而五。论者谓圣人重农而抑末。而学者犹疑此文为刘歆所窜改。汉初取民三十而一。元气最厚。故虽中经武帝凿削。而下犹不匮。享国亦最久长。六朝以降。天下多故。兵革日寻。司农仰屋而筹。于是出名目以取民。抽分间架之说日兴。唐之季年。节度使多以贿得。乃于常赋之外。进羨余钱。五代吴越立国。税及鸡豚。载笔志之以为厉阶。宋南渡后。兵事孔亟。有创收经制钱以济用。其人后殉国难。而史不为之立传。甚矣。言利之人为君子之所绝。而德亦不足以掩眚。伊可畏也。明之季年。天下鼎沸。有辽饷剿饷练饷之目。岁需二千余万。其费皆派之于民。民既匮而国随以亡。饷非不宽也。而人谋之不臧。其何济于国家乎。我朝开基。赋入一依万历则例。康熙初年。三藩同变。台湾未服。岁用兵数十万。而不闻饷乏。则由圣人清心寡欲。宫廷内外。事事撙节。故临大变而宽然能应。不独爱民之仁。亦所以自为计也。自是以来。承平日久。文武恬嬉。版图日辟。费用亦增。故干嘉之际。一遇兴师。而即用开捐之举。圣人非不知事之非善也。以为科派于穷民。不若筹资于富户。且因其自愿。而又非抑勒之也。而御史袁饶犹力争之以为无益。言虽未行。然事平而即停捐。朝廷之意亦可见矣。比年粤匪之祸。汉唐以来所未有。糜烂已极。费亦日繁。劝捐不足。不得已而抽厘。广东商货最盛。至专派大员以督之。湖北抽厘之议。创自孙司马谋。因其乡胡廉访大任言于巡抚胡文忠行之有效。军糈以继。而人无怨言。诚以饷归实用。藉兵以卫民。廓清四境。军民交利。一岁厘金之入。倍于额征之钱粮。可谓盛矣。然至咸丰辛酉。东征师发。又增大饷。文忠即忧之。有饷糈不给之檄。其时与西洋通商和约方成。汉皋互市。于是象济以洋税一事。陈之节相。遂尔檄委偕张观察至沪。分归湖北。象济浙人。而为湖北谋者。以廓清东南。须藉上游之兵力。不伤于民。岁益三百万。事成之日。以此间任关事者

非端人。用是息影。萍踪旅客。于三楚不为无补也。夫筹国计者。当务其大。楚南厘局。重任乡人。而此间绅士。仅以委员参用。比闻局绅有布疋出境。加厘一分之议。所益几何。遽同加赋。则不知大体之极矣。夫抽厘之举。原朝廷万不得已之为。文忠定格。但以货票为凭。不复按物而搜索。则于综核之中。仍隐寓宽恤之意。文忠歿而事事废坏。掊克者乃锱铢搜括。因以无裨大计之言。取悦于上。是可鄙也。昔程子为令。不检条例。而自不外于法。民既利。政亦举。宋之名儒。亦有奉行青苗之法。而不致病民者。人能具以国计民生为念。所谓一命之士。苟存心于利物。于人必有所济者。局绅介官民之间。当任事之日。得以稍行其志者。非其时耶。当今粤东所助东征厘金。此饷业已停止。凡任局事者。所当体 圣朝恤民之意也。

### 厘卡议

程鸿诏

军兴以来。饷需甚巨。不有厘金。殆将枵腹。此厘卡所由设也。安徽沿江厘卡。及北岸盐卡。有应撤者。有应留者。师相俯念民瘼。去泰去甚。固早已洞悉之部署之矣。犹复询及刍蕘。使习饷事者议之。师相之及此言也。军民之福也。敢贡两言曰。官卡应留。私卡应撤而已。请再申之曰。官卡虽宜留。而其地不当器市孔道者。宜撤。亦有其地虽当器市孔道。而上下数十里或十数里。业已设卡。办有成效。则宜撤。更有其地虽不当孔道。而上下数十里或十数里。并未设卡。则宜留。又申之曰。私卡必宜撤。而其地必应设卡。则改私归官而留之。议者谓今政严明。岂有私卡。不知饮羊之俗。固已丕变于衣章甫之时。而食角之麋。未尝不潜于天神地示之侧。以皖南私卡之有。知沿江北岸之未必无也。即果无之。而得明示通谕。令行禁止。则郡邑有司。益慄然稽察而不敢忽。亦应议之一端也。议者又谓厘卡病民。无异加赋。宜尽撤。此则因噎废食。不通之论也。使治事不得其人。虽撤厘卡。病民如故也。果得其人。虽留厘卡。庸何伤。且溯查咸丰七年五月十五日 谕旨。苏常二府二三百里内设立厘卡至数十处之多稽查难遍弊窦百出着将江南厘卡择扼要之地归并数处其余悉皆裁汰使便稽查不许委员侵渔及土棍冒名扰及行商致商人裹足等谕。恭绎

谕旨。亦祇令择要归并。免滋流弊。非谓厘卡应尽撤也。复查康熙五十一年。滋生人丁。比奉 恩旨。永不加赋。嗣因丁赋两妨。有一丁而承十数丁或数十丁者。亦有百数丁而仅承供一二丁之赋者。董侍御燧始议地丁之法。雍正元年。 世宗宪皇帝采而行之。而后天下之民。受 恩浩荡。读古书者。几疑古人谈徭役赋敛愁苦流涕之非。是则 列圣深仁厚泽。民久而不识不知。若溯其源。即当此多事之秋。稍行加赋。亦民所不辞。何况厘卡之第以征商哉。夫民有四。农为本。商为末也。故病农之事不可行。行之则本

先拨。病商之事尚可行。行之而未不伤。何则。农之利少而有定。商之利博而无定也。利博而无定。则征之非过也。厘卡何致病民遂无异加赋哉。

请推广捐厘助饷疏咸丰四年三月

雷以誠

奏为军需紧急。试行商贾捐厘助饷。业有成效。应推广照办以裕军储。仰祈圣鉴事。窃自粤匪窜扰以来。地已十省。时及四年。各处添兵。即各处需饷。兼之盐引停运。关税难征。地丁钱粮。复闲因兵荒而蠲免缓征。国家经费有常。入少出多。势必日形支绌。而逆匪蔓延。又不知何时平定。有饷无兵。尚可招募。有兵无饷。更难支持。上年夏闲。奏请于里下河设局劝捐。藉练壮勇。保守东路。一经开导。无不输将踊跃。盖绅民身家念重。痛痒相关。故臣之劝捐。视各处较易。然皆不过晓以大义。动其忠爱之良。非别有抑勒把持之术也。特为时已久。精力已竭。诚恐未能源源接济。臣昼夜思维。求其无损于民。有益于饷。并可经久而便民者。则莫如商贾捐厘一法。因里下河百产之区。米多价贱。曾饬委员于附近扬城之仙女庙邵伯宜陵张网沟各镇。略仿前总督林则徐一文愿之法。劝谕米行捐厘助饷。每米一石捐钱五十文。计一升仅捐半文。于民生毫无关碍。而聚之则多。计自去岁九月至今。祇此数镇米行。几捐至二万贯。既不扰民。又不累商。数月以来。商民相安。如同无事。古人云。逐末者多则廛以抑之。捐厘之法。亦古人征末之微意。而变通行之。入少则捐少。入多则捐多。均视其买卖所入为断。绝不强民以所难。况名为行铺捐厘。其实仍出自买客。断不因一二文之细。争价值之低昂。所为征于无形而民不觉者也。臣因此法。商民两便。且细水长流。源远流不竭。于军需实有裨益。是以现在复将此法推之里下河各州县米行。并各大行铺户一律照捐。大约每百分仅捐一分。甚有不及一分者。令各州县会同委员斟酌妥议。禀明出示起捐。其小铺户及手艺人等。概行蠲免。以示体恤。现在仙女庙各行铺户。均已议妥。业于三月初十日起捐。并将该镇所立章程。刊刻刷印。发交各州县照办。俟里下河各处劝齐起捐后。究竟可以收捐若干。自应随时据实奏闻。如果为数较多。不惟臣营可资守御。并可协济琦善军营之需。夫富家之捐输有尽。而商贾之转运无穷。当此帑项拮据之时。若不设法熟筹。必至束手坐困。而取之无方。又恐于民有碍。故不得不于藉资民力之中。仍寓勤恤民隐之意。轻而易举。绝无苦累。惟里下河特弹丸一隅。乃河臣杨以增劝捐于斯。前漕臣李湘棻劝捐亦于斯。此去彼来。商民几无所适从。其实臣捐厘之处。仅止扬通两属。其余大江南北各府州县。未经劝办者尚多。如果江苏督抚及河臣各就防堵地方。分委廉明公正之员。会同各该府州县。于城市镇集之各大行铺户。照臣所拟捐厘章程。一律劝办。似于江南北军需。可期大有接济。统俟军务告竣。再行停止。臣

为筹饷起见。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圣鉴。

遵议胜保奏劝谕抽厘助饷疏户部

咸丰四年十一月十九日。胜保片奏劝谕商贩抽厘助饷。并录呈雷以誠泰州仙女庙等处抽厘章程。奉 朱批。户部核议速奏单二件并发钦此。钦遵于二十三日由内阁抄出到部。据原奏内称。伏查雷以誠前在泰州仙女庙等处。劝谕商贩抽厘助饷。颇着成效。每月所入捐资数万串不等。阅开载章程。哀多益寡。既非苛敛。经权达变。无病商民。行于用兵之省。可助军饷。推行于各省。更多利益。况商捐商办。弊混难生。利中取厘。无伤于本。虽江南水陆交冲。商贾辐辏。因镇江为贼所踞。道途梗阻。商船绕道而行。泰州仙女庙等处。遂成积聚之区。办理较易。北路坐商多而行商少。然粮米油炭布棉杂货等物。往来商贩。随处皆有。因地制宜。未尝不可仿照而行。由少聚多。其利甚溥。但各省水路马头。往来货物。非地方官及绅董熟悉情形认真办理。断难收效。若不专委之地方各官。及各绅董。恐畏难苟安。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之心。非徒托空言。即巧为推卸。可否请 旨飭下各路统兵大臣。会同本省邻省各督抚督同地方官及公正绅董。仿照雷以誠及泰州公局劝谕章程。悉心筹办。官为督劝。商为经理。不经吏胥之手。自无侵漏之虞。用兵省分。就近随收随解。他省亦暂存藩库。为拨济各路军饷之需。如此权宜筹度。在遭贼蹂躏之地。同仇志切。诚有输诚乐助之心。即安居完善之区。计利取盈。更可得挹彼注兹之力。总期有益于军饷。无病于商民。事在必行。无虞窒碍。实于军务有裨。俟军务完竣。再行体察情形。所有雷以誠并泰州公局劝谕章程。另单恭呈 御览等语。臣等伏查本年闰七月两江总督怡良奏筹拨军饷案内。有百货抽厘之语。当经臣部奏请 飭查。迄今尚未覆奏。兹据胜保奏雷以誠前在泰州仙女庙等处。劝谕商贩。抽厘助饷。颇着成效。请令各路统兵大臣。会同本省邻省各督抚。督同地方官并公正绅董仿照雷以誠章程悉心筹办等因。臣等公同商酌。将雷以誠抽厘条款。逐加核算。不过百分取一。当此军需支绌之时。积少成多。未始非补助之一法。惟雷以誠在泰州仙女庙二处。劝谕抽厘。系属水陆交冲。商贾辐辏。办理或易为力。北路坐商多而行商少。市镇有大小之别。货物有多寡之殊。如果办理得宜。原属众擎易举。设或措施不当。即为众怨所归。胜保但虑地方官畏难苟安。巧为推卸。臣等转虑藉端滋扰。从而取盈。应请 飭下各省督抚。专委道府大员督同州县。拣派公正绅董。各就地方情形。妥为筹度。既须有裨于 国用。尤当体察夫輿情。如蒙 俞允。即由臣部将雷以誠抽厘章程缮发各省督抚查照办理。至各路统兵大臣。于地方绅董。本非联属。且身在行间。志图灭贼。自有当务之急。又非雷以誠实任藩司帮办军务可比。所有用军省分酌量抽厘之处。应由各该督抚筹议具奏。毋庸会同统兵大臣。所收钱文。

悉数解充兵饷。亦不准地方官擅自挪移。启影射侵渔之弊。所有遵 旨核议缘由。理合缮折具奏。

遵议胜保奏请各省普律抽厘疏户部

胜保奏请各省普律抽厘一折。咸丰七年六月二十三日。奉 朱批户部速议具奏钦此。钦遵到部。据原奏内称。方今天下大局。不患贼之难平。而患饷之不继。先是江楚督抚臣奏请捐厘。当初原属试行。现经办理有年。已着成效。各该省一切军需。未必不赖以补苴。臣以为一隅小试。不过补救于目前。一律举行。始普美利于天下。查抽厘之法。计货物之多寡。以定所抽数目。即本诸周礼市廛之微意。而与时增损之。岂可行于残破之区。转不可行于完善之地。现南省所用之兵。皆自北省征调而来。如直隶山东陕西甘肃。即以本省所抽之厘。供本省征兵之用。亦属大有裨益。现在中外臣工筹议生财之法。亦已无微不至。即经臣思维再四。筹及他端。非迹涉更张。即缓不济急。即如地丁一款。自京饷以及他项。各有常经。不能专顾军务。捐输一款。行之既久。罗掘将空。且被贼省分。地丁关税盐课正项。业已虚悬。祇靠捐输以补不足。亦非救时长策。况捐纳出于绅富。罄一家之力。益于上者无多。损于下者不少。抽厘出自各商。合众人之资。散而出者有限。萃而入者无穷。事简效速。无过于此。臣克复三河尖后。为日无几。各商贾已陆续来归。情殷报。呈请前往抽厘。臣因皖省抚臣无暇兼顾。札饬庐凤道解送详细章程。以便遴委妥员会同本地绅士料理。如果集有成数。于豫军不无小补。因思河南之周家口赊旗店清化镇。山西之平阳汾州蒲州。甘肃之甘州凉州秦州宁夏。皆商贾辐辏之区。推之四川陕西直隶山东。亦皆饶沃。如果实力奉行。计一处每年所得已不下一二十万串。合数省计之。每年自不下数百万串。专留此项接济各路军营。再有不足。始行动用地丁。历久之后。帑项自渐充足。至于云贵两广现有军务。若相度情形酌量办理。亦可接济本地军需。相应请 旨饬下直隶山东山西四川陕西甘肃云贵两广各督抚。照楚省章程概行办理。但恐经理不能得人。徒饱私橐。无裨正供。务须慎选廉明之吏。认真核办。并严定赏罚条例。果有成效。即予优奖。倘查有侵渔情弊。亦即加等惩处。俾各员有所劝惩。自必力求成效。不出半年。各路军营。饷项无虞缺乏。荡平必可指日等语。臣等伏查军兴以来。饷需浩繁。部拨之银。已及六千五百余万。大都出自地丁钱粮盐关税课。至抽厘之议。创之前任两江总督怡良及前任江苏藩司雷以誠。按货抽收。非如丁粮税课。确有成数可稽。祇缘各路军营饷需不继。经该地方大吏权宜酌办。聊藉补苴。臣等公同商酌。现在用兵各省。或因部拨饷银一时未能接济。为此万不得已之计。暂济目前。亦属补苴之一法。除江楚抽收动用确数。应令该督抚确查报部。此外用兵各省。能否照办。应请 旨饬下各该督抚体察情形。慎选廉明之吏

。于水陆交冲地方。妥筹酌办。如能试行。即严定赏罚条例。办有成效者。给予优奖。倘或激生事端。及查有侵渔等弊。即将承办之员。据实参奏。加等治罪。仍责成各该督抚。将抽收动用确数。按季报部。以凭查核。总期 国计民生。两无妨碍。是为至要。至胜保所称三河尖商贾呈请抽厘。已飭庐凤道解送详细章程。以便遴员料理之处。并请 飭下安徽巡抚体察该处情形。遴选廉谨委员。会同该处绅士妥为料理。不准假手胥吏。致滋弊端。其抽收钱文。如何能归实用。不致漫无稽考。并令该抚及现办抽厘各省督抚。详议章程。奏明办理。所有遵议缘由。是否有当。理合缮折具奏。伏乞 皇上圣鉴。训示遵行。

### 遵议整顿厘捐章程疏同治元年 户部

奏为遵 旨妥议具奏事。御史陈廷经奏停捐厘而舒民力一折。咸丰十一年十月十五日。议政王军机大臣奉 旨。户部妥议具奏钦此。又大理寺少卿潘祖荫奏裁汰小捐整顿大捐一折。十月十九日。奉 上谕。潘祖荫奏请整顿厘捐等语着户部妥议具奏钦此。均由军机处交出到部。臣等伏查该御史所奏各省设立捐局。而不肖州县。通同本地绅衿。藉办公之名。以为肥己之计。往往殷实之家。可多捐者。或交通贿赂。竟可少捐。其力不能捐者。反多方勒逼。缘一县之内。上户至少。中下户最多。地方官惟将上户巨款报解。而中下户所捐者。分之见少。合之见多。一概并入私囊。无从查考等语。臣等查军兴以来。需用浩繁。地丁税课。不足供支。不得不变通办理。自倡办劝捐以来。各省州县。劝捐出力者固多。图饱私囊者亦在所不免。应令各省督抚通查各州县。如有该御史所指前项情弊。即行指名严参以肃吏治。至奏称抽厘之局。宜于商贾云集之地。设局施行。不宜扰及各县小镇。近闻各省厘局。但有抽厘之名。实则抽分抽钱。有加无已。凡水陆通衢。以及乡村小径。皆设立奉宪抽厘旗号。所有行商坐贾。于发货之地抽之。卖货之地又抽之。以货易钱之时以钱换银之时又抽之。资本微末之店铺。肩挑步担之生涯。或行人之携带盘川。女眷之随身包裹。无不留难搜括。其弊不可胜言。一局之中。支应去其大半。侵渔去其大半。不利于民。无益于国。请酌改章程。力除弊窦。并据潘祖荫奏。抽厘者。所以济正课之不足。期于益上而仍无损于下。今则一捐局设就。地方官绅。百计谋干。曰某货可抽厘若干。某铺可抽厘若干。多立名目。济其营私。利之所存。网罗殆尽。甚至茶坊饼肆。各有例规。暮夜追呼。急于正课。豪奴猾吏。朋比为奸。劣官恶衿。腴削靡已。十分之中。耗于隶仆者三。耗于官绅者三。此四分中。又去其正费若干。杂费若干。 国家所得几何。当此府库支绌之时。诚不能概行停止。然莫如汰除小捐。整顿大捐等语。臣等查咸丰四年。议覆胜保等奏普律抽厘章程。通行各省。一律试办。又洋药抽厘。经臣部会议洋药纳

税。除水陆各关口均分别输课外。凡各省现办铺行抽捐。准令与货物一律抽厘。又本年二月议覆薛焕上海厘税案内。遵 旨严定厘捐。稽核章程八条内。如厘捐总局分局。宜立限详报以严考核。各省厘捐。宜厘定科则以杜弊混。抽收市镇坐贾厘税。宜严禁虚报。卡局抽收行商厘税。宜严定偷漏。华商隐匿海口及各卡厘税。宜严行惩罚。卡局各员侵冒厘税。宜严参计赃治罪。各省历年抽收厘捐。宜截数勒限奏报以严稽核。洋药盐斤两项厘捐。不准与货物牵混以杜鞣鞣。等因。奏准通行咨省存案。是各省抽收厘捐奏定章程。实已至严且密。各省大吏果能实力奉行。整躬率属。严密稽查。庶委员绅士。皆能洁己奉公。商民无扰累之虞。 朝廷收输将之益。若如该御史等所奏。种种侵渔。尚复成何事体。亦应令各直省督抚等明查暗访。倘有隐匿侵欺等弊。即行从严参办。

至亩捐一项。前据江南河道总督庚长奏称按亩收捐。请给奖叙。经臣部奏驳。亩捐一项由各户摊捐。绅富经理其事。其中苛派抑勒之弊不可胜言。所请亩捐给奖之处。应毋庸议。又据山西巡抚奏请该省罌粟按亩抽厘。经臣部查各省地亩。业已升科纳粮。毋得按亩抽收。以杜胥役讹索等因。均经奉 旨允准在案。兹据该御史以田赋之外。有亩捐大不利于民。请飭各省督抚酌改章程一节。查民间既完正赋。又派亩捐。当此民力雕敝之时。其何以堪。所有此项亩捐。亟宜严行禁止。如有私自设局征收者。即照私加钱粮之律治罪。又据该御史奏称。东南数省。抽厘已久。但须设法变通。去其太甚。至北五省密迩京师。民心尤宜固结。民力尤宜展舒。应请概行停止一节。查西北各省。均已举行抽厘。藉充军饷。若遽行停止。恐兵饷有不继之虞。应俟军务稍平。由该督抚察看情形。再行停止。又据潘祖荫奏称。丝茶烟酒盐木绸缎洋货八项。为最巨。请飭各督抚就所出所聚之多寡。设立捐局。严定章程。其它一切零星小捐。概从汰禁等语。查茶叶抽收落地税。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广东等省系产茶之区。臣部已于议覆广东巡抚折内声明。应令各该抚详细查明奏报到日。再行核办。其盐斤抽厘。湖南湖北四川淮南等处。均已由臣部先后奏定章程。办有成效。至烟酒绸缎丝木洋货等项。向系汇入百货征收。毋庸另议更张。以防滋扰。至各省抽厘。本系不得已之举。近闻不肖官绅。据为利藪。厘捐之外。又有指捐亩捐树捐房捐等项名目。胥吏追呼。急于正课。生民朘削。日甚一日。富者化而为贫。贫者铤而走险。竭百姓之脂膏。供官绅之耗费。无裨 国课。徒饱私囊。当此积弊已深。逆氛未靖。若不力加整顿。何以固结民心。伏查本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奉 上谕。致仕大学士祁寯藻奏沥陈未见一折厘捐之设虽为兵饷起见穷民受累实深且恐猾吏奸胥藉端抑勒侵吞舞弊除各省奏明通衢要口设立厘卡其偏僻地面小商零贩经过之所从前设有厘局者概行裁撤并着各

该督抚查明分别应留应撤各厘局咨报户部以杜扰民而严稽核等因钦此。仰见我皇上轸念民生之至意。惟各省抽厘章程数目。迄今尚未报齐。应请旨飭下各省督抚各路统兵大臣。除厘捐之外。其指捐亩捐树捐房捐等项名目。一概禁止。查有不肖官绅通同舞弊。即行指名严参。以培元气而舒民力。并遵照现奉谕旨。及臣部前次奏定八条捐厘章程。悉心参酌。体察各路情形。于商贾云集之区。设卡抽厘共若干处。每处抽厘若干。迅速妥议章程。按月造册报部。以防流弊而凭办理。其乡村小镇。贫民下户。及肩挑贸易。小本营生。概不准其抽厘。以免扰累。总期推行尽善。上裨国课。下便民情。是为至要。所有遵旨妥议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

### 论粤省军务厘务疏同治二年

王拯

窃维两粤为肇乱之区。安危与共。粤西地本苦瘠。非东省富强可比。独民气较朴。故其乱之起。多由东省莠民越境滋扰。而其乱之息。亦惟东省相为援济。不得独力自完。溯自咸丰三四年间。逆匪洪秀全度岭后。粤之盗贼起。数年之间。逐渐扫除。西省柳庆浔梧列郡克复。多赖湘军越剿之功。而东省亦能相协助。东省则自省城数被贼攻。西北江匪纵横。皆本省兵勇自为戡定。即饷需军食。亦未需之外省。诚以该省地力人力。本皆可用。乃自叶名琛攘民之力以为己功。靳惜保举。大失众心。旋复酿成夷祸。粤民始不复为所用。变起非常。粤西则劳崇光升任后。蒋益澧既移师援浙。刘长佑复浔督畿疆。各属股匪多所未平。如南太泗镇离省较远地方。久不知有天日。正不独浔梧等属之岑溪容县。数载尚为贼踞。及贵县黄三巨股未除也。东省信宜踞匪陈金缸。尤为巨憨。近于高属毒痛几遍。其与岑容地本毗连。贼相为一气。积年滋蔓。久益难图。方今时势。岂可复令粤匪再有巨股草窃。养成羽翼。及横逆四出之为患乎。而以臣近日所闻。则又有隐忧者。东南大局。曾国藩等大军与贼久持。左宗棠李鸿章浙沪之师。各有进取。江浙机势。大为可乘。独以曾国藩所部十万之众。当贼渡江且与捻苗丑勾连数十万寇。军务正当万紧。江楚精台。日久供支。殊形竭。势不能不借筹于粤省膏腴之地完善之区。当劳崇光初任粤东。省城方为夷人所据。绅民官吏。逃徙一空。该督入穴取子。孤诣苦心。深惜地方凋瘵情形。故于曾国藩欲筹大饷于粤中。殊不谓然。即骆秉章老成谋虑。亦以粤之海口利源既减。鹺务又疲。斯时民力未可重加掎克为言。然当京饷及各省协饷。环而相向。未尝不思竭力办理。顾求效甚亟。而相时未纾。不得不思通变之术。故闻劳崇光举办厘金。率皆责令绅商包充头人。预为垫缴厘税若干。利之所在。蠹即缘之。在该督之意。以为欲得巨款于目下。即何能免奸弊于意中。或者生息休养。数年之间。民生既遂。国计亦纾。自可优游以求万善。不知燃



眉之急。原不可待。剜肉之计。又何可常。故劳崇光所办。揣该督设久于其位。犹必当思所改图也。论者咸谓粤东富强。就使贫落。犹宜过于湖南十倍。湖南征兵转饷。数年来支持东南数省。所恃独有厘金。视广东所得。岁加一倍有奇。即上海华夷并集。贸易为盛。要之一县地耳。彼其所得。视广东至数倍。夫以广东利源之广。其最大者曰盐。曰茶。曰沙坦。曰海船。独有山海百物之聚。而不能得推行尽利之方也。臣固有以知其人事有未周。地力有未尽也。自古用兵日久困乏。未有不资于榷算之一途者。近年各省。惟两湖办之特着成效。如前抚臣胡林翼等。大率取唐刘晏杂用士流之法而变通之。良以经理要期其有法。权衡首在于得人。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人才善恶邪正。每相引而愈出。独计两湖兴办。皆在所属军务日臻平靖之日。盖欲兴利。必先除害。此又凡为事理所宜然也。

臣闻粤省厘务。自劳崇光去任后。名为一切悉易新章。实则举仍其旧。并有所办反不如前。而征收之数亦为减少者。当兹京饷协饷。督责频仍。运解未尝大旺。而本省军储。已将绌乏。西邻援济。更不能兼顾。浔郡楚军。欠饷累累。莫能一鼓其气。即该省向来自筹助之盐厘。亦以该商籍隶东省。百计求允督臣议减。粤东地有贪泉。人多狙佞。闻有各行厘金。每年可得巨万者。辄以多金贿通求免。后来之人。遂莫能发其覆。大抵粤厘如果得人。办理有法。无难岁逾百万。比劳崇光所入倍蓰。而且安然无事。反是则腴削所获犹未足以裕饷于军国。操切所至已大足以积怨于民品石。彼官污吏墨既不能服其心。智浅才庸又不能善其术。舆薪弗见而察及秋毫。有无怪其然者。近日乃有厘务委员。或为众所殴伤。或为民间枷号。毁局罢市。诸骇听闻。虽民情之顽犷。而官方恶劣。亦可想而知矣。粤俗强悍。近年犯上作乱。更若故常。此等情形。即其地方现尚安静。已有不堪设想者。又况高浔两省官军。与贼接仗。比又各有挫衄损失。高贼则波及于阳春等属。浔贼则分屯于郁林境地。广海寨又为客民所据。雄介岭海之间。跨连广肇两属数县。形势险奥。两粤之人。皆为殷忧。夫以积年久乱之地方。有负嵎圜视之贼。适当一切利孔百方搜剔之时。臣愚窃恐利未十而害已百。万一两粤之乱。即复有糜烂如咸丰三四年间者。更不知何所措其手足。岂惟厘金之不能办已耶。臣闻保邦制治。惟在用人。非粤厘之不可办也。以兹时势。欲厘务之大兴。必军务之先振。欲得厘务军务办理之法。要不外乎得人以理之而已。现在高州军务。闻以卓兴方耀两军积不相能。致贼益肆。提督昆寿前往督办。自宜事权统一。以速蒞事。昆寿在粤。前于道光年间。以督标中军随前督臣徐广缙亲赴夷船。颇着风概。为粤人所称颂。闻其人甚正派。办事和平。第于军务未大有所自树。浔州黄逆党众巢坚广西藩司刘坤一接统蒋益澧刘长佑之军。声威远逊。抚臣近委道员蒋泽春专办客匪。以分其任。

顾浔军之不振。尤苦于饷糈之不给。从来西省剿贼。未有不赖东省协助。而今之浔匪。又必待高州巨股剿办有绪。方能合力逐渐扫除。其势然也。以臣所知。现有广东道员唐启荫。品学萃励。胆识俱优。本藉广西。前随蒋益澧收复柳庆。战功卓著。练习戎机。去年复为刘长佑檄调所练团勇克复阳朔县城。随带赴东。奏留该省。自刘长佑来直。该员遂不复为当事所知。亦不自营求媒銜。如蒙 天恩俯加录用。责令会同昆寿督办高州军务。当有裨益。惟昆寿随带各员。文则道府。武则副参。与该员势分相陵。若非稍假事权。亦不足以资整饬而责成功。又两淮运使郭嵩焘。学具本原。通达治体。缜密廉干。有猷有为。本与曾国藩等同举义师。勤劳备至。而于湘中所办厘务章程。知之最悉。大半皆出其所商定。淮纲虽亦要务。而以粤厘相提并论。轻重缓急。所系攸殊。臣思粤厘必欲办理有法。非得如郭嵩焘者前往。恐不足以收成效而泯祸端。又浙江盐运使朱孙诒。自道光年间即任湖南湘乡知县。操履清严。治理有效。讲求团练乡兵之法。于湘中人才。尤多成就。该员屡列荐章。臣虽未亲炙其人。访求可据。方今时局艰危。破格用人之际。边方筦钥。尤贵得宜。又非寻常浅薄所能胜寄。若朱孙诒老成宿望。倘荷 圣朝量加擢用。当必能任一方之重。而纾当局之忧者也。臣籍隶偏隅。从事 禁密。于当时之务。及粤省情形。见闻稍悉。私忧过计。有不禁其言之缕者。并妄为论举。以备采择。期于时事有裨。臣不胜激切屏营之至。谨供折具陈。伏乞 圣鉴。

湖南厘金办有成效请仍照旧章疏

湖南巡抚毛鸿宾

窃臣接准户部咨开。奉 上谕。厘捐之设虽为兵饷起见穷民受累实深且恐猾吏奸胥藉端抑勒侵吞舞弊除各省奏明通衢要口设立厘卡其偏僻地面小商零贩经过之所从前设有厘局者概行裁撤并着各该督抚查明分别应留应撤各厘局咨报户部以杜扰民而严稽核等因钦此。又奉 上谕。各直省劝捐抽厘藉充军饷经明谕告诫严禁扰累至再至三惟地方大吏派员经理往往不得其人凡有顶戴虚衔皆可充任良莠既属不齐增减无从深考以致营私蕴利流弊滋多实堪痛恨嗣后各该督抚于捐厘委员概行裁撤统归地方官经理并按月申报厘捐各款实数由该管督抚按照例限报部其通都大道捐厘事繁州县未能肆应即着派令该管地方道府等官分头办理毋得以不肖委员充数至抽厘之法并各督抚按照部定章程简明条款分晰开载榜示通衢俾商民一望而知不致使猾吏奸胥从中舞弊等因钦此。遵查湖南办理厘捐。创始之初。经前抚臣骆秉章参稽舆论。体察情形。仿唐臣刘晏引用土流之法。不归衙署。不假手吏胥。力除关卡陋习。湖南地方瘠苦。本非富商大贾辐辏之区。是以历来并未设立货关。与湖北江西等省地大物博者。情形迥异。而综计每岁所入。虽衰旺不同。大约总在百万内外。频年保境援邻。支持危局。深

资其力。良由用人立法。权衡悉当。收解胥归核实。商民久相信从。用能有裨饷需。无伤政体。前湖北抚臣胡林翼创办北省厘捐。一皆仿照湖南成法。臣十一年履任之后。留心查访。其中节目。或尚须随时变通。而大纲实为尽善。今若裁撤分卡。专归地方官经理。则窒碍滋多。弊端愈甚。谨为 皇上一一陈之。湖南办厘之始。原止就长沙湘潭常德益阳买卖较大之处。设局试办。迨后各客商遂有改向未经办厘地方贸易者。商民纷纷稟请一律抽收。以昭公允而杜趋避。于是始于沿河各口岸。次第添设。其乡村小市。不通舟楫者。则至今未尝举行也。又湖南号称泽国。洞庭以南。港汊纷歧。设卡处所。无从控扼总要。势不能不设分卡。春夏水涨之际。总分各卡复多未能扼要。势又不能不设稽查卡。分卡为商船终岁往来之地。稽查卡则随水势之涨落为撤留。此皆择其必不可少者。始行举办。仍随时察看情形。如无裨补。即便停撤。凡过卡货物。核算清楚。收明厘金。立即填票放行。毫无阻滞。在此卡业经完厘之货。经过彼卡。查验货票相符。并不重抽。计湖南通省卡局。不过数十处。相安已久。商民俱无异言。倘一律议撤。则坐贾或从而迁移。行商必因之绕越。不独总局总卡恐成虚设。而厘金之有无不同。即物价之重轻互异。奸巧者每网利以自私。良懦者或向隅而受累。是有损于军饷。并无益于商民。此湖南厘金分卡碍难裁撤之实在情形也。

厘金一项。取什一于商贾。款目繁多。事务冗杂。过客之去来无定。抽收之多寡难权。非若地丁钱粮垂为定额。官有册籍可稽。民有旧章可守也。湖南办厘章程官绅并用。凡收支稽查。以及书写算货等事。皆于生童中选派。由督办官绅逐日考核。所收数目。按月榜示通衢。有目共睹。不独商民俱能见信。即前年洋商因茶税一项。赴岳州卡局。亦称湖南办事之有条理。既已成效可睹矣。今将委员委绅概行裁撤。而惟责成地方官办理。比而较之。其弊有四。委员委绅。专办厘务。又有帮办绅士。分任其劳。精神一则照料易周。耳目多则箝制更密。但属中材。便可胜任。地方官苟留心民社。则一邑之公事。已觉日不暇给。虽长材肆应。亦难以余力及于厘金。由是吏胥伺闲以营私。奸商通同而舞弊。收数必立形其绌。军饷将何所取资。其弊一。各卡局每日经过商旅。不下数十百人。委员委绅。常川在局。收钱算货。无不躬亲督办。随到随行。偶有争执。亦可立时了结。无所拖累。地方官深居衙署。若任听客商出入。体制未免太褻。且一县之中。市镇不止一处。相距县署。远者或一二百里。近亦不下数十里。万难日日亲历。其势不能不假手于丁胥。上下之情不通。斯苛索留难。扰累无从而究诘。亏挪侵蚀。丁胥相倚以为奸。既恐饱私橐而损公家。尤虑拂商情而滋事故。其弊二。设卡处所。皆有地方官管辖。委员委绅。无权势之可藉。收支帐目。人人可以翻阅。稍有积弊。不独地方官得而纠察之。即地方

之绅士商民。亦得而举发之。倘归地方官经理。则银钱应入县库。簿帐应存署中。一切收支细数。外人莫能尽知。知之亦莫敢置议。在自爱者固不至任情挥霍。然难保不因公移挪。倘遇任满卸事。列抵流交。势所必有。案牒因之鞣轳。款项必至虚悬。其弊三。抽捐厘金。事非得已。当此军饷支绌。故不能不设法补苴。将来大局肃清。即不可不随时停止。委员委绅。由省局札派以往。帮办绅士。亦多从异地遴选而来。收发之权自上操之。欲行即行。欲止即止。无牢不可破之患也。一授权于地方官。则吏胥据为利藪。目前已无实济。日后且成陋规。即至军务完竣。札飭裁撤。而阳奉阴违。把持盘结。势必不免。以朝廷权宜之创举。供吏胥久远之私图。其弊四。兼是四弊。又有二难。委员委绅。奉委办厘。所办之事未善。即可因事撤之。地方官总理一邑所司不仅厘金。有廉静之吏与民相安。而于厘金时形废弛者。有明干之吏办公无误。而于厘金未暇兼顾者。未便执办厘之能否为殿最。斯厘金仍无责成。则考察功过之难也。道府所辖地方。远者或千余里。其本任有表率之责。职位又较尊崇。因办厘而旷误职守。既恐莫肃官常。因办厘而倚伍商民。更觉有乖治体。且道途往返。州县之供亿徒繁。草率稽查。局务之秉承终隔。则道府分办之难也。夫钱粮定有科则。犹相率勒折浮收。豁免刊贴誊黄。犹时或私征入己。而谓地方官经理厘金。即可弊绝风清。此势之所必不能者也。

臣固不敢信委员委绅之皆贤。亦不敢疑地方官之皆不肖。独以为天下无无弊之法。惟贵有守法之人。得其人。则归委员可也。归地方官亦可也。不得其人。则委员有弊。地方官亦有弊。而地方官之弊更甚于委员。语云。两害相形。则取其轻。两利相形。则取其重。此湖南厘金碍难归地方官经理之实在情形也。臣查湖南从前防剿窜贼。分援四邻。支用之浩繁。筹饷之竭蹶。久在  圣明洞鉴之中。臣受事以来。李秀成狙伺于江西。姜映芳张高友等鸱张于黔粤。而石达开大股。又复狼奔豕突。窜扰边陲。转饷征兵。几有岌岌不支之势。犹幸厘金按月收解。得以均匀散放。藉免饥溃而策成功。兼之各营兵勇行资。以及军火器械。应接不暇。实为东南诸路一总粮台。亦全赖厘金支此危局。况两粤黔鄂江皖数省。皆与湖南唇齿相依。当此军务吃紧之时。曷敢不竭力维持。为先事预防之计。湖南民气刚强。筹兵较易。筹饷则万分艰难。近因邻氛四逼。商贾裹足。厘金已日形减色。若再更改旧章。设有窒碍。则诸务皆将束手。合无仰恳  天恩。俯念湖南厘金办有成效。准仍照旧经理。毋庸另议更张。实于大局有济。抑臣更有陈者。军兴十余年。东南财赋之区。概遭蹂躏。开源节流。两穷于术。既不能撤兵以纵贼。即不得不筹饷以养兵。筹饷之法。以抽捐厘金为最善。抽捐之法。用地方官不如用委员。用委员不如用绅士。盖情形洞悉。则处置自能合宜。耳目较亲。则利病易于上达。他省之光景。臣不得知。

第就湖南而论。自咸丰五六年。先后设立厘金盐茶局助饷。积成巨款。而农安于野。士安于家。商贾亦相与安于市。百物价值。初未腾贵。民闲无所谓病也。今议者动称抽厘为弊政。果使别有生财之道。夫孰居聚敛之名。但为局外之空谈。未究局中之情事。则圣门耻于言利。凡人皆若可疑。欲举一以概其余。将因噎而竟废食。臣窃观天下大势。不患弱而惟患贫。抽捐厘金。实现时必不可已之举。祇须责成各督抚。慎于用人。务期 国计民生。两无妨碍。用人既当。立法自平。匪特补救时艰。亦免留贻后患。否则防弊以法。弊即缘法而起。法愈繁。弊愈巧。转得恃法以事其弥缝。非徒无益。而又害之矣。历观古今得失之源。得人者兴。恃法者敝。凡事皆然。而厘金特其一端。此又臣度势审时。管见所及。伏冀 圣慈之垂者也。臣于各属办厘官绅。认真访察。尚无不肖之徒。滥竽充任。倘查有营私情弊。即当据实参办。断不稍事姑容。至各属捐输。亦系官绅并委。与办理厘金。大略相同。并请概照旧章。免归地方官经理。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恭折附驿具奏。伏乞 圣鉴。

详陈厘捐源流利弊疏同治三年

广东巡抚郭嵩焘

奏为各省抽厘济饷。历着成效。谨就管见所及。备溯源流。熟筹利弊。详细胪陈。仰祈 圣鉴事。窃惟 国家承平日久。营兵废弛已极。广西贼初起。调集山陕滇黔边兵。谓必优于腹地。均因日久无功。以次撤归。嗣后各省筹办防剿。专务募勇。而营兵亦时就地拨调。始终不能一得其力。自古行军。皆由调发。近时则一出于召募。此用兵之一变局也。军务初起。 朝廷颁发帑金。动辄数百万。或由户部运解。或由邻省协拨。军营安坐以待支放。师久而财日匮。东南各省。蹂躏无遗。户部之解款。邻省之协饷。力皆不能自顾。偶一办理防堵。捕剿土匪。左支右绌。无可为计。其势又不能坐听其决裂。故虽艰窘如广西贵州。亦须经营筹划。自求生理。而湖南经理得宜。则竟以一省之力。支柱数省。此又筹饷之一变局也。用兵既久。筹饷之难倍于筹兵。饷裕则兵强。饷匮则虽有兵而不能恃以御侮。总计十余年以来。筹饷之方。名目繁多。其大要不过二端。曰捐输曰厘金而已。捐输起自汉卜式。出私财佐军。流极于宋明之季。而有搜括之令。 国家开捐纳之例。导之以仕进。取之有节。劝之有方。巨富厚资。立致荣显。中下之户。亦乐有以自效为法优矣。而数行之。则民怨官烦而法亦敝。故捐输可以救一时之急。而不可为经久之规。厘金之制。盖缘始周官之廛布歛布。以杜子春注意推之。廛布者。当如今之坐厘。歛布者。当如今之行厘。而自周以前。商贾之征。数倍于农民。后世水陆钞关。额设极少。税课亦极轻。此非徒以恤商也。王者节宣天地之宜。田赋所入。以之制国用而有余。商贾聚散无恒居。盈虚无定势。官吏易缘为奸。故常弛其征以便民

。军兴用繁。则百税并举。邃古以来。国用之需。无不取给于百姓。宋王安石窃周官之意。以扰承平无事之民。君子所深恶。至于艰难筹饷。而一切苟且之政行。其势自迫于不容已。四民中惟农商二者为有常业。不取之商。即取之农。农民务本而生计微。商民逐末而利源厚。轻重之宜。亦易知也。今之厘金。与汉之算缗。唐之除官钱。宋之经制头子钱。名异而实同。汉唐之世。所谓算缗诸法者。皆取之商贾之本钱。故又有告缗手实诸法。以穷其根柢。其余百货。更加以税。史册所纪。令烦法密。所以佑民财者甚至。然而汉唐宋取之民者多。而为利反少。今取之民者约。而为利反多者。何也。汉唐之制。为定法以督之州县。督之州县。则吏胥之搏噬益繁。而终无实际。为定法。则商贾之丰俭。或相倍蓰。或相千万。而不能不着为课额。以派之州县。通都巨镇。可以倍征者。而或徒饱私橐。山城僻壤。并无贸易者。而亦一例取盈。又或于正供之外。科以杂差。故为扰也。今之厘金。惟不限以科则。不拘以程序。一依唐臣刘晏之法。引用士人。因地制宜。犹得任人不任法之意。臣等请历言之。所谓不限以科则者何也。譬如上海厘金抽收之法。异于江北。安徽异于江西。湖北异于湖南。货行之通滞。商情之顺逆。惟其所便。而不以相强。上海厘金。抽收最重。以次推及广东。不逮十分之一。不能比而同也。甚至一省之货。此轻而彼重。一厂之设。此疏而彼密。惟无科则。而后事事乃稍可以核实。可以便民。所谓不拘以程序者何也。凡商船经过之通津。有卡厂行厘。货物囤积之巨镇。有门市坐厘。其大较也。间有支津汉港。绕越偷漏。则又添设分卡。小镇毘连大镇。或至居奇。则又添设分局。皆随时酌量办理。一省扼要之区。不过三四处。办法亦因而加密。其余则稍宽其法。设局多者。不过一二十处。或通数府县无一卡局。或小镇举办。而大镇反未及举办。推而至于各省。或办或不办。或办之有效。或竟无效。一听督抚之自为经理。均无一定之程序。强之以必行。是以用兵十五年。被扰亦十余省。其势岌岌不可终日。而募民以为兵。因地以筹饷。士安于家。农安于野。商贾亦相与安于市。督抚大吏委任一二员绅举之而裕如。自汉以来。理财之稗政。未有优于今日之厘金者也。今言者或曰。病商。不知周秦之世。天下大利归于商贾。汉兴而力加之困辱。诚恶其专利也。历周至明。士大夫不屑为商贾者。故虐取之而无所惜。本朝稍加以宽典。士大夫多出于其途。商贾之利厚而权亦重。财雄而势亦豪。厘捐所取。于其岁入之赢余者。仅百分中之一二。以今制准之汉唐宋明以前。其轻重多寡之数。必有能辨之者。又况完善省分。每以保护商贾为言。其筹办厘金者。大率在于兵燹之后。盗贼出没之乡。即如湖北之汉口。湖南之湘潭。其间著名巨贾。半皆籍隶川陕。使厘金稍有病于商。亦岂能强其间关跋涉。转侧兵戈之地。而自投完纳。毫无避就乎。是言病商者。既未考古。又未知今。徒为商贾

争锱铢之利。以代护其私。亦已惑矣。或又有以扰民为虑者。查厘金按货计捐。丝毫皆出之平民。人所知也。然富民日费钱数千。以厘计之。当捐钱数十。中人之家。日费钱数百。捐钱数枚而已。按户责捐。是为口税。为户税。唐宋之制。所以为扰也。准之日用之需。则固可敛缩节省。以求相济。而不见为累。百姓难与图始。创法之初。动多阻挠。其或至滋事者。则又无艺之顽民。乘风狡逞。意图劫掠。商贾不任受也。捕治一二人。而已帖然相安。臣鸿宾抚湘数载。通省中从无抗捐违厘捐之案。有之。则石门之蠹役。宜章之散勇也。亦足见商情民俗之利病从违矣。且一意营私。以龙断为得计者。商人之同情。一端偶逞。以顽抗为能事者。奸民之恒态。若因一二抗厘之案。遂据以为扰民。则闹漕抗粮。江浙成为积习。拒捕殴官。闽广视若固然。苟求民情之顺悦。不顾政体之凌夷。将并钱粮而不征。舍盗贼而不治乎。势固不能也。或又有以中饱之弊为言者。窃念天下事无一不坏于中饱。而惟厘金之中饱为犹轻。盖凡中饱者。必一切惟所侵渔。厘捐以数人而理一厂。以数厂而治一事。总局司其出纳。藩司核其成数。上而督抚制之。下而州县制之。众注之耳目。皆得指其是非。纳厘之商民。亦不甘听其含混。纵云中饱。盖亦无几。

自古有治人无治法。苟得其人。虽稗政亦无所扰。苟非其人。则缓征蠲赈。及一切保甲社仓之美政。皆足以滋弊端。督抚切己之经营。自愈于旁观之臆度。各省办理厘捐。号为中饱者。向以广东为最。江北次之。无他。惟无章程而已矣。江北之中饱在官绅。道员郭礼图一加整顿而弊立除。广东之中饱在商贾。深固纠结。较难断禁。稍与清厘。盖亦把持之意多。而侵蚀者有数可纪。今官绅并任。而地方官则专其稽查之责。而不予以操纵之权。既不致盘踞为奸。又无差胥为之爪牙。故为弊轻。而去弊也亦易。若以绅员办理厘捐支销薪水言之。则尤非事实。绅员之贤者。多不乐任事。或由督抚延请。或由奏派勉强从事。其中材皆足以自谋衣食。用其力以筹饷急公。月给薪水数十两。少或数两。此何关国计之盈虚。而相与痛心疾首。实不能容。尤惑之甚矣。或又曰休养之政宜讲。臣嵩焘前在江苏浙江。见其地把持厘捐。辩论纷繁。迄不能举行。被兵以后。周历松太各属。常数十里无人。上海办理厘金。岁常数百万。而地方独完。商贾转盛。湖南支持数省。专恃厘金接济。亦未闻民气致有销耗。贼势如虎狼水火。不急筹拯救之术。而日且姑安坐休息。果足为休息乎。厘捐所以犹为良法。正以商贾赢余之利。取之无伤。而得以其间与民休息也。其取之约而法均。行之简而情亲。尤得筹饷之妙用。汉法二缗而一算。算者口出钱百二十。二缗一算。每钱千取六十。唐之除陌钱。宋之经总制钱。皆千钱取百。臣鸿宾前在湖南。酌定厘捐章程。大率每钱千令捐一二十。最为轻减。上海盖将倍焉。广东则尚不及其半。故曰取约。按货估值。计钱抽厘。本厚者出多。

息微者出少。人各效其力。无幸免者。故曰法均。汉唐宋课商之法。名目至不可穷纪。今总其名为厘捐。故曰行简。任之绅员。与商贾朝夕相见。利害盈虚。可以互相参证。不胁以官威。亦不督以成法。故曰情亲。所以行之数年而无弊者。存乎用法之人。而法亦稍良矣。必欲从征之士。枵腹荷戈。近寇之区。开关延贼。而后为休养。正恐古人所谓休养者。不如是也。近见金陵克复以后。言事者动请停止厘金。或请酌量裁撤卡局。不知言停止者。既别无筹饷之法。可以斟酌盈虚。言酌量裁撤者。亦未尝考究各省办法。轻重疏密。原自不同。万不能尽一省之水陆市镇。概行举办。一隅之见。难与辨论。而民情之各私其财。各专其利。自古为然。但闻筹饷之说。而已多阻难。一闻停撤之言。而更加附会。湖南所以能尽其力者。专恃地方绅士。主持正论者为多。商贾百姓。不敢有所异同。苟以天下为心。则事势之艰难。百姓之情伪。亦当稍具权衡。奖之以忠孝。使佐公家之急。劝谕百端。犹不能一应。既有停撤之议。远近传述。起为难。是徒以一二人之私论。上以眩惑 朝廷之听。下以鼓动愚民之气。使有所借口。以遂其背公营利之私。以之处平世。而犹为伤化。以之奖衰俗。而适以长奸。臣等窃以为 国家爱民。当规其大者远者。近年以来。减苏松浮粮。豁免江西摊赔款项。军务报销。不归部核。此数者。实皆汉唐以来未有之德政。以是振励天下之人心。攘除寇乱。蔚成 中兴之业。惟其所规者大。而所及者远也。

现在江南巨寇虽已荡平。余匪尚数十万人。聚江西闽粤之交。筹兵筹饷。势处万难。商民计厘缴课。本属些微。而军需累少成多。藉资补救。官不得已而与民争利。言事者又欲私商贾以与官争利。而所据以为言者。大率影响附会。于民生利弊。实未尝深加考究。自宋以来议论繁多。凡言利者。皆不容于公论。故敛怨以为私。君子之所戒。而固为小人之所趋。至于敛怨为公。则贤愚同所兢兢。军兴十余年。自江皖两湖外。筹办厘捐。每多有未尽之利者。良由事涉言利。下之结怨百姓。上之得罪清议。而聚敛朘削之名。几乎先无以自解。故智巧之士。率推诿而不自任。而一二办事省分。迫不得已。艰苦经营。粗有成效。言者又取道路无稽之议论。而急毁之。徒使地方官事事掣肘。敛怨益深。筹饷益绌。瞻顾周章。进退两无所据。是 朝廷爱民尚为虚语。而地方公事已先受其实。害所关于风俗人心尤大。夫不念民物丰啬之原。而动以言利为事者。陋也。不顾时局艰难之寄。而仅以不言利为名高者。尤君子之所慎也。易曰。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财。三代王者理财之道。酌盈剂虚。裁成辅相之义精矣。而曰生之者众。有所以生之者也。曰为之者疾。有所以为之者也。读古人之书。闻一二人之言。而妄思兴利。不顾民生之休戚。事势之顺逆。无论为公为私。而皆谓之陋。读古人之书。闻一二人之言。而遂欲据之以为名。古



今得失之宜未接于目。天下利病之数不关于心。仅以邀流俗之誉。使办事者无所措手。故宜慎也。臣等至愚极陋。然于古今事变。名臣大儒奏疏论撰之文。皆曾考求得失。究知其本末。决非敢言利以病民者。而身当其位。事处其难。稍求有益于国。无害于民。仍惟厘捐为尚。可以行之久远。不敢不一一据实直陈。发明其义。伏乞 皇上天恩。诸言停止捐输厘金者。概予留中。使不至传播。庶斯民浮动之气。不致挟 朝命以图与官相抗。俟天下无紧急之军需。直省无积欠之兵饷。户部无竭蹶挪移之苦况。而后断自 宸衷。尽罢各省厘捐。惠商而商实受其惠。无焚掠之忧。便民而民真得其便。无荡析之警。乃永以培养元气。涵濡 圣泽。天下幸甚。臣等筹商大局。意见相同。谨合词披沥上陈。伏乞 圣鉴训示。

缕陈广东厘务情形片同治三年

广东巡抚郭嵩焘

再广东厘捐。旧设卡厂。凡五处。曰韶关厂。当江西湖南两省来源。为广东之北江。曰白沙厂。附近惠州府城。为东江。曰后沥厂。附近肇庆府城。当广西来源。为西江。曰四会厂。则贺水别由广西之贺县以达四会。而汇于西江。广东竹木之所从出也。曰芦包厂。为省河上游总汇。东西江三厂。收数甚少。而来源或数千里数百里。皆巨川也。韶关芦包两厂。每月收数各万余金。为厘捐两大厂。又有陈村江门两厂。则皆抽收坐厘。合之省城佛山潮州为坐厘五分局。窃查广东海口纷歧。诸江之水。旁穿侧出。而经流实会于省河。其不由省河者。潮州之韩江。别会汀赣诸水。自由汕头入海。名曰东海。雷廉各属。名曰西海。沿西海府县。地势楠长。内界广西。琼州又南悬海外。所产靛桂皮。贩运各省。为出海大宗。廉州海口最著者。名曰北海。雷州海口最著者。名曰海安。地方设卡抽厘。据为私利。已阅数年。前署督臣晏端书委候补知府吕铨安徽候补知州江国华前往清理。至于被殴。并不一加惩办。纪纲法度。废弛为甚。臣等体察广东情形。民情非甚刁悍。而绅士之把持。能急公者少。人才之萧索。能办事者尤少。数月以来。稍将包抽之私厂。一概裁撤。归并官厂。去其弊端之显见者。其余石龙西南九江三多祝各处巨镇。无虑十余处。省河下游。各国贸易。及牛庄烟台江浙福建之海船。尤为厘捐巨款。皆以举办艰难。未敢强行。仅西海等处。因地方私厂之旧。裁撤整顿。添设海西分厂。此广东办理厘金之大概情形也。其间谷米薪柴两项。各省办理章程互异。江西两湖产米之乡。一律抽收。上海则米价昂贵时。暂一停止。广东以此两项为贫富所同需。自开办至今。永远停止抽收。海西添设之厂。又惟抽收出进海口之桂皮靛油麦甫棉花沙纸包等共八大宗。此外百货皆无厘捐。其抽收既视他省为轻。其办法又视他省为。苟且将就。以图无事。言者又更欲裁撤北海厘捐。臣等不解何

以私收营利办理数年。官吏竟能相容。改归官抽。商民已肆其阻难。京师且传为过举。前访闻新选长甯县教谕王师祥主谋滋事。经委员候补知府吕铨禀揭有案。已咨部将该教谕暂行斥革。研讯确情。归案拟办。原奏称尚未得主名。一似指陈前后厘捐情形。而于此等案由。竟全无所闻。可见传闻无实之辞。影射趋避。挟私求逞。断难凭信。恐部臣或照案拟准。责成裁撤。致商民藉端以相抗拒。臣等虽能据情奏请照旧办理。而政体之伤损已多。谨先将广东办理厘捐情形。详晰缕陈。伏乞 圣鉴训示。

请及时防弊疏同治六年 六条录一

王书瑞

一厘捐宜及时整顿也。自军兴多年。无从筹款。不得已而借资民力。封疆大吏。岂有不仰体 圣意者。必谓厘捐之无一非弊者谬也。然竟谓厘捐之一无所弊则不可。各省厘捐。在省局总办者。类皆司道大员。固宜随时慎重。弊绝风清。由省城而各府各州县各乡镇各厘卡。各有委员。虽经各大吏择人而任。然其中已难保无喜事之人。渔利之习。自委员而下。各局各卡。又有司事。自司事而下。各局卡各有书差。谓其中皆系安分守己实心办事之人。尤未敢信也。厘捐之弊。最忌偷漏。于通津大路设卡抽收外。各处支港汊河。设卡殆。谓如是而后可以收其利。不如是则适以滋其弊。盖所谓利弊者当通大局而计其得失。非仅执一隅以杜其趋避也。偷漏之原。半由于司事书差之贪婪。往往于正税之外。多方需索。则情有不甘。又出于委员之怠惰。遇有商船到卡。不亲自查验。任听司事书差之留难而不顾。竟有自朝至暮。不能放行者。则势又苦其不便。情既不甘。势又不便。安得不思偷漏乎。然则禁偷漏。当先禁司事书差之需索。委员之怠惰。是所以清其源也。不清其源。但遏其流。凡偏僻处所。皆设卡以伺之。一卡有委员有司事有书差。则各有经费。而偏僻处所。一日所抽之捐。不足以供一卡一日之用。则仍于通津大路所设之卡支取接济。即使毫无偷漏。而以目前添出之经费。较从前漏收之商税。恐亦不甚悬殊矣。且弊有法之所及防者。有法之所不及防者。商船往来日久。与各卡司事书差渐多熟识。竟有彼此勾串。以多报少。至偏僻处所。耳目所不及。竟可以得贿放行。合数十船之货。逐一抽之。正额本属无几。倘有一二船之货。私自走漏。所得更不足以偿所失。至厘捐章程。有漏税者。查出后。或罚十倍十余倍。所罚之款。除提出充公外。悉赏给查出漏税之人。于是皆以为利。遇有商船丛集。河道壅塞之时。来船不能经至卡前。先于市梢港口停泊。听候查验。而巡查书差。捕风捉影。假公济私。辄指为漏税。以冀罚款之可以肥己。夫多一卡多一费尚可忍也。多一卡多一费并多一弊。不可忍也。罚十倍。罚十数倍。悉以充公。尚可为也。罚十倍。罚十数倍。名为充公。实则营私。不可为也。为今之计。于

各府州县地方。体察情形。凡偏僻处所。可以裁撤者。悉令就近归并。以节经费而杜私弊。并责令各卡委员。于货船到卡亲自稽查。不准稍有需索留难。倘有勾串私放。及意图肥己指为漏税者。从严惩办。至罚款务须平允酌减。一律归公。不准另有赏给。以绝营私。再厘捐一项。取之即毫无弊端。用之岂漫无节制。钱粮正供。俱有定额。而挪移侵吞。尚有流弊。况乎抽厘本无定数。应令各卡于每月收税若干。经费若干。逐款申报。该管厘局。即将各卡出入清数。按月申报省局。至收支各款。可否 飭下户部。明定期限。造册汇报。如有款目不清。收支各项。前后大相悬殊者。行文驳查。并逾限不报者。作何议处。庶不致漫无稽考。于捐务亦益昭慎重矣。

缕陈江苏厘捐拨款支绌情形疏光绪二年

沈葆楨

奏为江苏厘源日竭。拨款日增。谨将实在支绌情形。缕晰陈明。恭折仰祈圣鉴事。窃江苏厘局。向分三处。一为金陵厘捐局。前督臣曾国藩奏明每月专供甘饷三万两。不足。则由运库拨补。一为苏州牙厘局。一为松沪厘捐局。向来收数较多。供应湘淮各军月饷。及京外各处协饷。本省善后等用。款目纷繁。久已入不敷出。现在收数日绌。拨款日增。据甯苏两藩司暨驻局道员等禀请具奏前来。臣等详加察核。出入不敷。数目太巨。不能不将实在情形。为

皇太后 皇上缕晰陈之。江苏各局厘金。从前军务初平时。抽收极旺。嗣则逐年减少。有江河日下之势。臣等督飭承办总局。悉心稽核。力杜中饱。本年二月间。曾将委员特参数人。甄核未尝不严。而厘金日见其少。盖以抽厘本无定额。全视商贾之盛衰为转移。近来百物翔贵。货滞不消。商人折阅既多。转输难继。假如往年运货两次者。今年祇运一次。则公家厘税。即因之少收其半。上海沙船。从前有三四千号。近则不及十之一。生意萧索。厘捐焉得不衰。此无形之消耗公私俱困者也。商情困苦如此。不得不曲加体恤。苏沪设卡抽厘。初办时卡多捐重。自同治四五年后。年年核减。前督臣曾国藩于同治七年十年。大减两次。同治十二年。前署督臣张树声等奏明将江南之粳米谷停捐。光绪元年。臣元炳又奏明将江南之糯米杂粮停捐。凡此轸恤民艰。均出于万不得已。而所减之数。综计已不下数十万。此有定之短绌。虽有损于公。而尚有益于民者也。其为害最甚。而莫可谁何者。则莫如洋票。洋人运内地土货。概凭单照验免。不得抽厘。当定章之始。专指洋商而言。所短尚不甚多。近则内地华商。避重就轻。托名诡寄。由内河而至长江。到处皆是。偶一扣留。则洋人出头包庇。动以留难索赔为词。此无穷之漏卮。而良商并受其害者也。光绪元年收数。苏局仅六十五万八千八百余两。沪局仅一百三万六千余两。金陵仅三十万两有奇。为从来未有之奇绌。其放款。则尽数用罄。苏局欠解淮军月饷

等项十七万七千余两。沪局欠解淮军月饷等项三十万四千余两。而金陵局所短之甘饷。运库无能拨补。且须挪甘饷以应部拨他处之急需。所以西征出关军饷。奉天练饷。东三省俸饷。以及织造承办 实录馆绫绢等项银两。明知其有然眉之急。而羽书鳞。解济无多。海防奉 旨饬拨江苏厘金四十万两。则丝毫未解。臣等非不念南北洋防务。为切己至要之图。无如厘金收支各款。按籍可稽。实已尽收尽放。毫无余剩。势不能将向来应拨之款。横行截止。或者谓裁撤防勇。以节饷需。窃恐帑藏竭于外输。而本省设有缓急。毫无足恃。则所以贻误大局者尤深。或又谓仍须整顿厘捐。岂知目前良贾纷纷歇业。更何堪竭泽而渔。其黠者方以洋单为护符。又何可为丛驱爵。再四踌躇。无从补救。窃思部臣综核度支。凡遇应拨之款。分省指拨。原有一定权衡。外省接到部文后。照例转行各该局饬令遵办。各该局接到行知后始则未尝不思设法筹解。乃迟之又久。迄无以应。左支则右绌。顾此则失彼。各处索饷之文。络绎如织。而经营支放之员。空文搪塞。仰屋叹嗟。以去年收数。较之往年。其骤绌已出人意表。而查核今年春夏情形。欲上追去年之数。又万万不可得。必待大局决裂。再行和盘托出。虽从严参处而已晚矣。臣等详慎酌核。本年奉拨之款。如 万年吉地。 惠陵工程。典礼攸关。自当先尽筹解。断不敢稍涉迟缓。其余已拨未解之款。名目最为繁多者。莫如西征饷。银东三省饷银两项。西征饷银。臣等于本年正月间会同具奏。拟按月统协八万两。除划还洋款外。尽解左宗棠后路粮台。凡老湘营及关内外各军。均由左宗棠统收分解。以一事权。可否仰恳 天恩。俯准敕部查照前议。免予添拨。东三省饷银。现拟就已奉部拨之款。饬令各局竭力攒凑。惟力是视。此后如有续拨之款。可否 敕部暂免派拨。以资周转而苏喘息。至海防案内厘金四十万两。目前一无指望。臣等身在局中。万难饬提。直隶督臣李鸿章。亦深知江南艰窘。不忍迫促。将来祇有察看情形。另行筹议。此又不敢不预为陈明也。区区愚诚。伏求 圣慈垂察。

荆宜施道禀沙市客帮恳变抽厘章程批

胡林翼

抽厘助饷。为 朝廷不得已之政。此固官民所共鉴矣。沙市十三帮禀称。养兵之计。谅不失恤民之心。抑知养兵所以卫民。即所以恤民。否则此贼不除。民从何恤。特虑官吏中饱。兵勇冒销。不能杀贼。即无以对民耳。当思厘多一文。即货贵一文。于百姓则增其价值。于商贾究何损丝毫。来禀言出境入境。该商等均愿在沙市加增。与平善坝增厘无异。则是朝三暮四之说。沙市距平善坝。隔荆宜两府之地。相距数百里。何以增之于沙市。必不可增之于平善坝乎。如谓水险不能泊船。查之于平善坝。完之宜昌府可也。如谓市小钱艰。则盐课

之钱。果从何来。且宜昌沙市。号栈均通。抽之宜昌。兑之沙市可也。饰词遁词。实难凭信。前已手函批复。兹据所禀。仍用前意分条明示。一平善坝抽厘。较沙市更为扼要也。自蜀入楚者。土膏是其大宗。自楚入蜀者。花布是其大宗。试取沙市月账核之。土膏一项。挂一漏万。花布一项。亦千不取百。沙市欺罔太甚。宜昌刘守首建此议。特嘉其筹划之勤。遂有委办之举。沙市十三帮在荆州之地。竟欲挟其黔驴之技。阻我筹济之法。该道等 国之大臣。亦因而徇其所欲。 国体谓何。军饷谓何。乃动以罢市之说。为苏张恐喝之计。此鹬鸟欺孺子之故智。施之本部院。实大谬妄。一搜括之政。儒者不尚。然军政系亿万生灵之命。军饷系水陆三万余兵勇之命。两害相形。则取其轻。两利相形。则取其重。与其饥军而误地方。无若取商贾之利以援大局。且元明之季。因军饷而加赋。我 朝爱民。永不加赋。取逐末之微利以饷军。其滴滴归根处。仍是百姓食贵耳。商贾之计。究无所损。民间若能节用少取。则百姓生计。尚不甚碍。此厘金之说也。至于贱人所食惰农所宝。则虽多取之而不为虐。况多取以益军糈。犹愈乎厉禁而徒饱吏胥之壑也。试问川中土膏。由沙市上税者。果止此乎。果不止此乎。如谓果止于沙市账目之数。即至愚之人。亦知其不诚。奈何以奸商之诟词。挠筹饷之大法。此平善坝必应设总卡之定计也。一罢市之说。岂敢笔之于书。岂敢入于吾耳。有罢市之人。自有惩奸之法。设沙市果罢市。即发封条永远封禁。月少一万余串之厘。不过太仓稊米。舍政体而不顾。以遂奸人市侩之谋。可乎。罢市而月少一万余串之厘金。罢市而彼乃月少百余万之生计。奸人之自为谋者。果得计乎。果不得计乎。至推而及于盐船。推而及于橈夫。尤为杞人之见。总之政体不可因市侩而阻挠。可任其罢市。而另设严办。虽派兵调将。亦所不辞。断不可因一二市侩。而使大权归于奸民也。一汉高立制。重农抑末。故贾人不得乘车衣丝。循至武帝告缗平准。而大利之权。尽归于上。此诚治天下之大计。

今日之势则不然。州县之敬市侩如见大宾。利其规耳。廉隅不立。顽钝之贾腴颜与士大夫抗礼。而气日骄。志日肆。此又大体之可鄙者也。不摧抑之。 国何以治。一禀称该帮愿一律加增。所加几及一倍。此尤为其愚弄。与其沙市加厘以中其奸。不如于上游自取其利也。即谓行市所聚。多在沙市。然因微利而失大体。损大权。何以为政。应饬该道于沙市罢市阻挠之行。即发封条永远封禁。即加增厘金。亦不准其开行置货。一厘金之局。一丝一粒。无不归于军饷。以此取民。亦可无愧。且如此苦心以筹饷。济军即以卫民。谅为神人共鉴矣。法在必行。政贵有体。慎勿为小利所惑。为奸民所愚。致误大局。

文忠当湖北再陷之后。独搢危局。以济诸军。其筹划饷需。有非寻常意计所及者。如鄴侯转漕关中。允为中兴功臣冠也。此批雷厉风行。力持大体。尤有

子产治郑气象。略举一节。弥见当日任事之难。

## 卷五十七 户政二十九开矿

### 军储篇三

#### 魏源

难者曰。货源之为急标。开矿之为浚源。则闻命矣。若夫聚众则难散。边夷则易衅。税课将滋弊。则若之何。工巨而无款可筹。费重而无矿可验。则若之何。曰。亦知云贵无岁不开银矿。国家无岁不征矿税乎。大清会典。正供岁入之数。云南银场。岁课六万七千三百两有奇。永昌府及广东无定额。云南金矿。岁课金六十两有奇。贵州思南府无定额。云南铜矿。额课银万八百有奇。四川两广无定额。云南铅锡矿。课锡三千有奇。山西湖南四川两广无定额。岂滇黔之矿不聚众。不征税。而他省独患众患税乎。岂滇矿不边外夷。黔矿不边苗疆。而他省独患其边夷乎。甘肃甘州八宝山之金矿。湖南辰州大油山之金矿。提督派兵守之。乘夜偷挖。至今为两提标之优差。伊犁塔尔巴哈台之金矿。将军派兵守之。客民串谋潜挖。至今为驻防之利藪。广东琼州之银矿。挖砂百斤。煎银六十两。其工费仅六两。此外四川马湖建昌番地之矿。浙江温处之矿。所在皆是。但官不禁民之采。则荷锛云趋。裹粮鹜赴。官特置局税其什之一二。而不立定额。将见银之出不可思议。税之入不可胜用。沛乎若泉源。浩乎如江河。何必官为开采。致防得不偿失。财不足用乎。闻之滇吏曰。矿丁多寡。视矿苗衰王。矿王人众。矿衰人少。矿绝人散。有利则赴。无利则逝。不俟官为散遣。从无聚而难散之事。凡矿所在。皆有场主听其治。平其争。以七长治场事。曰客长。司宾客听断。曰课长。司财贿税敛。曰厨长。司工役饮食。有事皆听治于此三长。又有炉长镶长硎长炭长。分司采炼。又有胥役游徼其不法者。巡其漏逸者。令严制肃。万夫无哗。故雍正乾隆中。腾越边外为桂家银场。为缅甸所惮。永昌边外有茂隆银场。为猓夷所惮。及桂家场之宫里雁为边吏诱杀。茂隆场之吴尚贤献场于朝反为官所捕治。于是两场之练勇皆溃散。缅甸遂猖不可制。乾隆末。威远厅同知傅鼐结矿场之练勇以御猓夷。斩馘数百。亦称奇捷。凡开矿之地曰场。边人音为厂。今并改正。是则有矿之地。不惟利足以实边储。且力足捍外侮。何反畏其生内患。从来但有饥寒之盗贼。岂有富足之盗贼乎。且铜铁铅锡煤炭硝磺诸场。何一不聚众者。国家大兵大役。何一不在得人。而可委之阉宦。行以苛暴者。秦隋黷武亡国。后世不闻禁用兵。元代开河致叛。后世未尝废治河。明季加赋致寇。本朝未尝不征租税。岂有恣色荒而禁昏姻。恶禽荒而废搜狩乎。

难者又曰。古币用黄金。其用金之多。倍蓰今日。王莽败时。省中黄金六十万

斤。梁孝王死。有金四十万斤。汉王予陈平金四万斤。间楚君臣。其余诸帝之赐臣下金。辄数百斤计。北魏造佛像。用赤金二万五千斤。或赤金十万斤。古金之多如此。而民间淘采之方。官府征敛之法。史册无闻焉。管仲桑宏羊孔伋之徒。始言天地之藏。当取以富国。而不可为豪强所擅。然其说不过曰盐曰铁。不闻有榷金之政。蜀卓程郑。皆擅冶铁以殖货。吴淞邓通。皆铸铜山以致富。未闻其藏金之数。汉令私铸铁者钺左趾。博士使郡国矫诏令民铸农器者罪至死。此令后唐长兴二年始除。止亩纳长农器钱一文五分铁官凡四十郡。而不出铁者。又置小铁官。于天下。独未闻有犯金之禁。何哉。铁至贱也。而榷之析秋毫。金至贵也。而弛禁若水火。谓小民不盗采。有是理乎。马端临亦求其说而不得。因谓汉世不贵难得之货。有古人遗意。夫不贵难得之货。曷为百金中人什产。千金坐不垂堂。而家累千金。三致千金。辄列名货殖耶。桑孔心计。下至告缗算车。鹿皮荐璧。而独疏网于金币。是诚何说。曰。周官人。掌金玉石锡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巡其禁令。此坑冶开闭禁令之始。禹贡荆州厥贡惟金三品。梁州厥贡鏐铁银镂砮磬。此贡金之始。管子言禹汤铸历山庄山之金为币。以救水旱。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以权衡万物之高下而御人事。此制货币之始。盖自太昊铸金。神农立市。下至三代名山大泽不以封。金之开采。已足以备宇宙之用。及至汉世。金无耗减。惟恐过多则贱。故无事于开采。既无开采。则亦无征榷。而藏在山泽。守自人者。民无从私立坑冶。非若铁为日用农器所必需。铜为铸兵铸泉时所用。有官采官铸之榷。即有私采私铸之禁。日增月益。法令斯繁。非民乐犯铜铁之禁。而不趋采金之利也。及后世铸像写经。融箔饰器。耗金之事日多。始不得不从事于坑冶。然唐初置陕宣润饶衢经诸州银冶五十八。而宪宗元和中特申重铜轻银封闭坑采之令。于是天下银冶。废者数十。岁采银仅万二千两。宣宗增银冶二。亦止岁采银二万五千两。微不足道。计坑冶之盛。实始于宋代。其见于文献通考者。登莱商饶沂南思六州金冶十有一。登虢秦凤商陇越衢饶信虔郴衡漳汀泉福建南剑英韶连春二十三州。南安建昌邵武三军。桂阳一监。共银冶八十有四。自太宗至道末及神宗元丰初。大约天下岁课金万余两。银二十余万两。惟天禧末岁入银八十八万三千余两。则除坑冶外。丁税利市折纳互市所得皆数之。或出自商旅。或来自外夷。非尽坑冶之数。其时矿苗微。歇者屡。朝恒下蠲除之令。各路坑冶。皆官主之。故江淮荆湖新发之矿。漕司虑发本钱。往往停闭。至建炎七年。工部乞依熙宁法。以金银坑冶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官收十分之二。其法始一变。金世宗大定三年。金银坑冶。许民开采。二十分取一为税。此皆宋以来开采之事。未尝有矿徒扰民矿税病民也。

明太祖成祖仁宗。屡慎重开矿之事。然陕西商县凤凰山银坑八所。福建尤溪县银屏山炉冶四十二座。浙江温处丽水平阳等县银场局。皆始于洪武之世。永乐遣官赴湖广贵州采办金银课。又开福建埔城县马鞍等坑三所。设贵州太平溪交址宣光镇金场局。葛溪银场局。云南大理银冶。而福建岁额增至三万余。浙江增至八万余。宣宗颇减福建课。其后增至四万余。浙江增至九万余。英宗初。下诏封坑穴。撤闸办官。既而奸民私开坑穴相杀。严禁不能止。言者请复开银场。则利归于上。而盗无所容。乃命侍郎王质往经理。分遣御史提督。而奉行不善。供亿过于公税。是则闭与开两失之矣。自是以后。矿事遂属于中官。天顺四年。始命中官分赴云南四川福建浙江。于是云南十万有奇。四川万三千有奇。浙闽如旧。总四十八万三千有奇。成化时。中官开湖广武陵等县金场。则得不偿费。一小扰。武宗时。复听内官奏开闽浙银场。则无矿责银。再小扰。至万历二十四年。卫千户仲春奏请开矿助大工。于是河南之汝南。山东之沂州沂水蒙阴临朐费滕栖霞招远文登。山西之夏邑。中使四出。计十年间。共进矿税银三百万两。每岁亦不过三十万。而奸珰乘势诛索。中饱不啻倍蓰。利归下。怨归上。为任珰之极弊。回思洪永宣德时何政。唐宋金元时何政。乃以此为封禁之口实。开冶者之厉戒哉。更考 国朝 列圣之诏令。康熙五十二年。大学士九卿议奏。久经开矿之地。如云南湖广山西等县处。本地穷民自开。地方官查明记册。其别省人往开。及本处富户霸占者。罪之。其它省未开采者。禁之。 上曰。有矿之地初开即禁则可若久经开采贫民措资觅利藉资衣食忽然禁止则已聚之民毫无所得恐生事端总之天地自然之利当与民共之不当以无用弃之要在地方吏处置得宜毋致生事。乾隆三年八月。 谕曰。两广总督鄂弥达议覆提督张天骏矿山开采恐滋聚众之奏据称铜矿鼓铸所需且招募附近居民聚则为工散则耕作并无易聚难散之患地方大吏原以整顿地方岂可图便偷安置国计于不问张天骏藉安靖之名为卸责自全之地其交部议处。四年六月。广督马尔泰奏。英德县长冈岭铜坑。近有炼出银矿。请给商人工费。惟该县洪矿出银过多。及河源县铜矿逼近铜山。均请封闭。 谕曰。银矿议闭之说岂因开银获利者多则开铜者少乎不然银亦天地间自然之利可以便民何必封禁其详议以闻。四十二年二月。 谕曰。刘秉恬奏促浸攢拉二水沿河之地可以开矿采金是以呼为大小金川朕思金川之雍中刺麻寺有金顶产则产金自属不妄若所产金沙果王不如官为勘验试采为两金川设镇安营之费。嘉庆元年六月。 谕曰。据伍弥泰奏昨委侍卫巡查塔尔巴哈台所属之达尔达木图乌兰托罗耀等处禁山适有偷挖金两之众献出金沙六十两因复派兵拏办等语向例严察新疆产金之地特恐匪徒聚众生事今既畏惧献出金沙尚属遵法何得派兵拏办倘有一二流离贫民偷挖金两断不可若此办理也。此皆列代 圣训未尝不许开矿之证。与会典



载云南矿课相表里。或曰。雍正中 世宗不有慎重开采之谕乎。曰。是时朝廷百废备举。方兴直隶水利。清耗羨归公。户部库贮六千余万。直省仓储三千四百万石。外洋无透漏之银。司农无竭蹶之叹。天子不言有无。本强不问标末。帝王之道。张弛各因其时也。故普赐田租之事可行于文景。不可行于宣元。矿课开采之事不可行于雍正。断不可不行于今日。

### 矿屯议

薛福成

今天下日趋于贫之故。大端有二。一则商务不盛。利输于外。犹水之渐泄而人不知也。一则矿政未修。货弃于地。犹水之渐涸而人不知也。盖天地生人养人之具。火化之用。莫大乎煤。转移之用。器械之用。莫大乎五金。此中外不易之势也。中国于取煤之法。虽研之未精。而民间犹或务之。其取五金之法。则废而不讲久矣。周礼人一官。掌金玉锡石之地。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知古圣人经纬天下。所以为斯民利用厚生者。筹之盖详。汉书地理志。州郡有铜官铁官者凡数十处。迄于唐宋。未尝不采取五金。其事时见于史传。自明之晚季。以矿税为厚敛之端。宦竖四出。征求无艺。有司因之苛派百姓。海内骚然。当时既受其弊。后世遂相戒不敢复议。此矿政所以不修也。近数百年来。天地菁英之气。郁而不发。乡曲土豪。与无业游民。遂敢纠党开矿。作奸犯科。抗拒官吏。幸而逐之。当事者虑其易聚难散。不得不封闭矿硐。垂为厉禁。而矿政益以不修矣。由前之说。弊在所任非人。藉其名以渔利。而并无其实。固不当因噎而废食也。由后之说。弊在委弃宝藏。故玩法者欲起而攘之。将防玩法之民。先收自然之利。苟上有治之之法。而民自难遁于法之外也。然而犹有狃于故见而或疑为多事者。亦可谓不审于时与势之宜者矣。夫民于五金之用。一日不可缺。一人不可无。今以天下之大。而所用铜铁。皆仰给外洋。至于金银。如英美所属之新旧金山。每岁出于矿者数千万。奚啻取之如泥沙。中国无生之之道。仅以古昔所有互相转输。又已用之尽锱铢。通商以来仅三十年。而外国日富。中国日贫。复数十年。则益不可支矣。是可不筹所以振之哉。且中国矿产之饶。甲于地球诸国。苟善取而善用之。固大可为之资也。而论采取之道。则官商分办之外。惟矿屯一法为最善。何以言之。今天下额设绿营之外。每省各有防营。无事坐食。既糜巨饷。去之又不足以建威销萌。益示弱于邻敌。是以新疆之豫军。畿辅之淮军。莫不经理屯田以裨军食。其它如河防水利。台城垣诸工。亦往往借助于各营。此诚撙节财用酌剂盈虚之要道也。窃闻西南滇黔楚粤陇蜀诸省。五金并产。宝气充积。诚择矿苗最旺之山。每省先拨一二营。试行采炼。于以创开风气。逐渐推广。有六利焉。向闻佣工开矿。一人所获。每敷一人之食。如得佳矿。即有赢余。营勇开矿。计每丁终岁所获

。即不能抵所支之饷。如或仅抵十之五六。亦可省营饷之半也。若矿屯渐多。即所节甚巨。其利一。勇丁游闲无事。浸至习成骄惰。骚动闾阎。今于操练之余。课以矿务。使之勤动于山谷之间。犹得葆其朴勇之气。其利二。矿产皆在穷岩绝峤辽阔之区。于此分屯各营。则苗蛮有慑服之心。客匪绝占踞之望。其利三。官商开矿。筹本最难。本之难筹。尤以工费为大宗。营勇有额支之饷。经始之初。祇须购机器。订矿师。成本既轻。事乃易集。其利四。矿务既兴。则运送必有舟车。淘炼必有工匠。未始非小民谋食之资。其利五。无论金银铜铁。中国之所出渐多。则外洋之来者渐少。一年计之而不足。数十年计之而有余。其利六。有此六利。则矿屯之举。尤胜于官商之经营也审矣。若夫选将领。择官吏。联民情。定规制。则恃乎各省大吏之体察情势。访求人才。视其意之轻重。而效之大小判焉。昔宋苏轼治徐州。以利国监为铁官。商贾所聚。凡三十六冶。冶各百余人。采矿代炭。多强力鸷忍之民。欲使冶户各出十人。籍其名于官。授以刀槩。教之击刺。每月庭集而阅试之。以待大盗。此寓强于富之术也。而矿屯之说。则足以寓富于强。推而行之。富一方可。富天下亦可。譬犹导水者之引其泉。将滚滚而不竭也。而岂有泄涸之患也哉。

#### 覆勘矿洞情形并炼矿成色疏

顺天府尹陆应谷

本年三月初十日。奉 旨。杨玉贵即杨三刘怀相刘怀太孙大孙三喀勒冲阿即哈姓孙二蔚文即王姓陆明均着交刑部查明办理未获之王幅等仍饬严缉务获归案审办至矿场嗣后分别应禁应开及如何呈报方准施行之处着顺天府查议具奏钦此。臣等旋于四月十一日具奏勘过各处矿洞情形。与矿犯杨玉贵等所供偷挖山场不符。拟请委员覆勘。再行会同酌办一折。奉 旨依议钦此。钦遵。当经咨明刑部。提犯覆讯。旋移咨直隶督臣饬委口北道裕恒并臣衙门檄委霸昌道成山会同覆勘。嗣准刑部覆称。讯据杨玉贵等所供鳌鱼山与猪窝山。仅隔山梁一道。前供往猪窝山一带。偷挖矿砂。并未听闻鳌鱼山亦有矿洞等词。复经咨行督臣并饬霸昌口北二道去后。旋据该道等禀称。会同督率原勘之宛平县知县杨春和。并带同矿犯杨玉贵刘怀相刘怀太等王名。暨工匠人等。前往各处逐加覆勘。详细体察。惟距京二百七十里之泥皮山白草洼又名梯子湖。及二百里之猪窝山二处。饬匠凿取石块。颇近银色。似属矿苗。至凿取鳌鱼山石块。查验与顽石无异。狮子沟石块。查验似近铁色。又从鳌鱼山赴泥皮山时。另查出鳌鱼涧一处。凿取石块。查验似近矾石。是否矿苗。均难悬揣。并将带回各处矿砂。饬发宛平县饬匠熔炼。分别成色。另行具禀等情。覆经批饬遵办在案。并据该两道禀称。据宛平县将匠人传至县署分炉熬炼。惟有泥皮山矿石十觔。化成京平净银三钱。其余各处矿石。化无银两。禀复前来。臣等公同筹商。矿场之应

开与否。原以矿砂之衰旺炼银之多寡为断。使矿苗旺盛。则土中出数两之砂。世间多数钱之银。纵使小有弊端。亦可随时防范。无如飭委两次履勘。鳌鱼山一处。山石与顽石无异。狮子沟鳌鱼涧二处。虽似矿苗。亦无确据。仅泥皮山猪窝山旧洞石块。颇近银色。迨经宛平县分别煎炼。祇泥皮山矿沙十觔。化银三钱。其为矿砂稀少。成色低微。已无疑义。如使官为经理。则所入不敷所出。国家经费有常。断不能以现成之本而求影响之利。即听民间开采。则获利既微。殷商富贾。自不携资而往。转令无业游民。借此为逋逃之藪。复恐奸人挟诈。因此生撞骗之端。况地近京畿。理宜肃清。今查矿苗既不甚旺。与其开之而无益。似应封之而无弊。臣等与督臣往返咨商。意见相同。可否请旨严行封禁。如蒙俞允。即由臣等严飭宛平县督率石港司齐家司两巡检。并由督臣飭沿河路都司率同把总外委等弁。随时稽查。按月结报。庶不致虚应故事。而别滋事端矣。谨会同直隶总督臣讷尔经额。合词恭折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直隶开平煤矿办有成效疏光绪七年

北洋大臣李鸿章

窃惟天地自然之利。乃民生日用之资。泰西各国。以矿学为本图。遂能争雄竞胜。英之立国。在海中三岛。物产非甚丰盈。而岁出煤铁甚旺。富强遂甲天下。中国金银煤铁各矿。胜于西洋诸国。祇以风气未开。菁华闕而不发。利源之涸。日甚一日。复岁出巨款。购用他国煤铁。实为漏卮之一大宗。从前江西之乐平。及山西湖南等省。皆以土法开采煤铁等矿。工力较繁。而所得较微。无裨大局。近来如台湾之基隆。湖北之荆门。安徽之池州。经营煤矿。渐用洋法。然或因创办伊始。或因经费未。尚难骤得大效。臣于光绪元年四月间。钦奉寄谕。着照所请先在磁州试办派员妥为经理等因钦此。仰见朝廷恢拓远图至意。旋经屡次委员往查磁州煤铁。运道艰远。又订购英商镕铁机器不全。未能成交。因而中止。旋闻滦州所属之开平镇。煤铁矿产颇旺。臣飭招商局员候选道唐廷枢驰往察勘。携回煤块铁石。分寄英国化学师镕化。试验成色。虽高低不齐。可与该国上中等矿产相仿。采办稍有把握。三年八月。臣檄派前任天津道丁寿昌津海关道黎兆棠会同唐廷枢熟筹妥办。旋据酌拟设局招商局章程十二条。批令刊刻施行。迨丁寿昌黎兆棠先后离津。现任津海关道郑藻茹复会办局务。查初定章程。拟招商股银八十万两。开采煤铁。并建生熟铁炉机厂。就近镕化。继因招股骤难足额。镕铁炉厂成本过巨。非精于铁工者。不能位置合宜。遂先专力煤矿。采煤既有成效。则炼铁必可续筹也。唐廷枢奉檄设局后。勘得滦州所属。距开平西南十八里之唐山。山南旧煤穴甚多。土人开井百余口。祇取浮面之煤。因无法取水而止。光绪四年。钻地探试深六十丈。得有高

烟煤六层。第一层厚十八寸。第二层二尺。第三层七尺。第四层三尺。第五层六尺。第六层八尺。其第六层之下。尚有一二层。但计所得之煤。已足供六十年之用。因是不复深探。旋于五年购办机器。按西法开二井。一提煤。一贯风抽水。其提煤井开深六十丈。贯风抽水井开三十丈。地下开横径三道。一在提煤井二十丈。开洞门作旋风之用。一在三十丈。一在五十六丈。两道系取煤之用。所有地下横径直道。均与两井相通。其第一条横径南开四丈。得见第一层。煤质松。煤层过薄。豫备不用。北开八丈。得见第二第三层煤。两层相隔。祇有一尺。其质坚色亮。燃烧耐久。性烈而蒸气易腾。烧烬之灰亦少。就目下二十丈深之煤论之。可与东洋头号烟煤相较。将来愈深愈美。尤胜东洋。惟煤产出海。销路较广。

由唐山至天津。必经芦台陆路。转运维艰。若夏秋山水涨发。节节阻滞。车马亦不足供用。因于六年九月。议定兴修水利。由芦台镇东起。至胥各庄止。挑河一道。约计七十里。为运煤之路。又由河头接筑马路十五里。直抵矿所。共需银十数万两。统归矿局筹捐。非但他日运送煤铁。诸臻便利。抑且洼地水有所归。无虞积涝。而本地所出盐货。可以畅销。是以一举而商旅农民皆受其益。所占亩。均照民价购买。本年二月兴工挑挖。五六月可一律告蒧。从此中国兵商轮船。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不致远购于外洋。一旦有事。庶不为敌人所把持。亦可免利源之外泄。富强之基。此为嚆矢。据总办开平矿务局员唐廷枢将大情形具禀前来。臣查唐廷枢熟精洋学。于开采机宜。商情市价。详稽博考。胸有成竹。经理数年。规模粗备。当夫筹办之始。臣因事端宏大。难遽就绪。未经具奏。今则成效确有可观。转瞬运煤销售。实足与轮船招商机器制造各局相为表里。开煤既旺。则炼铁可以渐图。开平局务振兴。则他省人才亦必闻风兴起。似于大局关系非浅。所有直境招商购器开办矿务疏通运道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 圣鉴。

矿厂开采恐滋流弊疏光绪七年

礼部右侍郎祁世长

奏为煤铁矿厂。开采寔多。恐滋流弊。请 飭停止。以养地利而清弊源。仰祈 圣鉴事。窃臣读本月发抄邸报李鸿章片奏。滦州开平矿局开采煤铁。办有成效。附近铁矿。拟请设法一并开采。以资利用等语。臣愚以为利少弊多。利近害远。谨举其。为我 皇太后 皇上陈之。原奏云。飭唐廷枢亲赴迁安县属清凉山。滦州属之马子沟陈家岭风山一带。勘验均有铁苗。形质甚佳。查永平府。距 京师五百余里。迁安滦州均在府西。而府境至遵化州界。不过一二百里之遥。 陵寝重地。在遵化州界内。山川脉络。未必不相毗连。考濡水今名滦河。自遵化州流入迁安县西。又东南径卢龙滦州乐亭。其明征也

。今若于该处设局开采。泄坤舆磅礴之气。必非所宜。幸而铁苗不旺。可期中止。若出产较多。则采办愈力。利之所在。人必争先。地方谋利之徒。必多方搜觅。呈报局员。局员以获利为能。将竭力图维。禀请大吏。此厂衰敛。彼厂效尤。一处经营。他处仿照。愈推愈广。将无穷期。且此采办民夫。半出无业游手。小厂动以百计。大厂何止千名。地为畿辅奥区。又与 陵山要隘不甚相远。收此百千犷悍之众。聚则为我徒役。散则为害闾阎。金厂匪徒。前车可鉴。而民间坟莹。动遭平毁。州县狱讼。转益繁多。犹弊之显见者也。不揣冒昧。披沥上陈。伏乞 皇上刚断立施。停止开采。臣不胜战栗屏营之至。

遵查唐山等处矿厂并无妨碍情形禀

杨嘉善

敬禀者。窃职道于二月二十八日接奉札开。据开平矿局唐道禀称。光绪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奉札开。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七年十二月初四日奉 上谕。昨据祁世长奏迁安等处开采煤铁 陵寝重地相距匪遥恐非所宜等语该处开采矿厂于 陵寝附近山川脉络有无妨碍着详查具奏慎重办理原折着摘抄给与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遵 旨寄信前来等因。承准此。恭录札饬钦遵等因。奉此。并粘抄原奏下局。不胜惶悚万分。伏查开平矿局。职道自奉委以来。屡经周历详勘。慎终于始。凡民间田园庐墓。亦须为毫无干碍之处。方敢逐渐开办。况 陵寝重地。敢不敬谨小心。原奏所云。清凉山马子沟陈家岭风山一带山川脉络未必不相毗连等语。谨考舆地志乘。畿辅全图。清凉山界于迁安滦州之间。山北属迁安。东西南三面地属滦州。该山在滦州属榛子镇东二十里。在 陵山东南二百四十里。陈家岭马子沟风山。又在清凉山之南。系滦州境内。距唐山东北仅十里。有还乡河陡河二水之隔。至于唐山。在遵化州东南一百五十里。距 陵山共二百十里。系滦丰所辖境内。长仅三里。高不过五十丈。宛同山(立口)嶺。并无旁联之山。中途亦有还乡河一水之隔。兹奉前因。恭查 陵寝来龙。由北而南。山川一气。逶迤葱郁。至遵化州西北六十里。拱向 桥山。所以钟灵毓秀。巩万世无疆之基。及东至州城。已属平阳之境。山川形势。一接西北。矿务煤穴。一趋东南。方位悬殊。向背迥异。未能联络。此其明征。第恭奉 谕旨详查。事体重大。职道不得不将原奏各节。详细登复。缮具清折。并绘图附呈察核。可否仰求临勘矿山。以昭慎重。再行覆奏等情。据此。除此据禀该局开煤之处。长仅三里。高不过五十丈。宛同山(立口)嶺。并无旁联之山。距 陵山远至二百余里。中隔还乡河。 陵山在西北。矿穴在东南。相去既远。方位亦甚悬殊。实未联络。其清凉山马子沟陈家岭风山。亦与 陵山脉络。迥不相及。查核图折。似皆确有可征。惟事关重大。必须确切查明。以昭详慎。候先饬派杨道嘉善

。前赴该局矿厂及清凉山等处。至 东陵附近一带。详细履勘。究与该道所禀方向道里情形。是否相符。据实分晰禀候复查核 奏缴。挂发外。札到。该道即便遵照。详细查勘明确。据实禀复核办。计发图一幅。折一扣。并粘抄祁侍郎原奏各等因。奉此。伏查唐道原禀内。称清凉山在 陵山东南二百四十里。马子沟陈家岭风山在清凉山之南。距唐山东北十里。有还乡河陡河二水之隔。唐山距 陵山二百十里。一在西北。一趋东南。中间亦隔还乡河等语。是陡河还乡河二水。最关紧要。必须探源穷流。至于 东陵附近及唐山清凉诸山。亦须身履其地。周历详勘。先察山水之情形。而后识方位之向背。其道里远近。沿途行走之时。即可随处查考。

职道由津起程。驰赴唐山。查得该处在丰润县东南五十里。其脉系由丰润县北腰带山抽一小枝。至微极细。向东南来结唐山。故此山高祇五寻。长仅三里。东面与贾家山甚近。祇隔陡河。此外别无联缀之山。唐山之麓。尚有凿石老坑。采煤旧硐。约数十处。由此至开平东北之缸马子沟陈家岭风山白云山古冶等处。目睹民间开煤者。约二十余处。凿石烧灰。设烧炭。凿干子土烧陶器砖瓦者。又不下二三十处。每处多则一二百人。至少亦有数十人作工。询之土人耆老。金云。自开平向北。山多土瘠。迤南土地洼。每年夏秋之间。山水涨发。奔流散漫。常患歉收。穷民无地可耕。惟有藉凿石挖煤。作工餬口。虽此歇而彼佣。倚矿工如恒产。食力既惯。土客相安。百余年来。从未闻有滋事者。足见地不爱宝。俾数千百穷苦之民。赖此矿产为生计。沈镐地学书云。产矿之山。必非吉壤。故清凉山一脉。急促粗豪。毫无秀气。旋由古冶绕过万山之北。登清凉山。查得铁石山尚在北山之东。距卢龙县属九百户村仅五里。清凉山与迁安县属成山南北对峙。相去约二十余里。脉从成山而来。铁石山系清凉山东分之脉。又向南分脉。结马耳山万山虞山白云山风山。至陈家岭马子沟。其脉复折向西南。结贾家山。下临陡河东岸而止。清凉山北馆山。乃陡河发源之处。向西流至榛子镇之东。名曰馆水。迨过该镇之南与板桥河水相合向南。即名陡河。穿过贾家山唐山之间。由稻地王兰庄南流至涧河归海。至还乡一河。发源于迁安县属泉庄黄山。向西南流出崖儿山口。经丰润县城西。仍向西南流至丰台。与蓟运河合而为一。由源至委。计长一百五六十里。唐山距还乡河之东岸。约六十里。清凉诸山。在陡河之东。三十余里。距还乡河约九十里。即唐道原禀所称 陵山至清凉山中隔还乡河陡河二水。至唐山途中亦隔还乡河者也。职道由清凉山北。赴成山馆山黄山。查看陡河还乡河源。下山至榛子镇。过丰润。赴遵化州属之石门镇。恭诣 东陵附近。敬谨查得 陵山后龙。由口外多伦厅属之大坝起顶。自干亥方入首。跌宕纡徐。层层开幃。峰排 帝座。脑列芙蓉。至雾灵山后。分水聚气。结为 宝城福地。东

至遵化。西至蓟州。迭嶂重峦。龙盘凤峙。近如侍从护卫之臣。远如城郭围屏之象。金星山天台山斗拱星环。列为前案。两面护砂随龙之水。左右环绕。由兴隆口而出。归入内明堂玉带河。流至白龙港。与蓟运河会合。外障则西有蓟运河。东有还乡河。两水躔护。至丰台汇流宁河县城。为外明堂水口罗星。自丰台至北塘。回环十二曲。出口归海。猗欤休哉。陵山来龙尊贵而绵长。去水屈曲而悠远。此所以立万世无疆之极也。陵山端拱于遵化州之西北。清凉山在滦州境内。唐山系丰滦交界。皆偏僻于东南。方位悬殊。还乡河陡河两水界乎其间。查与龙脉来源。明堂去水。并无碍。由陵山至清凉山。计程二百四十里。至唐山二百十里。均查与唐道原禀相符。所有职道遵札详查唐山清凉山等处。及东陵附近山川方向道里情形。理合绘图贴说。据实禀乞俯赐查核。惟事关重大。必须慎而又慎。详益加详。职道一知半解。诚恐尚有错谬之处。伏恳宪台复委确查核办。以昭慎重。无任兢惕俟命之至。

查覆铜山县利国煤铁矿务详文

程国熙

案奉宪台批职道禀聘请矿师探验铁质试办情形由。奉批铜山利国驿土产煤铁。应准开采以尽地利。惟矿务兴废。虽有其时。而人事不可不尽。洋铁所以加于土铁者。由于炉化之精。足以全其真液耳。西人独擅其长。实亦无他谬巧。兹据禀称职员胡恩集费试采。延矿师巴尔勘识。复购觅机器以速其成。似有把握。仰即督饬妥议章程。详候核示。其交涉地方事件。曾署守自当妥为照料。共观厥成。再铜山铁冶。历代采铸。既有成案可稽。嗣后可并赉呈。听候核酌缴等因。到道奉此。遵即行府。并饬承办职员候选知府胡恩妥议章程呈核去后。兹据该职员胡恩禀称。徐州利国矿务。现拟参酌开平湖北贵池等处矿章。仿效西法。集费采炼。惟煤铁相附而生。而炼铁需煤尤多。前据矿司巴尔勘视利国驿一带煤铁。并堪开采。则开煤炼铁。所需机器洋炉。必需一律订购。职于五月下旬。前赴上海。在瑞生洋行讲求机炉款式。论议价值。据称镕化生铁大洋炉一副。配用熟铁炉二十余座。并拉铁全副机器。以及采煤项下开井辟水提煤通风各项机器。共约需银三十余万两。现俟禀奉转详督宪批示后。即与订立合同。交兑银两。期以明年夏间运送到沪。惟煤铁机炉。已需巨万。将来转送到山。建造炉厂机房。加以契买地基。人工食用。计一年之内。即须筹有现银五十万两。方可迅速奏效。职原议先集费十万两。俟试办有效。再为续招。辰下察酌情形。亟应一气呵成。不宜因循观望。职既请承办。未敢拘泥前说。畏难苟安。业经集有现银十万两。并即广招商股。务将所需经费银五十万两。统招齐全。以济要需而速工作。倘再不敷。临时禀明续招股分。股银未齐。亦由职

设法筹剂。不使贻误工需。查洋炉全副。每日可出生熟铁七十墩。每岁可出铁二万余墩。煤矿称是。倘办理得手。似可拒敌洋铁洋煤。惟此项矿务。不请官本。一律由商集股办理。开办伊始。亟应筹议妥章。矿务。不请官本。一律由商集股办理。开办伊始。亟应筹议妥章。以资遵守。奉札前因。除厘税章程。拟酌仿湖北贵池等矿。现行新章。另禀吁恳详请奏咨外。谨将筹议承办利国驿一带招集商股采炼煤铁章程十二条。缮折呈候转详示遵等情。并呈章程前来。伏查徐州矿利。自汉以兴。而盛于宋代。汉书地理志。彭城沛县有铁官。新唐书地理志。徐州彭城县秋邱冶有铁。宋史地理志。徐州监二。宝丰监铸铜钱。利国监主铁冶。乐史寰宇记。以为利国监在汉属沛县界。监本秋邱冶务是也。宋史食货志。坑冶载产铁以徐为首。方輿纪要。言铜山在州东北八十里。旧尝产铜产铁之处。名盘马山。在州东北九十里。山之阳有运铁河。宋所凿也。同治徐州府志。山川考云。铜山今在水中。岩皆绿绣。县之得名以此。铜山之东为盘马山。山产铁。俗名马山。又铜山之东南二里为铁山。山有慈石。活者引针。山顶有大坑数十。其建置考云。利国驿砦。在铜山县三乡。苏轼言其地自古为铁冶。商贾所聚。其民富乐。凡三十六冶。冶户皆大家。藏镪巨万。元明以还。矿冶始废。数百年来。地瘠山荒。民生重困。今据泰西矿司勘利国一带。仍复煤铁深广。采取不尽。是考之前代矿利。纪卓著明效。参以此次勘验。复苗质旺盛。诚如宪批督宪批示已有把握。该职员胡恩本拟集费十万。由渐而进。现因购置外洋煤铁全副机器。招集土夫开采。需费甚巨。复拟广集商股。俟招足股分银五十万金。一气呵成。应即飭该职员胡守切实讲求。妥慎筹办。以开利源而裨贫黎。洵亦地方养民之助。惟事同创始。不厌详慎。除俟议呈厘税章程。另行详请奏咨外。谨将呈到开采煤铁章程十二条。缮录清折。具文详送。仰祈宪台察核。俯赐主政。逐条批定。以便转飭遵办。再徐州利国铁冶。历代采铸成案。实因事远年湮。无从检查。谨将同治徐州府志山川建置古迹各考。有关铁冶。分别摘录。又苏文忠公言利国监铁冶文一篇。一并录折附呈。

覆奏金峒矿苗尚露请试开采疏

湖南巡抚陆费璟

窃臣接准户部咨开。会同王大臣具奏筹备库款一折。钦奉 谕旨。开矿之举以天地自然之利还之天下仍是藏富于民各省督抚留心访察如有苗旺之区酌量开采不准畏难苟安如果开采之后弊多利少亦准奏明停止等因钦此。查湖南各府州地面。崇山峻岭。居其大半。多有出产铅铁之处。并未闻有银矿。惟查有辰州府属大油溪一带地方。向产金砂。从前每有土人赴山偷挖。嘉庆十六年。经前抚臣景安奏请封禁。因匪徒纠众强开。节次拏获惩办。于道光元年。又经前抚臣左辅请在于该处设立营汛。移驻守备把总外委各一员。拨兵一百名。就近弹



压查缉。二十余年以来。封禁日久。防守极严。臣到任后。复不时谆饬辰州府督率营县严密巡查。奸民无可窥伺。甚为安静。尚无偷窆之事。兹奉  谕旨。饬查苗旺之区。酌量开采。查该处相距辰州府一百余里。距苗矿二百里。俱系层层重复。势极危险。旧产金沙。现在有无砂苗透露。自应访讯能于辨苗之人。确切勘明。方能定议。臣于接准部咨之后。当饬辰州府知府锺音鸿亲往查看去后。兹据该府会督驻防守备。及耆保乡约人等。访带能辨之人。前诣大油溪周历查勘。内牛金沟观音岩稠木沟三处。昔年开窆久经封闭之红峒二十一个。其中惟烟包峒陕老峒二处。砂苗尚露。其余各峒。均难辨认。据辨苗之人禀称。各峒产金。皆在石内。必须凿开峒内大石。见有金苗一。方可从此寻窆。若仅观外面山气。实难辨认其中砂苗有无多少。至开采之法。须用大铁锤大铜锥凿开大石。将有金线者窆出。舂成细砂。再行用水淘洗。始得净金。工力甚巨。此外从前土人偷窆之何家滩阡家山等处。产金本属无多。现无砂苗透露等情。臣查该处烟包陕老二峒。既经该府勘明砂苗尚露。自应酌量开采。察看办理。断不敢畏难苟安。但其中金沙是否旺盛。臣于该府因公来省面询情形。据称必俟开窆始知。难以预先悬决。且开窆一峒。约须人夫二三百名。现在东作方兴之候。附近农民无暇。雇募外来之人。该处为云贵往来要道。又恐无业游民。乘机混入。致有滋扰。臣悉心筹酌。应请俟本年秋收后。责令该府锺音鸿就近雇用本地安分居民。由臣筹捐工价。按日给发。在于烟包陕老二峒金沙之处。试行开窆。如果砂苗实系旺盛。再行妥议章程奏明办理。若所获无多。仍行封闭以昭慎重。如此酌办。庶地利不致久旷。而人力亦不致虚糜。是否有当。理合会同湖广总督臣裕泰覆奏。伏乞  皇上圣鉴训示。

劝开湖南煤铁矿示光绪十六年

两湖总督张之洞

照得湖南煤铁之利。自昔甲于天下。道光以前。江浙沿海各省。无不仰资湖南之煤铁。每岁利入不赀。以故湘省富饶。自昔已着。小民家给人足。易于谋生。由于擅煤铁之利也。自与洋人互市。洋煤洋铁。阑入内地。洋铁洋煤之销路占进一步。则湘铁湘煤之销路退缩一步。以致湖南煤铁。不能售出境外。其利皆为洋人所占。生齿愈繁。谋生亦愈绌。职此故也。如果湖南之土货不能售出。而洋货亦不能售入。则得失犹足相抵。今洋布羽呢钟表鸦片等凡百洋货。湘省亦未尝不销。则每年耗漏湘民之脂膏。无一款可以相抵。此坐敝之道也。再越数年。必致民生愈困。生计愈穷。则虽闭关自守。而精华外耗。亦终无以自全。此中利害。湘省父老。当必计之审矣。本部堂既督兼圻。视湘民犹我子弟。为父兄者。视子弟之产业日耗。而不思设法挽回。愧无以对尔民。早夜筹思。窃尝得其消长之故。盖湘省煤铁不敌外洋者。正坐外国煤铁大半借机器之力

。以省人工。中国则全用人力。终岁所获。不敌彼一日之工。百夫所营。不敌彼一机之力。较其出产。则又洋铁精而华铁粗。洋煤贱而华煤贵。相形见绌。何能与之争衡。华人终日胼胝。犹不足以餬口。劳不偿费。是以日见其衰。然而事在人为。道贵善变。洋人巧而华人未尝拙也。洋人智而华人未尝愚也。诚能大开风气。自用机器开采。则煤铁骤增数倍。既夺洋人之长技。复塞中国之漏卮。而固非用夷以变夏也。本部堂素知湘省士民。深恶洋人。不容入境。其忠义之气。嫉恶之心。与粤东三元里民异省同风。殊堪嘉尚。但所恶在人。不必迁怒于器。况机器本中国所素有。并非创始于西人。即如璇玑玉衡。为浑天之祖。轮舆耒耜。开机器之先。姬公造指南之车。子贡垂桔槔之制。诸葛之流马。杨么之轮船。以及木鸢傀儡。水漏铜壶。皆机器之滥觞。即近今如纺织机具龙骨水车水碓风轮绞关井綆。孰非我中国自古流传之遗制。世人不察。目机器为洋人之绝技。而不知乃拾我唾余。不过洋人不惜工本。制作稍精耳。然今各省设立船政机器等局。自造轮船枪。广东上海。且多民厂。所造机器。无一不出于华人。原不尽购诸外国。华人自造之而自用之。与洋人直同风马。是机器者。名为出于洋法。而其实乃仿自中华。名为规西形。而其实乃造诸中国。惟鄂省炼铁机器。体大思精。中国铁矿未成。不得不购诸外国。藉为炼丹之汞母。将来以母生子。亦可制造无穷。若采煤机器。则不外抽水起重两种。为数无多。中国尤不难自造。鄂省现办煤铁。论大势则煤铁并重。论日用则需煤尤多。倘能添用机器以助人力。则出数增多。用人用船亦愈众。从前用百人者。今可增至四五百人。从前用千船者。今可增至四五千船。从前销至汉口者。今可销往下游以敌洋产。上为国家兴利源。下为小民开生计。而实所以阴拒洋人。为湘省策其万全。计无逾此。

此本部堂欲用机器之苦心。与我湘省士民立意。初无二致。故特遴派精于矿学之委员。祇带中国矿师。中国图籍。并不携带洋匠一人。往衡州宝庆一带产煤之区。为相度。何处可用旧窿。何处应用新井。购买抽水起重各机。其价若干。建厂造屋。其费若干。各就地势运道情形。逐一详估。为宣谕。令尔民晓然于机器之利益。自可广为开采。以保中国之利权。从前中国各省开矿。垂为厉禁。诚恐众聚难散。易滋事端。今朝廷宽大。一律弛禁。此亦千载一时。尔小民正当趁此机会。自为设法。其有力者。自购中国机器试办。无力者。禀请官为代造租用。如不自置。又不愿租。则官买山场。雇夫开采。其煤皆官为收买。以供鄂省炼铁之需。当优给价值。决不抑勒。其肩挑船运之人尽可就厂挑运。俾得自食其力。亦当优给工价。凡此委曲代谋。无非为小民筹衣食之资。并非与商贾争锱铢之利。利在小民。本部堂有何私焉。湘省士民明理者多。当必共谅此心。切切毋违。特示。

请开两广铁禁疏光绪十三年

两广总督张之洞

窃据两广盐运使王毓藻会同广东布政使高崇基详称。各省铁斤铁器。定例不准下海。所以预防移济洋盗也。海禁既开。今昔情形迥异。每岁外洋钢铁入口。不下数千万斤。所售枪器具。不下数百万件。销银不止数百万两。有来无往。理殊不平。近年来各省讲求矿务。率以煤铁为大宗。粤铁尤属精良。而销路不广。即欲营销沿海各口。陆运脚费既烦。海运又冒法网。徒使洋铁到处通流。大利尽为所夺。广东现在矿政局鼓舞商民。应请将两广铁斤铁器免禁出洋。至出口之处。一体照例完纳税厘。详请具奏前来。臣查粤铁出产素饶。营销不广。听其顿滞一区。不惟洋铁行。漏卮难塞。即粤铁盈积。私贩亦难尽绝。徒令矿法多一窒碍。工商少一营生。伏查光绪九年十二月臣在山西巡抚任内。会同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请。将山西铁斤。准由天津出口转运各处。奉旨着照所请钦此。现在晋铁由津出海。转运奉天省。久已钦遵办理。广东广西。事同一律。且广东现在开办矿政。该司道等所请援案免禁出洋。系为利民通商起见。相应据情奏恳天恩。俯准两广铁斤铁器海运出洋销售。以兴矿务而惠商民。

请开粤西矿利条陈光绪十一年

谢光绮

窃惟制敌之要。首重练兵。攘外之方。先图安内。练兵莫急于筹饷。安内莫切于除奸。近来各省大吏。多方筹饷。靡计不施。矿务闲兴。成效时。惟广西矿地甚多。尚未奏明开办。取自然之利。事属堪为。藏未发之奸。患尤可虑。查广西矿地。五金胥备。不减云南。就中以浔州府贵县平天寨之银矿为最着。兹为最久。平天寨山势斗绝。其上宽平。道光年间。该处土民山麓私采草皮浮矿。百斤之砂。可出银数两。铅十二三斤。至发逆起事。矿徒悉被勾结。窜往江南为乱。咸丰年间。土匪黄三煽其余焰。啸聚无赖。复行开挖。筑寨山顶。盖以山顶之矿。出银较厚。黄三等盘踞日久。凶势愈张。官军围攻累年。负嵎不下。同治初年。前任广西藩司刘坤一督兵剿办。诱诛黄三。始毁其巢。厥后潜聚私挖者。仍不乏人。矿利既多。趋之若鹜。争占尖口。往往戕毙数十命。亦不报案。地方官意在省事。名为封禁。实乃空言。同治十年。署贵县知县张家齐密勘。山顶共开有口一百零三处。每聚有十余人。取炼矿质。洵属精良。惟系矿徒零星开挖。未能遽获大矿。烹炼之炉既小。取汁之法又粗。若使逐并力深挖。改用大炉烹炼。成效自必不同。于是稟请开采。事不果行。时浔州府知府魏笃仍遵旧议。派勇搜捕矿徒。被拒毙多人。束手相望。后经右江道王达材顺道履勘。甫入其境。亦被矿徒开轰出。旋即回省。至是当事始属意开采。经

派文武员弁前往试办。一时未易得人。办理亦难无弊。经撤换。事乏端倪。费用不费。遂尔中止。现仍为矿徒私挖。且复有土豪包庇。坐失利源。未免可惜。此广西浔州府贵县平天寨银矿议禁议开迄未成办之原委也。夫封禁既托空言。开采又无良法。然则听此矿徒聚于深山大泽。而不相过问乎。前此之议禁者。惩于黄三耳。抑知黄三之祸。由于私挖。非由于官办。设当日官为经理。何致踞为匪巢。且平天寨山路绵亘。内达龙山大墟。及武宣桂平宾州各境界。外距郁江四十里。对岸即横州等处。毗连广东之霍山北海。荒遐辽阔。前所勘口已有一百零三处。今又十余年。尚不知应增几许。每矿以十余人计之。已不下二三千人。近闻游勇散练。亦复相率入山。若不早为之所。不但争夺仇杀。易酿事端。尤恐各属凶盗。萃为逋逃。设有黠桀如黄三者。煽诱起事。纵横数百里闲。焚村市。阻饷道。断电路。截军火。其害有甚于当年者矣。况南甯上思太平等处。渐近越地。红河教党日多。或有奸宄诱彼无厌。听之则利权遂失。拒之则衅隙旋生。为今之计。惟有急议开采。以资固结而杜覬覦。勿任观望迟疑。养成他患。第开办非难。难于除弊。而尤难于得人。不揣愚妄。窃拟为官商合办之法。择一总商。出本招股。力或不足。更以官本益之。延请谙练矿师。参用西法机器。酌调防营兵勇弹压。遴派坐镇洁己委员。率商设厂开办。督同地方府县。联络公正绅耆。募矿徒为厂丁。揽土豪为董事。给以工费。则矿徒不致失业而为匪。沾以矿利。则土豪不致掣肘而霸抽。正款归公。径充饷项。灾黎待拯。兼助赈需。

如果山灵效顺。旺矿连开。则部库有需。亦可通筹汇解。此外如临桂县捞江暨义甯县铜矿。平乐府马江金矿。贺县富川县煤矿锡矿。庆远府河池州思恩县银矿锡矿铁矿朱砂矿。横州博白县等处金银矿。百色奉议州等处硝磺矿。菁华久蓄。泄露时间。应请一并分投开采。或资圜府之钱。或易行商之利。似于近时边务。不无裨益。光绮一介儒生。学识谫陋。祇以自幼随任广西。先后二十余年。内地边疆。足迹几。地方民俗。大概粗知。间考志书。亦多印证。上年冬道出广东。首将此事大。陈于两广总督张之洞暨兵部尚书彭玉麟。又以广东巡抚倪文蔚前抚广西。留心此事有年。甫申臆说。时值边情吃紧。总督等论兵集饷。寝馈弗遑。未及再陈。旋亦北上。兹者到部销假。侧闻和局大定。中外解严。惟是敌情须防叵测。边事宜早经营。不揣冒昧。缕陈言。如蒙奏请。飭议招商开采。更请仿照云南。于广西适中之地。设立通省开采五金局。并由户部暨两广总督广西巡抚察核光绮所陈。从长计议。奏明办理。至将来督率承办之员。如何勘矿验砂。如何定课纳饷。并当年先还官本。或按月收缴息银。因势变通。相机措置。另拟详细章程。务期斟酌妥善。总之择要先行试办。各矿次第并开。庶可收利权而靖边圉。

## 查勘滇省矿厂情形试行开采疏

云贵总督林则徐

奏为遵 旨查勘滇省矿厂情形。请将旧厂核实清厘。新矿试行开采。以期弊去利兴。行之有效。恭折奏祈 圣鉴事。窃准部咨。奉 上谕。前因户部奏筹备库款一折当派宗人府大学士军机大臣会同妥议具奏兹据另议章程五条无非就自然之利斟酌损益惟在该督抚等各就地方情形熟商妥议立定章程具奏等因钦此。臣等跪诵再三。仰见 圣主裕国足民利用厚生之至意。复查新定章程五条内。如河工漕务。本为滇省所无。盐务则向有定章。并无悬引堕课。自应遵 旨无庸更易。至钱粮年清年款。各税尽收尽解。均无薶欠。除将应造清册。飭属依限据实造报。听候稽查。以昭划一外。计滇省所应办者。首在开采一事。敢不详慎筹维。复思有土有财。货原恶其弃于地。因利而利。富仍使之藏于民。果能经理得宜。自可推行无弊。考之周礼。人掌金玉锡石之地。注云。之言矿也。其曰为之厉禁以守者。为未经开采言之也。日以时取之。物其地图而授之。巡其禁令。此即明言开采之法为后世所仿而行焉者也。以时云者。注疏但释其大意。今以臣等在滇所访闻者证之。似指冬春水涸之时而言。盖金为水母。五金所产之硐。皆须辟水而后取矿。故办铜例有水泄之费。银矿亦然。夏秋硐多水。宣泄倍难。往往停歇。若水过多。而无处可泄。则美矿被淹。亦成废硐。乃悟以时二字。古人固早见及此也。物其地图云者。亦如今之觅矿。先求山形丰厚。地脉坚结。草皮旺盛。引苗透露。乃可冀其成厂。滇中谚云。一山有矿。千山有引。引之初见者曰子木（户鵒）。渐而得有正木（户鵒）。乃可进山获矿。矿形成片者谓之刷。硐宽广者谓之堂。由成刷而成堂。始为旺厂。若土石夹杂。则谓之松。旋开旋废。易亏工本。甚至下开上压。滇谚谓之盖被。则非徒无益矣。故认勘必须详细。所谓物其地图者。正以此耳。巡其禁令云者。诚以开采人多。须有弹治之法。如今之厂内。各设课长客长硐长。炉头攘头锅头。皆所以约束户尖户。及炉丁砂丁之类。又须多派书差巡练。以杜偷匿漏课。并禁夺底争尖。此皆巡其禁令之遗意。是开矿之举。不独历代具有成法。而周礼早已明着为经。况滇省跬步皆山。本无封禁。而小民趋利若鹜。矿旺则不招自来。矿竭亦不驱自去。断无盘踞废硐。甘心亏本之理。其谓人众难散。非真知矿厂情形者也。滇人生计维艰。除耕种外。开采是其所习。近年因铜斤产薄。唯恐京运不敷。但有能觅子厂之人。厂员无不亟令试采。若辈行山望气。日以为常。于地力之衰旺盈虚。大都能知梗概。见有可图之利。或以红单而报苗引。或以金呈而请山牌。当其朋集鸠贖。人人有所希冀。要之人事居其半。天事亦居其半。据本地人所言。开而能成成而能久者。向实不可多得。然第就目前而论。如其地可聚千人者。必有能活千人之利。聚至数百

人者。亦必有能活数百人之利。无利之处。人乃裹足。故凡各属矿厂衰旺兴闭。地方官皆不能隐瞒。惟设法经理之人。能使已闭复兴转衰为旺者。实难其选耳。

案查嘉庆十六年间。户部议覆云南银厂十六处。抽收课税。以二万六千五百五十两零为每年总额。准以此厂之有余。补彼厂之不足。不必分厂核算。务期总额无亏。如收不足数。着落分赔。遇有盈余。尽数报解。迨嘉庆十九年白沙一厂。衰竭封闭。奉旨开除。此后定有课额者。共止十五厂。年应抽解课银二万四千一百一十四两零。载在户部则例。其奏准尽收尽解之厂。则例所载。祇有角麟太和悉宜白羊四处。嗣又据续报永北厅之东升厂。东川府之山厂。新平县之白达母厂。此内惟东升一厂。历年出产较多。所抽课银。尚可以补各厂之缺。若山白达母二厂。则皆于铅矿内抽取。殊不济事。其已定课额之十五厂内。如南安州之石羊土革。镇雄州之铜厂坡。会泽县之金牛。永平县之三道沟。实皆历年废歇。因课额早定。不敢短绌。或以未成之子厂。先行划补。或由经管之有司。自行赔解。检查历年奏销册内。均与开化府鹤庆州。永北厅之金厂四处。一同按额解课。总数并无亏短。除课金赢余无多不计外。其报拨课银节年赢余。自一二千两至六七千两不等。此臣等于未奉谕旨之先。因欲整饬厂务。即已分别查明之实在情形也。兹蒙谕令于所属境内确切查勘。广为晓谕酌量开采。自应先于旧厂之外。加意稽查。当饬藩司遴择晓事委员。分路访觅。谕以金银皆可采取。不必拘定一格。即或有人互争之地。前因滋事而未准开者。今不妨由官督办。抑或草皮单薄之矿。前恐未成而不敢禀者。今不妨据实报闻。且仰绎训谕谆谆不准游移不办。如果开采之后。弊多利少。亦准奏明停止等因。圣明俯体下情。如此开诚布公。官民更何所用其疑虑乎。况查滇省课金。或以计。或以票计。例定课额甚微。其课银章程。本系一五抽收。民间采得十万两之银。纳课者仅一万五千两。可谓敛从其薄。于民诚有大益。将此明白开导。似民间皆已踊跃倍常。当据委员会同临安普洱文武禀称。查得他郎通判所辖坤勇箐地方。距城九十里。有土山数重。山顶全系碎砂。不能栽种。故无民居。前因土内产有金沙。遂有外来游民私挖淘洗。致相争。禀经前督臣委员会同他郎元江厅州前往查逐。该游民各即逃散。遂将该山封闭。但金沙仍不时涌现。挖淘较易。难免游民旋复潜来。如蒙奏明开采。虽丰啬难以遽定。究足以裨公课而杜私争。臣等随复批饬各员。亲诣该山勘明实在情形。旋据禀复。山顶宽平周围约七八里。掘土尺余。即见细碎金沙。闪烁耀目。官员到山。游民先已躲避。勘有私硎四口。询访附近村人云。挖起金沙。取水屡淘。复以木板为。竟日摇荡。一人之力。日可得金数厘。多亦不出一分。又离该山数里。有名为三股墙及小凹子二处。勘有草皮银矿。微夹金沙。

现亦有人偷挖。但未进山成硐等情。臣等当即批准。将此三处试行开采。但先前既因私挖致酿争。此次官为督办。亟应选择殷实良善者。作为头人。责令招募砂丁。逐层约束。前此偷挖滋事。驱逐复来者。亦当访拏究办以示惩儆。且必须先派员弁。多带兵丁。始足以资弹压。容臣等斟酌调遣。一俟布置定局。再行缕析奏闻。

又据镇沅直隶同知暨文山广通二县先后禀称。前因奉文广觅铜厂。经示谕民人访寻子厂呈报。嗣有镇沅厅民罗粹鹏等。报有距城百余里之兴隆山麓。获银矿引苗。当令招丁试采。该厅时往履勘。其矿砂忽接忽跳。未能定准。如数月内堪以接采。拟即酌定课程。又文山县民万云陇等。以距城一百八十里之白得牛寨地方。出有矿苗。该民等已各出备油米呈县开采。经该县报府委勘。山势丰厚。惟四围包栏不甚紧密。所出草皮矿。成色较低。兼以时有时无。不免旋作旋辍。请加察看可否抽收银课。尽收尽解。又广通县民李集之等。以象山地方。距城九十七里。有矿可采。报经该县准令试办。嗣采得银矿。所出无多。业经搯炉分汁。无如银微色低。惟将所出黑铅。藉作底母之用。尚须再行试准。量请抽课。各据实具禀前来。臣等查该三厂。开采虽尚未见成效。然总须该地方官激励厂民。奋勉从事。不可任其半途而废。现已札令速将矿砂煎样解验。应抽课银。先许尽收尽解。俟试办一年。察定情形。再将抽解数目入额清拨。至此外更令广为觅采。有苗即力求获矿。有矿即务使成堂。如能采办数多。应先遵照朝议。商给优奖。官请议叙。以期率作兴事。感奋争先。至旧额老厂。虽据逐细查访。实系衰歇者多。然习于厂事者。必能明其消长之机。以筹修复之法。或拉龙扯水。或旁路抄尖。或配石分汁。如捶手背夫及搯炉下罩之人。所见既多。谅亦能知补救。即或需费工本。但能先难后获。亦当设法为之。倘实系硐产全枯。徒劳无益。则名是实非之厂。似应据实开除。即于尽收尽解各厂中奏明抵补。总须比较原定旧额。无绌有赢。方为核实整顿之道。不得因广采新山。而转置旧厂于不问。至于官办民办商办。及如何统辖弹治稽查之处。仰蒙 恩谕。不为遥制。凡在官商士庶。无不感激倍深。自当按地方之情形筹经久之善策。查办厂先须备齐油米柴炭。资本甚巨。原非一人之力所能独开。官办呼应虽灵。而在任久暂无常。恐交代葛藤滋甚。倘或因之亏空。参办则有所借口。筹补则益启效尤。况地方官经管事多。安能亲驻厂中。胼胝手足。势必假手于募丁胥役。弊窦愈多。似仍招集商民。听其朋资伙办。成则加奖。歇亦不追。则官有督率之权。而无着赔之累。似可常行无弊。臣等与在省司道。及日久在滇之正佐各员。下逮商旅民人。无不虚衷采访。窃以此次认真整顿。令在必行。所宜先定章程者。约有四事。一曰宽铅禁。查银矿惟炸矿为上。为其块头净洁。出银多而成色高。然厂中似此之矿。百不得一。其习见者名为

大花银矿细花银矿。其实皆铅矿也。铅矿百斤。煎铅得半。即为好矿。而好铅十斤。入炉架罩。其上者得银六七钱。次者仅二三钱。除抽课工费之外。祇敷半本。其裹出铅汁。名为销团。铅浸灰内。名曰底母。皆可溜成黑铅。以此售卖。始获微利。滇省向因黑铅攸关军火。曾有比照私卖硝磺办罪之案。故炉户所余底销。皆为弃物。亏本愈多。臣等查黑铅一项。或锤造锡薄。或炒炼黄丹颜料。所用亦广。原非仅为制造铅弹之需。律例内并无黑铅不准通商之文。且贵州之柞子厂四川之龙头山黑铅。均准售卖。滇省事同一律。如准将底销出售。以补厂民成本之亏。庶不至于退歇。况售卖底销必有行店。其发运若干。令厂员验明编号。填给照票。俟运至彼处。即将照票赴该地方衙门缴销。既可杜其走私。于军火无所妨碍。藉得沾有利益。于厂民实获补苴。一曰减浮费。查云南各属。无论五金之厂。皆有厂规。其头人分为七长。每开一厂。则七长商议立规。名目愈多。剥削愈甚。查历办章程。迤东各厂硎户卖矿。按所得矿价。每百两官抽银十五两。谓之生课。迤西各厂硎户卖矿不纳课。惟按煎成银数。每百两抽银十二三两不等。谓之熟课。皆批解造报之正款。必不可少。此外有所谓撒散者。则头人书役巡查之工食。薪水出焉。有所谓火耗马脚硎主硎分水分以及西岳庙功德合厂公费等名目。皆头人所逐渐增添者。虽不能尽裁。亦必须大减。现在出示晓谕。务令痛删无益之规银。以办必须之油米。庶不至因累而散。一曰严法令。查向来厂上之人。殷实良善者什之一。而犷悍诡譎者什之九。又厂中极兴烧香结盟之习。故滇谚有云。无香不成厂。其分也争相雄长。其合也并力把持。恃众欺民。渐而抗官藐法。是以有矿之地。不独官惧考成。并绅士居民。亦皆惶然防范。今兴利必先除害。非严不可。即如所用铁器。除锤鏊锅铲菜刀准带外。一切鸟枪刀械。全应收净。方许入厂。其驻厂弹压之印委员弁。皆准设立枷杖等刑具。有犯先与枷责。或插耳箭游示。期于小惩大戒。若厂匪胆敢结党仇杀多命。闹成巨案。或恃众强奸盗劫。扰害平民。责令该府州厅县会同营员立即兜拏务获。审明详定之后。请照现办迤西匪类章程。就地请令正法。俾得触目警心。庶可惩一儆百。一曰杜诈伪。查矿厂向系朋开。其股分多寡不一。有领头兼股者。亦有搭股分尖者。自必见有好矿而后合伙。滇省有一种诈伪之徒。惯以哄骗油米为伎俩。于矿砂堆中。择其极好净块。如俗名墨绿及朱砂荞面之类。作为样矿示人。啖以重利。怱怱出贖。承揽既多。身先逃避。愚者以此受累。黠者以此诈财。良民不敢开采。多以此故。又厂上卖矿买矿之时。复有一种积蠹。插身说合。往往私抽厘头。为之装盖底面。颠倒好丑。为贖害厂务之尤。兹先出示谕禁。嗣后访获此等匪徒。皆即加重惩办。庶可除弊棍而示劝惩矣。臣等在滇未久。于矿厂情形。本不谙习。仰荷圣慈委任。且蒙训谕周详。谨就察访实情。先筹大概。虽成效尚未能



豫必。而任事断不敢畏难。此外续查利弊情形。总当据实直陈。以仰副 宵旰畴咨于万一。

筹议云南矿务疏光绪十三年

巡抚衙督办矿务唐炯

窃臣于三月二十六日。在贵州省城。曾恭折叩谢 天恩。专丁赍进。因感受风寒。调理数日即行赴滇。沿途接见绅耆。询访利病。闰四月初一日。到云南省城。连日会商督臣岑毓英署藩司史念祖。查询招商局知府全懋绩办理情形。现已起运七起二批京铜五十万。冬间能否再运八起头批。尚未可定。伏查滇省旧有铜厂三十余处。年出铜觔四十万。军兴停办已数十年。如东川汤丹等厂。硎虽老而山不空。此外曲靖昭通及毗连四川会理等处。未开之厂。尚复不少。而招商局两年。仅能起运京铜三批。办理艰难拮据如此。推求其故。大约有二。一则库帑支绌。商本不厚。从前开办。皆系川湖江广大商巨贾。每开一厂。率费银十万二十万两不等。其时各延矿师。能识地脉之衰旺。引路之浅深。结堂之大小。矿质之佳劣。相度既定。然后施工。一经开成。历数十年取用不竭。又能煎炼得法。分汁甚易。故获利既厚。招徕愈多。即有折亏。亦不中止。自军兴后。此等矿师。死亡殆尽。现在招商局商股。仅七万余两。承领帑本止十一二万两。勉顾京运。即无余力开办新山。不过就旧有之老厂。洗澡淘荒。零星凑集。闲或开办子厂。又因山深炭远。搬运维艰。甚或矿不分汁。刚柔不和。既无矿师调维。但祇任凭运气。绝少把握。难望有成。一则缺少砂丁。人力不足开凿背运。悉赖人工。从来大厂。率七八万人。小厂亦万余人。合计通省厂丁。无虑数十百万。皆各省穷民。来厂谋食。今则停办太久。厂利不丰。外省民无所图。本省丁口零落。虽经招募。来者甚稀。凡此皆办理艰难拮据之实在情形也。窃以招商局设立三年。招股甚菲。固因近年股票倒骗。亦由前抚臣创设五金局。强欲官理民财。其势不能相信。以是来源日绌。办理尤难。督臣旋省后。商同司道会将五金局奏明裁撤。今臣又将招商各分局。或撤或留。酌加整顿。臣前在藩司任内。深知滇民瘠苦。除开厂更无生路。曾条议开厂章程。以招集商股购办机器为两大端。盖非商股不能辅官本之不足。非机器不能济人力之穷。及任巡抚会议矿务。仍持此议。今奉命来滇督办。博访周咨。体察情形。舍此别无久远长策。现拟招股一事。则专委天顺祥商号四品衔候选同知王焯等。分赴川广汉口宁波上海等处招股。其招集之法。则按照商规。以入股之多寡。管厂事之轻重。周年六厘行息。三年结算。再分红利。皆于天顺祥商号凭折支取。三年后。即准提本。其愿自携巨本来滇开办不入股分者。亦听其便。

至机器一事。查日本自变用西法以来。一切制造。皆用本国之人。先望云气。

次验水土石三项相符。然后相度。应用何等机器。次第施工。故能确有把握。现拟先聘东洋矿师。俟其到滇察看。应用何等机器。即行购办。庶免虚糜工本。仰恳 敕下出使日本大臣转饬随员候选知县于德楙。代聘东洋上等矿师二人。议定三年。即令于德楙伴送由四川叙州府入滇。于德楙通晓东洋言语。于开厂铸币事宜。亦颇讲求。以之伴送。沿途即便照料。到滇方易任使。惟是机器须矿师议购。招股非旦夕可成。展转需时。岂堪坐待。臣仍当一面督饬招商局知府全楙绩。就现有资本。尽力开采。并广谕绅民厂试办。以凭采买。断不敢耽延。致京运。抑臣更有请者。自来久大之规。不能猝办。况当此时势艰难。库帑支绌。滇民凋敝。商信未孚。措手极为不易。臣蒙 圣主高厚再生之恩。弃瑕录用。何敢不尽心竭力。任劳任怨。尚求 皇上假以岁月。部臣宽以文法。但责其成功。不期其速效。庶臣得勉竭驽骀。仰答 鸿慈于万一。所有筹议矿务拟招集商股延聘东洋矿师以规久远缘由。会同督臣岑毓英意见相同。理合遵 旨专折由驿具奏。伏乞 圣鉴训示。

#### 变通云南矿务章程疏

唐炯

奏为变通章程。不预发底本。以杜亏欠。宽准通商成数。以杜私毁。恭折仰祈 圣鉴事。窃查云南矿务。自康熙四十四年。归官经理。向各府厅州县领借帑本。慎选殷实民人。充当炉户。招募砂丁。开采煎炼。定章上月发本。下月收铜。逾年无着。即令经放之员赔缴。立法本极至善。乃相沿日久。逋负渐多。雍正二年至乾隆六十年。厂欠之案。有以钱息弥补者。有以库平扣市平银拨补者。有经放之员赔补者。有以经管道府养廉扣补者。嘉庆六年。乃定督抚司道按股分赔之例。其时厂旺矿丰。而亏欠犹不能免。推原其故。地方官民事纷繁。断不能坐守山场。酌剂盈虚。妥为筹划。炉户又系赤贫。势必挪后补前。暂敷目下。既而逃亡故绝。悬项累累。无可追偿。惟有据实陈请。乞 恩贷免。此嘉庆以后屡请豁免厂欠之情形也。同治十三年。试办京铜。或委员。或委绅。仍须预发底本。乃能陆续缴铜。时值兵燹之余。薪炭日昂。人工益少。承办员绅。皆不谙习矿务。不能不听命于炉户。以故办理十余年。仍难获效。而逋负又多。光绪九年。设立招商局接办。以商本不充。仍先发底本。虽令按铜扣收旧欠。然旧欠未清。新负已积。此又同治以来办理厂务亏欠之情形也。伏念铜本关系库储。丝毫为重。若不变通旧章。无以革除积弊。臣现酌留招商局。责成扣收厂欠。另设矿务局。招募巨股。商本商办。先铜后银。委员驻厂。但祇弹压保护。收运铜斤。俾界限划清。公私两益。庶堪持久。至于京运而外。例有通商之铜。光绪十二年。督臣岑毓英奏明。每年办运京铜百万斤。准一成通商。以次递加。原冀歆动情。不致畏难裹足。无如承办员绅不一。资本厚

薄不齐。所办铜斤。悉归官买。每年凑集五十万。尚属为难。安有余铜通商。且民间数十年不见商铜。而所用器具与日俱增。无赖奸民。遂销毁制钱。以牟厚利。即以云南而论。已有钱荒之患。关系诚属匪细。臣愚以为欲杜私毁。莫若宽准通商。拟嗣后每办铜百斤。抽课耗铜十四斤。官买七十六斤外。准以十斤通商。庶商有余铜。藉以维持资本。而民有余利。自然踊跃攻煎。数年之后。开厂日多。铜斤日广。销毁之弊。不禁自除。于钱法铜务。不无小补。所有变通章程。不发底本宽准通商成数缘由。是否有当。理合恭折具陈。伏乞圣鉴。

### 漠河金厂拟拨兵淘采议

阙名

案汉以黄金为币。上下通行。而开采之法。书缺有闲。近数十年。宇下五大洲。所用既广。所产益旺。俄国乌拉东悉毕尔部之采金。始于嘉庆十八年。美国嘉邦旧金山之采金。始于道光二十八年。英国南洋属地新金山之采金。始于咸丰年。初采时。一处所获之金。有岁值银六千余万者。近已少。而各处岁入。犹统值银一万四千数百万。俄美英所产。实居三分之二。采取之法。以淘金为宜。旧金山之沙。长一千二百余里。宽一百余里。金之在山。凝于沙石。分支交互。都成脉理。山水冲激。挟之下趋。石块重而沈下。中壅为沙。上浮为泥。层层有金。惟最下者结最厚。人持铲一斧一畚一。铲以取之。斧以斫之。畚以淘之。粒金漉以水。屑金甚微。则渗以汞。合而蒸。蒸汞化而金凝已。淘采之初。人日所得值银百两。故闻者集。始年万五千人。其明年增至十万人。后人愈众。金沙亦瘠。每沙一吨。淘出之金犹值银二钱。一人终日之获。可扯银一两。其有竭泽而淘者。获金虽饶。而置机戽水。非拥厚资集众力不办。沙既瘠而淘者释。遂议从沙旁高山探脉开峒。鸠公司以采之。凡开山采。凿石转沙。磨砮淘洗。合汞烹炼。用机器数十座。用工役数百名。费殊不费。又矿石每吨。约可得金值银六七两。方不亏工本。迥不如淘金者日获虽微。犹可自给。故开山之七十九公司。少赢多绌。是以英之新金山。俄之悉毕尔。采山者鲜。淘水者众。盖鉴此也。至其办法。美之旧金山。居者稀少。至自他国者。皆听往采。不为限制。既流佣日众。始人限十五丈。不得占人现采之地。采毕往他处亦如之。每处停采不得过五日。山矿之开。人限三百丈。始得矿者倍之。集公司者。各以应得之数予之。每处停采不得逾一月。有逾限。听他人接采之。所得之金。官不收买。听入市自为交易。立法简。人人乐趋。又地气温和。种植蕃庑。流水不冰。淘金者终岁不辍。且耕且牧。招集日众。英之新金山。其法同。其地又同。两处并收耕牧之利。今且十倍于淘金。俄之乌拉山东。地居极北。冰雪沍寒。五谷不生。金沙虽旺。而无水可淘。往者盖少。遂以罪人

往役。人限数十丈。每日之获。不准私相贸易。由官给半值。留其半以充经费。近以铁路接通。始有集费开山。蓄水矿中。备冬日之淘洗者。由是所得滋丰。自咸丰十年。与我复位东界。以什勒喀与额尔古纳为限。康熙时索还之雅克萨尼布楚二城。复入于俄。地虽极边苦寒。顾饶金银。乃并发减死一等者往采如律。比遂商贾集。屯牧骈罗。尼布楚城已为重镇。今据成副都统所称漠河阿尔罕奇干之金厂。在黑龙江南岸。计对北岸雅克萨城。又查刘大臣所称粗鲁海图。系由俄语转译。当即苏克特。在额尔古纳河西岸。正对我东岸额尔德尼沱罗盖之卡伦。黑龙江北岸与额尔古纳河西岸既入于俄。其间尼布楚为五金最旺之区。所发罪犯采金之处。适在额尔古纳河西岸。名之曰新苏克特。正对我东岸巴图尔和朔之卡伦。与呼伦贝尔城相距约数百里。

现经详考中外舆图。以求产金之沙。自阿尔罕奇干河。迤西至黑龙江。与额尔古纳河交会界碑之处。循而南下。至苏克特。地有千余里。在内兴安大岭之麓。与旧金山高山之麓。所有撒拉们约巫金两河。形势相似。兴安岭亦系沙石凝结。又与旧金山之石相似。金沙之富。当不少让于美。况额尔古纳河西岸。俄人采金。已着成效。东岸更近矿山真脉。能得多金。似可操券。惟地苦荒寒。民黽殷实。四月解冻。九月结冰。淘采有时。树艺无术。由官办。则筹备巨款。度支维艰。招集流亡。安插不易。半年淘金。或使之自食其力。若天寒冰沍。游手无资。非若新旧金山地方温暖。可牧可耕。不致聚众滋扰。其难一也。由商办。则釀股远来。商情携贰。糜费甚大。众口皆嗷。开山则效有难期。淘沙则散而无纪。且购机器。雇工匠。往返多稽时日。非若新旧金山皆负山滨海。可无转运之劳。其难二也。由官督民采。则贫民瘠户。工本不敷。荒壤穷边。控制难。况淘沙合汞。岂能稽察入微。非工役私肥。即吏胥中饱。非若俄之峻法严刑。勒令工作。收其半值。以充公费。其难三也。伏读 皇朝文献通考。黑龙江四徼。凡设卡伦六十有四。各设兵守之。重扃保障。金汤万。今国家慎固封圻。特简大臣督办东三省屯防操练事宜。边务矿务。均关紧要。自雅萨克尼布楚二城。复经俄人经营布置。戍以重兵。以俯瞰我边陲。我黑龙江省西北斗入于俄。相距一水。击柝声闻。彼方开矿治兵。眈眈虎视。既不比内外蒙古有忒巫尔乐山为屏。南北八城有北天山及巴达克为闕。又其壤地相错。仅止一面。尚可恃崇山峻岭为之鄂博。以视兹地险易迥殊。故西自喀什噶尔。东至珲春。毗连俄界。约近二万里。而江省西北一隅。与俄最为逼近。尤不可无名将重兵以戍守之。拟请东三省大宪。相度旧设卡伦之所。察看金坑最旺之区。遴委干弁。选募近边耐寒之兵勇。先拨三四营驻扎其间。督令淘金。其有偷挖金坑者。亦招入伍。以兵法部署之。人各与地数十丈。不准私占互争。淘得之金。听其自市。官若收买。毋任亏折。若虑金沙难以物色。第于英美各

国。雇谙练矿头三四名。岁费不过五六千金。或由山东平度州矿局李道挑取工头数名。咨送赴营。留充教习。令其周览指示。导之淘洗。试行数月。得金果饶。然后再增数营。专员督率。冰泮之日。即饬淘金以当口粮。寒沍之时。仍发坐饷以资操练。如是。岁可得金少亦数十万。且岁省兵饷亦十余万。其利便可约举焉。临边设戍。建威销萌。以屯以淘。役不再举。便一也。釀股招商。旷日持久。移屯卒为矿丁。则朝令夕行。立可举办。不致展转延误事机。便二也。

机器开矿。成亏难知。若淘金则一铲一畚。随处可备。无待筹费。即可开工。便三也。各直省浚河治道。多设防营驻。该处之兵。专事淘金。不与他役。夏秋则就地淘采。春冬仍归伍操防。屯政矿务。并行不悖。便四也。矿久禁闭。偷挖必多。强敌覬觐。匪徒勾结。肇祸贻害。在在堪虞。今招入伍以佐屯军。既杜祸萌。且资众力。便五也。分地赴工。人争自奋。以旧金山为率。人日得金一两。则淘采所入。较坐饷为优。平居既已饱腾。临事必能敌愆。便六也。计名授地。悉准营制。每日赴工。六成为率。营弁哨长。各任一分。余夫羨卒。递相替代。召募之众。法亦如之。使伍符尺籍。按册可稽。既杜虚冒之弊。且泯偏枯之迹。便七也。半年淘金。省饷无算。万夫萃处。贸易必蕃。部库不劳于挽输。闾里徐资其生聚。无采金之名。节养兵之费。操御敌之原。便八也。矿产既富。趋集愈众。更于其间平治道涂。南至呼伦贝尔。再东至齐齐哈尔。使通达于腹地。联络乎三省。便九也。不劳役。不费财。可固防。可制敌。内以戢匪徒之出入。外以杜强邻之窥伺。不数年间。边备益修。军储益裕。某之愚以为此正今日之急务。况自通商以来。金银之流出者众。以彼各国皆用金钱。我则上下皆以银为市。已失子母相权之道。久受制于外人。若我中国产金既饶。则金价必贱。而贷款之出入。华商之贸易。所裨益匪浅鲜矣。

筹办漠河金厂疏光绪十三年

李鸿章

奏为黑龙江漠河金厂拟定官督商办详细章程。以开利源而杜边患。恭折密陈仰祈 圣鉴事。窃臣前准军机大臣密寄。光绪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奉上谕。恭镛等奏漠河金厂亟应举办一折黑龙江漠河山地方上年曾有中俄匪徒过江偷挖金矿自应及时开采以杜外人覬觐着李鸿章选派熟习矿务干员迅往黑龙江随同恭镛认真勘办如津沪殷实各商有情愿承办之人并着饬令同往俾可图成另片奏吉林候补知府李金镛熟悉矿务请饬派往会办等语即着希元转饬赴黑龙江会办等因钦此。仰见 圣明思患预防。筹边兴利之至意。臣查漠河金矿。出产颇旺。往年俄人越境开采。华商间往收买金沙。自光绪十一年秋间派兵驱逐。孽芽未净。迭接出使大臣刘瑞芬函称。俄国官商。仍思集股采取。若不及早筹办

。久必为人占据。貽患匪轻。惟地处极边。集费不易。得人尤难。当经恭镛奏派道员用候补知府李金镛前往查勘。所有勘矿及筹办大略情形。恭镛已于本年九月奏明。飭李金镛来臣处禀商一切。拟定详细章程。由臣先行具奏在案。该员于十一月杪来保定面禀。据呈章程十六条。臣逐一复核。皆该处开矿应办之事。其中自备轮船开通陆路募勇保护招回流民四条。于边防尤有关系。现拟仿照西国公司之法。招集股本二十万两。先行试办。惟近日商情困敝。股分骤难集成。据该员声称。年内外赶紧劝集。约不过六七万金。合之恭镛筹借库款三万两。仅得其半。北洋库储支绌。无可腾挪。适有天津商人情愿出借。当即由臣代借十万两。以足二十万之数。一俟股分招齐。将借款陆续缴还。将来开办后。所获余利。除开支局用官利外。当以十成之三。呈交黑龙江将军衙门。报充军饷。应用矿师。询据山东平度州矿局道员李宗岱电禀。该局矿师美国人阿鲁士威明年四月内可往漠河察勘。一面购置机器。建造厂屋。以备克期开工。前奉 谕旨。敕臣遴派干员迅往勘办。臣查李金镛血性忠勇。不避艰险。向本随臣办事。经前吉林将军铭安奏办珲春垦务。兼理中俄交涉事件。先后将及十年。边情最为熟悉。此次勘矿之便。恭镛派赴精奇里江南岸。与俄酋厘定四十八旗屯地界。尤能力持正议。动合机宜。现与恭镛往返函商。拟即飭令该员总办矿务。该厂地处极边。驿程稽滞。除重大事件。应禀商黑龙江将军酌夺。其余一切。准由该员相机妥办。以专责成。窃惟金矿之兴。数十年来。竞推美之旧金山。英之新金山。及俄之悉毕尔部。皆系荒地。开采以后。日臻繁殖。遂成都会。新旧两金山。近年出金渐少。而耕牧之利代兴。惟俄犹擅此为国大利。查漠河一带山脉。正接俄境悉毕尔诸山。据称金苗长及五百里。李金镛所呈金样。成色尚佳。中外谓为金穴。似非无据。从来疆场之间。常以虚实为强弱。

俄自嘉庆季年创开金矿。逐渐缔造。至道光咸丰之际。尼布楚遂为雄城。已有駸駸东逼之势。其时中原多故。未暇兼营。遂至以彼之实。乘我之虚。侵我边陲。如涉庭户。今之新界。三面斗入。仅隔一江。彼方治兵招矿。并议自打穆斯克至乌苏里海参崴一带。兴筑铁路。绵亘黑龙江吉林东北。伺隙蹈瑕。意殊叵测。漠河奇干河之间。尤所注意。漠河距将军都统所驻。均极窳远。而齐齐哈尔墨尔根两城。且隔在内兴安岭之南。若不及早经营。诚为可虞。夫实边之计在人。聚人之计在财。该处林木富饶。地气本旺。特以极边寒苦。千余里荒僻。绝无人烟。若金矿一开。人皆趋利。商贾骈集。屯牧并兴。可与黑龙江北岸俄城声势对抗。外以折强邻窥伺之渐。内以植百年根本之谋。且因此自行轮船。则江面不令独占。开通山路。则军府不至远悬。此皆防患未萌而不容稍缓者也。现在开通运道工程。尤为紧要。必须借资兵力。应请 敕下黑龙江将军

会商练兵大臣。派兵一二千名。随往调遣。至经办各员。涉历险远。创造艰难。将来着有成效。应将出力人员。恳 恩准予从优保奖。以昭激劝。谨将李金镛筹议章程十六条。照缮清单。恭呈 御览。

一设局宜统筹也。雇矿师。购机器。盖房屋。置车辆。买牲口。设码头。招流民。募勇丁。造轮船。开山路。事多用繁。非筹足资本。无从入手。惟近年南北灾荒。势难克期集事。今拟先招商股二十万两。惟恐一时难齐。仰蒙北洋大臣李。保借商人银十万两。又蒙黑龙江将军恭。筹拨库银三万两。此两款。应俟招股齐时。先行缴还。

一股本宜招集也。南中近年市面萧条。其殷实之家。固尚不少。或因他处之矿。得手无多。不免裹足。不知漠河金沙。已为俄人确着明效。然恐情多疑。故先借款创举。以期共信。凡官绅富商。同抱公忠。必有乐助其成者。应仍招股集费办理。现议筹本二十万两。分作二千股。每股收天津行平化宝银一百两。如交上海规元。每股收一百零六两。填发股票一张。息折一扣。认票不认人。一股至百股。均可附搭。拟于上海天津吉林等处。遴派妥友。设立分局招徕。俟股满即行截数。长年官利七厘。均于次年端节凭折支付。届期先应汇银至各分局就近支付。以免辗转远寄。即将来得金。亦运往该各分局销售。

一开办宜定地也。勘得漠河在爱琿之西。江道一千五百余里。是处起早七十里。即达金厂。地名元宝山。两边带坡高山。中间有溪河一道。宽一丈至丈三四尺不等。昔年俄人即在此溪两边。盗挖五六年。已挖长十四五里。惟溪身正脉。尚未挖及。西至奇干阿勒罕等河。均二百余里。东至阿木尔河下游口三百余里。据俄人云。此道金脉。自额尔古纳河西山发源。经奇干阿勒罕直至阿木尔河下游。计长五百余里。奇干河与阿勒罕阿木尔河。均有挖迹可指。俄人所称脉长五百余里。或非无因。须俟美国矿师前往试钻扞探。方知确凿。兹拟就昔日俄人盗挖之处。先行开办。俟办有成效。其奇干阿勒罕等处。可次第办理。卑府前次赴漠河所得金样。即在溪边之残沙内淘出。经美国化学师乐百时化炼。计一千分中。得净金八百七十一分银七十五分。铅硫磺铁五十四分。据该化学师称此金可与美国旧金山之金并埒云。

一矿师宜妥延也。既用机器。即不能无矿师。说者以为雇用工头。较矿师为廉。然工头仅熟机器。不识金脉。非老于矿学者。未易推测。况漠河金厂尚有数处。拟一面开办。一面即四出相度。而工头仍须雇用。惟向来泰西矿师。声价自高。居处饮食。性喜侈靡。本公司事事核实。兼之僻在荒漠。须耐艰苦。宜择用西国矿师之耐劳耐烦者。自总办以下。祇能与厂中司事。同共隆杀。有功则赏。有过则罚。虽矿师所用之通事人等。亦不能任其回护。如热河矿师之哲尔者。平度矿师之阿鲁士威。皆有本领。延订合同内。声明到厂后。如无明效

。不拘年限即行辞换。

一事权宜归一也。窃以开创之事难。边疆之事更难。边疆而兼开创难而又难。漠河金厂。去齐齐哈尔省城。陆路几二千里。内多人迹未到之地。凡有公文要件。须派人专送。或附俄轮送至爱琿驿站转递。往返极速亦须三四十日。凡遇风雪雨雹。更难定期。该处与俄界一江之隔。俄人久在漠河窃挖。今一旦收回。俄人耿耿逐逐之心。尤所莫测。此后交涉事件。势必常有。远道禀商。诚恐缓不济急。可否遇有小事。即由卑府相机酌量妥办。其重大事件。仍禀商北洋大臣黑龙江将军核夺。

一轮船宜自备也。黑龙江本隶中国版图今则为俄人独行之江。由于我无船也。所设驻防。仅东有爱琿一处其西至额尔古讷河一千七百里。如入无人之境。虽新设卡伦二十处。兵力极单。山深路遥。消息难通。爱琿至漠河。水路一千五百里。冬时犹可踏冰行车。夏则我无一舟可济。因之兵粮往来。不得不借坐俄轮。种种受其挟制。然此犹患之轻者。其大害则在漠河金厂。久为俄人窃挖覬觐。此次卑府奉差前赴黑龙江左分界。俄员谆谆以税租金厂为托。今我一旦开采。彼不必违好兴戎。祇须轮不我借。即粮无可运。金厂中人便有束手待毙之虑。反复筹议。必须自备轮船。庶几有恃无恐。且于边防信息。亦可灵捷。惟黑龙江海口久为人有。如轮船由他省置造。苦无海口可入。祇得商请吉林机器局。代造小轮二只。一上一下。专以拖带驳船为主。造成后。可由松花江转入黑龙江。直达漠河。查松花江上抵黑龙江之水道。浅处不过四五尺。小轮吃水当以四尺为度。可期往来适用。并拟制造十二桨之小长龙船四只。以济轮船之不及。且可往来梭巡江面。再黑龙江二千里内。尚未探得产煤之处。俄国轮船往来。俱用木柴代煤。故江左沿江。每距三五十里。即有一村。村民砍木存储。供卖俄轮之用。江右绝无居民。我轮往来。用柴不便。拟禀请黑龙江将军恭。将原设之卡伦一律整顿。就饬各卡兵一体砍储木柴待用。立定章程。给予价值。卡兵储木不得缺误。轮船给价不得短少。核计行船半年。每卡可得市钱数百千。该兵有此分外出息。当以卡伦为优差。不但不视为畏途。抑且争从其事矣。

一机器宜购置也。产金之处。地气严寒。夏秋之间。积雪始化。掘地四五尺。坚冰如铁。金生于沙。沙凝于冰。须先融冰而后得沙。淘沙而后见金。工作非易。若全赖民夫。则费力多而见功难。佐以机器。则吸水淘金。事半功倍。且人夫少用。则良莠易辨。不使无业莠民。聚而成党。其利一。人夫少用。则稽察易周。不致有藏匿影射偷漏等弊。其利二。人夫少用。则工价可省。且该处无煤而有树。或用木柴。或烧木炭。皆极便易。其利三。惟此项机器。必须购自外洋。幸漠河之沙金。与矿金不同。所用机器无多。仅需吸水淘金钻地等



件。每副价值。亦不甚巨。但定购之时。宜加详考。须求其至精至坚可适久用者。以免停工待修。虚糜贻误。

一用人宜慎选也。开办一事。尤在襄助得人。惟黑龙江为边远苦寒之地。漠河更远更寒。内地有用之才。孰谋食于负罪谪戍之乡。而巨细诸务。非赖策力。不克相与有成。今欲任用得人。非丰薪优奖。不足养其家而得其力。所有监工稽查办粮押运文案收支等事宜。均关重要。俟三年有成。实效昭彰。拟请择其尤为出力者。照异常劳绩。详请从优保奖。以资观感。漠河一带。千余里无人烟。艰险劳苦。胜于内地十倍。且开办金厂。既藉以防边。又可抽助军饷。二者均关军国大事。非破格奖励。实不足昭激励也。

一流民宜招回也。查工作之役。应招土著之民。漠河金厂。地属遐荒。民无土著。前有流入俄境之华民。即昔日俄人盗挖时招集之华民也。当时俄人从海参崴恰克图等处。雇觅山东直隶之民。若辈开矿。尚称熟手。自官兵驱逐后。绝其归路。俄人仍收作佣工。蚩蚩之众。谁不思归。不得已而易服从人。以图生命。凌辱威吓。困苦备尝。今拟招回此项流民。仍为我用。并优给工食。勤加约束。赏罚严明。在若辈久思仍回父母之邦。今一旦遂其所欲。其悦服可知。倘流民不敷遣用。所有爱琿等处八旗苦寒之人。愿充斯工者。亦一体招入。

一陆路宜开通也。查齐齐哈尔省城至爱琿。计程八百五十里。自爱琿附俄轮至漠河。有江道千五百里。水陆兼程。共二千三百五十里。若省城径至漠河。由墨尔根取道入山。本有陆路可通。因山深林密。向为人迹所不到。卑府亲率员弁。冒险直入。探明快捷方式。漠河去墨尔根一千五百里。墨尔根距省四百五十里。共一千九百五十里。复又另探一路。由齐齐哈尔径达漠河。旱路仅止一千四五百里。照向来水陆兼程。可近八九百里。是开通运道为急务也。惟雇募夫役。经费较巨。拟请拨兵一二千人。除底饷外。量予犒赏。开路宽以一文为率。分哨定段。限日兴挑。其监察一切。及设渡造桥。因地制宜。另议细目。斯役约一年可竣。工竣即可安电线。置卡房。次第举行。且道路既通。即以此项兵丁。分布要隘。人烟渐集。边庭日益强固。亦足消强敌覬觐之心。即不开矿。亦是边防要图。

一保护宜募勇也。查开办后。招集流民。动以千计。日夕相聚。加以强邻逼处。在在堪虞。存厂之款。既必不少。挖出之金。尤关重要。漠河口现有五百兵。以之驻防。尚虑不足。势难调遣入厂。必须另募一营。即在金厂内自行筹给口分。由总办为统领。用西法西械。勤加训练。庶内可以资弹压。外可以与防兵联为一气。声势既壮。矿务边务。两有裨益。

一司帐宜公举也。钱财出入。为金厂之根本。况属公司。尤宜公办。主厂者不当兼理钱财。致涉嫌疑。今拟将收支事务。由股本最大者公举。保荐平素诚

实有望之人。然后延订。将来如有亏空舞弊等情。一经查出。惟原荐主理直认赔。即在股本内扣还。凡经理银钱。非任劳任怨者。不能称职。倘有人商借挪移。自当破除情面。一概回绝。即如总办员司等。除每月初二日给领薪水外。亦不得透支分文。以重公款。

一股友宜助理也。凡入股之友。皆与厂中有维系之势。议定万金之股。或自驻厂。或派人驻厂。以便监察金银出入。如厂中有合宜职司。自当量才派事。开支薪水。如不谙公务。或无职司可派。仅能供给火食。不送薪水。祇可在厂查察账房侵亏浮冒等弊。他处公事不得与闻。即司帐之人。于银钱有出入不当处。亦宜通知总办核夺。至于未满足百股之友。亦有三四千金搭入者。准其二三人凑足百股。公派一人到厂监视。以凭共信。其余零星股友。均不得援以为例。

一局用宜节省也。所用各员司人等。按其责任之轻重。才能之大小。酌定薪水之多寡。既不失之于刻。亦不失之于宽。即因边地苦寒。非重禄不足以劝士。然少用一人。则费自省矣。至局中饭食油烛心红笔墨纸张杂用一切等项。必须实用实销。不得浮开浪费。致使公本虚糜。如各员司因公他往。无论远近车马等费。由局动支。至因一己私事出外。由本人自备。事事皆归实济。凡收支各帐。周年汇齐刊刻清册。分送各股友阅核。以凭征信。并呈报北洋大臣黑龙江将军查核。

一盈亏宜预计也。开办一年后。出金果旺。获利果多。是公司与股友幸事。如无盈余。亦未折耗。在股者一时不准提本。只准招人接替。更易姓名。调换股票息折。万一本有亏折之处。由总办禀知北洋大臣黑龙江将军。并函商股分最大者定夺办理。不参私意。当取公评。以为行止。

一余利宜分派也。金厂开办后。每日所得金沙。由监工稽查。同送至收金所。经主厂者眼同兑收。登册盖戳。聚总熔炼成条。运售津沪各处。按月一小结。周年一总结。共得金沙合银若干两。除将借款陆续提还。并将官利及员司矿师薪水局费夫役护勇工食一切开支外。若有盈余。作为二十成均分。内呈交黑龙江将军衙门六成。报充军饷。商股十成。本厂员友司事花红四成。在厂之人自总办及员司夫役等。皆得均沾酌赏。计人计功。不得使有一人向隅。

上王夔石中丞论采矿金书

陈宝箴

窃惟国用自嘉道以来。盖藏实鲜。河工海防二者。迭为漏卮。库帑日以匱乏。咸丰军兴而后。国帑既空。民财亦竭。大钱钞票之法。阻阨难行。而捐输厘税二端。日愈加密。朝廷厚泽深仁。既守永不加赋之祖训。则至今正供而外。所恃以济国用之穷者。亦惟此捐厘而已。海内凋敝。民困未苏。二者

已成强弩之末。决不能于此外更议取民之制。而今日用财之巨且急。则且方兴而未已。有不堪为设想者。苟听其自然。而不思亟为之计。是处堂之智也。亟为之计。而仍思取之民。是剜肉之谋也。自来为国家计久远者。必曰损上以益下。而言利之臣。壹意以富强为事。则又必损下以益上。时至今日。上下皆无可损矣。假令仓卒之顷。国家有缓急之备。闾阎有水旱之灾。不知何策以处此。故善理财者。在因国家已然之制而振理之。因天地自然之利而裁成之。今日则榷盐开矿二者其大端也。盐政自有专司。不敢妄议。至于开矿之说。人人知之。人人皆能言之。而卒无主持其说以收其效者。则以未深究其底蕴。未能折衷。至是而不免为言所夺也。夫开矿之非今时创举不待辨。今天下所用之黄白镪。未有不自开矿来者。特为之有其道耳。今人徒以明代曾因开矿扰民滋变。未尝深求其故。与其所以滋变之由。但一闻大利启争易聚难散之说。遂相戒不敢置议。而天地仁爱。日产其菁华以惠养生者。一听其埋没于荒榛朽壤之中。而惟苦力劳志铢积而寸累者之是求。是何异闻溺而湮井。睹焚而夷也。考开矿之法始于三代盛时。管子言禹汤铸历山庄山之金为币。以救水旱。御人事而平天下。周官人掌金玉石锡之地。而为厉禁以守之。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而巡其禁令。此为矿金开闭禁令之始。非叔季之弊政也。自时厥后。物产有盈虚。国计有丰绌。不以为常经。而亦未尝废而不用。唐初置诸州银冶五十八所。至元和中以计臣议钱法欲重铜轻银。特申封闭坑采之令。宋代坑冶益盛。天下银冶多至八十有四。皆官主之。其时矿苦微歇者。屡有除汰。而江淮荆湖新发之矿。漕司虑给本费。往往停闭。至建炎七年。允工部请以金银坑冶。召民自备物料。采取烹炼。官收十分之二。法始一变。此皆往代开矿因革损益之明证。未尝骚扰病民。致滋变乱也。明太祖成祖尝慎重开矿事。然犹置陕西凤凰山银坑八所。福建银屏山炉冶四十二座。又置浙江温处诸银场局。永乐时遣官赴湖广贵州采办金银。其后岁入矿课。递有增减。至英宗始下诏封坑撤官。既而奸民私开争杀。严禁不能止。言者请复开银场。则利归于上。而盗无所容。乃分遣侍郎御史提督等官。前往经理。而奉行不善。供亿烦苦。开与闭两失其道。自后遂属巾官。成化中湖广武陵等县金场。得不偿费。甚至武宗时听内官奏开闽浙银场。无矿责银。民以大扰。万历二十四年。内官复奏请开矿助大工。于是河南山东山西诸路。中使四出。奸珰乘势诛索。中饱者不啻倍蓰。利归于下。怨府于上。而矿场始为弊藪。

此自委任阉宦之失。不得谓矿之必不可开。不然。何以不敝于洪武永乐之时。与唐宋金元暨三代之世耶。明自中叶以还。政由宦寺。无一不可阶乱。岂特开矿一事为然哉。况其时乱民之所以日众者。尤不仅在开矿也。伏考康熙五十二年。大学士九卿议奏云南等省开矿事。圣祖仁皇帝上谕有曰。天地自然

之利当与民共之不当以无用弃之要在地方吏处置得宜毋致生事耳。乾隆三年。

高宗纯皇帝谕曰。两广总督鄂弥达议覆提督张天骏矿山开采恐滋聚众之奏据称铜矿鼓铸所需且招募附近居民聚则为工散则耕作并无易聚难散之患地方大吏原以整顿地方岂可图便偷安置国计于不问张天骏藉安靖之名为卸责自全之地着交部议处。大哉 圣谟。诚析义至精。推行尽利。可为万世法者。他如前湖南巡抚陈文恭公亦以开矿为自然之利。谓地方吏畏难卸责。无为国计民生虑者。可见事理之同然矣。窃见湖南醴陵郴州桂阳沅陵黔阳安化等州县。皆有金银矿。小民潜采。往往有暴富者。以执事之明达。诚得倡谋开采。择廉介素着综练精密之道府官绅为之主办。于开采之地。环以墙垣。以示圈禁。稍调境内防勇数百。弹压巡逻。谨其出入。其开矿之工。则募附近居民。厚给廩饩。稍优于无事之兵。即以兵法部署。使什伍相束。作止齐一。行列无紊。或量购机器。以省功力。遴选廉谨官弁。检察出入。稽查坑冶。以严防逸漏。如采参之制。阅四五月率一更代。使不致积久生玩而致弊。受代后。课其效而旌之。敢有侵欺者。立揭无贷。苟主办未得其人。则姑弗举。如是。斯在事者无所濡染。远近之民。咸知地不爱宝。原以资国家之用。又见久经禁闭之矿。有力者不得而私。安有启争聚众之事乎。至于召募采工。每所不过数百人。多至千余人而止。天下募勇无虑数十万。皆无易聚难散之事。更何有于区区之众。金尽事毕。则停闭而遣之。受募之民。囊有余货。自无不欣然复业。非若听民自采。或致远方无业之民。闻风蚁聚。有如说者之所虑也。今请择一主办之人。使就一产金银之地。暂募数十百人。试行如法采办。如果得当。则增工而广取之。其它湖南境内。凡有黄白金矿之所。皆准此而力行之。并请于咨部试采之后。举某所陈利害之说。请 旨飭下直省督抚。各就产金之地。一律举行。以纾 国用而息民力。要在当事者不存为人择事之见。主办得人。则行之决无他弊。数年之后。所获必多。虽有缓急。亦可恃以无恐。而捐输可停。厘税可减。于政体民生裨益非浅矣。宋太祖有言。军旅饥馑。国家当预为之计。不可临事厚敛于民。今日之事。为之犹恐不及。迥非预为之备可比。又安有舍一上可富国下不病民之大利。不思多方以求之。竭力以致之。而惟徇于启争难散无稽不察之言。相率委弃焉。良足惜也。

伏惟 圣祖 高宗天亶聪明。如日月之无不照。前明之已事。岂不鉴之。而 圣训煌煌。惟以处置得宜为要。而以卸责自全者。为图便偷安。置 国计于不问。此其义可窥测而知者。其时各省矿课。有定额者。有无定额者。参半着于会典。然视各前代多寡稍殊。意者嘉道以前。民物殷富。公私储积。粟陈贯朽。百废具兴。可无急急于此。而权衡万物之高下以适其平。特留此天地无穷之利以遗今日。未可知也。记曰。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

张。文武不为也。王者张弛因时。通变尽利。即今日之捐输厘税。亦皆推广创行之举。然视自然之利则有闲矣。昔人谓鼓铸所出。得适符其本货。即为国之大利。盖人主以天下为家。自无而有。得一钱即人多一钱之用。藏富于民与藏富于国。无以异耳。况开矿之为利。且什伯千万于此。亦何惮而不为也。区区愚诚。久怀欲吐。而湖南适当其地。是用冒昧渎陈。仰希裁择。惟鉴其心而垂察焉。不胜恳切屏营之至。

## 卷五十八 户政三十钱币上

### 前因时论十一钱币

吴铤

三代以前。以务农为本。商贾为末。故市货以谷帛交易。赋税以谷帛上供。未尝藉钱币以为用。故其时谷帛多而百货皆少。谷帛贵而百货皆贱。斯民耻逐末以受罚。而务本者多矣。后世以钱币为流通百货之资。而谷帛之势遂处于轻。错云。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后世之民。亦犹之古也。上之有需乎谷帛者。亦犹之古也。然而谷帛之势遂处于轻者何也。商贾积百货以与民为市。农不能以谷帛交易。必贱卖之。易钱入市。然后得遂其俯畜仰事之谋。农之所出。不能多赢余。商贾乃积钱以逐利。乘农之乏。称贷以收其谷帛。而谷帛乃至不足。此其弊一也。唐时租庸。惟供谷帛。后改为两税。以钱上供。钱者非农之所有。而功令至严。不得易钱以入官。幸而岁稔。尚足补苴于万一。若遇凶年。虽下蠲除之令。而终岁衣食之资。将何所出。此其弊二也。如是则农夫终岁勤苦。出其谷帛。曾不能以之交易上供。翻有藉乎钱币。则钱币之势处于重。及其后也。钱币或积于公家。或积于私室。农夫挟其谷帛以为市。而钱币不足于用矣。钱币不足而谷帛乃益轻。斯天下之民。皆舍本而逐末。终不尽心畝亩。以收其纤悉之利。故人聚于乡而治。散于乡而乱。此之谓也。诚能复沟洫之制。制民之产。使衣食之势。常处于足。上之人又复租庸之制。不复以钱币上供。又令市中得以谷帛上供。富豪大家无所挟以为市。而币亦不至于乏。斯二者之弊去。而本末之分明矣。

### 论治五

孙鼎臣

天下之生众矣。皆函五常之性。有肌肤之爱。亲戚之恩。一旦瞋目发难。忍而弃之不顾。岂民固乐死而恶生哉。杀人不必要死。而不杀人则必死。其为生之计穷。夫是以为乱也。乱由于民穷。民穷由于不务本。吾观于诗书。而知先王之为民计远也。先王知民不可一日而不食。一日而不衣。而农桑者。衣食之本也。故亟亟焉以为有国之太务。课之树艺。教之蚕织。为之农官以督其功。为之

诗歌以叙其劳。为之饮食祭祀以乐其成。为之嫁子娶妻哀死养疾以厚其爱。水旱之不时。春秋之不继。则又为之振贷补助以佐其急。导之如此其勤。恤之如此其至。故其民莫不务本。田野辟。仓廩实。租税有制。服用有节。风俗朴。盗贼衰息。天下无游惰之人。人人足以自贍。兵强国富。四夷宾服。民终岁于畎亩。老死于井里。虽诱之而不为变。贾谊曰。安民可与行义。而危民易与为非。彼诚乐其生而安之。安故天下如覆盂。卒然摇之而不动也。后世逐末者众。而务本者少。司国计者。先征榷而后农桑。州县之吏。以刑名钱谷为殿最。而不问其劝课之勤惰。蠲贷非不勤也。而农不被其泽。耕藉非不举也。而海内不知劝。天下之民。尽其智力。以罔一切之利。不耻为厮养。而耻为力田。其安于南亩者。皆柔而至愚之人。其于民盖不及什之一。而蚕桑之利。于州县不能百之一焉。古先王之所以为有国之大事。其积轻至于如此。此何以然哉。农桑之所得者。粟与帛也。而天下之所用者银。银重而谷帛贱。谷帛贱而农桑轻。自然之势也。国之赋税。银也。官之禄赐。银也。士马之刍粮。银也。隶役之禀饩。银也。宾客之赂遗。商贾之交通。银也。总天下之万货。而制之于银。自天子以至眡隶。非银莫为用。于是银为天下之大利。而天下之大奸集焉。迄为天下之大害。请略言之。仓庾之敝。出谷纳银。中饱于官。而州县无储俸。一也。富人争蓄黄白。田野之入。今日收而明日粜。而闾阎无盖藏。二也。以银输赋。一石之赋。数石而不足。征敛重困。三也。军食积谷为先。以银给饷。银匱。军饥士哗。四也。苞苴潜行。可任可辇。增墨吏之溪壑。五也。色有高下。价有赢缩。奸商豪贾。窥时操纵。錮齐民之利。而阴操国家之泉币之权。六也。桀黠之民。舞其巧智。家无一亩。比于封君。长游惰之风。开奸利之涂。七也。不而饱。不织而温。民忘其勤。纵欲僭礼。习俗淫侈。八也。富连阡陌。居子为母。膏腴并兼于豪强。九也。椎埋攻剽。逃轻匿便。散财结党。千里可通。十也。又有甚害者。岛夷番酋。艳中国之藏。作为奇技淫巧至毒之物。蛊我民而窃我财。而洋为银之尾闾。塞之不能止。天下之银日益贵。民之为生之计日益穷。而乱由斯起也。于乎。此亦何怪其然哉。古之民。衣食于农桑。皆取于地而成于人。故用之不穷。今之民。衣食于银。银非地之所岁出也。非人之所能为也。用之久而穷。固其理矣。饥食而渴饮。人之情也。必玉山之禾。然后食焉。中泠之泉。然后饮焉。玉山之禾。中泠之泉。非世之所必无也。然饥渴之患至切。而限此二物救之。则其所取者狭。而其所恃者仅矣。民之所急者衣食。而取给于可知不可知之银。是何异求玉山之禾以疗饥。责中泠之泉以解渴哉。事有犯天下之至危。特人不之察也。圣未有若先王者也。先王贵五谷而不宝金玉。岂好恶异于人哉。诚知其无用。而缓急不足恃也。往者周秦之交。诈力相并。其下化之。背本趋末。天下之乱尝棘矣。及汉文帝用错

贾谊之言。开耜田躬耕以劝百姓。令民入粟。许其拜爵除罪。屡敕有司以农为务。虽未能复古先王之制。抑其用心固有合焉。然而民固已得其所矣。钱贵朽而不可用。太仓之粟。陈陈相因。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人人自爱而重犯法。三代以下之治。未能或之先也。由是观之。务本之效亦可见矣。天下之生众矣。富之莫如重农。重农必先贵谷。贵谷非废银不可。银不废。则银与谷争。轻重之势。谷不可得而贵也。或曰。银轻而谷重滞。黜银贵谷。民必不便。应之曰。农用粟帛。商用货财。以钱为货。而通谷帛之穷。安在其不便乎。其不便者商耳。夫农便而商不便。则是古征商之意。而吾所以驱天下而归之农之微权也夫。

### 论币一

孙鼎臣

万物之情。日趋于变。知其变而防之。其惟圣人乎。圣人之治天下也。不贵难得之货。使其民衣帛食粟。而尽力于农桑。粟与帛之所不通。于是乎以钱为币。粟与帛生于地而成于人力之所为可恃者也。铸金以为钱。出于天子之所自为，亦可恃者也。故圣人重之。金银珠玉。出于山海之藏。不可恃。故虽至贵。而圣人弗宝焉。由秦汉而下及唐宋。通用粟帛。而佐之以钱。未有以银者。夺粟帛与钱之权。而移之于银。失本末之义。昧轻重之宜。王政之不可行。民俗之不可厚。皆由于此。自三代来。世未尝无银。一旦晚出。使粟帛与钱胥失其重。人实使之也。国家之制财用。入莫大于赋。出莫大于军。赋非银不征。军非银不饷。于是乎操天下之大命。而人之死生。国之盛衰系焉。萌于宋元。盛于前明。而竭于今日。尝考明一代之政。而知其原委也。明初用钱钞。禁银最严。其赋之征银自正统。兵之饷银自宏治。二者循环辗转相延。而为患无已。洪武十八年。令两浙及京畿官田。各随所有折收税粮。钞绢金银棉布。皆得准米。三十年。定折色额价银一两。准米四石。然其时钞金绢棉苧布皆折收。未尝专责银。亦惟两浙及官田行之。他省不之及也。正统元年。命江南租税折收金帛。二年。推其法于两广福建。折银之地始广。至嘉靖行一条鞭法。而赋之入尽以银矣。洪武时卫军皆有田。而边军并塞为屯。益以开中所入之粟。饷军未尝以银也。工部侍郎周忱巢苏松常三府仓粮市银。折官库俸粮。而军粮始有以银者。大同巡抚李敏以山东河南转饷劳费。乃会计岁支。胥令输银。及为户部尚书。遂请畿辅山西陕西边粮征银。以十九给军饷。自是北方亦征银。叶淇祖其智。更开中法。召盐商输银运司。汇解京师。分给诸边。于是塞下之屯废。而军饷尽以银矣。后边粟翔贵。盐课不足以给。乃折漕折白以补之。而漕亦征银。要其首尾观之。始焉度赋之所入以饷军。其后度饷之所出以赋民。数十年间。银之积重。其势遂成。至其季年。师旅驿骚。四海困穷。驯至不救。由

于舍其可恃而用其不可恃也。徇一时之便利。变数千年不刊之制。而忘天下后世无穷之患。当时之君臣。岂得逃其责哉。自古以田为赋。赋之所入。皆田之所出。自杨炎变两税。而租庸调一皆以钱。陆贽李翱深訾之。然钱虽不出于民。而犹铸于县官。因时而损益之。利权在上。至用银。而天子之权。半操于贾人之手矣。赋之征银也。民困于取非其有。而吏益以为奸。地丁钱粮则有火耗。漕则有加耗。服田力穡之民。一亩之入。三取其一以输官。盖当平居之时。无水旱之灾。寇盗之警。而已矍然如不终日。民之生。岂不甚艰而可念哉。古之军食仰于农。唐是以为府兵。明是以为屯卫。养兵百万。不费一钱。此二代军制之所以善也。

即海内纷争。民物凋耗。如三国六朝唐宋之季。善用兵者。兵多而食不匮。盖屯田之法可行也。饷给以银。而兵乃骄惰而不可使。无事患其多而虚糜左藏。有事又患其少而苦乏军兴。欲增兵则与饷妨。欲节饷则与兵妨。而一切法外之征并起。崇祯之辽饷剿饷练饷。割民而卒以自弊者。彼宁乐为之。亦迫于势使然也。悲夫。以银为币。其祸一至于此。特不至其时而人莫之省也。宁人顾氏亲见其患。大声疾呼。垂涕泣而道之。犹弗之信。至情见势绌。彼有知言之名。而天下之祸不能胜矣。不可悲哉。论治者。以商鞅开阡陌。杨炎变两税。三代之治。永不可复。为千古之罪人。弃帛而用银。是古今食货之一大变也。作俑者之罪。岂在二人下哉。而皆自求便利始。民生有欲。人心之变。如水之流而日下。不有圣人。曷能返之使复其故哉。

### 通论唐以来银币

孙鼎臣

余尝论用银之害。始于明之中叶。轻易赋饷之制。问者曰。自明以前。未有用银者乎。曰有。知明以前未尝无银。然后知禁银不用。明太祖之为英主也。银之用。始于唐末交广之地。至宋太宗至道中。东西川监酒商税课。半输银帛外。有司请令二分入金。而银始与钱帛谷丝棉并登司会。宋食货志。凡岁赋。谷以石计。钱以缗计。金银丝棉以两计。他物各以其数计。至道末。总七千八十九万三千咸平四年。秘书丞直史馆孙冕请令江南荆湖通商买盐缘边折中粮草。在京入纳金银钱帛。景佑二年。乃诏诸路岁入缗钱。福建二广易以银。熙宁中。盐课听五折银絀绢。银一两。折钱六百至一千二百。复诏以课利折金帛者。从时估。南渡后。襄郢等处大军支请以银钱品搭。绍定元年。诏江浙诸州军折输上供物帛。路不通水。愿以银折输者听。甫不过三贯三百文。自北宋来。虽有折收之令。然银之入甚少。故元佑会计录。岁入银仅五万七千两。庆元二年。宰执言。银场所入。岁不满三十万。至咸二年。户部牒诸路起截中数拘催。亦祇银一十六万九千六百四十三两。逮金铸承安宝货。分一两至十两为五等



。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元世祖造交钞。每银五十两。易钞一千两。又造中统元宝钞。每一贯同交钞一两。两贯同白银一两。而银寢与钱钞并行。然未尝以充赋饷。善夫邱浚之言曰。圣主定为取民之赋。有粟米之征。有布缕之征。而无所谓金银铜铁之征者。岂不以取之者有穷。生之者不继乎。唐太宗贞观初。侍御史权万纪言。宣饶二州银大发。采之岁可得数十万缗。帝曰。朕之所乏非财。卿专言税银之利。欲以桓灵待我耶。五代吴天佑中。议租税征钱不足。许折以金银。宋齐邱说徐知诰曰。金银非耕桑可得。是教民逐末弃本也。请悉令输谷帛絀绢。直千钱者当税三千。知诰从之。由是江淮旷土皆辟。国以富强。宋太祖开宝三年。诏曰。古者不贵难得之货。自今桂阳监岁输银课。宜减三分。真宗时。知袁州何蒙请以金折本州岛二税。帝曰。若是。将尽废耕农矣。不许。绍熙元年。臣僚言古者租赋出于民之所有。不强其所无。今之为绢者。一倍折而为钱。再倍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艰。得谷愈不可售。使民贱粟而贵折。则大熟之岁。反为民害。愿诏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寘于法。是皆深知本末之计而谨操乎轻重之权。知其所利者小而所害者大也。故明以前。何尝无银。而无与乎国之贫富。银之见用于世。由好货之君。与夫笼利之臣为之也。明初惟坑冶课银入内承运库。其岁赋偶折征者。皆送南京充武臣俸禄。兼备各边之急。自英宗专务封殖。开福建浙江银矿。改折各直省漕粮百万。尽解承运库以充御用。复置户部太仓库。凡各直省剩派米麦。十库中棉丝绢布。及马草盐课关税之折银者。抄没家财。变买土地房产。追收店钱。援例上纳之纳银者皆入焉。琼林大盈。专取多藏。其时诸臣无复远虑。由是赋饷一皆改折。而银始盛行于天下也。沿至宏治。内府供亿益繁。太仓所储。半移内库。嘉靖以后。用度尤侈。条鞭之法。实在此时。夫币之重轻。由于世主之贵贱。而实视夫好恶之贞淫。明之太祖。知所好恶者也。废银而国计不乏。英宗。好恶失其本心者也。重银而邦本遂虚。人主之力。能转移天下之物。圣王之治。必贵德而贱货。岂不信与。

### 银币论一

马敬之

天下之大害曰饥寒。天下之大利曰菽粟。曰布帛。菽粟极圭撮。布帛极分寸。权之以钱币。交易始鬯。银币者。权钱币者也。利宜与钱分行。明中叶国赋颛征银。迄本朝银币遂盛。乾隆嘉庆间。隩区广郡婚丧之饮。宾友之惠诒。匪银币意若赚。天下之币。乃壹出于银。乃以钱权银。今置数者其前。银所欲也。钱所欲也。菽粟布帛所欲也。然菽粟布帛。提挈蹇顿。即以今制钱准之。缗若重七觔。一人所胜率二十缗而止。或数百缗数千缗。则非舟车运般。末由致远。奔走天下。惟银币乎。银币生。钱币病。菽粟布帛死。货累巨亿。絀束肩

鑄。囊橐筐篋焉。便官吏。便商贾。便盜賊。官吏商贾盜賊便。吾农吾氓弥甚不便。今夫不便而辗转而已得银。犹可说也。坑冶之设。向兼采银。厥今永行禁闭。市舶之集。向资来银。厥今反虞透漏。禁闭严。银源绝。透漏多。银流决。而又钗钏销镕去其一。杯箸镶嵌去其一。椎箔研泥及杂物涂毁去其一。是故银币耗。农夫织妇。毕岁勤动。低估以售之。所得之钱。不可输赋。更进而权银。近日乡中。并未闻以银桌买者。日复一日。钱并壅于商贾。不能得银且不能得钱。金之用珍于银。天下不忧金之耗者。国家制币。在银不在金也。钱之用浩于银。天下不计钱之耗者。鼓铸未停。抑供亿所亟。在银不在钱也。譬诸身。菽粟布帛。心膂也。钱。血脉也。银。指爪毛发也。譬诸家。菽粟布帛。父母也。钱。子弟也。银。佣隶婢妾也。先指爪毛发佣隶婢妾。而后血脉子弟。吾见心膂之堙郁。父母之轩器而已矣。以钱权银。菽粟布帛益贱。银益难得。天下之人。駸駸乎背弃闾井。鹜为商贾。必至愚至劣者。自念孱懦。姑隐忍缘陇畹而甸园庐。而气固噤然其不靖。官吏则贪冒横城府。盜賊则攘夺横江湖。迟之数十年。恐释耒而倚市。投杼而刺文者。尚良民焉耳。易则曰。物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又曰。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处极敝之时。而不思变通之术。节制之经。坐令上亏帑藏。下毒黔黎。有志之士。所欲搯擊而抵掌也。宋熙宁中。张方平疏言。比年公私交困。并苦乏钱。农民皆变转谷帛。输纳见钱。钱既难得。谷帛益贱。人情窘迫。谓之钱荒。方今天下。岂不谓之银荒者与。

## 银币论二

马敬之

救银币之耗。不在不用银币也。天之所施。地之所生。凡济于用。英君相。方将辍宵旰。创起倡导之。矧乃银币。天下不废银币断断矣。谭者顾踵沿。云古未尝以银为币。魏源氏近之达者也。其军储篇亦云。宋明以前银不为币。此惟汉书食货志。称秦并天下。币为二等。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不为币尔。太皞始铸金。禹汤铸历山庄山之金。不必其银不必其非银矣。荆扬贡金三品。梁州银铁并贡。尔雅白金谓之银。其美者谓之镠。不必其币。不必其非币矣。汉武帝元狩四年。造白金及皮币。少府多银锡。又造银锡白金。其后官铸赤仄。白金稍贱。民弗宝用。贡禹上谏。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亡复以为币。王莽即真。溺信图讖。忌刘金刀。乃罢错刀契刀五铢钱。更作金银龟贝钱布之品。名曰宝货。其银货二品。则朱提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银一流直千。晋武帝保定元年。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如今洋钱通典。梁初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币。韩愈奏。五岭买卖一以银。元稹奏状。自岭以南。以金银为货币。虽遐陬僻壤。兼之市舶。银未通行。固为币矣。源又云。

银矿开采。唐以前史书从无其事。而下篇引周礼。人掌金玉锡石之地。而为之厉禁以守之。若以时取之。则物其地图而授之。巡其禁令。谓冶坑开闭禁令之始。庸当时独遗银耶。后魏宣武延昌三年。有司奏长安骊山有银。二石得银七两。其秋恒州上言。白登山有银。八石得银七两。锡三百余觔。其色洁白。有逾上品。诏并罢常令采铸。云从无其事何耶。贞观初。侍御史权万纪上言。宣饶二州银大发。采之岁可得数百万缗。帝以专言税银之利。黜万纪。一时嫩意。千古经制乎哉。道不变者也。法世变者也。变法以牟利。害即阶。变法以斥害。利即祚。钱。子也。菽粟布帛。母也。母可权子。子可权母。例钱于银。银子而钱母。钱币不可权银币。钱币权银币。钱币愈轻。菽粟布帛愈轻。管商把牢盆。萧留典会计。不能使裕矣。而况材管钥。量斗筲。诘以大计。弱哂强骂。一二畸儒硕士。罔顾事势之宜与否。矫枉偏持。务伸己说。径行其说。其不毒天下也几希。毕初所闻。可以关其口而夺之气矣。

### 钱币议

丁履恒

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者。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者。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所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古者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太公立九府圜法。钱之为用始博。自汉及唐。上下通行之货。一皆以钱。而未尝用银。故唐宪宗诏书。有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生人之语。至宋仁宗诏诸路岁输缗钱。福建二广易以银。盖以岭南民间用金银为货币故也。金史食货志。旧例银每铤五十两。其直百贯。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昂。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此为上下用银之始。然其时银皆铸成。特与见钱权其轻重。而未尝纤屑铢两。施诸贸易也。前明洪武中。禁民间不得以金银为交易。违者治罪。有告发者。就以其物给之。其后以各路岁解税课钱钞。有道里险远者。许易金银以进。于是江南诸省。存留仓粮。亦随卖银。准折官军粮俸。而上下公私。无不用银者矣。夫银者产于山而出于。其色泽本有不齐。及民间镕铸为用。又或麝和铅铜。遂至良窳揉。虽巧估不能辨其分数。今日上下通行之银。谓之纹银。自足色以至九二三成不等。民间市用之银。谓之元丝。自九五以至七八成不等。其钻铅灌铜伪造者。又不在此数。若夫称银之平。所至之处。各自不同。每银一两。轻重相悬。至于六七分不等。每百两即相悬至于六七两。虽官府不能比而一之。由是五都四达之区。一二精计算之佞。中市而立之肆。为市者持银而入。主肆者就其银目之。曰此若干色。取称而平之。曰此若干分两。虽欲与为低昂。不可得也。且银价之与钱价。其时上时下。亦自主肆者定之。今日银一两直钱几。明日或加于昨。或减于昨。为市者不能违也。

今自内外百官之廉俸。营伍弁兵之干饷。以及采储仓谷。购买物料。朝廷经制。自有定额。迨支发之银施于实用。则盈绌之数一。市侩得以持之。甚至州县征收地丁钱粮。市侩亦得操其盈绌之数。何则。国家定例。民间完纳正课。本应按照额征科则。封银投柜。但民间应完之银。不免分厘毫忽。各有畸零。称兑锱铢。辨视银色。不无出入折耗。农家力田。以谷售钱。又无从得银。与其持钱买银。受制于市侩。无宁将钱折银。受成于官府。地方官亦遂不能不收纳制钱。以从宜便。及至将届奏销之期。所征之钱。必需易银批解。在通都大邑。出银本多。或可照市价收买。至于僻小州县。境内所存之银。止有此数。则市侩故昂其值以乘其急。往往有今日批解钱粮。而明日银价骤下者。地方官吏虑其如此。当夫定价征收之日。不得不多加其数以备折阅。不肖者遂因而生心。倍称浮折。岂非市侩得操盈绌之极弊欤。尝考古之为货。本所以通轻重之权。国语单穆公曰。民患轻则为作重币以行之。于是有母权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则多作轻而行之。亦不废重。于是有子权母而行。小大利之。此诚千古钱货要领。

当日所以谏景王铸大钱者。特虑废轻作重。将使民失其资故也。后王卒铸大钱。文曰宝货。肉好皆有周郭。汉志称其劝农赡不足。百姓蒙利。盖景王纳单旗之言。铸大钱而不废轻。子母并用。故蒙其利也。历代铸钱。轻重不一。惟隋开皇五铢。及唐武德开元通宝。最为得中。今制钱积十枚重一两。正合其数。若更制金银重币。各二品。金一两者直制钱二十千。五钱者直十千。银重八钱者直制钱千。四钱者直五百。面幕刻清汉文。周郭刻龙马龟贝。以杜镕摩之弊。又铸纯铜当百当五十大钱。与现行制钱相权并用。仍发所制重币。收买民间金银。俟通行既。下令市肆商非官制钱不许私用金银贸易。用者科以违制之罪。官府报销征收银数。通令易两以千。易钱以百。易分以十。易厘以文。毫忽以下。凡有畸零。概从一文起数。将见数年之后。天下金银。尽归于上。利权既一。国用日臻饶裕。而市侩不得操奇赢以困士农。则民俗渐趋醇朴。谨权和钧。无烦法制禁令。薄海咸乐大同矣。

### 银荒小补说

包世臣

天下之苦银荒久矣。本年五月。江西省城银价。长至制钱一千。兑库纹六钱一分。是银每两为钱一千六百三十余文。下邑不通商处。民间完粮皆以钱折。新喻现行事例。每钱粮一两。柜收花户钱一千八百八十五文。除归外纸饭辛劳钱五十八文。实归官钱一千八百二十七文。定例制钱一千。准库纹一两。老幼皆知。今花户完正银一两。连耗至用钱一千八百八十余文。不为不多。况两三年内年谷顺成刈获时。谷一石。仅值钱五百上下。现当青黄不接。而谷价仍不过

七百数十文。是小民完银一两。非粟谷二三石不可。民何以堪。然有司征银一两。加一零三耗。又派捐款银一分。司银号三分六厘。外添平三厘。道款杂款。视司正款几于倍之载钱上省。水脚人工。投批挂号。领库收。乡征官吏薪饭钱征各友修薪节礼。合需银一两一钱七分零。方敷解正银一两之用。是征正银一两。官实赔钱八十余文。即以新喻额征四万三千余两计之。岁须赔钱三千四百千文。官何以堪。若必以赔累之故。勒增钱数。民力既不能胜。情势必生窒碍。窃谓钱为 国宝。自古公私皆以为币。自前明中叶。始以银为币。以便输转。因缘三四百年。公私之币。专属于银。宾主倒置。以钱从银。此非专重钱币。使银从钱。不能力挽颓波。仆于答王亮生书备细言之。然其事非心膂辅阍。造膝输忠。不能举行也。至疆吏所可为力者。则亦有说。查各省正供。年额四千万两。除去民欠报拨之数。每年不过千七八百万两。是外省存留。与起运几相半也。部饷甘饷贵饷等项。万不能不解银。至如本省公项坛庙祭品文武廉俸兵饷役食。私用则延请幕友捐摊纸饭衙门陋规漕务兑费。斯在受者仍皆以银易钱应用。故出入之利。皆归钱店。使市侩操利权以上困官而下困民。若照旧章银数。按月依市价折钱给送。并不短克图便宜。谅无不可行者。先由司核明应支解之数。分别饬知各州县每忙解银若干。解钱准银若干。查向来省城银价。总以五月奏限。及岁底兑军之时为极高。以各州县皆运钱来省兑银故也。江浙两省。故无省仓。与江西情形稍异。其余地方应用之项。大略无殊。若江浙两楚与江西六省疆吏。札商定稿。合词得请。唯各营去省远近不一。解送钱文。运脚较重。断不能责营员自备。又不可令州县外加。查银号例有火耗规费。以钱上库。则火耗一项。可提贮以备运解兵饷脚费。弁兵亦无可借口矣。如是。则六省所减用银之数。几及千万。岁计有余。银价不患其不减。钱价不患其不增。而谷价亦不嫌其太贱。于官于民。不无小补。道光十九年六月六日记。

### 银贵不足害说

周腾虎

天下之贫富在衣食而不在货币。货者。权物者也。物足。则货币足矣。古者金银钱币。少于今远甚。史记曰。吴越无千金之家。后汉士孙奋有钱亿七千万。至富闻京师。亿七千万。今十七万缗钱耳。以今银直准之。祇十万银耳。未足甚罕。此皆货币少之明征。然当时。不患货币之少者。物皆轻贱。故汉盛时。斗米仅值钱数文。非物之大异于今也。币少而贵。理势然也。此犹古事。近今之世。莫过明代。明代用兵。拨饷无千万者。天启崇祯之时。天下已凋弊。而江南纹银一两。犹准米两石。此皆币少而贵之明验也。夫明万历之时。天下处处开矿。岁入或十百万。其时之富。并未能逾于永宏宣正之时。银多则贱也。

国家数十年之前。银多而贱。数年以来。银少而贵。人皆咎于纹银出洋。以为大虑。不知不足虑也。向者银足之时。一两仅值钱六七百。今者一两。率准钱千五六百。夫银多则折价以平钱。银少则昂价以适用。其用一也。银质虽去。银用仍留。何损于中国哉。中国之贫富。在于衣食。今者户口繁盛。加以水旱不时。物力大绌。故凡百货价莫不十倍于昔。故往者用银十万。今非百万不足矣。夫天地物力。止有此数。就令泰山之石。变而为金银。沧海之波。溢而为钱币。犹不能权甚绌之衣食也。而乃欲斤斤于纹银哉。今即以米价而论。白米一石。率准银二两四钱。以至三两不等。准钱三千七八百。以至四千余不等。假令天下丰熟。百物饶裕。如 国初康熙雍正乾隆之时。白米一石。准银三四钱。则三四钱之银已当如今三四两之用。则百万便可抵千万之用。此理推之。百物无不皆然。则银币将不胜其用。就令年年出洋。中国仍饶裕也。何足为病哉。故曰在衣食而不在货币。

### 专重制钱论上

成毅

制国之用。取于民者。曰米粟。曰布帛。曰力役。制于上者。曰币。曰钞。曰钱。币之用古矣。钞行于元而废于明。至于 国朝。利权之操。以酌盈虚而节轻重者。惟钱法一事。炉有常局。铸有定额。工本重而制造精。百余年来利用流行。公私交赖。可谓酌古今而独得其平者。然窃以为夺钱之权。而阴为大贾富商豪猾所据。而公私因之有未利者。其弊在于用银太重。而银价由此日昂。钱价由此日贱。请得而详言之。以钱赋民始于唐。以银赋民始于明。其时本色尚多。折色尚少。而官俸兵食本色折色。时相变通。至于明代中叶。条鞭九厘之法行。而一切用银。 本朝因之。银之行使遂以益广。然考明代用钱之初。每钱七百。抵银一两。定课收税。每银一分。折钱七文。厥后私铸恶滥。有以十三四文当银一分。十六七文当银一分者。当时乃议以制钱与前代杂钱并行。上品仍以七文当银一分。余视钱高下为三等。下者二十一文当银一分。然则制钱七文当银一分。实为轻重相权之准。 本朝百余年来。纹银制钱。两相为准。大约不过七八文当银一分。渐乃加至十文。较之往时已觉钱贱。然而近日银价。则有两倍于旧时者。或议以为钱多之故。不知铸局不增。额铸未溢。钱何以多。且钱多而日用百物未尝增价。所独贵者惟有银耳。则非患钱之多。而实患银之少。盖可知矣。且银之所以日益少者。其故易明。五金之质。金为上。银次之。铜次之。锡次之。铁为下。地产之多寡。与人用之贵贱。大约相等。银之用行日广。煎炼日多。地宝之泄日甚。则矿砂有时或竭。其故一也。银便轻赍。篋笥可藏。万里之程。随携而往。日甚一日。散而难聚。其故二也。旧家巨室。便于盖藏。积钱千缗。便已盈屋。藏银万镒。不过一匮。黠者以为居

奇之计。愚者以为子孙之贻。入而不出。日积一日。其故三也。中国多贵异物。奇淫之产。购自外洋盈千整万。去而不来。其故四也。知斯四者之故。而望银之复多。其可得乎。又银之产于中土者绝少。况闻近时煎银之业。多在交南。又番舶银元市易闽粤。是皆以域外无用之物。而耗中国日用之资。其得与失。尤所宜熟计者也。知其必不能多。而行用之权。不为变通。是犹山居索鱼。水处索雉。非不勉强致之。而劳费甚矣。夫银之多寡有无。既专操之商贾豪猾。于国于民。已属大病。而况并操之域外之黠倭也。则凡所以糜中国之人民者。更无烦他术矣。夫银之所以可贵者。亦惟公私并用。上下交需。民间非此不足以完赋。朝廷非此不足以给禄。势处独尊。物无可比。故虽制钱出自府藏。米粟切于日用。而缓急所在。贵贱悬殊。此由势有偏重。成于积久故耳。于此而不早为之计。夺其偏重之权。散其积久之势。而欲贵者之不更贵。寡者之不更寡。其可得乎。今有人鸡豚鱼。已盈于庖。客弗飧也。曰必往索乎邻人之脯。则脯虽可得。鸡豚鱼皆弃物矣。而况其索之愈急。则其珍愈甚也。窃以为变通之计。莫如公私上下百货价值一切以钱为估。何则。钱者。人君所以持物之平。而御轻重者也。以钱御物。则其权在钱。以银御物。则钱亦一物耳。所谓利权倒置者也。假如一切以钱为估。则百物皆出于民。钱币独操于官。如唐刘秩所谓物重钱轻。轻则敛之使少。物轻钱重。重则散之使多。消息盈虚。操纵在手。此诚上下交利者也。夫权者上之所必操。利者众之所共逐。以众所逐之物而朝廷顾不自操其权。坐令黠者得以居奇。而朝廷与民交受其困。是乌可不急图之也。

### 专重制钱论下

成毅

或曰。专用制钱。取利权还之朝廷。其说似矣。未审见在官俸兵饷关市各税。原额定银。何以处之。曰。国家定赋之初。原系以银抵钱。故今尚曰钱粮。于今即可以钱为赋。但照原定准银之数。每银若干。抵钱若干。固非有损于国。而官民并利。何则。近年银价昂贵。每届征收钱粮。计银折钱。比照先年银价。已及三倍。而官复以钱易银倾泻火耗。繁难特甚。若径以钱输饷。每银一两。作为制钱一千。用甘肃近例。或七八百文。用初定旧例。官收此钱。贮于司道及州县各库。本地俸工兵食。即行坐支。彼此相当。并无增减。转移之间。祇在朝廷一指挥耳。或谓库贮见有积银。何以处之。曰。此但先尽见存银数一切支放。扣作几成银钱搭放。前代钞钱本色并行之时。原系随时增损。此可无烦过计者也。或谓坐支之外。尚有拨解。存留之外。尚有起运。钱重于远行。何以处之。曰。是宜略仿交子会子之法。小为变易。假如商人贸易。入钱本地。置货他乡。千里以外。并可拨兑。即如米麦盐铁。较之钱文多少轻

重。不啻倍蓰。然而千里万里。皆可转致。前代纳粟边陲。中盐内地。成法具在。未闻隔碍。谋国之术。贵于经久。无庸专恃其利便也。或谓一切用钱。则钱必骤贵。何以处之。不知钱出于官。但资鼓铸。铜价之贱。去银百倍。假如原额铜价定银几两。今祇扣作制钱几千。但令各局采铜添铸。而听商民自以百货易钱。赴局兑买。货价并照时值。钱文听其装运。不过数月。可以随处流行。惟须严禁行用私钱。盖近日钱文恶滥。实由奸民销镕改铸。及铸局工匠。偷减正额钱本。搭铸夹砂小钱。民间谓之毛钱。以致国朝旧铸青黄大钱。日见其少。禁之之法奈何。曰。市肆交易。以银准钱。银辨成色。严于分厘。钱杂毛小。不计斤两。钱贱而轻。职此之故。今但限以制钱一定分两。纳税充餉。并用足陌。不得搀入小钱一文。其民间日用行使。并依足陌斤两计算。或有旧用小钱。定作折二折三抵准制钱扣算。但定章程。不须抑勒。私铸无利。而销镕制钱之弊。不禁而自息矣。或曰。更铸大钱。似于交子会子为胜。其说何如。窃考前代大钱。自周以来。至于明世。率皆行之。折二折三。当十当五。轻重敛散。子母相依。行之一时。亦足获效。然事涉更张。法愈繁密。其事为难。仿古交子会子之法。祇是商贾钱票。官司其事。但有会计而无转移。公私轻赍。此为最便。大抵讲求权利。如商贾之坐致奇赢。悬吾所有而令人自趋之。操筭榷者心知其意。宜无不可变而通之以尽利也。

道光庚子以后。银价日贵。司农度支亦绌。时余侨寓岳阳。与老友忍斋纵谭近事。忍斋遂出酌变钱法暨专重制钱诸论相示。盖与友人往复筹划而创为斯论者。忍斋精思远识。虑事详善。无如积重难返。亦属空言之无补矣。然存是说也。尚所望于烛计得失权衡轻重长谋审处之当道君子。丙午仲秋。诸文炳识。

设法贵钱贱银疏道光二十四年

江西巡抚吴文镕

窃查上年户部奏催各省开炉鼓铸一案。奉准咨钞原折。内有云。银之为物。既非若铜铅锡铁。随时矿采。而耗银之事。又百出不穷。银之贵。非由钱之多。祇以日趋于少。即日形其贵。此时正宜设法用钱。以济银之不足。又称用银之款。可代以用钱。财用因以少裕等因。旨哉斯言。诚方今不易之论也。顾所谓设法用钱者。当求所以善其法。然后可以通其用。伏思各省设炉鼓铸。原以钱为日用所需。藉钱以便民之用。非藉钱以济银之绌也。至今日则情形有不同者。今国家承平日久。合计有炉十四省。每岁额卯得钱一百十四万串有奇。流衍百数十年以来。钱固已日见多矣。然使钱日多而银并未少。亦不至畸重畸轻之甚。无如耗银之端百出。银且日趋于少也。以日多之钱。代日少之银。似属用之至便。不知用也者。通上下兼出入言之。祇计出而不计入。则银之势偏于重而价仍昂。钱之势偏于轻而价仍低。价不平。用固不能通也。欲求其通。必



出与入均能以钱代银。则上下相通。而钱始得行。钱得行。则银不偏重矣。顾所入之钱。未可浮于所出也。祇以额用之银约计。征之以钱。正不必全以钱代也。查各省应行解部及协解邻省者。长途拨运。脚价浩繁。应仍行征银解银。至本省兵饷文武官廉俸书工役食祭祀驿站一切坐支之款。统计各省岁不下二千余万两。应全行改折收钱放钱。以此二千余万串之钱委输官库。钱之势必见少。少则价贵。以此二千余万两之银留布民间。银之势必见多。多则价贱。此理势之自然者。然以此平银钱之价。固矣。恐其效非旦夕可几。其未平之先。若照钱一千准银一两之例支放。必致兵哗役怨。事格不行。故改折钱文。必按时价改折。地方官按时价折解藩库。藩库按时价散放。各款征解相应。支领胥安。可以行所无事也。且救弊期以兴利。而利中之弊。当先筹及。约有五端。均可无窒碍焉。一曰民情宜体察也。定制正赋皆征银解银。一旦照时价改折钱文。恐乱旧章而骇物听。不知零星小户。例原许以钱代银。而农田所出谷粟麻枲蔬薪之类。亦多系卖钱文。故现在各直省百姓。以钱完赋者。无虑十之八九。民以输钱为便。官不得不俯顺舆情。今折解藩库。在官虽名曰改折。而在民则实守故常。闾阎无耳目之惊。有司少易银之累。因利乘便。法莫有良于此者矣。一曰钱价宜画一也。一省之大。市廛情形不能一律。或有平色高低不同。或有串头虚实不等。若照各州县市价合银。解钱难免参差。查银钱聚会。多在省垣。外府之价。恒视之以为准。应令各省藩司按库平足陌。据省垣之价为定。于二月八月开征半月之前。通飭州县遵照批解。倘银价得平。随时核减。则藩库收数可归画一也。一曰解钱宜划数也。司库出纳。兼用银钱。则州县亦须银钱兼解。其应如何解钱之处。必当截清数目。以昭限制。查各省存留坐支之款。岁有常经。除耗羨内有解部饭食及搭放局钱作抵之数。应划出仍令解银。其余应即全行折钱外。其动用地丁者。由藩司核明岁用银数。按照各州县钱粮多寡。均匀指派解钱。则批解数目。各有定额。不致赢缩混淆矣。一曰扣平宜循旧也。查坐支各款。现在有应按二两平扣给者。今既照库平银价改折钱文。是所领之项。即与库平纹银无异。平余银两。仍须照扣。应将所发钱文。按照银价扣钱。其扣平银两。仍令州县解银报拨。庶几变通之中。不改已定之例也。一曰局钱宜疏通也。赋入之钱。可按时价以为收放。局铸之钱。按时价支放。则工本大亏。按定例支放。则偏枯难免。查各省鼓铸额卯。至多不过数万。应全于各官养廉按成搭放。现在钱价虽轻。而所搭尚不至过多。况俟银价一平。仍无所损。文武官员。丝粒皆戴 国恩。自不应计及锱铢。而兵饷得免配搭。于兵丁目前生计。亦可不至艰窘矣。似此一转移间。法不必更新。民不必易习。兵丁无所苦。物价渐就平。制用之宜。彰明较着也。至南北各省情形。或小有异同。因地制宜。随时变通。似均可酌量办理。倘行之久。而

银钱相埒。出入咸宜。则各省鼓铸。可加卯增额。推广流通。以孳生不竭之钱。济消耗日绌之银。操纵有权。利源在上矣。臣才识谫陋。阅历无多。一己之见。未敢遽信为当然。惟当此 国计未充。上廑 宵旰。苟有一得之愚。不敢不为刍蕘之献。是否可采。伏乞 圣鉴。

请饬定银钱画一章程疏道光二十五年

刘良驹

奏为银价昂贵。公私交困。请 饬定画一章程。以权轻重而便出纳。恭折奏祈

圣鉴事。窃维银价之昂。未有甚于今日者。京中纹银每两易制钱几及二千文外。省则每两易制钱二千二三百文不等。其势日就增加。尚无底止。论者谓银价之昂。由于银少。固已。然臣窃考唐宋以前。中国数千年上下通行之宝惟钱耳。明初用银犹为厉禁。至中叶始定税粮折纳白金之令。相沿至今。民间输官之物皆用银。而犹谓之钱粮。是其明证。今之银贵由于钱贱。实由于用银太重用钱太轻。我 朝承平数百年。历代所铸之钱。流行宇内。然自小民日用之外。殆无用钱之处。此制钱所以日轻也。部司库藏。皆以银为出入。此纹银所以日重也。于此而欲因时救弊。裒益平施。端赖 圣人之权衡矣。臣伏思国家制用。不外出纳二端。银钱皆所以权用。不宜偏有低昂。应请嗣后定为银钱兼用之制。每纹银一两。由部酌中定价。准换制钱若干文。如近岁户部奏准各省捐输案内。以制钱一千五百文抵银一两之例。并 饬部臣将每年经费出入。逐款稽核。每年所入之项。何项必须收银。何项可银钱并收。何项可一律收钱。酌为银钱入数定额。每年所出之项。何项必须放钱。何项可银钱并放。何项可一律放钱。亦酌为银钱出数定额。其收钱放钱。即依新定银价折算。但令制钱入数出数两足相抵。随收随放。既无贯朽之虞。亦于向来银项奏销。毫无亏损。如收钱之处较少。放钱之处较多。即令各炉加卯鼓铸。以敷支放。则库银所入。更可望其渐积盈余。尤于经久之计有益。以臣愚见。每年经费所入。如关税之短绌。由于银价过昂。商贾畏累不前。百计偷越。若定以平价改收制钱。可以广示招徕。当于关税有裨。此可收钱者一也。盐课之缺额。亦每以银价过昂为词。查卖盐之价。本系制钱。例须易银纳课。今银价倍增。一岁至完两岁之课。将何以堪。若定以平价改收制钱。盐务必日有起色。此可收钱者二也。常例捐银。每岁约三四百万两。民间银少钱多。若准其照部定银价交钱。则输纳者众。且有近年各省捐输以钱抵银成案可循。此可收钱者三也。又臣来自田间。深知百姓买银纳官之苦。南中州县。间有收折民间钱文。由官换银运解。初亦官民两便。今则银价日昂。向之折收民钱。定数不能再增。州县赔垫无出。因欲加取于民。以致激成抗拒。如前此湖南北之耒阳崇阳。及近日福建之台湾。浙江之奉化。百姓滋事。皆因州县征收钱粮加重所致。而州县之议加

重。又实因银价过昂。官赔无着所致。是则银价不平。官民通累。所关非细。窃谓今日征收钱粮。亦当暂为银钱并收之法。或通省酌定成数。或察该处向来民间收钱即令解钱。仍就一省通融计算。银归司库奏报。钱归留支开销。此则各省州县情形不同。应令督抚飭地方官体察详议。此可银钱并收者又其一也。至每年经费所出。如河工岁修买料雇夫。皆系用钱。向来所定银数。照向来银价已足敷用。现即物料昂贵。而今日所定平价。较之向来银价。尚必过之。若改发制钱。于河工不至支绌。

近日户部奏准东河所收捐输钱文。即已令作正款拨用。此可放钱者一也。工程向定银数本属宽余。开销难免浮冒。今银价过昂。愈充私橐。若改发制钱。不过少减中饱之资。于办工仍属裕如。此可放钱者二也。各省留支款项。多系所领者银。所用者钱。有司视银价之昂为利藪。若酌定成数。改发制钱。于相沿旧章。并无更改。此可放钱者三也。八旗月饷。向有搭放制钱。此后京外官俸。及各省绿营坐饷。似亦可仿照分成搭放。此可银钱并放者又其一也。臣思成宪固宜恪守。而达权乃以济时。况今日银缺价昂。上下均切殷忧。几无长策。尤不能不亟筹酌剂。以利变通。惟经费出入之数至繁。岂臣管窥蠡测。所能遽尽其曲折。是在部臣秉公熟计而已。要之纹银日少。势不能使之更多。制钱日轻。法能使之渐重。臣上年五月间。曾有淮南推广票盐之奏。其时即筹及银价昂贵。请令商贩纳课。银钱兼收。并请其钱拨解南河应用。嗣以票法不行。其银钱兼收之说。该省亦未议及。江西抚臣吴文镕亦奏银钱并行。部议令其试办。卒以专行一省。不无窒碍而止。盖银钱兼重。乃 国家制用之大权。非由部画一定价。暨统筹出纳章程。则上下观望。莫执其咎。臣再四思维。现在纹银流布尔日广。天产几绌。而制钱乃 国家之宝。设炉开卯。可以取之不穷。且纹银之少。亦未必非豪猾富商。利轻贾而储厚积。若用钱之途广。彼将无奇之可居。即藏银亦当渐出矣。若夫市肆贸迁。百物随银腾贵。尤为闾阎剥肤之病。倘部价既定。各处市价一体遵照出纳。每银钱交易。不得过例价百文。违者没入所易银钱。仍按违制拟罪。至用钱不无搀杂短陌诸弊。须责成该管官吏认真收放。现在外省捐输。有收制钱者。并有经部拨解河工抵银者。是即一收一放。并未闻其滋弊也。或谓纹银出洋太多。岛夷广集市舶。以收银为坐耗中国之术。臣谓缺银之故。未必尽由于此。然银钱兼用之令一下。便知中国上下所通行者。不专恃银以为用。则彼即有阴计。亦将渐就消沮而莫之逞。是亦伐谋之一策。臣愚区区。深维今时 国计民生之要。无急于此。是否有当。伏乞 飭下部臣详议。恭候 圣裁。

运钱法以握利权疏道光二十六年

朱嶠

窃维今天下大势。银之日趋于少。而日形其贵。不待智者而后知也。而国家之经费。犹事事取给于银。岂非必穷之势哉。穷则变。变则通。变通之道奈何。亦曰运钱法以握利权而已矣。先王取山泽之蕴。作泉布之宝货。国专其利。而不使民间得私铸者。良有以也。故定赋以粟。而平货以钱。物贱由乎钱少。少则重。重则加铸而散之使轻。物贵由乎钱多。多则轻。轻则作法而敛之使重。一轻一重。张弛在官。而权操于上。今也出纳以银。而钱几若置于无用。虽曰国宝流通。然流于下而不转于上。于是富商市侩。得以乘人之乏。相时之急。操奇赢而窃行其轻重之权。骤欲立一定价。使上下遵行。而或有勉强抑勒于其间。此令必格而不行也。要在因其便使人易从。通其变使人不怨。行其权使人不疑。方今盐务疲敝。皆以银贵钱贱为辞。以盐之卖钱而不卖银也。卖钱即令解钱。人岂不乐从乎。长芦盐价。可以解京充饷。兵饷发钱。请自京师始。东西两隅分建二库。收贮钱文。户工左右侍郎掌之。按照时价搭放兵饷。东四旗饷东库支领。西四旗饷西库支领。以免转运之劳。并毋许有克扣短陌[搀](纒)杂等弊。查明治罪。又谁怨乎。两淮盐价。则解至河工以备岁修。淮上至工皆有水路可通。挽运较易。工次雇夫购料。俱是用钱。此固两便之道也。民之以钱输赋者。通天下无虑十之七八。地方官收钱而令解银。赔累已不胜其苦。江西抚臣吴文镕奏请本省坐支之项。收钱放钱。解部候拨之款。征银解银。支放兵饷役食。请照时价改折。其言不为无见。惟是全行改折钱文。已涉纷更。应出之项。尽数解司。然后由司发给。往返搬运。倍增劳费。通省之大。不用一分一厘银币。未免偏枯。据臣愚见。以为州县征收悉照旧规。无庸更定章程。向来征银解银者。姑置无论。但就现在收钱者。量其钱粮多少。视其附近地方。约计兵役众寡为之酌减应解银数。少解数成。以纾其困。除易银解司之外。则即以钱抵银。每银一两。折钱若干。酌一定数。以初为常。应有耗羨平余摊捐款项。仍行提出解司。而本官同城官之廉俸。准其坐支也。本州岛县之书工役食。准其坐支也。本地分汛之兵饷。准其坐支存库也。其余则视道里之远近。就近解存府库道库藩库。按照时价以放兵饷。省标城守由藩司支放。外标外营由藩司发帖持向各道府州县支领。时价则视省垣为准。以开征之前十日为定。由藩司批示遵照。半年一更。饷银每两折钱。多不过一千七。少不下一千二。下至一千二。便可取为定则。不复再减。至文武官廉俸无有收钱者。发银如故。兵丁屯驻之区。附近州县无有收钱者。发银如故。局铸之钱。向有成例者。如何搭放亦如故。如此。则虽变而实因。岂至纠纷而召怨乎。此议若行。于民无扰。于兵无亏。于官有益。曷言乎于民无扰也。百姓出粟米麻丝。糶卖钱文。输钱完赋。久已习为故常。向收若干。今收若干。自封投柜者。不遽改折。此于民无扰也。

曷言乎于兵无亏也。兵丁领银。尚须易钱。然后适用。每至兵饷下时。铺户又往往抑价。今照前定时价。放给足陌现钱。入手应用。何便如之。此于兵无亏也。曷言乎于官有益也。先时银多。官以收钱渔利。今时钱贱。官以易银赔累。若多用一分钱。则少解一分银。即少受一分累。迨银价平时。又复获有羨余。此则于官有益也。或谓钱收于上。则廛市一空。恐万井有钱荒之叹。不知兵丁工役每月所领之钱。必行于市也。地方官除委输官库外。尚有其大半。必须易银解司。则其钱亦必行于市也。且今日之患不在钱荒。而在钱滥。欲救其弊。固莫利于收钱。尤莫利于停铸。当此钱贱之时。暂停鼓铸。将工本银两。发出易钱。实收登库。薄小者汰之。则私钱难行。而官银见多。价不渐就平乎。仍照制钱一千准银一两之例搭放。则利在其中矣。利归于上。而市价渐平。则兵饷发钱之说。可得而行矣。故兴利除弊之方。当以停铸为先着。或谓今天下银少。钱亦并不见多。铸何可停。不知钱虽不多。然自 国初开铸以来。流衍至于今日。加以私钱搀和。比之于银。固明明见其多矣。将欲平价。非银钱相埒。价何由平。为平价而权且停铸。迨价平而旋复开铸。所谓欲赢先缩。一弛而一张也。若徒据目前事势而言。原欲以钱之有余。济银之不足。方当加铸广铸。奚为而言停铸。停铸者。正为加卯增炉之地步也。昧者不察。乃谓停铸则钱乏。钱乏而又开铸。一时恐难猝办。不知遗铜存焉。器具存焉。工本存焉。或疑工本业已易钱。不知工本易钱者。谓发当日应用之工本。易当日搭放之钱文。非取后日之工本而罄于一朝也。且即取后日之工本以易钱。钱未放完。便可以为工本。乘时而鳩工广铸。何患不及。所患者。一停之后。遂置钱法于不问。但将官局封闭。任其抛残剥落偷卖。而莫之省忧。则是废耳。乌得为停。所谓停者。工作少休。而区画运劳之方。未尝或息。故虽不铸一钱。而局中应存应发之项。并无短少。且有平价查私之益。寓乎其中。又有加卯增炉之功。继于其后。则停而未停也。复何患焉。或谓停铸祇为亏本起见。 国之大事。苟利于民。不惜费损。斯则习见闻而不通时务之论者也。夫钱价日益贱。则物价日翔贵。此自然之势。亦必然之理。泉府以两钱而成一钱之功。官兵领一钱仅获半钱之用。无利于民。有损于 国。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或谓开铸有息。停铸则无息。试思长余之钱非息乎。遗剩之铜非息乎。统计有炉十四省。每岁卯额得钱一百十四万串有奇。计其工本八十余万。以八十余万两之银。易钱搭放。即以每银一两合钱一千五百文计之。当长钱四十余万串。或钱仅敷支放。而一年鼓铸之铜。足可遗剩矣。况发银易钱。乃散重而为轻也。收钱搭放。乃敛轻而为重也。平价之方。无易于是。一举两得。为 国持筹。何惮而不出此。或谓外省工本。恐为别用借垫。早已无存。试思鼓铸不停。能以空空妙手。铸成百万缗钱乎。即或工本微末。易钱无多。尚可借款筹办。以此借款

易于归还。不至无着也。

或谓局中工役众多。一朝失业。散之恐有不便。不知钱法既行。收钱放钱。在在需人。不无安置之处。且若辈执技事上。非驿卒水手之比。自食其力。别谋生理。未尝不可。夫今日之停工屡矣。何尝闻有工头匠役。出而滋事者乎。由此观之。不惟外省之铸可停。京局之铸先可停。纵不可停。亦可减。当其始也。减铸而不减运。仍以其余工本易钱。照旧搭放。铜铅存贮。三年之后。停运而不停采。停运则运脚可省。不停采则所出之铜。可以留在云南。令其就厂开炉。鼓铸以充滇饷。而将各省协济之银。拨运进京。以实库款。或就近采买铜斤以供鼓铸。至京铜见乏。再令滇省或运铜。或运钱。参酌而行。盖滇省薪炭价廉。制造亦精。至长途运费。运钱与运铜一也。故他省之铸可停。而云南之铸必不可停。以其铜铅锡皆有。若停官铸。则盗铸者起矣。如蜀黔湖粤江淮之间。盗铸者多。所当加工精制以为模范。又不徒以停铸了事也。若谓鼓铸概不可停。非笃论也。总而言之。可以用钱之处则用钱。必须用银之处则用银。大约附近则用钱。致远则用银。银钱并用。即可银钱并收。子母相权。赢缩有制。能敛轻而为重。能散重而为轻。则价自平矣。价既平。乃益广即山造币之功。峻毁钱为器之禁。惩偷铜减工之失。苟制持得所。则钱有余矣。钱有余。乃益丰其余本。采买谷石。以实仓储。以劝稼穡。此由末返本沿流而溯源之道也。有粟可食。有钱可支。虽未能陈红贯朽。而利权在握。能发能收。将来银虽绌而不绌于用矣。补偏救弊之方。无踰于此。在审其先后次第而布之耳。若以为事贵因循。何必改作。鼓铸依然鼓铸。用银还是用银。工本日见其亏。钱价益流于滥。上失利柄。下困有司。有司赔累不起。则必议加征。加征而民不堪命。则必至激变。激变而封疆大吏带兵弹压。又增一重浩费。府库日虚。征求益急。当此之时。会计之司。左支右绌。一筹莫展。而关心国计者。又为不切时耍之言。或议劝捐。或议改铸。或议开矿。或议行钞。纷如聚讼。迄用无成。夫数开捐例。则仕途久淹。人心莫奋。改铸大钱。则名实不称。伪造日滋。开矿则以现在而求未来。卒之所得不偿所失也。行钞则务虚张而鲜实济。久之将有亦化为无也。统观众论。较短絜长。曷若即此现行之钱酌盈济虚。运筹其间。不失制用之恒经。为得理财之大柄哉。惟是各省情形不能画一。其中因地制宜。随时通变。总在直省督抚藩司细心体察。通筹妥议。勿喜功而欲速。勿惮烦而苟安。则得之矣。臣以候补之员。本无言事之责。特念一介庸愚。由翰詹科道。不数年间洊跻卿贰。渥荷隆施。涓埃未报。昨缘事部议革职。蒙恩改为降调。仰窥圣怀。尚有不忍终弃之意。眷恋阙廷。需留京邸。伏见经费短绌。上廑宵旰之忧。自知补救无猷。敢为刍蕘之献。倘有可采。相应请旨飭下部臣疆臣核议施行。不揣冒昧。尘渎宸聪。不胜战栗

待命之至。

### 拟银钱并用章程疏

曾国藩

奏为贵钱贱银。以平银价而苏民困事。臣于本月陈奏民间疾苦一疏。声明银价太昂。另折具奏。思所以变通之。窃惟十年以来。中外臣工奏疏言钱法者。前后不下十余人。皆思贵钱贱银。以挽积重之势。而臣所深服者。惟二十四年吴文镕一疏。二十五年刘良驹一疏。二十六年朱崧一疏。此三疏者。皆奉 旨交军机大臣会同户部议奏。户部又交各省议覆。旋以外间覆奏。议论不一。此事停阁不行。臣反复思维。民生切害之痛。国计日绌之由。实无大于此者。谨就三臣原奏所及。参以管见。拟为银钱并用章程数条。伏候 圣鉴。

一部定时价每年一换也。凡民间银钱之贵贱。时价之涨落。早晚不同。远近亦异。若官收官放。而不定一确凿之价。则民间无所适从。胥吏因而舞弊。查吴文镕原奏内称。照各省时价。由藩司酌定。于开征前十日颁示各属。朱崧所奏。与吴文镕大相同。惟称多不过一千七百。少不过一千二百。稍示限制而已。刘良驹所奏。则以为由部酌中定价。若捐输案内以制钱一千五百文抵银一两之例。厥后户部议覆。酌定每两折钱一千五百文核准在案。臣愚以为时价可换二千。若骤改为一千五百以放兵饷。则哗然矣。应请部颁定酌每年一换。如现在时价换一千九百有奇。部改为一千八百。则耳目不至乎大骇。而官民皆得以相安。明年时价稍平。则部价亦从而稍减。令各省每年奏报银价。九月奏到。户部酌定明年之价。于十月奏闻。求 皇上明降谕旨。明年每银一两。抵制钱若干文。收之民者不许加分毫。放之兵者不许加分毫。穷乡僻壤。眷黄谕。凡一切粮串田单契尾盐照捐照等件。概将本年银价刻入。海内皆知。妇孺共晓。坚如金石。信如四时。庶民不致生怨。胥吏不能舞弊也。其与官项全无交涉。市肆涨落。与部价不符。仍置不问。至现在八旗搭放兵饷。每两抵钱一千文。外省搭放兵饷。每两抵钱千数百文不等。不足以昭画一。应俟新章定后。概从每年所定部价。以免参差。

一京外兵饷皆宜放钱也。查刘良驹原奏兵饷分成放钱。吴文镕则言外省之兵概放钱文。朱崧一折于兵饷尤为详细。其说以为京营分建东西两库。东四旗兵赴东库领钱。西四旗兵赴西库领钱。外省之钱则分道库府库存贮。省标城守之兵。由藩司支放。外标外营之兵。由藩司发帖持向各道府厅州支领。臣愚以为朱崧之说。实属可行。凡兵丁领银之后。皆须换钱而后适用。应请嗣后八旗兵饷皆各平分。一半仍放银两。一半搭放钱文。其外省绿营一概放钱。各州县所收钱文。有道员处解存道库。无道员处解存府库。无知府处解存直隶州厅库。由藩司发帖持向各处支领。庶钱无解省累重之烦。而兵丁无减平克扣之苦。至驻

防各兵。仍旧放银。以免纷更。

一部库入项亦可收钱也。查户部所收各项。惟井田科之旗租。捐纳房之常捐。系京库坐收之款。此外皆由各省解运来京。刘良驹原奏内称常捐银两尽可收钱。朱崧奏内称长芦盐价可解钱以充京饷。臣愚以为不特此也。旗租银两。本系近京小民佃种。其所纳皆系钱文。官为易银。转费周折。不若即令解钱入京。常捐大捐之银。亦可酌收钱文。计此二项。每年可得百余万串。至于外省解京之款。如长芦山东盐课。尽可解钱进京。直隶山东地丁起运之项。亦可运钱。应令此二省督抚。每年各解钱百万串入京。又令两淮盐运使每年解钱二百万串入京。合之京局鼓铸之钱。共得六百余万串。足以资运转矣。臣虽至愚。岂不知钱质笨重。搬运艰难。然不行天下至难之事。不足挽天下积重之势。大利所在。未可以小小窒碍。辄畏难而苟安也。且较之滇黔之铜铅。江广之漕粮。难易相去悬远矣。其解钱之官。须照铜员之例。量与津贴之费。务使毫无赔累。官兵称便。共计帮费不过二三万金。所失无几。而所转移者大矣。

一地丁正项分县收钱也。凡出项莫大于兵饷。入项莫大于地丁。查吴文镕刘良驹朱崧三臣折内。皆极言地丁收钱之益。臣愚以为当分县办理。如云贵川广闽蜀甘肃此七省者。本省之丁赋。不足充本省之兵饷。初无起解之项。其地丁银两。应即全数收钱。以省轆轳。此外各省。除去存留及兵饷二项。尚有余银解运京库协济邻省者。其地丁银两。应令一两以下小户。全数收钱。一两以上大户。银钱各半兼收。不必按成指派。不必分析名目。使小民易知易从。其或患收钱太多。不便起运者。州县自行换银解省。以备京款协款之用。

一外省用项分别放钱也。查各省廉俸工需役食等项。名曰存留坐支之款。前吴文镕刘良驹朱崧三折及户部议覆一折。皆言此项可全行放钱。应即遵照办理。至两河经费。刘良驹朱崧及户部三折。皆言可搭成用钱。臣闻从前林则徐在汴工。目前陆建瀛在丰工。皆令远近州县辇钱到工。以防市价居奇银价骤跌之患。东河捐输案内。曾令以钱报捐。是河工在在需钱。其理易明。应请嗣后南河每年解钱百万串到工。于两淮盐课江苏地丁项下各半分解。东河每年解钱五十万串到工。于河南山东地丁项下各半分解。

一量减铜运以昂钱价也。查朱崧原奏内称暂停鼓铸。一弛一张。庶钱重而价渐平。臣愚以为铸不可停。而运不可不减。侧闻云南铜务。洞老山空。民怨官困。滇铜不足。搜买外省。外省不足。偷买宝局。实有万不能继之势。应请于六运中酌量停一二运。使云南官民稍纾积困。其铜本一项即可采买钱文。并可于炉头匠役量加优恤。以期铸造坚好。庶钱质日精。钱价日起。俟十年后滇厂稍旺。再复六运。各停炉之省。亦渐次开卯。务使天下官民皆知钱之可贵。而不知辇运之苦。则相安无事。庶不终受纹银出洋之苦矣。



以上六条。皆就吴文镕刘良驹朱崧三臣奏议。参以鄙意。粗定规模。伏求 飭下户部妥议。抄录三臣原奏进呈。备 圣明采择施行。

### 拟上银钱并用议

吴嘉宾

道光乙巳年。科臣刘良驹疏言。银贵钱贱。请银钱并用。事下军机大臣同户部会议。章京汪本铨属嘉宾襄检成案。定议将上。当事以事体重大。请令各省督抚再议。遂不果行。嘉宾按斯时 国家无事。而度支已形空竭。市中银价日昂。言者以为由纹银出洋中国银少所致。此犹饮水者忧天旱水涸。不知特釜中涸耳。 国家岁入银几何。未尝少。奈出之无艺。与权之不得其当何。汉银锡以饰器不为币。今乃专用银币。岂非以其易于积藏乎。 朝廷以府库积藏。天下之人。小者积以箱篋。大者积以瓮窖。人情之所私。安得不贵。然而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假令天下以余粟余布相易。则彼何由而贵乎。今愈贵而人愈欲得之。则贵将安底。若以钱权之。可以易粟。可以易布。书所谓不贵异物贱用物民乃足也。世疑用钱之不便。以其难于取携也。然 国家鼓铸以供天下之用。乌有不便之理。欲银不贵。吾不贵银而可矣。欲钱不贱。吾不贱钱而可矣。是在上者一转移间。银者天之所出。钱者上之所制。不用则废。专用则绌。此一定之理也。谨录所议如左。以俟采择。

臣谨按银钱并用。即古者母权子子权母之义。银即母也。钱即子也。定例钱一千作银一两。康熙时钱一千市银不止银一两。故搭放旗饷一半。所以恤兵。乾隆时银一两不止钱一千。故又停止搭放。至工程及各衙门公费。本属优裕。是以康熙年间停止给钱。乾隆时乃全给制钱。此钱价一定。而放钱与停搭。则因时制宜也。雍正十一年。云南昭通镇东川镇雄寻沾三营。每年搭放饷钱。每钱千二百文作银一两。乾隆元年 谕。朕闻云南兵饷制钱一千实不敷银一两议于乾隆三年为始每钱一千二百文作银一两搭放。四十二年。奏准滇省搭放兵饷。市价换银。在一千二百以内。照向例搭放。在一千二百以外。照数悉予给银。近年江西捐输。以制钱一千作银一两。河南捐输。以一千三百文作银一两。江南捐输以一千五百文作银一两。均照数拨归河工。臣窃考 国家之制。放钱则高于市价。收钱则贱于市价。其损上益下如此。今以银贵钱贱。欲为银钱并用之法。必下以此输。上以此放。方为两得其平。而奸弊不生。查向来定价成案不一。市价则随时随地。皆有不同。康熙二十九年。议准制钱定例。每银一两。不得不足一千之数。此钱价贵。抑使不得过贵也。雍正七年 谕。钱价过贱民间贸易物价必致亏损奸弊从此而起每银一两祇许换大制钱一千。此又钱价贱。禁之使不得过贱也。康熙六十一年。大宛两县设立官牙。议平钱价。雍正十二年。又令牙户十日亲身赴部报价一次。倘有聚集一处私立罚规暗中

串通高价值者。送部治罪。至乾隆三年。钱行经纪。概行革除。凡钱银交易。听民自相买卖。倘有藉经纪名色从中阻挠者。所在地方官严拿究治。盖 国家之法。世轻世重。然雍正以来。迄今几百年。钱价总不过一千一百文内外易银一两。未始非一时整顿之力。现在半年之间。银价自一千五百文骤长至二千文有零。谓非市侩串不可。牙行亦安可少哉。至于牙户扰民挠公。当随事创惩。市中钱多钱少。 国家于收放之间。相度消息。钱法乃可行也。今议收钱者四。一钱粮收钱。二常捐收钱。三关税收钱。四盐课收钱。钱粮收钱。查顺治二年。改铸新钱。当旧铸钱二。官以征收。民以输纳。十四年。题准征收钱粮。银七钱三。银尽数起解。其钱充存留之用。谨按小民所自有者粟帛。前代收钱。尚有议其舍所有而责所无者。然小民粟帛余羨。及佣工手艺。尚有易钱。至银则又须再易矣。近银价日昂。小民完粮。愈不能支。卖十石谷。祇易三两银。谷每石六百。银每两值钱二千。佣一年工。祇易五两银。佣值岁不过十千。流亡之众。逋负之多。实由于此。 国初定新旧钱价。官以征收。民以输纳。是时固未尝一定收银。若银七钱三。银尽数起解。钱祇充留支。是起解皆银。留支安收钱邪。此今日一体纳银所由来也。以臣愚计。请银钱并收。起运留支俱银钱各半。永为经制。任源祥制钱议曰。钱法之行。必自钱粮纳银起运始。起运纳钱。则有司不能不纳钱。钱者。君实制之。以操天下之利权。今不纳钱而纳银。银之为物。民不能生之。君不能制之。徒使豪猾得以擅其利。贪墨得以营其私。非 国家之便。任君之议如此。窃谓银之为物。便于轻赍。利在此。害亦在此。使轻重之权。操之商贾。取携之利。同之奸盗。天下自此易富易贫矣。苟库藏多积制钱。存之郡县本道。为有事之备。京库亦运钱存积。则盗贼无所用其窥伺。以其难搬运也。今征收民多纳钱。官吏易银起运。价有余则民病。价不足则官病。徒便于起运。于 国家何益焉。捐输收钱。查雍正十三年。准各省捐纳贡监职衔及 封典者。将生熟铜觔照数交纳。将银凑足。近各省捐输收钱不一。又有捐输米石加级者。盖本非惟正之供。则视当时所便而已。关税收钱。 国初铸钱办铜。专倚税银。又令各关收买废铜旧器。康熙三年。题准各关税银不敷办铜。益以芦课。是各关租银全数办铜也。崇文门 天津 临清 淮安 芜湖 扬州 浒墅 九江 北新 西新 赣关 太平 凤阳等关查税关与商贾交涉。 国初务收铜以益鼓铸。收铜可起运。是收钱亦可起运也。惟不通水路者。仍须收银。盐课收钱。康熙十八年。拨两淮盐课及两浙长芦河东盐课银。令各运司遵部定价值。买铜解部。自是屡行之。查向来盐关皆令办铜。铜政即钱法。曩时铸钱需铜。故设法搜铜。今钱价太贱。收钱提价。各关各盐务不必尽令收钱。惟向来办铜之处必可行。以运钱与运铜一也。银价日昂。盐务尤被其累。盖民间买盐用钱。商人赴场领盐纳课俱用银。

银价加往日一倍。即系以一岁完两岁之课。是病商也。若盐价照银亦加往日一倍。是病民也。无怪乎 国课不前。而私盐充斥矣。故盐价与课一律用钱。于盐务当大有益。今议放钱者亦四。一俸饷搭钱。一留支存钱。一河工放钱。一工程放钱。俸饷搭钱。

查康熙五十八年。八旗兵饷给钱一半。乾隆四年。嗣后宝泉宝源二局铸钱全数归库。每月加增成数支放兵饷。嘉庆四年十二月。八旗兵饷以银钱各半放给。此外每月搭放一成至三成。历有成案。至今遵行。康熙二十七年。云南制钱余存甚多。俸工兵饷。均用制钱放给。雍正九年。云南之昭通镇东川镇雄寻沾三营。每年官兵俸饷马干银。以银一钱三搭放。十年。四川省城满洲兵饷等项。银八钱二搭放。离省营汛州县。按远近分别搭放不等。其各官养廉。亦照远近分别搭支。乾隆二年。江西所铸制钱。按年搭放兵饷。四年。福建铸钱万余串。运至台湾搭放官兵月饷。九年。江西赣属兵饷。从乾隆十年为始。每年搭放制钱一成。十一年。四川所铸制钱。以一半供本省搭放二成兵饷。以一半运至陕省搭放兵饷。十六年。陕西满汉兵饷。搭放制钱一成。十七年。山西抚标各营暨太原城守尉官兵俸饷等项。银七钱三搭放。十九年。浙江文职养廉。以银七钱三搭放。又湖南各营兵饷。以钱三成搭放。二十一年。湖南各标镇协营折色兵粮。每银一两。给钱一串。全数放给制钱。二十一年。广东各营兵饷。每银百两。搭钱五串。乾隆五十九年。云南通省各官养廉。搭放五成。嘉庆五年。宝泉局添设俸炉十三座。每年加铸十六卯。所铸钱文。搭放京员俸禄。六年。回疆各城普尔钱文。支放官兵盐菜及地基房租接运车脚夫马等项。每银一两。折给钱二百一十文。谨按京营搭放制钱已久。其各省搭放兵饷马干养廉俸银。或全放制钱。均经办有成案。盖领俸饷。皆易钱以资日用。径放制钱。人情所便。向日钱积搭放。使之流通。今钱贱。收钱搭放。使所收者不滞于无用。计莫善于此者。惟现在银贵钱贱。定以平价。得钱者稍觉吃亏。俟价一复旧。自无异言矣。然则银钱并用。价必可复旧乎。曰。是在行法者。今之钱贱。本非钱多。以上下皆使用银。富者又多藏银。始不敷用。北人行使空票。南人多用洋钱。制钱不过供民间日用而已。银安得不贵。钱安得不贱。今若收钱放钱。则收必实收。放必实放。制钱以实用而见少。价岂能常贱。倘或仍用空票。或银折成钱。名为用钱。而实不用。欲求平价得乎。留支存钱。顺治十四年。征收钱粮。银七钱三。其钱充存留之用。康熙七年。存留驿站官役俸工杂支等项。均照银七钱三例。搭放制钱。二十七年。云南制钱余存甚多。将驿站俸工兵饷杂用等项。均用制钱放给。按留支为岁出之数。本当放钱。以银报上耳。若收钱多。尽令放钱可也。河工放钱。查近日江西江南捐输制钱。均照数拨给河工。缘河工人夫料。皆以钱给值。向遇大工发帑。工次易钱。倍多转折。市

俚得以居奇。若拨钱支放。其便明矣。工程放钱。乾隆五十九年。各工程各衙门公费。每银一两。发给制钱一串。此京城工程全放制钱之例。嘉庆二年。浙江搭放兵饷余钱。搭放各项工程。如水路可通者。按五成搭放。无水路者搭钱二成。江西各项工程。搭钱二成。此外省工程搭放制钱之例。论制钱难行者。皆以解运劳费为说。然 国家举事。但求利民。不借劳费。曩时尝置额商买铜矣。尝令各省办铜矣。尝出洋采铜矣。即今日滇省运铜至京。及各省采办滇铜。岁以千万计。其劳费当何如。且东南之银。运饷甘肃。陆行数万里。其劳费又何如。

今令通水路省分收钱解运。度劳费尚不至是也。雍正年间。尝令滇省铸钱运京。行之十年。乾隆年间。又尝令川省铸钱运至陕。是解运制钱。往年固尝行之矣。今银钱并用。必使一岁之入。足供一岁之出。较之运铜鼓铸。所省必多。夫 国家之法。贵在因时制宜。若但以纹银便于运解。不知贪污之筐篋。盗贼之轻赍。亦以银为便也。银积于上。钱滞于下。凡布帛菽粟佣工技艺。以钱市易者。无不受其亏损。以 国家之力。不解运制钱。谁复有能解运者。徒使洋钱行。而钱法坐废。所谓利权操之自上者果安在哉。总之官使用银。不使用钱。民使用钱。不使用银。银价日贵。官上领皆银。下发皆钱。尤以为便。凡规费给银有定数者。较之往年尝得一倍。故银钱并行之说。阻挠者必多。不思民间向来用钱有定数者。今日受钱照旧。即亏折一半矣。然则立法者当便官乎。便民乎。又钱之难行者。以民间私铸小钱。搀杂使用。市俚因以为奸。不如银色之有凭准。窃谓用钱当以觔两权之。铸钱轻重亦当以铜价准之。钱贱于铜。则有私毁之患。钱贵于铜。则有私铸之患。小民图利。非严法所能杜。惟使之无利则自息。今市价。铜一觔。值钱三百有零。是钱二觔易铜一觔。而无私毁者。以钱搀砂铅。不堪铜用故也。 国家所以无虑折耗者。以滇铜有常额。工本有定数。运脚有定价。不能减解多发也。然厂欠日深。津贴日重。皆由铜贵。所欠者皆 国帑。所津贴者皆民膏。特 上无由知耳。今滇铜运解稍迟即误卯额。若采买则铜价过贵。旧铜钱销毁殆尽。砂钱易破碎。诚恐多用钱而钱不敷用。且奈何。窃谓宜加铸大钱。假如铸当五当十钱。当五者宜重二钱四分。当十者宜重四钱八分。当五者铜三觔为钱二百。值今钱一千。当十者。铜三觔为钱一百。值今钱一千。今市价钱一千。买铜三觔。与今大钱适相当。私毁则不能多得铜。私铸则不能多得钱。凡用钱者。祇以觔两为准。不问官铸私铸。盖直以铜交易耳。譬如色银任市倾泻。岂复有私铸乎。然当五当十。较今钱轻便至半。鼓铸工本。则较今钱节省过半。此可以救钱少之病也。欲筹钱法。先议铜政。 国初滇铜未旺。所以搜铜者至矣。顾为今日计。滇省开采日久。地力已竭。旧矿渐尽。新矿难得。其难一也。各省开有铜矿。向未试行开采。

若欲发端。动多阻挠。其难二也。收买废铜。折耗殊甚。禁用铜器。事更滋扰。其难三也。窃谓官员纳铜准免处分。百姓纳铜准赎徒罪。此可以收废铜。各省开采。利归业主。地方官但为禁止扰害。酌取十之一二。此可以广开采。滇省之铜。听厂户交纳。照工本收买。蠲除积欠。与之更始。此可以苏官累。各省收铜。各省自行开铸。每铸一钱。祇用值一钱之铜。额外止加工本。用钱皆以秤称。与用纹银无异。旧铜重者一钱当数钱之用。轻者数钱当一钱之用。但去铅锡铁钱。又加铸大钱。亦用此法。私毁私铸。皆当不禁自息。如此。则制钱乃可足矣。八政一曰食。二曰货。所谓货即泉也。古者百物皆以粟易。然粟不可以经久行远。圣人制泉货以为用。民始便矣。粟之多寡。民自制之。泉之轻重。上制之。末世用银。而天下之制利权者。在商贾市井。遂使上下交困。利于迁徙。不利于居者。夺上下之所自有。以事其所无。是教民使逐末。且长奸而诲盗。甚无谓也。今言者但谓银钱并用而已。窃谓当使民不用银而用钱。又不用钱而用粟。乃可以复古也。顾其要自善钱法始。谨议。

#### 用钱不废银议

冯桂芬

今天下非小弱也。开垦之地日益广。山泽之利日益出。布帛菽粟民生日用之需。有加而无减也。生齿虽曰日繁。然二三十年来。水旱兵革。岁不绝闻。伤人无算。恐户口之籍未必较干嘉盛时遂相悬绝也。是天地之所出。自足给生人之食用。而患贫之势日甚一日者。何也。曰。银少也。银何以少。曰。偷漏出洋也。或谓银贵不尽由于出洋。以明季 国初为证。不知彼时府第有私积。富室有厚储。故银骤贵。厥后窖藏尽出。加以矿苗大旺。银又自贵而之贱。今有是事乎。或谓由钱多所致。不知钱未尝多也。京师岁除。间因钱铺闭歇稍多。藏票者争取见钱。钱即涌贵。是钱不多之证。京师尚尔。外省可知矣。上海通市以来。夷船每日收元宝四五百。为银二万余。每年漏银七八百万。距今十年。遂为常额。四口递减。合计不下二三千万两。设欲禁遏。瑕衅立开。中国之银。递消递减。已去者不复来。未去者势无已。凡物多则贱。少则贵。理也。忆二十年前。每两易制钱一千一二百文。十年以前。易制钱一千五六百文。今易制钱几及二千文。若不早为之所。将来日增月益。二千以外。翘足可待。 国家岁入地丁盐课关税。不下三四千万两。无非取之民间。夫民间之所出。粟米之属而已。而 国家之所取。乃在至少至贵之银。置其所有。征其所无。粟逾益贱。银逾益贵。始以粟易钱。则粟贱而钱贵。向之每石入三千文者。今入一千数百文。是十折而为五六。继以钱易银。则钱贱而银贵。向之每两出一千余文者。今出二千文。是又十折而为五六。以银准粟。昔之一两。今之三两也是。 国家之出银也。常以三两而供一两之用。而 国家之入银也。直以一两而

竭吾民三两之力。如是而民安得不贫。民既日贫。赋益难办。逋欠则年多一年。亏短则任多一任。而地丁之入绌。富商大贾。倒罢一空。凡百贸易。十减五六。而关税之入绌。民穷失业。去为盗贼。梟徒日多。私盐充斥。而盐课之入绌。于是经费竭而撙节之说起。撙节甚而因循之事成。应修之水利不修。因之宣蓄无资。农田易成旱潦。转以蠲恤损帑金。应设之巡缉不设。因之养痍貽患。穿窬变为跳梁。转以征调糜军饷。凡地方应办之事。大都以工用支绌。概缓筹议。卒之事后补救。需费更多。歧中有歧。弊益滋弊。如是而国安得不贫。揆厥原本。无非银贵有以致之。夫银非可点石成也。窖藏久无闻矣。矿苗久不旺矣。干嘉间一例之开。动赢千万。数商之助。动赢百万。今则开捐助饷。应者寥寥。此何故也。中国之银。止有此数。不过相流转于上下之间。开捐助饷。无非挹彼注兹之法。今则无可挹。何有注。虽刘晏复生。不能转无为有矣。虽然。银而为生民衣食不可少之物。中国诚病矣。若犹未也。则中国之富足自在也。转弊为利。由反手也。为今之计。莫如用钱而废银。然用钱而废银。尚不如用钱而仍不废银。惟在有以夺银之权。使其多少贵贱不足为吾累而已。银之利在轻赍。不废其轻赍之利也。银之害在匮乏。不受其匮乏之害也。节用而无克减之名。薄费而无耗费之实。政本改作。而不离旧贯。道在自然。而不假勉强。

此其法奈何。一曰收款放款起数。一以钱也。赋税本有钱粮之目。钱文又曰通宝。通者。上下通行之谓。顾名思义。本无不宜。应请一切文案。凡载银一两者。酌改为一千八百文。下及民间一切票券。嗣后一皆以钱起数。不准以银起数。犯者其银入官。其在定章以前。在官欠缴生息各款。在民典借各款。一体换改。一曰解京解省轻赍。兼用银也。钱重难运。准其以钱易银运解。其水路可通之地。照旧运钱。一曰。轻赍销算。由部按时定价。每年一易也。先期颁发一年之价。各省一年内解京及互拨之款。俱照定价销算。以昭画一。一曰市价长落。官不强抑。而解款银钱相易。致有赢绌之数。准别立一款报销也。各处市价。准雨水粮价之例而加详焉。分朔望两期。督抚按月报闻。征收起解。以钱易银。解到发放。以银易钱。皆于朔望相易。以使之一定。其于部定之价。所赢所绌之数。准别立一款。存赢补绌。岁终核销。此法未尝废银不用。而银之多少贵贱。可不复问。以目前计之。以九钱而当一两之用。万一银价更增。即以八钱七钱而当一两之用。银日益贵。不啻银日益多。充类至尽。上与黄金同价。犹之以此入以此出也。度支无损毫末。而国与民之隐收其利者。实非小补。盖民间各种贸易。往往顿置论银。而零卖论钱。银贵以来。论银者不加而暗加。论钱者明加而实减。以是商贾利薄。裹足不前。今一概论钱。则准本获利。自然趋之如鹜。货物因之流通。税项可期增裕。至于盐务。纳课论银

。而卖盐论钱。银贵以来。课项倍于盐价。今改为纳钱。商人获利既多。输课自易。而尤莫若地丁钱粮一款。为小民沾 皇上莫大之恩也。穷乡僻壤。无银可征。往往以钱代银。官为转换。愚民无知。但见年增一年。不无缺望。浙江奉化等处。滋事多由于此。可为寒心。今改征钱文。正数已减十分之一。火耗倾谿之费。加之无名。亦当顿减。昔为不加赋而加赋。今为不减赋而减赋。在 国家无丝毫之损。在闾阎沾浩荡之恩。彼见 圣天子当军兴费绌之时。有此非常旷典。必将感激涕零。输将恐后。所以节民欠者利犹小。所以固民心者利更大也。或谓中国不重银。夷市以银准货。出洋不更多乎。不知此未离乎重银之见也。今用钱而以银为置邮之具。贵也贱也。出洋也不出洋也。总与大局无与也。宋以前不用银。何以富强自若也。况本无法以使之不出洋。何可为改法咎。且就使银尽出洋。正有一法以持其后。唐宪宗时。有委钱富家。轻装合券之法。谓之飞钱。宋蜀中有交子法。富人十六户主之。嗣又官为置务。有会子关子之目。皆有实钱为本。更非行钞之比。今山西钱贾。一家辄分十数铺。散布各省。会票出入。处处可通。何妨仿唐宋遗意。令西商转换。则轻赍更捷。而无官为置务之繁。此亦一法也。他若议用金玉珠贝诸币。议铸大钱。夫黄金便顿不便零。宝玉珠贝一碎不可复。力皆不足以敌银。大钱当十当百。强轻为重。与行钞同。而防伪之法难于钞。制造之费多于钞。而其不可行亦同。要皆未若用钱不废银之法为易简久大而无弊也。若贪轻赍之小利。贻匮乏之深忧。举一切 国计民生。尽殉之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之一物。何为也哉。

此壬年作。自道光中叶以后。银价渐贵。逡巡至于咸丰三四年而极。每两易钱二千文以上。盖通商五口。出入各货略相抵。独鸦片价皆以现银出洋。计每年漏银二二千万两。故银骤贵。当是时。南省米价积贱。石止二千内外。农田出米。而国课征银。江浙州县。加征无已。先是银一两征钱二千余文。后渐加至二千八九百文。民重困。其不能加之地。江苏句容丹徒等县。定价每两一千六百八十文。稍加即滋事。浙江奉化等县略同。官亦重困。同年常州汪君本铨为浙藩。书来质以是法。余善之。遂属余创是。亦不果上。迨咸丰五六年。泰西诸国大水。桑尽仆。中华丝市骤盛。一年中买丝至六七千万两。各货及鸦片不足抵。则运银偿之。银遂骤贱以迄于今。是为中外通市一大转关。蒙往时持银贵由出洋之说。不信者参半。至是始知蒙说之不谬。惟银价方虑其日贵。而今转贱。此料事之难。以今时价言之。可易为每两千四五百文。斯尤善矣夫。今天下以银为币之势已成。改银为钱。实不可行。而上下出入之间。为豫备折耗地步。则于用银大局并行不悖。今者银价虽平。而贱征贵。贵征贱。往来倚伏。转瞬不可知。汪君此法。未为未见。偶检得旧。遂附录焉。不敢掠美。银价仍而不易。以志吾失云。年来百物腾贵。有甚于银者。即如匠工一节。国初

每工祇银二三分。见郡县志者不一。今增三四倍。若以彼时钱数雇工。岂不误事。然则衡甫之法。亦不可用矣。

### 拟改银币折钱疏

缪梓

窃惟大学言平天下。终之以理财。财者。民心之所系。絜矩之大端也。周官为周公致太平之书。理财居其半。故圣人戒言利而不讳理财。财之大原在农粟女布。至制币之法。所以权百物之盈虚。以济民生而资国用。币法积轻积重。不病民必病国。甚或国与民交病。是以三代汉唐而降。数千百年以迄有明。币法屡易。穷则变。变则通。理之常也。国家减徭省赋。量入为出。每年地丁所入。不过三千万有奇。盐课关税杂赋居地丁三之一。官俸兵饷河工及各款支销计十之八九。其间水旱之不时。奸宄之窃发。蠲恤有典。剿捕有费。所入时能足额。斯所出无待持筹。而地丁尤为国家之正供。十余年以来。奏销日形短绌。度支有告匱之虞。国匱矣。以为藏富于民可也。而小民困于输将。与官吏相持。民困矣。以为官吏之中饱可也。而州县征解竭蹶。挪移补苴。僂然如不终日。是何也。则皆银价之昂贵为之也。溯自汉以前。银不为币。汉武帝始造白金。亦格不行。自汉迄唐。率以钱绢为币。银特用于交广。至宋景佑间。诏诸路岁输缗钱。福建二广易以银。于是以银代钱。金铸承安宝货。公私同见钱用。于是始上下通用银。洪武八年。禁民不得以金银为货。既而许民以银钱绢代输租税。正统二年。又命两广福建当输南京税粮。悉纳白金。后乃行之直省。积数千百年。山矿之产。未尝以供财币。又自唐宋以来。交广番舶。所至浸淫。而充溢于中土。适明之中叶。钞法已敝。钱法正壅。银得乘时利用。以充正赋。今之情形则大异。昔日之银。自番舶至者。皆自番舶而往。每岁漏卮以数千万计。其出方靡有底止。而器皿服饰。中土亦多销铄。各省矿产。开采复无成效。银日益少。价日益昂。以致官民交困。而国家隐受其患。物有废兴。此亦银之将废之时也。夫银特便于商贾之远赉。官吏亦省转运之劳。而最不利于编户之纳赋。农夫女功。握粟抱布。所得者缗钱。求银必于市。西北用银较广。东南诸省。非通都剧郡。市肆未尝有银。夏秋两税。民间名为纳银。而实则输钱以折银。州县名为征银。而实则折钱以解银。国初以来。银价甚平。率钱七八百文当银一两。道光初年。银一两犹止值钱千一二百文。银价既平。折纳自易。民间完正银一两。加以随正之耗。以钱折银。数常有余。足以供州县转运之费。与兑易倾销折耗之需。是以征解无误。十余年间。银价骤增。下忙过于上忙。乙年过于甲年。现计银一两。值钱二千二三百文。完正银一两。加以随正之耗。计钱二千四五百文。而州县转运之费。兑易倾销折耗之需不与。其民间完纳能随价加增者。动以昔日两年之赋。足今日一年之额。民力既



大困。其不能随价加增。仍执旧日完纳章程。与官吏相衡。而官吏惮于生事。隐忍相就者。则以民间十分之赋。完司中六七分之额。致负亏缺之重累。官吏亦大困。正供因之日绌。此其已然者也。又有其未然者。银之偷漏。靡有底止。银价之昂。亦未有定限。多则贱。少则贵。愈少则愈贵。物之恒情。口舌所不能争。功令所不能夺也。使银价更昂。小民益以重困。州县憔悴。百务废弛。官民一有齟齬。刁猾者乘机挟制。尤易滋生事端。其患不独 国赋之短绌已也。

当今之务。将以恤民生。裕 国课。饬吏治。莫要于平银价。银价不可平。则必酌其可以代银而充赋者以制币。使银不得操其权以患民而患国。考古币法。如秦汉之珠玉金贝。可以充财用。而不可以供赋税。唐宋之绢。既苦其繁重。且多割裂腐烂之虞。不可以经久。金元钞法。流弊滋甚。 本朝尝行之。而亦以寢废。独钱为古今之恒币。数千百年以来。币法迭更。而钱无废兴。穷乡僻壤。皆所流行。小民易得。多寡零整。可以随用。铜为中土所产。取之无尽。非由外至。汉赋惟有口算钱。唐改租庸调为两税。始尽纳以钱。虽当时有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之议。然近代赋民。必责本色。实多烦扰。故其法卒不可易。至今民间纳赋。犹曰钱粮。求所以代银而充赋者惟钱为宜。谨按顺治元年。铸顺治通宝钱。每七文准银一分。旧钱每十四文准银一分。三年。户部议钱价重。民不便。着令每十文准银一分。乾隆元年。以滇省制钱一千不敷银一两之数。自乾隆二年始。每钱一千二百文。作银一两。十文之制。至今遵行。当时钱值。皆依银值为准。用以搭放。故乾隆初年。滇省银价稍昂。即议增给制钱。现拟以钱代银。若照每两千文。不及现值之半。办理实多窒碍。应请查照时值。酌减每银一两。作钱二千。虽与旧例未符。而于现值非甚悬殊。出纳之际。可臻妥协。折钱之数既定。于是议征收。应请州县地丁正杂各赋。皆以钱为额。银一分准钱二十。正耗按数折收。目前民间完纳。已属轻减。其不能随价加增者。亦可按数遵完。州县少兑易倾销折耗之需。而无后日银价迭昂之虑。钱有定价。不若银之月异而岁不同。奉行自易。官民相安。征收之数既定。于是议支放。征收折钱。若支放用银。则银仍有权。价尚争昂。不特亏折甚多。兼亦纷扰难行。应请中外官俸兵饷及河工等项各款支销。概以二千文作银一两折给。支放之数。与征收之数相等。 国计无损。支银一两。受钱二千。受钱之数。与以银易钱之数亦略相等。人心自慰。支放之数既定。于是议拨解。钱质笨重。转运维艰。必筹拨给以疏其滞。州县存留。本属坐支。应请直省兵饷。由司查核各州县征数。随时酌拨。饬府督放。以免解司之烦。河工饷银。岁计三百万。应请酌核沿河各州县征收之数。就近拨贮。以免各省拨运之烦。又云南铜本。岁拨银百万。应请于该省添局鼓铸。以本省之铜铸钱。即以本省之

钱支用。各省鼓铸。即就邻省采废铜供铸。以免远省解送之烦。而一切运铜脚费委员薪水人夫工食等项。每年节省亦不下数十万两。拨解之数既定。于是议部款。直省虽多可折给。而部中有必须用银。及辽远省分必须拨银之项。查盐课关税。年额约千万两。均由商人完纳。其得银较易。且地丁既不用银。银价自当渐平。应请盐关两项。照旧征银解部。以资酌拨。各省司款。除放给外。亦可随时筹办现银。听部拨用。报部之款既定。于是兼议银价。出纳之数。既以钱为额。则放银自当准钱作价。应请部中放银一两。仍抵给钱二千文。出入自相符合。各省银值。间有参差。然原款本以银折钱。则准钱抵银。适得原款之数。未见亏折。事理允惬。用钱之制既定。于是益议鼓铸。今日之患。不特银荒。而钱亦荒。顺治康熙雍正之钱。铜质最精。皆已无存。即干嘉之钱。铜质纯净者。亦不多见。大率入于私销。既以钱供赋。则钱用不可不充。钱法不可不饬。而铜禁亦不可不严。此又当别为详议者也。礼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而无九年之蓄为不足。近岁军需供亿。加以数省之灾。 赐帑蠲租。 鸿恩沛。司农会计。上廛 宸衷。重以银价昂贵。正供支绌。理财为今日最要之务。用银实今日已敝之法。代银莫善于钱币。钱币必筹其支放。辗转图维再四。冒昧具陈。用冀恤民生而裕 国课。且渐以挽回吏治。以副 圣天子求言之意。是否有当。伏候 裁择。

### 铸银钱说

周腾虎

江浙行用佛头洋银。制自大西洋之西班牙国。西班牙灭小西洋之吕宋国。故俗又呼之为大吕宋。干嘉之时。其国在广东贸易颇盛。故其洋银流入中国最广。中国因习用之。后其国衰微。且所铸洋银已换新式。佛头银已于道光初年停铸。所来中国洋银。愈用愈少。闽广各省。必椎烂用之。日见其绌。江浙商民。乐其便易。市井贸易。惟此信行。各钱店认定式样。少有更变。则群起而叱为伪铸。巧立各种名目。以抑勒民伍。至每圆洋银。竟贵纹银一两之多。出则呼为净光。入则苛为烂板。转移之间。银已八折。商贾愁叹。民客咨怨。莫究其由。而坐受其困。即或夷人重铸新者。各钱店又呼为新板。而坐以七折。夫周官八政。货居其一。列史食货有志。国家最大之政。莫过于此。而令商贾擅其利权。抑勒恣睢。流虐天下。非细故也。夫货币之妙。在于子母相权。大小轻重。各得其平。称情权物。流通上下。故名之为泉。盖言如泉流不息也。 国家旧用银钱两种。以平百物。厥后钱日贱而银日贵。子母不相权。而轻重殊绝。故洋钱起而承其乏。流转于银钱之高下。而适得其平。民咸利而趋之。今洋银之贵无已。若不为之变通。竞趋争用。其用逾急。其害逾深。病国病民。莫此为甚。夫利权徘徊无主之时。惟智者急起收之。民亦乐其便。利熙熙攘攘而

归之。上不劳而民不困。故为今计。宜准洋银分两。铸造银钱。以刚铁制为板式。面为咸丰宝货。环以年月。并银工名字。幕文为龙凤。环以满文。亦仿洋银之式。以板石椎而成之。前林文忠铸造银饼。其制渺小。全无法度。后又无法以行之。宜其不用也。今一仿洋银之式。变其文字。以为中国宝货。凡官府与民交易。以及丁银田税关市之征。无不取之于此。便民甚矣。何为而不行耶。难者将曰。中国好为伪。非若洋银之画一也。夫洋银之伪。有夹铜。有苏板。有钻铅。巧式新思。无奇不有。而不能惑辨者之目。安在洋银之无伪乎。洋银有伪而不害其行用。惟便故耳。若制造银钱。一新耳目。而无种种之挑飭。其夹铜轻板。又可辨而知之。何为贱中国而重外夷耶。其不足疑一也。或又曰。民习故疑新。洋银行习已久。骤易银钱。必不能强疑者而使之信。呜呼。目睫之见。自生疑障。皆此等谬说障之也。洋钱之所以重于江浙。而人乐趋之者。江浙征收钱粮。惟此是索。故市肆弥重之。试思赋入之广。出纳之大。孰有大于藩司之各款。关税之额征乎。二者已提纲絜领。絜东南财赋之大权矣。倘此之行。市肆之闲。尚能为之敌乎。尚能有他物足以相抵有大力足以相抗乎。譬有人自薄其千金之璧。而疑不足当邻人燕石之值者。不己慎乎。其不足疑二也。或者曰。国家铸大钱。制交钞无一可行。子之畅言银钱。亦纸上空谈。袖手雄辨。未见办事之艰阻也。噫。大钱交钞之害。法病人乎。人病法乎。法不信。民不从。施不一。人不信。已屏绝而强人用之。已嫌弃而勉人好之。虽有愚者。恐亦未易为其所惑也。浙江祇用当十一品。额税丁银可以上行。行之年而民不倦。何信于浙而惑于苏。则行之不善明矣。可咎法乎。况交钞大钱。皆以虚权实。非若银钱之以实相权。便民而无所巧售。如佛头洋银之行用。数十年广及半天下。岂强之而使然乎。惟其便而信耳。其无可疑三也。释此三疑。厥有三利。一释争。一平物。一通货。古之执政以正物者。莫不由此也。银钱铸成之后。准今之洋钱之价出入。取其盈余。给工值火耗外。尚可以通有无。足国用。赡军食。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惠而不费。此类是矣。

粤省试铸银元片光绪十四年

两广总督张之洞

再广东华洋交错。通省皆用外洋银钱。波及广西。至于闽台浙江皖鄂烟台天津。所有通商口岸。以及湖南长沙湘潭四川打箭炉前后藏。无不通行。以致利归外洋。漏卮无底。窃惟铸币便民。乃国家自有之权利。铜钱银钱。理无二致。皆应我行我法。方为得体。且粤省所用洋银。皆系旧洋烂板。破碎黧黑。尤为隐受其亏。粤省此次订购铸钱机器内。兼有铸银元机器。拟即选募西人善铸银元者来华试造。若附在钱局内铸造。计此岁铸银元三千万枚之机器。其机器价值厂屋工料火耗。一年所费。不过四五万金。专设一厂。亦不过十余万金。

外洋银元。每元重漕平七钱三分。今拟每元加重一分五厘有奇。定为库平七钱三分。银元上一面铸光绪元宝四字。清文汉文合璧。一面铸蟠龙纹。周围铸广东省造库平七钱三分十字。兼用汉文洋文。以便与外洋交易。铸成之后。支放各种饷需官项。与征收厘捐盐课杂税。及粤省洋关税项向收洋银者。均与洋银一同行用。不拘成数银色。务与外国上等洋银相等。银质较重。而作价补水。均与相同。商民趋利。自易风行。若日久通行。民间自行加价。亦听其便。外洋银元。颇有赢余。虽每元加重一分五厘。断无亏折。如蒙 允行。恳请颁发 明旨。粤铸银元。除京饷外。各省协饷解款完纳华洋厘税民间交易。准其一体行用。开铸时。即当将样银恭呈 御览。试造之初。先铸一百万元。察其能否流通。陆续添铸。多至五百万元而止。如不能畅行。随时停铸。殊不为难。即略有亏耗。亦甚微渺。可以预决。当由粤省筹补。不动库款。一年以后。粤省果能畅行。当将工费细目赢余实数。详晰奏咨。届时拟请 飭下户部体察酌剂。由部购置机器一副。在天津设局铸造。颁发通商口岸。一体通行。粤省银元。仍恳准其铸造。由户部酌定限制。岁铸若干。如有息款。即以弥补铸钱亏耗。计户部机器一副。日铸十万元。岁可铸三千余万元。即以每岁铸千万元计之。数年之后充牣海邦。流通域外。虽不藉以裕 国用。亦足以保利权。粤省试其端。而户部权其利。揆时度势。似尚无所窒碍。总之务钱法银元三事。相为表里。交互补益。如环无端。产盛而后铸铜铸银有所资。鼓铸多而后西南各省铜铅有销路。以铸银之息补铸铜之耗。而后铸法可以专用内地铜铅而无虞亏折。迨至开采日多。铜价日贱。官铸无亏。商趋其利。民便其用。边军资其饷。实西南徼外之边备。塞东南沿海沿江九省之漏卮。未必非自强之一端也。所有粤省拟请试铸银元以备户部推广各缘由。相应附片具奏。请 旨飭下户部速议核覆施行。

## 卷五十九 户政三十一 钱币中

### 前因时论十三钱法

吴铤

钱法之弊。至于鹅眼縲纆之属。历代皆有之。史言斗米一万。商贾不行。其害如此。予按历代皆杂用古钱。盖欲矫其弊。则必依以为式。然后可以澄汰。若古钱已亡。虽欲复之而无由。宋神宗专用古钱。金世宗时以宋大观钱一当五用。盖古钱可以禁盗铸之弊。盗铸之法甚严。然人争为之者。趋于利也。贾谊言淆之甚微。为利甚厚。其势必杂以铅铁为巧而后止。古钱之重虽难行。然足以防弊而无累。此古钱之所以可贵也。自启祜专括古钱以充废铜。于是古钱遂摈而不用。而新铸之钱弥恶劣。与鹅眼縲纆等。即欲澄汰之。而古钱已尽。非旬

日所易为功也。古钱不铸年号。故行之最久。后世铸年号。则前代之钱。渐渐毁。适以供奸蠹之窟。故必尽用古钱。而后可以澄汰之耳。自古以汉五铢为通行之宝。隋文以天下钱轻重不等。乃更铸五铢钱。而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觔二两。诚能依此行之。则五铢既重于新钱。又足以防盗铸之弊。孙权铸大钱一当五百。又铸当千钱。民间虽不以为便。然当新钱既弊之时。而欲矫弊以返于古。亦当以此行之。然而有不能行者。则工既繁而有损于国家之币也。欲工之省而易成。则钱币既不能流通。百货亦壅滞而不行。故天生地养。非不足于用。特钱币无以流通之。遂至于不足耳。诚能详思其故。则必尽用古钱而后可。或曰。是则然矣。如铜不足于用何。曰。自战国时已有乏铜之患。如欲开采。则物力有时而穷。岁额终不可减。适以乱天下也。唐时刘秩杨嗣复尝有禁铜器之议。顾亭林以为罔民之事。然但当给其直而易之。则铜既足于用。古钱乃可得而复矣。

### 致牙厘文案粮台诸君论铸钱书

胡林翼

湖北库存之钱不佳。须转移于无形。每月领一万串。仍限二月三月。将厘局钱之佳者缴还。应请少固香雪文若经手则无弊。而于异日之缓急。仍有可恃。凡商民不可使之疑。钱价贵时。出库钱万串以便民。若以库钱取用于有警变之时。商民未习。贯索未匀。则不免疑阻矣。此庄子所以致慨于朝暮赋狙也。又利国之要。尚须铸钱。如购铜器。设局于武汉之市。大约千钱可得十余斤之铜器。其根本在此加白铅三成。并加以火工之杂费。其利害得失在此如千钱所购之铜器。自废改成。以雍正康熙钱式为定。仍可得千钱。而赢数十钱。或十钱。便为上利。即千钱购器。仅能铸成千钱。尚是中利。千钱购器。铸成九百八九十钱。亦是小利。利在权操于国。不操于私铸之奸民。而商民之隐受其利者无穷也。均当勉行。诸君子公商审处。若用荫云所用之人。仍无当也。此事若苦心思之。实力行之。楚民可富。富在民。不在官。民富乃官富也。若今日之官长。则必以大钱之欺民者为利。岂知穀本为利。即缩本亦为利哉。吁。此事应商之方伯。方伯与鄂人非言利之人。然方伯于国计民生之受益处。必毅然行之。但恐我之委托非人。则无如何耳。购铜器之事。少固兄为之。必得其实。铸事则望香雪文若思议之。若此计不行。钱必日见其少。民必日见其穷。不可不知。其钱贵银贱。犹其浅显者耳。速即周咨博访以穷其变。沈思妥议以折其中。梅村所著极佳。此编成。必敬授诸君子各一部。精而熟之。可为帝者师矣。然亦视诸公之天分何如。志气何如。又凡可以利国利民。俗人所疑。而志士所独任者。不妨集思以益我。凡奇谋至计总在平实处。如布帛菽粟之类。愈近浅愈广大而精微也。又富国之道。总须先从利民着议。乃有根本。乃有归宿。

欺民者诈也。自愚而以之愚人。智者不为也。剥民自剥其身也。如割肉以充饥。腹未饱而身已残。仁者不为也。不可不知。

粤省购办机器试铸制钱疏光绪十四年

两广总督张之洞

窃惟粤省制钱。自咸丰七年以后。三十年来未尝开铸。官钱日乏。商民病之。臣比年以来。久欲整顿圜法。惟旧例办法。亏耗过多。限于物力。未能举办。上年与广东布政使高崇基详筹熟商。博采众议。惟用机器制造。则钱精而费不巨。当经电致出使英德各国大臣。考究机器价值及铸造之法。接使英大臣刘瑞芬函电喜敦厂机器全副。每日作工十点钟。能铸造铜钱二百七十万个。并寄来喜敦厂机器价目。厂屋图式。计上等机器全副。内参大号造银元机器四架。另镌刻铜钱文母模一副。子模十副。镌造银元母模四副。子模八副。制造钢模所用之钢料。随时购办。合计机器钢模。外加运脚保险。以磅价折合。约需银二十五万余两。建造厂屋。占地纵横六十丈。地面须布铁板。垫洋泥。除地基外。工料约需银五万余两。粤省城内民户稠密。地基过昂。约需银数万两。不得以为常例。此外常年所需镕铜镕银洋制泥罐。每月约需银二千六百两。铸铜铸银钢模钢料。每月约需银一千零八十两。锅垆烘铜片所用上煤枯煤栗炭。每月约需银三千两。洋匠四名薪工。每月约需银八百六十两。匠夫三百余名。以及员役薪工挑运杂费。每月约需银二千四百两。综计一切。每年约需银十二万两。原议机器一年半造成。三批运送。首批七个月到。每日可造铜钱四十万个。次批又五个月到。每日可添造铜钱五十万个。并银元十万圆。第三批又六个月到齐。每日可共造铜钱二百六十万个。银元十万圆。总计仍符每日铸钱二百七十万个之数。每月可造铜钱七万八千缗。银元三百万圆。通年约停工三十日。除搭铸银元数百万圆外。约得铜钱九十万缗。查铜铅配合之剂。铜质若少。即不能受机器轧力。应以紫铜六成白铅四成为率。考钱法轻重。历代多以唐初之开通元宝为准。其制重今库平一钱。盖古之称物。皆以铢两计。后世十钱为两之名。即由开通钱而得。宋太宗时太平通宝。真宗时咸平元宝景德元宝。重皆如之。我朝顺治十年以前。所铸即重一钱。康熙十九年 圣祖仁皇帝谕令一文重一钱。诚以轻重适中。名实相称。此制最为经久。今拟即铸此式。每一文重库平一钱。并拟于钱文背面上下铸库平一钱四字。以杜私铸。合计每千重库平六斤四两。粤省钱价一千五百文。值银一两。今暂以香港上等洋铜洋铅时价核计。铜铅价本暨物料工费火耗。与铸成所值银数。大率相等。不致亏折。机器所成。输郭光洁。字体精好。私垆断难相混。铸成后。或发商易银。或购买官物。或搭放饷项。按照市价。临时酌量。务顺群情。不限定搭放成数。亦不预定折合银数。以免军民受累。窃惟上古铸帑。本意开山泽之。铸通行之货

。固以利民。即以富国。今以外洋铜铅充铸。祇属一时权宜。缘洋舶铜铅。炼精耗少。易受模范。港去粤近。价值亦平。滇铜黔铅。所产至富。而提炼未净。价脚过昂。目前难资应用。查西南诸省。多产五金。此乃天地储此无尽之藏。以供 国家边防之用。

今日为西南实边计。莫如大兴务。就近鼓铸一端。然非下手试办。参考赢亏。并变通采炼鼓铸转运之法。其事必不能举。天下事每惮于劳费而创始。故臣愿以粤省创之。兹拟并用内地铜铅搭铸并行。其式样配料轻重一切相同。用以较其精粗。核其息耗。粤省一面试办。一面与云贵督抚臣考核铜铅价脚。由两省自行讲求开采镕炼之法。如半年以后核计粤铸无亏。则滇黔就近开铸。节省必多。查贵州威宁州一带。为产铅之所。亦兼出铜。黔省近年。即于该州设局鼓铸。以取利便。惟山路阻远。机器难至。考黔铅运道。向由威宁陆运十站至永宁县。水运三站至四川泸州。委员于此设局转运。滇铜产云南东川府。与威宁邻境。滇铜运道。亦由威宁东下泸州。亦于泸州设局转运。是四川泸州。实为滇黔铜铅会集之所。而去该两省又甚近。泸州滨江富庶。商贾辐辏。为川南绾毂之区。若由川滇黔三省合力集货。购置机器二副。溯江至泸。建一大厂。滇铜黔铅并四川本省之铜。俱就此局铸造。三省自行筹商酌剂。每年各铸钱若干缗。计两副机器。岁可出钱一百八十万缗。浮江而下。达于沿海。上供 神京。旁济吴楚。制钱畅通。而滇黔已受无穷之益矣。如此。则商鼓舞。开采日蕃。价值渐减。镕炼渐精。即专用内地铜铅。鼓铸不至亏折。广东及他省所需。更无须取给外洋。庶为经久之道。行之大效。并可于汉口设机铸造。以期四达旁流。以京师及各直省之银。易川滇黔三省之钱。自相灌输。大利仍在中国。似于京外民用边饷边民。均有裨益。但目前粤铸。兼用中外铜铅。亏折过巨。力有不支。惟有搭铸银元。或有余息。藉资弥补。庶免以亏耗牵掣。致阻圜法。其试铸银元办法。另片详陈。至此项购器造厂之费。需银三十余万两。粤省库款支绌。无可拨动。现经与弛禁商人酌议。令其代向富商挪借此数应用。将来陆续由外筹还。不动正款。俟机器到粤。开铸三个月后。当将各项工费商民行用确实情形。详晰奏闻。据该藩司高崇基具详前来。除现已电致出使大臣刘瑞芬立约购运飭县委员购地建厂外。理合恭折奏陈。伏祈 圣鉴训示。

拟请改铸轻钱议

锤大焜

同治四年。左爵相奏请制造轮船云。轮机成后。兼可铸钱。夫铸钱之欲藉轮机者。冀可免亏本也。乃 国初部定铜价银价钱价章程。尚留钱息地步。盖当初采办滇铜。每铜百斤。祇给民价之半。故尚不至亏折。以后则横渐加增。由八九两至十三四两。浸至难敷工本。故近来各省均行停铸。而奸民又以毁钱私铸

为业。致小钱充盈。钱法敝坏。查各省每百文。小钱有多至七八十文者。且汕头潮州各处。有全用小钱。天津上海既用短陌之钱。尚不免换和小钱。福建全省则自二三十文至七八十文不等。求有纯用大钱。盖亦罕矣。推原其故。实因钱质太重。即毁钱以铸钱。漏卮所在。虽禁令有时而穷。彼毁为铜器。尤其小焉者也。迩来新铸制钱。每文重一钱。每千六斤四两。又查定例鼓铸钱文。铜铅各半。每铜铅百斤。加入点铜三斤。其质柔脆。不能打造响铜器皿。立法已极美善。无如私铸仍不能禁。小钱仍复肆行。即京都行用大钱。而私铸仍不能免。苟非权衡尽善。斟酌得中。即勉强筹款鼓铸。而亏折太甚。铸亦无多。且一铸而百毁。百铸而千毁。以有制之财源。填无穷之溪壑。仍恐制钱日减。小钱日增。而钱法何以经久无弊。今试上观往古。与我朝开国之初。揆之当今时势。合京师各直省各马头银价铜价钱价一切科合。似须于汉之五铢唐之开通元宝洋人之香港一文。三者之间量度取中。铸库平八分之钱。方可以塞私铸私毁之源。而钱法乃宜古而宜今。有利而无弊。窃为我宪台牖陈之。以备采择焉。考古今之论钱法者。以汉之五铢。及唐之开通元宝为得中。开通重一钱。纲目称每钱重二铢四铢。积十钱重一两。今存之五铢。则重不过五六分七八分而已。按说文十铢为两。二十四铢为两。据此则五铢将及二钱。又按文献通考宋文帝元嘉中。铸四铢钱。轮郭形制。与五铢同。费损无利。故民不盗铸。盖每朝分两轻重不同。当以现存者为断。今钱重一钱。准开通也。惟史称秦王世民齐王元吉赐三炉。裴寂赐一炉。听铸钱。盗铸者身死家没。夫以设炉为恩赏。则铸钱不亏本可知。乃今制铸重一钱不免亏本。则一钱分两。似尚不可泥。若铸八分。轻于开通而重于五铢。究之五铢虽轻而铜甚精。今以铅和之。重踰五铢。其实亦五铢也。是考之于古。其可行者一也。本朝曾铸康熙小制钱。今所名为京墩者也。其重自八分至一钱而止。本以二文作一文之用。今天津谓京钱二百。实则制钱一百。犹其遗意也。今则此钱散行各省。能拣一千文京墩。且可卖制钱一千一二百文。因铜质太好。利于毁铸铜器也。若照以后定例铜铅各半鼓铸。其重只及八分。则销毁无利。此弊自除。此揆之于国初。已有八分之制。其可行者二也。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年间。定例每钱一千。当银一两。其时每钱一文重一钱及一钱二分一钱四分不等。乾隆十年特用一钱二分之钱。陕西巡抚陈宏谋以钱质过重。旧钱销毁无存。奏请照顺治元年及康熙年间每文铸重一钱。并照顺治初年之例。以一文当银一厘。按此则以铜百两当银一两。若铸八分之钱。

照现今各直省银价每两值钱一千五六百文算。尚以一百二十余两之铜准银一两。较之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年间银价钱价。每两银尚多换铜二十余两。此准之国初以至中叶。其可行者三也。查近年京城市上通用之钱。不免换和私铸。银



贵时每两约换京票十五六千文。则钱较小。银贱时每两若换京票十一二千文。则钱较大。小者每文约重一钱二三分。大者约重一钱六七分七八分。计银一两。亦祇换铜一百零数两。查前年京都整顿钱法。缉获私铸治罪。一律行用官板大钱。近有人携带回闽。其轮郭形制。为二十年来都中所罕觐者。乃取五钱秤之。共重八钱八分。每钱方重一钱七分六厘。姑作一钱八分算。计百钱方重十八两。且尚有扣串未除。现都中银价约十二千文。每两银方换钱一百零八两。若改铸八分之小制钱。每两银尚多换铜二十两。此准之京城银价钱价。其可行者四也。现福州通行大钱无小钱搀和者。每千重八十五两。每文扯重八分五厘。然此钱已珍为拱璧。不可多得矣。至市上通用之钱。每千约有二三百小钱在内。其分两之轻。更何待计。就目前而论。每重一钱四分之钱。已万不得一。极重者至一钱二分而止。极轻者至一分而止。自五六分以上。民间已通谓之大钱。不敢挑剔。盖铸钱弊窦甚多。虽系官铸。而局私仍难尽禁。局私者。铸钱局吏役就局私铸。原与制钱相等。惟较小耳。此种之钱。谓之大钱不能。谓小钱亦不可。市上交易以大者居中。小者居两头。谓之橄榄钱。并不敢指为小钱也。各省通行之钱。能均系一钱二分者。每千方重一百二十两。能如当今定制。纯重一钱者。每千方重一百两。若有局私在内。及五六分七八分之钱。虽并无一文小钱。其重当与福州之大制钱相若。惟天津上海之钱。则纯用乾隆白铜者。每一钱多系重一钱二分。但市上多用短陌钱。亦间有小钱在内。是名用大钱。而实则与小钱无异矣。若铸八分之钱。较现今各省并无小钱搀和之大钱。每千祇少铜五两而已。倘有小钱在内。则分两便相去悬绝矣。此揆之当今各省通行之大钱。其可行者五也。查广东香港钱法。与外洋无异。每钱一文。祇重二三分。积十钱二十钱。则用当十及当二十铜小番钱。再上则用银角番。银半番。由银番钱而上。则用金番钱。其银番钱一元。亦祇换钱一千零数十文。与内地相仿。子母相权。端自一文钱为始。其钱之大小轻重。则视金价银价铜价及铸钱工本统为科合。必使毫无赢绌。外洋金价银价无甚长落。故自一文钱而至金钱。虽递为增加。亦不滋流弊。又用机器鼓铸。铜少而工精。用机器而工精。则奸民无力私铸。铜少则不私毁。兼此三者。故较之内地钱币。尚为得法。若铸八分之钱。虽较之外洋为重。然不用机器。则工不及其精。和入白铅。则铜不及其美。以和铅省工之利。积为分两之重。但与当今之银价铜价相准。则与外洋二三分之钱。亦无以异矣。此以外洋之钱法银价比较。其可行者六也。铸钱定法。原应科合工本统算。铸一文祇值一文。故无私毁私铸之弊。今各省银价。多在一千五六百文之则。较之国初。每两贵至四五百文。此无可如何者也。

欲恃亏本铸钱一法。挽回天下之银价。使比照 国初。譬之衔石填海。势必不

能。惟有因时制宜。铸出之钱。与现今之银价相准。方无流弊。本年八月。香港中外新报。载日本红铜板每百斤二十一元。白铅每百斤五元六角。查每担铅载保险。不过二三钱银而已。又查铸钱铜铅入炉融化。每百斤例准折耗九斤。若照定例铜铅各半。既铸轻钱。即可不加点铜。每百斤铜铅。除折耗外。实得净铜九十一斤。铸钱十八千二百文。若再仿照私铸之法。略帮船政轮机以资磨鑪。当不致再有亏折。此合之当今银价铜价铅价。其可行者七也。铜铺私毁。专采红铜青铜黄铜之钱。若铜铅各半带白之钱。毁之得利较少。故现今上海天津各处大马头。皆用此种制钱。乃合天下奸民私毁余剩之钱也。前数年福州到上海买钱数十万串。皆系此种制钱。乃钱质太重。曾不数月。亦为人盘支销毁净尽。若用此等铜质。祇铸八分。则销毁当不禁自除。此足以绝私毁之源其可行者八也。古之论钱法者。有不爱工不惜铜一语。盖恐私铸也。但此祇防买铜私铸。未曾防毁钱私铸。不知民间买铜较难。不能俯拾即是。即废铜亦属无多。必待买铜铸钱。诚为有限。所可虑者。即毁钱以铸钱耳。若铜质佳而分两重。乃所以速其私铸也。溯自 国初以至今日。所铸之钱。诚皆不爱工不惜铜。然小钱亦未能禁不行用不私铸也。盖铸轻钱。患但在于私铸。尚有禁止买铜之法。在铸重钱。患在私铸而兼私毁。即毁钱而铸钱。随地可行。直无法可禁矣。两害相并。择其轻者。何尝非为政之道也。且鼓铸不亏本。则制钱必多。譬之人身。正气足。则邪气自消。彼小钱何能出而为敌哉。此又足以塞私铸之源。其可行者九也。或谓今铸轻钱矣。则昔之重钱。势将尽毁。奈何。不知铸轻钱而毁。不铸轻钱亦毁。且铸轻钱而毁在旧钱。铸重钱将合新旧而并毁。则何如铸轻钱尚得保新钱之不毁乎。又或谓今因银价较贵。故铸轻钱以随银价。若以后因铸钱太轻。银价更贵。则私铸之钱。势必愈轻。奈何。不知现时银价算至一千五六百文者。指大钱价言。但使铸出之钱。与现时通用之大钱分两相若。则换银价值。自必与现时之大钱相准。便为有利无弊。彼有小钱之银价。虽贵于大钱价。无非大钱缺乏。故私铸得以乘机网利耳。若大钱充足。小钱势难行用。以理势论。银价祇有贱。不至贵也。则何如铸轻钱尚得保银价之不贵乎。或又谓铸钱理宜亏本。若不亏本。便可得息。将以启奸商仿铸。奈何。不知奸民私铸。何必待官局开铸方行仿铸。彼盖无时无日不可私铸者也。亦不必仿照轻重积渐递减。而始用其私铸者也。若于未铸钱之先。不虑私铸之害。既铸钱之后。转深私铸之忧。果何说乎。第就当今之船政论。必添置轮机。仿照西法鼓铸。诚恐力有未逮。计莫如仿照私铸之法。较为简便快捷。若即查访私铸小钱之人。收罗入局。饬为匠首。并可化莠为良。养活贫民不少。或提从前缉获私铸之囚徒。宽其既往。予以自新。并可藉得其法。至于轮郭肉好。似亦宜稍为更变。肉须稍窄。照开通元宝形式。好须稍大。照五铢微小。其文字及肉

。须雕刻稍深。则质地便厚。不至破损。惟更改旧式。必须具章入告。请旨飭下各省议覆。如各直省银价贵贱不同。科合铜本分两不能画一。可否请就合宜省分先行私铸。如无流弊。或照国初某省归某省行用之钱。并照京师专用大钱之例。当无不可也。是否有当。敢请采择施行。

## 论币二

孙鼎臣

银之为币。至今而穷。天下之人。皆以为患。思所以救之。于是大钱之议起。夫大钱。非中制也。然以权一时之轻重。杀银之势而渐抑之。是智者转移万物之用。而贱银贵谷之机也。虽然。有道焉。得道则大利。失道则大害。古之铸大钱多矣。试举一二论之。汉元鼎中。铸赤仄。一当五。民以巧法用之。不久即废。唐铸开元重宝。一当十。重轮开元。一当五十。物价腾踊。其后当十者仅当二。当五十者仅当三。久之钱尽化为器。蔡京当政和大观间。铸大钱。一当十。其重三钱。其铸之费亦三钱。计之一得息四。未几亦废。前代之为大钱如此。天下有利之利近而小。无利之利远而大。钱。天下之大利也。惟无利。是以能大利。元成宗时。郑介夫论钱法曰。言者谓铸一费一。无补于国。不知费一钱可得一钱。利在天下。即国家无穷之利也。明谭纶亦言。富民必重粟帛而银贱。欲贱银。必制法以济银之不及。今之议者。以为铸钱之费。与银相当。朝廷何益。臣以为岁铸钱一万金。则国增万金之钱。钱多则增银亦多。二子之言。可谓明于天下之计者矣。汉唐以来。铸大钱者。不知此意。率取赢目前。欲以一钱谋数倍之息。徒欲其出而不欲其入。夫轻重多寡。物之自然之分。而实者名之所由出也。十之为十。百之为百。铢之为铢。两之为两。市之三尺童子皆知之。名实不相应。变其自然之分而紊之。以寡为多。以轻为重。欲以愚天下之民。是不信也。利者天下之所同欲。以轻省之工。收不訾之利。徒出而不入。上贱而独欲下贵之。是不恕也。不恕故民不从。不信故民不服。建国家之大政。而民不服而从。虽尧舜如之何哉。曰。由子之言。大钱终不可行矣乎。曰。鉴前之弊而反之。则行矣。不爱铜。不惜工。孔觐之言。铸钱不易之法也。大钱之利倍常钱。其费铜与工。亦宜倍常钱。分当五当十为二等。择精铜。选良工。铸之。使其费如所当之数。则名实符矣。盗铸无利。不刑而自止。不强民而民知重之。颁其式于天下。中外之所铸如一。违者罪其有司。则法均矣。通军国之用。银与钱半之。以是出。以是入。则政平矣。名实不紊。法均而政平。立于上者信。施于民者恕。然而天下不从。未之有也。论者疑费重无利。奚贵乎大钱。不知大钱之利不利。在乎用之通塞。不在乎直之多少。蔡京之为大钱。利不可谓不厚。然旋铸旋废。吾未见其利之安在也。以银不足之故而议大钱。钱通则银不足不为患。利孰大焉。欲杀银之势而复古食货之制。

必假道于大钱矣。贾夫贩豎。逐什一而竞锥刀。岂所议于天下万世之计哉。

### 以工巧为币议

冯桂芬

凡事有前人行之而终罢者。必有其不可行之故。至于屡行屡罢。必后人不信前人。以为自我行之必可行。而人复一人。汔于不行。则亦可悟矣。近闻有铸当十当百大钱之议。此必不行之事也。何则。立法之意。在强轻为重也。如朝廷之力。能强轻为重。何不行钞。又何不径指瓦砾为黄金。轻重更巨。其不行明矣。且不特不行而已。曹参曰。以齐狱市为寄。慎勿扰也。以今日而行大钱。扰民之道也。无已。则有去其强轻为重之见。而以行工巧为币之一法。制钱十。重一两。当十钱一。重四五钱。无端而骤获倍利。此必不行。就使一时可行。奸民群起而争之。私钱满市。俄顷而便不行。法宜开常局。雇常匠。招贫民任磨之事。勿多人。选员极慎。验收极严。铜质极精。镌刻极工。磨极光洁。肉好周郭。无些子疵颣。背署甲子卯数局名。稍不合即回炉。不少假借。当十钱。重不必逾四五钱。而令工价必在十钱以上。当百钱。背宜工绘双龙。署文以篆。倍加精美。重不必逾三两。而令工价必在百文以上。孔顛云。以一钱半之费铸一钱。驱之使铸必不为。如法铸之。庶几其可行乎。然则亦曷取乎行之。曰。制钱工本。每千支销银一两七八钱。今每千仅千文以上。大有节省。且铜出于地而有限。工出于人而无穷。工虽十数文。铜止四五文。究以四五文而化为十文。天下之贫由于银少铜亦少。此法行则铜不多。而多以人工佐天地生物之憾。是谓以工巧为币也。夫他物之工巧。必易钱而始可用。是仍将借径于钱。不可数之以为富。若工巧在钱。则不待借径。即可数之以为富。将来愈推愈广。日积日多。利不可胜用也。能如法。何患乎不行。不能如法。是所谓无政事则财用不足也。非法之咎也。惟制钱亦然。质精制工。则盗铸难。分两不妨轻。则销毁少。日本国宽永钱。销毁所不及。背署甲子卯数局名。则收旧充新之弊绝。钱局向有铸三买七之弊。实铸三成。其七成买回上卯之钱充数。皆政事所宜及者。不然非特不可以铸大钱。并不可以铸制钱。

此乙卯年作。时方锐意行大钱。故于大钱中设变通之法。盖有为言之。非以大钱为可行也。惟同年戚君贞。极誉此文不去口。不胜怀旧之感。故附录之。然西人以模范为之。则此法败矣。实亦不可用。自记

敬陈大钱利弊疏咸丰三年

户部侍郎王茂荫

窃查本年三月。户部奏铸大钱。请定当十当五十二种。自六月始。按成搭放。本月十四日。巡防王大臣奏请推广铸造大钱。奉 朱批。所奏是户部速议具奏钦此。臣蒙 圣恩。擢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职司尤重。自当随在

部诸臣悉心推求。以期利用。何容独有异议。顾臣窃虑此法之难行。且虑行之稍窒。或并所已行者而亦致不行。有不敢不将利弊源流备行陈奏再请 圣裁者。臣惟自来圜法总以不惜工本为不易之常经。偶铸大钱。计图节省。由汉迄明。兴者尝数十矣。而不久即废。从未有能行者。现行大钱。颇见便利。盖人情喜新。历代初行亦皆如此。非今法独异也。然闻当五十之钱。市人已多私议。奸人已多私铸。第为时未久。尚未见大阻格耳。今王大臣奏请添铸当百当五百当千三种。而当千但以重二两为率。其余以次递减。为裕筹经费起见。诚为至计。此法果行。岂非大利。顾臣考历代钱法。种类过繁。市肆必扰。折当过重。废罢尤速。前户部请铸大钱时。亦称历代之行而辄罢。皆由折当太重。分量过于悬殊。故止铸当十当五十两种。而犹声明以后照式一律。不准稍有偷减。诚有监于前失而戒之也。方深戒之。何遽犯之。若当千之钱重二两。非所谓折当太重。分量过悬殊耶。论者谓折当太重。谓其嫌于虚耳。大钱虽虚。视钞票则较实。岂钞可行。而大钱转不行。不知钞法以实运。虚虽虚可实。大钱以虚作实。似实而虚。故自来行钞可数十年。而大钱无能数年者。此其明征也。论者又谓 国家定制。当百则百。当千则千。谁敢有违。是诚然矣。然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难以为千。自来大钱之废。多由私铸繁兴。物价涌贵。斗米有至七千时。此又其明征也。宋御史沈畸之言曰。自为当十之议。召祸起奸。游手之徒。一朝鼓铸。无故而有数倍之息。虽日斩之。其势不可遏也。学士张方平之议曰。用大钱。致奸人盗铸。其用日轻。比年以来。皆虚高物估。增值于下。取偿于上。虽有折当之虚名。乃罹亏损之实害。又其显者。大观铸钱自蔡京。而其子蔡绦作国史补。叙其始之得息而流通。继之盗铸而多弊。终之改当而折阅。事皆亲见。言尤独详。夫聪明材力。古人远胜今人。作奸犯科。今人又远胜古人。古既不行。而欲行于今。臣实不胜过虑。顾使当千当百虽不行。而当十当五十犹可行。似不妨于一试。而臣又虑其不能也。信为国之宝现行大钱钞票皆属权宜之计。全在持之以信守而不改。庶几可冀数年之利。今大钱分两式样。甫经奏定颁行各省。大张晓谕。刊刻成书。未及数月。全行变更。当五十者。较向所见而忽大轻。当一百者。较向之五十而犹见轻。且当五百当千。纷见错出。民情必深惶惑。市肆必形纷扰。而一切皆不敢信行。钱为人人日用所必需。裕 国便民。所关甚重。万一如臣所虑。诚恐貽悔。或谓铜斤短绌。若不及时变通。则明年必至停铸。此又岂细故耶。顾变通欲其能行。不行则亦与不铸等。

乾隆以前。铜初不取诸滇。鼓铸所资。有 国初之成法在。逆贼一平。不患无铜。若贼不平。铜不能运。则虽尽现在之铜。尽铸当千。似亦无济。所可虑者。固不止停铸一事也。现在言大钱者甚多。如御史蒋达之奏。第计行之利。未

计不行之弊。臣自为司员时。窃尝于此考之。伏愿 皇上坚持一信。永保勿渝。实为幸甚。臣性既拘迂。识尤浅陋。惟受 恩深重。但有所见。不敢不言。为此备陈利弊。呈历代大钱兴废。略。伏乞 圣鉴训示。

谨将历代大钱兴废。节录大略。恭呈 御览。

汉元鼎二年。铸官赤仄一当五。赋官非赤仄不用。其后二岁。赤仄钱贱。遂废。王莽钱自当一以至当五十为六等。百姓溃乱。莽知民愁。改行当一与当十二品。尽六年毋得复挟大钱。吴孙权嘉禾五年。铸大钱一当五百。又铸当千钱。钱既太贵。但有空名。人间患之。权闻百姓不以为便。省息之。铸为器物。官勿复出也。宋文帝元嘉七年。以一大钱当两。行之经时。公私非便乃罢。陈文帝天嘉五年。铸五铢钱。以一当鹅眼十。宣帝大建一十年。又铸六铢。以一当五铢之十。后还当一。后周建德三年。铸大布钱。以一当十。五年以布钱渐贱。人不用。遂废之。唐肃宗干元元年。第五琦铸干元重宝钱。一当十。又铸重轮干元钱。一当五十。京师人人私铸。物价腾踊。斗米至七千钱。代宗即位。重宝钱以一当二。重轮钱以一当三。凡三日而大小钱皆以一当一。自第五琦更铸犯法者日数百。州县不能禁止。至是人甚便之。后唐锺谔请铸大钱一当十。谔得罪而大钱废。宋范雍张奎皆铸当十钱。民间盗铸者众。钱文大乱。物价翔踊。公私患之。后皆改为一当二。神宗四年。皮公闾铸当十钱。后改当三。又减当二。徽宗二年。铸当十钱。四年以盗铸多。诏改当五。旋又改当三。明洪武即位。初定钱制。当五当十凡五等。四年。即改铸大钱为小钱。天启元年。铸当十当百当千三等大钱。旋诏收大钱发局改铸。历考前代大钱。惟汉昭烈入蜀。铸直百钱。史称旬月府库充实。未详所止。意亦愚民一时之计。余则始末具见。未有行三年而不改变废罢者。未有不称盗铸云起物价腾贵公私非便者。史册所载。彰彰如此。谨略。

再论加铸大钱疏咸丰四年

户部侍郎王茂荫

窃臣于上年十一月。因部议巡防王大臣推广大钱。曾上大钱利弊一折。未奉 谕旨。今于本日恭进各大钱式样。臣职管钱法。惟当力求铸造精工。期能行以仰副 圣意。何容更有所言。顾臣于此事夙夜筹思。实觉难行。有不敢不再渎陈者。今行当百以上三种大钱。与原行当五十大钱。分两式样。无甚可辨。若恃字为辨。则此何以贵。彼何以贱。愚民莫解。恐致瞽乱。此其一难。钱本以便零用。今一钱而当五百当千。窃恐以易市物。难以分析。以易制钱。莫与兑换。此其二难。大钱虽准交官项。然现在准以五成搭交者。有官票。有宝钞。再加大钱。何能并搭。此其三难。然此犹其小也。最大之患。莫如私铸。论者以为私铸正可增官铸之用。可以无患。不知官钱以当千发之。以当千收之

。故可无亏。若奸人以四两之铜。铸两大钱。即抵交一两官银。其亏国将有不可胜计者。旧行制钱。每千重百二十两。镕之可以得六十两。以铸当千。可抵三十千之用。设奸人日销以铸大钱。则民间将无制钱可用。其病民又有不可胜言者。即此二弊。已无法杜。无论其它。今论者或知难行。又谓姑先少铸以试之。试之而不行。再停非晚。臣以为他事可试。兹事不可试。事之本未有得者。试而不行。亦无所失。事之已有所得者。试而不行。将并所得而失之。臣固非徒为难行之大钱虑。实为已行之大钱虑也。方今筹饷维艰。买铜不易。幸得当十当五十之钱。暂能行用。月既省铜数万斤。又多获钱数万串。于经费不无小补。设更动之后。稍有阻格。一样不行。各样皆废。挽回无术。悔将何追。臣思推广大钱。原欲于利用之中。更为节省之计。方今官票宝钞。其省远过大钱。其利亦远过大钱。有一能行。利已无尽。大钱之铸。似可以已。若必不得已。则惟一法。请于当百以上者。加嵌银点以示贵重。当千者十点。当五百者五点。当百者一点。每点嵌银不过一二分。而可使辨别较易。造伪较难。再请将户局当十当五十两种。亦照工局之制。原重一两八钱者。减为一两五钱。原重六钱者。减为五钱。使户局工局分两。均归一律。新钱旧钱式样。无甚悬殊。市肆行用不致贻乱。而户局铜斤已暗省数万斤。不为无益。即将来当百以上大钱。或有不行为。而此当十当五十者。规模如故。制度仍然。亦尚可行。庶几有得无失。钱为人生日用所必需。法不宜于轻动。臣非固执己见。妄肆阻挠。实因筹思已久。不胜过虑。为此再行渎奏。愚昧之见。伏乞 皇上圣鉴训示。

请变通钱法疏咸丰四年

沈葆楨

窃维军兴以来。需饷孔亟。部臣以乏银之故。请铸大钱。虽一时权宜。无非裕国便民之意。然而理财之道。责效愈急则丛弊愈多。取息愈奢则致亏愈甚。自私铸繁兴。利藪悉成奸藪。若不急为通变。害将有不可胜言者。一则 国家受其害也。户工二局。积年鼓铸制钱。所费帑金。不知凡几。奸民销制钱以铸大钱。转徙之间。倍蓰无算。不数月而制钱竭矣。以私铸大钱。加价易银。银之所藏有限。大钱之所出无穷。不数月而银又竭矣。易曰何以聚人曰财。向令无赖之徒。皆得窃利权以招羽翼。其包藏祸心。何所不至耶。近闻京外一带。千百成群。私设军械。缓之则肆行。急之则生变。是可忧者。不独在钱法也。一则旗营受其害也。京师者。天下之根本。八旗者。又 京师之根本也。旗兵别无生计。所以仰事俯畜者月饷耳。钱日贱而物日贵。领饷四千。仅抵二千余之用耳。数口之家。蔬菜油盐。为数至琐。大钱不能零折。便成废物。况整用而亦不行乎。夫士饱马腾。方成劲旅。饥寒之不恤。能令其专心技艺乎。今之

荷戟宿卫者。其祖宗当日。皆列圣所与共创大业。同休戚于万世者也。而衣食不给。能勿惻然。一则郡县受其害也。征收粮税。全赖年谷顺成。然谷之取利也甚微。而农之为功也甚苦。私铸起。释耒而趋。到处田荒。税从何出。争端既启。狱讼繁兴。此以阻挠为词。彼以售私互讦。很酿命。聚徒拒捕。皆势所必至。虽贤能之吏。竭不遑。况其下焉者乎。一则商贾受其害也。京城百货。仰给外省。即杂粮蔬果牲畜。亦来自各乡。大钱既不通行。货物无由运致。市肆歇业不少。而粮店尤多。盖以僻之中。大钱必无所用故也。至于肩挑背负之徒。情尤可悯。不受则货滞而无以为生。受之则钱入而不能复出。化良为莠。诚足虑也。夫趋利之情重。则畏死之念轻。大钱一日不停。私铸一日不绝。今之所以不敢议停者。原以兵饷所出。舍大钱别无可行之端。然臣窃以为恃大钱亦终有必穷之势。何者。每局需铜月数万斤。地之所生。人之所藏。祇有此数。处处设局。则处处需铜。即令括无遗。半年之后。其源必竭。臣谨即管见所及。可以变通尽利者。为我皇上上敬陈之。一曰酌轻重以敛制钱。汉唐未尝用银。恒数十年一铸而钱给。今则加卯鼓铸而钱不给。何也。钱有散而无敛也。有散而无敛。则钱轻。钱轻则银重而生民困。银重则钱轻而逋赋多。今请京城及顺天直隶各属钱粮税课等项。每两悉征制钱二千文。应行解部者。按其地之远近。每千酌加解费数十文。则商民有减赋之乐。国家无逋赋之忧。并令户部所捐铜斤铜本。悉收现钱。夫收未铸之铜以待铸。何如取可用之钱以备用乎。购未出之铜而毋使藏。何如重已成之钱而毋使毁乎。兼此数项。尚有不敷。然后铸制钱以足之。则局费省而铜给。钱自下而上。则滥恶无所容。而私铸之小钱自绝。重者散之使轻。轻者敛之使重。轻重之权操于上矣。二曰审虚实以行钞法。部臣因实钞不行。招商设立官号。夫官票行而宝钞不行。岂民之信户部。不如商贾哉。官票实而宝钞虚耳。然所招之商。非能为户部尽数垫支军饷也。亦户部随时接济之耳。乃户部发银之时。银价必骤落。户部放钱之时。银价必骤长。授人以柄。使其窥我盈虚。网罗厚利。夫户部将所有银钱输之官号。何如将所有银钱输之钞局乎。今请旧钞仍照旧章。祇准搭成报捐纳税。其新钞悉准支取制钱。夫钞之真伪有可稽。非若大钱官私莫辨也。方其始也。必持钞以取钱。取信既久。自必畅行无碍。至于外省。各有官票足资流转。即与钞法一律。无庸更发官钞。盖远则号数合同无可核对。易启猜疑。不如本省官票之足以取信也。但官局必须官为经理。毋得委之商人。致有把持之弊。现在福建停止大钱。畅行官票。兵民称便。其明验也。然是二者。特补救目前耳。其行之久远而无弊者。必也舍末而求本乎。夫国家之富。银钱其末也。谷帛其本也。今使一城一邑之中。遭逢寇警。有谷帛而乏银钱无害也。若谷帛告匮。虽银钱山积。有不委而去之者乎。且谷帛出于农桑。钱粮征收谷



帛。则耕蚕者供其所有。无祟贱买贵之虞。而农桑得其利。农桑得其利。则天下之人。皆弃末返本。野无旷土。邑无游民。而 国家之蓄积足恃。或曰。民将湿谷薄绢以充赋也。夫谷之有燥湿。犹米之有燥湿也。今不征收漕米乎。绢帛之有厚薄也。犹银色之有低昂也。今不征收粮银乎。或曰。布帛翦断难用也。夫按其地之所出。约其价值贵贱之中。每两银折布折帛若干丈尺。何俟尺翦寸断乎。其奇零悉令纳谷。谷则可以升合计也。然而法难骤更。事贵有渐。今请各省钱粮。除解京者照旧征银。其存留之款。悉令征钱搭收一二成谷币。兵饷给钱。廉俸则钱与谷币各半。如既行之后。上下称便。可推广征收以充兵饷。其有余者。帛布可起运以实 京师。谷则储郡县各仓。俟青黄不接之时。照时价出祟。易银解京。斯小民免称贷之苦。郡县有荒歉之备。 国家得赢余之息。上下交受其利矣。抑臣更有请者。大钱既停。则铅钱铁钱。私铸亦得厚利。且铅子偷漏。例禁綦严。铅钱出城。即可镕为铅子。应请一律停止。以绝弊端。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训示。

请重祖钱以正钱法疏咸丰五年

监察御史宗稷辰

臣闻善为政者。视俗而施教。必合众人之所欲。而后立法可以必行。必量天下之所宜。而后行法可以无阻。利多而害少者。法虽敝而可修。利少而害多者。法屡更而难恃。以今日之时政论之。求利于 国而不便于民。其失计无有甚于钱法者也。自道光年闲。忧银少而思胜之以钱。始有铸大钱之议。 皇上御极初。言者益多。于是铸为数等大钱。原期钱胜而银弱。以大钱辅旧有之钱。不可胜用也。铜不足。济之以铁。寻糅之以铅锡。而钱更不可胜用也。詎知大钱出而旧钱稀。铁钱出而铜钱隐。当百当五十等。既存为无用。而铜运又不通。即当十大钱。亦难责其多铸。外省钱局。率以办铜棘手。潜多销化旧钱为之。大抵旧钱四五。足以成当十之一枚。铸者获利过本。而公家行用。仍强民所难。名为当十。实多受六折八折之亏损。江南淮上。比比如此。民间患苦而吞声者多矣。京中市肆遵法。勉用当十当五钱。而一出京门。竟不能用。其官局与官号所发给流转者。仍在钞票。而大钱特为标识之具。民用亦仅供零星购物。而大钱之为用。究属无多。其换银远去者。求得一色制钱。每千折加三四。是大钱虽暗损乎制钱。而制钱之尊自若也。大钱无少益乎制钱。而银价之昂更自若也。公家倚重官号。有银则增其钞本。少银则赖为饷资。运实于虚。可暂权而恐难经久。外省银钱。绝无凌驾。故公私钱券。皆所罕行。司农以为法良。非臣所敢妄议。以臣之愚计之。银少而代以楮。不若更代以制钱。而大钱虽恢廓。既不若制钱之尊信于民。则强民用之。上下交累。亦觉甚拙。制钱幸未为毒手所尽销。不乘此时隆其声价。则久将沦为无有。而私铸铅沙薄板。日充

斥于宇宙之间。所谓圜法者安在。顾欲隆其声价将奈何。窃思制钱之始。本为代银而设。故习俗流传。称为一厘。然我 圣朝二百余年。钱样始大而后小。始精而后麤。若作为一厘。轻重尚无区别。拟从咸丰六年为始。以顺治康熙之青铜钱。照广西及湖南衡永等府行用桂字钱之例。以一文当两文。即抵银一厘五毫。嘉庆道光与现今所铸和铅较多。抵银一厘。以上皆定其称曰祖钱。凡有此钱。轮廓无缺。皆作银用。上行则完粮报捐。下行则给俸发饷。昔谓无银者。立变为所在皆银。则销化祖钱之事。不禁而知其必无。高银价之弊。不禁而知其必平。至于大钱已行。亦须安顿得法。方为两全。拟将所谓当十者。皆令当十文古铜钱新铁钱之用。以后铜已贵重。收铜之令。可以加严。铸大钱纯用铁而不用铜。常用铁制钱。亦不必更铸铅锡。旧存不用之大钱。无论在官在民。皆可收买销镕。改为二三等祖钱。而不至于朽废。银数充扩。则度支从实。而钱法自清。 国用自可渐裕。

至解铸制钱一节。现在工本过多。尚为失算。何以言之。臣闻山西平定州产铁之处。每斤仅需六文。因奉文采办。层层需索。骤长至四十文。彼地煤炭粮食俱贱。不如移局就地开炉。仍以公正大员镇静弹压。铸成后陆续解京。则工本大可减省。他省产铁之所。与西川煤沟间产铁者仿而为之。裨益孔多。若杂项小钱。姑准折三文抵铁钱一文。则私造者亦将无利而自止。正不在严刑峻法以防之也。古云。利不百不变法。前者以当五十以上大钱不便于民。即蒙 皇上虚怀延纳。立为停止。特未深知当十大钱之用。行于南北者实未周也。不便于民而反累民。即官亦受其累也。有尊祖钱之法以胜之。而银不能过昂。大钱不必虚折。私小之钱不必禁毁。一举行而三弊去。百物通。万民悦。在大农及司计诸曹。当亦不坚执前章。而乐为更弦以赞成此举。惟仰冀 圣主持干断。集廷议。布德音。定约法而已。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万一。伏乞 训示施行。

陛见恭纪咸丰七年

吴廷栋

丙辰岁黄河溃决。大名之开东长。被水成灾请赈。奉 旨派臣廷栋稽查赈务。仲冬蒙 恩升授山东藩司。时农部以大钱壅滞不行。归咎直省不疏通行使。奏奉 谕旨饬下直督。自明岁上忙为始。兼收三成大钱。三成钞票。完纳钱粮。合省皆知势不能行。诸多窒碍。因 谕旨严切。有如不奉行。私收实银。以枉法赃论之语。督臣不敢上陈。惧干阻挠之罪。合省人心皇皇。迄无补救善策。廷栋于丁巳仲春 陛见。直督因奉部文疏通大钱之条陈。于现行大钱二成。奏明推广行使三成。临歧谆属廷栋面奏情形。廷栋至京。二十一日进见。 上问赈务及河决情形。一一据实陈奏。二十二日再进见。 上即问直

隶能否行使大钱。对曰。直隶市肆。前曾出示行使大钱二成。今春复推广行使三成。小民谨奉公令。原属行使。其实市中买卖。价值百文之物。因行使大钱二成。即索价百二十文。今行使大钱三成。即索价加三成。暗中折算。除去三成大钱不计。臣不敢一言欺饰。窃谓此虽名为行使。实不得谓为流通。国家立法。必先便于民方可行。必先信于民方能行。现奉  上  谕旨。直隶自今岁上忙为始。钱粮即收三成大钱。三成钞票。是十成实银。已递减去六成。在百姓似宜欢忻鼓舞。急于奉行。乃反怀疑观望。隐生顾虑者。必有所不便不信也。直隶计二百余万钱粮。若收三成大钱。以京钱四串抵银一两。计收二百余万串大钱。民间安能骤得如许大钱。将来私铸必由此充斥。恐诛之不可胜诛。如不收私铸。则可指为阻挠。或折收制钱。又干枉法。奸民得以挟制其上矣。倘谓既收大钱。如部文所言。京中必有商贩。自然疏通。将大钱由京运直。窃谓商贩所图者利耳。今以十文制钱。买一当十大钱。运至直省。仍卖十文制钱。初无利息。空增运费川资。谓自多兴贩。必无是理。设有兴贩。定是私铸。而影射官钱。其弊何可胜言。至各属所收大钱。运交藩库。其运费又将何出。臣驻开州。以一州而论。应收钱粮将及八万。以三成大钱而计。合二万四千两。以四串京钱抵银一两。合九万六千串。每车运大钱六百串。计车一百六十辆。至省十一站。每车四串一站。计一车四十四串。共需七千串有零。此费取之民则为浮收。出自官必无力赔垫。况由藩库支放。又需车费。此亦窒碍难行之一端矣。官民之情如此。上忙钱粮。恐难照常输将。直隶乃畿辅重地。畿辅安静。足以拱卫  京师。前此所收银七票三。支放则银票各半。藩库多此二成实银。方足以供周转。即去岁大赈。及今春展赈。计用实银十九万有零。皆赖此二成实银拨发。否则岂能钞票大钱。分给灾民乎。今年黄河决口未塞。直隶水灾必重。若议赈恤。费将何出。又  上  东西陵差。借资民力。必先由藩司垫发。方不至缓不及事。倘无款可拨。必将预取于民。操切太急。恐抗粮抗差。别滋事端。必所不免。外省情形。各有不同。在因地制宜。酌量办理。督抚大臣。受  上  恩深重。当此经费支绌之时。如大钱可以疏通。岂不尽心筹划。臣非谓大钱必不可行。似宜以大钱为母。以制钱为子。必子母相权。而子多母少。方可渐次通行。尤必禁令画一。不致朝更暮改。庶足取信于民。  上  始而静听。继则连声相应曰。据此。无论官运商运。仍是不行。对曰。若能行。自然流通。不待贩运。情事实是如此。臣不敢一言欺饰。各处行使大钱。城内行使。城外即不能行使。如何得谓流通。今市中但见大钱。不见制钱。小民实是不便。穷民日用零星之物。仅值数文。即物价亦必有奇零。市上只有当十大钱。并无当一制钱。岂非不便。今百物腾踊。实由于此。盖官以一钱为当十。民以当十为一钱。欲救此弊。只有添铸铁制钱。停铸大钱。以平其势。  国家

用钞票大钱。原为每月搭放兵饷起见。惟多搭几成制钱放散。则多一成制钱。自能平一成物价。今户工两部不多铸制钱。臣曾访问其故。据云。工本太费。须两文钱铸一文。似是物料工价底本太贵。臣在直隶。见宝直局所铸铁制钱。虽无大盈余。不至如是之费。国家钱法惟无余利。则私铸不禁而自息。其利权可操之自上。今市上不见制钱。非是无制钱。乃是市侩居奇。银一两换大钱八串。换制钱四串。朝廷多方疏通大钱。立一法即增一弊。皆为市商所假借。以遂其操纵伸缩之计。愈欲重大钱。而大钱愈轻。实由科条太多。朝更夕改。民无适从之故。国家先不自信。何能取信于民。前闻顺天府出示。不准挑剔大钱。奸徒因故持破烂大钱买物。有不收者。即勾通差役。以阻挠大钱向其讹诈。顺天府查知前示生弊。又出示准挑剔破烂大钱不用。遂有借挑剔而不收大钱者。民间遂讹传不行使铁大钱。而铁大钱竟废而不用。此禁令不一之一端也。现在市上并不见有当十铁大钱。则民间不用可知。乃户工二部犹日铸铁大钱何也。国家设法疏通。报捐则收铁大钱二成。今方平泉又全收铁大钱。将来大钱尽归于官。只有搭放兵饷一途。兵持铁大钱无处使用。贫民小贸所得铁大钱亦成弃物。是兵民交困矣。且御史条陈各持一说。固有目击时艰为民生起见者。恐或因皇上意在疏通大钱。揣摩迎合。附和进言。议论纷然。徒足惑人听闻。亦所不免。若因之多立章程。流弊愈甚。即如银票钞票。本系一例颁行。乃无端自分轻重。欲废银票而专用钞票。又准以银票而换钞票。无怪银票日轻也。上问曰。直省物价已腾贵否。对曰。收三成大钱之誉黄初张。物价实已渐长。直省钱粮旧章。似未可轻改。或于三成银票内。有愿交大钱者。当听其便。其零星小户银不成两者。亦听交大钱。似不宜限定成数。致有窒碍。今岁上忙钱粮。若不早定画一章程。必多观望。臣窃谓三成大钱章程。未免操之太急。人见谕旨严切。惧干阻挠之罪。势既难行。必至阳奉阴违。诸弊丛生。皇上问及臣。臣实不敢一字欺蒙。上颌之。臣廷栋退出。嗣至朝房。见大农翁协揆。问及大钱可否流通。谨以所奏对。大农亦以为然。先是户局日铸大钱八成。制钱二成。即因是易为制钱八成。大钱二成。继见少农沈公兆霖。时管理钱法堂。廷栋亦进言如前。少农称快。属廷栋具折上陈。廷栋以现为山东官。皇上问及。故不敢不直陈。究不敢出位具折陈直隶事。少农复亲至寓谆切言之。廷栋谨谢。谓可俟新任直督谭公廷襄奏止之。廷栋复谒枢庭穆公荫。敬述奏对之言。穆公亦击节。谓胸中郁气今为一畅。廷栋因问曰。公既以栋言为然。当日与农部会议时。何不阻止。公曰。诸邸力持此议。余力不能禁耳。廷栋至东省后。即以所奏对寄书直省钱方伯忻和。方伯亦深称之。谓制军将任。可以奏明挽回。后制军陛见。与诸邸会议。遂得停止收三成大钱之议。而民心始靖。足征时政之弊。特患无人上达。今圣主从

善纳言。虽朝议意在必行之法。但能明指其弊。无不立即俯从。而举朝每以诏令已行。遂诿为不能补救何邪。己未仲冬月。臣吴廷栋追忆恭纪。

请罢大钱疏咸丰九年

赵树吉

奏为大钱流弊滋深。请复制钱。以重圜法而苏民困。仰祈 圣鉴事。臣窃见自春入夏。雨泽甚稀。皇上轸念民依。虔申祈祷。近已甘霖渥沛。秋成自可无虞。然而货物倍昂。民生愈蹙。人多歇业。饥莩日增。就中八旗。尤为穷困。其故何哉。盖京师之患。不在偏灾之为害。而在大钱之不便也。溯查军兴以来。添铸当十大钱。原欲于权宜通变之中。仍寓利用便民之意。无如有司过计。规制繁兴。私铸乘之。渐形窒碍。祇以法令明肃。申戒再三。市肆遵行。至今未废。然奸商狙佞。任意低昂。银钱贵贱悬殊。流弊因之日甚。夫钱少则贵多则贱者。古今之通理也。今大钱满京师。而行使不出百里之内。以至每银一两。约易京钱十七八千。商贾贩物以银。出入恐多折耗。增价求利。势有必然。所苦者。小民罄从前十日之资。不能供此时一饱之费。于是纷纷歇业。无以为生。老弱行乞于街衢。壮者窜身于盗贼。至于八旗兵丁。不贾不农。别无生计。一月之入。惟此钱粮。八口嗷嗷。待而举火。今既依官折发。支领所值几何。势不能赡养家人。计惟有束手待尽。其余间冗。力尤不给。骨立黄瘦。十室九同。愁苦之情形。实寻常所未有。尚赖 圣慈矜恤。屡予增加。饭厂展期。不住散放。得以稍谋果腹。旦夕苟延。然实惠岂易均沾。众情未可长恃。求生之心既迫。苟且之念必萌。滋生事端。何所不至。京师为根本重地。岂可不为寒心。臣愚以为大钱不罢则市价不平。市价不平而欲兵民之无困。不可得也。且大钱之不便。人无愚智。皆所共知。而未有为 皇上一言者。徒以经费支绌之际。稍有利益。不容妄议更张耳。臣请以利害衡之。夫所谓利者。不过曰减本损工。可敷支放而已。不知得其利者一而微。受其害者三而大。当十钱六七百始抵制钱一千。然质重者。一文可铸制钱五六。轻者亦可铸四五。利既数倍。人争私销。近闻畿辅风行。率皆自京贩卖。如此不止。将成钱荒。害一。饭厂久行。糜费不少。货物短绌。关税更亏。阳获锱铢之微。阴失倍蓰之利。害二。食用弥艰。盗风日炽。兵无劲旅。人有危心。害三。具此三害。臣见变法本以利国。而反使上下交敝。恐非权宜变通之本意也。伏查咸丰七年。户部于酌改卯额折内奏称。制钱自 国初以来。历年鼓铸。洵为经久不易之常规。虽变通贵乎因时。而成法不容尽废。请仍以一卯铜铸制钱存库。当时计臣此论。具有深意。况今时移势异。流弊丛生。岂宜因循。不思改计。窃谓月铸五卯制钱。辅以宝钞。使支放不至大绌足矣。如此则钱少而贵。诸弊可不除而自去也。

拟请 飭下户工二局。将大钱概行停铸。仍铸制钱。然后涣发德音。与民由旧。其布在民间者。令崇文门各税务及捐铜局得以收纳之。或除正项职官外。专以捐级空衔贡监等项折收。俾定章程以示限制。庶废钱既有所归。亦可藉资熔铸。数月之后。必复旧观。 国计民生。两有裨益。臣尝考于书史。窃见自古圜法。如周景王之宝货。蜀汉之直百。魏之当五百当千。晋之比轮。唐之开通元宝。明洪武之当十当五。虽为制各殊。然行之未几。卒以皆废。乃知大钱法难经久。自昔已然。简册具存。非臣臆说。仰惟 皇上至圣至明。物力之艰。久已上邀 洞鉴。伏读本月二十三日恤兵之 谕。未尝不感激涕零。宋臣苏轼有言。以物与人。物尽而止。以法活人。法行无穷。若今日欲厚民生。其事莫便于此。伏乞 皇上博咨广访。并飭部熟议施行。或别有良法。可以救弊补偏。非臣之愚所能拟议。不胜恳切待命之至。

致王晓林中丞议大钱书

吴文镕

前奉手翰。并大疏稿二件。盥诵数四。无任钦服。此时银钱并用。既多窒碍难行。而坐视不救。势将伊于胡底。舍大钱一法。更无别法。鄙意向以为然。读大着各条。细入无间。其扼要在钱值与铜价相埒。自无私销之患。而一切赋税皆许兼纳。自可逐渐流通。要知铸大钱看似益钱。其实乃益银。盖可以轻钱之赍。即所以济银之穷。虽目前未必即有大效。而由此转关。其功用正无涯也。正未知 廷议若何。至用金代银。尊意不过带笔。闽中却切实发挥。看来金价必与银价相较。恐滞而多窒。且未能多多益善。即姑作罢论。亦无不可也。大钱之妙。妙在但与现钱较量。置银为虚位。仍听其自为消长而潜移默化。可倾其势于不觉。昨 星使汪衡甫先生亦见示大钱议。其议专就京师言。拟法行自近也。此间吴小谷太守亦有大钱说。其中节目。小有参差。而两君大意。则皆与尊见相合。亦可验人心之同矣。未稔何日吉旋节署。辰惟霜信送寒。珍卫自宜。定符颂悃。

请飭各省解钱筹铜规复制钱疏同治六年 户部

窃惟当十大钱之设。原因铜觔缺乏。欲以数文之铜。当十文之用。推行各省。以期变通尽利。乃行之既久。市廛相率折减。每大钱一枚。不独不能当十文之用。并不敷所磨之工本。欲省铜而转以费铜。且小民零星贸易。以钱易银。及以钱购物。均受折减之累。于 国用民生皆有未便。此亟宜停大钱以复制钱也。惟是大钱一项。专行于京城之内。凡商民出京。皆须携带制钱。十余年来。京师制钱。早已搬运殆尽。市间所存。无非大钱。一旦下令更张。大钱既停。制钱无出。民间无钱可使。必致哗然。咸丰年间。停用铁钱之时。前车可鉴。此欲停大钱而不敢骤停者也。臣等审时度势。惟有令外省筹解制钱。汇集于近

京处所。俟制钱充足。然后明定章程。与民更始。庶几不动声色。而旧章可循。前与升任臣部侍郎谭廷襄筹议及此。臣廷襄以曾署湖广总督。得悉湖北盐厘各卡。多系征收制钱。可以酌量提解。至钱质笨重。不便陆运。须用轮船装运。湖北省濒临大江。适为轮船通行之地。当经臣廷襄函询该省督抚。旋据函覆。事属可行。特湖北一省。现钱有限。必须临海临江各省。通力合作。方能收众擎易举之效。查江西江苏浙江广东。厘金皆旺。海舶可通。现时各该省督抚。均系认真办事公忠体国之臣。虽未经臣等逐一函商。定能顾全大局。与湖北省一律设筹提解。拟即令该五省各于盐卡厘卡收款内。每年酌提制钱三十万串。五省共一百五十万串。用轮船装运天津。由三口通商大臣择地严密收存。听候提用。各该省酌提钱文。悉准按照银价。画抵应解京饷。其制钱一千合银若干。各省运脚需银若干。即由各该督抚迅速议定。奏明办理。至所提之钱。务须年清年款。以两年为限。后不再提。惟是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国家规复制钱之举。设事机未成。而中外传播。窃恐京师商民疑阻。所系匪轻。臣等此次将办理缘由。密折陈明。嗣后臣部催提外省报解一切奏咨文移。悉将此项提解钱文名为天津练饷。于圆法概弗之及。庶无不密害成之弊。相应请旨飭下两湖两江闽浙两广各总督。湖北江西江苏浙江广东各巡抚。迅速认真筹办。此系臣等广为谘访。确凿可行。且所提钱款。准其照价画抵京饷。更不得以饷需支绌为词。稍有短解。该督抚等务宜如数解交。幸勿空言搪塞。是为至要。说者谓外省制钱随收随放。总稽其数则有余。确考其钱则不足。一旦酌提运津。外间不敷周转。钱价必致腾贵。然一省之钱。仅提三十万串。何至遽有妨碍。且外省例得设局铸钱。以济民用。军兴以来。不暇及此。若日久废弛。钱无来源。即不令提解。亦必有钱贵之患。查湖北施宜等处。多有铜矿。久经封闭。其苗必旺。屡议开采。皆恐奸民溷迹。遂致因噎废食。货弃于地。殊为可惜。应令该督抚赶紧飭属招商试办。酌抽矿税。试行有效。即筹划款项。收买商铜。以裕鼓铸。其应如何妥议章程。并多派官兵巡察之处。该督抚等务即奏明举行。又红铜条铜等项。濒海商贾。曾有贩运售卖者。近因经费支绌。久经停买。其应如何招商贩运加价收买之处。应一并令各该督抚三口通商大臣妥速奏明办理。所得铜觔。如何画分成数解京应用。及随地鼓铸。应俟外省奏报到日。由臣部体察情形。分别核覆。行令照办。臣等为规复制钱起见。是否有当。理合恭折密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

#### 筹议仿铸回钱疏

陕西巡抚李星沅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四年正月初九日。奉 上谕。回疆所用当五当十普尔钱文行使多年颇称便利因思陕西甘肃二省相距非远地方情形大略相

同当可仿照铸行疏通圜法着富呢扬阿李星沅体察情形妥议章程具奏总期利用便民流通无滞毋以事属创始稍存畏难之见率以格碍难行一奏了事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遵即恭录移咨督臣富呢扬阿函商定义。一面督饬司道先就陕西情形详加体察。经臣附片奏明在案。伏查回疆南八城。自乾隆年间。在阿克苏地方开采铜觔。设局鼓铸钱文。搭放兵饷。始定以一当五之制。其先本无民户。亦无内地制钱也。道光八年。复增铸当十钱。按银一两。折钱一百十文。至今与当五钱相间行用。惟至喀喇沙尔连界之吐鲁番而止。自吐鲁番以及哈密乌鲁木齐巴里坤古城伊犁等处。皆遵内地钱法。向不用普尔钱。伊犁间有红钱。亦系该夷另式。与普尔钱不类。计陕西省城。距不行普尔钱之吐鲁番五千四百六十余里。距行使普尔钱之喀喇沙尔六千一百七十余里。地方既不相近。情形即不相同。钱法守之官吏。而行之市廛。陕省懋迁有无。货贩四达。如甘省新疆各路。熙来攘往。实繁有徒。概以制钱交易。绝无轻重掺杂。有自回疆携归普尔钱者。或遂传为珍异。盖商民所不习见也。今若以不习见之钱。遽令陕省试行。而回疆较近之区。未先行使。则疏销易窒。而推广易穷。商民狃于故常。其信从必不坚。其流转必不速。虽肫切开导。明立章程。究恐阳奉阴违。终无实济。再四筹划。创始良难。兹据甘肃议以先将去路能否疏通。详加考订。诚使由外而内。不难由陇而关。庶几一气呵成。事无格碍。业经督臣奏请 飭下新疆各城将军都统参赞大臣等一律体察。如果口外均能行使。则口内亦可议行。甘省向无钱局。自应由宝陕局定额鼓铸。臣现将铸钱式样工本多寡敛散机宜。督同司道从容悉心酌核。以期勉副 圣主利用便民之至意。所有遵 旨体察情形。理合据实覆奏。伏乞 皇上圣鉴训示。

请改铸铁钱疏咸丰四年

福建巡抚吕佺孙

窃照闽省宝福局。前因银贵钱贱有亏成本。于道光四年奏明停炉。直至道光三十年始行启铸。平时商民交易现钱。与钱票并用。是以停铸多年。从无缺钱之虑。上年因匪徒滋事。居民咸有戒心。凡平时收藏钱票之家。无不支取现钱。以致钱票骤形阻滞。现钱因而缺乏。当经督臣王懿德奏准添炉鼓铸当百以下大钱。与制钱相辅而行。藉资周转。无如局中存铜本已无多。自添铸大钱以来。现存更属有限。虽令收买民间废铜。而为数寥寥。无益于事。闽省又地不产铜。若俟委员赴滇采办。非特程途遥远。缓难济急。且值库款支绌之际。铜本亦属无资。臣自八月抵任以后。目击情形。万分焦灼。窃思连年鼓铸。现钱必日见其多。何至转形缺少。细加采访。始知民间本系收藏钱票。自上年钱铺连日倒闭。小民因之受累。虽现设永丰官局。钱票照旧通行。而无知乡愚。不免因噎废食。每将制钱掘土掩埋。为日久存储之计。是以市肆现钱。仍复不能充足



。甚有奸徒藉钱缺私铸小钱。搀和行使。虽经随时飭县获犯究办。而小钱禁令既严。制钱短少更甚。实于 国计民生。大有关系。且自开设永丰官局以来。一切兵饷军需。无款可放。陆续提用银钱各票。已至六十余万之多。急宜赶铸钱文。以应持票支取之用。臣仰荷 天恩。畀以封圻重任。日与督臣熟筹良策。以冀补救。伏查铁钱之制。始于梁。盛于宋。行之蜀郡最久。臣前在四川臬司任内。曾见南宋时所铸铁钱。字画分明。轮廓肉好。至今尚属完善。因念闽省本为产铁之区。采购甚易。铁价不及铜价十分之五。成本又轻。虽生铁性滞质粗。果能提炼精纯。亦可经久不坏。而制钱为民间日用所需。时时在手盘用。自无锈蚀之虞。且可杜乡民埋藏之陋习。上年部议改铸铁钱。督臣王懿德因铁之为物。不及铜之贵重。窃恐民间轻视。私铸日增。物价骤长。且祇知前代有铁钱名目。而不知铁钱果能流传经久。是以附片奏请停铸。兹经臣详细讨论。亦以铁钱为利甚溥。与闽省尤属相宜。实目前裕 国便民良法。亟宜变通改铸。不敢以具奏在先。稍存回护。与臣意见相同。惟铁钱工价本轻。易启奸徒私铸之弊。现议将分两酌量加重。定以每钱一枚计重一钱六分。格外加工磨炼。使奸民无利可图。私铸可期渐绝。且工倍于本。亦不致有销毁之虑。况现在京城铸用铁钱。通行无碍。闽省自可照办。应请仍照部臣原议。鼓铸铁钱以充民用。臣现飭宝福局试行铸造。谨将样钱交军机处。先行代呈。一面将旧收四炉。概令按卯鼓铸铁钱。其当百以下大钱。仍于新添两炉一同鼓铸。以示宝贵而免偏绌。所有改铸铁钱工本银数章程。容再开明另行奏报。臣仍督飭局员认真经理。俾可行诸久远。倘稍有窒碍。即当据实奏请停铸。不敢意存固执。兹据藩臬两司暨督粮盐两道会详前来。除咨户部查照外。谨会同闽浙总督臣王懿德恭折具奏。伏乞 皇上圣鉴训示。

### 平定州专用铁钱流弊议

黄辅辰

晋省平定州设立户部宝泉分局。原系移炉就铁。铸钱运京。以济铜钱之乏。继因钱质过低。复令就地营销。除工本外。将每岁余息解部。咸丰七年。据分局咨称。每年铸钱十九万余串。平定一州。难于营销。请各府州县一律行使铁钱。不分成数。当体察輿情。碍难更变。咨部在案。本年添设三炉。铸钱愈增。十月间。平定绅民呈请渐次搭用铜制钱。由院批飭在案。而分局部员。总以阻遏为辞。查晋省铁钱难于畅行。实因各镇集铜币尚敷周转。民间行使。不愿更张。咸丰五年。奉准部咨。行令搭放铁钱。当经王抚宪率属捐资。于省城试铸铁钱。复经分局陆续解到铁制钱二万串。由省城试行搭放一成。当时民间虽无阻挠。而行使究多勉强。至省城数十里外。商民仍不收用。是以分局解到之铁钱。一年有余始能放完。而省城试铸之铁钱。则始终未能搭放。若布为号令。

以数十万铁钱向各州县市易。必至高银价。贻误钱粮正供。此晋省铁钱碍难通行曾经咨部之情形也。嗣后平定寿阳盂县等处。因铁钱时价。较铜钱甚贱。商民惑于小利。凡以银易钱者。均取铁而弃铜。奸商更将铜钱藏匿。凡客商过往。有易铜钱者。得借此以居奇。因是铜钱日少。铁钱日增。而银价日贵矣。据分局前咨每岁铸铁钱十九万余串之多。即使此外无分文私铸。营销已属不易。况复增炉鼓铸。有加无已。直豫两省。以为平定铁钱畅行。纷纷载运入境。铁钱愈多而愈滞。银铜遂日少而日昂。小民逐末。所得铁钱不足偿本。则百物腾贵。贫民无以聊生。必然之势也。查从前试行铁钱。原未禁用铜钱。现以银价日昂。民间仍请铜铁并行。不过欲借铜钱以减银价。并非弃铁钱而不用。实因专用铁钱。则无从得钱。而生计日蹙。此又民间呈请铜铁并用之实在情形也。查分局所重惟在余息易银。计每岁解部。从前不过三万余两。而铸钱则无有限制。将欲行布于通省。则征收钱粮。必至铁多铜少。难于易银批解。近年以来。平定州征解钱粮。诸多窒碍。固分局所目睹。晋省钱粮。为数甚巨。奉拨京协各饷。全赖丁粮接济。稍有迟滞。贻误匪轻。以数万两之余息。致碍数百万之正供。利害相悬。固属不值。若止平定行使。则一州之用银有限。而分局之铸钱无穷。银竭害生。即欲严法重刑。勉强行使。其势有所不能。在分局之意。以为不费帑金。坐获余息。岂知利害相因。利所在则众争趋之。害将至则众争避之。争趋之而利固难久。争避之而害更可虞。且平定辖境。皆在万山之中。平时稽查巡防。已属不易。自设炉以后。匠作夫役。并挖铁运铁。及外来趁利各项人等。日聚日多。难免匪徒混迹其间。久则易聚难散。是岁出之利甚微。而流贻之害甚大。此更不可不虑也。

## 卷六十 户政三十二钱币下

### 前因时论十四钞法

吴铤

前代未有以银为币。而患钱之重。乃立钞法以济钱之穷。后世以银为币。则钞法固可以不行。然银之壅滞而不行也。必思所以调剂之。则钞法尤在所急。倪公元璐掌户部。议欲行之。盖所以济银之穷也。自银与钱并用。流通百货。非是不足以交易。则用之者既多。而物力有时而穷。开采亦难为力。上与下皆患钱币之乏。儻焉如不终日。此钞法所以不可不行也。宋人谓无钱为本不可以空文行。则钞法固与钱为权。至以银为币。轻而易致。以流通百货。然至不充于用。亦可以与银为权。洪武时行钞法。禁民间行使金银。以奸恶论。卒不能行。前人遂谓钞法与银。势不两行。不知银之穷也。不得不藉乎钞法以行。此固权宜之术。可以救一时之弊也。历观前代交钞之弊。在官利于用大钞。而大钞

出多。民益见轻。在私利于用小钞。而小钞入多。国亦无补。其道在于收之而已。宋孝宗时颁楮币。常通而不塞。重而不轻。盖楮之为物。多则贱。少则贵。俟其贱则从而收之。何忧不贵。后世利于放不利于收。遂至壅塞而不行。虽有充赏之格。奸恶之条。终无益也。昔人有鉴于此。尝谓印造交钞不过万锭。宜仿此制而变通之。示以定限。自可无放而不收之弊。又钞法之行。易滋伪物。当宽假工程。务极精致。使人不能为伪。不若以绫为之。金时尝有绫印钞。此制似为可行。若厚为之赏。厉为之防。岂能禁其为伪哉。至于毁败昏烂。则宜收而倒换之。各如其值。不得轩轻。此固济乎银与钱之穷而为之调剂者也。吾故曰权宜之术。可以救一时之弊者是也。

### 银币论上

缪梓

今之官民交困。上下隐忧。而未知所变计者。银币是也。古币未尝有银。汉武帝始造白金。亦格不行。自汉迄唐。率以钱绢为币。银特交广用之耳。至宋景佑间。诏诸路岁输缗钱。福建二广易以银。于是以银代钱。金铸承安宝货。公私同见钱用。于是始上下通用银。洪武八年。禁民不得以金银为货。既而许民以银钞钱绢代输租税。正统二年。又命两广福建当输南京税粮。悉纳白金。浸淫至今。凡地丁税课。非白金不得输矣。所以然者。中上不甚产银。间有可采。得之亦少。故唐以前不为用。汉唐以来。海禁益开。番舶至。银渐充于中国。而其为物也。藏之无腐烂之虞。携之省转运之费。故日用而日广。上之人不能夺。因而利道之势使然也。第古者取民之制。粟米取诸稼。布缕取诸蚕。皆民所自办。汉乃有口算钱。唐杨炎变租庸调为两税。又悉纳以钱。有明复以银。则既使民持其粟米布缕。折直以取钱。又使民持其钱。折直以取银。而东南州县民之持钱求银而不可得者十八九。舍其家之所有。责其家之所无。舍其市之所有。责其市之所无。其亦戾于情矣。然而行之数百年而不为患者。番舶之银踵至。而官吏为之通融其出纳也。今番舶与昔异。昔以银易货。今以货易银。岁出数千万计。一二十年间。银之出不可胜数。方如尾闾之泄而靡有底止。银日益少。价日益昂。天下日益病。赋重病农。课重病商。折纳之赔垫病官。度支之短绌病国。事非恒经。患有远近。而卒于不免。用银之弊。乃见今日。于是深思之士。咨嗟太息。谋所以救之。或曰。定银价。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例固有定价矣。今之价视例价倍。而犹将不足。即一再定之。与向所定何异。或曰。改用钱。钱之质重百于银。转运之费亦百于银。以何款筹之。或曰。铸大钱。现行之钱去铜铅本及炉火工用。赢息甚微。故私铸少。若铸当十当百之钱。赢息必倍。奸铸生。刑祸莫避。真伪猥杂。钱法必阻。行不能远。或曰。复货贝。贝之不为货也。数千百年于兹矣。一旦复之。遽难适用。汉贝货五

品。大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为一朋。朋直二百一十六。壮贝三寸六分以上者二枚为一朋。朋直五十。么贝二寸四分以上二枚为一朋。朋直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为朋。率枚直钱三。今市肆贝少而直重。即复之。果可以补银之不足耶。或曰。开银矿以浚财源。使游民藉以为生。亦不至流为盗贼。其说似也。顾生齿繁矣。游民众矣。矿多银旺。人饫所求。则无虑。矿少银衰。人不易散。则滋扰。闻安南银场深广数尺。直税银六百两。而西域孛露国金加西腊国场有四坑。十税其一。每七日得课银三万两。考前史所载坑冶之课。为数无几。恐内地产银本不甚旺也。或曰。酌银折之中。出纳悉准以钱。增放数而益收数。则病可稍纾。其说似而未尽也。地丁虽可支放。而久行条鞭。难以议折。盐关虽可折收。而向系拨解。无从支放。营伍减给。终不免削之虞。河工放钱。亦宜筹转输之费。况总计可折之银。约不过数百万。岁出以数千万。救弊未能胜弊也。凡此数者。利弊相淆。利不胜弊。是以谋夫孔多。瞻顾彷徨而莫能决。虽然。天下固无无弊之利也。善为法者究利弊之源。使其利足以胜弊。而不还受其弊。故法立而弊去。弊去而利存。譬之人身。当其无疾之时。则饵参朮以颐性葆神。至于疾作。则不能不以疏快之剂。佐醇厚之品。治生无常药。能愈病者为良药。治世无常法。能祛弊者为良法。今之弊在用银。可以胜银之弊者惟钱。而钱苦其重滞而难行。可以疏通钱法者惟钞。窃意当今之务。在易银以钱而济钱以钞。自古币法迭更。钱则始于太昊。代无废兴。固古今之恒币也。宋以前珠玉金宝贝谷米绢布辅钱而行。明世又令民得以钞绢输租税。今国赋民用惟银与钱。银又将替。钱用益多。宋时蜀人以铁钱重私为券。谓之交子。遂置交子务于益州。而禁民私造。绍兴中。因婺州屯驻有司请桩办合用钱。而钱重难收。乃诏户部造见钱关子。此钞之始事。而以钞济钱之明证。今京师皆用钱帖。其余各省往往而是。奸贾藉以牟利。甚者弃业而遁。远省厚赆。或为会票。酬以重息。何如易以官钞之为得也。议者谓钞之弊见于前事。故辙不可复循也。夫所谓钞之弊。徒见金元之季。钞法之坏而云尔。而亦思其坏之所由安在乎。钞法之坏有三。曰滥。曰琐。曰数变。以楮为缙。出之甚易。出之易。故日多。多则轻。轻则阻。善夫耶律楚材之为元世祖之言也。曰。金有司以出钞为利。收钞为讳。至以万贯易一饼。今印造交钞。宜以万锭为式。故金之钞。至以万贯易一饼。元世祖修而行之。则无是。至其中叶。出钞寔多。每岁施僧至二千余万贯。则钞法又坏。此滥之弊也。元钞自五十至一贯为十一等。夫钞以济钱。今自五十为等。是使贩夫贩妇。惟知用楮。天下遂无钱矣。钞法一坏。财必大绌。此琐之弊也。钞法必信。乃可久行。以钞法之坏。不深惟其失。而更易新钞。又以新钞抑旧钞。号令反复。民听疑惑。新旧相积。钞法愈阻。此屡变之弊也。知其弊而后可以议钞。知其弊而后可以用钞。且吾所谓钞。

金元之钞也。吾之所以行钞。非金元之所以行钞也。金元废钱而用钞。吾用钞而济钱。金元之钞。以钞代币。吾之钞。以钞权币。自一贯至百贯别为等。一贯而下皆用钱。一贯而上许用钞。印于部。颁于司。转于州县。给于市贾。市贾转于民间。凡地丁课税。由部定则。但以钱纳。银听民便不为 国宝。其价必平。转拨之款。或钱或钞。或由官易银。随时酌定。钱钞互行。盖有六便。地丁课税。得以骤减。商民欢忭。一便也。催科弗扰。官民相安。于地方公事大有裨益。二便也。踊跃输将。野无逋负。度支恒充。三便也。酌造若干贯以当课税。复酌造若干贯以资贸易。可为 国家赢一二岁之储。四便也。银色有高下。平有赢绌。蠹吏丛生。今易以钞。一切可绝。火耗之名。从此遂杜。五便也。中土既自为币。岛夷无所居奇。而亦以破其狡狴之私。六便也。惟虑钱或未敷。益宜增卯鼓铸。以实钞本。钞轻则放钱而纳钞。钞重则给钞而贮钱。毋滥。毋琐。毋屡变。轻重相资。虚实相用。民力以纾。 国计攸赖。否则因循坐视。不究利弊之源。好高论而无成效。且不独受财之弊。而上下之忧。何时而解也。

### 银币论下

缪梓

治今日之弊。莫若以钱易银。以钞济钱。而议者辄相顾有难色。何也。未银之深害故也。东南为财赋所出。地丁征钱解银。自银价日增。其征足敷解者十之一二。余则征十解九。或解七八。现计上库银一两。值钱二千一百文。加耗五分七分九分不等。以七分为率又加部平饭食倾工敲规歇家等银五分。人夫拨运书役纸张司书册费约七分。共加银一钱九分。每上兑银一两。合钱二千五百文有奇。收纳钱粮。自一千七百文至二千四五百文不等。其纳钱二千五百文者。足敷兑解。余则递减。若征钱千七百文。仅敷解上兑银七钱而已。漕运白粮余米行月。向多折给于旗丁。而折价则以银与番钱为旧数之准。大约向之折钱一贯者。今则二贯有奇。向之折钱五万贯者。今则十万有奇。嘉兴白粮折色五万元。向止用钱四万贯。今八万贯。银款称是。此溢出于帮费之外。议漕而未之及者。然而漕运未尝误。奏销未尝缺。则以卯年补寅年也。以下忙赶上忙也。以杂款凑正款也。提地丁以办漕。复提漕以办地丁也。辗转相挪。积挪成亏。数年以后。挪无可挪。而漕粮将有不能起运之忧。地丁将有不及奏销之患。虽有智者不能为谋。时事至此。得不为廩廩乎。然而银价之踊方未已。欲拯弊必改制。银之为币积重。必有以大胜之而获济。是故。以钱为之经。以钞为之权。钞之便足以疏钱之滞。助钱之乏。虽虞后日之流弊。实济今日之积弊。况后日之弊可以早计而预弭。此亦穷变通久之一效也。嗟乎。东南民力竭矣。吏治弛矣。民力之竭。科则重而银价昂也。吏治之弛。催科扰也。诚使地丁各款。

酌取部定贯五之银价。概行折纳。耗羨视之。官吏无所借口以苛索于民。民亦不貽官吏以赔垫之累。合正与耗。尚不及今日民间完纳最短之数。轻租减赋。率土称仁。厚民生。培 国本。巩亿万年之基业。必由于此。或曰。如营伍觖望何。曰。银钱并收。而给兵以钱。银数赢而钱数绌。不能无克削之嫌。若概折以钱。征民之数。即给兵之数。其何辞焉。所难者。京河拨饷。各省协济。转运之费。无可筹措。不参以钞币。则钱币易阻。或曰。唐宋以前。率用钱绢。钞法未兴。何以不虑转运。曰。唐宋以前役于民。节级委输。民劳而国不费。宋时东南雇役。民钱官雇。自后雇役之钱。不知何时摊入地丁。而役无存矣。今官物自运。例给无几。津于州县。科于牙埠。银饷易致。尚形困惫。一易以钱。舟车人夫。有过百倍。何从措办。若按征银。量加解费。即合征耗。仍属轻减。似为可行。惟 国赋有常。不宜增设条目。条目既增。不能复去寢寻融并。遂归正额。苏轼言。杨炎改租庸调为两税。租调与庸。两税既兼之矣。今两税如故。奈何复欲取庸。其说正与此合。又况数世以后。湮事易。如漕运中轻赍赠截灰石席片浅船杠具永福丁沽杨柳青各款。皆当日改兑贴军之帮费。今各款具存。若不知其所由然。而帮费别出矣。今之耗羨。即从前之平余。州县资以办公。雍正年间。耗羨归公。本议留存司库。充地方公用。不入部拨。今随正批解矣。解费一增。何以异此。钞币虽后世之法。然用以济钱。不为正币。收其益不被其害。非夫为加赋作俑者比也。大抵治天下以法。当使法听于人。不可人听于法。法听于人。法敝则变。人听于法。法穷而自裂。而后为之计。则受法之弊深矣。譬之于河。禹之治河也。凿龙门而导之平陆。疏九河而注之海。河听于人者也。后世河欲东则决而东。而治河者因堤之于东。河欲南则决而南。而治河者因障之于南。虽若因利乘便。而其坏城郭湮庐舍者。已不知其几。人听于河者也。此古今之异也。

### 钱币议一

陆黻恩

窃以今日之患在民贫。民贫而 国不病。犹可言也。 国病而官不病。犹可说也。今则国病而官亦与之俱病。病何在。曰在银贵。即以常郡论之。往余幼时。每银一两。易钱一千数十文。而钱粮折价。在一千五百以上赢五百有奇。而官以有余。民亦不至大困。今时银每两易钱一千五六百文。而钱粮折价顿长至二千二百。而民不堪命矣。以今市价较之。折价赢已至六七百。宜乎官之绰有余裕。而亦不见其赢。甚且至赔累者。则以委催之络绎。供亿之纷烦。摊捐之累积。今且数倍于昔。而官病。民病则赋逋。官病则帑亏。而 国亦因受其病矣。夫钱粮之额征犹是也。在 国无加赋之名。在民有加赋之实。以予所闻三十年之间。而折价已加至三分之一。更数十年。其加者又不知几何。哀此小民

。何堪此重困乎。且今洋禁大开。漏卮日甚。毋论以鸦片易银。即以番饼论。重仅七钱。而易银则准以九钱。彼已坐获二钱之赢。番饼愈多。纹银愈少。浸假而以烟易番饼。则番饼之在中国者亦少。中国之产银几何。其堪此髓之吸而血之吮乎。及今不为之变计。虽有智者无以善其后。然则变之将奈何。曰。以钱济银之穷。以钞币济钱之穷。以当十当百钱济钞币之穷。

### 钱币议二

陆黻恩

尝见 国初之制。每银一两。准钱一贯。而近时市价。则赢至五六七百不等。若准 国初之制。则大利于民。而于 国计不无有亏。今酌为中制。每钱粮一两。额征一千五百文。即着为科则。不得增亦不必减。而官司之俸廉。吏役之辛工。兵丁之饷草。准是。以此入亦以此出。着令户工二部。每年铸造钱钞若干万贯。贮于盐关司各库。其经票各商及榷税者。输钱易钞以充课。州县地丁。除存留支销外。凡起解钱若干。皆倒钞以纳司库。藩司则核计俸工薪饷。将钱钞均搭支放。行之有年。钞之散于民者已多。则着令凡输于官者悉用钞。奇零小户。则以钱足之。州县则全以钞起解。藩司则酌其盈虚而调剂之。或钱四钞六。或钱三钞七。时其出纳而支放焉。十年后。则以旧钞汇缴内部。倒换新钞。如甲子年。则缴销甲寅年之钞。他年亦如之。新旧倒换之际。概不短折。又令内部铸当十当百钱。以便民用。其银之在民者。听民之自为交易。其价之长落亦听之。特不得以输 国课。违者官吏概置重典。民以违制论毋赦。行之十年。上下交孚。 国用大裕。贮于不涸之府。藏于不竭之源。河工水利于是乎兴。军需餽饷于是乎出。灾伤振恤于是乎施。洋舶漏卮于是乎塞。如是而国不足民不富官不裕者。未之有也。

### 钱币议三

陆黻恩

或曰。叔季民讹。诱张为幻。今制钱则有私铸私销之弊。银则有夹铜灌铅之弊。即番饼亦有苏板锡板之弊。防之不胜防。今若以盈尺之纸。准钱一贯。利之所在。民鹜趋之。将求利而利不可得。而弊且百出也。余曰。是固不能无弊。在立法以防之。又在得其人以维持其法。法立而诛必。则前明洪武伪造之律可遵也。且钱有私铸私销之弊。不闻因是以废钱。银有夹铜灌铅之弊。不闻因是以废银。即番饼有苏板锡板之弊。亦不闻因是以废番饼。而子独疑于钞。是因噎而废食也。而可乎。或又曰。钞之制。仿于唐之飞钱。宋之交子会子。元则终其代行之。及其末也。不胜其弊。前明及 国初皆行之。未几而旋罢。使其行之无弊。固应至今不废矣。苟非大不便于民。前之人曷为罢之。君子之兴利也。以为民也。苟民以为病。虽利于国。犹将罢之。矧民病而国未有不病者乎

。余曰。是固行之者之过。前明行宝钞法。每一贯准钱一千银一两。行之未几。渐轻渐减。其后一贯之钞。不足抵数文数厘之用。未几而罢。新陈出入之间。动多抑勒。是以累朝数百年之利。而终莫能守。职此之故。今断以十年。则字迹不至磨灭也。倒换之际。严禁短折。其已满十年而未及缴者。听民之自为行用。特入于官者销之。铸造之费。宽给工价。则其弊自绝矣。然自来议者亦知虑此。而弊终莫之能绝者。则以朝廷之不信故也。朝廷之不信。由于言利之臣。徒知新钞之不行。而痛抑旧钞以增重新钞。殊不知旧钞不重。则新钞亦不可得而重也。今诚鉴于此弊。而行之以信。厉之以诚。断之以果。虽不能竟杜伪造之弊。然伪者且侥幸得行。则真者固已流行无滞矣。

#### 钱币议四

陆黻恩

或曰。今富民大贾。挟银积以权轻重而操其奇赢。一旦钞币得行。是夺其所恃也。吾见上下交征利而民以不安。则何如仍旧贯也乎。余曰。是故不禁其交易也。银之在民也。其出入也听之。其赢缩也听之。特地丁不以为科则。盐关不以为额课耳。且钞之输于官者一。银之流于民者十。民固无不便。行之既久。则民自耳目改观。思虑变易。将转其爱纹银番饼之心。易而爱钱钞。如是者又有年。民将唯钞之行。其视纹银番饼。不过如金玉珠玑充耳目玩好之具。其以为货者几希矣。夫银之为物。寒不可衣。饥不可食。然而民贵之者。以上敛之故耳。其于钞也亦若是焉耳。且吾尝征之市价矣。平时易银。每两不过十四百数十文。及至钱粮起解时。骤昂至一二百文不等。然则银之贵也。非自贵也。官使之贵也。官诚不使之贵。则银固无从而贵矣。按明洪武八年。禁民不得以金银为货交易。违者治其罪。有告发者。以其物给之。立法若是之严也。而民不从者。以其不便也。民有金银。民自交易。而上以一切之法绳之。此必不得之数矣。则何如以渐制之。使迟之久而应。迟之又久而后应乎。桴亭陆氏曰。欲行楮币之法。须如唐飞钱之制。其说令布政司或大府立银券司。朝廷发官本造号券。令客商纳银取券。合券取银。出入之间。量取路费微息。如其说。是犹以银为货也。以银为货则银重。银重则钱轻。且客商之信朝廷也每不如信银号。果尔。则银券亦有所不行者矣。然则邱秀瑞铜钞之说不可乎。曰。是固有当十当百之钱在。无须乎钞也。如虑其用劳易敝。质薄难全。则必仿高丽茧纸法。务令精密坚致。不易作伪。且以定十年更换。亦不至断烂而易敝也已。吾尝见洪武宝钞。至今多有存者。字迹尚明划。印文宛然。安在其易坏而难辨也哉。至其数必以一贯为断。通行一品。庶不以多而易淆。若如王亮生钱币刍言。则自一贯至千贯。品式多端。愈难照验。则断乎不可行也。

云间姜子筱湄曰。造钞之法。当用丝织就。如金陵之线法。一面本色。一面



浅蓝色。中以黑色丝织就直若干。或一千。或一两。上盖用户部印。其本色一面。用黑笔填写年号。又一行。填某省钞若干号。上盖藩司印。其四面边皆织就。印外四边。仅空工部营造尺之三分。以便填写别项字样如是。则伪造较为不易又胜于纸钞之易于湮烂。又云。纸钞之说。嘉庆初年。法时帆上言及之。颇逢 上怒。似以 国家有讖记不得行用楮钱耳。王亮生之书刊出。林中丞曾欲访按之。以陈怡二公力劝之始罢。此所以变纸而以丝织之说也。

### 行钞引议

杨象济

钞有十不可行。而今国计日绌。议及于此。亦事势之不得不然。然废钞不行。而所以筹裕财之计者。岂无道哉。何谓十不可行。钞者纸而已矣。畏水。一也。畏火。二也。行于海内。不能行于海外。三也。使民以银买钞。是所重在银。民知上重在银。谁以有用之财。易此无用之纸。四也。上既行钞。必禁民之用银。民不乐从。则必私相行用。不肖官吏从而督责之。则富民必大累。富室不安。而人心不足恃矣。五也。唐宋所云交子会子飞钱。即今之会票。以票可易钱。且有轻资之乐。故以为便。今所谓钞者。有纸而不能易钱。谁欲得之。六也。金银之物。尚可伪造。自行钞引。私造尤多。不若金银之易辨。一旦受欺。无异被。即使立法以纠之。而大利所在。迄不能止。七不可也。今所以必欲行钞者。以银之日少也。不知两间之银。止有此数。不在上则在下。今上既银匱而用钞。是欲取偿于下。不知今日之银在百姓者。亦日见其尽。鸦片漏银。入海不反。徒取其将尽者以拥于上。必使民间无银而后已。而狡诈之夷虏。反将挟银以诱我民。此不测之害。非可以一端计者。八不可也。汉人以鹿皮为币直四十万。又造白金三品。皆武帝穷兵极欲以致。民穷财匱。出此下策。其时盗贼充斥。乃使暴胜之绣衣持斧见得即斩。终不能安。使非轮台之悔。则天下事固未可知。然汉用财重穀帛。又有贝币钱三者相权。不专取于银。今上下使用惟银。是以银日不足。今复严法以括之。则人心必大恐。而私相交易。银益贵而不复通行。利未见而害已乘。九不可也。国家经费。岂止一端。今既行钞。百官之薪俸。各省之兵饷。皆以此代。立法一定。谁敢违之。得之而不能易钱。穷乏必甚。穷于上而剥于下。官府之贪脏。胥吏之弄法。将有不止如近日者。如得其情宜哀矜而勿喜。悉惩以法。恐不可以胜诛。十不可也。

然而欲纾今日之急。舍此之外。有三策焉。一曰州县之赋入宜变更也。两税征钱。已属唐之弊法。更易以银。于是火耗之说起。国家得其一。州县得其二三。近时顾炎武痛切言之。欲令天下征税。皆如德州之钱。使贪吏不能隐累累之脏。今即不能尽其说。然除解京银两外。其存库解司各项。悉易以钱。民间完税。银钱各半。则二者持平。天下常余一半之银。而火耗之累亦免。公私交利

。无踰于此。况银七钱三。本朝定制。但官吏苦于火耗。不遵循耳。二曰市肆之销金宜严禁也。百物权衡。皆倚银为上下。而足以制其轻重者。钱之外惟金。昔之巨室。银钱外必藏金器。或为妇人首饰。或为玩好之具。虽曰华靡。然一旦有急。即可变价。乃自有销而金日少。银日贵。故金虽非粟帛可比。而言今日之势。则金以为民之命。天下每年销金不知几十万。是岂不可以已者。前广西巡抚郑祖琛曾议及此。未得通行。然近日财匱如此。则此事切宜申禁以塞漏卮。一曰钱法之轻重宜通融也。今天下通行钱。公私各半。私铸利多。而官钱费大。昔巡抚乔光烈疏禁私销云。钱不得过重。则毁钱者不得利。诚铜贵之证。然与其贱钱而绝毁铜。何如贵钱而铜自不毁。古人用大钱。有当五十当百者。诚太重。若稍变其法。更铸当十当五者。与今钱并行。钱贵而奸人不得牟利。私销自绝。道光初年。抚臣梁章巨请铸大钱。时未能行。然此行之而利实大。当五之钱。不过三钱之费。当十之钱不过五钱之费。是得当十钱五万贯。可作十万贯用。国家常有一倍之利。钱不过重。人必乐从。且可减运铜之数。以苏滇省之民。许民开采。以广鼓铸之用。此一举而数美立见。正不必筹难行之钞也。其它敦本之道。如汰僧道。兴屯田。核旗粮。除种烟。绝烧酒。正衣服。裁优倡。纠赌博。废寺院。革斋醮。定六礼之制。去神像之设。断出洋之米。举恤农之政。此皆为治之本。又非止于富国而已也。

### 拟富国富民策上

王鏊

所恶于言利者。为其剥民以益上也。苟言利而无害于民。且大益于民。此即所谓以义为利。而古圣人裁成辅相之道。万世所不能废者矣。今钞法欲造百万即百万。欲造千万即千万。其为富国。固不待言。至于富民。则有数端。方今民间困苦。一患于银价之昂。鸦片既行。银出洋而日少。则银贵而商农皆病。一行钞而银价必贱矣。二患于洋钱之用。钱庄缘以为奸。其价低昂不定。而受其折阅者常多。一行钞而洋钱必废矣。三患于钱法之坏。制钱滥恶。所谓官板私铸。民不宝贵。而民间私铸小钱。又搀入之。市用为难。行钞则有资本。可以不惜铜。不爱工。而钱法精矣。四患于钱票之用。但知目前之便。而一经亏空。消归何有。行钞则钱票无所用矣。五患于盗贼之多。居民行旅。皆有戒心。行钞则易于藏蓄。又有辨识。盗贼无从窥伺。而又易于破案。天下向马之盗必少矣。六患于赋税之加。凡百姓之纳白银。必有火耗。解费之增。日甚一日。行钞则彼无所借口矣。去此数患。而民间不甚便乎。况乎国家既富。则必有善政之施。而钱粮关税皆可以减。而谋生之途亦日宽矣。且自用银。而称兑之轻重。成色之高低。人心日因以作伪。而至于相争。行钞则价有一定。虽书生农夫黄童白叟妇人女子。皆可按文而辨。无所用其欺矣。则不特可以厚民之生。

而亦可以正人之心者也。

### 拟富国富民策下

王鏊

钞法既利国利民。而世人以为难行。窃不解其何意也。自宋以及明初。行钞四五百年。岂有前代可行而今世独不可行乎。方今民间所用钱票。犹之钞也。岂有百姓可行而国家反不可行乎。南宋及金。皆分裂之世也。岂有偏隅可行而一统竟不可行乎。元明开国之初。皆锐意用钞。岂有开创可行而守成遂不可行乎。宋高宗南渡。值军兴之际。专行会子。岂有用兵可行而承平转不可行乎。元顺帝衰乱之世。犹能发钞。使贾鲁治黄河。岂有衰世可行而全盛乃不可行乎。东洋行钞已久。其国甚贵重之。岂有外夷可行而中国必不可行乎。本朝顺治中。行钞十年。未尝有弊。后因国用充余停止。岂有暂时可行而历久即不可行乎。且宋金元明之钞。立法未精。其弊自生。今诚鉴其弊而去之。则制造尤工。岂有苟简之钞可行而尽美尽善之钞终不可行乎。今俗人妄言明季用钞而亡。不知崇祯时欲行钞而不果也。又以银为三代以来所用。不知明嘉靖时方用银也。齐东野语。无稽相传。而士大夫亦以其言出之于口。难免不学无术之讥矣。

王君亮生所箸钱币刍言。繁征博引。备列条目问答。锐意求胜。立议多不免偏驳。时贤大共非訾。许氏钞币论。攻击尤不遗余力。然所箸亦有精当处。自不可掩。兹录其钱钞。一议。而类次诸家辩论之作。于钞法利弊曲折。可以互证。后之筹国计者。勿轻言变法焉可矣。

### 钱钞十议

王鏊

#### 第一

三代以上。君臣相通。但有足民之事。更无足君之事。必民足而后君足。犹子孙富而父母未有贫焉。此有子所言。而天下可共知也。三代以下。君民相隔。既有足君之事。又有足民之事。且必君足而后民足。犹父母富而子孙亦免于贫焉。此昔人所未及言。而天下或未知也。夫欲足民。莫如重农务。穡欲足君。莫如操钱币之权。苟不能操钱币之权。则欲减赋而絀于用。欲开垦而无其资。何以劝民之重农务穡哉。故足君尤先。然而往往不能操其权者何也。盖自毁钱为器。起于工匠。而利权一失矣。外洋钱币。行于中国。而利权再失矣。银价低昂。操于商贾。而利权三失矣。铅钱私铸。窃于奸民。而利权四失矣。钱票会券出于富户。而利权五失矣。今欲操钱币之权。必也行钞以收银。使银贱而不为币。行钞以收铜。使铜多而广铸钱。则国用常足。而民财同阜矣。请综钞币之源流而论之。郑司农云。周人以布广二寸长二尺。凭官司印书其上。以为民间贸易之币。此行钞所由昉也。至宋张咏始行交子。宋孝宗以金帛易楮币。

藏于内库。一时楮币重于黄金。沿及金元。皆用纸钞。明初盛时亦用宝钞。其后鬻用银之利。钞遂有出无入。故宏治以后。钞竟不行。迨崇祯十六年。生员蒋臣奏行铜钞。帝意欲用纸钞。因流贼渡河而止。夫自宋迄明。凡行钞五百余年。本朝顺治八年。始兼行钞币。岁造十二万有奇。十八年。因国用充余停止。苟其有害无利。何以前代行之如其久。我朝聊一试之而绝不闻有弊哉。按明户部侍郎倪元璐尝欲行钞。其时省臣条陈有十便。一曰造之本省。二曰行之途广。三曰赍之也轻。四曰藏之也。五曰无成色之好丑。六曰无称兑之轻重。七曰革银匠之奸偷。八曰杜盗贼之窥伺。九曰钱不用而用钞。其铜尽铸军器。十曰钞行而银不行。其银尽实内帑。按此十者。惟末二条立法尚未尽善。盖钞可用而钱不可废也。银虽可废。宜仍散之民间为器皿。而不宜尽实内帑也。其余皆至论名言。无可议者。而蒙细推行钞之利。则又不止于此。凡以他物为币皆有尽。惟钞无尽。造百万即百万。造千万即千万。则操不涸之财源。其大利一也。万物之利权。收之于上。布之于下。则尊国家之体统。其大利二也。百姓便于行钞。洋钱不禁自废。则免外洋之耗蚀。其大利三也。海船载鸦片烟土。每岁私易中国银累千万以去。若用钞。则彼将无所利而自止。则除鸦片之贻祸。其大利四也。民间多用钱票会票。每遇钱庄歇闭。全归无用。今若行钞。则绝钱庄之亏空。其大利五也。百姓苦于用银之重滞。故乐于用票。易之以钞。则顺民心之所欲。其大利六也。钞法既行。然后禁打造铜器。而以重价收铜。铜既多。乃铸钱为三等。当百当十当一。则极钱法之精工。其大利七也。国赋一皆收钞。则无火耗之加派。其大利八也。钞文书明定数。虽欲上下其手而不能。则绝胥吏之侵渔。其大利九也。钞直有一定。商贾不得低昂之。则去民心之诈伪。其大利十也。

奸民倡邪教。蓄逆谋。类皆以财利要结人心。国家财用不绌。缓急有备。则戢奸回之逆志。其大利十一也。边疆起衅每因抢夺银币而然。今易以钞。彼此无所觊觎。则弭边界之生衅。其大利十二也。天下有银若干悉来易钞。则供器皿之鼓铸。其大利十三也。用银有白纹元丝洋钱之不同。钞则归于画一。则同天下之风俗。其大利十四也。富家间以土窖藏银。历久不用。一闻变法。悉出易钞。则去壅滞之恶习。其大利十五也。钞式宜变从前。分为几等大小钞。皆书印格言。俾民识字。则寓教民之微意。其大利十六也。货物壅滞之处。以钞收之。物价必平。则致百物之流通。其大利十七也。造钞有局。办钞有人。且因财足而兴水利。务开垦。则广谋生之涂径。其大利十八也。每遇賑恤兴筑。不假富户捐输。则杜官吏之勒捐。其大利十九也。国计大裕。捐例永停。则清仕途之拥挤。其大利二十也。凡漕务河务盐务。皆有积弊之当厘。而不敢议者。恐经费不足耳。行钞可无虑此。则除万事之积弊。其大利二十一也。一切取民

者从薄。予民者从厚。则行千载之仁政。其大利二十二也。其余利益之小者。更不胜数。然前代不善行钞。其弊亦间有之。一则单纸易坏。而不知宜制造精工。加以装潢糊裱也。一则自二贯至十文。分为十一等。琐屑太甚。而不知一贯以下。宜铸大小钱以使用也。一则旧钞换新钞。必增工墨费。每贯三分。而不知旧钞宜听其完钱粮。解部销毁。而不必倒换也。一则钞法屡更。使民疑惑。而不知立法之初。必先斟酌尽善。既行之后。永不更改也。一则徒设严刑。以防伪造。而不知宜选造佳纸。多为印信。分定式样。稍费工本。使其不能作伪之尤善也。此其弊皆易去耳。夫自古无不弊之法。要恃有随时救弊之人。而欲图天下之大功。必先破众人之论。人徒见宋金元时之行钞不能无弊。遂以为钞不可行。岂知其利甚大。一去其弊。即为理财之上策哉。世每言有治人。无治法。然既有治人。必有治法。而立法之善。不过即弊法而更其弊。所谓胜者所用败者之棋也。嘉庆年间。翰林学士蔡之定奏请行钞。然徒言行钞。而不讲所以去弊之方。则无以全收其利。而不受其害。宜其议之不行也。蒙尝博稽载籍。遍访通人。考究三十余年。实见钞法之行。利在天下万世也。惟行钞法。则可以广收铜器。兼铸大钱。以便零析之用。而银将不禁而自废矣。故为此议。并采先哲名言。及友朋赠答私议条目二十。愿以俟世之有远见而忠于谋国者。

## 第二

行钞法。禁铜器。铸大钱。三者皆前人成说也。交子始于张咏。自后论钞者多端。而莫精于辛稼轩及明陈卧子钱田间之说。汉贾生论禁铜有七福。而唐刘秩宋刘摯之说皆宗之。蜀汉先主从刘巴之议。始铸当百钱。而韩文公欲用当五钱。陆桴亭欲用当十钱。其意亦相同。然前人之论。尚未能尽去其弊。予乃更为推而衍之。且前人多分言一事。而予则合言三事。盖分三者而偏举之。未尝不可以各收其利。而未能尽祛其害。合三者而全行之。则见其交相为用。而可以尽善而无弊。是故不行钞法。则无资本以收铜。而禁铜将至于累民。不铸大钱则无以佐钞。而行钞苦难于零析。不禁铜器。则钱不免有私铸私毁之虞。而钞因以有过多过少之虑。惟先行钞。次禁铜次铸大钱。举天下之利权。而尽操之于上。然后可以加惠于四海之民。兴利除弊。惟一人之所为。而无所难矣。

## 第三

宋元以来之行钞。其立法虽未精。然考之史策。其利亦甚大。宋高宗为兵马大元帅时。募诸道勤王兵。张悫建议。即元帅府印给监钞以便商旅。不阅旬得缗钱五十万以佐军。此行钞之利于军需者也。宋兵部员外郎范祥为钞法。令商人就边郡入钱售钞。请盐任其私卖。得钱以实塞下。省数十郡搬运之费。此行钞之利于盐法者也。至正河防记。贾鲁治河。用中统钞百八十四万五千六百三十

六锭有奇。此行钞之利于治河者也。至正十三年。脱脱立分水农司兴京畿水利。给钞五百万锭。此行钞之利于垦田者也。夫军需治河。财之所由耗也。盐法垦田。财之所由生也。行钞而耗者可补其耗。生者日见其生。以宋元立法之未精。而其利犹如此。况更鉴其弊而去之乎。不然。舍便易之门。而别求难得之货。忽远大之图。而徒惜纤小之费。吾恐议论日高。而卒未可谓之善理财者也。

#### 第四

凡观史者。必统计一代之时势而熟思之。然后于其所不言之处。而知其有无穷之利。否则何以异于耳食者哉。彼宋元史中所载。若张咏孙甫张恂钱端礼于元王文统刘肃之徒。斯固善于行钞者矣。而吾独思历代兵威之盛。莫过于元。元之赋税又轻而不闻军需之不给者。岂非用钞之故乎。且以元顺帝衰微之世。而治河营田。其臣犹能兴大役以成大功。则钞之为用博矣。至于末年。以御酒龙衣乞粮张氏。亦可见当时所乏者粮耳。而钞固未尝不足也。视明季之苦于无财者有间矣。乃论者谓金章宗之世。以万贯老钞易一饼。妄言行钞则物价腾踊。其害如此。不知既造新钞。而不收旧钞。则旧钞不值一钱。固无足怪。若夫物价之腾踊。原不关于行钞。不观之晋书乎。食货志云。董卓之乱。五十万钱易米一石。又石季龙传云。金一斤易米二斗。此皆因米极少耳。夫岂以用钱与金。而致物价之腾踊乎。今一贯以下。仍自用钱。以钱易货。货不加少。则断断乎其不至腾踊者也。

#### 第五

昔人论钞之语。有宜于古不宜于今者。有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亦有似是而非者。有理甚是而言之未详者。当会通而断之。不可徒拘成说也。宋孝宗谓会子少则重。多则轻。此名言也。然亦不患其出之多。而第患其入之少。苟收敛有术。流转于上下而无穷。奚至于多而轻哉。宋皮公阐言交子之法。必积钱为本。此名言也。然今之时势。又与宋异。百姓家有亿万之银。国家造钞以易之。民间所有之银。即国家用钞之本。又岂必先务积银也哉。宋孙甫曰。交子可以伪造。钱可以私铸。但须严治之。不当以小害废大利。此亦名言也。然苟能制造精美。不惜工本。则钞又岂可以伪造哉。马端临言用钞则下无犯铜之禁。然用钞不当废钱。则铜禁仍未可去也。刘秉忠对元世祖曰。钱用于阳。楮用于阴。华夏阳明之区。沙漠幽阴之域。今陛下龙兴沙漠。君临中夏。宜用楮币。若用钱不适于宜。夫用钞自有利益。而钱亦不可废。刘秉忠不以正对。而为此穿凿之言。陶宗仪乃视为知术数者过矣。又耶律文正言造钞不当过万。此特当日情事。若后世天下之大。而每岁造钞仅止于万。亦何济于用哉。又吕思诚谓偃哲笃曰。钱钞兼行。轻重不伦。何者为母。何者为子。汝不通古今。徒以口舌取

媚大臣乎。夫以钞为母。以钱为子。钞数多而钱数少。钞以便总统之用。钱以便零析之用。此法未尝不善。楔哲笃虽非达时务者。而吕思诚亦岂中理之论哉。刘定之曰。少造之则钞贵。而过多则不可行。此亦至理。然多少之得中。要在相其时势。非有一定也。刘氏又曰。一交千文者。钞之良法也。轻而为中统之一文与三文。重而为至元之一贯析五。皆不可行也。夫谓一文三文之不可行则诚然。若谓五贯之钞即不可行。则拘泥甚矣。凡前人论钞之说。皆当辨别其是非。而要可以一言蔽之。凡行钞必在承平盛世。则有以致富足而弭乱源。若金之末造。疲于用兵。虽货财山积。亦必告匱。而徒屡更其钞法。何益之有哉。明之中叶。钞久不行。至庄烈帝之十六年。财匱已极。方思行钞。所以虽有倪元璐之才不能为也。论者未尝不惜其行钞之晚。然则幸生太平无事之时。其何可不讲求钞法也哉。

## 第六

行钞患有伪钞。犹之银有假银。钱有私钱耳。岂遂足为大害哉。吾谓欲作伪钞。其难百倍于假银私钱。而禁之差易。昔人论不欺有三。曰不忍欺。不能欺。不敢欺。今诚举钞法而善行之。则百姓有不忍欺者一。不能欺者四。不敢欺者二。果能行钞。而百姓以银换钞。予以一分之利。以钞纳粮。又予以一分之利。是百姓陡获二分之利也。而又一切以仁政施之食毛践土之民。方将感激鼓舞之不暇。其甘心作伪以取显戮乎。此其不忍欺者一也。特造佳纸。即颁纸式。禁民间不得行用此纸。此其不能欺者一也。多为印记。篆法精工。使人难于摹放。此其不能欺者二也。大钞则用善书者。笔迹可验。其余则监造大臣皆自书名。彼必不能以一人而摹众人之字。此其不能欺者三也。随处立辨钞之人。官给以禄。此其不能欺者四也。犯者严刑斩杀梟示。此其不敢欺者一也。首告者重赏。官长能发觉者。立予迁擢。此其不敢欺者二也。夫人之得以作伪者。往往乘于所忽。苟专意防伪。岂有不可防者。即如往者假照一案。亦由于司员之疏忽。一加惩治。焉有再犯者乎。且今民间之会票。尚不容假。岂有国家通行之币。而遂无术以止其伪乎。世或谓文沈仇唐之画。尚有伪者。然彼之作伪。止图徼幸以欺一二人。而非有严刑重赏以禁之也。岂可与钞同日而论哉。故吾谓伪钞之禁易易也。

## 第七

今以用银较之用钱。则钱以重滞而不便于盗贼。以用银较之用钞。则钞又以轻微而不便于盗贼。盗贼之劫银也。有望其车之尘土而识之者。有其舟之水痕而知之者。而用钞则非有车尘之可望舟痕之可也。藏之怀袖。杂之书册。莫可得而窥伺矣。而世有妖术能算取人之银者。至行钞而亦无所施其技矣。且银则无可标记耳。而钞则有号数之可稽。有印章之可辨。盗贼取而用之于市。未有不

立败者。顾亭林先生尝言用银之害。则河北之响马必多。至近日而解饷时有被劫者。而商贾行旅更有戒心。使天下但用钱与钞。则盗贼庶可少弭乎。况乎行钞则国有余财。而捕盗之赏必厚。防盗之术必多。而且为民开其衣食之源。则更有以弭盗于无形矣。至于猝遇水火之灾。又易于怀挟而去之。则甚矣。行钞之利之不可胜言也。

## 第八

或曰。如子之说。则钞法至矣尽矣。何以前代行之不胜其弊。而卒至于废而不行乎。应之曰。吾之所谓行钞者。宋金元明之法也。而所以行钞者。固非宋金元明之法也。宋金元明立法不能尽善。至于弊见而乃自更其法。钞法至于屡更。而民乃受其害矣。此非前人之心思。不能及后人之心思也。盖创始者之难为功也。前人之创法。不能预见数十百年后之时势而为之预防其弊。至于今日。统观前代四五百年之故事。考钞法之源流得失。又有以见夫自明嘉靖以来用银之弊。参验之于民间用钱票会票之风俗。而后为之酌古斟今。以期于尽善而可行。岂复蹈前人故辙哉。故用钞而必禁铜器与铸大钱者。宋金元明之法所无也。钞必精工华美。多费工本。而使之不易作伪者。宋金元明之法所无也。钞必装潢糊裱。分为等差。而使之不至速朽者。宋金元明之法所无也。以银换钞。以钞纳粮。获利二分。而必不使之新旧倒换以有折阅者。宋金元明之法所无也。大钞必书写格言。精求书法。而使之常可宝玩者。宋金元明之法所无也。宋金元明之立法。不可谓不详。而自今观之。则其心思所不到者犹如此。然则如吾说而用之。数十百年之后。亦安保无见其敝而思救之者乎。然其小小条目虽可更移。而其大体要不可变易。则虽百世常行可也。或曰。近世顾栋高惠士奇尝欲复古用贝之制。其说可乎。曰。贝久则亦朽耳。用贝而使百姓争求海贝。非权归于上之道也。既无大利。何为而变法哉。惟行钞。则能使国家尽有天下百姓之财。而天下百姓之财。又人人顿获二分之利。斯其策之所以为神妙而无穷也。姑以二分言之。其实即使民获倍利亦可。

## 第九

从来欲图天下之大功。而权其可行不可行者有三焉。曰理。曰情。曰势。夫行钞者。将使国家独操钱币之权。而一切实利皆予之百姓。其名正大。此揆之理而必可行者也。百姓以银易钞。无耗折之虞。而反有加增之利。其意仁厚。此度之情而必可行者也。百姓苦于用银之重滞。而又有成色之高低。是以有会票钱票之用。一旦易之以钞。其事便利。此按之势而必可行者也。苟以荆公青苗之法较之。则放债取利。其理已背谬矣。损下益上。其情已刻薄矣。抑配追比。其势已窒碍矣。当时若韩魏公苏子由之论。剴切详明。固已使荆公无词之可辨。而乃悍然行之。特以权位劫持人耳。此其所以为执拗也。然而天下耳食之



徒。狃于因循怠惰之风。而不知远虑。闻有变法更张之说。则必极口诋之曰。是又一安石青苗法也。而孰知其名实之相悬万万乎。青苗之利。取之百姓者也。故利有限而民受其害。行钞之利。取之天地者也。故利无穷而君操其权。孰得孰失。有识者必有以辨之矣。

### 第十

顾亭林先生文集中。极言用银之害。而于日知录中又极言用钞之不可。其意欲使天下专用钱。然专用钱。则下苦于重滞之难赍。上苦于征解之不便。其势必不能行。则莫若仍济之以钞。夫亭林所以言钞之不可行者有故焉。一则因壅滞废阁之弊。一则因昏烂倒换之弊。然此皆明人之不善行钞。而非钞之不可行也。夫钞之废阁。由于银币盛行故耳。而银币盛行。一坏于太祖既禁用金银。而九年复许以银代输租税。再坏于宣宗除郡国输钞京师之令。而钞遂出而不入。三坏于英宗有收赋米麦折银之令。遂减诸纳钞者。而以米银钱当钞。由是朝野率用银。而钞壅不行矣。昏烂之弊。由于制造不精。而行用繁。则必至于倒换。倒换则胥吏得上下其手。而弊生矣。今使国课一皆收钞。则必不至于壅滞。钞必自一贯起。程序精工。加以糊裱。则昏烂自少。即久而昏烂。仍许其纳钱粮解部焚毁。是又阴用倒换之法而无其弊。大钞则装潢成卷。藏之以函。自可历久不坏。惜乎前人造钞。见不及此。故钞有时而废也。今既洞见用银之害。转思行钞之利。而又能去此二弊。则行钞之后。虽百世断无复废钞而用银之理。而藏钞之家。岂忧其一朝干没哉。假令起亭林先生一质斯议。必以钞为可行矣。

钞币论叙道光二十六年

许榘

世传吕洞宾初见锺离云房。云房取石点金与之。洞宾问此金复当为石否。答曰。三千年后。复还为石。洞宾掷而弃之。曰。可惜误三千年后得金人矣。事虽近诞。语实至理。夫一卷之石。为金几何。而神仙犹虑误三千年后人。何其见事之智而用心之仁也。自宋行交子。为钞法之祖。世以为神仙点金之术。无以踰此。然近或数年远或一二十年。悉化为石矣。元行孤钞。以丝为本。而以金银称提其间。似金而实石也。明直用空钞。则是未成金之石矣。而强以与民。民有真金。反指以为石。而禁其行使。当时儒者林立。不知石之非金而与之。是不智也。知其非金而犹与之。是不仁也。何无一人类洞宾哉。近世金多出洋。议者求所以点金之术而不得。遂注意于前人已弃之石。而洞庭王氏钱币刍言立说尤辩。学士大夫往往宝藏其书。余惧夫石之不可用。而徒驱金以资外洋也。又惧夫人人自以为锺离。而献石于官也。恒思有以辟之。鞅掌未暇。季弟楣方养家居。近以所著钞币论寄余是正。则为王氏书作也。其见地多与余合。首

通论。于钞法源流当世利病尽矣。次钞利条论。仍其利之名而着其不利之实。次造钞条论。次行钞条论。刺取原议各以类聚次第诘难。而禁铜与铸大钱条论从焉。次论。略举宋金元明事一二指陈其谬。余不复悉论。余既览而善之。即所未尽。系以案语。付劄劄氏。阅是书者。尚无轻言点金可矣。

## 钞币通论

许楣

### 第一

钞者纸而已矣。以纸取钱。非以纸代钱也。以纸代钱。此宋金元沿流之弊。而非钞法之初意也。今有创议者焉。取其弊法。奉为良法。而其为法也。则又宋金元弊法之所无有。而反以为宋金元良法之所无有。卒其日夜之所精思。而视为百千万亿之金钱者。自人视之。则皆纸也。然且曰吾将以是尽易天下百姓之财。夫以纸取钱。而至于负民之钱。此宋金元弊法之所有也。以纸代钱。而至欲尽易天下百姓之财。此宋金元弊法之所无有也。夫自用银以来。虽三尺童子。莫不知银之为贵也。然使操一星之银以适市。而曰吾将以是尽易肆中千万之纸。则人必哗然笑之。为夫一星之银。固不可以尽易千万之纸也。夫纸之于银。其贵贱之相去也远矣。人之爱银与其爱纸。其相去也又远矣。千万之纸。而易以一星之银。则笑而不与。千万之银。而易以一束之纸。则欣然与之。岂其明于爱纸而昧于爱银也。不知爱银之甚于爱纸。而欲以其所甚贱。易其所甚贵。且欲以其贱而少者。易其贵而多者。乃曰如是则天下皆争以银来易钞。于虐。吾不知其何以来易也。

### 第二

或曰。如议者之言。国赋一皆收钞。何为其不以银易钞也。曰。钞收其银。赋收其钞。官不惮烦。而自相为易。民固未尝易也。或又曰。宋辛稼轩有言。民间上三等户租赋。并用七分会子三分现钱输纳。则会子之价。势必踊贵。国赋收钞。使民晓然知钞之即可当银。则皆贵钞。何为其不以银易钞。夫法必行之自上。官自为易。非不惮烦也。所以诱民之易。而使之趋于钞也。曰。稼轩之言。此掇钞弊之继事。而非行钞法之始事也。钞之始事。纳钱于此。取钱于彼而已。宋之交会皆然。交子失信而负民钱。然后改造会子以新其耳目。而交子变为败楮。及会子又失信而负民钱。则无可复改。故稼轩欲以输纳收之。非尽能收之也。示以有收之之时而已。民间得受会子。不始于收之之日。势不能委弃。幸其有时收之。则亦姑相与行之。故曰。此掇弊之继事也。假令行交会之始。即多出虚纸。以易民钱。而第令分其十之三四以输税。则民皆知输税之外尽为虚纸。谁复以现钱易虚纸。哉。今议者于行钞之始。即欲以虚钞尽易天下之银。而第令以钞输赋。以示钞之可用。彼民也皆知输赋之外。银可以易钞。

钞不复可以易银。易银必待十年二十年钞法既行之后。所谓俟河之清者矣。何为以现银易虚钞哉。

### 第三

是故钞始于唐之飞钱。仿于宋之交子。皆以纸取钱。皆良法也。交子无钱而法一弊。变为会子。北宋始终名交子。南宋绍兴元年。改造关子付婺州。三十年。始造会子。是后遂名会子会子无钱而法再弊。变为孤钞。金制交钞。元因之而为孤钞。孤钞元一代之。上积其欺。下积其愚。弊法之行。亦非一朝夕之故矣。何也。元虽与宋代兴。然当南宋中叶以后。固已灭夏灭金。跨有西北。其行钞与宋金有终始而无绝续。钞之流落民间者已多。不以取钱而以代钱。其欺民也久。民之受其愚也亦久。因恬然为罔民之政。而民亦安之。至明崛起承元后。弊法与时代俱绝矣。复欲续之。则民皆知其为欺人之物。故虽多为厉禁。其极至于断脰戍边。而终不可愚。吾尝譬诸钱庄。钱庄之始也。出票以会银。银与票相准。无或失信后时。于是豪商大贾从而信之。竞取其票为轻资之计。或遂以票相授受。既而钱庄出票日多。而所受豪商大贾之银。颇以事耗。银与票不相准。稍或失信后时矣。彼豪商大贾。苟尽持票责银。则彼有闭肆而逃耳。不得已。听其分期。听其展限。甚或存母取子。岁岁易票而谨藏之。至于终不能偿。而后为废票。此亦积欺与愚使然焉。有贫子焉。见钱庄之以票取豪商大贾之银而不复偿也。亦效钱庄之票以与豪商大贾取银。则不笑即唾矣。故宋之交子。庄票之始也。一变而为会子。失信后时之票也。再变而为元之孤钞。存母取子而岁易之票也。至明而为废票矣。毁其废票。效其废票。则贫子之票也。明效之而不行。今而效之。是亦贫子之票而已矣。

### 第四

且夫元之孤钞。则犹未若明之甚矣。明即以钞为本。而元以丝为本。明禁用金银。而元随路设立官库。贸易金银。平准钞法。夫使民知钞之可以易丝易金银。则犹有所附丽以行。而不尽为徒纸。非若以钞易民之银而不复出也。然且物重钞轻。史不绝书。而谋国之臣。恒惴惴焉恐民之悟其欺而破其愚。终元之世不敢用钱。仅武宗一行旋罢。顺帝时偃哲笃始议以钞为母。钱为子。而吕思诚诤之于朝。刘基忧之于野。吕之言曰。钱钞兼行。恐下民藏实弃虚。非国之利。刘之诗曰。此物何足贵。实由威令敷。又曰。钱币相比较。好丑天然殊。譬诸絺与绌。长短价相如。适市从所取。孰要其粗。盖自宋行交子。积售其欺者数百年。然后元得以孤钞愚民。一决其藩。即不可复。故吕与刘皆云尔。迨脱脱卒用偃哲笃之言。而藩骤决矣。不可复矣。明欲复之。而直以空钞从事。与铜钱通行使用。则正符吕藏实弃虚之议。而刘之所谓孰要其粗者矣。恐其不行。乃复禁用金银。继又禁用铜钱。既而终不可行。于是有奸恶之科。充赏之格

。阻滞钞法之罪。至有诱民易银以入之文网者。而愈不可行。卒无以复元之旧。吾故曰元之孤钞。积欺与愚使然。而弊法之行。亦非一朝夕之故也。况于法又加弊乎。

### 第五

吾尝即议者之法而细绎之。则皆祖明之法也。其纲领则以钞与钱为二品通行。而钞为母钱为子。其节目则如使民以银易钞。是即明之以金银易钞者听也。其曰银不为币。虚悬其禁于十年二十年之后。而明则实禁之于始也。其曰银止准为首饰器[皿](皿)。则永乐之令也。曰铸大小钱以便零析。即洪武铸当十当五当三当二当一之制而变通者也。曰粮税皆收钞。虽本于宋辛稼轩之议。而明初商税收钱三钞七。宣德时秋粮亦尝折钞三分也。至如官俸悉加一倍。本俸暂给以银。加俸悉给以钞。则即明之钱钞兼给矣。钞久昏烂。以输纳为倒换。解部销毁。明洪武时亦鉴倒换之弊。而输榷税官收受烂损之钞解京矣。凡此皆与明无绝异者。乃谓明人不善行钞。以致废阁。而废阁之弊。由于银币盛行。银币之盛。首坏于太祖既禁用金银。而九年复许以银代输租税。夫径收其银以当租税。与迂其途于易钞以当租税。孰为善否。收其银于上。而民间交易用银。仍有厉禁。与虚悬其禁于十年二十年之后。孰为善否。谓彼不善行钞。而求所谓善于彼者无有焉。徒见明之钞止于一贯者。增至千贯。明之大钱止于当十者。增至当百而已。善乎否乎。至谓我朝顺治八年尝行钞法。十八年因财用充裕停止。而当时所以行钞之法无闻。然岁造止十二万有奇。则为数至少。而始于易民之银。终于负民之银。一介小臣。有以知其必无是矣。

### 第六

顾亭林先生文集中极言用银之害。而日知录谓唐宋以前上下皆用钱未尝用银。因举旧唐书宪宗元和三年诏曰。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生人。自五岭以北见采银坑。并宜禁断为证。又举杜佑通典谓梁初惟交广之域以金银为货。宋史仁宗纪景佑二年诏诸路岁输缗钱福建二广易以银。始以银当缗钱。金史食货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交易。为今日上下用银之始。以余考之。银之为币久矣。特未若今日之盛耳。上之用银亦久矣。特未以当赋耳。未尝当赋。故元和之诏。右铜左银。由两税用钱也。今案晋李雄初得蜀。用度不足。诸将有以献金银得官者。是银与金固并充用度矣。其事在梁以前。唐韩建献朱全忠银三万两助军。则以银为军实矣。而东坡尺牘有与参寥书以银二两托致茶果莫辩才。与范元长书以银五两为秦少游斋僧。是宋时民间以银为币之明证。又唐敬宗宣索左藏银十万两贮内库以便赐与。董昌为威胜节度使于常赋外加敛数倍充贡献馈遗。每旬发一纲金万两银五千铤。五代唐李继韬母杨氏赍银四十万赂庄宗伶人宦官得免罪。江南主献周世宗银十万两又遗宋赵普银五万两。宋祖密遗其使臣如

数。苟银不为币。何当时上下交征银如此。盖周末至汉盛行黄金。魏晋后金日少。银日多。而钱重难致远。势不得不趋于银。至明以银当赋。然后上下盛行。盛于明而非始于明。亦非始于金也。议者以亭林言用银之害。欲废银用钱。因欲废银用钞。夫亭林之废银。废其以银当赋耳。非谓尽废天下之银也。如欲尽废天下之银。是惟无银。有则虽废于上。必不能废于下也。

### 第七

日知录又历举唐宋元明岁入银数皆至少。此未以当赋故也。然李继韬一节度使耳。而其母杨氏积资至百万。挟以入京者四十万。宋靖康之季。汴城括库银八百万。括诸民间亦四百万。其见诸唐以前者。汉董卓郿有银八九万斤。昭烈得益州赐诸葛亮等四人银各千斤。梁武陵王纪黄金一斤为饼。百饼为(告)。至有百(告)。银五倍之。详载日知录。金正大间民间交易皆以银。元史成宗纪岁入银仅十万两。陈允锡作史纬亦疑其太少。以为专指坑冶所得。日知录作六万两。然考岁赐诸王以下。除折钞外。已八万九千余两。其非时赏赐不与。考元文类。太祖赏叱理伽银五万两。见欧阳元所撰高昌偃氏家传。世祖赐史天泽白金百笏。薨赙白金二千五百两。赙阿力海涯如之。赐廉希宪银五千两。赐彻里如之。赐高兴银五百两。史格如之。见各家所撰神道碑。其五百两以下者不悉数。史天泽廉希宪彻里高兴赐金事。亦载元史。将士有功赐银。载元史者尤多。又随路设立官库。贸易金银。平准钞法。而其先太宗时燕京刘忽笃马等及回鹘以银一百八十万两。扑买天下课税。为耶律楚材奏罢。回鹘奥都刺合蛮复以二百二十万两扑买课税。楚材争之不能得。俱见宋子贞所撰神道碑。元史稍有异同。奥都刺合蛮又赂楚材银五万两不受。元史不载。则当时银多可知。至明而日盛。至我朝乾隆嘉庆之间。盛极矣。乾隆中户部库贮至七千余万。而民间无银少之患。其时银每两。止易钱八九百文。银之流布于天下者已足天下之用。而民间地丁皆征钱。官为易银上库。无如亭林所言用银之害。向使无漏卮之耗。虽长此不废可也。至于今而数千年之蓄积。半耗于漏卮矣。而其势方未有所止。然而又欲用钞废银。则银不可废。而钞更为厉民之阶。何者。漏卮岁数千万。国家税额亦数千万。民间以漏卮故。苦银日贵。而又欲以钞收银。壅之于上。则银益骤贵。而山僻州县。昔之以银完粮者。亭林谓民至丰年。卖其妻子。名曰人市。今幸官收其钱。易银上库。一旦征其纳钞。则民将负钱走通都大邑易银。以易钞而后输官。吾恐人市之复兴也。

### 第八

然则银终不可废乎。曰。银将尽矣。贵犹不可得。何有于废。然则因其贵而以钞法平之。岂不可也。曰奚可。银。银也。钞。纸也。然则以疏通钱法平之何如。曰可也。虽然。银贵。一事也。钱贱。一事也。由钱贱而银贵者。以疏通

钱法平之。由银贵而钱贱者。虽暂平犹当益贵也。钱贱而银贵。银贵而钱贱。有以异乎。曰异。泉府充溢。贯朽尘积。而银不加多。是谓钱贱而银贵。漏卮无极。以万以亿。而钱不加多。是谓银贵而钱贱。夫钱贱而银贵者。病止于钱。收之则瘳矣。银贵而钱贱者。银与钱交病。方收钱以瘳银。旋漏银以病钱。益之一。无裨于损之十。如蓄水然。均是瓮也。一溢一浅。挹其溢以注之。浅则平矣。均是瓮也。一漏一不漏。挹其不漏者以注之漏者。则几何其能平也。曰。此议者所由欲行钞也。行钞而变其税法。则平矣。曰以钞易银。是犹以尘饭涂羹疗饥渴也。且夫由租庸调变而两税。由征钱变而征银。是皆古今变法之大者。而事又有非变法所能尽。于虐。谁生厉阶。至今为梗。不能不叹息痛恨于漏卮之始也。

### 钞利条论

许楣

#### 第一

议者曰。凡以他物为币皆有尽。惟钞无尽。造百万即百万。造千万即千万。则操不涸之财源。其大利一也。

论曰。天下之物。惟有尽故贵。无尽故贱。淘沙以取金。金有尽而沙无尽也。凿石以出银。银有尽而石无尽也。天下之至无尽者莫如土。烧土以为甓。范其文曰一两。人必不以当金当银。造纸以为钞。印其文曰一贯。独可以当钱乎。且钞法之弊。非以钞之有尽也。正以钞无尽而钱有尽故也。否则百万千万之纸。今固无尽。而古亦岂有尽乎。

兄榘曰。凡以他物为币。皆有轻重变易。惟金银独否。黄金古为上币。今虽不为币。而其重乃更甚于为币时。银古不为币。然自禹贡以后。与金重。时代有变迁。而此二物之重。亘古不变。锱铢不以为少。百千万不以为多。至于钞。骤增百万即贱。骤增千万则愈贱矣。宋元金之季。钞未尝尽。果能救财源之涸否。

#### 第二

议者曰。万物之利权。收之于上。布之于下。则尊国家之体统。其大利二也。

论曰。既尽收其银。又悉禁其票。绝天下之利源。而垄断于上。何体统之有。

#### 第三

议者曰。百姓便于行钞。洋钱不禁自废。则免外洋之耗蚀。其大利三也。论曰。外洋之耗蚀不在于洋钱之来。而在于纹银之去。使中国纹银不出洋。则洋钱亦银也。银入中国。何尝耗蚀。自嘉庆十年后。鸦片烟渐滋。外夷以鸦片易银。还以银铸洋钱。入中国贸易。然后有耗蚀之患。近年鸦片银岁漏数千万

。损鸦片之百一。以之易货有余。而新洋钱来者亦遂少。盖专以鸦片耗蚀纹银矣。而银已将尽。势必搜括洋钱。洋钱将不禁自去。中国苦纹银之而银已将尽。势必搜洋钱。洋钱将不禁自去。中国苦纹银之少。势必销镕洋钱。洋钱将不禁自罄。知洋钱之耗蚀纹银。而不知鸦片之并将耗蚀洋钱也。何待行钞以速之尽哉。

兄榘曰。洋钱乃外夷之制。谓非中国所应行使则可。谓钞之便于洋钱则不可。洋钱则不过寸余。身带二寸之囊。贮洋钱十枚有余。倘贮小钞十贯。每贯长必尺许。阔必五六寸。纸又极厚。就令折迭如洋钱之大。囊腹皤然矣。或谓十贯自有总钞。无须零析。此又不通之论。寻常日用。岂可从十贯起乎。又曰。若是则民间用钱票何也。曰。以票与现钱较。则票为便。且钱票长不过四寸。阔不过三寸。纸又极薄故也。然今江浙盛行洋钱之处。即不用钱票。则以票虚而洋钱实也。

#### 第四

议者曰。海船载鸦片烟土。每岁私易中国银累千万以去。用钞则彼将无所利而自止。则除鸦片之贻祸。其大利四也。

论曰。使用钞而果可废银。则鸦片之贻祸方大。何也。用钞而废银。则银为中国无用之物。载鸦片以易中国无用之物。中国之民有不推以与之者乎。且鸦片之来。由于中国之民。乐于吸食以自祸。而彼得贻之耳。不能禁乐祸之人。安能除贻祸之人。

兄榘曰。此所谓驱银出洋矣。

#### 第五

议者曰。民间多用钱票会票。每遇钱庄歇闭。全归无用。行钞则绝钱庄之亏空。其大利五也。

论曰。钱庄取富户什百千万之银。而其终悉化为纸。则为亏空。国家取百姓百千万亿之银。而其始即化为纸。独非亏空耶。且今天下钱庄。固不皆亏空也。行钞然后亏空者众矣。民间闻钞法将行。惟恐钱票化为废纸。必争就钱庄取钱。旬日之间。远近至。钱庄之大者犹可挹注。其小者猝不能应。不亏空何待。然则迫钱庄之亏空者钞也。

兄榘曰。钱庄之失业。犹可言也。贫民抱空票而妇子愁叹。不可言矣。

#### 第六

议者曰。百姓苦用银之重滞。故乐于用票。易之以钞。则顺民心之所欲。其大利六也。

论曰。今之会票。即古之交钞也。交钞之始。本以富民主之。其后富民不能偿。变为官钞。而其不能偿更甚于富民。至变为孤钞。钞废而后票兴。民之乐于

用票也。以其有交钞之利。而无孤钞之害也。今以无银之钞。而易有银之票。百姓之不乐甚矣。民心之不顺甚矣。且天下事有不便于民者。则当易之。民便用票。何以易为。

兄榷曰。钱票有辗转相授不取钱者。银票虽存本取息。亦须岁易其票。若会票则交银于此。取银于彼。从无空票。不知议者何缘视同孤钞。

### 第七

议者曰。钞法既行。然后禁打造铜器。而以重价收铜。铜既多。乃铸钱为三等。当百当十当一。则极钱法之精工。其大利七也。

论曰。据条目所开。以钞与大钱发与钱庄。则行钞之始。即需大钱矣。此言钞法既行而后铸。一何矛盾乃尔。

### 第八

议者曰。国赋一皆收钞。则无火耗之加派。其大利八也。

论曰。钞可当钱。则岂但无火耗之加派而已。造百万即百万。造千万即千万。虽尽蠲天下之赋可矣。如不能何。

### 第九

议者曰。钞文书明定数。虽欲上下其手而不能。则绝胥吏之侵渔。其大利九也。

论曰。使胥吏而无所欲。虽暮夜投以金。亦将挥而去之。苟有所欲。虽钞文判曰侵渔者斩。犹有所不顾也。夫舞文之吏。上下无方。彼固有明目张胆以取之者矣。岂一点一画之所能缚其手乎。

### 第十

议者曰。钞直有一定。商贾不得低昂之。则去民心之诈伪。其大利十也。

论曰。前代之钞。直未尝不一定也。商贾犹今之商贾也。然物重钞轻。史不绝书。非低昂而何。借曰彼之钞法未善。则如议者所开条目一贯之钞。其买诸官也虚其百。其输诸官也浮其百。不待商贾之低昂。而官已自低昂之矣。

兄榷曰。今商贾用银一两祇是一两。用钱一千祇是一千。银钱互易。乃见低昂。钞文一贯。亦祇是一贯。然能令商贾之必当千钱乎。

### 第十一

议者曰。奸民倡邪教。蓄逆谋。类皆以财利要结人心。国家财用不绌。缓急有备。则戢奸回之逆志。其大利十一也。

论曰。倡教之奸民。类皆游手无钱。其始固未有逆谋也。藉图财利耳。既有财利。然后有逆谋。既有逆谋。彼乌知国家之财用不绌与否而戢其志耶。况更以钞为财用。则宋金之季。所绌固非此物矣。

### 第十二



议者曰。边疆起衅。每因抢夺银币而然。今易以钞。彼此无所觊觎。则弭边界之生衅。其大利十二也。

论曰。驱略畜产。系累妇女。汉后边衅多矣。何尝以银币。近时野番屡有抢夺牧马及蒙古牲畜之事。何尝以银币。古公之告邠人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何尝以银币。彼封豕长蛇。贪而思逞。其视畜牧银币也。妇女银币也。土地银币也。凡可觊觎抢夺者举银币也。何必银币。

兄榘曰。古公之皮币犬马珠玉。即银币也。尽举以予之。犹不能弭边衅矣。

### 第十三

议者曰。天下有银若干。悉来易钞。则供器皿之鼓铸。其大利十三也。

论曰。明洪武禁用金银。欲以重钞。民犹重金银而轻钞。今行钞之始。既未禁银。则官自用钞。民自用银。何为而易钞。且恭俭之世。所不足非器皿也。安用以银为器皿。安用取百姓家百千万亿之银以为器皿哉。

### 第十四

议者曰。用银有白纹元丝洋钱之不同。钞则归于画一。则同天下之风俗。其大利十四也。

论曰。天下之风俗。有大于白纹元丝洋钱者矣。白纹元丝洋钱不同。而同归于银。何害。

### 第十五

议者曰。富家间以土窖藏银。历久不用。一闻变法。悉出易钞。则去壅滞之恶习。其大利十五也。

论曰。天下之银。半已出洋。西北窖银吾不知。东南则无矣。设果有之。则历久不用之银。彼方以不用为用。又何为而易钞。

兄榘曰。非特不易而已。又将其不窖者窖之。盖以之取息于钱庄。则虑其没银而还钞。以之居货。则虑官吏之强以钞市也。

### 第十六

议者曰。钞式宜变从前。分为几等大小钞。皆书印格言。俾民识字。则寓教民之微意。其大利十六也。

论曰。吾游京师。见钱票多有取陋室铭朱柏庐家训。作细楷刻印其上者。尝试举以问车夫。则皆瞳不知何语。至有并钱铺之名不识者。乌在其识字也。

### 第十七

议者曰。货物壅滞之处。以钞收之。物价必平。则致百物之流通。其大利十七也。

论曰。历观行钞之世。物重钞轻。但闻钞滞。不闻物滞也。

### 第十八

议者曰。造钞有局。办钞有人。且因财足而兴水利务开垦。则广谋生之涂径。其大利十八也。每遇赈恤兴筑。不假富户捐输。则杜官吏之勒捐。其大利十九也。国计大裕。捐例永停。则清仕途之拥挤。其大利二十也。凡漕务河务盐务。皆有积弊之当厘。而不敢议者。恐经费不足耳。行钞可无虑此。则除万事之积弊。其大利二十一也。一切取民者从薄。予民者从厚。则行千载之仁政。其大利二十二也。

论曰。此皆钞法盛行后事也。吾方论钞法之必不可行。则此皆不足论。故存其目而以不论论之。

兄槌曰。明时省臣条陈十便。亦正如此。皆不足论。盖以纸为必可代银。则事事见为利。以纸为必不可代银。则事事见为弊也。

### 造钞条论

许楣

#### 第一

议者曰。交子流而为钞。交子用以取钱。不必精工。钞以代钱之用。则必极其精工。

论曰。钞以代钱之用。此著书者之症结。宜其视金银铜举无足以敌纸者。而锐欲行钞。夫天生五金。各有定品。银且不可以代金。而谓纸可以代钱乎。弗思耳矣。

#### 第二

议者曰。钞分六等。曰千贯。曰五百贯。为大钞。曰百贯。曰五十贯。为中钞。曰十贯。曰一贯。为小钞。

论曰。造钞而至千贯。不知何以出之。夫一贯之钞。其出之也。犹曰使民买以完纳粮税。然一转手间。仍入而不出。千贯之钞而欲出之。是必天下富商贸易之银。尽为完粮纳税之银而后可。

#### 第三

议者曰。今之会票。有至累千金者。故大钞径可造至千贯。

论曰。千金之票。欲金而得金。千贯之钞。能欲钱而得钱乎。析而为小钞。则依然纸也。变而为大钱。则五十步之钞也。

#### 第四

议者曰。大钞则用善书者。笔迹可验。其余则监造大臣皆自书名。作伪者。必不能以一人而摹众字。

论曰。赵董文祝之书。自非细心巨眼。真以为伪伪以为真。善书者尚不逮赵董文祝。而天下之细心巨眼亦寡。焉得人人而辨之。监造大臣。或岁一易焉。或月一易焉。或朝任而暮罢焉。其为人多矣。以多人之字。而散诸天下。其果若

人书耶。未可知也。其非若人书耶。未可知也。又焉得人人而辨之。

兄榑曰。就令监造大臣久任不易。亦难皆自书名。国家岁入数千万。以近日银价每两易钱二千计之。约须造钞倍银之数。监造大臣。汉人或二字或三字。满人多有四五字者。假如造一千万贯小钞。姓名通算三字。共字三千万。终日伏案疾书。人不过三千字。终岁纔百余万字。合三十人之力。竭终岁之劳。分署姓名。然后能尽书一千万贯之钞。况造钞又不止千万贯乎。

### 第五

议者曰。欲作伪钞。其难百倍于假银私钱。特造佳纸。禁民间不得行用。此纸多为印记。篆法精工。使人难于摹放。

论曰。特造佳纸。禁民间之不行用易。禁纸匠之不私造难。虽使禄之终身。不许出外。然天下纸匠非一。岂无同工。至摹放印篆。则更易矣。兰亭之本可缩诸玉枕。不失一丝。况印篆朱多则污。朱少则缺。重按则粗。轻按则纤。更非兰亭比乎。

兄榑曰。乙巳夏在苏州谳局。会审常熟民人京控该县重征一案。据黏呈串票数纸。将常熟印信比对符合。而漕书俱云实无此重串。迨后审明系原告人描画印信。适有桌札在旁。令其当堂描画。伊将笔管撕一篾片。随蘸印泥点触纸上。印文粗细缺蚀。丝毫不差。如所云多为印记。篆法精工。正复何益。

### 第六

议者曰。世或谓文沈仇唐之画尚有伪者。然彼之作伪止图徼幸以欺一二人。论曰。此一二人者。虽非精鉴。亦必具眼。然犹不能辨而受其欺。况欲以蚩蚩之氓。而人人能辨善书之迹印篆之文监造之字耶。

兄榑曰。昔年在山左谳局。有吕姓黏庄票控告一案。票注贰百千。钱庄祇认贰拾千。吊查庄簿。实止贰拾千。细验票上百字。一无补缀痕。图记花板字迹。分毫不爽。竟不能断为伪票。初疑庄伙舞弊。虚出贰百千之票。而书贰拾千于簿。研鞫至再。原告吐露真情。云以水洗去拾字。改为百字。始犹不信。令其当堂洗改。次日持一白笔来。不知笔内有无药水。即将原票千字用清水一滴。以笔扫洗。上下衬纸按吸。随洗随吸。至白乃止。世固有巧夺天工如此者。讵止欺一二人耶。

### 第七

议者曰。造钞约已足天下之用。则当停止。俟二三十年之后。再行添造。仍如旧式。不改法也。

论曰。宋金元之钞。未尝不欲足用而止也。而卒至增造无艺者。能足天下之用而不能足国家之用故也。自古开国之君。量天下之土地山泽之所入以制用。其始常宽然有余。至后嗣。非甚不肖也。然水旱耗之。兵革耗之。宗祿庆典及诸

意外费耗之。用度稍不足矣。势不得不于常赋之外。诛求于民。而行钞之世。则诛求之外惟以增钞为事。然不增则国用不足。增之则天下之钞固已足用。而多出则钞轻。国用仍不足。宋金元之末。流弊皆坐此。今议造钞足天下之用而止。而国赋一皆收钞。则停造之后。收钞有常数矣。使国家而无意外之费则已。有则安所取之。取之于添造必矣。然而天下之钞非不足也。为之奈何。

兄榘曰。多出数百千万之钞于天下。则天下轻之。多出数百千万之金银于天下。天下必不轻也。亦可见物之贵贱。皆其所自定。而非人之所能颠倒矣。

### 行钞条论

许楣

#### 第一

议者曰。以钞与大钱发与钱庄。即禁其私出会票钱票。如领钞及大钱满一万贯者。半年之后。核其换银若干。予以一分之利。止收银九千贯之数。又以一分之利予百姓。止收八千贯之数。

论曰。钞之罔民始此矣。钱票姑勿论。会票皆银也。其数盈千累万。禁票而行钞。则钱庄收存豪商大贾之银。皆不复还银而直还钞。何也。还银则不能短其一毫。还钞则累累之银。国家取其八。钱庄取其二。而豪商大贾。虽有百万之银。一朝悉化为纸。非罔民而何。民间以银易钞。犹可以九百买一贯。钱庄以钞还银。则直以一贯作一贯。故可取二分之银。

兄榘曰。行钞之令一下。则富民火速以催还银。钱庄迁延以待还钞。必然之势。

又曰。此论会票之银也。银在钱庄手。故得取其二。若寻常存母取子之银。则富户存于钱庄。钱庄亦分存于各铺户。设各铺户以银向钱庄买钞以还钱庄。则二分之银。铺户分其一矣。

又曰。设富户知钱庄之欲没银而还钞也。因谓钱庄曰。汝还吾以钞。不过没吾银什二耳。今吾愿与汝银什三。汝还吾银什七。钱庄必欣然从之。若是则虽有大钞不能易银。而徒为钱庄没银之利藪矣。

#### 第二

议者曰。民以银易钞。在下令一年之内。准加一分之利与之。二年之内。加五厘之利与之。二年之外。照时价不加。

论曰。加以一分之利。则钞文一贯。而买之实止九百。甲有物而货于市。其值千钱。乙以千钱偿之。丙以钞一贯偿之。取乙之钱。则以九百买钞。而余百钱。取丙之钞。则百钱之余无有矣。将取乙之钱乎。取丙之钞乎。是出令之始。而一贯之钞已明示以止作九百之用。又何论二年内外一分五厘之纷纷哉。

#### 第三

议者曰。使民以钞纳钱粮及关税。又予以一分之利。如一贯之钞。准作一贯一百文用。

论曰。以钞发与钱庄。既予以一分之利。民以银易钞。又予以一分之利。是于什之中损其二。复使民以钞纳粮税。而予以一分之利。是于什之外损其一。通计之为什一分而损其三。国家岁入数千万。一行钞而什一分损其三。岁入顿少银一千余万。然且左手收银于钞局。右手收钞于税局。钞仍在官而不在民。民仍纳银而非纳钞。乌在其为行钞乎。钞之所行。不过强以当廉俸。强以当兵饷。强以当吏役工食。持纸钱以适市。而市之闭肆者众矣。

#### 第四

议者曰。使民以银易钞。既加以一分之利。以钞完纳粮税。又加以一分之利。是民陡获二分之利也。谁不以银易钞。

论曰。今有富室积银巨万。而计产完粮不过百两。以百两之银易钞以完粮。固陡获二分之利矣。设尽以其银易钞。既非完粮。能以一贯当一贯乎。既以九百买诸官。能以一贯用诸市乎。二分之利安在。徒令巨万之银。悉化为纸耳。谁以银易钞哉。

兄榷曰。完粮百两。而获二分之利。不过少完银二十两耳。在富室所得亦甚微矣。设以此二十两易钞。则二分之利。亦化为纸。

又曰。富室粮银。其不及百两者何限。则所得更微。

#### 第五

议者曰。凡钱粮关税悉皆收钞。一贯以下悉征钱。

论曰。贫民钱粮满贯者少。则利在大户。胥吏地保。收贫民之钱。易银买钞以输官。则利在胥吏地保。国家岁入。什一分损其三。而贫民曾未得其一毫也。

兄榷曰。正使满贯。所获亦无几耳。议者屡以二分之利为言。曾未计及此。

#### 第六

议者曰。国家行一小钞。可得九倍之利。行一大钞。可得十九倍之利。

论曰。取民九倍十九倍之银。而偿以丈尺之纸。国家利矣。其如民之不利何。民既不利。钞必不行。九倍十九倍之利。必不可得。

#### 第七

议者曰。随处立辨钞真伪之人。官给以禄。

论曰。纹银也。洋钱也。一哄之市。必有能辨之者。千室之邑则伙矣。万家之都则益伙矣。民有纹银洋钱。随处可辨。亦随人可辨。行钞而官立辨钞之人。立一人则止一人。立十人则止十人。势不能如民间之伙也。而且在一处则止一处。名曰随处。实不能随处也。然而辨之必于此人。人必于此处。是率天下而

路也。

## 第八

议者曰。钞各分省。通衢大邑设立官局。民以他省钞至者。验明换本省钞行用。

论曰。是困天下之行旅也。余浙人。姑以浙之所至言之。由浙而至京师。甫出浙界。即所带浙钞不可用矣。由是而江苏而山东而直隶。所在用钞。必所在易钞。势必一易再易至数易不止。且以银易钱。无适不可。以钞易钞。必于通衢大邑。则迂道他出不能矣。由径取捷不可矣。其或阻风水雨雪昏暮。迫欲易钞行用。而官局尚远。当复如何。

兄榷曰。通衢大邑设一官局。以苏省而论。商贾至者日无虑千百。悉来验钞易钞。窃恐官局亦日不暇给。又曰。民间会票钱票。即于票之出入。暗中取利。又无抑勒之权。故随时收付。略无留滞。设立官局。则局中人皆为在官人役。其势如虎。民以他省钞至。不换则不可用。换则刁难勒索。控官所费愈大。不受其鱼肉不止矣。

## 第九

议者曰。五年或十年之后。钞法盛行。则民间之银。不得更以为币。惟为器[皿](血)首饰。卖买者不禁。私以银为币者。亦不加刑。第没入其银。以半赏告者。

论曰。天下之情伪。何可胜防。有物于此。值银一两。有银杯于此。其重一两。因以杯市。推而至于十两百两皆然。将以其为器[皿](血)而舍之乎。抑以其为币而没入之乎。而其真以银为器[皿](血)者。吾恐蠹役地棍之伺其后而执之也。

兄榷曰。国家岁入银数千万。十年即数万万。民间之银。无虑毕收于上矣。而钞法又盛行。安得尚有以银为币之事。十年之后。而民犹以银为币。则钞法之不行可知。

## 第十

议者曰。十年或二十年之后。银既毕收于上。则许商人以钞易银。打造银器。止作半价用。不准为币。民间如有未换钞之银。亦止准其为器皿。若以银易钞。亦止作半价用也。

论曰。凡物多则贱。少则贵。天下之银。一耗于漏卮。而再锢于府库。则少极矣。不待十年二十年。其价之贵。将不可思议。乃欲预悬半价之令耶。嘉庆时银每两易钱八九百文。今渐增至二千有奇矣。吾又不知所谓半价者何价也。

兄榷曰。现在之银价。尚日贵而不能使贱。乌能定将来之银价。

## 第十一

议者曰。欲行钞。必先将条例布告天下。使人人知行钞之利。又誓之明神。永不变法。按钞法莫患于屡更。既不变法。则百姓自无疑惧矣。论曰。条例一颁。即人人皆知银之将变为纸。断无有以为利者。永不变法。谈何容易。夫宋金元之变法。非乐于变也。钞有所不行故也。有所不行而务欲其行。则不得不变。变之而仍不行。则不得不屡变。而其不行也。以不利故也。非不利于上。而不利于下故也。苟上下皆利。则古人岂不知变法之不可耶。又何待誓之明神而百姓始不疑惧耶。

## 第十二

议者曰。藏钞皆用函。官库及富家以黄金。贫家以石。则火不能灾。论曰。火炽而金熔。屋塌而石碎。可若何。千贯大钞。长尺而阔二三尺。卷之盈握。函加大焉。长过其卷。厚以分计。一函之费。约黄金三四十两。以近时金价计之。可值千贯。以千贯之函。藏千贯之钞。钞而可用。是函与钞同价也。钞而不可用。则以黄金藏废纸矣。

## 第十三

议者曰。行钞之初。官俸悉加一倍。本俸暂予以银。加俸悉给以钞。论曰。民间惟完纳粮税乃用钞。非重钞也。以官之必欲收钞。而又诱以二分之利也。外此无所用钞矣。然而官有钞俸。将强民以必用。京官无权。先取物而后偿钞。其势必至于罢市。外官威重。抑配富户。责令出物与钱。不肖者或更责其出银。否即以阻挠钞法之罪。钞之罔民自禁票始。钞之厉民自增俸始矣。

兄榘曰。凡官欠民债。皆可以钞抵矣。

## 第十四

议者曰。商人与外洋交易。但准以货易。不准以银。如彼国以银来。则令其先易中国之钞。然后准其买货。

论曰。银不为币。但当虑其易鸦片耳。其它货物何为不许以银。举世皆忧彼以银去。而此独恐彼以银来。异哉。

## 第十五

议者曰。前代不喜行钞。由于单纸易坏。

论曰。元织绫钞。非单纸矣。又造银钞。不易坏矣。而皆不行。何也。

## 第十六

议者曰。钞可易钱。钱可易钞。何至视为虚券。

论曰。大钞皆虚券耳。惟小钞乃得易钱。而一贯仅十大钱。百文仅十中钱。就令大钱中钱可量易小钱。要之通计天下虚券无虑什九。实券不能什一也。

## 第十七

议者曰。钞有号数之可稽。有印章之可辨。盗贼取而用之于市。未有不立败

者。

论曰。劫钞于此邑。用钞于彼邑。比事主具呈报官。官据其号数印章移文他邑。则钞已用于市。而盗贼之免脱久矣。徒令胥吏执市人为盗耳。

### 第十八

议者曰。青苗之利。取之百姓者也。故利有限而民受其害。行钞之利。取之天地者也。故利无穷而君操其权。

论曰。青苗之利。以钱取利也。民有不愿领者。当时有司犹以抑配从事。行钞之利。以纸取利也。民有不乐受者。今日州县能毋以阻挠致罪乎。君操其权而民受其害。厉于青苗矣。

### 禁铜条论

许楣

#### 第一

议者曰。设立收铜之局。民间铜器。以钞倍价收之。禁绝铜器铺。以铜私相卖买者。没入其器。更不加罪。胥吏不得向民间搜括。以致骚扰。

论曰。民间铜器。其利用者多矣。虽以倍钱收之。未必尽应也。何况倍钞。以铜器私相卖买。非首告官安得知。自好之士。焉首告。首告非蠹役即地棍耳。而蠹役地棍得钱即已。又焉遽行首告。首告必诬执人于市。而劫其铜器。曰予我者舍汝。不且以私卖买入官。懦者委而去之。强者与之争。然后牵以告官矣。官方以收铜为功。讎复置辨。不过没入其铜。驱其人令出而已。如是而犹曰胥吏不得向民间搜括。以致骚扰。吾不信也。

#### 第二

议者曰。禁绝打造铜器之铺。立官铜铺。但造乐器锁钮。以便民用。

论曰。金史载正隆而降。铜禁甚严。民间铜器不可阙者。皆造于官而鬻之。既而官不胜烦。民不胜病。乃听民冶铜造器。而官为立价以售。其弊若此。顾亭林日知录。博考禁铜之令。而终以一言断之曰。今日行之。不免更为罔民之事。谅哉。

兄榘曰。金史但言官不胜烦。民不胜病。而不言官之何以烦。民之何以病。今为引伸其绪。民间铜铺。所在有之。通都大邑。或至数十。然民为之则不觉。官为之则即一县一铺。欲以令长而兼商贾之事。是官不胜烦矣。民间铜铺买卖低昂。愿否任便。官卖。则任事者不免于定价外多取。设有损坏。皆当就官铺修治。试举极琐碎事言之。假令门户箱篋锁坏。常时铜工一呼即至。而官铺不能。能亦日不暇给。又寫远之处。更无暇往来仆仆。其它难以枚举。是民不胜病矣。

### 铸大钱条论



许楣

议者曰。当百钱须雕为龙凤形。约费工本九十余文。当十钱约费工本九文。当一者适与工本相当。

论曰。铸钱犹印书也。铸钱之精在治范。印书之精在雕板。假以当百当一钱形雕诸板。一则雕为龙凤形。工巧绝伦。一则寻常钱形。其雕工之相去。虽百倍可也。及印以佳纸精墨。则其工一耳。铸钱岂有殊乎。而相去至九十倍。何其不伦也。然议者于龙凤形不言铸而言雕。则是铸为钱形而加以雕工者。若是。则吾不能知矣。

### 钞币杂论

许楣

#### 第一

议者曰。宋皮公阉言交子之法。必积钱为本。此名言也。然今之时势与宋异。百姓家有亿万之银。国家造钞以易之。民间所有之银。即国家用钞之本。岂必先务积银也哉。

论曰。若是。则宋时百姓家非无亿万之钱也。国家非不造钞也。民间所有之钱。即国家用钞之本。何不即以易之。而先务积钱也哉。夫百姓家有亿万之银。而国家造钞以易之。是以钞为易银之本耳。何尝以银为用钞之本。而况宋不能以无钱之交子易民之钱。今安能以无银之钞易民之银哉。吾不知今之时势与宋异者何也。

#### 第二

议者曰。宋孝宗以金帛易楮币。藏于内库。一时楮币重于黄金。

论曰。楮币不行。以金帛易之而重。吾见黄金之重于楮币矣。未见楮币之重于黄金也。且金帛取之于民。楮币官所自有。孝宗何不以楮币易金帛。而以金帛易楮币。楮币重于黄金。民间何不宝藏楮币而甘易金帛也。

兄榘曰。楮币而至于收。不待辞费而知其轻矣。

#### 第三

议者曰。论者谓金章宗时。以万贯老钞易一饼。妄言行钞则物价腾踊。不知物价之腾踊。原不关于行钞。汉董卓之乱。五十万钱易米一石。石季龙时金一斤易米一斗。此皆因米极少。非关用钱与金之故。

论曰。谓行钞而物价腾踊。此论者不善立说之过。夫以万贯老钞易一饼。非饼之贵。乃老钞之贱耳。董石之乱。则诚米贵。而非钱与金之贱也。

#### 第四

议者曰。元顺帝元年。以御酒龙衣乞粮张氏。亦可见当时所乏者粮耳。而钞固未尝不足。视明季之苦于无财者有间矣。

论曰。所乏者粮。则以钞易粮可矣。安以御酒龙衣为哉。独不观诸史乎。至正二十一年。置宝泉提举司。铸钱并印造交钞。未几交料散满人间。京师料钞十锭不能易斗粟。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交易。公私所积之钞俱不行。然则钞固未尝不足。而其无财与明季何异。

#### 第五

议者曰。明李雯言元有中国盐制独为详密。一引之贵。至中统钞二百五十贯。岁入之数。中统钞七百六十六万二千余锭。以金计之。为一千五百一十二万二千余金。盐利之盛。极于此矣。案元史增至一百五十贯。与此不符。又中统钞每两贯同白金一两。此以白金二两当中统钞一锭。而数又小有不符。当作一千五百三十二万四千余金。

论曰。一引之贵。至一百五十贯。从元史。此与万贯老钞易一饼。虽相去悬殊。而情事正同。乃钞之贱。非引之贵也。考元史中统二年。每盐一引重四百斤。价银七两。至元十三年。改为中统钞九贯。其后累增。至延佑间遂为一百五十贯。几十九倍于至元矣。又考大德中。官卖盐四斤八两。值钞一贯。后乃至一斤一贯。议者极口元之钞法。而物重钞轻之弊如此。钞课千万。仅当今银课数十万耳。何盛之有。

#### 军储篇四

#### 魏源

问曰。近世银币日穷。银价日贵。于是有议变行楮币者。其法本于唐之飞钱。宋之交会。其用同于近日北五省之会票。淮南之根窝。其说倡于嘉庆中鸿胪卿蔡之定。推衍于近日吴县诸生王鏊。且述崇祯时部臣议行钞十便。曰造之省。用之广。藏之便。之轻。无成色之好丑。炉冶之销耗。绝银匠之奸伪。盗贼之窥伺。铜钱废而尽铸为兵。白金贱而尽充内帑。果足通银币之穷。佐国用之急乎。曰宋臣叶适有言。王安石青苗手实诸法。桑宏羊所不为。蔡京改行钞币。以盗贼之道。诱赚商旅之财。又王安石所不为。何者。唐之飞钱。宋之交会。皆以官钱为本。使商民得操券以取货。特以轻易重。以母权子。其意一主于便民。而不在罔利。犹是周官质剂之遗。譬如以票券钱。非即以票为钱。以窝引中盐。非即以窝为盐。皆有所附丽而行之。至蔡京改行钞法。则无复官钱。而直用空楮。以百十钱之楮。而易人千万钱之物。是犹无田无宅之契。无主之券。无盐之引。无钱之票。不堪覆瓿。而以居奇。宜乎奸伪竞起。影射朋生。不旋踵而皆废。金元明代。竟不鼓铸而专用钞。重以帝王之力。终不能强人情之不愿。如欲复行。窃恐造之劳。用之滞。敝之速。伪之多。盗之易。禁之难。犯之众。勒之苦。抑钱而钱壅于货。抑银而银尽归夷。有十不便而无一便矣。然楮币不可用。而更币之法不可不讲。请先陈历代各币之兴废。而后效其说。

汉世银价极贱。朱提银八两。直钱千有五百八十。他银八两直千。朱提县名属犍为。出善银汉武帝造白金三品。其一重八两。圜之。其文龙。直三千。民废不用。夫白金非楮。武帝稍增其价。而遂不行。况以楮代币。视白鹿皮荐直四十万。其笼利又甚倍蓰。其不可行一也。宋太祖取唐代飞钱故事。许民入钱京师。于诸州换给。开宝三年。置便钱务。令商人诣务入钱者。即日给券。又诸州。商人赍券至者。当日付钱。不得住滞。违者科罚。其后成都守臣寇瑊以蜀人苦铁钱之重。私券贸易。富户主之。及富人货衰不能偿。争讼数起。请官置交子务。禁民私造。诏岁造交子。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贯。新旧相因。其用意便民如此。及大观中。蔡京更钞法。则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至引一缗。当钱十数。封椿旧积。绝口不言。尽失交会之本意。绍兴中年。始诏会子务隶都茶场。正以商请茶盐香矾等岁千万贯。不独特见钱以为本。然钞引止凭以取茶盐香货。而会子则公私买卖支給。无往不用。且自一贯造至二百。以尺楮而代数斤之铜。以一夫而运万缗于千里之远。赍轻用重。流落民间。即同见镗。其究必有最后受累之人。其罪究归最初作俑之人。仁者其忍出此。其不可行二也。绍兴元年。因婺州屯驻。舟楫不通。钱重难致。诏造见钱关子。赴榷货务请钱。愿得茶盐香货钞引者听。三十年。又诏淮浙湖北京西不通水路处。上借等钱。许用会子解发。是交会原以通舟运之穷。故大观中蔡京钞法。惟江浙湖广福建不行。盖水乡通舟。运钱甚易。故至今钱票亦不行于江浙楚粤。今欲以西北之票。强诸东南。纵有官钱。尚非民愿。其不可行三也。

王氏钞币刍言。谓果欲行钞。必尽废天下之银然后可行。是即洪武永乐禁银钱以行钞法之意。其时罚禁愈严。钞壅愈甚。四川使臣至遣吏以银诱民市而执治其罪。卒不能革。而金宣宗贞佑三年。河东宣抚使胥鼎上言。民间市易。多用见钱。而钞每贯仅直一钱。曾不及工墨之费。请权禁见钱。自是钱货不通。富家内困藏镗之限。外弊交钞屡变。窘乏坐化。商舟皆运钱贸易于淮南。钱多入宋。识者谓其弃货财以资敌国。今日果禁银行钞。不过尽驱纹银于西洋。其不可行四也。王氏又谓前代钞弊不行。由楮印潦草。制造不精。然金元光中。以绫印制元光珍货。同银钞行之矣。元世祖中统元年。别造丝钞。曰中统元宝。又以文绫织为中统银货矣。不但无楮印之潦草。且旧钞昏烂者。又委官以新钞倒换矣。乃金代则银价日贵。宝泉日贱。几于不用。元代则鼓铸不给。新旧滋弊。与银钞皆废。其不可行五也。洪武八年。折收粮税。金每两准米十石。银每两准米二石。计金五换三十年。诏以折收逋赋。重则困民。令金每两准米二十石。银每两准米四石。计金亦五换永乐十一年。更令金每两准米二十石。当银七两五钱又令交址召商中盐。金两给盐二十引。当银十两其时米盐断无如此之贱。特朝廷欲损上益下。故为此制以便民。使当时以银一两而买民四石之米

。金一两而买民三十石之米。则势必不行。今行楮币者。为损上益下乎。损下益上乎。其不可行六也。汉时银八两。直钱千。既过贱。金代铸银钞。每锭五十两。直钱百贯。旋铸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其价又过贵。其后银钞不行盖由于此明洪武中造大明宝钞。每贯准钱千文银一两。每四贯准黄金一两。则银钱之价酌中。而金价不及今四之一。然某氏谈往录。又言明初银每两兑钱六百。是则抑银重钞之令。非民间通行之价。及崇祯十六年。银每两兑钱千有六百。至二千有数百。乃严禁小钱。力复旧价。制卒不行。及 国朝顺治初。而银价复以两兑千。其时非有鸦片之患。盖前归流贼。故贼平始贱也。顾氏炎武言。万历中赤金止七八兑。崇祯中十兑。江左至十三兑。亦非由鸦片之故。盖世乱则藏金者多也。近十余载间。纹银每两由千钱至千有五六百钱。洋钱每圆由八百钱而至千有三百钱。人始知鸦片内灌透银出洋之故。夫流贼掠去之银。贼平即出。因避乱而藏镪兑金之人。乱定则其价平减。非若透漏外洋之有出无返也。近日沿海多避夷氛。苏杭赤金至廿三兑。近又复故。货币者。圣人所以权衡万物之轻重。而时为之制。夫岂无法以驭之。曰。仿铸西洋之银钱。兼行古时之玉币贝币而已。中国铜钱。西北行至哈密而止。西南行至打箭炉而止。自哈密以西。则行回部红铜普尔钱。一当内地铜钱之五。以五十普尔为一腾格。形椭圆首锐。中无方孔。打箭炉以西。则行西藏银钱。重一钱五分者。每六圆易银一两。重一钱者。每九圆易银一两。重五分者。每十八圆易银一两。自乾隆平定新疆西藏后。 命于天山南北路各城设局鼓铸普尔钱。文曰乾隆通宝。皆镌地名用国书回字矣。又 命驻藏大臣监造大小银钱。面文乾隆宝藏汉字。背用唐古特字。并于边廓铸造年分。如廓尔喀之式矣。是皆以 天朝货币。而仿外夷之式。

今洋钱销融。净银仅及六钱六分。而值纹银八钱有奇。民趋若鹜。独不可官铸银钱以利民用。仿番制以抑番饼乎。此币之宜更者一。古币以金以贝以刀布。宋金及明始用白金。钱粮用银。始于金代。而成于明正统以后。各视其时王之制。然必皆五行百产之精华。山川阴阳所炉。决非易朽易伪之物。所能刑驱而势迫。书曰具乃贝玉。古者财贿宝货。文皆从贝。锡我百朋。制详五等。食货志。大贝壮贝么贝小贝不成贝凡五贝。两贝为朋。大贝一朋。直钱二百十有六。壮贝一朋。直钱五十。么贝一朋。直三十。小贝一朋。直十。不成贝者。率枚直钱三。是为贝货五品。大贝四寸八分以上。壮贝三寸六分以上。么贝二寸四分以上。小贝寸二分以上。不盈寸二分者不得为贝。玉则古为上币。与贝皆行于三代。而废于秦世。我 朝臣服和阗叶尔羌。玉山玉河。岁时上进。充庭溢阙。乾隆时回部官山有禁。嘉庆中。始听民开采。今宜以贝玉佐银币之穷。上出宫府之藏。外榷官山之产。镌其等直。广其流布。物华天宝。民珍国瑞。

无倾镕冶铸之烦。无朽腐造之苦。此币之可推广者二。夫开矿以浚银之源。更币以佐银之穷。皆因天地自然之珍。为国家不竭之府。苟舍贝玉。舍银钱。而以楮代之。是不若行冥镪于阳世。陈明器于宾筵之为愈也。不若施画饼于凋荒。易告身以一醉之为愈也。恐鞅斯之酷不能行。桑孔之计有不屑也。

### 驳钞法议

周悦让

钞法之兴由于便民。及资以利国。其弊即不胜言矣。往岁议者欲以钱代银。而阻其法者在官吏。今兹言者欲以钞代银。将梗其法者在商民。钞法之利病。元臣刘宣吕思诚辈言之详矣。兹特据言者所牖扬推而辨之。一久而不变之未当也。夫前代行钞。非不欲久。特未久而法不行。又不获已。故变新钞以相权耳。如元之中统。亦以钞代银矣。乃变而为至元。复降为至正。至元至正。皆不得已者也。今初立法而期于不变。弊其可胜乎。即今南河方行京票。票之融滞。足可例推。情形立见。不必预议。一制钞欲精之无益也。法行虽其制之不精。犹行也。法不行而徒精其制。一钞之直。其价必不敌一金。况十两五十两乎。无补徒费。殊所未悉。一预定钞额及银钞息耗之未宜也。言者欲十年行钞千万。而以钞易银者。平以市易库为之息。夫钞千万两。以所言核之。当为钞六十万定。十年制之。当一年为六万定。一年之中。除去天时人事之不虞。实功得三百日。度日当为定二百而后足。每机日制五定。而攀花踏蹊。机须二人。八十人为四十机。而二百定之钞始足。人日工直。不下银一钱。钞定料价如之。六十万定之钞。度用银六万两。人之工直。年计银二千八百八十两。十年计之。加以四闰。度用银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两而后足。而设立管钞之局。官吏必多。添出织造之科。器具宜备。工食物价。则十年之间。奚翅费十万两而不偿也。又是千万之钞。每一出入。市库之分平。亏为二十万两。校以为常。一年之中。钞十出入。即亏二百万两。不过五年。千万之钞。尽以补银之亏而不偿矣。使复改为出入一律。即商必不乐而撤业罢市矣。以此为利。所未能喻。一钞与银平用之不行也。夫钞之不能与银争也明矣。银实而钞虚。民皆重银而轻钞。今出入必银钞各半。其出之也。官吏民商固无如何矣。其入之公也。必将绌银而赢以钞。不复守各半之约。将拒之乎。民必以为官将轻钞而钞益速弊。曲容之乎。则钞不他用而唯以充公。数年之后。以千万出。仍以千万入。库藏唯钞。无复见银。名曰裕国。实以虚帑。精于言利。岂宜若是。一钞法通行之不能也。今日库帑之亏。由于银乏。而银所由乏。阑出为多。洋海之外。钞法不行。则惟以银给之矣。往日内地重银。银虽出洋。而居奇者。犹厚积以邀不时之需。今内地可以钞代。是益岁驱千万之银入洋而不返也。昔金源用钞。钱皆连舶而入于宋。谋国之失。可为前车。凡此五弊。势所必然。况行之既久。至

于钞轻而人不受。则强派之法必生。钞伪而官不办。则追捕之狱必起。数年之间。政烦刑滥。可以逆睹。 圣主在上。岂宜有此。夫计事者必明本末。生利者必权子母。得其本者事行。丰其母者利出。今欲齐其末而背本。顾其子而遗母。兴利若是。未之前闻。

### 答王亮生论钞币书

包世臣

亮生先生足下。客腊奉手书。兼示大着两册。古文一道。本无定法。惟以达意能成体势为主而已。尊作传记书论备。不拘守古人格辙。而自远尘俗。较之哲兄惕翁。令人兴难弟之叹矣。钞币一事。足下研究数十年。乃为书刊布。近又以为尚有不尽者。更加探讨。务求尽善。况复不自满假。以稿本邮质鄙人。薄植浅识。岂宜当此。然真读书人有心世事。固应如是精益求精。但当世学者未见异人耳。钦佩之忱。无可言喻。然君子立言。必期可推行而无窒碍。以千里未接一面之人。再辱不耻之问。苟有异同。亦不敢不自竭其狂瞽以助高深也。钞法上利国而下便民。事理至明白易晓。所可虑者。一则细民不信从。一则匪人为奸利。欲细民之信从。世臣前致渊甫书。所云未议行。先议收。而收之莫如正供常例二事尽之矣。然前书谓奇零乃杂用银钱。未免重钱轻币。当以相半乃为善耳。杜匪人之奸利。世臣前答足下书。所云取高丽及贡宣两纸之匠与料。领于中官和合两法为纸。即使中习其法。而两匠则终身不出。其纸既可垂久远。而外间不得其法。无可作伪。固已得其大端。然钞有大小。则纸亦随之。虽至小之钞。皆令四面毛边。更考宋纸宽帘之法。使帘纹宽一寸以上。又用高丽发笈之法。先制数大字于夹层之中。正反皆见。此为尤要也。足下征引五六百年已事。并及成说。以明行钞非衰世苟且之法。非小人务财用之举。甚盛心也。大旨已明。不必更条分缕析。多列款目。条列一多。不能不少有得失。一有得失。则訛訛者争持之。以为阻挠之柄矣。前明倪文贞十便之说。惟以铜尽铸军器一便。或当时机宜。未能悬揣。至银实帑一便。其中具有妙用。一则足资歛动。一则实济缓急。盖缓急之时。钞或不行。而银则未有不行者也。轻重相权不相废。为古今之至言。行钞则以虚实相权者也。银钱实而钞虚。古人三币之制。上币想非民间所常行。黄金为中币。而汉书曰黄金一斤值钱万。是仍以钱起数。则币之流通者惟刀布耳。唐以前银止为器。其时银产尚少也。近世以钱为国宝。而银以便总统之用。至夺黄金之权。是地不爱宝。非人力所能轻重之也。惟一切以银起数。而钱反听命于银。未免太阿倒持耳。足下欲于行钞之后。即下废银之令。仍恐怀银者失业。斟酌许其为器。取今值之一半。足下假藏镪大万。不数年即折阅其半。谅亦未甘从令也。且行钞而废银。是为造虚而废实。其可行乎哉。十数年内。银贵而公私交病者。以仅以银为币。不惟珠

玉黄金不为币。而钱亦不为币故也。今法假银罪止遣。私铸则至殊死。是固重钱而轻银已。民间称富室曰有钱。下至博徒无论大小摊场皆曰赌钱。从未闻以银为说者。是钱之当为币也明甚。然 国家地丁课程俸饷捐赎。无不以银起数。民间买卖书券十八九亦以银起数。钱则视银之为高下。故银之用广。富贵家争藏银。银日少。盐米必需之物。商贾买之以银。卖之以钱。故物价腾涌。欲救此弊。惟有专以钱为币。一切公事皆以钱起数。而以钞为总统之用。辅钱之不及。然银价久昂。制钱一千当银一两。例有明文。一旦改银为钱。难免失望。兵饷尤难调和。似宜将兵饷月给银一两者。改为给制钱千三百文。其它俸廉应支之项。皆酌改为旧准银一两者制钱千二百文。统计现在春秋二拨每年各直省报拨之项。约一千七百余万两。当加出制钱四百万千。每年正供杂款课程常例岁入四千万两。以脚价为说。旧输银一两者改为制钱千二百文。羨耗同之。是每岁可加入钱八百万千。出入相乘。有盈无绌。各省现征钱粮。至少之处。每两收制钱一千八百文。经征官解司一正一耗加火工解费。每正银一两须银一两一钱七八分方敷。而一千八百文不能得市价银一两一钱七八分。小民共知银一两钱一千之例。以千八百文输官。怨讟已起。而官每两尚须赔钱二三十文不等。若改为输钱。是一正一耗。止须钱千三百二十文。此外则官可资为办公之需。虽有贪吏。不能不减于旧数。民之从令。不待其辞之毕也。如是。乃可决行钞矣。造钞既成。由部发各布政司转发州县。州县必立钞局。与民平买卖。其水陆大镇店去处。由司设局。大要卖钞收银。必照市价。倾谿批解之费。不可以累州县。宜据旬报为准。州县以九四折解司。司以九七折解部。富民见行钞之便。知银价必日减。藏镪必出。镪出益多。而用银处益少。银价必骤减。然须消息盈虚。使至库纹一两准制钱一千而止。是其大纲。钞宜始于一贯。一锭之数也。终于五十贯。一宝之数也。如尊说至千贯以便藏者。原行钞之意。以代钱利转移耳。非以教藏富也。尊议云。造百万即百万造千万即千万。是操不涸之源。云云。从来钞法难行而易败。正坐此耳。初届造钞。以足当一岁钱粮之半为度。陆续增造至倍于岁入钱粮之数。循环出入。足利民用即止。行钞之初。银价尚昂。利之归国者。不过五成。银价渐减。利可七成。通行之后。利可九成。凡官民相交之事。必有耗折。如近日收漕明加之比。岂可如尊议于钞载明文别加虚数。名为利民。更生枝节。凡善谋国者。夺奸民之利权。以其七归之良民。而以其三归之公上。事乃易行而可久。行钞则主于揽。兼豪强及钱庄虚票之权。以归之上。而其利则官与民各得其半。与他术稍殊耳。至于钞纸上写格言选书手之说。以为富而寓教。则尤为隔膜。教亦多术矣。古书具在。何必此。若谓珍藏佳书。试问藏钞者。为藏钱耶。为藏书耶。唐之开通。宋之大观。皆精书。世固有一二人宝玩之者。岂可通之齐民乎。尊议又兼铸当

十当百大钱。以济现钱之乏。而严铜禁以饬钱法。云云。钞法一行。则现钱足用。而私铸自息。

铜禁之严。莫如 宪庙。其时政事无不令行禁止者。而铜禁竟不能行。况可必于今日乎。当十当百。法虽自古。然唐以河北之故举行之。深不便民。不数年皆准常钱当一乃已。而数年中官费不偿。民之受其害者已伙。又尊议盗贼得之而用于市则立败。及海洋载鸦片土来者。得吾钞则不能行于彼国。势将自止。以此为断盗源烟土之二大利。益非事实。今盗贼得会票钱票用于市而不败者多矣。何尝无号数可稽印记可辨乎。中土既禁用银。祇许为器得半价。是正可用以买土。岂不驱银尽入外夷乎。足下行钞之议。载于前刻者。读之而信以为必可行者尚不数人。若必欲禁银。且禁铜。铸大钱。言之恐斯世罕有能读之终卷者矣。盛业以此被阻。世臣所深惜。故敢贡其私意。要之钞法非盛时不能行。尊议固已明言之矣。然亦止救弊之良策。世臣见三十年来求利之术至亟而迄无效。故力持此论。若即以为理财之大经。则世臣亦未敢附和也。

议覆钱票有利无弊疏道光十八年

贺长龄

窃臣接阅抵钞。奉 上谕。宝兴奏近年银价日昂由于奸商所书钱票注写外兑字样辗转磨兑并无现钱请严禁各钱铺不准支吾磨兑总以现钱交易以防流弊等语着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会议具奏并直省各督抚妥议章程奏明办理钦此。臣惟政在便民。道崇简易。钱之有票。犹银之有票。盖以运实于虚。方能流转无滞。而虚不废实。仍有现钱可资。非如楮币之即以纸为钱。不能课实也。原奏谓辗转磨兑。并无现钱。臣以为非无钱也。盖缘交易之时。不必即有用钱之事。遂以票兑换而去耳。如果需用甚切。即安能以空纸当实钱。小民虽愚。谋利则智。不待法令之程督也。且今日之银票。其每岁所会兑。盖数倍于钱矣。而银乃日贵。更何得以钱贱之故。归咎钱票乎。就臣愚见。钱票不独无弊也。兼有数利焉。钱质繁重。难以致远。有票而运载之费可省。得交易远方。其便一也。钱有良恶之异。为数又易混淆。今但以票为凭。并可不必拣钱。不必过数。省去许多烦扰。其便二也。且也小票随身。更无宵小盗窃之虞。又免船水沈溺之失。其利殆不可胜计。臣尝考之前史。钱票盖亦便国。不仅便民也。唐宪宗时。令商贾至京师。委钱诸路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而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曰飞钱。宋太祖时。令商旅投牒三司。乃输钱于左藏库。而以诸州钱给之。后因制为便钱务。所谓合券者。盖即今之会票。商既便于取携。官亦藉省赍运。国民两利。莫善于此。明臣邱浚大学衍义补按语。谓今世亦可行之。但恐奉行者给受有停滞之弊。出入有减换之弊耳。臣以为唐宋上下通行。实有裨于国计。今若禁民兑会。何以顺乎人情。仍请一仍其旧。于计为便。



缘奉 饬议。谨就管见所及。据实直陈。是否有当。伏祈 圣鉴训示。

会议钞法请暂行银票期票并开设官银钱号疏户部

咸丰二年九月初三日。奉 上谕。花沙纳奏请行钞法一折着前派会议筹备军饷之王大臣等一会同户部详议具奏钦此。嗣于十月二十八日。臣等会奏筹备军饷折内。暂行银票期票。声明行票之法。与行钞相关。请将奉 旨交议左都御史花沙纳条陈行钞一折。归核议。以免歧异而资利用等因。奏奉 朱批。依议钦此。钦遵在案。臣等伏查两载以来。军需河饷。糜帑已二千数百万两。以致度支告匱。筹划维艰。中外臣工。志切 国计者。无不竭力殫忱。各抒所见。而请行钞法者为多。合观诸臣之论。大抵远取唐宋飞钱便钱之遗意。近譬民间钱票会票之通行。以为济困之策。无以逾此。而其中虚实之各判。疑信之攸分。与夫兴废久暂之代有异同。通滞利弊之不相假借。似未有灼见真知。俾克立时措手。可有把握之处。是以户部于请行钞法诸奏迭经议驳。而于会筹军饷折内。有行用银票期票之请。诚以利源可自上开之。而流之通塞。又必自下权之。钞法可徐图而未可骤举也。兹据左都御史花沙纳奏称。为今之计。欲求万全之策。莫若酌行钞法一事。因臚列造钞行钞换钞三十二条。并敷陈用钞十四利等因。臣等窃惟生财胥本乎大道。而立制尤贵乎因时。现在军务未竣。各省防剿兼施。所筹无非急款。与其用久未奉行之法。而收效稽迟。不如就从前本有之财。以力图周转。再四筹思。公同酌议。僉谓京师钱票流通。就其法而扩充之。民以习见而相安。事以推行而尽利。拟请暂行银票期票。仿照内务府官钱铺之法。开设官银钱号。以便支取。并查臣等前于议覆詹事府少詹事阜保奏请酌抽帑本折内。声明当杂各商本银。另筹周转之法。兹拟除各省盐商帑本毋庸议提外。请于各省当杂各商生息帑本内。每省酌提十分之三。由该州县解交藩库。勒限三个月。由藩司造册报部候拨。户部核明银数。计应造一百两暨八十两五十两之票若干张。汇发该省藩司。按原提本银数目。分给各该当杂商。准令该省捐纳封典职衔贡监之人。向各商买票报捐归还。原提各商银款内。有畸零尾数。即以现银令其找足。其各商应缴息银。仍如其旧。如此一为转移。于商无亏。而于事有济。应令该管地方各官妥为办理。毋致胥役别滋扰累。亦不许商人藉端阻挠。又各省有现存未买谷价银两。应令各直省督抚转饬藩司。勒限三个月。查明此项存银若干。无论在藩库属库。酌量催提。先行报部听候拨用。其发交银票归还各该州县原款之处。亦与酌提当杂商帑本办法相同。俟各该省丰收买补之时。令捐生交银领票报捐。地方官即将所交之银买补。并请于京城内外招商设立官银钱号三所。每所由库发给成本银两。再将户工两局每月交库卯钱。由银库均匀分给官号。令其与民间铺户银钱互相交易。即将户部每月应放现钱款项。一概放给钱票。在官号支取。俾现钱与钱票相辅而行。

辗转流通。兵民两有裨益。

至在京王公百官俸银。向分二八月两次支领。今拟请世职自亲郡王以下伯以上。文职自四品以上。武职自二品以上。均给与期票五成。统限于八月初一日持票赴库关支。其秋季俸银。准此递推。以上各条。如蒙 俞允。臣等即行文各省督抚暨八旗都统钦遵办理。至开设官银钱号处所。应由顺天府府尹督饬大宛两县。购铺房。由五城坊官。招殷实商人。加具保结。送部核办。其左都御史花沙纳奏请酌行钞法以济要需之处。即在银票期票及官银钱号票内。逐渐试行。自毋庸另议。所有臣等会议拟请暂行银票期票酌提当杂商帑本及各省现存谷价抵放王大臣俸银并开设官银钱号缘由。理合恭折具奏。伏乞 皇上圣鉴训示遵行。

条议钞法疏咸丰元年

监察御史王茂荫

臣维用人理财。二者固分本末。然当务为急。今日之需才急矣。而理财亦正不容缓。粤西之军务未息。河工之待用尤殷。 国家经费有常。岂能供额外之用。于是部臣又有开捐例之议。夫捐例之弊。人皆知之。岂部臣独不知之而为此议耶。不得已也。臣观自汉以来。不得已而为经国之计者有二。一曰铸大钱。一曰行钞币。二者之利同。而其难以经久亦略相似。然臣尝考铸大钱。如汉元鼎迄明。兴者数矣。曾不三五年即废。钞币之法。昉于唐之飞钱。宋初因之置便钱务。可考者。至道末。商人便钱百七十余万贯。天禧末。增二十三万贯。计其流行已三四十年。交子之法。自天圣至大观。行之七八十年。会子之法。始自绍兴行之。终宋之世。有元一代皆以钞行。明沿用之。至宏正间始废。盖亦行百有余年。是钞又不能久中之尚可久者也。臣见往年议平银价。内外臣工多为铸大钱之说。因私拟为钞法。以为两利取重两害取轻计。钞之利不啻十倍于大钱。而其弊则亦不过造伪不行而止。 国初造钞岁十余万。行之亦经十年之久。其行也所以辅相夫不足。其止也即以裁成夫有余。 圣神妙用。百世可师。济用权宜。似莫逾于此。顾臣虽拟之。久而不敢上者。诚恐奉行不善。转为法累。苟可无需。自不必行。若为不得已之计。则刍尧之愚。似宜陈之以备采择。用是不揣冒昧。敬将所拟钞法十条。恭缮进呈。伏乞 皇上圣鉴。

一推钞之弊。钞之利自不待言。行钞之不能无弊。亦人所尽晓。然知有弊而不能实知弊之所在。知弊之所在而不能立法以破除之。则钞不行。间尝深思切究。即古来行钞之弊而详推之。盖有十端。一则禁用银而多设科条。未便民而先扰民。二则谋擅利而屡更法令。未信民而先疑民。三则有司喜出而恶入。适以示轻。四则百姓以旧而换新。不免多费。五则纸质太轻而易坏。六则真伪易淆

而难识。七造钞太多。则壅滞而物力必贵。八造钞太细。则琐屑而诈伪滋繁。九则官吏出纳。民人疑畏而难亲。十则制作草率。工料偷减而不一。诚能举此十弊去之。先求无累于民。而后求有益于国。方可以议立法。

一拟钞之值。元以前未尝用银。故钞皆以钱贯计。今所贵在银而不在钱。则钞宜以银两计。过重则不便于分。过轻则不便于整。请定为两种。以十两者为一种。五十两者为一种。十两以下。则可以钱便之者也。十两以上至数十两。则皆可以十两者便之。百两以上至数千两。则皆可以五十两者便之。其平色则以库平足色为准。既以便上库。亦以便流通。盖即仿现行库饷锭式。以免琐碎参差之弊。

一酌钞之数。钞无定数。则出之不穷。似为大利。不知出愈多。值愈贱。明季钞一贯至不值一钱。于是不得不思责民纳银以易钞。不得不思禁民用银以行钞。种种扰民。皆由此出。宋绍定五年。两界会子。多至三亿二千九百余万。此所以不行也。宋孝宗曰。会子少则重。多则轻。此钞法之扼要也。请仿 国初之法。每岁先造钞十万两。计十两者五千张。五十两者一千张。试行一二年。计可流通。则每岁倍之。又得流通。则岁又倍之。极钞之数。以一千万两为限。盖 国家岁出岁入。不过数千万两。以数实辅一虚。行之以渐。限之以制。用钞以辅银。而非舍银而从钞。庶无壅滞之弊。

一精钞之制。自来钞多用纸。故有楮币之名。既易曹少烂。尤易造伪。今拟仿古者用币之意。请由户部立一制钞局。先选织造处工人。以上等熟丝。织如部照之式。分为两等。方尺有五寸者为一等。方尺有二寸者为一等。四围篆织花纹。中横嵌大清通行宝钞六字满文于额。直嵌大清宝钞天下通行八字汉文于两旁。按每岁应制钞张数造办。以方尺五者为库平足色纹银五十两。尺二者为库平足色纹银十两。选能书吏于钞中满汉合璧作双行书。每年拟定数字。每字一千号。编为一簿。钞之前。按簿上每张填某字某号。钞之后。书某年月日户部奏准大清宝钞与银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若干两仍给犯人财产诬告者坐。皆汉书。再请飭另铸大清宝钞印一颗于中间。满汉纹银数上钤以印。前某字某号上。钞与簿钤骑缝印。钞质必厚实如上等江绸。篆文必细致。满汉书必工楷一律。印文必完整。印油必鲜明。监造各官有草率不如式者治以罪。禁民间不得私织如钞花样。有犯必惩。再请飭于制钞局。特派一二有心计之员。另处密室。于每钞上暗设标识数处。所设标识。惟此一二人知之。仍立一标识簿。载明每年之钞。标识几处。如何辨认。封藏。以便后来检对。其识按年更换。以杜窥测。一切均不得假手书吏以防泄漏。如此则造伪甚难。辨识甚易。伪造之弊。庶几可杜。且绸质较足经久。亦不致遽虞曹少烂矣。

一行钞之法。立法必自京师始。如部中每岁制钞十万。请先以一万分颁五城御

史。令传属内殷实之银号。当堂将钞酌为颁发。取具领状。由城移送银库。银号领钞。准与微利。每库平五十两者止令缴市平五十两。库平十两者止令缴市平十两。限于领钞后。次月随同库上收捐时。将银缴库。银号领钞后。许加字号图记花字于钞之背面。听各处行用。并准兑与捐生作捐项。与银各半上兑。余钞九万。酌分各直省大都会及东南两河。交各督抚饬省会州县发交钱粮银号。其银号领钞。亦如京城准与微利。库平止缴市平。将银于次月缴纳各州县库。领钞之银号。亦准加字号图记于钞之背面。听各处行用。并许为办解钱粮。与银各半解司。其有无钱粮银号之州县。或交官盐店与典铺。凡京城之银号。自多捐生兑换。外省州县之银号。有专为办解钱粮者。盐店典铺亦皆与官吏较亲。倘书吏再有需索之弊。许该捐生银号等指名呈究。该管官即严行惩办。庶几民情无所疑畏矣。

一筹钞之通。京城发银号之钞。许捐生作兑项。则钞仍归于部库。库上每月应放款项。除零星散数不可给钞外。如数十百两以上者。部库均可酌量以钞搭放。凡领钞者。如兵饷马干不便分析。即可向银号兑银散给。钞上有银号图记。如他银号未晓。即向原加图记银号兑换。自属甚便。该银号收钞。仍可为兑与捐生之用。外省发银号之钞。许其解充地丁。则钞仍归于藩库。该省每年应放款项。该藩司酌量以银与钞各半发给。领钞者。均令就各州县钱粮银号兑换。该银号得钞。仍可为办解钱粮之用。在各该银号以银易钞。既听各处行用。且可为捐生上兑捐项。办解钱粮。并无苦累。如或故意勒掯不兑换。扣减不如数。许民人指控。治之以罪。凡民畏与官吏交。而不畏与银号交。如此。而疑畏之弊益除矣。

一广钞之利。钞法行之自上。原不强民。然利轻资与行远。无成色与重轻。较之金银。于民为便。内而顺天府五城。外而督抚州县。令出示晓谕。使民咸知此意。听民人等向银号兑换行用。并听为随处上纳钱粮兑换银钱之用。再请饬发钞专在省会州县。而收钞则凡天下州县必令于城内立一收钞银号。无论本地异乡民人。有持钞至者。或作交钱粮。或兑换银钱。均即如数兑交。各州县收钞后。均可为办解钱粮之用。如行钞数年。而州县有并无钞解充地丁者。是该州县办理不善。使钞不得通于该处。该督抚查明即行参处。京外各行钞银号。均饬于招牌上加钞字。有持钞至者。均即兑换。毋许抑勒。各州县解藩库者。均令于钞正面之旁。注明某年月日某州县恭解。至民间辗转流通。均许背面记明年月。收自何人。或加图记花字。遇有伪钞。不罪用钞之人。惟究钞所由来。逐层追溯。得造伪之人而止。如此。而民无用钞之苦矣。

一换钞之法。部库令一人专司钞之出入。每收钞时。必详审钞之正反面。不必待其昏烂。但钞之背面图记花字。注写略已将满者。即付送制钞局。各省收钞

遇有似此者。即作解项解部。部库亦付送制钞局。使民间无换钞需索之虑。各省解部者。亦令于钞正面之旁。注某年月日某省解。制钞局于原制钞簿上。对明年月字号。注明某年月日销。将钞截角。另贮一库。遇有伪钞。便可对明。如系已销之号。而尚有未销之钞。则取当年制钞标识簿核对前后两钞。何者真伪。立可辨认。按伪钞背面各图记。追究由来。则伪造无不破矣。

一严钞之防。制钞行钞各法。非不力思防弊。然恐法久而弊仍生。再请法行之。不得令有更张。致民观听惶惑以坏法。造钞之制。不得渐减工料。致失本来制度以坏法。民人有伪造者。即照钞文治罪。不得轻纵以坏法。如是。而坏法之弊庶几可杜。宋臣韩祥有言。坏楮币者止缘变更。救楮币者莫如收减。增添料质。宽假工程。务极精致。使人不能为伪者上也。禁捕之法。厚为之劝。厉为之防。使人不能为伪者次也。是言得钞法之精意矣。

一行钞之人。自来法立弊生。非生于法。实生于人。顾生弊之人。商民为轻。官吏为重。商民之弊。官吏可以治之。官吏之弊。商民不得而违之也。今于商民交易。虽力为设法。不经官吏之手。然官吏果欲牟利。从而需索扣减。亦复何难。商民兑换。一有扣减。即不敢用。将使虚名徒悬。而利不通于上下。论者因以为钞不可行。似非钞之不可行也。保甲社仓。良法具在。苟非良吏。亦终不行。是岂法之过与。州县得人。则商民奉法。督抚得人。则官吏奉法。是在 圣朝洞鉴之中。又不独钞为然矣。唯是明臣邱浚谓钞不可行以用之者无权也。故行钞尤贵称提有法。称提之法。则在经国大臣。相时之轻重。而收发操纵之。庶几可以经久。

以上所拟十条。第就管见所及。举其大纲。请 旨飭部院大臣详细妥议。如可施行。再令部臣详定节目。臣为急筹济用起见。是否有当。伏乞 圣鉴训示。

再议钞法疏咸丰四年

户部侍郎王茂荫

窃维今日度支告匮。需饷方殷。不得不资行钞。然钞法贵于行之以渐。持之以信。伏读 上谕。有行之日久中外俱可流通之旨。仰见 圣明洞鉴。固知发之不宜太骤也。今自上年议行钞法以来。初用银票。虽未畅行。亦未滋累。至腊月行钱钞。至今已发百数十万。于是兵丁之领钞者。难于易钱市物。商贾之用钞者。难于易银置货。费力周折。为累颇多。臣察知其情。夙夜焦急。刻思有以补救之。惟臣既在户部。凡有所见。必取决于总理祁寯藻尚书文庆。乃所商多未取决。而设想更已无方。有不得不上陈于 圣主之前者。伏惟自来钞法无传。然由唐宋之飞钱交子会子。循名而思其义。则似皆有实以运之。独元废银钱不用而专用钞。上下通以此行。为能以虚运。然闻后亦少变。至明专以

虚责民而以实归上。则遂不行。历代之明效如此。故臣元年所上。皆以实运虚之法。今时世所迫。前法不行。议者遂专于收上设法。意诚善矣。然京城放多而收少。军营有放而无收。直省州县有收而无放。非有商人运于其间。皆不行。非与商人以可运之方。能运之利。亦仍不行。谨就现行法中酌拟四条。以通商情而期转运。敬为 皇上陈之。

一拟令钱钞可取钱也。查市行钱票。与钞无异。而商民使用者。以可取钱也。宝钞准交官项。本自贵重。而人总以无可取钱。用多不便。若于准交官项之外。又准取钱。自必更见宝贵。顾发钞已百余万。而欲筹钱以供取。似为大难。然以臣计之。户局向来月解部钱六万余串。自铸当十当五十大钱。月约解十一万串。今加铸当百以上大钱。月可得二十余万串。若部中仍前月提十一万。则三个月后可积三十余万串。即较前月多提五万串。六个月后亦可积三十余万串。若出示许民半年以后。以钞取钱。似属无难。现在民情望此若云霓。故崇实伍辅祥皆奏及之。或谓俛三十万尽而不能给。将若何。臣谓此有二道。一则有钱可取。人即不争取。彼钱店开票。何尝尽见取钱。如四官钱店。现在开票放饷之数。可谓明证。似无庸虑。一则有钱许取。人亦安心候取。俛钱将尽而钞纷来。竟不能给。不妨示期停止。令半年后再取。人亦乐从。经过一次发钱。人知钞不终虚。自不急取。此法每年虽似多费数十万之钱。而实可多行百余万之钞。如得准行。臣知不待发钱之日。人心始安。即当出示之日。而人心已安矣。此筹安人心之最要也。

一拟令银票并可取银也。现行银票钱钞。均属天下通行。而行远要以银票为宜。欲求行远。必赖通商。欲求通商。必使有银可取。人疑无此如许现银以待取。而不知各省之钱粮关税。皆现银也。今既准以银票交官矣。此抵交之银。不归之商人乎。既可准其抵交。何妨准其兑取。自上计之。二者初无所殊。而自商视之。则二者大有所异。盖抵交迟而兑取速。抵交滞而兑取灵。凡州县征收钱粮。必有银号数家。将钱统易为银。将银统镕为锭。以便解省。今使商人持钞至倾镕钱粮之银号。准其兑取现银。则商人之用钞便。而得钞不待倾销即可解省。于银号亦便。在各州县收钞于商。与收钞于民。初无所异。而零收之与整兑。亦有较现为便者。今若于准交之外。再加准兑取一层。则钞益贵重。处处可取银。即处处能行用。而不必取银。御史章嗣衡河督杨以增所奏之意。盖亦如此。诚知各州县银号之未必即照兑也。即照兑而不免需索扣减也。然许以兑取。则能取而贵之。即不能遽取而亦贵之。方今时势多阻。未必尽行。未必尽不行。得一处行。则一处之银路通。数处行。则数处之银路通。现在商人会票之局全收。惟此可以济银路之穷。京城之中。凡商人之来者皆货物。而往者皆银。使银票得随处兑银。则京城之银可以少出。而各路之银亦可得来。此又

通筹全局之所宜加意也。

一拟令各项店铺用钞可以易银也。各店铺日卖货物。惯用市票。何独惮于用钞。以市票能易银以置货。宝钞不能易银即不能置货。此虽强令行用。将来货物日尽。宝钞徒存。市肆必至成空。不独商人自虑。即国家亦不能不代为虑。查银钱周转。如环无端。而其人厥分三种。凡以银易钱者。官民也。以钱易银者。各项店铺也。而以银易钱。又以钱易银。则钱店实为之枢纽焉。各店铺日收市票。均赴钱市买银。而钱店则以银卖之。今请令钱市凡以票买银者。必准搭钞。则各店铺用钞亦可易银。而不惮于用钞矣。各店铺不惮用钞。则以银易钱之人。无非用之于各店铺。凡令钱店开票者亦可准令搭钞矣。各钱店开票亦可搭钞。则以银买各店铺之票。而亦不惮于用钞矣。凡以三层关节为之疏通。使银钱处处扶钞而行。此各行互为周转之法。虽似强民。而初非病民。似不至有大害。惟法行后。银价恐益增昂。然京城银之来路。专在外省解项。部中发项。今解项放项日形其少。即不行此法。银亦日贵。此则须俟殄平逆匪。方有转机。又不徒关行钞也。

一拟令典铺出入均准搭钞也。查现在典铺。取赎者用钞不敢不收。而当物者给钞率多不要。使典铺之钞。有入无出。将来资本罄而钞仅存。不能周转。必至歇业。典铺歇业。贫人益无变动之方。应请嗣后出入。均令按成搭钞。此一行自为周转之法。以上所拟四条。前二条是以实运法。而不必另筹钞本。后二条是以虚运法。而不至甚为民累。虚实兼行。商民交转。庶几流通罔滞。抑臣更有请者。现行官票宝钞。虽非臣原拟之法。而言钞实由臣始。今兵丁之领钞而难行使者。多怨臣。商民之因钞而致受累者。多恨臣。凡论钞之弊而视为患者。莫不归咎于臣。凡论钞之利而迫欲畅行者。又莫不责望于臣。而臣蒙恩擢任户部。业经数月。一无筹措。上负天恩。下辜人望。夙夜愧悚。实切难安。相应请旨将臣交部严加议处。以谢天下而慰人心。庶几浮言稍息。臣虽废黜。不敢怨悔。谨陈管见。附历下情。恭折具奏。伏乞圣鉴训示。

钞法宜取信兵民疏咸丰四年

崇实

窃照军兴以来。需用浩繁。经费支绌。王大臣等议定行钞。合词吁请。皇上圣明洞彻。特降谕旨允准。钦遵在案。果能上下通行。取不尽而用不竭。诚转移补救之机也。乃自设立钞局而后。凡搭放之项。均不能流通。有以钞买物者。或过昂其值。或以货尽为词。八旗兵丁所得钱粮。皆养贍身家之用。今所领钞票。不能买物。则日用愈绌。强欲买物。则滋生事端。自正月以来。臣留心查访内外兵民及大小铺面。均视钞为畏途。未见行钞之利。且见行钞之

害。若不亟求通行之法。数月而后。必致兵民俱困。商贾歇业。其患不可胜言。京师根本重地。一念及之。实切隐忧。臣日夜筹思。求所以流通之策。以救窒碍之弊。谨就管见所及。为 皇上敬陈之。盖钞之不行因不能取信于民。其不能取信于民由于无钞本。方今帑项不足。司农竭尽心力。似此巨款。岂能遽筹。而所发兵饷公费。零星钞票。兵民日用所急需。若有钞而无从取钱。无怪民间怀疑而不用也。臣之愚见。于无可筹划之时力求转移之策。窃谓内外城官钱铺。系 国家贖本所开。而各官钱票。民间皆知宝贵。缘私钱铺或有失业之时。官钱铺决无关闭之虞也。拟请 旨飭下户部明定章程。每发钞票。准其倒换各官钱票。缘各官钱票。通行已久。即可持向各钱铺转用。而户工两局所铸大钱制钱。除搭放外。尽数接济各官铺。为开发钞票之用。似此酌量情形。妥为办理。则一转移间。庶可舒畅。民间日用既便。自可渐渐通行。行之久则信之深。始则必欲取钱者。久可乐于存钞矣。抑更有不必实与钞本而钞法可期畅行者。上年奉 谕旨。各省地丁关税盐课。皆准搭交钞票五成。仰见 圣识英断。决无轻钞重银之见。窃思内外臣工。未能仰体 皇上大公之意。且内外各衙门在官人役。均愿各项交银。不愿各项交钞。交银则平色火耗。种种需索。交钞则无利可图。势必多所阻挠。而行钞决不能畅。臣愚拟更请明降 谕旨宣示中外。凡各省正杂款项。自五成以下。无论三成四成。必得搭有钞票。方准解部。拟按省分之远近。以定限期。逾限而全行交银者不收。使天下晓然于银钞并重。 皇上视钞宝贵如此。则天下争相宝贵。各省必讲求钞票搭交官项。小民趋利若鹜。必以银换钞。而钞之行乃大畅矣。议者或曰。如是则 国家每年应收千数万银。易为千数万钞。行之既久。库中必至有钞无银。此犹轻钞重银之说也。 皇上富有天下。不在蓄积之多寡。而在货财之流通。且入项以钞收。出项即以钞放。何虑有钞无银乎。且更有推广以便民者。民间银钱皆有经纪。随时定价。藉长落以渔利。今票银每两作制钱二千。宝钞二千作银一两。经纪无从牟利。遂致扞格不行。拟请惟官放官收。仍遵定例。至民间行用。则任其随价长落。由顺天府五城出示晓谕。盖绳以法而未必即行。动以利则未有不行者也。

至借给商民之议。亦为救时一策。惟部议五家环保。二月后即抽本。各商恐有拖累。且为期太促。故虽亟思呈领。而仍裹足不前。拟请嗣后如有愿借商民。但取殷实铺保。不必限以五家。径赴钞局呈领。无庸由五城转发。借给之钞。须造数十千以及百千整钞。方可架空运用。并明白晓示。还本时仍收钞票。自借之日起。即三厘行息。按月赴局交利。宽以一年之期。使得行用周转。一年之后。按月交本一成。十月而毕。如一年限外。本利不能呈缴。治以应得之罪。商民畏法多而玩法少。并以钞借。即以钞还。必踊跃争先。祇虑其不敢领。



无虑其不能还也。臣伏思我 皇上宵旰勤求。无非为天下生民计。一自银价日昂。外省官民交困。西商囊括而去。京城生计日艰。钞法之行。原以济时世之艰。而苏天下之困。无如物价腾跃。民气愈蹙。大商小贾。走相私语。谓生平贸易所积锱铢。异日悉成废纸。虽三令五申。告以钞票。即抵银钱。而阴奉阳违。仍相观望。所以然者。钞法不能取信于民。故必筹各省流通之策。各省流通。京城亦行之必畅。又使之随价低昂。有利可谋。宽限缴还。有资可运。易曰变而通之以尽利。记曰来百工则财用足。但使不匮之原操之自上。即各足之富藏之于民。斯诚厚生利用之大权。而万年有道之长策也。臣为通行钞法起见。用敢缕陈。伏乞 皇上圣鉴。

流通钞法宜筹实济疏咸丰四年

杨重雅

窃闻咸丰三年以来。所放宝钞见在概行发钱。官民商贾。无不鼓舞鬻轩。顾臣以为 朝廷发一令。行一政。必大利真能在 国。实惠真能及民。而后为斟酌尽善。若制度纷更。徒饱奸商之溪壑。甚无谓也。臣谨就管见所及。条举数则。敬为 皇上陈之。一收钞宜筹妥速也。臣闻总局收钞。隔日一次。收钞之日又定限收数十号。每号又定限不得过一百张。持钞赴局之人。多有守候竟日不得交入者。此商人办理不善之情形也。旋经户部出示。改为按号掣签。每掣十字每月隔日验收一字等语。较商人所办。似为妥协。顾臣尤有疑者。闻宝钞有六百万串。谅不下六百字号。今以隔日一字计之。一月对十五字。一年仅能对一百八十字。统计六百字对完。应在三年零四个月。中间尚有封印日期。三年中又应扣三个月。积日更多。以此而云流通。臣未见其可也。臣观户部告示云。总局内有一百二十人。臣愚以为每日以二十人收钞。一百人对号。计以一人对一千张。似不为多。十人可对一万张。百人应可对十万张。每一日即可收十字。计六十日便可对完。即以减半计之。每人对五百张。至一百二十日亦可毕事。而户部告示云隔日仅收一字。此臣之所不解者一也。一还钞不宜过迟也。臣闻总局十一月二十日所收钞票。批云十二月二十二日领回。二十二日所收钞票批云十二月二十四日领回。夫收钞以后。不过核对钞根。分别真伪。该局既系隔日一收。则本日所收之钞。次日谅已对完。又次日即可发还。即或三日不能则五日。五日不能则七日。何以必迟至一月之后耶。换钞之家。亟须应用。乃宝钞已交局矣。转瞬时至腊底。不但钱不得取。即钞亦不得出。民情穷迫。恐致别滋事端。而总局地方。又设在东安门外。密迩 禁城。先事豫防。尤宜加意慎重。臣闻外间富商巨贾。多有收买钞票以图取钱者。今总局还钞。必曰对月以后。将来买钞之徒。勾通总局。遇有字号重复之票。必至以真为伪。以伪为真。是名为便民而适以厉民。名为除弊而转以滋弊。此臣之所不解者

二也。

一大钱宜并流通也。臣闻总局现办章程。拟概发给制钱。不搭当百当五十大钱。夫当百当五十大钱。外间诚不使用。顾此项大钱。现在未能停铸。国家发给八旗兵饷。发给各官俸票月钱。无不按成搭放。何独至发钞。则必曰概用制钱。此系总局奸商买钞至多。从中渔利明矣。宝钞贵流通。大钱独不贵流通乎。况外间初传商人捐钱百万串。现闻商人凑捐不过十万。试思商人所有钞票。奚啻百十万串之多。以所捐十万串钱。取国家百十万串钱以去。尚得谓非假公济私乎。宝钞已用年余。一旦发给实钱。即使搭成付给。亦属喜出望外。而必曰概发给制钱。此臣之所不解者三也。一商人宜示裁制也。臣见商人告白。贴街衢。第一语即云本局流通钱钞。又云此系京城各行义举。为流行宝钞疏通市面起见。一似此次钞本。全系商人捐发者也。其实商捐现止十万。以所发六百万钞计之。不过六十分之一。顾已专擅若此矣。臣愚以为。国家办事。须持纲纪。此次办理发钞。凡有所告于众者。应归户部用印出示。以免太阿倒持。今问其经理。则曰商人。问其接济。则曰户部。行之日久。又必曰户部欠商人钞本若干万。前此官钱铺。以官号之票存。指为户部之欠款。商情诡诈。已有明征。而户部办事各员。犹复甘蹈前辙。此臣之所不解者四也。以上四条。相应请旨飭下王大臣会同户部悉心核议。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圣鉴施行。

## 卷六十一 礼政一礼论

### 礼论

王效成

天地为虚气。而生人为散数。交通流转于其间者二。有形则货财。而无形则礼节。礼节所以维持夫货财也。天地祇此生物。人不知惜之。则耗散者益不足。蓄积者益有余。而贫富之势悬绝。先圣王默识其深也。于是制为交际宴会昏丧祭之礼。各称其家而为之。则庶人不得拟士大夫。士大夫不得拟君公天子。其所用恒视其所有。而又凶荒杀礼。山泽异礼。通时与地以酌剂之。故古民亡僭踰之罪。而资产得以常充。财之出入移易。隐受约制于无形。而人忘其拘苦。岂不简而神哉。论者深原之以为陶育之具。浅者则曰。是等威之辨也。人之生也。衣食给而后善心生。官骸之和淑。乐利之所充而达也。不探其实义。徒执学士升降揖让之。概之人人。论仪文与论等威。其精粗殊而其失要不异焉。三代以降。田不口受。民各私其产。富者厚自奉养。而贫者朝夕不贍。不均甚矣。然而人性好矜胜。文饰日滋而未已。亲戚宴款。动议方物。往来馈遗。重以金币。丧葬之家。雪盈堂涂。缙黄列进。盛音乐以娱宾。不如是则谓之不孝。

男女昏耦。礼未毕而征逋者填门。豪家以骄其里闾。而无识效之。更愧厉其不若。不务竭其资不止。方自以为世礼之相因远矣。非一人所得更也。今夫禀气之不齐。医者不能人立之方。则莫若一使之保节。而脆者充。壮者益固。品地同而生计参错。礼不能以整一。而俭则可以咸遵。夫俭固礼之本也。先王之制。牲牢玉帛之陈。几席章服之具。钟鼓笙管之奏。未尝不务从其厚矣。然而瓦尊也。明水也。大飨腥也。冠缁布也。疏布之用。而蒲越鞮之设也。观其所尚。则其微意可知。人即至贫。不能具多品矣。区区简质之备。独不有可安者乎。有力者知所贵在此不在彼。则其侈心不作。孔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当井田未废且然。而况其为无恒产时哉。且昔之人亦尝讲求于斯矣。明堂学校巡狩养老郊社禘祫诸典。征辩古昔。聚讼丝棼。三代创制之精。莫巨于是。议之而不敢忽焉。而卒未有振兴如三代之盛者何也。详行于朝庙之上。而未能通于闾阎之隐。增饰视听。文在实亡。民气何自而。治理何自而隆哉。虽然。礼乐者人情之着也。斯人一日不绝。即礼乐一日不亡。古之匏土等音废矣。而今未尝无其乐也。古之丧昏祭奠异矣。而今未尝无其礼也。独奈何士大夫动作自恣。导乱愚眈之耳目。僭越亡等。生资坐消。虽有恭俭之君。宏毅之主。而欲求礼乐之效于一朝。卒不可复得。错曰。商贾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执。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贾子曰。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赋六百多万钱。乘传而行郡国。此其亡行义之尤至者也。董子曰。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又曰。身宠而在高位。家富而食厚禄。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己。以迫民。夫天下虽大。经此三者物其间。其气力足以驱役众庶。其势位足以震动一时。恶习之所被。流荡亡极。江湖澄而风挠浊之。山谷朗而雾昏之。可深痛哉。是故吉凶宾嘉。无有品节。忍为失时而废礼。不敢见哂于戚。男女愆期。丧棺羁室。终身只处。数世浅藏。礼教猖狂。其咎安在。昔者尝闻父老言。吾乡俗五六十年前。实未凋。衣皆布素。年未六十不衣裘。赴饮者必先饱于家。至则杯酒数周。四盂略具而已。而主宾揖逊。情意周浹。虽草野之俗。不尽协于古礼。而礼意自胜。故其时物充值约。一夫之食。日十数钱。民无窘苦之状。有康和之乐。即一乡以推之天下。使长此而不变。虽驯至三代礼乐不难也。或谓朝廷等威之辨。不为不严。海内遵而行之。岂不甚善。然如汉制。命妇深衣制缘。佐祭阜绢上下。助蚕缥绢上下。而倡优下贱。更绣衣丝履。不能禁也。贾人服细縹而召会嘉客。被墙屋以文绣。不能禁也。等威之辨弥严。必有出乎其外。而视等威加厉者。上以责。下以例奉。此其于世道何裨哉。无他故也。能责之于下。而不能倡之于上也。且夫等威者。上下之辨也。自上下下。则等级自

明。不上而下。则何名为等。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独奈何徒以法令为哉。昔海忠介令安。自课二仆。耕田艺蔬。于民无取一豪。国朝汤文正抚吴。濒去。送者睹夫人輿出。袖落败棉絮。属吏为之感涕。使得如斯人者。置之节镇。则千里被其泽。置之辅相。则天下化其清。风流之所播渐。咸晓然知朴质之为本。方以奢费不知分为耻。纳斯人于轨物之中。而人不觉。又何等威之不明为患耶。盖介士者。浊水之矾石也。得之则澄。不得则混。然非其时崇廉而黜污。则节操何由得自伸哉。夫世之论礼者可以思矣。严贾人不得衣丝之禁。士经明行修始得为吏。程吏以贤不肖为进退。无资格之限。清白盈廷。阴邪敛。举宫室衣服饮食器用婢仆。一切而立之限。家守仪型。人知自爱。此之谓廉耻兴而等威辨。等威辨而风俗清。风俗清而财用裕。财用裕而人心。人心而刑罚省。呜呼。岂不盛哉。

### 礼论

杨绍文

凡人不得其平则争。而人之心又必不能平。故圣人作礼以平其心。吾见天下之巧诈者矣。曰若是则我胜人。不若是则人胜而我负。呜呼。彼其胜我者。必其智其能之不若我者也。若我者。我不能胜之矣。胜我者。彼又将胜我。然则胜负未可决也。且夫吾力能胜百人者。不可谓天下无胜千人者也。推此而上。则虽胜万胜亿。将亦无可恃。而何以为必胜哉。虽然。其所以为此者。则有故焉。彼盖未知登降揖让之节。亲贵贱之分。无谦让。无等衰。彼其于人。泛泛焉而无以相系。则谁抚之。谁恤之。谁尊之而敬之。劳吾知其无助也。忧吾知其无分也。劳无助。忧无分。则不得不思所以御其忧劳。而千万人之张之敌者。又岌岌乎有不能御之之势。于是奸诡诈佞之念横生。遂至于无所底止。昔者先王之制礼也。就人之所自有之理而文之。记曰。墟墓之间。未施哀于民而民哀。社稷宗庙之中。未施敬于民而民敬。孟子曰人皆有是四端也。因其各有之心而施于所宜发之地。人皆安焉。父母生而知爱者也。于是制昏定晨省之礼以成之。兄弟生而知友者也。于是制随行雁行之礼以成之。君生而知尊者也。于是制南面北面之礼以成之。夫妇生而知亲者也。于是制同居同庙之礼以成之。因其心而制其事。使其亲疏贵贱之相属者。情有以相联。义有以相结。乖离淫纵之渐。有以相禁而无所发。故其民相依以生。相保以死。相庆以喜。相救以患难。纷争攘夺之形。不作于外。而巧诈奸宄之心。不作于内矣。贾生曰。法者禁于已然之后。而礼者制于未然之先。故曰。礼至则不争。盖先王所以平天下之心者。恃有此具也。夫天下虽有杰悍之夫。临之以礼。未有不驯者。然则天下所以胜人者。孰有如礼。而胡以巧诈为哉。

### 礼理说

俞樾

礼出于理乎。理出于礼乎。曰。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是礼固出理也。然而圣人治天下则以礼而不以理。以礼不以理。无弊之道也。且如君臣无狱。父子无狱。若是者何也。礼所以不得争也。礼所以不得争。故以无狱绝之也。使不以礼而以理。则固有是非曲直在矣。君臣父子而论是非曲直。大乱之道也。是故圣人治天下以礼。不得已而以理。何也。天下之人。而皆从吾礼。则固善矣。不幸而有不合乎礼。且大悖乎礼者。不得不以理晓之。此古治狱之官。所以名之曰理也。礼者治之于未讼之先。理者治之于既讼之后也。然而遇君臣父子之狱。则仍不言理而言礼。舍礼而言理。是使天下多讼也。且礼者。天下无一人不可以遵行。而理则能明之者眇矣。孔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此在圣人则可耳。使胥天下之人。而使之斟酌乎理以定从违。则必有得而有失矣。幸而从纯之俭可也。不幸而从拜下之泰将奈何。固不如一概绳之以礼为无弊也。夫天理之说。已见于乐记。非宋儒勗为之。然圣人治天下以礼不以理。理也者。不得已而用之于治狱。舍礼言理。是治狱也。治天下非治狱也。以治狱者治天下。而人伦之变滋矣。今夫妇人从一而终。周公着其文于易。理固如此也。及其制礼也。则有同母异父昆弟之服。是又许之再嫁矣。然后知圣人之于人。绳之以礼。不绳之以理也。故中材而下皆可勉而及也。后之君子以理绳人。则天下无全人矣。呜呼。是司空城旦书也。

### 崇检论

马福安

昔圣人建天地之中而为之礼。所以轨范人伦。整齐殊俗。使人得以束身寡过。而无悖夫五常之性者也。自魏晋之世。老庄盛行。以放旷为高妙。以礼法为俗人。一时风流相尚。贤者不免。阮籍居丧饮酒食肉。谢安石期功不废丝竹。幼舆任达折齿。毕卓瓮间醉卧。当时以为名士而艳称之。以致礼坏乐崩。中原倾覆。故王衍将死。叹曰。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桓温北伐至洛阳。登平乘楼叹曰。遂使神州陆沈。百年邱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西都时。王恺石崇尤为豪侈。能守礼崇让。克全贞素。惟刘实兄弟而已。或问江左人士于颜含。含推周伯仁之正。邓伯道之清。卞望之之节。然伯仁以酒失貽讥。犹染中朝余习。惟望之持论侃侃。当官干实。欲轨正当世。不苟同时好。时贵游子弟。多慕王澄谢鲲为达。望之以为背礼伤教。欲奏推之。斯真笃礼守法。王臣蹇蹇者矣。夫天下非氓庶犯法罹罪之足忧。而士大夫弃礼蔑义。罔识廉耻之可畏。诚以士大夫者。教化之纪纲。风俗之原本。而人心以为转移者也。故朝廷崇礼。百僚奉法。士大夫以名教相尚。节行相高。而风俗人心。未有不归于端厚者也。朝廷弃礼。百僚坏法。士大夫

以浮虚相祖。放纵相师。而风俗人心。未有不归于邪薄者也。然则天下之要道可知已。欲民知义。莫如尚廉隅。欲民知礼。莫如敦矩。欲民贵信。必不可以巧诈欺之。欲民兴仁。必不敢以刻薄行之。立身以清白奉公为贤。当官以勤事尽职为恪。立朝以忠厚正直为敬。行事以秉礼尚义为宗。一时士大夫流风笃厚。凡为骄逸淫纵。自放于礼法之事。皆兢兢焉防其萌。杜其渐。是以君子勤礼。小人尽力。廉耻笃于乡闾。礼义兴于家衿。而无奇不轨之民。以污我大化者。由上之人不以防检为迂而力崇之之效也。尝观东汉风俗之美。其时郭有道陈仲弓王彦方管幼安之徒。皆以匹夫为善于家。而乡里化之。争讼者望闾而返。盗窃者咸畏其知。况示以上之风旨。而士大夫又皆身为表率。吾见礼教之兴。不必俟读县书。而后浹于民心也。是在有风俗人心之责者加之意而已。

### 读曲礼

程德赉

予读曲礼。而知古人教术之隆也。父见子而诏以是。兄见弟而诏以是。师见其弟子而诏以是。朋友之所与讲论质正者亦不越乎是。是故家可齐而国可治也。夫古之所以教民者。皆以诚心行之。非徒颁悬诏告而已也。天子之所以纲理四方者。公卿大夫士之佐助以辅世长民者。胥率于是而无愧焉。故其民信而习之。顺而从之。可以矫刚戾者而化为和顺。可以矫柔弱者而立其廉隅。可以矫邪僻者而归于正直。其粗安于洒扫应对起居出入动静之节。而其精达于性命之原。此其所以能致刑措欤。呜呼。刑之不措。而至于滥且冤也。岂非礼不明之故哉。

### 读内则

谢应芝

礼书之残阙无怪也。其在列国之君。以古礼之不便于时。而去其籍。则既亡于秦人焚书之前。而博士诸生。各挟所见。杂以当时之说。又淆于汉求遗书之日。夫古经之亡者不复见矣。幸而出于孔壁及鲁淹中者。犹存千百于什一。汉人复从而乱之。于是瞽儒竞谓周官仪礼不出于姬公。大小戴氏记。无复孔子时书。欲胥摈弃之以为快。而一二泥古之士。又并其淆之说。亦以为古圣贤之传。呜呼。辨礼于今日。能不随众为是非。盖尤难矣。内则古经。而错以释经之文。以故重繁失次。又一引曾子之言。疑传于曾子门人。而朱子以为古学校教民之书也。盖其始也。必行于士大夫之家而达乎闾巷。为于贤智之人而乎庸愚。逮观法多而见为同然。相习久而出于固然。则刑罚措。兵革息。古之盛时盖如此。顾其教之能行也。非上之人先为立井田之法。正疆界。薄税敛。俾民咸宽然于身家之际。岂能如此哉。至于如此。则但见上之能教。而不复见为能养。故周易富家之吉。着象于六四。而是篇言降德兆民。则归本于后王也。其果传

于曾子门人与否。则莫可详考矣。

### 读曾子问

谢应芝

读曾子问。而于礼之委曲烦琐。随变故所出。无不有以处之。知非圣贤悉心考索。则学者遇此。虽百思而不得其当。况欲毫发无憾耶。曾子善于审几详究矣。以孔子之圣无不知。犹尝问礼于老。盖折中而出之者也。常人之去圣贤殊绝矣。而不克详审于其所不知。彼医卜农圃一节之艺。犹必预究其应变之法。童子句读之不知。文字之不明。犹必从师而学之。礼制之不讲也久矣。国家即位郊禘。民间墓祭祠祭之常。圣贤之所未言。与言之而未尽。及后世之异于古者。博士诸生之立说无常。然以圣贤所已言者推求之。未尝不可折中也。论语信而好古之老彭。或以为老子之与彭祖。孔子虽尝问礼。而关尹喜所传道德五千言。与儒者之言不类。孔子于曾子问称老者数矣。郑康成注且以为古寿老者之称。而不以老子当之。则为学之不可不慎也又有然矣。语云。礼失而求之野。古之好问者。未尝必择人而询之也。从其所可从。而不从其所不可从。谓必以人废言。多见其量之不广也。即位郊墓祭祠祭之礼询之学士大夫。既茫然不知其故。幸而士丧礼诸篇及戴氏记所存者。塾师又往往不讲习于此。其或老死而终昧之闾阎丧祭之礼。遂惟浮屠老子是从。呜呼。学者读圣贤书。莫不愤嫉浮屠老子之流。欲尽废之以为快矣。问其愤嫉之故。岂不以其异于吾儒之礼教耶。虽然。儒者既为孔曾之徒。而与世之黄冠缁衣较其累所师承者。相去曾几何也。然则圣贤礼意之精宜讲求之也亟矣。

### 四礼从宜叙

龙启瑞

古昔圣人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为仪。人情之所弗安。圣人弗能强也。记曰非天子不议礼。此言世有先后。时有古今。惟圣人者出。乃能参酌乎时宜。而制为经久常行之道。使其下畏而爱之。则而象之。然后家国和乐。教化行而风俗美也。三代以前尚已。其仪节之美备。名物象数之详且悉。非好为文也。不如是。而其心有不得尽耳。秦汉以还。始以为无用。而一切去之。夫恶委曲繁重而乐趋于简易者。人情也。上无以导之。犹虑民之习而化。上有以导之。则民何惮而不乐为。故古礼之不可复。汉文帝叔孙通诸人之过也。斯民之去古也远。三代上之文为制度。不接于目。于此而欲强之以隆古之道。必拂人性而有所弗安。然遂任其简陋疏略。荒忽谬悠。或寢至于悖弃典常而失其性。此有心世道之君子。所以愀然忧之。而思挽末流扶世教者为亟亟也。清江杨文恪公旧辑有四礼从宜一书。其言冠昏丧祭各为一篇。酌古准今。通人情而适世变。余同年聊摄安大令宰楚之谷城。悯其俗之不习于礼。乃与广文薪水萧君复校是书

而刻之。将以示邑之士民。而问序于余。余谓公之书诚善。二君之意诚美矣。虽然礼教之不行。非一日之故也。婚嫁多蔽于家人妇女之说。丧与祭多杂以二氏之术。求其志乎礼者。十无一二焉。非毅然自拔于流俗者。莫能复古而为众倡也。二君其先讲明于学校。而劝谕于世家大族。则闾阎之兴起或庶几焉。夫礼之用不同。其为教则古今一也。今之仪较古简矣。然大圣人化民成俗之意。实寓乎其间。士苟体此书而行之。因博观夫会典通礼之全。以推见夫圣帝明王不相沿袭之义。则斯民之兴行有由。而古礼至今为不亡矣。詎取其仪云尔哉。

### 绎礼堂记

刘蓉

物生而后有伦。伦立而后有法。法修而后有教。诗书礼乐。皆圣人因伦物之繁殊。立法度以垂教者也。予读仪礼。郊庙邦国之制。居处服食之微。鬼神祭祀之幽。莫不明着等威。彰示节文。使各有所遵循而不踰其矩。以是知圣王纲纪天下。所以范民心思耳目。而纳之轨物。意义深矣。士之生其时者。有动作威仪之则以闲其外。有道德仁义之训以养其中。其君子被服雍容敬慎以成其德。其小人亦谨守法度。而耻纳于邪。故成康之治称为至盛。则礼教之浸淫于人心。积久以成风俗。岂一朝夕之故欤。东周以降。上多失德之君。下无名世之佐。人纪紊而礼意寢微。然其时朝聘会同。以及战陈干戈之际。犹必诵说先王。陈典礼以决得失胜负之数。至于执玉高卑俯仰之容。或愆其度。君子犹以观德厚薄。而休咎之征。亦果应之。则知圣王所以定志凝命。养人心之和平。至五六百年之后。敬怠敛肆。尚警动于不自觉。传所谓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何其神也。汉承秦燔书之后。礼经残缺。诸儒掇拾煨烬。存什一于千百。微言几于绝矣。虽有愿治之主。慨然复古之思。然文献无征。抑无以备制作之德。即其剿袭前闻。缘饰经术。亦数陈而义失。末合而本离。唐宋以来。得失之数。可矣。由是政治隆替。特随世运推移。递升递降。无与维持于不敝者。治术所以趋于苟简。民俗所以即于浇漓。曾不百年。盛衰异视。亦理势之必然者欤。昔之君子。盖有忧之。网罗旧文。列为经传。以着古昔哲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将以仪型四方。纲维万事。后有王者。取而读之。由于以达枝。穷源而竟委。则古人所以制治保邦化民成俗之意。可坐而得。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盛治。可端拱而致也。即或圣伏神徂。旷绝千祀。然日月经天。江河纬地。乾坤未毁。固将百世俟之。予生也晚。不及躬与斯文之盛。少承庭训。笃好礼书。遭时多艰。滥窃禄位。驰驱鞅掌。不遑安居。然抱此区区。未尝一日或释。近获归休。窃窥坠绪。迢迢千古。独契予怀。于是始作绎礼之堂。取周官仪礼经传。及杜君卿氏之通典。江慎修氏之礼书纲目。秦蕙田氏之五礼通



考。陈诸几案。朝夕絀绎而咏歌之。上窥往圣制作之原。下较百代修废之。奥旨宏纲。旷然心会。以为善读者抉其精微。综其条贯。则以进退百王。权衡万变而莫淆予鉴。即后世事变纷歧。文质异尚。因革损益。不主故常。然大纲之昭垂莫易。旷百世而可知也。世有魁儒硕德。笃学嗜古。欲崇德而广业。必于此会其归。新学小生。详其品节。服而习之。优游矩矱之途。沦浹肌肤之会。亦将由之以弗畔焉。余之乐此而不厌也。舍此欲奚适乎。当春融和。万景毕会。天穹然其上。地隤然其下。山川草木鸟兽。森殖蕃滋。其文粲然。其序秩然。于以仰思圣王。肇修人纪。经世宰物之意。先民有作。庶几旦暮遇之。至若较马郑之异同。探名物之繁赜。嗜奇缀琐。以资证附。则近世小儒有好之者。非予志之所存也。

### 上曾相国书

刘蓉

畿辅苦旱。吏事废坠。诚贤者劳心焦虑之时。南中乃患水潦。楚鄂江皖。所在皆同。阴阳乖争。各相偏胜。世局殊可念也。弟自还山后。闲居无事。懒复出门。日取先圣昔贤之书。端坐而诵之。梦寐与俱。警效相接。意趣所至。动与古会。自疑身在两汉周秦以前。非今世也。古之去今远矣。人之为类繁矣。或处世宇。促膝谈笑。而旷渺辽。抵死不相闻知。或世邈代殊。悬隔千载。而神明往来。如共几席。故莫远于并世之士。莫近于邃古以上之人。其为精神志趣之载简编者。旷千世而相感也。礼书自周官仪礼戴记。下逮儒先所述。并得粗读一过。近世江慎修氏。笃志研讨。白首一经。可谓勤矣。纲目一编。具见条理。惟墨守康成。颇袭纬书之谬。其于礼之大者。往往昧所由来。秦树泮氏。网罗旧章。别为五礼。历代掌故。灿然明备。可谓博矣。然亦特类书之较有伦序者。其所据以折衷。颇泥古礼之。而莫通其意。但取器数之备。而不揣其情。不可谓非蔽也。盖先王礼制之大备。不尽传于后世。其仅存者。又颇为传记彘乱。迷失本旨。学者非能究观义理之原。精思而默识之。固无由达其意。仪法度数之等。虽颇具备。然非德积于躬。诚溢于外。亦莫能称其情。故不特知其义者之难。而袭其文以行之者之尤难也。执先王之礼。不审其时度其德。而强后世以必行。不可也。取后代沿袭之似卷六十二 礼政二大典上

### 读宋史记礼志论郊配

叶裕仁

帝王功德必与天合撰。然后享配天之祭。非世世可以配天也。祭法国语。皆有夏后氏郊鯀商人郊冥之文。而郑康成注祭法。谓夏后氏宜郊颛顼。殷人宜郊契。疏谓康成之意。正其姓代先后之次。夏后氏不当先云郊鯀。后云祖颛顼。殷人不当先云郊冥。后云祖契。然鯀之不可以郊配。契之合应郊配。亦寓乎其间

。后世帝王之德。去三代圣人远甚。则配天之礼止。可不论德而论功。则惟建邦启土肇造区夏者方可配天。其余则否。观宋史记礼志。方丘及神州地祇。建隆以来。奉僖顺翼宣四祖崇配。太平兴国以后。以宣祖太祖更配。真宗时乃以太宗配方丘。宣祖配神州地祇。神宗元丰六年。祀昊天上帝。唯以太祖配。余则仍以太宗配。祈谷大雩。初以宣祖配。太宗时以宣祖配祈谷。太祖配雩祀。真宗时。以太祖配祈谷。太宗配雩祀。仁宗诏二祀以太宗配。熙末。光宗受禅。奉高宗配。按圜丘方丘神州地祇祈谷大雩。皆当以祖升配。而不及于宗。准周礼以后稷郊配。则宋以僖祖为始祖。虽无后稷之功德。而以报本追远之意。非僖祖不足以当之。若夫建邦启土肇造区夏如太祖。固亦无可疑者。虽太宗之功同于开创。而非受命之主。高宗虽中兴。偏安南服。尤不得与汉之光武比。愚故谓二宗之升配。皆非礼也。至于宗祀明堂之议。钱公辅司马光吕海皆达于经义。其说实为千古不刊之论。而当时犹狃于严父配天之语。终宋之世。沿为定制。虽徽宗之亡国辱身。亦奉以跻配。方自以为大孝尊亲。而不知误解孝经之旨也。故曰。帝王功德。必与天合撰。然后可以配天。其次则建邦启土开创受命之主。方可配天。如前汉之高祖。后汉之光武是也。虽文景明章。并称令辟。未尝与升配之数。最为合礼。由唐及宋。竟至世世配天。岂不谬哉。裕仁尝伏读 成皇帝遗诏无庸郊配一条。远轶唐宋君臣之上。与三代圣人尊祖配天之意。先后同揆。曾文正遵议大礼一疏。能仰体 先皇帝之微旨。苦心将顺。持论坚确。后世议及升配者。慎毋惑于浅儒之论。以蹈唐宋之失哉。

遵议大礼疏道光三十年

礼部侍郎曾国藩

奏为遵 旨敬谨详议事。正月十六日。 皇上以 大行皇帝朱谕遗命四条内无庸 郊配 庙祔二条。令臣工详议具奏。臣等谨于二十七日集议。诸臣皆以 大行皇帝功德懿铄。 郊配既断不可易。 庙祔尤在所必行。直道不泯。此天下之公论也。臣国藩亦欲随从众议。退而细思 大行皇帝谆谆告诫。必有精意存乎其中。臣下钻仰 高深。苟窥见万分之一。亦当各献其说。备 圣主之博采。窃以为 遗命无庸 庙祔一条。考古准今。万难遵从。无庸 郊配一条。则不敢从者有二。不敢违者有三焉。所谓无庸 庙祔一条万难遵从者。何也。古者祧庙之说。乃为七庙亲尽言之。间有亲尽而仍不祧者。则必有德之主。世世宗祀。不在七庙之数。若殷之三宗周之文武是也。 大行皇帝于 皇上为 祧庙。本非七庙亲尽可比。而论 功德之弥纶。又当与 列祖 列宗。同为百世不祧之室。岂其弓剑未忘。而烝尝遽别。且诸侯大夫尚有庙祭。况以 天子之尊。敢废 升祔之典。此其万难遵从者也。所谓无庸

郊配一条有不敢从者二。何也。古圣制礼。亦本事实之既至。而情文因之而生。大行皇帝仁爱之德。同符大造。偶遇偏灾。立颁帑项。年年赈贷。薄海含哺。粒我烝民。后稷所以配天也。御宇三十年。无一日之暇逸。

无须臾之不敬。纯亦不已。文王所以配上帝也。既已具合撰之实。而欲辞

升配之文。则普天臣民之心。终觉不安。此其不敢从者一也。历考列圣升配。惟世祖章皇帝系由御史周季琬奏请。外此皆继统之圣人特旨举行。良由上孚昊眷。下愜民情。毫无疑义也。行之既久。遂为成例。如大行皇帝德盛化神。即使无例可循。臣下犹应奏请。况乎成宪昭昭。曷敢踰越。传曰君行意。臣行制。在大行皇帝自怀谦让之盛意。在大小臣工宜守国家之旧制。此其不敢从者二也。所谓无庸郊配一条有不敢违者三。何也。坛壝规模。尺寸有定。乾隆十四年重加缮修。一一石。皆考律吕之正义。按九五之阳数。增之不能。改之不可。七庙配位。各设青幄。当初幄制阔大。乾隆三年。量加收改。今则每幄之内。仅容豆筵。七幄之外。几乏余地。我大行皇帝虑及亿万年后。或议增广乎坛壝。或议裁狭乎幄制。故定为限制。以身作则。俾世世可以遵循。今论者或谓西三幄之南。尚可添置一案。暂为目前之计。不必久远之图。岂知人异世而同心。事相沿而愈久。今日所不敢言者。亦万世臣子所不敢言者也。今日所不忍言者。亦万世臣子所不忍言者也。经此次朱谕之严切。盈廷之集议。尚不裁决遵行。则后之人又孰冒天下之不韪乎。将来必至修改基址。轻变旧章。此其不敢违者一也。古来祀典。兴废不常。或无其祭而举之。或有其礼而罢之。史册所书。不一而足。

唐垂拱年间。郊祀以高祖太宗高宗并配。后开元十一年。从张说议。罢太宗高宗配位。宋景佑年间。郊祀以艺祖太宗真宗并配。后嘉佑七年。从杨敞议。罢太宗真宗配位。我朝顺治十七年。合祀天地日月星辰山川于大享殿。奉太祖太宗以配。厥后亦罢其礼。祀典改议。乃古今所常有。我大行皇帝虑亿万年后愚儒无知。或有援唐宋罢祀之例。妄行陈奏者。不可不预为之防。故朱谕有曰。非天子不议礼。以为一经断定。则巍然七幄。与天长存。后世增配之议。尚且不许。罢祀之议。更何自而兴。所以禁后世者愈严。则所以尊列祖者愈久。此其计虑之周。非三代制礼之圣人。而能如是乎。大行皇帝以制礼之圣人自居。臣下何敢以寻常之识浅为窥测。有尊崇之虚文。无谋事之远虑。此其不敢违者二也。我朝以孝治天下。而遗命在所尤重。康熙二十六年。孝庄文皇后遗命云。愿于遵化州孝陵近地择吉安厝。当时臣工。皆谓遵化去太宗昭陵千有余里。不合祔葬之例。我圣祖仁皇帝不敢违遗命。而又不敢违成例

。故于 孝陵旁近。建 暂安奉殿。三十余年。未敢竟安 地宫。至雍正初。始敬谨葺事。嘉庆四年。 高宗纯皇帝遗命云。庙号无庸称祖。我 仁宗睿皇帝谨遵 遗命。故虽乾隆中之丰功大烈。而 庙号未得祖称。载在会典。先后同揆矣。此次大行皇帝遗命。惟第一条森严可畏。若不遵行。则与我 朝家法不符。且 朱谕反复申明。无非自处于卑屈。而处列祖于崇高。此乃大孝大让。古之盛德也。与其以尊崇之微忱属之臣子。孰若以莫大之盛德归之 君父。此其不敢违者三也。臣窃计 皇上仁孝之心。两者均有所歉。然不奉 升配。仅有典礼未备之歉。遽奉升配。既有违 命之歉。又有将来之虑。是多一歉也。一经大智之权衡。无难立判乎轻重。 圣父制礼而 圣子行之。必有默契于精微。不待臣僚拟议而后定者。臣职在秩宗。诚恐不详不慎。 皇上他日 郊祀之时。上顾 成命。下顾万世。或者怵然难安。则礼臣无所辞其咎。是以专折具奏。干渎 宸严。不胜惶悚战栗之至。

敬陈从权守经疏咸丰十一年

董元章

窃以事贵从权。理宜守经。何为从权。现值天下多事之秋。 皇帝陛下以冲龄践祚。所赖一切政务。 皇太后宵旰思虑。斟酌尽善。此诚 国家之福也。臣以为即宜明降 谕旨。宣示中外。使海内咸知 皇上圣躬虽幼。

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左右不能干预。庶人心益知敬畏。而文武臣工俱不敢稍肆其蒙蔽之术。俟数年后 皇上能亲裁庶务。再躬理万几。以天下养。不亦善乎。虽我 朝向无 太后垂帘之仪。而审时度势。不得不为此通权达变之举。此所谓事贵从权也。何为守经。自古帝王。莫不以亲亲尊贤为急务。此千古不易之经也。现时赞襄政务。虽有王大臣军机大臣诸人。臣以为当更于亲王中。 简派一二人。令其同心辅阍。一切事务。俾各尽心筹划。再求 皇太后 皇上裁断施行。庶亲贤并用。既无专擅之患。亦无偏任之嫌。至朝夕纳诲。辅翼 圣德。则当于大臣中。择其治理素优者一二人。俾充师傅之任。逐日进讲经典。以扩充 圣聪。庶于古今治乱兴衰之道。可以详悉。而 圣德日增其高深。此所谓理宜守经也。至行政多端。首在用人。外而封疆大吏。则洁已率属。责在督抚。督抚贤。则一省赖以安全矣。军务地方。则训卒练兵。责在将帅。将帅良。则一方赖以捍御矣。臣以为宜 严旨晓谕。令各洗心涤虑。勿得仍蹈因循欺饰之弊。如大吏中有贪黷营私。不能廉正自持。察吏安民者。及将帅中有退缩不前。不能申明纪律。运筹决胜者。均即从重治罪。以示警戒。庶人人惕厉。而寰宇可望肃清矣。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 圣鉴施行。

政权操之自上疏咸丰十一年

贾桢

奏为事关 国家大计。政权请操之自上。以振纲纪而防流弊事。伏惟我 朝  
圣圣相承。从无 皇太后垂帘听政之典。前因御史董元章条奏。特降  
谕旨甚晰。臣等复有何异词。惟是权不可下移。移则日替。礼不可稍渝。  
渝则弊生。我 皇上冲龄践祚。钦奉 先帝遗命。派怡亲王载垣等八人  
。赞襄政务。两月以来。用人行政。皆经该王大臣等拟定 谕旨。每有明发  
。均用 御赏同道堂图章。共见共闻。内外皆相钦奉。然臣等详慎思之。似  
尚非久远万全之策。不敢保日后之决无流弊也。寻绎赞襄二字之义。乃佐助而  
非主持也。若事无巨细。皆凭该王大臣之意。先行定议。然后进呈 皇上一  
览而行。是名为佐助而实则主持。日久相因。中外能无疑虑乎。今日之赞襄大  
臣。即昔日之军机大臣。向来军机大臣则事事先面奉 谕旨。准驳可否。悉经  
钦定。始行拟 旨进呈。其有不合 圣意者。每奉 朱笔改正。  
此太阿之柄。不可假人之义也。为今计之。正宜 皇太后敷中宫之德化。  
操出治之威权。使臣工有所禀承。命令有所咨决。不居垂帘之虚名。而收听政  
之实效。准法前朝。宪章后代。不难折衷至当也。伏查汉之和熹邓皇后。顺烈  
梁皇后。晋之康献褚皇后。辽之睿智萧皇后。皆以太后临朝。史册称美。至宋  
朝之章献刘太后。有今世任姒之称。宣仁高太后。有女中尧舜之誉。明世穆宗  
皇后。神宗嫡母。上尊号曰仁圣皇太后。穆宗贵。神宗生母。上尊号曰慈圣皇  
太后。维时神宗十岁。政事皆由两宫决择。命大臣施行。亦未尝居垂帘之名也  
。我 皇上聪明天亶。正宜涵泳诗书。不数年即可亲政。而此数年间。外而  
贼匪未平。内而夷人偪处。何以拯时艰。何以飭法纪。固结人心。最为紧要。  
倘大权无所专属。以致人心惊疑。是则目前大可忧者。至 皇太后召见臣  
工礼节。及一切办事章程。仍循向来军机大臣承 旨旧制。或应量为变通。  
敬祈 飭下廷臣会议具奏。请 旨酌定。以示遵守。庶行政可免流弊。而  
中外人心。益深悦服矣。臣等意见相同。谨合词具奏。是否有当。伏乞 皇  
上圣鉴。

请亲理大政疏咸丰十一年

内阁学士胜保

奏为政柄下移。无以服众。应请 皇太后亲理大政。并另简近支亲王辅政  
。以正 国体而顺人心。恭折仰祈 圣鉴事。窃惟朝廷政柄。操之自上。非  
臣下所得而专。我 朝君臣之分极严。尤非前朝之比。自 文宗显皇帝龙  
驭上升。 皇上嗣位。聪明天亶。尚在冲龄。全在辅政得人。同民好恶。方  
足以资佐理。如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等。非不宣力有年。然而赫赫师尹。民

具尔瞻。今竟以之当秉政巨任。揽君国大权。以臣仆而代纶音。挟至尊以令天下。实无以副寄托之重。而履四海之心。在该王等不过以承写朱谕为词。居之不疑。不知我皇上以宗子缙承大统。天与人归。原不以朱谕之有无为定。至赞襄政务一节。则当以亲亲尊贤为断。不得专以承写为凭。何也。先皇帝弥留之际。近支亲王多不在侧。仰窥顾命苦衷。所以未留亲笔朱谕者。未必非以辅政难得其人。以待我皇上自择而任之。以成未竟之志也。今嗣圣既未亲政。皇太后又不临朝。是政柄尽付之该王等数人。而所拟谕旨。又非尽出自宸衷。其托诸掣签简放。请钤用符信图章。在该王等原欲以此取信于人。无如人皆不能相信。民可畏。天下难欺。纵可勉强一时。不能行诸日久。如御史董元章条陈四事。极有关系。应准应驳惟当断自圣裁。广集廷议。以定行止。该王等果知以国事为重。亦当推贤虚己。免蹈危疑。乃径行拟旨驳斥。已开矫窃之端。大失臣民之望。命下之日。中外哗然。自古天无二日。民无二王。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凡统兵将帅暨各省疆臣。皆受先皇帝特简。虽当势处万难。无不思竭力图报者。亦以统于所尊。故能一诚不贰。今一旦政柄下移。疑莫释。道路之人见诏旨。皆曰此非吾君之言也。此非吾母后圣母之意也。一切发号施令。真伪难分。众情汹汹。咸怀不服。不独天下人心日形解体。且恐外国闻知。亦觉与理不顺。又将从而生心。所关甚大。夫天下者。宣宗成皇帝之天下。传之文宗显皇帝。以付之我皇上践祚者也。昔周之世。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本朝摄政王之辅世祖。亦犹周公之相成王。疏不间亲。典册具在。以周公礼圣。尚不免管蔡流言。迨风雷示警于金縢。而忠桀益见。现在近支诸王中。能知大体。迈于载垣端华。尚不乏人。一切离间之言。应请毋庸过虑。又知垂帘听政之制。宋宣仁太后称为女中尧舜。情欢洽。国本无伤。我文皇后当国初年。虽无垂帘明文。而有听政实用。因时制宜。惟期允当不易。为今之计。非皇太后亲理万几。召对臣。无以通下情而正国体。非另简近支亲王佐理庶务。尽心匡闿。不足以振纲纪而顺人心。惟有吁恳皇上俯纳刍蕘。即奉皇太后权宜听政。二圣并崇。而于近支亲王中择贤而任。仍秉命而行。以待我皇上亲政。以前一切用人行政大端。不致变更紊乱。以承郅治于无穷。宗社幸甚。臣民幸甚。如此。庶于亲亲尊贤之大经。既不相悖。且于该王等亦可保全终始。受福良多。此皆中外臣工所欲言而未发者。臣先为言之。臣忝为大臣。受国厚恩。屡奉先皇帝手诏嘉勉。云朕所望于该大臣者至大至远。又奉有忠勇性成赤心报国等谕。每诵天语。感激涕零。今外患固宜亟平。而内忧尤当早虑

。臣天良所迫。何忍不言。何敢不言。伏愿 皇上干纲独断。迅赐施行。并请将此折发交惠亲王惇亲王醇郡王等。公同阅看。如有尚未尽善之处。应令大学士九卿科道集议以闻。庶大局可全。而人心可定。谨不揣冒昧。披沥上陈。无任激切待 命之至。

遵议垂帘听政事宜疏咸丰十一年 王大臣

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内阁奉 上谕。本日据贾桢周祖培沈兆霖赵光奏政权请操之自上并 皇太后召见臣工礼节及一切办事章程请饬廷臣会议并据胜保奏请 皇太后亲理大政并另简近支亲王辅政各一折着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应如何酌古准今折衷定议之处即行妥议以闻钦此。又经翰林院侍讲学士杨秉璋御史林寿图条奏 皇太后垂帘听政各事宜。臣等公同详阅。钦惟 皇上聪明天亶。尚在冲龄。正宜涵泳诗书。培养圣德。不数年即可亲政。而此数年间。端赖 皇太后亲裁庶政。整饬纪纲。 皇上得专诵读之功。早裕圣贤之学。承 两宫之慈训。丕纘鸿图。绍 列圣之诒谋。聿昭骏业。万几无旷。俾政事之交修。百尔同钦。欣稟承之有自。臣等悉心参酌。谨将 两宫皇太后召见臣工礼节。及一切办事章程。公同妥议条款。敬缮清单。恭呈 御览。伏候 钦定。嗣后如有应行变通添改之处。容臣等随时酌议。奏明办理。所有臣等会议缘由。谨合词恭折奏闻。伏乞 皇上圣鉴。

一 郊 坛大祀。拟请 遣王恭代。 皇上于宫内斋戒。俟数年后。奏请 亲诣行礼。

一 太庙祭享。拟请 遣王恭代。 皇上于宫内斋戒。祭期前一日。亲诣行礼。俟数年后。奏请于祭日 亲诣行礼。

一 谒 陵 御门 经筵 耕藉。均拟请暂缓举行。

一 遇元旦 万寿传胪等大典礼。 皇上升殿。均拟请照常举行。

一 召见内外臣工拟请 两宫皇太后 皇上同御养心殿。 皇太后前垂帘。于议政王 御前大臣内轮派一人。将 召见人员。带领进 见。

一 京外官员引 见。拟请 两宫皇太后 皇上同御养心殿明殿。议政王 御前大臣带领 御前干清门侍等。照例排班站立。 皇太后前垂帘设案。进各员名单一分。并将应拟 谕旨。分别注明。 皇上前设案。带领之堂官。照例进绿头签。议政王 御前大臣捧进案上。引 见如常仪。其如何 简用。 皇太后于名单内钦定。钤用御印。交议政王传 旨发下。堂官照例述 旨。宗室亲郡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袭爵袭职。年终大考王公子弟应封授

职。在京四品以上五六品京堂翰詹科道。在外道府以上。武职在京年终进谱五等世爵。在外副将以上。以及新进士授职庶吉士散馆拔贡 朝考孝廉方正教习

期满京察人员截取道府各部院保送京堂保送监督税差荫生授职遵 旨保举劳绩保举获盗卓异送部各项查办差满回京亲老回京边缺俸满终养服满病痊开复捐复等。应行引 见各员。并奉有 特旨交部带领引 见人员。以及凡应请 旨分别录用文武人员。均拟请照例带领引 见。

其 陵寝盛京吉林黑龙江各项缺出。由在京各衙门保送人员。文武会试提调新疆等处办事司员。粮饷章京等差在京各衙门保送直隶州以下人员。俸满截取应分别内用外用各员。拣发人员。各省理事同知通判。均拟请由各该衙门进单恭候 简用。凡由考试应行引 见记名。如御史内阁中书国子监学正学录军机章京。考列一等幼官等项人员。均拟请于考试后由考官开单进呈。恭请将应行 记名人员 钤印发下。交议政王军机大臣缮 旨。考试试差人员。拟请暂停引 见。各部院衙门五品以下拟陪人员。京外文武五品以下。武职三品以下。照例补缺人员。月选分发拣补期满俸满奏留送部押运举人大挑截取调简改简改教长史护等项人员。以及凡照例送部引 见文武人员。均拟请 钦派王大臣验放。验放除封印期内不计外。拟请每月验放六次。以逢五逢十为率。遇月杪改至下月初一日。先期由各衙门将应行验放人员。咨报内阁。届期。内阁将应派验放王大臣开单。奏请 钦派四人。即日赴内阁公同验看奏闻。

一 除授大员。 简放各项差使。拟请将应补应升应放各员开单。由议政王军机大臣于 召见时呈递。恭候 钦定。将 除授简放之员。 钤印发下缮 旨。

一 顺天乡试会试。以及凡在贡院考试。 系 钦命诗文各题。均拟援照外省乡试之例。请由考官出题。其 朝考以及各项 殿廷考试题目。均拟定各衙科甲出身大臣。届日听宣。恭候 钦派拟题进呈。封交 派出监试王大臣至考试处所宣示。

一 殿试策题。拟照旧章由读卷大臣恭拟。 殿试武举。拟请 钦派王大臣阅视。照文贡士 殿试例。拟定名次。带领引 见。

一 庆贺表章。均照定例办理。其请 安折。拟请令内外臣工谨缮三分。敬于 母后皇太后 圣母皇太后 皇上前恭进。

一 皇上入学读书。未便令师傅跪授。亦未便久令侍立。拟请援汉桓荣授业之仪。于 御座书案之右。为师傅旁设一坐。以便授读。

晋书贺循传书后

沈垚

自天子至于士。经所陈昭穆之数。皆据父昭子穆。继世之恒而言。非父子而相继。昭穆之同异。经无明文。于是礼家有兄弟不相为后之说。是说也。甚便于人君之私。而合之庙制。必越乎昭穆常数之外。其甚者且乱君臣之分焉。盖庙



数之或七或五或三。制之一定者也。非父子而相继。则事之随变所值而至无定者也。以事从制。则制定而事有准。以制徇事。则制不一而事益纷。考之公羊谷梁及左氏外传。断当从服虔兄弟异昭穆之义。不得如何休隐桓与闵僖同北面西上之说。夫礼家之所以谓兄弟无相后义者。泥于为人后者之必为之子也。使知为后而非子行。虽服重服而不称子。则兄弟无嫌于相后矣。即非兄弟。亦无嫌于相后矣。晋武帝定郊庙礼。用王肃说。颍川京兆与宣景文三帝为高祖以下四亲庙。征西豫章为六世五世无服之祖之庙。其时太祖虚位。景与文以兄弟同为一世。故六世之祭。上及征西。而庙数适七。是则创制之初。已苟取充数。而不为一定之制矣。嗣是武帝崩而征西迁。惠帝崩而豫章迁。至怀帝入庙而颍川又当毁。毁则上祭不及六世。不毁则庙数又复过七。于是初从刁协议。以兄弟为世数。而迁颍川。继又从贺循议。以兄弟不为世数。而复颍川。且复豫章于昭穆之位。已废之祀。重复修举。已迁之主。忽又入庙。而惠怀愍三帝。又以元帝上继武帝。议别为庙祀。此其失礼。又何待言。其故总繇初制不定。子孙无所依据。至迁复纷纷也。使武帝定制。景文即各自为世。而以豫章为六世之祖。其有见神盈八之事乎。惠怀虽无后。然故亲庙也。豫章颍川虽上世。然故远祖也。留远祖于庙中。而欲别出亲庙之神于庙外。是谓当毁不毁。当祭不祭。古者致亲而祧远。今则事远而祧亲。其可谓礼乎。且夫元帝之践位也与汉光武异。光武复故物于已失之后。元帝见推戴于方失之时。其继统也当继愍帝。而不当继武帝。然而当时诸臣。皆以元帝为宜继世祖。用光武继孝元故事者。何也。则以元帝于惠怀为从祖昆弟。于愍帝又属居族父。嫌其不可为后故也。夫天子以继统为世次。庙制又以天子而定为三昭三穆。岂如家人父子族属论行辈哉。不为天子则不入世数。虽周平王太子泄为桓王之父。桓必以平为亲庙。而泄但祭于坛。不得入庙也。既为天子。则必入世数。周孝王以叔父继懿王。不得以穆王为亲庙。而必以懿。夷王以从孙继孝王。不得以懿王为亲庙。而必以孝也。岂不顾天生亲属之称谓而为此颠倒哉。盖必如此。而后七庙之数不越。先后之次不逆。祧毁之事不既迁又复。而君臣之分不乱耳。使武帝以豫章为六世之祖。元帝竟后愍帝。则愍帝入庙。而宣帝得正太祖之位矣。元帝入庙。而景帝又得别为百世不迁之庙矣。如是则虽康帝以弟继成帝。哀帝以从兄继穆帝。而数不加也。海西废而简文立。虽以从祖后从孙。而庙数亦不加也。何至豫章颍川京兆诸主。屡迁屡复。如奕不定哉。岂非贺循之议。但知家人亲属之称谓。不知天子以继统为世次哉。

夫持兄弟不相后之说。至于宗庙之主。屡迁屡复。则兄弟断当异昭穆。不得如何休范宁之言矣。然则为人后者为之子。为昭穆相当者言也。非相当。则据礼之如子言也。非即称为子也。曲礼曰。内事曰孝王某。温峤曰。非子者。可直

曰皇帝敢告某皇帝。是也。明乎为子之义。而后为后之义尽。明乎非子行不称子之义。而后为后之涂广。明乎不称子而仍为后之义。而后人君之礼无家人称谓之陋。明乎为后不得顾私亲之义。而后宗庙之次顺。君臣之位正。朝野上下莫不得所矣。是故元帝建庙之议。刁协是而贺循非。哀帝纂承之议。江是而王述谢奉皆非。安平穆王薨。以母弟敦为后。博士张靖谓敦宜服三年。依鲁僖服闵礼。是矣。而孙毓宋昌以穆王不臣敦为难。是但知兄弟之亲。不知受重者必服尊服之礼也。康献褚皇后崩。于孝武为从嫂。博士徐藻议谓资父事君而敬同。夫属父道。妻皆母道。则夫属君道。妻皆后道。服后宜以资母之义。善矣。而不服三年。第谓应服齐衰期。是又明于受重服尊之礼。而偏忘父没得伸之节也。夫至变者事也。不变者礼也。继统之事。至简文以从祖后从孙而变极矣。而以义断之。当仍用为人后之礼。以哀帝为亲庙。夫简文尚当以哀帝为亲庙。则安得有魏孝庄明世宗尊私亲而乱大统之事哉。又安得有张璠桂萼席书霍韬之邪说得乘时取宠哉。

### 宋明两大疑案论

#### 李祖陶

据宋史濮安懿王传。濮安懿王允让。庆历四年。封汝南邵王。嘉佑四年薨。追封濮王。谥安懿。仁宗在位。久无子。乃以王第十三子宗实为皇子。仁宗崩。皇子即位。是为英宗。治平元年。宰相韩琦等奏请下有司议濮安懿王及谯国夫人王氏襄国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合行典礼。诏须大祥后议之。二年。乃诏礼官与待制以上议。翰林学士王珪等奏曰。谨案仪礼丧服为人后者。传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为所后者之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谓皆如亲子也。又为人后者为其父母。传曰。何以期。不二斩。持重于大宗。降其小宗也。为人后者为其昆弟。传曰。何以大功。为人后者。降其昆弟也。先王之礼。尊无二大。若恭敬之心分于彼。则不得专于此故也。是以秦汉以来。有自旁支入承大统者。人或推尊其父母为帝后。皆见讥当时。取议后世。臣等不敢引为圣朝法。况前代入继者。多宫车晏驾之后。援立之策。或出臣下。非如仁宗皇帝年龄未衰。深维宗庙之重。祇承天地之意。于宗室众多之中。简推圣明。授以大业。陛下亲为先帝之子。继体承祧。光有天下。所以端冕凝旒。富有四海。子子孙孙万世相承。皆先帝之德也。臣等窃以为濮王宜与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尊以高官大国。谯国襄国仙游并称太夫人。考之古今为宜称。于是中书奏王珪等议未见详尽。濮安懿王当称何亲。名与不名。珪等议濮王于仁宗为亲兄。于皇帝宜称皇伯而不名。中书又奏礼与令及五服年月敕。出继之子。于所继所生。皆称父母。又宣帝光武皆称父为皇考。今珪等议称濮王为皇伯。于典礼未有明据。请下尚书省集三省御史台议奏。方议。而皇太

后手诏诘责执政。于是诏曰。如闻集议不一。权宜罢议。令礼官讲求典故以闻。礼官范镇等奏宜如前议。自是御史吕诲弹奏欧阳修首建邪说。韩琦曾公亮赵概附会不正之罪。因请如王珪等议。既而皇太后手诏曰。闻臣议奏皇帝追宗濮安懿王。至今尚未举行。吾载阅前史。自有故事。濮安懿王谯国夫人王氏襄国夫人韩氏仙游县君任氏可令皇帝称亲。濮安懿王称皇。王氏韩氏任氏并称后。事方施行。而英宗即日手诏曰。称亲之礼。谨遵慈训。追宗之礼。岂易克当。且欲以莹为园。即园立庙。俾王子孙主奉祠事。翌日诲等以所论列弹奏。未见听用。缴纳御史诰敕。家居待罪。而濮议亦寝。此宋濮安懿王追尊而究未追尊之本末也。又按明史世宗本纪。世宗皇帝。宪宗孙也。父兴献王佑杭。国安陆。正德十四年薨。十六年三月武宗崩。无嗣。慈寿皇太后与大学士杨廷和定策。以遗诏迎兴献王兴邸。即皇帝位。戊申命礼臣集议兴献王封号。秋七月壬子。进士张璁言继统不继嗣。请追崇所生。立兴献王庙于京师。初礼臣议考孝宗。改称兴献王叔父。援程颐议濮王礼以进。不允。至是下张璁奏。命廷臣集议。杨廷和等抗疏力争。皆不听。

冬十月己卯朔。追崇父兴献王为兴献帝。祖母献宗贵邵氏封为皇太后。为兴献后。嘉靖元年正月。清宁宫后殿灾。命称孝宗皇考。慈寿皇太后圣母。兴献帝后为本生父母。三月。上兴献后为兴国太后。嘉靖三年正月。南京主事桂萼请改称孝宗皇伯考。下廷臣议。夏四月。上兴献太后尊号曰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五年四月。追崇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编修邹守益请罢献皇帝称考立庙。下锦衣狱。五月。蒋冕致仕。修撰吕言大礼未正。下锦衣狱。遣使迎献皇帝神主于安陆。六月。御史段续陈相请正席书桂萼罪。吏部侍郎薛蕙上为人后解。鸿胪寺少卿胡诗言张璁等议礼之失。诏下狱。七月。更定章圣皇太后尊号。去所生之称。臣伏阙哭争。下员外郎马理等一百四十五人锦衣狱。寻杖马理等于廷。死者十有六人。甲申。奉献皇帝神主于观德殿。己巳。毛纪致仕。辛卯。杖修撰杨慎检讨王元给事中刘际安盘张原等于廷。原死。慎等谪戍有差。九月丙寅。定称孝宗为皇伯考。昭慎皇太后为皇伯母。献皇帝为皇考。章圣皇太后为圣母。四年五月。作世庙。祀献皇帝。七年。明伦大典成。颁示天下。定议礼诸臣罪。追削杨廷和等籍。七月。追尊孝惠皇太后为太皇太后。恭穆献皇帝为恭睿渊仁穆纯圣献皇帝。十五年。更定世庙为献皇帝庙。十七年。定明堂大飨礼。九月。上太宗庙号成祖。献皇帝庙号睿宗。神主祔大庙。跻武宗上。辛卯大享上帝于元极宝殿。以睿宗配。此明世宗追崇兴献王之本末也。闲尝推而论之。礼者。人心之堤防也。稍或不谨。则决裂将无所不至。情者。又典礼之枢机也。稍或过执。则拘泥亦无以自行。惟人主必欲伸情。而大臣则以礼裁之。人主不能守礼。而大臣亦略以情通之。庶权衡至当。而其事可以通行

。盖议礼必准于古。而事或不尽同于古。且古之处此者亦或有遗憾。如之何其可。执古以御今也。如宋濮王之议。王珪等本司马温公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之说。其论黠矣。前幅据仪礼为人后者传本于经。后幅言陛下亲为仁宗皇帝之子动以情。故欧阳公别为异议。人皆以邪说目之。然细玩欧阳公为人后议。其说亦未可厚非也。其意谓古人于所生之亲。降而不绝。引礼为人后者降其所生父母三年之服为期而不绝其父母之名以为证。诸公皆无以难之。赵瞻则谓词穷直书。岂足援以断大义。黄氏日钞亦谓所生父母者。盖本其初而名之。非有两父母也。未为人后之时。以所生为父母。既为人后之时。以所命者为父母。立言者于既命之后。而追本生之称。自宜因其旧以父母称。未必其人一时称两父母也。其说辨矣。然五礼通考中载方尚书观承之说。则曰濮议诸人皆君子也。但所见各有偏处。一时遂如水火。温公专重承统之义。而未尝谓宜薄其所生。欧公虽据礼经之文。而未尝谓宜乱其所统。但以皇伯考之称无据。故欲正其名耳。赵瞻谓礼文词穷直书。不可援以断大义。然既曰词穷。可知理屈。既云直书。何容曲讳哉。愚意英宗贤君。不同明世宗之刚愎自用。苟斟酌尽当。无不允行。惜程子大贤。其代彭思永奏。亦欲改称皇伯考。卒至王陶击韩琦。蒋之奇击欧公。而濮王亦归于两无所称。

自今观之。其于仁宗称考称子。亦如父子相继之常。固为定典。彼此原无别议。而于濮王则当称本生考濮国大王而不称皇。自称降服于皇帝某而书名。则既不蔑所生。而亦不乱所统。岂不恩义两全。名实俱正。而可为万世为人后者至公至正之常法乎。尚书盖助侍郎辑通考者。侍郎力主司马光彭思永两奏。而以欧阳公为非。尚书则谓濮议皆君子。但各有所偏。因斟酌折衷而为此说。可以为此事之断案矣。至于明之世宗。虽亦以旁支入承大统。而以遗诏行之。与英宗亲为仁宗子者不同。又其属于武宗为兄弟。而不为子行。故遗诏言皇考敬皇帝亲弟。与献王长子某伦序当立。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迎嗣皇帝位。则其立与英宗不同。而追崇兴献之礼。自宜与濮王略异。乃当诏议时。杨廷和检汉定陶王宋濮王故事。授尚书毛澄曰是足为据。宜尊孝宗为皇考。兴献为叔考兴国大王。母为皇叔母兴国大。自称侄皇帝名。别立益王次子崇仁王为兴王。奉献王祀。有异议者。即奸邪当斩。是祇知定陶议出于师丹。濮议出于司马公程子。为两代大贤名儒。其说为不可悖。而不知定陶王实成帝在时即征立为太子。与仁宗之抚英宗为太子者同。而世宗并与之不类。故张璠桂萼等遂得窥见帝旨。为继统不继嗣之说以中之。夫礼为大宗立后者。重其统也。重其统不可绝。乃为之立后。至于小宗不为之后者。统可以绝。则嗣可以不绝。是则以继统故继嗣。继嗣。正所以继统也。故礼为人后。言继嗣也。后大宗。言继统也。统与嗣非有二也。薛蕙撰为人后辨。固足折璠萼等

之邪说矣。然世宗为兴献王之子。生于孝宗崩后二年。一旦征为天子。遂不父其父而父他人。此固礼之不得不然。而于所生竟若未生己者。则亦难乎其为情矣。故张璪桂萼等之说。较冷褒段犹为更巧。而杨廷和蒋冕毛纪等之争。实较司马光范纯仁吕诲等更钝。无怪其冰炭之不相入也。使当时斟酌情理。如方尚书之说而稍通之。称兴献王为本生考兴国大王。自称降服于皇帝某而书名。并许其立一别庙于奉先殿侧。以遂其瞻慕之私。则可以平世宗刚愎之性。而张桂等亦无以售其奸矣。至其后改称孝宗为伯考。而兴献王至入庙称宗。跻其主于武宗之上。则继统之君。等于创业。世宗实为千古罪人。然亦始议过执。有以激而成之。故倒行逆施。虽拂天下后世之公论。而亦不惜也。夫秦汉以上。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无所为私亲也。至汉则一见于宣帝。以武帝曾孙继昭帝。有所后祖无所后父。故魏相奏悼园宜称皇考。而即园立庙。再见于哀帝。以定陶共王为成帝后。即位之年。即追尊共王为共皇帝。立庙京师。序昭穆。三见于平帝。以中山孝王子为哀帝后。于本生无所追尊。至后汉光武以布衣崛起而中兴。于父子之次。于成帝为兄弟。于哀帝为叔父。于平帝为祖父。皆不可为之后。虽祖高祖。而为皇考南顿君以上立四亲庙。无不可者。然卒从张纯之议。承大统而不顾私亲。其后安帝以清河王子后殇帝。质帝以渤海王子后冲帝。桓帝以蠡吾侯子后质帝。灵帝以解渚亭侯子后桓帝。虽云追尊父为皇。而不称帝。亦不立庙。

至魏明帝乃特下诏曰。礼王后无嗣。择建支子以继大宗。则当纂承正统以奉公义。何得复顾私亲哉。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为戒。后嗣万一有诸侯入奉大统。则当明为人后之义。敢为邪说导谏。妄建非正之号。谓考为皇。谓妣为后。则股肱大臣诛之无赦。故其后高贵常道援立。皆不外尊。可谓卓然。据其所言。皆禁其称皇称后。而不禁其称考称妣。以称皇则干大统。不称父母则无以达私情也。英宗宋之贤君。尝曰。朕自数岁即养于宫中。岂可称濮考。然皇太后手诏。则已许其称亲矣。即刚愎如世宗。亦曰。朕起亲藩承宗祀。岂敢踰越。然本考寝园。远在安陆。于卿等安乎。味其所言。则后之入庙称宗。亦非本意。但生长藩邸。一旦为天子而忘之。实不能恕。故私情较英宗为更挚耳。故愚得臆断于此。濮议祇可争其称皇。而不必争其称亲。欧阳公之说固未为过。兴献王但当争其入庙称宗。而不当争其称皇称考。即张桂之言岂可厚非。盖父固不可有二。而别之以本生则无嫌。皇固不可漫加。而吝之以帝名则有闲。且汉宣帝于悼园。已有皇考之号矣。岂必如通考之说。皇为美大之称。而非如后世之称皇乎。宋之失在人臣过于执礼。不容一毫过情。故其后濮园竟无所称。如欧阳公所云未尝生己之说。所谓拘泥而不能行也。明之失在人主必欲伸情。而人臣又以难从之礼激之。故其后兴献竟至入庙称宗。较哀帝仅仅立庙于京师

为更甚。所谓决裂遂无所不至也。愚故反复通考之文。而有取于方敏恪公之说。以为可标之以断濮议。即可推之以定兴献之议。盖明事与宋事微不同。固不可执古以御今也。后之览者。其或有取于斯言。

又按兴献之议。至今争者未已。毛西河李穆堂段若膺诸先生。皆各持一说不相下。明史杨廷和蒋冕诸人传论。则直曰诸公第见先贤名儒成说可据。不敢得罪于天下后世。而不知天性之亲之不可割也。于张桂等传论。则曰诸人第藉以干进。而非实欲以明礼。两边都见。可以为此事之断案矣。方尚书曰。濮议皆君子。则兴献议之不皆君子可知。言以人重。诘不信哉。自记

### 明大礼说

朱琦

明大礼议。如杨廷和毛澄及杖谪诸臣之说具矣。皆欲考孝宗。兄武宗。而疑于以弟后其兄。考之礼。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故为人后者为之子。先儒谓所后其人不定。凡孙后祖。弟后兄者皆是。春秋时。兄弟为后有二。一鲁僖。一婴齐。僖公。闵公之兄也。而为闵后。文二年八月。有事太庙。跻僖公。左氏以为逆祀。谓子不可先父。是以闵僖为父子也。夏父弗忌为宗烝。将跻僖公。而曰明者为昭。次为穆。公羊亦曰升僖公。是先祢而后祖也。谷梁曰跻升也。故曰逆祀。此皆谓闵于文为祖。僖于文为祢也。故又曰继之如君父也者。受国焉耳。婴齐。归父之弟也。而后归父。传曰。仲婴齐者。公孙婴齐也。公孙婴齐曷为谓之仲婴齐。为兄后也。为兄后。则曷为谓之仲婴齐。为人后者为之子也。其称仲何。孙以王父字为氏也。说者曰。不称孙者。不没其实也。又曰婴齐。公子遂之子也。不后遂而后归父。遂有弑子赤之罪焉。故废之而后归父。是以弟后兄者也。明世宗之于武宗也。犹僖之于闵婴齐之于归父也。其可为之后无疑也。然则当何服。曰。受重者如親子然。服皆三年。天子诸侯以同姓支子为之子。本臣也而为之子。如親子然。故曰臣子一例。按闵以二年秋八月薨。僖二年除服。晋张靖之言曰。僖公为闵服三年。此兄为弟后服三年之证也。然则祀当何称。古者称曰先君。曰先王。曰先帝。庙号曰某皇帝。如宋穆公称宣公为先君。汉文称孝惠皇帝。皆弟称兄。其于庙但称谥。如是。则世宗于武宗之主。宜书曰武宗毅皇帝。于孝宗之主。宜书曰孝宗敬皇帝。其自称曰孝皇帝。曲礼所谓内事曰孝王某是也。记曰入庙则全乎臣全乎子。祭祀且然。何况嗣统。然则世宗之于兴献。称考乎。抑降其礼乎。经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传曰不貳斩也。何以不貳斩。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如是兴献之不当称兴献。宜也。此为人后者之礼也。自张璁桂萼倡为继统不继嗣之说。方献夫霍韬辈从而煽之。世皆以尤璁萼。而不知廷和与澄亦有以予之隙。廷和不后武宗而后孝宗。夫武宗既可后。则孝宗亦可后。于是世宗快其猖狂自恣之行。而不

悼考兴献。帝兴献。入之太庙。而之帝之间。兴献本臣也而帝之。孝宗武宗本帝也而废之。未尝废孝宗武宗也。而不为之后。则是不废而废也。璫萼之说阶乱。而亦廷和之废其一世。有以兆之也。夫统系于嗣。不嗣则统何所附。廷和不知嗣武宗而统绝。总萼并不欲嗣孝宗而统再绝。何以谓之继统不继嗣哉。璫萼又谓非汉定陶宋濮王比。此又非也。礼重太宗。故为人后不得顾私亲。彼汉哀宋英孝。固养之宫中矣。然没而定议立之。与生前养之而立之。其为人后则一。其为之子则一。非生前则谓之继嗣。死后则谓之继统也。请更以汉以后征之。孝宣追尊所生。但曰悼考悼后而已。未敢不后昭帝。

光武中兴。同于创革。疑若可以帝其先世者。其立庙用张纯朱浮之议。既并建三宗矣。而以平哀成元为四亲庙。代今亲庙。别为南顿君立考庙。上至春陵节侯。尊大统而抑私亲。为万世法。又魏明帝太和二年。诏曰。诸藩入继大统。当明为人后之义。毋敢妄建非正之号。谓考为皇。妣为后。此亦最正。可据以折璫萼之失。而并可正澄与廷和不后武宗之失。近儒徐氏读礼通考。谓王侯之家。当其生也。以诸父昆弟为臣。其没岂不可以诸父昆弟为子。且兄终弟及。殷礼也。史记纪仲丁至阳甲九世。太伯至寿梦十九世。幽王至敬王十四世。皆合兄弟祖孙而论。何谓伦序相当不相当哉。是故段氏玉裁为之说曰。圣人之道。有经有权。非权则经不可久。传子。经也。非传子则天下必争。为人后。权也。非有为人后之法。则其争必大。无子而于同宗为之子焉。权也。为之子而昭穆不相当。则兄弟可相后也。亦权也。此春秋之义也。所以济传子之穷者也。不知春秋。则处变事不知其权。必至若世宗自陷于不臣不子。而并陷兴献于不臣不子。不参观汉以后之制。则不知汉之犹为近古。虽如孝宣光武。而不敢隆其私亲。而况帝兴献。考兴献。如明世宗之纷纷乎。或曰。武宗淫纵不当立后。然准以春秋。自为万世之礼定案。不为武宗。或谓如全氏绍衣但持为后之服而不称子。此亦一说。然庙中称谥不称考。段氏固言之。惟于濮议是欧阳而非温公。乃其所蔽。欧阳之说曰。服制。外物也。故可降。不知礼重者服。服降则名亦降。如曰服可外。名独非外乎。礼为其父母云者。从其初之词也。泥。其词而于所后者而人之。可乎。且本为父母而降其父母之服。与称为大宗。屈也。服降而名犹袭焉。是无别也。是不统于所尊也。此虽庶人之家不可。况受统而帝者乎。惜乎温公不能据此以争。而至今疑其礼。然虽博达如段氏。且有所蔽。要其大者。段氏所得为多矣。段氏着论凡十篇。其言綦详。余为撮其要。附以己意。而折衷诸家。以知礼者考焉。

### 读段集明世宗非礼论

黄式三

为人后者为之子。正礼也。而后世之君。或以兄继弟。以从父继从子。此礼遂

不能行。为之臣者。又为兄弟同昭穆之说以惑之。而礼之晦甚矣。明世宗之伯孝宗。父兴献。其失固人所能知也。为人后者为之子。以次当嗣武宗。当时杨廷和毛澄尚未及议此。自非段大令博核经典。据仪礼丧服经传春秋经左氏公羊谷梁传。又引史记汉书魏书。以证明其事。安能断此疑义。使人憬然于心也乎。国家议大典礼。不有博洽精核之儒。而忠荩之论。不能关谄谀之口。以夺其气。士类之爱戮由之。国家元气之丧亦由之。如明大礼之议其一也。然则好古博学精于考核如段氏者。可少乎哉。或曰。兄弟之昭穆异同。汉儒注说已互相矛盾。而左传孔疏周礼贾疏。复分辨之。段氏说安必可行乎。曰。此非段氏一人之说也。唐彦思辑伊川杂录。富公问程子曰。兄弟可为昭穆否。程子曰。国家以弟继兄。则是继位。可为昭穆。朱子禘祫议。周九庙图。宣王时穆懿夷三昭。共孝厉三穆。孝王。共王之弟。懿王之叔父也。而其定为昭穆如此。朱子祧庙议云。第七世钦宗为穆。第八世高宗为昭。高宗。钦宗之弟也。而其定为昭穆又如此。在朱子岂不知兄弟同昭穆之说。而妄为此议哉。兄弟同昭穆之说。用之于兄弟相继。犹曰同堂异室。故大新小也。若以从父继从子。而亦曰兄弟同昭穆。则新大故小。正如夏父弗忌之说矣。不特此也。凡继先君之位者。其始必为之臣。当其为臣也。北面而朝。拜揖如礼。既死而受其位。大权在握。而不愿继其嗣。则是臣子二体。生死异心也。且世宗欲不继嗣。曷不先辞位。使择一能继嗣者立之乎。藉曰武宗之后俟世宗之子为之嗣。则今之庶人无虚悬待继之理。而独以是施之天子。岂可信哉。

### 继统论上

#### 方宗诚

天子者。代天理物者也。三皇谓之皇。五帝谓之帝。三王谓之王。亦称天子。亦称天王。自秦以后称皇帝。皆上主天地宗庙社稷百神之祀。而下以临御百官总理万几养育教化亿兆黎民者也。五帝以上官天下。三王以下家天下。官天下传诸贤。家天下传诸子。传贤之世。亦有传子者。子贤。传子即传贤也。世世传子自禹始。禹非私天下也。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而其时又无尧舜禹之大圣勋德足以服民者。可以传之。禹治水之功。敷于四海。明德远矣。天命佑之。人心归之。禹虽尝欲传之益。及禹崩。天下朝覲讼狱讴歌者。不之益而之启。启恶得而不起以承父之统。逮启之终。益无圣贤可传。由是世世相承。遂为万世不易之典矣。韩子曰。传之人。则争未前定也。传之子。则不争前定也。前定虽不当贤犹可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贤则争且乱。与其传不得圣人而争且乱。孰若传之子虽不得贤犹可守法。故曰尧舜之利民也大。禹之虑民也深。何者。天子者。代天理物者也。必其上能主天地宗庙社稷百神之祀。下能临御百官总理万几养育教化亿兆黎民。而后可以为天子。圣帝明王。传贤传子。其心皆以



为民而已矣。传不当而启争端以害于民。传子固私。传之人亦私。三代而降。人心不如皇古矣。传之人则衅端多。传之子则衅端少。是故传子者。万世之常经。百王之大法。传子者。传统也。何谓统。统如丝然。缣总络。而无断可续也。故谓之统纪。亦谓之统绪。天子者。生则践祚。死则入庙。故生为帝统。死为庙统。生得统于帝。而后死得统于庙。生不得统于帝。则死不得统于庙。是故开刼者谓之刼业垂统。继体守文者谓之继统。非刼业垂统者。不得称为皇帝。非继统者。不得称为皇帝。非刼业垂统者之祖父。不得追尊为皇帝。是故舜格于文祖而为天子。承尧之统也。其于父生则以天下养。死则宗庙飨之。而未闻追尊瞽瞍为帝。禹受命于神宗而为天子。承舜之统也。于其亲虽曰致孝乎鬼神。而未闻追尊伯鯀为王。惟汤亦然。书曰奉先思孝。然未尝闻其追尊祖若父为王也。古之人至诚配天。至孝不诬其祖。祖若父未为帝王而称之为帝王。是乱帝王之统。诬其祖而以不诚欺天也。然则契何以称玄王。曰。契相尧舜敷教明伦。开万世五常之宗。天之佑商以有天下。功德实自契始。是商刼业垂统之祖也。故商颂称玄王。而汤之祖若父。则不敢以追王为孝。此所谓惟圣人为能飨帝。为其以诚事帝。惟孝子为能飨亲。为其以诚事亲也。所谓夏尚忠殷尚质者此也。至于武王灭商。始追尊文考为文王。周公成文武之德。始追王太王王季。所以然者。以三后虽未及身为王。而王业之兴。自三后始。书曰。太王肇基王。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勋。诞膺天命。以抚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怀其德。惟九年大统未集。余小子其成厥志。孟子论太王之事曰。君子刼业垂统。为可继也。是亦以太王为周室刼业垂统之君。不然。武王周公虽达孝。必不敢以王爵为尊。而以不诚事其祖考。故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后世开刼之君追尊祖考为皇帝。实自武王周公追王始。而非开刼之君。断不敢以此为例。何者。开刼之君。与前朝虽正统相承。而改姓易庙。前朝之统已绝。故可溯其有天下之由。而追尊其先为皇帝。自立太庙。并不乱历代相承之帝统庙统也。汉世祖光武帝。当汉统中绝。崛起南阳。讨灭盗。以践帝祚。虽曰中兴。而功实同于开刼。自立七庙。追尊南顿君以上为皇帝。无不可者。然而不行此礼。何也。盖以汉世帝统。实刼垂于高帝。中篡于王莽。已讨贼而平之。以继其统。不得自比于开刼之君。若自立七庙。追尊南顿君以上为帝。则是自成一朝兴王之业。而绝高帝以下相传之统。且南顿君以上。本无周三王肇基之实。而以子爵父。以孙爵祖。微特以不诚事其亲。抑亦以不敬事其亲。不敢以不诚不敬事其亲。尊亲之至也。故先起高庙于洛阳。四时合祀高祖太宗世宗。继立四亲庙于洛阳。祀父南顿君以上至舂陵节侯。固亦可谓中礼矣。继又自以昭穆次第。当为元帝后。尊孝宣为中宗。祠元帝以上于太庙。成帝以下于长

安。徙四亲庙于章陵。于礼似谦让太过。然不敢紊帝统与庙统之心。则固不悖于前王。而可为后世法。不独此也。太丁者。殷汤元子。太子泄父者。周桓王之父。未立而死。则在殷周帝纪与殷周庙位中。皆以太甲继仲壬。桓王继平王。而太丁泄父不得预。此岂太甲不念父。桓王好祢祖哉。生未得统于帝。死未得统于庙。礼道然也。明乎此而后知天子之统不可以妄干。非勦业垂统者。不得称皇帝。非继统者。不得称皇帝。非勦业垂统之帝之祖父。不得追尊为皇为帝。皇帝者天子之尊号也。生未尝代天理物。上承天地宗庙社稷百神之祀。而下以临御百官教养生。则虽天子之父。尚不敢尊之为帝。以乱历代相传之统。而况其它乎。是故汉宣帝以武帝曾孙。昌邑王废。霍光奏请太后诏入以嗣昭帝后。承祖宗。子万姓。宣帝立。止追谥戾太子戾夫人悼孝悼后。置园邑。其后又追尊悼考为皇考。立寝庙。而未敢追尊为皇帝。何者。承昭帝之统。固不敢追尊本生。以乱帝王之统。而陷祖父于不义也。然则帝王传统不亦重哉。或曰。传子者。传统也。不幸而无子可传。帝统不几绝乎。曰。古之传统。有传子。有传弟。夏周传子。传子之穷。然后传弟。如周匡王无子。立弟定王是也。殷商传弟。传弟之穷。然后传子。如中丁传弟外壬。外壬传弟河亶甲。至河亶甲无弟。然后传子祖乙是也。传子者。适长子为正。传弟者。母弟为正。无则传同父之弟。是以礼运曰。大人世及以为礼。世者父子相继为一世。及者兄终弟及。公羊传曰。一生一及。生即世也。至汉成帝无子。立定陶王欣为皇太子。帝崩。太子即位。是为哀帝。宋仁宗无子。以濮王子宗实育宫中。后立为皇子。帝崩。皇子即位。是为英宗。明武宗无子。皇太后以遗诏遣官迎兴世子厚燠入嗣皇帝位。是为世宗。是三帝者。无子可世。亦无弟可及。汉成预定兄弟之子为太子。宋仁预立兄弟之子为皇子。及崩而太子即位。皇子即位。名正言顺。则与传子无殊。

明武未预立嗣子。亦无兄弟之子可立。由是通无子之穷而立弟。又通无弟之穷而立同曾祖之弟。是亦与兄终弟及无殊。虽无预立为皇子之文。而皇太后以遗诏入。即君命也。入嗣皇帝位。即嗣孝宗武宗之帝统庙统也。以武宗于世系为世宗兄。不得以世宗继嗣。故杨廷和曰。当考孝宗。此亦名正而言顺也。然则世宗者。奉皇太后以遗诏入嗣皇帝位。自当继孝宗之嗣。以继武宗之统。始合于天之经地之义。乃其始入也。曰遗诏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兴献后闻朝议考孝宗。恚曰。安得以我子为他人子。是岂知大义之言哉。夫世宗于孝宗。所谓兄弟之子犹子也。以兄弟之子入嗣大统。继统即应继嗣。非继嗣不得继续。世宗于武宗。君臣也。即兴献王之于孝宗武宗。皆有君臣之义。臣子之身。听之君父。君取其子入嗣大统。而可曰安得以我子为他人子邪。不考孝宗而考兴献。由是邪佞之徒。乘间而入。帝统庙统。因之以乱。以为开勦乎。则世宗

非开刼之君也。以为嗣皇帝位乎。则殷太甲以适孙继统。而不敢追尊其父为王。汉宣以皇曾孙继统。而不敢追尊其祖若父为帝。即世祖中兴。本非继元帝之嗣。而犹以高祖以来正统相承。不敢追尊四亲为皇帝。以乱高帝相传之统。夫太甲宣帝世祖。皆贤君也。天下后世。未尝以不追尊所生为不孝也。盖孝在以义事亲。以诚事亲。亲非皇帝而称为皇帝。则是不诚。亲非刼业垂统之君。又非继统之君。而称皇帝以乱大统。是为不义。陷亲于不义。不孝之大者也。孔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祭之以礼。可谓孝矣。而况大统可紊乱乎。夫天子者。代天理物者也。入嗣大统。当以能承天地宗庙社稷之祀。临馭百官。教育万民为孝。不当以非礼追尊所生为孝。汉哀帝不听师丹之言。天下并不闻以哀帝为圣主。宋英宗谦让不敢尊其亲为皇为后。天下后世多以英宗为明君。盖舜之大孝。首在德为圣人。武周之达孝。惟在善继善述。不在隆以虚文也。又况非礼之称乎。曰。入嗣大统。于其本生之祀如之何。曰。昔汉定陶恭王为成帝庶弟。宋濮安懿王为仁宗庶兄。成帝取恭王子入立为太子。而恭王无别子。乃立楚孝王孙景嗣恭王为定陶后。仁宗取安懿王子入立为皇子。而安懿王自有王子。即以王子宗朴嗣安懿王为濮后。是固仁至而义尽也。哀帝欲隆私亲。师丹疏引礼父为士子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子无爵父之义。尊父母也。为人后者为之子。故为所后服斩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服期。明尊祖而重正统也。陛下既继体先帝。持重大宗。承天地宗庙社稷之祀。义不得复奉定陶共皇祀。正名定分。圣人复起。岂能易哉。何者。统承先帝而复隆本生。是绝先帝之统系也。宋英宗诏议崇奉濮王典礼。司马光奏以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仁宗皇帝深惟宗庙之重。于宗室中简推圣明。授以大业。陛下亲为先帝之子。然后继体承祧。立有天下。濮安懿王虽于陛下有天性之亲。顾复之恩。然陛下所以负宸端冕。子孙万世相承。皆先帝德也。臣等窃以濮王宜准先朝封赠期亲尊属故事。尊以高官大国。

考之古今为宜称。中书议以濮王当称何亲。名与不名。王珪等议以濮王于仁宗为兄。于皇帝宜称皇伯父而不名。是亦名正言顺。圣人复起。岂能易哉。韩琦欧阳修以为不然。修引丧服大记。以为为人后者。为其父母降服三年为期。而不没其父母之名。以见服可降。而名不可没。若本生之亲。改称皇伯。历考前世。皆无典据。进封大国。则又礼无加爵之道。窃以修之言似是。而实不合经义也。天之生物。使之一本。国无二统。人无二本。是以公羊传曰。为人后者为之子。为之子则必称所后者为父母矣。礼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降服三年为期。所后者何人。后大宗也。古者大宗无子。必立其兄弟之子以承大宗之祀。故为所后者服斩衰三年。同父母之服也。而降其父母服期。同伯叔父之服也。既降同伯叔父之服。自应改同伯叔父之名。记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期。乃

记礼者穷于辞。不得不曰为其父母。若曰为其伯叔父母。则辞旨不明。非谓为人后者仍称其父母为父母也。仍称其父母为父母。则不得降同伯叔父母之服。既称所后者为父母。又称其降服者为父母。非二本乎。既可以二本。又何为降服。夫古之圣人。非令人薄其所生也。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家无二尊。父母虽尊。不能尊于祖。故后大宗。则为所后者服斩衰三年。而降其所生之父母服期。厌于祖也。又况旁支入继大统。天无二日。民无二王。尊无二上。所生之父母。乃所后者之臣子也。是恶得而不降其服易其名。仁宗既立英宗为皇子。英宗自必称仁宗为皇父。仁宗崩。自必称为皇考。濮王于义。自不得与仁宗并称为皇父皇考也。称皇伯父而不名。虽于前世无据。而实得古圣人制礼之精义。王珪之议。出于伊川程子。此程子所以为传道之儒与。时韩琦在中书。上言请明诏中外。以皇伯无稽。决不可称。今所欲定者正名号耳。至于立庙京师。干乱统纪之事。皆非朝廷本意。既而皇太后手诏中书。宜尊濮王为皇。夫人为后。皇帝称亲。帝下诏谦让。不受尊号。但称亲。即园立庙。以王子为濮国公。奉祠事。仍令臣民避王讳。呜呼。是亦可谓择乎中庸。权衡至当也已。至明世宗之事。所不同者。在未预立为孝宗子。然皇太后以遗诏遣官迎入嗣皇帝位。嗣位即嗣统也。非以之继嗣。乌得曰嗣皇帝位。杨廷和等议以宜如定陶王故事。以益王子厚火岂主后兴国。其称号宜如宋英宗濮安懿王故事。称孝宗曰皇考。兴献王曰皇叔父。亦正论也。世宗大愠。以为父母之名。不可互易。由是张璁遂上疏。请尊崇所生。立兴献王庙于京师。继且追尊为兴献帝后矣。又继尊兴献后为兴国太后矣。如此亦可以止矣。乃继则桂萼进邪说。请改孝宗为皇伯考。又继则称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矣。又继则更定大礼。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为皇伯母。献皇帝为皇考。章圣皇太后为圣母。去本生字。又继则立世庙。章圣皇太后有事于太庙世庙。于是张璁桂萼之徒皆大用。削杨廷和籍。凡争大礼者。或死或贬。善类为空。在诸臣虽亦有执之太过之处。然止别立兴献庙于京师。尊为兴献帝兴献后。如汉定陶恭皇定陶共皇后。称本生如宋英宗之称亲。犹或可也。乃称孝宗为皇伯。则所谓嗣皇帝位者。嗣谁之位乎。

去本生而尊兴献为皇帝。是乱帝统矣。先议入太庙。后立世庙。是乱庙统矣。遗诏迎入嗣皇帝位。原以嗣孝宗武宗之统也。如此。则是夺皇帝之位。而绝孝宗武宗之统矣。不惟身犯不义。抑且致其亲于不义。是可以为孝乎。夫商太甲汉宣帝汉世祖宋英宗不越礼以尊其亲。天下皆称守成之贤君。中兴之令主。享国久长。天眷不绝。汉哀帝明世宗自以为尊亲至孝矣。而实皆季世之君。衰乱之政。不三数传。而国祚遂亡。后世继统者可不以为鉴哉。或曰。期之丧。达乎大夫。三年之丧。达乎天子。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期。公卿大夫以下可也。天

子绝期服。然则宗亲入嗣大统者。于其本生父母虽期服。不将终归于无服乎。曰。不然。天子绝期服。绝旁亲之期服也。至于本生父母之期服。乃由三年之丧而降。当仍以三年之丧为例。三年之丧无贵贱一。则为人后者为其父母降服三年为期。亦无贵贱一。降为期者。所以继帝王之正统。降为期而不与他期服同绝者。所以安大孝之心。圣人制礼之精。其仁至而义尽也夫。或曰。公卿以下。皆得请以其官爵封赠其亲。入嗣大统者。反不得追尊其本生之亲。可乎。曰。公卿以下得以其官爵请封赠其亲者。天子之命也。天子可以封赠其臣。而不可以子爵其父。君封赠其臣。臣之荣也。子爵父。非所以尊本生父也。且封赠其臣。无偏上之嫌。天子而降其私亲。追尊其本生父母。则紊乱继统之义。岂圣君大孝所敢出此哉。

### 继统论下

方宗诚

我朝自太祖太宗勗业垂统于朔方。世祖圣祖纘太祖太宗之绪。复勗业垂统于中夏。嗣后圣圣相承。父作子述。深仁厚泽。诞敷中外。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正统相传。至于我穆宗毅皇帝。历世十。历年三百。自古帝王仁民之德。未有如我朝之厚者也。自古帝王受天之命。亦未有如我朝之笃者也。我穆宗毅皇帝以冲龄即位。仰承两宫皇太后之懿训。任贤无贰。去邪无疑。命将出师。戡平十余省之祸乱。振生民于水火之中。登四海于仁寿之域。天下大定。龙驭上宾。德成而不有。功成而不居。自古中兴大业。未有如我穆宗皇帝之恢宏者也。自古中兴令辟。亦未有如我穆宗皇帝弃臣民之速。令薄海内外悲思不忘者也。时两宫皇太后以我穆宗皇帝未有储贰。降懿旨以醇亲王子承继文宗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皇帝为嗣。我两宫皇太后当大故猝乘。不震不惊。通经达权。知明处当。执两用中。措天下于泰山之安。所谓协于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非圣哲之资。神明于古帝王制礼之精义。乌能权不违经变不失正如此哉。盖礼有世统。有庙统。世统者。生伦之序也。庙统者。人君历数相授之次第也。国语曰。工史书世。则取生伦之序而书之。如虢仲虢叔王季之穆。鲁毛文王之昭之类是也。又曰。宗祝书昭穆。则一以人君入庙之先后为次第。如桓王继平王。则祖为昭而孙为穆。定王继匡王。则兄为昭而弟为穆。孝王继懿王。则兄子为昭而叔父为穆。夷王继孝王。则从孙为昭而从祖为穆。一昭一穆。无敢紊乱。若是者何也。则以古者天子七庙。三昭三穆。无论兄弟从。伦次不齐。而一限以四亲两祧之世数。穆宗皇帝承文宗皇帝之大统十有三年。以继体之君。为中兴之主。而未有

儲貳。 两宫皇太后矫明世之失。明降 懿旨。以 嗣皇帝承继 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盖以生伦之序。当继 文宗之世统。以人君历数相授之次第。当入承 穆宗之庙统。俟 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 穆宗皇帝为嗣。盖以生伦之序。当继 穆宗之世统。以人君历数相授之次第。当承 嗣皇帝之庙统。古无有继嗣继统之分。非继嗣者不得继统。非继统者不得为继嗣。天子之继嗣与公卿大夫士庶人殊。公卿大夫士庶人继嗣者。主其祀也。天子则惟继。统者得主其祀苟非继统又何取乎继嗣。

嗣皇帝今承继 文宗皇帝为子。以承 穆宗皇帝之统。将来皇子生承 穆宗之嗣者。即承 嗣皇帝之统。承 嗣皇帝之统者。即承 穆宗之嗣。 嗣皇帝以一身而承嗣即承统。将来皇子自必亦以一身而承嗣即承统。 两宫皇太后之懿旨。固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亘万世而不能变易者也。

伏读邸钞。光绪五年吏部稽勋司主事前河南道监察御史吴可读。以一死泣请 懿旨预定大统之归。其忧深虑远杜渐防微之心。可谓忠且笃矣。惜其于历代传授之典故。多未考明。而误会我 两宫皇太后前此之懿旨也。自古天子无立嗣之事。立嗣者。皆为承天地宗庙之统。而代天理物者也。 懿旨以 嗣皇帝承继 文宗为子。入承大统。承 穆宗之统。非承 文宗之统也。虽 穆宗之统。即 文宗传授之统。然 文宗之统。已有 穆宗承之矣。 嗣皇帝入承大统。特以伦次当继 文宗。不得曰大统受之于 文宗也。若以为承 文宗之统。则 穆宗皇帝十三年之大统。前何所受。后何所承乎。此吴可读之误会 懿旨。所宜申明者一也。 懿旨俟 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 穆宗皇帝为嗣。承嗣者。承统也。非有二也。然承 穆宗之嗣者。当承 嗣皇帝之统。不得曰承 穆宗之统。 穆宗之统。已有 嗣皇帝承之矣。若曰承 穆宗之统。则 嗣皇帝所承今日之大统。又将何所承乎。夫 嗣皇帝今日之大统。承 穆宗之大统也。将来皇子继 穆宗之嗣者。即继 嗣皇帝之大统者也。是为天经地义。不待言而明者也。此吴可读之误会 懿旨。所宜申明者二也。我 朝世世相承。皆不预立储貳。 懿旨但言俟 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 穆宗皇帝为嗣。而不言大统之归者。守 历圣相传不预立之法也。然自古天子之子。有不承大统者矣。天子所嗣之子。未有不承大统者。是又不待言而明也。此吴可读之误会 懿旨。所宜申明者三也。我 朝最重法祖。 列圣皆不预立储貳。此万世不可变之大法也。前者 两宫皇太后懿旨。俟 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 穆宗皇帝为嗣。此亦万世不可变之 懿旨也。我 朝 圣圣相

承。皆子以及子。嗣皇帝生有皇子。承继穆宗皇帝为嗣。将来即承嗣皇帝之统。嗣皇帝之统。承于穆宗皇帝。承嗣皇帝之统。即承文宗穆宗以来相传之统。子以及子。孙以及孙。亦万世不变之大法。不待重言而明者也。吴可读乃以死泣请。非误会前此之懿旨乎。虽然。忧深虑远。杜渐防微。不爱其身而爱君国。洵可谓忠笃也哉。洵可谓忠笃也哉。

请预定大统遗疏光绪五年  
吏部主事前任监察御史吴可读  
奏为以一死泣请懿旨预定大统之归。以毕今生忠爱事。窃罪臣闻治国不讳乱。安国不忘危。危乱而可讳可忘。则进苦口于尧舜。为无疾之呻吟。陈隐患于圣明。为不祥之举动。罪臣前因言事忿激。自甘或斩或囚。经王大臣会议奏请传臣质讯。乃蒙先皇帝曲赐矜全。既免臣于以斩而死。复免臣于以囚而死。又复免臣于以传讯而触忌触怒而死。凡犯三死而未死。不求生而再生。则今日罪臣未尽之余年。皆我先皇帝数年前所赐也。乃天崩地拆。忽遭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之变。即日钦奉两宫皇太后懿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未有储贰不得已以醇亲王之子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特谕。罪臣涕泣跪诵。反复思维。窃以为两宫皇太后一误再误。为文宗显皇帝立子。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既不为我大行皇帝立嗣。则今日嗣皇帝所承大统。乃奉我两宫皇太后之命。受之于文宗显皇帝。非受之于我大行皇帝也。而将来大统之承。亦奉有明文。必归之承继之子。即谓懿旨内既有承继为嗣一语。则大统之仍归继子。自不待言。罪臣窃以为未然。自古拥立推戴之际。为臣子所难言。我朝二百余年。祖宗家法。子以传子。骨肉之间。万世应无间然。况醇亲王公忠体国。中外翕然称为贤王。观王当时一奏。令人忠义奋发之气。勃然而生。言为心声。岂能伪为。罪臣读之。至于歌哭不能已已。僥王闻臣有此奏。未必不怒臣之妄而怜臣之愚。必不以臣言为开离间之端。而我皇上仁孝性成。承我两宫皇太后授以宝位。将来千秋万岁时。均能以我两宫皇太后今日之心为心。而在廷之忠佞不齐。即众论之异同不一。以宋初宰相赵普之贤。犹有首背杜太后之事。以前明大学士王直之为国家旧人。犹以黄请立景帝太子一疏。出于蛮夷。而不出于我辈为愧。贤者如此。遑问不肖。旧人如此。奚责新进。名位已定者如此。况在未定。不得已于一误再误中。而求一归于不误之策。惟有仰乞我两宫皇太后再行明白降一谕旨。将来大统仍归承继大行皇帝嗣子。嗣皇帝虽百斯男。中外及左右臣工。均不得以异言进。正名定分

。预绝纷纭。如此。则犹是 本朝 祖宗来子以传子之家法。而我  
大行皇帝未有子而有子。即我 两宫皇太后未有孙而有孙。异日绳绳缉缉  
。相引于万代者。皆我 两宫皇太后所自出。而不可移易者也。罪臣所谓  
一误再误。而终归于不误者此也。彼时罪臣即以此意拟成一折。由都察院转进  
。呈底奏底。俱已就草。伏思罪臣业已降调。不得越职言事。且此何等事。此  
何等言。出之亲臣重臣大臣。则为深谋远虑。出之疏臣远臣小臣。则为干进希  
名。又思在廷诸臣中忠直最著者。未必即以此事为可缓。言亦无益而置之。故  
罪臣且留以有待。

洎罪臣以查办废员内。蒙 恩圈出引见。奉 旨以主事特用。仍复选授吏  
部。迩来又已五六年矣。此五六年中。环顾在廷。仍未有念及此者。今逢我  
大行皇帝永远奉安山陵。恐遂渐久渐忘。则罪臣昔日所留以有待者。今则  
迫不及待矣。仰 鼎湖之仙驾。瞻恋 九重。望 弓剑于桥山。  
魂依尺帛。谨以我 先皇帝所赐余年。为我 先皇帝上乞 懿旨  
数行。于我 两宫皇太后之前。惟是临命之身。神志瞽乱。折中词意。未  
克详明。引用率多遗忘。不及未上一折一二。缮写又不能庄正。罪臣本无古人  
学问。岂能似古人从容。昔有赴死而行不复成步者。人曰子惧乎。曰惧。曰既  
惧何不归。曰惧。吾私也。死。吾公也。罪臣今日亦犹是。鸟之将死。其鸣也  
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罪臣岂敢比曾参之贤。即死其言亦未必善。惟望我  
两宫皇太后我 皇上怜其哀鸣。勿以为无疾之呻吟。不祥之举动。则  
罪臣虽死无憾。宋臣有言。凡事言于未然。诚为太过。及其已然。则又无所及  
。言之何益。可使 朝廷受未然之言。不可使臣等有无及之悔。今罪臣诚愿异  
日臣言之不验。使天下后世笑臣愚。不愿异日臣言之或验。使天下后世谓臣明  
。等杜牧之罪言。虽逾职分。效史之尸谏。祇尽愚忠。罪臣尤愿我 两宫  
皇太后我 皇上体 圣祖 世宗之心。调剂宽猛。养忠厚和平之福  
。任用老成。毋争外国之所独争。为中华留不尽。毋创 祖宗之所未创。  
为子孙留有余。罪臣言毕于斯。愿毕于斯。命毕于斯。再罪臣曾任御史。故敢  
昧死以陈。具折又以今职不能专达。恳由臣部堂官代为上进。罪臣前以臣衙门  
所派随同行礼司员内。未经派及罪臣。是以罪臣再四面求臣部堂官大学士宝鋆  
。始添派而来。罪臣之死。为宝鋆所不及料。想宝鋆并无不应派而误派之咎。  
时当 盛世。岂容有疑于古来殉葬不情之事。特以我 先皇帝龙驭永归天  
上。普天同泣。故不禁哀痛迫切。谨以大统所系。冒陈缕缕。自称罪臣以闻。

遵议预定大统疏王大臣

光绪五年闰三月十七日。内阁奉 上谕。钦奉 慈安端裕康庆昭和庄敬  
皇太后 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吏部奏主事吴可读服毒自尽



遗有密折代为呈递折内所称请明降懿旨豫定将来大统之归等语前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此次吴可读所奏前降旨时即是此意着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吴可读原折会同妥议具奏钦此。臣等遵于本月初一日。齐赴内阁。将吴可读奏折公同阅看。据原奏内。有仰乞我皇太后再降谕旨。将来大统仍归承继大行皇帝嗣子等语。臣等恭查雍正七年上谕。有曰。建储关系宗社苍生岂可易言我朝圣圣相承皆未由先正青宫而后践天位乃开万世无疆之基业是我朝之国本有至深厚者愚人固不能知也钦此。跪诵之下。仰见我世宗宪皇帝谄谋之善。超亘古而训来兹。圣谕森严。所宜永远懍遵。伏思继统与建储。文义似殊。而事体则一。建储大典。非臣子所敢参议。则大统所归。岂臣下所得擅请。我皇上缙承大位。天眷诞膺。以文宗之统为重。自必以穆宗之统为心。将来神器所归。必能斟酌尽善。守列圣之成宪。示天下以无私。此固海内所共钦。而非此时所能豫拟者也。况我皇太后鞠育恩深。宗社虑远。前者穆宗龙驭上宾时。业经明降谕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懿训煌煌。周详慎重。是穆宗毅皇帝将来继统之义。已早赅于皇太后前降懿旨之中。何待臣下奏请。吴可读以大统所归。请旨豫定。似于我朝家法未能深知。而于皇太后前次所降之旨。亦尚未能细心仰体。臣等公同酌拟。应请毋庸置议。

### 遵议预定大统疏

礼部尚书徐桐

奏为阐明圣意。恪遵祖训事。闰三月十七日。发下主事吴可读一折。命王大臣等妥议。臣等谨于四月初一日齐赴内阁公同集议。窃思吴可读所陈豫定大统。此窒碍不可行者也。我朝家法不建储贰。此万世当敬守者也。臣等恭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懿旨。于皇子承嗣一节。所以为统绪计者。至深且远。圣谕煌煌。原无待再三推阐。今吴可读既有此奏。而懿旨中复有即是此意之谕。特命廷臣集议具奏。若不将圣意明白宣示。恐天下臣庶。转未能深喻慈衷。臣等以为诚宜申明列圣不建储之彝训。将来皇嗣蕃昌。默定大计。以祖宗之法为法。即以祖宗之心为心。总之绍膺大宝之元良。即为承继穆宗毅皇帝之圣子。揆诸前谕则合。准诸家法则符。使薄海内外。咸晓然于圣意之所在。则谄谋久远。亿万世无疆之休。实基于此矣。

### 另议预定大统疏

国子监司业张之洞

钦奉 两宫皇太后懿旨。以吏部主事吴可读遗有密折。请预定大统之归。前降旨时。即是此意。命诸臣妥议具奏。窃谓为 穆宗毅皇帝立嗣。继嗣即是继统。此出于 两宫皇太后之意。合乎天下臣民之心。而即为我皇上之所深愿。乃万古不磨之义。将来必践之言。臣敬吴可读之至忠至烈。然谓其于不必虑者而过虑。于所当虑者而未及虑也。恭查为 穆宗继嗣之语。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光绪元年正月十七日。及本年闰三月十七日。三奉 懿旨。炳如日星。从来人君子孙。凡言继嗣者。即指缙承大统而言。天子诸侯。并同一理。盖人君以国为体。诸侯不得祖天子。公庙不设于私家。苟不承统。何以嗣为。下至三代之世卿大夫。汉魏以至 本朝之世爵世职。但云以某为嗣。即是绍封袭荫。故继统毫无分别。稽经诸史。从无异说。其分继统继嗣为两事者。乃前明张璁桂萼之怪妄谬说。 高宗纯皇帝钦定仪礼义疏。早已辞而辟之矣。今 懿旨申命至于再三。金匱宝篆。何待他求。设有迷妄小人。舞文翻案。则廷臣中凡读书识字者。皆得执简而争。所谓不必虑者一也。前代人君授受之际。事变诚多。然就该主事所举二事论之。宋太宗背太祖而害其侄魏王德昭。非太宗子也。明景帝背英宗而废其侄太子见深。非景帝子也。若 皇上以皇子嗣 穆宗。名曰 先朝之继体。实则今日之麟振。有何嫌疑。有何吝惜。以 皇上仁孝之圣质。受 两宫皇太后高厚之殊恩。起自宗支。付之 神器。不忍负 皇太后。必不忍负 穆宗。且夫遵 慈命。孝也。笃 天显。友也。使皇子广孝思于不匮。慈也。躬膺宝祚而使大统名分归之于 先帝。让也。无损于实。而四美具焉。中主亦能勉为之。况 圣主乎。所谓不必虑者二也。该主事所虑赵普黄之辈。诚难保其必无。然忠佞不齐。数年前曾有请颁铁券之广安矣。大小臣工。岂遂绝无激发。明世宗紊大统而昵私亲者。以兴献王已没。故得借口亲恩。恣为越礼。臣不能抗也。假使兴献王在。必尚能以礼自处。少加裁制。今醇亲王天性最厚。忠直恪恭。该主事既知其贤。万一果如所虑。他日有人妄进异言。醇亲王受 累朝之厚恩。必能出一言以救正。所谓不必虑者三也。然而竟如该主事所请。明降 懿旨。将来大统。仍归 穆宗之嗣子。意则无以易矣。词则未尽善也。缘前奉 懿旨。谓生有皇子即承继 穆宗为嗣。今若参以该主事之说。是一生而已定为后之义。即一生而已定大宝之传。合并为一。将类建储。我朝 列圣。以立储为大戒。 高宗九降纶音。万分割切。今若建之。有违家法。所谓未及虑者一也。前代储贰。谗构夺嫡。流弊已多。今被以绍统之高名。重以承继之形。较之寻常主器。尤易生嫌。所谓未及虑者二也。然此尚非其弊之最甚者也。 天位授受。简在 帝心。所以慎重付托

。为宗社计也。帝尧多男。非止一索。圣意所属。知在何人。此时早定。岂不太骤。所谓未及虑者三也。今者承命集议。伏读此次懿旨即是此意四字。言简意赅。至坚至确。天下万世。谁敢不遵。无可移易者。独是圣意宜遵。家法亦宜守。今日之事。约有二说。浅之为穆宗计者。则但如诸臣之议。并请一浑涵懿旨。略谓屡次懿旨。俱已赅括。皇上孝友性成。必能处置尽善。似乎无所妨矣。然而生即承继。即是此意一语。字字当遵。托诸文辞。则可避建储之名。见诸实事。则俨成一建储之局。他日诞皇子。命承继。廷臣中为公为私不可知。皆必将援祖训以争之。则承继之事中止。此日以恐类建储而承统之说不能定。异日又以恐类建储而承继之旨不能宣。是令皇上转多难处矣。然则深之为穆宗计。而即为宗社计。惟有因承统者以为承嗣一法。皇子众多。不必遽指定何人承继。将来缙承大统者。即承继穆宗为嗣。此则本乎圣意。合乎家法。而皇上处此。亦不至于碍难。伏请两宫圣裁。即以此意明降懿旨。皇上亲政之初。循览慈训。感恻天怀。自必仰体圣意。再颁谕旨。祇告郊庙。宣示万方。则固已昭于天壤。坚于金石矣。如此约有五利。守彝训。一也。待宸断。二也。无嫌疑。三也。无更变。四也。精择贤。五也。至于精择贤。则其利宏矣。在两宫慈爱之念。惟期于继嗣继统。久远遵行。岂必亟亟焉指定一承继之人而后慰。即穆宗在天之灵。当亦愿后嗣圣德。永绥洪祚。又岂必斤斤焉早标一嗣子之目而后安。此固为我国家亿万年之至计。即使专为穆宗嗣子策之。似亦无善于此者矣。或谓礼制精深。动关名义。由此以承统为承嗣之说。安保日后无泥古聚讼者。则臣请得条举其说而豫辨之。一曰。礼为人后者为之子。三代人君。继先君之统者。即为先君之后。虽无父子之名。而用父子之礼。皇上承穆宗之统矣。何以又别立后。不知父子之说。汉唐来久已不行。且皇上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已有明文。文宗有子。则穆宗无子矣。岂有御宇十三年。功德溥四海之先帝。而不为立后者。其不足辨一也。一曰。礼嫡子不得后大宗。不知此为臣庶言之。非为天家言之也。古来择取亲属入承大统。则本宗不敢私其嫡子。尊尊也。若嗣君为先君立嗣。则嗣君亦不得私其嫡子。盖嗣君与先君。当日固有君臣之分者也。亦尊尊也。然入承大统者。既承累朝之大宗。则本支应自为继别之宗。并不得以小宗论。于礼于法。当立别嗣者也。嗣君既为大宗。则虽以子为先君后。于礼于法。不能别立嗣者也。然则就今日事势论之。将来皇子虽为穆宗之嗣子。仍无妨为皇上之嫡子。尊尊亦亲亲也。皇朝律令。对承继之文。则曰本生父母。他日称谓区别。

圣心自有权衡。两宫以圣而行权。皇上以圣而制礼。一举而忠孝慈友之人伦备焉。尊尊亲亲之礼意赅焉。义协而礼起。何为不可。其不足辨二也。

一曰。春秋传云君子大居正。故兄弟叔侄。辗转授受。每难贴然。不知从父从子。乃生衅隙。若皇上承统先朝。但存名义。岂判亲疏。其不足辨三也。凡此皆经之精言。而实不切于今日之情事。设有迂儒引之以挠夫国是。佞夫藉之以支其莠言。大智聪明。岂能惑哉。今者往事已矣。惠陵永闕。帝后同归。既无委裘遗腹之男。复鲜慰情胜无之女。伤心千古。夫复何言。承嗣承统之说。不过于礼制典册之中。存此数字空文。俾

穆宗在天之灵爽。虽远而不远。几忘而不忘。庶可稍慰两宫鬻闵之恩。且伸皇上友于之爱。夫吴可读区区一贬谪小臣耳。尚且昌言以发其端。致命以期其许。何况子道弟道兼尽之圣主哉。昔汉景帝欲悦窦太后之意。至有千秋万岁后传梁王之语。梁王非有应嗣之分者也。宋高宗以太宗之后。乃闵太祖子孙零落。而以太祖七世孙孝宗为嗣。孝宗非有承统之约者也。

皇上圣明。远在二君之上。窃谓今日者。惟在责成毓庆宫侍学诸臣。尽心辅导。培养天性。开陈至道。皇上孝弟之心。油然而自生。尊尊亲亲之等。秩然而不紊。任贤去佞。内修外攘。则所以仰体两宫。上慰穆宗者。固不仅在继嗣承统一端而已也。即以此一端而论。其沃心正本之方。亦在彼而不在此。伏维皇太后与皇上名分已定。恩谊日笃。

皇太后视皇上所生皇子。无论承继穆宗与否。同为己孙。皇上视所生皇子。无论承嗣穆宗与否。同为己子。君臣一德。共济艰难。此宗社之福。而臣民之愿也。臣恭绎懿旨中即是此意妥议具奏二语文义。是者。是其将来大统宜归嗣子之意。议者。议夫继嗣继统并行不悖之方。臣工应命陈言。岂敢以依违两可之游词。贻庙堂他日之筹虑。是以谨竭愚悃。专折具陈。无任悚惕屏营之至。

另议预定大统疏

宝廷

窃闰三月十七日。吏部代奏故主事吴可读遗折。请皇太后明降懿旨。预定将来大统之归。奉懿旨。此次吴可读所奏前降旨时即是此意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吴可读原折会同妥议具奏等因钦此。仰见皇太后慎重统绪。博采言至意。臣窃以为大统之归。固已早定。本无异议。无须再降懿旨诏命。皇上惟当引伸前旨。以喻天下臣民。恭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懿旨之意。盖言穆宗毅皇帝未有储贰。无可承继。将来即以皇上所生之皇子。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非言生皇子实时

承继也。言绪而统赅焉矣。引伸之。盖言将来即以 皇上传统之皇子。承继 穆宗毅皇帝为嗣也。因 皇上甫承大统。故浑涵其词。含意未伸。留待 皇上亲政日自下明诏。此 皇太后不忍歧视之慈心。欲以孝悌仁让之休归之 皇上也。而惜乎天下臣民不能尽喻也。广安不能喻。故生争于前。吴可读不能喻。故死争于后。即可读遗折意亦如此。而词意未克详明。可读不自云。临命之身神智瞽乱乎。不然。我 朝夙不建储。可读岂未之知邪。臣窃痛可读死殉之忠。而又惜其遗折之言不尽意也。可读未喻 懿旨言外之意。而其遗折未达之意。 皇太后早鉴及之。故曰前降旨时。即是此意也。且 皇太后之意。亦即 皇上之意也。就令无当日 懿旨。皇上亲政日。必首降将来传统之皇子承继 穆宗毅皇帝为嗣之谕。况明有 懿旨在前乎。 皇上天生圣人。入承大统。岂忍负 皇太后抚育深恩。 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而自私神器哉。遗折以忠佞不齐异同不一为虑。此固可读之忠心。而实过虑者也。宋太宗背杜太后。明景帝废太子见深。虽因臣下妄进邪说。究由二君有私天下之心。故谄佞之言。得乘之而入。伏读 高宗纯皇帝御批通鉴辑览。谓太宗传子私念。不待赵普赞成。而早定于胸中。见深之立。旨由太后。至于废黜之际。则不复请命东朝。是蔑视其母。 圣智深远。烛见隐微。推而论之。明世宗之于兴献。忘所后而重本生。任私恩而弃大义。亦不得专咎张桂诸臣也。我 朝 圣圣相承。迥迈前代。纵有赵普黄之辈。 皇上仰遵 祖宗彝训。远鉴宋明。不惟其言不能入。且必重加之罪。况 两宫懿旨。悬之于上。孤臣遗疏。存之于下。传之九州岛。载之国史。 皇上若竟信佞臣谄媚之语。违背 慈训。弃置忠言。何以示天下后世。背义自私之事。乡党自好者不为。而谓 圣人为之乎。此固可读之忠心。而实过虑也。此次廷臣议上。 皇太后降旨时。但请将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 懿旨之意。详为引伸。俾天下臣民。永无疑义。我 皇上孝悌仁让。必能以 皇太后之心为心。无须谆谆申命。并请将前后 懿旨。与广安吴可读及此次与议诸臣奏议。存之 毓庆宫。俟 皇上亲政日。由 毓庆宫诸臣。会同军机大臣恭呈 御览。自必明降 朱谕。宣示中外。将来传统之皇子。承继 穆宗毅皇帝为嗣。俾天下后世。

咸知我 朝家法。远越宋明。 皇太后至慈。 皇上至孝至悌至仁至让。且以见 穆宗毅皇帝至圣至明。付托得人也。岂不懿欤。如是则纲纪正。名分定。天理顺。人情安。伦常骨肉。无嫌无疑。又何至违我 朝家法。蹈前代覆辙。遗憾于母子兄弟君臣之间哉。本月初一日。恭赴内阁会议。因意见微有不合。事关重大。未敢迁就。谨另折具陈。以备采择。再王大臣等所议。

亦非不得体。惜未尽妥。前降懿旨。因词意浑涵。致有吴可读之请。此事不议则已。既下廷议。岂可仍复浑涵其词。廷议谓将来穆宗毅皇帝继统之义。已早赅于皇太后前降懿旨之中。将来神器所归。皇上自能斟酌尽善。固也。然懿旨意深词简。意存言外。苟泥于其词。难免害意。不及此时引伸明晰。异日皇上生有皇子。将即承继穆宗为嗣乎。抑不即承继乎。不即承继。则似违懿旨。若即承继。又嫌近建储。就令仅言继嗣。不标继统之名。而天下臣民。亦隐然以储贰视之。是不建之建也。而此皇子贤也。固宗社之福。如其不贤。将来仍传统乎。抑舍而别传乎。别传之皇子。仍继穆宗。是亦不废立之废立也。岂太平盛事乎。至此时即欲皇上斟酌尽善。不亦难乎。廷议之意。或以皇上亲政。皇子应尚未生。不难豫酌一尽善之规。然国君十五而生子。设皇子诞育。如在撤帘之前。又何以处之乎。与其留此两难之局。以待皇上。何如及今斟酌尽善乎。且皇太后懿旨。非皇上所当擅改。此时不引伸明晰。将来皇上虽能斟酌尽善。敢自为变通乎。窃谓诸臣既奉命会议。当将前降懿旨之意。引伸明晰。预定拟一尽善之规。以备异日皇上御览。即以释今日天下臣民之疑。若乃浑涵其词。何取此盈廷一议乎。此未妥者一也。廷议又谓继统与建储。文义似殊而事体则一。似也。然列圣垂训。原言嗣统之常。今则事属创局。可读意在存穆宗之统。与无故擅请建储者有闲。文义之殊。不待言矣。乃廷议不分别词意。漫谓于我朝家法未能深知。则日前懿旨即是此意之谓何。天下闻之。不更滋疑。四海九州岛。莫不观听。立言似未尽得体。此未妥者又一也。臣非有心立异。因廷议实有未能详明允协者。不顾烦渎。附片陈。

遵议 升祔典礼疏光绪三年

李鸿章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六月十四日。钦奉 慈安端裕康庆昭和庄敬皇太后 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本日据礼亲王世铎等奏遵议穆宗毅皇帝孝哲毅皇后神牌升祔位次一折又据醇亲王奕詹事府少詹事文治鸿胪寺卿徐树铭内阁侍读学士锺佩贤鸿胪寺少卿文硕国子监司业宝廷另行陈奏各折片已明降谕旨令惇亲王奕恭亲王奕欣醇亲王奕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大学士侍郎翁同龢夏同善礼部太常寺将王大臣等所奏各折片详细阅看再行妥议具奏矣 庙制关系巨典必须考核精详方足以昭慎重着再派李鸿章悉心妥议具奏礼亲王世铎等折一件醇亲王奕等折片九件并侍郎袁保恒等说帖五件均着抄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仰见 皇太后慎重巨典聿求厥中之至意。臣查礼亲王等议增龕座。志在斟酌时宜。诸臣请改庙制。志在考求古礼。要皆出于尊崇 祖宗之忱。

未易折衷定论。以臣所闻。礼文残阙。古制难详。七庙五庙之文。汉世已无定说。都宫别殿。与同堂异室。昔人亦互有是非。即朱子宗庙图议。马端临邱浚等皆病其过拘。臣考周官匠人营图。世室明堂。皆止五世。郑注五室并在一堂。据此。则朱子所图世室亲庙。以次而南。似亦未必尽合古制。至于特建寝殿。增修方殿等说。更为古制所无。礼亲王等奏称侍讲张佩纶请建世室。事涉更张。应毋庸议等因。宗庙事重。未便轻议改作。该亲王等所奏。不为无见。我朝庙制定于国初。祖宗神灵。协会一室。已二百余年。一旦迁改。神明必有不安。太庙重垣。周二百九十一丈。殿陛庭墀。各有定式。皆一成而不可变。今欲就增数室。位置必难得宜。又升祫吉期。礼不宜误。戴记所称不忍一日未有所归者也。准古酌今。改庙实有难行。礼缘人情。可以义起。因时立制。自以仿照奉先殿成案增修龕座为宜。议者或以简略为嫌。臣考古礼祫庙迭迁。亦止改涂易檐。并不大更旧庙。今之龕座。略如晋宋以来之坎室。晋太常华垣建议。庙室以容主为限。无拘常数。厥后王导温峤等往复商榷。议增坎室。宋增八室。蔡襄为图。此皆达礼君子度时之宜。以成一代之典。彼岂未闻世室亲庙之说。亦谓礼乐不相沿袭。事异殷周。礼从而变也。今之增龕。实其比例。或又谓奉先殿乃古原庙之制。与太庙事体不同。

查会典所载。雍正十一年奏准奉先殿神牌供奉。与太庙理应画一。是太庙如奉先殿制。久有成宪可循。不得谓奉先殿可以增龕。独不可仿行于太庙也。仰维列圣家法。皆躬行节俭。以先天下。今日援案增龕之议。事属权宜。意从俭朴。未必不当于列圣降鉴之心。廷议既已允谐。似应无烦疑虑。至祫迁之礼。虽古之常制。而藏主之室。则礼无明文。郑康成礼经大师。其言周制祫主藏于太庙。及文武世室。是已祫之主。与不迁之祖。同处一庙。故庙亦名祫。晋代之制。藏于西储夹室。当时已疑其非礼。后世竟沿为故事。儒家每谓祫于夹室为古制。殆臆度之辞。庙既与古不同。祫亦未宜轻议。惟太庙規制有定。国家统绪无穷。醇亲王议请明降谕旨。晓示天下。自今以往。亲尽则祫。并请以后殿东西二稍间。永藏祫主。此则导皇上以太让。酌庙制以从宜。礼贵因时。让为美德。非天子不议礼。应否允行。自应一秉圣裁。非臣下所敢妄拟矣。

答吴挚甫论祫祫书

方宗诚

承示大箸祫祫议。此非愚贱所敢与闻也。唯就文论之。尊意主增龕之议。极合时措从宜之道。而文中立言。则似尚有未尽当者。盖上古清庙一宫。乃圣王制

度未备之时也。至虞夏商周。以贵贱为等差。以亲疏为隆杀。扈五庙七庙之制。与禘祫祫祫之礼。则于尊祖隆亲。天理人情。洵为仁至而义尽。始祖不祫。自二世以下至七世亲尽则祫。子孙隆于所生。仁也。服制父重于祖。祖重于曾高。五世以上无服。则升新主于七庙之中。而以亲尽之祖。祫于太祖庙之夹室。义也。且以祫主入太庙夹室。是以子孙祫于祖父之庙。非弃之也。亦仁至而义尽也。又七庙之制。各自为庙。虽祫七世以前之祖入太庙夹室。而太祖之于祫主。仍是世世相承。即七庙未祫之主。亦是世世相承。不形其为缺少。不见其为间断。于尊亲敬祖之道。无一不尽。若东汉以后。同堂异室之制。近于简质。虽若舍七庙之繁华。遵一宫之远旨。如晋臣所云。然实不如三代文质得中礼义咸备也。何者。七庙之制。各自为庙。太庙居中。庙以左右分昭穆。则尊卑有伦。男女有别。禘祫时享之祭。以及新主入庙。远祖迁祫。则又疏数有序。亲疏有伦。天子之尊岂得同于士庶。虽极尊崇之度。不得以为繁华。若同堂合室。于礼多所未尽。何得以为周室七庙。不如魏晋一宫之为善乎。立言似当未也。惟后世庙制。既不同三代。则祫礼自不必泥古。今者 穆宗毅皇帝升祫大典。因议者以太庙神龕。已满九世。或欲别立 穆宗之庙。则是不以 穆宗入太庙也。万无可行之理。或请扈立世室。祫 太宗文皇帝入世室。则必如三代七庙九庙之制。然后可行。今同堂合室。而忽祫一代则是间去一代也。将来龕满。又将何祫。祫 世宗乎。不似中间少一代先帝乎。且古者七庙九庙分享。虽祫一代于太祖夹室。仍从太祖之祀。臣子之心。无不安者。今同堂合室之制已久。春秋时享。久合食于太庙之中。忽然祫去一代于世室。恐非神灵之所安也。神灵不安。而臣子之心可安乎。况三代之制。扈自祖宗。殷制扈于成汤。周制扈于周公。成文武之德以制斯礼。七代亲尽。后王遵始祖之制。以祫亲尽之祖。非子孙之意也。亦非臣子之议也。成康昭穆在日。早知有七世以后亲尽则祫之礼。于神灵无所不安。况成康昭穆。于后世为祖宗。于文武则子孙也。子孙从先祖之制。礼无不顺也。今则同堂合室已久。 章皇帝 仁皇帝并未制有祫礼。而二百余年以后之子孙臣子。忽议祫 文皇帝入世室。则是子孙臣子。援古制以裁制 祖宗之祭祀。于礼不顺。于心何安。 文皇帝生前不知有此制。 章皇帝 仁皇帝生前亦不知有此制。而忽于八世之后。去 文皇帝。岂得谓非僭妄乎。今阁下主增龕之议。意思深远。极为至当。但文中止宜就事论事。言今制不同于古。不可泥古而不宜于今。不当尊魏晋之制。以为胜于三代。君子立言。似不可不慎也。惟阁下察之。

预杜妄论疏光绪元年 醇亲王

奏为披沥愚见。预杜金壬妄论。恭折具奏。仰祈 慈鉴事。臣尝见历代继



承大统之君。推崇本生父母者。备载史书。其中有适得至当者焉。宋孝宗之不改子称秀王之封是也。有大乱之道焉。宋英宗之濮议。明世宗之议礼是也。张璪桂萼之俦。无足论矣。忠如韩琦。乃与司马光议论抵牾其故何欤。盖非常之事出。立论者势必纷沓扰攘。虽乃心王室。不无其人。而以此为梯荣之具。迫其主以不得不视为庄论者。正复不少。恭维 皇清受 天之命。 列圣相承。十朝一脉。至隆极盛。旷古罕觐。 穆宗毅皇帝春秋正盛。遽弃臣民。 皇太后以 宗庙社稷为重。特命 皇帝入承大统。复推恩及臣。以亲王世袭罔替。渥叨异数。感惧难名。原不须更生过虑。惟思此时 垂帘听政。简用贤良。廷议既属执中。邪说自必潜匿。倘将来亲政后。或有草茅新进之徒。趋六年拜相快捷方式。以危言故事耸动 宸聪。不幸稍一夷犹。则 朝廷徒滋多事矣。合无仰恳 皇太后将臣此折。留之宫中。俟 皇帝亲政时。宣示廷臣世赏之由。及臣寅畏本意。千秋万载。勿再更张。如有以治平嘉靖等朝之说进者。务目之为奸邪小人。立加屏斥。果蒙 慈命严切。 皇帝敢不钦遵。是不但微臣名节得以保全。而关乎君子小人消长之机者。实为至大且要。所有微臣披沥愚见。预杜僉壬妄论缘由。谨恭折具奏。伏乞 皇太后圣明洞鉴。

光绪十五年二月初四日钦奉

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本日据吴大澄奏请飭尊崇醇亲王典礼一折文宗显皇帝寅承大统醇亲王奕谦卑谨慎翼翼小心十余年来深宫派办事宜靡不殚竭心力恪恭尽职每遇优加异数皆再四涕泣恳辞前赏杏黄轿至今不敢乘坐其秉心忠赤严畏殊常非徒深宫知之最深实天下臣民所共谅自光绪元年正月初八日醇亲王即有预杜妄论一奏内称历代继统之君推崇本生父母者以宋孝宗不改子称秀王之封为至当虑皇帝亲政后僉壬幸进援引治平嘉靖之说肆其奸邪豫具封章请俟亲政时宣示天下俾千秋万载勿再更张其披沥之诚自古纯臣居心何以过此深宫不能不嘉许感叹勉从所请者也兹当归政伊始吴大澄果有此奏若不将醇亲王原奏及时宣示则后此邪说竞进妄希议礼梯荣其患何堪设想用特明白晓谕并将醇亲王原奏发抄俾中外臣民咸知我朝隆轨超越古今即贤王心事亦从此可以共白嗣后闾名希宠之徒更何所容其覬觐乎将此通谕中外知之欽此

遵议 醇亲王饰终典礼疏王大臣

光绪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内阁奉 上谕。朕钦奉 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懿旨自古帝王以孝治天下必推本于所生而礼有经权尤必折衷至当方足以昭示来兹恭读 高宗纯皇帝御制濮议辨援引礼经殊为定论称所生曰皇帝本生父歿则称本生考立庙于其邸第为不祧之庙祀以天子之礼合乎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之义则尊亲之谊交尽而于公义私恩两无遗憾 圣训煌煌

昭垂万世洵协于天理人情之至皇帝入嗣 文宗显皇帝诞承大统光绪元年正月醇亲王奕密陈豫杜妄论一疏内称历代继统之君推崇本生父母者以宋孝宗不改子偁秀王之封为至当将来如有以治平嘉靖之说进者务目之为奸邪小人力加屏斥等语持论正大光明敬征 高宗纯皇帝御论正相合其志虑之忠诚防维之深切方之古纯臣何以加兹上年二月初二日因吴大澄之奏特降懿旨将王之密疏宣示中外俾天下臣民咸知我朝隆轨超轶前代而醇亲王寅畏之本心从此昭然若揭詎意天不假年遽尔溘逝痛惜之极悲感弥深醇亲王着定称号曰皇帝本生考所有一切饰终典礼自宜懍遵 祖训详定彝章用遂皇帝恩义交尽之忱兼表贤王终始不渝之志着派御前大臣军机大臣翁同龢孙家鼐会同礼部妥议以闻钦此。钦遵钞出前来。臣等伏查礼经齐衰杖期章。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又通礼内载齐衰不杖期。为人后者为本生父母。是为本生父母。应服齐衰期也。今 醇亲王薨逝。恭奉 懿旨。命臣等将一切饰终葬祭典礼。会同妥议。臣等公同商榷。谨遵 懿旨醇亲王着定称号曰皇帝本生考之义。拟请 皇上持服期年。服制既定。一切典礼。拟即准此次第详定。臣等悉心参酌。谨将饰终各典礼。分别条款。开单进呈。伏候 皇上恭请 懿旨遵行。此外未尽事宜。仍由臣等随时酌拟。奏明请 旨。所有臣等遵议缘由。是否有当。伏乞 圣鉴。

二十三日奉

上谕朕钦奉 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皇太后懿旨本日御前大臣军机大臣翁同龢孙家鼐会同礼部奏遵议醇亲王饰终典礼分别条款请旨遵行一折皇帝服制即着定为持服期年御缟素十一日辍朝十一日期年内除请安暨听政召见外御便殿时仍用素服 坛 庙大祀皇帝亲诣行礼中祀均遣官恭代元旦诣 堂子行礼仍御礼服诣慈宁宫行礼御礼服作乐其太和殿朝贺御礼服升殿不宣表乐设而不作蒙古朝正来京王公例赐筵宴照旧举行宗亲廷臣筵宴均着停止其祭文碑文均书皇帝名嗣后臣工奏疏凡遇醇亲王字样均用双抬书写余着照所议行该衙门知道单并发钦此

同日奉

上谕朕钦奉 皇太后懿旨皇帝本生考醇亲王薨逝业经降旨加恩用昭隆礼因念饰终之典首重易名醇亲王亲贤重望中外交孚茂绩宏猷增光史册允宜特加谥号昭示来兹醇亲王着赐谥曰贤以彰勋德而垂久远钦此

国恤私议

杨象济

咸丰辛酉。象济避寇。流寓湖北。七月二十七日。 大行皇帝宾天。邸报先传。臣民哀恸。其时 法驾西幸热河。官礼犹在京师。一应典礼。例由诸臣具议奏。行在所距京师数百里。往返需时日。是时畿辅山东。尚未肃清。

汴皖之间。道途亦梗。故事 诏书当按驿行日九十里。以此阅两月 纶音未至。九月朔日。先得礼部行文。遵旧典云。 诏书到日。该省官吏素服跪迎。举哀二十七日。蓄发百日释服。其余军民人等。以 宫中大事之日为始。百日不薙头作乐婚嫁。军营在事文武官员。闻 诏至成服哭迎。三日释服。于是官吏皆先素服。俟 诏至举哀成礼。或问象济曰。今道路梗滞。设 诏书至在百日之外。当何如。曰。于部文到后。素服不薙头。如至百日。则先薙头。仍素服以俟 哀诏。诏至则举哀出迎。如军营之例。三日而释服。不独此也。边徼荒外。凡在三年之内。皆可缘此以为断。曰。此于古有征乎。曰。有之。然则何以不着于律令。曰。律但言其常耳。礼未葬不释服。凡在三年之内。固可执以此断也。军营之内。三日释服。则本古墨衰之义。军中故无丧礼也。情有伸而无屈。即在二十七月之后。犹可用之。故礼有追服。而今律职官丁忧。亦有以闻讣之日为始之文。而礼不达于天子者。以家国事异。王者之礼。不能下同乎庶人。越綽行事。在卿大夫家犹然。诚以典礼不能旷。故天子绝期。惟施于后。而臣子不能引以为例也。至言丧毕闻 诏。而犹成服举哀。事固不至此。但极言其变耳。古者师败凶荒。皆素服而哭。而改葬亦服缞。则变服不皆因丧也明矣。由是言之。虽律文止言 诏至举哀。不及部文。盖 诏书重于部文。不应部文至而 诏书不至也。部文亦奉 诏旨。部文到日。逆知 诏书之不能即至。何独不可举哀。但按令格。祇应跪迎 诏书。不当跪迎部文。其当举哀则一也。于部文到日。先行成服举哀。恭候 诏书之至。率属跪迎。如尚在百日之内。仍可遵行二十七日之典。明臣方孝孺所云凡事为古礼所无。而今人加隆者。吾从其厚。亦为得其实焉。夫未可与权。不足以为礼。曾子问所载变礼。论者以为得圣人时中之妙。亡于礼者之礼。正所以为礼之至也。

书宋志真宗永定陵事后

俞正燮

宋真宗陵。礼志云。山陵按行使蓝继宗言。据司天监定永安县东北六里曰卧龙冈。堪充山陵。诏雷允恭覆按以闻。皇堂之制。深八十一尺。方百四十尺。制陵。名曰永定。自干兴元年四月十六始事。至十月十三掩皇堂。中有变革。志多遗漏。仁宗纪云。干兴元年二月己未。真宗崩。庚申。命丁谓为山陵使。六月己酉。命王曾按视山陵皇堂。庚申。雷允恭坐擅移皇堂伏诛。丁谓罢。甲子。改命冯拯为山陵使。七月丁卯。贬丁谓九月己卯。命以天书从葬。十月己酉。葬永定陵。丁谓。传云。为山陵使。雷允恭邢中和擅易皇堂地。既而咸请复用旧地。王曾复视。遂诛允恭。乃降谓。雷允恭传云。为山陵都监。驰至陵下。邢中和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孙。类秦王坟。恐下有石与水。允恭曰。上无他子。若如秦王坟。何不可。中和曰。山陵事重。踏行覆按。动经日月。

恐不及七月之期。允恭曰。第移就上穴。我走马入见太后言之。既而上穴果有石。石尽水出。允恭赐死。王曾传。不言覆按事。冯拯传。言为山陵使。不言复定何处。盖仍用卧龙冈下穴。然亦有水。又不宜子孙。故仁宗深仁厚泽在位长久而无子。又孝宗攒宫。礼志云。于永思陵下宫之西。修奉攒宫。上陵名曰永阜。朱子传云。赵彦逾按视。言会稽土肉浅薄。下有水石。孙逢吉覆按。请别求吉兆。有旨集议。疏言当博访名山。不宜偏信台史。委之水泉沙砾之中。检朱子文集。言赵彦逾称旧定神穴。开深五尺。下有水石。台史荆大声称。宋制赵姓。纳音宜丙山壬向。新定东头之穴。比先定神穴。高一尺一寸五分。开深九尺。即无水石。穴凿已多。地气发泄。近年地理之学。江西福建尤盛。请下帅臣监司搜访令相视。然绍熙五年十月初九日得旨集议。十一月乙卯即行攒事。在宁宗时。宁宗亦无子。明孝宗陵。亦实有地水。九朝野记云。初建泰陵。都下盛传其地有水。吏部主事杨子器言之。时督工太监李兴持之。遂下杨锦衣狱。有起复知县邱泰上言。万一梓宫葬后。欲开则泄气。今视水有无。其疑可释。乃遣太监萧敬押杨往视。回奏无水。众谓杨必死。太皇太后曰。无水则已。何必罪之。无用闲谈云。泰陵金井内。有水孔如巨杯。水仰喷不止。杨名父见之。疏请易地。工部尚书李鏊谓杨多言害成功。令人塞其孔。以杨诬谤。奏命锦衣官校押杨往验。无之。杨有诗云。议已公须首实。众言不发但心知。其后王衡亦有诗云。千泰陵抔土湿。登台北望一沾裳。其事史纪志不言。散见日下旧闻。其后孝宗子武宗亦无子。又嘉靖时。锦衣指挥赵俊视承天显陵元宫有水。卒不改。以太后祔葬。岂以显陵发祥。不碍见水邪。万历时。李植江东之言。大峪有石。庞尚鸿言。大峪开时。元宫有水。工臣用火灸干。不使上知。此神宗定陵也。其后荒矣。日下旧闻。又言龚佳允称思陵圻开地甚湿。其中衣被诸物多黑每黑。按田贵妃以崇祯十七年正月二十三日葬。四月初四开。物已黑每变。其葬骨不安可知。以此见术不可不慎也。

## 卷六十三 礼政三大典下

### 鬼神论

潘德輿

有不邪之人心。而后有不邪之鬼神。今人之心日以造鬼神为事。人不止一心。而鬼神之数遂。三代以上。其鬼先圣先贤高曾祖考而已。其神天地日月风雨山川社稷门户而已。人之心一。故鬼神之数简。鬼神之数简。故其诚立而幽明交。万物治。邪鬼不侵哲人。淫神不享圣世。心一故也。或曰。心能造鬼神。心未造而鬼或跃于前瞰于室。何也。曰。鬼神者气也。气能通吾心。而心所不可无者。则鬼之神之。高曾祖考日月山川之类。皆吾所不可无。诚。合其气者也。其非吾之心。而心动于鬼则亦鬼。动于神则亦神者。吾之所可无。特邪合其

气者也。心未感而亦鬼而亦神。天地之间。气之偶厉者耳。吾弗见也者。弗闻也者。而其气久则灭。吾祭享之。庙貌之。而其气凝矣。诚合其气者。心通也。邪合其气者心造也。其厉气之出没不常者。彼亦能击剥人之心。而心不为之动。则气无所以存而气必散。鄙儒不达是物。概谓之无。夫高曾祖考日月山川之属。既万万不得无。即今日诸淫祀。亦皆人心所设也。夫心何所不有哉。谓鬼不可无财。则府库之。谓神不可无配。则夫妇之。心立而鬼神之变状。若缕若绘。心病耳则闻。心病目则见。僊佛一起。鬼神如沙。于是有道之诸天。有释之阎浮提。僊佛遂敢为鬼神之渊藪。虽高曾祖考日月山川之鬼神。亦若惟僊佛之言是听从。公卿不知耻。闾阎不惜费。至是而鬼神之污辱甚矣。世愈衰则人心愈漓。僊佛乘虚而入。而假鬼神以怖之。故不敢不从也。圣人之世无僊佛。故无邪鬼神。无僊佛之邪鬼神。故无生死轮回报应之邪说。而风俗正。忠孝纯。教化立。虽及其季。列国淫祀。亦僭渎于山川祖考古帝王师佐而已。不若后世之鬼神。大坏风俗。丧忠孝。梗教化也。呜呼。不斥僊佛则鬼神日邪。不斥邪鬼神则人心日乱。居今日而有大声疾呼斥邪鬼神僊佛者。亦正人心之大端也夫。

### 论明太祖三

潘德輿

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春秋所书武宫炀宫。论语所记季氏旅泰山皆是。然犹鬼神之在祀典者也。东汉以来。沙门之教兴。道士之术炽。于是无名之鬼神。坌集不可当。莫审姓氏。莫详勋德。以邪召邪。渎污莫甚。尝谓三代以上祭非其鬼。而其鬼有可稽。三代以后祭非其鬼。而其鬼并不可考。浸寻既久。依倚托。并城池岳渎先贤先臣之正祀。亦别易美名。昧其本始。使人不知酬功报德感善疾恶之义。虽不废祭。而祭之义已废矣。礼记所谓今之祭者。不首其义。故诬于祭是也。善乎。洪武三年。诏曰。朕考岳镇海渎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号。历代弥隆。是皆高山广水。自天地开辟至今。英灵之气。萃而为神。必皆受命上帝。幽微莫测。岂国家封号可加。忠臣烈士可以加矣。亦惟当时为宜。夫礼。明神人正名分者也。今依古定制。皆以其神称。府州县城隍。第称其府州县城隍之神。历代忠臣烈士。如其当时名爵。后世称谥。皆与革去。惟孔子如旧。天下神不应祀典者。有司毋祭。此诏洵旷世之卓识。千古之伟义。一洗历代礼官之陋。然曰惟孔子如旧。是以孔子之王号及谥。为不可议也。酌损益之。而终未尽善。此失至世宗始革。而后不悖于古学官祀先圣先师之义。信乎制作之难也。又洪武七年。设孔颜孟三氏子孙教授。训其族人。独遗曾氏。礼官不奏增也。以为三氏之族盛欤。十八年。翰林院待诏孔希善言。孟氏子孙有以罪输作者二人。上遣还。谕工部臣曰。孟氏后甚微。脱或死亡。行

凋尽矣。则孟氏非盛族也。然则遗曾氏何也。故曰制作难。

### 祀典杂议

#### 龚巩祚

一昔者人伦之始。五品之事。实大圣之所造。一饮一食。犹思报本。畴非圣之百姓。曾是人伦攸始而无报耶。今法。于古之圣人。则皆报之矣。黄帝尧舜禹汤。则于历代帝王庙。文王则于传心殿。武王则于帝王庙。孔子则于学。稷则于坛。陶伯益伊尹周公则于帝王庙之东西庑。独契无祀。议者难之曰。契当祀矣。无祀之之处。稷契之孙皆有天下。商周之王坐于堂。反令其祖配食于庑。不便。是故祀稷于坛。则不复于庑。契则阙之。应之曰。稷契之在庑。配尧舜。非配商周也。子孙身为王。坐于上。祖不身为王。坐于下。何不可者。契宜增祀。稷亦无嫌复祀。又一议曰。今法各学有崇圣祠。褒孔子五世。而契为孔子太祖。宜升契于崇圣祠。正坐南向。肇圣王以下五位配享。东西向。之言也。犹贤于阙之之说。

一今法。自京师及府州县。皆有文昌帝君祠。曰。是司科名之得失者。科名果有神。宜夫求科名者自祠之。不必朝廷代为立祠。祠之之徒曰。是斗魁戴匡六星。在周官祀第五第四星。吾曹仿周官遗意而变通之。祀其第六星。无不可者。呜呼。志科名者。志禄而已耶。言甚鄙。不可以为训。又曰。帝君即张星。又曰。梓潼神姓张名亚子者也。谨求之经传。天官书文昌六星。非张星。张星非文昌六星。张为二十八宿之一。不当有特祀。梓潼张亚子。见于小说家。词赋家。不足深论。要之不中律令。帝君之称。出符醮青词家。益悖律令。官给太牢。春秋跪拜惟谨。恐后世姗笑。宜罢之。

一按会典。历代帝王庙。现在配享名臣如千人。窃条其应增入者二十一人。如左。

唐增四岳

虞增稷 契

夏增靡

商增伊陟 甘盘

周增周公共伯 召公和伯

汉增霍光 赵充国 杜乔 李固

宋增王旦

辽增萧翰 耶律隆运

元增哈刺哈孙

明增杨溥 谢迁 刘健 王守仁 熊廷阁

以上所列诸臣。或以德。或以功。或左勩。或左守。或左中兴。或仕末造。

不宜阙。至于历代之臣。有尽瘁未造者。虽于历数无补。其人可重。应否增祀。宜付礼臣更核议。

一今法。自太学至府县学。独祀孔子为先师。而孔子弟子配享在位。皆曰法备矣。礼其殫矣。历千有余载而莫之或思也。窃尝考之三代之遗文。在文王世子。则曰。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又曰。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以币。在祭义曰。祀先贤于西学。以教诸侯之德。在周官大司乐曰。凡有道者有德者。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是皆周礼。然则孔子以前。固尝有先圣先贤先师矣。勗物前民曰圣。躬行孝弟曰贤。守文抱道曰师。今皆蔑之。是旷神祀而违经典也。难者曰。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是故孔子既生。而孔子以前之先师贤人可以废。应之曰。非是。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子贡以为焉不学。是孔子虽大圣人。亦尊古者也。正考父定诗以传恭。偁曰自古。曰在昔。曰先民。礼曰。有其举之。莫敢废也。又曰。三代之祭也。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谓知本。皆孔子之志也。圣者虽有天下。功德为百世祖。尚且用三正。存三统。奉二王之后。与己而三。毋是傲弃。以章文质循环之大本。孔子以布衣修百王之业。总言之归。以承圣之后。尚不自是。犹问礼于老。问官于郟子。问乐于师襄。同时之人折节相师。不有前事。圣将安托。夫以孔子为海。而先贤先师则河也。以孔子当兴王。而先贤先师则二王也。奈之何蔑之也。孔子弟子通六艺之文者。皆得立主于孔子之堂。于西于东。享用少牢。小大稽首。而孔子以前之圣贤。自孔子出而夺其祀。夫亦非孔子之所安也。窃谓宜别立先贤祠。自京师始。逮乎各行省。每府一祠。用少牢。考孔子以前之有道者有德者。以孔子同时之贤人君子非门弟子者焉。方今休隆时。正宜差等百王。考镜籍。召万灵之祐。锡九流之福。传曰。吉祥善事。其斯之谓矣。难者又曰。德有代兴。运有代去。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祀稷而废农。古也有征。应之曰。古者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日食则以朱丝系社而伐鼓。王者有黜陟百神之义。故曰神主。说祭法之文者。曰汤七年旱时所为也。汤受天命。以改人鬼之祀。古也有征。今先圣先贤先师。未尝降虐于下民。帝王安得而变置之乎。

一祭法之变。庙制之变。自有唐始也。昔者殷有三宗。周有文武世室。汉有高祖。文帝为太宗。武帝为世宗。宣帝为中宗。东汉有世祖。明帝为显宗。章帝为肃宗。此所谓有德有功。百世不祧者也。隋以前祭法。皆不改三代之旧。诸帝有谥而无庙号。六世即坛墀者也。有唐一代诸帝。尽有庙号。夫天子崇古来未有之孝。亦勗古来未有之礼。既皆在不祧之列矣。自唐以来。大抵宜合为一庙。有一帝。则增一主。四时之祭。皆如大禘。韩愈诸人所议祭礼。其援礼经

。动曰迭毁。曰坛墠。曰夹室。曰三昭三穆。曰禘。曰时祭。曰禘祭之年。皆不中当代法。此千古礼法一大变。礼家所宜知也。

### 拟州县请立灵星祠议

洪颐

谨案灵星之祀。见于毛诗序。丝衣。绎宾尸也。高子曰。灵星之尸也。史记封禅书云。或曰周兴而邑郃。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于是高祖制诏御史。其令郡国立灵星祠。元封三年。其令天下尊祠灵星。三辅故事。长安城东有灵星祠。是也。续汉志云。言祠后稷而谓之灵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孔远毛诗正义云。灵星者。不知何星。续汉志云。旧说谓天田星也。一曰龙左角为天田官。主谷。风俗通云。左中郎将贾逵说。龙第三有天田星。灵者神也。故祀以报功。辰之神为灵星。故以壬辰日祠灵星于东南。金胜为土相也。汉书音义。张晏曰。龙星左角曰天田。则农祥也。晨见而祭之。春秋左氏传。龙见而雩。杜元凯注云。建巳之月。苍龙宿之体。昏见东方。万物始盛。待雨而大。故祭天远为百谷求膏雨。王充论衡云。灵星之祭。祭水旱也。于礼旧名曰雩。蔡邕独断。灵星。一曰龙星。周书作雩。谓之农星。后汉书高句骊传。谓之灵星。皆声相近。龙星昏见在夏正四月。晨见则在十月。左氏传云。龙见而毕务。是也。周礼大司寇。孟冬祀司民。献民数于王。郑君注。司民星名。谓轩辕角也。贾公彦释云。轩辕有十七星。如龙形。有两角。角有大民小民。左角即天田星也。古者重民事。故龙星晨见昏见皆祭之。汉旧仪云。古者岁再祠灵星。灵星春秋之太牢。礼也。风俗通俗说。县令问主簿。灵星在城东南何法。主簿仰荅曰。唯灵星所以在东南。亦不知也。杜氏通典为之释曰。东南祭之。就岁星之位也。岁星为星之始。最尊。故就其位。续汉志云。祀用壬辰日祠之。辰为水。辰为龙。就其类也。牲用太牢。县邑令长侍祠。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者象教田。初为芟除。次耕种芸耨驱爵。及获刈舂簸之形。象。其功也。古今注云。元和三年。初为郡国立稷及祠社灵星礼器。隋书礼仪志云。晋元帝建武元年。令郡国县兼祀灵星。开皇初。于国城东南七里延兴门外为灵星坛。立秋后辰。令有司祠以一少牢。杜氏通典。天宝四载。敕升灵星为中祀。是历代灵星之祀未尝废也。今请依礼经。令州县于城东南立灵星祠。每岁四月辰日。州县官用少牢致祭灵星。为百姓求雨用舞。十月辰日。再祭以报岁功。谨议。

### 增祀章水神议

王泉之

祭法曰。山林川谷邱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诸侯在其地则祭之。又曰。山林川谷邱陵。民所取财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故天子祭天地山川。岁。以其皆有功烈于民也。管子曰。水之出于山而流入



于海者。曰经水。水别于他水入于大水及海者。曰支水。江西之水。以章为经。其源出崇义县西南九十里聂都山。旧隶大庾县。明正德十一年。王守仁抚。征服横水桶冈贼。设崇义县。割大庾平正乡义安三里。与崇义山亦隶焉。绵亘四十里。与湖南郴州宜章县界。山脊自西而东。水流江西。山海经云。水出聂都东山。盖谓此也。东流七十里入大庾。而良热水入之。寰宇记云。热水昔名豫水。汉置豫章郡。因此水源以为名。是章水发源于本省。最先而最远。汇十二水至县而合于贡。故章水为经水也。贡水之源有四。一出于项山之麓曰龙溪。即湘水也。地为平远长宁界。一出于武平嵯岏张坑洞。一出于长宁周畚山。一出于汀州之新乐山。项山远而新乐近。则项山之湘水。又当为支水之经水也。寰宇记言贡水源出雩都县新乐山。亦未为确论也。汉地理志注雩都。言湖汉水东至彭泽入江。行千九百八十里。未言源出何山。是湖汉之为贡水。犹彭水之为章水也。章贡名水。酈道元讥北齐刘澄之以字为说。晋太康地志。载县属南康郡。因水以为名。虔州图经。章贡二水合流为。其间置邑因为县。广韵云。亦作赣。贡合二十六水。抵城。北入于章水。章贡既合。渟滏于储潭。由是汇吉袁临瑞诸郡之水。达章江门。由南昌县左行。合抚建广饶之水入东鄱湖。由新建县右行。合宁州武宁靖安奉新建昌之水入西鄱湖。皆章水之所经而入者。东章西贡。贡近而章远。经章而支贡。宜也。奔流澎湃。合东西鄱湖而皆经。利舟楫而备材用。为风雨而见怪物。必有神焉。实式凭之。礼崇报功以昭德。章水神独无庙祀。非缺典乎。都昌元将军。明洪武间仅附祀于湖神庙。嘉庆十四年。前抚臣先奏请立祠专祭。 敕封显应元将军。春秋遣官致祭。帆樯顺利。粮艘遄行。神之为灵昭昭也。况章江纳众水而汇彭蠡。为江西藪泽巨浸。岂可失其禋祀乎。 圣天子怀柔百神。有功德于民者祀之。今既增立章水神祠。自宜以贡水神配之。其从祀诸水。则以汉志与水经为断。曰豫水。曰庐水。曰淦水。曰南水。曰蜀水。以次祀于右。曰盱水。曰余水。曰鄱水。曰修水。曰潦水。以次祀于左。道尚右。礼也。谨议。

#### 丁湾社碑

徐时栋

鄞之东有丁湾村。聚姓百家。所以岁时报赛者。筑土为坛。奉枯木而已。合两瓦缸而凿其前。中植枯木尺许。似木主。俗呼缸盖庙。道光十五年五月。余会张氏之葬。至其地。闻而异之。山人告余曰。此其事远矣。曩村人任氏。清晨立溪头。见柏木尺许。漂而来。拾之归。斧之见血。大惊。夜梦伟丈夫呼曰。柏。吾神也。遣来至汝家。祀我。吾福汝。乃买地奉之。既而祷之皆应。里中人神之。岁于是乎祈报。以至于今。言已。导余往。古木环拱。老樟参天。崇冈复岭。灵风森然。坛壝无多级。而巍乎在其上者。尺许之枯柏也。余肃然改

容。喟然而叹曰。嗟乎。吾乃今而犹得见先王之遗意也。古者大社之外。有王社。有国社。侯社。其次曰置社。置社者。里社也。礼。民百家为社。二十五家亦为社。丁湾聚姓百家。地宜社。礼。大社主用石。民社以木。礼。大社用松。东社用柏。西社用栗。南社用梓。北社用槐。丁湾在县之东。木宜柏。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是故柏主者。其宜也。宜木各以名其社。与其野。是故柏野者。其名也。择地为坛。坛而不屋。古皆如之。秦汉以来。未之改也。自社制不行。坊隅村落。各有里神。以意造衣冠状貌。亦各有姓氏。崇之以土木。享之以牲牢。穷奢极巧。先王之法荡焉无遗。丁湾虽僻。不图犹得见之。且夫坊隅村落之各有里神也。岂天降而地出哉。其始皆社也。其后好事而有力者。变置而铺张之。风移俗易。蔓延以于天下。丁湾僻在山陬。其民贫而朴。自其高曾祖父。岁于是乎祈报。至其孙曾。奉事惟谨。无敢改作。岁月浸久。见之者且惊且疑。不能知礼之所系。又不能明其故。此不经之说之所以来也。至于岁月又久。保无有好事而有力者。恶其说之不经。又耻其不他里若。遽从而更张之。则是先王遗意。将此几希者亦扫灭而无余也。是又可惧也。山人喜曰。有是哉。我未之前闻也。盖为我记之。因辟其说。着其礼。而复为之辞。俾得以报赛。歌而乐其神。其辞曰。钱湖之西。黄山之南。有水如带。有峰如林。中山有田。中田有庐。载耕载获。作我室家。下无苦湿。高无旱焦。田祖有神。时我黍苗。叶无螟螣。节无蠹贼。田祖有神。无害我稼穡。我稼我穡。既万既千。既仓既庾。既有大年。村酒既熟。鸡豚既肥。烝豚割鸡。载酒满卮。山歌村舞。吹笛击鼓。婆娑笑语。以迓田祖。黄山之南。钱湖之西。田祖来思。黄冠草衣。皤皤父老。熙熙后生。载拜载迎。同我太平。以卜来岁。来岁有秋。天子万年。农夫之休。

。涂饰胶附。以谓能合古人之辙。不可也。盖凡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礼。礼之兴替视其德。德厚者礼从而隆。德薄者礼从而。上者神合焉。次者文具焉。其下则苟而已。故善法先王之礼。惟其德之肖。而不必其迹之同也。后世倘有王者得礼经之精意。化裁变通。以成一代之制。而继周家之盛。苟协于中。何必古人。如非其人。虽在文武成康之子孙。循规袭矩。从容以适进退之节。亦所谓薄于德于礼虚者。况于汉唐以后之纷纷乎。然且胶执成宪。悬一轨以较辙迹之离合。期不失于尺寸。何其陋也。区区之愚。窃思取礼制大端。若祭祀朝聘燕飨冠昏射丧纪之属。据经援传。荟萃言。而颇抉发其精意。为礼经发微一书。以着圣人所以体性达情经世宰物之大经大法。万世而不可易者。至若周之叔季。及汉唐以来。僭窃苟简。缘饰涂附。疏漏杂揉之制。与夫秦汉间传记杂述。及后儒论纂失旨。繁碎支离。乖戾悠谬之说。所以坏人心荡佚风教之故。

亦皆缕折条辨。为或问以附之。期以羽翼圣经。扶植人纪。延坠绪以诏诸无穷。后圣有作。庶几取而法之。于以建中立极。挽末俗而还之隆古。意在兹乎。盖天地之运。无时或息。则所谓天秩天叙。正彝伦以协中和之极者。不容泯绝于人心。虽时有晦明。道或从而升降。要必有圣者起承其后。踵前哲之隆规。复三代之盛治。此天运循环之自然。数往知来。剥极而复。其理未有或爽者也。

弟今年五十有四。颠毛凋落。余发苍苍大半白。老矣。然心盛志强。殆逾壮岁。方思追古人千载之上。而躬驾以从之。若吾生固未可涯。吾志终于必酬者。术者见谓寿当逾耄。虽心知其谬言。然颇自喜。且意其诚然。以谓天尚欲使斯人有知。固当锡之大年。以觉后世之昏昏者。其不忍遽夺之也。至于文章之事。常自病弱于才。度终不逮古人。如司马氏韩氏。皆所谓天授非但人力之为。次则欧阳氏曾氏王氏。固亦能者。然欧文之盛者不能过二十篇。曾与王不能过十篇。皆有辙迹可寻。未尝绝人攀跻之路。努力为之。殆不难到。去岁试作五七篇。谓颇贤于畴昔。及取三子之盛者较焉。犹似远逊之者。非学识论议之不逮。其机趣气运之得于自然者。未可骤而几也。彼积其功与力之勤动于其天。而诣力适与之会。莫知其然而自至者也。然且不能皆然。则功与力其所自致而天。不可以常遇也。尝自度欲与之并。非更十年二十年。殆未可期。顾生平志愿。又有大于此者。竭十年二十年之心与力。仅以文人自名。尤私心所弗。以是屏去不复为。今一年矣。然时用往来于心。公爱我者。谓当决然弃之邪。抑且羈靡勿绝。两利而俱存之邪。艺之至者不两能。播种多者抑无求而不获。公将何以教之。儿子鸿业。质地拙鲁。顷又委以家事。遂废学。次者以后季弟。资亦中人。文义浅者。粗能省悟而已。远近来问学者数辈。类非杰特之才。近日湖湘间。人材稍替。有高资者。又好为阔大自肆之谈。诵说西京。而薄视唐宋以下。文章经学。大抵皆然。亦风会之一变也。南屏敦笃好古。翛然尘壒之外。南中殆罕比伦。惜其皤然老矣。顷约秋凉来访。并相携为衡嶷之游。不卜能否必践。云仙成县志后。又任通志之役。敝精力于考订。而身心少所资裨。岁月滔滔。殊可念也。其它朋游中少相益者。年岁渐增。雅不喜与浮华少年相接。人亦不乐近之。孤陋岑寂。颇以寡闻自吊。此其酷耳。先人之葬越十年。形家多不谓吉。且疑其水。惧不可以久托。乃复躬自营度。已别卜地。于六月改厝矣。久思乞铭阁下。虑事冗或不暇为。迟迟至今。然终不敢以属他人。以夙无相知之雅。徒饰浮词。以诬先德。非心所安也。谨具行述大。敬求赐之铭章。以光泉壤。世世子孙。感幸无似。撰成时并乞妙墨书寄。已卜期腊月修墓。文到便上石也。

复刘霞仙中丞书

## 曾国藩

十二月初接八月二十六日惠书。及绎礼堂记。敬承兴居康胜。勤学不倦。所居疑在蓬岛之间。置身若在周秦以前。非泊然寡营。观物深窈。翫希声而友前哲。殆未足语于此。研究三礼。洞澈先王经世宰物之本。达于义理之原。遂欲有所撰述。以觉后世之昏迷。甚盛甚盛。钦企何穷。国藩亦尝粗涉礼经之藩。官事繁。莫竟其业。所以阻滞而不达者。约有数端。盖礼莫重于祭。祭莫大于郊庙。而郊祀裸献之节。宗庙时享之仪。久失其传。虽经后儒殷勤修补。而漏不完。较之特牲少牢馈食两篇。详迥殊。无由窥见天子诸侯大祭森严之典。军礼既居五礼之一。吾意必有专篇细目。如戚元敬氏所纪各号令者。使五两卒旅。有等而不干。坐作进退。率循而不越。今十七篇独无军礼。而江氏永秦氏蕙田所辑。乃仅以兵制田猎车战舟师马政等类当之。使先王行军之礼。无绪可寻。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古礼残阙若此。则其它虽可详考。又奚足以经纶万物。前哲化民成俗之道。礼乐并重。而国子之教乐为专精。乐之至者。能使凤仪兽舞。后圣千载。闻之忘味。欲窥圣神制作。岂能置声乐于不讲。国藩于律吕乐舞。茫无所解。而历算之学。有关于制器审音者。亦终身未及问津。老钝无闻。用为深耻。夫不明古乐。终不能研穷古礼。国藩之私憾也。郊庙祭仪及军礼等。残缺无征。千古之公憾也。是皆用以自沮而不达者也。所贵乎贤豪。非直博稽成宪而已。亦将因其所值之时。所居之俗。而创立规制。化裁通变。使不失乎三代制礼之意。来书所谓苟协于中何必古人是也。然时俗亦有未易变者。古者祭祀必有主妇。聘飨亦及夫人。诚以在宫雍雍。在庙肃肃。妃匹有笃恭之德。乃足以奉神灵而理万化。所谓有关睢麟趾之精意。而后可行周官之法度也。自阳侯杀缪侯。而大飨废夫人之礼。后世若以主妇承祭。则惊世骇俗。讥为异域。然全行变革。则又与采蘩采芣诸诗之精义相悖。古之宫室。与后世异。议礼之家。必欲强后代之仪节。就古人之室制。如明史载品官冠礼。几与仪礼悉合。不知曰东房西墉。曰房内户东。曰坳。明世固无此宫室也。然稍师仪礼之法。则堂庭浅。必有齟齬而难行者。诚得好学深思之士。不泥古法。亦不轻徇俗好。索之幽深。而成之易简。将然有当于人心。国藩于昏丧祭三礼。亦颇思损益涑水书仪。紫阳家礼。订一编。以为宗族乡党行习之本。守官少暇。不克斟酌时俗之中。卒未能从容为之。斯亦自沮而不达之一端也。阁下山居静笃。将为礼经发微及或问等书。何不先取此三礼。撰箸鸿篇。使品官庶士可以通行。用今日冠服拜跪之常。而悉符古昔仁义等杀之精。傥亦淑世者所有事乎。来书又以文章欲追欧阳公辈而与之并。而愿有大于此者。将决然而弃去。抑两利而俱成。就鄙人而卜取舍。国藩窃维道与文之轻重纷纭。无有定说久矣。朱子读唐志。谓欧阳公但知政事与礼不可不合而为一。而不知道德与文章尤不

可分而为二。其讥韩欧裂道与文以为两物。措辞甚峻。而欧阳公送徐无党序。亦以修之于身。施之于事。见之于言。分为三途。夫其云修之身者。即叔孙豹所谓立德也。施之事见之言者。即豹所谓立功立言也。欧公之言。盖深慕立德之徒。而鄙功与言为不足贵。且谓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者。皆为可悲。与朱子讥韩公先文后道。讥永嘉之学偏重事功。盖未尝不先后同符。朱子作读唐志时。岂忘欧公送徐无党之说。奚病之若是哉。国藩之愚。以为事功之成否。人力居其三。天命居其七。苟为无命。虽大圣毕生皇皇而无济于世。文章之成否。学问居其三。天质居其七。秉质之清浊厚薄。亦命也。前世好文之士。不可亿计。成者百一。传者千一。彼各有命焉。孔子以斯文之将丧归之天命。又因公伯寮而谓道之行废由命。孟子亦以圣人之于天道归之于命。然则文之兴衰。道之能行能明。皆有命焉存乎其间。命也者。彼苍尸之。吾之所无如何者也。学也者。人心主之。吾之所能自勉者也。自周公而下。惟孔孟道与文俱至。吾辈又法孔孟。固将取其道与文而学之。其或体道而文不昌。或能文而道不凝。则视乎性之所近。苟秉质诚不足与言文则已。阁下既自度可跻古人。何为舍此而他求哉。若谓专务道德。文将不期而自工。斯或上哲有然。恐未必果为笃论也。仆昔亦有意于作者之林。悠悠岁月。从不操笔为文。去年偶作罗忠节李忠武兄弟诸碑。则心如废井。蔓无似。乃知暮年衰退。才益不足副其所见矣。少壮真当努力。光阴迈往。悔其可追。姻丈于上年六月改葬行述未蒙寄到。若果为铭章。必不足称盛意。南屏亦已衰颓。其游衡嶷之说。果践约否。筠仙修通志之议。事甚浩博。未易卒业。近又丧其爱子。忧怀何以自遣。寒门已嫁四女。三家未生子。郭氏女生子而早寡。感怆无涯。内人失明之后。诸病丛集。医药相寻。妇亦多病。次儿于元日举一子。差为忻慰。贱躯粗适。惟目光日蒙。于花镜之上。又加一花。看字尚如隔烟雾。直隶终年亢旱。去秋未种菽麦。今岁夏收失望。疆吏对此。如坐针毡。公私孑孑。都无好怀。南望故乡。恨不得屏弃百事。从阁下一豁襟抱也。

卷六十四 礼政四学校上

学校祀仓颉议

俞樾

古者崇德报功。凡有功德于民者。必在祀典。是故农则祭先嗇。蚕则祭先蚕。使民反本追远。不忘所自始也。夫文字之兴自仓颉始矣。谨按许慎说文解字序曰。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义。万品以察。盖取诸夬。是易结绳而为书契。皆仓颉之功。慎又曰。文字者。经絜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然则仓颉之功。不在嗇与蚕之下矣。郑康成注周官师曰。貉。师祭也。祭造军法者。其神盖蚩尤。

夫兵者凶器。圣人所不得已而用者也。然既用其法。则不得不报其功。故虽以蚩尤之凶人。而亦祀典之所不废。况仓颉亲为黄帝史。刼造书契以利万世者乎。窃谓天下学校。上自京师。下至郡县。宜皆建立仓颉祠。祭孔子前一日。祭以少牢。以报其刼造文字之功。亦祀典之所不容已者也。仓颉祠既立。请定配享之位。恒四体书势曰。昔在黄帝创制造物。有沮诵仓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然诸书多言仓颉。少言沮诵。意沮诵其仓颉之佐欤。今定沮诵为配享第一。周宣王时太史籀着大篆十五篇。是大篆所自始。今定周太史籀为配享第二。秦始皇帝既并天下。丞相李斯作仓颉篇。中军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女省改大篆。是小篆所自始。李斯赵高。其人均不当祀。今定秦太史令胡毋敬为配享第三。秦下杜人程邈。得幽系云阳。增减大篆体。去其繁复。始皇善之。出为御史。名其书曰隶书。是隶书所自始。今定秦御史程邈为配享第四。配享既定。请定从祀之位。自李斯作仓颉篇。汉初学者。以仓颉爰历博学合为三仓。嗣汉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平帝时杨雄作训纂篇。至后汉班固又续作十三章。有太甲篇。在昔篇。和帝时郎中贾鲂又作滂喜篇。而后之学者。因以李斯赵高胡毋敬所作为上卷。杨雄所作为中卷。贾鲂所作为下卷。亦谓之三仓。凡此诸书。今惟急就篇尚存。余林佚。然有功小学。许慎说文解字之书。盖本于此。渊源所自。不可没也。窃谓自司马相如至贾鲂六人。宜从祀仓颉祠。至许慎说文解字。为言小学者所祖。俾学者因文字而通训诂。因训诂而通义理。厥功甚巨。当从祀文庙。故不列于此。若夫言书法者。以羲献为圣。言学者。以周沈为宗。实则破坏字体。变乱古音。斯乃六艺之人。八体之巨蠹。后之议者。无僂入也。

### 学校应增祀先圣周公议

#### 魏源

谨案礼记文王世子。凡入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郑康成注曰。先圣谓周公。先师谓孔子。考礼记出于周鲁之儒。郑氏注在东汉之世。则是周汉时。已皆祀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下及唐宋。均无启圣殿之祀。其祀启圣者。始于元世。而明代因之。我朝雍正间。始加封王爵。其实史记孔子世家及左传孟懿子之言。皆止谓孔子祖为正考甫。生孔父嘉。嘉生防叔。始去宋。家于鲁。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统为五世。初无木金父睪夷父二世。此二世出于王肃伪家语。不可为典要。即启圣四世之祠。亦止宜祀于阙里。孔氏家庙由衍圣公奉祀。其于天下各省郡邑学校崇文敷教之谊无当也。是以本朝列圣祀学。止拜先师。而无拈香启圣殿之事。各省学政地方官丁祭及朔望行礼。皆止诣大成殿。而无祀启圣殿之事。既同虚设。曷谓尊崇。考学校所崇五经。易

诗书礼。皆原本于周公。而述定于孔子。如周易之六十四爻。皆作于周公。而传翼于孔子。诗之雅颂南豳。皆出于周公。而正乐于孔子。书之周诰固出周公。而典谟虞夏之书。亦周史藏之。而孔子编定之。至于周礼仪礼。及二戴所及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尤皆出周公一圣之手。惟春秋因鲁史之旧。而笔削于孔子耳。故夫子自言述而不作。盖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孔子一生。梦周公而师文王。文王已在历代帝王祀典之列。则以师道兼治道者。惟周公孔子而已。孟子以周公与大禹为三圣。唐韩愈原道篇曰。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道行。由孔子而下。下而为民。故其说长。今天下不独学校所诵习。皆周公经典。即上而 朝廷制度。六官分治。皆周礼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之职。且太常所奏乐舞。皆周官大乐正之遗。上自 坛庙。下及郡国。所行吉凶军宾嘉五礼。皆周公之制。及钦天监测算仪器。皆周官土圭挈壶保章及周髀算数之遗。所用典籍符印文字。皆周官保氏六书之体。中庸所谓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洵乎非德位皆隆如周公者。不足当之矣。 国家崇德报功。凡历代有功德于民者。皆列祀典。况以三代大圣。在孔子之前。创万世礼乐之制。朝野无不遵行。而学校祭祀俎豆不及。岂非一大缺典。为人心所不安乎。且古制本以周孔并崇。今应请于 朝廷复周汉之制。即以天下学宫之启圣殿为先圣殿。中供先圣周文公之神位。恭请 御书祖述宪章四字匾额。悬之中央。每岁春秋丁祭。止增一牲币。地方官朔望行礼。止多一拜跽。不动一椽。而崇德报功。尽美尽善。从此礼乐教化之源。与日月昭而天地悠也。岂非一朝盛事必当兴举者欤。其启圣五王木主。宜用椟藏。恭贮于尊经阁。至于从祀。则其从祀于先师者。即其从祀于先圣者也。束发鼓篋。涵咏圣涯。昧昧我思。羹墙在望。不登朝列。无望扬言。敬撰斯谊。以俟来哲。

### 孔忠移祀崇圣祠议

俞樾

谨按家语。孔忠字子蔑。孔子兄子盖即孟皮之子也。今从祀大成殿东庑。其位在狄黑之下。公西藏之上。说苑载孔子弟子。有孔蔑者。与宓子贱同仕。孔蔑。即孔忠也。其贤固不若子贱。然既为孔子兄子。则子思子之从伯叔父也。子思为四配之一。祭于殿上。而孔忠祭于庑。揆之伦理。有未顺焉。伏思颜路曾。并孔子弟子。宜从祀大成殿两庑。而令入崇圣祠者。避其子颜子曾子也。孔忠于子思。固非父子。然而礼曰兄弟之子犹子也。窃谓孔忠宜移祀崇圣祠。以安子思之神。樾于咸丰六年奏请以孟皮配享崇圣祠。而未见及此。因着其说。俟后之君子焉。

### 拟复汉儒贾谊从祀议

## 陆心源

所贵乎儒者。贵其修身齐家。推之足以治国平天下。非仅讲说章句。空谈性命已也。汉儒承秦灭学之后。抱残守缺。不无为功。其能推本仲尼之学。卓然着于世用者。董仲舒之外贾谊而已。唐开元中从祀孔子庙廷。宜也。明人不考本末。妄为高论。黜其从祀。使祀于乡。非天下万世之公议也。臣谨案。汉儒刘向曰。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先臣翰林院庶吉士全祖望西汉经师从祀议曰。贾生明礼乐。言王道。当文帝时以一儒独起。尤为有功。侍讲学士卢文弨刻新书序曰。西汉文武之世。有两大儒焉。曰贾子。曰董子。皆以经生而通达治体者也。班书艺文志儒家。载贾谊五十八篇。隋唐志俱同列儒家。至宋志乃妄生意见。入之杂家。拔贡生汪中新书序曰。刘向叙左传云。荀卿授阳武张苍。苍授洛阳贾谊。生固荀卿再传弟子也。其学长于礼。其所陈立诸侯王制度教太子敬大臣。皆先王之成法。周公之旧典。仲尼之志春秋。经世之学在焉。盖仲尼既没。六艺之学。其卓然着于世用者。贾生也。传曰。侁先王。诗曰。秩秩大猷。圣人莫之。贾生有焉。班氏叙梁捍吴楚淮南四子之败。于经国体远。既明列其功。而不详其学之所本。是以表而出之。若夫五饵三表。秦穆用之。遂霸西戎。而中行说亦戒匈奴。则既有征矣。谓之为疏。斯一隅之见也。汉世是书甚行于世。司马迁刘向箸书动见称述。孝昭通保傅。则当时以教胄子。傅职保傅连语。辅佐胎教。戴德采之。礼篇之文。载在曲礼。今二书并尊为经。而是书传习盖寡。道之行废。岂命也欤。郎中姚鼐论曰。太史公谓贾生错明申商。公孙宏以儒术显。世多疑之。宋儒者以为生上书。谓髀髀之所。非斧则斤。以此待诸侯为申韩之意。吾谓不然。生欲立法制以约诸侯王。使受地有定。不致入于罪而抗到之。所以为安全也。斧斤乃取譬耳。文帝仁厚。而所不足者在于法制。故生劝之立君臣等上下。法制定则天下安。此申商之所长也。申商之短。在于刻薄。贾主之知。足以知文帝。必不如申商之刻薄。特患不能用其长耳。贤者视其君之资而矫正之。不肖者顺其欲。顺其欲。则言虽正。与邪妄者等尔。贾生当文帝而明申商。和而不同。岂若公孙宏匡衡之徒。虽名为儒者。诵说之辞。洋洋盈耳。而适以文其奸说者耶。臣谨案经典叙录曰。左邱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椒传赵人虞卿。卿传同郡荀卿名况。况传武威张苍。苍传洛阳贾谊。是则生固孔门七传弟子也。读孔氏之书。不囿于章句。当文帝崇尚黄老之世。独能明礼乐。言王道。非孟子所谓豪杰之士欤。观其痛哭陈书。洞中时弊。略见施行。已收明效。其政事不在汉儒诸葛亮唐儒陆贽之下。保傅傅职胎教等篇。诵法先王。深明礼教。其言礼不在汉儒后苍宋儒张载之下。吊屈赋服赋旱云赋诸篇。忠君爱国。一出于正。蔚然诗教之宗。其文学不在唐儒



韩愈宋儒欧阳修之下。夫洛闽之徒。苟有所长。宋元以来。无不列于两庑。谊学本孔门。政事经学文章。又卓卓如此。反为明人所黜。非古今之大憾乎。刘向汉之大儒。于谊推服甚至。全祖望卢文弨汪中姚鼐乃今之通人。其序论足以祛明人之妄而执其口。西汉体用之儒。自昔并称贾董。董仲舒固无闲然。贾谊理宜并祀。臣奉职外寮。不应议礼。敬序次前人之说。参以末议。着之于篇以备采择。谨议。

### 拟顾炎武从祀议

陆心源

圣人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之徒。各以所闻相授受。其弊也。沈溺章句。大义茫然。至五季而其弊极矣。宋儒出而圣人之道复明。程朱之学。由博而返约。自粗以及精。体明矣必达之用。经通矣必修之行。其弊也。空谈心性。不求实学。甚则以聚徒为市道。以讲学为利阶。至明季而其弊极矣。顾炎武出而圣人之道复明。炎武不争坛坫。不立门户。其学一以朱子为宗。深然胡世宁阳明多一讲学之言。在华阴建朱子祠以示趋向。尝谓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乃堕于禅学而不知。其与人论学书曰。所谓圣人之道者。曰博我以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士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谈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又曰。圣人之道。下学上达之方。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进退。其文在诗书三礼周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辞受取与。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之书。皆以拨乱反正移风易俗以驯致乎太平之治。而无益者不谈。其于尽性致命之说。必归之有物有则五行五事之常。而不入空虚之论。炎武之自述其所以为学者如此。大哉斯言。虽圣人不易矣。生平耿介绝俗。尤笃于忠孝大节。母王遗命戒以勿仕。遂屡聘不出。自以曾受明职。尝六谒孝陵。六谒思陵。以申其故国之悲。病明季学者入于狂禅。因取黄氏日钞所摘谢氏张氏陆氏之言。而折衷于朱子。曰下学指南。屡观诸史明实录。以及天下图经说部。凡有关民生利害者。随录之。为天下郡国利病书。又日知录三十卷。尤为生平精诣之作。自言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跻斯世于古治之隆。而未敢为近人道也。臣窃谓汉唐以来。儒者或精训诂。或明性理。或工文章。各得圣人之一端。若夫经行并修。体用兼备。求之往昔。代不数人。国初诸儒。惟炎武可以当之。皇上中兴以来。丰功伟烈半出名儒。盖炎武有以开其先也。或者谓炎武明室遗臣。理宜避忌。臣谓明臣黄道周负嵎屈强。抗我颜行。故儒孙奇逢曾撑螳臂。我宣宗成皇帝特允礼臣之请。从祀孔子庙庭。炎武

虽抱不仕之节。实为盛世之民。伏读国史儒林传。列于诸儒之首。钦定四库全书。收其著作甚多。儒者自全其高节。圣世廓然而大公。列之祀典。夫何疑焉。谨议。

遵议先儒黄宗羲顾炎武从祀疏

潘祖荫

窃臣等准礼部咨。以前任江西学政陈宝琛奏。请以故儒黄宗羲顾炎武从祀文庙。钦奉 谕旨。命臣等赴内阁会议。臣等谨按从祀之典。古无所见。礼记文王世子。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又凡始立学。必先释奠于先圣先师。郑元注。先圣。周公若孔子。先师。汉礼有高堂生。乐有制氏。诗有毛公。书有伏生。亿可以为之。此为言从祀之始。汉魏以还。阙焉未举。唐贞观二十二年。诏左邱明等总二十二座。春秋二仲行释奠之礼。继遂以周公配成王。而以孔子为先圣。此为定从祀之始。推原事始。盖本乐祖瞽宗之义。凡从祀先圣者。皆博士弟子所从承学转相授受之本师。没则各以其师附祀。所谓将习其道。必各祭其师。证之古谊。斯为最合。濂洛诸贤。挺生宋代。卓然为世大师。元明以来。为增祀。亦因士习其教。故以崇德为报功。追契始初。并非相悖。厥后请祀纷纷。无关兹义。我朝礼教昌明。动循古法。道光九年。

特旨不准李容从祀。盖惧空谈心性者冒越其闲。实与唐人创始之心。若合符节。臣等远遵其义。近懍 圣谟。谨核黄宗羲顾炎武之生平。及素所服习该故儒之遗书。窃谓宗羲炎武皆有传经之功德之力。崇正遏邪之实效。敢举其合于从祀之谊者。条列上闻。不厌烦渎。一一为我 皇太后 皇上陈之。我朝文治昌明。经师辈出。诸经各有专家。各有疏义。精研小学。淹贯经者。尤难指数。盖自三代以来。经学至 国朝而极盛。而上溯渊源。并推至黄宗羲顾炎武而止。即至辨书古文之伪。发古韵之微。深通天算。博稽地理。凡朴学之专门。皆该二儒之遗绪。迄今著述。炳在人寰。传授既繁。渊源有在。是凡读其书习其言者。皆以该二儒为转相授受之本师。故道光年闲。京朝各官。特建顾炎武祠于京师。春秋祀事。直省学人。咸为执事。迄今不绝。盖亦未有之创举矣。臣等以为人心所在。即定论所凭。各省名臣达官。实不乏人。何以区区独祀该故儒。此即所谓将习其道。必各祭其师。皆发于人心之不自觉。臣等准之古谊。以为黄宗羲顾炎武当从祀者。此其一。然仅合古谊。而相乖今制。臣等亦不敢妄请。伏读道光九年 圣训。先儒升祔学宫。祀典至巨。必其人学术精纯。经纶卓越。方可以俎豆馨香。用昭崇德。又咸丰十年。议准从祀先儒。应以阐明圣学传受道统为断。臣等查黄宗羲编定明儒学案。综二百年学术升降之原。会通融贯。虽出自蕺山。而于姚江末派。痛予斥绝。故河东姚江两得其正。创修宋元学案。条分派别。祇斥邪而扶正。不伐异而党同

。其称朱子谓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推挹可云极至。顾炎武不立讲学之名。而有蹈道之实。其论学之旨。谓圣人之道。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又谓今之理学。禅学也。不取之论语五经。而但资之语录。不知本矣。故所学一以肫笃精实。而无嚣张之气。门户之私。至推崇朱子。其所著日知录。皆可覆按。夫亦足以当学术精纯之目矣。然犹未证诸实效也。

明季心学盛行。颜山农何心隐李贽之徒。标目狂禅。荡无礼法。细行不谨。束书不观。学术既坏。国运随之。黄宗羲排斥其根株。顾炎武痛绝其支蔓。自二儒兴而禅学息矣。禅学息而朴学起矣。绝续之交。固由景运之隆。亦该故儒教泽之力。所谓阐明圣学传授道统者非欤。至于经纶卓越之称。该二儒皆以经济交推。特以身丁末运。心在胜朝。自不能奋昌期。各抒伟略。如顾炎武日知录所载。正定之辖五州二十七县。苏州之辖一州七县。而苏州之粮三百三万八千石。正定止一十万石。王者则壤成赋。岂有大小轻重之不同若此者。后之王者。审形势以制郡县。则土壤以起征科。乃平天下之先务。此即列圣减定苏松浮粮。及增设直隶州改并州县之议。其它鉴明人之失。开我朝之法者。不可枚举。而肇域志宅京记诸书。具有深意。尤非徒舆地之学。盖与宗羲明夷待访录。同为经济家必资之书矣。夫空言经济。能欺一时。而不能垂之后世。至流传二百余年。而读者犹思取法。则其非空言经济可知矣。臣等准之今制。以为黄宗羲顾炎武当从祀者。又其一。凡若此而无列圣钦定之评。犹未敢遽定也。黄宗羲顾炎武经四库著录之书。原案已经详列。提要褒许之语。学者无不周知。臣等毋庸复为引叙。惟钦定国史儒林传。于黄宗羲传内。称其上下古今。穿穴言。自天文地志九流百家之教。无不精研。又称宗羲之学。出于蕺山。闻诚意慎独之说。缜密平实。于顾炎武传内。谓其敛华就实。扶弊救衰。又谓国朝学有根柢。以炎武为最。至篇末特笔。谓其在华阴于云台观侧建朱子祠。则隐然以紫阳嫡派归之矣。如谓四库提要中有一二纠正之语。遂即寝议。此正不然。提要为叙录之体。意在解题。系专为一书而发。非是统论全书。譬如诗有正变。书有真伪。而至今并着为经。未尝有所偏废。远者无论矣。臣等即就国朝之得列从祀者言之。如陆世仪思辨录。提要则谓其不免迂阔之失。陆陇其问学录。提要则谓其过于主持。孙奇逢四书近指。提要则谓其不免高明之病。至张伯行所著理学各书。斥入儒家存目。一字不登。向使当时礼臣必据提要之辞。以为论定诸儒之案。则陆世仪等。即不应俎豆于两庑矣。汤斌。国朝从祀之儒之至纯至正者也。而推黄宗羲之词曰。黄先生论学。如大禹导水导山。脉络分明。吾党之斗杓也。其与顾炎武书。谓道之衰久矣。得大力阐明。岂非斯人之幸。兹数语者。苟非宗羲炎武。孰敢当此。苟非汤斌深知宗羲炎武。亦何能发此。况汤斌在史馆。得黄宗羲一书。谓宋史

之道学传。乃元人之陋。遂示于众而即去之。其志同道合略见也。圣君之评如此。贤臣之评如此。殆几乎无可致疑矣。此臣等准之成宪。以为黄宗羲顾炎武当从祀者。又其一。

以上三端。容有未尽之语。而初无溢美之词。俎豆馨香。洵无愧色。乃者礼臣具稿。力从驳议。臣等实不敢苟立异同。亦不敢随事附和。即如陈宝琛疏中。有宗羲倡于前炎武继于后二语。查二人生既同时。初无先后之分。学又异派。更无倡继之说。该学政措词偶误。臣等亦不曲为之讳。然因此而遂谓其不明学术。因并斥其所请之人。则固不可也。臣等稽之古训。求之舆论。以为该故儒之从祀。实顺人心而不违成例。况我皇上缉熙典学。正当审辨学术。以风示天下。将因以求所谓师以贤得民儒以道得民者。以为平治天下之本。是该故儒从祀之典。似亦系乎时政。而非徒滋议论者已。臣等共同商酌。拟请旨准将黄宗羲顾炎武从祀文庙。倘因祀典重大。未能骤定。应请旨飭下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再行详议具奏。

### 浏阳学祭议

吴敏树

凡州县学宫。虽甚崇饰。礼乐常不备。而浏阳其人多富。士知学。而近尤奋于科举。故其事独甚焉。然其间事类殊别。其明伦堂之前。有曰礼器局者。于后又有曰乐舞局者。皆高屋连栋。局各有董事者十许人。司先圣祭祀事。余始至见辄怪之。以谓祭礼事也。礼乐一也。且岁一再行。与官共之。何为有两局哉。及审其所由。盖始者官办春秋丁祭。而浏之士。以八月二十七日。为先圣诞降之辰。而当乡试年。居揭榜之前数日。乃请于官。于其日增行一祭。私置田产以充其用。是以有礼局之设。其后议兴修乐舞。乐事繁重而费尤大。故别局焉。及乐舞既成可用。则丁祭因取用之。而八月一月之中。既当有两祭。日近而事迫。乐局之人难之。比岁于其后祭。或罢乐不举。两局之人。始相诟怒有烦言。余有意欲相为商辨。合而正之而未发。今年秋。有以虚名状投请于府者。其言先圣生日一祭。见于礼部则例书。而乾隆间。御史有请于太学增行此祭者。高庙谕旨。斥其不应经典。不可以渎先圣。其事得之岳麓山长丁侍讲祭议中。今浏阳此祭。未知应行应停云云。府以其状下县与学令详议。一时闻者哄然。有来问于余者。亦且婉辞解之。嗟乎。彼投状者之言则是。其意则非也。果以此祭为不宜行。浏阳之人自行之自己之可尔。何为设疑而上请哉。毋乃有阴挟其党以争胜败者与。虽然。彼投状者之意则非也。其言则是也。夫国家州县立学。学有先圣庙。有司以春秋仲月上丁祭者。此本古礼春秋入学释采之义也。生日之祭。何为者耶。古之祭者。虽王者于其先祖。未闻以其生日祭者也。而今敢妄用之于圣人耶。余所见世俗淫巫丛祠。多称生日。相聚会歌

舞。云为神者称寿。盖后世人重生日。故祠鬼者亦因之。儒者以道奉先圣。岂宜与之同也。先圣之言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非其鬼祭之固谄矣。虽当祭者。非其时而数数祭之。犹谄也。先圣恶夫谄鬼者。而受人之谄哉。科名盛衰。由读书者多少。圣灵福飨不在此。非可用祈祷也。春秋书鲁郊禘。讥其僭礼。至于非时再烝。壬午犹绎之类。所失亦小矣。犹必谨而书之。盖圣人之严于祭也如此。而可苟乎。昔者御史之请。高庙斥之。正典纪之大纲。破细人之私惑。遵今准古。何嫌何疑。且浏阳一邑之士。以祭事有争衅。尤不可之甚者。今若辍去此祭。合两局而一之。而通以丁祭礼乐为其局名。其事则县之长者同心而任焉。岂不乎。然则圣诞祭名。见于颁行则例之书。何也。礼官之牒。或革或行。未能一也。若执此以相难。则拘者阂于文。儒者怯于议矣。余忝为学官于此。念是非之论。不可以两存。且惧乖先圣谨礼重祭之义。辄为此议。先质之明府赵侯。或可与浏人士商定之。且以为复议于府之意。

#### 南汇县稟尊经阁崇祀经师批代

蒋曰豫

据稟。该令故祖浙江教官。曾祀汉宋传注家二十一人于尊经阁内。该令拟于南汇县学。踵而行之。开具应祀名位请示前来。查尊经阁者。专备庋藏圣贤遗籍。本朝列圣御纂说经训士诸书。其制实与庙中殿庑崇。其名亦非传注诸家敢受。即有注疏之本。亦以附刊已久。姑取类从。而寻绎斯阁命义所由。断非末学经生所能忝与。本部院现就该令请祀之说。细为推究。实觉内有不便者数端。愿备言之。俾明此意。溯明嘉靖间。核议从祀之位。经师二十一。议留公羊子高九人。而何氏休十二人。改从乡祀。本朝雍正同治年间。仅复郑氏康成范氏宁毛氏亨三人。其余悉未议及。今拟举而列之尊经阁下。虽非庑祀。究在宫室。且欲春秋仲丁。一体致祭。即与实列附飨无别。似非废莫敢举之义。此不便者一也。礼部定例。从祀贤儒。以阐明圣学传授道统为断。即乡贤名宦。亦必实有功德及人之事。今诸家训诂为宗。难言传道。即复生有功德。亦非此间应祀之人。既于义无可循。即属例所不许。此其不便者又一也。且诸家内。如晏以傅粉见讥。圣以受赃致败。乔固诸史。大书特书。王韩为庄老支流。其元虚之旨。实为晋人清谈所祖。孙宣公撰孟子音义二卷。其本单行。今之正义。是邵武士人所作。蔡元定犹及见其人。钦定四库全书提要。及朱子全集。亦复班班可考。斯之谐俗败常。好作伪。咸与名教相违。前人议撤之。故未必不由于此。今若去此四家。则诸儒合祀。易孟子不过少一二人。尚有当祀专位。而论语去何则无人。礼记去戴则无人。毛氏亨业已复祀。则诗亦无人。敦盘升荐之时。而仰视享位。错落如晨星。阙逸如断简。其何以壮观瞻之肃。而慰将事之怀。此其不便者又一也。惟一行作吏。此事遂废。该令簿录

堆中。独能计议及是。其绳武崇经之念。似亦不可无以通之。计惟有就学官斋室。或书院正厅。将拟祀诸家。商明设位。春秋丁祭后。会同学官山长执事诸生前往致祭。可查仿前贤学规。月定若干期。选择明朴生童。届期同诣。师生各将所习最熟经书。互相讲贯。务以明理达用为主。该令亦可不时前往稽查勤惰。如此办理。于祀典既不相妨。而经术可收实效。较为妥贴。可即酌行。再从祀始有先儒之称。此祇宜称经师。以示区别。汉河间刘献王德。宜称汉河间献王刘氏德。此位不宜加经师字。亦所以示区别也。如尚未奉督学批示。即将此批录呈候核。缴。折存。

### 江宁府学记

曾国藩

同治四年。今相国合肥李公鸿章。改建江宁府学。作孔子庙于冶城山。正殿门庑。规制麤备。六年。国藩重至金陵。明年。菏泽马公新貽继督两江。赓续成之。凿泮池。建崇圣祠。尊经阁。及学官之廡宇。八年七月工竣。董其役者。为候补道桂嵩庆暨知县廖纶参将叶圻。既饬既周。初终不懈。冶城山巅。杨吴宋元。皆为道观。明曰朝天宫。盖道士祀老子之所也。道家者流。其初但尚清静无为。其后乃称上通天帝。自汉初不能革秦时诸时。而渭阳五帝之庙。甘泉泰一之坛。帝皆亲往郊见。由是圣王祀天之大典。不掌于天子之祠官。而方士夺而领之。道家称天。侵乱礼经。实始于此。其它炼丹烧汞。采药飞升。符篆禁。征召百神。捕使鬼物诸异术。大率依托天帝。故其徒所居之宫。名曰朝天。亦犹称上清紫极之类也。嘉庆道光中。宫观犹盛。黄冠数百人。连房栉比。鼓舞眈庶。咸丰三年。粤贼洪秀全等。盗据金陵。窃泰西诸国绪余。燔烧诸庙。祀在典与不在典。一切毁弃。独有事于其所谓天者。每食必祝。道士及浮屠弟子。见摧灭。金陵文物之邦。沦为豺豕窟宅。三纲九法。扫地尽矣。原夫方士称天以侵礼官。乃老子所不及料。迨粤贼称天以恫神而毒四海。则又道士辈所不及料也。圣皇震怒。分遣将帅。诛殛凶渠。削平诸路。而金陵亦以时勘定。乃得就道家旧区。廓起宏规。崇祀至圣。暨先贤先儒。将欲黜邪慝而反经。果操何道哉。夫亦曰隆礼而已矣。先王之制礼也。人人纳于轨范之中。自有弱齿。已立制防。洒埽沃盥有常仪。羹食肴馔有定位。綉纓绅佩有恒度。既长则教之冠礼。以责成人之道。教之昏礼。以明后别之义。教之丧祭。以笃终而报本。其出而应世。则有士相见以讲让。朝覲以劝忠。其在职则有三物以兴贤。八政以防淫。其深远者。则教之乐舞以养和顺之气。备文武之容。教之大学。以达于本末终始之序。治国平天下之术。教之中庸。以尽性而达天。故其材之成则足以辅世长民。其次亦循循绳矩。三代之士无或敢遁于奇者。人无不出于学。学无不衷于礼也。老子之初。固亦精于礼经。孔子告曾子子夏。述

老言礼之说至矣。其后恶末世之苛细。逐华而悖本。斲自然之和。于是矫枉过正。至讥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盖亦有所激而云然耳。圣人非不知浮文末节无当于精义。特以礼之本于太一。起于微者。不能尽人而语之。则莫若就民生日用之常事为之制。修焉而为教。习焉而成俗。俗之既成。则圣人虽没。而鲁中诸儒。犹肄乡饮大射礼于旁。至数百年不绝。又乌有窃冥诞妄之说。淆乱民听者乎。吾观江宁士大夫。材智虽有短长。而皆不诡随以徇物。其于清静无为之旨。帝天祷祀之事。固已峻拒而不惑。孟子言无礼无学。贼民斯兴。今兵革已息。学校斯立。更相与讲明此义。上以佐 圣朝匡直之教。下以辟异端而迪吉士。盖廩廩乎企向圣贤之域。岂仅人文彬蔚。鸣盛东南已哉。

### 永康县学碑记

孙衣言

三代盛时。自天子之都。以至于比闾族党。莫不有为学之地。自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元子。以至于士庶人。莫不有为学之事。而入学则必释菜释奠于先师。师者。教之所由立。道之所由明也。三代圣王。莫不重道而隆师。故荀子曰。君师者。治之本也。曾子曰。君子之行于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师者可知也。师严故道尊。道尊故学正。孔子生于周之末世。以匹夫明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著书垂教。为万世师。至汉之贤君。始为庙以祀。历魏晋隋唐。而其祀几天下。宋仁宗命郡邑皆得立学。即学以祀孔子。而其事遂迄于今。金华在浙江为东南山郡。永康又为山邑。地瘠而民醇。明正统闲。邑人应士濂尝以私财独建县学。宏治闲。其孙尚端重建之。成化正德间。尚道天泽相继重葺之。而益储经费为岁修计。俾子孙两支分掌其事。盖四百余年矣。咸丰辛酉之岁。粤贼扰浙江。破金华。永康亦被寇。学毁于火。至同治癸亥。城始复。今尚端裔孙参申独建大成殿。尚道裔孙宝时等质常产输私橐。重建明伦堂。思超振绪荣祖等并力筹办。阅两载而告成。永康始脱兵火。邑人士即喁喁向学。可谓知本。而应氏子孙又能承先人之志。以无废数百年之盛举。则其尤贤者矣。夫学宫之设。岂徒曰为庙祀以崇我夫子而已哉。盖孔孟之时。所谓波辞邪说。陷溺人心者。杨氏而已。墨氏而已。降及后世。亦不过佛氏而已。至今日而蛮荒绝域。自古不通人之民。挟其不经之说。纵横于中国。诱之以货财。道之以声色。眩之以奇淫之技。痼之以酖毒之媒。中国之人。趋之若流水。虽儒生学士。或贸然堕其计中。不知其用心之毒。与为祸之深也。则道之不明也甚矣。天下豪杰有智术之士。求所以御之之方。以为必讲富强。利器械。使我之功力足以敌彼。而后可以胜之。而不知其本固在于务学也。夫孔子之学。非有待于他求者也。其人则士农工商之列乎四民者是已。其事则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存乎五伦者是已。其为书则易礼诗书春秋之着乎五经者是已。而其导之以所从入。则

曰义利之辨也。视听言动之不可以非礼也。是非羞恶之各有其端也。使举天下之人。慄然于不可无义。不可无礼。不可无羞恶是非。则怪诞不经之说。若粪秽臭腐之不可以一朝居。而又何为靡然从之哉。故吾谓孔子之教不可一日不明于天下。而以救今日之人心风俗。则其事尤切而不可缓。何也。杨也。墨也。佛老也。其乱吾道也。犹依托于吾道也。至今所谓怪诞不经之教。则显然与孔子为敌。而与今日好利无廉耻之人心。适足以相中而相引。则所以矫而正之者。不可无术矣。今东南甫定。圣天子方修中兴之政。中外士大夫。亦渐有意于儒者之事。盖人心之穷而将有所转也。而金华固吕成公王文宪之所讲学。陈同甫经世奇才。实产永康。其独先奋兴于学也固宜。而亦可见孔子之道。无日不在人心。而非怪诞不经之教。所得而汨没之也。是在居民上有学校之事者。倡率而风厉之耳。故不惮极论之以为之说。

### 拟请郡县广行乡饮酒礼议

陈寿祺

三代之法。有留之百世而可行。行之一日而立效者。乡饮酒之礼是也。古者圣王知民之聚而不能无争也。又虑民之劳于获而旷于孝弟也。于是因其农隙。而制为乡饮酒之礼。以正齿。其时则春秋。及十二月。及三年大比。其主人则乡大夫党正州长。其宾介则处士贤者。其坐主人于东南。僎于东北。宾于西北。介于西南。其牲则狗。其乐则工歌鹿鸣之三。闲歌鱼丽之三。笙由庚之三。合乐关雎之三。鹊巢之三。尊于房户之间。羞出东房。洗当东荣。其乡之大夫士。必来观礼。一命齿于乡里。再命齿于父族。三命而不齿。谓乡之卿大夫士。以年与宾众宾相次也。不齿者。席于尊东也。周官族师。月吉。则属民而读邦法。书其孝弟睦有学者。春秋祭酺亦如之。郑氏注。谓族无饮酒礼。因祭酺而与其民以长幼相献酬。古文明堂礼。仲秋乃命国釀。盖不得官物而合钱饮酒。是周时百家以上。皆有饮酒礼。其读法书贤。视党正也。古者乡饮酒礼。罚不敬。搯其背。闾胥。凡事掌其比搯罚之事。贾公彦谓乡饮射之罚。轻者以。重者搯。是乡饮有失礼之罚也。周礼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礼记曰。合诸乡射。教之乡饮酒之礼。而孝弟之行立矣。孔子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夫言治者莫不贵教化。言教化者莫不首学校。然后世学校所以教者。无父师少师门塾之法。所以升者。又大异于古乡举里选之制。独乡饮酒礼。可数为以立德行耳。自周衰礼失。秦弃诗书。汉高帝引兵围鲁。鲁中尚弦诵习礼。于是诸儒始得讲习饮射。及东京永平二年。乃诏郡国通行乡饮酒礼于学校。郑康成仪礼注云。今郡国十月行饮酒礼。汉官仪云。春三月秋九月。习乡射礼。礼生皆使太学生。太初元年。诏于乡射月一飨会。应劭曰。汉家飨射。皆假士礼而行之。乐县笙磬箎俎。皆如士制。是汉时乡饮射。皆约古州长党正之礼为之。



。晋束与同业畴人肆修乡饮之礼。补笙诗以缀不备。唐以后。乡射废而乡饮犹存。贞观及开元六年。并放乡饮酒礼天下。令牧宰每岁十二月行之。选举志云。乡贡试已。长吏以乡饮酒礼会属僚。牲用少牢。歌鹿鸣之诗。因与耆艾序少长焉。此宾贤序齿。并而为一之始。而礼乐志云。州贡明经秀才进士孝弟旌表者。行乡饮礼。刺史为主。季冬正齿位。县令为主。则固秩然分矣。宋化三年。礼院详定乡饮仪。不果行。政和三年。改州郡鹿鸣宴为乡饮酒。绍兴十三年。从礼部言。取明州已行乡饮仪制。与比部郎林保所奏定规式。参酌修具。镂板颁行。其制兼有约束九事。十七年。国子监请令郡县科举之年。行于庠序。二十六年。诏行于里社者听。明初乡饮礼。诏天下每岁再行。洪武二十五年。再定图式。坐席别三等。听律责顽民。其法转烦苛而不可用。颇与古经违异。然吾尝观汉以来循吏儒林师古之效矣。韩延寿之守东郡也。修治学官。春秋乡射。陈钟鼓管弦。盛升降揖让。三岁断狱太减。为天下最。伏湛之在平原也。造次必于文德。以为礼乐政化之首。颠沛犹不可违。

建武五年。奏行乡饮礼。遂施行之。李忠之守丹阳也。起学校。修礼容。春秋乡饮。选用明经。郡中向慕。秦彭之守山阳也。敦明庠序。每春秋飨射。修升降揖让之仪。百姓遵奉。莫有欺犯。鲍德之守南阳也。修起横舍。备俎豆黻冕。行礼奏乐。尊飨国老。宴会诸儒。百姓观者咸劝服。刘昆之在陈留也。教授生徒。飨射备典仪。以素木瓠叶为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县宰每率吏属观之。裴耀卿之刺宣州也。与百姓行礼奏乐。至白华华黍由庚南陔等章。言孝子养亲及物遂性之义。或有泣者。李栖筠之刺常州也。大起学校。堂上画孝友传示诸生。为乡饮礼。登歌降饮。人人知劝。变俗移风其效如此。且夫是礼之所以善于变俗移风者。何也。人性虽殊。莫不固有其仁义之本。人情虽戾。莫不屈意于礼法之场。今自宾主相接。介僎相辅。先礼后财。非为饮食。则知尊让而不争。盥洗扬觶。拜至拜洗拜受拜送。则知絜敬而不慢。坐立有等。则尊长之义明。加豆有数。则养老之义着。主人速宾及介。拜宾及介。与众宾有差。则贵贱之义别。揖让献酬之节。宾介众宾。繁省不同。则隆杀之义辨。工告乐备。乃立司正。则知能和乐而不流。宾主迭酬。少长以齿。终于沃洗者。则知能弟长而无遗。朝不废朝。暮不废夕。节文终遂。则知能安燕而不乱。尊让不争。絜敬不慢。尊长明。养老着。贵贱别。隆杀辨。和乐而不流。弟长而无遗。安燕而不乱。故争暴乱之祸由此息。而入孝出弟之行由此立。此皆束人于礼乐之域。而导之正身安国之涂。是以其教易成也。今民之失其道久矣。邪说讹行日兴。奸慝莠稂日蔓。弃忠信。作谤张。私妻孥。薄父母。蔑长幼之序。隳尊卑之防。强陵弱。众暴寡。讼狱蕃。哄争恣。冶南之俗尤好。杀人如刈菅。然急则鬻尸买凶。善者不能自脱于网罗。恶者益肆其牙爪。纵之则狼吞。捕之

则狐窜。有司患其然也。非有叛乱之迹。盗贼之踪。动临兵旅。鸡狗惊扰。累月穷年。莫得要领。抱薪救火。政胡以平。然而欲正其本。惟有制之以道。返之于礼教而已矣。礼教之上下相亲。长幼相爱。使民有所观感而兴起者。莫若乡饮。语曰。以言教者讼。以身教者从。夫朔望读法。旗亭悬令。虽皆示民之则。不如使民以身自纳于轨物之中之为愈也。学者与士大夫不急于修身尽职。而日事博奕嬉戏。以翫岁愒日。武生不知诗书。而往往武断乡曲以挠官法。亦不如闲之威仪揖让之节之为愈也。今会典乡饮酒礼。文具而已。自顺天府庠外。莫之施行。又古者党五百家有庠。今举县人户不啻百之一。庠不足以容。取近遗远。则四郊之民。未由习于礼。诚令三年贡士之岁。辄以鹿鸣宴为乡饮礼。又令天下学校。及四郊里社百家以上。皆行乡饮。略仿周官州长党正族师之意。而参用礼经会典之仪。为之规约。郡中。守为主人。州县。牧令主之。四郊。丞分主之。耆年致仕德望懋著者为大宾。处士贤者为介与三宾。余为众宾。教职为司正。生员为赞礼执事。设乐设饌设律案。

其仪式依 大清会典。其坐序依 大清会典律例。高年有德者居上。高年笃者并之。以次齿列。违者论笞如律。其有曾违条犯法之人。列于外坐。不得紊越正席。违者以违制论如令。岁以孟春孟冬行之。其酒肴庀具。仿古者闾供祭器。党共射器。州共宾器。乡共礼器。毋致奢靡。素豫择贤宿戒肆仪。及期。官长亲率乡人行事。无失度数。无视虚文。上下相亲。长幼相爱。父兄之率先也顺。子弟之观摩也深。既有以生其逊悌之心。而消其粗鄙桀骜之气。又可以察其乡之贤否。因立乡正族正而寄之。以别淑慝之宜。如此而焉有狱不息俗不成者哉。近奉 明诏。令天下举行保甲法。联俗诘奸。至为明密。若复行乡饮酒礼。以通物情。以寓教化。且甲长之中。即可举为宾介。择为乡正族正。无爵秩名器之授。而有官司尊敬之荣。二法相辅。百姓孰不乐劝相从。久而不倦者哉。故曰行之而立效者此也。或曰。犷悍之民。当用威严。不可纯用德礼。不知文翁改蜀地蛮夷之风。长公除颖川怨之路。礼教之于以化民成俗。曷尝不捷如影响乎。夫以周官之法。迂阔难行。而韩延寿伏湛李忠秦彭鲍德刘昆裴耀卿李栖筠等所为。垂诸青史。岂欺人也哉。世俗即不欲高论三代。独奈何不求汉以来故事。而一试之也。

## 卷六十五 礼政五学校下

### 学校篇上

汤成烈

孔子论政。富而后教。此王道施行之本。自尧舜禹汤文武相承为治。未有不以学校为先务者也。孟子云。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

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记曰。党有庠。州有序。家有塾。是校庠序者。乡学也。学。国学也。古者八岁就傅。十五而入乡学。学成而升之国学。其所为学。三物六行。记于周官。礼乐诗书。详于王制。是皆寻绎其义。非徒玩索其文。处则见之躬行。出则措诸实用。故由修齐以至平治。在在皆由学校中来也。三代以后。汉犹近古。西京尚文。董子独求实学。其太学博士诸生。研求六经。承师说。不敢异同。及登显位。国有大政。及大疑大狱。类举经以断。天子卿相。侧席而听。奉以施行。非托于空言也。东汉光武明章之世。学校之制大备。稽古之儒。尊为师傅。四姓小侯。胜衣就学。故其时治道隆而风俗醇。迨乎其季。犹敦尚气节。守死不变。虽避世避地。而讲授不衰。非学校之流风与。唐贞观之治。崇尚文艺。不求实学。词章之徒进。稟经之儒退。终一代三百年祸乱相寻者。此。学校不修之过也。宋世讲学风盛。儒道大兴。使非王安石变乱法度。新学祸世。则靖康之变不作也。使非韩侂胄恐儒者为己患。严禁学徒。则德佑之变不作也。然其时太学生上书。力争国是。陈东抗节于前。六君子擅名于后。此学校修明之效也。自明科举之法兴。而学校之教废矣。国学府学县学。徒有学校之名耳。考其学业。科举之法之外。无他业也。窥其志虑。求取科名之外。无他志也。其流弊至于经书可以不读。品行可以不修。廉耻可以不讲。以剽袭为揣摩。以钻营为快捷方式。其初既有苟得之心。其后遂为患失之计。持禄幸位。委蛇朝阙。容头过身。承顺奸权。朝政猥杂。国是日非。君子患之。退而讲学。于是立书院以救学校之失。此首善东林之所由盛也。当其时名德主席。贤才尚慕。赴之如水。惟恐或后。不求心性之说。惟求义理之明。于圣贤学问。既为亲切。而措之日用。自有实功。是以争尚气节。兼事经济。或处或出。言行无违。在朝在野。成为风气。此讲学诸君子之功。足以救学校之阙也。然而坏于金壬无耻之徒。窃妇寺之权以倾正人。假钩党之说以覆善士。人之云亡。而国亦随之。良可悲矣。岂非学校不修。而败类出于其中。以祸人家国乎。盖自科举之法行。人以科目为苟得。而患失之心胜。一切依阿隐澹之术。取媚当世。见有端人正士。必与之为难而力排之。不黜不死不止。而生民之疾苦。天下之安危。即至祸乱丧败。终不一顾焉。是诚何心哉。故昆山顾炎武有废今日生员之叹也。盖今日之生员废而后学校可兴也。

### 学校篇中

汤成烈

然则今日之生员。无可与立之人乎。曰。是在上所以道之而已。夫士之欲见于世也。古今无异情也。古者道之以道德。则人务躬修实践。以待上之明扬。道之以察举。则人务经明行修。以待上之征辟。后世道之以功利。则人习为管晏。道之以名法。则人趋为申韩。道之以词章。则人习为诗赋。道之以制艺。

则人趋为程墨矣。以制艺程墨之易为也。故趋之者众。趋之既众。上因渐广其额。其始必高等。方廩膳于学为生员。浸而增广。浸而附学。其员既众。司训者贪其贄仪。宽其程课。名列于学中。钦颁书籍。未尝或窥。四子九经。未尝卒读者多矣。夫学额既多。举额苦少。其沈潜者。寝食于程墨以求其合。其高明者。转吐弃经籍以专其趋。久而得之。心志满足。老者血气已衰。精力已消。苟得一官。俯仰随人。妻子丰贍。方幸书不负我。奚暇他谋。少壮者意气方盛。才力可为。然科名之所由来。平昔之所肄业。制举之外。别无他学。虽有通儒正言。告之以义理之学。经济之学。若何敷政临民。庶期有济。彼不笑以为狂。即以为迂矣。返而求之古人之实学哉。此制举之所以祸天下也。矧得之者。百之一耳。失意之士。愿者犹循谨自爱。不敢为非。而无术谋生。口食不充。体衣不完。事畜无资。妻子冻馁。穷而无告。志没齿。亦可哀已。黠者遂弃其所学。务为变诈。舞文逞志。结交胥吏。小则恃衿护符。为害闾阎。大则出入官府。挟持短长。咀嚼善良。比比然矣。国家设立学校。而以科举道之。故教化不行。教化不行。故人不事学业。以不事学业之人。又无恒产以资其生。则其心之放辟邪侈。有不期然而然者矣。于是乎学校多游民矣。故曰。科举之法兴。而学校之教废也。昔之书院。为名贤讲学之地。非徒设科举制举之业也。诱掖后进。务为有用之学。以期出而济世。故伟人间出。自相磨砺。风节懍如。事功亦着。足以补学校之阙也。今也不然不问品学。但以处京秩之居忧。及甲科之归林者。每月一课。一文一诗。批校竣事。即索修脯。未尝进一士与之讲贯。考其诵习何书。讨论何事。孰狂可以裁成。孰狷可以节取。储材毓秀。以为朝廷他日之用也。其主讲之得名者。大抵揣摩风气。决取科名已耳。是书院之于学校。犹之以水济火也。庸有愈乎。

### 学校篇下

#### 汤成烈

然则教必如之何而可进于古也。学必如之何而可济于世也。曰。学必有本而后有文。其本不立。其文不行。人生十年曰幼。始学。古者少仪弟子职。童而习之。洒扫扶持。躬亲为之。以劳其手足。稍长习射御。以固其筋骸。春诵夏弦。以启其心志。习先王之法言。循先哲之懿行。以端其趋向。则本立矣。而后习为文艺。以应府县之试。分为四科。曰道德科。曰文辞科。曰力行科。曰名法科。先行后文。取其行优学粹者。县上之府。府上之学。使拔其尤而进之学。大县进六七人。中县四五人。小县二三人。道德之科。专治一经一史。文辞之科。令治书论笺奏。杂以诗赋。名法之科。令读国家条例。兼习书判。力行之科。入孝出弟。由乡里月旦。月再校于司训。一校于县。岁一校于府。别优劣。优者旌。劣者惩。三岁校于学使而黜陟之。然后试之于省。分科而校之。

善则登其名于贤书。以上礼部。简文行素着之大臣。督试其能否。然后选其魁异以进于廷。而试之策论表判各一。取通达周详明于政治者升之。毋以骈丽词采为贵。于是试之丞尉之职。以察其能否。然后简其贤能。内备顾问。入掌翰林。外试民牧。出宰百里。名法之良。备员郎位。力能纯粹。教化成均。如此则其选也慎。其进也难。上以实求。下不敢以虚应。而人才于是出矣。故必学校崇实学去浮靡。令博士弟子服习有素。研之六经。以复性善之初。参之史鉴。以察治乱之理。一旦居官临政。才识既定。投以艰巨而不眩。处以困阨而不移。可以烹小鲜。可以临大节。不负所学。斯不负于国耳。学校修而人才盛。虞夏商周之治所以隆也。使常为处士。笃志善道。言矩行坊。为乡闾之师表。后进秀髦。咸知矜式。是有功于士林。斯无玷于学校。国家宜给廩糈以终其身。必养士之廉耻。则人心正而风俗厚。有必然者矣。至于师儒之职。宜征聘不宜签选。必求经明行修之儒。年五十以上。久为物望所归。由县以上之府。府以上之大府。用古征辟之礼。元纁羔雁以将之。蒲轮以迓之。优其品秩。奉为师儒。齿德既尊。威仪严肃。弟子景慕。士庶祇承。所谓师严道尊。教化乃行。古之博士。讲学修业。仰赞庙堂议论。施之政事。非若后世以迂腐占哔之俦。为朝廷不甚爱惜之官。政教不与。训诲不事。乃谓之师。岂不名与实违哉。是故欲学校之修。必先严弟子之教。欲严弟子之教。必先重师儒之职。教必以孝弟忠信为主。而经史诸子以辅翼之。不必心性之空谈。惟求义理之实要。则其本既立。而文之可行。处为端士。出为名臣。良非虚矣。故曰。王道施行之本。必由学校始也。

### 因时论五论士

吴铤

世之为士者多矣。要其为学之端有二。有异于儒者。有同于儒者。异于儒者。曰黄老家。刑名家。法学家。纵横家。阴阳家。凡为家五。孟子曰。谀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此其弊也。同于儒者。曰道家。考证家。训诂家。文章家。凡为家四。记曰。诗之失愚。书之失诬。易之失贼。乐之失奢。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此其弊也。自诸家而论之。各自为术。而不相通晓。可谓多矣。然自一家而论之。累而十。累而百。累而千。推之以至于无算。将何以定为学之归乎。吾观世之为士者。而冠。正而履。言尧言。貌舜貌。峣然自异于众。曰吾士也。人亦曰彼士也。士之名甚尊。天下然争之。争之者多。宜必循乎其实矣。今之为士者不然。争乎其名。弃乎其实。率粉饰多诵先古之言。不察治乱之原。不反身心之要。言无定指。行无常轨。无所有而掩取之者。袭也。不能必而冒为之者。诬也。今之为士者。非袭则诬。故为之者多。为之者多。则士不足贵。士之名固甚尊也。至于不足贵

。奚赖乎士哉。世人不知。以为士多则风俗盛。不知此乃游民也。士非民。今且为游民矣。何以言之。古者士皆养于学。后世士皆野处。权不操诸上。此一病也。古者士皆以德行相高。后世士率以文辞相尚。致难参验。此二病也。古者士皆授田。有常业。后世士无常业。以教授自给。此三病也。士之为学。不出于九家。以九家之众。重以三病。人主不加参验而重督之。故天下皆冒为士。士安得不为游民。人主取士。不考其行。而试以无益之文辞。文辞不足定其行。故易为冒。冒之者多而士滥。则为士难。幸而为上所取。率十数年得一官。亦或终身不得官。则为士难。终身不得官。拙者不足以给身家。巧者游扬声誉。谒达官贵人为宾僚。亦或不足以给身家。则为士又难。三病之后益以三难。士安得不为游民。然则救之如何。曰。使之不冒为士而已矣。为士者岁试于学。取其明通者列上等。给以饬廩。余皆罢之。使各有常业。因事而考其能。授官而责其功。贤者尽其材而课程。智者敕其法而澄虑。如是则庶乎其可也。

### 士论

#### 亢树滋

天下之坏。坏于民风者半。坏于士习者亦半。民风士习。有天下者。不可不急于讲究也。然民风之坏。在上者苟力行节俭。崇尚敦笃。久之可循至于治。至于士习之坏。则非一朝一夕之故。虽有贤君宰相。极力振作。卒归于势之无如何。三代之际。礼教昌明。人知自重。为士者。莫不循循谨饬。从事诗书六艺。以备当世之用。其有不帅教者则屏诸远方。终身不齿。故其时风俗忠厚。贤才众多。及乎战国。学校废而游说兴。井田改而士无恒产。于是孟尝春申之属起。而以养士名天下。而士归之如流水。所习者机械。所争者功利。所尚者财贿。遂至邪说横议。交乱四国。甚者以一人之喜怒。词组之从违。而动连天下之兵。以逞其恣睢。日积月累。相引成风。此孟子所谓无父无君。流入于禽兽者也。是岂教化所能维系。法制权术所得朝令而夕改者乎。而于是秦始皇出。激而为焚坑之祸。议者动以坑儒为始皇罪。而不知彼所坑者。固卢生辈乱道之儒。盖有所不得已也。且天下之被其祸。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天殆假手于始皇。而使之芟夷荡灭之也。汉兴。高帝任用三杰。文景崇尚黄老。士风不振。及武帝亲策董仲舒。下诏表章六经。而士稍稍向用。其初尚能引文饰义。以求赴上之意。然班氏已谓利禄之道使然。迨王莽摄政。而称功颂德者。太学生至四十二万人。其效亦可矣。光武中兴。尊贤使能。吏治蒸蒸。而士习亦翕然丕变。及其末也。习而为朋党。激而为放言高论。其势不及于祸不止。魏晋以来。清谈乱政。益无足取。至南宋而卑鄙齷齪。不异王莽时。降及元明。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习。于是庸下者。则习为无耻之事以肥身家。而雄骏者。又恃其精悍桀杰之气排斥异类。引援同党。怙势作威。惟其所欲。甚至以庠序而举黜大

臣。以草野而专揽朝政。当其积重而难返。虽以天子之威。有不能令行禁止于下。而国事遂不可为。如明之末造是已。然则国家日以养士为心。而非但不收其效。且显受其敝。历二千余年而不变。岂果无术以救之乎。夫木必培植也。而后可胜栋梁。土必垦辟也。而后可艺黍稷。士必劝导也。而后可励廉耻。今司教者。既无造士之才。而大府亦漠不加意。岁课月试。以区区之微利。而殿最之。视士不一钱值。而于是士之自视亦不一钱值。呜呼。三代造士之法。至今日而澌灭殆尽矣。欲望士习之翕然丕变。岂可得哉。吕叔简曰。变民风易。变士风难。吾谓欲变士风。当精择一郡中聪明好学为同学所推者若而人。别设书院。聘德望着闻之儒。为之师以教之。尊其礼貌。丰其廩饩。不与凡为士者等。而相与讲论实学。推究治术。俾知修己治人之道。其尤要者。在严义利之辨。而动其耻心。使有所不为。行之既久。庶为士者。有所感愧奋兴。而一变其积习乎。此若而人者。既学有根柢。喻义而不喻于利。则进可备公卿大夫之选。退亦可为一郡一邑之师以淑斯世。而谓国家不收养士之效者。未之有也。

#### 史记儒林传论

杨绍文

记曰。无为而为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余谓此非孔子之言。传之者之妄也。夫学者以立志为本。昔者孟子著书明王道。务在去利。崇仁义。夫不去利而能为仁义者。未之有也。天下因利而行仁义者有矣。君子病之。以为久假而不归也。况以利而诵仁义之言。而绝不为之者乎。余读史记儒林传曰。嗟乎。儒术之坏。自此始矣。古之养民也。立庠序学校以教之。升之司徒司马以宠荣之。然必考之以孝友睦任。进之以智仁圣义中和。范之以礼。而和之以乐。使其心知道之实有可乐。而非以为荣宠也。其所以荣宠之者。亦为取其所有余。以治民之不足。而非特为之报也。故学者多有廉耻之节。而士大夫无相冒之行。汉兴几百年。历文景之治。而后学校立。寢寢乎固一时之盛也。然其所举者。治六经之说已耳。非有古者三德六行之选也。而方汲汲乎以利诱之。为博士弟子。为郎中秀才异等。释奠舍菜诵弦。书礼之教。盖无闻焉。而自布衣为天子三公者。乃公孙宏等。而申公韩生董仲舒。皆以抗直黜去。则是风天下之为学者。治章句以为荣宠之资。而争为阿諛之术。以取宰相卿大夫。抗颜而为儒林而不知愧也。当周之衰。攻战从横之术行。然孔子之门。弟子游夏之属。各有徒数十人。后百余年而有孟子荀卿。秦始皇尽烧天下之书。杀戮诸儒。然陈涉起而孔甲从。伏生之徒。犹守其遗经以至汉。岂非先圣人遗风流俗犹有存者。而无为而为仁者。人之良心未尽泯哉。汉之举贤良孝弟。古庠序之法也。较唐宋为盛。其使天下骛于功利。而背乎先王之道。则学校之失也。公孙宏之曲学阿世。诸儒诋之。学校兴而幸进之徒。得所资而起。而老师宿儒。不得复以道正

其失。其有异己者。共挤而排之。而汉遂无儒矣。太史公叙云。建元元狩之间。文辞可观。伤儒林之徒有文辞。自此始也。故学校不坏于周之废。而坏于汉之兴。则公孙宏之罪也。孔子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叔孙通制礼。而先王之礼亡。公孙宏崇儒。而先王之教亡。其遗害百世。曷可道哉。

### 重儒官议

冯桂芬

先儒言师道立则善人多。师儒之盛衰。人才升降之原本也。今郡县莫不有学。学莫不有师。诸生以百数。仅识面者廩生耳。增附皆陌路。岁时敛学租。候同学使者按部。争新生之贖。诸生获谴。为州县典守如狱掾。此外无事。绝无所谓教育人才之意。呜乎。师道之不讲久矣。无他。位既卑。权亦微。流品近益杂。汉成帝诏所谓为下所轻。非所以尊道德者也。今天下惟书院稍稍有教育人才之意。而省城为最。余所见湖南之岳麓城南两书院。山长体尊望重。大吏以礼宾之。诸生百许人。列屋而居。书声彻户外。皋比之坐。问难无虚日。可谓盛矣。独惜其所习不过举业。所治不过文艺。而楚南多才。往往发迹其中。矧能由是而进于经史道德也哉。考宋史晏殊知应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盖书院也。厥后因其制为学校。然则学校之初固如是。后乃陵夷衰微以迄于今也。朱子曰。须是罢堂除及注授教官。请本州岛乡先生为之。陆氏世仪曰。教官不当有品级。亦不得谓之官。盖教官者。师也。师在天下则尊于天下。在一国则尊于一国。在一乡则尊于一乡。无常职亦无常品。惟德是视。顾氏炎武曰。师道之亡。始于赴部候选。又曰。教官必聘其乡之贤者以为师。而无隶于仕籍。昔贤论说如彼。今时情事如此。愚以为惟合书院学校为一。而后师道可尊。人材可振也。移书院于明伦堂侧。建精庐可容一二百人。郡县主之。省会则督抚学政主之。春秋祀事及学政试事。归州县。出纳琐。领以城绅。合通学之人而教之。举贡愿至者与焉。同其甲乙。童生则简其尤者与焉。异其甲乙。择师之法。勿由官定。令诸生各推本郡及邻郡乡先生有经师人师之望者一人。官核其所推最多者聘之。不论官大小。皆与大吏抗礼。示尊师也。厚诸生廩饩。居院者为内课。使足以代训蒙。不能居院者为外课。半之。月官课一。亲诣以重其典。有事则改日。师大课一。小课一。家远又不能居院者为课。季一课。不给饩。非游学连三季不至者。山长告于学政而黜之。有败行亦然。小过降童舍。期而复之。笃疾给冠带。愈而复之。其黜涉略用宋元明三舍积分法而变通之。法以大课名次并计。以得数少多为先后。造积分册。随课升降。岁终简其积分居最而品行亦优者数人。送学政参定之。以次贡入太学。经岁科十试。凡十五年而出书院。愿留者仍听。行之数年。文风不日上。士习不丕变者。未之闻也。或曰。文风固进矣。士习何与焉。曰。亦在择师得人而已。师得其人。见正



事。闻正言。行正道。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无正。芳臭气泽之所及。有潜移默化于不自知者。夫闻风犹将兴起。况同堂乎。且夫观人之法。不惟暂惟常。不惟显惟微。不惟矜惟忽。而能见于常于微于忽。独有朝夕与居之人。责之以保举。其有滥焉幸焉者鲜矣。岂与夫一人之荐牍。一日之文字。所可同年语哉。于是太学中人。皆天下之选。非一百八金之流可比。司成诸职。必极天下之选。始足副人望。亦宜由诸生公推翰林官请简。列屋以容千人为率。廩之如郡县。居监读书三年。与之官。所谓天下文章莫大于是。彬彬乎盛矣哉。

### 学官论

王宝仁

古无所谓学官也。古无人不学。无官不与于学也。唐虞契敷五教。又有典乐后夔。其所教皆学之事。则契与夔皆可谓之学官也。周礼司徒掌邦教。以佐王扰邦国。其属有乡师乡大夫等官。宗伯兼掌礼乐。大司乐及大胥小胥隶之。自王公卿大夫之子以达于士。无一自外于教。下而州闾族党之民。亦皆有官教之。故曰无人不学。无官不与于学。而非别有所谓学官也。此古之制也。后世则不然。内官六部九卿而外。国子监设祭酒司业。仿古司成之职。其属有助教学正学录。直省则督抚司道府州县。而专主学校事宜者。有提督学政。其府州县别设学官。曰教授。曰学正。曰教谕。曰训导。教授学正教谕训导。不得干预地方公事。专管学中诸生。故人统称之为学官。夫官以学名。必其学无不通。而后当此职矣。学无不通而当此职。则虽不得干预公事。而凡府州县所司。莫非其学之所及矣。乃为学官者。不尽从事于学。第乐其职之闲。不厌其分之卑。闾无能之士。以及耄老不堪者。俱得乎其列。其曾任有司而不称职者。或贬之使居此官。于是人辄相訾曰学官学官。而为学官者。亦不思官之何为系以学。与夫学之谓何。竟若学官之本自尔尔者。毋乃不自顾重。而忘乎吾学之固有在也。嗟乎。古非学官。而无乎不学。今虽学官。而无所为学。然则世之居官而名不符其实者。岂独学官乎哉。

### 采风札记各卷小序

李联琇

圣贤之垂训远矣。六经语孟及宋五子之书。于修己治人之道。何所不具。吾今日在官。所为朝以考政。昼以职。夕以计过。无憾而后即安者。即匡居诵读之时。由是而朝以考德。昼以修业。夕以计过。无憾而后即安者也。似不必别有所谓官箴。若夫前事之师。亦备见于名臣言行录矣。而吾为采风者告。则不必远取。而第于近人绪论。采其有关于教化之司者。辑之以为训。而家修不与焉。涉夫他职者亦不与焉。惟其近而切也。抑有不能不取诸近者。提学之职。非古有之也。着官箴。 考试之为政。日聚千人而出入之。欲使人人情伪昭陈。

日进千卷而分合之。欲使卷卷妍媸毕见。夫亦心剿而力瘵矣。而乘其隙。利其疲。以作奸而牟利者。大都即其所任用之人也。吾孤立于上。牢闭于内。彼同而我独。彼暇而我劳。彼闇而我彰。彼活而我窒。察之不易察。防之不胜防矣。惟先定其规模以从事。使立程不易。而妙用随时。则察之有由。防之无扰。善乎诸葛君之言曰。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夫考试独可无制欤。着立程。学政全书。参之礼部则例。载在功令。成法共遵矣。然有治人无治法。天下人皆奔役于名利两途。而伺应官府之人。则并不为名而专为利。惟其知法。愈以玩法。而情弊丛于其间。安得所谓治人而信任之。惟深悉其弊。则有以密防其罅。而非躬行心得。亦不能烛照数计也。说命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惟由行而知者。言之亲切而有味。虽肤举琐谈。皆非无用。罗致诡状。皆非无实。随地可资以厘剔也。迁地可借以印证也。初任者以为先事之告语也。久任者以为不时之提撕也。着条说上中下。

批判之所出。号令之所积。书吏掌之。糟粕也。筌也。然非多储以备用。熟练之在心。则有施之不当者矣。学政非必曾任是邦之官。而胥吏皆经数任。凡吾设一法。创一议。以为己所独出昔所未经者。实则前人皆已筹及试行。为彼所习闻默喻。而不以明告者也。况幕中皆文士。无通晓政务之友。相助为理。又不宜设此一席。使干政而通外间消息。致隳诸友阅文关防。故阅文以外。无事不凭独断。噫。可勿慎哉。必也。任之初。尽取旧籍阅之。而录以为式。乃能用人而不用于人。着杂式。

### 送张小轩督学安徽序

凌

道光三年。岁在鹑火室阳。辟从王之候。太常卿张小轩先生奉命视学安徽。将行。同郡某再拜而送之。且言曰。自汉至隋。惟孝廉与秀才常行。自隋唐至宋。惟进士明经常行。至荆公改取士之法。进士独存而明经亦废。明太祖始定文武科取士之令曰。应文举者。察之言行以观其德。考之经术以观其业。试之书算以观其能。策以经史时务以观其政事。应武举者。先之以谋。次之以武艺。俱求实效。不尚虚文。戊辰亲策试举人。赐进士九十七人。立石题名。始着为令。而更定岁贡生员例。府学岁一人。州学二岁一人。县学三岁一人。易世而后。亦駸駸滥矣。论者遂谓帖括之学。闭隘而不闳。延移而无具。而主乡会试者。又索之冥冥之中。其人之邪正。并其素所储蓄。不可得知。其可得知者。惟督学使者而已。然魏敏果公以为文运不昌。病在有情面而无文章。有文章而无德行。拂天下大公之望。抑孔门首重之科。请托公行。廉耻道丧。俾人才所从出之地。既无真秀才。安得有真举人真进士耶。此公第为不肖者言之耳。不肖者任之。知亦弊。不知亦弊也。今先生之学问文章。与性情之廉洁。才识

之详明。受知于 当宁夙矣。盖天下有廉洁而无才识。具才识而愧学问文章者。鲜克从容斯任。先生则从容任之。济济者从而折衷之。吾知闭隘延移之习。一洗而为通经致用之才。自后之登进士榜者。得贤公辅若而人。必尽出自先生门下也。夫各直省非乏材也。经传子史根柢之学。又非功令所禁也。其由县州达府由府达院者。非滥入戾霉黧之辈也。其复核至再至三。及儒师之月课而岁计者。又非止于场屋课试之蕪也。且优者必有赏。劣者必有罚。孝弟节烈之可表者必有旌。将贡于 朝廷之上太学之中者。必先自学臣拔之将付索于冥冥不可得知之所者。必先自学臣决之。然则先王观风设教之权。于是乎寄。汉之所谓孝弟贤良孝廉茂才明经射策特举辟召童子补试诸科。唐之所谓生徒乡贡贤良方正俊士博学秀才明字诸科。于是乎该。诚得如先生之性情才识学问文章。丕克振率。嘉与诸令守学官约。凡德行著称无间言。枕今汲古不求虚誉。及奇材异等专门名家有裨实用者。署其真。丹之于策。或荐之督抚。或旌其里闾。或奖以文章。其或有所论譔。由各属得以上闻。所至加以访察。申明条教。行检不饬则褫之。浮诞不经则责之。荒隋不习剿窃不耻则黜之。更于发落时别白其尤者。示劝惩以励其余。试竣。延其人品学问如前所云者。优礼而拂试之。从容论述。各尽其所欲言。并分验其所心得而后止。使人人道可传。惑可解。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读。非圣人之志不敢存。得之于心。征之于事。大用大效。小用小效。如是而经术不明。人心不正。治化不行者。未之有也。不数年后。天下当不复谓进士浮薄不通经史。若杨绶所云者矣。况宰辅大器。半出大江南北。今日所取。异日将转以取人。师师相承贤贤相继。先生之流泽远矣。则今之所以拳拳向往者。更不仅于汉唐得人之盛已也。若夫不挠于执。不溺于情。不惑于利。读书自好者优为之。又庸敢喋喋于先生左右哉。

### 送江小帆视学湖北序

曾国藩

今天下郡县牧民之吏。大抵以刑强齐之耳。任蚩蚩者自为喙息。喜怒一不顾问。至其犯法。小者桎梏。大者弃市。豪强者漏网。愚弱者糜烂苟以掩耳目而止。原 国家所以立法之意。岂尔尔哉。盖亦欲守土者。日教民以孝弟仁义之经。不率而后刑之。其率教而有文者。则以进于学使者而登之庠序。既登之矣。则以授于校官而常饬之。故古者饮射读法。在今日则守令之职。而今之学政也者。不过因文艺以别士之优劣。因士之优劣。以知守令教民之勤惰。故巡抚者。天子所使以察守土者养民之善与否则也。学政者。天子所使以察守土者教民之善与否则也。承平既久。法意寢失。郡县有司。不知三物为何事。而教民之任。独以责之学政与校官。而所谓校官者。类多衰疾晚暮之徒。其禄不足自贍。往往与学宫弟子争锥刀之末。不特不克助宣教化。或转餽言以蔽学政之

耳目。彼学政者。孤悬客寄于一行省之中。守土者皆貌敬而神拒之。日愈精于文字。而角机智于千百诡弊之场。而欲以余力教民以仁义孝弟之经。其不亦难矣哉。然则如之何而可。弊之除也。先其甚者。利之兴也。先其易者。其可矣。自功利之说中于膏肓。学者求速化之方。束发而敝精于制艺。穷老而不休。六经至不能举其篇目。何有于他书。今欲稍返积习。莫若使之姑置制艺而从事经史。奖一二博通之士以风其余。于覆名扁试之外。别求旁搜广采之术。凡郡县莫不有书院。大率廩给其才者。而绌其不能者。名曰膏火。所以济学校之不及也。学政下车之始。则牒各县令曰。明年吾视某县学。当以某经试士能背诵否。某史试士能言否。其为我播告偏隅。咸使知之。牒校官曰。吾按临之始每县当选诸生人说书。有不至惟女罚。及其按郡。招诸生来前。果使背诵某经。说某史某卷大指。能诵说者。予以书院之廩资。尤能者倍之三之。尤能者牒送省会之书院。亦倍其廩资。其不能者。廩生削其饩。附生惩辱之。每县试以三四人。则余者惧矣。自六经外。如史汉庄骚说文水经文选宋五子及杜韩欧苏曾王专集之属。每县使习一部焉。岁试使习者。科试则易之。覆名试以制艺。以彰 朝廷之公令。面试说书。以鸣使者之私好。二者并行而不悖。皆善矣。则拔而贡之成均。使彼邦之人。晓然知吾好博通之才。庶几由文以溯本。举一以劝百。然后孝弟仁义之教。可以渐而兴也。乘传所经之地。有书院焉。则入而诏诸生以大义。彼邦有搢绅多闻者。则礼而荐之。为郡县书院之长。于是。其亦可以树之风声矣。同年友江君小帆之视湖北学也。所以讲求职思者甚备。余乃别思一搜采之术。无启弊之窠。而有补教之旌者。于是以戈戈之说进焉。

### 送钱调甫之任赣榆教谕序

叶裕仁

予为诸生几三十年矣。与博士先生。邈然不相接也。而博士先生者。亦无所以教诸生。其勤者。不过考校文字之得失。以为吾之职止于是而已。予尝欲参考汉唐以来学制。及先儒治事经义之式。紫阳岳麓之教规。推明 国家建学明伦作养人材之至意。勒成一书。以讽晓当世。谓教官之为秩虽卑。而为职甚重。非品端学粹敦笃廉静之士。不足以居之。亦非品端学粹敦笃廉静之士。不乐于居之。甚矣。教官之难其人也久矣。 国家定制。府州县学官。恒以待举人之不为他官。与士之贡成均者。嘉庆朝推广捐例。士之饩于庠者。得入贖为教官。道光中。增广附生员亦得入贖为之。其途亦杂矣。军兴以来。有司辄以教官无所事事。委以巡徼训练之责。而为教官者。方杂厕于武夫营弁之中。而沾沾自喜。使其练习战攻守御之法。足以备 国家爪牙干城之选。固无嫌于其越俎。儒者明体达用之学。固无施不可也。乃徒冒越俎之嫌。而曾无一割之用。彼有司者。直以为饮食之而已。驱策之而已。则其轻之已甚矣。夫以教官之自轻

。而有司遂得以轻之。诚使教官不自轻。则有司即能以其秩之卑而轻之。而教官之所以不轻者固在也。钱君调甫。以景山教习选为赣榆教谕。调甫为中丞颐叟先生伯子。濡染庭训。庶几品端学粹敦笃而廉静者也。其居是官必有以自处矣。于其行也。举向之所见为言。亦甚媿予之久困诸生。不获自振也。

#### 书宝应训导张君遗像后

包世臣

江苏州县。居大江南北者各半。江以南利在浮收钱漕。江以北利在冒销抚赈。州县之浮收冒销。皆取成于胥役。胥役势日张。家日裕。于是庠序之不自爱者起而与之争。庠序与胥役争。则事连州县。州县不得不助胥役。州县助。则庠序常不胜。于是公愤起。而读书自爱之士。不得不与不自爱者比以求其直。庠序之力集。则州县不能敌。而求救于封圻。封圻之视州县。犹州县之视胥役也。胥役能自达于州县而左右之。州县能自达于封圻而左右之。故胥役之所欲。常可必得于封圻。而无所窒碍。予游江苏卅年。见封圻十数。自觉罗长文敏公会稽陈公大文桐城汪公志伊而外。大都为胥役仇庠序。而无暇分别其自爱不自爱者矣。于是不自爱之甚者。遂至与胥役为鹰犬。以鱼肉闾阎。虽足以快州县之意。国家养士。诚亦何赖于若人也耶。主庠序者曰校官。与胥役事无所涉。而不能不仰给州县。故州县之仇庠序也常藉手于校官。偶有不昧初心。与州县微抗。则封圻示之意指。无不从风而靡。霍邱张君为宝应训导。宝应之为政也。右胥役以及乡地。故庠序常被辄于乡地。而君能力为之直。使州县不得助乡地以虐庠序。故君官宝应十五年。以病自劾归。归半年而卒。卒后又五六年。而遗爱不衰。楚楨。故君所举优行士也。以君之遗像及其状来乞题辞。楚楨学行。予所爱重。其言常可信。询之他士。为说佥同。则君固校官之杰。又幸其出于吾乡也。故为书后。君讳鼎。字爱吾。庶几能顾名思义者。

#### 冷斋勘书图记

钱泰吉

亭林先生述陆文裕之言曰。元时州县皆有学田。所入谓之学租。以供师生廩膳。余则刻书。工大者合数处为之。故讎校刻画颇有精者。又谓宋元刻书皆在书院。山长主之。通儒订之。学者互相易而传布之。故书院之刻。有三善焉。山长无事而勤于校讎一也。不惜费而工精。二也。板不藏官而易印行。三也。今读元西湖书院刻文类公文。及庆元路玉海指挥。知文裕之言。信而有征矣。宋元书院山长。往往以教授兼之。今则院长延士大夫退居者。教官黜兼任。然其职闲无事。不离文字之役则一也。岁丁亥。泰吉始为海宁州训导。先世遗书万余卷。尽携之学舍中。取仇山村官冷身闲可读书之句。以名其斋。既以病废。谢绝科举之业。精神遐漂。不能为深沈思。因假友朋所藏旧刻。日校数叶。为

静坐养性之助。八九年来。财数百卷。而于两汉书元文类用力稍多。两汉书校本。则假之梅里李君遇孙武林汪君远孙。李君今司训括苍。汪君下世。欲如亭林所谓互相易而传布者。恐不易得。乃写冷斋勘书图。而以所校诸书跋语录于后。传示同志。冀各出善本相假俾无事之岁月。不至惰弃。且以告我良友之为院长教官。及久任校讎之职。如刘中垒颜秘监其人者。力于一书。当不若明时书帕本。祇供馈之用也。或曰。学校之官。当讲明道德启迪生徒。乃为称职。否则融贯经史之大义。勒成一书。亦不得行其志者。思所以诏来学也。皆不出此。徒从事于一字一句之间。见其小而忘其大。得其浅而遗其深。坐耗居诸。不亦惜哉。斯言也。余深愧之。

### 请整顿宗学疏

王榕吉

窃维 国家设立宗学。所以为国储才。亦以明亲亲也。学分左右两翼。每翼宗学额设教习官四员。总管二员。副管八员。复有总理之王公统司其事。又 钦派科甲出身三品以上之京堂二员专司稽察。法至密。意至深也。诚以宗室子弟。生长富贵。派衍天潢。必使之入学肄业。扩其闻见。以免固陋。陶其性情。以化骄矜。逊志时敏。破除世胄习气。乃可以长保富贵也。教习官三年俸满。须查有实在功效。方由稽察大臣加具切实考语。送宗人府带领引见。请 旨施恩录用。奖其勤劳。即以严其督课。 国朝宗室。代有伟人。莫不仰荷

列圣之所教育。迄于今而宗学几成虚设矣。臣自同治九年奉 命稽察左翼宗学。当向该管官切实致属。课程务须认真。初次入学。尚有教习数员。肄业生二十余人。在学接晤。此后时复前往。则日形疏懈荒署。或无一人。稽察教习者。难得与宗学生晤面。出题课试。交卷亦复寥寥。诘其何以如此。据该管官僉称。宗室之废学。大都皆贫所累。餬口无资。实有万难认真者。缘宗学肄业生。向章每名月给米三斗。纸笔墨按时给领。夏季以冰。冬季以炭。自经费不敷。月米裁减。又改为折色。向之领米三斗者。今领米不及二升。其它更无论焉。每月所领。仅敷两日之食。欲责令常常入学读书作文。势必有所不能。是宗学之设。有名无实矣。其充裕之家。亦或自行延师课读。然力能延师者十之一。不能延师者十之九。诚恐乃逸乃谚。既不知稼穡之艰难。又不得诗书之进益。坐误聪明。大为可惜。在各学教育。不过敷衍岁月。藉为出身之阶。而职司稽察者。扶同隐忍。实觉负疾于中。臣在顺天府尹任时。于金台书院考课之期。遇有宗室子弟应试者。必酌予奖励。拔置一二等。俾稍分膏火之资。爱其才。又怜其贫也。伏思我 皇上谊笃亲亲。推恩锡类之仁。无所不至。独入学读书之子弟。月米未复旧规。似无以示优异而昭激劝。且两翼宗学。每年所撙节者。不过粳米五六百石。地方水旱偏灾。一经奏报。 朝廷不惜截漕十万

石二十万石。立予 恩施。即京师之普济堂功德林。及通州之王恕园。每冬尚蒙 恩赏仓米五六百石及三四百石不等。岂以宗室子弟培养所关。而稍有靳惜耶。可否请 旨飭下宗人府王公妥议。整顿章程。肄业生月米。应如何复旧。勤学与不勤者。应如何分别劝惩。教习官应如何专以责成。俛俸满并无实效。应否再留数年以观后效。奖勤警惰。庶教习专心以纳诲。学者崇德而象贤。将见宗室子弟。经明行修。大可为楨干之才。小亦不失为圭璋之品。则 圣朝之恩明谊美。历久弥光矣。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理合恭折具陈。伏乞 皇上圣鉴训示。

请增设举监疏光绪十一年

国子监祭酒王先谦

窃维臣监六堂。向以各直省贡监生汇送考试。入监肄业。而举人例不与焉。惟求立法之意。盖以 国初仕路疏通。儒生一中乙科。即登官籍。不应更身太学。致妨贡监生甄用之途。康雍以还。科目日盛。铨选因而拥挤。伏读乾隆七年 圣训。已有举人日积日众。需次多年不得一官之旨。至今日而劳绩捐纳。充满天下。铨法愈滞。士子名登甲榜。始为筮仕之期。举人非由大挑教习得官。誊录议叙。及兼藉他途出身者。鲜不皓首一经。困穷终老。此亟宜加意者一也。学人既列贤书。已出贡监生之上。进掇巍科。则内朝班。外膺民社。莫非为国任事之人。正当及尚未释褐之时。使之肆力简编。养成器识。乃以限于成格。转不得与贡监等同沐 圣主之教思。既无当于育才。亦非所以劝学。此亟宜加意者二也。明代学校之制。入国学者。通谓之监生。有贡监。有荫监。有例监。有举监。即举人也。洪武初。择年少举人赵惟一等入学。永乐中举人会试下第。辄录其优者。俾入学以俟后科。嗣后遂为定例。 钦定明史选举志。可考按也。今举子春闱报罢。其欲留京者不少。资生乏术。觅馆维艰。无不愿历事上庠。一沾廩饩。以为奋志潜修之地。若不加以收录。实不足作士气而顺情。此亟宜加意者三也。如一体入监肄业。厥有三便。自捐例减成。粟监且盈天下。于是太学重地。恒贡少而监多。其潜心问学者。固不乏人。而射利者流。惟图窜名入籍。得以沾润。直隶山东两省监生。重名代替。寔繁有徒。每值考录住学。几于防不胜防。诘不胜诘。举人则皆系本身。凡入监者。取同乡官认识印结为凭。可无蒙冒之弊。考选既得其真。稽察尤易为力。便一。监生多在本省应试。无事来京。虽有通材。何从广为罗致。举人则三岁计偕。毕萃鞶鞶。拔尤宏奖。易收英才乐育之效。便二。明初历科进士。多出太学。洪武朝戊辰辛未。廷对第一者。皆太学生。撰题名记立石监门。进士题名碑。由此相继不绝。 国朝进士立碑。尚沿故事。而其由来。无复深考矣。诚令举人入监。则明经饬行。孰不争相濯磨。贡举之年。必多成就。人才鼓舞之机

。端在于此。便三。臣等伏惟成法贵于遵循。而时宜必当参酌。矧立教培才之道。不厌精详。果于学校有裨。敢不权衡变通。上副 圣主作人之化。为此合词具奏。恳 恩将臣监肄业生。增设举监名目。准以各直省举人入监肄业。即于贡监生员额内通融录补。以广甄陶而资鼓励。出自逾格鸿施。

### 会议广敷教化疏

贺长龄

窃臣等准礼部咨开。道光十九年四月十一日。内阁奉 上谕。御史焦友麟奏请广敷教化整饬风俗一折着各直省督抚会同各该学政妥议具奏钦此等因。钞录原折知照前来。臣等伏维 国家建立学校。原于教士之中。兼寓教民之意。定例府县教官。不令经手钱粮词讼。所以使之专心课士。非置之闲曹也。为生员者。平日果能率教。自能以礼义廉耻化其乡闾。故士者待教之人也。以教官教士者。 国家之法也。因教士以教民。法外之意也。臣等查原折内称。守令日不暇给。教职向属闲曹。请令专司稽查劝谕。再择品学兼优之生员。每乡数人。将 圣谕广训直解按期宣讲。仍着教官考察。倘有偷惰废弛。立予戒饬。如查有习教烧香者。许会县拏究。倘有扶同隐匿。生员连坐。教官参处等语。臣等以为各学教官。令其协同劝谕则可。专司稽察则不可。采访利病以补地方官耳目所不及则可。责成会拏则不可。恭查宣讲 圣谕广训直解。久已载在 功令。凡州县教职等官。必实力奉行。方许卓荐。旷误者黜退。立法本极周详。我 朝二百余年以来。化行俗美。海内乂安。闲有邪说诬民。旋即殄灭。诚以渐摩既久。觉悟易生。虽煽诱百端。而邪不胜正。此诚宣讲 圣谕广训之明效也。各有司果能协恭训迪。自可渐致敦庞不必因职业繁简。遂分畛域也。查教官每月有课。又随时接见生徒。以每学一二教官。为一学数十百人之师。果能穷经考业。必将继晷焚膏。恐无暇稽查他务。其教官中之毫无所事者。乃昏庸闾茸之员。急宜罢斥。尤不当付以稽查之责也。至教官偶尔访闻邪教。止应密告同城州县。俟其确查办理。若径令会县拏究。必将添募胥差。广招告讦。其无能者。听信浮言。轻举妄动。其不肖者。捕风捉影。扰害闾阎。且恐藉稽查匪类之名。巧卸其训迪生徒之责。非 国家所以设官教士之意也。至各学生员。贤否不一。令其随时随地劝谕乡愚则可。必分派各乡按期宣讲则不可。至于连坐一条。尤有未便。查 国初有约正值月之设。以司宣讲。其始令举贡生员充当。旋经礼部议准。此项宣讲之人。不拘士民。不论人数。诚以人地不能强齐也。生员中果有品学兼优众所信服之人。用以宣讲劝谕。则一乡大受其益。然亦祇能随地随时。不可强为限制。盖一学中品学兼优者。大率不过数人。或书院肄业。或设馆授徒。藉其膏火束修。贍家餬口。若乡派数人。月讲数次。远近不一。往返需时。废诗书而事奔走。恐非所以示体恤也。再



查钦定卧碑。生员不许干预他人词讼。今于习教烧香有扶同隐匿者。予以连坐。势不能不准以讦告。由是疑误诈索。百弊丛生。且邪教之人。诡秘难测。正学之士。迂拙易欺。稽查不周。即同隐匿。连坐不已。必及无辜。遂使读书守分者视学校为畏途。见事生风者藉讦告为利藪。于士气之屈伸。人才之清浊。关系尤巨。臣等以为民风之纯驳。固视士气为转移。而端本澄原。实由吏治。若能实心整饬。不必多设科条。相应请旨飭下部臣核议。可否仍照旧章。申明诰诫。于宣讲圣谕广训各条。责成守令教职。无分彼此。协力奉行。并严飭各道府不时稽查。偷惰者立予罢黜。其各学生员。有能正己率物化及一乡者。许守令教官不时举报。以待奖励。其行止有亏。以致乡曲效尤贻害风俗者。立即褫革。该管官徇隐不报严加参处。总期默运潜移。使吏治士习民风。蒸蒸日上。以仰副我皇上久道化成之至意。所有臣等会议缘由。是否有当。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训示遵行。

请购刊经史疏

鲍源深

臣伏查学政全书。各省府州县学。向有尊藏御纂钦定诸书。并于雍正乾隆初年。迭经奏准令直省抚藩。将颁发御纂钦定经史诸书。敬谨重刊。并听坊间印售以广流传。又议准督抚将十三经廿一史诸书购买。颁发各学收管。令士子讲习等因在案。仰见列圣右文稽古嘉惠士林至意。近年各省因经兵燹。书多散佚。臣视学江苏。按试所经。留心访察。如江苏松常镇扬诸府。向称人文极盛之地。学校中旧藏书籍。荡然无存。藩署旧有恭刊钦定经史诸书。版片亦均毁失。民间藏书之家。卷帙悉成灰炉。乱后虽偶有书肆所刻经书。俱系删节之本。简陋不堪。士子有志读书。无从购。苏省如此。皖浙江右诸省情形。谅亦相同。以东南文明大省。士子竟无书可读。其何以兴学校而育人才。臣拟请旨将殿板诸书。照旧重颁各学。诚恐内存书籍无多。武英殿书板。久未修整。亦难刷印。因思由内颁发。不如由外购求。敬请敕下各督抚转飭所属府州县。将旧存学中书籍。设法购补。俾士子咸资讲习。并筹措经费。择书之尤要者。循例重加刊刻以广流传。现在江苏省城。已设局刊刻四书五经。惟所刊皆系学中读本。于经史大部书。尚未遑及。窃维士子读书以穷经为本。经义以钦定为宗。臣伏读世祖章皇帝御注孝经。

圣祖仁皇帝御纂周易折中。钦定书经春秋三经传说汇纂。世宗宪皇帝御纂孝经集注。高宗纯皇帝御纂周易述义诗义折中春秋直解。

钦定三礼义疏。皆阐发精微。权衡至当。足使穷经之士。不淆于众说。得所指归。以上各书。请旨敕下各抚藩先行敬谨重刊。颁发各学。并遵旧例。听书估印售以广流传。庶使僻壤穷乡。皆知研求经学。至穷经之外。读史

为先。全史卷帙浩烦。现在经费未充。重刊匪易。恭请 敕令先将 圣祖仁皇帝御批通鉴纲目。 高宗纯皇帝御批通鉴辑览。敬谨先刊。分发各学。士子读之。已可贯串古今。赅通全史。其余各书。再行陆续刊刻。或疑现在各省经费支绌。筹饷艰难。似购书刊书。无暇遽及。夫戡乱则整武为先。兴学则修文宜亟。况购书刊书经费。每年不过筹饷中百之二三。筹捐尚易。诚令学校经史重完。士子深于经者。窥圣学之原。深于史者。达政事之要。体用兼赅。益卜人才蔚起。于以光 列圣右文之治。广 皇上教育之仁。岂非黼黻中兴之盛举哉。臣愚昧之见。谨缮折具奏。伏乞 皇上圣鉴训示施行。

### 奏设味经书院疏

陕西学政许振祜

窃惟风俗之盛衰。视乎人才。而人才之隆替。由乎学校。学校者。教士之地。实养士之地也。士人有廉耻。而后乡里有风化。庠序有秀异。而后在官有循良。其始仅章句诵读之为。其究则生民休戚之寄。故一人为之。众人从而效之。方正邪僻。分类殊趋。谓之风气。一人倡之。众人遵而后行之。学问议论。先入为主。谓之师承。其源甚微。其流甚大。不可不谨也。夫欲有所用以收得人之效。则必有所养以为储才之基。臣伏见 国家作育人才。府县设学。复听所在举行书院。法良意美。得人称盛。惟奉行日久。教官往往视为具文。平时因循居半。迨学政按临。所驻不过旬日。而又不逐日校艺。即有所牖迪。亦不过布条教。举大纲。至于教士之实。窃以为莫如书院。若书院山长得人。而谓不能挽回风气振兴人才者。未之有也。伏查近日书院之弊。约有二端。一由山长为绅士退休之资。其延订也。或论名位。或循情分。官场以为一岁之应酬。绅士以为一家之取给。评点甲乙。苟简从事。而于学问人品。概未之及。如是者不得谓之教。且经费悉官吏。凡印官兼辖书院。往往虚领其名。而未查其实。其款项生息支发。一切皆书吏主之。积年既久。侵蚀失计。日见支绌。士无所藉。难以栖止。如是者不得谓之养。臣自抵任以来。因查西安有关中宏道两书院。培植两省。规模稍大。关中督抚主之。宏道学政主之。惟自军兴以来。士多苦贫。不能自食。又不能从师。虽欲闻经明行修之要。其道无由。况甘省流寓于此。殊不乏人。臣愚以为似当添一书院。以收两书院之所不能容。因择两书院适中地方。于泾阳城内设一味经书院。其规模与关中宏道相等。臣捐廉为之倡。而各属绅士好义急公者。大率皆醵金襄事。业已设立讲堂号舍。开课举行。其定章有不同他书院者三。他书院专课诗文。味经之设。则要以实学为主。令诸生逐日研究 钦定七经及通鉴史汉大学衍义文献通考等书。引之识义理。稽故实。手抄口诵。日渐淹贯。匪惟腹笥可充。即政事亦差知大略。其设课也。则合制艺论策经解诗赋法戒录。分课一一为之。使知学古之为贵。他

书院除阅课外。师弟不常接见。今山长日登讲堂。传集诸生。将经史大义及小学诸条讲贯。察其课程。阅其札记。别其勤惰。严其出入。令其由严惮以生清明。本讲贯而得服习。使之知植品之为先。他书院属之于官。官有迁移。则法必中变。官有职务。则事难兼涉。即如宏道书院。归学臣董理。如臣终年在外按试。相隔千里。何能稽查。今味经之设。臣悉择一方之望。以之共理一方之学。虽创始由臣。而日久经理。究以责成绅士为当。盖权不归官。则延师可免徇情敷衍之弊。非物望素孚学品兼优者。必不能居此席。费归实用。则经理可免侵蚀支绌之虞。非廉介自持乡里推服者。必不能与其事。力维持。思培子弟。使之知成法之可继。此臣倡建味经书院之初意如此也。

臣查陕甘人望所归。得保升同知前平利县教谕史兆熊。学有本源。体用兼备。延为书院山长。订期十年。而以城固训导姚劭誠澄城教谕王贤辅协理讲席。兆熊品端学粹。游其门者多所成就。前在兴安劝办一府堡寨一千数百余所。贼犯兴安。不能逞志。全活甚多。历经大吏保荐。兆熊每为学徒攀留。不能出仕。其恬淡而有实用如此。劭誠长于经学。志在诱迪。贤辅澹然无欲。留心风化。此皆关中方闻之士。正学之选。置之训迪。必有可观。记称七年小成。九年大成。臣之责以十年者。亦准斯义。如造士无效。臣请受谬举之咎。其承管经费课程膏火。责成绅士候选知县怡立方。教职张枢杨彝珍吴乙东谢洪猷。从九牛兴宗等。立方廉正勤恳。才识素优。历年筹地方。久着成效。其余诸人。亦皆物论推重。以之经理书院。不仅培养人才。日有起色。即义仓蚕桑诸事。亦可次第举行。不动公家纤毫之款。而又兴地方无穷之利。似教养可收实效。臣观诸人俱誓必竭力愿任培植。不求保奖。不居成功。良由关中风俗之厚。士习之美。以之责成经管。实足垂久远而无流弊。合无恭恳 皇上天恩。飭下陕甘总督学政臣各立案。嗣后督抚学政及各衙门分月轮课。其山长堂课规条。即乞照臣所议办理。一并责成绅董承管。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圣鉴训示施行。

### 劝置学田说

张之洞

养民养士。经传恒言。不养而教。未之前闻。夫养民之道。岂能众济人悦。惟在上者。不夺其生理。不扰其生计。斯即养之之术也。养民固尔。养士亦然。今日士多而贫。即使书院义学宾兴之属。百计培植。犹惧不济。况忍重剥削之乎。川省学校事体。使者于所当为所得为者。竭力图之。独有一端。蒿目疚心。寝馈不适。莫如新生覆试。计较束修一事。曩年川省风气。新进谒师。贽币丰腆。实缘生理富饶。学额矜贵。沿为成例。动必取盈。常有一朝进学。毁家大半。负债终身。虽甚孤寒。亦索常例。结费之券未剖。扣除之牌已悬。通省习贯而视为固然。使者少见而骇为怪事。每至覆试之日。终日旁皇。如芒在背

。若操之过蹙。则恐狡黠生童。藉词挟制。若听其迟缓。更恐贪恶书斗。逼勒孤寒。操纵皆非。无从亭决。故使者不以昼夜考校不寝不食为劳。而以覆试日为苦。由衷之言。有如皦日。试思童生应试。蹶屣担簦。三旬九食。欲谋一馆。艰如移山。终岁修脯。不供事蓄。甚者寄食无门。敝履无下。幸而获隽。安得多金。即或饘粥粗给。而博一青衿。遽责其破家弃产。亦可谓忍情拂理。伤心惨目者矣。特是广文一席。自唐代以来。即号冷官。束修自行。尚非在礼法之外。若必此禁绝。何以自存。送考办公。资粮用度。于何取之。其富而好礼者。自愿致敬。亦将不许乎。且将令其藉案讹诈。勾结劣生。属托公事。因以为利乎。夫校官子弟。亦望游庠。诸生之家。岂无司铎。何乃不平不恕。惟务责人。使者按部所到。不憚严切禁戒。多方督催。今日诸校官。固多能砥厉廉隅。自甘刻苦。然不肖书斗。造言剔黜。设谋串陷。变怪百出。又岂人意料所及。尤可患者。由今之道。书斗利舞弊幸进者之一切从丰。必致包庇串合。无所不为。而陆续送覆。随棚带覆。单身补覆。下届补覆诸弊。终亦不能禁绝。顶替鬻贩。百弊伏焉。试事安望澄清。真才安望吐气。此川省积年之痼疾。已然之明事。皆士类所目击之。身受之。搯腕拊心而历历言之者也。若不思一两利经久之方。仍为本省师生终古之累。今日止有一策。汝等可自为之。川省尚称殷实。各州县公局义举。款目甚多。士民乐善急公。捐施恐后。夫四民以诸生为翹楚。地方以读书人为元气。此之不讲。好善何为。若得各处绅宦粮民。感发集议。公捐一款。置买学田。计其三年收获之租。足敌两考束修之数。各学丰歉不同。须就本处历届情形酌议之分年匀给。送考时酌加资斧。如此。则远郡署事者。即不遇送考。亦不至困踣难归。取进后。限定止以千钱为贄。一切书斗小费认号转案补廩帮增出贡举优报丁起复录遗诸费。取办于此。陋款概为湔除。士民定义于下。然后稟请长吏督率行之。官吏劝捐则滋弊。士民筹办则可行。由本州县详明立案立石。永永不得变革。若不能筹此买田巨款者。或每年仿照他项公事之例。酌议定数。按年捐助。或别筹他款。取息给用。惟地所宜。不必一辙。其瘠土狭乡不能办者听之。不愿办者听之。仓卒不能办者徐图之。通省办。则通省之士林利。一县办。则一县之士林利。斯则贫士不病。冷官不饥。诸生宽然无累。然后可壹心而读书。学师廉介无求。然后可抗颜而训士。岂惟庠序之乐。抑亦化导风俗之源也。

夫川省公举之费亦多矣。然饱衿棍。饱衙。不如饱寒畯之为得也。三费局之设诚善矣。然恤捕衙。恤汛官。不如恤学师之为要也。三费大是善政。不可挹彼注兹。如或吝财惜费。则更有说以喻之。要知富室大户。孰无子弟。孰不望其成名。既有公款。则异日子弟入学。不致受无名之抑勒。费无益之唇吻。就云自谋。亦复甚善。纵使家无儒士。可决其后必昌。既擅乐施之令名。兼获济物

之美报。况此日之孝秀。即他日之搢绅。此日获助于乡人。他日必思造福于桑梓。无往不复。更非他项捐资。所可同年而语者也。如校官者。虽非本县人士。要是同省寒儒。即云于彼有益。亦是楚弓楚得。并非波及局外。此举在他省则甚难。在川省则甚易。在他省则可缓。在川省则甚切。比者南川县令文昌黄君际飞即持此议。设法劝捐。有志竟成。置买学田千有余亩。计其所入。足与往岁相当。章程皆与右所说同。前年岁试招覆时。师生同欢。确有成效。黄君之贤能爱士。南川士民之好义知本。使者敬之奖之。愿通省百六十州县效之。若欲查照南川县办法者。准赴本衙门钞案。语云。富者赠人以财。仁者赠人以言。使者庸愚。不能别画一养士之策。敢以此一隅小补之言进。可乎。

### 安康县兴贤学仓志序

路德

难矣哉。师之强人以学也。上士贫而学。中士疗其贫而学。下士虽疗其贫不学。常林之带经耕鋤。王尊之牧羊窃学。阳城之为吏窃读。匡衡之凿壁引光。承宫之牧豕听经。之数君子者。不嗜利。不忧贫。其视颓垣败屋。荒墟古原。皆黉舍也。断菹画粥。糠粃麸屑。即月饩也。有书院而学。无书院而亦学。有膏火奖赏而学。无膏火奖赏而亦学。贫而学者也。上也。吾闻诸昔。未于今。下焉者。嗜利而已。忧贫而已。虽有贤父兄弗能禁。有良有司弗能劝。惟驱诸农工商贾之中。使之勤手足谋衣食。无为闲民无为莠民足矣。学非其事也。中材之士。亦不能不嗜利。不能不忧贫。加以市井之咙聒。流俗人之濡染。沈溺深。精神敝。亦终于下而已矣。风俗日以颓。人才日以少。斯天下之大患也。有投以所嗜者。俾以嗜利之心变而嗜学。学进则利不足嗜矣。有为之释其忧者。俾以忧贫之心转而忧道。道明则贫不足忧矣。不忧贫。不嗜利。则上矣。官司之所督。师儒之所勉。书院之所收。学田学仓之所养。凡以化天下之中材。进于上而不流于下也。名儒良吏。蔚然兴起于学校之中。处则为乡闾式。出则为国家用。今日之计。盖未有急于此者。安康无书院。有学仓学田。创于明嘉靖中。盛于万历。淆于崇祯之末。稍厘正于我朝康熙五十五年。全失于乾隆四十八年。兴复于道光二十二年。复学仓。更捐廉增置者。今浙江盐运司前分巡陕安兵备道蔡公琮也。请复者。为邑岁贡生前泾州训导赵祥。先后图成者。举贡生监暨武进士武举耆老百十人。其中竭虑殚精部署一切者。今仓长张补山孝廉鹏飞也。补山之为仓长也。勤以诲人。廉以持己。誓不受修脯。以节经费裕仓储。又捐经史子集四百余种。墨刻八十余册。及房舍器用。部署定。蔡公命撰仓志。用垂久远。杜浸渔。志分十六门。谋深虑远。思患豫防。既成。专使捧书至宏道。属作弁言。幸斯事之有成也。又虑掣肘者多。不克复其旧规也。又虑兴复之难而废坠之易也。余谓天下之患不胜防。尽其在我者而已矣。有人

才。然后有世运。有教育。然后有人才。有经费。然后有教育。仓无谷则空仓也。田不得租。则石田也。安康旧无学仓。自前朝丁公致祥郭公元桂李公天麟前后为关南道而学仓立。乡贤刘公宇屠公凤翔王公道荣踵其事而学仓盛。至流寇躏城邑肆杀掠而学仓坏。州牧吴六鳌与邑中八大家鬻书院吞学田而学仓亡。今诸公得请于观察蔡公而学仓复。谓自今以后。学仓久存。更无吴六鳌八大家其人乎。吾不敢谓其必无也。谓争夺之后。沦胥以败。更无修废举坠解纷纠繁如昔之丁郭李三公今之蔡公昔之刘屠今之举贡生监武进士武举耆老诸人乎。吾又决其必无是理也。天道有屯亨。人事有臧否。学仓之盛衰因之。盛者或有时而衰。兴者必不可终废。偶有外患。局内人同心捍之。虽有锯牙钩爪。彼其奈我何哉。窃有一言。敬告诸公。仓正司仓田正司田斋长司斋各司其事。且互为稽察。立法周详。吾无以易之。训课诸生总稽诸事者仓长也。今之仓长得人矣。学于仓者駸駸乎进于上矣。今之仓正田正斋长并得人矣。外患信不能入矣。能保后来者尽如今之人哉。计惟有禁忧贫嗜利者。潜伏其中。外结人。内恣侵蚀。心腹之疾。郁积不发。发则溃散决裂。虽卢扁不能救药矣。此又不可不慎也夫。

#### 桐乡书院四议

戴钧衡

#### 择山长

山长之名始于宋。及元时与学正教谕并列为官。选于礼部及行省宣慰司。近世则不然。省会书院。大府主之。散府书院。太守主之。以科第相高。以声气相结。其所聘为山长者。不必尽贤有德之士。类与主之者为通家故旧。或转因通家故旧之请托。降而州县书院。则牧令不能自主。其山长悉由大吏推荐。往往终岁弗得见。以束修奉之上官而已。夫为子弟延师。必将使朝夕与居。亲承讲画。瞻仰其容止起居以资效法。而顾令远隔数百里不相闻问。以是为教。虽孔子不能得之于七十子也。窃谓山长必不可无。而所以举其人者尤不可忽。择一人为童子师。尚必审其学行可宗与否。矧以书院之重。士类之繁。将合数百人奉为范。苟非道德文章。足以冠众而慑世。则人岂乐从之游。今天下山长所以教士者。津津焉于科举文章。揣摩得失。剽窃影响。而罕有反而求之于实学者。国家以制艺取士。士子之有才异能者。不由此无以自见于天下。于此而曰舍之。势与理皆有所不能。虽然。制艺者所以发明圣贤之言也。欲言其言。则必通其经。明其道。讲求其典章法度。而实体之于身心。而后言之有物。其发之也为有本。不此之务。而徒从事于揣摩得失。剽窃影响之为。则吾未见其出而实有裨于世也。为山长者。必时本此意为诸生恳恳言之。俾事事求之于实。则虽日取科举以课士。亦未尝不可以验心得而收实效。如其不然。则虽有山

长。已无与于风俗人才之故。而况复以之为应给上官之具。则书院何为者哉。新议章程曰。山长由董事及诸生议请经明行修老成硕德之士。不由官长推荐。非轻官长而故拒之也。夫亦以官长主之。终且有不能为官长所主者矣。

### 祀乡贤

世俗多崇祀文昌魁星。建阁居像。岁时敬礼。以谓主文章科第之士。昔之通儒已辨其谬。昭昭然不可诬矣。桐乡书院。先议于朝阳楼后楣祀乡贤。既以地弗称。将有待也。钧衡乃作议以证之。古者始立学。必释奠于先圣先师。其余各学。亦四时有释奠先师之典。是非徒以尊德尚道也。其将使来学者景仰先型。钦慕夙徽。以砥砺观摩而成德。而亦使教者有所矜式。而不敢苟且于其间。今天下郡州县莫不有书院。类莫不有崇祀之典。其大者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如各郡县学宫故事。其小者多各祀其地先贤。吾以谓孔子大圣。朝廷既已祀之学宫。无取乎书院之渎祀。惟各就其地奉一大贤以为之主。其余以次从列。山长春秋择日率诸生行祭。又于月吉月望相率冠带拜谒。登堂瞻仰。慨然想见其为人。是岂文昌魁星之祀。所可同日语哉。吾乡唐宋以前。儒者罕见。自明正德之世。下逮国朝。讲正学敦实行者凡数十辈。其尤著者数人。曰何省斋先生。桐人知学。自先生始也。曰方明善先生。曰方望溪姚惜抱二先生。明善讲学四方。当时赖以成学者众。望溪学行笃实纯粹。惜抱生当干嘉。海内考证家方盛。出奴入主。漂程焚朱。悖害道义。先生独卓识不为所惑。折衷论断。一归和平。数先生者。名在当时。功垂奕。是急宜奉以崇祀者也。独其中不能专推一以当主祀之人。因念桐城属安庆。于朱子故乡为邻郡。以天下省会隶之。朱子亦在乡贤之列。而吾所称数先生者。又皆奉朱子为依归。则主祀者。莫若朱子宜矣。朱子学。孔子者也。书院祀孔子。则疑于僭。专祀一二乡先生。则不足以重祀典。惟奉朱子主之。则祀朱子。即所以祀孔子也。而又有乡贤之谊。则于吾乡为亲切。而所以尊慕观法之者必殷。而又祀之于书院之中。则诸生以时致礼也易。而无疏远阔绝之嫌。以此复三代四时释奠先师之制。即以正世俗文昌魁星之祀。而杜学者苟且傲幸之心。吾知必为君子之所许也。

### 课经学

方正学有言。立教有四。一曰道术。二曰政事。三曰治经。四曰文艺。四者。各就其才之所能。性之所近。以教之而底于成。余谓道术政事文艺。皆必由治经而入。何则。治经者。格物穷理之大端也。盖自尧舜以来相传之道。所以自治与所以治人之法。无不毕具于经。学者苟不能深穷其旨。求得古圣人之心。则凡所以行之于身。措之于世。发之为文章者。皆无其本。治经非徒通其训诂章句名物典章而已。陆行者资乎车。水行者资乎舟。然而水陆之行。必皆有所欲到之处。苟茫无定向。第飘摇转徙于天地之间。而靡所归止。则舟车徒为苦

人之具。训诂章句名物典章者。治经之舟车也。治经而不求得圣人之心。亦何异飘摇转徙于天地哉。虽然。舟车不具。无以行也。治经者。舍训诂章句名物典章。亦无由以入。乃自科举之法行。人期速效。十五而不应试。父兄以为不才。二十而不与胶庠。乡里得而贱之。读经未毕。辄孜孜焉于讲章时文。迨其能文。则遂举经而束之于高阁。师不以是教。弟子不以是学。当是时。不惟无湛深经术明体达用之儒。即求一二明训诂章句名物典章者。亦不可多得。古者经学重师承。稽之汉代。诗书易礼春秋。各有专家。或屡世为之。其学始显。今之学者。动言五经。夫五经数十万言。虽明敏之儒。不能一二年而遂通其故。而试士者。又多视经义为赘疣。以故习科举者。轻之不求。其求者又患难辄止也。处今之时。而欲修明经学。非徐而引之。渐而入之。其势不能以骤转。今与诸生约。人各专治一经。以岁时会课书院。山长发问。每经举数事。各就所能言以对。对一事者奖若干。数事倍之。通全经者岁给膏火常金。通二经者倍之。多者以次倍增。十年之内。天才优者。必能举数经。中才必能通一二。孟子曰。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为不畜。终身不得。余之约诸生专治一经也。求三年之艾之说也。一经不治。则终身不畜矣。病其可得而起哉。或曰今之世。不有博辨经而归于无用者乎。则应之曰。然。是所谓飘摇转徙于天地者也。古之治经者。学与行合。即通一经。而终身用之有余。今之治经者。学与行分。或通经。而不可试之以一事。是又在乎治经者之有志于古也。

### 藏书籍

三代之初无载籍。人以心法治法相传授。所习者礼乐政刑之事而已。迨其季也。人不皆知学。学不皆知道。圣人忧之。乃为易书诗礼乐春秋以垂教。而后经之名以起。由是而托著书以自见者。则遂有诸子百家。书日以多。而学日以杂。虽然。昆仑之山。发行中国。万千千枝。靡有纪极。善游山者。但观之乎泰华之高。览之乎崧恒霍之大。旁及乎峨嵋太行匡庐天台之胜。而天下之大观。已尽是矣。不善游者。登眺乎邱陵。嬖乎培塿。终其身不知有五岳峨嵋太行匡庐天台之境。夫为学之道。亦若是而已矣。昔在秦政。燔灭圣文。汉兴诸儒。补残收佚。班书艺文志所载。凡万三千百余卷。自时厥后。递有衍增。沿及于今。浩若烟海。学者于此。欲以一人一家尽得古今之典册。势与力必有不能。而即令得之。亦必不能尽读。即令尽读。而泛而无统。久之遂汨没其性灵。而于道义之是非。人事之得失。且懵莫能辨。夫农夫之殖五谷也。将以为食而养生。红女之务蚕丝也。将以为衣而暖体。今五谷蚕丝之不务。而惟蔬菜刺绣之是急焉。岂所以养生暖体之道哉。故吾谓人不患不能读书。患所读之非其书。盖尝计之。大都学者必不可少之书。凡数十种。而此数十种者。购之每不下数百金。有力者吝而弗求。无力者求而弗得。以故乡曲一二有志之士。多苦贫不



能聚书。而世家之有书者。子弟多蓄而不观。而又弗肯以公于寒士。呜乎。此天下所以鲜读书人也。昔乾隆之初。朝廷诏颁书于各郡县学宫。俾单寒之士。无力购书者。就近观录。今窃欲取此义。奉行之于书院之中。昔宋太宗真宗之世。凡建书院。有司必表请赐书。江述之于白鹿洞。李允之于岳麓皆是也。然则书院之所以称名者。盖实以为藏书之所。而令诸士子就学其中者也。近世第以为课士之地。而罕有谋藏书于其中者。呜乎。是不惟无以成夫贫而有志之人。亦岂书院所以称名之意哉。

### 河北精舍学规

陈宝箴

三代之所以造士者至矣。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由明德而亲民。体用备焉。士无等差。而皆教之穷理尽性。修己治人。嗟乎。何其待士之厚。而忧世之深远也。晚周学校。仅存虚名。先王良法美意荡焉。汉唐以来。体用遂分而为二。国家学校之外。广建书院。纳髦于经籍。因明制而加详焉。降及末流。考所为教。率不出经艺试帖。盖利禄之锢蔽乎人心久矣。干嘉之际。士稍以为陋。一二巨人长德。相承为考证之学。仪微阮文达公遂创建诂经精舍学海堂于浙江广东。余尝览其学规。盖亦勤密矣。然数十百年间。考据辞章之士多出其中。而能以道德经纶世变者。渺焉寡闻。是果天之生才有数耶。抑教者与学者。皆相感以类耶。嗣是江苏湖北四川陕西。渐设精舍。而俱不出学海堂之制。精庐之开。或数十人或百人。日从事训诂名物。辨白考订。余姚朱夫庶子提学湖南。踵设校经堂。博选俊异。厚给廩俸。因文达学规而扩之。经训之外。令学者并究心宋五子书。而务持平于汉宋家之说。视他加慎焉。然其规模制度。成于仓卒。于造士之本原。或阙焉而未备。夫世运之盛衰。人才为之。人才之盛衰。学术为之。为国家得人。不如为国家树人之用之广也。养之一州一府。而天下用之不尽。养之一世。而数世十世用之有余。古硕达君子规画宏远者。则有然矣。国家设官。予之民而责以教养。而任教民之责者。往往忽之于无事之时。一遇变故。辄委任无人。而以庸弩当之。造致坏乱。乃叹人才之难得。是果人才之难得乎。嘉谷不种则不生。良木不溉则不美也。晚近之人才。可谓乏矣。约而计之。亦有四端焉。曰义理。曰经济。曰辞章考据。辞章考据。虚美无用。姑无论已。为义理之学者。专言心言性。以记诵语录为能。泥古而贱今。卑事功而薄名实。执理甚坚。而才不足以应变。持论似正。而知不足以料远。言经济者。动以正以诚意为迂。不知本不立者标不治。未有不治其心。而能不流于功利者。未有以忽君子忽小人之心。而能终为君子不为小人者也。其平居抵掌忠义。激昂慷慨。率皆意气为之。意气馁而忠义竭矣。故气节自学问存养出者。可以造次。可以颠沛死生。其出于意气者。谓之客感焉。鼓之则动

。再而衰。三而竭矣。此今世人才之大病也。故曰。源不清者流浊。本不固者枝腐。 国家之法。重于更改。各行省精舍。足以得经生。不足以得通才。体用之不明。而本末混淆故也。夫立法之先。规画不宏者陋矣。宏而不精杂矣。不陋不杂。弊且百出。况陋且杂乎。然则若之何。曰义理为体。经济为用。辞章考据为文采。文采不必尽人责之也。体用则不可偏废焉。本义理而发为事功。因之以立言。则学术不至于偏杂。人才不至于苟简。教必先本而后末。学必同条而共贯。君子观于体用一原之故。知贤哲之去人不远矣。谨撰学规若干条列后。诸肄业生得备览焉。

一读书总期明体达用。今参酌景迂曾文正课程用之。经以四子书为主。易书诗三礼春秋辅之。史以司马氏资治通鉴毕氏续通鉴夏氏明通鉴为主。二十四史辅之。为主者。日月不可离。为辅者轮次诵习。要在随时体认。以古证今。以人证我。经则由训诂以探义理。由平实以诣精微。史则博通古事以求其要。参究时势以穷其变。

一诸生诵习经史而外。或旁及诗文天文算学。各从所好。期于不荒正课而止。至盐漕地輿水利农田兵法河工屯牧船。尤用世之士所宜急讲。所置诸项书籍。宜以次恣览。与经史课程。月按籍一考。省其敏钝。察其勤惰。天文算学。本与地輿相表里。以功用繁琐费时。恐荒正课。又非易专精。姑不列焉。

一诸生所读之书。或有发明。或有指驳。不论当否。无妨存录日记册中。山长考课。得以就正。其平日师友讲论。亦宜注记。以备遗忘。至身心微过。笔之于书。尤资悚惕。不得以日记当呈师长。遂揜而不着也。生人通病。中材以上不免。唯在勇于自改。过何害焉。凡过与人共观者。其心必光明。不与人共观者。其心必黯昧。光明黯昧。即君子小人之分也。况师长精识者。自能鉴别。读小人闲居一章。可以爽然矣。

一成德成材。本属一贯。后人歧而视之。遂致学术不古。肄业诸生。或文才可观。而于孝弟本原上不能尽职。虽有一切聪明才辨。适足以成为小人而已。孔子谓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长。古人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庭闈多阙。则异日之致君可知。故大学谓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其有内行肫笃。而于经世大务。荒秽不治。但取浅近语录。奉为师资。则亦不足以成大器。精舍之设。原欲合体用为一。为国家树千百孝子忠臣贤相良将。所以望诸生者厚矣。山长于考察课程外。咨访诸生平日所以事亲事长之道。如内行不敦。斯宫墙有玷。即不得士礼相待。诸生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一学以心得为主。近世汉宋门户之习。专党同伐异。是己非人。以至公至大之事。而存自私自小之见。谁为戎首。大雅所讥。窃谓骄矜二字学问中断不可有。即使诚正如程朱。精博如马郑。祇可谓尽吾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

无所为骄矜也。其党同伐异。是己非人。皆未尝博观而深求之。此世儒之陋。有志之士。所宜深戒。况骄矜则不能集思广益。长傲饰非。百病皆由此生。夫子谓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则不足观。有以也夫。

一考较高下。所以启人争心。故伊川非之。学海堂之制。年定四考。黄君彭年条议天津精舍规例。以稽课代考。此意甚美。湖南校经堂。则于日记中第其高下。优给奖赏。山长初到。未审成规。发题试士。品次甲乙。起讙哗。盖各人用力所在不同。山长取录。或赏其意。或采其辞。断不能人人饜心。反使子衿有慢师之过。长者受不明之讥。今仿参其意。不定考试。惟稽课程。有褒贬而无等第。非仅免争。亦以崇厚。至谓此法足以塞钞袭代替之弊。杜利欲之门。勿论然否。亦断不忍以此心薄待多士也。

一诸生于四书通鉴。都注籍诵习外。各治一经。或诗或书。各治一史。或史记或汉书。其兵农盐漕各政。听本人专习兼习。在昔孔门教士。政事言语。不必同科。虞廷用才。教稼明刑。各专厥职。诚以人生才力有限。与其博而不精。不如专而能一也。至精力过人者。原可兼收并蓄。

一日课按学海堂规制。分句读评校钞录著述四者。句读钞录。按日无阙。评校著述。一听本生。不列课程。文达所定读经日二十叶。似为过多。国朝汉学诸公。穷竟日之力。不过五叶。盖为参考众说。故稽时日。今课程经史并重。又与专治经籍者不同。定以五叶。繁简合宜。四子书不定叶数。通鉴以三十叶为度。史汉或一卷为限。要之课程但能使归画一。诸生宜视为切己一事。勿仅以具文视之。斯授者尽其心。受者获其益。不然。虽条例繁密。终无补也。

一诸生功课。每月一稽。稽时。诸生将所读书敬呈山长。质疑问难。所有评校著述。留山长处。静候评订。即或评订不当。本生之心。亦宜敬受。断不可便生轻薄。师之于弟。君父而外。此为最重。情义周洽。原无形见存。间有训正。或因病下药。或杜渐防微。或借彼攻此。无非化育陶成之心。倘稍加指驳。即形怨怒。不惟弟职有亏。亦德器不广矣。

一出入必讷。似非待士之道。若漫不省察。则绝无限制。在好学君子。原不须此。然众人之勤。难保无一人之惰。则讷固所以制惰者也。况出入无节。必至友朋此往彼来。虽诸生性厌酬接。亦无辞以谢之。有门籍注记。正可藉塞其路。昔邴原勤业。口不饮酒。仲舒读书。目不窥园。纷纷接纳。徒荒日力耳。颜渊壮岁。盛德焕发。邓仲华周公瑾英年。功名震宇宙。静夜自维。则有欲征逐而不遑者矣。何待讷焉。

一师道有教无类。人才愈多。则成就愈众。他日之敷施愈宏。精舍本不为了一州一县起见。自应来者不拒。然絀于经费。不得不限以定数。其调充额者。未必人皆高才。不须观听过深。其未调充额者。或限于见闻。不无遗珠之叹。其有

自备膏火。愿来附学者。待视无二。但不宜妄相菲薄。私立党羽。山长视诸生如子弟。断无厚此薄彼之心。诸生宜深体此意。敬业乐。倘稍有隔阂。恐启末俗侈肆凌驾之习。所关世道人心。实非浅鲜。

一每月朔望。山长率诸生衣冠谒圣。谒圣既毕。诸生以次诣谒山长。此虽仪文末节。然古人一拜一跪。精意存焉。常人之情。晏居深处则肆焉。斋明盛服以承祭祀。惰者恭。侈者敛矣。悬古大人君子于胸中。则世俗委琐之见顿消。故监观陟降。贤者以之凝心神而束筋骸也。三日不见叔度。则鄙吝复生。见君子而后厌然。有道之不可不日亲也如是夫。诸生慎勿视同繁文。托故不诣。其明理者。尚宜先为之倡。若依违观望。则自外于名教矣。

一夙兴为学者第一要务。舜之徒鸡鸣而起。孳孳为善。故朝而受业。士之职也。清明在躬。志气如神。古人谓此时求道则易悟。为事则易成。良有以也。诸生宜黎明即起。温诵四子书。反复涵泳。果能澄心静契。则本日神志自敛。放心自收。虚灵自澈。大学知止而后有定一节。尤用功切要语。宜时玩味胸中。此心有主。则本日任读何书自有要领。不然。虽多奚为。

一钞录宜分三项。所以内体而外用也。诸生平日读书。凡遇学术精深渊微之处。录入内篇以厚本原。典章政事。崇论宏议。远略壮猷。录入外篇以广措施。权谋术数。兵机诡道。录入杂篇以应急变。斯为本末兼该。细大不遗。

一近人著述。必以注经注子当之。否则不得与。斯殆亦时贤习气。注经注子。非真有所得。足以补前贤而牖后学者。慎勿轻为。其轻为者。或铺张门面。藉欺流俗。或自忘浅陋。敝帚千金。终为雅识所讥也。此次精舍。实欲为国造数有体有用之才。非可仅以博闻强识塞责。诸生匡坐。或论古人之贤否。或辨学术之是非。或议政事之得失。皆可谓之箸述。不必如各省精舍。例以解经若干条。考订制度若干篇也。然古昔制度。通才岂可不知。要在重本轻末。由大及小而已。诸生识之。

### 讲书议

陈澧

吾粤老师宿儒。教授生徒百数十人者谓之大学。其来久矣。此风气大可用也。论语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大学者。一变而可以至于道者也。省城及近县大学师十余人。弟子千余人。所讲授者四书五经。朝一讲。暮一讲。仿古人鼓篋之法以集众。师升讲堂。南面坐讲。弟子两旁坐听。美矣哉。古人授经讲学。何以异此。此天下所罕有也。然则学术日衰人才日少何也。但为作时文计。而非欲明圣贤之书故也。夫讲圣贤之书而但视为时文计。学术安得不衰。人材安得不少。然欲兴学术。作人材。何以兴之。作之。以教官欤。以书院欤。教官不讲书也。书院不讲书也。就令讲书。一学讲之。各学不讲。一书

院讲之。各书院不讲。欲其成为风气。断断难也。幸有十余大馆。讲书久成风气。兴学术。作人材。不望之大馆而更何望耶。今欲大馆讲书。勿专为时文计。必使学者。知此书为圣贤教我治人之法。非为我取科第之物。以朱子集注章句之道理。切实而讲明之。且不可急急而讲。今大馆限一年讲尽四书。太急矣。讲论语必二年而毕。大学中庸孟子一年而毕。使其学者。三年而通四书。而后进而讲五经。夫能通四书与能为时文者。相去不可道里计也。且能通四书。又断无不可为时文者也。即使弟子祇为时文而来。然而数十百人中。必有数人气质稍清。见识稍高。可以引而进之者。况讲书者自讲书。讲时文时仍讲时文。亦何害于其作时文也哉。如此。则变讲时文之风气。为授经讲学之风气。其有益于学术人材者甚大。但恐时文风气。牢不可破。闻此言而笑之。以为迂阔。且有以为相诋诃者。所谓夜光之珠。以暗投人。必遭按剑。则非澧所敢知矣。

### 乡塾读书法序

李兆洛

古之教弟子。无所谓读书也。朝夕学幼仪而已。比其少长而知识开。于是乎学乐然后诵诗。学礼然后读书。而所谓书者。非国家之典章制度。即古帝王贤圣之彝训善言也。盖其少也。止求驯调其血气。防闲其心志。迨乎心志渐明。血气渐固。则以义理养之。法度闲之。故中材者易以成。而不材者不至于自弃也。自战国而后。书策稠浊。汉兴而折衷夫子。定六艺之科。于是乎学者以读书为事。则稍骛于文词矣。今之学者非读书也。读文词而已。六七岁而入塾。即桔绳之以义理。义理稍明矣。则竭于文词。而并其义理而弃之。呜呼。其汨没人材也久矣。此亦非独为父兄者之过也。习俗之锢人。而法制未尽善也。泉南先生病其若斯。取程氏端礼读书分年日程。括义类。兼采昔贤养蒙训学之遗言附之。题曰乡塾读书法。条其体例。问序于予。予虽未获见全书。而其勤拳审择。立规措矩。亶然有志于本。约可窥见。以推之天下可也。乡塾云乎哉。爰为推广其意而言之。

### 金山张堰镇义塾记代

张文虎

古者闾里之塾。设之于官。由是以达于庠序。既立之师矣。自闾胥以至州长。又各以其期属民读。考其德行道艺。善则书之。恶则纠之。而又于庠序之中。行兴贤序宾正齿位之礼。使人知尊卑长幼之谊。衣冠揖让之文。诚以为化民成俗。莫先于学也。后世制不如古。而义学之制。犹近于古之里塾。然贫人所求。数与方名而已。而或者犹讳入义学。忍使其子弟。日游隋以入于不肖。夫徒以贫为讳。而不知不肖之可耻。此俗之所以日坏也。昔原伯鲁不说学。而闵子

马知周之将乱。不学之敝。其至于此。张堰镇距金山治南三十里。士商工贾。萃而处。盖二百年于斯。挽近俗靡。敝习日甚。往往有弃其恒业而嬉于淫博者。顽犷之徒。攘臂市肆。以强陵弱。童稚习于闻见。效为谑浪。亦遂有聚器。睥睨自雄者。于乎。不有以维持之。其流失败坏。未有所底止也。咸丰五年。钱广文熙泰捐资创置义塾。延吴江征举孝廉方正董君兆熊为之师。凡贫无力者。皆得就学。又设立赏罚以示惩劝。广置经籍。以备成材者观览。意使编户之子。稍知字义。易于就业。而不为游手好闲。其有可造之材。则亦不至于湮没。广文之用心。可谓厚矣。抑予有进者。乡饮酒之礼尚矣。乡官讲约。即周礼属民读之意。今既久不行。宜略仿其意。而酌减其仪节。以时行之于塾。俾有所观效。又约凡往来于塾者。衣冠端肃。言行必择。如是耳濡目染。恍然知尊贤之可慕。而礼节之不可失。奇之可耻。而刑罚之不可冒。其能读书为士者。于此始基。或罢而为农工商贾。亦不至入于不肖。则一闾里之塾而转移风俗之机在是矣。记有之。君子尊让则不争。絜敬则不慢。不慢不争。则远于辨。而无暴乱之祸。夫事固有作于数十年之前。而效见于数十年之后者。广文其有意乎。广文介海宁李善兰茂才属为之记。予老且病。而胸中怦怦时有不得已于世者。遂略言之。若夫究其端绪。则茂才其闻之矣。

## 卷六十六 礼政六贡举

### 因时论四科举

吴铤

自国家以科举取士。而天下之人才不足。非才之不足也。天下之人才。而归于无益之文辞也。夫文辞者。固无益于天下国家之用也。今乃以之取士。而天下之人皆然趋之。高者好为章句讲说以自明其旨。次者求工于文辞以为能。最下则袭取于文辞以求幸获而已。虽穷老尽气于学之中。而仍无益于天下国家之用。则取之不以其道。又困苦而摧折之。使不得成其材。何也。古昔帝王用人之法。因其所知而使之。未尝强以其所不能。禹能治水为百揆。弃能播百谷为后稷。契能敷五教为司徒。择其材能任天下者。使之治天下。又择其材能任一国者。使之治一国。又择其材能任一乡一邑者。使之为一乡一邑之事。夫是以上下各得其职也。后世考试之法。举于乡则谓之举人。举于礼部则谓之进士。自是而殿试。而朝考。高第得入翰林为清品。次则归诸六部。又其次为县令。若是者。非关乎政治之得失。则系乎民社之安危。非可求方罫而为之。凭虚策而理之也。夫人苟专力于天下国家之用。其材又各有能有不能。不可以程度累黍计。今乃使之终身于文辞章句之闲。精力疲敝。所得又无几。幸而得举。卒然临之以政治民社。则茫然不解为何物。将奚以成天下之材乎。所举非所用。所

用非所举。如是而欲天下之治不可得也。唐以诗赋。宋以策论。明以经义。事各不同。然历千百年之久。又其间非无贤君哲相之生。足以更化而易俗。犹且出入于三者而不变。夫上之取士。固欲有益于天下国家之用也。乃而之归诸无用。人之受于天者。古厚而今薄。非重督而严责之。不足以收取士之效。国家三年一大比。固未尝无幸得一二贤知之士。以为天下国家之用也。然不肖者。袭取乎文辞章句之闲。徼幸于求进而莫之能防。贤知之士。又或以不娴于文辞。皓首而不获进。其弊可谓甚矣。予观唐宋科举之法。不若归于六部。曰吏曰户曰礼曰兵曰刑曰工。此六者。皆有益于天下国家之用也。吏部主铨法。不可以事试。其余五部。皆有条例。有故事。分为五部科以取士。择其善者。各以其部选用。吏部则以其中明于知人者用之。如是。则天下之士。自少壮以至于老。耳之所闻。目之所见。手足之所行习。莫非是也。举而措之天下国家。如手足耳目之运动。不待喻而自无不从。习故也。习故事有所甚悉。行有所甚便。智者尽其虑而无不得。愚者亦可以渐而赴。为上者。又各以其职考之。明分以定位。因事以程功。则天下庶可治而理矣。

## 论治二

### 孙鼎臣

治天下无法乎。四海之广。亿丑之繁。无法以纪之。尧舜不能为治。治天下有法乎。唐宋以来。法加密矣。任法而可以为治。唐宋宜至今存也。天下之事变无常。而人之情伪百出。明主不恃吾法之可以制天下。而恃吾所以应之无穷。束天下于法之中。天下知吾惟法之求。阴相遁于法之外。而举吾之法以应吾。而吾无以难也。则法穷矣。天下之有法。犹工之有规矩也。规矩一也。用之巧拙存乎工。天下之法一也。行之善否存乎人。天下之不治。非无法之过。无人才之过也。未有禾而无米者也。未有人而无才者也。禾而无米。其殖之不厚。而芸之不勤也。人而无才。其教之不豫。而取之不精也。天下之士。皆教于学。今之学。非古之学也。古者设为庠序学校。而处士于其中。凡所以修其身者无弗备焉。凡所以为天下国家之用者无弗详焉。其为士者。博习而笃行。尊师而取友。淬磨渐渍以归于成。盖方其未仕也。而天下之事。无不经其虑。万物之理。无不明于心。故及其取而用之。如挽水于河。而取火于燧也。以是应天下之变而不穷。天下之学。尝有官矣。又尝有督学之使矣。学官之秩卑而其选轻。固未尝责以成就人才之事。督学之使体崇而势绝。岁时集士于州郡而课试之。浹旬而去。其于士之情不相接。虽有教人之意。无由而施。其选隆。其官备。与士相接。可以施吾教者。惟太学。而太学之教士。亦徒岁时集而课试之。古之学者所以修身而为天下国家之用者。不之及也。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学。惟科举之文而已。道德性命之理。古今治乱之体。朝廷礼乐之制。兵刑财

赋河渠边塞之利病。皆以为无与于己。而漠不关其心。及夫授之以官。之以政。瞽然于中而无以应。则拱手而听吏胥之为。故夫司计之臣。有问以钩考而不能矣。治狱之吏。有询以律令而莫对矣。幸而天下无事。累日积劳以待迁擢。望颜承旨以求苟容。而天下之事堕坏于冥冥之中无或厝意。一旦大利大害大兵大狱。则缩颈卷舌。相顾而不敢先发。恒扰震惧不知所为者。比比也。无他。非其素习而教之不豫也。且夫天下固有不待教而从之者。盖爵赏为之招也。是以天下之习不惟其教。而惟其所取。所取而为科举之文欤。则其学为科举之学。奚惑焉。夫科举之文。依于四子五经。而礼乐兵刑财赋河渠边塞之类。无不惟所试。是皆修身之要。天下国家之所以为用。以是取士。宜可得士。而顾不能得者何哉。四子五经之精微。非老师宿儒专力致精。不能究其义。而礼乐兵刑财赋河渠边塞之类。皆专门名家之学。聪明才杰之士。为之数十年。仅乃通之。而举责之于一人之身。三场之试。其责之也难。其求之也备。士不能副其求。则襍积剽略。苟且以塞责。而上之求士。取盈其数而已。故虽不如所求而亦收之。虽有贤者能者出于其间。然而寡矣。不悟其失。犹以为吾所得者。固可以应天下之变而不穷也。治河者使之典兵。理刑者使之主财。朝官秦而夕徙越矣。春治闽而秋守蜀矣。

人有苟简之心。政无经久之实。虽有一切之法。适为贪偷巧伪之所托而藏。人敝而法亦敝。盖其始任法之过。而视人为轻。以为吾之法足以为治。其取人也不必皆才。但能奉吾法循之勿失而已。庸庸闾茸之辈。侥幸迭进。而奇才异能。或困于科目。老死不能自见。至于天下已敝。所任之法。有时而穷。向之所进之材。不足以备用。乃泛泛然猥取而杂试之。是以天下之大未尝无才。而朝廷常有乏才之患。是取之不精之过也。夫舜之五臣。各守一职。多贤如孔氏。而孔子论其弟子曰。可使为宰。可使治赋。可使与宾客言。后之人为贤于舜之五臣耶。贤于孔氏之门耶。教之既已不豫。而取之又不精。乃欲无小大难易应天下之事而不穷。是北辕而求至于楚也。古之为学也专。而取人也不求备。专故所学必尽其才。而质茂而器良。不求备。故任之各因其才。而政达而事举。昔宋胡瑗教士。分经义治事两斋。其弟子出而筮仕。多适于世用。而司马光尝建十科取士之议。诚仿胡瑗之法教士。而用司马光之意取之。以四子之书为本。以易诗书春秋三礼三传诸史。与夫礼乐兵刑财赋河渠边塞之事。各为之学。如汉置博士。多为之科。如唐宋之制科。因其才之所近而时肆之。俟其成而分收之。以之备国家之任使。天下之才。庶几不可胜用。而天下之变。可以应之不穷与。

说士上

管同



今之士不外乎三等。上者为诗文。次者取科第。下者营货财。为诗文者。猎古人之辞华。而学圣希贤。无其志也。取科第者。志一身之富贵。而尊主庇民。建立功业。无其心也。至若营货财。则轻者兼商。重者兼吏。甚者导争讼。事欺诈。挟制官府。武断乡曲。民之畏之若虎狼毒螫。历观史传以来。士习之衰。未有甚于今日者也。论者悯焉。或曰教之无其具也。或曰养先于教。今士无以养。虽善教。若之何。是二者。皆得其一端。而未知其原本。今夫士之为物也。其名甚贵。而其品甚尊。其名贵。则其实不得以多。其品尊。则其选不可以滥。三代以前。兹不具论。考诸汉史。太学之士。及所谓郡文学博士弟子员者。合海内而计之。其为人盖无几。是以士风之美。莫如汉世。至唐太宗增广生员。沿及宋元。其人益众。循至有明。遂开以货入监之例。迄今日而府州县学闲岁所入。少者十余人。多者至二三十人。盖不待十年。而一县之号称为士者。数百十人矣。呜乎。何其多也。山有金。水有珠。其为物不可卒致也。逐日而取之。定数而求之。不问精粗。不论真伪。则沙石之来。必有倍于金玉。今取士者。闲岁之间。一县辄增数十。夫一县之大。安得闲岁辄有数十人。足以当士名而无士品者。上昧昧而求之。则下混混而应之。士之所以杂出不伦无所不至者。由此故也。而世之人。不深维其原本。辄切齿痛恨。归咎于士习之衰。呜乎。取沙石以为金珠。不中用则曰金珠非宝。彼金珠其负屈矣。取非类以当真士。既为恶则曰。士习之衰。彼真士抑含冤矣。故为今之计。莫若寡取士。裁其额。远其期。使一学不过数十人。则士尊贵。而其风必变。士风变。而益于国家者多矣。古之名臣有言曰。愿陛下十年不行科举。则天下太平。曩尝疑其过言。以今思之。盖信。或曰。今取士者。考之以无用之言。定之于一日之际。虽裁其额而远其期。彼贤不肖亦何由知耶。应之曰。诚不敢知也。虽然。有国家者多获一贤。不若少收一不肖。故取士者与其广额而贤不肖之皆多。不若减额而贤不肖之皆少。

### 说士下

管同

广士之额。不惟多收不肖。而教养皆虚减士之额。不为少收不肖。而教养皆实教之虚实。愚当别论。请先以养言之。今夫为士之法。不可商。不可吏。不可争讼欺诈挟制官府武断乡曲。然则为士者。舍童子之师。盖无可为者乎。童子之师。一县至数千。有非士而为之者。有士为之而不足自给者。然则为士者。将使闭门而冻饿乎。士固有守死之道。而圣王不以守死责人。且守死者可以得之贤人。而不可得之中材以下之人。国家知之。是以养士之法。有廩膳。有学租。有书院之膏火。恩德至渥。不可复议。而天下之士。则犹汲汲营货财无所不为。如前之论。若是者何哉。曰。人众故也。一县之士。得廩膳学租者二

十人。得书院膏火者七八十人。合之仅及百人。而号称为士者。则多至千人。彼百人或生矣。而八九百人者何以自给。孟子曰。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矣。今之诸生号称为士。而其实十九皆民耳。以民之实。冒士之名。而使无恒产以自给。是以轻者兼商。重者兼吏。甚者导争讼。事欺诈。挟制官府。武断乡曲。放僻邪侈。一如孟子之论也。呜乎。分五人之食以饲十人。而十人皆饿。不若减去五人。而使五人皆得饱。廩膳膏火学租之属。养千人数百人则不。并而养数十人。则可当中人之产也。然则养士者与其广额而人人使不足。不若减额而人人使有余。人人使有余。斯养归于实。可以责其不为非矣。周之时。士有士田。盖尽人而养之。故其时士贵而多贤。至于战国。而士有无恒产者。纵横捭阖之流。遂起而不可复禁。孟子以为有恒心。指其贤者言之耳。沿及后世。士额益多。则择人而养。夫择人而养。不惟无以敦士风。而实足以坏士习。盖宋胡瑗在太学旧制。士每月有试。瑗曰。学校礼让之地。而月使之争。非所以成就人才也。于是改试为课。更不差别高下。有不率教者召而教之而已。夫有试犹恐其争。况于廩膳膏火。或予或不予。而使之争利乎哉。邓志宏言。崇宁以来。蔡京天下学者。纳之黉舍。校其文艺。等为三品。饮食之给。因而有差。旌别人材。止付于鱼肉铢两闲。学者不以为羞。且逐逐然贪之。学校之坏。自崇宁始。呜乎。是法也。蔡京为之也。

## 取士

杨绍文

天下不患无才。吾未见今之才少于古之才也。抑何天下之才之少也。昔者周之时。公卿以至吏皆得人。其诗曰。嗟我怀人。置彼周行。周行。列位也。又曰。蔼蔼王多吉士。维君子使。当是时天下醉酒饱德。人有士君子之行。其诗曰。朋友攸掇。掇以威仪。言礼乐之盛。无不也。其农夫庶人。莫不有忠信之望。其诗曰。彼都人士。台笠缙撮。庶人之服也。曰。行归于周。万民所望。周忠信也。中林之野人。莫不可任股肱腹心爪牙。其诗曰。肃肃置。椽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肃肃。敬也。言置而不忘敬。将帅之选也。文王周公立于上。而士之盛如此。其后政衰德薄。则士随以微。诗人伤之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夫岂天之于才。有时而生。有时而不生耶。或者上之人无以取之也。古之养士也。入以孝。出以弟。八岁而入小学。十五而入大学。和之音声。节之弓矢。然后兴之乡里。而造之司徒。少不失职。长不失行。吾之所取也。吾之所取者。即吾之所任以事也。故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无斲。誉髦斯士。又曰。周王寿考。遐不作人。以其取士有此道也。今者以制艺取士。工于词句者。即列上选。外而为县令。治百姓吏。内而为部员。治文书案

牒。其入于翰林者。则惟以诗赋为事。不数年亦出而为有司矣。亦易而治文书案牒百姓吏矣。夫上者。下之所向而从者也。上以是求下。下即以是求上。上以词句取士。而欲士之以德行道艺应上。必不能也。上之求士以治百姓吏案牒文书。而责之于词句。必不能也。

今夫南人操舟。北人牵车。不相习也。良弓之子。必学为箕。良冶之子。必学为裘。有所化之也。孟子曰。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不可得矣。责之以词句。而任之以治百姓吏文书案牒。是何异楚人而齐语哉。或曰。六经者。先圣之所以垂教后世也。为制义者必治经。则圣贤之道备矣。夫以道义求者。应之以道义。以词句求者。应之以词句。上之人曰。如是工。如是劣。下之人亦曰。如是工。如是劣。则是上之所求。本不以道义也。是故日诵孔子之说。考三代之治。及见言仁义守廉耻者。相聚而笑之矣。然则几何有古之士哉。故为今计。莫若复古乡举里选之法。而论者犹以为难。何则。古者之制。党有庠。州有序。其课之也密。其较之也公。入于太学。则王太子王子公侯之庶子国之俊选。皆同学也。责而出学。移之郊移之遂进之远方终身可以不齿也。今若举取士之柄。归之于州县之吏。是开奔竞之门。而真才愈不出也。窃以为法古者不于其迹。而于其意。书曰。敷奏以言。文者。士之言也。取士不病乎言。而病乎所以言者。今之所谓时文者。即古之所为经义也。然经义以言道也。时文以言词也。诚以今之时文。易为古之经义。则文章之美不废。而经术之才或出矣。今之所谓策者。非古之所谓策也。古者以天下之务为问。而以经术为通。今者以剽窃为事。而上之取之者。亦以驳杂为宏。苟尽禁其所谓驳杂之论。而切问以时事。使之尽其说。则庶乎其材之优劣。不可掩也。今夫言之而不能行者有矣。言之不能而能行者寡焉。言之既谬。而曰吾能行。则必无之理也。故就其能者而试之。则几矣。若夫词赋之文。则亦盛世之饰也。固不必去。然亦何足重哉。

### 学校贡举论

吴德旋

古者国有学。乡有校。州有序。党有庠。家有塾。民八岁入小学。教之以明父子之伦。长幼之序。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十五入大学。择其才之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复之农亩。其为士者。师教之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知仁圣义中和之德。孝友睦任恤之行。礼乐射御书数之艺。其所以养而成之者。详且备矣。于是闾胥书其敬敏。任恤者。族师书其孝友睦。有学者。党正书其德行道艺。州长考而劝之。三年大比。乡大夫以宾兴之礼举之。而升之司徒曰选士。升之学曰俊士。司马辩论其材。然后授之以官。而诏之以禄。其教之也备。故才易成。其核之也精。故举不滥。其时上自公卿大夫。下至庶司百执事

之人。莫不有孝弟忠信慈惠廉洁之行。而乡遂州党之官。既以治民而为之长。及其教民也。而又为之师。故能民气和乐。狱讼衰息。礼乐兴而刑罚措也。呜呼。何其盛哉。至于后世。乡校州序党庠闾塾。废而不设。民多出于游惰。其号为士者。相与为记诵章句之末学。几以干天子之爵禄。而古者大学教人之法。置而不讲。郡县中乃始建学立师。置弟子员数百人。而为之师者。又非必有德行道艺可为师法。故弟子或终岁未尝一见其师。而师亦未尝一教其弟子。即有考课之法。定其优劣。又不过以绣绘雕琢之词章。由是而举于乡。而贡于礼部。而策名于吏部。率未尝一考其德行道艺之如何。而遂委之以临民之任。夫上之所期于士大夫者。莫不欲其有孝弟忠信慈惠廉洁之行也。而上之所以第而举之者。徒以绣绘雕琢之词章。则士之有孝弟忠信慈惠廉洁之行者。固无由以进之于上。而上之所举。其有孝弟忠信慈惠廉洁之行者。盖亦鲜矣。夫士以其记诵章句之末学。修之于家。而以其绣绘雕琢之词章。献之于天子之庭。不知于治天下之道。何所补也。然则乡校州序党庠闾塾之设。与六德六行六艺之教。乡举里选之法。盖可以不复乎哉。

#### 拟朱子学校贡举议一

王宝仁

学校为造就人材之地。不得其人则人材不成。贡举为汲引人材之途。不得其法则人材不进。学校培贡举之本。贡。举收学校之功。二者势若相需。而其弊则至相病。窃尝综而计之。古者家塾党庠州序。各奉一人为师。差其年而教之学。所谓师者。不由乎资格铨选。即其乡之贤者为之。教之既有其道。又以时读法于州长党正。大比于乡大夫。而登之贤书。升之国学。因其材之大小而用之。要其所尚。不外德行道艺数端。豫之于乡学之中。考之于乡举之始。三代所以多人材者。所教在是。所学在是。而所用亦在是也。汉以下名目渐繁。品流渐杂。于是进之王朝者。往往病不得其真。而下之急于求进者。辄藉一艺以徼幸于可得。所取未必无隽异之士。而得不偿其所失。人以为贡举之弊有然。不知其先不善其所为教也。教之道自乡学始。而汉以后。郡县设学。视为特举矣。学之虽设。而为之师者。未必足式一乡。又所为教者。不详其条目。酌其程期。使之积渐以得所归。士之束身自好者。亦或潜心笃志。从事古大学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道。以备国家之用。然师道不立。则中材之不能自成者。蔽于物欲之私。囿于功利之见。而无以扩其识知。坚其操守。如是而冀人材出于学校也。安可必乎。虽然。后世而欲复乡举里选之法。亦綦难也。古之时。风俗朴。人心公正。其有德行道艺者。人知敬而信之。即有好为诽谤之徒歧其意见。而一二人之私。不敌千万人之公。故朝廷举错。得据以决是非。众曰贤。未即信以为贤。而贤可得其八九也。众曰才。未即信以为才。而才可得其八九也。夫

是故乡举里选之法可行也。后世好恶日淆。真伪日杂。士之特立独行于乡党间者。或从而讪笑之。甚或从而怪异之。其人而谈道德说仁义也。以为迂阔而不近事情矣。而饰伪以动众者同流合污。求悦乎众人之心而使人非莫可非。刺莫可刺。此而谓乡举里选之法可行也。未必然矣。然则若何而学校可豫其养。贡举可适其用也。今之试士者。有经义。有论。有策。有诗赋。其始犹古者言扬之意也。然不求其实。徒习其词。经义拘守陈言。而不知体要。论策纷罗众说。而莫决指归。诗赋侈尚浮华。而罔存寓意。言非由中而发。而谓可以言取人乎。言之虽善。其人果可为国家用乎。然舍此而别求取人之法。亦断不能。计惟于学校之师。择其德行道艺之可式多士者为之。而德行道艺之可式多士者。未遽能知也。征辟既不得行。则于资格铨选之中。审别其明体达用可当此席者。然后予之斯职。师之既得。将古大学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道。一一析其条目。并今试士所用经义论策诗赋之属。定为按次程课之法。考验其得力身心。足资治理与否。其进而应举者。试官以此别其去取。其未及应举者。学臣以此等其上下。其贡之太学者。司成以此较其优绌。庶几人务实学。而朝廷于以收得人之效矣。或曰。今何尝不严定其法。况名臣硕士。何尝不出乎其间。而必多为之所。毋乃好更张而罔济乎。不知自古有治人。无治法。有其法而不得其人。法虽备无用也。吾因为之推其本曰。学校所以养人材。贡举所以用人材。而国家所以立人材。先者莫要乎知人而善予之以法。

### 拟朱子学校贡举议二

王宝仁

古者民生八岁令入小学。十有五岁令入大学。其始熟习乎洒扫应对进退之容。礼乐射御书数之艺。既长而后进乎明德新民以止至善。其时司乐司成专主教事。又有党正以为一党之师。州长以为一州之师。推之比长闾胥乡遂大夫莫不皆然。盖古之为吏者。其德行道艺。俱足为人师表。以故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书其贤能以献于王。论辨其材而用之。学校之教。莫非与贡举之法相准也。秦汉以来。旋更旋坏。虽有崇儒重道之君。其班于学校者。既无进德之序。又罕表率之资。足以程序多士。所设孝廉茂才贤良方正四行明德有道直言独行之科。九品中正之法。非不美其名目。定其等第。而务才无德者。往往徼幸进于朝廷。然与古法犹未甚远也。隋唐专以科目取士。所试者。词章而已。于是操觚末技。得为登进之阶。应举者不过习为记诵。取当时中选之文。而摹拟之。幸而能得。又局于人数之浮于其职。而未必皆用。用之未必得当。以科目为取士之途。属之礼部。以铨选为举官之途。属之吏部。二者本相需而卒至相碍矣。今若遽更试士之法而复古制。巧伪益见多端。则惟参古今而酌其中。合上下而求其实。凡职司教术之人。严核其足当师表。而后予是

职。其所设条目。即以大学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为断。而本之五经以观圣贤之体用。参之列史以考古今之得失。益之诸子以辨学术治术之醇疵。然后分类而考试之。等差之。由州县以上之郡。由郡以上之省。取之不妨过严。用之必求得尽。至若特科武科。亦各权其利弊。而使之务求其实。如是。则天下无空言之士。国家多有用之材矣。所为职司教术之人。严核其足当师表而后予是职者。古者庠序之师。即其乡之贤者为之。非俟命之朝廷也。后世征辟之法。犹存古意。而行之于今。势有不可。夫以是乡之人。而教是乡子弟。其恂恂焉循礼守法者。既有可师。无不从而帅教矣。苟不尽然。则或以出入之相亲。父兄之相近。而不免瞻徇其间。若行征辟之法。又恐郡守县令不尽出之至公。而未必能孚众望。计惟于应铨教职之中。将所以教士之法。而特令大臣试之而中选。上之于朝。分别其等。而予以府州县之教职。令大臣与有学校责成者。时加考核。职之不尽。即为劾去。任及三年。将其所教成效。甄别高下。其克尽职。优之以品级禄俸。不必遽更其职。其有卓异。由州县以升之郡。由郡以升为分教国学之司。则人知师位之不可妄居。而士无不遵师教矣。所为条目以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为断者。孔子教弟子入孝出弟谨信爱亲。而后及于六艺之文。六艺之设。教之小学。其实即大学格物致知之始。六艺以礼为先者何。盖人日习于礼。则外以束其筋骸。内以持其德性。由是意可以诚。心可以正。身可以修。身之既修。而由身及家。由家及国。由国及天下。未有不一以贯之者。然使空谈性命。则高明者务广远。沉潜者堕虚无。学者将于何致力。计惟将大学八条目而更为类析。以博闻强识为格致。以居敬穷理为诚正。既端其修身之本。因之属于家者统乎齐家。属于国者达乎天下。凡夫父子兄弟夫妇之所推。礼乐兵刑钱谷之所系。无不讲明而切究其要。则教者有所指示。学者有可据依。而不为幽渺莫知之说矣。所为本之五经以观圣贤之体用者。古有六经。乐亡其一。易兼理数。书道政事。诗着王朝列国正变。春秋经圣人笔削。礼有周礼仪礼大小戴记。戴记为秦汉人编辑。语未尽纯。然综诸经而计之。吉凶悔吝之故。盛衰升降之原。贞淫美恶之分。褒贬是非之准。具在于斯。周礼布置严密。仪礼品节详明。戴记中所陈祭祀朝聘冠昏饮射。以及制度名物之细。皆足资为考证。汉经师授受家法。各有偏主。可综汇以折其衷。又若左氏公羊谷梁。与圣经相表里。宜审义类既以论语孟子并大学中庸之表出记中者。求夫义理之所归。而加以五经之学。庶乎实事求是。而无向壁虚造之弊矣。所为参之列史以考古今之得失者。史有二体。尚书纪事。春秋编年。实其权舆。马班以下。列代各有正史。纪传志表。治乱沿革之。厘然可。学者欲审国家兴衰。人物优绌。舍此末由。其余杂史传记诸类。亦可分别参观。但令毋徇人言。毋囿己见。而断以至公之是非。庶论事有识。而引占证今。确然可资治理矣。所为益之

诸子以辨学术治术之醇疵者。子有儒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杂说天文历算五行古筮兵法农医艺术诸家。其言都出周秦之间。而纯驳互见。然精者可通性命。粗者亦助见闻。下焉知正士异端。上焉知纯王霸。推此而与五经列史并汉魏以后著作之能通经史者。互相推证。则学术与治术。咸得其要矣。所为分类而考试之等差之由州县以上之郡由郡以上之省者。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道。其功固有先后。而同条共贯。至于习经习史习子之多寡异同。不能混而一也。其自一经二经。一史二史。与夫诸子能通若干者。自行填注于册。每值试期。考官分类出题。凡经义策论诗赋。各就其所占经史子以献。而为之差其高下。其有不当。州县不得上之于郡。郡守不得上之于省。如是。则人各尽其所长。而不得匿其所短矣。所为取之不妨过严用之必期得尽者。天地生材无穷。国家设官有数。今既定立师设教之法。其造就于学校者。人人愿为国家用矣。然使于试士之时。故宽其格。年复一年。科复一科。其未及成材者。既萌幸进之思。而已经入选者。又生拥挤之患。则惟酌其额数。务拔真材。罔滋冒滥。使上之朝廷。各有其可用之实。而授官伊始。即准其所占为何。使之显其所能。其有升迁。总不离乎始者所授。如是则不至取乖乎用。用违其材矣。至于今所称特科。如贤良方正。博学鸿词。别于常科之外。宜其德行所就。有以着异乎人。而成为魁闳特出之士。乃核其所取。亦假文章词赋之末。博此美名。最可异者。营求干进之谋。视常科往往尤甚。

今若遽罢是典。非国家博采人材之意。又不能不借其言以观其行。则惟于保举者。严其不当之罚。而所经被举者。即于文章词赋求其言之有本而可见施行。方与是选。使人不得谬膺斯举。而所举确有实在。若夫武科。亦选举之一途。使斥技能而讲学问。似属儒者迂论。然如古六韬三司马尉繚之书。亦当考其本末。究其得失。其历代名臣良将。所用兵谋兵法。正正奇奇。均归谙练。庶不同材官技士之为。而得备腹心干城之用。是亦宜于未经应举之先。务端其教者也。且夫法之既久。弊即以生。弊之所丛。法不能制。所恃上之人先其作养。实心以求乎下。下之人承其教化。实心以应乎上。而风俗于以厚。人材于以辈出。斯今不异古。而得跻于三代之隆焉。至若详其节目。防其流弊。不至徒法而为法所困。尤在乎行之得人哉。

#### 育才说军机说帖

李棠阶

今天下吏治颓败。积习深固。牢不可破。实由于士习之不端。而士习之不端。则由于学术之不正。故为治必先得人。欲得人必先造士。欲造士必先正学术。古之学术。道在明伦。功在慎独。无他务也。后世学术。训诂词章。源远流流益纷。今天下多故。正穷变通久之会。旧章宜稍为变通。以求实济。如翰林本

储材之地。今惟从事于律赋试帖。敝精劳神。虚靡岁月。而实无所用。窃谓宜今教习庶吉士课以实学。由身心以达于时务。即大学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正轨也。以此为本。治经治史治事。及濂洛关闽诸儒等书。次第参求。皆归于反己。总以辨义利为先。精研力践。使脚根真站得住。他日当事变。临利害。庶不至于摇夺。课期仍照旧。课题及廷试皆以论策。论用经史性理等书。策用时事。皆令绝去忌讳。畅所欲言。以覘其底蕴。各部院堂司各官。皆有公事日相接见。因以知其人之才具。独翰林掌院学士。终年不与诸翰林相见。除门生故旧外。面且不识。何由知其人之贤否。似宜令查明编检讲读共若干人。除内廷行走外。每十人为一班。每十日进署一次。掌院与相接见。讲论正学。各抒所见。皆不得无故不到。可藉以知其人之所长。荐举备用。庶不至大误。简便可行。较有实济。新议章程。应请以同治二年殿试后为始。

国子监本以教士。宜慎择祭酒司业等官。督率各堂。认真训课。除文诗外。兼课论策。亦以经史性理诸书出题。平常宜分日讲说。奖精勤。惩游惰。戒浮华。务躬行。要以渐敦实学为归。国家设教授教谕训导等官。原以教训士子。今则闾充数。惟知索取贽礼修仪。贪鄙无状。鱼肉士子。诸多不堪。庠序为士人进身之阶。今日之士即他日之官。不慎教于始。何以责治行于后。宜慎择各直省学政。令倡明正学。督饬各教官认真教导。从事于格致诚正之功。要求实用。勿徒循故事。其教官之能举职者。随时保荐。不称职者。随时甄劾。不必定待大计年分。使皆知自爱。互相濯磨。并饬各教官。分日于本县市镇地方。设立公所。宣讲圣谕十六条。反复开导。使愚民稍知道理。趋向有定。一切邪教自不能入。所谓经正则庶民兴。于化民成俗之方。不无裨益。凡此皆似賒而实急。认真办理。必有成效。养士之本。储材之方。似不可忽也。

恭查恩诏内。有各省地方官公举孝廉方正一条。今将及一年。举者寥寥。一县之中。不下千百万家。一郡更难数计。岂竟无一人足当其选。只缘实在能称此四字者。必不求人知。地方有司。又无虚己求人之诚。及相士之识。如子游所称澹台灭明者。遂祇据缺勿滥之例。含混了事。间有举者。又每以夤缘得之。其名则是。其实则非。宜令中外大臣各举所知。但实在名实相称者。不论绅士布衣。皆可入选。不必待地方官而后举。举之本以实行。不以文词。亦更不必考试。其原系科甲者。较原资稍优录用。其余皆酌量以教职用。年老及文理不通者。勿令来京。如汉时存问耆老之意。使有司赐酒米以为士民劝。使天下知国家用人。不拘一格。必更有瑰玮卓犖之材。出于其间。以备任使。视特开别科。更张创始者。较为简便。

科场议一

陈澧



文章之弊。至时文而极。时文之弊。至今日而极。士之应试者。又或不自为文而剿袭旧文。试官患之。乃割裂经书以出题。于是题不成题。文不成文。故朱子谓时文为经学之贼。文字之妖。其割裂出题。则经学贼中之贼。文字妖中之妖也。然则考试废时文。而用经说史论。不亦善乎。时文弊极矣。而不可骤废也。经说史论善矣。而不能骤行也。大凡变法者。渐则行。骤则不行。今之士人。不习为经说史论。一旦用以考试。束手不能下笔。必哗然以为奇异。而俗士之居大官者。出而阻挠之。是故时文不可骤废。经说史论不可骤行也。时文之弊有二。代古人语气。不能引秦汉以后之书。不能引秦汉以后之事。于是为时文者。皆不读书。凡诸经先儒之注疏。诸史治乱兴亡之事迹。茫然不知。而可以取科名得官职。此一弊也。破题承题起讲提比中比后比。从古文章无此体格。而妄立名目。私相沿袭。心思耳目。缚束既久。锢蔽既深。凡骈散文字诗赋。皆不能为。此又一弊也。前之弊大。后之弊小。当先去大弊。考试仍用时文。而去其代语气之法。以能援据诸儒之说。引证诸史之事者。为上。且时文家于题有子曰孟子曰者。本可不代语气。奈何犹不引后世之言。证后代之事哉。今时文家亦用书卷。如用三礼。今特并引三礼注疏耳。用左传。今特并用史记汉书耳。其所谓破题承题起讲提比中比后比者。仍而不变。虽欲委以不能而不得也。而又无可剿袭之文。则割裂之题。皆不必出矣。如是。则士人渐读书。至考试三科。读书渐多。乃使之去其破题承题起讲八比之陋格。于是出经题。即成为经说矣。出史题。即成为史论矣。自然而成。其势易易也。于是选古人经说史论之精醇者。板刻颁示以为之法。又三科以后。经史之学盛。文章之道昌。如是。士习醇而人才出矣。

## 科场议二

陈澧

今之试士。第一场以四书题八股文及八韵诗。第二场以五经题八股文。第三场对策。其法备矣。然行之久而有弊。有当改法者。其一五经题当试经解也。八股文代古人语气。古之文章。本无是体也。四书文不能骤变。所当变者。五经文也。夫经说者。必根据先儒之说。而后不失于杜撰。必博考先儒之书。而后不失于固陋。又必辨析先儒之说之异同而择其善。而后不失于驳杂。今使之代古人语气。不能引证先儒之说。应试者。挟一坊刻五经标题足矣。是适以困读书之人。而便不读书之人。故曰五经题当改试经解也。其一当复专经之旧例。又当增周礼仪礼公羊春秋谷梁春秋为九经。夫礼记为仪礼之传。朱子之言也。今但以礼记试士。是用传而弃经也。孔颖达曰。周礼为本。仪礼为末。则周礼仪礼又不可废也。朱子论春秋三传。谓左氏长于述事。而公谷长于经义。然则公谷二传又不可废也。班固曰。古之学者三年而通一经。三十而五经立。此殆

以意为之。试问自汉以来。兼通五经者几人。夫以二千年中寥寥无几人。而悉以责之天下科举之士。无怪其粗疏蔑裂。有通五经之名。而无通一经之实也。如曰不然。试问衡文者。曾见五经皆通之卷乎。夫治五经而不通。不如治一经而通。今谓宜以九经试士。会试十八房。每一经二房。乡试卷多者亦如之。卷少者九房皆均分其中额。以杜士之避难趋易。昔时各经中额。皆以卷多少为准。故士皆治易诗书。而不治礼春秋。如均分中额。则经文少者。治之易而卷多难中。经文繁者。治之难而卷少易中。则无避难趋易之弊矣。如是。则经学必盛。试观乾隆以前专经之时。经学盛于今日。其效可也。其一改对策为史论。而命题以御批通鉴辑览为准。夫对策者。所以观其人博通今古也。然而古今之书。浩如海。即问十对五。亦难其人。于是考官皆举浅俗习见者为问。使人易对。明知能对者亦非可贵。遂置之不阅。而士亦钞袭习见之语以待问。且又明知主司不阅。而皆信笔空写数行以塞责。此而不废。甚无谓也。夫士不可不知史事。前代之治乱兴亡。与夫典章制度。前言往行。有益于人者甚大。但二十四史之书太多。资治通鉴。亦复繁博。且作史者人非圣贤。不能无偏。惟

御批通鉴辑览。书不多而事备。又经圣人之论定。以此命题着论。则士必通知古事。有益政治。与陈陈相因之对策。相去天渊矣。又问策一道。往往举十余事。易于铺排成篇。史论则以一人一事为题。非通悉此人之事。此事之本末。不能成篇。夫论一事而精通。固胜于对数十事而钞袭也。其一试诗改为试赋。或不废论。但增试赋。夫士通经史。原不必以赋见长。然八股文经解史论。或可场外预拟。以其无韵也。诗虽有官韵。而一韵亦可以预拟。赋则限以八韵。虽同题而不同韵。则不可以直钞。其于鉴别真伪为最易。当以第三场试之。如其赋不通。则四书文经解史论。非其自作可知也。如是。则四书文为一场。经解为一场。如不废诗。则第二场并试之。史论及赋为一场。其法尽善矣。又自来以四书为一场者。以尊朱子故也。然朱子所作者注也。以经而论。则五经为孔子所诵述。而论语中庸大学。乃孔子与弟子之言。孟子又在其后。五经先于四书。于义为当。朱彝尊尝有五经题为第一场之议。采而行之。尤善之善者也。

### 科场议三

陈澧

今之科场。士子多者至万余人。人各为十四艺。试官不能尽阅也。于是三场专重第一场。视二场三场无足重轻。甚至有不阅者。故士皆专力于四书文。而成荒经蔑古之风也。欧阳文忠有论更改贡举札子云。贡举之法。用之已久。则弊当更变。然臣谓必知致弊之因。方可言变法之利。今为考官者。非不欲精较能否。而常恨不能如意。患在诗赋策论。通同杂考。人数既众。而文卷又多。使

考者心识劳而愈昏。是非纷而益惑。当随场去留。而后可使学者不能滥进。考者不至疲劳。其法云。凡贡举旧法。若二千人就试。常额不过选五百人。今臣所请者。宽其日限。而先试以策而考之。可去五六百人。以其留者次试以论。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试诗赋者不过千人。于千人而选五百。则少而易考。不至劳昏。考而精当。则尽善矣。纵使考之不精。亦选者不至太滥。窃谓文忠所云。试最善之法也。今学政及府州县之试士。即此法。乡试会试。诚当仿而行之。第一场去其文不佳者。其留者视中额三十倍以为准。乃试第二场。又去其不佳者。其留者视中额十倍以为准。乃试第三场。然后取中如额。欧阳公以二千人为率。故试策试论。所去皆四之一。今科场人数多至万人。如第一场第二场仅去四之一。则文卷仍多。考官不能尽阅。且文之佳者。亦断不能及四之三也。其第一场第二场所取必限以数者。虑考官苟且自便。于第一场仅取足中额。而第二场第三场无去取也。今学政试正如此。故其二场三场皆虚设。此法行。则考官于二场三场卷可尽阅。且二场三场皆所以定去取。且亦不能不尽阅。而士于二场三场。皆所以决得失。其用力必笃。十年之后。通经博古之才。必渐多矣。且三场通阅。考官固劳。三场连试。士亦甚劳。其入二场三场。皆疲乏之余。往往有绩学工文。而不能发抒者。如每场后得以休息。则亦可以尽其才也。此法于考官及士皆甚便。必可行也。

### 变科举议

冯桂芬

昔年侍饮先师林文忠公署。客或曰。时文取士。所取非所用。坐有龙岩饶孝廉廷襄。夙有狂名。公故人也。已被酒。谩曰。君为明祖所给矣。明祖以梟雄阴鸷。猜忌驭天下。惧天下瑰伟绝特之士。起而与为难。以为经义诗赋。皆将借径于读书稽古。不啻傅虎以翼。终且不可制。求一途可以禁锢生人之心思材力。不能复为读书稽古有用之学者。莫善于时文。故毅然用之。其事为孔孟明理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宋英雄入彀之术。其心为始皇焚书坑儒之心。抑之以点名搜索防弊之法。以折其廉耻。扬之以鹿鸣琼林优异之典。以生其歆羨。三年一科。今科失而来科可得。一科复一科。转瞬而其人已老。不能为我患。而明祖之愿毕矣。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君为此论。明祖得毋胡卢地下乎。于是文忠举杯相属曰。奇论。宜浮一大白。君狂态果如昔。一笑而罢。余小冠末坐。不敢置一词。退而思之。洪武中尝停科目十年。继又与吏员荐举并用。如典史擢都御史。秀才擢尚书。监生擢布政司。登进之优殆过之。其专用科目。在隆庆以后。固知孝廉非正论也。且有明国初之时文。未尝不根柢经史。胎息唐宋古文。程墨有程。中式有式。非可鹵莽为之。嘉道以降。渐不如前。至近二三十年来。遂若探筹然。极工不必得。极拙不必失。繆种

流传。非一朝夕之故。断不可复。以之取士。穷变变通。此其时矣。旷览前古取士之法。屡变而得人辈出。莫能轩轻。论者谓孟圆则水圆。孟方则水方。任以何法取之。所得不外此若而人。柳宗元送崔子符罢举诗序曰。惟其所尚。又举移而从之。可谓通论。何以言之。盖以考试取士。不过别其聪明智巧之高下而已。所试者经义。聪明智巧即用之经义。所试者词赋。聪明智巧即用之词赋。故法异而所得仍同。然所试之事太易。则聪明智巧之高下。不甚可辨。考八股始于王安石。令吕惠卿王雱所撰熙宁大义式。元佑间。中书省即言工拙不相远难以考试。盖言太易也。至今日之时文。而易更极矣。顾氏炎武谓科场之法。欲其难。不欲其易。诚哉是言。盖难则能否可以自知。中材以下。有度德量力之心。不能不知难而退。而觊幸之人少矣。难则工拙可以众着。中材以上。有实至名归之效。益愿其困难见巧。而奋勉之人多矣。且也多一攻苦之时。即少一荒嬉游冶之时。多一键户之人。即少一营求奔竞之人。文风振焉。士习亦端焉。而司衡校者。优劣易以识别。不致采碧之迷离。高下难以任心。无敢黑白之颠倒。亦难之效也。至于所谓难者。要不外功令中之经解古学策问三者而已。宜以经解为第一场。经学为主。凡考据在三代上者皆是。而小学算学附焉。经学宜先汉而后宋。无他。宋空而汉实。宋易而汉难也。以策论为第二场。史学为主。凡考据在三代下者皆是。以古学为第三场。散文骈体文赋各体诗各一首。宋高宗立博学宏词科。凡十二题。制诰诏表露布檄箴铭赞颂序。杂出六题。分为三场。每场体制。一古一今。三场各一主考而分校之。盖合校则有所偏重。其弊必至以一艺之优劣为去取。不如分校之善。宜令科甲出身七品以上之京官。每场各举堪任考官同考官者三人。交军机进呈。发部汇为一册。以得保之多少为先后。届期。部拟前列而异籍者十人听简。多拟以备简。以绝流弊。不拟者勿简。以示大公。试事宜。一如旧制。惟体制既多。怀挟无益。搜检可视旧加严。搜出者焚之。逐之而不与罚。三场各编各号。分送三考官。各视原额倍中。送监临官。核其三优者作为举人。两优者作为副贡。一优者从其廩增附之旧而作为廩贡增贡附贡。次科副贡得一优。廩增附贡得两优。皆准递升。不论经策古学。一体计。盖专精与兼长。亦足相抵也。会试一切如乡试法。而以三优者为贡士。两优一优为副榜。如中正榜誊录之法。下科准计。殿试亦分三场。而删覆试朝考。仍得相准。惟减其篇数。令穷日之力足办。钦派读卷官三人。各分去取。部臣汇核。首列三优。次列两优一优。皆以经策古三者间列。周而复始。即为长榜。分三甲进呈。钦定。传胪授职如旧仪。至学政令大小京官举三事兼长者为之。亦不论省分官职之大小。童生县府试三场不覆试。以归简易。学政试三场。皆分取倍原额。提调汇校。以三优者为附生。两优一优为侑生。仍籍之。与下届计。生员则于新章初试后。即序

三优两优一优造册。以后历试。皆并计优之多少。随试而变。又与山长保优册参互定册。学政主之。惟山长不保优者不与贡。遇有拔优恩岁贡及廩增阙。皆按册序补。拔优恩岁贡考试。皆省之。经岁科十试。各从其廩增附之旧。而作为禀监增监附监。准出学。其捐贡捐监。一概停止生童游京师者。令寄大宛应试。一如原籍。以人数定额。生员许计原资。咨回原籍者亦如之。凡国学天下学校书院。皆用三事试。通籍后。不得再试。国家进贤。将以治国安民。而求之文字中。祇以侏人无从识别。为此不得已之法。登诸朝矣。试以事矣。方将磨厉。以经世之具而犹令其留恋占毕。何为者。夫侍宴赋诗。赏花钓鱼。从容文雅。犹是虞廷赓歌之意。至京朝官而命题扁试。古之所无。二三品之官。五六十之年。系眼镜。习楷书。甚无谓也。自散馆大考试差御史军机中书学正等试。可一切停罢矣。

请定乡试校阅章程并防剿袭诸弊疏

林则徐

窃臣钦奉 上谕。本年壬午科江南乡试着派林则徐入闈监临钦此。臣到苏接篆后。已近闈期。当即遵照科场条例。将监临应办事宜。预为布置。伏查本年四月内。钦奉 上谕。三载宾兴为抡才大典各直省主试经朕特加简任宜何如涤虑洗心认真校阅务求为国得人顺天同考官及会试同考官俱系翰詹科道部属该员等甲第本高又经朕亲加校试尚无荒谬之人充选所以得人较盛各直省同考官则年老举人居多势不能振作精神悉心阅卷即有近科进士亦不免经手簿书钱谷文理日就荒芜各省督抚虽照例考试帘官仍恐视为具文全恃主试搜阅落卷庶可严去取而拔真才嗣后各直省督抚务将帘官认真考校不得以年老荒谬之员滥行充数等因钦此。又上年十月内。钦奉 上谕。着各直省督抚将书肆小木版片概营销毁其贡院左右如有公然售卖小本文策者枷责严办儆士子尚有不知检束怀挟徼者即着斥革其恃众逞强不服约束者枷号示众治以应得之咎士子中式后除策学援引经史语句相同毋庸议外其四书经文有全篇剿袭旧文者一经磨勘官签出立即斥革务期永绝此弊以端士习等因钦此。仰见我 皇上慎重抡才。清厘积弊之至意。窃查江南为人文渊藪。入闈士子。多至一万四五千。额设同考官十八房。每房约须校阅八百余卷。稍有草率。即恐遗滥交讥。臣闻近科房官。每有争先荐卷之弊。以为荐早则获隽者多。荐迟则中额已满。难于入彀。故于头场分卷到手。辄将首艺中幅略观大概。谓之望气。其合意者汇为一束。以备加圈呈荐。稍不称意即置落卷之列。不为下笔。原其初心。仍欲俟佳卷荐完。再将落卷覆加细看。以决去取。乃头场荐卷未毕。而二下场试卷已陆续送入内帘。因又赶觅已荐之字号。连经文策问一加圈。亟随头场呈荐。盖恐别房之荐卷。三场均已齐全。而该房仅有头场。不能早供考官比较。则所中即不及别房之多。是以

相率效尤。总以赶早荐完。为分房之捷诀。直至三场荐卷俱已毕事。然后将先前略观大意之落卷。批点塞责。彼时中卷已定。意兴阑珊。纵或见为佳文。亦谗诸其人之命。于是分段落者有之。读破句者有之。并有文非荒谬。仅点首艺开讲数句而即摈弃者。其批较之词。不曰欠精警。即曰少出色。此等批语。竟可豫先书就。不论何等文字。皆得以此贬之。似此校阅情形。定弃取于俄顷之闲。判升沈于恍惚之际。诚如 圣谕。回思未第之先。与多士何异。乃于落卷漠不关情。设身处地。于心何忍。臣前任京职。曾充乡试考官二次。会试同考官一次。自揣学疏识浅。惟有细心勤阅。庶少屈抑人才。历在闈中刊刻批语板片。刷成批纸。分别首艺次艺三艺及诗。凡头场四篇。逐篇皆有批语。被黜之卷。必将如何疵累之处。分篇批出。自录底本。不使有一篇批语相同者。此次臣职任监临。除考试帘官。必择文理优长。精神振作之员。不敢以年老荒唐滥行充数外。

窃拟将臣逐篇分批之章程。责令该帘官循照办理。除二三场批语不拘外。首场四篇。必使逐一批出。凡泛而不切字样。如欠精警少出色之类。概不许用。盖三艺统批。往往借口赅括。转不切当。逐篇分批。则于此一篇之得失利病。非了然于心。不能了然于口。该帘官受此绳束。不敢草率了事。于衡才似有裨益。至揭晓之后。臣仍将落卷复加查核。如首场文艺。非有大疵。仅点数行而止者。据实参奏。予以处分。尤足以儆惰心而免物议。惟思头场三文一诗。每卷约有二千余字。如果认真校阅。则穷日之力。祇能以四十本为度。每房卷帙八百余本。约须兼旬始可了一首场。查例载大省于九月十五日内揭晓。不得促趲办等语。近科揭晓之期。往往赶早。此次钦遵新奉 谕旨。主考官须将落卷全行校阅。江南卷帙最繁。则揭晓之期。自应照例以九月十五日为断。如临时尚虞促。或再仰恳 圣恩。宽展数日。总不出九月中旬之期。庶主考房官均得悉心细阅。真才自不致有遗矣。至士子敦品自爱者固多。而希图幸获者亦复不少。科场搜检。自当从严。惟人数至一万数千之多。难保全无遗漏。且往往因搜检而愈形拥挤。因拥挤而不免稽迟。查嘉庆癸酉科江南乡试。因首场封门太迟。奏请议处。是于认真搜检之中。又须不日时。方为得体。臣查夹带之弊。约有三端。一则专带文中典故。以及经解策料。虽有所取资。而尚须运用。一则坊刻小本成文之类。明知不可抄袭。祇图采掇成篇。一则分倩多人。将四书题文全行制就。携带入场。见题即抄。不费思索。闻近科以此幸获者。颇不乏人。是以平时言馆地者。教读之外。别有作文席面。每撰一篇。自二三百文至洋钱一圆不等。文名愈着之士。揽作愈多。则众人争托其名以售文艺。大半脱胎录旧。并非独出心裁。而一篇或售卖两家。一稿又传抄数手。如斯之类。必犯雷同。但帘官眼力不齐。雷同者未必均在一房。故有通篇一样之文。此中

而彼黜者。臣前在江西典试。取中之文。已经发刻。及搜阅落卷。竟查出许多雷同。将已刻者复经黜去。虽被时未彼幸获。而事后无所示惩。究恐不知自爱之徒。仍存侥幸万一之想。查录旧幸中。例有斥革之条。但闈墨祇刻前魁。其通榜中式之文。榜后即已解部。未必人人得见。即闻有录旧雷同之卷。而事无左证。孰坏其已成之名。是以剿袭幸售。仍无忌惮。惟于场内阅卷之际。对出雷同。即记档册。于撤闈后加以惩儆。庶可杜其恶习。且本科钦遵 谕旨。将落卷通行校阅。雷同剿袭者。更无所逃。臣请移行主考官。记其字号。揭晓之后。移臣查办。除策学援引语句毋庸议外。其四书经文雷同至三行以上者。正途贡监生员照考案事例。以次降等。罚令对读。若系俊秀监生。以后不许应试。至全篇雷同剿袭者。毋论正途俊秀。概行斥革。永不准考。如此。则士子皆有畏惮之心。不敢录旧。而倩人作文者。恐其无益有害。则怀挟之弊似可立除。而真才出矣。

上曾节相议江南不可分闈书

方宗诚

窃以江南自昔为人文渊藪。十余年来。粤逆盘踞金陵。长江上下。南北两岸数千里。民人受其蹂躏。士气因以凋丧。近数年间。赖我公秉节。选将练兵。知人善任。凡所位置。莫非俊杰。凡兹调度。动合机宜。始能拨乱而反正。转危以为安。又于修明武备之暇。振兴文教。尊贤重士。乐育人才。意在培养善类。以期渐复 国家之元气。今东南数省。递告肃清。民困获苏。士气亦寢以振奋。苏皖两省士子。幸脱兵戈之祸。而怀抱利器。久郁郁不得一试者。夫孰不欲乘时进取。而仰赞执事治化之成。乃近日传闻江苏绅士有建议乡试分闈之请。不知信否。情骇然。想执事总理庶政。主持大局。其是与非。自有卓然定见。权衡于其间。原不待某等妄参末议。然某等细察形势。博访輿情。窃见其决然不可者。约有数端。谨为执事陈之。一曰旧制不必改也。前者执事初克安庆。念安徽失陷既久。而金陵苏常克复无期。因欲勦建贡院。俾两省次第举行乡试。以兴士好学之心。化甲兵乖戾之气。此特一时权宜之计。非欲为千百年长久之规。然终以赣江木筏。两度漂流东去。不果兴工。此其中虽苍苍者默为主持。而执事之鉴空衡平。毫无成心。必不以分闈为然。从可知矣。今则上下江所属州县。全行收复。止余金陵一城。就军事论。则大功垂定。必以剿除首逆为先。而就试事论。若不待金陵克复。先行分闈乡试。则既非执事莅忠报 国。救民水火之心。若待金陵克复之后。补行乡试。则自有数百年之旧规。奚取乎分闈勦造。且夫改弦更张之举。必有大利害存乎其间。今

圣主纘承大统。正当龄。苟非万不获已之图。皆宜杜渐防微。未可轻言改易祖宗之旧制。况东南数省大乱之后。当兴复者不知其几。而分闈考试。

犹非必不可已者也。二曰地利不可失也。金陵龙蟠虎踞。气象宏阔。我朝定制。两江总督驻节金陵。上下江贡院。即合建其中。诚以金陵为适中扼要之区。亦以其据江山之全胜也。惟其江水清淑。地脉雄厚。甲乎天下。故发为人文。亦极天下之选。今若两省分闱。苏城或可刵建贡院。然去淮徐已太远矣。安庆城小。万不能容八府五州之士。且其形势为潜岳之边支。不足以收锺毓之秀。设分闱后。安徽贡院独建于金陵。则地方官供给差使。不能不分畛域。设江苏贡院独建于金陵。则当日贡院基址。乃两省公地。往者号舍颓坏。徽商不惜捐金巨万。独力修葺。上江人士。岂以数百年公业。举而弃之。方粤贼踞金陵时。两省同受其祸。忠臣义士。助饷戮力东征者。两省皆竭尽脂膏。克复之后。两省相与共享其成。斯平允大公之道也。天下之气聚则厚。散则薄。两江受贼祸之后。似宜及今力图萃聚。以固正气。岂可自为判涣。圣人序易。师之后必继以比。程传曰。相亲辅然后能安。意深远也。况上江录遗考棚。各郡县会馆公所。各大姓宾兴试资产业。俱在金陵。将来皆望修复。亦断断不忍轻弃。往者桐城张文和歙县曹文正两公不主分闱。老成之见。后贤未必远过之也。三曰财力不易筹也。

金陵未复。旧日贡院之存与毁。殆可未知。然地基一切如恒。两省合办。非若独力之难。因仍修复。亦较刵始为易。安徽陷贼十年。受祸为天下最。各府县文庙衙署书院考棚。忠义名贤祠宇。及各族宗祠义学。至今无力兴复。即如安庆省会重地。府儒学尚为邱墟。若复弃数百年贡院之成规。而在安庆相基址。引江水。庀材鳩工。大兴土木。势必不能。即能之。落成亦在数年之后。国家武功底定。选举一途。岂宜过迟。设苏省人士独因其旧。事半功倍。可以先行乡试。殊非輿情所安。若必欲克期分建。则各县派捐。操之太切。尤非所以恤民隐。况两省合闱乡试。相承已数百年。乡大夫乡先生宦游交际。率以道德文章相砥砺。其情谊之联洽。两省直如一省。今一旦分而为二。即使财力十分充裕。尚觉此情难愜。何况其势实有不能也。四曰公论不可违也。考前此湖广分闱乡试。以有洞庭之险。横亘其间。是以楚南公论。不愿就试楚北。今金陵界两省之中。下游府县应试。皆不过五百里内外。上游亦然。又皆有长江内河可通。无阻碍。凤颍徽宁。去安庆为远。去金陵为近。安庆江水直下。少泊舟之港。城池狭小。少安寓之居。所不便者。不可胜数。且士子读书稽古。于草茅之中。亦必登高涉远。旷览江山文物之盛。始足以广胸襟而增学识。与其使两江人士。各守方隅。何如两省英才杰士。三年一聚。互相观感。争自濯磨之为愈也。如曰南闱从前号舍较少。士子往往以额满见遗。不得与观光之列。则请修复贡院之日。多购民地。拓其规模。度此时隙地极易。非若往日欲增号舍之难也。如曰南闱中额较少。不足以尽揽英。则请克复之后。以两省捐输总数



。援例奏请分别广额。亦事之易行者也。谨按 钦定科场条例。太学题名碑录。两湖通志。雍正年间。湖广分闈。乡会中额。并未增加。有谓分闈可为广额地者。亦考之未审尔。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窃谓今日分闈之议。亦正类此。恭惟执事人伦师表。多士归心。今日之事。实两江文教兴替所关。不忍缄默。僭呈末议。伏惟鉴察。

请陕甘乡试分闈并分设学政疏同治十二年

左宗棠

窃维甘肃地处西北边荒。旧隶陕西行省统辖。康熙年间。拓地日广。始设甘肃巡抚。驻扎临洮。乾隆年间。又改临洮为兰州府。后设总督驻之。兼管巡抚事。地当西陲冲要。南北界连藩服。汉蒙回番。杂处其间。谣俗异宜。习尚各别。汉敦儒术。回习天方。蒙番崇信佛教。古至今。未之有改。置省以来。诸凡建设。或创或因。于武备尚详。而文治独。其异于各省者两大端。各省除壤地毘连一水可通之安徽一省。乡试。归并江南取中。士子久习为常。此外均就全省适中督抚驻扎处所。设立贡院。届期考官入闈校阅。照额取中。独甘省距陕。道阻且长。而乡试必须赴陕。陕甘学政远驻陕西三原。三年一度按临甘肃。举行岁科两试。均与各省不同。故自改建省治以来。甘肃士人。经明行修。能自淑其乡里者。尚不乏人。至巍科上第。以文章经济。取重当世者。概不多见。非各省皆知稽古之力。争自濯磨。甘肃士人独安固陋。不求闻达也。计甘肃府厅州县。距陕近者。平庆泾巩秦阶两道。八九百里千里。兰州一道。近者一千三四百里。远者一千六七百里。兰州迤西凉州甘州西宁。迤北宁夏。远或二千余里。或三千里。至肃州安西一道。则三千里。或四千里。镇迪一道。更五六千里不等。边塞路程悠远。又兼惊砂乱石。足碍驰驱。较中原行路之难。奚翅倍蓰。士人赴陕应试。非月余两月之久不达。所需车驮雇价饮食刍秣诸费旅费卷费。小者数十金。多者百数十金。其赴乡试。盖与东南各省举人赴会试。劳费相等。故诸生附府厅州县学籍后。竟有毕生不能赴乡试者。穷经皓首。一试无缘。良可慨矣。军兴以来。学臣不按临甘肃者。已逾十稔。幸前学臣许振祜不避艰险。以次按试。生童踊跃欢呼。迎拜马首。计补行各届岁科诸试。取入新生不下万人。而从前取进生员。尚不在内。徒以资斧无措。不能远行。加之夏秋暑雨。水潦纵横。有无从问津者。有中道屯蹇。致期。废然而返者。有资斧耗尽。抑成疾以歿者。其得抵陕完试事者。不及三千人。然则甘肃士子之赴乡试者。合新旧诸生计之。不过十之一二而已。臣自肃州凯旋。历甘凉各郡。途间见诸生迎谒道左。初疑其秋试被放者。比询以试事。则佝称无力赴陕。不知其详。言已歔歔不绝。慰谕遣之。前接准学臣许振祜咨送甘省赴试士子公恳分闈呈词。当行两司议详。昨由肃凯旋后。又据绅士前刑部主事滕烜道员曹

炯及汉回士绅等联名呈称。捐建贡院。择袖川门外地基。筹备瓦材木。已有头绪。请援照湖广云贵乡试分闱取中前来。并称甘省武试本系分闱。文试宜可仿照。恳求具奏。臣惟湖广云贵等省乡试。道路险远。历蒙 皇上 列圣恩旨分闱取中。士林感颂至今。兹甘肃赴陕乡试。道路远较各省数倍有加。 皇上一视同仁。轸念士人赴试维艰。倘 恩允分闱取中。俾边徼寒微。得照各省一律就近应试。则投戈讲艺。士气奋兴。文治之隆。可日计而待也。

惟是分闱取中。额数应定若干。难以拟议。盖陕甘乡闱。向系合两省取中。从未分析。兹甫议分闱取中。若将两省额数平分。各占一半。则陕省应试人员。向多于甘省。现且有增无减。甘肃如占额一半。致陕西中额顿形减少。殊非情理之平。若照臣度陇之初。奏准甘肃取中二十一名成案计算。无论当时因贼氛正炽。赴试人稀。一时权宜酌拟。本非甘省定额。况当陇境肃清。应试士人。自必增多数倍。而中额仅此。翻致向隅。亦无是理。若按照永广中额部章计算。甘肃军兴以来。各府厅州县派捐粮料饷需。均值人物雕残市价翔贵之时。调核各厅州县历年按卷稽核。捐输之款。为数甚巨。而又限于部议永广中额不得过十名定章。无从推广。此拟议中额。鲜可依据之实情也。溯考从前两省合中时。道光丁酉己亥咸丰壬子等科。甘肃每榜曾取中三十余名。同治九年庚午科乡试。臣接陕西抚臣蒋志章缄称。主考评中试卷。甘肃独优。殊嫌额满。本年癸酉科乡试。据陕西藩司谭锺麟禀。主考所论亦同。是陕甘文风。无容轩轻。而甘肃分闱后。人文日新日盛。尤在意中。合无仰恳 皇上天恩逾格。特准比照各省中额最少之贵州。每科取中四十名。满营应试士子每科取中二名。合共四十二名。作为定额。遇 简放主考学政之年。另简甘肃正副考官各一员。甘肃学政一员。俾合省士子得以就近乡试。而岁科按届举行。学臣得免跋涉之劳。生童得以时亲承训迪。习旧学而启新知。不独边方士习文风。可期丕振已也。臣自西征以来。目民俗凌夷。泯棼日甚。不但杀争夺。视为故常。动辄啸聚多人。恣为不法。而民间伦纪不明。礼教久斲。干名犯义之案。诛不胜诛。缘地杂华戎。习俗渐染日深。正恐夏变为夷。靡所止极。不得已设局鄂省。影刊四书五经小学善本。分布各市各府州厅县。师行所至。饬设立汉回义塾。分司训课。冀耳濡目染。渐移陋习。仍复华风。迩来汉民敦崇儒术。诵习六经。回民亦颇知向慕。争请设立义塾。延师课读儒书。前学臣许振祜次第按临。多方激厉。回生得附学籍贡成均者。所在不乏。益欣欣然以得附宫墙为意外荣幸。食桑黹而怀好音。斯其时乎。若荷 皇恩。允其分闱就试。届时 简派学政。按期校阅。则经正民兴。边氓长治久安之效。基于此矣。臣亦知圣贤之学不在科名。士之志于学者。不因科名而始劝。然非科名无以劝学。非劝学则无读书明理之人。望其转移风化。同我太平。无以致之。固非谓科第文章足以歆

动庸耳俗目。兼可博取民誉也。愚见所及。谨以附陈。如蒙 俞允。每届乡试经费。应由甘肃筹划。学臣衙署。应于兰州建立。一切未尽事宜。容俟续陈。伏乞 皇上圣鉴训示施行。

请推广文武科试疏道光二十一年

两广总督祁

窃臣于上年钦奉 谕旨。着就所属文武员弁勤加访察如有才能出众民心爱戴及洞悉夷情深通韬者随时酌量海疆地方何人与何地相宜不拘资格即行奏请升调候朕擢用等因钦此。臣因留心体访广东文武各官。凡久于其任者。均尚可熟悉夷情。而深通韬者实难其选。已将无员可保缘由。另折覆奏。伏思内外文武臣工。多以科甲为策名之始。文场乡会试第三。试以对策。武场乡会试内场。试以默写武经。主司果于是取人。士子果于是考究。本足以覘实用。祇以相沿日久。不免视为具文。其弊由文试惟重制艺声律。武试惟取命中挽强。士子以后场无足重轻。漫不经心。相率流为剽剿抄袭。徼幸进身。迨服官以后。无暇讲求。文则止论钱谷簿书。而不知经济。武则仅讲弓马骑射。而不习韬铃。循分供职。即可晋秩除官。猝然有事之秋。所学非所用。是犹不识药性医方。而责以生切脉。不习规矩律吕。而责以制器和音。何能程功奏。今但请文武两科。申明功令。尚恐积习既深。仍属有名无实。臣愚以为有文事者不废武备。今将于武备收得人之效。即须就武备开取士之途。似宜于奉行成法之中。微寓变通考选之制。如文试第三场策问五道。请定为五门发题。曰博通史鉴。曰精熟韬铃。曰制器通算。曰洞知阴阳占候。曰熟谙舆图情形。令士子报名应试时。照从前本经之例。于册内分别填注。考官仿元人经疑。以两书异同设作问题。果能贯通阐发。而首二场文艺尚属平顺者。即一律中式。盖经学已于二场发题考试。则发策不必复问。史学则于古今成法。无所不该。最征器识。其余四门。若兵书则详水战之阵法。图志则通外域之夷情。并足裕远谟而操胜算。至武试除默写武经外。请添问策一道。分韬技艺火攻水战四门。仍如文试。令该生指项注册。入内场日。亦举以为问。所对不必深论文理。亦不必限字数。如能各就所习。确凿指陈。而骑射与膂力尚属合式者。亦一律中式。仍请 钦派大臣。于文武二科试策。核实磨勘。以免剽袭之弊。如此认真遴选。士子自必争自濯磨。恐一时难以举行。请自下届乡会试为始。数科之后。月异日新。人才或可期辈出。或将谓现行乡会试策问。固已周备。何必专限五门。使易于怀挟幸获。不知求全责备。淹贯为难。专门名家。讲求较易。现行名虽美。其优者仅以考据见长。余多临时敷衍成篇。毫无实济。若各就专门之学。主司临时就其诸说之可疑者发问。又何从揣摩怀挟。或又谓以此取人。恐蹈能言而不能行之弊。然能言而不能行者。固所必有。断无不能言而能行者。课虚责实。未尝不

可拔十得五。

又或谓兵法占验。理宜秘密。且术数及拳棒教师。向例所禁。不可以入于策问。然此所以防奸宄。而非所以待秀良。且以趺弛不之才。收入彀中。俾就范围而效驱策。似宜收揽人才免入歧途之一道。以上三说。皆不足虑。至现在文武官员。虽一时未能得人。然文职微员。及武营末弁。难保无因职分卑微。不能上达。以致无所表着。并士民人等。伏处草茅。即有奇才异能。因不攻举业。无由用。未免向隅。考唐宋以来。广设科目。名臣接踵。可否将博通史鉴五门。分立五科。特诏举行。无论现任致仕大小文武职官。及军民人等。准以所业。由该地方官申送督抚考校。如所言足资采用。及技击精强。即行分别咨明吏兵二部。调取入京。详加考试。选其才具真实者。奏明引见。分别酌用。如此鼓舞振兴。庶不致用非所学。日起有功。可以稍慰我皇上遴选才能。整饬戎政之至意。

请停止武闈片光绪四年

沈葆楨

再摺节经费。各省情形不同。而就大局言之。曰节无用以裨有用而已。国家文武并重。论求才之道。原谓取多则用宏。然文职以科甲为正途。而武职科甲升阶。独居行伍军功之后。则祖宗立法之精意。不可不深长思也。历科武闈报部经费。每省已数千金。而不合部例。又不能径裁。归于外销者不与焉。其院试郡试县试。则为牧令亏累之一大端。果所拔者。为朝廷折冲御侮必不可少之才。即所费滋多。亦不当吝惜。顾自军兴而后。窃计国家所以收得人之效者。多半由额兵练勇而来。科目之荣。远不逮焉。即以京旗论。人才辈出者。首推火器营健锐营。今则神机营出色当行矣。何者。所习其所用也。臣到任日。武举联衔诉。投营几及十年。不得一差。心焉悯之。然详细察看。其晓畅营务。实不足与行伍出身者比。其奋勇耐劳。实不足与军功出身者比。何者。所用非所习也。其归标力者。尚能束身自爱。勉就范围。而无事家居者。往往恃顶戴为护符。以武断乡曲。盖名虽为士。实则游民。有章服之荣。而无操防之苦。故以不守卧碑注劣者。文生少而武生多。则又非徒无用也。诚奉廷旨饬停。将武闈例销之款。提解部库。每科合各省亦可得数万金。而综计州县所省亏累。尤属不少。为州县省一分亏累。即为民间留一分元气。其有志向上者。或兵或勇。任其所托。早得窥见行阵真际。以自奋于功名。朴愿者归农。无从沾染习气。则财与才均化无用为有用矣。可否请旨饬下部臣通筹定议。出自圣裁。谨就管见所及。附片上陈。伏乞圣鉴训示。

上大府请武场添试火器笈咸丰九年

徐燾

窃以 国家乡试武生。院府县试武童。首场用马步射。次场用弓刀石。不更试以火鎗技者。挽强命中之材。束之志正体直之事。原于讲武之中。示不黷武之意。法良意美。何可更张。顾揆之近日情形。似宜变通以济急务也。夫弓矢利属金行。而鎗用兼火力。为害烈而奏功亦殊。前史述战功。言神臂弩克敌弓连珠箭。近日军营奏报。凡我将士之杀贼。及不幸死于贼者。则鎗十居其七。刀矛二三。至弓矢几无闻焉。黑龙江三姓吉林之兵。皆关东劲旅。黑龙江习弓矢。吉林三姓习火枪。今关东兵之在江南北者。吉林三姓屡有功。黑龙江则无闻焉。盖铁骑劲弩。驰骋注射。利于旷野。不利于险阻。其势然也。我闽省无处无山。无山不峻。数里之内。向背已殊。数步之中。高下不及。贼之乘我者。每伏处岩谷。突出相搏。而我之拒贼者。亦利于居高临下。势同压卵。此则骑马不能行。弯弓不相及也。愚以为利用火器。较他省为更切也。顾当此经费支绌之时。添制火器。增募枪手。月费数万金。势必不能。窃谓因利乘便。有益无损。莫若就武场试士之法少变通焉。其利有三。敢为大人陈之。福宁五属。除乡试武生不计外。武童几及千人。漳泉各属倍之。计通省不下万余人宜可以备爪牙。一遇有事。转欲募别项之人者。彼之所能。非今之所重也。生童之分优于兵勇。而兵勇之技切于生童。故无事与考试之典。临事反成费之才。今若于马步射外。试以火枪。旁及刀矛。中用者与选。不中用者不与选。则彼急功近名之心。父以督之子。师以传之弟。一二年后。可得数万精炼火器之人。彼武事本素业。非强以不愿也。衣食本自给。非待于豢养也。籍贯本可稽。非外来奸细可冒充也。有增置枪手之益。而无其弊。便一也。且增置枪手。必增制火枪。无论需费不费。自来官置器械。必不如私置之精。火枪或药不过门。或一二次即炸裂。今彼特为考试之具。则制造必极其坚好。试毕必谨于收藏。是增数万管火枪。而官无监制之劳。无库存之扰。便二也。前年粤匪来犯。各属以联甲保。而闲有望风溃散者。有易聚之人。而无拒敌之技也。今此与试生童。无县不有。亦无甲不有。第令地方官善为倡率。择其技精而行良者。授为队长团长。定期日以相演习。稽勤惰以为赏罚。则人自相师。家自为战。并联甲之人。亦相竞劝。以次裁撤兵勇。节省粮饷。便三也。凡此三者。皆因利乘便。有益无损。虽于科场条例有未符。而当有事之时。似可通融办理。竊为武备起见。是否有当。伏乞宪鉴。

条陈请禁楷字以挽颓风疏同治二年

桂文灿

贡士策问时务。为 临轩大典。上年三月。钦奉 上谕。准其敷陈政事得失无庸避忌并不准专尚楷法等因钦此。法至善也。敷陈者。纵不能如汉董仲舒唐刘蕡宋文天祥之慷慨恳切。亦当如我 朝康熙中马世俊繆彤乾隆中洪亮吉嘉庆

中王引之等之条达详明。方无负拜献先资之义。乃奉 谕旨。三令五申。无如陋习相沿。前半则填写策冒。后半则全钞策题。行行必须到脚。卷卷如出一手。考之往古。无此文体。垂之史册。寔为笑柄。此弊起于近五十年。嘉庆中叶以前无是也。其陈陈相因而不改者。则。专尚楷字积弊太深之故。夫楷字精工。何关乎政事文学。何补于国计民生。即妙等锺王。亦属小技。然欲其精工。非日日临摹。寒暑无闲。多历年所。不能悦阅者之目。既日日临摹楷字。人之精神有限。光阴亦有限。致力于此。即不能不荒废乎彼。既耗精疲神于楷字。岂尚能多读经史。讲求时务。勉为贤良。以期济世。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以有用之精神。置之无用之地。具此无用之技。皆将欲大用之人。汨没聪明。消磨岁月。甚为可惜。此弊起于近三十年。道光中叶以前无是也。将如之何。惟誊录可以绝之。夫乡会试皆发誊录。原以防认识士子字迹起见。乡会考官。皆 朝廷亲信大臣。尚糊名易书。以昭慎重。一切 殿廷考试。其读卷阅卷大臣。皆与乡会试考官相同。倘使另择精工书手。将各卷誊录后。再请 钦派大臣校阅。以昭严密。则锢习可除。而颓风自挽。 殿廷考试。概发誊录。不尚楷字。则士子儒臣。均得以从容余暇。讨论经史。讲求掌故。或分习礼乐兵刑财赋水利天文輿地之学。考试时。按其所习。分别命题。专精者固堪嘉尚。兼能者亦可并收。人材自有起色矣。倘有书写 诏命。应由 南书房翰林敬谨遵办。固不必人人皆习楷字。置一切学问于不顾。以致人材不振。天下多故。盖悦一时之目者其事小。而废弛庶政者其事大也。

### 上戴大司寇书

包世臣

撤棘后。荷蒙枉过。索取领回败卷。藏之怀袖。世臣语次及长洲宋翔凤于庭黜俞正燮理初归安凌厚堂阳湖赵申嘉芸西试卷。咸出世臣上。阁下询悉住址。轻身以先。远则庐陵。近则大兴。艺林佳话。至此而三。世臣将归。分俸资膏秣。又往送作竟日谈。咨嗟叹息。若不自胜。夫以世臣辱知之深。且久而被放。是亦足以厉躁进之俗。适当无之用矣。况荒落之余。本无可采录者。即使道如退之。文如方叔敬輿子瞻。斯有前事。何阁下悔憾之深耶。原夫科目之设。所以网罗天下人材。分资治理。而仅决以一日之文。是虽使前明名家。自黄子澄迄黄耀。皆登道光壬辰之榜。于治道何增。即获售诸君子。文尽尘腐佻达。于治道复又何损。方今幅员万里。治安且二百年。而人心岌岌常若无以自存。岁计常懔懔若难乎为继。其病果安在哉。管子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礼义见于事。廉耻存于心。则廉耻尤礼义之本也。讼狱者万民之命。而有司以为市。正供者聚人之本。而有司以为利。甚至疆场告警。河防为灾。而自大吏以及任事人役。莫不趋之如鹜。岂真忠义愤发输忱自哉。乘危抢夺。不忍为方。然则

民生之所以日蹙。国用之所以不支者。凡皆廉耻道消。见利忘义之所致也。近世用人虽有三途。曰科目。曰差使。曰捐输。而差使捐输两途。究不敌科目之广。而但重进士。每试放二百余员。上者立膺侍从。其下乃膺民社。大都一榜之中。任监司当方面者。不啻百人。假令每试得有耻之士四之一。约有十年。则中外有司。能自爱者。且数百人矣。君子之道有不长。仁圣之泽有不究乎。夫周孔之书。儒先之说。举子皆童而习之。学宫所布。无非遗经正史。即八比小技。亦有颁发程序。要以清真雅正。固未尝有束经史不寓目。祇揣摩近科墨裁数十篇。摘句套调。乃为入彀之令也。其仿本经题策略。并在禁例。而阁下谓今年中式之士。后场条对语。卷卷相同。误且同误。其为怀挟抄写。无可疑者。世臣自领荐预试。十有一次。矮屋相比。莫不携有细字小本。可信其无怀挟者。唯阳湖张琦翰风。吴沈钦韩小宛。及亡弟世荣。并世臣。四人而已。而四人者。皆在被屏之列。其得手者可知也。世臣前曾假看邻号之书。翰风呵之曰。他人冒险怀挟。而吾子坐享其成。是何异盗贼窝主也。非君子所为。则谨谢曰后此不敢。今闻阁下言。不得不致慨于冒险之易得手矣。夫学则古昔。文守矩范。士之荣行也。怀挟坊本。规时墨。士之丑行也。凡在占毕。共服此论。然丑行之近于利禄也久矣。而有人焉言行相顾。置遇合于度外。是必其廉耻较厚焉者也。异日有不剥民以肥家。亏帑以要上者。必此子也。若其惟利是趋。不愧不怍。甘从丑行。是必廉耻较薄焉者也。异日从政。吾不能量其所至矣。举子之去分校。裁一间耳。分校诸公。大都近科。衣相传。每况愈下。是故衡文得失。有关治道隆污者。凡以国维之所系者深也。

抑又闻之。造物生人皆有所用之。世臣自为童子时。不为干禄之学。数十年来。与同人论说。必依于此。其始大怪之。继则不乏同志信从者。是其穷而在下。而不欲自弃于无用也。阁下弱冠负儒林重望。宜总持斯文也久矣。同寮济济门下。谅无不欲以得真士为光宠者。所望阁下力持此义。大倡鸿议。庶几闻风而起。不负所职。三数科间。有耻之士日出。寡廉之渐远。集材以维国是。其为用顾不大哉。阁下居西曹几十年矣。清操为天下第一。悉心衡决。无枉无纵。固宜获丕变之休。着刑措之绩矣。而弃市者前后相望。后起案由。仍同前事。法日严而犯益众者。岂不以吏出于士。士为民望。廉耻之道不昌。而非伤肌刻肤之所能奏效也耶。至于怀挟之风。实由乾隆中陋儒妄以士兼五经为文物之盛。于是删摘起。驯至士人不读本经。主试又以怀挟终不可禁。视二三场为虚车。夫诵诗三百。明着圣训。论语半部。彰在史册。孟子亚圣。尤长诗书。荀子老师。祇明诗礼。汉儒兼通五经。不过数人。况在晚近。阁下淹贯流。天下所共推崇。若于从容造膝之时。详陈利病。必蒙 圣明采录。不以固陋致疑。得以复五百年专经之旧。其后场。则专以史事疑义与时务有比附者发

问。治乱兴衰。唯主通鉴。制度文为。唯主通典。使学者有所法守。又集馆阁诸公之有经术者。依江都贤良策意。各守所长之一经。精心撰作进呈。选其尤数十首。详加校订。刊布以为策式。除搜检之令。听士子自择所处。稍增誊录对读之数。严责外帘。使必于三月八月二十日蒞事。不可草率错落。稍宽校阅与进呈之期。头场上堂主试官不得遽行批中。必俟三场并荐。公同校核。方定去取。揭晓后。败卷到部。责成堂官分派司员查核。如分校有于二三场竟不寓目。及使随丁照对读黄点断句舛谬者。严参重处。覆奏下。乃发败卷。士子领卷后。有后言得实者。兼坐部员。主试仍将二三场佳义。同头场一刊行。批明去取之故。虽不无幸进逸才。较之现事其相远矣。如是。则绩学之士必可得。波靡之习必可挽。则世臣虽老死岩穴。岂足惜哉。

### 与鲁通甫书

潘德舆

郡中客至将六月惠书。深愧推挹之过。谓将绍大儒绝业。以振厉一世。仆何人敢当斯语。齿长材拙。精力半损于无用之学。惟本心微明。澌灭未尽。中夜奋兴。痛惩前误。以蹶古人。故朋侪言论间。不敢苟逐时好。冀多得同志引掖辅翼之。拯斯人之蔽锢。而传古人之心于无穷。非妄思以一身抗狂澜也。然此悽悽之心。虽穷且死亦不悔。以谓吾一人之心。天下人之心也。吾惧穷且死。而此心自有之。自扣之。尚何冀于天下。来书所谓贵自治者。诚哉是言也。夫自治治人非两事也。吾侪安居饱食。不取天下之事勤思之讨论之。豫为他日用。与居官尸素何异。虽日日庄坐诵书。非圣人之用心也。可谓不自治矣。足下学茂而量隘。恹然有志于天下。谓人事之敝。由于人才。人才之敝。由于人心。至哉言乎。洞中症结矣。抑鄙人复进思此症结之所由生也。今天下之人。所读者虽圣人之书。而自少至老。圣人之微言大义。未尝一究心焉。上所校而取者。为八股之文。其文非圣人欲言者也。下之舍科第而杰然以文学自命者。为考据。为词章。今考据虽托名经学。实皆泛引细故陈说。用相夸夸。不问经之垂训何意也。其词章英隽。益泛益夸。去圣训弥远。综而论之。能以考据词章发摛圣人之心者。前数十年或有之。今未之见也。夫合四海之众。数十年之久。争为考据词章。与八股文之皆异乎圣人之心者。士大夫夷然视之。不以为怪。以如此之学术。而求其心之必恶利。必嗜义。是犹射鱼而指天也。故尝妄论之。欲救人事恃人才。欲救人才恃人心。欲救人心。则必恃学术。欲救学术。则非复位取士之制不可。不复位取士之制。士习所趋。如众水汹汹东下。欲以孑然一人之修身正言。力挽四海之浇俗。是又以篲土障河也。虽身为卿贰开府及主文枋者。必俛首谢不能。况下此者乎。夫取士之制。苏轼氏谓学校贡举。特王者区区之法。无与治乱。其言太轻脱。即苏氏学术不纯之左证。然立乎今日



。必复古之乡举里选。如周官兴德行道义。两汉举贤良孝廉之制。俗之伪也滋甚。窃以为今之三场校士不必变。变之徒骇俗。无裨于治术。但变其所校者而已矣。其初场校以经义。而经义不仅扫除有明所制八股文诸琐法也。命之多述汉至有明儒者之成说。至约者必三四说。亦无汉宋儒之专主。而终必陈己意。折之于经以定其是非。则人必多观儒先书以探求圣人之本意。而不敢以浮浅之词塞责矣。其二场以史论。论或一人或一事。或数人数事。一国天下。衡其博识与剽断之得失。则人必习史。而不敢以空疏钓名矣。其三场以时务策。专问时事。审利弊。不远征古典。徒富考证者不录。必取其深切有经济。足备当事采择者。虽极言时弊。无所忌斥。则人必通世务。无迂阔泥古之失。且作其敢言之气。上之听闻。将亦无所壅矣。三场合校皆可录。则登前列。两场可录者焉。一场则否。则亦不虑其剽袭。而不必如唐人帖经。以孤僻纤仄标题。徒害经之大义。而不足以得士矣。

其初场之经义凡三。采朱子分年法。四子书孝经尔雅。子年校之。大学中庸不必复诸礼。明道要也。易书诗以卯。三传以午。三礼以酉。二场之史论凡四。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以子。晋书至旧新唐书以卯。旧新五代史宋辽金史以午。元明史以酉。三场之时务策凡五。此乡试也。明年会试仍之。则人得按年诵习访求。而无欲速苟且之患矣。命题之书之事宽且。士安从揣测。则搜检怀挟之令可除。其它糊名易书亲党回避诸条。一切罢去。以宽大坦易礼士。而养其廉耻。且以崇政体。然必选重臣有威者。磨勘各省之试卷。会试如之。其举而不称者。磨勘严栗。视前此罪加等。举主举者无苟脱焉。则人亦不敢怀幸心矣。其校童子求入庠者。第以一日而为经义史论各一。庠士及国学生之应科举试者。始一日而为经义史论时务策各一。常试则问经史。其分年如乡会试。丑寅则从子。以下视此。其习之也有渐。而总角入塾。专意经史。不学为文词。不必教以他书。则日力优裕。人亦不苦畏之矣。其会试中式之举人。与选贡之试于殿廷者。举人之应教习学正试者。皆一日而校其经义史论时务策各一。而不计其书法之工拙。则受书之始。与出身之涂皆画一。而号为士者。不致降为钞书小史之为矣。诗赋之校。何益于身心民物。且非古人诗赋正体。必罢去。虽翰林院詹事府官。亦勿以此第高下。取经史时务。每岁试之。即继以黜陟。毋使安坐废学。获清华美官。果经史时务博通。亦不患不善诗赋。而风雅之微旨。转以排比声律之诗赋罢而益振矣。取士之制一定。天下之学术争向之。学术始于经为本。中于史为辅。终于时务为验。无浮浅空疏迂执缄默者。无剽袭怀幸心欲速苟且与苦畏之者。而士不以小史自为。风雅且丕振。诚如是也。心术将日归于实而不自知。而人才人事必均受治。纵校士者未必咸得人。不能合校良楛。怀挟之令除。人或以剽袭得。然此惟大无耻之徒。非人人然者。盖学术

不明。天下之高材生。亦将靡焉。学术明。则中材孰忍自绝于善。不变者。独矢志居下流人耳。不能以一二概千百。害其大纲也。学术既明。敢复以六说进。一曰开征辟。天下之大。岂无道德纯劭通经致用韬晦自治不乐就有司试者。请备礼征之。入为侍从臣。亦盛朝羽仪也。不着为定制。或十年或二十年始一征。征不过一二人。使大吏察而举。举而后征焉。盖此人极难遘。恐搜才遗德。乃加此异数。且校士之制。参用唐宋。而罢其诗赋。必兼仿周汉制。虽一二人。又年数疏阔。然天下愈震动欢仰。如凤毛芝草。知道义之贵矣。二曰减士额。额广则取必滥。滥则人不贵士。而仕涂躁竞拥阙之病丛出。减旧三之一。亦足以待用。承学者愈知自重矣。三曰隆教职。学校师儒之官。系于学行风俗者。甚切而巨。不得其人。易诱士非义。非独不能约束之。自明以来。视为闾无用之官。仕者不欲尽其职。

请自今教职不俟大吏保举。皆得与县令互调。其保举者。内可转国学官。且得除中书评事博士。外径擢府丞倅。或府属州牧与县令等。其禄糈增至县令之半。俾无饥冻忧其职。月终上其名次于郡守。守奖戒诸生。且稽师勤惰。隋以溺职论。其察士行优劣。每岁一报学使者。使者即察加赏罚。则师儒之权重。得升转清要。争以丰采自见。不甘为疲庸。风厉多士。必胜于昔万万矣。四曰停赏官。纳粟得高位。非所以教也。虽卑官亦将使之临政理人。必不得已。富者输赏得受七品以下衔。异冠带于齐民尔。不小之事权也。仕路清絜夷。官将渐可汰。而士非力学无由进。其心愈定矣。五曰破成例。南宋以来。治世之权。毕归于胥吏。六官之长属。拱手以听。稍稍见作为。则老吏毛举条例格其后。尤黠者。视贿之有无重轻。为引例准式。出入变幻。莫可悬度。长官抑塞欲死。卒张目无如何。非胥吏尊。成例多也。今若请取六部则例。悉酌损更定。诚有所不遑。不若每断一事。毋庸拘成例。惟以礼之典。刑之律。俾中外有司。遵奉而酌行之。事之至大者。请于其长。奏闻定议。否则事成达其长。其长咨部。不当者。部院臣得以义法参驳。亦不据例为词。则普天下之胥吏。持牢舞文之局皆破。士大夫得舒展其手足。少壮之学。与治术贯为一。而不弃之无用矣。六曰除释道。前一二十年白莲等教。滋扰数省。杀良民。劳兵耗财。不可胜计。今虽就扑灭。愚民私习犹众。难悉诛戮。虽日教以圣道。必梗不信。何者。释道之邪说。视彼实无大差别。彼窃其余论。亲见僧道受职。获尊异者。拥良田华屋。过于达官大商。内不能无动。安得信圣道也。必除二氏之教。使彼无可健羨。又知邪道审不容于世。则无俟刑戮。人皆革心矣。惟僧尼道士。承袭久远。一旦使复本业。大抵无业可复。强者铤陷大恶。弱就死耳。请立一法。现在为僧尼道士者听。未为者毋得雍度。违者。师弟子罪皆死。不数十年。天下之僧尼道士。幸无罪老死。田宅财货。守令察报大吏。即多为其郡邑乡

里之养济院。此于僧尼道士。纤豪无扰虐。而穷民有所归。其利无尽。又以二千余年之二氏。竟湔洗尽绝。不独白莲等教。无所祖以煽惑。士之学圣人者。心愈一矣。此六者。顺序以行。于取士定制之后。取士之制。始不为具文。益坚固不可动。盖皆深有助于学术。而平治人心之大要也。然惟宰臣卿尹台谏。或能议此。穷居衡茅。言之何补。祇以野人忠爱。古人不非。宋真文忠著书。语人云。有用我者。执此以往。则预言于今日。而待裁正于良友。即学术中事也。志士立言。不为一时。岂以无位默自隋哉。平生笃爱陆敬輿文。通时事物情。而无一言不合乎圣人之道。昔人以为唐孟子不虚也。自揆无其识度。然如苏氏之爱敬輿文。而好为无本之议论亦不敢。此或亦本心之微明。可藉以告古人者也。足下向有胥吏论五篇。嶙峋演迤。私心窃畏爱。麤览之未悉其曲折。望录以来。荒溪霪雨。终月不出门。辱足下盛期许。辄纵言布此。勿示时俗人。徒增拙者诟厉。渐冷。惟为道自保摄不尽。

上罗椒生先生书

戴钧衡

在都承海。仅一面区区之意。多欲陈而未遂。又其时 圣主方在谅阴百日中。于天下事未有更张。草野愚忱。何敢叩谒而为出位之请。今 圣人大明黜陟。百度维新。血气之伦。衢歌巷舞。于是有心世道者。以为机大转而事有可为。今天下习俗之坏。制度之隳。积重难返。非得贤俊布满天下。其势不能以骤回。而欲贤俊之多升于朝。非于取士之法有所变更。亦必不可得。世之论者。或欲废去时文。或欲易八股为论。或欲于时文外广设多科。窃谓事既有所必不行。而其论亦未为尽得。今惟仍遵 国家功令。因其流弊而更张之。则事不难行。而人才即因以出。今乡会试主试与同考官。专重时文。二三场经策视为具数。一二留心经策者。又特取奥博富衍之词。章句笺疏之琐。名物象数之微。不知此记问之学。短钉钞胥所能。无关心得与经世实用。究其由来。非士子之咎也。二场经义。亦用时文体。虽有才学。不能上下千古。畅所欲言。又一日五文。不能如四书文按脉切理。势不得不以肤泛宽阔之辞。加彩藻。以炫有司之目。策题所问。端绪太烦。于经不问大义微言。而举字句传本之异。于史不问兴衰治乱。而举正史别史之名。于军政不问简练韬。而举弓矢戈之制。于学术不问诚正修齐。而举音读训诂之末。推之一切。莫不舍大而询细。弃有用而诘无用。使天下士子。敝精神于糟粕之中。虽有宿学。亦不能不从事园册子。何者。一人之闻见。安能记古今数万年琐屑不经之事邪。令全记之。此可以治天下国家哉。今拟二场经文。易为论解。义理政事之题曰论。典章制度考辨之题曰解。务择援经证史。实有发明。关系于人心世道经制学术者。录之。非是虽佳不选。三场策问。经则举要义三四条。史则举某代君臣贤否。某代政治

得失。或某代大事。某君臣始末二三条。余三策则无定题。要以关于国计民生典礼风化人情利弊为问。不许举猥细不急之务。隐僻少见之书。问事少。则士子可以据见发抒。切时务。则可以洞悉天下利害。三场俱工者上矣。不克俱工。必一场最工。而两场皆非雷同剽袭。着为定制。二三场所拔名数。与首场等。主试者。凡所取时文经策。均必刊刻风示直省。解存礼部。礼部大臣即可于其中留心人才。以备他日保荐。其同考官。顺天由 钦命。不敢议矣。外省则先期督抚藩臬道府之在一城者。订日会选。各举所知。非素有闻望者。不得调取入闈。揭晓后。同考官得士盛者。监临奏请从。优议叙。三科之后。人才必有起色。五科之后。而士犹不务读书。务为有用之学者。必其下愚自暴自弃者也。乡会试之法既行。则 廷试之典尤重。钧衡尝观宋元名臣。如宗忠简文信国谢文节畬忠宣诸公廷对之策。慷慨直言。盖虽衰世之君。犹听士子得陈其意。今乃 圣圣相承。 朝无阙政。而士子顾相沿成习。排偶颂扬。任 天题咨询所及。皆有见成词藻。敷佐字数。长短格式大小。千手一律。读卷者但以楷书工劣破体有无等为高下。无论所习皆俗书也。即使锺王颜柳复生。其能以字治天下乎。前者御史戴綱孙候补京堂张锡庚曾奏及之。而礼部诸臣。以为 国家成宪。本不限以字数。不许颂扬。请无容议。试一思今日试策。有一无颂扬联语者乎。有一不计算字数者乎。且一思 圣人在上。求言方切。若举 国初马世俊缪彤储方庆诸策。与今日熟烂习见浮言并进。 圣意其将安取乎。昔宋高宗绍兴二年。诏考官直言者置高等。遂得张文忠为的首选。理宗亲拔文信国第一。考官王应麟奏贺得人。今 皇上德配舜文。何难以高理二宗之事期之。在 朝方多贤者。又何难以王应麟之事责之。刘蕡之下第。宗泽之置末甲。胡铨之移置第五。千秋而下。犹太息痛恨于当时考官之蔽贤。今之君子。詎效之邪。故钧衡窃欲当代大人奏请 皇上廷试时。勿复限以四策。但垂问时务一两大者。听贡士各陈谏论。否则依魏叔子所云。分吏户礼兵刑工六职命题。职各举大事一二。任贡士择对。专才者对一科。通才者对数职。读卷大臣悉心参阅。务取通达治体综贯古今者进呈。余分交各部大臣校阅。等其名次。俟 上因材选用。如此。则登仕版者。无不先留心于经世之学矣。乡试会试 廷试之典既更。则各省督学之法亦宜少变。士习文风。恒视学使为迁转。他省钧衡不及知。请以安徽言之。曩者朱竹君为学使。考证之学大兴。汪文端为学使。诗古文之士大振。昨者吾师安徽。以朱子之学教人。以小学课士。以史汉文选课论说诗赋。一时朱子全书小学近思录史记两汉书文选。家购户诵。伏望吾师以己所行者。酌取数事。奏为定则。课士命题。毋得割裂圣言。及截取褻而不经之语。岁科试经策一如乡会试。月课颁题。必重之。所尤要者。于衡文教士之余。寓乡举里选之法。每至一省。预饬各教官详察诸生平

日学行。贤者加考语。不肖者条劣以闻。临试时访闻属实。分别奖励斥革。教官不留心人才。与考语劣不实者。即行参罢。优贡拔贡。一以采访品学为先。不以时文小楷为尚。督抚藩臬道府州县有不肖者。概令密章弹劾。则学院不特为文章之官。而吏治人才。均基于此矣。钧衡自幼读书。不甘为无用之学。每以人心世道为忧。寂居田野。凡一省一郡一县利弊。有所见闻。辄作文以言得失。父师恐遭时忌。辄命取焚之。及入都。私怀欲言者。更非一事。既念事无难易。得人则成。国无安危。得人则治。虽有严令。徒法不行。虽有大贤。势孤不遂。故乃参阅前言。揣度时势。因弊救衰。期以广进贤。稍有补于 圣天子作人之万一。而窃敢以刍蕘之意。献之吾师也。临书无任瞻望悚惶之至。

### 停广额议

#### 金文榜

唐天宝十载。上御勤政楼。试怀才抱器举人。而通场不录一人。宋元佑初苏轼为知贡举。因恩科命官之多。特奏即位之初。有此过举。谓之恩泽。非臣所识。是知国家为天下得人。一秉大公。臣下固不可以之乞恩。君上亦不能以之市恩。此非独重名器也。士为四民之首。处则式化乡里。出则齐治百姓。择之精而取之严。则得士必才德出众。名与实副。既尊其选。亦养其望。后世以文章取士。士品已卑。近年来文章日趋浮薄。而 万寿及纪元 恩榜开。各省捐输多者。文武大员又奏请分别加广。生员至加倍。举人亦数十。其意谓寒士困苦有年。无出身之路。故特举此以示恩。又创残郡县。甫经收复。借此收拾人心。未始非旷典也。岂知今日之士。其实为有用之学者。百不获一。即使久困泥涂。郁不得志。亦祇谨廉隅之足悯耳。王者甄陶万类。岂能尽人悦之。徒使良莠并进。流品益杂。其拔一二孤寒。使之吐气扬者。惠甚小。其开千百侥幸。使之伤风败俗者。患甚大。昔王杨卢骆。皆一时才俊。而裴行俭犹薄之。聚鬪儇捷之徒于庠序。岂能正士习而厚人心。闻明初风俗朴素。生员家始有方桌。凡里中有不直事。争就方桌上讲理。想见当时为士者。犹能恪守古道。今生员之多。车载斗量。里中俱以泛常视之。而生员犹恬不为怪。自命斯文。甚至乖谬荒诞。种种悖理。是以忠孝之教衰。乱贼之萌动。小人道长。至异学并起。而不可遏。整饬之法。宽不如严。泛不如精。庠序之中。一一敦勉于实行。而后激劝得力。教化可兴。不然者。名为士而实非士。一旦出身加民。殃民误国。反为贵郎所笑。此有志之士所以不能起而与争也。捐输一途。奚怪其纷杂不已哉。

### 请变通广额章程片

#### 张之洞

再军兴以来。各省团练捐输。俱蒙 圣恩准广学额。仰见 嘉惠士林。至优

极渥。惟是人才有限。捐数无凭。近年楚省加广学额。日增月盛。往往一学进额。两倍原数。虽定例加额不得过正。然防剿捐输。既许毋庸并计。永远暂广。又属相并而行。以至一州县所取。动至六十之多。楚省文风虽优。不再期之间。取士逾百。虽曰拔尤。实同竭泽。大学已多节取。小县更难求精。恐数届以还。必至三耦不备。且得之过易。根柢浅薄。文艺粗疏。初学者略识之无。便怀徼之想。幸中者未尝学问。更无求进之心。将向来文物荟萃之区。寔变为荒芜谫陋之习。不学者以为得计。老成者深有隐忧。况人数过众。则官师之约束难。取额过宽。则士林之流品杂。其于士习文风。殊有关系。定例虽有可缺勿滥之条。然 朝廷增其名。而使者减其实。既非臣子所当为。亦乖立法之本意。伏思一县菁华几何。开报动逾数万。谁用谁销。但凭口说。接踵而来者方多。在议奖时不过刻者。 朝廷宽大之深恩。而呈报时不无虚滥者。胥吏朦蔽之故智。伏祈 敕下各省督抚于捐输团练经费呈请广额者。必须切实核减。再为入告。并 飭部臣将原定章程。量加变通。稍为从严。庶名器无过轻之虞。人文无日下之患。臣为培养楚省文风起见。是否有当。伏乞 圣鉴。

#### 推广拔贡议

陈澧

取士之法有二。荐举也。考试也。论者曰。考试善。糊名易书。至公也。荐举不善。夤缘奔竞。多私也。窃以为不然。今之拔贡。非荐举耶。举人进士。夤缘关节者。岂无其人耶。举人进士。文理不通者多矣。而文理不通之拔贡实少。然则荐举之法善矣。其故何也。拔贡始举于教官。必尝试高等而无劣行者。否则惧学政诘责。学政三年一任。其试士也再。又合前任所试以稽其高下。而三年中于士之知名者。亦必有闻焉。及教官之举之也。又一再试而后拔之。非如乡试会试。以一日之短长而去取之也。且一县而拔一人。苟文行庸劣。即不能服一县之士之心。非如乡试会试。可谢以糊名易书。而文字之真伪。素行之善否。皆不得而知也。此拔贡之法所以善也。今乡试会试作弊之案见矣。法久而弊多。防之不胜防。不若推广拔贡。分其登进之途。夫一县之士。文行优者必有数人。今惟拔一人焉。又十二年而一拔焉。其得才也几何。莫若仿乡试之例。三年一拔。其数以州县之大小为差。其 廷试授官也。与进士等。使天下之士。得由二途并进。岂不善哉。至若优贡三年一举。而 廷试例无一等。案同治初。官文恭任湖广总督。奏请优贡 廷试如拔贡例。自是始有一等。此文作于同治前。故云然。若三年一拔贡。则优贡可废矣。

#### 请擢用优贡疏

湖广总督官文

窃臣考历代取士之法。不外选举考试两途。军兴以来。论者多患科举之弊。请

筹变通之法。于是有开特科举人材诸议。臣以为我朝立法。本寓有周汉乡举里选之制。则优贡一途是也。夫科甲登进。皆系糊名。拔贡考试。亦重文艺。惟优贡由各学出具考语。并将优行各条造册申详。学臣访查无异。先行送部。又会同督抚一体考核。择其文行兼优者。会衔保题。三年一举。大省不过六名。中省不过四名。小省不过二名。其查之也至详。其举之也至慎。犹恐不得其人。历经议准任缺无滥。且系在学臣任满之时。其接任未久尚未真知者。俟之下届。是则皇上分遣近臣按行各省。于考取优贡力为慎重之至意。乃岁久成俗。但取充数。举之多不经意。得者亦不为荣。推原其故。由于朝考之时。向来相沿概置二等。优贡诸生。无因自见。则徒为贡监中增一名目而已。臣愚以为今日访求人材。与其别设特科。何如就优贡旧章。核实选举。务取乡党无间。名望咸优。如求将材。即可访娴习韬铃之士。求史臣。即可访博通今古之人。求博学鸿词。则诸生中岂无淹雅之才。求孝廉方正。则诸生中自有笃行之士。所举既少。真才易得。为时甚裕。采访自周。严定举主之赏罚。俾他日得以参考。明示求贤之详慎。使州郡皆树风声。则举必其人。章惟由旧。无烦特科而皆能得士矣。惟朝考之日。似宜仿照拔贡章程。亦在殿廷考试。分别擢用。立予出身。或分京外之班。或授佐贰之职。俾品学优长者。得以自效。则互相观感庠序中益自濯磨矣。臣等再三商酌。意见相同。伏愿皇上饬部妥议章程。以资激劝而收得人之效。谨合词具奏。伏乞圣鉴。

请慎重名器疏道光十三年

朱崧

窃惟赏赐者劝善之经。科目者求贤之道。我国家设科取士。三年大比。录其文艺优长者。贡于春官。名曰举人。甚盛典也。上年畿辅荒旱。收成歉薄。百姓嗷嗷待哺。即荷皇仁浩荡。赈糶频施。小民已无虞失所。嗣以日久用繁。各官倡议劝捐。本年二月。据潘仕成报捐银一万二千两。蒙恩赏举人。准其一体会试。此乃皇上逾格之鸿施。亦一时从权之至计。原未尝着为定例也。且潘仕成本系副榜贡生。去举人一间耳。赏给举人。是于破格之中。仍寓量才之意。斟酌而行。岂漫然哉。厥后叶元黄立诚等陆续报捐。经巡城给事中顺天府府尹奏请议叙。事下大学士军机大臣会议。遂乃比照银数。请赏举人。虽曰以昭画一。然于圣主慎重名器之心。因材权衡之道。要未能深体而详究也。若因此遂成定例。臣窃谓适足生富家侥幸之心。而沮寒儒进修之志。查向来捐例。京官自郎中以下。外官自道府以下。皆准捐。至清要衙门。非举人出身者不得与焉。官可捐而出身不可捐也。今以输银助赈之故。而得为举人。则未登仕版者。将可报捐中书。已列部曹者。又得保送御史。纷纷然竞趋快捷方式。滥清班。欲肃官联。亦已难矣。况准其一体会试。则得陇望蜀。谓

举人既可幸邀。进士何难弋获。于是因其势利。买通关节。雇倩枪替。种种弊端。在所不免。臣故曰生富家侥幸之心者此也。至于单寒下士。既不能鲜衣华服。奔走形势之途。又不能遵例纳财。致身通显之地。其所以系属心思。鼓舞才力。孜孜以穷经砥行为务。而未甚厌弃者。良以举人一途为进身之阶耳。今若以多士进身之阶。为一时劝捐之计。不论学问之浅深。但较输银之多寡。如能累万。不啻升三。一经报呈。便同登第。则人将曰富者无所不可。贫者其何能为。文章不足为贵。科名亦觉其轻。识趣日卑。术业渐废。臣故曰沮寒儒进修之志者此也。颇失士望。徒长幸心。以为故常。未见其可。论者但以请赏花翎。未便率行议准。而请赏举人。不知花翎举人。均为圣朝之名器。而细按之。则花翎实器也。举人虚名也。实器以待有功。虚名以彰有德。互为表里。未可低昂。彼输财助赈者。急公好义。固不可不量加励。然在士庶则或酌给扁额。或议叙职衔。在官绅则或准其加级。或予以升途。已足以示鼓励而劝输将矣。若夫请赏举人。所得无几。所伤实多。应请旨飭下顺天府五城及各省直省督抚。嗣后地方偶遇水旱偏灾。如有纾诚捐输应须嘉之处。概不准援引成案。冒请赏给举人。庶经制定而人绝妄心。流品分而士多厉志。而于劝善赈民之道。仍未有碍也。

请停推广捐例疏咸丰二年

季芝昌

窃臣等准户部咨开。推广捐例。请将捐银五千两之恩拔副优贡生廪增附生。并曾经乡试录科之例贡监生。恳恩赏给军功举人。其捐银三百两之俊秀童生。作为附生。等因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咨行到臣。伏查频年以来。河工军务。需用浩繁。帑项既未充盈。捐输又难踊跃。部臣殚心会计。竭虑持筹。又因诸生占毕穷年。观光无自。若能急公报效。即是敌忾同仇。因于无可筹划之中。为优加励之法。酌盈剂虚。洵是一举两得。惟是历届事例。内自郎中员外郎。外自道府等官。悉准捐纳。独至举人附生。从未议及。诚以捐纳科甲。同属仕途。既为富厚广登进之门。复为寒畯留出身之路。道则并行。实不相假也。士子读书应试。争自琢磨。以求为国家之用。而必限定额数。严为去取。俾知科名足重。无才者不能混淆。作士气。慎廉隅。胥由于此。今广开捐例。俾遂观光。朝廷特沛殊施。菲材或多误会。荒疏者可以冒滥。躁进者得遂幸心。不特有碍士趋。更恐致伤吏治。虽军功事例。原属暂开。随时恳恩。不占中额。抑知天下之人心。爱名与爱利相等。惟举人秀才由于考取而得。则人知学成有用。并足为乡里之荣。若由捐资而得。则凡家计充盛者。无不可获之名。是科第亦不足重矣。失朝廷求贤之意。塞士子上进之心。恐此例一行。所得者小而所失者大也。且举人一途。准应会试。明年赶赴春闱。一经获



售。即可得官。新例招徕。其势尚便。俊秀捐监。祇需银一百八两。准应南北乡试无须月课岁考。今以三百两捐作附生。捐项既增两倍。又有月课岁考之拘管。且专应本省乡试。不准兼赴北闱。则乐从恐少。臣等具有天良。渥承恩遇。当此宵旰忧勤。深恨补苴乏术。岂敢于部臣筹定之事。妄参末议。惟于士习人心。确有关系。既有所见。即不敢安于缄默。用敢殫竭愚诚。渎陈圣听。仰祈宸衷酌断。臣等窃又思之。前次臣王懿德行钞之请。原虑及度支不充。为因时变通之策。彼时臣季芝昌尚恐不免流弊。未敢会同。兹则两弊相形。惟取其轻。与其徒损国体而无甚裨益。孰若姑采前奏而渐冀流通。在廷臣工。曾有行钞条议。如蒙敕下部臣悉心筹划。妥为试行。或别有良法美意。使物力可丰。国储日裕。臣等曷胜愿望之至。

请停推广捐纳军功举人附生疏

河南学政俞长赞

咸丰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准署抚臣陆应穀咨行户部具奏推广捐例一折。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并将条奏抄出到臣。臣查该部原奏。系为楚粤等省军饷紧要。不得不于无可筹划之中。暂为万不得已之计。军务告蒞。即行奏停。在部臣之意。岂不知名器必不可假。定制必不可变哉。徒以时势所迫。无策可为。为此得寸得尺之计。以冀其有益耳。然以臣臆见度之。非徒无益。害且有不可胜言者。请为我皇上陈之。夫世所贵乎科名庠序之荣者。原以其读书明理。秀超凡民。以是登之学校。继以宾兴。朝廷既爱之重之。斯士乃不敢自轻耳。若不以学进。而但以资进。其怀才而未遇者。臣知其必深以为耻。甘心终老于牖下。而不以枉道求荣。其挟财而思进者。臣又知其多内不自安。或恐见鄙于乡闾。而不免以观望自阻。又况以言乎名。则银数五千两者。尽可立登仕版。何途不可就。而必就此正途中之异途。以言乎实。则监生附生。乡试同一中式。又谁以加倍之数。博一青衿之虚号。是推广例本属无益。其理显而易见。部臣特以度支支绌。一旦苟且之政。适以病民而生变。又深知我皇上痍瘵在抱。万不为朘削百姓之图。惟此暂济目前而无关民事者。意谓新令一下。人必乐输。似亦不妨从权。不知涓滴之润。无补江河。国之大体。一失莫挽。臣所虑者。军事从此不可问。民事从此不可问。天下大势亦从此不可问也。所谓军事不可问者。军兴以来。官所恃者招募。乡勇团练居民。甚至婴城固守者。大半绅士力耳。彼岂徒为桑梓身家之计。各顾其私哉。亦以圣朝深仁厚泽。养士崇儒。二百年来。食毛践土。其感入肤骨者至深。又以文学出身。即为众望所系。故慨然身任而不辞。其间协同尽力者。寒畯尤多。今使富家竞附清流。寒士气激心灰。势且纷纷解体。缓急之际。必至呼应不灵。官吏之势。愈成孤立。其害有不止于兵不用命者。虽欲悔之。其可得乎。更有甚者。臣闻

逆匪所贴伪示。但数贪官吏之罪。曾无一言及 朝廷。诚以我 国家元气弥纶。毫无罅隙。我 皇上绍承大统。兢兢业业。彼更无所藉以为名。今一旦出此权宜。使得援为口实。桀黠构煽。无知良民。翕然从之。其祸愈深而不可解。念及于此。可为寒心。所谓民事不可问者。小民之愚。惟以士类之观听计之。道光十三年。升任御史朱崧奏停赏举人奉 旨允准之时。臣尚在庠。侧闻感颂之声。溢于黉序。下至细民商贩。莫不欢欣鼓舞。咸谓 先皇帝振兴士气。曲体士情。究所从来。皆以士论为准。盖士者民之望。而士之进身清贵。又民所俱知也。臣每按试经过城市村镇。见张贴劝捐告示。辄有多人聚论。捐例民所本谙。浮言尚多。若举贡附忽有此捐纳一途。必致哗然竞笑。臣恐所谓好义急公者。究亦寥寥。而从旁窃议者。直天下也。且地方学校各官。所藉以激励胶庠化导民俗。恐亦口将言而噤嚅。又况各省把持官府武断乡曲者。举贡生员固亦不免。而武举武生。不知诗书为何务。乡愚纳监。专以顶戴为护符之本。为害尤甚。

今若骤添军功文武举人附生一途。此辈进不以正。且将以势压民。地方官念其既有功名。往往不加深究。臣知饮恨吞声者日多。皆得归怨于法之不善矣。夫天下乃民之所积而成。军务由民怨所渐而致。臣言军事民事害至于此。天下大势不问可知。汉臣徐乐有言。天下之患。在不安而易动。故贤主独观万化之原。明于安危之机。修之庙堂之上。而销未形之患也。今楚粤之患已形。未形之患不少。方思所以安之。而转可激之使动乎。伏愿我 皇上干纲立断。敕下部臣无论已否议定章程。速即通行各省概行停止。庶 国体不失。人心益坚。军务终不患其不靖。否则求利未得。害已随之。臣重蒙 两世厚恩。至优极渥。捐糜顶踵。未足言报。当此 宵旰焦劳之日。苟少裨于 国事。何忍妄为阻挠之词。无如政体所关。实非浅鲜。是非利害。校然难诬。不揣冒昧。敬陈愚悃。不胜悚惶激切待命之至。

## 卷六十七 礼政七宗法

### 宗法议

#### 成毅

邑先正旻谷黄氏箸家礼一编。首讲宗法。备录程朱之说。而断之。谓大宗主阖族之祭。小宗主高曾祖祢之祭。居必有祠。祠必四世。亲尽则祧。祖迁宗易。一如古礼。某愚窃以为宗法诚善。然如黄氏之说。及所引先儒礼经。似惟诸侯大夫之有国与家者。始可言之。施诸士庶。必有所不便也。试详言之。古者有世贵。有世贱。贵者而不严之以分。其势必争。庶人无虑是也。故贵者主尊尊。尊尊故祭隆而丧杀。贱者主亲亲。亲亲故丧隆而祭杀。祭隆而丧杀。故三庙

五庙。其势愈远。而期功以下之服绝焉。丧隆而祭杀。故缙麻袒免。皆所必严。而祔庙以上之祭绝焉。贵贱之分各不相蒙。是不可不辨也。且自命士以上。始有土田谷禄名位以相传袭。有土田谷禄名位以相传袭。则其力可以世世守之。无废先人之祀。庶人受田于官。百亩之入。仅足自贍其身而已。未闻国家别有所以厚于民之为父后者。而独责以敬宗收族于嫡长子孙。不已难乎。至于后世。尤所不能。百亩之田。不能世世有之。而庶人之所以遗其子孙之财与产。又无独厚嫡长之例。数传以后。不能自存。比比皆是。而谓嫡长子孙。能独以土田谷禄祀其先人。世世不废。有几家耶。即如宋明以来。贵者得立五庙。而朝廷无世禄。则其后必微。为宗子者。将必有绌于才力之时。且既推为宗子。则必贤智而且尊优于族之人。贤智则必教之备。尊优则必养之厚。能必嫡长子孙。世世足以自贍也耶。不能自贍。则必族人代为之谋。此亦其所不可继矣。且更举古礼经证之。记曰。庶人无庙。又曰庶人荐于寝。凡以庶人不能世世祀其先人。则荐于祔。嫡子主之。终其身兄弟听命焉耳。此即汉诏所谓民为父后者也。今谓立大宗以主阖族之祭。百世不改。立小宗以主高祖之祭。五世则迁。是庶人皆得有庙。皆得祭及五世以至百世。不显与经戾乎。又古者治民之法。详于周礼。族师比闾邻鄩之长。读法谆谆。何不闻属之宗子。使治其族之政令祭祀也者。又如令国民族葬。掌其政令者为墓大夫。何不闻掌于宗子也者。则古宗法之未尝行于庶人。其尤彰明而较着也。且宗子有君道。有君道。则凡为宗子者。皆得臣其伯父叔父伯兄及伯叔祖曾。今律论亲属。何第以尊长卑幼及服之疏戚为定断耶。大抵言礼之家每多泥古。而不深求古人议礼之意。与夫后世时势之所不可行者。不敢变而通之。无惑乎礼教之愈微也。吾乡旧俗。族各一祠。祠择一人以为之长。上主族之祭祀。下治族之教诫。揆诸礼制。并所不悖。而议者或谓体统未尊。及多不公不正败坏家事之人。汲汲援宗子之说以为愈焉。然能必教育无素之宗子。定为贤智乎。似诚不如族人之所共择而共推者之尚足以称家督也。愚固以为宗法诚善。而无如势之有所必不行也。

### 复宗法议

冯桂芬

三代之法。井田封建。一废不可复。后人颇有议复之者。窃以为复井田封建。不如复宗法。宗法者。佐 国家养民教民之原本也。天下之乱民。非生而为乱民也。不养不教。有以致之。牧令有养教之责。所谓养。不能解衣推食。所谓教。不能家至户到。尊而不亲。广而不切。父兄亲矣切矣。或无父无兄。或父兄不才。民于是乎失所依。惟立为宗子以养之教之。则牧令所不能治者。宗子能治之。牧令远而宗子近也。父兄所不能教者。宗子能教之。父兄多从宽而宗子可从严也。宗法实能弥乎牧令父兄之隙者也。诗曰君之宗之。公刘立国之始

。即以君与宗并重。左氏传晋执戎蛮子以畀楚。楚司马致邑立宗焉。以诱其遗民。正与公刘诗相表里。盖君民以人合宗族。以天合人合者。必藉天合以维系之而其合也弥固。嬴政并天下。始与井田封建俱废。秦亡之后。叔孙通等陋儒不知治本。坐令古良法美意。浸淫渐灭不可复。故汉初知徙大姓。借其财力实边实陵邑。而不知复宗法。魏晋知立图谱局。而不知复宗法。唐重门第。至以宰相领图谱事。而不知复宗法。惟宋范文正创为义庄。今世踵行者。列于旌典。又令甲。长子没必立承重孙。二事颇得宗法遗意。自可因势利导。为推广义庄之令。有一姓即立一庄。为荐飧合食治事之地。庄制。分立养老室。恤嫠室。育婴室。凡族之寡孤独入焉。读书室。无力从师者入焉。养室。笃疾者入焉。又立严教室。不肖子弟入焉。立一宗子。复古礼。宗子死。族人为之服齐衰三月。其母妻死亦然。以重其事。又有宗妇死。夫虽母在为之禫。宗子之长子死。为之斩衰三年。则骇俗不可行矣。名之曰族正。副之以族约。桂林陈文恭公议。公于乾隆中年抚江西有此令。未及成而去。继之者以他狱连及祠户。遂一律毁祠追谱。与公意正相反。族正以贵贵为主。安阳许三礼议先进士。次举贡生监。贵同则长长。长同则序齿。无贵者。或长长。或贤贤。族约以贤贤为主。皆由合族公举。如今义庄。主奉法。无力建庄者。假庙寺为之。嫁娶丧葬以告。入塾习业以告。应试以告。游学经商以告。分居徙居置产斥产以告。有孝弟节烈或败行以告。一切有事于官府以告。无力者随事资之。一庄以千人为限。逾千人者分一支庄。增一族约。单门若稀姓若流寓有力者。亦许立庄。无力者择所附。如吴则同出泰伯之类。又如昌黎所谓何与韩同姓为近之类。无可附者。则合数百人为一总庄。亦领以庄正庄约。期于亿万户皆有所隶而止。周礼宗以族得民。赅词也。有谓庶人无宗者非是。前人已辨之。立庄之后。敦劝集资。令经费充贍。另议永停捐例。惟存民爵。正可为奖励立庄之用。夫宗法既为养民教民之原本。其有功于国家甚大。膺兹上赏。不为过也。窃以为今天下之大患。有可以宗法弭之者不一端。

一宗法行而盗贼可不作。人性本善。孰不知廉耻。孰不畏刑罚。盗贼之甘于扞法网者。迫于饥寒而已。宗法既行。民无饥寒。自重犯法。大传云。爱百姓。故刑罚中。顾氏炎武为之说曰。天下之宗子。各治其族。罔攸兼于庶狱。而民自不犯于有司。又云。庶民安。故财用足。顾氏曰。收族之法行。而岁时有合食之恩。吉凶有通财之义。本俗六安万民。三曰联兄弟。六行之条。曰睦曰恤。不待王政之施。而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矣。比物此志也。一宗法行而邪教可不作。宗法之善。在有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邪教之宗旨。大都窃此二语。以聚无赖之民。始则济其不足。终则括其有余。乡愚无知。徇目前之利。陷于畔逆而不之悟。宗法既行。谁不愿以其从教主者从宗子哉。一宗法

行而争讼械之事可不作。今山东山西江西安徽福建广东等省。民多聚族而居。强宗豪族桀黠之徒。往往结党呼。横行乡里。小则纠纷。乾隆中江西诸大族多互讼。辄酿大狱。巡抚辅德至疏请禁止。毁祠追谱可谓因噎废食。大则械。闽广最多。近来尤甚。为害甚巨。皆其族之不肖者号召之。夫一族中岂无贤者。无权无责。闭户不与闻而已。宗法既行。则贤者有权有责。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即有一二不肖者。何难以家法治之哉。一宗法行而保甲社仓团练一切之事可行。宗法以人人有所隶为主。是亿万户固已若网在纲。条分缕析。于是以保甲为经。宗法为纬。一经一纬。参稽互考。常则社仓易于醵资。变则团练易于合力。论者谓三代以上之民聚。三代以下之民散。散者聚之。必先聚之于家。然后可聚之于国。宗法为先者。聚之于家也。保甲为后者。聚之于国也。彼商鞅什伍连坐之法。亦其时同井未尽离宗法未尽坏之证。如后世之民无常居。五方杂处。比邻或不相识。顾欲与以连坐。鞅虽酷。亦势不可行。鞅借宗法以行其令。而即废宗法。小人举动。往往如此。今保甲诸法之不行者。以无宗法为之先也。尚书黎民于变时雍。始于亲九族。诗以关雎麟趾为王化之始。孟子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大学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天子自齐其一家为治平之始。亿万姓各齐其亿万家为治平之终而已矣。

#### 农宗答问

龚巩祚

问百亩之法。限田之法也。古也然乎。答。否否。吾书姑举百亩以起例。古岂有限田法哉。贫富之不齐。众寡之不齐。或什伯。或千万。上古而然。汉以后末富。三代本富。汉以后以财货相倍蓰相什伯相千万。三代以田相什伯千万。相百也。故曰陌。相千也。故曰阡。大抵视其人之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矣。天且不得而限之。王者乌得而限之。且夫后世之末富。以财货相什伯千万。世主莫得而限之。三代乌能限田。三代之季。化家为国之主。繇广田以起也。

问汉代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其义何若。答。此为汉主谋诸侯王之善。非诸侯王自谋之善。王子侯而诸王竟不振。贾谊主父偃汉之忠臣。岂汉诸侯王之忠臣邪。

问宋张氏九世同居。流俗以为美谈。何必有大宗。答。鲁以相忍为国。非姬周太平之鲁可知。况以相忍为家。生人之乐尽矣。岂美谈邪。

问既立农宗。又不限田。如此天下将乱。恐天下豪杰。以族叛。以族徙。以族降敌。则如何。答。此亡国之所惧。兴王之所资也。孟子曰。为政不难。不得于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国慕之。一国所慕。天下慕之。沛然德教。溢乎四海。孟子筹之至熟矣。如此一代之祖。可省十年用兵。

问天下已定。独天下诸有田之大宗。不内租税。奈何。内租税而近京师。患其藏甲逼宗室。又奈何。答。此视兴王之德与其力矣。全德不恃力。莫不服。其次用力。力有二等。诛之徙之。诛其大宗。放流其宗。取其田以食兴王之宗室。亚旅比耦也。不能姑徙之。汉初徙楚之诸屈齐之诸田昭氏景氏以实陵邑。力之次也。力又不能徙之。则楚以三户亡秦。

与沈子敦论宗子不必有爵书

张履

读尊箬为人后者为本生服议上篇。深用叹服。履往年上汤尚书书。论兼祧服制。亦力破不贰斩一说。而于今人以小宗为大宗之谬。不甚置辨也。得尊箬乃无遗议矣。下篇论宗法引孔颖达云。殷制。有爵及他国来仕者。若子孙禄位不绝。即为大宗。周则百世不迁之祖。独别子而已。又别子若身无爵。至子孙始有爵。及宗衰而复兴者。皆但为小宗。不得为大宗。履按大传丧服小记。但以继别继祧。分大小宗。郑氏注王制谓太祖别子始爵者。虽非别子始爵者亦然。是谓太祖必始爵。未尝谓宗子必有爵也。盖别子始爵者。及非别子而始爵者。其得谓太祖也。定于其身。其为庙也。立于其子。自是以后。其世适为大夫为适士与。得立祖庙祧庙。丧服小记正义。宗子有太祖者。不立曾祖庙。而此太祖不迁也。为下士与。得立祧庙。而此太祖不迁也。至无能而列于庶人。不得立庙矣。而此太祖庙将废之乎。抑不废之乎。废之则祖非不迁也。宗亦非不迁也。不废。则有百世不迁之宗。不必有百世不绝之爵也。王制曰。大夫不世爵。又曰。诸侯之大夫。不世爵禄。正义曰。惟有大功。乃得世。而太祖不皆有大功也。则宗子不皆世爵禄也。丧服小记注曰。宗子去国以庙从。曾子问正义云。谓无罪者。去国则位绝。仕他国未可必也。然必以庙从。使举族而去。则犹将宗之也。曾子问曰。宗子有罪。居于他国。庶子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荐。其常事。宗子以罪去且然。则宗子在国。虽失爵犹当宗之也。陈祥道礼书云。惟其有疾不肖。然后易之。故史朝言公孟。非人也。将不列于宗。贺循言奸回淫乱。则告庙而立其次。案以无能为庶人。非奸回淫乱比。即以罪失爵。亦视其罪何如。不得概废其宗也。故曾子问云然又曰。宗子去在他国。庶子无爵而居者。望墓而为坛。以时祭。若宗子死。告于墓。而后祭于家。正义后说。宗子之家是。称名不言孝。身没而已。注云。孝。宗子之称。不敢与之同辞。至子可以称孝。夫无爵之庶子。其子不必有爵也。而称孝。则已代为宗子也。祭于宗子家。祖庙称孝。正义谓祭此庶子者非。丧服小记又曰。庶子不祭祧者。明其宗也。注。宗子庶子。皆为下士。得立祧庙。虽庶人亦然。正义曰若庶子是下士。宗子为庶人。此下士。立庙于宗子之家。曾子问告于墓。而后祭于家。注云。祭于家。容无庙。正义前说云。是祭于庶子之家

。容宗子之家无庙也。宗子所以无庙者。宗子无爵。不合立庙。惠氏栋批云。宗子大宗之后。安得无庙。无庙安得为宗子。案宗子无爵。当无亲庙。而独有太祖庙。然则宗子有庶人。郑氏言之。孔氏亦言之矣。又何子孙禄位不绝。方为大宗。及中衰而复兴者。不得为大宗乎哉。抑履又有说。郑注。大传。别子谓公子。若始来在此国者。正义。始来在此国。谓非君之戚。或是异姓。谓之别子。以其别于在本国不来者。据此又似凡始迁者。即为祖。并祖亦不必始爵也。今令甲凡聚族而居者。得立始迁祖庙。民间谓之宗祠。是宗法人人可立。凡族之所出之祖。或始爵。或始迁立之庙。而置之祭产。求其世适主之。如古大宗礼可也。世适久绝。无可立。则如今俗主以族长。近人鲁氏仕驥为宗祠主祭议。以有爵者为主。而废其宗子为庶人者。履曾为驳议一篇。于宗子不必有爵一说言之。尚未详复。因尊箸发之。是否。幸不吝往复。

履又案大宗百世不迁。小宗五世而迁。虽有定制。然又当有别宗之法。如受封爵如古之诸侯比者。起家为卿大夫如古之始爵比者。赐专祠者。从祠文庙及入贤良昭忠名宦乡贤祠者。其子孙皆当世世祀之。虽本支庶得尊为祖。其世适别为大宗。而仍宗其所谓百世不迁之宗。此即大小宗而参其变。妄意如此。未知当否自记

汉梅福云。诸侯夺宗。谓父为士庶。子封为诸侯。则庶子夺宗嫡主祭祀也。通典礼十二。案今自亲王以下。至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宜竟依古诸侯之例夺宗

### 答陈仲虎论丧主书

张履

来书谓古人宗祧。最重适庶。今见卿大夫家之丧。有承嗣长子已故。案此谓先无子。立同宗为子。后自生庶子。故为先所立为长子。有孙齿已长。不以为主。而以数龄之庶子为之者。又有所生长子已故。已立孙。案此谓长子死无子。为之立嗣者。若立亲孙。而又以庶子主丧。失礼甚显。非所疑也。不以为主。而以数龄之庶子为之者。推其意。欲荫袭爵命。得及其子耳。不知于古今礼制。有合焉否。履按后世立嗣之轻。与古殊异。而为后与未为后。又往往不辨。试以宗法论。礼。惟大宗立后。而为后之名。定于身后。惟年七十当传重。传重。谓传宗庙祭祀之重。曲礼。七十曰老而传。疏谓犹亲祭。引王制八十齐丧之事不及注。不齐则不祭为证。万氏充宗谓传则不亲祭。而于王制八十之文。未有以解。履案曲礼言七十。王制言八十。记者各述所闻耳。无子传于将为后之嗣。特牲礼嗣举奠。注。嗣主人将为后者。疏。不言适而言将为后。欲见无适长立庶子。及同宗为后。皆是。据此。则嗣可预立。然未名为后。至老而传重。虽犹未为后。而已行为后之事矣。其立后待传。亦必年已向老。古人重此

事。必不在中年 无适子而有庶子者。或生前即立之。如季武子之立悼子是。或立于身后。如孟庄子卒。公鉏为立羯。及檀弓卫石骀仲卒。无适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为后是。则匙有嗣已故。且有孙长矣。而又自有庶子之事。老而生庶子。亦问有之。故云匙。又礼。父在。长子为适不为宗。汪尧亦言之。无子而死。则立庶子。所谓体而不正及同宗为后。不为此长子立后。丧服小记。适妇不为舅后者。则姑为之小功。注。谓夫有废疾他故。若无子死不受重者。仪礼。父为长子。贾疏引此文。谓妇既小功不大功。则夫亦不三年期。可知。

案父为长子。以其为正体。又将传重。不谓已传重。将传重系长子之身。不因其有子。若废疾不堪主宗庙。是非将传重。虽有子。可立为适孙。亦不为三年。若堪主宗庙。是将传重。虽无子。亦为三年。贾疏非若适妇则异是。夫有子则适孙为祖后。而适妇为舅后。孙妇以姑在同庶。所谓有适子者无适孙。孙妇亦如之是也。若无子。则舅将立庶子。或同宗为后。为舅后者。即其妻而不在此适妇。故姑为之小功。同于庶妇。若然。适子死。父自立后。不为此适子。立后亦已明矣。惟至老而传。则长子即宗子。王制注。子代之祭。是谓宗子不孤。死而无子。似宜为之立后。经亦无文。或父在不纯同宗子礼。父仍自立后。俟庶子次子生。以为长子后。亦可。则亦匙有子死且立孙矣。而又自有庶子之事。惟后世则多有之。中年立嗣。则多嗣子已生孙。而又自生庶子者。中年子死立孙。则亦多自生庶子者。而所谓嗣子若孙。原书意主二嗣孙。今兼论嗣子。率未传重。谓嗣子及其孙。及不当立者。谓为未传重之长子立嗣。夫父子之恩。至重也。凡出为人后与取同宗为后。皆迫于大宗不可绝之义。而不得已焉者也。今既有庶子矣。在为嗣者。念人自有后。无庸复为之后。而自请还宗焉。义也。所以全人各子其子之情。而又自遂其反本之志者也。在立嗣者。念己自有后。不可复夺人子孙为后。而令之还宗焉。亦义也。所以遂其反本之志。而适称夫各子其子之情者也。如是则嫌疑泯。争竞息。而于古今之礼。亦无容多议者矣。此论情与理之至。挟私者不得以借口。

若夫不还宗者。事有多端。亦有道以处之乎。则视其为后与未为后。为后必传重主祭。而非徒重服之谓。今使承嗣之长子。如古之老而传。死而又传于孙者与。又使所生之长子。亦已老而传。死而又传于所立之孙者与。若是。则虽未持重服。而已任主祭之事。即正宗子之名。诚立以主丧。予以荫袭爵命。虽有后生之庶子。不以易焉可也。制以义者也。使嗣子若孙。但如古之将为后。实未尝老而传者与。且本非当立者与。若是。则虽曾持重服。如为嗣母。若嗣祖母。阎氏潜邱札记。引律文。适孙。祖在。为祖母承重。止齐衰杖期。案今律无此文。杨氏峒律服考古。谓新律削去。疑不分祖存没。皆服斩也。 嗣父祖在。亦仍自主其丧。而未任主祭之事。即无宗子之名。丧服小记。有为庶母后



。为庶祖母后。皆非为父祖后者。嗣母嗣祖母虽与庶异。而仅为嗣母嗣祖母重服。究未为嗣父祖后。理得易置。不独无宗子名而已。丧服注云。凡父于将后者。非长子皆期。疏又云。非适孙承重。同于庶孙大功。则此嗣子若孙。亦仅同庶子庶孙。而不得与适比。彼庶子者。礼得为后。惟不可夺适。而无所避于非适。则立以主丧。予以荫袭爵命。虽有先立之嗣。不以与焉可也。称乎情。而未始戾于义者也。即 朝廷之意。荫袭爵命。以答勋劳重臣。苟与其亲生庶子。而非有乱其宗适之嫌。亦何为而不行也哉。阮公之子小芸。当在未有子时。至孔夫人有子。小芸当自请还宗。公亦可使之还宗。不还宗而予以荫袭爵命。公之厚也。而不必为定礼。所后有子。或归宗。或不归宗。详见五礼通考一百四十七。古者大夫不世爵。故宗子不必有爵。理初谓封建之法不行。无所谓承重。承重者。承 朝廷之爵命。此近人多为是论。阁下谓 本朝五等之爵。及荫袭博士祀生。亦封建。大臣身后。赏给子孙官爵科名。亦爵命是也。而古所谓传重。乃传宗庙祭祀之重。实未有爵命之说。而宗法亦无所资于封建。鄙见如此。质诸大雅以为何如。

来书谓丧服祖父为适长孙。父为适长子。视庶孙庶子加重。适孙为祖父亦然。履案惟父卒。然后为祖父后者三年。父在。适孙庶孙同服祖父期。所谓有适子者无适孙。是也。此微误。又谓庶子但祭考。贵则寄祭曾祖祖于宗子之家。明庶子不得承重也。履案得祭考者。亦父之适也。庶子则不祭。然郟得承重。此亦误。

或疑既以庶子主丧。所立嗣子若孙。当何服。案。礼为同居继父期。后继父自有子。为不同居。服齐衰三月。为嗣父若嗣祖后三年。后嗣父若嗣祖自有子。即不为后。可服期。谓嗣父既不以为后。不可又令重服。宜降于子。九月。谓嗣祖宜降于诸孙。嗣祖如系大宗。宜齐衰九月。无功服。若还宗。则各服其本服。曾为父子祖孙。虽五服之外。亦宜有服。族人为宗子本齐衰三月。此宜有加。或视前恩之轻重而加焉。无不可者。

### 继嗣义例问答

吴昆田

或有问于余曰。自世禄废。大宗不能收族。而支庶皆得立后矣。则人各亲其亲。各祔其祔。而宗法不几废乎。曰。何谓也。汉石渠议云。大宗无后。族无庶子。当绝父以后大宗。通典载田琼之论曰。以长子继大宗。诸父无后。祭于宗家。后以其庶子还承其父。今制云。无子者。许令昭穆相当之侄承继。小宗可绝。大宗不可绝也。宗法曷为其废也。曰。绝父以后大宗。子之心安乎。曰。此。不得已之举也。宗子身陨。族无支庶。祖祀将湮。父心摧痛。故绝小宗以继之。若有支庶可继。则不得以小宗后大宗也。子夏曰。族人以支子后大宗。

适子不得后大宗。又曰。君子不夺人之宗。亦不可夺宗也。宗且不可夺。而况绝人之后乎。功令有独子不得出继之说。今不载。而为之变通其例云。如可继之人亦系独子。而情属同父周亲。两相情愿者。亦得承继两房宗祧。此即通典所谓以长子后大宗后。以其庶子还承其父之遗意也。又即孔子所言凡殇与无后者。祭于宗子之家。当室之白。尊于东房之遗意也。惟独子兼祧两房者。有大宗。有非大宗。例又云。凡独子兼两祧者。如系小宗独子。兼承长房大宗。则应于承祧父母丁忧三年。所生父母降服期年。其同属小宗而以独子兼祧。自应仍以所生为重。为其所生父母丁忧三年。于兼祧之父母。持服期年。期年内不得应试出仕。其平日考试报捐。仍填所生父母姓名。如此宗法私情两无遗憾。善之善者也。曰。然则以长继长之说非。长房无子次房不得有子之说亦非矣。曰。此世俗之陋说不足置辨者也。曰。为人后者。父命之乎。曰。然。孤子不為人后也。晋羊祜无子。抚兄子若子。及祜死。丧之若父。武帝命袭爵。执不从。曰。为人后者父命之。无父命而自为者。叛父也。曰。若宗子死而无支庶可继。可继之独子。又无父命。不将绝大宗乎。曰。此则今制兼祧之说所以尽善也。兼祧则不至绝其所生。而亦以延大宗之统。若所后者非大宗之重。又非绝无可继之人。则虽身当应继之序。苟无父命以临之。而兼祧之说。亦有所不行矣。曰。应继之序何如。曰。亦于宗法求之而已矣。子夏曰。同宗则可为之后。古大宗而外。又有四宗。曰继高之宗。曰继曾之宗。曰继祖之宗。曰继祢之宗。其序自近者始。如宗子无后。先求诸同父昆弟之子。无则及其同祖昆弟之子。无则及其同曾祖同高祖昆弟之子。今制云先尽同父周亲。次及大功小功缌麻。如俱无。方许择立远房及同姓为嗣。此其正也。曰。若是。何以处夫继爱继贤者也。曰。继爱继贤亦无子者。不得已之至情。圣人之所不禁也。功令云。若应继之人。平日先有嫌隙。则于昭穆相当亲族内。择贤择爱。听从其便。夫必应继之人。有嫌隙而后可。无嫌隙而出此。则亦例之所不许矣。曰。继后则称嗣父为父。于所生宜何称。曰。濮议或称亲或称伯皆非也。称亲。何以别于所后也。称伯。何以明其生也。

礼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宋高宗封孝宗之父为秀王。称曰。太子本生父。本生父。即其父之谓也。国朝着令曰本生父。盖本诸此。曰。然则死可称考乎。曰考成也。事礼成于宫。祭礼成于庙。为人后者。不祢其父而何考之可称。国。其礼若何。曰。服降则礼亦降。受重他族。恩杀于所生。故为人后者。不为其父母稽顙也。曰。子之所言。有见于功令。有不见于功令者。功令可得而备言乎。曰。功令之义有三。一则准古以定制。一则称情以从宜。一则因变以设禁。曰昭穆相当。曰同父周亲。皆宗法也。曰子虽未娶而因出兵陈亡者。俱应为其子立后。此孔子所谓勿殇之义也。曰子婚而故妇能孀守。或已聘未

娶。女身守志。俱应立后。此即从勿殇之义而推之者也。曰独子夭亡而族中实无昭穆相当。可为其父立继者。亦准为未婚之子立继。此即礼所谓臣不殇君子不殇父之义也。此皆准古以定制者也。曰若养同宗之人为子。所养父母。有亲生子及本生父母无子。愿还者听。曰子婚而故。若支属内实无昭穆相当之人。而其父又无别子者。应为其父立继。待生孙以嗣应为立后之子。此皆称情以从宜者也。曰若继子不得于所后。听其告官别立。其或择立贤能亲爱。若于昭穆伦序不失。不许宗族告争。并官司受理。曰凡乞养异姓义子。有情愿归宗者。不许将财产携归本宗。其收养三岁以下遗弃小儿。仍依律即从其姓。但不得以无子遂以为嗣。曰凡争产谋继。及扶同争继之房分。均不准其继嗣。应听宗族另行公议承立。此皆因变以设禁者也。曰。如是宜无有争继者矣。何以与为人后者之纷纷也。曰。射义。记孔子射于矍相之圃。门人扬觶。标覆军之将。亡国之大夫。与为人后者而出之。与为人后。谓强为人后者也。与为人后者有二。叛父之子也。择利之父也。无父命而谓他人父。覬觐财产。而分子以继人。且一继再继。变诈百出。污辱无耻。蔑祖悖宗。一族之蠹。宗法之害也。吾族中他日倘有类此者乎。明有宪典。幽有鬼神。几见其不终于倾败者哉。

#### 答人问为后书

彭泰来

来书问为人后之义。而疑于某宅之丧状。仆非深于世故者。何足以知之。虽然。事有古有今。有义有利。仪礼丧服传曰。何如而可为之后。同宗则可为之后。何如而可以为人后。支子可也。此言大宗之世不可绝。小宗之嫡不可去。若非宗子。则无立后之礼。古之义也。自汉以来。如伏恭诸葛乔。皆以兄子后叔父。不必大宗。晋张湛曰。兄弟以子相养。代代有之。时无讥议。盖同系一祖。兄弟所生。犹如己子。虽非礼之正义。亦是一代成制。由来故事。湛所言今用之。仆少读宋书。至谢宏微后从叔峻。袭爵建昌侯。唯受书数千卷。及国吏数人。遗财禄秩。一不关预。窃以宏微本家。累世仕宦。纵复贫俭。宁阙温饱。廉让人之常行。何至书之史策。迨年齿渐长。稍阅人事。往往见富足之家。生无血允。身死婢妾之手。三尺继子。提抱一至丧次。田宅财物。便已籍没。筐篋瓶盎。搜括靡遗。寡妻弱女。惻惻如罪囚之仰衣食于狱吏。犹虑所受之薄也。死未可俟。生早防之。一钱之费。犹盗外府。不幸而有遗腹。旦夕调刺。蜚言预彰。必堕地非男。而后母子获保一日之无事。此皆分体同气。事势夙定。无所畏于争议。而人亦不敢议之者。若有择继房族。远近疑似。则昨日行路。今日孤子。起而共。分朋而树党。妇女质公府。评讼连年岁。至于带索穷老。室如悬磬。虽恩踰伯道。而馁同若敖。然能以四壁易一棺。无余物怛其化。转不至虫流出户。嗟乎。人非亲亲。孰肯使其子谓他人父。而亲亲之效。乃至

为所亲者。欲安于绝嗣而不可得。然后知古今事殊。而古人之不可及也。今来书言。死者仲子。伯叔各以其一子后。不如此则恐不均。夫古者之后大宗。尊祖收族。受重无二。固不待论。即凡非宗而立后者。亦欲存系统耳。非以广支庶祝多男也。孔子射于矍相之圃。与为人后者不入。郑氏注曰。与犹奇也。后人者一人而已。既有为者而往奇之。是贪财也。今一死二后。此奇彼乎。彼奇此乎。将匹嫡而二孤乎。且天下无以衰麻苦块起争者。所谓不均果何物也。丧状之制。于古未闻。近代所行。亦未尽合礼。至为人后者为之子。则举世贤愚所共悉。所后者称父。则为后者称孤。更无余文。所后者称父。则所生者降服而称本生。以致一于所后。不可易也。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使其子为人后。而不使一于所后。则二本矣。何也。孤者无父之称。称孤而冠以父命。是不孤也。不孤者一父。孤者又一父也。二孤犹可言也。二本不可言也。然此特论其义耳。若乃名与之以析其家。复名靳之以示其绝。此飞箝捭阖之术。不可于典礼求之。明世宗入纂大统。母妃来至通州。闻朝议考孝宗。恚曰。安得以我子为他人子。世宗原有继统不继嗣之义。且为天子母。无难直道胸臆。若在凡庶。则但暴其实而微其辞。使人灼然知吾昆弟之无子。吾得有未亡人所有。而子吾之子如故。是或一道也。来书以某宅世为士人。书其子所后丧状。曰承父命出嗣孤子某甲乙。疑必有理。审尔。则其辞犹未备。二孤非一父所生。一父不得而并命之。胡不书曰承二父命出嗣孤子。其所后木主。亦当书曰承二父命出嗣先考。则庶乎其辞之备。而名之不少假矣。可耶不可耶。仆非深于世故者。而尤拙言。则所陈之义。唯足下裁择。余则非所知。

### 兼祧说

#### 顾广誉

礼之有为人后。何也。曰。为大宗设也。适子不以后大宗。何也。曰。适子者。祖祢之正体。礼当自后其小宗。不得夺之以后大宗也。今虽支庶亦得立后。何也。曰。礼之变也。古者之不立后。有宗子焉为之主。其祀未尝绝也。今宗法之不行久矣。自非随其时俗。为之制度。小宗以下。一无子息。鬼有馁而已。故其立后。非得已也。世变使然也。今制有独子兼祧之说。何也。曰。礼之变而不失其正者也。今夫立嫡之法。先尽同父周亲。次及大功小功缌麻。如俱无。方许择立远房及同姓为嗣。是亦名正而言顺矣。然而人之良莠不齐。情之爱憎无定。且或不幸闲遇单传。必且去亲昵。取疏远。而后得为合例也。否则衅端一启。狱讼焚焉。法立而弊生。夫岂制礼之本意。此独子兼祧之说所以为因时制宜仁至义尽之道。自乾隆四十年 特旨始也。谨案礼部则例。独子兼承两房宗祧。如以大宗子兼祧小宗。或以小宗子兼祧大宗。均以大宗为重。为大宗父母服三年。为小宗父母服期年。如以小宗子兼祧小宗。则以所生为重。

为所生父母服三年。为兼祧父母服期年。夫礼所指大小宗云者。以通族言之也。此所指大小宗云者。以同父言之也。所指不一。而重宗则一。 令典煌煌。盖以清争讼之源。笃孝慈之谊。明隆杀之序。岂苟焉已哉。故曰变而不失其正者也。曰。小宗子承祧大宗。于古信有征矣。若以大宗子兼祧小宗。或虑其不合于古。如何。曰。不然。孔子曰。凡殇与无后者。祭于宗子之家。当室之白。尊于东方。郑氏注曰。无后者。如有昆弟及诸父。则今死者。为宗子大功之内亲共祖祢者。凡祖庙在小宗之家。小宗祭之亦然。支庶无后者。得祭于大宗或小宗之家。此其明征也。丧服小记又曰。庶子不祭殇与无后者。殇与无后者从祖祢食。郑氏注曰。不祭无后者。祖之庶也。此无后者。当从祖祢食。而已不祭祖。共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礼焉。支庶无后者之祭。不主以庶子。而主以同祖之宗子。又其明征也。然准古礼。无后者。祭于宗子家。而宗子为之主者。犹以旁亲处之也。今制。以宗子兼其祧。则摄行为子之事。至其承祧之孙。直以祖父母之正服服之。而无所屈焉。盖仿魏田琼论长子后大宗所以处本宗者。抑又过之。恩义为加厚耳矣。近代议者。每欲复从祖祢食之礼。而兼祧之法。尤令存没者安之而无憾。是乃监乎古之宗法而与时变通者也。夫何不安之有海。昌蒋君光。其世父讳星纬。故庶长。光于世父。礼之所谓同祖小宗子。而今制之所谓大宗子也。世父卒。继配节孝徐安人年十九。去结褵仅十阅月。哀毁嗜血。大父以待叔生子延嗣慰焉。盖越十年。光始生。大父前卒。父奉先命以育于节孝。甫弥月耳。又四年。父复弃世。节孝诲养备至。以迄于长。光初两祧。后知于定例未符。节孝乃亟请之嫡姑。愿以光归大宗。而于其夫则兼祧。光先后生五子。因请以名拱垣佐壺者为之孙。光之母。节孝也。有祖祢命。有抚育恩。故光兼祧之举。万不能已。广誉究观光子母之间。庶几为善遵 国家之令典。而礼之所深许者。作兼祧说。

### 兼祧之礼合乎古义说

刘毓崧

议礼之家。名为聚讼。欲核其礼之得失者。必析其义之是非。新例。独子许其兼祧。或以大宗子兼祧小宗。或以小宗子兼祧大宗。或以小宗子兼祧小宗。其制似为古礼所无。而其义实为古书所有。然近时议礼者。每有异词。或谓古人阖族共一大宗。非各支立一大宗。抑知大宗之体统有定。而大宗之人数无定。故有谓大宗止有一人者。此杜预之说。通典卷七十三。引晋杜元凯宗谱曰。别子者。君之嫡妻之子。长子之母弟也。君命为祖。其子则为大宗。是故百代不迁。若始封君相传。则自祖始封君。其支子孙皆宗大宗。而说者或云。君代代得立大宗。或云。别子之母弟。亦得为祖。或云。命妾子为别子。其嫡妻子则迁宗于君。皆非也。又引傅纯曰。杜氏以为始封之君。别子一人为祖。有谓大

宗不限人数者。此贺循之说。通典又引晋贺循丧服要记曰。公子之二宗。皆一代而已。庶兄弟既亡之后。各为一宗之祖也。嫡继其正统者。各自为大宗。乃成百代不迁之宗也。谢徽注曰。母弟于妾子则贵。于嗣子则贱。与妾子同为庶故也。既死之后。皆成一宗之始祖。即上所谓别子为祖也。贺公答庾元规曰。虽非诸侯别子。始起是邦而为大夫者。其后继之。亦成百代不迁之宗。郑元亦曰。大宗。谓别子始爵者也。虽非别子始爵者亦然。愚谓是起是邦始受爵者。又问别子有十人。一族之中可有十大宗乎。然贺答傅纯云。别子为祖。不限前后。此谓每公之子皆别也。范宣曹述初皆与贺说相同。而不从杜说。通典又引晋殷浩问范宣曰。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请解其义。答曰。其士大夫之嫡者。言上二宗。唯施公子之身。至诸公子有子孙。各祖公子以为别子。各宗其嫡子以为大宗。代代相承。然后乃成别子之后百代不迁之宗者也。所以举其士大夫之嫡者。明公子之子孙。不复宗公子之宗。又嫌庶宗昆弟之子犹复为小宗。故特举嫡以晓之也。凡母弟及庶昆弟所称庶宗大宗。正论其一代之嫡庶耳。至于各有子之后。长子皆成嫡也。公子之宗道。言公子之宗道成。故重释也。曹述初集解明宗义曰。其士大夫之嫡者。此为诸侯别子之后也。或母弟之子孙。或庶弟之子孙。位为大夫者。各祖别子为始祖。各宗其嫡为大宗。嫌庶子小宗之后。犹不得为嫡。故通称以明之。后代皆应同正也。今按范氏曹氏所引其士大夫之嫡者。系礼记大传之语。其上文云为其士大夫之庶者宗。近儒以宗字属下句读。非也。今按礼记大传云。别子为祖。继别为宗。宗其继别子者。百世不迁者也。郑注云。诸侯之庶子。别为后世为始祖也。谓之别子者。公子不得祢先君。又若始来在此国者。后世亦以为祖也。王制云。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注云。太祖。别子始爵者也。虽非别子始爵者亦然。绎郑君之意。士大夫之始来及始爵者。尚得为别子。则凡诸侯之公子。自嗣君以外。无论嫡庶长幼。皆得为别子。不独始封之世子母弟。乃得为别子。足证大宗不限人数。而非止有一人矣。况乎大宗小宗之分。由于两相对待。而所谓对待者。亦随时变迁。故后稷不啻有别子。而公刘言君之宗之。则当以公刘为大宗。而邰邕之别子以为小宗。大雅公刘篇云。君之宗之。毛传云。为之君。为之大宗也。正义曰。板传云。王者天下之大宗。然则此诸侯为一国之所尊。故云为之大宗也。今按礼记大传云。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然则族人不敢称公刘以大宗者。尊尊之谊。公刘自愿为族人之大宗者。亲亲之恩。二者并行不悖。孙毓但据国君不统宗以驳毛公。误矣。周公鲁公为宗国。而泰伯于宗室为长。则当以泰伯为大宗。而东鲁之宗国仍为小宗。哀公十三年左传云。吴人曰。于周室。我为长。此大宗有时而称小宗也。继高祖之小宗。对继曾祖之小宗。则为大。继祖之小宗。对继祢之小宗。则为大。

此小宗有时而称大宗也。然则有兼祧之礼以观其会通。则古人所谓大宗者。今人固当实指为大宗。古人所谓小宗者。今人亦可借称为大宗矣。

或谓大宗不妨闲代立后。何必独子兼祧。抑知昭穆相当者礼之常。而闲代立后者礼之变。故有谓大宗可闲代立后者。此刘宝之说。通典卷八十八。引晋刘宝曰。丧服云。为人后者三年。为人后者。或为子。或为孙。故经但称为人后。不列所后者名。所以通人无贵贱。为人后者用此礼也。若荀太尉无子。养兄孙以为孙。是小记所谓为祖后者也。夫人情不殊。祖所养孙犹子。而孙奉祖犹父。故圣人称情以定制。为人后者。无复父祖之差。同三年也。今按徐氏干学憺园集立孙议。以此条为庾纯之说。盖因通典上文引晋侍中庾纯云云。健庵偶未细检。故有此误耳。有谓大宗不可闲代立后者。此王敞之说。通典又引晋王敞难刘宝曰。为人后者。以当收族而严宗庙也。必以同宗支子。择其昭穆之伦而立之。不得高祖无子。而立元孙之序。荀太尉秩尊。其统宜远。亲庙有四。今立孙但得祭祖。而使曾祖不食。是则先人将恐于为厉。故知非立后之道也。何琦与刘宝说同。通典卷九十六引晋何琦议。以为卿士之家。别宗无后。宗绪不可绝。若昆弟以孙若曾孙后之。理宜然也。礼缘事而兴。不应拘常以为碍也。魏之宗圣。远继宣尼。琦从父以孙绍族祖。荀顓无子。以兄孙为嗣。此成比也。而庾蔚之驳之。通典卷九十六又引宋庾蔚之。谓闲代取后。礼未之闻。宗圣时王所命。以尊先圣。本不计数。恐不得引以比也。王俭亦与刘宝说同。而尚书参议又驳之。详见下文。今按仪礼丧服云。为人后者。传曰。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疏引雷次宗之语。不言闲代立后。疏曰。雷氏云。此文当云为人后者。为所后之父。阙此五字者。以其所后之父。或早卒。今所后其人不定。或后祖父。或后曾高祖。故阙之也。通典引雷氏之语。稍有详略。亦不言闲代立后。通典卷八十八引雷次宗曰。但言为人后者。文似不足。下章有为人后者为其父母。当言为人后者为所后之父。今阙此五字。所以后者或为祖父。或为高曾。繁文不可不备。设言一以包二。则凡诸所后皆备于其中也。徐氏干学但据通典无所后父早卒之言。而未检核仪礼疏。遂若雷氏主闲代立后之说。而雷氏固无此意也。徐氏作立孙议。主闲代立后之说。盖因其舅氏顾亭林先生立从子洪慎之子为孙也。今按亭林先生与李霖瞻书云。犹子衍生。稍知礼法。不好嬉戏。竟立以为子。而昆山从弟子严。连得二孙。又令荆妻抱其一以为殇儿之后。车氏守谦顾亭林先生年谱云。所抱者。即洪慎之子宏佐。本先生立为殇子治谷之后。先生之治命也。而衍生立为子。亦先生初意。且相随五六年。并为之授室。以至于视含饭恩义亦非泛常。据此则亭林先生两后并立。固未尝舍从子而专立从孙。亦未尝置殇子而闲代立后。无庸附会于雷氏之说矣。然徐氏言各亲其亲。为人之同情。闲代取嗣。权而不失经。不悖于先王之道。则可谓深知

礼意者矣。徐氏立孙议云。自夫子之告子游。已谓三代以后。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为人之同情。是则兄弟之子。必亲于从兄弟之子。从兄弟之子。必亲于族兄弟之子也明矣。苟谓兄弟之子无当立者。舍兄弟之孙弗立。而立疏远族属之子为嗣。其于祖若考之意果无憾乎。晋书荀顗。传顗无子。以从孙徽嗣。中兴初。以顗兄元孙序为顗后。荀氏颍川名族。子姓甚繁。岂无昭穆之伦可立为子者。而独以从孙嗣。其必不舍亲属而他立也。礼之权而不失经者也。惟庾蔚之谓闲代取嗣。古未之闻。然试以各亲其亲之常情准之。则必喟然发寤。以为不悖于先王之道矣。故昭穆相续。其常也。如亲属无当立者。不得已而立从孙为孙。如父子之谊。仍不改其昭穆之伦。毋亦势之不得不然。而圣人之所许与庾蔚之虽以闲代立后为非。然其论为后于异姓。而本宗乏嗣者。宜以子后其本生父。仍不外乎闲代立后之说。盖穷于势之无可如何。故不得已而出此耳。通典卷六十九引宋庾蔚之曰。神不歆非类。盖舍己族而取他人之族为后。若己族无所取而养他人者。生得养己之老。死得奉其先祀。神有灵化。岂不嘉其功乎。唯所养之父自有后。而本宗绝嗣者。便当还其本宗。奉其宗祀。服所养父母依继父齐衰期。若二家俱无后。则宜停所养家。依为人后服。其本亲例降一等。有子以后。其父未有后之间。别立室以祀之。是也。然而闲代立后究不如独子兼祧。盖出继异姓而本宗乏嗣者。止可令其子分嗣。而已身不可兼祧。此不得不闲代立后者也。出继同姓。而本生乏嗣者。即可令其子分嗣。而已身仍可兼祧。此不限于闲代立后者也。然则有兼祧之法以弥其阙陷。则小宗且不必闲代立后。而大宗更不必闲代立后矣。或谓小宗之子。可以出继大宗。而不可以兼祧大宗。抑知小宗之子兼祧大宗者。由于大宗无子。小宗止有一子。故有谓小宗可绝。大宗不可绝者。此戴圣之说。通典卷九十六引汉石渠议大宗无后。族无庶子。已有一嫡子。当绝父祀以后大宗否。戴圣云。大宗不可绝。言嫡子不为后者。不得先庶耳。族无庶子。则当绝父以后大宗。而班固从之。白虎通卷一下云。为人作子何。小宗可以绝。大宗不可绝故舍己之后。往为后于大宗。所以尊祖。重不绝大宗也。何休亦从之。何氏公羊庄二十三年传注云。小宗无子则绝。大宗无子则不绝。重本也。有谓大宗可绝。小宗不可绝者。此闻人通汉之说。通典又引汉石渠议。闻人通汉云。大宗有绝。子不绝其父而范宁从之。通典又引晋范宁云。夫嫡子存。则奉养有主。嫡子亡。则烝尝靡寄。是以支子有出后之义。而无废嫡之文。故嫡子不得后大宗。但云以支子继大宗。则义已畅矣。不应复云嫡子不得继大宗。此乃小宗不可绝之明文也。许猛亦从之。通典又引晋或问许猛云。为人后时有昆弟。后昆弟亡无后。当得还否。猛答曰丧服传曰。嫡子不得后大宗。言大宗虽重。犹不夺己之正以后之也。推此而论。小宗无支子。则大宗自绝矣。子不绝父之后。本家



无嗣。于义得还。出后者还本追服。有谓大宗小宗皆不可绝者。此田琼之说。通典又引魏刘得问。以为人后者。支子可也。长子不以为后。同宗无支子。唯有长子。长子不后人。则大宗绝。后则违礼。如之何。田琼答曰。以长子后大宗。则成宗子礼。诸父无后。祭于宗家。后以其庶子还承其父。而范汪从之。通典又引晋范汪祭典云。废小宗。昭穆不乱。废大宗。昭穆乱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岂得不废小宗以继大宗乎。既明大宗不可以绝。则支子当有继祖。是无父者也。今按所谓支子者。小宗嫡子之次子也。所谓继祖者。继小宗之祖也。所谓无父者。其父出继大宗。故小宗阙一世也。庾蔚之亦从之。通典卷六十九引宋庾蔚之曰。若己族无所取而养他人者。云云。详见上文。今按庾氏所言。系寄养于他族者。尚不绝其本族。则出嗣于大宗者。必不绝其小宗。此虽未见明文。固可默会其意矣。今按仪礼丧服传云。大宗者。尊之统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绝。诸儒谓大宗不可绝者。据此语为证也。又云。故族人以支子后大宗。嫡子不得后大宗。诸儒谓小宗不可绝者。据此语为证也。礼记服问引传曰。君子不夺人之丧。亦不可夺丧也。准此以推。知君子不绝人之后。亦不可绝后也。然则小宗兼祧大宗者。大宗固不可绝。而小宗亦不可绝矣。或谓大宗之子。不当出继小宗。亦不当兼祧小宗。抑知大宗之子兼祧小宗者。由于小宗无子。大宗止有一子。故有谓大宗支子。不得出继小宗者。此曹述初之说。有谓大宗支子。不妨出继小宗者。此张湛之说。通典卷九十六引晋博士曹述初议曰。礼。大宗无子。族人以支子后之。不为小宗立后。张湛谓曹曰。若如前议。则兄弟以子相养者。代代有之。此辈甚众。时无讥议。盖同系一祖。兄弟所生。犹如己子。非犯礼违义故也。虽非礼之正义。亦是一代成制由来故事。南齐江以大宗之子出继小宗。既而因大宗无人。复还其本。是时仆射王俭议。以之幼子继小宗为孙。此就张湛之说而推之也。尚书参议。驳荀顛何琦兄孙可以为后之论。此就曹述初之说而演之也。南齐书江传云。初宋明帝出继从叔憇为从祖淳后。于是仆射王俭启。礼无从小宗之文。近世缘情。皆由父祖之命。未有既孤之后。出继宗族也。虽复臣子一揆。而义非天属。江忠简允嗣所寄。唯一人。傍无眷属。宜还本。若不欲江憇绝后。可以小儿继憇为孙。尚书参议。谓闲世立后。礼无其文。荀顛无子立孙。坠礼之始。何琦又立此论。义无所据。于是还本家。诏使自量立后者。今按礼记檀弓云。兄弟之子犹子也。盖引而近之也。使谓弟子当出继大宗。而兄子不当出继小宗。则是兄可视弟之子犹子。而弟不可视兄之子犹子矣。先王制礼。不若是之偏也。仪礼丧服传云。异居而同财。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使谓大宗当取嗣于小宗。而小宗不当取嗣于大宗。则是小宗乏财者。大宗尚恤其穷。而小宗乏嗣者。大宗不悯其绝矣。先王制礼。不若是之愆也。然则大宗兼祧小宗者。大宗既有子。

则小宗亦不啻有子矣。然犹有可诿者。曰诸儒之中。远者不过魏晋。近者不过宋齐。似非旧典也。则请以汉代儒家深通旧典者言之。后汉书伏恭传云。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无子。以恭为后。夫恭为伏生裔孙。世传经学。涉历两汉四百余年。当代儒林。推为盛族。湛父理。及湛黯兄弟。皆宿学名儒。恭亦克绍家风。不忘旧绪。向使此举实违乎经训。岂有伏氏一门。竟首作厉阶。遗讥礼教。然则大宗承嗣小宗者。不可谓非旧典矣。然犹有可诿者。曰伏氏弟兄。长者果非庶子。幼者果非嫡子。究无明文也。则请以同母嫡子确有明文者言之。三国志诸葛乔传云。乔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慎。初亮未有子。求乔为嗣。瑾启孙权遣乔来西。亮以乔为己适子。故易其字焉。诸葛瑾传注引吴书曰。瑾少游京师。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遭母忧。居丧至孝。事继母恭谨。甚得人子之道。今按瑾长于武侯七岁。三国志诸葛亮传云。建兴十二年八月。亮疾病。卒于军。时年五十四。诸葛瑾传云。赤乌四年。年六十八卒。按吴赤乌四年。即蜀汉延熙四年。上距建兴十二年。凡七年。是武侯歿时。瑾年六十有一。故知长于武侯七岁也。其游学京师。至早亦当在十岁以上。而遭忧尚在其后。则八岁之时。其母无恙。更不待言。是瑾本嫡子。武侯与瑾同母。亦系嫡子。瑾以长子为大宗。武侯以次子为小宗也。

夫诸葛氏为巨室高门。天下所共仰。武侯伯仲伊吕。固三代以后一人。瑾亦德冠吴臣。为当时所罕有。乔出继叔父之后。武侯立兄子为儿。两境胥无闲言。千载不闻异论。通典卷六十九引东晋散骑侍郎贺峤妻于氏上表云。诸葛亮无子。取兄瑾子乔为子。及亮有子瞻。不以有瞻而遗乔也。亮近代之纯贤。瑾正逵之达士。其兄弟行事如此。必不陷子弟于不义。而犯非礼于百代。然则小宗取嗣大宗者。不可谓无明文矣。然犹有可诿者。曰诸葛氏虽系出继。而非兼祧。未为定论也。则请以诸葛氏兼祧允符定论者言之。三国志诸葛乔传云。年二十五卒。原文卒上有建兴元年四字。今按上文云。随亮至汉中。注引亮与兄瑾书曰。乔本当还成都。今诸将子弟。皆得传运。思惟宜同荣辱。今使乔督五六百兵。与诸子弟传于谷中。下文诸葛瞻传云。建兴十二年。亮出武功。与兄瑾书曰。瞻今已八岁。聪慧可爱。以前后文参互观之。武侯与瑾书。当是因乔而及瞻。则建兴十二年。乔尚无恙。非卒于元年矣。若谓乔之督运。在是年之前。则武侯初次伐魏。北驻汉中。在建兴五年。乔之督运。至早亦不过是年。若元年已卒。焉得有督运之事乎。况乔兄恪以吴孙亮建兴二年。为孙峻所害。年五十有一。吴建兴二年。即蜀汉延熙十六年。上溯后主建兴元年。相距凡三十年。是时恪甫二十一岁。乔为其弟。焉得有二十五岁乎。若谓乔之卒。在孙亮建兴元年。则无论蜀志不应用吴之年号。且武侯求乔为嗣时。瞻尚未生。乔之年长于瞻。自不待言。后主建兴十二年。瞻已八岁。则生于建兴五年可知。吴建

兴元年。即蜀汉延熙十五年。乔果卒于是年。则上溯二十四年以前。为后主建兴六年。是乔反幼于瞻一岁。焉得有出继之议乎。使乔果生于建兴六年。则建兴十二年。武侯薨于武功之时。乔之年仅七岁。安得膺督运之任乎。是故反复推之。乔传所言建兴元年。当作延熙元年。今本涉下文瞻传建兴十二年而误。盖延熙元年。即吴之赤乌元年。是岁瑾年六十五。恪年三十六。乔年二十五。瞻年十二。年齿之老少长幼次第秩然。上溯建兴十二年武侯薨之岁。相距四年。彼时乔年二十一则督运可以胜任。上溯建兴五年瞻生之岁。相距十一年。彼时乔年十四。而出继尚在其先。于前后事。均属符合。附存此说。以俟考焉。子攀。官至行护军翊武将军。亦早卒。诸葛恪见诛于吴。子孙皆尽。而亮自有胄裔。故攀还复为瑾后。今按乔无他子。攀既还为瑾后。自必承嗣恪之大宗。而兼祧乔之小宗矣。然此因武侯既有子瞻。故攀也去武侯之小宗。而归瑾之大宗。毫无窒碍耳。向使武侯未有子瞻。以乔嗣爵。乔存而攀尚未生。恪即被害。斯时也。乔若不奉瑾之祀。则是继小宗而绝大宗。无异于拔本塞源。裂冠毁冕。乔若不奉武侯之祀。则是忘教育成立之深恩。亦将为名教所不容。况武侯无后。何以劝善。祀不可绝。必将有主。主其祀者。非乔而谁。三国志诸葛亮传云。亮弟均。官至长水校尉。今按诸葛瞻传云。瞻长子尚。与瞻俱没。次子京及攀子显等内移河东。而不言均之后人。疑均本无子。故武侯越境而取乔。否则均之子。亦系犹子。断不舍近而求远矣。至于武侯之族弟诞。舍魏投吴。在吴太平二年。上距恪之被害已阅四年。前此诞之音问。不通于吴。何论蜀汉。万无求诞子为嗣之理也。吾知蜀汉诸儒议斯礼者。惟有令乔还嗣瑾之大宗。而兼祧武侯之小宗。然后仁至而义尽。武侯之夫人黄氏。夙号贤明。如其尔时尚存。谅必不违公议。通典卷六十九引东晋散骑侍郎贺峤妻于氏表云。陈寿云。乔卒之后。诸葛恪被诛绝嗣。亮既自有后。遣乔子攀还嗣瑾祀。明恪若不绝嗣。则攀不得还。今按通典全载此表。叙其始末甚详。盖峤初无子。其母薄氏命峤仲兄以第四子率与峤为子。初生时即付于氏鞠育之。越一年而峤妾张氏生子纂。亦不令率归宗。率年六岁而始亡。其后率年渐长。或告以峤既有纂。若率久安不去。则是与为人后。率遂归其本生母陶氏。其时薄氏前歿。峤已寝疾。未及论正而歿。故于氏表诉诸朝。陶氏亦引司空贺循晚年生子。遣嗣子紘归本之例。欲令率归宗。博士杜瑗廷史陈序以于氏为是。尚书张闾丹阳尹蔡谟以陶氏为是。平心而论。贺循遣紘归宗。则可以归。峤未遣率归宗。则不可以归。诸葛乔未闻请归。而率遽擅归。诸葛瑾不令乔归。而陶氏竟令率归。其得失是非。无难立判。于氏所上之表。词达理明。颇知经义。向使果绝嗣。当必许其归继本宗。即或峤本无儿。亦必许其兼承两祀矣。

然则大宗兼祧小宗者。不可谓未有定论矣。礼记礼运云。故礼也者。义之实也

。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况兼祧之制。未始非古礼所许者乎。礼器云。毋轻议礼。郊特牲云。礼之所尊。尊其义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太史公曰。书阙有闲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议礼者欲知兼祧之古义。亦惟旁推交通。由比事属词以求其条例。庶不淆于聚讼之说也欤。海宁蒋君寅昉光辑其兼祧嗣母徐安人节孝录。介秀水高君伯平均儒寄以见示。乞为撰文。余检录中所载。如秀水庄君芝阶仲方嘉兴钱君警石泰吉。所撰家传。吴江沈君南一曰富所撰墓志。皆言寅昉本以大宗之子出继小宗。既而大宗乏嗣。遂还继大宗。而兼祧小宗。安人不自恃其抚育之恩。以夺宗争嗣。为贤母所难能。平湖顾君访溪广誉复撰兼祧说以申此指。毓崧与寅昉未尝识面。然观于所述行略。恻怆溢于语言。想见其永慕慈徽。饨恳笃摯。又重以伯平之请。不获固辞。爰考证书。作兼祧之礼合乎古义说。以阐扬安人之德。慰藉寅昉之心。而先质诸伯平焉。

### 族谱序

方东树

人之生也。莫不本乎祖。即莫不各求详其祖。不幸遭世多故。迁徙靡常。或微而亡其世焉。犹必本受姓之始。以着其宗。此人之常情。亦古今之通义也。然而宗之亡即由乎此。非亡于求详。正由夫求详之过而转亡焉。盖古今氏族之亡。其初亡于世变。其后亡于书。何言之。盖自秦楚之际。天下大乱。而姓失。汉徙豪右实关中。大姓去其土著。而姓又失。两晋云扰。中原混淆。而姓又失。唐人多新族。而姓又失。五代之乱。而姓又失。宋之南渡迄于金元。而姓又失。故虽汉宋明三代之祖。贵为天子。而皆莫能指其高曾焉。若是者世变为之也。古今氏族之书如林。其一二出于古而可信者既亡。于是私谱家状。始多诬不可信。惟私家谱状不可信。故官为之正其失。而官书之疏妄。更甚于私谱。由是天下无复有千年可征之氏族矣。昔在魏世。置九品中正。州郡各有簿状。以备选举。晋宋齐梁因之。家有谱牒。官有图谱。局置郎令史掌之。以制婚姻。故世本及邓氏官谱虽亡。而天下犹得因应劭风俗通杜预公子谱王俭百家谱何承天姓苑魏收河南官氏志等书。以存周官宗人之遗法。及至北朝。有以二字三字复姓改为一字。如破多罗改为潘。与古姓相乱。于是有中原古姓。有代北姓。唐以后又有通谱。有赐姓。有改姓。如理改李。有冒姓。离合出入。遂不可稽。唐人最重谱牒。太宗命儒臣撰氏族志。而国姓卒无定论。林宝撰元和姓纂。而不知己姓所由来。孔至撰姓氏类例。欲剟去张说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学者多摭其误。而李延寿沈约白居易等。自述其先。皆取世讥嘲。又何责于杜正伦郭崇韬猥鄙庸人乎。郑樵称唐人谱牒书。如氏族志姓系录衣冠谱开元谱永泰谱韵略姓解等。或主地望。或主音声。或主偏旁。夫音韵偏旁。止可为字书韵书

。初无与于姓氏。若夫贵贱无常。地望安可专主。然而后世为家谱者。率单主李林甫郡望之书为据。若是者皆书之失也。以世变若彼。以书若此。由是天下无复有千年可征之姓族矣。且夫郡望所系。大抵断代。自秦汉以后。其善者固有合于祖有功宗有德矣。而于神灵之裔。司商所协。蔑如也。世俗之人。所见陋。不能远览古今。详考厥世。又不能阙所疑。而惑于相沿陋说。称引无稽。不亦蔽乎。即所望不谬。而所望以上得姓受氏之祖。或弁髦相忘而莫之稽。所望以下中闲数百千年绝续迁徙之踪莫之考。所望之人。同时尚有诸族。一概置之而勿之道。其尤异者。本非同望。而或扳重门荫。或货鬻先祖。因缘以为贿赂。总之郡望之失。其始偏重阀阅。贵近遗远。其后依托谬妄。以异为同。欲由此考信要难。故不得与古者宗法同善。顾氏亭林谓古者以祖之所自出谓之姓。姓本于五帝。若妣子姬姜之属。春秋诸侯于公子公孙卿大夫。有赐氏赐族。氏族本于春秋。若以字以谥以官以邑以伯仲之属。通志第为二十七类。战国犹称氏族。汉人则通谓之姓。于是姓氏族混而为一。

窃谓族也者。本以昭穆亲近相类聚而得名。书所称九族也。故得与姓氏同文。若夫得姓受氏之始为祖。别子亦为祖。氏姓所同出为宗。继祖者亦为宗。故有远祖焉。有近祖焉。有大宗焉。有小宗焉。先王因而制为义与礼。以纲维而纪属之。是故由身而上至高祖为近祖。自高祖而上为远祖。远祖亲尽服绝。而于其中有盛功德而为不祧不迁者。则凡同出其后者共祖之。共宗之。所谓大宗也。次于始祖。是故同姓而不同望者有之矣。未有同望而不同宗者也。同姓而不同望者。谓同此字与音。而不同氏族所自出。如琅琊太原京兆之王。楚公族及姬姓代北之潘是也。又有同宗而不同望者。则地望房望之属。如博陵之东崔。马粪之别王是也。非百世不迁远祖之望也。方氏出于方雷。其望有三。曰河南。曰开封。曰丹阳。而大宗推河南。出于方雷语见风俗通。而方雷氏见国语大戴记史记。信非妄矣。惟独河南之望。吾且信之。且疑之。而终莫能指其实也。何言之。六朝以前。氏姓书吾不见。若唐以来官私所撰统志。类于本姓之下。署曰某郡。或曰系出某郡。而皆不详其所出之故。及其人名位功行之所由。惟私谱家状。历历言之。大抵造作名字以实其诬。及考其时地事迹。莫不抵牾无凭者。河南之望。由来已远。信则信夫氏族书之云皆然矣。疑则疑夫其时地事迹之终莫可考也。窃尝考之。传称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故言氏姓者。黄帝之子孙为多。虞夏商周皆是也。独方雷为帝子。青阳之母氏。着为国姓。谱方族者。或称方雷为黄帝之子。殆不学之陋也。特方雷之裔。其族甚单。在虞有方回。为帝舜七友。在周有方叔。为宣王卿士。在汉前书百官公卿表。哀帝时。有廷尉方赏。乃东海人。后书光武纪。有方望。后为隗嚣军师。以画策不用而去。实平陵人。则不知此二族。前孰为祖。后孰为

宗也。若五行志。安帝时。有方储对策。不详其爵里。通志云。汉有方贺。其爵世亦未详。贺或即赏字之。惟方氏之为私谱者。向来咸称西汉末有曰纮者。为河南守。避王莽之乱。迁歙之东乡。三世至黟侯储。当章帝元和初。举贤良方正。历官太常卿。封于黟。及隋开皇闲。有惠诚者。为歙令。其子叔浒。爱歙之山水。因家焉。距黟侯十九世矣。其后有自歙迁婺源者。迁环山者。迁岩镇者。有自婺源迁严州者。严州之方。在唐有诗人干。干生三子。曰珠曰瑁曰理。最为蕃盛。自是方氏散衍天下。闽越吴蜀楚粤皆有。或本于黟歙。或本于婺源。或本于严州。或本于环山岩镇。不暇一一考。要莫不各本其始迁之祖。以着为族。而同以河南为望。盖自唐宋以来。未有或易之者也。吾以为方氏在陈隋以前不可详。而在唐以后则可稽。其望河南也不可知。而其盛于黟歙严州则信而可知也。何言之。河南之望。未详所由。窃意郡望之始。起于汉徙豪右实关中。大姓各系其土著以自别。若曰此某郡之着族耳。其后历代南北迁徙。一时着姓。亦各相沿此制以为称。故陈隋以前姓氏书因之。唐人不知。悉凭其私牒。撰为名字。以专其派。唐以后作姓氏书者。益昧其故而相沿不改。河南之望。且不专属之方氏。而方氏又岂必名纮者。果尝为河南守而专之耶。且纮既迁歙而着其望矣。而惠诚叔浒。又带何望而来耶。安方氏谱曰。纮与储行迹。具谢承后汉书。按七家汉史皆不存。而承在司马彪前。彪不应不见承书。而所作郡国志。于黟县下。不云为侯国。则黟封实未可信。吾意方氏尝有着姓在河南官氏志者。其后衰微。而其子孙有带望而迁于歙。袭河南之名。因凿空纮与储之爵位。以远属之汉世。为若家于其封。以夸荣当世。为氏族书者。不暇深考其本于魏收书名之。亦因相沿云尔。纮与储爵位行迹。他传籍皆罕记。而黟歙之族。实蕃衍至今。惜乎吾不得隋唐以前之书而考之。以订其是非。而姑以出于黟歙近而可信者。叙吾谱。而河南之望。则姑存而勿论可也。昔欧阳永叔为家谱。不望渤海。苏明允不望武功。皆慎言之也。而郑樵悉强着之。又不能言其故。殆所谓疑以传疑者与。林宝姓纂无方氏。惟于十阳出方叔姓云。鼓方叔后。引汉有功臣方叔无咎。谢枋得秘笈新书所引。于十五灰出方雷姓云。方雷氏后。女为黄帝次妃。生元器。盖古诸侯国也。下引汉雷义诸人。邓名世古今姓氏辨证。于方姓下云。风俗通曰。方雷氏之后。下即引唐睦州人方干云云。而绝不及周汉两代人。通志氏族云。周大夫方叔之后。风俗通曰。方雷氏后汉有方贺。唐有诗人方干。宋朝方氏为着姓闽中多有。系出河南云云。夫此数书皆名籍也。郑氏尤自矜其着。以氏族为第一。而所详不过如此。至于凌迪知万姓统谱。着储亦无纮。惟妄引何书。造侪俨之名。谓与储俱仙去。至为不根。其着方望。既曰为隗器将军矣。而乃以属之晋朝。明人之陋。大抵若是。不足辨矣。吾族自明初洪武闲。由徽之婺源迁桐。而其始迁之祖以上。载

之徽谱者不可考。而前此有于宋元闲自徽之休宁迁池口。再迁桐城。而其始迁之祖以上。载于徽谱者亦不可考。不可考。则各以其始迁之祖为之小宗。而以徽族为大宗之望。此固人心义理之大公。而亦后世私谱之通义。不独方氏然也。厥后迁池口者。居桐而族大贵。而吾族独无达者。昔谢氏自受姓以来久微。而盛于晋宋齐梁之代。遂为天下望族。苏氏自唐初迁于眉。至宋洵轼父子而始显。方氏自唐代以前。史传着姓氏者绝。及宋而渐蕃。至明而大盛。此门运迟速所开。有天命而不可知与。将由形家之言。举三代而后之贵贱荣悴隆替。悉归于先祖墓田之祥。如袁安之事者与。以吾方氏二族之在桐城者考之。益信不爽焉。顾人之有世。譬水之有源。源远而未益歧。是故人贤且贵者则着。不贤而微焉者则不着。亦如水之大者则有名。而其支流之微者。经亦焉。自黄帝时之方雷。至虞舜之方回。三百有余年。自舜之方回。至周之方叔。千二百有余年。自汉廷尉赏军师望策对之储。至唐处士干。七百有余年。以苏明允之言计之。三十年而易一世。则为百世矣。百世之久。而仅得此六七贤。则其余之微而不着。随世磨灭者固多矣。处士之祖。由婺源而迁。吾之祖。亦由婺源而迁。由处士之祖。以及吾之祖。又千有余年。而其世之微而不着。随世磨灭者。犹之昔也。其不着也。固由贤且贵者之少。而明允乃归之谱之不立。其辞强而其意则隐矣。吾则不然。夫世之不着。由贤且贵者之少。其得存于今。则世固未绝也。不著者。吾无如之何矣。幸而未绝。不至如眉苏氏自高祖以上不可详。则安得不为之谱以纪之。以同吾一本之思也。独是以久微之世而为之谱。不溯姓源。则为无始。纪之。则来遥遥华胄之诮。然后叹欧阳永叔苏明允谱法仁至义尽。为万世不易之良则也。

其法断自可见之世。即以为祖。而凡远而不可详者。截而置之。谱以纪世。非以纪贵。谱以纪信。不以纪虚也。虽然。不考欧苏所以为谱之意。与夫所以为谱之法。而曰吾法欧苏也。则亦徒慕其虚名。实未其着撰。盖宋承五代之季。仕宦遭乱奔亡。失其世系。百余年间。士大夫茫然莫识其祖。又有私鬻告敕乱易昭穆。族姓大淆。永叔明允怒焉伤之。始勑为族谱以纪其世。大抵皆有怨于诬之妄。而本其确信者谱之。求为尽制以尽伦焉。故其于得姓受氏。远近分合。考信坟籍。不疑不惑。万世为昭。及其断而为之谱也。勑通新义。例法谨严。一出以精义。上法孟坚子云。而一洗魏晋以来之陋。皜皜乎为千古不多见之作。所以可贵。世俗无闻。不足以知之。既未见其书。又不悟今俗所为。回与其法相戾。而猥曰为谱必法欧苏也。此与耳食何异。吾尝综详其法。以与今俗相校。盖有二失。七不同焉。欧谱例曰。姓氏之出。其来也远。故其上世多亡不见。谱图之法。断自可见之世。即为高祖。下至五世元孙。而别为世。窃以夫人子孙相继。人人有高祖。人人必为人之高祖。奈何截以五世乎。此欧谱之

失也。苏氏为高祖不可考。不得已而断始于此。犹之可也。而使后世之得为谱者。人人迁其高祖之父。别存先谱。则就此人之谱观之。不疑于吾始乎。此苏谱之失也。苏谱列序上世名德。远自神灵。及于益州长史味道。皆以亲尽。断而不谱。而别录于后。今俗所为。其于详之载。非失之诬。则失之漏。其不同一也。苏谱横叙各望。如列屏。如模绣。今俗所为。概统于一望。其不同二也。苏谱断始高祖。盖无如何。而不得已。今世为谱者。莫不起于始迁之祖。而始迁之祖。不必其适在五世也。其不同三也。苏谱法曰。必嫡子而后可以为谱。为谱者。皆存其高祖。而迁其高祖之父。今世为谱者。不必嫡子。嫡子亦不必咸能为谱。而高祖以上。亦无可迁。其不同四也。苏谱法曰。凡今天下之人。惟天子之子。与始为大夫者。而后可为大宗。其余则否。独小宗之法。犹可施于天下。故为族谱者。其法皆从小宗。今世宗法不甚讲。又一族之中。为大夫多有且有。父子兄弟。同时相继为大夫。孰为大宗。孰为小宗。其不同五也。苏谱独详。且尊其所出。而其它则否。欧谱亦云。详其亲者近者。而其疏者远者。其所为者。虽属亲支小宗私谱。而固已有详之殊。不如今人之谱。详则俱详。则俱。壹视人之行历以为之准。为至公也。其不同六也。欧谱苏谱。皆专主系世。而后世之谱。多载传赞。扬美虚词。其不同七也。最此二失七不同。而世为族谱者。终必托之以为称首。则以其复古断始。因而实同勦也。故吾今为族谱。虽本欧苏之法。而亦少变通之。兼用乡先生姚姬传先生谱法。期于世次易明。文简易检。册轻易挟。其法以始迁之祖为之大宗。二世以下。各从其支系所出。为之小宗。小宗每九世为一卷。从二世起。尽今日而止。长房毕。再谱次房。亦如之。以今日修谱之人断。各于其本支。推其长房长子一人为嫡。如长房绝。则推其次长。苏氏所谓惟嫡子而后可以为谱也。自此人本身。上至高祖。下及其曾元。累九世共为一卷。又旁及其高祖之兄弟。每房为一卷。曰此九族五服图也。高祖以上。又累之以及其高祖。至于始祖而止。今日修谱之嫡子。以十八世为率。其下不及九世。其上必断自十一世起。而虚其子孙曾元焉。其有过九世者。则以所过之人。别冠为卷。此欧苏法也。但欧苏截以五世。吾法以九世。欧别为世。苏别为谱。吾但别为卷耳。别为卷。以便支族之易携挟。此姚法也。但姚谱三格。吾依欧谱五格。此史汉表法。本无定也。约曰。凡同大宗始祖者。休戚庆吊。皆必相闻遗。同小宗者加密厚焉。同高祖九族者又厚焉。若不幸有灾祸。九族不能赈者。小宗同助之。小宗又不足者。大宗共助之。所贵为族谱者。为将同吾一本之恩。谱为尽伦笃亲作也。非徒系其名位卒葬婚而遂已也。吾族既无贵显。不登朝列。则其功名行业。已无可纪。惟其敦德怀仁内行修美学业优殊者。略序数语。以视子孙。而传志虚美之文。概弗载入。此欧苏法也。亦姚法也。



## 复小宗论

瞿家鏊

东坡苏氏曰。欲劝亲睦当复小宗。似也。水心叶氏驳之曰。五世之服已迁。百年之家未散。必预储其四。使迭进无穷。将不胜其宗。而乖争凌犯之患起。亦似也。然则小宗不可复乎。复小宗不可劝亲睦乎。叶氏又曰。宗者必贵而贤富而义者也。是也。而未尽也。自井田坏而比闾族党之制堕。齐一变而为轨里连乡。秦再变而为何伍连坐。后世因以编保甲。置义仓。而以其时读法。最为近古。窃以为保甲义仓读法之事可行于一族。而不可行于一乡。一乡之人较众。地较广。其心志耳目。较涣散而不相属。故不若一族情亲而地近。人易遵约也。然而一乡之聚族而居者。或数十户数百户千余户。户愈多。人愈杂。其殷实老成者。类皆畏累远刑。而日求无事。其游闲无赖者。惟日伺邻里之衅隙。呼朋引党。百计构难。而相率为奸。而二三小户。畏其徒众。而莫敢谁何。即伊族中殷实老成。亦畏其反噬。而莫敢撻其锋。且谓败未彰。狱讼滋累。相与坐视保奸而莫敢首。于是贫民失业。尤而效之。不善者日以多。善者日以少。乡民难化。莫此为尤。而世之所谓保正里长者。率多此辈。苟非其人。则有牵制而已矣。荡家而已矣。受辱而已矣。有司亦明知其无赖。而仆隶之。鞭捶之。尚欲以之劝善乎。是以不善教善也。而善不可劝。以之除盗乎。是以盗治盗也。而盗愈不可治。以之赍恤贫孤乎。是又使管库者探囊也。势必嫁名赔垫。有贷无收。而不可究诘。审如是。则谓不可行于乡。而可行于族。何也。族之中有贵而贤者也。有富而义者也。则举族宗之可矣。举一族而宗一人。凡有事必以告。事相及则情相通。情相通则善相劝。过相规。而无所畏避。设有一二不肖子弟。率族人同声攻之。则彼无所容。亦将相化而为善。此保甲读法所以可行也。嗟乎。是嗷嗷者。不先之以恩而遽责以从善。恐严父且不能教其子矣。况族人乎。故必有义仓之设。而后保甲读法可行。其仓始于丰岁秋成。劝族人之富者捐输谷石。族无富人。则按其稍有余者醪钱余之。俟来岁五六月间。必须耕田之家。纳物为质。每贷一石。秋收息三升。常时存一贷二。倘或晴雨愆期。则再加斟酌。抑或蓄积日盈。则于其族之不耕作者。以时平余之。而不可滥贷。非独防收敛难。亦所以驱民于农。而寓士物心臧之劝也。或曰。世之大族。建私祠。积公费。立族长以督之。而乡邻风俗之美不概见。何哉。曰。有司无所责成。则其人劝惩不立。而所有之物适足以供饮食争讼无益之费。且或有所恃。而族益强悍。恣行不法。是益之疾也。然使有司为之立其法。而不必与其事。且可免胥索差扰之烦。其族人或不得已。有事理于官。则必于其所宗者优待之。其平居有公事谒见则宾之。或更设法以奖励之。如此。则由族而乡而邑而国与天下。各亲其亲。各长其长也。而风化可成矣。

## 义田说

王

居今日而言敬宗收族之事。其惟立义田乎。义田立。则贤者不以谋衣食而荒其业。愚者不以迫饥寒而为不肖。鰥寡孤独得所养。婚嫁丧祭有所赖。昔范文正公置负郭常稔之田千亩。赡其族人。近日吴中士大夫多踵行之。而吾宗独未之有也。先赠太傅惟道公尝谓子光化公曰。吾慕范公立义田。汝他日得禄。必以分族人。迨孙文恪公居相位而未能成先志。盖前明俸禄甚轻。文恪居官极清介。尝曰吾有田止二百亩。是其力固有所不足矣。日者从父松岩公慨然以千金置义塾。而义田之举。则犹有待也。夫文正所蠲千亩。族止九十余人。今吾宗自高祖而下。已有百数十人。非千亩所能给。况欲族人而衣食之。岂易为力哉。虽然。天下事莫大于合众人之志以为志。果其众力擎之。积渐成之。又何难焉。余尝询诸范宗。文正义田。今已增至八千余亩。近包山蔡氏。其始捐义田。数盖甚少。经纪有方。子姓踵捐。不过三十年。今有一千五百亩矣。吾宗有仕宦者。有居积者。苟踊跃倡捐。族人量力助之。即数十年后。必可成功。然文正义田。计口给食。其弊将使子孙安于偷惰。故方灵皋先生以为未善。当周其惇独者。厚其有志务本业者。而惰游者不与。寓劝惩于周之中。此又经画义田之要道。而存乎司事之得其人也。因修家乘。书是说以俟吾族之有同志者。

予为此文数年。而从兄李范遂创捐二千金为义田。岂非事机之先兆乎。慎勿以空言为无益也。自记

甬东吴氏义庄碑记

徐时栋

人生而无饥寒。则天下皆游民也。天下之生是人也。穷之以口体。而赡之以心力。口不食则饥。体不衣则寒。于是乎出其心力以衣食之。天若曰。尔不用心力焉。而饥寒。而冻饿。而死亡。谁恤之。是故君子劳其心。小人劳其力。古之为义庄者。昭昭然为斯人忧不足。收其宗族。户给之。毫发不藉其心力所自出。而寒有衣。饥有食。疾病有医药。子女有婚嫁。生有养。死有葬。尽生人营治贖给之道。粲然备具而无遗憾。彼受之者。暇豫其心力而无所用。则且游惰淫佚而纵其嗜欲。以入于放僻邪侈之为。呜呼。是乃所谓贤者过之者也。高赀富人。徇生于锱铢。见义若雠敌。蒙赖宗祖。既富且贵。施施然声色加于骨肉。欢乐宴会。呼卢买歌舞。累日夜不厌。一旦投赠朋党。观动色惊叹。而自视欻然。起观其宗族。寒无衣。饥无食。疾病无医药。子女无婚嫁。生无养。死无葬。或大声疾呼。哀告而曲愬之。则将曰。彼自有心力而不能谋衣食焉。而责之于我。曾子曰。内人之疏而外人之亲。不亦远乎。呜呼。是乃所谓不肖者不及也。然则君子将敬其宗而收其族。如之何而可。曰。亦视其心力而已矣

。其心力足以自用。而无虑乎饥寒也。吾置之。其不能。则给之。虽然。试号于宗曰。不能用心力者来。吾给之。夫舍其日夜之勤苦。而可以徒取焉。其谁不来也。势不至户给焉而不止。是必断之以义。断之以义。则莫如鰥寡孤独罢癯废疾。夫苟不幸。而至乎鰥寡孤独罢癯废疾也。寒不能衣。饥不能食。疾病不能医药。子女不能婚嫁。生不能养。死不能葬。穷其心力而不足以瞻口体。则于是乎籍其口之多寡而收食之。按其事之大小而振贷之。而敬宗收族之道备焉矣。由吾前言。宗族可以无游民。由吾后言。宗族可以无穷民。盖虽数十家之小宗。靡不有鰥寡孤独罢癯废疾也。亦靡不有稍有力者也。君子之行事。为可则也。为可继也。比而食之。生齿繁而其道穷。穷则弊丛起。而争讼攘夺之祸作。且固非大有力者不能为也。由吾后言。事半而功倍矣。昔吾先大夫行之于吾宗。迺者吾乡人多起而效之。若胥天下而行之。虽万世无祸乱可也。于时吴君烺兄弟。本其父虹桥君遗志。为甬东义庄。而即其中建槐里书塾以教子弟。余既为条治规矩。复为记贻之。俾刻诸石。

### 陈氏义田记

王宗炎

萧山陈君铕。承厥考字尊公遗志。输田三百亩为义田。收其租入于宗祠。视族之贫者。穷无告者。民之能为士者。而饩之粟。储其仂以待岁歉。惰游无业者不得与焉。其简易。令人可行。久而渝也。手疏梗。俾宗炎为之记。宗炎闻之。仁以济人。义以正人。不相假也。仁宗族以田。而名以义。何也。说者曰。义田者。犹言族之公田云尔。何以不言公田。公者其体。义者其用。言义则公见。言公则义不见也。古者宗以族得民。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宗法废。而族人不能不私其财。始于有无不相通。终于贫富相耀。相耀则诈虞攘斂。有甚于路人者矣。昔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今之为道也。有恒心者有恒产。苟无恒心。寡予之则不给于用。多予之则奢靡而不知节。甚者不踰时而尽卖之。匱乏冻馁。则放辟邪侈。无所不为。不得已而绳之以法。而仁之术穷矣。义田之制。公之于族。而族人不得据而有。有口分之实而无其名。非其业而可传之世世。所以济人之穷。而通其变者也。始时陈氏之族。属疏而居远者。或覩面不相识。义田既立。月会于祠下。疾病死丧。未尝不相问也。娶妇嫁女。未尝不相告也。其贤者亦受粟为媿。其不贤者以不与于饩为耻。咸嗣股肱。纯艺黍稷。牵车牛。远服贾。用以自勉于有恒心。皆君之好行其德致之。昌黎韩氏曰。行而宜之之谓义。君为其所当为。而能使族之人。无为其所不为。田之以义名。斯为称其情者乎。

劝酌提祠产周济贫族示

两广总督张之洞

为割切劝谕事。照得广东各属地方。民物殷阜。礼教昌明。巨族豪宗。祠堂最盛。往往祖祠产业。动逾巨万。每年所入。辄累千金。祠内子孙之读书应试出仕经营者。类皆筹有资费。议有花红。敦睦可风。远逾他省。但于族中贫困失业之人。尚未闻有议及专款周济之条者。揆诸嘉善矜不能之义。未免阙如。各该族子孙既众。贫富难齐。贤愚不等。自应量为拯恤。方合敬宗收族建立祠堂本义。况族大人多。难保尽为良善。衣食既足。廉耻自生。若任其迫于饥寒。则弱者转于沟壑。强者流为盗贼。不免扰害本乡。盗窃同族。及至官司勒令交匪。甚至查产封祠。则仍须自出花红购缉。既蒙庇匪之名。仍有费财之累。何如平日周济贫宗。使其不流为匪之为愈乎。更有甚者。凡遇有械。雇募凶徒。寻仇报复。则提祠产以供费。遇有讼案。雇募讼师。缠控互讦。则提祠产以供讼费。夫以祖宗所积。不能备施济亲亲之用。徒以供讼犯法之资。颠倒甚矣。迩来各属盗风尚炽。虽经本部堂饬属严拏。仍未衰息。其中顽悍性成。愍不畏死者。固不乏人。而穷迫无奈。致陷重辟者。亦复不少。本部堂心甚悯之。近年以来。所有被灾穷民。出洋生计。开辟地利。教习工艺。及一切善举。凡可以培养元气之处。无不饬属举办。竭力筹维。但公家经费有常。势难行博济。兹拟劝谕各该族人等。于祖祠产业。每年所入租息。酌提若干。自议章程。查明本族极贫丁口。每年各予拯济。量其人之性情才力。或借给资本。令其小贩营生。或雇募工师。教其学习手艺。使人人皆有业可习。有食可谋。自不至相率为匪。其祠产丰厚者。或酌提巨资。另营家塾。以教聪颖之子弟。或设立恤嫠育婴公所。以养孤寡之妇女无依之童。年终将用过若干银两。施济过本族若干丁口人数姓名。榜示祠门之外。官吏但使劝督。经手仍由族绅。惟各族贫户。不得藉端讹诈。无厌要求。如已经周济。而无赖滋闹不休。许该族绅指名稟官惩办。各族绅能实力举办。着有成效者。本部堂定为破格奏请旌奖。以示优异而昭激劝。再各乡神佛祠庙祀田产业。亦复不少。其常年所入租息。有为劣绅强宗首事值年人等把持侵蚀者。已往概不须问。惟应将现在所有租息。公同查出。每年除香火祭赛宴会据实开销外。余款尚多。酌提若干。以济乡里贫乏。除札饬各府厅州转饬所属尽心劝导外。合亟出示晓谕。为此示仰各属绅耆知悉。尔等各有宗祠。宜就各乡情形。祠产多少。量力准情。妥议章程。稟由地方官核明稟请立案。即行开办。不得支饰观望。各该族长等。均系深明礼义之人。一经晓谕。自当争相劝勉。以时举行。庶财不外散。仍归于本族。人有恒业。勉为善良。永革讼之风。力行施济之事。睦姻任恤。可由此而类推。康乐和亲。遂蒸成为风俗。本部堂实为厚望焉。毋违特示。

提督出后异姓片

曾国藩

再江南提督李朝斌。本姓王氏。襁褓中为李氏父母抚养教育。至于成立。迭遭艰虞。王氏本生父母。隔绝不相闻问。李朝斌初不自知为王氏所生也。本年三月间。有善化县人王正儒来臣处禀称。李朝斌系所生子。自幼育于李氏。请飭复姓归宗等语。臣当即询之李朝斌。究竟是否有因。李朝斌茫然不解。即寄书至家。询其族叔李傅成等。始据详告颠末。盖李朝斌未生以前。王氏本生父母已有子三人。世俗之见。以多子为累。王正儒与李朝斌之父相识。故指腹订定。堕地后。即任李氏携去。王氏父母。固已弃之如遗也。事隔四十三年忽有呈请复姓之议。李氏族。人。谓王氏恩谊已绝。寄书详论。极陈不应归宗之义。其言亦颇中。臣覆加查核。此事关系纲常名义。未可凭空臆断。查本朝言礼之书。尚书秦蕙田所纂五礼通考。最为精核。其于异姓为后之事。反复辩论。一以原情为主。所引金史张诗一事。诗本李氏子。育于张氏。阅三十年始知之初议归宗。终以张氏无子。遂仍其旧。秦蕙田称张诗为孝。今王氏本生之父母。有子三人。而李氏抚养之父母。别无立后。正与张诗之事相类。伏查定例。出嗣之子归宗。亦以所继父母有无子嗣为断。若令李朝斌归宗。则在王氏本生之父母。不过于三子之外又增一子。而在李氏抚养之父母。竟至斩焉不祀。抚子者必抱恫于九泉。为子者将难安于毕世。核诸古礼。参以今律。李朝斌应于李氏。别为一家。但后其抚育之父母。而不祭其以上之祖宗。于王氏则不通婚姻。一以报顾复之深恩。一以别族属之大义。其于王氏之父母。则未尽教养。自难责以子道。该提督天性纯挚。未忍自决。臣为之参酌定议。详晰批示。谕宗人。情义既可兼尽。众论亦已僉同。惟以提督大员。异姓为后。必应奏明立案。以昭郑重而垂久远。用敢详陈本末。上达宸聪。伏乞圣鉴。

#### 与友人论侄嗣姑后书

邓瑶

瑶有疑义。愿以质之左右。日前足下为瑶言。有爱女早寡。无子。拟俟贤郎生子。令寡女子之。既又言太夫人存时。常有是命。故不忍违。且称近时谢济世梅庄示螟蛉子遗令。词甚美。欲仿行之。呜呼。君固读书守礼之儒者也。既称儒者。则有一事之不合于礼。即为世病。瑶又乌能默默无一言。然瑶初闻足下言。唯唯不之辩者。以足下意甚感怆。故亦效妇人女子之仁。噤无一语。今乃咎其非以诚待人之道也。乌可终无言。礼。姑姊妹其夫死。而夫党无兄弟。使夫之族人主丧。妻之党虽亲弗主。夫若无族。则前后家东西家。无有。则里尹主之。圣人制礼之严如此。妻党既不宜主丧。其不得以妻子侄为嗣。明矣。又晋太常博士秦秀曰。昔鄆养外孙莒公子为后。春秋书莒人灭鄆。谓立异姓为后。灭亡之道也。春秋之义甚严。宜熟审之。且不孝之罪莫大于改姓。君欲爱其寡女而使继之者冒不孝之名。贤女当有所弗受。执事亦乖所以爱孙之道。非两

全之策也。梅庄以幼子嗣其蒋氏寡妹。亦受命母氏。文虽美。识者病之。其言姑亲其侄。夫因其妇。祀应享之。似也。顾不以兄弟之子或族子为嗣。而腼颜因其妇享此一盂麦饭。鬼而有知。其歆耶。又言姓从蒋。郡仍名陈留。自为一宗。无乱人之宗。夫既为蒋氏子矣。尚谓无乱人宗乎。至云蒋氏产甚薄。因以田三十亩。益其出继者之子。而明之曰。汝为姑后。无所利而为之者也。不知贪利之罪小。害义之失大。其咎尚不在于利人之产与否也。谢氏昧于妻党虽亲不主之义故有是举。足下不宜为谢氏之续。鄙意谓宜令贤女求其夫家亲支抚之。无以侄为子。使夫族有乱宗之嫌。而继者重改姓之。若实无可嗣。则昔者子朱子尝有说矣。其门人叶贺孙有姑无子而寡。依母家以居。贺孙以他日既无所祔。又不忍其神之无归为问。朱子为古礼既废。邻家里尹。必不祭他人之亲。则从宜祀之别室。其亦可也。此论得从权之正。贤嗣若生子。即令其姑育之。视如己出。他日私祀之别室。并及姑之夫。以慰苦志守衷。且以报抚育之德。斯足下父子之情无憾。而于义理亦安。且可慰太夫人于地下而无遗憾矣。足下为读书守礼之儒。于瑶又有久故之雅。故不欲足下以恩害义。辄敢贡其愚忱。书不尽言。伏维亮察不宣。

## 卷六十八 礼政八家教

### 伦纪篇

汤成烈

孟子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古者为弟子。入则孝。出则弟。事亲敬长之道。始于成童。性善未漓。知与行不习。不待师保之训。庠序之教。而蒸蒸之爱。怡怡之和。着于门内。达于乡党。上被圣化。下成美俗。固其宜也。世衰道污。政教亏缺。典礼不能数举。习俗未可猝更。良繇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家庭多嘻嗃之风。邻里竞嚣凌之气。至于不慈不孝。不友不恭。父子兄弟之间。断断相轧。而孝弟之道几于熄矣。然则伦纪者教化之首务。风俗之本也。是以古圣王肇修于上。而后士庶人率教于下。记曰。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又曰。立爱自亲始。虽天子必有父。立敬自长始。虽诸侯必有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莫不以亲亲为贵。此孝弟所以为人之本也。夫孝也者。人伦之首也。子事父母。先意承志。记有之曰。父母之所敬亦敬之。父母之所爱亦爱之。言顺乎亲之心也。弟也者。顺乎亲之心。必自门内始。其在书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亦一家之政也。是故政修于家而教成于国。其在诗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迓于家邦。孝弟之谓也。后世政教凌迟。孝弟衰而人放于礼法之外。纵欲蔑礼。自绝于天。同气之亲。视如秦越。同室之内。辄动戈矛。废诗书而仁贤不亲。好货财而很忘身。于是白华废而修髓。盘匱

之职不供。有不顾父母之养者矣。常棣废而孔怀和乐之谊无闻。有兄弟而相尤相怨者矣。以至夫妇有脱辐之凶。朋友少盍簪之庆。彝伦攸斲。乖气致戾。降之百殃。凶于而家。害于而国。履霜坚冰。其来有渐。盖不可不慎也。然则欲彝伦之攸叙。必其身足法。而其教可行。故为世子。莫若师文王。朝夕于寝门之外。问安视膳谨其常。抚军监国辞其命。俾胄子国子咸禀承焉。是孝弟行于宫闱。而公卿大夫之家。自不令而从矣。为士则莫若师曾子。听其言语。承其心志。观其动静。察其喜怒。审其嗜好。酒肉口体之奉。必请而行。谓之养志。是孝弟行于家庭。而宗族乡党之称。自无间于人言矣。繇是人含德。家有士行。力田者。鸡豚供饌。菽水承欢。服贾者。出而牵车。归而洗腆。莫不夙夜匪懈。以事二人。出入扶持。常左右之。疾痛痒。敬抑搔之。终其身焉。无或少怠。此始于事亲之孝也。夫明长幼之序。笃友恭之谊。兄兄弟弟。睦于闺门。则父母之心顺。家室和平。则化端于夫妇。骨肉亲附。则信孚于朋友。而可与事君矣。古之明王。所以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者。以其内行肫挚。敦厚笃实。必能辅少主。和上下。明是非。纲纪人伦。以端风化。可以决疑守信而志不移。可以遗艰投大而中不摇。可以临危授命而节不夺。此孝之中于事君者也。至于立身扬名。以显父母。是化俗型方。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者。孝之终也。故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修其孝弟而已矣。

### 宗约

孙希朱

一曰尊祖先。礼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则祖先者。吾身之所自来也。可不尊乎。故收族必由于敬宗。敬宗必本于尊祖。人不知尊祖。是谓蹶其本根。本根既蹶。而枝叶能昌茂者鲜矣。故凡一应祠墓之祭。四时之享。必谨敬尽孝竭诚。不可一毫简率。吾族旧例。服阙后。特立一油漆神牌。奉入宗祠。春秋祭奠。朔望参拜。其木主则供奉于家。时节荐享。朝夕拜谒。近有不知礼法之徒。亲丧甫毕。即将木主焚化。此情甚为恶薄。夫毁人木主及棺槨。律有明刑。况子孙自毁其主乎。大非尊祖之道。急宜禁止。今约。或室宇浅隘供奉无地者。则宜数房公营一隙宇。或同立一家堂。分高曾祖考为四龕以奉之。否则或各立一龕于高处。以自奉其主。朔望则谨具香烛瞻拜。有事则告。有新则荐。其坟墓拜扫。一岁两度。礼不可阙。而丰俭随宜。其墓木墓基墓碑。均宜爱护纠察。不许人畜作践伤残。及不肖子孙私行斩伐。有则送官究治。庶几稍尽事死如事生之礼。

二曰敦孝友。孟子曰。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此从源头上说来。见得孝友是人之天性。初非外铄我者。又曰。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此从学问上说来。见得人能孝友。方是大学问。然

孟子书谁人不读。而诚能尽孝友之实者何寡。盖一衰于妻子。一夺于钱财。岂知妻子是后来配合的。父母是生我身的。人无父母。此身何来。故父母之恩。同于天地。钱财是身外之物。兄弟是一体所分。钱财失可以复求。兄弟失莫由再得。故兄弟之情。等于手足。人而不孝。是自绝于天地矣。人而不友。是自断其支体矣。尚得为人乎。故曰。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又曰。世间最难得者兄弟。又曰。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兄虽不友。弟不可以不恭。盖至不慈而孝。斯其孝乃真孝矣。不友而恭。斯其恭乃真恭矣。况父未必不慈。兄未必不友。又当如何尽孝。如何尽恭也哉。吾族自迁祖以来。代敦孝友。更愿推此意以深体之。则祖德可以积久不替。

三曰睦宗族。寇永修山居日记曰。古人睦族非止同宗。以族服考之。父族母族妻族皆是。然惟宗族为最久最大。盖其初原是一人分下来。如一株树。自根而而枝而叶。虽其间荣悴不齐。枝条各异。然无不一气相通。上下贯注者也。故宗族虽多。自我视之。则有亲。而自祖宗视之。则均皆子孙。何亲之有。乃世有以五服之亲。情同路人。反眼若不相识者。甚且强陵弱。富欺贫。殴讦讼。无所不至。曾不顾乃祖乃父含悲于地下。是尚得为知一本之谊哉。故曰。能以父母之心为心。则无不和之兄弟。能以祖宗之念为念。则无不睦之宗族矣。吾族支派虽多。素称雍睦。自今以后。更愿雍益加雍。睦益加睦。平居则一体相爱。缓急则多方相济。微嫌小隙。不介于怀。干糒遗愆。不萦于虑。即有事理所极不堪。人情所最难解者。亦只宜请族长及族中公正之人到祠中。公剖曲直。互相认差。责令陪礼。切不可遽形诸讦讼。庶不乖一体所分之谊。

四曰崇礼让。朝廷尚爵。乡党尚齿。居乡之道。莫急于礼让矣。盖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在物且然。况亲串故旧。半多我祖我父钓游之侣乎。故侮老犯上。谓之鸱鸢。贪利夺食。谓之狼虎。今世礼让不修。甚有伯叔兄弟。终岁不相往来者。又有微嫌小忿。结成仇隙者。又有明知齿德尊于我。祇因他一时贫困。任意傲慢者。更有明知我曲彼直。祇因他一时势力卑微。故意欺凌者。风俗至此。败坏已极。吾族素称诗书之家。务在力矫其失。恪遵古道。实存个恭敬退让之心。婚丧庆吊。物不能备。而礼则不可缺也。贫穷患难。力不能周。而情则不可无也。尊卑有序。长幼有分。当拜则拜。当揖则揖。不存分毫势利。处处退让。事事吃亏。不一毫占先。孟子曰。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孝友先生朱仁轨曰。终身让路。不枉百步。终身让畔。不失一段。则终身于礼让可矣。

五曰勤职守。官有官职。民有民职。皆当守而弗失者也。人无职守则身无拘束。家日凋弊而生计日促。故自公卿士庶。俱不得一日舍职以嬉。管子曰。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饥。一女不织。必有受其寒。此先王之世。所以民无常业者有



罚也。张文端公谓读书不贱。守田不饥。张考夫谓恒业除耕读二事无一可为。然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义遂亡。此言耕读之不可偏废。而耕读尤为恒业之最贵者也。然亦有不必限定者。古人以士农工商分为四等。则不能为士农。即为工商。亦无不可。而其要总在一勤字。盖勤则时无旷废。勤则事有专功。况一家之内。男有男职。女有女职。果能共习于勤。则日计不足。月计有余。月计不足。岁计有余。可以免于求。全清操。读书者无奔竞之劳。力田者有安居之乐。即为工为商。亦日得赢余。藉为仰事俯育之资。而合家大小。早起迟眠。孳孳乐业。永无乖睽放纵之患。若一落游惰。必致废事失业。因而流入嫖赌吸鸦片等恶习。虽至荡产倾家不难。是自堕其业。自毁其家。自绝其生理也。可惧哉。可哀哉。有家者尚其鉴诸。

六曰尚节俭。汉景帝诏曰。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工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工害则寒之源也。饥寒至身而能无为非者寡矣。此甚言奢靡之为祸也。夫在国且然。何况于家。乃奢靡之失。更莫甚于今日者。宫室衣服。必求美观。庆唁宴会。必尚华侈。否则人辄笑为悭吝俭嗇。而少年德性未定者。辄羞赧欲避其讥。因竭力支。东挪西借。以争一时之虚体面。张文端公曰。用费不节者。债负之由也。债负者。鬻产之由也。鬻产者。饥寒之由也。况奢靡既惯。则子孙习为游惰。妇女不惜物力。岂知荣华枯落。曾不须臾。天幸难邀。祖泽难恃。虽以房杜之后。犹不免荡覆无余。况其它乎。故传曰。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能知俭之为共而非嗇。知侈之为恶而非美。则知节俭之可尚而不可鄙矣。且古人教人节俭。亦非必真一钱不用也。大抵量入为出。耕三余一。不妄用以破家。亦不多藏以敛怨。王咨伯曰。天与人福泽。当知爱惜。爱惜则一卮之福。用之不尽。不爱惜则盈钟之福。一覆立竭。又曰。当于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思有时。旨哉斯言。有家者所当切志者也。

七曰慎婚配。安定胡先生曰。嫁女必须胜吾家者。胜吾家。则女之事人。必敬必戒。娶妇必须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则妇之事舅姑。必执妇道。此亦但言其大当如此耳。其实所重者。尤在与妇之性行。故不问家之大小。必详访其门户清洁。及其祖父之行品何如。男女家法何如。男女之性情何如。职业何如。若祖父果系正直端方。则其家子女。谅必温良贞静。可卜宜家。而所产子孙。亦聪明端正。不致性情乖张。若贪其一时之富贵。不择人而嫁娶之。其患害必有不可胜言者。与其配而后悔。何如择而后配。若既已约婚。则不论贫富。俱当一体相待。不得更怀憎嫌之意。又不得互争长短。今人往往男家计较资装。女家争论财聘。甚或因一时争竞。以致移恨于与妇者。亦大伤雅道矣。岂不闻嫁女择佳。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毋计厚奁乎。古人婚配。务在择德。不以财为礼。而钗荆裙布。着为美谈。柳仲郢曰。必待资装丰盛。何如嫁不失时。

真确论也。吾族婚配。素重德门。次亦必家世清白。旧例。若或娶婢女为妻。家或不清白。及来历不正者。后虽有子女。亦止录其子女。甚或兄死娶嫂。弟死娶弟妇者。乱伦犯法。莫此为甚。连本人及子女一概摈斥。永不入谱。盖妻者齐也。所以齐于夫也。若娶下贱者以配身。则己亦沦于下贱矣。凡我同族。尚其慎诸。

八曰训子孙。人生无百年之身。往往怀百年之虑者。非上为祖宗虑。即下为子孙计也。岂不以子孙者。祖宗传绪所关。而家世所由隆替者乎。子孙贤。其兴也淳焉。而祖宗亦预有荣。子孙不贤。其亡也忽焉。而祖宗亦预有辱。则子孙之培养宜急矣。然余窃谓培养子孙。止有两条。一在导之以善。一在勉之以学。从来祖父之言行。子孙之准的也。平日所见者善行。所闻者善言。则以善感善而善矣。学问者。义理所由明也。平日所讲者正义。所习者正理。则以正召正而正矣。今之教子孙读书者。祇指望其作官改换门闾。不知读书者多。作官者少。子孙祇论贤不贤。不在作官不作官。试观古今来有读书作官者。或遗臭万年。有读书不作官者。反流芳百世。若果能循规蹈矩。守分安命。尽得孝弟忠信礼义廉耻等事。即为贤子孙矣。奚必纡青拖紫。然后为荣哉。其或资性愚钝。不能读书者。惟教以各习一正业。或为农工。或为商贾。务使亲好人。学好行。存好心。说好话。作好事。上不干犯王章。下不违背清议。使人人称赞他是某人之子。某人之孙。则为祖父者。岂不面增光彩乎。愿与吾族共伸此义以相勸。

九曰谨嗣续。继嗣必择同宗。取其气脉相通。并出于一本也。盖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故必择近亲支派分明可考者立之。则一气相感。祖父不致失祀。今人往往抚养异姓之子为子。则阳若有继。而阴已绝矣。春秋繁露。载汉时有一官家祭祀。用祝降神。至祭毕。祝语人曰。适所见甚怪。有一官员冠裳盛服。欲进而踌躇不进。有一鬼蓬头杈袒。手提屠刀。奋勇而前。歆其祭祀。是何神也。主人不晓其由。有长老识其家旧日无嗣。乃取异姓屠家之子为嗣。即今主祭者是也。所以祇感得他屠家祖父。其继立本家之祖先。非其气类。无交接感通之理。故不得享。

陈北溪先生尝录其语。以为抚养异姓为嗣者戒。立继者不可不知。俗例。长房无子。以二房长子为嗣。二房无子。以长房次子或三房长子为嗣。既立为嗣。须当尽教养之道。以着恩义。不得名虽为嗣。实不关心。其为嗣者。尤当尽孝尽诚。不得以不属毛里致生嫌隙。其或未嗣之前。而应继之人。与嗣父母已有嫌隙者。听于他房昭穆相当者择立为嗣。族人亦不得阻当。其或已嗣之后。与嗣父母有嫌隙。显有逆迹可征者。则告知宗族。酌分与膳田。另选他房贤者为嗣。其或数房兄弟止一房有子者。准以一子兼祧。他房不得借辞侵夺。或本人

欲立他房之子为嗣者。其本房亦不得强辞阻当。其抚养异姓之子为子者。族中于本人身故后。为酌分家产之半于所养之子。而另派应继之人为嗣。以续谱牒。注明异姓之子于后。亦不得逼令归宗。其以赘为嗣者。亦止宜酌分田产。谱牒则另选本房及族中近支承继。或有子亡以媳招人为嗣者。一概摈斥不录。

十曰积德业。世无百年常盛之家。而有百年常盛之道。得其道则衰者可返于盛。失其道则盛者必至于衰。其道维何。积德业是也。夫人生产业。俱是外来。苟积之不以其道。便有悖入悖出之患。甚者或以多藏而致厚亡。或以财聚而招怨毒。种种患害。不可殫述。独至德业。则生于吾心而无穷。出于我躬而无尽。愈积则愈多。愈多则愈安。不但一身蒙其利。而且乡党称誉之。君子敬礼之。鬼神福祚之。身后传诵之。子孙荣享之。种种利益。亦不可殫述。间尝历观故家大族。彪炳宇宙。烜赫一时。积久常盛者。其先必有敦庞醇古之君子。或开于前。或继于后。累代相承。积德无间。然后深仁厚泽。孚于天心。善气凝结。蔚为国华。既昌既炽。为时望族。易曰积善余庆。书曰作善降祥。譬之江河。其源远流者。其流长也。譬之花木。其根深者。其实繁也。若不浚其源。不培其根。则一发无余矣。然德业有大有小。有精有粗。有隐有显。务在择而积之。慎而守之。取其大不遗其小。勉于显不欺于隐。如贾者之积货。如贪者之积财。不惮其烦。不嫌其迂。不勤始怠终。不厌常好异。日积岁累。不使一刻闲过。斯德崇业广。而庆流于后嗣矣。岂细故哉。然或又疑德业非有财者不能积。不知家无论贫富。人无论贵贱。无不有当积之德业。其德业修于身者。如孝亲敬长亲仁信友之类。原不必费财方可做。其德业之及于人者。虽不能无费财之虑。然有财者出财。无财者则出力出谋出言。均无不可。但勿以善小而勿为可也。

### 谱训八则

陈世镛

夫教家之道。言物行恒。古训备矣。今但取日用最切者数事。非有难知难能。由之则可以保世而亢宗。弃之将不免于堕业而坠绪。为族人申儆焉。

一曰敦孝友。孩提知爱。少长知敬。本人人固有之良。王祥卧冰。赵孝争死。岂概以责中人。而服劳奉养。御侮急难。则尽人可勉也。武王诰康叔。以不孝不友为元恶大愆。要在禁之于未然。俾不陷于重罪。凡族中遇有子孙违犯祖父母父母教令。及兄弟以小故忿争者。卑幼侮慢尊长者。各以家法处治。其有不率。即送官照律施行。无得姑息。当共凛之。

一曰正闺闈。地道无成。妇人不得与外事。伯宗之妇。乐羊之妻。古今能有几人。今且未暇高谭肃雝刑于之化。第举浦江郑氏之对明太祖者为法可耳。郑氏同居数百年。太祖问其治家之道。郑濂对以祖宗遗训。惟不听妇人言而已。盖

妇人之言。簸弄是非。变乱黑白。十居八九。或不察而误听焉。父子乖离。兄弟仇敌。而家道因之以丧败者。鲜不由此。诗曰。妇有长舌。维厉之阶。濂之对。虽浅近而实至要。凡为丈夫所当知也。至如赛会烧香。游春观剧。招摇过市。每以召侮起羞。尤所宜戒。

一曰警游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承平日久。人口滋繁。而田地不加增。衣食之资。非勤何出。倘耽于安逸。惰其四支。职业堕废。必至耗尽生计乃已。祖宗勩业艰难。数世营之而不足。子孙一旦败之而有余。博奕饮酒。更非所论。此等游惰之人。一穷将有不可究诘者。倡优隶卒。鼠窃狗偷。其后路也。可勿惧哉。

一曰慎术业。四民各有常业。常业。正业也。随分自尽。上不辱祖宗。下可长子孙。燕翼之谋。其在是已。至于府史之伦。虽例有出身。然大率机械变诈。见利忘义。孟子言矢人惟恐不伤人。择术不可不慎。降而优伶皂隶。则更衣冠不齿矣。我族自明至今。从无此辈。清白之风。足式闾里。更望世世守之。永延先泽。

一曰择姻亲。大戴礼曰。谨为子孙娶妻。嫁女必择孝悌。世世有行义者。则其子孙慈孝。不敢淫暴。党无不善。三族辅之。故曰。凤皇生而有仁义之意。虎狼生而有贪戾之心。两者不等。各以其母。是子弟之莠良多由感外家之气类也。故凡媒妁议亲。不可造次便许。当密访其家世忠厚之与刻薄。正直之与回邪。其所与议亲之主妇。事舅姑奚若。处娣姒奚若。能否中馈自闲。抑或长舌是逞。然后徐定取舍。庶骨肉不传夫戾种。气质不移于恶习。吾见夫缔姻非人。受其害者比比也。可勿慎诸。

一曰培才俊。族之中。业农者若而人。业工者若而人。业商贾者若而人。斯读书之子贵焉。而同一读书。以质敏为贤。同一质敏。以发愤为上。大门闾而光宗族。于此子乎是望。不可无以引翼之也。或贫不能自贍。则于祀产所入。量给米薪笔札。坚其上进之志。鼓其迈往之才。若学书徒记姓名。观场徒逐矮人。则不得滥邀此数。程能责实。尚各勉旃。

一曰崇节义。功令。妇人三十岁以前。夫死不嫁。至三十年者。有司上其行于朝。给银三十两建坊。所以美人伦。厚风俗。典至渥也。有子与财守犹易。无子与财守倍难。全在宗亲扶植。族中遇有此等苦节。亦于祀产所入。岁拨米薪贍养。并责令期功有服者。量力资助。倘有舅姑伯叔。利得财礼。逼令改嫁。合族务为保全。家法理处。稟请地方官给予本妇执照。永杜邪谋。以成从一之志。万不可视为隔膜。有负柏舟。

一曰戒闲气。有血气者。必有争心。争皆生于气。天下惟气最害人。易之讼。垂戒终凶。所以教人降伏其气也。果其为万不能解之仇。处必不得已之势。讼

以求直。君子不非。而今乡俗。每有以薄物细故。阖族帮讼。谓之争户气。夫欲大门户。在于读书成名。力田致富。无卑污苟贱之事。玷其家声。无作奸犯科之行。罹于国宪。使远近称为礼义之族而已。岂以善讼相夸耀哉。倡此议者。无非不肖子孙。瞰知公费充余。藉端侵削。驯致鬻祀田。剥荫树。公费尽而讼不止。殷实之户。翻成破落之户。不知所争之气安在也。今与族约。凡有私讼。一不得动公。以杜覬覦。以安本分。尚敬听之哉。

### 治家琐言

#### 牛作麟

治家之道。惟干惕为第一义。欲存干惕之心。须自畏天始。然而人多不能者。盖以平日趋附逢迎者众。渐积而养成淫心荡志。遂以败名节而丧身家。故知人之承奉我者。美疢也。人之凌侮我者。药石也。夫药石惟孤贫庸懦之人多尝之。吾不愿以此望子孙。但愿于美疢之来。思所以不中其毒者。曰人不如天。人之可喜。不如天之可畏。则干惕之心。自不容已。庶不蹈人之所蹈。而家可长保也。我以濒死之境。使汝兄弟不废诗书。这是皇天引佑。祖宗积德。不可以为常法。汝兄弟如有克肖儿孙。欲远箕裘。不可不常存乃父之心。断不可复蹈乃父之境。须是安排有素。凭借有基。父尝阅吾县中先辈。不禁忧惧交集。一二世后。不止衣冠不继。何吾县风土之薄也。吾每忆此。辄生择地而蹈之意。但此大非易事。所愿与儿谋者。以人力胜地力也。志坚力勤气浩。未有不成事者。然此可以决吾身。而不可以观后福。后福修短。须从包涵蕴藉处观其分数。又日就所阅历言之。确见得干刚之气多。即后福亦厚。盖阳刚中正。男子之道。吾儒所争。止在中正。若阳刚所该更多。得其气之多者必发。但不可以轻浅粗躁为阳刚也。今人语生业。或辄大言曰。穷何妨。此非无奈之词。则偷惰存活者耳。盖又出营营者下也。夫箪瓢之乐。非斯人可矫托。即贫贱骄人。亦自有一种傲骨。而竟为圣贤所不取。人无恒产。而欲优优于读书为善之事。难矣。且使子孙无所倚着。其黠者多浮荡。而拙者甘穷饿。虽有秀质。亦无以成其材而养其德。甚至不家而废其乡。不而废其祀。可无惧乎。陶渊明曰。衣食当须记。许文正曰。为学以治生为先。圣人之治民也。先养而后教。即奈何过为清高托大语哉。虽然。刻薄成家。理无久享。使或图非义之财。以为子孙计。则必生匪类之子孙以败之。夫惟勤俭两字。为治家千金不易良方也。且吾渐老矣。而耿耿于生业之不易。非真如世人徒欲博温饱也。以我之不才。而汝辈尚无废读者。徒以坚忍之性。差所自信。使人历我之境遇。而能如我之教汝辈者。以教其子孙。斯诚不敢概望也。故夙夜不懈。亦欲后人少有所资。以光先世遗泽耳。陈白沙居家甚严整。尝曰。治家之道。以生产为本。生产不治。便为所不为者多矣。无故而得大利者不享。阴谋巧取者不享。刻薄盘算者

不享。惟勤俭务本。子孙可以长久。常记吾言。可为治家之宝。大抵生财之事苦。耗财之事甘。故劳者有成功。而逸者多败气。尝见宦门者流。坐享丰亨。男不知耕。女不知织。不惜物力。不思本分。而且由衣服。由饮食。由屋室器具。辄以为某也官样。某也乡气。某小物而值银若干。某玩具而得自何省。相与讲究于穷奢竞丽之地而无所极也。由是骄奢生淫逸。淫逸生匪僻。荡家也而恃其财。干法也而恃其势。构衅也而恃其有扶持诱助之人。始而尝试之。终而恬安之。且以为公子贵人。分固尔也。沾沾老头巾。乌足语此。

嗟乎。一室之费。万人之脂膏也。一日之快。终年之勤动也。外之所取者日益多。内之所耗者日益侈。岂知一旦失势。来路无所。一败涂地。不可复振。膏粱之口。粗粝不下咽。而究之并粗粝不可得也。绮罗之身。短褐不适体。而究之并短褐不可得也。斯时也。欲耕无田。欲市无本。且即或予之资。而以悠悠荡子之身。屈而为艰苦下人之事。难矣。故外则学诡诈。内则变物业。数年之间。荡然无有。不至于举其族而为饿莩不止。不亦伤哉。吾以为居官者省费以足用。足用以裕民。万不可取非义之财。治家者教耕以谋食。教绩以谋衣。万不可享坐耗之福。先君子言曰。人虽官居一品。家中规模。祇可为不穷不富之秀才。不穷则不陋。不富则不奢。秀才则有文雅致。其始易立。其后易守。庶可其泽于勿替也。前鉴不远。而人心难保。恨不能百千岁为世世子孙口授而指画之。居家而务节俭。必自慎交始。与富贵相往来。而欲永守儒素不可得也。盖人以知己为交。则虽担簦乘马。迥不相侔。而彼无所骄。此无所畏。惟攀援歆羨。纳交为荣。则我到人家。种种款局。人到我家。种种寒俭。不得不渐生枯杨之华矣。吁。慎之哉。今人稍富贵。衣冠意态。若惟恐人之不见己也者。尝闻巩介亭杨硕亭张伯素诸乡先生。在邻里戚党间。恂恂谨。若无人指说。则亦无人知其为贵人也者。何其厚也。吾为子孙训。人须以众人为藏身之所。凡人贫贱久。初着美服。趋时者。必有幸喜相耀之心。安分者。必有局促不安之意。至于习而久之。则将自视以为家常事。视初所服用。必将以为污辱而不可一试也。既有如此之心。虽有力乏不从心处。亦将极力致之。而有所不恤。且以如此之心。欲为勤劳经营之务。又将畏而有所不。一人成行。一家成风。诸子弟成习。其于所谓勤俭者。不啻拔本而塞源也。其家又安得而不败。今与儿孙约。吾家须要以俭德为质。如在官署。除朝祭迎宾外。常服只用布素。间或参用旧破丝帛可也。其在家。虽往来亲朋家。不得轻用丝帛。妇女亦然。如遇嫁娶。不在此限。但亦不过仅仅参用之可也。男妇如届年高。子孙视其心力而为之者。不在此限。总之。须要以俭德为质。盖俭德并足以涵养谦德。谦德者。天地神人之所好也。出所好即入所恶。可不戒哉。近日朋亲向我道喜者纷纷。要皆未知吾心也。即知之亦何益。夫盈虚消息。天地自然之运。

今吾儿发甲科。知其为已盈耶。未盈耶。犹息耶。不息耶。要之所可持以维天心。使眷佑于无己者。人心而已矣。嗟乎。吾家人心以世情例之。自今以往。将以起纵恣懈惰之时也。此吾所以忧之惧之。惟视子孙之贤愚何如耳。亲友于我何益哉。

吾以乞丐相以有今日。可见形于人无损也。吾所宦门公子。辗转又是乞丐相。可见形于人无益也。嗟乎。吾儿孙以雅素之行。励坚卓之志。此即所以撑天拄地。而为人杰也。彼区区体貌何为者哉。古人宵衣旰食。继日待旦。菲饮食。恶衣服。合来不过是勤俭二字。吾儿吾媳当思何益于人。何功于世。坐享豪华。一人所用。常兼数十百人。一家所费。常兼数十百家。则自以为福者。乃其所以为祸也。可不惧乎。父以为惟勤俭可以免也。今之奢华者。非有所不得已也。特欲藉外饰以殊异于人耳。若然。是以土木自处。以锦绣覆之耳。其亦何足愿乎。吾尝言折福二字当是折算之义。人生落地。命中福禄。有一定之数。今日用得过了。必减得后日的。今日用得俭了。必裕得后日的。若过而又过。减必及于子孙。俭而又俭。裕必及于子孙。易曰。余庆余殃。即此意也。岂吾私言乎。儿于下人见有奢华者。须教之。不听则出之。断勿使一倡众和而不可救也。新房都完工了。虽茅庵草舍。已成院落。刘梦得云。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吾愿世世子孙居其中者。有以馨之。于室乎何求。

### 训子琐言

#### 牛作麟

士之以文词见者。恃有才学以投世人之所好。然吾尝读古人书。见其忠孝节义有大过人者。不自知其何以重其人。并重其文。或大节有亏。则以薄其人者。并其文而亦薄之。呜呼。以余一人之心。絜天下后世人之心。亦可知矣。士之欲以文词见重者。抑亦知所本欤。不妨二字最害事。今人丧品败家。其初非不辨事之是非。但动于心之所喜为。而又以偶一为之。轻少为之。为不妨。遂骛骛乎滥觞而不可防矣。虽桀纣之恶。岂知其必丧亡而故为之哉。其初亦必以二字自恕。而其后遂至于不可救。呜呼。一念之动。一事之举。凡有关于身家名教者。但审其可与不可耳。岂可以不妨自宽哉。程子教学者必曰敬。此字合久暂动静而无间者也。愿体集曰。一生做人要诀。被孟子一句道尽。曰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又曰。古人教人听言。莫精捷于伊尹二十一字。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孙于汝志。必求诸非道。此三者。处心处事接人之方也。父于接人闻言处。不虑儿知其是。便己之欲而不从。虑儿知其非。恐拂人情而勉从。此便是吾前言柔弱处。遇此等处。须要貌愈和而心愈刚。不可易其所守也。昔唐太宗与魏征言。或有不当。征甘不言。不轻应诺。况平人乎。骏马一驰千里。苟有所误。其失必多。人家子弟。亦犹是也。故天生庸才。无

能为善。亦无能为恶。惟大有才而误用者。务外必行不轨。历代乱臣是也。务内必坏天常。历代邪教是也。故父母之生才子者。可喜而亦可忧。

### 示儿帖

李棠阶

顷在直庐。言及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之义。同僚文博川宝佩蘅。皆自溯贫苦刻励。始能有成。予因忆七八岁时。岁饥家贫。汝祖在外训蒙。予从本村牛先生读书。每早上学。汝祖母以钱三文。买秫豆包一枚使充饥。有时断炊。年底腊月二十外。家无升合。至二十八日。汝祖乃自赵堡贷大米数升负以归。时汝曾祖以饼一枚啖予。汝祖母则忍饥以待米来始举火。是后汝祖授徒陈家沟等处。予皆从。汝祖督责严。每日挞楚。头上脓血不断。归则汝祖母抚予头而泣。盖无日不在忧患中也。至十五岁。乃知自行攻苦。五更半夜。诵读不辍。汝叔祖尝宿馆中。归告汝曾祖姑。剧怜之。然予习惯不以为苦。十七岁应县试。邑侯吴公拔置前列。命肄业覃怀书院。饮食教诲。视如子侄。十八岁。宗师姚公取入郡庠。次年补廪。皆肄业书院。丙子戊寅两科不中。念无以对我父师。嘉庆二十四年。正月初六日。即赴书院。途遇大雪。傍晚方至。虚无一人。即地上卧。明日因寄呈汝祖诗。有寒衣有篋儿无虑。天气凌兢莫倚门之句。自是每日课文诗各一。是科己卯举于乡。然病已两月矣。亦日日在忧患中也。道光二年。通籍后。馆课仍刻苦。典试视学。境遇皆顺。存心犹逆。遇佟先生于云南。始知求正学。归遇王淡泉于京邸。始奋然自勉。自此三十余年。日在贫病中。实日在忧患中也。汝自幼衣食不缺。即是安乐。溺于安乐。委靡不振。即是死机。今二十岁。尚不知收敛身心。沈潜笃实。所讲读之书。无一句做到身上。即诗文亦全无进境。清夜自思。何以自安。予追溯平生。念汝祖辛苦自立。忧患备尝。未享一日安乐之奉。五十八岁。奄然弃养。汝祖母亦相继而逝。三十年来。每一追念。不觉垂泣。今有子有孙。仕宦亦显。汝祖父祖母皆不及见矣。惟有勉力修己。不敢以年老自弃。庶可酬 君国。乃稍可对父母。汝若翻然悔悟。痛自淬厉。改浮妄之旧习。启惕勉之新机。勤思祖德。勿坠家风。一转移间。而昨非今是。便可日新。性犹是性。心犹是心。用以希古圣贤不难。何料第之足计。否则自暴自弃。是使予无以对汝祖也。汝将何以为人。违禽兽不远。不亦深可哀乎。同治四年岁在乙丑正月初五日。垂涕书此。为洵儿勸。存以示汝子。慎勿令予言为伯鲁之坠简。如顾端文所虑也。

### 与瑟庵从弟书

刘蓉

得三月廿六日书。具悉一切。来书言迩来家中用度较侈。固知内外大小。无能守俭朴务节省之人。然何以遂增至什伯倍蓰之多。我所增加者。惟先生修脯一



事。盖冀基屋辈。能敬服名师之教。谨饬儒雅。稍知修身持己应事接物之道。则于居家涉世。皆当有以自处。不至浮慕乎世家纨骄盈之习。则一时之所费虽多。将来之所省甚大。故于此独所不惜。此外惟属于旧戚外家馈赠加厚。至于家中用度。则屡书属弟一循旧章。不宜稍事浮华。世局益坏。而人情日竞于奢。不惟非惜福之道。抑虑其召灾速祸。而致琐尾流离之变也。十余年东南遘祸。举凡衣冠文物竞逐纷华之国。无不残破。故家世族之所留遗。巨贾豪商之所积累。莫不荡为灰烬。化为飞烟。子女仳离。乞食道路。独湖南晏然无恙。吾乡又因此跻致名位。广积金钱。旧时凿井耕田之子。椎牛屠狗之夫。皆高牙大纛。美衣华屋。以自豪于乡里。果有何功德在人。宜食此报。以长保富贵而无后灾哉。智者见祸。机于未萌。凡无功而享厚报。无德而致大位。皆智者之所视为不祥。而深自警惕者也。矧各省皆罹于难。吾乡独蒙其庥。其于盈虚消息倚伏循环之理。亦已灼然可见。愿吾弟时以此说之基屋辈。毋事华侈。以重吾不德。而务撙节退让。积善修身。时存戒惧修省之意。异时桑梓或致祸灾。尚可幸免于难。为祖宗更延一之祀。不同归于沦没。天道祸淫。昭然不爽。斯言痛切。幸勿忘之。比闻罗氏新妇入门。妆奁甚厚。輜重之外。又有奩金三百。闻之殊不惬意。我与罗忠节公道义至交。联为姻娅。其所期于子女者。非欲其席丰履厚。为富翁富姬。亦冀其守礼敦伦。垂家范以绵世泽耳。今存流俗之陋习。厚致奩具。非所以仰承忠节之遗意。古人有言。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吾见世家之妇。恃有厚奩而骄傲舅姑。坏家法者多矣。今罗家所以赠遗其女者如此。吾惧夫新妇之长其傲。而培基之益其过也。且罗氏亦非素封者。侈泰如此。岂保家之道。培基如体吾意。当举此项还之。并传谕新妇。家有弟妹。尚未婚嫁。不宜先取此以自益。且吾家衣食粗足。蓄此亦无所用。新妇如能婉听吾言。庶于罗氏为贤女。于吾家为佳妇耳。吾与同邑曾罗二公。神明至交。起家儒素。三人者。经术浅深。学问大小。不必尽同。然于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三语。则皆毅然有以自立。涤翁名位冠一时。然览其书疏。皆业业兢兢。常怀忧国奉公持盈保泰之意。罗忠节公积苦兵间。固未尝一日自逸。其遗书教诫子弟。尤为切至。今三家联为姻好。子弟往来。要当率由庭训。交相策励。庶不失故家轨范。岂可竞为奢靡。自坠家风。若于勤俭持家之道。或不之讲。其于居乱世而图自存之意。或未之及。此吾所私以为忧者也。两明允吉皆朴茂。亦未染世家习气。昨者奩具。或出于堂上爱女之过。培基当以吾意晓之。彼此皆以道义相处。乃不失先人结纳之意。亦所以绵世泽于无穷也。家中谷米。储蓄有年。当可次第发粜。粜得钱文。切不可浪用浮费。将来置买形山护坟田亩。即可取之于此。吾去岁在制府处。所余幕修尚千余金。八月当以付回。即图另购先赠公护坟田宅。此外即不能另谋家计。将来

岁入仍不知几何。非节俭无以供朝夕日用。愿吾弟守吾屡次诫诰之言。一切悉仍其旧。除先生修脯及旧戚馈赠外。不可稍增繁费。基屋辈读书稍进。甚荷镜冕先生诲导之力。惟其志趋未定。根基未立。拟请镜冕先生预定五年之约。俾渠辈久资陶铸之益。望吾弟早以此意告之。免致秋后。又复纷纭乱我心曲也。吾迹来于家事百不关怀。独于基屋两儿读书一事。盼之甚切。冀其发愤刻励。为端谨儒雅之士。守儒素家风以延世祚。他非所望也。近来仕宦之家。好以官为世业。此间藩臬道府。莫不为子侄辈捐州县者。自以为光耀门户。而不知祇以斲丧元气。中材之士。一涉仕途。外诱日多。根器日坏。卒至落魄萧条。不可名状。不如令业诗书守寒素之可绵世泽也。去冬拜署理藩司之命。自以服制未阕。不冒褻入仕。僚友中多劝之者。谓一赴任。即值 皇上登位覃恩。可荫一子为七品官。如待至服阕接篆。则在 恩诏以后。不能膺兹盛典。盖世情皆以子弟得官为劳。故所见往往如此。不知子孙能贤。即不蒙荫袭。亦自能振起家声。如其不肖。即幸而得荫。祇为辱耳。吾前书言为基儿纳监。亦不过藉此为激励之助。非欲其具冠带以夸耀世俗也。培屋年既长。亦当为议婚事。比来宦场相识。多约联婚者。吾意殊不欲。即诸女亦不愿使适富贵之家。盖朱门子弟之贤者。实不多得。而一种纨绔习气。令人憎厌。不如乡里诗书家子弟之循谨少过耳。弟前次来书。尚托吾为诸妹择。不知官场中实无佳选也。蜀藩向称优裕。每岁所入节寿陋规可五万金。吾悉鄙之。以此费用颇窘乏。吾不能取非义以肥吾家。望吾弟诸从节省。慎守先人旧业。度他日罢官归来。尚得饱噉蔬食。则充然无世累之婴吾怀矣。去岁幕修所入可千余金。缘制备礼服。及供给署中火食。遂已耗去。而囊中空无所有且看后便何如。然将来此项幕修。终当寄回。以为先君子墓田之资。特不知何时始可如算耳。

前附书后。屡有回南之便。而苦无暇。此间亦久不得家报。不知比来情形何似。惟闻南中谷价大昂。与己酉岁无异。不知家中谷石尚存几何。七月下旬。镜冕先生当赴乡试。培基兄弟亦往从否。在家无师资之益。玩愒嬉游。抑不如从赴省城之为愈也。自南来者。多言渠兄弟近有进境。私心每为之喜。不知究竟何如。吾不望其工文章以猎取科名。惟望其于性情心术上。实有克治培养工夫。日趋宽厚和平一路。庶为保家之令器耳。吾乡近日习气。尚空谈而不务实践。又好以贤智先人。评论短长。瑕疵得失。务贬人而尊己。以自诩其才识之优。此等见识。最为不好。深虑后生辈沾染陋习。遽自标异。遂趋浮夸轻薄一路。望老弟时加训诫。至要至切。镜冕先生教人。文行兼勛。循循有序。冀基屋辈久沐教益。前书属为豫定五年之局。亦望其趋向既定。根柢稍坚。庶他日尚有成立之望也。

蜀中军务。自李卯两逆就擒获之后。周逆亦就擒获。现在蜀省腹里之地。遂已

一律肃清。惟叙州尚有石逆窜扰。其大头目李超侪者。闻颇有悔悟之意。比遂遣人赍谕帖前往。晓以利害。令其擒缚石达开以自赎。如此计竟行。则积年巨寇。遂可不烦兵而殄灭之矣。蜀省虽极糜烂。而土地肥饶。百产悉备。此贼平后。不一二年。元气可以尽复。现方蠲除各州县科派之扰。与民休息。使朝廷不责以滇黔秦陇之事。则一二年后可致富强。惜乎各省征兵索饷。恐吾民竟未有息肩之日也。陕西富饶之区。忽遭回逆之变。不半年间。残破殊甚。富商巨贾。向拥厚资数十百万者。至是荡然无存。庐舍化为邱墟。村庄悉被焚毁。男女死者至五六十万人。盖汉回之积怨已久。一旦祸发。而极肆其凶残。是以至于如此。朝廷命某帅前往剿办。而此公全是虚骄之气。不以军事为念。秦人怨之甚深。不知其患何所底止也。我在此烦劳已极。精神日逊于前。现幸蜀境渐就又安。拟于石逆平后。再上乞退之章。如荷俞允。则读书课子。聊可自娱。顾虑朝廷不察其实。以为真是能手。或又引而置之多难之区。则更不知所以为计耳。时局至此。为臣子者。本应竭尽心力。为国家削平祸乱。惟自顾精神材力。不堪肩任艰巨。而官场积习之深。亦实有非一时所能挽回者。吾前折中所引以自责之语。实非虚设之词。比来蜀中士民。或颇以为贤。而称之颂之。扪心自问。实增愧。半生读书学道。所志所期。未能施展一二。徒负朝廷破格录用之意。是用惴惴于怀耳。基屋辈如能发愤用功。勉自树立。亦可稍慰吾顾虑之意。否则教家无成。谋国无补。将来遗憾无已时也。

### 治生

杨彝珍

予尝有旨于鲁齐许子亟治生之言。以为欲有为于时。必朝罢职。夕可脱然归。庶一无所顾虑。以沮挠其志气。然所以治生之道。惟务刻削自损己。以爱惜其物力。不当视若泥沙然。不然。将日皇皇然有不给之势。必至媵物以自丰。其不至下为市窃之行不止。而许氏立说之意。几不明于天下。吾家自先大父赠儒林公。与伯仲七分其产。所获仅资终岁之食。及先叔父四会君宦于粤。乃扩而增之。先大夫悉让不取。命吾兄弟仍耒故业。后予举于乡。并推以我兄。自授经旁郡国诸侯所。岁所入无虑四五百金。举付亡室金宜人经纪之。以家用之羨。周三党之不能自存者。岁尚可余三之一。如是者凡十年。值己酉岁大祲。里无宿粮。披其田。索故价之半。无售者。予亟出蓄钱。活族中垂殍者三千指。余则举以货他姓之瘠田。岁可得租三百斛。至是丰岁可饱暖矣。予初居故居。隘甚。思葺特室。度材计三十金。遂中止。性不近杯勺。飧客不踰四簋。冠履皆缁衣为之。嫁娶鴈栗仅备礼。出以一健仆随。可肩可舆。可徒步从数千里。行李不盈笥。笥不载书册。止则借观焉。不购名轴宝笈。及犀玉珠玑。瑰奇可喜之物。不樗蒲六博。不悦声曲。居常兀兀亲书史。出则具敝衣冠。走尘堞中

。面目几无人色。意殊无迁也。方今巨寇未殄。公私殍亡。亟宜使宇内相率为俭。以救其败。耕者四时力作。以勤树畜。凡声色刍豢逸乐之欲。不令生于其心。则商贾无所逐什一之利。不至居积淫巧。充牣城郭河壖。以赍寇盗。士卒无赖。丐取于市。未能逞其所欲。渐且去嗜欲。能忍饥劳。有事必轻战以奋死。仕者愁居惕处。百不能望曩时。惟益强自刻苦。至于饥疲困顿不之恤。久则其心安焉。然后能属大事而不挫。予人冬去裘。服絮袍。日餐脱粟。昔者人谓我何。今者人谓我何。呜乎。其能解于人否也。

### 示俭

#### 舒化民

朱子门人李燔字敬子。尝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体。学者常将此语味玩。便觉一切纷华靡丽。俱不足慕。陆清献公服膺斯言。谓可当一篇大文字。然能此者实鲜。予自嘉庆己卯出山作宰。初权福山栖霞。继补费县长清。在官十余年。诸从谨飭。实与寒素无异。迄乙未量移历城。则首邑烦剧。用财之地。便有不能尽自主张者。幸时仅一载。子孙尚无习染。继以德州六年。途冲差。用度虽稍扩于前。而寒素尚无大改也。至迁擢苏守以后。则日夕趋公。无暇旁顾家务。兼以地占繁华之最。时经四载之多。往来酬应之纷烦。昏丧礼节之耗费。于是一切服食器用什物之类。未免习移。又不能如范忠宣公娶妇火罗幔之事。守清俭家法。遂近繁华。非复从前寒素风规矣。嗣居忧三载。极思节缩。已苦于收束之无由。至服阕入都。行篋既空。又添逋负。所以分巡浙江海防三载。不得不诸从刻苦。未曾添一玩好。不敢制一衣裳。铢积寸累。藉得清厘新负。弥补旧亏。以免子孙之累。然已左支右绌矣。辛亥乞病归里。食指众多。家用繁耗。核计一年度支出入。除公私租谷柴钱抵用。尚不敷钱千缗以外。于是酌改章程。方冀力为撙节。免贻后悔之嗟。乃又阅两年。岁终查核。仍与辛年相等。而捐公应酬。尚不在内。似此伊于胡底。一二年便当典质负债。鬻田不已。驯至售宅。公私同尽。恐一切非尔等有矣。昔张文节公来为相。自奉如河阳掌书记时。所亲讥其太俭。公叹曰。吾今日之俸。虽举家锦衣玉食。何患不能。顾人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吾俸岂能长有。身岂能常存。一旦异于今日。家人习奢已久。不能顿俭。必致失所。予诵其言。未尝不愧悔交集也。设使当时预防入奢之易。当不至如今日入俭之难。然竟畏其难。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漫无限制。势必瓮尽杯干。一蹶不振。如前所云矣。固由于无俭德示后。而子孙诸妇辈岂无责焉。予年逾七十。明知来日无多。而及今为尔等区田宅析箸爨者。犹冀诸从节啬。庶可挽回于万一也。我子孙各有聪明。非不知世务艰难者。闻予言而戒谨恐惧。当何如思变计乎。

#### 志大父应准公家训

黄熙

欲身足莫若勤。欲家足莫若俭。欲身与家俱足。则勤以开其源。俭以节其流。二者相需。不可缺一。仰惟吾祖。上承先人之训。下营后嗣之基。日夕皇皇。躬亲稼穡。胼手胝足而不辞。暑雨祈寒而不怨。劳心劳力四十余年。其勤也如此。终日食不厌蔬。终岁衣不厌恶。内不蓄婢妾。外不使童奴。糜费之端。扫除净尽。其俭也如此。而且勤非妄动以为勤。不舍本以逐末。不见异以思迁。自专耕作。急赋税。以至于尊祖睦族。非分不事。苟且不为。其勤而守礼也如此。而且俭不夺取以为俭。非其力不食。非其有不贪。凡婚嫁以及养生送死。且有常经。自祭祀以及从师读书。不靳正费。粉饰胥斥。慳鄙无讥。其俭而中礼也如此。盖其计至周。其虑固甚远也。今祖年六十四矣。唐魏深思。老而愈切。故日以是训后人。谆谆不少置。孙辈果能恪遵勤俭之训。相率而归其途。岂仅一身一家之益哉。史记载宣曲任氏曰。富人争奢侈。而任氏撙节为俭。力田畜。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率。此士庶之勤俭可风也。汉书载张安世曰。安世尊为公侯。食邑万户。然身衣戈绋。夫人自纺绩。家童皆手技作事。内治产业。累积纤微。是以能殖其货。此大臣之勤俭可风也。光武躬行俭约以化臣下。讲论经义。常至夜分。一时功臣如邓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艺。闺门修整。可为世法。贵戚如樊重。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此天子之勤俭可风也。夫惰者身之蠹。奢者家之蠹。叔世习游惰。务纷华。耻言农事。虽有富贵。不一再传而即替。不知古之帝若王。其初皆农也。舜发畎亩。禹勤稼穡。少康中兴。有田一成。殷高复兴。诸侯来辟。必曰稼穡匪懈。农事开基。不独周家。故礼运有曰。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天子且不曰有天下国家。而曰有田。况乎细民。能力田者不饥。能守田者不贫。由耕耘而可以谋衣食。由撙节而可以备积储。衣食饶。积储裕。而可以御凶荒。可以蒸教化。可以厚风俗。由是而礼乐兴。由是而刑罚措。岂不懿哉。岂不懿哉。

郭巨论

马国翰

郭巨妻生男。谋曰。养子则不得营业。妨于供养。当杀而埋焉。锸入地。有黄金一釜。上有铁券。曰黄金一釜赐孝子郭巨。宗躬载其事于孝子传。后世啧啧与虞舜曾闵同称。予谓巨之得免于大不孝者。有天幸焉。乌得为孝哉。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昔舜以无后之故。不告而娶。略恂谨之小节。图延之洪绪。虽当势穷事沮。而委曲以通其权。卒能开国承家。子孙保世。则舜之大孝。在于有后也。夫舜值不能有后之时。而为立后计者如此其急。乃妻已生子而欲杀之。亦大异乎舜之居心矣。如其孝何。且夫先王之法。所以扶天性而达

人情也。父子主恩。戕虐为戾。故无故杀大宗之子者罪之。赤子在抱。于人何辜。顾忍以不得营业。计出埋弃。圣王在上。方将显治其罪以为忍亲戒。世儒不察。轻许其孝。过矣。抑所谓妨于供养者。于理亦亦非。夫人子之养亲也。小而口体。大而心志。养口体。不过谋滫滪甘旨已尔。丈夫奋力。终岁勤劳。牵车艺黍。皆可以奉事吾亲。为之妻者。中馈是主。饭浆缝紵之余。乳哺黄口。何妨于业乎。如以养心志也。则含饴弄孙。乐趣倍永。吾知未育之先。盼望綦切。生而疾病。或至不举。未有不伤悼于怀而悲泣者。况其杀是子以亲故也。使亲知其谋。当必惜之恻之。愤之憾之。怨之怒之。悔恨而慙恚之。虽有美食。不能下咽。虽有美居。不能安寝。脱不幸而亲以烦忧濒殆。滋戾尤大。噬脐何及焉。古之人善养亲志。当必深虑乎此。而不敢轻出也。幸也下锺得金。而事遂中止。不然不孝之罪且莫能逃于两间。而猥云孝耶。虽然。其识浅而其志笃也。其事失而其情无伪也。当其埋子之时。惟知有亲而已。非以干誉。亦并不知避恶。皇天降鉴。以多金。俾得免于杀子之罪。而遂其奉亲之心。则釜金之赐。谓天哀其愚而曲全其孝。可也。

#### 爱日堂记

孙衣言

浦江张主政景青将归寿其亲。就予为别。而求为文以记其居之堂。且为言堂之所以建。盖君之尊甫永宁君。以奉母夫人实为斯堂先是永宁君为知州广西遭赠朝议君讳归。而母戴太恭人逾七十。尚无恙。永宁君始五十。比服阕。人皆劝之仕。永宁君以不忍去太恭人。不复出。构堂于所居之西偏。以为奉亲之所。而颜之曰爱日。此堂之所以名也。予惟先王之制礼也。丈夫生十五而学。至三十而有室。至四十曰强而仕。未至于四十。法固不可以仕。而其时之士。皆有恒产。未尝待禄以为养。亦不汲汲于仕也。古之人为人子之时。其依依于父母之侧者。岁月何其久耶。至于可出而仕。则其父母类皆耄老。人子之事。往往而毕矣。而后出而事君。则其心可以专于所为。此先王之制所以为得乎人情之至。而才德之所由成也。然其时虽可以仕。而人子之有父母者。终未尝以君臣之义。一日忘乎其亲。故有遣使行役之事。则为之君者。必本其将父将母之意。以慰其王事之劳。四牡枵杜之诗是也。盖古者人君之于臣。必观其所以为子。而古人之事君。亦未尝以先其君者后其亲。风俗之所以成道。德之所以美。岂不以是也哉。周之既衰。先王之礼遂废。而人之至性。往往无以胜其嗜欲。于是乃有弱冠而仕。垂老而不归者。事君之日。则可谓多矣。而事父母之日又何其少也。于亲如此。其于君可知也已。永宁君为名县令。擢州牧。仕且日起。以太恭人之老。不复就仕。而奉亲之堂。以爱日为名。盖永宁君之年。于古人为事君之时。而当太恭人七十之年。则所以事亲者。其时尤不可失也。能以

彼而易此乎。永宁君之用心。则无愧于古人矣。扬子曰。君子爱日。仕则行其义。居则彰其道。事亲者。道义之至也。顾其名。尽其义焉。可也。今主政又以寿其亲归。犹永宁君之志也。而欲得予言以为堂之记。即以为太恭人之寿。亦可也。

### 兄弟异居义

王绅

比世同居。盛德事也。然而非常之道不可以常情守。故圣人不贵。古者制民产百亩。家以八口为率。有弟以为余夫。壮而有室。则别授田。未尝禁人之分居也。且教人以分居也。何也。人以一身分而为兄弟。又分而为兄弟之子。以至于无穷。势由聚而之散。数由少而之多。不能终于不异也。君子谨其异之始。而予之职业。示以勤苦。俾之各成其事而民竞劝。斯亦使人自立之道矣。后世一二贤哲。惩兄弟之争财而私产也。激而为屡世同居之事。意固慈祥恺惻矣。迨其后。无公正之族正以持之。有不肖之子孙以间之。致起争竞。遂至一败而不可止。是始于让。终于争。始于和。终于戾。而一家之气象繭然矣。夫兄弟。至亲也。在于情谊敦笃。不在形貌缠。使既异之后。有无相通。疾病相扶。虽异犹未异矣。如或志意猜疑。神情阻格。虽与之共居止同饮食。而日相睽违。其得谓之不异乎。仪礼之言曰。父子一体也。兄弟一体也。故父子手足也。夫妇判合也。昆弟四体也。昆弟之义无分焉。而有分者。则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则不成为子。故有东宫。有西宫。有南宫。有北宫。异居而同财。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此亦言当分别之义。而第以子之私言。义不尽于此矣。虽然。抑有进焉。国君传子。正也。而或改而传弟。岂非雍睦友恭之尤者乎。然商自沃丁立弟。其后弟子或争相代。比九世乱。宋宣传穆与夷弑。诸樊让札王僚诛。鲁隐曹臧。其前事矣。宋之二太。尤可哀恻。岂非以名分无定。而生心者众乎。是故唐虞之揖让。不可行中古以后。夷齐之得仁。难以语季世之心。何也。人心不同。慈惠者难得。而暴戾者不少也。吾闻古王者之子。长则各有分土。诸侯之子。长则各有职业。桓荣诸儿。分经而诵。曹彬诸子。分菽而营。使不肖不得庇于贤良。贤良不得牵于不肖。所谓父之于子。贤则爱之。不贤则贱之。是乃天地之公心也。夫事贵守常。不贵立异。当图其终。不贵矜其始。能为远虑。谋及子孙。可为深长思矣。

### 方氏记李默斋实行书后

陆继辂

望溪方氏记李默斋实行。而述其兄百川之言曰。人之大伦五。以吾所闻见。惟妇死其夫及守贞终世者为多。子之能孝者差少焉。臣之能忠者差少焉。友之能信者差少焉。而实尽乎弟道者。则未有其人也。陆祁孙曰。谅哉。方氏之言也

。虽然。君父至尊亲。不可以相较。吾以夫妇朋友较之。危哉乎。兄弟之得列于伦之五也。古者妇人不以再嫁为耻。至宋而大防始立。至于今而安之若素。苟非甚淫荡。鲜有踰其闲者。亦以见人之私其所昵。用情之厚。必有大过于事君事亲事兄交友。而后为所私者之不能无以报也。今夫不忠于君。不孝于亲。腹诽心谤。讳之愈力。兄弟吾等夷耳。慈爱之不均也。货财之有无也。子女之贤不肖也。相形而见绌。则怨。怨斯怒。怒斯争。争而不遂则益怒。于是日取其过恶而暴着之。以自明其不得不然。而凡所以致然者。皆出于彼之所自取。危哉乎。天下宁有日相暴以过恶而可共处一室者乎。夫妇则不然。慈爱之厚薄。货财之有无。子女之贤不肖。皆与共之。无相形见绌之端。其隙无由而起。间有一二不相能者。则皆有以移其爱者也。其为私其所昵尤甚。若朋友则吾之所择焉而取之者也。其初取之而终悔焉者。绝之可也。其不绝者。固无多求也。不然。必其无间者也。兄弟以天合。其始非出于择。而终又不可以绝。于此而求多焉。则乖矣。为之妻者又从而是非曲直之。则益乖矣。为之友者又从而是非曲直之。则愈益乖矣。且人之过恶为朋友所及知者十之三四。为兄弟所及知者十常六七。以渐乖之势。羈縻于无可绝之道。日窥伺指斥于庭阶觴豆之旁。而祸乃不可胜言矣。此吾之所为危也。虽然。以君子处之无难也。夫臣之忠于君也。尧与桀一也。非择其君而然也。子之孝于亲也。夷与跖一也。非择其亲而然也。兄弟亦若是而已矣。导之使合于义者。上也。让焉而处之以可受。容焉而使之不有其名。次也。让焉容焉。而天下亦遂晓然于是非曲直之所在。下也。嗟乎。夫妇相诟谇。朋友相责难。或不逾时而式好焉。奈何以吾同气之亲。至使之不得自比于吾之妻与友也。悲夫。因读望溪文而申论之。知其危则安矣。

书任彦升奏弹刘整文后

邓瑶

呜呼。余读任彦升奏弹刘整文。备言齐故西阳内史刘寅妻范诣台诉称夫弟整侵虐诸事。不禁叹息痛憾于不容已也。整兄寅歿后。遗孤逡及师利二人。整宜拊如己出。以慰长逝者之魂。顾乃侵夺奴婢。较量锱铢。实乡里愚氓所不屑为。彦升劾其为閭阎鬬茸。名教所绝。请以见事免整官。勒付廷尉治罪。可谓得敦笃伦常维持风化之本矣。虽然。整固有罪。而余以为是讼之兴。寅妻范实不得辞其咎。范为刘氏冢妇。平日僥以恩礼遇其叔。夫歿以二子泣托。令二子事叔父如父。整必感动。纵不能拊兄子如己出。亦必不至侵夺较量。如状中云云也。乃范以妇女之见。不含忍退让。逡亦不知干母之蛊。喻以大义。母子二人。终日以仇怨其叔为事。其家夜失车栏龙牵诸物。逡与母遽指为整婢采音所窃。及被整杖。范乃厉声诘问。夫整虽悖。于逡则叔父之尊也。以叔父之尊。偶一



扑责兄子。至列罪状。背理实甚。且状中牵连及整之母。整母无他咎。第与范偶相诟詈。遂与奴婢贱辈。同列讼牒。不敬孰甚。综而论之。范于夫死之后。不能和协其弟。至对簿台省之庭。必其于夫生之日。更讪间其弟。弗获顺父母之心者也。取妇如此。岂家门幸哉。吾故曰。是讼之兴。寅妻范不得辞其咎也。听讼者既严治整罪。范亦宜示薄惩。然后使天下后世之为人妇者然畏惧。知待夫之兄弟不可不诚。教其子之事诸父不可不笃。徒于数缗钱鳃鳃计量。甚非所以教子之道也。彦升诸人。见不及此。但以整之无状。弹章劾治。于范则不置一词。岂以其平日实能尽道。抑以其为妇人。法宜从宽邪。吾独不能不为当时断狱者责也。抑闻家门不睦。类由妇女。妇女不睦。多由奴婢。刘氏嫂叔之讼。大抵奴婢辈为之也。然则仕宦豪富之家役使此辈。其可不知御之以道乎。

#### 书秀水沈孺人家传后

姚椿

吴江沈子曰富。示其友秀水计光炘之母沈孺人诸文士所为纪述者。而曰计子将以属累子。予观诸文所述。详且备矣。抑妇人不之义。岂不重且大哉。少时读书。见古妇人以无子被出。窃伤其意。以为此非其人之所自致。及观后世阴教之废。未尝不叹先王之所为防者至深远也。夫夫妇之道。主乎成子姓。传曰。一人有子。三人缓带。己无子而又不许他人之有子。此其获罪于宗祖者甚大。是岂可援他词以解免乎。惟是前世不讳再嫁。故容有无子而大归之义。至宋世则儒者之论益明。于是冠盖家之讳言出事。而妇女乃有所恃而益逞。善乎。方氏苞之痛言之也。曰。妇以类己者多而自证。夫以习非者众而相安。百行之衰。人道之所以不立者。岂不由此。今观孺人之于光炘生母王孺人。于嫡庶母子之间。截然藹然。而各尽其分。其所以致丰亨而享眉寿者。岂无故欤。樛木之章。芣之什。此古风人之所难。而孺人能蹈之。是非寻常闺阁之所可跂及也。至于王孺人之贤。与夫光炘之克承其教。是皆孺人之有以致之。而固无俟乎重累其词也已。

#### 与黄生论妻党书

邓瑶

足下顷言某氏子。家饶于财。颇知读书。而家事悉付妻党经纪。致骨肉失和。家道凌替。足下以与交好。太息痛恨于其人。仆以为过昵妻党。古今通病。如汉世后族宠盛。权倾中外。忠正黜退。邪谄附。罪盈恶积。卒至身戮族诛者。代不乏人。至莽贼窥窃神器。几移汉祚。而其祸益烈。此皆牝鸡司晨。以至于此。履霜坚冰。不可不防其渐也。是故圣人之制礼也。姑姊妹之夫死。而夫党无兄弟。使夫之族人主丧。妻之党虽亲弗主。夫若无族。则前后家。东西家。无有。则里尹主之。圣人之意。宁使至疏之里尹为主。必不可使至亲之妻党为

主。非故薄于妻党。盖一过厚。其祸将有不可胜言者矣。帝王宠任外戚。祸既立致。至公卿大夫士庶人之族。不顾大义。私昵妇家。识者亦目为不祥。夫世之但知有夫妇之伦者多矣。今试观宦游之在外者。入其官舍。大抵主人所最信任。而使掌其泉刀布帛。考出入者。类皆妻之兄弟。妻之兄弟之子。妻之姑姊妹之子。而父之党无闻也。富豪之居乡者。入其家门。大抵主人所最亲昵。而使掌其田园货物。稽簿记者。亦类皆妻之兄弟。妻之兄弟之子。妻之姑姊妹之子。而父之党罕与也。余尝谓妻党不宜过昵。凡但知昵其妻之党者。必不能厚于父之党。且因此闲骨肉。使有阍墙之衅。且成鼠牙雀角之端者。所在而有。岂第某氏之子为然哉。夫谓妻党不宜过昵。非谓遂不宜一加存恤也。昔晏子有曰。自臣之贵。父之族。无不乘车者。母之族。无不足于衣食者。妻之族无冻馁者。论者谓晏子先父母而后妻族。服其仁有等级。而言有次第也。谓妻族不宜薄固也。而世人顾专厚之。其不至于骨肉失和家庭凌替者几何哉。仆因足下言。有触于中。故迅笔书此相质。足下览之。得毋訾其言之近激乎。

### 收养亲戚

俞正燮

宋袁采世范。收养亲戚当虑后患一条云。姑姨姊妹年老。子孙不肖者。不可不收养。恐身故之后。不肖子孙。妄称其人因饥寒而死。或称有遗下囊篋之物。须于生前令白之于众。质之于官。称身外无余物。则免他患。此必有所监而云然。然家庭之事岂能尽以理处者。静斋至正杂记直笔四卷。署元阙里外史行素居士着。盖溧阳孔齐作。专以示子孙。所言家难。由妇人愚悍放恣。母待子如客。女待女之子亦如客。母偏纵女。女亦偏纵其女。母败其家。女又败其夫家。养女终身。反恨父母不念女。似嫁非嫁。似赘非赘。又分田少。窃公堂资。离闲骨肉。反诮其功。家人终日皇皇。神不歆其祀。其事岂待其子孙不肖者。始有他患也。又言妇女不可出游燕聚。又言僧道不可入宅院。又言江湖术士说客不可使入门。皆痛心疾首之言。又论书籍云。近事祸福利病。可为诫者。以训子弟。胜于说古事。亦通言也。其言女扰母家。颜氏家训云。妇人之性。率宠子而虐儿妇。宠则兄弟怨生。虐妇则姊妹谗行。女之行留皆得罪于其家者。母实为之。谚曰。落索阿姑餐。此其相报也。夫妇皆人女。女必为人妇。久之即为人母。自受之。又自作之。其不悟为可叹也。

### 卷六十九 礼政九昏礼

#### 昏礼摄视议

俞正燮

仪礼士昏礼云。主人爵弁纁裳緇袿。从者毕元端。乘墨车。从车二乘。执烛前

马。注云。主人。也。墨车。漆车也。士而乘墨车。摄盛也。按周官巾车。大夫乘墨车。士乘栈车。知昏礼所乘为摄盛。唐书车服志云。三品以上子假絺冕。五品以上子孙九品以上子假爵弁。庶人昏假绛公服。百官女嫁庙见摄母服。明史舆服志云。庶人婚许假九品服。亦摄盛也。大清会典礼部昏礼云。品官之子。未受职者。礼得视其父。已受职者各从其品。士昏礼得视九品官。庶民舆服采饰。均得视士。是亦视九品官。皆摄盛也。仪云。杂职乘马。而今皆四人舁轿。则新四人舁轿。合于经律。礼谓之摄。典谓之视。无不合也。休宁有云南人作令者。士人家借官轿迎新。令遇于街。笞二十。本习儒。遂弃家去。不知所终。按宋范公称过庭录云。范忠宣尹洛。有百姓意外争。当得杖。忠宣见其容貌循谨。肤体素完。准罚放出。此百姓遂为完人。一乡化之。无争者。盖完人若是之难也。王制有新昏不从政。盖假之。宋史曹彬传云。知徐州日。有吏犯罪。既具案。彬曰。吾闻此人新娶妇。若杖之。其舅姑必以妇为不利。而朝夕笞骂之。使不能自存。遂缓其事。辍耕录云。杭州行金玉府副总管罗国器字世业。有匠人程限稽迟。案具。吏请决。罗曰。吾闻其新娶。若责之。舅姑必以为新妇不利。口舌之余。不测系焉。姑置之。后或再犯。重惩治可耳。李翀日闻录。杨瑀山居新语。亦具此二事。此令难与言经史。亦不足与言曹范罗事。论语有之。仕而优则学。大清会典固作宦者所当时时检读也。

### 昏礼乐贺

俞正燮

郊特牲云。昏礼不用乐。幽阴之义也。乐阳气也。曾子问云。娶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言三日不举乐。则其家必能日举乐者。且关雎之诗云。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车鞶之诗云。式歌且舞。则用乐古有之也。婚礼不贺。人之序也。而曲礼云。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以厚其别也。若不贺者。何以赴召乎。但王侯不以贺婚礼为邦交。若晋之少姜耳。曲礼又云。贺辞曰。闻子有客。使某羞。诗云。式饮庶几。而汉书宣帝纪五凤二年诏云。今郡国二千石擅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召。由是废乡党之礼。使民无所乐。周书崔猷传云。时昏姻礼废。嫁娶之辰。多举音乐。猷又请禁断。事亦施行。均之妄人也已矣。

### 士庶昏礼遵制正俗议

李德蹇

大清会典云。无品级人及生监军民。不得用执事。庶民妇女。不得用执事大轿。而邑俗庶民迎妇。悉用执事大轿。此僭而违礼者也。大清通礼云。品官昏请期。备礼物。三品以上羊酒。四品以下鹅酒。庶人昏请期。用鹜。夫四品犹仅一鹅。而邑俗乃用八鹅八。十鹅十。此僭而违礼者也。通礼云。舅姑飨妇。

妇退。飨妇送者。是飨送者。必先飨妇而后及耳。两飨亦一日耳。且飨妇其仪详。飨送者则略。以送者即布席之媵耳。媵亦一二人耳。通礼云。媵布席于东。注云。媵。妇家送者。而邑俗送者男女十余人。甚至数十人。而飨送者。肆筵设席。必大宴至三日四日五日之久。此奢而违礼者也。通礼云。啜日以贄见妇之父母。主人醴。此亦一日事耳。而邑俗家必备礼物送妇党。而妇党亦各家宴。必延二十余日或月余之久。此奢而违礼者也。继自今酌礼俗之宜。请期。绅士祇双鹅。庶民祇双鹜。迎妇。庶民祇小轿。送嫁妇女祇二人。飨送者祇一日。妇家宴祇三日。齐之以礼。违则有罚。庶几僭奢之风可革也。且邑有不明之女父母。因家贫。遂声言请期必备八鹅八鸡。迎妇必具执事大轿。明知其力不能办。而藉此难之。以致男年当娶而不得娶。女年当嫁而不得嫁。甚至延之多年。阴为毁婚之计者。良可慨焉。诚能以礼为防。匪特僭奢可革。更能婚姻以时矣。斯杜离婚之渐也。况邑俗溺女。亦原嫁娶之奢。盖因妇家送者。必男女多人。非装盛。不足为送者光。又因家飨送者。必开筵数日。非装盛。不致为飨者喜。又因此女异日将送人嫁。美竞多。服饰必豫为求备。非装盛。不能满其女意。邑俗。送者。女客十余人。服饰彼此相形。若一人不齐。则耻甚。且燕数日。必易服十数次。若一次不齐。则耻甚。故嫁女必预备之。以此嫁女。装不得不盛。因求盛不得不负债鬻产。因虑嫁女鬻产。故邑多溺女。若送者妇女不过二人。飨送者不过一日。则女之服饰无须乎多。嫁女亦无虑其难。而产女自无庸溺矣。斯清溺女之源也。惟望民之父母。晓之以定制。正其习俗。敦典则民知礼。崇俭则民知义。保赤则民知仁。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此之谓也。

### 禁止温州坐筵记

#### 戴盘

温俗。新婚三日。张乐设饮。宴新妇于堂。众粲毕集。东西两行坐。观者如堵。名曰坐筵。见袁简斋随园诗集。至有客酬酒妇报爵之说。此文人之笔好为夸诞。艳称之以为美谈。其实未尝有是也。惟阑入不禁。平视无嫌。则信有之。礼法之家。岂宜若是。今虽此风稍息。尚不能尽除。苟守土者为之厉禁。亦可以止矣。余守郡以来。于教养兴修诸大端。悉心筹划。此事尚未及禁者。诚以礼义修则廉耻生。廉耻生则旧染革。先其本也。今年春。郡之诸绅士咸请饬禁。余曰可。因示以罚。并准邻佑指告。而坐筵之风遂息。信乎上行如风。下应如草。地方官果能随时训诫。无不可易之风俗也。夫东瓯古称小邹鲁。乃末流颓放。奢靡成习。甚至相率效尤。无所忌惮。其于风俗人心。大有关系。前永嘉县陈君宝善刊婚丧礼节侈靡各条。其中有暴殄天物。显干例禁者。不一而足。业已通详大宪。一律禁止。而至今仍未尽遵行。礼曰。国奢则示之以俭。余

窃慕羔羊之义。欲以节俭正直。化导斯民。崇实黜华。既躬行以率之矣。今而后毋染旧俗。毋犯刑章。所谓仓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父兄子弟。转相告诫。使归真反朴。上追邹鲁之风。岂独坐筵一节为当痛除积习欤。绅民其共勉之。

### 亲病纳妇论

邓瑶

亲病不得纳妇。不待知者辨之矣。乡俗家有疾病。辄令其子迫遽成昏。意以新妇入门。病者见之而喜。冀其速痊也。士昏礼请期之辞曰。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请吉日。郑注。不虞。谓卒有死丧。此即世俗克期娶妇之意。顾云三族者。就主人言。谓父昆弟己昆弟与子之昆弟也。至人子值父母有病。侍药求医。吁天祈代之不暇。而乃亟亟纳妇。猝有不虞。此岂人子所忍言邪。故言亲迎女在涂。而之父母死者。盖受命往迎时。父母本无恙。中途骤闻大故。非父母已病。乃愒然行亲迎之礼也。然则亲病之不宜纳妇。岂待辨哉。于是有戚某母病。母言于父。欲为子纳妇。趣令将事者。其子以侍病仓皇。坚执弗从。母病因是少增。客过而问曰。将从其母乎。抑从其子乎。余曰。子之不娶。情也。亦礼也。顾其母之必欲纳妇者。盖自料不起。犹冀幸于属纆之先。一见新妇。覩其容止动静。以卜能宜室家与否。而后甘心瞑目。其意重可哀矣。人子事疾。苟可以求顺其意而少纾其病者。无弗为之。即权宜娶妇。未为不可。第躬侍汤药。不得执亲迎之礼。选族子弟之娴于礼仪者。致命女之父母。告以病姑迫欲见妇之意。即日就途。请女之母及亲兄弟送之来。如徼福先灵。新妇入门。姑病旋愈。实为两家之福。倘遂不讳。则援亲迎女在途而之父母死女改服布深衣缟总趋丧之文。入门号哭。随家人治丧。礼也。或曰。女改服者。以亲迎之故。虽未成昏。而妇之分已定。故闻父母死而趋丧也。今不亲迎。倘在途闻变。必责其趋丧乎。答之曰。父母无恙。自不可废亲迎大礼。此则母病在。忍死以待。为之子者。犹且委蛇容与。爵弁纁裳缁袿。乘墨车。往迓之子之门。为之御轮始归乎。即不亲迎。女在途闻丧。将遂偕其母中道而返乎。此非准礼之论也。或又曰。女既奔丧矣。既葬。将如之何。礼经未有明文。意者随其母归。除丧而后成昏乎。则又答之曰。妇人以夫为家。既入门。无庸归。即若今之童妇。执缝纫浣濯井臼饘爨之役。以事君舅。三年之丧毕。主人乃治酒食。大召乡党僚友。为其子成夫妇之礼。盖昔之以母病纳妇。仓卒不亲迎者。达权也。今之以父命成昏。慎重而合鬻者。所以厚。别也。如此。则于礼甚宜。而于义亦协。客退。遂书之。以质议礼之君子。

### 禁迁葬者与嫁殇者考

陈立

郑康成注迁葬。谓生时非夫妇。死既葬。迁之使相从也。殇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礼相接。死而合之。是亦乱人伦者也。案如后郑之说。则迁葬与嫁殇为一事矣。史浩谓迁葬者。谓以死者求妇。嫁殇者。谓以死者求夫。虽强分为二事。要仍是一。惠半农以迁葬为改葬。然礼有改葬。本非所禁。况改葬之礼。当人墓大夫职之。无缘属之媒氏。惠氏又谓后世有图葬之术。以中枯骨求子孙富贵。于是迁者益多。然青鸟之说。不见于东汉以前。周时恐尚无此禁。然则迁葬当如郑氏之说。其见诸史者。魏武帝为仓舒聘甄氏亡女合葬。唐中宗为重润聘裴粹亡女为冥婚。代宗为承天皇帝聘张氏为冥婚。谥恭顺皇后。此史浩所谓以死者求妇者也。魏明为女淑取甄后亡从孙黄与合葬。追封黄列侯。以郭氏从弟为之后。袭公主爵。此史浩所谓以死者求夫者也。此事皆在郑氏之后。而郑注已先及之。知非礼之礼行之久矣。故魏武本聘邴原亡女为仓舒合葬。原辞曰。合葬。非礼也。原之所以自容于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训典而不易也。则即此之禁迁葬也。至嫁殇之说。先郑注云。嫁殇者。谓嫁死人也。今时娶会是也。汉世娶会之礼不可晓。以司农说推之。似谓夫未婚而殇死。而女仍从嫁之者。十九岁以下为殇。古人二十而冠。冠而娶。则不为殇。其六礼之行。容有在十九岁以内者。时若有夫之丧。礼不过既葬而除。衰而吊。故曾子问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齐衰而吊。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注未有期三年之恩也。郊特牲云。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注齐。谓共牢而食。同尊卑也。盖同牢合鬯。所以合体。夫妇之道始成。子得妻之。父母始得妇之。故昏之明日。乃见于舅姑。然则必与之齐。乃夫死不嫁。其未齐者得嫁可知。故今律未昏之女改嫁。仍得封诰。犹斯故也。则许嫁而死。为守志。其父母为之立后。皆属非礼。礼之所非。即礼之所禁。且古礼女未见而死。犹不迁于祖。不祔于皇姑。归葬于女氏之党。所以示未成妇。夫死不可即于墓。而生可即其室乎。生不同室。而死可以同穴乎。生则为女。死则为妇。古无是礼也。先王制礼。过者俯而就之。不肖者跂而及之。世有过情之举。未昏夫死守志者。则必有不及乎情。不释服而即改适者。故一准乎礼之中。而以女之嫁之娶为节。非此者。则礼所不许也。如此则嫁殇之义。似与迁葬相比。然此止可论先秦之制。后世风俗日漓。夫妇道苦。果得一二守志过情者振颓救弊。则又圣人之所许。宁厚毋薄。未可胶执古经以论世也。

### 周礼嫁殇说

胡培翬

周礼媒氏有迁葬嫁殇之禁。余少读之。不识其何谓。及壮游四方。见有子幼死未聘。辄取他人之亡女。合之以为婚姻。迎而葬之同处。乃恍然曰。是即周礼所谓嫁殇也。是即周礼所谓迁葬也。是今之敝俗而古人已有之也。周之嫁殇。

汉谓之娶会。唐谓之冥婚。夫非古人有之。礼何以有是禁。然礼既禁之。后人又何必尤而效之也。郑注。谓生不以礼相接。死而合之。是乱人伦之道。是释经所以禁之之意也。或问曰。世有许字未嫁而死。而夫家迎其柩而葬之者。非欤。曰。礼女子许嫁。纓。示有所系属。既嫁而后夫亲脱其纓。则女许字即属于夫。其生时已有夫妇之道矣。未可以嫁殇比。或又曰。曾子问女未庙见而死。归葬于女氏之党。何欤。曰。是礼为女之无舅姑者言之。盖以庙见成妇为重。是圣人论礼之精也。虽然。踰礼之事。有可从有不可从。女许字未嫁。而夫家迎而葬之。是与未婚守志。同为风俗之厚。虽过礼从之可也。若嫁殇迁葬。失人伦之正。断乎其未可从也。是纯与拜上之别也。

媒氏禁迁葬者与嫁殇者。郑注。迁葬。谓生时非夫妇。死既葬。迁之使相从也。贾疏。以迁葬谓成人鳏寡者。嫁殇谓未成人者。皆为死而合之之事。惠氏士奇驳之。以为迁葬即改葬。按仪礼云。改葬纓。礼既为改葬制服。何为禁之。且单言葬事。非媒氏所宜掌。亦与嫁殇不类。细玩经意。当以注疏为是。但成人鳏寡。生时非夫妇。死乃嫁之。似非情事所有。诚有如惠氏所云未之前闻者。窃疑迁葬与嫁殇。本属一事。而迁葬尤为非理。或有嫁殇而不迁葬者。故先言迁葬。而后言嫁殇。经中与字之义。或当如此。

### 节妇说

俞正燮

礼郊特牲云。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后汉书曹世叔妻传云。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故曰夫者天也。按妇无二适之文。固也。男。亦无再娶之仪。圣人所以不定此仪者。如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非谓庶人不行礼。大夫不怀刑也。自礼意不明。苛求妇人。遂为偏义。古礼夫妇合体同尊卑。乃或卑其妻。古言终身不改身。则男女同也。事出妻。乃七改矣。妻死再娶。乃八改矣。男子理义无涯涘。而深文以罔妇人。是无耻之论也。魏志钟繇传云。子毓为御史中丞侍中廷尉听。君父已没。臣子得为理谤。及士为侯。其妻不复配嫁。北史李谐传云。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嫁。北梦琐言云。士人女郎无改适之礼。然宋濮王允让仁宗时知大宗正事。故事宗妇少丧夫。虽无子不许更嫁。允让曰。此非人情。乃为请使有归。检礼志十八云。治平中。令宗室女再嫁者。祖父有二代任殿直。若州县以上。即许为婚姻。熙宁十年。诏宗妇非袒免以上亲。与夫听离。再嫁者。委宗正司审核。其恩泽已追夺。而乞与后夫者。降一等。寻诏宗女毋得与尝娶人结婚。再适者不用此法。是女再嫁。与男再娶者等。元史列女传云。郑州霍尹氏夫死。姑命其更嫁。尹不忍。姑曰。世之妇皆然。人未尝以为非。汝何独耻之。尹曰。人之志不同。妾知守妾志耳。姑不能强。此则妇人之节。男子所不及。其再嫁者不当非之。不再嫁者。敬礼

之斯可矣。

### 烈妇议

王宝仁

近例。妇人守节年踰五十者得旌。未及五十而死。守节已踰十年者亦得旌。今有夫死而苦志抚孤。孤未及成而殇。而节妇因之死者。其年未及五十也。其节未及十年也。谓其殉夫而死。则非与夫俱死也。是得予之旌乎。曰。于例未有明文。义则在所宜旌也。夫死而不即死。有孤在耳。抚孤有成而不死。不得责以不死也。今以抚孤不成而死。是夫死时早有死志矣。然则予以烈可乎。曰。仅予之节。则于年例未符。且不足以彰其志也。为孤而死。犹是为夫而死。安得而不烈之也。

### 与黄蔚雯论裴烈妇祠事书

潘德舆

蔚雯足下。九月晦入城访足下不值。邑邑以返。顷者裴烈妇神主入节祠一事。城中诸君子议者。曲折百端。总归二说。一主表节烈也。一主别流品也。二说衡之于理。虽有轻重。而初念皆情理所有。及二说互持。久久不下。于是初念变为意气。意气变为门面。门面变为辨。辨变为词讼。词讼又变为调停。盖至词讼调停之说兴。则似藉一裴烈妇以为逞胜之端。解和之具。而其初表节烈别流品之一念。恐未必寘于中矣。仆人也。身处局外。意气门面。空诸所有。窃以为诸君子于此。当就事论事。不当求胜。当可曰可。否曰否。不当两就。私断之曰。此事无佗。但以 圣旨旌表民人裴广妻周氏民人两字而已。民人字定。则裴烈妇神主入祠之议定。或曰。裴广。非民人也。贱役也。良贱可混乎。应之曰。良贱之分。宜稽卯簿。卯簿有名谓之贱。卯簿无名谓之良。此内自六部以下。外自督抚司道以下。所万不能更变游移者也。裴广为县白役。卯簿有名乎。无名乎。若曰此贱役之贱役。则尤空滑无稽。不足一辨者矣。命妇守节。不得请旌。何者。为其所易知。而节不足难也。援此推之。则以微贱之家。得节烈之妇。乃 朝廷之所重也。譬如朽壤生嘉树。观者当十倍寻常。护持赞叹。而犹摧挫之乎。而犹摧挫之使凡为微贱之妻女者。闻善而自阻。以守节为多事改节为当然乎。或曰。吾非摧挫之也。贱者之妻。与诸节妇伍。为诸节妇子孙。安乎辱乎。应之曰。此意也。小孝焉耳。大孝尊亲。以德不以位。鬼神依人。依德不依位。使妇之节烈稍有遗议。而入祠也。则虽有一品官之妻。与吾高曾祖妣并处一堂。亦辱也。使诚为节烈者也。则鬼神已谐和而无闲矣。而人犹以侪伍寒微为辱。而摧挫之。不亦慎乎。或曰。吾非摧挫之也。吾不防其流弊。脱府县之隶。皆得借口裴氏。以节孝入祠。与士大夫抗衡。则若辈不益横行无所忌乎。应之曰。凡云流弊。必奸贪邪侈之类也。如此事者。使不防



其流弊。而若辈之家。竟皆得节孝者也。是得节孝之流弊也。其又何防焉。且节孝自节孝也。横行自横行也。今不于佗事裁抑若辈之横行。而时与庆吊焉。时与揖拜焉。而乃于众着之节烈抑之。于将来之节烈防之。将毋节孝即横行之端乎。呜呼。烈妇已膺旌表。即不入节祠。亦无损于烈妇。而乡党之中有奇节卓卓如此。不得与春秋祭享列。非荐绅士大夫之责乎。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文武仕途人爵也。惟此当问出身察流品者也。故即使裴广身为贱役。而其妻杀身成大节。徒以别人爵之流品而之。使不得大鬯其壮烈之气。闻者犹蠹焉伤之。而况裴者。前不登卯簿。后已书民人。纶音煌煌。昭示久远乎。而况诸君子所谓别流品者。又非尽出于初念乎。诸君子诚能公视兼听。举一己之转念悉空之。则必以民人两字为定案。以民人为定案。则裴烈妇之主。入祠与祭而无疑。不特辨争讼可以息。调停解和之局。亦中立而不可以用也。仆人也。中空诸所有。故言之似快人听。齿少德微。自忖无所设施。持空言而已矣。足下务裁断画一。有不中理语。即痛绳削。盖事系名教。而论事当否。亦居心净不净之征也。敢缕缕陈之以求正焉。

遵议已故节妇未符年限分别核准请 旌疏礼部

同治十年八月十二日。内阁抄出。奉 上谕。御史刘国光奏湖北监生彭元善之妻蔡氏因夫故殉节恳请旌表一折另片奏已故节妇请照已故贞女例不拘年限给予旌表等语均着礼部议奏钦此。钦遵到部。除彭蔡氏因夫故殉节应照例归入年终汇题外。据片奏内称。节妇请 旌之例。必严其年限者。盖以生者必当终节也。至守志而歿。身终全节。无异皓首完贞。乾隆三十六年题准直省贞女未符年限而身故者。一体旌表以昭画一。节妇与贞女事同一律。请 飭下礼部核议。将各省已故节妇。援照已故贞女例。不论年限。或限以三年。俾得同邀 旌表等语。臣等查例开节妇自三十岁以前。守节至五十岁。或年未五十而身故。守节已及十年者。均准 旌表。又未婚贞女请 旌。与节妇例同。其有未符年例而身故者。一体准其 旌表等语。良以贞女一经过门。势难改字。节妇甫经夫故。未显真操。故必符年例而准 旌者。为其节必历久而始显也。今御史刘国光以已故节妇。请照贞女例一律办理。是妇人于夫故之后旋即身故者。饮冰茹荼。时日既属无多。养亲抚孤。事实复无可纪。遽以节妇褒之。殊非核实之道。至所称或限以三年。俾邀 旌表等语。查定例。夫故妇服斩衰三年。若以持服之年。作为守节之日。恐亦不足以风世励俗。惟节妇心矢冰霜。情愿艰苦。况赍志以歿。是其生之不幸。并非节之不终。自例定十年之限。臣部每届年终汇题节孝。动有守节至八九年或五六年而身故者。因格于成例。概行扣除。柏舟之志。既矢靡他。綽楔之荣。竟难同沐。其节可矜。其情尤可悯。臣等公同商酌。拟将已故节妇准 旌年限。量予变通。于持服斩衰三年外。更阅三年。

历时较久。可征初念之不渝。且守志以终。益信大节之无忝。所有各省节妇。如有守节及六年以上而身故者。拟由臣部核准请 旌。其未及六年而身故者。则仍行扣除。以示限制。如此变通办理。庶潜德幽光。不致沦没。而亦不致冒滥。所有臣等遵议缘由。是否有当。伏乞 圣鉴训示遵行。

## 贞女议

何秋涛

取女有吉日而女死。齐衰而吊。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此礼明文也。然则死。女斩衰以吊。既葬而除之。礼如是而已。卢氏守志不夺。老归于氏。奠菜于庙。立嗣子抚之。若是者。女也而执妇道。非礼与。曰。礼之权也。贤者之过也。圣人尝许之矣。孔子删诗。于邶录柏舟。刘向以为寡夫人者。今本列女传。作宣夫人误。太平御览作寡。今以王氏补注改。齐侯之女嫁于。至城门而君死。保母曰可以还矣。女不听。遂入持三年之丧毕。弟立请愿同庖。终不听。君使人愬于齐兄弟。齐兄弟使人告女。女终不听。乃作诗曰。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君子美其贞壹。故举而列之于诗。斯言也。则未知其鲁诗之说与。中垒之祖楚元王受鲁诗。故毛初姓朱锡鬯皆以为鲁诗说。抑韩诗之说与。中垒所引诗。多与韩诗说同。故王伯申先生及马氏皆疑中垒尝治韩诗。疑此为韩诗说。要以纪贞妇自此始。而首列于经。故曰圣人尝许之矣。圣人既已许之。而又奚议。曰。非议贞妇也。乃疑于立后而议耳。其疑于立后奈何。曰。贞妇之夫。中殇也。其舅为之立子矣。既龀而又殇。今将为贞妇立子。则诸子中无其人也。将为立孙焉。则未知无服之殇之得立孙否也。曰。斯事也。礼与律异。礼无为殇立后之制也。丧服小记。为殇后者。以其服服之。注曰。言为后者。据承之也。殇无人父之道。以本亲之服服之。疏曰。为殇后者。为大宗子在殇中而死。族人为后大宗。而不得后此殇者为子也。注云据承之者。既不与殇为子。则不应为后。今言为后者。据已承其处而言也。云以本亲之服服之云者。依其班秩如本列也。以上皆疏文。案曾子问云。宗子为殇而死。庶子弗为后也。是殇不立后之确证。故小记之为殇后。郑注不以为人后解之。此礼也。由礼之说。非特无服之殇。不得立后。即贞妇之夫之中殇。亦不得立子。此为凡为殇者言之也。非为贞妇之夫言也。制礼者。纪其常。不纪其变。据其经。不据其权。故不为贞妇立之制也。律则详之矣。于例。已聘未娶。息能以女身守制。应为其子立后。是贞妇之夫。虽未婚。得立子。非他未婚而夭亡者比。盖有贞妇。则夫妇之礼具。夫妇之礼具。则成人也。非殇也。丧服篇。有为夫之姊之长殇之文。夫之姊有长殇。则夫之齿固未冠也。既娶矣。得不以成人之礼治之乎。律若曰。为贞妇之夫者。不当以殇待之。此立子之说见于律者也。至于贞妇所立之子复殇。则例所谓寻常未婚夭亡者。不得概

为立后也。于此亦有说以通其变乎。曰。有之。例又曰。独子夭亡。而族中实无昭穆相当。可为其父立继者。亦准为未婚之子立继。曰独子夭亡。非专为贞妇所立之子言。而贞妇之子。亦在其中。曰准为立继。虽不明言为若干岁之殇。而上中下殇及无服之殇。皆可立继之义。亦在其中。故贞妇之夫之立子。以成人之礼治之也。经也。贞妇之子之立继。不以成人礼治之也。重宗也。戒紊昭穆也。权也。经权虽殊。其本于律则一也。

夫诗以明风化之原。礼以立彝教之则。律则经世之大法。皆不可背者也。圣人之有取乎贞妇也。于诗既详。于礼奚。盖以未配守贞。非恒情所及。立为定制。则恐因死以伤生。削其微言。则缘情以害义。故详箸其事于诗。而深没其文于礼。使知未婚而夫死者。不必一定守制。其有能守志。固亦圣人之所许。后圣有作。可援礼以义起之说。以昭成宪。则亦不患礼之未备也。厥旨精矣。愚故以为贞妇之立后。宜一依律文。立子律也。有殇子而立孙焉。亦于律不背也。国家继绝之典。与旌善之义。同条共贯。恪守之可也。昔夫子作春秋。所纪节女。惟纪叔姬宋伯姬二人。纪叔姬以待年之媵。而始终卒葬。详书于策。盖深嘉之。乃将于纪侯去国之后。载叔姬之归鄫。而先于纪侯去国之前。着纪季以鄫入齐之文。盖叔姬心乎纪者也。不志纪季之以鄫。则纪为齐灭。疑叔姬之无归矣。故书纪季以鄫。存纪也。幸叔姬之有所归也。伯姬守节不见传。母不下堂。逮火而死。春秋书纳币。详录其礼以殊之。今卢氏心乎夫家。而其嗣不立。将无所归。故为立孙以继之。亦春秋之志也。奚疑焉。

### 续贞女论上

方宗诚

余尝读归震川贞女论。窃叹其为害名教之诋辞也。彼谓女子未有以身许人之道。男女无自相婚姻之礼。是也。然必父母未尝以女之身许人。或虽许之而未嫁。而女子不待父母之命。自往归之。则诚奔也。非礼也。丧其廉耻之防者也。若父母所许字之夫死。女不愿一身而再许人。或为之守。或为之死。是正重廉耻之防。守礼而笃者也。奈何比于无父母之命而奔者哉。夫谓聘则父母之事。嫁而后夫妇之道成。是也。然亦未有父母既受聘于人。而女子不自知其身之为谁属者。虽知其身之所属。而未嫁而死。则未成夫妇之道。顺父母之命。而已无与焉。是纯守乎女道者也。固不得以为非礼。然而人之禀气不同。其刚贞者。以既知身之所属。遂不欲再属于人。虽违其父母之命。而为之守。为之死。似乎过礼。然而其为之守为之死者非他人。乃即父母以己许字之者也。岂得以为奔而害廉耻之防哉。夫谓阴阳配偶。天地之大义。终身不适。是乖阴阳之气。而伤天地之和。此特论其常理耳。圣人制礼。必适中为节。使人人可以守其常而不失。故使女子未嫁而夫死。必强人人之为之守为之死。而非出于女子中心

之诚。然则洵有乖于阴阳之气伤天地之和矣。若秉性纯一者。其气清。其欲淡。其性厚而挚。其义严而笃。彼自守其贞一之性。不可以有二。是得阴阳之纯。合天地之正者。不可强人人而能之。而又岂得以其难能者为非礼哉。嗟乎。圣人制礼。所以防淫。君子立言。所以正邪。以贞女所为。圣人所不敢必之于中人者。而君子必立论以非之。甚矣。小言之破道也。且夫女之不更二夫。与臣之不事二主。一也。已嫁而为夫守为夫死。是委贄为臣。而守节不事二姓者之类也。许字未嫁。而为夫守为夫死。是未尝委贄为臣。而守义不屈于二姓者之类也。昔伯夷叔齐。未为商臣。而不履周土。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之下。天下偁之。如归氏论以贞女为非。则夷齐将不得为义士乎哉。

### 续贞女论下

方宗诚

或曰。归氏引礼记曾子问篇以为证。然则孔子之言非与。曰。圣人之言。仁至义尽。注疏失其文义而曲解焉。归氏又从而误引之。非孔子之本旨也。曾子问曰。昏礼既纳币。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则如之何。孔子曰。使人吊。如之父母死。则女之家亦使人吊。已葬。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丧。不得嗣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许诺而弗敢嫁。礼也。免丧。女之父母使人请。弗取而后嫁之。礼也。女之父母死。亦如之窃尝循观其辞。明白曲当。深叹圣人心。何其恩义兼尽。而时措从宜如是也。乃注疏与陈氏集说皆误解焉。以为父母死女子别嫁。余试一一辨之。夫所谓致命女氏者。致愆期之命也。非致还其许昏之命也。所谓不得嗣为兄弟者。言此时不得成夫妇之礼也。非谓继此之后。亦不得成夫妇。而使之别嫁他人也。所谓女氏许诺者。许诺其愆期之命也。而弗敢嫁者。待以终丧。弗敢强嫁之也。弗敢强嫁以成其仁孝之心。故曰礼也。免丧。女之父母使人请。弗取。谓始免丧。余哀未忘。不忍遽尔从吉也。非终守前说。不取而欲其别嫁也。而后嫁之者。嫁此也。如后云者。迟之又久之辞也。女之父母死亦如之。盖即内则所谓有故二十三年而嫁之礼也。非谓致命家。辞不嫁此也。如注疏之说。是父母生所礼聘之人。父母没而致命绝之且坚绝之。是逆民也。圣人顾以为礼。而箸之于经乎。且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女有家。男有室。礼也。今谓父母死。遂致命绝之。其终不娶邪。是不孝也。其将别娶邪。是不义也。至女之父母死。而遂绝女于。更为败常而乱俗也。害教之言。莫此为甚。归氏不能辨。而又引以断贞女之非。愈失愈远。其于经义不亦疏哉。

### 驳室女不宜守志议

胡承珙

室女有受聘而夫死。守其志不改适者。既及岁。有司以闻于朝。请旌其闾。着

在功令。而议者多非之。余窃以为过矣。礼女子许嫁纓。示有系属也。士昏礼主人入亲说妇纓。明所系之不苟也。设不幸而未嫁而死。将改聘焉。必重系之矣。阴性专壹。苟其一系不欲再系也。庸何伤。议者曰。女未庙见而死。归葬于女氏之党。示未成妇也。夫已嫁而未庙见犹反葬。则未嫁而守贞者为非礼矣。噫。此所谓似是而实非者也。夫三月庙见然后成妇者。先王所以重责妇顺之道。何休公羊注云。必三月者。取一时足以别贞信。贞信着。然后成妇礼。此所以绝骄纵之萌。成肃雝之德。故三月而后致女。三月而后反马。皆斯意也。非谓未三月而夫妇之义尚可废也。必援此以申其说。则使未庙见而夫死。亦可以改嫁矣乎。且其言曰。夫妇之礼。人道之始。子得而妻之。则父母得而妇之。故昏之明日。乃见于舅姑。若然。则又何以未庙见而仍反葬也。内则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说。出。又何也。晋江应元礼议曰。同牢而食。同衾而寝。此居室衽席之情义耳。未庙见之妇。死则反葬于女氏之党。以此推之。贵其成妇。不系成妻。明拜舅姑为重。接夫为轻。今之议者。乃以接夫为重。谓衽席未连。而居夫之室。事夫之父母为无耻。夫昏礼成于纳征。其辞曰。吾子有命。况室某也。既谓之为室矣。何不可居室之有。曲礼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既相知名矣。何不可事其父母之有。乃以是为无耻。将必改适而接他人之衽席者。然后为有耻乎。曾子问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齐衰而吊。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郑氏曰。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斩衰。夫既称之曰夫。而为之服斩矣。其曰未有期三年之恩者。正谓此居室衽席之情耳。然不服三年者。限于情。而犹必服斩者。盖笃于义。且独不闻妇人不贰斩乎。先王之制礼也。不强人以甚难。亦不禁人以独遂。其所言者。皆人之所能行。其所不言。而苟有艰苦刻厉以自遂其志者。虽圣人复起。犹将许之。必以先王所未言者即为非礼。则礼云夫死不嫁矣。未尝云夫死亦死也。彼烈妇之殉夫者。亦将以朝廷之表其墓旌其闾为非礼邪。吾甚怪夫议者不知先王之微意。而以其所未言者禁人之行。乌虐。礼之不合于先王者多矣。而独于妇人女子之艰苦刻厉者。断断持之不少假。此所谓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岂非与于不仁之甚者哉。

### 辨贞

朱琦

女子在室而夫死。终身不改适。古经虽莫之详。然礼以义起。不得谓其非。且足以励世而坊民。先王制礼。将使中材以下皆可跂而及。而不以所难者责人。故深没其文。而苟有卓然能自立者。则必亟与之。明归氏有光独斥为非礼。乃所论绝无显据。而但以曾子问女未庙见而死归葬于女氏之党为证。窃谓礼记为汉儒所辑。容有未醇。不若诗与春秋。经孔子手定。千载无异议。即以礼。亦

非若归氏之所云者。请得而详辨之。诗墉之柏舟。序言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义而作。曰蚤死。明为年幼。如仪未得为君。不必云蚤。故郝氏敬邹氏忠允皆谓此共姜未嫁而自誓之诗。两髦乃童子之饰。即一是也。礼。男子冠而后娶。共伯两髦。知共姜尚未嫁也。其说固非臆创。毛传云。髦者。发至眉。髦虽长大犹存。若既冠。当韬于冠内。不得至眉。推原传意。盖不以为成人。正义则谓共伯死时。僖侯已葬。去髦久矣。夫去髦既久。无缘舍现在者。而追本先时以为言。所解殊迂曲不情。考左传岂如弁髦而因以蔽之。杜注。童子垂髦。刘氏炫以童子垂髦为髻彼两髦。此其证也。又曾子固代延安郡王谢表有云。忘髻髦之至弱。苏子瞻寄三犹子诗。夜来梦见小于菟。犹是髻髦垂两耳。是古来言髻髦者。多为年幼之称。且齐地西至于河。居河之西。今曰在彼。当是由齐而欲往之词。曰髻彼。亦似在母家而遥指之。非在夫家而实指之也。其曰实维我仪。尔雅毛传皆训仪为匹。共姜未嫁而称匹偶。不以为嫌者。盖妇人从一而终。自父母许嫁时。而匹偶之分已定矣。邶之柏舟。据刘向列女传曰。齐侯之女嫁于。至城门而君死。女入持三年之丧毕。弟立请愿同庖。不听。作诗曰。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絢绎是诗。至于兄弟靦怒。小见侮。迄无能夺。末章托言奋飞。知此女遂终于而不反。向所传盖鲁诗说。更非乡壁虚造者比。观首句亦以柏舟起兴。季氏本曰。柏舟坚实。以比志节之坚也。此与共姜所赋意同。故辞亦同。孔子列之于二南之后。一以首邶。一以首墉。岂非时遭衰乱而能守贞。特箸录为后代取法哉。春秋僖九年书伯姬卒。文十二年书子叔姬卒。公羊谷梁皆云未适人者。但二传又言笄而字。死则以成人之丧治之。夫一室女死耳。无论殇与成人。皆可不书。据庄二十七年之伯姬不卒。而此书卒。殆亦以其节而重之。不然。文无所系。何从知其孰嫁于诸侯。孰嫁于大夫。而为有服无服之分耶。伯姬不具论。叔姬称子。先儒以为先君之女也。僖公为闵公之兄。在位又三十三年。年应迈矣。而文公之十二年。叔姬始卒。未必耄年犹生女。又适与伯姬皆许嫁而即死。姊妹二人。如是之巧合也。何劭公公羊注曰。笄簪也。所以系持发。服此者。明系属于人。所以养贞一也。曲礼女子许嫁纓。郑康成曰。妇人有纓。示系属也。又曰许嫁系纓。有从人之端也。然则系纓而后。此身固已有所属。故昏礼主人入亲说妇纓。盖既嫁其始说之。而他人不得与焉。未有既系之又辄易之。而已故若为弗知也者。归氏执女子无以身许人之说。不知此为未许嫁者言。所以戒夫自献其身者耳。非谓已聘而尚泛泛无所率属也。又举男女不相知名。案之礼。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币不交不亲。郑注。男女有媒。往来传婚姻之言。乃相知姓名。重别有礼。乃相固。是行媒即相知名。受币即有交亲之意矣。夫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委禽纳币。敬慎重正如此。而犹曰不知其身之为谁属。浸假父母有

乱命。如世之重富轻贫。临期改易。甚者置之非所。而为之女者。顾贸焉以往。人尽可夫。是何言与。且曾子问曰。女未庙见而死。不迁于祖。不祔于皇姑。不杖不菲不次。归葬于女氏之党。示未成妇也。孔疏。以不得舅姑之命。实已成妇。示若未成妇然。见不敢自专也。虽归葬女氏之党。其女之父母。为之降服大功。以为之服齐衰期。非无主也。由此而言。父母之服已降。而服齐衰。则固为主矣。犹得曰此不知谁何之妇乎。又此谓舅姑皆没者耳。杜氏通典载江统许遐议曰。未庙见。女死。还葬于女氏。若已见舅姑。虽无衽席之接。固当归葬于夫家。其说可补礼文所未备。况此文不足以证改适。试反观之。女未庙见而夫死。业已共牢而食。合卺而饮。亦以其未成妇而从而改嫁。斯为礼乎。抑未庙见。而竟使之终身不成妇也。曾子问又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齐衰而吊。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此言除服。并未言改嫁。郑注。女服斩衰。范宁答郑澄问亦同。然则未娶而夫死。固可斩衰而吊矣。天下有不知其谁属。而为之服斩衰而吊者哉。秀水朱竹垞检讨有原贞一篇。较归氏之论为当。但尚游移其词。且言未昏而夫死。既葬而除服。服除而嫁人。事之常也。夫既葬除服。引曾子问之文则可。服除而嫁。出之何典。而任意添设可乎。甚矣。议礼之难也。仪礼丧服传曰。夫死妻子幼。子无大功之亲。与之适人。此特为孤茕无依。不得已而适人者。其情可悯。因制继父同居之服而言。所谓亡于礼者之礼也。如归氏说。不将以已嫁改适为本礼经。而矢志者转属无谓乎。呜呼。读礼而不知深求礼意。徒据单文以相诘难。其不至害道而伤义者几希。如内则明言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而曾子问又有昏娶遭丧之条。论者以弗取而后嫁之。为嫁于他族。是不待夫死而改嫁也。以父母聘定之妇。父母死。遽背之而别娶而别嫁。有是理哉。且吾不知其所谓弗娶者。以为终不忍娶耶。则古无丧毕而终身不娶妻之文。若踰时而仍娶。何以弃已聘者使别嫁。易一女焉而又可娶也。凡此皆非礼之本意如是。而说礼者之过也。或曰。周官媒氏禁嫁殇者。何也。曰。周官之制。与他经隔阂者颇多。即奔者不禁一语。虽屡经解说。究属可疑。然嫁殇之禁。与上迁葬一例。但不合葬耳。而未尝禁不改适也。大抵圣人之于人情。务为其可通。故未嫁之女。改适者不必强。而完节者断宜旌。若夫今世有少时即养于夫家者。必其女家穷困。不能自存。又无亲戚之援。或遭变故而然。此既受父母之遣。涉夫氏之庭。且见于舅姑矣。尤不得与凡在室者等。

晋宋间有拜时之礼。视此略相当。通典陈仲欣议曰。拜时虽非古礼。然夫妻之分定矣。若谓犹非定。则女子可冒绛纱。使他丈夫发而相见。拜以为。辄可委去。女子之分。固若是乎。谢奉与愔笺曰。虽未入门。今年吉辰拜后。岁俗无忌。便得以成妇迎之。正以策名委贄有定故也。他如王肃鍾毓陈山涛张华蔡謨

辈。皆当时号称知礼达识者。未闻非之。比类而观。亦概可见矣。伏读钦定义疏案语曰。男未娶。女未嫁。总听命于父。前之纳征而受请期而诺者。非父命乎。则死而父改字他族。亦父有二命。而女守贞不字。亦女固守初命。不得谓专以身许人也。女果贞烈。不从后命。即斩衰奔丧。誓死不二。庸何伤。斯义也。虽万世不易可也。而近人犹有为之说者。谓昏礼有三。亲迎也。同牢也。见舅姑也。其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非礼所由成。请期之后。可改嫁者有四焉。果尔。则五礼可有可无。且虽具不足为凭。自是夫妇之道苦。而争之狱繁矣。吾恐既亲迎而有未庙见之说以解。至生子而又有丧服传之说以解。将尽天下而无贞妇也。节义之谓何。易曰。恒其德贞。记曰。壹与之齐。终身不改。程子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廉耻之防。果孰得而孰失焉。其余皆不出归氏之论。而语更妄诞不足信。故不复为之辨。

### 阐贞集序 【

胡承珙

风人之旨。忠孝为大纲。其次则莫如贞节。墉风之柏舟。毛诗序以为共姜所自作。千载下犹令人读而哀之。刘向列女传曰。寡夫人者。齐侯之女也。嫁于。至城门而君死。保母曰。可以还矣。女不听。遂入持三年之丧毕。弟立请愿同庖。乃作诗曰。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君子美其贞壹。故举而列之于诗。此盖鲁诗之说。虽与毛异。亦必有所受之。夫共姜诚节妇。而夫人则犹然贞女也。然而两柏舟圣人取之者。亦可以见其无殊义矣。侍讲朱君兰坡母汪宜人。幼许字昆山先生。未昏而寡。矢志不贰。躬纺绩。养舅姑十年。始以从子为昆山先生嗣。即兰坡也。宜人抚之如己出。日夕勤笃。以养以教。俾至于成人。乃兰坡贵。陈情得旌。又受封如令典。遂以其事征士大夫为歌诗以扬之。积岁成帙。授之梓。名曰阐贞。夫贞者正也。苟其得正。虽贤知之过。犹足以不朽。况实未尝过邪。古来忠臣孝子。大抵士大夫习诗书礼义者之所能。然已不少概见。况以乡闾一弱女子。无保傅之助。宫室之教。独毅然一断于内。不以岁月艰苦易其志。当其一意孤行。其于能存不能存。有子无子与子之成立与否。皆所不计。而其劳身忍性。衔悲茹苦。自青年以至白首。必有非。他人所能知其一二者。乌虜。天地间可歌可泣之事。孰有逾于此者耶。然则宜人志。虽旌典尚非其始愿之所存。又何假于诗。而其坚贞淬厉。精神不可磨灭。转有足以为诗重者。集中诸作。多有合于风人之义。续有投赠者。将以时编次焉。是集也。其不与彤管之光炜也乎。

### 书归震川贞女论后

王廷植

此归氏震川贞女论也。震川为有明一代文人。言古文者多取法焉。幸哉贞女。



何因而得有此论也。贞女之事。不着于古。其姓氏亦不显。自归氏之论出。而辨之者多矣。而贞女遂传于千古矣。其言曰。女未嫁人。而或为其夫死。又有终身不改适者。非礼也。是则以改适者为礼矣。其于礼引之父母死与女未庙见而死两条。而不引夫死一条何也。曾子问曰。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齐衰往吊。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谓夫死则女亦以齐衰往吊。或又曰。斩衰往吊。既葬而除也。经已明言夫死矣。既令其服。又令其吊。谓非夫妇乎。其为夫死。或终身不改适。又何非礼之有。若以改适为礼。则吊者一夫。改适者又一夫。而可为礼乎。先王制礼。不强人以所难。经言既葬而除。而不言嫁与不嫁。礼贵通而行之也。除服而嫁。礼也。除服而不嫁。尤礼之至者。故曰礼顺人情。又曰礼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彼。女子有贵贱智愚贤不肖之不同。必以一例绳之。则非天下之通礼矣。归氏以女子在室。惟父母为之许聘。而以无所与焉。又谓女子不自知其身之为谁属焉。又曰一礼不备。不亲迎。无父母之命。犹为奔也。非礼也。是则以改适为父母之命矣。夫娶女有吉日。女年已二十矣。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五礼皆行。皆父母之命也。所未行者惟亲迎耳。岂女子尚不知其身之属于何人乎。孟子以亲迎为礼之轻者。亲迎则成夫妇。此婚嫁之常礼也。今不幸事变。不能亲迎而夫即死。夫死矣。而于女遂无所与乎。以前父母之命皆无有也。又将请媒妁。写庚书。家亲迎以俟父母之后命乎。礼所谓齐衰往吊。亦以女虽未嫁。而于夫之死不能恝然。虽嫁之。必待服之除也。今之未嫁而夫死者。有齐衰往吊者乎。不齐衰往吊而即改适。其于夫亦薄矣。何归氏不责其非礼乎。夫天地阴阳之气。在下为河岳。在上为日星。女子之贞烈者。其气自足以壮山河而光日月。岂乖之伤之之云乎。彼改适者。徒以阴阳之气之有待于调和。非是则不改适。则未免言之太刻矣。归氏又以此为廉耻之防焉。夫以未覩面之夫。哀其死而殉之。而守之。此礼义廉耻。本于性生。纯乎天理。绝无一毫情欲之私。其往归夫家。是闻丧而捐生赴难。并非私逃为谁氏之妾也。而竟诋之为奔。岂不诋夷齐为篡乎。何其言之背谬至于如此乎。天地所赖以立者。三纲而已。君臣之位。无敢干犯。其委贄为臣者。皆名藉吏部者也。及至国破君亡之时。枢臣则开门矣。宰辅则劝进矣。百官有司则投名授职矣。天地易位。何有君臣。而名达礼部之诸生。乃以一衿之微。誓不共戴。与匹夫抗节效忠者。不可胜数。其得不谓之君臣乎。父子之亲。毫无假借。必有生育而后有子女。今有族人男妇不存。嗣已绝矣。而亲属为之立后。其为后之名某字某。而族人生前不知也。而为后者。第于神主上书其奉祀名字。祝告祠堂。而为后之子孙。即族人之子孙。其得不谓之父子乎。

有婚嫁而后有夫妇。至于势穷事变。未嫁而夫死者。其女来归夫家。则其夫犹

为有妇。是以女子而守夫妇之义也。于俗人之已婚有室而死者。则为立后。其无室者则否。以子立继。不能有父而无母也。今夫死。是舅姑无子也。夫死因未婚不能有后。是夫绝嗣也。女若曰。吾姓氏年月。吾父母书之彩帖。经媒妁送之夫家矣。委禽奠雁。即是聘礼。而又受夫家之首饰衣帛。是吾之夫。父母命之也。有夫妇之名焉。有夫妇之义焉。今夫死。吾无夫也。吾可以无夫。而夫不可以无妇。有女归夫家。则夫虽死而有妇。舅姑无子而有子妇。夫无后而可以立后矣。其得不谓之夫妇乎。天崩地倾之时。必赖有为之柱础者。而乾坤始得以不敝。君臣之义绝而诸生守之。父子之义绝而嗣子守之。夫妇之义绝而女子守之。国亡矣。家亡矣。身亡矣。而皆有以使之不亡。此以人事救天命之穷者也。而其事之至苦至难。则莫如女子。其闻讣自经。或见丧自尽。则舍生取义者也。在母家终身不改适。则明哲保身者也。至于归夫家。持丧服。事奉舅姑。抚一尺之孤。撑柱夫家门户。则立大节。名大义。孔子所谓君子人也。于至难至苦之事。而为至中至庸之行。其闻丧哀痛。仁也。不改适。义也。为夫持服。礼也。矢之以死。确然知此是而彼非。智也。盟书在前。生死不贰。父母不能夺其志。舅姑不能阻其来。舜不告而娶。未婚妻不告而嫁。君子以为犹告也。信也。曾子闻诸夫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斯言也。惟古今之贞女。足以当之矣。历观书册所载类皆秉性温良。知礼法。专以贞白自砥。虽境处艰难。而甘之若饴。履之若素。举凡世之富贵贫贱。祸福利害。欢戚忧惧。患难死生。皆不足以动其心。而矢之一日。即持之百年。可以赴刀兵。可以蹈水火。可以感天地。可以泣鬼神。宜乎与忠孝节义。同为国典所褒。志乘所录。文人学士所传述。而鄙薄顽懦之夫所感奋而兴起。三纲立矣。五常植矣。虽圣人亦许其为天地之完人也。而归氏且曰。先王之礼。不必以此励世也。噫。妇女而不以贞节励也。亦安有所谓先王之礼也哉。或曰。今之改适者非礼欤。曰。礼也。父母以其未嫁而嫁之。则嫁之是已。礼并未言嫁之非礼也。不改适者。重在以身许人。既许之。不必有夫妇之事。要必守夫妇之义也。改适者。重在以身嫁人。必嫁之以行夫妇之事。而后成夫妇之礼也。夫妇之义无可逃。夫妇之礼亦不可废也。但改适者。其事多有曲折。而亦不免有所忌讳。其女家庚书。必向夫家收回。其订婚首饰仪物。必退而还之夫家。其改适之家。必与前适之家。非戚族。又不亲厚。不如是。则不免有隔碍。而于心有所不安也。而以为非礼亦不可也。

书清芬集后

张文虎

明归熙甫以女子未婚守志为过礼。近世江都汪容甫复作议以佐其说。甚哉。二君之不知礼也。古圣人缘情以制礼。度夫中人所能行者着之。而不责以卓绝过

高之行。此礼之所以通于天下万世也。然其中有隐微疑似之间。不能显著之令者。则以俟知其意者之善择焉。哀公问于孔子曰。礼男必三十而有室。女必二十而有夫也。岂不晚哉。孔子曰。夫礼言其极也。不是过也。男子二十而冠。有为人父之道。女子十五许嫁。有适人之道。推此。则礼文之不可泥明矣。是故三年之丧。礼也。世有若刘瑜之服除二十余年。布衣蔬食常居墓侧者。君子不以为非也。不能食粥。羹之以菜。有疾饮酒食肉。礼也。世有若张敷杜栖隐之不食盐菜。哀毁伤生者。君子不以为非也。师没心丧三年。礼也。世有若子贡之三年以外。筑室独居者。君子不以为非也。汪漪殤也。能执干戈以社稷。则丧之如成人。君子亦不以为非也。若如二君论。则兹数子皆可议矣。且二君所执者。曾子问之文也。其文曰。既纳币有吉日。之父母死。已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丧。不得嗣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许诺而不敢嫁。免丧。女之父母使人请。弗取而后嫁之。夫其不敢嫁者。正以女已许人而重之也。弗取而后嫁。而不责以坚守者。所谓度中人所能行也。而后嫁者难辞也。又曰。女服斩衰。何服也。齐衰而吊。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注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服以斩衰。则俨然其夫矣。而不责以守节者。亦度中人所能行也。设于时有矢志不嫁。或以身殉。或愿事舅姑者。君子亦悲其情而许之。而容甫氏乃比之齐楚之君死。鲁之臣号呼而自杀。则必为狂易失心之人。呜呼。是何言也。昏礼纳采。主人筵于户西。西上右几。注曰。将以先祖之遗体与人。故受其礼于祢庙。曲礼女子许嫁纓。注曰。女子许嫁系纓。有从人之端也。许嫁之初。其重如此。而比之鲁之臣于齐楚之君。其不为狂易失心之论乎。昔者齐侯之女嫁于。至城门而君死。保母曰。可以反矣。女不听。遂入持三年之丧。弟立请同庖。女不听。愬于齐。齐使人告女。女作诗曰。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见列女传。盖本韩诗说。又女嫁于齐太子。中道闻太子死。问傅母曰。何如。傅母曰。当往持丧。丧毕。不归。终之以死。见乐府诗集。引扬雄琴清英。

此二女者。岂不知有既葬除服之礼哉。矢志不嫁。节着千载。容甫又将比之鲁之臣号呼而自杀乎。高子问于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亲也。女何以得编于诗也。孟子曰。有女之志则可。无女之志则怠。见韩诗外传。此即所谓卓绝过高之行。不可以责之中人者也。以卓绝过高之行。而谓之狂易失心。吾不知容甫之心何心也。熙甫氏曰。女子在室。惟其父母为许聘于人。而已无与焉。夫己身。父母之身也。以己身许嫁者。父母也。父母许之。而曰己无与焉。此复成何说乎。且夫礼非强人而束缚之驰骤之也。亦求其心之所安而已。微箕比干。皆溢为仁。伊周夷齐。各成其是。孔子闻孔悝之难。曰柴也其来。由也死矣。而无所褒贬于其间。此所谓各求其心之所安也。礼。三代不相袭。今古异

宜。父在为母妇为舅姑服皆期。而今则皆三年。二君其能执古礼以反之乎。孔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以今世俗波靡。日趋浮薄。苟有卓绝过高之行。实足以激厉人心。而二君者。又从而非议之。其亦异乎孔子之论礼矣。然熙甫亦自知其言之过。故于张氏女贞节记斡旋之。举三仁夷齐为况。而容甫遂怙终焉。奉贤徐母吴孺人。未婚夫死。在室守志十五年。闻姑病。泣请归徐。事姑。抚嗣子得厚成立。事闻于学使者旌其庐。士大夫有歌咏其事者。得厚汇刊为清芬集。乞言于虎。虎读临川昆明两学使序。辨熙甫之谬。引而未发。又未及容甫所议。故为推而详之。不自觉其辞费也。

### 书应敏斋观察所记张贞女事后

俞樾

余同年生应敏斋观察。出所记张贞女事示余。余大书奇贞苦节四字于其卷首。或问余曰。未嫁而为夫守节。礼与。余应之曰。礼记曾子问篇。曾子问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齐衰而吊。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郑注曰。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斩衰。孔氏正义曰。以服齐衰。故知女服斩衰。夫妇人不二斩。在室为父母。已嫁为夫。今闻死。斩衰往吊。是固以夫之服服之也。惟是圣人制礼。本乎人情。使必斩衰三年。终身不嫁。则是强人以所难行。而中人以下之人。其不能仰而跂者众矣。故为之制。既葬而除之。除之而女得嫁于他族。斯礼也。所以全中人以下之人。而使天下可以通行也。世之儒者。执此以绳天下之女子。见有未嫁夫死而为之守者。辄以非礼诋之。呜呼过矣。士昏礼郑注曰。妇人年十五许嫁。笄而礼之。因着纓。明有系也。是许嫁之后。此身已有所系属矣。故必待成昏之夕。夫亲为脱纓。今不幸夫死。此纓孰脱之乎。将遂不脱而又系于他族乎。是一系再系也。将自脱之。待其许嫁他族。而又着纓乎。是系而不系也。以是言之。设有死。往吊而遂不归。奉舅姑。抚嗣子。数十年如一日者。圣人必深许之也。必不以非礼诋之也。列女传曰。寡夫人者。齐侯之女也。嫁于。至城门而君死。保母曰。可以还矣。女不听。遂入行三年之丧。作诗曰。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非席。不可卷也。圣人录其诗于邶风。不以为非礼明矣。且夫圣人之礼。岂独未嫁夫死可以改嫁乎。虽已嫁夫死亦可以改嫁也。是故礼有同母异父昆弟之服。使执此而谓夫死改嫁礼也。可乎。不可乎。或据曾子问篇。昏礼有吉日。之父母死。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丧。不得嗣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许诺而不敢嫁。礼也。免丧。女之父母使人请。弗取而后嫁之。礼也。是之父母死。且得改嫁。况死乎。是固不然。夫礼经之晦久矣。此经两曰礼也。具有深意。女氏许诺而不敢嫁。礼也。此礼之正也。弗取而后嫁之。礼也。此礼之权也。曰弗取而后嫁之。可知取则仍归此矣。古人昏礼。自纳采问名。至请期而成礼。为时初不甚

久。非如后世之论昏于髫髻之年也。故遇父母之丧。待至三年之后。己为旷日持久。圣人知久要不忘之义。非可概责之中人以下也。故其制礼。委曲如此。亦所以全中人以下之人。而岂谓女必改嫁乎。

余所著经平义。曾详言之。世儒不达礼意。遂谓昏礼成于亲迎。未亲迎之前。犹涂人也。改嫁不为过。呜呼。岂有涂人而圣人为制斩衰之服者乎。推不二斩之义。女已为斩衰矣。设未葬而已之父母死。必降而服期。乃既葬之后。又还为父母斩衰。圣人制礼。有如是浮游不定者乎。夫斩衰之服。三年之丧也。圣人既为制斩衰之服。必欲其终三年之丧。苟不欲其终三年之丧。必不为制斩衰之服。是故既葬而除之。圣人之不得已也。或又曰。礼。女未庙见而死。不迁于祖。不祔于皇姑。不杖不菲不次。归葬于女氏之党。示未成妇也。是未庙见。且未成妇。况未成昏乎。是又不然。妇者。对舅姑而言。未庙见。故未成妇。非谓其未成乎妻也。妻之道成于亲迎。而实始于许嫁。许嫁之后。已有夫矣。传曰。六礼不备。贞女不行。此因夫在而然。若不幸而夫死。则固当奔赴矣。且其斩衰往吊也。见舅姑乎。不见舅姑乎。既往吊矣。其必见舅姑可知也。既见舅姑矣。其已成妇又可知也。是故女未庙见而死。不迁于祖。不祔于皇姑。示未成妇道也。未成昏而夫死。斩衰往吊。示已有妻道也。圣人制礼。或远之。或近之。岂可执一而论乎。昔延陵季子一剑之细。不因生死易心。况女子以身许人。而忍负之。国家定制。凡未昏守志者。皆旌如例。考之礼经。则有斩衰之服。稽之功令。则有旌表之典。然则子于贞女何讥焉。余既以应问者。因次叙其词而书其后。

### 贞女议 【

王效成

晚时不逮古而有过者。女习以贞闻。君子曰。绵质而劲操。可以激藁生矣。或曰。女子妇行。非义之衷者也。二者执而未有以折也。呜呼。各有处也。事不越情与理。理之至必协情。情之至亦足以胜理。情任人所自至。理务尽情可通。二少之义象诸咸。咸者感也。名一感而中心应之。不必其诚接也。身永绝而志缔。以志殉志。所谓不自欺者耶。然执义之身势弗获。室老衰裳而往。则戚党愕疑。动起少。责毁踵之。尊章娣姒。无介导而情。素帷荧火。顾影子处。惨结谁语。饮涕永宵。方其仓卒习于风尚。率幼齿之径。衷罔审虑。而出此泊伤悴亡。聊则天耶人耶。虽顾复莫为力。又况来者靡恒乖穷。死丧弱植。何恃举邑里所传睹。其不郁幽而戕天者几何。夫已然者。固已有成其美耳。及未事而化焉。是仁者之责也。女未庙见。犹未成妇。室从乎女。岂为悖礼。凡为乡闾所礼信者。推情之穷以协之理而大着之。羈髻谳聆家训。卒会其变罔。致为胜心所激。而蹈过中之节。其所全实多。是天地之心也。不然。贞木之忍冬。

毅羽之死愤。其纯于天之情而然者耶。又何理说之为域哉。

### 贞女说

俞正燮

列女传云。丹阳罗静者。广德罗勤女。为同县朱旷所聘。昏礼未成。勤遇病丧没。邻比断绝。旷触冒经营。寻复病亡。静感其义。遂誓不嫁。有杨祚者。多将人众。自往纳币。静乃逃窜。祚劫其弟妹。静惧为祚所害。乃出见之。曰实感朱旷为妾父而死。是以托身亡者。自誓不贰。辛苦之人。愿君哀而舍之。如其不然。请守之以死。乃舍之。后世女子不再受聘者。谓之贞女。其义实有难安。未同衾而同穴。谓之无害。则又何必亲迎。何必庙见。何必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世又何必有男女之分乎。此盖贤者未思之过。必若罗静者。可云女士矣。可云贞女矣。尝见一诗云。闽风生女半不举。长大期之作烈女。死无端女亦亡。鸩酒在尊绳在梁。女儿贪生奈逼迫。断肠幽怨填胸臆。族人欢笑女人死。请旌藉以传姓氏。三丈华表朝树门。夜闻新鬼求返魂。呜呼。男儿以忠义自责则可耳。妇女贞烈。岂是男子荣耀也。

遵议 旌表贞女按照节妇年限酌量变通疏礼部

同治七年八月十八日。内阁钞出。奉 上谕。御史薛斯来奏请将旌表贞女按照节妇年限酌量变通一折着礼部议奏钦此。钦遵到部。查原奏内称风化之端。守节为重。节义之笃。守贞尤难。守节者。为名分所拘。为恩义所迫。守贞者。并无一面之缘。遽抱百年之恨。即另求匹耦。不得以失节讥之。而乃矢以终身。甘就荼苦。其天性为尤笃。志节为尤坚。查礼部定例。守节之妇。自三十岁以前。守节至五十岁。或年未五十而身故。其守节已及十年者。准其 旌表。未婚贞女。按照年限。与节妇例同。其有在夫家守贞身故。及未符年例而身故者。一体准其 旌表等语。礼部历年题覆贞女 旌表。每按照节妇年限扣算。窃谓守贞与守节不同。守节者迫于情。必及年而后征其节之坚。守贞者严乎性。但过门而已覩其志之笃。守贞在母家者。犹在可字之例。守贞于夫家者。断无再婚之事。定例在夫家守贞身故。有未符年限。一体 旌表之文。而身未故者。可否不拘年限之处。例则而未详。查嘉庆年间。原任公安禄之女。及宗室果齐斯欢之女。均闻夫故。过门守贞。先后奉 旨加恩旌表。毋庸拘常例年限。诚以例所未备。不妨量为变通。拟请 飭下礼部。于未婚夫故过门守贞者。无论满汉。均按照节妇年限酌量变通等语。臣等窃惟夫妇为人伦之始。节义实风化所先。礼经备详婚礼。而自亲迎以后。仪文尤重。知之于妇。恩礼兼隆。是故一与之齐。终身不改。妇道之正也。至未婚之女。礼既未备。恩亦未孚。礼经云。取女有吉日。女死。齐衰而吊。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如之者。亦既葬而除之也。至既除之后。经不言及。盖既不加以三年之服。自不

责以从一之义。又云。女未庙见而死。归葬于女氏之党。示未成妇也。夫女子适人。三月庙见。未经庙见。尚不得谓之成妇。况许嫁而未适者。尤不能以妇道律之。故妇有再适之嫌。而女无改字之讥。所以体人情而厚其别也。然女闻故自矢不嫁者。君子亦悯其志。故臣部则例。以守贞之女。附于节妇之例。亦准请旌。实本礼经之意。权度而出之。非以畸行为高也。至例定旌表年限。贞女身故者。不拘年岁。一体准旌。视节妇已量予变通。若生存者。则无论节妇贞女。必以年满五十为断。诚以艰苦之行。人情所难。激烈之气。阅时易变。守贞之与守节。事稍异而心则同。故必年至五十。而前此冰霜自矢。始见历久而弥坚。后此年齿就衰。可信初志之不改。事征其实。而制协于中。定例已无可复议。又况综核愈严。斯名节愈重。若旌扬之典太宽。转觉坚苦之操不显。且贞女守贞之时。但以行志。非以求名。早予之名。恐有艳其名而强为之。反失性情之正者。亦非所以饬纪维风也。

至嘉庆年间公安禄之女。及宗室果齐斯欢之女。一闻夫故。过门守贞。均奏奉特旨加恩旌表。毋庸拘常例年限。近年来宗室八旗。亦有援案奏准者。均系特恩。本与臣部则例并行不悖。臣等共同商酌。嗣后除宗室满汉为贞女请旌。声明不拘常例年限。援案恳恩者。系出自圣裁。非臣下所敢议拟外。所有臣部题请旌表。无论宗室满汉。拟请仍按例照节妇年限。扣算办理。以符礼经而崇定制。该御史所请变通年限之处。应无庸议。抑臣等更有请者。礼经云。女子许嫁笄。又云。十有五年而笄。盖未笄之先。不得以成人责之。嗣后有过门守贞。奉特旨无庸拘常例年限者。如未及十有五岁之时。即由臣部存记。俟及笄后。再行办理。庶于励节之中。仍寓核实之义。所有臣等遵议缘由。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

### 补昏义说

杨彝珍

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然厥赖君子有以补之。若任其有憾而不为之补。则人将不仅咎天地。试即婚礼言。如男女姿性殊别。不啻霄壤。其门地相悬复如之。若谓早缔盟矣。必欲执而合焉。其能以义命自安者。十不得一二也。在中人则隐忧自慙以至轻捐其生者有之。即不然。居常嗃嗃生衅端。而夫妇之道亦苦矣。夫人情爱其子女。必为计久远。彼见所适之非偶。终将不得其所也。遂不免有悔心而讼作。而为有司者。曰是于律不听离。不如合之。并可种吾德焉。若贫不能备六礼。不惜从而欣助之。乌知强为合。而退即向隅。是驱而纳于危苦死亡之域耳。尚何德之与有。或谓予曰。执子之说以断是狱。似可听其悔。然于古亦有征与。予曰。曾子问不云乎。婚礼既内币有吉日。之父母死。既葬。致命女氏曰。某有丧。不得嗣为兄弟。女氏许诺而不敢嫁。既免丧。女

之父母使人请。不取而后嫁之。若女之父母死亦然。是亦悔之也。则因所配之非人而悔之。奚为不可与。夫先王缘情定礼。其情所不愜者。不强之使从。若执一成之法。而不为酌其通。是大与所恶勿施之旨相乖反。且考之律。其男女未成婚有犯奸盗者。听其别嫁娶。彼其悔之也。必据是为词。谓其初因过信媒妁之言耳。徐而察之。始觉其不才。恐终不流为奸盗不止。故不如早为绝之。乃无异日之悔也。是宜勿拘于成法以成其美。庶有以见曲成万物之仁哉。或曰。世有憎之贫而悔者。讯其女。如能自安于义命。自宜判而合之。若不然。则亦可执子之说以处之与。予曰。责出其赀以资别娶。且婉以喻曰。彼恃其门阀高多金。又习于骄蹇。将奴隶视若。若何以成丈夫哉。不如捐弃之。苟自奋必不长贫。世固多粲者。奚必彼之是娶。于此则各愜所愿焉。必两德之矣。吾因执一之儒。不欲弥天地之憾。故作是说以晓之。

### 嫁议

周济

古人之于夫妇。各致其情。而未尝有所强也。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所以立其经。媒氏掌男女之判合。奔者不禁。所以御其变。非然。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多矣。情者。性之所发也。欲者。情之所流也。上士复性。其次用情。其下徇欲。欲不逐境者。情之几于复性者也。下此鲜不移。移则情变。变则亲渐疏。真渐伪。惟其地之相逼也。内疏而外伪。尤不可以一朝居。而又顾惜名分。含忍而包容之。彼此互忍。而互有所不平。于是不测之机伏于肘腋之闲。而其危不可以终日。且夫中智以下。未有不有所待乎外者也。所恃待乎外。则方其自恃也。而固已不足恃矣。境过而不居。欲除而不偿。情匿而弗宣。性其殆哉。愚以为宜广妻不唱随之条。设夫绝恩义离异之律。以平其情而弭其变。曷旌乎节。赏人情之所难也。难在所赏。则不能为其难者在所恕。恕则不宜示之罚。妾不受夫封。为其奔不备礼也。而未尝绝其封于子。惟再醮则绝之。曾妾之不若。是以素封以上。莫不丑而强制之。是节可以伪为也。甚有虑其不终。断父母翁姑之恩。而抑偪自戕者。非所以矜恤寡弱也。愚以再醮之妇。宜同妾例。绝其封于夫。而不绝其封于子。俾父母翁姑无所丑而强制焉。所全者必多矣。苦节之贞。仰事俯育。积数十年。殉夫之烈。俄顷而决。诚若有所不同。戒轻生者。因有旌节不旌烈之说。然每观易姓之际。有识以上。冥嘿捐躯。于事未有济也。异代哲王。犹将表扬之。以激厉风俗。至于烈妇则曰。尔曷不为其难。曷为轻生而徇名。是褒自经沟渎之谅于学士大夫。而责托孤寄命之全才于匹妇也。一何其不思之甚也。愚以为殉夫之烈。凡在丧服以内。及服甫除者。咸宜旌异。于义为宏。先王之教至宽也。宽故多所就而少所越。拘儒浅识。索求瑕疵。刻深之论。务为申韩所不能加。于是驱天下而为伪。伪之既成于教



。固无所越也。而其流极。将激而生殊异之变。可不惧哉。可不慎哉。

### 寡妇改适义

王绅

昔者圣王恐民行之不谨也。为之制礼。又恐礼之有所不行也。为之立刑。出于礼之外。即入于刑之中。故曰礼以一民。刑以辅礼。其大较矣。乃有出于礼之中。而不入于刑之内。则权其时势。通以人情。帝王不之禁也。昏义曰。妻也者。齐也。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此礼也义也。贞一之道然也。然而人类之不齐也。情势之匪一也。天下不能无孤贫之人。则天下亦遂不能无不再适人之妇。圣人缘人情而通之。为之立制。于同居继父有服焉。不同居继父有服焉。继父而有服。矧其为出嫁之母。此亦亡于礼者之礼矣。三代以上。不可得而知。在于春秋。贵者不免。故公叔室有再醮之妇。狄仪家无贞一之母。穆姜出姒于管人。子叔夺妹于施氏。郑归堵妻。楚收息女。甚之蔡嫁荡舟之姬。秦纳捧匱之息。无有限制。习为风俗。有自来矣。故圣门大贤。亦且于同母异父之昆弟。有大功齐衰之疑焉。夫女之于夫。犹男之于主也。节义不能责之人人。贞一岂能求之泛泛。礼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情不能已者。圣人弗之禁。于是为之礼制。使之判合。而踰垣相奔之事可无。不然。束缚驰骤。急则败矣。荡检踰闲。所时有也。迨至秦皇。始为厉禁。曰有子而嫁。倍死不贞。又曰妻为逃嫁。子不得母。未始非坊民正俗之意。而自汉以后。此礼亦未之能行。失节之妇。礼门巨室。往往有之。汉世宗以田蚡为舅。魏太祖以何晏为子。薄后正位东宫。甄氏母仪天下。范文正由朱复范。杨东里以母冒罗。至制为典。予之推恩。明此处无讳也。程子发明大义。以继父为父之仇。且曰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大哉言乎。于从一之义。毫无遗憾。然而不能责之于愚夫愚妇。与古圣制礼通人情而曲全之者略有不符。此经权之道所由辨也。然非圣人不能制礼。非大贤不能守义。合之而其理益明。后世贤者。宜持程子之道。中人以下。自可守古圣之礼。而世道人心于是乎正。

### 昏问

钱仪吉

道光十一年。山东两县令约为婚。已为前后政争官谷。父戕女父死焉。女不忍事仇。自缢死。诏旌其孝。或谓女不死。当离婚。敢问。曰是生民之至穷。而王政所加闵也。夫亲之复。不反戈。海外之避。官为和难。春秋子沈子曰。臣不讨贼。非臣也。子不复。非子也。今以嬛嬛孤女。衔痛立庭。乃使纚笄而朝。执笄而祝。忘亲事。生理尽矣。又告期请吉。必称先人。此既辞穷。于何成礼。或谓昏义壹与之齐终身不改。又谓妇人内夫家外父母家。又以先儒谓夫有恶行妻不得去者。地无去天之义也。是女也。虽为终身之

哀。亦将无所逃命。不知女子无专制之行。有三从之道。当其未嫁。不制于夫。故丧服之制。在室为父齐衰三年。未嫁夫死。既葬除服。本无三年之恩。非有贰斩之嫌也。春秋女在其国称女。在涂称妇。若然。终身不改。施诸同牢也。外其本亲。责之成妇也。若乃妻之事夫。犹子事父。臣事君也。彼所天之失德。必规谏之是资。诚怙过而弗从。虽号泣而难绝。抑所谓至亲无去志在感动者与。故赵阿自殒。情疑于过中。庞娥剽仇。世称其纯孝。是则夫恶之与亲。权其轻重。又非等伦已。案离婚之条。前史多有。昔在曹魏。犯大逆者。诛及已出之女。夫党见刑。又有随姓之戮。时则有特听离婚因而贷命者。夫叛家告绝。系于其君。家告离。系于其父。平时则资敬是同。临难岂在心或异。白虎通义嫁娶篇曰。悖逆人伦。杀妻父母。废绝纲纪。乱之大者也。义绝乃得去也。唐律户婚章云。诸凡义绝者离之。又云。诸违律为婚。当条称离之正之者。虽会赦犹离之正之。义绝者。长孙无忌等注。谓若夫妻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姑姊妹。自相杀虽会赦。皆为义绝。然则断罪之文。罪有当赦。恩义之绝。绝不复还也。且寻汉议唐律之文。皆关诸已嫁。况某令女犹在室。不戴天。若不离昏。曷由教孝。窃谓某令之女。以死成名。无评议。后有此比。有司治狱。宜请离婚。

### 昏问 【

林伯桐

谨案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二姓不好。则不合矣。父相攸而归之。妇人谓嫁曰归。内夫家。外父母家。承父志耳。若乃亲俸刃于其父之腹。而与其子偕老事仇为翁。世安有是人乎。春秋公羊传曰。礼仇不交婚。谷梁传曰。仇之人。非所以接婚也。夫鲁仇齐。而使主王姬归齐之礼。犹见恶于春秋。况可事仇乎。谷梁又曰。不使齐侯得与吾为礼也。仇国不可与吾为礼。仇家顾可与吾为婚乎。其当离婚。似无疑义谨对。或曰。许婚。父命也。一与之齐。终身不改。父志也。父生而命之。于父死而背之乎。曰。礼有常有变。父命适人。终身不改。常也。先婚后。非父所逆料。则变也。推父之志。必不许事仇。推女之心。且不共戴天。传曰。不若于天者。天绝之也。不若于人者。人绝之也。婚而相杀。不顺已甚。不绝何为。或曰。礼妇人不贰斩。故为夫斩衰。而为父期。夫则重矣。又可离乎。曰。女子在家从父。既嫁而后从夫。故在室之女。为父三年。亲迎而女之父母死。则女反。女未庙见而死。则归葬于女氏之党。示未成妇也。为处子者。安得以既嫁例乎。或曰。戕女父者。父耳。非婿也。曷不念此乎。曰。文姜于鲁桓。与闻乎弑耳。非手刃之也。而公羊有曰。念母者所善也。则曷为于其念母贬。不与其念母也。母与闻乎弑。不许其子念。仇与成乎戕。独可使未成妇者念乎。或曰。昏礼者。千古公义也。不事仇者。私恩也

。无私恩非孝。无公义非忠。君子不以私害公。有在上者主之其可。曰。鲁主王姬之昏。周王命之。而公羊所云以我主书者。其意在恶周。然则有命之者犹未可。公义不谓是也。或曰。臣子重受命。父死矣。其离婚安所受乎。曰。鲁庄公娶于齐。夫人姜氏入。谷梁传曰。入者。内弗受也。何用不受也。娶仇人子弟。以荐舍于前。其义不可受也。又况以先人遗体。嫁仇人子弟。其何以辞于宗庙乎。以此义通之。其受命有在矣。或曰。然则雍纠之妻。庆舍之女。当离乎。当死乎。曰。彼皆为人妇也。宜有补救之道焉。善其道而两全。上也。不得则死之。无待归矣。女则知有父而已。仇非所愿见也。是不同。或曰。女不死。犹可改适乎。曰。婚未离。则也。婚既离。则仇耳。虽改适。疑无嫌焉。倘痛其父之非命。而怨此生之不辰。不事仇亦不它适。缟素以终身。君子必深悼之。以为无恶于志也。

## 卷七十 礼政十丧礼

### 读丧服小记

程德赉

丧服之制。不明于天下久矣。古之圣人。制礼以治天下。决其轻重。权其亲疏。衡其经变。明其尊卑。使情不越乎理。恩不揜乎义。人人能行之。人人能安之而后已。是故古人之行丧礼也。循乎理而致其情。后世之行丧礼者。则以饰耳目之观听矣。盖惟丧服之制。不明于心。而后有灭理纵欲之为。然则制礼所以导人之善。制刑所以遏人之恶。为人者一日不思立于礼。则一日入于刑矣。一日不思远于刑。则已一日背于礼矣。可不惧哉。可不惧哉。

### 读杂记

程德赉

呜呼。居丧者不可一日不读杂记也。而凡为人子者。皆宜致思焉。杂记记衣服之制。麻丝免髻之节。大略与他篇同。然其言人子。不容不哀其父母之情。不能不思其父母之意。虽历千百世更千百人而不变。可谓善形容者矣。读杂记之文。而有不兴起其孝弟之心者乎。夫亲在而不能顺亲之欢心。逮亲没而始悔焉。其亦晚矣。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妻子备而孝衰焉。欲还其固有之良。而生其心之所不容已。读礼之功。曷可少哉。

### 读丧大记

程德赉

吾读丧服小记而知亲有异情。尊卑有定制。读杂记而知人子之厚于父母。而不容已者。出于天性之自然。而非矫饰之为。及读丧大记而益知居丧之不可不慎也。于小敛大敛之时。哭踊之节。言之甚详。盖自是而父母之面终不可见已。

乌能无伤痛于心乎。而又详论食肉饮酒之文。盖居丧则皆有哀死之情。而可以酒肉为旨耶。夫居丧而食肉饮酒者。乃其变也。古人居丧而无疾病。无他事。皆不食肉饮酒也。呜呼。后世之人之居丧。而灭理越制者多矣。居丧而食肉饮酒其常也。岂古今人有异性耶。

### 读闲传

程德赉

诸丧记之文。此篇最为切近易晓。学者弗可略而弗读也。其言哀之发于容体声音言语饮食居处衣服六条。盖明示人以处哀之法。然恐人之混于施也。则情反以礼而掩矣。故于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五等之间。分别详说之。使好礼之人行礼之事有所依据。而不为世俗之礼所夺。德赉最喜读礼经。而于诸丧记之文尤爱之。以为圣人制作精妙萃乎是。故于诸丧记皆为之说。以质正于天下有道君子焉。

### 礼服会通说序

吴嘉宾

权所以知轻重。度所以知长短。先王之道。犹权度也。传曰。多而刑五。丧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后世治丧服者多矣。未有能观其会通者。夫先王之制。固有时而易。人道则无易。丧服者。人道也。亲贵贱长幼男女之别。自古及今。未之有改也。不观其会通。则安知先王之所以为权度者。苟观其会通以行之。则先王之道。至于今日。虽欲稍为损益。其于吾之心。将必有惘然不安者矣。窃尝通观仪礼丧服经文。以经所见者。推其所不见者。为之绎其辞义。图其等衰。次其先后之序。知古之策。非苟焉而已。故不敢广求之历代儒者之论。而切求之众人之情。比而合之。若见其辟踊馈奠。相与立而旅行者。然后知先王之道。与人心同。盖人穷则反其本。故哀死之情。虽其怨家仇人。未有不为之蹙頞失声者。先王因而齐之。以见人心自然之厚薄。自三年以至一时。皆其义之相与系属。有不可得而解者。自入门而哭。以至于送葬虞祔而退。则与死者有一面之识。皆必有其自致者焉。以是知人之与人。未有不相为不忍者矣。其近而相夺而相忘者。至其哀死。有不知其然而然矣。非薄无以明厚。非厚无以明至厚。薄者然。其厚者乎。故行道为之霑涕。而为亲亲者何如也。众厚者然。其至厚者乎。故分亲为之变服易处。而至亲何如也。夫三年之丧。必使之合众。合众必使之辨位。丧之有期。足以容辨位焉尔。人莫不相爱。爱之本生于同居。同居有时而穷。则亲亲由是杀。爱以敬而后久。敬亦足以胜爱。敬之义成于宗庙。宗庙世及。以辨贵贱。则尊贤由是等。古之教民者。莫大于丧祭。人道所以为权度。靡不在此。录既卒。命之曰礼服会通说。而书斯言以为之序。

## 答人问读礼书

邓瑶

昨得足下书。言子弟质钝。诸经无庸全读。如礼记曾子问丧服小记丧服大记杂记奔丧服问诸篇。均可从删。既无关科举之学。且亲在不宜讲诵丧礼。噫。斯言谬矣。礼经四十九篇。凡专言丧礼。与兼言丧礼。实居其半。古人以是礼繁重。故详着于经。非平日从师讲习。临时鲜有能合于礼者。乃谓亲在不宜讲肄及之乎。且亲在究心丧礼。非特异日当大事。不至有背古经也。昔者曾子每读丧礼。泣下沾襟。尝以一夕五起。视衣之厚薄。枕之高下。然则读丧礼。于居丧之时。第能使慎终之典无少阙。而肄丧礼于亲存之日。尤能使仁孝之心有所激也。今试取问丧三年问诸篇读之。有不声泪俱下。而益笃其爱慕之心。尽其事养之礼者乎。盖不必大孝如曾子。始愫然泣下沾襟也。曩阎百诗征君与陆翼王书云。子张没于夫子后。而檀弓载子张死。曾子有母之丧。齐衰而往哭之。是曾子问一篇。皆亲在时以丧礼质于夫子者也。夫曾子于亲在时。不嫌以丧礼为问。夫子亦不以问丧礼为非。然则世人奚为出此庸妄之论邪。凡为是言者。实以丧礼诸篇。无关科举之学。特借亲在不宜读。以文其说耳。于是村塾之师。一倡百和。匪特子弟质钝者不令读。即颖秀者亦使终身不知丧礼之书为何语。误人子弟。顾不浅欤。师之于弟子也。察其资质中下。艰于记诵。但宜宽以岁月。无相促迫。与其日取腐恶不堪之时艺。责之熟诵。曷若使之毕诵六经之文。以厚其根柢。增其学识。其为成就。孰得孰失。为父兄师长者。当自知之。足下为人师。宜以远者大者造就人材。慎毋为世俗苟且之学。贻误子弟。狂瞽之论。恃足下之能谅我。故敢献其区区。不罪不宣。

### 士庶丧礼遵制正俗议

李德騫

大清通礼云。品官丧。初祭大祭。一品官羊五。二品官羊四。三品四品官均羊三。五品六品官均羊二。是品官丧祭。祇用羊。犹不敢兼用豕。而邑俗成服。用羊豕二牲。此僭而违礼者也。通礼云。成服后。亲宾各以其服吊。具酒果香烛。厚则加财货。而邑俗亲宾之吊。用紬段为挽帐。此奢而违礼者也。若未成嫁娶之生亲家。是无服之亲。不宜讣不宜吊者。而邑俗丧主必讣生亲。生亲吊仪必重。尤奢而违礼者也。邑俗。已成嫁娶。谓之熟亲。庆吊恒相往来。若未成嫁娶。谓之生亲。则喜不相庆。而丧反相讣相吊。已不合乎情矣。通礼明言各以其服吊。生亲无服而吊。又大违乎礼矣。况邑多襁褓结亲。亲家祖父母丧父母丧及夫妻丧。皆讣皆吊。有累讣累吊之后。或男亡则女另许人。或女没则男另择配。不得复称亲家矣。是前讣吊。悉付于虚。通礼云。择宗亲善书者一人题主。而邑俗必延官绅点主。俗写主字无点。待官绅加之。前儒已辨其缪。

张筵宴客。族戚咸吉服如庆贺。此奢而违礼者也。通礼云。凡丧三年者。百日薙发。而邑俗三年丧者。四十九日薙发。即除丧服。是违礼且忍心也。通礼云。丧遏音乐。大清律十恶条。七曰不孝。居父母丧作乐。而邑俗丧事用鼓吹。以哀为乐。是违礼且重罪也。请自今凡民有丧。礼律可核。祭止一牲。或用羊。或用豕。挽毋用帛。薙发限期。音乐尽革。乃如题主必宗亲是择。且夫丧礼之不讲。民德所由薄也。尝见人家有神龛而无神主者矣。推寻其故。则以为力不能延官绅也。力不能燕族戚也。夫宗亲题主。贫亦优为。顾何以拘于俗见。致令先人之神无所妥。而蔑于礼甚邪。若夫丰裕之家。以官绅点主为荣。以鼓吹燕会为庆。以紬段挽帐为光。而初祭大祭虞祭祔祭祥祭禫祭之礼。曾未一行焉。岂知所谓费金钱竭人力以行之者。究越于礼邪。凡此者。皆积习相沿。而未见通礼士庶丧礼之故耳。为民上者。诚援定制以正之。出示以晓之。有不爽然失废然返者乎。虽然。犹不能无捍格于其间者。邑有阻丧恶俗。或人父母没。则族属生事。或妇人没。则外戚生事。挟嫌挟势。刁难多端。不用音乐弗已。不用羊豕弗已。不张筵宴弗已。不多给白衣弗已。通礼云。亲宾各以其服吊。是自具其服而来。非待丧家给服也。况无服之宾。奚必给服邪。若丧家贫。力何能给邪。稍未遂意。辄肆阻挠。不许大敛。不许发引。致令恒产之家。因是糜费而破产。讲礼之士。因是支吾而失礼。尤宜禁此恶俗。严戒重惩。庶几礼教得以通行也。然则丧礼之讲明。回狂澜于既倒。溥孝治于无涯。岂非大有益于世道人心哉。

### 丧礼正俗

潘德輿

#### 病濒死始移正寝遽易新衣

礼。疾病。寝东首于北牖下。废。君夫人卒于路寝。大夫世妇卒于适寝。内子未命。则死于下室。迁尸于寝。士之妻皆死于寝。古人死必以正之义。诚章章也。然绝无迁病者之言。而止言迁尸者。明乎病者即病于所居之寝。故废而寝东首于北牖下者。时一室中之小为异。无大劳苦也。何也。君夫人病。其无不在路寝可知。大夫世妇内子士之妻病。其无不在适寝适室可知。至于病革弥留之际。属纊俟绝气矣。而乃摇动而震撼之。以迁于此。则殊非古人之意也。故礼非致斋非疾也。不昼夜居于内。注谓正寝之中。士丧礼士处适寝。注曰。不疾在燕寝。将有疾则在适室。然则疾不笃而已在正寝明矣。春秋僖三十三年传。公薨于小寝。即安也。讥病者之即安。非讥其臣子也愈可知。病不在正寝之非礼。而非待濒死之猝移之明矣。或曰。居不必于正寝。而病皆于正寝。一难也。病未至于濒死。而必于正寝。则有死之嫌。二难也。奈何。曰。子仍三代后之薄俗。而非古人之礼意也。古人生不当居正寝者。死则下室矣。其居其病一

地也。何难哉。若平居偶不在此。而病则居乎此。此复其平居之常耳。又何嫌焉。其嫌焉者。是平居久废礼也。尚何足责哉。且子以守礼为难。而以濒死之猝移为便。子亦未思濒死而猝移者之害耳。其害岂忍言哉。人之必死。天也。其濒于死而必死而犹不遽死。亦天也。今以煌煌终于正寝之义。不能于病未笃而止其所矣。死而迁焉亦可也。而乃使其呼吸不属之时。听人之叫呼而迫促之。如鬼搏。如狼虎噬。其心之痛楚。不能言也云尔。其因是而促其气息。摇其藏府。制其手足。而早毙于数时之先者。则非其天之正命也。人也。是即不移而亦死。而夺其一息。则皆人杀之。而非其自死。罪恶何如也。且人之小有痛楚不至死者。尚将憚人之震惊。而憎人之目舌语。其濒死者。痛楚必百此矣。不待言矣。乃于亲之小有痛楚者。或寒噤不忍触。而于其将死则横逞焉。此何心哉。且礼设檀第有枕。迁尸于堂。则死即死于寝之室。未闻死于寝之堂也。今有病者已居正寝。而人必曰自室之堂而后死。是必欲致之死而已矣。又何心哉。至于移病者于寝既毕矣。又有促易新衣之一大祸焉。礼。始死。迁尸于。幠用敛衾。去死衣。御者入浴。据此。可知死必浴。浴乃去死衣耳。礼。疾病。彻衣。加新衣。加之云尔。非易也。彻其云尔。非易也。夫衣之不可易。古人固非徒为浴计。亦实以濒死之人。心气将绝。不耐动摇也。今之濒死者。幸而不死于移寝矣。至易衣之烦。又十倍于移寝。而复之单之。而横之而缩之。使断不能顺正命而死而后快。此又何心哉。嗟夫。人之为此者。固不知礼矣。然其心非真不可解也。盖其移正寝也。所以畏人讥。其易新衣也。所以畏鬼祸。乡巫村妪之言。以为死而不得衣。则鬼将裸裎矣。死而不得新衣。则鬼将蓝缕矣。安得不畏而听之也。即其畏人讥者。犹非诛心之辞也。彼直以病者死于。而是也将不可复登。死于室。而是室也将不可入。阳顺乎人情。而阴实憎乎鬼祸。故所设死者之。皆其麤陋不可御之物。有名而非者也。呜呼。送死大事也。古人以仁孝之心行之。今人以村巫乡妪辟邪畏鬼之法行之。夫以今人之昏。诚不能使其不惑于鬼神。而必欲致濒死而未死者于死。此则俗之大可痛恶者也。为人父母舅姑兄弟夫妇子女者。欲死者之复生。而生者未死。转仓猝烦乱。不能自胜其乡巫村妪之见。至任人指挥。而使所亲无正命之死。而犹摇手闭目曰。俗也。奈何。则皆其不仁之心夙成。由不仁故不智。由不智故不勇耳。学者苟知古人病于寝而无迁于寝之文。古人死后袭以衣而无易衣而后死之文。则思过半矣。其废寝北牖沐浴诸礼。虽不必遵古亦可耳。若此残暴不可忍者。予不得不首诛而详言之。力断乎此。而后送死之俗习。可次第革也。

#### 敛衣用纁

礼。陈衣于房。綉纹横三缩一。缁衾里无紃。祭服次。散衣次。凡十有九称。陈衣继之。不必尽用。袍必有表不禪。衣必有裳。谓之一称。布席于户内。下

笄上簪。商祝布绞衾散衣祭服。美者在中。士举迁尸。此小敛之衣也。无所为纻也。礼。陈衣于房。绞衾衾二。君禭祭服散衣遮禭。凡三十称。不必尽用。商祝布绞衾衣。美者在外。士举迁尸。此大敛之衣也。亦无所为纻也。夫纻之害于尸也。温而易变。而于盛暑。则尤不利。其下或盘冰。而上则纻。爰之乎。毒之乎。且今人皆易于未死之时。虽盛暑亦不改。是其烦懣郁蒸者。不必暑。暑不必遽死。而亦足以遽死之也。不尤毒也耶。或曰。古人小敛之衣十九称。大敛之衣三十称。是其稠迭温燠将过于纻。而子必责今人之纻何也。曰。古者所以备物而尽饰也。孝子之盛心也。今无古人之物。而徒足以温尸而速其变。何取哉。且古者衣颠倒布之。其数虽多。而不过温。今也纻不止一衣。其数虽少。而温特甚。故古也智而今则愚也。或曰。殡之用石灰也。愈温之而易变矣。亦可去邪。曰。吾之惧速变者。于敛之先。非殡之后也。见不见之分。忍不忍寄焉矣。且今之人有殡而已。未见其为小敛也。大敛也。何也。古有小敛。有大敛。有殡。殡始入棺也。今则易衣于生。死则即绞以入棺耳。安所为小敛。况大敛哉。弃古人之礼。而率以从事。故速其变亦非所计也。然而棺不速成。尸不遽敛。而因以致变而不忍见闻者多矣。不大可痛哉。延陵季子之葬其子也。其敛以时服。孔子曰。延陵季子之于礼也。其合矣乎。生今之世。如古制之备物不能也。从其权者。延陵季子可法矣。冬之裘。夏之葛。随时而具。事死如事生。通乎幽明而一之者。盖未卒哭而以鬼神待之。不可也。若裘葛或以为不利于尸。则衣之有表里。亦可也。然岂如俗所云衣裘而死不利于轮回也哉。且吾更怪夫死者之必用纻。而新婚者之大寒盛暑亦用纻也。亦用纻而或致嫁娶者之疾。疾而或遂不可为也。以无理之俗。人惧无理之祸福。不知礼其细事耳。而实以酿死生之祸于无穷。有志者宜何从乎。

### 成服太速

礼。始死。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疏曰。养疾者。服朝服。始死则易而服深衣。夫其不遽易深衣。所以答宾客之来问。亦所以重送死也。礼。惟哭先复。复而后行死事。疏曰。复而犹望生。夫孝子之不遽死其亲。如此之缓也。礼。死三日而后敛者。何也。曰。孝子亲死。悲哀志懣。故匍匐而哭之。若可复生然。安可得夺而敛之也。故曰三日而后敛者。以俟其生也。夫犹俟其生。则服不可得易也。礼。卒敛。主人括发袒。众主人免于房。妇人髻于房。注曰。将初丧服也。夫始死。将斩衰者笄纚。将齐衰者素冠。妇人将斩衰者去笄而纚。将齐衰者骨笄而纚。至此乃括发袒而或免或髻也。不遽变也。礼。三日成服。绞垂。冠六升。外纆。纓条属。厌。衰三升。屨外纳。杖下本。竹桐一也。夫三日则殡矣。生事毕。死事兴矣。故至此乃成服也。今人之始死不复。小敛不必至三日。权时而行古制。诚未足以折之也。然而病者方展转于。一息不绝。



则犹吾未死之亲也。而衰屨麻经。累累告备。衰将服之不暇。而屨将纳之不暇也者。于是死者目未瞑。而衰经已在身。菅屨已在足。亦有之矣。岂不急遽残忍之甚哉。故成服之速也。初视之似于义无患者。而不知此速死其亲之心之不仁。其事事苟且而不能必诚必信者。皆以此阶之。则古人之节次渐变。真合乎天理人情之至也。且古人于其服之也。如不得已。故其除之也。亦如不得已。今也欲服则遽服。欲除则遽除。以衰麻为传舍而已。若无与焉。亦大可恶矣。为今人计。虽不必成服于既殓。然而节次渐变之也必有道。若曰亲死而不遽衰麻乎。此不识古人送死之义。而以衰麻为事亲之一物矣。不亦谬哉。

### 丧用鼓吹

礼。昏礼不用乐。幽阴之义也。乐。阳气也。夫昏。嘉礼也。而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今昏礼之用乐。已干忘亲之罪。况俨然在衰经之中而用乐。是大悖乱之道也。礼。妻有丧。不举乐于其侧。大功将至。辟琴瑟。是人之有丧者。在室且为之彻乐。况已有丧也。将以娱宾乎。礼是日哭则不歌。而何为其娱之也。将以侑奠乎。礼奠。丈夫踊。妇人踊。兄弟哭。歌哭不同声也。夫今之人以乐怙忧。其常也。故虽创巨痛深。而忍亦乐之。若夫平居琴瑟之静。钟鼓之和。茫然不知之也。于亲死而乃渊渊然乐矣。是遵何说哉。夫丧之给鼓吹若干人也。汉魏以后之陋制也。然亦君恩之所以荣其葬。以华道路。如画翬璧翬物耳。是又必有勋阶而膺武功者。为铙吹之遗焉。今也不贵。不武功。不至葬。死则鼓吹入门。有不从者。即惧人訾其吝。乐其亲之死。而博一不吝之名。有人心邪否邪。且今日士之祭者。吾鲜见其用乐。而丧则用之。颠瞽悖乱亦甚矣。凡一切薄乎其亲者皆由此出。盖世无哀乐相反而可以为人者。此大较也。不可不察也。

### 回煞避煞

礼。朝夕哭。不避子卯。注。凶事不避。吉事阙焉。夫凶事而犹避凶。古人所不取也。且礼朝奠日出。夕奠逮日。大夫朔望奠。士朔奠。盖朔有特豚鱼腊三鼎。朝夕有醴酒脯醢。皆未葬之前。事死如事生。不可一日离者也。今也拘忌于阴阳干支之小说。而倾家出避。岂理也哉。夫丧煞之始。始于唐太常博士李才也。然其言曰。如巳日死者雌煞。四十七日回煞。十三十四岁女子。雄煞出南方第三家。煞白色男子。或姓郑潘孙陈。至二十日及二十九日两次回丧家。此与今法绝不类。盖沿袭于俗人之意。故迁就不同。即此参之。亦断其不足据矣。且如夷坚志西樵野志所载。或二足在灰。或状如猿据案啖牲。此又别有凶物。与今人所传丧煞为鸡者各不同。则愈知其支离曼衍。任情而造妄也。夫亲之死也。方哀痛其不可复见。即以魂魄之果聚而归也。亦当洁齐以迓之。而转视为凶邪。避恐不速。虽不往他所。而亦延僧道喧金鼓以峻却之。亦不仁甚矣。

。且避者持此斩齐之服。而妄入人之室乎。脱有水火不测之大患。亲之骸可安恃无恐乎。吾见倾家而出者。镫火不谨。盗贼窃伺。遗祸无穷。比比而是也。然即邻舍欢迎。阖庐无恙。而莹然一棺。寂如佛寺。忍哉子也。置亲于何地。昔陈东山云。安有执亲之丧。欲全身远害。而扃灵柩于空室中者。又岂有为父母而害其子者。乃独卧苦块中。帖然无事。此可知阴阳小说之妄。虽仁孝一念之诚亦能破之。当此而惧不能胜者。皆仁孝之不诚耳。是可掩哉。

### 僧道超荐送葬

礼。仁人事亲如事天。事天如事亲。孝子之尊其亲也至矣。亲即天而已矣。又何超荐之有哉。超荐之说出。而以贤人君子之慈谅拯溺尊僧道。以至愚不肖之沈沦污秽鄙其亲。不仁不智。先儒论之详矣。独怪夫今之为之者。阳为超荐之事。而诘以天堂地狱之妄诞。彼则亦曰。吾岂不知之。知之而犹为之者。特阴以塞涂人之耳目。而鸣其不吝财用于死者已矣。呜呼。知其妄诞。而以吾亲之名氏。叫呼于异端之口角而不怪。一不仁也。知其妄诞。而以吾亲之英爽。乞怜于异端之邪鬼而不耻。二不仁也。知其妄诞。而以金鼓之器。惊吾亲之魂魄而安之。三不仁也。知其妄诞。而以膜拜之奇丑。屈吾亲之遗体而忍之。四不仁也。知其妄诞。而贱之等于俳优。止以明吾轻财于吾亲。五不仁也。知其妄诞。而隆之比于礼乐。止以掩饰俗目。而又绝无与于吾亲。六不仁也。具此六不仁之心。较之以超荐为实可征信而为之者。其罪加十等。然则不知而为之。知而为之。均无逃乎君子之诛。而僧道之不可为。亦大彰明矣。夫斋醮之事。盛于元魏梁陈。其无益较可睹。而沿之千百年不变者。礼亡故也。虞祔练祥禫庙祧坛墀之祭。一概废绝。而后浮屠道士之邪鬼神。皆得乘闲而持其敝。孔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孟子曰。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有志于古者。不必以口舌胜也。笃于礼而已矣。不然。超荐即不行。而天堂地狱轮回报应诸邪说。久沁心腑。可得而猝拔哉。不可得而猝拔。而内则妇人女子之交诤。外则亲戚朋友之窃议。乌可胜也。且僧道之感人。不自超荐始。平日于释迦观音之慈悲。道陵洞宾之灵异。几欲侔于圣人。而不敢致一语之谤。其不为超荐者。特以世皆卑俗之僧道。无戒行彰明奇术耀者耳。脱真有明释迦观音道陵洞宾之法者。将泥首求一见而如不可得。而尚不其超荐也哉。至于超荐以之。送葬以之。甚至非凶事而延寿度。一切无不以之。立坛墀。施田舍。印经忏。纷纷如归市。而僧道者。遂夏屋腴田。美衣安坐。居然为四民之表率矣。岂不殆哉。诚有特立之士。断然明超荐之无功。而且有大罪。而一家不为。并其婚友亦化之。而婚友不为。则一乡皆不与僧道以财也。不与僧道以财。则一乡之僧道。将自苦所为。而为之者必渐少而渐绝。由一家而一乡。由一乡而一国。无形之裁汰。功亦伟矣。然则有政柄者欲汰僧道也。必先

自禁超荐始。禁超荐。则施舍之涂绝。而禁薙度不难矣。是非其明白可验者哉。

### 丧七七而卒哭

礼。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卒哭者。非不哭也。前此哭无时。至既葬而虞。则朝夕哭。而不哭无时矣。故曰卒哭。卒哭者。祭名耳。今也葬毕而不虞。且无论葬不葬。皆定为七七之祭。故七七毕而殡宫无祭矣。是居然古之卒哭也。居然古之卒哭。似于义无伤也者。然而古之卒哭也。既葬也。礼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丧祭。明日祔于祖父。今或未葬而居然卒哭。是吉祭之神事未兴。而丧祭之人事已毕也。斩死者之血食。忘生者之极哀。悖理害教。孰踰于此。且礼报葬者报虞。三月而后卒哭。报读为赴。疾也。此言疾葬疾虞。而犹不卒哭以杀哀。乌有一逮四十九日之期。而然彻殡宫之祭。且爪翦沐浴。易衰为衣。居然平素也哉。夫七七之名义何昉乎。以是为古礼七虞之遗乎。礼三虞。大夫五。诸侯七。

### 既葬脱衰

礼。斩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去麻服葛。葛带二重。此特言三升之未成布。非六升之布不得为衰也。去麻服葛。带变耳。非衣不麻也。礼。练。练衣黄里繖缘。此至小祥练祭毕。乃小变于内。而外之衰如故也。礼。大夫士既卒哭。弁经带。金革之事无辟。此言有大变。服吊服以从金革权礼。然而要经犹不除也。若既葬而除丧则有之。鲁庄公之丧。既葬而经。不入库门是。然是时子般弑。庆父乱。闵公幼。不敢居丧。葬已。吉服以正君臣之位。愈非常礼也。若反哭改免而冠则有之。因远葬故。而即郊则亦免也。从无以衰麻葬。以衣冠反者。乃今之人。则肆然行之。坟土未掩。男子妇人。纷纷脱衰。视如敝屣。自是至终丧。皆不服衰。其异于不丧者。止不帛耳。是非除丧而居然除丧也。非短丧而居然短丧也。夫诸侯之臣为天子。公子为其母为其妻。既葬则除之。此除丧耳。未有不除丧而除衰者。士惟公门脱齐衰。比家门于公门邪。此无他。皆死其亲之心之已甚。而势利好谀之人。又皆欲迁凶事为吉事耳。故愈变而愈悖。任意而行者。背先王之制。违国家之令。所谓斩衰三年者非三年。齐衰期年者非期年。所谓功布九月五月者非九月五月也。何其无忌惮之甚也。且衰既脱。故饮酒听乐食肉御内。可以无所不为。而人亦莫之怪也。岂小节也哉。

### 反哭而贺

古礼散失。可吊也而贺之多矣。恶均未至乎此也。恶至乎此。吾亦不必引礼以折之矣。然礼文具恻怛而详至。不可不为之读也。礼。主人反哭。吊者升自西

阶。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反哭之吊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于是为甚。入门而弗见也。上堂又弗见也。入室又弗见也。亡矣丧矣。不可见已矣。故哭泣辟踊。尽哀而止矣。心悵焉怆焉惚焉恹焉。心绝志悲而已矣。祭之宗庙。以鬼享之。徼幸复反也。成圻不敢入处室。居于倚庐。哀亲之在外也。寝苫枕块。哀亲之在土也。今也送葬甫归。置火于门。辟除不祥。贺者唱和。声达堂室。于亲而凶秽之。于人之亲而又凶秽之。伤哉俗也。吾不忍责之矣。

### 忌日宴会治事

礼。君子有终身之丧。忌日之谓也。故忌日必哀。忌日不乐。今因忌而祭。于古未闻。然宋世诸先生有行之者。亦可也。其外内宾之与祭而饮胾。亦可也。然居然以宾客为事。而延致而宴衍之。则大不可。唐诗士大夫是日孝服受吊。其有宾客亦吊者耳。横渠于考之忌日用白巾。妣之忌日易带而不易巾。祖先之忌视远近为差。墨布冠墨布缙衣。可知忌无不易服者。今主人既不易服。而宾客以吉服临。饮酒而主人与焉。是庆也。非吊也。朱子于考妣忌日。着白绢凉衫黻巾。于远讳墨衣墨冠。早起出主于中堂。行三献之礼。一家蔬食。其祭祀食物则以待客。于无后叔祖忌祭。未祭不见客也。今人于远讳虽不变服。然亦当去其吉者。若考妣之忌。则以易素服为是。于远讳一家不当肉食。则考妣之忌。而主人肉食愈无礼矣。客有吊者当拜之。见客于未祭。朱子不行之于叔祖之忌。而今行之考妣之忌耶。且今人于考妣之忌。重其期年三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之成数。而于每年之忌则略之。此又何礼也。夫期年之祭。小祥也。再期之祭。大祥也。三年何居焉。忌者。人子终身之丧。而何所择哉。今痛岁时之变迁。于其成数而弥痛焉。可也。而于每年又乌得略之也。夫人不能三年之丧。而况终身之丧也哉。宜其转用为好会之礼而无所动也。南史张融传。忌月三旬不听乐。此虽贤智之过。然视夫忌日而饮酒听乐者何如哉。乃封氏闻见记。以为古制。忌日止是不饮酒不作乐。至于后世。请假。闭门不见客。则礼之过。其不见客。实由不能悲怆。故转自藏晦耳。此言虽欲矫弊。然君子不以不肖度人。封氏之说。适便于背死忘亲者耳。岂通论哉。至不宴会而治事。犹夫宴会也。礼曰。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尽其私也。是故六朝以来。忌日请假。沈约答庾光禄书云。忌日请假。晋宋以来。其制未久。而宋元丰间。令诸私忌给假一日。逮事祖父母者准此。虽沿六朝之制。实古意也。有志者。思礼经之惻怛。援六朝之遗制。仿宋儒之施行。其亦无可疑矣。

### 治丧陋俗宜革论

邓瑶

古人于朋友亲故之丧。恤之甚周。助之必至。所以维风俗。厚人心。而使人子

执亲之丧。得以致其辟踊哭泣之诚。尽其含敛殡葬之礼也。记曰。邻有丧。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又曰。凡民有丧。扶服搯之。又曰。吊人不能赙。不问其所费。赙之云者。盖恐人子不能举丧。而以货财为助也。汉陈平居乡。贫。力不能赙。则以先往后罢为助。所谓贫者不以货财为礼也。徐赴所知丧。以只鸡絮酒为仪。所谓不以菲废礼也。宋范纯仁以麦舟助人举三丧。世尤以为美。盖古人风谊。如此其笃且挚也。吾乡之俗。亲死。诸戚友各备祭物往吊。丧主荅以钱币。计其来之厚薄为准。有好奢者。则倍酬之。人人各当其意以去。交口称誉孝子不置。否则訾议及之。于是富室之丧。多备财物以待吊客。贫者则不敢赴。诸戚友亦遂不往吊。而中人之产。至有鬻田负债。竭治丧。以邀乡党美誉。坐是家落。祭祀不举。而鬼神有含恫九泉者矣。呜呼。人子猝遭大故。又或家不中赀。其治丧之费几何。营葬之费几何。戚友既不能赙。反责其报。是以丧为市。吾未之前闻也。夫君子不家于丧。今世之居苦块。鳃鳃然计较赙布之利者。固非仁人孝子所忍言。而以不腆之仪。至责丧主之厚酬。又岂长厚者所宜出邪。孔子曰。丧礼。与其哀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哀有余也。必乡曲之俗人子。且救过邀誉之不遑。何暇责其尽慎终之礼邪。此习俗之陋。不可一日不易者也。或曰。易之诚是也。然不畏人之多言乎。则荅之曰。谁无父母。即谁无父母之丧。今日人来吊己。不以钱帛相酬。他日己往吊人。亦不受人之所酬。可乎。如此。则于理甚允。而风俗可速移矣。往岁有戚某之丧。家君命瑶往吊。丧主酬以钱帛。辞勿受。有吊客私诘曰。君得毋嫌薄邪。余矍然曰。奈何以世俗之心相疑也。某与丧家为婚姻好。今之以生刍一束来吊者。将家尊意耳。岂为此数钱来邪。其人惭而退。余归以白家君。深见赏焉。噫。吾乡为读书守礼之邦。而此一节独乖于礼。某自束发读书。闻家君与叔父言此事。辄私伤风俗之不美。人心之不厚。抱此区区。已非一日。二三同志君子。其亦有风俗人心之忧。而为扶衰救弊之举者乎。有则请自吾党二三人始。

### 丧归宜入家论

邓瑶

世俗有狃于旧习。忍心悖理。恬不为怪者。丧归不入家是也。夫幽明虽隔。情理无殊。今人离乡井远出。或数年十数年始归。而其子孙舍于宅外。不使入家。己之心安乎。远归者许乎。则不幸以客死。丧抵里门。为之子孙者。乃不迎请入室。遽送之荒郊墟陇闲。犹有鬼神。其许乎。子孙之心又能安乎。吾知死者必不许。子孙之心亦必不安也。然而终不能改者。则亦狃于习俗。无以古义责之耳。礼。曾子问曰。君出疆以三年之戒。以禭从。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入自阙。升自西阶。如小敛。柩入自门。升自阼阶。君大夫士一节也。杂记。诸侯行而死于馆。丧至于庙门。不毁墙。遂入适所殯。大夫士死于道。

至于家。载以輜车。入自门。至于阼阶下而说车。举自阼阶升。适所殡。此皆丧归入门事死如生之明证。圣人准情定礼。至当不易之道也。又周礼殡在西阶之上。惟死于外者。殡当两楹之中。示不忍远之也。盖待死于外者。尤有加礼。古人用意之厚如此。左传载齐庄公以襄公二十五年为崔杼所弑。葬诸士孙之里。二十八年齐人迁庄公殡于大寝。此则死已三年。以其先殡不成礼。犹从郭外出而迁诸路寝为之改殡。齐人卒无所忌。以为必如是臣子之心始安也。今之为入子者。不幸亲死于外。奈何不援礼治丧。使其亲魂魄远归。竟不得一入家门。少纾客死之恻邪。今制。以王事死于外者。许入城治丧。都邑之有城门。犹人家之有大门也。朝廷于臣子之丧。曲加恩。许令入城。子孙于祖父之丧。乃不许其入家。悖孰甚焉。或曰。一家之中。有诸父兄弟在。且多聚族而居。以尸入。虑众有违言。顾有异宅而处。亦不以亲丧入门者。此岂虑诸父舅弟之有违言乎。且诸父舅弟不令以丧入。问心亦岂能自安邪。盖有輿尸入门其家不利之说据于中。遂相率背礼。虽孝子慈孙。不免为所惑。岂不大可伤欤。夫世俗之说固已。然有未尝輿尸入门。而潭潭第宅。不数年转鬻他人。且或夷为田圃者。又何解耶。夫家门之兴败。关系岂在于此。仁孝之心未笃。故利害之见得而淆之也。抑近时阎百诗在京邸。易箴时。语其子曰。汝扶榇回淮。到则位我本宅。葬宜速。其子从之。以是知客死者。其魂梦固眷眷家门游处之所。必以亲至为嫌。即归土无遗憾也。呜呼。世之忍死其亲于数千里外。不迎丧入门者。抑何薄邪。悖谬之俗。不可不易。因援引礼经以明其惑。世有读书守礼君子。尚其敬念之哉。

### 释哭

#### 汤金钊

哭。主声不主涕也。泣水。有涕而无声也。故泣曰泣血。言如血之出。濡而无声也。哭则号之而已。哭泣兼则声涕俱有。专言哭则不必尽有涕。孔子遇旧馆人之丧。入而哭之。出使说驂贖之。曰予乡者哭之。遇于一哀而出涕。予恶夫涕之无从也。是初不意其出涕也。是不出涕不害其为哭也。孟子以哭死而哀。为性者之圣。是非至圣。固不能自然而哀也。伯高死。赴于孔子。孔子曰。吾恶乎哭诸。兄弟。吾哭诸庙。父之友。吾哭诸庙门之外。师。吾哭诸寝。朋友。吾哭诸寝门之外。所知。吾哭诸野。于野则已疏。于寝则已重。夫由赐也见我。吾哭诸赐氏。圣人从容中道。不可得而知。若论常人之情。闻赴时拟议如此。未必一哭便出涕也。陈庄子死。赴于鲁。鲁人欲勿哭。县子曰。今之大夫。交政于中国。虽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哭有二道。有爱而哭之。有畏而哭之。于是哭诸县氏。夫既欲勿哭矣。焉得出涕。畏之故不敢不哭。焉得有涕。然而君子不谓之不哭也。此哭不必有涕之明征也。古之人。吊丧必哭。闻丧必

哭。情有亲疏。谊有厚薄。固未必其欲涕斯涕。至即执亲之丧。自始死而小敛而大敛而成服。而朝夕奠而迁奠祖奠遣奠。而葬而反哭而虞。而卒哭而祔而小祥大祥而禫。哭不知凡几。始而无时。继而有时。行之无数。归于有节。安得人人出涕。节节出涕。然而君子不谓之不哭也。不谓其不如无哭也。噫。今之观礼者吾惑焉。见哭无涕。为之伪哭。哭者亦遂虑人讥议。且自其哭之不以情也。与虑分其哀心。而涕愈不可得。而声遂不敢出诸口。即哀至涕下。亦忍不放声。于是乎礼当哭而不哭。而丧礼或几乎息矣。不知哭主声不主涕也。不必论其有涕无涕也。犹之当杖而杖。不必其果身病体羸也。当衰经而衰经。不必其身果不安美也。当食粥疏食而食粥疏食。不必其口果不甘味也。当居倚庐寝苦枕而倚庐苦。不必其果哀亲之在外在土也。故人可勉也。若以涕责哭。是兼泣以训哭也。是犹训饮而兼食。训衣而兼裳也。是不通之论也。或曰。然则不相率而为伪乎。曰。先王制礼。过之者俯而就。不至者跂而及。贤如子张。犹曰先王制礼不敢不至焉。于是中焉房皇周浹。固不能望之大贤以下也。而责人无已。人将畔而思去矣。是不可以不辨明也。

### 哭为礼仪说

#### 俞正燮

圣人之礼。至周密。礼之不行。由俗士妄议论也。南史王秀之传云。遗令曰。世人以仆妾直灵助哭。当由丧主不能至。欲以多声相乱。魂而有灵。吾当笑之。老子云。礼者。忠信之薄。此王殆老氏之徒。唐李匡乂资暇集云。丧筵伎婢。唱悲切声。助主人哀。谓之扬声。当为羊声。义取羔羊跪乳。不惟助也。其解甚谬。扬者举也。扬声。举哀也。士丧礼代哭不以官。则使亲疏更迭而哭。周官挈壶氏悬壶以代哭者。礼未大敛。代哭悬壶。明时刻更迭均也。肆师云。大丧外内命妇序哭。丧大记君大夫士皆有代哭者。哭以次序更代。则不备官之家使仆妾宜也。盖大敛日久。哭绝声则不安。不绝声则孝子死矣。虽老王秀之亦不得活。王阳明年谱云。父卒久哭暂止。有吊客至。侍者曰宜哭。先生曰。客至始哭。则客退不哭。饰情行诈也。是不守代哭之礼。客匍匐举哀。而主人默尔。且必客退而哭。客进反不哭。是饰情示矫也。君子表微所当举。以告俗士好议论者。不达之人。又以哭无泪为作伪。按哭于礼为哀之文。哀者固哭。其于礼当哭者。即不哀亦当袭哀之文而哭。如羊为告朔之仪。即不告朔亦当袭告朔之仪而具羊。礼云公父文伯之丧。朋友诸臣未有出涕者。是未尝不哭。传曰。襄仲说。帅兄弟以哭之。则哭何必有涕也。礼又曰。有畏而哭之者。亦不当有涕也。礼又曰。孔子哭旧馆人。出曰吾哭之。遇一哀而出涕。使子贡脱骖贖之。曰予恶夫涕之无从也。子贡言未尝脱骖贖他人。则圣人哭他人。不出涕。故礼不云泣涕。止云吊哭。今人以无涕遂不哭。说文云。哭哀声也。有其声

而已。君子表微所当举。以告俗士不达者。

### 题主说

李棠阶

世俗题主。皆虚王字一点。临时请显者点之。考诸书。皆无此说。明儒吕新吾及本朝刘山蔚皆辟其谬。今年仲冬。张云阶先生葬其母。以尊翁主已用朱点。此时用墨。一匱二主。朱墨不同。于心不安。命某题主。仍用朱墨。云阶先生。某父行也。何敢有违。但其援唐宋题主墨书讫以光漆重模为据。则有疑通典所载乃天子礼。宋朱震引之。亦天子事。非士大夫之礼也。唐宋士大夫礼不可考。而今世遵用朱子家礼。朱子固南宋士大夫也。家礼只有题主。并不言点主。若用朱。则必如通典特言之。不容概言也。据家礼。则宋之士大夫。不敢援光漆重模之说可知矣。至本朝通礼。品官止言题主。即国丧亦止言大学士题主。若用朱。则亦必如通典特言之。不容概言也。以墨笔其常。朱其变也。宋之士大夫。不敢援用当时大丧之礼。而今日乃用之。今又不援时制。而援唐宋大丧之礼。无乃不可乎。又谓寻常素书。遇诰敕字。用朱书示敬。诚然。然必全书其字。岂有止用一朱点为尊敬乎。止用一朱点。则实系以上行下牌票告谕所用。此外无有。此山蔚先生之言。似未为谬也。今题主止用一朱点。果出于尊敬否乎。抑仅随俗沿用乎。俗固不可遽变。一人亦何能变俗。但考之于古今皆无据。问之于心则不安。果宜何从乎。

丧礼题主。必请达人名德书之。盖孝子慎终尽礼。亦求仁粟以祀之意也。推原礼意。所书本合封爵讳字并题之。以字体繁多。典礼矜持。虑或遗误。故预书其主。而特虚主字一点。以待成礼时命笔。俗又谓之点主。始用朱。次加墨。盖慎之又慎。所谓亡于礼者之礼也。世俗遵用既久。遂忘礼意。至延贵显以为光宠。则流变愈失。宜为通儒取讥。特附识以质知礼者。

### 答人问妇丧归期书

邓瑶

承示。贤配有母丧逾月。思召之归。恐于义理未安。殷殷下问。善哉。足下之问也。礼。女子适人为父母服期。传云。不贰斩也。丧大记曰。丧父母既练而归。期九月既葬而归。注云。归。谓归夫家也。其既葬而归。乃妇人为祖父母为兄弟之为父后者耳。先王之意。以女子舍其父母而从人。既已易斩为期矣。若更不令其在家持服。薄情滋甚。故有既练而归之文。所以达其私情也。朱子门人叶味道之妇。丧母既葬而归。味道后读丧大记。乃知其误。令反终其月数。盖古人用情之厚如此。足下之妇新丧母。逾月即促其归。准诸古制。未免过促。宜足下之心有未安也。顾妇人有主中馈之义。且足下有父母在。妇事舅姑之礼。不宜久阙。必责之既练始归。势亦未便。无已。则以三虞卒哭为期。不



犹愈于踰月即归乎。昔者味道亦有言矣。以为妇在母家久。彼此多未便。欲不待练而召之归。朱子谓或有未便。归而不变更其居处饮食之节可也。衣服则不可不变。此论未为害理。足下其遵行之。虽然。言岂一端而已。夫各有所当也。妇人遭父母丧。若遇舅姑有病。或夫病且亟。则不俟逾月。但已视含敛。宜即遑归。所谓权也。如夫家幸无事。酒食之役。有娣姒能代。而舅姑又许其循古礼以达私情。则为之夫者。又何必不使之既练而归。而必令其衔恤蕴愤。遽离父母几筵乎。盖视他人之父母甚重。然后视己之父母不敢或轻。而谓人之待亲无庸过厚者。必于己之亲待之至薄者也。风俗之偷久矣。有识者能勿思所以矫之。使之日趋于厚乎。辱承下问。敢布区区。惟足下察之不宣。

仁言

易佩绅

今之读书粗晓论语者。皆知痛诋宰我之欲短丧矣。抑知宰我于三年之丧。固已有期年之能尽其实而称其服乎。其谓期可以已者。以为既期而哀渐忘。无可以称其服者。即不必虚有其服而废礼乐也。盖宰我赋性较薄。而徒习于礼乐之末者也。因楛于末而益歉于本也。然其期年之内。固已不为礼乐矣。亦食稻衣锦之不安矣。则不饮酒不食肉不御内一切之节。固皆已尽其实矣。今之士大夫。三年之丧。能尽其实者几人乎。能于期年内尽其实者又几人乎。吾见有亲始死而即饮酒食肉御内者矣。是一日之丧亦不称矣。三年之丧至无一日之称。遑问期功以下乎。丧礼之存者。制而已矣。名而已矣。然居官者且苦于亲丧之三年去官也。习制举业者。且苦于三年不得赴举也。于是有匿丧矣。盖并其空存之制而背之。并其空存之名而绝之矣。其有丧不必匿而居官如故者夺情也。夫金革无避之议。孔子已不尽许矣。况非金革而夺情乎。夫人子苟有万不得已之情。朝廷亦何能夺之也。情根于性也。性亦可夺乎。其可夺者。其仁于匿丧者无几也。若非朝廷所必欲夺之人。而出于其人之营求希冀。则但与匿丧者判巧拙耳。其不仁或更甚矣。是皆宰我之罪人矣。夫为宰我之罪人者。其读论语。亦知宰我之罪者也。顾身为宰我罪人而不自知邪。抑知之而嗜欲荣利不能自克邪。不能自克而遂甘蹈于不仁之甚而又甚邪。如之何勿思。

请禁止夺情疏

汪朝荣

窃维人臣至身之义。与孝子爱亲之忱。二者相因。所以陈情乞养者。宽其岁时。守制终丧者。着为令典。自军兴以来。需才孔亟。带兵大员暨各督抚。或以全局所关。资其镇抚。或以重城新复。赖其维持。我皇上顾念疆圉。往往特旨夺情。是为变通权宜之计。诚非不得已。至于道府州县各官。及随营人员。关系较轻。才具优长者。亦正不乏人。岂得贪驩虞之小补。毁名教之大防

。乃近来外省道府州县各官及随营人员。一经闻讣。百计营求。为夺情之举。各督抚辄为具疏代恳。随营人员则以防剿吃紧为词。守土人员则以绅民爱戴为词。于是奏留之后。荐牍屡登。州县等官。有不数年而保至监司大员者。是以哀痛之身为梯荣之径。不知古人墨经从戎。出自君民之挽留。并非出自私意之营谋也。此等天性凉薄之人。而欲望其移孝作忠。其可得乎。相应请 旨飭下各督抚。除军务省分带兵人员防剿吃紧。未便遽易生手。准其奏请夺情。仍俟军务告竣。再行回籍守制外。其余随营粮台文案各员。及并非军务之省分道府以下各官。一概不准代恳夺情。如有闻讣之后。营求奏留。迟延不即回籍守制者。即着据实奏参。治以不孝之罪。以为有忝伦理者戒。臣为维持风化起见。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圣鉴。

### 为曾侍郎论金革无辟

吴敏树

古今军旅遭丧起复之事。必取断于戴记金革无辟之条。子夏问曰。三年之丧卒哭。金革之事无辟也者。礼与。初有司与。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丧。既殡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记曰。君子不夺人之亲。亦不可夺亲也。此之谓乎。子夏曰。金革之事无辟也者。非与。孔子曰。吾闻诸老曰。昔者鲁公伯禽有为为之也。今以三年之丧从其利者。吾弗知也。窃详读此文。盖春秋大夫。卒哭从戎。习为常事。故圣贤严辨而正之如此。然孔子既言其不可矣。而子夏复问。孔子复引鲁公之事以答之。何也。岂不以国家有急。而任事之人。或不得代。于此之时。君有不得不命。臣有不得不受。若鲁公伯禽之事。必不得已而行之。其可也。人之贤者少。不肖者多。金革无辟。虽礼之变。古有行之者。而必不可以许人。圣人之意。略可于言外见之。盖有为为之。非从其利者。犹圣人之所许也。后世无故夺情之事。纷纷而有。而金革无辟。几为正文。动可援引。然后知圣贤防患之深。礼之不可以几微假借也。今兵部侍郎湘乡曾公。讨贼江西。而遭父忧。既闻讣奔还。而以不得请终制为疑。以书商之左郎中季高。并属及于敏树。先是曾公本以母丧在籍。被 朝命与办河南防堵。遂以募勇起军。曾公之事。暴于天下。人皆知其有为而为。非从其利者。今贼固未平。军未少息。而迭遭家故。犹望终制。盖其心诚有不能安者。曾公诚不可无是心。其有是心而非伪言之者。人又知之。然其事固有所不能得也。所谓君有不得不命。臣有不得不受。非今日之谓乎。果 朝旨仍命之。即无可辞者矣。愚闻曾公前日尝数请于朝。乞无加官赏。奏折中尝以不填官衔。致被 旨责。其心事明白。实非寻常所见。左季高之论今事曰。曾公终制不得请。宜请开兵部侍郎缺。而身讨贼如故。此论与曾公前所自处正合。愚又窃以金革者国之变故。非吉事也。凿凶门而出。战胜以丧礼处之。与居忧之义。犹不甚相远。故古人

有不得已而行之。非诸夺情起复。公然为朝官之比也。丧礼之废坏久矣。独丁忧之名存。而古人居丧之实尽去。衰亦无弗墨者。曾公素讲于礼。今不得已而从金革。所犹可私自尽者。哀痛之实。寝处饮食之事。视世之名为居庐者。相去必大远。如是亦可以无讥矣。辄不自忖。书此以质于季高。而附致之曾公焉。

### 自书金革无辟论后

吴敏树

曾侍郎之以两次夺情为疑也。盖其起前丧从戎之日。尝有事平补行心丧之请。故欲遂请终制。而以问于人。答其问者。皆曰当依朝命而已。愚独以为未尽。盖记之言君子不夺人之亲者。谓君不以事命之。亦不可夺亲者。谓君虽命之而亦不受也。君父之重一也。一故不能以相夺。今身在军者。虽父母在。不得顾养。而必致于一死。此义人人之所晓也。君之重。可以夺人之子之养者。父不得以私其子。其义不系于其子也。若丧则子之事也。子之义固可以辞于君。有以君重而不得自私其子者。无以君重而不得自私其父者。然则曾公必当终制与。曰。当终制而必不得。然非独朝命之谓也。曾公以募勇起军。于今六年。东南之事。曾公实为之倡。兵勇将佐。相随起者。实尸主之。而江西诸郡方急。释而去。其忧弥大。假而当终制三年。其卒能自安于其心乎。始曾公在军中闻讣。奏后遽驰归。左郎中以其不俟朝命。大非之。愚以为江西去其家近。而军事暂有所付。虽未尽于礼。其心可原也。奔丧之急。急在其为子。而不能无少缓于为臣。既葬卒哭矣。则若曾公之为臣者。又急于其为子也。古者臣有大丧。君命三年不呼其门。而记又有曰。君既葬。王政入于国。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经带。金革之事无辟也。窃尝思之。古天子谅闇三年百官听于冢宰之礼。自周世已不能行。而天子于诸国。及诸国君臣之所有共事者。亦必不能以终丧无与。固时势然也。此金革无辟之所以通行。而子夏氏之所以疑也。今若曾公之事。而百日之后。复起从戎。有何嫌乎。比闻朝旨已给假三月。且赏银四百两治丧。圣恩高厚。非寻常夺人亲之可论。而曾公于事必不可辞。则又非夺亲也。其为子也。其为臣也。一事而已矣。今曾公实有终制不得之心。而余幸无他私于曾公之意。然余之议此犹惧焉。司士贲告于子游曰。请袭于。子游曰诺。县子闻之曰。汰哉叔氏。专以礼许人。夫礼者。固士人之所得议。袭于。礼也。又礼之微也。而子游以专诺蒙议。况于丧不终制。犯礼之罪。无大于此。而余何人敢言之。故复着其说。以白于当世之知礼者。

### 答曾侍郎书

吴敏树

前奉鄙议后。复成书后一首。并申论起复之义之所由然。自谓于礼意颇未甚失。而未以上达于左右。今承覆书。审度至尽。若犹以鄙议为未免瞻徇。而不质言之者。谨即录上后篇。惟幸览裁。盖金革从戎。本古今绝大难行之权事。圣贤犹难言之。而于众人乎。苟与其议者。少有依违。其得罪于天下后世。与身行之者何异。故敏树之与此。兢兢焉惧无以自明。则执事之自疑于是。诚所宜然。然敏树之意所要归者。实以执事今日在军事势。前世殆无其比。而其心必有得终制。而又不能安者耳。然则其可行与否。亦断于执事之心而已。丧之有制。达天下。通古今。不可易也。盖有起复而犹可者。未有终制而反不可者。执事之心。苟用其所安。而无其所不安。则亦无待于人之言矣。观前日自报丁忧折中。虽主请终制。而仍有给假一语。执事之所以及此者。其虑罪责而强言之乎。必不然也。既自请之。朝又命之。而已且悔之。殆于不可。然且曰。兵有所付也。人有可倚也。贼之势少衰于前日也。若饷不敷。而军卒不振。又非我之所能为也。如是而终以遂哀续请。亦奚不可少安于心者。或又且曰。军事不毕不安。丧事不尽不安。等不安耳。从吾一人之所独重者。是皆义之可审者也。独以执事今日之于君亲。似不得而二之。何也。君之命在是。亲之志亦在是。己之所以痛其亲。而益思报其君者亦在是。故窃以为但当断以圣人言外之意。所谓有为为之。非从其利者。如鄙议中所陈是也。今军中官中之遭丧而乞留者。不肖之徒。本不知有父母。上之人亦权所急而姑容之耳。是不足道也。若执事则前日官既大显。兵事初起。人所欲苟自保全。而惟恐无辞以去。执事乃于前丧中奉朝命犯艰难以出。四五年间。百死仅生。而身未尝进一官。家未尝赢一钱。可谓不从于利矣。非有为为之。必不如是矣。今即不自名一功。而东南数年之事。固已概归之执事之所倡召。独不幸连值两丧。呼号创痛之中。真使贤者莫能自处。愚以执事之志。必伸其罔极之哀。惟俟贼平后。委官而去。而庐墓以终其身。庶几哉。其古今未有之奇节也。然则他人讥弹之加。意计闲所必不能免者。且当隐受之。又安可辞乎。虽然。斯事之大。人子之所自致。非他人之所卒谋也。执事果以为去之无害。而心可自安。则力请终制。得罪而不可悔也。而又何敢喋喋为。敏树顿首。

尊札中所指数近代名贤夺情事如李文达李文贞皆平世无事为大义所决不容张江陵去留羸有关系然为朝官非金革礼中本不曾有而江陵又忿戾无状其心可知惟卢忠烈本末了然终无可议劝人起复是何等不肖人事敏树万不敢犯以古准今亦是未为无据耳

#### 答友人论夺情书

许宗衡

辱书云。自东南寇乱。从戎幕者多夺情。殆即古金革墨经之义。然何其比比也

。仆久疑之。礼于父母之丧。有星奔之文。而期功之丧。古且请急。金革变故。不得已而夺情。然必戎事孔亟。居又当轴。或受重寄。天下所系。一身关成败。不能违王命而亏法宪。卑官末职。责仅参佐。遽援此义。功名重而天性薄。富贵急而礼教衰。人纪绝矣。宋王安石曰。古者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礼失。则夷狄横而窥中国。今夷居中国。横甚矣。其来非一日之故。有世道之责者。且忘之。而父母之丧。乃有藉辞戎事。不复星奔以求安于心。是愿与夷终古也。晋温峤以母亡值寇。不临殡葬。欲营改葬。不拜散骑侍郎之命。元帝诏朝议。当是时。天下丧乱。议者以峤昔遭难。志刷讎恶。万里投身。归赴朝廷。将欲因时竭力。凭赖王威以展其情。不得以道路未通。师族未进。中解王事。留意家巷。宜如明诏。要经服金革。非为营官。盖王事有缓急。且桀逆未梟。平阳道断。奉迎诸军。未得径进。峤特一身。于何济其私艰。以理阒自疑。于是峤乃受。方峤未受。非饰情也。即使饰情。而元帝诏言。洞切时势。事处万难。峤亦可以见谅于君子矣。今何如哉。今且有亲遭陷没。依违不言者。或曰。亦势之难也。犹夫夺情者之不得已也。昔者贺循言之矣。曰二亲生离。吉凶未分。服丧则凶事未据。从吉则疑于不存。心忧居素。允当人情。然今犹服官者何也。曰。庾蔚之有言。二亲为戎狄所破。存亡未可知者。宜尽寻求之理。三年之外。便宜婚宦。以嗣不可绝。王政不可废。惟以哀素自居。不豫吉庆之事。境内贼平。寻觅无踪。然后服制可也。然今曾有尽寻求之理者乎。未寻求而婚宦。又不服制。则何也。然则夺情而犹墨经。亦行古之道。固彼善于此耶。仆甚忧夫人纪绝则天理亡。夷狄之横。其祸未已。特不敢显言之。惧伤人子之心。且以彰友朋之罪。而有世道之责者既忘之。足下独怪而见询。仆虽不敢言。且不忍言。不得不思名义。顾伦常。为之发愤一道。足下见之。即拉杂摧烧之可也。

### 葬议

周济

地有吉凶。葬无祸福。葬者为死者。非为生者也。自墓之职废。而葬无恒地。自七月五月三月逾月之制废。而葬无恒时。于是祸福之说乘之。以父母体魄。为子孙徼幸之资。风俗人心日以颓。争狱讼日以繁。此有志之士所深闵也。夫人子之于父母。固当有无穷之爱焉。体魄所托以为安。而苟简从事。谓之不孝。凡葬书之说曰。土厚而温。无风水虫石之害。则所以安吾亲之体魄者。称其力而为之。是亦足矣。土不欲其亲肤。而棺不能不朽。固天地自然之数。而人子所无如何也。设为祸福之说。以愚惑天下。而学士大夫。或且靡然而从之。奈何其不为之所也。有言责者。曷不昌言之曰。凡未葬之子孙。已仕者毋得起服。未仕者毋得捐考。仍科以弃尸不失之律。因而遭水火或他故毁伤者。科以

残毁之律。其有子孙众多。而或欲葬或不欲葬者。欲葬者告言。独坐不欲葬者。非山崩水啮棺已见。而辄迁葬者。科以发见棺见尸之律。不欲迁者告言。独坐欲迁者。地师倡邪说惑众。致子孙坐罪者。科以教诱之律。田宅因风水兴讼者。本罪外仍科所因。谓祸福为适然邪。则固无事乎此也。谓祸福为有致然邪。则致福莫大乎仁孝。悖仁孝以求福。未见其能获也。父母之于子。其所甚欲者。未有损于吾也。吾皆不能如其意以予之。而欲责报于枯朽之余予之。以甚不欲而欲其必如吾意。世固有如是之仁孝乎哉。而比匪之交构因之。兄弟之阍墙因之。积枢未举。而素封之资荡焉无存者。指不胜屈。是亦政理所宜急也。

### 劝葬说

凌

古者葬礼。大夫三月。士踰月。皆有定期。俗信堪輿之说。既择山水形势。又论年月日时。展转迁延。至有终身不葬。或累世不葬。或子孙衰替。忘失处所。遂弃捐不葬者。可不令人深叹愍耶。人所贵于身后有子孙者。为能藏其形骸也。如是曷若无子孙。死于道路者。犹有仁者见而殓之也。礼未葬则不变服易食。哀亲之未有归也。使未归而除丧从宦四方。食稻衣锦。饮酒作乐。其心安乎。孝子慈孙。重先人遗体。求其不为虫蚁所蚀。风水所侵。耕所及。他日不为道路沟池足矣。若论吉凶祸福。则地道承天。天道福善。欲为祖宗坟墓计久远者。惟务积德以自结于天。一念合理。百神归向。择地论穴。特其次也。德不修而责效于先人之遗骨。适足以取谴于造物。顾何益哉。又有兄弟愈多。牵较愈甚者。不知此是自家培植本原之道。身外之财。可去可来。人生大事祇此一节。力能独办。何不引为己任。抑或拘于分房之说。致疑风水偏向。难于择地定期。则是父母多生一子。反多一日暴露矣。又况事会无常。卒难预料。一遇利名牵逐。淹滞他乡。年复一年。几无安土之望。或遭水火焚溺。痛何可言。厝于野者。犹不可久。久则雨水侵淋。日气下蒸。未及归土。木已腐矣。为人子者。能弗痛心。夫葬之厚薄不一。总期随力随分。速谋举殡。生死咸安。既葬之后。当时加省视。春秋祭扫。毋等虚文。至乡僻贫家。罔知例禁。相沿火葬。深可痛骇。盖子惟爱亲尸骸。所以敛而藏之。若先将薪火炙节烧筋。碎首分骨。化为灰烬。于人且惨。何况我亲。仁人君子。所当广谕而力止之。入土为安。宁可诿于力不及此乎。外四围上下。实以炭末。厚七八寸许。辟湿气。又截树根。遇炭皆生转去。三和土。用樟叶汁。胶粘胜糯粥也。糯粥造罪。戒勿用。

### 读葬书杂说

姚莹

黄州有言。入土之尸棺朽骨。散拾而置之小椁。其惨不异于焚如。何如安于故

土免戮尸之虐乎。即不吉亦不可迁。此盖为惑于风水改葬其亲者言也。然所以不异焚如。未详其故。世或疑之。昔亡兄欲迁葬王父母。莹在海外寓书。言以亡者入土。骨肉为无气乎。则休咎不当通于子孙。而地师之书可尽焚也。以骨肉为有气乎。则葬已十数年。骨肉之气与水土之气已合。骨气入地地气入骨亦已久矣。从而迁之。是断其骨肉之气也。此与析骸何以异乎。且骨内之地气不可复除。而地内之骨气不可复合。更入以新地水土之气。糅杂混淆。无从判析。欲求无凶。其可得乎。即不论吉凶。而分断先人骨肉之气。仁人孝子于心安乎。吾见世人迁葬。而祸不旋踵。以至绝嗣者众矣。执一人之见。自谓致孝于亲。而不深思其毒。恶在其为仁孝乎。亡兄见书。迟疑遂不果迁。莹是时未见州读葬书问对亦有此言。复感伤亡兄之意。爰记于此。兄而有知。其或以为然乎。

徐健庵作族葬考。谓古者葬不择地。举周礼墓大夫。凡邦墓之地域为之图。今国民族葬。亦如冢人以昭穆定位次而预为之图。新死者则授之兆。是故自天子以下。七月五月三月踰月之期。无或愆者。惟宅兆已定。无所容其择也。独孝经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卜则有吉凶弃取。然非后人卜一坵之谓。因历诋汉以来堪舆葬书。流毒天下。以致为人子孙者。怵于祸福。延葬师。求吉壤。选年月。择之太详。于是祖父之体魄。暴露中野。有终身累世不葬者。深取司马温公为谏官奏禁天下葬书。及张无垢律葬巫以左道乱政假鬼神时日卜筮疑众之辟。又疑程子云患当避。及朱子形势拱揖环抱之说。谓一邑一乡。求形势拱揖五患永绝者。不可多得。旧冢未没。新冢日多。安得千百亿之美地。以为周官之法即不可得。而宋赵季明族葬之图不可不讲。余谓徐氏论葬。不必如地师堪舆之说。则是谓族葬不可人卜一坵者非也。北方土厚水深。平原宽广。易为族葬。南方卑湿。非山岭则江湖。其宽广平原。则田园耕种矣。安得尽人有可容一族之地以葬者乎。闲有有力好善者。广置义冢。必其无子孙。或子孙赤贫。乃葬之。否则不葬矣。是不能不人卜一坵者。势使然也。但生齿日繁。不得人人皆葬吉地。更无世世皆得吉地之理。地师之说。不必尽无。而不可太拘。听有德者自能得之。其中有天道焉。虽仁人孝子之心无所不至。而不能强天以从人。譬之人子养祭其亲。无不愿三牲五鼎之奉。而爵位贵贱有等。不可以五鼎者为孝。三鼎者即为非孝。备甘旨者为孝。啜菽饮水即为不孝也。则又乌可以得地者为孝。不得地者即为非孝乎。久停不葬。是乃真不孝耳。问吉凶于地师。犹之周礼卜其宅兆之意。地师之说。未必人人皆精。蓍蔡之灵。未必事事皆验。然问之卜筮。其中尚存天道。问之地师。则全以人为。与其误惑于人。何如听命天数之为得哉。善乎。蔡文勤之为丧葬解惑也。蔡以闽人。且笃信程朱之说者。其言曰。风水之说。何尝不是。乃惑之而不修人事。专恃吉地以为获福

之资。遂有迟之三年而不葬者。停柩不孝也。世有不孝之人。而能获福者乎。朱子于绍兴十三年三月丧父韦斋先生。明年葬于建宁崇安县五夫里之西塔山。奉韦斋先生之遗命也。是时朱子年十四岁。干道五年九月丧母祝孺人。明年正月葬于建宁县之山天湖之阳。朱子年四十二岁矣。世之好毁朱子者。以为惑于风水。不使二亲合葬。痛加诋讟。友人方植之为朱子申辩。谓周以前本无合葬之事。周公制礼后。始行合葬。朱子不合葬。盖遵唐虞夏商之制。且谓体魄无知。非如生前夫妇。当谨男女之别。而以合葬为不必尔。余曰。三代之礼。至成周而大备。品节极繁。或降或隆。不免文过乎质。故孔子曰。郁郁乎文哉。又曰。后进于礼乐。君子也。然孔子既曰吾从周。又曰。如用之则吾从先进。二说不同。何也。吾从周者。遵王之制。为下不倍之道也。吾从先进者。继周损益。斟酌百王之事也。不曰先王后王。而曰先进后进。有所嫌耳。然此皆指繁文缛节之事。其大者重者。岂得有所变革哉。夫丧葬祭祀。大事亦重事也。礼始于谨夫妇。共牢而食。合卺而饮。夫妇之始也。合葬于墓。共尸同几而祭。夫妇之终也。为子孙者。乌得以父母已死。遂谓体魄无知。绝其夫妇之道哉。合葬之文。见于檀弓。称孔子合葬父母于防。又称合葬非古。自周公以来。未之有改。诗经亦云。谷则异室。死则同穴。然则此礼制自周公。孔子从之。三代而下言礼者。本诸周公。折衷孔子。不易之理也。奈何以朱子之不合葬。遂谓合葬为不必尔耶。既有中古圣人之制作。则上古之事必不可反。今丧亲者。舍其衣衾棺槨。而委之壑中以从上古。可乎。既有合葬之礼。则不合葬者为变礼矣。譬之孔子葬伯鱼。有棺无。后人缘此。虽不贫者亦皆无。然安能棺而去之乎。孔子合葬于防既可信。何又于孔子善鲁人合祔之言而疑之乎。朱子不合葬。自有其不得已之故。但详考而申之可也。若必以合葬为不必然。则未免理曲而辞费矣。

### 宅经宝鉴序

李兆洛

天地。人之蘧庐也。岂不信哉。圣人尊天而亲地。因地以顺天。度地居民。以敬奉天气。则必察阴阳。调五行。审形德。而后人不天札。物无害生。故曰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太乙行九宫之法是也。墓域古曰宅兆。致生之也。生曰宅。生所托也。墓不徙而宅可徙。死幽而生明。死静而生动也。明故知向。动故乘时。即太乙之不常厥居也。天子法之为明堂。百姓法之为户牖。禽兽法之为巢窟。昆虫法之为蛰振。九宫者。五行之散布。阴阳之错综。圣人不出户知天道。用此也。都邑之人达而漓。野鄙之人僿而愿。山谷之人朴而悍。江湖之人剽而肆。地使然也。入其家。门院洞达者。子弟多轩昂。居处幽闲者。子弟多秀美。庭宇阨塞者。子弟多闇陋。房户窅曲者。子



弟多邪私。庐舍散碎者。子弟多乖分。宅使然也。或始盛而中衰。或前沈而后扬。或彼福而此祸。或乍微而乍显。数使然也。明乎往来伸屈之故。则阴阳五行之用。可穷本而知变矣。故精义以致用。利用以安身。谚曰。制宅命子。足以观士。辨方正位者。天子之事也。辨物居方者。君子之事也。五行九宫。所以辨物也。盈虚消息。所以居方也。地山既成地学源流。又为宅经宝鉴。问序于余。余不能数白道黑。而于天人之际。窃尝闻之矣。故举其所知者以复焉。

### 选择宝鉴序

李兆洛

一阴一阳之谓道。播之以五行。实之以十日。辅之以十二辰。阴阳之道备。虽天弗能违也。古者讷日以下。而用刚用柔。惟戊惟午。厥有故常。褚先生补日者传。称有五行家堪舆家建除家丛辰家历家天人家太乙家。皆日者也。堪舆。即今之造宅造葬。建除。即今通书。丛辰。即今星煞禁忌。历家。天人家。即今推命。五行太乙。则其本法也。能历十日十二辰之行。以通五行之变。而消息于阴阳之宜。其惟圣者乎。若或知虑神识。探索焉而未精。精焉而未尽。飘忽之差。谬且千里。求利或反害。是故圣人不恃术而归之于卜。慎之至也。自唐以降。其说日繁。局于术而不务大道。迷真背本。苟哗众以取利。地山病其然。罗列众家。旁及外国之说。辟其非。纠其舛。衷诸是。可谓劳心济人者欤。司马季主曰。日中必移。月满必亏。先王之道。若存若亡。责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又曰。导惑教愚。言不厌多。夫天道远而难知。近而不可褻。以眇彰。圣人犹难之。而神谋鬼谋。引于日用。藏于性道。盖导惑教愚。圣人自尽焉耳已。其微者固有不能笔之于书者矣。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地山将存其书以待其人乎。吾知此书之不废矣。

### 荅某问合葬书

王运枢

承询问合葬之制。知足下将以母祔父也。檀弓季武子许杜氏合葬之请。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来。未之有改也。又曰。周公盖祔。则合葬固昉自周公。第考古人合葬。不惟同穴必。且同。取相亲之意。原其制。人之死也。在前在后。相踰或数季或数十季。殆至合葬之日。始得两棺而为一以安置耳。故人之祔也离之。鲁人之祔也合之。而孔子独善鲁者。以离有一物隔两之闲于中。合则两棺置中无别物闲之。正所谓同也。逮后朱子云。古者合众材为之。大小随人所为。今用全木。则无许大木可以为。故合葬者。祇同穴而各用。则同之制不讲矣。司马温公撰程夫人墓志。言其同塋异圻。则匪独不讲同之制。且不拘于同穴矣。今时惟改两棺合葬者。因其地非吉壤。有水蚁之患。恐棺已朽败。必新制一棺。中用木板闲之。将骸骨检置妥帖。不至混乱。如两棺外袭一。同穴

葬之。差合乎古制。兹足下以母祔父。谓父棺葬经三载。未敢轻为动摇。拟于左侧穿穴。安厝母棺。中留尺土作间。其上则大为封之。有若堂然。是即温公所志陈夫人墓同塋异圻也。又奚必泥同穴之制乎哉。足下其善为之。

### 复贺柘农侍御师论速葬书

邓瑶

本月二十六日。接奉手书。辱承垂念藐孤。唁慰备至。又致家叔父别纸。念及先君窀穸。属令不肖兄弟及早营葬。伏见吾师殷然教孝苦心。稽颡伏地。感泣莫可言状。顷宁乡马秋耘学博。湘潭罗研生明经。书来亦以为言。师友拳拳。怆念泉壤。不孝兄弟。心非木石。忍死吾父。因以负吾师友悃款恳笃之至意哉。瑶先世莹兆。距所居宅不百武。自始祖以下。族葬于此者凡七世矣。无昭穆左右之分。贵贱等级之别。冢墓鳞次。怆焉心悲。顾先府君在日。尝谓他日宜祔葬。示无忘先人坟墓。晚年颇爱岳麓山。乃隐然有乐哉斯邱之意。不孝拟于此择一善地。敬妥先灵。叔父亦以为然。族党亲串。以谓长沙远在数百里外。不可使亡父体魄。轻离乡土。而形家言先莹之右。其地尚平静。无水湿风蚁诸患。诸父兄弟。因言其地距先大父母宅兆仅数武许。俾吾父朝夕相从地下。得伸平生仁孝之思。良亦甚善。不孝兄弟茕茕在疚。昏瞶不知所裁。谨从诸父言。奉先安葬于此。不孝于堪舆之说。素所未习。每见世人久暴亲骨。苦索吉壤。不求安逝者体魄。但求利己之富贵。皇皇遽遽。惟私是图。且有一迁不利。至于再迁。且三四迁而未已者。心窃伤之。古者葬有定期。久亦不踰七月。盖人死以归土为安。岂忍迟之又久。不使化者早即于安乎。夫大夫三月诸侯五月而葬者。俟同位与同盟之至。未闻为营求兆域。至于旷日持久也。今人经年不葬。或更迟至数年十数年者。己之富贵未必即得。而亲之骸骨则甚不安。人子之心安乎否邪。不孝尝服陆朗夫中丞之言曰。人子自孩笑至成人。何一不累其亲。乃至乘化委蜕。而犹不令有一日之安。休咎荣辱。皆责之不可知之体魄。亦何忍而出此哉。今不幸猝遭大故。窀穸粗就。吾亲之体魄。庶几即于安矣。虽然。地下之果安与否。实不敢知。摧心崩肝。不获旦夕入地省覲。又乌用留此不孝之躯。腩颜视息人闲世邪。苦余生。沥陈状。伏惟矜鉴。

### 守庐记

陆继辂

古孝子之终事其亲也。葬有定期。墓有定位。而阴阳拘忌吉凶向背之说无闻焉。说者谓成周之世。葬法未行。故为是简易耳。不知堪舆之学。出自黄帝。以周公之多材艺。宁有所不及知不及能。而顾决然着为令如此。于虞。圣人之虑远矣。且礼固有杀于古而隆于今者。古不庐墓。而今庐墓应旌典。古不墓祭。而今墓祭自天子达。郑氏周礼注。墓者。孝子之所思慕也。思慕之不已

。而祭焉。而庐焉。圣人所哀矜。礼之所不禁也。郭景纯曰。葬者。乘生气也。言乘地之气。以生其先人也。夫以地气之漓。别吾亲体魄之安焉与否。孝子之情。有不皇然者乎。然而体魄之安否不可得而知。则又不得不验之于子孙之祸福。凡在人子。其初心盖鲜不如是者。至于骛之不已。而为慢。为渴。为争讼。为兄弟相乖离。其弊乃丛生而无所底止。此则圣人之所以不忍明言者也。圣人不忍言。而未尝不逆料及此。于是决然定其昭穆之位。五月三月踰月之期。胥天下而壹之。而孝子之情乃无复有所过不及。于虞。此则圣人之远虑也。桐城之俗。溺于求地。汪子正鋈正荣。犹守其贤母成太夫人之训。不惑于形家之言。既葬。筑室于墓傍。以为上冢斋宿之所。署曰守庐。而征为之记。汪子于是可谓知礼矣。于其隆于古而有弊焉者。则从乎今。于其隆于古而无弊焉者。则从乎古。吾不难汪子致其情以合礼。而尤难汪子之抑其情以合于礼也。若夫祸福之事。操诸人之自召。天且不得而主之。而况于地之块然者哉。他日式是庐者。皆守汪子之所守。以求永其世泽焉可也。

#### 答人求墓志书

龚巩祚

藏幽之有文。又从而齟其词。炎汉以来。未有改也。顾礼何心哉。吾遇人求请藏幽之文。辄心动。不悄戚其容。与区别其状之词而来者。弗许也。悄戚而来者。亦戚而应之怵怵铺叙。既成。意尚未能和。何哉。古之始为是制者何心哉。虽巨富贵。重以贤圣。至于殷汤。犹不能以争天下古今之势。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仁人者姑尽吾爱。以附不欲速朽之义。谓夫功德文章行谊之迹。与其有令闻之子孙具于辞。冀哀而掩之。掩之者谁与。至于冀夫掩之也。而尚忍问与。仁人孝子。其遂忍逆计至于是。抑又忍弗计至是与。是求请者与为文者。所皆艰言也。而乃昌昌愉愉以命之。从夫乞为传为诔之义同与。甚者辞曰。或锡之诔。或锡之传。或锡之志铭。词体如是。若是其易而无择与。君家有世德。法宜为文章。又辱吾子委责。不可辞。而辄不忍为志铭。谨撰上墓表。

#### 劝速葬示

江苏布政使黄彭年

为晓谕事。雍正十三年。钦奉 上谕。朕闻汉人多惑风水之说讲求风水以致累年停柩渐至子孙贫乏数世不得举葬愚悖之风至此为极嗣后守土之官必多方劝导俾得按期埋葬以妥幽灵以尽子职此厚人伦美风俗之要务也务各懍遵毋违钦此。定制职官庶民三月而葬。若惑于风水。及托故停柩在家。经年暴露不葬者。律杖八十。详绎 圣训及律意。士民以已死之亲。为未来之利。不孝已极。论心宜诛。而必令官劝导。罪止加杖。施罚从轻者。 朝廷厚待臣民。望

其惩改。以为藁裡知掩。窀穸不忘。尸寒未安。颍泚难忍。亲丧固所自尽。人心可以复初。苟理喻能动其情。不刑驱而迫以势。岂烦督过之严。始知送死之道也。吴中停柩极繁。本司前因旱疫。思理幽滞。示令速葬。冀消疹灾。乃今数月。风闻停柩尚多。推原其故。在贫寒送葬无力。情实可矜。在有力之家。邀福有心。风则稍薄。愚民可恕。士林可羞。第旧俗相沿。已非一日。不明大义。难望顿更。本司思息邪说以正人心。不惮考古证今。先以正告。夫青鸟之术。择日择地。趋吉避凶。不足信者。约有三端。宫宅地形之书。见于汉志而不传。今所传葬书。谓始郭璞。璞身膺显戮。子孙衰微。其术不能自善。璞受青囊书于郭公。谓出赤松子。赵载窃读未毕而焚。今葬书所引经文。注家谓即青囊书。如气感而应鬼福及人诸语。颇涉浅俚。不惟不似汉文。且复不类晋人言。其书不见史志。度亦伪托。溯其作俑。已绝真传。而末俗盲巫。祖述煽惑。其不足信一也。孝经所谓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不过如周礼之正墓位而已。所以辨昭穆左右也。程子以为卜其地之美恶。因有五患之论云。不为道路。不为城郭。不为沟池。不为贵势所夺。不为耕犁所及。朱子亦有山水环绕略成气象之论。稍异经旨。后儒已多议之。俗士傅会。遂专为富贵利达之谋。其不足信二也。古者诸侯五月而葬。大夫经时而葬。士及庶人逾月而葬。既礼有所限。年月不择也。春秋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至于戊午襄事。礼经善之。日不择也。柩不蚤出。不暮宿。时不择也。周之葬地。冢人墓大夫司之。诸侯居前。卿大夫士居后。庶民以族葬。各序昭穆。地不择也。然而传位食禄。秦汉以后。士大夫世泽之长鲜及焉。其不足信三也。况乎子孙修学好古。贤而有立。孝悌可通神明。则歆祀降祥。理如操券。若忘亲图利。显为舆论所薄。隐亦天理难容。安望康强逢吉乎。死者幸能启手启足。全受全归。身体发肤。讵能无爱。若以久置殡亭。不能就封马鬣。风潇雨晦。既甚凄寒。水厄火灾。尤堪警惕。生者能无惻惻。幽魂应亦含悲。夫人有子孙贵当大事。今求遗骸之安。而即土无日。何如死于道路。见收于仁人善士哉。宋司马康伯葬亲。不信葬师之言。以己意处分年月日时葬地。而兄弟高年。位至卿相。宗族子弟。从仕者二十三人。故君实为谏官。奏乞禁天下葬书。又着葬论云。欲知葬书之不足信。视吾家。由今思之。惑亦略可祛矣。

本司目击心维。深用叹愍。瞬届春令。又当掩骼埋胔之时。爰定章程。颁示各属。吴郡文物之邦。士尽通经。人皆识字。庶相劝勉。辄蔽同除。以气脉论。则地势块圪。山川周。层冈重阻。多是佳城。何烦过择。以阙阅论。则古所称虞魏之昆。顾陆之裔。继体歧嶷。不闻其先卜有吉穴。所愿巨室倡其端。学子明其理。勿令蚩蚩之氓。假口于某官某人停其家某某丧不葬。则人伦之厚。风俗之美。官吏与有荣幸焉。一先按图造册也。各州县分谕乡绅董。督同地保。

先将本图停棺未葬者若干口。查明编列号数。分别男女。插牌标记。一面照造清册。注明有主无主。主有力无力。有地无地。及本籍客籍字样。送县核办。一图之人。各办一图事。地方小。则停棺之数少。易于稽核得真。该州县官于明年清明节后。将城厢及四乡劝办掩埋棺数未埋棺数汇造总册。加具无捏印结。送呈本司。以凭派员访查。一宜筹设义冢也。一邑之中。义冢不过数处。多不过十余处。宜令官绅酌量添设。定立界碑。凡有主而力不能置地。与无主之柩。由董保查明。分别男柩女柩。列号标记。为之瘞埋。棺木如朽。宜加绳缚。或别易木篋。盛骨瘞埋。入土宜深。筑土宜实。免致野兽窟穴伤残。一宜筹定经费也。无主无地之柩。既须掩埋。有地无力之棺。亦须津贴。葬时所用人工石灰。绳杠木篋。检骨盛骨之器。并须筹备经费。除各州县本有善堂自行经理外。官绅商酌。有款提款。无款劝捐。不可藉端扰累。择端正廉勤之士。司其收发。使归实济。不可虚糜中饱。一葬期勿更迟延也。限明年三月为断。将停棺埽数掩埋。有力有地之户。催令下棺。有力无地之家。催令置地。其客籍无主与有主远行者。代为标记权厝。客籍有主不即扶回。令其自行权厝。若有主有力之家。过三月不葬。董保查明。令本家自具呈。将以后葬期报县存案。届期再查。所冀全其体面。感以仁心。如更抗不谋瘞。则是天良澌灭。该州县先将丧主姓名。及所停某丧。榜示通衢。以惩薄俗。复不自悛。治以应得之罪可也。地师术士。妄称山向不利。劝人缓葬。访闻。以左道惑人治罪。以上四条。为贫民谋。为绅衿劝。昔张清恪公深痛东南此习。着亲丧不可久停说。拟酌为定例。童生生员亲丧不葬者不准应试。举人进士亲丧未葬不准入官。凡生童之考试。科甲之迁选。俱令邻佑具甘结地方官具印结并无停丧者。乃为合例。若有停丧。则应试谒选俱不准行。本司则惟推本 圣训。先以教谕。是以详稽古义。敬述朝章。欲令夤序同观。性情相感。如经年以后。停柩仍复不少。积习不肯湔除。则惟有详请抚宪。照张清恪公之说。奏定着为令矣。特不欲自我哭会发之。凡绅商士庶军民人等。宜体此意。顾全大义。为桑梓先。为此出示晓谕。其各懍遵毋违。切切。

坟莹禁步应遵定制疏

骆秉章

窃臣于同治五年十二月初三日。接准广东抚臣蒋益澧咨。准户部咨行会议广东督抚等奏官山莹葬请照山粮升科一折。同治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具奏。本日奉

旨依议钦此。抄录原奏知照前来。窃臣于同治四年闰五月十五日。具奏粤省坟山禁步。应遵照例定丈尺。不宜以省章断案。六月初四日。内阁奉 上谕。坟莹禁步自应恪遵定例办理若概用本省章程等因钦此。仰见 圣明洞烛。

谕旨煌煌。自当钦遵办理。不意郭嵩焘固执己见。复理前说。臣本粤人。

见闻有素。窃谓升科固足昭覆载之公。而禁步仍应遵 皇朝之制。不宜舍定例而用章程。臣祖莹被邓辅廷盗葬之案已结。非敢屡以私事冒渎 圣聪。第以前署广东抚臣郭嵩焘陈奏各情。涉于回护矫强。既舍 朝廷向来通行之定例。而用未经奏定画一之省章。则官吏无所遵循。可以高下其手。民闲愈多侵占。不免争日烦。有关通省大局。且因臣一人祖莹之案。郭嵩焘遽改定例。使粤民受无穷之累。臣不敢缄默。敬请为我 皇上缕析陈之。如原奏谓粤籍例定官民禁步恃势强占。地方官至不能成谳。乾隆年间。详定横直二丈穿心四丈之章程。不论绅民。统以横直各得二丈为限。其前次来咨。又称粤省穿心四丈章程。计由坟心数至边。每面实止一丈。与定例庶人莹地九步。穿心十八步之说。不惟丈尺迥殊。即当日如何用此穿心二字。已无可究诘等语。是郭嵩焘故以穿心二字为不可解。强就其每面各得二丈之说。不过欲为侵葬者开脱罪名。遂以穿心四丈前后左右应各得二丈者臆断。为每面实止一丈。固执省章以废定例。窃以例定坟莹丈尺。即所以杜强占。地方官按照例定丈尺断案。何至不能成谳。岂断以 朝廷之定制。而敢不遵。断以本省之章程。转相慑服者。若谓粤省莹地。尽列官山。与别省情形不同。臣详译例定坟莹禁步。正为官山而设。如系契买之业。则凡在四至之内。无论前后左右若干丈尺。皆非他人所能进葬。又何必以禁步为限耶。故定例于有主坟地。切近坟旁盗葬。及止于田园山场内盗葬。论罪各有等差。是契买之业。不必限以禁步。可见禁步专指官山而言。郭嵩焘于例意未免误会。原奏又称以省章为断。丈尺多少。出价承受。绅民犹可通融办理。以例定禁步为断。则直授豪强以兼并之资等语。查例定坟莹禁步。盖示以一定之限制。而后争端可息。若谓断以省章。则丈尺多少。出价承受。犹可通融。是富者力能出价。即可踰越于省章丈尺之外。贫者无力出价。必须拘守于丈尺之中。是以贫富为强弱。而不以曲直定是非也。即此通融二字。实授豪强以兼并之资。势必至大启争端。无所禁止。何如有定例可循。官民皆知所遵守也。事必察其虚实。例定坟莹禁步。颁行天下二百余年。薄海臣民。无不遵守。不闻别有豪强。藉此兼并。向来粤东一省。亦不闻有藉此为兼并之资。岂 朝廷之制度久已通行寰宇。今独格于粤东耶。

原奏又称近年捐例广开。一命之荣。皆得捐请 封典。按照品级。援例争论禁步。则富强有势力者。其侵占倍甚于从前。贫民复何措其手足等语。查坟莹禁步。官民各有例定丈尺可循。揆诸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之义。总以歿者之有无官职为断。岂得藉捐请之 封典。争禁步之丈尺。而进占他人之地界耶。原奏又称粤东绅富。有势力者颇多。若皆据例定禁步为词。祖坟附近进葬者。皆可援例责以侵葬。其已葬者。亦可呈请押迁。评讼将无已时等语。查歿者若无官职。其坟莹禁步。应照庶人九步为断。倘被人侵葬于禁步之

内。自应控官押迁。照例办理。至远年所葬旧坟。彼此已相安于无事。亦无人混请押迁。设有逞刁妄控者。官可绳之以法。亦何至讼无已时。现今奉 旨升科。既经升科者。则官山变为己业。自无豪强侵占之弊。至无力升科者。其禁步仍应遵照定例。庶人莹地九步穿心十八步为限。以昭公允而息争端。不宜以省章定断。益滋侵占盗墓之风。致酿发掘毁弃之狱。总之官山固应升科。禁步须遵定例。省章流弊孔多。必至纷争不息。有妨大局。终不可用。郭嵩焘所报省章。不过回护一己之偏见。臣请仍遵定例。实关系通省之风俗。相应请

旨飭下广东抚臣体察舆情。申明定例妥议覆奏。则全粤军民幸甚。臣不胜悚惧屏营之至。理合恭折具奏。伏乞 圣鉴训示。

请严禁火葬积习疏

钱宝廉

窃维 圣朝之治世。教孝为先。人子之事亲。慎终尤重。自世俗创为火葬之法。竟有毁墓烧尸。残忍其亲而不顾者。此风臣虽习闻而未得其详。近于同乡公交车中访之。则情形更惨。习染更多。诚为蔑伦悖理之尤。不可不速行禁止也。查火葬之习。浙江杭嘉湖三府皆有之。而莫盛于嘉属之石门桐乡等县。彼处民多业蚕。以其不便于种植。乃于中元冬至两节。前后相率而为火葬之举。其发冢开棺而后烧尸者。谓之明葬。其发冢烧棺而不见尸者。谓之暗葬。举先人之遗骸而付之一炬。火初发。则柩之中呜咽有声。火既息。则骨既煨烬。尸亦灰飞。闲有年久尸僵者。乃以斧斤支解之。仍复投诸烈焰。伤心惨目。所不忍言。而为之后者。方且延僧众。召亲朋。饮燕欢呼。金钱挥霍。绅民劝之而不顾。官长禁之而不悛。深感于火葬速发之说。而谓行此可以获福也。冥愚荒诞。举国若狂。实是风俗人心之患。况由嘉属而推之他府。由浙江推之他省。渐染效尤。其贻害伊于胡底。查例载子孙于祖父母父母坟墓烧棺槨者。杖一百徒三年。烧尸者绞。又载于他人坟墓烧尸者。杖一百徒三年。若缙麻以上尊长。杖一百流二千里。定例本为严密。但乡愚无知。不谙例禁。而地方等官又以为不急之务。玩忽纵之。遂致积久盛行。酿成浇俗。若不严行申禁。诚恐顽梗乡民。罔知悛改。可否请 旨飭下各直省督抚通飭所属各州县。晓谕严惩。并责令绅耆地役人等。分段访查。多方劝谕。如有仍前火葬者。无论父母尊长以及卑幼他人。均即报明按律治罪。至实在无力殡葬。查各省州县中。向俱置有义冢。兵燹之后。废弛尤多。每经绅富等捐建公阡。应由地方官再查各乡中抛荒绝产。添设义莹。听其报明附葬。其有不愿附葬者。有地则谕以及时安厝。无地则权宜检骨坎埋。均不准私行火化。以挽浇俗而励孝思。再臣查嘉兴府各属。更有一种刁恶棍徒往往遇有葬事。纠约无赖多人。攘取物件。讹索阻挠。致令贫富善良。皆以葬亲为难事。而停阁暴露。莫可如何。此等阻葬刁风。

尤为地方之累。相应请旨一并飭令地方州县官严示。查获重惩。俾乡邑良民。得以及时莹葬。似亦教孝施仁之一助。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圣鉴。

### 宣化府义冢记

#### 查揆

沈西雍太守以经学为政。凡所修举。必蘄合于古。有非寻常吏师能通其意者。道光十年春。权宣化事。甫三月。州县胥乐其为治。郡之废坠。汲汲求复其旧。惜其暂而未得大见所欲为也。府城东郭外。故有义冢。岁久不可考。太守悯焉。乃捐俸钱。别买地于城东七里台。为亩十。而属教谕余珽董其役。地既开广。席畚鍤灰钉之属。无不具尽。其地计蕪瘞者无算。可久而不废矣。乃述其事于其乡人查揆。俾文之以记年月。揆按敛埋之政。见于史传者伙矣。然或以系瘞毙。或以寡无告。或以荒凶兵革道殣战死。皆一时一事。非有定制。至宋始着令。贫无葬地者。许以官地瘞。后乃有漏泽园。则郡县皆行之矣。今太守亦犹乎世俗吏所为乎。抑蘄合乎古之所为乎。月令孟春掩骼埋胔。许郑皆以为兼鸟兽之骨。人固至重矣。而必煦煦及于禽兽。窃以为仁政之大。未必然也。是非湛深于经。而精求其用意。不能通也。古之儒者。通天地。明阴阳。以为政事之本。洎流弊所极。竞言祥图讖。于是经学衰。而治术亦疏矣。按月令明堂言阴阳者。郑氏于掩骼埋胔。谓为死气逆生也。吕氏览高诱谓顺木德而尚仁恩。此则经之所为仁政。已异乎史。又何疑于许郑耶。先儒董仲舒刘向父子等。其论政必辨五行阴阳。由此以通天人之奥。得治化之原。使死气郁蒸。以逆方生之气。则水旱凶札疠疫之为害。皆由是以起。然则掩埋之所系为甚大。太守所为蘄合于古者乎。易泰为正月卦。象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夫天地之道。阴阳之道也。天地之宜。阴阳之宜也。天子财成辅相于上。三公宰相寅亮燮理于下。士大夫以学问政事赞毗于一时一事。使寒暑不忒。四时和平。胥是道也。其事则备箸于月令。如掩蕪其一耳。而孔颖达援大司徒及职方贡物之宜。已未合乎扶阳抑阴之本旨。至伪子夏传乃以结网罟作耒耜当之。以是为财成辅相可乎。宣化府为苦寒地。山谷幽阻。水泽沍冽。其严凝亭毒。足以遏阳和。召阴眚。况暴露者又从而酝酿之。是固太守宜加意者矣。徒曰慈爱惻隐而已。则凡为吏者优为之也。太守穷经而善于其政。故揭太守之意。而记之如此。

卷七十一 礼政十一 服制上

#### 服说

杨绍文



丧服之制。有亲有尊。又有降有从有报。亲也者。自吾之所生以及吾之所自生者也。尊也者。自吾之所贵以及吾贵之所贵者也。降也者。本吾之所尊所亲而有所受者也。非吾之所尊所亲。而从吾之所尊所亲服之者。从服也。吾为人之所尊。为人之所亲。人既亲吾而尊吾。于是以服吾之服服之者。报服也。夫吾之所亲吾之所尊而于是服焉。情也。何为而有降也从也报也。圣人盖知后世之必有疏其亲离其尊者矣。故立之法焉。使后人知吾之所尊所亲者之所尊亲。尚不可忽如此也。益以见吾之所尊所亲者之不可忽也。使知吾之所尊所亲犹有所屈如此也。益以见我所受于所尊所亲者之不容不伸也。使知亲吾尊吾者之不忍薄如此也。益以见吾之所尊所亲之不忍不厚也。且夫圣人亦知哀出于心。非可以法求矣。然而必为是法者。圣人不得已之情也。后世之人之不免于疏其亲离其尊者。圣人之所以不能禁也。不能禁而不禁。是使君臣父子无以相属也。其心虽不能称吾教。而其居处衣服使不敢越吾之法。故虽疏其亲离其尊者。咸得自反。而得其尊尊亲亲之心。是故为之衰以哀之心。为之负以哀之背。为之经以哀之首。为之带以哀之身。为之菲以哀之足。为之杖以哀之手。为之哭泣以哀之声。为之苴斩以哀之貌。为之稽顙踊以哀之动。为之倚庐苦块以哀之居处。为之饘粥以哀之饮食。而于是为之节文以差之。虞祔练祥以杀之。其污也。虽情之至勿敢遂也。其隆也。虽情之衰勿敢懈也。夫然后服其服。处其居。亲其声容饮食。而尊尊亲亲之心。油然而生。故曰礼有以故兴物者。此之谓也。呜呼。丧礼之不讲久矣。士大夫家。至不识衰经之制。其至性者。曰惟其戚而已。饰于外者何为焉。嗟乎。先王岂不知哀之者虽不饰于外。犹不废其尊尊而亲亲乎。而必沾沾焉缘情而尽制者。必将有所不得已也。古者传重三年。唯适孙为祖耳。丧服曰。为人后者斩。说者曰。不言父。若祖曾祖可也。传曰。为所后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孙。说者曰。如其伦之丧也。不言父。宗子无父也。祖父母如伦之丧。则不为所后者传重加也。以此知宗子不孤。为其后者亦不三年也。后世尊母如父。又尊凡所后者如大宗。因以尊当室之服如传重。而加年之丧始广。失其意矣。虽然君子之有其服也。则思称其文。至于缙麻袒免且然。而况其为三年者乎。予表叔计伯英。遭所后祖母之丧于京师。哭泣如礼。不以情之轻而杀其文也。其明年始克奔以葬。诗曰。庶见素冠兮。言丧不可不慎也。君既不愆于始矣。则其葬之不违于礼也。无惑乎其行也。为服说以遗之。

### 丧服正等篇

吴嘉宾

服有五。其等三也。三族相与为主人。以三为五相与为亲。以五为九相与为兄弟。而分亲昭矣。既葬卒哭。亲者变。兄弟除。而成吉主。主人变亲者除。再

大祥。主人除。而丧节辨矣。分亲以三列。丧节以三成。然而服之杀五。何也。周官司服。天子诸侯之凶服。有斩衰。有齐衰。有缙衰。大夫士加以大功小功。大功与不杖为一等。小功与缙为一等。经曰。亲者禭。不将命以即陈。说者曰。不将命以即陈。大功以上。有同财之义也。传又曰。如何而谓之兄弟。小功以下谓之兄弟。然则大功上同期。小功下同缙。章章明矣。大功者。旁治则从父昆弟。下治则庶孙。外丧则姑姊妹女子子适人者。姑姊妹女子子。其本固也。昆弟之子期。从父昆弟非父之所为期乎。适孙。庶孙非期降乎。故大功上同期。小功者。同姓则从祖之属。异姓则外祖父母。同姓因其等。异姓以名加。皆外丧也。故小功下同缙。先王制礼明内外。内之降也。不使至于外。因是以为大功焉尔。外之加也。不使至于内。因是以为小功焉尔。服之备五也。惟旁治治上止乎三。治下止乎三。大功小功之加。上不以施于祖。下不以施于适。中不以施于宗子宗妇。其故何也。凡正体之除丧也。必因有事而除。三月除以卒哭。期以小祥。杖期三年以祥禫。主人之丧节也。凡属之于主人者皆视焉。是服之正等也。若夫九月七月五月之丧。既葬即葛。归其宫。自终其月算而除。亲者避主人。疏者以为私隆焉。是非服之正等也。非服之正等。故上不以施于祖。下不以施于适。中不以施于宗子宗妇。或曰。古者三十年为世。人寿百年。上不以及高祖。下不以及元孙。服上下杀。止于三可矣。有及之者。其服也如之何。曰。曾祖以上。苟有及者。皆为之齐衰三月可也。曾祖以下。苟有及者。皆为缙可也。等之极则通。齐衰三月。正体之服也。丈夫妇人为宗子。宗子之母妻是也。宗子且然。况其祖乎。缙。服之末也。传同鬻缙。同鬻犹服之。况其子孙乎。故服等之三。其道至于无穷。

### 丧服改制篇

吴嘉宾

周公之礼。未有行于今者也。而丧服厂勤存。存之者非后王之所能为也。有由然者也。人伦具乎是。尊卑贵贱亲疏长幼内外之交丽乎是。嫌疑犹与分争辨讼之端决乎是。故是礼之行缺如。而其体存。虽然。果存乎哉。凡丧服之大义三。一曰父。二曰君。三曰宗。继周者丧服三变矣。汉文帝诏吏民短丧。而君之义微。唐以后加异姓服。有大功袒免。而宗之义微。明制加子为母妇为舅姑皆斩衰。子为庶母期。父为长子同众子皆期。而父之义微。先王制礼。莫敢公訾。而显易之者。其散亡磨灭。则欲复而不可。非可而不欲也。丧服。先王之所尤尽心也。其书幸详。今枝条节目。犹相与奉帅而守之。而其大义先变。何哉。变之者亦非后王之所能为也。有由然者也。古者君世其国。凡臣世其家。相与为一体。自战国并起。国无定臣。及秦行督责之术。民忘君矣。且秦人子壮则分出他赘。父丧已不行。而君丧何为。文帝因是以变之尔。古者士大夫有庙

则有族。庙制不立。民忘宗矣。且自汉以来。人君疏骨肉。亲外亲。下习化之以为风俗。同姓迩而易睽。异姓私而易合。唐之君臣因是以变之尔。古者田宅受之君。职业受之父。士之子既冠傅之。畴人各从其父畴学之。为子者。思在能继父而已。后世职业废而智力兴。父子兄弟竞为行能。不相资禀。拙者自求不赡。巧者以得为荣。民忘父矣。士大夫知生我之恩。莫知象贤之义。皆曰父母何算焉。明之制因是以变之尔。且夫礼之作。由人心生也。明乎先王所以兴人之心。则知礼之不可以损益也矣。语曰。父子主恩。君臣主义。服者恩义合。义非恩无以有服。恩非义无以有服。臣为君服。义也有恩焉。恩不至徒畏而不爱。子为父服。恩也有义焉。义不至徒爱而不畏。臣畏君。天也。不爱。则畏之道不可以久也。子爱父。天也。不畏。则爱之道不可以久也。故先王为丧祭之礼。使臣知爱其君。使子知畏其父。论丧服者曰。缙经哭泣。恩之饰也。哀痛恻怛。爱之情也。言爱。则母与父固同矣。故隆母以敌父。隆母之党以敌父之党。反以疵礼。夫谓礼为由于爱之情者。为无爱者言之也。非以尽礼也。礼未有徒爱而行者也。孔子曰。孝莫大于严父。父母。家之尊也。子妇。家之卑也。尊以临卑。卑以事尊。虽然。家之命。父制之而母从焉。子承之而妇从焉。贰之则乱。故夫妻敌体。妻为夫斩衰。夫为妻期。未有疑焉者也。子之服母。由是别焉。子居父丧。时见乎母。母服斩与子同。母之丧期。父释服矣。子自若遂服。则何以事父乎。故父在为母期。家之中。居处宫室从乎父。饮食养御从乎父。往来交际从乎父。父子异物。虽小而不行。故父服未释而子即吉者有之矣。未有父除服而子犹行丧者也。今也子与妇自俱服斩。则是与尊者异物也。出妻之子为母。庶子为其母。不从乎父而自为服。君子不夺人之亲。父命为之焉。且家所重者长子。长子事父。故出妻之子。庶子为父后者。皆不得为其母服。制于父也。士为妾之有子者缙。众子为庶母缙。亦制于父也。今为庶母期。是从其庶昆弟。不从其父。父不贵妾。子之尊庶母也安从生。人道莫亲于父母。妇人则重承夫。重承夫。则降其父母而事夫之父母。凡亲上之服。降其夫一等。由夫而推也。子则夫妇皆亲之。凡亲下之服。同其夫。由子而推也。今夫舅姑与夫同。则亲上之服当毕同。自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至于夫之诸祖父母。所进多矣。内外之际。若是其无等与。子。天亲也。妇则异姓也。妇人之义。事夫而止。夫之外。未有可以自亲者。传曰。妇人无二斩。不能二天也。先王之为斩衰。使臣以事其君。子以事其父。妻以事其夫。三纲之表也。故斩衰至重。斩衰之伦多。则将不重。古者天子谓之王。王之号至尊。其后列国称王。国犹是也。而王之号不尊。夫服亦若是焉尔矣。子事父母与妇同。何以为亲其父母。妇自同其夫以事舅姑。何以为尊夫。故子之于父。妻之于夫。犹斩衰也。然而已轻也。然则礼为长子斩衰。何也。曰。世之正体

也。妻子一也。妻系其夫姓。夫不系其妻姓。是为附体。子以世系之父。父以世系之长子。是为正体。长子死。当以昭穆祔于考。父不可不主也。主正体者必斩。且长子死。适孙为祖后。祖不服重服。则孙莫敢服重服也。继世者当重其世。重之则有所授也。有所受也。不授不受。与不继同。后之姓。非不继世也。古之继世者。如种树木。末虽大。必从其本。后之继世者。如种谷。实落则根芟。夫宗子之义。自长子始。斩衰之为长子服也。义之大者也。与君父等。易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干道成男。坤道成女。先王之丧服不为妇人斩衰。岂苟焉而已哉。男子重其君父。又自重其世。而后家国之道成。妇人卑于男子。专为其夫重。故男子百世。奉其宗庙之道也。妇人一世。属其身之道也。子为父党。以三为五。以五为九。服穷犹为之袒免。族人又服其宗子。以事大祖。若是者。百世之道也。为母之党三族而止。若是者。一世之道也。昔者黄帝始建万国。封诸子而命以姓。远者传三四千年。言世本者。必自黄帝始。爰及三王。禹始传子。文王治岐。仕者世禄。盖继世之道。兆于诸侯。成于天子。施及士大夫。非一日之故矣。当其始。虽天子不能以继世。劳之至也。及其后。虽士庶人皆得以继世。安之至也。其先成于诸侯也。天子命之也。天子不世无以治天下。国不世无以治其国。家不世无以治其家。治成而上下达。有天道焉。土未平。天子不能世天下。礼未详。士大夫不能世其家。土平于夏。礼详于周。先王之制。经乎天地。今之为丧者盖略矣。民迫于求生。不暇哀死。轻丧无一日之戚。期大功仅视古兄弟之丧。以是而为尊亲。若有不释然者。于是益之。益之非能踰礼。咎在不及礼尔。王者帅天下以严父。民知大义矣。先王之丧服。其于人心。犹呼而响也。不为礼则已。为礼安可变哉。

### 丧服私论 【

俞樾

#### 外祖父母之服

仪礼丧服篇。小功五月章。有外祖父母。传曰。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盖古者外亲之服不过缌。而此乃小功。故曰以尊加也。按尔雅释亲篇。父之考为王父。父之妣为王母。母之考为外王父。母之妣为外王母。盖父母之父母。其尊相同。故同有王父王母之称。特称外以别之耳。加至小功。遂为尊之至矣。且夫母之父母。与母之姊妹必有别矣。仪礼小功五月章。有从母焉。从母五月。外祖父母亦五月。是视母之父母与母之姊妹同也。然其时舅之服。犹止于缌麻三月也。自唐人改舅与从母同为小功。至今循之。无有异议。夫舅之服既改而重。则外祖父母之服亦宜与之俱重。且外祖父母之服。从母而推者也。古者为父斩衰三年。为母齐衰杖期。斩衰三年之下。有齐衰三年。而后为齐衰杖期。是父母之服。相去二等也。是故父之父母。齐衰不杖期。而母之父母。小功五

月。齐衰不杖期之下。有大功九月。而后为小功五月。是王父母与外王父母之服。亦相去二等也。唐改母服为齐衰三年。则与父相去止一等矣。明高皇定孝慈录。又改为斩衰三年。则与父齐等。无复隆杀之差矣。母服从隆。则母之父母不得而杀。岂宜仍依古制五月而除。唐开元中。尝从太常卿韦滔之议。外祖加至大功。自宋以来。皆莫之用。夫礼固缘情而制也。外祖父母之于外孙。自幼保抱携持。盖有不异祖父母者矣。身后制服止于小功。揆之人情。实有未履。然则采唐开元之议。为外祖父母制大功之服。或亦礼之所许欤。

### 妻父母之服

仪礼丧服篇。缌麻三月章。有妻之父母。传曰何以缌。从服也。注曰。从于妻而服之。斯礼也。相沿至今。未之有改也。考尔雅释亲篇。妇称夫之父曰舅。称夫之母曰姑。又曰。妻之父为外舅。妻之母为外姑。盖夫妻胖合。本同一体。故妻谓夫之父母曰舅姑。夫谓妻之父母亦曰舅姑。特称外以别之耳。夫奉以至隆之名。而服以至轻之服。疑于名实之不称矣。妇为舅姑。本在丧服齐衰不杖期章。后唐长兴中。改为舅斩衰三年。为姑齐衰三年。至明初定孝慈录。则又改为舅姑并斩衰三年。而至今循之。是妇于夫之父母之服。历代增加。至于极重。而夫于妻父母之服。犹仍其旧。止服缌麻。揆之情理。或未安乎。仪礼丧服篇。母之昆弟。亦在缌麻三月章。传亦曰。何以缌。从服也。是妻之父母。与母之昆弟。其分相等。唐律改舅为小功。历代相沿。遂无异议。夫谓我舅者。我谓之甥。是故母之昆弟。谓我曰甥。妻之父母。谓我亦曰甥。孟子所谓帝馆甥于贰室是也。均之甥也。于母之昆弟小功。而于妻之父母缌麻三月。其于人情。若有未履。且母之昆弟。妻之父母。子夏传均谓之从服。郑注于母之昆弟。曰从于母而服之。于妻之父母。曰从于妻而服之。按母于昆弟之服。大功也。子从母服而服之。古为缌麻。降二等也。今为小功。降一等也。妻于父母之服。期也。夫从妻服而服之。降一等则为大功。又降一等则为小功。以小功服之。似于礼亦不为过。乃又降一等而为缌麻三月。其为抑损不太甚乎。然则妻之父母之服。似宜援唐人。改舅为小功之例。升为小功五月。或亦礼之所许欤。

### 妇为夫之祖父母之服

仪礼丧服篇。大功九月章。有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传曰。何以大功也。从服也。疏曰。此皆夫之期。故为之大功。斯礼也。历代遵之。未有改也。然窃谓夫之世父母叔父母。旁尊也。夫服期。妻从之而服大功。于义足矣。若夫之祖父母。非旁尊也。而圣人制礼。乃与夫之世叔父母同科者。何也。曰。在古制已不可得而加也。何也。古者妇为舅姑。齐衰不杖期。夫以夫之父母。而服止于期。则于夫之祖父母。不得不降而为大功矣。自后唐长兴中。改妇为舅

服斩衰三年。为姑服齐衰三年。而明人又改为同斩衰三年。则于夫之父母之服。历代增加而至于极重矣。夫之父母之服既改而重。则夫之祖父母之服亦宜与之与重。今于夫之父母三年。而于夫之祖父母止九月。揆之情理。或未安乎。夫礼固缘情而起者也。祖父母之与孙。其爱之也。或甚于父母之于子矣。其爱孙之妇也。亦或甚于舅姑之于妇矣。为妇者。事其夫之父母如其父母。则必事其夫之祖父母如其祖父母。女子子为其祖父母。齐衰不杖期。虽出嫁不降焉。夫于己之祖父母期年。则于夫之祖父母宜亦同之。且生存之日。扶持焉。抑搔焉。奉盘奉水。请面贵请洗。视已嫁之孙女。必有加焉。已嫁之孙女。犹有期年之服。而孙妇之服。九月而除。是视夫之祖父母。无以异于夫之兄弟之子妇。与夫之兄弟之已嫁女也。然在古人制礼之初。舅姑止服期年。则于夫之祖父母。诚不能逾大功而上。今舅姑之服。已加重矣。则于夫祖父母。亦宜加重。若定为期年之服。使孙妇与孙一律。或亦礼之所许欤。

#### 为人后者其妻为舅姑之服

礼记丧服小记篇曰。夫为人后者。其妻为舅姑大功。按此不见于仪礼丧服篇。惟见于此。孔氏正义曰。夫为本生父母期。故其妻降一等服大功。是从夫而服。此礼也。自唐以来。无不同之。至今不改也。窃谓在古人制礼之初。则诚无以加之矣。何也。古者妇为舅姑。齐衰不杖期。妇于舅姑。从夫而服者也。夫于父母三年。而妇于夫之父母期。夫于本生父母期。则妇于夫之本生父母。固不得踰大功而上矣。自后唐长兴中。改妇为舅服斩衰三年。为姑服齐衰三年。而明太祖定孝慈录。又改为同服斩衰三年。则妇于舅姑之服。历代增加。子妇与子。固无异矣。夫子于父母斩衰三年。妇于夫之父母亦斩衰三年。然则子于本生父母齐衰期年。妇于夫之本生父母亦宜齐衰期年也。今仍旧制为大功。揆之情理。或未安乎。夫礼缘情而制者也。人子虽出为人后。然父母之爱之也。不以其出为人后而减也。即于其子之妇。亦不以其子之出为人后而不爱也。特以礼不贰隆。既为人后。则服制不得不因之而杀。然不得不杀者。则杀之。所谓义也。有可不杀者。则不杀焉。所谓仁也。人子于所后之父母。既为三年之服。则于本生之父母。不得不降为期年之服。所谓不得不杀者也。为人妇者。于其夫所后之父母。既从夫而为三年之服。则于其夫本生之父母。尚可降一等而为期年之服。所谓有可不杀者也。乃又降一等而为大功。则是不可不杀而杀之矣。是视其夫本生之父母。无以异于夫之兄弟之子妇。与夫之兄弟之已嫁女也。窃谓为人后者。其妻于舅姑宜改为期年之服。与其夫同日而除。或亦礼之所许欤。

#### 舅之妻无服

仪礼丧服篇。从母在小功五月章。舅在缌麻三月章。是舅轻于从母也。子夏传

。于从母有以名加之说。至唐律改舅为小功。于是母之昆弟姊妹。一律小功。至今循之。无异说矣。惟舅之妻。与从母之夫。则从古无服。朱子推其说。以为先王制礼。母族止于三。母之父。母之母。母之兄弟。恩止于舅。故从母之夫。舅之妻。皆不为服。然仪礼缙麻三月章。有从母昆弟。有舅之子。若曰恩止于舅。则何以又及其子也。旧唐书礼仪志。开元二十三年。太常卿韦绛奏。请加外祖为大功。舅为小功。并请为舅母服袒免。元宗手敕。以舅母之服。不得全降于舅。宜服缙麻。彼时廷臣之议。皆不谓然。元宗再降手敕。然后定议为舅母服缙麻三月。乃自宋以来。皆莫之用。舅之妻至今无服。无论从母之夫矣。夫礼固缘情而制者也。凡人幼稚之时。必依其母。母或归宁于其父母。子必从之。舅之妻推其君姑之意。保抱携持。视犹己子者有之矣。于其死也。漠然同于途人。岂礼也哉。开元之制。未可废也。或曰。舅与从母。乃母之昆弟姊妹也。母之昆弟姊妹。其恩相等。若因母之昆弟。而推及其妻为之制服。则因母之姊妹。而推及其夫。亦当制服。何唐人之议。止及舅之妻。而不及从母之夫也。曰。从母之夫。视舅之妻盖较疏也。夫为母党制服。必从母而推之。故古制为从母小功。而为舅缙麻。所以然者。从母与吾母。皆女子也。其情亲也。舅与吾母。则有男女之别。既嫁而反。弗与同器而食。弗与同席而坐。其情稍疏矣。为人子者。推其母之意而为之服。故舅缙麻而从母小功也。然舅虽视从母稍疏。而舅之妻则与吾母甚亲矣。从母虽视舅稍亲。而从母之夫则与吾母甚疏矣。唐人制舅之妻服。而不制从母之夫服。其以此欤。既为古制所无。而又为唐制所不及。揆之人情。从母之夫不为之服。未为甚歉。则固不必轻议矣。

### 独子兼祧之服

一子两祧。为 国朝乾隆闲特制之条。所谓王道本人情也。所谓礼以义起也。此洵足补前圣所未及。而为后世之所法守矣。道光闲。议定服制。大宗子兼祧小宗。则为所生父母斩衰三年。而为兼祧父母齐衰不杖期。小宗子兼祧大宗。则为所生父母齐衰不杖期。而为兼祧父母斩衰三年。礼重大宗。固宜尔也。然于人情。则似有未履者。夫为人后者。为所后父母斩衰三年。古今之通礼也。小宗无子。而以大宗子后之。未闻有所降也。徒以大宗亦止一子。以此子兼祧小宗。乃降而为齐衰不杖期。于理则允洽矣。而小宗父母。有嗣子之名。无嗣子之实。仍无有人为持三年服者。小祥之后。几筵犹在。而服制已除。在人情得无未履乎。然此犹未履之小者也。其尤未履者。则小宗子兼祧大宗。而于所生父母改服齐衰不杖期也。夫大宗不幸而无子。小宗固幸而有子也。乃夺以予大宗。而使小宗之父母。有子而无子。则小宗亦无子矣。夫为人后者。于所生父母齐衰不杖期。固古今之通礼也。然其父母犹有他子在。非无人执三年之丧

也。今此小宗之父母。则独子也。无他子也。设使父亡而母在。则小祥之后。其母犹斩焉在衰经之中。而其子若妇。已衣锦而食稻矣。顾视其后。竟无一人。与己同凶服者。有不盡然伤心者哉。此实于人情尤未履者也。夫不曰为人后。而曰兼祧。兼之云者。齐等之谓也。然则独子兼祧者。于所生父母所兼祧父母。并宜服斩衰三年。或亦礼之所许欤。

### 为众子妇之服

古者为适子斩衰三年。为众子齐衰不杖期。重适也。夫古今异制。为适子斩衰三年。行之于今。则为已重矣。明会典改为齐衰不杖期。至今循之。古者为适妇大功。为众子妇小功。唐改适妇为齐衰不杖期。众子妇为大功。亦至今循之。夫古为适子之服如此之重。而为适妇之服如此其轻。此古制之可疑者。唐改为齐衰不杖期。则从适子斩衰三年。等而下之。得其宜矣。适子适妇。既有区别。则众子与众子妇。亦宜有区别。众子之服齐衰不杖期。则众子妇之服大功九月。等而下之。亦得其宜矣。乃自明人改适子为齐衰不杖期。则适子与众子同也。适子与适妇亦同也。于是适子也。适妇也。众子也。同为一科。而独此众子之妇。不得与之齐等。夫降则俱降。明人既降适子为齐衰不杖期。则众子与适妇宜降为大功。而众子之妇宜降为小功。然明人既未议及。则相沿至今。不可复降也。夫礼。与其失之薄也。不如其失之厚也。妇为舅姑之服。自古至明递有增加。至明制舅姑同斩衰三年。则重之至矣。以重服服我。亦宜以重服报之。且子之于父母。无适子众子之别也。妇之与舅姑。亦无适妇众子妇之别也。古者世爵世禄。故重适以绝覬觎之心。今则无复是嫌矣。父母于适子众子之服同。则于适妇众子妇之服亦宜同。父母于适子之妇与适子同服。则于众子之妇亦宜与众子同服。然则舅姑于众子妇改服齐衰不杖期。或亦礼之所许欤。

顾亭林先生极言唐人增改服制之非。譬之始皇狭小先王宫廷。而作阿房之宫。其论正矣。然又曰。今人三年之丧。有过于古人者三事。则父在为母。与妇为舅姑皆与焉。夫圣人制礼之精意。非后人所能窥测。自唐以来以意增益。诚未必当。然孔子云。丧与其易也宁戚。礼又云。有其举之。莫敢废也。至今日而父在为母与妇为舅姑之类。岂能降从古制哉。虽然。圣人制礼。譬则权焉。轻重适相准也。有所益于此。则于此见重者。于彼转见轻矣。故历代增改之后。回视旧制。若有未履乎人情者。非古制之有未尽也。加乎此而未加乎彼。故不得其准也。愚谓后世于古制既有加隆之处。必有当与之俱隆者。草茅伏处。无议礼之职。窃与湖楼诸子私论数事。备礼家采择云尔。

### 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辨

方东树

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古圣人缘情制礼第一义。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壹。



六经孔孟第言三年。未有二十五月之说。二十五月者。晚周及秦汉诸儒记礼之失也。人子于亲丧。有终身之痛。圣人为之立中制节。使人知送死有已。复生有节。此天理人情之极。所谓因乎人心也。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曰。丧有四制。变而从宜。礼之所由生也。圣人人伦之至。丧服礼制之精。礼经万世之典。名之三年。则不得实止二十五月。如实止二十五月。则必不名以三年。昔人论丧服之言曰。服以表貌。貌以表心。故谓之致丧三年。致之言至也。若名存实失。隐以欺其心。显以欺其亲。苟且涂饰人之耳目。何云致丧也。且前二年大小祥。皆以十二月纪实。何独于后一年而以一月虚当之。揆之义理人心。进退皆无所据。后汉陈忠言圣人缘人情而着其节。故制以二十五月。此言非也。因杀制节。立中制节。说三年者。已如是云矣。对终身而言之也。今曷为于三年之中。复又节之乎。观圣人制服。轻重上下皆极其恩情。独于亲丧进进主减。何其用心之巧曲而薄也。然则公羊檀弓荀子等。何以有二十五月之说也。曰。此由不解古记中月而禫一语。而傅会妄说之也。案春秋闵公二年夏五月。吉禫于庄公。公羊曰。讥未三年也。下复曰。三年矣。曷为谓之未三年。三年之丧。实以二十五月。原公羊之意。谓庄公以前年八月薨。及今夏五月纔二十二月。虽阅三年。而核计实月。尚未及大祥二十四月之数。故曰讥不三年也。公羊虽未明言此二十五月为未及三年之始月。亦未明言此二十五月为未终三年之足月。而二十五月之数。则明明有其文矣。自是檀弓荀卿及秦汉以来记礼诸儒。皆援为定论。众口一舌。莫有敢异。遗误千载。实莫知其所由来。及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而丧礼又缺不全。无二十五月语。但递相祖述。谓出古经。为周公所制。然核其数实不合。绎其义皆不即人心。而古今大儒莫敢破之。重周公也。尊经也。窃尝反复紬思。憬然有悟。不揣樛昧。辄僭为断之曰。此决非周公之制也。虽诸儒旧传谓出古经。而实不可信也。盖春秋之世。诸侯将踰法度。一切务从苟简。以便其私。恶先王礼经害己而去其籍。自孔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迄孝宣世。后仓及其弟子戴德戴圣庆普等。相与传习讲说。立于学官。当时又有古经。出于淹中及孔壁。多寡不合。残缺失次。故丧礼至虞礼而止。卒哭祔练祥禫之礼。仅传篇目。经无文。其散见于传记者。皆诸子诸儒之说也。则未知三年之丧实二十五月之文。久为春秋诸侯所窜乱与。抑为记礼诸儒所误说与。要之决非周公之制也。何以明之。若三年之丧。实止二十五月。圣经定制。万世不易。则后人必无敢为异说者。而何以至东汉时。郑元又以为实二十七月。魏王肃又以为二十六月。晋武帝时博士陈猗赞成王肃。驳郑元二十七月之失。许猛等持郑义。又驳王肃二十六月为非。宋武帝时。改晋所用王肃祥禫二十六月仪。依郑元二十七月而后除。

近人说者有谓司马温公朱子亦皆知康成之非。而姑从郑。以为徇孝子不忍之心。宁多一月为愈。夫三年之丧。先王之制。与其从后儒二十七月。为徇孝子之心。曷若遵先王三年本制三十六月。于人心不更愈乎。说者又有谓哀能致死。故先王制礼。教人以无死。窃谓三年之服。已尽大小祥二十四月。如诸儒说。又增至二十七月。若遵先王本制。不过再迟九月耳。未为死候也。竟必不可待乎。汉文以日易月。正以三十六日。不闻言二十五日。其证至明。应氏劭说之甚确。而颜师古反讥劭为谬。所谓悖者以不悖为悖也。难者曰。二十五月。非止公羊荀卿之言。据檀弓篇。孔子讥鲁人朝祥暮歌。以为逾月则可。此非孔子亦主二十五月之确验乎。曰。檀弓篇多诞妄。所记事十失八九。恶可据信。且如檀弓记孔子既祥。五月弹琴而不成声。十日而成笙歌。是不知尚有禫服未毕。使孔子祥后十日。已忘哀至尽。弹琴成歌。第虚行禫服二十日。以徇世俗常礼。则圣人之贤于朝祥暮歌者。仅在十日五日之闲。何以相讥为也。且圣人之心。乃不自知其忘哀未尽。而迫于二十五月丧期。弹琴自试。习令忘之。是欲速忘也。哀欲速忘。丧欲速尽。有不及后世小贤愚孝者矣。何以为孔子。夫先主之饬丧纪也。三年终丧。亦大斡人情耳。今檀弓篇所记。乃较计于一月十日五日之间。以诬大圣。不亦蔽乎。孔子语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亲丧乎。如檀弓所记。非自致之道也。汉文以日易月。犹以君国施政为阙。而已失先王亮阴之制。齐宣王欲短丧。乃惑于适庶屈压之嫌。若后世士民。无故而短三年之丧为二十五月。则为记礼诸儒所误。故虽以晋武帝魏孝文帝之为君。汉薛宣弟修魏徐干之贤。皆格于卑俗之论。岂不甚可叹哉。或曰。子之言固然矣。其如张柬之所破王元感四验何哉。曰。柬之僻儒粗士。惟据左验其言礼意。实短浅蔽谬。不即人心。而况其所设四验。又皆奢阔影响。无一足为确证者乎。夫圣人制礼。必本于天理人情。三年之丧。天理人情之极至。而圣人范世第一大法。今柬之之论礼意也。习熟旧说。不过曰先王立其中制。使情文相称耳。不知子于亲丧有终身之痛。先王制为三年。此即中制矣。而何必又于三年之期更短一年。止以二十五月当之。欺心欺亲。名实亏损。而乃为情文克称乎。柬之又说练而慨然。祥而廓然。曰哀已除。而孤藐之情更剧。此情之所致。不假外饰。意谓服已变除而哀犹剧。限于练祥之制也。然岂托于不假外饰。而更速除之乎。何其僨也。今观其第一验。惟据春秋文公二年冬公子遂纳币何休杜预影响之谈。参差之说。虚妄不实。何足证先王制礼之大经乎。且是经也。左氏以为礼。公羊以为讥。已不能合矣。何休曰。僖以十二月薨。未终二十五月。故讥。窃谓经所以讥。讥三年之内图婚。不指言二十五月也。假令出十二月。明年正月二月纳币。亦不得谓为已毕丧在三年外也。且下文曰。三年之恩疾矣。非虚加之也。以人心为皆有之也。若不主三年。祇争一月。是直以三年为

虚加矣。岂非自相矛盾乎。至何休解公羊。诬谬多端。以弟祢兄。贻误千载。昔人论之已悉。其言何足为据。

杜预左氏传注。既曰公薨。在十二月后。复以长术推之。谓实十一月。以弥缝左氏谓礼一语。不但自相抵牾。即使僖实以十一月薨。而十二月正当二十五月。禫服未毕。亦未可纳币。未可谓礼。且即终丧纳币。亦止寻常礼俗恒事。孔子何用特笔褒之。许以为礼。是左氏说经。且浮诬不可信。况杜预附会之说乎。邱明公羊在何休杜预之先。一以为礼。一以为讥。且相违不合如此。休与预乃欲牵引圣经。破析十一月十二月旁文孤证。以断三年之丧实止二十五月。岂足信乎。休与预虚妄不实且若此。而束之乃欲据之以证三年之丧实止二十五月。益为荒渺矣。此其第一验不足据也。其第二验曰。书称成汤既没。大甲元年。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孔安国曰。汤以元年十一月崩。此则明年祥又明年大祥。故下言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归于亳。是十一月服除而冕。顾命。成王崩凡十日。康王始见庙。明汤崩在十一月。比殡讫以十二月见祖。此周因于殷。非元年前复有一年。此二十五月之二验。愚按伊训元祀。自记即位之事。故曰见祖。太甲三祀。自记太甲复辟。故曰归亳。两事本不相蒙。更与汤崩不相蒙。安国混合言之。甚谬。又伪撰书序。增成汤既没太甲元年八字于伊训惟元祀之上。束之直谓书称云云。其实书无此文也。考之古今。断之义法。未有以故君之崩。系于新君元年之下。则十一月不得指为太甲元年。安国曰。汤以元年十一月崩。已为混谬。况可曰非元年前复有一年。语尤不通。孔传及序皆伪书。束之不知而妄引之。安足为据乎。况即如伪孔言。汤以太甲元年十一月崩。明年祥。又明年大祥。故下言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服除而冕。亦不合二十五月之数。无论三祀之冕。为记自桐官复辟。非记终丧。即连上元祀为言。则三祀十一月。纔毕大祥。十二月朔。正当二十五月第一朝。而已除丧而冕。是服止三年二十四月。又直灭中月而禫一句。于三年二十五月毕丧之文亦不应。此与吉禘庄公公子遂纳币同一谬误。伊训元祀见祖。与三祀见祖。实皆不蒙汤崩为言。而何可据以验汤之丧期。况援康王顾命。明汤崩在十一月。以断十二月为汤崩之年。踰月改元即位。益谬矣。太甲惟遭放废。今而复辟。不得不加冕服。此一定礼仪。非为终丧。且顾命冕服。后来东坡苏氏讥其非礼。以为周公若在。必不如此。则谓冕服为周因于殷亦妄。况伊训见祖。原无冕服之文乎。而束之乃据以定二十五月之验。全属臆造不根。此其第二验不足据也。至其第三验。亦惟习熟常谈。空论礼意。谓二十五月毕丧。为送死有已复生有节云云。夫三年之制。对终身立义。前论已备。至于菜果酒肉之食再三年等语。尤为记礼者之长文剩义。无关制礼大本。若必急于二十五月毕丧。为饮酒食肉计。岂圣人制礼

之义乎。此其第三验不足据也。惟第四验。据仪礼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三语。文义各句相承。虽仪礼经文不见。而篇目相传有禫礼。非伪撰。此为可疑。不知此正以着三年之丧三十六月之实数也。

先王制礼。送死有已。复生有节。故丧事即远。练而慨然。祥而廓然。祥者吉也。小祥大祥。渐即于远。其名其义。皆从即吉言之也。至第三年终丧释服矣。无可更为名者。故复制为中月而禫。禫者澹也。示不忍遽释。而徐以澹之使渐忘也。此天理人情之至也。圣人因性缘情之制。至是始极也。中月者。半年十二月而中之。谓于大祥后第三年之中第六月。于此月行禫祭。服禫又六月。终三年三十六月而除。此为除服之地。使渐澹忘。故曰禫。禫之名与祥为类。中月谓第三十月也。于第三年十二建月数次为中也。说文半物中分也。如此则中字义训既明。而又当于人心。若不祥后一月行禫即释服。则恐哀有未忘。觉有遽而未忍者乎。何以不言中年而言中月也。曰。言中年。则疑滥于学记闲一年之训。其义舛。其辞不成且混。惟言中月。辞警而文核。乃见制法作经之严而立之也。中既有闲义。何以不从郑王也。曰。如郑王作容一月。空一月。皆不辞。又皆于二十五月之数不合。故不可从也。深观礼文。中月字对期。又期纪数。禫字之义。对小祥大祥。除丧即吉立名。三语平列。分记三年事义。节次名实。昭如日星寒暑。然后叹圣人制礼。其立义精深。制名亲切。文字谨严章画。真有非周公不能者。唐虞夏商。大概立三年之纪数。未有祥禫之制名。此周文所以为郁郁也。公羊荀子檀弓诸说。皆不解中字之义。以为即祥之下一月。故主二十五月。白虎观集议作通。诸儒不解。但因循沿谬。雷同剿说。康成王肃不解。又不奈诸儒记礼之文。推详不合。于是游移臆说。一谓除大祥二十四月数之。一谓连祥月数之。一主二十七月。一主二十六月。两家门下小生。入主出奴。互相非夺。讫无定论。由今思之。其所说义皆不安。所立之数。与经文三年皆不合。其文字语言皆不可通。其于圣人制礼立法制名精意。皆未能彰彻着明。如孝经纬曰。丧不过三年。以期增倍。五五二十五月。义断仁。示民有终。按以期增倍。五五二十五月。二语承接。晦昧不明。义断仁。示民有终。此义本以说三年。则为仁至义尽。今以此断二十五月。则甚若苴。但觉其巧曲而涸于恩。凡天地之闲。万事万法。莫不由浸而积致。盖造化密移。一气不成顿进。一气不成顿消。寒暑昼夜。节节变化。皆至明着。今三年之丧。前之二年。皆实以十二月纪数。至第三年。遽以一月终之。与前大小祥立期。长短骤促。悬绝不均。迫急无序。不中事理。不即人心。不符天运。圣人制礼立法。精微智用。必不疏阔若苴若此。康成解中月为闲一月。而闲一月。实于二十五月之数不合。于是臆造为除祥月数之说。谓内容一月。二十四月再期。其月余日不数。为二十五月。中月而禫。空一月为二十六月。出月禫祭。

为二十七月。其语其义。皆晦昧不明。不可得通。王肃以禫在祥月。连祥月数之。闲一月。故主二十六月。此亦不合二十五月。夫禫既在二十四月。连祥数之。何为闲一月至二十六月又禫。其事复。其义亦不可通。总之圣人制礼。昭如日星。何用费后儒如许调停。仍不画一。而束之乃谓二十七月。今既行之。二十五月初无疑论。以此强杜人口。直是愤愤。夫使二十五月初无疑论。郑王何以更为异说。世人何以又背二十五月不遵。而行二十七月无理无名之制乎。惜乎王元感观书未。求礼之心不切。议礼之智不精。持辨不坚。而为束之虚谬之词所绌。当时众人无识。又皆助束之。谓其言不诡于圣人。遂使周公制服精义。礼经垂法明文。竟为群儒晦蚀。微言久绝。大义愈乖。岂非古今一大憾事与。昔孔子以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责宰予之不仁。亦大概言之耳。若援丧纪截算之。亦将限婴儿必二十五月。即去父母之怀。于事义可通乎。以愚断之。三年之丧本实三十六月。有较然无疑者矣。闲尝窃据汉书文帝遗诏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之文。以为此不但可证三年之丧实三十六月。并因可得禫服实七月之证。盖自第三十中月行禫。连根数之。尽三十六月。恰得七月。文帝之诏。以大红小红当大小祥也。以纤七日当禫七月也。戴记曰。禫而纤。疏曰。禫祭之时。元冠朝服。禫祭既讫。而首着纤冠。身着素端黄裳。又云。黑经白纬曰纤。戴德变除礼文。云旧说纤冠者。采纓也。以无正文。故以旧说而言。然则禫纤之制。戴德且无定说。要之既禫而纤。则纤正禫之冠服。故文帝可以纤字代禫也。虽颜师古驳应劭以日易月之说为无稽。然十五日十四日七日之数。即不取周礼。亦必旧典相因。故依而参差折算之如此。师古乃谓文帝此制。自率己意创为之。非有取于周礼。何谓以日易月乎。三年之丧二十七月。岂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无七月。应氏既失之于前。近代学者。因循谬说。未之思也。

窃谓师古号精汉书之学。乃于一代朝章国典之大。祖宗煌煌诏语。竟昧而不考。舍而不顾。不知因之以求古礼。乃反下依汉末郑元二十七月之制。谬以断周公尼父以来相因大法。可谓颠倒蔽昧。失是非之心者矣。丧服无三十六月之文。然又岂有二十七月之文乎。师古纵不信以日易月。亦岂不知四时之纪。以十二月成岁。而三十六月。恰符三年之足月乎。夫三年之丧。圣经之明文也。以十二月纪年成岁。古今之通义。百姓之日用也。而汉儒丧服之制。因仍纬书。不名之三年。直名之五五。见于文字。着于碑石。蔽且谬矣。吾观唐史卢履冰传。载田再思之言曰。会礼家如聚讼。迂生鄙儒。未习先王之旨。而阅人子之心。安足议夫礼哉。又元行冲曰。古缘情制礼。情礼俱尽。因心之极也。夫行冲特泛论一切上下轻重之服且如此。而况斯人第一重丧。反使文不称情。何谓因心之极也。又近儒顾氏亭林言。服制一以周公为正。后世有所增损。皆溺乎

其文。昧乎其实。而不究古人制礼之意者也。顾氏之言如此。而其说三年之丧。亦止因仍旧文。无所辨正。至其称今人过于古人三事。一曰三年问曰至亲以期断。今从郑氏之说。三年必二十七月。一曰古人以祥为丧之终。中月而禫。则在除服之后。今自禫后乃谓之终丧。是其意方以从郑氏得服二十七月为幸。其说禫义尤鲁莽。全昧周公制服设经。文与实之正。张皇补苴。止于如此。其于古人制礼之意。殆亦未究也。

此文既成后。始见近人钱塘王复礼家礼辨言。中有三年丧不宜折一条。首引季璠爵里未详之言云云。然绎其说。多疏漏未审确。即如公羊荀卿年代先后且未辨。反谓公羊为荀卿所误。至纤禫日数未定。中月二字亦无解。最其后调停起复一事。遗本语末。其细已甚。殆近吏胥官文书之所为。似未足与议经常大典。又其所引毛西河诸人之说。率皆庸浅习熟。老生常谈。缓泛无气力。不足以夺久敝之人心。昔唐太宗见徐干中论。有复三年丧文。甚喜。及宋曾南丰校中论。此文已不可见。观南丰极称干生浊世。独能考六艺推仲尼孟轲之旨。述而论之。则此文虽不存。未知其说云何。要必有可观。故能动太宗之意。惜乎世既不能兴行。而传书者又无识。不知郑重宝贵。而漫听其亡逸。使与王元感并湮也。邑子张遇春。亦尝为文论三年丧。但其义未广。其辞未备。寥寥短篇。闇郁不彰。吾故为引伸之如此。未知于徐伟长何如也。吾说虽如此。然恐徐干之所欲复。乃晋魏两帝之所欲行。非指三十六月之三年。或时短丧有不及二十七月。而干欲复之。如唐武后之请服三年丧。本应服期也。至晋魏两帝。或是欲改以日易月之制。而行二十七月之服耳。古今事远。不可究知。要之恐此说为近之。若三十六月之三年。古专以丧服名家者未及。当以应劭王元感为大辂椎轮。吾文特加详辨耳。自记

若论此事。程子亦有误说处。或问丧止三年何义。子曰。岁一周。则天道一变。人心亦随一变。惟人子孝于亲。至此犹未忘。故必至于再变。犹未忘。又继之以一时。按所谓一时者。据三月为言。约之合为二十七月也。夫三年之丧。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经有明文。弃而不言。乃为继以一时之说。且此止是解郑康成。非解三年正义。并非解公羊荀卿二十五月之义。浅蔽如此。必非程子之言。此见程书第二十二卷。附于张绎师说之后。朱子固以比于传诵道说之类也。补记古之圣王。行谅阴之制。百官总己以听冢宰。三年不言。春秋以来。诸侯废礼不行。孟子以劝滕文公。而父兄不敢终异。吊者大悦。盖孝德天性。不泯于人心故也。后世事变多故。诚恐冢宰不得其人。天无二日。国无二王。或不能三年不言。汉文帝创为以日易月之制。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禫七日。以足三十六日之数。诚有变故意外之虞也。至于翟方进身为人臣宰相。又非一人专职。何必饗荣夺情。以遵汉家制度为借口。况方进

后母有贤行而慈。方进少孤贫。欲至京师受经。母怜其幼。随至长安。织屦以给。方进有母如此。而忍忘哀负心。以宰相之荣易之。是方进之不孝短丧。尚不如寻常居安无事者。而何责夫明之张江陵也。故尝谓宁使汉廷暂时缺宰相。不可使人子一日无亲。而史乃称方进内行修饬。供养甚笃。夫以宰相之富贵。而养其偏亲。此何足难。史可谓取其小节。而不识大义者也。附此一论。以谕后世之夺情者。吴幼清服制考详序。谓先王制服。必中有实而后外饰以文。是谓情文之称。徒服其服而无其实。与未服等。王元感欲增三年之丧为三十六月。皆务饰其文。欲厚于圣王之制。而人心弥浇。风化弥薄。不探其本。而妄为之增益。亦未见其名之有过于三王也。知丧不过三年示民有终之义。则王元感之说绌矣。异哉。吴草庐世所推为名儒。而其迷惑悖谬乃如此。无论二十七月。原非圣王之制。而丧不过三年。经语明白。何得诬三年为二十七月。直以郑康成为圣王乎。至于情文之称。圣王原不过以三年酌剂其大常耳。若核求以实。则有不可致诘。不忍致诘者。试问草庐。能信古今天下凡服二十七月者。其哀情果皆称不衰无虚乎。吾恐不肖者。即旬月期月。即有无实而徒饰以文者矣。是且不待二十七月。安在必因三十六月。而始无实以致浇薄乎。以其无实不称。不当服三十六月。如刻求其实。即多有不当服二十七月者矣。此与何休解公羊讥鲁文公乱圣人之制。欲服三十六月之服。皆悖者以不悖为悖也。且以实计三年足月为妄增。不畏纠者谓以二十七月当三年为妄减乎。又补记

请旗汉一律终丧起复疏代丁忧江苏按察使裕谦具稿

包世臣

为敬陈管见。请旨飭议以光孝治事。窃惟丧服一经。管乎人情。又有小记大记四制闲传诸篇。为之义疏。然后知古先圣王制礼之原。所以使人心得各即于安。故曰礼自中出也。及唐升母服为斩衰。前明升庶母服为齐衰。事出随时。义本从厚。是以沿袭至今。未之或改。故孟子曰。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又曰。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又曰。亲丧固所自尽也。夫子曰。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父母之丧。天下之通丧也。又曰。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孔孟遗言。彪炳百世。童蒙肄习。沦浹骨髓。而臣伏见现行事例。汉员无论内外大小文职遭丧。皆去官守制。扣足二十七个月。不计闰起复。旗员文职京官遭丧者。穿孝百日后。进署当差。扣足二十七个月。不计闰起复。其外官遭丧则去官回旗穿孝。百日满后。道府以下。回原衙门行走。每年十月开单请旨。分别内用外用。督抚藩臬。穿孝百日满后。则自行具折请安。若蒙署。亦扣足二十七个月。不计闰起复。由部题请实授。唯汉军任汉缺者丁忧。始得照汉官例开缺终丧。是旗汉既属分歧。即旗员亦未画一。若急公奉上之诚。汉员应亦不后于旗。而创巨痛深之私。旗员又岂独薄于

汉。推测例意。或系 开国之初。各旗生齿未繁。四裔尚有不靖。政务紧要。人少缺多。以故权为此制。习焉不察。方今 六圣相传。重熙累洽。孳生十倍。英才辈出。从前射生之家。亦多托业诗书。进身科目。各衙门候补候放旗员。大都已苦壅滞。且万里无纤尘之警。百室有盈止之庆。更非有必不得已。而出于夺情之事者也。然而率土臣民。幸际礼明乐备。养生丧死。莫有遗憾。惟旗员遭丧。独不能尽礼伸情。揆以同心。难免隐痛。且官无内外。职无大小。皆有应办公事。治文书。检例案。研究情形。细入毫发。尚未能事事允当。况人子居丧。哀戚时至。悲来填膺。常苦昏瞢。虽当查核文案之时。莫不抑情黽勉。然或有所感触。不能自禁。则一时之忽错谬。似难保其必无。至于甫及百日。哀情遂断。衡之孝道。不为无歉。夫教孝即所以作忠。事君必资于事父。是百日后即使服官。不惟人子不得备尽其心。实于一切公事更滋窒碍。臣愚昧以为因时制宜。可否是旗汉一律于终丧起复后。再行服官。庶使人子哀戚之情得伸。而公事益昭详慎。合无仰恳 圣慈。俯念罔极之恩。终天之恨。旗汉同为人子。谅无殊情。 飭下大学士会同礼部详议施行。似于不夺人亲不可夺亲之教。不无少裨。臣在署理江苏藩司任丁亲母忧。现已百日孝满。例应泥首 宫门。恭请 圣安。而以积哀致疾。不获匍伏 阙庭。除具另折陈请外。谨举管见所及。冒渎 宸严。伏乞 睿鉴。

### 父为长子三年辨

沈钦韩

丧服传曰。父为长子。何以三年。正体于上。又乃将所传重也。庶子不得为长子三年。不继祖也。先王制此重服。而人情不以为拂者。以其宗子之重也。庶子虽自有其小宗。然五世则迁。于上不为正体。于下不为传重。则其长子不得比于宗子。不为三年也。何疑。传所云不继祖者。非高曾以下之祖。乃指别子为祖也。大宗之重。上治祖祢。下治子孙。旁治昆弟。其义隆。其统尊。故父之服斩。公义也。为祖也。汉戴圣闻人汉云。为长子斩者。以其为五代之嫡。此固深知礼意也。必云五代之适。举其世数。以异于彼之五世则迁。要诸适适相承。无他道矣。雷次宗云。父子一体。而长适独正。自非亲正兼之。情体俱尽。岂可凌天地混尊亲也。雷氏言此。其讥切魏晋诸儒之意深矣。丧服小记云。庶子不为长子斩。不继祖与祢故也。不继祢。则益明其不继祖。义实相兼。非有两事。而郑释之云。言不继祖祢。则长子不必五世。自后诸儒循郑不必五世之说。谓己身继祖。统长子四世者。虞喜贺循庾蔚之等主之。孔颖达贾公彦义疏从之。庾氏云。用恩则祢重。用义则祖重。故必已承二重而为长子斩。若不继祖。则不为长子斩。此一说也。郑注丧服传。又云为父后者。然后为长子三年。言祖不言祢。容祖祢共庙。郑以共庙迁就为父后之说。谯周刘智等主之



。五经然否曰。庶子身不继祢。故其长子不为继祖。此又一说也。二义同出于郑。而近之述者。皆主继祢为断。且断断曰继祢而不遂服。是不知有父。呜呼。谓知有父而可不明其宗哉。凡正体在乎上者。谓下正犹为庶。故庶子不祭祖。若循继祢之说。与人人得为长子三年者。相去一闲耳。此尤害于义者也。愚谓丧服之制。圣人合尊亲贵贵之义。而准乎厚薄所不容已。有不得不降。即有不能不加隆。其为长子三年。岂不以先祖之爵邑。此子承之。先祖之庙祧。此子奉之。溘焉朝露。先绪茫然。丧予之痛。异于常情。缘情起义。视之若君与父之重而无嫌。故宗子死绝。族皆为之齐衰三月。虽大夫之尊。不敢降礼。固有称其厚者也。如其贵非世禄。庙非不毁。泛然曰继祖也。曾不思其祖为亲尽则毁之祖。而欲使其父为祖屈于子。斩焉衰经。可乎。如必以小宗之长子宜重。何以四世之宗。仅服其本服。不为之齐衰哉。故得而通之曰。礼有继祢。小宗子若孙与其支庶奉之。是固有宗之名。宗之实。不必待执长子三年。而始为兼有名实也。传云。庶子不得为长子三年。非贱庶子于其长子。正以长子不可比于宗子之重耳。夫若是。亦可以恍然悟矣。曰。庶子为大宗后如何。曰。是已上继乎祖。当传重于长子。何得如庶子之旧。孔贾所云体而不正。虽传重不得三年者。谓所后服为后之人耳。晋博士杜瑗云。谓为人后者。有先之名也。非并存之称也。其后也因不可以绝而嗣。岂复有下流之得服哉。孔贾之言。不亦赘乎。西京石渠议。去古未远。惜其于此。言之不详。遂为异论所掩。若敖继公刺传记为误。创庶子得为长子三年之说。是固与其论夫宜为妻齐衰三年比类而忘者也。何足与之辨。

#### 答朝鲜李醇溪论服义书

吴嘉宾

仪礼于为人后者为其父期。女子子适人者为其父期。皆以不贰斩言之。说礼者遂谓不当有二斩衰服。非也。斩衰章。服有君有父有长子。固无论矣。即以为人后者言之。已为后。不得复为其父服斩。服之。是贰斩也。然先服其父。既而为所后斩。是不得谓之贰斩也。女子子适人为夫斩。又为其父服斩。是贰斩也。若先在父之室为父服斩。已而为夫斩。或为夫斩矣。而父无主后。反而在父之室。仍为父服斩。所谓子嫁反在父之室。为父三年。二者。均不得谓之贰斩也。礼云不贰斩。犹言身不贰其所属云尔。身不贰其所属。谓当其移属则不可贰。其先之所属。非谓先曾有属。乃尽降其后之所属也。贵国有故王太后。为世子服长子服。后次子为嗣君薨。议者谓礼不贰斩。王太后当为嗣君服众子服。此议者之谬也。母为长子齐衰三年。固非斩。其言不贰斩。又非礼之意也。为国君者皆三年。虽王太后为嗣君亦然。

适孙摄重议 【

钱泰吉

署桐乡县教谕海昌张君承福之母顾孺人卒。既殡。而张君卒。张君之弟承烈为叔父后。不得摄丧主。将使教谕君长子涛为祖母持重。而称承重孙。则疑于父为适居丧而亡。孙不传重之文。见通典卷八十八适孙持重条下。以询于泰吉。泰吉曰。教谕君之弟。若不为人后。则为母服三年之服。而为兄摄丧主。涛也不忍变于父在。为父丧之主。而服祖母以本服。可也。教谕君之弟。既为人后矣。若涛也。不忍变于父在。则顾孺人终丧三年之礼。谁为之主而谁为之服哉。涛也今虽在千里之外。其闻丧而奔归也。以一身兼主二丧。夫何疑。杜氏通典所载有祖丧而父亡服议。已言兼主二丧矣。卷九十二。若承重孙之称。万氏充宗尝议之。谓礼经惟言传重。无言承重者。仪礼于孙主祖丧。止曰父卒。然后为祖后者服斩。杂记载丧祭祝辞。止曰哀孙。丧服于为人后者曰受重。后人制礼。定为承重之孙。盖以上有所传。则下有所承。以别于为人后者之受重。义非不当。第专施于孙主祖丧。则意实未该。泰吉谓礼。缘人情而生礼。既世变而殊。则辞亦因时适宜可矣。宗法久废。幸有承重孙之名。亦告朔饩羊之意也。而若涛也。于状刺之文。则宜稍异其辞。以别于父亡而后丧其祖母者也。尝闻通儒沈冠云之论矣。曰。若有祖亡未殡而父亡者。于父未殡之前。亦摄父事。虽祖殡未得为承重正主。必父殡而后得承祖丧之重也。其殡祖时。状刺则称孤孙。果堂集。附见于父未殡而祖亡承重议后。今教谕君之丧。则顾孺人已殡矣。与冠云所言未殡者稍殊。而涛也在千里之外。尚不得闻其祖母之丧。而教谕君又死孝矣。其奔丧也。岂忍变于父在而俨然承重。然又不可同于父在而为诸孙之文。则其状刺之称。宜曰摄重孤孙。盖冠云尝曰。父而未殡。宜摄重而不宜承重也。且合于万氏所述丧祭祝辞曰哀孙之文。其可也。泰吉非习于礼者。又未娴 朝廷之定律。何敢主持斯议。伏读 钦定仪礼义疏。于丧服中录郑康成答赵商问父在为祖三年之文。 御案云。以此推之。于大夫士。凡祖父之丧。父有废疾。不能受重。则适孙受重而服斩。礼亦同之。圣制煌煌。天下万世所共式也。父有废疾。尚宜受重。况父已没乎。涛也纵不忍变于父在。而同于父有废疾之礼。谁曰不宜。苟不忍变于父在。则终服受重三年之服。而摄重之称不变也。亦谁曰不宜。

适孙为祖父母持服议

刘逢禄

议曰。丧服斩衰齐衰三年章。皆无适孙为祖之文。齐衰期章。有孙为祖父母祖为适孙之经。传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适也。有适子者无适孙。孙妇亦如之。郑元注。周之道。适子死则立适孙。是将上为祖后者也。长子在则皆为庶孙耳。适妇在。孙妇亦皆为庶孙之妇。凡父于将为后者。非长子。皆期也。谨按

立适孙者。周之宗法。何休公羊注。所谓文家尊尊。先立孙。质家亲亲。先立弟也。丧服父在为母期。传曰。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小记祖父卒而后为祖母后者三年。郑注。祖在。则其服如父在为母也。齐衰期章。为君之父母妻长子祖父母。传曰。何以期。从服也。父母长子君服斩。妻则小君也。父卒。然后为祖后者服斩。注云。此为君矣。而有父若祖之丧者。谓始封之君也。若是继体。则其父或有废疾不立。父卒者。父为君之孙。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国于曾祖。贾公彦疏引郑志赵商问。已为诸侯。父有废疾。不任国政。不任丧事。而为其祖服。制度之宜。年月之断云何。答云。父卒为祖后者三年斩。何疑。商又问父卒为祖后者三年。已闻命矣。所问者。父在为祖如何。欲言三年。则父在。欲言期。复无主。斩杖之宜。主丧之制。未知所定。答曰。天子诸侯之丧。皆斩衰无期。谨按此公羊子所谓继体之君。臣子一例也。适曾孙。适元孙。皆同此例也。公羊春秋说。天子大夫世禄不世爵。诸侯大夫不世爵禄。故大夫虽有大宗小宗重本尊统之义。而君臣之分。与天子诸侯异。余于此得为人后者不降本生父母服期之制焉。得大夫士之适孙祖在为祖母服期之制焉。今律。适孙祖在为祖母服斩。自乾隆闲吏部议睢州知州某始也。而主丧传重之义晦矣。

#### 丧服足征记书后

沈垚

程易畴丧服足征记。可谓精矣。然颇有过泥而失者。不杖麻屨章。为君之父母妻长子祖父母。传曰。何以期也。从服也。父母长子君服斩。妻则小君也。父卒。然后为祖后者服斩。注。此为君矣。而有父若祖之丧者。谓始封之君也。若是继体。谓父若祖有废疾不立。父卒者。父为君之孙。宜嗣位而蚤卒。今君受国于曾祖。程氏初从前说驳后说。谓继体之君。此例万不可通。后又以前说终不能无隔阂。谓此君是公士大夫之君。垚反复思之。郑注二说皆无可疑。继体之君。闲二代而不立。此虽古今罕有之事。然亦不可谓必无之事。郑君设此例以通其变。所谓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程氏谓曾孙受重于曾祖而服斩。父已先卒。今又遭祖有废疾者之丧。当如为人后者持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斯为不贰斩。斯言非矣。以旁支继立。从为人后者降其小宗之例。若本适长相传。特因父祖并有废疾。而曾孙受重。岂可同旁支继立之例。祖有废疾。不任国政。臣可以其不为君而服期。孙岂可以其不为君而不服斩乎。不贰斩之言。可为旁支继统之例。不可为曾孙受重服祖之例。郑答赵商曰。天子诸侯之丧。皆斩衰无期。何等直截。若谓已为曾祖服斩。不当又为祖服斩。此何据也。至公士大夫之君。自与有国之君同。

大功章。夫之世父母叔父母。贾疏引王肃以为父为众子期。妻小功。为兄弟之

子期。其妻亦小功。以兄弟之子犹子。引而进之同己子。明妻同可知。程氏谓经不见报文不服也。舅姑为适妇大功。庶妇小功。夫之祖父母为孙妇总。今以舅之昆弟。姑之娣姒妇。而为此妇人服报之。大功同于适妇矣。降一等。小功同于庶妇矣。即降二等。总麻亦同于孙妇矣。杀之谓何。亲疏不分。隆杀无节。其于服也。不其慎矣乎。观程氏说不制服明矣。然垚终不能无疑也。总麻章。夫之诸祖父母报。不以同孙妇为嫌。而从子之妻。独以同庶妇孙妇为嫌。何也。若以杀为言。则从祖祖父母。犹为此妇服。而世叔父母。反不为此妇服。亦非杀之义。

### 答祁春圃论承重孙妇姑在当何服书

程恩泽

承下问承重孙妇姑在当何服。经与律俱无明文。并引顾亭林方望溪之说。判其同异。具见阁下读书心细。古人所略者。泽何能知。姑即所见及者奉答。案承重孙妇服当从夫。并不计姑在与否也。唐律云。妇为舅斩衰三年。其夫为祖后。妻亦从服。妇为姑齐衰三年。其夫为祖后者。妻亦从服祖姑。政和礼书仪家礼皆遵之。至明会典。改妇服姑同于舅。今通礼遵之。是承重孙妇服当从夫。着于律已久。况承重者。荷爵土之重。父歿固承。父未歿而废疾亦承。其妇从夫。而服与姑同。亦何嫌哉。且姑自服其应服之服耳。妇自服其从夫之服耳。彼承重不嫌于父。岂同服遂嫌于姑哉。夫承重者。承爵土之重。非无形之物也。周制封建。曰亲亲。曰尊尊。故承爵土者。虽诸父不敢先之。而其歿也。其父为报服斩衰三年。若施之后世则骇矣。今封建废已久。惟世袭者。尚可言宗法。言承重。若大夫士庶家。一遇大故。其长子不幸死。辄引长孙加于诸父之上。曰吾行古礼。此宋以后拘儒不达世变之所为也。若唐以前尚有解此者。故晋侍中庾纯云。今王侯有爵土者。其所防与古无异。重嫡之制。不得不同。至于大夫以下。既与古礼异矣。吉不统家。凶则统丧。考之情理。俱亦有违。然则律文何以着承重之服。盖封建虽废。承爵土者。则代代有之。律文盖为承爵土者发也。然则士庶家何以行之。曰。此由墨守家礼而致误也。家礼非朱子所作。白田杂着辨之甚明。承重已失礼意。其妇之服。当在不议不论之例。除世袭言。若宛转从俗。则唐律以下。所著甚明。可覆案也。管蠡之见。轻议礼文。恐不足备方闻采择。惶汗惶汗。

### 书杨氏服制议后

刘文淇

丧服传。有适子者无适孙。孙妇亦如之。所谓亦如之者。谓有适妇者。无适孙妇也。郑注。谓适妇在。亦为庶孙之妇。正与传合。并非臆说。万氏驳之过矣。且礼无二适。方望溪谓妇姑同服舅姑之服。是有二适矣。贺循谓其夫为祖

曾祖高祖后者。妻从服如舅姑。此自谓其姑已亡。乃从夫服如舅姑。孔瑚以曾孙之妇尚存设问。虞喜据有适妇者无适孙妇。而谓曾孙妇存。玄孙之妇犹为庶。此是变礼。庾蔚之说亦同。至蔚之又谓。孙妇及曾玄孙妇。自随夫服祖降一等。故宜期。此非与前说矛盾。盖据正礼其姑不在者而言。非谓妇姑俱服舅姑之服也。杨君以望溪之说。同蔚之后说。似误。今制妻从夫服。不别姑之存歿。自是今礼亦不必以古礼牵合。丧服小记云。为殤后者。以其服服之。郑注云。言为后者。据承之也。殤无为人父之道。以本亲之服服之。正义云。既不与殤为子。则不应云为后。今云为后。是据已承其处为言也。注疏说本不误。孔子曰。宗子为殤而死。庶子弗为后也。是殤不为父。本有明文。安得谓以父服服殤也。且果以父服服殤。则当云以父服服之。不当云以其服服之矣。通典载荀讷答刘系之云。若应重服者。记当曰服斩文约而旨明。今之所服。似非服重也。其说最当。盖后殤者之父。而云为殤后者。词穷故也。若泥于为后之文。遂谓为殤者之子。则其服二字难解。

### 妻为夫之兄弟服议

沈钦韩

丧服记。夫之所为兄弟服。妻降一等。其为服也甚明。子夏于大功章。然持无服之说。以亢锯人。郑氏因之。于此经下不置一辞。贾公彦遂谓夫之从母之类。敖继公又以祖父母当之。夫经文曰兄弟。而以名类悬绝者比拟。不几于瞽论哉。寻经上下。于娣姒妇固小功矣。于夫之从父昆弟之妻又缌矣。妇人为夫家服。皆视乎夫而为之。有如之者。昆弟之子是也。有降之者。舅姑是也。未有所从无所降。凭空而为之小功与缌者。然则于夫之昆弟必大功也。娣姒始为小功。夫之从父昆弟必小功也。同堂娣姒始为缌。此礼意相生。不离其本者也。然则大功章何以遗之。曰。经于类推而从略者多矣。有曾祖之齐衰三月。而无高祖。得谓高祖无服乎。有庶孙之妇缌。而无适孙之妇小功。得谓适孙之妇无服乎。彼谓兄弟之妻。嫌疑可畏。欲使生不相闻。死不相哀。则子思于嫂。不应为位哭踊也。无服者不为位也。大传服问。皆谓从无服而有服者。公子之妻为公子外兄弟。郑注以外祖父母从母。孔疏复引此降一等之文。谓外兄弟缌。则妻无服。于夫之外兄弟。则真路人矣。孰与共在一门之内。同统先人之祀。有相奉养之义。而无缌麻之制。不亦慎哉。窃念礼文散佚。诸儒传说。丁世衰俗敝。不免以习闻私意窜其闲。然考诸正经。处实不疑。征诸传记。抵牾不合。千载下议礼家自蒋济成粲外。犹胶固不化。宁信传注而敢蔑经典。斯惑之甚者也。原夫圣人制礼。因人本有之情而道之。莫可效其爱敬。莫可罄其哀慕。则有事亲敬长之礼。吉凶丧祭之仪。所以厌饫人心而使之鼓舞浹洽者也。后贤之议礼。则逆揣其非意之事。设以不敢不得之科。多方以误之。使人烦懣愤

眩愧恨之意生。而扞格之蔽深。盖大乱之极。上烝下报。杀逆夺攘。廉耻破坏。而无所止。惓惓之意。操之不能不蹙也。然厚薄之旨悬矣。呜呼。此非贤者之过也。因乎世变而不自持者也。合经与传观之。于时会之升降盛衰。其亦可矣夫。

余既作此议。深恐守文之士。以为背先儒违传训指而诟病。及见鄞人万斯同。亦有此论云。贾氏以从母当之。不得已而强为之解也。从母之类。可称之为兄弟乎。既言兄弟。而可索之于兄弟之外乎。真解颐妙语也。惟言从上世以来。嫂叔原未尝制服。至作仪礼之人。见其不可无服。故不直笔之经而但附着之于记。以见后人之所补。而非先王之所制云云。此则因经无明文。不免首鼠两端。徒为发难者示一隙。不若鄙见之坚确也。特识之。自记

### 读丧服记书后

李联琇

仪礼丧服大功经文。不及嫂叔。于是补吊服加麻者。曰无服而为位者。唯嫂叔。及妇人降而无服者麻。乃丧服本经。记又有夫之所为兄弟服妻降一等之语。显与传歧。郑氏不注。贾疏以为当是夫之从母之类。然从母之类。何可谓之兄弟。盖欲泯其歧而强为之解也。而嫂叔无服之见于戴记者。不一而足。致丧服记一条。孤悬无薄。后来议礼者。遂谓周制嫂叔不相为服。魏之蒋济。晋之傅元。唐之魏征。代经讨论。至贞观始制小功。以迄于今。惟傅元首揭丧服记一条。为当从大功之证。我朝邵长蘅万斯同立说因之。邵氏谓戴记多汉儒语不足信。万氏则谓大传所言。乃子夏之徒之意。非经本旨。而其文止言名之宜慎。未尝言服之宜无。亦不足为无服之据。檀弓言子思之哭嫂为位。不言有服无服。然既已为位。安知其不有服也。唯奔丧篇。无服而为位者。唯嫂叔。盖传闻异辞。然虽言无服。而未始不言加麻。则亦深知无服之不可。而加麻以表其哀戚之情也。琇按万说。最能融析经传异同之旨。檀弓嫂叔之无服也。盖推而远之也。孔疏云。嫂叔无服。丧服传文。记人虽解其辞。犹若不审然。故谦而言盖。注或推者。昆弟相为服期。其妻应降一等服大功。今乃使之无服。是推使疏而斥远之也。然则作传者盖见经言夫之祖父母世叔父母。独不及兄弟。而但附着于记。因求所以不及之故。援附着之文。为推而远之之说以释之。而犹若不审。然而非谓遂可以不服也。于此悟传之左右于经。与记者异而实同。无庸疑檀弓大传奔丧之言。皆踳驳而不足信矣。程子不云乎。古之所以无服者。祇为无属。今之有服亦是。岂有同居之亲而无服者哉。余三复斯言。因而远溯傅氏之议。近参邵氏万氏之文。窃惜小功之犹未尽合经旨也。

### 妾服或问

沈曰富

或问妾之丧。其子宜何服。曰。于律也。与父母同。孙何服。曰。与祖父母同。曾孙元孙有服乎。曰。律不载。以子若孙推之。当与曾祖高祖同矣。曰。父亡而生祖母卒。有加服乎。曰。有。何由知其有也。曰。例有之。虽微例有之。律所不禁。准于礼而为之加犹可也。其准于礼奈何。曰。经言慈母如母。记以为庶母后为祖庶母后释之。夫为祖庶母后。犹丧之如母。则亲为其孙者之得加固也。然则何以别于君祖母。曰。例无君祖母。无嫡子嫡孙。加之可也。无君祖母。有嫡子嫡孙。则不加也。无嫡子嫡孙。有君祖母。则不加也。然而加之犹可也。何以言加之犹可也。曰。古者父厌母。嫡不厌庶。故父在为母期。父卒祖在。不为祖母三年。庶子为父后。为其母缌。不为后。亦为其母期。父卒。虽君母在。犹为其母伸三年。今既比而同之。则是父且不厌。况于君母乎。况于君祖母乎。吾是以云加之犹可也。曰。嫡不厌庶。既闻命矣。敢问宗不厌支。何也。曰。宗何由而厌之。夫庶孙不继祖而继祢。继祢而加厚于祢之所生。义系于祢。而不系于祖也。于宗乎何嫌。宗何由而厌之。曰。庶昆弟之子。既相率而宗于嫡昆弟之长子。今又相率而宗于庶长昆之长子。不邻于二宗乎。曰。妾之丧。其子。主之。子虽众。为主者必一人。于其孙亦当然。我闻为主而已。不闻宗也。况庶子有同母弟。则同母弟主之。其子不必加也。王氏廷相之说可采也。惟无同母弟。而后其子加之。则与嫡长之承重。其礼异矣。乌得谓之二宗哉。曰。王氏既为书以辨庶孙之不承重矣。近世若柴氏绍炳张氏笃庆冯氏浩。又各为说以论之。今子必断以为三年。其于古亦有所据乎。曰。仪礼经传通解。子朱子之书。而授勉斋黄先生以成之者也。其于五服沿革。列祖父母卒。而后为祖母后者三年之目。而引汉薄太后东晋太后李氏及宋集贤校理薛绅之祖母事以实之。未尝议其非也。予之说。亦窃取于此焉尔。曰。薄李之事。皆帝王之礼。若绅之祖母。则因已膺封典而许加者也。可得而通行之乎。曰。恶。是何言也。大夫之庶子。为其母。视士而已杀矣。焉有帝王而反加隆哉。如必膺封典而后加。是子孙之服其父祖。有议贵议贤之条矣。不亦悖理之论乎。且今之辨者。必以受重为加尊。而以施于妾为夺嫡。夫夺嫡之嫌。在乎庙之配墓之祔而已。服之重所以顺生者之情。圣人所谓三年之爱也。非以加尊于死者也。曰。如子之言。然则彼皆非欤。曰。未见其概非也。顾彼之说。执乎礼之正。而予之说。通乎礼之变。彼之说。准乎古之制。而予之说。酌乎今之宜。予之不敢附于彼者。亦为其势不行也。敢问何为不行。曰。今之丧。非殇与无后者。几筵必再期而奉。周而易吉。是几筵为虚设矣。不将并几筵而撤之乎。夫庶子为父后。不为其母三年者。不敢以私丧废祭也。不为后而得伸者。以不祭也。庶孙虽祭。所祭者父母。乃死者之子妇也。今以子妇之祭。而撤其生母少姑之几筵。揆之父母之心。大不安矣。况服之制。至今时而屡变。礼

之所当厌者。今皆得伸。不容庶孙之独屈其生祖母也。！整理且子以为朱子勉斋之言礼。视王柴张冯之言礼。果孰为可据哉。曰。使妾惟一子为父后。子亡。孙已为祖父母承重矣。更为其生祖母三年。可乎。曰。例之所言。正指此矣。以愚视之。既为祖后。则已服其本服。而使其弟加之。可也。此记所谓为祖庶母后之义也。若有二子而俱死。长子之子为祖后。则使次子之子加服而主其祭。若无次子。而长孙又无弟。然后加之。而于一期之后。遇祖父母之祭。又当释服以祭。既毕事而反丧服。于其祭。则以正祭之次日。或别择日以祭之。而后恩义兼尽焉。曰。子论妾服于其子孙。既详矣。而其余亦可推而论之乎。曰。凡我所以言者。固为其子孙。其余则于义宜若可略。姑由今制推之。律言长子众子为庶母期。其妻同。而例长众孙为庶祖母小功。则视伯叔祖母也。然则庶曾祖母亦可视曾伯叔祖母而为之缌矣。礼。君为贵妾缌。而无女君之服。郑氏以谓报之重而降之嫌。解者曰。嫌者。嫌若姑为妇服然。然夫所为服而妻从者多矣。情所不忍。从君而服缌。可也。传曰。相与居室中。则生小功之亲焉。则丧之如娣姒妇而无服。亦可也。若君之父母。虽不必为制服。然传曰。有死于宫中者。则为之三月不举祭。若其子在父之室。则亦为之变服。不乐不宾燕。以终三月。可也。

期丧在任行礼持服议答孙渊如先生

洪颐

礼记王制。丧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为越绋而行事。郑君注。越绋行事。不敢以卑废尊。孔冲远云。私丧者是其卑。天地社稷是其尊。今虽遭私丧。既殡以后。若有天地社稷之祭即行之。故曾子问曰。君薨。五祀之祭不行。既殡而祭之。自启殡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既葬而祭之。盖古人居丧。唯不自祭其家庙。其余外神皆不废祀。今功令。期功以下之服不去官。则凡主祭外神。及参谒上官。皆得改用吉服者。明上官尊。不敢以卑者之私丧废礼也。然古礼吉服。虽易其弁。经与带仍得依用丧制。服问曰。凡见人无免经。虽朝于君无免经。唯公门有税齐衰。檀弓亦曰。士唯公门说齐衰。可见古人居丧至公门。唯脱齐衰。未尝去经。经重于带。经且不除。带更可知。则凡不得已改用吉服。并不与无服同也。王制。齐衰之丧。三月不从政。而杂记云。期之丧。卒哭而从政者。杂记。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是王制据士而言。杂记据大夫而言。故其月数有不同也。丧大记。君既葬。王政入于国。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经带。金革之事无辟也。周制世官。无后世迁除调署之制。故卒哭后即当从政。明以国事为重也。今七七已满。许太恭人灵榭远归就葬。虽未届古人五月之期。但帷堂已彻。即与卒哭无异。一切安葬礼仪。听至家乡陈设。其在任参谒上官。接



见寮属。大清会典既无明文。传曰。君子不夺人之丧。亦不可夺丧。今依礼经。酌时制。凡参谒上官。弁经既非所施。吉袍之上。可系帛带。外穿补服。加以素珠。接见寮属。吉袍之上。系以帛带。可穿元色素。不用补服素珠。其祭大神如参谒上官之仪。祭小祀如接见寮属之仪。终事仍易丧服。似亦于今古无悖也。伏赐裁察为幸。

#### 答涂朗轩孝廉问期功服制书

吴廷栋

期功之服。私居服色。自应例服。祭祀似应从吉。以古人居丧不祭推之。知祭祀必吉服。不能吉服。则宁废祭矣。但后世丧服非古。仅墨衰耳。期功仅素服耳。故朱子又谓居丧者出入应酬皆不废。而独废祭为未安。谓暂去麻服。而墨衰从事。然亦祇荐而不祭。可知祭必从吉矣。但后世祀先亦荐耳。不备礼。不得谓祭也。老亲在堂。有庆贺。自宜从吉。若伯叔之期。亲亦有服。自毋容易服。年节应酬。仍摘顶素服可也。期与功缌。拟摘顶纓。摘顶留纓。亦似可以此分别。总之服制未能服古。皆是以意酌度。无一定依据也。

#### 附来书

问为人后者三年丧。降服为期。例准丁忧去官。他若祖父母之期。伯叔兄弟妻长子之期。及功缌等丧。通礼载公事公服。私居则例服。此指居官者言之。士未入官有公事见官时。自应顶纓吉服。至私居时服色。自应例服。祭祀及年节时。概行摘顶纓素。抑或祭祀时仍用吉服。再期与功缌之丧。似有轻重。抑或祭祀年节。期服摘顶纓。功缌摘顶留纓。有老亲在堂。又如何处置。素无考核。未敢以臆断。谨请教示。

#### 卷七十二 礼政十二服制下

##### 为人后者为所生服议上

沈垚

自唐以来。轻重服制。屡变先王之旧。独于为人后者为所生之服。则持不贰斩之说。相沿不革。垚窃以为过矣。夫礼缘义起。制随时变。立后之意。今古绝殊。古者惟大宗立后。今则无人而不立后。今所谓不可绝者。古所谓可绝者也。以可绝之宗。而亦服后大宗之服。是过礼也。非受重于大宗。而亦降所生创巨痛甚之服。是夺情也。予夺之不当。莫此为甚。然则绳今人以古礼。而亦使不立后乎。曰。此必不能。何也。古者丧有无后。无无主。有后而妻子幼。亦使人主其丧。主丧者为大功之亲。则祥而退。小功缌麻。练而退。朋友。虞祔而退。今无有为人主丧者。不立后。则丧无主矣。古殓与无后者祭于宗子家。当室之白。尊于东房。亲者共其牲。宗子主其事。今宗法久废。无从祖祔食之

礼。不立后。则祭荐无人矣。古者大功之亲。异居而同财。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今则人人各私其财。有积货而不立后。则争端纷起而乱狱滋丰矣。故不当立后而亦立后者后。王之所不得已也。夫欲正近世立后之失。则必复宗法。宗法既复。则丧祭有主。而争竞自消。然宗法与井田封建相维。岂近日所能遽复者哉。不能复宗法。不得已而徇情立后。以止人之争。则不当仍援古人后大宗之制。以妄傅于不贰斩之义。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为尊祖。故不绝大宗后。大宗以敬宗尊祖。故必降小宗。今意皆异是。而引以为比。其于礼不亦比拟失伦乎。故愚窃谓所后非百世不迁之宗。则所生亦不妨并重而皆服三年。此则权之于义而差安。反之于情而较顺者也。所谓事异殷周。随而变者。此其类也。曰。古者妇为舅姑期。后世加至三年。论者以为非不贰斩之义。今之所议。得毋类是。曰。妇为舅姑。从服也。从服则服余于情。不当加者也。非不贰斩之谓也。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期。降服也。降服则情余于服。有所特重而不得申者也。苟非特重而可以申。所谓虽加一日愈于己者也。又何贰斩之嫌乎。

为人后者为所生服议下

沈垚

宗法既废。士大夫无封邑世禄。可以庇后嗣。而又无古人家法。子孙克世其家者盖鲜。当世所推为望门甲族。犹有宗法遗意者。海内不数家。然此数家。固有不袭宗法之名。而阴合宗法之实者矣。夫古之宗法。原行于士大夫。非行于庶民也。有爵禄故有宗庙。有宗庙故有宗子。宗子主收族。故孤寡废疾者。得有所养焉。殤与无后者。得有所祭焉。无能而列于庶人者。得有所统焉。所谓以族得民也。若夫蚩蚩之氓。则不但无庙。且有不知其姓者矣。又安可以宗法部分之哉。孔颖达曰。殷制始有爵及它国来仕者。若子孙禄位不绝。即为太祖。周则百世不迁之祖。独别子而已。又别子若身无爵。至子孙始有爵。及中衰而复兴者。虽别子亦不得为太祖。夫不为太祖。则但为小宗。不为大宗矣。然则周之大宗。盖寡于殷矣。惟天子诸侯之子孙。世有爵禄保宗祫者。得为大宗。则得立后。而降所生之服者。一国之内。有几族哉。今宗法虽不行。然特不袭其名耳。未尝无其实也。何以言之。周之宗法。非封建之天下不能行。后世当以殷制为准。今之亲王。犹古之同姓诸侯也。今之有大功受封爵者。犹古之异姓诸侯也。以无分土。故次子不得为别子。而长子袭爵者。则大宗也。若夫身经百战。以死报国。天子嘉其忠节。予世职。俾子孙承袭者。亦古世禄之遗也。海内豪杰。起陇亩至大官。以才识干略自见于世。举世推为名公卿者。即古始爵之比也。令子孙能世济其忠。长为 国家效奔走御侮之用。即其祖为百世不迁之祖矣。岂非不袭宗法之名。不能不有宗法之实者哉。夫有大宗之

实。而为之后者。不如后大宗之制。则悖于礼矣。故王公贵人。凡有官禄。适长相承者。其立后。当仍用古后大宗不贰斩之礼。记曰。礼不下庶人。古之不贰斩。原为士大夫家言。非为庶人言也。王公贵人适长相承。而立后。则用不贰斩之例。虽为大官。而非适长相承。及庶人以止争而立后。则用并尊得并斩之例。庶几两不相悖也夫。

### 答盛小迂论持本生服制书

亢树滋

闻之古者。居丧读丧礼。滋不孝。痛遭本生母大故。昏迷之际。妄以为当降服之数。不降服之制。遂持服斩衰。见者咸谓非礼。即吾兄亦以为过。谆谆训诲。私心不自安。乃考礼经通典家礼孝慈录诸书。俱无有持本生尊服者。最后查得大清律。有生父之斩衰三年不必言。若为人后。则当以嗣父之存没。出嗣之早暮。为本生之隆杀。嗣父存。则服本生杖期。心丧三年。嗣父没。则仍服本生三年。身未离襁褓而为人后。则服本生杖期。身既成立。而因通族公议理当嗣立者。则同服三年。此皆酌于天理人情之至者也。此律文之说也。然则今嗣父母已没。滋自当仍服本生三年。乃为合义。盖古制之可循。不若国典之尤当谨守。但律文不言斩齐。考古制斩衰之下。有齐衰三年。如礼经。父卒为母。母为长子。孙为祖母承重。庶子为所生母。唐律。父在为母。妇为姑。明集礼。女在室为母。女嫁返在室为母。至孝慈录。除母为长子改服不杖期。余皆从重服斩。本朝因之。无齐衰三年之制矣。则律文所云三年者。当从斩衰无疑也。顾或有妨于礼经不贰斩之文。窃思不贰斩者。在古礼则然。如子为父斩衰三年。而为母期。妇为夫斩衰三年。而为夫之父母期。此所谓不贰斩也。今制子于父母。妇于舅姑。皆同服斩。已非不贰矣。设使先为父母三年。后奉祖命出嗣。将拘不贰斩之文。而不为所后持尊服乎。必不可矣。则又何嫌乎贰斩也。且丧服传曰。何以不贰斩也。持重于大宗。降其小宗也。夫曰持重于大宗。降其小宗。则同为小宗之不必降可知矣。然则丧服总类。亦律文也。何以降本生于不杖期。曰。降于不杖期者。律设大法。所以尊天下之为人父者。而许其仍服三年者。礼顺人情。所以体天下之为人子者。固并行而不悖也。又按后周书柳庆传。庆出后第四叔。及遭父忧。议者不许为服重。庆泣而言曰。礼缘人情。若于出后之家。更有苴斩之服。可夺此以从彼。今四叔薨背已久。情事不追。岂容夺礼。乖违天性。时论不能抑。遂以苦终丧。此与今律意正合。然则古人亦有行之者。不自滋今日始也。至于夫为人后。其妻为夫本生父母降服大功。历代遵行。惟俞汝言曰。礼。妇为舅姑齐衰不杖期。夫为人后。降服大功。今既服舅姑三年。自应从夫改不杖期。信如俞言。亦当如孙之服祖父母。出嫁女之服本宗父母可也。而今乃有持重服一年者。此礼律所不载也。滋不敢

出也。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希教之。勿使滋陷于非礼为幸。

### 为人后者为本生祖父母服议

张履

为人后者。为本生祖父母之服。自礼经及古今丧服诸书。俱无文。徐氏读礼通考载宋崔凯议。谓当大功。而汪氏中述学。谓小功兄弟之服。不可服其祖。齐衰三月。降则无服。准之经意。服本服无疑。女子适人者。为其父母期。为曾祖祖父母不降。传曰。不敢降其祖也。此其例矣。其嗣子户部喜孙力持此论。以余座主大宗伯萧山汤公方主礼典。谓余宜请于公。准此定制。为万世明法。余以女子适人。有归宗之义。故上不降祖。下不降昆弟之为父后者。此崔凯议中语。仪礼丧服传曰。为昆弟之为父后者。何以亦期也。妇人虽在外。必有归宗。曰小宗。故服期也。孔氏伦曰。妇人归宗。故不敢降其祖。为人后者。持重大宗。降其小宗。与归宗义异。故于昆弟之为父后者。无不降之文。则为本生祖父母。亦未可以女子不降其祖为例。然服以功服。实义所未安。此当深求比类。未易以臆见言也。粤日谒公于邸第。遂以户部说进。陈所疑。公曰。然。宜降其月数。而不变更其服。若得齐衰九月之例。则揆诸情而安。协诸义而协。可以折礼之中矣。余退而考之礼记大传。注曰。公子不得宗君。君命适昆弟为之宗。使之宗之。所宗者适。则如大宗。死为之齐衰九月。孔氏曰。以君在。厌兄弟。降一等。故九月。以其为大宗。故齐衰。仪礼丧服不杖期章。注。丈夫妇人之为小宗。各如其亲之服。辟大宗。疏。大宗则五服外。皆齐衰三月。五服内。月算如邦人。亦皆齐衰。无大功小功缌麻。案丧服记宗子孤为殇条下。郑注。与此疏不合。亦自与大传注乖异。存考。案此则齐衰自期以下三月以上并有。九月虽于经无文。而经师推校所得。自足依据。况礼可义起。为曾祖服齐衰三月。后世增为五月。未有非之者也。今如注疏说。既有齐衰九月。则为人后者。为其本生祖父母。可援以为制无疑矣。既以复于公。遂私存其议如此。

程易畴答段若膺论为人后者服其本生亲降一等书云。为其祖父母世叔父母本期而降。当为大功。为其曾祖父母本齐衰三月而降。当为缌麻。沈果堂集亦云。为祖大功九月。为曾祖缌麻三月。又云。还为本亲。自曾祖而止。案曾祖父母无月算可降。则不得已降缌麻可矣。后世既为之齐衰五月。则降当齐衰三月。自记

### 出后之子为本生祖父母服议

沈钦韩

为人后为其父母期。于兄弟降一等。有如兄弟之服者。经虽不言而可类推。不必疑于身之祖父母也灼然。若出者之子。于出者之父母。晋太康中断为大功。

刘智王彪之等从之。此主于恩。而视父之例降一等者也。贺循崔凯等以为恩止其身。不及于后。此断于义。而以所后之亲疏为服纪者也。试论之曰。以义断者。甚合于古而可通于今。以恩重者。苟循于俗而甚悖于礼。何则。小宗虽绝不为后。大宗不可绝。故取族之支子后之。缘人之情。适子自不当后人耳。非谓大宗不得以适子后也。适子且不为后。则无昆弟者不为后益明。父母于己为轻。而所后者视己为重。一则枝蘖。一则根本。自。不得重其所而轻而轻其所重犹以为天性之爱。不可顿减其本亲之恩。故于兄弟降一等。出降之名。不可传世。何则。子以初生为对。故不没既出之名。孙以继体为正。莫分其一成之实。恩杀于既往。义隆于方起。尊祖敬宗。祖可参两哉。故慈母妾母不世祭。传曰。于子祭。于孙止。亲在一家。犹不顾其私。以所主为重。宗道犹君道。古者以门外之治断之无疑也。今世之为后者。固非若大宗之重。义有不得已者。推伯仲之分。计亲疏之序。亲昆弟之子在。从父昆弟不越之也。从父昆弟之子在。从祖昆弟之子不越之也。不必骤推缌麻无服之列于其祖。令有之。亦义所不得已者也。吾谓深合于古而可通于今是也。若曰。以祖孙之至戚。而等诸路人。似非人情。且服本亲。不伤于厚。在俗之情。既推其子若孙而远之矣。又觊其于我偏厚焉。是不过分虚名于所后者。而利其有。以波及父若祖也。呜呼。此薄恶之行也。传曰。昆弟之义无分。然而有分者。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则不成为子。不当以恩无两隆。义有专壹乎。于子之身。同其所分。则移其所厚。况绳武而耐食者哉。贺循云。绝其恩者。以一其心。此不易之论也。若犹为期功之差。介于疑似之闲。则降一等之文。何不云其子于祖父亦如之。良以义所不可通也。记云。为母之党服。则不为继母之党服。不为出母之党服。则服继母之党。郑以为虽外亲。亦无二统。然则宗可有二统哉。且孙不为出祖母服。即可知所出之祖父母无降衰矣。设曰功固杀于期。则孙为祖后者。可得谓既持三年于其所后。而便为所出之祖父母服期乎。经于小功章始见从祖祖父。其例严而不容紊。吾故曰为大功之说者。苟循于俗而甚悖于古是也。或曰。子之言。非教人以厚也。应之曰。此厚俗之本也。诚私其子若孙。毋轻以其子为人后。诚欲厚乎父与祖。毋轻其宗而为人后。见其族之为缌麻。为无服。而犹命之后。是固不欲有其子若孙。知其反而为缌麻。为无服。犹后于人。彼又自绝其父与祖。何以区区之服为。曰。若何而可以置后。曰。贤者不当绝。贵者可不绝。非贤非贵。则亦愚鬼而已矣。以其赘散诸宗可也。无宗没于官可也。令曰。非其伦而为人后者。不齿士伍。

#### 答汤茗孙论本生祖服书

胡培翬

来教。谓为人后者为其本生祖父母。当仍服期。据仪礼女子子出嫁为祖父母期

。传云不敢降其祖可证。培翬按此说已见通典。崔凯曾驳之而义未尽。凯谓当服大功。于仪礼后大宗之义尚未合。详拙著为人后者为其本宗服述。凯云。女子出适人有归宗之义。故上不降祖。下不降昆弟之为父后者。与孔伦谓妇人归宗故不敢降其祖义同。此已足见为人后者之不得以女子例矣。然犹不仅此也。女子出嫁。祖父母止一而已。不闻又有祖父母也。夫之祖父母。从服大功九月。不服期。若为人后者。既有所后之祖父母为服期矣。而又为本生祖父母服期。非二祖乎。且女子不降祖。经已着之。传特明之。本生祖果服期。经传何以无一语及之乎。朱子尝云。如今有人为人后者。一日。所后之父与所生之父相对坐。其子来唤所后父为父。终不成又唤所生父为父。这自是道理不如此。以是推之。其无二祖服明矣。女子出嫁。与出为人后。似同实异。不得不辨。非敢故违尊教也。至谓本生曾祖。亦服本服不降。则尤为臆断矣。愿详察之。

### 殤不当立后议

沈垚

乾隆时。有为殤请立后者。援陈澧丧服小记注为证。大吏据以入奏。礼部失考。遂准其请。且着为令。夫殤无为人父之道。陈澧注礼多误。此则谬更显然。不可为训。宗子殤死。但为大宗立后。不为此殤立后。丧服记曰。宗子孤为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郑康成曰。谓与宗子绝属者也。记又曰。亲则月算如邦人。郑康成曰。与宗子有期之亲者。成人服齐衰期。而长殤大功衰九月。中殤七月。下殤小功衰五月。有大功之亲者。成人服齐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长殤中殤。大功衰五月。下殤。小功衰三月。有小功之亲者。成人服齐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五月。其殤与绝属者同。缌麻之亲。成人及殤。皆与绝属同。然则宗子为殤。族人皆以殤服服之矣。曾子问曰。宗子为殤死。庶子勿为后也。郑康成曰。族人以其伦代之。不叙昭穆。立之庙。孔颖达曰。宗子兄弟行。无限亲疏。皆得代之。不以父服服此殤。丧服小记曰。为殤后者。以其服服之。郑康成曰。言为后者。据承之也。殤无为人父之道。以本亲之服服之。孔颖达曰。族人后大宗。不得后此殤者为之子。以殤者之父为父而以兄弟之服服此殤。然则为殤后者。为殤者父后也。为殤者父后。则与此殤为齐衰兄弟之亲长殤服大功衰九月。中殤七月。下殤服小功衰五月矣。以其服服之者。此之谓也。若谓为殤后。即为殤子。则与曾子问之言不合。宗子殤。吉祭特牲不举。肺无斫俎。不告利成。以无尸故。无元酒。以礼降故。若谓为后即子。则子无殤父之义。何不以成人礼祭父。而但为阴厌也。陈氏于曾子问注。袭用郑义。而于丧服小记。忽创为新说。前后乖违。其谬本不足辩。然贻误后人。颇不小矣。夫孔疏谓为殤者父后。诚恐人之误解也。然即谓为此殤后。亦不得如陈澧之说。盖为后即子者。指昭穆相当者言也。为后不为子者。指昭

穆不相当者言也。不为子而服子服者。天子诸侯之礼也。虽子行不服子服者。大夫家后大宗者服殇之礼也。天子诸侯。继统不继世。孙继祖。兄继弟。皆为后。非为子也。或以诸父继从子。或且以诸祖继从孙。亦为后。非为子也。虽不为子。其服则斩。而礼亦如子。以先有君臣之分。而天子诸侯之丧。皆斩衰。无它服。不独受重者必服尊服也。卫文公大布之衣。大白之冠。是其证也。虽不为子。本宗则绝。天子诸侯为所生之服无明文。或亦服期。或练冠以燕居。如庶子王服母之制。皆未可知。而断无加尊于所生之礼。则可以义断者也。卿大夫有田邑者。亦继爵不继世。春秋列国大夫。有见诛。或出亡。其先祀未可灭。则皆得立后。而昭穆不必尽相当。宗子为殇而死。假令兄弟行无可继。主宗事者。得不以子行为后乎。又无。得不以孙行为后乎。又无。则大宗究不可绝。得不以父行祖行代主宗事乎。子行而为后。则服此殇。如服叔父之殇。孙行而为后。如绝属者服宗子之殇。父行而代主宗事。如服昆弟之殇。祖行而代主宗事。亦如诸属者服宗子之殇。所以然者。后大宗以承尊统义。亦非繇继世也。

子行孙行而服此殇之母。则服为人后之重服。父行于此殇之母。则嫂也。祖行于此殇之母。则昆弟之子之妻也。服穷矣。当亦如绝属者服宗子之母之服。而于所生之小宗。则降。此亦可以义断者也。丧服经言为人后。而不言为人子。原容昭穆有不相当故也。然则为殇后者。虽子行。亦不服子服矣。岂得如陈氏服即子为父之服之说哉。夫为殇后而不服重服。则仍后大宗而非后殇矣。读书者岂可以辞害意。使小记之言。与曾子问相戾乎。陈氏之误。徒以丈夫冠而不为殇。妇人笄而不为殇。因谓不为殇。则得立后。不知礼正不如此也。不为殇甚多。而得立后之人甚少。年少而爵为大夫。则不为殇。然不必立后也。能执干戈以卫社稷。亦不为殇。然亦不为立后也。郑康成曰。未踰年之君。鲁子般子恶。皆不称公。书卒。弗谥不成于君也。不成于君。则不立庙。叙昭穆。凡无庙者为坛祭之。夫未踰年之君。不必未冠。然不得庙祭。则爵为大夫而蚤死。虽不为殇。礼亦必有所降。若是大宗。虽得立后。不必与此大夫为子。况不为殇之大夫。不必皆不可绝之大宗乎。又安可谓不为殇。即得立后以为子哉。夫记明言为殇后。而陈氏乃言不为殇则得立后。陈氏言不为殇得立后。今虽为殇。而亦援陈说以立后。于是无。父道之殇。居然有服重服之子。而贪利丧心之徒。公然弃其父。而父此无父道之殇也。不可谓非陈氏释经之误有以启之。故君子立言不可不慎。古者女未庙见而死。归葬于女氏之党。言未成妇也。今则有未婚而归女柩于夫氏者矣。古者娶女有吉日而女死。齐衰而吊。既葬而除。夫死亦如之。言未亲迎之未定为夫妇也。今则有死而女归。其家与鬼为婚者矣。一生一死。非礼相接。渎乱阴阳。媾媾人鬼。嫁殇迁葬。古媒氏所禁。今

则相习成风。莫识其非。或不如是。反以为无情不义。其故总繇礼教陵迟。风俗衰敝。或情缘于溺爱。或意起于防争。有整顿风俗之心者。方当禁之不遑。忍导其流而扬其波也。夫为殇立后。固与冥婚迁葬之事相连者也。陈氏之说。不合礼制。当请于 朝。亟加刊正。

天子诸侯之礼。不为子而服子服。以臣服本如子也。大夫不臣。其族父行祖行代主宗事。似无服重服之义。然族人于此殇之母。皆以宗子母服服之。而此代主宗事之人。有为后之实者。亦但如不为后之族。同服齐衰三月。则又似轻重不伦。且无别矣。窃疑受重者必服尊服。凡为成人后之礼皆然。不独天子诸侯也。但无明文可据。故姑以为如绝属者服宗子母之服。

### 答陈仲虎为小宗殇后宜还服本生书

张履

承示贵邑廩生某。丁本生忧。学师欲其开缺。详某为殇后。未曾服斩。今本生子已亡。不应无重服之人。请令某持三年服。而尊意谓次房子嗣长房。而本生绝。或以孙承长房。身自归宗。或以所生次子还承本生。今某之本生有孙。承重服斩。未便禁其降服。唯降服期。当与服官一例开缺。而据学政全书。无开缺例。以是为疑。履愚窃谓阁下所疑。是也。至谓某之当降服。似有可商。不自揆浅陋。辄抒鄙见。幸大雅裁之。盖立后者。宗法也。宗法明。而后服制之轻重可得而徐辨。案古唯世适为大宗。余自高祖以下之适。并为小宗。今则概目长子为大宗。是大宗之名与古同。而大宗之实与古异也。古唯大宗立后。小宗无后则绝。今则长房必立后。一依古持重大宗之例。降其本生。为次房立后亦如此。尤非礼不复论。是立后之义。又与古异也。然世俗之所行。功令之所许。沿袭已久。谅难遽正。则既为之后。虽本生绝。身亦不得归宗。或兼承其祧。或以次子还承。无不可者。若本生不绝。则固降服无疑也。虽然。此固为后成人者言之。若为殇后。则又有说。礼。殇无为人父之道。曾子问云。宗子为殇而死。庶子弗为后也。注云。族人以其伦代之。是也。小记云。丈夫冠而不为殇。为殇后者。以其服服之。谓在殇而蚤冠。为之后者。即服之三年之服。此从吴澄陈澧说。所谓为人后者为之子。是也。是则古之殇不殇。立后不立后。系乎冠与未冠。古及冠之期必冠。故此专指年未及冠者。今俗冠礼行于昏。而律未昏不立后。唯阵亡及聘妻守志者。得立后。又独子夭亡。而族中实无昭穆相当。可为其父之继者。方准为未昏之子立后。是今之殇不殇。立后不立后。系乎昏与未昏。殇不殇。系乎昏与未昏。是指年未冠者。立后不立后。系乎昏与未昏。是兼指年已逾冠者。则试据古法之大小宗权之。其为大宗与。谓世适。虽未及冠之年。而既冠且昏。立后宜也。已及冠之年。而未冠未昏。立后亦宜也。今既因昏而冠。则冠或因昏而迟。要当以冠之年为断。其为小宗与



。谓长房。若父在。并不得谓之小宗。未及冠之年。而既冠且昏。立后可也。即踰冠之年。而未冠未昏。不立后可也。小宗则当以昏不昏为断。今某之为殤后。岂世适大宗。当如小记所云以其服服之者耶。殆亦小宗之殤。未冠未昏。日月已过。待其弟之子生而为之后者也。此于礼与律。并不当立后。为之后者过。然则为本生之降服与否。亦从可以意断矣。为大宗后也者。虽未及为所后重服。亦不得为本生之无后者服斩。即为殤后亦然。以承宗子祭祀之重。不得顾其私亲也。为小宗后也者。苟未及为所后重服。且当为本生之有后者服斩。误为殤后者。又不待言。以与持重大宗者异。不得薄其本亲也。然则如某者。揆诸情礼。本生虽有后。直当为之服斩。今学师欲为之开缺。而徒以本生无人服斩为辞。某又不自请为本生服斩。而待学师之诡详。其意各有所为。不仅礼教之不明已也。阁下以为何如。民闲一承双祧。两家各为娶妻。并为正室。此岂礼之所有。某身任部曹。而下同草野之俗。以渎夫妇之伦。阁下议之。诚是。案嘉庆十九年礼部议及常州刘礼部逢禄礼无二适议。辨之已详。谨录以奉览。

#### 持重大宗虽殤后不当还服本生再答书

张履

前奉答廩生某误为小宗殤后。当还为本生之有后者服斩。来书未蒙驳难。想不以为谬也。又承问贵乡长沙太守之伯祖。有子某。年逾冠。未昏。以不才被逐。不知所终。太守为伯祖后。服重。古有以孙后祖者。然功令。三代不能无父。故仍以某为父。既请封所后祖。因并封其所父。而以本身之封。貤封其本生。本生自有后。太守当仍请归宗为本生服斩否乎。又云。某虽逾冠而未昏。既以昏不昏。断殤不殤。则某仍为殤。太守虽为祖后。并为殤后。似当还服本生斩矣。然某既邀封典。今太守又归宗以夺其嗣。是某既为父逐。又为其父所后之孙逐。将有卫辄以子拒父之嫌。履案。某非殤也。然父之而请封。非也。而太守固不当归宗服本生斩也。曷言乎某非殤也。盖鄙人所谓古之殤不殤。系乎冠不冠。今之殤不殤。系乎昏不昏者。据年未及冠者言之也。若年已逾冠。虽未昏不为殤。故曰某非殤。曷言乎父之而请封非也。今律未昏不立后。则某虽非殤。而实同于殤。况又以不才被逐。不知所终乎。蒯瞶实生辄。灵虽不子其子。辄不可不父其父。若太守之于某。非其所生。不得以蒯瞶比。太守为伯祖后。而功令三代不能无父。则当据实请于有司。有司不能决。则当咨于部。部议当依古闲代立后法。直以从孙继伯祖。而阙其父。其官而请封也。例封及祖。则兼封本生。封不及祖。亦以为人后者为之子之义。变例以封其祖。而以本身之封。貤封本生。斯为得之。今乃以未昏被逐不知所终之某为父。谓他人父。可如是其苟且乎。而又为之请封。朝廷之恩典。可如是其滥邀乎。且幸太

守官高。封得及祖耳。假令封不及祖。将遗其为后服重之祖。而顾加于未昏被逐不知所终之某。揆诸情礼。不已慎乎。故曰父之而请封非。曷言乎太守之。不得归宗服本生斩也。据丧礼。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期。雷氏次宗云。不言所后之父。以其所后父。或蚤卒。今所后者。或后祖父。或后曾祖父。来谕云古有以孙后祖是也。然则太守既为伯祖后。即所谓为人后者。既为伯祖后而服重。即所谓持重于大宗降其小宗者。今既概目长子为大宗。伯祖虽非世适。亦如此。本生无后。亦当依今兼承祧为小宗服期之例。况本生固有后乎。故曰太守不得归宗服本生斩。且服本生斩。亦与归宗不同。归宗者。去其所后而归本宗。服本生斩者。所后非世适大宗。苟未及为重服。则还为本生服斩。以尽其情。如前书所云非必归宗也。太守固不当还服斩者。非独不得归宗已也。或曰。然则三代以某为父。其籍在官。且请封矣。是可以更正乎。曰。此非鄙人所敢议也。论其礼之失。及不当还服斩而已。阁下以为何如。来谕又云。一子承两祧。不得并娶。礼制昭然。毫无疑矣。若支子嗣支子。原娶卒。无子。无力更娶。本支欲广嗣育。为续娶可乎。以为并娶。而所娶既卒。则无并娶之嫌矣。以为止宜纳妾。而所娶既卒。则不必守纳妾之条矣。

续娶生二子。一为本支后。又以一为承嗣支后。为承嗣支后者。固以前母为母矣。其为本支后者。将亦以为前母乎。子封典及之乎。不以为前母。则不当封。以为父之前妻。则当封。夫封典及续娶乎。非妾则当给封。非承嗣支所娶。则不当封。两门并娶。先后不同。时与部文微异。礼有疑焉。履按无嫌并娶。及不必守纳妾之条。固已。若谓非承嗣支所娶。而夫之封典不之及。则似不然。何则。妻之义从夫。未有夫属彼支。而妻得独属本支者也。故原娶而在也。本支但可为之纳妾。而不可为之娶妻。原娶而卒也。本支虽可为之续娶。而不可使自别于夫。续娶所生子。还为本支后者。以父前妻为前母与否。当先问此子。仍以所生为父乎。抑别以本支之世叔父为父乎。仍以所生为父。则父前妻。固即前母也。若别以世叔父为父。则即同出后之义。而以其父为本生父。母为本生母。父之前妻。为本生前母。封典之不得先及。又岂独前母乎。然以义度之。则固当以所生为父。何以言之。假令本支之世叔父而无子。则当父其世叔父。以祖其本生祖。世叔父而自有子。则虽还承其本生祖。而仍当父其出后之父。今本支但以欲广嗣育之故。为出后之子续娶。而以其所生之子归宗。是本支固未尝绝也。归宗之子。仍当系于出后之父。明也。此又于来书之外推说之如此。幸有以正之。抑鄙人有臆见。古者小宗无后绝。今概目长子为大宗。为之立后。又有为支子后者。又有以长子之子后支子者。此古所无也。又小宗子兼承大宗祧者。为大宗服斩。为小宗期。大宗子兼承小宗祧。小宗子兼承小宗祧者。并为本生服斩。为所兼承之小宗期。似斟酌尽善矣。而所谓大宗。要

非古之大宗也。鄙人前书所谓今既目长子为大宗。则为之后者。本生虽绝。身亦不得归宗。或兼承其祧。或以次子还承。又谓为之后者。苟未及为重服。且当为本生之有后者服斩。及此书所谓既为伯祖后而重服。则不得还服本生斩。而封典先及伯祖支子。嗣支子所生子还宗。苟本支之世叔父无子。即当父其世叔父云云。犹皆徇今为说。窃意小宗无后绝之义。断不能行于今。而持重大宗。降其小宗之礼。亦断不可冒乎古。除世适大宗。当一如礼经而外。凡今所谓为大宗后。为小宗后。又凡所谓小宗子兼承大宗祧。大宗子兼承小宗祧。小宗子兼承小宗祧者。当概为本生服斩。为所后所兼承者期。而为所后及所兼承大宗者之期。宜为之杖禫丁忧。以异夫凡为旁期者。其官而请封也。概先及本生。而以本身之封。赐封其所后所兼承。三代直书本生为父。而兼书所后所兼承之大宗为嗣父。大宗子兼承小宗。及小宗子兼承小宗者。三代籍贯。本不以所兼承之小宗为父。若本生绝。则出后者概行归宗。而以所生子后之。亦仍以本为重。惟自幼被抚养以至成立者。则为所后服重。而降其本生。如此。方为义之至当。而惜乎世必不能行也。阁下通儒。请更以质之。是否。幸不吝往复。

刘端临遗书。丧服小记为慈母后者。案为妾母后者。贺瑛曰。虽有子道。服于慈母三年。而犹为己母不异。异于后大宗而降本也。愚谓今世为人后者。不必皆大宗。而轻降其父母之服。甚无谓也。当准此例。虽为后。不降本生。庶合礼意。

### 独子兼祧两房服制论

王人定

乡人有子二。弟死无子。以次子继之。子服为后服斩衰三年。踰数年。长子夭。己亦未再生子而身死。其族谓大宗不可绝。仍欲取其子还以承祀。其弟俟别择他房者为继。然子年已十六。禫后。其弟妇为之娶妻。且报捐。填写所后父矣。乃坚执不可。于是计以一子兼祧两房。议定。又疑所服。请于予。予曰。我朝自乾隆四十年钦奉 特旨。准以独子兼承两房宗祧。所以补古礼之缺。济人道之穷。旷古未有之令典也。而两房父母服制。具载礼部则例。至嘉庆十八年。又载大宗独子兼承祧次房者。本生父母故。丁忧二十七个月。次房承祧父母故。治丧一年。次房独子兼承祧大宗者。本生父母故。治丧一年。承祧大宗父母故。丁忧二十七个月。嘉庆二十年。又载同属小宗。而以独子兼承两祧。自当以所生为重。为所生父母服三年。为兼承祧之父母服。内不准应试出仕。其平日考试报捐。应填写所生父名。道光九年。又载小宗子出继小宗。如己为所后父母丁忧持服。嗣经兼承两房者。自应照礼不贰斩之义。为本生父母服。如虽出继在前。尚未为所后父母丁忧持服。旋经兼祧两房者。应仍以本生为重。为本生父母服三年。为兼祧父母服。今此子谓大宗兼承祧次房。服本

生父母三年。而此子已为所后服矣。谓已为所后父母持服丁忧。服本生父母。而此子又非同属小宗者。然出继与兼承两祧有殊。此子初有兄。而已出继次房。虽属大宗之子。自应为所后服三年后。而兼承大宗之祧。虽以本生为重。而礼无二斩。亦不得不降为本生服。然则丧礼之状刺。不可书孤子乎。予曰。然。书降服子。犹是书出继子也。何以见为兼承两祧者。予曰。礼无明文。又律例未及。无已。则降服子上书明兼承两祧。第未识世之议礼者以为有当否也。旋又以其本生母拟于服满后别为之娶。各以妇之所育者为后问。予曰。可。此又有例也。独子承祧两房。祇应娶嫡妻一人。其置侧室以广嗣育。例所不禁。不得两门均为娶妻。

### 上汤尚书论兼祧服制书

张履

窃见礼部议。据例大宗子兼祧小宗。小宗子兼祧大宗。均服大宗三年。为小宗期。小宗子兼祧小宗。为其父三年。为所兼祧期。若小宗子后小宗。嗣以本宗绝。改为兼祧。旧一依为人后例。降其所生。今议若未为所后持重服。宜还服其父三年。惟已为所后服重。则为其父宜期。礼不贰斩。履愚窃以为礼。不贰斩为支子后大宗者言。非为今之后小宗而还承本宗者言。议者之说。犹为未尽也。礼。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期。传曰。何以期也。不贰斩也。何以不贰斩也。持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也。为人后者孰后。后大宗也。又曰。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绝。故族人以支子后之。适子不得后大宗。然则不贰斩者。为支子后大宗者言也。今法目长子支子为大小宗。在古皆属小宗。而兼祧之与为人后又异。为人后者。重在所后。兼祧者。重在所生。惟小宗兼祧大宗。则大宗重耳。今以小宗后小宗。本宗绝。已还本宗。其为兼祧。仍以此兼彼。非以彼兼此。重在所生。而轻在所兼。虽已重所轻者于前。要不得轻所重者于后。今以还承本宗之宜重而不使。得与为人后者比。是轻重失伦也。以今后小宗而还承本宗。而执古支子后大宗之不贰斩。是名实违异也。盖不贰斩者。缘义有轻重。非为并隆者言也。并隆则并斩。子为父。臣为君。父为长子。丧服传。女子一适人者。下疏云。丈夫容有贰斩。故有为长子皆斩。近则子为母。为继母。是也。非独此也。妇人亦有贰斩。礼。女子已嫁者。为其父母期。传曰。妇人不贰斩也。而贾疏谓天子女嫁诸侯。诸侯女嫁大夫。为夫斩仍为其父母不降。是也。夫礼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如既还承本宗。而仅同降服。遂无人焉为之重服者。人亦安赖有子。人子之心。又何以安焉。且古者小宗无后绝。今则有以大宗后小宗者矣。使大宗绝而还承。将亦谓已为所后服重。而不为所生大宗斩耶。大宗礼不可绝。虽孤不嫌为后。将孤子已服父斩。而后后大宗。亦不为所后大宗斩耶。故有未及为所后持服。亦不得为所生服

重者。所以明为人后之义也。有己为所后持服。亦不必为所生服重者。所以明还承本宗之义也。然则为母如之何。曰。母犹父也。其为所后母已服斩无论。未服。则为之期可也。此系礼制之重。而夫子方以事出。使未得主议。故不揣鄙陋。献其瞽说如此。是否伏俟斟酌。

又见礼官议。引刑部则例。为人后者之子孙。于本生亲属。祇论所后宗亲属服制。独子兼祧。非出继比。独子之子。专承别房者。仍依为人后礼。为本亲降一等。至其子孙为本亲。宜一如刑部例。履谓如此。则所后在五服之外。身为父母服期。而其子遂即无服矣。按礼为人后者。其妻为舅姑大功。舅姑义服且不再降。岂祖之正服而再降。用王彪之答谢袭书语。○郑注以不贰降。释文降。一本作隆。校勘记云。考文引宋本作隆。卫氏集说同。卢云。宋本作隆是也。案王彪之在唐以前引作不二降。而其说如此。是所见本作降。惟注意似谓以不贰故降。非作不再降。●而不再降之义。固经旨中所具。盖为人后。或在五服外。而妻为舅姑定以大功。非不再降而何。且至于绝。为人后者。与女子子之嫁者同以出降。女子子嫁他族。其子犹为母党服。岂为同宗后者。其子反不得为本亲服。且古者族人为宗子齐衰三月。使出后者之子。继为宗子。其祖当以宗子服服其孙。岂孙独不服其祖。窃以为人后者之子孙。为其本亲。礼虽无明文。要即统于为人后者。从降一等。礼官引例。似所未安。或谓五服之亲。有犯刑以服定。既重所后。不绝本亲。则罪名两重。恐非恤刑之意。履谓刑以阍礼。礼非以徇刑。恐刑之重而预轻其礼。则礼适以启人犯刑也。刑适以启人犯礼也。刑礼两乖。进退失据。鄙见如此。乞并赐裁酌。

#### 独子兼承两祧孙为祖父母服议

张履

乾隆间。山东单金鳌父凌云。以独子兼承两祧。生金鳌兄弟六人。遂分承之。金鳌兄弟上请为父凌云作何持服。为两房祖父母。又作何持服。部议。独子之子。分承两祧。皆独子亲子。无降服之文。应各为其父母服斩衰三年。独子于两房父母。不皆服三年者。例。大宗子兼祧小宗。小宗子兼祧大宗。均为大宗父母三年。为小宗父母期。小宗子兼祧小宗。为所生父母三年。为兼祧父母期。限于不贰斩之义。不得不从其变。两孙分祧。则孙之服应从其正。各为祖父母服齐衰不杖期。父故。嫡孙承重。俱服斩衰三年。案部议独子之子。为其父母服。无可疑者。至其孙之服似未分晓。解之者曰。独子之子。各为所分承之祖父母。不杖期。独子死。则两房之孙。各以长者为嫡。而为所分承之祖父母。皆三年。盖独子之子。唯于其父母无降服之文。则承大宗后者。于本生祖父母有降。所谓孙之服从其正者。意主承本生祖父母者言也。或曰。独子之子。虽分承两祧。而各为本生祖父母不杖期。自古嫡子无二父。故嫡孙一人承两房

祖父母重俱三年。所谓孙之服从其正者。谓于本生概无降也。如其有降。则部议何无一言及之耶。则解之者又难曰。嫡孙一人承两重。则分承两祧之说。既无所属。而两房之祧。将至何代而分耶。于是有举以叩于余者。余曰。孙之服视其父。而父之服莫先于辨宗。夫古所谓大宗者。承始祖之世适。百世不迁者也。今所谓大宗者。特长子云尔。在古亦小宗也。今使诚为古之大宗与。无后。则族人以支子后之。族人而止一子。则任大宗之绝。与绝父以后大宗。均非情之所安。而兼承两祧一法。可以通其穷焉。夫独子而兼承大宗。则大宗重。为大宗服三年。为本生期。宜也。亦当杖期。以别于出后子。独子之子。各为所分承之祖父母不杖期。而承大宗后者。为本生祖父母降。宜也。徐氏干学谓为人后者之子。为本生祖父母降大功。余尝议以齐衰九月。兼承大宗者。亦当如此。独子死。嫡孙为大宗祖父母服承重服。其本生祖父母。自使为祖后者服重。而承大宗者从其降焉。亦宜也。若分承两祧者。各为其本生祖父母不降。既失持重大宗之义。独子兼承大宗。虽非出后而为之三年。即是持重之义。而嫡孙一人承两重。则独子不贰斩。而独子之子。顾可以贰斩乎。此其说亦不攻而自破矣。使为今之大宗而古之小宗与。古法小宗无后。绝。微独不得立后。即兼承之议。亦非所当及也。古法既不行于今。为之后者。亦当为之服期。当杖期以别于世叔父母。而自为其本生父母三年。即为之服重。亦仍当为本生不降。此则刘氏台拱已言之。况独子兼祧。尤非出后之比乎。今世所称独子兼承大宗者。虽于本生有降。而实非所宜降。则独子之子。无论其分承。各为本生祖父母不杖期。可也。独子死。嫡孙一人为两房祖父母。俱服为祖后三年之服。亦无不可也。小宗无重可承。而为祖后者。服自应三年是降与不降二说。一可施于兼承大宗者。一可施于兼祧大宗而实非大宗者。而两家之争。可以息矣。曰。然则不贰斩之义如何。曰。不贰斩者。为持重大宗降其小宗而言。非今之为后及兼承者所得援。然则两房之祧。果至何代而分。曰。至曾孙可矣。且服穷亲竭。则亦无不分者矣。然则独子之后又独子如何。曰。是犹之独子也。兼承大宗者。重其所兼而轻本生。兼承小宗者。并重可也。

答张南昌问能否归宗议 【

包世臣

来问略云。寅己故祖父郡庠生裕淮。生有四子。长为己故邑庠生同椿。次为己故嘉庆辛酉科举人拣选知县栋。即寅之所后父。又次为告病回籍浙江大岙巡检森。又次为邑廩生效彬。即寅之本生父。长二两房。未有子嗣。三房生寅嫡堂兄开运。四房生寅。及胞弟己故县学附生开第。四兄弟贫鲜立锥。虽皆觅馆养亲。不私所有。实属各治各生。并非有财产分异。本生父见二伯父母生一子而殇。年既近大。又长年外出。忧郁几致疾。即云二兄嫂毋以为念。当以长子

寅为兄后。时寅年始十二岁。而本生父母年俱未及四十。及嘉庆十四年。二伯母病危。本生父即凭族命寅出继为嗣母成服。服阕应试。即以嗣父名列入三代入学。洎大伯父亦年老无嗣。愀然为忧。本生父遂又以胞弟出继。后嗣父身故。寅遵例丁忧。及以进士官户曹。遂迎本生父母入都就养。而开第与寅皆未有子。惟开运生有三子。于道光六年开第身故。遂遵例以开运次子传顺为开第后。奉大伯父祀。寅亦继开运第三子传和为嗣。及外放知府。本生父母皆就养江西。原本生父母之心。本发于孝友至诚。故以亲生之两子。出继毫无赘产之两兄。且复抚之教之以至成人。数十年虽未生育他子。而绝不以无嗣之故。稍形辞色。寅自历职中外。日侍本生父母。虽各强健。私幸期颐可祝。而人生不百年。偶一念及万不忍言之一时。不能不为之通身汗下。心疚若割。在都时。尝与通贯礼经及明习例案而身在礼部者。商榷归宗之事。佥言礼不贰斩。既已为嗣父母服斩矣。归宗后又当服斩。是贰斩矣。生前孝养。本无二致。降服例亦去官。仁人孝子。心有所不安。则私为之终三年之服。然后出。闻前人有行之者。律云。若所养父母有亲生子。及本生父母无子。欲还者听。今所养父母无亲生子。于事实格碍难行。寅心终不安。先生明礼习例。不知此生此世。能使寅得归宗以遂乌私否。如蒙示悉。幸得有成。生生世世。感且不朽。

议曰。此事必原经而贯例。乃无窒碍。世臣按之仪礼不杖期章。昆弟之子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夫报服不施于父子。出继之子独云报者。所以尊大宗之统。故言报以远其子。原以别嫌明微。尊祖收族。所关至重也。来问出仁人孝子之忱。且事有区别。敢不竭其荒落。测例研经。以答盛意。世臣恭案 钦定大清会典。细研礼经。而知宗之必当归。与请之必能听。谨查会典刑部事例开载。同父周亲独子准其承继两房宗祧一条。系据乾隆三十八年议准纂修。原议云。大宗无子。小宗止有独子。而同族实无可继之人。不可令大宗绝嗣。俟小宗独子生有二子。过继一子为大宗之孙。倘独子并无所出。或仅生一子。则当于同族孙辈中过继一孙。以承大宗之祀。如此明立科条。自无控争评讼之患等因。又查会典宗人府职掌内开载。如生子先已出继无嗣者。准撤回承祀。不得另行入继。如奏明过继者。亦准奏明撤回。又户部旗人抚养嗣子事例载。凡抚养他人之子为嗣。歿后。其子本生父母年老乏嗣。仍令归宗各等因。查 天潢事例。固非士庶之所得比拟。即旗汉亦时有殊异。然父子骨肉。至情至性。无贵贱一也。其所谓不得另行入继者。以另行入继。则所后与所生。两宗承祀。皆非骨肉。故撤回承祀。其先前所后之宗。自必别议应继。至原议所载俟小宗独子生有二子过继一子为大宗之孙至止生一子则于族人孙辈过继以承大宗云云。是即一子两祧者。止一孙继大宗。己身不得自绝本宗之明文也。按仪礼斩衰章为人后者。正义曰。此文当云为人后者为其所后父。阙此五字者。或后祖

父。或后曾高祖。故阙之。礼有为祖后为曾祖后之文。是当日 廷议过继一子为大宗之孙。正据礼经所谓穷则变变则通者也。至礼经所谓不贰斩者二皆见不杖期章。一为人后者为其父母。传曰。何以期。不贰斩也。何以不贰斩。持重于大宗者。降其小宗也。一女子子适人者为其父母。传曰。为父何以期。妇人不贰斩也。未嫁从父。既嫁从夫。父者子之天。夫者妻之天。妇人不贰斩者。犹曰不贰天。妇人不能贰尊也。据此二经。为明男子为人后。女子为人妻。既持重则当降本之义耳。非谓人终身不能持斩服两次也。

古礼惟父服斩。今母亦服斩。若庶子为嫡母斩。有继母又当斩。其母又斩。是且四斩。古妇人唯为夫斩。今舅姑皆斩。是亦三斩。古为君为长子皆斩。何不贰斩之有。况嫡孙为祖后者。为祖服斩。先必服其父。不杖期章传。所以谓父卒然后为祖后者服斩也。且女子子在室为父服斩。礼有有故二十三年而嫁之文。注家谓有故为遭丧。及其出室之后不幸而遇夫丧。岂以在家曾为父斩。而遂降其夫服耶。经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不慎欤。若不正归宗之名。而他日擅服其服以尽私恩。则正礼之所谓贰斩耳。至律言若所养父母有亲生子及本生父母无子欲还者听。系蒙上文养同宗人之子。所养父母无子。所生父母有子而舍去者。杖一百。发付所养父母收管。以为说。及者。因类而推。若言或所养父母有亲生子。或所生父母无子。皆听还归宗云尔。非谓所生父母无子。必所养父母有亲生子。乃听还也。况阁下已有嗣子。本属祖父之亲曾孙。所后父之胞侄孙。以为所为后之孙。与古礼为祖父后。今例孙辈中过继一孙以承大宗之祀之语。无不合者耶。阁下前此出继。既非垂涎赘产。所后父母。俱已服丧三年。而所后父母。与所生父母。又俱已恭膺 覃恩。是此归宗之请。既属前无所规避。亦后无所覬觐。若不及早正其名称。则所生父母。本有子而终无嗣。揆人子之心。实为万分局踣。应即沥忱详请咨达。迅速定案。非唯阁下得以自遂。而日后有似此者。得缘为例。于世风礼教所系。实非浅鲜。谨议。

陈情得请编序

包世臣

道光戊戌五月朔。世臣再至豫章。谒桐城张子畏太守于郡斋。太守曰。前年奉吾子教。详请归宗一案。已奉吏部覆准兼祧。现在得正父子之名。异日得尽父子之礼。已将详咨各稿。汇刊流布。而颜之曰陈情得请编。吾子其为我序之。世臣受读卒业。喟然叹曰。礼乐之设。管乎人情。人有礼则安。礼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亡乎礼者之于礼。其动也中。太守斯举当之矣。先王立大宗以收族。族人为之行高曾之服。而辅以四小宗。使天下万世上知尊祖。下得亲亲。不能必大宗之皆有后也。故立重降之礼曰大宗继。然夔相之圃。以与为人后见屏者。至半堵墙。则图产争继之薄俗。盖不始于后世矣。后世宗法既废。而小宗



支之子悉得立后。考唐典有绝产入官之制。则其事殆始唐之季世。虽不符重降之义。要亦民德之厚也。然古经但曰为人后者。若子不于所后加父母之名。以自绝所生。雷氏倡议曰。当言为其所后父。贾氏申之曰。妻即后人之母。贾氏又疏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曰。既为本生。本生二字。甫见于此。要皆礼家强名。以便斥言。非当时人子所称谓。然终不及郑氏于所后之亲一亲字之为得也。按汉书张贺有一子。早死无后。后安世小男彭祖。宣帝追思贺恩。下诏曰。封贺弟子侍中彭祖为阳都侯。谥贺曰阳都哀侯。晋书修于唐初。凡为伯叔父后者。传中皆仍称伯叔父。韩退之志薛助教。次其世家曰。父播。尚书礼部侍郎。侍郎命君后兄据。据为尚书水部郎中。赠给事中。尤为显证。至宋儒斥濮议为邪说。近世遂有反称所生为伯叔者矣。亭林为二百年言礼之宗。其嗣母嫁殇。亭林笃于所后。殆近人称所后为父母而称所生为本生父母者所由昉。故世臣尝谓士生今日而为人后。虽不持尊祖收族之重。诚不能不谓所后之亲为父母。然当正名之曰。嗣父母而于所生。则仍称父母。以符经意而安人心。盖父母者生我之专名。似不宜加称本生以自抑疏也。人心不古。惟利是趋。非惟图产争继之讼天下。其饰继以规降服而速利达者。所在有之。此诚为人子者。所不忍见不忍闻。不欲以污齿颊者。夫仁孝之心。来自秉彝。熟读是编。其亦可以油然而生矣。

### 陈情得请兼祧持服辨

曾兴仁

道光戊戌秋。南昌太守张子畏先生丁生母艰。以行述索铭。复以陈情得请一编寄示。而说者谓太守固得兼祧。惟部议持服两歧。属余辨之以定其义。余思太守实有情不自禁之情。礼固缘情而定也。何辨之有。然亦有不容已于辨者矣。太守世居桐城。父辈四。伯仲皆无子。叔有子一孙三。季有子二。太守父其季也。太守年十四出继仲父。其胞弟亦出继伯父。维时太守父母俱年未四十。自谓必有续嗣也。厥后年渐老而无出。太守及弟亦未有子。而出继之弟。旋又不禄。不获已。乃以叔之次孙。承继伯父为孙。复以叔之三孙。太守自继为子。展转过继。是伯仲之无嗣者。皆得有嗣。独季之本有嗣者。转无嗣矣。太守官四品。忧思之深。援例引经。不得不以复继之孙。仍继仲父。自请归宗本生父母。因上其事于大府。详咨吏礼二部议之。二部以孙祢祖自请归宗二说。均不可行。惟因笃于所生起见。准其一身兼祧而已。第兼祧一议。礼部以太守既为嗣父母持服三年。则将来生父母应持服期年。用符礼不贰斩之义。吏部以太守既为嗣父母持服三年。则将来生父母。亦应持服三年。特明所生为重之情。太守今丁生母艰。因所生无后。专从吏部议。得不降服而仍服斩。则归与不归一耳。此陈情得请一编所由作也。而一时论者。遂以吏礼两歧为议。不知二部之

议。实歧而一。特未申言以明之耳。今之所谓大小宗与礼经大异。而通乎其说。则太守今日兼祧皆小宗也。设使太守当日承继大宗伯父。自无论嗣生有后无后。则应为嗣服斩。为生服期。礼也。兹太守承继小宗仲父。自无论嗣孙有后无后。则应均为服斩。礼也。且太守此时一身兼祧。将来得生有子。一为所后承祧。一为所生承祧。礼也。或竟不有其子。则礼有言小宗可绝。又何必言归与不归也。惟是礼部以所后与所生无子者。未经分晰。复以所生无子而改归者。未有成案。吏部则以嗣生持服为统同。是皆未申言古今大宗小宗之有异。而祇以兼祧为辞也。会典内载独子承继两房宗祧。及宗人府职掌内载出继撤回承祀。胥专为今之大宗言也。读是编者。更可恍然矣。或又曰。父母者。生我之专名。似不宜加称本生以自抑疏也。然则天下承继之子。岂有于所生父母之前。而自称为本生父母耶。亦不过对人言曰。此我本生父本生母也。或者之说。余窃不然。

### 河南余氏服议

胡培翬

河南宝丰县余氏。兄弟二人。长成江。次成海。成江无子。成海生一子笃生。出嗣成江。成江不忍成海无子。令笃生承嗣两房。两房各为娶妻。长房初娶张氏无出。病歿。继娶王氏。生子万全。即承长房之嗣。二房初娶雷氏无出。纳杜氏。生子万德。即承二房之嗣。雷氏歿。万德自以嫡母丁忧。万全疑所服。时有以其事问于培翬曰。礼无二嫡。万全为长房长孙。不得为次房持服丁忧。万德为次房承嗣。似尚可比慈母之例。持服三年。培翬稽之于礼。窃以为未安。乃应之曰。礼无二嫡。谓雷氏不得为嫡母。论甚正。但援慈母为例。则犹俯就私情。而未协礼意也。在礼。丧服经曰。慈母如母。传曰。慈母者何也。传曰。妾之无子者。妾子之无母者。父命妾曰。女以为子。命子曰。女以为母。若是。则生养之终其身如母。句。死则丧之三年如母。句。旧读如母属下为句。非也。贵父之命也。贾公彦曰。传云妾之无子者。谓旧有子今无者。若未经有子。则不得立后而养他子。今雷氏无出。则非旧有子而今无也。万德尚有生母杜氏。则非妾子之无母者也。推寻礼意。慈母如母。盖缘父命为重。今雷氏之娶。出于二房之意。其家尚俨视之为嫡。万德之父。未知处以慈母之义。而比诸慈母。是诬其父也。称名必先核实。无其实而加以名。则言弗顺也。然则其服当如何。曰。当服庶母之服。在礼。士为庶母缌麻三月。就使万德承嗣二房。雷氏为二房所娶。于万德有慈养之恩。亦祇为加服小功。不当持服三年。案丧服小功五月章。君子子为庶母。慈己者也。传曰。为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郑康成注慈母如母传云。其使养之。四字今本脱。不命为母子。为母子三字。今本脱。则亦服庶母慈己者者字今本脱。之服可也。是服小功。亦

足伸万德之情。以报雷氏矣。至万全虽不丁忧。亦当为雷氏服庶母服。或曰。然则长房继娶之王氏若没。万德将何服。曰。据彼云继娶。是继母也。继母如母。万德当持三年服。盖万德与万全。所承者虽异祖。而父则一人也。夫必有父而后有母。乌有父一而母可分为二乎。故万全之嫡母。即万德之嫡母。万德之庶母。即万全之庶母。论礼者但当严嫡庶之辨。而不必为两房之分。但当据子所云以定嫡母继母庶。母生母之名。而不必分彼房此房之所娶。强援一例。以为调停之法。世俗一子承嗣两房。多以赀财既分。各为娶妻。遂各自为嫡。致使为之子者。等于禽兽之知母而不知父。所关诚非细故。议者不思正其失。而反依违迁就。徇其偏私。使生无慈母之实。而死冒慈母之名。在其家本不知有慈母之义。而强傅以慈母之礼。上乖礼意。下紊名称。可乎哉。或又曰。然则余氏之次房。不几无嫡妇乎。曰。是又不然。为子也妻者。即为姑也妇。子以一身后两房。妇即一身事两房。又奚闲焉。若以所娶之故而各私其妇。是知有妇而不知有子。于从夫之义蔑如矣。

夫独子承嗣两房。虽律所不禁。而其服则礼无明文。在独子之身。尚可援不贰斩之文以降其小宗。而独子之子各承一房。断不能援从祖父母之例。分父身为二服。既不能分父身为二服。即又安能分母为两房而各为之服。窃以独子后两房。其子各承一房。于独子均为父。当服父母之本服。其母虽多。以一父临之。则先娶者为嫡。其非继者皆为庶母。世俗有两房之分。徒以各为娶妻。其赀财各有所出耳。岂知两房归于一子。则两房之财皆其财。且所贵于立后者。将以后财乎。抑不为后财乎。则所重于承继者。将以妇继乎。抑以子继乎。是又不待辨而明矣。夫其子各有祖。而父之服则同而莫异。诚以独子之身。分无可分。是礼之所穷。而皆以父母之本服服之。则亦亡于礼者之礼也。至其子各承一房。其相为服。则不服同父昆弟之服。而当服从祖昆弟之服。以其所后者。后祖非后父。故不以父之亲为断。而以祖为断。其它旁服。亦当以所后之亲为断。斯则世之议礼者。以其为丁忧所不及。而忽不加察。亦所宜兼为详审者矣。

#### 家编修墨庄书后

大作援据精详。断制明确。足补礼文律令之所不备。按此事本为世俗失礼。笃生既承两房。其妻遂疑于二嫡。古今无是理也。若论其初则有二涂。准之于古。亦非无据。当笃生之生万全也。则宜身归本生。而以万全为成江后。仪礼。为人后者。雷次宗庾纯。并有无子立孙之义。晋书高密王据薨。无子。以彭城康王子紘为嗣。其后紘归本宗。立紘子俊以奉据祀。是其例也。否则其又生万德也。或即以万德为成海后。蜀志诸葛亮。初以兄瑾子乔为嗣。生子攀。及瑾子恪见诛于吴。子孙皆尽。而亮自有胄裔。故使攀还为瑾后。亦其例也。既

不出此。而以一身承二宗。复以两家娶二妇。则家无匹嫡之理。子无二母之服。酌理准情。当如尊议。晋书张华造甲乙之问曰。甲娶乙为妻。后又娶景。居家如二适。无有贵贱之差。乙亡。景之子当何服。太尉荀凯议曰。春秋并后匹嫡。古之明典。今不可以犯礼并立二妻。不别尊卑而遂其失也。故当断之以礼。先至为嫡。后至为庶。景子宜以嫡母服乙。乙子宜以庶母事景。此于今事虽小有异同。然大义所符。略可依仿。执彼例此。不啻助足下张目也。

跋胡农部河南余氏服议后

陈立

研六室杂着。载宝丰余氏事。曰余氏兄弟二人。长成江。次成海。成江无子。成海生子笃生。出嗣成江。成江不忍成海无子。令笃生承嗣两房。各为娶妇。长房娶妇张氏。无出。继娶王氏。生子万全。即承长房之嗣。二房娶雷氏。无出。纳妾杜氏。生子万德。承二房之嗣。雷氏没。万德丁嫡母忧。时有以万德宜比慈母之例。持服三年者。胡氏驳之以为不合。谓宜服庶母之服。案礼。丧服之慈母。谓妾之无子者。妾子之无母者。父命以为母。子则服之三年。贵父之命也。今万德尚有生母杜氏。则非妾子之无母者。雷氏为次房所娶。则非妾之无子者。无父之命。而同诸慈母。是诬父也。则谓持慈母之服者。其谬诚如胡氏所非。然胡氏例诸庶母。则又楚失之而齐亦未为得者也。礼。士为庶母缌麻三月。晋贺循云。庶母。士父之妾也。服缌麻。朱子曰。父妾之有子者。礼经谓之庶母。今律犹然。然则此必嫡母子为庶母之服。故大夫尊。则降而无服。丧服传曰。大夫以上为庶母无服。是也。今万德系妾杜氏所出。则非嫡母子也。雷氏无出。则非有子之妾也。乌得服以庶母服欤。胡氏又谓就使万德承嗣二房。雷氏为二房所娶。于万德有养育之恩。亦止为加服小功。服君子子为庶母慈己之服可耳。案传曰。君子子者。贵人之子也。为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则亦即缌麻章之庶母。以慈己故加至小功。故马融曰。贵人者。嫡夫人也。子以庶母慈养己。加一等小功也。是也。若雷氏六礼胥备。俨同敌体。父不敢以为妾。而子敢以为庶。不同一诬其父乎。其生母杜氏。本妾也。而同之于嫡。不更乱嫡妾之分乎。总之。独子兼祧古礼所无。然既为律所不禁。若仍科以古礼。势不得不穷。则当于失礼之中。求其礼之近于正者也。考公羊传曰。不以父命辞王父命。以王父命辞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又丧服传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则知尊祢矣。大夫及学士。则知尊祖矣。笃生以一身嗣两房。则雷氏者。成海之嫡妇。而万德为成海承嗣之孙。安得不以雷氏为嫡母。其万德之以嫡母丁忧。固未为失也。盖万德与万全所承各异。父则一而祖则二也。匹嫡固礼所不许。而诬祖尤礼所不容。权乎失礼轻重之间。盍避重而就轻乎。不然。其祖以为嫡妇。其父以为嫡妻。父秉

命于祖者也。而子顾反庶之乎。就如所论。则必不为雷氏服而后可。必如雷次宗庾纯无子立孙之议。去其一子兼祧之俗而后可耳。然则笃生当何服。曰。礼无贰斩。服成江以为人后者之服。服成海以本生之服耳。何也。至亲以期断。特去其加隆焉耳。然则万全将何服。曰。此又礼之变也。其如世叔母服期乎。其长房王氏张氏没。万德殆亦犹是耳。

### 答陈庶常立论三祧服制书

包世臣

卓人太史足下。得手书。示及跋竹村户部河南余氏服议后。并问及近世轻犯礼教。其服与刑所宜。诚足下读书维俗之盛心也。余氏之案。仆未悉原委。案在道光之初。则因嘉庆十九年山东济宁黄氏有三祧成案而出者也。黄氏济宁富室。有三子。唯第二子有一孙。三房因各为娶妻。又各置一妾以图继嗣。其孙又早世。而三妻三妾各有子。至是二房之妻死。其子与妾子皆在庠。而长房所娶妻之子已食饩。惧人指斥。时黄左田枢密阁学为山东学政。黄廩生呈请是否宜比嫡母丁忧。学臣据请部示。部覆亦不敢下一成语。但云礼无二嫡。但可多置姬侍以广生育。长房之子。或可援养母之例。地方有司宜广行劝谕。不可差查滋扰云云。夫议礼必据经。论事必遵例。为下不倍之义也。独子出继。坐不应情重仍更正者。旧例也。乾隆中叶。和相骤起。贰户部。值枢廷。甚用事。有浙人为户部员外郎。其伯父死无子。前已分析祖产各八十万。员外以其半贿和相。因倡同父周亲准其一子两祧之议。然原议尚有小宗有独子。不可使大宗无后。独子生二子。过继一子为大宗孙。倘独子止生一子。则当于同族孙辈中过继一孙。以承大宗之祀。是犹依据礼经或为祖后以立说。以后纂例。皆出刑书之手。删节原议。而同父周亲一子两祧。遂若仁至义尽之举。嗣后以两祧之父。皆当持服。部臣又泥不贰斩之礼文。而定兄之子为弟双祧。则仍为大宗持重服。若弟之子为兄双祧。则当降其父之服。礼。敬宗以尊祖收族。故始祖之嫡长为大宗。高曾祖父之嫡长皆为小宗。非兄弟少长之说也。且一重一降。是仍为过继。于双祧之名不符。而皆依据礼文。良由在部诸君子。其出身甲科者。十九未尝读礼经。若郑孔贾疏通古义。则寓目者或至无其人。而晚近图产之恶俗。则上下之心皆胶固而莫可解故也。既准双祧。则三祧未为不可。双祧则有两父。有两父则有两母。妇人之见尤小。俗有子晚孙不晚之说。谓过继他人之子为晚子。而已为晚子娶妇生孙。则为己妇所出。襁抱顾复。一同己孙。此孙不晚之说所自来也。双祧三祧。大抵皆富室。恐过继远房。则财产落他人手。故黄氏余氏。皆三房各娶妻妾。以上中下旬分住。三妇相谓为妯娌。各姑其姑。洎生子能言。则祖母与伯叔祖母。母与伯叔母之称。亦理势所必至。例载。有妻更娶妻。杖九十。后娶之妻。离异归宗。案则有更正作妾者。富室之婚

。大都好户。更正作妾。断非所甘。至于离异。其夫已故。无可言离。子不能自降其母。故部覆黄氏。不得不以胡卢提了事。援及养母。尤为无着。而三祧则成定案。故黄余两案。非儒生所能质言其是非者也。足下异日居得为之地。因事而发。则当请复独子不准出继之旧例。从前有双祧三祧者。准其报明原定年月。听其从旧。以后一概禁绝。庶可昌明礼教。截断众流耳。盖每届修例。皆有奏明删改之条也。

再询及两头大。或俱有子。其子持服宜如何。或两妻均无子。而别继或娶后婚为填房。不宜于夫。夫外出别娶。别娶亦无子。而恩养嗣子。后婚填房虽不宜夫。而继配之名早定。别娶之嗣子。遭丧宜如何。若通籍请封宜如何。庶可不撻物议。不悖礼教。足下虚中求是。然是谋非吾所能及也。夫婚丧之礼在今日难言矣。丧服。奉颁发载律例首卷。麻冠菲屨。负版草带。与古经不相远。而今宦家皆着青布。白布开气袍。摘缨帽。系白布带。以为遵制。不读官书而信巷议。婚礼。在古必备六礼。乃或为聘不备。则名奔。聘则妻。奔则妾。律则载婚书为凭。而俗唯买娶后婚及买妾乃用婚书。正娶所凭庚帖礼帖。即旧家女嫁人为妾。不由价买者。亦多凭媒妁过帖。唯庚帖明写兑造。以示区别。两大则一切无异正娶。或隔境各居。或同里别居。不相闻问。亦有通往来论年齿称姊妹者。并有交呼为姊者。律载有妻别娶妻。杖九十。后娶之妻。离异归宗。令典明着。而吴越之俗。视若弁髦。是固未尝计及其子也。初配之子。未闻有为两大持重服者。两大之子。心知非礼。而义无自主。若遭初配之丧。不列入讣。则必为外家所讦。是陷父以决杖。陷母以离异。若侪于庶子。是亦显父之过。而处母于贱。盖两大前此虽有更正作妾之案。而不纂入例者。以律文明言后娶之妻。为其始议为妻。不能抑使为妾。议刑人以官治民。尚为人惜名。况在人子。至继妻来自后婚外出别娶。而别娶者恩育继子。子通籍。后婚例不加封。此尚易处耳。若两大败露到官。讯系男家欺诳。或言未娶。或言妻故。则女家出于不知。其女家知为两大而许嫁。则兼坐以不应情重。俱为照律离异。不得援兼祧大开方便法门。别娶所生子女。比奸律责夫收养。可也。又询及小民与妇人通奸。因刁娶其女为妻。事发到官。从何科断。奸妻母。男女并绞。为其越礼犯分已甚也。原其始奸。不过军民和同。本无名分。恋奸刁娶。不得谓为成礼。自宜依奸本法。而离异其女。所生子女。责刁娶人收养。方为持平。至奸妾之母。律例无文。仆谓此不得同凡论也。律载奸妻前夫之女。比缙麻法。为其母既为我妻。自不可奸其女。故以无服之卑幼而上比之。其女既为我妾。岂可更奸其母。是亦无服之尊长也。比引定讞。情法两洽。以足下好察善问。故连类及之。唯研究是正。礼教幸甚。

出母嫁母服议

沈钦韩

出母之期。绝于父也。继母嫁犹期者。以其从之也。杖期章不为因母嫁立文。谯周云。据继母嫁犹服。以亲母可知。故无经也。旧传曰。出妻之子为父后者。为出母无服。子夏曰。与尊者为一体。不敢服其私亲也。继母嫁。何以期也。贵终也。注。尝为母子。贵终其恩也。循传之说。一则义断于所生。一则恩终于如母。后儒以为出母无服。由尊父之命。嫁母父不命出。与见嫁者异。谯周吴商庾蔚之等。皆持此论。出母违于父。固矣。母而嫁。宁犹有当于厥考心乎。以此而衡其轻重。则真沟犹之儒矣。成洽难传云。经为继父服者。亦父后者也。为父后服继父服。则自服其母可知。为嫁母服。不为出母服。其不然矣。崔凯则云。出母嫁母之服。皆据庶子不为父后者。按檀弓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伯鱼非庶子。此为后者为出母服也。子思之母死于卫。郑云。丧之礼如子。孔氏世系惟子思一身。此为后者为嫁母服也。崔之说。又徒佞于传。而非通制也。尝试论之。出母嫁母。均为义绝。然出者之情。不由于己。嫁者之义。所可不为。古者出妻。不必身犯恶逆淫污也。脱如蒸拾枣之事。为子者不能诤父之失。涕泣请还。使覆载之恩。偏有所阙。又或归宗之后。夫已宴尔。彼犹靡他。子复有母。母独无子。然则经制服以伸慈孝之私。传假辞以弛劬劳之报。岂人情乎。丧服小记。同有是语。要依仿乎传而出之者。袁准云。为父后犹为嫁母服。独不可为出母服乎。是则然矣。若嫁母之服。过厚非礼也。过薄非情也。过厚者。石渠议应三年。唐天宝六年金大定八年皆诏令子服嫁母三年。设令夫丧未除。子在孩抱。上不顾供养。下不念继嗣。曷日之誓。为悦己者容。微独继母不制服。韦元成云。王者不为无义制礼。宣帝黜之是也。抑使死者无同财之亲。凶人怨家。甘心弱息。携孤而往。事兼两济。则继父同居。犹报以期。微独生母得终其恩。射慈云。就继母之家为庐。是也。马融所云。继母为父三年丧毕。嫁。重成母道。故随为之服。步熊等又谓继母如母。无问子之从与否。皆服。夫曰如母。则固异于亲母。犹诸为人后者曰若子。则原非亲子也。又继母毕丧而嫁。此其进退之义当然。于人子何与。而强同于亲母乎。惟王肃谓从乎继而寄育。则为服。不从则不服。此解经之胜于郑者也。或曰。继母嫁而不从。与被出之适母继母所后之母。同灼然无服矣。如亲母嫁而已又为人后。则服否。曰。为人后。而降其父母不杖期。此厌于本宗之谊。制不由于己也。出母嫁母之服。本不系于宗与父。以为母子无绝理。从己所制。仍为杖期。贺循云。父在为母厌尊。屈从期。出母服不减者。以本既降。义无再厌。父不能禁子之不服出母。则宗亦不能禁其服嫁母也。母之名终不可没。则其服终无可减。明矣。又曰。今虽无庙制。然为后之重。亦有同于古者。可比不服中心丧之制乎。曰。此唐宋之教人以伪也。今人有子贡之情者乎。古之杖期

。有变除。有庐次。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故虽期丧。以为重且难。今则居处衣服。无异于人。何害于常行之事。欲并没其区区之文哉。果能事事如礼。或有碍而不得申其志。则如刘智释疑云。虽为父后。犹为出母嫁母齐衰。讫葬卒哭除。踰月祭。可也。

### 与费耕亭论继父服书

胡培翬

承示谓父不当有继名。制礼者不当为继父之服。拟欲于修书时削之。时耕亭与修大清通礼。此其持论甚正。通典所载傅元袁准之论。固已先足下而疑之者也。培翬寻绎礼文。窃以为礼之继父。与世俗所云嫁母之夫迥殊。仪礼丧服经继父同居者。传曰。夫死妻子幼。子无大功之亲。与之适人。而所适者亦无大功之亲。所适者以其货财为之筑宫庙。岁时使之祀焉。妻不敢与焉。若是。则继父之道也。同居则服齐衰期。异居则服齐衰三月也。必尝同居然后为异居。未尝同居。则不为异居。郑注。此以恩服尔。未尝同居则不服之。贾疏。谓子家无大功之内亲。继父家亦无大功之内亲。继父以货财为此子筑宫庙。使此子四时祭祀不绝。三者皆具。即为同居。子为之期。以继父恩深故也。上三者若阙一事。则为异居。后或继父有子。即是继父有大功之内亲。亦为异居矣。如此为之齐衰三月。又云。未尝同居则不为异居。谓子初与母往时。或继父有大功内亲。或已有大功内亲。或继父不为己筑宫庙。三者一事阙。虽同在继父家。全不服之矣。礼记丧服小记。继父不同居也者。必尝同居。皆无主后。同财而祭其祖祢为同居。有主后者为异居。郑注。缘恩服深浅也。见同财则期。句同居异财。句故同居今异居。句及继父有子。亦为异居。则三月。未尝同居则不服。孔疏。异居之道有三。一者昔同今异。二者今虽共居而财计各别。三者继父更有子。便为异居。盛氏世佐曰。小记云。皆无主后。即丧服传所谓子无大功之亲。所适者亦无大功之亲也。同财而祭其祖祢。即传所谓以其货财为之筑宫庙岁时使之祀焉也。三者具为同居。一不具即为异居。云有主后者为异居。举一以例其余耳。合此二经。不独母嫁而子不随。此子与母后夫。固自路人。无继父之名。即随母往。而或一有大功之亲。或不为筑宫庙。亦不名为继父。良以妻子幼。无亲可倚。而适人非得已也。所适者。亦无大功之亲。两人相倚为命。其与居之恩谊更深也。以货财为之筑宫庙。则恩及其先也。郑康成谓此经以恩服者尽之矣。设也子幼无亲。而不许之适人。则必转死沟壑。而夫之后绝矣。所适者无大功之亲。与之同财祀先。于其歿也。竟视若路人。不为之服。则背死忘恩甚矣。周公制礼。于是特立继父之名。使所适者视此子若父子。而幼孤得有所长。为制继父同居齐衰期之服。使所适者无亲亦若有亲。而茕独得有所终。此恤孤哀穷之惠政。所由寓矣。至若先同居。后不同居。其初养



育之恩亦不可忘。则别为齐衰三月之服。先圣之制此礼。诚非苟然已也。今若必削其文。既恐无所劝。而孤苦矜寡无依。又恐失之偷。而背义忘恩者众。请于继父同居。及先同居后不同居者。仍存其服。而于继父下注曰。夫死妻子幼。其子与所适者。皆无大功之亲。而所适者又为其子立庙祀先。乃得为继父。如是。则虽有继父之名。而天下之称继父者鲜矣。以此坊民。其犹有轻弃其亲而谓他人之父者欤。夫之昆弟。仪礼丧服经内无服。足下所云夫之所为兄弟服。妻降一等者。乃记文。非经文也。然记所云兄弟服。亦非夫之昆弟。贾疏已辨之。俟晤时详论之。所言是否。惟足下择焉。

### 服问

钱仪吉

浙人有生数月。失父母为它姓子。长为县学生。乃复姓。然其居。犹所抚育之家也。迎养父母终事焉。已而所抚育之氏。母没无子。人曰当为之服。宜何服。敢问。

曰。其齐衰期乎。其齐衰三年乎。礼。丧服齐衰不杖期章。继父同居者。传曰。何以期也。传曰。夫死妻子幼。子无大功之亲。与之适人。而所适者亦无大功之亲。所适者。以其货财。为之筑宫庙。岁时使之祀焉。妻不敢与焉。若是则继父之道也。同居则服齐衰期。异居则服齐衰三月也。郑君曰。天不可二。此以恩服耳。贾疏。谓子家无大功之内亲。继父家亦无大功之内亲。继父以财货为此子筑宫庙。使四时祭祀不绝。三者皆具为同居。阙一为异居。予则谓经所言者。非三事也。盖古之人重祭。大功同财。斯礼也。下于庶人。同财则其死而无后者。于祭也宜祔。故子有大功之亲。虽从母适人。而其先人之祀。可不绝也。所适者有大功之亲。则继父又不得私有其财。以为妻之前子筑宫庙也。是经以经两言无大功之亲者。明宫庙之所由筑耳。妻嫁子幼。又无大功之亲。则祀其绝矣。授之宫庙而使之祀。有父道焉。故曰继父虽祀。而妻不敢与焉。父之云者。非由母生也。故凡不同居。不得有继父名。有曰不同居继父者。末流之失。经无是言也。昔子思居卫。鲁穆公卒。县子问于子思曰。奈何不服。子思曰。礼不得也。臣而去国。君不归其宗庙。则为之服。寄公寓于是国。而为国服。吾既无列于鲁。而祭在卫。吾何服哉。故服继父。其亦祭在卫之义与。今某生于其抚育之母。自有生数月以至于今。恩笃厚矣。又有其货财。使之养父母。守祭祀。比于同居继父筑宫之恩。且无嫁母之憾。今使没而不为服。不可也。服而不及于期。亦不可也。是不即于人心而薄于行也已。或曰有由进焉尔。齐衰三年章。慈母如母。传曰。何以期也。传曰。妾之无子者。妾子之无母者。父命妾曰。女以为子。命子曰。女以为母。若是。则其生养之终其身如母。死则丧之三年如母。贵父之命也。郑君曰。此谓大夫士之妾。而子游

问丧慈母如母。礼与。孔子曰。非礼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内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丧慈母自鲁昭公始也。孔子言君命。又言鲁昭公。故郑以为国君。是也。然则慈母不为服者惟国君。今某生士也。其育于它姓也。受父之命与否。不可得知也。虽然。父有子数月而无能抚育之者。有能抚育之者。而请于其父。其父命之必也。以视子之无母而有妾无子者。即不命而妾犹宜慈之也。即不慈而犹有父在也。其命为母子也。彼尚可已。而此尤急。是则某生之母子假未有父命。谓与有命同可也。且其居犹抚育之家也。是且使常守其祭祀。以传无穷。非特一时。筑宫庙而已。恩以加隆。疑斯从重。虽为之三年。其亦可夫。若夫祭祀之礼。如前贤四孤之论。或卖或弃。而成于它人。田琼王朗之徒。皆谓戴异姓而弗易。祭所生于门外。是但知成我之恩。而不悟天性之无绝也。若某生已还本宗。自宜别筑宫庙。祀所抚育者。善乎庾蔚之之言曰。神不歆非类。谓舍己族而取它人之族为后者也。若己族无所取而养它人者。生得养己之老。死得奉其先祀。神有灵化。岂不嘉其功乎。予观近代仕宦之族。多有承其先人抚育之姓。礼官不斥其非。神明亦蕃其类。高安朱文端谓异姓为后。亦云苟所养之家无后。则世世祀之别室。若某生者。必有别子。置以为所抚之后。使常有祭祀。庶几无德不报。而即于人心也已。

### 服问

马福安

浙人有生数月失父母。为他姓子。长为县学生。乃复姓。然其居。犹所抚育之家也。迎养父母终事焉。已而所抚育之氏。母没无子。人曰。当为之服。服宜何服。余曰。仪礼继父同居者。传曰。何以期也。传曰。夫死妻子幼。子无大功之亲。与之适人。而所适者。又无大功之亲。所适者以其货财。为之筑宫庙。岁时使之祀焉。若是则继父之道。同居则服齐衰期。浙人出怀数月。受养他姓为之子。后虽复姓。犹居所养家。迎养父母终事。非继父同居之义乎。宜以恩服齐衰期。或曰。慈母如母。浙人所抚育之母。亦养母类与。曰。不然。浙人父母存。迎养终事。则非如妾子之无母。既已复姓迎养。将致三年于所生。何得复贰三年于所养。然则浙人不知其父母存没。或已没。可以为所抚养三年乎。曰。使浙人不自知其姓。或未复姓。则专为所养子。安得不报以父母服。如已知其姓而复姓。则吾自有父母。即无问存没。均不得致三年于所养也。然则服期。而心丧三年可乎。案齐衰杖期章。父在为母。传疏曰。子于母屈而期。心丧犹三年。以母丧本三年。厌于父而情不得伸也。今为所抚养服期。情已伸矣。不心丧可也。然则祭之乎。曰。筑宫而世祭之。报其德也。且不忍所养之无主后也。然浙人生仅数月即受抚养。复为迎养父母于其家。恩义甚重。服已尽而情无穷。则为之心丧。亦贤者之所宜自尽也。

## 养母不宜服斩衰三年议

胡培翬

今律令为养母斩衰三年。依明孝慈录之旧也。考之古礼。有乳母。无养母。有之自宋开宝礼始。其释之云。谓养同宗。及三岁以下弃遗之子者。明孝慈录改云。谓自幼过房与人。夫曰过房与人。则是为人后者也。律固有为人后者为所后父母之服矣。何又云养母乎。且为人后者孰后。后父耳。岂可举母而遗父也。然则养母之非谓自幼过房与人者。昭昭明矣。魏书冯熙传云。熙父朗坐事诛。熙生于长安。为姚氏魏母所养。此殆养母所由称与。然考魏书。魏母卒。熙表请持服。诏听服齐衰期。自宋开宝礼定养母之服为齐衰三年。明复改为斩衰。夫古者惟为父斩衰。明乎不贰斩也。后世服母以斩衰。厚于所生。犹或议之。况养母岂有生我之恩乎。而为之服三年服斩如父也。且养者不必皆同宗之子也。岂有以三年之服而服异姓者哉。昵于所养而忘所自生。恐开天下螟蛉乱宗之渐矣。或曰。养母非其家使之养子者。乃此子无所怙恃。将委沟壑。而怜而哺之活之与世之乳母迥殊。其抚育之恩至大。等于所生。奚不可乎。然稽之礼。乳母之服。止于缌麻三月。今律所同也。若依魏书。冯熙之于养母。定为齐衰期。较乳母詎不加厚焉。亦足以报之矣。夫服之重乎母子者。非仅抚育之谓。其谓子之身自父母来也。诗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父母于子。有天性之爱焉。有毛里之亲焉。所谓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也。岂可以养母比。请于律注。仍用开宝礼之文。而改其服为齐衰期。庶名与实相符。恩与义交尽也。谨议。

## 卷七十三 礼政十三祭礼

### 宗祧说

孙希朱

宗者宗也。祧者超也。分言之有大宗小宗有庙有祧。合言之则曰宗庙。曰宗祧。曰庙祧。曰守祧。皆谓庙也。何谓大宗。礼曰别子为祖。继别为宗。古者诸侯世嫡为君。由次而下皆为别子。并不得祧其先君。其后世子孙为卿大夫。则立此别子为始祖。所为大夫不敢祖诸侯也。或异姓始来此国。与庶姓之特起为卿大夫者。亦谓之别子。其子孙立为始祖也。与诸侯别子同。而别子之世嫡。常继其统。主其祭。与族人为宗。虽五世外。皆为服齐衰三月。所谓宗其继别子者。百世不迁者也。何谓小宗。礼曰继祧者为小宗。盖别子之统。惟别子之世嫡。得祧之而继其统。其支庶均不得祧别子。而自使其世嫡后之以主其祭。与兄弟为宗。故有继祧之宗。有继祖之宗。有继曾祖之宗。有继高祖之宗。高祖服尽则迁。所谓宗其继高祖者。五世则迁者也。大宗一。小宗四。一大宗常统数小宗。此古宗说也。其曰祧者。盖取超迁之义。与昭穆庙有别。凡毁庙之

主藏于祧。祭法所谓远庙为祧是也。周制。先公之迁主。藏于后稷庙。先王之迁主。藏于文武庙。故周礼曰。掌守先王先公之庙。祧若诸侯则藏于太祖庙之夹室。故太祖庙亦谓之祧。而后世遂借为祖庙之通称。聘礼曰。不腆先君之祧。传曰。其敢爱丰氏之祧。又君冠必以先君之祧。皆指祖庙而言。此古祧说也。古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自大夫而下。俱不言祧主所藏。故文公家礼。凡五世亲尽。则埋主于墓。或两阶间。冬至虽有祭及始祖之文。而无其主。盖皆限于分也。唐制。二品以上得立四庙。三品三庙。天宝时。在京五品清望官亦听立庙。宋承唐制。明初。公侯品官庙制未定。权仿家礼立祠堂三间。以祀四代神主。我朝品官家庙。一品三品庙五间。四品以下庙三间。祀四代。亲尽则藏祧于东西夹室。然葬视死爵。祭用生禄。故庙虽建亦旋废。惟历代忠孝义烈前哲令德功在社稷民生者得不废。或朝廷为建祠。使其子孙主之。或子孙自建。请于当道以祀。或更即其旁舍。附入高曾祖考栗主。以会辑宗人而奉为始祖。此后世宗祠所由昉。而朝廷亦不之禁。盖取其敦本善俗。使人皆知亲亲之谊。深有裨于世道人心故也。吾族自未园公承大父汇川公叔祖信书公命。偕诸父昆弟。创建始祖忠勇公祠。忠勇系唐室忠臣。世嫡居新安。代有祠而锡独阙。公特建之。使族人知所自来。又虑宗派之居新安。世远年湮。不及详访。因据郑注始来此国之义。奉始迁祖义止公配。故吾孙氏虽以忠勇公为始祖。而其嫡宗传。则推本迁祖。又即其东西夹室。附祀各高曾祖考。而举其中贵且贤者。配食中堂。此又贵贵尊贤之遗意也夫。于是置义田。具祭器。飨有堂。燕有室。鰥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人人各深水源木本之思。为一时义举。迄今恪守前规。幸未失坠。然族丁繁衍。岁久夹室龛满。诸父昆弟酌议列龛后寝。以奠祧主。或曰。古惟诸侯得有祧。家礼亦有毁无祧。今藏主后寝。得无僭乎。曰。不然。此非古所谓祧也。古者亲尽则藏于祧。今所藏非亲尽祖也。家礼有毁无祧。然五世内支庶俱尽。方得毁。不然。则以次相承。未有轻毁者。今以余族计。尊卑相去已六七世。若即卑者论。则最尊者已在毁例。酌其世而递祧之。即家礼以次相承之道也。亦即我朝藏祧于夹室之制也。何嫌为僭。故余族祧毁。例以族长上五世则毁。宗子上五世则祧。揆诸神道。当亦不远于人情。此记所谓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者欤。马贵与先生曰。后世大宗小宗之法既亡。别子继别之序已紊。若执三庙二庙之说。是所祭不及祖祢之上矣。乌得为礼乎。则斟酌变通之道。古人亦未尝不之许也。龛既成。将以某月某日。斋戒祭告以妥主。诸父兄爰命希朱录其说以告来者。谨志其语。作宗祧说。

并配义

俞正燮

古天子诸侯一娶。故庙无二嫡。晋书礼志陈舒议。唐书韦公肃传云云。自秦以来。有再娶。前娶继娶皆嫡也。生以正礼没。不可贬两祔无嫌。古继以媵妾。今以嫡妻。不宜援一娶为比。朱子语录云。古以媵妾继室。故不容与嫡并配。后世继室以礼聘娶。自得为正。故唐会要中载颜鲁公家祭有并配之仪。而伊川止以元配配食。继配祀于别室。于义未安。盖依陈舒韦公肃义。案丧服小记。妇祔于祖姑。祖姑有三人。则祔于亲者。是三妇皆祔。汉则一帝一后。故汉光武黜吕后始祔薄后。至唐开元时。先祔生母窦后。后又祔嫡母肃明皇后。则并祔之始也。宋时有三后四后并祔者。妄人邪论。谓当上法三代。不宜取则明皇。元史遼鲁曾传云。武宗庙后主。伯颜欲以明宗母配。鲁曾欲以真哥皇后配。陈顥引唐太宗册曹王明之母为后事。鲁曾谓太宗不足法。莠言不除。为三代妄造故实。所以坚持一帝一后之说。致有明宪宗不欲嫡母钱氏合葬。虑妨母后周氏者。是子废嫡母也。又有黜其继母。如伊川祔祖母崔氏。而不使继祖妣崇国太夫人合食者。是祖以为妻孙不以为祖母也。又或并生母亦违心黜之。如明孝宗为周后别立庙者。是子奉生母。而孙黜其生祖母也。又或无所顾忌。安而行之。不使妇人主入庙者。则不论母与继母生母概使之馁而。遼鲁曾之辨。举真哥皇后及明宗文宗二母后。而不及正位之速哥失里及完者歹二皇后。又唐太宗庙。实未以曹王明之母配。且未册立。而陈顥妄言。鲁曾妄辨。三代以下议礼者。徒为不诚也。

### 论俗节祭礼仪

王运枢

家礼仪节所称俗节者。元旦清明重午中元重阳十月朔腊日除夕也。吾乡增一中秋。均不祭于祠堂而祭于家。宋张南轩尝谓节祠渎而不敬。欲废之。朱子答以书云。俗节为古所无。古人虽不祭而情自安。今人既以节为重。至于是日。必具殽羞相宴乐。不能不思其祖考。而以其节物享之。虽非礼之正。然亦人情之不能已者。又云。端午能不食乎。重阳能不饮茱萸酒乎。不祭而自享。于汝安乎。又答陈问曰。是要得不行。须是自家亦不饮酒始得。又谓韩魏公处得好。谓之俗祠。杀于正祭。遂依而行之。此诚不忍死其亲之至情所不能已者也。第家礼谓元旦恐在官者有朝谒之礼。不得专精于祭事。或更斟酌于除夕前三四日行之。明邱琼山则以除夕自有除夕之礼。来年行之恐未安。合拟有官者以元旦次日行事。陈记朱子于岁暮二十六日。烹豕一。祭祖先。就中堂二鼓行礼。而除夕无祭。盖依婺源旧俗。即于前二十六日预为此耳。明何燕泉云。国朝太庙。岁除行禘祭礼。则士家固不应无除夜祭也。故吾乡俗。自元旦至除夕。靡不举节祠之礼。其礼即于家堂神龕前。设香案桌子。陈肴菜果品。如重午则菖蒲角黍。中秋则菱藕月饼之类。主人率其子弟孙曾焚香斟酒。主妇率其诸弟子妇

献茶。拜跪一堂。非犹是不忍死其亲之至情然哉。而乌可废也。稍异者。清明上冢。祭于祠堂。其仪特隆。与冬至祭等。中元出木主。朝夕致祭。以五日为期。至于每日朔望。则不设酒。供茶龕上而已。

### 重刊吕氏四礼翼叙

刘

王君我园读明吕氏四礼翼而善之。思重刊以广其传。属予为序。其立言大旨。高安朱文端公诎之审矣。无可复赘。文端公名德重臣。予以末学操笔并列卷中。义有不敢。又是书所牖。大半足发予之愧悔者。愈不能措一词。而王君敦请不置。乃作而言曰。夫教始于童蒙。礼始于男女。而终于丧祭。蒙童弗之教。比长而教之则已晚。至男女之别。人道之大。有夫妇而后有父子兄弟。不敬则狎。不和则乖。易曰。闲有家。莫先乎慎言行。子之事亲也。至含敛窀穸。则其心已穷。先王于是制为祭礼。以伸人子无已之心。又使为人子者得以代亲伸其无已之心。往如今。歿如存。帝王之祭。大者一举。而报及百世焉。合而观之。幼学之谨。大婚之重。丧祭之繁。其礼皆自孝子出。故曰礼者理也。孝者教也。礼举以时。时有间。理无间。孝本诸性。性有异。教无异。吕氏之言。盖将以理维礼。以教维孝。使贤者无以过。而中人不患其不及。虽有顽愚。习之久亦将自化。是故语之极其详。传之欲其广。皆仁人孝子之用心也。虽然。予犹有惧焉。非言与传之难。惟行之难。天下人传其言而莫之行。行之莫能笃。或视为覆瓿焉而漫不一省。虽吕氏与王君且末如之何也。悲夫。

### 乌程赵氏家庙碑记

刘逢禄

余少读特牲少牢馈食礼。而叹古大夫士尊祖敬宗收族之谊。历数十世。保艾其后。至周且悉。东汉以降。世祿久废。宗法以亡。求其追远继孝。如唐柳氏宋范氏司马氏者。代不数家。郡不数姓。大率世祿以奢汰踰礼。不一再传而覆其宗祀。下士一登仕版。或汲汲为身家温饱谋。是以官至八座而无家庙。身为士大夫不知宗法。春秋祭荐同于庶人。古之不复大率由此。乌程赵氏。自雨楼谦仲昆弟。先后以进士起家至郎中。雨楼独承考志。省啬祿入。得四千二百余缗。建先庙于其乡。奉其五世祖某为由徽迁湖之始祖。自高祖而下。五世递迁。藏主夹室。又仿古圭田制。置田五十亩。以供祭祀。堂塾有度。齐厨有所。牲宰有。俎豆有数。拜献有节。缀食有序。准今酌古。不侈不陋。如观特牲少牢馈食礼。登降奠跽。忉乎爱然。周情孔思。勃聿冲粹。作忠教孝。敦薄视忼。义富志渊。古恒今特。百尔君子。尚其式诸。

### 家庙碑 【

李元度

今宗祠天下矣。然于时王之制。则未协也。伏读 大清会典通礼。凡品官家祭。于居室之东立家庙。一品迄三品。庙五闲。中三闲为堂。左右各一闲。隔一墙。北为夹室。南为房。堂南檐三门。房南檐各一门。阶五级。庭东西庑各三闲。东藏遗衣物。西藏祭器。南为中门。又南为外门。左右设侧门。堂四室。奉高曾祖祢四世。南向。高祖以上。亲尽则祧。藏主于夹室。岁以四仲月致祭。每案俎钜敦各二。笱豆各六。牲用羊一豕一。自四品迄九品。其制有差。盖秩无论崇卑。家必立庙。各祀其四世。虽兄弟不能合也。今人不能皆立庙。乃合祭其始迁祖。虽与古宗法相近。而实不同。盖祠不与寝相连属。则神不依人。又祀至数十世以上。旁亲皆得入主。族姓无贤愚贵贱。并得执鬯以将事。自非立专庙于家。各祭其所当祭。祧其所当祧。讵有当于从周之义哉。吾族宗祠。在县治北。祀始迁祖碧山公。既增其旧制矣。同治七年三月。元度帅师平黔东教匪。蒙 恩起云南按察使。军功随带加四级。 覃恩诰赠先曾祖锦林府君先祖星垣府君先考小卿府君皆为光禄大夫。曾祖妣余祖妣徐皆为一品夫人。母氏喻封一品太夫人。惟高祖石君府君例不获赠。乃援推广例。繇国子生追授光禄寺典簿。高祖妣曾赠孺人。时元度以母老。请解官归养。 诏曰可。六月归里。乃考会典通礼。建家庙居室东堂。室房庑如制。越明年正月。庙成。会制书至。乃用新阶题神主。肇祀四室于堂。行焚黄告祭礼。既迄事。谨拜手稽首为之记。曰。祖宗者。吾形气所自来也。分父祖之形气以有吾。又分父祖之形气以有兄弟伯叔。皆一气所衍也。等而上之。吾父祖实分始祖之形气以有其身。吾始祖又分厥初生民之祖之形气以有其身。今虽莫举其名讳。然形已敝而气相承。气者何。吾今日之一呼一吸是也。吾之一呼一吸。即吾父祖之呼吸。即吾始祖之呼吸。即自有天地以来始初之祖之呼吸。使中有一时之息。则气不属矣。惟其一气相承。庙飨所以严也。且夫人生以气不以形。祖宗之死者。死其形耳。气则发扬于上为昭明。未尝亡也。当吾祖若父生时。非僻之行。弗敢逞焉。惧其闻而责之也。及其死而罔知顾畏。则之死而致死之矣。不知祖宗之生为人。人以形治。形不能无所隔。其死也为神。神以气治。气则无所不通。一念之起。无不知之。故必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乃不整于孝也。或谓一气相属。既上溯诸不可知之祖。而庙止四世。亲尽则祧。何欤。曰。此礼之止乎义也。七庙五庙三庙之制。胥视此矣。且无论始祖及不可知之祖也。即高曾祖祢四世。抑岂易言事哉。吾既祖高曾祖祢则皆如在其上矣。高祖既如在。而吾高祖之子姓。苟有颠连穷困者。吾不为之所。则高祖之神恻矣。曾祖既如在。吾曾祖之子姓。苟有颠连穷困者。吾不为之所。则曾祖之神恻矣。推之祖若父皆然。即上至始祖亦莫不然。故君子一举念不敢忘亲。一举口不敢忘亲。一举足不敢忘亲。惧其自私自利而不知本也。不知本。则一脉相承之气。我则

阒之。一丝不隔之神。我则背之。虽日具百牢五鼎。如不祭矣。诗曰。无念尔祖。聿修厥德。世世子孙念之哉。

### 华亭南荡张氏支祠记

张文虎

南荡张氏支祠。华亭令西充周君炜记之矣。道光十二年。系孙布政司理问焘等。洎从兄弟承先志而广之。建堂曰敦睦。左筑留景轩。以备斋宿。左右夹室。为藏祭器及馐余之所。前为亭以处乐人。整而不华。质而不陋。君子以为有礼。或曰。礼。大夫三庙。适士二。理问于秩视士。不当及曾祖。曰。今家庙。实祠堂也。庙之制有室有寝。祠堂则一室而已。不可以庙例。且古无庙之鬼。有祷则为坛以祭。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祿及其高祖。然则无庙者非常祭耳。非常祭。则无主。今何以有主。曰。自仕不世祿而宗法亡。庙制废。于是有祠堂。此古今之变也。礼缘人情而作。丧服父在为母及妇为舅姑皆今重于古。而合于人情。则制礼者因之。程子言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今会典。品官皆得立家庙。庶士庶人。则为龕于寝北。自祿以上。皆得及其高祖。从今制有主。宜矣。曰。古者左庙右寝。朱子家礼。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今立之墓侧。礼与。曰。权也。唐会昌间。敕百官京内置庙者。但准于所居处置。然居处偏狭。邻里无可开广者。卒不能如制。盖势有所格。不必尽绳以制。汉人多建祠堂于墓所。仿而行之。不亦可乎。曰。记以大夫声乐皆具为非。礼特牲少牢二篇。无奏乐之文。作乐于亭。不已盛乎。曰。礼嫌声乐备。非嫌用乐也。大夫判县。士特县。显著经文。馈食礼文不具耳。众仲之对羽数。曰。天子用八。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有其舞。斯有其乐。岂徒虞身而已乎。夫陈于阶下则褻。杂于堂上则偪。此亭之所由作也。是故礼者通上下之情。达古今之变。殷周损益各因乎时。从宜从俗。行之而无所窒碍者也。世俗不知礼意。辄执古制以相稽。率发其凡于此。若张氏源流世系。与其累代隐德。周君记详矣。故略之云。

### 与朱恕斋方伯论飨堂书

沈维

谨案坟莹飨堂之制。会典祇载亲王五闲。世子以下至辅国公皆三闲。而不及一二品官。然考本朝人文集。如张九钺有毕氏先莹飨堂碑。王兰泉湖海文传卷四十七即秋帆先生之远祖也。文曰。建飨祠三楹。俾族姓奉祀事。勤洒扫。大约墓左右祠堂之别名。近人闽长乐陈庚焕惕园初。有重修束辛溪先莹享堂记。则明云先莹之右。有享堂焉。然则享堂为相沿之称。必在左右。而不在正中之地。以避僭越也。会典莹墓无图。窃疏其略如此。至于易主改题之礼。尊意谓须慎重。极是。此于令甲既无可征。因检李文贞安溪家庙祭享小宗家祭二文。



实合礼法之正。窃意文定未必不有取于此。另录奉览。盖礼所称别子有三。今之小宗。崛起为卿大夫者。先祖得膺褒赠。合于唐宋以来立庙之制。揆诸追远报本之忱。参以夺宗之议。礼由义起。固无嫌焉。记曰。有其举之。莫敢废也。以今制皆得祀其四亲为准。则大宗小宗并祀。亦无所碍。伏惟裁择。

### 忌日不祭议答孙渊如先生

洪颐

礼记王制曰。丧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为越绋而行事。曾子问曰。大夫之祭。鼎俎既陈。笾豆既设。不得成礼。废者几。孔子曰。三年之丧。齐衰大功皆废。外丧自齐衰以下行也。士之所以异者。缌不祭。所以于死者无服则祭。仪礼丧服传曰。有死于宫中者。则为之三月不举祭。盖古者吉凶不相干。吉凶相遇。丧为重。祭为轻。孔冲远曰。凡礼卒哭而祔。练而禘于庙。此为新死者为之。非常祭也。其常祭。必待三年丧毕。春秋之时。未至三年而为吉祭者。皆非礼也。曾子问曰。天子崩。未殡。五祀之祭不行。既殡而祭。自启至于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云既殡已葬而祭者。明前此祭不行者。竟不欲祭也。又曰。当七庙五庙无虚主。虚主者。唯天子崩。诸侯薨。明不祭。故庙可虚主。今许太恭人在殡。金恭人为妇。揆以律文。服在斩衰。非礼所谓外丧也。廿七日为金恭人忌日。俗有设祭之礼。太先生主丧。固无与义。孙齐衰以下。礼亦当停。奔丧曰。凡丧。父在父为主。杂记曰。父有服宫中。子不与于乐。祖父母同宫至尊之丧。非世父母叔父母异门旁尊可比。或俟期年服除。再申私荐。亦祖不厌孙姑不厌妇之义也。其余时祭。可仿权制。卒哭而后行事。既无永阙之伤。亦合礼经之正。粗陈所见。不知审否。伏望裁定。

### 答陈仲虎杂论祭礼书

张履

承示古祭礼。以贵贱定世数。今通礼。士庶亦祭四代。履案士庶祭必及高祖。程子已云然。近万氏充宗论之尤详。盖证以小宗法。五世则迁。自见祔庙云云。亦理在不疑。至谓支子之子后长子。承祖重则当主祭。其本生父。当在陪祭之位为嫌。履谓此于情诚有所不安者。然譬之尸。君所不臣。于祭者为子行。而父北面事之。曲礼。为人子者祭祀不为尸。郑注。然则尸。卜筮无父者。孔疏郊特牲注。大夫以孙之伦为尸。言伦明非己孙。皇侃用崔灵恩义。以大夫用己孙恐非也。此云子行。亦非己子。然要是不以尊卑为嫌比例。又譬之斩衰三年。乃子服父之服。而父以服其长子。此并似情所不安。而古人安之。今支子之子。既后长子以承其祖。即宗子也。虽本生父。亦不得先之矣。古者长子不为人后。阁下以长子后伯兄。非也。既为之后。以祭高曾祖祢。若是承高曾之宗。可祭高曾。非承高曾。则祭当在承高曾者。祢即阁下之兄。阁下不当与。

若每代为一案。可不与。若合为一案。又不能不与矣。祖即阁下之考也。既宗子祭之。阁下与之。而又别设祭考妣。不及于祖。以通礼言。既异祭及四代之文。以宗法言。又非支子不祭之义。似两失之。今阁下虽以长子后伯兄。而未尝异居。度祭之品物。皆阁下所具。是于考妣既有以自尽。又何烦别设一祭乎。古者天子诸侯始祖之祭。并不在冬至。冬至。乃祭天圜丘耳。士大夫冬至祭始祖。乃程子伊川所删。朱子初依行。后以为僭。始祖或为受姓之祖。或为厥初生民之祖。朱子亦无定说。今通礼又无之。是固不可行矣。然古者大夫士之为大宗者。固祭别子始祖。王制。祭法。一大夫有始祖。一大夫无始祖。乃殷周之别。今世俗宗祠。必有始祖。或始爵。或始迁。以古宗法言之。宜于祠之中闲。专专设始祖一主。求其世适以为大宗。主其祭。而族人咸侍。若无世适。可推爵齿德之尊者主之。今俗专重族长。族长之名古有之。非今之所谓族长也。其高曾祖祢。宜各自为室。其祭也。惟同出者侍。祭高则同高者侍。祭曾则同曾者侍。祭祖祢亦然。而族人皆不与。其余旁支之主。宜悉归所出子孙之家。其祭亦如之。今世宗祠。合族数十百主咸在。似起于元之季世。观宋潜溪林氏重建先祠记。可见林氏分三支统为神牌五。死则书名其上。不各为主。今俗亦有之。而皆不及始祖。如此。乃于古今礼两无悖矣。禘祭及毁庙。惟天子诸侯则然。大夫干禘。已止及高祖。士又可知。程子时祭止于高祖。高祖而上。于立春设二位统祭之。朱子初亦依行。后亦以为僭。阁下谓今民间宗祠。祭自始祖。而下无祧制不必论。而岁暮相沿。迁主皆祭。案朱子却无岁暮之祭。亦禘之遗。而疑于有举者不可废。无礼者不可踰。履谓不可踰是也。不可废非也。盖所谓有其举之。莫敢废也者。亦在分所可祭者耳。若求之古礼而不合。考之今制而又违。徒出于习俗相沿而失之僭。则正赖知礼之君子起而正之。又有举不可废之有邪。履礼学极浅。姑以意论之。是否幸赐裁正。

### 答陈仲虎论殇祭书

张履

来谕古殇祭皆男。然殇服兼女子子姑姊妹。父妾有女。即有庶母名。而为制服。则女殇亦不可遗。何祭礼无女殇之祭。履按古非独女殇不祭。即庶殇亦不祭也。祭法。王下祭殇五。诸侯三。大夫二。士庶人止于子。郑注。凡庶殇不祭。丧服小记。殇与无后者。从祖祔食。注。凡所祭者。唯适子耳。曾子问。凡殇与无后者。祭于宗子之家。注。凡殇。谓庶子之适也。宗子之适。亦为凡殇。过此以往。则不祭也。杂记于殇称阳童某甫。不名神也。注。阳童。谓庶殇也。宗子则曰阴童。此以适殇对宗子言。故曰庶耳。据此则殇祭止于适。不止于庶。女殇之不祭。又何疑矣。夫庶殇女殇。与适同服。不与适同祭。原夫圣人制礼之意。盖以服以饰哀。祭以追养。并属所生。则死亡之戚无异。非将传

重。则鞠育之恩有终。然而栖羹盂饭。设位别室。使其兄弟主之。曾子问。宗子殤。吉祭。特牲不举。无胙俎。无元酒。不告利成。注。无尸及所略也。凡殤则特豚也。是庶殤女殤当更略矣。曾子问。凡殤祭于宗子之家。此从祖祔食而宗子主之者。庶殤女殤异此。文献通考。殤祭无祝不拜。一献而止。此亦缘情之为。而圣人所不禁者乎。或曰。子论非宗子不祭始祖。虽大夫不祫祧主。礼如此其严也。而于庶殤女殤之祭。独徇俗为说。何与。曰。不然也。上祀主敬。主敬者物必备。故当守其分之常。下祭主恩。主恩者礼从略。故可通乎例之变。质诸有道。以为何如。部文引例载独子承祧两房。所嗣系大宗。准其兼承。不得并行三年丧。其本生父母仍服期者。正谓为所兼承之大宗三年。而本生父母仍同出后降服之期耳。此大宗未必世适。而服制如此。未尝与鄙论合。来谕云云。似误读例文。幸更详之。

曾子问疏。熊氏云。殤与无后者。唯祔食与除服。二祭则止。此言吉祭。唯据祔与除服也。庾云。吉祭通四时常祭。若如庾言。殤与无后之祭。不知何时休止。未有闻焉。丧服小记疏。庾云。此殤与无后者。所祭之时。非惟一度。四时随宗子而祭也。履案合曾子问小记观之。皆无以见其不与四时吉祭。且有父母兄弟。而唯祔与除服。二祭即止。亦非人情。孔疏于小记仍引庾说而无驳。固不敢以其说为非也。若何时休止之疑。如近儒惠氏谓所祔之祖祧则止。夫祧必亲过高祖。殤与无后之祭。必至是而始止。似又太远。又不知三殤如何分别。仲虎据通礼载祔位。伯叔之成人无后。及其长殤。兄弟成人无后。及其长殤中殤。子姓成人无后。及其长殤中殤。谓下殤之祭。终父母之身。中殤之祭。终兄弟之身。长殤之祭。终兄弟之子。然通礼言子姓长殤中殤。不言下殤。则似下殤不祭。仲虎所云下殤之祭终父母之身。亦与通礼未合。

与陆筱坡书

顾广誉

冬杪承大驾见访。致令姑母于太孺人之意。因新建于氏宗祠落成。而属为文记之。且示以族谱支系。曰。质之典礼有未合。毋惮尽言往复。甚善甚善。比以拟定世数。揣度原委。尚有不能无疑者。请述之。盖于氏之为宗祠。将通祀始祖以迄十六世。虽世俗率多类此。然自品官至庶人。皆以高曾祖祧为断者。通礼之制也。其不论有无功德。概从世祀。俗例所沿。微特于义无取。抑且于制未符。原其自昉。或本于程子立春祭先祖之举。但程子实系祭初祖以下高祖以上之祖。祇设两位统祭之。时祭仍止于高祖。朱子又觉其僭而更之矣。固当断自高曾为是。独始祖之祭。近来习礼之君子。皆以为可行。盖自宗法废。而天下之恩义。日趋衰薄。后世既无诸侯支庶之别子。其有自远来徙久而子姓繁昌者。正与郑氏所谓始来此国亦为别子之义符合。好礼者每乐援此以维宗法之穷

。诚贵其一举。而尊祖睦俗之道两得焉耳。今若自始祖以下。皆止及本支。则是一房私祀。非通族公祭。殊乖创立始迁祖之本指。否或统族中数十百主尽列之。则又杂乱而无章。尤断断乎其不可。广誉请折衷礼文。参以震泽张甫告其友人之说。谓宜于祠堂之中闲。专立始迁祖之主。及祭。则族之昭穆咸集。高曾以下。皆各自为室。其祭惟同出者在列。而族众不与焉。如是。则于循分之中。无失宗法之意。公义私情。两可展尽。名正而言亦顺矣。广誉既有所见。不敢不据臆直陈。希以此转致令姑母。更与沈君吟斋商榷尽善。务令动而足为世法。乃不虚此盛举耳。至询及宝姑祔食事。案通礼于家庙制度。载有东西序为祔位。而云男统于东。女统于西。在礼男子冠而不为殇。女子笄而不为殇。殇之中得兼男女。是固今制所许者。但不必限以一人。则更合也。惟纳不尽。

### 答祭外祖父母问【

王人定

乡人黄某。学者也。有外祖父母木主。立于家堂龕上。清明冬至家祭时。亦设祭焉。其族人有责其非礼者。某乃以告予。曰。此吾母命也。母无昆弟。迎养外祖父母于家。以终其天年。丧葬后。立木主祀之。今吾母已没。而外祖父母之祀未废者。不忍背吾母爱敬之心也。且闻伊川礼亦有之。而彼乃以非礼责予。何也。予曰。外祖父母之祭。经传所无。而惟程子行之。第伊川集有其母上谷郡君行状云。郡君得疾。未卒前一日。谓伊川曰。今日吾在。宜为我祀父母。明年不复祀矣。朱子尝举以告门人。谓伊川亦曾祀其外家。何氏燕泉云。上谷明年不复祀一语。是谓此祀止于其身。卒后可废此礼也。今人未考程集。细审上谷临终之语。遂以节时家祭前一日祭外祖父母。为伊川礼。殊失之矣。汝非学者则已耳。汝学者。汝族责汝以非礼。汝其奚辞。而汝不忍背母心者。即宜以上谷郡君明年不复祀之语裁之。毋致终失于非礼也。某唯唯而退。

## 卷七十四 礼政十四正俗

### 风俗篇一

汤成烈

孟子有言。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是则学校为教化之本。教化为风俗之原。故学校兴则教化行。教化行则风俗美。风俗美则天下治。自古帝王。莫不虑风俗之敝。而思所以齐之。故道之以教化。闲之以政令。先之以修身。其为父子兄弟足法。有不令而从者矣。是以庠序之士。束身修行。刑于一家。式于一乡。繇是斯民观感。争自磨砺。去旧染之污。沐维新之化。家孝弟而人忠信。固非期月三年。可以几一道同风之盛也。三代以下。惟汉光武能知之。起戎马之中。直天下少闲。立太学。起辟雍明堂。置博士。修经术。举潜德之士。进

安静之吏。与之兴治。躬行节俭。以化臣下。讲论经义。尝至夜分。孳孳不倦。乐之忘疲。明章不改其政。临雍讲学。益修明焉。是以功臣之家。闺门修整。贵戚共财。子孙礼敬。朝崇廉节。野敦行谊。风俗之美。无踰东京。盖亦必世后仁者。自晋而唐。不以教化为务。国学取士。专以文章。不求实行。浮华相尚。轻薄成风。趋竞之门开。侥幸之径辟。左补阙薛谦光上书。以为今之举人。有乖事实。乡议决小人之笔。行修无长者之论。祈恩觅举。渐以成风。百姓罹弊。靡不由兹。夫士而无行。则庶民之浮伪。风俗之浇漓。不待言矣。洎乎五代。廉耻礼义。荡焉无存。宋初褒忠节。进直谏。以风天下。中外荐绅。知以名节相尚。廉耻自爱。尽去五季之陋。庆历之朝。风俗醇厚。好尚端方。故论世者。谓之君子道长之时也。及王安石秉政。以功利中人主。以新法害百姓。以奖趋媚。锄异己。变士习而溺人心。滔滔之执。一往不返。于是靖康之祸作。在下诸儒。救之以讲学。穷性理之旨。极从游之众。欲以维系人心。挽回风气。然士习虽变。民风未者。在野以道学相尚。义命自安。在朝则摈而弃之。执政与学者为难。尚何知教化之有乎。宜其俗日偷而至于委靡不振也。明祖禁蒲寿庚留梦炎子孙不得仕宦。而封畬阙之墓。知所以励世矣。置乡老。建申明亭。旌善惩恶。立朔望读之条。知所以道民矣。制举之外。设贤良方正聪明正直孝弟力田诸科。以登进人才。知所以劝士矣。故能洗犷悍之习。而返之朴。虽未臻大同之化。而风行俗美。可谓清泰之世矣。中叶以后。诸科悉废。独用制举。乡约之设。止于催科。教化既衰。人心滋伪。竞荣争利。廉耻日消。制举诸人。交通关节。以求苟得。得之则谄媚权奸。以保荣宠。小人进而君子退。风俗衰而叛乱作。逮乎末世。人心沦丧。四维不张。日知录云。缙绅之士。不能以礼饬躬。声气及于宵人。诗字颁于舆阜。至于公卿上寿。宰执称儿。而神州陆沈。生灵涂炭。可谓痛哭言之矣。往车已折。来轸方遒。可以为殷鉴与。

## 风俗篇二

汤成烈

然则风俗之隆污。气运之所由盛衰也。故君子务欲化民成俗。必先正人心。辟邪说。励士气。以孝弟为本。以礼义为教。使民知伦纪之重。名教之乐。其心无慕乎外。不敢犯不韪之名。则孝弟之心。油然而生。非礼非义。相戒不为。居无放僻之行。索处息邪侈之念。其风焉有不。其俗焉有不厚者乎。后世君臣。鲜克知此。当创业之始。则以典章制度。损益更新。日不暇给。其前代之弊。浇侈之习。孰能改弦而更张之。继体守文。则上下因循。礼义纲常。视为迂阔。斯士斯民。孰能教导而整齐之。宜乎世风之日下也。惟是兴革之际。新罹兵燹之祸。厌乱思治。百物未丰。衣食裁给。其欲易盈。自然俭约。少壮相习

。安于朴素。及是时以礼教导。浸成风俗。岂不可臻郅治与。乃上焉者。立政经国。知任法而不知德化。禁网严密以制其下。下焉者。奉令承教。知迎合而不知匡救。阿谀便辟以愚其上。于是朝廷之上。君骄臣谄。不闻吁咈之言。遂成唯诺之习。臣托之于章疏。以将顺为容说。大都虚辞欺误。不识地方之利弊。不顾民生之疾苦。张其势焰。下压州县。恫以考成处分。相为钳制。牧令亲民之官。有化导斯民之责。顾以毫末细故。动得咎。贤者奉行簿书。救过不遑。不肖者遂至坏法乱纪。取快一时。尚何有弦歌之声。鸣琴之治哉。由是青衿佻达于城阙。胥吏舞文于堂阶。蚩蚩之民。易惑难晓。视听濡染。习与性漓。其由于中者日习以浇。饰于外者日习以侈。浇则孝友睦任恤之风衰。侈则昏丧宴会服食游戏之费靡。至于父子异财。兄弟阋墙。夫妇弃卖。朋友仇。奴仆放纵。诈伪相轧。讼狱滋繁。此浇之弊也。故忠信薄而伦纪隳。若其力所能为。峻宇雕墙。度拟王居。一裘千金。一膳万钱。昏丧僭踰。富者夸耀。贫者慕效。饥寒既迫。择肥嚼啮。愚顽无知。惟盗惟窃。此侈之弊也。故礼义亡而廉耻丧。夫至伦纪隳。廉耻丧。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矣。上之教化不行。下之风俗日坏。势有所必至。事有所必然者也。然而阴阳有消长之几。运会有剥复之数。时不终否。道不终穷。虽一邑一乡。必有一二君子焉。慨其末流。正身飭己。以为表率。凡民虽愚。良知未泯。敬畏存焉。由是为之奖励。为之诱掖。借月旦以示劝惩。着公论以动警畏。言者无咎。听者动容。郑之乡校。汉之清议。咸隐寓弼教新民之意。苟以之整齐风纪。回狂澜于既倒。挽末俗之颓风。岂不足维持世道。而救陷溺之人心哉。

### 风俗篇三

#### 汤成烈

夫浇侈之习。至于溺人心。害礼义。洵成风俗。如水趋下。世有清议。虽维持一二。亦止行于一邑一乡之闲。朴愿者守其训不敢越。浮薄者则非笑之矣。循谨者奉其型以为法。恣纵者则蔑视之矣。罗豫章曰。教化者。朝廷之首务。廉耻者。士人之名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自有风俗。或朝廷不务教化。而责士人之廉耻。士人不尚廉耻。而欲风俗之美。其可得耶。旨哉言乎。今之为风俗患者。正教不行。邪教杂起。古之异教曰佛老。然佛老之言。清静寂灭。止于自修。未尝惑世。其徒设为因果祸福之说。妄图施舍。而旨尚不外乎劝惩。故其教虽背乎正。然乡里愚顽。或圣贤经训不得知。父兄告诫不得听。一闻其说。有怵然动于中者。盖浅而易感。因感而悟。因悟而悔。驯致迁善改过而不觉。是其教未尝不可补王化之阙也。今二教之外。又有别教者。来自殊方。其言荒诞狂悖。李敏惠碑记详其谬。世宗宪皇帝斥其人归南澳。不得盘踞内地。诚洞烛其居心之险。

而破奸宄之胆也。道光二十二年。海外各国通商以来。边海各省俱立教堂。聚众开讲。借行教以惑人心。入其教者必有资给。敏惠谓其设心别有在。真笃论也。邱嘉穗曰。其徒散布州府。每以数金煽诱人士为弟子。登名于册。窃恐数十年后。党与日众。乘隙而动。其患有不可胜言者。非过虑也。然此犹殊方之教。言语嗜欲不同。人徒贪其利而为之。未必乐从其使令。故祸虽伏于隐微。而未必变起于仓猝。矧其宫室壮丽。又在通都大邑。无事纵不禁止。有事尚易稽查。则徒惑人心坏风俗而已。至于白莲八卦之徒。挟左道以惑众。焚香聚徒。敛钱入教。如汉之张角张鲁。晋之孙恩卢循。宋之方腊侂智高。明之唐赛儿刘千斤徐鸿儒等。始虫符水妖术。煽惑愚民。人徒众多。则逞奸宄以乱天下。

国朝嘉庆初年。川楚教匪。蔓延秦楚豫蜀。征之七年而定。滑县之变。林清扰及京畿。此岂为饥寒所迫而然哉。盖传教之始。心怀不轨。造作经卷。矫诬不经。指过去见在未来为三世佛。妄称白羊红羊青羊诸劫。刑戮而死。谓之登天。立坎离震兑八卦教首。窃米贼之绪余。牟尼之浅说。阴阳五行家之小术。以之惑众聚徒。蚩愚奔走。祈福禳病。日诱月增。分布州县。迹其聚会之所。皆深山丛菁。人迹罕到之区。否则穷乡僻壤。去城窅远之地。非若天主教之犹公然城市。为出入耳目所经也。夫在城则众难聚。恐为人讦发。而官之搜捕不难。在乡则众易聚。即为官搜捕。而彼之窜伏甚易。是其设心之险。不逞之谋。常欲待时窃发。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此又非徒风俗人心之害已也。

#### 风俗篇四

##### 汤成烈

是则为人风俗之害者。莫甚于邪教。而邪教窃释氏祸福之说。道家符咒之术。所奉飘高老祖无生老母之类。荒诞狂悖。刻印邪书。相授受。教主教头。标立名目。号召党类。无省无之。其为一为二未可知。而驱吾民入于异类则一已。所以然者。教化不行。故邪说得而乘之。盖上有教化。则下多凉德。其士大夫鲜廉耻而日习于浇侈。其民蔑伦纪而日趋于邪僻。见异思迁。有必然者。制书朔望宣讲 圣谕。久已视为具文。今并无圜听之人矣。 钦颁辟邪教四言韵文于府县学。诸生未能奉录传诵。以讲说于闾里。愚氓未能通晓文义。以洗涤其旧染。何也。以文不以实也。如以实道民。应置乡老。复申明亭。榜善恶姓名。区示旌罚。朔望读法。乡老宣诵 圣谕各条。必以方言俚语。详为讲解。即一乡之中。若为孝子。为顺孙。为义行。此官所旌表而礼貌者。应如何敬重。如何效法。若为讼师。为棍徒。为淫赌不法。此官所拘拏。名在恶榜者。应如何远避。如何警戒。就其所知。曲为罕譬。则其言易入。善者知劝。恶者知惩。久之恶者改行为善。则榜除其名。列于善类。开其从善之路。发其固有之良。庶可使浇者返醇。侈者还朴。日新月异。默化潜移。人心归

正。有断然者。凡府州县。岁举孝子悌弟顺孙义行。授予冠带。旌表闾里。优加礼貌。以劝以导。革薄从忠。含和养性。复其本初。自无浇漓。教以礼制。示之节文。昏丧宾祭。居室舆服饮食。均定仪式。闲其僭越。自无踰侈。十数年后。风行俗美。人人亲亲长长。怀忠信以事其上。秉礼义以式于乡。有不蒸蒸上理者哉。王制执左道以乱政。杀。诛不以听。所以重其诛杀者。欲一民之视听。使之不陷于辟。齐民之心志。使之不惑于邪。夫曰左道。今之邪教也。曰乱政。聚徒敛众以至叛乱之谓也。曰诛不以听。狱成即杀。不在平反矜宥之律。其执法可谓严矣。其用心可谓微矣。凡今教首。应在十恶不赦之条。习教者应榜十恶之首。乡里摈不齿。习而不改。邻里举发到官。讯实杖毙。严州县失察教匪之处分。当予州县以处决奸宄之重权。则州县不至畏首畏尾。而得展其才能。部司胥吏不得持短长以为升黜。则不患州县之不尽其心力。州县得尽其心力。则不患邪教之横行矣。三代以下。治日少而乱日多者。部吏之权太重。而亲民之官之权太轻。由是教化不行。法令亦弛。风俗乌得不衰。叛乱乌得不作。君子曰。欲植太平之基。必自厚风俗始也。然则欲风俗之厚。必宽州县之处分而重与之权。俾士民奉其教令。不为权势所屈挠。州县得行其志。凡豪强之习于浇侈怙终不悛者。得以法诛之。则侈可返之俭。必不匮财。浇可返之厚。必不犯上。夫民生计不匮。奉令不犯上。必不惑于邪教。而作乱者鲜矣。端本清源。坊民正俗。其在斯乎。

### 拟厘正五事书

龚巩祚

蒙左右咨访。愿得刍蕘之言。上裨太平之盛德。下增文臣之奏议。方今 圣朝。岂有阙遗。渊渊夜思。其为今日易施行之言。又为虽不施行而言不骇众之言。又为阁下用文学起家分所得言之言。又为巩祚所得言于阁下而绝非巩祚平日之狂言。纔得五事。条而箸之。

一事。历代皆有石经。 本朝尚无石经。乾隆中。江南蒋衡献所书十三经。赏给举人。刻石国子监。其事甚细。此不得为 本朝石经。 本朝经师。驾汉氏而上之。岂可不正文字。为 皇朝之定本。昭示来许。岂仅如唐开成宋绍兴之所为而已乎。夫定石经。必改流俗。改流俗。大指有四。一曰改伪经。东晋伪尚书。宜遂削之。其妄析之篇。宜遂复并之。一也。一曰改写官。秦汉以来。书体屡变。历代写书之官。展转讹夺。其的然可知为讹夺者。宜改之。二也。一曰改刻工。孟蜀以来。槧本繁兴。有功于经固巨。亦有之。展转讹夺。流布浸广。不如未有槧本时雌黄之易。其的然可知为讹夺者。宜改之。三也。一曰改妄改。唐宋君臣。往往有妄改经籍者。如卫包受诏改尚书之类。宋元浅学。尤多恣改。以不误为误。今宜改之如旧。四也。其似可改而不可改。大



指亦有四。周末汉初。不着竹帛。经师异字。不能择于一以定。此不可改也。汉世今文古文。异家法则异字。不能择于一以定。此又不可改也。经籍假借之字。由来已久。不能必依本字。此又不可改也。疑为写官之误。刻工之误。而无左证。思之诚是一适。改之恐召众口。此又未可改也。何不上书乞开石经馆。前四者。旌校之功。后四者。俟考文之圣。

二事。故和硕礼亲王讳昭槿尝教巩祚曰。史例随代变迁。因时而勑。 国朝满洲人名。易同难避。其以 国语为名者。如那丹珠穆克登布瑚图礼扎拉芬色卜星额福珠灵阿之类。相袭以万计。其以汉语为名者。则取诸福德吉祥之字。不过数十字而止。其相袭以十万计。贤不肖智愚贵贱显晦。后世疑不能明。此读 国史一难也。宜勑一例。使各附其始祖之传。合为一篇。则汉书楚元王传例也。而可以代魏书官氏志。可以代唐书宰相世系表。兼古史之众长。亦因亦勑。为此语时。礼部尚书侯恭阿拉讷至。王云。即如此公。钮祜禄氏也。宜在额宜都传下矣。巩祚怖服。王于天聪崇德以降。琐事巨事。皆说其年月不误。每一事。辄言其原流正变分合。作数十重问答不。巩祚所交贤不贤识掌故者。自程大理同文而外。莫如王也。王没矣。无以报王。报事在史馆。谨述绪言。代王质之报事。

三事。前辱问 国朝名臣奏议。 国朝奏议。私家敢当钞。不敢当选。其体裁大略。则固知之。尝役钞故也。大抵 国朝奏议。自雍正以后。始和平谨质。得臣子之体矣。自乾隆三十年以后。始圆美。得臣子之例矣。追而上之。颇犹粗悍。或分披扶疏。沿明臣习。甚矣风气之变之必以渐也。巩祚所钞康熙以前。一册不足储百一。雍正至乾隆三十年。一册不足储五十分之一。近今六十年。尚未动手。若役心力搜罗。益非私家所能任。何不上书乞开馆选定。

四事。 圣 圣相承皆有故事。此次 恩诏条款。皆依嘉庆元年条款。推恩如故事。惟嘉庆元年有贤良后裔一款。大略云。凡入祀贤良祠大臣后裔。倘本支无在仕版者。着各督抚据家谱咨礼部。礼部奏请 赏给举人一名。此条情文斐亶。实 圣朝之美谈。此次 诏书遗漏此事。故家中落。 赐书之不保。似所宜言。

五事。今世科场之文万喙相因。词可猎而取。貌可拟而肖。坊闲刻本。如山如海。四书文禄士五百年矣。士禄于四书文数万辈矣。既穷既极。阁下何不及今天子大有为之初。上书乞改功令以收真才。余不儻。

是篇编次苦无类可。原编正俗一门。亦颇错杂。姑援论志史明鉴诸书之例。列入于此。

导俗

王柏心

俗之薄。由让道之不达。俭德之不昭也。古者君让善于天。臣让善于君。子让善于亲。士之应选举也有让。受爵位也有让。下及觞酒豆肉。道路州巷之闲。不期而让道达焉。古者天子卑宫菲食。诸侯制节谨度。群臣大法小廉。以逮庶民食时用礼。不期而俭德昭焉。何俗之厚也。导源于上。而民皆敦劝于下也。今自一介之士。其视禄位。皆憫然有欲得之心。居之不辞。营之无已。百金之子。靡衣偷食。与货累巨万者等。朝廷教化非不行也。法度非不具也。而俗以浸薄。则士大夫所以倡率之者过也。让不达。斯争竞起矣。忠信衰矣。俭不昭。斯品制隳矣。财用匱矣。此蠹化伤教之大。亏法败度之深。而有位君子。不急图所以矫之。靡靡之贷。日甚一日。不知其何所终极也。夫所谓让。非虚崇美节也。必有好善之实。有知人审己之明。所谓俭。非苟为熾嗇也。必内检其纵佚。外酌其品式。惟士大夫始能深求而力行之。彼愚民何知。视其表而随其流。斯翕然从之已耳。且是二者。器陵之堤防。骄僭之衔勒也。决川渎于平原。无堤防以御之。则横流弥野矣。骋驷马于交衢。无衔勒以制之。则奔轶僨辕矣。俗之浇漓固无形也。然较有形之患为尤切。士大夫任风化之责。既恬不为虑。又不躬行俭让以先之。欲俗之归复于厚。安可得也。

### 刺奢

汤鹏

浮邱子曰。山之不茂。斧斤坏之。川之不澄。风涛坏之。世之不古。奢坏之。是故奢者。性行之斧斤。俗尚之风涛也。今欲复古。则必去奢。今欲去奢。则必破其十美。发其九召。谨其七儼。秩其五导。教其四本。挈其一要。十美维何。服美伤度。邪正之门。食美伤味。通滞之门。室美伤材。枯菀之门。器美伤神。敬翫之门。男美伤老。生死之门。女美伤顺。成败之门。爵美伤功。短长之门。禄美伤德。纯驳之门。交美伤贿。清浊之门。族美伤焰。毁誉之门。九召维何。贪天以饱其欲。时则召日星之变。非时以伐其性。时则召寒燠之愆。席威以抗其势。时则召旱干之厉。柔心以溺其情。时则召水潦之淫。昧己以封其私。时则召鬼神之毒。即事以倍其偿。时则召道路之谣。媮民以竭其膏。时则召疫疠之惨。露财以启其争。时则召寇盗之警。盈福以肥其奉。时则召灭亡之祸。七儼维何。臣子之养儼朝廷。是为踰等。踰等者僭。士族之养儼卿相。是为陵节。陵节者狂。商贾之养儼官府。是为滑心。滑心者贱。畎亩之养儼市井。是为状。状者浇。妇寺之养儼丈夫。是为恃宠。恃宠者妒。俳倡之养儼善良。是为丧实。丧实者窃。贫窶之养儼富室。是为命。命者蠹。五导维何。祖宗不唱奢始。于以导其子孙。朴如也。君王不唱奢始。于以导其臣下。朴如也。公辅不唱奢始。于以导其僚属。朴如也。官吏不唱奢始。于以导其士民。朴如也。士族不唱奢始。于以导其颛愚。朴如也。四本维何。本之忠信故知诚

。知诚故鉏伪。鉏伪故毋奢。本之廉耻故知简。知简故芟。芟故毋奢。本之敬戒故知忧。知忧故节乐。节乐故毋奢。本之宁谧故知静。知静故驭动。驭动故毋奢。一要维何。曰其俭乎。十美毋萌。镇以俭也。九召毋贼。塞以俭也。七儼毋。裁以俭也。五导毋恣。风以俭也。四本毋匮。成以俭也。书曰。克勤于邦。克俭于家。春秋传曰。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是故言乎君道。俭而神者帝。俭而理者王。俭而力者霸。俭而谋者强。不俭而骄者亡。言乎臣道。俭而泰者圣人。俭而详者贤人。俭而勉强者豪杰。不俭而污者杂人。言乎国势民风。俭而敦庞者为太古。俭而絜白者为中古。俭不俭战胜于上下之交者为下古。废俭为奢濡染亡极者为不古。

### 俭解

陆心源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又曰自古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然则俭者。不夺人之谓也。数十年来。士大夫习于奢侈。有一二敝衣履甘蔬菜者。则然许之曰俭。退而考其生平。则嗜利如恐不及。是则古之人以不夺人言俭。今之人以夺人不与人言俭也。呜乎。夺人以与人。固不得谓俭。夺人不与人。反得谓之俭哉。作俭解。

请崇俭禁奢疏咸丰元年

罗惇衍

奏为风俗侈靡。民生日困。请旨崇俭禁奢。以蓄物力事。臣闻杨绾作相。德可移风。贾谊献书。忧深亡等。是知尚俭固赖在位者以为倡。而好奢尤属有心人所同虑也。况天地止有此数。用之者节。则物力裕而可以流通。耗之者多。则物力穷而无从滋息。此固民生盛衰之大原。而实国家赢绌之大计。惟能以礼为节。则趋向端而泯棼靖。臣访耆旧之谈。咸谓嘉庆人心简朴。俗尚俭质。父老麤粝是甘。子弟皆俭勤服教。大吏廉素相尚。属僚亦悃悞无华。当时物力丰亨。而好义急公者不乏。盖人知奢靡为无益。故好尚正而异物不能迁。得以其所有余。而济其所不足。臣生嘉庆之季。洎道光初年。则八九岁矣。目闻巷之闲。尚多俭约自持者。今则汰侈是从。恬不为怪。遇有婚嫁丧葬等事。动辄费千余金。或数百金。无者多方称贷以取办集。祇图苟悦耳目。免人嗤笑。问其度日之资。往往朝不谋夕。岂不愚冥可悯。又京外各官。寻常宴会。动至一席费五六金。外官款宴上司。竟有一日而费百金者。此类糜耗。不一而足。三十年中。日甚一日。以至十室九空。公私交困。势所必然。重以外国奇技淫巧。日荡民志。而用之无艺。遂至钱价益贱。银价益昂。州县实受其累。然议者见财用不足。专事补苴。而不思所以节之。臣谓此尚未探其本也。诚令人人务俭嗇。家家服勤苦。则浪费之患。将不待禁而渐除。往者原任大学士富俊。

曾奏官民服用奢靡踰制。请严加禁遏。而遵行不力。徒属具文。臣伏思 皇上代天理物。天道之大。不过消息盈虚而已。易曰。天地节而四时成。今官民之不节甚矣。乃至婢妾幼。亦复被华采而饰珠玉。岂惟暴殄。尤属僭踰。又其甚者。患婚嫁之费而至于溺女不举。是不慈也。因窀穸之费而至于停棺不葬。是不孝也。不慈不孝。岂非人心风俗之大害乎。伏愿 皇上咸与维新。既躬行节俭以倡之。又从而督劝之务。令京外官民。于一切吉凶事宜。悉遵典礼。以逮服食器用。概归省约。其有奢侈违制者。上司必戒飭属吏。官吏必戒飭子民。庶冀人心知警。共还质朴。数年之间。物力自裕。人事修而天心亦必默转。水旱盗贼。且当自此而消。谨案 大清会典及事例图说。为书一千一百三十二卷。成于嘉庆二十三年。 大清通礼。为书五十四卷。成于道光四年。皇朝典礼。备载二书。第卷帙浩繁。非民间所能备有。虽道光八年。曾 命内外各衙门。将民间应用服饰。及婚丧仪制。查照会典。刊刻简明规条。使百姓知所恪守。乃有司未能奉行。故凡典礼之切于日用伦常者。皆无以率循不越。相应请 旨敕下礼部。就会典通礼二书。撮其简约常行者。以为条教之式。俾海内臣庶。皆可家喻户晓。必期于革奢而反俭。是诚今日救时之急务也。不然。官民无所法守。则习俗相沿。奢侈益甚。贤者且不能免。而况庸近无识者乎。譬若川流。滔滔日下。良可慨已。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圣鉴。

请飭议简严条教以敦俭约疏咸丰九年

贺寿慈

奏为民生日困。民用日奢。请 飭议简严条教。以敦俭约而期补救。仰祈圣鉴事。窃自军兴以来。需用浩繁。圜法壅滞。银贵钱贱。都中日用货物。从前易京钱一千文者。此时至易当十大钱十余千。生计日蹙。艰苦时形。乃财用之匮乏。固较往日为尤难。而风俗之侈靡。转较昔年为加甚。近见都城内外士商绅富。一切往来酬应。其衣服必锦绣纂组。而以布帛为不足观。饰物必珠玉金翠。而以银铜为不足尚。筵席必珍错修脯。而以鸡豚为不足食。即齐民百姓及执业卑贱之家。但度支稍可自贍者。一遇昏嫁丧祭。类皆音乐棚彩。美争妍。輿盖旌旗。填街塞巷。并各列集宾朋。以饮食征逐相炫耀。一二日之耗费。可抵数中人之产业。兼之迩年以来。茶坊酒肆。更有加增。每星列碁布于街市之间。一入其中。则糜费皆所不惜。在殷实之人。豪华自喜。固瞢然不悟其非。至于勉强徇俗者。其心有所不愿。其力亦有所不能。而昏礼俭。人以为薄于戚。丧礼俭。人以为薄于父母。宴会俭。人以为薄于宾客。一家为之。则比邻共訾。一人为之。则入室交诟。无知之议论。且谓钱直低微。今日用当十大钱十余千。不过抵用往日制钱一千有余。不知当十大钱之立意。系以一当十。而

非仅以十当一。乃其视之也过轻。则费之也不惜。其用之也易竭。而致之也又甚难。所出者日见多。所入者日见少。民生既困。而民用转奢。其用愈奢。故其生愈困。此近日京师风俗实在情形。外省如扬州武汉等处。素尚侈靡。屡次被贼。雕敝不堪。克复以后。商贾居民。迄今不过渐次复业。闻风气之奢华。已如其故。习俗所移。何竟不知返本若是耶。我皇上御极以来。念切时艰。躬行节俭。采章服物。悉仍旧制。未尝稍事更张。即有万不能缓之巨典。犹且再三审度。迟之又久而后举行。以期惜民命而纾物力。乃民间日用。当此泉货艰窘之时。尚启踵事增华之渐。一旦物产丰盈。其侈靡之习。不知伊于胡底。此诚人心世道之所关。不可不亟为防范者矣。夫古今来足财用之政。不外开源节流两端。臣谓处今日而欲开财之源。莫要于平贼氛。盖贼氛平。则天下之田赋可纳。商税可通。民闲财货不足而自足。然其事尚有待也。则莫若先节乎财之流。而节流之政。必先去奢靡而崇俭朴。应请旨飭下部臣查照旧例严定要章程。奏请颁发中外。俾民生日用。易于遵循。而不敢稍有踰越。彼城市乡曲之闲。老成有识者。尚不乏人。见此逐末忘本之习。平日本不善其所为。而莫可如何。今既明奉朝廷之禁令。遂得以训诫其子弟。而劝勉其邻党。晓然于奢俭之是非。藉可渐返乎敦朴。在今日时势。似尚为补救民困之一法。迨至物阜财丰。亦可久远行之无弊者也。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祈皇上圣鉴。

#### 议奏颁发昏丧冠服典礼规条礼部

光绪元年六月初五日。内阁抄出。奉上谕。御史陈彝奏缕陈管见各折不为无见而维持风俗礼教尤宜讲求着该部即将会典通礼内有关民闲吉凶礼节者刊布通行以资法守等因钦此。钦遵到部。臣等按易俗移风。礼教为重。谨遵上谕旨。查照会典通礼。详择婚丧冠服各事宜之最切于官民者。撮其大要。共十九条。谨缮写清单。恭呈御览。

一会典载。凡有品级官员婚嫁。或用本官执事鼓乐。人不得过十二名。灯不得过六对。无品级人及生监军民。不得僭用执事鼓乐。人不得过八名。灯不得过四对。一应糜费。概行禁止。

一通礼载。品官婚礼。纳币章服一称。章如其品。一品至四品。表里各八两。容饰合八事。钗钏簪珥之属。食品十器。五品至七品。表里各六两。容饰合六事。食品八器。庶士婚礼。章服一称。八品以下。官如其品。士九品。表里各四两。容饰合四事。食品六品。庶人婚礼。礼服一称。用帛无章。绸绢各四两。容饰合四事。食品四器。

一通礼载。婚日设燕。一品官具筵十五席。二品官十三席。三品官八席。四品官六席。五品官五席。六品至九品具筵。俱用牲三。军民人等具筵。用牲二。

庶民妇女。有僭用冠帔补服大轿者。禁。凡礼物丰俭。各如其品。不得踰越。力不能具者。听其量力备物。士庶并同。

一会典载。丧礼陈设。一品官鞍马六匹。初祭筵十席。羊五。大祭同。二品官鞍马五匹。初祭筵八席。羊四。大祭同。三品官鞍马四匹。初祭筵六席。羊三。大祭同。四品官鞍马三匹。初祭筵五席。羊三。大祭同。五品官鞍马二匹。初祭筵四席。羊二。大祭同。六品以下。有顶戴官员以上。鞍马二匹。初祭筵三席。羊二。大祭同。兵民鞍马一匹。初祭筵二席。羊一。大祭同。

一会典载。凡有顶戴官员。周年百日上坟。常祭祭筵羊只。各照定例内减半用。庶民常祭。亦照定例从减。

一会典载。棺罩。一二品官。用销金青蓝等缎。三四五品官。用青蓝云缎。六七八品官。用青素缎。及青蓝缎。九品以下官员生监。用青绢。兵丁庶民。用青布。如伊父母原有官封诰命。准照品级使用。

一会典载。官员等丧葬。除赁用杠輿棺罩执事外。其鞍马衣箱等项。量力照例备用。力不能备者。听其节省。奇巧楼台等项。概从禁止。

一通礼载。品官发引灵车役夫。二品以上。六十四人。五品以上。四十八人。八品以上。三十二人。九品及有顶戴者。二十四人。庶人十六人。

一会典载。吉服。冠。一品至九品。镂金为座顶。一品珊瑚。二品镂花珊瑚。三品蓝宝石。四品青金石。五品水晶。六品砗磲。七品素金顶。八品镂花阴文金顶。九品镂花阳文金顶。未入流视九品。服。一品至三品。得用貂缘及蟒绣金花彩缯。七品以上。得用金花彩缯。八九品得用素缯。领袂均得用蟒绣及金花缯。补服。文一品鹤。二品锦鸡。三品孔雀。四品雁。五品白鹇。六品鹭鸶。七品鸂鶒。八品鹌鹑。九品练雀。武一品麒麟。二品狮。三品豹。四品虎。五品熊。六七品彪。八品犀牛。九品海马。士庶公服。状元顶戴视六品。会试中式贡士冠用裹金三枝九叶顶。服均如常制。举人官生贡生监生冠带视八品。服皂缯缘青。生员冠带视九品。服青缯缘皂。

一会典载。凡王公以下服。不得用黄色秋香色。及黑狐皮。五品官以下。不得用蟒缎妆缎。貂皮猓猓。八品官以下。不得用大花缎纱。及白豹天马等皮。

一会典载。凡内外文武大小官员。顶戴补服坐褥。悉照本身现任品级。不得计算加级。僭越服用。

一会典载。军民人等。服准用绸绫纺丝绵绸茧绸屯绢葛梭布狼狐貉羊等皮。冠用染骚鼠狐貉沙狐皮。帽上圆月。准用片金。不得用狐月欠沙狐月欠缎纱及缎。上不得缘绿斜皮。器饰不得用金。僧道除袈裟法衣外。准用绸绢纺丝素纱各色布。其袍用土黄色缁色。

一会典载。商贾有捐纳职衔者。冠服各从其品。无职衔者。与庶民同。

一通礼载。民人冬夏帽上。不得用绒纓大结。

一通礼载。考职吏员。在籍止用顶帽。不得僭用补服。内外各衙门供奉书吏。非年满考职者。不得僭用金顶。

一通礼载。奴仆优伶阜隶。许用茧紬毛褐葛布梭布貉皮羊皮。其纺丝绸绢缎纱绫罗。各种细毛。及石青色衣。俱不得服用。冬帽用染骚鼠狐貉獭皮。不得用貂。

一会典载。马鞍。三品以上。许用虎皮及狼狐皮。有品级无品级笔帖式。及库使举人官生贡监生员护军领催。以至兵民等。马鞍不得用绣。及倭缎线镶缘。鞍红托秋舆等物。不得用镀金。

一会典载。军民僧道人等。服饰器用。俱有定制。若常服言常服。则大服不禁。僭用锦绮彩绣。器物用钺金描金。酒器全用言全用。则止用一件不禁。金银。及将大红销金制为幔帐被褥之类。妇女僭用金绣闪色衣服。金宝首饰镯钏。言金宝。则止用金饰无珠宝不禁。及用珍珠缘饰衣履。并结成补子盖额纓络等件。事发俱照例治罪。服饰器用等物。并追入官。妇女罪坐家长。

一会典载。庶民男女衣服。并不得僭用金绣。许用绫罗绸绢素纱。妇女金首饰一件。金耳环一对。余止用银翠。不得制造花样金妆饰。

#### 书贺柘农侍御师八簋约后

邓瑶

八簋约一篇。善化贺侍御柘农先生救奢之作也。时俗竞尚侈靡。宴饮益盛。肴羞罗列。穷极珍异。非是不敢召客。即召客亦以为慢己。意必不悻。或形诸词色。于是豪富之家。必治盛饌始延宾。中人之产。至不敢设筵。而饮食之礼废。是岂先王以礼制人之意欤。侍御师以时事益艰。风俗日侈为病。乃酌丰俭之宜。作八簋约示人。曩瑶读之。以为孝子养亲。不过三牲。风人礼贤。盛言四簋。且吉甫之饮诸友。惟陈鲤。显父之饌韩侯。兼言蒲笋。而一脾臄之肴。一兔首之味。诗人至郑重形诸咏歌。不以为薄。以是见古人之燕宾客。以情重不以物重。今约以八簋为礼。可谓情文兼至矣。然时人终不能从。先生晚年宴客。亦稍自踰其约。瑶尝询其故。先生曰。习俗移人。某亦不知何以渐为所移。吾过矣。今先生歿已数年。而长沙宴饮之盛。益倍往日。哲人云亡。谁复以老成之言。重相诫耶。且都会之浮奢。由来旧矣。渐而至于边邑穷乡。亦遂忘其古朴。丰年之宴乐。或可原矣。极而至于荒年凶岁。亦复忍为酣歌。曾亦思昔贤所云省目前宴饮之费。即可苏异日数人之命乎。且岂第苏数人之命已邪。盖今人一日酣宴之费。固可苏荒年数十百人之命矣。如道光己酉之奇荒。仁人君子。不宜追思而深痛耶。况宴饮不从约。推之第宅必求壮丽。服饰玩好必求美备。姬妾仆从必求艳冶而嫫都。于是居官不知爱民。而簋簋不修者有矣。为士

不能安贫。而廉隅不伤者多矣。商贾农工亦相与慕效。而嗜惰之习成。攘夺之风起。其患且至不可胜言。是皆奢之为害也。然则贺先生之为是文。盖有深意存焉。岂第为饮食一节言欤。昔司马温公亦有言曰。近日风俗。尤为侈靡。走卒类士服。农夫蹑缘履。士大夫家。酒非内法。果肴非远方珍异。食非多品。器皿非满案。不敢会宾友。苟或不然。人争非之。以为鄙吝。风俗颓敝如是。居位者忍助之乎。观公此言。则转移风化。固居位者之责。顾吾观今日之弊。大抵居上位者有以启之也。岂不大可伤哉。

### 正俗论

马福安

今天下有最为风俗之害。而大夫士庶多溺其中而不悟。以辱身破家败名丧德者比比也。而顾为之不止。几于举世皆然。可不谓大哀乎。是何也。则今日赌博洋烟优伶之事也。人各有职。公卿士庶。随其分位之大小。各有当修之职。即当早作夜思。以图厥功。未有可荒于嬉者。士庶赌博则废业。当官赌博则废职。纵幸逃刑宪。而于己职业之修废何如也。至以此攘利。则尤不可。凡财从农工商贾而得者。皆生之有道。而人我得其利。故可以久。赌博则我得其利。彼受其害。稍有人心者不宜出此也。况斯须之顷。可尽千金。祖父铢积而成。子孙倒篋以出。毋乃伤俭而速破家乎。其行不齿于人。又无论也。洋烟之始。来自远夷。吸之能令人精髓涸竭。状貌枯槁黧黑。饮食减少。既欲罢不能。已之则病而死。且吸之彻夜。白昼昏睡。精神疲短。万事懒废。或遇大庭广坐。不能私吸。则涕泪交颐。饮食即吐。苦态万状。观者悯叹。官人至为下挟制。到处惊恐。一有绽露。官败身辱。且既已体亏神损。虽得美职高官。不能任荷。平日才具弛张。呼万变。图官入手。弃同鸡肋。余以谓天下嗜好之事。有所损。必微有所益。有所害。亦必有所利。故赌博而赢。挟优而饮。犹觊娱色贪利。独至此事。则祇有损害而无利益。且害至切身。不止耗费而已。何当世聪隽之子多愤愤也。至优伶伎乐。为燕会庆喜之需。鼓吹升平。原所不禁。而士大夫顾喜挟之饮酒。与为狎媠。忘等威之辨。图顷刻之娱。斥去朱提。慷慨不惜。以致客囊既罄。负债累累。而优并未尝以为惠也。夫富人拥货。周亲石友。莫损其半菽。而以施优。则争多为胜。何轻重倒置若此。彼富人子不足怪。吾独异夫士大夫之为之也。噫。天下之不当为而陷溺人心者亦多矣。此三者尤为浅近易见。而犯者亦最多。故吾不暇悉举他端。而先以三者示戒。好修自爱之士。见不善若探汤。事之稍涉非义。方且避之若浼。奚烦余喋喋也。不则溺而不反。顾反以余为迂。余滋惧矣。然余犹望天下之溺于此者之终不弃于余言也。

禁鐙公呈 【



## 左辅

为节财除弊。呈请示禁事。窃常郡民多愿朴。俗颇勤生。虽界居苏扬之间。幸未染浮靡之习。乃廿年以来。渐失古风。每侈豪举。近多侠少。益事游嬉。职等闻得城东某某者。呼朋引类。派敛民费。于明正元宵大张镫会。已赛神而作誓。即釀饮而选魁。靡夸多。穷工极巧。自通湖桥迄政成桥止。计籍无八百余户。派费至一万余金。或一家值数家之镫。或数家共一镫之费。括搜殆尽。比屋交愈。举而弗惩。厥弊有六。常郡地寡民众。生少用多。即竭终年。犹呼庚癸。乃以侈一时耳目之玩。夺终年衣食之贖。物力既靡。民财益匱。弊一。喧传远近。阖集舟车。士民皆舍业而嬉。闾巷悉堵墙而进。婆娑一市。狂荡兼旬。废事失时。弊二。因而宾朋丛集。亲串远来。或结而典钗。或卖丝而剜肉。有亡龟勉。皇迫昏朝。弊三。镫之所至。箫鼓喧阗。蚁聚蜂团。街涂偪仄。去者难去。来者方来。障力难支。拔身无计。始则伤筋折骨。继且殒命戕生。去秋镫节。已事彰彰。弊四。当此之时。老幼扶门。而牖户少备。男女交路。而瓜李无嫌。狂且动念。宵小生心。抵隙乘闲。为淫为盗。弊五。生侈靡之阶。长无赖之习。闻风者继起。踵事者增华。昔年北门十爱。东门千诗。亦已竭尽心思。殫其技巧。今犹以习见无奇。变本加厉。将来效尤。不知所届。弊六。惟此六弊。为害实深。乃巧附衢歌巷舞之名。侈陈火市星桥之盛。不知远虑。且有近忧。伏惟老公祖大人维持风俗。惠爱人民。职等欣沐棠阴。计周梓里。用敢牖陈。伏求示禁。合郡戴德。

### 答某友论俗习书

#### 熊少牧

书至承询保甲事宜。知邑侯举行保甲。闻足下贤能。具礼属为保长。此周官党正闾胥鄙师县正之职。与州县相助为理者也。保甲法自成周。迄两汉后魏盛唐明初皆循之。劝善良。诘奸慝。课作息。谨守望。以乡人治乡人。耳目近而情谊亲。洵政之至善。于民有利而无害者。然行之或恐其扰。而弊且滋甚。则董事不得其人耳。廉明公慎如足下。既尝取于清端陆清献张清恪王伯咨诸儒先之论。研究其理。随时制宜矣。迂疏如不佞。亦勤勤焉就而商之。抑何虚衷敛气乃尔邪。因辱下问。敢举所目击而惴然私忧者。与参末议焉。吾乡距行台省百里。川原明秀。田壤沃饶。居氓业耕读。颇知自爱。无奢靡眚窳佻之习。乃岁久齿繁俗替。濡染浚深。其不轨有三端。及今挽之。或不至江河日下乎。一洋烟之流毒也。鸦片制自外夷。购以重值。燻为烟膏。偃卧即灯烛力吸之。热蓄五内成癮。按时必吸。断之则疾垂死。面黧形槁。萎茶不任操作。始为豪有力者能致。浸假中下户皆耽之。老少男女。贪嗜无忌。津亭肆。设馆为囿。士落殖。农辍耒。妇休蚕织。迨卓锥无地。锢癖转增。黠而穿窬。贱而倚市。罹

罪。斲彝伦。势不至转弃沟壑不止。嗟乎。狡夷造此以厉中国。其深谋譎算。岂仅在囊括内地之财货而已哉。乃闇者不悟。甘以身殉。此辈原无足惜。其隐祸岂有极邪。一神祀之谄渎也。里有社蜡大雉。报司啬。宣时气。礼也。至若民所瞻仰。民所取财用。暨以死勤事。以劳定国。御大菑。扞大患。在祀典诸神。则天子诸侯。建国置都。设庙祧坛墀而祭之。以为民祈福。非闾阎所敢擅祀。沿至近代。祠宇所在多有。谓忠孝节义。秉彝攸好。瞻礼足以兴发其志意。犹之可也。即苹藻以昭忠信。君子亦嘉予焉。顾今之奉神不然。广厦文榱。玮闼轮奂。雕塑土木。魁然须眉。琼弁衣。金舆纛幔。又或磔髻努目。或靚饰仙姝。咸幻变有生气。仪仗之盛。僭踰无等。岁正月初吉。天贶日。中秋节。必出行香。灵旗辟涂。葆盖簇列。鼓吹风曳。炉烟雾喷。远近结彩龙护。有长至十余丈者。乌枪虽厉禁。亦盈千累百。响震山谷。观者举国若狂。抵迎祀之家。牲牢犒劳壶飧之费。众视其丰啬为喜怒。每行香一次。综计所耗。不下三百余万钱。岁岁有赢无绌。神聪明正直。其能罔怨恫乎。他如争道忿。敛费干没。以致嚣讼牵连。在所不免。尤可者。村人寒暑遘疾。辄祷神夜醮。缚一豕。覆以病者褰服。钲声角声刳豕声。巫师唱喝声交作。比邻亚旅。秉炬火谨噐。驰幽溪丛薄。呼魂归魂归。病者呻吟褥。如痴如梦。幸而遇医霍起。推功神佑。往往有祷未毕而奄逝者。余一镫兀坐。几于无夕不闻。嘻。神耶魅耶。人为之耶。又乌从而知之。盖乡愚惑于石言莘降。史册可征。而僧道复侈言因果报应。以投其好而坚其信。列子谓楚人鬼。班固谓湘沅之间重淫祠。繇此观之。信矣。右二端。皆足下听所及。盍达之令长。令长因达之大吏。严加法禁。庶弊可去其太甚欤。顾尝究推其故。要缘于不明理。不明理。缘于不读书。不读书。缘于不择师。故吾终举一端。则塾师之滥忝也。

古者家塾党庠术序。务延乡大夫之贤而老者主之。凡入大学递升俊选士者。胥自小学植其基。观汉之专师。宋之大儒。初必循循焉小学是讲。所谓登高自卑陟遐自迓也。即今制以科目取士。求工帖括。其师类能则古称先。训门下士。精探六经四子书之旨。发而为言。因文见道。故常成就伟才。明体达用。为国家楨干。詎意教术流失以来。小学悉废。村夫子冬烘头脑。授受庸猥。甚至屠酤小贩。方外饥寒无赖之徒。茫不解少仪内则弟子职为何语。亦抗颜号召童家。以资餬口。所课别有俗本。讹言破句。鄙倍不伦。彼田翁圃叟。利其值廉而礼简。使子若孙从之游。卒之占毕二三年。仍一丁不识。或稍长知自振励。时过无及。且童时先入者为之主。心鄙日丰。夫何怪其瞽于所处。不审其义之当为不当为哉。然则塾师之关系。良非浅鲜。天下事有似轻而实重。似缓而实急者。此类是也。足下周旋梓里。所接晤诸父老。可将择师之道。恳切申明。将教修经正。经正民兴。前二端。亦不待惩诫而愧悔自生。他日采风。便当颂吾

乡为小邹鲁矣。以外若武断乡曲。开场纵博。讼师土猾。私习天主等教。保甲条约已详不赘。

### 上海果育堂记

冯桂芬

人性无不善。衣租食税。读书识字之民。皆愿民也。饥寒之不免。理义之不知。而荡检踰闲之事作。天下之乱民非生而为乱民。不养不教有以致之。三代时。比闾族党之闲。相保受。相揅调。而又党庠遂序。散布郊隩。以是民无失所。俗鲜犯法。今世善堂义学之法。意犹近古。能行之者。惟我江苏为备。江苏中又惟苏州上海为备。虽都会如江宁。膏腴如扬州。弗逮也。上海果育堂。其始义塾也。僦民居为之。继乃扩为堂。施衣施棺施米。诸善事惟办。即西关内淘沙场袁公祠后建堂。堂有楼。凡三楹。中楹供奉文帝大士像。楼之外为台以迎神送神。其耳舍为治事之地。经始于咸丰九年。逾年而成。糜钱二千余缗。某君实理董其役。而监工司籍。则某君某君。仍旧名者。从其朔也。且育之义通于养也。诸君好善如不及。信矣哉。抑蒙窃有进者。太上感应篇。康熙闲于氏铁珊注云。水月禅师有前知。见吾乡虎阜塘。笙歌画舫。彻夜不绝。叹曰。百数十年后有天难。此其召之乎。由今数之。果验。且不以乡多善举而末减。论者谓恻隐者。善气之感也。淫侈者。戾气之胎也。戾气债兴。为善气所不敌。故卒不免。比者寇在于垣。滔天肆逆。海隅片土。浮寄孤悬。此真志士被甲枕戈卧薪尝胆之日也。而乃旧染污俗。不戢滋甚。洋泾一带。举国若狂。以锋镝之余生。挟焚掠之遗烬。鲜衣炫服。酒食樗蒲。鸣瑟站屣。游媚贵富。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谨。衣冠旧族与无知狙佻合同而化。呜呼。此何时耶。礼曰。国家靡敝。则车不雕几。甲不组滕。食器不刻镂。君子不履丝屨。马不常秣。今日者。岂但靡敝之谓哉。纵横千里之内。人烟寥落。邑里榛芜。道路沟渎断脰绝膻之残骸。暴露而不收。孝子悌弟鰥夫寡妇之哭声。呜咽而不出。此陷贼郡县之苦也。苏松旁近逆贼。出没无时。朝不保暮。贼锋所指。扶携四走。蒲伏于火光枪之中。魂惊胆裂。或崖岸颠坠。或崎岖僵仆。幸而得脱。异乡漂泊。衣食路绝。树阴以供寝卧。草根以充饼饵。寒暑莫御。疫疠时作。死亡疾病。十家而九。此避难人民之苦也。军兴以来。各路官军。昼则荷戈驰突。夜则倚垒呻吟。一日之中。屡交锋刃。一月之久。不解甲胄。凌风雨。冒霜霰。饥寒内攻。矢石外逼。出万死一生之途。以冀一捷。此从征将士之苦也。兴言及此。稍有人心。试思彼何以独苦。我何以独乐。亦必闻乐伤心。临觞不御。易曰。君子以俭德避难。又曰。君子以恐惧修省。又曰。震来虩虩。恐致福也。诗曰。天之方虐。毋然谗谑。左氏传曰。以忧为乐。忧必及之。虎阜旧闻。殷鉴不远。当此之时。惟有坚苦刻厉。省咎引愆。庶可以格天心而挽劫运

。豪举之挥霍。好义之慷慨。一转移闲耳。易缠头之金。义浆仁粟不匮矣。辍秉烛之晷。读书治生有余矣。何善不可为。何福不可致。果行育德。孰大于是。愿以告邦人士之有心世道者。

### 轻诺辨 【

陆继辂

轻诺者必寡信。斯言也。人人以为大戒。嗟乎。轻诺亦岂所望于人人哉。有人于此。事方急不能自谋也。而谋之于友。友谢之而无辞也。则曰。此非吾力之所能任也。吾今诺子而事不果。吾何以见子矣。子盍他图焉。斯人也。于事无所补。而多此一惭。其心益皇然矣。有人焉。愤其友之不为力。而奋然任之。则欣然以行。隐然有所恃。至明日而不果。于事诚亦无所补。而前日之一惭。固已为之泯其迹而纾其忧矣。此其恩。与诺而信者一闲耳。信也者。诺之后之事也。诺且不可得。而遑责其信耶。且夫信与不信。非诺者之所能逆者也。天下亦安所得万全之事而筹之也哉。忠臣之谋国也。其始愿皆期于拨乱而返之正。然而势穷力绌。徒以身殉。负其夙心者。何可胜道。如以轻诺寡信之律绳之。则将曰。此非吾力之所能任。而高飞远引者。为不轻诺也。反颜事敌者。为不轻诺也。而岂其然。夫人心之日趋于薄也。无愧乎孝悌者。盖十不得五六焉。其睦任恤者。十不得三四十不得一二焉。故贫富日益相耀。而睚之怨。积为仇讎。仇讎相为里閤。而戾气乘之矣。岂不深可惧哉。故曰。轻诺者未可厚非也。宽之以或信或不信。而诺者犹难其人。责之以必信必不可不信。而尚有能诺者乎。彼多方以谢者。方以寡信之说。文其不诺。而奋然身任者。又以能诺之故。陷于不信。是杜天下睦任恤之机。而使之驯至于仇讎也。久矣夫。旁观之易为言。而孤孽之难为谅也。或者曰。如子言。则以缓急告者。皆诺之。至明日而谢之曰。事不果。非吾始愿也。可乎。曰。此则身受者之所能辨者也。天下岂有处心积虑成于不信。而能以诺市者哉。是又不诺者更端之饰说也。

### 杜密刘胜论

邓瑶

汉杜密去官还家。每见守令。多所陈托。同郡刘胜亦告归乡里。闭门埽轨。无所干及。太守王昱谓密曰。刘季陵清高士。公卿多举之者。夫谓胜为清高士。则隐然以密非清高之伦矣。顾吾思之。胜之居乡缄默。庶几秉礼自重之士。密虽多所陈托。然观其对昱之言曰。志义力行之士。而密达之。违道失节之士。而密纠之。使明府刑赏得中。令闻休扬。不亦万分之一乎。则知密之陈托。乃佐太守行激浊扬清之政。非私有所干也。如是亦何嫌其多所陈说。夫所贵乎乡先生者。以其爵位尊显。齿德高劭。既足矜式乡人。亦为守令长官敬惮。凡郡中豪族大姓。积奸巨猾。久为民蠹。与凡弊之当除。利之当兴。小民不能诉之

长官者。乡先生一一代达而兴革之。以慰民隐。于是上下咸宜。闾阎安谧。盗贼屏息。风俗醇美。此贤士大夫居乡裨益之明效也。故澹台灭明足迹不履公庭。而邑有公事。未尝不至宰室。其所言者公。自不以干谒为嫌。子贱为单父宰。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友事者十人。而单父治。盖即以邑贤之耳目。为己之耳目。而事无不知。治易奏效。当时单父之人。亦不以其父事兄事者。昵于邑宰为疑。盖见信于乡党者素也。刘胜位为大夫。及归乡里。闭门养高。于郡中事之当言。与不可言者。缄嘿不出一词。杜密谓其知善不荐。闻恶无言。隐情惜己。自同寒蝉。此罪人也。密语虽近激。胜卒不敢怨。要之胜以搢绅居乡。置理乱不闻。固非君子所取。而密之敢为直言。多所纠发。或失恶恶从短之旨。故王昱稍嫌其数。从容以为言。然昱一闻密言即惭服。待之弥厚。则平日之相信者必深。密亦知其信己实深。乃敢直言无隐。非卒然以言聒也。士大夫居乡惧事之有累于己者。不可引刘胜闭门埽轨为辞。以饰其晏安自便之诮。利人之有求于己者。尤不可引杜密多所陈托为辞。以遂其贿赂营私之计。惟平居以礼义自守。遇邦邑有大事。则竭力襄助。任劳任怨而不辞。既有益乡里。复无损名望。礼所云乡先生歿而可祀于社者。斯人庶几无多愧乎。然求之挽近。不可得而见矣。

#### 上朱小云观察书

顾广誉

广誉闻古之所谓乡先生者。未尝不留教泽于里闾。而后进之有心讲明道术以蕲不迷于趋向者。亦惟于乡先生是赖。汉伏氏之言曰。大夫士七十致仕退老。归其乡里。大夫为父师。士为少师。余子入学。则平明。上老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盖乡先生之淑其后生者如此。孔子答子贡问为仁之方。先以事是邦大夫之贤者。而士冠礼。既冠易服。必以贄见于乡先生。后进之求益于乡先生者又如此。方三代盛时。风俗醇。人才茂。肇自一闾一井之闲。而周浹熏蒸。及于天下。乡先生之力居多。后世封建井田废。而邻里乡党之制。皆非其旧。时势既殊。情事亦异。诚不可悉胶于古人之成辙。于此时也。而斤斤焉父师少师之是求。人必非而笑之。虽然。当吾世而无古人者出则已耳。当吾世而有古人者出。未见今之果大有异乎古也。何则。古今之大相悬绝者。其也。未尝不同者。其意也。君子变其。不可不师其意。天下凡事皆然。而此其尤大且要者矣。广誉窃持以忖量并世诸巨公。欲暗合斯义者何少也。而今乃于执事得之。执事自通籍以来。与人交有终始。早信于里闾人人之心。及奉讳家居。僉谓主持风雅。嘉惠后起。惟执事实允蹈之。广誉望风欣喜。顾以饥驱客授。未暇殫心力于所业。而执事年高。时抱足疾。或谢客不见。是以引分而不敢进。执事顾殷勤见招。且属以校勘大集。广誉反复数四。然后知执事学殖之深厚。文辞之

光昌。而喜怒哀乐。悱恻笃挚。自然流露于伦纪闲者。尤其立心行事之本。故服官居乡。一惟古人是法。各由其道而自不能已。昔嘉兴沈侍郎归自京邸。蒙重以学术相期。今执事之虚怀若谷。乃更有甚于侍郎。广誉以为是真得古者乡先生之遗意。与所谓父师少师之教。异用而同揆者也。惓惓求益之思。勃焉以发。故辄摭陈其说于前。惟勿让而终教之。幸甚。

### 复王西涧论易俗书

许宗衡

来书谓乡人之习。急切不可易。耰锄箕帚。觞豆酒肉。比于市侩交哄。女嬃申詈者。无因至前。日为排难解纷。几不暇给。无论同室之。乡邻之。欲辨别应之。如孟子所言。势且不可。以仆思之。此足下验学之时也。班书有言。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是故移风易俗。权自上操。天子化天下。长吏化一邑。君子居其乡则化一乡。取舍动静。成于习者。可导而归于善。刚柔缓急。根于性者。亦可剂而得其和。然习之久。则变之难。锢之深。则启之不易。是故善为治者。常采风以验醇浇。而法不以骤。必因俗以施禁革。而用必以平。此其渐积者化也。足下以一身为乡党宗族所推望。故一乡之事。皆就足下质焉。而足下以仁爱之心。施之于善良则易感。施之于顽梗则易狎。其面从而背负者。则号于人曰。是易欺。吾貌为感焉。彼固不吾责。且足下亦何尝不义形于色。显折其诈伪尝试之为。而人卒不易。则习之久锢之深也。其心蔽于欲。而情必不能怒。然当其与人无竞。与世无争。问以是非曲直。虽顽梗亦与善良同。及私意起而理不能胜矣。学士大夫且然。况乡之人哉。夫处齐而廉。居楚而盗。习为之也。妻取不嫁。臣取不绌。则性为之也。性虽可复。习实难易。天子化天下。非朝夕之故。长吏化一邑。亦非朝夕之故。君子居其乡。隘而人寡。化若易然。然无政令赏罚。而独以身。率处非崇高。视听尤切。其自父母昆弟夫妇朋友。与夫五党之酬接。若置器焉。揭其藏则毕露。是故耳目近则指摘周。真伪悉则观感难。故仆以为乡人之习之不易为足下验学之时。亦即足下励行之地也。足下居乡岂尚有可议乎。而仆顾推暨言之。则正以易其乡之习之为难也。三代盛时。自诸侯卿大夫士。皆其国人。其邻长里宰鄣长鄙师。即同井庐以行推择。故下之俗易达。而上之风易播。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故君子之居其乡。非可苟焉而已。渐积以俟之。他日宰天下。其无以易此矣。

### 推广救溺女说

彭崧毓

昔有戒溺女文。戒之以空文。不如救之以实事也。近见地方官告示。禁止民闲

溺女。并据绅士公呈。议立收养条规。详明开列。此诚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者也。仆伏处乡隅。窃闻溺女之家。苦于无力收养者半。苦于无力赔嫁者半。故于其初生。即已虑及后日之遣嫁。长郡风俗极美。穷苦之家。从无鬻女与人为婢妾者。而嫁女不受聘财。于归之日。所有新妇衣饰器具。家一无所备。皆必资给于母家。故富者或费至数百金。而贫者亦非数十金不办。有极贫无力。而衣物不备者。辄以是憎其妇。妇亦以是怨其父母。故父母之愚者。以为与其忍之于后日。不若忍之于初生。此溺女者之所以多也。夫嫁女不受聘财。俗之美者也。若因无奩赠而遂至于溺女。则美俗而反为恶俗。此因噎废食之见。不可不立法以救之也。今有贤士大夫。请于地方官。如收养之。明切示谕。因其俗而利导之。嗣后嫁女之家。准其酌受财礼。定以限制。不得争论多寡。即以所受者尽为置奩之用。富者听其自行贴补。贫者不至费于张罗。在家既出于分所当然。在女家亦知其义有可受。如是则昏姻之礼。既有成规。而父母之心。可无先虑。其所全活。亦必不少。夫嫁娶论财。最为薄俗。地方官所当禁革。岂有教之受财而后嫁女者乎。然此亦不得已之仁术也。苟无害于礼义。而有利于民生。则仁人君子。亦行之而已矣。虽然。防流俗之弊。尤不可不端教化之原。女家不责聘财。而家犹憎奩薄者。则以俗之渐趋于奢也。昔之衣布者。今则闲用绸绫。且有呢羽矣。昔之饰银者。今则必欲镀金。且有珠玉矣。富者见之于城市。贫者见之于富家。不以为非宜。而以为可慕。不量其力之莫逮。而不恤艰难拮据。以求仿佛其一二。心如是。女心亦如是。而父母之心则觉其苟不如是。无以对与女。即无以对人。独不思因是而忍心害理。至于溺女。不可以对天。是则好奢之一念害之也。乡先生有挽正风俗之心者。能先示之以俭。则所救者。又岂止于溺女一端而已哉。

书李寅庵大令育婴局募捐册后

邓瑶

邑旧有育婴局。内江李侯春暄之来宰也。以邑多溺女。筹裕局中经费。令民闲生女不能举者。畀局育之。意至厚。虽然。瑶以为侯兹举。但能育贫家女。不能禁富家之不举女也。何以言之。贫家固多不举女。然乡俗恒自幼抱养于人。今又增育婴费。是贫家溺女之风当少息。至富室之民。侯虽设百育婴局无济也。富家之所以溺女者。非育之艰。乃嫁之艰耳。乡俗嫁费日侈。从厚恒至罄产。不厚则为夫家厌薄。且有因之弃其妇者。妇人之见。以为异日使其女不见重于夫家。或至郁郁以死。不若即死于堕地之初为尤得也。坐是相习成风。往往富家尤甚。吾故曰侯兹举。但能育贫家之女。不能禁富家之不举女也。然则如之何而后可。则惟有令富民嫁娶从俭。定以准式。使之无所踰耳。周礼。凡嫁子娶妻。入币。纯帛无过五两。宋范忠宣公娶妇。费送丰备。公命毁于庭曰。

无坏吾家法。孙觉知福州。其俗厚于昏葬。费无艺。觉裁为中法。使赀装无得过百千令下。嫁娶以百数。夫民闲之习为奢侈。岂其本性哉。亦病于习俗相沿。不能以一人矫枉之耳。有贤守令循礼立制。严为之禁。无论贫富。必皆鼓舞乐从。所谓下令如流水之源。顺民心故也。侯恂吾邑溺女者众。既募赀以育贫家之息矣。诚大召邑人于庭而谕之曰。嫁女无得过侈。且定其制为三等。稍富无得过百缗。次富无得过二百缗。极富亦不得过三百缗。违令则以所过之资。入书院为生徒膏火。着为例。娶妇之家。有争论资财者。乡党勿齿。讼之官。罚无赦。如是。则嫁娶从侈之风必止。而溺女恶习。可不禁自息矣。不佞因李侯孜孜好善之心。推广言之。以复于侯。且以谕邦人君子。庶几思所以广好生之德。而无狃于妇人女子之鄙见。因以绝其残忍之习欤。昔马融有言曰。丧葬之礼约。则终者掩藏矣。嫁娶之礼俭。则婚者以时矣。夫嫁娶之礼俭。岂但婚者以时哉。且以免母子相残逆天违道之孽。居上者顾何惮而不令于下。为下者又何所忌而不从其令哉。

#### 四禁告示

李宗羲

为剴切晓谕事。照得本部院访闻晋省向有刁风恶习。牢不可破。若非严行禁止。何以厚民俗而全民生。兹将应禁各条。开列于后。一禁讼师唆讼。讼则终凶。载在经典。诬告反坐。律有明文。夫小民岂皆刁猾。其敢于妄控者。多由讼师暗中主持。彼遂恃以无恐。殊不知若辈以刀笔为生涯。名为帮忙。实则图利。凡遇户婚田债细故。无不百计挑唆。一被其愚。往往缠讼不休。或致倾家破产。或致带锁披枷。种种苦情。追悔何及。嗣后倘遇忿争之事。务须再三忍耐。断不得轻易涉讼。如系万不得已。亦祇宜据实申诉。切勿听人唆使。砌词诬控。自贻伊戚。至于积惯讼棍。罪应充军。现经严密访拏。有犯必惩。亦当革面洗心。各安本分。毋再簸弄乡愚。自蹈法网。之戒之。一禁藉死图赖。晋省民多轻生。妇女尤甚。推原其故。一由不能忍气。一由有意害人。其不能忍气者。性情褊急。一有忿恨。心如火烧。既不前思后想。又不向人剖辨。除却一死。无路可走。殊不思人身难得。既死不可复生。何妨稍为忍耐。且在人固属无理。自己亦或有不是。平心思之。自然忿气渐消。不轻易寻死。其有意害人者。一忿之差。投投井。不论事之大小。不计理之是非。以为舍此一身。便可报复。不知轻生无抵命之条。图赖有应科之罪。是欲诬陷他人。反害自己亲属。务必湔洗积习。勿再妄生拙计。倘或执迷不悟。仍敢藉死图赖。定将尸亲按律严办。决不宽宥。一禁厚葬。晋省盗墓之案。层见迭出。而妇女之墓尤多。细访其故。盖因三晋陋习。葬具太丰。而于妇女装殓衣衾之外。加以珠宝首饰。更有母家以女所遗之物。弃之不甘。取之不得。于是多方争索。尽以殉葬。



不知埋金玉于冢内。徒启盗贼窃发之心。劫墓开棺。尸骸暴露。是厚殓反以贻祸也。纵拏获盗犯。照例严办。而夜台剥斲之伤。仍归无补。与其追悔于事后。曷若弭患于未形。用是普告闾阎。禁止厚葬。黜华崇俭。则盗风自息矣。一禁溺女。天地有好生之德。父母有爱子之心。虽生男生女。似有区别。而在天地均属生灵。在父母同为骨肉。何可故意伤残。兹闻晋省溺女之风。各属均所不免。而平定榆次及南路为尤甚。初生一女。勉强存留。连产数胎。即行淹毙。甚至见女即溺。不留一胎。忍心害理。大干天和。皆由贫者衣食维艰。惮于抚育。富者吝于赔嫁。相率效尤。殊不知天地生一人。必有一人之养。况嫁女原可量力。些小妆奁。亦于家计无损。何忍一经坠地。顿起杀机。是以律有专条。罪不减于故杀。家多绝嗣。祸实起于害生。嗣后有生女者。宜如生男一般。勿再溺毙。倘敢徇于习俗。复蹈前愆。惟有按律治罪而已。勿悔。以上四条。尔军民人等皆当细心体会。父戒其子。兄勉其弟。勿为刁风恶俗所移。致负本部院厚望也。特示。

### 佛教格言

俞正燮

南史褚裕之传云。进药晋恭帝。帝不肯饮。曰佛教自杀者不得复人身。检晋书恭帝纪。亦言帝深信浮屠道。宋书彭城王义康传云。遣中书舍人严龙赍药赐死。义康不肯服药。曰佛教自杀不得复人身。便随宜见处分。乃以被掩杀之。法显佛国记云。王舍旧城外。有比丘欲自杀。复念世尊制戒不得自杀。又有法炬译比丘避女恶名欲自杀经所说之事。近见杨式传果报闻见录。载康熙七年五月镇江张大事。语亦相近。其言大有利益。惜世之刊善书者不知采此。宋朱弁曲洧旧闻云。太祖从周世宗取楚州。州人力抗周师。踰时不能下。既克。世宗命屠其城。太祖至一巷。见妇人断首在道死。而身下儿。犹持其乳吮之。太祖惻然为返。命收其儿。置乳媪鞠养。巷中居人。因此获免。乃号因子巷。叶梦得避暑录话云。避贼者。以婴儿未解事。不可戒语。恐啼声为贼所觉。则弃之道旁。有教之为绵球。随儿口大小为之。置口中。使满口而不闕气。置甘草未渍水球中。儿有所咀嚼不作声。又绵软不伤口。或镂板印贴通衢。靖康建炎中。全活婴儿甚多。今案自杀不得复人身。此佛语亦当镂板印通衢者。

### 戒杀文

姚莹

人虽残忍。不能生而杀人。其始必有所由。以渐至于日滋月长。而后残忍之性成。盖机之萌也蚤矣。杀物者。杀人之机也。苟充无欲杀人之心。则吾有取于释氏矣。戒杀放生之说是也。世之好辩者有三难焉。一则曰物无知也。一则曰妇人之仁也。一则曰此浮屠氏法。非先王之教也。噫。可谓不思其本矣。天下

之物。惟死则无知耳。苟蒙血气而生。未有无知者也。然即使无知。而我不惟其义。惟其知。是天下之蠢蠢者。皆可杀欤。夫知之有无。物非得已也。业不幸而无知。又从而加之以杀。何物之重不幸也。所谓妇人者。谓其知爱而不知劳。能养而不能教耳。或纵恶养奸。噬脐贻患。故谓之妇人之仁。岂必残忍而后为丈夫乎。世之杀生者。杀之吾不知其罪。舍之吾不知其害也。至以戒杀为浮屠氏法。非先王之教。则尤有不得不辨者。亦尝观天地所以生人物之本乎。原夫乾坤端倪。阴阳兆基。氤氲摩荡。黄白萌芽。天地之亭毒。本无心于人物。犹父母之胎孕。本无意于男女也。及其既生。而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鳞者类分焉。谓之大兽之属。外骨内骨却行仄行连行纤行以脰鸣者以注鸣者以旁鸣者以翼鸣者以股鸣者以鸣者类分焉。谓之小虫之属。其于天地。皆父母而子育之耳。于是蠢蠢蠕蠕。各求自饱。弱者肉之。强者食之。互相吞噬。血走肉飞。当斯时也。人以虚灵之性。独含二五之精。固已得气至清。秉生特厚矣。然伦纪未立。政教未开。则亦混混沌沌。无以大异庶物。故食肉衣皮。木居穴处。争夺相杀。同类相仇。逮乎后圣有作。立之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以纪其伦。定之上下尊卑贵贱长幼亲疏以辨其分。城郭宫室以安其居。水火金木以备其用。七礼以制其节。六律以导其和。而特悯其戕生杀物之惨也。故教之种五谷以为食。治丝麻以为衣。政教既开。民物大定。然后跂行喙息蠕飞蠕动之伦。各得其所而不相害。自是万物皆贱。而人独贵。天心亦有所归矣。然彼万物者。同受天地之气而生。特以蠢顽。不如人道之立。固犹然天之所悯惜。而同在子育者。如父母然。有贤子俾立室家。为之长帅。其愚不肖者。有益矜之矣。岂得贱恶而杀之哉。虞书曰。若予上下草木鸟兽。商书曰。鸟兽鱼咸若。诗曰。王在灵囿。麀鹿攸伏。王在灵沼。于物鱼跃。又曰。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自古圣帝明王。皆能体天地生物之心。仁及庶类。万物各得其所。夫然后天心顺而风雨时。地气畅而蕃育息。人情洽而四国和。万物得而凤凰降。麒麟游。龟龙假。瑞草挺。夫惟好生之德。有以洽乎上下幽明之际也。然则古者祭祀宾客。与夫饗之馈。先王不免牲杀何也。曰。此先王之不得已也。盖血肉之食。可以充养气体。人非有清心内养者。十日不肉食。则面有槁容。百日不肉食。则体或骯骯。圣人不强人以所难。故为酌中之制。食有常牲。物有常品。取有常时。制有常法。不求远物。不珍异味。其于祭祀宾客也。于己之养有所加。以致孝敬也。

推圣人之意。岂不以为有余憾哉。故礼曰。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庶人无故不食珍。其撙节也如此。獭祭鱼。然后虞人入泽梁。豺祭兽。然后田猎。鸠化为鹰。然后设罝罗。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昆虫未蛰。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杀胎。不斫夭。不覆巢。其爱养也如此。且以

圣人之功德于民物大矣。其口体之奉祭飨之仪所必不能废者。天地民物亦皆乐有以供之。而圣人犹撙节爱养之如此。故天下咸被其仁而感其诚。但见其生而不见其杀。今无圣人之功德。徒借口古礼。以济其贪残。岂仁人之心也哉。甚矣。人之惑也。惟其不惜物命。果于杀戮。日习既久。不觉其慈祥恺恻之意渐以牾亡。而刚强暴戾之心潜以滋长。一旦杀人不难矣。为其机之先动故也。嗟乎。礼始诸饮食。古圣皇教民稼穡。其功最盛于万世者。非徒谷食之良。民以无病也。自农事兴。而天下万世之物命赖以全者巨矣。儒者诵法先王。不能从其最盛。而为撙节爱养之。斯亦可矣。顾不察天地所以好生之心。而以戒杀为浮屠氏病。是所谓好辨其名而忘其实者也。亦终于不仁而已矣。

### 仁言

易佩绅

世俗之讹。可胜道邪。先王之制。不食肉者。惟丧礼也。荒札故之皆不举者。不备物。不盛设也。荒政弛山泽之禁。听民之采捕鸟兽鱼也。则不举者。亦非尽不食肉也。斋之变食。有王日三举之文。谓日进三太牢。固未免过甚。而要之必丰必洁也。丰者。备物以助精气而交神明也。洁者。日中不馊朝食之余。夕不馊日中之余也。不茹荤之文。不见于经。即以荤论。亦葱薤之类。凡气之辛者是也。恐其散乱神气而禁之。其义亦可采也。而要之非不食肉也。丧礼之不食肉者。食旨不甘也。荒札故之不举者。贬损也。亦有不甘之意也。与释氏之戒杀者无涉也。而世乃以释氏之戒杀为斋矣。遂以祭祀之斋为不食肉矣。偶有知礼之儒。居丧而不食肉者。人且以斋目之矣。士大夫或亦谓然矣。岂有为士大夫而未读礼者乎。读礼而全不思乎。夫曰居丧未葬读丧礼既葬读祭礼者。大功以上废业。他书无心读之。可读者惟丧祭之礼也。亦当其时愈详读之。而葬祭愈无失也。非谓不居丧者不读礼也。然祭祀之能斋者亦鲜矣。但使身心之洁齐。有不愧于斋者。则虽误以不食肉为斋。而亦可不深责也。至以居丧之不食肉为斋。则不复知有食旨不甘之心矣。即凡荒札故之不举者。皆不知其所以然矣。则不仁矣。

### 与人论祝寿书

陈澧

澧昨与阁下论祝寿之礼。其时座中有客。未得畅所云也。今请言之。朱子跋蔡端明献寿仪云。蔡忠惠公此帖。今始得见于其来孙谊之家。乃知昔之君子所以事其亲者。如此其爱且敬也。孤露余生。无所为孝。捧玩呜咽。不能仰视。遂请摹而刻之。以视世之为入子者。庶以广蔡公永锡尔类之志。澧亦少孤。每读朱子语。同此呜咽。每为人说。有老亲者不可不行此礼。此朱子之教也。今日不行。将来徒有呜咽而已矣。可不念哉。夫礼者。本乎人情者也。论语以父母

之年为喜。此人子之至情也。为之酒食以燕乐之。所以饰喜也。豳风当周之初。已有春酒介寿之文。豳风即礼也。不必见于三礼而后为礼也。昨所论亭林辞祝书。此亭林亡国之恨。其为吴同初行状云。五月之朔。归生吴生持觥至余舍为母寿。饮至半夜。然则亭林固不以祝寿为非礼也。若唐文皇引生我劬劳之诗。则澧又有说。自唐以来。以生日祝寿。澧尝推其故。当由尔时人之纪年。以生日为增一岁。故于是日行此礼。今人既不以生日增一岁。则此礼不必于生日行之。今京官。多择日为亲寿者。不知起自何时。近者平定张穆为亭林年谱。考亭林之母。六月二十六日生日。而称觞乃在五月朔。盖即生日不受贺之义。然则亭林固已择日为母寿矣。惜蔡忠惠帖不传。如依亭林择日之礼行忠惠献寿之仪。真儒门事亲法矣。如非有故。不必禁止。至于世俗冠昏丧祭。事事靡侈。不独祝寿为然。在乎节之使不失儒者行礼之道而已。长者以为何如。

### 劝惜谷说

陆庆颐

天不雨粟。苍颉乌能造字。人可辟谷。赤松奚必从游。是以贻我来牟。敬申帝命。宝兹稼穡。用厚民生。贵粟之训。灿着乎经。非若掷米成珠。吐饭为鸩。幻传仙佛。说近元虚也。庆颐假陈君榻久。习与其乡人游。共饭时。见食毕。辄留余粒。且有大如拳。盈一掬者。余讶而询焉。或告余曰。此黎川俗尚。谓留余以饭子孙者也。噫嘻惑矣。夫人留不尽之智巧以还天地。留有余之福泽以贻子孙。皆余之说也。留余粒足以长子孙。彼工心计。务蓄积者。陈粟相因。自谓后人可安坐而食。然犹不可恃。矧恃唾弃之余粒。操昌炽之左券乎哉。土饭鼠腐。子孙未蒙其利。粒米狼戾。子孙先受其殃。谋燕翼者。必不若此。且即一人之所弃约计一握。合数千人之所弃。不啻盈升。积千万人每饭之所弃。流可满壑。聚可成山。揆诸圣王贵粟天道亏盈。甚非所以弭灾禳召和甘迓丰年也。解之者曰。彻授从者。濯庖人。以其余置陶器。饲犬豕。似非轻弃五谷者。然食者视如泥沙。欲濯者贵同金玉。得乎。且以人所珍。饲物所贱。彼寡妇无田。惟利滞穗。贫民乐岁。亦食糠核。当亦闻而心恻者矣。黎川风俗醇厚。士大夫恭敬桑梓。惟此里巷相沿。犹或因循未革。意者视为小节。未及转相告诫与。抑或因利善导。进以善留有余与。荷锄汗滴。试诵盘辛苦之诗。物爱心臧。先知稼穡艰难之故。

### 禁游民议 【

金文榜

天生民而有四。士为上。农次之。工又次之。商又次之。出乎四者之外。则祝史射御医卜。种种杂技其道小而适用。其志约而近廉。虽盛世亦悬此一途。以位置一切无赖之民。若并此而不能者。则曰惰民。曰蠹民。曰无聊之民。曰杂

色之民。曰不牧之民。而总谓之曰游民。三代上游民少。农人分其余食之。而势易给。三代下游民多。农人罄其有食之。而势犹促。今天下游民众矣。士废常道。而纵弛类游民。农去恒业。而贪黷类游民。工商愈多。而生路愈窄。创奇技淫巧以餬口。亦半归于游民。至于仕路纷杂。官邪日张。或流荡不返。聚于饮博。或困穷不继。堕入奸污。则无所事而游于仕宦者。益为游民之魁。由是而掾吏之杂。幕职之冗。仆御之众。兵役之疲。率皆浮浪无根着之人。倚仗势力。诱夺民财。是唐之中叶以三农而养七游手。今则农不及三而游手不止七也。军兴以来。官中召募令下。游民攘臂应之。有本非游民。而至此始为游民者。有本系游民。而从此忘其为游民者。彼既乐于为游民。人亦交学为游民。行能智虑。概不若人。而奢华靡丽之习。无一事不过乎人。风俗从此恶薄。狙诈从此起。日用服御之物。逐渐腾贵。较诸乾隆中年。其值几增数倍。在农人利于谷贵。犹可无伤。而游民辍业以嬉。乃真实受其害。即以吾苏一郡言之。道光二十九年大水。咸丰六年大旱。其死于饥饿寒冻者。已不可胜数矣。庚申城陷。强者为贼用。死于锋镝。弱者为贼弃。转于沟壑。即有狡猾者。乘闲得意。幸免一时。久之同归于尽。统计城市游民。乱后仅存十之一二。而回视田野之民。素善操作者。皆能改习他业。保其性命。纵使历经迁徙。贫病交加。其死亡之数。毕竟不及一半。是人亦何苦而为游民哉。虽然。游民不任其咎也。国家设司牧之官。既不能重农事。禁未产。悉心筹划于前。迨其失事。又坐视不救。反从而摈弃之。驱迫之。民乃无聊。展转而入于游民。夫尧舜之民。比屋而可封。桀纣之民。比屋而可诛者。教化使然也。贾谊谓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民安性劝业。而无悬愆之心。无苟得之志。今大乱之后。生灵涂炭。业已十去其五。于此而力复古道。户口既少。集事较易。譬如一家中。死亡相继之后。田产尚存。而食指已减。稍费清理。即可各遂其所。且一番惩创之后。人心悔悟。又如雷击一声。勃然震动。教之以善。未有不相应者。目下新复郡县。机会万不可失。若当官者。仍狃积习。不知振作。则孟子所谓事半功倍。惟此时为然者。不诚可惜哉。不诚可惜哉。

### 汰僧道议

杨象济

有明知其耗国。无益于事。而无可裁。亦莫之敢议者。各省之旗丁是也。口粮给发之费。有明知其耗国。无益于事。而可以裁。亦无有议及者。天下之僧道是也。旗丁之留。以为守卫。而至今无胜兵。僧道之度。不过祝祈。而至今为国蠹。且以一隅论之。王江泾当一县二十之一。为僧道女尼者。多踰百人。是一县之中。应有二千人。合之一府。当几有二万人。以天下十三省推之。几有三百余万人。此三百余万人者。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废时旷职。待养于民。

宫室衣食器用之侈。亚之王侯。俗安得不薄。民安得不贫。是以男女怨旷。上干天和。伤风败俗。盗贼水火兵革之祸。恒以此也。故今日之弊不在乎佛老之教行。而在乎僧道之人众。人道之弱久矣。欲如古人所谓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者。势必不能。今若立法。使僧道官给之牒。每县无得过百人。其女子无许舍身为尼。女尼为江浙为多。北方已少。至云南贵州广东福建。则绝无矣。故禁之易。收其田产。既汰其人。则不必多财。而人自不乏。募有愿耕者畀之。收其税如官田。不可如宋时官卖寺观等地。其妇女之属。以及士大夫家。无许入寺进香。存一处为祝厘之所。其在城外乡僻者。不复修治。嘉礼不野合。事上当准于礼。是为得体。少则易以为生。如吾所言。于三百余万中。仅存十数万人。散布天下。分食于民。不觉其绌。是每岁得省天下无用之费不可胜计。而又可使人风俗不为邪说异教所耗敝。行之数年。后生小子。非圣人之书不读。才诡术之辈。既知无利可营。则必力为本业。而不复遁于彼法。则不必严法禁绝。如昔时淘汰沙门者。其道亦几于熄矣。或曰。僧道之途。以养夫贫无归者。夫既岁省数百万费。复使二百余万游手好闲之人。以耕以作。其所生之财。当又称是。我见古来以民惰而贫。未闻以民多而贫也。所以者。以不费不关于上。无知之辈。惕于祸福之说。涓涓不塞。遂为江河。此世道之忧。治乱之关也。他若游方行脚。持片牒出入。历千里无阻滞。脱有不诡。何以制之。今汰其十八。则人数少而往来亦寡。其亦防奸之一道乎。

#### 裁严郡九姓渔课并令改贱为良记

##### 戴盘

严郡建德县之渔课。始于明洪武年闲。九姓则陈钱林李袁孙叶许何。相传陈友谅明初抗师。子孙九族家属。贬入舟居。使之身为贱业。无异于教坊之设。由明数百年来。渔课照完。舟中所居之妇女。名为眷属。实则官妓。日久年深。九姓之姓常存。九姓之名已难考。至于今船只名为江山。各船购买妇女。作为九姓眷属。以此营生。由钱江而上至衢州。为八省通衢。富商大贾。非此船不坐。豪宦亦然。沈溺倾覆。迷而不悟。其耗费资财。败坏风俗。未有甚于此者。历年地方长官。既耳习而以为固然。亦目而无复过问。船以奉官为名。官吏既征课银。即有不能禁止之势。然则欲禁江山船之妇女。如何而后可。则非裁建德县之渔课不能。按建德县船装册载。原额征丁口银二百一十八两有奇。雍正年闲。已摊入田地山塘。均匀带征。无庸议裁。渔课一项。仍照旧征银九十四两五钱五分八厘。内除解藩司衙门银。无闰之年。一十七两八钱一分。有闰之年。一十九两六钱七分一厘。余系府衙门修仓充饷等用。皆属可裁之款。余乃为之请于大府。将九姓渔户课钞。永远裁革。于国课无损。于人心有益。并准九姓改贱为良。先是乾隆年闲。议准山西陕西削籍之乐户。改业为良。报

官存案。被濯旧污。阅时久远。为里党所共知者。不阻其向上之路。惟以报官改业之人为始。下逮四世。本族亲支。皆系清白自守。准其报捐应试。浙江九姓之渔户。悉令地方官照此办理。乃因渔课未裁。百数十年。各户仍习贱业而未改。今九姓之课。既准裁免。九姓之人。可以改业矣。虽改业报官。必须四世清白。方准照办。然业已为良。耕读工贾。应悉从其便。如有势豪土棍。藉端欺压讹诈者。严行查禁惩治。以儆刁风。我 国家之立法。至周且备。是在地方官遵而行之。从此渔课裁而九姓之妇女不准再作娼妓。所以节其流也。渔课裁而九姓之民人可以各安生业。所以清其源也。今大府咨部裁革。诸宪亦出示严禁。庶数百年之民患可除。而积习为之一变。其所以维持风化者。岂浅鲜哉。

缕陈密查邪匪诬毒情形片道光二十六年

李星沅

再人情厌常喜新。每藉不经之谈。侈为不刊之论。道听涂说。以讹传讹。而其害中于地方。其几伏为事变。唐臣韩愈有云。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怪之欲闻。则诚慨乎其言之也。如本年夏初。浙江萧山县义桥临浦等镇。偶有幼孩暴卒之事。因之传单四布。远近哗言。江苏各属城村。以邪匪诬毒。禁食果。穷檐小本贸易。以果为生业者。遂终日不得一钱。蚩蚩者轻去其乡。人地生疏。辄谓形可疑。横加诘。甚至丛殴以后。再行捆送。经府县当堂研试。共信无他。一面严禁妄拏。出示开导。令各安居乐业。毋为浮言所惑。民心始就帖然。至六月中旬。又传浙江上虞县。有睡中迷魇者。有闻腥风发晕者。有纸人夜出攫食暗翦鸡毛者。及委员分途确查。则仍绝无其事。此必前说已穷。更易一说。以新耳目。非奸民乘机恐吓。图便穿窬。即游民好事播扬。凭空杜撰。以尼山所不语。致郑人以相惊。如蝮如螭。为鬼为蜮。臣等愚昧之见。窃以事难理喻。惟在主乎其常。妖由人兴。尤必镇之以静。虽采生折割。幻术何穷。而乍见恻隐。良知所共。果有邪匪诬毒。直省风行。地方文武各官。非丧心病狂。当不忍为讳匿。且此项邪匪。既将伐掘于其死。何不拐骗于其生。又安知毒毙之儿。其心肝脑肾。即探囊而取耶。又能禁被害之家。皆箝口结舌。不一鸣之官耶。现在比户相安。前说尽息。仍由臣等迭饬各属。随时随地。认真设法踵访。其查办不力。稍涉粉饰者。即行指名撤参。惟以有无报案为凭。一切无稽之言。相戒勿听。盖风会邪正之判。人心动静之机。隐系于此。不敢不深思熟虑。谨再据实缕陈。伏乞 圣鉴。

卷七十五 兵政一兵制上

前因时论十九兵制

吴铤

恠子居曰。古者士可以为农。农可以为兵。后世驱士于农而士坏。驱农于兵而农坏。泛令之。则诡入诡出于二役而无用。严束之。则积怨蓄怒于一役而不安。是亦治天下者所宜深戒也。三代以下。以养兵持其常。以民兵辅其变。考兵制。汉有南北军。后变为八校。唐有府兵。后变为骑。宋有府卫兵。后变为保。杀义勇。明有都督五府兵。后变为箭手矿夫。三代以后。承平无事。兵制不能不壤。必思所以调剂之。调剂之不得其道。必出于召募。召募不已。则众皆乌合。不自爱惜。军无土著。莫由约束。聚之则难散。骄之则生乱。此其所以弊也。故利用养兵。不利用民兵。历观兵制。自以府兵为善。太宗时。分天下为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号。而在关中者。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隶诸卫。外又有节度使以重其权。内外相为轻重。形格势禁。何至有上凌之患哉。然亦有不可行者。唐时养兵之数。每府三等。千二百人为上。千人为中。八百人为下。合诸府计之。凡二百余万之众。欲以常赋之外。山泽关市之利。悉以养兵。其势必不给。且承平既久。养不战之卒。恐滋骄惰。又必有以严束之。然后可以持久。府兵之坏。番役更代。多不以时。军士往往亡匿。众多则简练难周。卒惰则耗散难稽。其势也。如仿府兵之制。而减其数十之三。各以其府为营。以时练之。使不得亡匿。无事则备征防之用。如有警急。勇者力战。弱者给漕挽。又贡赋所入。酌其数而给之。以养其身以贍其家。斯军储饶给。不至缺乏。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又有以防内外偏重之势。虽不如府兵之众。然较之宋明养兵则过之。斯使天下于臂指而不劳。措天下于盘石而永固矣。！整理

### 论兵一

孙鼎臣

王都天下之本。周畿地方千里。六乡六遂。合为十二军。司马司徒分掌之。居重以驭轻也。汉以南军卫宫城。北军卫京城。产禄分居。而列侯臣莫自坚其命。周勃夺之。用平大难。陈蕃窦武诛宦官。而北军不助。竟无成功。汉室由是陵迟。兵之利害。顾不重哉。夫有天下者之立制。始未尝不权其本末轻重。为万世无穷之虑。形格势禁措之于盘石之安。至其失也。形销势弱。举天下之重如振槁叶。当唐之初。天下之兵。六百三十四府。而关内几半。以大制小。以一制十。用之临中国而威四夷。至足也。然而潼关警至。宿卫不能受甲。仓皇西幸。扈从仅千人。明永乐于京师置三大营。兵三十万。击瓦剌。征厘良哈。御大宁朵颜。讨亦思马因。却土鲁番。武功烈矣。然而甲申寇逼。外城二坊一卒。内城五堵一卒。纔二日而不能支矣。召公之言曰。张皇六师。毋坏我高祖寡命。古人兢兢业业。居无事而有危亡之忧。有以也夫。天下之事。当其可为之时。则以为其害未必至是。姑循循安之。而不为之所变。起而为之防。形见



而为之计。又格于势之所不能及。乌虜。此盛衰存亡历千载而如出一辙也。也先之挟英宗而北也。京营兵械殆尽。疲卒羸马。不满十万。虜骑入犯。宫禁晏然。卒返乘輿者。由于谦精选诸军。立十团营。有胜兵十五万。足以折冲。破敌之奸谋故也。剑不利。不能割。兵不练。不能用。练兵之道。在于选锋而任将。府兵屯卫皆寓兵于民。八旗之制。寓民于兵。京营巡捕五营。额兵一万八旗骠骑兵八万五百三十八。亲军一千七百五十六。护军一万五千九百七十五。左右两翼前锋一千七百六十四。步军二万一千二百三十八。巡捕京营一万。圆明园六千五百零八。健锐三千八百三十三。内火器四千一十六。外火器三千七百九十七。诸营兵。凡十四万九千四百二十五。所以备征讨而严宿卫。规制密矣。司农月给银粮。饷兵即所以养民。惠莫大焉。二百年来。仰食县官。习为当然。身不能跳荡。手不习击刺。临操集。应期会而已。生齿滋蕃。妻子不免忧冻馁。衣甲器械。往往不具。遇当番直。假贷于人。点验军器之年。移东就西。苟塞观听。而管旗务理戎政。皆近亲贵臣。班秩殊绝。其副多部院大臣兼之。皆位尊而阶峻。任剧而事殷。军伍之虚实。将校之材否。欲其日讨而训之。其势固有所不能矣。诸营之兵。不能骤振。立法易而收功速。莫如选锋。是于谦团营之意也。就诸营中选其材武者。别为三营。营各万人。旬试月校。优其赏给。择尝立功阃外才威望大臣。专任其事。而勿烦以政。不出一年。劲旅出矣。然后渐推其法于各营。以次搜补。深根固蒂。为天下万世之计。孰有逾于此者乎。

## 论兵二

孙鼎臣

兵所以止天下之乱。然亦可以成天下之乱者也。古之制兵也。藏之于农。而天下不知。人自为养。而天下不困。后世兵农虽分。善为制者。犹师其意。以为一代之法。使兵卫民。而不欲民知兵之利。使兵兼农。而不以兵蠹民之财。蓄不测之威。制有常之用。逆乱之节。无得而萌焉。汉之践更。唐之府兵。宋之禁卒。明之屯卫。其制不同。然立法之意。不出乎此。国家内有八旗。以奉环卫。外有驻防。以资镇守。而绿营之兵。分布于十八省。中外之兵。八十八万有奇。轻重相制。臂指相联。制已密矣。兵之数非不多矣。养兵之费不可谓不广矣。司农计一岁之入。半以饷军。识者尝以为病。虽其如此。而竭力从之。不敢有所变易云者。兵安于为兵。民安于为民。经制定而民无异心。建威销萌。虽百世由之可也。承平备弛。将骄卒惰。小寇窃发。望风溃败。经制之兵不足用。于是募民为兵。用之日久。所在有功。民兵由是日强。天下徂民兵之利。而未见其害也。知民兵之得。而不悟其失也。国家养兵备寇。天下有事。若已无与者然。徒虚耗千百万之饷。而别增民兵之饷。岁无虑数十百万。国

安得不贫。民安得不困乎。人有十亩之田。使牛之羸有疾者耕之。不知易其牛。谓牛不任耕。而以马代。牛之刍秣如故也。而又当牧马。其为计也得乎。失乎。匪直此也。自召募来。市井无藉之徒。比比骤至富贵。天下闻风歆动。田夫牧卖浆鬻饼之子。莫不昂首奋臂。舍操业出而应募。而慄狡贼盗之人。杂出其间。民不安于为民。而利于为兵。此岂天下之细故哉。夫兵。杀人以求无杀人也。故圣王藏之。不敢轻用。不得已用之。事定则罢。能发而能收。天下凛然于兵之可畏。守其法而莫吾犯。故常治而不乱。虽乱而其乱易止也。今天下之人于杀人也。视之已稔矣。人人稔于杀人。有轻杀人之心。此虽严为之防。犹惧不止。顾乃募之。教其杀人。而重诱之以杀人之利。杀人者天下之所甚轻。而利者天下之所甚重。以其甚重易其甚轻。几何不胥天下之人化为杀人之人乎。且夫募天下之人能杀人者以为兵。而取其不能杀人为兵者之财以养之。兵之数无常。而民之财有限。至于财尽。其不能杀人为兵者无以生。而其能为兵以杀人者无以养。其必皆去而为盗无疑也。岂非欲止天下之乱而反甚之耶。其利害不待智者而知也。夫民不安。乱不得而弭也。召募不止。民不得而安也。经制之兵不练。召募不得而止也。召募非他。兵不足之患也。兵之不足。非数不多。不实与不精也。五代之季。兵骄而不敢汰。宋太祖择将帅。出老懦。修教习之法。举中国之兵纔十六万人。而平五强国。夫天下无事之时。骤取中外之兵。去旧而易新。事有甚难。行之于今乃甚便。甲士随征在外。集在伍之兵。数行校阅。尽补其虚额。而徐汰其老羸。核出征伤亡之数。择民兵之战有功者充之。行之一年。诸营皆为胜兵。召募之兵。可以渐散而不至为变。兵有常数。饷有常经。国与民其有瘳矣乎。明季薄卫兵不用。募民为兵。其后半流为贼。卒倾明社。两粤之盗。盖前此召募之民居多。小毖之诗曰。子其惩而毖后患。莫子莽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虫。拚飞维鸟。为天下虑者。其可不顾其后哉。

### 因时论八兵民分

吴铤

孟子曰。仁者无敌。自夏继虞。虞继唐。莫不皆然。自殷受夏。周受殷。莫不皆然。而考之于三代以后则不验。汉高祖以马上取天下。所用皆韩彭黥布诸劲将。而以腐儒为不足用。卒定秦项而有之。此汉以兵得天下也。唐太宗起晋阳之甲。南向而争天下。不数年闲。入关中。擒王窦。易若振槁。此唐以兵得天下也。宋太祖以点检为周将。至陈桥兵变。遂即帝位。而周无如何。此宋以兵得天下也。明太祖起自和滁。相视兵势。动中窾会。卒灭元之天下而有之。此明以兵得天下也。刘先主在荆州。民归之者众。卒不能支曹。而求救于孙权。周世宗内修政事。外攻强敌。为五代令主。身死未几。而国迁于宋。吾尝比而

论之。因以知其故焉。周制四井为邑。四邑为邱。四邱为甸。有马四匹。兵车一乘。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是为乘马之法。是民即兵也。惟宿卫屯戍始用兵。然不多有。故天下之势不在兵而在民。民之归仁也。若衣服之附于身。饮食之适于口。不可顷刻离。上好仁。则民归之矣。故天下之事如一国。一国之事如一家。一家之事如一身。虽以天下王不难。此所以无敌于天下也。后世天下为家。万里同俗。一起事连数十郡。一调兵行数千里。故兵皆养之于上。是民非兵也。惟屯田召募始用民。然不多有。故天下之势不在民而在兵。兵强者胜。反强为弱亦胜。以弱制强亦胜。兵众者胜。反众为寡亦胜。以寡制众亦胜。兵无强弱众寡。惟在其人善用之。不以成法执。不以师心拘。运无常会。动无定轨。飘忽若神。莫测其自。汉唐以降。未有不由此兴者。若以仁治民。民虽归之。而究无与于天下得失之数。非仁之不足以定天下也。患在兵与民分。而民之势渐趋于轻。此所以不能无敌于天下也。予尝谓三代以下。不仁足以失天下。而仁不足以得天下。仁足以治守成之天下。而不足以定开创之天下。呜呼。世变之所极。奚有既与。为仁君者。苟能不拘平时。以复乎三代之盛。则几矣。

### 兵农分合论上

张绅

井田行而兵农合。井田废而兵农分。此固兵农分合之由。而要有不得不分之势。何言之。古者王国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所以分而制之者有其等。军统以卿。师帅以大夫。卒长以正士。司马以中士。所以统而属之者有其人。春搜而教振旅。夏苗而教芟舍。秋猕而教治兵。冬狩而教大阅。所以训而练之者有其时。无事属之司徒。有事属之司马。夫是故居则联其家而为比闾族党。出则联其人而为伍两卒旅。子继其父。无召募之烦。而数不缺。自耕而食。无廩饷之糜。而粟自饱也。是井田行而兵农合之善也。爰及后世。则有大大谬不然者。古者一人从军。八家供之。井田废而兵不能无身家之忧。古者马牛车甲。赋自邱甸。井田废而兵赋责之民间。民必重困。古者教练多。调发少。甸积六十四井。始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以七家而始调一人也。三家正羨代更。七家前后迭任。王畿之内。计凡七十征而役一周。民生二十以后。六十以前。其为徒役也仅矣。后世动以百万之众。尽其人而兵之。当战国时。已户三男子。其何以堪命。古者征伐不过数百里。又师不逾时。战阵必以礼节。其进退步伐于疆埸之间。不啻俯仰揖让于户庭之内也。后世长征远御。兼年累月。而其为战也。决命争首。其暴骨之惨。苟非强悍之夫。精练之士。欲其出入于生死之地。此必不能。故其势兵农不得不分。昔齐之管子。天下才也。知先王兵农为一之法。不可以决战。于是变司马法。而为简速胜之兵。参国

伍鄙。国之三军。悉出近国都之十五乡。而农夫不与。其为农者。处之野鄙。专令治田供税。更不使之为兵。观桓公问五鄙之法。管仲对以兵不旅旧。则民不偷。是不以其旧为农者。忽而隶于师旅之明征也。兵习于战。而农习于耕。兵农不相扰。齐以故方行天下。又随武子云。楚国荆尸而举。商农工贾。不败其业。则楚亦以兵农分强。洎乎秦汉。秦以力征兼并六国。所以诱三晋之民耕于内。而使秦民战于外者。势不能复力于农。汉武倾国远征。于是有募兵。有常从。亦审于兵农不得不分之势也。而儒生动言复古。夫复古莫如唐。唐初分天下为十道。置府兵六百二十四。上中下有差。统练有法。更代有时。总以折冲。无事则力耕以足食。有事则荷戈以从戎。此诚得井田遗意。然其后法浸坏。卫士稍稍亡匿。虽欲不从张说募士宿卫之说。其可得哉。或者不察。辄谓府兵设而唐强。府兵废而唐衰。窃以为未必尽然也。当太宗之置禁军也。择善射百人为二番。又选材力骁壮者置飞骑。其试而取之也甚精。其十二都尉率五校兵马而训练之。步伐击刺。秩然有序。其所以横行天下而莫当者。有其法。得其人也。开元骑之设。其始各卫悉果敢而勇于战。以故高获车鼻。裴行俭斩泥孰。王孝杰破泥孰俟斤。其时兵号最强。安在骑之不如府兵哉。自李林甫上下鱼书。童奴侍官。习为翘木扛铁。禁军弛而各卫军皆坏。则任之不得其人也。夫无太宗。虽行府兵之法不能为强。有太宗。即行骑之法不至于弱。然则长治久安之策。诚不在袭寓兵于农之迂谈也。

论者又谓兵农分。国有养兵之费。夫此养兵之费。征自民间。非劳国家别计经营以供之也。兵出死力以卫民。民出供给以养兵。其与寓兵于农。自耕而食。虽云有间。而兵不妨农。农尽其力。农无兵扰。农自乐输。以天下之财济天下之用。于国无损。而可以纾民力。何惮而不为此。且农养兵。与农为兵。其害孰甚。农也而兵之。倏被甲兵。倏执耒耜。今日赴戎行。明日赴畎亩。民安有须臾之暇。一旦有警。外深锋镝之患。内荒芟柞之功。设有复周公三年之役。宣王六月之师。农工尽废。而田野为污莱。此舍我穡事而割正夏。虽汤武不能泯其怨咨也。又况农必三时不害。而兵宜以时肄。农不勤犹无农也。兵不精犹无兵也。兵农合。征发繁则农必妨。训练疏则兵不习。以荷锄秉耒之夫。当被甲执锐之任。敌未来而胆已落。有望风而遁耳。安能执干戈以卫社稷。是以其兵委敌。并以其国委敌也。害可胜言哉。且民风不如三代久矣。令人各知兵。家皆习战。其桀骜难驯之气。刚暴不可制之性。横行井里。少不如意。操戈相向。甚且振臂一呼。乱者四应。以之摧坚陷阵则不足。以之挟制官长则有余。法令安所得施。昔宋王安石保甲之编。时乡村无赖子弟。自恃身为保丁。又家藏利兵。身挟武艺。由是要结党友。行攻劫。州县不能制。父兄不能禁。其甚者。入县镇杀官吏矣。此其殷鉴也。资以御敌。而反为寇盗。此以论之。兵农

莫善于分。莫不善于合。四民各守其业。士恒为士。农恒为农。工恒为工。商恒为商。故习其业而精也。今必责士也兼之为农。工也兼之为商。则业分而两无所就。且古者入而卿相。出而将帅。今之上马横槊下马赋诗者几人。如必使武臣操毛锥子。舞文弄墨。文人持长鎗大剑。角逐疆场。其可得哉。文不能武。武不能文。兵农又安可合乎哉。

### 兵农分合论下

张绅

三代而下。兵农既分。虽圣人不能复合。其势固然。然以时通变。因地制宜。则有利于分者。亦有利于合者。论者谓人习战。法令森严之日。宜于兵农合。承平既久。人不知兵之时。宜于兵农分。窃犹以为未尽兵农分合之利也。攻战守卫。兵农利用分。防汛边戍。兵农利用合。今夫屯田之法。亦古者井田遗意。井田寓兵于农。屯田寓农于兵。足食足兵。计未有便于此者。自汉赵营平屯田湟中。遂敞先零。诸葛屯田渭滨。军食因以不匮。枣祗韩浩屯田许下。羊祜屯田荆襄。又后魏李彪请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为屯田。唐宪宗时募民为十五屯。垦田三千八百余里。大和末毕诚募士开屯田。咸收其利。元初当征讨时。每遇坚城大敌。则屯田以守之。后各卫行省皆立屯。明初则令诸卫分屯于龙江等处。及边境荒田。拨军屯粮为官军俸。洪武所谓养兵百万。不费民间一文者也。宋时欧阳修范仲淹辈咸建此议。洵哉。足食足兵之至计也。虽然。屯田有利而亦有害。睹其利而未睹其害。将尽天下之兵而屯之。则兵不胜其扰。又尽天下之田而屯之。则民不胜其扰。兵扰而有兵如无兵。农扰而有农如无农。害且不旋踵而至。汉唐以来。前事可睹矣。汉唐之所以有功者。边地用屯。宋之所以流而滋弊者。腹地用屯。而魏晋之扰。则又兼以民屯。夫地有可屯不可屯之别。人有可屯不可屯之分。今欲酌古准今。万全无弊。师汉唐之法。以收其利。而变通于魏晋宋之法。以祛其弊。则必不可屯之地必不可屯之人有在矣。所谓攻战守卫。兵农利用分是也。不可不屯之地不可不屯之人亦有在矣。所谓防汛边戍。兵农利用合是也。何者。攻战与边戍异。防汛与守卫异。守卫之士。即战攻之士。有事以备折冲之用。无事以备干城之固。训练精。弓马技击娴习。乃能出没于锋镝之间。执干戈以卫社稷。非来自田间而可足用也。倏而农。倏而兵。农不习而兵亦不精。则两病。故曰兵农利用分也。若夫防汛边戍则不然。防汛分屯官道。不能归营伍。以时训练。无事不过驿递送迎。有事亦不能用以攻击。升平既久。既无烽燧之警。徒为仰食于官。日事游惰。其黠者阳托巡缉。阴肆奸宄。借端滋扰。罔害平民。国家何事以有用之资。养此无用之兵。然而裁之则又官驿往来不便。备豫亦疏。计惟有于防汛之处。授以田亩。使之务农则有恒产。兼有恒业。耻心生而奸不得逞。家有积储。守望自切

。禾防偷窃。巡查自勤。役不荒。差不误。而国家并无廩饷之糜。则是一举而君民两利也。且夫军国之事。备边为急。备边之事。兵食为先。道里辽远。戎人反复。撤戍则心生。减兵则力弱。将为久远计。而糜费日繁则国病。转输难继则民病。千里馈粮。师不宿饱。则兵亦病。欲其士饱而嬉。马腾于槽。于以伸威境外。虑非屯田不可。计人授亩。耕耨以时。农隙讲武。而又以其闲修城葺堡。以为藩篱。蓄木种树。以限戎马。人有余勇。军有余粟。戎人震慑而谁何。无养兵之费。而收富强之实。虽以长治久安可也。故曰兵农利用合也。于其利用分者而合之。兼顾而两不能精。误农兼以误兵也。于其利用合者而分之。供亿而命不能堪。农困而兵与俱困也。是在善谋国者以时通变。因地制宜。可分而分。可合而合。则兵农两利。而国家有万年不拔之基矣。而要之分为经久。合则权宜。万不可以目前之利而贻害于将来。亦不可以一方之效而流毒于天下。如必袭寓兵于农之法。恐处士之迂谈。无当于国家之实用也。

案一法立。一弊生。故曰。有治人无治法。言得人则法可行。非谓法全可废也。土兵乡团。自古良法。而有得力有不得力。则视办事之人。乃近时治兵大帅。及谈兵智能之士。皆以乡团为甚不然。几欲悬为禁例。无论各省以团见效者不少。即如楚军之起自湘乡新宁诸邑者。孰非先练于乡邑。而后出征乎。如谓乡团习成剽悍。恐他日逞凶难制。则召募之军。何独不然。如近日逃丁叛勇。成劫掠。来去如风。民不藉乡团自卫。束手以待官军之至乎。盖当因时因地以制宜。无庸豫设成见也。记

### 通论唐以后兵籍之数

孙鼎臣

国之养兵。其少者恒强。而多者恒弱。其盛也恒少。其衰也恒多。多故不能精。不精故益之以张其威。媮民养兵。民竭而国随之。兵多而不病民。惟唐之府兵。明之屯卫。唐制。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府三等。兵千二百人为上。千人为中。八百人为下。从其多者计之。举纔七十余万。高祖太宗制兵之精如此。明太祖言养兵百万。不费一钱。规模阔远矣。其制。京师都督府五。卫七十二。畿甸卫五十一。四方都指挥司二十一。留守司二。卫三百七十。额兵二百七十余万。盛哉。近古以来。未之有也。非寓之于农。国几何而不困哉。然尺籍过繁。南北互调。逃亡相踵。宣德之际。其弊已滋。至嘉靖勾补之令愈苛。言者乞免解补。初意于是尽失。固行法者之弊。而亦其制额太多。有以使之然也。府兵之法最善。其后人不能守。变为骑。禄山之乱。元宗西幸。禁军从者千人。由是召募之兵始盛。德宗建中元年。天下籍兵七十六万八千余人。元和削平僭乱。专意用武。而天下之兵。仰给县官者。至八十三万余人。视天宝增三之一。洎于长庆。而兵籍乃九十九万。五代兵数尤冗。周世宗亲见其弊

。大简诸军。由是兵强无敌。宋太祖因而承之。其所用以定天下。系于开宝之籍者。纔三十七万八千。太宗稍有增益。然至道之兵。止六十六万六千。真宗时。渐增至九十一万二千。庆历中。以西师增置至百二十五万九千。帑庾不能给。仁宗患之。始诏省兵。至于治平。犹百十六万二千。力不能贍。而边防日急。宰相韩琦乃请视河北河东义勇。于陕西刺兵。司马光为谏官。以为古者兵出民间。农桑皆以衣食其家。今既赋其粟帛给军。又籍其身。是一家给二家之事也。争之弗得。而民兵由是起。熙宁用事之臣。务言财利。欲以民兵代禁军。稍省军额。于是始行保甲。故其时天下禁军。总五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八。视庆历为大减矣。而义勇保甲民兵。骤增至七百一十八万二千廿八。宋兵志注。熙宁九年之数。是后禁军缺额。收其廩给。为教阅民兵之用。迄于崇宁大观。童贯柄兵。多以阙额封桩。为上供用。陕右诸路。军伍空虚。金人渡河。种师道入援。止得万五千人。致有靖康之祸。始焉增兵以备寇而财殫。其后省兵以裕财而兵窳。故立国之弱莫如宋。其君臣言治兵言理财者。偏重而不举。卒至俱伤而两败。由艺祖之制而不变。岂至是哉。以建炎国势之衰。与金人抗者百四十余年。然绍兴之兵。不过廿余万。参知政事蒋芾疏。绍兴十二年。兵二十一万八千五百余人。二十三年。二十五万四千五百四十人。干道中。亦止三十二万三千三百一人。由此观之。兵之欲精而不欲多审矣。夫兵与财天下之大计也。天下之财与天下之兵。必通计而为之制。故财有余用而足以贍兵则强。兵有余力而足以养财则富。二者失其一。国无以为国矣。

明太祖不以其兵伤其财者也。洪武中。令京外卫。马军月支米三石。步军总旗半之。小旗一石一斗。外军及城守民丁编军操练者皆一石。屯田者又半之。卫皆有田。一军之田。足给一军之用。其边兵益之以开中盐引。而辅以民运。正统中。屯粮盐粮废。于是始仰给于京运。而太仓之入。率以馈边。嘉靖以后。置卫军不用。专用募兵。卫军应戍者。征银以充召募。至三十一年。俺荅内犯。兵饷益急。于时诸边。自年例二百八十万外。又新增银二百四十五万。修边振济。又八百余万。是以条鞭之法。举民赋悉征银。加派递增。军民交困。崇祯三年。兵部侍郎范景文言。祖制。边腹内外。以军隶卫。分屯养军。后失其制。于军外募民为兵。于屯外赋民为饷。使如鳞尺籍。不能为冲锋之用。不知为带甲之人。至是而议清军。亦已晚矣。历观列代制兵。不出二者。即农为兵上也。量入为出。赋民养兵次之。增兵媮民为下。即农为兵。唐太宗明太祖是已。量入为出。赋民养兵。周世宗宋太祖高宗是已。夷考其兵。皆以少击众。卒能戡定祸乱。而休息其民。以贻子孙之业。长庆之世。河北再失。不能复取。以庆历君臣之明贤。而不能得元昊。其兵皆至百万。而武功劣于其祖宗远甚。岂非兵之强弱。不系乎多少。而在精与不精之明鉴哉。

## 师律篇四

汤成烈

大清以兵力得天下。太祖高皇帝初起赫图阿喇之地。平辉发渥集乌喇叶赫哈达等九姓部落。肇基皇图。太宗文皇帝继之。统一蒙古。臣服朝鲜。势已囊括溟辽。包举海内。世祖章皇帝扫除明寇。遂为华夏主。成一统无外之治。圣祖仁皇帝削平三藩。东辟台湾。北伐俄罗斯。西征准噶尔。西南克定廓尔哈。兵威所震。无远勿届。当时武功可谓盛矣。兵力可谓厚矣。而中外额设兵数。不得而闻焉。谨案皇清通考曰。乾隆四十七年定天下兵额。八旗满洲兵五万九千五百三十名。八旗蒙古兵一万六千八百四十三名。八旗汉军兵二万四千五十二名。京城巡捕营一万名。直隶省兵三万九千四百二名。山东省兵一万七千五百四名。山西省兵二万五千七百五十二名。河南省兵一万一千八百七十四名。江南省兵四万八千七百四十七名。江西省兵一万三千九百二十九名。福建省兵六万二千一百十九名。浙江省兵四万三十七名。湖北省兵一万七千七百九十四名。湖南省兵二万三千六百四名。四川省兵三万二千一百十二名。陕甘省兵八万四千四百九十六名。广东省兵六万八千九十四名。广西省兵二万三千五百八十八名。云南省兵四万一千三百五十三名。贵州省兵三万七千七百六十九名。凡六十九万八千五百九十九名。而盛京吉林黑龙江伊犁北路驻兵一万三百名。内携眷五千八百人。南路驻兵满汉五千九百七十余人。青海察哈尔西藏驻防绿营兵六百余人。兵数不载。中外通计不及八十万。其时裁名粮。设武廉。岁增饷三百万。遂貽后日匮乏之患。嘉庆以后。屡奉裁减。今官兵俸饷岁支银一千七百三十六万七千八百三十三两。武职养廉银一百二十五万七千六十两。营中公费银三十一万四千八百七十八两。红白恤赏银三十万八千八十七两。差兵盘费银五万八千九百七十两。凡糜银一千九百三十万六千六百二十八两。而兵糈不与焉。人日廩一升。日糜六千九百九十六石。大约二百五十一万八千七百五十石而赢。大约一岁军饷。当前明一岁财赋。此近百年来催科所以日急。而国用所以常苦于不足也。唐独孤及有言。倾天下之货。竭天下之谷。以养无穷之军。率土之患。日甚一日。以古方今。何以异乎。尝谓自古养兵之费。未有滥于今日。而兵之无用。亦未有甚于今日。何哉。盖设官多而大小有层压之势。其大员迁除调补。一切供应铺垫。不取己之心红薪俸。而取之于其属。属又分扣兵之月饷以奉之。升调或频。摊扣愈多。由是未弁得以借口。而军籍多空名。各兵之饷既扣。不足以事蓄。则藉托末业以资生。而都试不得操练。技艺日疏。意气日惰。勇力日消。安可谓之兵耶。苟使日勤训练。军籍无缺。而饷糈不给足。又必纷然而哗矣。何必征调之日。而后见兵之无用哉。



## 师律篇五

汤成烈

国朝兵额。与唐相埒。不及明四分之一。岁糜银几二千万两。年支一千九百三十万六千六百两。又八旗冬赏一月日粮。约四十万两。米二百五十一万八千七百石。几当明一岁之赋。明赋地丁本折盐关茶杂共二千九百万。其费亦巨矣哉。夫天地之所生。人力之所出。祇此常数。用之无艺者。取之必竭。斯民安得不穷。国用安得不匮乎。自道光西陲用兵后。农部岁会不足。酌增常例。筹备经费。捐资所入千万。饷终无以裕者。用之疾而生之者寡也。窃谓我国家之待武臣也不为不优。养兵也不为不厚。凡武臣于心红俸薪外。有养廉。有公费。兵于常糈外。有红白恤赏。有差兵盘费。岁终有预借。八旗有恩赏。上之体恤。实前古所无。则下之报礼。宜何如尽心竭力。勤训练。习技勇。以图效命疆场哉。乃提镇大臣。养尊处优。深居简出。终岁未尝扳阅讲求行阵之法。矧能行春搜秋猕三时治兵之制乎。至军政之岁。始发示谕其下。弓马火器阵图技勇。上紧习练。以待考阅。上无实心。下以虚应。黜陟数人。短章一奏。即为了事。过此以往。安富尊荣。优游卒岁而已。当其考阅之时。空名不补。雇替居半。佯为不知。良由平日得受属弁规礼。任其包漏。转为掩饰。而副参游都府守总。职位递降。禄秩递减。奉上陋规。一不可缺。廉俸不足。取利空粮。籍在人亡。不以训练为事。一旦边鄙寇起。羽檄征发。名数不足。军械锅帐。事事损缺。必补而后行。又有武弁借支廉俸军士安家行装等费。种种取足。兵未出门。费已不貲。所过州县。官索赆赠。兵索口粮。各县挪垫供应。事后报销。十给二三。是兵未见寇。而国家之费。已逾巨万。官之赔累。县各数千。部拨无款。先发内帑。开例不足。乃劝捐输。至今日民力亦已竭矣。国用无所出矣。而武臣果有能披沥肝胆身先致死者乎。果有能激励士卒所当无前者乎。其畏葸犹是也。泄沓如故也。夫竭天下之财赋以养兵。而统兵者畏死幸生。遇贼即遁。兵亦随之。且虚张贼势以相恐动。溃卒所过。民皆逃亡。官无与守。束手待毙。其先自为计者。礼请绅富团集乡勇讲求守御。无饷无权。久且自溃。封疆大臣知兵无用。矫枉过正。招来无籍子弟以充乡勇。厚其糈廩。为目前汲汲之计。忘日后滔天之患。盖时事至此有不忍终言者矣。其弊起于腴民贍兵。承明季之苛政。出有宋之下策。二百年来。军饷用银至四万亿有二万万两。米至五万万有四百万石。自古兵之耗国。未有如此之甚者。乃自川楚用兵以来。初以兵不足用而募乡勇。继且以不可用而募乡勇。夫兵不足用。犹可言也。不可用。则平日之糜饷何为者。顾可不反其本乎。近日各路用兵。多责成乡勇以收功。兵竟自安于无用。惟扰害地方。是其擅长。杀贼致果。未尝用命。甚无谓也。

## 师律篇六

汤成烈

然则将废兵而任勇乎。曰。于传有言。天生五材。谁能去兵。虞夏商周。征伐命夫六卿。春秋列国卿大夫。帅师侵伐。未尝有武臣也。秦始变法。将相分命。汉高除秦诛楚。惟将士之力。其制太守郡丞令长丞尉。皆主郡县之兵。未尝专设武职也。将军之属。有征讨则置。事毕则罢。未尝专命武臣也。后汉蛮夷盗贼窃发。命刺史太守讨之。汉世惟匈奴西羌乌桓鲜卑。势力强大。方简将帅以统诸军。不尽取诸材官羽林之列也。由是观之。以文臣掌兵事。而世治而功易就。后世武员冗繁。几与文职相埒。而品秩之尊复过之。一兵犯法。府县不得辄治。必请于营员而后得系之狱。不然一营必哗。夫兵亦民也。朝廷设府县以治民。岂有一充卒伍。而遂出民之外乎。凡提镇大营。兵众而悍。往往扰害闾阎。细民饮泣。不敢告官。是不卫民而害民。是恃提镇之尊而蔑视法度。斯岂可以为训乎。斯岂治世之法乎。故欲更之。必尽汰武职而后可。宋知婺州杨应有言。诸路屯戍。当归守臣。兵民之任一。然后号令不二。今府县驻防武职之位秩。多尊于文吏。安得颠倒而驾驭之乎。平日分庭抗颜。有不平之意气。守令安得号令其下乎。州县有盗劫。例须会营踏勘。有解犯。例须弁兵护送。而迁延。而短缺。习为故常。转多误事。不如专责守土者之为愈矣。然而曰例在。不可废也。一遇失事。其弁在家安坐。必装捏伤痕。欺罔其上。以挫折县官。而其上挟品秩之尊。回护营弁。归咎地方。几见营弁有捕获凶盗各犯者乎。承平之世。虚糜廩禄。无所事事。安望其折冲御侮乎。故欲除养兵之弊。必尽汰武职而后可。夫使武职尽去。使府县阅实隶籍之兵。汰其老弱。甄其技艺。合于式者留。大府五百人。中府三百人。大县百五十人。中县一百二十人。小县八十人。去其营之名。而名曰府兵。曰县兵。于府则同知通判经历司狱分任搜练之事。而知府将之。县则县丞主簿巡检典史分掌教习之任。而知县将之。同通丞簿。闲曹无事。按日分操。械弓刀。务期精熟。而府县每月一阅视。分别优劣。而赏罚必行。训之以尊君亲上忠爱之义。戒以淫暴酗赌很之条。月一申令。规模初定。然后教以行阵之法。攻战之势。责以守望缉捕之职。勉以同仇敌忾之心。亲之如子弟。威之以斧钺。推之以心腹。任之以股肱。人虽不多。太平之世。固已足用。饷廩易给。至于多事之日。即令其人招来亲戚子弟。各自为伍。而召衿耆以告之。使之分率训练。夫使百人平日熟习战阵及火器技勇之类。其邻里亲属人不下十余人。临时聚而教之。千人不可立致乎。于是分之四邻要隘之地。联以邻封各县。得千人。则大府可万人矣。万人一心。以守以战。何为而不可。

读兵考

### 黄式三

古者寓兵于农。后世或欲遵古以定法。难之者谓农不知兵久矣。解之者则曰。民可训练也。难之者谓民弱不如募兵勇。解之者则曰。士卒之勇懦。随主将之贤否。而募兵浮浪。将有瓦解之忧也。虽然。古之寓兵于农者。有本有原。农有恒产。八口无饥。兵之资也。学校中乐舞干戚。而又于序观射。武艺夙有师承。兵之材也。家出一人。各训练于农隙。是羨夫不出役焉。训练之卒多。而王者止于万乘。大国不过千乘。其法以八家出一人。是七家训练之卒。不尽为乘卒焉。王者万乘六军。止用七百五十乘。是乘卒又不尽赴军焉。以万乘算之。出军十三次。递用九千七百五十乘。而万乘之赋。一周而有余。以八家轮供算之。出军一百有六次。而八家之正卒。一周而有余。用民之宽如此也。不如此而欲驱农为兵。难矣。董子曰。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政。故政有眊而不行。

宋之兵弊极矣。马氏录叶氏正则之兵论。推究时弊。非不深切箸明矣。而读叶氏文集。有终论数篇。言安置四大屯兵及罢厢禁诸兵之法。如其言以行之。弊岂不多乎。天下事言已成之弊则易。立革弊之法则难。叶氏以经济自负。读其集而约其指。在先去冗兵以给国用耳。而其言卒不可尽用。马氏推信叶氏。于终论亦复不录。知其言之有弊矣。信乎经济之难言也。或曰。北宋苏子瞻曾子固已有去冗兵以足国用之说。在南宋则陈君举亦言之。叶氏乃大其说。今犹以为未可行。然则宋果何以去冗兵乎。曰。兵之冗也。由渐积而致之。其去之也骤急。亦以召变。黄文叔言募兵有阙勿补。收其衣粮。以给屯兵。以二十年功力为之。募兵老死且尽。而府卫立矣。斯言也。其得政无欲速之意也乎。袁氏和叔作文叔行状。于此事详叙之。深有味乎其言也。马氏不宜之也。

自古衰季之兵。非寡小于初盛也。而强弱殊势。兴亡异途。其故何也。一曰庙算患其不断也。古者德足柔远。四裔咸宾。其次寇来则逐之。去则不追。求和则羁縻之。未有当其来寇。而犹言羁縻之者。及其衰也。势既不振。辄以羁縻为饰词。今日议战。明日议和。政令既失其常。而畏战者因巧为迁延。以俟和议之成。勇于筹战者亦疑所筹之不用。而怠缓以图之。卒以和不克成。战亦旋败。此其可鉴者一也。二曰择帅患其不慎也。帅者。千万人之司命。非智勇兼之。而举以为帅。适足以丧师而辱国。汉高用三杰。帅则韩信。而以萧何张良之忠贤。不能为帅。及其衰也。四顾乏人。惟上所倚信者用之。上所倚信者。本未必可信也。即或可信。而未必有将帅之才。为臣子者。明知其失人。以为将帅大事。非己所得言。而随上之所欲遣。遣将既失。民命轻绝。国亦蹙地。此其可鉴者二也。三曰任帅患其不媵也。古者将既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周亚夫不奉诏救梁。卒平吴楚。赵充国不奉诏击。卒不烦兵而下。而当其事之宜行

。有非公卿之所与闻。并不必奏闻于天子者。是以机未发。则密而不露。机已发。则速而有成。及其衰也。大将在外。必请命于内。事嫌掣肘。坐失机宜。此其可鉴者三也。四曰求才患其不诚也。古者国有大疑。谋及庶人。后世兵戎既起。幕府广开言路。意亦主于得才。而献策投书者。率多轻躁贪婪之人。其深沈有大计者。非礼聘之则不出。且有以礼聘之而亦不出者。度其计之不行。功之不成。不轻出耳。自非为大吏者。虚心访问。不得魴鱼。祇得阳鱉。此其可鉴者四也。五曰器械患其不备也。古之言兵者。谓步兵之地。车骑二不当一。车骑之地。步卒十不当一。弓弩之地。短兵百不当一。长戟之地。剑盾三不当一。矛鋌之地。长戟二不当一。剑盾之地。弓弩三不当一。后世之寇。水陆之器。愈变而愈奇。有步卒车骑弓弩长戟矛鋌剑盾之所不能用者。所备非所敌。名为有兵。与无兵同。譬诸徒手搏虎。强者餒之食肉。弱者莫能攫而自遁。势所必然。不待智者而知。此其可鉴者五也。六曰训练患其不精也。孙武教宫人战。左右前后跪起。皆如其法。马燧教牧马厮养。数月皆为精骑。人未有不可训练者。古之训练士卒也。必使之目熟于旌旗。耳熟于金鼓。手熟于器械。足熟于驰骤。被铠甲而不重。蹈险阻而不危。而其统之也。伍有长。卒有长。旅有帅。师有帅。使之各率其属。以专责任。复示之忠孝。勉之和睦。以作其气。使之踊跃。而不能自己。故古之善将兵者。曰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又曰。击首则尾至。击尾则首至。击中则首尾皆至。岂夸言哉。后世之兵则不然。平日所养之兵。老弱参半。而壮者亦不习于教训。一旦有事。则招募义勇以足之。不知义勇之非能一旦募也。当军事既兴之日。而下令募兵。其应募者。多骄玩怠惰。不农不贾。市井所不齿之人。有武艺者。百中之一。而知义者。万人中不知能得四五人否。所募之人。临敌逃遁。如鸟兽散。是势所必至耳。此其可鉴者六也。

七曰应援患其不速也。兵之数。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惟其寡而有应援也。则敌至而坚拒之。以俟援兵之至。后世之将。或有所畏有所忌而不相援。虽有张巡许远。婴孤城以拒强寇。卒至殒灭而不能存。此其可鉴者七也。八曰藩篱患其不固也。凡一郡一省。各有要害之地。必有重兵以镇之。使敌不得前。王公设险以守其国。易之所言。岂其诬哉。后世之将。不守险以拒敌。而第镇兵于附郭之处。譬诸病者。不治病于皮毛脏腑。俟深入骨髓而后(今西)欠药。病者终毙。是其可鉴者八也。九曰赏功患其不实也。自古圣王所以笼络豪杰者。惟赖此爵赏以荣之。然爵赏祇以荣豪杰。则高尚不事之士。亦羞己之自外于豪杰。而奋激于功名。后世戎事方起。大僚仓皇失措。往往听信市井污贱之言。而骤加以爵赏。豪杰之士方羞与彼等为伍。惟恐爵赏之污其身。而有志功名者鲜矣。且军兴之日。必

有夤缘势要者。滥厕其名于各籍之中。事或稍有功效。彼尽心力以经营者。必反为夤缘之人所掩。而奋志功名者益鲜矣。若夫死事之臣。赠宜隆。以示奖劝。而其事亦有不同。在宋欧阳五代史。有死节传。有死事传。战死之臣。不尽录于死事传。死事之臣。不得入死节传。袁燮言世有勇于殉义。而无奇策应敌。拱手以就戮者。谓之徒死。明于谦言死者有二。有进战而死。有退败而死。事不可混一。滥赏之宜防。前贤言之。此其可鉴者九也。十曰军法患其不严也。贪生畏死。中人之同情。是以古者军中之法。不能不严。俾为士卒者。知退必不免于戮。进或可以求生。故蹈白刃。临矢石。有进无退者。虽曰平日以恩义激之。亦临时兼以严法驱之耳。若夫将帅之任。果其屡战有功。事业显著。闲或一败。正如邓禹之衄于赤眉。郭子仪之溃于相州。未可遽弃不用。如其平日徒循资格。致位大僚。一旦有事。委军而走。于此而犹曲恕之。托匿瑕含垢之名。失去莠乱苗之义。而漫言胜败为兵家常事。不知胜乃常事。败者为变。则戎事益不饬矣。此其可鉴者十也。夫惟庙谋既断矣。而复择帅。帅既得人矣。而任之复专。帅有专任矣。而求才复诚。由是备器械。精训练。速应援。固藩篱。其事之胜败。公其赏罚以施之。用兵之大纲不失。而国因之转弱为强。寇不得逞其势矣。昔孔子尝言军旅未学。而复自言我战则克。好谋而成。足兵之政。以答子贡。而冉有败齐。亦言学之孔子。则儒者之于兵事。不可不详其本末也。故读马氏兵考。敢缀言之如此。

东南兵事策咸丰七年

谢章铤

呜呼。今日之事。岂不棘哉。逆夷窥于外。匪肆于内。兵不兵。将不将。省不省。县不县。财力人心。一无可恃。若不改弦更张。伊于胡底。请举其大者数端列于篇。一曰减兵。兵贵精不贵多。今日之兵。有名无实。故缓急不足恃。

国家出饷以养兵。今之将。克饷以厉兵。冒领侵扣。饷之及兵。十不余五。兵无以自贍。乃兼商兼贾。兼百工技艺。兼捕盗缉奸。甚而诳赌窝娼。无非不为。是聚数十万闲散之人。与民争利而为不轨也。坐作进退。不解何语。弓矢銃牌。不省何用。将不知兵。兵不知器。将愈富。兵愈贫。将愈骄。兵愈玩。无事则虚相羈縻。有事则视其将若仇。委而去之。是故天下皆苦无财而不足于用也。吾则曰节用。天下皆苦无兵而不足于战守也。吾则曰减兵。今试置万兵之饷于此。吾提其半以养三千兵。留其半以资犒赏。汰其老。汰其弱。汰其惰。汰其懦。汰其人与器不相宜。日练之。一月之后互角之。择其尤者为一部。勉其中者。训饬其下者。复练之。一月之后复角之。复择其尤者。如是者再三。乃尽去其下者。则皆精兵矣。一兵而可敌十数人者也。饷厚则兵不内顾。赏厚则兵必用命。养万兵而不获一兵之力。何如养数千兵而得万兵之用乎。或曰

。是 国制也。焉敢轻改。且兵骤汰。尤恐其不辑而为变。然苟利 国家。虽入告可也。况军兴以来。兵之死亡遁逃不知凡几。自今勿补。留其饷以养见在可用之兵。此不汰之汰也。夫古之为将。必有敢死士以先登陷陈。谓之选锋。则本此意以练乡勇民壮。此亦州县之所得为者。否则张皇籍伍。虚费钱谷。见贼则走。见民则争。是张贼势而摇民心者。即此兵也。夫何为哉。一曰选将。忠勇知兵法之将。不可骤得。为今之计。则以不爱钱为第一。不爱钱乃能不怕死。不怕死乃能不死。何以知其不爱钱。则以束兵之严不严辨之。今之将夺兵之食。乃纵兵夺民之食。淫掠骚扰。有时甚于贼。贼过如梳。兵过如薙。法之不立。何以将为。请于所过之地。咨其父老。谁能约束部伍。平价交易。不敢覬觎民闲一粟一肉者。则不次擢其人。久营堵剿。察其兵多夷伤。将无辘重者。既厚恤其兵。尤当崇异其将。兵多夷伤。则对仗效死。将无辘重。则临财不贪。将贪。必不能依法治其兵。强执其法。兵必离。离必不卫其将。故为将之道。自与兵同甘苦始。与兵同甘苦。自不爱钱始。一曰严赏罚。兵凶战危。人何乐屡濒于死。冒锋镝争首领者。争功之心少。畏法之心多。乃今日失律。明日复为将。今日失地。明日复为官。即不为将为官。罪不至于死。彼何所忧。急则狼狈而走矣。且贼虽负隅自固。其势穷蹙。列营百里。糜饷数年。既不能荡平。又不闻力战。逗留观望。于意何居。且贼不耕而食。不织而衣。苟无接济。何以存活。防堵疏。可想而知。是非大伸军法不可。然而赏先下罚先上。有功虽下必倍赏。无功虽上必倍罚。倍赏则士劝。倍罚则将勤。倍赏一卒食十卒之食可也。倍罚骈戮示众亦可也。考其机宜。勒其期限严谕耸于前。重刑督于后。进必生。退必死。得贼必生。失贼必死。则因循怠缓之风。庶几可以少振。治疲癯沈痼之疾。固宜舍和剂而用峻药。煦煦之仁。孑孑之义。恐不足以声聳聵也。

一曰府县宜久任而有权。自督抚至府县。皆有守土之责。然府县不得力。则地终不守。府县众而督抚独。独故势不及。府县与民亲。督抚与民远。远故情不通。欲安民。则府县当久任。欲杀贼。则府县尤当有权。今之府县。智勇聪明。疲于营私。敝于逢迎。颠倒于供亿奔走之不遑。又况少不更事。骤东骤西。转移千里。暂住数月。虽为府县。问其地之险要不知也。问其民之疾苦不知也。问其奸宄有无藏匿不知也。问其人才孰为可用不知也。官不习民。急呼民。民不应。民不信官。急依官。官无措。一旦遇贼。民摇则官孤。官走则民死。非无忠义之士。断脰绝膜。自完其节。而于 国事无补也。此非调动之太速。则亦苛求之不禁也。今请择贤能府县久任之。勿索瘢。勿掣肘。宽其一切过犯。惟失贼失地则必死。恐失地。必极力以防贼。恐失贼。必极力以固结其民。民无离心。多一民即少一贼。民有勇心。多一民并多一兵。然后部署以兵法。

以乡保县。以县保府。贼欲攻县。必不敢越其乡。贼欲攻府。必不敢越其县。又有大营控制其闲。精兵犄角其左右。破贼必矣。否则责府县轻。任府县不专。虽有贤督抚。能分其身千万亿。而为府县守此土乎。事坏督抚则诿过府县。府县则怨望督抚。此两失之道也。然而其要则归于得人心。得人心不外名与利。豪杰之人好名。今则市侩挟数十金。俨然列于缙绅。功名不足以动豪杰矣。椎鲁之人好利。今则妄费横生。当用无力。府库空虚。赏不蔽功。而货财不足以动椎鲁矣。是故欲谋无智。欲战无勇。命将出师。徒为一哄。国本愈亏。其流弊尚忍言哉。然则所以收拾鼓舞人心者。当亦知所变计矣。是故其言若甚迂。而实关于全体。其势若甚缓。而实逼于目睫。智者察焉。其能不惊心动魄哉。若夫精操练。修器械。足粮饷。屯要害。纵反间。勤侦探。固城池。抚流亡。随时制宜。因地取利。固不必刻舟求剑。而皇皇为纸上之谈也。

### 桂阳兵志叙 【

王闳运

桂阳自隋以前。据五领之二。秦始皇帝以五十万众戍五领。兵威积重久矣。汉太守皆得以虎符发兵。自此及隋。州县兵皆临事征发。故无养兵之费。境内小盗。则付贼曹。责游徼亭长。旦夕捕至耳。若太守特遣府寮发所在繇役。犹贤于今督抚所调营兵万万。自唐设府兵。养兵之费起矣。然州县犹不尽屯驻。刺史县令遇小盗。亦得自捕治。牧令权尚重于今司道。赵宋乘弱观衅。取人天下。亲见兵权之重。惧臣吏效尤。大削下权。峻为之防。文武分途。以相猜制。又恐奸宄窃发。袭破城寺。屯兵州县。星罗棋布。天下财赋。尽用养兵。元明承波。坐食兵士数十万。日日有军兴之费。在在有戍卒之设。海内骚然。无时而宁。承陋踵谬六七百岁。通敏之臣。明智之儒。耳目闻见。若定自天。舍历代之胜谋。因引寓兵之迂论。悲夫悲夫。无寇而养兵。是夺耕作之民也。有事而籍兵。是兵常享无事之禄也。有百年之养。无一日之用。而必规规制田里。备器械。以虚耗天下。不则又欲入田庐而伍之。被农夫牧竖以甲冑。而奔之车马之闲。其故在贪兵之用。而忘其不可养也。夫兵者。非若矛戟刀剑。可淬厉弢袭而藏者。非农桑百工。可择地乘暇而试者。非孟贲乌获成荆夏育。举鼎击剑。一人胜其任者。虽有精锐之众。百金之选。不见敌。不识变。不交绥。则不成陈。故屯兵踰时。而师老士惰。今岁养兵而明岁已散。是以云扰之世。江南有锐锋。百年晏安。匈奴无劲师。古圣之制。役民从征。四时之田。仅以简车甲旗物兵器镞铙。示其繇发。以待召募。及夷狄强盛。亦皆役民。临事而试之。未有徽帜豫表。以别于四民之外者也。自秦以来。兴国多矣。孰有案尺籍以召练士。用成营以为旧资。不务教民之源。惟论养兵之盛。自致糜敝。若斯之劣乎。是故文武分而将帅绝。营兵设而国用空。近岁军兴。通用召募。然暗

与古合。反自谓权宜。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犹以二五为非十也。养兵之制。殆莫能改。今列次自宋以来。桂阳临武蓝山设兵定制。及明末嘉禾分拨。国朝临武营制。以明近代之规焉。

### 湘军志营制篇

王闳运

军兴调发。而将帅莫知营制。被调者。辄令绿营将官。营出数十人。多者二百人。共成千人。三千人之军。将士各不相习。依例领军械锅帐锹斧枪矛。皆窳钝不足用。州县发夫馱运载。军将拱手乘车马。入于公馆。其士卒或步担一矛。倚民家及旅店门。居人惶怖。惟恨其不去。及遇寇作。屯垒壁不及肩。负版往来营门。隘杂哗嚣。十军而九。有能者。因宜约束。自为风气。诸将虽欲画一。率非所统。无所行其禁令。唯满蒙军稍整齐。而骄横贵倨。言语不相晓。其死亡辄当奏报。又各有贵将。督抚莫能统。尤不轻调发。所发者多绿营额军。其弊如此。民间徒知其扰累。莫肯怜其送死。故征役者益怨恨。讎掠于寇所不至之地。而愚民避官迎贼之议起矣。楚军起于江忠源。其时以三百人从乌兰泰。不能成营制。后忠源官尊师众。第从先廓之。而法制不改。曾国藩既请练军长沙。奋然以召募易行伍。尽废官兵。使儒生领农民。各自成营。搜考规制。今古章式。无可放效。独戚继光书。号为切时用。多因所言变通行之。未几湘军大效。而王珍罗泽南胡林翼各撰其军营制为书。珍自序甚矜诩所作。谓不可使贼得。然所言。世俗之所知也。琦善者。不以能军名。与雷以誠俱屯扬州城下。雷营终夜击柝燎火治守备。琦善营寂然闐静。无火光人声。他日以誠过营。琦善微讽之曰。公营中甚唯盛。以誠不悟。徐曰。夙夜守设火。贼得窥我。吾击刁斗。则不闻外声。此危道也。李元度之战士。呼噪甚勇。席宝田诵孟子书讥之曰。先生之号则不可。军中以呼杀为号子。故宝田云云。由此观之。良史兵书所言。雷李行之。而不免訾于琦善席宝田。军事变化。焉可言乎。自湘军众盛。人人知兵。新募军规制。一日立就。领军者不必颁条教。所谓楚鄂湘军章程。至今将帅皆无其书。而淮军本仿湘军以兴。未一年尽改旧制。更仿夷军。后之湘军又更效之。水军之立。尤困于思虑。船一桨一版。位置失宜。辄絀碍不可行。及后成功。率取木轻料薄为先。寇平后无行阵之事。乃更改大船。制务于闐厚。是故今之湘军非昔也。况其将帅昔愚而今骄。昔惧而今侈。昔戇拙而今谄柔。虽复用儒生将农人。则所谓儒者不儒而农者不农。曾国藩之所为咨嗟于暮气者耶。军兴名将。推塔齐布刘腾鸿李续宾多隆阿。而郭嵩焘服罗泽南。左宗棠推王珍。珍。泽南弟子也。泽南亡。有续宾及珍。珍死。则张运兰尤闐沉默。卒以败死。然则泽南殆可谓名帅。非但名将。要其言战。在续宾下远甚。而续宾诸人。存则勃焉。死则忽焉。旧部各将。无豪发之。又况读



其书观其者乎。本湘军所以起。为救额兵之敝也。曾国藩首建义旗。终成大功。未尝自以为知兵。其所自负。独在教练。至今湘军尊上而知礼。畏法而爱民。犹可用也。观将能否。但于列队时号三吹。军士肃肃蚁缀而出。则胜负可见矣。是故兵法不可言。而营制不可诬也。

凡立营。十人为队。八队为哨。队哨有长。队有斯养。队十二人。其正制也。八队之械。一五枪。二四六八刀矛。三七小枪。枪迟重。则增二人。故百六人而成八队。统以哨长。哨百七人。置哨官领之。四哨为营。亲兵六队。队长斯养如哨之制。队十二人。六队之械。一三主。二四六皆刀矛。五为小枪。凡七十二人。不置哨长。合四哨四百二十八人。皆统于营官。故曰营五百人。而哨营官不数。其书记医匠。或有或无。营官三之。其费于公费取之。营之用器。哨队备之。其军器。立营时给之。坏敝。营官修之。于公费取之。惟铅弹药绳帐棚。得以时领。营官给十帐。八夹二单。哨官三帐。一夹二单。亲兵队二帐。一夹一单。哨队二帐。皆单。凡营帐。单者八十。夹者十八。辎重军装行粮。长夫运之。率百人而三十六夫。营夫无过百八十。亦无得阙不足。行而索夫。军有司诛之。其当行。令三百五十人各备战器。百五十人督长夫护用器。前有探马。后有押帮。各从其营。无有或错。其行率日三四十里。黎明而发。未晡而息。行所至为垒。营官相其地。准之以绳。从而为壕。壕丈五尺。复壕土为墙。厚一丈。其崇八尺。墙壕容二丈。远其余土。队为一棚。棚有厕。厕有外内。外厕四之。内厕一之。火药有窖。以堇涂之。涂皆孔之。其军市设于绳墙垒外。其垒近市。则严其门禁。午夜籍之。出入无验。讥而诛之。夜号之字。营官授之。守夜之卒。营五十人。寇近则百人。以更为班。班十人。若二十人。哨长察之。五更咸兴。朝暮练操。以声警之。故行不可速。止不可懈。行速则病。止懈则散。军虽强。久顿必荒。宁驱市人。勿将旧军屯兵待战。是谓自乱。作壕之法。外内重设。外壕广六尺。深八尺。内壕半之。环而●之。必有横涂。相距二丈。垒墙既成。去其外涂。留其内涂作墙如城。其高七尺。子墙半之。墙厚六尺。左右二门出入谨之。见敌则并力。无事则长夫之役也。步行率八刻而行十五里。寒日短而行易。暑日长其行难。以昼四十六刻率之。行十六刻而三十里。其十六刻以筑营垒。余十四刻而后昏暮。则神暇形壮。可以待敌。故百里而趣利者蹶。此军家之大忌也。湘军成马队。至湖北乃有之。恒用北将。束以湘营制。而多隆阿以此显。初以三百七十八人为营。四人为棚。六棚为哨。后讨捻寇。更改以三百二十二人为营。营五哨。人各给一马。唯马夫火棚夫无之。又有步队十人。立什长。别为一棚。以供杂役。营官长夫八。公长夫四十。营官一员。帮办一员。先锋官五员。哨官十员。给蓝夹帐十四。白单帐三。每棚白单帐一。马棚帐一。凡白单帐六十六。蓝夹帐十三。马棚

七十二。长夫八棚。白单帐八。其马初从口外买之。官价匹银八两。多病道毙。后或随所至而买补焉。岁百马。病毙更易。无过三十六。余各令乘者补之。又别储朋马银。月可百余两。以备买价。其银出于杂费。营官掌之。凡营官一员。月给银二百两。不计官位。异军特起。亦不相统。或令受他将节制。辄不相能。非其所置。莫能属也。一营则哨官四员。日给银三钱。月支银三十六两。哨长四员。日给银二钱。月支二十四两。什长三十二人。日给银一钱六分。月支百五十二两六钱。亲兵七十二人。护勇二十人。日纳银一钱五分。月支四百十四两。正勇三百三十六人。日给银一钱四分。月支千四百十一两二钱。火勇四十二人。日给银一钱一分。月支百三十八两六钱。长夫百八十人。日给银一钱。月支五百四十两。凡一营月支口粮公费。银二千九百十七两四钱。小尽之月。日给扣建。月给不扣。水师之制。依此为准。头篙舵工依哨长。舱长依什长。唯无长夫。而哨官倍之。故水军一营。月支千九百十一两二钱。

马队依前制。营官一员。月给银八十两。哨官月给银十两八钱。先锋官月给银六两。亲兵马兵月给银四两八钱。步兵什长如亲兵之饷。步兵月给银四两五钱。火棚长夫如步军之制。凡马月支麸豆银二两。每营马二百六十八匹。凡一营月共支银二千六百六十三两八钱。凡统将得专置营官。营各献助公费。月或百金。或二百金。至三千人。又公加公费银百两。夫价银三十两。统五千者倍之。统万人者三之。万人则二十营。营助百金。并之则月三千金。此湘将之廉者也。楚军之制。于所统营。各置司籍一人。则军阙未补者。或竟阙者。或除名者。饷皆入于其将。军械修补之费不与焉。故将五百人。则岁入三千。统万人。岁入六万金。犹廉将也。唯多隆阿统万人。而身无珍裘靡葛之奉。家无屋。子无衣履。其天人乎。勤所事。诚有所不暇也。刘长佑军士辄取足额。席宝田争之。以为徒自弱。必不能战。所谓廉将者。非穀于用之足贵也。然从湘军之制。则上下相维。将卒亲睦。各护其长。其将死。其军散。其将存。其军完。岂所谓以利为义者耶。而昧者徒取战胜。不用文儒。则冒死之将汨廉捐耻。日趋于乱。

覆陈吴士迈擅杀案由疏同治十年

左宗棠

窃臣钦奉上年十月二十日  谕旨。前据左宗棠奏中书吴士迈在营病故请将擅杀游击朱德树之案免其查参当以该游击本有违令应得之罪是以降旨允准兹据都察院奏该游击之兄朱积善遣侄朱常久呈称本年三月间贼窜罗局镇吴士迈令朱德树攻东路因贼扑武字营甚急即率各营力战解围迨赴罗局已无贼踪吴士迈即责以违令将其斩首复以吴士迈所禀朱德树侵吞饷银等情系吴士迈跟丁滕保知县之曾

贵和等挟嫌谗构吁请昭雪给予旌恤等语朱德树被杀一案是否实有冤抑着左宗棠按照所呈各节确切查明据实具奏毋稍含混原呈着钞寄阅看等因钦此。臣查上年三月。逆回崔三禹得彦窜扰陕西。臣调统领宗岳军。已故中书吴士迈率所部剿之于宝鸡之陈村岐山之罗局。连获大捷。吴士迈因罗局之战。所部营官朱德树违令不赴罗局之东。截贼窜路。致贼窜出。将朱德树正法。所有详细情形。臣已于上年六月初八日据实陈奏。续奉  谕旨。当即行知总统南路诸军翼长道员周开锡。并钞发朱积善原呈。令按所呈各情。悉心察访。以期确实。嗣据周开锡禀称。罗局之役。朱德树以违令见杀。访宗岳各营官哨长。并无异词。朱德树正法之时。张腾飞尚在草碧地方驻扎。与李耀卿皆事后始知。实无潜害情事。曾贵和是吴士迈在湖南岳阳公局时。邀请襄办局务友人。后入营办事。充当营官。由战功荐保官职。既非家丁朦保。屡次前敌带伤。朴实勇往。兼娴纪律。其余各节。均无实据。并取具张腾飞李耀卿曾贵和等禀复各件前来。臣复核无异。窃惟军事以号令为重。令进则进。令止则止。统领以之钤束营官。营官以之钤束哨官什长。哨官什长以之钤束兵勇。违者得以军法治之。所谓军法者。明其与寻常法律不同耳。自统领以至营哨。节节相制。然后驱之出入生死之地而不摇。军兴以来。制兵不足用。各省皆募勇丁杀贼。勇丁积功擢至提镇副参游者。不可数纪。其中骁健勇决。而又稍识事体者。固不乏人。然尚气好勇。骄恣横暴。强不可使者。亦在所不免。其甚者。且拥众自雄。公为背叛矣。晋文谋帅。首称诗礼。唐之岳牧。多用词人。杜渐防微。事势所宜。非果重文事而轻武备也。军营体制。祇论事寄轻重。不在品秩尊卑。有保至提镇而仍当什长哨官者。有保至副参游而仍充亲兵散勇者。有在他军充当统领而在此军充当营官。在他军充当营官而在此军充当统领者。时地既殊。势分即异。当统领者必节制营哨。当营哨者必受制于统领。固无他说也。此案当崔禹等逆东窜之时。吴士迈饬朱德树由北路绕出罗局之东。朱德树不遵调遣。致贼东窜岐山。重烦兵力。吴士迈官虽中书。分实统领。愤朱德树之违令杀之。是统领以违令杀营官。非中书杀总兵也。

朱积善具呈控告。以吴士迈为故杀。复牵砌多词。攻讦已故之统领。波及同事之营官。不过图泄私忿。为朱德树请恤地。然究不能谓朱德树之死。非由违令。吴士迈之杀朱德树。为有意陷害也。使吴士迈于朱德树不遵调遣一节。禀臣据实参奏。请  旨正法。则军令既行。人亦无从窃议其后。乃因病中愤激。遽行正法。致干专杀之愆。而朱积善等遂得有所借口。臣原奏曾声明使吴士迈尚存。自应查参。其于擅杀情节。并无一字为其出脱。特以吴士迈既已病故。即查参具奏。亦已法无所加。而徒启营伍玩视军事之渐。于陇中时局尤觉非宜。朱积善因图为朱德树请恤。故追恨吴士迈。又因无解于违令之罪。故迁怒同

事之营官。并追叙咸丰二年吴士迈从前扼守洞庭湖口之失。此实怨仇私语。不足为凭。至朱德树以军装布托陇州押取银两。则陇州委员汤敏禀臣有案。臣比饬局垫偿。由宗岳军大饷内划扣归款。其非曾贵和挟嫌构陷。不辨可知。朱德树素以勇往见称。当时人皆惜其死而为之不平。顷汉中镇总兵李辉武亦以罗局之战。赖其掇援。得以转危为安。代恳请恤。臣念其从征最久。无以为家。亦时深悯恻。特不敢以私情废公。上渎宸聪。如蒙恩施逾格。曲予矜恤。则朝廷浩荡之仁。非臣所敢请也。谨据实缕陈。伏乞圣鉴。

### 兵役亡耗议证

俞正燮

兵役亡耗。主司者当察其实也。过阜阳。有一役持官银至寿州无回信。官录其妻子入狱。逾年。他役识其衣。执衣展转究之。乃知役故被劫。杀于颍上。妻子哀号出狱。事之不可知者多矣。魏志高柔传云。鼓吹宋金等。在合肥逃亡。旧法军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犹不息。更重其刑。金母妻及二弟。皆给官。主者奏尽杀之。柔启止不杀。蒙活者甚众。卢毓传云。时天下草创。多逋逃。故重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适夫家数日。未与夫相见。大理奏白弃市。毓驳之云。刑之为可。杀之为重。此一切从重法。不以人情论者也。高柔传云。护军营士窦礼。近出不还。营以为亡。表言追捕。没其妻盈。及男女为官奴婢。盈连至官府称冤自讼。莫有省者。乃辞诣廷尉。柔问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泣对曰。夫少单。特依一老嫗为母。事之恭谨。又哀儿女。抚视不离。非是轻狡不顾室家者也。柔又推问礼良善与人无。尝出钱与同营士焦子文。求不得。乃是子文杀礼。具得其埋藏处。诏书复盈子母为民。其事凄感动人。唐时漕运。由黄河历三门砥柱之险。三门凿栈以挽漕舟。挽夫系二钷于胸。而绳多绝。挽夫辄坠死。则以逃亡报。因系其父母妻子。酉阳杂俎。言韦皋在蜀日。有左营伍伯于西山行营。与同火卒学念金刚经。夜于堡外拾薪。为番骑缚去。行百余里。踏之于地。以发系橛。覆以驼粪。寝其上。伍伯念经得脱。迟明已至家。到家五六日。行营将方申其逃。官弁不能为之先事筹护。及死没。无以补其阙。辄以逃亡备案牒。兵役以从公死没。不得恤荫。反以祸其家。此仁人君子所当垂念也。吴志赤乌七年注。江表传云。权诏曰。督将亡叛。而杀其妻子。是使妻弃夫。子弃父。甚伤义教。自今勿杀也。旧唐书孝敬皇帝传云。表言军伍杀伤不及廉。及不因战亡。同队人合有罪。遂有无故死失。多注为逃。家口没官。实可哀悯。愿免其没配。总章元年表。诏从之。此则仁人因时蠲除一切重典之证。如明英宗止殉葬诏。其仁泽溥矣。

## 整顿步军营积弊疏咸丰三年

黎吉云

奏为步军统领衙门积弊太深。兹当更换提督之始。请 飭大加整顿。复旧规以重防御。恭折奏祈 圣鉴事。窃惟 国家步军营之设。立法最善。合满蒙汉为营。而隶于统领。自统领以至于委署步军校。层层管辖。步兵二万一千一百五十八人。分布周列。取象人之一身。营卫宣和。呼吸相应。于以捍外而护内。此八旗禁旅之制。为超越前古者也。讵行之久而百弊丛生。至今日几同虚设。臣闻该营之弊。有办事名目。约二十四旗。每旗办事者五人。五人中又有一总头。其五人皆出自召募。非正身旗人。正身旗人注籍在营者。并不当差。但食甲米。饷银皆归于办事者之手。虚伍缺额。不足十之一二。统领查点预雇。有无赖之徒。多入应卯。每次饷银。由办事者冒领。各处均有陋规。殊难究诘。甚至有把持田地。豢养盗贼。卖放米车出城之事。似此鞬鞞之下。法营私。设一旦有意外之虞。尚足以资保障乎。现在东南半壁。贼匪窜扰。则京营武备。亟须实力讲求。凡弁兵之隶于领侍卫内大臣者。隶于八旗都统副都统者。均宜日日训练。以壮 国威。而步军几同虚设。整顿实难稍稽。顷奉 旨派左都御史花沙纳兼管。在任伊始。无所回护。相应请 飭革去召募。永远不准有办事名目。专用满蒙汉旗都统闲散。由步军统领行文各旗都统。开明额缺数目。令各都统挑选精壮能当差者足额。送步军统领衙门妥为分散各地。实力当差。至从前办事著名把持者。应请交刑部严讯追究。以绝弊源。每月钱粮。由各旗都统眼同印房章京放给。如此则饷不虚糜。一兵得一兵之用。抑臣更有请者。步甲每名。月支饷银一两五钱。不足以资当差。莫若并三为二。度人心自然踊跃。从来兵贵精不贵多。况即改三名为二名。为数尚自不少乎。至操习武艺。应请 飭于健锐火器两营中。派出多名。教习步军。其章程由统领妥议具奏。臣为讲求武备起见。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圣鉴。

## 八旗界址不匀疏咸丰十一年

桂清

窃维设城以卫民。全赖画地以相守。况京城为根本重地。尤宜界址分明。巡查周密。方足以壮声威而弭奸宄。臣前于咸丰十年八月。奉命管带正红旗官兵。上城防守。目西面正红镶红与东面正白镶白四旗。分守地界。远近不一。而南面之正蓝镶蓝北面之正黄镶黄四旗。分守地界。远近尤为悬绝。各旗所派官兵数目。多寡相同。界远者兵以分而见少。其势较单。界近者兵以合而过密。其形易扰。彼时因防守吃紧。未敢妄议更张。窃意 国朝定制。事事合宜。而城守大端。必不至如此略。撤防后。遂加查访。留意讲求。乃悉八旗通志内载八旗界址。本极明晰。嗣因道光五年十二月。八旗会议城上该班章程。曾经绘有

城图。分存各旗衙署。臣详加披阅。及参考所定章程。其意专为禁止闲杂人等私行上城而设。故于各马道口。可以上下城之处。安设堆拨。即为各旗分界。而于各城相距里数。及八旗方位。概未计及。是以前岁官兵防守。奉为定章。明知远近不匀。于防卫之道。未尽合宜。而一时拘于成案。莫可如何。伏思国初所定旗色方位。实寓五行相胜之理。具有深心。道光五年所定章程。统以马道口为断。以致东面镶白西面镶红。侵入南面两蓝旗界内。而北面两黄旗。东则侵入正白旗。西则侵入正红旗界内。搀越参差。显违旧制。无论分兵防守。密不齐。难期周备。即平日该班。两蓝旗则偏处一方。其余六旗则鞭长莫及。似于防卫值班。均有窒碍。现当整饬城守之际。自应先为划明界址。以期责有攸归。臣谨将各城相距里数。核计明晰。仍按八旗通志所载方位。量为变通。酌定界址。绘具图说。恭呈 御览。可否 钦派大臣查勘更定之处。出自 圣裁。如果可行。即于勘定后。各按八旗交界处所。详细勒石。以期永远遵行。免致日久含混。其道光五年所定查城大臣。各旗参领输流稽查。及掌管锁钥制备腰牌启闭栅栏时刻各章程。实已详明周到。不容再议更张。无如废弛日久。竟成纸上空谈。深为可惜。应请 飭下八旗都统。于勘定界址后。遵照道光五年所定章程。实力奉行。不得视为具文。至城上堆拨。年久失修。大半坍塌倾圮。官兵无所栖止。势难责以常川住宿。前因职官坠城盗贼分赃各案。迭奉 严谕谆谆。力挽积习。迄今未见改观。未必不由于此。应请一并责令各该旗设法修补。以资栖止。如此按照定章。严加整顿。于防卫值班。均有裨益。臣愚昧之见。伏乞 圣鉴。

请飭各省整顿营伍疏道光十五年

常大

奏为兵制关系重大。请 旨通飭各直省满汉水陆营伍。核实整顿。以肃声威而资备御事。窃惟我 朝以武功开国。法制周详。而人情习于安平。积久生玩。急宜大加整饬。夫兵家之要。非威严无以震慑远迩。非操防无以蓄养威严。近来新疆湖南广东台湾四川山西。宵小窃发之案迭出。虽剿灭甚速。而耗费已多。窃以满营统之将军都统。汉营统之总督提镇。陆路水师。各归专辖。星罗布。扼重镇而壮军威。如果军标督标提标抚标各兵操练精勤。平日之威望。足以消弭于未然。临时之调遣。足以弹压于将然。何至奸宄鸱张。糜师费饷。臣以为匪党之不靖。由威望之未孚。威望之不立。由操防之多懈。近来各省满营。生齿日众。习尚日漓。马干口粮。类多克扣。婚丧喜寿。竞事繁文。富者既疏于骑射。贫者亦懒于屯垦。军校马甲。尽有进身之阶。而捐纳者纷纷。风声气习。竟与汉人无异。臣以为风俗之日靡。由于表率之多贪。骑射之不娴。由于将领之自逸也。汉营则粮额多虚。老弱复滥行充数。拳盗窝倡。恃为生计。

吸烟嗜酒。岂耐勤劳。甚至有如甘肃上年聚众逞凶伤官焚署之案。将悍兵骄。其渐更不可长。臣以为刁健之思逞。由于拔补之多私。游惰之性成。由于操演之不实也。总督平日惟于地方官员升调等事。专作主张。下侵巡抚藩司之权。几忘体恤将卒督饬操防为己专责。迨三年巡阅。器械军装。添补出于摊扣。衰庸老病。参劾止及偏裨。操防则虚应故事。粮饷则多有开销。且各省营伍。所演藤牌单刀长枪阵法等项。均不过花式空架。临阵交锋。难得实用。甚至各武职署内厨役火夫各项人等。均食兵丁钱粮。下至各营书识家内用人。亦多挂名领饷。差操调遣。均不与闻。以国家养兵之资。为众人雇役之用。有名无实。日就冒滥。臣以为总督不以营伍为重。而转侵地方之权。是舍其田而芸人。提镇不以阅为重。而但养坐镇之望。是务其名而遗实也。论陆路。则捕务废弛。至有劫折差劫饷鞘之案。官物如此。行旅可知。护解疏忽。至有脱重囚脱斩绞之案。要犯如此军流以下可知。臣以为卡堡塘汛。宜特严巡缉之司。而毋滋旷误。千百把总。宜勤习战阵之略。而毋务空名也。论水师。则大江屡劫客船。赃动数千。江防之疏可知。夷船阑入海口。肆无忌畏。粤东洋面私贩鸦片。至每年出洋纹银数千万两之多。海防之疏可知。臣以为勿贪盐巡之利。而画疆分。须专其责于巡防。勿纵规庇之私。而沙水程。须储其材于平日也。凡此积弊。已非朝夕。非三令五申。又持之以重罚。则养兵而国不得兵之用。命将而人不慑将之威。向来偶有征发。辄遣禁旅。募民兵。夫有事而调吉林。则各省驻防不足恃。有事而练乡勇。则各省绿营不足恃。又可知已。我皇上申言武备。训诫不啻再三。惟是奉行不力。多以空言塞责。天下之大。如人一身。精神稍有疏懈。血脉因而凝滞。疮痍之生。不可不防其渐。

如直隶山西河南山东之邪教。江南江西湖南两广之会匪。云南四川之夷匪。两淮之盐梟。江浙之粮船水手。沿海一带蟹艇夷船。以今日太平无事之时。视之诚可无虑。然而制于未然。则声威宜肃。防于未萌。则备御宜周。相应请旨饬下各省将军都统督抚提镇。振刷精神。破除积习。勿徇情面。勿应虚文。各省驻防。则革除浮靡。勤习骑射。而上复旧规。各省绿营。则严核粮额。重惩惰游。而务求实用。各省陆汛。则整饬缉捕。而以获犯之多少为功罪。各省水师。则严行巡逻。而以汛防之安静为责成。加之以体恤。使无侵克私役之苦。申之以纪律。使有坚明约束之威。如此。则军制森严。奸顽畏戢。自可销患未萌。有备无患矣。抑臣更有请者。操防者将领之责。赏罚者朝廷之权。赏罚严则人知劝惩。知劝惩则兵可精壮。近来如湖南广东猖匪之案。文官保举近百人。而武弁不及其半。夫武事而保列文员。则冒滥恐不免矣。台湾之案。参劾尽武弁。而保列亦多办理善后之文员。如托津布先未渡台。迨案结后以留办善后。而花翎升阶。保举至再。皇上屡饬督抚保举身经行阵之人。及事平后

所保冲锋埽穴者。不如握算持筹者之众。是将卒之气无以励矣。四川夷匪之案。上谕惟瑚松额鄂山杨芳是问。迨办理不善。瑚松额鄂山以一参杨芳了事。竟若置身事外。杨芳之一等候爵既降。花杰之原赏花翎仍存。夫事同而赏罚互异。则巧于卸责者无以戒矣。山西教匪之案。总兵台斐音并不带兵速往。又于所派将弁军令不严。致令藉词延缓。律以军法。厥罪甚重。而申明定拟。仅序交部议处。夫逗遛者得从宽拟。则幸色者无以惩矣。臣以为已往者。未来之鉴。而慎于先几。防于未事。惟信赏必罚。足以申大权。足以震人心。赏罚严则劝惩切。劝惩切则操防勤。操防勤则威重以彰。天下之大。如身使臂。如臂使指。血脉流通。疮痍不生矣。

练军实以裕国用疏咸丰元年

曾国藩

臣窃惟天下之大患。盖有二端。一曰国用不足。一曰兵伍不精。兵伍之情状。各省不一。漳泉悍卒。以千百械为常。黔蜀冗兵。以勾结盗贼为业。其它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各省皆然。大抵无事则游手恣睢。有事则雇无赖之人代充。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章奏屡陈。 谕旨屡饬。不能稍变锢习。至于财用之不足。内外臣工。人人忧虑。自庚子以至甲辰。五年之间。一耗于夷务。再耗于库案。三耗于河决。固已不胜其浩繁矣。乙巳以后。秦豫两年之旱。东南六省之水。计每岁歉收。恒在千万以外。又发帑数百万以振救之。天下财产安得不绌。 宣宗成皇帝每与臣下言及开捐一事。未尝不咨嗟太息。憾宦途之滥杂。悔取财之非计也。臣尝即 国家岁入之数。与岁出之数。而通筹之。一岁本可余二三百万。然水旱偏灾。尧汤不免。以去年之丰稔。而江浙以大风而灾。广西以兵事而缓。计额内之歉收。已不下百万余。设更有额外之浮出。其将何以待之。今虽捐例暂停。而不别筹一久远之策。恐将来仍不免于开捐。以天下之大。而无三年之蓄。汲汲乎惟朝夕之图。而贻 君父之忧。此亦为臣子者所深耻也。当此之时。欲于岁入常额之外。别求生财之道。则搜括一分。民受一分之害。诚不可以妄议矣。至于岁出之数。兵饷为一大宗。臣尝考 本朝绿营之兵制。窃见乾隆四十七年增兵之案。实为兵饷赢绌一大转关。请即为我 皇上陈之。自康熙以来。武官即有空名坐粮。雍正八年。因定为例。提督空名粮八十分。总兵六十分。副将而下。以次而减。下至千总五分。把总四分。各有名粮。又修制军械。有所谓公费银者。红白各事。有所谓赏银者。亦皆取给于名粮。故自雍正至乾隆四十五年以前。绿营兵数。虽名为六十四万。而其实缺额常六七万。至四十六年增兵之议起。武职坐粮。另行添设养廉。公费赏。另行开销正项。向之所谓空名者。悉令挑补实额。一举而添兵六万有奇。于是费银每年二百余万。此臣所谓饷项赢绌一大转关者也。



是时海内殷实。兵革不作。普免天下钱粮。已经四次。而户部尚余银七千八百万。高宗规模阔远。不惜散财以增兵力。其时大学士阿桂即上疏陈论。以为国家经费。骤加不觉其多。岁支则难为继。此项新添兵饷。岁近三百万。统计二十余年。即须用七千万。请毋庸概增。旋以廷臣议驳。卒从增设。至嘉庆十九年。仁宗帑藏之大绌。思阿桂之远虑。慨增兵之仍无实效。特诏裁汰。于是各省次第裁兵一万四千有奇。宣宗即位。又诏抽裁兵。于是又裁二千有奇。乾隆之增兵。一举而加六万五千。嘉庆道光之减兵。两次仅一万六千。国家经费耗之如彼其多且易也。节之如此其少且难也。臣今冒昧之见。欲请汰兵五万。仍复乾隆四十六年以前之旧。骤而裁之。或恐生变。惟缺出而不募补。则可徐徐行之。而万无一失。医者之治疮痍。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盖亦当量为汰。以剜其腐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不循此二道。则武备之弛。殆不知所底止。

自古开国之初。恒兵少而国强。其后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北宋中叶。兵常百二十五万。南渡以后。养兵百六十万。而军益不竞。明代养兵至百三十万。末年又加练兵十八万。而孱弱日甚。我朝神武开国。本不藉绿营之力。康熙以后。绿营屡立战功。然如三藩准部之大勋。回疆金川之殊烈。皆在四十六年以前。至四十七年增兵以后。如川楚之师。夷之役。兵力反远逊于前。则兵贵精而不贵多。尤为明效大验也。八旗劲旅。亘古无敌。然其额数。常不过二十五万。以强半翊卫京师。以少半驻防天下。而山海要隘。往往布满。国初至今。未尝增加。今即汰绿营五万。尚存汉兵五十余万。视八旗且将两倍。权衡乎本末。较量乎古今。诚不知其不可也。近者广西军兴。纷纷征调外兵。该省额兵二万三千。土兵一万四千。闻竟无一人足用者。粤省如此。他省可知。言念及此。可胜长虑。臣闻各省之兵稍有名者。如湖南之镇筴。江南之寿春。浙江之处州。天下不过数镇。裁汰之法。或精强之镇不动。而多裁劣营。或边要之区不动。而多裁腹地。或营制太破。归而并之。或汛防太散。撤而聚之。是在兵部之精审。督抚之体察。未可卤莽以从事耳。诚使行臣之说。缺出不补。不过六年。五万可以裁毕。以一马二步计之。每年可省饷银一百二十万。十年以外。于经费大有裨益。此项银两。不轻动用。督抚岁终奏解。户部另行封存。专备救荒之款。永塞开捐之路。养兵为民也。备荒亦为民也。塞捐以清仕途。尤爱民之大者也。一分一毫。天子无所私利于其间。岂非三代公心贤于后世搜括之术万万者哉。若夫训练之道。则全视乎皇上精神之所属。臣考本朝以来。大阅之典。举行凡二十余次。或于南苑。或于西厂。或于芦沟桥玉泉山。天弧亲御。外藩从观。军容一肃。藩部破胆。自嘉庆十七年至今。不举大阅者四十年矣。凡兵以劳而强。以逸而弱。承平日久。京营

之兵。既不经战阵之事。又不见搜狩之典。筋力日懈。势所必然。伏求 皇上于三年之后。行大阅之礼。明降 谕旨。早示定期。练习三年。京营必大有起色。外省营伍。势难遽。求 皇上先注意数处。物色将才。分布天下要害之地。但使七十一镇之中。有十余镇可为腹心。五十余万之中。有十余万可为长城。则缓急之际。隐然可恃。 天子之精神一振。山泽之猛士云兴。在我 皇上加意而已。昔宋臣籍汰庆历兵八万人。遂以大苏边储。明臣戚继光练金华兵三千人。遂以荡平倭寇。臣书生愚见。以为今日论兵。正宜法此二事。谨抄录乾隆增兵嘉庆道光减兵三案进呈。伏乞 飭下九卿科道详议。所益甚大。臣鲜阅历。不胜悚惶待命之至。

请选募丰北民成军以备征调疏咸丰二年

王茂荫

臣窃思军务未息。河工未停。二者最为目前紧要。惟征客兵至数千百里。无论其力不足恃。而所损已多。聚民至数十万人。无论其情甚可哀。而势又堪虑。现闻八旗挑选健锐火器两营劲旅。未见 谕旨。不知将作何用。而道路传言。以为将派员带赴广西剿贼。若果如此。恐非胜算。盖健锐火器两营。原以守卫 神京。一旦调赴剿贼。安家制装行粮折干等项。各有所费。而沿途供给。水陆舟车。纵极约束谨严。究难免于骚扰。跋涉数千里。疲惫已甚。加以天时之溽暑不同。道路之险峻亦异。水土不服。烟瘴相侵。一人病患。千人危惧。欲其奋勇杀贼。难矣。所以嘉庆初年。剿办川楚教匪于南山之中。勒保奏云。健锐火器两营京兵。不习劳苦。不受约束。征剿多不得力。距达州七十里。行二日方至。与其久留糜饷。转为绿营轻视。请全撤回京。无庸续调。当日勒保亲在行间。目情形。所奏如此。今日之京营如故。而八旗子弟。较前尤为弱。广西更远于川楚。道路更险于南山。调遣以往。诚恐非徒无益。臣愚以为莫若化心腹之隐忧。为干城之上选。现今丰北停工。民数十万。无所得食。丰沛铜碭一带。为自古豪杰挺生之地。人民强健。俗尚竞争。当此众口嗷嗷。情汹汹之际。设有好事生衅者。从中煽惑。始以携掠求生。继以抗拒救死。公然犯法以逞。虽未成谋。实能始祸。加以毗连之凤阳颍州诸郡。匪徒甚多且横。尤恐闻风响应。非细故也。伏读雍正九年 世宗宪皇帝谕旨。各省中膂力超艺勇出众之辈若听其弃置无用之地深为可惜令各督抚等召募拣选咨送兵部拣派官员训练教习以备军旅之用等因钦此。此在无事之时。方欲以为收拾人心之助。又乾隆年间。福建布政司德舒奏云。人情少有技能。必不甘于沦没。果膂力技勇可观。心思才智出众。顾令郁郁闲居。精神意气。一无所事。势必纷纭不靖。亦为无事言之。已不可不早为安置。若素具桀骜不驯之气。适值流离失所之时。迫以穷饿必死之势。恃其猖獗无赖之众。当此之时。散之不能。按之即变。

诚有不可胜虑者。现值 钦差大臣往江南查办事件。拟请即 飭令就便以调遣军营之粮饷。召募其壮健。收拾其智能。民虽数十万。除老弱妇女以及愚蠢无用之徒外。智能者不过数十。壮健者不过数千。编为一军。用以剿贼。 国家多一有用之士。即区少一生事之人。强而多智者。既奋于功名之路。愚而无知者。自安于穷困之余。消患未萌。转移甚便。不但京营劲旅。可免跋涉之劳。而此一支生力军。幸出死地而入生途。尤可冀其感奋图报。建立奇功也。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圣鉴训示。

新设淮扬镇练兵五难三便四利疏咸丰十一年

尹耕云

窃以小丑跳梁。蔓延数省。貽 庙堂宵旰之忧。陷生灵水火之内。此非兵不足之故也。兵足而不练之故也。故遂藉资于勇。勇又不足。故还而藉资于民。夫勇之不可离兵无论矣。即使各省民团。练有成效。臣以为亦非有兵以先后之不可也。何则。团练之事。推行须有次第。使甫经创始。而贼已掩至。则前功尽弃。此不可无兵以团也。及堡寨既筑。足资守御。而贼或挟其全力。四面围攻。堡寨终非城池可此。设使破陷。则屠杀之祸。惨于未团。一团破而众团解体。贼去之后。更欲收拾余烬。劝以再团。虽苏张随陆。亦无说以动之矣。此不可无兵以救团也。自古立国。必使本末相制。轻重相权。使其末重而本轻。何能久安而长治。今日因贼之强。故惠民之弱。而教之团。民既强矣。其中良莠不一。或抗租而逋赋。或结党而寻仇。变故日萌。俱非空文所能谕禁。则尤不可无兵以镇慑夫团也。幸而师徒克捷。祸患削平。征调之兵。散而归伍。所练各团。缴还枪械。而遗孽未净。妄指某团是其怨敌。声言报复。渐肆披猖。则又不可无兵以保护夫团也。故团不可以离兵。而兵不可以不练。夫行伍废弛既久。虽欲练而沙汰无从。营汛创制方新。苟能选而精强已着。侧闻 廷议裁撤河员。改设淮扬镇。所有河工兵弁。俱归陆路操防。其地南北之冲。袤延将及千里。该镇营伍之额。牵算几近万人。而且庙湾佃湖。足资水战。河滩苇荡。可备屯田。使其将领得人。训练有法。则北可以屏豫。南可以控滁扬。近可以收剿贼之功。远可以储善后之效。百世之利。千载一时。所虑该镇总兵材不胜任。则淮扬镇之设。未见得力也。夫淮扬镇之练兵。有五难。有三便。有四利焉。向来营制选兵。先小后大。千把都守。阅看合式。而后册送参游提镇。故专阃之员。事甚逸也。淮扬所属武弁。本系修防。战阵非其长技。安知选兵。故他营仅止选兵。而淮扬镇则先选选兵之官。偏裨有人。主将乃能出号施令。其难一。 国家提镇所辖。某处驻以某官。某官管兵多少。星罗棋布。若网在纲。淮扬镇汛地。北至山东河南。南至瓜洲江口。其中何为门户。何为藩篱。兵少则单。兵多则扰。从前河工旧制二十余营。条堤而居。今既改为操防。不

得仍前散漫。故淮扬镇不仅选兵。尤须选屯兵之地。川原险易。臆度无凭。其难二。人情狃于结习。虽圣贤不能强之立变。河工习为欺罔。由来久矣。近因堵御贼氛。舍兵募勇。非无故也。兵有档册可查。多寡不能捏报。勇无丁口可计。出入任其冒销。假令此次练兵。仍是从前粉饰。塘汛半属空虚。差操临时应募。韬蔽既众。发觉无由。其难三。至于枪刀矛。衣甲锅帐。本无旧存之件。安免打造之烦。监制非人。弊端百出。语云。兵不铍利。与空手同。甲不坚密。与袒裼同。使至施用之时。始悟器械之劣。亦已晚矣。其难四。兵民杂处。易启争端。镇标驻扎清江。其地甫经兵燹。使立法之初。不能坚明约束。则人人存一畏兵之心。即人人遂无复业之念。不独哀鸿嗷雁。转徙可伤。而市井为墟。营制何能孤立。其难五。

知此五难。可言三便。河务操防。虽云异制。而其为兵一也。按簿而稽。其人具在。祇须汰其老弱。不必另事招徕。其便在人者一。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度支告匮之时。筹款正非易事。淮扬镇之饷。原系南河应领经费。从前未经裁撤。何尝不请岁修。此时 国家练有用之兵。而不费另筹之帑。其便在饷者二。承平日久。人不知兵。猝然募以远征。必致折肢断臂。淮扬镇兵皆土著。出门咫尺。已是疆场。目习旌旗。耳习钲鼓。驱以出战。罢即归家。其便在地者三。及至训练既精。则其功效尤着。丰沛之师。进图蒙亳。淮海之众。俯控江湖。傅振邦李念珠之兵。可以渐减。则省征调之利也。出高宝之西。则埽天来而窥浦六。道通泰之左。则袭江靖以震苏常。彼备多而力分。我远攻而近取。则图规复之利也。果其战守兼资。烽烟稍息。河湖一带。本有营田。但使清理得人。不至与民相扰。假以籽种。教之耕耘。收获既丰。饷糈可节。则兴屯之利也。剿贼以来。征调几天下。一旦事竣。放兵归伍。召募之勇。遣散为难。或有变出非常。受祸必在淮泗。得此重镇。足慑狼心。则善后之利也。臣深计熟筹。淮扬镇总兵关系重大。请 旨飭下钦差大臣袁甲三。署两江总督曾国藩。令其各举所知。奏请放。庶智勇足期胜任。而训练得以有成。臣非谓舍此两军之外。别无将才。缘袁甲三驻扎凤阳。清淮是其后路。曾国藩统兵东下。必得江北与之犄角。方能由徽宁前进。图复苏常。故淮扬镇总兵。必由该二臣奏保。不惟材勇深知。抑且声势联络。其功效尤非浅鲜也。

议覆兵制不宜更张疏咸丰五年

福建巡抚吕佺孙

窃承准部咨。据御史蒋达奏改兵制。请令计户出丁。按户出钱。但守乡闾。不相征调。又山西巡抚恒春奏请裁兵节饷。富者出财。贫者出力各折。当此各省用兵。饷需支绌。征调频仍。亟宜变通章程。妥筹办理。相应请 旨飭下各督抚详议具奏。奉 旨依议钦此。钦遵移咨到闽。臣伏查兵农之分。由来已

久。我朝民惟完赋。兵以卫民。即有差派。亦皆给值。闽地负山面海。外控台湾澎湖。兵制甲于他省。而地多斥卤。俗悍民贫。械之风。几成锢习。台湾又闽粤杂处。气类尤分。必藉客兵以资镇压。他若巡洋守卡。水陆交严。往返动逾千里。今以犷悍之众。授以戈矛。既恐助其骄横。又复限以方隅。不听远调。则拨戍巡防。更属无从措置。是有藉丁之名而无实兵之用。兼之丁粮归并以来。任田始有钱粮。力作从无徭役。兹复以抽丁之古法。歆以免役之空言。不独民易阻疑。抑恐粮多抗欠。况兵额既改。营制自裁。而所抽之丁若隶州县。则牧令尽掌兵权。仍设营官。则将弁兼理民事。尤于大局相妨。至于富出财而贫出力。必寇患逼处。民有戒心。行之一时。未尝无效。然人情懈于已安。民力难以持久。安可编为定额。遂欲议以裁兵。不如仍遵旧制。以免纷更。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圣鉴训示。

请整顿额兵疏同治元年

江西巡抚沈葆楨

奏为遵 旨筹议守御事宜。请先整顿额兵以固根本。恭折具陈。仰祈 圣鉴事。窃臣承准议政王军机大臣字寄。同治元年五月初十日。奉 上谕。御史华祝三奏江西福建情形吃重亟宜训练土兵以资战守一折沈葆楨在江有年熟悉地方情事该省何县乡兵最为得力其绅士中有谋勇兼备者即着该抚实力访求激励而鼓舞之令其招集勇敢乡民数千人统归该抚训练俾成劲旅以备缓急所需饷项并着曾国藩妥筹酌拨等因钦此。伏查江省频年被扰。向藉楚军之力为之驱除。凡精锐营头。多在前敌紧要之地。一经掣动。必费许多斡旋。灾黎望救情殷。每以后予为憾。臣自入江境。接见官绅。咸以留本地之财。养本地之勇。卫本地之民为请。该御史所奏。可谓询谋僉同。其法有三善。闻警即发。不烦远调。一也。兵民有桑梓之谊。不致十分骚扰。二也。土著之人。事平易于遣散。三也。然有四难。一曰筹饷难。养勇八千。口粮夫价马干薪水军械铅药之费。岁计六七十万。江省民力竭矣。兵燹之后。灾疫间作。方拊循之不暇。岂容于丁漕厘税之外。再事诛求。皖浙诸军。以江省为饷源。解款愆期。各营皆欠至六七月不等。若再划协济之数。以募新集之兵。万一前途稍有参差。匪惟大局不堪设想。即江省面面受敌。此七八千人者。岂足以自固藩篱。强分畛域。坐失事机。非计也。二曰择将难。为万人之将。必其才识器量。超出万人之上。人不易知。以一技之长。一言之合。授以重任。鲜不僨事。古今名将。皆由偏裨洊跻统帅。盖经事多则才智愈出。成效着则威望日隆。所统之人信之而不疑。而后万众一心。如撼山之不可动。今著名将领。当前敌者。既不便改置闲散之地。而绅士之公正者。多以未临大敌。不敢自信。其少年喜事抵掌谈兵者。又多不足信。江省前此非无土著之勇。旋招旋散。迄用无成。其明验也。三曰

选募难。乡兵在乡。休戚与共。故令不必严而心一。赏不必重而力齐。声势联络。动辄数万。所恃在众。山川形势。生长其间。所恃在熟。若调之他往。其殷实之家。既不愿轻弃本业。其朴野之性。亦不能遽就范围。绅士以乡里等夷。威令有格不得行之势。虽曾经小胜。以之独当一面。猝临大敌。胜败之数。未可知也。四曰训练难。练技练勇。可教之平时。练胆练心。必试之实境。凡新募之卒。必参入老营。随同打仗。方能渐成劲旅。盖勇怯无形。惟于生死呼吸之场。如锥处囊中。其末立见。勇敢之士。有起家卒伍。不数年而跻提镇者。相与观感。思自奋。其怯懦者。知非偷安之地。不待裁汰而无敢自容。若于腹地设一大营。虚糜岁月。其急欲自见所长者。倦而思去。而甘于坐食者。祇以排队应操为常例。乘堙守塚。尚能勉强从事。望其摧锋陷阵。难矣。常见得力营头。移置闲散之地。一二年。即废弛不可收拾。况未经大敌者耶。臣愚以为谋江省自立之策。莫如先练额兵。议者咸谓兵不可用。以目前而论。兵之与勇。强弱悬殊。然兵不可用。又不可裁。则 国家养兵。义将奚取。

夫兵不可用。非兵之过也。其月饷不及勇粮四分之一。其升途有终身求拔一外委而不可得者。名利俱穷。无怪稍有所长者。皆辞兵就勇。司兵柄者。置之不论不议之列。而滥厕行伍者。亦甘为人下而不辞。诚能鼓舞而奋兴之。人同此心。岂有不可振作之理。江省地处腹中。额兵较他省独少。然通省计之。亦万二千有奇。臣拟严汰老弱。增补精锐。分作两班。一班调省及两镇操演。一班留本营汛弹压。半年一换。除在本营汛者。照旧领饷外。其调赴操演者。酌加练费。以资津贴。较募勇之费。不及其半。练熟之后。责成两总兵轮流带赴皖浙助战。俾智勇出众者。得以及时自效。万一江省有警。自拔而归。则士卒皆曾经战阵。不致畏缩不前。臣窃以为有五便焉。所费少而所成就者多。一便也。尺籍伍符。按户可稽。将备千把。本有常职。节节相生。钤束较易。二便也。营汛可恃。土匪不敢生心。稍有萌芽。立即扑灭。销患未然。三便也。一人学战。教成十人。临时虑兵力太单。责成每兵募一精健余丁。给以勇粮。其事易集。此项余丁。有兵缺可补。无烦遣散。四便也。行伍精强。将来军务肃清。散勇有所惮而不敢滋扰。永杜后患。五便也。惟近来贼数动逾十万。遇有大股。非本省兵力所及。仍不能无藉督臣之援。臣才识之短。时势之难。均不敢讳饰。祇求脚踏实地。尽心力为之。以仰副 皇上轸念东南之至意。

覆陈派粮养勇窒碍难行疏同治元年

严树森

窃臣于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九日。接准部咨。钦奉 上谕。蒋琦龄奏请饬筹军食等语所称招募本县良民为勇令大县养勇四五百人小县二三百人于正供外按粮酌派养勇经费即由本县官统领以本处绅耆掌管粮饷督抚道府递为统帅令郡县互

相援应等语所陈办法有无窒碍是否可以一律通行着各直省督抚各就该地方情形斟酌利弊悉心妥议具奏钦此。臣详核原奏。用意甚善。盖仿明臣王守仁选练民兵之法耳。然臣窃谓此法行之于古。将以御暴。行之于今。将以为暴。谨就湖北一省所不便者十事。敬为 皇太后 皇上缕陈之。军兴以来。民多失业。刻下渐安耕凿。一闻本县募勇。游惰之民。闻风响应。名曰良民。实皆败类。不便一也。良民各重身家。饔飧稍能自给。决不肯食勇粮。若强之充勇。必致按户抽丁。仍蹈团练故习。不便二也。足兵必先足食。每勇一名。月支饷银少亦须三两。即以二三百人论。每月须银九百两。总计小县。岁须银万余两。军火器械不与焉。如施南之来凤等县。额赋岁止数十金。正供以外。断难筹此巨款。不便三也。鄂省迭遭沦陷。州县之被蹂躏者十之八九。疮痍未复。正供尚难踊跃。若明示以按粮派费。小民无知。疑为加赋。势必哗然。不便四也。立法之始。按亩派费。小民非不勉从。然偶值偏灾。正供或有蠲缓之期。勇粮按月支领。无从邀免。供亿不给。反致扰累。不便五也。按亩派费。既有限制。万一费或未齐。勇已待食。绅耆无从垫发。势必移借官钱。而贪诈之吏。藉此亏挪正赋。甚或别立名目。掊克民财。不便六也。近年贼踪所至。多系大股。或数万人。或数千人。以数百之勇。当万千之贼。众寡不敌。时势较然。不便七也。自来举行一政。必课其殿最。始能观成。州县为亲民之官。簿书钱穀。已觉不遑。一旦责以练勇。其老滑之吏。虚应故事。纸上空谈。其新进喜事者。必将荒废吏治。专以称戈比干为报最之具。不便八也。各县之勇。纵即精练。止堪保卫本处。使其抛弃室家。轻去田里。越境援应。为邻捍患。令必不行。不便九也。师行粮从。本自一事。今以粮饷责之绅耆。兵权责之牧令。在公正官绅。固能相助为理。设有劣绅污吏。朋比为奸。饷入私囊。兵存空籍。缓急仍无足恃。迨事后觉察。而绅耆委过于牧令。牧令受制于绅耆。聚众戕官。由此而起。是养勇不啻养寇。如安徽寿州之苗沛霖。河南汝州之李瞻。洛阳之李书声等。拔扈鸱张。皆其明证。不便十也。臣以湖北一省计之。窒碍若此。他省虽不敢知。然欲派粮以养勇。终恐利少而害多。伏思州县之治。不在养勇。诚使牧令洁己奉公。爱民如子。平时有以固结其心。闻警必能敌忾。一州之民皆足为勇。安在此数百人哉。至折冲御侮。端赖将帅得人。军营积弊。最患虚冒。募勇百名。实止数十。加以游手无赖。混其间。未经训练。遽使之战。不待交绥。已虞溃散矣。应请 皇上责成督抚。慎选牧令。俾守土皆贤。地方不至生事。然后留意将材。委以重任。督率营哨。拣选勇丁。实力训练。何处有警。即往迎剿。庶运掉灵活。所向有功。并将团练名目。立予裁撤。免至流毒无穷。天下幸甚。合将派粮养勇各情。湖北省碍难举行缘由。谨缮折由驿覆陈。伏乞 圣鉴训示。

## 覆陈改勇为兵不便情形疏

李宗羲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同治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 上谕。岑毓英奏遵 旨覆奏侍郎徐桐所陈安危大计请将吏治营伍国用力图整饬据称整顿吏治必先停捐欲停捐必先足用欲足用必先易勇为兵按楚勇章程各省如裁勇十万每岁所省饷银即足抵补京外捐项等语所陈不为无见着各省督抚按照该抚所议各情悉心酌度次第经理务使实有成效毋得徒托空言并将拟办情形先行详细具奏原片均着抄给阅看等因钦此。仰见 皇上博访周谘实事求是之至意。窃惟整饬吏治。必先停捐。诚为至当不易之论。上年福建抚臣王凯泰奏请停捐。经部核议。暂照定章办理。在部臣亦深知京外支绌各情。原有不得已之苦衷。但捐例一日不停。即流品一日不清。假官场为利藪。势将无所不至。自非亟思变计。恐得不偿失。吏治更有不堪问者矣。至改勇为兵一节。查滇省兵额。久未募补。勇丁全系乡民。或者因地制宜。尚易措置。至各省情形。则回不相同。溯自东南肃清后。议者咸谓改勇为兵。则兵丁皆已熟娴战守。勇丁不致游荡无归。似属两全之道。不知兵与勇判然两途。其情各不相属。其势断难强同。兵则向系土著。勇则招自他省。此主客之不同也。兵则分设塘汛。数极畸零。勇则合驻营盘。气皆团结。此聚散之不同也。兵则马兵领饷。至多祇有二两。勇则散勇领饷。至少亦在三两以外。此厚薄之不同也。兵则常有护饷押犯缉捕等差。不能时时操演。勇则专习枪刀矛藤牌各件。必须日日练习。此勤惰之不同也。以上各节。种种不便。若欲改勇为兵。即使勉强从事。恐收效甚难。而流弊更多。臣尝谓养兵养勇。各有利弊。大率承平之世利用兵。艰难之时利用勇。自粤匪倡乱。捻回继起。各省改兵募勇。已成积重难返之势。今日改勇为兵。恐有缓急难恃之虞。此各营勇丁碍难改为额兵之实在情形也。至于裁撤之说。各省军务虽已底定。而关外之军事方殷。粤西之边患已着。隐忧甚大。伏莽尚多。现在存留之勇。均系久从征戍之人。器械齐备。技艺纯熟。成此规模。实非易易。一旦遽议遣撤。不特欠饷甚多。无从筹此巨款。且将来设有不虞。再行招募。必非旦夕所能集事。就江苏一省而论。除直隶督臣李鸿章留防淮勇外。祇有合字六营。星字凤字各二营。及抚标新练之营。人数本不甚多。查同治十年。前督臣曾国藩覆陈筹议折内。拟于沿海沿江各省。精练陆勇十二万。用意至为深远。惟以兵饷两难。未能创办。是未定之局。既不能竭力扩充。已成之局。似不宜轻言遣散。臣愚以为时事相值。即多费亦不能辞。风会所趋。虽贤智恐难骤挽。目今各省勇丁。祇宜减而不宜撤。或就防勇最多省分。酌减一二成以节糜费。其余应俟海疆无事内地大定后。再行从容裁撤。熟筹安插之方。现在仍应加意训练。不使日久生懈。虚糜帑项。其绿营未足之兵额。不必遽行募足。



以冀稍节饷需。管见所及。是否有当。理合恭折覆陈。伏乞 皇上圣鉴训示

筹拟减兵加饷就饷练兵疏同治五年

闽浙总督左宗棠

窃自兵民分而不可复合。于是历代养兵之费。最为繁巨。未有百年养之。不收一日之用者也。 国朝绿营兵丁。虽较前代为少。然亦六十万有奇。此次军兴。东南各省。惟广西金陵。曾有调用制兵之事。余皆招募勇丁以资战守。用兵十余年。转战十数省。而绿营绝少调发。始以勇丁助兵。继以勇丁代兵。始以将弁领兵。继且以文臣代将。此兵事之穷也。各省召募日繁。制兵各额未减。筹饷者既须筹战士之饷。又须饷不战之兵。饷无可筹。不得不节缩额饷应之。于是额饷积欠至数百万。待其呼号迫切。又不得不稍为点缀以服其心。然按营点缀。每兵给银数钱。每月即需耗银数万两。在兵月得数钱之饷。不能半饱。在官月费此数万之银。已成虚掷。此饷事之穷也。夫五方风俗各殊。民生其间。强弱亦异。故就各省而论。有可为兵者。有不可为兵者。然亦未可概论也。吴越秀良。而淮徐颍亳寿春台处金华之民。则称劲健。关陇边塞之兵。素称劲健。而自捻回猖獗。当事又议调南军。即以福建言之。负山面海。民情犷悍难驯。宜其可以为兵矣。然臣自入闽徂粤以来。肃清疆土。扫除剧寇。所用者仍祇此旧部楚军。未尝藉闽兵之力。而负嵎之土匪。伺路之盗贼。尚须留楚军剿捕。不敢辄用闽兵。崇安建阳告警时。臣所部尚留兴化。比延平请兵。臣调标兵三百赴之。三日始克成行。一月撤归。则患病者竟有百人。询其故。曰水土不服也。可笑如此。谓闽兵之不可为兵欤。何以械则强。为匪盗则强。一隶伍符。便怯弱至此。夫有兵不练。与无兵同。练之不勤。与不练同。今日之制兵。陆则不知击刺。不能乘骑。水则不习驾驶。不熟械。将领惟习趋踉应。对办名册。听差使。其练之也。演阵图。习架式。所教皆是花法。如演戏作剧。何裨实用。省标尚有大操小操之名。届时弁兵呼名应点。合队列阵。弓箭藤牌。鸟枪枪。次第行走。既毕散归。不复相识。此外各标营。则久不操练。并所习花法所演阵式而亦忘之矣。水师战船失修。朽腐殆尽。将领巡洋会哨。但有文报而无其事。遇需巡缉。辄雇民船代之。弁兵无船。无从练习。名为水师。实则就岸居住。一登海船。则晕呕不堪。站立不稳。遑云熟习沙线。惯历风涛。设遇有事。奚望其有万一之幸乎。是则练兵为救时之急务矣。兵之应练。将弁知之。即兵丁亦自知之。彼见勇丁之积功得官。未尝不欣羨也。知己之胆怯技拙。未尝不内愧也。将领之有志者。见兵不可用。亦未尝不思练兵以有为也。督抚提镇。亦未尝不思练兵以稍宽咎责也。而势固有所不能。营制马兵月饷银二两。马干一两。战兵月饷一两五钱。守兵月饷一两。米三斗。间用折价。近

库款告匮。因有给银欠米者。有半银半票者。除省标八营外。各标协营水陆官兵。银米牵算。每月仅获半饷。而福建地方狭瘠。谷米豆麦棉麻杂粮之收。不足供本地食用。物价本昂。素仰海船转运接济。

近自番舶纷来。专海洋之利。沿海船商歇业。物价更形翔贵。米一斗。需钱七八百。中价亦五百文。布一尺。宽者需钱六七十。窄者亦三四十文。他物称是。从前银贵钱贱。兵饷易钱尚多。近则银价日低。物价日贵。兵情艰迫异常。计每兵所得月饷。不足供一人十日之食。余二十日。则悬釜待炊。衣履无出。其奉父母养妻子者。更无论矣。于是少壮者不愿入伍。而入伍者。多老羸疲弱穷无所归之人。其市井之人。多挂名册籍。以小贸佣工为本业。而以余暇应差操。至下府民人之藉当兵支门户者。抗官府。窝匪盗。名当兵而从不与差操者。其志并不在饷。固不具论也。夫以额饷之薄如此。又从而减折之。不能胆兵之身家。并不能养兵之口体。不听其别营生理。必不可得。兵既别营生理。不能按日演操。散居市廛。不能一呼即集。训练有所不能施。禁令有所不能及。心志因之而纷。精力因之而懈。技艺因之而生。汰革则无精壮应募。激劝则无骁锐可拔。如是谓兵之杂怯弱。不可为兵。兵不任受。如是谓将之疏慵颓废。不可为将。将亦不任受也。是则加饷又为练兵之急务矣。福建通省每岁经出之费。一百七十余万两。罄经入之款抵放。尚短二十余万两。频年兵事繁兴。协饷不到。入款积欠相因。实难敷衍。此时因练兵而加饷。饷从何出。臣按方今各省绿营通病。祇因饷薄不能练兵。而饷之薄亦实由于兵之多耳。与其欠饷。曷若减兵。与其欠饷而仍养此无用之兵。曷若练兵而益节此可惜之饷。即以闽浙言之。闽之兵额六万二千。浙之兵额三万七千二百。合计已近十万。岂不为多。如果一兵得一兵之用。制贼自有余力。何以巨贼入境。所至成墟。不但不能收一战之功。并不能为一日之守也。然则 国家每岁所耗之饷。不重可惜乎。假令事前两省有素练之兵五万。以之援邻。以之保境。岂不绰然。何至远恃客军。多糜巨饷。惟其兵多。故饷不能厚。惟其饷薄。故兵不能精。此固前效之可睹者。臣维兵之应亟汰者四。老弱疲乏之兵。吸食洋烟之兵。虚名占伍之兵。塘汛零星之兵。此皆无所用。亦不用练者。外此各标协营听差传号书识各名色不预操练之兵。实为军政之蠹。须酌量裁减以实行伍。约计应汰之兵。至少不下四成余。兵既减少。则员弁亦可酌量裁并。所裁之廉俸薪干。亦可留养练兵。大概挑留可练之兵五百有余。即以裁兵四成有余之饷加给之。饷米并计。守兵每月可得银三两。战兵每月可得银三两数钱。日用足敷。无须别营生业。自可聚居勤练。而免散漫荒嬉之弊。塘汛零星之兵。有名无实。甚或窝留娼赌。扰害地方。若并归总汛。聚居勤练。分段轮派巡缉。声势较完。访察易。较之三五错杂。无人管束训练者自别。

是减兵云者。祇减无用不可练之兵。于兵制实无损。加饷云者。即扣此项裁兵之银。于饷事亦无所加也。臣自广东凯旋。饬省标八营。挑练兵丁。为撤勇计。操兵每日加饷银六分。挑兵三千名。分三起。以次赴臣署箭道学习长矛洋枪无壳枪。署陆路提督罗大春挑练泉州标兵一千二百名。各协营转相效法。陆路渐有起色。水师各营。咨行提臣李成谋护海坛镇黄联开筹商办理。亦有端绪。大约水师以洋面为汛地。以樯帆为营阵。以械为技艺。弁丁必分两班。更换上船。出洋巡缉。熟知海岬形势。习用械。乃期得力。其减兵加饷。与陆兵同。现因船工停修。陆续赴粤东购造拖会式船。必俟船齐。乃可定弁兵数目也。浙江郡县克复时。臣即饬逃溃兵丁。不准收伍。曾经奏明在案。此时议复常制。祇须少募新兵。较闽之裁减旧兵。翻为省事。臣咨浙江抚臣并檄藩司杨昌浚专主其事。与提臣黄少春熟商定义。以期画一。如蒙 允行。臣谨当与闽浙抚臣提臣细商一切事宜。妥为筹议。庶几兵精饷实。一挽绿营积弊。无负 国家养兵卫民之意。谨据实缕陈。伏乞 圣鉴训示。

筹议直隶练军事宜疏同治八年

直隶总督曾国藩

窃臣于去年十月初六日。在江南接奉 寄谕。直隶营务久经废弛前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户部兵部议定选练六军诚以根本重地当为自强之谋迨捻匪北窜直隶官兵打仗仍不得力虽云训练未精然国家岁糜巨万帑金养此无用之兵实堪痛恨此时贼匪既平亟应将前定练军章程从新整顿曾国藩久谙戎事应如何因时通变之处着于到任后详慎妥筹悉心经理务期化弱为强一洗从前积弊以卫畿疆倘因直境甫就救平毗连东豫一带应督拨营队以资弹压一并由该督斟酌奏明办理曾国藩未到以前官文务饬各员弁照常训练不得稍有懈弛神机营原折均着抄给阅看等因钦此。迨臣腊正两月。展觐 天颜。仰蒙 圣训周详。亦以直隶练军为要务。臣于二月抵任。检阅六军案卷。见内外臣工章奏。于直隶不宜屯留客勇一节。言之详矣。当此全境救平。若留大枝勇队。驻于近畿。穷年累月。剿无可剿。防无可防。不特于居民难期和洽。即于事势亦同赘疣。是以诸臣之议。多主练兵而不主养勇。惟养勇虽非长策。而东南募勇多年。其中亦尽有良法美意。为此间练军所当参用者。臣请略言数端。一曰文法宜。勇丁帕首短衣。朴诚耐苦。但讲实际。不事虚文。营规祇有数条。此外别无文告。管辖只论差使。不甚计较官阶。而挖濠筑垒。刻日而告成。运米搬柴。崇朝而集事。兵则编籍入伍。伺应差使。讲求仪节。即有一种在官人役气象。及其出征。则行路须用官车。扎营须用民夫。油滑偷惰。积习使然。而前此所定练军规条。至一百五十余条之多。虽士大夫不能骤通而全记。文法太烦。官气太重。此当参用勇营之意者也。一曰事权宜专。一营之权。全付营官。统领不为遥制。一军之权。全

付统领。大帅不为遥制。统领或欲招军买马。储粮制械。黜陟将弁。防剿进止。大帅有求必应。从不掣肘。近年江楚大将。为统领时。即能大展其才。纵横如意。皆由事权归一之故。今直隶六军统领。迭次更换。所部营哨文武各官。皆总督派拨前往。下有翼长分其任。上有总督揽其全。统领并无进退人才综管饷项之权。一旦驱之赴敌。下岂肯用命。加以总理衙门户部兵部。层层钤制。虽良将亦瞻前顾后。莫敢放胆任事。又焉能尽其所长。此亦当参用勇营之意者也。一曰情意宜洽。勇营之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营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勇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意。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今练军之兵。离其本营本汛。调入新哨新队。其挑取多由本营主政。新练之营官。不能操去取之权。而又别无优待亲兵奖拔健卒之柄。上下隔阂。情意全不相联。缓急岂可深恃。此。虽欲参用勇营之意而势有所不能者也。

又闻各营练兵。皆有冒名顶替之弊。防不胜防。盖兵丁之常态。口分不足以自给。每兼以小贸营生。手艺营生。以补事畜之资。此各省所同也。直隶六军。以此处之兵。调至他处训练。其练饷二两四钱。在练营支领。其底饷一两五钱。仍在本营支领。兵丁不愿离乡。往往正身仍留本处。特于练营左近雇人顶替。应点应操。少分练军所加之饷。给与受雇冒名之人。一遇有事调使远征。受雇者又不肯行。别又转雇乞丐穷民代往。兵止一名。人已三变。练兵十人。替者过半。尚安望其得力耶。臣两月以来。博采众论。参以愚见。就目前练军之规模。即使力加整顿。亦难遽化弱为强。将欲倚为干城。备御强寇。殊无把握。今当讲求变通之方。自须先杜顶替之弊。拟令嗣后一兵挑入练军。即将本营额缺裁去。练军增一兵。底营即减一兵。无论底饷练饷。均归一处支放。或因事斥革。即由练营募补。底营不得干预。冀所练者。皆为正身。或可少变积习。此外尚有须酌改者。如马队不应杂于步队各哨之内。应另立马队营。使临敌不至溷乱。一队不应增至二十五人。应仍为十人一队。使士卒易知易从。若此之类。臣本拟定一明章程。重整练军。练足万人。以仰副 朝廷殷勤训饬之意。乃近者节逾夏至。亢旱如故。二麦业已歉收。秋禾多未播种。深恐岁饥民困。藩库入款太减。不能不长虑却顾。暂缓兴办。查直隶司库。本属入不敷出。同治六七两年收数尤少。而欠发各款。除京协各饷及文职应领之款。共欠一百五十余万外。专就本省武营言之。欠发绿营及旗防俸薪养廉三十二万余两。欠发兵饷二百七十余万两。欠发米折及公费银十三万余两。近来武营俸饷。本仅支五折七折八折不等。既折之后。又欠发三百余万。是以各将士纷纷诉苦。衣食无资。办公无费。即令六军选练极精。而各底营存余之兵。已废弛不可救药

矣。通盘筹算。本省可指之银。断不能拨济练军之饷。若于现存四千人之外。增练六千或八千人。仍须由部另拨的饷二万两。按月解直。乃可应手久办。徐图功效。其未挑入练者。各底营存余之兵。亦须略为料理。未可听其困穷败坏。臣拟略仿浙江减兵增饷之法。不必太减兵额。但将老弱者汰而不补。病故者阙而不补。即以所折之饷项。量发历年之欠款。俾各营微有公费。添制器械旗帜之属。庶足壮观瞻而作士气。数年之后。或将五折七折八折者。全数赏发。兵丁之入练军者。所得固优。即留底营者。亦足自贍。营务或可渐有起色。而畿辅练兵之议。亦不至屡作屡辍。事同儿戏。至腾出裁兵所省之饷。弥补练军之所增之饷。多寡尚难预定。要亦少有裨益。是否有当。请 旨飭下原议各衙门核议施行。

### 再议练军事宜疏

曾国藩

窃臣接准部咨。会奏直隶练军事宜一折。令臣迅即筹定明章程。奏报定议等因。咨行到臣。臣窃为用兵之道。随地形贼势而变焉者也。初无一定之规。可泥之法。或古人着绩之事。后人效之而无功。或今日致胜之方。异日徇之而反败。惟知陈之不可徇。独见之不可恃。随处择善而从。庶可常行无弊。即就扎营一事言之。湘勇初出。亦屡为粤匪所破。既而高其垒。深其濠。先图自固之道。旋即用此以制敌。厥后淮勇诸军继起。亦皆以高垒深沟为自立之本。善扎营者。即称劲旅。直至移师北来。改剿捻匪。每日计行路之远近。分各营之优劣。会无筑垒挖濠之暇。而营垒之或坚或否。于胜败全不相涉。即询及陕甘剿回。贵州平苗。亦不以筑垒挖濠为先务。至天津捍御外洋。虽坚壁亦不足恃。即此一端。已知陈之不可徇。兵势之变化无常矣。然安营支帐。埋锅造饭。一则不扰闾阎。一则自固壁垒。斯乃古来之常法。非勇营之新章。终未可弃而不讲也。臣愚以为直隶练军。宜添学扎营之法。每月拔营一次。行二三百里为率。令兵丁修垒浚濠。躬亲畚筑。以习劳勩。不坐差车。以惯行走。至运米搬柴。则勇丁不过偶尔为之。如今年近事。老湘营之勇。由绥德州运米至花马池。铭军之勇。由济宁州运米至张秋是也。论平日之常例。则采薪等事。每勇百人。照章有长夫三十六名。兵丁百人。旧例亦有夫役三十名。有报销四十名者。臣意练军既拔营行动。即须添募长夫。百兵给三十名。虽所费较巨。似亦不可省之项。有长夫任樵汲负重之事。则兵丁可不任搬运之劳。既以稍示体恤。又以见筑垒挑濠等事。必须躬亲。宽于此者。正欲其严于彼。至部臣所议兵丁宜讲衣冠礼节。臣意老营操演。尽可整冠束带。以习仪文。拔营行走。仍宜帕首短衣。以归便。凡此一张一弛。择善而从者也。臣前折所谓重统领之权者。盖因平日之事权不一。则临阵之指麾不灵。臣在南中。尝见有藩臬衙门募勇多营。

平日之领饷拔缺请奖等事。皆由衙门主政。至临阵之际。则另派武员统领。率之打仗。致指麾不克如意。即巡抚及大帅所部多营。平日无一定之统领。临时酌拨数营。派一将统之赴敌。终不能得士卒之死力。而江楚诸省幸获成功者。大抵皆在得力统领。其权素重。临阵往来指挥号令进退之人。即系平日发饷挑缺主持赏罚之人。士卒之耳目有专属。心志无疑贰。是以所向有功。臣所谓事权宜专。本意如此。然亦会逢其适。幸遇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杨岳斌多隆阿鲍超刘铭传刘松山诸人。或隶臣部。或隶他部。皆假重权而树伟绩。苟非其人。权亦未可概施。部臣所议得良将则日起有功。遇不肖则流弊不可胜言。洵为允当之论。良将者。可幸遇而不可强求者也。嗣后直隶练军统领。臣当悉心察看。遇上选则破格优待。尽其所长。遇中材则随处防维。无使越分。庶几两全之道耳。

部臣复议及兵将相习。可收一气贯通之效。又言转弱为强。不必借才于异地等语。臣窃意就兵言之。以土著为主。以保状为凭。断无令外省客勇充补之理。而客勇亦无愿补远省额兵之志。就官言之。则武职自一命以上。直至提镇。皆准服官各省。况畿辅万方辐辏。尤志士愿效驰驱之地。是各路将弁有出色者。皆可酌调来直。不得以借才论。直隶练军。询诸众论。不外二法。一曰就本管之镇将。练本管之弁兵。一曰调南人之战将。练北人之新兵而已。访闻前此六军。用本管镇将为统领者。其情易通。而苦于阖营无振作之气。用南人战将为统领者。其气稍盛。而苦于上下无联络之情。将欲救二者之弊。气之不振。本管官或不胜统率之任。当察其懈弛择人而换之。情之不联。南将或不知士卒之艰。当令其久处积诚以感之。臣今拟于前留四千人外。先添三千人。稍复旧观。一于古北口暂添十人。该提督傅振邦老于戎行。安详勤慎。一于正定镇暂练千人。该总兵谭胜达勇敢素着。志气方新。二处皆以本管官统之者也。一于保定暂添千人。令前琼州镇彭楚汉以南将统之。与中军冷庆所辖千人。姑分两起。俟察验实在得力。而后合并一军。此因论兵将相孚。而拟目前添练之绪计也。部臣又令筹定明章程。再行按月给饷。查明直隶未经遣撤之勇。飭令回籍。妥为安插。臣查直隶勇丁。上年经署督臣官文奏留十二营。臣今年撤去余承恩三营。其后夏麦秋禾。迭遭亢旱。常有匪徒窃发。因恐散勇穷无所归。聚而滋事。是以迁延未及续撤。俟秋末安靖。再当遣撤数营。即以裁勇之银。添作练军之费。至淮勇铭军。乃臣所奏为拱卫京畿之师。其大队扎于张秋。分数营驻扎保定。数营驻扎临清。目下不拟裁撤。另行附片覆奏。练军规模。臣拟仍以四军为断。二军驻京以北。二军驻京以南。每军三千人。统将功效尤著者。或添至四千五千人。其余常行章程。已详具于部臣及前督臣刘长佑所议条款中。臣昨议练饷底饷一并支领。马队不溷步队之中。一棚祇以十人为率。亦经部议

允准。此外如顶名冒替。是前此之积弊。未知将来能否革除。参用南将。是前此所已行。未知此后能否融洽。此次所议添募长夫。每月拔营。亦未知有无窒碍。斯三者。一有未妥。则全局皆须变更。臣不敢遽定章程。恐不久仍须更换也。可否请旨一面交各衙门核议。臣一面先行试办。其饷需暂用江南协款。俟定议后。再由户部拨发。俟试行果有头绪。然后刊刻明章程。俾各军一律遵守。所有再议练军事宜。恭折覆陈。伏乞圣鉴训示。

练军营制。全仿湘军章程。文正当日。尚有酌定营制一疏。以上卷已录湘军志一篇。足资考证。不复条举备载。江苏酌改营制。大略相同。公牍繁复。均从阙置。

酌改江苏营制裁兵增饷疏同治八年

江苏巡抚丁日昌

奏为苏省抚标。酌量裁兵增饷。谨将试办情形。恭折仰祈圣鉴事。窃查苏州省城。为东南重地。自李鸿章克复后。其留防之军。先系侍讲学士刘秉璋所部各营。继为江南提督李朝斌所部陆营。均经陆续调征遣撤。省城空虚可虑。捻匪肃清后。散勇纷纷回籍。尤虞乘间窃发。臣去年九月在江宁时。曾与督臣曾国藩面商。拟于苏州添练勇丁三营以固根本。曾国藩亦以为然。督臣马新贻到任后。尤殷殷以整饬武备为属。惟省垣空虚。固须募勇巡防。但募勇数营。每月连口粮军火帐棚等项。即须银一万数千两。此时江苏专供直隶陕甘淮军之饷。支绌万分。无从筹此巨款。因查苏省巡抚所属标兵原额。本有一千六百余人。尚未招补足额。从前绿营积习。总系老弱充数。且分防各汛。队伍零星。无非收取烟馆赌场钱文。藉资养贍。平日不知枪为何物。临时不知战阵为何事。故以之御侮则不足。以之扰民则有余。督臣马新贻与臣熟商。与其募勇成营。目前糜饷已多。将来遣散亦滋流弊。不如酌裁标兵之老弱。补以散勇之精锐。在散勇既免滋事。在标兵亦可精强。惟绿营口粮太薄。兵燹后食物昂贵。已无以贍其身家。即难冀其用命。臣现将抚标中军城守原额兵丁一千六百余人。改为一千人。酌增薪水口粮。分为左右两营。每营兵丁五百人。内计正兵亲兵等四百五十五人。余丁四十五人。于营中搭盖房屋居住。不令零星分防。致有缺额短数。仍以额设参将为营官。统计两营薪水口粮。较之绿营原额。每月不过加增饷银千余两。较之另募勇丁数营。则省费甚巨。臣于署旁箭道隙地。辟为操场。督同两司。轮流阅。计该兵每日操演洋枪二次。长矛一次。仍于暇时演习开花洋火箭等项杂技。令其习苦耐劳。无事常如有事。然后有事不致仓皇失措。现将两营旧额之兵。逐渐裁革。所募新兵。均系军营惯战之勇。口粮每月榜示营门。不令丝毫克扣。该兵亦遂恪守纪律。两月以来。步伐枪法。均尚整齐。臣又派员在营宣讲圣谕。并将古来名将事迹。编为百将传。早晚

由委员委婉讲劝。明以作其忠义之忱。阴以消其桀骜之气。冀养一兵得一兵之用。合将试办营制事宜。另缮清单两件。并操演图说三卷。恭呈 御览。又前护抚臣刘郇膏所募勇丁三百余人。名为亲兵营。本因兵燹后城中荒废。旷地太多。专派该勇夜间分段巡查。尚属勤谨。口粮按照楚军章程。由牙厘局给发。今亦将该勇口粮每月每人核减一两。使归一律。仍令认真操演。以资得力。伏查同治元年九月间。总理衙门王大臣请飭沿海练兵大臣悉心训练一折。奉 谕旨准行钦遵在案。原折所称中国教演洋枪队伍。练兵必先练将。练将必须与士卒同甘苦。不致克扣钱粮等语。实为兵家扼要之谈。尤为边疆不可缓之计。从前苏州省城。额兵虽少。尚有提标一万二千余人。可以兼顾。今则提标额兵。尚未招足十之二三。而又远驻松江一带。兼之游勇会匪。未绝根株。省城带海襟江。今昔情形。迥不相同。似未可稍示虚弱。将来自应由他标添调二三营。驻扎省城内外。勤加训练。以冀弭患无形。总以合通省计之。目前加增之饷。不浮于从前额设之饷为度。督臣马新贻正拟整顿全省绿营。自能通盘筹划核办。所有抚标营制目前因地制宜暂时变通试办缘由。谨会同两江总督马新贻恭折陈明。是否有当。伏乞 圣鉴训示。

再目下发捻虽已荡平。中原亦渐安谧。惟关陇之回匪未靖。滇黔之余孽犹存。加以洋人梯航日广。势难闭关使绝。自来中外交涉。不恃理而恃力。我力强于彼。则理以有力而伸。我力弱于彼。则理以无力而诘。然则为今日计。舍安民察吏。无以为自强之体。舍富国强兵。无以为自强之用。匪独事所当然。抑亦势难再缓也。我 皇太后 皇上孜孜求治。屡飭边疆督抚修备练兵。仰见 圣主安不忘危之至意。惟查绿营额兵。口粮太少。分汛太多。若有征调。势不能一呼即集矣。而各汛抽凑之兵。兵与将素不相习。岂能望如臂之使指。故分汛不裁。则营兵万难精练。譬如炽炭千斤。聚热一炉。则其势炎炎。人不敢近。若分而十处百处。火非不烈。其势挫矣。此无他。聚则气盛。散则气衰。理固然也。而或者疑汛兵概行裁撤。则无以制穷乡僻壤之盗窃。不知险要已有重兵。遐迩皆当耆服。即如从前墩铺防兵。未尝不设。何以盗窃之风。未闻尽绝。盖其分汛零星。力不足以御强暴。而势反足以扰闾阎。由此观之。则分汛之得失利害。固灼灼然可矣。臣愚以为今日之兵。必散者能合之使聚。然后弱者能练之使强。承平之世。比户可封。人安耕凿。其时可以例兵制懦民。故兵不宜于聚。聚则有跋扈挟制之弊。多事之秋。积匪萌伏于内。强敌环伺于外。其时断难以假兵御真寇。故兵不宜于散。散则有疲茶难振之忧。夫权衡视物为轻重。利弊因势为转移。犹之驾一叶之舟于清流断港之中。则徜徉自得。及驶至重洋巨浸。虽有篙师舵工。亦颠播而不能自持。然则练兵之必当因时制宜。固非独一省为然。且自发捻滋扰以来。多系勇丁立功。未闻绿营着绩。是



无事既须薄饷养兵。有事又须以厚饷募勇。当其养兵。既难恃缓急。及至募勇。又大费经营。将来欲裁勇。必至流弊多端。欲留勇。必至饷需不继。若不预先筹划。为患胡可胜言。臣前年有并三兵之饷以养一兵。并二弁之饷以养一弁之议。曾国藩李鸿章马新贻皆以臣言为不谬。即以目前情形言之。边省兵额。约有五六万人。腹地省分。亦有二三万人。就原额之饷。挑经战之勇。补绿营之额。选忠勇廉明之将官。以五百人为一营。于要隘处所。或合练十余营。或分练五六营。大约每省有精兵二十营。即有警急。亦何至乞援他省。而或者又疑绿营经制之兵。易以精悍久战之卒。恐致变生意外。不知兵随将转。口粮不克扣。则兵无恐心。赏罚不偏苛。则兵皆效命。故必先选将。而后所练之兵不滋扰。先并营。而后所加之饷不虚糜。其护饷解犯守库守监分汛诸例差。似可一概责成州县派拨民壮。如系冲繁之处。或酌给差兵百数十名。发归州县调遣。如有穿窬小窃。皆惟牧令是问。其饷项仍于绿营原额中拨给除算。大概战兵与差兵汛兵。总当截然分为两途。庶州县手有斧柯。可免宵小之窃发。营兵专心防剿。可免外侮之侵陵。数年之后。营伍定可一律改观。外人知力之不相让。则恫喝之术不行。土匪知势之不相敌。则顽梗之心自化。其弭祸于无形者。岂有艾哉。溯自同治三年金陵克复之后。中外臣工建议。即有撤勇丁以补额兵之说。一转移间。两有裨益。早经奉 旨通行酌办在案。至楚军以五百人为营一。其制参用古法。而加变通。成效大着。是以数年以来。各省仿照办理。已非一处。曾国藩于上年亦将刊本营制奏明有案。此二层为臣今日试办章程所本。非敢轻改旧章。又曾国藩奏办江苏外海内河水师章程一案。当时即已议及裁并陆营一节。诚以水陆相辅而行。势不能不相因而改。亦非臣一人之臆见也。大抵备豫莫亟于练兵。练兵莫要于整饬营制。果能兵归实济。饷不虚糜。则自强之道。舍此莫由。但枝叶固须茂盛。根本尤须固强。京师为首善重地。利器精兵更宜数倍外省。庶平时无外重内轻之患。日久无尾大不掉之虞。臣明知庸闇之识。无补涓埃。而倾向之忱。有同葵藿。区区愚见所及。谨附片密陈。伏乞 圣鉴训示。

谨将抚标城守两营酌改旧制事宜开单恭呈 御览

一募勇成营。较免拘文牵义。然额设之兵。虽无用而仍须给饷。而新募又须口粮。苏省每月供各省协饷及水师口粮银三四十万两。实无余力可以另行募勇。查抚标城守两营。原额月饷银三千二百八十两。今裁减六百余人。改为两营。兵一千人。每月共支饷银四千三百余两。加以廉干等项。较之额设之饷。每月多银一千余两。惟抚标兵额本少。若就本标之额。并饷养兵。则省垣重地。兵数过形单薄。将来似应由他标移拨兵数。挹彼注兹。总以合之通省原额之饷。不使过浮为度。至向来绿营官弁。廉俸甚薄。而兵丁之缺额。饷干之克扣。其

所入固有十倍于廉俸者。现在已责成营官。实事求是。即应优给办公之资。庶免暗中克扣。如仍有复蹈旧习。即分别从严参办。仍每日早晚。由臣委员点名二次。以免缺额虚占之弊。臣亦不时亲自抽查。

一营官练兵苟能得力。则所辖汛防何至失事。兹汛兵已行酌裁。营兵业已精练。拟随时抽调一二哨。轮赴所辖各汛巡查。自无宵小窃发之虞。将来俟部复到日。应否将汛防差兵责成州县之处。或将汛官处分宽免。而不宽免营官处分。再当会商督臣议办。

一设兵原以卫民。总先以不骚扰百姓为第一义。现饬弁勇无事无签不准出营。如有扰民情事。就地正法。其每日操演时候。即有事亦不准给签出营。如有临操不到。分别惩戒。

一两营口粮。定期于每月二十三日给发。每兵领银若干。按名榜示营门。如营哨官有丝毫克扣。分别参办。

一遇征调他处防剿。再照楚军营制。加给薪水公费。口粮长夫。

一绿营甫改章程。纪律多未谙练。今拟选派久经战阵熟悉营务之记名提督。督率两营操演。又每营派一久经战阵打仗奋勇之副参游一员为帮办。以上二层不作经制。

一两营现在薪水口粮。每月仍由藩库按照绿营原额饷数支发。其比从前额饷加增银一千余两之款。未准部覆之前。暂由牙厘局解司支发。俟议准作为定章后。再全由司库于地丁正耗项下分别支发。至牙厘局向章。每月有津贴两营弁兵巡防卡费油烛加增薪粮一款。每月约银一千余两。自试办新章后。即行停止。以资节省。

一官弁兵勇未经战阵。虽操演娴熟。而胆识不壮。临事终不得力。现在所募新兵。均系剿捻剿发久战之勇。籍隶远省者。恐其无可稽核。故于就近籍贯。认真挑选。取具连环切结。并行知该兵原籍地方官。庶将来有所钤制。仍限定该兵入营后。必须十年为期。方准乞退。俾免习熟技艺。逗留他处。酿成隐患其犯事责革者。递回原籍管束。至营官如不得力。或日久生懈。再当会商督臣参撤另补。如认真练有成效者。随时奏请奖励。其额设千总把总外委额外等官。有曾经随营打仗熟谙纪律者。挑为哨官哨长。不堪造就者。随时撤革。另行挑补。或照长江水师章程。以军营立功之员。大衔借补小缺。其额浮于事之官。听候部覆。另行会商办理。

一逢三八五十日。宣讲 圣谕及百将传。如营哨官及各兵等不齐集恭听。分别惩戒。

一现将演习洋枪步武阵式。分合进退变化错综之法。绘图注说。计一哨操演图说一卷。一营操演图说一卷。一军操演图说一卷。敬谨装订成册。恭呈 御

览。

覆请酌改营制准照原议试办疏

丁日昌

奏为减兵增饷案内。奉部准驳各款。先行据实登复。恳 恩准照原议。作为试办暂章。恭折仰祈 圣鉴事。窃准部咨。会议苏省抚标酌量减兵增饷试办情形分拟条款具奏一折。奉 旨依议钦此。刷单行文前来。当经分别咨行遵照在案。伏查部臣原奏。声明酌改营制。系为因时制宜。实事求是起见。自应暂准试办等语。足见于疆事利弊。实已洞悉无遗。祇因营员薪水兵丁口粮。较之原额每月须加增银一千余两。行令仍照该标各营额定饷需。分别妥议散放章程。报部核办等因。在部臣恪遵成例。自是慎重度支。即臣历年筹济军需。亦深识经费艰难。何敢不力求撙节。第以从前抚标原额太单。合计兵数。祇有一千六百余人。当时沧海波恬。腹地无事。提臣标兵又有一万数千名。棋布星罗。足资镇抚。自兵燹后。外人集上海。疆臣交涉边事。繁于他省数倍。而且沿江沿海之地。会匪游勇。芽蘖未消。提标额兵。又未招足十之二三。今昔情形。判然不同。是以前抚臣李鸿章升任后。尚留刘秉璋淮勇十数营驻防苏省。前督臣曾国藩又饬提臣李朝斌兼练陆勇驻防。盖皆以苏省为海防重地。未可过示空虚。近来各营勇丁。均已陆续调撤。仅恃此抚标两陆营。本已嫌单。臣方与督臣熟商。一俟外省协饷稍松。尚须添募数营。藉资训练。今若专就抚标之旧额。并饷练兵。统计尚不能养足千人。未免过于寡弱。苏省为饷源重地。每月协拨外省养兵之数十万金。今本省练兵。每月仅增费一千余金。似亦未致无裨实济。臣尝独居深念。以为今日欲图自强。不外爱民练兵二事。欲练兵。必自整顿绿营化散为整化为精始。欲化散为整化为精。必自选将才优俸饷责其实效而宽其虚文始。诚使各省皆裁分汛之兵。合为重镇。每镇各练精兵三千人。一省约设数镇。得精兵万余人。使兵识将指。将知兵意。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则亦何战之不克。何敌之不摧哉。中原军务虽已肃清。而外则海氛难就范围。内则散勇易生枝节。虎尾春冰。隐忧方大。与其有事而始筹备御。仓猝易至张皇。曷若无事而预为绸缪。从容可免债事。故臣以为裁兵并饷之议。不徒发其端倪。尤贵责其实效。至营哨等官。欲其不克扣兵饷。不私役兵丁。则薪俸不能不稍从优厚。亦势所必然。臣标两营。自今春整顿后。操演洋枪阵法。及开花炮火箭诸技艺。俱各娴熟。搜捕盗匪。颇为得力。臣亦间日亲往阅看。口粮则按名点给。榜示营门。营官等不得丝毫有所染指。现在整练甫有成效。未便因饷数稍溢于原额。再议裁减更张。况就抚标两营而论。虽此旧额稍增。统苏省全局而言。犹比旧时减少。权衡多寡。仍在本省各标中酌盈剂虚。总以合全省计之。饷数无过原额为度。

惟部议谓当试办之初。倘有酌不宜。及窒碍难行之处。仍应随时奏明办理。诚为思患预防。不致别滋流弊起见。臣与督臣往复函商。就目前时势计之。苏省标兵。祇宜加增。不宜裁减。祇宜变通振作。不宜仍旧因循。除移调裁撤官弁等款容与督臣会商妥协另行具奏外。合无仰恳 天恩。俯念海疆重地。省会空虚。现议整顿抚标两营。兵饷虽稍溢于本标原额。实不溢于通省饷需。准令暂时试办。即就照定之数开销。据实造报。仍俟数年后提镇各标复额。沿海安靖如常。再行察看情形。随时奏明办理。其目前加增饷数。以及将来添营训练。应如何就通省标兵裒多益寡。因地制宜。俾符原额之处。并请 敕下督臣通盘筹划。会议核办。庶于营务不致因循。部议亦无抵牾。所有新练抚标兵饷。请仍照原议。作为试办章程缘由。谨会同两江督臣马新贻恭折具奏。伏乞圣鉴训示。

同治八年十月初三日奉

上谕丁日昌奏新练抚标兵饷请仍照原议作为试办章程一折苏省减兵增饷内抚标两营营员薪水兵丁口粮较原额每月加银一千余两经该部议复仍照该标各营额定饷需散放兹据该抚奏称抚标两营整练甫有成效未便因饷数稍溢原额再议裁减营哨等官薪俸不能稍从优厚等语自系实在情形所有抚标两营兵饷即着准其于原额外每月加银一千余两作为试办章程该抚务当慎选将材认真训练以期兵归实用饷不虚糜其目前加增饷数及将来添营训练应如何就通省标兵裒多益寡因地制宜俾符原额之数并着马新贻会同丁日昌通筹大局妥为办理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

苏省酌改营制。当时议论哗然。经公专折奏陈。旋奉部覆准行。惟驳加增额饷一节。公复具疏力请。获蒙 特旨允准。仰见 圣明洞悉边情。疆吏苟能认真振作。虽变法难行之事。无不上荷 恩施。惟望后人再接再厉。庶免良法美意。日久又成具文。录此俾阅者得悉此案原委。又以见胸无定见。切不可轻易遽言变法也。林达泉附识。

挑选额兵立营酌加津贴疏同治八年

两江总督马新贻

窃惟军兴十余年。湘淮各勇。建立大功。绿营官兵。几同虚设。自东南肃清。议者每谓改勇为兵。则兵既熟娴战陈。勇亦不致游荡无归。诚为两全之道。然勇粮浮于额兵之饷。又皆系隔省之人。一旦强之为兵。饷不如前。必多缺望。人非土著。断难久安。此改勇为兵之说。名为确当不易。实则窒碍难行也。勇丁既不可留。仍惟有操练额兵之一法。而向来额兵之不可用。亦有两端。一则差使太多。而分汛皆畸零之数。一则口粮太少。而应募皆老弱之人。于此而但求整顿。不思变通。犹强跛者以疾驰。责弱者以负重。虽有峻法。必不能行。臣前在浙抚任内。酌定减兵增饷章程。经部核议准行。前督臣曾国藩奏改江苏

水师折内。曾议及酌裁陆兵。抚臣丁日昌整顿抚标二营。亦有裁兵增饷之议。与臣会衔具奏。尚未接奉部复。窃谓目前要务。练兵非增饷不可。增饷非减兵不可。而欲力求实效。则尤以练兵为先。臣通盘筹划。拟于额定之兵。酌挑精壮。再于额定之饷。酌加津贴。或者合练数营。可资得力。惟法必得人而始善。事必历试而始验。臣未敢悉更旧制。亦未敢遽请定章。谨将现在试办练兵章程。为皇太后皇上分晰陈之。查定例。江苏通省水陆兵额。除新设淮扬镇标等营。尚未定案。及水师另案办理外。陆路原额兵一万八千三百七十余名。现除缺额未补。实存兵一万二千七百二十余名。各营人数不齐。多者至千余人。少者或不足百人。大抵以汛地之广狭。分兵丁之多寡。立法之始。但以分防为重。不以合操为主。久之而合操固无其事。分防亦徒有其名。然于各标兵中精心挑选。如果改散为整。即可转弱为强。臣于督标中左二营城守左右二营。共挑出一千人。立为新兵左右二营。浦口瓜洲奇兵三营内。共挑出五百人。立为新兵中营。又于瓜洲奇兵扬州泰州四营内共挑出五百人。立为新兵前营。以上共二千人。分四营。均于江宁省城择地驻扎。其在省外者。惟徐州镇标向称精劲。另饬该镇道于各营中挑出一千人。立为徐防新兵左右二营。与省城四营一律训练。至各营挑剩之兵。仍留各该处为分防之用。此调营操练之情形也。兵丁口粮一项。定例马兵月支二两。战兵月支一两五钱。守兵月支一两。米则月各三斗。不分等差。江宁所属各营。以司库支绌。概发八成。现在调营操演。既欲严申纪律。必须优给口粮。若照例定之饷。即使一律加足。仍不足以资鼓励。臣酌定新章。营官月给办公银一百两。其由候补人员派充。并无廉俸可领者。另行酌加薪水。帮带官每日津贴钱八百文。哨官每日津贴钱五百文。什长亲兵正兵以及余丁长夫等项。每人每日津贴钱自一百八十文起至八十文止。通计一营。除月支例饷外。每月需用津贴钱一千七百六十二千有奇。此项钱文及营官公费薪水银两。均于军需总局筹款拨给。并不作为定额正饷。俟行之稍久。再行核议具奏。此酌添津贴之情形也。

以上二节。就本有之兵挑选精壮。则人不必外募。就本有之饷。酌加津贴。则费不致多糜。其训练之法。参用湘淮各军营制。每日操演两次。专习洋鎗长矛。暇时并令试演开花洋火箭。以为制胜之具。臣察看情形。因地制宜。江宁城池太大。地处要冲。当军务底定之时。为思患豫防之计。不可无重兵驻扎以壮声威。湘军悉数裁撤。仅存星字两营。淮军之未撤者。亦均分防他处。目前江宁城内。仅练新兵四营。尚嫌单薄。通省绿营现存之兵。虽较原额尚少三分之一。仍可整顿挑选。此后拟再就省外各营。续行酌调。即照现定新章推广办理。综计减兵增饷练兵三事。相辅而行。宜分次第。刻先就增饷之法。为练兵之举。俟练有成效。再将减兵一事。核实办理。或一省统减几成。或按营分别酌

减。权地方之重轻。定兵额之多寡。即以减剩之饷。加给存留之名。总不使新增之饷浮于旧制之额。核明确数。再奏请定案。至安徽江西二省营伍。亦系臣分内之事。此时先从江苏试办。将来自当逐渐推行。与各抚臣和衷商办。仰副圣朝整军经武之至意。所有酌调额兵添给津贴立营操演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 圣鉴训示。

查阅江苏营伍事竣疏同治十年

两江总督曾国藩

窃同治九年轮应查阅江苏营伍。前督臣马新贻未及举行。臣任后。奏请展缓。嗣经定于八月十三日出省校阅。均附片具奏在案。伏查江苏通省水陆各营大阅之典。自道光三十年以后。迄未举行。东南用兵十有余年。绿营几同虚设。军务肃清。稍稍补募。缺额尚多。而挑练改设。日有增损。此次通行校阅。约有四宗。曰原设之绿营。即经制额兵也。曰新改之水师。即臣七年冬月所奏经部议准者也。曰挑练之新兵。即就各营挑出另练马新贻丁日昌所奏准者也。曰留防之勇营。昔年未撤之勇陆续酌留者也。臣先于八月十二日。在省城阅看江宁督标四营。暨新兵五营。又星字勇丁二营。十三日启程。十八日至扬州。二十日。阅看扬州城守盐捕二营。并调阅奇兵泰州泰兴瓜洲青山三江等营。又庆字勇丁三营。二十九日及九月初一初二日。在清江阅看淮扬镇标中右两营。及挑练之新兵营。并阅漕标中左右三营。淮安城守海州盐城东海宿迁庙湾佃湖洪湖等营。初三日。由陆路赴徐州。初九初十日。阅看徐镇中营城守营。及挑练之新兵二营。并调阅萧营宿州营。又凤字勇丁二营。仍由清淮南旋。二十日。在镇江阅看镇江营。并调阅淞南淞北二营。二十三日。在常州阅看常州营。并调阅孟河江阴靖江等营。二十六日。在福山阅看福山镇标左右二营。并调阅狼山镇标陆汛及右营刘河通州海门等营。十月初二日。在苏州阅看抚标左右城守等营。并调阅平望太湖等营。又庆字等勇丁二营。初六日。在松江阅看提标中左前后松江城守等营。并调阅金山青村柘林等营。又驻防凤凰山洋人教练之勇丁三营。十二日。在吴淞口阅看吴淞川沙南淮掘港等营。并调阅提右营及苏松镇标中左右等营。又在海口阅看外海艇船六营。内洋八团舳板五营。及新造轮船操演一次。遂于十五日由轮船回抵江宁省城。综计通省水陆各营。除浦口溧阳二营兵数太少。淮扬镇左营清江城守营蒋坝营及苇荡左右二营均系河营改操。但将官弁校阅未经调阅兵丁外。其余各营。查阅一周。计陆营四十有一。水营十有一。挑练之新兵营十有一。留防各勇之营十有二。兵数则原额三万三千四百名有奇。现存二万四千二百名有奇。其中多寡参差不一。有已逾原额之半者。有不及原额三分之一者。兵数较多之营。演阵尚有可观。其畸零不成队者。数营合操。仍难整齐。缓急殊不足恃。臣悉心酌核。就今日之情形。准以旧时

之条例。参访当世有识之议论。其必宜更改者。约有数端。向例。营兵差操二字。混在一处。然差则护饷押犯缉捕等事。必须散处塘汛。各专责成。操则习技练阵。听令等事。必须聚处营盘。同受约束。其事回不相同。近来聚处扎营者。如神机营直隶练军及江宁苏州之新兵。皆于额兵之中另挑立营。既须屯聚常练。即不能散处当差。而各项差使。势又不能尽废。将来经制之兵。似宜分差操为两起。差则兵宜散而少。官宜以分塘分汛为额。操则兵宜聚而多。官宜以分营分哨为额。此旧制之宜改者一也。

向例绿旗饷银。马兵二两。战兵一两五钱。守兵一两。米则一律日支八合三勺。即使照数满发。犹不足以供事畜之资。而各省司库支绌。尚有祇发七成八成者。勇丁口食。或多至一倍二倍。兵丁或小贸营生。或手艺餬口。应名充数。出征则漫无志。毫不足恃。此天下绿营之通病。目前直隶练军及江苏新兵各营。皆已加饷。然加饷而不裁兵。则度支立匮。断不足以持久。此旧制之宜改者二也。向例各营军械。俱用鸟枪门药。风则吹散。雨则沾湿。实不利于战阵。近年各处兵勇。俱用洋枪铜帽。精而且捷。风气一开。人人以鸟枪门药为苦。在上者虽有大力。不能强遏人情。军事最贵神速。而最忌迟钝。准情度势。恐不能不全用洋枪。而各项器械。亦有当用洋制者。此旧制之宜改者三也。向例各路水师。并不讲求船只。造船经费。不取之于司库。但令官员摊派。或由绅富捐办。兵丁仍用马战守名目。殊觉名实不符。窃谓既号水师。即宜居住舟中。官兵皆以狎水为能。但有头舵枪之分。并无马兵战守之名。日渐月摩。或者由支河而渐及大洋。由小舟而渐及巨艇。由防内而渐及御外。亦铢积寸累之义。将来各省水师。似皆宜筹造船之费。以船为家。但可兼操陆队。不能分管陆汛。此旧制之宜改者四也。以上四端。如水师先重船只一节。臣于同治七年奏改章程。厥后马新贻修造外海内洋里河各船只。大致麤备。操练亦颇勤笃。其军械全用洋枪一节。各省果能筹款。均可自行奏改。其差兵与操兵分为两途。及酌加饷数二者。则大变旧章。关系全局。非奉有 特旨饬改。或由部臣议定通行。外省臣工。不敢率尔立意。遽议更张。臣前改水师。已自觉其卤莽。今阅陆营。岂敢复有变更。惟当就缺额最多之营。饬令招足一半。认真操练。稍复旧观。亦未敢必其遂堪折冲御侮也。所有查阅营伍事竣回省。陈明大概情形缘由。理合缮折具奏。伏乞 圣鉴训示。

议覆福建巡抚条奏练营章程疏兵部

内阁钞出福建巡抚王凯泰奏敬抒管见一折。于同治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奉 上谕。着该部妥议具奏等因钦此。钦遵钞出到部。查原奏内立练营以修武备一条。据称营兵生长本籍。各有室家。月饷仅足以养一身。而不足以赡八口。势必另习手艺。兼营负贩。其力既各有所分。其人自不能常聚。暂时抽调成营

。不独兵与将不相习。即兵与兵亦不相识。勇则不然。募自外籍。孑然一身。厚其饷而无待他谋。聚于营而相亲习。变通之方。则有化兵为勇之法。请 飭各省督抚。以所减之饷。加于战兵。计得战兵若干。应设练营若干。仍按湘楚营制。五百人为一营。以备弁为哨官。将官为营官。提镇统领之。择要分扎。随时互调。俾卒伍皆离原籍。不至散处市廛。练一营之兵。即抵一营之勇。饷不另增。兵有实用等语。臣等查同治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奉 上谕。军兴以来舍兵用勇本系权宜之计而勇丁遣散易滋事端若不将绿营及早整顿致国家费千百万帑项养之于平日不能用之于临时身任封疆问心何安着直省督抚将所管各营设法整顿总期实事求是变疲弱为精强等因钦此。 圣训煌煌。允宜遵守。伏查练军之议。起于同治初年。内则神机营。外则直隶所练六军。闽浙江苏广东山西山东湖南河南甘肃陆续皆议行之。各省情形。互有同异。神机营及直隶则另筹练饷。特立营制。闽浙江苏广东皆就所减之饷。加于所练之兵。不另增费。山西山东湖南河南则按直隶练军之法。兵于额内抽练。费于饷外略增。甘肃则军务甫定。先于标兵抽练一千五百名。各省之所以纷纷议抽练者。亦为绿营废弛已久。不得及早整饬。夫兵之穷变而为勇。勇之撤仍归于兵。此必然之势也。 国家经制之兵。垂二百余年。不敢轻议纷更。惟期实力整顿。所恃在练耳。不练则渐形疲弱。能练则渐冀精强。该抚所请减兵加饷。系仿闽浙江苏之制。择要分扎。系仿神机营直隶练军之制。总期饷不另增。兵归实用。于兵制无大变更。而于营伍可冀整饬。现在抽练之法。举行已十数省。该抚请饬通行。自应准如所请。一律先行试办。惟该抚就练言之。营制规模。拟请化兵为勇。臣等就兵论之。撤补缺额。兼欲变勇为兵。除已经抽练省分。应令各就现办情形。实力讲求。其余未经议练各省。亦即以减兵加饷之法。为裁勇练兵之计。统就现有之兵。先行抽拨几成。督饬知兵将弁。认真训练。其各省留防勇丁。除地方紧要应仍酌留不计外。其余应即分别裁撤。以节糜费。此项裁撤之勇。如营伍有缺额。即挑选年力精壮愿入伍者补之。如缺额不敷。准其存记。以次挑选入营。如此一转移闲。勇得归营。悉成节制之师。兵经久练。可任干城之寄。饷无须加。兵皆可用。整饬现在营规。并可消弥将来勇患。至减兵加饷成数。各省兵额多寡不同。广东兵六万有奇。甘肃兵五万有奇。江西河南陕西均祇一万有奇。此赢彼绌。加减亦须酌量。

即以裁勇为兵而论。军兴以来。最得力者。湘勇居十之六七。淮勇居十之二三。闲亦有籍隶他省者。究之为数无多。改勇归营。在湖南安徽两省。措置较易。余则相去较近之省。尚可斟酌。若相离过远。势亦难行。因地制宜。应由各该督抚相机布置。其练兵之法。各省有可资采择者。亦应查照办理。山西原议练饷仍依原额。惟操练精强。有临时酌加犒赏一节。用费有经。兼资鼓励。即



行之久远。亦不虞滋流弊。河南奏定练兵章程。有更番出巡。仿古人行则为阵。止则为营遗意。俾往来道路。以习劳苦而壮声威。亦足取法。若申严赏罚。以杜怠玩之萌。而垂久远之计。则饷增者责亦宜重。近来议立长江水师管辖地方。有处分加等之议。仿照行之。于练兵均有裨益。更有请者。各省抽拨之兵。试办不过原额十之二三。其余竟置不问。势必益形疲弱。能否克期陆续更替。俾已练者有时归营休息。未练者以次调往更代。是亦古人换防遗意。练一营而各营皆练。通省俱成劲卒矣。总之。标营之制度。不免委曲繁难。练军之章程。宜归直截便易。现在云贵军务甫定。是否可行。应由该督抚酌量自行奏明。他省均可先行试办。惟情形不同。碍难画一。其应如何因时制宜之处。统由各省督抚酌定章程。奏明办理。行之数年。察看是否得力。有无积弊。再行请旨。

请酌改湖南营制疏光绪十一年

湖南巡抚卞宝第

窃维 国家财用。至今日而愈艰。综计岁出大宗。莫如兵勇之兼设。查直省旗绿各营兵额七十七万余人。每年薪粮计银一千数百万两。养兵不为不多。费饷亦不为不巨。在 朝廷规模远大。原不惜散财以备兵。无如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巨则国愈贫。粤逆自金田起事。初不过二千人。广西额兵二万三千。土兵一万四千。乃以三万七千之兵。不能击二千之贼。广西兵不可用。他省可以类推。其后发捻回苗等匪。悉赖湘淮营勇剿除勘定。绿营战绩无闻。大乱甫平。伏莽未尽。兵不得力。勇难尽裁。于是岁支勇粮。又在一千余万两。赋入有常。何堪如此耗费。说者谓裁勇补兵。足资节省。不知勇粮较兵饷为优。孰肯背井离乡。就此数钱两许之饷。勇之不愿为兵。有必然者。今欲化弱为强。兵皆如勇。势非裁额并粮变通营制不可。变通营制。非渐次办理不可。何者。营制不可变通。则今日所练之兵。仍是旧染之习。变通不渐次办理。则骤闻裁汰之议。未必不启军众之疑。所谓变通者。绿营饷制。每月马兵一两九钱。战兵一两四钱。守兵九钱零。月饷无多。必藉小贸手艺以谋事畜。既不能禁兼别业。即不能责令专操。无论技艺之生疏也。而其分归乡里。各谋生计。遇有调遣。或制造锅帐。或整理器械。或安顿家口。或雇倩顶替。非数日不能成行。军情瞬息万变。何可任此迁延。从前削平大难。各省用勇不用兵者。正为仓卒不堪以应变也。臣拟请裁额粮。以两饷挑养一兵。厚其禄。俾无室家之累。仍仿勇营规制。如额兵一万。分作二十营。以一半驻守。以一半巡防。南营至北。东营至西。互相逻戍。令习辛勤。仍复按时更替。以均劳逸。无事则计日操防。有警则随时援应。申明纪律。不准再蹈绿营习气。所有营官。于现职副参游中。遴选曾经战阵谋勇兼优者任之。都守以下。充当哨弁。现时新疆设立提镇

各官。奏请照楚湘营制者。即此意也。所谓渐次办理者。兵现减额。原设将弁。亦应随之核减。绿营将弁。岁领廉俸马干薪红银两。职分大者。一官可抵百兵之饷。小者亦可抵十余数十兵之饷。故大学士臣曾国藩筹议安徽绿营。奏请将零星孱弱之兵。一律裁撤。营汛将弁。暂缓序补。诚以裁汰兵丁。须先裁汰将弁。乃不棘手。盖绿营积弊。隐匿空粮。摊扣月饷。以及左右役使。无非额兵。裁汰之议。洵与将弁不便。故多设辞阻挠。希图仍旧。积习之牢。殆不可破也。臣拟请先裁将弁以并营。则所并之营兵已见多。以后逐渐裁兵。仍与所部原额不相上下。斯酌留将弁。自不致藉词梗阻。各营兵丁。遇有故革。及老弱裁汰缺出。暂停招募。俟通省出有千缺。即将现兵挑精壮五百人补之。给与双饷。绿营精壮不足。即以营勇拨补。作为练军一营。均照勇营章程办理。庶几兵归实用。勇可渐裁。或亦节省饷项之一道也。

遵查湖南绿营裁额并粮事宜疏光绪十五年

王文韶

光绪十一年九月初七日。兵部会同户部议覆升任湖南巡抚臣卞宝第奏酌改营制一折。飭令悉心筹划奏明办理等因。查卞宝第原奏。系请裁额并粮。俟通省出有千缺。即挑补精壮现兵五百人。给与双饷。作为练军一营。三年以来。未有就绪。臣到任检阅前案。体察情形。实有未能遽议裁者。谨为我 皇上陈之。湖南界连黔粤。地控苗瑶。镇箠绥靖两镇。所辖尽属苗疆。永州一镇。所辖半多瑶境。即如镇箠。僻在万山之中。兵多民少。无田可耕。无业可习。专以入伍当兵为事。兵丁子弟。自十岁以外。即使练习弓马。以备及岁赴挑。臣两次按临查阅。见其队伍整齐。技艺出众。良由兵皆无业。童而习之。悉成劲旅也。该镇兵额四千余人。几在通省五分之一。于此而议裁额。地方即多失业之辈。于此而议并粮。平日本非不练之兵。不特岩疆重镇。兵少无以资控制。即此无业穷民。实亦无从安顿。此边疆各营。未可轻议裁并也。至于内地绿营。诚不如勇营之一律精健。然勇则专于御侮。而兵则例须当差。即如长沙协营额兵七百余名。所辖十三州县。衡州协营额兵四百余名。所辖七县。其间城池塘汛仓库监狱及护饷解犯等事。处处须兵零星别散。其势使然。亦定例使然。谕者辄欲以勇营律之。亦未从深思其故矣。此内地各营之难于裁并也。臣维湖南地方情形。与他省不可强同。自军兴以来。湘勇几天下。无非起自田间。迨军务肃清。陆续遣撤回籍。若辈浪游已惯。往往不能安分归农。游民既多。结会为匪。在所不免。随处严防。幸而无事。是失业之勇。尚难安插。若再加以失业之兵。彼此穷无所之。其又何所不至。使狃于兵不如勇之说。必欲改额兵之制。就营勇之规。势不能舍各项例差而不顾。窃恐饷则已加。而兵则如故。徒添出无数游民。积成隐患。似亦非计之善也。湖南兵数。除从前节次核减外。

同治三年。复将腹里及边务较松营汛分别裁减四成。现计通省额兵。尚无浮滥。同治十一年。臣前在巡抚任内。奏明于省提前标各挑练一营。每营五百人。加饷不及双饷之优。而操防亦颇得力。臣愚窃拟目前营制。及练兵章程。一切应仍其旧。毋庸再事更张。仍随时会商督臣认真整顿。期于兵皆适用。饷不虚糜。以仰副 朝廷实事求是之意。再湖南营制。自同治三年前抚臣恽世临任内。遵奉通行。大加裁减。除镇筴镇标所辖营汛。控制苗疆。悉仍其旧外。其省标及边务较松营分。定为裁减二成。地居腹里营分。定为裁减四成。统计共裁马战守三项兵额三千七百余名。折内仍声明湖南勇丁。布各省。将来事竣裁撤。如有情愿入营者。便可将停额照数挑补。以善其后等语。经兵部奏准遵行在案。是已裁之兵。尚拟俟撤勇归来照额挑补。为安插之地。今军务已平。而饷需未裕。势不能重申前议。请复已裁之额。若再将现有之兵。以并为裁。则撤勇既少一出路。而现兵又半失生机。就目前时势及地方情形而论。实不敢轻议及此。天下事言易而行难。往往有其名则是。而其实则非者。勉强为之。诚恐有得不偿失者矣。微臣区区之意。合再附片具陈。

筹拟购练马队疏同治六年

左宗棠

窃维西北战事。利在戎马。东南战事。利在舟楫。观东南事机之转。在船练成以后可知。西北事机之转。亦必待车营马队练成以后也。春秋时晋侯乘郑之小驷以御秦。为秦所败。是南马不能当西马之证。汉李陵提荆湖步卒五千。转战北庭。为匈奴所败。是步队不能当马队之证。见在捻回猖獗。官军征剿多年。尚未蒞事。于时急图扫荡。固我疆宇。非讲求步队马队不为功。而欲善步队马队之用。又非讲求步队马队之利不可。臣谨就愚陋之见。为我 皇上敬陈之。捻回之害。在平原旷野。本骑之利。官军以步队当之。鲜不被其轻轶矣。于是而图制贼之长。宜用车营。助步队遏其突骑。固也。然车营步队。足以遏突骑。守虽有余。以之抄截追剿。战尚不足。则练马队为急。以马力言之。西产不若北产之健。以马队言之。西北之人不若东北之雄。 祖宗龙兴东北。平定中原。中叶以来。平准回。靖朔漠。 神武震铄。跨越古今。敬绎

列圣方略官书。窃以为欲平方今之患。非追法 先世遗烈。其道末由也。回马多西产。捻马多掠零骑。故捻之患。尚剧于回所幸者。捻回之马。虽多至数万骑。然均用之野战。非若官军队伍铃束之不可撼。捻回诸逆之人各一心。非如官军节制赏罚之不可乱。捻回马上多用长矛。非如官军鎗械火器之不可敌。诚于此时购北口良马。得其人习练而节制之。庶制胜有其具。而贼不足平。且可藉阅历以造就人才。为 国家固根本。垂久远之计。谨拟采购口马选练马队两端乞 圣明采择行之。一马贵精选也。口北产马之地。以张家口为采购

总汇之所。军兴以来。用马过多。善马难得。此次拟采购三千匹。聊济急需。原贵精不贵多之意。伏恳 飭下察哈尔都统察酌情形。如张家口各处。一时不能精选足数。或移咨归化城将军就近选购。务亲为验别。拣口轻臆壮之马。精益求精。以足三千匹。一俟吉林所募手行抵都门。分起顺解来营。庶口马到后。即可派员编成札兰。管带训练。以期迅速。

一马队宜慎募也。东三省兵力素称劲健。惟根本重地。不宜调发太频。闻吉林所属地方。满汉猎户。名为手。平日习骑耐劳。征逐猛兽。火鎗最准。胆力俱壮。实为马队之选。军兴以来。未尝选募从征。材武之士。郁勃山泽间。殊为可惜。伏恳 飭下吉林阿勒楚喀副都统德英。于吉林所属各处旗民台站各丁内。挑选鎗马习年力精壮手二千五百名。并购办鞍三千盘。作为六起。每起编成伍札兰。由德英于通省实缺协佐领内拣委营总。并于实缺以及即补防骁官内。选派各札兰正副各官。权为管带。按照营制。每马队百名。募长夫四十名。沿途各驿站照例支应车辆喂养草料。由直隶山西过河入陕。计算时日。微臣早已驰抵西安。得以及时编列成军。俾成劲旅。庶用其所习。取材既精。自可尽其所长。无坚不破。臣闻德英从前随同伊兴额在淮北等处剿办捻逆。威望卓著。署吉林将军时。值马贼肆扰。能守能战。省会保固无虞。深得旗民之心。此次选募手。最为要着。伏恳 飭下该副都统一手料理。必能纠集豪俊。共扫狂氛。并令该副都统如有经办应行奏报事件。会同吉林将军随时具奏。仍恳 飭令吉林将军督同地方满汉各员。帮同妥为招募。至鞍马价银及选募手经费。并恳 飭吉林将军察哈尔都统于各该库存项下暂为划拨。由臣解还归款。如该两处库存不敷拨给。即仰恳 天恩飭下户部先为筹拨。一面行知山西巡抚于协甘月饷项下提还归款。俾免延待之虞。感荷 皇仁。尤无既极。至召募手经费。及薪水口分章程。臣拜折后。即一面开单咨请兵部。转行吉林阿勒楚喀副都统知照。合并声明。

### 酌议募练马队营制章程疏

丁宝楨

窃臣于同治六年正月初一日。接准兵部火票。递到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 上谕。丁宝楨奏请招募东三省壮丁训练马队一折据称制捻之方非马队不能得力而绿营练习马兵既难得力招募马勇又绝不可用东三省兵丁往往有营兵习气与营勇不相联络亦不得力拟请变通成法派员东三省挑募壮丁三千名来东立营训练等语所陈各节均尚不为未见即着丁宝楨将一切招募编立营制哨队并口分薪水章程悉心妥议详细具奏俟奏到再降旨谕令东三省将军遵照派员会同招募该署抚所请在牧筹拨马匹着一并俟奏到后再降旨办理钦此。跪诵之下。仰见我皇上筹备戎行。刍蕘必采之至意。钦感莫名。伏念招募东三省壮丁。训练马队

。事属创举。事既创则法无可因。所有一切营哨之制。训练之方。口分马干之需。薪水杂支之费。非妥议规模。核定多寡。不足以资遵守。臣谨就步队与马队。其间或同或异各情形。互相参考。其中有可以仿照步勇章程者。有必须另立法纪者。有宜于参用旧章者。因势制宜。悉心核议。如挑选壮丁。取其朴野而去其轻滑。取其的实而防其冒充。取其互保而严其私逃。此则招募之法马队与步队无异。可以仿照步勇章程办理者。也至于分营列哨。马队宜少不宜多。少则呼应易灵。多则指挥不便。临敌决战。马队贵散尤贵整。散则驰骋自如。整则纪律不乱。而且步伐止齐。分合进退。操纵率多变化。机势要于迅捷。此则营法战法马队与步队回殊。必须另立法纪者也。若夫壮丁口分马匹干银员弁薪水营务杂支各项。既须力求撙节。又必得其饱腾。则惟有酌量现在之时势。参考旧日之章程。期于不啬不滥。然后兵饷两有所益。近日募勇口粮章程。湘勇出省。则经曾国藩奏明每名月给银四两五钱至四两二钱。楚勇出省则经胡林翼奏明每名月给银四两五钱。山东奏募楚勇。则经阎敬铭每名月给银三两六钱。专指募湖北楚勇而言。湘勇则不在此例。臣由湘到东。奉 旨募带湘勇。每名照湘勇酌减六钱。月给银三两九钱。此则步勇口分之有旧章可循者也。又查僧格林沁马兵章程。每名盐菜跟役驼马。月支银五两六钱五分三厘。而一应米麸草料豆。多出于州县之供给。故东省州县。于僧营皆有军需报销。历经奏咨有案。是僧营每马兵一名。名为月支银五两六钱五分三厘。实则多至七两七八钱不等。名虽减而实则增。故马兵尚不至于拮据。至于楚军马队。每名约在七两六钱之数。此则马队口分之有旧章可循者也。夫远道募勇。该勇丁闲关跋涉。千里从征。食用较近地加昂。告贷无亲友可助。必须厚其口食。乃可以养其身而用其命也。且募勇与调兵不同。兵有行粮坐粮之分。有俸赏行装之费。勇则专赖日给口分。所以养身养家者。均在于此。更不能不稍为优给。今招募东三省壮丁来东。远则三千数百里。近亦二千数百里。较之雇募楚勇尤为遥远。而东省连年贼扰。客兵来往过境。几无虚日。米麸料豆草。日见昂贵。钱价亦日见加增。计每勇一名。非日给银一钱二三分。不能自给。每马一匹。非日给干银一钱二分。亦不敷喂养。若但求节省。使壮丁口食不足。则必至有打粮之弊。马匹喂养不足。则必至成瘦毙之形。又况马队修补鞍屉之费。钉掌之费。烛油之费。更须酌量给发。万不能稍从减省。且臣自带勇到东。从不分毫扰派州县。所以杜其藉款冒销之习也。兹若口分一切不稍为优给。虽欲不藉助于地方。势必不能。一经藉助。则日后冒销各弊。必不能除。是减实在之支給。徒增无名之开销。军需之滥。实由于此。此次招募马队。其口粮马干薪水杂费各项。应请参用湘楚招募马步各勇旧章。酌中损益。核明定数。以期士不饥而马不疲。斯于军行有裨。臣谨详加考核。议定章程十四条。缮具清单。

恭呈 御览。如蒙 俞允。臣即咨行黑龙江吉林等处将军都统知照。并应请 飭下该将军都统于东省委员到日。遴派得力大员会同办理。俾得迅速募齐。分起管带前来。赶为训练。以备攻剿。至臣前请仿照李鸿章奏请调拨牧马匹。系因买马经费款巨难筹。是以恳 恩派拨。近闻该处马匹。亦因频年调处过多。孳生日少。恐不敷调。若俟往返筹商。又虑久延时日。臣现拟另行筹款。自行买备。相应请 旨飭下兵部。俟委员到京时。迅发护照。并请 飭知沿途各关。免其抽税。感戴 鸿慈。实无既极矣。所有遵 旨筹议招募马队营制口粮薪干各缘由。谨恭折覆陈。伏乞 圣鉴训示遵行。

#### 附酌议募练马队章程条款清单

一壮丁宜慎选以期得力也。查东三省人。向来以黑龙江为最可用。吉林次之。此次募丁。拟专募黑龙江。但该处自军兴以来。征调不少。随调随撤。其中亦恐有多年在营。渐染军营油滑气习者。选募时。宜择乌拉打生之人多募。如募不足数。则以年力少壮言貌朴拙者。详加挑选。如举动伶俐言语轻肆之辈。概不入选。

一选募宜取保以资稽察也。查东三省壮丁。多系未食钱粮。名为闲散。其人皆有户口册籍。在官可考。无虑来历不明。惟近来多有内地民人。转徙到彼谋生者。此次募勇。原系专用东三省土著之人。期于朴野得力。既防内地迁徙民人籍此冒充。且调之远来。亦恐闲有逃亡。无从查考。选募时取具的实连环互保甘结。应请该处将军派出得力之员。会同挑选。每挑取一人。须查明其住址。及有无父母兄弟妻子。并询明保人若何。取具甘结二分。一存该处将军衙门。一带回营存案。以杜冒充。并备日后逃亡。可以按册咨拏。即事平之后。遣撤回籍。各有稽考。不致散漫无归。致滋流弊。

一成军宜分起行走以便约束也。自东三省募勇来东。道里远则三千数百里。近亦二千余里。沿途行走。一切尖宿地方。必须安顿。以便约束。且所募既多。如须募齐后一同前来。恐选募既需时日。到后又须训练。必多耽延。近来贼势蔓延。急不能待。自应赶为办理。此次选募。拟委派结实明练文武大员二人。随带营官二十四人。督同。挑选。每营官二人招募二百五十人。即为一营。归其管带。如募成两营。即飭分为一起。管带启行前来。随到随练。俾前到者既经练熟。后到者即可照样操演。庶不致旷延时日。可应急需。

一营制宜练以期节制也。凡用骑兵。与用步队异。步队全恃人力。人数虽多。亦易节制呼应。故步勇均以五百数十人或六百数十人为一营。骑兵则人力与马力并用。人数过多。则易于杂乱。且得用全在驰骋。人多则马亦多。闲时操演。指挥自能如意。一经临阵。若人数过多。一切进退步伐。前后相去较远。虽十分熟练。亦恐气息一刻难通。不免参差贻误。兹拟酌定以二百五十人为一

营。三千人共分十二营。十二营分为前四营。中四营。后四营。每四营中又分出前后左右各一营。每一营中以五十人为一哨。分为前后中左右五哨。如此。则各归各伍。不致人数多寡参差。用昭画一。

一管带宜择定以专责成也。营制既定以二百五十人为一营。必须设立营官二人。一正一副。互相钳制。每遇操演。副营官专司领队。正营官专司督队。临敌亦然。一营之中。前后中左右五哨。各设哨长一人。以为一哨领队。各哨五十人。俱归哨长约束训练。五十人之中。又分十人为一排。于十人中择一人为什长。管带九人。至十二营分为前中后各四营。应另拣派统领二人。分统前后八营。其中营即归主将督带。以备临阵督队分路策应之用。如此。则统领严管营官。营官严管哨长。哨长严管什长。层层节制。彼此相维相系。庶事有专责。方得指臂之助。

一队伍宜申明以免混乱也。各营既分营哨。则队伍急须派定。俾勇丁各有职司。得以专心演习。兹以每哨之五十人为五排。每排长一人。余四十五人。以前左右三排共二十七名。作小枪手。中九名为弓箭手。后九名为长矛手。如遇操演或临敌。每队排长执矛旗领队。各骑兵分执枪箭长矛。随各排长向前。每一队分为五排。小枪在前。弓箭继之。长矛又继之。彼此挨次而进。不可闲断。

一行列宜分定以示整齐也。队伍既分。急须明定行列。以清耳目。前既分十二营为前中后各四营。凡遇操练及临阵时。自须各立旗帜。各分旗色。以便识认。各营壮丁。令各认旗归队。如前四营之前后左右营。不得混入中后营。中后营亦不得混入前营。即前四营中。每一营之前后左右。亦不得自相混入。中后营亦如之。切不可稍涉错乱。以免淆杂拥挤之弊。平日训练。此为要紧。临阵尤宜加意。

一练队宜按序以明进退也。练丁既定行列。尤宜预分先后。凡遇操演及临阵时。前中后各分为三起。依次前进。不可凌躐。每一营副营官执令旗一面在前领队。正营官执令旗一面在后督队。每营二百五十人。分为五队。各相离半箭地。平平立定。视营官之令旗进退上下。各哨长即执各哨旗分领。各哨随之。不得乱离。如第一排鸟[枪](抢)进。或从左旋折下。第二排鸟枪继进。亦从左折。第三排亦如之。须用连环枪互为上下。其第四排弓箭手。则张弓搭箭作势向左。第五排长矛。亦伸矛作势向左。右折亦如之。如枪手折回时。贼乘机突我。则弓箭长矛齐上迎拒。俾枪手得以装枪继上。各营均照此进。其中后八营。则视前四营进退。如前胜则各队继进。前退则中四营接应前进。后四营分队旁抄。总期相机策应。不准即退。

一阵法宜讲明以期制胜也。西北用兵。与东南回异。缘东南皆步贼。其地又

多山川沟塍之险。兵行过整。则难免从杂喧攘之弊。故用兵宜散中见整。乃可得力。西北极平衍。而贼又尽用骑兵。行过散。恐一被冲突。易至散漫难收。大为贻误。然不散。则又虑拥挤不开。故用兵总宜整中见散。以便互相联络。即散之中仍须各自为整。其要在于不使敌骑得以冲突。而我又能驰逐肆剿。方为制胜。大约用骑兵之法。其要有四。一曰冲。二曰绕。三曰裹。四曰抄。兹拟定操练之法。各营中以五十人为一哨。每营五哨。各整各哨。相闲继进。每哨五排。亦各整各排。相闲轮上。循环无端。各营中务令散中有整。整中有散。斯为合法。其枪法总以进步连环为准。如遇敌交绥。以前四营作前敌。分为四路。乘势直冲。连环小枪。随进随下。左右环抱。不令歇声。中营居中。亦分四路立定。视前所向。作为两翼。随势接应。后四营则于前营初见敌时。即由后分四路。或分两路。散布远势。由左右包裹而前。四出盘旋。以伺敌之人隙。若前四营直冲不胜。则疾趋分进。环而裹之。以分贼势。贼若诡譎不受包裹。则前后八营。各分八路。四面兜击。或分两路。对面夹击。中四营则从旁分抄。或从后截剿。期于层出迭应。不致为贼所乘。或可期战胜之效。

一营哨宜津贴以杜侵蚀也。此次训练马队。拟由主将自行统带中军四营。其左右翼则分设统领官二员。各带四营。共为十二营。仍每营各设营官一员。帮带官一员。每营之中又分五哨。每哨各设哨官一员。所有统领营官各员。应请照例支給盐粮等项银两。至各营哨官。每以千总把总微弁充当。其例支口粮。每月不过五六两。尚不及一马勇之数。而其一切费用等。较勇多至数倍。未免较少。拟请每名除例支口粮外。每月各加给津贴公费银二十两。以资办公而杜侵蚀。此外营中应需文武员弁亲军小队及医生兽医等。以备办理文案稽查弹压侦探军情押运粮饷等事差遣。均请查照军营定章支給。应得例支盐粮等银。一切军火器械号衣旗帜锅帐鞍鞴等件。统由军需总局照例制造发给。分案核实报销。该统领营哨各官。既有例支银两。足敷办公。此外不准违例滥支。并严禁假借公事名目。在各勇名下克扣。一经查出。立即严行参办。以重公帑而肃戎行。

一勇粮宜酌中以期饱腾也。勇丁远道从征。必使食用不乏。方能责其踊跃用命。近年楚湘各军出省征剿。历次奏定口粮银数。或四两五钱或四两二钱以至三两九钱三两六钱不等。均随道里远近酌量增减。所以体恤征夫。振作士气也。此次创议自黑龙江招募马勇。比之楚湘各路尤为遥远。所有该勇口粮。应略为加增以示鼓励。惟近来库款支绌。不得不于优厚之中。仍思撙节之法。拟请每勇一名。从减援照湘勇之例。每月支給口粮银三两九钱。其什长统率十人。为伍中头目。应比散勇略为加增。拟请援照楚勇之例。每名每月支給口粮银四两二钱。均按大小建月扣算。至每营应设蓝旗三名。专司号令旗鼓。字识五名



。承办册籍文书。均照什长例给与口粮。该勇丁等既冻馁无忧。可冀训练日精。相与竭力驰驱。命疆场矣。

一马干宜优给以利追剿也。军行之地。逼近贼踪。商贾每多裹足不前。粮草时当腾贵。若所给干银不敷喂养。则马匹易致疲瘦。不任驰驱。应请援照京旗及黑龙江等处马队成案。每马一匹。每日支給干银一钱。责成该勇丁加意喂养。务令臆壮。统领官随时严密稽查。其马匹倒毙。如与例定年限成数相符者。准其官为买补。作正开销。倘有克减草料。致令马匹因而倒毙者。除照例惩办外。仍罚令该勇买马赔补。并将不善管理以致马匹疲瘦倒毙较多之营哨各官革。如此认真办理。庶士饱马腾。克成劲旅。再马匹全在夜闲加意喂养。方能壮健。又闲时操练。临敌追剿。鞍鞴钉掌。尤易损坏。所有该勇丁应须油烛及一切修理鞍鞴钉掌杂费。拟每马一匹。每月另给杂费银三钱。以备各项急需。应请一并准其作正开销。以裨马政。

一长夫宜酌加以供转运也。马队进剿贼匪。利于便捷。所有随营应用锅帐子药粮草军装等项。势不能挈带马上。致碍追逐。闲遇勇丁连日打仗追奔。及其战胜归伍。人马之力。均已疲乏。若责令该勇自行造饭。及喂养马匹。则日夜不得休息。纵极精锐。难期持久。拟请援照楚勇之例。每勇二名。给与长夫一名。每长夫一名。每日支給口粮银八分。以备运送锅帐等物。及造饭喂马之用。又长夫每二名。合给骑驼一只。每驼一只。日给干银五分。以便移营进剿时。该长夫得以乘骑紧跟。不致与勇队马步异形。后先相失。且该队既有长夫。则凡遇打仗之时。有长夫为之留守营盘。马队自可全军出战。无庸酌留几成队伍。为守营之兵。是有长夫。则一勇得一勇之用。更为一举而两得。再此项长夫口粮较少。应请就内地募充。以归便。

一余丁宜预募以备补额也。勇丁从征多年。必有缺额。若俟委员往该处募补。未免往返需时。该马队中全用东三省人。又不容以各省人参入夹杂。拟请于开募之时。募足三千名外。挑选朴实精壮者。多募余丁三百名来东。以备随时补额。此项虽名为余丁。另编一队。亦与各营马队同一训练。随征即与正勇无异。应请照正勇一律给与口粮马干。以示公允。至购买马匹。亦请于定数三千之外。另多买数百匹。以备余丁乘骑。挑补缺额。合并陈明。

请裁汰北路征军疏光绪二年

左宗棠

窃维玛纳斯南城既克。北路一律肃清。官军方图下兵南路。扫荡而前。北路所宜筹者防。南路所宜筹者剿。大致判然。虽两路同是办贼。不宜有畸轻畸重之分。而兵数应增应减。要自有辨。主剿之军步步向前。步步顾后。克复一城一堡。即宜分兵驻守。要隘冲途。均须设局防护。以通运道而速文报。程途愈进

愈远。兵力愈分愈单。其不得不预备增调以为之备。固也。防军但就地势通筹。城堡要隘。以夷险冲僻。定兵数多少。别筹游击之师。备缓急策应。防守之兵。步宜多而骑可少。策应之兵。步可少而骑宜多。地有定形。兵数固可得而定也。总计南路征军。刘锦棠由乌鲁木齐南进。马步约二十九营。张曜自哈密西进。马步共十五营。有奇为一支。徐占彪自巴古之间西南进。马步五营有奇为一支。统计不过四十余营。臣虑将来屡分见单。不得已始有请调金运昌马步全军之奏。然以人马实数计之。所增亦不过十营而已。北路金顺所部二十余营。及接统景廉所统十九营。号称四十余营。按照步队每营五百人马队每营二百五十骑核算。人马之数。较南路征军约略相等。除伊尚未收回不计。以驿站程途计之。则此路较南路缩二千里有奇。兵之可以减汰一也。北路景廉所部。先本三十余营。金顺接统。挑存十九营。合之金顺旧部。及新增马步二十余营。为四十余营。不为不多矣。月饷多至二十二万两。较之刘锦棠现统各军饷银。多至十二万两有奇。而势力未能一律。如非分别汰减。任其虚糜。弱者与壮者。勇者与怯者。同一缺饷。何以鼓舞情。收战胜攻取之效。饷项以积欠而愈薄。兵气以缺饷而愈疲。将何以战何以守。且恐因循日久。患有不可胜言者。兵之急宜减汰二也。

金顺所部四十余营。步照五百人一营。马照二百五十骑一营核算。现存实数。缺额太多。难以覆按。若就现存实数。裁汰疲弱。归成营。勇丁得有的饷。自期翕服。其娶有妻室愿留口外者。准其酌借牛力籽种。拨荒绝无主地亩。令其承垦。秋后以粮抵还。仿古徙民实边之意。而无其劳费。近时古城巴里坤屯垦办法。多用汰遣客军。适值岁稔价平。屯丁获利。比薪粮倍蓰。人情乐趋。即其明验。其空缺之营哨各官。及汰遣之勇丁。愿留口外者。亦准一律安插。非徒节饷。亦可实边。此时行之。事尤易举。兵之应及时减汰者三也。金顺所部。计四十余营。每年应得正饷二百六十余万两。合计今岁所得实饷不过五十余万两。欠数约二百万两上下。其赖以敷衍。尚未决裂者。该军军粮。自本年三月以后至今。由臣古城巴里坤哈密各局及俄粮项下拨给者。五百六十余万斤。脚价牵算。共实银约六十余万两。而前此供支该军卓胜英字等营粮料。尚不与焉。金顺赴玛纳斯后。臣闻绥来属地西湖一带。商人贩运伊净粮。价极平减。属其赶紧定买。金顺以无款为言。臣比饬西征粮台勉凑银八万两给之。计臣军垫解该军之数。已过该军所得协饷之数。而军心缺望。仍所不免。若协款仍前延不解到。臣军饷源已涸。无从分润。该军后此情形。实有不堪设想者。臣与金顺同办一事。休戚共之。虽该军自有专饷。亦难恣置。应恳 天恩饬部迅速从长计议。金顺一军。月饷既无可改拨。应否于欠解各省。酌提巨款。限期解到。以济急需。并恳 饬发部款四十万两。交金顺祇领。作为裁遣之费。仍

归该营大饷扣回。责成金顺将所部分别裁汰归。作为马步二十营。以后部拨的饷。即照二十营核算。并从宽给采粮开屯驼干马干银两。庶事归核实。可固军心。而各省应协该军之款。以后减半实解。事体从容。当可不至仍前延误矣。谨将金顺全军宜减汰归情形。据实陈明。伏乞 圣鉴。

### 酌拟武职借补章程疏

曾国藩

窃准兵部咨。会议具奏。嗣后曾经军务省分绿营各缺。暂准奏请通融借补。提镇准借至副参。副将准借至游击。以次递借。不得借至三级以下。其已经借补实缺之员。即以本衔在任候补。不得照借缺品级。再行升借他缺。至已经借补一缺。每项不准接续借补。年终开单奏明借补成数。统计至多不准过五成。如逾此数。仍于次年将序补人员补还。至长江水师各缺。亦应按此次定章。以三级为限。统俟十年后。再察情形。应否仍复旧例。奏明酌核办理等因。于同治七年五月初三日。钦奉 谕旨。着照所议办理钦此。查部臣所议章程。斟酌时宜。仍不背乎古法。极为周妥。自应遵照办理。惟与现在情形。不能不再求变通者。约有数端一。在借补官阶。部议不得逾三级。查军营出力人员。洊保崇阶者太多。不得不推广借补。以为安插之计。拟请嗣后各项补缺。提镇借至副参游止。副参游借至都守止。都守借至千把止。如此明示限制。虽与部议稍有不符。而品级不甚悬殊。体制亦无窒碍。惟千把补缺。向归咨案。现以大衔借补。拟请改归奏案。以示区别。其本班拟补千把者。则仍归咨案办理。一在借补人数。部议不得逾五成。查十余年来。各路军营。搜拔人材。稍有才略者。断不致沈沦未弃。循例应补之员。较之降格借补之员。才具之优劣迥殊。人数之多寡亦异。即使借补人数。十居八九。亦不致令本班之人。顿形缺望。惟部臣虑及借补太多。易滋流弊。拟请嗣后各项补缺借补者。三缺得二。挨补者。三缺得一。借补则分考试当差两班。择其技艺娴熟差事勤奋者。按班借补。挨补则分候补应升两班。核其名次在前历俸较深者。按班挨补。如此明定班次。既可超拔人材。亦颇限以资格。似与部议尚相合。一在借补后升转之途。部议祇准照本衔候补。自属便良法。惟尚有未能限定者。如提镇借补参游之后。本班额缺较少。断难冀幸 放。而着有劳绩。亦不能不循例升转。以下递推。本班之难于得缺。情形相同。嗣后借补各官。如遇升转。拟请随时酌量奏明。请 旨定夺。仍照部议以十年为限。十年之后。应否仍复旧制。再行体察情形。奏明酌办。臣所以鳃鳃过虑者。实因三江两湖用兵太久。武职保举大员太多。姑存借补小缺之途。以为安插闲将之地。臣今奉 命调任直隶。该省募勇无多。武职保举之员较少。本可不再置议。然东南江楚等省。遣撤将弁。惶惶无所依归者。实不乏人。臣不敢以身离两江。遂不谋一安置之法。且处处可以

收标。省省可以考试。技高者固可考补实缺。技劣者亦可稍沾薪粮。庶渐少游荡无归之员。亦足戢嚣凌不靖之气。谨将江南近年考试武职章程。录呈 御览。至长江水师。初次拟补各缺。尚未明定章程。即第二次三次出缺酌补。亦尚难期画一。臣今议奏江苏外海水师。应俟部议允准。暨闽粤等省水师次第议定后。再由部臣议一水师班次迁补章程。与陆军画分两途。而疆臣亦各参末议。庶为可久之道。所酌拟武职借补章程。恭折具奏。伏乞 圣鉴训示。

陕甘武职补缺难复旧制疏光绪十三年

谭锺麟

窃臣准兵部咨开。陕甘二省。从前征防紧要。所有武职升调补缺。均照军务省分变通办理。现在地方久已敉平。善后亦经就绪。两省武职补缺引 见考核各事宜。统照肃清省分。一律规复旧制等因。咨行前来。臣维治贵因地而制宜。法亦随时而变通。陕甘地方情形。与他省回异。乱后情形。与承平时亦不相同。武职皆由行伍起家。升迁调补。以次递推。其人之品行才力。可历试而知。每遇出缺。按班序补。执册查对。一书吏优为之。然未闻一省候补人员。多至数百者。自军兴以来。营中保举留陕甘者。数以千计。现在归标候补之员。提督二十余人。总兵四十余人。副参游都守三四百人。无术疏通。而未经收标者。尚不计其数。向来提镇出缺。请 旨放。无外补之例。近岁奉 旨发甘差委者。虽提镇亦权补小缺。若按班不准借补。则永无得缺之期。终成废弃。是当日之保提镇者。适以锢之。殊非 圣朝矜恤将士之至意。况人品有高下。才力有短长。譬之负重。力祇能胜五十斤。而强任百斤。鲜不颠且踣矣。当战事方殷时。但计其功。不论其人。克一城。获一胜。即晋一阶。故有未弁不数年而保至提镇者。所以昭激劝也。如谓保提镇者即堪提镇之任。保参游者即堪参游之任。恐原保之大臣亦未敢自信也。前大学士曾国藩奏请大衔借补小缺。固不忍令效力疆场者。置散投闲。亦因敢战之士。冲锋陷阵则有余。专阃守法则不足。姑以小缺试之。俾资阅历以尽所长。若各归各班。则副参游缺少人多。参差不齐。有才者无由自见。无才者反得滥竽。亦非储备将才之道也。陕甘归标各员。有提镇而仅能为参游者。有参游而仅能为都守者。臣亦量其才之优劣而用之。但令地方静谧。兵民久安而已。于班次未暇计及也。今欲规复旧制。则责成书吏。按班造册。遇缺序补。事甚便。如果推行之尽善。何庸设法以变通。第念边境辽阔。族类纷繁。跣缉巡防。均关紧要。若因地择人。则有遽难循照旧章者。故不敢不缕陈于 圣主之前也。合无仰恳 天恩。俯念陕甘僻在边隅。防未尽撤。兵未足额。武职补署章程。仍请变通办理。数年后察看情形。再行规复旧制。臣愚昧之见。是否可行。谨会同陕西巡抚臣叶伯英陕西提督臣雷正綰甘肃提督臣周达武合词恭折具奏。伏乞 圣鉴训示。

## 黔省下游各营专设捕盗兵丁议

贺长龄

设兵所以卫民。卫民即以保国。大用之则征讨叛乱。小用之则缉捕盗贼。能缉捕盗贼而不能征讨叛乱者有之矣。未有不能缉捕盗贼而能征讨叛乱者也。大小之用异。则难易之势殊也。然欲其征讨叛乱。必自缉捕盗贼始。何者。兵事难以尝试。未经战阵。虽有长技。不足恃也。惟用之捕盗。则追亡逐逋。非捷不可。格击刺。非勇不能。蹊险搜窝。非胆不敢。是。亦临阵之先资也。孰与夫按期排操。徒为观美。而不适于用也哉。今天下绿营兵。每省多者五六万。少者一二万。不为寡乏矣。而能缉捕者卒鲜。于何验之。试观邸报吏兵二部获盗引见者。文员多乎。武弁多乎。武弁不过不员十之一二耳。又观刑部盗案题本。凡首先获犯者。文员多乎。武弁多乎。武弁先获者。不过十之一二。大率协获者十之八九耳。况所谓协获者。半出文员情面带叙。半由武弁嘱托免咎。其为乌有子虚者。又十之八九乎。第就黔省近日言之。各案获盗者。文员多乎。武员多乎。公牒具在。可考而知也。计黔省文职养廉不过八万。而武职廉俸兵饷多至八十万。各营将弁多于文职数倍。兵丁多于差役数百倍。受国家之豢养。如此其厚也。备国家之任使。如此其众也。营房塘汛。布星罗。若使处处认真。宵小从何托足。乃盗风仍未止息者。岂兵之不能缉捕哉。武弁不讲求耳。其不讲求者。则意在偷安。直以此事诿之文员耳。诿之奈何。则曰经费无出也。然则平日所食之饷。竟皆虚糜乎。民出财以贍兵。兵出力以卫民。值此承平无事。幸少征调之烦。独不可为民除盗乎。即有赏需。遂无闲款可筹乎。则又诿曰兵不识盗也。夫兵丁孰非本地之人。弁有去来。而兵皆土著。可云不识乎。即有外来之贼。亦不过附近匪徒耳。差役能识。兵丁独不能识乎。即云不识。亦由于不捕耳。捕之斯识之矣。而奚诿焉。夫既为兵丁。孰不宜缉捕。今乃议设专兵责之捕盗者。欲使不得以差操借口耳。且责成专则心力自一也。其法按兵额之多寡。每百名内。酌设十名。或五名。责以专拏盗贼。一切递解人犯护送饷鞘诸杂差。概行免派。其人宜募勇黠而与盗习者。令其专习拳棒刀矛枪跑山跳等技。择弁之健壮者领之。即平日无赖而今能自新者。亦准收用。黔省下游古州镇远二镇之兵。不下二万。即可得二千人。或一千人。分别才具高下列。列为二等。上者食战粮。次者食守粮。无事则约束归营。有事则遣出侦缉。酌筹闲款。以为赏资。有能破窝擒魁历着明效者。即予超拔。如是而兵不鼓舞不能获盗者。必无之事也。此以盗捕盗之法也。则有难之者曰。捕盗而被伤或且死。则奈何。查定例。捕盗兵丁有受伤亡故者。照阵亡例赏。带兵官例无处分。如不实力擒拏。武弁则题参革职。兵丁则重责除粮。然则与其退缩而受罚。何如勇往而蒙恩。即不幸而被伤至死。且得照阵亡之例。！整理赏

有加。荣及身后。若伤未至死。亦分别能当差不能当差。照绿旗阵伤例。优加赏赉。何去何从。不再计决矣。且其中又有三利焉。

鸡鸣狗盗。多出异材。可为 国家备干城。飞扬跋扈。收入樊笼。可为闾阎息事端。其狼子野心。终不驯伏者。阴以法诛之。可为地方除后患。夫亦何惮而不为此。今我 皇上患各省盗贼之多。凡文武各员之以获盗引 见者。无不立加擢用。即以黔省论。文如谭同知以知府用矣。吴经历以通判用矣。武如春副将以宣化镇用矣。此尤利之大者。皆前此所未有也。现今黔省缉捕。无不严核功过。明示赏罚。但有微劳。断不埋没。近日黎平吴补心一案可鉴矣。诸将弁幸际此时。明明上进有阶。何不力图自奋乎。然武弁又有词矣。曰。此辈入营。必不安分。恐滋事干议也。是又不然。试问在营之兵。岂无滋事者。孰非倒提年月作为开革名粮乎。何独于此而疑之。下游各营行之而效。即可踵行于上游。需以岁时。则兵之懦者日以健。弁之怠者日以勤。遇有缓急。率之以行。必能奋勇杀贼。立功得官。如此。则凡为兵者。皆将欣然慕效。踊跃从事矣。此奇正互用之法也。前岁钦奉 谕旨。令各州县召募土兵。当此太平闲暇。亦惟用以缉捕耳。则何如设专兵以捕盗。而即以隐储敌愆之资。尤为计之得也哉。或曰。此辈聚于营伍。不虑犷悍难制。或生他变乎。此更不然。每兵百名中。此辈不过十名五名。何能为患。倘或不靖。以十人制一人。未有不就缚者。譬如善医者。以乌附硝磺猛烈之药攻病。而用大剂人参甘草驾驭之。则其力更大。而元气无伤。治兵一治病而已矣。无增兵添饷之烦。而坐收靖乱安民之实。为今之计。似无逾此。特须实力行之耳。行之不力。而辄以小小窒碍。追咎始议者之非。则区区不任咎也。谨议。

### 整顿营务议

#### 龙汝霖

某谨案体察晋省防务情形一疏。奉 朱批着即实力整顿毋得稍涉疏懈钦此。伏思整顿营务之法。首曰练兵。而其要领一曰选将。其机括一曰除弊而已。近来各省营伍。积习日深。牢不可破。即如营员之补署。不考技艺贤否。以奔走应对为能。而钻刺夤缘亦闲有之。及挑补兵丁。除虚冒廩粮稽延建旷外。又复以老弱与吸食洋烟者充数。而各署之伴当。以及杂色夫役。占侵不少。复不入伍同操。加以经制月饷。本属无多。而无名之摊派。一一取给焉。兵丁所得益微。不得不兼营别业以餬其口。于是视训练为虚文。即按期应操。不过饰为美观之具。甚且因平素驾驭无方。兵丁挟制其千把。千把挟制其参游。瞻顾因循。苟且由此而生。废弛因此而甚。虽经大吏随时整顿。而相习成风。几有积重难返之势。近年奉部咨。蒙 奏准防剿之事。武员各归文员调遣。缉拏抢劫重案。不准营弁捏报协获。挑补兵丁。亦由营员报明地方官拣选等因。原于调遣稽

核之中。寓整饬戎行之意。即从前颁行中枢政考各书。所以搜军实者。条例亦纤悉具备。今欲除积习而挽颓风。亦惟就旧制而申明之。由部议而推广之。事总期其可行。弊亦去其太甚。但能行以实力。营务当为改色。请撮举其节目。曰慎补署。课材略。严密考。是为择将之法。除杂派。筹犒赏。禁洋烟。是为兵之法。和文武。联兵勇。合操防。是曰化散为整之法。革名粮。核虚冒。稽建旷。是曰化贪为廉之法。勤缉捕。戢纵恣。斥干预。是曰化暴为良之法。挑精锐。习技艺。缮器械。是曰转弱为强之法。然自古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兵。是又在将领得其才。操纵得其术耳。抑更有请者。时穷固不妨补苴法制以救时。而法敝又当损益时宜而变法。窃查山西额设兵丁二万二千八百五名。咸丰三年裁兵案内。两镇共裁去兵二千一百六十六名。于省城添募精兵一千名。实存兵二万一千七百三十九名。除抚标及两镇标额设标兵外。分为四十余营。再分为各州县之城守塘汛。以为协守城池监狱及查拏盗贼护送粮饷递解人犯传送营中公文之用。立法之初。原以承平无事。一则散强悍之徒。使无尾大不掉之患。一则塞空虚之地。使无照顾不及之虞。其用意至深且远。无如日久弊生。事事皆同虚设。转为缺额影射老弱充数地步。及一旦征调。往往于各墩汛零星抽拨。兵与兵不相知。兵与将不相识。步伐散漫。心志猜离。在朝廷养兵。原欲收梟悍之辈。以卫人之生。及其用兵。不啻驱乌合之众。而致人之死。以故经制之兵无益。不得已而用召募。召募之费太烦。不得已而行团练。库帑日匮。贼势日张。未必不由于此。窃以为无事之日。兵制合不如分。有事之秋。兵制又分不如合。

拟请仿明于忠肃立十大团营之制。于通省营汛中抽调精壮者一万三千人以为选锋。一千名为一营。立为十三团营。统以副参大将。分布四边要隘。画境而守。南则蒲州茅津泽州各置一营。相联之地。归其控制。东则潞安孟寿灵邱新平各置一营。北则得胜路杀虎口水泉营。西则保德碛口吉州各置一营。以附近之营兵并之。不愿远驻者。听于防所另募。平时联络一气。每年冬闲。与左右邻营会哨一次。其操练之法。用实艺不用虚套。按日由总统官校阅习熟勤慎者。记名分别犒赏拔补。而严重缺额役使之禁。大阅之年。亲巡各营。试其优劣。待以不次之赏。必行之罚。期年以后。可以成劲旅。倘一旦有警。如贼来中路。以本路之团营出战。命近左之团营为策应。近右之营为犄角以佐之。而南北镇帅。更率锐师以为后援。贼来他路亦如之。逗留争因而失事者。绳以法。俟各省肃清之后。仍归旧制。如此。则每营兵弁朝夕相依。平日易于稽查。临阵互相捍卫。其利一。千人同练。羸惰有所激劝。阵伍亦能整齐。其利二。安心营所。即同土著。水土渐服。疾病不生。其利三。驻守既久。路径明习。无顾此失彼之虞。其利四。贼去则守。贼来则战。无调撤奔驰之苦。其利五。门户

既固。腹地晏然。不至一方有警。全局为之震动。其利六。冲途州县。少供帐车马之费。官民之困以苏。国帑亦可节省。于大局尤有裨益。其利七。特思建立新营。事事创始。非得廉明素着有胆有略之将。不足以资统练而收实效。故昭义军得李抱真而雄山东。明之四卫得周遇吉黄得功而亦称健卒。故谓练兵其要领尤在于选将也。且查常例马兵月给饷银二两。战兵一两五钱。守兵一两。近又遵章扣去二成。纵本营无一苛派。已属不敷赡养。责饥寒之卒伍。欲令常川操练。战守兼资。虽日绳以军法。势亦有所不行。故再四筹思。练兵必须选锋。选锋必须加饷。非奏请将每年筹防经费。仍旧由外截留。厚其廩给。即以防兵之费。作练兵之费。势必仍旧粉饰铺张。徒有纷更改制之名。绝无起弊扶衰之效。以言乎战则不足。以言乎守亦不能。转不如循照旧章。补苴罅漏。尚可相安无事也。谨议。

### 上大府整顿营伍议

宗源瀚

营伍之坏。一由兵穷。一由官穷。旧额守饷一两。战饷一两五钱。如数如时。且不足以养贍。况多逋欠。于是挂名兵籍。而驱佞佣保。别营生计。此兵穷而营伍坏也。都守以上之官。每月廉俸不过数十两。都守以下。为数更微。如数如时。且不足以养贍。况多逋欠。于是留兵为丁役。扣饷为供应。不足。又益以贴班。此官穷而兵愈穷。而营伍愈坏也。今幸得减兵增饷。营制更新。诸弊可以悉除。旌旗可以变色矣。乃私察营伍之坏如故。各衙门当差之兵。稍饰外观。然尚调外汛以凑数。至如城门汛房。则计额不及一半。日间几无一人。必待营生昼毕。夜间始来。来则劳乏酣睡矣。屡到城门。汛房一二人。呼之不醒。更何有于更柝。至于操练巡防。无不视为具文。遇有盗案。坐受处分。绝未闻营兵有获盗之事。间于营员前偶言其弊。必多方袒护。到处如此。不祇一人。心讶之而求其所以然。始知官之俸廉。每历半年而发一季。仍不能不克扣兵饷。兵之饷银。必历数月而始发一季。每年必挂欠一季。仍不能专心差操。即有有志振作之副参大员。而所属各官。无一不克扣兵粮。所部各兵。无一能忍饥入伍。其奈之何。减兵增饷。良法美意。而未得丝毫实济。不重可惜乎。欲求整顿。必先使弁兵无可借口。欲弁兵无可借口。必官俸兵饷如期而发。上策按月。中策按季。如春季发饷。必以四月初为期。夏秋如之。冬以腊底为度。各营之公费。各官之津贴。皆奉部核准之款。皆应如数给发。不必有所靳惜。即裁官未定。而所缺无几。司局亦不难挹注。满绿各营。年需五六十万。岁于估饷册内。如数估留。少发十余万。储之无益。若以之为协饷拨款之用。更觉舍己芸人。且地方靖而后催科足。强兵乃裕饷之源。用财即所以生财也。欠饷之意诚何取乎。或谓如此疲兵。裕之何益。如此营官。贍之何裨。不知兵裕官



贍。然后可以用人。然后可以用法。疲者始可求其不疲。旷者始可责其不旷。贤者始可以有为。不肖者亦可以自奋。如此而不振者。严法随之。自有起色。否则纵营诛数卒。日劾数员。而不裕之兵。终不能枵腹操戈。不贍之官。终不能守死勿去也。即如前次广建之警。商派湖协兵百人。前赴孝丰。若拘本境之例。不给一钱。恐三日亦不能成行。商调之时。先予二百番为口粮。半日之间。即已起程。此亦钱能奔走众人之一证矣。且营员更有可悯可笑者。奉院胥如师保。一若黜陟去留。尽操书吏之手。署一任。补一缺。房费大者以千计。千把外委。闻亦需一二百番。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虽事克扣。囊橐仍空。远隔闽疆。不知督府之意指。遂为书吏所欺诈。窃谓用人一切。中丞亦宜示有主持。营伍弛而地方多事。 朝廷不尽责闽中也。

如饷不逋欠。然后与将领更始。严立营规。毋匿一虚额。毋留一兵。在城在汛。定期操练。城门汛房。昼必驻守。夜必支更。发饷可仿温处衢之办法。一律由各府径提地丁。径行支放。并明定科条。责成同城府县。逐月稽查。如有不操练。不支更。匿虚额。留兵者。密行参劾。徇庇者事发同过。而中丞又衡鉴独操。选求将领整顿有效不避劳怨者。予以不次之赏。积习不改粉饰徒工者。施以不测之威。使大小将弁。咸知宪意所在。无不以练军实振作营制为心。兢兢焉惟恐遗夹袋而干斧钺。又何有不振之营伍乎。所见者。前署嘉兴协瞿先仲。以未习水乡之人。到任数月。即能擒治枪匪。每黑夜徒步查汛查城。兵不习技武。且詈之且教之。虽其初多招谤怨。然黄军门阅伍至嘉湖。湖则踉跄不能成伍。嘉则整肃而有军容。此固该员励志有为。而其署嘉协时。乃一引见回省赴闽候补之参将。过浙一谒前抚。乃不拘资次。檄署嘉协。事非意料。感激图报。逾于寻常。赏如此。罚可知。举一以例。而其它可知。赏罚者。古今用人之大柄也。岂无成效可睹乎。至于水师船。驻泊久则勇易疲。不习劳则弊易生。似宜各分地段。立一会哨之期。扬帆施。耀武即以慑匪。巡哨即以习劳。仍于本日各回原汛。而又别选耐劳之将。别领数船。作为游徼之旅。于外江内河往来巡察。出入不时。以警各船之偷惰。亦日久防弊之一道也。不揣狂瞽。谬为陈说。愚者一得。有无可采。伏冀垂察。

## 卷七十七 兵政三水师

预备水师将才并预备位片咸丰五年

胡林翼

再湖北贼势。自秋冬以来。大股专注于南岸。即下游金陵皖江之贼。亦专以逼胁多人分股上窜为计。而总不离沿江两岸。求所以制贼之死命者。惟以精水师断贼粮为先务之要。或疑贼之虏掠银钱。聚于金陵。财多人众。日增猖獗为虑。臣愚以为不然。自来盗贼之扰害。其志专在财利。彼岂能以财利予人哉。即

至穷蹙。忍不能舍。固贼情之常也。夷考古今平贼之略。必以据上游形势。断贼粮为先。而财帛之丰歉不与焉。武汉则金陵之上游也。荆襄关南北之大局。而武汉又荆襄之咽喉。两湖及巴蜀之米。多于吴会。故谚有湖广熟天下足之语。昔年江面安静。米艘蔽江而下。日夜转输。今乃久为贼阻。通筹吴楚之全势。必以武汉得手。设立重镇。屹然不可再摇。乃会合江西内湖一军。以水师之全力制贼。而下游红单巨舰。亦得并力以扼贼吭。惟查水师将才。以副将杨载福为最。忠勇廉明。每战必先。自道员彭玉麟调往江西之后。外江水师。仅恃杨载福一员。积年力战。肺病日增。而灭贼之志。终始不渝。病不言劳。功不言赏。志识已高出寻常。其十营将官。如游击李成谋都司鲍超张荣贵等。均勇敢冠军。惟未经特将。尚待悉心审察。观其战阵之方略。别其才识之利钝。再行详悉奏闻。此则水师将才之宜预备者也。署臬司李孟以船六十只入湖。冬令水涸。不能绕出襄河。停泊沙市等处。距汉阳尚数百里。营中将弁勇目。未能精实。颇难力战。业已严饬该司慎守船。毋许资贼。致诒祸根。外江水师船多少。取给湖南局。暂可供用。惟模范较小。不如粤东所购洋之美。查上年侍郎臣曾国藩奏请位。因道梗未经运竣。应请 皇上天恩。敕下两广督臣购运五百斤以上千斤以下洋六百尊。派兵妥护。交湖南舟运湖北。期以冬杪交付。转交侍郎臣曾国藩匀配。以资异日东征利用。此又位之宜预备者也。谨附片奏。

筹备水师利器片咸丰六年

胡林翼

再臣思吴楚兵政之要。必在精选水师。南服之利在舟楫。犹北方之利在车马。因地制宜。古今不易。查五年春初。水师回驻武汉。战舰无多。力扼上游。岌岌不保。经湖南抚臣骆秉章督饬船局局设法补救。尽力筹谋。水师得以复振。其保全东南大局。则湖南之功为大。计湖南绅局新造船只。配带位军械。除分给臬司李孟及陆续损缺更换遣回不计外。实交臣营大小战舰三百余只。自五年春截至六年冬止。湖南官局实运火药四十四万三千三百二十觔。大小子一百三十九万九千九百觔。枪鸟枪火箭火球喷筒铳锅账房刀矛旗帜及一切应用器物。为数亦复不少。均系官绅董办。所有湖南总局司道大员绅局委员勤劳数载。力全大局。臣系隔省。未能详察。可否 敕下湖南抚臣择尤保奏。以励前劳而期后效。出自 皇上天恩。又查水师器用。利在位。自五年二月至六年三月。臣等以其小敌贼大。血战经年。终不能制贼之死命。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粤东头起二起夷二百尊到鄂。遂于二十八日配带位。乘势下攻九江。贼众披靡。所向克捷。秋冬以来。所请六百尊夷陆续运齐。自武汉至于九江。前后贼舰数千。均已片帆不返。则又两粤督臣购运夷之力也。夫器械不精。卒以予敌。是夷得力。必应再为购运。以利东征。更须严禁将备。勿假利器。勿借寇兵。臣胡

林翼与杨载福迭次申劄。一年以来。大小百战。均无损失。惟查前请夷。仅止六百尊。配搭各省铜铁位。膛口较小。不能摧坚及远。且臣细察江面形势。四时风信。武汉以上。江面尚狭。利用小艇。浔皖以下。江面稍广。利用巨舰。春夏风和。利用小艇。秋冬风劲。利用巨舰。是船之大小。亦必因时因地而斟酌损益之。除三百觔夷现已足用暂缓购运外。应请 敕下两广督臣再购四百觔以上夷三百尊。五百觔以上夷二百尊。六百觔至七百觔夷二百尊。八百觔以上五十尊。千觔至一千五觔夷五十尊。共计八百尊。均期七年春夏。由湖南转运武昌。臣即将各营铜铁小更换。实于征剿吴皖大有裨益。又查武汉黄三府甫经收复。楚境大致肃清。而人民商贾尚未复业。臣胡林翼现于武昌设局。筹办军需。凋敝之余。物力艰难。尚不足以供给东征之用。应请 敕下四川陕西湖南督抚臣仍遵前奉 谕旨。四川月解火药三万觔。加请月解火绳三万盘。月解鸟枪枪铅子各一万觔。陕西月解火药三万觔。加请月解火绳三万盘。月解鸟枪枪铅子各一万觔。湖南月解火药三万觔。加请月解生铁熟铁合膛子十万觔。则水陆利用。军行无阻。出自 天恩逾格。谨附陈奏。

预筹三支水师疏咸丰十年

曾国藩

窃臣自闻苏州失守之信。即以京仓无漕为虑。旋奉 命署理江督。海漕系职分中事。日夜焦灼。猝无良策。曾于本月初三日附片具奏在案。迄今又踰旬日。不知新任江苏巡抚 放何人。驻扎何地。其力能设法办漕以济京仓与否。无从商。查淮扬之里下河。产米最多。而盐场为大利所在。若改为就场征课。经理得宜。较之近年所入。可多得银百万两以外。如果苏松久陷。不能办漕。或于里下河办米解京。或于盐课中筹巨款实银解京。专供京仓买米之用。亦足以济权变而固根本。然欲保下河之米。场之盐。非于淮安多造战船。急办水师。实有岌岌不可保之势。昨准安徽抚臣咨到奏稿。亦以保里下河为言。湖北抚臣胡林翼七次寄。皆劝臣奏办水师以保盐场。淮扬二郡。自古称为泽国。北有长淮。南有大江。中有洪泽邵伯高邮宝应诸湖。运盐串场人字芒稻诸河。巨津支流。互相灌注。一片汪洋。若能造战船二三百号。多购洋。精选将弁。则不特可以保下河之米。场之盐。亦且可以抚扬州之陆军。使逆贼不敢北犯。助临淮之陆军。使川路不至梗塞。此淮扬水师急宜筹办之情形也。贼之守金陵也。以安庆庐州为犄角。以太平芜湖为护卫。芜湖之南。有固城南漪丹阳石臼诸湖。上则通于宁国之水阳江青弋江。西则止于东坝。掘东坝而放之。则可经太湖历苏州以达于娄江。古之所谓中江者也。芜湖孤悬水中。贼匪守之则易。官军攻之则难。是以五年血战。不能得手。而黄池湾沚。屡次失利。皆以全无水师之咎。臣愚以为欲克金陵。必须先取芜湖。欲取芜湖。必于宁国另立一支水师。布

固城南漪等湖之中。宁国水师攻其内。大江水师攻其外。如七年攻破湖口之例。庶几芜湖可克回。东西梁山可期以次恢复。此宁国水师急宜筹办之情形也。逆匪坚忍善守。各路奏报。皆有同辞。官兵围攻屡年。往往因水路无兵。不能断其接济。从前武昌九江临江吉安等城之拔。实亦舟师之功居其少半。侧闻红单师船。体质笨重。非大江狂风不能起旋。又不能接应陆战。不能巡哨河。金陵所以久而无功。亦由水师一面。始终不得丝毫之助。今苏州既失。面面皆水。贼若阻河为守。陆军几无进兵之路。城外几无扎营之所。臣愚以为欲攻苏州。须于太湖另立一支水师。浙江无事。宜于杭州造船。浙江有警。亦宜于安吉孝丰等处造船。必使太湖尽为我有。而后西可通宁国之气。东可拊苏州之背。而陆师亦得所依附。此太湖水师急宜筹办之情形也。此三者。皆目前之急务。如力不能兼。则先办淮扬及宁国二支。如力仍不逮。则专办淮阳一支。盖苏省财赋之区。沦陷殆。仅留下河之米。场之盐。若不设法保全。则东南之利尽弃矣。臣自咸丰三年奉 旨办理水师。阅历颇久。而三处皆臣管辖之地。盐漕皆臣应办之事。义无可辞。责无可贷。顷已专丁至 钦差大臣袁甲三军营。询淮南等处尚有木料可以造船者否。其宁国安吉亦当派人前往。察看木料之多寡。船工之难易。至位一宗。拟即日派员银至广东。购买洋五百尊。由大庾岭过山以达江西而出湖口。又由英霍等县过山以达固始而出长淮。计往返须五月有奇。程途虽远。而期限必严。搬运虽艰。而志在必行。是否有当。伏乞 圣慈详明指示。

#### 会议长江水师营制疏同治四年

曾国藩

窃臣曾国藩同治元年二月覆奏安徽省城仍建安庆案内。请专设长江水师提督及总兵以下各官。奉 旨交军机大臣会同该部议奏。旋经吏部等于五月二十三日定议具奏。准其设立长江水师。而于总兵副参以至千把应设几缺暨分汛修舰各事宜。令臣体察情形。再行详核议奏。三年四月奉 旨以淮扬镇总兵黄翼升补授长江提督之缺。六月克复金陵。滨江五省。战事大定。即应将前募之水勇。改为经制之水兵。核定章程。会议具奏。特以勇丁之口粮较多。额兵之口粮极少。相去悬绝。难于酌中定议。展转筹思。是以覆奏稍迟。臣曾国藩于咸丰二年冬初招乡勇。维时长沙甫经解围。各路兵勇。往来湖南。络绎不绝。臣查饷章。参差不齐。惟张国梁之勇。每月五两四钱。江忠源之勇。每月四两五钱。该两军最为有名于时。逮三年夏间。胜保奏请招募陆勇。月饷四两五钱。户部议准。江南大营循而行之。遂定为报销之常例。臣于三年冬间。招募水陆两军。陆勇酌减为每月四两四钱。而亲兵什长稍有增加。水勇酌减为每月三两六钱。而手舵工稍有增加。厥后银价日贱。米价日昂。咸丰十一年杨载福等请

将水勇每月加为三两九钱。至今未改。臣复详加询访。除山东河南饷章渐少外。其余楚闽浙等十省。勇饷均系四两有奇。目下各路招募陆勇。纷纷未已。若将军饷骤为大减。则人皆去为陆勇。谁愿复充水兵。故臣所议章程。于兵饷一案。暂从其优。俟军务告竣。再行酌量核减。审时度势。有不能不出于此者。非敢与陆勇战守粮额。故示悬殊也。自古养兵本无善政。南宋之括财。晚明之增饷。皆为兵多所累。识者病之。我朝绿营兵丁五十余万。较之宋明已极少。然乾隆四十六年议增缺额名粮。大学士阿桂曾上疏力争。臣国藩亦于咸丰元年疏请裁兵五万。户部初未议准。后乃通行各省酌办。溯自洪杨倡乱。捻回继变。军兴十余年。惟向荣和春大营用兵稍多。其余皆倚勇丁以集事。国家养兵之费。岁逾二千万。当此多事之秋。乃未闻绿营立一奇功。出一良将。今各省勇丁。合计约在三十万以外。而昔年经制之兵。仍未能议裁减。且守战各兵。在营之坐粮虽少。而出征外省。加以盐折夫价余丁等款。每兵一名。月支亦在五两上下。平日有粮少之名。临事无省费之实。百年受养兵之累。临急无破寇之效。统筹全局。殊非良策。臣愚以为军务全竣后。仍当综核名实。裁减陆兵。其必不可裁者。即当增加口粮。此又因今日设立水营。而即预为异日陆营之地也。谨议事宜三十条。营制三十四条。分缮二折。恭呈御览。计战船七百七十四号。除提督已颁关防外。新设总兵四员。拨出兼隶之总兵一员。副参游三项营官二十四员。都守千把外委等哨官七十四员。兵数一万二千余人。兵饷船价廉俸杂项修舰之费。约计每月五万有余。选将练兵饷项捕务暨考核教演之设。莫不严定章程。冀垂令典。请旨飭下军机大臣会同吏部户兵工等部暨总理衙门核议施行。所有会议长江水师营制事宜。谨会同漕运督臣吴棠。护江苏巡抚臣刘郇膏。安徽巡抚臣乔松年。江西巡抚臣刘坤一。湖北巡抚臣郑敦谨。湖南巡抚臣李瀚章。恭折由驿具奏。伏乞圣鉴训示。

### 长江水师事宜三十条

第一条。长江水师提督驻。原议在于芜湖建立衙署。查芜湖内河甚小。冬令水涸。不能安泊战舰。若泊大江之中。则洪涛巨浸。其患莫测。查江南太平府河外通江。内通湖。可战船数十营。右达皖南宁国府南漪固城诸湖。左达江苏高溧水两县石臼丹阳诸湖。兼可扼东坝之要隘。拟以提督驻太平府。设立衙署。

第二条。长江水师提督管辖之地。上自荆州岳州。下至江苏崇明。两岸支河内湖。均归统辖。计程近五千余里。分列五省。若仅驻太平府。恐其照料难周。拟于岳州府设立行署。该提督分月轮驻。以半年驻下江太平府。以半年驻上江岳州府。每年周历巡查。驻上江。则巡阅至洞庭湖荆州止。驻下江。则巡阅至狼山止。

第三条。长江水师提督统辖较远。责任甚重。拟请单衔奏事。以专责成。如遇有与各省地方公事及陆营交涉之件。则会商该省督抚分别奏咨办理。如地方公事及陆营有与水师交涉之件。该省督抚亦会商长江提督分别奏咨办理。提督之官。其初本系文职。明末李如松始以武臣而为提督。初尚文武兼用。后乃专用武职。惟九门提督一缺。向是文臣兼领。江皖晋豫等省提督之缺。尚以巡抚兼领。略存旧制。今长江提督一缺。拟请文武兼用。盖缘长江通商。处处与外国交接。朝夕相见。必须提督平日稍有威权。乃足以资弹压。该提督仍归两江总督湖广总督节制。

第四条。长江水师共立六标。提督驻太平府。所辖提标五营。岳州设一总兵。所辖镇标四营。汉阳设一总兵。所辖镇标四营。湖口设一总兵。所辖镇标五营。瓜洲设一总兵。所辖镇标四营。狼山镇总兵兼隶长江。所辖镇标二营。通共二十四营。

第五条。长江水师与各省河湖交界之处。应即画分界限。各有汛地以专责成。湖北除江面千余里全归长江提督外。其自荆州以上泝江至宜昌巴东。汉阳以上泝汉至襄阳郟阳。及各支河湖。应由湖北另行设防。归湖广总督湖北提督统辖。湖南除江面洞庭湖归长江提督外。其湘沅二水。应由湖南另行设防。归湖南巡抚湖南提督统辖。江西除江面及鄱阳湖归长江提督外。其吴城以上省河及东西支河。应由江西另行设防。归江西巡抚统辖。安徽除江面与傍江之湖归长江提督外。其淮河自正阳关以下至洪泽湖止。并接连苏属之支河湖荡。应另设淮扬水师。归淮扬镇总兵统带。两江总督漕运总督安徽巡抚兼辖。江苏除江面归长江提督外。其自镇江以东。凡江南之支河湖荡。应另设太湖水师。归两江总督江苏巡抚江南提督统辖。其旧设海口之狼山福山苏松三镇。除福山苏松二镇悉仍其旧外。拟以狼山镇兼隶长江提督标下。仍听两江总督江南提督节制。

第六条。副将参将游击各有专营。自应设立衙署。惟长江水师营汛。其责任专重在水面。并无防守城池弹压市镇之责。其立汛建署。须择有港汊内河可收泊战舰者。庶免风涛覆溺之患。虽孤洲野岸。亦可修造衙署。宜距城市稍远。乃为妥善。

第七条。水师官兵皆宜以船为家。不准登岸居住。如违例住岸上者。官即革职。兵即革粮。自都司以下。皆系哨官。即以哨船为办公之所。不准建衙陆居。至长江提镇。除例给坐船外。各给督阵舳板二号。每船额设守备哨官一员。兵二十名。内舵兵一名。头兵一名。兵二名。桨兵十六名。凡提镇衙门巡捕跟丁执事人等。皆轮流派此船之人值班听差。下班仍以船为家。不准在岸居住。副参游督阵舳板各一号。悉如之。

第八条。副将营制。战船四十三号。内长龙船二号。舳板船四十号。督阵大

舳板船一号。参将营制。战船三十三号。内长龙船二号。舳板船三十号。督阵大舳板船一号。游击营制。战船二十三号。内长龙船二号。舳板船二十号。督阵大舳板船一号。其虽系游击营制而用船三十三号者。惟岳州汉阳二营。凡专立之营。皆以都司二员管驾长龙。为领哨。其各散哨员弁。均受约束。左领哨专管本营钱粮。右领哨专管本营船军装及一切差遣巡查诸务。其舳板之以守备充哨官者为副领哨。每守备率领船十号。

第九条。长江水师额兵。副将营。督阵舳板船一号。兵二十名。长龙船二号。每船二十五人。共兵五十名。舳板船四十号。每船十四人。共兵五百六十名。稿书书识十四名。共额兵六百三十名。共哨官四十三员。参将营。督阵舳板船一号。兵二十名。长龙船二号。每船二十五人。共兵五十名。舳板船三十号。每船十四人。共兵四百二十名。共额兵四百九十名。共哨官三十三员。游击营。督阵舳板船一号。兵二十名。长龙船二号。每船二十五人。共兵五十名。舳板船二十号。每船十四人。共兵二百八十名。共额兵三百五十名。共哨官二十三员。其游击营亦有用三十三船者。全仿参将营之例。稿书书识均不在内。

第十条。领哨都司。除长龙船一号有兵外。另给无兵之舳板船一号。如遇出兵入小河港。恐长龙迟滞。则由长龙拨兵归此舳板乘坐。领哨出队。以期便捷。

第十一条。长江水师提督用稿书四名。书识八名。总兵用稿书二名。书识六名。副参游皆用稿书二名。书识四名。都司用稿书一名。书识二名。守备用书识二名。千把各用书识一名。

第十二条。咸丰四年初立水师之时。较陆军勇粮稍减。桨手每月三两六钱。舵工四两五钱。头工四两二钱不等。厥后因银价日贱。米价日贵。桨手加为三两九钱。今将水勇改为额兵。而各处陆营纷纷招勇。若遽将水兵口粮太减。则人皆去为陆勇。谁复肯当水兵。自应酌量暂从其优。长龙战船额设兵二十五名。内舵工兵一名。每月给银三两六钱。每日一钱二分。管舱兵一名。头工兵一名。手兵四名。每月给银三两。每日一钱。桨手兵十八名。每月给银二两七钱。每日九分。舳板战船。额设兵十四名。内舵工兵一名。头工兵一名。手兵二名。桨手兵十名。督阵大舳板。额设兵二十名。内舵工兵一名。头工兵一名。手兵二名。桨手兵十六名。月饷均与长龙战船同。稿书与舵粮同。月支三两六钱。书识与桨粮同。月支二两七钱。俟军务大定。各路并无招勇之事。再由长江提督江楚总督专案具奏。议将口粮酌减。乃为定额。亦须优于陆兵。庶不至似今日绿营之废弛。

第十三条。长江水师副将营协标哨官额缺应设都司二缺。守备三缺。千总十缺。把总十二缺。外委十六缺。参将营哨官额缺。应设都司二缺。守备二缺。

千总八缺。把总九缺。外委十二缺。游击营哨官额缺。应设都司二缺。守备一缺。千总四缺。把总六缺。外委十缺。以上各营哨官。皆以各员所管之船为缺。不设衙署。

第十四条。长江水师提督给座船四号。总兵给座船三号。副参游给座船二号。各营哨官都司守备以下直至外委皆无衙署。每哨各给座船一号。以抵陆营衙署马匹之费。提督每座船月支价银十六两。总兵副参游每座船月支价银十四两。都守以下每座船月支价银十二两。

第十五条。长江水师哨官缺出。都守千把外委五项。应全归长江提督主政。即就长江水师中遴员题补。其营官缺出。副参游三项。拟以七成归长江水师中题补。以三成由兵部就各省水师中推补。至总兵缺出。由长江提督两江总督湖广总督三人各保堪胜人员。平日开单保奏。届时恭候 特旨简放。

第十六条。长江水师上下五千里。分防五省。若向五处藩库领饷。分归五省报销。殊觉散漫无纪。户部难于稽考。而各省入款出款俱有常额。若添此项兵饷。殊觉别筹维艰。查沿江厘卡。皆系水师恢复之地。水军历年口粮多取诸此。今长江既立经制水师。酌定永远章程。凡俸廉粮饷船子药一切费用。应酌留厘卡数处。在两江境内者。归江宁盐道经收。在两湖境内者。归武昌盐道经收。每年届发饷之时。其在楚境各营。造册呈明湖广总督长江提督。赴武昌盐道库支领。其在江境各营。造册呈明两江总督长江提督。赴江宁盐道库支领。江楚两总督每年各自具本题销。不汇入各省藩库奏销案内。以免牵混。

第十七条。长江水师位。大者千余斤。次者亦数百斤。所需子药最多。须常设子药局。以资操演而备不虞。查湖北省城安徽省城。造药均有牛碾。最为稳便。该二省应各设火药局。常川制造。江苏江西应办硝斤。协济安徽药局。湖南应办硝斤。协济湖北药局。至生铁产于湖南。应在长沙设立子弹局。常川制造封门大子熟铁子。分解湖北安徽两省。所有楚境各营。均赴武昌请领子药。江境各营。均赴安庆请领子药。至三局造办子药之费。由武昌江宁两盐道库。于厘金项下拨给。

第十八条。长江战船。大震惊。最易朽坏。议定每届三年修理一次。十二年即行更换。应于湖北之汉阳。江西之吴城。江南之草鞋夹。三处各设厂。排定子丑寅卯等年。某年应修整某营某哨之船。某年应更换某营某哨之船。轮流兴工。江境两厂。由两江总督暨长江提督委员监修。楚境一厂。由湖广总督暨长江提督委员监修。所有船厂经费。亦由江宁盐道武昌盐道两库拨给。其风篷一件。三年即须更换一次。杆索缆纤等物。每届修整之年。亦须酌量添换。均准在于船厂请领。

第十九条。长江战船。并无竹篷木膀。惟以布棚遮避雨露霜雪。名曰雨棚。



最易朽腐。又如锚本脑索绳旗帜红油白油等项。均须时常修换。不能待三年之期。亦不能赴船厂请领。此五者名曰杂费。酌定长龙战船。每年发银十六两。舳板战船。每年发银十四两。交该哨官采办修饰。以壮军容。江境之船由江宁盐道发给。楚境之船。由武昌盐道发给。

第二十条。长江水师提督。现拟文武兼用。其养廉应即加重。每年支银八千两。其余俸薪蔬菜烛炭心红纸张等项。均照陆营提督之例支給。自总兵以下直至千把。凡养廉俸薪蔬菜烛炭心红纸张等项。均照陆营之例发给。外委准食舵粮双分。仍每年支养廉银十八两。惟陆营之例马。改为水师之座船。其水师官兵应领之米。照各省绿营陆兵定例。每人日支八合。亦由江宁盐道武昌盐道两衙门。于厘卡项下购米按季支发。以上子药局船厂杂费廉俸兵米四条。均汇入正饷案内题销。

第二十一条。长江水师。旧日营规甚严。近来日就松懈。今立为经制水师。应申明定规三条。决不可犯者。一曰不许登岸居住。二曰不许吸食洋。三曰不许赌博。如有登岸居住吸食洋者。官则革职。兵则革粮。有犯赌者。由该管将领察核情节。禀明严办。

第二十二条。现在发逆肃清。长江水师各分汛地。专以驱逐游匪严防劫盗为重。倘有水盗划船劫抢巨案。逾限不获。由长江提督专案参劾。不得以陆营尚未开参。文员尚未开参。稍涉推诿迟延。以重江防而绝盗风。

第二十三条。长江水师设立营汛。待部议覆准后。即须补放实缺。查军兴十余载。水师员弁所保官阶。提镇居多。副参游亦不少。所设营缺有限。应以保举较大之阶。借补较小之缺。由臣等会同长江提督开单奏补。其现在勇丁营制。俟部议覆准后。应即陆续遣撤毕。即照新定兵丁饷章发给。

第二十四条。长江水师各有汛地。不得私离。且长龙舳板。均系官物。非同私物。可以借用。凡各省文武出差人员。虽有紧急公务。非奉有长江提督及五省督抚专札。派坐战船者。不得私借战船乘坐。以图便易。违者照不应驰驿妄行驰驿例议处。各营哨官。非奉有专札。而以战船私借客官及朋友乘坐者。照私离汛地例议处。

第二十五条。长江水师修造战船式样。长龙底长四丈一尺。底中宽五尺四寸。舳板底长二丈九尺。底中宽三尺二寸。督阵舳板略加长大。长龙设大前后左右六位。舳板设大前后两位。左右设车转小两位。小枪短刀长矛喷筒。随宜配用。

第二十六条。狼山镇总兵。现改归长江提督管辖。该处江宽百余里。洪涛浩瀚。海风不测。长龙舳板。船身太小。有风即不能出港。狼镇所辖。均系洋面。近来宁钓沙船。带有位枪械。每以捕盗为名。趁风行劫。拟每营造大舳板二

十号。并造大船数号。如红单拖罟式样。多安位。巡缉内洋。以壮声威。又拟造轮船数号。分布狼山崇明等处。于江海防务。更资得力。

第二十七条。船为江中利器。然可以御暴。亦可以为暴。如准商民私造船。则强盗亦可造船以行劫。盐梟亦可造船以护私。假名伪旗。万难稽查。此后既立长江经制水师。应将民间私造船。一概禁革。虽文武官员。亦不准私设船。以杜奸民影射。难于查察。如有私立船。不立时禀报者。惟该汛之水师是问。至巡缉私盐。本以船为最便。然亦祇准于瓜洲汉阳两镇标下。奏派战船若干号。巡缉某处。其未经奏派之战船。概不准干预盐务。尤不准包庇私盐。如有包庇者。由两江总督湖广总督严行参办。

第二十八条。长江水师提镇暨副参游驻之处。均须设立衙署军装局。其经费即取诸酌留厘卡。一俟部议覆准。即由臣等会同江楚总督长江提督派员勘估。次第建造。事竣核实报销。

第二十九条。江南之京口狼山等营。江西之湖口营。湖北之汉阳营。湖南之岳州等营。凡向有水师之名。而无船之实者。令各该处均立标营。改从新章。应悉归长江水师提督节制。以昭画一。其向无水师名目者。不必更改。

第三十条。水师以使船为第一义。善放次之。凡考桨粮。须令一人驾一小划。渡江一两次。凡考粮。须令连放五。无走火迟钝等弊。凡考应升补之缺。须令数船于无风之日。荡桨逆行三十里。验其迟速。其哨官仍考试技艺。以定等差。至校各镇之优劣。每年春季。长江提督会同两湖总督调集岳州汉阳二标在于武昌江面或武汉各湖。阅一次。秋季会同两江总督调集湖口太平瓜洲狼山四标。在于黄天荡等处阅一次。阅毕会折具奏。优者酌量保奖。劣者分别参办。

#### 长江水师营制二十四条

一岳州设立总兵。设中军中营游击。用船三十三号。仿参将营之例。分防自陈陵矶起。至鹿角垒石泸陵潭湘阴一带。

一沅江设立参将。属岳州镇左营。分防君山西湖。及常德龙阳华容等河出湖之处。但不进防内河。其沅湘等水。应由湖南另行设防。

一荆州设立副将。属岳州镇后营。分防自荆州以下江面石首监利一带。至荆河口止。

一陆溪口设立游击。属岳州镇前营。分防自荆河口以下江面螺山新堤。及倒口以内之黄盖湖。

一簰洲设立参将。属汉阳镇后营。分防自倒口以下江面至沌口止。兼防金口以内之斧头湖。

一汉阳设立总兵。设中军中营游击。用船三十三号。仿参将营之例。分防自沌口以下江面至团风止。并防省城两岸后湖青林等湖。其汉水上通樊城一千余

里。及各支河汉湖。应由湖北另行设防。

一巴河设立游击。属汉阳镇右营。分防自团风以下江面黄州兰溪至道士袱止。并防樊口以内之梁子湖。

一田家镇设立副将。属汉阳镇前营。分防自道士袱以下江面漳源口蕲州武穴至陆家嘴止。并防漳源口及隆坪以内之湖。

一湖口设立总兵。设中军中营游击。分防自陆家嘴以下江面九江十八号。至老洲头止。

一吴城设立参将。属湖口镇左营。分防自湖口以内姑塘南唐渚矶一带。

一饶州设立参将。属湖口镇后营。分防都昌鄱阳康山一带。其彭蠡湖东通广信乐平浮梁各河。南通省城赣江。均由江西另行设防。

一华阳镇设立游击。属湖口镇右营。分防自老洲头以下彭泽香口至东流止。并防吉水沟以内各湖。

一安庆府设立副将。属湖口镇前营。分防自东流以下江面黄石矶李阳河一带至枞阳止。并防北岸盐河及枞阳以内之湖。南岸通殷家汇之河。

一大通设立参将。属提标后营。分防自枞阳以下江面池州土桥一带至荻港止。

一芜湖设立游击。属提标右营。分防自荻港以下江面至裕溪口止。并防湾沚清弋江等内河。

一裕溪口设立参将。属提标左营。分防江面东西梁山至金柱关止。并防运漕巢县无为州各内河。及巢湖百余里。

一太平府设立提督衙署设中军中营副将。分防金柱关以下江面至乌江止。

一金陵草鞋夹设立参将。属提标前营。分防自乌江以下江面至通江集止。并防江浦六合之内河。

一瓜洲设立总兵。设中军中营游击。分防自通江集以下江面至焦山止。并防内河至扬州止。自扬州以上高邮宝应诸湖。应由淮扬镇总兵另行设防。

一孟河口设立游击。属瓜洲镇右营。分防南岸各夹江。自焦山起至江阴口止。其南岸各内河。应由松江提标另行设防。

一三江营设立游击。属瓜洲镇左营。分防北岸各夹江。自焦山起至靖江口止。其北岸各内河。应由淮扬镇标另行设防。

一江阴设立副将。属瓜洲镇前营。分防自江阴口以下江面至鹿苑港止。及常阴寿兴等沙。其鹿苑港以下。由福山镇标接防。

一狼山镇总兵。即旧日所设者。应添设两营水师。兼隶长江水师提督管辖。查狼山镇原统中左右三营。盐捕扬州三江泰州泰兴掘港六营。共九营。今拟一切悉仍其旧。惟于通州设立游击。名曰绥通营。分防自靖江八围港以下江面至

通州止。其船用长龙二号。督阵舢板一号。二十人之大舢板十号。十四人之舢板十号。仍酌添红单拖罟等船。

将。名曰绥海营。分防由狼山至海门一带北岸江口海。其船只用长龙二号。督阵舢板二号。大舢板二十号。仍酌添火轮船并红单拖罟等船。至崇明一带南岸海。则归江南提督分防。

设岳州镇标四营。汉阳镇标四营。湖口镇标五营。提标五营。瓜洲镇标四营。添设狼山镇标二营。共二十四营。内副将六营。参将七营。游击十一营。

续陈长江水师未尽事宜疏同治七年

曾国藩

窃长江水师营制事宜。臣等会同定义。于同治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具奏。钦奉 谕旨敕下军机大臣会同该衙门妥议具奏。嗣于五年八月初七日。准兵部咨开。逐条会议具奏。奉 旨允准。又于六年十一月初十日。接准兵部咨催。长江所设各缺。均未奏补有人。飭令迅速拣员请补。以专责成而符定制等因。先后行文到臣。查各路水师。以臣玉麟所部内江水师。及前陕甘督臣杨岳斌所部外江水师。阅时最久。人数最多。杨岳斌赴陕甘之任。将水军调改陆路者。居其大半。留江人员。为数已减。此外又有黄翼升所部淮扬水师。李朝斌所部太湖水师。而江西湖南湖北三省水师中。亦各有资格较深功绩较着之员。臣等公同商酌。以各军立营之先后。分此次得缺之多寡。遵照奏定章程。以大衙借补小缺。各加遴选。开单咨送。臣国藩臣玉麟复加稽核。其岳州汉阳湖口瓜洲四镇总兵。择其劳绩最着足膺阍寄者。定四员。请 旨放。其副参游三项营官二十四缺。都守千把外委七百七十四缺。拟定员名。分析开单。恭呈 御览。伏查定例。武职自守备以上。选补各缺。均须引见补授。此次设立长江水师。百事创始。分防汛地。严定营规。虽以久募之勇。改为经制之兵。似若易于就绪。而裁撤各军。以此营而归并彼营。配补各缺。以江境而互调楚境。实觉头绪繁多。非数月半年所能定局。相应奏明请 旨暂缓引见。敕部先行颁给札付。以昭信守。仍俟立营停妥。各归本汛后。由部中分年分起调取引见。乃可从容料理。原奏所议事宜三十条。经部臣核覆允行。立法已属周密。惟创立水师。造端宏大。不厌详求。兹将未尽事宜。续议十条。另开清单。恭求 训诲。溯查咸丰三年。衡州试办水师之始。初非有旧例之可循。亦非能一办而即妥。大抵屡试屡变。渐推渐广。前月所立之法。后月觉其不备而又增之。今岁所行之事。明岁觉其不便而又改之。即如因船中无主。而始设哨官。因栖止不便。而始加雨篷。因巨艇不甚灵活。而全用舢板。因弁勇不可陆居。而另给座船。若此之类。皆履之而后知。试之而后改。逮规模之粗定。遂习惯而成常。新旧所拟事宜四十条。皆就习惯者而着为令典。在目下已不敢谓立法之善。将

来时移事异。更恐有窒碍难行之处。且法待人而后举。苟非其人。则虽前贤良法。犹或易启弊端。况臣等才智短浅。创议新章。深虑弊窦之丛生。致烦后人之讥议。夙夜兢兢。不胜祇惧。所愿数十年后滨江之督抚提镇。随时损益。以补今日之阙。遇事讲求。以冀将才之辈出。庶几有举不废。历久常新。则臣等所祷祀以求者也。其请铸关防清单。请裁各缺清单。一并开列。恭呈 御览。请 旨敕下各衙门议覆施行。所有拟补长江水师各缺并续陈未尽事宜缘由。谨会同湖广总督臣李鸿章。漕运总督臣张之万。江苏巡抚臣丁日昌。署安徽巡抚臣吴坤修。江西巡抚臣刘坤一。护理湖北巡抚臣何璟。湖南巡抚臣刘。长江提督臣黄翼升。恭折具奏。伏乞 圣鉴训示。

### 长江水师前奏未尽事宜十条

第一条。请铸关防。于官衔上均冠长江水师字样。如四镇总兵。岳州镇曰。长江水师岳州镇总兵官关防。汉阳镇曰。长江水师汉阳镇总兵官关防。湖口镇曰。长江水师湖口镇总兵官关防。瓜洲镇曰。长江水师瓜洲镇总兵官关防。狼山镇仍循其旧。副参游都守等官请铸关防条记字样。另开详细清单。进呈 御览。各营均用本汛地之名。如荆州则曰荆州营。陆溪口则曰陆溪营。皆就府县口岸之名以为营名。其草夹地名太俗。改名曰金陵营。惟提标中营不刻汛地之名。至前奏所拟之绥通营绥海营。兹亦改名曰通州营海门营。使人易晓。其千把外委等官。即由外刊刻铃记。以昭信守。

第二条。原奏第十六条内。户部议。酌留沿江厘卡。供给水师制造军火器械船。以各处商货畅滞。时地不同。经收数目。难以悬定。多则中饱。少则贻误饷需。不可不预杜其弊。应如何酌盈剂虚。俾垂久远。妥筹章程。奏明办理等因。臣等查长江水师。兼辖五省。所需饷项。合之则见多。分之则见少。应于五省各留厘卡一处。湖南即留岳州一卡。湖北即留汉口一卡。江西即留湖口一卡。安徽即留大通一卡。江苏即留瓜洲一卡。岳州汉口两卡所收之厘。每年每卡各提十余万两。解交湖北盐道衙门。供支水师之用。其余入款。仍归两湖藩司收用。湖口大通瓜洲三卡所收之厘。每年每卡各提十余万两。解交江宁盐道衙门。供支水师之用。其余入款。仍归三江藩司收用。归水师用者。由江楚总督报销。归藩司用者。由该省巡抚报销。俟水勇裁撤完毕。经制水师立定之后。此五处卡员。即由江鄂两盐道会同该省藩司委员经收。自此五卡之外。各省厘卡。俟军务大定。本应全行裁撤。倘有愿留一二卡添补永远经费者。由各督抚体察专案奏办。

第三条。原奏第二十三条内。户部议。江南军务大定。所有各营勇丁。自当陆续遣撤。酌留水勇。改为经制水师。应令将遣撤勇丁数目。何时撤尽。粮额何时起支。一并奏报等因。臣等查长江水勇。向分内江外江两军。除留补缺额

外。所有内江一军水勇。已经臣彭玉麟陆续遣撤。其数目业经咨报兵部在案。其外江水勇。此次奏定补缺一案。即将勇目次第裁撤。俟撤尽再行咨报。此外尚有淮扬水勇一军。太湖水勇一军。原议第五条内。另设淮扬经制水师太湖经制水师。现已将大概规模议定。臣国藩拟于一两月内会奏定案。俟经制水兵之案奏定后。即将淮扬水勇太湖水勇遣撤。陆续具报。

第四条。原奏第二十七条内。户部议。船为长江利器。以之巡缉私盐。固最便利。而包庇私盐。实难稽查。若不严定章程。将来弊窦丛生。鹺政因此而坏。营制即因此而弛。关系实大。应令提督会同江楚总督公同遴选师船。奏派若干只。另立旗帜字号。仍令两淮盐运使及湖北盐道会同各营严密查访。其未经奏派之哨船。不准干预盐务。如有包庇私盐。官则参办。兵则比照寻常私梟加等治罪。其如何明定官兵处分罪名。应令悉心酌拟。奏明定案等因。查前奏由汉阳瓜洲两镇标派船巡缉私盐。兹定瓜洲镇派巡盐船三号。一年一换。归运司暨瓜栈委员稽查。其饷即由瓜栈支发。汉阳镇派巡盐船三号。一年一换。归湖北盐道暨督销局稽查。其饷即由督销局支发。所巡不过上下四十里。不准太远。以防流弊。此外战船。一概不准干预盐务。至弁兵包庇私盐。或失察。或知情。或受贿。或通同兴贩。各有本例。将来应按照情节问拟。毋庸另立处分罪名。转启迁避之渐。

第五条。原奏第七条内。工部议。战船应配旗帜位等项。应令查明各船应配何项位。旗帜器械若干。即将名目件数造册送部查核等因。查长龙战船头二位。系洋庄各重八百斤一千斤不等。边四位。洋庄各重七百斤。梢一位。洋庄重七百斤。舳板战船头一位。洋庄重七百斤八百斤不等。梢一位。洋庄重六百斤七百斤不等。两边转珠小二位。重四五十斤不等。此外洋枪鸟枪刀矛之类。随宜分配。至战船旗帜。悉以桅旗并梢旗为主。凡桅上用方旗。长龙船桅旗。长一丈二尺宽七尺。舳板战船桅旗。长九尺宽六尺。上半节俱用红色。下半节俱用白色。或画北斗。或画太极图。或画如意之类。提镇各标。各画一样。以示区别。船梢用尖角旗。长龙梢旗。长一丈一尺宽九尺。舳板梢旗。长九尺宽七尺。均写明某标某营某哨字样。此外各标各营哨。或桅上添一小旗。或船头设一立旗。或写姓号为记。颜色制度。各听其便。

第六条。岳州汉阳湖口瓜洲四镇中军游击营制。惟岳州汉阳两镇用船三十三号。其湖口瓜洲两镇中军仅用船二十三号。该两营地当冲要。不敷分布。瓜洲又有应派巡盐之船。尤嫌其少。查原奏第七条。长江提镇例给坐船外。各给督阵舳板二号。以守备为哨官。本应设立守备十二缺。兹将此十二缺裁去。拨六缺归湖口中军营。拨六缺归瓜洲中军营。改为守备各一缺。千总各二缺。把总各三缺。各成十二缺之数。与原奏七百七十四哨总数相符。而四镇中军船数。

亦不致多寡悬殊。所有提镇督阵舳板之兵丁。由中军派员管辖。

第七条。原奏第二十九条。京口狼山湖口汉阳岳州等营。凡向有水师之名。而无船之实者。今各该处均立标营。应改从新章。悉归长江水师提督节制。以昭画一。其向无水师名目者。不必更改等语。查原议之意。滨江旧设之水师。仍不裁革。不过改归长江提督节制而已。近来细加讲求。旧营断不能与新营相合。旧制虽名水师。而无船无。官员各有衙署。新章则水师专以船为主。自都司以下。即无衙署。以船只为办公之所。旧制水兵口粮。不过月支一两至二两为止。新章则水兵口粮月支二两七钱。而官员之俸薪养廉船价亦与旧制迥别。旧营水兵不习使船放等事。新章则专重使船放。若将旧营与新营并存。则规制悬殊。必生缺望。若令旧官补新营之缺。则舟居不惯。必难得力。再四筹思。迄无善策。惟有将滨江旧日水师。酌量裁去。如湖北原设之荆州参将营。汉阳副将营。湖南原设之洞庭水师营。岳州水师营。江西原设之鄱湖南湖九江水师营。均应裁去。所裁之缺。副将参将游击都司等。均请兵部另行调补陆营实缺。守备千把外委等。均由该省督抚另行调补陆营实缺。其未经调补以前。仍在原省支食本缺廉俸。其兵丁则竟行裁去。无庸另募。兹将应裁各缺。开单进呈御览。至长江水师。西至荆州为止。其自荆州以上。沂江至宜昌巴东。原奏事宜第五条。声明另由湖北设防。所有宜昌镇标水师三营。应仍其旧。但归湖北督抚提督统辖。不归长江提督节制。又如江南旧有京口水师副将三营。及狼山以东各水师旧营。现议将江苏水师认真整理。或裁或改。由臣国藩另案奏办。

第八条。长江水师。虽以提督为主。而在五省境内。应各归五省督抚节制调遣。副参游以下。归本境巡抚节制。总兵并归总督节制。即以湖南而论。去太平府提督衙门甚远。若该省有土匪窃发。须用战船剿办者。即由湖南巡抚檄调境内水师往剿。岳州镇总兵接到咨檄。立即发兵。不可等候长江提督回文。致误军机。湖北江西苏皖四省巡抚皆然。至总督调度辖境水营。尤属通行之旧例。平日无事之际。督抚偶调水营操演。一接檄文。立即前往应操。不可借口等候长江提督回文。致误操期。盖立法虽密。设或长江提督不得其人。则法皆不行。口粮既恐虚糜。船亦恐废坏。若督抚中有一省认真者。则一省之水军不致废弛。有两省勤操者。则两省不致废弛。自调兵调操两事而外。凡水营政务。各督抚仍商之长江提督。听候主持。

第九条。原奏第二十二條。遇有劫盜案件。即由长江提督专案参办。而未将处分详细声明。查武职防抢劫案件。向例查明离汛里数。分别参处。有五里以内五里以外之分。又有专汛协防兼辖统辖之别。今长江水师分布江面。自都司守备以下。即以座船为衙署。本应随时上下梭巡。不能指定汛地五里之起讫确

在何处。拟以哨官为专汛之官。营官为本辖之官。遇有抢劫案件。专汛哨官系何职名。应由该营官指出。初参仍照定例四月限满。题参防。专汛官住俸。本辖官罚俸六个月。二三四等参。向例一年限期者。酌量加重。改为各予限八个月。二参限满。专汛官降一级留任。本辖官罚俸一年。三参限满。专汛官加重降二级留任。四参限满。专汛官加重降二级调用。不准抵销。如汛守内有一夜连劫数次情事。仍旧照例俟三个月限满。犯无弋获。即将专汛官降二级调用。本辖者降二级留任。毋庸立协防外委名目。亦毋庸议统辖官之处分。倘能于限内获犯过半。兼获盗首。均准免其参处。遵照原奏。由提督查明。随时专案参办。如提督迟不开参。即由督抚参奏。以示江面劫案较陆路尤为慎重。又有应酌议者。水师处分既已加重。则江中渔船应概归水师稽查管辖。向来江中水盗。均以渔船为窝藏出没之所。嗣后鱼税仍归州县经收。渔船则归水师编查。以清盗源而一事权。

第十条。水师所重者。以船为家。不准登岸居住。若永远驻一处。则经年累月。战船全不移动。必致废弛朽坏。相率私造屋宇。弃舟楫而住室庐。不可不防其渐。兹定江楚各营。每逢半年。更调一次。副将与副将之营互调。参将与参将之营互调。游击与游击之营互调。每营调居客汛二次。驻一年。又准调回本汛一次。驻半年。其互调之或远或近。听提督随时斟酌。总不令其废弛安逸。依恋陆居而已。惟哨官之有防处分者。不准调动。以杜规避。

酌议江苏水师事宜疏同治七年

曾国藩

窃臣拟酌改江南外海水师营制。业于本年四月初七日附片陈奏大概在案。伏思厘定新章。必须参稽旧制。查中枢政考所载。江南水师。向分外海内河两支。外海兵六千七百七十六名。官一百一十八员。内河兵八千零二十一名。官一百三十三员。其船数则无可稽考。道光二十四年。前督臣璧昌奏称。江南旧例营船二百七十五只。业已破废不堪。另造舢板船一百三十五号。大趸船十二号等语。约而计之。其船不过装载二千数百人。额定之兵。尚有万余人。无船可载。有水师之名。无舟楫之实。不能不大为变通。讲求实际。窃谓水师之多少。宜以船只之多少为断。无船则兵无用武之地。官为虚设之员。欲定水兵之额数。必先筹口粮之入款。兼筹修船之经费。即如外海船只。须用广艇红单拖罾之类。每造一号。动费数千金。夹底者或万余金。加以大小修整绳索损具子药械。所费更为不貲。上而火轮兵船。用款尤巨。下而舢板小艇。需费亦繁。竭江苏之物力。不过办船百余号。装兵三千余人而止。其不能不大裁旧制之兵。酌减旧设之官者。势也。至于养兵之饷。旧制水师。亦照绿营之例。有马粮战粮守粮等名目。平日或小贸营生。或手艺糊口。尚不足以自存。今既责令常住船



上。不得不稍从优厚。故长江章程。兵粮月支二两七钱或三两不等。较战粮已加一倍。较守粮几加二倍。今议江苏水师。亦宜仿照长江之例。外海则尚须略增。自军兴以来。绿营之兵无功。各省之勇着绩。兵丁亦颇以平素饷薄为辞。今欲一兵收一兵之用。不能不酌增口分者。亦势也。惟既增出款。即须筹划入款。长江之饷五省。各省留厘卡一处。系出于常赋之外。臣尚以太多为虑。江苏水师。则经费出自司库。断不能于正额之外。添出无着之饷。尤不可狃抽厘之说。留一永远之卡。溯查乾隆四十七年。增兵六万有奇。其时大学士阿桂上疏陈论。以为国家经费。骤加不觉其多。岁支则难为继。臣国藩于咸丰元年在侍郎任内。奏请裁兵。即引伸其言。叹为远虑。今日整理水师。岂肯尽背前言。江苏水师。嘉庆道光年闲。每岁用银若干。苏省无案可稽。此时约略计算。总不欲使新章之银。浮于旧制之外。如其不敷。更须酌裁陆兵以补救之。不独江苏为然也。即沿海各省。整顿水师。均须核算饷项。如使新饷果浮于原数。即应兼裁陆兵。以酌济水饷。盖水师久无战船。非修造两三年不能集事。陆路纵缺额兵。苟募勇两三月即可成军。陆路则有事招勇。无事裁撤。水路则制器于多年。取用于一旦。权衡缓急。海疆似以水营为重。其它省之但有陆兵并无水师者。纵不遽议裁撤。趁此中原大定之际。亦可将出缺之弁兵。缓至二十年后再议募补。将来重募之日。尽可仿浙江之例。大减额兵。酌加口粮。此又因节省经费而兼筹陆营之计也。谨议江苏水师营制事宜。缮具清折。恭呈 御览。伏乞 敕下各衙门详细会议。归于至当。

凡疆臣奏事。每畏部臣驳诘。亦古来之恒情。独至此等大政。则不畏驳诘。且惟恐其不驳。惟恐其少驳。目前多一诘难。日后少一愆尤。不特求部臣再三驳诘。即江苏前后各任。如协办大学士湖广督臣李鸿章在苏省用兵最久。洞悉水陆情形。两江督臣马新贻在浙江办理减兵事件。讲求已熟。江苏抚臣丁日昌素有捍御外洋之志。并请 敕下李鸿章马新贻丁日昌各抒所见。将江苏水师船政。妥为核议。务使外防与内盗并谋。旧制与新章兼顾。臣虽离两江。倘有所见。仍当续行陈议。期于利多弊少。不特江苏为然。即长江水师。亦乞 敕下沿江五省督抚随时查看。如有不妥之处。三年以内。尽可奏明斟酌损益。臣断不因系初议之人。稍存回护之见。臣之微意。不过欲使中国兵勇。以舟楫为室家。以海洋为坦道。庶凡事以屡试而见精。人以狎水而渐壮。至于船式如何而后善。营制如何而后强。自当博采言。不敢略执成见也。一俟江苏水师定章后。沿海闽粤各省。均可参酌办理。大局幸甚。所有江苏水师事宜缘由。谨会同两江督臣马新贻江苏抚臣丁日昌恭折具奏。伏乞 圣鉴训示。

详酌长江水师事宜疏同治十二年

彭玉麟

窃臣奉 命查阅长江水师。所有参劾各员。及应补各缺。业经会同各督抚随时具奏外。臣戆直愚昧。以一介之书生。随同前大学士臣曾国藩从事戎行十有余年。自维才识迂。生平未尝学问。于古人驭将治兵之道。未能窥见其一二。徒恃此一味朴诚。激励士卒。以此稍得其力。幸立战功。兹奉 命。查阅长江。仰维 圣虑。实欲整顿江防。为东南久远之计。而臣智虑短浅。深恐无以上副 圣怀。伏查长江上有荆湘。下讷海滫。以南北论之。则天堑之险也。以东西论之。又建瓴之势也。而水师一军据其要害。可以左顾右盼。雄视四方。惟是地面辽阔。将卒贤否不齐。为统帅者。非有深沈大略。而又出以兢业小心。忠诚为 国。则一时之利。或为异时之害。是以曾国藩无恙。每与臣论及水师。即谓宜随时变通。以防其流弊。不可株守成法。实系确有所见。臣此次阅所至。窃见此军改归经制。甫及五年。而弊端已伏。不可不急谋整顿。俾无失设军初意。以仰副 圣主顾虑东南之至意。管见所及。约有四条。用敢分晰臚举。为 皇太后 皇上陈之。一曰将材宜慎选也。长江水师管辖五千余里。而提督一人之为之统帅。必其精神智力无所不及。而刑赏号令。实有不出户庭坐制远近之势。乃为胜任。非徒一年一巡。循故事而已也。故将材极难其人。臣窃谓能当其任者。约有三等。智识闳深。天资忠亮。其上也。秉性刚方。威克厥爱。其次也。操守清廉。敬慎畏法。又其次也。前明武臣中如戚继光。文臣中如王守仁者。不独水师可用。而实水师之奇才。至技艺之精练。情形之熟悉。则微末而不足道矣。此等人才。若不预储于无事之时。而仓猝以求之。则必至于僨事。卤莽以用之。殆无异于弃师。深可虑也。今自军兴以来。谋臣猛将。以及中外文武大臣才守兼优。为 皇上所深知灼见者。自不乏人。发纵指使。惟上所用。而臣以为尤宜责成统兵大臣及各省贤明督抚。随时保举将才。无论其现为将帅。现为偏裨。但视其志趣才略。果与前三项略能相应。即行密疏保奏。 皇上再博加询问。或遇事飭令来京召见。果其所举不诬。随时不次擢用。而又假之以便宜之柄。临之以不测之威。务使有才者得以自尽其用。不才者不得承乏其间。择将驭将道无过此。至于各营弁勇。如有心地朴实智虑过人者。即责成各镇将随时甄录。上之提督。及该管各督抚。亦即随时察看。视其可用者。次第擢用。以储异时统帅之材。庶几人材日出。而折冲御侮。可以惟我指挥矣。一曰积习宜力除也。 国家设立水师各营。所为者杀伐之事。所恃者勇敢之气。所服者劳苦之役。使其无勇而畏劳。则将何以行杀伐乎。臣每见前史所载。凡在开创之初。用兵不多。战功独伟。至于承平既久。兵日益增。而益不可用。故粤逆之变。至舍兵募勇者。岂兵独弱而勇独强哉。兵有习气而勇无习气故也。

臣与曾国藩初起义旅。湘军所向有功。其时自将弁以至士卒。大抵非书生。即

农夫也。不知有衣服玩好之娱。不知有功名势位之乐。不知有趋跄应对之文。当时湘军之所以胜人者。不过两端。曰朴曰勤。乃十数年来时事渐平。镇将则狃于富贵。士卒则习为恬嬉。于是朴者以渐而浇。勤者以渐而惰。是今日之勇又将化为昔日之兵矣。岂不可虑。然则居今而欲整顿水师。亦在统帅之先去积习而已。臣查阅所至。所见镇将以下。朴实者尚不乏人。而亦有修饰厨传讲究应酬者。均经臣随时戒飭。甚者至于参劾。颇闻每届巡阅。仪节繁缛。沿途迎接。开放大。甚至合队排。如攻大敌。是但知声威之壮。而不顾火药之虚糜也。业已由臣通飭。严行禁止。所到马头。支搭五色棚帐亭。铙吹仪仗甚都。是徒饰观瞻之美。而不知摊派之难支也。且此习一开。则儇巧者必因此而见长。椎鲁者必至因此而见绌。喜怒爱憎。随之而转移。即是非赏罚。随之而颠倒。其与承平年间绿营习气。又何以异乎。臣于摊派一节。业已严札申禁。其各营红白庆吊。及祭祀祷赛。时有万不得已之需。须商之湖广两江督臣略筹闲款。俾资办公。此后如再有摊派名目。应即照克扣军饷例。从严参办。所有无名费用。徒饰外观。而有损军实者。应请 严旨飭下。悬为厉禁。务使上行下效。无失朴诚之气。以养勇敢之风。庶于水师可以永远无弊。一曰军政宜实讲也。臣所拟慎选将才。既可以收贤者之用。力除积习。又可以闲不肖者之心。而镇将以下。中材居多。则利弊所在。尤必恃有成法以制之。此军政之所以宜讲也。查水师之定例。用人甚严。原以风水沙线。舟楫器械。非熟悉江海情形。难期得力。长江水师原奏第十五条。兵部议定水师缺出。不得揆用别项水师人员。是长江用人之法。必须长江水师人员。方可补用。自曾国藩创立水师以来。十有八年。除已充营哨官外。其勇目以战功保至参游都守千把外委者。人数甚众。现议改为经制额缺。则该参游以下。名虽为兵。其实皆候补人员也。臣前与提臣再三定议。即以此等兵中之官。作为水师候补。遇有缺出。择其人才可用者。酌量拔补。不得滥收外来人员。乃此次查阅各营。提标中军所收外来候补人员。至二百七十余员之多。各镇标或三四十员。或五六十员。询其来由。在提标者。皆曰自各处荐引。在镇标者。皆云由提督飭送。迨按册点名。则有向在水师各营因事撤革者。有向在陆营仅于履历中声明曾在某水师效力者。并有仅于册上注一衔名并无出身履历而点阅之时并无其人者。可谓冒滥已极。而一经收标。即须津贴薪水。糜费尤甚。日复一日。十数年之后。长江水师。必尽杂出不伦。而营制不可问矣。惟此项人员。收标既久。一时难以尽遣。臣拟限以定制。提标祇准留三四十员。各镇祇准留一二十员。其有不安本分或别有嗜好者。随时严加沙汰。此次严定额数。俟随时用竣以后。即不准再收候补人员。如有出缺。专于长江水兵中拔补。以免外来别项人员紊乱。务使水师人材。总归水师拔取。以符定制。

其各营额兵。以前类多游勇。查各省水师兵丁。向由本地招募。实以生长其土。情形较熟。今拟凡在水师地面渔户水勇人等。如有才力精壮。心地朴实。谙悉风水沙线者。皆可酌量募补。且使湘军土军主客并用。以杜勾结妄为之弊。于军政亦有裨益。至原奏二十七条。不准私设船。所虑最为深远。而近来民间位。未能禁断。其行巨案。往往有假冒船之事。长江各营船。但有旗号。并未援照沙船漕船定例。于船梢两旁大书深刻标列字号。盗船私船。无可分别。以致营船之揽私闯卡。匪船之假冒行。漫无稽查。官民均被其害。应飭令各营所有船。均于船梢两旁。大书某营某哨第几号船。务使旗帜收卷之时。犹可一目了然。遇有揽私滋事。即可按号查究。则营船不敢妄为。而盗船亦无从混迹矣。一曰体制宜复旧也。查水路各营。设提督为总辖。即设总兵为分辖。提督固有节制各镇之权。而总兵即有操纵一镇之责。是以定制。提镇相见。用宾主礼。文移往来。一切平行。盖重总兵。即所以辅提督也。兹查水师提督与所辖各镇公牍。初拟用札。既而改用照会。经臣再三商论。始用咨。至各镇之于提督。则概用申文。实非 国家旧制。至提督出巡所到。各总兵必须迎送出境。挂刀谒见。尤为礼所未见。虽苟自卑屈。类出于不肖之逢迎。而妄为贵倨。亦何以存方面之体统。况提督之体愈尊。则总兵之权愈夺。遇有大事。能望其引义以诤乎。用人失当。能望其秉公弗阿乎。又长江水师原奏十五条。哨官出缺。都守千把外委五项。应全归提督主政。原以一事权。委署一层。未及分别声叙。长江分汛地段。每哨所管汛地。或二十里或三十里不等。该汛官遇有事故出缺。若必由提督委署。则如湖南岳州镇标出缺。提督适在江南太平。江南瓜州镇标出缺。提督适在湖南岳州。上下数千里。悬缺久待。往返需时。万一本汛出案。势必无所责成。邻汛出案。亦将巧为诿卸。关系军机。实非浅鲜。提镇皆系统兵大臣。即皆有用人责任。总兵用人失当。提督秉公参劾可也。岂宜总兵竟不预闻。若补缺既由提督主政。而总兵不得委署一缺。则轻重过甚。流弊颇多。且亦非提督一人精力所及。于营务尤有窒碍。应请 飭下提镇体制。仍遵 国家定例。一切平行。其各镇将弁出缺。即由该总兵就近委署。再行咨明提督请补。其提督叙补非人。各总兵即行咨明更正。则提镇有相维之势。即提镇有相济之功矣。右臣所陈四条。系就今日水师已见之弊而言。而其弊之未形者。防微杜渐。尤赖随时整顿。臣与曾国藩创立长江水师之意。原以十数年苦战。赖此一军夺据长江之险。俾贼束手待毙。而百战之士弃之可惜。且东南有此军居腹心要害之地。一旦有事。可以无腹背受敌首尾损决之虞。此微意之所在也。臣学识庸愚。受 恩深重。既有所见。不敢不罄竭以言。是否有当。伏候 圣裁。

水师宜兼练陆战疏光绪五年

## 光禄寺少卿刘钊鸿

伏惟我朝练兵之法。陆营綦详。水师则操舟张帆鸣角发而外。未及夫枪械之击刺。诚以船得力。水战即可策胜也。然或悍贼趋至。直逼师船。大无可复施。水手又不习技击。则不得不弃船而去。咸丰四五年间。臣从军两粤。往往目其弊。且师船平时抛泊无事。日习于洋烟娼赌。以长骄惰。临敌亦多不可用。臣今阅历外洋。知师船水手。必当兼练火枪刀牌跳跃击刺之技。而不可专恃大也。盖师船练此。其利有四。水手临阵。各以刀牌。或小洋枪随身。则贼船抢近。不至束手无策。利一。船战即偶不利。犹可拢船傍岸。为陆阵以护之。不至竟弃而逃。利二。贼巢在水陆之交者。水师登岸剿捕。即可兼充陆军。毋庸水陆两营夹辅而行。致误于彼此相待。利三。水师操演技艺。日劳其身。可免安逸太过。以生他事。利四。此固可补阅之阙略。为今日江海捕务所宜亟讲者。应请旨飭下各省之有水师者。无论何项师船。一律兼习陆战。以期得用。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训示。

### 湘军志营制篇水师

#### 王闳运

初欲立水师。湘中不知战船形制。依古法作筏载。将以截流。又欲为艨艟大舰。皆不能旋运。曾国藩令仿竞渡舟。设短桡长桨。如蜃之足。又得广东船式。作快蟹长龙三版三等船。未几水师总兵自登州至。主作大船。一战而败。语在水军篇。其后水军益利。所至克捷。虽被伤死。船余一二人。犹足胜寇。然后知水军万全过陆军。而用法益得严。初议避。依近代兵书法。张鱼网湿絮。牛皮藤牌。铅丸辄洞中之。又编竹如细鳞。施絮革人发密覆之。铅丸来势益猛。及战而杨载福彭玉麟等。倡勇敢。悉屏盾盖。当冲而进。于是失势。而士气益勇。故凡言畏者。怯将也。不待接战。败军而废之矣。曾国藩以惧教士。以慎行军。用将则胜。自将则败。杨岳斌鲍超以无惧为勇。以戒慎为怯。自将则胜。用将则败。论语曰临事而惧。帅之言也。记曰我战则克。将之言也。为将者功名成。富贵得。则知惧矣。知惧必败。水师为甚。彼不胜其惧故也。接流争先。小舟为强。船有三等。无三版不行。船置一哨官。制其进退。百船虽退。一船可进。其辎重则有公船。暴风掀波。三版必摧。则保于大舟。大舟不可战也。快蟹长龙。以备指挥。败则弃之。而以三版归。此江湖水师之恒也。战于海中。岛夷之利耳。中国无故而与争于海。非所闻也。水军虽亦有刀盾枪矛。无所用精。桨舵手。指臂相使。凡三版。桨十人。舵一人。头篙一人。手二人。置船首尾。旋而发之。一发。舟一顿。则进愈疾矣。亦或置腰为观美。临敌无所用之。长龙。桨十六人。木虜四人。余如三版之数。快蟹。桨二十八人。木虜八人。舱长一人。头舵各一人。手六人。凡快蟹长龙船。各一三版。船八

而为一营。营官领之。盖三百八十八人而成营。其船人或稍增。要本兹制。作营之法。相距欲疏。小船依洲。大舟横流。要避暴风。无令相撞。军皆守船。尤禁登岸。其后长江水师章程。编于方略。大略准此。其帆桅篙橹桨。随时修制。不可一限。三版露载无篷版。各施夹帐覆船。军士又私造长龙。编为公船。以食以居。故军容唯水师为壮。而应对便辟。多逸少劳。亦始于水师云。

湖口石钟山楚军昭忠祠记咸丰八年

彭玉麟

道光三十年。粤西奸民洪秀全杨秀清畜发构乱。陷州县以十数。窟穴丛山中。大军进剿。积岁弗能定。咸丰二年。闯粤境。闲道犯长沙。解围后。由益阳湘阴掠民船万计。乘风过洞庭。陷岳州。屠武昌。三年正月。掠九江。残安庆。入金陵。据为伪都。六月。由湖口泝彭蠡。犯江西行省。江忠烈公忠源以楚军坚守得全。终以无水师。故不能大创贼。兵部侍郎曾公以亲丧在籍。有诏起复。治乡兵。念贼扰长江。非舟师莫能制其死命。遂建三省会剿议。治战舰于衡州。时承平久。人不知兵。水师尤艱举。相顾眙。曾公精思诣微。尺寸皆有度。拔今福建提督杨公载福于伍中。令典水军。玉麟亦承其乏。属武昌再陷。廷旨趋行。遂以四年正月发衡州。二月抵长沙。则逆舟数千。已溯流至铜官渚。逼近省门。曾公遣将复窰乡。贼遁。会岳州陆军败。贼间道扑湘潭。掳商舶万余。将泝湘江通两粤。长沙危在旦夕。四月朔。玉麟会杨公褚运使汝航夏运同銓以舟师援湘潭。鏖战五昼夜。尽焚贼舟。忠武公提督塔齐布以陆军夹击。复湘潭。曾公加饬戎政。七月。誓师水陆东下。连战皆捷。塔忠武斩伪丞相曾天养。闰月。复岳州。褚夏二公死绥。罗忠节公泽南来会军。水师追及嘉鱼。次金口。八月。攻武昌汉阳。下之。九月。攻黄州蕲州。十月。大破田家镇。铁锁之横江者七。鼓火镕液之。燔贼舟万有数千。忠武忠节踣贼半壁山。浮尸蔽江。十一月。舟师次九江。陆军克兴国大冶。北渡。剜黄梅。鏖广济。撇蕲水。进蹴九江。玉麟遂率前锋。直捣下游之石钟山。石钟者。当彭蠡口。西江鑄键。贼必争者也。先是江西战船数百沦于贼。贼用是塞湖口拒我。连垒山巔。为浮梁铁锁。视田镇加密。隔岸梅家洲矗伪城。环巨数百。水涸。弗利仰攻。介士多死伤。我军愤甚。遂以十二月中旬。轻舫猛进。燔逆舟之在湖者。自大孤山至南康都昌。当者辄尽。会水益涸。贼悉锐守两岸。铁钺断中流。师弗克归。各巨舰及辘重之泊外江者。继为贼焚。九江营亦被袭。于是外江与内湖如限绝域矣。五年正月。湖广总督兵溃武昌。汉阳复陷。曾公留塔忠武罗忠节围九江。而命玉麟驶援鄂。至则与巡抚胡公林翼相依倚。搃沌口。蔽湖湘。曾公入章门。加治水师。饶广告陷。檄罗忠节自九江移剿。复弋阳及广信。六月。克义窰。塔忠武卒于九江军。别遣将规湖口。萧节愨公捷三率内湖水

师夹击石钟山。以外江无援。不克。七月。节愍中死。罗忠节赴援武昌。壁洪山。鄂祸差解。而伪翼王石达开由通城倏入义甯。躡江西境。连陷瑞临袁吉抚建各郡。与粤东贼由茶陵入江者合。势益张。十一月。曾公调九江军剿瑞临。檄玉麟绕道来江统水师。时道梗。易服为贾人。重趼千余里。十二月。达曾公营。六年二月。陆师溃于樟树镇。兵之在下游者。悉援省垣。南康亦失。其别攻抚州者。相持数月不能下。当是时。烽火逼会城。官私埽地赤立。战士悬釜待炊。岌岌不终日。其卒能撑拄者。以水师分搯各要隘。贼饱掠终不能舟运。故官军得补救而徐以自全也。

六月。水师复南康。七月。湖南援军至瑞州。十一月。克袁州。罗忠节歿于鄂。赠总督李公续宾领其众。亦以是月偕巡抚胡公再克武昌。提督杨公帅舟师复汉阳黄州蕲州。抵浔阳。内外军相望。无由得合。李公寻攻九江。掘长濠困贼。十二月。曾公劳军九江。七年正月。命瑞州军效围九江法。二月。曾公复奉讳。疏请以杨公总理内外水师。而以玉麟协理。得旨报可。两军虽洽一。然终悬绝江湖间。以石钟为之梗阂也。七月。水陆官军拔瑞州。进捣临江。楚师之围吉安者。亦屡战胜。惟九江死拒如故。玉麟商杨公以九江恃湖口为援。不拔石钟。九江终不可得。密约李公帅陆军从八里江潜济。出贼不意。撼其城。内外水师夹击。血战两昼夜。以九月九日破梅家洲伪城。燔石钟山贼巢。赭其崖。获贼战舰八十九。巨千二百有三。殪悍贼万余。攻克湖口。于是水师之三载阻绝者。内外皆合。玉麟率师循彭泽取小姑。进逼安庆。杨公则乘胜复望江东流建德。抵芜湖之荻港。破繁昌泥汊两伪城。贼几荡尽。计我水师阵亡亦不下数千人矣。十二月。水陆官军克临江。八年四月。水陆克九江。殄贼无遗种。旋收抚州建昌。石达开窜扰浙闽八月。吉安攻克。江境肃清。曾公奉命援闽浙。军次湖口。玉麟以水师战亡诸将士。乞疏请敕建昭忠祠。命既下。爰与杨公集议。建祠石钟山。前楹祀萧节愍周贞愍褚运使夏运同副将成章鉴参将罗胜发游击黄国尧都司史久立易景照李洪盛谢新有陈友德郭德山守备黄开进白人虎等。而以弁勇三千余众。祔之后楹。于是玉麟缅述水师缘起。及分[合](含)之由。镌诸石以谗后人。当洪杨之初煽乱也。凭山为巢。虽悍。而其地僻且远。势甚涣。舟掠洞庭以来。挂颿指金陵。舳舻千里。大军十余万芟舍从之。弊弊然常出其后。故东南办贼。必恃水师。国家之制。闽粤设水师提督。皆以防海疆。内地如两湖三江。在事者多不措意。战船久窳不可考。临敌治水师。如倡绝学于举世不为之日。微曾公冥心孤往。合策以图之。天下事尚堪问哉。今自湘源以下。长江二千余里。官军分扼其吭。无一贼帆上驶。不可谓非水师之力。抑死事诸君子之力也。呜呼。朝廷养士二百余年。司计所入。大半以供军饷。乃大乱几及十年。出死力以扞危疆。顾独在草泽寒微之贱士。

诸君子趋死不顾利害。身殉至三千余人。综计全楚国殇。殆以数万计。竭数万众之死力。屡蹶屡奋。转战数千里。而大难迄犹未纾。死者而有知也。月黑风寒之夕。江波怒号。水石相激。毋亦有不平则鸣者。与所谓窾坎镗鞳噌吰如乐作者相应和也乎。是大可悲已。祠在山之椒。凡十数楹。别置田产。岁取所入。供香火修葺资。募僧主持之。牒江西行省当事者。存其牒以垂远。后有作者。览此军缘起分合之由。及死事诸人并力以夺兹山之艰且险。其亦念慎固封守之义。而勿以险要资敌也夫。

#### 湖口县楚军水师昭忠祠记

曾国藩

咸丰八年七月。国藩将有事于浙江。道出湖口。广东惠潮嘉道彭君雪琴。方庀局鳩工。建昭忠祠于石钟山。祀楚军水师之死事者。告余具疏上闻。八月。疏入报可。明年七月。国藩将有事于四川。再过湖口。则祠工已毕。祀营官萧节愍公捷三以下若干人。后楹祀勇丁若干人。其东为浣香别墅。前曰听涛眺雨之轩。后曰芸芍斋。斋后傅以小亭。曰且闲亭。亭下有小池。度梁而南。穿石洞东出。曰梅坞。迤西少陟山。曰镇江亭。其西绝高曰观音阁。阁外曰魁星楼。僧徒居之。又西曰坡仙楼。刻苏氏石钟山记其上。凭高望远。吐纳万景。一草一石。焕然增新矣。当楚军水师之初立也。造舟始于衡阳。大战始于湘潭。其后克岳州。下武昌。大破田家镇。今福建提督杨君厚庵与雪琴。暨诸君子。喋血于狂风巨浪之中。燔逆舟以万计。转战无前。可谓至顺。其后官军深入彭蠡之内。贼乘水涸。大塞湖口。遏我舟使不得出。于是水师有外江内湖之分。内者守江西。外者援湖北。騞然若割肝胆而判为楚越。终古不得合并。至咸丰七年九月。攻克湖口。两军复合。盖相持三年之久。死伤数千人之多。仅乃举之。方其战争之际。震肉飞。血瀑石壁。士饥将困。窘若拘囚。疑众侮。积泪涨江。以求夺此一关而不可得。何其苦也。及夫祠成之后。裸荐鼓钟。士女瞻拜。名花异卉。旖旎啾玲。江色湖光。呼吸万里。旷然若不复知兵革之未息者。又何乐也。时乎安乐。虽贤者不能作无事之颦蹙。时乎困苦。虽达者不能作违众之驩欣。人心之喜戚。夫岂不以境哉。吾因是而思夫豪杰用兵。或敝一生之力。擲千万人之性命。以争尺寸之土。不得。则郁郁以死者。宁皆忧斯民哉。亦将以境有所迫而势有所劫者然也。若夫喜戚一主于己。不迁于境。虽处富贵贫贱死生成败而不少移易。非君子人者。而能庶几乎。余昔久困彭蠡之内。盖几几不能自克。感彭君新构此祠。有登临览观之美。粗为发其凡焉。

#### 金陵楚军水师昭忠祠记

曾国藩

咸丰九年。今侍郎彭公玉麟建水师昭忠祠于湖口。既刻石叙述战事。又属余为



之记。维时湖口以下。长江千里。皆贼地也。其明年。金陵官军溃败。苏浙沦陷。国藩奉命总制两江。乃议设淮扬水师。一军。以黄君翼升统之。又二年。议设太湖水师一军。以李君朝斌统之。厥后两君者。皆沿江遵海以达于苏松常州诸内河。而上游吴楚之交惟彭公与总督杨公岳斌之师。罗列如故。咸丰十一年。克复安庆。同治元年。下芜湖金柱关及东西梁山。二年。克九洲洲。三年。遂克金陵。而苏州省会及所属郡县以次廓清。水师皆有力焉。余悯死事者之多。于是又奏建昭忠祠于金陵。以安将士之灵。盖自湖口而下。贼中无复大队船。与我角逐水上。然我众临敌授命者。往往不绝。若乃高城巨垒。干狙伏。陆军进攻。水师和之。一堞未攀。骈尸山积。或连朝环击。卒不能下。或创残满目。仅收一栅。甚者如九洲洲之役。攻剿三四日。凋耗二千人。唱凯于公庭。饮泣于私舍。又或支河小港。守要隘。贼以短兵鎗弹。迫我舟师。前者屡僵后者坚拒。终不得少移尺寸。又或仓卒赴援。内洋行师。如福山之役。轻舟颠簸于海涛飓风之中。须臾沈溺以数百计。此皆耳目昭著。其余邂逅捐躯。夷伤而不振者。不可胜数也。今东南大定。已逾五年。长江别立经制水师。将士新故更代。优游无事。欲问数年前战争之。已罕能言其状者。况更溯十载以前。若杨公之纵横江上。出入锋镝。以摧方张之寇。彭公之芒徒步。以赴江西之急。又孰能道其仿佛。安乐之时。不复好闻危苦之言。人情大抵然与。君子之存心也。不敢造次忘艰苦之境。九不敢狃于所习。自谓无虞礼俗政教。邦有常典。前贤犹因时适变。不相沿袭。况乎用兵之道。随地形贼势而变焉者也。岂有可泥之法不敝之制。今之水师。盖因粤贼之势。立一时之法。幸底于成耳。异日时易势殊。寇乱或兴。若必狃于前事。谓可平粤贼者。即可概平天下无穷之变。此非智者所敢任也。惟夫忠臣谋国百折不回。勇士赴敌视死如归。斯则常胜之理。万古不变耳。其它器械财用。选卒校技。凡可得而变革者。正赖后贤相时制宜。因应无方。弥缝前世之失。俾日新而月盛。又乌取夫颡已守常。姝姝焉自悦其故。终古而不化哉。今朝廷开方略之馆。战功将着于信史。不复备述。麤述殉难者之惨。使来者怵然起敬。又因推论兵家之变化无常。用破吾党自是之见。庶久而知所儆畏云。

## 卷七十八 兵政四饷需

### 湘军志筹饷篇

王闿运

冯唐有言。赵将李牧之居边也。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选车千三百乘。彀骑万三千。百金之士十万。古之用兵。其费至巨也。然以赵国区区。李牧偏郡。仰给市租。不闻匮乏。未有行军而乏兴。拥众而忧饷者也。明代则不然。平时

征赋。半以养兵。四海之富。岁入裁二千余万。十年之通。余不过一年之入。郡县府库。例不存储。大农春秋二拨。或往往告匮。至于军兴。田谷不播获。关税无登。而振恤供给。费相踵。劝捐输。议假贷。欲以一二贵戚大臣之私财。贍天下之用。计拙情绌。始议加赋。吏威不行。漏卮不塞。俗儒迂生。纷咎其上。圣清鉴其敝。二百余载。坚持不加赋之义。兆民晓然。湛恩汪濊。利原沮闭。咸怀仁义。然值有兵革非常之灾。连年累岁之繇。倾帑不足以供费。则计臣束手矣。洪寇之兴。始由部筹饷。拨军者六百余万。其后困竭。则以空文指拨。久之空无可指。诸将帅亦知其无益。乃各自为计。其计有二。捐输厘金是也。二者皆起于战国秦汉之时。而捐输为最拙。又流弊滋大。害于风俗。胡林翼之言曰。今之言兵者喜团练。言饷者急捐输。及大钱钞票。乐其不费而取利也。上苟持一无本取利之心。则政事堕败。令甫下而民窥之矣。捐输之所行。必避富贵权势之家。曾国藩初治湘军。慨然欲抑豪强。摧并兼。令故总督陶澍家倡输万金。以率先乡人。澍子愬于巡抚。籍其田产文券送藩司。官士大哗。遂以得免。其后湖南布政使李榕。倡言米捐当先大户。是时曾国荃号有百顷田。于法当上户。榕不能问也。而京朝流言。卒以败榕。故凡捐输。徒以虐良善。肥不肖。行之愈久。愈不效。乃通计天下岁得。不出二十万金。朝廷毅然知其害政。于是遂罢。然自咸丰元年以来。盛衰相参。所输银亦以千万数。捐输得官者。犹少于军功保荐十分之三。而其材智吏事。或愈于正途牧令太守。故夫以捐输为害政是也。或以为淆杂吏治。亦未必然也。刑部侍郎雷以誠治军扬州。用钱江谋。奏榷商税。关税正则。本千而取三十。摧之麤肆。则入千而取十。谓之厘金。言金取一厘也。厘金虽始于扬州。然无所得。曾国藩克武昌。下九江。乃令胡大任何玉棻孙谋于汉口行之。奸民诉之总督。下檄名捕大任等。大任者。礼部主事。故国藩亦移咨杨霈争之。霈不得已。委过藩司。未几武昌汉口复陷。而湖南厘局兴矣。郭嵩焘尤喜言厘金。始倡用士人。使其弟佐总局。而府县厘局。皆举贡生童。商民便之。院司虽或委员。总成列衔而已。其后官稍资以给食。又其后而陆增祥总省局。始委权官员。诸举贡生童。亦皆以保荐得官。彬彬乎衣冠簿书。有上下等威。而厘税益绌。布政使吴元炳涂宗瀛尽革浮费。镫油茶叶。各令自办。岁亦省千余金。然湖南厘税。初年岁百四十万。至曾祥元炳时。岁裁四十万。江西货饶地广。初倚以供军。而数当兵冲。不能远逾湖南。军实之所由充。始自湖北。开于上海。皆取给于厘税。所谓军市之租者耶。

湖北厘税。川盐为大。始承平时。淮引正课不逾三十万。犹日诉引滞。逋税岁积。寇据江南。盐运阻塞。川盐方舟并下。乃设局沙市。试榷其税。因资羨余以充官用。岁益银至百余万。时湖南亦食粤私。院司欲准湖北例笼之。不能效

也。然亦岁榷银三四十万。咸丰七年。骆秉章用左宗棠议。首减湘潭浮折漕粮。定军需公费。先私取十五者。率改为公取一。藩司以下大讷。时湖南阻乱。事专于巡抚。秉章决行之。遂通改漕章。岁增银念余万。民乃得减赋数百万。武昌既复。林翼复效行之。及曾国藩在江西。亦效行之。湖北江西赋倍蓰湖南。故增银亦多。然民未甚得其惠。其后秉章督四川。设夫马局。津贴捐输。乃更为敝治。非独务本难也。逐末竞利。犹待人而兴。然以此益知军兴不乏财。而将士愈饶乐。争求从军。每破寇。所卤获金币珍货。不可胜计。复苏州时。主将所斥卖废锡器。至二十万斤。他率以万万数。能战之军未有待饷者也。湘军初起时。水师大将从南海新来。当设宴。议用钱二万。犹咨嗟以为巨费。其时江南粮台委员。自苏至宁。公馆八所。帷帐姬妾。不徙而具。徒以坐溃。而湘军起贫苦。同饥饿。转战五千里。饷皆自厘金给之。虽复频奏征饷四川广东。率为其督抚所持。所望十不偿一二。独刘蓉蒋益澧本起蜀桂监司。得总督协济。及其后蓉在陕西。蜀饷不复应。益澧入浙频胜。饷源自睢。至平捻时。京朝官至湘淮军中。各以私情馈遗。动釀万金。孔子曰。国不患贫寡。富哉言乎。观帅能否于筹饷知之矣。五口通商。中国岁入银七百万。加以货厘盐税。又率千万。而军籍官用度支省减藩库扣停者亦千万。故国富莫若今日。计者不综大端。徇胥吏之虚词。辄曰财支绌。用浩。利孔弗一。漏卮弗塞。无事而屯军。舍本而逐末。船无益之费。尽糜所入。未为知筹也。湘军于饷艰难。其后人人足于财。十万以上赏殆百数。当领未发之饷。辄公输县官。计银动数十万。念前兹过计拙谋。故述其略为筹饷篇。而其所取发奏咨之文。皆不论载。方厘金之兴也。虽津逻河索。固不敢问达官朝使舟。然诸贵宦家人姻戚仆从。多被讥留。不能假公漏私。言事者辄以病商害民为词。交章请罢征。曾国藩初授江督。军饷无出。黄冕始建议。增湖南厘税十之三。号为东饷。专供曾军。议初上。骆秉章援蜀去。文格代为巡抚。雅不善曾胡。国藩恐己力不足令之。手书冕牒后曰。徒结怨于新抚。事定不行。而黄冕裕麟等业建议。即不待报。设局增税。会文格翟诰相继罢免。毛鸿宾为巡抚。恇世临继之。皆新进。倚国藩自重。而冕等所用榷税者。亦坚悍无所顾畏。或奸人聚众毁局殴主者。辄以船及营兵往助。复设之。牧令争佐捕治。商贾纳税恐后。竟以济师。同治二年。国藩征饷江西。九江关道蔡锦青分税课以应。乃报巡抚。沈葆楨大怒。谩词诋锦青。国藩不能堪。二人腾章相诋。俱自劾求罢。朝廷为发上海税银三十万。供曾军以和解之。明年克江宁。首疏奏免湖南东饷。诸厘局亦频奉诏裁减。然论者不已。于后左宗棠治西师。有意加税仿东饷。巡抚置不应。其事亦罢。然各省厘税贍军。坐甲不用。税亦日绌。而相承莫罢。与初榷时意异矣。

叙疆臣建树之基

## 薛福成

国家承平二百余年。凡有大寇患。兴大兵役。必特经略大臣及参赞大臣驰往督办。继乃有佩钦差大臣关防。及号为会办帮办者。皆王公亲要之臣。勋绩久着。呼应素灵。吏部助之用人。户部为拨巨饷。萃天下全力以经营之。总督巡抚。不过承号令备策应而已。其去一督抚。犹拉枯朽也。故督抚皆奉命维谨。罔敢违异。道光季年。海疆事起。经略大臣才望稍不如前。权力亦稍减焉。已与各行省大吏有互为胜负之势。咸丰之世。粤寇势张。首相赛尚阿与总督徐广缙相继奉命督师剿贼。皆无远略。以债厥事。自时厥后。或用尚书侍郎及将军提督为钦差大臣。或用各行省督抚兼任兵事。而能有成功者。则在督抚为多。曾文正公以侍郎剿贼。不能大行其志。及总督两江而大功告成。以其有土地人民之柄。无所需于人也。是故督抚建树之基。在得一行省为之用。而其绩效所就之大小。尤视所凭之地以为准焉。大抵多事之秋。莫急于筹饷。饷源以地丁漕政盐政关税厘金为大宗。地丁有正额耗羨租粮三款。而租粮之中。有旗租地租屯租等名目。各行省事例不同。漕政有漕粮漕折漕项三款。漕项者。按粮额征银以备运粮经费者也。漕折者。由征粮之原额改为折色者也。盐政有课羨厘三款。关税有洋税常税两款。厘金有百货洋药两款。洋药厘税未并征以前。所收厘金。盖仅抵货厘之十一云。夫承平时。筹饷之权固在户部。疆事糜烂。关税而外。户部提拨之檄不常至。至亦坚不应。盖事机急迫。安危系之。斯时欲待户部济饷。势所不能。而疆臣竭蹶经营于艰难之中。则部臣亦不能以承平时文法掣之。故疆臣之负才略者。转得从容发舒。以成夷艰济变之功焉。江苏一省。丁漕盐税厘。五者俱赢。岁入白金一千万两以外。曾文正公用之。以削平大难。旋乾转坤。今伯相合肥李公亦用之。以招练淮军。四出征剿。曾公所用。在江扬淮徐通海者为多。以盐务为最饶。而地丁厘金辅之。李公所用。在苏松常镇太者为多。以洋税厘金为最沃。而地丁漕政辅之。浙江一省。亦五者兼备。岁入可得江苏之半。左文襄公用之。以驱殄悍贼。肃清西陲。盖左公后虽去浙。而西征所藉。惟浙饷尤丰也。湖北一省。平时本仰他省协饷。自胡文忠公改漕章。通蜀盐。整榷务。是时汉口洋关虽尚未设。而丁漕盐厘四项。岁入已四百余万金。文忠用之。以养兵六万分援邻省。规画江淮。有匡维全局之勋。江西一省。以地丁漕折厘金为大宗。而浔关之税稍辅之。岁入与湖北相上下。曾文正公始用之。以搆持危局。进兵江南。沈文肃公葆楨继用之。以征军调将。克歼残孽。惟地非天下之中。故大势稍不如湖北焉。四川一省。地博物阜。赋额素轻。今于地丁之外加津贴。津贴之外加捐输。虽三倍旧额。尚仅得江南田赋之半。再以盐课税厘三项辅之。岁入不亚湖北江西。骆文忠公用之。以芟夷剧寇。兼顾滇黔陕甘诸省。丁文诚公宝楨复用之。以协济邻饷。筹

奠边疆。盖自文诚改盐法。岁入又加百余万金矣。

湖南一省。合地丁漕折厘金三项。岁久约二百五六十万金。骆文忠公用之。以练兵选将。克复邻疆。旧时湖南本仰协饷。列在中省。乃其声绩远闻。犹出上省之右。则人皆习战贤才奋兴之效也。福建一省。地丁盐课厘金茶税等项。约逾三百四十万金。加以闽关洋税三百余万金。岁入尚在浙江之上。然关税由户部提拨。非大吏所能主持。地又滨海。养兵较多。终岁所征。以供地方留支之费。及水陆经制兵饷。尚觉孑孑不遑。故以左文襄公之雄略。未闻有以大用之。维船政经费。指拨关税。由文襄始。亦富强要图也。广东一省。综地丁盐课税厘四项。岁入几与浙江相埒。近又有沙田烟膏闾姓等捐章。皆成巨款。则所以筹饷之途更宽。曩昔大吏无卓绝之才识。往往袭蹈故常。或欲措施而权不属。未能奋树规模。近者南皮尚书张公之洞颇用之。以整理海防。而未竟厥绪。然固大有为之地也。此外如直隶陕西安徽广西四省。其力皆足以自顾。如有非常措注。则必赖他省之转输。直隶地丁旗租盐课税厘。岁入约三百五六十万金以外。以在畿内。支用稍繁。陕西安徽广西岁入约自一百六七十万至一百二三十万金不等。广西向无承拨京饷。十五六年前。藩库颇积存数十万金。今则稍稍竭矣。又如山东河南山西三省。财赋以地丁为大宗。而他项稍辅之。岁入各逾三百万金。山西以全力供京饷。事亦稍。山东自巡抚崇恩废弛吏治。州县皆侵亏钱粮。岁入几不及百万。今相国朝邑阎公为巡抚时。始大加整顿。丁文诚公复继之。渐复旧额。文诚遂用之。以剿捻寇。塞决河。声施烂焉。河南久未整顿。然历任巡抚。亦以其余力练成张曜宋庆两军。驰剿捻回诸寇有功。又如甘肃云南贵州三省。向赖他省之协助。云南岁入六十余万金。甘肃岁入三十余万金。贵州岁入二十余万金。皆断断不能自立。左文襄公岁征东南之饷八百余万金。用能葺西征之绩。岑襄勤公毓英之平云南回寇。颇随地借资民力。亦兼仰他省协饷。若必尽用本省经制之款。则绌矣。夫天下事运之以才力。而成之以财力。若财力不裕。则才力虽宏。无所用之。余故略次各行省岁入大数。以知用之者之所以成功。俾后之有志者。得所考镜焉。抑闻今者台湾新设行省。既分闽关洋税三分之一。又得地丁盐课厘金以附益之。岁入可逾二百万金。刘中丞铭传尝用之。以抗强敌。近复购战舰。筑台。造铁路。创开风气。为天下先。他日必与福建广东并峙。为东南海疆屏障。苟经理得宜。非特形势之胜。即物力之饶。亦足以自奋也。而岂必以地之褊小为疑哉。

奏请饬催四川山西陕西协饷片

胡林翼

再武汉为东南枢纽。八省咽喉。而江西安徽河南尤为切近。自古用武之地。贼所力争。楚自军兴以来。武昌三陷。汉阳四陷。其大较也。此次大股皖贼。分

道内犯。用意至狡。筹饷则苦于兵多。调兵则又苦于兵少。下游饷项。积欠五月有余。计百余万两。偶有接济。仅敷数日之粮。岌岌不支。势难终日。安庆桐城六安之贼。弥山遍野。而北岸之前敌可虑。瑞州临江吉安之贼。负隅死守。而武昌之后路仍虚。兼以罗田蕲水蕲州黄梅广济麻城。路路可通。防不胜防。两岸大军。均驻浔皖之境。注意东征。并非为湖北设立防兵。贼之闲道内犯。实欲摇动东征之师。使我军饷道梗塞。回顾武汉。乃得逞其奸谋也。万一饷竭兵哗。江皖豫三省之贼。乘虚而入。大局不堪设想。就现在情形而论。厚集兵力。或可力遏凶锋。所患欠饷日久。军心涣散。水师马队。当思竭力保全。防兵守兵。更宜及时招募。鄂居天下之中。兵弱则四面受敌。兵强则四路均可策应。熟虑审思。鄂之安危关系东南数省。无如兵燹之余。加以饥馑。民气凋残。未敢操之过切。兼以贼踪紧逼。商民裹足。盐厘各项。催收不易。合无仰恳 皇上天恩。俯念鄂中兵饷实在不敷。皖贼现又大至。都兴阿马队。杨载福水师。李续宾步军。实东南不可少之劲旅。请 飭下四川山西陕西督抚臣。于每省按月筹拨银五万两。务须如数如期委员解楚。以济饥军。以全大局。实深迫切感盼之至。

请部拨浙引用盐抵饷疏

曾国藩

窃臣等一军。水陆万数千人。上游运道已断。饷项缺乏。久在 圣明洞鉴之中。二月间。奏请福建浙江两省协济臣军。嗣闻浙省因徽州戒严。难济急需。闽省亦系积疲之区。难筹协款。惟奏请动拨江西四年漕折银两。稍纾眉急。特为日甚长。为数较巨。漕折一项。亦难久于供支。既处孤立之势。又有坐困之虞。欲捐则无可再捐。欲拨则无可指拨。中夜以思。良深焦灼。伏查 国家岁入之款。盐课为一大宗。自贼踞金陵。长江阻塞。淮南盐务。片引不行。场产堆积如山。而江西湖南。无盐可售。民忧淡食。淮南之盐。奸民偷送贼营。粤匪贱售于各口岸。大获其利。江西南路食粤私。北路食贼之私盐。湖广南路食粤私。西路食川私。东北亦食贼之私盐。以 国家富有之物产。不克设法营销。自食之而自利之。而反资以为贼之利诚可惜也。伏查近年各路军情。或以钞抵饷。或以米抵饷。或以大钱抵饷。无非通融办理。以济银两之不足。臣等一军。恳 恩飭下户部拨给浙盐三万引。用抵饷银。由臣招徕绅富。自备场价。自备运脚。自行运至江楚两省而销售之。以浙省之盐斤。行淮南之引地。浙省正杂钱粮。邀 恩豁免。淮纲正杂钱粮。则虚纳而虚解。在户部不以为所拨者盐也。仍令臣军向盐务衙门虚报纳课。掣一凭批。即与拨银无异矣。在臣军不以为所领者盐也。仍令盐务衙门向臣粮台虚报解饷。掣一凭批。即与领银无异矣。伏查上年江西缺盐。经抚臣张芾陈启迈先后奏请借行浙盐四万引。是浙

鹺可行于淮南引地。已有明证。本年二月浙江抚臣咨明江西巡抚。浙江各场。存廩盐斤尚多。商人顾源兴等。情愿认辨浙盐三万引。运赴江西营销等语。是浙场存盐之富。又有明证。合无仰恳 天恩飭下户部准拨浙盐三万引。听臣设法自运自销于淮引口岸。以济军饷之不足。不胜企幸。如果运销畅旺。有裨军食。则可免邻省协济之艰。可减民间捐输之苦。臣当续行奏请。添引售销。如其营销不畅。流弊滋多。臣亦必奏明停止。臣为请拨饷银起见。非为变通盐法起见。倘其稍损于盐务。无益于军饷。臣权衡轻重。断不敢有片刻之回护。丝毫之迁就也。除运盐条目缕晰咨商户部外。所有请拨浙引以盐抵饷缘由。恭折具奏。伏乞 皇上圣鉴。飭部迅速议覆施行。

拟设江西粮台及牙厘总局片咸丰十年

曾国藩

再臣蒙 恩署江督。与平时事势不同。江南旧治。既被久踞。皖南皖北。均属残破之区。目下苏常新失。地贼氛。几无下手之处。自应以两湖为筹兵之源。以江西为筹饷之源。查臣自咸丰三年至今。均系自设粮台。自办报销。以本无地方之责也。今拟札委江西藩司总办粮台。仍添委道府数员帮同办理。其自咸丰三年至十年五月。由臣分作三案造册报销。自臣接总督印务以后。即由江西藩司衙门报销。以专责成而免牵混。至江西岁入之款。除钱漕外。专恃牙厘税金。臣现咨商抚臣毓科。仿照湖南章程。牙厘另设一局。遴委道府大员专管。不归作藩司收款。复仿照湖北章程。督臣抚臣分办牙厘钱漕。各臻踊跃。仍互相通融。互相稽考。以期无误饷需。此后江西通省钱漕。应归抚臣经收。以发本省绿营及各防兵勇之饷。通省牙厘。归臣设局经收。以发出境征兵之饷。似此眉目分明。庶官吏各有职守。银钱出入。滴滴归源。杜绝影射浮冒诸弊。除酌派会办粮台及专司厘局各员俟与抚臣商定开单会奏外。所有现设江西粮台及牙厘总局各缘由。理合附片陈明。伏乞 皇上圣鉴。

江西税厘仍归本省经收疏同治三年

江西巡抚沈葆楨

奏为江右军务方殷。民力已竭。仰恳 天恩酌定协皖银数。将茶税牙厘等款。仍归本省经收。以固军心而全民命事。窃臣查咸丰十年五月初三日。经督臣曾国藩片奏。蒙 恩署江督。与平时事势不同。皖南北均属残破之区。苏常地贼氛。几无下手之处。请将江西通省牙厘。归臣设局经收。以发征饷等因。奉 旨允准在案。伏念督臣此举。原谓当日事势与平时不同。不得不变通办理。而揆诸今日事势。则又与咸丰十年不同。臣忝任封疆。安得不再筹变通以期尽利。谨为我 皇上沥陈之。查咸丰十年。江西全省肃清。苏皖遍地皆贼。督臣征饷。自不能不专责江西。今则皖北闔境救安。皖南仅有广德未复。江苏

之苏松镇太氛裨全销。金陵常州。功成指日。上海殷富。冠绝东南。而江西水旱连年。横遭兵燹。苏浙败逆。死中求生。今春以来。入境殆将十万。忠侍堵辅各巨逆。咸思接踵而至。闽越无粮可掳。彼即窥楚粤。亦必借径广饶。胜则盘踞城池。败亦窜越山谷。前此老巢可恋。小挫即复东归。今则破釜沈舟。虽死绝无返顾。此贼势之不同者也。咸丰十年。督臣未离江境。征兵可兼防兵之用。本省勇数寥寥。取给钱漕。虽蒂欠已多。尚堪敷衍。今则督臣去江远甚。而督臣所部猛将精兵。又去督臣远甚。猝然闻警。虽欲卷甲疾趋。鞭长莫及。且前敌撤动。中贼牵制之计。全局皆翻。咸丰十一年。李秀成直入长驱。几于蹂躏通省。前车可鉴。能勿寒心。是以护抚臣李桓募继果营二千人。臣到任后。募韩字营五千余人。添募继果营一千余人。移调精捷营精毅营万有余人。各府募守勇五百人。犹觉顾此失彼。疲于奔命。然勇数则倍蓰于昔矣。夫苏浙肃清。逆徒走。固无一时尽歼之理。亦断不能使其绝无可窜之路。所望要地均有重兵。步步截杀。使无可掳胁。无可占据。日剿日减。以至于无。否则死灰复燃。大局何堪设想。今春复饬未到任之赣南道王文瑞募湘勇四千。各府州县报募勇守城者。或千余人。或数百人。络绎不绝。将严其失守之罪。不得不予以可守之资。此兵数之不同者也。咸丰十年以前。江西连岁丰稔。苏浙路梗。长江未有通商之议。富商巨贾。咸出其涂。故团练不患无资。劝捐亦易集事。今则水旱屡告。农鲜藏。长江通商。海道畅行。大贾尽趋沪汉。团务捐务。动辄窒碍。民穷财尽。丁漕两款。征解不前。而京饷出其中。协饷出其中。兵饷勇饷均出其中。闻警以来。各郡县之募勇者。均请留用正款。靳之则城邑不保。何有丁漕。许之而库藏空虚。何从挹注。此民力之不同者也。夫以事势不同如此。但袖手坐视。不思变通。江省糜烂不堪。闽粤两楚亦将波及。纵苏浙肃清。东南大局其可问乎。 圣主痍瘵在抱。出师命将。备极焦劳。苏皖之民。咸出水火而登衽席。臣虽奉职无状。何敢坐视江右既登衽席之民。沦入水火乎。夫使能以江西之饷。全力供督臣之兵。以督臣之兵。全力顾江西之地。岂不甚善。而势各有所不能者。力各有所不逮也。

江西为督臣兼辖省分。臣何敢稍分畛域。然如湖南广西等省。皆总督兼辖省分。其不能协济者无论已。能协济者亦每月数万金而止。何者。各有应守之地。不敢自荒也。即牙厘茶税等事。亦归本省自办。何者。各有应尽之职。不敢自旷也。如谓将将不得其人。兵勇亦同虚设。理财不得其道。厘税适以病民。是则抚臣失职。督臣当劾而去之。不当遥为之谋。令其安坐伴食也。方今各营枕戈杀贼。悬釜待炊。薪桂米珠。深虞哗溃。合无仰恳 天恩。俯念江右无以自存之苦。察臣万不得已之私。准将牙厘茶税等款。仍归江西本省经收支用。其督臣征饷。酌量江省力所能及者。 钦派每月协济数万金。俾征防两无贻误



。如臣议窒碍难行。应请 旨一面敕下部臣通盘筹划。准臣暂于江西牙厘茶税项下。分提其半。以济急需而措危局。臣钦奉诚谕。勉以和衷。非敢复蹈前愆。自干罪戾。然事势至此。犹引避嫌怨。任其颠危。则上负 朝廷。下负百姓。获咎滋重。理合由驿六百里恭折沥陈。伏乞 圣鉴。

### 江西牙厘请照旧经收疏

曾国藩

奏为江西牙厘。仍应归臣处经收。以竟金陵将蒞之功。恭折奏祈 圣鉴事。窃臣接准江西抚臣沈葆楨咨称。以江西军务方殷。请将茶税牙厘归本省经收。于二月二十六日具奏。钞折咨会到臣。伏查臣军奏拨江西之饷。前后约有三项。臣初任江督。奉 旨兼办皖南军务。其时江南六府糜烂。皖南仅存祁门一县。一片贼氛。无从下手。臣于是奏办江西厘金。以充东征诸军之饷。奏拨江西漕折五万。以充徽宁两防之饷。逮二年四月。因各军逃亡过多。又奏九江洋税三万。以清积欠。先后奉 旨允准。沈葆楨到任后。于元年九月。奏明将漕折截留。不解臣营。二年六月。奏留洋税。专充江忠义席宝田之饷。并未解过臣营一次。此两项者。臣均未具疏覆奏。力与争辨。此次截留牙厘。不能不缕陈而力争者。实因微臣统军太多。月需额饷五十余万。前此江西厘金稍旺。合各处入款。约可发饷六成。今年则仅发四成。而江西抚臣所统各军之饷。均发至八成以上。臣军欠饷十六七个月不等。而江西各军。欠饷不及五月。即以民困而论。皖南及江宁各属。市人肉以相食。或数十里野无耕种。村无炊烟。江西亦尚不至此。请我 皇上钦派大员察看东南数省。果江西之军民较苦乎。抑皖南金陵之军民较苦乎。假令沈葆楨奉使巡视皖吴一次。果行军于江西较难乎。抑行军于皖南金陵较难乎。知必有不辨而自明者。臣于三省。皆系辖境。非敢厚于皖吴。而薄于江西也。无论何人处臣之地。势不得不出于此也。今苏浙之省会已克。金陵之长围已合。论者辄谓大功指日可成。元恶指日可毙。以臣观之。洪酋与忠逆强悍异常。屡掘地道。俱未得手。本无粮尽确耗。又城中新种麦禾。青黄弥望。臣之愚计。谆嘱曾国荃鲍超等。总须力扼甯路。不使逆酋挟大股冲出。贻患他方。至克复之迟速。尚难预计。往昔庚申之春。和春张国梁大军合围。功败垂成。彼时围师。比今日多二万人。饷项存营者尚数十万。徒以迟延未发。尚为军士借口。全局决裂。况今日饷需奇绌。朝不谋夕。安得不争江西之厘。以慰军士之心。此臣之隐衷。外人诧为过虑。惟冀 皇上鉴亮者也。前代之制。一州岁入之款。置转运使主之。疆吏不得专擅。我朝之制。一省岁入之款。报明听候部拨。疆吏亦不得专擅。自军兴以来。各省丁漕等款。纷纷奏留供本省军需。于是户部之权日轻。疆臣之权日重。然疆臣既得专筦利权。则督与抚事同一律。不得又有轻重主客之分。臣尝细绎会典事

例。大抵吏事应由抚臣主政。兵事应由督臣主政。就江西饷项论之。丁漕应归沈葆楨主政。以其与吏事相附丽也。厘金应归臣处主政。以其与兵事相附丽也。厘金之起。始于咸丰三年。雷以誠倡办于扬州。专为发逆兵事而设。初非国家经制之款。臣忝督两江。又缩兵符。凡江西土地所出之财。臣皆得奏明提用。即丁漕洋税三者。一一分提济用。亦不为过。何况厘金奏定之款。尤为分内应筹之饷。不得目为协饷。更不得称为隔省代谋。

如江西以臣为代谋之客。则何处是臣应筹饷之地。谓安徽应筹邪。则乔松年亦得执本省隔省之说以相拒。谓江南苏松各属应筹邪。则李鸿章兵数之多。亚于臣处。战事之殷。倍于上游。除议定月解四万外。势难再行提用。谓江北淮扬各属应筹邪。则里下河丛尔之区。臣与吴棠富明阿冯子材四人争剥竞取。其何能给。且畛域之说太明。则镇扬两防断不足以自存。而僧格林沁多隆阿等不兼封疆之帅。必有窒碍难行之日。臣窃以为不可。臣所最抱歉者。广东七成之厘金。湖南东征局之厘金。皆非臣分内应得之饷。用兵太久。乞邻救饥。私衷耿耿。如负重疾。然毛鸿宾恇世临不遽奏请停止者。知臣处入不敷出甚巨也。一俟军务稍定。臣即当奏明先还广东七成之厘。次罢湖南东征之饷。断不肯久假不归。蹈专利之陋习而不自觉。此心筹之熟矣。抑臣又闻。同僚交际之道。不外二端。曰分曰情。巡抚应归总督节制。见诸会典。载诸坐名 敕书。臣又曾奉 特旨节制江西巡抚。臣以才力不逮。再三恳辞。 特旨之节制。一时之异数。臣得而辞之。会典 敕书之节制。数百年之成宪。臣不得而辞。沈葆楨亦不得而违。分也。军事危急之际。同寅患难相。有无相济。情也。沈葆楨于臣处军饷。论分论情。皆应和衷熟商。元年八九月间。臣军疾疫大作。死亡无算。而忠逆大举。援救金陵。危险万状。沈葆楨乃于是时截留漕折银四万。既不函商。又不咨商。实属不近人情。二年浔关洋税一案。臣奏拨三万两。奉 旨允准。沈葆楨旋奏留专供江席二军之饷。钦奉 寄谕以皖营军饷短绌。飭抚臣妥筹兼顾。如数分拨。逮关道蔡锦青分拨万五千两。解至臣营。沈葆楨乃大怒。严札申飭蔡锦青。并移咨诘问臣处。但有峻厉之词。绝无婉商之语。此次截留厘金。亦并未函商咨商一次。不知臣有何事开罪。而不肯一与商酌。以为事势紧急。无暇远商邪。则前年漕折。去年洋税。今年厘金。三事中岂无一事可以先商后奏者。殊不可解。人恒苦不自知。或臣明于责沈葆楨。而闇于自责。臣例可节制江西。或因此而生挟权之咎。臣曾保奏沈葆楨数次。或因此而生市德之咎。几微不慎。动成仇隙。然臣阅世已深。素以挟权市德为可羞。颇能虚心检点。即如漕折一案。臣曾函商一次。咨商一次。洋税一案。臣接抚臣峻词诘问之咨。曾经密函婉复。兹特钞呈 御览。以明臣不敢有挟权市德之意。自此二案外。臣之公牒私函。在江西者极多。其中如有挟权市德措词

失当者。请 旨飭下沈葆楨多钞数件进呈。倘蒙 皇上摘出指示。或有显过。臣固甘受谴罚。即有隐慝。臣亦必痛自惩艾。若臣返躬内省。则自觉对沈葆楨而无愧。即讯诸大廷质诸鬼神而无惭。而沈葆楨专尚客气。不顾情理。实有令人难堪者。臣亦不复能隐忍不言矣。臣处自闻截去江西厘金之信。各军人心皇皇。转相告语。大局实虞决裂。合无吁恳 天恩。飭谕江西厘金仍全归臣处经收。以竟将蕝之功。俟金陵克复之日。立即请 旨分成匀济。一面派拨重兵。回援江西。兼顾湖南。其金陵未克以前。除彭玉麟刘于浚孙昌国三军需饷五万有奇。循旧仍由江西厘金供支外。其江席两军万人。臣亦必于厘金项下竭力分拨。特不可遽改局面。动摇军心。致生功亏一篑之变。所有江西牙厘应归臣营缘由。恭折由驿驰奏。伏乞 圣鉴。

请派员督办粤厘疏同治元年

曾国藩

奏为遵 旨议覆。并请 钦派大员督办广东厘金。接济浙江安徽江苏三省军饷。恭折仰祈 圣鉴事。窃臣维东南寇氛。蔓延日久。皖南池宁二府。十室九空。人争相食。皖北庐凤等处。白骨蔽野。田地荒芜。苏浙两省。蹂躏亦复相类。生民之涂炭深矣。 圣主之忧劳极矣。为封疆将帅者。孰不思扫荡逋寇。一解倒悬。况臣膺兹艰巨。委任尤重。岂敢稍涉推诿。更分畛域。无如贼之占地太广。股数太多。臣之兵饷两绌。才智太短。受 命两年。至今无一兵达于苏境。图皖年余。迄无一旅进攻宁国。分内之事。不克自效。清夜以思。愧悚汗下。至浙江军事。左宗棠苦战衢严。独任其难。臣不克分兵往助。赵景贤困守湖州。坚贞世。臣不克设法往援。徒有兼辖之名。并无统筹之实。前此钦奉正月二十三日 谕旨。仍令臣节制四省。毋许再行固辞。本不敢哓哓渎奏。兹因御史朱潮奏请六七省兵事责成一人。臣既怀大名不祥之惧。弥触隐微抱疚之端。窃计苏杭安徽糜烂若此。以一人而办一省之贼。无论如何大才。如何竭力。但见其不足。不见其有余。况以臣之愚陋。承乏两江。时虞陨越。安能兼顾浙江。安能更及两湖福建。该御史朱潮所奏数省兵事责成一之处。固无庸议。倘蒙 圣主鉴臣愚悃。并收回节制四省之 命。俾臣专力本职。稍释神魂之震惧。尤感 圣慈之曲尽矣。至朱潮所称四川广东协饷。派大员一人督催馈运等语。其事难以尽行。其议实有可采。上年侍郎宋晋五省会剿一疏。亦系兵饷通筹。与朱潮大致相同。臣查四川内患未平。本省支绌。自难协济外省。即将来蜀贼荡平。尚宜先协云南之饷。不能遽及江浙之远。惟广东最称殷富。财力为东南之冠。其地势亦宜供江浙之饷。天下之大利。除丁漕正赋外。约有四宗。曰海关。曰盐场。曰富户劝捐。曰市镇抽厘。他省或据其一。或据其二三。惟广东兼四者而有之。粤盐一宗。行于江西湖南者。浸灌淮

南之引地。占夺江苏之大利。即乐桂埠商孔广缙一户。七八年来拥费百万。他商之殷实可知。官项之赢余亦可想见。而淮课因之全失。粤课并未稍增。厘金一宗。如佛山韶关肇庆等处。著名繁富。咸丰十年间。巡抚耆龄于韶关后设一新卡。未及一年。收税至五十余万。藩司周起滨议于肇庆府河设卡。每年亦得四十余万。此外巨镇大卡。不一而足。至于海关一宗。粤海税项。远出各口之上。捐输一宗。粤东富室。亦非各省所及。斯中外所共见共闻者。若使经画得宜。但于四宗之中得其一宗。可养数万之兵。剿江浙之贼。溯查庚申五月。臣奏请以江西之厘金。充臣营之军饷。两年以来。臣军赖此无饥溃之虞。似可援以为例。合无仰恳 天恩。采纳朱潮之议。特派二三品卿一人。驰赴广东。驻扎韶关。办理通省厘金。专济苏浙安徽三省饷项。乾隆年间。新疆用兵。曾派大学士黄廷桂驻扎肃州。综理兵饷。此次江浙军务。较新疆尤为重大。即派六部卿贰。衔 命使粤。专督厘饷。亦不为过。

如蒙 俞允。臣当奏派贤员熟悉厘务者。随同星使前赴粤东设卡抽办。韶关距江西甚近。臣当与该使臣往返函商。务使筹兵筹饷。一气呵成。或绌或赢。随时斟酌。广东官绅有设立私卡者。使臣会同臣处奏参。州县有暗中阻挠者。亦即奏咨参撤。凡厘务所得之饷。先解浙江军营。左宗棠新任浙抚。无尺寸之完土。无涓滴之饷源。蒋益澧等到后。尤觉无米无炊。若以广东厘金济之。则前此奏准协浙月饷十万两。即在其中抵除。其次则解安徽军营。臣处如鲍超一军。欠饷八个半月。曾国荃一军。欠饷九个月。徽州各军。欠七个月有奇。急思早得粤饷。一清积欠。李续宜添募新营。亦当另筹接济。袁甲三久处穷困。亦应量为津贴。方足以驭强将而抚饥军。又其次则解江苏军营。闻上海出款太多。亏累甚巨。镇江扬州两台。亟须另筹协饷。其广东应解红单艇船之费。亦可于此中抵除。由臣咨商韶关使臣。察各军之缓急。定拨解之多寡。其运解之法。或由赣州送至江西转解。或由轮船搭至上海转解。均听韶关使臣察酌办理。其广东本省应用之项。与夫京款协款。该省除正赋外。尚有海关盐务捐输三大宗。尽足以资周转。不许挪移各卡厘金。以清界限。数载以来。部库空虚。从无京饷解军之事。今若 特京卿督办粤厘。则与自京解出者无异。实惠及于士卒。利权操自 朝廷。疆吏守其土地。不得私其货财。于 谕旨挽救积弊之道。或亦不无小补。所有遵 旨议覆缘由。谨缮折具奏。伏乞 圣鉴训示。

覆陈筹虑兵饷大端疏同治四年

李鸿章

臣自钦遵 谕旨。函商曾国藩。原拟俟兵饷大端。筹有把握。再行缕晰覆陈。旋准曾国藩咨钞九月十九日覆陈折片。内称河洛现无可剿之贼。淮勇亦无可

调之师。李鸿章若果入洛。岂肯撤东路布置已定之兵。挟以西行。坐视山东江苏之糜烂而不顾等语。似属切中事情。曾国藩因业经覆奏。未另与臣覆信。臣再四筹思。彼覆疏中已陈之言。皆臣所欲言而不敢遽言之隐。大局所关。臣未便稍有立异。但不知 批旨如何定见。五中旁皇。瞻前顾后。仍有不能已于言者。综其大要。约有三端。一兵势难遽分也。我朝从前武功。专恃兵力。此次军务。全资勇力。臣初至军营。习闻周天爵福济琦善向荣和春诸臣之议论。皆谓旗绿弁兵。驯谨而易调遣。各省勇丁。桀而少纪律。其不得已而用勇。就地招募。随时遣汰。尚无甚流弊。若远调数千里外。终必哗溃误事。咸丰初年。广西所募潮勇最多。向荣张国梁等带赴江南。沿途骚扰。卒至十年三月金陵之变。一溃而遂不可收拾矣。自曾国藩江忠源胡林翼李续宾等创练楚勇。不用一兵。深知绿营废弛已久。习气太深。万不足以杀敌致果。而以楚将练楚勇。恩信素孚。法制严密。又由湖南北转战江皖。一水可通。人地相宜。是以历久而能成功。然李续宾唐训方以楚勇剿淮北之捻。刘长佑以楚勇剿直隶之骑马贼。均未大着功效。则以离乡太远。南北异宜。勇性未能驯服。何能得其死力。曾国藩有鉴于斯。故于金陵克复。东南军事将竣。即将所部湘勇全行遣撤。但属臣暂留淮勇。以备中原剿捻。自系因地制宜。夫捻匪系皖豫东三省无赖纠缠而成。其隶皖籍者。大都蒙亳颍宿人。皆在淮北。臣籍隶庐州。实在淮南。所部淮勇。则庐州六安安庆扬州人居多。皆滨江之处。于长江上下防剿最宜。军士战于其乡。亦较得力。其性情风气。与淮北回殊。同治元年。臣初由安庆赴沪。湘勇以去地太远。均不欲从。乃商之曾国藩。就臣乡里团练久战之士。选将束伍。逐渐添募。如程学启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等。始仅为营官带数百人耳。嗣因打仗可靠。各增募至数千人。今遂为淮勇最劲之兵。究之用于江淮南北。必可指挥如意。若逐渐调移山东河南边境。尚可勉强相从。若赴河洛山陕。并预备剿除京东马贼甘肃回匪之用。水土不习。诚恐迁地勿良。勇心涣散。

朝廷期望于臣。欲以西北军事相属。不过以臣在吴粗立战功。而臣亦惟赖所部将士踊跃用命。若今臣去。而平素惯用之健将劲兵。不得随行。臣复何能为役。曾国藩筹设徐州济宁周家口等处防军。皆臣部最出力者。臣若不调西行。则声势不能大振。若全调他往。则东皖无以自立。若另图添募马步。而随身先无亲信可恃之兵勇。必致败军债事。而无裨于全局。此兵势不能遽分之实情也。

一饷源难专恃也。凡欲灭贼。必先治兵。欲强兵。必先足饷。欲筹饷。必先得人与地。臣自咸丰三年至八年。皆在皖北军中。窃见和春郑魁士之军。战阵颇勇。旋因饷缺而溃。袁甲三翁同书继之。更因饷绝而败。即十年江南大营之溃。十一年浙江之陷。皆由于粮饷断绝。官文胡林翼筹鄂饷以供东征。曾国藩进

图江皖。以江西湖南广东厘金为饷源。左宗棠以浙饷办闽浙之贼。臣以苏沪入款办江浙之贼。皆能自我为政。转输不匮。幸而蒞事。从古至今言兵事。未有不先筹饷糈者也。  谕旨虑及皖豫发捻一日不除。盛京甘肃势难兼顾。诚以捻灭而后腾出饷需。非徒捻灭而后腾出兵力。有饷则到处兵勇皆可用。无饷则已成劲旅亦无用也。陶茂林雷正绾皆多隆阿部下百战骁将。昔何勇而今何怯。其一溃再溃之故。可想而知。曾国藩夏间。奉  命剿捻。臣忝署江督。即以后路筹饷引为己任。以安其心。数月以来。分屯豫东苏皖千余里。湘淮兵勇四万余。粮运供支。源源协济。又兼筹苏松扬州留防各陆营。长江外海各水师。皖南北江西防剿遣撤各湘军之饷。虽以入抵出。不敷尚多。竭力匀拨。幸无贻误。臣若奉  命西征。现在进图剿捻。后路分防各军之饷。尚无专责之人。即臣带兵远出。饷源当居于何处。筹饷当责成何人。亦未蒙  圣明指示。若无确然可指之款。率众前行。必为雷正绾陶茂林之续。若非切实可靠之人。维持后路。亦无以安曾国藩与臣军各将士之心。臣尝默筹熟计。目今大患。在捻与回。自须先图灭捻。若以现饷养现兵。约计河南可养战士一万五千。山东可养战士二万。安徽可养战士一万。江苏可养战士六七万。湖北可养战士四五万。各省督抚。果皆熟谙韬略。认真筹饷练兵。使一兵得一兵之用。通力合作。勿存推诿争忌之心。则兵与饷可渐足。一二年间可奏效。若  皇上专派大员。而各督抚谓事有专属。或拥兵观望。或玩视军需。或胜则争功。败则诿咎。遂使客兵出境。种种牵掣。亦难必其收功之迟速矣。臣若赴豫。欲图兜灭北捻。必须多练马队。以备冲突。广置车骡。以资转运。饷需甚巨。豫中蹂躏已久。力难供应。若专指苏饷。目下苏沪税厘分供前敌。淮军已虞饥溃。再添练马步。人数益多。道路益远。势必不支。臣一经离任。恐亦不能遥制。此饷源不能专恃之实情也。臣军久在江南剿贼。习见洋人火器之精利。由是尽弃中国习用之抬枪鸟枪。而变为洋枪队。现计出省及留防陆营五万余人。约有洋枪三四万杆。铜帽月需千余万颗。粗细洋火药月需十余万觔。均按月在上海香港各洋行先期采买。陆续供支。臣每亲自料理。又有开花队四营。一为潘鼎新带往济宁。一交刘秉璋镇守苏州。其副将罗荣光刘玉龙两营。为臣亲兵。现分守金陵城外之下关江东桥两处江口。缘洋人最重开花。

目下长江通商。番舶来往。奸人覬觐。侦知有此利器。可稍夺魄。洋重者千余觔。轻亦数百觔。其具之坚精。药弹之繁冗。臣讲求数年。稍窥秘要。他人多未及见。更未与知。臣既辛苦练成。若出省督师。必须酌量调往。藉壮声势。惟队所用器械子弹。尽仿洋式。所需铜铁木煤各项工料。均来自外国。故须就近设局制造。苏州先设有三局。嗣因丁日昌在沪购得机器铁厂一座。将丁日昌韩殿甲两局。移并上海铁厂。曾经  奏明。欲再移设金陵。为久远之计。臣若

远赴他省。则局与铁厂。久必废弛。不但技艺不能渐精。且虑工费多有缺乏。而臣军接济。亦有断绝之时。此军火恐不能常常接济之实情也。臣所虑者祇此三端。倘蒙 皇上天恩。俯悯愚忱。熟思审处。俾微臣带兵远出。日后无掣肘之患。臣得效命疆场。努力设谋。帮同曾国藩等。为国家歼此残孽。虽万死有所不辞。

### 筹拨新疆暨庆阳粮台饷项疏

骆秉章

窃臣于同治四年八月初七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七月二十日。奉 上谕。前谕骆秉章将原拨新疆饷银二十一万两解交陕甘总督就近转交成禄联捷等应用。此项饷银系该提督等出关剿贼急需之项。骆秉章素顾大局。谅必日饬司批解以济要需。等因。钦此。八月十一日。又奉七月二十一日寄 谕。杨能格请饬四川于地丁项下或津贴项下每月指定径解庆阳粮台饷银五万两。即着骆秉章督饬藩司竭力筹划。酌定数目按月专解庆阳粮台以供支放。不得以协甘饷银牵混统解。等因。钦此。窃惟西陲迭次告警。甘肃回逆未平。但使川省力能接济。臣曷敢不殚精筹划。伏查川省地丁岁征六十余万两。合之课税等项。每岁所入。本不敷每年例支之数。向须外省协济。军兴以来。自咸丰四年。始于地丁之外。加收津贴。每岁所入。亦仅五十余万两。迨至本省用兵。饷项更形支绌。复办厘金。仍不敷用。不得已而连年劝谕民间捐输。至再至三。民力已竭。现在腹地虽渐肃清。边防仍形吃紧。勇不能撤。饷即无可裁减。以致各营积欠甚巨。兼以拨军越剿黔匪。此后筹办滇事。兵饷仍恃川省接济。前派鹤龄带川兵一千五百余员名赴甘。每月饷需七千余两。亦由川省按月拨解。罗掘既空。库藏已毫无储蓄。征求无已。皆取资于民。深有竭泽而渔之虑。此川省款项竭蹶之情形也。以甘省军事而论。统帅既多。人人可以专折奏事。事权不一。各自成军。自行请饷。此营指拨者未解。彼营告急者复来。或请提厘金。或请定专款。或请每月按数拨解。不惟应接不暇。亦几无所适从。究之甘省既无总统大员。诸军漫无节制。进止机宜。无所禀承。偶有胜负。功过亦未能核实。赏罚难期必当。彼此既不相辖。祇能自顾一隅。未遑统筹全局。此师久所以无功也。历观往事。凡兵柄不归主帅。诸将各自为谋。未有能集事者。即如唐时九节度之师。不能制胜于相州。似此者史不绝书。可为鉴戒。况各营勇数太多。旋集旋溃。随散随招。如陶茂林雷正綰之溃勇。窜扰陕境。至烦兵力兜剿。其阑入川界者。亦纷至沓来。剿贼既难期得力。散蔓且貽累地方。以前之饷。概归虚糜。新集之众。又待支给。现在用兵暨办防各省。自筹项饷。已属力尽筋疲。即使勉强凑解协甘之饷。各营势难贍。窃虑终归哗溃。为今之计。亟宜先裁无用之游勇。以节冒滥之饷需。然后练精锐。并归统帅调度以专责成。所有饷项。胥由粮台总司支发。

酌其缓急。以资饱腾。自能所向成功。回氛以次埽荡。甘省可冀底定。至回疆警报迭至。朝廷固不能置之度外。然揆时度势。实有鞭长莫及者。溯查道光六年。新疆南路四城之役。其时不但内地无事。各省库储充裕。即关外哈密乌鲁木齐等处。皆系完善之区。自兰州以至阿克苏。沿途节节设立粮台。由甘省各州县动碾仓麦。并采买民闲粮糈。购备驼只。转运出关。源源接济。用饷至二千余万两之多。目今安能筹此巨款。无论川省指拨之款。万难一时凑齐。兼以自川赴甘。沿途散勇抢掠。不免时有梗阻。即使克期如数解到。成禄联捷等由甘凉肃转战而前。计尚未出关。而军饷又已告匮矣。即或河西无阻。得以长驱出塞。再加以山西画拨之饷。亦祇此饷银数十万两。断不敷数千里行军之费。纵又续解之款。杯水车薪。于事无济。兼之甘省地糜烂。民间搜括已空。臣前接陕甘督臣杨岳斌亟称所部勇丁。甫入甘境。预派委员携银各处办粮。竟不得食。以数千之众。在甘省内地。且难谋宿饱。况关外情形。沙漠阻绝。有银无处购粮。虽有劲旅。亦难枵腹远征。是以征调之师。如鲍超蒋凝学等所部。一闻调赴新疆。中途辄即溃散。即现在甘省各营。亦难保不惮于出塞。潜怀观望。未肯速将甘省腹地肃清。藉此以为迁延地步。更虑关外请饷甚急。屡奉 谕旨饬催。各省悉索无遗。内地有事。转致束手。则贻误更非浅鲜。是回疆不靖。虽敌忾同仇。必待各省肃清。始能筹出关巨饷。必待甘省肃清。然后可以办运军粮。此又事势所必然者也。此时各省凡经贼扰之区。防堵未松。似宜先顾内地。不可分其既竭之力。以致本省不能自支。即使稍为挹注。师未成行。饷已糜费。剜肉并不能医疮。于西陲兵事。实属无益。固不独四川力有未逮也。并伏读寄 谕。有借俄兵助剿一节。臣虽未悉其详。窃为俄国为外夷之雄长。现今坐视各国强弱。其用心正不可测。若向其借助兵饷。不但于 国体有关。更不可不熟虑其后。 圣明自能远烛。固不待臣下喋喋渎陈。臣知识椎鲁。老病浸寻。何敢侈谈兵事。惟念深荷 殊恩。涓埃未报。乌莛之献。冀效一得之愚。用敢冒昧缕陈于 圣主之前。川省现已筹解甘饷二万两。因沿途游勇抢掠。尚须设法汇兑。遵照 谕旨解交陕西藩库。又筹银二万两。设法解交陕甘督臣收存。以为西路用兵之费。此后惟有竭力勉筹。实难预拟定数。所有奉 旨筹拨新疆暨庆阳粮台饷项缘由。恭折由驿覆奏。

料理西征事宜疏同治七年

左宗棠

窃七月十三日连镇营次。钦奉 寄谕。昨据李鸿章驰奏查明逆首投水确情余匪净尽直东一律肃清请循例陛见等情当经谕令该大臣将在营兵勇移撤后再行来京陛见惟现在陕甘等省军务紧要急须左宗棠统带所部刘松山郭宝昌喜昌等军回剿左宗棠即饬令刘松山等军一面拔营由山西渡河入陕将郿延绥榆等处回氛节节



扫荡左宗棠着先行来京陛见陕省回氛纷扰股数繁多除刘松山等军外各营将弁如有忠勇奋发愿西往从征者并着李鸿章左宗棠英翰晓谕各营听候遴选归左宗棠节制郭宝昌伤病计已全愈如尚未能销假即着郭运昌带领该总兵旧部先行西进前据崇厚英翰所陈善后各条并着李鸿章左宗棠妥速议奏钦此。跪读之下。敬悉圣慈轸念西陲速期底定至意。比经恭录行知刘松山郭运昌喜昌钦遵办理。十八日据刘松山郭运昌等禀称。初十日刘松山派队一由东北一由正北。郭运昌全福率队由德平商河傍黄河出滨州利津一带搜捕。约均于海滨会齐。十六日盐山及小山一路队伍回宁津。十七日商河武定一路队伍回宁津。沿途积潦纵横。秫粟深茂。各处新成圩寨。钲鼓相闻。乡团引导搜。并无踪迹。其派出之顺营总兵杨世俊记名副都统全福由乐陵出海丰。亦可次第撤回。居民惊疑顿释。刘松山等由宁津拔回连镇东南。臣现编审降人。妥为钤束。催调天津存饷。散给各营。以作行粮。一俟稍有头绪。即分起西还。臣即先行入觐 天颜。吁请训示。大约旬日以外。即可成行。惟保定河间一带。秋水甚涨。官道漫溢。马步难行。运河两岸决口未塞。车马时虞阻滞。拟辎重由运河雇舟运赴河南彰德。队伍由景州西行赴彰德。臣先由水路驶赴天津。赴都入 觐。将来即由保定南下至彰德。乃趋卫怀渡河西向。所以不复取道山西者。缘径道险仄。大队难行。而刘松山郭宝昌所部将士久从征役。纷纷乞假。过河后尚须从新整理。乃可入陕也。 谕旨除刘松山等军外各营将弁如有忠勇奋发愿西往从征者并着李鸿章左宗棠英翰晓谕各营听候遴选归左宗棠节制。臣维陕甘之事。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尤难于筹粮。臣在陕时已曾约略陈明矣。从前胜保多隆阿入秦。杨岳斌度陇。皆务征调兵勇。为迅速驱除之计。卒至兵多饷绌。回患未平。而溃军叛卒之祸起。譬犹贫人无隔宿之粮。而张筵召客。强作豪举。有不嗤其谬者乎。论者谓两淮之人强悍健。用之秦陇。可以挫回逆之凶锋。销淮皖之隐患。于计诚为两得。臣又以为不然。江淮之民。尚气任侠。古昔已然。非生而嗜乱也。巨逆如张乐行苗沛霖。亦非果具枭雄之资。素蓄不轨之谋也。始奇其诈力而奖进之。继悟其愚弄而牢笼之。终恨其桀黠遂图举其类而尽殄之。譬犹痼疽初发。不用内托外消之方。其后乃为剜肉之计也。淮皖诸军皆新立功。其将领皆富贵矣。若择其朴勇而稍明纪律者。分统之以资镇压。又择廉惠稍知方略之守令。拊循而化诲之。不出数年。积习当可一变。不此之务。乃思移淮皖之隐患于秦陇乎。隐患在畿郊。驱而远之可也。所谓移腹心之疾置诸股肱也。隐患在淮皖。如图驱之秦陇。是移股肱之疾于股肱。不可也。论者又谓淮皖以军入秦陇。必仍由淮皖给饷。臣乃过为之虑。无乃太愚。不知淮军之饷。千人每月约银六千左右。虽与楚军相等。然近时每年止发九个月之饷。计算每勇每月不过三两有奇。此狙公赋芋之说也。士卒之骄逸而难

禁制。其弊由此。皖军则每勇每月不过二两四钱。粮食由官给领。亦不过三两有奇。豫军亦然。若至秦陇。则粮价昂贵。较之各省。奚啻倍蓰。若不筹津贴。固无以齐其力而服其心。若竟筹津贴。此项饷银。又将安出。臣于张曜宋庆程文炳归统时。曾请行首功之赏。计张曜宋庆两军。赏过银一万余两。程文炳一军赏过银三千余两。此暂时之计耳。若处粮价昂贵之地。历穷年累月之久。势何能支。迨日久无功。而或生他变。而罪臣不善拊循。不善驾驭。臣固无辞。然将如秦陇何哉。臣不得不早为之计也。现在各省将领营求入陕者多。未必即为忠勇奋发。无须招之使来。各省挑军入陕之举。必将有之。未必容臣挑选。臣拟俟回陕后。将陕甘饷事悉心考究。度可养勇若干。再择营哨各官。赴安徽河西开募。以符楚军旧例。此时诚未敢草率从事。致贻后悔。谨因 圣明垂询而并陈之。伏乞 圣鉴训示。

覆陈移设粮台事宜疏光绪元年

左宗棠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奉 上谕。袁保恒奏择定西征粮台进驻巴里坤折据称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两处设立粮台均不相宜惟巴里坤为南北适中之地且紧接大军之后拟将粮台移设巴城等语粮台转运事宜关系甚重应否驻巴里坤之处着左宗棠袁保恒和衷商榷奏明办理移台之后其饷项一切仍由陕甘内地行走必须陕省后路粮台催提转解以资接济左宗棠务当督饬地方各官认真经理毋得稍分畛域致误事机袁保恒奏称粮台移设后须拨兵护运并请于旧部皖军中商调数营此时皖军能否调拨并左宗棠能否将应撤之营酌拨马步若干着该大臣酌度情形与袁保恒会商妥办张曜宋庆两军现在天山南路该军粮运即由左宗棠先为接济俟移台后应如何统筹兼顾并着左宗棠袁保恒商办毋误军食金顺已抵巴城即着赶紧部署迅速西进金顺到古后景廉即与该都统将进剿机宜妥为筹办以期迅扫逆氛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钦此。此窃惟粮台之设。原以支应粮饷军需。俾前敌各军。得壹意驰驱。无须分心储峙。其必紧居大军之后者。势所当然。巴里坤距各军驻扎之古城济木萨等处。为程七百余里。车驼畅行无阻。台设巴里坤。照料易周。各军赴台领运。取携甚便。回乱以来。城垣完好如常。旧为北路商贾辐辏之所。百货萃集。市廛鳞次。今昔无殊。袁保恒称粮台宜移设巴城。是矣。惟巴城产粮无多。从前天时地利人和三厂屯田。日久荒废。从新经理。屯政暂无近功。经理如不得人。更滋虚耗。金顺上年在此采办军粮。民商分购。仅得七千余石。其明征也。臣原奏北路应兼收乌科一带新旧之粮者以此。袁保恒所陈移台巴里坤。先买古济之粮。次则仍由南路调运。臣思古城之粮。景廉已经订买。巴里坤之粮。金顺已经订买。其额尔庆额所买之粮。臣已发过价银。暂毋须由台支发。若订买古城济木萨之粮。运回巴里坤。无论古

济之粮。未必尚敷订买。且亦无办法也。南路凉甘肃安西新订之粮十九万担。不为不多。因乏现银。收缴尚欠五万余担。除供张曜宋庆全军及金顺留安西肃州数营外。凉甘肃州所有防城护运兵勇马步各营。皆取给于此。算至见新时。纵有存余。必无多矣。若复加价订买。则已订之五万余担。更难收齐。且贫户无粮出粟者。买食维艰。青黄不接时。无从设措。上年于散给籽种外。郡县复广设粥厂。煮赈疗饥。洵非得已。价愈增。则富者之欲未厌。而贫者之苦愈甚。揆之事理。实不可行。且新粮订买已多。民间搜括殆。本属实在情形。袁保恒所奏以南路调运为末着。自有所见。古济之粮。既已采过。凉甘肃之粮。又难议增。然则台移巴里坤其必仍于北路广筹采运也。明矣。

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一带。粮多可采。袁保恒自当尽心筹之。近又广加谘访。知归化包头至射台大巴一带十数站。大巴至巴里坤十六站。中间产粮之处甚多。其地虽无台站。无一定地名。然旧时商旅之赴巴古乌鲁木齐者。每取道于此。以其有粮可购。有驼可雇。价均平减也。湖茶私贩。由此路至古城销售。经历任督臣奏明有案。近日臣队总兵邓增随金顺到巴里坤。禀称巴城商贾。络绎不绝。棉价布价粮价。与内地相近。皆言由乌科一带来者。即指此路。观其市价平减。知其路径之捷。价脚之省。景廉前与金顺书。称包头运粮。实亦不少。非虚语也。臣檄归绥道崇缙询访确实具报。一面委员携银二万两往归化包头试办采运。应否加银增采。容迟再议。惟袁保恒所奏移台巴城。虽以调运乌科之粮为言。以调运南路为末着。而注意仍在肃州。现在赶制大车。以购车骡三千头。駉駉西向。其势已成。事难中止。姑无论天山岭脊。石径鞞确。向无辙。重载粮车。联帮衔接。较之单车空车。尚可参用人力。从容过险者。艰阻特甚。事必不行也。即照袁保恒所拟办法言之。车粮由肃运巴。艰阻所不辞。劳费所不惜。而肃运之粮。亦无颗粒可到巴城。按肃州安西越哈密二十四站。计程虽止二千二百余里。而道路长。又多戈壁。车驮驼只。均须就水草柴薪之便。憩息牧饮。不能按站而行。中间人畜疲乏。又须停住养息。即催趲迫促。断非三十余日不能到巴。计每骡一头。日须噉料八斤。一车一夫。口食日须两斤。兰州以西料豆缺产。喂养用青稞大麦粟谷等充之。畜食之料。即人食之粮也。车行三十余日。计一车运载之粮。至多不过六百斤。两骡喂养。即耗去五百数十斤。车夫口食亦须六七十斤。而车粮已罄。安有余粮达巴里坤乎。即达巴里坤。而车骡之喂养。车夫之口食。又将安出。此不谓之虚糜不得也。大抵西北转运。以驼只为宜。为其食少运重。又能过险也。驼行口内。食粮不过三斤。昼牧夜行。可省草束。且一夫管牵五驼。日需口食又省。若行口外。则食草不食料。如遇劳乏。但喂养一升。加盐少许。仍即复故。惟驼夫宜择其老实勤快。管夫之人。宜择其耐劳善于体恤者。虽不歇厂。亦少倒毙之患。故关内外诸

军。均使驼而不使车。统领营官之能者。常留心照料。不尽委之厮养小卒也。袁保恒初议移台。臣即详告以宜驼不宜车。关内之用。驮骡可多。车骡宜少。天山无车路。关内之粮。难逾天山。及购驼不如雇驼。办官车不如用民车。已办之车。祇可酌改州县台车。以省喂养。而迄不见察。臣无如何。现在制造车辆已成。采买骡骡已到。而始筹及喂养维艰。意欲仍驻肃州。办理车运。并奏陈西路用兵。粮台均设肃州。而引岳锺琪曾用兵车粮车。黄廷桂分车驮北过天山为证。不知岳锺琪之用兵车。后此曾否停止。其过天山。或系令士卒下车推换。以资轻便。均无从详考。至粮车。则岳锺琪于后起运至玉门布囊吉时。咨止前进。而由巴里坤派余丁三千帮协转运。谓可省车驮之烦。并以节费。当时原有纪录。

黄廷桂于用兵回部时。以车骡驻哈密。一半赴北路巴里坤装粮运库车。一半径由哈密运南路吐鲁番。时当重熙累洽。物产丰盈。而岳锺琪由南路进兵巴里坤。始用粮车。继复停止。至派余丁三千转运。藉以省烦节费。其因天山非车路可知。黄廷桂用车骡。一半往北路装粮运库车。重载返时。不逾天山。其一半径由哈密运吐鲁番。则本是向天山西南行。便不近天山也。袁保恒预存想当然之见。求成必不行之事。竟至牵强往。傅会其说。臣实有所未喻也。窃维从前西路用兵。

列圣之派大员赴肃州哈密办粮台转运前敌军食者。均以集协款调车驮驼只为事。至粮料草束一切承办之员。必视前敌军行所至。择路之捷费之省者。妥慎筹维。务得其当。道光六年。讨张格尔。官军由北路向南路之阿克苏。

宣宗特颁手谕十条。圣怀以肃州嘉峪关距阿克苏五千余里。哈密总设粮台。鞭长莫及。饬运乌鲁木齐所积屯粮赴阿克苏。并于伊犁采买。省内地转输大半。又以内地军械火药由南路吐鲁番至库车。途多戈壁。

饬改由北路。逾冰岭转阿克苏。程途相等。细绎降 谕旨。于师行南路时。犹以运北路之粮。省关内转输为宜。然则师行三路。不应由南路办运也明矣。臣愚谨就现在已成局势言之。袁保恒移台之先。必将乌科及各处粮路运路。周爰咨询。精心择度。以所购之驼。运北路之粮。以次达巴里坤。迨巴里坤收有成数。袁保恒径赴巴城设立粮台。一面仍运北路之粮。一面用驼南来装运南路肃局之粮。届时距秋获之期不远。采粮较易。可冀集事。较之驻肃转运巴里坤。重车不能过险。军饷无可缴纳。劳费过巨。终归无济者。大不侔也。其已办车骡。虚耗喂养。殊为可惜。拟以有骡无车者。分拨兰州东路。抵台车之用。或加拨凉甘安肃各处备台车添套。及补里车放忙之缺。容臣与袁保恒商定。再由袁保恒自行陈奏。至关外诸军需用军装军火。向系自行制购。入陕后。由西征粮台驻陕军需局发传牌到兰州。由督署发传牌饬沿途州县随时派台车民车运送。价由各军押运委员自发。相安已久。从无违误。查诸军军装军火。所习

所用。各有攸宜。色目既殊。多寡之数缓急之需亦异。毋庸由粮台预为备办。其子药等项。臣已设局肃城。各统领遇有缺乏。均可随时借领。将来另款开报。为数无多。自无须添设款目。袁保恒原奏。粮台移设须拨兵护运。请于旧部商调数营。奉 上 谕左宗棠能否将应撤之营酌拨马步若干着酌定情形与袁保恒会商妥办。窃维臣军自上年撤遣马步四十营后。又撤去奇捷等营马步勇夫约共千名。现仅存一百四十一营。须俟洋款借到再酌。其应撤之营。久役思归。是否愿赴关外。无从悬拟。

查巴里坤原有领队大臣及勇兵驻。臣近因镇标急须整理。奏委记名提督王凤鸣署理镇篆。已饬随带饷银六千两。先赴署任。切实挑汰募补。酌给月饷。冀可改观。台移同城。自可资其照料。粮台所应有者。护台兵勇夫役。为数不必过多。设台以后。前敌诸军饷需一切。均可赴粮台请领。毋须由台运解。毋须弁兵押护。哈密现有张曜全军驻。安西肃州甘州凉州兰州平凉以至陕西。节节驻有防营。原因巡缉游匪兼护运而设。袁保恒随时咨行护运。断无违误。毋庸调拨马步。致涉虚糜。移设粮台。原为接济前敌各军起见。粮台专司转运。不必参预军务。且现在台尚未移。筹粮筹运。茫无头绪。岂可预议增调马步各营。益重其累。臣拜折后。当即钞录折咨知袁保恒。如有不合。彼此无妨辩驳。以衷一是。俟议论悉合。意见均融。再当会衔具奏。所有移台转运事宜。及现在确实情形。谨一并详细陈明。伏乞 圣鉴训示施行。

### 筹划新疆军务情形疏

左宗棠

窃臣于四月初八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八日。奉 上 谕。本日已有旨令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金顺调补乌鲁木齐都统仍帮办军务景廉调补正白旗汉军都统回京供职景廉着俟金顺行抵古城后将各营兵勇粮饷移交金顺接管再行起程回京新疆军务孔殷必须速筹进兵节节扫荡金顺本有自带各营益以景廉所部兵力已不单薄着即督率各营亲临前敌相机进剿为收复乌鲁木齐之计所有进兵机宜随时会商左宗棠酌办袁保恒已令回京供职西征粮台已谕左宗棠责成陕西藩司经理应行奏催及咨行各省事件呈由陕西巡抚核办关外转运事宜即在哈密巴里坤各处设立粮饷分局由左宗棠派员经管袁保恒将经手事件逐一交代清楚后起程回京见在关外兵事饷事并转运事宜均归左宗棠督办兰州相距窵远鞭长莫及该大臣当统筹全局酌核办理关外军食务当源源运济以期士饱马腾毋令停军待哺宋庆一军该大臣已咨令回潼关本日亦谕知钱鼎铭商令该提督择要驻矣等因钦此。跪聆之下。悚惕实深。窃维新疆之事。从前因兵力饷事。未能兼顾。遂至叛回构变。强敌窥边。土宇人民。不可覆按。于此而欲力图恢复。挈二万里戎索之旧。还之职方。戢万千族殊俗之民。渐以声教。正值寰区甫

靖。财力久殫。内患虽平。民劳未艾。其难诚有倍于拓疆之始者。微臣庸巧菲才。又值衰疾侵寻。志虑钝竭。何敢不自忖量。谬以自承。顾念臣子之义。厥重匪躬。疆场攸司。责无他诿。自从戎伊始。即矢尽瘁驰驱。岂头白临边。忽易初志。谨将所筹情形。为我 皇上敬陈之。一曰广筹军粮也。师行北路。宜用北路之粮。不但节费。亦免耗粮。臣前疏已详之。南路肃局既有见粮。又车驮驼只购雇稍多。可以灌运。自宜严切督催。以广储峙。北局设于归化。分局设于包头。飭升用知府前署绥德直隶州知州陈瑞芝提督銜总兵萧兆元司之。雇民驼转运。计自三月至五月。据报陆续运过四十余万斤至巴里坤。每百斤牵合银八两内外。袁保恒前奏宁夏采运。臣飭署宁夏镇总兵记名提督谭拔萃宁夏府知府李宗宾接办。见据报已雇驼数百。先由察罕庙试行。如果此路通利。再为加办。察看漠北素产健驼。又便水草。惜久未开运。仓卒应募者少。又驼户每以拉差为苦。疑沮不前。臣见飭巴里坤镇镇迪道严行示禁。冀闻风踵至。运道畅行。庶饷馈可通。亦收节省之益。正办理间。适俄国游历官索思诺福斯齐等到兰。与之谈论近事。索思诺福斯齐自称俄国在山诺尔地方。粮产甚多。驼只亦健。距中国古城地方不远。如中国需用粮食。伊可代办。送至古城交收。由俄起运。须护运兵弁。均由在山诺尔派拨。其兵费一并摊入粮脚价内。每百斤需银七两五钱。如年丰粮多。驼脚不贵。则价尚可减也。比即与定义。书立合约。计年内可运古城粮二百万斤。明年夏可运足三百万斤。索思诺福斯齐已专兵八瓦劳伏前往告知其地巡抚。

据称断不致误。臣见委知府銜甘肃候补同知丁鄂等赴巴里坤。又委布政使銜甘肃即补道陶兆熊等赴古城。办理采粮开垦及收支事宜。此北路筹粮情形也。南路肃局。存见粮三万余石。安西局。存见粮一百数十万斤。哈密局。除张曜各营外。存见粮一百三十万斤。见正赶紧灌运。张曜在哈密办屯垦水利。事必躬亲。不惜劳瘁。据报垦荒地一万九千余亩。可获粮数千石。见据甘凉肃各厅州县禀报。今岁夏雨优渥。冀获丰稔。将来新粮市价。有减无增。车驼之受雇者。亦日多一日。转运较从前稍易。此南路筹粮情形也。臣因归化包头采运巴里坤。较凉甘肃采运巴里坤。价脚大减。而粮则实装实卸。别无虚耗。故决计于北路开一运道。陆续拨兑实银已四十余万两。宁夏已拨银三万两。计秋高驼集。运数可增。南路由甘运肃。由肃运安西。均用车驮。由安西运哈密运巴里坤。均用驼只。节设厂局。浚水泉。刈草薪。以利运道。一切经费。统于见办采运项下开支。计辘轳转般。运数可倍。此合南北两运筹巴里坤之粮也。俄国在山诺尔地方。紧接我布伦托海边界。距古城数百里。俄人代为采运二百万斤送古城。视巴里坤运古城路程较近。实属获之意外。计需银十五万两。此于北路之北筹古城之粮也。就目前局势。筹应前敌急需。事之所得为者祇此。历代之

论边防。莫不以开屯为首务。或办之用兵之时。以省转饷。或办之事定之后。以规久远。要之得其人则有益军储。不得其人则虚糜经费。且西北治地开荒。尤资水利。就洼潴水。障之令深。引渠溉田。洒之令普。既需人工。尤资器具。而哈密土质善渗。土工石工外。别有毛包裹之工。为他处所罕。既须多筹器具。又需广备条。开垦之先。所费即巨。臣于张曜由安进屯哈密时。已津贴过运脚等银五万余两。购办条价脚银约九万一千余两。张曜躬率所部。殫力经营。而后得着成效。计以后踵而行之。因此奥区。保绥戎藩。而成数十百年无穷之利。见复经画巴里坤。收召饥兵一千三百余名。每月给饷银三千两。配以矛杆枪子药。俾其复成劲旅。复委甘肃同知丁鹞等勦办屯垦事务。兼收包归宁夏所解军粮。惟巴里坤地当天山顶畔。气候凝寒。旧设天时地利人和等厂。久已荒废。屯务虽兴。暂尚难供客军坐食也。由巴城而西北七站。地势沃衍。天气渐和。由此而古城迤西一带。更称膏腴上壤。景廉所办公屯私屯外。余荒甚多。若兵民尽力耕垦。不虞乏食。臣见委布政使銜甘肃补用道陶兆熊拣带员弁。前赴古城验收俄人代办军粮。支发价脚。一面察看古城一带情形。经画屯垦事宜。随时驰禀核夺。此筹哈密巴里坤古城粮运屯垦情形也。一曰兵事宜早为整理也。西事稽延。至今未睹成效。由于冗食多而战士少耳。旗绿诸营。久不足额。就近各省。无劲兵应调。于是取土著兵民。及各处就食兵民。授地耕垦。一备军食。一备战守。无事则驱其尽力陇亩。有事则调其效命锋镝。谓之且耕且战。事非不劳。谓之即兵即农。名非不美。然调赴期会。则彼此观望。数日不能取齐。麾令前驱。则勇怯杂糅。气势不能完整。其何以战。

且既挂名武籍。又令其从事耕耘。譬犹左手画圆。右手画方。两者相兼。必致一无所就。是且战之兵不能战。且之兵不暇也。兹宜划兵农为二。择其精壮有胆之兵。宜马者。马宜步者步。束以营制。一如内地军营。其曾着战绩如徐学功辈。用之为管带为督带。其才能办事如孔才辈。用之为帮办。凡督带管带以及所部哨官什长。酌给薪水办公银两。散人给饷与粮。按照客军营制减给。其愿弱不任战者。散之为农。按照户口。指余荒地亩。令其承垦。由官酌给籽种农器耕牛。收获后缴本归仓。外不取息。其所获粮石。由官照时价收买。庶其精壮。营伍可得而实。散其愿弱。屯垦可得而增。两利之道也。关外各城所驻大臣。有办事领队帮办之分。所驻之兵。有锡伯索伦达呼尔察哈尔蒙古厄鲁特沙毕纳尔及绿营携眷兵换防番戍兵之分。乱后旧制不可复按。而办事帮办领队大臣。于本营存兵外。兼带马步各营。各请专饷。所称马队步队。既罕能战之兵。而办事帮办领队各员。又非尽知兵之选。徒糜饷粮。无济实用。都统及各大臣。因虑产饷未极其丰。增更形其绌。力主画地自封闭关谢客之议。以护官私屯粮。不顾兵事利钝。金顺进驻古城。张曜进屯哈密。迟回不前。而后队尚

迺遣原防者以此。见在巴里坤古城已办采运。哈密已开营屯。金顺张曜两军留后之队。应即陆续开拔。兵力既增。则屯丁可减。窃维此时必分别兵农。责兵以战。课农以耕。而后饷事可节。兵事可精也。哈密巴里坤古城所驻各大臣。就见在所存旗营。核定粮饷。如缺额过多。准照旧额马步。就地挑募丁壮补码。但责其保守城隘。不必责以战事。脱屯丁伍籍。散之归农。则尽力陇亩。民乐耕其野。而官屯私屯地亩。收获余粮。准照时价发糶。民益得其饶。不但分驻各军。可资接济。即调发续进马步。沿途就地采购。毋期裹粮以趋。于兵事更觉顺利。较之见在办法。兵农两荒。不犹愈乎。如蒙 圣明鉴允。应请 飭下金顺文麟遵照办理。庶于时局有裨。此筹整理哈密巴里坤古城兵事实在情形也。 谕旨关外兵事饷事并转运事宜。均责臣督办。而兰州距前敌数千里。饷粮转运。虽可总其成。至忝预戎机。则调度指麾。不能发当其可。自当率大军。亲驻肃州。相机办理。惟师行粮随。事豫则立。当此新谷未升。驼只歇厂。转运难期畅旺之时。不先将前敌各军食粮灌运充裕。催其留后各营陆续开行。而遽大军进发。致占前敌军食。向后彼此兼顾。更费周章。督臣兼司关陇。辖境辽阔。移节肃州。距关内腹地太远。又苦鞭长莫及。调集各军。所遗营垒。均是扼要地方。非权其缓急。移拨填。于建威销萌之计。亦形疏略。见在一面督饷西路各局。于驼只起厂之前。赶催车驮层递灌运。一至八月。即调新驼分驻安西哈密各处。分段层递转输。而调回车驮搬运新粮。一灌运安西粮局。一运供臣部军食。庶期会从容。畜力舒展。于事均便。一面调集各路将领。商议出关随征留后防守各事宜。及移营分。一切务臻周妥。臣之进驻肃州。未能求速者此也。至景廉所奏关内运粮至古城。应以十万石为度。以斤重则三千万斤。非竭四五年之力。不能办到。金顺开。所有会衔缄牍。全未与闻。所需军粮。合留后十余营并计。每年以市斗二万石为度。尚祇六百万斤。然此皆金顺未调补乌鲁木齐都统以前。就彼时局势言之也。合并声明。所有筹办粮运兵事。谨据实陈奏。伏乞 圣鉴训示。

请各省匀济饷需片

左宗棠

再现在时局。洋防塞防重。人共知之而能言之。而难易之分。不能无辨。洋防开办一年。经始之费可减。塞上则正值用兵。诸需从新筹措。如军火器械一切。海疆随时随地可办者。塞上则须预为筹计。踰水陆万里以达军前。始供取用。一物之值。购价加于运费。已相倍蓰。尚须先备采运实银。乃期应手。其不同者一也。海疆皆富饶之区。各口通商。又利源之所在。以厘税言。除两江岁入千万缗曾见章奏外。粤浙所收。较丁粮奚翅一倍。所需防费。自己绰然。甘肃则素称荒瘠。通省丁粮。一岁仅二十余万两。乱后则并此亦难覆按。农民喘



息仅属。翻须由官多方劝相。始免槁饿空山。又地气高寒。物产本绌。土俗不解经商服贾。出外求赢。贫乏无聊。坐以待困。饼壘早罄。挹注奚施。其不同者二也。东南泽国稻之乡。舟楫转输。一帆千里。商之谋生易裕。官之筹措非艰。甘肃则粮食升斗。皆须负戴而行。数十百里之程。非车驼莫致。运脚之费。每过粮价数倍。且有多过十数倍者。故东南各省。粮与饷可合为一。西北则粮价脚价。非由官另筹津贴不可。其不同者三也。用兵既久。官私耗竭。有时需用孔亟。储积已空。则于富室大商挪移借贷。随时归款。甘肃则本地无可筹商。如协款不到。惟有借用洋商巨款。及饬各台局向附近殷实商人议息筹措。然借洋款。则必指省关还款。以印票为凭。借华款。则必饬台局于附近商贾荟萃之区筹办。以信约为凭。近则陕鄂。远则上海。相距辽阔。不能克期得银。而华款又多零星凑集。为数无多。比借款解至。则守候领取者。环待已久。一散即尽。既非若海疆之就近取资。可以省事。又不能如洋商之易集巨款。可以久支。如非计无复之。未肯出此。其不同者四也。臣自出师江皖。转战浙闽。所历皆兵燹之余。就地筹维。未尝奏请部款。就浙之饷需以讨闽贼。就闽浙之饷需以讨粤贼。迨事平调督陕甘。而欠饷一律清还。浙闽司库亦渐有储积。东南各省。饷源可浚。军用易充。转运又便。虽时艰孔急。需用浩繁。但令经画有方。亦可勉资敷衍。非若甘肃之无可取资。仰给各省协款。如婴孩性命。寄于乳媪。乳之则生。断哺则绝也。

窃计沿海之防。除从新采购制造应用款项。所有饷需一切。未必多于前此用兵之时。而南北两洋。又兼六省协款之入。撙节支用。防患未形。绰有余裕。乃各省应协甘款。既不照常委解。而各省之协济洋防者。又皆以洋防为急。塞防为缓。以致臣军出款日增。入款大减。岂沿海防军。重于出塞征军。今日防海之事。实急于出塞之事乎。窃维饷源祇有此数。此壅彼缺。势所固然。疆臣各辖一方。畛域攸分。恒情不免。部臣总司 国计。因时制用。乃其所宜。无论防患未形。较之整军待发者。事势本自从容。即有时变故纷乘。在腴疆就近筹维。岂至遽形束手。制用之道惟尚乎均。均无贫。不易之理。果能相其缓急。为之酌剂。则哀多益寡。自可两全。即以欠饷而言。臣军积至二千六百余万两之多。所部除火食马干寒衣单衣外。每年仅发一月饷。尚须多方设措。似此窘蹙。事何可长。各省虽同值时艰。但各就本省应发饷需。节缩一两月。匀济甘肃。在各省所欠者。不过一两月之数。在臣军则可增数月之数。是富者减一盂之食。仍免号饥。贫人利壶飧之加。即期宿饱。不独通融挹注。大局藉可维持。兼之撙节支销。积欠亦渐归有着。此则微臣区区愚悃。不得不披沥陈之者也。现当整理军事之时。念及军储不供。刻深悚惕。谨据实附片具奏。伏乞圣鉴训示施行。

## 边饷艰难请变通办理疏光绪元年

鲍源深

窃维自古立国之经。必先足用。足用之道。必先充实内地。而后以余力控制边陲。未有竭内地之藏。供边陲之用。而能善其后者也。汉之盛时。屡击匈奴无功。其后用赵充国屯田之策。省息大费。乃以平定西羌。国家充裕。糜饷劳师。力犹难继。矧其在财用匱乏时乎。今之内地空虚极矣。自咸丰初年。军兴以来。殫竭财赋以佐饷需者。为数已不可胜计。迨发捻既平。滇黔胥靖。而各省犹协拨频仍。不遗余力。以内地甘陇未清。不得不竭力图维。勉资军硕。其实百计搜括。已极艰难。乃自肃州告捷。因出关师行紧要。征饷益繁。其见诸奏咨者。如左宗棠拟借洋商三百万两。袁保恒请拨部款二百万两。各直省于协济月饷外加拨之项。或十万两五万两不等。而景廉金顺等军。及西征粮台月饷。尚不在内。兵事伊始。需饷已如此浩繁。盖关外用兵。骡驼之费。转运之资。较之关内且增数倍。然其事果有把握。计期可以告蒧。各省即设法筹措。尚冀有日息肩。无如边地荒遐。回情狡獪。恐非克日成功之举。设迁延岁月。边外之征输未已。内地之罗掘先穷。万一貽误戎机。悔将何及。现在部库无充余之蓄。其各直省情形。东南若江浙等省。地方凋敝。民气未复。艰窘固不待言。西北若山东河南山西四川等省。虽较东南稍称完善。而纷纷协拨。力亦万难久措。即以山西而言。岁入之项。仅三百万有奇。应解京饷固本饷一百零六万。应拨各路军饷一百九十余万。本省必不可少之用。一百六七十万。以出衡入。窘竭情形。岂堪言喻。山西如此。他省可知。在司农因边需紧迫。加增指拨。原有不获已之情。在疆臣念军饷孔殷。踴蹶输将。敢有稍辞难之意。第出者日见繁多。入者祇有此数。其尚可强支者。无非剜肉补疮之计。其无能勉应者。早成捉襟露肘之形。各省库储。为京师外府。而令空虚一至于此。瞻维大局。岌岌可忧。夫天时人事之变。常出于意外。所贵思患而预防于未然。今内地空虚若此。设猝有水旱刀兵之事。何以应之。即如上年台湾有事。海防所用已多。黄河南迁。工賑又需巨款。现闻河洲抚回复叛。即立可扑灭。军费须筹。此皆猝然而来出于意外者。不得谓近日之患仅在边陲。而内地封圻遂可晏然无虞。不必稍留余力以自备也。臣亦知新疆为高宗开拓之地。正当乘此兵威。力图收复。第事有宜审时量力参酌于万全者。譬如人之一身。尺寸之肤。皆父母遗体。但四肢心腹。轻重悬殊。四肢疮痍之患。固应攻治。其如大病之后。元气亏虚。亟须培补。若不顾心腹元气之伤。锐攻四肢疮痍之疾。窃虑肢体之疾未疗。而心腹元气愈亏。论者以此为保惜先人遗体。然乎否乎。内地。心腹也。边陲。四肢也。耗费于边陲。竭财于内地。何以异是。天下事有先本计而后末图。舍空名而求实益者。亦惟于轻重缓急间一权衡之耳。或谓收复新疆

。乃 文宗显皇帝未行之志。我 大行皇帝未竟之功。岂容缓图。夫古之圣人曰善继善述。于前人未竟之志事。乘时而亟图之。固为继述之善。于前人难竟之志事。审时而徐图之。亦未尝非继述之善。善者。因时变通之谓也。我 皇上缙承统绪。何一不祇绍前徽。第敬念 皇上冲龄践阼。国事方殷。于边陲小丑暂示縻。于内地封疆先培元气。似亦因时制宜之道。无惭继述尽善之称。可否请 飭下西征各军。未出关者暂缓出关。已出关者暂缓前进。挑选精锐数千。驻安西炖煌玉门一带。防守关塞。北则于河套要隘。相地布。扼贼东趋。其业经西进之师。可退者退。不可退者。会合其地防兵。固守城池。勿轻远击。并仿赵充国屯田之议。令各处驻之兵。且耕且守。如是者有数利焉。兵多则饷巨。挑选精锐。计口授粮。饷少易给。一利也。道远则运艰。近关而守。转输较便。省费实多。二利也。全军远出。后路空虚。易战兵为防兵。外联巴哈。内顾甘凉。安边即以保境。三利也。内地之兵。长征绝域。水土不习。病溃堪虞。息其劳以养其锐。士气奋兴。兵皆可用。四利也。屯政既修。贼来则击。贼退则耕。以逸待劳。俾无窜掠。足以制贼之命。五利也。初兴屯田。不无巨费。然裁兵减运。以其费办屯。亦无不足。况当前节饷以兴屯。异日即收粮以充饷。所费者暂。所省者常。六利也。擅此数利。内足以固守关塞。外足以慑伏羌戎。蠢尔么。或者不歼自灭。如必重烦兵力。数年之后。俟边外屯粮既足。内地财用稍充。再请 皇上飭师西进。殄此余氛。边外各城。传檄可定。复 祖宗旧拓之疆土。式廓鸿规。成 先朝未竟之事功。克光前烈。天下莫不仰我 皇神武内安外服。震迓威遐。运谋果出于万全。成功何争乎迟速。是则酌量变通。一时省兵节饷之权宜。实百世靖寇绥边之长策也。如或不然。必于目前锐意进攻。竭内地窘绌之度支。供边外浩繁之军费。无论劳师鄙远。未易成功。即迅就荡平。而底定之余。善后经营。需用更不知凡几。试思今日时势。国家有此大力否乎。总而言之。近时第一大患。首在忧贫。近时第一要图。必先足用。京师为天下根本。部藏无余。各省为京师屏藩。库储告匮。斯即日夜求开节之方。尚恐不逮。倘更不求变计。壹意西征。坐令部藏藩储。日窘一日。近忧孔迫。远患方深。此臣所以念 国计而彷徨。顾大局而萦虑。窃不能已于言者也。臣祷昧无似。迫于愚诚。敢竭管蠡之见。是否有当。谨恭折具陈。伏乞 圣鉴训示。

统筹新疆全局疏光绪十三年 户部

窃维理财之要。在量入以为出。考之礼曰财用足故百志成。又曰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是知财用穷乏。则苟且之法繁兴。即天下之大患潜伏。非小故也。我 朝用兵之费。未有如今之多且久。财用窘乏。亦未有如今日之甚者。军兴以来。近三十年。用财曷止万万。迄寰宇底定。惟甘肃新疆需饷孔多。除明春一

军业经裁撤不计外。以现在调拨而论。刘锦棠谭锺麟关内外之师。岁拨银七百九十三万两。是为西征军饷。若西宁岁拨之一万。宁夏岁拨之十万。凉庄岁拨之八万四千两。不与焉。金顺一军。并接统荣全景廉旧部。岁拨银二百二十八万两。部垫二十六万两。是为伊军饷。若巴里坤专饷。迭次提拨之四十万两。不与焉。锡纶接统英廉所部并新募诸军。岁拨银三十三万。是为塔尔巴哈台兵。长顺接统恭镛所部。岁拨银九万六千两。是为乌鲁木齐军饷。若张曜所带豫军。岁需银六十余万两。向由河南供支。亦不与焉。以上西路各军。每岁共需银一千一百八十余万两。遇闰加银九十余万两。军需而外。善后经费。又每次动拨数万数十万两不等。事权本未画一。故勇无定数。饷尤无定额。通盘计算。甘肃新疆岁饷。耗近岁财赋所入六分之一。各省关或括库储。或向商借。剜肉补疮。设法筹解。已属不遗余力。各路又以饷不足用。屡请于朝。臣部不得已。为之提拨积欠。各省关解积欠。则停月饷。解月饷。则停积欠。虽迭奉谕旨。令统兵大臣将欠解之藩司监督指名严参。各将帅深知艰窘情形。碍难参劾。公议既穷。不得已私函婉托。委员守催提解。偶有不前。飞章告匱。咸谓嗷嗷待哺。奏请部储。臣部无可指拨。不得已于封储洋税项下。动拨数万或数十万两。以救其穷。此处甫行领完。彼处告急又至。事同一律。本难歧视。不得已再拨库储。所有历年部垫饷银。各省关未能悉数清还。出款暗增。入款暗耗。臣等以部库关系根本。储积无多。实难轻予外拨。而各处领到部饷。甫清旧欠。又有新亏。不得已另向商借。或将勇数浮报。暗地赔偿。或将应协饷银。明请抵补。一款未清。又借一款。重重计息。愈累愈多。近来所偿息款将近千万。上损国帑。下竭民膏。艰窘情形。日甚一日。查光绪八年分。各省关实借西路饷银。尚有五百八十万两。划还洋款二百一十六万九千余两。部垫银四十八万两。部库另拨银八十一万两。各军共受协饷银八百五十三万余两。夫协饷必出于库。今则库款空虚矣。从前因军饷不敷。务求节省。葬银红事等赏。久已悉停。廉俸兵饷役食。莫不减折。一切支款。又须减平。综计裁省之数。悉以供军。既供本省各营。又顾各路协饷。预挪来年钱粮。不足填补上年旧欠。疆吏则以罗掘一空。频登奏牒。臣部亦以库款支绌。屡渎宸聪。上年筹办海防。西路协饷。颇难兼顾。各省奏请改拨。臣部几无可改。各省奏请停解。臣部何敢遽从。各省声称万分艰难。臣部犹谓务当筹饷。不量其力。徒托空言。天下无大患难之时。犹且拮据如此。万一海疆有警。岁入更减。各省自顾不暇。西路之事。何堪设想。协饷究出于民。今则民益困穷矣。查咸丰初年。始抽厘助饷。于关税之外。复设厘卡。近重征大。吏谕民以暂时抽收。事竣裁撤。小民均切同仇之义。勉强输将。其后厘卡愈密。法网愈周。析及秋毫。贩负俱不得免。因军饷不足。迄今未能遽裁。计每军报部收厘数目

千数百万。至外销之款。与夫官吏所侵蚀。书役所勒索。又无论矣。层层剥削。竭泽而渔。商贾咸谓事竣不裁。久为商累。货物昂贵。终归累民。至于田赋所出。俱有常经。军兴既久。供亿不恒。遂隳经制。如四川之按粮津贴捐输。已近加赋。各省遭贼蹂躏。城池甫复。遽事征收。兵燹孑遗。靡得喘息。本年之钱粮。既须完纳。历年之积欠。又须带征。饷需紧要。不得不严其考成。考成綦严。不得不出于敲朴。至于州县之勒派。胥吏之诛求。尚不在其中。而民间捐贖以应差徭。摊派以办团保。又无论矣。虽官非增赋。私已倍输。数十年来。海内疲弊。户鲜殷实。田多污莱。率以此故。近年如山西河南二省。迭遭大旱。死亡枕籍闾里为墟。竭尽全力以救之。殆仅有存者。至今元气未复。生计萧条。上年山东黄河溃堤。横流千里。沿河之众。半付波臣。辗转流亡。以百万计。虽蒙 圣恩截漕发帑。恤此灾黎。犹有居无室庐。食无藜藿。鬻男卖女。聊图苟活者。饥民既众。隐患方深。至于顺天直隶湖北江苏浙江安徽河南四川等省。水旱偏灾。又无论矣。大乱甫靖。又罹奇灾。一切苟且之法。皆未停罢。臣等窃危之。伏查我 朝戡定准回两部。举全疆二万里隶之职方。其时府库充溢。当世犹不免耗中事西之疑。今则库款空虚如此。民力困穷又如彼。而西路军饷。数倍于 国家全盛之时。悉索以供。靡所底止。若不预为筹划。仰屋徒嗟。倘蒙 圣明垂询空虚之故。臣等毫无补救。实难辞咎。即 圣慈不加谴责。天下万世清议。其谓之何。臣等再四思维。耗中以奉边。终非长策。但西陲要地。非内地为之调拨。亦不能支。是用稽考旧章。旁参众说。不揣冒昧。敬为我 皇太后 皇上陈之。一曰定额饷。甘肃新疆岁需拨饷千数百万。断难供亿。且断无全解之理。徒使应协者任意挪移。盈虚难考。受协者借口欠解。借垫频仍。皆额饷未定之故。查道光年间。额兵尚未裁减。臣部估拨甘肃新疆岁饷等项四百四万两。或四百十五万两有奇。除留抵外。实拨银三百余万两。咸丰年。计陆续裁减裁扣。每年计拨银三百二万两。除核减折放留抵外。尽调拨银二百四十四万五千余两。迨回逆构乱。攻剿之师。另拨月饷。额饷久已停解。光绪四年。西路渐就肃清。前督臣左宗棠覆陈新疆情形折内。请于三年之后。部拨甘肃新疆的饷。每年以三百数十万两为度。臣部议覆。届时再行奏明办理。迄今已逾三载之期。所有甘肃新疆各军饷。应照左宗棠奏案。每年调拨的款三百数十万两。不准各省蒂欠。合之本处岁入流抵之款。已在四百万两上下。嗣后不准再向商借。亦不得率请部储。经久之图。莫要于此。

一曰定兵额。查关内减兵裁勇。已有规模。惟关外统兵大员太多。均得专折奏请。招募兵勇。迄无定额。现查刘锦棠所部马步二万三千余人。张曜所部六千余人。乌鲁木齐古城兵勇八百余人。巴里坤官兵九百人。金顺锡纶所部约有二

万余人。综计全疆兵勇。数逾五万。较承平额兵四万之数。已多一万有奇。力分于将多。财匱于兵众。臣等窃以为新疆既改设州县。时势变迁。乌鲁木齐巴里坤古城库尔哈喇乌苏等处。自遭回乱。旗丁所存无多。宜归并伊。即以伊将军专辖旗兵。如内地驻防之例。应令刘锦棠等通盘筹划。就额饷数目。酌留兵勇。应并者速并。应裁者速裁。合南北两路满蒙汉兵勇。总不得逾旧额四万之数。现在防营无事。口分尚给行粮。若有事之时。加饷则款愈难筹。不加则何以示劝。臣等拟仿成法。量为变通。暂以二万人为勇。改行粮为坐粮。出征外域。始照行粮支給。再于客勇之愿留关外者。选精壮万数千人。规复制兵。照土勇章程支給。其驻防及台站卡伦各项官兵。口分有较土勇少者。毋庸议增。以节饷项。惟各路兵勇。饷章歧异。约有数十等。应令刘锦棠等查明各路章程。殫心经画。力任其难。将兵数勇数饷数。妥议章程。奏明办理。一曰一事权。查新疆南北两路。岁需兵饷等项。向由该将军都统参赞大臣核明确数。预先在甘省调拨各数。归入甘省兵饷。于年终造册具报。臣部于冬拨案内。汇总拨给。至今成法荡然。募勇则各请专饷。善后则各立章程。饷则各自迎提。浮开盘费。局则各自添设。经费尤多。至无事之员。亦复张颐待哺。一官之费。耗十数勇之口粮。官阶无可清查。虚冒更难考核。即如前乌鲁木齐恭镗所部一千余人。开报差员至一百七十余人。几于数勇一官。纷纷滥支薪水。尤出情理之外。良由事权不一。无所考核。以至于此。虽有督办军务大臣。而各将帅位敌势均。究不能如内地督抚。可以节制全省。今议调拨额饷。汇总发给。必须得人总会其成。俾各营章程画一。解到之款。专归一处分拨。各军各路差员。尽可裁撤。以裕兵食。臣等所议三事。旁参远证。理在不疑。犹虑有阻臣等之议。而挠臣等之说者。或曰。西事孔棘。今昔情形不同。拨饷千万。犹苦不支。乃尽以三百数十万两为额。西陲瘠区。岁入有限。为边计者。不己疏乎。不知内地根本也。边陲枝叶也。公私匱竭则根本伤。根本伤则枝叶将安所附。夫天下之患。不在于外。常在于内。史册所载。具有明征。今自通商以来。寰海之内。皆有敌人。几于无处不防。遇事虚声恫喝。使我常为之备。师老财殫。以冀乘间一逞。方今要策。在蓄财力以待时。断无偏重一隅之理。新疆距神京万里。而耗竭中原。予人以隙。非计之得也。

溯查同治初年。各省办操办防。未能兼顾额饷。每年调拨新疆经费。仅四十万两。尚未解齐。此后若有缺乏。客勇剽悍。岂止哗溃堪虞。欲求如旗丁之甘心穷饿。诚不可得。能不为之寒心哉。即谓边备不可不修。而筹划必归久远。故额饷宜复。复额饷。当裁勇以复兵。屯田以抵饷。所议额饷。原系左宗棠奏案。其时甘省尚未裁兵。续查左宗棠奏新疆利源可开。流亦可节。就地取资之说。将来调拨。尚应照咸丰年间成案核减。若徒求目前调拨之多。而忘日久难继

之患。变出意外。恐非浅识所能窥耳。或又曰。逆酋勾煽回众。俄人潜蓄阴谋。总使益兵。犹虑疏失。裁客勇。则军威不振。减勇饷。则口分不敷。所虑得无未周。不知自古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兵。顾谋略何如耳。若处处填塞兵勇。则备多力分。善用兵者必不出此。方今养勇太多。浮冒居其半。老弱居其半。而西陲各军。日虞敌至。不敢遽裁。坐致罢敝。久皆无用。殊为失策。夫用兵犹弈棋然。巧者熟审全势。置数子于要害。足以制人。拙者昧犄角之方。即布子满局。不免于败。现议汰弱留强。合全疆兵勇。以四万为额。一半列戍为防守之局。一半居中为游击之师。苟将得其人。军无虚籍。平时屯田以劳勩之。农隙训练而整齐之。必大可恃。纵俄人启衅。逆酋窥边。悉众征行。不难调关内之兵。防固后路。固不在多养无事之勇。蠹耗 国家有限之财。议者以为兵多足恃。譬之千金之家。常虑盗贼。日需数十人以防之。盗尚未至。不终岁。而千金之家。已为寡人矣。勇饷不敷之说。当以关外粮价昂贵故。查关外粮价。与关内不殊。且有比内地稍贱之处。前据刘锦棠奏称。颇有谷贱伤农之患。况楚军坐粮。已较土勇为优。土勇章程。较之制兵额饷已加二三倍。亦不为少。远考之军需则例。出征加给盐菜。事竣即应住支。近考之刘锦棠张曜所议。亦以改行粮为坐粮。招募土勇规复制兵为请。但须严禁克扣军饷。口分必无不敷。至各城回民虽众。同是血气之伦。绥之斯来。虐之则叛。疆臣仰体 皇仁。奉扬风化。蚩蚩之氓。未有不帖然服者。闲有顽梗之辈。不难诛锄。又何勾煽之足虑哉。窃揣众流所议。略尽于斯。臣等亦非故为高论。漫相穷诘。至于用人者。 皇上之大柄。臣下所不敢言。而筹兵筹饷。疆吏与臣等当共体时艰。勉图久安长治之规。以维 国本。刘锦棠身膺重寄。洞悉边情。尤应葺此一篲之功。恢宏远略。相应请 旨飭下督办军务大臣刘锦棠等。会同陕甘总督谭锺麟统筹全局。就左宗棠原议岁拨三百数十万两之数会计。所有甘肃及新疆南北两路。某处酌留若干兵勇。某处实需若干钱粮。赋税留抵若干。划还洋款若干。屯田抵饷若干。一切经费若干。无论如何区画。总应照原议饷数。量入为出。一俟议覆后。臣部即于本年秋季。照新定额饷。将十一年分饷项。预为奏拨。该大臣等务当力求撙节。虑始图终。庶免牵动大局。臣等幸甚。天下幸甚。

奏免军需造册报销疏同治三年 户部

窃惟军需支应。款目冗繁。盐粮米折。事隶户部。弁兵员名。制造觔重。事隶兵工两部。开支多寡。各有定章。此军需报销。必以则例为断也。然其间制变因时。亦有未能悉遵之处。破格悬赏。支放既难缓须臾。循例开销。造册则皆非实在。是名以则例为断。而未必皆支用之实也。自洪逆倡乱以来。蔓延十数省。滋扰十余年。捻教回苗。乘机迭起。生民涂炭。 宵旰忧劳。仰赖

皇太后 皇上至诚感神。天心厌乱。巨逆就歼。东南渐次荡平。西北可期底定。惟肃清之日从此始。而报销之事从此繁。历年以来。各省军需。承办既非一人。转战动经数省。且则例所载。征调但指兵丁。而此次成功。多资勇力。兵与勇本不相同。例与案遂相歧出。在部臣引例核案。往返驳查。不过求其造报如例而止。要不能于已支之帑项再求节省。而各处书吏藉此需索。真属防不胜防。粮台委员借以招摇。甚至费外加费。费无所出。则浮销苛敛之弊兴。浮销云何。劝捐归补。所由影射也。苛敛云何。私设厘卡。所由取给也。圣人在上。方将登斯民于衽席。忍令于大功告成之后。复留此病国病民之政而不除乎。此军需报销一事所急宜变计者也。顾或者谓需索招摇等弊。宜思所以惩之。至报销章程。遵行已久。何可因噎废食。不知此次军需。历时太久。各省财力俱竭。兵勇饥苦情形。屡见章奏。则军营之已无余裕可知。于此而严饬报销。其造册按例定之数不溢一丝。而阴将款目浮开巨万者。与例既符。即在准销之列。其以实用之数登之销册。而并无丝毫浮冒者。例稍未符。即难核准。应驳之款。或数十万。或数百万。甚且着落赔偿。劳臣战将。酬庸于前。而追呼于后。无论力有未逮。恐亦非 国家厚待勋旧之心。然则报销一事。即能弊绝风清。而实数不准销。准销非实数。虚文相袭。甚无谓也。臣等公同商酌。所有同治三年六月以前。各处办理军需。未经报销各案。拟恳 天恩。准将收支款目总数。分年分起。开具明清单。奏明存案。免其造册报销。如蒙 俞允。应由臣部知照兵工两部各衙门一体钦遵办理。并请 飭下各路统兵大臣各直省督抚永禁劝捐归补名目。并将私设厘卡。实力查参裁撤。以期案牍无作伪之情。中外无虚糜之费。而书吏之舞弊。地方之骚扰。皆可不禁自除。至东南剿办余匪。及西北办理回务。自本年七月起。一应军需。凡有例可循者。务当遵例支給。其例所不及。或制备采买。有应随时随地酌量变通之处。先行分别奏咨备案。事竣之日。各归各起。一体造册报销。不得以此次 特恩。妄生希冀。以杜浮冒而符旧章。臣等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密封陈奏。请 旨训示遵行。

### 湘军第五案报销疏

曾国藩

臣查从前各路军营。办理报销。均按军需则例。分款开报。其有与例不合者。必一一迁就。求合乎例而后止。在当时定例。诚以军营用款。最易冒销。故于万不能定数之事。而使之束缚于定例之中。所以杜冒滥。定限制。立法未为不严。用意未为不善。然相沿既久。不问用款之有无虚实。但求造册之针孔相符。内外胥吏。互相勾结。以册式为秘籍。以报销为利藪。而于公家帑项。毫无裨益。臣此次造册报销。严饬各委员认定实用实销四字。不准设法腾挪。不准



曲为弥缝。情愿与部例不符。不愿与实数不合。部中则例。定自乾隆年间。其时全用经制之兵。用部拨之饷。与此次兵由外募。饷由外筹。情形迥不相同。即嘉庆年间。参用勇丁。而所募之数甚少。所定之例甚略。从未有一军募至十余万之多。行之十余年之久。如此次者也。臣于咸丰三年。初募湘勇系照江忠源营中发饷章程。酌量核减。散勇每月四两二钱。亲兵四两五钱。什长四两八钱。在衡州将章程刊刻一次。颁发各营。厥后略有增改。在江西刊刻一次。至咸丰十年。在祁门又刻一次。自后遵守多年。不复更改。臣之刊章。虽未进呈御览。而东南各省。传播已。即京师亦闲有流布者。当在 圣明洞鉴之中。臣于咸丰七年九月。具奏报销规模。同治四年腊月。具奏水师事宜。均将发饷数目。大概陈明。而骆秉章胡林翼乔松年前后所奏。均有照臣处刊本章程发饷之语。是臣营饷章。昭昭在人耳目。断难一字掩饰。兹将咸丰十年所刊营制营规各一本。随折咨送军机处备查。此次报销即系照刊本核算。从前江南大营请销兵丁口粮。每名月支银三两八钱有奇。仍支本身余丁本色口分米粮。加以管带员弁大小约三千余员。盐粮等项。连原省坐粮。每用兵一千名。每月约需银七千两。请销勇营口粮。每名日支钱三百文。价钱酌中折银。每名月需银六两以外。加以管带各官薪水杂支。每勇千名。每月亦逾六千两。臣部湘勇以五百人为一营。营官哨官勇夫薪粮公费。统计一营月支银二千八百两有奇。每勇千名。计不过五千七百余两。较之江南大营成案。有减无增。向例军营各官。递升一阶。则酌加薪粮若干。或得一巴图鲁勇号。则领饷更优。臣所定湘军陆师章程。专论差使。不论官阶。营哨各官。论功则随时保擢。领饷则从不加支。即使从千把保至提镇。而薪粮如故。其巴图鲁等项。亦但有虚荣而无实惠。他如旗帜号衣书医匠役例准支销者。悉包括于公费一项之内。故由后来论之。则安徽河南山东等省之饷章。较之臣军而更少。由前此论之。则向荣和春张国梁等军之饷章。较之臣军而更优。自臣定章以后。湘军四出。援剿鄂皖江浙秦蜀黔粤等处。大率从臣章者居多。亦有先从而后改。大同而小异者。又有虽隶臣部下。而鲍超之霆字营刘松山之老湘营王可升之升字营。不尽遵臣刊章者。要之凡勇千名。月饷总不得越五千八百两。李鸿章所部诸军。同治元年。初至上海。孤军特起。地处极危。不得不稍加优异以鼓士气。四年二月闲。李鸿章附奏军需用款一片。系指在沪苏用兵时发饷而言。款目稍异。情形不同。然亦千勇未尝逾六千两之数。迨四年五月。臣奉 旨督师。所用各军。淮多湘少。同为剿捻之军。仍照刊章一律支放。此又因时权衡。而仍力求撙节之本意也。向来采买制造。为销款之弊藪。臣于帐棚军火。再三推求博访而预筹之。但有制办太多之患。而无价值过昂之弊。向来军需正款。收放一律库平。惟杂款每百两。扣平余银一两。臣营初亦纯用库平。自咸丰九年起。与胡林翼议定。

无分正杂用款。概以湘平支放。而所收各处库平。每百两申出三两六钱。另列入款拨用。积少成多。所省颇巨。向来花名清册。为送台领饷之据。即为送部备查之案。然兵册则的名居多。勇册则假名居多。相沿已久。勇丁去来无定。原籍本无伍符可稽。而又有汰革者。告假者。随时更换。又或疫疾连丧数十人。大败连丧数百人。仓卒难以募补。则其空缺之时。应有截旷银两。在营官之贤者。或将此项截旷银两。多养死士。修补军械。不肖者则以此自肥私橐。臣每于各营遣撤之时。飭令缴出截旷银若干。平日则未及深究。若令按月造送名册。彼不能将旷缺一一呈明。必造假名册以应之。积习牢不可破。臣洞悉此弊。故刊章内。但以勤于点名为重。而不以造花名册为重。各营无册送臣处。臣遂无册送部。咸丰九十年闲。户部屡次催造花名册。臣迄未造送。其有违部例者在此。其不欺 朝廷者亦在此。此心可质鬼神。初无丝毫意见。敢与部臣相抗也。今此案造册报销。亦但造银数册。仍未造花名册。实不欲以临时编造伪名。稍涉欺饰。伏乞 皇上垂察。敕下该部曲为鉴亮。幸甚。将来剿捻军需。淮湘各军。同支江南之饷。臣与李鸿章会同造报。亦拟不造花名册。以归易。理合预行陈明。

请明定军需善后报销饭银疏光绪八年

山西巡抚张之洞

窃惟云南报销一案。因部费浩穰。以致言官纠劾 严旨按治。计此案获谴者。内外大臣以及御史司员道府。下至书吏。凡三十余人。可谓近年大狱。现经户兵工等部严定章程。通行各省。内外官吏。宜皆儆惧奉法。特是微臣区区之余。尚不能无过虑者。人之好利。非训戒所能移。吏之作奸。非法令所能绝。当此时 天威甫霁。爰书犹新。各部大臣。亦皆有振作求治之意。或可暂为敛戢。不旋踵而故智复萌矣。缘钱粮事体。最为烦碎缴绕。款目不误。驳其法式。出入不舛。驳其日月。或调查无干之案。或饬造无用之册。苟欲吹索。岂有穷期。虽有精明之堂司。亦难穷吏胥之伎俩。迨至有意作难。外省无从措手。不予费则自干宪典。将令外省何所适从。且即予费而不浮不冒。钱将安出。筦度支者。不亦难乎。以臣所闻。从前历办军需。凡有报销。即有部费。特早年为数较少。且风气谨朴。职官自爱。惟部吏有之。司官以上则未闻焉。咸丰季年。始有司员招物议者。同治中年。始有局外之京官选人。居闲分润者。至近三五年而肆滥极矣。以多年大利之源。一旦欲尽绝之。令职官从此不干法网可也。谓部吏从此不敢需索。恐部臣亦未之敢信也。臣愚以为驭胥吏之道。与待士大夫异。少恤其私。然后可使无大溃吾法。伏思各直省奏销钱粮事件。皆有例定饭银开支公项。即以山西论之。地丁奏销。有户部饭银一千七百五两零。大朔两府粮石奏销。有户部饭银一千二百两。均于耗羨项下动支。文武乡场

奏销。有户部饭银六十两。于科场经费正项下动支。河东盐课奏销。有户部山东司饭银六百两。于盐引杂课项下动支。朋马奏销。有兵部饭银一百六七十两不等。于朋合项下动支。前人立法。具有深心。故年例奏销。不致格外挑剔。亦无格外使费。当日所以于军需报销未经议及者。国家治安二百余年。征伐用兵。事非恒有。当时一案军务完竣。经手人员。祇了身事。岂虑后来。窃揆今日事势。以后海防边备。正宜经营。防勇练军。不能骤罢。岂得讳言兵事。不为报销。筹一长策。似不若明予体恤。严定限制。查山西旧额岁征地丁银三百二万余两。奏销饭银一千七百五两零。大较二千分之一。今拟略准此数。从优倍给。定为千分之一。每军需善后报销银一万两。解饭银十两。约计此后各省销案。多者七八百万。少者一二百万。饭银不过一二千金。至数千金而止。尚不至骇人观听。俟本案核准后。照准销之数核计饭银。于一月内解部。即便核计。且免嫌疑。其案归何部核销者。即解何部。此项饭银。即在军需本案湘平升平项下动支。缘湘平一项。现经户部奏明。行令扣提报拨。此案系外闲节省赢余。向不报部之款。以充此用。于库款绝无所伤。而有销案。即有升平。筹款不难。名义亦顺。以理推之。如部议允行。各省督抚统兵大臣。殆无不乐从此。如此办理。则部吏有纸笔办公之资。无从借口。其余销案准驳。当可洗心敛手。帖然一听堂司各官之所为。倘再有藉端需索情弊。经部臣言官暨外省督抚统兵大臣查出。即行奏明。重治其罪。庶几各部正直之大臣。贤能之曹司。可以执守新章。不虞蠹扰。秉公总理得其志。而各直省有督兵理饷之责者。亦不至棘手而为难。内不索费。则外无浮销。此亦理财节用之实际也。臣为维良法以杜流弊起见。是否有当。伏乞 圣鉴。

复武昌县钱颖澜书

胡林翼

接到来函。并另折。具承一切。珂乡蹂躏之余。瀛眷必经迁避。平安之报。跂予望之。所拟浙省筹饷八则。有可采酌。亦有窒碍。详复于后。一所议私茶改归宁波通商一节。可采。一所议内地海船。改归宁波贸易一节。可酌采。一所议盐法暂时变通一节。总须化私为官。商民均益。一所议劝捐分别办理一节。可采。一所议厘金应设分局一节。可采。而办理尤在得人。浙江向以厘金为中饱之资。骤而绳之。怨谤丛起。诬人噬人。可慨也已。一所议放饷分搭饷票一节。天下事惟实可御虚。拙可制巧。饷票是虚是巧。误国计而妨民病兵。莫此为甚。窒碍难行。一所议捐局仍照铜捐办理一节。亦有可采。军务省分捐输。多系通融办理。仿照铜捐例。六成收捐。以三成现银上兑。余搭饷票。亦权宜之法。事属可行。一所议嘉湖苏州一带。应重用水师一节。天下兵事。北以骑马为要。南以舟师为要。嘉兴湖州苏州系属水师。此条明白晓畅。为切要论。

## 致司道粮台诸公书

胡林翼

城守已拟定六日。而尚未画行。盖有利有弊。谨直言之。并附应商各事。仍望衡酌指正。迅即示复。一弊在所指派州县太多。我辈之精力。不能周到。则名存而实不至。地方之财力。不能充盈。则竭于乡兵而妨于官饷。凡人保身之法。祇护心肾紧要之处。尺寸之肤必顾。将有不能兼爱而先失其大者。是战守之机处处为备。必致处处无备。查罗田无城。惟松子关为最要。麻城城守尚易。此二处已拟定成梁防之。用官兵为防剿。较为得力。黄州下巴河。已有舒马队六百。一望成。声威尚盛。至于蕲水广济。则无城可守。更不待言。现饬罗田蕲州蕲水麻城黄安各县有碉卡之处。勒令十人看守。以此事派令州县专备巡逻稽查耳。尚不为劳民伤财。其战守之事。仍责之我辈何如。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何敢一概抹倒。然必视官为转移。大抵有才者。其品志不可信。可信者。其才略无可取。其闭户归洁。不愿与闻公事。如罗田蕲水两县。去秋以来。经黄州府设局捐谷。该局即取乡人之懦者指派。得十千二十千三十千即可免捐。而局绅征歌选妓。响响自乐自私。应请函札周立庵察之儆之。以此类推。则此事利未及而害先至。请酌定责成之法。补救之方。因此而视城守为轻事。则又失当矣。一蕲黄之边。是第二层门户。已注意于山霍山英山。凡山之要处险处。加意督修。皖人受害最久。较易为谋。已饬将英山捐输之已缴入转运局者借拨。限一月成功。另行劝捐缴还。是为第一层门户。一筹饷之精。即令如桑羊刘晏韩滉。总不如裁兵节流之为利甚大也。即如此次自院司道府州县官捐八万。祇能敷军饷七八日之粮。司农亦不过且破七八日之愁颜耳。添勇一营五百人。岁计必三万五千两。是官捐一次。不过养一千人一年之粮耳。湖北兵力之多。至去秋而三倍于七八年。至今年又多于去年。占地太广。一也。惩吴亡而贼必专力于楚。预为之备。二也。有万人临城。不得不以万人置空处以备援。三也。志在得安庆桐城庐江无为。以通巢湖得水利为保障。即可将陆兵顿减一二万人。如昔年李忠武得九江湖口。则下游之贼。须从抚州绕南昌之后。故武昌可二三年安枕。志大心劳。不自度量。四也。兵多之罪。罪在林翼一人。舍饷不谋。而日请益师。至粮台万难支撑。盖林翼因近二年贼多且狡。每次倍于七八年。过虑所积。不能不先增兵。未兵利。先虞饷害。五也。至近来各营伍。均选择至慎。勇额不致有虚。临阵不致怯畏。当可自信。惟兵太多。饷太重。不能不请省局专精筹划。苦撑一年。或一年半。当可有益。公酌之。一厘金加二文。盐课卖买各加一文。请以剴切之词作晓谕。即行定计。约计亦不过一年筹得二十余日之饷耳。然亦属难得之事。即速定计决行。一各县劝捐。请一并交司库。由司移交粮台。尚为核实。如。淮州县支销。弊不可言。请速即缮

示缮札通行。以上各事。请丹初渭春伯符义渠香雪速即公议决行。至司道存款。此时出纳。不容不慎。愚意凡不关军饷者。均可停止。日昨司详停止荫袭一节。俟军务完竣之。是也。至南米折存。历年减价有余。应请义渠核实妥存。巨贼来援。军饷紧急。始可由粮台函商。林翼再行支应。盖非其时不可也。此外如何筹备之处。祈随时示及。并将此函呈揆帅酌定。

### 致城守粮台书

胡林翼

户捐之议。迟回十余日。日夜以思。必不可行。行之而得不偿失。功不备患。吾辈徒为百姓之怨府。万世之罪人耳。钱粮捐输。均是择有田之户而催收之。又均是责成州县之事。州县不以钱粮捐输为事。皆州县之心不属乎公家。而大吏之督率不严。考核不实也。岂一改户捐。而州县即能踊跃奉公乎。不能催征。而又不能劝捐。纵改户捐。岂能得财。催钱粮捐输。则州县之舞弊尚轻。派户捐而无章程。无条理。则州县之作奸犯科。与劣衿下士之欺隐不实。高下其手。更属防不胜防。人心之坏久矣。惟有定法尚可杜弊。若在上者创法稍乱则弊不可胜言。新法行。州县必不梗阻。且藉以售其欺。而实无补于军饷。可不待两言而决矣。又农户与行商异情。凡务本乡居之农。终年不蓄一钱。而责以按月若干。势必阻格不行。此在为民上者。体稼穡之艰难。而深知情伪矣。急务在严课州县。而不必变法。先务在速汰勇丁。而催提各路之饷。如襄阳平安。拥兵勇以镇压文武之惊魂骇魄。不问是将非将。各得募勇以自肥。胆敢稟请不拘何项。均请截留。是则募兵不由督。而夺督权。聚饷不由抚藩。而并夺抚藩之权矣。此宜回明端揆。即日撤退。以节其流。节流是第一义。救患难莫切于此。此外尚有应撤应汰者。亦请迅速回明。如须弟处檄行。弟是破甑之人。避怨之事。向不屑为。即舞阳侯所谓卮酒安足辞也。又荆门州稟报勒罚陈姓四万两。司中谅亦有案。何以不委员提陈姓押追。又施南办捐可逾八万。昨信已函寄。亦应专差速提速催。此亦不无小补矣。愚见所及。尚乞采纳。

### 复城守粮台公局书

胡林翼

初十日得礼堂信。礼堂于初九日进磨山。已函会沅圃春霆武臣。定于十一日三面会剿。未知能齐力齐心。一战成功否。承拨唐敏兴三哨守南楼岭。其地险要。修有碉卡。若坚守不战。贼不能入。祇恨盲人误认余际昌为将才。又坚修碉卡。托以边寄。方谓约定三月坚守。虽誓约三月。实则一月半月。必往援。可以固我边圉。孰知贼到即破。去年涂帅屡属莫用湖北勇。希帅屡以余际昌不可恃为戒。我志欲开湖北风气。而孰料其不顾脸面若此哉。张道以奉委团练为名。即以有事为荣。团练必不能战。其费钱则均也。与其言团练而妄费民财。何

如取民财而养官军。鄂中筹饷之方。尚其集思广益。明以教我。正赋祇可认真于额内。不可额外求之。额内本分。任州县之泄沓。即额外括索。亦必无益。闻粮台贫到万分。山穷水尽。襄郟等处何不严催。而任其分肥以中饱乎。丹初兄久无书来。闻其忧危。至忘寝食。须知时事艰难。吾辈所作之事。皆是与气数相争。然成败之数。盈虚之数。有天命焉。非忧思即能稍减也。幸为鉴纳。希帅抚皖。即可自筹饷项少许。弟处近日勒催。亦颇有所获。不致空空。大致安庆六安。岁中亦可筹数十万之饷。除英山宿松已征钱漕外。余皆亩捐。又加以减成捐输。有土地。有兵威。自可渐次富强。鄂中之事。若不严惩府州县之泄沓。即周孔复生。另设新法。亦无丝毫之实济。请与公约。将不能战者。杀之不足惜。汰之惟恐不速。官不能筹饷者。劾之不足惜。其慢视教令。毫不动心。视省城公事。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此等州县。何以不勒休董戒乎。

襄阳道府稟请雇募壮勇弹压防堵批

胡林翼

军旅之事。守于境内。不如战于境外。昔年湖北征兵不过万人。不择将。不筹饷。以致六年之久。无岁无兵祸。今则水陆五万人。分布江皖之境。以五万人之食。责之一省之力。其艰难可想。牙厘之设。专济征兵。征吴即以保楚。智者信之。愚者惑焉。因不能执众人而共喻此理也。省城设立总局。月支公费百串。至俭至廉。天下所独。此则取商民之有余。归军国之实济。是又可使众人共鉴此忱也。人心好利。各州县汛营员弁。每垂涎此牙厘。百端尝试。视为奇货。不知此因征兵紧要。不养兵不能御贼。不越境不能守土。是即保全州县商民之实心也。临警招募无赖。则不可战亦不可守。以难得之钱养易得之人。以有用之钱养无用之人。则本部院不能不斟酌而慎行之也。

致严方伯阎农部及各僚属书

胡林翼

碾米须动三万余石之谷。非因办米起见。欲使米局稍捐二万余两不急之谷。而粮台顿增三万余串之饷也。军中不重米。向亦颇畏官米。林翼岂不知之。若委员采办商米。营中之委员甚多。下游之商米更佳。更切近。祇须饷银不亏。何愁无米哉。渭春所言六不宜等条。均薄物细故。以舟装运入华阳。到曾道各营。与水次最近。即多李二军石牌内湖水次亦便。均可不须另制口袋。渭春拟以钱一万串并米局银六千两采办商米一节。应即停止。即以米局银交粮台济饷。丹初所拟派黄丞舒丹领银钱采办一节。尤应即日停止。仍可照十六日发行之札。碾运仓米。即不能限定一月。亦可陆续运济。但须严禁委员搀和沙水。毋使天下之人不信官物。而以官为诟厉。总之此事因粮台万分支绌。特为酌盈剂虚。无聊之极思。若粮台道台牙厘局能月足额饷。又何须多此一番劳费。前已函

致多都护李方伯曾观察处。李方伯念武昌聚米之艰。不欲贷粟。林翼怜粮台窘迫之状。思目前之急难。仍急欲小补之。此后应先行转运。如军营饷足。自知函止。我即札饬停碾。其办播发脚等事。或米铺领办。或委员经理。尚易为谋。异日此谷总须碾动为米也。

### 复郭意城论公费书

胡林翼

营中注意骁勇。果是正办。然当以诚笃廉谨之士。如石泉诸公者为营务处。及各营帮办。及初募之时。犹可补救于无形。否则必归于田兴恕之流。终不能成大功。统将公费。月七百金。长夫三百名。尚不能稍余一钱。然。必须有此乃不窘手。又季公不顾其家。应请吁门前辈。札饬盐茶局司道。每年筹三百六十金以贍其私。此亦菲薄之至。鄂中营官之有家在鄂省者。均不止此。若季公非有廉可领者也。都多舒李鲍余。月费均大。有过千金者。不窘其手。即是不掣其肘。能恤其私。乃能专精于公。公意云何。

### 札总粮台

胡林翼

照得七月二十八日。由兰溪舟次。运到中军账房一架。试命支。则平日督抚中军应酬迎送操演之物也。施之行营。不仅长夫糜费太多。尤启军营侈汰之渐。且并非人字架旧式。则风雨飘摇。不适于用。核计此帐。用布已多。费工已巨。每日若随营转运。须添夫十六名。又访闻粮台舟次。尚有大中军帐一架。须夫百名以内。似此奢侈浮靡。实属官场恶习。殊堪痛恨。夫不得已而养兵。即日费万金。亦出于救民之苦心。所患者兵不精而将不勇。负国负民罪戾实大。若以军务为自奉之谋。即百钱一钱。亦当爱惜。须知日用之费。皆国家之正供。生民之膏血。见之痛心。思之泪下。柰何作此无用以害有用哉。合行严札申饬。即速查明经手创议之员。造办者何人。出议者何人。经费支销若干串。由粮台禀明。即记大过三十次。仍扣除该员应领薪水养廉。以偿糜费。至本部院行营。人字架蓝布账房。已足栖止。如果将士用命。疆宇肃清。所庇多矣。又何苦乐之足介予怀哉。为此札到粮台。并通饬凛遵。庶使官场知以朴实为可宝也。戒之戒之。

### 袁郡防军报销上善后局请示禀

陈乔枏

窃卑府三月间。暂留新宝营驻郡防堵粤逆股匪。所有给发口粮钱米共四千余串。请示可否作正开销。奉宪台札开。以当时未据该府禀报有案。且现奉曾督宪批饬。此项应付钱米。未奉札饬。不准作正开销。抄批札局遵照。所有该府禀请作正开销之处。碍难核准。应令自行弥补。合就札饬查照办理。毋违此札等

因。捧诵之下。悚歉无似。然而当日情形。有不得不委曲详陈者。敢复缕言之。粤逆股匪。由抚建窜至新淦。扰及吉安。东驰西突。所过者破。所至者陷。袁郡四境。三面连界。贼氛逼迫。吃紧万分。其时袁营兵丁大半调省。空虚实甚。四邑团练。均初开局。办未就绪。一闻警信。人心惶惶。纷纷搬徙。十室九空。游勇至。情状汹汹。土匪聚。时势岌岌。非有重兵镇压。不足以杜乱萌。贼探络绎。四出窥伺。伪示散布。百端恐吓。非有重兵驻防。不足以遏凶焰。此诚仓猝之间。有不及防。支绌之际。绝无可筹者也。卑府此情形。五中焦灼。适闻浙中新招宝勇。途出袁郡。当向劳观察商恳飞札催调前进。暂驻郡中。相机堵剿。援去岁夏间粤匪逼近龙泉边界。曾奉抚宪扎饬截留张方伯老湘营驻袁郡以壮声威。军饷即由江省接济。此时事同一律。必能邀准。况兼袁郡为楚南门户。东征饷道。由袁转运。大局所关。曾部堂亦必兼顾。第时值开征之始。乡民观望。闭粮不完。无米之炊。难为巧妇。不得不催提各邑地丁。及挪用各卡牙厘。以济眉急。当是时也。同事中有钱粮之责者。固一筹莫展。无钱粮之责者。亦一辞莫赞。卑府处急迫之时。不及禀示。知擅动之咎。必干驳诘。但为保卫地方起见。不能不力肩其责。稍一长虑却顾。则大局有不堪设想者。故毅然敢以一身任之。功名得失。早已置之度外矣。因思他郡有漕县分。较之此地筹措。似易为力。何反束手待毙。不敢暂动钱漕。用以御寇者。诚虑事后之报销难卜。而就地之弥补无由也。且有以防不胜防。用之御贼。胜败难知。原不可必之数。守无可守。委之与贼。沦胥以亡。无可如何之事。曾不计地方失陷之后。城乡被贼蹂躏。焚戮淫掳。数十万生灵涂炭。惨不可言。此时事之可为痛哭流涕者也。然而曲突徙薪亡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自昔已然。孤愤之士。所以扼腕而叹也。语有之曰。不绝。将寻斧柯。涓涓不塞。将成江河。事前之布置。费少而功倍。事后之收复。费多而功半。理有固然。势有必至。即如临郡调防之兵。此时仅可守城。无暇堵剿。然月饷之转运。未尝可一日缺。其它征兵之或降或溃。虚糜军饷。非徒无益而又害者。更无论也。如使当日审时度势。先事豫防。早有一旅劲兵。扼要堵御。则抚建之贼。无由飞窜。何至滋蔓难图乎。夫守土之官。既膺民社重寄。值时事艰难之日。惟当竭力设法以尽人事。人事既尽。而势莫如何。以身殉之可也。若人事未尽。祇以无兵无饷自谢。畏难退缩。即城亡与亡。一死尚未足以塞责。况委而去之者乎。且也此股贼匪。其初本无甚伎俩。官军不力加攻剿。遂致掳胁日众。聚至数万。上下奔突。靡有定向。往往乘虚阑入。当其窜陷吉安。扰及安福。和后一营。退屯涧富。其地为宜邑南乡。距郡城六十里。李副将屡欲移袁郡。卑府再三婉谢。告以新宝一军。已驻郡中。足资防守。劝其径趋峡江迎剿。机不可失。李副将又以粮饷不继。军火已竭。油烛米盐。均须接济为言。彼时同事之中。



无不以为当加决绝者。卑府以李副将素称敢战。而性情近于乖戾。优之以礼貌。则足资御侮。待之以缺略。则实生厉阶。因于万难之中。设法接济。略以羁维其心。故李副将由涧富岭拔营。取道宜春之彬江。转至分宜。直出新喻。沿途所经。亦尚约束兵勇。令勿骚扰。如使当日惜此费。则袁郡不几又蹈吉安覆辙乎。新宝一军屯半月。日以军火。早晚校场操演。土匪见而敛。贼氛闻而退窜。城乡民心稍以镇定。虽无进剿之功。实有声援之助。今奉宪批。以卑府未经请示。碍难核准。责之诚是。第兵贵神速。未可拘泥成。苟事势尚缓。可以从容筹划。自宜先请宪示。若值危急之时。必待请示批准而后遵行。则机会已失。挽救已迟。于事何济。卑府之为此。并非滥行给发。一以保固地方。一以关顾邻谊。新宝营未到之先。张令专函驰布。以自楚至萍。资用已罄。虽奉浙中来文。尚有应领盘川存留江省。而道涂梗塞。接济为难。必需于袁郡商借银两。以作行粮。卑府再四筹思。张令以一新保候选知县。敢于楚中募勇数千。长途赴浙。才气之桀骜。已可概见。又闻所募之宝勇。半系普营遣散之人。悍恣习成。断难刻苦安分。前途既阻。进发无从。饷匱兵哗。大为可虑。故掉三寸不烂之舌。与言万分为难之情。斟酌妥议。请其暂驻郡城以为声援。一面探明路径以利遄行。日给口粮百文。食米约以半月为期。庶本省调拨征兵可冀到防。或楚南防堵援兵亦可望抵境。该勇等所得口粮。半资食用。半为途费。揆之事势。两得其益。此中调剂。煞用苦心。俾客军与居民。始得相安无事。所费不多。所全甚大。较之临郡防兵守城月饷。十纔二三耳。夫同一兵勇也。临郡之饷。许以转运。袁郡之饷。责以弥补。同一防堵也。前署守添募亲兵数百名。既允报销。卑府截留客军十数日。不准支发。似于情理。未得其平。卑府极知库款短绌。军饷匱乏。核议驳饬。亦属不得不尔之言。然而两利相形。则取其重。两害相形。则取其轻。此中权衡。出自宪裁。未可执一以概论也。近瑞郡为贼所踞。两月有余。各邑屋宇被焚。财物被括。民人遭掳。妇女遭淫。荼毒已极。纵使异日复城池。颠沛流离。殊难安集。而此时地丁钱漕。以及行坐厘金。虽欲征以济饷。更从何处征收。一处失陷。即少一处钱漕厘金。财源既竭。军饷安出。卑府以为诚。能保全一州县。地方即可存留一州县元气。孰得孰失。不待再计而明矣。迩来民情刁顽。士习败坏。贼所欲至之处。先以减征银米告示。煽惑人心。愚民为其所诱。多不肯办团练。绅士亦皆畏葸不前。动称团练杀贼。辄受报复之祸。而官军遇贼。又每退却。舍弃团练以饱贼饵。幸而贼去。官军又居为奇功。勒索无休。如近日临郡樟树情形。所有民居铺户。未毁于贼。旋毁于勇。稍拂其欲。辄恣劫掠。民之畏官军。无异于畏寇贼也。

卑府数月以来。竭尽血诚。唇焦颖秃。勤勤恳恳。剴切劝谕。绅耆咸出遵办团

练。除督同县中首先倡捐。将钱粮所有盈余。作为设局经费。阅团赏犒之用。其各乡制备旗帜鎗刀矛。以及按期迎团散给壮丁饭食。种种经费。浩大不费。皆劝令稍稍殷实之户。捐办一切。民力已大拮据。就中选募劲勇。另编虓虎各营。调拨堵隘守城。所需口粮。若再责之民间。情形难期踊跃。如不募勇另立官军。训练以为堵剿之计。则乡民终形畏怯。气势难得振作。前稟业已详陈。一应军装口粮。力求撙节。核实支給。均系先提地丁应用。现在新昌县城。已经万载团练。越境收复。而瑞郡迄今尚无官军剿办。新上界内。贼踪往来不绝。防堵难以松劲。此项勇粮。将来核议。仍复不准报销。则卑府筹无可筹。莫能设法弥补。虽齑身粉骨。亦复何补。用敢冒渎钧听。应否撤散之处。伏乞明示。以便遵行。并恳前发新宝营口粮。准予作正开销。如蒙垂鉴苦衷。俯如所请。不独卑府一人。感激成全大德。即袁郡四境生灵。咸荷煦育之恩。倘实碍难邀准。即请速委干员接署郡篆。将卑府撤参提省。以为擅动钱粮妄办防堵者戒。

#### 常德府筹办防堵经费稟

恇世临

窃本署司前在常德府任内。自九年三月到任。筹办防堵。稟请在于郡城厘局每月拨钱一千串。作为养勇经费。并据八省及本地绅商公捐盐厘。制造船。移请陈参将树勋召募水师。设立常胜营常川驻泊巡防。均经先后通稟有案。综计所收盐捐。除置造船。支发勇粮。及制备一切军火器械锅帐旗帜等项。并修城筑堤赈灾民口粮支用外。尚存常平银七千两。发交八省首士具领生息。所得息银。作为常胜营船岁修犒赏等项费用。本年五月交卸时。均经妥议章程。并将军械分晰造册。移交后任照办。并因常郡滨临大湖。防守重在水路。复筹款添造舢板十号。募勇操防。所需口粮甚巨。盐捐不足敷用。拟将厘局拨钱千串。由局按月送交保安局。交八省绅商归并盐捐。发给船薪水口粮。其陆勇应酌量裁减。以节糜费。核计厘局拨项。除给发水勇口粮外。尚存若干。酌留勇四五十名。存署备用。该勇等训练多年。技艺尚称娴熟。如有愿充水勇者。准其入伍。不愿者即行遣散归农。所留陆勇口粮。亦由保安局按十日一发。每月底将各项出入盈绌帐目。详细开折报明岳常澧道暨该府县查核。并张贴局前宣示。以昭核实。伏思常郡为八省通衢。楚南重地。现在邻氛未靖。防范不容稍。而且地处湖滨。连遭水患。自四年兵燹之后。储积一空。民情困苦。不堪言状。本署司履任以来。与之休养生息。因势利导。幸八省绅商。均能踊跃急公。三载以来。办理防堵。以及城堤各工。经费裕如。并未请动帑金分毫者。皆赖盐捐足以敷用。而该商民等所以乐于趋事者。实因以地方之财济地方之用。并无丝毫苟且。相信不疑也。今幸稍有积蓄。必须妥筹经久之计。无负该商民好义之

心。又必使官吏无从染指。该商民等庶无所借口。遇有军务灾赈。经费充足。办理不致掣肘。前经议定嗣后盐捐及厘局拨项一切收支银钱帐目。均由保安局八省绅商首事经营。该府县但总其成。不准籍称办公。私自挪用。仍于年底核计其得盈余若干。汇同本署司发存银七千两。一并交八省首士具领营运生息。留作地方防堵及灾赈要务之用。不得提存府库。以免挪移。如此明定章程。庶可垂诸久远。即遇师旅饥馑。亦有备无患矣。是否有当。理合稟请俯赐查阅批示立案饬遵。实为公便。

### 湖北荆门直隶州知州蒋君传

汪士铎

道光二十年。益阳胡文忠公典江南试。得甘泉蒋君文。而亟赏之。取魁江苏多士。其后文忠总师湖北。竟檄君参议幕府。益赏其才之开济。文忠薨。新繁严公为中丞。仍辟君谋谟戎政。且使出牧荆门州。甫九月而君卒于官。同治二年五月也。余闻而哭之恸。且言曰。君故豪宕。志意广博。常欲有以见于世。既参文忠军事。主饷糈。文忠有所兴革。辄与君议之。君亦感激知遇。尽言无忌讳。而事皆筹乎其大。其它疏节所不恤矣。方咸丰六年。君始来楚。其明年。已告饷绌。时给军以钱二缗当银一两。君曰。湘楚各营。月须银二十四万。而所入地丁漕折盐课关税。及新设厘金牙帖。才十四万。其不足者。专倚秦晋巴蜀协济。然三省力难兼顾。是必豫思自强之法。今牙厘盐局。月可得钱十八万缗。倘比例市价。易银可得十二万。以较发给各营抵银九万者殊绝。岁计可赢三十六万。惟制造火药篷帐器械船舰。须钱三万缗。其前敌各营月放制钱已久者。咸宜于拊循之中。微示限制。湘营月给钱二万缗。水师万五千。抚标一万。都将军及湘后三营五千。计月放钱八万缗。此外后路各营一律发银。则岁赢不啻十八九万。是亦自强之一术也。九年春。李忠武败没。文忠墨经视师。裁汰训练。士气振新。其旧制。百人有哨官。五哨有营官。而帅之以一统领。君曰。统领与营官。其阶悬绝。而营官与营官。则权位丑夷。夫力钧则相轻。分侔则相争。一旦缓急。择一营官将数营以出。则它营心不能平。权不能一。而令有所不能行。此曩者三河既失。桐城所以不守也。夫地方文吏。上有督抚。其次司道。又次知府。其下乃为州县尔。位以渐升。故威望以渐重。盖不能骤使倨伍慑伏也。请简营官之才具优气魄大者。命为营总。使辖数营以观其略。而受节制于大帅。则名分既有常尊。事权即可画一。偏裨有功名之奋。统领无尾大之虞。积小以成高大。升之大象也。文忠皆从之。君又筹楚北边防曰。自光化抵广济。无虑十余县。千五百里。壤与皖豫交错。今进剿留防并举。故兵不能减而数增。饷不能节而数益。沿边险虽建碉卡。然无人谁何。亦资盗守而已。夫兵所以却敌。而民团者。所以助声势相辅车者也。营兵既恒弱不足恃。

分勇守之。则征军力薄。吾能勿胡跋而尾蹇与。前罗田所立礼中营。联络乡团。身臂相使。使诸县仿之。各立一营。责令守碉挖濠。与乡团相友助。月费万金。即可收屯军阴平之效。再使一营总总数营驻巴河。以策应安黄。使提督策应襄郟。则我留防之军不多。而东征之力厚矣。文忠采其言。增礼四营及英恭各营。无何而湘营回援湖南。遂以新营番上。前路边防由是始虚。君又谓京师天下根本。储侍不容空匮。请咨江督于淮北运河水次建仓。购淮扬里下河之米。备拨船由惠通北上以实通廩。而辅海运之所不及。然于吴楚异地。且其时铜瓦厢河决。东北贯曹郟。出汶上。运道已大坏。不能议君之策矣。

十年春。外省协饷已绝。师益饥。有献议税民屋间架者。文忠斥之。君请于盐厘斤加二钱。遂不劳而获钱百余万缗。时楚师围皖急。君谓图皖必兼图庐州。而图庐必以水师巢湖。文忠皆然其策。其余若筹大局。复淮盐。崇节俭。改硃卡诸议。虽限于势不能行。而未尝不啧啧称道其才之大且虑之周也。文忠既薨。君失所倚。益兢兢励名检。恐负知己。其牧荆门也。守旧章而钱漕先完。浚泉源而水利通鬯。焚袄祠以靖民志。出仓谷以惠闾阎。州人士歌颂之勿諠。然设施未及终。而君已没矣。悲夫。君讳照。字文若。以优贡生中式举人。历官崇阳蕲水知县。己未一为湖北乡试同考官。洊升今职。即补知府。春秋五十有九。祖讳某。某官。父讳某。某官。皆以君贵。 赠阶朝议大夫。取顾氏。诰封恭人。子应。国学生。湖南候补知县。女子子二。适同邑某某。以道之不通。而斯州之民爱君之挚也。留君丧权厝于州之某乡。君事亲孝。兄弟四人。君处二昆季弟间。克让无间言。家虽中落。于乡党有恩谊。交友能全始终。韩体震之令江夏也。因公使负官钱将百万。九年秋。韩以忧去。其友环视无敢代者。君毅然请于文忠而代之。不数月。庶政毕举。韩累亦尽释。君长啸垂橐而归。其急人之急皆此类。其为同考官也。能默识其人。修己读书所蕴蓄者。既而所得果知名士。君可称述如此比者颇伙。而余特揭其为文忠所嘉赏者。以谗世之人。论曰。君才恢恢。吐纳百川。岂特以言见。然其建策匡时。多蒙采录。所谓附骥尾而行益显与。夫虎依林而威盛。桂居岭而芬远。向使文忠为宰相。君为侍从。其谋画当大被于天下。而乃见之军旅间也。固未足以见君之才已。

## 卷七十九 兵政五马政

请查禁邮驿弊端疏

金应麟

窃维各省驿站。关系紧要。所当除积习。实力稽查。臣前在刑部时。于道光八年十年两充审案随带司员。经由直隶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北等省。随时访问。

有不可不大加整顿者。如供支马匹一节。查驿中马匹。半皆缺额。其存者亦复疲瘦不堪。遇有差使纷集之时。前站之马。后站强留。令其支应过境。名曰打过站。该马夫等以非本驿马匹。并不喂养。以致受伤倒毙者极多。其例支马干等项。上下分肥。视为常例。此。一弊也。如预备车辆一节。州县于差使未到三四日前。胥差传知四乡里长。拏车供应。名曰协济乡车。该乡民将车辆赶至旷野地方。或三四百辆。或二三百辆。令其自行喂养。不准出入。给与银钱。方准放走。稍有不服。鞭笞立下。有候至十余日。差使已过。而仍不放走者。民间不堪其苦。此一弊也。如折差经过一节。近日折弁被劫。及沈失公文之案。不一而足。查折差一项。多系强干武员。外省给发盘川。令其奔走。该弁往往包送银两。图得津贴。有一人而装至六七百两者。自恃膂力方刚。慢藏诲盗。又以贪趲路程。不肯晓行夜宿。迨至被劫之后。地方官惧干处分。代为赔补。以致盗贼肆无顾忌。竟将折奏官文。全行掠取。实属不成事体。此一弊也。如上差往来一节。查上司亲友家丁。及医卜星士等项。凡有书信。无不借用夫马。州县畏其声势。不敢不给。并有馈送银两者。有四四六六八八之说。所谓八八者。菜用八色。银用八两。余以次递减。视其人之声气。以为增损。此一弊也。如公牒文移一节。外间官员私书。无不假公济私。交驿投递。首府首县到任。与各省上司。及首府首县。无论识与不识。互相通信。其信加用印封。交与驿卒马上飞递。封套注明日行五百里六百里字样。并有幕友长随。于私书家信。亦擅用印封。令其投递。马夫奔走。日夜不休。官文较少。私信最多。该夫役等疲于行役。不免逗遛。遇有公文。反致沈搁。地方官因有私信。真伪难分。遂不深究。此一弊也。其它公馆之结彩悬灯。供应之山珍海错。家人之多索门包。养之私乘驿马。或以银两结交于仆从。或以华靡取悦于上官。种种弊端。实为邮政之害。相应请旨通飭各直省督抚臬司严行访查。遇案惩办。以肃邮驿而正纪纲。谨恭折具奏。伏乞 圣鉴。

请开垦闲荒马厂疏咸丰六年

书元

奏为经费支绌。因时制宜。请将大凌河马厂之闲荒。开垦输租。并通盘筹划。仍期无碍牧放。以裕度支而重马政事。窃查奉天锦州府所属之大小凌河东西两岸。地面辽阔。四方亘。不下数十百里。内有额设官马厂一处。向来不准垦种。自嘉庆年间。曾经钦差大臣松筠勘得大凌河西厂东界。于大道附近牧马不到之处。招募锦属旗丁酌量试垦。奏奉部议覆准试垦征租。共开地十二万三千八百余亩。因风淘沙压。将不堪耕种之地。报部销除额租。现在仅剩地三万余亩。道光五年。旗丁达凌阿德寿等。呈讨昆连试垦地亩之大坨子等六处闲荒八千亩。当经派员会同管庄衙门查明。并无碍牧厂。报经前任将军晋昌咨奉部

覆。准其认领输租等因各在案。溯查嘉庆十七二十一年及道光三年。经前任大学士松筠锦州副都统庆惠吉林将军富俊锦州副都统宗室东明等。先后奏请开垦牧厂荒地。及将马匹分拨盛京吉林黑龙江三省兵丁拴养等情。均经奉旨饬驳在案。道光九年九月初五日。奉有 严旨。不准再议此事。嗣后凡有讨垦者。俱经将军衙门援案饬驳不准在案。惟此项荒地。甚属旷阔。虽名为马厂。而牧马不到之处尚多。案查嘉庆十七年。奏准官马厂以凌河为界。河西仍作牧厂。河东荒厂。东至老壕。西至大凌河。南至海。北至九花山。招令旗佃。择其高阜者认领。试垦升科。其闲所遗水洼碱片夹荒数处。当即抛弃。续于嘉庆二十年闲。准令旗人阿克达春等。在试垦以东。认领苇塘一处。此外夹荒水洼。于道光七年。因大凌河河水涨发。淤积平坦。堪以耕种数十年来。虽属久经封禁。而奸民任意偷垦。兵丁牧丁私收租课。为之包庇隐匿。种种弊端。难保其必无。是徒有封禁之虚文。而以牧厂千百顷之荒田。留作兵役营私奸民渔利之藪。殊为可惜。臣于上年八月十四日。接奉部文。渥荷 天恩。调补盛京户部侍郎。兼管奉天府府尹。自到任后。检查案卷。见有前任户部侍郎庆祺会同将军府尹等。于道光二十八年。奏查已开未开荒熟各地二十四万余亩。咨报户部查核。覆准起科征租。历年以来。详加查核。仅止十八万余亩。按照原奏之数。亏短五万余亩。查奉天通省。空阔闲荒地亩。未有如大凌河马厂之多者。其所短之数。未必不在此中牵混。前据锦州协领文裕详称。大凌河迤东。苇塘迤西。经委员义州城守尉那扬阿等查勘。所有马道口等处坐落。可开荒地一万二千余亩。均与从前已准试垦续垦各地毘连。不与马厂相关。请归该城及小凌河等处试垦输租等情。亦经将军衙门检案饬驳等因各在案。十月十二日。接据锦县知县详报。锦县民人穆亭扬等。径赴户部讨垦古龙湾等处荒地八千亩。并控民人赵亭侯等句串书吏舞弊。隐匿租赋。阻止伊等呈报等情。曾经户部准行。饬令该县会同旗界查丈。当经该县声明系在封禁之内。一面详覆户部。一面呈报臣衙门在案。嗣于正月二十一日。接准户部行知。从前穆亭扬等控领古龙湾等处闲荒八千亩。径催锦县勒限一月会界查清。指交穆亭扬等收种。并令锦州府派员守催。依限办完。造册呈送户部。并令出示晓谕该处居民等因。移咨查核前来。

臣伏思盛京户部之设。原为办理通省钱粮地亩总汇之区。若任奸民越诉讨垦地亩。不独启愚氓营私之心。而于体制亦属不合。当经叙明原委。咨明户部。仍照旧制办理。并覆饬该县会同该界查明。私开地亩者为谁。私收租钱者为谁。详细呈报。以凭究办等因在案。至民人穆亭扬等。虽属渔利越诉。但其所控私开私征情形。未必尽虚。从前各案。辄以封禁为辞。未尝皆实。与其任由私开。致启弊窦。何若奏请垦种。按亩升科。有裨帑项。臣再四思维。本欲据实直

陈。因累奉 严旨。是以不敢形诸奏牍。自蹈莠言乱政之愆。今户部不查旧案。径准民人穆亭扬等越诉讨垦。经锦县知县声明古龙湾等处荒地。系在封禁之内。而户部犹复札飭该县勒限查清。交穆亭扬等收种。并未奉有准开马厂之 旨。竟敢擅准民讨。实属轻改旧章。臣原应参奏。惟现值帑项支绌之时。该部亦系急于筹划经费起见。事出为公。况今昔情形不同。似宜量为变通。且奉省当累次捐输之后。民力拮据。至各省历年欠解兵饷。积至数十万两之多。纵吏严催。而军务未竣各省。均系库款支绌。亦恐难如期解到。而奉省春秋二季支放兵饷。尤关紧要。筹款维艰。查大凌河以东。虽在马厂之内。而闲荒甚属辽阔。为牧马不到之区。若将此荒。择其高阜不致被水冲沙压堪保久远者。准令附近旗民人等垦种。则不但前任侍郎庆祺等奏请升科地内所短之五万余亩可以有着。必当尚有所余。私开者本应补追前租。但不知开自何年。亦不知更易几户。无从查核。且系小民无知。以前历年租银。应免补追。自此次查丈为始。于认领各户名下。每亩征租。其未开者。俟试种一二年后。一律升科。如此变通。似于奉省兵饷。不无小补。且小民有地可耕。亦不至妄生他念。至于牧马。亦应通盘筹划。或河西之地。足敷牧养。抑或另筹水草丰旺之区。分牧放。总期无碍马政。窃思此项牧厂。屡奉 谕旨严行封禁。自应仍遵旧章办理。惟地面甚宽。即使开垦。亦无碍于牧放。且数十百里空旷闲荒。查察本不易周。难保无奸民私垦。徒起争端。实属有名无实。况现值经费支绌。自应因时制宜。今户部既准民人讨垦闲荒。臣复有所见。何敢稍涉拘泥。知而不言。但事属创始。办理甚为不易。且地方辽阔。即使准开。查核尚需时日。臣前折所欲陈者。此其一事也。伏思前任大学士富俊松筠等。先后具奏请开马厂。虽不为未见。然所以累奉 严旨饬驳者。原恐有碍马政。是以未准。至今既通盘筹划。开垦闲荒。仍可无碍马政。而试种成熟之后。每亩征租。可以上裕 国赋。下济民生。且免偷垦私种。争讼自息。诚于帑项地方。在在均有裨益。臣管见所及。不揣冒昧。谨陈大概。如蒙 俞允。当由盛京户部会同将军府尹及锦州副都统等。先将额设马厂图册调齐。详加查核。遴选妥实可靠之员。会同该处旗民地方官。认真查丈。除马厂试垦续垦苇塘各地及风淘沙压不堪耕种之外。所有已开未开荒熟各地。究有若干亩。据实禀报。并令该员等详细妥议章程。令附近兵丁牧丁民人等。应如何认领输租。每亩每年应征银若干。逐层分晰。会衔加具切实印结呈报。再由臣等覆核。以便复行奏闻。并造册咨送户部查核。谨恭折奏闻。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圣鉴。 训示遵行。

条陈马政疏咸丰六年

翁同书

一请清厘马政以重帑项也。伏思马匹为武备之要需。牧厂为边防之重务。承平

日久。百弊丛生。马政之废弛。未有甚于今日者。一则曰营马之弊。一则曰牧马之弊。曷言乎营马之弊也。定例额设马兵。即应骑官马一匹。近虽奉议裁汰。而例设之马尚多。其马皆饲于官槽。实则徒存册籍之空文。设令数马以对。寥寥无几。闻甘肃一省。存营之马。不及其半。该省系产马之区。尚且如此。他省可知。大抵各省之马干。多入不肖营员之手。一遇征调。则各营马兵。皆徒步就道。众怨沸腾。军营缺马。高价购买。兵丁益形拮据。是额设之马。无补于军兴。而徒饱私橐。可为痛恨。今纵不能尽汰其浮冒。亦当于额设营马之中。量减二三成。稍减刍之费。如是。则一省每岁所撙节。殆以数万计。合各直省计之。可成巨款。而军实亦昭其综核矣。曷言乎牧马之弊也。甘肃一省。甘州提标及西宁凉州肃州诸镇标。皆有牧厂。其地水草肥沃。牧马蕃息。果使得人经理。马数可以日增。风闻各牧厂于孳生之马。往往以多报少。隐匿大半。上下通同一气。恣意侵渔。加以野番钞掠。几无虚岁。由是卒不获收草场之利。应请 飭下陕甘总督设法抽查。核实造报。察其登耗之数。籍其毛齿之别。稽其肥瘠之形。严其印烙之法。将孳生之马。于拨给各营之外。其余全数变价。解存司库。如是。则成周教駉攻驹之政。唐代设牧置监之规。复振兴于今日。而牧厂不等于虚设矣。

#### 条拟整顿马政章程疏同治元年 兵部

奏为整顿马政。以利军需。谨拟章程。伏乞 圣裁事。窃思马政与军政相为表里。历年军营打仗。马队最为得力。欲期兵丁制胜。先须马匹精良。近来调赴军营马匹。时有疲瘦不堪用者。马不得力。兵亦随之。所关实非浅鲜。推原其故。总由监牧官视为具文。该管官漫无觉察。积习既深。滋弊益甚。似宜急图整顿。以搜军实而挽颓风。谨拟章程六条。恭呈 皇上采择焉。

一牧官宜严考核也。查牧厂大臣以下。设立总管副总管协领等官。如督率弁兵。将马匹妥为牧养。何难一律臃肥。拟请责成该厂大臣认真查察。岁终具奏。将各臃分实在情形。于折内声明。倘奏明马匹臃肥。至调用时有疲瘦不堪者。将监牧官从重治罪。原奏大臣严加议处。如一律臃肥。将监牧官原奏大臣均从优议叙。其臃分肥壮与否。解到时。应由军营大臣亲身查验。秉公具奏。以昭核实。

一责成宜杜推诿也。调取马匹。拟请责成该厂大臣督率监牧官认真挑选。沿途解送。仍由该大臣拣选牧厂员弁。作为督解官。送抵军营。以专责成而杜推诿。

一沿途宜善餵养也。马匹解赴军营。或数百里。或数千里。跋涉艰辛。更须加意餵养。向来调马时。先期知照经过地方官。广设棚房。宽储草料。嗣后拟请沿途马干。照例酌加十分之二。应付如有克扣者。从重治罪。如解马官额外需



索。亦照此办理。

一报倒宜按定例也。查例载。武职官员解送军营马匹。每一百匹。准其倒毙三匹。如倒毙四五匹至二十匹者。按数分别议处。二十匹以上者。分别治罪。如有盗卖别情。交刑部从重治罪。其总理督解之员。合其督解总数。按其倒毙多寡。亦照此分别议处治罪等语。现在沿途马干业已酌加。自不得以例价不敷餽养借口。如有例外报倒者。照数追赔。其数多者。均照例分别治罪。

一孳生宜备册案也。查牧厂系限三年一均齐。其孳生多者。官议叙。兵议赏。少者。官议处。兵议罚。咸丰四年。以军营调用甚多。碍难均齐。由太仆寺奏准展缓在案。嗣后七年十年。亦照此办理。第均齐虽缓。而孳生如旧。查四年以后。该厂仅将孳生数目。年终咨报。未经比照均齐例案。分晰载明。不无含混。嗣后拟请每年终仍将孳生数目咨报。并将历届均齐年分。令该都统依递核算。造具四柱清汉细册报部。以备查核。不得以展缓有案。藉滋弊混。

一营驿马匹宜一律整顿也。查京外各营。各直省驿站。均有额设马匹。虽向不调赴军营。然营马有操差各项差使。驿马均有驰递公文差使。在在均关紧要。或有缺额及马匹疲瘦。贻误亦匪浅鲜。拟请嗣后京外各营及各直省驿站。应令该管大臣确切查核。每年岁终具奏。如查有缺额及疲乏等弊。即着从严参办。

#### 严禁私贩马匹并通行定例疏兵部

同治二年七月十九日。内阁抄出。奉 上谕。步军统领衙门奏请严禁私贩马匹一折民间私贩马匹本干例禁各直省军营驿站赴口采买马匹兵部原有定例惟恐日久视为具文急宜严申禁令即着兵部查照定例行知各直省及各统兵大臣一体慎遵办理折内所称到京采买马匹一节京城地面马匹应否准令外间采买应如何详定章程之处并着兵部妥议具奏钦此。钦遵到部。除由臣部钦遵查照定例。行知各直省及各统兵大臣一体慎遵办理外。臣等查京城地面马匹。例无准令外间采买明文。上年十二月准督办镇江军务冯子材咨称。曾经出口采买马匹三百匹。不敷分给。派千总杨有望等前往京都附近采买马六十匹等因。经臣部以京畿一带。并非产马之区。亦无办过似此成案。驳令仍遵定例。赴口采买在案。兹奉 上谕旨。令臣部妥议。臣等公同商酌。拟请京城地面马匹。查照臣部例案。不准外间采买。以肃体统而密防闲。其出口买马者。除照例办理外。并于该委员赴部领票出口时。由臣部行文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查照。于采买经过时。如无臣部文票者。即照私贩马匹定例办理。庶办法较密。而稽查亦易矣。臣等遵旨妥议缘由。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训示遵行。

#### 酌办甘肃驿站事宜疏光绪九年

陕甘总督谭钟麟

查甘肃驿站军塘原额续增。合计关内外。共设马六千三百五十余匹。夫三千六

百余名。又所牛五百余只。有牛夫。拉车马一百五十匹。有马夫。每岁需工料站价银二十五万七千余两。粮料草束在外。军兴以来。塘驿废弛。前督臣左宗棠饬各属陆续安设夫马。不及三分之一。各州县咸谓不敷供差。时请增添。而所需工料银两。有由军需项下发者。有由善后局厘局领者。有留支者。有从司库领者。大约所领现银有限。而未领之项。各属仍照旧额。作为垫支。列入交代。以抵解款。纷纭轆轳。不但款目混淆。益且苦乐不均。臣去年饬令各属均由藩库请领。以归画一。并饬两司体察现时情形。酌留夫马。祇期驿递不至贻误。饷项不至虚糜。兹据藩臬两司详称。目前库款空竭。固难遽复旧制。且军务既平。驿递较。无须照额多设夫马。现在酌量地方驿路远近。差务繁。合计东西大道。宁夏西宁两府。酌留驿马二千六百八十五匹。夫一千三百四十二名。此外如安西玉门军塘暨巩秦阶庆阳所属偏僻驿站。并新设之宁陵平远硝河城打拉池等处。所设夫马无多。姑仍其旧。所有东西两路所夫所牛拉车夫马。久已无存。徒资糜费。竟可从删。除哈密巴里坤各路军塘。仍由军需项下支发外。统计关内驿站。及安西玉门军塘夫马站价。岁需银十万六千余两。粮料二百四十余石。草一万九千余束。此后各属向由地丁项下留支者。照现定之数留支。有余则解司库。向由司库领者。照现在酌留之数核发。如此酌中定义。事体画一。不致偏枯等情。详请奏咨立案前来。臣查该司等所议酌留夫马之数。较原额固属减半。照各驿现存马数。尚有加增。于驿递决无贻误。而每岁节省银十余万两。于库款不无裨益。请自光绪九年正月起。照现定之数支发。以便司库造报。他日库藏充裕。不难复照旧额。或当有事之秋。必须添设夫马。仍可随时酌量请增。此举系为目前库款支绌核实撙节起见。并非变更旧章。似属可行。谨恭折具奏。伏乞 圣鉴训示。

### 建宁改站第一议

柯培元

自福州至浦城九十二滩。大者三十六。俗所谓三十六碇也。一碇一丈。则自福州至浦城。渐次而高至三十六丈矣。滩之险者。莫如古田之大石孝拏公。南平之蛇头秤黯淡。瓯宁之七里青龙。建安之滩。建阳之樟滩。浦城之将军老虎。及大小米滩。有宜水大而行者。有宜水小而行者。有宜水之中而行者。其险则触石而舟碎。激水而人没。挽之或不及。此下滩势也。推之或不进。此上滩势也。山水陡发。漂没庐舍。巨树仅露其顶。城垣则系以缆。然遇大旱涸干。则连樯株守以待时日。舟子无所施其力。纤夫无所用其勇。此其大较也。夫邮政之严也。迟一刻尚可免议。二刻三刻则听处分矣。虽曰地方官之咎。上宪与有责焉。今国家河清海晏。折递不过循其常。贡差亦且定以限。设一旦有不虞之戒。而紧急者极八百里矣。次之亦六百里矣。值旱干水溢之不时。其何以济。

或曰。陆之有扛夫。犹舟之有纤夫也。去扛夫而添纤夫。不过为上水而设。下水则可省矣。扛夫可用至千。纤夫不过用至百。多寡之数殊矣。扛夫有时缺。势须招募。纤夫沿途候。无用替换。迟缓之际分矣。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设当大水。澎湃汹涌。棹过林杪。缆维女墙。纤夫犹有所用乎。又当大旱。水落河干。炎日烁金。游鱼涸辙。纤夫犹有所用乎。或又曰。石有时而泐。东西溪之浮舟也。人力凿之也。则三十六碛。凿之当无不可。夫水有深有浅。有急有缓。石之出于水者。可施以人工。石之没于水者。亦将施以人工乎。且所谓三十六碛者。层层而上。果能层层而凿乎。吾恐凿之未去其险。且益以患矣。水之自浦而下也。放乎延建。至建而汇。松政崇安之水。至延而汇。邵武将乐顺昌永安之水。蓄于水口之东湖。归于南台之大海。其势顺也。今凿之未必能平。即平矣。而停蓄于延建之中者。将横溢于延建之外也。可勿虑耶。立法必贵其久。措施必酌其宜。以无定之水势。而欲为一定之章程。吾知其必不可为也。

## 建宁改站第二议

柯培元

或曰。今 朝廷子惠元元。覃敷恺泽。中外乂安。诸大宪亦仰承 朝廷德意。宣布仁风。宽徭役。减赋税。惩污贪。汰冗员。禁需索。将欲扫除而更张之。俾冲疲之县。得以苏息。胼胝之黎。以时耘耔。如子之说。则水驿之不可改不能改不必改也。有明征矣。其如上宪之仁心仁政何。曰。驿之设也。由来旧矣。浦建南古之管理驿站。亦由来旧矣。何以三百年不知其费。而今日始议其节乎。三百年不觉其疲。今日始知其冲乎。明之季也。议者谓流贼实自裁驿始。此不可不深长计也。往者有海运之议。便于河道。有识者谓不惟迟速难必。风潮可虑。即九千九百之粮艘。而养十余万之旗丁。粮船一撤。旗丁茫然无所归。不生乱何待。驿亦犹是也。为今之计。与其改水。莫若改陆。浦城至清湖。无可议矣。然改而为崇安。则浦城无冲疲。由浦入崇。一苇杭之耳。而崇安向称上缺。赔垫亦无所难。联舟而下。无滩河之险。其势亦便。且查宋元故道。无仙霞岭而有分水关。则由大庾山至铅山。不惟闽之浦城得其益。即浙之西安江山亦受其福矣。浦城去九牧渔梁二驿。而设柘浦一驿。建阳去营头七姑塘两驿。而设后山一驿。入瓯宁之叶坊。则瓯宁止一驿矣。入建安之城西。则建安祇半驿矣。由此而太平而大横而延平。顺流而下矣。或曰。子之言崇安然矣。延平山势缭绕。舍清风一路。无为歧途。古田之水口。尤为冲疲。今之欲改水站。诚为古田计耳。古田无所更易。犹未尽善也。曰。则又无如自洪山桥舟抵水口。易舟抵清风。俾县丞兼驿丞矣。古田之弊。站去县远。鞭长莫及。地僻无夫。呼应不灵。若由水口而黄田清风登陆。古田无站。延平已去一站。不尤

称便哉。

### 建宁改站第三议

柯培元

水之有滌洄澎湃也。石为之也。石之有起伏错落也。地为之也。天生一石一水。位置其间。遂成地之形势。此风水之说所由宗也。闽之形势。山不外连。水不外注。而大海放衍于东南。山拱护于西北。过仙霞一岭。步步趋而下。辟为东西溪。曲折成流。时而镜平。时而坎窞。时而惊涛骇浪。时而振玉敲金。以人力胜之。则在乎舟楫之工。相其势而用其巧。盖水有奔放。有停蓄。有回旋。故大雨时行。山泉喷薄。水高于山。而诸郡邑被其患者。不数见焉。以有所蓄也。今使尽凿之。去其回旋停蓄。而但为奔放之势。固形家所深忌。而水患有不免者矣。执事之言曰。由浦城而下至营头乘舟。则瓯宁又多一水站矣。方欲减之。而反增之。未知其可也。执事之言曰。水与陆并行。不过分其差之缓急耳。若然。则何必不从其便之为得也。水有定而时无定。差有常而水无常。必欲执之。是不可以水而强以水也。可以不必陆而强以陆也。吾固知其不可行也。后人之智巧容或过于前人。而前人之章程。后人断不能骤易者。非智巧所未逮。亦思虑所未及耳。古人作事立一法。先虑及不能行。又虑及不久行。准天时地利人情物理。一一核之。始立为定章。行之久而犹敝焉。矧其不能行而强以行耶。古田之弊。在乎去县辽远。而水口又为花船所聚。所派官亲家丁。平日饮酒宿娼。一有差役。县中所发之帑。不足以偿宿逋。又安望其办差。差之误。官当其咎。与办差者无与。委以未发钱及发不足也。若江南之河工然。河不开则官民皆穷。故黄河无十年不开之理。古田无差。则家丁尽怨。故古田无办差从容之日。此亦势所必然也。

### 建宁改站第四议

柯培元

古之从政者。非独计及有便于民。而先计及有益于官。岂徇庇之谓哉。官与民近。官既益。即以其余力而筹划及民矣。故礼曰设官分治分之云者。一人之智识。不能周触于万物。合众人之才力。始可以立法于将来。然又非逆乎民情也。逆乎民情而益官。是之谓殃民。语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此利民之说。亦即利于官之说也。官有利民之权。而取效于民者。即责效于官。如水之就下焉。甚易之势也。今执事欲以浦城之石碑作水站。设大船。养纤夫。藩库发九千余帑。仿造清流船式。直抵水口。建阳瓯宁建安南平古田。无夫役之苦矣。窃查浦城设立商行。不独夫役就食。即舡工亦就约束。故差至浦城。行中可主水陆。今使移行于石碑。固不如在浦城之便。而五县之穷民。藉扛夫以图一饱者。尽驱之为水手。有所未习也。约之为纤夫。未必及也。一旦使两肩卸重。无

所事事。痒不可忍。亦唯有与匪为伍。其患将有不可胜言者。且以九千两摊赔之款。作无用之舡。曷若以九千两摊赔之款。分散各站。使之自筹之为得也。即不然。以九千两发水口分县衙门。专以办差之为愈也。又不然。以九千两存贮司库。由省雇长夫。并前所发水黄银两已万余矣。何差之不办耶。古田之害。在乎无夫耳。既有夫矣。仅供应有何难哉。诗曰。周爰咨詢。周爰咨度。又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勿徒为利官之说。而俾吾民以嗷嗷待哺。愿执事深长思之。

### 建宁改站第五议

柯培元

自古邮政之设。所以戒不虞也。国家岁费帑金。原欲使州县无赔累之忧。小民无差派之扰。官与民安。其大纲隶于兵部。其各省属之按察道员。故驿递处分。几与钱粮处分等。恭读嘉庆十一年 上谕本日御史花杰奏整顿驿站以肃吏治所奏甚是各省州县安设驿站以备驰递文报及紧要差事凡遇钦差官员往来过境及外应行驰驿者自应查照勘合内所填夫马之数照例给予然亦不得稍涉浮滥至于本省官员来往境内其夫马饭食当自行备办岂得责令地方官供应乃近日督抚司道等官经过所管州县该地方官不但预备夫马且须铺设公馆供应饭食争华靡曲意逢迎甚至有馈送程仪之事惟以办差为能而邮政转置之不问即或该州县额马不敷平日有废弛浮冒情事方且代为弥缝又安肯实在查办积弊相仍自当严行饬禁云云。大哉 圣言。无微不烛矣。即如闽省各站。有报销。有摊贴。不过雇夫役。地方官费周章耳。乃若干应付。日见赔累。其故有三。一则书差藉差事为吞噬之计。一则家丁藉护送为肥身之谋。一则上宪家人需索讹诈沿途为攫取之势。故一站有站规。一驿有程礼。最难当者轿班。极难防者杠役。而尤不可问者家人。若此。则州县焉得不苦。查例载。骚扰驿递者。轻则降调。重则革职。何其严也。而下以属员不敢揭。上以交情置不问。诚如雍正六年 上谕所云。或畏其威势而不敢不应或迫于情面而不得不应地方夫役并受扰累。职此之由。今欲调停上游之站。古田首当其冲。其所苦者短夫役耳。若以帮贴水黄银两归之县丞衙门。由省雇夫。未见其不足也。大差过境。酌为匀摊以益之。量为节减以之。厘为定制以限之。而古田仅备供应。尚复何说。南平瓯宁建阳各站。除折差无庸给发外。各贡差琉球差及钦使诸差。则按站津贴。本省上司寻常差人来往。自行发夫。不得擅用驿站。上水则由陆。下水则由水。由陆者限以跟丁。行李仍发船只。由水者禁带货物。按站支給船价。亦庶乎其稍苏矣。闵子騫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正今日之谓也。

### 建宁改站第六议

柯培元

闽省州县与他省异。其疲累亦与他省异。以闽省上上之缺。仅当他省之中。则其下可知矣。闽省夫役之昂。不如他省车马之便。则其它又可知矣。说者谓下府苦于械。上游苦于驿邮。第就其大概言之。未深悉其故也。盖州县之疲累有数端。而站不与焉。一在捐摊。台湾军需勿论已。即如工程帮贴纸张册费。下逮臬幕修金。发审修金。分之不过一两一钱。积之则盈百累千矣。一在委员。候补佐杂。班相积压。不得已为分府之计。又不得已求出外之差。其例差又勿论已。若夫勿益之催。无人之提。居然视为美缺。一札到手。视如赴官然。招家人。假路费。责供应。派夫役。一岁之中。小县且十余委。大县难更仆数矣。一在房费。两司衙门。刑钱所汇。书吏之权独赫。大者化为小。有者可使无。急者亦能缓。一不如意。咎戾踵其后矣。总计闽中大县。征收不过二万。米不过五千。道府盘查过站节寿。月有费。油米有费。房科有费。此应乎上者也。工役之食。囚犯之食。家丁之食。此应乎下者也。刑钱束修。书启束修。征收束修。加以节礼伙食庆吊帮分。此应乎朋友者也。以有限之钱粮。而应各项之需索。所余已无几矣。上司且谓某县上上缺。分外科派。某县上中缺。多方诛求。已处其贫。而责人以廉。可乎。州县本无殃民之心。而迫以殃民之势。上司更沽爱民之名。而属员且供攘民之款。呜呼。其谁之咎耶。故吾谓州县宜体不宜苛求。站宜整顿不宜更张。整顿之法有二。曰禁需索。严夹带。若是而已矣。禁需索则无浮冒之开销。严夹带则无滥应之夫役。而约束家人。惩治书吏。抚杠夫。则又在乎州县之自为之也。他非所知也。

#### 附改小站议

柯培元

马岚营头叶坊三驿。俱属瓯宁。而中闲以建阳营头。遂为两县分应。建之夫。瓯之食。向有定章矣。乾隆闲。两县以姻故。私议瓯宁贴建阳五百金。其后沿为定例。形诸奏章。而自是有改由水吉之议。水吉去营头五里。渡河而南。去叶坊九十。路诚平夷。然中有民田。且循山麓。迤折鸟道。几二十里。可人行不可舆转。无水时过两渡。大水则过三渡。岸陡而水急。议者谓自营头一日可至叶坊。此第言春夏之长。非所例秋冬之短也。行者谓九十里。其实不止百里也。夫水吉一路。寻常往来。固取其捷。若递解犯人。护送秋审。旷无人之所。能无虑脱耶。议者又言。既开此路。移塘汛。设夫头。迁居民。招商贾。建阳无供应之劳矣。瓯宁不独当处分之累耶。大凡人情溺于情之所安。习于目之所见。商之中叶凡五迁。而盘庚之诰。反复辩论。民尚疑焉。矧以山僻之区。既无所利。又无所安。强而使之离故土。吾恐民有弗从也。今执事乃曰。大屏山后一路。绕行五六里。既宽且平。无庸复事开凿。夫自水吉至叶坊几百里矣。而又曲折以达之。则一日之程。人力有所不及。第谓九匡立一尖站不得也。

是则欲省一站。岂不又添一站乎。执事何独惜建阳而苦瓯宁耶。即谓仅设尖站。九匡以上。大屏以后。俱属草莱。上下递解。何处收管。风雨不时。何处安顿。吾又恐犯之脱也屡屡矣。盖此议阅三十年而后息。执事复理前说。建阳固乐听命。其如瓯宁何。

## 八十 兵政六保甲

寓政

王柏心

行什伍而不开告坐之门。不如无行也。开告坐而不设赏罚之科。不如无开也。周官大司徒之教。有保受赙救。凡以敦任恤厚风俗而已。其时民皆同井而居。三时务农。隙则讲武。无暇为奸。奸亦无所容。奚取乎告坐赏罚。管敬仲治齐。立轨里连乡以寄军令。而齐大强。商鞅治秦。严什伍力耕守法。而秦帝天下。惟能开告坐。设赏罚也。后世保甲起此。然效未见而弊日滋。何哉。充之不择人。遇之不以礼。徭役征索。悉在其身。胥吏又从而陵轹之。猾者乃与胥吏比以困齐民。每遇赈贷。则张虚籍。抑贫穷。无敢与校者。至于奸宄之出入。盗贼之剽掠。未尝发举。罚固不及也。发举焉。赏亦不及也。若然则法之所重。意之所轻也。名之所从。实之所违也。而世之求遏奸止暴者。犹一则曰保甲。再则曰保甲。吾不知其效安在也。今诚使慎择其人。一切罢其徭役。稍加以礼貌。吏胥无得侵暴之。其什伍相附。听民自为联属。减去文籍。惟专其责于保长。里有通奸徒宿匪党者。以告于令长。所告实。予之赏。或不及发举而先时掩捕所捕实。予重赏。告与掩捕不实有重罚。隐慝阿纵有重罚。令责之保长。保长责之什。什责之伍。如此而奸不遏暴不止者。未之有也。或曰。盐徒公行。邪术煽诱。岂保长所能制乎。曰。有寓政之法在。寓之如何。视州邑有山谷险隘。则仿三老游徼之职。因其地稍增置之。稍募丁壮。村立农官。市立市正。又开丑徒以自相告捕。皆策之宜行者也。三老书其孝弟。训其不率。游徼主访捕。谨障塞。民有强力愿习技击者。游徼以时教阅。有追胥。则预农官训课耕桑。旱潦以时闻。市正讥转鬻奇淫与不轨之物。有则以告。其盐徒教匪。募有能自相告捕者。贯其。擒捕首刷者予之赏。使彼腹心自攻。则支党披散。此赵广汉张敞虞诩之策也。凡此诸法。尤在令长督察振励之。则民安而俗善矣。夫政之必行者。虽酷如徙木弃炭。人无异议。政之不行者。虽惠如赐脯贷种。恩不下究。肃与玩殊也。故曰。虚舟不能以自运。虚车不能以自驰。制备法良。而归于有弊无效。则行之过也。保甲其一端矣。

保甲正名

龚巩祚

嘉庆十九年冬。奉 上谕行保甲法。大吏下其条目于所司。大略云。悬牌于门。书长若幼之姓名年齿。有习邪教者。准五家首之。无则五家连环具甘结。地方官一岁两次稽核之。申报上司。龚巩祚读之曰。此周礼相保法也。相保犹相受相调相宾也。非保甲法。保甲孰为之。宋臣王安石为之。其条目如何。曰。新法。每十家籍二丁。授以弓弩。教之战陈。呜呼。周礼固无是矣。三代以上。兵民不分。弓弩战陈。有教之者。而非司徒之事。司徒之官。则无此文。保自保。战自战。不得合为一。传曰。家不藏甲。卿大夫之家。尚不藏甲。编户齐民。何有甲之名。三代以降。兵民分。朝廷既养兵以卫民矣。事势画一。民不宜更以武力自卫。民当尊君亲上。问鸡犬田器而已。宋臣吕祖谦之笺周礼曰。五家相保。则奇不混其中。明臣王守仁之与父老约。曰孝弟谦和。曰谨门户。曰门牌不实不尽者罪家长。如此而已。夫射虽六艺之一。安得尽天下男子而知射。亦犹书数居六艺之二。安得尽天下男子而知书数乎哉。十家环堵宴然。为地几何。何以为演武之地。十家各有生计琐。乡饮读法。近世尚以为烦扰不足行。安得讲武之暇。十家各授弓弩。尽东南竹箭。不能给弓弩之材。十家二丁。谓之兵乎。谓之民乎。谓之民。则十家有在官之庶人二。不农不贾以习战。必乱民也。谓之兵乎。则不如明增兵额。是故安石新法竟不行。使不幸真行。则明季以来闽粤械之风。宋世早有之。不但闽粤。且寰中。寰中何能一日安。故曰王安石之法。非古非今。古今亦无曾试之者。 圣世所用实是周礼。而用王安石之名。大不可也。宜改曰五家相保法。或问曰。王安石信如人口讥议者邪。答曰。何为其然。安石心三代之心。学三代之学。欲教训天下之人材。毕成三代之材者也。但其虑。其目。故集天下之口。

### 保甲论

张声玠

今之州县各乡。或有保长。或有甲长。或有牌头。或并有之。或分有之。分不相统属。事各有专主。盖名存而实灭也久矣。昔年予元氏。差徭讼狱之事。则地方甲长任之。催粮之事。则保长任之。喻以缉盗安民之法。皆懵然无所应对。其意若曰。是非我之责也。然则又岂特实之灭已哉。保甲之名。亦相率而就灭矣。窃为保甲不兴。则有民者如无民。以民之气散而不聚也。以民之心异而不同也。以民之力分而不合也。于是守望不能相助。而外之盗贼易入。奸宄各自为谋。而内之盗贼易藏。地方多事。比比然矣。且也问山川之险易。居之疏密。不知何以筹战御。问水土之刚柔。物产之盈绌。不知何以治田赋。问户口之多寡。居民之贫富。不知何以灾荒。州县官所必不获已者。犹不能为。又何论于劳民劝相。读法讲论。按册而稽。责人而治。赖之以移风易俗者乎。则甚矣保甲之不可废也。然其法前贤之论详矣。大要不外得其人则治不得其人则乱



二语。而人人明其理。人人难其事者。何哉。盖王道无近功。贤能不易得。以为门牌册籍之费。酒食车马之扰。吏胥缘以为奸。什伍患其连坐。因是扞格而不行者。犹浅也。今之保正甲长。皆乡里卑贱无行者为之。或周流门户以供役。日逐营营之利。供给官长。敛派乡愚而因以自肥于中。如牙行经纪徒耳。其职污下。相沿已久。如择士之贤者能者为之。必有所不屑。即使隆其礼。重其事。或有应者。而其乡之民。必起笑之曰。是诗礼之士。而何降志辱身。甘就此保长甲长之选也。于是不屑之心。又逼之使起。然则保甲之法终不行乎。愚以为宜行保甲之实。而不必用保甲之名。更保甲之名。而暗以济保甲之实。择绅士之贤者能者。优其礼貌。或曰一乡之董事。或曰五家之总理。而保长甲长诸人。即令董事总理。择乡中之纯朴正直者。各举以应役。使士不失其分。役仍供其常。节目分明。条理不紊。以次渐兴。庶其可矣。至若扰民之议。在王文成当日。固已不免。善乎张惠言氏之言曰。一在蠲本户之费。一在杜滋扰之源。当今之务。二者其要也。谨以管见书其事于左。

### 联社篇

汤成烈

今创为联社之说。将取保甲之意。而少变其法以行之。民其可乐从乎。夫保甲则抽查在官。联社则约束在民。使官为抽查。则有胥役之扰而民累。使民自为约束。则守望相助而民安。今谕城乡各村坊。以五家为邻。举首一人。五邻为里。设正一人。四里为社。社置长一人。举齿德谨厚者为之。主察一社之事。合四社为之一图。图署总一人。副一人。取才识明练者为之。主听一图之事。连五图为一乡。乡署董正一人。副二人。举族大富厚老成练达为一乡信服者为之。以督一乡之事。自乡董正副以至里正。各奉其职。劝谕良善。守业安分。宴闲之日。令少壮者习肄武事。毋得嬉游。果有武勇之材。书之于策。以备选充兵伍。乡有孝子顺孙悌弟义行。当行举报。官加旌异。即令劝化乡间。或有孤寡穷苦无告之人。劝有力者量为赙恤。不得听其转于沟壑。若有作奸犯科之徒。邻首举发。告之里正。白之社长。谕令改过。不悛。则禀官惩治。以肃村坊。其邻首里正社长图总乡董正各置一册。详书本乡图社里邻之人姓名生业。死徙开除。每季月由乡董呈之于官。以便稽核。外来游手之徒。托寄至止。所主之家。详诘所自来。毋得隐混。如系奸慝。即当告之邻首。不告。则邻首罚之。邻首告之里正。不告。则里正责之。里正告之社长。不告。则社长罪之。社长分别真伪轻重。情轻则听社长自为处分。其重者。如私贩拐盗通夷诸状。则告之图总。图总告之乡董。乡董讯明。禀官惩治。不得姑容。如是。则奸慝无所隐藏。而异族之耳目自少矣。滨海之地。尤宜结社。认真练习技勇。以下军器。听其自置。每社置鼓二。金钲四。一社有警。击鼓鸣金。传知邻社。乡

图闻声。传鼓趋救。不得怠缓。平时乡董但约束图总。图总各约束所管之社长。而邻首里正人等。悉受社长之约束。各社之内。不得逞勇私。犯者有罚。社长当引喻化导。无论同社异社。必须和睦。互相联络。以壮声援。同社之人。有如心腹。休戚相关。甘苦与共。异社之人。有如手足。左右扶持。缓急是赖。务使人人知相亲爱。捐弃怨嫌。设有寇盗猝至。奋勇共御。无分畛域。若能擒寇获奸。官宜重加奖赏。社长训诲有方。亦宜给予奖赉。优其礼貌。殊于平人。以为劝勉。此大略也。夫自社长等而上之则有乡董。等而下之则有邻首。谓之联社者。邻首里正所辖者少。力微援寡。不足以备非常。乡董图总所辖者广。远迩不齐。或一时鞭长莫及。故轻重系乎社长。而事权属焉。鸡鸣狗吠。小小窃发。社长可专主之。寇盗烽火。其焰既张。则乡董约结各图。图总约结各社以赴之。或直前救援。或分路截杀。以攘寇暴而恤邻。如人一身。血脉处处流通。自无患风寒之外袭矣。至海滨渔户沙船。亦宜使之联结。或十船为一。举一人为之首。官给一旗。书其同人数姓名于上。船皆就附近汉港停泊。早出捕鱼。晚必同归。不归次者。首察之。一可防其作奸。一可藉资保护也。是法虽务极琐细。然听民自相纠察。无胥吏藉端滋扰之害。有父老告戒劝勉之情。自必乐于听从。有改过迁善而不自觉者。果使善良各保其身家。其亲爱必深于君父。使奸宄不容于伏匿。其改悔可予以自新。行之期年。狱讼可省。法令可。疆圉可固。官虽卧以治之。不虞丛脞矣。

请设法稽查会匪疏道光十六年

王藻

奏为教会名目。锢蔽已深。请飭定采访稽查之法。以消隐患而靖地方事。窃惟邪教之祸。如飞蝗集野。过辄遗种。非随时扑灭。即日渐蔓延。虽官法之查办。綦严。而匪类之行踪愈密。有能加意访查。自可立时破获。而随起随灭。总不能尽绝根株。盖法令难周而易穷。愚民易惑而难晓。各直省查办教匪会匪。地方官具有天良。谅无不殫竭心力。且编查保甲。稽察匪类。一皆循例奉行。乃久之故套相沿。甲长漫无责成。门牌亦成虚设。良由地方有强弱之不同。情形有今昔之互异。查从前习教各犯。自康熙年间。山东单县刘佐臣设立八卦教。屡经查办。根株未绝。其遗至今。称为老教。至嘉庆十八年。逆匪滋事。系直隶长垣县习教之徐安国流传煽惑。称为新教。道光二年。河南虞城县邪教廉方成卢照常所勾结者。曹单之老教。而新教无人。道光三年。王顺接习前教。以次蔓延。至直隶马进忠传教犯案。人数颇众。道光十二年。直隶邪教尹老须破案。又供出临清夏津等处多人。此外如贵州查拏之三合会匪马绍汤等。供出广东广西等省。均有此项名目。以及广西查拏之王奉祥等。江西查拏之朱光等。四川查拏之王会陇等。并江西之添刀会。广东之三点会添弟会各项名目。俱系

近年查办之案。其余各省习教拜会之案。随办随结。不止白阳红阳大乘等教。骇人耳目。现在山东直隶等省。设法查办。务净根株。近又闻湖南有习教首逆蓝正樽等聚众滋事之案。此等无赖匪徒。创立教会名目。其初不过惑众敛钱。迨聚集既久。乘机蛊惑。妄肆猖狂。诡姓假名。与其徒密相构煽。平居无事。尚或敛藏形。设遇丰歉不齐。难保不鼓动愚顽。讹言肇衅。幸而风声先露。查办无难。倘有如尹老须之深居匿。暗纠伙党。或如卢照常之肩挑贸易。串结乡愚。一时稽查不周。或至潜滋萌。不可不熟筹善法。先事豫防。历来查办教会。各犯虽行踪诡秘。总非无可寻。其伏而未动也。有看病教拳等项踪。迨狡黠之徒。造谋起意。往往托言劫数。诱惑愚民。误堕牢笼。甘罹法网。其聚也名为吃会。多至百人数十人不等。同教中有住居乡僻屋宇稍宽者。密订会期。日暮方至。闭门列坐。焚香磕头。教首传授经咒。黎明而散。传徒愈众。则聚会愈多。各处轮流。每月数次。并有外来匪徒。携资出入。其踪所至。不能全瞒乡里。是在地方官随地随时。留心稽察。夫州县为亲民之官。督抚寄耳目于州县。州县欲周知合境之事。不能不分寄耳目于人。如衙署之丁役。同城之教职佐贰各官。四乡之绅士耆民。善用之皆可得力。并于其中寓实行保甲之方。保甲之设。所以稽察莠民。其良民安分自守者。原不必时加查点。自地方官办理保甲。惟知笼统编查。究系良奸莫辨。且汛兵地保。畏与无赖为讎。不敢举首。则虽日事编查。终属有名无实。一闻匪类滋萌。有司官奉行不善。挨户查。蠹役奸胥。乘势攫取财赂。不遂所欲。即以邪教指拏治罪。于是正犯转得脱逃。往拏之人。或系同伙。或有得规。总不肯禀报破案。

臣以为各衙门胥役。果能平时约束。临时自可驱遣。祇须遴派诚实妥干者。按乡轮查。其有藉端吓索滥及无辜者。重治其罪。其同城佐贰各官。如有久于其任。公事认真者。并可令其带同采访。一有败露。立时密禀访拏。即汛兵地保。不致畏累讳匿。审实之后。申报上司。则匪徒自知闻风敛。无敢挟讎扳害。于查访自收实效。至各州县学官。本不准干预地方公事。惟邪教蔓延滋事。正不妨会同访查。缘学官与在学诸生。可以随时接见。诸生散处乡庄。如有教匪萌动踪。总不致全无闻见。访问得实。即密禀查拏。并令各学官淳属士子等。嗣后凡有见闻。即当据实密告。既免良善罹害。亦不致干隐匿之条。但不准轻听不肖生徒。造言喜事。致有挟嫌诬陷等情。并不准藉端滋扰挟制。一经查出。定干究惩。又四乡中妥实绅耆。身家殷实。各知保护。州县官当按保查询。或亲自行乡。或酌为传唤。如有教匪踪。断不能全瞒绅耆耳目。祇须严密。无令受累。并谕以邪教惑人之易。及聚众滋事良民荼毒之惨。绅耆纵不愿与匪类结讎。亦岂肯不言受祸。俾有见闻。随时密禀。州县即就所禀情形。确实访查。酌量妥办。但不准绅耆藉此干预公事。州县官亦不可动以公事传唤。烦苦扰

累。如此。则兼听并观。州县官分寄耳目于人。随时申报大吏。自一州一邑。以至全省。操纵在官。动有稽察。即有匪类潜滋。何难立时访获。且耳目无蔽。闻见易周。其实在教匪会匪。既可得其确凿。破案之后。固免流毒贻害。亦不致牵连株累。波及无辜。惩蠹厘奸。至周且密。并与保甲之法可以相通。臣闻东省现在立定章程。通行飭办。事归核实。相应请 旨通飭各直省督抚。谕令各该地方州县官。遇有此等匪徒。确查严办。于有犯立惩之中。寓防患未然之意。访察不厌其详。奉行无虞其扰。庶已犯者知所惩创。未形者潜可转移。稂莠既除。嘉禾自植。臣为消弭隐患起见。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圣鉴。

覆督院保甲须严连坐稟

左辅

敬稟者。本年七月十四日。接奉宪札。以查办保甲。成效未彰。前次飭发叶藩司所定规条。尚未详晰。特举明切要者。酌增十款。飭令督察各州县遵照办理等因。仰见大人禁戢暴奸。整齐风教。窥见隐要。指示精详。期收实效之至意。窃查保甲一法。本体国之精意。絜理治之大纲。为牧令者。苟能如慈训所云。执法而不泥于法。用法而必尽其法。规酌时地。实力奉行。不特除莠安良。闾阎安枕。抑且教化可孚。风俗可厚。什伍可寓。正如臂指之使。运动从心。不下堂阶。知行无窒。州县舍此。更无治谱也。近年来各省仰承 谕旨。处处编查。犹有知而不能行。行而不能至。至而不能善者。大都少精心。鲜毅力。为之卤莽。而任其从违。粗具规模。而罔提要领。故民数之版仅得。而保甲之实无存。何者。诚如训示。今之保甲。患其不报者也。窃维不报之故。由连坐之法不行。连坐之法不行。则同沟共井望衡对宇之人。皆善不相劝。恶不相惩。患不相恤。各立门户。自顾身家。如秦越人之视肥瘠。方以不报为善谋。是以风日浇漓而俗不长厚。周礼比长。五家相受相和亲。有奇则相及。邦比之法。十家为联。刑罚庆赏。相及相共。此即成周保甲法也。夫文王罪人不孥。而周公则刑及闾比。以为比闾族党。形气渐分。居处渐隔。情好渐疏。民俗将涣。公于其涣也。比而联之。使比闾族党。如一身一家焉。又以为其闲为善为恶。尤关风教。虽好恶有公心。而势分恒不属。于是驱之以相及之刑。民虑其相及。则视闾里之善恶如子弟之善恶。荣辱有关。于其为善为恶之始。劝惩之必至。迨不能惩。则告于其长。移郊移遂而后已焉。如是。则不患其不报也。报则弃恶从善而教化孚。相师相友而风俗厚。或有意外之警。而保甲即为什伍。情孚势联。如手足之捍头目。亦隐如长城之固矣。今大人颁示各条。首虑其不报。诚保甲中第一纲领。又如申明自首定例一条。使负罪引慝之民。皆知律有宽典。私奸窃盗。事属暧昧。难于查察。与保甲无干。俾知身任保甲。并非事事责成。亦得于例外宽其失察之咎。实属宽严兼施。淳谕周详。除督率各州

县实力办理外。敢以迂儒梲昧之见。必严连坐之条。始无不报之患。为大人敬陈之。合将遵札查办缘由。先行禀复宪鉴。并请训示。

上督抚请收养游民议状

姚莹

台湾民情嚣动。奸宄时萌。上廛 宸衷。盖有年矣。窃见台湾大患有三。一曰盗贼。二曰械。三曰谋逆。三者其事不同。而为乱之人。则皆无业之游民也。生齿日繁。无业可以资生。游荡无所归束。其不为匪者鲜矣。道光十二年张丙之乱。渠魁仅数十人。而贼众何止二万。若辈附和。非必欲作贼也。徒以无业荡游。贼招之则为乱民。官用之则为义勇。此皆可良可贼。视能食之者从之耳。当时诛捕。十纔二三。余众万数千人。名虽解散。实犹在嘉彰两邑。此所谓伏戎于莽也。言者皆曰清庄联甲。是固然矣。夫清庄者。严事稽查。不使内贼之匿。联甲者。互相防守。不使外贼之来也。第思此等贼民。既不归庄。行将焉往。台地外限大海。内阻凶番。非如各省昔年教匪。可以散之四方。则仍潜伏一隅而已。大庄富强者不敢归。惟贫弱之小庄。及内山之僻地。为其逋逃。任听之。则日往月来。势必复思啸聚。急捕之。则铤而走险。旦夕可以燎原。所以甫逾年而有许戢成。再逾年而又有沈知之乱也。窃意逆案逸犯。有名者不过数人。余皆无名男子。在 圣朝宽大。久已罔治胁从。而若辈未免自怀疑惧。巨匪大奸。自知不赦。复以危言劫之。坚其必死之心。众乃以贼为归。今夏以来。嘉彰地方。拏办盗犯已七八十名。地方稍靖。尚有匪徒结众行。文武购拏猝难下手者。其故实由于此。窃谓与其但事搜捕。适成为丛驱爵之形。莫若收用游民。以为化莠归良之计。游民众矣。将收用之。必筹所养。而不必官为养也。计嘉义一县。三十五保。一千四十二庄。彰化一县。十三保半。一千四百二十七庄。大庄约数百人。小庄约数十人。无业游手者。十祇一二。除实系逆案巨匪及抢劫盗犯或命案正凶之外。其仅止惰游强悍与匪类往来者。大庄不过十数人。小庄数人耳。今使各总理董事。查明本庄似此者凡若干人。收使归庄。赦其前罪。[准](准)予自新。由董事劝谕本庄。公给饭食。作为庄丁。无事则巡守田园。有事则逐捕盗贼。仍造具年貌名册。送官存案。责成总董稽查约束。不许更与匪类往来。如此。则游民自愿归庄。无业皆为有业。虽有大奸。而党散势孤。易以成矣。今年春夏间。嘉彰一带。树长刀鎗之形。浊水忽清七日。民间以为乱兆。谣言四起。人情汹汹。秋冬恐有变事。不可不蚤为计也。夫法不可屡更。令必期信守。此收用游民之法。非于旧行章程有所更改也。正即清庄联甲之法而推行之。所虑愚人惜费。或以为难养间人。然台地年来大熟。米商不至。各庄皆有余粮。以数百人之庄。而养十数人。以数十人之庄。而养数人。当不至于不给。且此本庄之人。非其族邻。即其戚属。并非外

至。向来台俗。遇有匪类械。及逆匪到庄。皆有派饭章程。民间习为之矣。有事以之养贼。害且为之。无事以之养民。有利无害。何惮而不为。惟在地方官督率总董认真行之耳。其或本系穷庄。游民归无所食。则令地方官查明山陬海埔。有可开辟之地。准其呈明给照往垦。务使人皆有业。则反侧自安。盗贼易捕。地方可靖矣。职道熟虑再三。询之于众。并以商之在籍王提军。皆谓可行。现已札饬嘉彰两县。出示各庄。给谕总理董事。委大甲巡检蒋律武。候补府经历县丞裕昆。分赴两县。会同范贾二令及该管之县丞巡检。妥为劝谕办理。如果此事能行。是乃先事弭乱之急务也。

### 通饬各属力行保甲札

云贵总督吴文镛

照得州县须行保甲。夫人而知之矣。行保甲而贴门牌。立头人。夫人而知之矣。以共知共能之事。并未见一处行之而着效者。实并无一人真能行之而求效者也。本部堂院到任已逾一载。各属抢劫重案。层见迭出。虽屡经严札。而不见盗案减少者。总由该地方官未能实心实力清理也。夫实心实力清理地方。舍保甲更有何术。差衙役下乡。贴门牌而索费。鱼肉乡民。一弊也。委分防佐杂编查。贪婪而济以酷虐。二弊也。照例立甲长里老牌头。任其武断。讹诈乡愚。三弊也。地方官全无真实为民之心。不过奉行故事。以古人之良法美意。致使民不聊生。可胜浩叹。而无能之俗吏。必曰滇省游民最多。加以厂地之混杂。沙农猺夷之分处。非如别省之可以保甲统之也。不知正因滇省与别省不同。而保甲之行。较别省为更要。游民多则设有客长。客长得其人。稽查出入。分别去留。则游民之保甲也。厂地则设有课长碉长。课长碉长得其人。查其来历。辨其良莠。则厂地之保甲也。沙农猺夷。则各有头人。头人得其人。因其风俗。严其责成。则沙农猺夷之保甲也。因地制宜。乘时利导。古法可行而不可泥。是在为民父母者。心诚求之也。今粤匪鸱张。湖南会匪散布勾结。不于此实力讲求。该地方官岂有把握耶。夫保甲之行在官。而官之行保甲。尤在于得公正头人。公正头人之得。岂易言哉。官不与绅民相接。不能得地方公正之人。官与绅民相接。恐公正之人。未必得。而藉此以招摇者。其弊百出。须我用绅民。而不为绅民所用。则其中操纵自有权衡。久之得绅民中一二公正之人。又于此一二公正之人。复举所知公正之人。拔茅连茹。于城乡。则里老甲长牌头尽得其人。而保甲真行矣。行之始或稍觉其劳。及行之已成。则于境内烛照数计。百里如在目前。在官则高悬明镜。在民则众志成城。乐何如也。本部堂院于古人保甲成法。摘其易可行者十则。通饬各属。该牧令其细心揣摩。审时度势。实力奉行。于神明变化之中。而得斟酌损益之妙。果能着有成效。定当奏予升迁。倘仍视为具文。置之高阁。以致盗贼肆行。即当立登白。试问知州知

县。于该州该县之户口多少民风纯杂一无所知。顾名思义。能无汗下。行保甲者其深念之。本部堂院不时专人潜行抽查。毋得以一禀了事。甘于自弃也。切切。特札。

一定编列户口之法。各地方挨门顺户。每十户编为一甲。每十甲编为一保。每户各置一门牌。无分绅衿军民。人丁多寡。逐一填写籍贯年貌生理。如系己房。即填注己户。如系典赁之房。即填注典赁某人之房。系外省人。即填某省州县人。典赁某人之房。又如村落中止有十三四户。准共编一甲。止有六七八户。亦编作一甲。如孤村三四五家。亦编作一甲。不必取盈于数。除每户各置门牌外。每一甲仍共置一横长牌。总书十户长年貌籍贯。并十户人口数目。责成州县正官。亲标印记。如有来去存亡增减姓名。本户至甲长处告知。改注门牌日记簿内。每月朔。甲长同保长约正。汇报正官。改正底册。

一编列要公平。各保甲在城者。或以府县衙门为主。分别东西南北四至。以辰宿列张四字。分为号数编之。或照原铺编之。在乡者。亦照里甲都图挨次编之。不分绅士军民富贵贫贱。一体挨编。此系排门保甲。无事互相保守。有事逐户挨查。非有支应差遣之苦。若一经优免。便生规避。且盗贼之警。富贵贫贱。虽均受其害。究竟富贵家干系更大。如富贵家优免。止责贫贱者守望救助。其谁甘之。

一编列要周。各处寺院庵观。多停留远方僧道不明之人。或倡行邪教。惑众结拜。为害地方。须一体编入保甲册内。娼优家尤奸盗藏匿之所。应令开报以便稽查。不便与良家同编。另置一牌。即与良家同编亦可。官须暗加记注。毋得遗漏。

一巡行要亲到。州县正官。每月量择一二日。乘肩舆。省驺从。巡行乡村。随意抽查。即家道之贫富。钱粮之完欠。亦可一览无遗。不许多带人役。骚扰地方。须大书禁约示众。仍查点乡兵。令其学练技艺。娴熟者犒以酒肉。稽考社学。令其训读课勤。书熟者以笔墨。即穷乡僻壤。必须周。不得遗漏。致有向隅。

一火盗要救护。每甲置铜锣一面。以便临时鸣号。每户各置刀枪木棍等器械。以便临时防护。每一甲每一日挨轮一人。晚间执牌往各户门首查访。有无出入人户及面生可疑之人。随即传报甲长。登日记簿内。夜间在十家门首。往来击柝。以备不虞。遇火盗诸警。即鸣锣为号。一传十。十传百。齐执器械。并力救护。不许畏避不出。尤不许乘机抢夺。事毕。听甲长会同保长。按牌查点。不到者。即登日记簿。转报州县。以凭查究。如甲长查点含糊。不行实报。及各户不服查点。互相推避者。一并究问。

一保甲长要得人。每甲即于十户内按粮册。选有家有行者编为甲长。每十甲即

于百户内按粮册。选有家有行者编为保长。须四十岁外五十岁内者。方有精力支应。编定后。州县正印官。即将保甲长年貌籍贯。亲注册内。仍置油腰牌书给之。止令朝夕专心化导乡民。平时止听正官调度稽查。不许委佐贰捕官查点滋扰。

一保甲长要优礼。保甲长专为化导乡民而设。即地方有事。毋得擅行拘唤。致伤体面。如果日久奉行不怠。酌给花红扁额。以示奖励。如于每月朔望循例乡约点卯时。逐一唤入内堂。屏去书差。亲加询问。有事来署时。赐坐面谈亦好。该里有无习教传徒窝留贼匪教唆词讼倚强欺弱聚众结盟之人。令其报举。询毕一人。再询一人。晓以断不令人知为某人所言。致有报复之累。密行登记。以便遇有该处绅衿。覆加体访。互相印证。随时举发。无不惊为神明。

一凡置十家牌。先将各家门牌挨审的实。如人丁若干。必查某丁为某官吏。或生员。或当某差役。习某技艺。作某生理。或过房出赘。或有某残疾。及户籍田粮等项。逐一查明。十家编排既定。照式造册一本。存官以备查考。遇有勾撮差调等项。按册而稽。更无躲闪脱漏。一邑之事。如视诸掌。每十家责令查报甲内有无习教为匪窃盗及教唆词讼之人。投具隐饰连坐结状。互相觉察。则盗贼可息。十家内有争讼等事。同甲实时劝解。恃强不听者。相率稟官。又每日互相劝谕。务令讲信修睦。息讼罢争。则词讼可。其法至约。其治至广。因是而修之。补其偏而救其弊。则赋役可均。因是而修之。连其伍而制其什。则外侮可御。因是而修之。警其薄而劝其厚。则风俗可醇。每日听讼时。抽取底册。逐加核对。不必下堂。即与亲查保甲无异。

一定里甲法。凡里老诸人。各举德行着闻通明道理者。使为一里模楷。此即古重德尚齿之意。迩来不问德行年齿何如。惟于一里中头甲第一户。使为里长老人。以至十里皆然。类皆贪暴无耻棍徒。日以侵吞弱户为计。兼以不才有司。刁恶衙役。需索里老。里老因一科十。民之呼天吁地。谁复也。至于地方乡约保正诸人。类皆一丁不识。贪鄙棍徒。有司任意作践彼等。彼等任意横行乡里。欲化行俗美。恶可得乎。应令一里百户中。选高年有德通晓文理者数人。择其尤贤者为里长。有司以礼相接。次者为老人。或本里德行可为人范者。使为乡约正副。又选公廉识字之人。使为地方总甲。每里择宽闲处所。为会讲之地。每月约正副里老地方。并本里人户。咸听宣讲 圣谕。互相劝勉。于风俗人心。良有裨益。

一值凶荒之日。即以本里之富。赈其本里之贫。则数少易给。不以难继为忧。因以本里之贫。雇于本里之富。则计功受值。不以冒食为愧。即有罢癯残疾。老弱妇女。安坐而食。数亦无几。富者亦可作功德想。不必斤斤计较。天下郡邑。南北异地。风土异宜。广狭异制。均之一法。或用之此邑则安。用之彼邑



则扰。有未可一律拘者。惟在临期相机变通。各随才力。斟酌而行之耳。

### 答陆劭文论保甲书

张琦

劭文足下。辱损书以保甲为方今切务。当事有就询者。辄为条其规则。索琦昔日著录。士君子虽不得位。苟一言出而方隅之民得受其福。诚仁人之用心也。虽然。利害之际。所系非浅。用敢尽其区区。琦往时客新安。缙绅有欲行保甲者。属琦兄弟详定事宜。条理颇具。以为揀时之良法。莫此若也。既更十数年。就闻见所及。而后知保甲之利。不胜其害。夫保甲之法。分县为乡。分乡为里。分里为甲。分甲为牌。登其户口职业地亩之数。旬日而毕。至易也。十家为联。有不善者。众共检察。至便也。然愚窃以为有难且不便者。何也。编审之始。县官之耳目。不能及。必有所任。非胥役则家人耳。此难在人一也。册籍之需。饮食之费。日月递报舟车之资。自县以上书吏之规例。抚藩委员查勘之供给。不出之官。即出之民。出之民。是多一科敛也。出之官。则官不能胜。此难在费二也。乡长里正。主一乡一里之事。读书谨厚之士不能为。庄农殷实之户不敢为。其能且敢者。必强悍好事者也。强悍好事之人。使之主持乡里。一不便也。民固有亲属相往来。不肖者指以为面生可疑。藉端讹诈。事所必有。二不便也。乡长里正。有名在官。吏得制其短长。三不便也。十家有事。地保必牵连甲长牌头。平民无故而为官身。累且无已。四不便也。前之二难。勤能之官。或有补救之术。后之四不便。窃意今之保甲。未之或免。故保甲之利未见。而害已较然明白矣。非徒四不便也。又有无益者三。窝藏贼盗之家。必有所恃。或勾结衙役。或拳勇无赖。一旦举发之。胜与不胜。皆受其害。今欲使贫弱之民。不畏强御。此不可必之数也。无益者一。匪徒立教设会。结党成。恣睢乡邑。官司莫敢诘问。诚恐激成事端。且根株难尽故也。十家稽查。曾何足恃。无益者二。城坊市集。设巡环簿。过客诡托姓名。何从质验。无益者三。幸而奉行。不过编查一过户悬门牌而已。其害犹小。若欲永为定法。朝稽夕考。孳孳以此为务。患将有不可言者。

昔者王文成用之苗贼交煽之时。项勤襄当郟阳剧贼破败之后。招集新附。其民皆有戒心。故能自相保受。籍其丁壮。以为守御之备。今于太平无事之时。强而行之。鲜不畏其烦费者。其时势异也。故保甲者。用以团练则可行。不用以团练则不可行。保甲者救乱之法。而非致治之本也。西安距前年匪徒滋事之后。又新有菩萨殿结会之案。较之他处自有不同。若以休固乡里为辞。晓譬绅士。使之悦奋。详具条例。委之自办。而不以胥役其间。劝课富室。以率捐输。贮之公所。主者掌之。编查册报一切之费。皆以此给。乡长牌头名达于官。而不为官役。官以时稽其勤惰以为赏罚。如此则书吏无从需索。差为得矣。然非

今日行保甲之意也。且亦不可以久。何也。一乡之中。贫多富少。荒赈捐之。义仓捐之。保甲又捐之。其始也。顾其身家。恐遭寇暴。出其赀财。共相保聚。迨其后闾井晏如。盗窃不作。各有懈心。用度不给。势难接济。其事将已。听其遂已。则非行法之初心。欲其久远。又无成全之善策。倘遇喜事官吏。刑驱势迫。其厉民岂有极哉。民间为之。犹有此患。设其假手胥役。奚啻什百于此。方今水旱频仍。民困已极。有司宜恤其饥寒。宽其差役。劝之耕桑。教之礼义。本至诚之心。行恺悌之政。足下视今之州县。有实心为民者几人哉。有其人则不必保甲可也。无其人而徒恃多设科条。负二难四不便以行。三无益适以重困吾民。而为胥吏开其利孔也。鄙僮之见。惟足下开之。

### 复魁荫庭太守书

彭洋中

本月十一日。接奉台札。垂询地方利弊。何者当兴。何者当除。令于十日之内。剴切指陈。以便采择。弗以通套浮谈了事。仰见明公勤求吏治。念切民瘼之盛心。洋中学识迂浅。言不足采。然窃惟兴除贵于因时。所以同民情之好恶。利弊择其尤甚。在先知民俗之美恶。洋中本籍湘邑。与此闲风土相通。久官邵阳。于诸事见闻颇习。幸逢刍蕘之采。何敢缄默不言。谨即臆见所及。条列于左。一会匪之宜除也。自顷川匪王之明来楚。以其术传武冈程孔固。由是转相授受。如蓝正樽会如炷雷再浩李沅发。皆其党裔。致十五年之闲。四用大兵。其祸不可谓不烈矣。今虽新宁荡平。然窃恐其犹未已也。有添第会大乘会。添第会。新宁城步武冈为多。大乘会者。即斋匪也。五属皆有。邵阳更不少。无不交结衙役。聚会庵庙。今请出示招告。指名严拏。穷治其党。有差役贿释。许人指控。并究庵庙有隐匿者。拆其屋。逐其僧。务使失其巢窟。散其党与。庶其少息。前岁邵阳县赵令。拏到斋匪头目萧体干。其党闻之。有饭僧忏悔者。有投塘自尽者。盖自知其丽于法而惧其不免。惜乎赵令之遽令保释而不竟其事也。然匪党之非不畏法。而可以渐除也。已有明验矣。一痞匪之宜除也。他处痞棍。蟠踞窜伏于乡城者有之。未有如宝庆之啸聚侣。明目张胆。与官府相抗者。如新宁雷再浩。著名斋匪。其党以查私盐为名。祸机实胎于此。今明公既出示禁令。夺其所以借口。但使有犯必惩。当不至覆辙仍蹈。武冈邵阳。以阻米接济为名。从前毛蔚曾如炷两案。已成大狱。今其势转炽。有分卡。有总局。皆恃粮书为线索。衙役为爪牙。且有滥衿为之谋主。邵阳恃武冈为声援。武冈又恃邵阳为探伺。今请法从近始。查核邵阳去夏以来。出名控府县捏词阻米者。及被人指控之痞匪衙役姓名。严拏到案。究其所结之党。所夺取客船钱米赃数。严惩数十人。则邵阳党立散。而武冈亦必重足屏息。然后按卡擒其头目。毁其私立之碑。私设之厂。不过旬日可以无事。自明公履任。该痞等已有

惧心。顷见告示禁止关隘。相顾动色。然黄桥铺尚敢勒碑河岸。沿河尚有勒索客船钱米者。此欲以姑试明公之果行法否也。法稍不严。则益轻量玩视。不复可收拾矣。一贼匪之宜除也。窃盗何地无之。独宝庆为最多。且最悍。向分上中下三房。每房徒属。自数百至千余不等。上房盗首张十五。徒属最众。常踞武冈之洪岩牛栏山石羊江高沙市黄板桥黄家亭子等处。中房盗首廖老大。常踞邵阳之桃花坪下塘石塘硝药岩火峒岩全塘萧家等处。其党有伍老十马顺田丁老寿周老大陈老一李天喜等。为骁悍之尤。下房盗首范良大。常踞武邵江以下。中下两房。较上房稍弱。近闻有合一之势。称名不一。曰捆柴会。曰丁叉会。曰半边钱。其党有等级。以老帽为最尊。次三次六次九。再次大五。其行窃劫曰做买卖。杀人曰倒柴。挖人眼曰吹灯。拜师曰拜晚。晚以钱四百文为贄。高沙洞口桃花坪。自去冬以来。至于白昼杀人。强夺人妇女。商贾歇业。民不聊生。然无不以衙役为奥援。地方不肖绅衿。亦有阴受其利。为之护持者。今请先行晓谕。录名访拏。令民得自擒送。格杀弗论。既送至官。严禁书吏索取规费。示以号令。如湘乡从前悬锣大堂。送贼者许自鸣锣之类。或县令公出。径许送府。亦如其令。又或令贼出首其党。或并擒送。许得赎罪。使其自相离闲。略如汉书赵广汉故事。遇告贼者。差役票拏。预立限期。逾限则严行责比。不破案不稍贷。夫贼虽多。必不如良民之众。贼虽强。无不畏官法之严。但使贼懍懍然时防官之拏我。使民晓然深信官之为我办贼。不以累我。贼风焉有不息者哉。夫医危病者。先治其标。治毒痈者。并割其肉。三者之方。亦犹是也。若夫经久之计清源之策尤莫如保甲团练之法。保甲之说。今日多视为具文矣。法若不善。何以昔人行有成效。是在变通其法。而实心实力以行之耳。夫行保甲而不清户口。犹弗行也。清户口而不别善恶。犹弗清也。第悬一家十家牌。今日造册。明日点团。徒扰民也。曾何毫末裨益乎。今请先出示晓谕。此次户口。不许一名脱漏。有脱漏者。许人出首责罚。明示以造册非独查匪。或不幸有水旱之灾。仓卒发赈。即持一家牌按口领赈。则民惟恐有脱漏矣。又民闲讹传。恐有事三丁签一。五丁签二。不肯实书其数。宜明示以今无签丁之令。则民必不肯脱漏矣。以十家为一牌。十家各具一不作贼不为窝不持斋不结会甘结。十家共具一连环结。十家中有一家犯前项事者。许九家出首。不出首而冒结者。他日破案连坐。其有形迹可疑。赃证未实。则不必出首。但令告之团长云。不愿与某家出结。或九家挟嫌枉指。其一家自明无前项事者。许独自出结。或与二三家互结。有既互结而其家忽改行者。许互结者首于团长。追还互结。凡结皆送团长。于册内注几家互结字。无互结者。注无互结字。遇本籍贼匪会匪破案。必取其户口册结核之。而信其法。民知法在必行。则互相讷察。必不肯隐以自累矣。大抵凡不互结。未必无挟平日争讼嫌怨之事。亦必不

至九家皆然。至九家皆不互结。则其人虽悍。其势已孤。或恐惧而他徙者有之。或羞愧而自悛者亦有之。若既不徙而又不悛。他日或被供攀。或被指控。但按籍以稽之。亦可思过半矣。团练之法。非令民习战事也。但令家备器械。壮丁互相守望。一家有警。九家齐至。一团有警。邻团齐至。其号令。或鸣鼓。或鸣锣。有不至者罚无贷。遇兵役缉匪至境。亦以锣鼓为号团众协拏。则虽大队之匪。其势必不敌而就擒矣。湘乡谢果堂太守兴山尧。曾行其法于河南裕州。河南著名红胡子。至裕州者。皆被擒。相戒不敢复至裕州。夫保甲法所以禁匪之内藏。团练法所以御匪之外至。尚有何魑魅魍魉之萌而滋肆哉。特行之贵久。尤在团长甲长之得其人耳。道光庚寅辛卯闲。湘乡杨家滩贼窝聚至二千余人。举人刘象履象恒兄弟。倡行安良会治贼。贼悉窜出。至今湘邵界数十里皆行其法。贼无敢入其境。顷闲邵阳生员陈大虞行其法于桃花坪。数月以来。贼去十之七。见之闻之者。皆确然知其法之可恃矣。得地方官举示而劝行之。且力为主持于上。无使匪党得勾引衙役地棍劣衿别持其短以挠其闲。则民无不奉行。而风俗日臻于醇朴矣。夫除弊即所以兴利。三者弊之最大。故言之不厌其详。至宝庆利所当兴。亦有三焉。曰积谷。曰水利。曰族法。其说颇繁。而其事较缓。容别纸具议以陈。谨此先行奉覆。迂浅之见。是否有当。伏乞采择而教诲之。则尤幸甚。

#### 复江岷樵书

彭洋中

月之十二日。接到手书。猥承厚贶种种。窃计吾兄自军兴旁午。疲精竭力。未遑朝夕。献馘来差可少息。闻为诸善后事。缮城搜洞。又无暇晷。所以悍卫乡里。诚不遗余力矣。且慷慨纾难。拮据之状。亦可想矣。乃复殷殷垂念数百里外故人。仪文兼至。应事之周。益令人心抑不已。抑又何其情之纯笃如此也。顾弟何人足以当之。感激之忱。何以言喻。来书言事云云。极知吾兄耿耿之怀。每与湘翁太息言之。然又策吾兄之所以善其后者。虽益费手。必倍尽心焉。或造物者故遗此以试兄之材也。弟顷与邓生树书。言贼匪之兴。由保甲法之不行也。保甲之法。自官吏行之。往往为虚文。自士民行之。往往有实效。夫彝之人。既皆身受贼祸。无不欲痛除而尽绝之矣。既不得志于前。补救之计。无逾保甲。因势利导。必事半功倍焉。此其始不必强人尽同。但先得一村一乡行之有效。则人必踵而行之矣。贤可与岷樵先生商度。彼其胸中必有成竹。未审邓生曾奉以咨询否。夫签牌甲。造户口。其虚文也。议乡约。习团练。其实事也。成法具在。不可泥于古。必视其土俗地势之所宜。斟酌损益而后有效。故官其地者。必不如居其地者之明且切。然居其地。非读书识时务者不能知之矣。非行谊素孚于众必不信。信于近。非有同心同力者散布于各乡。必不能周

以联络其气势。又非得地方有司号令鼓舞于上。必不能振作画一。有所恃而不至于旁挠中阻。夫彝得吾兄生其地。其识时务而又足信于人无俟言矣。向者兄既行之本村本乡。其行之之效。顷逆匪辈已不啻如病者之验药矣。藉令各乡早仿而行之。何至有昨日事哉。弟意故欲邓生谘度于兄。率各乡耆俊。皆同心同力行之也。闻李明府近于吾兄言听计从。此则犹有可为之机。盖今督抚有先斩后奏之权。而今州县尤有斩而不奏之权。在他处犹恐滥杀。又恐激变。若夫彝则已不啻信谏具在。虑漏网而不虑波累也。而惟保甲法。惩前毖后。拔本塞源。及今为之。犹易为力。古人云。亡羊补牢。未为晚也。有治法必有治人。以兄之材之识。知必宏谋硕画。为夫彝人造福无量者。所以经画之法。并祈便中赐示为祷。

### 上江方伯书

徐子苓

自驹从之归。兵革繁兴。连年蝗旱。昨者江淮州县。次第削平。而户绝丁稀。草莱弥望。不独患土荒。抑且患人寡矣。伏闻 朝廷有兵屯商屯之议。夫营田之利。两汉都有成效。然古者兵出于民。无寇则耕。寇来则战。后来戎弁多由招募。衣食仰给县官。骄惰习惯。既已使其持兵。若又强以服耒。万一生变。悔将何及。宋陈恕尝极言其弊矣。况今者戎弁骄惰。更什伯于前时耶。商贩利倍于农。今使其舍本业而事客田。于业未习。于情未便。为今之计。惟有招徕流亡。开垦荒田。为救时之急务。而昨者邓君议行保甲。则又招徕开垦之先事也。何者。操网必举其纲。振裘必挈其领。今年春夏间。节相曾公谕。各处寺观。被贼焚毁。所有田地。与停运之卫田。一律都归官办。然田地犹然隐占。官办总属空言。则以保甲之法。各州县久废不行。故见存之户口。与已绝之户口。既无从校其虚实。斯有主之荒田。与无主之荒田。更无从审验其真伪。昔真西山有言。经理田野之政。自一保始。盖积保成乡。积乡成县。积县成州。积州县以成天下。是以保甲之法行。编户借口。料亩定赋。以合徒役。以警游惰。无事则相纠相劝。以清讼狱之源。有事则相守相助。以抵盗贼之隙。盖其事简而近古。其法便而易行。而在今者。尤招徕开垦之先事焉。故昨者。子苓深有佩于邓君之言。而冀执事之力主之也。顷者过邓君寓所。见其几上敬敷书院试卷若干本。堆积重迭。此闲月课。节相藉以周士之无归者。课卷总三百余本。但俾幕中一能文之士。第其高下焉斯可矣。盖事有其大者急者。今皖南寇衅方深。淮北盗未靖。官无隔岁之储。民无半年之积。此其患方急。而其可忧者诚大。计执事下车才十余日。而子苓为是云云者。则以往者围城之中。尝被忠烈公一言之知。既于执事屡辱格外之遇。盖忠烈畴昔咨嗟扼腕于围中者。子苓预闻其议论。而自庐州以至三河。执事之所为深忧奋发。相与挥杯切齿。流

涕饮泣。若不可以终日者。子苓尝心识之未敢忘。譬之于舟。水胶而载巨。中流遇风。雷电交下。节相端居秉舵。一舟之司命也。执事持篙奉楫。察风色。视潮信。以佐秉舵者之不逮。子苓则往者尝负手欷歔。丐载于舟主人。既数不幸。躬际夫濡首灭顶之凶。而孱然未死之躯。获存于骇浪破舟之下。故偶有触焉。徒跣以从之。号呼以道之。而不知者。或且讶其言之不祥。笑其计之太早也。日闲检得保甲条件若干首。皆古人经验成法。谨并庐江人黄业良言事书。录陈左右。敝地荒田之数。第即黄君言。可以例观。保甲条件。似近琐碎。然古人简直久大之业。皆自琐碎而起。盖不直不能久大。不琐碎不能直也。语云。有治人。无治法。保甲虽良法。然在今日州县视之。等具文耳。其次第力行。惟执事与邓君早共筹之。幸甚。

### 禁化牛丛论

何绍祺

道光二十四年春。余为滇南广通令。下车问俗。未尝不痛恨于牛丛也。既而思之。咎不在民而在官。次年仲冬。郑大中丞仁政行。而始有牛丛之禁。考三代时。以比闾族党治六乡。以邻里鄴鄙县治六遂。族师鄙人以下。使民兴贤出使掌之。不必大夫士也。而有读法纠慝之任。民俗以醇。三代以下。嗇夫里长诸职。与今保正百长同。牧令所自为使也。上既张官设吏矣。又择民以为之长。官吏能择贤以禁黷宣化。民听令耳。何以丛为哉。天下风俗歧异。肖于山川。如闽粤之械构怨。兴兵动以千百。然犹知有官也。出顶凶以弥其。惟滇省牛丛之立。揭竿路隅。各隶其长。或藉护耕牛。或椎牛为誓。戈矛锋刃。森然以齐。凡所欲杀者。疾如风雨。杀恐有。秉炎火。生不知名。死不知罪。血肉为灰。惨至此极。而官固莫能治也。民柄刑矣。兵将肇焉。不有厉禁。民将安保。惟是今日之民。犹是三代之民也。得天地之心为心。宜好生而恶杀。何以割刃而不目逃。秉杆而不股栗。失性若此。彼其说为除盗耳。盗入其室。劫掠伤残。使吏觉之。或讳匿不问。或缉获无期。东邻疮痍未痊。西邻寇警复至。不得已恃众敌寡。率耰锄袂襖之夫。为惩一儆百之计。号召既速。强梁日滋。而所杀者或因之以报仇。几处报仇。身不死。吏无如何。而抗官聚众之患起矣。于是有责吏懦者。吏之罪不在懦也。法之立也。强盗抢夺窃贼。三等科罪。抢窃伤人。近于杀误杀。故首犯监候。强盗伤人。近于谋杀故杀。故首犯立决。又以金刃与否差之。部议缓实。划与斫亦甚有别。盗虽公行。往往不死。吏欲死之。又格于例。仅徒杖外结耳。军流以上。必由府申司详院咨部。取复乃行。万里京师。半岁不覆。院司题达。不厌审详。官备差饭。民备解夫。盗获口粮。生理甚足。加以处分极严。接缉难免。翻供驳饬。越狱哄监。其累尤甚。不得已避多就少。避重就轻。以不缉贼为仁。以不报案为智。而救生不救死者。

或量予赔偿息事。不敢颂言诛之也。必数十人及二三命者。院司始立正其罪。而幸免不知凡几。民遭伤割。如受肉刑。盗获在监。不力而食。军流到配。或肆或逃。怨怒浸深。乃设丛法。无怨怒者。因缘效尤。虽欲尽之。其乌能已。曾子之言曰。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弗喜。今之吏当自责耳。于民乎何尤。不尤民以制民。殆宜化牛丛以为保甲。今之保甲。虚贴门牌。隐匿不知。迁徙不问。徒饱胥役。即谓善政。民病盗喜。官乃恬然。保甲不任受过。诚使为民牧者。召彼父老。及尔士林。各列材名。自呈户数。按户多寡。择立甲长。俾司督察。余为散甲。大村一村一甲。小村数村一甲。明定条约。给之印牌。格杀者勿论。枉杀者必惩。人赃并获者赏之。拒杀报名者注之。岁时晓谕村民。矢以情性。道路严密侦伺。壮以声威。民知官之除暴也。虽昧天良者亦悟。私刑收而公论出矣。长官不事深文。但令速结。实有积恶昭著。昔逃今获者。邻封前任。或恐未报干议。府县夹单禀闻。许以便宜从事。如龙陵边地之法。新案现获。情罪稍轻者。照旧尽法惩治。

官恃法之得行也。虽赋懦性者亦鸷。国威振而民气柔矣。官即烦苛。谁诬良为子孙祸。民即恣肆。谁抗官为乡党仇。而守望相助之心。乃固结而不解。纵不若古之保甲。因牛丛而正用之。不禁亦奚以为。昔百菊溪相国之治楚也。沿湖悬贼首而荆襄平。周敬修制军之督漕也。随地正法而漕政肃。虽非慈惠之师。似宜节取申戒。要而论之。官与民皆非不得已。与其恻隐乎盗。不若恻隐乎民也。与其授生杀之权于民。不若授生杀之权于吏也。吏不禁盗。又使民无损盗焉。亡是非矣。而告讦谤讟之风将作。余宰斯邑。综查汉回夷民。九千六百五十七户。分为五十二甲。不任胥役。绅士耆民。于于而来。请充甲长。谨厚者亦复为之。准行之条六。不准行之条七。无复立牛丛事。盗亦潜遁。因事听断。以孝友慈良谕之。犷悍稍减。惜冲衢差。未易时行乡井耳。今中丞廩念民瘼。谆谆告戒。正官民受福之日。余局于职守。不得日侍左右。辄敢谬为斯论。以备览观焉。不审同官诸君子谓何如也。

### 弭盗论

马福安

国之有盗。犹衣裤之有虱。山林之有虎豹。菹泽之有龙蛇。虽太平之世。不能令其必无也。所恃为民上者。杜其为盗之原。严其防盗之法。善其捕盗之方。巧于散盗之党。四术得而盗乃可治。杜盗之原。不外富教。而劝农禁惰。薄赋轻徭。分贫赈穷。息讼保富。渠堰以兴水利。常平以时糴余。社仓以通缓急。凶岁则赈贷之。又加详焉。此富之之道也。广义塾。立乡约。旌孝弟。表节义。崇礼让。和争讼。通有无。助力役。奇有禁。左道有诛。择士之秀良。躬亲励之于学。礼敬其耆老贤能。任以训率子弟之责。改行自新者赏。凶顽不悛

者罚。皆所以为教也。此杜盗之原也。防盗之法奈何。因地势而为乡。乡有正。合同姓而为族。族有正。族统于乡。择其公正任事者。授以稽查奸匪之责。保良攻匪之事。设乡壮以资巡缉调遣。乡正能任职者。崇其礼敬。厚其恩意。不则易而罚之。此周礼乡官之遗意。县令能亲至其地。会众而精择之。宜可得其用也。他如置楼击鼓之法。则盗无所脱。窝盗寄赃之诛。则盗无所隐。捕快纵盗之治。则盗无所恃。而且水陆巡警。兼使民自为守。此防盗之法也。捕盗之方。则如虞诩为朝歌。以三科求壮士。张敞为京兆。选召诸偷长。把持其宿负。责以捕盗之效。可使盗一时肃清。又明设购赏。盗党能缚盗自首者。免其罪。兵役平人能获盗者。厚其赐。则争尽力捕盗。盗无所逃矣。至于贼势众盛。不可以尽诛。则贵有解散之法。龚遂治渤海盗。知迫于饥寒。则令百姓持锄钩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无得问。故盗皆卖刀剑而买牛犊。光武因河北盗起。下令盗党能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其前捕盗畏葸退缩者。皆不以为负。但以获盗为效。故争尽力讨捕。盗党解散。要在示以威信。诛其渠帅。救其诱胁。明设购赏。使内自相疑。此解散盗党之法也。噫。为上者。平时诚能教养其民。则民何至于为盗。及有盗而能善是三者以御之。则盗犹可不至于甚而不可弭也。为守令者其加之意哉。

### 弭盗策

秦宝玑

今之言弭盗者。不外乎二道。而弊亦因之。一则严缉捕而不为之所。犹饥虎于山林。虽日事翦除。害终不止。一则务清静而不为之创。犹牧羊。不去其败。恶者不悛。良善相观而靡。二者皆非也。善为治者。两用其道。两绝其弊。此大要也。而弭之之法。则又视乎其地。视乎其时。而各不同。今以锡金两邑言之。其俗非素犷悍也。近非有天灾饥馑之虞也。又无急政大役以驱之也。然而数年以来。盗贼屡生者何哉。盖始于无所归。而成于无所畏。今欲弭之。其法有三。一曰厉捕役以责其效。盖患鼠者畜猫。防窃者养犬。戢盗者择捕。捕非其人。能得盗者鲜矣。然而捕之不才。多由于上之不加廉察。而赏罚之不行。而尤患者。官长闻一盗案。豫虑盗之难获。而隐存趋避之思。捕者窥见此旨。则捕必不力。以不才之捕。而加以不力。牧民以盗为患。而捕以失盗为常。诚能示之以恩。驭之以术。于平居无事之日。微察其才之干练者而少优之。退其不胜事者。及其有事也。厚赏悬于前。督责随其后。捕有不尽力者哉。昔张敞用偷长而诸偷尽得。朱博用尚方禁而部中肃然。尤神于用捕者也。一曰广耳目以清其藪。乡有大盗。乡之保必知之。里有大盗。里之正必知之。何也。徒手游食。其人可知也。昼伏夜动。其事可知也。倏往倏来。其可知也。况分赃必有其党。窝盗必有其家。苟随地而察之。盗安往而不得。然而人不敢告者。则



以在上者多讳言盗。告之不必信。信之不即发。当其濡忍之际。而外已风闻。迨其缉捕之来。而盗又窜逸。则告者转得轻妄之罪。而盗者或生报复之谋。所以相顾而不敢言也。以一二庸劣之役。求纵横四出之盗。盗所以不可得也。今试召四乡之保正而令之。优其赏以待之。俾察之于平时。有奸即告。有告即捕。如此而盗不少息者。未之有也。赵广汉之尹京兆也。有少年会空舍谋劫。坐语未讫。吏来捕之。富人苏回为人所劫。有顷而广汉将吏到门。非广耳目而能如是乎。一曰募开垦以复其业。民之不顾身家而为盗者。非独其性嗜剽窃也。贫迫之也。先王之世。民闲户口。必籍于官。计口授田。人人而谋其衣食。是以无盗贼之患。夫民不能自活。聚而弄兵以救旦夕之生卒也。骈首就戮。当亦仁人君子所心恻者也。孔子见卫之庶而曰富之。龚遂开仓假贫民。使卖剑买牛。卖刀买犊。而齐盗悉平。故劝农者。弭盗之良法也。今计两邑之田。乱后未辟者。不下十之三四。皆昔之膏腴也。而贫者无以业。为游民。藏于茶场博局者。一乡之中。往往而有。而客户寄食者。又槩芽其闲。此盗之所由来也。今令各乡各图上其莱田之数。而令民之愿田者。无论主客。悉得自占。而纳券于田主。县官出所收积谷。而为之稻种与农具。待成熟而偿之。三年而赋之。其中有无业而不愿田者。皆莠民也。保正籍其民而察之。如此。则向之藏于茶场博局者。十九归于南亩。而不肖之势孤。势孤则其奸尤易察。而彼亦将动色而不敢为非。夫以弃地业游民。田既渐辟。而盗贼亦弭于无形。计无便于此者。数年以后。吾见莱田皆沃壤。游民皆良农。所谓昔无襦今五者。诚贤令尹事也。

### 拟除盗贼策【

王

从来除盗贼之法。有治之于其源者。有治之于其流者。衣食之。教诲之。使民化而不为盗。此治之于其源也。防闲之。缉捕之。使民欲为盗而不敢。此治之于其流也。二者不可偏废。然治之于其源者。弭盗贼于未形之先。其效深而迟。大而难。当委之于文官。而宽之以岁月。治之于其流者。弭盗贼于既起之后。其效浅而速。小而易。当责之于武官。而课之以功罪。方今地方有盗案。县令武官皆有处分。而窃案则专归之县令。典史巡检亦司其事。武官则无与焉。夫县令既责之以教养。又责之以缉捕。而武官惟有捕盗之责。更无捕贼之事。则文官之职太繁。而武官之职太闲矣。且县令之捕役甚少。而捕役之粮又甚轻。故捕役往往反与窃贼通。而分其赃以为利。若巡检典史之官。其捕役更少。仅足以治赌博酗酒而已。岂能为民闲捕窃贼哉。武官之兵数较多。而兵之粮又重。处承平之世。既无战之事。所谓操练技艺者。不过岁行一二次耳。非日日而为之也。其身太暇。正宜使以捕贼为操练。夫民之为盗者。非生而为盗也。往往始于为窃贼。彼窃贼。非仅攘鸡窃钩而已也。盖有踰墙穿穴。挟筐发藏者矣。

。其去为盗特一闲耳。故窃贼为之不已。而其技益精。党日众。则遂聚而为盗。地方官以盗案处分之重也。于是文武比而讳盗。故凡盗案苟不至于杀人而无可弥缝者。未有不讳盗为窃也。既讳盗为窃。则缉捕不严。而为盗者得以肆行而无忌矣。愚以为革奸之道。惩其大。不如禁其小之为豫也。捕奸之法。分其任。不如专其责之为勤也。方今欲弭劫盗。莫如先治窃贼。欲治窃贼。莫如专委其责于武官。夫文官而委之缉捕。则必假手于捕役。而不能亲自为之。武官而委之缉捕。既可躬自为之。而又令兵役助之。其难易固有闲矣。而文官既无捕盗贼之责。则可尽心于教养。可渐施弭盗之方。而不至有讳盗之弊。此诚计之得者也。请令武官平日。使其兵为民巡查防夜。地方遇有盗案窃案。悉令武官缉捕。捕得其人。则交文官审讯。如地方终岁无窃案。则系武官防守之功。即予升擢。窃案虽多。而能悉行捕获。亦可免罪。否则当照溺职例处。凡文官所有捕役。悉归武官。其有行凶逞杀之要犯。而非由于贼盗者。亦会同武官协捕可也。或谓如此则武官之处分多矣。然易于见罪者。亦易于见功。以盗贼之有无多寡。别武官之优劣能否。而以为黜陟。此考绩之良法。所以鼓励武官。而非薄待武官也。且武官当无事之时。而不尽心于缉捕。安望其当有事之时。而能尽力于战乎。或谓若兵少之处。恐不足以为民巡夜。而其资或不足以给。夫武官既专责之以为民去盗贼矣。则虽增其兵额可也。加其俸禄可也。即令民闲富户量力捐输以为防御之资亦可也。或又谓汉之守令。能以治盗贼闻者多矣。何必专责之武官。不知古者守令之权重。今者守令之权轻。时势不同。未可一概论也。夫惟文官专司其教养之事。而武官独严其缉捕之方。则既有以治其源。复有以治其流。而盗贼亦庶乎息矣。

#### 议覆捕盗事宜疏

两广总督林则徐

窃准部咨。钦奉 上谕。鸿胪寺少卿叶绍本奏捕盗事宜一折着各直省督抚妥议具奏钦此。臣等查原奏胪列四条。如移会邻封协捕。严惩牌保容留。守望宜责同村。审案不累事主。此皆申明定例。自宜实力奉行。况粤省盗贼。视他省为尤炽。是以例上另立专条。以广东内河劫案。伙聚四十人以上。或行劫三次。或脱逃二三年后就获。应斩决者。均加梟示。恭请 王命。先行正法。诚以海滨蛮野。不得不加倍从严也。臣等窃见广东弭盗之难。别有数端。而寻常之弊不与焉。一则良盗难分也。他省之民。良自良而盗自盗。广东不然。平时耕种之民。遇有夤夜纠劫者。但以发财去三字随路招呼。鲜不欣然同往。故一同为盗之人。彼此每不相识。即人数亦无可稽。甚至田舍素封。衣冠巨族。亦皆乐于一试。若惠潮地方。则竟有以盗起家。转因党与太多。不能破案。人不敢指。官不得拏者。并有通族皆盗。通乡皆盗。一拏即恐滋事。不得不略审机

宜。设法诱获者。此盗风所以未易戢也。一则互劫难防也。他省之盗。祇图得财。广东之盗。并因仇起。此村往劫彼村。此县往劫彼县。为盗者并非贫苦。竟以挟衅行强。被盗者不即呈官。辄先纠人报复。迨事过则彼此互控。各匿真情。并指局外为主谋。扳富家为窝主。案情变幻。歧之又歧。此盗情所以未易诘也。一则原赃难起也。盗案以赃为凭。赃真然后盗确。故别省缉盗之法。以查赃为先。广东则盗赃移赴墟场。无不立时卖尽。及至辗转售卖。大都不识姓名。是以历办盗案。获赃者少。无获者多。部臣查核案情。亦皆覆准。此系历久相沿办法。今若必令逐案起赃。又恐差保藉端向当铺衣庄索诈。而犯之狡展。案之悬宕。将因是而愈纷。此办法之未易轻改也。一则伙党难究也。访闻粤东巨盗。每先密结亲信匪党。发誓拜盟。如遇破案到官。彼此各自熬刑。不相供指。即获正贼严讯。往往供出同伙。非富即仇。虽传到审虚。立时省释。其人业已受累。而真伙未经供出。闻风转已远扬。地方官即设法访查。骤难得手。至各县绅衿中。多有攻匪保良之公约。不知起自何时。其始所保所攻。未尝不当。迨久之而渐成袒庇。难免黑白混淆。臣等惟当谕令禁止。以祛流弊。此查缉之未易得实也。一则花红难继也。广东积习。官欲获盗。必须先出花红。从前原为急公迨后竟成常例。盗愈著名。则花红愈重。若稍吝嗇。即无从购线人。其有关于官员处分者。家属亲邻。愈以居为奇货。即臣等亦有欲禁而不能骤禁之势。况花红而外。解犯办罪。所费尚多。地方官年遇数起盗案。赔累多端。恐开亏挪之渐。此经费之未易措筹也。以上各情形。臣等惟有随地随时。力加整顿。总期必臻实效。不使徒托空言。即如保甲为弭盗之源。而奉行非循故事。巡警为诘奸之要。而委用务在得人。凡水路之巡船。陆路之更练。沿村之望楼保寨。均不许有名无实。除本年春夏二季获犯一千三百八十八名。已于另折核奏外。仍惟谆飭水陆文武各员。勤益加勤。密更求密。永冀萑苻敛戢。闻井安恬。以仰副 圣主绥靖海疆除莠安良之至意。

请整顿捕务因时制宜疏道光三十年

汪元方

窃惟盗风之盛。酿于州县。州县非尽不肖。而势有不得已者。 皇上但期州县能弭盗耳。臣请就外省见闻。及应亟示权宜者。为我 皇上详尽陈之。查例载。盗案无获。州县降调。获未及半。与未获盗首及窝主。仍议降留。而讳盗为窃者。以私罪革职。上司不查者。各降级留任。处分既严且密矣。又查地方报盗。印官及会营亲勘。即通详各上司。获盗拟罪。即解省审定具题。迟违者干议。立法亦严且密矣。而盗风日炽者。何也。州县讳盗。各省皆然。上司绝少查者。何也。臣前任御史时。曾有防范讳盗之请。及归养十年。细察州县情形。而知万难禁止矣。特当论其能捕否耳。臣请先言讳盗之由。盖微末武弁

。祇图肥己。一经移营会勘。即持事主短长。州县详报。每为破获结案地步。未必全以实情。又可持州县短长。营兵会缉。未经出门。先索盘费。稍不满欲。动致掣肘。州县之捕役。转得藉端推诿。此会营之难也。详报上司后。书吏即视为利藪。未届开。先讲规礼。或将满限。设法调任。上司怜才。施格外之恩。书吏弄文。饱无穷之橐。此详报之难也。州县捕役。例无工食。盗贼强横。罔不抗拒。必须先发重赏。并许以厚赏。惕以峻刑。庶能沿途买。就地雇夫。常有亲带壮勇。入死出生。而始破获者。然未获时愤气填胸。既获后馁心顿起矣。何也。破获必须定罪。定罪必须解省。幸而不翻供覆审。而解省费。守候费。各衙门办审费。咨部费。每斩绞犯一名。约须大钱五十余千文。距省远者有加焉。翻供覆审者又有加焉。盗案皆以十人八人计。每办一案。须大钱数百千文。近年州县遇钱漕正项。尚多支绌。安有余货以从容办盗乎。此解省之难也。是以讳盗为窃。浸成风气。各省皆然。牢不可破。然上司岂无耳目。乡曲亦知保卫。州县俱有肺肠。其庸劣不职之员。遇事主之强者赔赃。弱者冰搁。无论已。至若力求整顿者。既经勒改窃案。避重就轻。不思破获。何以对士民。何以免上控。故尽心竭力不惜重赏以破案者。亦所常有。而又不甘心纵盗也。或绞或军流。而解省之费。仍不能免。竟有疲累之极。万难措置者。是以变通之法。不约而同。有立毙杖下而以监毙报者矣。有中途恐劫。就地致死。而以拒捕格死报者矣。有致死于狱中者矣。上司知而不问也。乡曲之民。习见报盗不办。获盗不杀。有自相保卫。偶得一盗。辄活埋活烧者矣。州县亦知而不问也。此种风气。原干例禁。然官民奋勇。盗贼寒心。未始非地方之幸。而其中又生窒碍焉。刁恶棍徒。到处皆有。每遇乡曲毙盗。辄认尸亲而控府县者矣。府县即多方袒护。而小民之破家者不知凡几。州县毙盗。辄据违例以控司抚者矣。司抚即多方袒护。而书吏之讹索者不知凡几。甚有上官示意贿和者。有先贿和而不成案者。以致勤能之令。每有戒心。阖之员。永无振志。小窃尚有枷杖。大盗直可横行。盗风之炽。何由得弭。

今欲加州县及上司处分。愈加则愈不能办矣。欲上司禁书吏需索。书吏之弊权愈重。上司之觉察难周。州县畏书吏甚于畏上司。虽禁如不禁矣。谓轻视人命为不可为训。见今捕务严密之地方。尚有印官受伤。捕勇致毙。而未能遽获者。若再令拘守成例。州县之壮气更衰。其貽患殆不可问。 皇上新政昭彰。事事讲求实在。弭盗一节。尤为近时切务。臣前闻闽浙督臣刘韵珂有外府盗犯拟由巡道审结之请。曾奉部驳。嗣闻云贵督臣林则徐亦有就近解道审结之请。已奉部准。可见外省督抚。皆知盗风之炽。解省之难。设法变通。以冀州县勤于缉捕。至于立毙杖下。广东久已如此。近闻陕甘亦如此。江浙勤能之州县亦已如此。惟 恩威非由 上出。无以肃政体而正人心。相应请 旨飭下直

省各督抚。转饬州县。凡遇重大盗案。近者解省以符定制。远者解道以示体恤。至于重大窃案。或法所必诛。或情浮于法。准令立毙杖下。以警奸邪。毋得再以监毙饰报。其有情罪稍轻者。或系带长杆。或永远监禁。准其照常分别办理。毋得滥行致死。倘虑州县任性挟嫌。不无流弊。应令详请道府委正印人员会审会详一次。则案归核实。而事易遵行。各上司尤当随时查察。设有任性挟嫌等弊。立即办。并将会审官照例议处。是于因时制宜之中。仍寓慎重人命之意。并请 严谕各省州县。嗣后务当亟筹经费。破盗破窝。不遗余力。以副除莠安良之实。似此 恩威并着。崇实戒虚。将见才技勤能者得以尽其长。缺分疲累者得以壮其气。弭盗但寿捕费。士民亦有踊跃之心。送官不见留难。乡曲何忍埋烧之惨。 皇上责成大吏。大吏慎选州县。数年之间。盗风渐熄。庶无近日广西之虑矣。臣窃据见闻。冒昧详陈。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圣鉴。

敬陈弭盗刍言疏同治元年

顺天府尹林寿图

窃臣才行无似。忝膺 命。尹正京圻。每见盗贼繁兴。廛劳 宵旰。深慙庸愚。弗称厥职。时于接见牧令。讲求缉捕。询以道途之冲僻。村落之整散。与夫民情之逆顺。务令各抒所见。尽言无隐。或因地。或因时。期皆妥议章程。藉收策。顾事已踰月。而能条晰者寥寥。因思宋臣苏轼有言。药虽出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采访众论。稽考成案。有武清县知县胡启文者。当粤逆窜扰天津。邻邑告警。创十家牌法。其时内匪不生。外寇不犯。不烦经费。境内赖以安堵。历任府尹。惟曾望颜黄宗汉严饬所属奉行。盗风亦以衰息。其目。编查保甲以清盗源。联户支更以御外侮。演习号令以一人心。联村守望以睦乡邻。行之民间。其势甚便。其情甚亲。而其法。则每村先立村正村副。统率办理。十家为一牌。牌立一长。每牌每夜祇出一人支更。如村有百家。则支更者便有十人。而支更之家。月不过三日。如遇小贼。则支更者乱梆。一村齐出。又联络众村。豫约应援。各立一长竿于高处。挂旗一面。悬灯一个。如遇贼众。昼则旗。夜则点灯。且放火为号。闻声响应。四面围捕。不令贼逃。遇有路劫。亦如此救护。盖而易行。严而可恃也。虽已刻有成书。颁行州县。无如视为具文。虚应故事。或行于城市耳目之前。而乡村寯远则置之。或行于上司巡之时。而驺从已过则置之。每逢冬令。循例禀报。曰已编查完竣矣。无一实心任事者。马贼何从而戢乎。民闲习知此为虚套。每一出示编查。读未终而已目笑存之。且日久弊生。亦有失其本意者。今从新整顿者。就已成之良法。除其弊以收其利。敬为我 皇上陈之。一隆重首事以令信从也。夫人必取信于一乡。乃能办一乡之事。取信于一村。乃能办一村之事。绅耆中当有其人。查胡启

文原书。令选举村正村副。取具保状认状存案。非不曰取其公正。优免差徭。但票传为村正村副。仍与在官人役无异。又况到案具结。目前则被书役需索。日后又受官长管束。稍有品识者。谁不羞且惮而甘为此也。其甘充此者。必非良善。而藉端鱼肉小民。人皆疑之忌之矣。尚望其督办保甲乎。今应去村正村副之名。而专任绅士耆民。各州县先将四乡乡保。传至堂前。问明所管村庄。孰为绅士。孰为耆民。人之多少。视村之大小。取其最公正者。当堂注明名姓。汇写红帖。盖印于后。订一定期定处。仍着乡保持帖邀请。按东西南北四乡。分为四日。有司官自备资斧。轻骑减从。先至适中之地。谕以现办保甲。非复虚文。其有不率者。准其稟送。官以礼待绅耆。绅耆必以诚报官。则保甲首事已得其人矣。

一严饬胥役以杜需索也。近来办理保甲。先传乡保来领门牌。索费若干。复令乡保来缴户册。索费若干。此费胥吏取之乡保。乡保取之甲长。甲长取之众户。虽曰小费。而经一手则加一倍。按名索钱。无一免者。事未举而费已不貲。有费则曰奉公。无费则曰抗差。一似办理保甲。祇须领牌缴册。其事即毕。此所以有名无实也。查此项门牌。各州县均有刻存板式。计其所费。不过刷印纸张而已。有司祇拔一毛。便可利民。亦何乐而不为乎。今应令各州县捐廉刷印门牌。接见绅耆之日。亲手给领。至于户册次第。即由绅耆按甲编写。取其明。去其繁难。写毕。付乡保交官存查。总之不出一票。不差一役。庶胥役无所施其技矣。一均公费以劝敦睦也。保甲浮费虽已杜尽。而所须器械衣服之类。亦非毫无所费而成者也。但不假胥吏之手耳。如按户摊派。则田连阡陌者一户。地无立锥者亦一户。家藏万贯者一户。囊无半钱者亦一户。一例出费。未免有不均之叹。贫与富不睦。则忧与乐难同。而保甲不固。今应令各州县劝谕绅耆。秉公办理。或兼出财。或仅出力。各如其量而止。其有寡幼年老只身废疾者。编附甲末畸零项下。不在支更之列。如此。则睦任恤。保甲有一户即有一户之实。有一人即得一人之力矣。一备兵器以壮胆力也。语云。赤手不可以御蜂虿。况其为盗贼也。查律载。民闲不得藏军器火药等项。违禁治罪。又载。盗贼但经倒地。不得擅杀。有司但知奉法而不知奉意。闲有以此受累者。是非变通焉不可。缘近来盗贼充斥。骑马带枪。毫无忌惮。民闲仅有木棍藤杆。其敢冒昧直前乎。今应令各州县听民闲豫备鸟枪刀钩之类。各从其便。如有贼至。格杀勿论。又众村远近不一。呼应不灵。除旗灯之外。令各村豫备铜锣数面。如遇大贼。登高敲击。俾各村闻声而至。斯保甲无孤立之患矣。一防守兵役必敷实数也。近来路劫之案。层见迭出。此等盗贼。有逃兵逃勇肆行抢夺者。有近地藏踞者。半系回民。有由口外入者。名曰马搭。各种凶横无比。每于路旁行劫。庄村不敢救护。行人不敢救护者。非毫无义气。亦由州县营汛。并

无官人在路。局外者无胆协拏。以为事不干己。得过且过也。查各州县营汛。向于冬季。令乡保于大道旁搭盖窝铺。盘查奸宄。护送行人。每二里半即置一铺。计百里得铺四十座。每铺由县雇更夫一名。由营拨路兵一名。计百里可得八十人。如真有其人在内。盗贼安能窃发。即有大贼至。而道旁亦有相近庄村。平日熟识兵役。亦岂有呼之不救者。即不敢救矣。亦岂有望之无影。跟之无迹者。无如此项窝铺。向来有动用官项者。而吏胥未免扣留。有藉资民力者。而吏胥又止知苛敛。书更夫之名于左。而更夫并不在铺也。书路兵之名于右。而路兵又不在铺也。残墙破壁。不过一二向火乞儿。坐卧其中。甚至有贼人溷迹。亦未可知也。迨至具禀申报臬司。则曰某处某铺。有某兵。有某役。亦不过奉行故事而已。今应严令各州县营汛。遵照额设兵役。朝夕在铺防守。一遇贼众。鸣锣为号。斯居者行者。并可合力捕捉矣。

一梭巡兵役必须添设也。盖道路遥长。守望或有不及。而州县总捕不过四人。安能巡。其势必须多雇散役。而所得工食。每班不过二三十金。如按银钞各半发给。尚不敷一人之食。况雇散役乎。又何以责其缉捕也。今应严令各州县于捕役工食。发给实银。四路捕务。按季考较。分别赏罚。每岁从十月起。至次年三月止。又添巡役八人。各穿号衣。各带腰牌。专巡大道。从东至西二人。从西至东亦如之。从北至南二人。从南至北亦如之。其梭巡均至中道而返。周而复始。盖两县交界之际。彼此推诿不管。盗贼乘机抢夺。惯在此处。最宜盘诘防守者也。又城守营兵。除出征之外。别无一事。今应令营汛亦拨兵八人。协同县役梭巡。一遇大贼。并邀村众协拏。获贼者从优奖励。查营兵各有口粮。但不准克扣足矣。而州县所添之巡役八人。将欲用其爪牙。必先加以豢养。每月每人必各给实银四两五钱。衣食方足。每月费银三十余两。共计六月不过费银二百余两。虽州县瘠苦。似难赔垫。而每遇劫案。悬赏购线。所费不啻十倍。且难必其破案。何如先事豫防之省费也。既有驻铺之兵役。又有巡路之兵役。而各村且互相救护。盗贼断不能乘其隙矣。一亲身稽查以昭劝惩也。夫保甲之虚设久矣。民多愚。役多狡。或疑此番保甲。犹是向之涂饰耳目也。惟认真稽查。就近询访绅耆。子弟有无怠玩。兵役有无诈索。懃懃恳恳。有司不忍欺上官。斯众人不忍欺有司。如曰不下堂而理。岂官惮劳者。民独不好逸乎。是既无以竦动百姓。而寄耳目于人役。则又开挟制之端矣。今应令各州县营汛文武官员。不时亲上大道。稽查一切。俾勤者知劝。惰者畏惩。一洗前从积习。其出也。文官不妨带人役。武官不妨带兵丁。并备一切器械。以示威武。盗贼闻风。有不破胆者乎。但兵役必须官给饭钱。车马必须官给麸料。不受民闲一餐。不取民闲一介。斯民皆以为便耳。以上各条。臣斟酌成规。剔除弊窦。稍与时为变通。不扰民而可久。千虑一得之愚。如荷 圣慈采择。俯准

谕旨飭臣与署兼管顺天府府尹臣万青藜严飭道厅州县实力奉行。自奉旨之日起。勒限一个月。务使一律严整。毋任迟延。俟办齐禀报之日。由臣等密委委员分路抽查。稽察勤惰。其能认真经理。着有成效。请将该地方官及出力出资之绅耆人等。分别量予奏奖。用昭激劝。倘敢泛视故常。仍以一禀塞责。或玩泄不遵。致有盗劫之案者。随时严惩办。如此。则有治法。有治人。庶盗贼敛迹。而畿辅可望肃清矣。臣才识短浅。无补时艰。谨陈愚昧之见。以备刍蕘。是否有当。伏乞 圣鉴遵行。

### 与倪兵备论捕盗书

姚莹

漳泉素称多盗。频年诛捕不为少矣。而攘劫之风不息。则捕之可胜捕哉。今功令以保甲为弭盗首务。此在西北省行之或有效者。然行之不善。民闲已多病之。东南非阻江湖。则滨大海。闽广之闲。山深林密。往往兵役所不能至。惟凶亡命者匿焉。驱之急则奔聚日众。其为隐忧甚大。又不仅攘劫之患而已。漳泉惠潮各郡人民。聚族而居。强悍素着。藏匿凶慝。常临以兵役数千。不能得一罪人。今欲比次其户。着籍察之。又日更月易。使注其出入生死迁徙。具报于官。恐愚顽之民。未能若是纷纷不惮烦也。莹常以为保甲之法。宜审时度地变通而行。但师其意可矣。莹昔在龙溪时。患盗贼之多。用集各社家长。予以条约教告。及族正族副家长信记。使各自注列名籍。不假胥役。社大者分设家长房长。而以族正族副统之。社小者。但有家长族正而已。以族正副统房长。以房长统家长。大小事以次关白。子弟不肖为慝者。得自治之。不率教。然后缚送县。县中亦不为苛细。但即其地罚偿所失。凡白昼中途被劫者。察地界何社。先责其地之家长族正。以贖偿客。然后捕贼。其夜中纠劫者。令事主侦贼去入何社。亦责偿于社。苟能捕贼者免。县中四路。各令家奴一人。率民壮五人。日往视。授以循环二簿。给予饭食。至某社。则见其家长。信识于簿。注明月日。簿中无他。惟出状不敢容藏贼匪耳。自正月至于年终不闲。若甫出状而有事。则惟出状之家长是坐。自是各社一清。宵小无敢容匿者。以为善矣。数月后。忽屡有夜劫。询其故。盖各社整肃。匪类皆逃至高山深林。藏匿渐众。饥无所食。因出扰劫。乃悟立法未尽善也。用召众家长晓之曰。尔邑诸社。大者万人。小者千人。最小数百。贼虽多不过数十。少仅十余人而已。尔族丁十倍于贼。贼虽强。焉敢伺夜深入。此必有与贼通者。通贼者非他。必不肖无赖。及本族贫乏人耳。若辈无业饥寒。族中富厚者不肯贍给。故怨而通贼。此盗之本也。今吾行清社之法。贼无所容。又聚山林为害。捕之较在社更难。且不胜其捕。拔本塞源。莫如族守社。族守社奈何。先核尔社内公产及富厚之家出公费若干。再核尔社中赤贫无业素不肖壮者。召致归社。日给饭食钱。使为社



丁。大社四十人。中社三十。小社二十。分为两班。每夜一班巡社防守。一人执锣而不鸣。一人击柝。余执大槌。不许持刀鎗鸟銃。自三更起。绕行社外。至五更向明而止。见贼则鸣锣大呼。一社之人。咸起呼逐贼。贼必不敢入社而逃。一社鸣锣。则邻社皆应。不鸣锣不逐贼者罚之。贼既走。不可远追击捕。恐穷迫拒捕伤人也。此法一行。各社贫乏者。有以自养。皆自保其社。不但不为贼。亦不复出而为外盗。此族守社之法。拔本塞源。孰有善于此者哉。众家长大喜。皆遵约而行。然后盗贼屏息。由此观之。则保甲之法。如果行于漳泉。不特闾阎骚扰。良民受累。且奸人无所容身。恐走聚险阻。如莹清社之事。其患又有不可言者。甚矣。立法之难也。

### 上某总督论禁鸟枪书

杨士达

运河舟次。获接温颜。重士之诚。深荷深荷。自移节南来。新政所敷。僚属震悚。下风逃听。仰企难名。但闻查缴鸟枪。督责严急。士达窃以为过矣。敢布其区区。达闻深明政体者。能毋戾于法之中。而曲通乎法外之意。宽严张弛。与时消息。是以利兴而民不知。害去而民不病。故政有宜严者。有不必严者。方今吏治废弛。蠹胥刁民。敢于玩法。此正子产用猛。诸葛武侯治蜀不数赦之时也。则严宜。至于查缴鸟枪。无所用其严。且不独鸟枪严禁无益也。即军器亦然。何则。国家休养生息二百年。士民之感戴皇仁已深。即偶尔蠢动。半皆官吏之激变。断无因藏有军器。遂敢于谋逆之人。其忍于叛逆者。梟獍之性。自外生成。私铸鸟枪。造火药。必在深山邃密之地。禁之将无可禁。且作乱亦不专恃鸟枪火器也。试即往事论之。秦始皇销锋镝。堕名城。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而陈涉之徒。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良将劲兵。竟莫之能御。此岂军器未禁之故哉。王莽时。禁民不得挟弩铠。隋炀帝制民闲铁叉搭钩之类。皆禁绝之。寻而海内兵兴。陨身失国。元代兴国军。以籍兵器致乱。陈天祥权知军事。令弛兵器禁以从民便。境内遂平。此非确证乎。近年那公彦成之督两广也。海寇黄茂高等就抚。呈缴大小二百四十七位。军械一千九百。使盗贼之军器果能禁。则茂高呈缴之器何自来。前李公长庚为偏裨时。言于闽督福康安曰。长庚破家为国。船既自造。无资于官。惟火药非私家物。愿有请。福公乃檄沿海郡县。长庚所在调用军火。不限多寡与之。自迂拘之见而论。以末秩而擅调军火。私造兵器。岂不大干例禁。而福文襄用之不疑。李忠毅行之不顾。卒建平海盜之巨功。由是观之。严禁鸟枪。殊非经国之远猷矣。嗟乎。良民所恃以防盜者。鸟枪军器耳。尽良民之鸟枪军器而缴之。是夺良民护命之具也。盜賊所以尚畏良善者。以有鸟枪军器耳。民闲皆无。而盜賊独有之。是授盜賊以柄也。擅賊威而夺民救。其害可胜言哉。前明边境多故。令山西州县乡村

筑堡以守。民闲无弓弩火器。敌入。守空陴坐视。遭屠杀甚惨。总督翁万达始令民堡备兵械。积矢石。防御遂固。一利一害之闲。固前事之师也。乃谈经济者。且以军器为深谋远虑也。于是御史奏请禁民闲私藏火器矣。又奏请禁民闲私藏抬枪鸟枪。予限呈缴矣。立法不可谓不严。而江淮之盐梟。凤颍之擒匪。粤闽之奸民。挟枪横行于白昼者。至今如故也。论者其亦闻卢枢之事乎。后梁时。吴禁民私畜军器。盗贼益繁。御史台卢枢建言。今盗贼滋多。宜教民战。且善人畏法禁。而奸民弄干戈。是欲偃武而反招盗也。宜罢私蓄兵器之禁。团练民兵。使之习战。自卫乡里。从之而盗遂稀。不师卢枢之故智。反戈戈然以禁军器为得计。是蹈公孙宏之陋。而为吾邱寿王之所窃笑也。或谓功令所在。谁敢不遵。此又未知立法之本意。且不明乎法外之意也。

律例虽禁私藏鸟枪。仍许深山邃谷及附近山居。用鸟枪驱逐猛兽。又甘肃毗连番回处所。及滨海地方。需鸟枪守御者。皆许报官制造。原 圣人立法之意。既杜小民作奸犯科之萌。又虑良善无守御之具。酌其通以便民用。 国家之爱民可谓至矣。嘉庆六年。陕甘总督长麟奏请遴员查民闲銃刀矛实数。俟教匪平可按籍而稽。 诏曰。安民必在择吏诚得良吏自可铸剑戟为农器否则斩木揭竿岂条例所能禁止况山谷居民捕鸟兽备虎狼不可无兵器乎。大哉 圣言。可为万世帝王法。在长制府之奏请。岂不自谓政要哉。而 仁宗睿皇帝烛照无遗。故知功令虽禁。非 圣朝之初意也。阁下即申行禁令。亦宜曲通乎法外之意。以宽行之。宽一分则良民受一分之赐。今乃督责严峻。查获鸟枪器械。辄加酷刑。胥吏因缘为奸。苛索重贿。是病民也。独不思宵小之徒。藏匿深山大泽。私造利戟长矛。何尝畏有司之禁约。惟善士良民。守分奉法。家无寸铁。倏忽之闲。盗贼突至。赤手空拳。东奔西窜。贼能纵恣残民。民无所恃御贼。财帛被劫。牛种遭夺。归怨于上。相率为非。田地日荒。粮税日减。岂细故哉。斯言也。非士达之私言也。康熙中于清端公成龙尝痛切言之。清端一代名臣。文集具在。可覆按也。士达草茅下士。无足齿数。独经济之学。究心十载。深惜阁下当代重望。出于此举。或者属弁奉行不善。非公本怀。用敢冒犯严威。一陈固陋。惶悚惶悚。

与李方赤太守书

冯桂芬

比奉谒。承阁下以城中失窃之案迭出。思有以弭之。勤勤焉为刍蕘之询。意甚诚。芬不揣固陋。辄以禁夜行之说进。未尽所欲言。退则买棹娄江。篷窗无事。敢伸纸以毕其说。惟阁下裁之。吾吴之积习甚矣。明而动。晦而休。民之常道也。吾吴不然。其起也以巳午。夕飧以二更。甚则中夜。街巷行人。虽三四更不绝。城门之启闭无时。夜过半。有肩輿至者。辄列火炬。数十步外。传呼

某巷某家。门卒应如响。诘旦诣其家取直。闾门一夕必得钱一二十缗。故守闾门之弁。尤为美缺。城中栅栏不修。终夜行人。往来莫问。坐是宵小窃发。肆无忌惮。报窃之案。夕或数十家。北寺一带。夙为丐藪。翦辂挖包抢帽之事。日不绝闻。芬以为惟严夜行之禁。足以弭之。芬不敢远引京师也。浙之杭州。同省之江宁。以与将军同治。城门昏分而闭。民不以为厉。今纵不能如其制。以二鼓为率。何遽不便。城内外大小街巷。凡两歧之处。率令以径三四寸大木编为栅栏。令本巷更夫守之。亦以二鼓为率。一律锁闭。无论大小衙门官亲幕友长随吏役人等。不得擅启。有公事或巡查之员。必示以符信。始许前行。至旦查明本巷无失事。乃启栅。如是。则行窃者。枝枝节节。无非罗网。往来且难。何况搬运。而谓窃贼不少衰者。无有也。先王井田之法。纵横沟洫。以限戎马之足。处家守门户。时其出入。谨其启闭。所以防盗贼也。事无大小。理一而已。至于乡镇寫远。闲有劫夺之案。亦令仿此行之。盗必遇栅毁夺。则已哄动一镇。镇人集。未成而逐之固易。已成而擒之亦不难矣。然则民无不便乎。曰有。嫁娶也。救火也。儿也。夜作之工也。不知谏吉之法。重日不重时。不妨卜之于昼。救火非可诡言。闻有火则启。火息闭如故。偶然事耳。恤孤乃仁政所先。儿无可缓。应令本栅夫询明居址名姓记之。仍伺其返。无他则已。至夜作之工。令就工所住宿。不得借口堕业。舍是。何不便之有。且夫为一事而止办此一事者利犹小。为一事而不止办此一事者利则大。赌博之聚在夜。酗酒之滋事在夜。押头店及禁烟之交易莫不在夜。其夜行而彼善于此者。绅富子弟及官亲幕友之为狭邪游者耳。夜行之禁严。则若辈敛。未始非风俗人心之一助。夫夤夜往来。非盗即奸。亦何嫌何疑。而不急为禁止哉。昔毛西河颂汤文正公之政曰。闾楼夜鸣瑟游媚贵富。皆向晦阖外巷。私有望于继起者矣。归棹不远。容继见不宣。

### 纪治盗

张澍

黔之地。县林立。亏日抉云。石堪当。曝寝虎。散无统纪。如仇相避。又山枯水瘠。刚柔数觚。逐队东驰。环绕不至。生理窘蹙。而衣食以御人。傥亦形執使然。虽有猛吏。锐意追捕。乃至不胜犯。不胜诛。何也。聚则抨弓注矢。探丸飞土。散则牧犊饮羊。摩唇迎猫。皆吾民也。又或郊关之外。毒箐幽崖。我不得而至焉。囊篋要肉纒。委之而去。仅以身免。历险冲危。踉跄呼吁于有司。弁役疾驰而至。则踪景消灭。是故始于剥商。渐则官被劫斂。始于攫货。近则人茹金刃。何可忍言。盐铁论曰。水有獭狃池鱼劳。国有圉齐民消。如之何其听之也。遵义幅辽阔。统辖十三里。每里十六甲。烟火辐辏。地執险阻。其民桀骜诡譎。染杨酋之余习。而里甲多巨猾。值趁虚日。辄联外来醜客。摽掠

钱货以为常。余代庖之日。吏民初以余之少也而易之。然积闻其在玉屏声。观望不敢动。然予之治盗。以虚不以实。每见同寮有获盗者。辄毁折肢体。饮以盐卤。矐其目。窃伤其酷。而卒莫之能戢者。贼以为法尽于是。吏亦以为法尽于是。役亦以为法尽于是。且议其忍也。而不捕。盗因是益炽。余则不然。受事日。召集里甲。讯其素鸚义者斥之。选立愿悫。严谕之以杜绝饮博。谨守堡寨。其容留匪类者。无赦。其有警而不协力禽者。无赦。其有被盗而匿不报者。无赦。惟里甲倍偿。而又于镇关津。通衢僻路。布令以威刑惧之。于是乃不用捕而用圣。非不用捕也。盖捕则疏。圣则密。捕则真盗或走匿。而役以局外者当之。巨盗或远扬。而役以鼠窃者塞之。圣则囊橐何氏。鸠聚何所。肆劫何地。党羽何人。起发何期。过抵何许。灼然在吾之心目。而又虞圣役之给我也。复择役之诚谄者(土火)见之。耳目既广。声色不闻。彼宵小者。以为吾之疏之也。乃稍稍露迹。而圣之者旋至。迅发役捕之。罔不获。其聚集多人者。亲率役捕之。罔不获。值趁虚之期。微服往察之。伏壮役于侧。近有肆斂者即禽之。罔不获。役有不用命及贿脱贼者。痛惩之。责令倍偿其失。恭命则重赏之。其渠贼吴赖头赛曹操把地王等。以次就禽。无良之徒。各恫駴懍慌。疑余之日出。而网罗之四张也。乃大沮散。遁于桐梓正安绥阳等处。后遇桐梓令卫君天民。问曰。子其以邻国为壑乎。余曰。子甘为逋逃藪乎。卫未有以应也。

## 卷八十一 兵政七团练上

### 论兵三

#### 孙鼎臣

周公之法。即比閭族党。为伍两卒旅之师。今之团练乡兵。其遗意也。聚则为兵。散则为农。无饷之给。征调之烦。兵莫善于此矣。嘉庆间。教匪之变。劳师六七年。坚壁清野之议行。民自团练。遂以平贼。盖以兵战。以民守。官兵之所不及。乡兵佐之。费省而功巨。今患经制之兵不足。而行召募。召募不足。而议团练。诚省兵省饷之策也。然自军兴以来。直省州县。被 诏举行。四五年来。贼纵横如故。城邑溃陷如故。此其无实亦可见矣。其有能杀贼以自卫者。利见而害随之。岂今昔之事理固殊哉。盖尝论之。今之团练有数难。昔之用责于官。今责之使自出财。民多不欲。此惜费之说也。人情偷惰。侥幸苟免。此惮劳之说也。惑于贼恶团练之言。疑其不能御贼。而适以啖贼。此惧祸之说也。以惜费惮劳之心。又益之以惧祸。无怪乎 诏书屡降。文告日张。而民之起而应者少也。嗟乎。由今之团练。幸而成者少。使皆成。害可胜言哉。团总团长。藉为奸利。凌弱暴寡。鱼肉一方。幸而胜贼。恃功骄横。小之狱讼赋税。官不得问。大之戕虐吏民。法不得加。小民不知礼义。日习战。人人有飞

扬跋扈之心。喜乱乐祸。于乎。团练用民以御贼也。今乃变民为贼。其与夫始意。岂不甚刺谬哉。其所以然者。法未善而任非其人也。今夫比闾族党。周官之所以联其民使之相属。后世之保甲也。伍两卒旅。周官之所以联其兵使之相属。后世之乡兵也。无比闾族党。则伍两卒旅为乌合之兵。无保甲。则乡兵为乌合之民。焉有乌合之民。而可望之亲上死长者。今之议团练。不先之以保甲。不问其俗之美恶。情之离合。而但欲驱之为兵。固已循其末而遗其本矣。而其所谓团总团长者。其人至猥杂。乡党自好之士不肯为。惟市魁里豪与士之无行者乃为之。非有御灾捍患之意。故其民不之信而莫为用。其寇常出入。民罹锋镝之惨。不得已合谋御贼。则雄武豪猾出为之渠率而笼罩之。故常偃蹇恣肆而不循法度。团练举若是。天下岂有宁日哉。夫团练必自保甲始。保甲者。所以辑和其人心。而整齐其风俗也。非贤士大夫不能任其事。昔周官之法。乡有大夫。州有长。党有正。族有师。闾有胥。比有长。皆以卿士大夫之贤者能者为之。以卿士大夫吏其乡而掌其政治军行。而因为之将。无事则安其教。有事则听其令。如手足之捍头目。子弟之卫父兄。故散者聚之。聚者散之。举而措之。帖如也。乡大夫州长党正族师闾胥比长之制。今不可复。则宜察士大夫之贤且能者。尊礼而专其任。使掌一乡之事。别淑慝。重赏罚。约之以相保相纠之制。勉之以相矜相救之谊。使良民有所赖。而邪僻凶很者无所容。保甲成而乡兵由此出矣。度地以制财。量户以制丁。部之以伍两卒旅之法。出则节制之师也。入则教训之民也。如是而不能同仇敌忾。犹有骄恣而犯有司之法者。吾不信矣。昔吕叔金正希用乡兵杀贼。世知乡兵可用。而不悟用乡兵者之为吕叔金正希也。于乎。安得尽吕金而为今之团长团总也。

### 保甲团练议

#### 成毅

圣王之治民也。其上教诲之。其次整齐之。其次禁制之。其次斩刈而芟夷之。教诲整齐以治君子。斩刈芟夷以御小人。禁制之术。则所以佐教诲整齐之不及。而预为之具。使奸谋邪心。因之摄伏。而可不至劳吾芟夷而斩刈也。故时虽承平。必不废兵。凡兵之威。不在于用而在于备。在我常有必不可犯之势。而后在彼常有必不敢逞之心。此谓兵之威也。譬如猛虎伏处。不待搏击。而见者失色。闻者屏息。何则。知其爪牙之可畏也。是故兵者。人主之爪牙。而禁制之大柄也。国家兵制。久定额设之数。预备战守。百余年来。无事可试。昧者几于谓兵可废。然而近时盗贼窃发。虽不踰时即就诛夷。而每一事起。大府动色。睚眦愕顾。调发千里。官民交困。则以禁制未豫。而所以御盗而卫民者。全恃官兵已也。窃计盗贼之发。不过奸民亡命。潜相啸聚。非有豪杰大猾魁奇出众之才。非有长戈铍戟冲锋陷锐之器。而其附和之人。又非饥寒转徙无所

告愬。暴敛横征濒于死亡之势。平时无所甚迫。而其始祸之心。不过泄忿于一二仇怨之子。然而悍焉无所顾忌。仓卒揭竿。事同儿戏者。直缘轻视官兵。而习知其不足畏也。议者或归咎于兵之不练。非兵之不练也。兵即练矣。而其势本单。试以郡邑计之。每郡额设不过数百。每邑额设不过数十。分为驻防塘汛。散处数十百里。是即一一练习。而其势且必不能振。而况其不练也。又按盗贼偶起。调发官兵。有司长吏。实多牵制。何则。伏戎于莽。形诡秘。纵有传闻。信疑常半。此其不敢张皇者一也。即令形暴露。变在顷刻。而众寡强弱。未易悬揣。此其不敢张皇者二也。盗贼滋事。至于调发。必被弹劾。有司初念。尚事弥缝。此其不敢张皇者三也。必至祸衅已成。呼号始急。而邻邑旁县。极近亦当百里。倾城赴援。极多不能百人。至于邻郡二三百里裹粮跋涉。疾趋赴。力已先竭。气必自索。而况暑雨祁寒。百里之程。二日而至。尚为劳苦。是故贼常逸。兵常疲。贼常暇。兵常遽。宜乎兵未遇贼。而即惴惴危惧不自保也。又客兵虽至。地利不习。入山则径路错杂。遇水则汉港纵横。甚且东南西北。迷无所向。兵即厚集。尚须时日。迟回审顾。不敢轻发。又调发旁邑邻郡。则节制不一。纪律号令。必俟大府。始相绾掇。牵制愈多。观望愈甚。是故小丑跳梁。动需经时阅月。而始定也。所犹幸者。朝廷宽大。民气安乐。奸宄鸱张。不能煽动而劫掠之。祸迫于乡村。各有身家。咸思自保。或聚众而邀遮。或险而共守。众怒难犯。贼不敢撻。所以官兵邀击。尚易扑灭。假令水旱饥馑。乡村细民不思自保。又或迁延时日。残破必多。身家无恋。易被裹胁。住则蜂屯蚁聚。行则豕突狼奔。是虽名城大郡。所恃者何。人各自危。莫有固志。正恐虚声恫喝。不待寇来而自扰矣。兴言及此。窃谓可为寒心者也。然而兵不可议增也。增兵则需饷。且不可无事而多聚也。无事而多聚则易哗。糜饷而易哗。于事不便。故尝熟思远虑。莫如保甲团练之计。始于城垣。于乡村。其初恃以御盗。其既可以弭盗。譬如火然。厝薪曲突之侧。列瓮储水。预以待之。纵有偶失。一挹注之而已熄矣。视远而取诸陂池。其缓急得失为何如也。故窃谓兵者禁制之大柄。而团练所以补兵之不逮者也。爰条其说于左。

### 团练论上

王应孚

平地有奇险也。无穀函剑阁之形。而高不可踰。无砥柱吕梁之势。而深不可测。无震泽宫亭之巨浸。而浩瀚绵邈不可涯涘。疾如飘风。众如时[雨](两)。其恢之弥广也。日月出没于其中。其出之不穷也。云雾隐现于其内。则团练是已。夫团练之民。即国家养之为兵。军中募之为勇者也。然用之兵勇则怯者。用之团练则强。用之兵勇则骄者。用之团练则谨。以之御外侮。则不能入。以之弭内患。则不能生。夫卫人身家。何如自卫身家。卫人乡里。何如自卫乡里

。聚族而谋。势非加众也。而志常坚。同室而救。器非加利也。而力常倍。彼客我主也。彼劳我逸也。彼急我缓也。彼动我静也。以防为剿。以守为战。以实待虚。以盛待衰。民有常兵。而无常征之劳。 国有常备。而无乏食之患。故曰用之兵勇则怯者。用之团练则强。兵法曰。畏敌者不畏我。畏我者不畏敌。然而畏敌者林立。畏我者百不获一。赏罚不公。则不畏我。功罪不明。则不畏我。纪律不严。则不畏我。恩意不孚。则不畏我。不但此也。师徒无宿饱之具。而久[戍](戍)挟思归之心。往往以六军之众。如一哄之市。四散而不可复属。若团练无虑是也。督以父兄。子弟孰敢不率。乐尔妻孥。妇人亦在军中。自为谋者无不忠。不可解者奚所逃。故曰用之兵勇则骄者。用之团练则谨。天下事。惟有闲乃可入。团练又谁能闲之。夫人少则不足应敌。多人又苦于供亿。惟结之以团。则小敌至。以一团抵之。而众团自有犄角之势。大敌至。以众团辅之。而一团亦无支应之烦。人已不合则弱。合弱又不能如一。惟固之以团。则大团之兵力。芘及小团。而芘人即自芘也。能勿策其万全。小团之辘重。附于大团。而财附即身附也。岂复生其二心。安而不迁。来而不竭。如常山之蛇。首击尾应。如辅车之依。唇亡齿寒。故曰以之御外侮则不能入。夫人情不相远也。人性本相近也。一乡之内。一邑之中。虽有勇悍难驯之夫。而少不敢踰长。卑不敢踰尊也。门闾相望。耳目相接。虽有阴蓄异志之人。而消息易于漏泄。牵率难于横决也。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团练之禁暴。非种必锄。模傅体。不得弗搏。团练之诘奸。有犯无隐。故曰以之弭内患则不能生。易曰。天险不可升也。地险山川邱陵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夫平地自有可守之险也。是在王公之设之耳。

### 团练论下

王应孚

三代井田之法。散其民于田间。而以同井聚之。实则聚其民于同井。而以田分之。故终其世无畔民。吾谓即可通其意以用之团练矣。何则。今之议者。所以惮于团练。不过曰恐其抗官耳。抗粮耳。不知此非团练之法未善。其所以行团练之法者未善也。盖但知聚之为团。不知聚之中亦有散也。但知合之为团。不知合之中亦有分也。夫井田之法。聚者其形。散者其势。合者其事。分者其情。特形则显而势则隐。习其事而未揣其情耳。孟子曰。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此言其以同井聚之也。然吾考井田之法。九夫为井。井间有沟。四井为邑。四邑为邱。四邱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为一成。成间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则十里之地。而已百井矣。四甸为县。四县为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为一同。同间有浚。其地万井而方百里。则百里之地。而已万井矣。分十里而为百井。则已散其势于

百井。分百里而为万井。则已散其势于万井。民不肯舍其田而芸人田。又孰能夺人田而为己田。故其势以之御外侮则合。以之兴内乱则分。以之相维相系。则散而布者无不聚。以之相兼相并。则分而据者谁能合。故终三代之世无叛民。而圣人经世之深心。亦尽于此矣。往时盗贼四起。朝廷特简廷臣为团练使。所以爱民者甚深也。然而团练之使。与疆寄之臣。其权相埒而不相下。则不能无意见。有意见则不能无抵牾。于是地方之事。转以废弛。其后朝廷洞鉴其弊。而团练之使遂撤。乃疆寄之臣。因恶团练使之不便也。遂亦谓团练之不便。而寇环其垣。兵无以应。又不能不借于团也。则一听民之自为。而不为之区画。于是团练之弊杂然出矣。以百里之地。数十团之多。而统于一团长。则团长之势炽。以数百里之地。数百团之多。而统于一团长。则团长之势更炽。于是不畏守令。不纳赋税。不供力役。不遵条约。而其间又有贪污酷暴之吏。虐用其民。激成其变。于是团练与官吏。势若仇讎。隐若敌国。疆寄之臣。但见团练之害。而不深维团练之利也。于是益以团练为必不可行。而不知皆由无善其法者以至此也。

夫一邑之民情。天下之民情也。予家河间之故城。地不过百里。自咸丰初年。举行团练。团分为五。五团各长其长。立条约。明赏罚。小敌至。则以一团应之。大敌至。则以众团辅之。以近团接近团。而犹未足应敌也。则更以远团继之。而远团之援远团也。但抽其丁之三。仍留其丁之七。则卫人者复足自卫。而此团之援彼团也。量其道里之远近。定其赴援之迟速。后时者有罚。则卫人者不异自卫。故以蕞尔之区。扼直东之交。当运河之冲。巨寇之压境者数十次。而安堵不惊。至今垂二十年如一日者。团练之力也。然私事治而公事未尝不治也。尝观其纳赋税矣。每遇春秋两时。则民各备其租银而集于其团长。而总输于县官。五团互相形容。互相稽察。某团后输者有罚。于是踊跃争先。不烦催租之吏。已无逋赋之人。其孰得抗粮乎。若夫吾乡之所以奉县官者。尤殷殷也。夫州县之官。所以得中饱者。惟租赋之加重为巨款。吾乡之人。以总输其租官无由加重也。则各团于正供之外。又釀金以奉之官。岁奉数千金矣。尚得谓之抗官乎。此其彰明较著者也。吾尝揆厥由来。盖以百里之地。分五团之多。不相兼而互相援。不相下而互相制。故历之久远无弊耳。诚使各省团练。每百里之地。分为五团。而一切条约。俱仿吾乡为之。聚其形而散其势。合其事而分其情。由是但有团练之利。尽去团练之害。而三代圣人所以制井田之深心亦寓于此矣。不已立 国家万年有道之基欤。

### 团练说

朱孙诒

咸丰八年戊午七月。客有谓于余曰。粤自莠民倡乱。十有余年。其始未尝略地



攻城。迨洪杨诸逆占据永安后。虽弃城北窜。而相继而起者。踵相接也。近今几载。失陷城池。难以枚举。今水陆之师。克复数郡。中丞劳公奏调吾子总司善后。将以何者为先。余曰。团练。客曰。仆在此有年矣。具悉民闲疾苦。困于贼者难堪。困于团练者亦甚。借团练以科敛钱谷者无论已。有名为团练而实通贼者。不惟乡闾仰其鼻息。以图保身家。即地方官亦听其指挥。以苟全性命。有藉充团总而大获重利者。其始将微物以饵地方官。其后遂挟制地方官。以鱼肉乡民。甚至自相雄长。生事忿争。又或率其党羽。公然为盗。种种流弊。莫可名言。吾子千余里衔命而来。而但言团练何也。余曰。此皆未尝经官办理。亦办理不得其人之故也。客曰。苟得其人。当讲求吏治。何专言团练也。余曰。今日之广西。任团练固不能致治。废团练亦无以已乱。吏治应以团练为先也。客曰。何以言之。余曰。诒自五月抵粤。居会垣者已旬余。驻柳郡者俟两月。所见所闻。与吾子之言。大约相同。然各府州县。莫不有团。贼来或顺从。或惊走。毫无所用。贼去或科派。或欺凌。扰害不堪。此等情形。岂能致治。若竟废之。则械器山积。手所便携。猜鹜习成。目所惯。不逞盈郊。逋逃野。兵不可恃。勇难长养。此等情形。岂能已乱。惟有遴选人材。实行团练。竭力整顿。仍不外因势利导。用心督率。要必使若网在纲。无团练者。使之速举办以便稽查。有团练者。使之就范围而归约束。但团练之患。率有五等。一患经费难以持久。二患恃众恐其横行。三患有事未必可靠。四患官民难免纷扰。五患伏莽未能悉除。盖团练固资经费。今团练无薪水。团丁无口粮。则经费无难持久矣。恃众横行。容或有之。今每县团总不过数人。团长十余人。团正数十人。兼立百长什长。使其递相管束。以人制之。分路管领。以地限之。且悉听地方官指使。团总听命于官。是官总其权也。可操纵自如也。无虑其横行矣。有事难靠。匪惟团总。恐难靠而遂不行。是因噎废食也。今凡城市有店铺之处。暨殷实之家。令凑资练勇。贼来练勇当先。团勇帮助。一方有警。悉调各城市之勇。聚于一处。分途防剿。久之不独练勇可靠。即团勇皆成劲旅矣。官民纷扰。乃办者不得其法。今畎亩不旷其工作。室家不罄其盖藏。官惟勤于督责。民自乐于听从。行所无事。何纷扰之有。伏莽不除。最足为患。今三人会团。必令稽查匪类窝家。是兼行保甲也。外匪固不能来。内匪亦奚由匿。何伏莽之有。无此五患。闲以暇时校其技艺。齐其队伍。逐层团总团长团正百长什长训诲。使之辑然和睦有勇知方。行见民与民邻近庄村相联络。而友助可期也。民与官邻封州县通呼吸。而应援足恃也。岂惟盗贼不生。亦且礼让可复。而吏治民风。駸駸乎日上矣。团练顾不重乎。今所定团练条规。皆力祛团练之弊。而实收团练之效者。子曷不详阅之。客乃再三紬绎。反复思量。不觉勃然而兴曰。有是哉。吾子之所言团练。如是之详且善也。曩者吾子在楚。所至之

处。共知取效于团练。长沙十二属。惟湘乡至今完全。九府四直隶。惟宝庆未遭兵燹。不意初来岭峽。独能洞悉利弊。而严密其法。以易其行也。由是观之。非团练断无以已乱。且非若吾子所言之团练。亦必不能以戢干戈而奠安黎庶也。客既知其然也。爰书其说。以告闾省各府州县之举行团练者。

### 乡防团练私说

熊少牧

周官比闾族党州乡之法。朱子谓其合教养选举宿卫征伐师旅田猎为一事。法至善也。自管子作内政。寄军令。而寓兵于农之意遂亡。惟唐太宗置府兵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三时务农。一时讲武。尚不失成周遗意。然数传而其法寢坏。卒致方镇之变。论者谓兵农既分。虽圣人复起。亦不能使之再合。此时也势也。无可如何者也。不知兵不能使之兼为农。农自可使之兼为兵。如乡防团练法。为兵而不隶于官。为农而能备乎敌。岂非师古之制。权今之宜而变通之乎。比岁粤逆蔓延南北。土匪应之。官军四出扑剿。而防守各资乡团。余伏处衡茅。睹绅耆议办。累月经年。着有成效。窃以谓团练有三善焉。有四难焉。因援李安溪兵论王子正保甲论例为之说。以私诸同乡深识之君子。三善维何。凡军必先筹饷。为团则即其乡之有产者计租输费。每石三升。佃户不与家。出一丁。不妨耕作之人。轮日练习。不荒耕作之时。有警则坚壁清野。不至赍寇粮。无事则耕九余三。不待乞余。况复转运可纾劳役。度支可免虚糜。士不呼庚。人皆授甲。此一善也。府析为县。县析为都。都析为甲。甲又析为区。分练故不苦其扰。合力故甚畏其多。壤境交通。声势联络。即守为战。以逸待劳。贼新至道里不谙。此则择形胜以扼要害。贼胁从腹心不固。此则以子弟而卫父兄。故贼往往不避官军。而必避乡团。草木尽为疑兵。沟渠不能飞渡。此二善也。古来干城之选。起于兔置。一乡中不乏少年豪俊智勇兼备者。特治平时以耕凿老耳。自团防兴。日习乎坐作进退之法。以娴乎技。日闻乎鼓角铙镯之音。以练其胆。日训以孝弟忠信亲上死长之道。以作其气。则于捍卫里闾之中。即寓磨厉人材之用。久之出而应募。专阃奏肤。本来农子为农。竟尔将门有将。此三善也。

四难维何。村居不一姓。保甲必立册书名。以便传查。本与军册迥别。乃乡氓鲜识。谓名既入册。必将抽丁调发。有锋镝死亡之忧。我等贫民。出死力以卫富民。已非所甘。况驱之远方。别父母妻子弃田庐邱墓乎。于是不书名者有之。伪书名者有之。即长官出示切谕。绅耆百端开陈。而牢不可破。几以一疑挠众信。并非征羽林孤儿。辄愁乏木兰孝女。其难一。立一团。教师俸费。丁壮器械火食。委员查验。团长会议。以暨保甲编册探报。在在需费。及按租取谷。或匿多报少。或昂值折钱。藉端延抗。虽上富闲亦不免。中下富更得有辞。

筹公者孤掌难鸣。为我者一毛不拔。其难二。郊墟山市游手无业之民。及浮寄工商杂术。非里公具保结。不准入团。固明有条约。维土著而小有恒产者。其子侄或狂荡废学。桀骜不驯。开设团场。跃然从事。欲区别则谊均袍泽。拒之无辞。欲兼收则舞榭鸣弦。益之牙爪。势必凌弱暴寡。莫敢谁何。且其人既属败。安保其贼至不生他变乎。未擒窟底之猫。反患里中之虎。其难三。团以御寇。尤重诘奸。凡境内涉可疑。讹言惑众者。宜即鸣官惩究。庶奇居无所容。逃无所匿。董事固不得避嫌怨。而稍存姑息也。然虑有浮薄喜事之徒。假公举。雪私愤。含沙射影。初不系团之利害。而瓜牵葛冒。陷之无以自明。蹊田而遽夺之牛。穿屋而谁弹乎雀。其难四。由前之说。出入守望。众志成城。自一邑而推之一省。自一省而推之天下。无地无农。即无地无兵。行之久而相安。行之远而不悖。治人治法。兼而有之。由后之说。法立弊生。事有必至。惟在奉行者。弊未见。防之未然。弊已形。去其太甚焉耳。诘可因噎而废食。因漏而毁防也哉。要之 尧天日月。魑魅遁藏。于赫 皇灵。陆贽水粟。行见櫓枪迅埽。函夏无尘。凡团练诸乡。又当铸剑戟为耰鉏。舍韬铃而敦诗礼已。

### 练勇议

徐有珂

练勇练其力乎。亦练其心耳。练其敢死乐死之心。而后可制贼之命。死者。人之所畏。手挽千钧而临敌震慑。情也。然则何云敢死。何云乐死。曰。勇者。气之所激。性之所秉也。激于气者。必有所愤。秉于性者。若有所甘。愤则敢死。甘则乐死。故曰练勇练其心也。且练勇临阵。力固并重。练勇守土。力在所轻。但作其怒气。感其至性。则无力者。亦有敢死乐死之心。今之练勇者。所募有二。一疲弱游惰。挂籍延残喘。一强悍凶顽。取资恣饮博。而其无田庐可依。无父母妻子可恋。则两等人皆同。非此则不愿应募。一旦有警。则弱者先走。强者横行。正惟孑然一身。可以略无顾忌。即死于锋刃。人莫之恤。彼亦早不自恤。夫不自恤不受人恤者。必不能恤人者也。勇安在哉。练奚为哉。故议练勇之格。临阵可用只身。守土则只身不得操寸兵。以防乱也。必就每防每里中有室家者。联为一气。户自二十以上五十以下悉出。坊立一正。里立一长。则以耆德为之。申禁约。程材力。不如约者罚。能出力者赏。农隙习骑射击刺。火田水嬉。各视其所能。器械惟其所用。坊里皆逢桥立栅。不得夜行。更番柝巡。以备掠。坊正里长。平时为之纵谈韬略。使之有备无患。陈说忠义。使之感激涕零。且使晓然于粤匪捻匪之悖理逆天。必遭显戮。其以残忍迫胁。虚声恫喝。非有奇材异能也。非有左道幻术也。非有坚甲利兵也。惟其惨毒昏狂之。闻者无不疾首痛心。眦裂发指。一旦贼至。必皆奋身赴义。不待军令。万夫振臂。四境同仇。此勇之激于气秉于性者。凡以田庐在此。父母妻子在

此。必不忍遽弃之而走也。即不幸挫折。要皆忠厚良民。其溃散必不为剽掠。且退保他邑。此身尚可复用。况见田庐蹂躏。父母妻子离散。一人奋呼。从者四应。或以无家可归。愿入行伍。则其质地最良。缓急必有可恃。视前所募异矣。故曰练勇练其心也。如近时不以人心为主。则练勇更有二弊焉。一坏士习。一坏民风。团练之令出。冗滥充数。替冒缺额。多设防卡。虚糜脂膏。侵捐则利藪也。冒奖则快捷方式也。迂视诗书。轻视科目。则士习坏。团练之令出。官许自备器械。其强悍者借此名色。制造一切兵器。并习火枪。而枪船之风乃炽。其始为窝赌拒捕计。蔓延日甚。其渠魁各树党羽。官不敢问。其继不但不敢问。且竟任为爪牙。盖重漕之地。荒歉之年。民每发吏胥之奸。官辄延渠魁。借枪船戕民。官喜民惧。此后枪船横行。乃莫敢谁何。船尾竟插本境府县官衔旗帜。白日打降索诈。黑夜执仗行。花会星罗布。骚动至于罢市。而人争附之以为勇。则民风坏。此皆由练勇不以人心为本。致有此弊。故曰练勇宜练其心也。

### 叙团练大臣

薛福成

自府兵变为召募。有国家者整军经武。不能不筹养兵之费。亦时势使然也。本朝绿营兵饷。岁费二千万金。然因额数较多。马步守兵所得饷糈。不未能给其事畜之资。无事各谋生业。届期始赴操练。是以用楚教匪之变。绿营兵已不尽得力。多有用川勇以成功者。近世号乡兵曰勇营。以别于绿营经制之兵。而川勇之名始着于时。迨粤匪捻匪回匪之祸。藉楚勇淮勇之力以平之。而绿营兵之绩。更无闻焉。左文襄公遂有减兵加饷之策。然则饷不加裕。尚罕实用。而况无饷乎。团练之说。即古保甲之法之遗意。防小盗则可。御强寇则不可。有得力之劲军以剿强寇而以团练辅之为坚壁清野计则可。专恃团练以剿强寇则不可。咸丰同治闲。寇起。设防愈多而力愈分。用兵愈众而饷愈匮。自阁部大臣以逮言路。颇建议劝民团练。特派大臣督之。无募兵之劳。无筹饷之难。其说非不美也。然天下事无实意者鲜成效。务虚名者多后患。姑就余见闻所及论列之。当粤寇之始横也。长沙则有丁忧湖北巡抚罗绕典。南昌则有前刑部尚书陈孚恩。二公皆与本省巡抚会办军务。同在围城之中。而又历时甚暂。故意见未至相歧。权力未至相轧。安徽则有工部侍郎吕文节公贤基。当皖北糜烂之时。无兵无饷。赤手空拳。卒殉舒城之难。惟曾文正公始不过奉命帮办团防。后乃改为就地捐饷募勇自练。数战之后。声威既着。于是有本省之捐饷。有邻省之协饷。饷源广而募勇渐少。是文正以团练始。不以团练终。且幸其改图之速。所以能成殄寇之奇功。扩勇营之规制也。外此如河南有内阁学士毛昶熙。亦号为自成一军。然实疲弱不耐战。或俟贼自退。揆张将吏功绩。创贼则未也。

又如山东有礼部侍郎杜。才力尤短。信任戚友。隐挠官吏之权。以致弱者抗粮自豪。强者揭竿而起。库藏虚耗。上下交困。相国朝邑阎公巡抚山东时尝太息言之。又如浙东有前漕运总督邵灿。为巡抚王有龄所劾罢。继之者为左副都御史王履谦。尤与有龄不相能。官绅忤于上。兵练哄于下。绍兴失陷。杭州亦难固守。有龄殉难。遗疏劾履谦。加严谴。而事已无及矣。又如通州有前湖南布政使王藻。怙势作威。杀害避难绅商。侵夺良民财产。富拥专城。幸而贼氛未到。一方先被其毒矣。至如寇势最张之时。江南则有侍郎庞鍾璐。江北则有左副都御史晏端书。江西则有候补京卿刘绎。数公皆清德雅望。不愿多事。能使民间不知有团练大臣。已为一时罕觐。若其笃老癯废。虽充团练大臣之数。口不言战守事宜。一闻贼至。仓皇奔徙之不暇。遑其它。若是者累累也。呜呼。自兵事起。世之谈经济者。措意于团练已数十年。曾文正公虽由此发轫。然惟早变其实。并变其名。所以能有成功。否则。前事可睹矣。其贤者固束手无措。仅以一死报国。或明知无可发舒。洁身远引而已。其不贤者。则齟齬大吏。蠹国殃民。不啻为贼先导。求其能捍寇保境者。十无一二。盖在上者以不必筹饷为便。不知百端流弊皆由此起。苗沛霖以团练为名。遂据淮北以叛。咸丰季年。山东河南安寨自固者。布诸郡县。遂有寨主名目。凡为寨主者。皆武断乡曲。贼害行旅。官吏所不能问。王法所不能施。科尔沁忠亲王藉百战之威而平之。何其难也。同治七年。捻寇冲突畿辅。各营将士孤行失道。及公交车北上之士。有为诸寨所活埋者。竟无从问其主名。此皆团练之遗祸也。

### 屯练篇

#### 汤成烈

凡立法必期于尽善。而定制尤贵于因宜。夫义勇之募。不难于聚而难于散。不难于练而难于养。使一切给之于官。则招徕固易。而经费实难。此可以收功于一时。而不可以持久于积年者也。今之招募。来者即收。良莠错杂。难相统一。其病一也。五方之人。错处其间。心志不齐。卒遇事变。不相救应。其病二也。军额有定。召募无额。人聚众多。不知法纪。宽之则玩。严之则怼。其病三也。矧其来者不经考验。游惰之夫。实处大半。精锐健儿。不加甄异。是为勇怯无等。智愚同视。无所激劝。难与图功。其病四也。久经豢养。事定之后。骤令解散。一时未能复其常业。倘有桀黠之徒。妄思覬覦。起为魁首。则所止之地。辄成荆棘。其病五也。且使其人知有事则募。无事则汰。将以应募为利藪。以裁汰为怨府。或视贼所在。居奇市重。战则不力。守则不坚。养寇纵敌。以为己利。其病六也。以愚计之。义勇之募非徒无益。而又有害若此。然而非土著之兵。不足以制方张之寇。且调远方之劲卒。适足生伏莽之戎心。是兵必不离其乡。则。屯宜。守必能御其侮。则练宜。窃谓屯练之法。当因乎习

之所宜。从乎俗之所便。如闽省漳泉兴永。素称犷悍。遇小忿憾。即成械。倘因其俗而治之。得其道则私讎可释。公战必勇。不烦征调。而沿海之防守。不虞其虚。不事制造。而击贼之械。不虞其缺。不费官帑。而持久之转饷。不忧其匮。闽南风俗。聚族而居。族大宠多。私立雄长。好勇很。习为故常。睚之怨。辄之不解。号召鼓动。统于一雄。遇事敢前。死生惟命。今果虚衷延访。广招头目。礼而致之。奏请设六品以下四等爵秩以待其人。即因其平日之头目。署为屯练之队总。因其人众之多寡弱强。定品秩之高下。官给大旗一。大书队总姓名于上。统计屯练若干人。而总书其数。分列各队目姓名于下。另给小旗若干。书其队目姓名。载所统屯练名数于上。旗皆钤印。分某乡某图而识之。官置册籍。详载队总队目及屯练人等乡贯年貌。府厅州县各分部统之。每月下乡稽查考试。别其优劣而记之。苟有奇才异能技勇出众者。面加优赉。署为队目。并集队总人等。谕以大义。共切同仇。乡里小嫌。悉令解释。其出色人员。请上官。拔补海疆员弁。选擢行间。以示激劝。则队总队目等。知有仕进之阶。团练必加踊跃。较之官为经画。必倍认真。一呼四应。沿海五郡。数十万劲卒。不时可集。无前六者之病。而又有五利焉。其人素习战。轻生敢死。鼓以忠义。易于调遣。一矣。平时任其生业。牢不给于官。二矣。支给口粮。必以奉文发调之日为始。而宽其行坐诸费。使无内顾。彼必乐于赴敌。而饷不妄销。三矣。号召仍统于队总。则生死一心。败相救。胜相让。四矣。聚之则成劲旅。散之仍属编氓。腹心寄于队总。而易收臂指之效。五矣。无召募之烦。则文移可简。无支发之费。则帑项可节。且使各乡图强悍顽民尽书于籍。则奸宄亦可少靖。官与民时相浹洽。则可渐安其教令。无事之日。使各保乡里。不失守望相助之风。有事之日。下尺一之令。调赴海洋。当无畏死幸生之念。所谓因其俗而用之。战守皆得其力者也。

#### 绅带洋陈氏族谱序

谢章铤

古者寓兵于农。而又聚族而居。望衡对宇。非父兄。即子弟。无事则朝夕过从。讲家人骨肉之欢。有事则奋其耒耜。为干城。为御侮。由是而乡而县而国而天下。凡不得志于天下者。必其先不得志于其乡者也。故治贼莫善于乡兵。诚使天下之乡各自为守。而我以大兵控其后。以奇兵攻其瑕。以疑兵误其期会。譬之一亩之宫。其中数十室。盗入门。数十室之人皆起逐门外。又有为之声援者。盗虽欲逸难矣。今也辟其门。坏其室。任其往来食息。急则仓皇呼噪。若驱猘狗。不敢触。不敢堵。声其后。侥幸其不反噬而已。嗟乎。是助之为盗也。绅带洋。侯官之巨乡也。陈君克荣以其新修族谱属作叙。余曰。嗟乎。此非今日治贼之军籍哉。克荣诚能以此意喻其父兄子弟。与其豪杰谋部署。与其武

健谋攻战。与其老成谋积储。与其才干谋通有无。倚山为城。因水为池。四乡有警。屹然成重镇。或率之从大军。出为国家杀贼。则上以报吾君。下以庇其乡者。不在兹乎。嗟乎。招此乡之人以守彼乡。误已。招众乡之人以守都会。尤误已。临事无厚赏。平日又无豢养之恩。一旦令其舍身家而为他人保身家。世必无其人矣。今之然来者。大抵夤缘为奸利阴贼。浮动而不可用者也。是故乡兵者保其乡也。乡保则县保。县保则国保天下保。不保其乡。而欲保国保天下者。未之有也。克槩其善用其乡。而善保其乡乎。尊祖敬宗。功莫大焉。区区修谱云乎哉。

奏举行团练片道光二十六年

李星沅

再云緬一带。地接边陲。林箐丛杂。游匪习知路径。便捷自如。外则遁出夷方。内则窜入邻境。散归村寨。仍冒良民。啸聚成。恣行剽掠。若非厚集兵力。无以儆彼凶顽。惟滇省地广人稀。各标营相距窈远。山高石滑。险峭异常。兵行既难兼程。寇至即难立应。一有征调。率多后时。且官兵以火器为先。施诸狭隘则不便。匪党以野战为利。御以整队则弗宜。又或兵未及齐。贼已先遁。兵方渐撤。贼复欵来。劳逸之势攸分。攻守之策宜豫。即此次緬宁回匪。反复肆扰。自应惩创从严。而兵出贼归。兵聚贼散。挟其故智。前后若出一途。臣到任以来。细加察访。情形稍悉。筹虑倍深。现飭在事文武。趁此师旅渐集。务须激扬士气。振刷积疲。或设伏间出奇兵。或就近兼用土练。散党与以清勾结。择要隘以慎周防。保屯积以绝寇粮。稽军火以严接济。待彼穷蹙。痛予歼除。至此类迹靡常。所在多有。固不忍禽猕草薶。更无从埽穴庭。若以小丑跳梁。动劳师糜饷。于理似为不值。于势亦有所难。欲期简易可行。莫如团练之法。人自为卫。农即为兵。寇至则修我戈矛。寇去则入此室处。无调发支给之扰。无跋涉转徙之烦。不必伺其方来。而常存备御。不必极其所往。而各固藩篱。以治匪而不劳。以辅兵所不逮。计无便于此者。臣已札通飭谆谕地方官认真董劝。实力奉行。因地因时。相保相助。务有裨于边备。而无藉于军需。其伙党较多情节较重者。仍即会营商筹剿。不准讳饰姑容。久之汉回协和。联为一气。游匪无所托足。或亦化莠为良之道。敢再披沥密陈。

请责成本籍人员办理团练疏咸丰二年

孙鼎臣

窃惟团练之法。用民为兵。历来行之具有成效。嘉庆初年。教匪滋事。劳师糜饷。卒赖坚壁清野之法。贼始就平。现在贼众不强于三省教匪。而一年中。由广西而湖南而湖北。寔及河南江西等省。所过之地。野无坚城。贼势益张。兵气益馁。其咎固由兵不力战。亦由民不坚守。民不能守而责兵以战。莫御于前

。战亦不过尾追。民不能守而设官以守。莫为之用。守亦不过空城。故贼自广西以来。所至残破。到处掳掠。则贼粮无绝期。到处裹胁。则贼党无衰日。蔓延愈广。剿办愈难。前此防衡州而贼由醴陵趋长沙。防湘阴而贼由益阳趋岳州。彼则处处可通。我难一一设备。若河南江西安徽等省。幅员辽阔。门户尤多。地广而防不足。防多而兵不足。兵增而饷不足。此三者今之大患也。臣愚以为用兵防贼则不足。用民为兵则有余。以本处之民。守本处之地。以本地之资。供本地之用。有且守且耕之利。无增兵增饷之烦。由乡及县。由县及府。贼无可掳掠。无从裹胁。不战自溃。况民而济之以兵。守而继之以剿乎。臣闻广西之横州博白。江西之萍乡。皆以团练得力。贼不敢近。而长沙五福云盖等团。亦屡经杀贼。保全甚众。但一乡一邑举行。各州县未能普律办理。无以联络声势。难于遏贼冲而固民志。现在湖南江西团练事宜。已奉 旨派罗绕典陈孚恩办理。其余各省尚未举行。且通省行团。亦非一二人所能兴办。拟请 旨飭令各省同乡京官。各就本籍人员。无论何官及在京在籍。择其品行端方才具明练者。每省公保数人。恭候 派。同乡官公保本籍人。非其人不敢滥举。以本籍人办本籍事。民情信服。劝导易从。似于团练事宜。较为得力。抑臣更有请者。团练即保甲也。有事为团练。无事为保甲。贼退省分。行之可以招集流亡。兴复义社等仓。所以善后于已事。远贼省分。行之可以稽查奸宄。杜绝外来窥伺。所以防患于未然。所有广西四川陕西山东直隶等省。可否仿照办理。恭候 圣裁。

请飭用兵各省实行民团疏咸丰六年

沈兆霖

窃思军兴以来。已踰七载。劳师糜饷。迄无已时。兵勇骄惰成习。几不可用。虽有利器。久则必钝。势固然也。为令之计。惟实行民团。庶无俟增兵益饷。而贼坐受其困。夫天下至众者。莫如民贼。岂有兵勇但驱迫吾民而使之战。而兵勇顾畏之如虎。此固吾食毛践土之氓。与其任贼裹胁而为贼用。何如使自保卫而为我用。顾自咸丰二年。奉 旨飭各省在籍绅士举行团练后。何尝不遵 旨奉行。而所办或苟且塞责。或雇募充数。甚且有藉端科敛。恃众抗粮。从而滋弊者。此种团练。不唯无益。害且甚巨。夫集民为团练。即周官比闾族党。管子轨里连乡之遗意。与招募相似而不同。民团皆本地有家有业之民。招募则出费雇勇而不问其乡里。于是市井不逞之徒。皆滥其中。非得钱必不受雇。既不受雇。则藉勇饷自贍。养寇以为久计。而闻警溃逃。又早于受雇之日。豫定于胸中。至平日游街市。酗酒很。其害更有不可胜言者。如就本地之民团练。则其人皆有顾惜身家保卫田庐之意。其贼至而逃避他乡。或被胁从者。实官吏不能卫民。民力又不足自卫。不得已而出此。果有官绅为之劝谕激励。民岂



有乐于转徙。甘于从逆者哉。臣闻江南团练。以六合为最。去金陵密迩。贼屡犯屡挫。湖北团练。以随州为最。频撼贼锋。贼不敢逼。此时之急务。似宜飭下江南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各省。凡遇贼逼近各州县。各举公正练达之士绅。实行民团。四乡则由各各镇联为一乡。城内则由各都各图合为一隅。皆用本地民人。不招募外勇。先清保甲。次抽壮丁。一月之中。训练三四次。或五六次。余日仍听自谋生理。有警则四乡鸣锣。整众齐出。城内之练。以一半出城接应。一半登陴防守。各州县所办。能归画一。尤为至善。或竟查取江南六合湖北随州之法。参酌遵行。地方大吏密为纠察。绅士中贪诈者黜之。因循者易之。其办理认真者。不论官绅。保奏一二人以为众劝。事由绅办。官为督率。官绅士民上下一心。官知民之自为团练。为身即以为国。民知官之督民团练。为国实以为民。处处皆坚不可犯。贼必不久自毙矣。又此等民团。切不可征调助剿。如六合之民。虽称壮勇。调之出外。恐未见得力。而六合先不足恃。故臣愚以为各自固守。则俱成精锐。一奉征调。则转启疏虞。此又办民团之尤要者也。臣风闻此次扬郡复陷。逆贼观望。不敢遽入。嗣知城内无备。然后令数百贼匪进城掳掠。夜闲仍回旧营居住。使城中早办民团。未必遂失。仪征江浦。亦是如此。盖贼所蹂躏之区。皆因无备而来。有备者辄不敢至。我岂能在在而设备哉。亦唯激发吾民。使各自为备。而以兵勇策应其间。如此。则防堵之兵勇可渐省。攻剿之兵勇自渐增。而兵不虞其过单矣。至章程之如何妥便。经费之如何持久。器械之如何豫备。绅士之贤否。如何考核。各民团之勇怯。如何劝惩。均应由各地方官绅体察情形。悉心酌定。诚能矢之以实心。持之以实力。官民一气。众志成城。无始勤而终怠。无此密而彼疏。则民心日壮。贼势日孤。窜无可窜。掳无可掳。或亦救时之要图乎。若仍前敷衍从事。徒以粉饰外观。财耗富民之则。荒贫民之业。启黠民之贪。长奸民之乱。又不如已之之为愈也。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圣鉴。

条陈办团事宜疏咸丰十年

沈兆霖

四月十六日。内阁奉 上谕。江苏等省在籍绅士除业经奉旨办理团练外其通晓大体律身公正足昭人望者自不乏人即着在京籍隶江苏安徽浙江河南等省之大小官员将如何团练随同官兵助剿及防守等一切事宜着各抒所见并各举所知迅速奏闻毋得虚言搪塞等因欽此。臣惟咸丰三年以后。奉 谕旨举行团练。固已至再至三。乃各省官绅士民。未尝不遵 旨办理。而贼势仍属披猖。民团卒无成效。良由苟且涂饰。未经实力讲求。或募勇以充数。徒取外观。或藉端以营私。转成欲壑。无事则恃为威吓。扰害乡闾。有警则首先遁逃。流为盗贼。议者几谓团练之无益而有损矣。不知名为民团。则当即民以为团。而不可以募勇塞责

也。民统于绅。则绅之邪正宜慎择也。绅倚于官。则官之贤否宜严辨也。不归并于一路。则督察无人。必不能一律坚固也。不专力于四乡。则城守虽严。已难免四面受敌也。官与绅宜两相孚。不宜两相阂。兵与民宜两相顾。不宜两相仇。任封疆者当知民本吾民。用兵数少。何如用民数多。任将帅者当知兵本卫民。我能救民。自然民能救我。至绅士尤宜精白乃心。深知大义。破除旧习。绝去己私。知现在贼氛猖獗。非实办民团。更无安全之法。而悉力以保身家。即协力以维全局。贼踪所到。莫不众志成城。自然野无可掠。民无胁从。兵气之销。期诸指日。诚如 圣谕所云正本清源莫要于是者也。臣书生愚昧。谨拟事宜十二条。另缮清单。恭呈 御览。

一民团必须就本地之民。不可招募也。就土著之民为团。法本周官之比闾族党。管子之轨里连乡。与募勇相似而大不相同。民团皆有业之民。彼此识认。良莠周知。易聚亦易散。募勇则招集市井无赖。平居素不相识。出钱雇募。所费既大。勇利其粮。乐于不战。事平之后。散之极难。故募勇祇军中暂时用之。以补兵之不足。若令散在民闲。则吓诈骚扰。其害百出。此次办团。不准招募充数。务就本地土著。由绅士拣选精壮。按名造册。分期练艺。无事之日。各安本业。一经调遣。即刻会聚。迄事平而止。

一宜分别最要次要也。人情急则奋。缓则怠。寇氛甚远。而欲举团练。富者惮于出财。贫者艰于出力。苟安者议其多事。贪利者便其诛求。未见利。徒见害。臣以为宜分别办理。以近贼一二百里为最要。距贼稍远中隔一二州县者为次要。若远在四百里外。无须即办团练。但宜严查保甲。使户口了如指掌。奸宄无从匿。以为日后办团张本。

一各州县宜一律办团。无使一处疏漏也。民团既分别最要次要便宜。使近贼之州县。严加训练。处处皆成劲旅。惟各州县办法不同。当择其最为妥善有裨实用者。劝谕他处照式办理。否则与贼附近之处。有一处虞。贼便乘虚而出扰他处。并办得严密之州县。亦同归无益矣。

一办团宜四乡加密也。城中居民。不及乡村之多。宜分东西南北四乡。分设团总。中小之村。归并大村。团总总司其事。又须互相策应。如贼由南路来。则南路迎击之。东西两乡闻警。即以一半速赴协剿。城中兵勇分出接应。推之各乡皆然。贼轻易不能抵城。自无连城失陷之虞矣。至城中当以细查保甲为重。逐户逐日。盘诘来往之人。街巷分立栅。夜间关更。俾奸宄无从匿。有四乡之团。足以自固。城中办团可。不办团亦可。应听各官绅斟酌妥办。

一须择贤牧令也。团练虽责成绅士。而牧令不贤。不惟无益。而且有害。数年以来。各处何常不办团练。而官绅往往不能浹洽。大抵各存意见者半。付之不问者半。不知绅不与官为一。则诸事皆窒碍难行。各存意见。必至互相阻挠。

付之不问。必至渐滋流弊。再有一二劣绅。攘臂其间。而害不可胜言矣。试思一邑中绅士庶民。皆牧令之赤子。牧令平日果能持正爱民。一经剴切劝谕。自必人人思奋。访有劣绅。不难鸣之于众。斥去更换。何不可为。而必各存意见。付之不问乎。臣以为此次实办民团。应请 飭下各督抚于近贼州县遴选贤员。贪酷者无论矣。即乖张拘执疲者。均撤回更换。总以尽心民事者为上。庶团练可期得力矣。

一须有大员督办也。州县既得贤员分办。无督办之员。则何处精密。何处懈。无由知悉。办法不画一。缓急仍不足恃。故必须就地势联络。分为几路。各路派一道府大员以督察之。绅士不可用者。随时斥退。章程不如法者。随时更改。总使一路联为一气。而后处处周密。可收指臂之助。

一官兵民团宜互相策应也。民团素不习战攻。火器刀矛等。均非所娴。官兵攻剿之处。所在团练。协力助剿。不得株守观望。惟遇民团有急。由该牧令请援。官兵亦宜速往救应。成辅车相依之势。

一宜择要害设卡盘查也。四乡均有团练。平时不容奸宄溷。惟路途必有要隘。可由各团总公议。择要设卡。严查出入之人。姓名籍贯。必有根据。方准放行。如有形迹可疑者。拏送地方官究办。

一民团祇可助战不宜调遣也。劝办民团。必以自卫身家动之。而后情踊跃。本处争战。自当尽力。若因其勇敢。令听调遣。则此辈本系安居乐业之人。一闻此信。必且实时解散。且迁地勿良。地势人情。皆非熟习。调去亦必不得力。况离开乡土。便变民团为练勇。旧业已经失去。将来遣散。更多费手。

一立功宜即奖励也。团练虽系自卫身家。然既杀贼立功。则奖赏当较官兵稍优。盖官兵系在营食粮。例应出力之人。民团乃舍业急公。不顾躯命之士。在朝廷自宜量加优待。乃近来奏请给奖者固不乏人。而攘其功以予将帅者亦正不少。应请 飭下各督抚及统兵大臣。遇各团中实有卓著战功。擒贼名酋者。带队团总请赏官职。余给奖赏。既可以励团练。亦可以激将士。其有阵亡之勇。均宜一体议。

一团费宜自捐自办也。民团皆有恒业之人。所费本属无多。惟制备器械。操练奖赏。及闻警时一切支应。亦自不少。总令富户出钱米。贫民供职役。均由各乡自捐自办。如有劣绅借捐渔利者。团总立予斥去。

一民团办成防兵可省也。现在各营兵勇。数本不多。各口分防。为数益少。若民团既无一处漏。要害又俱有盘查。则防兵便可陆续裁撤。兵合则见多。攻剿更可得力。

上祁宫保书

张杓

杓顿首谨言。近日冠盖场中。啧啧相传。谓团练已行。可恃无恐。杓询诸乡友。则云委员曾到矣。绅士曾来矣。乡中主事者。亦曾集衿耆会议矣。然所谓团练之人。皆自固吾圉。问其为公家出力者。究不知谁何氏。岂上以实求。而下以虚应欤。抑上之所以求之者。不尽其道欤。窃谓团练之法。当先分别流品。以激扬士气。此次用兵败坏决裂。至不忍言。而贪功蒙赏之徒。白顶蓝翎。相望于路。有识者耻之。而无耻者乃从而效之。纷纷呈报团练。多者六七百。少者三五百。指名某乡某堡。确凿无疑。实皆乌有先生凭虚公子。委员赴乡查验。则雇人应卯。人给青钱三十。所费不过十余千。以足所屯之数。委员去后。尽化云。此一类也。更有无赖乡绅。阳托报之名。阴作自营之计。率乌合之众。声称奉宪团练。恐吓愚民。在陆则骚扰村庄。强梁不法。在水则盘诘商旅。讹诈多端。但求囊橐之充。不惜声名之败。此又一类也。一则以无为有。是谓之欺。一则假公济私。是谓之鄙。欺与鄙。皆有血性者所不为。而彼恬然为之。贼平且奋臂以争功。不平则潜身而免戮。盖有赏无罚。军令太宽。致宵小得行其侥幸也。端人正士。羞与为伍。因之匿而不出者有之。行而不决者亦有之。我宫保开诚心。布公道。不以苛妒应物。不以逆亿待人。彼以慕义而来。方且以为手足。以为心腹。谓予有御侮。可以扞城吾民。岂知海藻江萍。全无根蒂。苞稂桀莠。徒害嘉禾。若不将此类尽数芟除。恐正气不伸。邪用事。受其蒙蔽。坐拥虚名。敌愆无人。何以制胜。窃为宫保忧也。是故欲行团练。必须专责乡望。而欲用乡望必须妥议章程。非乡望则团练不精。无章程则乡望之言不信。凡赏罚抚各款。请详细开列。刊版刷印。遣人持赴乡中。齐集乡民。人给一纸。家谕户晓。咸使闻知。大率赏罚宜均。而更重于赏。人情贪生畏死。大都为妻孥计耳。贫民竭肩背之力。仅给饔飧。纵享寿百年。无铢黍之积。遗于妻子。诚能使阵亡者得二百金。其家属。是生而困者死而亨。将有乐死恶生捐躯恐后者。东山诗序曰。君子之于人。叙其情而悯其劳。所以悦也。易曰。悦以先民。民忘其劳。悦以犯难。民忘其死。其是之谓乎。至若军务所需火药为重。石子头以上各村。距省路程。远者百里。近亦四五十里。往返动需时日。石歧营有火药局焉。请拨精良者广储之。三数日间从而接续之。俾乡民便于取携。不致临时告匮。并请择端正廉洁具有天良者。或官或士。坐镇于该乡社学中。凡阵亡受伤者。克敌告捷者。察其真伪。核其多寡。支领火药及犒银两。稽其出入之数。则下无浮冒之弊。上无剥蚀之虞。赏罚严明。防范周密。士尚有不用命者欤。吾不信也。幸虚怀而采纳之。抑杓更有请者。边衅之开。造端吾粤。继乃株连于浙。今复波及于闽。深九重宵旰之忧。貽百姓流离之苦。心窃痛焉。纵谓兵革不能往救。亦当设法以解其围。今请宫保俯照前书所言。即日备办船只。颁发口粮銃火药器械。传谕诸乡。限三日内。各成壁垒。部

署整严。一面号召虎门内外各乡。集敢死士万余。坐驾石船堵截于沙角外。乡民于沙角内修筑台。逆夷闻之。当回帆指粤。我兵激于忠义。一鼓作气。必奏肤功。且彼势既分。即可纾厦门之急。地方官得从容克复。不致嫁祸于邻封。杓浅人也。心有所见。口辄宣之。宫保以为贾山之至言耶。杜牧之罪言耶。临书激切。不胜战栗。

### 上裕抚军论团练事宜书

杨士达

昨承询地方利弊。辄以团练事宜上陈。意有未毕。请畅论之。江西东连闽浙。西接荆湘。北控淮右。南通交广。固川陆一大都会也。然而僻在南服。川谷环萦。藏渊萃藪。芽孽易萌。防御之道当豫。庶消患于无形。且夫思患豫防之道。城可恃者。则以守城为安。城不可恃者。则以四乡为守。江西当吴楚闽粤之交。万一有事。腹背受敌。郡邑城池不皆可恃。是莫如守四乡。保甲者。乡人所恃以无恐也。今虽通省奉行保甲具文。近者海氛不靖。几于远近骚然。急宜整顿。以收保甲之实效。整顿。不必拘十户为牌十牌为甲十甲为保之旧。但随其村落所在。设立村长。村长之多寡。视村庄大小为准。立村长。由公举不由官。务使各相董率。又发给印单。按户书其姓名习业。申禁令。严稽察。是虽未足以弭盗。实足以慑土寇之气。遏大盗之萌。何则。盗贼入境。必恃内应。犹物必先朽而后虫生。果能严行保甲。按户编籍。出必稽其所自往。入必诘其所自来。则内应无由生。奸细蔑由匿。索既除。虽大盗亦不敢轻入。此保甲足以守四境之大验也。若夫江南沿海团练之法。宜就其地势所便。合数村团为一总。而于各村中设立练长。练长即以村长承充。其人必公举有威望且公正服众者。以专责成。至邻境接壤之处。又必细察情形。某地为要害处所。某乡某水某山。为出入往来必经之道。则于某处设一大总。而使附近各村应之。一村有警。首尾策应。乡自为守。人自为防。无征发之劳。有敌愆之用。既省军粮。尤资捍卫。虽未足以破贼。固可以作官军之乡导。壮官军之声势矣。行团练。不许蓄大。以杜奸萌。但户出一丁。授之器械。使习于家。以时日集而教之。视艺之高下为赏罚。寇至则闭寨登陴。而官出精兵以牵制贼势。寇攻则救。寇退则追。俾奔窜而不得反袭。俾枵腹而无所得食。然后因敌之劳。而以逸胜之。伺贼之匮。而以饱胜之。此团练之益也。虽然。未可恃也。左氏传曰。邠人军其郊。必不戒。兵法。自战其地为散地。盖自战其地。则室家妻子之恋。足长其怯而馁其气。馁且怯。未有不僨事者。今试行团练之法于四乡。而乡村之中。近者相距一二里。远者十数里。地隔力分。非若兵弁之萃于一营。充村长者。皆乡里交游。非若弁员之临其属。有严法重罚之可鼓其气。且寇盗之来。飘忽无定。或夜深劫杀。或分道剽掠。乡村不习金鼓。胆气未坚。各顾其家。

易至溃散。散则力弱。如猎狐兔。昔嘉庆闲。川陕团勇。死于教匪者以千百计。职是故也。

故欲行团练。莫如奏请筑寨。查寨堡之筑。当嘉庆初。教匪云扰。秦蜀楚行之。颇着成效。今试言其利。州县城垣。广隘不同。其必不足以容一县之人则同。且距城远者。虽欲入保。寇至有莫及之势。惟四乡寨堡一立。则室家皆聚。乡勇无内顾之忧。人心自固。不忧溃散。其利一。寇盗往往因粮于我。故以掠地为能。惟聚乡村之老弱妇女货财米谷。收入寨堡。则敌野掠无所获。其势易饥。不能久淹。其利二。劝一邑之民。捐输修城。则乡居造为城郭无与于乡之说。观望勿前。惟随所在都鄙。兴筑寨堡。又不假胥吏之手。则事必易集。其利三。有此三利。何惮不为。且夫练兵贵练其胆数者。练胆之方也。胆坚则志奋。志奋则事济矣。然筑寨非团练已成。则始事之防御不备。团练非寨堡已固。则临事之呼应不灵。寨堡非董率有方。则未事之涣散不一。相其宜。酌其通。率此以往。庶其有功。抑又闻之。世俗狃于习故。难以虑始。非以威制之。则令不行。而临事制变。先在乎赏罚严明。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储赏之费。不可不豫。顾富人多吝。未肯输贖。破其慳贪。损其有余。勿事姑息。以成大防。是在良有司。迂谬之见。惟阁下采之。

与吴中翰论时势书咸丰三年

鲁一同

流贼之。其起于郡县之世乎。汉之张角。唐之黄巢。势数倍于今日。而卒以扫除者。汉州郡之势强。唐节镇之兵勍故也。至明之季。州县积轻。而镇侯之权。不如一监军道。尊贵相压。非复初制。寇之在楚豫秦晋。如泻水平地。东西南北。惟其所之。虽以卢象升孙传庭之忠勇。曹文诏父子之骁健。随扑随炽。无他。大帅有攻剿之兵。州县无堵御之力。且官家之兵。有朝廷之节制。有文书之往来。有供顿之繁费。有驿站之稽迟。有支給之浩穰。贼则不然。行如飘风。止如蚁集。一切取之于吾民。民不劝而输。兵不调而集。行不请命。战不克期。野掠所获。各肥其私。上无吏议。功罪无所营。惟盗之是鹜。狂悖暴虐。而其心乃齐一坚定。故不可制也。以古况今亦略相同矣。自正月以来。粤贼北犯。汉黄不守。据长江之势。恣其荡轶。破皖桐。下金陵。踞镇扬。又分其丑。涉汴入晋。东扰畿辅。国家兴师十万。南北攻围。旷日持久。凶锋未损十一二。而力已不支矣。夫贼无定势。众多而散。行疾无方。此非尾击之兵所能制也。制之以吾民。民各守其家室。统于一令。令各守其城垣。统于一郡。民不变贼。杀一贼则少一贼。四面而蹙之。贼无所走。则穷矣。国家休养二百年。兵且畏贼。奈何责之民。曰不然。夫贼即吾民。非有奇材异状也。民去而从贼则勇。民居而捍家室卫乡里则怯。此故可思也。贼无纪律法度。而能用

其权。今之守令无权。非独无权。以东西南北之人。强之为父母焉。为公祖焉。或三月而去。或半岁一岁而去。其视民与民之视之也。万不能如贼与贼之亲而能用其权亦明矣。或小有建树。监司制之。督抚制之。台省又制之。万不能如宿贼与新附之贼之能必用其权亦明矣。苟能用权。以狂虐无赖数千之徒。横行八九省而不可制。苟不用权。虽以 朝廷之威德。贤士大夫之声望。不能使一城一镇之人临变而不去。为今之计。独使天下之守令各私其郡县。郡县亦各私其守令。则贼无所乘而入。如之何而能私。令不十年不迁。终其职者。即削其故籍而居焉。守不十年不迁。终其职者。即削其故籍而居焉。令之加官可至四品。而仍令。守之加官可至二品。而仍守。守令之上。独留一督以主军事。而民事民兵。全付之守与令。城垣其墙宇也。仓库其困窖也。四境其田里也。民知守令之为吾守令。则忠义有所效。守令知民之为吾民。虽欲虐用濡惜而不忍竭其力。欲苟且而后顾无所诿让。而权乃能行乎其闲。今天下州县。虑无不言团练。比如团沙。胶之而不固。掷之而仍散。非权不能团。非久且亲。团亦不坚。久且亲矣。民之耰锄白梃。贤于十万师可也。久任而削其故籍。略用顾氏郡县论之说。要为近日救弊良策。不必说之自己出也。

今天下之大患。莫如贫矣。兴师十万。日费万金。军兴四年。计所用不下二千万。筹饷之艰。固非意外事也。诚重守令。团乡兵。则可省客兵之半。夫以西北之兵而救东南。远者数千里。动经旬月。兵未至而贼已去。贼未见而帑已竭矣。凡兵行粮。人日三百。若以守令督率乡兵。人得百钱。便有饱腾之效。又无道里之费。驿站支应之苦。爱其家室。知其道路。家出一丁。虽小县可得二三人。当贼未至。小村并大村。小堡并大堡。劝其长老。私相董率。官与旗帜。凡旗帜勿令私造。既虑参差。且权之所在。不可假也。以时训练而约束之。贼至百里以外。然后支用官钱。勒成部伍。追贼不出境。迁徙不出境。出境有诛。凡支官钱。动用地丁正杂。准与开销。正杂不足。私相捐输。皆登簿籍。报部而奖之。凡本县贫瘠。许一府之内。或有殷实。相为输将。仍不得抑勒。凡输钱粟于邻境。奖有加。凡钱之与粟。相为低昂。钱出之官。粟出之民。今年以来。粟价颇低。凡富家捐粟。加二三成入册。乡兵得粟。便可坐饱。粟有所泄。其价必平。凡一县之乡兵。与四邻分日而会于境。凡贼至一县。则四县交出兵而会于境。凡贼至一府。所属之县。各分三之一。交出兵而会于府。惟此不在出境之例。凡出境者粮有加。凡用乡兵皆报府。凡督抚提镇以下。皆不得调用乡兵。如此。则远近相联。村与村团。镇与镇团。县与县团。如手足之捍头目。不呼而集。兵无远涉之苦。国无筹饷之艰。贼之平也有日矣。额兵不足。于是有招勇。勇须乡也。乡须勇也。今之招勇。大概募兵。昔人有言。轻去其乡。安望其勇。旨哉言乎。招勇有二。非饥饿无赖。即梟桀不逞。

苟钱粟丰裕。赏赐优渥。可激使一战。亦浪战无法。乘胜争利。易蹶主将。脱或支用不给。小不如意。睚目而疾视。沙行而偶语。一旦有急。铤而走险。不能有益。适足为。夫无故费数十万之帑。招无赖不逞而养之。以待一日之变。计之不得。无过于此。前勇既散。后者复招。拾人之余。转蹈覆辙。甚无谓也。古者招勇不出其乡。用勇亦不出其乡。故曰乡兵。或有山陬海涯。兼兴屯田。自昔行之。成效尤着。议者多以东南之民柔脆。招用西北之勇。于是有川勇楚勇寿勇徐勇。时或用之得力。亦必强宗豪姓。素昔蓄养。自成一队。多则千人。少亦数百。固非临时乌合取济。又苦大帅统之无方。驭之无术。良者弭首而就法。强者长啸而远引。此不足丧豪杰之心。开乱之门乎。古之贤将。多蓄牙兵。握手亲昵。与共生死。卫队强盛。虽有客兵降将。力能钳制。今之法制。临敌命将。素无爪牙。猝与之以大队之劲勇。本轻末重。上疑下贰。彼皆各为其主。万无相能之理。亦非大帅之咎。势使然也。故莫若各用其乡。自战其地。得贤守令抚而练之。使耕战相维。一岁之中。便成劲旅。何必远征轻猾。自取馘散。昔刘裕称京口为劲兵。项籍用江东之子弟。岂有东南之人不可用之理乎。夫颖亳素称强悍。汉黄古多犷桀。然而贼众一至。大股裹。乃反而为之用。近日扬州溃勇。濠泗居先。至如六合黑子之地。丹徒为文柔之乡。虽偏近贼巢。而民气自固。乡兵若此。招募若彼。明效彰彰矣。

上吕方伯启

胡林翼

敬再者。细揣盗贼之情状。兵练少而弱。浮靡不整者。贼见之必抗。此驭兵者之过。亦挑练不精之过也。似尚有法可施。请勿过虑。惟捕盗与剿逆。互有难易。逆则患其抗。而盗则患其窜。并患其匿耳。官无久驻之势。盗有暂伏之技。此剿办之所以不能得手也。前言保甲团练者。所以防窜匿。即所以辅雕剿之不及。保团可御畸零奔溃之贼。已败已散之贼。而不能当大股方张之贼。专精雕剿。又所以救保团之所不及。二者缺一不可。细思贼势如此。卑府何能坐待保团之成。而始议动手。即使地方官保团不力。又何能推过于地方官。且黎平保团。尽心一年有余。无日不讨国人而训之。成效尚不过四分五分六分。能自谓已精已善乎。然总胜于不办者。总胜于徒恃文告者。卑府受命委办。荷国士之知。恨不实时扫尽萑苻。所以再四乞办保团者。实以保团非一手一足之所能兼。又且非其官长。则令不行而禁不止。渎请再四。岂欲以口说侈陈于上宪哉。实见贼状必归于窜匿耳。昔赵壮侯金城平羌。主臣辩论往返不已。卑府才识至庸。何能妄为援引。然愚者千虑。或有一二可备采择之处。尚祈明察。并乞节取迭次禀词。禀陈两院。则于地方实有裨益。

复古州厅郎同知书



胡林翼

顷得来示。详列十纸。具见躬行实践。了然于心。了然于目。了然于口。良工心苦。夫复何言。岂忍疑其不用心耶。苗寨有枪。禁之必不可。因而用之。即古人所谓因势利导也。尝笑近年官吏。不能禁贼枪。而思禁民枪。岂非癡乎。设异日有事。不须多调。大约好手三百足矣。且须谕以祇办古州地面。不致越境。则苗人乃应命。否则疑矣。药铅火绳。可用印文铅子与苗枪不合式。须另锤也。向营中借用。俟禀请督抚宪给发归款。如再拘泥。则即以禀稿交给阅看。属一面支借。一面径申。断无阻止者矣。口粮可每名给米一升。加钱三十文四十文。特须妥人经管。并须有头目承领。乃不虚糜。然此亦临时调遣则然。平日则止可犒牛酒而已。谢贾无团练。其人既与贼通。尤须设法妥办保甲。乌沙之附屯军。共几堡共若干户。可设法责成也。总之一人理事。事必不胜。弟办保甲团练。亦甚严矣。心规杜召。迹近申韩。如本寨有人出外为盗。则责成本寨乡正团长牌长要人。如外寨有盗入境而不救援不追捕者。则责成本寨邻寨乡正团长。钱入本寨充公备用。而官不经手。一年有余。得盗三百余人。岂弟一人之耳目才力能如是哉。不过责成严而罚赏明耳。即月前岭快塘抢夺之事。责成毛洞访拏。实时五人尽获。所以必须先严保甲。而后有索在手也。其乡正团长牌长寨头款头。署中必有册可稽。一遇有事。即按册札饬勒交。此册置之座右。终日披阅。大约十户则设一牌长。一寨则设团长二三人。数寨则设乡正一二人。以此数人专主盗贼之事。即汉书之游徼。周礼之闾师也。质之高明。当以为然。南丹既须严编保甲。小丹章为盗贼出没之所。均应设隘设关。派附近各寨轮流守之。乌鸡寨人户少。可严谕附近救援。并设关隘碉卡守之。洞里平油列辰俾吊仔三处哨楼。是何名字。必经相度允协。大坡头九结坡乔亥各建卡一处。派人轮守甚善。振冷场撮箕坳为紧要之地。应设关隘。俟斟酌尽善。访察至密。将地图寄来。弟即请道宪给银督修。并代藩宪。均无不可。大约大宪之意。祇要核实有益。并非吝钱也。营兵久成废物。屯军尤不可恃。临时再斟酌。尊处练勇。至少亦须四十名精而又精之手。日前所见十人。皆不中用。如此白费银钱。诚不可恃。如得好手。不妨以五千六千养之。祇用三十人亦可。贵精不贵多。尤以每日两操为定。榕江车江尤为苗船必由之路。望于最要设一水关。关上或设一台。以杜其入粤之路。此必不可少之计也。委员薪水。祇可请公项发给。关隘工程。亦祇可请捐项支销。一丝不苟。处处综核。各宪自必相信矣。并村之说。上宪亦深知其不可行。删去为妙。拏贼非赏不行。用人非钱不可。诚为切论。然须放胆办去。天下事祇在人力作为。到山穷水尽之时。自有路走。只要切实去办。道宪藩宪必有耳目鉴察。自能无所疑虑矣。再者从住城堡起至乔亥等处。与清江台拱丹江八寨连界者。望详悉访问要隘。并查

堡几处。譬如一人之身。从顶至项。既有耳目口鼻。而咽喉为一总。从肩至手臂。而外肾又为一总。窃料地势亦必如此。总有一必要之路。乞访问绘示。盼切盼切。其毘连之处。共计屯堡有几所。有若干人。尤须切实查明。交界之处。派人侦探。尤为要着。切不可迟。切不可少。拔贡梅兰等。以礼罗之。必可应召。且可令其举贤材而用之。用士较用官尤得力耳。

### 批零陵县

曾国藩

现在办理之法。重在团不重在练。盖练则需钱较多。恐经手不得其人。不免扰民。团则齐心合力。以一族之父兄。治一族之子弟。以一方之良民。办一方之匪徒。匪类去尽。则善良安生。乃所以为团也。中称有犯必惩。不敢稍存畏难苟安之心。慰甚望甚。今日疲敝疮痍之民。吾辈居官。势不能别有抚摩噢咻之术。但力去害民之人。有案必究。无察不确。则造福于孱民多矣。闻该县平日实心爱民。故畅言之。

### 复文任吾书

曾国藩

团练之事。极不易言。乡里编户。民穷财尽。重以去年枯旱。十室九饥。与之言敛费以举团事。则情不能感。说不能动。威势不能劫。彼诚朝不谋夕。无钱可捐。而又见夫经手者之不免染指。则益含怨而不从事。故国藩此次办法。重在团不重在练。团者即保甲之法也。清查户口。不许容留匪人。一言尽之矣。练则必制器械。造旗帜。请教师。拣丁壮。或数日一会。或一月一会。又或厚筑碉堡。聚立山寨。皆大有兴举。非多敛钱文不可。方今百姓穷困。无生可谋。治之者。当如养久病之婴儿。攻补温凉。皆难骤进。风寒饮食。动辄为咎。故鄙意重在团不重在练。抑且不遽重在团。而先重在办土匪。我不能有利于民。但去其害民者而已。而害民之中。又择其尤甚者。如尊书中所谓会匪头目。抢案首犯。斩刈无赦。其余可宥原者。皆行保释。最为得体。舍粤匪而求胁从。舍豺狼而问狐狸。此近来大不平之事也。劝捐之说。苦无明条例。不足取信于乡人。条例必颁自户部。乃可据为典要。此闲亦无刊定要例。不若就乡人所愿为之官。愿得之封典。告知省城主持此事之人。然后较量多寡以定从违。其可捐之户。亦须择其尤富者。至少亦须大钱一千串。乃可起捐。庶小户无勒派之弊。而国帑有尺寸之补。李筱泉年兄醇厚明白。仆所深知。若得诸君子相助为理。必有可观。足下所代作告示。都为妥善。惟第七条按户出丁。到处练艺。尚与鄙见不合。鄙意各乡但行保甲之法。团而不练。惟城厢则操练。一二百人。以资剿办土匪之用。待岁月稍久。民心信从。然后层层引入。庶费不多而事易集耳。

## 复丁稚璜中丞书

曾国藩

接读手书。于团练一事。剖析利弊。至为明晰。葺筹周至。敬佩良深。奸民藉奉文团练为敛钱之举。武断乡曲。挟制官长。寻至相为敌仇。酿成祸乱。其余抗粮械等事。所在骚然。弟亦每用为诫。此次欲于直东分界之区。就现有之团。酌加修理。以清盗源者。并非出自鄙意。曾守镜湖与敝幕贺君相善。渠谓直东之处。向为盗贼出没之地。彼拏此窜。两省州县互相推诿。虽严饬各属购觅眼线。而越境搜捕。究难得力。加以直界旱灾。二麦多未播种。来岁青黄不接。难保此辈不乘机煽变。致启乱萌。故欲酌办团练。为弭盗之一法。由贺君转达敝处。求得一札以从事。鄙人未之允许。求得一书通意于左右。亦未允许。又请至济南一行。以桑梓而素荷青盼。又偕嗣同往。鄙人未之禁阻。亦未将办团一事。属其致辞于铃下也。今读来示。谓官吏不能皆贤。约束不能尽善。初而敛钱。继而无穷之弊。势将难遏。诚不可不豫为之防。应即可作罢论。尊意谓保甲之法。实为弭盗良策。弟意办团与保甲。名虽不同。实则一事。近人强为区别。谓操练技艺出队防剿者即名团练。不操技艺专清内奸者即名保甲。不知王荆公初立保甲之时。本曰民兵。本尚操练。与近世所谓办团者初无二致。县令苟得其人。办理果得实效。足以惩治小窃窝户。如不得人。不特豪无裨益。弊端亦殊不少。弟常谓保甲当摄官而使之。不可用通饬之札札行全省也。来示欲为地方择人。广树贤俊。为斯民除奸而养善。斯实吾辈职分当为之事。州县不能皆善。善者又多不能了事。直隶地方瘠苦。人才尤为难得。坐是吏治颓弛。全无起色。殊为歉悚。八月闲尊疏奏裁战守兵马各二千余业。经照准。请将原疏及部文抄咨见示。敝处前奏练军事宜。欲稍参勇营之意。以练绿营之兵。部议颇加驳斥。嗣后覆奏办法。暂于保定正定古北口三处。各挑练千人。先行试办。俟数月之后。推行无弊。再行酌定章程。部议照准。兹将前后奏件。咨达冰案。绿营积习太深。欲求练成可战之兵。全无把握。如何如何。

## 与李筱泉制军书

曾国藩

接奉十月十一惠书。敬悉使节遄征。将渡湖外平章事状。厥后得尚斋书。述及台旌临发。略示梗概。属为转达。究不知其是何端绪也。刻想安抵湘垣。政祺佳鬯为慰。敝乡可虑之事。首在哥老会匪。无论贤愚。皆怀隐忧。治之之道。不能无故而兴兵戎。地而事搜查。自当略行乡团族团。就近查访头目。呈送县官。乃不至突发于不及防。然团之一字。利病各居其半。且恐利少而病多。起团则必设局。立局则必敛费。或择户劝捐。或按亩摊派。年年索钱。夜夜巡警。贫家既不胜其扰。而坐局收费之人。又未必果纯乎公廉。为众所服。一匪到

局。总以开释为主。本身能具悔结。族邻能具保结。即准释为良民。如实无一人保。乃送县城。县官审明而后押之。抚辕批准而后杀之。闻有团局擅自专杀者。众情为之不服。则匪首狡焉思逞矣。哥匪虽多。而被诬者亦所常有。或被怨家诬告。或被匪党诬扳。此等全靠团局董事曲予宽贷。宁信诉诬者为真。不信告者扳者为真。则匪易于开脱。亦遂易于解散。否则一经被诬。团局必欲加以重罪。彼此结党。报复相寻。杀机将无已时矣。军兴以来。州县断狱。往往罚讼者出钱。最为残民之政。闻团民于会匪之可释者。亦或罚令出钱若干。以作团费。或竟攘以自肥。此尤大拂人心。匪首所借口以煽乱者也。阁下素得湘民之心。可否出一告示。力禁三端。一禁团局不许擅杀。并不许用刑。二禁团局不许轻听诬告诬扳之辞。三禁不许团局罚钱。并不许多敛局费。人皆谓办哥匪宜严。鄙人独谓宜松。至用兵剿办时乃严。未晚耳。不审与尊意符合否。国藩巡阅外郡。先至扬淮徐州。次及镇常苏沪。水陆各营。均已蒞事。吴淞口乘坐轮舟上驶。十月望日旋抵金陵。各路营伍额兵。招复者甚少。抽兵另练。为数无几。缓急殊难深恃。将来尚须酌筹添募。暮齿孱躯。愧无搜乘校技之实。不过循行旧典。饱啖佳肴。多听谏词而已。其新募之老湘六营。操练洋队。经吴小轩亲自指教。甚为认真。不知可练成劲旅否。鄂岸画界一层。略有成议。湘岸似亦须一分界。俟大元旋。再行函订一切。

## 卷八十二 兵政八团练下

### 湘勇原流记

彭洋中

湘乡踞湘江上游。地广而沃。中岁委积鳞比。民间正供之赋。向由书吏携串票赴乡征。日久弊滋。需索重沓。民不能堪。激为抗欠之计。其俗又剽悍。敛钱拜会。岁以为常。道光末年。纠众积六七万。为首匪类。踞山依箐。立巢窟。焚掠掳杀。无处无之。被害之家。骈词上愬。丝棼苦不能治。三十年。粤西金田衅作。上命前任云贵总督林则徐经略之。道卒。又以命前任两江总督李星沅。亦遽卒于军。粤贼势日炽。湘乡会匪通焉。将借口钱漕。以发大难。都人士罔知所措。或为徙避计。不能徙者。则约数百人赴告各大吏。谓寇贼之患。百万甲兵制之于后而不足者。一二循吏弭之于先而有余。请以贤能县令往。巡抚骆秉章署布政使春熙皆颌之。然计吏。罕胜其任者。择尤遣之。则又胥视为畏途。相顾茧足。曰吾官可劾罢。躯命殊未遽捐也。用是拟委十数辈。咸固辞。事势迫不可复待。时清江朱孙诒。卸署长沙县事甫月余。又已奉部咨允补酃县令。按省例。皆不得遽委他缺。湘人知其贤且能也。相率遮大吏舆。乞借寇。秉章语属僚曰。诚知非朱令不可。第违省例。而强以人人所不欲。乖护惜吏才之意耳。春熙曰。是可以忠义动也。因促召朱令至。则长揖以顾全局息

。孙诒受命无难色。其捧檄往。则是年十月初二日也。孙诒未任之先。乡民集数千人城中。环县令署。噪聒钱漕事。闻孙诒至。喙顿息。孙诒下令曰。胥吏滥索。诚病民。然新漕伊迓。骤改章恐弗及。其各归。来年当为若尽剔腴削弊。敢胥动浮言者。罪不赦。会匪扰闾里。尔切近灾也。亟缚献。毋少延。众唯唯。遂散。是月半。有以盗魁陈胜祥刘福田彭明新来献者。讯得实。并寘诸法。自是繁贼之索。日相属于道。邑中狐狄嗥啸。为之稍戢。访绅士之贤者。知廩饩生罗泽南诸生王文士刘蓉康景晖其人。明年。咸丰改元。 诏举孝廉方正。以罗泽南应。二月。县试士。拔刘蓉冠其曹。旋集诸绅议改钱漕法。悉去浮勒。务便民。严治舞弊桀黠吏。湘人大愉。湘乡书吏最狡恶。令或稍闲以法。辄多方诬去之。王悉其状。密举以闻。请预防。四月初八日。孙诒巡乡至三坊万贯亭。绅民迎谒。王预焉。与语移时。属诣署襄公务。随抵三十五都洪山殿。康景晖诣焉。谈竟夕乃返署。当是时。大学士赛尚阿都统巴德清达洪阿奉命剿粤西贼。孙诒召诸绅谓之曰。防患未然。古之善教。今粤贼洪秀全等势张甚。未易遽殄。若北窜由恭城灌阳而全州。则永郡之东安界。由阳朔临桂而灵川。则宝郡之新宁界。皆毗连邵阳。湘乡固邵阳接壤也。计程不数日。贼可及吾境。人以为患在隔省。吾视之犹肘腋耳。官军布守冲要不能。团练乡兵。差足卫闾阎。及今不理端绪。恐仓卒措置难也。王曰。请自隗始。爰创具规约。晓谕于三坊倡之。余四十七都亦次第行。

时洪逆困守永安。官军十余万。绕之四。不惟楚省无风鹤警。即粤西诸郡邑。亦犹晏然太平。是以示谕团规。概不及旗帜队伍刀矛鎗字。恐骇观听也。未几。湖广总督程裔采得 旨防湖南边。将督师次衡州。孙诒欲于其过境也。缕陈团练策。请饬通行。而总督方谓贼焰易扑。勿庸为此迂远谋。劳民伤财。无益至计。孙诒之说不得入。七月。邑之二十五六七都三十五暨四十都会匪同时骤起。出抄抢。四十都职员李耕亭家。被祸尤烈。孙诒遣刘蓉康景晖号召团练。亲往捕治之。会匪拒捕。铳弹伤孙诒。准及手足。舆夫丁役负创者数人。诘旦。孙诒裹创大集团丁。围攻贼渠熊聪一于湖洞。火其庐。擒贼目王祥二及其伙数人。熊聪一弃湖洞奔八十里。潜伏杨家滩。谋遁出境。团长萧积惠购获之。王亦会团于三十五都助捕。获贼头目百余人。槛送总督行营究治。计前后就捕者七百有奇。孙诒以内匪不靖。则外患无自防。益与王康景晖诸人。讲求团练缉捕法。网山搜谷。梟鸞为空。二年二月。洪逆挈其党杨秀清萧朝贵石达开等。突永安围。走临桂。攻省城。锐首北向。孙诒谋诸王康景晖曰。衡永驻重兵。宝庆有副将领兵协郡伯守。贼必不敢往。由东安捣虚而来。吾湘乡正当其冲。团丁未习战。不值一映。非可遂恃无恐也。吾欲选劲卒分布要隘。当前锋。以团丁缀其后。助声势。两君以为何如。皆对曰。此万全策也。遂募敢死士。

日训练。四月。全州陷。戒益严。贼睨湘乡有备。绕窜陷道州。陷江华永明桂阳郴州。七月。王等偕文士易良干各集团数百人。造县听调。命分三营。易良干领中营。王领左营。武生杨虎臣团长王开化张运兰隶焉。康景晖领右营。以诸生罗信南综理三营粮糈。谢邦翰侍兵械。县学两司教官并廩饩生魏万杰等。分投劝捐助以济军食。事当创始。惊世骇俗。前此团练甫倡。举邑绅耆庭诤已屡。迨是益哗然。有怨詈者。有揶揄者。有谓寇贼可冀其不来。练卒必不能不生事者。孙诒亲若友进谏曰。众口嚣嚣。姑已之以息谤。若何。寇将至而敛民怨。非计也。答曰。愚民偷旦夕安。忘巨祸。犹赤子有疾。苦药饵号耳。苟且徇之。安用父母为。遂不听。有挺身向康景晖吧呀忿争。斥以首祸者。孙诒召其父责之曰。尔子敢复尔。将寘重典。为沮挠公事戒。复饬缉妄议者数人。薄惩之。事乃定。是月。罗泽南来。命易良干奉以中营事。而已副之。时洪杨诸逆犯长沙。警报日数至。二十九日夜。言贼至江车。距邑城七十里。商民惊扰鼎沸。练卒亡去者十之八九。厥明。侦知其非。稍稍复集。或以为言。孙诒曰。始事固如此。无足为。乃皆召而语之曰。古来良将。功名赫赫于后者。其初皆未尝不畏怯。惟一经畏怯。胆即渐以老练。故名卒成。今尔辈虚惊。宜自笑。且自惩也。越数日。又谓之曰。凡临战阵。避死反死。舍死杀贼则必生。尔辈当念人无寿夭。咸有死期。死于牖下。何如马革裹尸耀来世。以此熟自计。遇贼自勇气百倍矣。练卒环听。若顿悟。孙诒驭凶暴尚严。而拊循士民。则厚奖其能。徐勉以所不逮。不求备。不务速成。告谕懃恳。善开发人志意类如此。人所以乐为用而造就多。

八月。长沙贼围仍未解。孙诒令王将其众出驻马铺。康景晖驻辰前铺。举人赵焕联领团丁驻道林。相犄角。伺贼至迎击。罗泽南易良干防卫县城。先是孙诒以临敌制胜。首在士卒一心。次则布队森肃。因推古人阵法用意所在。制为起伏分合周陆猎逐之式。于王之行授焉。王到防。日日按式操演不稍间。两营踵之。湘军纪律自此始。既而又令附郭三坊三都。比户选练。为城保障。令城内立八团。团总各一人。每团选壮丁二百。共一千六百人。分为八班。孙诒每日凌晨起。率其一。更迭赴各都坊会操。凡步伐止齐之法。刀矛枪之用。皆躬示其状。俾模式焉。操毕。辄引一队至前。面语以忠义之教。勋赏之荣。勇怯死生之理。口指手画。无异授徒。虽舌焦吻燥。不惮劳也。当其创设三营也。营仅三百六十人。至是增至八百人。合诸城内八团。附郭六都坊。暨其余四十二都团练。习技击娴队伍者。综计约十数万。九月。刘蓉来。立连坐法。一人怯退。同伍罪均。令各团练自具状为凭执。人皆指天日誓。孙诒乃馭吉椎牛飨士。率诸绅县庭同嚼饮。万众欢腾。始俨然有亲上死长之意矣。邑之十八都。地名壶天者。聚众应洪逆。孙诒率易良干罗信南驰往掩捕。一鼓荡平。王请曰。

练卒可用矣。愿以一旅援长沙。殄兹寇。孙诒壮之。令率所部往。十月十九日达行省。贼已他窜。怏怏而回。洪逆旋破岳州。围武昌。大兵咸逐贼上。诸郡县土寇起。邑之赛田杨家滩匪类漏网者亦蠢动。孙诒率罗泽南刘蓉往平之。至是署事期满。将瓜代。泽南与诸绅诣大府留。其时张亮基抚湖南。湘阴左宗棠襄事其幕。谓泽南曰。湘潭避兵侨君邑者。皆谓邑团军近数十万。能调省资保卫否乎。泽南曰可。十一月。张亮基寓书孙诒。属选千人往。不以檄而以书。重礼孙诒也。孙诒将亲行。谋与偕者。罗信南请往。泽南以亲老辞。王亦辞。孙诒谓泽南曰。君孝廉方正也。事亲诚先务。然境土若不靖。将负父母逃之荒外乎。抑听其引颈膏贼刃乎。泽南无辞。又谓王曰。湘乡团练成。君实其勋首。今大府调练卒。咸属望君。奈何反却顾辜众望乎。世变方亟。志士有为之时。守此不去。以待科举。毛锥子将笑人也。皆应曰。愿如命。于是王以三百六十人先发。十二月三十日报至。孙诒督同泽南信南以七百二十人继之。刘蓉随。明年正月初八日亦报至。至之日。张亮基已擢湖广总督去。潘铎嗣为巡抚。命长沙守仓景愉点验焉。郡丞椿龄代之行。事毕。言于景愉曰。乃今见亚夫细柳军矣。曩昔霸上棘门儿戏者尔。月杪。孙诒归自长沙。二月。衡山县草市贼起。王奉大府檄。以所部往击。悉就歼。四月。安化县蓝田贼起。孙诒奉大府檄。以罗信南谢邦翰随麾盖往击。若伐槁薪焉。五月。孙诒解湘乡县事。洪逆之攻武昌也。陷之。由是闯汉阳。躏蕲黄。狂而东。九江池州安庆太平诸郡。相继不守。遂入江宁。据为伪都。分其党俶扰江西行省。

湖北按察使江忠源奉帮办军务之命。将趋鄂中。闻南昌警告。顺道驰剿。兵寡贼众。书抵曾国藩请援。国藩方驻长沙帮办团防。商诸复任巡抚骆秉章曰。营兵疲。不如乡勇健。能战。令朱牧提湘勇赴援。其可乎。孙诒是时已擢任郴州也。秉章然之。遂以孙诒统援军奏。孙诒令罗泽南领中营。饬生李杏春团长李续宜佐之。易良干领前营。团长罗信东佐之。谢邦翰领右营。团长李续宾佐之。康景晖独领左营。杨虎臣独领后营。罗信南领亲兵。王留剿郴桂土寇。六月遄发。候补道夏廷樾庶常郭嵩焘偕行。七月十九日。师次南昌。二十四日。与贼交绥永和门外。大败之。谢邦翰易良干罗信东穷追至江湄。夺贼舟被戕。孙诒哭之恸。以李续宾代领右营。罗信南兼领前营。吉安故多盗。闻南昌被围。竖旗友。忠源暨巡抚张芾在籍尚书陈孚恩虑其与粤逆合。奏令孙诒扼樟树镇。断贼勾结。遣候选教谕刘长佑隶指麾。孙诒到镇。以长佑与罗泽南李续宾等偏师捣吉安。扫灭土寇。八月二十三日。南昌遂解严。江西全省以次戡定。湘勇凯旋。忠源本国藩门下士。喜湘勇精锐。疏言国藩有湘勇六千余。上信之。始命国藩帅以援鄂。国藩既得旨大募湘勇。尽调孙诒所部将士为东征计。忠源抚皖。又驰疏调孙诒。以秉章奏留。乃止。四年二月。粤匪上窜。国藩

命罗泽南李续宾防剿衡永郴桂。以固后路。自将王等水陆军万余人东下。三月。至岳州。遇贼。军尽覆。归咎王。将罪焉。左宗棠言于秉章。力保全之。使屯郴桂。召罗泽南李续宾还长沙。规进取。国藩曰。湘勇恐不足以战也。宗棠曰。劲旅也。杀贼多矣。奚不足。四月。孙诒署理宝庆府事。国藩于七月整旅复东下。罗泽南李续宾等。所向摧靡。迭克岳州武昌汉阳蕲黄各城。六月粤逆复犯江西。巡抚陈启迈疏乞 命孙诒率罗泽南往援。秉章以孙诒方专郡。泽南业东下。奏覆。十二月。国藩督师湖口。又败绩。武汉两郡重陷。国藩收拾溃卒。退屯九江。罗泽南李续宾以其间入江西。剿广信饶州踞贼。五年。战于弋阳大捷。战于信州亦大捷。广饶一路告廓清。俄以国藩命回军武昌。逆贼复狼奔豕突。江西全局糜烂。

六年四月。 廷旨命孙诒带湘勇应援。秉章以部曲已散于湖北江西各营。一时难以复集之言奏覆。孙诒诚明强毅。知治体。习勤劳。又深得士民心。楚省倚以为重。金不欲其远违。两年前南昌之役。楚中稍有警报。即共引领望孙诒归。故他省奏调。大府体士民意。辄弗遣。然其所练湘勇。旌旗天下。将才之被陶铸成者。王罗泽南李续宾其最着也。泽南旋中死武昌城下。李续宾挈其弟续宜接统全军。于是年十一月。再收武昌汉阳。八年四月。克九江。提兵皖疆。连下潜太桐舒四城。十月初十日战没。王之于役郴桂也。恢复东安郴州共十余城。军麾直指粤东西界。驱虺蝮而毙诸其穴。六年九月。转战岳州。除崇阳通城各剧贼。七年。徇江西吉临诸郡。禽猕草薶。八月。弃诸军长徂。王开化张运兰赵焕联杨虎臣继之。战功并卓卓著。又有团长萧启江蒋益澧刘岳昭者。启江先隶罗泽南营。益澧隶王营。岳昭又隶启江营。厥后均别将遏巨敌。为 朝廷分一面忧。自咸丰三年迄今。文则督抚而下。武则提镇而下。自湘勇中来者。更仆未易悉数矣。骆秉章疏荐孙诒云。湘军朴勇敢战。由该员办团而起。岂虚语哉。然孙诒以湘勇故。几覆其宗。咸丰五年。逆首石达开寇江西。甫至瑞州。榜曰。三百里内外有匿清江朱氏族属一人者家骈诛。导使逃及知其逃匿所在不报者亦然。既抵清江。又勒邑人缚送孙诒亲属。否则尽城屠。盖以其练劲旅。支柱东南。俾不得逞为憾也。幸贼中有感孙诒忠义者。辗转为缓颊。乃免于难。然生产则以是荡然矣。

### 湘乡昭忠祠记

曾国藩

咸丰二年十月。粤贼围攻湖南省城。既解严。巡抚张公亮基檄调湘乡团丁千人至长沙。备防守。罗忠节公泽南王壮武公等。以诸生率千人者以往。维时国藩方以母忧归里。奉 命治团练于长沙。因奏言团练保卫乡里。法当由本团醴金养之。不食于官。缓急终不可恃。不若募团丁为官勇。粮饷取诸公家。请就现



调之千人。略仿戚元敬氏成法。束伍练技。以备不时之卫。由是吾邑团卒号曰湘勇。三年春。平土寇于衡山。破逆党于桂东。其夏。粤贼围江西省城。国藩募湘勇二千楚勇一千。罗忠节公率之东援。初战失利。营官谢邦翰易良干等殉难。湘勇之越境剿贼。将领之力战捐躯。实始于此。余闻而悼之。议立忠义祠于县城。祀湘人与于南昌之难者。其冬。余奉命筹备舟师。乃募湘勇水陆万人。明年率之东讨。岳州之役。陆兵败挫。虽旋有湘潭之捷。而湘士中燬。既而整军再出。罗公暨李忠武公续宾率湘勇以从。于是大雋于岳州。克武汉。下蕲黄。破田家镇。复江西弋阳信州宁州。又以其间由江还鄂。扫荡支县。再克武昌省会。咸丰五六年间。罗李湘勇之名震天下。而王壮武公与刘武烈公腾鸿萧壮果公启江暨巡抚蒋公益澧。皆提湘勇。征战湖北江西广西广东等省。所在有声。然罗公王公刘公遂以六七年间。先后徂谢。而将士伤亡者滋益多。前所议建之忠义祠。规制隘庳。不足以严典祀。咸丰八年秋。国藩乃与李公具疏会奏。请立昭忠祠于湘乡。令有司春秋致祭。天子许之。吾邑军士。没有余荣已。未几而舒城三河之难作。李公殉节。部下死者殆六千人。国藩私忧。以谓湘中士气。恐不复振。其后李公之弟勇毅公续宜。重辑部曲。转战皖北。张忠毅公运兰及唐总戎义训辈之师。转战皖南。而吾弟国荃。遂以湘士克复安庆金陵两省。蒋公暨杨公昌浚亦用湘人平浙江伐福建。张忠毅公复战没于闽。东南数省。莫不有湘军之旌旗。中外皆叹异焉。其西北诸道。则提督刘君松山追逐擒匪于河南山东直隶。征叛回于陕西甘肃。而按察使陈君湜防守山西。其西南诸道。则萧壮果公率师入蜀。而巡抚刘公蓉屡平蜀寇。总督刘公岳昭暨诸湘军又自蜀而南入黔西入滇。一县之人征伐于十八行省。近古未尝有也。当其负羽远征。乖离骨。或苦战而授命。或邂逅而戕生。残骸暴于荒原。凶问迟而不审。老母寡妇。望祭宵哭。可谓极人世之至悲。然而前者覆亡。后者继往。蹈百死而不辞。困无所遇而不悔者。何哉。岂皆迫于生事。逐风尘而不返与。亦由前此死义数君子者为之倡。忠诚所感。气机鼓动而不能自己也。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之乱也。上下纵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悸。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伦。历九州岛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与。亦岂始事时所及料哉。今海宇羸安。昭忠祠落成有年。而邑中壮士。效命疆场者。尚不乏人。能常葆此拙且诚者。出而济世。入而表里。材之兴也。不可量矣。又岂仅以武节彪炳寰区也乎。

黄特轩传

## 吴敏树

黄森。字特轩。居湘阴东北乡长乐里。长乐为岳州走长沙古驿道。地宽平。四面倚山。罗江流其闲。下入湘水。咸丰四年。湖南起勇军。将东下剿贼。贼复自安庆上犯。陷武昌岳州。急趋长沙。时贼由水路掠船至罗江新市。长乐人惊走。而其里人有先在贼中者。至是以长发归。胁里中率钱粮输贼。黄君为里富室。挈家去。已而钱米大集。胁者皆自取之。众怒曰。此伪耳。相与执而杀之。已杀。则又大恐。乃请豪长者谋之。皆尤众人。莫为计。黄君至曰。杀此贼诚善。今惟有团练耳。尔等但能一心。致死何患。所须钱物。无多少从我办之。众大喜。即日户阅壮丁。具器械。立帜于门。别拣勇力数百人。分营要隘。是时巨贼已率众南上。而巴陵土贼大起。皆先在贼者一人。辄倡数百众。劫夺村聚。无敢抗者。而杨某陈某为之渠。以千余人入平江北界之岑川。闻长乐独执杀其党。首倡团练。欲乘其未定破之。岑川西去长乐五十里。一日以四百人。天未明而往。长乐人不意其猝至。黄君方与诸团首会食。贼已近里许矣。即呼召其营勇。独率五十人。先往御之。山下小村。地有长沟。杨柳蔽翳。各不相望见。突相遇小桥闲。即刺毙贼大旗一人。连刺红衣骑马贼杀之。即其渠陈某也。因大呼。远近皆应。贼遽失魄。痴立不能动。勇益集。直推刃仆之。杀百数十人。又追杀走者。贼逃还岑川不能半。即皆走归巴陵。黄君旋又逐之巴陵。新墙市土贼。实时皆散。于是黄君名赫然闻数县闲。省府盛奖其功。其年五月。提督塔公已破贼湘潭。将收岳州营于长乐。黄君与其团人常为军导。军进退皆依倚之。明年六月。贼帅何某自通城以数千众出巴陵。杀数百人。将由长乐犯长沙。黄君大集其勇。他乡团皆争赴之。几二万人。贼至巴陵关王桥。距二十里。闻声大起。即退去。是时粤贼方与楚军相持于湖北江西。常以一股踞崇阳通城。窥湖南。为冲我心腹计。我军屡入击破之。旋复合聚。黄君尝以团勇随官军剿贼通城。贼先遁。长乐人自是颇轻贼。而团事既久。费绌不给。练营亦遂停罢。但以探候约相警集而已。又明年五月。何贼自通城乘夜入巴陵。将复犯长沙。即卷旗轻行走长乐。缘山岭以入。杀牧牛儿。山中始觉之。遽出勇以。而四山皆有贼出。遂惊溃。挟妻子渡水入南山。贼亦不敢逼。其明日。贼将渡水由古驿以上。长乐水南地属平江。与长乐合团。其人复相聚。御之水上。贼竟日望之不敢渡。抵暮。遂纵火焚市屋。下走三十里。始渡水至新市。夜杀千余人。而长沙已闻贼。城备完。贼乃掠东境。由醴陵萍乡去。盖长乐团为省城北蔽者且数年。至是始不振。黄君郁郁以为恨。年余。遂病疽以卒。余因避兵。早识黄君。备知其团事始末。其人意气洒落。异于寻常富人。仓卒立事。有非偶然者。然余有以见团练之不易为。而今官吏一闻贼警。辄以此责望于民者。未察其实也。

当贼初起。常以诳言鼓动一世之贫民。彼贫民忌恨富民。而欲坏之久矣。皆谓害不及我。而甚有利。则孰肯出其死力。以为富民卫。虽出钱财。莫之应也。应者亦阴挟两端。贼至即迎之耳。故凡为团兵者。必其乡之人。适然与贼角。有衅讎而后可用也。而其地必深阻易守。人必简练。习部分战。气力精专。而又财用饶给。然以居贼所必经地。以与贼连岁持久。则未有能也。若黄君之为团。可谓能用其人。其功效卓著。非仅保全其乡。虽及其坏散之时。贼终忌之。不能逞残于其人。而省城犹得其一二日阻遏之力。至其所恨。亦非人之所宜加过于君者也。故余尝谓乡团御贼之事。独宜听民之所为。而官无多预焉。何则。彼其身家诚知自急。其形势苟可合而有恃。固宜有能因便而用之。若将以为法令。而驱之使集。则民苟以其名相应。而黠猾之徒妄为侈张。以取媚于官。而渔猎闾伍之利。因为武断者皆是也。此适足以饵贼而殃人。奚团练之有乎。余故纪黄君而备论之如此。

### 六合保卫团练章程

徐鼐

六合在吏部铨选册为无字简缺。而实疲难之区也。南滨大江。与金陵为唇齿。东接仪扬。为盐梟藪。西北界皖省。捻匪出没。与土人相仇杀。而二百年来无大兵革。百姓耽安乐。以声色自恣。道光壬寅之秋。夷船入犯。仓卒募乡勇数百人。握刀游市上。实不足用也。今上御极之元年。江夏温北屏先生来守兹土。任未久。修城垣。积义仓谷。众犹谓非急务。乃事甫竣。而粤匪已陷武昌矣。壬子冬。鼐归自京师。先生谋诸鼐。募四方壮士数千。捐资制器械旗帜。分队伍。设团练保卫局。亲历四乡百二十余保铺。教以树旗鸣锣起伏救应之法。贼三犯东沟。团勇三败之。贼既陷金陵。复陷镇江扬州。乃渡江分两路北犯。破浦口官兵。陷滁州。分其众闲道奄至邑之南关外。我军荷神麻以火攻破之。贼骇奔。南乡兵勇团练。尾而歼之。时癸丑四月壬午日也。是时贼之由滁州而上者。连陷凤阳颍亳归德。偪开封攻怀庆。破临洛关。掠直隶界。京都大震。独其歼于六合者。数千人焦头烂额。折骨绝筋。无一获全。抛弃铜火鎗刀矛无算。贼中为之语曰。纸糊扬州。铁铸六合。由是吾邑团练之名闻天下。

天子诏书褒美。而四方闻风而起者。往往聚乡兵以杀贼焉。夫常胜之众易于骄。骤积之财易于匮。撤勇则可虞。养勇则多费。必也用民之力以保其身家。不破吾民之身家以隳其力。庶乎众不骄而财不匮。百余保之落窳远。户口畸零。散而难聚也。故。首编联。难民流徙。良莠错杂。故次之以稽查。责任不专。则功过相诿。选练不早。则老弱滥充。故责任选练次之。未能守。何言战。故未遑言攻剿也。而统之以防御。不除弊。何兴利。故不更烦条约也。而。终之以禁止。远法古人。近揆时势。经历两年之久。斟酌变通。而画然始归于一

。此先生劳民节财之苦衷。而凡欲保卫其身家者。所当慎终如始者也。竊故条而列之。以告司事者焉。

### 编联章程第一

一旧章以十户为牌。十牌为甲。十甲为保。今本邑二十七铺九十九保。大保七八百户。小保一二百户。旧设乡约保长。有捕盗催科之责。事事纷更。则多不便。今变通旧章。牌以十户为准。甲以十牌为准。保仍其旧。惟团练时。分画团界。设立团总。则仍以牌甲多寡为率。大保二三保为一团。小保或并四五保为一团。

一每牌十户若零户数在三户以内。则附于末牌之末。如数过三户。则与末牌均分为两牌。每甲十牌。若有零牌在三牌以内。则附于末甲之末。如数过三牌。则与末甲均分为两甲。其村落窳远住处畸零者。户不满十。则就本村编为一牌。牌不满十。则就本村编为一甲。

一城厢内外集镇乡村。无论绅士兵丁百姓。商贾铺户。官员公馆路旁小店。庵观寺院。种山棚民。一体编联入牌。铺家以一铺为一户。公馆以一馆为一户。小店以一店为一户。庵观寺院以一处为一户。棚民以一棚为一户。

一穷苦孤独。及游手无业之民。往往数姓或十数姓同居一院。除同院而同姓同宗者可并为一户。若同院而俱异姓。及同姓而不同宗者。仍以一院为一户。查明房主在内居住。则以房主出名立户。如房主不同居。则以有妻室或丁口最多者出名立户。其户册上填写一院几家。某家男妇若干口字样。

一牌甲中。有倡家馆。聚赌习教。及一切不安本分之徒。众户多不敢与之同牌。倘不编联。便成漏户。彼反置身牌外。恃无稽查。肆行无忌。今一体编入牌中。于册内该户之上。用自新二字戳记。以示区别。俟能改过。则去之。

一寄籍客民。或贸易。或耕种。原与土著无异。遇有乡亲远来投奔。无论久任暂住。均需查明。如系素相认识。来历明白。带至甲长牌长处。说明来历。该甲长诘问明白。即于户册门牌上。添注名姓住址。责成带来之人保结。方许居住。如并不认识。无端来投。保非匪徒。立刻驱逐。私自容留者拏究。

### 稽查章程第二

一县官将牌册甲册团册。照式刷印。颁给团总。团总颁给甲长。甲长颁给牌长。令将所管地段。确切查明各户姓名。作何生理。有无粮业。及户内丁口若干。填注册内。户户开列。不准遗漏一户。户内人人开列。不准遗漏一人。

一造册既竣。牌册甲册存团总公局。团总将团册照式誊清正副二本。送县盖印。正本曰循册。团总领回。副本曰环册。存县备核。每年正月更换一次。县官坐大堂亲收亲发。不假书差之手。且随到随发。不须守候。有公差借事需索者。准喊禀究办。

一造册既竣。每户给门牌一面。每牌长给十家牌一面。每甲长。另给一牌。开列该甲长及十家牌长姓名。实贴薄板之上。朝挂夕收。如有遗失毁坏。由甲长禀请补给。

一各户如有搬去迁来者。牌长查明搬住何甲何牌。迁自何甲何牌。十日内告知甲长团总。于牌册内后幅注明。每季将搬去者门牌缴县。迁来者禀请补给。

一各户中一家男女几口。远出外乡及自外归家。均随时报明牌长甲长。注明牌册。

一县官因公下乡。携带环册。顺道抽查。若公事稍暇。则示期分路查点。并阅壮丁技艺。自团总以下。齐集听点。一切夫马饭食。县官自备。有公差借事需索者。准喊禀究办。

一官河大路桥梁之下。禀县核准设立坚固水栅。责令本地方甲长。添壮丁数人。专司启闭。凡戌亥子丑寅五时。应行闭栅。不准片帆行走。若遇紧要军务兵饷等差。许守栅人查明开放。他时不闭。其停泊船只。本地方牌长。向船主查明客人来历。船主姓名。有可疑者。禀官查验。

### 责任章程第三

一每牌。择本牌一人为牌长。一人为牌副。责以稽查一牌之事。平时稽查死亡迁徙。以告于甲长而注于册。如同甲有事。则督率本牌壮丁鸣锣持械。以赴有事之所。壮丁有临时玩误者。则以告于甲长。以告于官。徇隐者同罪。

一每甲。择本甲一人为甲长。二人为甲副。责以联络一甲之事。平时训练壮丁。修饬守备。厘正户册。有事则鸣锣。召牌长齐集壮丁以从事。牌长有临时玩误者。则以告于官。徇隐者同罪。

一每团。择本团一人为团总。四人为团副。责以守御本团。及联络各团之事。平时督同甲长牌长。稽查奸细。训练壮丁。修饬守备。本团有事。则鸣锣集近甲壮丁。以赴有事之所。外团有事。则以次鸣锣。集各甲壮丁。相机救援。听候调遣。甲长以下。有临时玩误者。则以告于官。徇隐者同罪。

一自团长以下及牌副。皆本团本甲本牌绅衿耆老公举其家道殷实品行端方才具明练者数人。以告于官。官择其尤者。给札饬办。

一团内甲内公事。有应禀官及知会邻团者。由官按各团给戳记一个。各甲则五甲共戳记一个。如官书戳记之式。凡系保甲团练公事。应禀官者。准用戳记。遣人代递禀词。应知会邻团邻甲者。准用戳记为信。若事与保甲团练无关者。不准擅用。违者照擅用公文印信律重究。

一自团总以下及壮丁。一切耕种生理。仍照其常。有警则团集守御。其守御有效。则计功奖赏。由团总禀请县官。或给顶戴。或给扁额。或给银钱。团总不准挟私。如有遗漏冒滥。惟团总是问。

一自团总以下。奉行稽查。派拨传习教演。及一切堵御要务。敢有藉端需索。希图肥己。通同舞弊。扰累壮丁居民者。无论有无功名。立行拏究。

#### 选练章程第四

一计户出丁。除年十六以内六十以上不准充当外。二人出壮丁一名。五人出二名。七人出三名。十人出四名。其余以次递推。

一选壮丁之法。县官责之团总。团总责之甲长。甲长责之牌长。如一户二人。责其身体壮大心性诚实者一人为壮丁。不得以驽憨无用之人充数。亦不得雇用游手无赖之人顶替。惟壮丁内实有探亲外出。及绅衿耆老力不能持械者。准其选派年壮雇工家丁替代。仍报知团总甲长注册。

一壮丁另立名册。所有壮丁姓名年岁疤记。及所习器械。逐一注明。团总照式誊清正副二本。送县盖印。一存县。一存团总处。与户册法同。

一团内有武艺精熟之人。团总以报于县官。派令教演各甲壮丁。勤者奖誉。惰者呵斥。如师生之礼。有不率教者。团总稟请惩处。其教师薪水月费。官为给发。不准收受壮丁钱文。

一甲长择本甲宽大庙宇空闲平地。为传授教演之所。名曰教场。教师在教场居住。听壮丁自来学习。

一壮丁耕种生理。各有本业。赴场学习。原听其便。惟不立课期。则无以示惩劝。今议定月之朔望。甲长齐集壮丁。会同教师。阅试壮丁技艺。以优劣分上中下三等。报于团总。团总以次亲历教场。于春夏秋冬四季月。定其等第。以报之县官。县官示期何日。定场何处。亲阅赏罚。如所报不公。则罚其团总甲长。

一壮丁学习器械。各从所好。而临阵必分队伍。彼长此短。互相策应。如壮丁至五百人。则火器弓箭手一百。长枪手二百。短刀棍棒杂技手二百。教师演习。约以此数为率。

一壮丁听受团总甲长稽查约束。如有抗违不遵。及派办何事不到。及藉端滋事者。稟官立提究处。

#### 防御章程第五

一每团必须设卡。以为防堵聚齐之所。如八百桥陈堡桥。为仪扬来路。雷官集施官集程驾桥。为滁来全来路。四合墩。为天长来路。葛塘集。为江浦来路。有险可阨。则阨诸险。平原旷野。无险可阨。亦须筑土墙。挖濠沟。削竹签。堆蒺藜。以防贼来冲突。着团总甲长。轮派壮丁分段预备。按户出力。不准敛费。

一每团于总要路口高冈之上。设立望楼。十里一座。或木支茅盖。或砖瓦砌盖。着团总甲长。会同有力之家。商量自为建造。不准勒索。

一望楼每座。轮派壮丁守望。无事之时。每座四人。支更守夜。有事之时。每座八人。片刻不离。设铜锣一面。螺角一个。遇警。则鸣锣吹角。如有推诿偷安。虚应故事者。着团总甲长。稟请究办。

一望楼置备铜锣之外。牌长家。公置铜锣一面。居民铺户有力之家。各置铜锣一面。无事不准鸣锣嬉戏。遇警则鸣锣。其锣以随手连击不断为号。各户立即鸣锣接应。其锣亦以连击不断为号。各壮丁明火执械。飞出救援。

一遇有盗警之附近各望楼。各牌各户。一闻连击不断之锣。立即鸣锣接应。其锣以连击五声为号。击后再击。各壮丁明火执械。飞赴锣声连击不断之村庄救援。

一遇有盗警之较远之各望楼。各牌各户。一闻五声锣响。立即鸣锣接应。其锣以连击三声为号。击后再击。各壮丁明火执械。飞赴五声锣处。以次至锣声连击不断之处村庄救援。

一救援邻村之法。于每甲壮丁内。仍分两班。一班居守本村要地。预备截杀。以一班赴救。朔望互为更换。预先分定。以免临时推诿。

一甲长牌长闻邻村鸣锣。不传锣接应者。罪坐甲长牌长。如甲长牌长传锣。而甲内牌内壮丁不赴援者。罪坐各家。以党贼论。如盗警之时。查出一家空虚无人者。即以贼论。

一遇有事之时。各团相距在二十里内者。约期于附近要隘处所。齐集会哨。或施放鎗。或演试武艺。以壮声威。庶彼此认识。不至失守望相助之意。

一有事之时。每甲选壮丁二人。充探报之役。优给口粮。给与探报路票。如探在本境者。其探票内必取团总或甲长戳记。如至邻省邻邑。飭令于所到营县稟请于票内加印。若票无戳印。及稽留后时者。稟官严究。

一每团制朱红大旗一面。上书某团中队。此旗随团总左右。以为众人耳目。制青大旗一面。书某团左队。白大旗一面。书某团右队。红大旗一面。书某团前队。黑大旗一面。书某团后队。团副四人。各领一队。旗亦随之。各甲就附近地方。分入前后左右四队。另制小旗一面。如大旗之色。上书某队第几甲几队。随各甲长左右进退。听团总调度。各壮丁于衣上系号带一根。书某甲壮丁某人。以便分队稽查。错误者。军法从事。

一两牌计二十户。轮派一人支更。遇有事之时。则每牌出一人支更。传签为号。制戌亥子丑寅卯六签。各牌以次递传。本团自为起止。一时一签。轮流一。遇警。则传签飞报。迟误者。甲长查明误自何牌。稟官究治。

一遇夜安歇。各壮丁枪刀器械。俱要随身安放。刻不可离。以防事起仓卒。

一刻下拦江铁链铁狼牙木档箴缆之属。预备齐全。撤防后。量其丈尺称其斤两。数其件数。登册存库。遇有事之时。分置官河汉港。再按旧法制聚涉针水毛

猬水蒺藜。置之水中可无虞矣。

一军兴以来。刀枪器械。十户已有其五。今计户出丁。不能计丁授器。徒手何能应敌。不知手法步法身法。习练轻便。则耰锄锹叉。皆可为兵器之用。或竹枪木棍。省费而易办。或抛灰飞石。熟极而生巧。其法难以枚举。团总甲长教师。仿而行之。事半而功倍焉。

#### 禁止章程第六

一私宜禁也。遇有不平之事。小可理论。大可禀官。私逞凶。即为乱民。除用兵器伤人者。如律拟罪外。即拳棒相加。团总甲长禀官惩治。

一临时迁徙宜禁也。有事之时。移家他徙。最易摇惑人心。违者罚产充公。

一有事之时响器宜禁也。民间宴会作乐。例所不禁。而有事之时。闻声传。易于惊恐。一概停止。违者议罚。

一言宜禁也。无行之人。好造谣言。煽惑人心。一切禁止。违者严究。

一客民开山宜禁也。向来客民买屋开山。原与土著无异。但祇许自耕自种。不准展转招人添棚筑屋。以致匪徒藏匿。违者并本人驱逐。

#### 武阳团练论

杨金监

常州府治。附郭武进阳湖两县。东界无锡。南界宜兴。北界江阴。为京口至苏省水陆必由之孔道。距吴淞福山诸海口。纔三百余里耳。民情懦弱。风鹤可虞。虽经 圣上命将遣师。荡平在即。而海氛远窜。汉奸之解散者。无所得食。难保不煽诱逃兵土匪。扰累地方。欲求豫备之方。诚莫如团练。夫团练与召募异。召募者。捐贖雇募。聚易而散难。团练者。各保身家。宜静不宜动。盖团练即古守望相助之义。历代用之皆着成效。而用之之法。微有不同。缓用之则为具文。骤用之则又骇众。且有宜古不宜今。宜此不宜彼者。诚熟悉民俗。因势而利导之。则禁暴诘奸之策。莫善于此。今且以武阳两县之情形论之。夫武阳地方。百数十里。皆平原旷衍。无要隘可守。又无兵力可恃。民虽庶而多贫。俗尚文而轻武。非特简营伍警塘汛练民壮缮城堡凡事之在官者宜亟也。一旦有事。悉官兵民壮。不过数百人。战则不能守。守则不能战。若非城乡自行团练。势且岌岌不支。近奉 谕旨令沿海州郡居民自行团练。并奉常镇道宪出示劝谕富户捐贖团练。而士民且迁延观望。至今未见举行者何哉。盖愚民无知。恐未见其利。先受其害。是以不顾后日之患。且纾目前之急也。夫团练之所以为害者。事前则苦需索。事后则苦征调。捐贖召募。则累及富民。按丁科派。则累及贫民。何以言之。团练则必编牌册料丁壮制器械习技勇。事繁而费重。绅士素不能号召乡里。则将以事权属于官。官不能不假手于佐贰胥役。一经胥役之手。而编查有纸笔之费。下乡有供应之繁。故事未成而民已困。所谓苦



需索者其患一。团练之在乡者。以大村统小村。在城者以大厢统小厢。常郡城守单弱。一旦有故。知某村某厢有壮勇可用。且将按籍而稽。从权调拨。夫团练之所以足恃者。以其各保身家。故虽有良莠强弱之不齐。自能各出死力以相救护也。一经调遣。则无身家田产可恋。胜则悍而败则逃。无事则鸟散。官与民两无所利。而实交受其困。所谓苦征调者其患二。地方之有富户。所以养贫民备缓急也。武阳富户之极大者。家财不过十万金。且皆田产而无财粟。而地方之游手好闲者。居十之三四。上年芙蓉圩偶有偏灾。绅商竭力捐输。筑堤散赈。幸得安集灾黎。而其先尚不免有土棍煽诱饥民抢劫之案。今以团练之资。责成富户。则富户少而贫民多。供亿不胜。久长难计。稍有不遂。则聚众而哗。富民不安。而贫民更无所恃。所谓捐贖累富户者其患三。武阳民多而田少。壮丁多旅食四方。在城者为尤甚。其无业者。类皆烟赌无行。不可用。其可用者。如农工贩竖。皆有职事以供衣食。欲其人以习器械。则妨其职业。势不能枵腹以荷戈。欲贍其身家。而势又不能给。所谓科派之累贫民者其患四。诚除其患而兴其利。则事不烦而民不扰。安见团练之必不可行哉。行之奈何。官总其大纲。而绅士之贤良者分任其事。则需索之患除。官行其激劝。而册籍总于绅士。则征调之患除。富户捐贖。听各绅士料量劝募。则富民之患除。乡民练习。听各人自愿入册。则贫民之患亦除。除其患则利可兴矣。夫事莫难于刼始。非笑为迂。即指为害耳。迨害之既去。又虑无人无饷无器械也。苟当创始之时。于城之四隅。乡之四周。各举一二公正绅士为众所信服者。使之即所居之地。编查户籍。料丁壮。置备器械。演习武艺。即以其册存于本团。互相稽查以为众倡。然后择一二村坊之办有成效者。官为激劝。以劳其成。由是以达于附近村坊。约十余家公议推一团长。十团长推一团总。十团总推一团董。各团有事。均由团董以达于官。其它船只责成埠头。僧道责成庙主。皆设四柱册循环簿。归本处团总稽查。以杜容隐外奸之弊。如是。则人足矣。各保身家。各谋衣食。各备器械。其有不给者。或需刀銃火药金鼓油烛之类。就本团富户量力捐贖。存公给散。倘为时稍久。捐项不敷。听民体察情形。公同酌量。城则按丁。乡则按田。均匀摊捐。仍严禁土豪恶棍。藉端私派抑勒善良之弊。如是。则饷足矣。人足饷足。而团之法行。又于本城设武举学。专请教师。听民学习。其各团中有曾经学过拳棒及有膂力手足便捷者。由各团长保送到学。听教师挑最优者留学演习。俟教演精熟。分教各团。择适中公所。听壮丁早晚自行习练。庶贫民无妨生业。俟练有成式。则由团董教师择日合操。比试给奖。然后申以步伐之齐守望战攻之要。则练之法亦行。官以为吾欲为民谋身家。不若使民各谋其身家。则民不劳而易劝。其有益于团练者。官为力助之。其有妨于团练者。官为驱除之。已行者官为给赏而济其不逮。未行者官

不苛责而勉其速成。于是民亦以为我有身家而官护之。固已父劝而兄勉。懦立而顽廉。而况官不责我以难能。反助我以不足。有不率教者。官为我助之。无虑乡里结怨也。有敢扰累者。官亦为我治之。更无虑豪强侵抑也。其有不欣然感奋者。岂情也哉。其它节目之详备。操纵之机宜。则以其繁琐者听之民。而官总其大纲。以宽严者辅而行。而不苛其小节。因地制宜。随时妙用。有兵皆寓于农。筹饷无累于国。岂独武阳为可行。特就武阳行之亦已可耳。其人存。其政举。在今日庸可缓乎。

### 桂阳团练条约

何名俊

一曰因田粮以贍勇。吾邑自咸丰五年。粤匪入寇以来。节次按粮养勇。每粮一石。派钱二千有奇。更岁五载。耗财七万。而所养勇额止四百名。厥费犹仅仅支给。一遇事变。旁皇无措。以所养额勇应调。倾队而出。不足堵御一隘。欲增添召募。则又财绌用乏。难于措注。其四乡村团。所调户勇。人数过多。费给甚少。类皆出宿即返。莫能久驻。且数动则疲。久积成玩。初则奋集踊跃。继则应调稀疏。至其卒也。则三申五谕。绝无至者。而所发告示谕帖。徒粘墙壁塞案几矣。无他。糜费于无事之日者巨。故支用于有事之时者绌。输纳于城局者已重。故给发于乡团者不继也。愚以为欲救其弊。莫如以田粮所派军需。于临事调遣时。令各村团按粮派办。以自贍其勇。计桂阳田粮七千三百石有奇。除屯粮鼠尾人户。散出不便查编。另宜带征。交纳军需以备公用外。为粮亦不下七千石。每遇出勇之日。以粮一石。贍勇一名。则有勇七千。视前额勇仅四百名者。为数不啻二十。分遣更调。其说详于第四条。足敷用使。接垒连营。隐然重镇。小小寇贼。闻风自退。即不遽退。而吾以费于平日之钱。贍勇于临时。可以与贼相持二三旬。加以分番更调之法。可以与贼相守二三月。而吾事力绰有余裕矣。其按粮贍勇之钱。宜十日一限清给。头限既清。然后复派次限。有不清者。办团绅士。列其甲号人数。指禀印官。即将欠数之人。行标遣调为勇。以儆疲顽。如欠数之人。不遵遣调。团绅将所欠花户名开单呈送。即给册里书。令其带征收取。欠数稍多者。仍行票提少者暂恕。务令彻底清缴无开拖延端隙。以昭画一。其县城总局。止宜养勇三四十名。以为行牌各村飞调团勇之用。其勇粮。即以屯粮鼠尾所上。军需给之不足。然后薄捐上等大户以济之。

二曰籍丁户以抽勇。贍勇之费自粮出。而当勇之人仍宜自户抽。前者村团所调户勇。莫能久驻。浸成疲玩。盖以人各自备口粮。及村团所给食用不敷故。今既有田粮以为资贍。则粮食赉发。不累户。允无从前之患。而审丁于户。选勇于丁。自可按籍抽派。抽派之法。先须以粮多之户。与粮少之户。分配停匀。

俾田粮一石之内。有户二三。可出丁壮数人。于数人内抽取一人为勇。或轮流换当。或掣签抽当。立定成规。使共遵办。若至出勇一次之后。有派粮不清之户。则以其户之人。指稟充当。然后轮掣。自二十以上六十以下。除办团绅士及患病瞽疾免当外。余人尽入丁壮数内。无许规避。自不充当。雇人代当者听。则事力均壹。出勇者。不得以独任劳役刁胁厚值。而贍勇经费可以酌定额规。不苦重繁矣。每勇出至隘口驻防。给费至多不得过钱百文。召至县城听候调遣。祇给火食钱五十文。

三曰立甲号以编勇。费之按派。与勇之抽派。散而无纪。则分数不明。弗便番调。难于统管。必须编粮成号。联号成甲。合甲成哨。然后列伍分队。按地可出。迭休番上。如期而集。其法宜以粮三十石为一号。令成三总队。队有队长。以粮六百石为一总甲。令成三哨哨有哨长协哨。一号设办理一人。佐理二人。以催收贍勇用费。一甲设总办一人。督办二人。以督催发给贍勇用费。一总甲设监察二人。以稽查各甲号团务弛理团勇缺备。如此认真编集。勿以虚文故套了事。则平日部署已定。一经檄调。办粮者即刻齐粮。统勇者即刻齐勇。总理分办。各司其职。按籍而行。比符而集。钱可立办。勇可立出。视彼临事猝合。勉强支吾。推诿观望。终成画饼者。盖又虚实之异效矣。

四曰分番次以调勇。勇既编号成甲。则征比有法。节辖素明。有事之日。可以分番更调。番调之法。每闻寇氛逼近邻境。飞檄各村团。于所编成户勇内。一号中调其一旗。一甲中调其一队。一总甲中调其一哨立赴县城。核实点视。人数无缺。器械俱备。即遣往所在防御去处。跨据隘要。筑垒堵截。务使营屯连比。形胜隐然。斥候远及。探报无误。凡勇不得于人家及店中分住。须尽数出营驻扎。昼则旗帜高标远出。夜则灯火列明燎。其番上更替。以十日为期。十日将讫。寇警犹炽。换檄村团。调其甲号内二旗二队二哨。瓜代而息。再满十日。复调其三旗三队三哨。瓜代而息。循环上下。周而复始。则财用不大繁耗。人力不苦疲劳。分为三番。亦约其大略而言。如寇势尚缓。

贼数不多。则酌量节制。或分乡轮调。或减数少调。临时相度。于财力更为简省。俟贼势紧急。然后倾队而出。并力捍御。以我全军。当彼小丑。庶力众志成城。势辅形合。固我疆圉。保无虞失矣。

五曰主贤贵以驭勇。治军以法。制法以人。治非其人。则才不足相驭。制非其分。则权不足相统。从前团勇。所以此出彼归。前后错落。莫相统一。终于散离也。兹既列伍成队。合队成营。则必队有队长。营有营官。营官之上。复有统带。如剿寇大营规制。然后足以纲纪众庶。申严禁令。邑中现在文有县尹。武有参戎。皆刑赏得操。威权足驭。列营分哨之日。县尹参戎各当一面。县尹务殷事剧。不暇赴营。营中守备官位亦尊。委代可也。凡诸营队。有干令乱行者。营官捆送。立刻处治。法无不行。令无不肃。盖赫然统带声威也。非以贵驭贱乎。营官队长。精加遴委。拔其机警任干。侠健过人。守法奉公。不为蠹弊者。随才分大小。差次任之。才小者为队长。才大者为营官。营官未经上宪札委。未便僭称。改为哨长协哨。队长即于各村遴简。哨长于乡团遴简。务在得人。如本乡团不得其人。须合一县通融精选。择其人与彼乡团绅勇谙识习熟。两相协宜者。始用之。管理军政。约束营伍。指挥有法。提挈惟宜。盖俨然营官百长职任也。非以贤驭众乎。

六曰明赏罚以饬勇。统驭既定。则以人持法而法可加人。以法制人而人必奉法。赏罚之用。所当明以饬之矣。赏罚之行。营垒为重。团办次之。简阅又次之。要隘堵截。屯垒连营。本以捍卫乡里。而或为暴乡里。钞掠不禁。搅扰多端。此法所不容者也。宜斩一警众。而加以大辟。其余或营队不归。则为离汛。或号召不至。则为梗令。或潜返偷归。则为逃伍。或喧嚷竞殴。则为乱规。或哨探失机。则为误公。皆法所必纠者也。宜按律惩究。而予以常刑。团办之际。董理绅士。玩令法。不勤不公。于罚宜有参。粮户壮勇。抗粮避役。不遵不从。于罚宜有参。简阅之际。或召

点而玩违不至。迟误失期。或巡点而候视不时。将事不恪。于罚宜有参。此罚之科也。宣力营垒之士。临敌冲锋。拒退寇贼者。授上赏。予优叙。临敌哨探贼情。稔悉事机。备御有功者。授上赏。予优叙。临敌哨探。斩有贼级者。予赏叙。获贼哨探。审非伪冒者。予赏叙。防堵出力。寇贼渐退。疆圉无恙。积久成劳。营官队长。酌差次予赏叙。力战却敌。着有显功。堪以禀报上台。优行保举。则办团绅士。力战无缺者。录勤劳。酌轻重。普予勋叙。寻常办团。平素简阅。不懈其职。于仲冬大阅日。具酒饌为奖叙。此赏之条也。操是二道。饬而行之。毋瞻循顾藉。毋轻重畸侧。必公。毋冒获幸免。毋滥授溢予。必慎。毋挟任权数。毋徒事诞诘。必信。公则明。慎则当。信则孚。举措允惬。张弛合道。众畏法。人用命。鼓舞震迭。效力献情。团练之务。以次举矣。

### 江西团练卮言

李祖陶

咸丰二年。予家居无事。游行至省。闻人谈湖湘闲兵事。贼氛甚炽。言人人殊。时楚督为新建程晴峰先生。有问当如何自处。及江西省宜预备与否。予谓晴峰释褐以后。自部员而至总督。当督漕时。剔除陋规。声名噪甚。使得久于其任。可继清江杨勤恪公。到今年踰七旬。精力亦已衰矣。当道光末年。由云贵移督两湖。似当自陈衰老。力请退闲。如浙闽总督刘公。当无不允。即适有震邻之警。万万不宜规避。则当长虑却顾。大展方略。聘请老儒博古通今者。以参谋议。收召壮士翘关扛鼎者。以为爪牙。申令提镇参游。各选麾下士卒之勇健者。用戚继光束伍之法。以训练之。节制分明。器械犀利。金鼓有节。旗帜有章。去岁适当粤警。即可鼓行而前。与钦差大臣两面夹击。不徒坐营自守。以老我师。则此乌合之众。自可一朝剿灭。何至粤西糜烂。转而波及湖湘。既入湖湘。则士民商贾。望风逃溃。永州衡州。自难坚守。师或左次。理亦宜之。犹张巡由雍邱而退守睢阳也。但长沙之

守。必须牢固。外有救援。当必无患。倘或不支。则与城存亡。知必有道以处此矣。至于江西地方。论者以为贼必不来。将由洞庭东下长江。或由湖北汉水以向宛洛。则仆窃不以为然。夫江西为鱼米之乡。不惟自给。兼足资人。倘如司马错伐蜀之策。先取江西为资。则强而且富。有何不可。况兵法乘虚。有声东而击西者。韩信明修栈道暗渡陈仓。邓艾走阴平七百里无人之地。皆其遗策。此时武昌岳州。必有重兵堵御。倘贼探知江西无备。命一旅由袁吉而来。则临瑞震惊。南赣隔在上游。南昌必至坐困。况穿江西之境。由鄱湖以出大江。其道尤径。倘直犯安庆。池和以下。并皆风靡。贼据金陵以为巢穴。稍稍截阻淮扬运道。祸即不可胜言。故审度地势。悬揣贼情。江西诚当先为之备。然为备而但谋筑省城而浚其濠。尚为下策。夫江西之地。环列十有二郡。赣州踞其上游。九江为之门户。吉袁二郡。贴近湖南。今赣州九江。皆设重镇。袁吉边界。亦皆调兵以守卡矣。然承平之兵。实不足以当贼。而其骚扰反过于贼。万载卢翰坡太守之子。近自桂林回来。言粤西之兵。全无技艺。临阵惟恃火。远见贼影。即将火放尽。贼近则弃而逃。周制军虽手斩之而不能止。且中鸦片之毒者多。能披坚执锐者绝无其人。粤兵如此。湖兵可知。而吾江西之兵更可知。无已。则团练乡人实为古法。然考之于宋。韩魏公之义勇。王介甫之保甲。皆有其名而无其实。近人之说。亦徒纷纷。吾意省会之地。当先选将以练兵。为五人十人之长。必才力过于五人十人者。为百人千人之长。必才过于百人千人又有智谋者。练兵则悉照纪效新书之法。以精神力貌选人。而分别授之以器。由队长以上。节节制之。令士卒目皆识旌旗之色。耳皆知金鼓之音。分合进退。一惟上之所令而不敢少梗。于省会练兵三千。尽成劲旅。复择其尤者。分布各要郡要地。令其以一教十。以十教百。以百教千。如此。则不惟省会有兵。各郡亦皆有兵。兵皆如父子兄弟之相依。耳目手足之相习。贼必闻风不敢入境

。而亦有以待之矣。  
但欲练兵。必先供饷。欲供饷。必先纠费。欲纠费。  
必先设局。宜于省会立一总局。禀知大宪。公请乡大  
夫贤而有才者为之主。人贤而有文者为之辅佐。而又  
旁罗俊乂。或善谋画。或工书写。或负勇力。或精技  
艺。或善走集。或工阡探。并皆收而养之。以为吾用。  
省局既定。即颁其式于各府。府又颁其式于各邑。  
郡邑有警。省出锐师以援之。贼或由蕲黄下至九江。  
则省兵出鄱湖以截之。于以纾 圣天子一隅之忧。而  
并可为东南数千里应援之助。岂不美哉。诗云。迨天  
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若待临旱而后掘井。  
晚矣。世有知道之君子。必不以予言为早计也。束  
伍选兵之法。其说綦长。予别有述。兹不具赘。

泾县包慎伯集中。有乡兵对一篇。谓练乡兵有七病  
。一恐藉民为兵。粮难继给。二恐拣阅钝弱。罚不可  
胜。三恐强梁之徒。欺凌争。四恐率长恃众。挟制官  
长。五恐奸民煽之。或至不测。六恐卤莽拨调。遇敌  
则溃。七恐事靖当罢。人无所归。欲去七病而收其功  
。须用己说。其说。谓州县亲民之官。须减从下乡。  
唤集各乡知事衿耆。赐坐与食。面谕以盗贼之害。团  
结之利。使乡民晓然共信官长筹备保全。而无调遣阵  
之患。其法。于巡乡时。一面给门牌。查户口。以二  
十五丁为一甲。立其素为民所服者为甲长。甲册成。  
乃议派兵。古法三丁抽一。今州县十六以上五十以下  
之丁壮。常过十万。五而派之。邑可得二万人。五人  
为伍。五伍为两。两置长。拣甲首点充。兼督教阅。  
不附兵额。忧患相。善恶相保。坊郭工商。一律编派  
。兵法四两为卒。乡兵恐人多难制。故相相保。至两  
而止。二两立一师。择兵之能者。或武生及邑之有材  
技充当。优给饷食。教以技仗部伍。贫富必均其役。  
不入伍而愿学者听。古富者出钱。贫者出力之说。断  
不可用。其有好义愿输兵需者。从优奖励。不愿者勿  
强。各两汇册呈令。令据总册。割为几乡。乡各千余  
人。各度旷地为演武场。每季就阅。其轮派应阅之人

。两长呈单备点。师名填于两册之端。阅时。不精技仗坐师。不遵约束坐长。优等多者。师与长有赏。阅法。比营赏法加厚。罚差薄。行之必信。其凶横滋事者。两长白于阅时。按律重惩。闲有出众之能。数阅后。即申请褒异。拔于营标收用。以明收材技之益。阴除鸷悍之害。阅毕。照文课例。标示优等于乡。盖兵有常数而无常人。则无逃籍与无事而食之患。而有人皆习兵兵皆可用之效。令阅两载之后。守于仲冬就县一阅。赏罚如县。县阅于乡。甲日发乙乡牌。乙日发丙乡牌。府阅于县闲一日。离城远者。往来不过三日。公堂发饷食钱二百四十文。每里所需。岁不过三十千文。捐公自办。不经吏手。劝谕应不甚难也。夫家结为伍。伍结为两。比户相为保恤。虽无赖横。所向而皆遇其敌。流匪闻之。势必远窜。来则人自为战。据险拒之易易耳。包说如此。与戚说不同。盖戚之法。精练官兵以破灭寇盗者也。故用束伍之法以严其节制。包之说。团结乡勇以保全地方者也。故用保之情以密为联络。节制者。将军督抚之事。保恤者。郡守州县之事。合两法而用之。天下幸无事矣。予故节录之以备用。

### 粤西团练辑略序

龙启瑞

今天子初元。广西盗之起。盖数年矣。其芟夷擗灭。大小以数十计。比其讫事。恒得力于民闲之团练。于是朝廷命顺天府尹无锡邹公鸣鹤巡抚吾粤。邹公因奏留今升布政使前广西按察使调任甘肃按察使吴公鼎昌。偕今升河南布政使前广西右江道严公正基。总理团练。而以在籍绅士福建道监察御史朱琦。翰林院侍讲龙启瑞。联属其乡之人。使归统率。先是琦启瑞尝受命于前中丞郑祖琛董办本邑团练。至是始设局省垣。遴柬绅士。随同委员周历各郡。提点劝谕。凡数阅月。而通省之团务普成。于是章程册籍。荟萃省局。启瑞择其规条之尤善者。与其公牒文字之有裨时务。及团名丁壮义烈事实。可备他日掌故者。分以四门。汇为



一编。名为团练辑略。爰执笔而为之序。曰。自井田守望相助之法废。而卫民者专恃于兵。自兵力之不足。始藉助于民间之团练。团练者。即古寓兵于农之意。而变通其法以适时用者也。然考诸古。自晋惠帝大安二年。镇南将军刘宏讨张昌。始有义军之名。同时周贺循辈。皆以荐绅先生起兵于家。以讨昌之党。石冰卒灭之。南朝以来。如裴骏鲁悉达周迪之属。类以乡兵捍贼取胜。开元府兵法废。诸州始团结民兵。安史之乱。诸州皆置团练使。然当时之土兵。多为武夫悍卒所讪笑。间尝推寻其故。盖有人倡率则治。无人倡率则败。威令之迫于上者鲜效。义愤之激于民者有功。其大较然也。今粤西团练。于外郡。无所强之而事成。有以导之而民从。其故何哉。被盗贼之患深。保室家之情切。而习于攻战之事熟也。盖自道光二十一年后。夷务起粤东。粤西邻省毘连。地方大吏于梧州办理防堵。事平后。壮丁失业。滑黠之徒。相聚为盗。贩盐梟之属。从而附和。又外郡地多山场旷土。向招粤东客民佃种。数世后。其徒益繁。客主强弱互易。其桀者或倡为西洋天主教以蛊惑愚民。用是党滋益多。州县官欲绳以法。则恐生他变。欲据实上陈。则规避处分而畏干时忌。逮酿成大患。则破败决裂。不可复治。而斯时之民。甚者或经十余战。次亦迁徙数四。弱者或流离转死山谷。强者则率其父老子弟与贼抗拒。以保聚于锋镝之间。盖粤僻处荒裔。王师调发。难以时至。本省兵马各有守地。顾此失彼。辄不相及。即及之而民力不足。或用为借助。为其向导。比比而是。然至是而富家巨室捐资以助饷者。丁壮冒白刃膏涂原野者。绅士之督率奔走者。或转战破贼经岁不家食者。用民之力。亦几于尽。又得文武大吏督兵壮剿除。然后地方寇盗。几于荡平。圣天子轸念边隅。嘉与粤西人士能自相捍卫。绅民有杀贼立功者。立予甄叙。赏过其劳。殆为吾辈初意所不及。究其所以得此者。固非一朝夕之故也。后之览者。知其所由然。则所以为难之故。盖可识矣。

凡团练之精壮者。大抵见贼多处也。不然。则民之富厚者也。不然。则得贤有司倡率之者也。三者不可得兼。而就今日已成之事论之。尤以贤有司为急。盖有司贤。则总团之绅士治。总团之绅士治。则分理之绅士治。而一方之团练可得而治也。有司不贤。则视绅民如外物。绅民亦从而外之。甚则用不正之人参预其间。虽已成之团练可以复坏。夫民经流离散亡之后。幸而恃有团练。又赖贤大吏之力。始可劝底于成。至不幸有司不贤。则可以坏之复归于弊。夫家有芒刃。人知战。用以杀贼则可。反其道以行。则甚可虑也。事之弊则为吏者有以藉口。而斯民适受不韪之名。又岂今日始事之所及哉。然则是编之成。固有待乎其人。而非徒以成法待将来也。既以复于诸公。遂质之侍御。而弁诸卷首。

#### 大冈埠团练公局记

龙启瑞

尝考周礼。州长党正。有属民读之典。皆以岁时行之于学。而田猎讲武及守望相助之法。民自得以其意行之于乡。秦汉以降。井田废而乡学不立。至不幸用武。则乡民聚而为社。如宋时定州有弓箭社。近日广东御夷各乡。亦公立为社。至广西盗贼起。各府州县官吏荐绅先生。率其乡之所属。日从事于团练。而各村镇关市。始有公局之设。睦任之风。一变而为功利战。古所谓观于乡者。其若是耶。虽然时之所至。虽圣贤不能执古道以绳民。惟豪杰有为之士。能因时之所宜。以求合乎古。夫以广西之盗。蔓延数十州县。芽乎十年之前。一发而不可治。今天子悯粤民疾苦。征兵数千里外。转饷数百万。顾其力能及于盗之所至。而盗之所不至而将动者。与其既去将复来者。则必恃民之自为捍御。而团练之事急焉。独吾邑地当省会。盗警缓于他邑。可以措理裕如。顾其事之实与不实。用之必有效或无效者。则以董事之人为断。故团练公局之设。偏乎一县。惟大冈埠之在邑南者。以唐尧心先生得名。方事之初起。先生于其乡设公所。聚众期会

。行之期年。什伍有法。少长有序。人知师律。无哗于乡。大吏激赏为诸团最。先生益奋志督劝。亲执枹鼓。家之子弟。咸编入伍。人是用和。盗贼益稀。盖必如先生之团练。然后缓急乃为有用。必尽如先生之团练。然后各乡之公局乃不虚设。会先生之嗣吾友仲实来丐为文。因书此贻之。吾尝与仲实言。今之团练。名为寓兵于农。而多失古意。异日风俗之害。将不可究。如先生为之。又何其善也。此即因而复讲让修睦之风。而进以读法讲武。乡田同井之治。其又何难焉。书之以复于先生。其亦不能无蜡宾之感也。

奏陈粤西团练日坏亟宜挽救疏咸丰四年

惠庆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咸丰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奉上谕。剿办盗贼乃巡抚提督专责前经次降旨令行坚壁清野之法并颁给明亮等疏议与乡守辑要一书等因钦此。臣等即恭录知照抚臣劳崇光移行钦遵出示晓谕绅民人等遵办在案。伏思办理团练。固在乎地方官实力奉行。尤在乎公正绅士认真经理。盖官有更替。不如绅之居处常亲。官有隔阂。不如绅之见闻切近。故绅士之贤否。关乎团练之得失甚巨。臣官此六年。深悉广西民情士习。而近有绅士作恶多端。以致团练流弊无穷。实为别省所无。尤非意料所及。臣受恩深重。目艰危。不敢壅于上闻。谨据实陈之。查广西十二府州。皆贫民多而富民少。故出力易而捐费难。其间非无勇敢之团。其初亦非无输将之户。惟是变乱既久。民力难继。则团练废弛。尚在情理之中。此其弊不过虚应故事。团而不练。毫无实用而已。孰意其阳为团练之民。阴行盗贼之事。未见团练之利。先受团练之害。有如今日者。南宁一带团练。或借捕匪以掠财。御暴为暴。或因争利而械。以团击团。其始寻仇报怨。残害者不过数。其后招匪助凶。焚掠者几通邑。所过乡。有不从者。不独掠其贖财。并掳及耕牛妇女。不独焚其房舍。并及岩穴深林。使之无所容身。不得不从贼求活。是以绅士富民。皆思拜会。妇女孺子。

亦习称戈。相率效尤。比比皆是。兵至则为团。兵去则为贼。以至地方官办理每多掣肘。推原其故。实因团总绅士贪利忘义。假公济私。甚有名登科第身列胶庠者。或为凶之盟主。或为拜会之宗师。其富者则以为捐贖养练。止博虚名。不若豢寇分肥。取偿厚利。其贫者则以为以贫卫富。徒为人谋。不若劫富济贫。攘为己有。于是聚众反以行凶。持械止期抢夺。夫小民非尽无良。岂皆甘心为匪。无如团总躬为魁首。则不肖者肆行无忌。即安分者亦习惯成风。即如上年六月。兴安逆匪一案。首逆张凤冈系武举。侯尔宇系文生。其余文武生员被获正法者。不下二十人。此其明证之一端也。广西盗贼之多。团总实阶之厉。至各处团总之敢于为匪。毫无忌憚。又由于省城总局绅士。始则遴选不得其人。继复从中包庇。以致日坏一日。至于此极。查省城特设通省团练总局。普行团练。已四年于兹。办理不为不久。又奏派。翰林院侍讲学士龙启瑞。即用道朱琦。总办全省团练。任用不为不专。且迭奉 上谕飭令认真办理。又颁以坚壁清野之法。乡守辑要一书。训诫如此之切。历年守城口粮赏犒。所领官帑计将二十万金。赆给如此之厚。屡次保举团练绅士。皇上无不俞允。立沛恩施。得官者数百计。今又广加学额。圣恩如此之深。该总办绅士等为各团领袖。宜如何激发天良。力图报效。劝勉各处团总。仰体 圣恩。奉行保民之法。自可风清弊绝。何至省外团练。多为伏莽之藪。而毫无觉察也。今则外府之财物已罄。而贼党愈聚愈多。贼踪渐徧渐近。将有窃扰桂林之势。桂林为省会重地。不可不先事豫防。故臣于击退贼匪柳州解围后。即于上年十二月十五日驰赴省垣。与抚臣劳崇光面商。当此调兵募勇之俱穷。惟有激励团练。以期补救于万一。乃细查省城。非特团而不练。竟无所谓团。因查咸丰二年二月内。逆匪由永安州城窜出。彼时该绅士等捏称附省之九塘六塘地方。团练如何众多。如何可靠。及前抚臣邹鸣鹤命该绅士前往集团堵御。乃未见贼踪。望风先

遁。所带械。尽为贼有。贼遂得长驱。如入无人之境。直逼省垣。诚如二年三月十一日 谕旨。所设团练者安在耶。逮至逆匪围攻桂林。又滥雇市井穷民守垛。以充练丁。每人日领官钱三百文。上年六月。兴安逆匪窜扑省城时。亦复如是。则其欲乘危雇夫。以便冒销口粮。已为惯技。事后复滥邀优保。致滋物议。又凡有奖励绅士。向由团练总局开单保举。而列名者。多无功得赏之人。而且擅作威福。遇事把持。是其党则虽莠亦良。非其党则虽良亦莠。地方官若持正不阿。不任其枉纵。彼辄使刁生劣监。捏词上控。冀累撤参。必欲尽听指挥而后已。所以良莠不分。赏罚不公。皆由于用人不当。遂致佥人得志。正人解体。团总实为恶首。练丁尽是强徒。卫民者反以害民。助官者因而抗官矣。臣所谓绅士之贤否。即验乎团务之得失可知也。责有专司。是谁之咎。乃该总办绅士等。依然泄沓如故。视同秦越之肥瘠者。揣其意以为办团可以有功无过。绅士迁地。可避贼锋。非若官之弃城。难逃国法。盖其存寇至先去寇退则反之心久矣。现在团务如此败坏。非大加整顿。无以挽颓风而易顽俗。然省城总局绅士亦因众情不服。呼应不灵。断难望其振作。臣与抚臣熟商。祇可官为经理。重定章程。不宜再涉迁就。致误大局。当经抚臣督同臬司分派委员先其所急。于省城各街。仿照臬司许祥光前在广东原籍所办防夷团练章程。按户选丁。以资守御。并清查保甲。其散勇游民。一概驱逐出城。以弭盗源。务使清内奸。御外侮。各有实济。以期有备无患。并饬委贤能干员。分赴各府州县。会同地方官因地制宜。一律仿照办理。臣于商定章程之后。即于二十六日赶回柳州府。激励弁兵。察看情形。何处紧急。即当钦遵 谕旨。驰往督办。随时奏报。现闻省城团练。自官为督办之后。民皆踊跃乐从。所选丁壮。不下万人。造册编号。听候调用。从此实力办理。壁垒一新。省垣可保无虞。外府州县。如能办理得宜。亦可期匪戢民安矣。臣蒙 圣恩优渥。简授提督重任。前次谢恩折内

。钦奉 朱批。所奏甚是汝好为之拭目以待务要还朕一实字钦此。臣具有天良。敢不殚竭血忱。实心实力筹办。即凡有关地方之事。尤不敢不据实陈奏。致误事机。臣为维持团务消弭盗贼起见。谨将目下实在情形。恭折由驿驰奏。伏乞 皇上圣鉴。

沥陈豫省军情疏同治二年

贾臻

方今天下急务。莫要于治兵剿贼。而治兵必先裕饷。裕饷必先安民。安民必先察吏。理有相因。势所必至。臣备员豫省十余年。未敢繁征远引。谨即豫省所见所闻所身历者。敬为 皇太后 皇上详陈之。窃惟河南一省。为北路全局屏蔽。现闻苗逆伺于南。宋逆扰于北。程大老砍等匪分窜开归数郡。陈大余未尽。光固民团为苗逆党与潘立勋胁从者。亦实繁有徒也。省垣兵单米贵。民食维艰。汉回错居。人心浮动。以臣揣之。其势亦孔亟矣。伏查河南驻防满兵巡抚标兵三镇标兵。约计马步二万有余。加以调拨之三省马队。召募之乡勇民团。以之当数万之寇。众寡岂甚悬殊。而兵威未振者。一由于将材之难得。一由于饷项之不充。以臣之愚计之。议筹饷于今日之河南。较之别省尚易为力。查河南之饷。以正赋为大宗。计岁征定额约三百三四十万有奇。除各州县驿站俸工各项留支外。如果杜绝亏挪。解司约可得二百二三十万。以马步兵丁三万人计之。月饷约需十万以外。遇闰加增。约岁需饷银一百四十万上下。至协饷不能不停。京饷不可不解。岁解京饷六七十万。似尚不至短绌。其河饷养廉以及军装制造杂项支销。则取给于劝捐抽厘房地杂税。尽收尽解。不能限以定额之款。如果地方大吏。深悉情形。酌盈剂虚。而又重公事不重私情。断不令小民之脂膏。中饱于官吏之囊橐。更饬所司速办军需报销。以清钱粮之去路。严催州县交代。以浚钱粮之来源。虽当万分棘手之时。实力为之。必有尺寸之效。捷于影响者。此臣身亲阅历之事。非臆度之虚辞也。虽然民不聊生。则赋何从出。近日中州民生之蹙。由于

盗贼之纷扰者十之七。由于练总之朘削者十之三。练总之抗官者。有形而易见。练总之殃民者。无而难知。横征暴敛。擅杀私刑。如上年正法之汝州恶练李瞻者尚不乏人。其始以民力为团。其继即以团势殃民。两河民气素驯。甘心鱼肉。至身死家破无可控诉者比比也。此事若不劝惩兼施。早为之地。恐练总有尾大之患。而善良无安枕之时。万一有狡黠之魁。如苗逆者出于其闲。彼时即能扫除。恐已重烦兵力。平心论之。官不能卫民则民思自卫。既以团卫身家。即不能不倾所有以充团费。民力祇有此数。输于团费。即缺于正供。即使正供无缺。而正项耗羨之外。如倾工火耗解费等款。为势所必需者。减之又减。以至于无。虽有廉吏。苦于无力赔垫。其不能不征多解少者。亦情事之所必至。而藉口侵挪者。更无论矣。如得数万节制之兵。可以剿贼。即可以安民。尤在精择牧令久于其任。俾得从容展布。收官民一体之效。官民既联为一体。则民自不抗官。而催科词讼。官得而过问焉。官民之气通。练总之权自削。然则察吏一事。为方今标本兼治之良方彰彰矣。此事全在大吏得人。破除情面。力挽颓风。非能出一令。立一法。俾之遵守勿失。遂可着有成效者也。盖至举措咸宜。官民如一。而足食足兵。胥在其中矣。至近来东南军务。日有起色。而西北根本重地。如直隶。如山东。如山西。虽有完善与不完善之殊。而防维均不可不豫。如各大吏才优干济。吏事与军事并重。臣知贼不足平也。臣之樗昧。何足以识治体。凡所敷陈。半由亲历。谨援应诏陈言之例。聊效千虑一得之愚。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训示施行。

#### 会滇黔抚院通飭筹办团练札

吴文镕

照得粤西贼氛甚恶。其尚弟会匪。现在围攻桂林省城。各处土匪。亦闻风四起。粤省官吏。更不暇顾及。纵使各路援兵。能解桂林之围。贼必四出流剽。而粤西已无可剽掠。安保其不拥入滇黔。思据一城池。为

藏身之固。即不思据城池。安保其不拥入近边村寨。为掠取财食之计。滇黔省各处防堵。已将两年。在事文武。均寢以懈怠。此时若添调大兵。雇募多练。不独事无了期。经费无出。且兵不足恃。练不可信。该在事文武岂不知之。然则将束手以听其蹂躏乎。抑委心以幸其不来乎。均不可也。为今之计。急须坚壁清野。齐心团练。官有救民之心。民自有从官之乐。官民一气。何贼之不能御哉。本部堂院前于兼署督院任内。曾通颁条约。飭令举行。有视为迂而不欲行者。有畏其难而不肯行者。有空禀饰覆而并未行者。本部堂院现在察核贼情。求为有恃无恐之策。舍此更无别法。即如云南广南府。上年将筑关设卡联村齐团各事宜。实力举办。尚不过十分之四五。而迭次歼获贼匪。官与民俱觉得力。现在贵州黎平府办理筑堡齐团事宜。不独民无怨言。且无不踊跃从事。可见效可立。事在人为。畏难苟安。贻误不浅矣。难之者曰。滇黔跬步皆山。村落星散。势有难行。殊不思山多正有险可守。村落散而民心可聚。全在地方文武有诚求保赤之心。身到心到口到。神明变通。何地不能行哉。难之者又曰。小民难与虑始。现在贼踪尚远。而必欲无病呻吟。徒滋骚扰。势不可行。殊不思民即至愚。未有不思保其室家性命者。如果官能实心实力。代谋其身家。无异自谋其身家。民安有不信从者。骚扰滋弊。则奉行不善。非法不善也。前人云。有弊则当易人。而不可易法。至哉言乎。畏难苟安者。又安能藉口耶。本部堂院现将黎平府胡守通论必须筑堡齐团缘由文一篇。并本部堂院采集前人成法成议成效参以时事汇为仿议一篇。刊刻订成一本。通行颁飭。为此札仰即将发去说略仿议。先自行悉心静气。字字紬绎推寻。再分散与武营员弁。及绅士耆民。暨夷苗寨长头人同阅。同心讲求。其不谙文义者。令人以麤话转相譬喻告之。一面克日亲身周历四境。目计心营。何处为贼所必由之路。如何断歧途设伏以待之。何处为贼所必争之地。如何阨险要并力以守之。何处必须



筑堡。何处不必筑堡。而必须联村。何处小村可以附并大村。何处大寨可以包络小寨。其小村寨畸零户口。即附于大村寨册尾。统以大村寨头人。平时虽不必搬移。临事必易于呼应。某村某寨如何出丁备练。其丁练如何造册按操。其器械如何借给。如何就自有者备用。其平日如何由官集操酌犒。其贼来有事。如何给与口粮。其富户殷商。如何出费存公备用。其在官之壮练。汛防之弁兵。如何与民联为一气。随时响应。各按各处地势。各处民情。逐件举行。一面开列形势章程。绘图贴说。驰禀察夺。事关备预逆贼。至紧至要。毋得玩视。致干参革治罪。切切。

### 答张小浦中丞论皖郡团练书

陈世镛

春明一别。不通音问者二十年。先既云泥分隔。继又出处途乖。未敢以无益寒暄。上渎清听。忽枉手教。知奉旨总办徽宁团练事宜。与豫章情形同异。想成算在心也。前年腊月。曾致书午桥。意主数省合办。三江形势。皖为咽喉。我之失计。在谋国者。妄议改省庐州。以皖委贼。听其扬帆上下。如履户闼。而湖北江西。遂溃败不可收拾。老师三年。皖无一人过问。岂可为明于地利哉。今庐与舒相继幸复。皖人自春徂夏。无日不望云霓。庐舒至皖大道。患桐为梗。间道凡五六条。兵法有先声后实。指东击西。贵在神速。何不以正兵攻桐。以奇兵由英霍间道趋省。彼闻吾之趋省也。守桐之贼。必将撤回护省。即桐可不攻而下矣。而潜太本无贼防守。其所伪置监军供使令者。每县仅百余人。又可下矣。省中真贼不过二三千人耳。犯徽宁者。乃皆从湖北江西。虏获乌合之众。一闻大兵到省。必皆溃散。我更截其江路。不使来援。则旬日之内。省城可复也。皖复而金陵隔绝。下游有红单船。扼住芜湖东西梁山。上游则咨会湖北江西。扼住九江湖口。而建宁通闽常玉通浙东坝通苏淮徐通兖颍亳通豫之路。亦移檄处处周防。毋令一贼窜逸。则兔虽狡。岂得脱置。鲸虽横。焉能决网哉。闻金

陵各城门皆有兵围。惟水西门恣贼出入。亦失之。此时薪蔬盐米岂可以一物予贼也。古人御贼。常在数百里之外。今人御贼。乃在跬步之前。声息不相通。首尾不相顾。今日不至。今日得以自完。明日不来。明日又可无恙。此所谓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而以为安者也。团练之议。辄生发之最早。其时壬子八月。贼在长沙。今则时势不同。未设伪官之处。尚易举行。怀宁近在省垣。军帅旅帅。布满城乡。众目眈视。言未出而祸先随。孰敢以身为殉。即徽宁所团练者。亦难深恃。未经战阵之人。止能使之御小偷。不可用之临大敌。一村失利。即诸村丧胆。徒召贼荼毒耳。此时但跂望官军速至。刍芟糗粮。同志分任其事。随时备具。诸无庸虑。伏惟照察不宣。

#### 答张中丞第二书

陈世镛

龚君携阁下徽宁团练章程及文告至。述阁下欲令皖人仿行。剴切周详。具征干济。然行之徽宁易。行之皖郡难。其境地不同也。徽宁虽屡被掠。而一掠即过。未尝据城池。设伪官。地方殷富。捐输既不甚竭蹶。守令皆在。人心亦有所系属。不至动摇。皖则省无一官。而贼所置军帅旅帅卒长司马等。自为贼而并欲人之尽为贼。每遇忠愤之士。伺闲抵巇。动以怀贰通妖恫喝。能潜伏深岩穷谷。不为贼得幸矣。敢公然以团练号召哉。而彼且正欲借此名为贼增众益党。去年七月。各持伪札。挑选丁壮。业已编造名籍。赖有同志力沮固距乃解。今若能团练。诛此军帅旅帅。团练可也。不能。则彼且尽驱以供贼之征调。团练何为哉。夫皖所急者。在官军速至耳。贼破皖时。亦谓皖为三江咽喉。官军必将以全力恢复。不敢径据也。自改省庐州。乃知举国之无人矣。于是千艘上驶。而奏明不追。听其扬帆上下。如履户闕。湖北江西。遂糜烂不可复问。不知何畏贼若此。通计全省兵勇。庐州徽宁及浙江拨来者。当不下十万。据皖之贼。不过数千人。

散布潜太宿望者。不过数百人。庐州复后。贼于舒桐分兵抵拒。其间道若挂车河龙井关界岭等处。皆无备。我以正兵与其抵拒者相持。而于其无备者。当以奇兵潜度。卷甲疾趋。一两日可即至皖。南路徽宁过江。闲道亦多。阁下所统义勇。暨浙江拨来之兵。除防守二郡。应留若干。余悉刻期与北路兵先后至皖。贼必撤其抵拒舒桐者。反而保皖。而我两路之兵。并力协攻。其克可立待也。军到即先张明示。军帅旅帅有能反正倒戈者。赦其前罪。照例嘉奖。如执迷不悟。许其宗族乡党缚献军前。立即正法。其地方绅士不污伪命者。令投辕陈说利病。给札劝输以佐军费。事竣计功录用。然后扬舲东下。直捣金陵。景教遗孽。不足平也。孙子曰。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又曰。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又曰战以正合以奇胜。故批亢捣虚。声东击西。运用之妙。不可方物。今之相持。必得一步。方进一步。历时过久。非徒糜饷十倍。且恐有变生意外者。若不改图。而但欲责团练义勇以为内应。闻庐州之复。内应已发。外尚畏葸不前。垂成几败。金陵前岁以此受祸。则义勇无负官军。而官军大负义勇。可为痛哭流涕者也。皖三年并无官军过问。内应将应谁哉。前驱何时渡江。同仇之事。鰕生当勉任其劳。傥桃花信至。一苇犹稽。将采药东游。或便过新安。一瞻囊鞬耳。

致卫静澜侍讲书

胡林翼

贵省近年以来。百姓之身家性命。其为捻逆所伤残。兵勇所荼毒者。不堪设想。云浦中丞奉旨督办防剿事宜。盖帝念中原。长城倚重。诚能改弦易辙。一反从前大帅所为。或可稍苏民困。自古未有不战而能守。不剿而能防者也。弟前此贤才之举。曾列旭初大名。二人同升。必不难宏济艰难。及时补救。惟团练可以济兵力之不及。而不可与言摧陷廓清之事。以额兵所无能为力者。而责之不教之乡愚。以糜费数十百万之

饷所不能有成者。而责之不名一钱之民捐民办。此则私心所未安者也。近探贼众。分布和州芜湖两岸。势已西趋。前请阁下代募虎士百五十人。如力不能及。则马队百人。亦可自成小队。购马一百匹。并备鞍鞞等件。秋高来鄂。以资征剿。兹奉上银三千两。惟阁下便宜行之。不胜感企。南人使船。北人使马。取其所长。而用其所习。弟惟日盼铁骑前来。如何选法。如何操法。诸候尊裁。非弟所能遥度。亦不责兄以程限也。

### 募练长兴难民议

陆心源

浙西三府之民。以湖郡为强。以湖郡而论。长兴为强。自甯广失陷。长兴当其冲。屡挫屡胜。杀贼无算。八都山介西川山介东川山介三处。尤为长兴之巨擘。自前年三月以后。该逆屡次环攻。无不挫衄。现八都山介虽以力竭不守。而丁壮之突围逸出者甚众也。其房屋庐舍。皆为灰烬。老弱妇女。尽化碧血。旧岁之旨蓄。以荒芜而本无。今岁之蚕丝。以蹂躏而又绝。杀人是其习惯。器械无不随身。即使贼氛速退。尚有走险之虞。若复浸淫日久。汹汹者其能帖耳而待毙乎。然则为今之计将奈何。惟有借募练为抚恤之一法。盖天下之事。拂人所欲则甚难。因势利导则甚易。长兴民团。奋勇敢战。百折不回。夫人而知之矣。然当未经蹂躏之时。欲募之入伍。彼方有室家之念。田庐之恋。虽以重价雇之。万万不能。得今也进则无力杀贼。退则无以养身。召募之令一下。无不争先恐后。拟请人日给米一升。银五分。择其壮健者入伍。而以智谋有望者统之。调赴省城。加意训练。在国家月费不过三万两。即可得精兵万人。在该民人等虎口余生。救死不暇。而得此厚廩。当无不乐于效死。岂非一举两得乎。若果行此。有四利焉。人皆土着。心尽驯良。与贼不共戴天。可无变心之虑。与民皆系同里。更无仇杀之虞。一利也。人皆百战之余。贼之伎俩。是所习见。其胆既壮。其气易伸。断不至若市井乌合

之众。闻风先遁。二利也。每人月给米三斗。银一两五钱。计募兵万人。月费不过三万两较之募勇他省。费省倍蓰。三利也。现探得窜据长兴贼匪。颇多土人。在四处散布谣言。希图蛊惑。不逞之徒。无处谋生。难保不铤而走险。此令一出。可杜从贼之心。国家多一精兵。即贼匪少一裹胁。四利也。或者曰。今省城兵勇约万余人。尚虑饷糈之不足。若再加募练。经费将从何出。则应之曰。招他省勇一。可以招长兴勇三。而长兴人之强。亦未必弱于他省之人。况乎以本省之人。守本省之城。则情形熟。所与来者。非其父兄。即其亲戚。则情意洽。人皆屡经战阵。又可任意挑选。则技艺精。如果训练有成。他省之勇。皆可撤回。非但可增兵。兼可以省饷。尚何不足之可虞乎。惟军营规矩。非其所习。当即申明号令。信赏必罚。使知军令森严。不可踰越。以成节制之师。斯何难化难民为劲旅乎。昔李德裕帅蜀。立雄边子弟。总十二军。声威震于西南。马燧镇太原。募役数千教之战。数月遂成精卒。此皆承衰敝之后。因势利导。转弱为强之法也。

### 卷八十三 兵政九兵法上

#### 兵计

何邦彦

昔岳飞将有事。必召诸统制与谋。谋定后战。故有胜无败。旨哉武圣也。故灭天下之大寇。必计防守遏绝之所。必知冲截攻围之所。必熟策应掩覆之所。至于大寇。利走利守。利分利合。皆瞭然心目之闲。故曰。治军之道为计三十有二。一曰和。二曰息。三曰量。四曰忍。五曰弱。六曰强。七曰致。八曰畏。九曰防。十曰需。十一曰久。十二曰激。十三曰断。十四曰听。十五曰诡。十六曰信。十七曰谍。十八曰闲。十九曰内。二十曰衅。二十一曰偏。二十二曰与。二十三曰善。二十四曰胁。二十五曰假。二十六曰名。二十七曰辞。二十八曰备。二十九曰法。三十曰同。

三十一曰本。三十二曰保。

何谓和。上下一心是也。自古未有权奸在内。而大将能成功于外者。未有将相协和而敌不破衄者。大将在外。权贵在内。斯时也。稍与权贵忤。彼将肆然掣肘。敌不可摧。故权其轻重。则君父灭敌为重。赂事权贵为轻。吾宁贬小节。以抒灭国之患也。然承平无事。则必名节为重。爵禄为轻。贬节。权也。守正。经也。昔者杜预行之。后儒讥之。未尝不为之悲悼不已也。

何谓息。息民而用之是也。吴夫差视民如仇。而用之日新。是以灭于楚。秦隋已得天下。用兵不息。底于败亡。故息民者。善守国者也。

何谓量。知己知彼是也。敌强而已足抗之。则可以胜。可以不胜。敌弱而已之谋臣不足敌之。则可以不胜。不可以胜。敌实而备之者胜。敌弱而攻之者胜。敌勇而计困之者胜。敌之所利。吾则害之。敌之所长。吾则避之。吾之所利。吾慎行之。吾之所短。吾善济之。故决之曰。君主孰明。将帅孰贤。地宇孰广。士卒孰精。先于君将验之。次验之地利。验之天时。验之军令国政。而庙堂胜负决矣。此孙子始计也。

何谓忍。孔子曰。小不忍则乱大谋是也。书曰。必有忍乃有济。故能大忍者。可大有为于天下。观忍之大小以决英雄大小而已。卧龙之智。无耦者也。司马懿以不战屈之。至受巾幘而不辞。于虜。蜀转瞬为晋灭矣。夫非忍之为功也欤。至身抱奇略。披发阳狂。遯草野甘心不悔者。知时也。知时则保身。保身则韬晦。忍之为功大矣哉。

弱者。强而示之弱以骄之。文公退三舍以骄子玉。伯比请羸楚师以张随。匈奴匿壮士健马而汉高被围。之三者。诱敌之道也。

强者。弱而示之强也。立军之道。变幻不测。有以我之散卒。敌之健卒者。以我之健卒。敌之散卒者。始虽一败。继必二胜。何谓致。敌所不战。致而战之是也。攻敌所以救。掠敌所以趋。裸体以辱骂。辱书

以激怒。佯降以相诱。佯北以相覆。拘使以激忿。伐邻以来救。之八者。激敌之道也。

何谓畏。临事而惧好谋而成是也。恃强者败。戒强者胜。恃胜者败。畏败者胜。恃险者败。保险者胜。败而畏者胜。败而忘者败。随时随地无不设防者胜。随时随地不致畏谨者败。故观将帅有三道焉。一曰才大小。二曰胆勇怯。三曰心畏怠。

非兵而如兵之谓防。水军防火。陆军防围。军行防覆。军追防伏。昼战防败。宵战防劫。敌降防诈。险阻防失。退兵防追。远袭防截。远行防饥。久攻防援。战防劫寨。困防死。卧防刺客。饮防下毒。至于守城防敌。则必每堞二军。一主外视敌军。敢有回顾者斩。攻伐防败。则必有截有伏。有诱有援。有夹攻。有奇兵。有正战。敢有违军者杀。未已也。大败防乘。大胜防袭。军众防溃。军少防围。大风雪大雨露防掩入。锡诏书飞羽檄防伪致。一地不防。为敌所陷。一刻不防。为敌所算。之四语者。军志之钥。

迟而待之之谓需。德不足则增修。粮不足则积储。军不足则修补。此需之已者也。雄各起。必有伤者。吾俟其疲而攻之。敌人远来。利在速战。吾深沟高垒以困之。遇敌可灭不灭之。兵可乘不乘之。坐失事机。贻国家害。此需之失也。何生曰。需有利有害。急而乘之之谓疾。敌援未至。吾急攻之。险阻之地。吾先据之。有轻车捷马。一日驰二百里者。有潜师利兵。一军而袭国都者。有乘胜击之。使不得合谋者。有席卷乘威。而剿灭后患者。有乘胜急进。而敌不知备者。有先需而后疾者。需为疾辅。疾为需辅。宜需则需。宜疾则疾。

久者何。持久以要之是也。敌无外援。敌无降志。必度我之力。足以制敌。可为之。不然。鲜有不败者。激者何。自激以作怒是也。速之役。季梁请下之。以怒楚师。楚伐庸。师叔曰。彼骄我怒。而后可克。盖激将。必称敌之勇焉。激士。必辱己之名焉。

断者何。决也。好谋无断。每战必败。得策辄行。每

战必胜。盖断者。必合彼之利害衡之。必合己之长短衡之。计之已决。不为小败沮。不为君命止。不为言惑。或诱或截。或伏或援。或追或遏。是之谓军司。当断不断。反受其殃。不当断而断。亦受厥咎。奉诏班师。中原不复。君子曰。惜哉。岳飞之无断也。

何谓听。集思广益是也。听于众则受谏。听于贤则谋决。听于能则谋胜。听于贵则令行。听于私则大败。听于谗则军离。盖听者必以万胜万败计之。半胜半败计之。不胜不败计之。计之已熟乃行之。岂中心无主者可几哉。

诡也者。行军要道也。故声东则击西。声西则击东。班师则伪进。急战则伪退。敌畏吾强则示之强。敌欺吾弱则示之弱者。诡道也。敌畏吾强则示之弱。敌欺吾弱则示之强者。亦诡道也。知己之所以诡人。而不知敌之所以诡我。一胜一败。知己之所以诡人。而知敌之所以破我诡者。而我别行所诡。每战必胜。知人之所以诡我。而知敌之所以防我诡者。而我别行所诡。每战必败。不知己之诡人。人之诡我。每战必败。迂儒治军。而曰吾以诡道行之。吾弗。是欲灭君父天下也。

何谓信。治军誓将。赏罚必信。信之在己也。不诛降卒。不掠妇女。曩者有此言矣。而反之。天下将不信而叛我也。帝王之军。有诡有信。残贼之军。有诡有信。迂儒之军。有信无诡。余曰。治国者。信为重。诡不可用。治军者。诡为质。信为辅。

至于闲谍何为哉。有仕于其国。蹈衅以图之者。有饵其臣仆。漏言于我者。有离其君臣将相之交者。有使人入其境。谍其事以相告者。是谓用闲。秦谍袭郑而晋知之。子元伐郑谍告曰楚幕有乌。是谓用谍。谍者。军之耳目也。闲者。军之心腹也。吾有谋矣。敌不能闲。机密也。故行军之道。心腹有所未知。临战有所不漏。其神哉。

何谓内。奸之在内者也。栾盈之入晋也。因魏献子。伯有之入郑也。因马师颉。莒嫠妇纺焉以度。而破纪



鄣。楚子建之母召吴人而启之。以入郢。今夫谋人之国。而使心腹为之内焉。国必败。故金人之用秦桧。以相宋而宋遂灭矣。可不戒哉。可不戒哉。何谓衅。或以内乱。或以外侵。或以年饥。或以远袭。

何谓偪。孟献子请城虎牢。诸侯戍焉以偪郑。晏弱城东阳以偪莱。环城堙之而傅于堞以入莱。是知偪之为道。可不战而屈人之兵者。

何谓与。与国是也。汉武欲厄匈奴。而攻西域取车师。以断匈奴之臂。可谓能军矣。或远交而近攻。或左交而右攻。或翦之使微弱。或闲之使孤党。或取所恶而攻易成。或因所亲而交益固。何谓善。与国虽众。吾能操纵之也。何谓不善。借敌之兵。强我有余。则为噬矣。

何谓胁。晋伐郑。秦伐晋以救郑。宋围曹。郑侵宋以救曹。此攻其国者也。晋伐齐。楚伐郑以救齐。晋伐郑。楚侵陈侵宋以救郑。此攻其与者也。魏质徐庶之母而徐庶降。楚质太公而汉兵退。若是者。胁之道也。何谓假。假于意。假鬼神吉征。假物象瑞应。以收天下之人心。是一道也。

何谓名。继统者。利正位矣。放伐者。利声罪矣。草泽者。利安民矣。名不正。未有能成者也。成之。未有可久者也。

何谓辞。作为明示。昭告天下。敌苦税敛。则曰薄征。敌苦君虐。则曰除暴。敌苦军兴。则曰息民。于是履之以信。天下感之。此辞之大也。至于说敌。亦曰祸福譬之。利害蔽之而已。虽然。恃辞者败。有辞者胜。

何谓备。未战备战。将战备败。已战备败。军行备战。军止备败。散地备败。险地备败。何子曰。无时不备败。无地不备败。有备无败。无备有败。太公复起。不易吾言矣。

何谓法。法莫急于讲习。法莫大于赏罚。法莫大于赏举能而罚蔽能。法莫大于任将。

何谓同。一曰与士卒同甘苦。二曰与苍生同忧患。  
何谓本。修德息民是也。知本者。知天下灵蠢。莫不贪生恶死。故遇敌则攻之。遇民则生之。孟子曰。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人。皆引领而望之矣。故治乱世者。以杀为辅。以不杀为本。  
何谓保。既以武略定天下矣。而不修文德以柔之。未易保也。是故攻胜易。保胜难。取国易。保国难。知其难以图其易。厥圣哉。  
何邦彦曰。不嗜杀人。为得天下之本。鉴别智勇。为选将帅之本。爵秩尊卑。为驭英雄之本。赏罚必信。为军政百司之本。清心寡欲。为修身出治之本。慈化廉让。为天阖杀运之本。先才后德。为平乱世之本。文武并重。贤能各任。为收人心之本。内外相制。官民递授。为保天下之本。惧失人心。不得罪于天下。为万年辟基之本。能知此者。可为王佐。于虞。敬之哉。

## 军政篇

魏源

能以众正。我战必克。掇时如掇病。治军如治国。作军政篇。  
闻之明大学士高拱曰。兵者。专门之事。非仓卒尝试可能也。国家军政。内寄本兵尚书。外寄边方督抚。今欲储养枢材与边材。则必自兵部司员始。宜择干济之士。使为职方武选二司。出为兵备道。使山川扼塞形势。兵之强弱。将之材弩。四夷之情伪。无不瞭于平日。外以待边方督抚之缺。又使边抚与侍郎互相出入。以待尚书总督之缺。终身不改任他部之官。其习西北者。不移于东南。长东南者。不移于西北。则边材自出其中矣。或谓明时官制异本朝。其时无军机处。无满洲。似难以明之兵部。例今日之兵部。然军机处。非即明之内阁乎。满洲总统都统。非即明掌京营之勋臣乎。明时本兵之权。与总宪冢宰并推三大重臣。其文武二选司。亦与科道翰林并重。翰林。备阁臣也。科道。备总宪也。文武二选司。备吏兵本部堂官

也。今惟科道翰林。尚略同明制。部曹。则吏兵二部皆无重权。权尽归于军机。于是军机章京之选。远在部曹诸司之上。虽其考选。皆不过以书艺之工敏。其迁擢。则几同翰林科道之超卓。而兵部则几同闲曹矣。兵部果闲曹乎。部曹又惟刑部秋审处之司员。出任按察司。入任侍郎尚书。往往不迁他职。于以磨厉刑名之选。慎重文法之枋。与明代之储养枢材边材相等。夫明代不闻以要职视刑部。今代不闻求将材于兵部。岂一代之兵刑异尚。各成风气欤。诚使内重兵部之任。与刑部秋审处等。外重兵备道之职。与按察司等。严其保举。专其职掌。重其事权。乌在储养枢材边材之效。不可见于今日哉。问者曰。士必用而后见。才必练而后出。故国初海寇闽寇长驱内犯。而后梁化凤李之芳之将出。滇逆抗拒屡年。而后岳乐穆占赵良栋王进宝之将出。准噶内闯屡年。而后超勇亲王策凌之将出。准回犁庭屡年。而后兆惠明瑞之将出。金川捣穴数年。而后阿桂海兰察之将出。川楚征剿数年。而后额勒登保德楞泰杨遇春之将出。皆非出师命将之初所有也。时久承平。变起仓卒。则若之何。曰。视其功罪。知其良弩。故三方震惊。而一方保障屹然。则守臣之能可知矣。诸军败衄。而一军镇定晏如。则其将臣之节制可知矣。章皇帝之拔梁化凤。纯皇帝之拔兆惠拔阿桂。皆以其于他军败后。整旅独完也。傥曰非斯人岂遂不能平贼。则恐天地之生才不易。即拨乱之朝。爪牙心膂。亦不过一二人。未必户穰吴而家颇牧。择将为上。练兵次之。征调数万而无数千蹈凶入陷之死士。则不可以固军情。作军气。兵家所为。贵选锋也。谭纶戚继光。不募练金华义乌之兵。教以阵法击刺战船火器。则不能入闽平倭。刘綎李成梁父子。非募练家丁。则不能立功辽左。其余杨洪王越沈希仪马永马芳梁震满桂侯世禄侯良柱赵率教金国凤。亦皆蓄帐下亲兵健儿。着功明史。且四路出师之役。刘綎必得川兵。蓟门设镇之初。戚继光必用浙兵。盖非其心腹爪牙。则呼应不灵。摧陷不力。故知

驱市人与之战。古今惟淮阴侯能之。若宋之韩岳。则各有背嵬军。明之戚继光。则全恃鸳鸯阵矣。后汉之朱。三国之吕虔。晋之王浑。皆以家兵着名史册。今之将官。固无厚豢家兵之财力。惟有抽兵并饷而选练之。如宋之吴璘吴玠。与谭戚遗法。庶犹可旋至立效乎。今不暇言尽整顿十七省之兵也。姑先言沿海。闽粤江浙。皆沿海重兵之地。江苏河漕督抚提镇。各标兵五万有奇。浙江四万有奇。福建六万有奇。广东几及七万。一有缓急。辄远调他省。则本省之兵何用。西夷之闯入。由习粤兵之弩也。粤兵之弩。由粮薄伍虚也。若每省汰去兵之饷额。并为精兵之饷额。姑以每省汰并六千为断。别募沿海骁锐水陆各半。分布澳厦宁波吴淞番舶云集之区。昼夜训练。水战则火器火艇。风涛出没。陆战则技击节制。营垒森严。使西夷觐之。如安南日本守御之可畏。则必以闭关罢市为虞。而不敢生心矣。或以裁兵并饷则兵制缺额为疑。不知各省虚伍。岂止十分之一。宁使暗缺十分之三。而不明裁十分之二。其若具文何。或曰。南兵不如北兵。北兵不如口外之兵。安能使吴越之文弱。皆成西北之劲旅乎。曰。此将兵之恒言。而非将将之至言也。五代契丹兵无敌中夏。而天祚以数十万众。败于混同江之数千金人者。即前日辽兵也。女真满万不可敌。而兴定元光中。百战百挫于蒙古者。即前日金兵也。元起朔漠。灭国四十。以有中原。遂乃涉流沙。踰葱岭。西洋西竺。尽建藩封。为开辟以来版图所未有。及至正末年。蒙古四十万歼于中原。仅漏网六万归塞外者。即前之蒙古兵也。然金兵衄折于元代。而完颜陈和尚。独以四百骑败蒙古八千之众。宋兵风靡于金源。而刘岳韩吴。屡以东南兵摧兀朮冯陵之师。同时同事。胜败悬殊。且征近事。青海厄鲁特横于国初。今则青海蒙古。畏黑番如虎狼。岁烦官兵为防戍。又喀尔喀为准噶尔躏轹。如入无人之境。及超勇亲王蹀血一战。斩贼数万。亦即喀尔喀之兵。红毛戈船火器。横行海外。及郑成功一战。逐红夷。

夺台湾而有其国。亦即闽厦之兵。是知兵无强弱。强弱在将。故曰。一夫善射。百夫决拾。又曰。一人学战。教成百人。百人学战。教成千人。西夷之海艘。坚驶巧习。以其恃贸易为生计。即恃海舶为性命也。中国之师船。苟无海贼之警。即终年停泊。虽有出巡会哨之文。皆潜泊于近岙内岛无人之地。别遣小舟。携公文往邻界交易而还。其实两省哨船。相去数百里。从未谋面也。其船窳漏。断不可以涉大洋。故嘉庆中剿海盜。皆先雇同安商艘。继造米艇霆船。未有即用水师之船者。今即实估实造。而停泊不常驾驶。风浪无从练习。非若夷船之日涉重洋。则亦不过数年。而舱朽柁敝矣。如欲练战艇。则必谋所以常用之法。常用如何。曰。以粮艘由海运。以师艘护海运而已。江苏战舰。由吴淞出口。浙江战舰。由镇海出口。皆护本省海运之粮。以达于天津。钦派验米大臣津。收兑后。并阅护运之水师。然后给咨回省。则师船无所巧遁。而必涉大洋。师船有所练习。而不致旷废。其造不敢不坚。其练不敢不熟。纵不足誉外夷。亦可备内盜矣。至福建战舰。则每年采买台湾米十万石。护至天津。验阅如前。广东战舰。或采买暹罗米数万石。护至天津。验阅如前。夫放洋以纾直分远近。粤东武举人会试。附商船北上者。往往顺风七昼夜达天津。彼夷船远涉数万里如咫尺。况版輿之内乎。台米运津。本近年恒事。而暹米采买济粤。亦康熙以来岁行旧例。今但加运推广。久之并可酌减南漕。以纾江浙民力之穷。岂非一举而备数善乎。总之会哨必令收入内河。监验必由文吏。而不许会哨于海岛无人之地。承平则以虚文欺视听。有事则见轻于盜贼。际海之国以万数。束之凡三大类。曰城郭。曰游牧。曰舟楫。游牧之国恃骑射。舟楫之国恃火攻水战。城郭之国恃坚壁清野。土着纵不长水战。岂亦不长防堵乎。承平纵不习攻。亦可不筹守御乎。李光阨短野战而善凭城。即以守为战。以正出奇也。高垒深沟。闲出奇兵。绝敌饷道。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古今

遇剽悍之敌。如李牧之于匈奴。周亚夫之于吴楚。李光弼之于安史。戚继光之守蓟门。皆得此力。习战难而习守易。不但将帅宜习。即守土吏亦可习。先问所守之城建置得地势欤。城高厚濠深阔欤。城中仓粟足欤。库中器械利欤。保甲行奸宄息人心固欤。薪刍盐铁木石灰油井泉无缺欤。此岂必临敌而后可以议者。顺治八年。议政王大臣奏言。舟山乃本朝弃地。守亦无用。宜令副都统率驻防满兵回京。其时提督田雄。亦言舟山易克难守。盖城偏海滨。船抵城外。与台湾琼州崇明形势迥殊。以从古未尝置县之地。而徒贻外夷之挟制。此失地利者一矣。宝山城迫海塘。潮盛则浪溅雉堞。即承平之日。亦宜内移于江湾罗店。或再内移。与嘉定上海同城。今乃以重兵守绝地。此不得地利二矣。镇海镇江。本擅金汤之固。而或城外之招宝山先溃。或城内之满汉兵自哄。有险可守且如此。况无险乎。粤省旧城高厚无虞。新城低薄难保。见于上年之章奏。而夷船已退一载。亦曾取新城而崇厚之乎。御海寇但有守内河之法。无守海面之法。而吴淞天津台。不近扼内港。皆远置于口门之外。洋面之冲。树鹄以招敌。使敌得以活攻呆堞。而我反以呆击活船。故贼百攻百中。而我十发九虚。何如移诸港内岸狭之处。使夷船不得如外洋之横恣。而我得以呆击呆船乎。且夫御之法。莫善于凭城。尤莫善于外土中沙之城。往年官兵围滑县。攻不入。最后掘地道始破之。盖外砖石。中沙土。大遇沙即止。是说也。闻之杨果勇侯芳。台必筑城。砖石固易訇碎。即土台亦易震裂。尝以大试诸土台。竟彻底掀翻。惟沙心之台垣。不能透。是说也。闻之林尚书则徐。红夷之入寇。与倭不同。明史兵志。言倭寇长于陆战。短于水战。以船不敌而火器不备也。红夷则专长战舰火器。此异倭者一。倭专剽掠沿海。同流贼。红夷则皆富商大贾。不剽掠。而藉索埠头通互市为名。专以毒烟异教蛊华民。而耗银币。此异倭者二。红夷之水战与火攻强于倭。毒烟之害甚于倭。日本之深恶红夷

不与通市者。防其毒烟与异教也。红夷之畏日本者。畏其岸上陆战也。日本三十六岛。港汊纷歧。其海口更多于中国。其水战火攻尚不如中国。止以陆战之悍。守岸之严。遂足警红夷。绝市舶。而不敢过问。又止以刑罚之断。号令之专。遂足禁异教。断毒烟。而莫敢轻犯。吾之水战火攻。不如红夷。犹可言也。守岸禁烟并不如倭。可乎。不可乎。不能以战为款。犹可言也。并不能以守为款。可乎。不可乎。令不行于海外之天骄。犹可言也。令并不行于海内贩烟吸烟之莠民。可乎。不可乎。

一郡之中。非人人可兵。一省之中。非郡郡可兵也。国家以提督主武。提学主文。提学使者按行各郡。例兼试武童生。而江南之苏松太仓。浙江之杭嘉湖。应试武童每不及额。文试则每邑千百。以贵文贱武之俗。而望其高气尚力乎。提镇抚标。名食粮而身倚市。出应伍而归刺绣。尚望其披坚执锐乎。闻征调。则阖门啼泣。推饷求代。而望其长驱敌忾乎。至江北之徐州寿春。浙东之处州。则文试寥寥。而武试骑射甲两省矣。征调则争先。召募则云集矣。以此推之。各省中有必不可为兵之地。苏松太仓杭嘉湖是也。有选择可兵之地。吴之常镇淮扬越之温台宁波是也。有一省精兵之地。吴之徐州寿春浙之金华处州是也。推之江西之赣州。广东之潮惠。福建之漳泉。皆一省劲旅。募兵者当于彼乎于此乎。地不武者强之使武。地不文者强之使文。以一定之额数。概不齐之风气。易地能为良乎。请飭督抚会同提学使者。檄示各郡邑。愿裁武试增文试者听。愿裁文试增武试者听。于是则江南浙西之学校宽。而江北浙东之骑射奋矣。再飭督抚会同提督总兵。奏定营制。永免签兵于财赋文学之区。而以其额广募边郡之骁锐。散布于腹内诸郡各标。并其缺。优其粮。则江南浙西无糜之饷。而江北浙东无额少之营矣。以江浙推之闽广。以沿海推之九边。推之十七省。不以邹鲁之文学。强燕赵之慨。不以丰沛之剽悍。责吴越之秀良。量地阴阳。量材柔刚。视执额例

之一定。齐风气于五方。责翬翟以搏击。索鹰隼以文章者。孰难易孰短长乎。

### 算兵

#### 戴楫

吾未闻有军法不行而能行军者。亦未闻有军法不明而能行军法者。又未闻有无制军之法而能明军法以行军法者。夫军法之所最重者何。退走是也。而今之兵皆退走。以愚所闻见而言。湖南北及江西安徽江苏各省御贼之兵。率多不战而溃。夫不战而溃。其为行兵之害大矣。乃今日之兵。则一路溃散矣。诸路又复然。诸路复然。贼已肆行无忌。占土地。杀人民矣。而他省之集兵御贼者。又不虞其复然。且其溃散也。刑之不服。罚之不可。欲稽查。则无从而稽查。欲追究。则又无从而追究。夫是之谓军法不行。当此之时。设有知兵之将。为之具粮饷。选士卒。储其器械。较其武艺。明其号令。制其赏罚。申其禁约。勤其操演。谕之以忠义。而激发其亲上死长之心。其可以明军法而禁军士之溃散乎。吾以为犹未也。何也。无制军之法也。夫所谓制军之法者何也。盖古之善言兵者。莫如孙子。近世则推戚氏继光为最。孙子势篇曰。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戚氏本其意以治兵。其纪效新书。首以束伍立说。其操练篇所言结队法。虽与所用鸳鸯阵法人数不同。然会通全书之说。而为之详其法。大约五人为伍。伍有伍长。五伍为队。队有队长。四队为哨。哨有哨长。四哨为一官。官有哨官。四哨官为一总。总有把总。五总以上有中军。为主将。其军法禁令等篇。所载军法。皆责成于其长。而治之以连坐之法。其临阵退缩也。令甲长管兵。队长管甲长。哨官哨长管队长。把总管哨官哨长。若故纵。罪坐其长。其当先不救也。一人当先。八人不救。致令阵亡。八人俱治罪。一甲当先被围。二甲不救。一队被围。本哨各队不救。一哨被围。别哨不救。失陷者皆罪其哨队甲长。其对敌先退也。兵退。治甲长罪。甲长与各甲俱退。治队长罪。一哨各队长兵俱退。治哨长罪



。一哨官之兵与哨官俱退。治哨官罪。其队长哨长哨官不退阵亡。而甲下之兵队兵哨长以下甲兵退者。皆罪其属下之甲长与各哨队长。其平时兵丁逃走。罪其同队兵。愚尝反覆其书。而知其立法之善也。盖主将一人至寡。而三军至众。以主将将三军而无法。则无以制其众而为众所制。无以制其众而为众所制。则兵不畏将而畏贼。兵不畏将而畏贼。则逃。今若如戚氏所言队伍之法。主帅所将。除中军未明言其数外。为兵者八千人。为把总者五人。为哨官者二十。为哨长者八十。为队长者三百有二十。为伍长者一千六百。凡把总哨官哨队伍长共二千二十有五人。夫以八千人计之。则不如一千六百人之少而易治焉。以一千六百人计之。则又不如三百二十人之少而易治焉。八十人又少而易治焉。二十人比之八十人。又少而易治焉。至于五人。则少之至而至易治焉。此犹以主帅一人所统治而言尔。夫一人治二十人。又不如五人之治二十人。一人治八十人。又不如二十人之治八十人。一人治三百二十人。又不如八十人之治三百二十人。一人治一千六百人。又不如三百二十人之治一千六百人。一人治八千人。又不如一千六百人之治八千人。为治之者之多而易治焉。

且使甲长治兵。其不治兵也。斯队长治之矣。使队长治甲长。其不治甲长也。斯哨长治之矣。使哨长治队长。其不治队长也。斯哨官治之矣。使哨官治哨长。其不治哨长也。斯把总治之矣。彼甲长焉得不治兵。队长焉得不治甲长。哨官哨长焉得而不治哨长队长耶。且兵各有长。长各有属。犯法者各治其长与其属。则功罪不相及。功罪不相及。则赏罚行。何者。主将法令虽严。在下之兵。虽或有怨其主将者。而各有部伍统属。而不能一。则军士之骄横者。无自而为变。且同伍同队有连坐之法。同伍同队者惧法之连及。则互相管束。不使一人恣行。得以累及于众人。而不容其犯法。此周礼所言伍两卒旅师军之遗制。而孙子之所谓治众如治寡也。由此而推。虽将十万之众无难焉。

乃今之制军则不然。各路调发之兵。领兵官或一人领数百人。多者或至千人。又或数人领之。而部伍不分。兵士众多。漫无统纪。且兵既未经选练。又自他处调发而至。与主将素不相习。各路之兵。勇怯不齐。心各异。是以兵勇虽多。有如乌合。数里之外。望风奔溃。嗟乎。兵无队伍。主将其能与士卒亲乎。士卒遂畏主将而奉其命令乎。且主将即欲赏罚其众。而部伍不分。遂能行其赏罚乎。则兵众之卒然逃散。主将其遂能禁之乎。愚以为宜仿戚氏法制军。而加之训练以救其弊。何者。兵之宜先事于训练也。不训练。则兵不可用。不储器械。则器械不备矣。不较武艺。则武艺不精矣。不明号令。制赏罚。则众人之耳目不一。而心志不齐矣。不申禁约。则淫掠不除矣。不勤操演。则营阵不熟矣。是以主将之欲明军法者。必以此数者训练其兵。然以此数者训练其兵。又必以立队伍为先务。盖当今之时。诚有知兵之将。具粮饷。选士卒。依戚氏之遗法。以立其队伍。而又储其器械。较其武艺。明其号令。制其赏罚。申其禁约。勤其操演。以训练之。其平日所以待兵者。又馭之以不测之威。示之以不爽之信。继之以不可怨叛之恩。对敌交锋。身先士卒以为之倡。如是。而军士设犹有临阵退走者。则治之以军法而不少贷。是以三军之士既知主将可恃以托命。而乐为之尽力。又素悉主将之法令一。畏死而退走。即先犯死法。而自置其身于必死之地。转不若不退走者之可以不至于死。争以当先为事。而不肯或出于退走。以犯主将之法。盖惟有制军之法。而后军法可以明。惟军法明。而后军法可以行。惟军法行。而后可以行军。可以行军。斯可以灭贼。可以灭贼。斯可以守土地保人民安国家矣。成法具在。主将有欲杀贼立功名者。胡不讲求其法而行之也。

辨握奇经

谢应芝

握奇经不详所由着。或云出于风后及太公望。又谓乐毅张良韩信与为之。然古兵家言不闻有握奇经。其书

盖晚出也。黄帝版泉涿鹿之战。既荒远无征。武王之伐纣。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壹戎衣而有天下。孟子曰。以至仁伐至不仁。未见其血之流杵也。彼管仲诡道伐楚。师次于召陵。且未尝用战。况在风后太公之伦耶。至若晋楚城濮之战。胥臣狐毛栾枝出奇制胜。而先轸却溱以中军出击。遂致马牛风于泽。亡大之左旃。设得臣以一军袭之。晋兵有不反顾自乱哉。惟握奇之言兵也。以奇战。以正守。先为不可败以为胜。断乎其不至此。战国以来。杀人如草艾。独乐毅韩信之用兵。未尝有败。而淮阴垓下之战。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皇帝在后。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后。或曰。即握奇阵法也。不得乎此。虽城濮之胜。未尝不危。得乎此。虽以项籍之强。卒胜之于垓下。然项籍既败。以二十八骑分为四队。四向驰击。亦握奇之法。而兵败身死。何哉。大抵恃刚者折。恃战者亡。故曰节制之师不敌仁义。君子必不以彼而易此。秦人焚书之余。百氏杂家争出。学者又务为隐怪。支离傅会。破义害道。误人之身家。而握奇之言犹近正。或出于乐毅韩信之徒。有不可知。言兵者宝焉。惜书义为旧注所蔽。颇发明之。藏于家。

#### 汪仲伊握奇图解序

戴 璽

歛汪子仲伊以所箸握奇图解示予。曰。子好议论今古。盍抒子所欲言。张吾之书。予曰。唯唯否否。尝闻之古初矣。天地设而有阴阳。一阖一辟。一消一息。道之经而兵之精与。古之人制陈法。所谓天衡地轴前后冲者。不以是形与。天不能有阳而无阴。有日而无月。地不能有山而无川。人不能有文而无武。有道而无兵。道若日也。兵若月也。月承日以为光。兵辅道以为纪。道无兵道灭。兵无道兵残。兵为卫道设也。尧舜贵让。未尝不善陈。汤武好仁。未尝不用战。徒揖让。不知陈。善陈者覆之。徒仁义。不用战。善战者扣之。暴秦而降。汉之高帝光武。明之高皇。兵与道合。不合则贼盗窥人国。夷狄窃王鉄。胜则屠城破

邑。杀人亿千百万。败则掠野。醢人畜以为食。虽有君子。莫之能御也。事幸而得集。则号为君子者。从而登其城。伺其谷。朝蹠尧舜之。夕见汤武之矣。乡所谓屠城掠野之徒。盈其贯以死从。而扬之曰。此元功重臣。与伊摯吕尚论功度德者也。吾尝受嬴刘以往史氏之书。皆以是观矣。于乎。是其故何也。则由于虚灵冲漠枯坐尸嘘之徒之张目拱手。而谋人家国者。阶之厉也。不知道不通兵。致道离兵。而兵不卫道。贼盗夷狄遂相帅角逐。反以兵胁迫道灭道。不大可哀哉。抑人有恒言。皆曰兵农礼乐。不知古者以兵属之礼。宗伯掌其仪。司马职其功。战不可空习。则四时田猎以闲之。子路言可使知方。知其军陈行列坐作进退之法也。先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军旅之事。寓于俎豆。俎数奇。豆数偶。兵之方员锐直。所以乘承比应者。胥于是焉在。丹徒庄械之书。序仲伊之书。其言粹矣美矣。复推道与兵相辅之义。以广其悒。仲伊其不非我邪。

#### 司马法序

张澍

按孙子注云。司马法者。周大司马之法也。周武既平殷乱。封太公于齐。故其法传于齐。周礼疏云。齐景公时。大夫穰苴作司马法。至齐威王。大夫等追论古法。又作司马法。于穰苴。太史公曰。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穰苴能申明之。又云。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穰苴传云。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是古者即有司马法。非穰苴始作。亦威王时穰苴兵法于司马法中。非司马法于穰苴兵法中也。周礼疏误矣。晋张华以司马法为周公作。当得其实。考周官。县师。将有军旅田役会同之戒。则受法于司马以作其众庶。小司马掌事。如大司马之法。司兵授兵。从司马之法以颁之。此司马法。即周之政典也。汉艺文志谓之军礼司马法者。考大宗伯掌军礼之别有五。孔丛子有问军礼之篇。而周礼注引军礼云。无干军无自后

射。当即此书所载也。窃叹三代治兵田赋军车广浩纤悉。数十年而后事具。数十百年而后得志于天下。夷吾九合一匡。犹本一师五旅一旅五卒之规。葛相四正四奇。亦原五人为伍五伍为队之式。马迁称其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岂不谅哉。汉志原书百五十篇。今存五篇。他书所引。亦有不见五篇中者。皆逸文也。又李靖问对。世所传兵家流。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皆出于司马法。盖系任宏所论。非司马法本文。史记注引宋均春秋少阴云云。是春搜秋猕一段注文。疑注是宋均作也。然隋书经籍志。贾诩注司马法三卷。今已佚。太平御览所引注文。不着名氏。史记注又引司马法夏用玄钺。宋均注玄钺用铁不磨砺。是司马法为宋均注无疑。均为郑康成弟子也。吾乡阶州邢雨民太守曾辑是书。之浙中。字多错。仍有阙漏。孙氏星衍所遗脱尤多。余为补而正之。以授学侣。乃序其缘起如此。

#### 李广论

陆心源

古之所谓名将者。必其仁足以抚众。智足以料敌。勇足以御侮。义足以着节。而后可以成非常之功。垂无穷之名。非苟焉徼幸以成功者也。史记之为李广立传也。着其为名将。而惜其数奇。后人亦多从而和之。以愚观之。广盖不仁不义无智无勇之人。安得为名将乎哉。何则。广以卫尉为将军。为单于所生得。则无勇。霸陵尉以怨而被诛。陇西羌既降而诈杀。则不仁。为汉骁骑都尉。而私受梁王印。则不义。身为大将。昧于舆地。至迷失道。则不智。不仁不义。无智无勇。而可谓之名将乎哉。且夫广之受任。不为不重矣。七为太守。四为将军。其为太守也。上郡则得之中贵人之口而已。北平则徒有飞将军之号而已。上谷云中陇西北地。碌碌无足道。其为将军也。伏马邑而无功。出定襄而独无功。出雁门而大败。出东道而又几于败。为将若此。可谓无复人心者。以司马穰苴之法论之。擅斩固诛。失律亦诛。杀降固诛。怀贰亦诛。慢

令固诛。负恩亦诛。广之所谓名将者。果安在也。史公欲为之辞而不可得。于是创为数奇之说以眩人。果尔。数不奇。则虽白面书生。紈子弟。寄专阃而可以成功。数奇。则虽节制如桓文。仁义如汤武。亦不能取胜。岂其然乎。岂其然乎。且史以广行无部曲行陈。未尝遇害为称。则尤谬甚。易曰。师出以律。荀子曰。秦之锐卒。不可当桓文之节制。节制不明。而可以取胜者。未之有也。广之无功。亦正坐此。史公反以为美谈。何其谬邪。且为将无赫赫之功。仅曰未尝遇害而已。则世之巧于避敌者。皆得为名将矣。乌乎可。虽然。史称广得赏赐。辄分戏下。饮食与士卒共之。固非慳于财者。后之为将者。不恤士卒之苦。又从而侵克之。迨乎所向无功。亦藉口数奇之说。此又广之罪人也夫。

#### 郭子仪单骑受盟论上

沈兆霖

为将之道。恩与信而已。以恩信用将帅。则将帅奋。以恩信用与国。则与国亲。然恩信令将帅易。结与国难。与国之势。与我均强弱。非帅比也。用之而缓则怠。用之而急则变。用之而诱以利。则利且无厌。用之而赏以爵。则爵非所乐。故用将帅之恩信。不过明赏必罚而已。而用与国。则有不可言喻者。必如汉光武推赤心置人腹中。而后顺我而效。逆我而亦效。为我与国而效。为我敌国而亦效。若唐郭子仪单骑受盟一事。非徒一时之胆力过人。实其平日之恩信深也。当回纥之入凤翔也。叶护虽与广平王约为兄弟。而其心实以观天下之变。唐驭之善。则可以得金帛子女。不善。则亦吐蕃吐谷浑之类耳。岂复为我用哉。故使军中无子仪。广平虽善用兵。亦不能藉其力以复两京。且反致掣肘。如讨史朝义之役。子仪留京师。回纥见三城邱墟。即困辱刘清潭是已。矧泾阳之围。又非入三城比。其与仆固怀恩。亲也。与三虜。邻国也。合怀恩三虜。又处必胜之势也。何惮子仪。子仪亦何所恃而与之盟。夫人心一也。虽俗异势殊。其感同也。

。当回纥以四千人行万余里入中国。子仪与之同甘苦。齐寝食。察其好恶。知其劳逸。回纥视子仪如父母。子仪亦视回纥如手足。回纥轻中国。而不敢轻子仪。故不闻子仪握兵者数年。而后从怀恩。反以为足以报子仪矣。而子仪乃竟犹在也。斯时即使牙将持手札抚慰。彼亦必欢欣鼓舞勒兵而退。必单骑往者。亦示恩信而已。盖公不出。则回纥反以公为疑忌于彼。一出。则知公之无疑于我。而我之自负其恩信也。公如是。而我乃如是。是我自甘为夷虏也。可耻也。我如是。而公尚如是。是公之进我于中国也。可感也。欲不盟。乌乎安。然后知用兵之道。不徒恃谋与力也。谋力有余而恩信不足。危且劳矣。故任力将不如任智将。任智将不如任儒将。任儒将又不如任贤将。子仪起家羁旅中。其用兵亦不闻有奇计阴谋。殆以德胜而不以术胜者与。或者以为子仪之福使然。固失之浅。又或因回纥之退。而咎子仪不能驭怀恩。此仅足使怀恩增罪。而不能使子仪任过也。回纥之来也。有卜者言曰。此行当遇大人而还。子仪之至诚感人。可以为大人矣。

#### 郭子仪单骑受盟论下

沈兆霖

或曰。子仪之事可学乎。曰。不可。无子仪之学。无子仪之德。无子仪之威名。无子仪之才胆。而学之。险矣。以大臣为尝试矣。以国家为孤注矣。如之何其可也。且在子仪。亦不能行于功名未盛之先也。行于功名未盛之先。则匹夫之行耳。乌能与回纥盟。且不能行于功名已盛而德信未孚之时也。行于德信未孚之时。则一人一骑缚之而去已耳。回纥亦乌与之盟。故此不过一时一事而已。子仪且不能再行。又何从而学之。然则竟不可学乎。曰。得其意焉可也。方怀恩之诱回纥吐蕃吐谷浑围泾阳也。所最恃者回纥耳。即吐蕃等亦因回纥而来耳。去回纥。则不战而自溃矣。子仪之事。离其羽翼之计也。危言以动之。正言以责之。下马以荣之。执手以亲之。使其战之心顿解。而奋

发愧悔之意俱生。非用兵之最上者乎。夫敌之来也。未有孤立而能成者。回纥去则吐蕃孤。亦未有不和而能存者。激回纥使之攻吐蕃。则吐蕃与回纥不和。决策之神。莫神于此矣。后之用兵者。傥观敌势固结不解。莫若先离其党。援结其邻近。使之势孤而内不和。然后静镇以待其弊。出奇以制其胜。亦或一策也。此子仪盟回纥之意也。

读苏老泉上韩枢密书

何曰愈

宋太祖陈桥之役。因将士黄袍加身而有天下。故驭卒以恩。宽仁以结之。赏赉以悦之。此一时之权宜耳。非以为不弊之法也。嗣君不识此意。未能潜易其失。且奉为故事。当郊社之期。赐予无算。动以亿万计。夫恩频则惠褻。若辈小人。习以为常。既无感恩之心。且以朝廷为畏己。其气益恣以骄。外而郡守连帅不能按。内而京尹法司不能制。何者。惠褻故也。老泉练达兵事。目睹其弊。故上韩枢密书。讽其断斩立威。可谓知矫弊救失者矣。然当积罢之后。病入膏肓。非有术以潜移之。则威未易立。法未易行。断斩适足以速祸耳。今有患痼于此。投以解毒利导之剂。使之内消者。良医也。针砭攻伐者次也。若抡剜挖割。疮虽去而命亦随之矣。当其始。若辈非敢遽骄且悍也。其致之者有渐矣。非如宋太祖之受恩。即庸将抚驭乖方。恩威不行。仁厚者则狎昵市恩。懦怯者则因循屈法。悍将或藉彼众以自重。贪将或因侵削而姑容。月渐岁渍。遂成狂澜之势。戢之道无他。在恩威并用宽猛兼施而已。承积威之后。宜先恩而后威。承积罢之后。宜先威而后恩。先恩而后威者。古有之。越王句践是也。越自栖会稽而后。当灰烬之余。为邻威所劫。士气不振。民生凋敝。句践安老怀幼。问伤吊死。宽仁厚泽。结以恩信。及德泽既孚。使不裁之以威。譬如骄子。不可用也。故伐吴之役。四徙而四斩。越遂以霸。先威而后恩者。古有之。郑公孙侨是也。郑当七穆之际。族盛宠汰。侈僭无度。世族之家恣于朝。崔



苻之盜橫于野。罷敝已甚。故國氏抑強鋤暴。均伍田賦。定制度。鑄刑書。峻法以懾之。及威令既行。使不濟以寬。譬如防川。決溢可俟也。故以養以教。以矜以恤。鄭賴以安。夫兵即民也。故治國之道可通于治兵。當宋委靡不振之際。士卒驕橫。立威之論宜矣。然威行必須繼之以恩。且威其士卒。不若威其將校。蓋卒眾而將寡。卒類皆市井亡命。若恩威未行。遽繩以法。則眾怨。眾怨則變起。裨弁受天子爵祿。頂冠而束帶。身士大夫之列。馬之受銜勒者也。上下之分悉于中。揖讓之儀嫻于外。且其數寡。即使桀驁。亦必不敢棄父母妻子。舍軀命。輒萌畔逆之心。故雖以法繩之。必無蕭牆之患。而士卒見吾繩其上者。必曰。彼貴者也。治我者也。法猶不貸。況吾侪乎。將莫不悚然而吾懼。知其吾懼也。又于裨校卒伍中。察其有微績及藝絕等倫。懍遵法度者。超擢而厚賚之。婚喪不舉者。調之。疾痛者。藥餌之。則眾又必欣然而吾愛矣。始則畏威而吾懼。既則戴德而吾愛。則嚴師而慈母兼之矣。心烏敢貳。于是廉其尤不法者。嚴繩一二人。其次則月更而歲易之。去其大慝。則余者無能為己。吾又功賞罪罰。必明必信。親上知方。必告必誠。如是。則驕悍之風。移于無形。即使之蹈鋒刃。赴水火。惟吾所命。其孰敢違。豈徒怵威奉法已哉。然而非有驚世駭俗之術也。亦曰寬猛恩威而已矣。

### 聖武記叙

魏源

荆楚以南。有積感之民焉。距生于乾隆征楚苗之前一年。中更嘉慶征教匪征海寇之歲。迄十八載畿輔靖賊之歲。始貢京師。又迄道光征回疆之歲。始筮仕京師。京師。掌故海也。得借觀史館秘閣官書。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故老傳說。于是我生以後數大事。及我生以前上訖國初數十大事。磊落乎耳目。旁薄乎胸臆。因以溯洄于民力物力之盛衰。人材風俗進退消息之本末。晚僑江淮。海警忽。軍問沓至。忼然觸其中之所積。乃盡發其櫝藏。排比經緯。馳騁往復。先取其涉兵

事及所论议若干篇。为十有四卷。统四十余万言。告成于海夷就款江宁之月。乃敬叙其端。曰。天地以五行战阴阳。圣人饬五官。则战胜于庙堂。战胜庙堂者如之何。曰。圣清尚矣。请言圣清以前之世。今夫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材不竞之谓贫。令不行于海外国非羸。令不行于境内之谓羸。故先王不患财用。而惟亟人材。不忧不逞志于四夷。而忧不逞志于四境。官无不材。则国桢富。境无废令。则国柄强。桢富柄强。则以之诘奸。奸不处。以之治财。财不蠹。以之搜器。器不窳。以之练士。士无虚伍。如是。何患于四夷。何忧乎御侮。斯之谓折冲于尊俎。尝观周汉唐宋金元明之中叶矣。瞻其阙。夫岂无悬令。询其廷。夫岂无充位。人见其令雷行于九服。而不知其令未出阶闼也。人见其材云布乎九列十二牧。而不知其槁夫于灌莽也。无一政能申军法。则佚民玩。无一材堪充军吏。则敖民狂。无一事非耗军实。则四民皆荒。佚民玩则画槌不能令一羊。敖民狂则蛰雷不能破一墙。四民皆荒。然且今日揖于堂。明日觞于隍。后日胥于藏。以节制轻桓文。以富强归管商。以火烈金肃议成汤。奚必更问其胜负于疆场矣。记曰。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故昔帝王处蒙业久安之世。当涣汗大号之日。必虩然以军令饰天下之人心。皇然以军食延天下之人材。人材进则军政修。人心肃则国威道。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强。五兵昌。禁止令行。四夷来王。是之谓战胜于庙堂。是以后圣师前圣。后王师前王。师前圣前王。莫近于我 烈祖 神宗矣。书曰。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方行天下。至于海表。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扬武王之太烈。用敢拜手稽首。作 圣武记。

行军要言前后自记

张成孙

予尝读兵家言。而知将犹心也。兵犹手足也。心不能役手足。则心为不灵。手足不为所役。则手足为不仁。是故将不灵则将不足任矣。兵不仁则兵不可用矣。

上将何以效国。下将何以荣身乎。余早岁即随征川楚军营。凡十有余年。见夫将之所以驭卒。卒之所以用命。战之所以胜。功之所以成。未有不由于赏罚明。号令肃。训练勤者也。盖赏罚明则恩威着。号令肃则志向专。训练勤则步武整。将故能视卒如手足。卒故能奉将如心。将卒相洽。机宜无愆。不待临陈而战胜以可必也。技勇者所以决胜。技勇精则气壮。而所往无惧怯矣。器械者所以制胜。器械利则勇奋。而所向无阻碍矣。虽然。惰慢于平日。而欲服练于一朝。吾未之见也。用以身之所经。目之所击。切近而不可忽者。条示吾属。俾各以训其士卒。庶几惰慢不形。共矢干城志云。右凡五十八条。训练之法。战胜之宜。略具是矣。若夫地有险阻平易之不同。候有寒暖燥湿之不齐。机有奇正攻守之各异。卒有多寡强弱之不一。执一术以御万变。是犹执一隅以定全方乎。虽然。方固可例以一隅。万变固不外乎一术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随时而变通之可也。

### 行军私议

吴敏树

余愚。不能精敏于人事。况于言兵。故自军事十年以来。未尝妄有献言于当事。亦未敢私议其得失成败。以为局外旁观之智。今吾从弟退庵。被督帅曾公之檄。募军三千人。将从收复江东。以亲爱之虑。不能无强言之。吾弟考论古将帅用兵之事悉矣。又身历江南北诸行营闲。观之甚熟。余特以今日行军时所可臆度者。聊设议以明之。盖虽面语深属。犹恐不及。亦诚自忘其愚也。

议曰。今贼据安庆江宁以抗官军。有年岁矣。楚军虽稍锐。然仅能扫湖北。清江西。未能夺长江而下也。本年江宁之军又溃。贼益出陷苏州及浙江。今曾公奉命总督两江。帅楚军以图克复。虽水陆并进。其势必陆路急趋。以冲贼腹。而拯拔东人也。计贼之御楚军。必更倍于前日。且主客异形。劳逸异势。其进得毋不易乎。曰。贼虽蔓据安江之地。其士民固皆王人。

官军之入。随有响应。何难进克。虽然。吾惟是之虑也。彼士民之陷于贼中者。虽望官军。而实惮贼。虽不诚于助贼。而久为贼之所制。闻官军之来。则恐其以助贼为罪。必不惜闲密以求自通于官军。又必言贼可攻之形。以速官军之入。而必不敢盛言贼之实。使吾反疑彼之为贼闲阻者。至于官军之不幸而败。则非彼之所为代计也。所谓持两端以图自全者。情势类然也。从前官军之入而失利者。未必非害于此。然则何为而乃可进乎。曰。进之权在我而不在人。可进之机在贼而亦在我。我之往攻也。贼固迎而备之。俟吾之进而谋覆我且甚欲诱我。吾诚心勇。莫如形怯。且宜远贼为营。使贼不旦夕备。而密自约厉。旦夕以虞贼之来。贼窥我久不敢进。必且轻我。苟来犯。起而败之。则有进机矣。或犹未可。贼耻败。必再犯。或潜袭我后。又起而败之。则进势成矣。若贼但严备。不轻犯我。我益久之。俟贼之懈。乃勃然以兴也。盖休士久可以数月。进军必令于一夕。其忍辱之甚。必至一军皆愤。而讪笑盈于路人。而及其进也。乘其胜气。不复问贼。可遂进不止。此兵家所谓止如处女。起如脱兔。行军之至要。千古不能易也。不识曾公今日之进。能如是乎。虽欲如是。其能以如其意乎。若吾弟之行。偏师之从令者也。余虑其进之不自主。而不暇重慎。且新出差怯。名亟有功也。故首论之。吾弟之言兵。尚严整有威。此一定法也。而今之帅乡勇者。多稍宽纵之。往往亦能久持有功不甚败。吾弟大怪之。以讯余。余曰。今之募勇。与营兵异。营兵者。久食为兵之利。以养其身家。一旦用之战阵。虽斩杀而驱之死。不谓非宜。且兵籍在。无所逃之。今募勇独日得几钱耳。甚严之不过散走。而吾意亦重于用法。故今之能将者。苟与之相亲倚。至于有败。士不尽去其将。而将亦不能大令于其士。虽然。若是者。是姑务相聚以支久耳。可卒与之平贼乎哉。况又有必不能以自存者耶。吾弟之言严者是也。其严也必先严于其细。细者之罚不贷。而大者之诛可幸无犯也。吾

宽而纵尔。使尔皆为贼杀。尔何赖焉。尔惟吾令。则不死且有功。必使此意皆彻乎一军之心。而军之用命。如闻其父母之言。则严且恩矣。若其他之同甘苦。让财利。凡所以得军士心者。不足为吾弟言之矣。能言兵者。皆曰今之为兵者。患不能出奇。故亦无奇功。其然耶。否耶。以今之功。度之古人。诚疑有然者。然奇难言也。能屈伸左右虚实变化之谓奇。余尝问杨君芋庵以奇。曰。在用闲。吾弟亦以谓然。闲者。军之妙用也。然是多反覆善误人。慎之哉。我势胜则贼党离。非能无事而离贼者也。贼又极狡黠不可易诱。据其所害。必以致贼。而时其饥饱劳逸锐惰以制之。此平之奇者。若夫知贼之人与其情。则观其所为大概。亦足得之。不必其琐琐者矣。

兵以众战。我军且未众也。而诸将时有不同。故有以孤军陷者。其人能出于人。则忌者思害之矣。今之分将者。或起书生。或出武夫。书生自智。武夫自勇。能皆和之为难。吾弟顷未与行闲。而早有名。以我视人。度人观我。亦有足惧者。素行慕高而耻卑。举动辄有异。此最在人眼目。不可以与我同。余谓兵事之处置者。自行其意可也。其他必稍与人同。毋令人忌害我。其从行而任事者。礼而与之谋。多谋而不用。则人废然不自竭。不如少与谋而时用之也。

聚古之名将事为书。类而名之。以贤为首。他皆有取焉。此吾弟之志意可见者。兵之道博矣。及其用之乃不在书。曾公之言亦云尔。余未知武事。而稍学为文。每属笔。胸中有古人文思。效之者。为之辄不工。何者。其文之题事异也。今之所制为兵与今所遇之贼。即用武者之题事也。吾弟之读书。多且熟矣。熟而化。乌有不用。又乌测其所以用之者哉。

万言策咸丰十一年

蒋敦复

窃惟今日事势。欲经营天下。可三言决也。一曰合天下之全力。二曰破天下之成局。三曰求天下之真才。信能行此三者。举其纲而网自张。挈其领而衣自整。

天下之乱。可从此定矣。不行此三者。纵鱼破网。任鼠啮衣。日复一日。坐失事机。后虽欲举纲挈领。可复得邪。曷言乎合天下之全力也。譬之猎者。禽狐兔。逐獐猴。一韩卢宋鹊力耳。猛虎伏深林。巨蟒横大泽。磨牙吮血。实有徒。则必发士卒。具网罟。操强弓毒矢。大合围以攻之。尽杀毋遗类。焉为他日患。贼始粤西。其势甚微。郡县力治之有余。地方有司。才无一足办者。养成溃痈。不可收拾。至朝廷命将出师。亦不能制。推其失。在贼未出粤。不调集两广官军。及川湖云贵土司狼兵。并力擒治。及既窜出。不尽调河南山东江南浙江之师遏其前。川湖云贵两广之兵蹶其后。师少粮匮。从风而靡。使之蹂躏数省。直据金陵。以为巢穴。钦差数大帅。竭尽心力。仅足相持。至今日而国家财赋之区。半为贼有。东南大局。渐不可支。中外臣工。犹然泄泄。不深维天下安危大计。今日议筹饷。明日议练兵。苟且涂饰。不可终日。贼在东。曰我已克西。贼至彼。曰我方备此。滔天狂寇。密迩四封。犹以未涉吾圉为幸。身膺重寄。手握大兵。万不敢过雷池一步。呜呼。将谓此贼待天诛耶。草莽微臣。日夜腐心饮泣。思惟有天子赫然震怒。将封疆文武大吏之玩寇失律贻误国家者。尽法诛杀。毋有佚罚。分天下为四道。各立都统。命一人为元帅。总辖四道。令川湖运谷米。闽广通商货。幽并募骑士。江淮造舟楫。长驾远馭。声势大振。如愚向者愤言所云。元帅开幕府。辟僚属。有不用命。得专诛僇。责成四都统齐心并力。小胜负不足论。以灭贼为期。天下非小弱也。熊貔之士。不二心之臣。如林而如雨也。十年之狂寇。用全力以制之。可一朝歼也。曷言乎破天下之成局也。譬之医者。治癰疥。祛寒食。攻而去之。易如也。风邪入腠理。柴胡麻黄汗之不出。蛊虫入脏腑。雷丸水银杀之不得。区区清平补助之品。无所用之。必也翻仓倒廩。大泻下之。尽除秽污痞积之物。然后宿疾去而元气复。往者天下之病。在于上下相蒙。相率为伪。至今日而遂为沈痼。殆不可

起。贪利而忘义。畏死而名节扫地。士大夫尚然。安问军校。夫刑赏者。人主威福驭下之大柄。亦大臣公忠体国之微权。彼中人以下。固多贪利而畏死。正以功有所赏。罪有所刑。于是有利不可贪死不足畏者。庶几免罪而立功。今也罪不必加刑。地方失事文武。鼠窜以图苟活。相率皆望风而逃。赏不必有功。督抚保举人员。狐媚以事上官。甚且假他途以进。中外大小官吏。尤而效之。合成一局。牢不可破。如是而欲望中材以下。不巧为趋避以冀超迁。豪杰有志之士。不去之若浼。宁老死岩穴闲。乌可得邪。中材以上。尽获超迁。豪杰有志之士。老死岩穴。岂国家之幸。天下苍生之福哉。由此言之。贪利畏死。士大夫之风邪蛊疾。非翻仓倒廩。大泻下之。上下相蒙相率为伪之沈痼宿疾。必不能去。

昔人有言曰。刑多而赏少。则无刑。赏多而刑少。则无赏。刑也者。翻仓修廩大泻下之之法也。不然。观之今日。赏者众矣。士大夫之贪利畏死何自若也。是惟人主勿尚姑息。大臣勿树私恩。上下相蒙相率为伪一切苟且涂饰不可终日之术。勿行乎其闲。大破天下之成局。由是而激人之心。厉人之气。发号施令。士卒乐闻。兴师动众。士卒乐战。交兵接刃。士卒乐死。苟士大夫顾名义而识廉耻。士卒何患乎不勇哉。曷言乎求天下之真才也。譬之匠者。修传舍。葺马。拳曲拥肿。不才之木。无不可用者。若夫镐京之阙。九柯十匠。建章之宫。千门万户。则必命工师。求大木。凡轮囷离奇。礲砢多节。偃蹇沈薶于高幽壑中者。虑无不辇而出之。有其任必当其选。为其事必奏其功。匠人虽愚。必不以枯木朽株。置之清庙明堂之上。明矣。当今之世。天下可谓乏才。有则十年之狂寇。何以至今不减也。江南大营。偪近贼巢。向张二帅。相持八载。东南半壁。赖此二人。孤立寡援。卒以身殉。向由行伍进。张自贼中来。戴皇天。履后土。不愧臣子大义。天下无出此老兵降卒右者。朝廷虽乏人。何至于老兵降卒中求人才。由此观之。天下真无才矣乎

。夫才之生于世也。无籍地。无贵宗。不可以势位縻。不可以利禄诱。才无求于世。世有求于才耳。大才当大受。小才当小知。以仁义为名。志广术疏。迂阔寡效者。非才。以掎克为能。头会箕敛。贻祸苍生者。非才。得小慧。谓智笼万物。具羸材。谓勇冠千夫。血气用事。险诡莫测者。非才。适会事变。自诩风云。叨窃势分。独专钺。覆餗遗羞。负乘致寇者。非才。所谓真才者何也。其处也。即以天下为己任。其出也。不以一贼遗君父。博通古今之变。善鉴成败之几。忠孝廉节。发于至性。聪明英伟。纯任自然。若智若愚。亦狂亦狷。涪湛于世。世不能测其底蕴。必也。我圣君贤相。坛席神明以奉之。馨香祷祀以求之。彼其身一出。而弥纶宇宙。补救元黄。合策力而用之。即贼立可破灭。不然。则竟不出。彼安能以无资之躯。受不足重轻之任哉。愚所谓三言者。破天下之成局。而后有治法。得天下之真才。而后有治人。合天下之全力以治之。天下之乱不自此定乎。虽然。有其力无其巧。事倍而功半。有其力有其巧。事半而功倍。能用天下而不为天下用。其斯之谓巧乎。今天下所患者亦三。一曰无将。非无将。拙于用将。三军之师。可袭而虏。二曰无兵。非无兵。拙于用兵。百万之众。走不知所之。三曰无财。非无财。拙于用财。四海之富。若穷乏无所措。为天下用而不能用于天下。其病至此。天下有变。权在将。漫然而任之。漫然而受之。果堪将否。能治兵否。任者不知。受者不自知。为将用不能用将矣。将。使兵者也。兵之命。生死县于将手。惟将之所欲为。一失其道。不能使兵。将之命。转县于兵手。为兵用而不能用于兵矣。天下之财。当为天下惜之。公用之常有余。私用之常不足。始聚之。终弃之。卒归于无何有。为财用而不能用于财矣。若是者。拙之故也。夫惟巧者能用将。而不为将用。要在择将。传曰。先察后任者昌。先任后察者亡。又曰。无万人之智者。不可使处万人之上。言将不可不择也。



何谓择将。必审其人。夫人之质有刚柔。性有缓急。刚急之人。可与犯难。难与安常。柔缓之人。可与循分。难与图功。又若狐疑之辈。不可谋始。胶执之徒。不能通方。残忍之人。能报私仇。不能赴公义。且惧其犯上也。狙诈之人。贪利有余。谋理不足。更虑其反覆也。故择不可不慎也。古之为将者。其等凡六。有大将。有名将。有贤将。才将。有将。能将。大将视其量。名将观其略。贤将才将察其守。将能将甄其技。量足以包万有。育材。进退生杀。喜怒不形于色。成败利钝。欲恶无动于心。一切才略操守技艺。用众人之长。而已不见其所长。如是者可以为大将。略足以周万事。决疑。握阴阳之要。鬼神不能测其奥。合动静之宜。龙蛇无以喻其机。智深勇沈。无以异于大将。特量微不及耳。如是者可以为名将。可杀也不可使处不完。可杀也不可使击不胜。可杀也不可使欺百姓。或安或勉。所守定也。贤将才将以之。斩元戎之首。蹋名王之庭。有进死之荣。无退生之辱。虽气矜之隆。要其技实天下之至精也。将能将以之。凡堂堂之陈。正正之旗。大将将之。使名将将别部以会师。贤将才将。左右偏裨列校。将能将。足当选锋。王者之师。无敌于天下。职是故也。窃观今之将帅。未有足当古之大将名将贤将才将者。将能将。不过数人。遽使之当大将之任。智勇俱困。卒陨其命。或更摧抑屈辱之。使一不得展其所长。汶汶以歿。岂不惜哉。以愚论之。慎选将材。亦当破成局而后得真才。往年用兵。封疆大臣。以便宜擢兵勇有至提镇者。参游以下。不计其数。文自丞尉起家至二千石者。颇不乏人。其人始皆奋勉以就功名。艰苦以取富贵。功名既得。富贵既来。身家念重。君亲事忘。其气渐衰。不复可振。今宜别选异能。勿尚恒格。文于杂流中。武自千夫长下。耕田之夫。兔置之士。苟有异于众。无不登于选。相其形体。听其言语。觐其动作。十可得三四矣。惧之以观其勇。利之以观其廉。摇惑之以观其智。十可得五六矣。授之以事显其能。庸之以阶责其效

。程之以器尽其量。十可得七八矣。若犹未也。兽之搏也。厉其爪牙。禽之击也。矫其翅翮。有气焰以先之也。如有非常之才。必有非常之气焰。可望而知。虽其才有偏全大小之不同。慎而择之。焉有不得者哉。夫惟巧者能用兵。而不为兵用。要在训兵。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又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古之教民者。未遽使之即戎也。壮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事父兄。出事长上。春搜夏苗秋狝冬狩。习其金鼓之节。明其坐作进退之法。一旦有事。踊跃启行。执殳前驱。敌王所忤。直易易事耳。盖常三时务农。一时讲武。后世兵农既分。民不知兵。兵不习农。兵农交相病。而民既苦贼又苦兵。为人上者。奈何使兵之苦吾民哉。此无他。不教不训。遽使之战。战而畏贼。则退。退而无所得。则取偿于民以饱其欲。又其甚者。未战先掠。勇于杀民。及与贼遇。其气转馁。不败何为。

夫兵固以气为主。气也者。一发而不可收之物也。猝然而发。冲锋陷坚。无不可者。然而难以持久。善用兵者。贵有以养之。欲养士气。先得士心。将之于兵。不得其心。未有能得其力者也。不得其力。未有能得其死者也。结以恩信。若父之爱其子。道以礼义。若师之范其弟。卑身下士。一齐甘苦。亲临疾病。慰问家室。妻子缝补于行闲。身自分功于作役。夫是以士卒冒白刃。赴汤火。出其死力。奋不顾身。非恶生而乐死。诚思致命而报之于上也。士思致命而报之于上。夫其气安得馁。其心可使之历久而不变。虽然。下之所以报其上者。必出其死力。上之所以恤其下者。务保其生全。善师者不陈。善陈者不战。善战者不败。不败者。胜之于未战之先。节制之师是也。师无节制。兵未交而败形已见。夫是以求生而适得死。今之用兵者。不训一士。不练一卒。赏罚未明。亲疏未附。临之以不知谁何之人。痛痒无关。加之以傲狠自是之性。猜嫌日甚。疆场之事。上与下各怀一生之念。壁垒不坚。行陈不整。器械不精。耳目手足不相习。一

遇锋镝。纷纷然鸟兽散耳。兵法云。置之死地而后能生。为其坚壁垒。整行陈。精器械。习耳目手足。号令如山。虽百万之众。围十数重。屹然不可动。若两军相见。祇办一走。即置之生地。无不死者。大众奔北。兵刃追逐。蹂躪老弱。颠坠谷。亡匿搜索。骈诛系戮。饥寒野掠。犯怒食肉。惟求生也。无所之而不得其死。蚩蚩者不足责。俨然三军之司命。相与一败。肝脑涂地。顾犹有藉口者。曰士不用命。呜呼。上不能保其生全。即用命徒并命耳。兵凶战危。夫人而知之。其为将者避之。使其士必趋之。非人情。虽孙吴不为功。不恤其下。众叛亲离。五步之内。辄发危机。威令不行。而训练无素也。夫惟巧者能用财。而不为财用。要在省财。财犹水也。不竭其源。其流必长。夫金帛谷米产于地。普天皆王土也。出于民。率土皆王臣也。土地人民。生财之原。为天子命吏。为国家守其原。譬之富人之家。其守藏之仆也。盗入门。委而去之。可谓忠乎。主人家食指累千百。旦夕所需。奴辈侵蚀若漏卮。家必中落。其主计之仆。相聚而谋。省浮食。减服用。勤于治生。犹可以复旧业。若浮食如故。服用如故。男女旷其职业。奴辈侵蚀如故。不节之嗟。嗟何及耶。生财之道。世所称精明强干有心计者自能任之。非愚之所敢知也。用财之弊。其显然。愚亦未敢尽言。军兴以来。国家常以数十万官军。与贼相持。此十年中。合而计之。为费本巨。加以弊窦。何可胜道。兵食调度。日益艰难。剜肉补疮。无非取之于民。民力之竭。亦不待言。嗟乎。百姓受朝廷豢养之恩。即破其身家。亦所不恨也。独是破十家之产以养一兵。不收一兵之效。破万室之邑以供一将。不受一将之赐。非徒无益。而又害之。民为邦本。此于国家利害何如乎。财。产于地者也。东南租税所出。沃野千里。农桑之利。衣食半天下。贼破一县。据一县之财。破一郡。擅一郡之富。试以江浙二省被贼所陷府厅州县论之。每岁度支所入几何。地方所出几何。富商上户田房地产业产几何。一时

失守。尽为贼有。贼既得之。足以养气力。我偏失之。不足以济军需。无可奈何。竭泽而渔。区区权宜之术。自耗其元气。以与贼相持久。利害悬绝。不待智者而知之矣。自古富强之策。莫不因人以尽地力。任地以课农桑。今者吾民半为贼掳。其余老稚转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田园尽芜。生齿渐耗。贻他日无穷之忧。当事者早克复一日。释一日之虑。奈何迁延观望。日复一日。不知所届。拱手而谢于人曰无财。财之产于地者。曷为弃而不取也。或曰。非弃也。固将取之。取之不能不费财。愚诚不知财之道奚自生。第谓其入也不易。其出也得无有可省者乎。宜实而勿虚。其食也惟艰。其为也得无有可力者乎。宜疾而勿需。其聚也。如水之赴于壑也。壑于公。勿壑于私。惧尾闾之一泄而不复可收拾也。有财有兵有将。灭贼有期。讨贼有效。兵法云。知彼知己。百战百胜。贼在彼。宜知彼。知彼之形有强弱。势有轻重。人有智愚勇怯。强者塞之。弱者击之。重者离之。轻者夷之。强者塞而勿击也。击其弱而强者蹶矣。重者离而勿夷也。夷其轻而重者靡矣。智者疑之。勇者饵之。愚者侮之。怯者褫之。智者不可侮。勇者不可褫。侮其愚而智者始疑。褫其怯而勇者可饵。务使彼堕吾之术而不之觉。己则勿堕彼之术。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是也。今之用兵者。亦知贼之形势为何如乎。贼初起未有大志。及据金陵。形势渐成。此其志不在小。或出或入。倏聚倏散。凡所以牵吾之力。挠吾之事权者。利在分。然分则形强而势轻。合则形弱而势重。愚谓形之分而强者。若翦其羽翼。解其支体。胁从者散。不逞奔走相聚。其终也必合。而形之分者弱矣。其势之合而重者。若首尾互击。腹背并入。不知所备。四出策应不暇。其究也必分。而势之合者轻矣。此其大略也。若夫强弱无定形。塞之击之随其时。轻重无定势。离之夷之应其几。时哉勿可失。知几其如神。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矣。今之用兵者。亦知贼中有若而人。贼首为何如人乎。粤西奸徒。假外洋天主教名号。

号召徒众。为之魁者。大率狙佞无赖。今其人都伏冥诛。仅伪翼王尚在。余皆新附之贼也。近来彼中行军调度。颇有可观。必有人焉为之谋主。伪王号中。沈猛阴。麤具将材者。当不乏人。前破郡县。杀掠过当。今在省垣。亦不甚暴。设乡官。征赋税。修楼榭。募材勇。此其志更不在小。似闻彼中有颇怀去就。愿拔身来归者。当开怀以招之。或有可用之才。转能为国家出死力。否则用计以离闲之。其智者深悉吾之弊病。而无所顾忌也。法当用疑。其勇者欲显己之材武。而莫与相角也。法当用饵。疑之饵之。俾无所用其智与勇也。彼愚者怯者。不啻拉枯摧朽。何足虑哉。凡所以胜负在呼吸之闲。成败在掌握之中者。非真知贼将之智愚勇怯不可。夫是以知贼之形势。则知吾之所以制其强弱轻重者。必有道矣。知贼将之智愚勇怯。则知我军之智愚勇怯与彼何若。若何而可取长于彼者。亦必有道矣。知己之道。即在知彼。若才分相越。必不能敌。知其道者。在齐孙臆教田单上下驷之说矣。大纲若此。固已尽得。

至于细务。亦不可忽。古之行军。必覘敌情。动静虚实。纤悉具闻。现闻贼日遣十数辈在此探听消息。而贼之动静虚实吾转未能深知。以侦探之不得其人也。宜悬重赏。募精探。伏路泅水。飞檐走壁。消息一真。关键甚大。至或乘闲梟一贼首。或取贼卧内一物为信。使彼疑有内应。贼党中自相携贰。褫魄丧胆。日夜不安。上兵伐谋。罔知所措。刺客偷儿。皆可用也。夫吾之所以必合天下之全力者。以贼之分股窜扰无乎不之也。江西河南。近所称全省已肃清者。今又告警矣。军中曲折。难以揣。就江浙二省。愚所目击者言之。浙江之贼。方牵杭省而图宁绍。江南之贼。自江省至苏省声势联络。四出侵轶。其意未尝一日忘上海也。宁绍两郡十数县。负山海之固。擅鱼盐之利。又有他郡为之股肱。上海斗大一县城。数百里内皆贼。十数里外即贼。办浙江之贼犹可为。办江南之贼从何处下手。以愚策之。今之上海。居然省会。与浙杭省

同。江浙大府。但当高坐省城。居中调度。调浙东之师。办浙西之贼。江北之师。办江南之贼。两路齐举。贼即走矣。浙自杭省克复。当事者檄重兵以守省城。闲一出击禾郡之贼。贼未曾退。官军数万。仰食于宁绍。宁绍各办团练。画钱塘江而守。此甚非策也。江南贼众我寡。犹幸江北无贼。然与此闲声息不及。旦夕偷安。迟之日久。更非策矣。用兵之道。有声有实。恒声东而击西。孙臆围魏以救赵。是也。有正有奇。常以正兵战而奇兵胜。韩信拔赵帜易汉帜。是也。古之人有行之者。今何为独不可。浙东之师。办浙西之贼。不击浙西。浙西之贼自走。江北之师。办江南之贼。但击江南。江浙之贼俱走。兵法云。善守者。守其所不攻。善攻者。攻其所不守。又云。善守者敌不知所攻。善攻者敌不知所守。今贼知吾所守者杭省上海。所攻者苏省嘉兴。攻吾之所守。守吾之所攻。如是而已。吾知贼所攻者杭省上海。即守杭省上海。所守者苏省嘉兴。即攻苏省嘉兴。譬之奕者。各下死着。亦可谓不善攻守者矣。昔耿弇攻张步于青齐。渡河先拔祝阿。开围令贼得奔归钜城。钜城人闻祝阿已溃。大恐。空壁亡去。步使其弟蓝将精卒守西安。别将守临淄。弇进军。军二城之闲。诸将后五日攻西安。蓝闻之。晨夜警守。及期。弇诸军夜半蓐食。质明至临淄。攻半日破之。蓝亦弃西安而遁。此声东击西之法。师孙臆之围魏救韩。变而为拔一得二。岑彭入蜀。使臧宫将降卒五万。从涪水上平西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还江州。泝都江而上。袭击侯丹大破之。倍道兼行二千余里。往拔武阳。使精骑击广都。去成都数十里。势如风雨。所至皆奔散。初。公孙述闻汉兵在平西。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阳。绕出延岑军后。蜀地大震。此正兵战奇兵胜之法。师韩信之拔赵帜易汉帜。变而为反客为主。明于声实奇正。师古而不泥古。以此用兵。当不亚于古人。

为今之计。江浙大吏。当合同办贼。声言尽起浙东宁绍温台之师。航海而至。克期大举。进攻苏省。传檄

远近。使贼闻之。必收召其众。厚集于苏。江省空虚。潜令江北扬通泰之师。自瓜仪渡江。直捣金陵。又以舟师两道。一进福山取常熟。一进江阴收无锡。又出京口战船。往来江上。以为疑兵。贼必还救江省。分兵御我。江省若破。苏郡之贼。不战自溃。两道舟师。掩击贼背。疾趋袭苏。贼中胁从。必有应者。两省克一。官军势振。浙东之师。旌旗蔽海。金鼓震天。登岸扬兵。郟收旁郡。以精卒闲道取苏。分兵一趋太湖。乘便伺击。一出金山柘林。沿海口岸。先据要害。又以游兵分缀嘉禾之贼。杭省上海两路出师。此为**正兵**。坚壁勿战。但示形势而已。特开一面。令贼溃走。诸道官军。尾追横截。如是而江浙之贼。纵未尽歼。当亦无几何矣。愚观江浙贼势。江南重于浙江。江南贼形。江省强于苏省。欲去浙江之贼。宜先拔江南。欲去江省之贼。宜先攻苏省。浙东之师为**正兵**。先声后实。江北之师为**奇兵**。先实后声。奇正相生。虚实互用。机贵神速。无有定方。孙臆韩信耿弇岑彭皆可师也。务使贼不知所守。而吾之攻乃必克。不知所攻。而吾之守自有余。一举手而两省尽复。当事者何惮而不出此也。行吾之策。以战为守。贼方备吾之攻不暇。奚暇攻人。杭省上海。安于太山矣。如以守言。古之守城者。未有徒守一城。闭门而受人之攻者也。即有之。亦惟是仓猝不及。以御急兵。未有绸缪未雨。筹画多方。计无复之。待贼至。则束手而任其来攻也。杭郡负郭多山。法当于城外诸山。择地安营。多张旗帜。阴伏精卒于林麓溪谷。贼来围城。我兵反击其背。伏兵横冲之。俟其扰乱。城中人出应之。内外夹击。蔑不济矣。上海地势平衍。无险可扼。故晋袁崧特筑沪渎垒以御孙恩。今宜略仿其意。去城十里许。别筑土城。以精兵数千人守之。贼至。出其不意。或击或袭。九天之上。九地之下。莫测我军多寡。此犄角之势也。又于新闻左右。虹口以北。至屈家桥。特派官军巡逻。迤西北一带。列戍相望。渔舟数十。沿吴淞江上下游泳。浦东则龙王庙塘桥张江栅

等处。各结民团。以相保卫。北吴淞口。南金山卫。俱置重兵。立为门户。此外护之形也。如此。则上海形势已固。贼亦未敢遽窥。守城之策。莫此为最。其他或以为可恃。譬之引虎狼而入室。岂愚之所敢知哉。若夫团练一事。可听民之自为团。自为练。不啻代吾之团练。贼至。可听民之自为战。自为守。固已助吾之战守。凡此百姓自为计。官勿与其事。何也。其在官者皆伪也。不足恃也。历观前古。民经丧乱。竞保壁。建旗立社。号曰义兵。善用兵者。识其豪杰。因而抚之。推心置腹。恩同父子。忠义激发。杀贼立功。此其效也。往时愚在富春山中。尝论其事矣。乡行并村。城行保甲。大姓立宗法。田野开沟洫。父老讲乡约。子弟勒部伍。贼至。百姓随官出击。一切外兵。毋庸调遣入境。若逃溃兵勇。敢与居民为难。格杀勿论。此为兵无纪律者言之。如有节制之师。不为民害。号令严明。士卒用命。团练并举。官民相保。百姓何吝于财。何爱其力哉。然而吾之所虑。有大于此者。不去浙西之贼。杭省不安。浙东诸郡亦不安。不去江南之贼。上海不安。江北诸郡亦不安。去而之他。旋复来扰。浙东西江南北仍不安。无财无兵无将。自治之术已疏。不知彼不知己。不善攻守。战胜之策安在。自今以往。举事一不当。重斯民之困。生奸雄之心。天下胥不安。天下之民凡四。士农工商。皆良民也。各安其生则天下治。不安则乱。乱天下之民亦四。一曰游民。二曰奸民。三曰流民。四曰乱民。天下无事。隳其职业。日熏其利欲之心。是为游民。无事思生事。则为奸民。天下有事。弃其乡里。不胜其饥寒之苦。是为流民。有事思害事。则为乱民。奸民常生于游民之中。乱民即伏于流民之内。故天下无事。不可使有游民。有事不可使有流民。吾之所虑为他日患者。其流民乎。往者无事。游民亡赖。颓惰自甘。承平日久。奸民萌孽其闲。互相煽动。以为之倡。横生事端。毒痛海内。男不得耕。女不得织。子遗之民。无以为家。今日之良民。



皆他日之流民。扶老携幼。千百成。露处野宿。骨肉难分。地方有司。防有他故。闭关不纳。哀鸿。愈集愈众。无所得食。急何能择。铤而走险。乃亦作贼。又以人众心力不一。其势不能不推一人以出号令。桀驁不驯。所在多有。一夫攘臂。吠四起。李特葛荣之流。复生于世。后之乱者与前盗各欲专据一方。互相兼并。狼吞虎噬。弱肉强食。当是时也。虽起天下之至巧。贤豪尽矣。无所用其将。壮士死矣。无所用其兵。土地荒人民散矣。无所用其财。万有不幸。至于此极。天下之乱。真无日定矣。虽然。乱也者。治之机也。乱天下之民。与治天下之才并生于世。以待天之悔祸。人之思治。及今图之。天下事尚可为。必也合天下之全力乎。非得天下之真才。合全力而不能。不破天下之成局。求真才而不可得。今日事势。经之营之。举纲挈领。吾直以三言决之。呜呼。吾言之而听者谁耶。得无罪耶。则将无言耶。

北援集议咸丰十年

曾国藩

一胡北上。希率湘勇万人同行。应再议。曾移驻太湖。鲍移青草壩等处。以作北岸游兵。作游兵。嫌其非轻骑。凯驻祁门。左驻婺源。分兵兼顾德兴。徽防各兵。驻黟县渔亭上溪口等处。南路情形不熟。应由尊处主持。一曾北上。自带湘勇五千。左部六千同行。细思不可行。以其能发挥旁通。较他将之智虑迥别。且涤帅必不入援。毫无疑义。左不同行。亦毫无疑义。鲍移青草壩。作北岸游兵。希移驻婺源。分兵兼顾德兴。凯移驻祁门。徽防各兵。驻黟县渔亭上溪口等处。

一加口粮。散勇亲军什长火勇长夫五项。每名每日加二分。月加六钱。哨长每月加三两。营官每月加三十两。共支薪水银八十两。其办公之百五十两。仍照旧不改。如湘军不行。不必宣。

一安家属。散勇亲兵什长伙勇长夫五项。家属在南。每月各支坐粮一两。余银在北营者发给。哨长家属在

南。月支四两。营官家属在南。月支四十两。若胡北上。则家属赴曾营支领。曾北上。则家属赴胡营支领。如湘军不行。不必宣。

一筹军饷。北去行营粮台。月须银八万两。家属在南。支坐粮每月需银一万五六千两。此项银两。胡北行。则湖北八成。江西协二成。曾北行。则江西八成。湖北协二成。湖北现在欠饷情形。与五六年同。而更甚焉。北援非三省合供。北援之饷必匮。仍奏咨秦晋协饷。征调已多。必无分毫协助。

一带干粮。南人不惯食。须蒸饭炒焦。应由湖北省城制办。或在德安襄阳制办。以三百石为率。委员用大车解至河北卫辉等处。如有实不能吃之人。酌量给食。如调余际昌。不调鲍超。此议可不行。

一计归期。楚军北上。若在黄河以南。闻抚议已成。即带队仍回皖营。若黄河以北。闻抚议已成。銮舆已返。则先令全军南归。倘有挟君命以夺楚师者。临时再议。胡曾单骑请覲后再归。若夷氛已阑入京城。则驻顺德等处。依太行山麓。营立寨。屏蔽山西河南。俾行在与南数省声息相通。奏报由山西及张家口等处以达热河。尽收直隶山西钱粮。募勇剿贼。楚军在北。一年概行遣回。此为远虑。暂可不宣。

一备车马。自信阳州以后。雇车二百辆。装载军械子药帐房。勇丁空手行走。夫亦仅担衣物。又令每州县办短车。按站替送。俾各勇轮流坐车。稍资休息。如鲍超同行。应官为承雇车辆。大车数百辆。小车数千辆。官为给费。而不加口粮。昌营是鄂章程。应改为楚军章程。保江西以图皖南。保湖北以图皖北。援京师以固根本。三者皆不可缓。兵力皆不可太薄。必不得已而有所舍。则北援之师稍薄。不得已而再有所舍。则皖南之师稍薄。至于皖北之师。为控制中原之枢纽。恢复金陵之张本。断不可薄也。总论精微广大。

李鸿章

朝廷专倚我军收复江南。又徽宁新挫。虑其不支。窃料中旨不准自将入援。先撤藩篱。最为得情。乃催鲍

军速行。如北事更棘。或召咏帅一行。乐正挟诸藩以专朝权。为咏公危。一切付之不理。安排胜仗不报功。即卢杞亦不逞也。今日之事。不论利害论是非。应得旨即行。自宜不动声色。预为布置。条列如左。

一帅与左鲍俱北。则张朱各军人数俱单。又不相统驭。非惟不足以守祁黟。即退守江西。亦不足以扼门户。东南诸路。纷纷无主。有警何以一气呼吸。此必败之道也。梅议当留左公。细思之无可移易。左留则现军外仍能引伸触类。实有益于江西湖南皖浙全局。北行。则徒为一人之私。所论卓然可称。

一左公既不可俱北。须择一志节而能文者。莫若郭筠仙。夷务本熟。与僧邸有旧。思于国事有裨益。不合于胜。必求合于僧。筠仙弃小嫌而修前好。藉可联络蒙古京旗马队。请即飞函趣之。责以赴君父之难。于近臣尤为得体。起程时奏明可也。带鲍军及马队二营。朱唐二将中酌择一位。唐千五百人足为护卫。加以鄂军应诏之二千人或三千。希公处抽一小统将。已成一万之数。此条是。然曾帅必不入援也。

一贼势甚盛。就大局而论。皖南北皆不可撤退。兵家最忌退军。威不振时尤忌。我退一步。贼更进一步。境外不能御。境内终不能守。日蹙百里。月蹙千里。勤王未必有济。而先自扰乱。使百战所争分寸之疆土。委之于贼。亦实无把握也。所论卓然。江督去。以祁黟婺信各防。付左公调度。而北师互救之。鄂抚去。以怀桐英灵各军付多公。病甚。而南师互救之。所虑兵力不足。趁此一月内。鲍军进休宁速战。当易得手。然后换张军前。黟祁以北各岭。节节责成徽军分守。左军由婺源等处进。与张军犄角。朱军仍祁门。河溪礼字淮勇华桥。普军仍建德。深沟固垒。贼岂敢闲道深入。景镇仍调屈道与祥字营回驻。为祁婺策应。兼护粮路。信防仍令李道带罪收平江溃军。与原驻各军。暨将来吴士迈杨鸿烈各军。分守德兴广丰弋贵。皆责李道兼顾。徽贼即由东内窜。似可无虞。用生不如用熟。用短不如用长。李道守信州。似用长于所

熟之地。左军与张军并力。仍能乘隙以图徽。徽复。则进守岭隘。更为省力。再咨催江长贵速来。徽军及岭防有所付托。回顾庶无遗恨耳。淦帅不北援无疑。止且速自谋战事。鄂抚入援。须希军与舒马队同往。黄麻北路。或令唐臬司募勇出御。灵山有余际昌守城尚好。人亦好。足守岭隘。叶介唐新军。驻潜山青草壩等处为游兵。不配。兵力太弱。祇千二百人。并兆营乡勇耳。怀桐各营。多屯米粮子药。为两个月困守计。是险着。亦是狠着。

一宁广既不能进取。徽人守岭不守城之说。必当信从。自休宁至建德交界。骑岭而守。择要筑碉设卡。大口二三百人。小岭百人。黟祁等处。专设一支游兵。为接应各岭之用。以江长贵统之。通飭各县团练。张疑兵为声援。此皆南事。不进兵。不得了事。不力战。必招物议。

一北征须裹两月行粮。约十二万。先密商江鄂筹备。临时切属江西抚藩筹济皖南饷需。无乏而已。各所委员。择带一二。均先期密订。

### 陈鼎

入援。义也。扼徽郡诸隘。以屏蔽江西。而固两楚之气。职也。欲守岭不得不复徽。欲复徽不得不留战兵。能战而后能守。一定之理也。黟邑渔亭之兵不战。则祁不固。祁不固。逆必入景德而建不支。不争休宁。则贼必窜婺源。由婺至广信。防不胜防也。窃谓移节北行。似当留左公于皖南。力图岭内。且与江右两湖疆吏呼应皆灵。全吴越之大半。以饷中原。而后吾师首义北指。号召中原豪杰。必有闻风而起者。萧何不全关中。则荥阳成皋之闲。不能仆而复振。两湖江右。中原之饷源也。左公之气概才识。亦足以抚驭诸将。而使之折徽有转机。吴越之气尚通。即使扼岭而守。亦用力少而成功多。以老湘助之。足可有为。入援之师。不过为燕齐秦晋之倡。当用东南之人。捍御京畿。亦不能专倚楚军。大约外省兵势少集。则中枢和议速成。该夷利要挟之成。然后沿海口滨。可以惟

所欲为。而疆吏莫之能御。其志不过留夷馆于京师。为要胁之地。土地人民。不能抚而有也。国以民为本。民心所向。即是国家元气。力战而不胜。人皆谅之。不战而退守。终于不能守。江楚一溃。北征将士。有不瓦解者乎。

李榕

方今夷祸孔亟。廷旨趋召外兵。凡为臣子之义。但有火速奔赴。不遑再计。然东南大局安危。系于湖北湖南江西三省鼎足支撑。实赖皖北皖南之屏蔽。必不得已。弃皖南亦不可弃而退守江西门户则可。弃皖北尤不可弃。而退守湖北则不可。窃以向北之师。与图南之局。兼筹熟计。愚昧无当。惟冀采择。

一入援之师未必战。目前夷祸。设使抗不就抚。直入京师。摇动根本。中外臣民。敷天同恨。势不两立。蒙古部落捣其后。诸路援兵邀其前。夷人舍舟而陆。难操必胜。其计恐不出此。诚使不入京师。要求重赂。所得既饱。内据天津马头。外据海口。然后安置夷酋入京。设立夷馆。如福建广东入城故事。朝廷冀缓目前之祸。和议一定。不能言战。诸道入援之兵。或顿止中途。撤回本路。必然之势也。为今之计。祇须万人。战则自当一面。退亦不形累重。

一皖南入援诸军。朱唐所部三千人。鲍军六千人。辅以三百马队。

一留扼皖南诸军。张军四千人扼祁门。新募淮勇三营。并河溪礼字之卒。扼渔亭。历口四营不动。并属张军。以联建德之势。左京堂所部六千人。分驻屯溪龙湾。以拒婺源。徽防所留之兵。择一将官率二千人驻上溪口。择一将官率二千人驻黟县。其傍北紧要岭口四五处。以五百为准。分段守之。饶州景镇设立行营粮台转运总局。以此布置。尚有二万人。战则不足。守则有余。但能持至半年。桐怀击败援贼。大江南北。一气相生。东南大势。可复振矣。必不得已。弃皖南而退守江西门户局势。且建德一军孤悬。尚须缩入湖口耳。

一皖北诸军。难于抽拨入援。咏帅经营湖北。御贼境上。筹饷筹兵。实为主道。我军今日犹客也。若分皖北之师入援。怀桐青草塢三路中。抽动一路。则全局皆变。不援北。不撤围。怀桐深沟高垒。阅三月而始定。须深思援贼来时。怀宁之军能自支持否。彼时责望多李。多李早分矣。今一旦骤更。缩入蕲黄一带。入蕲黄。必不可。疆事坏数年之功。民生无再望之幸。虽欲复振。盖亦难矣。如咏帅入援。我军分半以守江西。分半以遏皖北。从官保者。其惟希礼二军。择一而行乎。均不敢动。自甘功不就。而不忍使忠烈忠武之功。弃于一旦。其余所议均是。

胡林翼

帝重东南。必不允涤帅自将入援。所议各条均精。其总论北援稍薄一则。尤为平实。惟细思左公无同行之理。而皖南亦必不可停兵。株守江督之赐履。涤帅之勋望。当为长驾远馭之谋。非塞向墜户之计。疆吏争援。廷臣羽檄。均可不校。士女怨望。发为歌谣。稗史游说。诬入方策。吾为此惧。公其远谋。或并力血战以争徽宁。或分兵远出以保扬州。尚祈采择。

一楚地现尚无贼。林翼义应执殳前驱。希庵有不忍于林翼之私衷。林翼有不忍于湖北之公义。应强留希庵。以独当楚北皖北之艰巨。硕果萌芽。异日发生。可大可久。而自以鲍春霆余会亭合计万人同行。如分鲍军。而涤帅欲速谋皖南战事。则南事甚要。林翼不有违。北援甚切。林翼亦不迟行。战将无人。军声难振。尚祈深筹。

一加口粮安家属带干粮三则。湘军不行。应不必议。余会亭所带襄阳罗田人。北路风气稍近。鄂军改为楚军。亦较稍优。鲍军亦不议加。而官雇黄孝小车数千两。大车数百两。约须添六万两之车价。替代乘坐。以息足力。止可为营。行可按驿。

一计归期一则。可密存于心。有挟君命以谋夺楚师者矣。临事机宜。贵于冷淡。不计功利。不患得失。或犹阴阳怕懵懂之意乎。且两星使尚可随时奏报也。

一备车马一则。较涤帅议扩充。

一筹军饷一则。鄂力之贫。甚于五六两年。积欠裹行粮。除自筹外。涤帅又坪中丞须借筹二十万两。南抚翟中丞须借筹十万。乃无临河饥溃之虞。且万人同行。应裹粮从保定走闲道。截贼归路。乃可惊之使走。若不带行粮。而望按月给发。兵机必钝。大局无补。此后月饷。三省合筹。此系两督三抚公推一人入卫。折用五衙拜发。饷由三省合筹。林翼自行。然不居入援之名。而虚望秦晋豫兗之饷。实不可得。

一希庵留镇皖北。应飭逸亭前往霍山相度。以千人守六万寨。以千人守霍山城。或以二千人均守寨。固守三月。以待援兵。

一松子关之戍镇如旧。

一麻城之梁守如旧。责成苦守三月。以待援兵。

一舒公之马队约七百。可选三百同援。舒已迭次请行。义形于色。其余均交李方伯多副都统。或另派员。留驻黄州。

一潜山山内。四通八达。介营千二百人已到。介唐未到。应由楚督江督鄂抚逐日札催。责成叶守。力不及。则官军援之。

一太湖潜山。均谋城守。由李希庵多礼堂各分一二营。先行入城。有警。则十日八日必有援兵。

一愚人妄臆兵事一则。应请博访周咨。以决可否。窃见近年以来。逞强势而转弱证。莫如围攻。因弱勢而收强效。莫如战守。如不征兵北援。如皖南不再生警变。则已成之围。弃前劳而隳军气。诚有如沅公迭次函帖所云者。若两岸再抽万人。分军太多。力必不能敌贼。北援太切。势必不能围攻。窃恐谋安庆之功。必蹈和春之辙也。且此时援贼尚是虚声。亦不宜动。而又不宜尽撤以启戎心。应在集贤关外扼险而守。杜大宗之接济。纾困兽之残喘。可以腾挪兵力四五百人。以资南北两岸城守。及护卫之兵。皖北之事。未得之城。一毫不争。已得之城。一毫不让。此一定之势也。大抵围城之兵。一万人面城。又须一万人护背。贼无

径向桐城。以笨力争胜之理。必先旁趋。以分希庵之兵。希庵又必奔命不遑。以慰皖楚之民望。贼以大股与多相持。一从龙井潜行入山。以乘潜山之虚。一从陈潭潜行入关。以拊安庆之背。彼时不能以事责望多李二公也。鳃鳃过虑。诚为至愚。不抽兵。不北援。则不必拟议矣。援北图南。兼筹数十日。保楚地。莫如留希庵。实属稳着。亦是胜算。余事不必多着议论。奉旨之后。即于一二日征调。一面起程。期会征兵。十二日到汉口。十日过三关。又预存一策。异日贼势太多。兵力已分。如谋救急难。全军旅之要。或须撤近围而存远图。异日之计。非目前之计。则不激困兽之。不拘待兔之计。先事拟议。仍望临机明断者。在幕府留侯借箸而前筹耳。

庚申之役。京师戒严。诏趣楚师入援。时江浙沦陷。东南兵事方亟。文忠集众议筹济。各加评注。而证以己意。和约遽成。其事遂寝。录存此议。以见当日时势。而兵机分合正变之法具焉。可知文忠之撑拄危局。独任其艰。与文正诸公协力同心。深谋远虑。虽志先殒。卒能戡定大难。以葺全功。非偶然也。大臣谋国。必合策力以图之。平时无徇偏私。临事不存侥幸。有容乃大。惟断乃成。呜呼。若文忠者。可以师矣。

#### 周提督石埭战功记

杨德亨

石埭。岩邑也。僻处万山中。自邻邑青阳咸丰三年陷于贼。石邑始为边境用武地。是年学使沈公权督办皖南军务。驻节徽州。以徽州为浙省门户。而石埭又为徽州门户。守石埭。不啻守徽州。而并以守浙省也。周提督者。蜀人。名天授。百禄其号也。奉檄以都司统兵五百。北镇邑之崇觉寺。时皖省池郡。已为贼所窃踞。青阳铜陵诸邻县。贼骑无日不窥伺也。以故崇觉寺日有警。所恃以少安者。周公常能以寡克众。为边境扞障。逾年。沈公去徽。前江西巡抚张公继督办徽郡军务。知周公才。列其素所建立。闻于朝。累擢至



湖南提督。仍驻守崇觉寺。周公或去或来。要之驻守崇觉寺者。一年中十常七八。咸丰乙卯。贼酋石达开在贼中最为智勇。伪号翼王。伪东王恒加意礼重之。闻崇觉寺之险。而周公善战。其徒众屡为所败也。与其下谋曰。君等有奇策幸以闻。能冲锋首先破崇觉寺者。我与为亲兄弟。其下夙震周公声威。闻之。无不惴惴栗惧者。石逆曰。周亦人耳。吾今亲率精锐十万众。为正兵。出青阳分流岭。攻其北。而别遣吾兄弟等。由徽之黟邑出羊栈岭直捣夏村。为奇兵。攻其南。彼腹背受敌。破之必矣。其下咸鼓掌称善策。谓周诚负嵎虎。此番必为我主将擒矣。时崇觉寺之兵凡九营。守将荣升领之。夹溪水而军。夏村之兵凡三营。皆据形胜犄角。傍溪立。使可以守。而周公之正营。在邑城西。居崇觉夏村之中。忽一日。谍者走报曰。贼十万众前锋。已至分流岭下矣。时周公据牙趺坐。三五亲卒左右立。顾命一骑驰报崇觉寺守将曰。无轻出。轻出者按军法斩无赦。据牙趺坐如故。顷刻闲。谍者又走报。贼众去吾营无二里远矣。周公又顾命一骑驰报曰。慎安静。即被围无器。器者按军法斩无赦。据牙趺坐复如故。顷刻闲。谍者三四辈走马驰报。九营皆被围。喊杀声闻数十里。火光炎炎冲天矣。周公蹶然起曰。可矣。一马驰往。至崇觉寺北一里许。属令放。连九声。九营兵彀弓矢以待。闻知主将援兵至。各营齐出。营外急攻贼。接杀呼声动天地。周公怒马直冲入贼队中。瞥见石逆立马上。手执伪帅旗左右麾。急援腰闲火枪。一举手。适中石逆右背落马。诸贼徒望见。以为石逆死。皆胆落。而副将荣升将各营兵乘胜四围掩杀。贼遂大败。生还者无十之一。石逆仅以身免。周公整众戒勿追。率亲军驰往夏村。则贼之奇兵将至。首尾衔接几数十里。守将正惶遽闲。而周公倏至。密为布置。顾某曰。尔如此。又顾某某曰。尔如此。令毕。坐睡椅。与二三常随士。闲饮溪岸绿阴下。顾左右曰。无恐。不一刻。报称贼前锋执大旗者。直奔乌石之沙坝埂。忽被隐身桥下将突起。一火枪适

中其额。倒死路上。忽又傍近鱼形密林中旗鼓并作。贼众皆惊狂奔。周公曰。未也。行将复至。逾刻。贼果大至。直前逼夏村营。周公顾左右曰。无恐。饮如故。不一刻。又报称贼之死士将跃越堑。被营中火器毙死数十辈。今已鼠窜远去矣。

周公释杯。仰天大笑不止。诸将环问故。曰。贼锐师远攻。其气方盛。吾故令九营坚守以待之。出其不意。彼竭我盈。所以能克。至夏村之贼闻石逆败。其气已馁。计小挫之即退。贼一正一奇。以为破我如反掌。今乃败之速。一一如我意中事也。周提督者。故奇男子也。年少负侠气。好从诸豪侠游。年十三。尝杀人于市。手执利刃。徒步从容从人丛中出走。旁观皆瞋目四顾。莫有敢撻其锋者。从军后。常争先杀敌。杰杰行阵闲。性复慷慨。视千金如无物。交朋辈常赤心相见。无世俗虚文。更喜亲近儒生。其下兵弁。善抚之等骨肉。不甚拘以礼法。顾其胆略异常。尤为天成也。余时襄办广阳局团练。见其容貌雄伟。长五尺以上。年约四十。自述年少杀人事。犹自喜。须眉直竖。此一战功成后。我石邑安堵者数年。而徽郡浙省亦相与倚若长城。余故详叙之。使后之观者。共知周提督为徽浙一方捍卫。区区我石邑人之感激若生父母。犹其余也。

#### 迭阵图说附记

朱琦

李穆堂抚粤时。既酌定海操旧图。又念吾粤地多山水。深林密箐。古法难用。仍仿阵遗意。为山路连环三阵。其法以两人为一。肩随而进。每三为一层。凡放枪。头二人伏地放。二二人跪膝放。三二人立放。前后三凡六枪放讫。则每中左人左旋。右人右旋。退队末。次层六人进一步。枪如前放讫。亦退队末。至三层以次悉如之。每层枪六人。凡五层为一队。队前执大纛二人。五人。护藤牌十人。队末督阵执红旗二人。鼓一人。每队凡五十人。每两队为一路。更番代进。其代以鼓为节。闻鼓则更后队为前。凡进兵。大将居中一路。前用五子二。藤牌二十卫之。左右旁路。领以裨将。前用五子一。藤牌十。山路多者。分数路进。其更番如之。至其退也。法亦如前。旗鼓牌手。撤归本队之后。而以后者为前。其退宜缓毋急。其五层三十人亦随队后。有追兵。则照前法迎

敌。按层放枪。惟不用进步。以渐退。穆堂既为图说。授中军官肄习之。其所演阵图凡九。又具札子以闻。略曰。臣以旧图斟酌去取。别为图册。按期教演。一曰二龙戏珠阵。我师众而两面围敌者用之。二曰五行六花阵。我师寡而四面受敌者用之。三曰六进步阵。见可而进以逼敌者用之。四曰六回枪阵。知难而退整众殿后者用之。五曰三才阵。即常山蛇旧法。后倚山而前对敌者用之。六曰风雷卷地阵。敌既败而追奔者用之。七曰九宫八卦阵。即天星积卒黄帝握奇之法。平原旷野当大敌者用之。此阵为诸阵之主。双分外八阵直引而前。即为二龙阵。合外八队为四。合中四队为一。即为五行六花阵。若排枪前进。即为进步连环。队居中。即为夹枪。合外八队为四层。合中四队为二层。即为六。左四队张左翼。右四队张右翼。中四队横列于中。即为三才。以马队为前。余队齐进。即为风雷卷地阵。所谓一以贯之者也。八曰天圆地方。亦即九宫八卦之法。以二队当一隅。方折如矩。虚四正开门。凡安营用之。九即战阵法。南北多山之地皆可用。以上诸阵。行军之制略备。独战连环。于吾粤地形尤宜。惜无有举而行之者。按阵创始吴璘。每战以长枪居前。坐不得起。次强弓。次强弩。跪膝以俟。次神臂弓。约贼相搏。至百步内。则神臂先发。至十七步。强弓并发。次阵如之。遇敌以拒马为限。铁钩相连。俟其伤则更代。其代以鼓为节。骑两翼蔽其前。阵成而骑退。余谓此古束伍法也。璘尝用以制敌。至穆堂抚军变为新阵。拒马长枪弓弩皆不用。独持鸟枪。又变一为三。变三为六。此为稍异。穆堂先生名纘。临川人。文章有名于时。其抚粤在雍正初年。未几移督直隶。当 国家全盛。承平无事之时。而能留心武备如此。呜呼。穆堂其贤哉。

### 札鲍游击超

胡林翼

照得本营枪鸟枪。与刀矛分队。相闲而行。第一队枪。第二队刀矛。第三队鸟枪。第四队刀矛。第五队枪。第六队刀矛。第七队鸟枪。第八队刀矛。第九队十队均刀矛。是长短相兼奇正互应之法。至李道湘营阵法。则第一队至十六队。均是枪与刀矛相闲相兼。虽悍贼四面攻袭。而我兵可以长胜。本部院心以为然。改而师之。该游击拟枪百人为一队。鸟枪百人为一队。反复思之。仍不如师法李道章程。分哨分队刀矛夹护为稳。假如临阵之时。或贼分五路而来。则我分五哨以应之。哨中各有枪鸟枪刀矛。或追贼之时。零星四散。亦不能不分哨以追之。则各哨皆有枪鸟枪刀矛相护。乃合长短兼用之法。又如一营深入贼中。贼众三面抄袭。则各哨分三面抵御。各有枪刀矛。较为得力。合行札飭。札到。该将刻即禀商兵部正郎左。将此义细心讲求。并商请南绅即补道王。将营政兵法求才方略。精微义理。日夜虚心请教。详悉而另记之。毋得见小自是

。勉之望之。

上曾节相请饬枪队闲用牌矛书

陈锦

技击之用。废车战者也。火攻之用。废技击者也。湘淮军制。专以枪胜者。粤匪尚守。则我军尚攻。夺隘争城。首在及远。使彼岨于火攻。猝不得振。而短兵得乘闲入之。守局一摇。人心自溃。故力破其坚。寡可胜众。捻逆不守而走。游掠无方。攻具本无所用。当其有意避兵。我固追之不获矣。即迎我而战也。彼以骑来。我以往。发略早。而骑已旁分。如射飞禽。少纵即逝。疾趋而过。所伤无多。渐走渐包。我方顾后。而步贼正兵已逼瞰前。刀矛并进矣。故我军方城之瞰。部伍多乱于三面骑贼。而夷伤仍中于一面步贼。骑其游兵。步实其正兵也。凡战必一鼓作气。手不停挥。目不旁瞬。而后可以少胜多。以客反主耳。若排枪尽发待装。万人下顾。则贼且乘隙骤来。大在前。其进已老。步队略一移动。而已先被抢矣。即为之地。令四面均成四人。西洋瞰法。两人立。又之。则成四人。连环放枪。而操演稍生。连环不转。专恃劈山火箭等器抵之。去败亦已不远。此犹就善战者言之。其次见贼马。则急顾辘重。方城。而贼已包抄。枪未彀贼。先已尽发。贼伺枪后疾趋。所捣辄中。倘无接应。必不可问矣。至马队固野战要需。而少则不能包贼。弱则不堪冲锋。即用作游兵以助瞰势。亦须进止得宜。勿自误步瞰。惟追奔探哨。则用为正兵。非谓贼善用骑。而我必以骑破之也。今之贼势。所以浩瀚剽疾者。善走耳。其究亦无他长。若令三战三北。瓦解即在眼前。惟所患于战者二。未合时患贼骑之冲。则当思御骑之策。已合时患洋枪之老。则当图接战之方。不过加藤牌矛杆二物而已。无逾于古法也。拟每哨祇留洋枪四十名。以二十名改为藤牌。四十名改为矛杆。其每营中哨。则专用劈山洋火箭喷筒等器。亦酌留洋枪四十名。牌兼短刀药包。列于瞰首。矛次之。枪又次之。牌之用。遇骑则斩马足。遇步则抵矛杆。内护瞰脚。外诧马眼。马不经见。初用尤利。矛之用。前以护牌。后以替枪。矛在前。则枪无急装之患。枪在后。则矛无进老之虞。统而计之。以牌御骑。可操必胜。以矛遇矛。或亦有不敌之时。洋枪从而继之。所发必殪矣。如是似可以破贼之所恃。惟北人习矛。添募犹易。藤牌向惟营兵习之。近多荒废。教练颇难。拟除去滚身闪花法。专练遮拦厮砍。以步伐齐稳为主。尚可猝办。但既用藤牌。则瞰脚必宜联合。勿因战地辽阔。摆队过宽。以致其瞰不厚。是又存乎临敌者之心裁矣。是否有当。存候采择。

自火器兴而技击遂废。泰西火器之制。日新月异。中国机巧既绌。势不能不取资泰西。我未购齐。彼已更造。既苦繁费。又落后乘。且中外构衅。各国恒守局外之例。军火无从购运。有士卒而无器械。即有亦皆以敝窳充数。利钝悬

殊。志气先慑。甲午之役。固由人谋之不臧。亦以制胜之无具也。窃谓欲济火器之穷。莫如兼用技击。技击之用。刀牌居先。长矛继之。凡战。火器相当。而刀牌猱进。长矛相护以冲其锋。使彼之枪不及施。而在我多一长技。取给无尽。操练易精。眩敌目而固军心。足以制其死命。司马法曰。兵不杂则不利。长兵以卫。短兵以守。又曰。长以卫短。短以救长。迭战则久。皆战则强。以牌矛辅火器。此制胜之术也。惟枪攻坚。结阵之法。宜分不宜合。宜宽不宜厚。牌矛冲锋。人自为战。各哨更番迭进。宜用散队。使我之火器可以任施。而彼之火器不能兼顾。与陈君之说。今昔异势。至于分合之数。选练之方。临机策应。存乎其人。因陈说而引申之。以通兵法之穷变。冀言兵事者有可采焉。

#### 卷八十四 兵政十兵法中

##### 遵议整顿兵政敬陈管见疏

云贵总督贺长龄

臣于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奉 上谕。御史江鸿升奏整顿兵政一折国家设立营伍原以备捍卫之用近来承平日久营政渐弛将惰兵骄几成锢习该御史所奏各条是否实于军政有裨着各直省总督巡抚提督将各条逐加体察如有可采之处即着照折内所陈及所录训兵六章实力讲求认真训练务使力挽颓风士卒皆成劲旅是为至要原折单均着钞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到臣。臣本迂儒。不谙兵事。仰荷 圣恩。畀以两省重任。汉回苗夷。交互错处。固须府县得人。尤赖兵威镇摄。谨就该御史所奏各条。悉心紬绎。敬为我 皇上陈之。其一曰严阶级。臣以为此治兵第一义也。昔宋太祖承五季积衰之后。习见将懦兵骄。尾大不掉。其弊总由戎行之不整。于是自上而下。痛加裁制。一节一级。钐束必严。用能所向有功。悉成劲旅。宋臣程颢谓韩信将兵。多多益办。由于分数明。朱熹亦云。看是统驭几人。祇是分数明。所以不乱。诚以兵虽众多。而层层管辖。分数既明。则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左右运掉。仍如一人。惟严斯整。惟整斯暇。既整且暇。何往不克。若如该御史所奏。千总把总操演废弛。而都司守备不敢揭。都守废弛。而副将参将游击不敢揭。上下相蒙。务为姑息。平时既不能约束。一遇征调。岂有纪律。谚云。寇来犹可。官兵杀我。是无制之兵。其害更甚于寇。所关匪细。应请如该御史所奏。嗣后千把所管兵丁。有操演废弛者。责成都守揭报。都守所管弁兵。有操演废弛者。责成副参游揭报。副参游所管弁兵。有操演废弛者。责成提镇揭报。若所参不实。或任意行私。由各督抚据实奏明。请 旨定夺。以免屈抑人才。臣更有请者。近时营务姑息。已成锢弊。该管官职分虽有大小。同受国恩。岂尽昧良丧心。至于此极。推原其故。一则官职渐崇。兵马每多荒废

。本身技艺不能服众。遂以恕己者恕人。操练半成故事。又其甚者。居官不谨。动为其下所胁持。明知弁兵懈弛。不敢揭报。此弊盖十居八九。夫营员自爱者固不乏人。而讲究操守。实心整顿。如前任昭通镇之普陀保。前任开化镇之成玉。至今滇人犹称述之。似此才守兼优。诚亦未可多得。臣固不敢以重义轻利苛求武员。而操守不严。则弁兵不服。营务何由整饬。应请 飭下各提镇正己率属。严禁将弁藉端摊派。克扣兵粮。事事加意体恤。以服其心而作其气。营伍自有起色。是否有当。伏候 圣裁。

其二曰勤操演。臣以为在人不在法。夫练兵先须练弁。练弁先须练将。而尤在赏罚严明。盖将以统弁。弁以统兵。必其技艺优于等辈。方能使之畏服。故平时拔一将。挑一弁。必须悉试其才。高出千人者。方可为千总。高出百人者。方可为百总。又须分别各项技艺。如精于枪者。令教枪兵。精于弓箭者。令教弓箭兵。以及杂项技艺。均令各专所习。方能教练精纯。而为将者。职在督操。须于各项技艺。逐件讲求。方能分别优劣。黜陟允当。然而军械尤不可不讲也。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之不利。何异徒手搏人。虽有劲兵。亦难得力。臣前奏带贵州郎洞营参将存住。系 圆明园演艺营出身。现署臣标中军副将。该员素娴技艺。制造各项器械。颇有心思。兹令仿照京中健锐火器等营枪式样。逐渐修制。以期命中致远。可备缓急。惟兵丁类皆贫苦。或家口稍多。即粮饷亦难资养赡。该御史所称外省兵丁。大半兼营他业。职此之由。惟有厚赏之一法。自能使之竞劝。臣在黔抚任内。捐廉筹款生息。每年可得息银七百余两。按日亲试。遇弓硬箭准施放枪得法者。即面加赏赉。该兵丁知有利之可图。不待督教。自然争奋。臣现任总督。每月向有操赏银两。足资激劝。云南省城。共有六营。臣现定每月操演日期。令各营将弁亲到教场。实力操演。枪刀矛。均须便捷精熟。火药尤须加工制造。不准省费偷工。致临时不能得用。各项技艺有不如式者。责成该管之员勒限学习。三限仍不如式。分别责革。臣择其技艺较优者。仍照前在黔时。月必亲试。各按等差。当场给赏。并令省外各营一体遵办。以期一兵得一兵之用。一日有一日之功。是否有当。伏候

圣裁。其三曰明训诲。原奏以为练其心。此诚探源之论。盖力从心出。心知其义。则其力自奋。故有勇尤贵知方也。兵丁多半愚鲁。身受 国家豢养之恩。每每视为固然。遇事不知报效。然其天良自在也。诚使管兵各员。常为讲明朝廷设兵卫民之意。除本身粮饷外。又有红白赏项。惠及全家。阵亡之子孙。并予袭。退伍之羸卒。亦给半饷。此等 恩德。直与天地同其高厚。遇有缓急。若不效死向前。天良何在。又为讲明将官之于兵丁。即如父兄之于子弟。平日操演技艺。原欲该兵等杀贼立功。恩意何等亲厚。若遇贼即自逃性命。弃主将于不顾。必且身罹 国法。徒为众人唾骂。仍不免于一死。何如拚命杀贼

。转可死中求生。并可得功受赏。该兵等既看透此关。勇气定然百倍。又为讲明该兵等既同在营伍。即如兄弟一般。平日同居共食。何等亲爱。若临阵各自逃生。彼此全不相顾。势分力弱。必致同陷死亡。不但良心过不去。即以利害论。亦计之甚左矣。如此时时提醒。人即至愚。未有不为之感动者。果皆激发天良。则勇于公战。如急私。护主将如父兄。顾同伴如手足。万人一心。孰能御之。训兵六章。诚如该御史所称。字字激切。臣在黔抚任内。曾经刊发。今奉 明旨。更当广为颁行。应请 飭下各督抚提镇。于将官每月合操之时。将训兵六章依次递讲。周而复始。务使明白如话。一听即晓。则忠义奋发。自然悉成劲旅。是否有当。伏候 圣裁。

其四曰选锋以备赳桓之用。此诚今日要着。昔周世宗于高平一战。深知健懦不分之弊。由是慎加遴选。汰去疲弱。遂成精兵。战则必克。该御史以蓄养壮丁。必须厚费。恐各将即无此财力。臣以为无虑也。营中本有赏需。否则闲款亦可筹措。既名选锋。技艺必为诸军之冠。每逢校阅。得赏必多。遇有缺出。亦必先尽此项兵丁挑补。既获厚赏。又有升阶。谁不争先踊跃。求与此选。且旋升旋补。久之而合营皆成选锋。缓急尤大可恃。所虑者。官职渐高。技艺渐疏。昔称健儿。今成懦帅。是在督抚提镇严为察劾。时加策励耳。夫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故有备战之兵。又有速战之兵。一切军装器械。皆宜预储夙备。方能闻警即行。无论边腹。均应一律办理。兵贵神速。此之谓也。臣现通飭两省各就额兵十挑三四。务取力强胆壮者。另为一军。各就技艺所长。加意训练。期收实用。毋取美观。有能兼习者。列为尤异。按季册报。遇巡阅之年。另行校试。即以兵丁之优劣。为将弁之功过。以期积久勿懈。可备征调之用。再查定例。主将战歿。全队皆斩。盖兵之于将。本属一体。手足必捍其头目。方能两利而俱存。立法之意。极为深远。而每每不能行者。则以全队众多。法难及也。故昔之论兵者。以为各营选锋。宜立亲随名目。此法方可施行。何者。平日既蒙优待。遇难而辄弃其将。是为负心。即予以骈诛。亦无可辞罪。此论似有可采。应请 飭下兵部核议。奏候 圣裁。其末一条言捕盗之事。援引唐山东节度使徐商。以封疆险阔。素多盗贼。选精兵数百人。别置营训练。号捕盗将。此亦今日要务。臣前在黔抚任内。以下游苗匪每多劫掠为生。奏请于古州镇远两镇挑选壮丁。责令专捕大盗。奉 旨准行。近接抚臣乔用迁函称。年来黔省盗匪。较为敛戢。似有微效。臣到滇已将一年。察看民闲生计。多仰给于各厂。近年厂务告疲。资生乏术。每多流为盗贼。加以山川险阔。匪徒出没不时。缉捕实关紧要。应请仿照黔省办法。挑兵捕盗。以专责成。且盗皆亡命之徒。必须出力死。方能捕获。该兵丁练习既久。胆气必增。以之敌忾。自能得力。所有遵 旨核议缘由。极知迂拘无当。辄罄愚诚。以备 采择

。伏乞 圣鉴训示。

条陈军务疏咸丰三年

湖北按察使江忠源

粤自逆贼滋事以来。用兵数年。糜饷至二千余万。人无固志。地罕坚城。巨寇披猖。久稽 天讨。非贼众而我寡。贼强而我弱。贼智而我愚也。法之不肃。谋之不臧。貽误至今。宜思变计。微臣力军前。出入矢石锋镝之余。于今三载。兵勇强怯之情形。事功迟速之机会。苟有所见。何忍不毕献其愚。谨将兵事大略有关得失者。撮举八条。为我 皇上敬陈之。

一曰严军法。法者。将之所以驭众。使之出入生死。而无敢违者也。将不行法。是谓无将。兵不畏法。是谓无兵。军兴以来。法玩极矣。全州以失援陷。而赴救不力者相仍。道州以弃城陷。而望风先逃者接踵。驯至岳州。预设防师。不能为旦夕之守。九江厚积兵力。不能遏水陆之冲。文武以避贼为固然。士卒以逃亡为长策。皆由畏贼之念重。畏法之念轻也。夫人情孰不畏死而贪生。而军令必责其舍生而就死者。诚以百人决死。万众莫当。一夫倡逃。千军自废。诚使将士知 国典之不可幸逃。自不得不并心一力。以致死于贼。将有致死于贼之心。而谋自生。士有致死于贼之心。而勇自倍。是所诛戮者不过一二人。而所保全者常千万人也。宋仁宗当承平之余。侂智高反。官军屡失利。攻陷名城无数。最后狄青至军。斩逃溃将校二十余人。而军威始振。嘉庆初年。三省教匪之变。经略额勒登保平之。其言贼遇官兵条条死路。惟向前接仗是一生路。官兵遇贼条条生路。惟向前接仗是一死路。故贼常致死于我。而我兵转畏迎其锋。利钝之机。已决于此。即如粤逆与官兵接战。每驱新附之贼在前。而以死党监督其后。名曰排刀手。遇有却顾。辄行击杀。以故匪党不得不为之尽力。贼之胁众也以严。而我之驭众也以。贼之退也必死。而进犹可生。我之退也可生。而进辄易死。其谁不望风先靡。而预办一走也。诚欲反怯而为强。则莫如易而以猛。皇上执法以驭将帅。将帅奉法以令偏裨。偏裨行法以督士卒。遇贼溃走藉词巧避者有诛。临阵不互相救援者有诛。不奉令而遽先撤队者有诛。堵御不力致贼窜逸者有诛。军令既严。士气自奋。讨贼之效。庶可计日而待也。

。一曰撤提镇。提镇而下为副参游。副参游而下为都守。都守而下为千把。以次递相节制。而提镇之位为最尊承平日久。兵革不用。宿将之以功名著者。多就雕谢。今之提镇类多积资较俸。洊至高位。非尽论功阙劳绩而得之者也。 朝廷以虚名使之。未遑择其才略。其中老于戎事深悉战守机宜者。虽尚有之。而闾茸充位无足短长者。正复不少。权尊则意为趋避。而偏裨不敢与争。位重则法难骤加。而大帅不敢擅决。夫人情当齿壮官卑之日。每思奋发有为。致身通



显。及至身居高位。则顾恤之念重。而进取之念衰。责其忘躯冒险。踔厉迅发。以赴事机。难矣。且军营体制。副参以下。俱听命于所辖之提镇。其临阵也。必提镇先退。而后副参随之。副参退而后都守随之。都守退而后千把随之。千把退而后士卒随之。提镇不得其人。即所属之副参以下。均难期得力。是以姑容一二庸妄之提镇。致可用之将弁兵丁同归无用也。又军兴既久。筹饷滋艰。提镇薪水夫价之需。及役使护卫之人。均较参游数倍。计裁一提镇之费。养精兵二百而有余。亦奚取以有限之饷糈。奉此无益之提镇为哉。副参以下任重敢战者。未尝无人。其资位较轻。则奉檄不敢迁延。其擢拔方始。则临事易为感奋。诚择提镇之久历戎行胆略尚优者。以资统御。其余概行撤遣。副参以下。量才委用。务尽其长。斯军政严而军食亦裕。此时幸有殄寇之资。异日仍获赳桓之用矣。

一曰汰弁兵。选兵之道。胆气第一。朴实耐苦次之。技艺娴熟次之。巧猾懦怯为下。有武艺而无胆气。则临阵忙乱。并其平常演习之技而亦忘之。故常有力敌百夫。艺高卒。而临阵一挥即仆。与未习技艺之人等者。战阵之事。与搏异。两军相持。旗帜駮目。金鼓震耳。胆怯则心易动。心动则耳目手足举失其常也。质实耐苦之人。军令易于服习。性情易于调驯。令进则进。令退则退。陟山渡水。不知其劳。历夏经冬。不知其瘁。故众可得而用。至于巧猾怯懦之流。无事则应对趋跄。务为观美。临阵则赳退避。专择便宜。论功则多方钻营。希图美擢。遇败则巧为推诿。求便私图。将弁如此。不足以整军。兵士如此。不足以御敌。徒糜金粟。无补丝毫。此兵弁之应汰者一也。军兴既久。征调频频。有从军数年渐形委顿者。有老羸充数不堪驱使者。是谓疲乏之兵。又如曾经战败。部曲溃散。或遇急卸装而得生。或事后潜逃而就伍。惊魂甫定。转战何堪。苟取充兵。难期再振。是谓残败之兵。当兹饷运不继之时。岂容若辈更滋虚耗。此兵弁之应汰者又一也。诚饬各营于此数者。严为淘汰。选其胆气充壮者为一等。以备攻剿之用。其次备守营围堵之用。药品既备。攻达乃神。爪牙既强。声威自畅。斯亦当今之急务矣。

一曰明赏罚。胜有赏。败有罚。夫人知之矣。虽然。胜有赏。而所赏者非真胜也。则不如无赏。败有罚。而所罚者非真败也。则不如无罚。无赏无罚。人犹冀有赏罚之时。赏非其功而罚非其罪。则人知其赏为主帅私昵之人。其罚为主帅倾陷之人。惩劝之用乖。怨讟之声起。而军心不可问矣。军兴以来。得一胜仗。有功者固赏随之。而左右随侍之人。先叨奖录。逆匪蔓延四年。糜烂六省。未尝行一失律之诛。按一纵寇之罪。胜败本兵家之常。主兵者每言胜而不言败。功过本不妨互见之事。主兵者不录过而专录功。有赏而无罚。何以昭惩劝而令三军乎。夫军中赏罚。未可一概论也。战而胜。固当赏矣。然或杂然旅进

。割取他人之首级以冒功。或当追击至要之时。不思乘势掩杀。祇顾夺取财物器械马匹。以至大胜变为小胜者。又当罚。战而败。固当罚矣。然或奋勇前驱。后援不继。或大众却走而一军独前者。又当赏。且同一赏而厚薄攸分。同一罚而轻重迥别。当视其功罪为等差。大帅惟据营主之禀报。营主又付诸左右之品评。功罪之实。既非采访所能知。又因毁誉而多误。求其权衡至当。然合乎人心。难矣。自非亲历行阵。开诚心。布公道。何以慰士卒之怀。而振积疲之习乎。

一曰戒浪战。用兵之道。能守而后能战。能制人而后不制于人。能避贼之长。而后可用吾之短。粤逆狡悍凶顽。颇有盗贼之智。臣随诸军自粤西至湖南。与贼大小百数十战。亦尝备观其结营置阵之详。疾行徐止之状矣。贼之结营也。因地筑垒。环以深濠。墙厚数尺。层开眼。濠阔数丈。密钉竹签。其置阵也。或分三路。或分两路。正兵应敌。奇兵或分钞阵后。或直捣中坚。其止也。购匪党。四出窥探。伺吾虚实以广其谋。其行也。遥张虚声。飘忽倏至。乘吾仓皇以逞其毒。我兵并力攻其坚垒。每至损伤精锐。其新兵未曾与贼战者。不谙营垒濠墙之式。将卒无所恃以为固。往往为贼所乘。陕西征兵之在湖南。以及湖北江西安徽江南诸军之失利。皆由于贼知结营之利。而我不知也。贼分数路。我每以一路当之。即或数道并发。而临阵彼此不相顾。或左进而右退。或后却而前行。贼得以施其奇正钞伏之术。广西湖南诸战之失利。皆由于贼知布阵之诀。而我不知也。贼之止也。宜扼要以断其接济。严兵以堵其逃窜。贼之行也。宜预择精兵宿将。拦头迎击以遏其锋。沿途设伏以挠其势。乃我之围贼也。不务扼要严防。专以扑营逐利为事。其追贼也。不务拦头迎击。专以跟踪尾击为能。小有挫失。将卒之气先馁。又须养之经旬。始堪一战。逆贼得以长其凶锋。我军终莫操乎胜算。此兵谋不可不豫。而浪战所以宜戒也。

一曰察地势。兵志曰。不知地利。不可行师。地利云者。非仅图史所载山川一定之险也。视贼出入之踪而先为之防。察贼分合之势而遥为之制。虽渐车之沓。数仞之冈。苟形势在所必争。即机会不可偶失。请以近事明之。全州蓑衣渡之战。贼锋已挫。宜连营河东。断贼右臂。道州之役。贼势本孤。宜分屯七里桥。扼贼东窜。长沙之围。贼路俱穷。宜驻龙回潭土墙头。堵贼西溃之路。他如道州双牌莲涛湾六十里之奇险。贼入死地而纵之使生。湘阴之临资口。岳州之城陵矶。皆水陆必争之隘。而放之使遁。利害昭然。犹堪覆验。事前未及虚心体访。预为绸缪。一溃难收。悔之无及。计自逆匪滋事以来。要地之疏防。机宜之坐失。似此者实已指不胜屈。祸基咫尺。流毒千里。人谋未臧。酿成巨患。此正宜引为前车之鉴者也。

一曰严约束。杀贼所以安民。安民乃可以杀贼。将出令而兵不敢哗。兵奉令而

民不知扰。则有制之师也。粤逆所过之处。横刀跃马。市肆一空。人民遭其屠戮。子女遭其掳胁。财物遭其括。室庐遭其焚毁。惨酷之状。固已触目心伤。被害遗黎。焉饮憾。然市井愚民。罔识大义。亦容有谓盗贼之害犹愈于兵者何也。粤逆志在择肥而噬。下户穷檐。求不暇。且或以时诈示仁义。愚弄吾民。买饭求浆。多给市直。至于不法兵勇。罔知号令。方其攫取奸污。则虽穷苦之家。亦鲜得免。于是民不怨贼而反怨官兵矣。夫以盗贼而诡施小惠。民于盗贼宜有怨词。以官军而行同盗贼。民于官兵能无隐憾。若不随时严按军法以服民心。恐草野怨咨郁勃之言。将有难于尽诘者。军中兵勇而外。有长夫。有余丁。有随营贸易之人。兵丁旧服营规。管辖甚密。果令严为约束。无难一律肃然。乡勇多系四方无藉之民。较兵丁殊为难管。然犹名隶籍伍。有犯自可按籍而稽。至于长夫及随营买卖之人。则均游荡性成。不安乡里。名虽贸易营生。实则不堪问其所自。倏来倏往。踪迹靡常。甚或伪造兵勇腰牌。假其装束。时赴近营各乡村掠取各物。转卖营中。肆行无忌。乡民误为兵勇。不敢格杀。且畏其势横人众。莫敢谁何。此辈久处营中。熟战之事。轻生嗜利。习为固然。将来事竣撤遣。散处民间。必多不靖。从前三省教匪之役。大局已经戡定。而诛余匪。及不法夫勇之啸聚者。又至两年。其明证矣。应飭各营于所管辖兵丁长夫及买卖人等。严明约束。遇有干犯。除兵勇分别治罪外。长夫及买卖人等。尤宜从重惩处。其有逃匿他方者。所在地方官一体严密察缉。随时惩办。重即处死。斯亦结民心而弭后患之一端也。

一曰胁从。粤逆起事死党。存者实不过数千。其余则新附之匪。与裹胁之众也。会匪盗贼与凶恶痞棍。粤楚州县所在有之。平时作奸犯科。扰害乡曲。官司每苦文法之烦。曲从贷。一旦有警。遂尔率其丑类。从乱如归。又在配军流。及被贼放监禁各犯。乘乱得脱。为贼驰驱。此皆甘心从逆。执死不回。宽之而无可宽者也。至若村市良民。被贼驱胁。本无从逆之情。但因贼中禁制甚严。末由自拔。又或以全家被掳。势难两全。依违其闲。遂历岁月。比发已加长。便与老贼无殊。欲留则违其归顺之心。欲去则恐膺不测之戮。低徊无计。进退维艰。此等苦衷。殊堪軫念。贼匪自武昌窜去时。党众薙发潜逃者。亦已无数。即其中长发之贼。为居民沥诉被裹之由。往往悲感无端。声泪俱下。可见小民具有天良。终非左道所能煽惑也。宜飭各营多写简明示谕。射入贼中。临阵于旁近竖立投诚免死大旗。令其乘官军与贼接仗时。弃械奔赴旗下。并设一薙发公局。发给免死执照。资遣回家。倘如官兵连获大胜。非独不甘从逆者。以免死而得生。即心持两端者。亦将去逆而效顺。既可用谍以探贼之情。复可用闲以携贼之党。党羽既已披离。渠魁何难殄灭。其于剿贼机宜。或亦不为无补。

## 请撤湖北兵勇另立新军疏咸丰五年

曾国藩

窃查武汉两城。三次沦陷。固由守御不善。而兵勇积习之坏。亦实有万不可用者。盖鄂中两府一镇。繁华甲于天下。督抚两标之兵。习于淫侈偷惰。已久不可用矣。自咸丰二年。粤匪至鄂。迄今不满三载。而全兵覆败大溃者五次。其闲小溃小败不可胜数。二年腊月初四日。粤匪以地道轰破城垣。逆旗犹未入城。而城内外兵勇。已狂奔四窜。逃匿各县。是为第一次大溃。三年春闲。署督臣张亮基等。招复溃兵。添招练勇。击粤匪于团风。剿土匪于通城广济。稍有起色。九月十三日。田家镇失防。水陆兵勇。同时弃甲回奔。是为第二次大溃。其时臣函致前督臣吴文镕。谓鄂省之兵。视奔溃为故常。不宜再行收集。必须改弦更张。另募额兵。另招练勇。而后可以成军。而后可以言战。吴文镕未及更改。即被崇纶参劾。仓卒出师。四年正月十五日。堵城之役。十三营均被蹋毁。将弁兵勇。尽数逃散。是为第三次大溃。崇纶青等收复溃兵。并广募湖南四川之勇。支持数月。饷尽援绝。六月初二日。奸细窃发贼旗入城。青率兵勇奔赴湖南。沿途逃散大半。是为第四次大溃。臣与提臣塔齐布等。奉命东征。仰仗天威。幸复武汉。督臣杨霈复收溃兵。又招湖北河南之勇。新旧兵勇。数近三万。兵力不为不厚。杨霈屡次奏报咨文。亦自叙其战功之多。士卒之劲。意谓练精锐。顿改旧规矣。不图广济一败。退至蕲水。又退至汉口。又退至德安枣阳。万余兵勇。或从之以行。或星散无归。是为第五次大溃。夫古今所以激励军士者。重赏以鼓好胜之心。严刑以诛奔溃之卒。故可用也。今湖北兵勇。不好胜。又不畏刑。视溃散为常行之道。恬然不以为怪。若因循不改。其可笑必更有甚于今日者。臣愚以为宜变易前辙。扫除其而更张之。凡标兵之求归行伍者。一概不收。凡练勇之曾经败溃者。亦不复用。大抵山僻之民多犷悍。水乡之民多浮滑。城市多游惰之习。乡村多朴拙之夫。故善用兵者。尝好用山乡之卒。而不好用城市近水之人。臣愚以为欲另募湖北额兵。宜在襄阳郧阳等属深山穷谷之中。招选寒苦力作之民。择其英鸷者。编入兵籍。假以时日而训练之。与武汉德安等府远相隔绝。使向来之溃兵溃勇浮游无归者。不得改名而混入其中。然后可得一旅之劲兵。而免致虚糜数万之饷。古之谋大事者。克一二名城。不以为喜。得一二良将数千精卒。则以为大喜。失一二名城。不以为忧。失一二良将损伤数十壮士。则以为忧。即素称精劲之师。或积劳而疲。或饷匮而散。或不和而骄蹇。则愈引以为忧。今日湖北之事。省城不遽收复。尚不足患。惟通省无一劲兵精卒。乃为无穷之患。虽调他省之兵。幸而克复。而本省无强兵守之。亦终非可久之道。

臣愚以为湖北之急务。在于另募额兵。另招新勇。目前之收复鄂垣在此。异日

之保守楚疆亦在此。效虽稍迟。而事属至切。前者二月二十七日。臣具奏江北宜添两路劲兵。外一路沿江岸而下。内一路循岳之麓。由蕲黄而出宿太。请旨飭下副都御史袁甲三募寿州光州之勇。出汉黄之背。不知我皇上已俞允否。如未蒙允准。则江北千里极为空虚。无论江面不能清。武昌庐州不能复。即使微幸而肃清恢复。而流贼四散。旁出横逸。截我后路。已清之江面。不旋踵而梗塞。已复之城垣。不旋踵而复失。去冬之事。即前车之鉴。不可不早为之所也。伏乞我皇上廑念南服。神算独操。纵袁甲三不克西上。亦恳飭筹一枝劲旅。疾出黄州之背。并恳飭下湖北督抚另立新军。将前此溃兵溃勇。一概革除。荡涤旧习。重整军威。使江之北岸。得两路足恃之兵。可合可分。可内可外。不特有益于大局。即臣等南岸之陆兵。上下两处之水师。亦皆得所凭借。得所联络。有恃以不恐矣。所有请撤湖北兵勇。另立新军。江北一岸。宜添劲旅缘由。恭折附驿驰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施行。

湖北勇丁溃散拟整顿挑募以期补救片

胡林翼

再湖北军务吃紧。臣等饷绌兵散。有不敢不尽之心。而贼势日猖。实非可以饥兵羸卒。收功于旦夕者。提臣塔齐布。忠勇至诚。为贼所畏。歿于九江。贼必大肆。即以湖北一省而论。急宜征兵集饷。力保荆襄。非南北夹攻。楚蜀合力。难期补救。臣谨就现在情形而细审之。臣军借口溃散。即使收集大半。气已不振。亦必不能如从前之敢战。副将王国才一军。更多杂。湖北旧散兵勇。三月以后。无所归束。先经减等酌给盐粮。均应大加裁汰。夫兵勇之不强。患在乎多而不精。而饷亦因而久绌。且一次溃走。即恐习惯自然。恬不为怪。若不因此裁汰。则正饷愈分而愈少。欠饷日积而日深。外侮可虞。内讧尤甚。终归溃败。何补丝毫。查有水师现保游击衔都司鲍超。勇敢知兵。臣已遣往湖南。分途另募新兵三千人。期以百日。严明约束。以图速迅来鄂剿办。又思九江湖口。江面既无水师。即使围攻经年。贼之往来自便。不如并力从湖南北节节打通。乃可水陆东下。合于九江。浙江宁绍台道罗泽南。屡战有功。前此臣曾国藩派剿义宁。即拟进剿武汉。因塔齐布之丧。而暂回浔阳。应请飭下臣曾国藩仍派罗泽南一军。并益以精兵一二千名。迅速由湖南边界来鄂会剿。若仍株守九江。而贼势之横出旁轶。蔓延上游。似于大局无补。至荆州一府。系东南一大关键。国家设立驻防镇守。立法至为精微。惟城兵太单。战守均难分布。万一贼匪窥伺。深为可虞。应请飭下四川督臣黄宗汉。速带精勇一二千名。亲来荆州鄂城一带堵剿。专督江汉之师。兼理江汉之饷。庶臣等得以专意攻战。不虞饷竭。且川督在蜀道派兵堵御。不如合力攻剿。则蜀楚均有裨益。此臣所拟陆军补救情形也。至贼匪力争长江之险。非水师得力。不能制其死命。

侍郎臣曾国藩之创立水师。实为识时务之要着。自舢板入湖九江遭风之后。下游久无水师。故九江湖口安庆庐州。均因江面贼舟充斥湖港分歧。陆军竟不得手。武汉幸有船。而臣之陆军先溃。王国才亦稍稍引退。水师孤立沌口上游。贼踪已绕出其后。饷道既虞中梗。日久恐被抄袭。此时应力保水师。暂屯嘉鱼新堤等处。以待陆军之再整。惟水师十营五哨。可战者半。亦有经年未曾开仗者。月需饷项四万余两。积欠亦至七八十日不等。不如及时汰去怯弱。以节虚糜而养精壮。知府彭玉麟。经臣曾国藩调赴江西南康。总办内湖水师之事。臣与副将杨载福面商。退屯新堤。修船只。将各营水师。均交该副将亲自拣选。极力裁汰。去其十分之三。每月可节省饷项。免致日久更形支绌。杨载福力主兵贵精不多贵之论。诚为洞悉机宜。此又水师之应速裁汰者也。臣军之已散者。味良丧心。不准补给欠饷。其水师及陆勇之应汰者。仍须清偿已往。方可节省将来。刻下一军嗷嗷。殊不应手。湖南以一省防黔粤江西湖北数省之贼。饷项亦闻久绌。势难分济鄂省。江西支应亦烦。北路之饷。应以专济督臣及钦差大臣之师。应请 飭下部臣指拨他省兵饷。并请 飭下四川督臣广筹粮饷。分月接济。臣亦当迅速整顿。挑募奋勇。务期悉数歼除。早复坚城。以安黎庶而纾 宸。是否有当。理合附片具奏。

覆陈兵勇未可添募片

胡林翼

再臣营兵力虽不甚厚。上 圣慈。谕饬妥筹办理。臣细意体察。凡兵勇胜负之数。不在多寡。而在勇怯。勇怯混淆。兵多亦弱。勇怯分明。兵少亦强。且兵多则饷多刻下水陆饷项。积欠已至五六十日不等。未可再行添募。转致饷糈支绌。合并附陈。

通筹楚境布置情形片

胡林翼

再臣胡林翼墨经从军。志在讨贼。其必不能入皖之故。则以楚北供应东征水陆兵饷。岁需数百万两。钱漕为巡抚衙门专政。连年整饬。稍资补助。所设厘金总局分局数处。头绪繁多。责无旁贷。且随时体察。募立新营。汰弱留强。使东下各军。锐气常新。现在楚境邻氛四逼。前此尚祇策应皖江南北两岸。近日情形。湖南震惊。更须兼虑南路。自应仍黄州。以为各路根本。荆州将军都兴阿。上年围攻安庆。贼势渐蹙。因三河失事。孤军无援。经臣官文 奏请撤围。以期保全军旅。其时该将军已隐然有李光弼刀自誓之志。勤劳之过。忧愤成疾。则其义烈本于天性也。水师提督杨载福。智勇兼备。性气亦甚刚严。该将军提督之威望已隆。必非他人所能指挥。且忠勇素着。日夜以杀贼为心。亦不烦他人之督责也。他如多隆阿鲍超之骁勇冠军。李续宜唐训方之质实不欺。臣

等共事最久。诚信相孚。必可得其心力。设异日出省远剿。骤归他人节制。恐心志不能齐一。性情未必相投。且楚师除马队外。水陆各军皆系南勇。皖军则川兵川勇实居大半。近更收录投诚之众。乡土不同。人心互异。若与楚师合并。军情必多疑忌。于事未必有益。不若各剿各路。以专责成。庶两军不起猜嫌。而大局仍不分畛域。应请嗣后楚军。无论入皖界。入江南境。其粮饷军火。及调度机宜。均归臣官文及臣胡林翼一手经理。实因相处日久。深悉将士之心。较归各省大臣节制。呼应得灵也。至逆首久踞金陵。原宜并力东征。成四面合围之势。惟皖中全境糜烂。实难躡等而趋。去岁三河之挫。因李续宾忠勇奋。思欲一举成功。锐进分兵。遽归庐郡。遂罹前祸。是舍近而求远。欲速而反迟。可为炯戒。查安庆为长江上下之关键。舒桐宿太为江楚之通衢。而东流芜湖东西梁山太平采石逶迤大江南岸。在在皆有贼踪。使未节节扫除。即令迅克金陵。亦虑蔓延江浙。后患尚不可支。窃计规复金陵。必须先清皖省。欲清皖省。必须先清沿江上下。若能以马步辅翼水师。由宿太舒桐攻克安庆。步步为营。次第下击。力扼大江。则金陵之接济可断。势将不攻自克。庐州离江既远。又不与楚境毘连。若由六安进攻。陆路运饷綦难。又系孤军深入。现派参将余际昌等营于英霍之闲。止能为六安后路声援。未可麾兵前进。胜保一军。尚不为单。现在应援浦口一路。如能得手。自当以全力图复庐州。廓清北境。近规怀凤。远固淮徐。然后专注东南。楚军亦沿大江而进。曾国藩既定豫章。可由皖南而进。水陆并下。三路分驰。必可扫穴擒渠。以安全局。现在楚军已进太湖英山。俟湖南分援马步水陆撤回。便拟力图进取。谨将臣等管见所及。通筹布置情形。合词据实附片密陈。伏乞 皇上鉴察。

详陈水陆各军进剿机宜疏咸丰七年

胡林翼

窃以本年贼匪大股。上犯楚边。节次痛剿。幸获肃清。小池口伪城既已克复。湖口县城两岸夹守之伪城及贼船数百号。又已焚夺一空。片帆不返。查九江之贼。恃小池口湖口为犄角者也。兹于一月之内。夺其所恃。浔城岌岌孤立。粮草有余。逃窜无路。克复之机。似有把握。从此大军建瓴东下。直抵金陵。擒渠扫穴。此天下军民所日夜企望之机会矣。惟是水军万余人。江面千余里。若无总统大员节制调度。则号令不一。心力不齐。譬如舟行有樯颿。而转舵不得人。陆行有良马。而辔策不在手。终必危殆而不安矣。水师一军。建议于江忠源。创造于曾国藩。而整理扩充。至近年而始大。战舰辘重八九百号。大小位二千尊。江汉之师。如雷如霆。军声不为不盛。惟是出楚入吴。风利不泊。即瓜步金陵。均可随机剿办。其应与吴皖统兵将帅互相策应之处。既非李续宾杨载福彭玉麟所能咨商。而李续宾杨载福彭玉麟之严厉刚烈。落落寡合。亦非他

省将帅所能调遣。且军旅之事。以一而成。以二三而败。唐代九节度之师溃于相州。其时名将如郭子仪李光弼。亦不能免。盖谋议可资于众人。而决断须归于一将。此又军士之大较矣。杨载福彭玉麟。经曾国藩拔识于风尘之中。自湘潭出师以至今日。久已分为两部。即不能统为一军。在该员本无不和。而两营弁勇。即有才力不相上下之势。是该镇道势又不能互为统辖。查丁忧兵部侍郎曾国藩。持躬谨慎。早邀 圣鉴。水师将弁。皆其旧部。吴会形势阨塞之要。尤所留心。前请终制。蒙 恩暂准。曾国藩读礼家居。曷尝须臾忘天下哉。兹幸机势可乘。东南大局。时不可失。移孝作忠。出而任事。天下后世。将益信其忠。而不能责其不孝。事必见其大。而时必乘其先。应请 飭下曾国藩迅速起程。由鄂抵浔。即日督同杨载福彭玉麟李续宾等水陆各军。会合将军都兴阿长驱东下。都兴阿忠勤素着。马队勇敢冠军。素与南勇将士一力一心。必可直捣金陵。预操胜算。抑臣更有请者。自军兴以来。凡官军所到之处。贼必严为之备。我军锐气仰攻。石所及。徒损精锐。积日累月。壮气潜消。悍贼乘之。转致于败。又贼诡计以坚守缀我兵力。转于无兵及兵弱之处。狡焉思逞。是我军之胶滞一隅。而贼乃得以出没无定。循是不变。则兵日见其少。而贼日见其多。固非贼之果多于官军。亦非贼之果强于官军也。即如四年。臣同塔齐布罗泽南等。力攻九江及湖口西岸梅家洲贼城。旬日之闲。伤亡至多。五年。罗泽南李元度等。专攻湖口县城。城不可拔。六年七年。彭玉麟杨载福约会夹攻。迭次血战。因无陆师相依。遂无成效。其不得手之故无他。兵出以正不以奇。贼得以先为之备也。此次李续宾杨载福先期密商。以陆师五千人。从浔城渡江而北。扬言进剿宿太。而即夜潜入舟师。绕出湖口之下十里。天甫黎明。舍舟登陆。踞城后山巅。盪其脑而拊其背。其时内湖外江水师。血战方酣。贼亦尽力抗拒。陆军大呼突入。水陆之贼。均骇愕失措。不知此军从何而来也。是役也。臣愚以为深合于出不意而攻不备之兵机。固非臣之智虑所及。窃计以陆师精兵六千人。另筹每月船价银二万两。雇民船四百号。从水师之后。仍带长夫锅帐。并二月米粮军火。遇皖南皖北江南等处有贼之处。随机雕剿。则我兵所至。皆贼计之所不及防。迨其闻警调援。我军即可迎战。抑或坚守不出。我兵亦可改图。兵到之后。贼必设备。设备之后。兵可遄归。兵归之日。贼必弛备。弛备之日。兵可再出。计不出数月。而贼技已穷。贼势必蹙矣。惟是以奇兵雕剿。在乎审机观变。无论南岸北岸。江界皖界。应 飭带兵大员。觐贼所在。不拘守成法。不顿兵坚城。不为邻省所节制。不为贼情所牵缀。动静之机。默存于心。倏往倏来。如出九天而入九渊。不仅贼匪不能窥其机。即他省将帅督抚。亦莫能测其用。若使稍有沾滞。兵机必钝矣。又兵勇之敢战者。伤亡必多。即如初八初九湖口之役。水陆中伤共九百余员名。血战之奇。固近年



所罕覩。然伤亡过多。即宜调回武汉。加意休养。以慰军情而养士气。仍以精兵调赴下游。弥缝其阙。更番迭战。如环无端。则往来进退。神变不穷。庶不致拘滞一隅。转误大局。应请以九江为老营根本。仍以武昌为补换并粮台根本。则饷胥不匮。而士气常新。必于讨贼机宜。大有裨益。愚昧之见。如蒙  
圣明采择一二。可否一并 飭下曾国藩议复施行。

覆陈征皖地势兵势情形疏咸丰九年

胡林翼

咸丰八年十二月十六日。奉 上谕。本日据都兴阿奏移营进规太湖分路布置情形一折复奏据称现患腿疾请赏假调理已降旨赏假一个月矣莲花塘枫香驿余贼退至太湖等处分茅岭之贼退至石碑增垒抗拒另股复由潜山趋天堂五河皆可上犯英霍该将军现派各军责成记名副都统多隆阿统带移营前进并由官文檄调九江防兵移札黄梅飭令李续宜添调四营前往下游兵力已不为单薄惟都兴阿告假在营调理虽有多隆阿为前敌而后路尚无大员总统调度胡林翼到省后已驰往黄州着即申明纪律调度各军仍以多隆阿为前敌督飭李续宜等体察情形节节进剿胡林翼应否督兵前进着与官文会商办理倘因兵力不敷即着官文酌量调派为进兵图皖之计不致迟误事机是为至要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钦此。咸丰九年正月三十日。奉

上谕。据都兴阿奏患病未能速痊恳请续假离营调理已降旨赏假两个月矣该将军现派剿匪事务正当吃紧据奏有记名副都统多隆阿为前敌布置尚无贻误已将所带兵勇悉交统带惟军务重大总须调度有人胡林翼近在黄州即着将进止机宜妥为筹划责成多隆阿督率将士各加奋勇不至因主将远离迁延观望并着官文与该抚会商妥办务臻周密是为至要将此由五百里各谕令知之钦此。窃臣于上年十二月驰抵黄州。将伤败各营。麤为整理。即驰入将军都兴阿营中。看视病状。商酌军情。都兴阿劳瘁致疾。兼受寒湿。近用汤药熏洗。稍见功效。春气融和。当可渐次痊愈。臣于正月初旬。复将黄州各营。大加汰。择其精实者。调赴太湖。统计多隆阿自统马步五千余人。鲍超蒋凝学唐训方等营。通计已逾二万。均归将军都兴阿调遣。下游兵力。不为单薄。黄州现在各营六千人。疮痍之余。从新整饬。据英山罗田麻城等县禀报。贼匪数万人。分股窜入霍山六安。绕出黄州之北面。窥伺上游。臣于二月十二日移营上巴河。以期随机防剿。似不宜归下游。致使兵势偏重一隅。倘贼匪竟由六安直犯麻城黄安。则距太湖大营五六百里。而距黄州仅百余里。兼恐贼势上趋。德安汉阳各府县。然震动。黄州现兵六千人。独当一路。尚堪抵御。如或分股窜扰。届期审实情形。必须咨商督臣官文将军臣都兴阿。于太湖各军。抽拨上援。一俟上游无虞。边防稳固。再遣将抽兵。分途进剿。此现在筹商各路之军情也。军兴九年。每苦于逼城而垒。一意攻坚。士卒摧残。壮志暗销。而主将不觉。及至援贼大至。另股乘虚

旁扰。必致贻误事机。是官军注重于前。而贼计必转袭其后。官军每以仰攻挫锐。贼计转以余力乘虚。即如七年。官军力规宿松。贼从蕲州张家塆乘闲窜入。八年。官军力规太湖。于张家塆复设重兵。贼又从霍山商城以陷麻城黄安各县。备一路而虚一路。辄多顾彼失此之虞。往事已然。前车可鉴。现在太湖石牌之贼。闭匿城中。坚不出战。贼之狡计。固欲以坚城挫伤士卒。而转于空虚不备之处。乘闲抵隙。狡焉思逞也。默察情形。贼已凭城设守。必非近月所能奏功。征皖必图三路分进。急切求才。亦非近月所能酌定。昨得都兴阿来函。足疾稍痊。暂不离营。则前敌调度有人。尚不虑其迁延观望也。臣查黄州一郡。形如圆瓿。其东南为黄梅。与太湖宿松接壤。其东为蕲州蕲水。又东北为罗田。其北则麻城黄安。皆与六安霍山潜山英山商城固始接壤。地势散漫。防不胜防。是皖楚之要。应以黄州为适中。策应则上下皆宜。控制亦东西均便。安庆庐州六安未复。则黄州宜设重防。不仅目前情形。当以黄州为根本也。臣若督兵前进。转恐援皖之师。腹背受敌。致使道路中梗。饷糈缺乏。实于下游军情。大有关碍。其黄州一府。财赋繁重。甲于通省。七年八年。官军血战经营。甫经底定。得之甚难。弃之可惜。自以得尺则尺。得寸则寸。养贤致民。慎固不失为要务。必保楚。然后能谋皖。此又地势兵势之确切情形也。惟鄂之谋皖。已历二年。总未得势。则以兵祇一路也。八年秋闲。分兵两路。已见功效。然尚以贼众兵单。前功尽弃。今则统将又弱一。兵力复不如前。率意轻进。后患滋甚。臣愚以为皖之地势贼情。非分兵为三路进剿。必难成功。而鄂省现在防剿江皖。水陆马步已五万余人。加以协济侍郎曾国藩水师彭玉麟各营饷糈。通计每月需银三十六万两。每月自筹二十余万两。仍月欠十余万两。添兵则苦于饷糈之竭。分兵又苦于统将之少。湘中将才。如江忠源罗泽南李续宾王鑫等。连年雕谢。急宜访求造就。以图继起有人。贤才辈出。盖地方得人。则财用之源可开。将领得人。则兵少而可战。即六七千人。亦可独当一路。而财用之流自节。征皖之师。必须统将中智略过人者。分为三路。期以一二年。委任而责以成功。容臣次第访求。专意延揽。再行陈奏。至鄂居皖省上游。鄂军得势。则地利人和。较之他省。情形迥异。是讨贼之责。鄂省实无可推诿。容臣与督臣专意筹商。分别奏报。所有遵 旨覆奏缘由。理合恭折由驿五百里驰奏。

议覆筹饷练兵保固京师疏同治二年

两广总督毛鸿宾

窃臣承准议政王军机大臣字寄。同治二年六月初一日。奉 上谕。前因侍郎薛焕奏请筹饷练兵当令户部议奏等因钦此。伏查现在军务未戡。时事方艰。中外臣工。均应激发天良。顾全根本。惟是大臣谋 国。不在言语之美听。而贵

揣时势所能行。侍郎薛焕所陈保固京师一节。欲合各省之财力。以厚畿辅之藩篱。在该侍郎用意未尝不善。持论未尝不正。而臣要其始终。究其利弊。通盘筹算。觉其中窒碍难行之处。事关重大。宜审万全。不得不为

皇太后

皇上一一陈之。臣闻用兵之道。选将为先。将得其人。弱卒可以使。强将非其人。强卒且转为弱。近来各路得力诸军。无不先求大将。有大将而后有营官。有营官而后有哨长。有哨长而后有什长。故能驱遣如意。所向有功。至于统率万人。尤非智勇兼全。不足以资控驭而妙运用。国朝旧设绿营兵额。每一总兵所统不过三四千。督抚提标亦罕有至万人者。诚如重任之难胜也。且勇丁非营兵可比。兵久安于行伍。勇多来自田间。军律非所素娴。野性骤难箝制。惟恃管带之将官。孚恩谊以结其心。严纪律以驯其气。故人少则精神尚能贯注。人多则照料未易周详。苟约束稍失其宜。即事端从而纷起。今不先议选将。而惟侈言增兵。鹜虚名而受实祸。此管带之难也。勇至四万。必非一乡一邑之人所能足额。查近日部众之多。军威之盛。无过于僧格林沁曾国藩多隆阿诸路。皆身经百战。而成此制胜可靠之师。诸臣出征日久。经历数省。就地取材。披沙拣金。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欲集四万之众于一时。势不能不广搜博采。泛取滥收。五方风气异宜。情形异向。其中美恶难糅。贤愚错交。往往齟齬不合。争相寻。聚数万异宜异向之人。而欲齐一其心志。驯扰其性情。图始既费周章。收效亦难豫必。此招募之难也。直隶旗绿营兵。往时皆号雄师。承平日久。士卒不经战阵。习于安闲。戎政因而废弛。督臣刘长佑履任后。军务已渐改观。果能就原额兵丁。加以整顿。岂不能挽回积习。力振军威。今设于旗绿营兵之外。另立四旗。不预外省调遣。此四镇四万人。必直隶有贼可剿。乃足以责其成效。当夫全境无事。必与营兵同处安闲。人情遇危急则思奋。际安逸则易偷。萃此四万易聚难散之徒。于不战之地。甚至结党成。恣为骚扰。额兵既成难返之势。新勇又无以操不弛之权。此约束之难也。十八直省中。如广西安徽江苏浙江陕甘云贵。地疮痍。各有不能自保之势。固无论矣。即臣所身历。如湖南尚称完善。而湖南各营欠饷六月有余。湖北欠前安徽抚臣李续宜部勇之饷至二百余万之多。曾国藩前调成大吉赴援寿州。以欠饷过巨。竟至不能移军。两省情形。即已岌岌不支。四万新兵。岁需饷银约二百四十余万。是应办京饷之外。平添二百数十万之多。额内无从再筹。额外不敢另取。祇此有限之数。势必仍以挪减应急需。万一厘捐稍有不给。纵使严加责成。而无米之炊。终成束手。兼之能筹者仅止数省。数省之物力盈绌。又各不齐。

新设之兵。不可一日无饷。假令各省或猝有军务。筹划无从。道路或闲有梗阻。运解不便。则停兵待饷。贻误堪虞。此饷糈之难也。窃维盗贼披猖。上廑

君父之忧劳。下为敷天所愤恨。譬之父有田庄。为奸佃所侵吞。豪奴所耗蠹

。为之子者。自应同心努力。清理驱除。各直省。皇上之田庄也。筹饷剿贼。诸臣之驱除清理也。分所当为。分毫不容自惜。然使豢养无数犷悍之辈。而无以时其衣食。致令日喧呼噪扰于父母之前。则固非人子之心之所能安者矣。臣愚以为目前之患。在枝叶不在根本。方今两宫皇太后德隆尧舜。朝政清明。我皇上圣学有基。日就月将。干干不息。即培植之道。无以加兹。譬之大木。根柢本自盘深。虽枝叶之闲。偶有虫蚀。但得熏之拂之。不使稍留余孽。以灾及其根本。则根本之元气。自可畅达于枝叶。而日见茏。此时各省督抚及带兵大员。果能共奋忠诚。各竭智虑。布置战守。完密无隙。剿灭一股。即少一股之突窜。肃清一路。即免一路之蹂躏。处处皆然。不令一尘及于畿辅。则京师不待保而自固。如恐各路未能一时底定。当求有备无患。则于直隶督臣刘长佑新募之勇。略增其数。再旁求将才。训练旗绿营兵。汰其老弱。革其旧习。即足以资捍御。今若更议添立四镇。则额设兵丁。转袖手旁观。卸其操防之责。从此营务益形废弛。新勇亦难保不从而效尤。此又流弊所极。不可不筹虑及之者也。臣查薛焕前抚江苏。所部兵勇亦有四万余人。惟知淫掠。不顾防剿。以致困守上海。不能出城半步。一有警报。犹必乞援于洋人。迨今抚臣李鸿章到沪。次第汰遣。而以楚勇一万。历克诸城。直逼苏郡。兵不贵多。是其明验。臣尚未抵粤。此项固本京饷。每月能筹若干。应俟到任后。再行察看复奏。特是深维事势之艰难。熟筹机宜之利害。既已心知其窒碍难行。何忍缄默不言。有辜三朝知遇之恩。谨就管见所及。披沥直陈。以备采择。伏乞圣鉴训示。

闽事大棘霆营兵不宜分疏同治三年

沈葆楨

窃臣准提督鲍超咨。奉上谕准假两月。假满后出关剿贼。以所筹分勇增兵协饷各事宜。请臣切实代奏等因。伏惟行兵莫先乎审敌。用人必尽其所长。臣查回部自唐迄今千有余年。雄视西域。种类流入中土。与华民杂居。虽数百年不改其俗。其天性之悍鸷。生聚之蕃衍。心志之齐一。迥非他部之比。关外平沙广漠。敌骑雨骤风驰以十数营步卒当之。勇者无所施其锐。谋者无所售其巧。虽巧必折。其惟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马队军营。相辅而行。始克有济。此用众之地也。汪海洋李世贤鬼域伎俩。变态万端。其羽翼尚十余万。皆百战之余。怀必死之志。闽粤土匪从而附之。闽地山重水复。千蹊万径。此击彼窜。防不胜防。稍涉大意。便堕术中。其必将识士意。士识将心。呼吸相通。首尾相顾。始克有济。此用奇之地也。鲍超之治军也。算定后战。度不中不发。虽仓猝遇敌。必深沟固垒。侦探四出。务得贼情。躬率诸将。亲观战地。凡敌营之前后左右。山川向背。径途纡折。了然于心。归询诸将之愿战者。饬取军令

状。乃于厅事画地为贼垒。令诸将各以所派进兵路径。次第按行。使人人如虜在目中。次日乃决战。号令一出。悄然无声。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奇正分合。使万众如一身。稍有却者。虽镇将立按军法。身临前敌。将士能否。一一周知。故措置营哨各官。必称其职。以为室家近则有所恋。欲人人有致死之心。故不甚用土人。亲故多则有所恃。欲人人有畏罪之心。故不甚用乡人。其战必克。楚军见而信之。其罚必行。楚军习而安之。故乐用楚人。此鲍超一军之实在情形也。前者鲍超到省。臣与往返熟商。窃以西陲如此其急。宜统全部西行。再于川省添调额兵。甘省多购良马。方可独当一面。谋出万全。诚以此军系天下之望。必不容使少有蹉跌者也。迨接闽中军报。林文察阵歿漳州。刘典先胜后挫。退守连城。闽事大棘。江防亦警。东南之祸。仍未有艾。窃以霆军远征何如近剿。但将康侍诸逆歼尽。先抒 朝廷南顾之忧。乃以天下全力。肃清西陲。剿抚兼施。自然就范。然欲近剿康侍。亦须霆营全部兵力。方能摧陷廓清。非酌抽十数营所能竣事。且恐新旧交接之际。将领两不相下。彼此去就之际。士卒互有违心。人数骤分。军容顿改也。询鲍超来咨之意。第以势须兼顾。姑作调停。实则出关必得二万人。方能确有把握。臣愚以为与其兼顾而两无足恃。何如专顾而必有所成。现鲍超以窀穸未安。幸蒙 赏假。无论出关入闽。均必先行回籍。合无仰恳 天恩。俯念闽疆万紧。 飭鲍超假满后。仍即兼程由江入闽。其全部先由宋国永娄云发会统赴汀。以慰民望。鄂省军情稍缓。僧格林沁忠勇谋。卓越伦。关外情形。尤所谙悉。如可出关督办。必奏肤公。由豫赴甘。取途较捷。闽省肃清后。倘楚豫捻匪尚炽。鲍超亦可就近移师。如以回疆所系匪轻。非鲍超迅即出关不可。应请 飭鲍超全统所部前往。俾得尽其所长。并恳 飭下各省筹饷项。源源接济。专委任以责成功。臣前以江省军饷。万分难支。裁撤精捷继果仁右敬湘等营。兵力立形单薄。霆营拔后。必须另募劲旅。以固边防。其霆营入江以来。欠饷约三十万。尚须分月清理。俾资行费。总之早奏一路荡平之绩。即早释一分 宵旰之劳。除将鲍超原咨抄呈 御览外。理合恭折由驿六百里驰陈。伏乞 圣鉴训示。

筹办出关事宜疏同治十二年

左宗棠

窃肃州克复。大军应即乘胜出关。速图扫荡。人皆知之而能言之。微臣始念亦谓巧迟不如拙速。及体察军情。详审局势。窃有不敢轻议者。请为我 皇上敬陈之。一在筹出关之兵宜审也。通计攻肃各军。金顺宋庆徐占彪及臣节次调派马步各起。共六十余营。可谓多矣。然攻坚既久。损折实多。受伤成废者。亦不下数千之众。皆所称精锐之选也。徐占彪所部蜀军马步十三营。前后阵亡将士五百余员名。带伤者二千四百有奇。宋庆一军亡伤之数近千名。而染病物

故者亦数百。计金顺所部步军。即胡世英之英礼十营。本非佳选。又由宁夏拔赴凉州时。逃亡不少。虽幸金顺随时补辑。得以成军。每战身先。作其勇气。然阵亡者数百名。受伤残废者亦数百计。此臣在肃时所深悉者。肃城克复后。臣与诸军熟商。非从新。难收实效。金顺宋庆徐占彪均以为然。比饬随带之总兵戴洪胜余起立提督金庆元副将欧阳吉星等。归头品顶戴记名提督谭上连统领。并成五营。益以马队三营。驻守肃城。修葺城壕。俾成雄镇。饬肃州镇总兵章洪胜接统。杨世俊旧部马步四营。及亲兵小队。驻嘉峪关。重修边城。以严锁钥。并拨马步小队分驻关外。以通玉门之气。其玉门靖逆营游击缺。委随营总兵銜副将陈南波署理。安西协副将缺。委随营提督吴次汉署理。敦煌沙州营参将缺。委随营副将聂福田署理。各令挑汰存营孱弱兵丁。而募山内猎户补之。各足一营五百名实数。照内地防勇章程。以月饷责其防守本境。兼护运道。缉游勇。臣巡视嘉峪关毕回肃。即撤徐占彪马步七营。分别回籍。挑留精壮。并成马步六营。于肃城外择水草便利处营。按日操练。亦便其养伤待愈耳。时因出关期近。诸军整理需时。奏调张曜嵩武军。由镇番凉州赴肃。而嵩武军到肃后。军食日增。甘凉订买运肃之粮。不敷接济各军之用。不得已商请宋庆率所部回凉州整理。兼以就食。宋庆又以旧部在豫者多。募补易于集事。而金顺出关在即。拟以所部现存精壮。听金顺挑补额数。俾期捷便。臣服其力顾大局。深知缓急。并愜私怀。旋并拨副将冯桂增马队一营。布洛斯螺丝后膛开花大一尊。饬总兵邓增带领手。随金顺出关。以从其欲。计此时整理就绪。壁垒一新矣。张曜一军。马步十四营。队伍整肃。士饱马腾。堪称劲旅。臣并益以新制连架劈山十尊。布洛斯二号螺丝后膛一尊。七响后膛枪十杆。其凉州副都统额尔庆额马队。除自挑凉州满营百骑外。穆图善拨交吉林二百骑。黑龙江一百骑。臣虑其单。饬总兵桂锡桢带所部马队一营。一起约四百骑。归其统带。计金张额三军出关。马步共一万数千。幸皆精实可用。数月而后。仍可调拨劲军。陆续继进。如此。士气常新而不竭。粮运常裕而不饥。以之制关外客土逆回。自操十全之算。一在筹出关之粮运宜审也。

肃州安西。共隶一道。而产粮赢绌。各属攸殊。肃州及奇台。腴地也。安西玉门颇多砂瘠。而敦煌为上腴。军兴以来。民困于逆回之扰掠。复苦于军营之捐摊久矣。民人存者不过十之三四。地亩荒废。居其大半。官军藉兴屯之名。先给领籽种牛价。抵算采买粮银。搜括抑勒。户口流亡。自白逆窜出关外。官军覆没。围庄被陷。安敦玉雕之状较甚。从前臣在肃。见难民络绎入关。恐转徙日多。荒地无人耕垦。筹银二万两。分给三州县。并拨寒衣万套振之。冀留此灾黎。尽力屯垦。庶异时余粮出粟。关外各军可就近采买。稍节劳费也。然目前军食不能取给安西。则固不待言。甘凉肃素称腴地。频年戎马。被害最酷。

自徐占彪偏师径捣肃州。肃回缩退。诸军戡定河湟。甘凉道路渐次肃清。农民得安。耕获幸获中稔。两年以来。尚供官军采买。然死亡既多。川原耕种。不过十之三四。其旱地更无过问者。臣由兰到肃。途闲据士民纷纷递呈。求免采买。比经再三开导。除留民食及籽种外。谕其悉数出粜。勿任居奇。幸三郡民情朴愿。又知官军誓灭此贼。且能不扰。遂得集有成数。通计凉甘肃三郡。订买市斗军粮十六万三千余名。按照额征仓斗。则三十余万石。几敌通省常年额赋。虽优议价值。每市斗一石。重三百余斤。给银四两。而民闲缴纳不前。市价骤长。每石竟至六七两之多。据甘州府县禀报棍徒乔良廷即乔铎李太和造谣煽惑。阻纳官粮。以致市肆价居奇。贫民粜食无出。军民均困。臣察访得实。立饬将乔良廷李太和杖毙。并以署甘凉道萧宗干办理颞预。撤任查办。访闻局员候选知县杜辅仁甘标后营都司林长兴有侵欺情事。交调署甘凉道黄庆章讯实详参。自此民闲交粮。乃渐踊跃。然以订买粮料总数。供金顺张曜额尔庆额三军食用。及运粮车驼只防营所需食用。算至明岁六月新熟。尚短粮料市斗二万余石。现拟尽括额征本色及各标营季粮。陆续填补。尚未知能否足数。且甘肃地气高寒。麦秋虽在六月。而民闲割麦完毕。必应堆积成垛。俟其糜秸脱。始便碾打上市。臣此次七月十九日由兰州启行。八月十二日始抵肃州。沿途村舍麦垛虽多。而缴官上市者少。明岁节候虽早。计民闲缴纳新粮。必俟八月。陈粮尚应筹两月。庶新熟之交。得资接济。此筹粮甘苦实在情形也。就转运言之。自凉州至肃州共九百里。又自肃州出嘉峪关至玉门县三百六十里。玉门至安西又二百里。共一千四百余里。路多砂石。用驼为宜。惟驼只非农所畜。向来民闲所畜。惟骡马牛驴。以供农事。藉应差徭。所有惟木轮大车。不耐负重行远。频年贼回扰掠。牲畜极少。差车无供。上年成禄出关。强拉差车数百辆。甫至玉门。车夫弃车逃回。并骡马亦抛置不顾。自是更无从措手。臣于夏初派弁三路出口。采驼三千。又偏值蒙古驼少价昂。采获尚不及一千二百只。报到者仅祇六百余只。臣过甘郡时。道府请重价雇用民车。每运粮百斤行百里。许给银四钱。其应出差车。许给银二钱。计四十余日之久。民车差车运粮料到局。尚不满三千石。幸臣前调集各营官骡一千六百余。先后到齐。起运勉资周转。而前用民价在兰州平凉所雇商民车驼只。及袁保恒在河雇办车辆。亦陆续搭运军装军火抵甘。于是转运稍旺。肃州乃有存粮。以后可不须重价雇民车。然通计由凉州甘州采粮运肃。由肃驼运至安西州。合计民运车驼只脚价。及官车官骡官驼员弁人夫薪粮牲畜草料口袋什物局费。一切摊算。每粮百斤。需银十一两七钱内外。其劳如此。其费如此。夫岂此时财力所堪。若非预筹撙节。而动言用众。恐官军之饷餉不继。糈台之储峙早空。不但后时不能保此不竭之源。即目前出关之师。亦且时忧饥溃。此转运艰难之实在情形也。

窃维自古关塞用兵。在精不在多。方全盛时。筹用兵即先筹刍粟。如汉赵充国古称名将。其驻军酒泉。即今之肃州治。敦煌即今之安西州治。所筹兵事。重屯田而罢骑兵。留步兵万人。藉省大费。三奏力争。行之卒效。至今言西北兵事者。莫能外也。乾隆闲。先臣兆惠苦守伊数月。维时北路兵阻不前。其深入者仅精兵数百。卒能力解重围。宣威绝域。约计当时北路士马。多亦不过数千。然则道远运艰。不能用众。即古今承平无事。官私充足时。亦无以异可知也。今拟出关之金顺张曜额尔庆额所部马步已一万数千。合之员弁丁役人夫将近两万。值哈密解严。贼踪向吐鲁番一带窜走。师行二千里。尚未知能否及贼。若递拟以大军接踵前进。虽承平无事。官私充裕时。犹或难之。矧当祸乱十年人物凋残财用匱绝之日乎。臣在肃时。商之各军。汰疲乏杂弁丁以求精。资遣伤残成废弃兵以省累。察张曜一军。锐气方新。作为头起。金顺一军次之。额尔庆额又次之。宋庆一军。整理需时。军装驼只。均须增添购办。请留俟明年秋后继发。臣并拟于所部整锐足恃诸军内。再精选数千。届时慎择总将。率之同行。如天之福。甘凉安肃明岁丰稔。西师饱腾。再分起层递而前。如行席。庶边塞肃清。可操全算。计期不过稍迟数月。而局势稳矣。否则师行荒徼。既不能因粮于敌。复不能随地征粮。士马苦于长征。求一饱而不得。正恐未及遇贼。军情先摇。于局势无益而又害之。且战阵之事最忌于前突后竭。行军布阵。壮士利器厚集于后。则前队得势。锋锐有加。战胜而兵力愈增。必胜之着也。若全力悉注前行。一泄无余。设有蹉跌。无复后继。是乃危道。诗言翼翼。传称彼竭我盈。盖皆注意后路之说。况出关之师。所应加意者。不仅哈密以西客土客回。似成效不在欲速。取威不仅一战也。区区之愚。所为不能自释者以此。至关外军事。除景廉每年尚间有緘牒往来。余则并未接过只字。即镇迪一道。名虽隶陕甘总督管辖。而实则由乌鲁木齐都统及各大臣就近督率。公事一切。由其主持数十年前。即是如此。臣无从过问。所有哈密以西粮运事宜。应由出关各军。到地自行筹划。臣固未能悬揣。亦势力所不逮。非预为谄谢也。谨将筹办出关事宜。据实陈奏。伏乞 圣鉴。

请留大枝劲旅以作中原活兵疏

河南巡抚钱鼎铭

窃以京师为天下根本。豫省者京师之藩篱。藩篱不固。则所以为根本计者。犹未周且备也。近以关陇肃清。白彥虎一股。蜷伏新回部。 朝廷挾伐用张。出关大举。除恶务尽之义。 庙谟诚属万全。然臣之所忧。则不在边庭之骚扰。而在腹地之空虚。譬如医家审证。外治邪感。必内固本元。当此沈痼甫愈。营卫脏腑之闲。正气未充。其触而即发。初若无病者然。而见证或且束手。今日中原之势。何以异此。豫居天下之中。大河环其西北。实为近畿之屏蔽。所属



南汝归陈。旧为捻踪出没之所。伏莽堪虞。自张曜宋庆两军。奉命西征。本省遂无大兵镇压。库储匱乏。不能更募新兵。现虽整顿练军。而马步仅止七营。祇能近捕匪徒。不足远资征剿。空虚之患。可为寒心。窃以用兵之道。当就内外之势。权其缓急。而不可使有偏重之端。假令西征之兵。尚不敷用。则尽锐以行。诚有不能兼顾之势。抑或师行粮从。兵众而食不缺。则多多益善。外攘即所以内安。今日之事。则又不然。金顺张曜额尔庆额各率所部先后出关。三路进规乌城。兵力足资分布。则以兵而论。既无须乎增益。就粮而言。肃台采办转运之资。既属不费。而哈密开屯。可以指垦之地。正复无多。若再有继进之兵。万众嗷嗷。待炊愈急。不独无添兵之利。将反受其害。臣愚以为不如省一军之刍粟。以供诸军之饱腾。直隶督臣李鸿章。与臣函议及此。以为关外祇宜屯垦缓进。不宜添兵大举。致虞饥溃。臣之日夜疚心。已非一日。曩犹以为全陇肃清。安插各回众。帖然就范。无复可伺之隙。年前乃有河州抚回闵殿臣之叛。幸湘军一战而胜。又有宋庆一军夹洮而阵以为之援。故能速予歼除。声威大振。否则辗转之闲。其蔓延岂复堪问。就此推之。中原一片平衍。竟无一技大军。为之镇抚。万一事机猝发。遂成坐困。藩篱之备既疏。根本之忧益大。噬脐之悔。于事何裨。再四思维。拟将宋庆所统全部。调回潼关扼。西可以顾秦陇。北可以蔽燕晋。豫省亦可恃以为备。得此大技劲旅。以作中原活兵。使馈运之力稍纾。而拱卫之防尤密。刍菑一得。是否有当。伏乞 圣裁。

## 卷八十五 兵政十一兵法下

### 答傅蜀门夔书

包世臣

接手书。知粤中官绅钦服伟抱。諄请练训健勇局壮义三千人。已稍习部勒。进止有法度。闻声欣慰。近日之兵难言矣。望贼辄奔溃。而抢掠齐民。使齐民亲贼而仇兵。主兵者复与兵朋比以仇民。有司莫可谁何。乡勇之为民害也。向甚于兵。足下又以布衣为督统。有事权而无刑罚。为日稍久。犷悍必生。者若不摄以微权。断难相安无事。盖以下令召募。来者辄受。勇怯不齐。分例无别。夫人负异常之材。莫不自异。而不得见异于人。则常怀缺望。滋生事端。法宜俟部分稍定。与首事密商。其形貌魁杰。膂力殊众。或精通技艺。或谙习水性者。别为亲军优其日给。使倍差于侪辈。彼自异而我能异之。心必归我。人数无多。易为亲厚。侪辈无魁然者为之倡。则可无意外之虞。设有不逞。亲军为之箝制。亦不致成大患。迨至用之有事。自必争先恐后。强弱并能奏效。若置之一概。是正兵法所谓兵无选锋曰北者也。凡大帅督师。必在数万以上。须于各营中精拣百分之二三为亲军。即哨弁亦必有此。方能同患难。应缓急。至练

兵必先教以拳勇。上者习软功。次者练硬劲。使之力长身轻。乃可分授营械。若此现行营例。昕夕操练。徒费火药。绝生计。终其身不成技艺也。足下承庭训久。当能深喻此旨。仆一切如常。尊甫日相过从。眠食悉安适。幸勿劳念。

与于司马书咸丰三年

鲁一同

一昨奉诣执事。适阅勇于安镇局。不获一见。翼日见存。又相左也。时势孔棘。非可坐论制敌。故不敢数数烦溷。然私心有所欲效愚款。覬或裨补智勇万一。谨彻于左右。逆贼东扰。省垣困迫。清淮民庶。无故惊扰。自相煽惑。一夕数变。非人情好乱。患生于所不见。而动于所猝也。譬如居密室。乍闻鬼魅。人各自孤。便若赤发星眸。森列左右。非徒民不见贼也。乃至兵不见兵。平日训练。轻如戏剧。符檄一下。面色灰死。未望尘而肝胆迸散。岂有所谓行列部伍。坐作进退耶。夫以如是之民情。如是之师律。贼行数千里。皆出空虚之地。其为溃败。非为不幸。旬日以来。消息百端。日益危偪。然而镇江之师不西。瓜仪之勇不南。皖帅变易。拥符离之兵而不进。坐视金陵之危。勇懦一辙。环而相顾。欲侥幸于狂寇之未必至。岂可得耶。清河蕞尔。河垣寄重。地小而冲。民多而散。前无可枕之险。退不能据河以为固。闻声听息。荷担而立。明府吴君以勇之姿。久获士民之誉。重抚此土。下车之日。驩声雷动。人情固少戢矣。又得当事诸君子。提挈而翼导之。筹饷日益集。练勇日益习。以此坐镇。必无他变。仆瞽儒也。逍遥其闲。喜托身之得所。然意少有所未愜者。窃谓当事之筹划善矣。所可议者。国容多而军容少。夫院道府县相承。贵贱有体。容服有章。请谒有度。文礼繁重。传呼而后进。拱揖而退。此国容也。将帅偏裨。卒伍相统。期时而集。金鼓为节。坐止有方。分合有部。裁减小礼。严静耳目。此军容也。国容主于详雅。军容贵于质。虚文足以费日。盛礼足以隔情。应请大帅自今以后。皆至总局公见。上下不隔。耳目交通。其三五八十之期悉免。司总局者日一至。三道闲日至。大帅三日至。以此为率。惟县令至无时。或疏或数。惟其事而已。此之谓省事以惜日。夫容观所以变视听。肃心志。应请自今以后。大官乘马出入。不得缓服肩舆。佐贰统领。改用戎装。结束严劲。与士为伍。章服既改。耳目易观。此之谓变容以作气。局委十数总统。各勇十羊九牧。部分不明。应请以若干人为一队。每队领以佐贰官。阅之日。分队领赴。编诸册籍。无事相与讲说恩义。抚摩疾痛。使队各自亲其主。此之谓分部以明分。简阅之日。大帅居止。必有赏罚。勇与兵异。赏优以体貌。罚止于声色。昔路文贞练勇二万。大阅三日。手觞赏赉。士皆感泣。此清河往事也。情义既联。勒以兵法。赏加财帛。罚及鞭贯。渐以增重。十日五日。犒赉羊酒。勇士固多徇宠。一餐之德。报以七尺。此之谓推心以收威。练勇各于寺观

栖息。非可常此即安。应请筑立壕堑。制备锅帐。分番驻守。渐与之习。营数百人。官为统领。同止共作。亦以番代。使平居无事。常有严敌之意。此之谓变节以防猝。本邑十八坊。火三万户。请家自为守。分为三等。各壮丁。制造器械。报名县籍。已与吴明府言之矣。县谕一出。地方之人。欣然愿乐。此非能用之战也。所以阴为部勒。呼吸灵便。每当阅兵勇。调取数坊晷刻毕集。排立左右。观习陈势。阅毕闲错编入。率以周巡。整齐行次。少识旗队攻战之意。久益亲狎。所以重固根本。铃制泉桀。此之谓练民以归兵。

总此数端。皆以军容改易常调。逸者渐而趋劳。脆者渐而趋坚。纷者渐而趋一。恩势固结。胆气自倍。然其大要又有进焉。圣人曰。好谋而成。董子曰。设诚而致行之。一不知诸君子之练此勇也。将以备非常而报 国家邪。将姑为声势以镇一时之人心已邪。将知其必至而全力以待之邪。抑徼幸于不必然而聊与之试邪。以浦垣之重。诸君子之仁武。苟坚意必行。无所回惑。则当思四郊多垒。枕戈待旦。减彻服御。与士卒同甘。倾身养士。不以名位自异。破除意见。以收偏桀之才。召询父老。以联上下之。夫江介之士。去妻子家室。上雾下湿。蓐食不饱。部臣节将。亲冒矢石之地。而数百里外。窖金寄孥。人自择便。舳舻交于川渚。鞅辔絪于衢路。岂恶忠义而不与军垒之士共主哉。一鸟飞。百鸟鸣。一兽走。百兽惊。一夫跋足。则千人掉臂矣。夫去者有与倡。而守者无与徒。虽斩刖之法弗能禁。而虚文祇取侮矣。人者在上所以率之。伙惟诸君子自坚而已。草土衰劣。不能荷戈。仰天曰。惟贡其区区。裁幸甚。

### 上翁抚军书

徐子苓

闻之古有匹夫之乱。流寇是也。流寇之乱。祸每烈于敌国外夷。秦之胜广。明之闯猷。其尤着也。今 国家无秦之失德。贼睥然有闯猷之势。 国家集天下之兵力。设长围于江宁。江宁贼巢。信穷蹙矣。皖中之事方棘。然兵事之失。究未有如皖之甚焉。执事今相君之贤胄。皖人之司命。敦行束修。学古人之道。闻于天下。昨者庐州陷。诸营相继溃。执事惠然闵皖人之危。军梁园。奋遏贼锋。既戒师于定远。正诸将失地丧师之罪。赫然讨三军而训之。方是时皖人惶汗欢跃。延颈俟命。乃者自秋踰春。疆圉日棘。窃闻诸道路之口。谓柄事者计以皖委贼。并力江浦。旁事招安。兼省兵力。故江浦一路。堵而兼剿。定远一路。堵而兼抚。子苓窃有感焉。夫兵家之用。得地者便。今计者欲并力江浦。而不亟拔皖中。非计也。何则。皖地四通。根本江淮。庐凤土沃材武。盗多倚贼自重。贼亦时藉其力。以分我兵之势。盖自安庆弃。长江之限日益。自凤阳弃。盗之交日益固。昨者大吏又弃庐州。而江淮大局。悉归于贼。夫以剽悍之贼。据形便之地。挟全皖耕战之民。故其深沈观变。悉甲于安庆。扬声南下

。则三楚戒严。泝流而东。征粟无巢。津逮含和。犖数千金。设饵于江上。则江宁之困以苏。鼓行庐州。啸挈盗。庙堂之上。咨嗟嘆喏。大河南北。无解严之日。夫惟贼之势便。故我之势常绌。故贼饱而我饥。贼逸而我劳。贼专而我分。盖贼尝以一隅之皖。牵制数省之兵力。故楚豫未解兵端。江宁久无成效。故曰兵事之失未有如皖之甚也。定远壤小四徇。护镇之役。我兵甫振又挫。盗恣睢。犄角巨寇。柄事者不得已计出于抚。似也。夫盗非尽不可抚也。古之抚盗者。或抚之而安。或抚之而兼收其用。而陈奇瑜熊文灿率以抚误天下者。非惟盗之巨细强弱之不同。抑抚之者措置得失之互异耳。夫以屡挫之兵。处四徇之地。盗名虽待抚。持兵顾望。众各巨万。彼柄事者。客将也。日长寇敝财之不。事成则乐居其功。事坏则拥兵去矣。脱有故。未审执事何以应之。子苓书生褐夫。阵战之未习。况军国事巨。山陬一隅之传闻。又多未暇以详。谨以众人之所知。耳目之所尝及。窃见兵事之失。大较有六。其四事皖中之积弊。其二事天下之大局系焉。六弊不去。乱将难已。剿与抚均非长计也。请言其略。执事试裁察焉。法曰。军无选锋则北。又曰。将不宿戒。三军失其备。古人用众之法。大率马步相维。勇怯并进。而掩击冲突。常以选锋为奇兵。前明戚少保教兵。亲立课程。严若师弟。慎宿戒也。今者营阵潦草。大率马少步多。有正无奇。有战退无休替。小胜辄器。偶却易溃。军多阙伍。何论选锋。士无见粮。遑言宿戒。弊一。闲谍者。军之机括。将之思虑所从出焉。夫察变于未形。决几审而应敌也暇。记曰。军旅思险。隐情以虞。孙子终篇。详言用闲。国家台湾之役。姚抚军开修来馆以闲郑氏。卒用成功。今者员弁差委。虚应故事。征言市井。析赏锱铢。众瞶瘖。见止房闼。误事失机。率多由此。弊二。战之本在气。将之德尚严。法曰。凡战定爵位着功罪。书曰。威克厥爱允济。盖功罪明则赏罚当。赏罚当则士气奋。战之本也。贼起乌合。行无他奇。惟诛戮果而爵赏不吝。其将士之功罪。多取决于临阵时。故能使其党生死一心。每战用命。今者 朝廷务假于将帅。将帅务假于偏裨。功罪混淆。人心离涣。法所谓宿败之师此类是也。弊三。易师之象曰。地中有水。师。君子以容民畜众。盖流贼如水。溃即难治。治水之法。欲遏其流。必浚其源。古人谓禁盗辑民。得一良吏。可省胜兵万人。干嘉时楚中教匪之乱。不减今日。自大吏申请招。贼党始孤。自坚壁清野之议行。贼穷就烬。今者贼所残破之地。附从益众。长吏但知迁就朝夕之安。曾无还定安集之虑。传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诗曰。弗躬弗亲。庶民弗信。弊四。军民之盛衰。国势之强弱。其耗息恒视乎财之有无。法曰。用财欲泰。夫泰与节相反。适以相济。车薪之然。挹江河以救之。所费似巨。所省甚多。拙者反之。其费似节。其伤益众。今者军兴久。官私告瘁。计增骑之费。多于增步。计严刑峻威。以收积玩之人心。则必有丰财

厚赏。以振就颓之士气。议者必曰。正饷且绌。费何从增。而赏何从厚。愚见禄浮官旷。即一营财之漏者已多。师老饷糜。再数年财之绌者必竭。弊五。古者阃外之事。属之将军。法曰。将能而君不御者胜。又曰。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军士疑矣。今者连兵数千里。一日之日。缓急异宜。数省之闲。攻守异势。夫势相隔则不相通。位相均则不相下。文移奏报。动经踰时。贼之出没。兵之进止。又尝拘牵焉而不能以相及。故贼屡扑而益滋。我多备而益寡。殫财病国。久将自困。愚见于此之时。遮前殪后。挈数千里之兵柄。与贼消息。则必有人焉。兼天下之智勇。以其长略远驭之才。建一劳永逸之计。顾盼开合。角将吏之短长。指麾而运动之。若是者夫而后谓之大帅。顾有其人矣。或难其权。有其权矣。或难其人。弊六。今夫弊之所积。其因而仍之。又摧拉而败坏之者。非一朝夕之为。反其弊而更张之。夫岂一朝夕之图。一手足之事哉。今以执事之贤。际全皖凋丧之后。蹇谔一心。蒿目掣肘。子苓虽愚昧。诚有以亮执事之难。然古之名将。受命艰危之日。常以少胜多。转败而为成者。窃尝考其设施方略所在。其居常大都军厚谋。明法饬吏。务自治以治敌。盖自治者将之本务固尔也。定远蕞尔地。在今日所关于淮者诚重。而盗之果就抚与否。事殊叵测。前车覆矣。后车之戒。用敢告于执事。抑尝闻之。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者。天下安危之属也。子苓窃以为 庙堂之上有良相。斯疆场之间有良将。夫勤思集益。上以佐中兴之业。而下不遗于葑菲。古之贤相君所由德光上下勋施于无穷焉。 国家 列圣创垂。公卿百执事之众。布满朝列。闯献之事。度不至再有于今日。然乱经十稔。连兵数千里。而事权各出。凶疫旱蝗天地日星之变迭起。生民之痛益痛。 国家财力日益敝。盗贼之凶淫僭悖。又久而益烈。执事皖人之司命。今相君之贤胄。苟有便宜。执事试言焉。而相君纳焉。则所以邀福于执事者。岂惟皖人。山中纸笔缺略。仓卒不庄不备。惟察其卷卷之愚。而原宥之。

### 再上翁抚军书

徐子苓

曩者子苓屡欲有说于执事。然而中止焉。何也。盖古之君子。将有说焉。择其言矣。又择其人。其人信贤矣。非其时则宁默也。定远之役。柄事者方一于抚。难将又作。念执事之贤。窃为书将以道皖人之忧而告以所危。既自念以执事之权力。无以夺柄事者之口。而欲以远匹夫其唇舌。吁亦难矣。夫顷之定远陷。山中迭有扰。路四梗而前书遂留。然其屡欲有说于执事者。何也。则以子苓皖人也。自执事移节于寿春。皖人之痛日益深。皖人之望日益切。其小人曰。寇深矣。吾父母妻子死亡而无告也。抚军其终弃之否乎。其君子曰。兵单财匱。是皖人之穷也。抚军诚贤。天实靳之。自惟野迂钝之姿。无缘一叩堂阶。以

尽吐胸中平昔之所欲云。然私心愤懑。贤如执事。子苓不一言焉。是自弃于贤者。且负皖人。请毕其说。惟裁察之。盖闻兵之众寡无定形。财之有无无定数。法曰。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无所不备。无所不寡。又曰。善用兵者因粮于敌。夫法之所谓众寡。非兵数多少之谓也。攻瑕捣虚。形格势禁。虽寡而有众之形。钝兵殫财。坐以待毙。虽众而有寡之势。而况于真寡者乎。法之所谓因粮于敌者。非如贼之野掠为也。因其积聚。可以省转输之劳。因其财贿。可以振军需之乏。因其土地人民。可以裕耕战之资。是以古之名将。审于天下之大计。恒不拘于常格。而动以奇胜。然究其所谓奇者。非轻发躁动以幸于一试为也。攻瑕捣虚。形格势禁。奇之大略。如是焉而已。贼自九洑州之败。越徽分扰湖州以摇江浙。窃闻曾帅援皖之兵。移赴他处。楚兵之进攻舒桐者。久需次而未前。是贼一举而两敝我军。不第藉以缓安庆之围。且冀以苏江宁之困。是贼又以奇胜。而我又以拙敝矣。夫江浙财赋甲天下。脱有变。贼藉其金帛士马之富。养其全锋。返旆而北。寿春一隅地。就令甲兵如云。财粟山积。执事视诸将吏之从容而坐论者。果足以为执事守孤城而无他虞焉否乎。曾帅既移赴他处。楚兵之进攻舒桐者。以子苓策之。恐亦未敢深入。若经撤退。诸贼之在庐州者。以其暇乘闲四出。我之所备又益多。全皖大局。将益不可以为。窃恐寿春他日之变。更有甚于定远者。子苓书生不知兵。昨从贼中来。窃见庐州贼情久蹙。其党多贰而思遁。其精兵多过江去。全椒之役。贼数创。梁园以北诸义民之杀贼者。又且四起。夫以庐州土地之广。人民之众。区区数千贼。楚兵缀其南。全椒李世忠之兵缀其东。袁公临淮之兵缀其北。于此之时。执事诚以寿春之兵。鼓行直前。有攻瑕捣虚之变。便联络南北。犄角互应。俾李世忠得以新胜之兵力。旁下含和。以断贼臂。定远乌合之盗。折榘可定。有形格势禁之宜。是我一举而贼之首尾皆困。且藉以纾江浙之警。法所谓兵以奇胜者此也。然子苓之为是说也。度执事必心戚其言。而不果于用也。何则。诸将吏位高则顾忌多。更事久则趋避益巧。行则有妻孥之累。居则有醉饱之娱。故尝乐以兵单财匮。务持重坚守之说。以重困皖人而误执事。

夫以敦行束修学古人之道如执事。苟不垂惠于皖人则已。如其惠闵皖人。事有可行。力决大计。以子苓策之。兵之单者易壮。财之匮者易充。何则。庐州贼本无多。民之困于诛求枕戈砺刃。以待官军之至久矣。今以执事之贤。乘可为之时。因民心之甚愤。军威所至。庐州五县之民。拊其义勇。可得劲兵万人。贼之关榷租赋所籍。第减其半以苏民困。以其半贍军。得一城。其粟可饱。其财可用。此固子苓之愚计。抑皖人之大幸也。惟执事断之而已。今之进说于执事者。或不达于执事虚怀掣肘之苦衷。或有求于执事。故非讦则谀。夫讦徒激于意气之私。而不究悉于兵家难易之故。谀则易以蔽执事之明。有志者所不敢

出此也。子苓少孤。拙于仕进。年未四十。即弃举子业。其于人世之进取。旁听者之笑怪。漠然不以动其心。山中有田数亩。有羊十余头。佣书卖药。辄能自存。则固无求于执事。而自天下方构兵时。国家兵谋之得失。与夫皖事之所为糜坏溃裂之由。亦尝究心其略。是以穷居僻处。未尝一望颜色。而深有以亮执事之难。而今者之说。究非强执事以幸于一试为也。策之以时。博稽之皖父老与愚无知之口。准之以古人之成法。夫兵之有法。犹大匠之于规矩绳墨焉。而时者尤易失而难再者也。惟执事断之而已。谨并前书录上。惟裁察之。

荅曾涤生侍郎师书咸丰三年

江忠源

九月二十四日。奉八月二十三日衡州一书。并寄示与王朴山兄往来各函。具言兵之不可用。欲再招勇六千。以为灭贼之具。初七日从吴甄甫先生处寄到一书。又以南昌楚勇求赏一事。虑勇亦不可用。忠源窃谓兵勇皆未尝不可用。患将兵将勇者不得其人也。夫兵之不可用者。勇于扰民。很于仇勇。敢于犯上。而独怯于杀贼。既尽于吾师前书所云矣。然使得一廉朋之将统之。视兵民为一体。则兵不敢扰民。联兵勇为一气。则兵不敢仇勇。将之爱兵。如父兄之爱子弟。则兵之卫将。亦将如手足之卫头目。而无把持挟制之患。将有敢死之心。则训练必勤。兵有可以杀贼之具。则胆气自壮。而无畏避迁延之祸。今之为将者。一切反是。而谓兵不可用。兵亦不任咎也。若夫勇之难用。则更有甚于兵者。潮勇捷勇无论矣。吾乡严云舫之辰勇。樊川之胜勇。劳氏子之彪勇。在长沙皆能杀贼。其后归邓绍良统带。驻镇江府城外。淫掠杀戮。至激吾民控愬于贼。甘心为贼向导。顷刻之闲。全军溃散。赖和镇军接统之。整齐训练。稍稍成军。然闻其欲惩治一二人。竟以不密逃去为贼。窃意兵之为害。尚不至此。诸勇之中。惟楚勇较驯。无从前数者之弊。然南昌求赏一事。亦太不成事体。吾师所闻。不为无因。筠仙既归里。问之可得其颠末。虽由小人教之。忠源未能先事预防。然其顽梗。亦可概见。湘勇较楚勇尤驯。然斗山所统。八月二十六日为索赏项。几于讙哗。宝峰所统。在德安一而散。勇之难带。其略如此。然而罗山之勇无是。朴山之勇无是。即忠源前此之楚勇亦不闻有是。不独此也。广勇最称跋扈。大营散之。张石卿制军收之。以援江西。忠源甚非所愿。念既如此。不收恐去从贼。姑令营城外。而留心驾驭之。卒乃大得其用。楚勇相亲已久。置之不经意。至有求赏之事。可见患常发于所忽。不可不自警也。由此观之。勇之不可用。其故仍不在勇。而在带勇之人。夫兵之弊。由国家承平日久。市井游猾之徒。无所得食。攒入营伍。求肥其身。养其妻子。不知打仗杀贼为何事。有游猾之尤者。工于语言趋踰以媚其上。为之上者。喜其媚己也。而予之官。彼以是术而得官。则必操是术以进退众兵。洊至高位。则又操是术

以黜陟众官。相沿已久。积重难返。营务安得不坏。军政安得不弛。一旦有事。惟相率而逃耳。若勇则募于有事之时。皆山野椎鲁之夫。甚强悍之性。尚为可用。然从征日久。得钱易则习于奢华。杀人多则果于残忍。事平之后。散处田闲。则貽异日无穷之祸。故论目前击搏之用。则兵不如勇。而论异日遣散之难。则勇不如兵。然忠源终不欲以兵易勇者。兵之患在本源。仓卒而难拔。勇之患在流弊。先事而可防。且急则治标。今日之时势。盍取其勇悍搏击之用。而后日遣散之难。尚可求其人求其法以治之也。故忠源甚韪吾师前书之论。而顾不以后书所难自阻。但多求罗山朴山其人者以为上将。则收勇之利并可弭勇之害。而贼不难平矣。

方今贼据有长江之险。非多造船筏。广制位。训练水勇。先务肃清江面。窃恐江南江西安徽湖南北各省无安枕之日。然窃计海内人才能办此者。惟吾师一人。能管驾船勇与狂贼相持于波涛险隘之中而不惧者。惟不肖与荫渠罗山朴山数人。贼在南昌时。接吾师前书。欣喜庆幸。次日适发报。即片陈明。请吾师选派船勇。从洞庭驶下。并请杨熙管带船勇。从荆州西来。以剿为堵。昨奉 谕旨。区区愚计。实已上协 天心。而窃虑吾师或以后书所难自阻。且鄂省已戒严。若遂寝前议。则天下巨祸。其谁弭之。故请吾师即日缮折。与忠源联衔具奏。并致书海内豪杰。广集经费。号召吾乡忠义之士。迅建义旗。蔽江而下。忠源亦当收集淮南奇杰。以为应援。若再旷日持久。天下大局。非臣子所忍言矣。忠源以八月二十九日自江西起程。九月十二日抵田家镇。十三日溃防。二十一抵黄陂县。二十六筠仙告归。其迁延之故。艰难辛苦之状。筠弟自能言之。二十六日以后。则详各奏牍中。谨钞录寄呈。惟月之三日。拜巡抚安徽之命。自分识浅才拘。不足以胜天下之重。而安徽又当万难措手之时。深惧陨越貽知己羞。其到彼措置之方。具详致周敬翁书中。钞稿寄览。求一一教之。

### 致周敬修制军书

江忠源

忠源伏处山陬。耳大贤之名久矣。恒思自近于左右。得片言为圭臬。奉以终身。而末由进。自先生建节重湖。专征岭表。或隶旃幟。或迓旌旄。窃自欣幸。谓可稍近光仪矣。未有介绍得一亲炙。私自愧憾。莫释于心。妖贼构乱。逆焰滔天。自粤而楚而江淮而豫晋。零股且窜及近畿。普天率土。罔不痛心疾首。忠源一介书生。三载戎行。寸功未建。遂以臬司帮办军务。兹复奉 命巡抚安徽。封圻寄重。深惧陨越。况淮南自古号为重镇。现在贼以金陵为巢穴。而出没长江。进踞皖城。则合肥实为北去之要隘。非获大君子之教。为之指画。以启颛蒙。恐滋罪戾。以负委任。窃以为今日情形。求人练兵措饷为三急务。安徽一省之中。岂无志节超越。诚足以化顽感物。智足以洞机能测变。廉足以理



财激俗。勇足以治军杀贼之人。四者而有一焉。无论其科第爵位之高卑。历试而任之。则殄寇安民之责。不恃一人区区之见以自是。而士大夫乐见其长者。或骈集以与我共济时艰。若夫寻常趋承员弁。捭阖幕绅。举世以为才。而致人才败坏者。抑岂无人。先生为物望所归。又复久居安河。当早有鉴别于胸中。特当道不能自尽忠款。以求人为急务。而不之告耳。忠源虽不才。窃愿附于君子之末。以得人为急务。理政即戎临民报国之要。莫切于此。断不至知而不举。举而不先。惟望大君子一一密指其良楛。则忠源进退有所依循。庶乎旬月之闲。能与不能。判若黑白矣。此亟欲请诲于先生者一也。忠源自奉帮办军务之命。所带楚勇不满三千人。是以五月中旬有招调兵勇万人之请。不数日。贼之别股即围洪都。忠源入洪都。兵勇仅二千。陆续调到大营。及湖贵之兵勇。始逾一万。洪都解围。经张小浦截留之外。而所带又祇数千。贼窜至田家镇。忠源以九月十二抵其处。兵勇济江而北者。仅数百人。田镇溃防。各兵勇尚在南岸。即饬其迅赴武昌。楚勇在北岸者不满百。川滇勇仅数百。开化勇广勇又数百人。合计千余人耳。及至广济。收集张徐两观察之溃勇。而与唐子方方伯合军。亦祇四千余人。十月初六日。贼自汉口退出。忠源已迭奉赴庐之命。急进鄂城。与吴制军崇中丞相相见。思欲将原带兵勇。带赴庐郡。而贼去会城仅百余里。风顺溯江。顷刻即至。断无可撤之理。十一月。仅以轻兵满千前进。安徽现在之兵。除调在他省外。谅所存亦不多。大江南岸之地。为贼所阻隔。其防兵尚恐难自固藩篱。而江北岸之防剿。除安庆陷贼以外。仅余庐凤颍诸州郡。通筹其要隘之处。如安庆可克复。即须于裕溪栅港东梁山三处置防。古人于东关濡须口争之不己者以此也。守安庆约须二三千人。三处之守。约须六七千人。守合肥约须三四千人。又必得有精兵健将。往来驰击于陆路。则自滁和而西北窜凤寿之道。自太湖庐江而北窜颍亳之地。庶可迎截。又非五六千人不给也。合计在二万人内外。料安徽江北岸之兵。必不足也。兵不足。非招勇不济。

窃闻庐州北境。及颍凤多健士。此时以招勇之法部署之。择其明白知道理者。为之首领。奖以大义。激发其固有之天良。俾器悍化为劲旅。以为国家用。又足以救乏兵之苦。夫岂不善。特患贪生畏死不明兵机者而为之将。则坐废而无成效矣。第安河招勇。旧日之章程。豪杰之名姓。人才之能否。非新到之人所能具知。先生以济时艰为己任。谅已久与庐江士大夫经营措置。胸有成竹。是所亟欲请诲于先生者二也。安徽一省。正杂诸项钱粮及漕米。尚能催征七八成否。盐茶诸务。尚有可兴之利否。外此不能不取给于捐输。捐输之有名无实。及观望不前。总由董劝者之不得其人。不得其法。而干没侵吞者比比也。十家之内。必有忠信。苟比州比县。咸举诚朴不惯办公事之君子。董而理之。俾捐

输之人。晓然于董理者之不欺。为之上者。保奏议叙。亦据实不欺。必无观望不实之患矣。其劣富猾商。甘心输贼而不肯助我者。虽诛之可也。轻则惩之辱之。断不得一切苟且。为煦煦之仁。取说于民蠹。而不顾事之有济与否。大君子于地方丰瘠。民情向背。绅商愿狡。必有把握在心。以素所蓄积之怀。为国家生财卫民。何以俾大义克明。浮谤不生。必有处之适平适允者。是所亟欲请诲于先生者三也。三急务之外。智浅识卑。多所挂漏。若复一一教之。则平生就正之心。于此可慰。月底谅可到省。晋谒在即。万望为国为民为道珍重。书不尽言。

### 与刘孟容论水陆各分两军进攻书

罗泽南

别后思念殊深。接来谕。涤帅到豫章。官绅备极殷勤。应付军饷。深以为慰。水师陷入内湖。我师之不幸也。一生机。即自此动。向使彭蠡贼船不为尽焚。逆帆得以往来其闲。北路之贼。又复纷窜武汉。浔阳一军。进退维谷。祸兮福所伏。焉知非天欲磨励此军。抑其躁进之心。养其久疲之力。为将来大举地步邪。承属劲率弁勇。振厉士气。以关好议论者之口。窃意我军自岳州而下。转战千里。所向克捷。一渡浔江。诸军皆钝。意者人事有未尽。天命有不佑与。君子行事。求尽其在我者而已。贼势猖獗。中原鼎沸。生民困苦。莫可名状。身在事中者。正宜深自引咎。枕戈尝胆。日以抒生灵之祸为念。谋之不臧。事虽不济。此心自可以无疚。谋之不臧。即侥幸成功。浪得流俗之美誉。终不能无愧于其心。一时之讥刺何定。千秋之公论自存。悠悠之口。又何必遽籍之而遽关之也哉。至于剿贼之策。泽南前致书涤帅。议陆师则江南一军。江北一军。水师则湖口一营。江西一营。相与分击夹攻。涤帅以为然。第为此举。非三四月所能猝办。当今之时。不患无勇。患无饷。不患无饷。患无办事之人。有其人。天下之财源虽涸。未始不可以徐图。而勇则易集者也。鄙意涤帅宜先于陆路中。择老成持重而兼英毅之资可以独当一面者二人。付以事权。一令其带久战之师二三千人归湖南。更招四五百人益之。自岳州渡江而下汉阳。以捣汉口。湖南所练之水师。与为联络。归其节制。汉口破。即由蕲黄下安庆。以攻北岸。湖南四川陕西饷项。任其支拨。以专责任。不济。则治其罪。一令其带现在浔阳四五百人。更招二三百人益之。暂驻浔阳。日事操演。牵制贼之大股。不得尽窜楚境。且以固江西之门户。待彭蠡水师一出湖口。相与力以攻浔城。浔城下。即渡湖口。出彭泽。击芜湖。以定南岸。南北两军各自为战。待其可合而后合之。如是。在南者不忧北岸之无人。在北者不忧南岸之空虚。彼此相资。前后相应。区区小丑。不难殄灭。计不出此。徒于一路求胜。终不能济。往事可以鉴矣。办天下之大事者不可畏难。畏难则苟且而不进。不可欲速。

欲速则急遽而无序。统筹全局。奋迅以图之。从容以应之。事虽难。未有不可以办就者。贼在城上语官军曰。汝祇有此一路耳。若有两路。吾亦不打江山矣。此言实为中肯。为今之计。固无有出此之右者也。乌菟之言。未知有可采否。久居浔阳。郁郁不自得。练勇之暇。即览周易。于进退消长之理颇有所得。古人于忧患时作之。吾人于忧患时读之。愈亲切而有味也。因本义以卦变之说。释彖传上下往来字义。似非作易本指。妄以管见附于其末。未知足备一说否。寄呈一编。祈吾弟与涤帅鉴定之。不宣。

### 与各帅论兵事书

胡林翼

兵事以逼城为下策。以攻坚为难于得手。得一坚城。破十巨垒。杀贼不多。贼氛仍炽。而士卒伤残。元气不复。此非用兵之至计也。又兵事当逼城攻垒之时。如雀之伺蝉。志在于蝉。而不知弋人之又伺其后。假令攻坚不克。志懈力疲。他贼旁援。往往误事。此近九年之通弊也。鄂之谋皖。已历二年。总未得势。则以兵祇一路也。七年。贼畏黄梅之马步。而闲道从蕲州张家垆内犯。已绕黄梅之后。八年。马步力扼宿松。于张家垆复设重兵。贼又从闲道由霍山绕麻城黄安。直欲乘虚以犯汉阳德安之边境。惟我军之未能批亢捣虚。而贼匪乃得以乘闲抵隙。无他。备一路而虚一路。故贼得以狡焉思逞也。八年。麻黄之贼。以李公昆季之精兵。调省营二三千人。又调宿松二郎河霆营三千人。幸而获胜。势尚汹汹。今弱一矣。谓之何哉。八年之秋。皖民稍见天日。以分道扬镳。另有一枝劲军前行也。然不过一月之久。前功尽弃。迪公非不知兵分力单。势必不支。然一分于彭湖。再分于蕲黄。三分于桐城。四分于舒城。所带之勇。又皆攻坚之余。创残之遗。其忠心义气可感。其分防分守之苦心亦可怜。然则谋皖之事。若再枝枝节节而为之。可逆料其必无所济。无论九年现在之兵力。不能如八年秋后之精。即令力攻而得太湖得石牌得潜山得桐城。事事如前。而分防分守。仍不能不如前。是终不免前车之覆。况其必不可得也。说者曰。急攻安庆。得安庆而鄂乃可保。窃虑安庆之未必即克。而贼之踞石牌者。方且修城浚壕为久拒计。为久拒计。则必不急与官军交战矣。攻城无良策。自昔已然。是说也心疑其旷日持久。而又虞他贼之从霍英以袭我后。说者又曰。以全力攻太湖攻石牌。然后以一枝循安庆作围兵。期以二年之久。如浔阳之四面合围。断其饷道。一枝循山作战兵。伺贼来战。随机策应。是说也较为得力。惟英霍一路尚嫌其虚。六安一路无人守御。从英霍可侵两蕲。从六安则可达光固而侵麻黄。蕲黄均属空虚。贼不得逞于此。必转窜于彼。以期官军之却顾而回剿。仍是七八年之故智耳。唐余二将。可守于蕲州。而不能分守于麻城。罗田蕲水。心尚危之。且石牌太湖又岂易得耶。似无实在把握。或谓以唐以余以阿

以蒋分驻蕲罗英霍。作守局。而以李公速进石牌。林翼随之。以多与鲍进太湖。都公统之。作战局。其说然欤。或谓既以蒋道荆桥矣。异日可进石牌。既以多鲍唐进太湖矣。异日可捣山。不必改调。即使贼闭匿不出。而攻不足者守有余。是黄梅一路。已无他虑。若以黄州之勇七千人。从罗田英山出潜霍之天堂。专主于战。不主于攻。深入虎穴。则各路之贼。必集来援。如其布置得宜。接应有法。大战数次十数次。贼气自馁。而各城守贼将无固志。是说也其计颇奇。盖以兵出于潜霍之境。是已据罗田蕲水蕲州之外藩。则内地之防不胜防者。御于户庭之外。可以无虞侵轶。其得力一也。不走石牌太湖之正路。而以拊其背者噬其吭。前面太湖石牌安庆之贼。已属自惊。且必纠聚而求战。较之逼近城垒。与石为仇者不同。其得势二也。

惟兵出于潜霍之交。山径崎岖。地势较险。米粮军火。转运最艰。非躬自督办。则呼应不灵。非多设委员。招引绅士。则转运必误。且贼所必争。必有大仗。非强兵能力战者。不能奏功。此则必须筹酌尽善者也。总之非三路分进。终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枝枝节节而为之。吾恐三四年未必成功。而水陆将领。精力尽疲。英华衰歇。是欲速而反迟也。若蓄势审机。驻兵于贼所必争之地。使贼欲不战而不可得。则一半年之后。城邑可尽复。是似迟而实速也。更有奇者。昔东吴晋宋之际。公瑾士行。均以舟载陆师。登岸杀贼。洗脚下船。此东南地势如此。自昔已然。若以另枝由江流登岸筑垒。伺便进剿。兵来之先。贼必无备。设备之后。兵又他徙。兵退之日。贼必弛备。弛备之后。兵可倏来。不过一年。实已备多力分。疲于奔命。此申公巫臣教吴之至计也。又宋世龙骧将军张兴世。以敌军入横浦。所谓奇兵数千。潜出其上。因险而壁。见利而动。使其首尾周遑。进退疑阻。中流既梗。粮运自艰。此亦制贼之奇也。似可于一万水师之中。挑选将领。兼习三四千步兵。如舳板十六人。以八人兼习步兵。口粮须于水师本分应领外。酌议加增。以水师之半习步。则登岸之后。乃有患难相依之情。若以陆师改水。或借船以渡陆师。则情意不孚。难期共事也。此计若行。贼无不灭之理。此又兵事之至奇而至当。必乞速筹者。盖不仅三路。竟可变化不测。作为无数胜着也。湖北月费口粮须三十余万两。月欠口粮在七八万两。若不裁弱留强。急求战法。则年复一年。终归于饥溃而后止。以上各条。非千里请战之意。亦非欲筑室道谋也。军事重大。安危所系。一人之识见。固不可有自是之心。即众人之思议。亦当求集思之益。用敢缕陈其概。乞训正赐覆。不尽欣企。

致官揆帅书

胡林翼

皖北情形。九十月之交。必且警变迭出。桐城各营。兵将均强。如临阵能敬畏

戒慎。不贪小利。不图近功。先示弱以懈贼之心。后坚忍以养官军之气。自可力遏凶锋。惟是军兴十一年。未得之城。贼以死守。苦于尽力仰攻。已复之城。官军血战。而得之又苦于委弃不守。且官军以仰攻挫锐。贼匪乃乘虚他图。官军注意于前。贼匪绕袭其后。此天下之通弊也。怀桐后路运道。莫切于太松梅。自春及秋。并无一卒守御。城门夜启。阒若无人。设援贼上犯。以数千百人先行袭踞。则前路官军。难察虚实。必致速撤大队回援。后路军需。偶有惊疑。必难应期转运。即令大军回剿。克期驱贼出城。而贻误已多。查皖省无官兵可以分顾。仍是我军之责。应由挂车河酌拨一二营。专守山。于青草壩酌拨一二营。专守太湖。并由本营酌委邢道往该处。于附城四隅要地。添设空心碉楼。以护城池而节省兵力。在大营前后。少一营无碍于战。而后路运道。得一二营预先守之。则足以伐贼谋而杜奸计。如贼计不敢绕袭。临时调入前敌助剿。不过二日之程。于前敌军势无损。于后路根本有益。至派入城守之营。应责成守而不战。须挑选细心谨慎之将。不可专挑骁果敢战之将。盖守兵不可轻出。城垒乃为稳固。此魏武所谓为将须有怯时也。

致曾钦使书

胡林翼

都将军足疾欲引退。深以为念。多与鲍与唐偪太湖而垒。如不蛮打。不浪战。防援贼。据地势。则马步一万三千人。尽可望胜。此三君者。智略均短。虽督戒之。恐不尽从也。蒋之纯驻宿松之荆桥。以杜石牌之窥伺。未可移易。楚边均要。若并力一路。兵势亦必不活。都欲引退。则事更难耳。水师以三分之一兼步。若于枞阳须濡等处。随机雕剿。见利则动。因险而壁。贼懈贼弱则击之。贼守而不战。则撤入舟中。实为干稳万当之至。且贼船日少。江岸先清。则陆贼自困。彭与杨近日均惮陆师之劳。应请尊意函商。属其选将分任也。安垒之处。有水师相护。则万万不误。凡兵事祇畏三面四面受敌耳。有一面可恃。则强兵可战可守。有三面可恃。则弱兵亦可战可守。又陆兵三千人。须月饷一万五千金。若以十分挑三。则一万水师。可得精兵三千人。三两六钱者可加一两。四两余者可加至五两余。所增亦不过数千。无捷于此者。如钧意以为可采。尚乞无遗葑菲是幸。

致曾钦使书

胡林翼

近年贼情动辄六七万人。断非二三千五六千人。所能独当一路。凯章一军。应请速与左军相会。则两军均可得势。临阵分枝。不嫌其散。先期合力。必求其厚。此一定之兵情也。左公六千人分三起行。须择一至要之地。会集大战。军事忌围。忌攻。忌零星试战。求钧酌戒饬之。

## 致曾钦使书

胡林翼

奉手教。敬承一切。并恭读钞寄 廷旨。及与左公往来书。灵活之说。机势之论。左公意在雕剿也。事理固有可凭。责之皖北。军情亦颇未中。惟林翼愚虑。两岸兵力已集。不必再望添兵。添兵则不仅无饷。亦且无将。又兵事不宜长顾却虑。太谨慎则嫌于拙滞。进兵求战。约不过五六分可靠。便应放手放胆。丈策左公速进屯溪。是也。见及于此。即求决行。至大府规画之地。总须博有余。取鱼盐丝帛布帛菽粟百物富饶之乡。先为措置。目前即苦枯寂。异日仍可发挥。聚人曰财。此尤兵事机势之要。丈意欲速至淮扬。如取道六寿。则请咨询皖鄂两军。须先固守六安寿州。则水淮水。可无阻滞。皖南皖北。江南江北。何尝不可富强。人自弃之耳。

## 致多都统书

胡林翼

得书。具悉一切。蠢兹丑虏。弃垒遁逃创巨痛深。人心称快。士卒踊跃用命。或保三成。或二成半。均随尊处斟酌。弟不驳回。至于饷项所欠。总须清缴。不能久悬。必俟怀桐克复。裁去万五六千人。鄂力乃可支展。否则长在窘乡。终无足食之期。军心必懈。惟得力兵将。必不裁减耳。飞虎左营。即可减去。凡营之不得力者。若不撤遣。则视为铁帽子。不能感愧奋兴。近五年弟所招营约百数。所撤者亦将五十矣。穆副将正春打仗可靠。添募一旅。事属可行。惟近月以来。各营兵额太多。涤帅添募亦多。湖南竟无勇可募。拟俟怀桐克复裁勇之时。挑选成营。则勇丁较多较好。盖无论如何坏营。祇是营官哨官不能得力。好营必有胆怯之勇。坏营亦必有胆壮之勇也。叶介唐尚未到皖。其所募介字营千二百名勇丁。甚有骁果之士。兼有鸟枪好手。山民行走如飞。能耐劳苦。惜其所委营官。约束不严。纪律不熟。恐难成节制之师。弟拟俟介唐到后。与之面商。撤出此千二百人。若尊处委员挑选。必有四百精兵。凡勇总要撤后另挑乃服管束。不可就现在营伍而易将。旧营伍而易新将。犹束散枝以为薪。不能枝枝叶叶相对相当。生气勃勃也。撤后即日召募。则耳目精神归于一人。如活草活树。枝叶自然相生也。高明以为何如。

## 致多都统书

胡林翼

用军之道。全军旅为上策。得土地次之。杀贼为上策。破援贼为大功。得城池次之。即如八年。楚军血战一月。连克四城。迨至援贼来犯。四城又为贼有。又如此闲去年腊月至本年正月。合马步四万人之力。克复二城。而功效仍在破援贼。援贼已破。城池自得。今天下之大局。不以得城为喜。而以破援贼为功

。盖发逆自粤西起事以来。每以坚城坚垒牵缀我兵。而转于无兵及兵弱之处狡焉思逞。故贼日见其多。兵日见其少。贼处乎有余。而我转处于不足。善乎李左车戒韩信之言曰。顿兵城下。情见势绌。实为古今不易之论。老兄智识过人。将才为东南第一。值此时局日艰。务坚忍以保身体为主。蓄士力以待异日大战为要。即迟得城池。功自在天壤也。

致多都统书

胡林翼

攻城之不可行。伤士卒之必有大害。地道已为贼所觉。必不能破城。前数函已详言矣。兵事以审机为上策。兄知贼已准备。内筑月城。而犹欲侥幸于一旦。殊觉不解。兵事以保士卒养精锐为上计。昔年李忠武三河之事。其病在九江之士卒多伤也。兄久阅军事。深明机。愚人又直言再四而不采纳。兄之所统已万人。为皖北楚北第一良将劲兵。若以此损伤锐气。不日援贼上犯。一万伤残之卒。必为狗贼所噬。窃为兄危之耻之。希庵万人。恐临时须调援他处。兄处怀桐之要。一万人须顾全数路。若不速信鄙言。后悔噬脐。尚乞思之。又兄为统将。非营官哨官贪功好胜人可比。凡事当有远谋。有深识。坚忍于一时则保全。必多。况安庆合围。援贼必来。祇争数月半年功夫。一之不忍。而终身乎。为小将须立功以争胜。为大将戒贪小功而误大局。弟尽情直言。尚乞谅之。

致多都统书

胡林翼

二十七日奉复一函。以攻坚无益。地道不能有成。应请停止。详悉缕陈。计邀勋鉴。愚见攻兵围兵。此兵家之切忌。近十一年军事之败证。若不讲守法战法。而再蹈十一年已往之陋习。则贼匪终无平定之理。既据各路探报。狗逆已挟大股渡江而北。应请老兄审察兵机。蓄养士力。准备大战。并请贵部专作战兵援兵及备剿之兵。实为至要。老兄所统已万人。兄为东南第一良将。应以顾全大局为主。若误信营哨官之言。以攻坚及地道等事为可傲幸。则异日必贻大祸。昔年李忠武以地道得九江。而士卒多伤。兵气顿弱。即得桐城舒城而不得手也。尝论孺子之戏髀。贯以气而缚以绳。当其盛时。千锤不破。一针之隙。全髀皆消。兵事以气为主。兵勇之气。殆如孺子髀之气。此中盈虚消息之故。及蓄养之法。节宣之法。提唱之法。忍耐之法。惟大将能知之。彼营哨各官。贼未来则欲攻贼。勇气似不可遏。贼果来则殊不能战。勇气遂减去大半。此积年之通弊也。戒之戒之。书至此。又于二十八日亥刻奉二十七日卯刻书。知地道已停工。私心稍慰。从此距城稍远。休养一月或二十日。援贼果至。须另移河西至要之地。以逸待劳。以静待动。以整待散。战不战之权操之我。而不操于贼。则讲究地势尤为先务矣。兄得弟前此愚直之言。即从善如转圜。而立止地

道。兄真智者勇者也。佩服之至。再据韦志俊报。援贼四眼狗已到庐江。敝处已函谕韦游击续探飞禀。尊处亦可就近函询之。大抵援贼果到。我军总须坚忍不遽战。凭垒静坐。安排枪。以挫其气。俟审察贼情。并力大战。则我军之气。愈遏而愈盛。切忌零星试战。零星试战。最误事也。

### 致李方伯多都统书

胡林翼

贼匪破陷金陵城外营垒。东南大局不支。军国之事。愈办愈坏。实堪痛哭。一月二月之后。皖北楚北皖南江西。亦将应接不暇。愚见江南大营之弊。其虚冒荡佚。乃其致败之由。其调度布置。实亦不能尽善。患在有围兵而无备战之兵。有守兵而无备剿之兵。以七万人顿于城下。贼从后路旁路纷扰。闻江南大帅。迟疑吝嗇。而不肯速分兵。又不多分兵。继因所分之兵败挫不力。后路旁路已陷。饷道已阻。始不得已而再分兵。则应战之兵气已挫。而围城之兵力又单。乃得乘闲抵衅。以陷其营垒。此金陵军营之覆辙也。愚见皖北楚北之军务。祇应以一处合围以致贼。其余尽作战兵援兵雕剿之兵。假如围安庆。则不可再围桐城。若处处合围。则兵力皆为坚城所牵缀。援贼大股上犯。势必无劲兵可备援剿。不破援贼。则城贼不可得而灭。不剿流贼。则守贼不可得而走。此一定之局也。假如以万人围城。或分布枞阳。或枞阳不可即得。则于枞阳之下作远势以围之。仍必须留二万余人。或三万人。作战兵援兵及雕剿之兵。则满盘棋子均是活着。彼江南之军事。七万人均作笨兵驽兵。误矣。以韩信之才。而李左车尚戒其不可顿兵坚城之下。情见势绌。似宜及早图谋。以备不虞。思虑所及。请密商定计见复为要。

### 致李希庵书

胡林翼

骆公来函。索求朱品文刘重槐于高胜之营。断难应允。刘重槐久随麾下。尚可练成大器。近人均误于讨便宜。享现成之福。不知兵将非苦求苦索。自选自募。虽有亦不得力也。夫精兵良将。亦须运用得法。乃能有成。近人因朝命言及湖北。即专意向湖北派兵。湖北何能以一省供应各省哉。天子之命。殆如父母之心。见不肖子破家。必令勤苦子分与以财。在天心则至仁而大公也。其如子孙之力不及何。

### 复李少荃书

胡林翼

今春论和春秦定三向荣。均是用违其才。又极论田兴恕之不可大用。刘富成一夫之勇。不可为大将。左公谓我刻。殆因此也。历年江南人论兵将。均极宏仁恕。掩覆过失。羈縻勿绝而已。实因其人志气不能自为。不知兵事。故于兵将



多恕词。又其识见不屑为兵将。故于兵将多鄙词。以为战阵之事。非此辈不可不知兵事为儒学之至精。非寻常士流所能几及也。

### 致蒋之纯凝学书

胡林翼

所辖各营。乞饬将营官哨长十长姓名籍贯。开具一册。寄交弟处。以便查阅。又营中帮办。贤奸杂进。尤关紧要。亦乞饬将姓名籍贯开示。又所辖各将。孰贤孰否。孰强孰弱。将官之勇怯。营规之严宽。与一切利弊之所在。均乞详悉示知。夫军事以求才为本。得人为上。多而不治。不如求精。尝笑世人好兵多。而不知人才少则多之。致败也尤速。人才多则多可胜。少亦可胜。且兵少则贼轻我。必不固守营垒。必来搦战。可以永不攻坚而杀贼无数。不攻坚则不伤元气。来搦战而胜之。视攻垒攻城之杀贼必多。是在深明兵略者之默为领会耳。

### 致严渭春书

胡林翼

林翼负土成阡。用百人。越八日。而草草完竣。始满百日。即驰拜父墓。返里。三虞作一祭。十一月十三日登舟。洞庭阻风雨已六日。急不可耐。顷得下游十九日来报。闻尚无恙。贼不能乘我军气夺。力袭我。吾知其无能为矣。林翼此出。势处万难。盖出则非礼。不出则非义。出则于事未必有济。不出则于心大有不安。与迪庵共患难。交最深。闻难不赴。非友也。且值时会艰难。叨窃官位。若藉守孝以遂其推诿巧避之私。鬼神鉴其微矣。惟既以兵事出。当驰往下游治兵为先。借受印信。不过筹调饷糈。董戒州县耳。断不敢冠盖堂皇。偃然自处。胸中无数要言。以不得我兄商榷为歉。条书于后。乞即集思益我。一此次兵败。过不在寡。前一月连克四城。俗士惊喜。以为兵将如虎如罴。殆将飞而食肉。林翼早窃忧之。四次寓书相戒。闻每克一城。中伤千人。攻坚为下策。已犯兵家之深忌。得桐城勇丁。有私获则无志矣。兵不可贫。亦不可富。不宜无伤。不可过伤。夫战。勇气也。当以节宣蓄养提振为先。又阴事也。当以固塞坚忍蛰伏为事。尤必以智计为先。迪庵之为人。木强敦厚。安重不迁。设遇盛时。必为周勃之勋。今则四顾茫茫。无可委托。贼何日而平。楚何日而安乎。希庵至性戚戚于心。其智较胜其兄。其大尚逊其兄。盖狷狭之士也。设其父母因悲感而召之。设希庵异日负兄骨归湘。则鄂中大将。殆虚无人。且此次道府州县副参千把。死者千数百人。人才殄瘁。莫此为甚。即如丁篁村。其治兵智略稍逊。而忠勇不欺。即欲求此等裨将。亦不可再得。而何伯凝刘星槎等之初入军营留备将选者。同时殉难。殊可忧伤。此为鄂事之可虑者一也。自昔周瑜陆逊陶侃柳仲郢。均抚交广。或兼白帝长沙零陵等州郡。以数州之富。

养兵不过五万人。今则一鄂而供征兵五万人之食。贼不可了。事不可止。兵日多而饷日少。非饷之少也。不敌其兵之多也。处此时势。而不能去弱留强。去奢从俭。设一旦有水旱之虞。民谷不登。祸乱之来。不在贼而在勇矣。夫在上者。以养人为职分。能养者为仁。不能养者为暴。人至饥饿。则必不畏死。荀悦不云乎。人不乐生。不可齐之以法。苏轼不云乎。赍死之与忍饥等耳。此诚千古治国之至言。姑即今日湘鄂而较之。湘中盐茶百货。月计可十五万。所出不过十万。鄂中入仅多数万。而出乃多至十余万。湖南失守地少。仓谷尚有存者。鄂中几无粒米之存矣。鄂城祇有捐谷数万石。遇急可稍应饥兵。不能养民。荆襄为天下之要。又顿以不耕不织之重兵。不知已捐谷若干石。若以钱货为重而轻仓。在乐岁则可狃于便安。然岂远虑近忧之道哉。意欲广捐谷之招徕以治其标。而又寓屯田于防守分汛之营以固其本。公明于今古之略。为我详思而核议之。夫言货。则月少十万两之银。言食。则一省之大。公家无三五日之粮。然且以为安也。与燕雀处堂何异。此鄂事之可虑者二也。

天下以盗贼为患。而乱天下者不在盗贼。而在人才不出。居人上者不知求才耳。鄴侯治汉。文若佐许武乡治蜀。景略图秦。其得力全在得人。盖无一时一事不以人才为念。得人者昌。失人者亡。以卫灵而不丧国。以武氏而能治天下。其效可矣。鄂吏贪庸者。即令以范六丈一笔勾去。亦恐前去后来。犹吾大夫也。于事何济。窃欲旌奖一二贤才。以为之表的。庶使中人以下。勉而从焉。鄙人之于求才。亦颇至矣。然朴实之士。狷介之守。尚有一二。求其识时务具智略负奇气者。亦不数数觐也。深思其故。由林翼器局之小。鉴别之。不足尽天下之才。夫人才随取才者之分量而生。亦视用才者之轻重而至。我之分量。穷极夫天下古今。则必有天下之才应之。某之不才。诚窃自愧。古人必使各举所知立贤无方者。亦欲以此心推之人心之公。庶几博求而有得也。鄙意编列条目。征求事实。飭司道府各举所知。其有奇才异能。必须度外汲引者。另作一格。均以公牒举荐。窃谓此为治鄂之大事。今鄂中人才安在。求才之方略安在。此又大可虑者三也。阁下智略胜于今人。其精思以益我。

致严渭春书

胡林翼

涂帅督吴。颇似幼童读方百川小人之使为国家一节文。其尚益于吴越耶。其先必有损于楚耶。坚忍二字。聊固吾圉。然多李已前。挽之难止。亟肆多方之策。当复见于今日。多每以后路不必留兵。并以前路败则后路不保为言。殊不知湖北防皖。有四路五路。是旁路非后路也。多尚难明窍。公所虑已得其要矣。东紫来若得川督。吾楚尚可生财。财用如人身之精血。古人以四海困穷为戒。良有深旨。盖财用竭则如精血之枯。身亦不得自活也。天下事竟至于此。否极

可泰。剥极可复。未可知也。公专精治内。弟专精治外。一息尚存。弟决不自馁。亦决不自弃。兄屡言本不知兵。谦耶实耶。天下无生而知兵之人。在思其情理与机势耳。去秋面言之情奇确。有意以不知兵自诿。如一旦兵临城下。祸到眉头何。秋后当与公深言之。忠君莫如举贤。欲再事列公名。而又恐失左右手。尚未决也。涤帅奉 旨已三日。而一字未复。其筹度之苦可知。直夫处势不能不分。而实苦分拨不动。兵易拨。勇难分。吾辈带勇。如婆婆妈妈。尤难之难也。吾辈不必世故太深天下惟世故深误国事耳。一部水浒传。教坏天下强有力而思不逞之民。一部红楼梦。教坏天下之堂官掌印司官督府司道府及一切红人。专意揣摩迎合。吃醋捣鬼。当痛除此习。独行其志。阴阳怕懵懂。不必计及一切。

### 致刘霞仙书

胡林翼

迪庵忠骨到家。闻先生始终条理。丧祭葬礼。均当其宜。葬地已定否。便中尚乞示之。以释悬念。三河之失。由分兵太多。攻坚太苦。精锐已损。疮痍未复。承询所以进兵之速。则虽有两次进兵援庐之 旨。其时李鹤人新失庐州。胜克斋又新败也。林翼祭文中。有固知兵少。不忍惜身。固知贼多。不忍违 君之语。又有四城既下。道无留者。急援庐州。何其速也之语。 中朝虽据外闲奏请为言。而实无期限督责之意。胜帅奏乞作为该处帮办。奉 旨之时。军已覆矣。鄂事殆难言。澹村先生主持省垣纲领。其扶正气而保善类。固无疵议。惟尚不肯独任耳。希庵主持兵事。渐次整理。鄙人之愚。则觉军中人才太少。志气筋骨。殆即于暮气矣。将以气为主。以志为帅。专尚驯谨之人。则久而必惰。专求悍鸷之人。则久而必骄。兵事毕竟归于豪杰一流。气不胜者。遇事而气先怯而目先逃而心先摇。平时一一禀承。奉令惟谨。临大难而中无主。其识力既钝。其胆力必减。固可忧之大矣。储才馆主持无人。已成虚设。近于营中支幕以处士。夏闲当葺雪堂之基以处之。提调无人。鉴衡不审。则滥竽者多。尊示养育裁成之论至精。夫人才因求才者之志识而生。亦由用才者之分量而出。用人如用马。得千里马而不识。识矣而不能胜其力。则且乐驾驸之便安。而斥骐驎之伟矣。朱子云。是真虎必有风。然则虎不啸。非风之不从也。所愧在此。所惧在此。来示又言保境息民理财养士八字为训。顿兵已久。湘事定。则此军必应图皖。当留三四千人为鄂镇。复仇雪耻。希庵与林翼之责也。林翼负大罪而出。若不于兵事稍尽力。其何以堪。当其闻警而出也。以迪庵义深情切。又经手未完者。不忍独诿于希庵一人耳。皖事苟完。我辈岂可再与于世事哉。

### 致吴干臣书

胡林翼

黑石渡闻系负山阻水。可以五营守驻。不烦添兵否。援贼上犯太湖山。逸亭十三营。拟再调四营以益之。拟在空闲之处久。俟何路警急。以全力赴之。恐到霍山。必在一二月之后矣。弟意兵事有须先一著者。如险要之地。以兵踞之。先发制人。此为扼吭之计。必胜之道也。有须后一著者。愈持久愈神妙。愈老到愈坚定。待贼变计。乃起而乘之。此可为奇兵而拊其背。必胜之道也。如黑石渡五营。专作守局。不烦添兵。则逸亭十三营酌添四营。游击各路。再会兄于霍山。成功必矣。祈切实筹思。酌量示知。又军行甚远。军中所需。务须先期函知弟处断不厌烦。尽可逐日函之邢夏王锡之。或径函告弟处。必可应手也。各将务听约束。为我作脸。杨占魁本有口粮。王选锋营可拨入尊处支领。可函之树人。

批统领湘勇张道运兰禀

曾国藩

兵法最忌形见势绌四字。常宜隐隐约约。虚虚实实。使贼不能尽窥我之底蕴。若人数单薄。尤宜知此诀。若常一处。人力太单。日久则形见矣。我之形。既尽被贼党见破。则势绌矣。此大忌也。必须变动不测。时进时退。时虚时实。时示怯弱。时示强壮。有神龙矫变之状。老湘营昔日之妙处。全在乎此。此次以三百人牛角岭。已是太呆。正蹈形见势绌之弊。除夕曾函止之。十一日五旗失隘后。再以第三旗此。则更呆矣。仰即熟思审度。不可则竟撤之。聚合一处。俟贼至。则并力决战。得一胜而锐气全复矣。如虑贼抄我军后路。即退保乐平。亦无不可。不必定有进而无退也。凡交战胜负。决于须臾之顷。彼此在八里以外。即已不能相救应。若雨雪泥泞。则四里以外。已不能相救应矣。又将卒之精神心血。祇有此数。若刻刻兢业。夜夜堤防。不过旬日。即有疲倦不继之势。既疲而用之。则有暮气。必不得力。譬如水以屡汲而浑浊。必须澄定片时。乃能再见清水也。本部堂前此之不欲牛角岭者。正恐其不能救应。恐其太疲而浑浊耳。他处可以类推。

卷八十六 兵政十二地利上

前因时论二十形势

吴铤

吾观天下形势之要有二。曰战。曰守。直隶北以辽东为关键。西以大同为枢纽。南以大名为门户。三者足以扼天下之咽喉而制其命。湖北以襄阳为门户。襄阳失则湖北不可以守。然论天下之势。则以荆州为重。以襄阳为守。不若以荆州为战。至武昌则又南扼乎江淮之险。河南南以开封为门户。北以邺为门户。

而洛阳居其中。皆四达之区。战则足以争天下之势。守则三分五裂而无如何。此利于战者也。四川天险之国。财粟又足以资之。然其势能入而不能出。非得陕西。不能据西北之上流。非得两湖。不能据东南之上流。故宜于守。江南据三江之险。为财赋之所自出。然与其防江。不如防淮。防江不足以制上流之侵轶。防淮则以徐州寿州为重镇。狭而易固。此利于守者也。陕西以殽函为门户。据西北之上流。若得四川汉中。则又据东南之上流。进可以与中原争。退可以扼其险而守之。此利于战与守者也。要之天下之形势。非战则不能守。非守亦不能战。如是而已。吾观诸史所载兵事。必因历代形势。考其沿革。然后知其险易之异形。攻守之异量。进退之异变。了然可以锥指而得。则形势之所在。又有赖于沿革焉。夫形势之险易。固无不胜之道。亦无不胜之术。守成迹则同事而异功。构新法则异事而同过。缓则势已失而难复。急则势未合而难分。故势在人则以用奇破之。势在己则以用坚持之。百变而动中其会一成而不滞于用。是又则通形势者之自知也已。

大清一统舆图序代严中丞

汪士铎

昔周公诞保成王。乃作周官致太平。而司徒职方。咸掌天下之图。以周知九服之利害。汉时将相大臣。若萧何赵充国平当延年之徒。皆以地图治军防边行水。唐贾耽李吉甫父子之著书筹边亦以图。盖辅翼承平寔定暴乱者。皆宜先知塞之要也。明人惟朱思本图。为唐顺之等所不及。然世不多见。至我仁皇帝天纵圣神乃复晋裴氏所言绘图之法。故康熙中二图。上系天度。豪发合符。

纯皇帝耆定西域。回疆青海金川藏卫。拓土三万里。命畴人挈仪器。测斗极。考月食。审正黄道经纬度分。以画中外封域广轮曲折之数。睿皇帝续修会典。又益以内外喀尔喀蒙古百余游牧。及科布多唐努山乌梁海阿拉善额济纳诸部落。于是宙合之内。高山广水之所盘纡而输写。郡邑斥埃之所星罗而辰共。此界彼域之所邪而离绝。莫不可坐知其略(田畧)隰之弧直猗拙。可不谓盛欤。是故东自鞞肃慎以南。西南尽六诏二垂际海。西梁澜沧。苞崧青衣。循党项吐谷浑之墟。踰瓜沙。渡居延。梯合黎。北河高阙。历元魏六镇。以会于龙城之阳。山陵之所以奠。宸极之所以尊。风化之所以端。贡赋之所以出。东三省外。为省十八。条为府县。画为井里。此列圣旁召贤俊。廛宵旰。栉风雨。以安定之者也。芒芒禹绩。必思崇儒术勤吏治以覆育之。自唐三受降城以东。南卫边门。东凑松花江。北缘大漠。为内蒙古六盟。其外涉瀚海阻兴安。东滨黑龙江。西越阿尔泰山。为外蒙古车臣等四部。屏翰之蔽。所以宠之。甥舅之联。所以戚之。皮服上驷之贡。所以恤之。此列圣所以勤攻同。申昏姻。而抚字之者也。无有远迩。悉供臂指。必思因其俗布其教以

怀柔之。自玉门阳关以西。阶天山。跖星宿。陟昆仑。桥伊丽。为汉屯田车师乌孙之壤。北为铁勒。南为于阗皮山葱岭。又南为吐蕃。定为将军都统参赞诸大臣治所。此 列圣简将率。厉威武。以耰鉏垦为沃埜者也。要荒蕃镇。拙膝款塞。必思养之教之威之信之。自是以来。东为朝鲜日本琉球。北为俄罗斯。西为霍罕布鲁特。南为暹罗南掌廓尔喀缅甸越南诸属国。正朔所颁。共球所会。又其外则卜哈尔回回土尔其意大里亚。及图所未载之五印度瑞连英法荷美等重译贡市之国。皆 列圣不泄迹忘远而绥来之者也。管子有云。飞蓬在所不宾。燕雀在所不顾。惟籍之典属。委之舌人。来者抚摩。去者保护。德足浹之。约足羁之而已。于铄乎。礼有之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凡有血气。莫不尊亲。今之谓矣。召康公之颂成王也。以谓土宇遐章。诚孔厚矣。然必继以弥性。申以孝德。期以多吉士。多吉人。盖惟修身任贤。乃足以康乂亿兆。耄栗水陆也。故树森之刊斯图。既以昭 圣代车书大同之盛。亦将以诒开济之才。俾其守边治河使绝域兴水利者。皆有所考也。

大清一统舆图后跋代严中丞

汪士铎

益阳胡文忠公兼资文武。深嗜舆地之学。尝病李申耆舆图。仅志郡邑。无它地名。且纸狭不复容增注。乃取 本朝康熙乾隆中 内府所颁图。延新化邹子翼世诒上舍晏圭斋启镇处士。钩稽考核。以成一编。掣摩历岁。甫成定本。而文忠已薨。余奉 恩命。自豫抚移节是邦。追维畴昔知己之雅。大惧陨越以失规随之谊。商之相国官公。以亟成公志。又以斯图成于江宁汪梅村士铎孝廉。复使检志乘之精核者。凡府县之改易。大河之移徙。驿站之远迹。修明审定。上准禹贡昆仑析支渠搜之言。载属国。以昭我 国家域之广。 列圣声教之讫。而文忠经纬天地嘉与后学之惠。亦于是乎遂矣。图既成。故复纪其体例之悁曰。凡为图北上而南下。尊京师也。京师为辰极。万国所会归也。准之皇极而奠为中。由是而分偏东西。由是而判南北。上揆经度。纪以虚线。经度者。联两极而匀分三百六十者也。中南北者为赤道。则经度之近极者敛。而近赤道者侈。自赤道而南北。各匀分百八十为纬度。其距纬之圈皆平等。测以地平二百里一度。则纬度确而经度有赢缩之殊。不能计道里。故复计里画方。方皆百里。以求其密。虽属虚空鸟道。而人迹经行之数。亦不甚径庭矣。其南北里差。以测北极出地高度而得。中国在赤道北也。其东西。以测月食加时而得。以交道之移先后也。凡域中自外兴安岭。北极出地六十一度。广东崖州。北极出地十八度。南北相距四十四度。东至费雅喀所居大洲。偏东三十一度。西至喀什噶尔所属什克南部。偏西四十六度。东西相距七十八度。则南北八千八百里。东西万有七百里。斜曲则难算计矣。域外华离昧任。传闻踳驳。概从简略。

亦区画中外之理也。今定南北四百里为一卷。卷容二纬度。自北而南。上下相属。共三十一卷。东南北皆际海。西际地中海。大一统也。其称名断自同治二年。为省十八。省作回。朝鲜谓之道。为府百八十三。府作口。朝鲜亦谓之府。中外各和屯亦如之。为直隶厅十八。作◇◇。散厅八十一。作◇。直隶州六十七。作回。散州百四十六。作口。县千二百八十六。作○。朝鲜之州县同焉。土州二十三。作丨。土县三。作。将军都统参赞领队办事大臣所驻之城。作口。朝鲜之郡同焉。驿作△。城守尉以下所驻堡镇。作。卡伦作×。鄂博营屯作。西藏大寺。犹之城也。作△口。自行省外。曰盛京吉林黑龙江为东三省。自外各蒙古四卫拉特哈萨克土司喇嘛。虽纳贡赋。属主客。而纪载从略。又外若日本诸国。里不能翔实者。亦图其梗概。其四裔。自汉语外。杂用 国语蒙古语托忒语唐古特语俄罗斯语。春秋公羊家所谓名从主人也。而其大略。则必拉。河也。色禽。河源也。鄂谟。大湖。泊。亦湖也。阿林。山也。达巴汉。岭也。噶珊拜商。堡也。和屯。城也。昭。庙也。哈刺。省城也。珠克特亨。庙也。城也。多罕。桥也。戈壁。大漠也。林木。窝集也。曰柏兴。曰斯科。若中国之言郡邑也。

#### 附凡例

一圣贤之学首在致知。舆地之益。不外考古。钦惟 经筵侍读。如尚书之禹贡。春秋之三传。以及通鉴史传之伦。但有注以今地之书。如方輿纪要之类。即可按图考索。 讲帷启沃。或有土 坏细流之裨。

一儒者立朝。必期实用。如会通一河。实漕挽之至要。异时三楚吴越馈饷之所必由。自江溯淮。自淮入河。以抵通州。设闸疏泉。节节启闭。其详见于陆耀山东运河备考。今记梗略。以诒后贤。

一自咸丰五年铜瓦厢之决。河复北流。由大清河入海。四方多故。未遑修筑堤防。然浊流迁变无常。曹考丰沛以东。为明昌以来故道。今仍存之。以备考核。

一史起郑国。往牒留芳。欧公唐志。备载浚凿。然西北土厚水深。岸易倾圯。故水利徒托空谈。至冀豫二州。则沙土疏恶。随浚随湮。水反有害而无利。然乾隆中方观承督直隶。鄂容安胡宝瑒抚豫。疏泄横潦。以除水害。皆先讲求各河支干原委。以为施工次第。今凡小港细流。缕析绘入。以为尽力沟洫之助。

一口外军台驿站。邮政之所先也。今自西北两路。延袤万里。以及腹内行省。驿递鳞次。远近毕书。肃置驿者。必有取焉。

一王源有言。名将必知地利。而后可以行师。故战守之规。必明形势。顾险要之设。随事有宜。非今古之殊形。乃前后之异势。昔李绛李德裕规画河北西

川。有如指掌。非胸罗宙合。乌能控制得宜哉。

一内外蒙古。皆元后裔。开国之初。首先归附。锡土疏爵。位冠通侯。共球之会恭顺惟谨。此周秦汉唐所未有也。志其游牧各旗。以见怀柔之远。而四卫拉特之在西域青海者。亦悉载焉。

一新疆卫藏。为纯皇帝耆定绥辑之邦。土沃泉甘。比于内地。戴德百年。风俗厚。今列其城郭。条其山川。抚御得人。必能改镇为州。可富可教。永沐升平之化也。

一土司始于元明。叛服不常。着在前史。雍正乾隆以来。蹈德咏仁。改土归流者。悉为郡邑。其余苗瑶獯狁。罔弗耆栗。今取严如煜三省边防苗防诸书。志其方域。比于微卢彭濮。

一自列圣休养覆育。户口繁滋。物产所生。廛敷民食。前哲屡言兴中开平。可以屯田。本朝如富俊之于双城堡。林则徐之于新疆。皆开荒兴屯。着有成效。可知北地虽苦沙霾。而川流所锺。皆滋灌溉。按图推类。富庶可臻。

一图为鸟道径直之数。行旅驰驱。纡曲盘旋。道里迥别。然准以方斜之算。则所较不多。试取坚木。以寸五分为矩。矩作十分。则一分即为十里。皇华星使。任指津涂。纵横量之。足得大略。

一舆地之学。先重准望。唐宋之图。传世绝少。明人朱思本图。号为致密。然世亦罕觐。地图综要总图。世云蓝本于彼。顾画方既狭。位置即易乖方。今依布帛尺。以一寸五分为一方。方为百里。庶几准望不误。

一自康熙乾隆两朝。内府舆图外。推近人李兆洛之图为最确。然仅记府厅州县之名。而关塞要害诸小名。皆在所略。阅者不免茫然。今自山川城邑。以及险堡镇。巨细毕登。以便讨论。

一李氏图北至外喀尔喀。东至朝鲜。西至新疆后藏阿里而止。今此图北抵俄罗斯北海。东至日本琉球。西至泰西人所云地中海。南至越南。琛赆所萃。尽日出入。戎索方名。靡不具列。所以见声教之覃。渐被之广也。

一地球浑圆。仰同天体。亦分三百六十度。中国自赤道北十八里始。每二百里为一纬度。今以北极出地度数。旁记于图之右方。而赤道经度。北狭南。即以虚线记于图之上方。以便稽考。盖敬遵内府舆图定式也。

一顾祖禹自论其书曰。按之图画。索之典籍。亦举一而废百尔。又言了了于胸中。而身至其地。反愤愤焉。则见闻与传闻异词者之不可胜数也。顾氏之书。考镜精密。而其自言顾乃若是。则是图之漏略与舛。其不免更可知矣。惟是希贤有方。终磨始琢。经世之业。先知后行。要以斯为权舆。而非以斯为究竟而已。



## 郡国方輿通释序

谢应芝

览昔禹贡九州岛敷土。而幽营统于冀青。故为牧十有二。而为州者九。殷周以来。尔雅职方所载。或或离。秦置四十郡。汉衰而为三国。晋乱天下画分南北。自后分合不常。历唐宋迄元。西北之壤独辟。明兴。元裔归北。复号蒙古。而朝鲜实古嵎夷。周初以封箕子。燕满有此。遂不隶中国。交址实南交。汉之中叶。流于异域。明尝置省而不能有。古九州岛皆以高山大川为界。秦郡始犬牙相临。唐十道之制如古。然画分险阻则易为守。不患外寇。而患在割据。疆壤交错以相牵制。则强臣不能自擅。又难守而易溃。伏维我朝天下统一。四海大同。京师直隶。势居上游。自冀幽而东兖青。为山东省。西南豫。为山西河南省。又南徐扬。为江苏安徽江西。及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省。自扬而西荆梁。为湖南湖北四川云南贵州省。自梁而北雍。为陕西甘肃省。又自冀幽营转而北。为盛京吉林黑龙江。自雍西南昆仑析支渠搜。为伊青海西藏。自冀雍而北。为内外蒙古。凡布政司治十有八。将军治四。办事大臣治二。蒙古十有三。而都统参赞副将军治在焉。京师直隶盛京。北跨长城。居天下之首。沿边而西。山西陕甘为肩背。山东滨海而漕渠下通江淮为咽喉。河南两湖江西为腹膂。江浙福建四川两广云贵为四肢。吉林黑龙江蒙古伊青海西藏为身之外卫。昔舜北发息慎。南抚交址。而黑龙江直出息慎东北数千里。蒙古又延袤于西北数千里。越南即交址。南与广中琼州相值。计东西一万一千五百里。南北八千六百里。疆宇超迈前古有如此。东南皆距海。西至五印度。北至俄罗斯。则故元尝辟其土而未归中国者也。大地周九万里。中国得其四之一。又西有洲尽于海。广袤如中国。同在地之东半。跨海而西。又有洲在地之西半。绕出东海。西人之言四大洲。其名不雅驯。而地球面背之说。则非诬妄也。缀取海国。并载简末。见声教之四讫云。

## 书方輿纪要后

谢应芝

读史方輿纪要一百三十卷。常熟顾祖禹景范着。备采史书。旁及志乘。古今郡邑沿革。山川形势原委。而于用兵攻守成败得失之尤详。用兵而不明地利。是漫战以驱民于死也。兵言莫古于握奇经。其言虚实二垒。皆逐天文气候。山川向背。利害随时而行。以正合。以奇胜。孟子天时地利之说是也。遁甲之书。托始于太公望。而置闰超接星门飞转之法。为说不一。襄平甘国璧既正之矣。江阴徐宏祖穷历天下前人足迹未到之区。往往经行之。惜其记游之书。资于实用者寡。盖輿地非经目。虽绘图立说。止存匡廓。况古今川原迁改。险塞要害异形。乌容泥乎。然有定者势。无定者机也。因其势而变化出没。动而无定也

。执其枢以运其机。又静而有定也。然则心之神明不穷。何患此书之匡廓哉。

## 长江图说

马征麟

兵家重地利。得其阨塞。则门户完固。堂奥自安。江防门户。旧称廖角觜。廖。荆州宛溪作蓼。利病书作料。海门厅境。营前沙。属崇明县。南北相对。为第一重。狼山福山相对。为第二重。然皆江面辽阔。堙塞为难。今已另立内洋五营主之。至长江汛防。起自江阴之虾蟆山。则鹅鼻觜一带。在通局为内户。而于长江营制。实为第一关键。南岸大小石湾。与北岸刘闻沙。相距不过三里许。堤台亘如堤。每堤可施数十位。两两相属。此易所称地险。大块资我守御者也。

溯洄而上。则圉山为镇江门户。屹立南岸江中。顺江洲亘数十百里。与北岸三江营互相犄角。舟行其间。东折而南。层峰峭壁。重重险隘。此所谓表里山河者也。京口邗沟。互通南北。东南漕运之所经。盐课之所出。咫尺之地。半壁咽喉。顾不重与。

又上则划子口。其南岸对出者为石埠桥。前扼长江。后控滁口。乌龙山与沙洲圩。堤对出。为金陵之门户。古称宣化镇。在六合县南。南岸对建康之靖安镇。最为冲要。当即此矣。

堤之设。居陆地以制江面。与水师有唇齿之依。胜于濡须夹水置坞矣。究非陆师不能守。且无以专责成。水师以船为家。新章水兵住岸。迭有厉禁。势不得越俎以代。则肝胆楚越矣。牖户绸缪。宜迨未雨。

又上则牛渚采石。中权之津要。东西梁山。安徽之屏翰。小孤澎浪湖口九江。豫章之喉吭。田家镇西塞山一带。全楚之锁钥。阳逻堡沙武口。荆扬豫三州之关塞。岳州为楚南闰閤。而全楚之腰膂。螺山鸭阑杨林临湘白螺道人诸矶。两两相对。又荆州岳州之肩髀也。

又上则筲箕洼。为沮漳之口。春秋时与江汉二渚。同为楚望。虎渡河别而为沱。当在周秦以后。求之禹迹。实为长江之干水。荆河虎渡。二江双流。互为本支。据鄢郢之胜。握全楚之枢。上游有故。则操之有要矣。

岳州一镇。势如高屋建瓴水。瓜州一镇。形若丸泥封函关。其间湖汉各营。络绎不绝。呼吸相通。姑孰山川阻险。扼要江津。居中驭驶。势若率然。触处为首尾。是故无事散之五标而不见多。有事聚之一隅而不见少。

瓜州固。裕溪守。则淮南有蔽。九江固。则利尽南海。汉阳固。则郢襄高枕。岳州固。则滇蜀安堵。长江天堑。限南北而扼东西。长江之防。专防长江云乎哉。

章氏山堂考索曰。江出岷山。经夔峡而抵荆楚。则江陵为一都会。沅湘众水。

合洞庭而输之江。则武昌为一都会。豫章江与鄱阳之浸汇于湓口。则九江为一都会。今按皖南皖北。众水合于牛渚。则姑孰为一都会。南连吴越。北接淮扬。则镇江为一都会。疆域虽远。而险要必争之地不过数四。犹人八尺之躯。筋脉之会。亦数处尔。宋吴表臣云。大江之南。上自荆鄂。下至常润。其要不过七渡。上流最紧者三。荆南之公安石首。岳之北津。即今荆河脑。一曰三江口。中流最紧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最紧者二。建康之宣化。镇江之瓜州。兵家因敌制变。犹水因地制形。未可刻舟胶柱以求。录此以当举烛。自昔江流壮阔。在在缘以为险。近代渐就淤填。一叶可矜飞越。江固非复昔日天险也。然分南北者利于。扼东西者利于狭。则今日之用长江。与昔日之用长江。移宫换羽矣。

地扼东西。忽则铁皆断。风利不泊。天限南北。忽则浮梁不差。甚且捣虚飞渡。此亦一长江。彼亦一长江。岂伊地利。抑亦人谋也。是故得其道。则洪流障于一苇。违其道。则江河溃于蚁穴。

或谓长江之师。不为寡矣。将以弥巨寇。在示形便以握其枢。若夫江湖数千里。分地设守。散之若无。会哨巡防。祇御小偷。不知会哨捕偷。所以肆勤劳。便舟楫。扰风涛也。调防以馭之。会操以聚之。所以操纵自如也。木石之转。羊之驱。风帆之利。非若陆营之居重镇。阨其都会。寓合于分。不亦可乎。又况楚有七泽。吴浸五湖。沮洳空旷。号为萑苻。萌芽不翦。滋蔓难图。戢小偷亦以弭内患。又可忽诸。

狼山五阜。旧隔江水。不相连属。读史方輿纪要云。军山与刀刃山隔江数里。塔山有两石门相对。即元张瑄朱清海运故道。今五山断续相连。皆在陆地。江阴浮山。一名巫山。旧在江中。所谓巫门之隘也。今则寿兴沙壅为海坝。浮山附属南岸。靖江东北之孤山。旧在北岸。属泰兴县。其后岸圯。山入江中。去岸五六里。与江阴浮山相对。成化八年。潮沙壅积。化为膏腴。而山复居平陆。靖江县。旧为江阴之东西马驼沙。在大江中。天启后沙壅连属北岸。因开界河。与泰兴缘河为境。扬子江旧阔四十里。瓜州本江中一洲。后乃北与扬子桥在扬州府城南十五里。相连。而江面仅七八里。瓜州状如瓜字。唐开元以后。渐为南北襟喉。宋干道四年。始筑城置守。近年以来。江涛震撼。五门已沦其四。今和州治为秦历阳。历阳典录云。历阳未县以前。江水泛滥。旧图谓渔邱渡。为伍员入吴济渡处。是昔时江流由今城中。而后乃徙而东也。安庆属县之小孤山。旧峙江北岸。与南岸山对立。为控扼处。成化二十年。江水忽分流于山北。而小孤遂有砥柱中流之势。黄州赤壁。旧侧江濱。今其下为湖。湖外为洲。去江数里。江夏鹦鹉洲。旧在江中。洪武时连属北岸。又云崇祯间荡决无存。今之称名。非复故址。枝江百里洲。嘉靖时冲决为二。高岸为谷。深谷为

陵。可胜道哉。

## 关中形势论

魏源

谢山全氏作诸葛武侯入蜀论。谓为先主孔明计。当弃荆州而图长安。乃使前将军日夜结怨于吴。且宛城之内应已平。张辽之援兵已至。即无陆逊。亦败而归也。况即使得荆襄。不若得长安之一郡一县。其论高而识卓矣。虽然。长安之一郡一县。亦何足得哉。凡欲守关中者。必先守潼关。以信陵率五国之师攻秦。秦人固守崤函。五国之师。逡巡而不敢入。自西汉移关之后。潼关之险。更胜崤函。以崤函纵攻不入。尚有洛阳可为退步。未若潼关在崤函关之内。潼关既守。则别出奇兵。由蓝田出武关。西塞崤函。东扼虎牢。使敌坐困于二关之间。进不得进。退不得退。灵宝弹丸之地。无粮可征。不出旬月。三军饥困。不战成禽。而长安洛阳。先为我有矣。乃始既不用魏延子午谷之计。袭取长安。而欲出上游。平取陇右。陇右纵可得。何足以制关中哉。其失一。再则屡出祁山。祁山固守。蹈攻城之下策。屡以粮尽而返。不知过城勿攻。直取长安。因粮于敌。其失二。最后乃惩粮运之弊。而屯田渭上。与司马懿相持。司马懿虽不敢战。而长于守。孔明纵不死。蚌鹬相持。何年破贼用兵之道。地利为先。从未有不守潼关而能有关中者。宇文泰与高欢相持于夏阳。而师先据潼关。击破窦泰之众。高欢遂东走。英雄成算。止争机先。彼哥舒翰孙白谷之出关辄败者。皆由朝廷中制。不知守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谊。势非得已。情尚可原。安有位兼将相。进止自由。乃不据形胜。专恃节制持重。为不败之计者哉。全子又作曲端论。谓张浚富平之败。由防兀朮重有渡江之举。故先出西北空虚之地以挠之。兀朮千里赴援。富平虽败。而江左遂以高枕而无忧。呜呼。以四十万之兵。投虎狼之喙。尚得执干戈卫社稷之名。老成谋国。固若是乎。诚能固守潼关。纵敌入崤函之后。而遣奇兵。由蓝田出武关据崤函以断其归路。使金兵困守于灵宝之间者。上也。即不然。敌已入险。则为坚壁清野之策。于四十万众中。选简练之师十万。使吴璘吴玠刘子羽。各将一二万人。守富平华州凤翔。而自以三万人固守长安。深沟高垒。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敌攻长安。则三城各出劲旅以挠其后。敌分攻三城。则长安出劲旅以挠其后。声东击西。声西击东。更番转战。使疲于奔命。窘于粮饷。而后合军大战以克之。顺昌之捷。不可再见乎。奈何以刚愎无谋之将。御纪律不严之兵。一败涂地。中原遂不可复。尚不可以服曲端之心。更何以对李纲之劾也。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为用兵乡导之要。戚继光练兵纪实纪效新书。为训练之要。有节制而无地利者。武侯也。无地利而无节制者。张魏公也。姑举关中二事。以为千古兵家之鉴。

## 桂阳疆域志叙

王闳运

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盖言兵者。尤喜言地形要害矣。桂阳被带楚边。五岭据其二。自昔有两粤緘滕之称。其地居重山。无十里广平大陆。自顷寇乱。大小战守数百。惟州与嘉禾尝陷旋复。临武蓝山濒危卒全。地势形便使然也。夫要害之地有定。而兵之变无常。以有定应无常。则胶泥回惑。多备亦败。不备亦败。思杂而不专。兵分而力弱。士卒罢困。言地利者。其蔽常甚。智者尤患之。则掌固司险之职非与。且近世以来。亡羊补牢。惩羹吹齏。曹成走郴。则重顺头之防。山寇起武。则置嘉禾之城。猺酋乱永。则宁溪大桥毛俊锦田。今日增一官。明日立一营。险则皆险也。要则皆要也。利则皆利也。害则皆害也。至于事过情惰。官贲营弛。兵虚籍存。而向之所争俄空焉。谈者犹沿袭为言。据载于篇章。将以备当官告后来。何其迂乎。然则萧相知塞。马侯画攻取。又何晰也。今州比汉郡虽削。犹擅奇险。屏蔽衡湘。襟带零梧。当 圣治无外。不事规进取。跨领峽也。弓矢戎兵。用戒不虞。指其封疆。亦可言矣。州南境连连州。临武则顺头领。蓝山南风坳。皆屯兵御边之地。西界宁远江华。嵯峨阻深。宁溪有城。足应蓝山。而白水坳居新田之边。北屯白沙。关口陔隘。或云赵侯故营在焉。咸丰中。寇陷州城。将取间道走常宁。州乡兵斗下渡建奇功。筑花园堡。遂称要。与州城相辅。此皆落落大者。其制洞猺。具载别篇。州南牛桥镇。旧设巡检。北泗洲砦。今移州同驻其地。临武南矮秋石。西南走马营。西水头营。南黄茶坪。黄一作王韭菜营皆拨兵。东北两路口旧设巡检。其西田心堡。尤重猺防也。蓝山东毛俊堡。西大桥镇。北干溪。旧皆设巡检汛兵。嘉禾险称晋平山。然大要随地为守。不可胜载。又州西岩口近筑堡。临武北桂领。东金城。西北千仞山。蓝山西诸山。东南里营。民或避寇自守。亦足以固。于形势益疏矣。州之东逼郴。裁三十里。各守其境。当郴有事。法格畦畛。知其不能代谋也。不幸有急。则迫笮侵陵。虎狼游于门庭矣。接郴路平夷。黑山口名要隘。堂阃限耳。夫南荒之变恒趋郴。西边之患不必出今桂阳。自分设二郡。郴足累桂。桂不累郴。守土所宜知。大吏所宜闻也。州东诚不足言守。至其犄角郴服。领南北一奥区哉。若守郴。资州中城民。城郭资粮。与宜章永兴耒阳常宁补救连屯。州之与郴形势。在此不在彼。如舍郴自画地。以三十里扞外患。岌乎危哉。尚何形势之足言。

## 郴州论

黄仲骐

呜呼。以予观于天下之变。而知两粤之门户。郴当其冲。湖湘之藩篱。郴据其险云。黄巢之陷广州也。高骈奏请遣兵马使张璘将兵五千于郴州守险。僖宗不

许。后巢逾岭泛湘。陷潭州。渡江淮。而长安遂陷。国朝之制吴三桂也。将军穆占以陕西荆州之兵拔茶陵攸县安仁郴桂所属十二城。遂屯郴州。遣前锋统领硕岱等守永兴。贼悉锐不能攻。而衡州以平。且定鼎后。宜章桂阳各设参府一名。绿营额兵五百。庙谟深矣哉。以无事之日而策及有事。今以有事之日而置若无事。此天下之所以多事也。咸丰二年夏四月。州守孙公甫郴。而西匪踞道州。维时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凡所为战守具皆未备。逾月。贼陷桂郴。统领提督军门向荣和春尾其后。所过诸要隘。皆弃之弗设守。贼遣其前锐。出永兴安仁。径攻长沙不克。沿江而下。此所以有金陵之变也。五年春。土匪杨老四窃发。会守备谌琼林督水勇五百至。败之于荷叶坪。乡人继之。歼其余。时大宪以粤寇未靖。檄同知赵启玉督勇一千防郴。启玉年少气锐。不识方略。营于九峰。贼突至。环攻之。皆崇山箐岭。不能出。死之。而军遂覆。当是时。统领王同知周金城副将李辅朝。率南勇二千楚勇一千。相继至。仓皇不知所为。据城为营。贼本乌合。鲜器械火药。我军屡胜。五月二十九日。遇贼于大路之十字岭。败之。追奔十余里。贼分股抄小路。出烟竹坪由七里洞。龙都司无以御而城陷。周李诸军皆溃。无一返者。贼收其散亡。蚁至蜂聚。乳源乐昌连州嘉禾蓝山诸贼悉附之。而势遂振。前股出永兴茶陵。所至披靡。市井一空。此所以有江右之祸也。己未春二月。江右贼由南安崇义犯桂阳。参府彭定泰副将刘培元。率勇二千不能军。城遂陷。贼分股一由黄草坪陷兴宁出东江。一由九峰出良田司会于郴桂。先后趋嘉禾道州宁远永州祁阳东安。呜呼。此所以有今日之乱也。夫郴之为州。在五岭以南。山高水驶。关隘林立。崇峦可控险。闲道可出奇设伏。守可为攻。逸可待劳。主可制客。此其大势也。而其最要者。南路则莫如折岭五里冲枫树坳。东路则莫如黄草坪水阻滩东江。西北则与桂郡相接壤之黑山口昭里渡蓝玉桥。及贼之由郴永而下也。东路则莫如桃花庙黑石岭。西路则莫如牛角井石壁塘矣。知地利者。其于边境隘塞。孰为通行。孰为蹊径。孰宜屯堠。然后择突敢死之士。扼要而守之。万夫不能前也。为先事之谋者。莫若以郴为重镇。高骈请以五千守郴。予仍谓非五千不可。计郴州现在关税。年终可得三十余万。以郴州之利敷五千之勇。几何其不足也。而况其利之不可以计数者。不仅在郴州也。孙子曰。不知山林险阻沮泽之形者。不能行军。不用乡导者。不能得地利。予郴人也。知郴而已矣。作郴州论。条列其事于左。

一防维宜先也。有险而不守。与无险同。守险而不善其始。与不守同。郴城小如斗。无可守者也。五年之役。师不出来鹤楼一步。其已事矣。郴地崇峦深涧。盘回纠互。而与属县毗连之处尚多。是故必周知五属之形势。而后知一州之形势。尤必周知全省之形势。而后知郴之为州。其屏蔽于上游者。至重大也。

愚谓宜于无事之日。凡地之可以守。与其所以守之具。预为妥定。成竹在胸。而后猝然临之而不乱。若待事至而始设备。则必无把握。措手不及矣夫自古无不险之国。而亦无不可守之险。及其败也。究亦无不可失之险。呜呼。自撤藩篱。千古一律。未有御贼于门庭之内。而得免于操入室之戈者。方今之势不及早图之。一误再误。前车其未远乎。

一查勘宜详也。郴之属县。宜章两桂。与粤境相接壤。兴宁永兴。与下游为通衢。其闲崇关峻岭。扼塞险要。固有舆图所不及载。传闻所不尽悉者。而我之所以用多用少用分用合用实用虚用奇用正之处。必先了然于心目之闲。神明而变化之。而后可与从事。使不一一致其精详。将有前陷沮泽而不知。深入穷谷而不悟者。乌在其能行军也。是故善言地利者。谋之于平日。用之于临时。而马所至。雨雪不能阻其程。酷暑不能缓其行。穷岩绝险不能疲其力。身亲历焉。如在山阴道上也。不然。智如阿瞒。尚悔恨于阳平。明如武侯。犹迟疑于子午。而况其它乎。唐贾耽云。地理之学。百闻不如一见。旨哉言乎。其斯为战守之准则欤。

一延访宜殷也。当休明之时。崇文者望重。值仓卒之际。济变者功多。郴僻近岭南。魁奇忠信材德之士。固未易易见也。而自饮和食德以来。岂无一才一能。足资捍卫者乎。虽见闻较隘。衣冠近古。与之谈裨海之广。九州岛之大。声名文物之盛。茫如也。而试问风土。审利害。稽里道于山川。验民情之向背。路穷则透迤可通。质鲁则信义易感。如指掌如响应焉。就其智者能者。朴实而英明者。从而引导之。则可得其实力矣。是当于未事之先。集众思。广众益。或招要以资其参谋。或亲临以广其顾问。在我补耳目之穷。而于人收指臂之效。事不劳而功易成也。古者开幕府。置上舍。招致天下豪杰。往往结交而下逮夷门。好士而心倾稷下。卒能济艰难而建奇勋。历观往史。不可胜数。夫乱世多才。英俊出。是在专阃者留心而已矣。

一简选宜精也。守险之师。与鏖战异。当关之士。与对垒异。夫郴之所以可恃者。要隘也。利用守。而即以守为攻。其地率陡峭而难进。其势恒偪仄而易倾。此非堂堂正正之阵。十围五攻六花八门所能奏功也。愚谓宜以五千人中。择其短小便捷。骁勇有力。尤必胆气过人者。编成一军。口粮亦较他营倍优。百长队长。更于精中取精。除随时练习外。令赴各营以试其能否。其未及神熟者汰之。庶扼守有虎据之师。而我军无可动之势。国朝陆世仪曰。若遇此等地势。夺隘争险。必于军中另选突敢死之士。聚为一军。以应卒然之用。知兵哉。

一修筑宜备也。守御之资。固恃天险。而修补之助。亦藉人为。夫山林川泽。天地自然之形胜。而据高扼要。智者审焉。因天地之所不足。而益以人事之有

余。易曰。王公设险以守其国。诚以险成于人。而不徒恃在地也。愚以为郴属各隘口。宜先相其地势。察其夷险。权其重轻。或堑山筑城。断道起障。或石榑木。或广置戍逻。或挑挖濠沟。用工损而费不资。举事勤而功易集。且士卒习熟道途。贼以远来深入。欲进不可。欲退不能。将有收功于意外之数者。晋筑虎牢。蜀筑魏乐。古人当兵力强盛之时。不闻废险于此。而况纷纭有事之日乎。

一民兵宜募也。天下多故。绿营额兵不足以御敌。而召募繁矣。召募之兵。湘兵其最著者也。队伍有法。进退有节。旗鼓步伐。军令森严。而试当崎岖之路。处险要之冲。恐人地生疏。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将有变生不测者矣。愚谓不如添募民兵之可募者。两桂与兴安南路之民。较为朴实。今试就五千人之中。汰其老者弱者技艺不熟者。即以其粮募民兵之骁者捷者耐劳而习险者。并一体训练。使之知法。以为可用。庶临事有熟习之兵。而于我军有先路之导。古名将往往就近调用民兵义兵以成大事。至明王守仁之剿浣头桶冈及擒宸濠。皆专用民兵。此非其成效乎。今之专阉者尚其效之。

一训练宜勤也。将无事则逸。兵无事则靡。故久戍之师。不可与力战。古之人或聚米以为山川。或朱笔以涂道路。虽有闲暇。不忘忧劳也。今使建帅府于郴郡。以防粤贼之冲。贼倏东倏西。啸聚无常。而我军日就安闲。兵将不复愤发。将相习故常。髀肉以生。是未见贼而气先颓矣。愚谓宜于常操外。令营官按记日月。分拨各营兵数若干。随带赴宜章兴宁两桂。暨桂郡之临武蓝山嘉禾。所有扼塞要害之处。爬山打萝。以验其足力之健捷。技能之工拙。又必分番轮戍。挨次不紊。此劳则彼逸。此逸则彼劳。劳逸既均。号令亦平。此亦整饬军务之一法也。

一碉卡宜设也。宜章之三堡旧矣。楚粤交界之区。类多崇山峻岭。纡盘百数十里。塘汛之所不及。两面陡峭。人马难越。不独桂东之八面山也。而宜章桂阳。实为粤贼出入之路。其捍卫尤急。愚谓宜仿行苗疆碉卡之法。凡有往来要路。嵌奇陡狭。则扼设二三碉楼。或如品字。或如连珠。枪火药。米粮薪水。尽贮其中。查碉制高三四丈。每面一丈许。洞门一层。向外三面凸出。内空一面。凡三层。上两层作楼。层砌眼。下层以卫堡根。每碉相隔五六十丈。令枪接续相及。若地势者。或作五六碉。窄者或作一二碉。地方官劝谕奖励。富者出资。贫者出力。令就近绅士董其事。以次缮完。每碉设碉长一名。碉卒十名。闻警则各堡有备。可以堵截。并挖濠栽棘。可以防限。诚为御贼之至计。今楚粤之边患。将未有已也。万山丛杂。易于伏莽。且贼踪出没。亦无定所。虽一时战伐之功。扫除烽烟。兵撤而事变旋生。故不如建立碉楼。为御贼久远之计也。



一约束宜严也。王者之师如时雨。仁人之兵若春风。不闻其骚扰也。大丈夫提三尺剑。杀贼立功。奠安桑梓。亦已壮矣。而顾此无辜小民。糜烂之余生未几。迫胁之残喘何堪。马牛牲畜树植蔬果之属。何一非烬余也。且用兵之道。安民为先。丧乱之余。抚恤宜急。主兵营弁。虽无司牧之职。而既已捍蔽一方。屹然重镇。则亦民父母也。兵勇恃众骄横。小民愬冤莫伸。地方官以其为客勇而置之。主兵者以其能战阵而恕之。撻怒积忿。为害滋深。愚谓约兵宜严。待民宜。深惟兵民一体之意。而凡有便于民者。三令五申以禁之。违者惩之。昔高帝入关告谕。而关中感泣。即以魏武之奸。而侵犯稻田。几至毁体。虽为狡猾之故智。而要其号令严明。有犯必惩。此亦主兵者所当为法也夫。

### 永州论

黄仲骐

黄子曰。以今日之形势。足以捍湖湘而制粤西者。非永州乎。永州东距常宁。西距广西全州。南距广西富川。北距邵阳。倚山为城。前有长江之险。地多峻岭岩关。以为阻隘。柳子厚所谓环以山延以林麓者也。唐镇海节度使高骈请分兵守四州之险。永其一也。崔沅豆卢瑑阻之。厥后编筏泛湘。而潭州遂陷。周保权遣兵代永州戍。道出衡阳。湖南将张文表惧。遂驱之以袭潭州。夫古之潭州。即今之长沙也。是永州之与长沙。实有相为唇齿之势矣。咸丰春。西匪陷全州。由东安趋永州。会大水河溢。贼不能飞渡。遂踞道州。当是时。使建重镇于永州。南路出锐师屯东安。以扼其险。祈山黄华山龙虎关。皆其重地也。西南则遣兵巡江华永明。以遏灌阳之冲。贼必不敢轻进。而吾得以阻塞险要。因利乘便。以制其死命。贼将有卷旗息鼓逃遁之不暇矣。金陵之变。何缘而至此乎。夫事每成于有所警。而祸恒中于有所幸。方西贼之攻长沙也。当事者悉心调度。几经辛苦。而固守之以无虞。亦已幸矣。事已过而不加察。祸已至而不思惩。西贼既长驱于前。东贼复猖獗于后。门户一开。腹心滋害。人咸知其为病。而不知其受病之由。可慨也已。今年春二月。贼习其故智。由崇义陷郴桂。不直达永兴安仁以窥衡湘。而趋宁远。出永州之祁阳东安。以攻宝庆。所赖诸戎轩急援而数窘之。贼固多所失。我亦未为得也。然而贼之志。尚未一日忘湖湘也。是贼之势。将不知其所终也。乱天下者。自粤西始。今之君子。支持于东南之际。今日失一城。明日复一城。而防之不胜防。克之不胜克。贼日愈众而势日益危。曾亦思贼之源何以清。贼之流何以止也。譬诸水焉。知下游之为害。而不疏瀹其上流。导其性。分其势。使之就故道。而汇为江。潴为湖。无怪乎污漫横决汪洋恣肆而不可为也。夫衅之启也愈迟。则其发也愈炽。贼若以大股据永州。而分锐以窥衡湘。则可以扼我之首。而藩篱之撤危矣。将长沙亦不能以自固。兵法曰。地有所必争。此之谓也。今夫地利之设。至无定矣

。有千古不易之形势。有一时制敌之形势。谋国者所当急讲也。今置永州于闲散之郡。一任其出入而不豫为之备。及至有警。方传檄远调。贼之迁徙无常。而我之征调屡易。岂不谬哉。愚以为永州当粤西之冲。其势与郴并重。且相距仅三百余里。两镇既立。屹然如太华并峙。强兵悍将。声势联络。互相为援。于此收指臂之效。胜于十万之师矣。尚何粤贼之足云。或曰。衡州。亦上游之势也。当亦策时者所必争。今不守衡而守永可乎。余曰。永州环山据水。崇峦闲道。可出奇。可设伏。利用守。亦利用攻也。若衡者。莽荡平衍。虽近冈阜。而旁无隘塞。故吴逆僭号。不旋踵而败。若无永是无衡也。吾愿今之置重镇者。不曰衡而曰永。

客有难予者曰。子之以郴永为重镇也。先事之图。而后事之论也。子何不言之于十年以前。庶或有知之而行之者。今时已过。而喋喋焉。毋乃非智欤。予曰。否否。不然。夫古今治乱得失之机。当事者行之。识事者言之。行之者不得其人。而言之者无罪。史册所载。往往类然。可慨也夫。虽然。莫谓言之者无其人也。记与友人谈此事时。有自京师来者。语及给事中陈坛奏称。郴永为黄巢入中原之路。急须先为设守。而朝议不省。事遂寝。夫陈坛一轺轩使耳。郴永盖两次下车焉。衡文之余。犹能细审其形势。自抒所见。入告于天子。虽其言之不见用。而要其言之可用者自在也。且子不见夫医家乎。医者之于病也。求其生而已。得其方而生。失其方而死。医者之事也。乃得其方而生。亦得其方而死。则非医者之事也。而况于失其方乎。此医案之所以作也。客曰。审如子言。子之论郴永诚善矣。然则东南之大。疆域之广。岂无可守者乎。子曰。奚为不可守也。难易不同也。而况不得其人乎。今夫疆域一定者也。形势无定者也。得其人。则沟涂可以限戎马之足。林树可以隐奇兵之用。虽平冈陇阪。神明而变化之可也。是故有子房之谋。而后垓下可以困项籍。有武穆之策。而后洞庭可以擒杨么。不得其人。而曰舍山川险阻之固。将欲收功于都会之区长江之界。夫岂然哉。呜呼。贾谊李纲不世出。吾不知今之所谓贾谊李纲者。将何处以焉。悲夫。自记

### 跋杨忠武行状

汪士铎

杨忠武遇春行状。载滑县之平。仁宗皇帝召询。以川省教匪。何以葺事之迟。与滑相反。忠武对以川省事权不一云云。严淑浦观察三省边防辑览云。当时幸不放贼入平地。故易以葺事云云。按二公所说非也。川省之难平。以其老林深箐。出没靡定。故难骤加芟柞。非关事权不一也。且其时勒额诸大帅。先后后都统。事权何尝不一。若放贼入平地。则飘忽蹂躪。如水之流。其残破甚众。而铁骑蹙之。其弥斩亦较易。特兵不可寡尔。善乎淮南王安之谏伐闽越

也。其言曰。汉书严助传越人绵力薄材。无车骑弓弩之用。然保地险。中国之人。不能其水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篁竹之中。习于水。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寸许。而间独数百千里。阻险林丛。弗能尽箸。今发兵资衣粮。入越地。輿轿踰领。舟入水。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月暑时。欧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领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载食粮下也。今兵入其地。必雉兔逃入山林险阻。背而去之。复相聚。留而守之。历岁经年。长老言秦使尉屠睢击越。使监禄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丛。不可得攻。留军屯守空地。旷日持久。士卒劳倦。越乃出击之。秦兵大破。以上截录安所上书后汉书马援传。援征五溪。至临乡遇贼攻县。援迎击斩获二千余人。皆散走入竹林中。进营壶头。贼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贼每升险鼓噪。竟不得进。耿舒云。大众怫郁行死。诚可痛惜。前到临乡。贼无故自致。若夜击之。即可殄灭。以上合援传及耿舒书按所言闽粤西楚南虽不同。大抵领峽苗。未郡县时。犹川省未添设诸厅以前。及苗红苗情景。其人不能出为大害。而征之则不易。以高山未作。大木未拔。路不通也。柞械松柏之载芟。则一切如内地贼之所流。残害易广。而大兵诚众。收功亦易。杨严二公之言。非笃论也。大约川黔滇楚南两粤八闽。山县居多。其去县三十里以外。村寨居民。无士商者。皆须细察地形。于冲要多立巡司。以讥察其动静。旦夕以闻。农工巫师有犯。比照回民及颍州匪徒。加倍惩治。盗重毋轻。盖士商习于弱。而农工则习于强。巫师则习于诬惑。皆乱之藉也。士商多者。其俗刁诈倾险。争蝇头尔。其害不大。若辈则洪秀全杨秀清林清刘之遴也。然始皆谋于深山穷谷。去县僻远。煽惑裹胁。必非一人一日。纔有萌。大兵不以县差役也鉏之。毋曰为逆未成。妄从四救糊涂之谬论。则一家哭不至一路哭。更不至如今十一省哭矣。顾亭林言天下治。小官多。大官少。天下乱反是。所谓小官者。其仿古乡有游徼。而多设巡检乎。

时务策一咸丰元年

尹耕云

我朝定鼎中原。广西最后下。方顺治四年二月。丁魁楚之弃桂王也。桂王将依何腾蛟于湖南。瞿式耜陈桂林形势。固留不听。式耜自请留守。乘我总兵李成栋回兵东救。遣焦连陈邦傅破阳朔平乐。下浔梧。迎其主还桂林。七年九月。我军薄全州。明诸将退守榕江。旋弃而走桂林。赵印选倡众溃遁。十一月。孔有德入桂林。执督师瞿式耜等。八年。李定国乘闲袭桂林。广西复陷。十一年春。我广西守将钱国安等。得尚可喜舟师以定浔梧。乘定国与湖南大兵相持。尽复平乐桂林。广西略定。康熙十二年。三藩叛。十三年。广西将军孙延龄以桂林应贼。十六年反正。十七年。桂林又为吴世侗马宝所陷。十八年。贼复围

马雄之子承荫于南宁。至莽依图倍道往援。吴世倌负伤而遁。南宁围解。广西尽复。由是观之。广西之困于兵燹久矣。夫开国之初。师武臣力。瞿式耜以蕞尔抗拒天兵。李定国吴世倌等相继背叛。豺牙虺毒。越两圣人而后定。

国家二百余年。圣圣相承。休养生息。澹灾洗瘡。向之险巖采阻。称逋逃渊藪者。率皆荡平正直。文武大吏。整纲饬纪。以为郡县表率。兴贤育才。野处而不匿其秀。令行禁止。兵可百年不用也。不幸有墨者虱于其闲。大吏既不能自缩而不敢问。又谓边地不可久居。亟亟为适彼乐国之计。则属吏愈肆其贪。鲸吞蚕食。捶楚狼籍。于是民始忍以骨肉仰赖之身。弃之于盗贼。黠者为之倡。聚众拜盟。烧香结会。一二廉能之吏。捕其渠魁。请寘重典。而大府则体天地好生之德以宥之。驱虎豹于山林。纵蛟鳄于江海。而觊幸其祸发之。不及于我身。如是十余年。而广西遂无地不贼。无贼不横矣。夫今之广西。与开国之时异也。天命维新。人心未靖。川陕楚粤之闲。非武庚纪叙之顽民。即张角流亡之余党。故瞿式耜之据桂林也。乘陈邦彦张家玉陈子壮之兵起也。李定国之袭桂林也。以孙可望刘文秀艾能奇之氛炽也。吴世倌之陷桂林也。以祖泽清尚之信金光祖之从逆也。当其时。懿亲秉钺。楚旅专征。援东失西。鞭长莫及。故广西一隅。扰乱二十余年之久。非其真有丸泥之封。天堑之险也。今之倡乱者。非有由榔之位号。可以感人心也。非有瞿式耜李定国吴世倌马宝之同恶相济也。湖南广东。又皆有重兵镇压。非可乘虚而动伺衅而起也。天威所临。以礮投卵。犁庭埽穴。旦暮可期。然而老师糜饷。旷日持久。天子宵旰焦劳。百姓肝脑涂地。岂乱之易而定之难欤抑其山峻水恶。民俗嗜杀乐有以致之欤。夫火之为害也。曲突徙薪。上策也。彻小屋。涂大屋。陈畚揭。具纆缶。中策也。穷奔尽气。濡手足燎毛发以赴之。下策也。出乎上策。火可不作。出乎中策。烧可不延。出乎下策。焦头烂额。既出乎下策矣。万一蹉跌。则燎原之势成。而扑灭之功晚矣。可不慎哉。

时务策二咸丰二年

尹耕云

自古用兵。必审乎敌所必出之路。唐黄巢之乱。初入广南。高骈请守桂梧昭永四州。不听。而巢果从桂州浮湘水历衡永抵潭州。蒙古之取宋也。兀良哈台由宾州象州踰山岭而北破沅辰。战于澧州城下。明永历之据桂林也。何腾蛟自全州遣焦连胡一清张光璧等陷永州。使王进陷宝庆。马进忠陷常德。堵锡取衡州。进围长沙。使非徐勇昼夜拒战。则长沙危矣。昔人言用粤东不如用粤西。为其所出之途易。而湖南之险与我共之也。故吴三桂之反也。陷沅州。陷常德。陷长沙衡州岳州澧州。朝命安亲王岳乐。以湖南一隅。四方寇所观望。今荆州兵未能渡江。岳州城坚难骤进。宜由袁州直取长沙。长沙一破。贼势瓦解。

荆州大兵。即可乘势进攻。煌煌 庙谟。指掌万里。故虽以梟獍之全力。而不能得志于永兴。咆哮跳梁。老死湖南之境。则以顺承郡王勒尔锦方守荆州。安亲王岳乐方驻江西。松滋之足一摇。而安亲王已由醴陵萍乡攻长沙矣。水师已截常德之道。断长沙衡州之援。取岳州矣。盖湖南一省。长沙界江西宜春。岳州界湖北通城监利。澧州界湖北公安。衡州界江西永宁。辰州界贵州镇远。永州界广西全州富川。靖州界贵州永从广西融县。郴州界江西龙泉广东孔源。永顺界四川酉阳。六省之所毘连也。自古善用兵者。当以天下算一隅。不当以一隅忘天下。粤贼初起。大将南征。是时当以一军剿广西。一军守湘南。如剿广西之兵或有挫却。则以湖南之兵援之。援兵入粤之路。即可断粤贼窜楚之途。计不出此。金田之师一散。贼遂由全而入楚省城之围急。而达近大兵。皆聚于长沙。吾不虑长沙之围不解。正虑围解之日。江西之九江湖北之荆襄为可忧也。智者见危于无形。域于咫尺。而与揆千里。其不以所言为河汉也鲜矣。

时务策三咸丰三年

尹耕云

四月二十一日。粤贼分股扰滁州。三十日。李嘉端奏凤阳失守。先是十六日。琦善奏贼至六合。又浦口地方有贼船数十只。浦口在江浦县东二十五里。志所谓浦子口城是也。六合西至滁州一百二十里。江浦县西北至滁州五十里。滁州西北至凤阳府二百二十里。贼起浦口六合。综其道里远近。盖不下三百里云。十五日之闲。失陷二城。贼氛虽恶。防不少疏欤。凤阳西连汝颖。东通楚泗。建业之肩背。中原之腰膂。春秋时。吴人观兵淮上。遂能争长中原。自秦以后。东南多故。起于淮泗闲者。往往为天下雄。南北朝。锺离常为重镇。岂非以据淮之中。形势便利。襟带山水。战守足资乎。宋绍兴六年。刘豫寇淮西。朝议弃淮保江。张浚曰。淮南诸屯。所以屏蔽大江。使贼得淮南。因粮就运。以为家计。则长江之险。与敌共有。江南未可保也。又曰。淮东宜于盱眙屯驻。以扼清河上流。淮西宜于濠寿屯驻。以扼涡颍运道。真氏曰。有濠梁之遮蔽。则敌不得走历阳。盖以锺离天险。控扼长淮。当日保固江沱。诚不可以资敌。今日规复江表。又岂可以假贼乎。兵法云。在我为要。在彼为害。此其说也。贼自滁州扰凤阳清流关。形势采阻。周显德三年。败南唐兵于正阳。皇甫暉姚凤等。自定远退屯清流关。赵匡袭之。暉等陈于山下。方与前锋战。匡引兵出山后。暉等大惊。走入滁州。我师自凤援滁。正宋祖北来之路。乌合之贼。诘皇甫暉姚凤比耶。当时我东三省劲旅。及各路征调之兵。方围扬州。扬距滁东西纔二百数十里耳。简选精骑。昼夜兼行。尾蹶其后。贼必狼顾。其大股方被围于江宁。镇江扬州水师。足以牵制其势。贼之扰滁凤者。不过数千。益以陆遐龄之子。众亦不能过万。何以长驱直入。如行无人之境也。兵法云。善用兵

者如率然。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身则首尾俱应。远近二三百里之内。不能呼吸一气。亦安见其为率然乎。淮南子曰。近静则固。专一则威。分决则勇。心疑则北。力分则弱。故十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荀卿曰。行衢道者不至。事两君者不容。目不两视而明。耳不两听而聪。夫功成于独断。政败于多门。太阿。利器也。十手操之。不能截豪毛。飞黄。良骥也。十夫御之。不能及跛。晋六卿之所以败于邲。唐九节度之所以溃于邲也。抑又有虑者。淮水自凤阳府北。又东北经临淮县北。又东北经五河县南。又东经泗州城南。盱眙县北。汇于洪泽诸湖。高家堰一长堤。捍卫下游诸郡县。贼踞凤阳。则长淮之险与吾共之。使决高家堰。则淮扬数百万生灵。将为鱼。而扬州一带大营。遂与河北官兵。声势阻绝。徐宿诸州。不得不弃之于贼。其为患岂浅鲜矣。

### 湖北水陆形势预筹防堵疏咸丰二年

监察御史王茂荫

窃臣本月见贼匪逃窜。奏请严防岳荆武等府。而不知岳州先经失守。言之已后。深切悚惶。现奉 上谕。严饬徐广缙驰赴岳州绕出贼前迎头截击并令武昌汉阳荆州各路一律防堵。昨又伏读 上谕。派河南布政使郑敦谨驰赴信阳一带会同南阳镇总兵柏山扼要筹办署河南巡抚琦善驰抵楚豫交界地方督饬严防等因钦此。仰见 圣心先事预筹。无微不至。惟查湖北一省。地居腹里。势控上游。水路有二。一最宜防。陆路有二。皆当备之。何则。水路乘长江逆流而上。则入西蜀。西蜀僻处一隅。且巫峡夔门。江流险急。逆上甚难。况贼不由洞庭之西。而由湖东岳州一带。意不在四川而在湖北。已可概见。此路似非吃紧。惟长江东下。由江西九江。过安徽省城。直指江宁。顺流扬帆。不过旬日。漕盐两务。皆在东南。 国家养命之源。一经骚动。关系非轻。此一路所以最宜防也。陆路一由孝感达河南之信阳。一由襄阳达河南之南阳。与陕西之南山。贼若由孝感三里城至信阳一路。南北通衢。可以直犯中原。若由襄阳而至南阳。则河洛震惊。若至陕西之南山。则尤易出没。此两路所以皆宜防也。防水路之法。请以江西兵勇调至九江驻。以江南水师调至安徽之小孤山。拦江截守。以安徽绿营兵弁调小孤山之两岸。此处江面最狭。不过里许。而小孤山壁立中流。水师依山据险。迎头奋击。两岸兵弁枪夹攻。贼匪自难飞渡。惟小孤山南岸皆山。有险可守。北岸旷远。非得重兵掘濠修垒。不足以资堵御。且北岸宿松望江一带。亦系通衢。不可不一律兼防。此水路设防之情形也。陆路之防。信阳州一带。现已有郑敦谨前往筹办。惟信阳接壤湖北之孝感。此为南北通衢驿站。固宜严防。信阳以东。则光山商城。与湖北之黄安麻城交界。俱有平坦大路可通。其闲如黄土坪界岭等处。亦有山隘可守。信阳以西。新野与湖

北之枣阳交界。山溪亦甚险要。处处皆宜严防。不独信阳一州而已。且守信阳。必须进兵驻湖北孝感之三里城。距河南边界三里。此处地当孔道。而四面环山带河。可以固守。可以设伏。请 飭郑敦谨一筹办。南阳一路。则请 飭河南南阳一带官兵。就近调至襄阳。驻樊城地方。其地虽属湖北。而实系河南门户。过此以往。地势平衍。无险可扼。且樊城紧据汉水北岸。易于设防。从古用兵。北方有事则守襄阳。南方有事则守樊城。此一定之势也。更可虑者。由襄阳而至河洛。此正路也。其闲道自襄阳沿汉水入山。由老河口过郟阳。直达陕西之商州。进金紫关龙珠寨。绕出潼关背后。则关中无险可守矣。应请 飭陕西巡抚拣派能员督率兵弁。严备商州南山一带。杜其绕入潼关闲道。以固关中人心。其余山溪僻径。相机妥办。此陆路设防之情形也。防堵果严。并可进兵策应湖北一切地方。庶不至临事仓皇。然水陆两路。虽云如此设防。而沿边之府州县。不得文武兼备之才。不足以共济其事。请 飭下两江总督河南陕西江西各巡抚。将各该省与湖北接壤之府州县。拣选各省中才兼文武足胜防堵之任者。无论实缺候补。权宜调委。以备时艰。该弁兵祇可剿贼守险。而抚民练勇。坚壁清野。非贤能之吏不办。地方官与兵将实兼重也。臣为预备防堵起见。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圣鉴。

#### 论长江形势请急图九江疏咸丰五年

王茂荫

窃臣知识庸愚。见闻浅陋。各路军情。鲜能深悉。然于访闻所及。而以形胜揆其大势。窃谓南方之势。全在长江。长江之要。全在九江。此陆建瀛当日之败逃。所为关东南全局也。夫以曾国藩塔齐布水陆两军。三日而克武汉。长驱直下。势如破竹。独于九江数月不下者。贼以九江为扼要。故悉全力以守之。如扬州瓜步。虽屡挫败。终不肯舍也。今之分窜汉口。正欲使我师回救。彼乃得保九江而无忧耳。若曾国藩等一行回救。不独前此之功。废于一旦。即后此欲复至九江城下。窃恐难矣。何则。贼惩前失。但得我师一动。必悉九江之全力以上拒。使我不能下行也。贼势之盛。全在得长江千数百里之地。恣其游行。数省沿江郡县。恣其劫掠。兵无阻处。粮无断处。故得肆行无忌。今自汉口至九江。其闲亦几六百里。我兵驻九江不退。则此段江面为我有。虽不回救。而与上游声势联络。尽可调兵拨船于其闲。贼终有所畏忌。不能往来自如。一退则全江皆为彼有。下游消息不通。纵留兵于九江。亦必被其拦截。此九江之所以万不可舍。而回救之非策也。或曰。不上救武汉。则下攻金陵。此尤不能。九江以下。彼必皆有防守。我兵岂能直达。倘贼情诡谲。故纵我兵东下。因而抄袭我后。腹背受敌。祸更难测。为今之计。惟有专心壹志。力图九江。九江未下。不独将不可轻动。即兵亦不可多分。九江既下。亦必多用兵勇扼要驻。

以成重镇。此地为贼所死守。即为贼所必争。其守瓜镇者。意在扼我之吭也。其守九江者。惧我之扼其吭也。我得其吭而扼之。彼岂肯遂甘心。惟以重兵驻之。以大将守之。使汉阳之贼不能下窜。安庆之贼不能上驶。全江之险。为我所踞。上下调度。呼应皆灵。此九江之守与不守得失攸分。而万万不可轻动者也。其攻九江之策。曾国藩等自必筹之已熟。而由臣愚见。我兵若由闲道入江西。与江西之兵联为一气。从南康星子一带。水陆横冲而出。彼必难防。若曾国藩由内攻出。塔齐布等由外攻入。似更易于得手。湖面既清。江西安堵。更可招募练勇。多备饷需。为严扼九江之助。至于汉阳之贼。总督则有杨霨。将军则有官文。若能办贼。似不必定须曾国藩等二人。若皆不能办贼。专恃二人之来。则恐二人虽来而亦无济。然此则在 圣明筹度之中。非臣下所敢妄为拟议也。臣以愚昧之见。私为悬揣。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圣鉴训示。

请飭重臣分驻江北要害疏

陈庆镛

臣接读邸报。知奉 命前往安徽兵部侍郎衔周天爵。工部侍郎吕贤基。现在皆驻宿州。伏思皖省被陷。江北府州县。咸仰周天爵声息。望之如望岁。惟驻宿州。地处一偏。恐难调度。吕贤基专办团练。亦当居中扼要。急遣司员分督各路。不当与周天爵聚处偏隅。且上次武昌失陷。奉 上谕命署抚骆秉章择荆襄之地办事。今新任安徽巡抚李嘉端。未奉明文驻于何府。官吏傍徨既甚。兵民观望尤殷。臣窃谓三大员宜分驻要区。互相犄角。扼逆贼北犯之路。莫要于滁州。清土匪出没之藪。莫急于凤阳。汇全皖上下之势。莫大于庐州。滁州环郭皆山关砦险隘。城周九里。四面为濠。西障合肥。北屏凤颍。控淮泗之咽喉。东通六合。南下和州。制建康之肩背。周天爵宜驻于此。夫贼既得金陵。必大股东犯维扬。而分遣贼目北窥凤徐。其舒城陆路。芜湖水路。皆可取道合肥以至凤阳。而贼既越安庆而东。必不回出此路。若自和州北来。则有州西之斗焰关夹山关与含山县之东关昭关可守。若自浦口北犯。则有滁州之清流关可守。此数关者。昔皆居南御北。今则反北拒南。周天爵既募勇二千。截饷三十万。正可广为招募。以数百人守一关。足堵数千之贼。况重山复岭。多布疑兵。贼之来也。必非大队。岂敢越此而过。如是。则凤庐可保矣。防堵既固。然后进而与向荣大军相应。或出贼之不备。而潜师袭之。或乘贼之方骄。而弃利诱之。万不失一。则周天爵宜驻滁州便。江北土匪蜂起。出没在庐六滁凤颍之闲。徽宁而下。尚属安靖。则团练之法。上游为急。下游次之。吕贤基素协乡望。以之保卫里闾。当能得力。然必居凤阳以控制诸路。南则指挥滁六。北则屏蔽淮徐。中驭蒙亳寿宿。莫此为要。若单守宿州。恐鞭之长。不及马腹。矧凤阳一带。素多猾豪。若非有威望镇压之不为功。则吕贤基宜驻凤阳便。若夫扼



江南之吭。据淮右之要。则在庐州。明初曾设江淮行省于此。城池深广。商贾殷阗。为上江八府冠。抚臣李嘉端有统驭之责。宜暂驻该城。集官吏。招兵勇。筹钱粮。东应周天爵。北翼吕贤基。其安庆业经兵燹。势难居住。仍留臬司在彼抚绥。毋庸兼顾。且庐州距省不过三百六十里。呼吸尚可相通。文移亦无稽迟之弊。则李嘉端宜驻庐州便。抑臣尤有虑者。自来滁州合肥。为守江者所必争。逆贼虽入金陵。而大队居舟。其志在于掳掠。其锋专向吴越富庶之区。江路扼于向荣。不能东下。万一弃舟陆窜。辄滁庐。践凤徐。过河而北。步步可虞。臣以为今日防剿全局。水陆并严。东北交急。未可稍分轻重。日内恭读上谕。咨调各省精兵。星驰会合。两路并力进攻。仰见 皇上神谋周密。布置咸宜。惟办理土匪。兼剿逆贼。两非易事。应令各大臣添拨兵勇协助。周天爵与吕贤基李嘉端。刚柔相济。谋勇相资。外防逆匪之窜入。内奸民之勾应。必使江淮北路。无隙可乘。而后向荣杨文定东剿方可得手。若株守宿州一隅。未为得也。臣未履安徽地界。询诸乡论。参诸舆图。实为要害之地。应请 飭下周天爵吕贤基李嘉端共同商酌。自行审度形势。择要而居。相机而动。即分驻三城。地之相去。或百余里。或二百余里。往返无难函商。其有可采择之处。出自 宸断。伏乞 皇上圣鉴。

暂设皖南巡抚议咸丰五年

杨沂孙

为今日之江浙计。非设皖南巡抚。不足以为屏蔽。为今日之皖南诸郡计。非设巡抚。不足以一事权而得战守之宜。夫皖之为省。北据淮。南扼江。自古用兵必争之地。自弃安庆。迁省会。而长江之险。遂为贼。有安庐凤颍六滁和泗四府四州在江北。池太徽宁广四府一州在江南。今日南北之势。非特有长江之隔也。江之北为安庆各属。贼全据之。又北为庐和各属。贼全据之。又北为凤颍滁泗。始无贼。巡抚提军驻营之所。在庐城东北。其南至江。实隔二府之贼地也。江之南为太平池州各属。贼全据之。又东为宁国府。又东南为徽州府广德州。贼踪时至。俛得俛失。其北至江。亦隔二府之贼地也。今安徽巡抚之令。不能及于庐州以南。又焉能及于江以南之池太。又焉能及于池太东南之徽宁。遣委员驰文书。必历江苏浙江二省之地。非数十日不至。一有警报。岂能望其拨兵救援哉。此非皖抚之推诿也。势不可也。皖南四府。池太既为贼据。徽宁又为贼扰。徽宁之于皖北。有无固无足重轻。徽宁之于皖南。安危实大有关系。盖今日之徽宁。固江苏浙江之屏蔽也。今之议者。有以徽宁归浙江统辖者矣。此固见及徽宁为江浙之屏蔽。然犹未为尽善也。徽宁池太广必合而为一。然后有守地。有战地。必得大吏专制之。然后事权一而可以有为。今仅以徽宁割隶浙江。则池太之贼。时时轶人。徽宁无一日之安。即浙江无一日之安。浙江

尚为完善之地。月出饷需十余万。以给金陵庐州江西徽宁之军。而不使之休息。得以尽心催科。合力捐输。则饷需恐无以为继。浙省先尚安静。近以徽宁之警。遣兵招勇。出省防剿。渐致人心不靖。稍稍蠢勤。外患未弭。内忧可虞。则割隶徽宁。非所以卫浙江。适所以扰浙江。况浙抚之于徽宁。惟调遣兵勇出境防堵。得以专制。其它钱粮之征解。官吏之调补。皆听皖抚办理。而皖抚又远隔江北。不能尽理。所以两年以来。吏民徘徊瞻顾。无所适从。黠者罔利。庸者偷安。以致良化为莠。顺变为梗。不可救药。不然。徽郡四塞之地。一人守险。百人难过。何至屡为贼躡。如入无人之境哉。就使两省抚臣和衷共济。不分畛域。然上之事权不一。下之耳目多歧。即如徽郡收复以来。浙抚委员署理各缺。皖抚又委员署理各缺。何所从违邪。浙省与皖省参办失守各员。闻见既殊。轻重即异。何所折衷邪。在各抚臣据事办理。固无偏好偏恶于其闲。在各属员昵就本省。能不生私怨私恩于其际。官吏不和于上。绅民不和于下。而望其齐心团练。同心杀贼。势必不能。故为今之计。惟有合徽宁池太广之地。暂设一皖南巡抚。重其职守。一其事权。钱粮之征解。官吏之举劾。要隘之堵防。兵勇之调遣。悉专制之。宣歙之闲。得一重镇。则足以抚辑疮痍。征缮固守。以屏蔽江浙。又足以乘闲出兵。收复池太各县。渐次屯兵江岸。以应援金陵。牵制安庆。此则非仅为徽宁计。又非仅为江浙计。实为天下之大计也。难者曰。皖南大吏。不有安徽宁池太广道乎。得专折奏事。不有安徽学政乎。更设巡抚。不又当设藩臬两司紊官制多纷更且重费乎。不又当设抚标增兵额乎。皖抚既鞭长莫及。浙抚又非统辖。两相牵制。即两相推诿。何不请 钦派大员专办军务乎。且皖南四府一州。地本狭小。今贼又据池太二府。区区之地。又何必设一巡抚乎。余应之曰。徽宁广壤地虽小。而峰岭陡峻。溪流回绕。径杂路歧。非亲历其地者。不足以知其险阻也。其言语诘屈难通。其性情好尚不一。非亲习其人者。不足以知其风俗。其民习商贾。牟利于外。家竞盖藏。其土饶瘠。多产茶木。而少五谷。仰食于浙江江西。非熟悉其故者。不足以通其有无也。徽宁两郡守。每分畛域。不能互相救援。事缓则泄沓。事急则仓皇。非置巡抚。不足以统率属官。而从容布置也。虽有徽宁池太广道。而自贼破安庆以来。常以知州潘筠基护理。又在向营差委。不暇理地方之事。自后何桂珍恩禧皆未到任。就使到任。仍须禀承于皖抚。而不能奏事。学政虽能奏事。而地方之事。非其专责。军事非其所长。如请 钦派大员。纵能用兵矣。能纠察官吏矣。而黜陟迁补之权之不属。地方公事。不便与闻。地方官又往往掣之肘。则非设巡抚。不足资震慑弹压而操纵自如也。钱粮既多蠲免。刑名又多下结。招勇调兵。足资捍卫。则不必更设藩臬。增兵额。而事已足办也。故曰。为今日之江浙计。非暂设皖南巡抚。不足以为屏蔽。为今日皖南诸郡计。非暂设

巡抚。不足以一事权而得战守之宜。江浙固。则足以出赋税以供诸军之用。徽宁固。则足以出兵池太。扼长江。断贼路。以应庐州金陵之军。此天下之大计也。

浔阳失利以后。贼驰骋而陷金陵。皖省迁而复失。大江以南。鞭长莫及。太平池州既全为贼据。而徽宁亦突入突出。蹂躏无常。惟浙江及江南之苏常。尚为完善。月出饷银。以供大军之用。然苏常之咽喉在东坝。而宁国太平为之门户。浙江之咽喉在遂。而徽州为之门户。贼窥东坝。必由太平宁国。贼窥遂。必由宁国徽州。不扼徽宁。无以固江浙。不扼池太。无以固徽宁池。太徽宁不合而为一。则金陵之上游全失。而皖南官吏无所统摄。苏浙亦无一日之安。此常熟杨先生咏春暂设皖南巡抚议之所由作也。昔明宸濠之变。志在直趋南京。王文成公自丰城扼定九江南昌。羈縻贼于鄱湖。贼遂不敢南下。而宸濠就擒。康熙十三年。耿精忠之变。志在直趋两浙。李文襄公扼定衢州。羈縻贼于仙霞关。贼遂不敢突入。而精忠投降。自古大儒用兵。必度形势以利要害。先生何先后与之同符也。此议甫脱稿。当事者莫不称赏。以有所牵制。未能上达。今季夏。侍郎仁和沈公兆霖采以入奏。先是 上命前江西巡抚关中张公芾督理徽宁团饷。至是又 允沈公之奏。命乐平石公 为皖南道。专辖徽宁池太广地方事务。加按察司衔。得以专折奏事。又增设皖南镇总兵受节制。而皖南之势大振。芜湖屡获胜仗。徽宁安如盘石。皆此议为之嚆矢也。冬十月。先生以筹饷婺源。出以示儒学教官当涂夏炘。炘老矣。庠序章句之儒。何敢妄谈天下大事。平生有所论著。皆垂空文以自见。然读此议。辄怦怦有动于中。窃叹儒者经世之功。所及者远。他日贼氛底定。长江南北。天堑之险。联为臂指。饮水思源。其能忘疏导者之功与。乙卯长至日。夏炘谨跋。

请暂设皖南巡抚疏咸丰三年

沈兆霖

窃臣自咸丰四年二月回籍后。即住浙江省城。夏秋之闲。宁国徽州两府。屡有警报。本年正月。贼由石埭窜入羊栈岭。黟县休宁徽郡相继失守。人心十分惶惧。幸向荣分兵来援。浙省兵勇亦能得力。旋即收复。臣常推求其故。实皖之为省。在江北者。为安庐凤颍四府。六滁和泗四州。在江南者。为池太徽宁四府。广德一州。而安庆以省会居南北之中。故能控制裕如。今则江北之安庐和江南之池太。皆为贼据。皖抚驻营于庐城东北。徽宁广三属。距抚臣驻扎之所。中隔池太安庐和五属之地。文书往返。必经江苏浙江两省。动辄月余。故徽宁广虽隶安徽。几为抚臣号令所不及。事急则向浙江请兵请饷。事平则泄沓如前。不加整顿。官吏之贤否。皖抚不及知。浙抚虽知之。而无黜陟进退之柄。亦难越俎而谋。兼之浙省派兵勇驻彼防堵。主客各存意见。不肯协力守御。本

年杭州府知府徐荣战歿。皆由于此。此所以旋收旋失。徒以殃民糜饷。而莫有终极也。臣曾与浙省之绅士私议。有谓宜请 钦派大员专办军务者。有谓宜将徽宁广三属暂归浙抚兼辖者。臣以为督办军务。不能兼管地方。将帅疆臣。易生齟齬。恐呼应仍不灵。号令仍不一。至将三属暂隶浙抚。则浙省与江苏安徽江西。处处毗连。三面受敌。调兵筹饷。公事已极疲烦。若再三增辖二府一州。精神难期兼顾。则二说皆未为尽善也。其实徽宁二府。地皆可守。山川险固。民亦健奋。徽州所属之歙休二县。殷户尤多。地方官果能抚驭得宜。与绅民联为一气。贼断不敢屡屡窥伺。以臣愚见。莫若暂设一皖南巡抚。使之专辖四府一州。庶足以饬吏治而固民心。盖徽宁池太广五属。虽设兵备道一员。而一切皆须禀命督抚。不能专决。迁延守候。必至坐失机宜。设巡抚则权有专属。令可必行。道府既有所禀承。士民又得所归向。内可度地险以设防。外可奋兵威以协剿。皖抚得以专心于江北。浙抚不至牵制于皖南。为今日之皖浙计。似亦救时之一策也。倘蒙 圣心垂察。不以臣言为迂妄。可否发交廷臣集议。细心商核。抚标应否分隶。藩臬能否兼摄。并应驻扎何处。皆须妥为区画。总期于有利无害而后行之。事关添设大员。不能无一二窒碍之处。但期事有实效。不妨暂议更张。且据今日徽宁广言之。即不另设巡抚。亦宜急筹善法。俾民心不至散涣。否则吏治日益因循。贼踪忽来忽往。民无所依。欲不从贼而不得。其为患岂有极耶。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 圣鉴。

#### 议覆江南北分省片

曾国藩

恭奉 谕旨。据御史陈廷经条陈善后事宜内。疆舆略为变通一条。臣查苏皖未分之时。跨江淮而为省。古人经画疆里。具有深意。我朝 圣君贤相。未尝轻议更张。若必画江而分南北两省。则亦宜画淮而分南北两界。淮北如苏之徐州。皖之颍州。将割隶何省乎。唐之十道。宋之十五路。其于江南江北。皆截然分而为二。与该御史所奏。大指略同。然唐自中兴以后。声教不行于河北。宋自中兴以后。号令并不行于江北。画疆太明。未必果能久安。论形势控扼之道。守江南者。必须先固淮甸。弃淮则江南不可保。昔人如吴师道胡安国杨万里暨赵范叶适辈。言之详矣。臣愚以为疆吏苟贤。则虽跨江跨淮。而无损于军事吏事之兴。疆吏苟不贤。则虽画江分治。而无补于军事吏事之废。此等大政。似不必轻改成宪。区区愚见。未审有当万一否。

#### 议覆安徽省城应仍建安庆疏

曾国藩

窃臣承准议政王军机大臣字寄。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初四日。奉 上谕。有人奏咸丰三年贼陷安庆未据守等因钦此。仰见 皇上睠怀南服慎重江防之至意

。臣查安徽一省。跨于大江。江以北四府四州。江以南四府一州。安庆府城处滨江适中之地。实为形势所必争。咸丰三年。安庆城陷。江面悉为贼有。千艘往来。飘忽莫测。官军无一舟一筏。可以应敌。周天爵等请以省城改建庐州。系属一时权宜。舍此亦别无万全之策。是年腊月。庐州复陷。官军屯于郡北定远一带。于是合肥以南之州县。尽沦于贼。而皖南中隔大江。贼氛布。文报梗阻。巡抚不能过而问焉。咸丰四年。  谕旨令徽宁等属暂归浙江巡抚兼辖。廷臣因上疏请仿前明南潯阳之例。设立皖南巡抚。  文宗显皇帝飭吏部核议。不设巡抚。而稍重皖南道之权。令其仿照台湾道例。专折奏事。添设皖南镇总兵一员。数载以来。皖南道一缺。例由督臣保荐。皖南钱粮刑名不隶藩臬。奏报不归巡抚。俨若另为一省。而皖北抚藩等官。散处于颍寿临淮泗州等处。几无定所。公事废阁。号令纷歧。改建省城之弊。此其明证。现在安庆已复。江路疏通。欲办苏浙之贼。必自力图皖南始。欲办皖南之贼。必自守定安庆始。臣愚以为如原奏所请。安徽省城仍应建于安庆。抚藩臬如前驻扎。庶足以资控制而一事权。至所称设立提督统辖水师官兵。江西九江镇就近归安徽提督节制一条。查水师陆兵判然两途。犹耕织皆所以资生。而不能使一人而治两业。安徽寿春镇所辖。向系捻出没之地。皖南镇所辖。又系万山丛杂之区。皆与江防毫不相涉。应请仍归安徽巡抚节制。江西九江镇所辖。如抚州建昌等处。离大江六七百里。亦系陆路专政。应仍归江西巡抚节制。该两省向兼提督衔。均应遵守旧章。无庸更改。至江防局面宏远。事体重大。臣愚以为应专设长江水师提督一员。目下大江水师。归彭玉麟杨载福等统率者。船只至千余号之多。位至二三千之富。实赖逐年积累。成此巨观。将来事定之后。利器不宜浪抛。劲旅不宜裁撤。必须添设额缺若干。安设此项水师。因即以壮我江防。永绝中外窥伺。其提督衙门。或立安庆。或立芜湖等处。自提督而下。总兵应设几缺。副将以至千把各设几缺。暨分汛修舰各事宜。统俟  谕旨允准之日。再由吏兵等部详核议奏。臣等如有所见。亦必续行奏咨。略参未议。至俸薪口粮修补船等项。当于长江酌留厘卡数处。量入为出。不必再须户部筹款。其福建广东原设提督。不必据议裁缺。所有遵  旨筹议缘由。谨会同安徽巡抚臣李续宜署江西巡抚臣李桓恭折覆奏。伏乞  圣鉴训示。

  请添设徐州四界重镇疏同治元年  
潘祖荫

窃自军兴以来。捻匪披猖。日炽一日。举凡教匪幅匪。称名虽殊。而为害则一。其尤甚者惟四者。安徽山东。捻匪之窟宅也。江苏河南。捻匪之冲衢也。向来筹办之法。曰团练乡兵。曰坚壁清野。曰剿抚兼施。此皆古人制贼之要策。而行之数年。不独未能荡平。且滋流弊。臣尝揆其弊所从生。究其弊之终极。

知非统筹全局。扼制要冲。则虽以劲兵四出。而欲其尽敌而反也。势必不能。伏查安徽之贼。蒙城迤西而南。数百余里。多为贼巢。而大股屯聚。则在宿亳太和灵璧一带。其地西界河南。北界江苏。安徽之边境之也。山东之贼。匪类纷杂。啸聚掠。出没无常。不独曹濮之闲。邻于直隶河南者。丛生奸宄。其沿海则曰青曰莱。其在山则曰蒙曰泗。而贼势尤炽之处。厥惟沂郡之西。兖郡之东。其南界江苏者。山东之边境也。河南之地。其界于山东江南者。曰陈州。曰归德。而贼踪之往来。贼垒之屯集。则虞城夏邑永城之东。履错而踵接也。是河南之边境也。江苏之地。徐州一属。实界三省。贼之窜匿海沭者。其余焰耳。若邳州。若萧砀。则狼眺其穴。而虎负其嵎也。是江苏之边境也。夫统计四省。而贼之所据。边境最多。是由封疆大吏未忘畛域之心。致使草泽奸民日长蔓延之势。贼之出掠。名曰装旗。任其所之。而被掠遂为习见之事。贼之归巢。名曰回哨。听其自反。而贼巢俨如化外之乡。势必举数省交错之地。委而弃之。使贼得而蹂躪焉。盘踞焉。且分歧而错出焉。而邻省州县。止为倭卸之谋。边境防兵。徒作送迎之计。揆兹积弊。有由来也。且夫团练之法兴。而械抗粮之案。逾时迭出矣。坚壁之议建。而分疆绝界之图。立寨争雄矣。招抚之策施。而阳奉阴违之患。乘机窃发矣。近来东省皖豫。圩寨皆成。其显据为贼巢者。固无论已。至如江苏徐属境内圩寨头目。类多恣睢自专。通贼藐官。截遏行旅。骄蹇跋扈。无所不为。不于此时画策以制之。臣恐阴怀叵测。据有事权者。驰一介之使。要结而迫胁之。奉其号令。恃其声援。一旦有变。固东路咽喉之虑。亦中原心腹之忧也。臣闻方今剿匪。僧格林沁一军。督战最力。擒逆畏威。往往望风纳款。受降之后。给与免死大旗。及至兵退。而焚掠如前。地方官莫敢过问。现如邹县凤凰山一带之匪。既降复叛。候补府来秀重往晓谕。竟不听从。反将出口堵塞。拥众数万。劫掠公行。名为就抚。其实缓兵。此明证也。是即转抚为剿。而岁月迁延。饷需糜费。事机更变。精锐摧残。臣不知一战之胜。贼被芟夷者几何。旷日持久。庸有济乎。臣旧闻徐州府属。其地当孔道者。设有四界司一官。彼固未秩微员。据四县之冲而名之耳。

窃见徐州一郡。实为四省交冲。拟请添设四界镇总兵一员。四界分巡兵备道一员。凡四省沿边州县。悉归管摄。其住之所。必酌乎四界之中。其饷由四省筹备。其兵由四省酌拨。抑或自行召募。务使粮足兵强。克为重镇。然后责以办贼。来者拒之。过者遏之。四界之内有警则救之。四界之外乘便则攻之。与以专制之权。即重以守边之罚。并令界内寨圩。听其节制树置头目。一切禀承。或更选各寨头目之子弟。置之军中。量能委用。羁縻驾驭。必协其宜。庶乎诸路有进捣之军倾其巢穴。而冲要有控扼之镇固我疆圉也已。臣尝反复筹思。方今四省拨兵甚难。查有田在田一军。素在徐属屯。田在田统兵无律。畏葸居心

。曩时捻匪出巢。田在田名为巡剿。其实避道而趋。今春捻逆窜扰清淮。田在田行至宿迁。并未见贼。欲进城圩。居民防守甚严。不能纵掠。竟敢开枪攻圩。踏毁宿迁县坐轿。抢夺守城将弁器械。田在田并不查究。所统兵勇。又多系徐宿之人。与贼潜通。是不独虚糜军饷也。即有制寇之兵。而田在田一军在彼。牵掣扰乱。势必无功。相应请旨将田在田从严查办。按其现统兵数。加以挑选淘汰。作为四界镇主兵。其有不足。再由四省酌令添拨。方今将才难得。时会难稽。拟请旨下两江总督曾国藩保送文武干员。并会同署漕运总督吴棠暨四省巡抚妥速具议章程。规画既定。备御必周。夫而后分道会剿者。不必多为守兵。即溃围狂奔者。不致成为流寇。窃料贼于斯时。进无所乘。退无所据。痛剿之下。当亦帖然就抚耳。惟投诚者反侧未定。若给以免死号旗。务既注明限期。令其速为解散。倘逾限不遵。仍敢勾结团聚。托为团练名目者。不独首恶必诛。凡党与之怙终。亦虔刘而无赦。请旨下统兵各大员。毋稍蒙于贼智之欺。毋轻假以庇身之具。果能策善攻心。思革面。所谓不战而制胜者。是亦存乎其人焉耳。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

#### 与骆吁门中丞书

陈庆镛

近阅邸报。悉荣署湖北巡抚篆。吾道幸甚。天下幸甚。拯民涂炭。在此一举。特武昌既为贼据。巡抚衙署一败涂地。天子命于荆襄两地。酌量地方紧要。暂行驻。此诚圣虑之周详也。窃计全楚之地。襄阳胜于荆州。与其驻荆州。莫如驻襄阳。何也。朝廷调直隶精兵及东三省劲旅。自北兼程前进。会合兜剿。布置严密。贼势胜则下江南。贼势败则入川陕。此情事之必然者。查武昌汉阳之西北。径抵襄阳。水陆齐驱。一过襄阳。东折则入汴梁。西折则入长安。其地实南北之咽喉也。现在武昌汉阳之闲。南东北三面筹备夹攻。祇空西北一面。则贼所垂涎者。未必无意襄阳。请以形胜言之。武昌者从古之都会。襄阳者从古之要害。要害之地。我据之则可以制贼。贼据之则可以制我。唐颜师古所谓在我为要。在贼为害者也。春秋楚之兴也。以其灭郢子之国而有襄阳。楚之亡也。以北献上庸于秦。使秦人得开武关而南下。是武昌都会之命。实悬于襄阳要害之地也。自后南北之争。亦以襄阳为胜败。南人之必争襄阳也。汉刘表之踞荆州。蒯越劝其北据襄阳。向使刘瑶不举襄阳以降魏。则魏师安能乘胜而南下。此南人失襄阳之害也。东晋之时。前有桓宣守襄阳。继有桓温镇襄阳。而桓温能以陈师灞上。修洛阳诸陵。柳元景得进据潼关。而战于峡下。若非据守襄阳。安能至此。南宋初立。赵鼎张浚辈所疾呼以图固守者。唯曰襄阳襟喉地也。命岳忠武镇之。一时中兴诸将。称开扩功者。以岳为第一。此皆借襄阳之形胜。乃能立威于北者。南人据襄阳之利也。若北人之所必争襄阳

者。苻坚窥晋之初。亦知命重兵陷襄阳执朱序矣。若乘此浮汉入江。顺流而下。桓冲将不知死所。乃引兵归去。岂待八公山草木皆兵。而后知其亡耶。此北人失襄阳之害也。魏武赤壁之败。仓皇已极。宜其速归许昌。计不返顾矣。乃命乐进守襄阳。后周瑜诸葛亮竭尽心力。而襄阳不可与争。吴蜀终不能越此以侵魏。魏之所以制吴蜀之命者襄阳也。隋之灭陈。唐之灭萧铣。亦皆出师襄阳。及元之侵宋。誓必破襄阳而后南下。故至五年之久。不克不去。既破襄阳。则阿里海涯以为汉水上游已为我有。顺流下驱。宋必可灭。自是果破郢破鄂。势如破竹。数节以下。无处着手。此皆北人得襄阳之利也。合观古人之得失利害。而谓全楚之命不悬于襄阳者。未敢信也。今即贼匪无甚远略。不能席卷襄郢。长驱河洛。而近日窜入黄州。则其东下江南。事机已露。我果以重兵据襄阳。扼武汉之上游。贼如分股东下。江南河南合两路之兵。仰攻横击。而襄阳之师。可以直抵武昌。扫其巢穴。贼即全股东下。而襄阳之师。更可绕汉水而南出蕲黄以为后劲。盖驻襄阳。其下游非祇为武昌计。而实为江南计也。其上游非祇为南阳计。而实为川陕计也。

宋名臣李忠定云。唯襄阳以接中原。西通川陕。又曰。天下形胜。关中为上。襄阳次之。由襄阳而南阳。西折而入潼关。此入关中之正道。黄巢李自成之所由也。自襄阳趋商州而过武关。此入关中之孔道。汉高帝之所出也。孰谓全楚之门户。不扼要于襄阳哉。若荆州为巴蜀通道。亦全楚一大要害。观魏武之师。方至江陵。距江东二十余里。张昭辈竟欲以全吴迎降。盖吴所恃为固者长江。魏至江陵。则长江之险。与我共之。其势不可遏也。然荆州为入川之地。其害轻。襄阳为入陕之地。其害重。入川则山重路窄。破之易为力。入陕则兵足马肥。破之难为功。且贼由岳州东窜。未必再行西折。而荆州旧有将军驻守。尚可控制一方。襄阳则无大员弹压。万一贼至此。北而南阳新野。西而商州蓝田。出没四散。何以能当。则荆州之与襄阳。孰缓孰急。必有能辨之者。阁下经纬在。明昭径寸。两利相衡。必取其重。谅必早见及此。无用区区献愚。然素叨挚爱。敢以蠡测私忱。为高明读焉。天寒起居胜常为颂。倘蒙赐教。朗照弗宣。

复陆稼堂中丞书

陈庆镛

屡奉赐书。稽迟裁答。庸特甚。乞恕乞恕。日阅邸报。知向军门于正月元日追剿贼匪。越日克复武昌。诚如是。即李愬之雪夜入蔡州。狄青之元夜夺昆仑。何以异此。但贼现据阳逻及汉镇山等处。遥揣贼势。其下江南者十七八。其上河洛者十二三。两江之九江安庆。固不可不防。而河南之光州汝宁。尤不可不备也。查阳逻近豫之光汝。其地即在黄州西北百二十里。元丰九域志。黄冈县



有齐女久长灵山团风阳逻沙湖龙坡七镇。而七镇以阳逻为最险。阳逻古战场也。明一统志载宋置堡于此。东接蕲黄。西抵汉沔。南渡江至鄂。北据五关。五关者。大城关。在黄安北。宋时属河南汝宁罗山县。是即元世祖之所入也。木陵关。在麻城北。接河南光州界。是即梁夏侯夔出义阳之所拔也。虎头关。在麻城东。接河南商城界。是即宋孟珙集战士以御金人之路也。白沙关。在麻城西北。去光州仅二十五里。是即北魏镇南将军元英破梁将吴子阳处也。而黄土关。接白沙。亦在麻城。毘连光州光山。是五关皆与河南接壤。宋李璘乞复五关疏云。虎头关形势最险。两山千仞。一涧激冲。黄山关形势耸峭。白沙关与黄土关相去密迩。木陵关山路峭壁。委折而上。大城关山势不甚高峻。而横斜盘绕。修善关即在其旁。元时巴延军次汉口。宋都统守阳逻。元以史塔刺浑为总管。进军沙洲抵观音山堡遂以破。其后阿珠即以雪夜乘舟至青山矶径渡江。假使宋知五关设险。元兵何以能飞越而下。今者贼由武昌溃出。其大队纷纷上船。复以小队屯阳逻。论者皆以为势必下江南。然下江南固在意中。而上河洛亦非意外。且安知贼非以疑兵指江南。而以潜兵向河洛。即或分队而出。半在船。半在陆。则南北皆受害。此又不可不虑者。比读阁下疏报。前出南阳。于桐柏邓州新野内乡淅川分支防堵。业已周密。则于南阳一带。可保无虞。特今所患者。不在南阳而在光汝。宜移节镇守二州。周视情形。以为防御之计。仍飞咨湖北巡抚。于五关扼要处。重重密置防兵。一夫当关。万夫莫御。贼必不能北窜。而大军由安庆九江溯流而上。用战舰火攻。并力追剿。而我以伏兵为密应。俟贼一来。掩而袭之。必使匹马只轮无反者。夫出奇制胜。督师之权也。严卫设防。巡抚之责也。先发者制人。毋制于人。盖我无制贼之方。贼为负隅之虎。我有制贼之策。则贼为游釜之鱼矣。迂谈狂论。越俎之嫌。愿乞鉴谅。阳律春回。起居曼福。伏惟霁照弗宣。

与吕侍郎书咸丰三年

陈世镛

霄汉睽违。音尘阔绝。惟于邸报中。见阁下升迁之不次。召对之时承。非徒于苔岑有光。亦且为梓里生色。固宜汲汲图建非常之功。以酬不世之遇也。皖省不见兵革二百年。忽焉为墟。此诚忠臣义士扼腕发愤。不惜支体横原隰。肝脑涂野草。报效万一者。贼本乌合。非有良平为之谋。布越为之将。其所向披靡。乃我自望风而逃。非彼能攻克也。观其于岳阳武昌九江既破之后。皆不置一人戍守。岂有天下大计在其胸中哉。今又扬帆东下。齐赴金陵。螳螂捕蝉。不顾黄雀之在其后。转败为功。机正在此时矣。新放抚藩。已踰两月。特周制军袁给谏相与赞襄。阁下与赵岵存今又继至。皖人引领而望。以为云霓可沛崇朝。而自春徂夏。旌麾莫。惟闻奏请改省庐州。往时桐城姚姬传尝有此议。载

惜抱集中。然实书生一孔之识。未窥形势之全。彼第见三国庐为魏重镇。不知古今控制异宜。魏与吴为敌国。其边圉扞蔽。魏在庐而吴在皖。故魏须守庐。以遏吴之北窥中原。今以大一统之朝。御么小丑。岂与之为敌国哉。夫长江之为天险。讲地利者。无不先争。故自武昌下达金陵。置省皆依此险。而皖当其中。尤喉吭也。不驻皖而驻庐。则长江之险失。而皖弃与贼矣。皖弃则滨江之郡县皆不可保。池州太平和州亦必失矣。其徽宁隔绝。救应不及。又岂为我有。而通省之大势。十去其三四矣。将独保此庐凤颖六当一省哉。又奏称城北之集贤关。其险与剑阁潼关埒。而以前臬使张公守此。凡郡县郭门之外皆以关名。皖四门。南门临江。三门外皆旷衍。北郭自南庄岭至集贤岭十五里。稍有坡陀。微形凹凸。中置亭堠。缭以短垣。左右旅店十余家。行李往来。于此稍憩。以在郊关。故谓之关。而实无险隘。五尺之童。可超而过。何云守也。夫忠臣之事君。以不欺为本。周制军由县令至方伯。在皖省数十年。李中丞任学使三年。岁科两试。皆由皖至庐。形势讷有不知。而为此奏。欺耶非欺耶。世镛去岁在金陵。有钞示周制军粤西所寄家书。盛夸洪秀全用兵如神。虽孙吴无以过。盖年既衰而气亦馁矣。人之才分。固有所限。黄霸为三公。声名乃损于在颍川也。春秋列国卿大夫。多以容貌辞气规人品卜休咎。李中丞之为学使。当庚戌辛亥。贼始起事。其试士有我善为陈我善为战箠食壶浆以迎王师等题。壹似豫期其来者。今合为此奏。岂不知省之不当改亦不必改。特私计庐距皖几四百里。贼锋当不及。以为藏身地耳。曾不思我能往。寇亦能往。省改在庐。则庐即贼之招也。

午桥未尝至皖。此奏之得失无由知。阁下与岵存以本省本郡之人。其虚罔晓然。宜指陈利病。与之力争。及今部议尚未允行。请旨飭令星凤皖。筹办堵剿诸务。则补牢顾犬。尚可为桑榆之收也。至阁下奏行团练。顷见所颁条款。仿嘉庆初年川楚坚壁清野之法。在当日着有成效。今之情形。与彼不同。彼虽四出蹂躏。而省会大郡。未有失陷。官军攻剿。驱入南北山。其势将衰。以此遏绝劫掠。令其无所得食。束手就擒。此时贼所虏获。各处仓库。至为充足。尚未搜括乡闾。方且师李自成故智。流言三年不纳粮。煽惑愚氓。而数千里无一官军与战。民心摇摇。今忽令其搬运费财。携持老幼。屯聚于一区。岂不曰本无事何生事也。则贼未扰而官先扰。怨咨之声。将盈耳矣。能望其令行如流水哉。世镛旧八月曾条陈事宜。上之堵局。招募劝捐诸件。城破之后。又当量为变通。今二月拟有团练章程。最要在以正耗钱粮作为团费。似易举行。先固人心。使不为贼流言鼓动。而不肖之州县。方妄冀仍如向之征敛取赢。此必不得之数也。阁下当怂恿中丞入奏。不听。即自行陈奏。此通省安危所系。不为侵官。其它因地制宜。阁下佻躬亲至皖。当续有刍蕘之献。老惫不任奔走。不能

赴庐就谒。略分言情。知不见罪。所拟团防两录呈。伏惟照察不宣。

与倪莲舫书咸丰三年

陈世镛

旧腊遥奉一函。属亦民从子转致。曾否得达。旋仓皇入山。匿林莽。而皖省正月十七日失守。沿江郡县相继沦胥。金陵镇江扬州以次覆没。寇盗何代蔑有。未有不交一兵。不接一矢。所向披靡。若斯之速者也。两省兵力未为不足。粮饷未为不充。由当事者予知自雄。玩视一切。以悬书读。佐其涂饰之具。以说性谈天。文其欺罔之术。八月。贼驰檄令献金陵。曾不为意。皖请兵筹备。譙让多事。直至建业为墟。浔阳逼近。迟之又久。乃始泝流一上。而即望影而奔。此其误国殃民。虽肆诸市朝。岂足以谢生灵之涂炭哉。皖九月设局防堵。招募团练。非不未雨绸缪。而天时地利人和。无一通晓。夤缘入局者。以为膻仕之要津。肥身之利藪耳。如怀宁令之贪污不法。众所指名。本应在放流诛殛之列。反令司事。得藉修浚。干没四五万金。使以赏军士。制器械。亦不无小补。乃恣填溪壑。大府知之而不问也。自古戍守必于要害之区。常在数百里之外。与邻省不分畛域。协力图。禁遏其来。无使得近。若已迫郊关。则难以措手。故陈友谅之师既至安庆。余忠宣惟有毕命清水池。已事可征也。皖北岸太湖宿松以上。与湖北为邻。南岸东流建德以上。与江西为邻。九江其枢机总会也。使责成诸州县。各募乡勇数千。鼓励激劝。厚以赏赉。勤其训练。多备小舟芦苇火药。密布两岸。互为声援。侦贼之至。或迎其前。或截其后。或冲其中。一炬燎扬。赤壁之功。不难见也。今之招募。计不出此。但以数百人分驻小孤。余悉令在省中。守其阶前尺寸之地。为自卫计。其应募者。率临时苟取充数。恩信非素孚也。技击未豫练也。而又无先登之赏。作其敢死之气。无后至之诛。坚其必死之心。勇怯从同。壮羸无别。卖菜之佣。鸦片之鬼。能责其效死致命哉。故当设局之初。识者已料其一无可恃。徒糜饷耳。近日经国之猷。乃曰改省。此尤迂阔远于事情。战守在地。而实在人。得人则弹丸亦可无虞。失人虽金汤犹为无用。且古今形势不同。吴魏相争之日。庐州为魏扞蔽。故须重臣镇守。元明以来。则自川楚下达苏松。皖其咽喉必争之地。而庐非所急也。建此议者。岂真不识时宜。原其本谋。不过幸距皖差远。贼锋可不及耳。是以五月至今。江中贼船。往来上下。日百千计。一无禁御。续被焚掠者。至于再三。附郭居民。转徙无宁晷。以皖委之贼矣。而滁凤蒙亳之在庐肘腋者。接踵被祸。战守之策。亦无闻焉。何取于移镇也。且我能往寇亦能往。省改在庐。军资之储在庐。则庐即贼之招。而欲恃以为狡兔之窟。岂不悖哉。南都之师。已阅春夏。豫章被围。又经踰月。陆路一股渡河。豫告警。漆室倚楹。益增忧愤。金阊福地。风鹤无闻。未卜秋冬道路得通。能就谒否。亦民解运。往返

奚似。松江赵太守料不时相见。便中冀惠德音。盘根错节。利器斯见。责望所归。将在吾子。伏惟珍重自爱不宣。

与张小浦副宪书

陈世镛

八月初。接奉手书。科场之事。仰荷奏请与苏省同借浙闈一体应试。俾通省士子得与宾兴。不徒覆冒八州。抑且馨香百世矣。世镛中秋后赴淮。将就谒午桥。道梗不进。江督驻节常州。返棹试一往见。前夕方征歌燕会。未敢劳渎。但微询戡定方略。则云皖事不可为。径须舍弃。金陵收复亦难必。惟有慎防东坝及四安。以固苏浙门户。闭关自守耳。世镛掩耳而走。十月杪。午桥有督师皖省之命。喜极致书。冀得抒其义愤。顷闻仍反漕督之任。则此书为无用矣。昨见浙抚具奏。请以皖南四郡一州提镇。俱归阁下统辖。正赋捐输。亦归阁下经理。其名甚美。其任亦专。然奏中深以曾侍郎克复安庆。则皖北之贼。不能托足于皖。必将逞志皖南为虑。似不欲皖之克复者。岂其来时过常。与江督商榷。所为远猷硕画。惟在于弃皖邪。数年以来。贼之扰皖南也。更甚于皖北。正以有皖托足官兵。未尝过问。无反顾之忧。乃得扰皖南耳。今谓皖复。贼始得逞志皖南。目前皖固未复。而泾太黄池等处。何为相继告警。奏称危在旦夕乎。至于徽宁池太广四郡一州。地丁银不及七十万两。漕米不及六万石。而池太之赋。尚未为我有。徽防兵一万六千名。宁防兵二万四千名。并诸将弁一月之饷。约须三四十万。徽宁广所征。才可支半月耳。势不能不借助于捐输。徽州已捐至一百八十余万。连年烽火。虽殷富亦化为瘠贫。而有征敛而无廓清。即输至周髀度尽。隶首数穷。恐亦不能填此无底之壑。其究将使民流亡而军溃散。适驱之为贼耳。而欲恃以为藩蔽哉。乌菟之见。以战为守。不以守为守。今日之事。普天率土。皆当一体同仇。岂可自分畛域。以安庐为皖北。弃以与贼。以徽宁为皖南。附于苏浙。曾不知安庆一日不平。则徽宁一日不靖。苏浙以徽宁为虎牢。徽宁即以苏浙为敖仓。敖仓不继。虎牢夫岂能守。欲自全而实以自害。乃计之两失也。

明者识微见远。不苟偷咫尺旦夕之安。浙抚所奏。如已 俞允。阁下似当及此时剴切指陈。皖南皖北。辅车相依。欲保苏浙。在先固徽宁。而欲固徽宁。在先定安庐池太。徽宁现在兵勇实数若干。每月需饷若干。正赋捐输。供饷不足。应由苏浙拨解协济。如曾侍郎兵已抵皖。阁下似当带兵至皖与会。而东坝与苏常接壤。苏抚现在无事。应请亲赴东坝。四安与浙湖接壤。浙抚现亦无事。应请亲赴四安。除各带兵勇外。阁下分拨兵勇协同防守。其池州太平等处。则相其地形之缓急。以为用师之先后。某处最要。某某当之。某处次紧。某某任之。或舂其。或截其尾。或斧其腰。临时调度。务多设备。勿轻受降。此辈梟

獍性成。即不能尽行猕薙。断不可虚慕好生之名。致遗滋蔓之害也。金陵之贼。和张二帅。攻围已经数载。江浦六合盱眙天长。分途侵犯。总以挠我金陵之围。江督名为统辖三江。实祇苏松常镇太五属。其事颇。应请 明诏飭令亲赴淮浦。以淮泗扬州诸贼。责其歼除。使金陵之帅。不致力散于分营。而虑疏于兼顾。如此则同心戮力。不自择便安。而以艰危与人。岂惟见蓼臣之心。亦以尽朋友之道。夫湖广之与皖。隔省也。曾侍郎之兵。直捣安庆。胡中丞之兵。现驻两省交接之区。为之策应。彼岂不知晏坐堂皇。且以喜乐且以永日哉。而经营况瘁。水陆并臻。亦以皖为吴楚枢机。自改省庐州。而皖弃与贼。遂横溢而不可制。故今日最要在先复皖。皖复。则芜湖采石皆以次递及。贼虽欲据焦冥之巢。舒螳螂之臂。而有不能。东坝四安。鸟乌声乐矣。此为明于天下之大计。曾胡二公与皖何恩。与苏浙何仇。岂肯市德于皖。而嫁祸苏浙邪。阁下与午桥皆当今所仰望。又忝附苔岑。故敢肆臆一言。幸弗以狂瞽为罪。

上浙江巡抚黄寿臣书咸丰四年

周腾虎

前日言及宁国之事。迫日之暮。未能尽言。阁下图危为大。博采旁谘。顾何敢默尔而息乎。窃以宁国屏蔽江浙。最为今日形胜要地。即汉之丹阳郡治也。其地膏腴沃野。田皆上上。而山谷深阻。货物盈溢。材木众多。殷实富厚。家累百十万金。其君子勇于事上。重仕宦。其小人愿朴易使。力于农作。今安徽一省。地皆残破。特宁徽二府。幸有溪山之限。尚得苟完。即隔绝消息。犹当抚而存之。况宁守谆谆请命乎。铜陵当涂芜湖。皆为贼境与宁壤牙错。宁人惴惴呼救。人无固志。贼或以偏师云掠风扰。邑屋残破。即幸而退出。军资皆竭。悔之何及。且宁国非特蔽遮江浙也。实为金陵上。游要害。倘此邦完实。扼为重镇。池州太平得渐完守。因其财力。即山伐材。舟师东下。陆军北冲。贼即盘踞金陵。吾已扼其项而拊其背矣。夫成大功者不惜小费。图大计者不计小劳。事不可已者。不可以乏人少才而暂缓。据形胜以蹙贼。大功也。固疆圉以足赋。大利也。徽宁或失。浙省必危。事不可已者也。故为今计。宜且选练师千人。或五百人。命一勇干晓事之武弁。驻守宁郡之湾沚。深沟高垒。树栅自固。非以此摧锋陷敌也。且以安宁人之心而阻贼之扰。再命一敏事勤能晓达人情之文员。抚循其地。察其守令之贤否。通往来之意。告以唇齿之义。吾浙不惜艰难之中。分兵分饷。以保 国家疆土。民人家室。宁人在阽危之中。闻有大援。必当稽首归命。感入骨髓。然后阁下宣布德意。晓以大义。责之赋税。宁人怀德畏威。内销诈慝。即刁顽之徒。必不敢肆其诤张。阻挠成赋。是以数万之饷而存 国家数十万之赋也。再谕以家出一丁。乡保团练。吾为之卫其外。而宁人自守其内。贼将闻风自阻。宁郡既固。然后联徽宁池太广为一道。大员

驻守。东固东坝。西控芜湖。为国家完千里之地。搜讨军实。内成江浙形援。阁下何惮而不为此。今胜帅告捷。执讯获丑。贼即帖耳慑伏。不逆颜行。而怙恶之众。未必甘骈首即戮。东逃西窜。奔命山谷。阑入徽宁。日延月久。祸不可知。而浙壤与徽宁处处邻接。防御必难。实切肤之害也。故毋恃贼之不来。恃贼来而有以御之。阁下公忠体国。安不忘危。虎以一介之愚。屡承大问。士感知己。且当上下交患之时。敢不竭其一得。冀裨万一。区区之忱。伏惟裁察。

### 与王璞山书

曾国藩

荆襄扼长江之上游。控秦豫之要害。诚为古来必争之地。然以目前论之。则武昌更为吃紧。盖贼首既巢金陵。近穴镇扬二城。远处所宜急争者。莫要于武昌。昔人谓江自出蜀以后。有三大镇。荆州为上镇。武昌为中镇九江次之。建业为下镇。京口次之。今粤逆已得下镇矣。其意固将由中镇。以渐及上镇。闻九江安庆。近已设立伪官。据为四窟。若更陷鄂城。上及荆州。则大江四千里。遂为此贼专而有之。北兵不能渡江而南。两湖两广三江闽浙之兵。不得渡江而北。章奏不克上达。朝命不能下宣。而湖南江西。逼近强寇。尤不能一朝安居。即使贼兵不遽渡湖南窜。而沅湘固时时有累卵之危。然则鄂省之存亡。关系天下之全局固大。关系吾省之祸福尤切。鄂省存则贼虽南窜长沙。犹有幸存之理。鄂省亡则贼虽不南窜长沙。断无独存之势。然则今日之计。万不可不以援鄂为先筹。此不待智者而决也。足下义气薄云霄。忠肝贯金石。望率湘勇三千。即日渡湖而北。与岷樵石樵之师相合。力保鄂城。以固全局。则不特湖南受其利。天下实有赖焉。

### 与曾节帅论东南战守形势书

罗泽南

窃尝统筹天下之大局。黄河。北条之水也。秦晋燕赵之险凭之。大江。南条之水也。巴蜀荆襄徐扬之险凭之。河水浑浊。操舟维艰。长江数千里。一帆可以上下。故东南争战。必恃水陆之兼济。大江之要害有四。一曰荆州。蜀江初出峡之水也。荆州不守。则西可以窥蜀。南可以袭常澧。一曰岳州。沅湘洞庭之水由之以汇大江者也。岳州不守。可因之以犯长沙。窥衡嶷。而通岭外之寇。一曰武昌。江汉之所由合者也。荆岳诸州倚之为锁钥。而溯汉水而上。即能犯湖北之襄郢。陕西之汉中。度南栈可以争剑阁。踰北栈可以据陈仓。秦蜀奥区。悉为震动。一曰九江。大江东流。彭蠡入之。南昌之门户也。西踰湘南。东犯闽浙。在在可通。此皆自古用武之国。智谋之士。所必争焉者也。至于皖城。江表重镇。为都金陵所必重。而非长江险要之地。建业龙盘虎踞。古称天险

。而地居下流。势尤不足以控西北。荆岳鄂浔。非其所有。遂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六朝偏安江左。其安危恒系于荆襄。有宋南渡诸臣。日以争江夏争荆襄为事。故得偷安于临安。元伯颜一入襄阳。下武昌。南宋不能复支。以成建瓴之势故也。粤匪倡乱之始。不过桂林一隅耳。无与于长江之险也。程制军防堵衡永。不能以两湖之全力。守岭表之险要。致贼踰岭而北。陷道州。陷郴桂。逼围长沙。我师力守。得保省城。贼遂迂道而破岳州。破武昌。破九江。破皖城。僭号金陵。当其时贼势初成。羽毛未丰。利金陵之富侈。饜一己之贪求。自岳而鄂而浔。皆得之而不守。使收武汉之余烬。据上游以自固。居高临下。亦无难制贼之命。当时封疆大臣。亦无有计及此者。贼得金陵之后。遂日以上犯浔鄂为事。咸丰三年夏。夺九江而薄江省。江中丞进援江西。贼不得志章门。因而上窥武汉。浸假而据汉滨之德安矣。浸假而上据岳州矣。浸假而逼长沙。迂道以据湘潭矣。由是而湖南之常德澧州。相继胥溺。湖北之荆州。亦为贼所扰。长江之险。尽为贼有。东南大局。几有不可支者。赖麾下提师湘南。操水军以肃清江面为要着。湘潭一战。贼锋始折。因而复常德。复澧州。进攻岳州。贼势大挫。武昌之久为贼踞者。亦得以一鼓下之。嗣是而大治而兴国而蕲黄而广济而黄梅。转战千里。所向无敌。长江之险。几复尽为我有。贼之所保者。仅九江一孤注耳。胜负无常。变生不测。水师攻破九江。贼船下泊湖口。以阻江西内湖之战舰曾为贼虏者。使之不得出大江。湖口贼卡既破。小舟驶入彭蠡。举贼舟而尽焚之。我军巨舰之在江西者反两为贼所火。陆师由蕲黄而南者。亦顿于浔城。与之相持不下。杨制军不乘我师克复武汉。力图善后以备不虞。不自揣量。率请以攻剿北路是任。致贼复袭广济陷黄梅。武昌汉阳。又为贼所沦陷。东南大局于是为之一变。

今官军所能力持者。独有浔江一险耳。九江虽为贼踞。陆师之围之者。贼不敢撓其锋。湖口虽为贼守。水师之在南康者。贼屡为其所败。浔城逼近金陵。兼能牵制武昌。故贼深以为忧。必欲从而争之。犯弋阳。扰广信。且欲从信水以下彭蠡。而抄我师之右矣。据义宁。守梅岭。且欲从修水以下彭蠡。而抄我师之左矣。幸赖麾下指示方略。泽南因以获捷于其闲。江右东西两路。俱为安辑。九江门户益固。贼不得恣意于武昌。兼以湖南之水师。堵于金口。官制军之陆师。已及德安。武昌虽为贼据。当有不难扑灭者。特以湖北之崇阳兴国通城通山。盗如毛。荐食之心。无有餍足。崇通之贼不除。江西之义宁武宁。湖南之平江临湘巴陵。终无安枕之日。是以欲制九江之命。未有不从武汉而下。解武昌之围。未有不从崇通而入者。为今之计。惟有率南康之水师。与围浔城之陆师。合力以攻湖口。横踞大江。以截战船之上下。更选劲旅。埽通城通山崇阳兴国之贼。悉其种类而歼除之。则江西湖南两省之边患。可以渐纾。然后乘

胜以下咸宁。出江夏。与湖南驻泊金口之水师。相为联络。以攻鄂渚。复汉口。是不惟荆岳可固。即九江残孽。亦将不攻而自下。盖贼欲保金陵。必得鄂浔。而后无西顾之忧。我师欲复金陵。亦必先收鄂浔。而后成建瓴之势。南条既清。北条自固。国手下棋。必争先着。形势所在。固有不待龟蓍而后决者。泽南奉委从戎。力小任重。夙夜祇惧。常自恐其有失。然苟有可以效力之处。虽备极艰险而不辞。傥不遗葑菲。欲俾以剿崇通援武汉之重任。则愿益以千人以厚其势。予以数月之饷以储其粮。虽自知其不才。亦愿枕戈尝胆以从事其闲。以歼此一隅之丑。成败利钝。古人亦难逆睹。泽南亦惟尽其事之所当为。与夫力之所能为者。以不负委任之至意而已。

### 与曾节帅论分援江西机宜书

罗泽南

二月二十三日。接到手书。知吉安失守。武宁城又为贼分股所破。又知翼贼已至临江。分支上据州。江西之事。一何糜烂至此。读之心痛。章门兵勇犹多。竟无一得力者。来札调湘勇回援。理宜即日就道。以副悬望。而此闲事势。有不能遽行者。泽南到武昌。已逾三月。贼负隅自固。久顿城下。即不能安江汉之生灵。又不能拯章门之灾厄。寸心思维。抱惭殊深。然以事势论之。今岁之围武昌。与去岁智亭军门之围九江。其势不同。去岁围九江。江面非我有也。北岸非我有也。即南岸东路之湖口。西路之兴国瑞昌。皆非我有。无论浔城不能破。即破之亦不过得一孤城。于大局无补。今岁之攻武昌。北岸为我有。南岸为我有。江面自沌口而上。皆为我有。其所未围者。祇水路下游一面。而杨厚庵之水师。已料理下泊。现在贼粮将尽。势日穷蹙。若得水陆俱下。釜中之鱼。必不能久生。湘勇遽然撤去。则润之中丞之兵单。不能独立于南岸。不特前功尽弃。其祸殆有不可知者。去岁武汉之贼。其初犹弱。自八月韦政上据。所部皆贼中死党。非有劲旅。不能制其命。洪山之路开。虽中丞之陆师。厚庵之水师。同驻金口。足以守此一。贼必如去秋故事。上犯咸宁蒲圻。以窥岳州。其祸不独在湖北。即湖南亦将难以支持。楚中士民。惟恐湘勇之去。与江右之日望湘勇来者。殆无异情。况武汉天下枢纽。我与贼所必争之地。垂成而急释之。尤非策也。特江右东南腰膂。一有不虞。东面之闽浙。西北之两湖。皆有唇齿之患。且南通两粤。贼之诡计。每思由江西湖南以通粤中之气。石党之上州。实欲为此。不急图维。则东南之祸。亦将不可胜诘。两湖之人。祇知两湖之宜守。谓湘勇不可遽行。江右诸公。祇计江右之多难。谓湘勇必当速援。此皆非通筹全局之论。泽南所部湘营。自入楚后。日益加多。合宝勇共计有七千二百之数。所以加至此者。冀武汉克复以后。可以南北两路。夹江而下浔城也。顷已分派李迪庵之二千。刘峙衡之一千。移驻湾。其地去洪山约十里。声



息相通。距坛角以下江岸。祇二三里之遥。扼之可以断贼青山陆路之粮。水师大船。俱已办就。待东南风作。即便下烧。一炬而尽之。妙矣。即不能焚。贼船必下驶以避火。我船即随之而下。与迪庵之陆师相为联络。或下樊口。或出田家镇。贼水路之粮亦断。孤城定难久踞。如幸两城顿破。则湘勇之援江西易易耳。即不然。将分迪庵峙衡之三千人。与宝勇之八百。由武昌攻大冶兴国。各处之贼。皆不过数百。以此三千八百之劲旅驱之。殆如秋风之扫落叶。因乘此入江境。复武宁。以俟麾下之命。

泽南湘勇。与中丞所派之勇一千四百人随驻洪山者。共得四千八百人。仍驻洪山。与贼相支。天假之缘。武汉克复。即偕水师下浚城。与大营会。即一时不能得手。亦必与此城相终始。如此行之。两面可以兼顾。迪庵能战能守。峙衡亦骁将。于湘营为极得力者。宝勇亦劲旅。以之入江西。合梧冈与印渠之师。必能有成。今日与中丞商定。早筹行粮。俟水师一炬。即便启行。大约来江之期。在三月中也。左季高信言湖南境内无贼。刘印渠四千余人。从醴陵入萍乡。萧启江杨宝峰所部皆归印渠统辖。此际想已复袁州。可与梧冈夹攻临江。方今主德圣明。天年屡丰。民心恨贼。尽人骨髓。而我军之气。未尝稍散。此等丑类。定就销灭。或者斯民之劫数未尽。故稍缓时日耳。天下之事。在乎人为。决不可以一时之波澜。遂自灰其壮志也。

与曾节帅论进攻湖口利病书

罗泽南

今日之忧。不在湖口之难复。而在湖口之难守。贼上踞武汉。下踞金陵。相为犄角。吾出湖口之后。欲攻武汉。则虑小孤贼船乘于下。欲攻安庆。则虑武汉贼船尾于上。且湖口逼近江面。为贼必争之地。得湖口必分兵以守。与贼相持于无已。非长策也。为今之计。惟以复武汉为要着。武汉复。则从北路以攻蕲黄。下小池口。金口之水师相联而下。以断贼之粮道。内湖之水师。从而会合之。然后以一军捣江之南。以一军控江之北。顾兹小丑。尚能久居此邪。计不出此。徒为争湖口争九江之谋。是不过徒为江西固门户也。今日之祸。天下之大变也。东征西讨。无非以安天下为事。剿广饶为东征故。即剿义宁亦无非为东征故。况剿义宁可乘之以下武汉。于东征大计。尤为有益乎。泽南才力不足。难以肩此重任。事权不属。又恐为他人掣肘。力小任重。自知最深。请麾下即为布置。另择一人以统湖内之水师。泽南请先以义宁自效。克复义宁。即请随同麾下进征武汉。斯为上策。至于南康之水师。不可无陆营以护卫之。酌留何营。与为联络。由义宁以趋武汉。湘勇尚嫌太单。必更与以一营。其势乃壮。皆乞酌定。以决行止。

致骆吁门宫保书

刘蓉

屡奉赐函。欣悉一切。大凡此闲所筹调兵设防之事。往往与尊意不谋而合。足征硕画周详。远猷宏达。实所钦佩。某自九月十四五日以来。即患左偏头痛之证。迄今两旬。服药罔效。医者言系肝气郁拂。风火上炎所致。须得安心静养旬月。乃可全瘳。然事势方艰。仔肩特重。其何能稍自暇逸。顷所以奏调黄牧。亦冀可为综理营务。稍节劳逸。而迄今两旬。未及肃函邮陈钧座。皆因患此证后。不能伏案握笔之故也。蒙催调果后九营。现闻到阆中者。已有三营。余亦不过日内可集。某亦拟即拔营前进。惟进剿之法。从前原有三路之议。一由西乡。一由南通。一由宁沔。乃鄂援不至。我军独出青石关。地利既失。挫败旋闻。现值军声未振。贼势鸱张。议剿必先筹防。固川乃能图陕。月余以来。延访绅耆。遣侦探。金谓青石关地势偪促。可资控扼。难驻大营。关内天池子至回军坝。地颇高广。西河口人户稍稠。然地近铁厂。林木砍伐已空。不独山径窄狭。米运维艰。即柴薪等项。亦难觅取。前议师出青石。不过取道经过。今既谋顿重兵。即须通筹全局。此地论形势则祇可扼守。论馈运则必至困穷。于是有谓宜取道沙河子出营黄瓜岭者。有谓宜取道通太滚龙坡出营西乡者。有谓宜取道广元出营宁羌者。查黄瓜岭。即黄官岭。地不甚险。而东通红庙塘牟家坝。南通塘子口。西通广元。北通新集村寨。较青石稍大。曩办三省教匪。尝有重兵驻防。但其地距青石关仅五十里。而越山阻水几于无路可通。孤军驻此。时防钞袭。兼闻附近村寨。存米无多。而山径崎岖。运道尤属不易。至于进驻西乡。即须先图洋县。蓝逆之强。不及发逆。先攻其瑕。则坚者亦图自固。虽堰口既失。西乡被踞。而我军出滚龙坡。地利可凭。又与李京堂分道犄角。足以制胜。但川省转运道路。视南通更觉迂远。且贼匪上下分布。而我师从下游进击。势必旁窜四溢。不入陕西腹地。定窥川北边疆。为两省计。均不宜出此途。惟有暂驻宁羌。或出铁锁关趋黄官岭。或出五丁关趋大安驿。形势在我。运道较宽。由是节节扫荡。虽见功稍迟。而逼贼东下。既取建瓴之势。亦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图陕固川。策无逾此。通览贼势。西自沔。东至西乡。踞三四城。延数百里。川疆密迩。隘口纷歧。若祇在在设防。即使更增万人。亦难免百密一疏之虑。今由宁羌进兵。而城太南通。节节布置。贼既谋力以拒上游。而又虑南通城太之兵。横截而出。则彼方备我。自不能为闲道旁窜之谋。查城太一带旧有振武军驻防。今执事复檄唐泽坡总镇增募一千。合三千人。足资控御。南通一带。除桂字向导两军现拟酌量裁减外。湘果两军拟仍留驻青石关。某祇抽调刘参将之六百人。合果后九营。驻宁羌。徐规进剿。川疆足可无虞。惟通江所属池坝地方。为西乡之百雄关定远之瓦石坪两道会窜之路。虽崎岖险阻。又业经札飭姜令督团严防。而是否真能扼守。究未可知。如能拨许荫

棠之千人前往。自可无虞。回逆虽有由秦州犯徽县之报。度亦未必遂蓄窥川之志。似无庸过于防范。

某拔营时。拟先拨向导营张道一军前往防守。计朱镇所之梅子坝一路。极为险隘。单骑独马。尚难前进。岂有将二千人不能驻守之理。如张道可往。即亦无庸许参将改道而前矣。贼之踞汉郡洋县城固西乡者。方日拆民房砖石。增修城垣。又逼农民犁田种麦。自系意图久踞。分扰蜀秦。现所以尚未狂逞者。亦图多掳米粮。广为储蓄之计。若不趁早进兵。则根基日增牢固。汉郡各城。殆无克复之望。兴安梁观察一军。已经调回郟阳防堵苗逆。李雨苍一军。探闻已抵白沙。并闻张逆第才已由镇安回甯宁陕厅之四亩田地界。现已咨请雨苍移缓就急。驻兴安。并分军进扼茶镇。将来某田宁沔扫荡而前。湘果诸军由青石关横截而出。李军由兴安石泉逆击而进。仍符三路进剿之规。贼匪之势一分。我军之气百倍。即不能尽歼丑类。亦可逼入南山。痛加剿洗。使该逆无可托足之处。考之舆图。参之众论。反复千虑。决策如斯。未知执事以为然否。尚乞详示得失。远惠韬铃。岂惟区区之诚。两省军民。同感德于无暨。

#### 筹复湖州议同治二年

陆心源

江浙列城。今已以次渐复。惟金陵与湖州未下。金陵为贼老巢。城大而坚固也。湖郡弹丸之地。犹负嵎不下者。何也。请先陈湖州之形胜。而后效其策。湖郡在山之中。而又四面拒水。城壕之外。环以大溪。深阔十余丈。名曰龙溪。大溪之外。大小河港。层递环绕。惟西面河道较少。陆路可以直达广德。东南北三面。非舟不通。若由陆路进兵。则道途狭。仅容数人。且处处皆断。路路可通。若由水路进兵。则港汊纷歧。易于中伏。此围之之难也。至于攻城之法。不外仰攻与俯攻而已。今欲仰攻。则附城地不盈丈。云梯未易施也。欲俯攻。则掘地三尺即见水。地雷无所用也。此攻之之难也。故明初张士信据湖州。三年而后克之。及咸丰十年赵中丞景贤等倡义城守。三次被围而后陷。虽曰人和。亦由地利有以使之也。今湖城余逆数万。其中悍贼尤多。皆身经百战之余。恃其形胜。非智穷力竭。必不舍而他去。为今之策。盖有三焉。一军由杭州出菱湖以攻其南。一军由苏州出太湖以攻其北。一军由平望出南浔以攻其东。开西面一路勿攻。伏一军于长兴之泗安山中。伏一军于安吉之独松关左右。然后以浅水火轮舟数艘。由上海直抵湖州东门。一日可至。然炸击之。出其不意。贼必惊乱。乱则必遁。遁必西窜。不由独松窜于潜。必由界牌窜宁国县境。伺其过而击之。城可复。贼可歼。此上策也。若以水师南据碧浪湖。西据杨家庄。东据升山。北据龙溪。以陆兵东据昆山。南据岷山。北据仁王山。西据康山。层层合围。处处进逼。贼进则无所逃。退则不得食。势必内乱。非相率乞

降。亦饿毙耳。虽然。为此策者。非用兵多而为日久不能也。此中策也。若既不能近攻远伏以蹙之。复不能密围紧以困之。或以偏师扰其一面。或以多军据其四乡。俟计穷食尽。弃而他遁。幸而成功则已。不幸而师老力疲。死灰复然。不可不虑。此下策也。夫湖州虽隶浙江。而与苏常俱有唇齿相依之势。盖北面东面均与苏常接壤。西南接壤安徽。惟南面与杭州相连。故以浙师攻之。不如以苏师攻之之为顺。况湖州一日不复。浙江固不能一日肃清。而苏州之西路亦不能一日撤防。拟请 飭令江浙两省督兵大臣会师进剿。一则存功不必我成。谋不必己出之量。一则存见义必为当仁不让之心。如是。则不过百日。可以必克。然后移苏州之师。并力金陵。移浙江之师。搜除江闽。则大江南服。即可奏肃清矣。谨议。

## 卷八十七 兵政十三地利下

### 守迁说

何曰愈

自古修建城池者。所以备非常。卫民生也。然亦必须藉民力以为固。何者。盖国家经费有常。额兵无多。以四川省会言之。军督提三标。额兵不过五六千名。郡城不过三四百名及二三百名。守捍已形单弱。至如州县驻防者。兵多不过十余名。少则数名而已。城虽小。而雉堞数千。以数人站垛。安在其能御暴乎。是以必借资民力。民虽劳。乌可已也。况劳之正所以保其身家子女玉帛也。且守城之道。未战而决胜者有五。寇远涉而来。足茧履穿。筋力疲乏。我养其全锋。以逸待劳。胜之之道一也。仰攻者难。俯击者易。寇虽有火可恃。我亦有火之利。况我有城郭之卫。寇无城郭之蔽。我从高击下。以有蔽击无蔽。其损伤必多。胜之之道二也。彼为反叛之民。以逆犯顺。我奉 天子威灵。为生民捍患。堂堂之阵。正正之旗。代天行诛。以顺击逆。胜之之道三也。兵法云。千里馈粮。士有饥色。彼跋涉山川。负粮裹糒。势必无多。其所恃者。因粮于民。我坚壁清野以俟之。使携掠无所。安能枵腹而与我旷日相持。胜之之道四也。我有高城深池之险。我欲战。彼不知所守。我欲守。彼不得而战。操纵在我。胜之之道五也。我有此胜道五。何为而不守。乃播迁以避之乎。或曰。我得此五胜。可坐而胜敌耶。抑更有策也。曰。善哉问乎。虽有此五胜。安可恃乎。守城之法。御攻之具。登坛必究武备全书并澥百金方纪效新书乡守辑要诸书。言之已详。当先讲求精熟。始免临时张皇。而其大要。尤在峙粮刍。筹库贮。安辑贫穷。诘奸宄。召募壮士。备器械。修楼橹。严号令。信赏罚。激忠义。一众志。搯险要。多侦候。谨防御。勤巡警。禁誼哗。与众同甘苦。随机应变。出奇制胜。不为诈诱。不为强怵。毋轻出战。毋妄追袭。非操必胜

之权。毋得轻举妄动。待其懈。出奇兵以击之。斯乃守城之要策也。粮足械备。则民心固。库储充。则奖抚有资。贫民安。奸宄绝。则无萧墙之患。号令严。赏罚信。则众用命。忠义明。众志一。则上下力。并险要隘。则寇有所顾忌。[侦](楨)候多。则敌情预知。防御谨。巡警勤。则无仓卒之虞。諠哗息。则民志定。甘苦共。则士乐死。应变出奇。则足以破贼立功。昔田单守即墨。赵襄子守晋阳。刘锜守顺昌。朱燮元守城都。皆以寡胜众。以弱破强。胥是道也。若闻警张皇。各谋迁徙。真懦夫下愚也。夫离百年之乡土。抛先人之垄墓。客寄异乡。或舍城池之坚固。而就乡间之砦堡。纷纷逃窜。捆载囊橐。襁属道途。奸民见之而生心。土匪乘间而劫掠。是寇未至而先已被祸矣。不闻安庆九江扬州镇江凤阳滁州诸郡绅民移徙者。多为土匪杀戮攘夺乎。此前车不远。亦足为鉴已。

惟广西桂林湖南长沙官民一心。相与坚守。卒皆保全。又明季张李之乱。毒天下。所至坵墟。卢忠烈备兵大名时。教民筑堡自卫。保全甚众。嗣抚郟阳。教民并村立寨。筑守如前。郟民知大名之效。踊跃奉行。屹然遂成巨镇。贼不敢犯。夫一砦尚能自守。况城池乎。盖寇本穷民耳。非有赍育之勇。孙吴之智。战胜攻取之能也。彼能杀人。我亦能杀彼。何所畏而流离播迁以避之。任其横行而垂手乞命乎。且我能往彼亦能往。贼侦知迁移所聚。富户必多。子女玉帛益广。其垂涎力攻。又必然之理也。是欲避患而反招患也。是则守与迁之利害判然矣。可不猛省。城居者安于城。乡居者安于砦。力图守固。众志成城。虽有强寇。安能肆其毒螫。矧兹乌合之众哉。果能各振懦弱之气。既得克保身家。复得忠义豪杰之誉。兼邀 朝廷爵赏之荣。岂不美哉。近闻成都士民。闻有河南归德之警。携家播迁者纷纷。予深悲其失策。因作是说以破其惑。如听斯言。修尔戈。砺尔矛。共敌忾同仇。则西蜀地方幸甚。西蜀生民幸甚。

### 驳王夫之李纲论

李元度

宋宣和七年。金人南侵。徽宗传位钦宗。议东幸。割地乞和。李纲言祖宗疆土当死守。尺寸不可与人。帝纳之。明年。徽宗幸亳州。白时中李邦彦等请钦宗幸襄邓。纲曰。天下城池。岂有如都城者。舍此欲何之。宜坚守以待勤王之师。乃以为东京留守。会报中宫已行。帝变色曰。朕不能留矣。纲泣拜以死邀之。乃止。明日趋朝。乘輿已驾矣。纲言六军家属。皆在都城。万一中道散归。陛下谁与守。且敌知乘輿不远。以健马疾追。何以御之。帝感悟。命纲缮守具。金人来攻。力战御之。斩数千级。统制马忠复败之。金遂议和。纲力言三镇不可割。又言敌孤军深入。宜扼河津。绝饷道。待其食尽力疲。纵使北归。半渡击之。可必胜。会姚平仲袭金营不克。议遂寝。寻罢纲以谢金。陈东等伏阙

力争。始复官。然卒称侄。割三镇。纳金币以和。京师解严。出纲为两河宣抚使。罢所起兵。又罢知扬州。又落职安置建昌军。明年四月。金人遂以二帝北去。宋事不可为矣。乌虜。使纲终相位。金人必不敢再至。即至亦有以御之。何遽罹此辱哉。君子是以叹息痛恨于任纲之不卒也。明季王夫之作宋论。乃谓国君死社稷。天子则不然。天子弃都城。而固有天下。未丧其世守也。纲拥孤城。迟回于栈豆。卒使二帝俘。六宫虏。上下交绝其大命。敷天之痛。实纲为罪魁。乌虜。是何其持论之偏激。而好恶拂人性耶。夫守城与弃城。功罪不待问矣。敌未至而迁。是弃城也。可守无过都城。若之何弃之。况纲守城已着奇功。所谓能发能收者也。而反指为罪。然则都城必不当守。遇警必委而去之。视弃宗庙社稷宫室府库百官兆民若敝屣。而后为识时务耶。信斯言也。白时中李邦彦张邦昌耿南仲辈。皆宋功臣矣。不宁惟是。澶渊之役。请幸金陵之王钦若为功。寇准反为罪矣。土木之变。请南迁之徐瑄为功。于谦反为罪矣。古今有此公论乎哉。且夫襄邓去汴京。不过数百里。我能往。寇亦能往。钦宗即出奔。扞牧圉者。不外时中邦彦张徒也。金僦以健马疾追。二帝之北行。不待改岁矣。而谓弃都城仍不丧天下。其谁信之。况都城早弃。则焚掠搜括之惨。其受祸更速。然后知纲之议确不可易也。或曰。王氏痛明愍帝之亡。谓不用南迁之议所致。因迁怒于纲耳。吾又以谓不然。明至崇祯之季。不迁亡。迁亦必亡。当是时。文臣如范倪。勋戚如刘巩。均无尺寸柄。除一死外。无可为者。即欲南迁。诸臣中不特无郭子仪李光弼其人。亦并无李怀光其人。与其托命于李国桢曹化之手以取辱。不若死社稷之得正而毙也。王氏身事残明。彼宏光之逃。唐桂之播迁。皆所目击。曾何足以救亡。且就令南迁实可以后亡。以责明季诸臣可也。归狱于纲不可也。宋建炎之末。亦尝窜海上矣。而终不获延一日之祚。然后知纲之议确不可易也。王氏此论。不足为纲损。吾惧后世谋国者。祖其邪说。敢犯千秋之清议。而以宗社为尝试。是以发愤论之。至其论陈东之伏阙为胥动浮言。而并以咎纲。抑更不足辨矣。

### 书守城辑略后

谢章铤

天子之守在四夷。诸侯之守在四境。大夫之守在四至。守在城非策矣。古之用兵者。攻心不攻城。言战不言守。守必由于战也。且夫四境破碎矣。守省城何为也。四至糜烂矣。守县城何为也。无论其不可守。即使可守。而守土之责遂毕乎。孟子曰。凿斯池。筑斯城。与民守之。即继之曰效死。乃知守者死法也。非万死不出此也。然天下有仓猝之时。则亦有仓猝之计。意在城而用意不在城。用意不在城而有时用意在城。其中亦有法焉。则夫孟子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置之死地而后生。归于得人心而已矣。是众志成城也。守有

形之城。不守无形之城。法有时而穷。城存与存。城亡与亡。城竟亡矣。一瞑不顾。究何益于城哉。乃知守城之法。备一策焉耳。孟子所谓无己则有一焉。孔子所谓去食去兵。自古皆有死也。兵法曰。静如处女。动如脱兔。致人而不致于人。先为不可胜以待可胜。守四境者。虽越境而战于邻省可也。守四至者。虽越至而战于邻邑可也。死守一城。吾决其城之不守矣。读是书者。其勿区区于守城哉。

### 围砦说

高延第

围砦壁。始于西汉之末。即古之所谓保也。礼记四鄙入保。郑注鄙界上小邑小城曰保。盖所以卫民人。防侵轶。即先王设险保民之遗法也。秦人堕名城。戮豪桀。其迹当废于此时。西汉之末。赤眉铜马之属。以数十万计。方羊天下。所至民物埽地。实后世流寇所自始。其时第五伦樊宏之徒。多筑营堑以自全。晋唐以降。遂有主砦主壕砦使之名。朝廷设官置戍。与城邑无异。明季张李之乱。河北之人。连小村为大村。筑砦自保。伺隙耕作。多获全济。国朝嘉庆初。教匪扰秦蜀。历年不能定。其后官教民立砦。坚壁清野以困之。贼遂破灭。道光中。尝访其事于土人。又有老仆年七十余。少时尝充勇目。习知其事。咸云。贼之初起。无巢穴资粮。望屋而食。其时民皆散处。人畜被野。一闻寇至。相率远遁。贼因聚而掠食。闻官军至。则焚居室与余粮。往窜他邑。所过为墟。被贼之人。无屋以居。无粮以食。无器械牛畜以耕作。不胜困迫。转入贼中以求活。于是贼势益张。长吏坐孤城。四望皆白野。惴惴自守。犹恐不能保。无敢言击贼者。官军尾追。每苦粮运不继。奔走饥疲。锐气益衰。贼乃始败官军。破城邑。其事益棘。于是中外合议。教民依险筑砦。聚老弱资粮于其中。简其壮健者为练勇。使之固守于其外。当路之砦。分寄军储甲仗。以官守之。当逐战时。砦人结队以辅官军之势。兼护军储。转相传奉。师得宿饱。而贼所至皆清野以待。其险阻又为围砦所据。攻之则无以为资。舍之则无所宿顿。始大败溃散。故蜀中围练之法。迄今未尝废。然则围砦之设。不独民自为卫。亦所以折贼锋。辅军势。与城池相为表里者也。其法于中原平野无险阻之地为尤宜。而能措置于无事之时则尤便。或谓围砦立。则豪暴者多主其事。或藉以合众生事。往往功不补患。呜呼。此浅虑之人。因饴废食之说也。夫十室之邑。必有条教。百夫之长。必具约束。况乎合大众。联百城。岂听其自为废置。漫不相知。苟幸其无事而已乎。且夫天下所以多事。由于吏不奉法。吏不奉法。则宰治失当。疾苦不闻。民罹水旱饥困而不知省。则怨毒疾视而仇其上。及其有事。又莫不畏缩掩覆。偷安于一时。终不敢出身犯难。为国家计久远。审其如此。则虽如秦之堕名城杀豪桀。陇上辍耕之人。犹足以作难。岂必围砦

团练而后能为患哉。人徒见今围长练总。往往豪暴武断。梗治犯法。因谓团练不可立。不知今之围砦。皆刵于多事之际。夫多事之际。法禁必弛。莠民必多。其人大抵丧家失业。轻生习乱。号召乌合。无所系属。此所谓与乱同事。乌得无争且乱哉。若其未乱之始。家犹有盖藏。人犹知畏法。诚能于此时号令天下。仿古城保之制。量其人民众寡。田畴远近。设立围砦守御之具。听其人之自置。推其中为众所信向者二三人主其事。而上其籍于官。稍以军法部勒之。使略知守御攻战之说。凡盗贼异端之窃发。责其伺察。而其赏罚。长吏暇时巡行其地。省其农桑。询其疾苦。谕以奉教令。安生业。与守望调掇之义。官与民相习。民与民相亲。凶年有所备。乱至有以弭。民将趋之不暇矣。至于梗化生事之人。何地蔑有。在于随时诃察。正其罪而诛之。甚者比其人而歼之。勿少纵舍。则犯令者自希。如是。则盘石之固得。坚凝之势成。又何至于一夫发难。糜烂半天下。而后以一切苟且之法治之哉。且天下治乱之故。非可以一端尽也。大抵承开刵之后者。其治在于休养安靖。培其元气。使之敦庞纯固。而后可与兴太平之理。承中衰之后者。其治在于整齐严肃。振其惰气。使之奋迅兴起。而后可与图未来之患。昔天下尝多故矣。及大难既夷。围砦团练之法。未具而旋废。人情偷惰。吏治废弛。民气嚣张。盗贼充斥。会匪集聚。反有甚于未乱时。是安可不急讲夫振之之术哉。夫必欲泛楼船。刵奇器。逐利于不可测之地。以决一旦之命。此吾之所不得为者也。修政事。固民心。崇本业。谋富强。自立于不败之地。以折狂谋而销兵气。此吾之所得为者也。苟知图其所得为。则凡利国家便民事者。皆可举而行之。内患不生。即外侮不作。长久不拔之基。固已具矣。又岂独一围砦之废兴而已哉。

### 筑隘记

何庆元

古者国有重险。城郭沟池树渠守内。山林川谷邱陵守外。凡造都邑。必周知其四境之阻。因其山川。达其道路。治其固。与其守法。民皆有职焉。国有故。则藩塞阻路止行者。官司率其属与地之众庶守之。昼三巡。夜三警。虽有卒然之警。民安堵。寇罔获蹂躪。其备豫也。桂为楚徼。南徇粤。东邻豫章。西北接兴东壤。重山峙其外。壁立环。巍峨亿万雉。因其闲窳凹者稍辟焉。才可通往来。委折峭险。狭踰彭门。四境率如是。道光二十一年辛丑。予来宰斯土。会粤氛。奉檄戒备。先严保甲。清冗慝。乃率耆老搢绅循省吾圉。凡途之入粤者。与粤之道他途可达桂者。必穷之。底于界。僉曰。天险也。属两山而垣之。门启闭。略如潼梅诸关制。山不可属者墩之。堞其上。无山卡焉。则守者逸待劳。利且万世。于是计亩捐资。遴能督绩。甃石漫灰。高厚视城墉。费白金几二千。役毕。额以名。上其事于各宪。凡为隘八。墩一。卡一。正南曰太平隘



。两山夹途。出于隘门。下行入粤之仁化。距县治四十里而近。距仁化界十五里而遥。乘垣望可见数十里。内有隙地容百人。不百武有水泉。山旧曰蜡岭坳。以太平堡在其内。故命之太平。太平隘之右十里曰城溪隘。形势道里如太平。乘垣望可见十里。内有隙地容二三百人。数十武有水田。山旧曰风门坳。以城溪团限其外。故命之城溪。城溪隘之右二十里曰龙虎隘。形势如城溪。下行入粤之乐昌。距县治六十里而遥。距乐昌界五里而近。乘垣望可见数里。内有隙地容数十人。不百武有水泉。山旧曰分界岭。以龙虎团在其内。故命之龙虎。西南曰延寿隘。形势如龙虎。下行入乐昌。距县治六十里而遥。距乐昌界十里而近。乘垣望可见十里。内有隙地容百人。水泉远。筑隘苦汲。坎其旁得泉。出不竭。事葺泉涸。今其坎故在。山旧曰头坳。以延寿团在其内。故命之延寿。正西曰镇安隘。形势如南。下行道文明司入粤之乐昌。距县治五十里而遥。距乐昌界三十里而近。乘垣望可见二十里。内有隙地容百人。不数武有水泉。隘初筑上庄桥。水患徙于此。山旧曰百丈岭。以文明司限其外。文明本镇安。故命之镇安。东南曰东岭隘。形势如南西。下行道东岭入粤之仁化。距县治七十里而遥。距仁化界十五里而近。乘垣望可见十里。内有隙地容百十人。不数武有水泉。山旧曰轮子坳。以东岭限其外。故命之东岭。正东曰集龙隘。形势如南西。下行道集龙入江西之崇义。距县治四十里而遥。距崇义界三十里而近。乘垣望可见十里。内有隙地容百十人。不百武有水泉。隘初筑丰州亭。艰守徙于此。山旧曰花坳岭。以集龙团限其外。故命之集龙。东北曰永丰隘。形势如南西。下行入崇义。距县治六十里而遥。距崇义界五里而近。乘垣望可见二十里。内有隙地容千百人。不百武有水泉。山旧曰牛子塘。以永丰团在其内。故命之永丰。太平东岭之闲曰九曲岭。道峻削。艰上下。仅容一人行。无两山夹。故墩于其颠。墩受二十人。水泉近。距县治四十里而近。距仁化界二十里而遥。集龙隘之右三十里。徧崇义界曰百石邱。地平衍。旧无卡。今增焉。距县治七十里而遥。

其小路闲于各隘而不利修筑者七。南曰竹里坳带角岭马迹岭冬茅江。东曰黄土岭坑。西曰姜阳洞。其西北路之达兴东可筑而未及筑者五。西曰竹篙岭江顾峡。北曰八寮坳寒岭头樟溪坳。有事时。皆当量寘防守。毋易视。守隘之人。自保甲出。就其乡户编壮勇。择机警为众服者统之。籍于官。时纠几焉。禁令赏罚。必明必信。守隘之资。富民量产出财粟。而立廉能者司出入。罔侵欺。罔妄费。人乃用命。守隘之器。鸟鎗石为上。弓弩次之。戈矛又次之。先时相度地势。于太平隘得断碑。文剥蚀。略可辨识者九十七字。无年月。不知是何朝代也。其辞约曰。郴桂门扃。两山夹耸。天生要。桂邑黎庶。昔年被贼。本镇亲勘桂之四境。捐贖命匠永定关隘。奠安内地。捍御外侮。厥后兴土掘地。又

得古隘遗址于隘所。石俨然。昔人先得我心。益以证此举之非扞矣。自今以始。时涂墍。修次舍。有其举之莫敢废。是存乎后之守是土与密迩是隘者矣。申画郊圻。慎固封守。独予责也哉。因搨其碑附案。而详记颠委以俟来者。

### 新宁县增修城垣记

曾国藩

道光二十有七年秋八月。(天)人李世德雷再浩为乱于湖南之新宁。有司檄远近有能禽贼。予白金五百两。于是吾友江忠源岷樵应募。部乡兵缚贼送官司。取所谓五百金者。归献堂上为太公寿。太公曰。长吏以赏罚驱民矫而不受。是堕上之信也。资人之力而专其利。是刑己之廉也。信堕无以驭众。廉刑无以立身。二者有一。将必不可。吾邑城垣倾圯久矣。若捐此金以兴修。官必嘉之。众必和之。众与而功易集。城完而民得安枕。此十世之勋也。岷樵从太公言。乃归金于官。而上其议。长宝道兵备使者杨公闻之大悦。亦输助五百金。知宝庆府事某公知新宁县事某公各捐若千金以助役。邑之士夫长亦鼓舞输财。争先辇运。兵事之后。刻日兴工。人人如惊鸟之愿治其巢也。大抵天下行省所隶。各有边区。与他省所隶相际。去会垣动以千里。往往万山丛薄。歧径百出。奸人亡命。啸聚其中。伺隙而为变。捕之此则逃之彼。鸟鼠奔窜。不可穷诘。或攻破山城。据为窟穴。辄以号召叛徒。声生势长相望也。若郟阳际陕西湖广之交。南赣际江西福建之交。以前明原杰王守仁之才。经略数年。仅而得安。而南山老林际三省之交。嘉庆教匪之役。丧师糜饷。乃至不可胜计。新宁亦山国也。实处湖南广西之交。匪人煽结。卵育其闲。瞰蕞尔之山城。而欲据而有之屡屡矣。往在道光十六年。蓝正樽以一亡赖揭竿窃发。几欲堕城而杀守吏。曾不一纪。李世德雷再浩踵而逆命。岂不以下邑孤远。城郭不完。有以侮盗而起乱萌哉。如又不从而修葺之。数岁以后。余孽复滋。将思一逞于我。此垣墉之卑窳者。可长恃之以为晏然乎。于是岷樵以二十八年二月举工。先治城之四门。有楼跂然而高。有闔俨然而坚。赤白焕然。而改其旧。遂次第兴筑。雉高于前者几尺。培而厚者几尺。补缺垣若干丈。增睥睨若干。都计土工几千几百。石工几千几百。金木之工几千。费钱几百万。以二十九年某月毕役。自是有可守之险。寇贼不敢规以为利矣。岷樵之来京师也。属余叙其颠末。俾后之守土者。不时缮治。无苟毁成功云。

立坐战营片咸丰元年

广西巡抚周天爵

再三月初二日。接仗既败之后。人心惶惶。因思前提臣罗思举有言。现天下火器最盛。猛烈无敌。原系神物。人以赤身当。虽孙武用兵。不能坚其约束。若遇十分悍贼。惟有先据高敞之地。立为坐仗。挖沟挑濠。坚深五尺之高。五尺

之厚。四面围墙。弹不能伤。怯不容走。火弹少歇。人心自奋。总以尽贼先发。尽其锐气。俟贼四面偪垒。我火器大小齐施。势短节险。贼伤必多。愈麤愈死。万不失一。臣亲见战状。始深信其然。遂令诸军于营盘五里外。先择善地。立一坐战之营。每日作为教场。夜间守之。以逸待劳。若据贼之繁。贼未有不至者。其设伏。则设伏为一营。其抄后。则抄后为一营。凡林箐菜园近村之地。略加修筑。皆可为伏为抄。其要总求厚为遮护。铅弹子火药罐迄不能伤。而立足始固。人不乱走。强弱尊卑。如在一城之中。贼焉有不敢且饥馁者乎。且一邑一墟。必有数十百家。一闻打单开角之信。无不凑集银钱米布。以救旦夕之命。与其倾囊于贼。何如同力筑堡。夫堡即城也。城可以守。而非城外羊马墙先为战地。则守孤城为难。今筑堡之外。先择坐战之地。即羊马墙之遗意也。奈官民全不晓此。遇事惊慌。纷纷告急。即纷纷拨兵应之。夫贼倏忽而来。我兵安能倏忽而至。方治装具。及方启行。告急者云贼退矣。则又调之他往。以此往往疲于道路。臣焦思如焚。惟有使之严堵要隘。以战为守。一面就武宣列营之地。一切布置。飭守大樟墟占城守象州要隘者。依法施行。即一面札飭通省为之。夫七年之病。尚求三年之艾。况此少事辛苦。而关死生之命者乎。卡外有战。堡外有战。并小村于大村有战。一违节制失守。先薄谴之。再犯施以重法。臣虽病惫。但有一毫所见。岂忍忘忽 国是。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 圣鉴训示。

#### 倡捐筑堡疏同治元年

江西巡抚沈葆楨

窃臣前因浙寇披猖。边防吃重。酌带兵勇驰赴广信督防。当将自省起程日期。由驿奏报在案。途次迭接探报。浙江抚臣左宗棠于三月十七十八二十一等日。在花园港等处累战皆捷。侍逆宵遁。江常肃清。臣于四月初四日行抵广信府城。闻左宗棠营常山。距玉山甚近。随轻輿减从。巡视边防。顺便驰赴常山。期与面商进止。适左宗棠已移得胜之师。前往开化进剿。臣未便越境远出。仍折回广信驻扎。窃以近日皖北各军。连克巢县含山和州等处。皖南各军。连克繁昌青阳石埭太平等处。该逆无地藏身。聚江浙。势穷则必窜。江浙土地荒芜。粮尽则必窜。而广信独当其冲。如由江常阑入信境。则广丰玉山先受其害。上饶兴安铅山弋阳贵溪继之。即江常有左军足恃。该逆不得入闽境。闽地无隔宿之粮。仍必转窜信郡。则上饶铅山贵溪先受其害。弋阳兴安广丰玉山继之。现在侍逆李世贤虽经左宗棠痛剿潜遁。然信郡地处必争。该逆垂涎历有年所。宜及未雨绸缪。不当苟安旦夕。其为备患之计者。一则曰兵勇。再则曰团练。江省疮痍未复。饷绌而兵不得不单。尽驱以战。万一蹉跌。大有孤注之虞。固守各城。则乡村何堪蹂躏。且彼有可掳之丁壮。有可掠之资粮。累月经年。孤

城亦有难搆之势。即使督臣曾国藩拔师踵至。城幸瓦全。而乡民流离颠沛情形。詎堪设想。况从前民视城为畏途。去之惟恐不速。今则咸知走之非计。有警则相率入城。粮少人多。转致速溃。浙杭覆辙。殷鉴非遥。此兵勇之未可专恃也。团练以乡里等夷。号令难于画一。怯者先退。勇者轻进。一人摇足。万众瓦解。闻警之际。人人各顾家室。心已不一。必死之寇。深入重地。攫其逆焰。无异以羊敌狼。胜则贪利竞进。终为所乘。败则无可退守。一而散。所峙资粮。转以资敌。即知阨险而守。各乡壮丁。或去所守之地。十里数十里不等。师无宿饱。每以馈食之难。致疏守望。而粮食散漫各村。一村被焚。皆胆裂。此团练之未可深恃也。臣再四思维。惟有仿坚壁清野之法。以辅兵力之不足。而期团务之必成。其法以大乡每乡自为一堡。小乡数乡合为一堡。周围如城。中设仓廩。以备米谷辘重。盖庐舍。以处老弱妇女。有事则丁壮凭堞以守。身家俱在。绝无后顾之忧。贼虽狡悍。无一人可掳。无一粟可掠。何由张其凶焰。固圉之计。无逾于此。然恐民力未逮。创始为难。不得不仿其意而变通之。查信郡土民。频年闻警辄徙。徙则必择其地之山深径窄天险可凭者。第能择而不能守。则我能往。寇亦能往。转以中有可欲。聚而歼旃。现示谕各土民。如所居之乡。本具四塞之势。有险可凭者。即于村口筑寨以资固守。其无险可凭者。则于向来就近避乱之所。通力合作。凭险筑寨。有山依山。有水依水。斯费省而工易集。就近函商左宗棠。亦深以为便。犹虑土民观望不前。臣谨捐廉千金以为之倡。飭令该地方官会督委员绅士周历履勘。择要兴修。勿任畏难苟安。以仰副 圣主绥靖岩疆有备无患之至意。

请通饬修筑碉堡启

胡林翼

粤西兵勇六七万人。皆选募于各省。其随行余丁夫役各色人工。计又不下二三十万人。费帑已逾千二百万两。兵力饷项。不为不厚。然而围守永安之日。终日挑战。阅六七月之久。而贼终不出。所报斩获。岂尽实邪。永安窜逸之后。无战不败。将星动摇。侵轶省城。势更猖獗。兵将之勇敢者。多已伤亡。余人胆落。怯不任战。告急于粤东。而粤东多寇。饷餉不继。楚省自保不暇。救援之人。宏济之略。相顾不发一策。专待 庙算而后行。又不实力遵奉。以慰 宵旰。是粤事直不可问。城守半月。条理当密。明季瞿公起田。极言桂林形势可守。或竟无虞。而大势终不能济。然则粤事之失。其非不足于兵练明矣。驱怯战之兵。日日浪战。以冀幸其一胜。军兴三年。无一人深入贼营。探其虚实。贼营动静。无能知者。亦未闻设一奇策。引贼入彀。我 太宗文皇帝天纵神武。无战不设伏。无战不用闲。其于阿山叶赫萨本哈头。攻城奋力。不令再攻。今粤西乃弃民以尝贼。以此求功。窃所未喻。其失一也。久治之世。兵民

晏安成习。心志不苦。患难未尝。则智慧钝而胆力怯。一盗夜呼。千人皆废。彼小事且然。况大寇邪。粤军兵将。卧耽鸩毒。即无疾病。亦半委靡。选将不精。束伍不定。以此言战。何恃不恐。以此言兵。虽多奚为。其失二也。戚南塘选兵。不用城市而用乡农。用意最精。愚见以为召远方之惰民以充练。不如即本境之农民以自守。今粤西之练。数多于兵。驰檄远募。游手惰民。尽入籍中。坐废岁月。漫无统领。一旦饷绌。职为乱阶。近闻索赏而后言战。交绥即退。并有输情通贼者。其失三也。田畴许逵。尚保乡里。尘埃之中。何地无才。何才不可策用。惟官不先用。则杰者思乱。懦者风靡耳。永安之民。如不通贼。何能接济七月之久。阳朔荔浦。如能浚沟筑堡。何能直犯桂林。古东之败。如得土人指引协助。何致全军败。惟官不用民。而民乃为贼用。此机一失。祸患无穷。其失四也。黔中与桂林最近者。惟黎平为甚。近日各属传闻不一。稟牍频来。卑府日夜筹思。设即调兵三千。势已极弱。然黔省核实。每月即需银万二千两。每年须银十五万两。以黔较粤。兵力尚不及十分之一。粤不能战。何望于黔。招练过多。恐亦非策。粤防奏凯。不知何时。经费之计。就目下而论。粤为充盈。黔为支绌。彼费至一千二三百两。而终成虚掷。黔中岂能办此。是为黔计者。又不必从调兵设想可知矣。愚以为天下之势。必匿其所短。然后能用其所长。兵民之怯战久矣。言战不如言守。用兵不如用民。用民力以自卫。尤不如先用地利以卫民。破天下之至巧者以拙。驭天下之至纷者以静。公输之善攻。不敌墨翟之善守。譬之于棋。负者误于进取。胜者以慎守为算。其切喻矣。

熊公襄愍经略辽浑。惟扼形势。缮守具。主固守。不浪战。身之去就。系辽存亡。然考其方略。不过筑堡插柳。以防冲突。卢公忠烈督兵大名郟阳。依险立寨。筑土垣以保民。流贼遇公必败。所至饥疲。川楚教匪。嘉庆二年。德侯奏请坚壁清野。合州龚牧所陈调兵之害。添兵之害。乡勇之害。及四难十利各策。其时以糜费扰民之说阻隔不行。而糜饷扰民尤甚。至额侯经略川楚。于六年内复奏奉行。立见功效。乾隆之季。楚苗不靖。福和两帅以重兵剿办不胜。而傅公重庵创立碉堡以制之。镇算总兵富公志那愤司事者之岁费金钱。妄为招抚。遂以豢苗之资岁十余万。畀之傅公。以成设碉之功。楚人至今赖之。治安已近六十年。此近事之成效可考者也。又王莽转载田况所陈平盗之策。言盗贼情状。将帅不能破贼扰害州郡妄杀良民各情。无不切中今日之病。其言收合老弱。积藏谷食。并力固守。贼攻不能下。所过无食。剿之易灭。招之易降。又深似嘉庆六年以后坚壁清野情形。盖其所谓徙老弱于大城者。即后世之堡也。李牧备边。收民入保。终不亡失。是即筑堡浚濠之始事。合观古今之势。大抵开创之始。此策可不必行。盖乱极思治之日。人心物力为之一变。其坚定纯朴。

能耐劳苦。壮胆智。少嗜欲。则不仅在朝之将帅官吏为然。即在野亦然。李牧为周季之人。熊飞百卢建斗为明季之人。惟德侯额侯傅公之策。龚牧之议。处乾隆极盛之后。目人心日安于便利。未尝艰难。非此不足以救民水火耳。本日据魏令王署令韩委员超刘委员毅驰禀。南路最要之八乐靠头四堡。大势已成。民苗亦知自卫身家。同声踊跃。成当不日。而卑府查阅地图。凡与粤界之处。约二百余里。以河流三大支为界。由远及近。由外及内。均当一律次第办理。日役土木竹石铁工千数百人。其章程目。则取法于前。而稍变通。其堡中防守之具。大概与城守相类。其堡外静僻之处。或铲削以杜人。或旌以示声威。或巡徼以绝窥探。守御果定。则扼要争奇。当可于守中言战也。

### 飭各属遵办守御事宜札

胡林翼

照得疆场效命。烈士之风。守城保坚。义士之节。军兴十余年矣。一郡一邑。于峙粮厉甲。绝不讲求。有司不能为先事之筹。一旦有警。全无所恃。是我有城不能御贼。贼且以城抗我。况贼匪守一城。即可蔓延数城。官兵复一城。旋虑别弃数城。守备之不修。坐使逆党得以乘虚肆扰。至于溃烂不可收拾。此吴楚及天下之大患也。鄂居天下之中。邻氛四警。戒备尚疏。兵力之所不能周。皆贼匪之所欲乘闲。且安庆围师得力。陈逆来援。必分多股。昔年贼救九江。而从松子关入麻城黄安。本图解金陵之围。而从宁国广德入浙江入东坝后路横出。非其明征耶。然则汉黄德之警变。固可计日而待。即当先事而筹。鄂军五万余人。进逼怀桐。分援吴楚巴蜀。兵分力单。势难兼顾。是欲保楚谋吴。急宜添练乡兵。讲求城守。以为庇民固圉之谋。分民财以保民。与任贼匪之夺吾民财。利害轻重。较然可。但使官吏不私一钱。上下联为一气。则事必可集。功必可成。昨经本署部院札飭司道通筹会议。酌定守御章程。务使各属绅民一体周知。该州县刻日延请公正绅耆。赶紧筹办。其一切添修碉卡盘查关隘。与夫葺城浚濠。储备米粮军火。及养勇多寡之数。仍各因地制宜。自行妥议。统限文到十日内禀复。定限四十日一律办齐。如贼到。限婴城固守百日。百日之外无援。督抚统兵官执其咎。百日之内不守。或以带勇迎剿为词。致城池失守者。州县任其罪。此事期于必行。粤捻之祸。近在眉睫。刻不容缓。该绅民身家性命所系。谅不惜小费而忘大义。该州县责任守土。更不得畏难苟安。怠忽从事。如有奉行不力之州县。是其心先存一去志。应即先行揭参。不准仅以撤任了事。并另选堪胜边才者。由司委派前往摘印任事。此本署部院思患预防保固危疆之至计。慎勿玩视。除广济罗田蕲水无城。应守边界碉卡。蕲州城临江岸。应守边地张家塆一带。均已另札飭知。除行黄陂孝感黄冈黄梅麻城黄安安陆随州应山襄阳枣阳各州县外。合行札飭。札到。该府即便分飭各州县。一体

速遵妥办。毋稍怠忽。章程六条。开列于后。

一择绅董。以人之贤否为举废。用人不当。覆败可以逆睹。一邑之大。岂无品节自励。不贪利欲之人。足为邑人信服者。但正人不轻出入衙门。往往官不及知。须周谘博访。按名延接。细心察看。于城中设立公局。择老成练达。声望尤着之一人。以为局董。以稍次者一二人副之。一切事宜。及分途办事各绅士。悉由该县会商局董。斟酌任使。以收得人之效。

一筹经费。鄂省数苦贼氛。几无完土。民力无余。已可概见。然害至患生。近在眉睫。守御之费。省局支绌。不能丝毫挹注。即该地所征钱漕盐厘各。尽数解省。仍不准丝毫动挪。则不得不藉资民捐。为该民统筹保卫也。务择城乡公正绅士。分途劝办。不准按亩摊派。致蹈前辙。但察其家有余费者。劝令捐输。一面稟请省局。给发空白部监。遵照新定减成捐例。按捐输多寡。随时填给。以示激劝。其捐数较少。不合给予职衔者。由首士开列捐户姓名。注钱数于下。粘贴村镇。以昭核实而杜侵渔。

一募勇丁。大县酌募千人以外。中县八百。小县五六百。须挑选本地精壮。概不准以老弱充数。照营制编立哨队散勇名册。以资统系。仍登明乡贯年貌。取具保结。以防匪徒混入。其管带绅士。宜诚朴。不宜油滑诡诈。口粮一切。由该官绅自酌。

一完城守。城池为通邑根本。最宜修葺完善。尤须于城墙外加修空心台。仿照碉式。于中下二层。枪小眼。其城外向无濠沟。及有而淤垫者。一律挖浚宽深。濠内岸筑土牛墙一道。仍留枪眼。保护城根。以资固守。修浚之役。即以募勇为之。

一备器械。子药枪刀矛旗帜账房。为兵勇所必需。除团勇归各团制备给发。其城守并派守碉卡各勇丁需用之物。由公局领取。须及时制造。件件坚利适用。不得浪费。或临时添募多人。不及备办账房。即用竹芦各席。盖作账房式样。涂以石灰。亦足蔽雨日而眩贼目。

一储食物。守城以米粮为先。一日不食。内乱立生。平时谕令在城商民。务将所收乡间租谷。运归城内即近城村庄。每值稻麦登场。除酌留全家口粮外。余亦寄诸城中。无事就城变价。有事举家入城就食。可免临时搬运。而余谷照价糶卖。仍不失为已有。其各乡捐费。或兼收谷石。令其运送城局。备勇丁口粮支放。亦两便之道。应由该官绅因地制宜为要。

复孙树人司马书

胡林翼

弟前言守碉守卡。须有专责。有专汛。作为静局。战兵援兵。须有定力。有定势。作为并力援应之局。应如何办法。有无变通损益。尚未奉复。祈深思远虑

之。设险之法。莫如坚壁不战。用乡兵之法。莫如敛民自守。李牧治赵。教民作保。即俗字之所谓堡也。自李牧开此法。驯至明季熊袁孙诸名将均以筑关设保。敛抑自固。世人不用心考究耳。大抵山内不失。则太湖蕲州蕲水均可无警。此地不肖筹划二年。心力颇瘁。用例外之赏。行法外之法。亦惟弟乃能执其咎。近人无此挥霍手笔。亦不耐此烦琐也。总宜蓄势山内。二三年之闲。不得更变吾法。则平时有藜藿不采之威。临事有高屋建瓴之势。中枢独运。妙利无穷。足下可以此函告之士。并舒桐边界之士。其洗涤私心。一力奉公。毋背我法。毋负我心。来函已寄存省局。可另备简要图说。通禀存案。庶后之忧边者。有所考鉴焉。

复孙树人司马书

胡林翼

得书具悉种切。近舒近霍山险各卡。次第完修。至为欣慰。惟迭次函札。俱言碉卡并修。来函言卡而不言碉。何耶。夫有卡之不可无碉。前后各批札函。已详言之。鄙意一卡总须五碉。或三碉。或六七碉。如品字形。心字形。梅花形。凡卡外一里二里迎于必由之路。排设数碉。卡内拒于必由之路。横立二三碉。均可制贼之死命。即兵溃勇散。贼即逼卡。仍莫可如何。又或于卡门内相距十丈八丈六丈正中门设一碉。卡门外十丈八丈六丈亦设一碉。均大有益。高下因其势。左右酌其宜。务乞妥酌兼修。坚实落成为要。

麻城县禀复修建碉楼批

胡林翼

麻城为山地。设险守国。深合古道。单碉总嫌单弱。一二处工成。再相地补足三五七十碉。则防范乃密。又近日以纸为碉式。其下层须实地三尺。三尺以上。乃开门。须小梯而上。其由下而上之第二层。约九尺。其由下而上之第三层。亦约九尺。其四层在顶上。须周安女墙。一切须详细审思。设身处地乃妙。至于朝廷爵赏。非我所敢专。尤非我所可吝。然必积劳乃可得赏。稍有滥予。不仅不能激励人才。实足以败坏风俗。试思昔年湖北保举。不为不多。究竟真出力者遗之。而钻营者得之。人不知感。事亦无成。此又我所深惧矣。

复毛骥云中丞书

胡林翼

奉手书并另件。领悉种切。穆参将陶训导二人。和衷共济。深堪嘉尚。亦足征阁下推诚布公之雅度。捻氛稍远。暂纾北顾之忧。惟豫州之兵力已殫。殆必及于楚矣。可及时闲暇。离樊城市外一里半里许。作大濠。内为土墙。墙外通车人行处。各安碉楼二三座。左右夹拱。以备击贼。碉式参差如品字形。心字形。相离约台枪彼此可及。其碉座以空心开小眼。横列三层。每层五六尺。低者



去地四尺余。尤须多列眼。二层作门。外大内小。可施放鸟枪。其稍上一层亦如之。其最上一层。如城上门楼式。可以眺远。可以火包灰罐石块喷筒等物抛掷。其守碉之丁。寝食便溺。均在其中。傍墙濠之内。穴一门。梯而上。入门即将梯收入碉中。放闸闭门。其平时祇须碉丁四五人。持铜锣木梆。枪手日夜巡守。有警。将枪手助之。约每碉不过容十人十六人而止。贼以万人来。亦仰望叹息而莫可如何。其乘衅而来。其携物而遁。均畏碉中枪大之远击而中伤其头目也。凯右营或当久驻襄阳。此良士也。所须马队。弟当函商揆帅。请其酌定。以马队向系揆帅专主也。

### 豫省筹备臆说

曹肃荀

安徽之事。鞭长莫及。河南之事。不可不急图也。皖匪屡犯中州。鲸吞蚕食。愈逼愈近。陈留兰仪之焚劫。传闻异词。姑置勿论。即如今春二三月间。贼由荥阳窜入新郑。焚杀惨不忍言。然犹未若钧台附近诸村之甚也。三月廿三四日。贼窜顺店花石头东白沙等处。屠杀有名姓男妇两万七千一百三十余人。其外商贾不知姓氏者。未易更仆数。登勇闻警。距东白沙五里而遥安营。纠合十里乡勇。与贼鏖战。杀贼骑百余人。廿九日王石里攻贼。历酉戌亥三时。杀贼数百名。贼乃夜遁。三十日。贼由舞阳窜鲁山。围城四日。闻下汤药村四科树乡兵来援。即于是夜遁去。一日走二百余里。惧乡勇之蹶其后也。由是观之。乡兵不独卫桑梓。兼能保城池。其所关岂浅鲜哉。夫用兵之道。能战而后能守。贼恃其众以犯豫。初非有奇谋利器操必胜之权也。诚能以一百几十州县为藩篱。城连城。寨连寨。使民兵之气。呼吸相通。进则战。退则守。则我之势常足以及彼。彼之势不能以及我。于是合全力以胜之。多为备以敌之。阻其隘以击之。乘其敝以要之。及其败而除之。以全省之民力。与偏隅之贼匪。较其众寡强弱之势。不待智者而决之矣。然此非积谷不能战与守也。豫省地滨大河。平原沃野。每值丰收。一岁足资数岁之用。正可借储军需。宜于州县郡城省会。设立粮行。而以大户充领之。如江南积主之说。除照旧办公外。一无苛政。不使视为畏途。则凡大户之粮。富商巢余之粮。与散户寄放之粮。皆可陈陈相因。穰穰满家。万一贼窜城下。城内粮足。官民皆可壮胆。况野不留粮。自无劫掠之患。我兵民之壮健者。出战入守。更番休息。勇气百倍。各路团练。供给一时兵食。带兵将弁。自可四路追剿。贼伙即多。而进则无食。退则无路。其势自溃。是积谷屯粮。不惟保守城池。更便于行兵打仗。所谓足食足兵者。不外此矣。然余粮栖亩。而无坚城浚池以固之。则所聚之粮。适足为敌人之资。是讲积贮者。尤不可不修城池。修城以保良民。俾其有藏身之固。则百利俱兴。而百害可除也。内城苟不足容多人。则加添外城。往年某公守河郡。曾以南

关为一郡菁华所萃。欲修长堤以卫护之。卒以事不果行。今则事急情迫。与其修长堤以保一处。不如筑外城以容多方。远方之民。如容不下。则必另筑卫墙。深沟固垒。出则可以种地。入则可以相守。寨与寨相连。县与县相接。民与民相联。脱令有警。顷刻传檄。可得胜兵百万。又何惧贼党之窜扰耶。肃闻现在徐州唐家集围子。趁黄河旧堤修成。天然卫墙。贼不能飞越而过。连年傅提军带兵剿贼。百姓出力助战。行之已有成效。以此形势。施于河南通省。或依山。或就堤。或平地筑墙浚池。俾袤延千里。屹若长城。并可容转徙流离之众。不至为贼掳掠而去也。无穷兵机不。出此三策之外。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是所望于当代之关心国是者。

### 遵札筹议江西防守事宜

邓仁

**修城栅** 江西省城女墙过高。向外不能俯察。宜于各垛口下。添土垫高。将卵石平铺一层于其上。守城可免泥泞。急时可以击贼。使与胸齐。兵民外望下视。庶便击打。又马道太少。若急时往来上城不便。须多开磴道。每半里或一里。开道一条。安设栅门。拨兵看守。垛夫非挨班不准私下。闲杂人等。严禁上城。

**清水道** 江河隘口。宜预查明某处可明设守兵。某处可暗伏奇兵。船只可备攻战者。宜编定字号。往来船只及渔船。有警须禁止。

**安敌台** 省城北白沙过城处。立木城既虞火攻。掘深濠恐能填塞。似不如仿古敌台之制。于沙堆左右。各筑二敌台。贼来即派兵护守。两边顾视。便于夹击。台贵长出。不宜横阔。如台基长出一丈五尺。横阔只用一丈二三尺。基须下上削。或筑为三角形。而平其尖。两台相去不宜太近。近则枪自伤。又不宜过远。远则矢石难及。筑台。基用石。上用土。高须与城平。或再高数尺。墙头多开銃眼。于挨城处搭窝铺。以备兵丁轮替栖止。收藏火药器械。台下于兵丁往城外出入便处左右。或开一暗门。尤能出奇制胜。战守皆宜。

**预储积** 寇氛渐近。凡城外铜铁铅锡硝磺木石瓦米谷杂粮烛面煤炭油盐柴薪火把。一切日用所需。皆须搬运入城。或令自行择地堆积。或官给闲房收贮。并先行出示晓谕。一切仍系各家私物。官不得取用分豪。均令照常售卖。官有所需。亦照价购买。竹木一项。宜谕知大小商贩。已登岸者。速运入城。在水次者。均远移僻处。至近省各县。及城外绅民。堆积米谷在家与待价者。距省较近处。即运入城。照常巢卖。止许城内买食。不准颗粒出城。其距省窳远者。皆令移贮僻处。倘不早运。事急遗弃。官即收为守城兵丁之用。免资盗粮。

**清四野** 剿寇莫妙于清野。然省会非外邑可比。环城而居。屋庐鳞次。均令搬移拆毁出示早。则民心不服。且虞摇动。出示迟。则人思走避。拆卸不及。但

城外三二丈内。有房屋如系木壁篾墙。焚烧犹易。若系高楼峻壁。则坚固难拆。贼匿其中。运土梯木。可以登城。挖掘城根。可安地雷。通地道。升屋骑脊。可以向城内击打。请斟酌情势缓急。明白晓谕。出示之后。有不拆毁搬移者。一逾限期。官即为分段焚烧。

设探报 凡贼来路及城外各要口。宜先查明道里远近。分设塘报伏探。某处几人。几日轮换。以及所需工食灯火之类。皆造册注明。仍派委员梭巡。伏探有能改装入贼营打听的实消息者。破格重赏。

编壮丁 守城必用垛夫。宜先查明城垛共有若干。每垛拟派三人或二人。共计需用垛夫若干名。拟派某色人充当。宜先酌定。临编时。系居民则令邻右具保。系贸易则令店主具结。老幼均不入编。氓富许其雇募有切结之人。分派定后。即将其姓名按地按人书于城墙粉壁之上。以便临时各认信地。尤须按守垛人数多寡。分为二班。一昼夜一轮换。百垛或五十垛。择一人为之长。一人副之。仍委官巡逻。垛夫皆须有器械。或官给。或自备。均不准空手。

设窝铺 每垛口五个。立人字大窝铺一间。上加苫。下用板铺。板下掘数坑。置大缸三四口。釉缸最佳。土缸亦可。口与地平。缸中多贮有小沙罐。备作灰瓶之用。板铺缸可以歇宿。兵丁罗置军器。守城时。以此缸贮灰火药各物。既免雨湿。又便取用。

备守具 一曰擂木。用长数尺沉重木为之。两头拴绳。用时两人扯绳下击。仍可收上。 一灰瓶。祇用石灰眯目。其体重。易于下沈而不能飞。宜用柴灰或细黄沙搀合。贮土罐中。好。以细绳缚之。 一石。每垛均将大小石子石块碎共为一堆。以便临时击打。 一人粪。每十垛挖一坑如。上设一铁锅。垛夫大小便均在其中。贼攻城时用柴草将粪水煮滚。用勺桶向下泼洒。着入肉烂痛至死。较之煮沸油糯米粥。省便而利用。 一备灯火。每五垛设一油纸灯笼。用一直木。上安五尺横竿。用细绳铁环悬之。垂向城外。离城身五尺。离地七尺。贼来易见。而贼无从仰视。灯笼下缀小石避风。上簷蓬遮雨。换烛即用轮更之人。不准延误闲断。违者。查夜官立予责打。 一鸟枪手上城。须多带装官火药铅子火绳。 一火罐火长鎗短刀斧棍等类。宜查营中现存多寡。以便临时分设。 一多用竹片编篱作长方块。守城时。可蔽城下矢石。 一凡抛打之物。原为防贼上城。凡贼在十步之外。不准妄发。免致不能中贼。徒损实用。

设屯兵 贼氛渐近。城外必设屯兵。非仅为城中犄角已也。即以江西省城形势论。东北平旷之区。既虞贼寇蔽野而来。任意分布。西南巷道丛杂。尤易藏奸。我兵若株守城中。则皆为贼所据。出奇设伏。我兵将应接不遑。似须于城外各要害处所。在居民之外。相离一二里。即设一土台。安兵设。凡有煤炭渣土高坡处。皆可将坡顶平。用代台。以此驻兵。向前可以迎击。分伏可以钞袭。

仍于房屋树木丛杂处。设旗帜以为疑兵。贼即分路而来。处处不能直进。牵缀贼势。彼自左右顾虑。不敢并力攻城矣。

分信地 城上分信地。宜派定官员绅士分守。某方用某色旗。不得混乱。绅士守城。须各就其家之便者。分派举监生员。及卫所官亦可派入。均令分班轮管。昼夜巡视。造册注名。

量兵马 预先算明城中共有兵马若干。中分若干为守垛兵。若干为战兵。若干为亲兵。若干为游兵。若干为奇兵。俱定有限制。明示科条。

分游兵奇兵 城上分游兵四枝。派守四方。某方有警。即往接应。他方兵不准轻动。以防城下声东击西。另设奇兵二枝。以为接应游兵及救火之用。

设选锋 警报到日。须选择精悍兵卒以为心腹。亲自统带。镇抚城中。防他盗。戢内应。定民心。壮士气。从古主帅。必有亲兵。不徒示威望而已。

安乡民 城外避兵之民。城内有亲依亲。无亲者官为安插寺庙内。先令各庙僧道报明注册。共若干名。搬令共居。将眷出庙宇。安置乡民。安置妥帖。即令委员带同地保详细识认。册内注名某人。向居何处。再令其同乡之人。共居一庙者。互相识认。十人递一连环保结。如有只身无人认识。又无随身什物。尤须加意查问。即非细作。亦即斥逐出城。

盘奸细 平时盘诘奸细。似应令委员分段细查门牌。除绅宦妇女外。挨户点名盘问。凡系寓居及小贸营生外来游民僧道。尤须细心盘诘。至茶坊酒肆烟馆妓馆澡堂赌场剃头铺。不难严禁寓外来之人。然驱逐不净。稽查不周。势必巧为避藏。踪尤诡密。不如阳为宽大。暗派干员及精细信心差役。改装采访。来去不常。早晚靡定。或买属以上开馆各色人。如能盘出奸细一名。密报到官。赏银若干。以藏奸之所。即为诘奸之人。利之所在。较易驱策。仍须严谕。不准诬攀。至有警报时。应于各城门设一公所。令委员与乡绅数人。带兵轮管。惟本府本县人听其出入。如系乡镇及别府县人。务须细问。城中果有姻戚往来之人。必得城中亲识保领。方许放入。至游食僧道。及外来医卜星相卖药等人。一概不准放入。

严火禁 失火之处。须防内应。先令居民各于门外用缸桶贮水备用。出示有失火者。依军法问斩。失火如在城上。各兵夫不准擅离信地。专用奇兵救火。如在城下。另行派员带该地方屯札之兵扑救。严究失火之人。城上尤须多设水桶泥浆桶城门楼防火。非涂泥浆不可。麻搭铁钩各救火物。

定人心 一有警报。即出示晓谕居民。自有兵将护城杀贼。不必警惶走避。致为土匪所苦。

设大 对城有高阜及楼房。城上须安大。防贼于对面起望楼。

严火药 火药铅丸。最为军中要物。库贮宜派兵弁护守。给散兵丁者。尤须随

时稽核。

城门 守城将各门堵塞。最为用兵之忌。即兵少不敷支应。亦须一二门勿堵。以便应变出奇。

设瓮听 贼临城下。须绕城多掘坑。内安大瓮。使人坐其旁听之。瞽者亦可用。如贼击地道。必有声息。

定号令。分镫旗。明赏罚。三者为军中最要。应出自钧裁。未敢擅拟。

### 书玉山县城破地雷事

李元度

粤寇之陷全州也。穴城真火药潜蒸之。声若迅雷破地出。城塌十数丈。守陴者杂砖石掷空中。贼随以入。号地雷。及踰岭。涉湘道郴桂。掠业煤矿者数千人。益叱嗟立办。堕名城不可选纪。发而未破者。惟长沙南昌二城耳。若武昌庐州吉安杭州及义宁诸城。主者明知贼用此技。不能御。坐汔于亡。死数十万人。乌虜。岂劫数不可回欤。咸丰八年七月。余以平江军三千分守玉山广丰常山三县。贼自建宁出二杜关。猝犯广丰。守者裁五百人。闻警济师。千人往援。贼围之三。我军婴守不能下。贼诶知援丰者。率自玉山来。玉城虚。可袭也。十五日。贼二万掩至。守卒仅七百。城外民廛栉比。曰七里市。三里街。百货所辏。余亲逆战十里外。断贼浮梁。贼以步队缀我军。骑贼趋上游。跼水渡。将薄城。余急入拒守。贼踞西门外市廛为窟穴。急火之。燔三十余户。贼扑火熄。聚残甃为垒。穴壁施火。平击城上人。我军坚守两昼夜。贼忽罢攻。钲铙声杂作。有老卒惊曰。贼今穴地。用钲铙掩锄镢声耳。昔破吉安义宁。皆此术也。乃悬赏令壮士缒城破贼垒。余立埤堦闲督战。飞中左颊仆。流血升余。幸斜击得不死。时十八日日昃候也。越日。军士来告。地道已偪城。计安出。余裹创巡城。知县袁君翼相顾失色。余忽悟拒之之法。急下令。起小西门汔北门。计城百丈。最受敌。每二丈。挖洞一。广二三尺。深五尺许。横出城根下。勿伤其址。土皆内犖。城以外勿透风。每队穴洞一。计洞五十。限半日成。违者斩。众未喻其法也。逾时工竟。问且何为。余曰。每洞选壮士。持短兵。昼夜蹲伏其中。饮食溲溺皆更代。贼穿隧至勿惊。縱以短兵。可立毙。众如法行。袁君犹疑畏。余谕于介众曰。贼之为地雷也。必紧贴城根。忌偏斜。偏则不相直。忌旁泄。旁泄则力杀。计凿隧必横长十余丈。我先伏隧以待贼。是贼隧十丈。而与吾遇者五。其尚能逞乎。众皆噪曰善。十九日日晡。贼穿隧道将及城。亲卒来告。戒勿声。磨刃以待。俄斜穿及洞。众跃起。立殪二贼。隧隘。为贼尸所壅。不能出追。乃灌以水。隧道破。越日。贼渠登南门外塔山。隔江望城中。新土垒垒如蚁蛭。知术败。又三日。窜德兴。玉山围解。余上其法于鄂抚胡文忠公。公飞书报曰。子法信善矣。然我军亦用此制贼。若武昌若吉安

九江。皆着成效。今方捣安庆。法为贼得。则吾术亦败矣。其秘之。余遂绝口不复道。其后安庆及江宁。卒用此法下。巨寇歼焉。益服公之远识也。尝阅兵家言。古法凿地道。止用以撼城基。或出奇兵掩敌。无潜纳火药轰城者。故备御之法。于古未闻。嘉庆中。王师平滑县。地雷法始大着。粤寇窃其绪余。所过多残灭。然卒以是自毙。天道诚好还哉。是役余情急智生。千虑中偶一得。以所守至约。故立谈破贼而不劳。今粤贼已尽殄。反复思之。无以易此法也。笔之以告当事者。

### 与邑人论城守书

#### 方宗诚

自旧岁粤贼窜扰湖湘。吾邑筹备防堵。将一年矣。不幸主意未定。章程未立。召募未足。器械未完而逆贼已破武昌。陷安庆。是时在我者战守未可恃。在彼者虚实未可知。是以合城仓皇流离。土匪乘机劫夺。县官逃亡。乡兵解散。当此之时。实危在旦夕。赖张君小嵩首先痛哭。激发义勇。马君命之起而佐之。董事诸君亦旋来整理局务。筹资练勇。缉匪安良。城局既振其纲。乡局因助其势。小敛。四境安恬。不得谓非诸君勤劳之力也。使竟由此立定规模。守城杀贼。共奋忠义。驯致承平。不特自保身家。亦且功在桑梓吾侪小人。当不知如何感激矣。今者贼据省城。正宜竭力坚志之候。乃闻局中诸君。惟恐人心不齐。资用无出。有借口脱卸之意。而局外诸君。又或各逞私见。各生议论。或且徒幸贼之不来。或则自恃己之有窟。势将撤散大局。全无固守之心。愚窃以为皆过也。夫城池者。合邑公共之城池也。性命者。合邑公共之性命也。苟人人欲保全其性命。自当人人共守此城池。城池不守。性命未有能苟全者也。某思之既熟。虑之甚远。请为诸君详陈之。我朝深仁厚泽二百余年。而桐城世族人文。尤为天下之望。忠臣义士。史不绝书。何至今日遗风顿尽。试问局中局外诸君。或身登仕版。或名显甲科。即或纳粟头衔。怀才未试。而远祖近宗。亦尝为天朝臣子。封赠之荣。何自而得。门第之盛。何自而来。衣租食税。妻子安逸。车服炫耀。享谁之福。即至身为士民。家无担石。而仰事俯蓄。安土乐天。子孙绳绳累世不绝者。伊谁之赐也。今逢国家多难。而我等但图其私。富者吝财。贫者啬力。人出己见。争闲气而不顾大局。城池官府。势将委而去之。清夜扪心。其何以对我皇上。且前此安庆江宁扬州镇江。弃城不守。受贼毒虐。已有明验。六合江浦江西河南怀庆汴州。固守不破。已有明效。我等人孰无良。何不学伊古以来效死勿去之义民。而学彼弃城而逃之官吏也。保一城即为朝廷振作一城之正气。守一日即为皇上撑持一日之纪纲。人人如此存心。始不负封赠之荣。始不愧门第之盛。始足报二百余年食毛践土之德。此其不可不守者一也。祖宗之所以与我者遗体也。而我之所以报祖宗者

禋祀也。前闻贼之所过。大家逃散。贼斧祠堂之木主。或投水火。或弃粪壤。闻之切齿。思之伤心。试问局中局外诸君。资财妻子。与祖宗孰重。平日席祖宗产业以养身家。藉祖宗家声以耀闾里。至此之时。计资财。顾妻子。各为巢穴以求安全。而祖宗神主弃置不问。任贼烧毁。任贼斧斤。其城居不去者。亦但徼幸贼之不来。而非有固守之志。设有不幸祖宗木主受其秽污。他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此其不可不守者二也。

正月之行。犹云我之战守未可恃。今则练勇数百。武艺娴习。火药精良。石堆积。干矛锋利。刀械齐全。盖诸公耗精劳神。将近一年。合城费金糜粮。已数万计。而况坚城一座。可当万夫。带勇诸公。性皆忠义。以战虽非有余。以守未见不足。若复各怀私见。尽弃前功。赍寇兵而助盗粮。不能卫人。反以害人。不能灭贼。反以资贼。岂非大违义理。甚失初心。虽曰事关天数。非人所为。而清夜扪心。亦岂可谓无憾也。试问守志不定。火药兵器。何以藏之。练勇众多。何以散之。贼若据城而守。何以安居。贼若一掠而空。土匪四起。何能复制。贼一来即让。设使至再至三。成为要道。又将何以各谋生理。故与其事败而图之。不如乘今日全盛之时而图之之为愈也。此其不可不守者三也。正月之行。犹云贼之虚实未可知。今则自贼中逃出者。莫不谓贼皆虏胁之徒。并无伎俩。不过严其法令。大其虚声。观河南江西固守。杀贼数万。洵哉贼不足畏也。今我邑练勇。果能一鼓作气。即可百以当千。况我主彼客。我逸彼劳。来则固守。去则追剿。或先伏勇河干。烧其船帆。抢其辎重。或先伏勇山谷。乘其围城出救。与城中练勇内外夹攻。又约西北二乡随后来助。虽真贼千万。亦必破灭殆尽。而况胁从者多。我既盛强。彼必解散。一次丧胆。永不敢来。此长治久安之策也。古人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夫贼犹犬耳。人愈退缩。彼愈狂吠。人但坚立。彼必远扬。若再用术以弭之。便可制其死命。此其不可不守者四也。若曰人心不齐。财用无出。是固然矣。自古办大事决大几。岂能必愚夫愚妇之心皆同一气。惟人心不齐。而已心自齐。人心不固。而已心愈固。则自然一唱百和。如响应声。故但使局中局外诸君。愿守者先立其纲。愿出者听从其便。百家不去。即与百家共守之。千家不去。即与千家共守之。急立一册。愿守者注名。愿去者亦注名。而城外居民愿入城守者亦注名入册。不拂人情。各从其志。如此。则人心焉有不齐。至于资用。则必公同竭力。愿守者既或出财。又或出力。以保此身家。愿去者即不出力。亦必出财以保此屋宇。二三搢绅前辈。或身为显宦。或齿为达尊。或箸述等身。或富连阡陌。既为一县之望。必为一县之倡。虽年力衰迈。不能劳力劳心。亦当首出倡捐。以副人望。上以报 国家之恩遇。下以振乡邑之颓风。使后进钦为典型。情无从异议。又如一二寒儒。素负文望。虽盎无储粟。身无完衣。亦必竭忱捐助。使中户无

从借口。集腋成裘如此。则财用何至无出。至于要隘之处。集贤关宜请重兵进剿。王家套宜谕东乡堵御。至枞阳为贼出入之区。尤不可不严为防守。宜急请吕公委成邑侯。开仓募勇。散给贫民。拦河下桩。阻遏舟楫。此于费既不广。又为义所当行。不然。我县官之仓。竟听贼封而不问。而枞阳一镇。竟听其为化外之民。不特要隘之忧。实亦官绅之耻。愚人不察。以为不可激贼之怒。不知贼之所以猖狂者。以官民多无正气也。若我之正气既壮。则彼之邪气自消。岂可自馁其气。而使邪气乘闲而入。此其不可不守者五也。

夫大乱之生。起于人心。既以人心不公不正而招之。则必恃人心怨忿窒欲以解之。故今无论身处局中。名在局外。总宜和衷协力。不可各逞其私。相视当如一家之亲。相顾当如一身之病。则以和感和。而戾气自不得入。以义激义。而邪气自无可乘。此似迂腐之谈。而救乱之方。实无有善于此者。若不知修省。不知恐惧。心术善者。止思自保。心术闇者。时怀恃人。不顾大局。不奋公义。惜财惜力。用诈用贪。吾恐以戾召戾。以邪致邪。不有人祸。必有天刑。不有近忧。必有远患。故不特如前所云。无以对 皇上。无以对祖宗。无以对自心。无以对桑梓。即为身家性命之计。亦恐非自安自利之道也此其不可不守者六也。某本无职守。亦鲜才能。徒以上念 国家。下忧乡里。深恐守志不定。弃城如遗。功坐成而复毁。事无实而妄费。故敢平情论事。仗义昌言。伏望诸君熟察之。

### 复与邑人论城守书

方宗诚

是月十五日曾肃一启。县之通衢。言城不可不守者六事。深冀各除意见。共奏肤功。非为私身之图。诚恐大局之坏。今已数日观者首肯。论者心平。然而城守之志。终无定见。城守之事。仍无定议者何也。岂忠孝之说。迂腐之谈。不足动诸君义理之心。回诸君利害之见邪。则请专以利害言之。孔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夫贼之来否。未可定也。来之迟速。亦未可知也。惟一意守城。则贼未来攻之时。犹可各治生理。既解围之后。仍可共图安全。平时虽是戒严。而警急不过数日。若不以城守为志。徒以迁徙为能。则贼一日不灭。必不敢复回故庐。贼一日不来。又不能竟弃旧宇。一家分处。两地难安。富者伤财。贫者废业。废业既多。则可忧之人不必在贼。伤财既广。则可虑之事不独居城。即如租课一事。此时守志不固。私见相持。大局既倾。租税难定。虽使稍有所入。亦将置之何所也。又如屋宇器物。委而去之不难。恢而复之匪易。山中之僦屋而居。岂若世守之业哉。且乡闲岂尽骨肉之亲。主人岂皆患难之友。始不过藉宅图利。继必至因利生争。其中弊端。不可究诘。又况局中局外诸君。平日虽非作怨之人。抑岂无招怨之事。世风不古。所至皆然。人情之险。于兹



为甚。贼方未来。尚且狡焉思逞。贼若既至。岂甘独受其殃。假若以凶恶之辈。为向道之人。虽虎穴可穿。岂兔窟足恃邪。若藉仕宦之声势而弃城不守。声势已不足畏人。若仗武力之勇夫而弃城不居。勇夫岂果能保我。吾恐受祸之事。比城居更惨。罹害之日。比城居更长矣。何如共守城池。尚可仗官府之威以自全。尚可藉大众之力以相保也哉。某野无半陇之田。城无五亩之宅。可去可处。何惧何忧。况夭寿不二。死生素定于胸中。惟乡里情殷。患难总期于共济。深知处今之事。当今之时。惟致命乃可救命。惟舍生乃可全生。救己必在救人。保家必先保邑。鼓其正气。自可以灭贼。全其仁心。始可以格天。故不惜作赵良之药言。效贾生之痛哭。惟诸君清夜之中平旦之际三思焉。

## 卷八十八 兵政十四 塞防上

### 外藩蒙古要略序

李兆洛

祁鹤皋先生之在翰林也历年最久。尝被命为蒙古回部诸王公列传。皆内检黄册。外译舌人。仅能通晓。久而后成。既成。又为当事齟齬。复迟之数年。盖先生于蒙古回部之事。尽劳勩矣。既进呈。为钦定蒙古王公列传。编之四库。先生之为是书也。先以年月日编次。条其归附之先后。叛服之始终。封爵之次第。以为纲领。而后分标各藩之事迹而为之传。名曰外藩提要。是传仿史记。而提要仿通鉴也。春圃学使视学江左。行辕在江阴。而兆洛忝主讲席。因进见。叩鹤皋先生诸书。学使因以西陲纪略见示。而曰。外藩提要尚未刻也。兆洛因请而读之。既卒业。谨拜手稽首作而言曰。夔生伏几案。终世占毕。蒙然不能见五帝三王之盛德大业。炳耀宇宙。其度量所存。心志所及。不知若何其大且远也。乃于此而恍然遇之。皇天眷佑有清。懋笃世德。全付以覆焘之下所有疆土。无有内外。成大一统之规。亦惟列圣追配皇煌帝谥之盛业。长驾远馭。用宏兹贲。承平晏安。二百年于今。翼子貽孙。君臣同庆。以享天之福。逮三代以下之极轨。夫岂拘学之士。井蛙之识。所得窥其运量哉。

太祖高皇帝抚有科尔沁扎赉特杜尔伯特郭尔罗斯。太宗文皇帝绥定奈曼巴林扎噜特喀喇沁土默特敖汉四子部落茂明安乌喇特阿噜科尔沁翁牛特克什克腾乌珠穆沁浩齐特苏尼特阿巴噶鄂尔多斯。世祖章皇帝又纳喀尔喀右翼。圣祖仁皇帝又纳阿巴哈纳尔。而内扎萨克四十九旗备。乃平喀尔喀厄鲁特土尔扈特西藏和硕四部。世宗宪皇帝以西藏编设扎萨克。

高宗纯皇帝平杜尔伯特。皆编设佐领。编以旗分。其于诸藩也。容之如天地。养之如父母。照之如日月。威之如雷霆。饥则哺之。寒则衣之。来则怀之。劳则劳之。患则救之。量财而授任。疏之以爵土。分之以人民。教之以字畜

。申之以制度。一民尺土。天子无所利焉。寸赏斗罚。天子无有私焉。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旷然更始而不惊。靡然向风而自化。虽背恩悖义。如腾机思和啰理罗卜藏丹津阿睦尔撒纳等。叛则讨之。遁则宥之。降则舍之。甚至噶尔丹之为患边圉。屡肆突犯。败困力竭。逃无所往。犹拳拳赐书招徕。开布诚信。许以不死。盖所以求服其心者。谆谆无已也。仁皇帝以喀尔喀诸部逼于厄鲁特。率众归附。矜其穷阨。发仓储以赈其乏。赐白金茶布以给其用。买牲畜以资其生。使皆得其所。纯皇帝以土尔扈特逼于俄罗斯。率众来归。赐马牛羊二十余万。屯粟四万石。革裘五六万领。布棉十余万。帐千具。至者如归。而费国帑皆百余万。上以此感。下以此应。服教畏威怀德之思。千万年曷有极哉。

盖外藩诸国之人。如童蒙之天性未漓。敦直以亮。故条教少而变化速。直省之民嗜欲深。则天机日薄。顽懦而诈。故扞罔时闻。而刑无由措。扞罔时闻。则罔日益密。刑无由措。则小不正积而至于大不正。此兆洛所以感激于外藩之日沐浴于圣人之泽。而直省之民。反自外于瞻天就日之中者也。先生此书。于

皇朝数百年以来。所以绥养藩服者。无不综具。其缘起悉载。着列圣恩德之所由隆。明威之所以。恍然造化之亭毒。皇极之相协。如读邃皇之书。睹鸿蒙开辟之规模焉。乌可不令承学之士。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了然于天人之故哉。

### 蒙古游牧记自序

张穆

我皇清受天眷命。统一天下。薄海内外。悉主悉臣。治道之隆。登三咸五。而北戴斗极。西届日所入。廓疆畛三万余里。靡不服属奔走。礼乐朝会。赋役法制。条教号令。比于内地。盛矣哉。古未尝有也。然内地各行省府厅州县。皆有志乘。所以辨方纪事。考古镜今。至于本朝新辟之土。东则有吉林卜魁。西则有金川卫藏。南则有台湾澎湖。莫不各有纂述。以明封畛而彰盛烈。独内外蒙古。隶版图且二百余载。而未有专书。钦定一统志。会典。虽亦兼及藩部。而卷帙重大。流传匪易。学古之士。尚多懵其方隅。疲于考索。此穆蒙古游牧记所为作也。蒙古以畜牧为业。不常厥居。且译语多歧。无从考证。地理家纪载阙如。职是之故。不知史称匈奴随逐水草。然各有分地。居东方者。直上谷以东。居西方者。直上郡以西。而单于庭直代云中。此即今四十九旗所居之地。可知北方部落大小相维。略如郡县之制。自昔已然。本朝因而区画之。一命之吏必请于朝。一石之粟必输于官。疆理之法尽美尽。由是臣喀尔喀。平准噶尔。降杜尔伯特。来土尔扈特。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塔尔巴哈台。以治之。北守库伦。西守伊。以控制之。形势既得。中外永安。用以

亿万年无疆之盛治。周官重体国经野。孟子言行仁政必自经界始。岂不谅哉。今之所述。因其部落而分纪之。首叙封爵功勋。尊宠命也。继陈山川城堡。志形胜也。终言会盟贡道。贵朝宗也。详于四至八到。以及前代建置。所以缀古通今。稽史籍。明边防。成一家之言也。致力十年。稿草屡易。凡国家丰功伟烈。见于方略诸书者。罔不敬录而阐扬之。其近年兴建。则又询诸典属。访诸枢垣。以蕲精详而备讨论。阅者手此一编。亦足以仰窥圣神功化之万一矣。昔吾乡祁鹤皋先生着有藩部要略一书。穆曾豫讎校之役。其书详于事实。而略于方域。兹编或可相辅而行。异时为舆地之学者。倘亦有取于斯也夫。

在一统志馆上当事诸公书

龚巩祚

内阁中书本馆校对官龚巩祚。上书各中堂各大人各先生合下。本馆现在续修大清一统志。自乾隆三十九年书成后。伏遇今日重修。欣贺无量。续者纂其所未载。修者订其所已成。巩祚与校对之役。职校耳。书之详略得失。非所闻。亦非所职。虽然。窃观古今之列言者矣。有士言于大夫后进言于先进之言。有僚属言于长官之言。僚属言于长官。则巩祚职校而陈续修事宜。言之为僭。为召毁。士言于大夫也。后进言于先进也。则虽其言之舛。先进固犹辱诲之。巩祚于西北两塞外。部落世系。风俗形势。原流合分。曾少役心力。不敢自秘。愿以供纂修协修之采纳。而仍不敢臆决其是否。恃中堂以下之必辱诲之也。不得以官牒请。为书一通。如干条。如后方。

一 钦定西域图志。及皇朝文献通考。四裔考。皆于西边新疆外。庐属国一卷。西边有布鲁特哈萨克爱乌罕纳木干安集延痕都斯坦诸类。旧志约略开载。窃谓西有西属国。北有北属国。北属国之情。与西属尤不同。北属往往错处喀尔喀伊之闲。东北则错蒙古黑龙江之闲。天朝亦往往用其兵力。如乌梁海。则圣祖平漠北用之。高宗平准噶尔用之。巴尔虎。则

圣祖平罗刹用之。科布多七旗。则以贸市。至无虚月。皆见忠悃。非安集延等孤悬葱岭者可比。是故钦定蒙古王公表传。则尝取科布多之札哈沁一旗。考其世系。书其功绩。以壮盟府之藏。而乌梁海一国。三支分处。自讨噶尔丹招降后。和罗尔迈遣使贡貂。至今年班不绝。在唐努山者。则有和罗尔迈见档册。在阿勒坦淖尔者。则有特勒伯克札尔纳克皆见档册。于功不为眇矣。于恩不为罔矣。旧一统志于新旧藩服外。一字不及之。疑于无此属部者然。今开馆续修志。似宜行文理藩院征档册。将三处乌梁海头目宰桑各部落界送馆。以便增补。

一本馆现存贮圣祖圣训。及平定罗刹方略一书。方略为文渊阁未著录

之书。内各有巴彦虎事迹数条。各官书于巴彦虎皆不及之。但称巴彦虎现有借牧呼伦具尔一事。按巴尔虎旧牧。当在尼布楚雅克萨城之闲。与内藩之乌珠穆秦地势正相直。宜檄理藩院行文黑龙江将军。将其头目迁徙年月部落界移送到馆。本馆以 圣训方略核对之。即可纂补。一札哈沁族类虽细。已蒙

钦定表传牒入。宜将馮木特一旗。现在牧科布多之何所。补入北属国。如补乌梁海巴尔虎之例。

一北之有科布多。犹西之有青海也。青海为部五。而科布多为部七。考现在档案。其不与商民通市者二部。曰土尔扈特。曰和硕特。其与商民交易者五部。曰杜尔伯特。曰额鲁特。曰明阿特。曰札哈沁。曰乌梁海。此七者。惟札哈沁得上见于表传。六部无闻。表传原为纪功绩而作。无功者不书。一统志地书也。焉得而削之。考科布多地。界在喀尔喀之西北。伊东路之东南。宜行文参赞大臣。将札哈沁及六旗土界旗分。一一移覆本馆开载。又此处乌梁海之与唐努山三乌梁海。同异合分之故。迁徙之年月。可一移覆。藉略见焉。按此在科布多与哈萨克接壤之处。距唐努山三支太远。疑非同类。一北厄鲁特者。本准噶尔绰罗斯同族。阿逆未叛时。首先来归。 诏隶三音诺颜部。据理藩院档册称。现在盟于齐齐尔里克地方。现旗二。爵二。贝子二人。一称厄鲁特旗一称厄鲁特前旗者。是与 皇朝文献通考合。旧会典称一旗先驻达拉尔河。一旗先驻喀尔喀河。文献通考袭是语。 钦定王公传。称阿利尔布坦一族。先牧喀尔喀河。后牧推河。后乃徙牧乌兰乌苏。丹济兰一族。先牧喀尔喀河。后牧西舍穆棱。后又牧推河。后乃徙牧乌兰乌苏。年月皆在。始皆当称推河厄鲁特也。继皆当称乌兰乌苏厄鲁特也。何有曾牧达拉尔河之文。旧典。

一歧矣。于乌兰乌苏外。别出推河厄鲁特之号。似乎以阿刺布坦族为乌兰乌苏。以丹济兰为推河者然。二歧矣。细绎王公传。推河始立六旗。一旗是辉特。一旗是贺兰山之分支。与此无涉。此共四旗。茂海一旗叛亡。亦弗数。阿刺布坦之两旗。后两札萨克为一。兄终弟及。兄无嗣。故其一旗。则丹济兰子也。旧会典系乾隆二十六年所修。此旗年月。亦难臆断。大约与典不甚相先后。典乃称乌兰乌苏为两旗。而不连所谓推河者数。若曰从其朔。则朔当是五旗。何但二乎。三歧矣。旧典外。巩祚所藏戊戌内板缙绅。书与典同。又王公传。王公表。皆称丹济兰先封贝子。其子先封公。后封贝子。并无先封台吉语。旧典及戊戌内板缙绅。皆于乌兰乌苏。则注曰两旗。贝子二人。于推河。则注曰一旗。台吉一人。四歧矣。官书处处不合。再四考订。惟有敬遵 钦定王公表传为的。余书盘戾纠紛。而旧一统志遂一字弗及之。无可考。

一所贵乎重修者。谓将纠旧误。补旧阙。亮非抄袭沿承而已。旧一统志于两牧地。既不道及矣。而于西套贺兰山厄鲁特之下。忽注云。一旗系阿刺布坦裔。

一旗系丹济拉裔。贺兰山在青海之东。乌兰乌苏在沙碛之北。相去将六千里。一系绰罗斯族。一系和硕特族。今置和罗理名氏于不问。以北人之祖先。移赠于西。亦岂舛之细者矣。纠而正之。诸公岂有意乎。

一旧志。于青海下。奋书云。青海为四卫拉特之一。于西套下。又注云。四卫拉特中。北厄鲁特居其一。考四卫拉特。皆在天山北路准噶尔地。一绰罗斯。二杜尔伯特。三和硕特。四土尔扈特。后土尔扈特逃往俄罗斯。乃补入辉特。见于高宗纯皇帝御制文。及种种官书。种种档册。无弗合。青海是地名。非部落名。非种族名。其地则和硕特族居之。后辉特有居者。后土尔扈特种有居者。后绰罗斯种有居者。后北方之喀尔喀种有居者。又番僧察罕诺门汉之属僧。亦编旗而处之。将合此六者而指为四之一乎。北厄鲁特。乃绰罗斯之一支。以北为四之一。将置其全部于何称。今之修官书者。阅至此。其谓之何。一西套厄鲁特两支。一和硕特。一土尔扈特。皆与青海近。戊戌内板缙绅。牘序青海之后。不误。旧会典乃于两支中夹叙一乌兰乌苏。失之矣。旧一统志仅开载贺兰山之厄鲁特。而不载额济内河之土尔扈特。应补。

一地名。半以种族而得名。人皆知之。至地有以人徙者。无城郭之民类然。如明时兀良哈三卫。福余卫是嫡酋所居。出口即是。泰宁卫出关即是。始则地因人得名。继且挟地名而徙。今之乌梁海。遂为皇朝极北境矣。和硕特有借牧科布多者。尝见科布多大臣章奏。遂称其一区为和硕特矣。札哈沁本西域汎卒之称。自安放科布多后北方遂增一部落称呼矣。旧地名新地名类此者极多。考沿革者。宜略知此。

一修书宜略知钩稽法。如四卫拉特。三有姓。独土尔扈特无姓。由后言之。虽谓土尔扈特即是姓可也。谓和硕特即姓和硕特。无不可也。由前言之。固皆以地名为姓。敢据彻辰萨囊书。称其出恭博地方。定土尔扈特为恭博姓。

一卫拉特。是五族公共之称。各种官书。独于绰罗斯一族。则单称厄鲁特。不知始于何例。然如西套贺兰山。及青海之厄鲁特廿有一旗者。细考实非绰罗斯。乃和硕特也。与它处又不画一。今宜定一例。连姓称绰罗斯厄鲁特。而西套青海。皆改书和硕特。

一青海四部。为旗二十有九。此外实尚有绰罗斯遗民一类。于乾隆二十九年前提徙。而无编旗明文。历来祇数四大部而遗其一。旧志因仍。宜一面行文贵德循化办事大臣查覆一面恭检钦定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开载。

一各处里差经纬度数。旧典颇多舛。如阿霸垓阿霸哈纳尔。皆左翼有之。右翼无之。左右翼里差。断乎弗同。又如科尔沁六旗。祇详一旗。鄂尔多斯七旗。祇详一旗。宜行咨钦天监考补。

一引书用旧说。宜加排比。各具体裁。官书中。如三通大抵沿旧文。少所发摛

。如撰七音略。取之 钦定同文韵统。撰六书略。取之 钦定西域同文志。夫西域同文志。专为译西而作。故于国书下。先注明西域书。乃次各种书。而所牖仅西域地名人山川名。若以 皇朝全代全舆论。西域亦一隅之一隅。自宜分类博征。备详训诂。以清文鉴为主。以满汉官名地名举例。不得以西域山川举例。是撰 皇朝六书略。而独以西域为主矣。三通为本馆朝夕编摩取材之书。故特发其凡以劝慎重。

一旧志驿站下云。自独石口至蒿齐忒九百余里为一路。置驿九。考理藩院档册。称实六百里。置邮六。又志于古北口喜口外。载乾隆三十六年之新邮。而张家口外亦有新邮。自穆哈哩喀逊为新站起处。哈拉尼敦为住处。凡十六站。何以失载。又喀尔喀汗自备之邮站。亦宜略志一二。俾往来天使。知厥隘略。

一回部风俗。亦佛教之支流。其人祖曰阿旦。其教祖曰默赫尔默特。其师曰阿浑。其同种曰穆哩斯玛柰。其学问曰二令。戒邪淫。戒食犬豕。戒妄语。戒酒戒盗。其字头。始爱里普。其历元。亦不拘至朔同日分秒无余之法。而自成章葩。不置闰。大约为西洋新法历书之所祖。或云。颇近授时术也。其教实与西洋耶稣教大异。唐时流行中国之景教。水经注之袄祠。自是耶稣教。非默赫尔默特教。皆佛典所称九十六种旁门之一。巩祚另有内典旁师考一篇呈览。窃按在西洋。则为耶稣教。在蒙古准部。则为宗喀巴教。在回部。则为默赫尔默特二令教。风俗一门。宜区以详焉。以彰兼收并畜之曷且盛。皈依回教。曰以玛纳底。斋期则旨玛督。阿勒黑勒。正月也。勒比欧。十月也。撮记之。

一西域属国。如布鲁特之在南部。哈萨克之在北部。向于 天朝恭谨。各官书祇记大概。今中书徐松在西域时。曾钩稽两部世系。地界沿革。成两表。当代奇作。此可以沿用者。

一西藏亦有属国。犹喀尔喀之见巴尔虎乌梁海科布多。回部之见布鲁特安集延痕都斯坦。准部见哈萨克之例。曰廓尔喀。实最大。其次曰作木朗。曰布鲁克巴。曰哲孟雄。曰落敏汤。皆宜见。廓尔喀本名巴勒布。国初巴勒布三罕。曰叶楞罕。曰布颜罕。曰库库木罕。于雍正九年。各奏金叶文递哈达。译出词旨甚恭顺 命以玻磁器赏之。后三罕合为一。故巴勒布益强大。戊申辛亥两用兵。亦 皇朝巨事实也。风俗形势宜备载。

以上都十八条。皆举其炳炳显显者。余小事头绪尚多。未易鬯宣。惧循袭而不改。阙略而不补。颠舛而不问。苟而不具。弃置而不道。回护而不变。有重修之费。有重修之名。将使后之专门者靡所镜也。中华文献。伙有通人。无甲第名位。弗敢妄议。惟此类语言文字。求之亲到其地者。尚或瞢昧答不中问。可知从事铅槧之难。巩祚虽非绝诣。自是孤学倘蒙垂择。致为荣幸。于己非有利焉。不胜悚惶待教之至。

## 说张家口

龚巩祚

张家口。在宣化府万全县正北境。察哈尔都统驻焉。凡力军台赎罪者驻焉。力者。效力军台也。何以驻张家口。近今五十年驻张家口也。昔之日称军台者何。

仁皇帝亲北征。有事蒙古。纯皇帝命将西征。出入蒙古。军台始于平噶尔丹时。密于追达瓦齐时。周密布于设定边左副将军时。今无军事。何以称军台。曰犹内廷有军机处。无军事亦得称也。军台起讫如何。以口外察哈尔为起。而北而西北而又西。以乌里雅苏台为止。凡四十八台。无军有台何也。通檄报也。察哈尔都统与定边左副将军遥声援。中闲哲卜尊刺麻喀尔喀四汗与理藩院往返之檄报。台员率驿丁奉之走。驿丁受雇受此也。台员力此也。驻张家口何名。曰戍张家口也。张家口乌用戍。曰旅焉而已。卧焉而已。有财三年估。无财三年旅。问何所始也。始于台员有老病者。畏塞外之寒且劳。入贖充公。白都统。都统许之。以其贖雇蒙古代之。势也。情也。非法也。亦无台费之名。亦不上闻。今台费上闻。台费行而台员除矣。如有人不能出台费。愿充台员。今许之乎。反不许。又如有人愿亦出台费。亦充台员。则许之乎。亦不许。何以不许。曰都统但闻五十年事。不闻康熙事。不闻乾隆初年事。王元凤。天下士也。为桂阳州知州。下车禽豪蠹大创之。又平猺有奇功。

天子嘉之。锡之孔雀翎。擢为陈州府知府。元凤入覲天子。方留京师。而州大猾夜出境。为飞语达京师。竟闻天子。天子使使鞫之。使者受单词。当元凤以革职发往军台力赎罪。是狱也。冤元凤者半天下。元凤独飞扬而大喜。就逮时。谓送吏曰。元凤足迹中华。独未得至西北塞外。一见圣朝中外为一之盛。吾此行甘骑橐驼佩短刀往来风沙中。龚巩祚属之曰。吾为蒙古图志。某部落某山。尚未有图。子皆为我补之。龚巩祚乞假五日。送之出居庸关。逾八达岭而反。既闻兵部尚书青阳王公言。近日事例如此。既又闻常熟蒋君言。吾尝以谴行。卧三年。纳贖乃还。如青阳言。既又得王元凤书。又如青阳言。吁。天下事名实不相应。什九如是哉。元凤书中又云。吾到戍三日。独骑橐驼。怀笔墨。至大禁门欲出。门者叱之而止。大禁门。则张家口北门也。

## 说居庸关

龚巩祚

居庸关者。古之谭守者之言也。龚子曰。疑若可守然。何以疑若可守然。曰出昌平州。山东西远相望。俄焉而相辘相赴以至相蹙。居庸置其闲。如因两山以为之门。故曰疑若可守然。关凡四重。南口者。下关也。为之城。城南门至北门一里。出北门十五里。曰中关。又为之城。城南门至北门一里。出北门又十

五里。曰上关。又为之城。城南门至北门一里。出北门又十五里。曰八达岭。又为之城。城南门至北门一里。盖自南口之南门。至于八达岭之北门。凡四十八里。而关之首尾。具制如是。故曰疑若可守然。下关最下。中关高倍之。上关高倍之。八达岭之俯南口也。如窥井。形如是。故曰疑若可守然。自入南口。城甃有天竺字。蒙古字。上关之北门。大书曰居庸关。景泰二年修。八达岭之北门。大书曰北门锁钥。景泰三年建。自入南口。流水啮吾马蹄。涉之琤然鸣。弄之则忽涌忽伏而尽态。之则至于八达岭而穷。八达岭者。古湿余水之原也。自入南口。木多文杏柿苹婆棠梨。皆怒华。自入南口。或容十骑。或容两骑。或容一骑。蒙古自北来。鞭橐驼与予摩臂行。时时橐驼冲予骑堕。予亦挝蒙古帽堕于橐驼前。蒙古大笑。予乃私叹曰。若蒙古。古者建置居庸关之所以然。非以若耶。予江左士也。使予生赵宋之世。目尚不燕赵。何由与反彘者。相挝戏于万山闲。生我 圣清中外一家之世。岂不傲古人哉。蒙古来者。是岁克西克腾苏尼特。皆入京诣理藩院交马云。自入南口。多雾。若小雨。过中关。见税亭焉。问其吏。曰今法网大。税有漏乎。吏曰。大匡小匡。大偷橐驼小偷羊。予叹曰。信若是。是有闲道矣。自入南口。四山之坡陀之。有护边墙数十处。问之民。皆言是明时修。微税吏言。吾固知有闲道出没于此。护边墙之闲。承平之世。漏税而已。设生昔之世与凡恃关以为险之世。有不大骇北兵自天而降者哉。降自八达岭。地遂平。又五里。曰岔道。

### 吉林防务

胡传

东三省为 国家根本重地。而吉林中处其闲。南障长白。北带混同。东襟大海。延数千里。而长白以西。兼以奉天为重蔽。混同以北。又以黑龙江为外藩。虽地处极边。其实形同腹里。自咸丰十年。俄罗斯占据我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各地。于是吉林东边。在在与俄接界。今我设防于三姓宁古塔琿春。俄驻兵于伯力岩杵河海参崴。彼处处通海。便于转输。我陆运道远。易致罢敝。似彼常处其逸。而我常处其劳。然以天时地势揆之。冬春二时。江海冰坚。船不能驶。彼若入寇。接济维艰。夏秋二时。彼运虽利。而我惟琿春一处。地与彼逼。外无障碍。最宜留意。宁古塔则东有无人之地五六百里。山川纠纷。溪泥淖。为之阨塞。三姓至黑河口八百里。江路多。陆路多淖。天然险阻。足以限彼长驱。彼此相较。劳逸正复相等。所患者。黑龙江之江防未设也。奉天之海防未固也。黑省防。则吉有肩背之患。奉省防。则吉有咽喉之忧。以兵言之。吉省有驻防之兵。无游击之兵。能御其东。不能兼顾西南北也。以饷言之。吉林练防各饷。皆仰给于京师。一旦辽水东西。稍有梗塞。转运道绝。三姓宁古塔琿春之兵。不能枵腹以御敌也。且强邻毒智。专事蹈瑕。前窃据我吉黑东



北各地。后强占我伊各城。皆乘我中原多故。不能兼顾边陲。而狡然以逞。近日和议得成。虽幸彼内有变。亦恃我海宇升平。无有衅隙耳。自是以往。如我内地有事。彼之故智必将复萌。当此之时。中边交警。军需浩繁。户部之帑。或颁发不时。吉林之防。正万分危急。纵奉黑二省。江防海防。均极严密。而吉军亦岌岌可虞。吉军如或防。奉黑二省。形势中断。亦难自立。从此东北之事。不可为矣。故为吉林计。既须与奉黑二省通力合作。又须于无事之日。早求自给之方。能就地筹饷。以足军食。上策也。不能就地筹饷。而能多预备。广积边储。中策也。今但设一面之兵。而又无半年之蓄。夫岂万全之道哉。传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书曰。有备无患。深维边防久远之计。以使 国家根本重地。固如金汤。亦惟统筹全局。熟察外情。先事而谨其备耳。

### 吉林根本说

曹廷杰

钦惟我 大清龙兴东土。吉林实为根本之区。自 太祖高皇帝受命于天。削平诸国后。满洲五部。长白山二部。扈伦四部。皆在吉林沈阳之交。征东海渥集部。虎尔喀瓦尔喀三部。皆在吉林东。以定根本。征索伦在黑龙江北。以固藩篱。经营数十年。迄 太宗文皇帝而大功底定。嗣罗刹窃据尼布楚城。恃为巢穴。逐渐侵扰。顺治时屡烦偏师。至 圣祖仁皇帝独断致讨。罗刹乃平。恭读康熙二十四年六月 上谕有曰。治国之道期于久安长治不可图便一时当承平无事朕每殚心筹划即今征罗刹之役似非甚要而所关甚巨罗刹扰我黑龙江一带三十余年其所窃据距我朝发祥之地甚近不速加翦除恐边徼之民不获定息。康熙二十七年五月 上谕有曰。罗刹侵我边境与我兵筑城爱琿两次进剿雅克萨攻围其城一切情事玛拉可与诸臣详言之俾洞晓其故始知朕从事罗刹原委。敬译 圣意。盖以吉林为根本重地。恃黑龙江为屏障。虽一时满汉诸臣。咸谓罗刹距中国道远。难以成功。而 圣虑深远。独酌定天时地利运饷进兵机宜。不徇众见。决意命将出师。深入挾伐。使数十年盘踞之罗刹畏威怀德。返我侵地。以培根本。则吉林者。岂但为盛京屏障哉。何愿船形胜论曰。吉林为东三省之一。在京师东北二千三百余里。廷杰按吉林北极高四十三度四十七分。偏东十度二十七分。古肃慎氏地。汉挹娄。北朝勿吉。隋靺鞨。唐燕州。寻为渤海廷杰按唐书。渤海王。都临忽汗河。即虎尔喀河。今牡丹江。所谓金源也。所据。辽宁江州。金肇州信州及率宾等路地。元海兰府。明分设各卫所。后属 本朝。初设将军于宁古塔。廷杰按顺治十年。始于宁古塔设昂邦章京副都统以镇守之。康熙元年。改昂邦章京为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其地北极高四十五度。偏东十三度二十分。后移吉林。廷杰按康熙十五年。移宁古塔将军驻吉林乌拉。留副都统镇守宁古塔。乾隆二十一年。改宁古塔将

军为吉林将军。自是始称吉林省。而别设吉林宁古塔伯都讷阿勒楚喀三姓各副都统。以佐其治。廷杰按康熙三十年。设伯都讷副都统。乾隆二十年。设阿勒楚喀副都统。论者第以吉林北接龙江。南辅辽津。为东方四达之衢。不知其地域广远。东至库叶岛。跨海外数千里。东北至赫哲费雅喀部落。延袤三千余里。重关巨。捍卫天府。廷杰案何氏东海诸部内属述略叙曰。为盛京屏障者。吉林也。为吉林根本者。东海诸部也。实为东北第一雄镇。不仅远迎长白。近绕松花。廷杰按松花江。满洲语呼松阿里必拉。亦呼宋瓦江。称形胜之美也。廷杰按咸丰十一年。与北国分界。由乌苏里江口。逆流入兴凯湖。踰岭抵图们江口。江以东皆为彼属。于是宁琿姓三城边防始重。

查琿春南四十里黑顶子。又东南岩杵河摩阔崴。又东北阿济密蒙古街虾蟆塘海参崴等处地方。宁古塔东南六百余里双城子。又东北二百里红土岩在兴凯湖西沿。地方。三姓东北八百余里徐尔固。在混同江北岸黑河口下六十里。一千六百余里伯力地方。俱北国与吉林交界要隘。徐尔固伯力双城子虾蟆塘海参崴蒙古街阿济密岩杵河诸处。均有重兵戍守。则吉林边防。可因敌而筹制胜之方矣。夫吉林要害。诚在宁琿。三姓要害。则黑河口蜂蜜山二处。盖黑河口在三姓东北七百余里。当水路之冲。凡顺黑龙江而下。逆混同江而上者。此处实扼其咽喉。廷杰案此处。亦江省边防所重。蜂蜜山在三姓东南六百里。与宁琿成犄角之势。于三姓为陆路之门。南可断岩杵河海参崴诸处之后路。北可据伯力之上游也。若夫鸭绿图们二江发源之处。虽关于沈阳者甚巨。而系于吉林者亦匪轻。至乌苏里江口以上。诺罗奇讷林二河之闲。部落仍属赫真。疆域实非瓯脱矣。再考北译开疆。每多取人之所不取。或图人之所不及防。即如咸丰时窥我东南多事。乘机窃发。两次进踞。正亦顺治初乘我入关之师。初定中原。因而窃据故智耳。弛守备则募入。张声威则潜退。穿窬之盗。何以异此。此则夷情之今犹古若者也。昔人有言。虏性犹犬羊。震之以威则惧而逸。示之以怯则骄而聚。其此之谓乎。

### 库叶岛沿革形胜考

曹廷杰

库叶岛。在古为女国。亦名毛人国。后汉书北沃沮海中有女国。唐书日本东北限大山外即毛人。今库叶岛在海中。恰与混同江口东西相值。正与所谓北沃沮海中合。北沃沮今宁古塔东北之地。沃沮犹今窝集。又作渥集。一作乌稽。皆同音异字。实一地也。库叶岛南。隔一海峡廷杰按地理全志。有北路西峡。在日本库叶岛之闲。即此。即日本国。明开原志云。苦兀在奴儿干海东。人身多毛。其邻吉里迷。男少女多。知女国毛人。皆在此岛矣。三才图会。有奚部。小如者部。其国无男。小如者。本室韦部名。当与库叶岛相近。梁四公记有扶

桑国。此记多荒诞之言。然所记外藩风土物产。尚有不尽诬者。所谓扶桑国。即今宁古塔极东北之地。其官名与高丽同。其俗使鹿。尤为切证。特扶桑之名。出于附会耳。记云。扶桑国东千余里。有女国。身有毛。则知女国毛人。盖本一地。传闻失实。以为无男耳。唐书记流鬼。谨按。唐书流鬼国。去京师万五千里。其地直黑水靺鞨东北少海之北。三面皆阻海。今库叶岛东北隔海。为俄罗斯国之甘查甲部。亦曰冈札德加。亦曰堪察加。其地东西南三面皆阻海。惟北部与哥德部相连。其为古流鬼国无疑。甘查甲西面之海。即黑龙江省东北之海。亦系渤海。非大海也。故唐书谓之少海。又云在黑水靺鞨东北也。黑水靺鞨。即今黑龙江。南邻莫曳部。明称苦兀。今称库叶。皆莫曳音转。吉里迷。元史作帖烈灭。故此岛今又名额里野。又作野所也。合而论之。则库叶岛之沿革思过半矣。一统志曰。吉林宁古塔所属大洲。在城东北三千余里。混同江口之东大海中。南北二千余里。东西数百里。距西岸近处仅百里许。廷杰按地理全志。有库叶海峡。在库叶岛吉林之闲。即此。有山曰图可苏库。其长竟洲。林木深翳。有小水数十。东西分流入海。会典图说曰。三姓所属海以外。当混同江口之东。有大洲亘千里洲之上。西有博和毕河汪艾河低巴努河温忒呼河楚克津河楚拉河特河伊对河。俱西流。东有额里野河皮伦图河扎伊尔河达喜河郭多和河塔塔马河努烈河启社什河阿当吉河。俱东流。皆入于海。水道提纲曰。大长岛。为黑龙江口海中大护沙。南北袤长一千六百余里。南至极高四十九度八分。北至极高五十四度四分。东西最阔三四百里。或一二百里。西近黑龙江南小圆岛。为东二十六度半。至东北斜处为东三十度四分。地形夭矫如游鱼。中脊有山。连峰自北至南。松林相望。蜿蜒不绝。水分流东西入海。海平处有居人数处。廷杰谨按。岛西北有图克苏图山。额里雅河出其东麓其南麓为费雅喀人所居。图克苏图山西南为音格绳山。博和毕水出其南麓。音格绳山东为塔塔马山。塔塔马河出其东麓。其西麓即库叶人等所居。又有阿当吉山。在岛之中稍南。阿当吉河出其东麓。依社什河出其北麓。特河出其西麓。伊对河出其西南麓。山南即鄂伦春人等所居。何愿船形胜论曰。东三省中。吉林所辖地最广。吉林所属中。三姓副都统所辖地最广。会典分三姓所辖为二图。曰海以外图。则库叶岛地也。库叶虽一洲岛。幅员千里。为混同江口外大护沙。其闲捕牲部落。曰库叶。曰费雅喀。曰俄伦春。岁时贡貂皮于吉林。廷杰谨按。贡貂诸部。先皆亲赴宁古塔。后设三姓副都统。即赴三姓城。惟库叶岛远在海中。不能时至。每年遣官至距宁古塔三千里之普禄乡收贡颁赐。普禄乡即普隆霭噶珊。亦作普垄噶山。今混同江南岸。俄人村镇伯力下八百余里。地名木城。有木城遗迹。土人犹能述其胜事。曰此当年东海毛子穿官处也。对岸为莫勒奇地方。

环库叶之岛。大小数十。其崇山则有图克苏图音格绳之属。其名川则有博和毕郭多和之属。其地四围皆海。北控俄罗斯。南控日本。拱护海口。屹然为东三省保障。是库叶岛之形胜也。又曰。此地隶于三姓副都统。因地瘠民。从前未专设大臣镇守。若生齿日繁。似亦宜加屯戍以重边防也。廷杰谨考库叶附近诸岛。有混同江口海中者。若东海岛。沃新楚鲁岛。图勒库岛。普格哩岛。及海内天然八岛。均在吉林城东北各四千余里。自混同江口迤而西南。抵图们江口之东北。约五千余里。均归吉林省辖。诸岛属中国者。若珊延岛。小多壁岛。满洲语。多壁。狐也。西斯赫岛。满洲语。西斯赫。褥也。阿萨尔乌岛。大多壁岛。妞妞斐颜岛。满洲语。妞妞。呼爱小儿之词。斐颜。色也。扎克塘吉岛。法萨尔吉岛。岳杭噶岛。满洲语。岳杭噶。犹言有丝棉者。鄂尔博绰岛。特依楚岛。翁郭勒绰岛。和尔多岛。搜楞吉岛。勒富岛。均在吉林城东南一千一百里外。至二千一百里内。又有在吉林城东北一千九百里之雅哈岛。满洲语。雅哈。无焰火也。二千一百里之摩琳乌珠岛。又有在宁古塔城东南五百九十三里之舒图岛。八百八十四里之勒富岛。恭查天命二年丙申。遣兵收海边部众。时东海沿边诸部。尚多未附。太祖遣兵四百往征。凡散处部众悉收之。其岛居负险不服者。乘小舟尽取之而还。当即此库叶岛。及以上诸小岛也。

#### 遵议东三省边务大略情形疏王大臣

光绪十一年六月十八日。钦奉 慈禧端佑康颐庄诚皇太后懿旨。东三省边防事宜着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神机营王大臣妥议具奏钦此。仰见 圣心念边陲。防微虑远。钦佩莫名。臣等窃惟防边之要。首在审地势。察敌情。形势既得。选将为先。将得其人。军储宜亟。而练兵制器。招垦兴屯。则其节目也。东三省统辖至广。盛京十四城。为边门者二十余。吉林八城。为边门者四。黑龙江六城。旧设卡伦之区七十一。承平时。东际大海。北限混同。榛狁之民。多我属部。历朝奉 敕编入八旗。凡居近吉林之巴尔呼人。锡伯人。居近伯都讷之卦勒察人。居近瑛春之库尔喀人。居近额尔古讷河之索伦部。达呼尔部。其最远者为鄂伦春部。皆审户比丁。隶入军伍。擢彼材勇。效我扞搆。而八旗猛将。吉林兵丹。常率诸部。四出征剿。以精锐闻天下。其时中俄立界于尼布楚。开市于恰克图。斥堠之设。多在中路北徼。而东方则晏然无事也。自咸丰以来。中原多事。东三省精兵。征调四方。腹内虚耗。饷减差繁。势成积弱。参佐领以下。又不恤兵丁。层层克扣。以致生计日蹙。土地日荒。风气日敝。彼时 国家方治内盗。无暇东略。溃一隙之堤。成数世之患。牧圉之吏。任非其人。遂使邻国躏隙蹈瑕。蚕食东徼。侵踞我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兴凯湖以东数千里之地。于是吉江二省。遂无师船出海之口。腹背受敌。如处瓮中。而边事因之日亟矣。今虽明订条约。暂事羁縻。然边情反复。理

难久恃。疆场之权。以公法论。亦彼此各自主之。查江省与彼之阿穆尔省一江之隔。其省城在海兰泡。与我黑龙江副都统所治之城相望。沿江上下。皆夷屯也。昔日跨江为守。今则江流之险。与我共之。额设水师船只。又皆糟朽狭小。不足以资战守。吉省与彼之东海滨省毗连。其新设酋长。驻海参崴。双城子。又别屯兵于岩杵河摩阔崴诸处。而以驻伯力之重酋联络其闲。其两省额兵。通计不过万人。常招徕屯垦客户。编为民兵。以辅其不足。又收买麦粮。煮罕奇之盐。贩入内地。以为储蓄之资。近且逼珲春为垒。开通图们江东岸。以窥朝鲜北境。行船松花江。以窥三姓上游。势亟亟矣。彼处处通海。便于转输。我陆运回远。易致疲敝。似彼常处其逸。而我常处其劳。然以天时地势揆之。冬春二时。江海冰坚。船不能驶。彼若深入。接济维艰。夏秋二时。彼挽罉虽利。然宁古塔以东。有无人之地六百里。山纠纷。溪深淖。为之阨塞。三姓迤东至黑河口八百里内。江路多。陆路多潦。天然险阻。可以限长驱之足。然则我固不可漫然布置。致备多力分也。吉省所最要者。珲春一城。与彼偪壤。其西壤接连朝鲜之庆源庆兴两府。一苇可航。前无障碍。后可包抄。三姓一城。水路上距伯都讷之三岔口一千余里。中闲历阿勒楚喀拉林诸城。其三岔口西南陆路。则由蒙古郭尔罗斯界。径从草地。直抵奉天之法库边门。纔八百九十里。最为便捷。彼国地图。惟于此数处画一曲。他处则否。其久蓄窥伺之心。已有明验。然则该两处最宜注意。庶一以保护朝鲜北境。一以屏蔽我松花江上游伯都讷腹地。此吉省大略情形也。

江省为吉林唇辅。上游有内兴安岭一带为之阻隔。设防宜在下游。旧设卡伦。今存四十七处。多在呼伦贝尔以西。夫昔日之界在尼布楚。故卡伦在西。今日画江为界。江北旗屯。沦入异域。则卡伦宜改设东北。又将军远驻齐齐哈尔。北距黑龙江城尚八百里。今昔异宜。控制非便。似宜借行围为名。时至沿江巡阅以壮声威。邻柝相闻。而我犹晏然寝于室中。可乎。此江省大略情形也。奉吉二省。皆界朝鲜。吉以图们江为界。奉以鸭绿江为界。辽阳迤东。旧设凤皇绥阳城厂旺清四边门。为扼要之地。今水路则趋重旅顺口大连湾一带。陆路则自同治六年奏明勘荒开垦以后。边门而外。耕廛栉比。设官置戍。直抵鸭绿西岸。非厚集兵力。水陆掎角。不足以顾根本而护藩邦。而腹地防营。似可酌量并省以节饷力。此奉省大略情形也。臣等查光绪六年。经户部总理衙门奏定。请 飭下各省。每年协拨东北边防经费二百万两。虽往往解不足额。然部垫部拨之款。数实相当。今试以东三省兵数计之。历据该将军等先后奏报。奉天经制额兵。二万二千八百余名。练军马步队及缉捕勇丁。又一万三千一百余名。而雷正綰宋庆等军之食江浙河南饷者。犹不与焉。吉林额兵。现据册报一万一千余名。乌拉牲丁四千余名。铭安吴大澄等新练巩卫绥安四军。又靖边防军二

十营零三哨。除绥字等营。由吴大澄挑选奉调移防滦乐外。尚有万六千人。黑龙江额兵。现据册报一万零九百余名。外马步练军四千五百余名。以三省通计之。共有土客兵籍。几及九万人。兵力不可谓尚单。以饷数计之。奉省地丁地租货厘洋税船规。岁入银一百三十一万四千余两。吉省岁入之款。约银四十五万六千余两。江省岁入之款。约银三十六万六千一百余两。三省通计。共有入款银二百一十三万六千余两。尽充俸饷之用。外由部库每年拨银一百四十八万两。又外省协拨六十八万九千余两。实解到银二十七万八千两不等。是东三省岁需饷银三百七十三万。客军之费。犹不在内。较之承平时新疆岁饷之数。已有过之。饷力不可谓不厚。当此艰难支柱之秋。任兵事者。自宜加意撙节。兵归实用。饷戒虚糜。若犹防务废弛。营伍空虚。无事则虚报冒销。有事则情见势绌。岂●将军等所宜出此乎。又查总理衙门。上年正月闲。行文通查外省练军火器。先后据盛京将军咨报。捷胜长胜等营练军。及调驻客军。计练习前后膛洋枪者四千余名。兵一千一百余名。吉林将军咨报。册开边防马步各营。练洋枪洋者共五千三百余员名。练军马步各营。则练洋枪者约三千人。黑龙江将军咨报。所有练军西丹。前经奏调洋枪洋教习。常川操演五千名。是三省大吏。于近日操演要义。风气日开。不至拘守成法。惟是三方布置。固建率然之势。首击尾应。使之互相掎角。然不思所以联络其气脉。整齐其规制。恐将来局势散漫。彼此不相策应。

臣等酌度情形。思所以通变持久之方。相应请 旨特知兵大员。会同三省将军筹议训练章程。大要首筹大枝劲旅。合兵万人。驻要害。为东西策应游击雕剿之师。现在议设电线。如有警报。相机因应。呼吸可通。次则每省练精兵五千为分防之用。以佐汛地额兵之不足。凡锡伯索伦鄂伦春诸部。择其材勇者。一体编入。又次则练闲散旗丁。作养育兵以备随时拔补。汰弱留强。三者相辅而行。饷有差等。一律操演新法。冀收实效。其每年练饷加拨若干。需用火器子药。应由天津机器等局拨解若干。应归督兵大臣酌核定章。奏明办理。再请 飭下户部北洋大臣筹拨。此外若招客民屯垦。则可就近买粮以充军实。兴畜牧之利。则可收其饶课以助边储。招商开矿。则驱淘金之徒。编集而为矿丁。伐木通道。则开商贩之路。量榷以益厘税。且奉省沿海产盐。市价最贱。诚能远采金元时征收肇州辽阳盐课之法。近用各省盐斤加价之例。官为收买。量加课厘就场征银。以鬻于商。使转贩于关东诸路蒙古各盟。亦筹饷之一端也。又从前伊犁养兵之费。半资屯田。其法以旗汉兵每年分拨四成屯田。六成差操。更番为之。故可持久。吉林及呼兰一带。荒地极多。借使于经制兵内。仿伊犁成法。抽调若干成。授地垦荒。凿渠灌溉。以资生计。双城堡非其明验耶。凡此皆边务之要图也。同一土地。敌人所至。则为兴利之腴区。自我处之。即为耗

财之瘠土。有是理乎。夫为将之道。日讨其部曲而申傲之。非家到而户说之也。贵精神折冲耳。果能发愤有为。则羸者可变而为强。若仍委靡因循。则强者亦日趋于弱。宋臣李纲有言。精气变痰。痰变精气。非二物也。视乎元气之强弱耳。国朝二百年来。良将劲卒多出东三省。边臣果得其人。岂有终于馘馘不振者哉。所有一切事宜。臣等第能略引其端。至详细章程。应俟派大臣会同该将军等。因地制宜。与时通变。破除积习。力求整顿。察酌情势。然后奏请次第开办。务使三方隐然树长城之势。以伐敌国之谋。及今为之。犹可表里经营。完缮自立。谨将臣等遵议缘由。合词恭折覆陈。是否有当。伏候宸断施行。

## 卷八十九 兵政十五塞防下

### 西域图说

#### 黄楸材

泰西诸家地图。详于欧罗巴洲及滨海诸国。至于西域回部一带。商舶不通。游罕到。其山川道理。部落种族。多所阙略。昨岁在孟加拉国博物院内。见有中亚细亚一图。最为精核。因悉心临摹。译出华文。归乃参校中土图志。历代史传。及近世诸家著述。阙者补之。繁者删之。所有通都大邑。名山巨川。与夫疆域界限电铁路之类。加用颜色区别。庶几一目了然。按图。东起金山。一名阿尔泰山。又名按台山。西至黑海。南起波斯湾。北至乌拉岭。经四十度。纬三十度。广袤万里。居亚细亚洲之中央。而葱岭一山。又居此图之正中。磅礴蜿蜒。横亘南北。至高至大。为天下众山水之祖。葱岭以东。为中国所属之新疆三藏。葱岭以南。为英吉利所属之五印度。葱岭以西以北。皆为俄罗斯之属部。是为三大国之界限。亦天下万国之关键也。两汉之世。开通西域。属于都护者。本三十六国。后稍增至五十余。张骞甘英。奉轺车而远迈。贰师定远。振军威于遐陬。北联乌孙。西击大宛。断匈奴之右臂。空漠南之王庭。可谓盛矣。出玉门阳关。玉门。在敦煌之东。为出伊吾之道。阳关。在敦煌之西。为出鄯善之道。通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今叶尔羌。为南道。南道西踰葱岭。则出大月氏自铁门以南。贺罗巴达克山。皆属月氏。今为阿富汗北境。安息。今波斯土尔基。自车师今吐鲁番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今喀什噶尔为北道。北道西踰葱岭。则出大宛今浩罕康居康居最大。兼有赛马尔罕布哈尔哈萨克左右诸部。奄蔡。今机哇。又自于阗南行。经皮山西夜上葱岭。蹶悬而至罽宾。以达于天竺。为晋法显北魏慧生所行之程。此三道皆在天山南路也。都护治乌垒城。即今之乌鲁木齐。居西域适中之地。四达之冲。古城以东。则为匈奴境。轮台以西。则为乌孙境。盖南路为城郭居国。

北路为游牧行国。自古然也。唐置北庭都护。又移安西都护于龟兹。鞞库领羁縻十六州。于是建立四镇。始通山北之路。由姑墨今阿克苏踰乏驴岭。今穆素岭经热池今特穆尔图泊于泉今吹河昭武九姓诸国。然后逾铁门而南渡缚乌河而入北印度。为元奘法师所行之程也。辽亡。耶律大石假道回鹘。率众西徙。创国号曰西契丹。有二都城。一曰寻思干。寻思干。与邪迷思干译音相近。中土之人。往往混合为一。余始着西域形胜。疑寻思干为霍罕城。后考诸书。乃知西辽之都。实在今之塔什罕也。一曰虎思窝鲁朵。在伊丽河西南。太清池东北。属哈萨克右部。传国百年。泊夫元太祖崛起朔漠。混一寰区。翦灭数十国强汗。开拓数万里疆域。南及申河。中印度。西抵富浪。地中海之岛。一名忽鲁谟斯。北并厄罗斯钦察亚速三国皆在俄罗斯境。亚速。即亚萨塔坎也。等国。奄有亚细亚洲全境。及欧罗巴洲之半。幅员之广。亘古无伦。于是封建懿亲。众树屏藩。置阿母河行中书省。驻寻思干领葱岭以西诸国。别失八里元帅府。驻乌鲁木齐领天山南路。阿力麻里元帅府。驻伊领天山北路。火州曲先元帅府。领吐鲁蕃哈密至玉门阳关以东。厥后鞭长尾大。诸王跋扈。各自擅命。迄今土耳其波斯。及五印度各部酋长。尚多元裔也。

我朝平定新疆。武烈文谟。远超前古。民繁物阜。等于腹中。出嘉峪关至安西州折北至哈密。分为南北二路。建筑城堡。设立台站。满汉军营。星罗棋布。其天山南路。自吐鲁蕃始。所辖五回城。曰辟展。曰鲁古沁。曰色更木。曰托克逊。曰哈拉和卓。雍正时。归附最早。伊敏和卓之子孙。世袭土司。西南行。曰哈喇沙尔。曰库车。曰阿克苏。曰乌什。谓之东四城。曰喀什哈尔。曰英吉沙尔。曰叶尔羌。曰和阗。谓之西四城。所称回疆南八城是也。其天山北路。本额鲁特四卫拉之地。及剿灭准噶尔之后。数千里空虚无人。乃移驻满汉官兵流徙罪犯以实之。又土尔扈特十数万众投诚。安置其闲。分给游牧之地焉。自巴里坤西行。经古城奇台一千四百余里。至乌鲁木齐。汉为山北六国。元称回鹘五城。水草肥饶。足资耕牧。设迪化州阜康昌吉绥来三县隶之。居民富庶。商贾辐凑。建学兴文。彬彬乎化毡毳为冠裳矣。又西行二千里为伊。准噶尔踞为巢穴。乾隆时归入版图。筑惠远城。驻扎将军都统。暨索伦锡伯察哈尔领队大臣。屹然为西陲重镇。外蕃数十国。贾胡贸易。悉萃于此。繁华殷富。为口外第一都会也。三垂阴山。中贯巨川。西北流入夷播海。即巴勒喀什泊。一名腾吉思泊。南岸多沙碛。北岸流泉映带。原隰沃衍。分屯耕牧。建筑八城。熙春。惠宁。绥定。拱宸。广仁。瞻德。宁远。塔勒奇。西北界连哈萨克。西南界连布鲁特。沿边设卡伦三十余处。規制极为周密。东界库尔喀喇乌斯大小珠勒都斯。山径庞杂。正北逾果子沟。经赛里木泊。通塔尔巴哈台之绥靖城。正南经铅厂诸山。踰穆素尔岭。一名凌山通阿克苏城。西南沿特穆尔图泊之



南。通喀什噶尔城。皆山路崎岖。穿过布鲁特之境。伊换防兵官。往来取道于此。此新疆南北两路之大概情形也。自咸丰以后。俄罗斯并兼里海咸海一带游牧部落。及葱岭迤西机洼布哈尔塔什罕敖汗等国。其东西布鲁特。左右哈萨克。昔本中国藩属。今皆为彼所诱降。又乘回疆之乱。窃踞伊。将附近城堡。全行堕废。而取其砖石木料。移于大城东南九十里之金顶寺。构造洋楼。几二十里。闾闾稠密。赋税烦苛。得寸进尺。狡焉思逞。查西北各处与俄境交涉者。自伊大城西行。经霍尔果斯。至塔勒根渡河。折西南经虎思窝鲁朵吹河干泉塔刺速河欧梨分路。一西通陀尔奇司丹。一南通赛马尔罕。其伊西北卡伦以外。至巴勒喀什泊。为色密尔志迁司科。地多砂卤。小径甚多。塔尔巴哈台西南。有阿拉图勒泊。向设卡伦八处。每遇冬季雪大。则准哈萨克暂入卡伦以内牧放牲畜。自绥靖城西行。经沙吉呵波来。折北至色密巴那丁司科。商贾往来之孔道。塔尔巴哈台之东北。有额尔齐斯河。与科布多交界。其水发源阿尔泰山。足资屯田。西流汇于宰桑泊。又从泊西北曲曲流出俄境加孟罗各司科左右。纳数小水。至巴那丁司科。水势渐大。可通舟楫。西北流二千余里。经阿木司科。托波儿司科。下流会合阿比河。而注于北海。俄人于港口建筑台。以控东方诸藩。自科布多西北逾阿尔泰山。与多木司科接壤。古之坚昆丁零骨利干等国。元为海都笃哇昔里吉诸王封地。后置谦州。益兰州。隶于岭北行省。海都之叛。其入寇之路。往往逾金山而窥和林。盖其地土沃兵强。别开境界。非他部之戈壁旷野可比。俄罗斯镇以巨酋。戍以重兵。东藩四大司科。以此为首。按葱岭北干。发为阴山。

络伊塔尔巴哈台。与阿泰山相连属。其闲天然险要。足资战守。而阿尔泰山尤为雄伟。曲抱科布多之三面。实外蒙古喀尔喀西北之屏障也。

### 西域形胜

#### 黄楸材

出嘉峪关外至哈密。分为南北二路。中隔腾格里山。即天山也。亘五千余里。直抵葱岭。南路为回部八城。北路为乌鲁木齐伊及库尔喀喇乌斯塔尔巴哈台。统称新疆。其建置道里。具详官书。姑不具论。惟就葱岭外者言之。自伊西南行。经特穆尔图泊。千七百里入霍罕境。古之大宛国也。纳林河中境西流。折西北注于咸海。都城曰寻思干。西契丹建牙于此。元初置阿母河行省。以控西域诸国。所属之城。东曰马尔噶朗。曰霍什。东北曰纳木干。曰安集延。商贾所萃。故独擅名。其西北之霍占科拉普塔什罕等城。久已割隶于俄罗斯。近年复为俄人所诱。举国降附之。查新疆南城。通霍罕之路有二。一由喀什哈尔西行。陟葱岭。经奈曼布鲁特游牧。过喀喇库儿泊。以达于霍罕。计程一千四百里。一由叶尔羌西南行。循徙多河而上葱岭。经塞勒库儿泊。折西北至克什南

。又北过贺罗境。以达于霍罕。约计二十日程。虽皆山路崎岖。然沿途回庄。烟户稠密。水草方便。较之伊北路。沙碛旷渺无垠者有闲矣。由霍占渡河西南行。七百余里。至赛马尔罕。为康居故城。其地居四达之冲。从古著名。康居盛时。户十万。或作飒末建。一作悉万斤。又名邪迷思干。皆一音之转也。西契丹置河中府。元封驸马塞因帖木耳于此。至明中叶。遂霸西戎。北并俄罗斯。南兼五印度。幅员万里。号曰大蒙古王。即四洲志所称莫卧尔者是已。莫卧尔。即蒙古儿之转音。华人于寻思干赛马尔罕二城。因译音相近。往往混合为一。不知相距千有余里。一为大宛故都。一为康居故都。明史谓赛马尔罕为汉罽宾国。魏默深力辨其谬。盖是时赛马尔罕跨有北印度克什米耳。罽宾实隶其封内。特明史沿王圻续通考之误。未能区别耳。由赛马尔罕东南踰铁门。渡缚刍河。历博罗尔巴达克山。而入阿富汗国。广袤三四千里。兼有月氏高附厌达诸国之地。东倚印度河。北负大雪山。即兴都哥士山。元太祖征印度。驻军于此避暑。四境险塞。风俗勇悍。乐为战争。所与邻者。又多强国。南界俾路芝。西界波斯。北界布哈尔。东北界塞哥。东南与英吉利所属之信地。本若犬牙交错。尽皆劲敌。日寻干戈。当月氏之盛也。西踰哥兰森以侵安息。东跨印度河而割塞哥。及其衰也。或称藩于波斯。或降附于罽宾。此三国。境壤毗连。迭为强弱。互相兼并。所谓疆场之邑。一彼一此。初无一定之界限也。波斯国。名最古。南枕海湾。即波斯湾。一名墨生丁海。一名东红海。北面大泽。即里海。一名加斯比安海。分十二部。藩臣擅权。各世其职。旧时建都伊士伯兴。今迁于得希阑城。胜兵二十万。长于击刺。多养刺客以伺敌人。并于里海设立水师战舰。以资防护。西北一隅。与俄国藩部高加索相接。其耳利空那格什空等城。为俄所占。东境哥兰森部内。有眉什奚城。即元史所称木乃奚国。眉什奚之东。为哈烈国。一名黑腊。又名亚加业坦。元驸马塞因帖木耳遣其子哈鲁沙据此城。境宇日拓。渐成强国。明时西域诸国贡使。每序哈烈于首。其后波斯转强。降为附庸。今又入于阿富汗。而波斯屡起师征之。哈烈求助于英俄乃免。然北境与机哇布哈尔密迩为邻。恐终为俄人捷足先得也。

波斯之西。为土耳其。其国分二部。东部在亚细亚洲。西部在欧罗巴洲。都城曰君士但丁。建于 海峡。扼两海之咽喉。据二洲之冲要。自古必争之区。俄罗斯久怀并吞之志。而英法普奥诸国恶其相逼。合从联约。相与并力拒俄而保土。以维欧洲均势之局。丙辰年。六国公使会盟于巴黎城。俄国兵船不得出地中海。他国兵船不得入黑海。乃近岁普既与俄交欢。法败于普。一蹶不振。奥则自顾不暇。于是从散约解。而土耳其女主执政。国多内乱。俄人得以乘闲抵隙。肆其蚕食。英人独力难支。亦坐视而不能救矣。希腊埃及二国。本土之藩属。后皆背叛而自立。英与俄屡助之。盖袒护同教之民。不欲受制于回回也

。然而土国之存亡。于欧洲大局攸关。昔则恶其强而抑之。今则怜其弱而扶之。倘一旦无土。俄人出黑海而与诸国争南洋之利权。欲求旦夕之安。其可得哉。考土耳其波斯。皆古安息地境。其南之亚刺伯。则条枝也。一称天方。为回教祖国。自派罕默德刼立教门。渐染西域。蔓延于五印度。暨葱岭东西天山南北。一入其教。冥心坚守。百折不回。每七日礼拜。其王为臣民讲论。杀敌者授福。死敌者生天。逞刃寻仇。奋不顾身。虽英与俄据有其地。终不能变其教而移其俗也。至若西北一带游牧部落。逐水草无定居。皆哈萨克种类。分左右中三部。散处于里海咸海腾格里海。及额尔齐河两岸。毡帐毳幕。转徙无常。其都会曰达奇司丹。曰布哈尔。曰机洼。颇称繁盛。今皆为俄人所胁降。且夫俄罗斯地跨三洲。控弦百万。挟其诈力。日以开疆辟壤为事。自乌拉岭以东。曰西伯利亚。延袤万里。直抵黑龙江。俄人不烦一兵一饷。诱而降之。迩来尤极力经营于中亚细亚。西人称西域为中亚细亚建造火车铁路。由布哈尔东北。经赛马尔罕霍罕塔什罕等城。至札木干。分而为二。一东经伊西境。折北至波那丁司科。顺额尔齐河而下。以达于呵木司科。一西经达奇司丹。沿纳林河北岸。至咸海折北而西。至阿林伯克。复分为二。一西南沿乌拉江而至里海之格昭城。一西北经索麻拉以达于马司孤都城。此外如窝雅江高加索部内。新建铁路。不一而足。统计俄国境内。共有铁路四万余里。六通四达。皆近二十年内所成者。去岁复议增修一路。由俾格什窆。沿里海而南。经波斯哈烈。以达于阿富汗。特遣大将高福满统领重兵驻扎霍罕。南以窥伺印度。东以覬觐新疆。其阴谋诡计。狡焉思逞。夫岂一朝一夕之故哉。同治元年。乘回部之乱。窃据伊。得寸则寸。得尺则尺。今欲索还。此岂口舌所能争者。夫伊为新疆精华。北路门户。彼族实偪处此。终为边患。及早图之。兴修铁路。添设电。乃足以长驾远馭。保固疆圉。非然者。迢迢万里。奏报稽迟。转饷劳劬。虽有知者。亦难为谋。或曰。工程浩大。难筹巨款。吾谓中华财力之富。十倍他国。人民之众。百倍他国。综五岁而计之。以驿递之费。添设电报而有余。以转输之费。建造铁路而无不足。南北二路。地势平坦。易于施工。咫尺之士。必且闻而怪之。然而古今异宜。世变日新。岂循途守辙者所可与议天下大计乎。因绘西域地图。不禁慨然言之。以俟筹边者有可采焉。

### 新疆私议

沈垚

自古制戎狄之道。无不以通西域为事。汉置西域都护。断匈奴右臂。而单于入朝。唐平高昌。灭焉耆。取龟兹于阗疏勒等属国于突厥。列为安西四镇。扼诸蕃走集。则北不患突厥。南不患吐蕃。建武时。西域请复内属。光武辞不许。意非不美也。而永平中。匈奴卒诸国。共寇河西。明帝命将讨匈奴。取伊吾卢

地。卒通西域。而后寇息。武后时。吐蕃将论钦陵请罢四镇兵。后从郭震言。不许。逮上元后。河西陇右皆陷没。而李元忠守北庭。郭昕守安西。与沙陀回鹘相依。吐蕃百计攻之不下。是时唐时多难。强臣方命。而吐蕃兵终不能踰陇而东。固由凤翔泾原。皆屯设重兵。亦未始非畏安西北庭之议其后。有所牵制而不敢逞也。元定西域。而后取中国如拉朽。宋堕夏州。不救灵州。于是西域为党项隔断。而契丹不能制矣。明不阨玉门阳关。而守嘉峪。于是中叶以后。蒙古诸部北扰延绥宁夏者。遂踰凉甘。绝瓜沙。据青海。而东扰河洮岷矣。然则隔绝羌胡奸通之路。使不得并力东寇。西域诚要地哉。而论者或谓竭内地以事外夷。散有用以资无用。不知外夷不守。防守将移在内地。而费益不费。西域地广。饶水草。其处温和田美。种五谷与中国同时熟。诚广行屯田积粟之法。即有军兴。可无需中国馈运。然则谓西域绝远。得之不为益。弃之不为损。真迂士之论。而不审于汉唐之已事者矣。然汉之都护。虽统率南北二道。固非有其地也。唐所有者。仅车师前后国及焉耆地。而龟兹以西。为国如故也。我国家皇灵远鬯。威德遐宣。风行所及。日入以来。皆慕化输诚。愿为臣妾。高宗皇帝平伊。定回疆。辟地二万余里。汉唐所谓乌孙西突厥及葱岭东城郭诸国。均编入内地。有重臣镇守。则昔之羌种塞种。今皆天子生全长育之民。昔之穷荒极远界在区外之国。今皆国家出贡赋列亭障之地矣。夫汉不有西域地。然弃西域。则河西受敌。唐不有龟兹以西地。然弃四镇。则伊西庭三州单弱。故当时君臣深谋远虑。悉力与匈奴吐蕃争。而不弃也。况地皆王土。民皆王臣。隶版图已久。涵濡醲化已深者哉。前年逆回张格尔叛。攻陷喀什噶尔等四城。西垂自荡平后。休养生息。六十余年。一旦逆贼猖獗。调兵筹饷。羽书旁午。加以地界穷边。冰雪满山。戈壁匝地。挽粟飞刍。转运艰阻。大臣以其悬远难守。欲弃四城。皇上深仁覃覆。不忍置远方于域外。谓英吉沙尔为外蕃各国入回疆之总道。弃之则朝贡路断。和阗南通后藏叶尔羌等城。岁解伊铜布棉数万。弃之则伊经费有缺。夫回部诸城。北界雪山。西戎葱岭。四城据葱岭之要。无四城。是西面无门户也。繇喀什噶尔而东。据乌什而北。则伊之兵。列城障而守。繇和阗而东。渡河而北。则库车以东诸城危。渡河而东。据故曲先卫。历白龙堆而东。则安西敦煌诸州县。尽城守矣。四城不可不复。非一劳不能永逸。

且祖宗开辟之地。尺寸不可失。赫然震怒。命将出师。扬威将军长龄等。承圣旨。统劲旅跃马昆山之西。投鞭计式之水。三战皆捷。遂复四城。曾未几时。逆首就获。安集延布鲁特诸蕃。益惧皇威。稽首恐后。葱岭以西。至于海曲。莫不震迭。咸修职贡。高宗皇帝开创新疆。远拓边塞于万里之外。皇上敬绳祖武。天戈所指。电扫尘清。诚所谓圣人之达

孝善继善述者矣。然而元恶就。抚绥为急。善后事宜。方劳 圣虑。夫议者之所以欲弃四城。恐其空竭中国也。自军兴以来。所费诚不少矣。然汉不有其地。而都护校尉等官。诸国兵攻匈奴。未尝劳费内地。诸国未属汉时。匈奴置僮仆都尉。收赋税。取富给焉。及既属汉。则发畜食食汉军。负水儋粮。虽苦迎送。然未尝不给。汉所置田官。仅渠北胥鞬数处。然未尝匮乏。即闲有匮乏。亦不过发酒泉敦煌驴橐佗负食出玉门而已。未尝扰及天下。 国家回疆诸城。东西六千余里。南北亦数千里。张格尔亡虜小丑。非汉鄯善莎车王有国有民者比。一朝窃发。 朝廷以军饷为虑。昔之西域。分为三十六国。国小地隘。然尚以自奉之余。奉匈奴奉汉而无不足。今之回疆。以阿克苏以东数千里膏腴沃衍之地。而不能足军食以备一小丑。何古今悬绝若斯耶。则以回疆镇守诸臣。不讲求于屯田积谷之道故也。西域经准噶尔霍吉占之乱。人户死亡略尽。大兵平定后。招集流离。渐就安集。夫龟兹有东西川。焉耆有敦薨水。皆左右其国城。水流径通。枝津布濩。桑宏羊言轮台以东水。可溉田五千顷以上。诚谷食易给足不可乏之国也。故匈奴赋税之使。长居焉耆尉危须闲。而汉都护治乌垒。与渠田官相近。昭帝用宏羊前议。复田轮台。亦与渠相连。今之库车。古之龟兹也。今之布古尔。古之乌垒渠也。今之哈拉沙尔。古之焉耆尉危须也。今之海多河。齐召南水道提纲所谓南源东流经枯察北者。古之龟兹东川也。其在哈拉沙尔西者。则古之敦薨水也。哈拉沙尔等城。有灌溉之利。蒲鱼芦雁之饶。洋葱岭南北河考。而所安插之土尔扈特霍硕特二部。不能力本农务耕作。惟以盗窃为事。新疆初定时。荆榛弥望。垦荒之人。聊无村落。故赋税鲜少。仅足支给各官禄米。伊兵食。须仰给内地。其后荒地日辟。生齿日增。则经制亦当渐备。镇守诸臣。诚以时度地形。益治沟洫。广田畜。务储积。则内地之转输可罢。蓄积益多。兵食益足。缓急有备。则虽大宛。蹈康居。斩郅支。亦非甚难事。何至以回疆奉回疆而不能制一小丑哉。不知经久大计。令有以待卒然之变。但奉行成例。岁岁仰关内脂膏。以贍防守之卒。是守外徒以耗内。非卫内也。平时尚不免耗内。况有事乎。不欲耗内。则必弃外。此议者所有四城县远难守之说也。然则远终不可守乎。非也。不尽其守之之道。故不可得而守也。不守远。必守近。而守近之费不减于远。或更甚焉。则何如尽守之之术以守远。不弃可耕之地。则屯田积谷而已。

四城兵火之后。田庐芜没。邑郭空虚。宜及时量留官田要地。徙他处回户实四城。益垦荒废之土。不足。则募民无田而壮健敢远徙者诣田所。就耕垦为本业。又令于闲暇时习骑射战陈之法。使人皆可用。且耕且守。有变。不至于遥遥于万里外劳敝索伦兵。庶几威服西国。四城浸灌之水。有葱岭南北河。又有于阗河。膏壤数千里。诚皆开设屯保。卒有外寇。蓄积足为战守之备。又何至开

口望哺于关内有司。致虚耗中国也。汉徙渠田官。披莎车地田北胥鞅。仅一隅耳。然都护尚得以蓄聚之富。时出兵以威外夷。况今合疏勒莎车于阗诸国数千里地而尽田之乎。四城屯政既举。即当益治阿克苏以东之田。汉元帝置戊己校尉。屯田车师前王庭。明帝置宜禾都尉。屯田伊吾卢。西域水甘泉肥。无地不可耕。即鄯善号为沙鹵少田矣。而伊循城肥美。则汉置田官。水经注称敦煌索昝断注宾河灌楼兰田。遂成沃壤。田三年。积粟百万。今罗布淖尔。即蒲昌海。海西南故楼兰国也。其处回人以鱼为粮。不知稼穡。繇班固酈道元之言观之。则固亦可耕之土。汉车师前王国。治交河城。元和郡县志。西州交河县。交河出县北天山。水分流于城下。因以为名。水道提纲所疑为古交河有三。一在吐鲁蕃城西三百里。一在城西百余里。一在城西二十里。在西二十里者近之。然其言曰。河自北而南。经吐鲁蕃城西。其南两源。皆出巴巾图西南山。合而北与会。长二百里。旧疑为古交河。考古所谓交河一水分流于城下。如齐说。两水合流于城西。与古不合。太平寰宇记。西州交河县。交汀源出县东北天山东南。入高昌县。又曰。高昌县交河水。西北自交河县界流入。然则古之交河。自今吐鲁蕃城。东南流。经哈刺和卓界。高昌县。元宝元年。改为前庭县。故元和志言交河在前庭县西。齐所指之三水。皆非古交河。然其地水泉之多。田之良沃可见矣。元和郡县志。伊州伊吾县。本后汉伊吾屯纳职县。东北至州百二十里。后汉明帝曾于此置宜禾都尉。柔远县。西北至州二百四十里。柳谷水有东西二源。出县东北天山。南流十五里合。水道提纲。哈密。古伊吾地。沙地逢水泉为聚落。无大川泽。唯哈密有一河。在城东南。南北长百里许。案此疑即元和志之柳谷水。唐书地理志。自沙州寿昌县西十里至阳关故城。又西至蒲昌海南岸千里。自蒲昌海南岸西经七屯城。汉伊修城也。又西八十里至石城县。汉楼兰国也。亦名鄯。在蒲昌海南三百里。康艳典为镇使以通西域者。又西二百里至新城。亦谓之弩支城。艳典所筑。又西经特勒井。渡且末河五百里。至播仙镇。故且末城也。高宗上元中更名。又西经悉利支井。袄井。勿遮水。五百里至于阗东兰城守捉。又西经移杜保彭怀保坎城守捉。三百里至于阗。又曰于阗东三百九十里。有建德力河。东七百里。有精绝国。又于阗东三百里有坎城镇。东六百里。有兰城镇。西二百里。有固城镇。西三百九十里。有吉良镇。于阗东距且末镇千六百里。元和郡县志。沙州西至石城镇一千五百里。案伊修。即伊循之。史书中循修二字每相混。汉书地理志武都郡循成道。魏书地形志作修城。罗布淖尔。亦曰贺卜诺尔。水道提纲谓之洛普鄂模。戴校本水经注谓之罗布淖尔。

夫回部者。安西关内之藩篱也。四城者。又回部之尔藩篱也。藩篱固则腹心安。腹心实则藩篱益固。今当实阿克苏以东诸城。令皆有积聚。足待四城不虞之

用。即当实安西以东诸府州。以待回疆不虞之用。必使回疆有警。但取给于回疆。而不罢敞关内。而后关内安。不得已而征及关内。但如汉时取给于酒泉敦煌等郡。而不扰及天下。而后天下安。酒泉有呼蚕水。敦煌有南籍端水。氏置水。皆可溉田。宜禾效谷。着于前史。故李暉以一隅地。而能自立于雄窃据之时。使长吏皆如崔不意之力田积粟。富盛可指日待也。汉书地理志。酒泉郡福禄县呼蚕水。出南羌中。东北至会水入道羌谷。会水故城。在故镇彝所城西北。镇汇所城。在高台县西北百二十里。呼蚕水。今曰讨来河。所入之羌谷水。即至合黎之弱水也。太平寰宇记。肃州酒泉县呼蚕水。一名潜水。俗又谓福禄河。西南自吐谷浑界流入。水道提纲。卯来河。源出肃州西南边外青海西北境。有三源。东源西北流。中源北流。西源最大而远东北流数百里。始与二源水会。东北流。又东合一水。又东北经重山。入肃州南边。经卯来保。曰卯来河。又东北经州城南境。又东北有水。西南自嘉峪关东北流。经州西北境来注之。又东北至古城保南。临水保北。当西长城断处出边。东北流。经金塔寺营西北。又东北折正北流。经卫鲁西火烧屯东。又北折东北流至卫公营北。又东北入删丹水。以下即弱水下流矣。水道提纲又曰。删丹水既合卯来水。东北经华墙镇驿北。又东北至毛母西折西北流。经双城西。又折东北流。经平所驿沙马营西。又西北折东北。而北流。经什庄西。又西北有昆都伦水。自东北来注之。又北为二巨泽。西北曰索廓克鄂模。周九十里。其东北曰索博鄂模。周六十余里。即古居延海也。计自滔来发源。至此北行二千一百五十里。案卯来水。经肃州东北。潴为白亭海。在州东北四十里。元和郡县志。居延海在甘州张掖县东北一千六百里。宁寇军。在居延水两叉中。汉书地理志。敦煌郡冥安县南。籍端水出南羌中。西北入质泽。溉民田。龙勒县氏置水出南羌中。东北入泽。溉民田。案冥安。即唐瓜州晋昌县。在今安西州东。龙勒即唐沙州寿昌县。在今郭煌县西南。太平寰宇记。南籍端水一名冥水。元和郡县志。冥水自吐谷浑界流入大泽。东西二百六十里。南北六十里。丰水草。宜畜牧。水道提纲曰。布隆几勒河。自靖逆厅西南境。平地两源。合而北流七十里。有水水二自东来会。折而西流。有小水入。俱南自柳沟卫北流注之。又西数十里至双塔南。有小水。南自真拖来地北注之。又西三百余里。经安西府北。又西百里至古沙州北境。有西拉葛金河。自南经州东而北来注之。西拉葛金河。源出安西厅。南边界大山。西北流。折而北百七十里。折而西百二十余里。有察乌苏水自西南来会。又北流八十里。经沙州东。又北五十里。与布隆几勒河会。又西北流曲曲而西三百里。潴为巨泽。曰哈勒池。周六十余里。池东南多大山。案布隆几勒河。上源曰昌马河。至柳沟卫。会南境北来之十道沟。曰苏赖河。即汉时南籍端水。西拉葛金河。即汉时氏置水也。亦曰党河。查案靖逆厅。乾隆二十

六年改置玉门县。安西府。三十八年降为州。沙州卫。二十五年改置敦煌县玉门县西至州二百九十五里。敦煌县东北至州二百七十里。氐置水。在汉龙勒县。则当在唐寿昌县地。寿昌东北至沙州百五十里。水不应反在沙州之东。又汉志后东北入泽。而此水自东南而西北。亦与汉志不合。疑党河非即古氐置水。太平寰宇记沙州敦煌县县泉水。一名神泉。在县西一百三十里。出龙勒山腹。此水西与龙勒近。然汉志言出南羌中。而县泉水近出龙勒山腹。则亦不合。今党河之西。又无他水。可当氐置水。柳沟卫。在安西州东二百三十里。汉志敦煌郡。广至县。宜禾都尉。治昆仑障。效谷县。故渔泽障也。桑钦说孝武元封六年。济南崔下意为鱼泽尉。教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为县名。太平寰宇记。广至故城在瓜州常乐县西北。宜禾都尉城。在晋昌县西北界。案常乐县。东至瓜州一百十五里。今为安西州地。广至故城在州西。效谷故城在敦煌县西。如是则何远之不可守。而守远又何有耗内之患哉。然欲使回疆永靖。则在绥辑诸臣矣。回民虽不娴教训。然颇知敬官长。安全至乐也。人命至重也。舍保性命全身家之至计。而反乐于从逆。即极愚蠢。当不至此。然卒至此者。盖有由矣。镇守诸臣。不仰体 皇上安边柔远之心。宣布 朝廷威德。乃恣为贪酷。侵夺其财货。虏辱其妇女。以积其愁苦冤怨之气。然犹未遽叛也。一有桀黠凶悍之人。乘机鼓煽。而后向之穷志无聊者。皆揭竿起矣。不观后汉之多患乎。西羌之杂居内地者。多则万余人。少或不满千人。皆役属郡县豪右。不为寇也。豪右既奴虏使之小。吏黠人又侵掠之。郡县又淫毒之。于是东羌西羌不胜其愤。相率皆叛。连及河首诸羌。东犯赵魏。南寇梁益。朝廷为之移徙郡县以避其锋。民不乐徙。则刈禾稼彻室屋夷垒壁以驱迫之。不战不守之守令。竟忍视民之捐老弱。沿道死亡而不恤也。民多死亡。羌寇转炽。延及桓帝。数征数叛。段熲转战连年。尽杀之乃止。而汉之府库已空竭矣。并凉二州已虚耗矣。读范书西羌传。见邓任尚诸人。错置乖谬。屡为之废书叹也。使当日任虞诩以平羌之事。何至弃数千里险阻沃饶之地以资寇哉。使二千石令长皆马不入厩金不入怀之人。则羌亦一气所生。何至屡征屡叛。必诛尽而始息哉。明之失交址也。以镇守中官之贪黠也。使得廉吏以抚之。交址且至今为冠带之邦矣。故欲使西垂无事。必自镇守诸臣能仰体 皇上安边柔远之心始。

### 论伊

李云麟

近年来强邻日以交收伊为要挟之具。今之论者。或虑其重索兵费。或虑其要挟通商各款。滞碍难行。诚不为未见。然卒以不得伊为忧。收回伊为喜。此大不然。其故何欤。彼族赋性。惟利是图。居心似信实诈。然其遇事也。善筹大局。于地理尤精详。云麟查其近日举动。复以往事证之。窃有以知其心矣。伊九



城。纵横相连。东西不逾二百里。大城居其中。今该国将大城巴彦岱霍尔果斯三城。房屋俱平毁。清水河塔尔奇绥定三城。俱付汉回居住。芦草沟城盘子俱弃置。而专于大城东南九十里之金顶寺。及固尔札两处。拆各城材木。营盖市廛。横亘几二十里。用费以数百万计。不知者。疑其不营西北转营东南为失计。殊不知俄人得此八年之久。岁入数十万。岂轻弃。日日筹划。岂无定见。盖欲外假交收之名以示惠。而使我终不能居也。伊塔两城交收事。无论一时难办。即幸而得之。弹丸之地。四面受敌。何以居守。要而论之。今日 朝廷若不惮败约。以兵力攻取伊。在所不言。若重开边衅。得伊于俄人之手。则其患有五。各城所遗精锐汉回三千余人。抵死不降。日后须随地分归俄国。为之爪牙。一也。缠头哈萨克等众。均经助逆。未受惩创。分处内外。终多反复。二也。膏腴之地。仅存东北一隅。各旗人众。无以自容。三也。城池平毁。急难修复。四也。俄人既环其西。又亘其东。五也。有此五患。重兵一撤。倾覆立见。而议通商。偿兵费。分疆定界等事。有无滞碍。尚不与焉。

### 新疆善后方略

李云麟

前述各条。其种种情形已如彼。然则将奈何。曰。今日西陲之事。外强中干。贫弱在内。欲图日后之自强。当先图目前之自立。自立之术何在。速修乌鲁木齐根柢是矣。当乌鲁木齐之克复也。是西陲治乱安危之一大转关。其时伊情形。难得难守。南疆情形。易得难守。主其计者。宜知伊难得难守之实。暂缓南疆。不宜为欲收伊之故。肆力南疆也。然则善后方略何如。曰。以乌鲁木齐为腹地。安插各项眷兵。则有根。改伊为换防处所。不置眷兵。则可久。等南路于要荒。众建少力。不设防兵。则无侵畔。速撤各项征兵。则饷项不致虚耗。稍留余地。外以举办西陲善后。内以整顿陕甘营伍。则元气渐固。后患不生。凡此四端。惟在知之明。行之决。狐疑观望。其机坐失矣。行之之法维何。在去名务实。今关外如迪化地。并无汉兵。而犹放提督。古城乌鲁木齐等处。并无满兵。而仍设领队。哈密无事可办。而犹设正副员缺。等而上之。至于将军都统额缺。皆与现在事件不符。照章派。名实俱损。为当时计。 朝廷宜尽罢各项官。特重臣经略西陲。便宜行事。改弦而更张之。规模既定。再设额缺。则名实相符矣。或曰。改弦更张。将无与建省之说同。曰。不然。关外各部。种类纷歧。皆不可以郡县治。宜郡县者。惟内地迁居之民。今大乱后。关外数千里内。所余户民不及五千户。合计不抵内地一县。郡县根株已绝。而犹侈言建省。情格势阻。何能有成。查乌桓旧制。系郡县与军府参用。今即欲复旧规。亦非数十年生聚不可。兹所言归并之法。拟去郡县而专立军府。略仿前代卫所边军之制。其事至易。其效至捷。不至期年。规模可定。请条类其事而申言

之。乌桓大乱之后。城市为墟。萧条无人。欲移内地驻防实其地。路远费重。卒难举办。查伊及塔城寄居现存人口。满营绿营各八百名上下。索伦不及万人。锡伯一万八千余名。厄鲁特上三旗人口在俄境未回。下五旗在伊者万余人。察哈尔两翼共二万余人。合计丁口六万零。去老弱妇女。亦可得精壮二万人。若将此项人众。全数移入乌鲁木齐境内。则乌鲁木齐。既不致有地无人。各项人众。亦不致流离失所。受他国钤制。至安插之法。则宜以满汉营及索伦锡伯各旗。置于乌桓附近。其外则为察哈尔。又其外则为厄鲁特。再查土尔扈特各旗。人丁最众。当年为众建少力之法。分隶各城。今该部众世笃忠贞。大乱后流亡散失。合计丁口不过数万。宜将该部落各旗人众。调集一处。安其游牧于伊迤东塔城迤南乌桓迤北一带地方。使之联络一气。外御哈萨克布鲁特等众。为北路一大藩篱。至乌桓迤东抵木垒一带。土田饶沃。旗蒙人众。尚不能尽其地利。由内地徙民。亦属缓不济急。查关外现有客兵六七万人。兵多饷少。劳费不支。宜撤其四分之三。酌留精锐一万五千人。分屯乌桓境内。以备缓急。余者均遣撤使归关内。其中有眷口者。约可万余。皆编为军籍。分隶卫所。使为屯丁。合山北现有居民二三千户。如再不足。酌移山南安敦玉三处居民补之。再移关内甘凉肃三处居民补之。费省效速。实计可得万五千户。如是布置乌桓境内。耕屯卫所。布星罗。三年之内。军食有资。既无仰给内地劳费转输之苦。又无朝夕匮乏借措他人之忧。实边塞久远之谋。屈指计之。其利有六。乌桓重地。不致久虚。一也。各旗人众。免受他人钤制。二也。眷兵移出后。交收伊之事。可迟可速。进退裕如。免生枝节。三也。土尔扈特部众。散而复聚。四也。客勇实时遣散。免致坐耗粮饷。五也。南疆诸部落。临之以威。结之以恩。使彼倾心归化。堪垂久远。六也。或疑如此收束。未免示弱于强邻。是大不然。夫中国之强弱在修内政。不在务外观。试问今日。能将常住卡伦为界一节翻案否。若能翻案。前说可废。否则重镇必不可临极边。况四面被围乎。康熙中。黑龙江将军设于爱琿。乾隆中因其临边。移住齐齐哈尔。其时爱琿城距邻境约千里。尚须量移。往事可验。伊之不可复为重镇。早决于庚申定约之时。更何疑焉。

### 论边防

李云麟

中国西北诸城。与强国相邻。历有年所。自咸同以来。边事日棘。其故何也。我朝之治西陲务在宽大。彼国务在苛核。何以见之。驻防旗绿营兵。以至各项蒙古。属中国者。轻重俱有额饷。而彼则征丁税。缠头哈萨克布鲁特。中国俱无所征。彼亦征丁税是矣。乃中国近日边事。反不如彼。岂果宽大不如苛核欤。云麟尝经历彼我交界地方。详求原委。我虽宽大。其弊流于纵弛。纵弛既久

。纲维颓败。百废不举。故诸乱生。彼虽苛核。而法度谨严。又其长在见可而进。知难即退。故能乘我之闲。蹈我之虚。即如近来中国用兵。楚军岁耗八九百万。而金军嵩武军伊塔巴哈四城协饷。尚不在内。约计岁需千一百余万。用兵三年。已耗饷三千数百万。关门以外。现屯征兵六七万人。详查彼国边界。防兵不过数千。既无如此多兵。亦未耗如此巨饷。何其势转胜于我。盖中国现在举办西陲兵事。弊在外强中干。为今之计。宜收敛。不宜外驰。何谓外驰。如乌桓不能守。而务取伊。山北不能固。而从事南疆。是也。何谓收敛。则前所言撙节归并之说是也。盖欲图日后之自强。当先图目前之自立。若再不培根柢。而徒为荒远之谋。不但无成。患且立致。譬如久病之人。元气未复。宜调其饮食。培其荣卫。若令升高逾远。开弓跃马。傥致颠踣。将有不堪复救者矣。

当光绪纪元之始。海防边防并急。冬十一月。云麟奉命仍赴西陲军营。进谒故相国文文忠公。文忠曰。方今建议诸臣。多因海防吃重。请暂停西陲用兵。画关而守。廷论疑之。余曾因会议时。排众议之不决者。力主进剿。幸蒙俞允。因有命令左节相督师西陲之役。前此所以力争者。我朝疆域。与明代不同。明代边外皆敌国。故可画关而守。今则内外蒙古皆臣仆。傥西寇数年不剿。养成强大。无论坏关而入。陕甘内地皆震。即驶入北路。蒙古诸部落。皆将叩关内徙。则京师之肩背坏。彼时海防益急。两面受敌何以御之。此次以陕甘百战之师。锐出关。破未经大敌之寇。乌鲁木齐辖境。不难指日肃清。但海内帑藏空虚。元气未复。陕甘地方凋敝。降众未安。根本不固。乌桓既克之后。宜赶紧收束。乘得胜之威。将南八城及北路之地。酌量分封。众建而少其力。以乌桓为重镇。居中控制。南钤回部。北抚蒙古。借以备御强邻。实为边疆久远之计。汝其以此意传达左相。慎勿因好大喜功。铺张过当。致堕前功。失此次用兵之本意也。因论边防。追忆故相遗言。老成远识。可谓扼驭边之要矣。

筹议河北各旗蒙古添设盟长疏道光三年

那彦成

窃查甘凉肃三府州。东西延袤六七千里。自南山至黄河。南北亦三四千里不等。南山之外。系熟番种地纳粮。熟番之外。则各旗蒙古沿黄河北岸插帐住牧。重门保障。旧制诚为尽善尽美。嗣缘蒙古被野番抢劫。至今衰弱已极。因有汉奸勾结。抢及马厂。渐坏藩篱。延扰边境。而议者但谓番子抢夺蒙古。不过外藩相讎。何必为蒙古捍卫。殊不思藩篱不固。犹人家墙垣倾圯。不加修整。即有盗贼入室之虞。臣再四思维。必须令蒙古自强。固外藩即以靖边徼。而蒙古之气馁势散。总由人心不齐。漫无约束。不知互相守助之义。人自为谋。心愈

散而势愈孤。究之自顾者转不能自全。日前臣过河至蒙古境内。接见二十四旗蒙古王公。咸知感激 天恩。为其安兵设卡防河。十分欢感。出于至诚。因乘机向其询问。现在黄河水大。野番未能偷渡。将来河冰结冻。处处如履平地。可能保番子不来。转瞬即交冬令。尔等作何守御。目前仰仗 大皇帝恩威。不惜帑金。安兵设卡。为尔等防御。故得现在无虞。但事岂可永久施行。且 大皇帝恩施如此之厚。尔等仍前委靡。不自计算。坐享太平。试问尔等于心何安。该王公等乃旷若发蒙。一时之喜。又变为愁。查西北沿边蒙古。皆有盟长。惟青海蒙古。向未设有受事盟长。以致散漫无稽。遇事各自畏避。当即层层晓谕。代为筹议章程。将该二十四旗。分为左右两翼。每翼设盟长副盟长各一名。每六旗设霍硕扎噶尔齐一名。每三旗设梅勒一名。每旗设甲喇一名。承办巡防一切事件。按各旗远近大小。人数多寡。每旗止出二十五人。仍分匀每班止出五人。一季一换。随同官兵巡防。人数不多。又兼分班。口粮马匹。亦皆减省。随同官兵巡防。且得习练武备。若有番贼渡河。该蒙古能帮同擒杀。则野番从此不敢轻视。日久壮志可鼓。此后生计渐裕。人数再增。不至苦累。则蒙古之势。不期强而自强。及至数年之后。着有成效。再行察看情形。奏请将换防官兵裁撤。亦正可节此糜费。臣等商定。即谕知各旗王公等。照此派设。以期振作捍卫。反复开谕。均各欣然乐从。所有一切应办章程。臣等愚浅之见。商计如此。可否办理之处。仍求 皇上圣明指示。

统筹西路全局疏同治五年

李云麟

窃维西陲大局受病之深。犹履霜以致坚冰。非一朝一夕之故。今由既失之后。溯未失之先。知所以沦陷者。厥有四端。一曰无饷。二曰无兵。三曰用人不当。四曰不知缓急。 国家自开辟新疆以来。额设旗绿满汉及换防官兵。合计四五万人之多。需饷繁浩。皆由内地转输。自东南各省兵连祸结。新疆之饷。不暇拨给。饷既不继。兵由此弱。闻数年以前。新疆各城兵丁。不但衣食不足。军装器械。亦典卖一空。虽有兵额。实无武备。逆回窥伺已久。故一旦揭竿。势若燎原也。夫饷既亏。兵又弱。虽叛回未动。乱机已成。若当时 朝廷洞见事机。特一二深明大略之人。假以重权。听其便宜行事。将西陲各城剿守事宜。赶紧变通。不拘成法。如是虽不能弭患于无形。挽回亦当较易。乃未虑及此。仍令不知事机之辈。厠乎其闲。养痍成患。非用人不当之故乎。至于库车称乱之后。各城纷起。在 朝廷未尝不设法营救。在各城大员等未尝不竭力支持。然而阅时不及两年。全局告陷。数十城在防官兵。荡然无存。内地所拨援兵。卒无一人至关外者。犹之居室被焚。坐待其烬。此何故欤。则惟不知缓急之一言可以蔽之。 国家自东南用兵。财力耗竭。溯自西陲事起。所拨内地之兵

。虽日奉 严旨饬速进剿。然而将帅之能否。粮饷军火之有无。兵力之厚薄。所窒碍难行之处。似未能深思熟计。确有把握。惟时加督迫。冀其侥幸有成。岂非急之适以缓之。至用兵之事。能守而后可以言战。关外各城。当贼起时。患在不务守之实。反务剿之名。库车乱。山北各城纷然往援。而不知北路之将坏也。乌鲁木齐乱。伊塔奇古等处纷然往援。而不知其本城之亦难保也。勤远略忽近灾。大率如此。今全局沦陷至此。臣以为 庙堂之上。必当赫然思奋。力改前辙。乃恭读伊城失守后五月十七日所降 谕旨。其中筹兵进剿。以至布置机宜。不但未曾力改前辙。而壅蔽益甚。此臣所为悚惕战栗。而卒不忍不垂涕进谏者也。西疆全局沦陷。贼势浩大。口外用兵。军储饷项。皆须由内地转输。目今兵力饷力。无不虚耗。所调各项。缓不济急。为今之计。似宜综计守御之实。不宜虚存进剿之名。乃伏读 谕旨所言。惟汲汲进剿。而于布置防守之事。反不甚着意。此臣之所不解者一也。伊城既失之后。 廷旨惟惴惴于俄国之覬觐。谓非中国力图自强。迅速会剿。不足以杜其贪心。臣谓力图自强则是已。而派兵会剿。非今日急务。何也。夫中国之所谓自强。须由本及末。统筹大局而论之。不在一日征调闲。西北之势。关内为本。关外为末。臣窃见陕西甘肃山西直隶各省。近今兵本疲怯弱。决不堪用。未闻 朝廷思一长策。使之就强。惟汲汲于拨近畿之兵远图伊犁。譬如治病。剜心头之肉。以补背上之创。孰得孰失。此臣之所不解者二也。

伏读 谕旨。现派进剿之兵。合计三路。成禄一军由关内进。是为南路之兵。臣与麟兴统带蒙兵。由塔趋伊。是为北路之兵。库克吉泰统旗绿兵由科城继进。是为后路之兵。即今而论。布置似觉周密。揣形度势。此皆有名无实之举。不但不能进剿。且愈办愈坏。虽北疆亦不可保。蒙古游牧。百余年不经兵事。一旦调集。不谙纪律。现今乌科两城。极力凑集。不过可得三四千众。而伊境缠头汉回勾结之众。实有十余万之多。伊以万余额兵。尚不能守。今欲使乌合三四千人进而攻之。众寡之数。相悬太远。且进兵之后。回逆重重阻其前。哈萨克十余万扰其后。乌科两城。相距辽远。军火饷项。阻隔不通。徒取溃散而已。此北路兵军断难西上之实情也。库克吉泰用兵之能否。臣不能深知。但即所调京营及直省标兵而论。挑选之闲。动延时日。草地行军。难于内地。数千之众。若由台站行走。势不能供。欲用长马长驼。筹办非易。且内地之人。日食米。科布多至归化城采买。程途万余里。往返半年。已有鞭长莫及之势。由此而西。更不必论。是内地之兵。欲令由科布多进剿。缓不济急。成禄一军。兵力差厚。但现虽有 旨饬令督臣杨岳斌派兵更替。而移调之闲。已至秋后。彼时甘省未清。后路之粮。转输难继。而前途有粮之地。尽为贼据。又将何以行军。由此观之。三路之兵。皆属虚声。而无当于剿贼之实。窃计数月之后。

贼党勾结。逆谋既定。必图大举东犯。与关内贼合。若另分一股滋扰北疆。乌科两城。万不能支。则蒙古游牧。尽将扰动。彼时变生意外。又将何以御之。此三路之兵皆不济事。而愈办愈坏。虽北疆亦不可保之实在情形也。窃以为方今 国家之弊。在于不务实事而务虚名。凡事皆然。而新疆为尤甚。臣以为新疆之事。有两说焉。曰弃。曰取。然皆须明以决之。勇以行之。非如今日之粉饰支吾。遂能了事也。何为弃。夫新疆之地。古非中国所有。我 朝乾隆中叶以前。并未常有新疆。而康熙雍正年闲。无害为郅治之世。今 国家元气损耗。兵帑两亏。虽内地尚不能供。不思养兵息民。先因腹地。乃欲黩武争胜于荒遐之地。竭中土脂膏。投之绝域。非经国之良谋。故曰弃之便。然既曰弃之。则须以此意明示内外。使知 朝廷保民息兵之深意。而于必不可弃之地赶紧布置。宜若何设兵兴屯。为经久远图。并将西北近边各省饷额兵制。酌量改定。不使仍蹈有名无实之弊。此弃之说也。若云新疆乃 祖宗之基业。必不可弃。当思取之之方。则亦有三术焉。一曰用人有定见。二曰筹饷有定数。三曰用兵有次第。从来将帅之寄。必在知之真。任之切。乃能有济。而西陲远在荒遐。尤非专其责任不可。新疆全局既沦。 朝廷于旧日额缺。必如数 放。而于将帅之任。皆随便取给。并无成见。以此为用人命将。充数者虽众。其实未得一人。乾隆中初开新疆。耗饷五千万。道光回疆南路之变。用兵年余。用饷亦千余万。

今欲复新疆。宜先择定其人。次将饷额筹定。每年所拨新疆进剿之饷。令各省督抚大员。自行奏定。实有若干。再由户部统筹共有若千万两。何时能解到若干。总归一处。专派大员经理。以便前敌将帅。量饷用兵。庶无貽误。今奉旨协拨与部中奏定各省拨解之饷。有经各省婉转陈奏。原定之数。皆不足为凭。从前用兵西疆。拨解饷银。每起动以百万计。今之所拨。每起皆以数万计。多寡之数。已经悬殊。乃迟之数月年余之久。或解到数分之一。或竟不能解。似此用兵。安有把握。用人与拨饷。二者均无定。西疆之事。固不能办。即二者已定。用兵亦须有次第。今不察缓急。不量可否。不权轻重。惟日以进剿为辞。徒托空言。安能有济。夫西北两路。其地周回数万里。自 圣祖平定三藩后。即经营之。殫 国家数十年全盛之力。至乾隆中叶。始克戡定。迄今百余年而复失之。此乃大事。窃谓 朝廷必当深思熟虑。计将来之如何结局。若如今日之就事敷衍。惟取必不能行之事督责在事诸臣。以是为进剿之方。不亦误乎。伏思西北大局之误。误于 朝廷之壅蔽。疆吏之因循。而壅蔽之患较重。何也。下虽因循。而上不壅蔽。则因循之事可消。若上既壅蔽。在下者虽欲不为因循。其将能乎。总之新疆之事。曰弃曰取。当速决之。若疑不能决。当召深明大略之廷臣。咨询而商榷之。诚如近日所降 廷旨。有取新疆之名而

未尝计其实。有弃新疆之实又不居其名。此臣所以昼夜思维。卒未知 庙算之所在。诚恐迟延既久。所患又不在新疆也。臣以逃人员。冒陈至计。固知未必能回 天听。然涕泣进谏。情不自禁。恭折上陈。伏乞 圣鉴训示。臣不胜恐惧待 命之至。

### 挽回西北大局疏同治五年

李云麟

奏为西北大局。坏于纵弛。沥请力改前辙。去名务实。挈其纲领。以图渐挽全局。恭折具陈。仰祈 圣鉴事。窃维西北大局。颓敝太深。数年以来。日泄月沓。以致疆圉沦亡。乃观今日。上自 庙堂之措施。下至诸臣之举动。皆未免仍蹈旧辙。持此以往。而欲削平大乱。恢复疆土。正如缘木求鱼。势断断有所不能。新疆自库车称乱以来。两载有余。 朝廷日日调兵。并无一兵拒敌。日日拨饷。并无一饷济用。卒至全局沦陷。任其过者并无主名。厥故何欤。则惟失其纲领之一言可以蔽之。何为纲领。曰兵。曰饷。曰粮。乃戡乱之纲领。而是三者。尤须综理得人。方能集事。是用人一端。又为三者之纲领。若此四端。皆毫无把握。安能有济。

已往之事。姑不具论。谨即本年春夏之事。为我 皇上一进陈之。用兵之势如奕碁。戡乱之道如医病。奕碁当紧要时。而走一废着。则全局坏。治病当危急时。而用一废味。则诸药弃。伊垣危急。调乌城蒙兵六千赴援。往返征调。迄伊垣已失数月之久。尚无一兵至乌城者。此调兵之前鉴也。自武隆额请调科城小麦五千石。即奉 旨允准。卒之科城既不能拨。改为口内采买。又蒙兵请白六十万觔。旋由晋省改拨米四千石。皆奏准施行之事。迄今半年有余。前项米觔。并无担石至乌城者。更何论于伊塔。此运粮之往事也。新疆所派饷银二百余万。解到者亦数十万。伊塔被困年余之久。所拨之款。并无至者。此解饷之故辙也。至于用人。当伊垣吃紧之际。赴援之事。以之任衰迈之明谊。而明谊卒以老病告归。逮伊垣既陷之后。借兵恢复之事。以之任羈旅之荣全而荣全旋以借径折回。凡所谓 朝廷属望殷勤委任艰巨者。展转之闲。皆成画饼。未知 简用之初。曾计及否。臣前在南省。从事戎行者近一年。窃见各省督抚大员。所办军事。或善或否。要而论之。其善者实多而虚少。其不善者虚多而实少。然卒未见指空画空。毫无实。如今日西北之事者。因而反复思维。窃见致此之由。有两端焉。一则任事诸臣不谙军务。畏难苟安之所致。一则 朝廷原降谕旨。每因有人奏请。未尝深计其可否。即便 允准。其中有窒碍不行者。经在事诸臣指陈覆奏。无可如何。遂将已出成命。作毋庸议。诸臣习知 庙堂之上易于转移。遂并一切可为之事。亦耽延不举行。因而纲纪废坠。百务继弛。譬之瘫痪之人。四肢不举。乃使之挽强弓。驰怒马。欲不颠蹶能乎。若使旧

习相沿。流而忘返。虽北疆亦不可保。然挽回之道。亦在人为。岂遂无术。其术何在。曰。去名务实。挈其纲领是矣。

今前辙之蹈。已在目前。诚不可不虑之深而备之早也。库克吉泰成禄与臣三军。朝廷方倚之平定西陲。然而实计今日之事。将来必出两途。一曰贻误。一曰僨事。何为贻误。畏事机之难。展转迁延。未临贼境。贼已内侵。此贻误之说。何为僨事。不顾成败。贸贸前往。既抵前敌。日趋日远。一遇危急。贼众兵单。悬军万里之外。即使飞章入告。而一切粮饷救兵。任催罔应。百呼不起。卒致全军覆没而止。此僨事之说。贻误非臣所敢为。僨事非臣所愿为。因而反复思维。溯已往。审将来。推陈致弊之由。以得挽回之本。其说有五。请更为我 皇上进而陈之。一曰兵力不可分拨也。刻下新疆之地。汉回及缠头。句结共有数十万。占据数十城。地界辽远。三路进剿官军。共有万数千人。众寡业已悬殊。且劳逸不同。攻守势殊。尤难措手。总之贼众兵寡。贼强兵弱。乃目今定论。臣再四思维。必当转贼之众而使之寡。兵之弱而使之强。乃得制胜之本。细思新疆贼势虽众。却有可弱之机。盖各城之贼。多者数万。少者数千。皆自有头目。不相统辖。胜不相让。败不相救。窃计现今三路之兵。果能会剿。则乌鲁木齐。必能克复。但既复之后。 廷议必将分兵剿办各路。用兵太多。力有不及。若仅有二三万人分剿各路。所得之城。又须分兵防守。则兵力太单。终必因一路之坏。诸路皆坏。是徒务剿办之虚名。而失制胜之实。臣以为当于乌鲁木齐克复。即置重兵居守修备粮储。然后简练马步精锐万数千人。合成一军。审度贼势之强弱虚实。相机雕剿。务使我之力聚。贼之势散。此股既平。续剿彼股。声威益壮。剿抚兼施。则南北两路。可望次第削平。如是则用兵之纲领得。一曰额缺不必 简放也。现在西陲全局告陷。并未恢复。而 朝廷每将旧日员缺。按额补放。此事无益于名。有损其实。何也。新疆各路大臣。原为管辖兵丁镇守地方而设。今地方失守。未能实时克复。旧日满汉兵丁。陷没无存。既无兵丁。又无地方。受 命之人。名为大员。实同闲散。故曰无益于名。为将来计。进兵之后。凡有员缺之人。其地方之未经克复者。朝廷必令其率兵前往克复。已克复者。必令其筹划防守。凡此二者。皆须兵饷。所需兵饷。别无筹划之处。不过从现今筹办西陲兵饷内分拨。伏思现今 朝廷所拨办理西疆军务之兵力饷力。合而计之为数无几。以之归并一路。尚恐于事无济。又欲随时随地。瓜而分之。日后兵力饷力。必致皆成薄弱。诸事皆不能办。故曰有损于实。若谓不放员缺。则必不实心任事。且西疆全局皆陷。人皆意存规避。必须羁以地方之责。方免置身事外。则更不然。夫 朝廷戡乱。在乎得人。苟无其人。虽多何益。臣以为今日之事。惟在 简任能员。专办军务。用兵筹饷。皆使之方画一。乃可展布。如其筑室道谋。焉能戡定大乱。其



旧有额缺。凡城地未经收复者。无论大小员缺。均乞不必简派。俟将来军务办有起色。再行酌定办理。如是则用人之纲领得。

一曰筹饷必须有定章也。西陲用兵。与内地不同。内地各省可以就地筹划。西陲则必待转输。故向来一经用兵。必派得力大员。经理粮饷军饷事件。兵与饷各有专司。今事倍于昔。并未设立粮台。三路官军。即日进剿。后路军储。毫无把握。所有一切粮饷事件。仅付之山西抚臣绥远城将军及乌科两城将军大臣代为料理。殊未知此四城。不过代为转运。安能为之统筹大局。且四城之地。与新疆用兵处所。近者数千里。远者将及万里。军情变幻无常。机要岂能尽通。且无论有心贻误。即竭力筹办。亦无从深悉前敌之缓急。即深悉缓急。而事非专责。亦有坐视不能为力之处。伊塔往事。可以取鉴。兵抵前敌。不可一日无饷。各省应解新疆饷银。自行咨催。鞭长莫及。若由四城转催。事体隔膜。更难响应。若是则各省之饷能解与否。毫无把握。况虽有解到之款。亦苦于转折太多。迟延时日。合此数者而观之。日后新疆军务。必致因饷匱债事。而求其贻误实。则仍无主名。庸有济乎。臣昼夜思维。此乃今日西北大局成败利钝之根本。不可不早杜其弊。谨酌定章程。另折上达。惟祈睿断详加采察。一一俯准施行。然后西陲之事。始可着手。一曰北路未可恃防军也。今漠北地方。乌科所属各部落。东西袤延近万里。南逼回氛。北界俄夷。风鹤之警日至。刻下朝廷时常属虑。严饬诸臣。必须节节设防。而诸臣亦即漫然应之曰。业已节节严防。自臣观之。今日北疆之事有不能防者三。何也。一曰无知兵之人。各爱曼王公札萨克等百余年来。不经兵事。一闻兵事。方寸已乱。临事安能有主。故曰无人。二曰无兵。现今调到蒙兵。无论战阵纪律。一概不知。即枪箭技艺。亦毫无所能。闻各爱曼所存之兵。亦不过如此。故曰无兵。三曰备多力分。今三城所调之兵。合计四千余名。然不过乌合之众。茫然不谙纪律。但臣受任责成。不敢诿卸。祇可统带进剿。赶急整顿。以冀兵随将转。若以如此之兵。少则数十。多亦不过二三百。分拨诸处。名曰设防。安能御贼。总之北路防兵。毫无纪律。若真有悍贼入境。决不能御。刻下臣进兵乌鲁木齐。若能剿办得手。则南路有所屏障。边防较缓。然不虞必戒。亦当别思良策。北疆现为西陲饷道。深为可忧。且俟臣进兵后。与麟兴锦丕勒多尔济等徐徐商酌。将来或能去名求实。或竟不能。臣决不敢附和粉饰。至现今所设防兵。切不可认为可靠。以致将来误事。

一曰谕旨不宜太纷繁也。近日寄谕之多。十倍往昔。朝廷可谓勤于军政矣。而军务益坏。其故何欤。诚以枢密之地。与部院及有司衙门不同。可以持纪纲。不可以亲细务。自西陲多事以来。地方沦陷。一切细事。部中无从稽核办理。外闲又无总统承办之人。可以便宜行事。以致一切委曲琐屑之件。皆汇

入奏章。猬集于政府。不能不即事覆答。而应事太烦。度务太细。转致顾小而遗大。伏读近日 谕旨。于陈奏款目。批答鲜有失当。惟于用兵用人筹划大局之处。续降 谕旨。与前降 谕旨参观。往往不相符合。此所谓揽条目而失纲纪也。窃以为 朝廷之上。惟当于任人筹饷用兵三事持其大端。毋或稍有错误。致他日扞格不行。其细小诸务。尽可付之任事之人。听其便宜行事。臣目击西北情形。窃叹纲纪隳弛。深为可惧。但任事诸臣。非有他故。亦因时势艰难。及所奉 谕旨内。或有窒碍难行之处。不敢显然指陈。大半宛转敷衍。久之泄沓成风。遂并可行之事。亦不能实力举行。臣则以为当此四方多难之秋。必须极力振作。如 谕旨所言果不可行。必当极力指陈。倘稍有可行。则当尽心筹划。不遗余力。但此心此理。不能与诸臣共喻。惟望嗣后降 旨。必须察断明确。万不可以必不能行之事。启诸臣诿卸推延之弊。庶几 庙堂雷厉。边圉风行。此臣所为私心窃幸者也。夫举纲必提其纲。振裘须挈其领。小事尚然。况大事乎。方今西北之事。若不赶紧整持。未知伊于胡底。臣现陈五事。皆为要务。拟请 旨飭下军机大臣。将管见所陈各节。约存记。若遇西北路有疑难事件。可以酌量采择。倘行之不替。三年之内。西事可以挽回。所有西北大局各缘由。恭折缕析上闻。伏乞 圣鉴训示。

沥陈西北军情疏同治六年

李云麟

臣在边两载。办理军务。于西北情形。稍有所知。当此时事艰屯。不敢不效其愚忱。以备 庙堂之采择。管见所及。厥有四端。谨敬陈之。一曰西陲军务未可速办也。自古平定西陲。必须关中无事。未有关中鼎沸。而能平定西域者。今西陲之祸。起于陕西。自库车揭竿。不两载而诸城俱陷。陕甘为本。西陲为末。内地一日未靖。则关外之事。断不能办。此人所共知。不待智者而后办。故自西陲有事以来。凡 简命各将领。皆巧为趋避。设法迁延。诚知其事之不可为也。臣甫承 恩命。即勇于自任。岂遂见不及此。诚以前代用兵。无北疆之地。故惟一道出关。我 朝兼有北疆。故能两路出师。如乾隆中平定伊。奇功多在北路一军。查西疆回逆。并未多经战陈。诚能以内地大军。率北路蒙兵。先复乌鲁木齐。既可以恢复新疆要害之区。为南北两路进兵根本。又可断陕甘贼势。实为一举两得之策。詎料腹地军情日棘。两路大兵皆未能出关。因而蒙兵民勇。皆成尾大不掉之势。不但不能进剿。几至更生他变。乌城兵变。臣身在围中。科城之兵。虽未显变。德克吉讷亦曾两次被围。及民勇生变。遂致残害地方。夫手无一兵。而欲驱数千犬羊之众。使就范围。此真万不可行之事。乃一时愚昧。必欲为之。卒至变故屡生。几误大局。扞心自问。罪实不赦。幸而仰赖 皇仁。未生大变。然自兹已往。不但蒙兵未宜复调。即内地大

兵。兵力未厚。亦未可取道北疆。此西陲军务万难速办之实在情形也。二曰北路防兵不可靠也。在 庙堂必以为西疆告陷。北路防兵。最为紧要。而臣目击情形。则知其有不如无。何也。既设防兵。则必须一兵有一兵之用。欲其有用。非训练不可。当乌城蒙兵初集之时。臣矢志进剿。亲身入营。朝夕训练。数日之闲。步伐进止。已有可观。奈无兵铃束。奸诈之徒。惮于远征。遂致滋事。近闻乌城兵散之后。该城现复派有防兵二千人。分布各要隘。然闻所派之兵。皆行止自由。荣全德克吉讷。现虽协办乌城防堵。皆怨臣从前覆辙。不敢入营居住。所派之兵。散处山谷。毫无纪律。即德勒克多尔济等。亦未敢亲往查看。似此情形。无事则徒糜饷糈。有事必先期逃溃。防兵若此。莫如不防。臣熟察蒙古地方。与回逆言语不通。性情迥异。又复中亘大漠。回逆得其土地不能居。得其人民不能治。且夙无深仇。两不犯境。或可久远相安。即使有警。游牧之地。无城郭居室。贼来则徙去。贼去即复来。以不守守之。未尝非善策。不犹愈于动众糜饷。毫无实济乎。此北路防兵决不足恃之实情也。

三曰棍噶札勒参宜慎用也。夫北路防兵。情形如此。然则厄鲁特一军。亦可以不用。而无如势有不能。以体制而论。西北军务既不能办。而以重兵授一番僧。似乎不便。以事势而论。目今北路无一得力之兵。该喇嘛独拥数千之众。生死相从。猝然不用。如何安置。今日之事。为 朝廷计。不用既有所不可。然用之得当。则收其利。不当将受其害。此事诚未可漫然处之。臣尝深察棍噶札勒之参为人。有忠于 朝廷之心。其遇事勇于自任。不避艰险。是其正处。惟性好揽权。轻不如己者。顺其性则汤火可赴。逆其情则怒不可止。是其偏处。臣初与见时。该喇嘛尚不通汉语。数月之久。遂畅然通晓。足见其聪明过人。而驭兵治众。则宽严互用。慈而能断。历观北路各大臣。及各部落王公。量材比力。均非其敌。而该喇嘛之视诸人。亦蔑如也。今日者。 朝廷诚能发重兵经西北。则该喇嘛用与不用。均无关系。如其不然。则用之当与不当。不可不审。何谓得当则收其利。目今该喇嘛所带之兵。皆精壮可使。计算西陲沦陷。回逆虽未必北犯。然塔境之哈萨克。时思东侵。新疆各城之土尔扈特各旗。皆思北徙入乌科境内。厄鲁特数千穷困之众。并无着落。难免滋事。凡此数端。皆北路心腹之患。其祸在内而不在外。一旦有事。乌科两城。并不能当。今任用该喇嘛。苟得其心。厄鲁特之众。既有收管。又可兼制哈萨克土尔扈特。使之不敢为变。非一举而三善备欤。何谓不当则受其害。新疆各城大臣。皆兼辖蒙古。其所以能控驭者。皆恃有满汉兵力耳。今塔城所存满汉兵仅数十人。弱不堪用。而厄鲁特数千人。其中能通汉语者。千人中难得一二人。遇有应办事件。不由该喇嘛经手。则言语不通。不能办理。既已一切事件。均由该喇嘛经手。所谓参赞领队。皆职任大员。其实形同木偶。势似赘疣。虽有何益。在廷

议或以为稍可资铃制之方。殊不知自塔城沦陷之后。旧日典章尽失。此项蒙古。转徙邻境。皆成该喇嘛之爪牙羽翼。必欲以一二满员厕处其闲。此不过使之受该喇嘛之铃制耳。非能铃制该喇嘛也。名实颠倒。莫此为甚。又况因循日久。未必不猜嫌互起。别滋厉阶。以是为控御之方。则失之远矣。为今之计。宜因臣获咎之便。虚其员缺。不必派署。厄鲁特兵现既留防科境。见存饷糈。尚可敷衍。但又不宜使该喇嘛久属于乌科。诚恐该将军大臣等处置失当。日后贻误北路大局。然该喇嘛实有忠爱之心。又负义烈之气。苟御之得当。虽羁勒不施。亦可得其死力。当别思良策。以善其后。事贵先机。乃可以弥患于无形。若当断不断。则悔之晚矣。

四曰速保山西全大局也。夫北路情形如此。西陲军务不能复办。固不待言。然臣体察时事。则以为 国家之患。尚不在此。今日之事。紧急可忧。惟在山西。他处皆可缓。何也。西陲恢复。姑无具论。北路兵散之后。游牧如故。但使岁饷不绝。数年之内。尚可苟安。惟臣前接库克吉太来函。知陕军溃败后。贼势披猖。有 旨调皖豫江鄂诸军赴援。臣揣情度势。无论左宗棠刘典各军。相距极远。缓不济急。即鲍超刘松山郭宝昌等军。相距较近。亦恐未能星速赴陕。以解倒悬之厄。在 庙堂必以为今日急务。莫重于陕甘。而臣管见。则以为山西首重。陕甘次之。何则。陕甘之乱已久。未可骤平。山西地方最完富。为贼所注意。而武备废弛。特甚于他省。目今 严旨督诸军入陕。晋省虽有河防。实无重兵。该省大吏。如抚臣赵长龄藩司王榕吉等。皆吏治才。未能深谙军旅。一旦猝有大事。断难抵御。捻逆本为流寇。倘诸军入陕后。该逆声东击西。诡谋入晋。比时救援不及。若火燎原。无论陕甘事更不堪问。即齐豫江皖。安保不更有乘闲而起者。其时北路三城。粮饷断绝。事机不问可知。此诚西北中原利害安危之一大关键也。臣以为今日之急。惟在选能将。置重兵。严防山西。晋省无虑。然后徐图陕甘。如此尚可以消中原北路之患于无形。此本年第一要务。更不容稍事延缓者也。凡此四端。皆于治乱安危。大有关系。既有所见。不忍不言。冒罪直陈。伏祈 圣恩谅其愚忠。量加采择。

敬陈新疆善后事宜疏光绪六年

左宗棠

窃维新疆善后事宜。以修浚河渠。建筑城堡。广兴屯垦。清丈地亩。厘正赋税。分设义塾。更定货币。数大端为最要。臣前奉 谕旨。南北各城应如何随宜经理之处即着悉心筹划次第兴办。比即恭录咨行南北两路在事诸臣一体钦遵。旋准张曜刘锦棠咨呈并据前署镇迪道周崇傅现任镇迪道福裕委办吐鲁番局务道员雷声远禀报前来。以修浚言之。哈密修石城子渠。镇西厅修大泉东渠。迪化州修永丰太平二渠安顺一渠。绥来县修长渠。奇台县修各渠。吐鲁番所属渠工

之外。更开凿坎井一百八十五处。库尔勒修复旧渠四十里。库车浚筑阿柯寺两大渠。皆各防营将领。督饬防营兵勇。轮替工作。其兼用民力者。给以雇值。地方官募民兴修者。亦议给工食。诚以民困甫苏。未可责以力役也。以城堡工作言之。居国屋宇。以利栖止。农商工匠之所宜也。行国庐。移逐水草。畜牧游猎之所便也。今既联异域为一家。则城堡不可以不设。奇台绥来喀喇沙尔库车。或因旧基。或拓新地。均不劳民力。不耗公财。而崇墉屹然。足资保障。以屯垦言之。镇西厅属兵民报垦五万数千余亩。奇台报垦民户九百有余。军营新垦六千六百余亩。迪化旧报承垦。三千余户。核多浮冒。兹按册报。连新增民户。实祇二千有奇。军屯尚未据报亩数。吉昌新旧垦户共一千三百有奇。绥来共九百余户。吐鲁番及南疆八城。除沙磧外。荒地渐少。新增屯垦。均在新开渠工两岸。未据册报亩数。其熟地适当清丈之际。刘锦棠张曜现饬各局员册报。俟清丈竣事。始可汇齐送核也。以清丈言之。量地即履亩之法。长短广狭。非丈量不能明。肥腴瘠薄。非按测不能准。而西北地多高仰。土性善渗。需水尤殷。水足者地价倍昂。以产粮多也。水歉少收。价亦随减。将欲则壤成赋。必先计水分之充拙。定地亩之瘠饶。科粮赋之轻重。光绪四年。征收无额。臣与刘锦棠张曜周崇傅函牍相商。仿古中制而更减之。按民闲收粮实数。十一分而取其一。经收回目。任意增减者。许户民自陈。印委各员传经手人斥责。甚者加以革黜。并令于收获后。通行清丈。按地亩肥瘠。水分赢拙。分九等科赋。地既广阔。创行之初。事体繁杂。人役弓手。多不谙熟。一时未能集事。旋改为上中下三等征收。以取易。迨五年秋成。册报犹未造齐。仍照上年十一分取一之例征收。民闲输将争先。约计六年秋获。丈量可竣。按亩科赋。多寡始归一律矣。以赋税言之。镇迪一道。光绪四年分。征收各色京斗粮六千九百四十余石。房租银六千一百余两。吐鲁番厅。征粮一万四千二百余石。地课银二千一百余两。喀什噶尔。征收各色京斗粮料六万五百八石。英吉沙尔。征收二万六百十二石。叶尔羌。征收七万九千四百十二石。和阗。征粮三万六千八百七十九石。征折银色五千四十九两。课金四百六十两。阿克苏。征粮一万四千二百三十石。征折银色三千三百三十八两。征红铜黑铅磺铁均照额交纳。乌什。征粮八千三百七十八石。征折色钱五百一十缗。库车。征粮一万二千八百四十九石。征折色银五千余两。征红铜棉花如额。光绪五年秋开征。仍按照四年征收款目。如数完缴内如喀喇沙尔一城因久罹兵燹。流亡未复。四年无征。五年分。据各局报征过各色京斗粮六千五百九十八石。尚未截数。综计南北两路征收粮数。折合京斗。已二十六万一千九百余石。而专就南路收数计算。较户部钞案从前额征十三万余石。已增十万六千五百石有奇。此皆清丈未竣。暂照十一分征收之数。若丈量完事。并加入北路续增。

及开渠成熟地亩新赋合算。自更有增无减。此外税课折色。有照常征收者。有并入厘税征收者。就厘税言之。各局册报。自四年秋冬至五年夏。不足一年。已收银十八万有奇。亦称入款大宗。如伊犁事定。商货畅行。则厘务自有起色。姑勿论也。以义塾言之。新疆戡定已久。而汉回彼此扞格不入。官民隔阂。政令难施。一切条教。均藉回目传宣。壅蔽特甚。将欲化彼殊俗。同我华风。非分建义塾。令回童读书识字通晓语言不可。臣与南北两路在事诸臣筹商。飭各局员防营。多设义塾。并刊发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四字韵语及杂字各本。以训蒙童。续发孝经小学。课之诵读。兼印楷书各本。令其摹写。拟诸本读毕。再颁行六经。俾与讲求经义。迭据防营局员禀。兴建义塾已三十七处。入学回童。聪者多。甫一年。而所颁诸本已读毕矣。其父兄竟以子弟读书为荣。相矜宠。并请增建学舍。颁发诗经论孟。资其讲习。局员送阅各塾蒙童临摹仿本。笔姿颇秀。并称蒙童试诵告示。皆能上口。教以幼仪。亦知领会。盖读书既可识字。而由声音以通言语。自易为功也。张曜因出 圣谕十六条附律易解一书。中刊汉文。旁注回字。刊发缠民。见者宝贵。足见秉彝之良。无中外可分。欲善则善。理有固然。虽不必化民成俗。而其效已可也。以货币言之。回民市易。旧用制钱。渐专用银。而成色高低。分量轻重。骤难明晰。奸伪日滋。阿古柏窃踞南八城。创铸银钱。名天罡。式圆如饼。中无方孔。不类钱形。其成色分量。任意低减。图售其奸。故市价相权。不能允协。民以为苦。应改造银钱。以平市价而利民用。惟改造银钱。宜先制模式。较准一律。交官设局经理。然后私造与伪易于辨认。而行使可规久远。臣飭兰州制造新式铜模。交张曜督局依法试制。范银为钱。用银片捶成。不须镕铸。枚重一钱。外圆内方。轮廓分明。字迹显朗。大小厚薄如一。与制钱相权。银为母。铜为子。市廛通用可。免畸重畸轻之患。而新模精巧。由官改造。工速费节。私不致混淆。人知宝贵。准张曜呈送样钱前来。臣察核无异。拟俟试行渐广。请 旨遵办。期为新疆创此永利。以救圜法之穷。凡兹数端。均已有绪可寻。渐着成效者也。至于中土蚕丝。赖及万方。而湖产尤甲中土。泰西市舶。骈集沪上。航海往返。费省运捷。非若陆路之艰阻也。西北各部落。行国居多。衣被庐帐。取给片。禹贡于昆仑析支渠。皆以织皮概之。由来久矣。

近代以来。参用蚕丝和毛弹织。精致殊伦。售获善价。惟与中土通商。专在陆路。运致维艰。新疆南北产桑。土人但取葚代粮。或称药材。蚕之利未广。俄罗斯及诸边种人。购丝于新疆不足。仍议入蜀购丝。臣通檄南北两路局员。检校属境桑株。陆续禀报。统计桑树八十万六千余株。教以饲蚕缲丝诸法。两年始有微效。据各处呈验新丝。色洁质韧。不减川丝。前飭沪局采运委员胡光墉。延访德国开河凿井织呢师匠。带购机器来兰州入制造局。教习西法。并飭募

雇湖州土民熟习蚕务者六十名。交委员祝应焘由籍管领。并带桑秧蚕种及蚕具前来。教民栽桑接枝压条种葶浴蚕饲蚕煮茧缫丝织造诸法。自安西州敦煌哈密吐鲁番库车。以至阿克苏。各设局授徒。期广浙利于新疆也。所以先南路而后北路者。以南疆生桑颇多。一经移接。便可饲蚕。缠民勤习工作。可收事半功倍之效。由是推之西四城。更推之北路。耕织相资。民可使富。即西北诸行国。取携亦便。毋庸度陇趋蜀。以买新丝。远商拜惠。怀我好音。彼获其赢。我亦得施其控制之术。从此氛祲潜消。亦未可知。非仅厘税有增。稍纾军储之急已也。特事涉创行。无速效可。臣不敢多所论列。惟有龟勉图之。仰副 宵旰忧勤之意。谨一并附陈。

### 拟与刘钦使论新事宜书总理衙门

密启者。时事多艰。边情百变。渠犁持节。延跂为劳。近日西事粗安。界务粗定。尊处历办节饷裁兵停撤织呢等局。诸烦擘画。倚若长城。而营田省饷之利未兴。回赋榷之制未具。蕃部难资屏蔽。火器未尽讲求。此四端者。本署已不免颯颯过虑。其它隐患。抑又多端。目前诸帅虽各有画地分守之责成。而发纵指示。统辖全。安危之机。悬于执事。兹就愚虑所及。毕陈如右。 国朝大征伐。军需蔽事。至多不踰二千万。乃西师自出玉门以来。耗帑至八千万而赢。七借洋债。屡糜部垫。逋欠累累。后难为继。在历任重臣。公忠体 国。断不肯疲中原之力。以填蒲昌。往者已付逝湍。必思有以善持其后。规一久而不竭之谋。无已。则惟有拓复营田之制。以渐纾饷力乎。查车师屯田。西域水利。宜禾效谷。嘉名有自。远则可仿汉唐遗规。近亦当守阿文成舒文襄松文清林文忠诸公之成法。承平时岁饷止三百余万。而北路伊塔等处。有旗屯商屯。南路阿克苏等处。多兵屯回屯。开垦不下数万顷。岁入可抵额饷十之四。今北路人少。准回叛绝各产。清厘荒占。可授垦之土必多。闻连年招徕垦户。大都遣撤勇丁。居其太半。果能因势利导。仿用前陕抚刘蓉办理营田成法。行之不出五年。必有裨益。且陕西一隅。犹获营田十余万顷之多。乌孙疏勒。幅员万里。戈壁磽区。十而去四。尚可得其六七。使诸老经营于前。而执事董成于后。因地制宜。使羸壤化为沃区。史策书之。不亦美乎。此营田省饷之利当筹者一也。回部纳赋之制。查 皇朝通典田制门。载自种之地十分取一。承种官地者平分入官。前季皋中堂奏报光绪四五两年。南北路共征各色京斗粮五十一万五千余石。六年分由阁下奏报征三十四万七千余石。而乌什英吉沙尔和阗库车阿克苏。第就此五城计之。已得十七八万石。其甫办丈量之叶尔羌喀什噶尔。尚不在此数。目前郡县新造。南路人多。征收粮石。逐岁加赢。例应酌定科则常额。此外若金沙玉。吉贝绒布。药物皮张。百产坟盈。虽新约有暂缓纳税之说。而自然之美利。招商贩运。亦应妥筹。将来军府用饶。自易指搃集事。此回

部赋权之制应筹者二也。哈萨克布鲁特土尔扈特游牧各部。向为伊喀屏障。而土尔扈特。乾隆中畏俄人虐使。自拔来归。尤为我不侵不畔之臣。今各部虽衰微。而其众尚多。抚之得宜。则喜于去虎口而投慈母。弃而勿恤。则虑其安异域而逐羊腥。长驾远馭。属部强则我之门户固。使之为彼树敌。我扞搆。昔日耶律晋卿建牙岭北。拊循回部之遗规。将属望于执事。此蕃部之宜联指臂应筹者三也。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泰西火器日精。自后膛新式出。透靶及远。而前膛之林明登诸制皆废。营阵操演之法。亦日异而月新。而我犹恃旧式枪劈山以御之。虽薪翁笱女负。亦知其利钝所在矣。

查现在北洋准军多用毛瑟枪。克鹿卜。吴清卿一军。全用哈乞开司枪。而前阅朗斋奏牍。深以火器未备为忧。筹时度务。利器为先。阁下似宜选购猛烈枪。严饬防军练习。并于哈密安设制造子药机器局。以节转般之费。以防阻截之虞。并陈各国枪表以备省览。此火器之宜亟讲求应筹者四也。以上各节。皆烦军中一韩。从容指授。务令各路切实讲求。至现在规画界务之事。尤有亟应更正者。查竹珊鹤亭振亭诸君。与俄使勘界。寄来各地图。但列牌博名色。而于经纬度限。山川形势。道里远近。中外译音。四至八到。概未详求。凡要隘有极冲次冲又次之分。曾阅俄图伊喀界外。有哩吐口忌威呢二炮台。彼已情形。宜加熟审。而今图无之。振亭勘喀界。舍帖列克而立于依尔克池他木。朗斋争之甚力。而两处所寄图说。道里至到。仍未明析。至塔城界图。尤病纰漏。将来斥埃行军。事事不得要领。边务至重。讵可同俳戏。昨本署复竹珊函。已引其端。兹复拟测绩事宜。并购上测地各书。寄呈贵大臣。转行通饬各路。别绩新图。重加考订。咨送本署备核。淳戒各路帮办及分界大臣。毋再草率了事。执事 钦符在握。天山草木。尽识威名。谅无不恪受指撝也。爰至望深。不胜翹切。

#### 附测绘舆图事宜五则

一曰测量经纬度数以辨山川形势。准望至到。 测地开方。沿用勾股弧三角法。近日泰西人最精。其实源出中国周髀。西人谓之东来法。特为彼所窃取耳。周髀算经曰。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测深。卧矩以知远。矩者即中法开平方立方。及西法用点而体三角八之祖也。得此而极高极深极远。皆可测识矣。地舆以东西为经。南北为纬。与天度相应。乾隆中 内府十三排地图。及近胡文忠所刻一统舆图用之。为测地不易之良法。现行中西新法。凡欲测经度。须先定一处为正度中。中亦可随地刳立。如中图以京师为中。英图以伦敦为中。是也。中一定。则经度之偏东偏西可辨矣。欲测纬度。以仪器测北极高度。较求赤道法为便捷。欲测北极出地度数。以先测附近之勾陈大星为最准。得北极出地之数。则纬度之迤南迤北可定矣。经纬每一度。皆以二百里计。假如人向南直



行二百里。则北极低一度。人向北直行二百里。则北极高一度。若遇重峦迭嶂。则以中峰主测鸟道里数。乃周髀测高法也。遇海滨洋面。则以海岛直表测斜距里数。乃周髀测远法也。无论开平方立方。每方以百里或二百里或四百里为率。由此按中西成法比较求之。则山川络凹凸阔狭之势。道里远近四至八到之数。殆可广轮毕现。使地无遁形矣。查西域各城经纬度分。久经乾隆中 钦派侍郎何国宗等携用仪器测定。载在官书。祇须照此推寻细寻。易于施手。因端竟委。已具椎轮。至其法之曲折繁重。详载英人所著行军测绘。测地绘图。绘地法原三书。及金华张作楠揣钥小识。余姚黄炳厘测地志要中。又嘉庆中。南丰刘衡。有勾股尺测量新法一书。凡山谷高深。田野平远。一测可得。不烦布算。尤为便捷。

二曰详记卡伦屯堡道里之数以严立邮哨行军期限。 恭查 钦定西域图志。定新疆凡四路。曰安西南路。安西北路。天山北路。天山南路。其台站里数。及朱勒都斯由伊犁那喇特卡伦。通喀喇沙尔之路。木素尔岭由伊犁帖克斯川。踰冰岭通阿克苏之路。贡古鲁克由伊通乌什之路。诸处。南北可以相通。大小径路。据官私沿用各图。俱以蓝朱丝。界画远近。注解明白。第腹地已极周详。而边尚虞阔略 此次新立牌博及安设卡伦之处。应于图上逐细签注贴说。由某界牌至某若干里。由某卡伦至某若干里。其俄国牌卡道里。彼所用泰西迈数。每一迈计中国三里三分。亦应附考明塙。以备巡哨驛递。及刻计行军期限之用。

三曰证注译音以考定各部方言异名。 查边事所以茫昧舛误。坐失机宜之故。大半由不详审互译地名。以致豪厘之差。万里之谬。辽宋争分水岭之界。彼此欺诳。道光中驻藏大臣不识廓尔喀汗表称里底之名。咸丰中黑龙江将军奕山弃赫哲费雅喀数千里之地。贻误全局。罪不容诛。近日黑顶子珠伦河之界。聚讼未决。皆由定界时未经较准译音。阶之厉也。欲考定名。先求定译。名从中国。地从主人。凡标志一地。首列 国语。用名从中国之义也。次列方音。用地从主人之义也。又次分注各部异名。所以决重译互殊。转音歧异也。如 国语称山为阿林。蒙古则曰鄂拉。回语则曰塔克。 国语称水曰穆珂。蒙古语曰乌苏。西番语则曰楚。是一名而数译也。又如库尔喀喇乌苏。准部人语谓黑为库尔。回部人谓黑为喀喇。水则皆曰乌苏。是一地而两名也。恭查 钦定同文韵统西域同文志三史国语解 皇朝七音略诸书。均详载蒙古语准语回语唐古忒语。惟俄文尚待讲明。西路各将军大臣。成算在胸。所规久远。欲定译地名。似先以募通俄文者。翻译中俄各地名。为筹边第一要义。庶不致展转传讹。所失滋大。

四曰目验山川络水草肥饶之数。以筹行军利便。 山分阴阳向背。阳则物产

多而畜牧饶。阴则多不毛之土而人民瘠。水分经流枝流。经流可以为天堑守险之资。枝流可以收凿渠溉田之益。其枝干络。不可不详辨已。姑以科塔北界论之。余则可资隅反。如阿尔泰山之主。北干连乌拉岭。宰桑淖尔溢出之额尔齐斯河。入于北海。此大山大川络之应详考者也。扣里木图河一带。为乌梁海蒙部夏季游牧。乌隆古河诸处为冬季游牧。奎峒山东为哈萨克夏季游牧。大彦淖尔为冬季游牧。喀巴一河。两国均挹灌溉之利。此小山小川络之应详考者也。据此例类推伊喀各路可矣。自古绝塞行军。先预计水草休息。以备不虞。我朝准回各部。于此尤宜 庙算。考验苟详。裨益非浅。

五曰援引古近图籍。以证形势沿革。古今边情异宜。视乎其地之丰耗盈虚。与其部落之盛衰强弱。为转移耳。如汉割匈奴。则结乌孙今伊犁为右臂。元征印度。则辟岭以建牙。地无常险。要在察古衡今。审势觐敌。而徐得夫守圉抚蕃之长策。我朝绥奠西陲。尉候万里。内资满蒙索伦劲旅。布星罗。分守要隘。外资东西布鲁特左右哈萨克土尔扈特诸种人。以为屏蔽。今各部落或折入俄境。或安堵穷边。皆应讲求绥辑之方。操团之术。以收犄角依唇之效。若夫屯垦操防之制。应如何量为变通。当详考 皇朝通典通考 钦定西域图志新疆识略伊犁总统事略异域录元太祖西征记汉西域图考李光廷朔方备乘西域水道记阿公桂松公筠杨芳七十一各家年谱记载之书互证参观。折衷今日利病。条晰便宜。妥筹急务。随时奏咨。整齐办理。其诸未尽事宜。不惮往复讨论。务求至当。是所殷望于筹边之伟度也。

### 腾越边徼

#### 黄楸村

腾越当西南极边。为滇省门户。路通缅甸。界连野番。向设八关九隘。驻防土练。以资控驭。承平日久。边备废弛。昔时缅甸贡道。由虎踞关而入。经孟卯陇川以达于南甸。近十数年。因轮船直抵新街。于是商贾往来。皆趋于北道。由腾越西南行。经南甸千崖盍达三宣抚司。四程至蛮允。过此即化外野人境。非大众结伴不敢行。其闲有三路。下为河边路。中为石梯路。上为火炎山路。下路较为近捷。然不若上路柴草方便也。约行三四日至蛮慕。入缅甸界。又舟行一日至新街。该处土民数百家。汉人亦有三四百。缅甸设蕴几一员。英国设领事一员。洋兵三十名。进口之货。以棉花为大宗。骡马驼载。露宿野栖。最为辛苦。野番出没无常。往往拦路要索。肆行劫掠。窃观野番散处山谷。每寨十余家。或数十家不等。较之藏地人烟。犹为稠密。且多勤力耕作。但未有酋长。不相统属。英人每以重赂要结野番。并遣教士深入山寨。前数年。曾在新街招募野番摆夷多人。安置海滨山岛。开垦荒地。又印度东境之亚山。本系貉獠野人之族。英人新辟其地。种茶栽桑。日渐富庶。其闲有一之路。可通孟养

。而达腾越徼外。前明时置宝井于孟养。故设铜壁巨石万仞诸关。皆通宝井之道也。其迤北之茶山麻里。从前本有土司。后为野人所逐。按之舆图。大金沙江以东。潞江以西。江卡以南。腾越以北。中闲广袤二千里。重冈迭巘。悉为野番。人罕到。西人尝欲开通其境。不但琥珀象牙霞玺翡翠玉石百宝产于其中。且多五金矿藏焉。方今緬国孱弱。迥非昔比。沿海精华繁盛之区。被英人蚕食殆尽。轮舶上驶于新街。操其利权。公使驻于瓦城。遇事掣肘。新王嗣位以来。彼此尤多齟齬。不久必启兵端。我中华疆圉攸关。似宜先事筹备。规复关隘。招抚野番。不致为他人所用。亦免扰我行旅。可否将南甸营都司移驻蛮允。其野人山二百余里。添设塘汛数处。以资保护。又海珀江源远流长。自千崖以下。地势平阳。水宽至数十百丈不等。至新街会合于大金沙江。惟有浅滩数处。若稍加疏浚。即可通行舟楫。不惟平时商贾甚便。一旦边徼有变。转饷甚易。元代征緬。亦以舟师制胜。盖顺流而下。有建瓴之势。往岁英人滋事。甚恐中华约会緬人。进攻印度之地也。

#### 西招图略书后

梅曾亮

西招图略者。大学士松筠之所作也。其书大意。载西藏自达赖班禅。贡丹书克于盛京。而厄鲁特部之固什汗。亦同时进贡。时崇德七年也。后固什汗曾孙拉藏汗。为准噶尔部所残。当康熙五十七年。抚远大将军王同平逆将军延信。由西宁进兵。绥定西藏。以达赖喇嘛之呼毕勒罕。坐于布达拉山。而拉藏汗之康济鼐有功。封贝勒。旋为阿尔布巴等所害。雍正五年。大兵诛灭阿尔布巴。以颇罗鼐有功。封郡王。及次子嗣封。蔑视达赖。僧番怨苦之。卒谋反伏诛。乾隆十五年。除西藏王爵。设驻藏大臣。以达赖喇嘛统前藏。班禅统后藏。皆其俗所谓黄教僧也。前藏居后藏之东北。而地较广。又东北为三十九族游牧。属夷情部郎。而皆统辖于驻藏大臣。凡前后藏有四汛。有游击都司守备千把总外委十六员。汉兵六百六十人属之。有戴琫如琫甲琫定琫一百六十六员。番兵三千人属之。有骑兵五百人。有事则征发。于达木蒙古取之。定例。以麦三千石储前藏。粮台供之。以五千克贮布达拉硕。取于达赖喇嘛之庄头。除常运外。足供汉番兵三月食。曾亮曰。先王之制。因俗而为教。从欲以为功。朝廷设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及班禅参制之。所以设神道。顺夷情。长算远驭。为不可测者也。闻其世家。多以金钱布施班禅得欢心。即求取噶舒克。以役使番众之马牛羊人徒刍茭不与值。故番众敬班禅。亦时怨之。为大臣者。务以均强弱和僧俗为治。以番众疾苦谕班禅。则内治得矣。国家冯天威。荡准部。藏地之东北无警。遂以永安。惟廓尔喀屈强西南。阳布中威。非其愿也。然其地酷暑。不耐寒。盛夏时有窃发。秋冬春则猬缩鼠窟。壅穴而居。非帝王所累心者

矣。藏之领兵官曰琫。印照曰噶舒克。斗亦曰克。凡一石。六克有奇。其所食者。有稻米。买运于布噜克巴。其杂谷。有青麦。

## 卷九十 兵政十六海防

### 海防备览序

李兆洛

海盜之患。明之倭最劇。蹂躪三省。搶攘二十余年。僅而后克之。而東南之民。因以雕。其良將謀士。悉力并智以倭為務。故其著書論說最備。國家盛德宣究。薄海安枕。閑有草竊。小發輒得。然瀕海州縣。頗有被抄掠者。守令有被賊害者。內地之民有為之勾引供其資糧者。其種類中亦頗有佼佼著名號能行其令者。熟視而不為之所。沿海走集。日以消耗。卒有水旱之不時。飢寒所驅。逋逃迸逸。乃始瞪目視。則無及矣。此深識遠見之士。窃窃然有厝火積薪之慮者也。夫今日之勢。與明代異。明之盜。守以強將勁兵而不足。今之盜。責辦于守土之吏而有余。何也。明之盜。外與日本狼狽。內則盤踞島嶼。窟穴深固。倭兵剽狡便戰。汪直徐海輩。又皆真奸大豪。能附集其下。故流劫四出。官兵屢債而莫能誰何。今所謂洋匪者。特貧薄無籍。甯身偷活。或市井佣儻。妄冀剽掠為肥厚耳。其長技則關商賈求稅。質人而取其贖耳。伺便則鴟攫。捕急則僥倖海中假息旦夕耳。夫蝗之害稼也。比其飛勢成。隨地遺種。頃刻滋蔓。若其蟪之未出于土。則可掘而剿也。已出未羽。可扑而絕也。今誠申明保甲之法。使奸宄無所容隱。盜于水而室于陸者。隱民之取食者。胥吏兵伍之潛通為窠穴者。稽核必得。鋤其強。懲其弱。而痛絕之。海口所出入。米谷硝磺之透漏。銷贓之寄頓。出洋收洋掛號之影射。察其綜迹。毋使漏網。如此。則洋匪之掃影滅迹。可計日而待也。或曰。洋匪之所以不甚肆者。有家室為質。有米谷為餌也。悉絕之。則彼既無所歸。又無所得食。鋌險而起。登陸突犯。明之禍且復見。曰。子以為今洋匪之所以敢上岸焚劫者。果其精而力眾歟。抑奸民為之指縱助其聲勢歟。今既剿其耳目。翦其羽翼矣。即冒死求逞。勢將何之。且吾所謂無事用師者。不必調兵集眾。大舉會剿耳。若夫防海各水陸營。明訓練。利器械。嚴哨守。此兵弁常職。即無倣。顧可一日廢弛而不講歟。曰。彼既相為聲勢矣。操之急。一旦水陸合發。則如之何。曰。奸民之為盜者。徒以米粟相市也。豈真有攻取大略要約結束為偵伺內閑哉。其緩則相倚急則相棄。勢也。吾所捕者在陸。彼所倚者在海。風濤之閑阻。舟船之停泊。遲則不能匿形。速則不能為期。其不相及也。亦勢也。或又曰。為盜者在海。奸民即貪其賂遺。固非公然有不軌之迹也。舍彼而取此。毋乃不搏猛獸而搏畜兔乎。且小盜之出沒。勢不能悉絕。吾修甲繕兵。示之不可犯。足矣。搜剔稂莠。捕擷

风影。吏胥之颠倒。怨讎之告讐。纷纷皆是。脱有冤滥。势且先乱。是又不然。

语曰。削株掘根。祸乃不存。奸胥黠伍之伏城市者。盗之根株。而心腹之疾也。伏奸不除。则盗决不可得。即得之亦必复炽。昔王式讨浙东贼。将吏与贼通者。阴察而悉诛之。严门禁。无验者不得出入。故三月而殄裘甫。明朱纨抚浙闽。下令禁海。严纠察。获通番者九十余人。一旦驱出戮于演武场。及赵锦代之。宽以示德。而奸豪相贺。倭寇遂亟矣。此非其明效耶。若夫守令为亲民之官。大吏有察属之责。天子所倚毗。百姓所仰望。而明不能以照奸。断不能以去梗。忠诚不能以孚物。徒与下吏比。因缘为扰累。则固非吾之所敢知矣。江阴薛君资塘。有志经世之士也。病明世海防诸书。繁而不切于用。刺取其要。为备览十卷。详于治本。略于言兵。分为十目。各冠以会典所载。谕旨。盖成宪昭垂。至精至详。守土吏恪谨奉行。则弭盗安民。固不出乎此矣。书成。兆洛受而读之。喜其本末具备。后来者可以考镜。而老成持重之见。尤非轻率好事喜为大言者比也。故推其意而为之序焉。

#### 批复苏松太应道等核议水师章程

丁日昌

据禀及另单均悉。所议巡洋暂章。尚未周妥。惟云巡缉洋盗。上自靖江起。下自羊山止。深恐一分界限。则我出彼归。我归彼出。势难绝其根株。其内江应自靖江起。外海不必限定自羊山止。缘羊山以下浙省各岛。尚有盗窝。必须穷其所往。庶可一劳永逸。今就拆开各条。逐层参酌。第一条。内江外海。合力协击。固属众擎易举。第缉捕虽须各船联络一气。而内江外海。不能不各分责成。即如狼福山一带洋面。虽有七八十里之宽。祇有中泓一线。可容大轮船行走。其余茫茫一片。俱是浅沙。若贼船在浅沙游驶。则大轮船可望而不可即。故内江宜以小轮船为经。添雇关快小广艇阔头舢板及长龙舢板等船为纬。外海宜以大轮船为经。添雇大艇船大钓船为纬。外洋师船。尚可兼顾内江。内江师船难吃风浪。恐不能兼巡外洋也。第二条。天平铁皮二轮船。各配大广艇二三号。大钓船二三号。一轮船专任南洋。一轮船专任北洋。遇有紧急。可以互相策应。南洋则每月两次会哨于陈钱山。北洋则每月两次会哨于涨水虹。不必拘定驻守一处也。第三条。管带员弁。不必拘定都守千把。亦不必拘定文武官绅。祇要熟悉勤练。便于捕务有济。月给薪水不妨稍优。其余仍照来议而行。第四条。轮艇各船。七日会哨一次。查外海轮船。不拘风信。尚可时常会哨。其大艇船大钓船。须俟风候潮。便难克期。至内江长龙舢板。宜长泊在狼福上下各港。如遇逆风。七日不能驶到吴淞。仆仆会哨。转致抛荒本业。拟长龙舢板。祇须于所泊本港内外。就近梭巡。遇轮船艇船追贼至浅水时。即出而接应。

小轮船似宜于海生之外。加添一只。沿江梭巡。督同中小艇船。每月会哨三次。并可稽察长龙舢板各船有无在防。其小轮船小艇船应如何择要驻。并定在何处会哨之处。统候褚委员李董事察看情形回沪。呈绘图说。再行核夺。第五条。所定赏罚。尚嫌太轻。盖赏罚明而后号令行。号令行而后缉捕力。该船等果能拏获首犯者。如王小娘刘阿么等之类。每名赏给洋四百圆。破格奏奖。若能拏获十名以上。亦专案奏奖。如拏获寻常盗犯者。弁兵照拟赏给。管带则分别记功。五功以上酌奖。洋面失事。照例议处。失事三次以上。若无功可抵者。以军法从事。其余照行。第六条。各口营汛。均有巡洋师船。不能因现有轮船协缉。遂将分内捕务。置诸膜外。所见甚是。应由督部堂饬知崇明狼山福山三镇。会同巡哨。彼此互相查察。营员弁兵赏罚。照前议章程办理。其各镇出洋。亦可附搭轮船前往督缉。第七条。艇船宜拟编号圈。查缉捕艇船。一有记号可认。商船固不致望而生畏。而盗船或且见而远扬。莫如密藏兵勇于商船。以为饵贼之计。而伏轮艇各船于左近。贼至则升旗或举为号。内外夹攻。庶收聚歼之效。其余照行。

第八条。体恤船勇。第九条。宽给军械。均照行。第十条。中外船只。遭风搁浅。亟应救护。应饬沿海各州县。于滨海居民编查保甲。设立望寮。严定赏罚。川沙南汇地方。各设八团舢板二只。遇有中外遭风船只。一面救护。不准沿海居民肆抢。一面报知地方官设法办理。其舢板薪粮。照拟由巡道衙门筹款给发。其南汇县丞汛官。应即移驻泥城。酌给薪水以专责成。除十条外。本部院酌增二条。一大洋行驶。轮船速而艇船迟。轮船吃水深而艇船吃水浅。内洋尚可将艇船拖带。外洋则风浪过急。无从拖带。故每每轮船遇贼。而艇船跟踪不上。贼若走避浅水。则轮船熟视之而无可如何。查大轮船向有洋舢板数号。悬挂船旁。遇停泊则放舢板上岸。今以天平铁皮两船专司巡洋。应各添配坚固洋舢板二三号。并添募勇敢水手一二十人。如追贼至浅水。则可多放舢板往追。勇数既增。亦可上下搜捕。其舢板须能架放六磅小者。方能得力。一查沿海岛屿。如岱山洋山勒鱼山小乍浦山马迹山陈钱山等处。皆有居民。或数千人或数百人不等。其中有甘心为盗者。有胁徇为盗者。此等盗匪。凡拟下海行劫之先一日。盗首拖一竹枝。沿街行走。次日即纷纷持械下船。人满即开。盖由教化之所不及。故变本而加厉也。其每岛各有岛长。称曰柱首。一岛之事。皆柱首主之。此后凡轮艇各船所到。宜与岛民联络。编行保甲。先之以恩。结之以信。示之以威。务使皆为我用。并为之设立义学。宣讲 圣谕。则不惟盗匪之接济可绝。而盗窝所在。能瞞官兵之耳目。必不能瞞岛民之耳目。是在统领者之虚心实力。刚柔并用。所裨益于大局者非浅鲜也。如有未尽事宜。仰仍悉心会议稟复察夺。缴。

## 飭办江海渔团札光绪八年

两江总督左宗棠

照得江苏沿海沿江州县。渔船甚多。捕鱼为业。于内洋外海风涛沙线。无不熟谙。而崇明十。尤为各海口渔户争趋之所。其中技勇兼全。熟悉洋务者。所在不乏。故洋船进海口驶入内江。必价雇渔船水手引水。乃免搁浅触礁之虞。从前将才。如壮烈伯李公。及王提督得禄。近时如贝镇锦泉辈。皆出其中。本爵阁部堂察看苏松太通海各属。川沙太仓镇洋宝山崇明嘉定华亭金山奉贤南汇常熟昭文上海江阴靖江通州海州海门东台盐城赣榆阜宁二十二厅州县。滨临江海。所有内江外海渔船。不计其数。渔户水手。除妇孺外。不下万数千人。每百人中挑选健壮三十人。计可练团勇四五千名。余则编成保甲。各县择适中之地。设一团防局。惟崇明地广人多。应设两团防局。而以吴淞口设立总局。每月各团操练二次。每月入操不过二日。每名每日应准酌给口粮。团总及教习甲长等。按月给予薪粮。牌长团勇。按操期给以薪粮。以资日食。并不苦以所难。甲长牌长。均先行赏给功牌顶戴。俾资铃束。操练枪。技艺娴熟。行水泅水。超跃猱升。果有材艺出众者。挑充水勇。练成水军。益习水操。及泅水伏水等技。则沙之飞走。水之深浅。风潮礁石。无不熟悉于中。岂独捕盗缉私裕课安商诸事有益已哉。江海关道职重海防。于所属府厅州县事宜。责无旁贷。应即委令督办沿海渔团。苏州城守营参将熟习洋务。深明方略。兼耐劳苦。堪以会办。并刊发关防一颗。以昭信守。至渔团之设。全恃地方官力为襄助。裁汰陋规。痛除积弊。始期日起有功。该地方文武傥敢仍前玩泄。一任书差弊混。不即确查实数。遇事倭卸。即会禀撤参。

### 筹议缉捕海盗禀

徐赓陛

赓陛遵查下游滨海各郡。沿海居民。在洋伺劫。所在多有。其渔船编发执照。印以火烙。久奉通飭举行。赓陛所知。半未弛懈。第驾艘行劫者虽系渔船。然其中固有本船渔户商允同行者。亦有船主并不甘心被胁驾驶者。且有掳去船只逐主登岸强盗自驾行劫者。大率下游盗案。其来源有三。一曰澳门洋盗也。二曰华越交界洋盗也。三曰土著匪盗也。其土著匪盗。不难于捕而难于治。弊在州县之因循。何则。土著之盗。三五成。偶乘渔船停泊。掠以行劫。得赃而扬。其势即散。若责成族邻捆送。多飭勇役访拏。亦属易制。无如拏获到官。有设言寻仇与事主互讼以掩其盗情者。有贿属生监联名公保以淆惑耳目者。有营求阍役播散谣言以饰其枉抑者。州县执不辜宁释之文。又不能当机立决。往往承审一二堂。不能得实。则囹圄暂系。不旋踵而保释逍遥。或者甫经报官。经亲族调处赔赃。相率私和。事主递具悔状。州县幸其无事。亦姑置之。是以杀

越之风习为恒事也。然此犹其弊之浅者耳。大抵粤东州县。讳盗居多。盗案十起报官未必及半。而官之通报者又十不及一。一案既出。武营汛弁所辖。捕员恐干四参。首先力求讳匿。倘遇州县持正。又必禁格事主。使其牵延不报。胁之以威。诱之以利。无态蔑有。州县见盗案之多。屡干申饬。恋禄者恐以去官。固宠者恐以失意。又见习相讳盗。不至立蹈严参。是以尤而效之。日趋苟简。名曰服水土。同官寮友胥以为能。其至别县破获移送归案。或奉上司札发。该州县不特全无愧励之萌。必且展转迁延。多方开脱。务使纵之而后已。然后摭拾供赃不确等词。禀复了事。掩其讳盗之。此土著匪盗。应责成州县破除积习实心惩办者也。其洋盗自澳门来者。系由澳门洋人。招集无赖。给发本钱。令其于秋夏之交。下赴高廉雷琼一带。游弋伺劫。大抵皆船坚利。盗悍而多。沿海水师。不兼带轮船者。势不能敌。即轮船所驻之地。迨经得信往拏。该匪船驶赴浅沙港口。潜行避匿。轮船远在水深地方。可望而不可即。无如之何。即用随带之小舢板载兵往捕。则又船小兵单。反受其制。其洋盗自华越交界来者。其交界地方。曰狗头山曰阿婆万等处。其地卑职未经亲历。不能周知。但经获盗讯供。据称该处在山之中。岛屿林峙。海道相通。长约数十里。盗船或百余艘。或数十艘。集于此。其中头目非一。有一目而统数船者。有一目而统一船者。最雄黠者。为陈大即阳江大。为邓大仔。为朱槐。为高老青。皆每人统七八船。每遇出劫之期。均由贼目招集外来流亡之人。发给工赏。收为党羽。彼处近钦州越南交界之朦街。两广游民。飘流无归。无不蝇聚蚁附。依山亦有居户数百家。半系以盗为生。或与贼匪洋烟薪米。厚取其利为餬口计。前于同治年闲。曾经前督宪瑞。饬派轮船大举。前往搜捕。当时虽有擒斩。但水程纡徊。径路险固。该匪等闻风窜匿。要不能净绝根株。迨官兵既回。贼旋聚。现在春秋之交。动皆扬帆内来行劫。摽括既饱。旋又扬去。此澳门洋盗。及华越交界洋盗。应责成管带轮船及水师洋巡各员变通尽善设法整顿者也。赆陛窃以为责成州县者。当布便宜之令。而严讳饰之科。当计获盗之功。而宽防之例。盖粤东抢劫成风。在近省各郡县。几于无日无案。即下四府各县。亦几每月有案。从未有一县之内一年之闲并无盗案者。然而通报到省者。十不及一二。何也。皆州县讳盗不报耳。今若推诚宣谕。酌定外办条规。不以案多案少为州县殿最之方。而以已破未破为州县功过之地。倘一案而仅获一人。即准邀免开参。以宽其文网。倘十案而已破五案。即准功过相抵。而略其科条。其有事主未经报案者。经州县访闻。许其按月列折汇报一次。若有破获。亦准其与未获别案。互抵功过。如一月出有十案。能全破而获盗数多者。准酌加保奖。获十之八九者。亦从优外奖。六七成者。酌给记功。倘有讳匿。一经发觉。即予特参。府州揭报在先。准其免议。若待上司行查而始补揭者。并严议之。



州县获邻境之案。其犯数足请内奖者。仍予奏奖。若仅获一二名者。一起准抵未获本属两起之过。能获盗而审出别县讳匿之案。一起准抵本属未获四起之过。此于变通成例之中。隐寓核实办公之道。州县无讳饰。则合省盗风之炽戢。上宪可以周知。州县不避难。则合邑盗贼之来源。牧令可以渐熟。由是则宵壬知惧。冤滥亦稀。第是审盗之难。倍于寻常词讼。事非亲经目。必不能洞中隐微。案无证验推敲。尤难以信诸方寸。偏于刑鞫者。既虞冤抑之多。狃于哀矜者。又启纵容之祸。然冤抑之弊。有据而易察。纵容之弊。无形而难知。窃见粤东巨盗。屡获屡释。释愈多。则贼胆愈肆。皆由问刑者托名矜慎。率信狡供。不事研求之所致。不知此贼一纵。为害尤大。以此求福。必无是情。甚至妄禀营兵。坐以诬良之罪。反究事主。科以擅杀之条。近来营兵不敢邀功。乡民不敢捕盗。皆不肖州县作而致之耳。诚使州县积习全除。虚心推鞫。有盗必究。有功必扬。正本清源。一二年后。境内必靖。所谓责成州县者此也。

至水师无船。已非一日。即近来闲有一二补设者。要皆因陋就简。以民商船只改造而成。非复从前拖红单可比。兵丁苟失教练。不特风涛沙线。非所夙谙。即遇巨浪长风。动欲眩吐。以此捕贼。何以胜之。应请酌令各营重设师船。以资得力。纵因经费支绌。不能全复旧规。亦宜稍具规模。俾得藉资巡缉。船械既备。乃可责令洋巡。如再徒托虚名。应请立予参究。兵丁酌定教限。如在限外。仍不谙练船务者。即将因循之备弁从重严惩。倘有获盗弁兵。应请不惜奖拔。倘获到真贼。州县不能审出实情。准其据实禀请。飭发附近审断明允之员。覆讯完办。以免沈抑。至随获赃物。为研讯要据。并请通飭各营。务须约束兵丁。逐件解验。不准隐匿私分。转成疑案。如赃物悉数解清。准予案结时。由县禀请优给奖叙。轮船利临大敌而不利逐小寇。利战大洋而不利入小港。窃见外洋兵船。随带必有大舢板二三只。其制可容二三十人。船头可安小铜一二尊。颇称便利。应请分飭管带之员。酌度情形。量为添置。其分段处所。幅太阔。照料难周。应于所在广设侦探。一闻贼船入境。即行飞速报知。应请复获盗保奖之章。以作其气。宽防诘问之责。以达其情。仍于每月将见闻辖内失事之案。汇报一次。但有隐讳。即予严惩。倘有捕擒。即免究诘。亦可察见州县讳盗之情。所谓责成水师洋巡及管带轮船之员者此也。总之捕盗之责。文武并司。弭盗之方。州县尤重。如果所在牧令。殚心所事。受任既专。有犯必惩。有功必录。不讳饰以文过。不姑息以养奸。不攘人之功。以没其劳勩。不徇人之请。而任其因循。威信既行。感孚自捷。是又在州县之得其人耳。

### 测绘海图议

罗丰禄

南北防务之不同。可两言而尽也。曰。北之险要在港澳。南之险要在岛屿。大

连湾旅顺口烟台威海胶州。皆港澳也。崇明舟山南关仓石海坛厦门澎湖台湾琼州。皆岛屿也。夫设险扼要。首藉图志。而图志之确切。维赖乎测量。测量精则图志确。图志确则防守之轻重缓急无不宜矣。测量之学。首在择器。次在审法。三在布算。四在摹绘记载。而图志乃成。测量仪器。名目綦烦。而其体不外乎矩度。经曰。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测深。卧矩以知远。而山岳河海无遁情矣。洋人所制测量之器。有名纪限仪者。有名象限仪者。有名回光环者。有名子午仪者。有名地平纬仪者。有名地平经仪者。有名罗经者。约而言之。回光环地平经仪。即所谓卧矩也。子午仪地平纬仪。即所谓偃矩覆矩也。纪限仪象限仪。具矩之体。而其用则可偃可覆可卧者也。至于测地平高低之器。量底线远近之器。又与诸仪相辅为用者也。大抵所测之地。小则宜用矩度。大则宜用地平经纬仪。山路崎岖。则宜用纪限仪。道里纡曲。则宜用罗经仪。器之用各有所长。在择之而已。测量之法。首在先择高显之地四五处。其相距远近大致。务择其相均者。递次测其角度。则地之大势。如田之画井。如秤之布罨。而四隅八到无不合矣。布算之法。其最密者。则用八线三角。次则用画法代算。次则检讨立成句股表。其法具见梅氏丛书。及近人著作中。西人图绘记载地理。皆有简法。其城堡桥梁。道路田园。皆立有标记。而省注释以清眉目。其法正自可师。陆图以坡谷之高低起伏为最要。海图以港道之浅深纡回为最要。测量记载尤不可不详。至比例之法。各以图之几分几厘当作几里几丈。尤宜校勘精善。累黍不差。庶案图而稽。不啻身至其境矣。丰禄搜讨西学。见西人所称为绝诣者。多由中国剽窃而去。不特阿尔热八达之为东来法已也。丰禄读裴氏序云。制图之体有六。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立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有图象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则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于山海绝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矣。故必以六者参考之。丰禄案裴氏所谓分率。即西法所谓比例尺也。西图之旁。每缀尺图一具。注明图之若干分。为地之若干里。图之若干厘。为地之若干码。图之若干毫。为地之若干尺。阅图者比例参观。而广轮远近。无不了然矣。裴氏所谓准望。即西法所谓角度也。夫地平之经纬度。罗经之向度。其理皆不外于角度。西法以角度括之。裴氏以准望括之。名异而实同也。裴氏所谓道里。即西法所谓纡道也。西法绘图折算。有人行之道。有鸟飞之道。人行之道纡而长。鸟飞之道径而捷。人行之道。可步量者也。鸟飞之道。必由折算而得。二者固可相通。

裴氏所谓高下方邪迂直。即西法所谓陆图以坡谷之高低起伏为最要水图以港道

之浅深迂回为最要也。丰禄谨案北洋海防。分言之则曰大连湾旅顺口辽河山海关北塘大沽烟台威海。合言之不过辽渤二海而已。盛京之旅顺口。山东之登州。南北相望二百五十九里。中列北隍城及南隍城小金山大金山砣矶高山猴矶长山大黑山庙岛诸岛。实为辽渤二海门户。夫拒盗于庭户之闲。不如御盗于门墙之外。山海关北塘大沽。畿辅之户庭也。旅顺口登州。畿辅之门墙也。查旅顺口登州之中。计有口门八。由黄金山至北隍城岛。曰辽铁门。计二十三海里。由南隍城岛至小金岛。曰小金门。计三海里半。由大金岛。至砣矶岛。曰北砣矶门。计六海里。中砣矶岛至高山岛。曰南砣矶门。计五海里。由高山岛至猴矶岛。曰高山门。计六海里半。由猴矶岛到大黑山。曰长山门。计五海里。由大黑山到庙岛。曰好望门。计四海里。由庙岛至登州。曰庙岛门。计三海里。查八口门中。惟辽铁门为最阔。其余皆不过三四五六海里。现在洋大者。弹及三海里。以上各门。除最阔者外。如南北各建垒。轮船断难飞渡。再以兵船七八艘。横亘辽铁门之中。辽渤二海。即可高枕无忧矣。旅顺口为海门左枢。形势甚壮。惟嫌大连湾西北金州蜂腰之地。宽不过六里。敌若据有大连湾。由后包抄。旅顺口便恐失势。故守辽渤二海。不得不守旅顺口。守旅顺口。即不得不守大连湾也。之罘威海之于登州。犹大连湾之于旅顺口也。庚申之变。敌人先据威海崆峒。以为后路。方敢进兵犯我。今我守登州以为海门左枢。即兼守之罘威海以为登州犄角。夺彼所夙恃。壮我之声威。辽渤既固。畿辅自安。惟八门诸岛。西图尚未详尽。应请飭派精通测量之管驾官。携带各种仪器数表。案照裴氏六法。测绘精图。勘视诸岛是否可设台。绘图贴说。呈请酌办。海门诸岛。既经量竣。则北之大连湾旅顺口山海关北塘大沽登州烟台威海各港澳。南之崇明舟山南关南澳厦门澎湖台湾琼州诸岛屿。皆案前法。次第测量。则南北办理海防。既有精确之图志。则无险不设。无要不扼矣。

### 长江筑坞防海策

廖连城

窃维江南事势。当以海防为先务。长江水师森列。未雨绸缪。所以防海也。第寇以水师冲来。我以水师御之。交锋于烟波浩荡中。胜负未可测。兵法云。古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按江口蓼角嘴营前沙。南北相对。海面阔百四五十里。为大江第一重门户。江北周家桥与江南岸图山相对。江中有顺江洲。为两岸分界。周家桥南至顺江洲。江面止六七里。顺江洲南至新洲夹。江面止七八里。新洲夹南至图山。江面不过十四五里。为大江第二重门户。京口瓜洲。南北相对。江面不过七里有奇。为大江第三重门户。明嘉靖闲。因倭寇充斥。留意江防海防。沙洲浦渚。非不节节设立营堡。而东南卒糜烂者。营堡未得法。无以制寇而夺其气也。方今欲先为

不可胜之计。莫若于滨海门户要害之地。对岸各筑小坞。广轮五十丈。计可屯兵二千五百。将战船火船火藏入坞内。守江边之坞。以御海中之寇。计似迂阔。利有十焉。自古无必胜之兵。而为将有自全之术。营垒不固。则猝为贼乘。溃败不可收拾。小有挫动。逃窜无所依归。筑坞。则贼少击之坞外。贼多避入坞中。勇夫重闭。纵有小挫。必无大衄。立于不败之地。其利一也。坞内筑造仓库房屋。多积粮米火药。守御有资。久持不困。军需无匮乏之患。粮台无剽掠之忧。士卒安逸。不至土处而病。四围墙壁。坚固方整。隐若内城。便于巷战。其利二也。水军登岸。有弃船之虞。陆军临河。有过涉之患。故寇扰于陆。则水师束手。寇扰于江。则陆军裹足。今筑此坞。水战则战船放入江中。陆战则战船收入坞内。水军陆军。一人两用。既为岸上之虎。即为水中之龙。其利三也。兵之为用。匏系株守。多亦见少。变动周流。少亦见多。查江苏安徽两省额兵。数逾五万八千八百。不为不多。乃往年粤匪入寇。当事常以无兵为忧。投闲置散者多。驰驱力战者少也。坞小而固。但留五百人。足以固守。其二千兵无内顾之忧。得以窥伺利便。沿海巡逻。忽水忽陆。忽去忽来。如飘风急雨。游驶驰骤于苏松淮扬数百里之闲。不致坐困一隅。虚糜粮饷。是养一兵而得数兵之用。其利四也。坞小则闲谍无从混。虚实贼无从知。猝有寇警。五百兵凭营堡之固。恃械之利。所守者约。所备者寡。定可相持数日。以待回师救援。寇虽数万。留攻数日。足资守御。以应无穷。守兵虽少。而有多兵之势。其利五也。江口第一重门户。南北相对。并立四坞。第二重门户。周家桥南至顺江洲。对立两坞。顺江洲南至新洲夹。对立两坞。新洲夹南至图山。对立两坞。第三重门户。京口与瓜洲。对立两坞。星罗碁布。声势联络。呼吸相通。战船有所依据。进退自由。我之江路通。海寇之江路塞。长江形势。在我而不在寇。其利六也。各坞屯守重兵。示之以必守。晓之以必援。则附近居民。各有固志。可以坚办团之心。而褫从逆之魄。团练得手。渐有成局。兵力愈强。猛虎在山。藜藿不采。大江既断接济。乡闲无从掳掠。寇虽倾国而来。将有不攻自困之势。其利七也。

寇弱则南北并出战船以扑之。寇强则坞内以大击之。寇惰归则战船迅追之。寇越坞而入江。则诸坞之船。各出而围剿之。我步步为营。彼面面受敌。虽有悍贼。必怀戒心。视为畏途而不敢犯。其利八也。或谓寇舟迅疾。日来则可施。夜来则难中。况江口南北海面。阔百四五十里。寇舟由中流入江。两岸辽远。坞内不能及。何以御之。此实不足虑。昔安南国两次克夷。皆不守海口。因其深入内江。而后纵兵击之。夷人片帆不反。缘夷船高大。驶入内江。止能鱼贯而行。不能棋错四布。我船短小。转旋甚便。可以乘风趋利。横冲直撞。无所不宜。彼如深入。破之甚易。且其船既深入内地。一时讵能驶出海口。坞内夜

出火舟火筏焚之。其船鲜有不为我所毁者。顺治闲。郑芝龙御荷兰。募死士善泅者。夜以火舟钉夷船舵而燃之。焚其三艘。余悉逃去。道光闲。福建之役。总督邓廷桢所募水勇。佯作商舟。乘无风攻之。偪其后艄。焚其帆索。伤其舵师水手。夷船即遁。由此观之。御夷之策。固莫利于火攻。况诸坞并峙。乘夜出火舟火筏。尤夷之所不胜防者乎。其利九也。行军之道。将卒持重。则病于迁延而无奇功。深入出奇。则苦于冒险而致大败。有坞可恃。则有将卒持重之慎。而不失之缓。有深入出奇之功。而不失之危。兼此二胜。除其两败。何策如之。且兴筑十二坞。每坞所费。不至万金。现在水陆兵勇。足以分布诸坞。无烦额外招募。船亦无须添制。而声威大振。气势加倍。无事则泛舟长江。往来游徼。有事则南北齐奋。战守随机。可以坐制海寇。固我封疆。邻省纵有他警。亦可抽兵应援。不致动辄掣肘。保障一方。实操天下之胜算。其利十也。昔晋城虎牢以偪郑。吴筑濡须以拒魏。唐城受降以安边。宋徙合州以定蜀。金川之碉。塞外之堡。皆是法也。合于古。宜于今。计无有便于此者。作坞事宜。开具于后。

一筑坞须择江滨要害之地。临水则可以四面挖濠引水。使寇不得掘地道以攻我。江滨则便于攻击。以断寇舟之入甯。

一筑坞广轮五十丈。墙高二丈。厚七尺。周围二百丈。坞心二十八丈。坞边五丈之地。皆培土一丈。则水涨而不浸。击而不。

一坞四角。各筑一空心台。内空四丈。

一坞心二十五丈。筑室安居。并于四角筑空心小台。内空三丈。

一坞心二十八丈之外。坞边五丈之内。周围挖一内濠。绕曲如环。制同璧沼。深六尺。广六丈。堑成设险。壑利藏舟。于临江一面。开一水门。

一近海江滨。宜避潮汐。除加土培高地基外。再浚深内濠以受水。水门置闸以蓄之。俾水不涸而舟可通。

一坞外濠内。另立帐棚。办理外事。坞外之人。一概不许入坞。以绝窥探。

### 训练沿海水师议

顾广誉

宋元及明。澈浦乍浦。设水师统制千户等官。迨入我朝。乍浦遂屹为重地。雍正闲。特设满洲蒙古八旗水师兵。以副都统镇辖其地。而于绿营始置游击。旋更参将。近又更设副将。水师之盛。几亚于省会矣。然非训练有方。虽多而无以收其实用也。海氛久靖。兵士目不烽烟。戎务渐以废弛。而水师尤甚。曩者海上之警可鉴矣。善为治者。不恃彼之不至。而恃我之有以待之。则训练不可不急讲也。训练之要奈何。一曰端倡率。海疆重大。一切徒委之弁目。必有受其欺诳而不知者。况非亲历实在情形。一旦有事。何以临行阵而指挥自如。

夫所谓身先士卒者。非独临战身先。诸难事皆当身先。所谓同甘苦者。非独患难时同甘苦。安常时皆当同甘苦。精气所凝。万人感发。夫如是而百务可举矣。二曰肃号令。程不识之异于李广。李光弼之代郭子仪。史策可稽已。嘉庆闲。李壮烈以定海总兵统帅温州黄岩两镇。申明军令十二条。截然不乱。从来未有号令不明。而能徼幸集事者也。三曰善任使。为将而不知弁目。与无弁目同。弁目而不知兵。与无兵同。夫将非必不知兵也。由弁目以得其兵之优劣。则兵举可识矣。某人可任彼事。某人可任此事。识之于平素。而用之于临时。其得人也必百倍。今就舵工论之。云象之不明。礁脉之莫辨。其贻害何可胜言。而况于弁目之大乎。四曰重赏罚。却大敌而仅予以不及等之赏。则人莫知劝矣。临阵退而犹幸逃必杀之刑。则人莫知惩矣。曩者海疆之失守。大率由此。今宜矫其弊。凡有功者必奏闻以加懋赏。有罪者必核实而毋姑容。惩劝既昭。军威自振。五曰汰疲庸。方今营伍。精壮者自不乏人。而游手失业。恒多窜入其中。甚者吸食鸦片。烟瘾难支。以若人而用之水战。安望其击楫向前。以若人而用之汛守。何有于寸步不失。是当立加澄汰。毋听滥竽充数。不惟兵气渐扬。亦足断其根株。无至沦胥以溺而不可救。六曰求敢死。前者之变。集远近劲兵于海上。其数尝数倍于敌矣。而卒以溃败者。上无敢死之将。将无敢死之士也。昔苏子瞻之论倡勇敢也。其略谓战以勇为主。以气为决。为上者。必于无事之时。视其勇者而加厚之。凡缓急而为倡者。必其上之所异也。此可以观矣。七曰精器械。昔错引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今营中刀枪等件。多窳不可用。将何以杀贼。是当厚其值而严其罚。于制器时。具镌监与铸者姓名。有舞弊以至日后误事者。必以军法从事。杀一人以谢千万人。岂为苛哉。八曰习火攻。昭代以火鸟枪定天下。方今鸟枪人所惯使。娴熟者多。惟大虽行伍皆不善用。然火攻独力远及数里之地。又彼族最工用。非内地能及。故攻盗而善用。易以取胜。攻夷而善用。仅以救败。且善用。非真无其人也。闻闽商船人多擅此技。是宜以重赏招募。使传授其法耳。他若过山龙。曩陕兵以击夷。为夷人所惮。亦不可不知重也。

九曰齐心力。孙子有言曰。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济而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况以海洋之险。又有盗众在其前后。相与争死生于呼吸之闲。自非为将者。平时谕以同心一力。其曷以济。十曰均巡哨。明胡宗宪之言曰。防海之制。谓之海防。则必宜防之于海。犹防江者必防之于江。此定论也。隆庆四年。定制四哨。羊山一哨。浒山一哨。大羊山以南之洋属浙海盐。图经云。浙西极冲要害。羊山至浒山一潮。浒山至乍浦一潮。羊浒尤浙江门户。惟分番巡哨于其地。则风涛之趋避日熟。兵士之能否周知。土盗息而外夷可徐图矣。凡右所陈。考诸遗编。参之闻见。虽非专为水师之事。而训练水师之要。亦无过

于此。是赖居其官者。力任其责。而地方大吏以至牧令。复为左右而维持之。出之以深沈。行之以久远。满汉同其劳逸。将士共此艰难。本公忠体国之心。为恺惻忧民之举。奸宄除而商旅集。根本固而挾伐张。用以仰赞万年巩固之休。养成亿兆禔安之福。胥于是乎在。谨议。

### 与陆立夫督部论防海制书

梅曾亮

前接手示。言坚壁清野。计甚善。国初姚启圣以海贼善用。乃退海二十里守之。此良法也。今贼所长者。吾亦用。以短攻长。必败之道。历揣广东福建及浙省失事情势。皆由我兵不知部分。屯聚一方。而彼船高大。用千里眼视我兵厚处。开击人。我众既奔。彼始涌上。万无两军相接彼能开之理。若用于两军相接之时。则彼众先尽。此理之必然者也。然则制之法。莫如致敌而接战。致敌接战。莫如于贼登陆之处。去海十余里。多掘深沟。沟以内纵横各一丈。深五尺。足容十人。以沟内之土。加于沟上。向敌之方。形如半坟。沟左右稍陂陀之。令士易登上。沟以外相去纵横亦一丈。便于出入击刺。彼见我兵去海远。又沟土蔽。无所施。必将登陆。待其近沟。始与接战。彼空行二十里。锐气已衰。我兵又无火器之患。彼衰我壮。然后胜负可得而言也。又敌来之方。近沟百步。多掘小坎。深广尺余。内用枯枝或短木。支芦席。上盖浮土。以惑敌人。一贼失足。百人皆惊。我军以整攻乱。胜之必矣。阁下精敏诚笃。又亲得按临形势。变通行之。必有成效。若的然可行。或告知凡有海防之处。皆可通行。此虽若琐琐。较之筑台用。以短攻长者。相去万万矣。

### 查覆虎门排炼台疏道光十九年

林则徐

窃臣于三月初七日。在虎门舟次。承准军机大臣字寄。二月十六日。奉上谕。据邓廷桢等奏筹议虎门海口创造木排铁链添置台位一折已降旨允准虎门海口为粤海中路咽喉现当筹议海口章程自宜妥为布置以密巡防该督等所请于海面安设木排铁链以羁绊夷船并添设台添置位之处是否有益着林则徐详细查察情形据实具奏原折着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伏查粤东中路海口。以虎门为咽喉。臣此次亲至该处。督收夷人鸦片。即住在水师米艇。寄椗海中。四面形势。皆可瞭望。当经留心相度。窃见重重门户。实属险要天成。自伶仃大洋。过龙穴而北。两山斜峙。东曰沙角。西曰大角。由此以入内洋。是第一重门户也。进口七里。有一山屹立中央。名曰横档。其前有一巨石。俗名饭箩排。又其前小山一座。曰下横档。海道至此。分为二支。其右一支多有暗沙。左一支以武山为岸。武山亦谓之南山。山前水深。洋船出入皆由于此。此第二重门户也。由横档再进五里。则为大虎山。其西为小虎山。再西则狮子洋。即由黄埔以

进省之路。是大小虎山。乃第三重门户也。此外如蕉门芦湾山三门口新涌口等处。港汊旁出。岛屿周回。尚非夷船出入要津。姑不具论。以台言之。先有横档南山两处。均系康熙五十六年所建。形势稍狭。嘉庆五年。于沙角添建台一座。二十年。复就横档台加筑站台一座。又于南山台之西北添建镇远台一座。各安四十位。二十三年。又于大虎山建台一座。安三十二位。道光十年。大角山又添台一座。安十六位。迨十四年冬闲。提臣关天培到粤。适在驱逐夷人口律唠啤出口之后。与前督臣卢坤商议。以大角沙角两台。中隔海面一千数百丈之远。两边火。均恐不能得力。只宜作为望台。遇有应行防堵之时。放报信。其南山镇远与横档三处台形如品字。中隔水面三百余丈。火可期得力。惟南山台地势过高。子易于冒过船顶。其余原建墙垛。亦俱单薄。于道光十五年。会折奏准。将南山台前面。环筑站台。名为威远。又将镇远横档大虎各台。加筑坚厚。添铸七八千斤大。分别安配。并于横档背面山麓。及对岸芦湾山脚。续添永安巩固台二座。安四十位二十位不等。此十五年以前陆续添建台之原委也。维时提臣关天培即欲于横档山前海面较狭之处。创造粗大铁链。安根两岸。铁链之下。承以木排。木排两端。系以锚缆。有事则横绝中流。无事则分披海岸。如门开阖。防堵益严。以经费未充。前督臣卢坤任内。未及办理。邓廷桢到后。正与关天培商议筹办。旋于十八年夏闲。有咕喇国夷目吗口他口伦巡船三只。窥探虎门。见海口布置森严。畏惧窜去。复经邓廷桢与关天培钦遵谕旨。倍谨修防。以铁链木排。实为阻挡夷船要具。察看威远镇远横档各台之闲。海面较狭。安设排炼两道。足资堵截。

惟威远镇远两台。虽同在武山脚下。而相距尚有里余。排炼既截中流。台尤宜联络。故又于威远镇远中闲。添建大台一座。安放大六十位。以护排炼而壮声威。此邓廷桢等现在奏办之情形也。兹钦奉 谕旨。令臣详细查察。当又移舟至武山横档一带浏览登眺。此处本系第二重门户。最见紧严。其海面自西北量至东南。横宽二百七十余丈至三百三十余丈不等。所有排炼两道。西北皆安根于武山脚下。其东南则第一道安根于饭箩排之巨石。第二道安根于横档山脚。俱各凿深石槽。以八千斤废。横安槽底。外加铁四道。上扣铁链四条。由四而并为二。由二而并为一。中闲组合两头。贯以大铁链八条。用大铁锁接扣两边。以便开阖。其木排。则以大木截齐。各长四丈五尺。合四根为一小排。穿以横木二道。又以四小排联成一大排。量宽一丈六尺余寸。面底又各夹以横木六道。箝用大小铁箍三十口。第一道安大排三十六排。大炼三百九丈零。第二道安大排四十四排。大炼三百七十二丈。两道排炼相去约九十丈。共配铁锚缆二百四十副。并设划船四只。水兵一百二十名。管以把总二员。无事则中闲常开。以通出入。如须防堵。则关闭甚速。察看木排箝坚固。铁链煅淬精融。开



闔亦俱得法。其新建台。俯临两道排炼。正成扼吭之势。平宽六十三丈。高一丈四尺五寸。台墙钉桩砌石。垛墙洞则用三合土筑成。安六十位。后围石墙九十丈。高出山巔。除兵房望楼官厅军装火药两库尚未竣工外。其余均属完整。演试铜铁大。子均能远及对岸山根。设有不应进口之夷船。妄图闯入。虽遇顺风潮涌。驾驶如飞。一到排炼之前。势难绕越。即谓夷船坚厚。竟能将铁链冲开。而越过一层。尚有一层阻挡。就令多能闯断。亦已羁绊多时。各台火连轰。岂有不成灰烬之理。似此重重布置。均极森严。闻黄埔及十三行出入夷人。行舟过此。皆凛然生严惮心。于海防实属有益。惟排炼日被咸水泡浸。加以潮汐荡摇。即木大铁坚。亦自不能无损。若有寸铁脱扣。一木离簷。立刻即须修复。总使联成整片。百密不任一。设或迁就怠延。则寸节偶乖。即全局为之松劲。查提臣关天培于排炼一事。久已殚精竭虑。寝食以之。而台工程。亦时时躬亲督造。现在文武员弁皆极认真。此后岁修事宜。均须由关天培立定章程。使将备弁兵皆谙成法。加以时常操演精熟。则海防常臻巩固。边衅永可潜消。堪以仰慰 圣主念瀛壖之至意。

驳水师改陆营疏道光二十一年

两江总督裕谦

窃臣仰蒙 廷寄。知参赞大臣杨芳片奏。内有请改水师为陆路之议。臣前在署两江总督任内。及现在浙江军营。亦皆将巡洋官兵。酌量撤回防守口岸。盖因夷人船坚大。驰逐于汪洋大海之中。是其所长。我兵承平日久。水务废弛。船只又不甚坚大合用。不值与之海洋接仗。然止可为一时权宜之计。一俟夷务平定。必应练水师。讲求船械。以为久安长治之图。若竟将水师改为陆路。则海中岛屿。巡哨无人。几同弃置。非徒示弱外夷。任其占据。更虑沿海盗匪结聚成帮。肆无忌惮。为患甚于外夷。盖彼族专恃船。既不长于陆战。内地路径。又不熟悉。断不敢深入。亦不能深入。循海拒守。断其贸易。杜其接济。尚可制其死命。若洋盗则胆气壮于夷。步履捷于夷。膂力技艺胜于夷。道路情形熟于夷。始则出海劫掠客商。继将登陆滋扰郡县。且外夷异言异服。一望而知。洋盗则皆内地民人。无从辨识。随处可以登岸。随地可以溷。虽有陆路重兵。驻守要隘。终不能环海而守之。亦不能执途人而一一盘诘之。水师一废。窃恐外夷甫平。洋盗复起。外夷尚不过疥癬之疾。洋盗几可为心腹之患。此等权变。在杨芳亦以为万不得已。臣则以为断不可行。

议覆沿海港口不宜封闭疏

裕谦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奉 上谕。据海龄奏请将沿海通商各马头港口严密查察暂为一律封闭不准一船一人出入俾内地米粮

等物不致偷漏出洋暗中接济并搜捕汉奸藉得探知夷情虚实等语所奏自系未知收回定海一节着该大臣等体察目前情形是否可行悉心妥议具奏海龄折着钞给阅看等因钦此。臣伏查滨海之区。地多斥卤。民无恒产。而性习于海。有力者贸易于南北两洋。货物因之流通。小民藉资生计。无力者以船为家。以渔为业。出没于惊涛骇浪之中。冀有所获。以易升合。即就江浙两省而论。此等仰食于海者。已不下十数万人。其因贸易以沾润泽者。竟难数计。闽广二省。斥卤更甚。贸易更广。人数之多。可以类推。一经封港。有力者虽可支持。市廛业已萧索。无力者顿失所天。必将流而为盗。且闻上年定海失陷以后。渔户人等。因碍其采捕之路。无不同仇共愤。现署定海县事之石浦同知舒恭受在鄞县任内。一呼而集者数百艘。欲图恢复。因军令不准。遂皆解散。然亦并无接济之事。至九月以后。该逆始驾杉板小船。在浙东沿海一带。采买牲畜。购觅淡水。小民虽贪其利。仍不敢与之交易。嗣见官尚送给牛羊食物。遂亦公然交接。毫无顾忌。官不之禁。民不知非。迨抚臣刘韵珂到任。严行申禁。始稍敛。是接济敌人者。系沿海愚民。且系导之使然。并非商渔船只。盖商船之身家殷实。一船货物。可值数千金。多者数万金。地方官发给印照。其来有自。其去有所。沿海之官兵差役。无不耳而目之。设有接济。断难掩瞒。藉端勒索。势所必至。所得不偿所失。是以多知自好。渔船虽无身家。而朝出晚归。例有一定。口岸出入。皆有稽查之人。船身窄小。有无夹带。更不难一望而知。况上年在乍浦洋面。帮同官兵击退敌船者商船也。江浙两省。雇备渡载征兵者。商船也。查探夷情救护定海难民者。渔船也。预备火攻。追逐夷船者。渔船也。现在之往来定海。济渡官兵粮饷者。亦皆渔船。是商渔船只皆为我所必用。断无用其船而不准其谋生之理。即有不法商渔。勾通接济。必停泊于人不到之偏僻海汉。断不敢出入于众目昭彰之通商正口。是封港之议。徒有碍于安分商渔。而于杜绝接济之法。仍未得其要领。再查渔户冒险采捕。终岁勤动。仅能糊口。竟有终其身未见洋银一圆者。其接济贼匪。亦不过贪获厚利。而其所得究属有限。若能许以重赏。激劝而用之。断不舍无穷之富贵。而冒死接济。以求有限之钱财。即如臣于到浙后。悬立赏格。劝谕诸色人等。同心杀贼。如有偷漏接济者。即以通贼论斩。并将上年擒解伪官晏士喇喇打厘之民人包祖才等正身查出。从优奖赏。月余以来。民情孚洽。踊跃奋兴。竟有纠集多人。或以购买烟土为由。或以捕鱼为名。潜伏于山陬海澨。以待贼匪之来。设法擒击以邀重赏者。官兵亦因之而愧奋。咸思敌忾。当此用人用船之际。所有副都统奏请封港之处。应毋庸议。

至汉奸一项。籍隶江浙二省者甚少。即闽粤汉奸。本皆 朝廷赤子。或为利诱。或为势迫。陷入逆党。情亦可悯。果能杀贼归来。固当与平民一律奖赏。即

畏罪潜回。自行投首。祇须察其意出真诚。有人具保。亦应量从宽宥。解散贼党。莫善于此。惟甘心从逆者。必得设法购拏到案。梟示海滨。并籍没其财产。缘坐其家属。以正人心而彰 国法。若漫言搜捕。非特阻其自新之路。抑且坚其从逆之心。不啻为渊驱鱼。更恐启挟嫌讦告株累良民之渐。似亦非宜。臣愚昧之见。接济必应禁。港口断不可封。汉奸必应拏。办理尤须得法。札商抚臣刘韵珂意见相同。谨恭折覆奏。伏乞 皇上圣鉴。

遵筹布置东海各岛疏道光二十一年

托浑布

窃臣伏查东省洋面岛屿。有井泉柴薪田园庐舍者。二十二岛。臣恐夷船北驶占岛。掠取薪水。曾于今春委员查明各岛户口。分别议迁议守。如蓬莱县之大竹山大黑山。黄县之桑岛岬。宁海洲之养马。荣成县之鸡鸣。海阳县之马官。掖县之三山。胶州之黄鸟竹岔灵山。即墨县之阴岛栲栳等十三岛。其中居民。多者四五百户。少者二三百户及百余户不等。因其地非冲要。议令塞断上岸道路。团练岛民以自守。又如蓬莱县之大小钦岛小黑山北隍城。宁海州之崆峒。文登县之刘公。荣成县之馍邪楮岛倭岛。海阳县之黄岛棉花小青。诸城县之斋堂等十三岛。其中居民。多者数十户。少者十余户及零星六七户不等。因其地甚浅窄。重洋远隔。兵力难施。议以临时迁徙。又如福山县之之罘岛。居民五百余户。荣成县之俚岛。居民六十余户。石岛居民八十余户。蓬莱县之长山岛。居民一千二百余户。庙岛鼉矶岛。居民各百十余户。因之罘俚石二岛。均为南北海船收泊之所。且地通陆路。易于扼守。长山岛地近登州府城。故议分兵守。庙岛鼉矶岛。孤悬大洋。策应不及。议以埋伏枪。暗行设守。各岛形势。已于本年闰三月闲。分晰奏闻在案。兹复蒙 圣明虑及夷船北驶。占据海岛。处处添兵设。不敷调拨。仰见 庙谟深远。无微不至。臣钦遵会督登州镇道悉心参酌。欲使彼族无所垂涎。而又省我兵力。不致有顾此失彼之虞。诚莫善于谕各岛居民。悉数内徙。并将各岛井泉掘断。使彼族无薪水可掠。是我不烦一兵。已足制贼性命。查孤悬大洋之隍城等岛。木筏水勇。未必遽能得力。而近内洋各岛。现在雇募水勇。即系各该岛渔人。熟谙路径。来春拟再添雇五六百名。使之各驾渔筏小舟。暗藏火具。隐伏岛后。倘外夷妄图占岛。必来窥伺内洋之长山等岛。以为驻足之地。于其泊船寄碇之时。令岛后水勇。乘夜突出。或用火罐火箭击烧其船尾。或用刀锯铁斧由水底凿沈其三板小船。或焚毁其三板绳缆摇橹。既在内洋。相机而进。即属以我所长。攻贼所短。况长山岛距城仅三十里。大足以轰及。我以水勇挠其后。大轰其前。贼即凶狡。亦断不能肆行无忌。惟各岛人数过多。且皆沿海捕鱼为业。贼未入境。遽令迁徙。必致尽废生计。臣体察情形。除地非冲要。贼匪不能遽至之大竹山等十三岛。仍照

原议。临时塞断各岛上岸路径。令民团练自守。及地通陆路易于扼守。又为海船收泊口岸。不能弃置弗顾之之罟岛及俚石二岛。仍行分兵防守外。其原议迁徙之大小钦岛等十三岛。及重洋远隔之庙岛鼉矶二岛。并近城之长山岛。拟俟明春开冻后。先行令该府县多雇商渔各船分岛停泊。贼匪不至。听民照常安居。一有警报。即令挈资分船内渡。仍分派委员。酌核人数多寡。散拨于附近各州县城乡镇。妥为安插。老幼妇女。酌给口粮。年力强壮者。即令投充水勇乡勇。协同兵力分守口岸。如此。则事前无惊扰之虞。临时无流离之患。集我兵力。专城垣。似较前议用力易。而战守皆出万全。除议徙各岛。应如何酌筹经费。安置岛民。一切未尽事宜。俟临时督饬该道府等妥为办理。另行分晰奏闻外。所有遵 旨体察情形。豫为筹划缘由。理合恭折覆奏。伏乞 皇上圣鉴。

大沽后路建筑新城疏同治十三年

李鸿章

窃臣于同治九年十一月。议设津海关道事宜折内。声明津郡城外。地势散漫。无险可守。拟就运河北岸。圈筑新城。为经久防患之计。是年十二月内。遵 旨妥议筹办天津设备事宜折内。复以圈筑新城。为海防第一急务。惟南北运河之交。市廛栉比。收买民地。购料兴工。需费甚巨。无款可筹。拟就各省解存津局练饷制钱项下。撙节动用。又于同治十年十月。添设大沽协海口六营酌定营制章程折内。查明大沽海口后路三十里之新城地方。形势扼要。拟就该处建造衙署。圈筑土城。与大沽台前后接应。俟筹有款项。即行估建。先后奏蒙 圣鉴。饬部议准在案。嗣经臣亲往察勘。新城滨临海河。为洋船入口所必经。实属海防门户最要关键。建置不容稍缓。估计土方工料夫价。需用浩繁。即力求节省。亦非巨款不办。因与统领盛仁等军遇缺放提督直隶天津镇总兵周盛传商令该军弁勇。合力工作。以省雇募民夫之费。而购料集匠。经费尚无所出。周盛传以事关重要。亟与各营将领商劝。愿将所部二十余营积年欠饷。尽数报。饬由后路粮台陆续筹提解用。以成大役复以內地城垣台。皆用石砌成。质坚而。炸轰击。易于摧裂。新城既专为海防而设。必以力求坚厚。堵御火为要。拟参用泰西新法。并以石灰沙土三项。加糯米糝和为三合土。锤炼夯砢。打成一片。俾可坚固耐久。又因需用石灰太多。远道购运费力。询之渔户居民。佥称海滨蛤蜊可以烧灰。功用与石灰相埒。用费较省。因即雇集渔艇。在沿海各处载运。自砌灰数十座。广烧应用。此皆臣于几经审度之后。妥为图维。复于无可节省之中。力除浮费。区画既定。乃将该军队伍拔赴新城。圈定城基。派分工段。先将地盘基址。填筑高厚。然后分别兴修。兴立程课。计自同治十一年三月起。至十三年十月。每于春融开工。冬冻停作。统计筑成内外城垣

两道。内城一道。周围九百八十四丈。外护城一道。周围一千一百二十八丈。内城四门。不用门楼。券之顶。即做台式样。城上不用垛。用灰土筑厚二丈二尺为堵墙。均作斜坡势。每隔十丈。筑小台一座。四围共计小台七十一座。城内择要处分建大台三座。平地矗立。其外城河。挑通海河。周围一千八百七十一丈五尺。河面宽十二丈。岸宽五丈五尺。深一丈七尺。舟楫可行。其里城濠。周围八百四十丈。面宽四丈。深一丈。其三大台。并环以外濠。与城濠相通。城外通海河水闸两道。节宣潮汐。共享银五十二万七千七百两。经臣亲往勘验。复饬将城内大台顶上。仿西洋隔堆之法。每台添做券洞四处。纵横交贯。可多藏药弹兵。两面金刚墙。皆宽七尺。中闲走道。宽八尺高七尺。券上覆三合土八尺四寸。形势椭圆。以御弹。又虑三合土压力大重。令将台脚各加厚九尺。内灰外。层层筑做。高一丈八尺。均于本年十月内一律竣工。续用银二万六千五百四十两零。统共享银五十五万四千二百四十两有奇。均归该军欠饷内核算。饬委候补道周馥知府史克宽等。前往逐细验收。查明毫无草率浮冒等情。具覆前来。

伏查津郡屏蔽京师。为北洋重地。目前筹布海防。仅恃大沽北塘海口台。气势尚形单薄。必须于后路筑城设险。屯驻重兵。互相援应。缓急方可有恃。臣受任以来。夙夜兢兢。不敢不殚竭心力。绸缪未雨。自勘定新城基址后。即妥商办法。督饬该军并力兴筑。臣逐年迭次赴工。与周盛传暨各将领商度咨询。务求格外坚实。其有关于御侮之方者。不惮变通成法。以尽一得之愚。尤不惜倍增工力。以收万全之效。今幸将士用命。全工告成。其土方之巨。灰料之多。实他处工程所仅见。从此海口孤台。可得犄角之势。于防务大有益。臣之初议。原拟就津郡北岸圈筑一城。嗣因该处民居稠密。迁徙不易。且距沽口稍远。难资控扼。再四筹度。惟新城切近大沽后路。又系旧建城基。亟应乘时设法兴筑。所需经费。前议酌提津局练饷制钱。已奉户部覆准。适直境连年水灾。筹办赈抚。业将前项制钱。奏明发给浙江典商及轮船招商局芦盐公局分领生息。已无存储。而工需万紧。又值帑项支绌之际。未敢率请饬拨。赖周盛传暨该军将士深明大义。愿将积年欠饷。尽数报。臣迭催各省将额拨准军协款。源源济用。三年以来。竭经营。幸而蒇事。又非初念所及。刻下城工告竣。所有添兵设守建置衙署营汛购备洋守具一应事宜。容臣督饬次第察酌。奏明办理。

覆陈山海关防务疏光绪六年

曾国荃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密寄。奉 上谕。詹事府左庶子张之洞奏敌船若入辽海必趋营口今日海防宜备者奉天府北山海关关外形势营口为前敌锦州为重镇统帅宜驻于此方可左右策应宋庆郭宝昌刘连捷刘维楨四军分相敌而情不相洽且湘楚皖

豫饷章厚薄不同尤须主帅较近方能镇抚调护等语所奏是否着曾国荃与李鸿章会商妥筹具奏等因钦此。仰见 朝廷采及刍蕘。必询其合宜而后定。在微臣察看形势。必求其有益而后敢行。窃维用兵之道。不外乎知己知彼。尤宜先顾根本。方敢次谋枝叶。今敌人声言以兵船入华要挟者。无非要挟根本重地。咸丰庚申年往事。其明证也。敌兵以船为家。一日千里。瞬息千变。方寇之未至也。各路防军反若虚设。及其来也。路路皆嫌兵单。良以彼族船坚利。有口之处。固易登岸。无口之区。泊船亦能上岸。不特无兵之地。容易登陆。即系重兵驻防之域。亦不难以大轰击。追奔逐北。从容上岸。除英法美德在中国旧有通商马头各岸。俄国不忍以兵扰其与国口岸房屋外。至若旁路沿海各边。则皆无所顾忌也。今我用兵防守。备多则力已分。兵弱则守难固。多设一方之备。即多予一路之隙。一路失机。路路皆警。一路动荡。则根本之地。不无戒严。此不可不先事筹虑者也。营口距锦州约三百里。距奉天约四百里。上下左右。头头是道。路路可通。纵驻一军于营口。未必果能制敌之不窥伺旁近各岸。究不若山海关之犹足以屏蔽京师也。请以山海关而论。实为东三省入京咽喉之路。东北锁钥。推此关为要隘。其南则滨大海。关内沿海百里之地。有老龙头石沙口小河口秦王岛汤河口金山嘴六处。可以泊船登岸。其路直达近畿。即以重兵三四万人屯驻此关。亦不见其多。今乃言舍要隘而远谋七百里以外之营口。窃未见其合宜也。现在 庙谟布置。以淮练各军驻天津。防守大沽北塘各口。以霆军驻昌黎乐亭。防守大清河洋河各口。以山海关防军兼顾金山嘴秦王岛老龙头各处。甚合机宜。所谓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先立于不败之地也。今若调遣出关。无论未练之军。必易于涣散。且失天津昌黎二军犄角之势。万一敌船从此乘虚而入。窃恐营口之军。粮饷子药。皆无来路。或将不战而自溃矣。此料敌

-41-2-

之说。不可不据实牖陈。以备 圣明采择者也。臣抚晋疆。抱病业已两载。足不能行。手不能提。此次率南人而戍北边。士卒兵弁。僉称水土不合。难耐严寒。经臣多方鼓舞。谓山海关足以拱京畿。凡属普天率土之民。各宜力以顾根本。及至关门。与刘维楨郭宝昌周世臣杨玉书各员。及其部下哨弁兵勇相见。则皆环跪于道。具陈奉调边防。责任綦重。不得不努力从公。惟米珠薪桂。口粮太轻。衣则无食。食则无衣。且值朔风凛冽。潮汐怒号。南人气体。不堪久戍。皆愿事定之后。即早撤回各省。仍归旧伍。经臣宣扬 圣德。令其坚墙高垒。盖造兵房。多备薪炭。以御严冬。

许以咨请湖北督臣抚臣安徽抚臣。筹拨忠义卓胜四营武毅二营凡驻山海关者。每月皆给满饷。并准添补统领各官办公经费。由该各省筹防总局津贴转运子药

米粮柴草舟楫车马之费。而后士卒帖服。人心始归画一。若遽舍近畿藩篱于不顾。而责令远戍营口。是失其效忠之心。势必谓臣无信。何敢望其用命。宋庆一军。先已远驻营口。前派杨鸿礼前来臣营。苦求调回关内。据称该九营河南饷章甚轻。兵勇衣食不足。亦难久于远戍。臣许以咨请河南抚臣涂宗瀛。照依楚军旧制。筹给满饷。添补统领经费。及津贴车马舟楫之费。杨鸿礼始回营口。此新授盛京副都统富升道经山海关所目之情状也。富升垂怜臣病。三次诣臣前。执手谈论。亦极言东三省防务。宜招吉林土著之勇一大军。训以纪效新书法度。不宜调集南人。致滋哗变。至于将帅。则宜用八旗汉军世受 国恩之知兵大员。方可调遣各旗官将兵弁。运掉如意。尤易浹洽。此诚知兵之言。尤为今日紧要应办之事。若使假以事权。宽以岁月。多给富升饷项。练成劲旅。东三省防务。必能办有起色。窃惟臣以病躯。勇皆南人。自度不能出关。又恐贻误关内。察看形势。揆度军情。近于知己知彼之说。此亦不能不据实沥陈于

圣主之前者也。治军祇能实事求是。岂可以空言镇抚。在事诸将。各有公忠义愤。亦无须曲为调护。 朝廷总握全局。当以培养 国脉为先。必不轻言战事。言路各抒忠直。应以拱根本为主。不应偏重口岸。将领专领一隅。自当以相度缓急为衡。不敢狃于成说。臣老且病。耳聋目瞶。气虚血寒。每遇大风突起。身战栗。手足不能主持。再四筹思。与其贻误于后。致干罪戾。曷若预陈于前。犹可仰蒙 圣主矜恤。至于原奏所云晋楚皖豫饷章厚薄不同。诚为确论。应请 旨密饬湖广督臣李瀚章湖北抚臣彭祖贤安徽抚臣裕禄河南抚臣涂宗瀛。将宋庆刘维楨郭宝昌杨玉书各营。从到防之日起。酌量加增。按月发给满饷。并添补办公经费。津贴舟车转运之费。以示体恤而固军心。一俟明年撤回各省之后。仍照该各省饷章支放。在该各省每月所费无多。而维系防军人心。则甚大矣。李瀚章彭祖贤裕禄涂宗瀛素顾大局。必肯竭力如数筹给。毋令缺乏。宋庆郭宝昌刘维楨杨玉书等老于戎行。深明大义。此次戮力同心。整军经武。用之独当一路。均足以胜任愉快。臣与李鸿章往返函商。所见相同。理合据实会陈。仰慰 宸廑。

拟专设海防全政大臣以一事权疏

左宗棠

窃臣于光绪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五月初九日。奉 上谕。现在和局虽定海防不可稍弛亟宜切实筹办善后为久远可恃之计等因钦此。仰见 皇太后 皇上谋深虑远。軫念海疆至意。钦服莫名。臣暮年多病。思虑不周。然苟有所见。敢不遵 旨覆陈。上备 圣明采择。伏查泰西各国。经营船。阅数十百年之久。遂得称雄海上。惟所欲为。若以中国二十年前之武备。相提并论。直不可以一战。近十余年来。中国船政局制造局水师学堂

。次第举设。虽造诣未精。而规模亦已粗具。故上年法衅一开。亦即能与之接仗。镇海一口。有巨轰击。彼即败退。其明征也。就目前言之。中国水师。诚不及外夷之整练。然华人耳目心思。西人亦服其颖悟。但使在上者实力讲求。师彼之长。行且制彼之命。岂仅足自固哉。恭译  谕旨。我之筹划备御亦尝开设船厂创立水师而造船不坚制造不备选将不精筹费不广等因。臣维造船以铁甲为先。制器以钢为要。臣前此拓增船大厂之请。已将应办情形切实言之。惟船购买。终不如自造。福建船坞。固难造大号铁甲。则拓增船厂之请。刻不容缓。闻前署湖广督臣卞宝第有请于江西鄱阳湖口设立机器局之议。长江自武汉以下。两岸港口。地险水深。无逾此处。应请  飭下江楚督抚臣派员测量。斟酌议覆。其后臆大。一俟局厂设定。赶紧铸造。或飭江南广东各机器局先行试造。以免旷误。均应及早谋之。第念海防无他。得人而已。中国水师不力。或归咎于不振作。其实内外臣工。岂乏忠谅。所以处处牵掣。必有其由。臣曾督海疆。重参枢密。窃见内外政事。每因事权不一。办理辄形棘手。盖内臣之权。重在承  旨会议。事无大小。多藉疆臣所请以为设施。外臣之权。各有疆界。虽南北洋大臣。于隔省之事。究难越俎。诚如  圣谕。仅就一隅创建。未若全局通筹。今欲免奉行不力之弊。莫外乎慎选贤能总提大纲。名曰海防全政大臣。或名曰海部大臣。凡一切有关海防之政。悉由该大臣统筹全局。奏明办理。畀以选将练兵筹饷制船造之全权。特建衙署。驻扎长江。南拱闽粤。北畿辅。该大臣或驻署办事。或周历巡阅。因时制宜。不为遥制。另择副臣。居则赞襄庶务。出则留守督工。权有专属。责无旁贷。庶成效可立矣。惟此大臣任大责重。必品望素着。深通西学。为中外倾服者。始可当之。至一切措施。不能概行预拟。转以成见误事。臣受  恩深重。未报涓埃。懍惩前毖后之模。抒蠡测管窥之见。谨将可以预定数大端。拟议七条。恭呈  御览。候  旨飭议施行。

一师船宜备造也。外洋水军。于铁甲之坚利。而以快船船鱼雷等船。相辅而行。又有粮船为转运。小轮船板为利济。犹之中华陆军。马队步队。鸟鎗藤牌。相辅则成军。相需乃取益也。既拟大治水师。不为求备。更应求精。旧制半兵半商之船。勉为粮船而已。新制快船。略可备战。而亦不能独战。总计中国海滨万有余里。至少须练海军十大军。每军铁甲数艘之外。尤必各船皆备。临战之时。庶足应敌。

一营制宜参酌也。旧设水师。与新练海军情形不同。除长江内河水师外。沿海水师。一律应行更改。且南北洋轮船亦不成军。此后既治海军。应归海防大臣统辖。每军设统领一员。秩比提督。帮统一员。秩比总兵。管带以下。秩比副参游有差。凡一切升迁调补。皆由海防衙门奏办。各疆臣祇节制守口陆师。非



军务万紧。不得调遣海军兵船。其一切差遣。应别备轮船。亦不得以兵轮滥应。

一巡守操练宜定例也。海军十大军。若徒备镇守。不时常巡历操练。徒多无益。拟十军内。以八军分布天津之大沽。宁古塔之珲春。山东之烟台。江南之崇明。浙江之镇海。福建之闽口及台澎。广东之虎门琼州。各驻一军。附近之汕头厦门镇江北坛等处。皆由派驻该省兵轮。分派停泊。朝夕操演。又此八军分驻各口。彼此互相替换。每四个月轮替一次。合操一次。周回不息。其余二军。一巡历东洋。一巡历西洋。亦如各国驻华兵轮。为保护商人之计。兼藉以练习风涛沙。并访水土民情。与夫各国形势博物制造等事。或遇两国战事。即前往观战。每年期满。仍归守口。将守口者挑换两军出洋。凡此镇守巡历各船。一年之内。必将本年所访所练各事。报明海防衙门查考。并将通船将弁优劣具考呈核。请 旨赏罚。着为定例。

一各局宜合并也。臣前折请开徐州穆源各矿。为铁甲钢材料。兹奉 旨飭议。设厂处所。若论常格。自应由两江闽浙筹款试办。或委公正绅富集股倡办。并招通晓化学之人。讲求炼法。俾速出钢铁应用。其实矿政船。相为表里。果设海防全政大臣。所有船矿厂军火。皆应一手经理。始见灵通。拟请俟 派得人。即将福建船政差使撤销。由该大臣选员奏派。各省制造局。亦概由该大臣统筹办理。以归画一。

一经费宜通筹也。查设立海军。需款甚巨。按年摊用。每岁约三四百万。目今库帑支绌。非合天下之全力。万难举办。窃为挹彼注兹之法。筹饷莫大于裁兵。约计裁经制额兵十分之六。可得数百万。裁招募勇丁十分之一。可得数十万。加洋税。减沿海水师及艇船。又可得数十百万。应由户兵二部。查核现在每年出入全数。及裁减之后。统可筹出若干。以定海军衙门常经费。作为部款正项。不准外省短解。又总核各省历年解济各局。以及购买洋料洋货销册。统计出洋银数各省若干。按年匀摊。每年即限拨若干。交海防大臣核实支用造报。

一铁路宜仿造也。外洋以经商为本。与中国情形原有不同。然因商造路。因路治兵。转运灵通。无往不利。其未建以前。阻挠固甚。一经告成。民因而富。国因而强。入物因而倍盛。有利无害。固有明征。天下俗论纷纷。究不必与之辩白。所谓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也。如电报轮船。中国所素无者。一旦有之。则为断不可少之物。倘铁路造成。其利尤溥。臣查清江浦至通州。宜先设立铁路。以通南北之枢。一便于转漕。而商务必有起色。一便于征调。而额兵即可多裁。其费仅数百万。由官款合商股试办。即可举行。且与地方民生。并无妨碍。迨至办有成效。再行添设分支。至推广于西北一路。尤为日后必然之势。请

俟海防大臣派定之后。飭令议办。其筹款之法。及举办章程。另由该大臣自行奏明。

一士气宜培养也。 国家选士。首重经术。盖经为体。术为用也。上年潘衍桐请开艺学一科。臣遵 旨会议。曾具说帖。诚以道艺出于同源。不可析而为二。即艺术亦可得人材也。今躬历海疆。周谘博访。不惟水师官兵。应如李鸿章所奏大开学堂。一切格致制造輿地法律。均为以术连经之事。尤应先倡官学。酌议进取之方。广译洋书。劝导士民。自相师法。则人材辈出。不穷于用。其办理章程。统俟海防大臣妥议。

以上七条。第就现时情形。略陈大概。恭候 圣裁。

### 复总署论挖吴淞涨沙书

李宗羲

寻绎钧函。以吴淞涨沙之案。洋人晓渎不已。几有万难罢休之势。而芻虑所及。仍以该处究竟应否挑挖。经费如何筹划。并是否地居险要。有无安设位等事。分别下询。此数言中。固已明示以轻重权衡之要。而行止之机宜。已不待踌躇而可决矣。宗羲于该处水道地势。商船进出情形。未曾亲身阅历。而考证图志。询众论。参酌本案事理。乃知此段涨沙。实难开挖。而其所以不可行者。约有数端。请为缕晰陈之。卷查同治四五年闲。洋人请挖吴淞海口。当经上海海道查复。略云。该处尚无须挑浚。若为不甚经意。以姑置之。此亦办理之一法。迨上年绘送沙图。并由沈道指称沙随潮涨。人力难施。亦不过搪塞一时。今覬觎未绝。外则十四国领事合词挟制。内则英俄各使相继要求。而来函复询及是否地居险要一层。尤为虑远思深。独见其大。现查此段淤沙。坐落黄浦江。与大海相接。口门之内。西岸为宝山。东岸为川沙。实为由海入苏松等处要道。自北而南。入此口门。不数里许。其西即有内河。来通此江。名吴淞口。亦名胡巷口。今人俱以黄浦口为吴淞口。其实吴淞口即在黄浦口内。该淤沙自口门东偏。隐伏水底。南至江心。沙始露出水面。凡华洋大船。初入口必沿西岸而行。见此沙露出水面。西岸水底。又有淤沙。各船必改依东岸行驶。至此沙尽处。方能畅行。口门向有台。对设东西两岸。滨临海口。江心沙虽在台之南数里。其实台相对之处。水底已伏此沙。各船行驶之处。与西岸台尤相近也。黄浦口内浅处。每逢冬令潮涨之时。深二丈四五尺不等。潮涸之时。尚深一丈五六尺不等。重载洋轮。吃水二丈余者。到此偶有停泊候潮之事。并非各船皆然。亦非通年皆然。洋人现欲挖长一千七百码。宽一百码。外国四码。合中度一丈而弱。则是长四百二十余丈。宽将二十五丈。其意祇欲为重载洋船开一船道。并不全挖。殆谓此事尚无所损耳。孰知其所损已多乎。此沙在口内绵亘数里。多伏水底。自成险阻。外国大轮船。有时畏浅。不敢闯然而入。彼之所忌

。正我之所利也。黄浦口外。水底积沙。咸以为拦门之限。口内复有此沙。明明宽平江面。而大船到此。祇有屈曲一线可行之路。亦可谓天险矣。岂可曲徇一时之请。有短垣而自毁之哉。夫居今日而言设险。诚不足为外人道。然自通商以来。外国初未尝阻我之修武备。设防汛也。各局厂制造军火轮船。皆问津于西国。盖与和约本两不相妨。若仿天津办法。则上海内外台。正不妨随时修葺。复我旧规。此案尽可以该处淤沙。形势所关。未便轻动。正色与言。推诚相告。使彼心折而语塞。似属正办。若隐忍不露。彼转烦聒不休。即略事兴挑。彼必再求深浚。而我已自失其险矣。是不可行者一也。

查英约第二十条。载明英国船只。有在中国沿海地方搁浅。地方官查知。即设法妥为料理等语。并无将搁浅处之淤沙。设法挑浚之说。足见中外祇能各就港口之浅深。酌行船载之轻重。在洋商不应尽贪重运。以尝试天生之挺沙。在中国岂能特辟新途。以招徕无限制之洋载。非但条约章程。无此办法。即万国公法。亦无似此破格之故事。若置约不问。惟外国重载商船是利。遽强中国以骤兴大役。此端一启。则效尤者。皆将于约外求开方便之门。即如长江之九江以上。亦多浅阻。冬闲重载轮船。颇难行驶。必须用小轮船。剥至汉口。他如大沽海口之拦港沙。台湾鹿耳门之七鯤身。轮船到彼。皆难畅行。若准挖此沙。万一彼复援例。请挖长江大沽及鹿耳门。又将何以应之。是不可行者二也。沈道议令此项经费。华船大者一体捐助。其意盖谓该处挑浚。总于行船有益。华洋均无二致。此说亦未尽然。黄浦为东南第一繁盛之口。内地帆樯林立。究之大船少而小船多。畏奔洪不畏搁浅。往往停泊浅处。榜人高卧船头。徐待潮至。鸣榔自在而行。今若于海口骤添中洪之险。则避之惟恐不及。当进出口岸之时。转增一番戒心。且中洪既宽。洋船破浪进出。较前更速。而无算华民小船。首承其敝。夫吴淞者。中国之海口也。以中国无算民船之不利。为外国数轮船之利。不已喧宾夺主乎。昔宋王觐奏开海口诸浦。而刘按行。谓开海口反有风波驾入之忧。康熙年闲。上海邑人张宸书云。松江之。主遏潮以拒泥沙。与西北之。蓄水以利舟楫者大异。今乃以遏沙之具。而为舟楫之资。是使海中之潮日来。江中之沙日淤。即此说以参互观之。则开海口以致大潮。不足为我舟楫之利。亦甚明矣。是不可行者三也。沈道前禀。吴淞口开浚深通。则宣泄无滞。于水利亦为有等语。此说亦未尽然。查核松江水利成案。与前人论箸。黄浦今昔情形。均与沈道所议。不相符合。溯自明初松江淤塞后。江入黄浦以归海。今之黄浦口。所以亦称吴淞口也。黄浦所受之水。即松江所受之太湖分派赴海之水也。浦之通塞。诚有关于苏松水利。而其要则在于助江以敌潮。出清以退浑。未闻其浚沙以助潮也。明嘉靖初苏抚李充嗣尝用浚川爬铁帚船以浚吴淞水道。并不闻浚海口之淤沙。诚以江水清而海潮浑。治于上流。则众水注江

以出海。斯所以为宣泄也。治于海口。则浑潮挟势灌入以病江。是求通反以致淤。而何宣泄之有。然则口内各岸之捍海塘御潮堰。杜之于潮后者。人之所设也。口内水底之涨沙。截之于潮先者。天之所生。地之所成。人力之所弗逮也。查宝山地图。乃乾隆十五年所刊。浦内已有此沙。迄今又一百二十余年矣。并未闻黄浦口壅塞不通。是此沙无大增长可知。且过此江心沙以南。水皆深通。具见海沙之来。实赖此积沙遏之。无内水之出。足防外沙之入。于农田水利。实有裨益。况华船可行。外国船亦可行。所稍有阻滞者。仅装货太重之轮船耳。未办通商以前。黄浦早已有此淤沙。奈何仅为近日洋船之偶不便。而遂欲挖去以亡己之水利乎。是不可行者四也。

再查上海十四国领事申陈振轩。内称此事有洋商贸易之据。实难详细声明。故有面见振轩。再述紧要关键之说。若有十分掣肘之处。究之迭次晓渎。祇为轮船遇此涨沙。或延时刻。或添剥费。二事而已。除此之外。无所为难也。殊不思各船俱无阻。独此数船或为此沙所滞。则亦当自返而知其故矣。惟其装货太多。吃水太深。遂有遇浅候潮之事。海潮一日两至。延不过数时。即或适值大汛已过。而船载太重。仍须再候大潮。否则起剥货物。令船稍轻。方得过浅。此皆重载船只常有之事。然实缘于自取。不能诿过于淤沙。盖该口久有此沙。行船者谁不知之。乃明知该口之水。本有浅处。而来船吃水之分数。偏欲过之。又不依逢浅候汛之常规。而更欲速之。假使续后更有来船。马力愈大。吃水更深。亦欲勉强进口。则延必益多。又将指为该口之浅阻益甚耶。倘能幡然变计。准照该口正洪之深浅。酌定来船装货之重轻。自然通畅流行。毫无停滞矣。乃不思减装以避浅。偏欲挖沙以就船。是专为数只轮船惜费。而转令中国动巨帑。兴大工。尤于情理有未协也。是不可行者五也。大抵洋人之为是谋。亦明知此沙消长无定。即挖去亦必复生。故有既挖以后。仍用机器常川拖挖之议。是开挖之时。费用既属浩大。既挖之后。支销仍无了期。彼盖以为之而效。其获益在洋商。为之而不效。其耗费在中国。乐得进此愚公移山之计。该关道前禀人力难施。经费难筹。已足见此事之必不能成。然洋人方恃其机器之足用。又注意七成船钞之可以开销。若概置不理。则辩论滋烦。未必即能帖服。今拟委大员会同上海道。督令熟悉挖沙之洋人。详细勘度。如工程艰巨。不易蒇功。或经费浩繁。无从筹措。即据情知照。当可知难而退。立作罢论。如其仍欲颠预从事。则当根据条约事理。逐层驳斥。有此数不可行。谅彼亦将俯首无辞。此事颇关海防形势水利大局。今承函谕。转饬确切查明。以凭核办。尤不敢稍存率。用是不避烦琐。具陈颠末。惟冀卓识俯赐察度。裁其偏驳。订其疏失。俾成完论。庶足备临时采择于万一耳。

## 卷九十一 兵政十七台防

### 上孔兵备论办贼事宜书

姚莹

南路贼匪。自二十二夜入城之后。百十成。啸聚仑仔顶及黄山截杀兵役。幸大兵到埤头。又檄属吏驻阿公店扼其要害。贼闻风惊散。道路始通。诚乃万民之幸。郡中人心大安。但闻摄总兵官按兵两日不出剿贼。窃所不解。众人皆以贼散为喜。莹独不能无忧也。匪类乌合。本不足虑。然既敢入城劫犯。又屯聚山中。沿途截断文报。其志不小。近使其党潜入郡城招众。此岂寻常细故哉。揆度贼情。大约两大。一为许尚。一为杨良斌。许尚虽擒。其党仅获潘阿榜一名。而杨良斌党遂敢攻劫埤头。诚恐两贼潜合。自发郡兵后。不闻官军杀贼若干。而即闻贼散。彼初以为官军可畏。故暂避耳。诸将素怯。不敢击贼。及见贼退。以为贼真畏我。其心必骄而解。恐贼有以见我军之情。而始畏者终且不畏。暂散者未必不复聚也。不揣愚见。妄拟八事。为阁下陈之。一曰剿贼宜速。剿贼与捕盗不同。平时捕盗须用网民差役。今贼匪公然聚众入县。又沿途截杀兵役。此乃叛逆。非网民可办。直须探有贼踪。即速带兵扑剿。兵迟一日。则贼匪日多矣。扑剿之法。以多杀为上。生擒次之。最不宜冲散。盖贼聚则用兵之处少。兵集则力厚势大。而有一鼓成功之逸。此等乌合之众。器械不具。安能抗敌。其败也必矣。若使冲散。则无处非贼。即须分兵逐捕。兵分则力薄势轻。而有东西奔命之劳。旷日持久。何时始能灭贼乎。且大兵南冲。贼必北窜。北路盗贼素多。或起响应。则蔓延不可收拾矣。今虽分兵屯御。而山径甚多。岂能尽塞。故曰杀贼为上。擒捕次之。屯御为下。若冲散则害不可胜言。摄总兵官发兵已迟。既到埤头。又按兵两日不动。道路闻者无不诧异。宜以大义责之。勿借声色以误郡邑。二曰乡勇宜募。台湾游民日众。平时剽悍。及小有蠢动。则不待贼招而自赴。否则各成一队。乘机焚掠。府县城厢。内外尤多。盖城市繁众。为奸民聚集所也。向来办此郡兵事者。每遇有警。则道府厅县各有出贖广募乡勇。名为备用守城击贼。实则阴收此辈养之。免其作贼耳。若辈亦非必欲作贼。以无人养食之故。乘机求食。今有口粮。则其心定矣。此必不可惜费。三曰军实宜。台湾军器。有在郡收买制造者。有班兵内地随带至者。有由福州制造贖至者。今宜通牒在郡及郡外各厅营县。所有鸟枪藤牌刀枪火药铅子大小位实数若干。可皆备具。以资分给便配用。四曰招集散兵。诸营积弊。班兵收营后。每私自请假。别出生理。并不在火房汛地。此种盖去十之三。又伴当四行等人去十之一。其余仅十之六而已。平时到处则苦兵多。有事调遣则苦兵少。而汛地兵少不能如额。是以贼匪益无忌惮。今宜速令各营严核在营汛兵丁实数。仍收回平日散出之兵。以资攻守。

五曰移调外兵。台营存兵。在城不过千余。其安平一协。中左两营。水师兵分防汛地外。在镇者亦仅千人。去其虚数。实存不过七百余而已。祇可协防郡城。不能再有分遣。今南路有郡兵七百。又有南路本营兵一千。足以办贼。无用增往。惟北路嘉义地方辽阔。仅北路左营都司一员驻嘉义县城。虽有一千二百六十八名之额。除分防汛地。守城亦仅五百名耳。再去四行虚数。恐不及四百人。今南路之贼。纷纷北去。即宜侦贼纵。驰往击捕。不但无兵可调。抑且无官可将。近北路者莫若澎湖。其营水师额兵一千八百余名。其地无贼。宜咨掇总兵官檄游击一员。备兵七百名。以俟北路进止。六曰请员听用。台湾各营。自安平副将以下。参将至守备。大半以小署大。参错不一。望浅权轻。实不足以董率军校。不但干局庸懦而已。即文官中备公使者。实亦乏人。侦知贼踪。遣兵往击。即苦无员可用。而守城带兵之事。至用及教官。安能有功。宜密请大府。选参将至守备各一员文官中郡倅县丞素称能事者二三员驰至。此即安堵无事。亦所宜行。并不止为剿贼之用。七曰亟修城垣。郡中城垣颓坏。各县雇工缮修。尚未竣事。南门尤为扼要。但县丁所雇匠首。召雇泥水匠不及百人。未免迟滞。宜令台湾县增募乡夫二百名。准匠人工直。发交匠首。其工直仍着各县筹款分给。力促修筑。限以三日毕工。又嘉义县城。连为雨水冲塌亦二百余丈。闻王令已筹款修葺。宜檄促加雇民夫。限日修竣。八曰筹给兵费。大兵既动。口粮尤急。今郡中往南之兵。虽由台湾府筹款备具。其凤山本邑兵费。及台湾守城各兵。由县筹付。凡诸杂费甚伙。尤不可稍缺。此时各员义在急公。断不敢略存吝惜。然恐事定之后。各人亏缺甚巨。身家从之。此款将来如不获开销。宜作如何筹补。抑或郡县分年递捐。请先给札牒。以释各官之虑。庶鲜瞻顾。致失机宜。

### 与杜少京书

姚莹

时事方殷。亟还杜母。士民歌舞。仁威远闻。观今日之輿情。益知当年之惠政。望风庆喜。为之不寐。颖斋先生还言。足下受符于疮痍皇遽之中。慷慨致身。推赤诚以安反侧。众志成城。可歼强敌。况此区区乌合之徒。一闻大兵。已自惊溃。蛇行鼠伏。何难次第就擒。四境肃清。保障之功伟矣。日者窃有过听之言。辄献刍蕘。惟仁者留意焉。自古衮服之士。率多骄悍。怯于见敌而勇于虐民者。比比而是。仁人君子莫不恶之。然苟处之不得其道。则民闲未受吾庇。或者有意外之患。不可不察也。盖兵者凶器。譬犹锋。以杀寇讎。则千金之宝也。以伤善类。则纯钩弗足贵。彼将卒者。特锋耳。指挥而用之。是在能者。用之道奈何。恤其劳苦。通之以情。悯其羸陋。接之以礼。兵役一体。视之如子。宥其小过而教其所不知。有言必信。有赏必速。如此而兵不用吾命。未

之有矣。将帅官阶。虽较县令稍崇。然亦视县令之才与分。二者不足。则姑顺其意而曲就之。盖郭汾阳结欢于鱼朝恩。王阳明夜交于张永。以二公之才之功。犹不难自屈以成大事。诚以所见者远也。然则宏包荒之度。而挥无益之金。不正在今日耶。谚云。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又云。成大事者不顾家。此语居常念之。闻足下受事之明日。即募乡勇八百名。以半守城。以半侦贼。此诚盛举。惟意以留兵为无用。此似但见于有形。而未见于无形也。夫兵虽缉捕之能。不如役卒。然国威所在。藉以镇定人心。且亦未尝不可用也。二十二夜埤头之危。已如一发。幸赖郡兵击退。全城无恙。此功岂可没哉。所恨者。次日之退守火药库。及大兵继至。又未能奋速入山痛剿耳。然贼匪溃散。实由大兵之故。今余未尽。伏莽犹存。而已有留兵无用之言。此诚不可使贼闻之。且恐愈失将士之心。能保将帅言旋。贼不再至乎。抑又闻之。艰难之际。尤以人心为本。察夷伤。劳士卒。振困乏。抚孤寡。虽在军旅。犹日见士民。勤于恤问。远人尤加意焉。此古循良之风。足下亦既优为之矣。窃闻前日有率义民数十来者。足下给两日粮。不见其人而遣之。此诚可惜。若辈虽不皆可用。然其名急公赴义甚正也。义民一兴。贼必有所顾忌。而沮其邪心。此善机也。是宜迎其机而导之。劳以善言。给以条教。令各保护村墟。四方闻之。必有起者。是不费行粮。而劲旅屯于四境矣。何乃计不出此。闻其人怀怨而去。立散其众。又闻武举人某以获贼小首械送。求保其贼之弟。而足下不许。某亦退而散其义民。远近人心。得无涣乎。异时恐有招之而不来者矣。莹所闻未必实。而临机应变之道。不可不讲。愿举此而类推之。惟善人能受尽言。伏惟珍重千万。

与毛生甫书己亥

姚莹

台本沃土。其民士多富而好义。乃自道光六年械。十二年张丙作乱。两用大兵。十四十六两年。乱民再扰。闾阎元气荡然。有司亟谋善后。修城建仓积谷。一切派捐民闲。复兴建考棚。动辄数万。创痍之后。其何以堪。又前此嘉义被围时。官借绅民数万金。事平不偿。前守某复呵责之。以是富者疲于捐贖。义气亦衰。此民之困于人者也。台人皆食地瓜。大米之产。全为贩运以资财用。比各省皆熟。米客不至。台人苦谷有余而乏日用。富家一切兴作皆罢。小民无从觅食。盗贼益多。此民之困于时者也。地方官办公。全赖钱粮正供羨余。今以民闲缺用。虽大稔之年。而赋贡不前。追呼所入。十裁六七。富岁民欠。转甚于荒年。此官之困于民者也。自张逆乱后。贼党一万数千人。散在民闲。时思啸聚。五六年来。抢劫殆无虚日。有司捕盗。赖悬赏购线。破获一案。费数百金。而岁常数十案。此官之困于盗者也。台镇自张逆乱后。倡练精兵之议。此正务也。而练兵经费。每岁取之官捐。文自道府厅县捐万金。武自参游都司

供用亦数千金。即如仆每岁亦捐千六百余金。按季送给。否则有鼓噪之虞。台镇每年南北两路出巡。皆以重兵数百人从。所过厅县。供费自一二千金至二三千以为例。此官之困于兵者也。官民之困既如此矣。而更有危乱之忧。张逆余贼。皆无业之游民也。迫之则立反。置之则日事劫掠。去岁春夏闲。嘉彰地方。忽有树生刀枪浊水澄清之异。民闲以为乱征。其势岌岌。台镇练兵虽勤而不得民心。即诸营亦颇怨之。以重困之官抚重困之民。将骄悍之兵而处必反之势。此所以到任后日夕筹维。不能安枕者也。除患必先固本。惟有躬行俭约以清治源。裁减各属供应。去其陋规之甚者。以纾官力。撤辕门差事。一切署中自备。革去道役例差之病民者。停诸工作兴举之科派勒捐者。以苏困民。根本既固。然后督饬有司。急捕巨盗九十余人悉置之法。闾阎稍安。然匪徒甚众。策其谋反未能已也。乃请于督抚行联庄收养游民之法。使嘉彰二邑各庄头人。查其本庄少壮无业而惰游者。除常为乱首或大盗杀人正凶三者不赦外。余皆免究。籍其姓名年貌以为壮丁。由本庄贖钱养之。使巡守田园。逐捕盗贼。颁示委员。周历诸庄。自七月至于九月。所收游民八千有奇。略以兵法部署之。由是贼党皆为义勇。其势乃衰。及九月闻北路贼将起。亲至嘉彰一路督营县破获。在地诛之。南路贼起。亦飞饬县营驰往破散。两路擒斩逆匪积盗二百数十人。地方安谧。未有蹂躪。最后中路贼起。台镇自将兵出。贼皆溃散。仆亲往军中。督营县先后擒其渠魁从贼六十余人。镇军复入内山穷搜贼巢。获其山东大王。各路亦报获贼匪百数十人。全台乃定。仆以九月初七日出巡。十二月初五日还郡。镇台以十一月二十四日出军。正月十五日旋师。所至捕诸反贼。摧朽拉枯。民自擒献。由其党先已收为义勇。虽有倡乱。而附和少。故破之易也。先后入奏。幸免劳师糜饷。残害闾阎。新春以来。则比户弦歌。如未尝有寇者。此去岁筹办台事之大略也。来书以戢威用恩相勉。计此次先后擒诸贼寇。不过四百余人。而收养者八千有奇。闾阎被贼之地无所残害。以此报命可乎。

#### 驳淡水守口兵费停给议

姚莹

昨据淡水曹丞以北路海口兵不能得力。请停给守口经费。专用乡勇。已经本司道严批驳饬矣。兵者 国之爪牙。所以宣上威镇乱民也。将弁不才。训练无方。但可更易将弁。岂可因噎废食耶。专用乡勇。其患更有不可言者。曹丞能得民心。善练乡勇。但知现在义勇感奋整齐。以为团练有效。又见营兵骄惰。虚糜经费。时复滋事。遂欲罢艍舸竹塹两营防兵。殊不思乡勇非他。即台地之悍民也。能善驭之。故为义勇。苟一不善。则乱贼矣。兵亦犹是也。不肖将弁治之而骄惰。苟得贤能将弁。亦岂不可治之为劲旅乎。寇虽敝不加于履。辨等级所以养国威也。台营恶习。本司道非不知之。即镇军亦非不知也。但镇军之力



。但能练在郡四营之兵。犹不能。仅练千人。他营则皆不能。费不足也。即此千人。亦有内外之别。内精兵实止六百人耳。例领钱粮不足。全台文武捐助练费。丰厚倍于他营。所以奖拔之者亦优于他营。故富而强整。水陆万四千人。安得尽如精兵之优厚哉。全台十三营。皆镇军统辖。而厚薄攸殊。诸营不能无怨。镇军无如何也。诸将中贤者犹不失其律。不肖者则藉为口实。坐使废弛。有由来矣。吾思有以结众营兵心。正赖守口经费优给之。于常得钱粮有加。彼亦人情也。恩惠既及。乃可受吾驱策。此一定之理。今逞一偏之见。欲罢防兵。专用乡勇。恐乡勇由此而骄。益轻诸营。设有反复。谁为制之。且以素怨之兵。见文官偏用乡勇。必怒。一旦为变。曹丞能率乡勇以讨叛兵乎。纵使能讨。必益长台人之乱。祸不旋踵矣。东汉董卓唐代藩镇之不可制。皆由先假外兵以平内难所致。可不戒之哉。自古师克在和。台湾孤悬海外。全赖文武同心。官民一气。庶几众志成城。岂可显为畛域。废本司道数年调辑苦心。若如曹丞之见。是必无台湾。其可乎哉。

台湾不能坚壁清野状辛丑

姚莹

八月二十四日。奉宪台札饬。敌人船坚猛。沿海若与交锋。万难制胜。不如诱之登岸。四面埋伏截杀。所有原设海边大小隘口。亟须移徙内地十余里或三五里之扼要隘口。不令窥见。如其船至海边。即令沿海居民避徙内地。协同我兵埋伏鸟枪长短各械。俟其上岸时至隘口。先用大轰击。继以围杀。又奉札饬。各处港口必须堵塞。除面临大洋及内港退潮水深七八尺者及荒僻口岸不必计议外。如有港口退潮水深丈余。敌船能以阑入之紧要内港。速即购备竹篓破船。装满沙石分别填塞。其敌船未到之时。中闲仍留小口。以便商渔船只出入。如遇敌船窜至。再行一并填满。以杜敌船联闯突。其由海岸登陆及要隘之地。如可挖濠。即迅速开挖宽深。或暗埋蒺藜等物。仍将何处紧要应办缘由。禀复核等因。奉此。祇聆之下。仰见深烛敌情。指示机要。洵为避实击虚之良策。当即飞饬所属。各按地方情形遵照办理。伏思用兵之法。攻守异势。攻以旷野为利。守以险隘为宜。而地势不同。民情差异。则有未可一概论者。自古守险。非依山则据水。平陆则深林密箐皆可为守。台湾惟噶玛兰之苏澳。淡水之鸡笼沪尾三口。系大山高耸。中夹口门。可以据险凭高。余皆沿海平沙。一望无际。口门悉在水底。或有沈油暗礁。可陷敌舟。平时口门皆插竹为标以进商船。有事即去其标。故称天险。然亦仅数处。大抵水口浅狭。非敌人之所必攻。余皆无所据依。守者极难立足。自当退而设伏。不与近海交锋。然而其难有五。海畔平旷。村庄散漫。处处可行。并无扼要之所。其难一也。沿海之人。十九皆穷。其心叵测。绵亘千数百里。人口繁众。迁之则无地可容。无业可活。置

之则引敌登岸。无所不为。其难二也。台地恶习。最忌迁移。匪徒每欲为乱。则造言恐吓。居民迁徙。乘闲为乱。其难三也。沈舟载石。固可堵塞口门。然无兵勇守之。则堵者仍可以开。塞者亦可以去。其难四也。台人好乱。无事犹造播谣言。若撤退守口之兵。则明示以官兵懦怯。良者以为官弃其民。奸人益启猖獗之志。其难五也。且如郡城西临大海。城外即水。仅恃安平一镇横亘为。安平地狭。东西一里余。南北二汕。迤相连。今守郡城。舍安平更无退步。城系土筑。未可言坚。虽欲坚壁清野而不可得。展转筹思。惟有因地设施。以求万一之济。石壁虽不足当巨。而舍此更无可立足之区。大虽不能破坚舟。未尝不可击登岸之贼。现更大竹篾编为夹墙。亘数百丈。中实沙土。高仅五尺。其厚丈余。藉为我兵避之具。复挖长濠。下埋钉桶。以陷登岸之匪。其港门内横列大木数排。上安千斤各二门。以为拦截。更架棉包牛皮。中藏勇士。伺敌将近。以击之。前以大木数百。头上钉尖锐大铁挠钩。中贯巨藤以挠其杉板。木排后用竹筏停泊。倘敌破我木排。则弃于水。人登竹筏而退。诱其登岸击之。支港内则钉梅花木桩以阻其闯突。

安平之北。隔港六里为四草。亦砌筑石壁夹墙七十余丈。内设兵勇位。以防敌人占据。过四草五里则鹿耳门废港。用石填塞。更六七里为国赛港。其处水口宽深。用不堪修葺哨船。并买民船。凿沈堵塞。港内仍设乡勇屯丁。对岸一带。复联集村庄团练壮丁。设伏以防登岸。安平之南。距台七里为三鯤身。新开港口。水深丈许。现用大木作水鹿角横拦水中。复用竹篓载石堵塞。守以乡勇。复于对岸联集村庄练勇设伏以待。更南六七里为喜树仔小港。地颇荒僻。居民甚杂。尤防草鸟贼船阑入。亦联集在地之庄社团练壮丁。以为伏兵。郡城四面。围以木栅七百余丈。中安台三座。多设壮勇分守之。郡城八门。除弁兵外。复募壮勇一千四百名。授以器械。分段协守城内各街。分七十二境。责成绅士铺民。各募壮勇二三十名不等。共二千余人。多立木栅隘门。巡防街道。稽查奸宄。此郡城设守之大概情形也。郡城以外。凤山县仍驻埤头。以竹为城。距海口二十余里。嘉义彰化二县皆砖城。距海口七十余里。淡水厅石城。距海口十里。兰厅竹城。距海口五十余里。而淡水之沪尾。即八里坌。一水三十里。直通艋舺彰化之番仔挖。一水三十里。直达鹿港。此皆商民百货所集。阗阗之盛。倍于城中。杉板船皆可以至。其次则嘉义县丞所驻之笨港。佳里兴巡检所驻之盐水港。市井颇稠。皆濒海数里。幸港口浅狭。即敌人舳舻亦不能至。惟有慎遵宪示。于各海口中择其地有要隘可以设伏者。将勇酌量分撤。半守口门。半为埋伏。诱其入而歼之。倘或地势不便。则量为变通办理。以期仰副谆谆垂示之至意。

与程梓庭制府书

## 陈寿祺

伏维阁下名世之资。寰宇苍生所倚恃。朝廷重念海。以合下为巨川之舟楫。万目睽睽。望之如岁。如慈父母。如大旱之云霓。盖八阅月于今。而节旄甫兹土。百端纷纭。亟待整饬。适台阳不靖。戎务倥偬。旦夕东渡。奏捧海澆茨之功。元老壮猷。辑绥军国。上赏崇阶。不足为韩范多也。在苏之庆。奚止沙洋黎庶哉。惟是重溟远隔。形势与内地不殊。下车之始。或当询于刍蕘。寿祺系心桑梓之私。敢布区区。愿大贤恕其迂愚而察之幸甚。窃以台湾闽粤杂处。世为仇讎。芥蒂细故。动寻干戈。加以内地无赖莠民。视此闲为鱼雀之渊丛。轻帆飞越。岁积无算。虽有官照。末由稽察。此辈至则溺于赌饮鸦片狭邪之游。作奸犯科。乘隙煽动。厥乱易滋。有司亦往往视此闲为利藪。禁戢不严。怵虐弗戒。众怒所炽。遂致燎原。故伏莽之兴。屡见而不止也。乃者贼氛肆扰。戕害官弁。彼于守令怨毒甚深。愿得而甘心久矣。此酿祸之源也。然乌合之众。不过数千。度其余皆迫胁之徒。非有坚甲利兵军辘火药。足以抵抗久稽。诸城无恙。固守以候大兵。兵贵神速。席卷疾趋。鼓柁乘风。何难灭此朝食。否亦遁逃山谷。不敢出撻吾锋。此时提镇两军蚤已抵台。旬日之闲。必有成效。为今之计。师干亲赴。其要约有数端。一曰募义勇。内地所调之兵。多漳泉人。以攻粤贼则可。以攻漳泉之贼未必得力。福州之兵。亦多怯弱。且闻安南盗船三十余只。猖獗于白虎尾洋。其地接壤粤东之龙门。闽粤沿海。各严防御。下游之兵。今亦未便轻调。往者台湾有变。率于彼中招募义民御贼。富者保护身家。贫者希图财贿。或以义首管领。或以将弁督率。必能同心协力。战守有资。胜于官兵之畏葸。朱一贵林爽文蔡牵诸逆之平。均赖乎此。旧章具在。可覆按也。一曰散胁从。胁从者。畏祸则随。贪利则去。诚使豫张明示。出以谆诚。谕以祸福。令其幡然改悔。解散投归。多一蚁附之民。即少鸱张之贼。党羽先除。凶渠穷蹙。自然立见败亡矣。一曰审地形。台地山高溪伙。箐密林深。内山迫近生番。贼每潜相诱结。负固匿藏。故盗贼出没之区。貔貅屯留之地。何者宜批亢而捣虚。何者宜乘坚而攻瑕。何者可以设伏。何者可以翦翳伐木。必得本土人士。始谙形势。而后进兵无阻。贼在吾目中矣。一曰县重赏。语曰。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贼虽好乱。岂能固结人心。与同生死。诚使义民有能杀贼。或彼中有能杀贼首以降者。验明立予重赏。月之内。巨憨可尽歼矣。一曰抚难民。贼掠财于民。因粮于民。被贼之家。困阨无依。急为抚绥。尚可存活。或移置郡城。或令各庄自相护乡保。官以游兵策应。庶民心有所恃而无恐。否则非归于萑苻。亦转于沟壑矣。丑类既灭。势须搜捕窜逸。无俾遗种。善后之要。亦有数端。一曰择有司。台湾富庶。人情耽逐。可以为海峽藩篱之藉。不可以为州县调剂之资。以为调剂州县。是纵之滥篋篋以恣鱼肉也。抚馭

乖方。萧墙祸起。前车覆辙。其可蹈乎。有司诚贤。则民不乱生。首在洁廉。次在明断。勿惑胥役。勿徇仆从。察狱以情。晓民以义。虽有邪慝。曷从而兴。

一曰禁奸宄。偷渡者严立科法。管口者毋任家丁。莠慝之逋逃渐少。则良善之生聚可安。埔里社水沙连诸番地。汉民各萃数万。势难禁绝。曩大吏屡议辟境设官。缘垦田土。不得统理之人。因而中止。今纵未及定制。亦宜严定界。俾番民不相侵越。汉奸不得滋事。亦杜乱萌之涂可以推及者也。一曰肃戎政。闽兵多出雇代。老弱参半。或有籍而无人。台地戍防之兵。三岁一易。无室家之恋。而有骄乐之心。将与卒不相习。兵与卒不相亲。指麾不灵。惰与懦并。其溺于赌饮鸦片狭邪之游。与奸民无异也。此安望其缓急足恃乎。今必坚明约束。练军实。壁垒一新。秋毫无犯。使法立知恩。然后可用。其它询事考言。察吏安民。开诚布公。集思广益之方。固合下所措之裕如者。合下刚果有为。厘工熙采。保民如子。疾恶如风。宏此远谟。海隅孰不引领以望。虽然台湾特疥癬之疾。变生仓卒。故未免振惊我师。出征疾则迅雷不及掩耳。缓则溃痍难于收拾。其实螳臂焉能当车哉。所忧者反在内地耳。闽中土瘠民贫。产米有限。向来仰食上游。近生齿浩穰。上游又常禁乡下巢外境。其来者亦不足以济。福州则与泉漳同仰食于台湾。去年浙抚奏开海禁。招运台米。连艘以往。不下数十万石。自去冬迄今春。福州粮价腾涌。海米稀至。遂有今夏四月民变之事。六月蚤稻登场甚稔。而连岁歉薄。户鲜盖藏。八月闲猝遭海溢。大水滄田。台风伤谷。及下游。晚收仅得十之四五。长乐福清。水灾入告。秋后米价日高。台阳军兴。商舶裹足。顷石米缙钱四千二三百。其势未有所止。冬末春初。将复如何。不必待青黄不接。而已有岌岌之形。福兴泉漳四郡。人心惶惶。饥馁之余。恐生他变。不可不未雨绸缪。若迁延踰腊。则缓而无及矣。比借拨浙江江西二十万石之米。本援乾隆六十年旧例。然闻当时 谕旨綦严。两省终止运到万余石。此次料亦不过尔尔。车薪杯水。岂能补掾。倘可请截留江浙漕米。庶几有济。海外多事之秋。谅蒙 俞旨耳。昨夕奉谒而陈。承诺此事刻刻在心。宜更设法。而戎机孔棘。克日兼程。诚虑无暇及此。然此尤根本之计。腹心之忧。不敢不先详切以告。要非一人之私言也。惟合下图之。

上杨中丞书

邹鸣鹤

顷阅邸钞。知闽省台郡之嘉义匪众滋事。执事奉 谕。派北镇谢总戎徐协镇带豫省劲卒千名兼程赴剿。当此西陲甫靖。南省荐饥之会。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何堪又遭斯变。上烦 圣廕。下益民忧。执事忠勇根于性生。韬铃本于家学。以训练素精之劲旅。奋勇前驱。干城海外。必有奇功伟绩。佐 圣朝止

戈为武之治者。鹤族兄青原先生守台湾有声。先达孙文靖公治闽恩威颇着。乡人往来言台地情形甚悉。敢敬陈之。台地四面皆海。闽人为主籍。粤人为客籍。山外为熟番。山内为生番。外夷亦有错处者。种类不一。动辄寻衅报复。大肆焚掠。又产物最饶。鱼盐蔗之利。什倍内地。奸商欺凌。番夷忿极思逞。拒捕负隅。乃其故习。要之启衅必有其事。主谋必有其人。拒捕必有其魁。查其启衅之由。而解之散之。诛其主谋拒捕之渠魁。而晓之谕之。安集而镇抚之。蠢尔本无叛志。未有不就抚恐后者。若竟以集众拒捕为叛。不分首从。玉石俱焚。彼知不就抚死。就抚亦死。惟有叛耳。种类多则易聚。山海险则易恃。外夷错杂则易滋蔓。廓清大非易易。且台地距内地水程辽远。飓风时起。增兵添饷。难定限期。漳泉略近。而奸民多与台众通。征兵恐反噬。向以为戒。其余诸郡。皆隔重洋者也。外援难而内患多。廓清又岂易易哉。即使全力所注。廓清立见。彼特焚掠复仇耳。拒捕逃死耳。有叛形而无叛志。乃必激之成乱。聚而歼旃。甚非所以体大造好生之意。而全 圣朝柔远之经也。道光六年。彰化匪犯李通等。因搜赃起衅。复仇肆抢。提镇许松年等调度失宜。蔓延数邑。几成大患。孙文靖公侦其意不在叛。兼程渡台。下令祇治渠魁。不杀胁从。台众知总督无全诛意。各庄义首。自缚渠魁以献。不旬日。匪目全诛。胁从就抚。分别以强盗论械论如律。海滋一清。识者谓是役也。举重若轻。全活甚众。且省 国帑以亿万计。其得力祇在不以叛待之耳。今日之事。其叛乎。其乎。叛则全诛之而已矣。若番汉互。生熟番互。闽粤人互。均之非叛也。非叛则虽因而捕。因捕而拒。因拒而集众滋事。大有叛形。而无叛志。则均应抚。抚之之术如何。曰以晓谕解散为归束。而先集重兵以备之。分诸路以挠之。探巢穴索主名以震慑而威服之。选将不可不勇也。征兵不可不广也。何也。必具痛剿之势。而后能抚。必备痛剿之材与力。而后抚之神且速也。六年彰化之役。鹤着平台饶歌。其序曰大而郑氏据土。应剿者也。小而蔡牵朱瀆连樯肆劫。应剿者也。林爽文因事激变。挟众横行。剿当兼抚者也。若彰化之变。始而复仇。继而负隅逃死。则直宜抚者也。今日之事。情形未悉。其可以此类推乎。鹤素不知兵。安敢妄论。惟熟闻乡先达绪论。证以古人止戈为武之义。偶然触发。夜不能寐。急起直书。呈请诲正。或者蝼蚁知忠。野人献曝。亦大君子所优容而默契者尔。

请移福建巡抚驻台湾疏同治十三年

沈葆楨

奏为台地善后。势当渐图。番境开荒。事关创始。请 旨移驻巡抚。以专责成。以经久远事。窃臣等于十月二十七日将倭兵尽退收回草房营地各情形。奏明在案。因思洋务稍松。即善后不容稍缓。惟此次之善后。与往时不同。台地

之所谓善后。即台地之所谓创始也。善后难。以创始为善后。则尤难。臣等曩为海防孔亟。一面抚番。一面开路。以绝彼族覬觐之心。以消目前肘腋之患。固未遑为经久之谋。数月以来。南北诸路。縋幽凿险。斩棘披荆。虽各着成效。卑南岐莱各处。虽分别军屯。祇有端倪。尚无纲纪。若不从此悉心筹划。详定规模。路非不已开也。谓一开之不复塞。则不敢知。番非不已抚也。谓一抚之不复疑。则不敢必。何则。台地延袤千有余里。官吏所至。治祇海滨平原三分之一。余皆番社耳。国家并育番黎。但令薄输土贡。永禁侵陵。意至厚也。而奸民积匪。久已越界潜踪。驱番占地。而成窟穴。则有官未开而民先开者。入山既深。人罕到。野番穴处。涵育孳生。则有番已开而民未开者。巘外包。平埔中扩。鹿豕游窜。草木蒙茸。地广番稀。弃而弗处。则有民未开而番亦未开者。是但言开山。而山之不同已若此。生番种类数十。大概有三。牡丹等社。恃其悍暴。劫杀为生。譬不畏死。若是者曰凶番。卑南埔里一带。居近汉民。通人性。若是者曰良番。台北阿史等社。雕题面。向不外通。屯聚无常。种落难悉。猎人如兽。虽社番亦惧之。若是者曰王字凶番。是但言抚番。而番之不同又若此。夫务开山而不先抚番。则开山无从下手。欲抚番而不先开山。则抚番仍属空谈。今欲开山。则曰屯兵。曰刊林木。曰焚草莱。曰通水道。曰定壤则。曰招垦户。曰给牛种。曰立村堡。曰设隘碉。曰致工商。曰设官吏。曰建城郭。曰设邮驿。曰置廨署。此数者孰非开山之后。必须递办者。今欲抚番。则曰选土目。曰查番户。曰定番业。曰通语言。曰禁仇杀。曰教耕稼。曰修道途。曰给茶盐。曰易冠服。曰设番学。曰变风俗。此数者又孰非抚番之时。必须并行者。虽然。此第言后山耳。其繁重已若此。山前之入版图也。百有余年。一切规制。何尝俱备。就目前之积弊而论。班兵之惰窳也。蠹役之盘踞也。土匪之横恣也。民俗之悖淫也。海防陆守之俱虚也。械厝之迭见也。学术之不明。庠序以容豪猾。禁令之不守。赌以为饗飧。官斯土者。非无振作为正己率属之员。始苦于事权之牵制。继苦于毁誉之混淆。救过不遑。计功何自。使不力加整顿。一洗浮浇。但以目下山前之规模。推而为他日山后之风气。虽多一新辟之区。适多一藏奸之藪。臣等窃以为未可也。尝综前后山之幅员计之。可建郡者三。可建县者有十数。固非一府所能辖。欲别建一省。又苦器局之未成。而闽省向需台米接济。台饷向由省城转输。彼此相依。不能离而为二。环海口岸。处处宜防。洋族教堂。渐渐分布。居民向有漳籍泉籍粤籍之分。番族又有生番熟番屯番之异。气类既殊。抚驭匪易。况以刼始之事。为善后之谋。徒静镇之非宜。欲循例而无自。使臣持节。可暂而不可常。欲责效于崇朝。兵民有五日京兆之见。倘逾时而久驻。文武有两姑为妇之难。臣等再四思维。宜仿江苏巡抚分驻苏州之例。移福建巡抚驻台。而后一举而数

善备。何以言之。镇道虽有专责。事必禀承督抚而行。重洋远隔。文报稽延。率意径行。又嫌专擅。驻巡抚则有事可以立断。其便一。镇治兵。道治民。本两相辅也。转两相妨。职分不相统摄。意见不免参差。上各有所疑。下各有所恃。不贤者以为推卸地步。其贤者亦时时存形于其闲。驻巡抚则统属文武。权归一尊。镇道不敢不各修所职。其便二。镇道有节制文武之责。而无遴选文武之权。文武之贪廉。武弁之勇怯。督抚所闻。与镇道所见。时或互异。驻台则恃采访而耳目能周。黜陟可以立定。其便三。城社之巨奸。民闲之冤抑。见闻亲切。法令易行。公道速伸。人心帖服。其便四。台民瘾本多。台兵为甚。海疆营制久坏。台兵为尤。良以弁兵由督抚提标抽取而来。各有恃其本帅之见。镇将设法羁縻。只求其不生意外之事。是以比户窝赌。如贾之于市。农之于田。有巡抚则考察无所瞻徇。训练乃有实际。其便五。福建地瘠民贫。州县率多亏累。恒视台地为调剂之区。不肖者玩法取盈。往往不免。有巡抚以临之。贪黷之风。得以渐戢。其便六。向来台员不得志于镇道。及其内渡。每造蜚语中伤之。镇道或时为所挟。有巡抚则此技悉穷。其便七。台民游惰可恶。而戇直实可怜。所以常闻蠢动者。始由官以吏役为爪牙。吏役以民为鱼肉。继则民以官为仇。词讼不清。而械厝之端起。奸宄得志。而竖旗聚众之势成。有巡抚则能预拔乱本而塞祸源。其便八。况开地伊始。地殊势异。成法难拘。可以因心裁酌。其便九。新建郡邑。骤立营堡。无地不需人才。丞倅将领。可以随时札调。其便十。设官分职。有宜经久者。有属权宜者。随事增革。不至廩食之虚糜。其便十有一。开煤炼铁。有第资民力者。有宜参用洋机者。就近察勘。可以择地而兴利。其便十有二。夫以台地向称饶沃。久为异族所垂涎。今虽外患暂平。旁人仍耿耿虎视。未雨绸缪之计。正在斯时。而山前山后。其当变革者。其当刼建者。非十数年不可成功。而化番为民。尤非渐渍优柔不能浑然无间。与其苟且仓皇。徒滋流弊。不如先得一主持大局者。事事得以纲举目张。为我国家亿万年之计。况年来洋务日密。偏重在于东南。台湾海外孤悬。七省以为门户。其关系非轻。欲固地险。在得民心。欲得民心。先修吏治营政。而整顿吏治营政之权。操以督抚。总督兼辖浙江。移驻不如巡抚之便。臣等明知地属封疆。事关改制。非部民属吏。所应越陈。而夙夜深思。为台民计。为闽省计。为沿海筹防计。有不得不出于此者。敢不据实上闻。以为刍蕘之献。伏乞 圣鉴训示遵行。

请琅筑城设官疏同治十三年

沈葆楨

窃臣等于本年十二月初五日。将台地招垦开禁情形。奏明在案。臣葆楨前患咳逆。调治稍愈。遂于十三日带同台湾府知府周懋琦前署台湾镇曾元福由郡登程

。十四日抵凤山。阅淮军。城西八营。城东三营。结构精严。上下濠。周方四角。突起垒。分哨扼守。外瞭旷如。内平砥若。屹然伟观。入营接见统领营官。各加奖勳。并躬奠其病歿将士之坟而去。十五日南行宿东港。十六日宿枋。地本瘠壤。道光间有凤山令曹瑾者。开水圳以通泉脉。遂为膏腴。至今民食其利。时已残冬。麦穗秧针。黄绿相间。则内地四月间景象也。该处尚为凤山壤则之区。过此以往。则皆番社。居民寥寥矣。十七日过刺桐脚。乡民泣诉。先后为狮头社番戕者五人。而王开俊营长夫过者。番疑为民。亦毙其二。论起衅之根。番直而民曲。及其仇杀。断难纵番以殃民。且营夫又何罪也。夕宿风港。适王开俊移营至。臣葆楨即令派汛弁郭占鳌至社。饬交凶犯惩办。如敢违抗。则不能不示以威。风港倭营俱在。四无墙壁。草屋数十。高仅及肩。王开俊嫌其散不可守。拟合而加墙濠焉。十八日抵琅。宿车城。为前大学士福康安征林爽文驻兵之处。接见夏献纶刘璈。知己勘定车城南十五里之猴洞。可为县治。臣葆楨亲往履勘。所见相同。盖自枋南至琅。民居俱背山面海。外无屏障。至猴洞。忽山势回环。其主山由左迤趋海岸。而右中廓平铺。周可二十余里。似为全台收局。从海上望之。一山横隔。虽有巨。力无所施。建城无踰于此。刘璈素习堪輿家言。经画审详。现令专办筑城建邑诸事。惟该处不产巨杉。且无陶瓦。屋材甃。必须内地转运而来。匠石亦宜远致。城地所用已垦成田。不能不给价以贫户。未免繁费。惟有属委员等核实估计。不得虚糜。县名谨拟曰恒春。可否之处。伏候 钦定。如蒙 允准。拟先设知县一员。审理词讼。俾民番有所凭依。之亲勇一旗。以资号召。其余武员学官佐贰。且置为缓图。以一事权而节糜费。车城外西南地。曰后湾者。倭人旧营之址也。滨海当风。水泉又恶。当时彼族居之。病亡相继。且船上弹可及。故淮军之至。弃而不处。一营车城附近以民居。一营统领埔以扼牡丹各社出入之道。淮勇与番众。均属相安。惟倭人旧营。虽祇系草屋。然交收后不数月。今无一存。或云火焚。或云风坏。四顾荡然。现已饬查实在情形禀复。当臣葆楨自猴洞回车城时。适洋将博郎哥嘉基德韩德喜等四人到车城。据称赫德属于龟仔左近勅建灯楼。随饬周懋琦与之同往相度。俟归后定议。臣葆楨遂同夏献纶刘璈等。于二十日坐轮船归郡。辰下岁暮。暂且缓工。开春刘璈当赴琅督办营建诸务。夏献纶当赴中路主办开山事宜。臣葆楨思船政累年。动费数百万。方饬办报销。又为台事所阁。乘此销旷之时。拟于本月二十四日。由轮船内渡。句稽大数具奏。事毕再至台湾。续行经理。兹先将履勘琅择地建城各情由。合词恭折由轮船赴沪交上海县付驿六百里驰奏。伏乞 圣鉴。

台北拟建一府三县疏光绪元年

沈葆楨



窃惟台湾始不过海外荒岛耳。自康熙年间收入版图。乃设府治。领台湾凤山诸罗三县。诸罗即今之嘉义。嘉义以北。未设官也。郡南北各一百余里。控制绰乎有余。厥后北壤渐辟。雍正元年。拓彰化一县。并设淡水同知。主北路捕务。与彰化知县同城。盖明知非一县政令之所能周。特以创建城池。筹费维艰。姑权宜从事焉已耳。雍正九年。割大甲以北刑名钱谷诸务。归淡水同知。改治竹塹。自大甲溪起至三貂岭下之远望坑止。计地三百四十五里有奇。嘉庆十五年。复以远望坑迤北而东至苏澳止。计地一百三十里。设噶玛兰通判。则人事随天时地利为转移。欲因陋就简而不可复得矣。然由噶玛兰上抵郡城。十三日始达。由淡水上抵郡城。亦七日始达。而政令皆统于台湾府。当淡水设厅之初。不特淡北三貂等处。榛莽四塞。即淡南各社。亦土旷人稀。今则村社毘连。荒埔日辟。旧志称东西相距仅十有七里。今则或五六十里。或七八十里不等。兰厅建治以后。由三貂岭绕至远望坑。复增地数十里有奇。其土壤之日辟不同有如此者。台北海岸前仅八里坌一口。来往社船。不过数只。其余渚支河。仅堪渔捕。今则八里坌淤塞。新添各港口。曰大安。曰后。曰香山。曰沪尾。曰鸡笼。而鸡笼沪尾。港门宏敞。舟楫尤多。年来夹板轮船。帆樯林立。洋楼客棧。阗阗喧嚣。其口岸之歧出不同有如此者。前者台北幅虽广。新垦之地。土著既少。流寓亦稀。百余年来。休养生息。前年统计户口。除噶玛兰外。已四十二万有奇。近与各国通商。华洋杂处。睚之怨。即启衅端。而八里坌一带。从教者渐多。防范稽查。尤非易易。其民人之生聚不同有如此者。台地所产。以靛煤茶叶樟脑为大宗。而皆出于淡北。比年荒山穷谷。栽种愈盛。开采愈繁。洋船盘运。客民丛集。风气浮动。嗜好互殊。淡南大甲一带。与彰化毘连。刁尤犷悍。同知半年驻竹塹衙门。半年驻艋舺公所。相去百二十里。因奔驰而旷废。势所必然。况由竹塹而南至大甲。尚百余里。由艋舺而北至沪尾鸡笼。尚各数十里。命盗等案。层见迭出。往往方急北辕。旋忧南顾。分身无术。枝节横生。公事之积压。巨案之讳饰。均所不免。督抚知其缺之难。必择循吏能吏以膺是选。而到任后。往往贤声顿减。不副所望。则地为之也。其驾驭之难周又有如此者。淡兰文风。为全台之冠。乃岁科童试厅考时。淡属六七百人。兰属四五百人。而赴道考者。不及三分之一。无非路途险远。寒士艰于资斧。裹足不前。而词讼一端。则四民均受其害。刁健者词穷而遁。捏情控府。一奉准提。累月穷年。被诬者纵昭雪有期。家已为之破。矫其弊者。因噎废食。概不准提。则厅案为胥吏所把持。便无可控诉。而械之。萌乎其中。至徒流以上罪名。定讞后解郡勘转。需费繁多。淹滞岁月。赔累不貲。则消弭不得不巧。官苦之。民尤苦之。其政教之难齐又有如此者。

所以前者台湾道夏献纶有改淡水同知为直隶州。改噶玛兰为知县。添一县于竹

璺之请。臣鹤年臣凯泰等正饬议试办。台事旋起。因之暂停。台南骚动之时。即有潜窥台北之患。经夏献纶驰往该处。预拔机牙。狡谋乃息。海防洋务。瞬息万变。恐州牧尚不足以当之。况去年以来。自噶玛兰之苏澳起。经提臣罗大春抚番开路。至新城二百里有奇。至秀姑峦又百里有奇。倪山前之布置。尚未周详。则山后之经营。何从藉手。故就今日台北之形势策之。非区三县而分治之。则无以专其责成。非设知府以统辖之。则无以挈其纲领。伏查艋舺当鸡笼龟仑两大山之间。沃壤平原。两溪环抱。村落衢市。蔚成大观。西至海口三十里。直达八里坌沪尾两口。并有观音山大屯山以为屏障。且与省城五虎门遥对。非特淡兰扼要之区。实全台北门之管。拟于该处创建府治。名之曰台北府。自彰化以北直达后山。胥归控制。仍隶于台湾兵备道。其附府一县。南划中枋以上至头重溪为界。计五十里而遥。北划远望坑为界。计一百二十五里而近。东西相距五六十里不等。方围折算。百里有余。拟名之曰淡水县。自头重溪以南。至彰化界之大甲溪止。南北相距百五十里。其间之竹塹。即淡水厅旧治也。拟裁淡水同知。改设一县。名之曰新竹县。自远望坑迤北而东。仍噶玛兰厅之旧治疆域。拟设一县。名之曰宜兰县。惟鸡笼一区。以建县治。则其地不足。而通商以后。竟成都会。且煤务方兴。末技之民四集。海防既重。讼事尤繁。该处向未设官。亦非佐杂微员所能镇压。若事事受成于艋舺。则又官与民交困。应请改噶玛兰通判。为台北府分防通判。移驻鸡笼以治之。臣等为外防内治。因时制宜起见。是否有当。伏恳 天恩 飭部议覆。俾有遵循。其建设城署。清查田赋。及教佐营汛。应裁应改应增。容俟奉 旨允准后。再由台湾道议详核奏。期臻周密。至苏澳以至岐菜。现恃营堡为固。将来田亩开垦。商民辐辏。应否设官。容臣等随时察看情形。请 旨定夺。谨先将台北议建府县缘由。合词恭疏具陈。伏乞 圣鉴。

台地后山请开旧禁疏同治十三年

沈葆楨

窃臣等于十二月初一日。业将南北路开通。及拟将琅旗后等处布置各情形。奏明在案。是日奉到本年十月二十三日 上谕。海防亟须认真讲求以期有备无患准军应如何分要隘着沈葆楨等酌度布置南北开路以及郡城修筑垒并着该大臣等悉心经理毋得稍形松懈琅诸社亟须次第清查北路生番扑犯碉楼伤毙兵丁亟应妥办着沈葆楨文煜李鹤年王凯泰潘霨派员设法招徕随时抚恤招垦事宜仍商同罗大春认真筹划台郡城工安平台一切工程沈葆楨务当悉心经画毋得畏难思阻各等因钦此。十二月初四日复奉到本年十一月十三日 上谕。琅一带善后机宜亟须悉心筹划妥善所有招抚生番及修城开路各事宜着沈葆楨文煜李鹤年王凯泰潘霨懍遵十月二十八日谕旨妥为布置毋稍因循沈葆楨等惟当于此时力图自强之策

以期未雨绸缪庶几有备无患各等因欽此。臣等伏读之下。仰见 圣谟远大。欽感莫名。因思全台后山。除番社外。无非旷土。迩者南北各路虽渐开通。而深谷荒埔。人踪罕到。有可耕之地。而无入耕之民。草木丛杂。瘴雾下垂。凶番得以潜伏狙杀。纵辟蹊径。终为畏途。久而不用。茅将塞之。日来招集垦户。应者寥寥。盖台湾地广人稀。山前一带。虽经蕃息百有余年。户口尚未充牣。内地人民。向来不准偷渡。近虽文法稍弛。而开禁未有明文。地方官思设法招徕。每恐与例不合。今欲开山不先招垦。则路虽通而仍塞。欲招垦不先开禁。则民裹足而不前。臣等查旧例。称台湾不准内地民人偷渡。拏获偷渡船只。将船户等分别治罪。文武官议处。兵役治罪。又称如有充作客头。在沿海地方引诱偷渡之人。为首者充军。为从者杖一百徒三年。互保之船户及歇寓知情容隐者。杖一百枷一个月。偷渡之人杖八十递回原籍。文武失察者分别议处。又内地商人置货过台。由原籍给照。如不及回籍。则由防厅查明取保给照。该厅滥给。降三级调用。又沿海村镇有引诱客民过台。数至三十人以上者。壮者新疆为奴。老者烟瘴充军。又内地民人往台者。地方官给照盘验出口。滥给者分别次数罚俸降调。又无照民人过台失察之口岸官。照人数分别降调。隐匿者革职。以上六条。皆严禁内地民人渡台之旧例也。又称凡民人私入番境者。杖一百。如在近番处所抽藤钓鹿伐木采稷者。杖一百徒三年。又台湾南势北势一带山口。勒石分为番界。如有偷越运货者。失察之专管官降调。该管上司罚俸一年。又台地民人不得与番民结亲。违者离异治罪。地方官参处。从前已娶者。毋许往来番社。违者治罪。以上三条。皆严禁台民私入番界之旧例也。际此开山伊始。招垦方兴。臣等揆度时势。合无仰恳 天恩。将一切旧禁。尽与开豁。以广招徕。俾无瞻顾。嗣又据台湾道夏献纶详称。旧例台湾鼓铸锅皿农具之人。向须地方官举充。由藩司给照。通台祇二十七家。名曰铸户。其铁由内地漳州采买。私开私贩者治罪。迩来海口通商。铁觔载在进口税则。昔杜内地之出。今自西洋而来。情形迥异。而不肖兵役人等。往往向民闲藉端讹索。该铸户亦恃官举。任意把持。民甚苦之。又台产竹竿。向因洋面不靖。恐大竹篷箴。有关济匪。因禁出口。以致民闲竹竿经过口岸。均须稽查。不知海船蒲布。皆可为帆。无须用竹。立之厉禁。徒为兵役留一索诈之端。民闲多一受害之事。应请毋庸查禁等因。臣等思当兹开辟后山。百凡以便民为急。不得不因时变通。合无再恳 天恩。饬地方官将铁竹两项。悉弛旧禁。以断胥役勒索之路。以济闾阎日用之需。愚昧之见。是否有当。理合恭折由轮船内渡付驿六百里驰奏。伏乞 圣鉴。

请改台地营制疏

沈葆楨

窃臣等钦奉光绪元年四月二十六日 上谕。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遵议筹办海防事宜分别开单呈览各折片海防关系紧要亟宜未雨绸缪以为自强之计陆军须归并训练方能得力着各该督抚各就地方形势量更旧汛合营并操画一训练限一年内办理就绪奏请派员查阅钦此。并准恭录原奏内开。所有议准水陆兼练及选练陆军。尤以醇亲王折内所指酌撤分汛。汰弱练强。合队合营为要着。应如何归并合操。扼要驻。各就地方形势办理。又准部咨。议覆巡抚移台湾折内。所有该省原设抚标各营。及台地各营将备员弁。如何布置。是否仍由总督节制。抑径归巡抚节制之处。应令该督抚会同该大臣妥议具奏等因。除福建内地练兵事宜。另由臣鹤年等筹议会奏外。查台湾营伍废弛。曾经迭次奏陈。上年府城挑练两营。毫无起色。并将营官林英茂等参革在案。府城如此。外汛可知。其积弊之深。尤所罕见。汛弁则干豫词讼。勒索陋规。兵丁则巧避差操。雇名顶替。班兵皆由内地而来。本系各分气类。偶有睚之怨。立即聚众殴。且营将利弁兵之规费。弁兵恃营将为护符。兵民涉讼。文员移提。无不曲为庇匿。闲有文员移营会办案件。又必多方刁难需索。而匪徒早闻风远扬矣。种种积习。相沿已久。皆由远隔海外。文员事权较轻。将弁不复顾忌。非大加整顿不可。臣等体察情形。计无逾于裁汛并练者。盖分汛裁撤。则骄擅诈扰不禁自除。并营操练。则汰弱补强渐归有用。台地除澎湖两营外。尚有十五营。拟仿准楚军营制。归并以五百人为一营。将南淡嘉义三营调至府城。合府城三营安平三营为一支。专顾台凤嘉三县。其北路协副将所辖中右两营。合鹿港一营为一支。专顾彰化一带。艋舺沪尾噶玛兰三营为一支。专顾淡兰一带。均各认真训练。扼要驻。遇地方有事。接准札调移拨。立时拔队。不准延宕。其兵丁换班。固多疲弱。而就地招募。亦利弊参半。尚须详加察看。顾立法惟在得人。而事权尤宜归一。现既巡抚来台。营伍似应归统辖。千总以下。即由巡抚考拔。守备以上。仍会同总督提督拣选题补。台湾镇总兵。应请撤去挂印字样。并归巡抚节制。如蒙 俞允。伏恳飭部另行颁换该总兵官关防。以昭信守。值此整顿伊始。将弁之营私法者。固宜随时参办。如有才具出众。人地相需。亦应立予拔擢。署补各缺。暂请勿拘成例。俾收得人之效。台地延袤一千余里。处处滨海。皆可登岸。陆防之重。尤甚于水。而台城以安平为屏蔽。安平向设台协水师副将一员。所辖三营。中右两营都司驻安平。左营游击驻鹿港。现拟均改为陆路。府城有巡抚董率。且有道员随同办事。总兵拟请移安平。即将安平协副将裁撤。以镇标中营游击随总兵驻安平。其台协水师中右两营都司。改为镇标陆路左右两营都司。原设镇标左营游击。改为抚标左营游击。随巡抚驻台。其抚标原设两营。仍行驻省。改左营为中营。即以中军参将领之。原设台协水师左营游击。改为台湾北路左营游击。归北路协副将管辖。守备以下弁兵缺额。均仍照旧

。至巡洋艇船。万不及轮船之便利。应将闽厂现造轮船分拨济用。台澎各营。现仅存拖罾艇船八号。俟届修时。应请裁撤。归厂变价。以节虚糜。除改设各官关防俟准部覆另行 题请颁换外。臣等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 圣鉴。

筹议改设台湾郡县疏光绪十三年

台湾巡抚刘铭传

奏为筹议台湾郡县。分别添改裁撤。以资治理而固地方。恭折仰祈 圣鉴事。窃臣等于光绪十二年六月十三日。会奏台湾改设事宜折内。声明彰化等县地輿太广。亟须添官分治。奉 旨该部议奏钦此。旋经部咨。议令酌度情形奏明办理等因。伏查台湾疆域。南北相距七百余里。东西近者二百余里。远或三四百里。崇山大溪。钩联高下。从前所治。不过山前迤南一线。故仅设三县而有余。自后榛莽日开。故屡增厅治而犹不足。光绪元年。沈葆楨请设台北府县以固北路。又将同知移治卑南以顾后山。全台官制。粗有规模。然彼时局势乍开。择要修举。非一劳永逸之计也。臣等公同商酌。窃谓建置之法。恃险与势。分治之道。贵均而平。台省治理。视内地为难。而各县幅员。较多于内地。如彰化嘉义凤山新竹淡水等县。纵横二百余里三百里不等。仓猝有事。鞭长莫及。且防务为治台要领。辖境太广。则耳目难周。控制太宽。则声气多阻。至山后中北两路。延袤三四百里。仅区段所设碉堡。并无专驻治理之员。前密后虚。亦难遥制。现当改设伊始。百废具兴。若不量予变通。何以定责成而垂久远。臣铭传于上年九月。亲赴中路督剿叛番。沿途察看地势。并据各地方官将境内扼塞道里。田园山溪。绘图贴说。呈送前来。又据抚番清赋各员弁。将招垦地所陆续禀报。仅就山前后通局筹划。有应添设者。应改设者。应裁撤者。查彰化桥孜图地方。山环水复。中开平原。气象宏敞。又当全台适中之地。拟照前抚臣岑毓英议。就该处建立省城。分彰化东北之境。设首府曰台湾府。附郭首县曰台湾县。将原有之台湾府县。改为台南府。安平县。嘉义之东。彰化之南。自浊水溪始至石圭溪止。截长补短。方长约百余里。拟添设一县曰云林县。新竹苗栗街一带。扼内山之冲。东连大湖。沿山新垦荒地甚多。拟分新竹西南各境。添设一县曰苗栗县。合原有之彰化及埔里社通判一厅四县。均隶台湾府属。其鹿港同知一缺。应行裁撤。淡水之北。东控三貂岭。番社歧出。距县太远。基隆为台北第一门户。通商建埠。交涉纷繁。现值开采煤矿。修造铁路。商民集。尤赖抚绥。拟分淡水东北四堡之地。撤归基隆厅管辖。将原设通判。改为抚民理番同知。以重事权。此前路添改之大略也。后山形势。北以苏澳为总隘。南以卑南为要区。控扼中权。厥惟水尾。其地与拟设之云林县东西相值。现开路一百九十余里。由丹裕岭集集街径达彰化。将来省城建立中路。

前后络。呼吸相通。实为台东锁钥。拟添设直隶州知州一员。曰台东直隶州。左界宜兰。右界恒春。计长五百余里。宽三四十里十余里不等。统归该州管辖。仍隶于台湾兵备道。其卑南厅旧治。拟请改设直隶州同一员。水尾迤南改为花莲港厅。垦熟田约数千亩。其外海口水深数丈。稽查商船。弹压民番。拟请添设直隶州判一员。常川驻。均隶台东直隶州属。此后路添改之大略也。谨按台湾疆土赋役。日增月广。与旧时羁縻侨置情形。迥不相同。因地制宜。似难再缓。况年来生番归化。犷榛之性。初就范围。尤须分道拊循。藉收实效。辑遐牖迩。在在需员。臣等身在局中。既不敢遇事纷更。以紊典章之旧。亦不敢因陋就简。以失富庶之基。损益酌中。期归妥协。如蒙 俞允。臣等拟先委员前往。作为署任。主办画界分治事务。并请 飭部分别换铸关防印信。先行颁发。俾昭信守。俟全局勘定。再将四至图册。及作何项缺分。详细奏咨。请 旨定夺。至教职暨沿山沿隘佐杂武弁。并屯地等官。应添应改。亦拟于郡县设定后。分飭各员就近体察详请奏咨。其余未尽事宜。统俟陆续会商。随时具奏办理。所有筹议添设台湾郡县大略情形。谨会同浙闽总督臣杨昌浚合词恭折具陈。伏乞 圣鉴。

上某兵备论治台书同治八年

金东

日者东仰蒙宪台不以东为不肖。赐以清闲。俾进而面教之。勤勤恳恳不啻若自其口出。此东夙发就傅迄今二十余年有求之师友而不能得者。不意一旦忽得之名公大人。其为感激荣幸。曷可言喻。顷欣闻 新纶。授宪台台湾督学巡道。正疏外。尚未泥首称贺。忽又仰蒙律吹过暖。曲赐提携。知遇之恩。尤切衔感。惟自恨一介庸愚。深恐无以报称。窃欲饰其固陋之志。以效悦己之容。想俯勤刍采者。或嘉其诚而不叱其妄也。台湾自入版图以来。近则数年。远则十数年辄乱。小则焚乡杀人。大或攻城踞郡。虽复旋起旋扑。不致甚碍大局。然上廛 圣明宵旰之忧。下貽苍赤荼毒之惨。三军暴露。千里为墟。或为日数年之久。戴逆之乱。或糜饷百万之多。或竭数省兵力。林逆之乱。始能一奏荡平。顾遗孽甫庆肃清。潜流旋虞横溃。百余年来。靖乱不恒。卒难久安长治。论者独归咎于台民之习俗犷悍。好乱使然。不知孟子道性善。台民恐非尽梟獍。君奭言民极。风俗岂难致悖。夫使其所以犷悍好乱者。毋乃亦由上者抚绥教养之方。与弭祸消患之策。有未尽欤。从来治台者。类皆苟且安常。不知远虑。视其官如传舍。以方面为儿戏。幸而地方一日无事。彼即一日庞然民上。处优养尊。貽讥尸素。迨至一旦溃裂。揭竿起。犹不自愧己之失治所致。辄诿曰台民好乱。呜呼。民亦何其不幸而长被此恶名。为诿过卸罪之庸徒所借口也。或有贤者目击岩疆。势难苟安。长虑却顾。思有所为。则非齟齬于督抚。即掣

肘于镇将。事权不专。和衷无人。虽负有为之才。终抱孤掌之恨。若无齟齬掣肘。事权专而文武和矣。或又器非任巨。才不副志。意趣既属平庸。张弛又多乖谬。徒费设施。亦无成效。前既覆辙。后遂惩羹。愈以苟且安常为得计。以远略壮猷为徒劳。驯致不敢稍有所展布。相率自安于庸碌。此台湾所以卒难久安长治。时形岌岌可虞也。今当力矫前失。思患预防。为地方图久安。为朝廷纾南顾。窃计其宜有四。其弊有五。请详陈之。何谓四宜。一曰宜招徕生番以拓提封而杜覬觐也。台湾南北延袤千有余里。东西穿山抵海约六百里。今自西至东。浅阔相匀。所辟不及一半。余皆弃为生番巢穴。夫六幕弹丸。莫非王土。四维瓯脱。俱属封疆。而况卧榻之旁。沃壤千里。岂有终久委之非类。而交相掉头一不过问乎。或曰。生番固属非类要亦覆戴苍生。我列圣德并天地。一视同仁。夺彼与此。既有不忍。且恐一言拓土。未免即有诛夷。尧仁浩荡。虑伤慈祥。故既划界范彼突出。又饬所司禁此阑入。俾各遂其生。免致有所残。此言是已。然今有策于此。去诛夷为招徕。藉招徕为拓土。上仍体

皇上如天之仁。下可广海宇耕耘之利。向化者务期安插得宜。往居者不使滋事贻害。两得其善。似亦可行。抑其地山野所产。物用甚饶。我儆久弃不取。必为外人所图。生番赋秉蠢愚。终难长保其有。今闻岛民已潜往垦。他日占踞。此其先验。与其拱手而授之异族。致贻将来偏处之虞。何如拓土而自尽地利。潜消目前已形之祸。

或曰。岛民违背和约。擅敢往耕。不难即与驱除。何致遽为彼有不知地利。有日辟而无永弃。我即能不为异族之所有。而不能止奸民之偷耕。能止奸民之偷耕。亦不能禁匪徒之潜踪生聚。此逐彼来。前禁后犯。轆轳纷纭。终无了局。且台湾之奸徒每敢于叛逆者。虽由其轻举妄动不知自全。亦未始非恃有内山可为穷蹙去路耳。故历办台贼。皆至搜剿内山。始为军务竣局。然则内山一日不隶职方之掌。奸徒且先一日不息悖乱之心。又不但虎视眈眈投隙欲踞者为可虑矣。兹幸萌孽未滋。先事尚易料理。苟使根蒂一固。后人必费经营。监司之任。肩海疆安危。不可不熟筹长虑。圣明在上。洞烛万里。儆即据此入告。似当仰邀俯俞。惟招徕之法。亦须谋定而为。必先募通事以达其情。用熟番以导其来。俟得其情而知其所嗜。而后因其来而縻之以利。牛盐布。都为馭彼之鞍缰。舍宇冠裳。无非招番之口繇饵。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多方抚煦。妥为安插。务使乐于向化。勿使惊而远扬。则于招徕之法。思过半矣。生番既经归化。疆场即须布置。如建城防。设官经理。立戍以资控馭。招商以通有无。一切应办事宜。均当次第举行。二曰宜设立屯田以懋财利而期富强也。台湾出产。有食盐樟脑煤炭硫磺等物。妥为区处。寔令丰饶。置关榷税。利甚不赀。今皆不言。独言屯田者。盖王道本诸耕凿。粒食是为民天。急先务耳。溯自汉

世御羌。下逮前明备边。历朝圣君贤臣。无不于设戍地面。讲求屯田以收利效。台湾戍兵众至万余人。此据乾隆府志言之。节经裁汰。今尚存六千余名。官庄多至百余所。乃向来当事总不一言屯田以裕饷需。率交属员收租。恣意分肥私橐。溺职蠹国。莫此为甚。宜即清厘各庄地亩。责成武弁。统率所部戍兵。各赴就近庄田屯种外。并于新附内山一体设屯。以懋财利。所有屯田章程。限于尺幅。不能详陈。请为先言其略。凡屯有长。长有大小之别。以便责成。屯有户。户有军民之分。以课耕种。大屯长以官为之。小屯长或官或绅。军屯即用戍兵。民屯另募土著。军屯照丁给亩。照亩责获。房舍工食牛具籽种一切屯本。皆由官给而各有限制。刈获颗粒皆[输](轮)之官。而军不得私。民屯官惟给田。屯本归其自备。计亩责获。视军为杀。勤惰有赏罚。所以示劝惩。出入有册报。所以防侵欺。官庄宜军屯而助之以民。内山宜民屯而维之以军。此办屯大略章程也。夫家国庶务。非财不行。毋论空拳赤手。难效巧炊。但稍左绌右支。便形拙斲。故凡有为。首须筹利。今人之弊。大抵明于节用。而暗于生财。拙于筹饷。而巧于讳利。外似皆欲有为。内实共怯厚费。不顾时势之缓急。不计将来之利害。但能节啬省财。举凡无妨苟且。倘稍繁费言利。便共毁谤阻挠。迨至体势败裂。情形窘困。始知先所谓明者。正其所暗。所谓巧者。实彼之拙。即恨噬脐。已费医疮。此殆海内古今之通病。亦非边隅一时之痼疾。夫刘晏造船。因多与羨余而始坚。后人吝财。至面给价料而遂。此多需与省费之成败。昭著于史册者也。今之自诩节财较及锱铢者。亦可鉴此。略醒其梦寐矣。

前明卢忠肃公曰。桑孔言利。论者鄙之。然从身家起见则墨吏。从朝廷起见则贤臣。为聚敛起见。则心术可诛。为救时起见。则经纶足法。此言痛切。足破世俗庸儒绝口不敢言利。动以桑孔为口实者之惑。今之屯田。即管子之内政。区区霸朝。犹知修举。堂堂王政。岂吝施行。且际兹多需之时。须预广取利之术。抑屯田所取。以视横征巧敛者尤迥不相侔。自当昌言于大廷。不可少夺于浮议。今天下之兵。皆募土著。独有台湾不准招募。俱由内地更番遣戍。是盖

庙堂寓有深意。未便轻议更张。不然。就民屯而略为部勒训练。唐代府兵之制。可唾手而复。岁免内地饷帑之转输。班戍之烦劳。永为边省无穷之利。诚善策也。三曰宜推广学校以隆教化而革恶习也。查台湾各属。有书院有社学。即各土番亦皆先立有学。惟迭经兵燹。存废难知。当饬查明应修应造。或官为经理。或劝其自修。斟酌行之。俾复旧观。并饬各属确查。毋论民番市镇。远近乡村。但聚居自百家至五百家者。即为设立社学一所。过五百家至千家者。为设二所。不及者就近附学。欲自设者听之。每所有学堂有讲堂。应需经费。先尽就地劝捐。然后官为补足。除在城书院照常延请山长月课时文诗赋外



。其余每一社学。聘设掌教主讲正副各一人。以本地文行兼优声音洪亮者为之。掌教专教朱子小学。渐及四书经传。并教以拜跪揖让之仪。进退应对之节。以敦初习。其有秀山班行者。再教以文赋。俟其词意优通。遣赴书院考录。所有学规格式。由官拟颁遵行。主讲朔望恭讲 圣谕广训。地方文武各官。皆须亲到就近社学随同宣讲。倘有视为具文。无故敢不亲到。查出照例劾参。每日早晚。则讲前修穆行与先哲格言以训其俗。格言如陈文恭公训俗遗规石天基治家俚训之类。穆行如子史所载忠孝节义可敬可感之事。皆可分别摘取编纂备讲。惟听者日久或厌。未免终归具文。当于立法之初。善为之虑。可仿遗规内讲乡约之法。再加斟酌尽善。期可永远遵行。始为颁下各学。所有社学事务。府垣设局专办。总领于府学教授。分责于各属谕导。每月应需讲章。由局撰拟预颁。该谕导须不时亲至各学听讲。以稽勤惰。倘敢奉行不力。虚应故事。即惟该谕导是问。台湾居民。富庶甲于他郡。朴鲁是其本性。犷悍则因习染。计其自童而耄。大约目不睹经传之训。耳不闻仁义之言。凡所濡染。无非椎埋恶习。与夫横暴悖行。夫藉富庶之资。而稔悖恶之行。失朴鲁之性。而成犷悍之习。苟不反叛。复将何为。今为广立社学。以教为化。寓劝于讲。使父老日夕所闻。无非仁义之言。子弟终岁所习。尽是圣贤之语。彼虽顽石。亦应点头。况具有鲁朴之本性。自易去犷悍之旧习。因其士庶之富饶。尤易兴起于礼义。实心实力。教之数年。海滨必可成邹鲁。习俗岂复虞好乱。昔西汉川蜀之民。未尝被三代礼义之化。而久染秦人强暴之习。其椎鲁犷悍。殆当倍甚于今日之台湾。乃一经文翁教授。如司马相如杨雄严君平之徒。即辈出其闲。一时人文。冠冕天下。迨后武侯因之。略峻法制。其效遂至道不拾遗。台湾涵濡皇化。历年已将二百。视昔川蜀当较易教。是在以化民善俗为己任者加之意耳。文翁遐躅不难继也。

四曰宜整顿吏治以端政本而期成效也。吏治有本末。官员吏役为治之本。法令条教为治之末。夫摈斥贪邪。擢用廉正。吏能尽职。治始称盛。言吏治者类皆知之。至其所以能廉正尽职。而不贪邪败事。由于生计有赖。内顾无忧。则恐未尽知也。今之官吏。方共内顾殷忧之不暇。复何职掌政事之遑恤。法令条教。适与以营私舞弊之方。白斧钺。亦难疗其废弛因循之病。是非官更多不肖。盖迫于势所使然。孟子曰。徒法。难行。可深长思也。夫苟欲其洁己。专致力于职掌。须先裕其生计。使内顾之无忧。古昔明王知其然也。于是制为禄糈。俸资事育。虽庶人在官。亦必禄足以代其耕。而后其贤者精不歧疲。得以一意于庶政。不肖者恋禄患失。亦皆黽勉以自全。故每事半功倍。天下常臻郅治。三代尚矣。下逮汉唐宋明。亦罔不率由斯道。 国朝颁禄多沿明制。颇觉太薄。虽经添有养廉。仍苦艰于措拄。且风气所驱。贤者不免。方隅所囿。日用悬

殊。闽省上自督抚。下逮佐杂。一切官吏。计其俸廉所入。虽极节啬。亦难敷衍。然数百年来终可支持。不因禄薄人遂裹足者。官则专藉陋规。勉强弥缝。不肖之徒。或竟婪赃。攫彼填此。至于吏役。更属不堪设想。计其终岁所得不过数金。毋论难以赡养妻孥。亦断不能自餬一口。苟非受贿卖法。殆无以救朝暮。故从来有不受贿之官。而无不受贿之吏。有不卖法之吏。而无不卖法之役。今裁陋规。既议津贴。又仅贴各官而不及吏役。岂此辈都非人类。不须食用之需。抑均是齐民。亦有室家之累。原情酌理。诂谓得平。是则阳令以奉公守法。阴实使之作奸犯科也。且此辈原少麟凤。类多虎狼。计台湾一府四县五厅。经制白役约共不下数千。是则纵数千之饥狼饿虎。以横噬阖郡之弱肉。吏治安得不淆。台民安得不乱。今之侈然自谓整顿吏治者。并不于此本源之求。而惟于彼末流是鹜。谬矣。即所给各官津贴。复不能多。以致日言裁陋规。而此舍彼取。陋规终不能裁。日言禁贪婪。而前清后浊。贪婪究难尽禁。是不揣其本而欲齐其末。其弊往往如此。今当探本澄源。首厚各官之津贴。次增吏役之工银。全台文员大小计共四十员。经制吏役约共七百名。官员查照省章旧额加增。以定津贴。吏役援照绿营守兵加饷新章。以给工食。痛除白役。严禁克扣。每年约共需银十余万两。使其奉养足而后廉耻生。费用舒而后精神振。始从而劾去饕餮败类。精明干贤员。严其銜勒。责以驰驱。峻其赏罚。课以成效。凡功令所颁一切良法美意。如保甲团练之类。与夫地方之利弊。民生之疾苦。一一督令讲求。便宜施行。不事虚文。务期实效。上下戮力同心。彼此励精图治。盖不逾时。可卜庶政之清明。无虞吏治之窳坠矣。再辅以学校。饰以经义。革犷悍好乱之俗。为横经讲肄之区。化蛮烟瘴雨之乡。为文物声名之地。措危疆于盘石。巩海峤若金汤。永号乐郊。长称郅治。召杜龚黄之绩。不得专美于前代。成康文景之隆。始知原属于熙朝。岂不休哉。

何谓五弊。督抚信任不专。未免始终为难。弊一。镇将执拗不和。未免掣肘生患。弊二。属员贤愚不齐。未免有乖呼应。弊三。经费缩瑟不多。未免怯费贻误。弊四。舆论同异不定。未免先自疑沮。弊五。然不恤舆论。疑沮可转锐断也。多筹经费。贻误可为预防也。妙选属员。呼应可期指臂也。婉商镇将。掣肘可成和衷也。惟督抚之信任不专。则属无可如何。上策以去就期之。下策以权术致之。二者而已。无中策也。上策略刚毅者优为之。下策稍自好者不为也。然古人有虑挠事而内结中涓。欲靖寇而屈事奸相者。虽非正道。难律官箴。乃其人皆勋烂当时。声施后世。迄今而功名之士犹有取焉。初不讥其枉尺直寻也。夫能去此五弊。始可行彼四宜。四者行。而台湾乃久安长治。永靖不乱矣。东闻惟非常之人。而后能为非常之事。建非常之功。拓辟全台。非常之事也。措全台于久安长治。非常之功也。夫世有此非常之事。而吾适与之值。亦可

谓千载一时。非常之遇矣。其宜如何之殚精自树。方为不负此遇。是固愚者所忽。而贤者所耻也。碌碌之徒所恬然自安。而豪杰之士所奋难自己也。伏惟宪台抱迈世绝俗之姿。负岳峙渊渟之量。蕴百家无穷之学。号一时有为之才。历中外。洞究理乱。可谓豪杰之士。非常之人矣。夫以非常之人。值非常之事。以有为之才。际得为之日。万无恬然自安。计必奋难自己。上酬 圣主眷之隆。下慰苍生徯苏之望。从知非常之功。盖将克时而建。东滥属吏。谬承青睐。窃不胜其图效翹望之私。辄敢妄拟牧之罪言。设为四宜五弊之说。以干冒尊威。明知沟洫无裨于溟渤。邱垤鲜益于嵩华。惟溟渤嵩华为能容之而不拒。故高者愈以成其高。深者愈以成其深。度宪台当亦不拒。而适以自成其高且深者已耳。

### 议复水师李提督台湾治略

周懋琦

一拟改府治以执中央等因。懋琦复查。台湾府城。偏陷于南。实不足控制北路。自应照李军门所拟。将镇道两衙门移驻于彰化水沙连之闲。水沙连尚未开垦。彰化城池逼近八卦山。登山俯瞰。城内虚实毕现。有事万不能守。如将八卦山包裹入城。亦无水道。均属绝地。自戴逆扰乱以后。县署监狱仓库一切废为平地。懋琦以为彰化县应于东等保择地改建。该处周围七八十里。生聚二百余庄。物产殷繁。山川环抱。但风气强悍。有良有司就近教化抚字。必能易暴为良。并请镇统千人。道统五百人。中营统五百人。共二千人分为四营。扼要驻。训练弹压。互为声援。每月由镇调外营二百五十人。阅看技击。不但南北两路。可以居中调度。而且可以兼顾内山。筹划一切。至台湾府治。毋庸改建。请升淡水同知为台北府知府。并划淡水艋舺之地。改为两县。台凤嘉澎湖一厅三县。隶于台湾府辖。彰化淡水艋舺鹿港噶玛兰二厅三县。隶于台北府辖。其考试分为两棚。道南巡则考台湾府属生童。道北巡则考台北府属生童。除每月调外营二百五十人赴阅换防外。镇南巡则合操台南各营。镇北巡则合操台北各营。就地正法之案。由府勘送镇道复讯办理外。秋审奏销粮饷。台南北分归各府讯解支給。知府原不必与镇道同城。兴泉永等处。是其明证。惟一切建置。需费太烦。窃谓衙署但先起盖铕楼住房。其余植竹围。将来陆续增置。则费不烦而事易集。

一拟移营伍以实空虚等因。懋琦复查。现在台湾兵额。除水师及各营字识不计外。陆路兵丁尚有五千人。前条议请镇道中营改驻彰化之东境内。统带二千人。分立四营。训练弹压。其余台凤嘉淡艋舺噶玛兰六厅县。每厅县各一营。每营千把外额统算共成五百人。分为两旗。每五日以一旗守城。守城之日。即操练之日。以一旗出哨。出哨之日。不能一日即回。应分按地方四至所及。尽界

而止。若逢镇台吊操之时。则由镇军先于所统二千人内。拨一旗到地以实之。从来兵法聚则势盛。练则艺精。劳则体坚。若照常制零星分防。即再添五千人。总是空虚也。书生谈兵。不能中。但我朝兵制之坏。实由于分派塘汛割裂零畸。先今巨公论之详矣。此专指陆路而言。若水师则非轮船不可。南之琅。北之苏澳。空虚之极。不堪设想也。

一拟法屯田以减兵额等因。懋琦复查。台湾屯田。乃福公中堂犒养番丁而设。即古劬劳屯田遗意也。与兵屯迥异。今若驱班兵而给田使垦。必多扞格。漳泉延建等处之民。素习懒惰。且优养已惯。使之荷锄种地。虽立厉禁而有所不行。宋陈恕有言曰。兵丁平时鞭撻民夫。供其役使。一旦使之秋执干戈。春服耒耜。其能安乎。兵不能屯。自古皆然。况班兵之骄悍。不服地方官约束。台湾较各省尤甚。若赵充国诸葛武侯所行。乃军前节制之师。未可同日论也。然台中实有可兴屯之地。请挑募兴化福宁两府山民之健者。并本地内山番丁粤庄乡民。官为凿池开圳。督令开垦内山旷地。内山未经开垦之区。土气甚厚。今年开垦。明年收获。所获稻谷。除归补牛种工资课赋外。余则匀给垦丁口粮。暇时教以技艺。一旦有变。家自为守。人自为战。比之班兵。强逾数倍。无屯田之名。有屯田之实。无养兵之费。可助兵之力。不数十年。后山奇来秀姑鸾各处。皆成膏壤。不独水沙连六社而已也。

一拟请丈量以升丁课等因。懋琦复查。此议断不可行。台湾沙地。每夏秋大雨。山水奔泻。田园冲为壑。流沙壅积。熟田变荒。若非以多报少。何以补苴。台地依山临海。所有田园。并无堤岸。海风稍大。咸水涌入。田园卤浸。必俟数年。方能复种。若非以多报少。何以抵纳官粮。以上两层。前御史尹泰已奏陈有案。且一办丈量。贪官污吏。藉端需索。弊窦丛生。明激事端。暗伤阴。惟淡水一带。必须设法清理。专案奏明。前项田地。有番之名。实民之产。但令大户升科纳粮。每年即可增租赋十余万石。不必琐丈量。扰民滋事。况后山奇来秀姑鸾等处。旷地千里。倘将台湾分为两府。懋琦任北路之事。稍假便宜。量行垦政。十年后可增租赋二十万石。练壮丁二万余人。不动帑项也。

一拟严保甲以绝逋逃等因。懋琦复查。台中逋逃渊藪。乃在内山保甲之所不及。如欲驱逐匪类。惟清庄一法。可以得力。然清庄能除外来之匪。而本地各庄。自有匪人。族大则匪愈横。应由县官刻刻以缉匪为心。悬重赏以购巨犯。或十得五六。一面慎选总理。而台中小姓。即极公正。亦不能办事。此事暂无良法。

一拟齐贤才以清积弊等因。懋琦复查。台湾积习相沿。公行贿赂。然百姓实爱清官。果有廉明之吏。与民相信。必不致有变乱。应请商明省宪。万勿以台湾为调剂之区。使身负重累。人员来署厅县。则地方幸甚。懋琦在省。已向省宪

切实言之。全台祇鹿港同知一缺。用度减省。每年尚可余剩七八千元。其余各缺。皆无余剩。台彰则尤苦累矣。

一拟禁陋规以厚津贴等因。懋琦复查。台道之脑。台府之盐。现均提归公家。各予津贴。以外毫无陋规。至台防鹿港淡水口费。专为配运而设。鹿港尚有赢余。淡水台防。则用犹不足也。至佐杂极苦之缺。现拟稟请津贴。

一拟综出产以充国帑等因。懋琦复查。台中物产。甲于通省。而厘金最轻。较之内地止十分之一二。但奉行既久。万难加增。惟煤洞磺矿。有禁之名。无禁之实。似应妥议章程。设法开采。然开采以后游民日聚。易于滋事。弹压稽查。大费筹划。未可轻率立议。利本无多。而害不能枚举故也。

### 全台图说

周懋琦

府治。东抵罗汉门。六十五里曰中路。西抵澎湖。三百二十里南抵沙马矾。四百六十里曰南路。北抵鸡笼山。六百三十四里曰北路。东西广阔四五百里。南北袤延千二三百里。按里数。校内地弓步计里者加长。

台湾县。东至老农庄。一百二十里西至赤嵌城西大港口。十里南至二层行溪。凤山界。一十三里北至曾文溪。嘉义界。三十里广阔百三十里。袤延四十三里。

凤山县。东至弥农山麓。七十里西至旗后港。十五里南至沙马矾。三百七十里北至二层行溪。台湾界。六十七里广阔八十五里。袤延四百三十里。距府八十里。

按凤山之南。自琅而东。至卑南觅秀姑鸾以达北境。中多未垦之土。前临大海。中隔生番。往来洋舶遭风礁者。多为番所苦。近议于枋分驻文武员弁。设立衙署。以资镇压。然相距太远。声息仍复不通。应于琅添设营汛。或移安平协台防同知分驻于此。或将南路参将改为水师移驻于此。并将其水口堵塞。又将卑南以北各社。全行收隶版图。凡可以泊船所在。一律填塞。乃为善策。

嘉义县。东至大武壠。三十一里西至笨港。三十里南至曾文溪。台湾县界。七十里北至虎尾溪。彰化界。四十里广阔六十一里。袤延一百一十里。距府一百里。

彰化县。东至平林庄。七十里西至鹿港。二十五里南至虎尾溪。嘉义界。六十里北至大甲溪。淡水界。四十五里广阔一百里。袤延一百里。距府二百里。

按彰化县东南。有水沙连。其广袤加倍。相度地形。今之城池。建于半线。保全无堂局。城外八卦山。凶克特甚。未为善也。城池似宜改筑于该县东北之东地方。距城十五里。周六七十里。有一百八十余庄。山川脉络交会。后枕炎。前面堂局开阔。两水分流。左右环抱。极有形势。林镇宜华欲将北路协县移

设于此。并谓其民俗强悍。又多殷富。向来土匪蠢动。多起此乡。亟宜驻重兵以镇压之。官小兵单。反为民所轻视。其说甚允。惟东之北。疆界略促。宜割淡水所辖之大甲蓬山以至后。归入该县为界。瓠北赵氏 皇朝武功纪盛。谓台湾有当酌改旧制者。正此类也。至谓彰化县城。宜设于鹿港。而以台湾道及副将驻之。彰化县城不傍山不通水。本非设县之地。若移于鹿港。镇以文武大员。无事则指麾南北。有事则守海口以通内地。千百年长计也。按县城移建鹿港。时异势殊。似非确论。彼时沪尾一口。尚未通商。今则情形不同。沪尾较冲于鹿港耳。而谓彰城之不得善地。请以台道移驻中路。则与琦议复水师李提督八则。不相违背。杨镇在元欲于南投地方设一武署。移大营驻此半年。以资弹压。琦按东民繁地广。犷桀至多。更须弹压。南投可以缓图。然必文武兼资。有张有弛。乃合机宜。单设一武营于此。亦属非是。

淡水厅。东至南山。十里西至大海。八里南至大甲溪。彰化界。百零五里北至大鸡笼山。百九五里由三貂岭转远望坑。噶玛兰界。五十里广阔十八里。袤延三百五十里。距府三百四十五里。

按淡水厅所辖。四百里而长。自竹塹至艋舺。中距百里。该厅仆仆往来。实难治理。宜将艋舺县丞升为一县。淡水同知降为一县。另设台北知府。驻于艋舺大稻埕一带地方。专管海防。兼司北路后山开垦事宜。方为久计。其地产磺。今虽封禁。小民偷采亦多。或官为开采。不至弃其利于空虚为得。又沪尾守备。管辖洋面。上由苏澳。下至大甲。七八百里。兵船单薄。断不得力。亦应改为水师副将为宜。

噶玛兰厅。东至过岭仔。十五里西至枕头山后大陂山。十里南至苏澳。五十里北至三貂溪远望坑。淡水界。八十一里广阔二十五里。袤延一百三十里。距府六百七十一里。

案该厅民极驯顺。讼案稀少。其东南奇来秀姑鸾。风气未开。水有瘴毒。外人至彼。饮其水。多腹胀生病。近略有人在外开垦。荒旷尚多。急宜官为经理。否则必为东西人所得也。该厅另有僻径。两日即可达淡水。似宜开辟。

澎湖厅。东至阴阳屿。水程三十里西至西屿。水程三十里南至八罩溪水程十里北至北屿。水程八十里距府水程三百二十里。

案全台形势。宜于南路移驻一协一厅。北路增设一府二县。方足以资控制。南路则台湾一府。台凤嘉三县台澎二厅隶之。而安平副将台防同知移琅。或将南路参将改为水师。隶安平协辖。分驻于此。北路则移彰化县于东。而移镇道于此。居中节制。北路改艋舺竹塹为二县。添设一台北知府。隶以鹿港噶玛兰厅。共为三县二厅。将来埔里六社果能归官经理。即以鹿港厅移驻于内。就近抚治。

水沙连。在彰化东南隅。集集铺入山之始。内木栅番界之终。南距府二百二十里。西距彰化八十里。嘉义一百二十里。东北距噶玛兰。有三路可通。山后平埔。直长四五百里。北为噶玛兰。中为奇来。南为秀姑鸾卑南觅。直接凤山之琅内山。南北袤延一百三十里。东西广阔约六七十里。

埔水二社。居沙连之中陆路入山。南由集集。北由木栅。中闲有小路为八圮仙岭。险仄难行。故入山多由集集。此彰化通沙连之陆路也。水道则有南北清浊二溪。均由万雾大山发源。分注在六社之南者。为浊水大溪。绕流在六社之北者。为清水大溪。

案埔里六社。居全台心腹。为中权扼要之区。往者鹿州蓝氏有言。辟其地而聚我民。害将自息。翦焉辟焉。正所以少事而非多事。理焉治焉。正所以弭患而非贻患。又云。气运将开。必因其势而利导之。又云。或谓海外不宜辟地聚民。不知委而去之。必有从而取之。又云。利之所在。人所必趋。不归之民。则归之番。不归之番。则归之贼。即使内贼不生。又恐寇自外来。此以见前人深识远虑。卓不可及。前道光年闲。疆臣奏请设官抚治。部议未允。查所奏内。谓六社番地。僻处山隅。距海口甚远。外人断无垂涎之理。又台地所产。俱非异域所珍惜。云云。据今履勘。则大不然。现在六社之中。多设立教堂。其意安在。所产樟脑茶磺。亦不可云非所珍惜。又山后奇来苏澳一带沿海之地。皆可通入六社。谓为距海口甚远。置奇来苏澳于不理。亦太疏矣。此时不即为患者。各国互相观望。不发端。久则必为外人所据。腹心既为所据。沿边海口交午相通。患有不可胜言者矣。是故为今日计。不特六社宜所措意。凡南北沿边海口。如卑南觅秀姑鸾奇来苏澳等处。皆急宜防堵者也。防北堵南。气力尚省。

奇来。即淡彰之背。秀姑鸾。即台嘉之背。卑南。即凤山之脊。奇来之地。三倍兰厅。秀姑鸾又四倍之。奇来至苏澳又与噶玛兰界。大约一百五十里。由秀姑鸾而卑南觅而琅桥。大略与山前千余里等。山后大洋有屿。名钓鱼台可泊巨舟十余艘。崇爻山下可进三板船。卑南觅自山到海。广阔五六十里。南北袤延约百余里。自秀姑鸾等境。官能垦辟。可得良田数万甲。得租赋数万石。可置一县治。与奇来为接壤。近时郡城有小船私到山后向番贸易者。即卑南觅也。

#### 附埔里社图说

查眉社埔社两处。化番男妇。现仅存三十丁口。而熟番屯番之分居于三十四城以内者。就其领米人数计之。大小男妇已五千零十九丁口。其私垦之汉民尚不在内。熟番内有乌牛栏大湍虎仔山蜈蚣仑牛眠山五社。均被诱习教。而教堂设乌牛栏。本年四月闲。有外人因天旱无雨。早冬歉收。私行入社散给银洋。

意图要结。若再不开。必有从而取之者。二社为外人所得。全台心腹之患也。

查六社所辖。原一大县之地。此时无容遽议设县。先由府暂驻南投地方。一面办理府中公事。筹划开垦事宜。所有屯丁。应专归调遣。不过一年。规模粗定。然后请鹿港同知入驻于社。随时抚治。其工程一项。全在开圳修路。制备农具。城垣衙署。祇植竹围。三年而成。一切经费。约需二万数千两。不过数年。全可归补。无容动帑。其垦地一项。番垦归番。屯垦归屯。民垦归民。惟民垦者酌量升科。未垦者全办屯田。省得无限兵费。此尤要务。台中内山屯丁。大可用也。

查集集铺入社如土地公案鸡岭等处。高山大岭。险仄异常。万一社中有变。土地公案以百人守之。鸡岭以五十人守之。虽数千悍勇。亦不能入。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者。急应将中路先行修通。此事断不容缓。所需经费。料理得人。不及千元。已密饬妥人前往察看。用番丁修番路。固不在禁令中也。倘蒙奏准开垦。通商惠工。先由此路。

头设山势较高。水圳未浚。全系旱田。上冬下霜。地瓜不实。本夏无雨。早稻全枯。番黎极苦。然周围高山大岭。层层包裹。乃门户要隘也。宜设巡检或屯弁居之。

土地公案鸡岭两处。应挑选健丁百名分。并建汛房数处。每处以容十人为度。全岭高险而仄多。驻兵勇反嫌拥挤。且无处觅水。

## 卷九十二 兵政十八蛮防

### 缕陈湖南苗疆情形疏

贺熙龄

窃查湖南苗疆。自嘉庆初年戡定之后。苗情极为安贴。良由抚绥得宜。控制有力。闻近年来该处情形。渐就废弛。殊非慎重边防之道。臣谨就所闻。缕陈于左。

一沿边碉卡宜及时修葺以资捍御也。查湖南苗疆。凤凰干州永绥古丈坪保靖等五厅县沿边一带。于嘉庆二年以后。次第建修屯堡碉楼石卡哨台共一千一百余座。边墙一百余里。盖墙以严界画。堡以资巩固。哨台以瞭望。台以堵截。碉卡两项则以守以战。所以捍御边疆。至为详备。原筹有岁修经费二千九百余两。由辰沅永靖道经管支销。遇有坍塌。随时补筑。乃闻近来报销不实。各厅县碉卡等项。坍塌者多。偶值督抚巡阅之时。亦仅于所经过之处。略加修补。此外听其颓坏。似此年复一年。将来必致倾废无存。殊非设险以守之道。是宜亟加修葺以固藩篱。其经费无需另筹。惟令将岁修款项实用实销。务须一律整齐完固。庶可长资保障。而永卫民生矣。



一拨给丁田宜附近碉卡以便驻守也。查苗疆各厅县。共设屯丁七千名。内散丁每名给田四亩五分。小旗每名给田五亩五分。总旗每名给田六亩五分。百总每名给田七亩五分。皆以附近碉卡之田拨令耕种。俾之且耕且守。共备干城。闻近来屯房书吏。因田有肥瘠。受屯丁等贿属。任意拨田。往往有所守在此。而所耕之田在数十里外者。致碉卡空虚。无人驻守。而楼座因之亦易颓坏。是宜于拨给丁田之时。确实查核。务令与碉卡切近。如书吏受贿舞弊。即严行惩办。以收屯防实效。且各碉卡修葺之后。有丁驻守。各自照管。亦可经久不敝。是又两全之道也。

一屯防田土宜随修治以符定额也。查凤凰干州永绥古丈坪等四厅。保靖泸溪麻阳等三县。共屯防田土十三万一千余亩。除分拨屯丁领耕外。余俱召佃收租。以充经费。惟各厅县田土附近山溪。每多水冲沙压之患。原筹有修理田土工本谷三千余石。遇有冲压。随即勘报。动项修复。乃近闻款目虽存。兴修不实。凡土田冲压。俱令佃户自行修理。该佃户等无力兴修。即听其荒废。及额租逾限。则追呼四出。甚至以牛只作抵。致误来岁春耕。或则另换新佃。责令顶缴租银。尤不胜徬徨之苦。种种滋累。皆缘侵蚀工本。不给资修治之故。是宜将公项尽归公用。春夏之时。山溪水涨。田土遇有冲压。一经丁佃奉报。立飭屯弁勘明。分别给以工本。赶紧挑修。庶款项有济。而额租常盈。

一备战练勇宜照额训练以复精锐也。查苗疆各厅县内。凤凰一厅。尤关紧要。原设练勇一千名。分列枪弓箭藤牌各队。并练习跳高跋坡等技。名曰道标。于每季大操每月常操之外。又将各队分日赴道署校阅。在当时最称精锐。道光元年。奏准予练勇内拨出一百七十八名。作为各屯弁之字识跟丁。现在惟存练勇八百余名。而此八百余名中。又多以厨役匠作杂项人等充数。计能操演者不过五六百名。其跳高跋坡等技。均皆停止。亦并不赴道署校阅。遇督抚巡阅之时。亦止虚作架式。人数不足。则调取屯丁。冒称练勇。使之随同支帐站门。以掩饰上司之耳目。坐使有用之劲旅。徒属虚名。是不可不照旧认真训练。仍按期操演。分队校阅。并练习跳高跋坡等技。以昭核实而镇边疆。

一丁弁补缺宜严禁需索以示体恤也。查苗疆屯丁内之百总总旗。及办屯管仓之总散屯长。遇有缺出。向由厅县遴选详道顶补。念系贫寒。免其跋涉。故不送道署验看。近闻无论远近。皆须亲赴道署。未验之先。守候需时。既验之后。书吏等勒令送缴规费。然后给与委牌执照。其名为八百八。实需缴制钱三四千至七八千文不等。又屯丁受田。遇有缺出。向例即以该丁之子弟亲属顶补。近则书吏舞弊。往往使应补者失业。而不应补者得以贿求。每一缺取数千至十余千文不等。其田之肥美者。或取钱二三十千不等。又苗疆内。原设有苗守备苗千总苗把总苗外委等员。例由辰沅永靖道于诸苗中择其诚实者。秉公拔补。若

拔补不得其人。则肆其强悍。凌虐平苗。仇杀之风。即由此起。近闻亦有书吏受贿情求拔补之弊。是不可不严行剔除。以恤丁弁。以顺苗情。

一差役人等宜禁入苗地以防滋扰也。查苗人有词讼案件。向令苗弁传送。不准擅差兵役入寨。汉民不准与苗人往来婚姻。即在集场交易。亦令屯汛员弁亲往弹压。不准市侩侵欺。原所以区别民苗。使之两无嫌隙。近闻此禁复弛。汉民仍不时与苗人往来。不无盘剥之弊。遇有干涉苗人案件。地方官辄差役传提。该差役等一入苗境。肆行无忌。往往乘坐轿马。偪令苗人沿途护送。及到事主之家。任意需索。甚至擅行鞭责。詈辱苗弁。向来苗人滋事。多因于此。必应一律严行申禁。以弭事端。

一苗人祭鬼宜申严禁以正风俗也。查苗人向有椎牛祭鬼之习。每聚众持刀。将牛打毙。视牛首所向。以占吉凶。不惟每岁残杀耕牛无算。而且集聚多人。时虞滋事。嘉庆初年业经禁止。近闻此风复起。宜责成苗弁分寨查禁。如有不遵。送官究治。若苗弁徇隐不报。一经查出。从重责革。

一黔楚交界宜遇事商办以息争端也。查凤凰永绥二厅。与黔省接壤。苗地处处可通。兼之苗人或为旧时姻娅。或因集场交易。势不能禁其不相往来。其闲偶有嫌隙。因而互相讦控者有之。又或因钱债细故。彼此强牵牛只。或拏人勒索。抗不退还。告官关提。亦不到案。应随时会同黔省松桃厅妥为查办。秉公断结。不许滋生事端。

一书院义馆宜实心迪牖以广教化也。查苗疆各厅县。皆设有书院一所。又设有屯馆五十所。苗馆五十所。其束修膏火。俱取给于官赎田租项下。原欲使该厅县生童及屯苗子弟。一体读书。咸知义理。乃近闻各处书院。有以官亲滥居师席者。有坐支束修终年不到馆者。其屯苗义馆教读之人。向由辰沅永靖道考取充当。近则或由屯长保送。与之坐分束修。而义馆亦为虚设。是宜选择端人。实心教读。剔除前项情弊。以收化民成俗之效。

以上数条。应请 旨飭下湖广总督湖南巡抚督令辰沅永靖道实力整顿。无任废弛。以则保卫民生。永绥边圉。总之苗疆一切屯防教养训练储备事宜。胥归巡道经管。巡道得其人。则深思远虑。未来之阴雨尚切绸缪。不得其人。则利己营私。已立之章程犹将废坠。臣为慎重边防起见。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训示。

查办黔省汉苗情弊疏道光十九年

贺长龄

奏为遵 旨查禁汉奸盘剥苗民。及衙蠹索诈讼棍教唆等弊。并就原奏所未及。推广查办。以杜滋扰而靖边疆。恭折奏祈 圣鉴事。道光十八年十二月初七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奉 上谕。有人奏滇黔两省外客民流民盘剥苗人土

司田产请飭查禁等语川楚粤各省穷苦之民前赴滇黔租种苗人田地与之贸易诱以酒食衣饰俾入不敷出乃重利借与银两将田典质继而加价作抵而苗人所与佃种之地悉归客民流民至土司遇有互争案件客民为之包揽词讼借贷银两皆以田土抵债种种情弊如果属实不得不严行查禁着伊里布颜伯焘贺长龄即将折内所指各情节悉心体访严飭各地方官随时查察认真禁止除客民流民已经置买田产不计外倘有狡黠客民人等侵占苗人土地及擅买土司田产即将田地断还本人管业追价入官仍照例治罪至田地案件如有汉人霸占苗业及夷苗诬控平民务当公平听断治以应得之罪毋得任听胥役诈索客民唆讼以杜侵越而靖边陲原折着钞给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遵 旨寄信前来。臣等细绎原奏之意。盖以前抚臣嵩溥筹办苗疆保甲。将客民一体编查。外来流民渐少。又以苗俗本俭。因佃种苗地之客民。诱以纷华。渐致入不敷出。盘剥准折。苗产半归客民。其尤甚者。土司与汉民每有田土互争之案。辄被胥役勒索。客民从而包揽教唆。借贷银两。动以田土抵偿。应示以限制。方可保全苗业。预弭争端。臣等伏查前抚臣嵩溥查办苗疆保甲之后。所有续增流民续置苗产。以及棚户占垦盘剥准折等弊。均经奏明飭禁。至今遵办。但须实力奉行。不必更设科条。徒繁案牍。惟查原奏流民渐少之说。自今观之。盖未尝少。其势亦难强行禁止。即所称苗民习染纷华。生计渐蹙。亦不尽由客民之诱煽。奚以明其然也。人情莫不重去其乡。计无复之。乃相率而转徙。方宜导以生路。岂可转行遏绝。黔省固多客民。兴义府尤其渊藪。自嘉庆年闲平定苗匪之后。地旷人稀。每有黔省下游及四川湖广客民携眷而来。租垦荒山。俱系极贫之户。终岁竭。仅足糊口。其力不能盘剥苗人。且山土瘠薄。垦种二三年后。雨水冲刷。倍形硗确。仍复迁徙他往。又他省客民。往来滇粤两省。每由兴义经过。中途资斧匮乏。留滞乡场城市者。亦复不少。前抚臣嵩溥折内已详陈之。自臣到黔以来。兴义各属。已无不垦之山。而四川客民及本省遵义思南等处之人。仍多搬住。终岁络绎不绝。亦尝出示飭属严禁而不能止。细求其故。则以四川遵义人稠地贵。而兴义地贱也。思南地利太薄。兴义虽瘠犹胜思南也。然而地多烟瘴。新徙之民。不服水土。辄多死亡。故虽地不加广。来者日多。曾无人满之患。此种情形。实堪悯恻。而原奏乃谓客民获利甚丰。半皆广田亩而峻墙宇。毋乃偶见一二。遂以概之千百。若使目击流民之苦。必不忍为是言也。

黔不产盐。布疋又贵。类皆挹注于他省。苗民错居岩洞。所饶者杂粮材木耳。非得客民与之交易。则盐布无所资。即杂粮材木。亦无由销售。分余利以供日用。是客民未尝不有益于苗。且苗民务耕作而不知贸易。客民耐劳而俭用。多就谷贱之地以为家。是亦未尝不两有益。若谓纷华靡丽。皆由客民导之以至穷乏。则汉人中昔称富户。今为贫民者。正复不少。又将谁咎。盈虚消息。物理

之常。即无客民。固不能保苗民之常富也。访闻黎平之苗。率多富实。固资山木之利。亦由善自经营。岂无客民往来。何以不能盘剥。然则苗民贫富之无常。犹之汉人耳。臣等更即原奏所未及。细察汉苗之情形。尚有数条。敢陈圣鉴。一则苗民实为汉民害也。黔本荒服。皆獠獠犵狁之所居。自元置宣慰使都元帅府。始有贵州之名。官职既建。乃有汉人。经今五百余年。仍是苗多于汉。查黔省上游猺苗为多。下游狃苗青苗为多。苗民固近朴。而狃苗则凶悍难驯。系五代时马殷自邕管迁来。其种有三。一曰补笼。一曰卡尤。一曰青狃。贵阳定番广顺皆青狃。安顺镇宁则补笼卡尤也。其俗以偷盗劫掠为事。不但客民不能盘剥。即土著汉民犹畏之。他如台拱清江黄平等处之苗。亦多沿路行劫。滋扰客民。控制弹压。均非易易。一则苗民自为害也。汉苗固多争控。即苗与苗。或因口角。或因争佃。亦复互控不休。甚至苗唆苗以控苗。且勾串汉匪以控苗。颠倒簸弄。从中分肥。刁诈殆难言状。一则土目土司之为苗民害也。黔省上游多土目。下游多土司。土司多系江西湖广山陕江南等处之人。土目则系从前土著及由滇蜀拨入之人。苗民佃种土目土司之田。岁上牛羊鸡以为年例年租。其土目土司之强而暴。辄虐使其苗。又于年例年租之外。多方科派之。苦累殊甚。一则苗民之为土司土目害也。缘苗民亦多奸狡。或将佃种之田当与汉人。土目土司所管地面甚宽。无由察知。久且转相盗当。辄至迷失。又历来苗民应上条银。皆由土司交地方官转解藩库。近则以土司浮收。纷纷控省。求改归地方官征收。及准理饬办。苗民又相率抗粮。地方官传案不到。仍责成土司。土司不得不为之代垫。若欲催科归款。则又以事归地方。该土司需索不遂。藉端重征具控。其诱张为幻。不必尽由汉奸。亦有苗民无异于汉人而不相害者。国家声教四讫。椎结侏。渐移旧俗。其中殷实之户。亦多勤事诗书。况苗学屡经添设。掇科出仕。正不乏人。衣冠之族。联门闾而重婚姻。此等即不当仍以苗民视之。更有苗民绝异于汉人而不能相害者。熟苗之外。另有生苗。多在深山穷谷之中。性情嗜好。饮食居处。皆与人殊。汉民既不能入。生苗亦复稀出。虽有狡黠客民。无所施其伎俩。以上各情。皆原奏所未及。臣等惟恪遵 谕旨通饬各属。悉心访查。惩盘剥之习。警包揽之风。杜侵占之渐。加以殷勤告诫。使之归真反朴。不务奢华。冀以锄汉奸而苏苗困。而又将苗民之凶悍劫掠者。严行究办。其诬控平民之案。照例治罪。则苗民之为汉人害者亦去。

苗民互控。勾串唆使。诡诈百端。若能速迅听断。不令胥役客民得售其奸。则苗民之自为害者亦去。土司无违例科派之事。苗民无借端挟制之心。则土司与苗民互相为害者亦去。至于诗礼之家。苗民亦同于汉。生苗一种。原不与汉人为缘。固无庸议及者也。又原奏内所称胥役诈索刁徒唆讼各情形。此二弊。实

生民之大蠹。不独有害苗民。臣到黔之后。查办衙蠹一百一十四名。业经具奏在案。又查办教唆词讼匪徒二十八名。凶恶棍徒一百六十四名。锁系铁杆五百五十九名。均经达部有案。诚以黔省在在苗疆。若非随时随事严示惩创。何以除暴安良。年来察看情形。宵小尚为敛。汉苗亦各相安。复以各属控案细加比对。较之从前已减十之四五。惟是黔省山多田少。民苗耕作。已形不足。又有递年寻常军流人犯。现已积至一千七百三十余名。新疆改发人犯。又积至一千二百四十余名。此等人犯。或挈眷偕来。或遇赦愿留。生齿日繁。皆与客民无异。虽向例各犯止准居住城内。不许私住各乡。而生计维艰。亦未便概行禁约。稽查防范。耳目恒苦难周。臣等仍按照前抚臣嵩溥奏定章程。不敢稍涉松懈。亦不敢过事拘泥。惟有谆飭各属实心实力。设法查办。以仰副 圣主绥靖苗疆预弭争端之至意。所有遵 旨飭禁推广查办各缘由。理合会折缕陈。伏祈 皇上圣鉴训示。

急筹黔省善后事宜疏同治十二年

谭钧培

窃贵州自春闲全省肃清后。一切善后地方。大吏宜如何体察情形。认真筹办。乃臣前读邸钞。见曾璧光周达武防勇索饷滋事。兹复闻古州一带苗民乘隙蠢动。虽旋就扑灭。然不急为规画。倘一再窃发。灾黎实不胜其苦。今臣就管见所及。谨拟六事。为我 皇上敬陈之。一筹饷需以固军心也。饷不足以贍兵。无论召募之师。其情易涣。即有制之卒。其心亦易离。查各省协拨贵州之饷。虽每月有十九万八千两。其实均未完解。而提臣周达武所部兵勇。尚有七八十营之多。当此大功告成。曷可稍形掣肘。致误全局。应请 飭下抚臣曾璧光速行咨催。总须埽数解清。毋得推诿。其陆续解到并本省厘金局捐输局所入之款。亦应与提臣会商。并飭藩臬两司源源接济。务使无功者不得冒领。出力者不致向隅。庶士饱马腾。军无哗溃。则饷需之宜筹此其急。一建碉堡以备战守也。苗之种类不能绝。苗之叛服恒无定。其地万山丛杂。险隘尤多。值新复之余。而图久安之计。莫如湖南前兵备道傅鼐碉堡之法。应请 飭下抚臣转飭各府州县。规其制度。速飭各营所募兵勇修之。碉以石。堡以土。留孔以枪。掘濠以防。始于城郭附近之地以固其本。渐于山林险要之处以扼其吭。成一碉。守一碉。成一堡。守一堡。犄角相望。节次而前。费至省而工易佣。其为利也。碉以资守望。堡以聚室家。矢不入。火不焚。盗不踰。而且据苗之要害。则山溪之险失。妨苗之出入。则趨捷之能失。覘苗之动静。则狙诈之谋失。绝其为恶之萌。乃可驱于向善之路。不如是而借口于易服薙发。谓革面即可革心。保官职。同学校。谓受恩即知感德。恐施之太骤。转堕降苗之术。而叛不旋踵矣。则碉堡之宜建此其急。一设屯田以贍勇丁也。库款之出入有常。勇丁之饷糈

甚巨。峻边防而不省 国用。则帑金之消耗。亦属可虞。查贵州自兵燹后。苗疆之叛产绝业甚多。与其听贪婪无厌之苗。为叛逆反为巨富。何如使骁健无业之勇。为战士亦为耕氓。应请 飭下抚臣速委廉明道府。亲履其乡。文明其地。除田主实系善良。执有契据。准其呈领。并插花地段。悉行更正外。余概设为屯田。即以碉堡之勇丁实之。并选所保之武弁训之。而统辖于兵备道。以严其巡察。寓兵于农。散勇之策。无踰于此。不如是而贸贸然以遣之。或散而为贼。聚而为叛。以致匪苗从而生心。是又重 朝廷之忧。貽疆吏之咎矣。则屯田之宜设此其急。一宽赋税以广招徕也。贵州苗叛十有余年。人民既已逃亡。田亩皆生荆棘。此时应急招徕。归耕旧业。然不将旧欠新征量加宽免。在正供之所入无几。而不肖官吏转得假公以济其私。旧欠未完。迫以新征。新征已收。又索旧欠。辗转追逼。额外加征。彼水火余黎。有不闻而裹足乎。伏溯同治八年贵州初定。城池之克复尚少。而被灾之处。经臣奏请。已蒙 特沛恩施。今幸全黔收复。允宜 皇仁共被。可否吁请 加恩。准将九年后新复各府州县。所积旧欠。概予豁免。其本年新征。亦 飭下抚臣查明荒熟。酌量征收。并刊布眷黄。行晓谕。将见 丝纶沛。官吏不敢欺侵。踊跃来归。小民日滋生聚矣。则赋税之宜宽此其急。

一增州县以资控驭也。贵州理苗之官。虽经改土归流。而土司之未尽裁者。恒得恃其世守之职。鱼肉苗民。故苗每由此而构衅。且自鄂尔泰开辟苗疆后。苗民之生齿日繁。今复苗屯杂处。尤不可不裁土司以杜纷扰。增州县以重威权。查麻哈州东北五十余里。有下司一隅。为新疆之门户。当匀江之要津。上控百蛮。下通三楚。可否 飭下抚臣度其形胜。建筑城池。或置县令。或设州牧。统苗与屯之词讼。胥得而理之。其台拱清江等处理苗厅。亦力加整顿。庶控驭之权尊。而苗不敢萌异志矣。则州县之宜增此其急。一肃官方以立治本也。治承平之民。不可有酷吏。治乱后之民。尤不可无良吏。盖元气未复。匪特休养生息。宜委任得人。即碉堡屯田。不得其人以实力举行。亦属无济。应请 飭下抚臣破除情面。毋稍瞻徇。其人果属贤明。于地方大有裨益。则多任数年以尽其设施。更请奖励以激其余。若属不肖。即严行参处。立予罢斥。盖黔中吏治。自军兴以来。流品益杂。不严辨其人品心术。补署概循资格。则贪污者一出其闲。即为生民之病。未浚其源。而欲其流之清。不可得也。则官方之宜肃此其急。以上六条。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 圣鉴。

劝化苗民改装颇有成效疏

林肇元

窃黔省苗民。以贵东道所辖六厅为最多。散布于上下游各属者次之。服食语言。自为风气。不知文字礼义为何物。其习椎鲁。其气慍悍。自安于异类。人亦

以异类欺之。以故汉奸盘剥之而乱生。汉官治之不以道而乱亦生。不究其原。动委之数十年一乱运数使然。其亦忍谬之尤者也。此次苗乱。自咸丰四年迄同治十一年。仰承 庙算皇威。竭数省之兵之饷。剿抚兼施。久而始定。而余波蠢尔。至光绪四年后而始无。甚矣。绥靖之难如此。臣自蒙任黔官。始终其事。窃有傲于致乱之由。欲有得于久安之术。似非兴学校通之于文字以革其心。改汉装习之于礼仪以革其面不可。是以光绪二年七月十六日。臣陛辞请训。蒙我 皇太后垂询贵州情形。臣曾以化苗宜兴学校。改汉装。湖南三厅是其成效。敬谨奏对。暨臣回任藩司。荷权抚篆。或赞襄原任抚臣黎培敬前任抚臣岑毓英。皆以此二事为格苗要政。设义学。使苗民子弟读书。以为兴学校之端。乃狃于固陋。视读书之苦。等于差徭。竟有今年上学。明年求免之事。其愚诚为可悯。至于改装。益惑于薙发遭瘟。衣衽短命。获罪祖宗之说。故改装视上学为尤难。臣处心积虑。不得其效。窃以为此非刑势所得而驱也。亦非条教所得而喻也。必久习苗疆之人。相与口授指画。宣 朝廷一视同仁之泽。于变时雍之化。始能使之说服信从。查统带台拱清江丹江各营练军记名提督前甘肃提督陶茂林。久驻苗疆。素习苗性。办事向极细心。臣上年令之来省。面属以劝苗改装。并商以劝之之道。必推诚布公。明白开导。毋勉强。毋操切。约会地方官实心劝办。严禁兵役分毫需索。盖苗民多疑而重利。非如是不足以动之也。陶茂林回防以后。传集各苗寨头目。详细劝喻。使之转相告述。遴派营弁朴诚耐苦者。并地方官老练差役。自备资粮。与之偕往。于是往返周遭。批却导窾。即以湖南三厅苗皆化汉。为之鼓舞歆动。该苗民等亦遂各率家人子妇欣然乐从。自上年六月劝导起。至十二月止。由台拱以及清江丹江镇远施秉黄平清平凯里等属。计苗民五百四十六寨。二万七千八百六十四户。男女共七万四千三百九十四名口。悉改从汉装。本年二月。陶茂林会同地方官造具改装户册。亲送来省。据述苗民男女向风慕化。去其椎髻桶裙之习。类皆出于至诚。绝无勉强等语。臣查苗俗褻讹踵陋。数千年不知善变。今深沐 皇上德教诞敷。一旦幡然从风。亟应因势利导。以期愈推愈广。渐臻大同。当更出具浅白告示。剴切劝导。分檄各地方官会同陶茂林接续办理。并一面谕劝上学苗民。向有供给地方官衙门柴草陋规。今令有就学读书者即予优免。诱之于有利而为。庶或相趋向。如此二事互为推行。入之于渐。要之于久。俾苗民观感兴起。革面革心。将来设立六厅苗学。使之出身有路。争自濯磨。则统兹异俗异服之凡俦。胥陶化于同轨同文之 盛世。益之地方官抚绥得宜。苗民可长治而无乱。此臣迂愚之见。所希冀以观效万一者。是否有当。伏乞 圣鉴训示。

上乔见齐中丞用迁书

胡林翼

镇远一郡。水火盗贼。事事可虑。水火限于地利。旦夕难以图功。盗贼以黄平台拱为最多。施秉天柱亦甚不靖。高山革夷山丙沙邦四寨。其最著者也。其旁村若黎树卡榜白洗梭衣坡亮摆桃树榜牌坊寨老鼠寨瓮谷陇毛栗坪新寨黑寨青冈窝小米山楼梯坪冷水冲等处。皆盗势滋蔓。革夷分上中下三寨。共七百户。不尽皆盗。现已分别良莠。密册登记。高山五十八户。祇三户不为盗。其余各寨。良民尚多。莠民十之二三。其倩状或分或合。忽聚忽止。剿办一层。无论兵不得力。将不得人。必致僨事。且官甫出而盗先逃。官甫归而盗仍聚。轻去则损威。空归则玩寇。窃恐于事无济。即使幸而剿杀。亦恐良莠不分。既伤于仁。奸恶幸免。复伤于义。盖杀人而不当其罪。不惟不知感。尤不知畏也。况林翼密察地图。革夷三寨。势甚延。箐林幽险。深入既恐失机。围擒恐难周。高山孤耸。峭厉高逾数里。力不能上攻。人力不能几及。而苗人滚山募。则处处可通。近日官心兵心。人人浮动。一人受挫。万队先奔。地利人和。两无可恃。又何敢轻言兵剿邪。身历其境。始知其难。计惟有以民卫民。而使贼之无可入。以盗捕盗。而使盗之自相疑。添卡哨以巡防。购眼以追捕。信赏必罚。威信两明。其团练招募。虽有流弊。而势偏处此。不能不行。天下盖无无弊之政。惟有随时补救。随时策厉耳。

#### 条陈剿苗匪启

胡林翼

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晦日。率师讨苗匪。用兵千七百人。营于险要。令其毋擅动。毋挑战。用革夷附近之团练万七千人。环而集之。捣其巢穴。复以计诱之。赖同事文武士民之力。得盗颇多。卑府于二月十七日。又往黎平堵楚匪矣。三十年十月。逸盗二十余人。杀寨头阿贾以逞。阿贾者。即是年春助官缚盗之革夷寨苗也。颇知大义。识汉文。于是镇远黄平台拱清江清平丹江凯里施秉各官吏。再会于岩门。成事以图续剿。自三十年十月。至于元年三月乃蒇事。而盗固逃窜于荒山密箐中。正犯无一获也。然则契舟可求乎。胶柱可鼓瑟乎。必当知所变计矣。近日台拱清江丹江施秉之盗。又稍纵矣。约而言之。昔年之事。利用围攻。今日之事。利用追剿。昔年之事。贼可饵诱。今日之事。当以力擒。昌黎韩子。慷慨有大志。陈说十四条。至为精当。谨另录以呈。复思其节目之未备者。附呈十三条。惟密采而留意焉。

一办盗先须宽吏议也。王夫之言。自古盗贼之多。无若东汉。光武先后所降几至二千万。其通鉴论宋论津津其言之。考汉史建武十六年。郡国盗。处处并起。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聚。乃诏遣使者下郡国。听盗自相纠擿。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吏虽逗留回避。听以擒讨为效。但取获贼多少为殿最。惟蔽匿者乃罪之。夫上之用意严而用法密。则下之避罪巧而贻害乃愈深。倘能



捐弃一切特参之条。宽以时日。责其擒讨。在下者感宽大之恩惠。而不必用其欺。在上者有切实之事功。而不烦虞其诈。如此而后事无窒碍。督捕之员。亦不致贻同官之罪戾。否则上下相蒙。终归讳饰而已矣。

一捕盗莫善于雕剿也。黔盗裹巾扛。情罪与逆匪无异。以不选不练之兵练剿之。则盗必拒。兵必溃。以精兵精练剿之。则盗必窜矣。然则当从窜处着议矣。田山姜黔书。历陈平苗之往事。以分而胜。以合而败。不惟深明兵法。亦且洞悉苗情。窃计用兵练五百。飭委干员。将黎平之精练挑去百名。于都匀镇远两府标式招募二百名。必于其地招募者。即庆郑所谓生其水土。服习其道也。于营兵标式招募百名。或二百名。古州镇远贵阳各镇协营中。每处十人。或三五人。或竟无人。可缺而不可滥。其兼用营兵者。营兵固怯。然百人之怯。岂无一人之勇。虞允文收集溃卒。致功于采石。胜国逃溃之兵。入本朝而为龙兴劲旅。即此意也。且事后不烦安插。即不虞后患。

一标式以选精锐。不可专用火器也。宜长短相闲。长兵者。枪弓箭是也。短兵者。刀矛挡棍是也。叔世人心怯懦。偏重火器。谓可杀贼于百步内外。无跳荡搏击之危。非特贼刃难加我身。并贼血亦不得污我衣。何便如之。且隐计于百步内外开。若见势头不好。丢弃枪逃去。贼追不及。又何便如之。兵因火器强。亦因火器弱。诚然诚然。明季偏重火器而兵益弱。议者欲改其制。而庄烈不允。遂亡于流贼。自海邦入犯中国。见其以火器胜我。亦遂因而偏重之。每营刀矛手少。火器手多。刀矛手自大操三跳之外。未有练习者。所练习不过火器而已。然十余日或数月始一操。一操只打三枪。命中者十不得一。是有偏重之名。究无偏重之实也。以此毫无可恃之技临阵。未见贼。气已馁矣。既开仗。心益惶。手益战矣。于是或装药忘却下子。或先下子而后装药。或装药下子而忘却发药。或开放于百步外。一二枪不中。则相与弃枪反走。又何怪每仗必败乎。昔冉子用矛入齐师。孔子称其义。为其奋勇直前。舍生以合事宜也。乌枝鸣用剑败华氏。谓用少莫如齐致死。齐致死莫如去备。此二事。乃兵家之秘。后世得其秘者。岳忠武之背嵬军五百人。本朝岳威信之马兵三十六人。杨昭武长枪手百人皆是也。迩来军威不振极矣。总以火器不可当为词。司兵柄者。亟宜变计矣。大约火器手宜四成三成。刀矛手宜六成七成。每日操练以备战。火器当前。刀矛继之。火器精可壮刀矛之先声。刀矛精则火器有恃无恐。精火器之人。尤须并精刀矛。则胆气愈雄。神气愈定。而打放不空。果能打放不空。胜已七八矣。况又以精悍刀矛冲出。如雨骤至。贼焉得不奔溃哉。故今日标式。以火器四三成。刀矛六七成为要。

一用兵贵审形势也。委员选兵募练于二府之地。兼可留意地舆。度其险要。鄞侯以图志而知阨塞之要。亚夫因赵涉而搜殽龟之盗。自古将帅类然。此行兵之

至要也。

一多用委员不如兼用士民也。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曹刿乡氓。功成长勺。此用士用民之说也。用都游以上。不如用千总以下。智勇困于所溺。仕宦怠于已成。此都游以上之说也。能与士卒比饮食。可得士卒之死力。能耐饥渴奔走。然后能与盗相追逐。此千总以下之说也。鹰之在也。饥则为人用。饱则不为人用。夫中人之性。亦若是焉已矣。惟士民武弁。功劳不可淹没。不得以与例不合而舍是。昔王文成之征南赣征粤西。所用皆门下学究书生。功绩甚伟。然死必有。功必有赏。是可法也。

一雕剿宜实行保甲团练也。韩子可主征讨之任。然任于此。不能分于彼。保甲团练。不精不严。不切实认真如一身一家之事。则征讨之事亦穷。投戈而混入寨中。则如人入羊。见羊而不见人。畏我而匿于荒谷幽箐。则如以骥捕鼠于井之际。反不若跛猫矣。滥杀之不可。稍纵之即逝。故必精保甲团练。然后可以收雕剿之功。

一保甲团练须用士用民也。近年保甲团练。人人言之。亦人人行之。然文告徒烦。实政无补。牌籍空设。良莠不分。其交给土司差役分发各乡者。徒资讹索。尤为浮伪。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同行。必有我师。一邑之中。岂无二三明白正派之绅士。虚心访之。实心求之。委令下乡。带同册籍。每到一村。先于此村访彼村之正人才人。有衣食有顶戴人。到村又访前村后村之人。廉得其实。加以委任。官为给札。注名于册。责以保固乡里之议。谕以分别良莠之机。付以防捕救援之法。隆之以礼。尤必须董之以威。虽欲不肩其任。不可得矣。彼乡正团长。到城缴簿。一册存官。一册存乡。预属家人门丁随时传入。不得稽延。其册中良莠。密加访察。密为记载。不可即为施行。视其言者何如。其所请防捕救援事宜。分别可否。立即施行。不使羁候于城中。其怯懦退诱者。实时斥责。其迂阔不晓事者。反复开导。委曲求全。其公正明白者。侍坐赐茶食。即椎髻之苗。草屨之民。侍立于侧。切实讲求。苟有知大义者。即不必苛以寻常官礼。其下乡委员绅士所带书差。官为给贖。扰及分文者。杖之不赦。如此而后保甲团练之事。十得三四。然犹不敢谓其已成也。而奈何易言之也。

一保甲团练须官为士民作主也。贾子言治天下至纤至悉。其保团之谓矣。监司以上大宪。可示其教。而势不能理其事。理其事者。其牧令乎。然而才具各有所宜。不必尽能其事。亦不必实行其事。无已。其择州县朴实精明讲求此道者。由大宪札委。或专司其事。或随知府督办。予以贖财。宽以岁月。务求访察至精。奉行至实。或有济乎。然择官专办。或系在省候补而久劳于外。或有本实缺而夺其所有。均非俗情所能堪。亦恐室人之交谪。凡委员之督战与办保团

者。月给私费百金。便为至厚。酌半亦可。计委员不过数人。委任不过一年。恤其内顾之忧。而彼乃不能纾大宪之忧。忍乎敢乎。

一保团缚送之贼非速审速赏不可也。贼到而不立审。则乡民如重负在身。方以送盗为厉已矣。粗审而不细切。则必不速赏。赏迟而民气怠矣。不计功。不谋利。非可责之蚩蚩之民。使其送贼而在城守候。至于一日二日之久。其愁怨当何如邪。何以劝后。故贵速审。贵速赏。

一审盗贵专精也。委员捕获之盗。及乡民捆送之盗。到案即详讯。其案情多寡。行止聚散。一饮一食。至微至陋之处。并其同伙行踪年貌。逐一笔之于书。隔一日再审。三五日又审。其不留意处。其细缕处。一一符合。则盗真矣。凡盗供之狡赖者。无同伙之众供以指其瑕。且官亦无隙以发其私。故善讯者不恃刑求。凡被诬而妄认者。受人教诱。许以钱物。彼意不知钱之不可得。怵以乱刑。加以恐喝。凡猾胥教供冒赏。往往以此。兵丁亦然。竟有自认不讳。随口妄攀他人。详悉笔之于书。异日再讯。即其直认处。必有自相矛盾之隐可得闲矣。此事惟黔苗受害最多。其愚过人也。故审案贵精。在外委员将犯供逐一禀之臬宪。尤须委能干朴实之员。于臬署设局。最为要着。辰入酉出。交供呈核。譬如风檐扃试。白卷者少。否则酬应征逐。日复一日。抑且年复一年。案以久而不了。犯以狡而愈疑。故审案贵专。

一提解斩杀可便宜也。凡盗就获。除委员格伤格杀外。令其逐一详讯。开列同伙年貌案犯日期。无论远年近年。已报未报。多获少获。概不为罪。以申文露申。而实供则密禀臬宪。即将正犯就近交地方官押解。从某处至省城止。均系沿途文员亲自派押。递交臬宪。复讯后。请令正法。续获再正法。汇至事竣始入奏。则法网既无窒碍。限期亦属从容。可以实尽心力矣。

一经费宜宽筹也。精兵精练五百人。约每人日食一钱。月须一千五百两。加以委员绅士薪水。与夫价差盘药锅帐夫役。又加侦探眼。此最要。费不可惜。大约用闲谍差探。总须五十人。或百人可。月费总在三四千金。一年肃清。则四五万两可以足用。惟须由大宪派二人。专司其事。期于核实不欺而已。

一委任宜专也。委员如韩子者。腹有诗书。岂至以声色加人。私欲求人。然以卑官办他境之事。非克伐怨欲不行之地方官。不能同心协力。越境攻盗之难。曩固疑之。今日验矣。然使大宪深信无猜。则事必有济。近日人心怯馁。中无所有。即使谣诼播于都会。蜚语传于京师。而明镜在空。流言自止。毅然付余玠以汴师。委陶鲁以峒贼。权之所属。威望重焉。不待斩庄贾。戮扬干。然后令行禁止也。虎帅以听。谁能犯子。而东里因得志于郑国。非明征欤。

以上各条。卑之无甚高论。愚陋之识。知无不言。大抵常人之情。当厝火未然。则讳言兵。及赤眉黄巾安史闯献起。则曰此乃天数。非人力所能挽回。然亦

思樊崇张角等。果天殛之乎。抑人殄之乎。究是几个有志之人将狂氛扫尽耳。而谋国者又动以无财为说。窃念郑畋守凤陇。韦皋镇川蜀。皆值国步艰难。物力不足之时。而劲敌当前。屡索敝赋。何不闻以匱乏挠大计。又况明季国穷。守都城兵。至于米薪不继。乃本朝定鼎之初。天下入版图输租税者。仅三分之二。何以用兵数十年。不致告匱。不闻往辽东飞刍挽粟。不闻议推广秀才举人之例。此无他。天下之财本无不足。视其政事何如耳。如蒙采择。天下幸甚。黔中幸甚。

### 条陈剿苗匪说

韩超

经书何儒不读。用以为文。好丑各殊者。切题与不切题也。古方何医不记。用以疗疾。生死不同者。切证与不切证也。兵法何将不知。用以临敌。胜负各歧者。切时势与不切时势也。方今会匪鸱张。土寇蜂起。粤楚机隍不安。而黔地悉苗。遂亦欲因风纵火。非速加惩创。祸固不可胜言。非妥为安排。乱又乌知所底。是在即贼与我之时势。熟筹而审处焉耳。苗耐饥渴。劳苦寒暑。无所畏避。行止轻便。无行李。背负饭包。大可供数日食。上下峻。捷若猿猱。又习用火器。从禽逐兽。日以为常。曲左臂架枪。其发多中。此其所长也。性多疑忌贪利。无阵法。疑则易误以多方。忌则易诳以鬼神巫师。贪则易钓以饵。乌合而无阵法。则易制以节制之师。此其所短也。至我员弁兵练。胆薄技疏。不谙战阵。遇敌则退后。论功则争先。有短而无长。方诸乾隆嘉庆闲。已远不相及。何论国初。然则当此之时。处此之势。将剿苗匪。其何道之从乎。谨即管见。牖陈十四条。敬陈左右。

一明赏罚。有功而不赏。有罪而不罚。固非。有功而使无功者受其赏。有罪而使无罪者受其罚。尤非。甚至有功而反受罚。有罪而反受赏。是非颠倒。更不足以服人心。惟赏罚当乎功罪。则赏一人而三军劝。罚一人而三军畏。乃知所趋避焉耳。

一谨约信。鼓之而弗前。金之而莫退。呼之而不至。限之而故违。虽韩白孙吴。不能操算矣。夫收信之效在临事。而致信之效在平时。平时不轻下令。有令则不更。不苟相期。有期则必践。古人千金徙木。三日去原。约信不爽毫厘。三军所以用命也。

一勤操练。近今弁兵怯懦。见贼即逃。虽有不逃。亦未闻直前杀贼。此固由志卑气弱。亦自顾无保身杀敌之能。不得苟且图免耳。则操练安可不勤乎。然尤贵因地制宜也。昔秦再雄铁甲渡水。傅重庵提重登山。皆度地练兵。所向无敌。今将剿匪于黔省多山之地。我兵技艺行阵。必切多山之地为之。方有实用。葦确之径难登。故身宜轻也。峦巘之闲多碍。故阵宜疏也。如此则将勇兵强

。战胜攻取矣。

一趨捷。苗跋山如履平地。汉人弗若也。一旦相角逐。则彼急我迟。彼暇我忙。优绌分而雄雌判矣。此宜用沙囊之法。练习升高陟远。其趨捷者别为一军。或用以邀击。或用以跟追。或用以绕道别出。此剿苗匪之必不可少者。

一选员弁。一将岂能独理。则协理之文员武弁在所必需。虽然。软熟者不可用。谄谀者不可用。胸无实际大言欺人者更不可用。选其反乎此者。则庶乎其近焉已。

一择士民。官来自远。于苗境之山川风土。未克周知。岂若士民之生于斯长于此哉。此宜择其有才能。而心地可靠者。不分汉夷。使之效力军前。以供指臂之用。

一严保团。保甲团练。最为守御之规。近年大宪已三令五申。特患奉行不力耳。严以督之。未行者咸能遵依。已行者益加振作。村村自守。不独难于裹胁。从贼者稀。抑且积以糗粮。呼庚者易。况能各出乡兵。随处截杀。其有裨于剿匪。更为何如哉。

一精闲谍。善用兵者。凡敌境之险夷。敌众之多寡。敌意之趋避。敌党之离合。敌将之性情嗜好。莫不灼知。故能批却导窾。应手而解。然而甚难其人也。必其沈密勇敢。又有妻孥之系。然后予以厚赏。俾混入贼中。以察悉其纤微。若能不用汉而用苗。不用民而用贼。则言语相通。气类相投。更为得力耳。

一务分攻。苗性迟疑不决。我分兵以乱其耳目。则方寸益淆。苗性专一不歧。我分兵以致其纷纭。则气力必懈。至于力不能支。或且溃围四处。集散亡以再肆狂氛。又当空阙一方。层层密伏。使之聚而歼旃也。

一防伏劫。自来苗匪跳梁。其兵法有二。埋伏与夤夜斫营而已。我军行走。宜翼以搜伏之军。战胜追逐。宜用戚南塘防伏之法。至每夜伏路与瞭望者。尤宜加意。

一勿妄杀。为贼者诛。余人不问。若波及无辜。甚或欲绝其种类。奸人得以煽动。必至蔓延。

一勿轻抚。人心思乱已久。加以迩来粤楚不靖。更思效尤。其真正为贼者。未至十分穷蹙。而遽抚之。以博好生之名。且或以为易了之计。则祸心未死。转瞬复张。此宜痛剿靡遗。方足杜萌芽而昭鉴戒。

一急捕亡。剿办得手之余。其著名恶匪。必有漏网逃匿者。倘以党与既散。了然无复可虞。窃恐不数月闲。又将招集其徒。再图举事。此宜迅速搜穷。罪人斯得。而后不虑其复然也。

一缓撤兵。兵事费用浩繁。早撤一日。则省俭一日。所以一得胜仗。便思抽撤。贼势将次平靖。便思全撤。后来之熄而复炽。军需益不贖。未之计也。试思

一篑未成。乃不及时竣工。致令全山颓圮。再思平地为之。果孰逸孰劳。孰省孰费乎。此其宜于缓撤也审矣。

此十四条。自严保团以上。从己作事。自精闲谍以下。从彼着想。皆切时势以筹之者也。而操练闲谍二条。尤为紧要。诚能不中沮于事机。不旁挠于议。精心果力。彻始彻终。于剿办苗匪何有哉。

### 瑶防

姚柬之

呜呼。君子思患预防之用大矣哉。盖不于坎险之时。而在既济之日也。夫瑶人之俗。多类上古。惟其地僻。其性顽。圣哲之莫生。诰训之不及。故外而不可内也。疏而不可近也。无事则周防之。有变则膺惩之。达识之士。所见略同矣。防瑶之法。肇自前明。至今而大备。其事关建置者不重录。初。瑶人无统属。有攘窃民物者。辄伏匿不出。莫知谁何。有司不得而索也。道光十三年。尚书禧恩奏准。令八排瑶人各举老成知事者。立为瑶老千长。赏给顶戴。办事瑶目。立为瑶练。瑶长每月口粮银三两。瑶练每月一两五钱。凡瑶长十八人。瑶练六十四人。隶绥瑶把总。月朔日赴绥瑶营领饷具结状。排瑶有滋事者责之。自是瑶有讪民者。先达于其长。其长达之官。民有讪瑶者。官下其长。逃者十可得八九。视前加密矣。其饷由三江营赴广东布政司请领。其添设练勇百名也。由前南韶连道杨殿邦饬募也。每名口粮日银一钱。岁需饷四千两。其饷布政司南韶连道广州府肇庆府其捐资津贴。由绥瑶营赴南韶连道请领夫练勇之设也。盖因同知移驻连山。去绥瑶营四十里。设有窃发。本营之兵。不在同知所驻之地。而附城之汛。均非同知所辖之兵。外营非所管辖。呼应不灵。本营相距甚远。急切难调。所以补兵力之不足也。然而豫防之意深远矣。

### 平瑶议

陈起诗

平瑶之法。搜捕之功多。战阵之用少。而搜捕之兵。北兵不如南兵。客兵不如主兵。官兵不如乡兵。请详论之。五岭亘数省。自广西广东湖南。以至江西福建。岭巔所在多瑶人耕种。去住荒忽。名过山瑶。而广西广东湖南三省交界处。有平坡千里。万山环抱。南通连州。北负永州。西枕平乐。东隔韶连。为瑶人祖宗以来巢穴聚集之处。名八排瑶。大道自连州三江口入为咽喉。永州九嶷山为背脊。广西桂岭为首。湖南骑田江西大庾赣岭为尾。永州瑶匪系过山瑶。有生瑶熟瑶二种。熟瑶与近山汉人杂居。风气略同。生瑶言语不通。嗜欲亦异。熟瑶强富。生瑶瘠贫。生瑶常听熟瑶指使。是二是一。如鬼如蜮。所以啸聚动成千百。猖獗遂连三省者。地势联络然也。苗瑶蛮獠。性俱恋家。易惊多疑。不耐持久。贪利苟得。不能远谋。嘉庆初。湖南苗反。辗转七八年始定。而

未出辰州一步。可知苗猺无足虑。以性俱恋家故耳。然山深箐密。聚散无常。非有平原旷野。可以布阵安营。而决机于十里数十里也。林翳谷伏。诡譎易生。非有高城深池。可以十围五攻。而取胜于一战再战也。东窜西突。楚粤并起。非有通衢要道。可以整军聚粮。而捣坚于一路也。无百人数十人可容之巢穴。而鼠穴鸟巢。剿之不胜其剿。无数百人千人之攻伏。而雉攻兔伏。防之不胜其防。其地仿佛金川。亦尺寸皆山之地。其事不异苗疆。惟雕剿之法最宜。故曰搜捕之功多。战阵之用少。虽然。言搜捕者。必主调兵。吾谓兵不必调而必练兵。不贵聚而贵分。兵不在官而在民。则北兵不如南兵。客兵不如主兵。官兵不如乡兵之说也。北兵长于弓马。驰逐平地。性气刚果。临阵齐一。然不能耐饥寒。难于持久。不能习潮湿。炎热郁闷。必多疾病。不能轻捷跳跃。攀援钻窥。易致竭蹶。又不识猺人言语。猺人性情。则剿杀追逐。进止迟速。起伏探望。呼吸之顷。易失机宜。不习山林高深途径纡直之实。则欲迎头。反成尾追。欲兜杀。反多透漏。故曰。北兵不如南兵。四川贵州兵素称劲旅。既耐劳苦。又习险阻。湖南两广遣调较易。将来大营。非此五省之兵不可。然而楚粤之兵。素欠训练。必多涣散。小利争进。小失竞奔。又专恃大营。则防此失彼。剿一逃三。欲战则饵之来而不即来。欲守则多所防而不暇防。旷日持久。师老饷糜。苗疆之役。所以不收功于福贝子。而得效于傅鼐。故曰客兵不如主兵。官兵不如乡兵。且夫团练乡兵以剿猺匪。有十宜焉。山谷高深。径途远近。形势险易。人人易知。则彼之所乘与所必获。我知趋避。我所可及与不易及。又知缓急。识地利一也。久雨烈日。寒热温湿。春疫秋疠。习而不苦。饥饱劳逸。不生诸病。顺天时二也。彼之言语十知九。彼之性情十知八。为攻为守。为伏为逃。为降为诈。十知六七。临阵之际。人人有应变之机。得贼情三也。人自为战。家自为捍御。号呼击刺之声同。不误于风雨。父母室家之念重。敢弃而散亡。兵心固四也。近猺十数州县。村庄累万。既苦裹胁。又震兵差。守则固无可恃。逃则必有所归。团练乡勇。则并小村为大村。移低堡就高堡。寨长渐多。粮薪渐聚。民志定五也。

会匪居民十之五。盐贩居民十之二。矿丁厂徒居民十之三。盗贼逃人居民十之一。约此数种。不少梟雄。此有所收不窜入彼。削贼党六也。边地民人。畏官最甚。文武皆可统领。易于节制。临阵扞救官长。必不致分彼此。一操纵七也。官兵饮食衣装。不比乡民耐苦。查官兵日给银二钱五分。贴补糜费。似尚不止此数。若匪逆起灭无常。则大军驻撤两碍。团练乡勇。则可以久驻。易于供给。即猺事平静。亦可倚为善后之图。供亿八也。此有乡团。则边野无所掠。而彼米盐布絮铜铁之来路穷。汉奸无所通。而我声击擒伏虚实之机密。坚壁垒九也。临武蓝山江华永明道州全州灌阳恭城富川连山连州阳山乳源十数州县。

皆有多团。则彼势割而难聚。防多而难备。力散而难久。心分而易疑。变化由我。胜算先人。势割而难聚。则大兵所入。贼不能并力以御。防多而难备。则声东击西。诱此伏彼。贼必自救不遑。力散而难久。则各为其巢穴。各逃其生命。而剿抚可兼施。心分而易疑。则贼党必有互相推诿。互相残忌者。首逆可不日擒献。制死命十也。具此十善。而谈猺事者不出此。其难亦有四。谓旷日持久。无速效也。谓纠保练约。必骚扰也。谓乡兵非尽善类。易藏奸细。不识步伍。难约束也。谓寨堡团场旗帜器械。所费不貲。地方官吏。借练勇之名以为开销。或借以索民闲帮补。仍无实际。忧经费也。是四者诚然。然而天下事有见为缓而速莫甚见。为扰而安莫甚。见为难而易莫甚。见为费而节莫甚。请破其难而仍申吾说。自兵兴以至今日。已二月矣。调贵州兵湖北绿营兵驻防兵。久需时日。由今以后。所谓速效。又可必邪。使自今日始。三省督抚通飭沿边州县近猺山者。团练村堡。约每县五六处。以为守望。招集乡勇。约每县六七百人。要县至千人为止。以备剿杀。奉行得人。一时举。不出三四月。可以成事。团练既成。分道进。不出一月。必能剿灭。命将出师。可必之于四五月之内乎。是所谓无速效者。盖见为缓而速莫甚者也。边地州县所辖之乡民。其骚扰有甚于客兵者乎。州县自练之兵。其骚扰有甚于满汉兵者乎。外来之兵。一则骚扰官府。二则骚扰市集。三则骚扰田产。即节制得人。而风声所到。亦足骚扰人心。贼来之民心已震。兵来之民胆又寒。当事类能知之。未必能言之耳。其实客兵骚扰之敝。更足以摇动边境之人心。而使之勾通猺贼。不可不防。不可不畏也。果得有胆智得民心之州县。劝谕乡民。使日为团结。招徕壮丁。使听吾指使。所团者皆比闾族党之家。所练者皆交友认识之。州县既可藉大兵驻之威。以驯乡勇。大兵又可藉乡勇搜捕之力。以壮军声。两相为用。既不扰官。又不扰民。又不扰兵。若龚遂之治渤海。张纲之定广陵。虞诩之平朝歌。祇在良有司十余人耳。是所谓恐骚扰者。盖见为扰而安莫甚者也。奸细之伏藏于乡兵可畏已。奸细之伏藏于大兵所临之地。尤可畏也。然伏藏于大营之左右。而客兵不能识认之。伏藏于乡兵之左右。而乡兵无不识认之。见生面而必诘。闻音异而起疑。外来奸细。固不患入吾团练。第乡民非尽善类。朝集暮逃。稍纵滋骄。刻绳易变。其可虑亦与兵同。要在良有司慎而收之。善抚而教之耳。

教之善。则莠民可转其力。为奋不顾身之士。教不善。则官兵可恃其众。而有咆哮挟制之时。得失之数。亦略相等。况约束以官。又须各乡绅耆董之。各乡殷实明白者分理之。游手以有所事而日勤。梟雄以有所希而亦奋。贼匪奸细。有为我近边乡人所知识者。并多方招之为我用。多方疑之。使之不敢自用其奸细。如李愬之平淮蔡是也。所谓难约束者。亦见为难而易莫甚者也。今日经费



之艰难。人人知之。人人能言之矣。大营所在。供应不少。吾谓撤荆州驻防千兵。即省千兵之费。半撤湖北督标湖南抚标广西抚标兵。约不下二千人。以现在余提军领贵州兵驻广东广西界。罗提军领湖北湖南兵驻湖南界。进战之事。全以任之。不使文官掣其肘。湖督驻永州。广督驻连州。广西抚驻平乐。督飭十余州县团练乡兵。不使武将梗其论。三四月内。各县即可分道并攻。大军亦于两省分进。吾知不待战而降者降。逃者逃。擒者擒。伏者伏矣。以五六月而告功。费之省也几何。即以撤兵之费。为各州县倡首赏劳之费。亦已省经费多多矣。至于各州县经费之出。其说有四。一则劝谕富民。输粟出财。修堡建团。二则劝谕平民。自出财谷。相为移并。以保身家。三则通粤盐之禁。于宝茶攸鄙郴衡一带。官收税以济军需。考照宋李忠定明王阳明办湖南兵事旧法。勿以安常处顺之见泥之。兵靖复旧。四则熟徭叛产。即与近边民田错杂。各县皆有。仍须乡老勘报。清理入官。粮收堡寨。以为屯积。又各州县常平社仓义仓育婴桥亭等项公田公费。县绅乡老。自为经理。亦复不少。兵兴动用。兵靖偿还。无伤于官。无害于民。乙丙征苗之役。调两广兵。衡永郴桂四府。民闲助给过兵口粮。甚为踊跃。况地近切肤。岂忧慳吝。则此四条。经费已定。而于国家经费固省之又省也。是所谓忧经费者。又见为费而省莫甚焉者也。夫团练乡勇之说。古人言之详矣。即平定教匪。平定红苗。亦已着有成效。而今日不能早决此策者。事狃于所习。而疑倡始为甚难。人惮于改更。而虑劳怨之难任。大抵然也。溯查教匪红苗两举。初皆调兵征剿。西灭东起。此窜彼伏。积年累岁。然后归于坚壁清野之策。以致底平。夫明者先见于未然。勇者定计于必行。前之策不效而后变计。则所失已多。是宜力求循良。稍破资格。官兵与绅士并资。采访与稽查互用。以人荐人。以边治边。其究也。并可以猛攻猛。且夫今日南方之民。即徭匪平静。岂遂不思所以善后哉。亘广西广东湖南江西福建数省边境。丛山长林。苗徭獠蛮所居外。矿丁厂徒木客盐贩。盗贼所匿。罪人所逃。硝磺铜铁之产不乏。鸟道羊肠。攀藤沿壁。百里咫尺。呼啸惊疑。民无所恃。则动易静难。官无所恃。则赏穷罚竭。催科提解捕捉之案棘夫手。养育教诫判断之事梗其行。此何如之策哉。故曰。团练乡永。即徭事平静。亦可倚为善后之图。呜呼。又岂徒平徭之策已哉。

## 南言二

陈起书

樵者谓步兵曰。余樵五岭之巔。山径余所知也。踰岭为岭南。宜章其冲也。御岭南先守宜。救宜之路若何。步兵曰。郴所以救宜。险要在折岭。余所司也。然我之所守。即为贼之所攻。明由折岭救宜。彼必尽力以御。阴由折岭之西黄毛。折岭之东大隈。以出其背焉。盖横绝南北者岭。岭自临武入郴为高堂山。

西有小径。黄毛是也。东为折岭起五盖山。其东之小径。则大隈焉。过此则桂阳矣。夫中原险要在水。或在路所会归之处。边鄙险要在山。实在两山断而复连之处。山。龙也。断处。峡也。山防之法在断龙。征猺尤善。猺善行山。其伍散而不聚。我聚而攻其一道。则径小难容。众散而攻其数道。则彼尽力以围我一道。我仰攻则彼乘高以御。我登峰则彼围其下。击东西奔。击西东奔。击首尾则上下四旁奔。而我不能追。断其龙。则彼无奔路。龙之起也万仞。其伏也一线。所伏之处。其水分流。是之谓峡。山路会归之处也。大龙之下。小龙生焉。其脉亦一线。龙断。则彼奔驰于此山。而不能越山而遁。入山先看水。大水。大峡之所出。小水。小峡之所出。溯水则峡见。断而围攻之。节节断。节节攻。如破竹然。节破则竹自解。夫猺可由贵州至常德洞庭。可由贵州广西至衡山宝庆。至湘阴洞庭。皆数百里不经州县。若五岭则可由广西永州郴桂大庾至闽浙。数千里不经州县。横绝南北者岭。岭上泉分南北流。故中无大水以界之。州县在平地。断龙如斩蛇。斩其中则分为两险要。大路。大峡也。闲道小路。小峡也。折岭。大峡也。黄毛大隈。小峡也。不独此也。阴平。峡也。散关。峡也。武关。峡也。凡出奇之路。无不出于峡者。看水知峡。则向导出奇。可以意会焉。曰。子尝从军于猺。当其由江华而至常宁。何不言其法而断之。何至出扰数百里。八排广千里。何至聚万人于中而不能战。步兵曰。池塘墟。亦峡也。海军门不知而中伏焉。断东西之水。而南北皆山。故不得出。当今之世。言者不行。行者不言。养犬所以守夜也。而制之曰。尔其啮以御贼。无吠而惊予梦也。贼在垣而嗾犬于门。不得则罪犬。子欲我为惊梦之犬。而孰知我将为当门之犬乎。樵者曰。子之言泛而难识也。吾郴之猺。治之若何。曰勿扰。制之若何。曰去媒。曰有事若何。曰散党。夫猺甚畏官。故易虐。其气合。故易聚。有媒孽焉则必动。猺之不与汉通也。种类也。其一呼众应也。亦种类也。扰之生怨。导之复仇。则汉奸之为矣。

夫储大文原势所谓郴隶湖南。则粤之险失也。知宜章之水归粤。而不知险之所在。居中乃可制外。今乃欲以外制中。不特郴不可属粤。宜亦不可属粤。宜章所以据岭南上游。此湖南控粤形胜也。使宜属粤。不特上游之形胜失。而湖南之门户亦失。且横绝南北者岭。岭属之粤乎。则楚之水何以为粤之地。属之楚乎。宜又何必属粤。中分之乎。则形势共。必立二关于折岭之巔。是一国三公也。其它建置皆如此失。而于制猺尤不便。郴五岭之骑田也。骑田南北半猺。折岭高距其峡。大路横断其巢。而黄毛鉴塘大隈等处。亦同折岭。立兵以断峡。使其类不得相通。则救援少而逃遁难。近大路村庄复严守之。使不得由平地过。然后节节攻之。一山不过二三百家。易为力矣。若非断龙。则数百里之内。山既相通。种类复一。山闲往来。兵何从知。有日添日多耳。散者散之。攻

者攻之。恩威并用矣。吾闻之。疆界之处奸所藏。易避故也。山林之中盗所伏。难稽故也。折岭东西皆大山。又当疆界之处。不特制猺宜。治盗宜。御外侮亦无不宜。

### 八排兵事考

#### 汤彝

猺之居八排。自南宋绍兴闲始。八排之用兵。自明嘉靖闲始。初。连有仕于粤西者。挈猺仆十余人归。使垦州南黄地源山中。山高六十里。纵横百余里。峰峦复迭。巉刻阻深。猺环山麓。每一聚落曰一排。初分八排。曰军寮马箭里八峒大掌岭火烧坪为内五排。曰行祥油岭横坑为外三排。久益繁息。延及今。复有小排一百三十有一。地险物众。出为民患。嘉靖二十五年。因扰边征之。旋议抚。兽心未革。未几复乱。天启二年。连山知县杨懋忠请剿之。参将赵文督兵入。有老猺数十人跪马前。垂涕乞抚。文信之。不设备。夜半贼以虎皮蒙牛犊驱入营。官兵大乱。猺乘之。一营尽覆。监道某佯抚之。以缓其暴。密请总督檄都司蔡一申。率锐师衔枚夜入。踞平猺岭之险。马箭各排不能救。一申用火箭射入军寮。焚其巢。分兵屯白石岭歇凉墩为犄角。示必剿。军寮贼潜奔油岭。一申率勅卒裹粮持鋸取闲道夜薄油岭。黎明成三大营于林时洞。贼大骇乞命。一申勒献首贼斩之。始予抚。崇祯五年。复劫民。徧州县三里许。吏目吴中选会守备梁栋辅追捕之。及于边井塘。为贼所杀。总督熊文灿议剿之而未果。自是益披猖。猺头李大面者。称雄各部。自以为盘瓠后。遂号盘古。檄民征租税。曰猺粮。某排辖某。各画封界。索花红酒米。民大苦之。十三年。广西贼犯连山。排猺应之。复潜结临蓝高獠柴獠诸贼。由是楚粤之交。郡邑骚然。一月十三变。遂攻州城。州牧王立准率千总黎树绩御之。飞书告急。总督沈犹龙令佥事道魏章监都司蔡坤守备马文滔军往援。壁于金相塘。贼大至。围坤营两昼夜。勺水不得入。坤无策。谕贼解围即退兵。衣甲火药尽予之。仅以身免。而以兵单贼众闻上台。犹龙乃奏征江楚闽粤六镇兵。分道并进号十万。西自大拱桥东迄大盆岭。营垒星罗。而六总兵以客故。不尽秉犹龙节制。各乘便利。贼乘高望之。尽悉其进退整懈。军寮马箭贼。遂并力攻闽镇陈鹏营。大战于蕨冈头。日已暮矣。俄里八大掌诸贼。从山南横击。鹏战死。各军皆溃。犹龙乃城茂古峒以塞其冲。招义兵。命监纪董梅鼎守之。名咸宁堡。前立墟市。民赖以无恐。值明季天下大乱。猺益肆。沿及 国初。未尽向化。顺治八年。流贼马宝入连州。诱排猺出山。相倚为暴。拆咸宁堡。掠民无虚日。九年。劫下水堡。千总唐某率兵追捕。伏发死之。康熙元年。连阳游击武君仕率三百人侦贼石圭陂。贼数千乘夜出劫。君仕令坚壁勿与战。且更番饱食。天明大呼突出杀贼。贼披靡。退入山峒。自此不敢出。乱稍戢。惟令兵役巡隘道。察其动静

。贼恶之。欲得而甘心焉。一日。数獠牵牛负衣被。作劫掠归山状。诱兵役追捕。既深入。则起而歼之。其凶狡多类此。各排惟军寮最强。油岭里八峒次之。有黄民素苦军寮侵暴。集壮丁伏山外。俟其出。狙击之。擒十人献于县。时县令朱三才畏盗案。尽释之。欲其德已而不为暴也。獠头房一心易之。率其党益淫杀无忌。控诉皆置不问。獠难复起。

四十年。士民奔行省请讨贼。提督殷化行入里八峒。驻兵山麓。遣副将林芳入排。谕以缚献首贼。獠悉伏山谷。芳纵火烧獠房。光四照。各排见焚其巢。咸怒。于是军寮弓箭之獠。从排之下路仰攻。大掌火坪之獠。从排之上路俯击。峒獠恃外援。遂从中路突出。把总陈溥及兵百人皆歼焉。芳走入壶卢田。顾谓其仆曰。此绝地必死。汝盍去。其仆泣不行。贼来益众。仆以身蔽芳。弯弓四射。当者皆贯胁洞。矢尽。负芳而死。殷化行率总兵刘虎入。贼焚林据险以拒。化行度兵寡未能胜。留虎于军。而自回广州。与督抚会疏以闻。命都统松桂等率湖广两粤兵讨之。四十一年二月。师次三江口。连营数十里。开山通道。三路进剿。围之数月。贼大惧乞降。乃抚之。城三江寨。驻兵二千。以副将领之。环八排建三十六汛。弹压控制。百余年。来三连之民庆安枕焉。道光十一年。锦田獠蠢动。潜结排獠。应者数百人。续去者为守隘兵截回。獠行时。以山土贱售民户。归无以资生。又失其农具。遂劫夺仇杀。由西路延及东路。而中路军寮。复袒恶助患。五月李阁部鸿宾至。定议剿之。分三路进攻。军寮贼诱之深入。夜火其营。三路兵皆挫失。游击史鹄谢国荣王珍并歿于阵。命禧将军等至连。征黔楚粤西兵将集。獠慑服。缚献凶逆乞命。帅臣承 诏抚之。八排复定。

排獠生深山邃谷。僿捷如鸟兽。恃险设伏。是其所长。故不利远出。而官军亦不利深入。然蔡一申之夺险神速。武君仕之坚壁挫锐。皆以偏师奏捷。而五省六镇十万之兵。或无统帅而溃。或仅取输款而归。求其出奇制胜。以险绝为功。则不易觐。兵法曰。两鼠于穴中。将勇者胜。是知深谷行军。贵精练不贵兵多。亦地形然耳。且贼觐重兵至。必绝隘道。塞关险。聚穴负嵎。虽有良将劲兵。无所用其武。从来皆以安抚了局者。盖不欲老师糜饷也。夫乱之所起。不起于起之日。其所由来者渐也。窃谓于平日宜抚之。不必抚之于既乱。于既乱宜防之。不必防之于平日。徒防之适足以扰之。将召乱。况抚之即所以防之。可弭乱也。而其要则曰防獠如防猛兽。抚獠如抚婴儿。饱之勿饥。信之勿欺。驯伏之勿使其奔逸。安戢之勿使其他离。庶乎祛民暴。寝边患。节饷而不劳师也。

壬辰征獠记论

汤彝

呜呼。蛮患自昔为然矣。然唐以前尚不甚剧。以省民熟户居内。山獠峒丁居外。有所捍蔽也。自宋熙崇闲拓地之议兴。各献款内附请吏。于是民与蛮乃相接。多辟径路。深入溪洞。通市易。渐典鬻田土。仆赁其孥。奸猾牟利。百计相欺。蛮性直。辄忿起仇杀。逸囚逋盗。乘隙扇诱。而寇乱迭起。每抚蛮以制蛮。元明因之。设诸土司。溪洞有警。动征其兵一二十万。土兵习地利。耐瘴毒。与蛮共其所长。此韩雍王守仁所以奏绩也。 国朝雍正初。沿边土民苦土司暴敛。争赴愬愿为王人。时 国家方经略西南夷。疆臣亦以为请。乃相继削土改置流官。土民不啻出水火而登衽席。郡县既治。诸蛮亦多帖服。藩篱虽撤。而法禁则纤悉无遗。久之边吏习于晏安。防范疏阔。偶致蠢动。复芟夷而惩创之。醲化渐被。孳息日蕃。同于齐民矣。不谓流言煽乱小丑鸱张为祸如是之烈也。然而事变多起于所忽。锦田处九冲万山闲。近接八排八寨。环千余里皆獠。弹压控制。营卫是资。而总永州一镇。兵甲不满二千。锦田防兵又仅十数人。器仗苦窳。军威不扬。奸宄玩易。启其戎心。仓猝闻变。兵难骤集。必待远地征发。而贼已滋蔓矣。且绥怀异类。尤贵拊循。獠地跬步皆山。稻田绝少。垦种藜芋苞谷。充其口食。葺茅崖岩。仅蔽风雨。狂损员狄其形。殆非人类。而性朴鲁。知敬畏官长。得良有司尽心抚治。可以无事。乃设丞理之。又以僻远鲜其地。民户偶以侵山讦讼。惟獠是虐。獠既衔恨刻骨。而信鬼崇巫。民亦疾之若仇。獠与民有隙。将其姓名书之竹木。瘞于土中。其人即死。名曰埋禁。势疑则隙生。力侔则乱作。何文云。大抵蛮夷盗贼。恒起于讼之不平。政之不理。苦其吏而不能自达则怨。怨则变生。揆诸今日。可谓明效大验也。朱冈苍梧八排各獠。气类相同。先后附响。以剿以抚。始获清肃。或鉴成宪。度时宜。议兴议革以善其后。然而进考已事。成法具在。如熙宁闲。诏曰。顷湖广诸蛮。近汉者无所统壹。因其请吏。量置城邑抚治。绍兴闲。全州守臣言。本州岛密迩溪峒。平居失于防闲。驯致其乱。宜徙闲地巡检兵。及分遣士卒。屯诸溪谷山径。嘉泰中。湖南守臣言。制驭溪峒。宜择素有知勇。为獠所信服者。立为酋长。隆兴初。廷臣言。湖南州县。多邻溪峒。省民往往交通獠人。擅自易田。或诈匿其产。避科差。宜禁之。此皆制蛮安边之至计也。今议者移濠墟同知于锦田。改永州通判理宁桂诸獠。符熙宁之制矣。移江华游击及提标守备驻锦田。增大桥各防兵。如绍兴之议矣。设獠长獠目獠老等。专其铃束化导之责。犹嘉泰之遗意也。獠田准苗疆例。禁与民交产。又隆兴之区画也。他如惩邪术。禁兵器。察缉汉奸。议有司疏纵之罚。则皆昔所未及者。可谓备矣。而其要惟在理獠得人。则榛狁可革。杜预曰。法行则人从法。法败则法从人。易本义曰。先庚三日。丁也。后庚三日。癸也。丁所以丁宁于其变之前。癸所以揆度于其变之后。审是。则择贤能而图绥辑。不益惶然于设险之道慎固之

义也哉。

## 壬辰防猺五论

唐鉴

地方之习于承平也。兵不识步伐。弁不辨干戈。守汛塘者一二无赖。防门关者三五儿。文武恬嬉。天下诚无事矣。当斯时也。边徼虽荒。数百年不见烽燧。蛮溪虽野。亿万姓悉安耕樵。恃此不恐。而防御无备。战阵无备。一切纠奸摘伏皆无备。一日者。小丑窃发。啸聚山林。初不过鬼蜮伎俩耳。致使蹂躏数邑。劳师数月而后荡平。吁。岂非无备之患哉。向使江华得劲卒数十。益之以乡兵。乘其出山劫掠。迫而攻之。彼二百余人。何难一鼓而歼灭无遗也。而邑宰虽勇而无兵。乡民虽同仇而无器械。俟之数日。而贼势张矣。再俟之数日。而狡焉逞矣。卒至于披猖无所不至。戕害提协大将。其不备之患。尚可胜言哉。语曰。事君能致其身。此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者能当之。其愚而死。轻而死。无备而死。好勇而死。死而张贼氛。死而损国威。死而沮众志。死而益民危。之数者。事理不可死而死。时势不致于死而死。安得以致身为说哉。然而既已死矣。朝廷表忠荃。恤其死。岂犹论其不当死哉。而用兵则当以此为戒。兵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愚不可。轻不可。无备不可。好勇不可。是故论战必有略。行兵必有方。贼未至则当清野设防。贼将至则当侦探部署。贼既交战。则当有正兵奇兵。李牧之备匈奴也。曰急入收保。寇准之役澶渊也。曰随在瘞藏。不遗贼粮也。韦孝宽之拒高欢也。缚木于楼。李光弼之应思明也。凿道于地。不留贼隙也。孙子曰。自古明君贤将。动而胜人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此言侦探也。金人南下。种师道入援。帝命于政事堂共议。师道诘李邦彦曰。闻城外居民为贼杀掠。畜产亦为贼所有。当时既闻贼来。何不悉令移入城中。乃遽闭门资贼。邦彦曰。仓卒不暇及此。师道笑曰。亦太慌忙耳。言无部署也。孔明八阵。其机在二十四队游兵。吴璘阵。其要在更休迭出胜算。背水而夺赵帜。撒星而败金酋。大抵皆奇正参合者也。是以将贵有谋。兵宜结阵。从未有知贼之所在。而不为之备。甘为贼所愚。而舍身以赴之者也。如海军门者。诚令人低徊愤惋。伤之惜之。惊愕数日。有不能解于怀者矣。贼由此披猖。民因之荼毒。吁。将之所系岂不重邪。自海军门失事之后。贼势日益披猖。众至七八千人。蹂躏数邑。分头四出。各将领无一敢撓其锋者。于是将倚九疑山为久踞之策。罗军门设计诱入洋泉洞。连日围攻。亲率将士。不避矢石。克期歼剿。无一逃者。虽古名将。何以加兹。而当时犹有挫辱之者。幸而无瑕可击。得以自全。吁。亦危矣。

猺亦人也。异视之则异。同视之则同。其种落不一。男衣背有红织文。女头裹红布者。谓之红猺。白织文裹白布者。谓之白猺。黑织文裹青布者。谓之黑猺

。男衣负花织文。女头顶板者。谓之花板猺。女头插箭三枝。以蓝布巾覆之。谓之箭杆猺。随处迁徙。逢山开垦者。谓之过山猺。居有定处。与民人杂耕者。谓之平地猺。平地。熟猺也。视过山等猺较为驯扰。富川之三犁倒水沙母平石龙窝鸟源石鼓南源神源二九凤溪谷塘大围都家。恭城之塘黄石盆伸家瓮塘大源高界平源四村垓里马眼。平乐之大源小源九堡四哨莲塘兰洞蛇滩驼口。荔浦之牛角古累龙殿龙莫桥头金波太平龙龙田长汉黄桑假羊茨菇栗木根长院坪土见冲朝冲。皆熟猺也。修仁之六定六断三片杨柳寨堡江军长二长滩金秀六那金村流村八沙六寺掷妹赤地。山猺也。亦不迁徙。永安之东平里八村龙定里十六村峰里四十人村与之同。贺县大凝五十冲。大桂二十四冲。皆过山猺。道光十二年六月。大桂各冲滋事。而大凝各冲安分守业。其所属犁头山为冲十八。曰如仁曰山坪曰湖广洞曰仁喜坪曰见蛇曰羊烂曰马地曰大木万曰小木万曰铜罗曰大隘曰大浪曰古那曰界板曰石坎曰龙隐曰小白礮曰钓管。过山猺也。合昭平所属之铜罗山鸡冲山枫木坪苦竹山文进山景亮山屢冲暗冲茶子冲福安冲牛角山。共二十九冲。为户三百二十有八。当大桂山柑子金竹等冲起事。往头纠约者。昼夜不绝。而讫不与从。及官兵俘获鞫讯。黠者挟恨诬扳。几至劳师。幸以安抚而定。夫猺一也。何以柑子等冲遂至畔离远徙。其平时岂有隐忍不得于心。闻江华赵逆之乱。因相煽而趋其事邪。可谓愚妄无知矣。文武官吏多方晓谕。未出山者亦即帖然莫义。是岂与居民异哉。

山之所系大矣哉。扶輿薄。清淑所鍾。其民必为秀良。巉岩险峭。毒厉不泄。其民必多顽梗。天之气然。地之形亦然也。连山之八排。万山环耸。其高逼天。阴翳成云雾。岭嶂若干戈。望之生畏。险不可测。生其闲者。安得不为蛮野哉。盘瓠之事。远而难稽。即以为廖氏奴。亦属荒渺。要之不知诗书。不辨理义。任其野性。时起心。则自古为然。别之为猺。洵不诬也。其地东通连州。东南接阳山。西界贺县。西南入怀集。北连江华。东北接蓝山。从横四百里而遥。其曰大掌岭火烧坪里八军寮马箭。此内五排也。太坪冲天塘尾藤钩岭八百粟新寨茅田冷水冲龙水尾鱼赛冲岭尾六碓冲盘血山鸡公背牛路水水瓮尾社下冲大竹山。十五小排属焉。曰油岭横坑行祥。此外三排也。香炉山大莺新寨锅盖上坪望溪岭马头鬃七小排属焉。其人猜忍好杀。铤险轻生。非有严明之吏。行恩于威。以刑闾教。野心一肆。犷悍难驯。数十年必有一用兵之役。及其兵将既集。攻守兼施。则又腰鼓焚香。投诚效顺。故从来有事于此者。未有不先攻后抚。先示之杀戮。而仍与以生全者也。然而兔奸鼠伏。明顺暗乖。劫掠乃其常情。险诈逞其故智。抚之不见恩。约之不为信。晨撤兵而夕复起。父践誓而子旋违。以是攻剿者无竟功。拊循者无成德。所赖一二文武员弁。时时以大义羁縻之。以重威慑服之。使之不敢肆而已。

## 拟办柑子冲猺善后事宜八条

唐鉴

一量移倅伍。贺县桂岭错壤江华。南乡紧界连山。彼二隘离县城窵远。大会墟一县丞不足以资镇压。举平乐佐贰官权衡之。则郡城粮捕通判。可移至桂岭南乡适中之大凝地方驻扎。其大会县丞即可移驻平乐县之沙子街。而通判所管平乐之兵粮。即可归入平乐县征收。其通判在大凝。即可酌请为分防理事之缺。平乐沙子街一带。号称盗藪。以县丞专任捕务。亦实为地方之益。

一熟筹备守。南乡桂岭。界连两省。平时缉捕。已觉此追彼逃。倘或有警。更形左支右绌。较之麦岭尤为要隘。富贺营都司住在贺县城内。距南乡桂岭均有二百余里。无事可指麾自如。有事恐鞭长莫及。不如移于桂岭南乡适中之大凝地方。与通判一文一武相为镇压。似亦慎重边圉。应为筹酌之事。

一禁止巫师。愚惑善良。其术不一。而巫师为猺人肇乱之由。巫师神其说于铃剑。传其妄于水。凡猺生而成人。巫师为之挂镫。有病巫师为之超度。有子巫师为之加职。人人信之。谓巫师铃剑一摇。盘王即至。阴兵即来。福寿可得。灾患不生。即火兵刃皆不能害。此赵金陇盘均华之所由聚众滋事也。非禁之不可。但愚无知。骤而去之。恐反致扰乱。自应先行确切晓谕。择一二明白者。使之转相传告。翻然知水之无益。铃剑之无神。而又加以例禁之不可干犯。自可由渐而止矣。

一查收枪械。深山穷谷。野兽山猪。败苗害稼。在所不免。故猺人于鸟枪刀戟。若视为应有之物。一有蠢动。器械不待外求。此宜设法查收。而迫之则恐生变。其如何谕令呈缴。或出价收买。实无良策。况地方官多避处分。匿不言。将就了事。更可虑也。

一严防扰累。粤西山土。多属官荒。猺人越境而来。逢山即种。而地方滥戙。及营县兵役。或伪地主。或捏取山租。多方愚弄。使不安生。洵为猺山之害。昨柑子荆竹等冲。被胁投诚。讯明放归者。原属良猺。诚恐匪徒藉端入山。欺凌鱼肉。极宜严查重究。是在地方官随时以访察也。

一妥为访查。凡居民乡村墟市。有乡正地保。乡约甲长。墟长街老。所以禁暴防奸也。山居猺户。或十数家。或二三十家。亦应选择一人为头人。其连至于数冲。则当举才识出者为总头人。然知之不深。择之必不当。是在附近村庄晓事绅耆。所居既近。所悉亦周。访得其人。任稽查众猺之事。时常加以劝谕。为之开陈。彼头人既知义理。即可转告众猺户。由是察明淑慝。编出清册。有过山新至者。听头人询查来历。善者出与保结。添入册中。每岁冬季。总头人率同众头人持清册当县堂呈缴。该州县官酌给纸张脚费。分别能否功过。加以赏罚。凡营县兵役。不得擅入猺山。遇有访查之事。属之绅耆可也。



一恩恤穷乏。山獠生息在山。苞谷米产粟。虽较稻禾稍易为力。而遇暵旱之年。所收歉薄。穷乏不能自给者恒有之。此宜与民户旱荒一体查办。给与抚恤。方不至流徙而无所归也。

一振拔秀良。人为天地之灵。虽山獠亦必有颖秀可教者。即如巫师一项。所演牒文。固属不经之语。而其识字则与凡民同使变巫师之邪说。为士子之正经。亦何不可入黉舍而游泮水。而士民每嫌其异类。多阻遏其考试。不知物尚可以同与。况本同为人乎。其实属善良。种山几年。即准其入籍考试之处。并为奏请添设獠学。必从宽酌定。以示乐与为善。亦暗中化导之一端也。

筹陈防抚猺夷情形疏道光十八年

刘畧昌

窃维驭夷以威德并施。备边以严谨为要。自古防边之策。不过顺则用抚。逆则用威。而紧要尤在边事饬修。有备无患。盖犬羊之反复无常。而在我之堤防足恃。则彼自无可乘之隙。可获之利。未有不帖然安戢者也。我国家威德被于遐陬。地方偶有不靖。天戈所指。无不电驱风埽。震聳靡遑。一经戡定。万载肃清。未有如四川之马边雷波边越嵩等厅猺夷。屡办屡扰。终于顽梗如此之甚者。臣籍隶黔中。与川省紧邻。从前略悉彼处情势。近复博探细询。究悉情形。于剿办防堵事宜。未能筹划妥善者。为我皇上敬陈之。夫马边四厅等夷。四围皆汉地所包。计其区域。广袤不及千里。又皆大山老林。从来未经垦辟。其猺夷巢穴。不过择山麓低下稍平旷之地。爰种爰处。盖老林居其半。垦地居其半。地方既狭。人必不蕃。臣阅四川通志。马边同知所辖生夷九支。越嵩同知所辖十五支。边通判所辖十三支。雷波一厅所辖皆系熟夷。无有支数。计生夷三十七支中。强者不过三四百户。弱者一二百或数十户而已。人本非甚众也。但其中人分二类。一名黑骨头。即猺夷本种。一名白骨头。皆所掳内地汉民。既入其巢。即变其衣饰。效其言语。为之隶仆。故各支中以娃子多者为强。而近年内地生齿日繁。无业游民及不法之徒。多窜入其中。教诱黑骨头滋为掳掠。初犹不过数人。渐则数十百人。明肆猖獗。而各厅地方官自来办理抢案。多以赏需取出难民。故夷人自以为得计。渐积渐肆。由来非一朝一夕矣。查道光十一年以前。川省具奏办理夷匪抢掳之案。往往数十人为。地方文武官以兵胁之。勒献凶夷。或提省审办。或就地正法。闻其中多买假凶充抵。是以狡夷愈自得志。不知创艾。然犹知畏兵威。不敢大肆也。自十三年及十五十七等年。三次大兵动剿。皆直抵凉山巢穴。采入其阻。兵威不可谓不壮。而蠢反益甚者。盖夷匪倚老林深邃。大山峻险。官兵不能久待捕。有所恃而不恐。故兵进则匿。兵退则出。特狡兔之三窟。黠鼠之昼伏夜行耳。非真有雄鷲思逞之徒敢抗我兵也。夫夷地非甚大也。夷人非甚众也。夷情又非有图城夺地之谋也。特

彼地硗瘠。夷性懒惰。生计难全。辄思攘夺。此靖彼肆。习为固然。与其临事张皇。不如先事豫筹。惟先之以善抚。次之以严防。使其身有所感。心有所畏。自可日就肃清。然现在四厅非无文武官弁。而夷情不戢者。亦以抚之未得其人。防之未尽其道耳。从来边地之重。必须慎选贤才以任之。而后可图靖安。今则边缺瘠苦。平时又无所事事。贤能之员。往往不愿赴任。其任事者。多系平常之人。即偶得贤能。而经费短绌。办公乏资。贤者亦穷于所施。不能徒以口惠为政。则抚之固不易易。臣愚以为事有常变。时有险易。当此顽夷跳踉之日。自应特选贤能文武。分守各厅。常时亲历夷巢。宣布皇上恩德。宽其已往。予以自新。使各安生业。劝教耕作。勤加抚字。编查丁户。访察奸宄。尽行设法惩治。偶有争端。文武官即速亲入开导。公平处理。不得一委于汛弁卡目。致夷情难以自达。辗转生衅。夷人虽顽。断无不知感激。愿为良善以安耕凿。此则正本清源之道。便而可行。实而必效者。

其一切因公动用经费。必须该将军等为之筹备。务使贤能得以展布。不致掣肘。便可奏功。其经费仍按年报销以归核实。庶不为闾茸者。自充私橐之用。此则抚之之法急宜筹划者也。从来防边之要。兵民相资。不可偏废。古者民即为兵。守望相助。有无相资。是以同仇共愤。同患共急。今则兵视民之难。为不关己。民以兵食粮饷。已不屑犯其难。故虽有防边之卒。惟逍遥于军中。虽有守边之民。悉逃窜于岩谷。则兵民不一心矣。况夷匪之出没无常。卡汛又难沿边设。斥堠不谨。防备不豫。则夷匪已饱掠回去。有尾而送之者矣。有避路而行。与匪不相遇者矣。兵动必需费。一闻夷巢有事。文官以出兵责武员。武员即以筹费责文官。彼此相视。茫无所措。失机纵寇。职此之由。则文武不一心矣。各厅居民。零星散处。不相联属。则民不一心矣。以此言防。亦属不易。臣愚以为必须沿边设立寨堡。聚民而居。使之声势联络。出则共作。入则同守。民财有藏。民眷有归。民心自然安定。暇时文武官择其强悍者。聚而团练。则众志成城。民即为兵矣。若值耕作之时。男女四出。谁为守望。惟须严饬边卡弁兵。时勤侦探。一闻夷巢有蠢动之息。即传号举烽。庶人人得信。老幼坚壁入保。丁壮持械。随兵截击。庶兵民一心。以逸御劳。杀贼必效。似此惩创数次。夷匪自不敢复出滋扰。必须该将军等明定文武员弁以及兵民警备疏防获贼纵贼功罪。而后文武一心。咸知畏惧。庶可以励兵戎而肃边备。此防之之法不可不悉筹者也。臣又察近日夷匪情形。有不能不略加惩创者。但从前剿办之失有二。一则夷地多崇山峻岭。深林密箐。夷匪藏匿其中。伏机弩以俟。迭木石以待。官兵入与之角。损伤必多。一则夷匪数十支。各据险阻。散处林碕。围而守之。用兵既多。费饷亦繁。而又宽延时日。老师糜饷。臣愚以为夷地虽有险阻可恃。岂无扼要之方。虽有箐林可匿。岂无控制之策。不得其径。虽用

师数万。且为小丑所困。苟察其势。则数千百人。可成埽穴之功。夷匪所恃者刀弩。非有枪弓箭之利。所据者山林。非有碉卡积聚之固。兵入则匿。又非敢与我兵对敌。而该省屡次办理不妥。一由于剿办不察其时。一由于扼险不择其地。剿办不察其时。则形格势禁。攻取无术矣。扼险不择其地。则夷匪有恃。反客为主矣。夷地瘠苦。素少盖藏。若乘谷熟之时。尽取其所种山粮。使之藏匿林中。三两月即已饥困。更值隆冬大雪。冻饿交迫。投出乞命。惟恐不得。然后择其恶者诛之。善者存之。兵不损伤。而夷匪尽绝矣。夷巢虽多。本无长技。如果相度地利。以兵扼之。使彼不能相顾。破一二巢穴。其余皆成破竹之势矣。夫内地夷匪。志图掳掠。诚如 圣谕。不值以小丑跳梁重烦兵力。但连年滋扰。蹂躏边民。屡烦 圣廑。从前已抚剿失当。目前措置。不易奏功。惟先聚兵力以防守。使夷情畏摄。而后择人而理。加以抚绥。自能永远帖服。饷不重费。师不过劳。行见边境安而夷顽永化矣。

### 谨拟绥边十二策

何曰愈

臣闻涓涓不壅。将为江河。两叶不除。将寻斧柯。盖患生于所忽。事当弭乎未然。今者西蜀越嶲马边雷波边四厅猺夷。负固为患。连岁扰边。屠戮人民。掳掠牲畜。不可胜计。十余年来。征调频仍。军书旁午。驿骚内地。以全蜀之力制之。屡出无功。徒劳师旅。糜 国帑。而寇氛益炽。近者空巢而出。狼奔豕突。无复畏惮者何哉。非 国家小弱天庾不供也。又非鍪甲不坚戈剑不利也。乃往者徒事姑息。军令不行。赏罚失当。众不用命。而将弁复乏制胜之术。狃于积习。坚持怀柔之议。谓赏赉可以已患。因循将事。使贼寇得以窥我虚实也。且夷性贪残。以掳掠为生计。以焚杀为能事。小出则小获。大出则大获。而官军以其地险性顽。艰于进剿。每从而抚绥厚赉之。是一出而二利备焉。彼胡为而不出哉。且出则得赏。不出则不得赏。是我适招其出也。故今日赏。明日跳踉矣。今岁款。明岁背叛矣。夫怀柔者。治安之梁肉也。经也。征诛者。治安之药石也。权也。梁肉可用于平时。药石则施于有疾。若疾病方作。不延卢扁而药饵之。反啖以梁肉。未有不加剧者也。兹之怀柔。曷以异此。曩者马林之叛。尸横数十里。守备某全军覆没。雷波之围。屡濒于危。士卒战歿者数千。轰轰山之役。阵亡者数百。辎械多为所夺。马日冈之警。焚杀以千计。其积年残杀者。无虑二万。边民肝脑涂地。道路梗塞。若不于此时大彰 天讨。数十年后。丑类生齿日蕃。岁比不登。饥民从而蚁附之。则有明奢安之祸。恐复见于今日。臣实虑之。然而议者必谓四厅地处边隅。癩癖之疾耳。不治便。议者又必谓边患之生。振古已然。蠢兹小丑。何足劳师动众。徒糜供亿。寔之便。臣窃以为不然。诗云。如彼雨雪。先集维霰。今之丑夷。敢于攻城围邑。抗

拒我师。其亦诗之谓蠹矣。夫四厅之势。疮也。不及其毒未盛肿未甚而治之。必将至于溃烂血肉淋漓而后已。纵不至于戕生。而四肢百骸。悉关痛痒。日夕呻吟。元气为之潜丧。若或变而为痈疽。或他疾缘闲而起。则性命系之。其为祸岂小哉。臣愿 皇上赫然震怒。选将治师。宽以岁月。轻爵禄以励将士。严赏罚以立恩威。又 命威重大臣视师督战。有不用命者杀无赦。恩威既行。将士必奋。然后分兵深入。据其险要。毁其积聚。夺其农时。离其羽翼。不过岁余。边地可平。腥膻可涤。既平之后。诛其巨憝。贷其老弱。投丁壮于四裔。郡县其地。此一劳永逸之策也。臣谨按西南夷。自汉武帝朝始通中国。自是恒为蜀患。蜀汉时雍闾以越巂牂牁益州永昌四郡叛。酋长孟获助之。武乡侯诸葛亮以为非痛加惩创。必患及腹心。故不惜转输之费。士卒之劳。帅师十万。凿山开道。跋涉险阻。深入不毛。七擒七纵。然后蛮夷誓服。震慑天威。边境又安者百有余年。至晋稍稍出扰。王逊讨之。敛者亦百余年。唐德宗朝又肆侵掠。韦皋抚牟寻。通牂牁。猓夷惧。边地复安。有明又肆猖獗。崇祯间命刘綎统重兵平之。勒石纪功。自是边民得安枕而卧者将二百年。此历代征讨之成效也。

至若治得其人。亦可不烦师旅之劳。昔魏尚守云中。匈奴不敢犯边。余靖抚桂林。交趾不敢入寇。范仲淹镇延州。则西夏破胆。朱燮元在贵阳。则洞苗革面。边徼之理乱。在得人与否耳。 陛下诚能诏封疆大臣罗轶才。破除资格。遴贤能为丞倅。如其才可充是选者。虽卑末之员。穴之士。即起而任之。重其威权。厚其糈禄。使无掣肘顾忌之虞。室家冻馁之忧。然后限以三年。责成其功。如其效。则举者与治者同迁。如其不效。则举者与滥者同斥。诚如是。而边徼不治。夷氛不息。未之有也。伏念臣草茅下贱。性复至愚。朝无许史之援。过惧邱山之积。岂敢高谈世事。自贻斧钺之诛。但念切同仇。且待罪边鄙十有余年。凡夷番之情伪。山川之险隘。得而洞悉之。谨拟绥边十二策。干犯天威。冒死上陈。不胜惶恐战栗之至。

一联声气。孤则易折。众则难摧。势使然也。越雷马戎夷所以屡为边患者。盖四厅势孤故也。所谓孤者。非汉弱而夷强也。亦非夷众而汉寡也。乃边民人心涣散。势分而不合。戎夷得以肆其毒螫。若使四厅之民。聚族而居。比屋而处。鸡犬相闻。斥堠相属。虽猛如豺虎。犹且避之。况蠢类乎。今使沿边要隘处所。五里一小堡。十里一大堡。大堡三百户至四百户。小堡一百户至二百户。徙境内穷僻居民实之。命各置火器矛盾以自守。兵民相资。军威自振。夫五里一堡。声息相通。缓急足恃。一堡有警。以连珠五为号。邻堡闻留其众十之三以自守。出其堡众十之七以相援。或断其归路。或首尾夹击。如常山之蛇。击首则尾应。击尾则首应。击中则首尾俱应。寇将安逃乎。寇见我声气联属。如

手足之相救。数败之后。必当革面洗心。埋首巢穴。不敢复出为患矣。

一练团勇。声气既联矣。若不教以技艺击刺之术。譬驱市人而搏虎。非胜之道也。孔子曰。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昔李愬为魏文侯守上郡。下令曰。有狐疑之讼者。决以射。中者胜。否则负。于是民皆习射。及与秦战。大败之。宋种世衡在青涧。亦教吏民射。虽僧道妇女咸使习之。每亲阅。以银为的。中者与之。已而中者多。其银轻重如故。而的渐厚而小矣。或徭役轻重。亦使射。中者得好处。有过者亦然。中者释之。由是人皆能射。夏戎不敢犯。范仲淹韩琦经略西夏。夏人畏之。有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之谣。今考宋史。不过立箭社耳。宜变通其法。城中建社。四乡镇社各一。村落小者则三五村共一社。择空闲地为射圃。聘善射者一人为社长。武艺超者二人为社副。能书者一人为社录。社长社副于三六日课之。社录纪其优劣。一人技成。教之十人。十人技成。教之百人。百人技成。教之千人。千人技成。教之三军。长者持矛戟。短者操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执金鼓。弱者给役。智者为谋主。每季农隙。有司亲诣各社较阅一次。有发必命中武艺精熟者受上赏。次者减之。以艺之高下。为赏之等差。其不能者罚以水。如贫不能置弓矢者。有司筹给。凡遇鼠牙之讼。一仿李种之法。即民间宴会赌酒携蒲卢雉之戏。亦令以射代。又采武备全书州县团练法。训以金鼓号令坐作进退之节。行之一年。则民皆知战。民既知战。则民皆兵也。无事则通力合作。植戈而耕。有警则披坚执锐。守望相助。利一。免征调之烦。利二。节国帑之费。利三。省挽运之劳。利四。无迟误之虞。利五。有此五利。则团练实备边之上策也。一明赏罚。赏罚者。人主之大柄。将帅之微权也。若使无功而邀赏。则小人怀幸进之心。徒事奔竞。以为夤缘可以致高位。谁复舍躯命。突铍锋。为国家死者。有罪不罚。则军令不行。鼓之不进。金之不退。必坐失事机。僨事莫大于此。昔越伐吴。凡三徙而斩十二人。故将士用命。一战而灭强吴。杨素亦以此术佐隋高祖定天下。汉来歙冯异每战胜不自私。辄奏赏有功。上有所赐。皆散之士卒。故人乐为之死。宋岳飞自束发从军。大小数百战。未尝挫衄。虽曰智勇绝伦。亦由赏罚明也。六韬曰。赏罚明则上贪功。素书曰。善恶同则功臣倦。又曰。赏功不踰时。则下力并。赏贵小。罚贵大。赏小则恩下通。罚大则威上行。武经曰。赏一人而三军悦者。功虽小。人虽贱。赏之。罚一人而三军震者。爵虽尊。位虽贵。罚之。若是。则威立而令行。无敌于天下。矧么蠢类乎。

一募勇敢。兵以勇敢胜。以怯缩败。故一夫奋戈。则百人辟易。十人弃甲。则万众崩奔。凡用兵之道。须选勇力绝伦敢死乐伤者。聚为一军。曰陷阵之士。有轻高易远趋捷善走者。聚为一军。曰电掣之士。有困穷发愤欲快其志者。聚

为一军。曰虎贲之士。结以恩信。厚其廩禄。以备冲锋劫袭之用。故句践之君子。杨庆之突将。闻鼓声则喜。闻金声则怒。以此而战。何患无功。

一轻爵禄。爵秩者。朝廷之所轻。出诸其口而无穷。性命者。将士之所重。一死不可复生。苟上重其所轻。而欲下轻其所重。不亦难乎。然而香饵之下。必有死鱼。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若能轻五等之爵。悬千金之赏。则又何功不成。何战不克哉。故汉高祖捐金行闲而范增死。裂土分封而项籍灭。凡四厅将吏。皆当厚其糈禄。使无内顾之忧。如察其抚驭有方。三岁无警。则超迁不次。即贱隶仆夫。有能斩将搴旗。或出奇制胜者。皆待以异数。如是。则顽廉懦立。边鄙不安。夷氛不靖。未之有也。

一清边界。疆界不分。汉夷交接。奸宄因之为利。此边患所以不息也。欲塞其流。孰若先绝其源。当令画界分疆。植柱为表。下雷霆之令。严交结之禁。如汉夷有越境互市者杀毋赦。或吏不及察。能以越境告者赏。诬则反坐。

一豁耳目。夷性阴狡。甚于鬼蜮。其蜂屯蚁聚。既有以备之矣。至若数十为。潜出剽掠。恒沦形于丰林丛薄之间。如猫之伺鼠然。覩行旅至近。辄突起而邀之。或暗施弧弩。每出人之不及防。故莫不惊惶失措。为其所掳。若焚燔草木。使一望无际。则寇潜踪无所。其众寡虚实。得以预悉而为之防。可御御之。不敌则避之。鼠辈将无所施其技矣。

一清肘腋。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机事不密则害成。军旅之事。以秘为宝。苟先机一泄。我兵未发。而寇守御已备矣。我谋未行。而寇险阻已据矣。使其中更有能者。必且反受其殃。虽有精兵健马。利剑快戟。奚益于川。故事。越嵩将弁。向派熟夷以供樵牧洒扫之役。此辈阳为恭顺。而阴与野夷狼狽为奸。亟宜裁革以清肘腋之患。即不肖胥吏兵役。亦多与寇结。凡我有谋。贼莫不预知。故师出无功。皆若辈为之也。胥吏兵役虽难裁汰。而去故易新。行之以渐。严为之防。亦清肘腋之一道也。

一勤巡徼。民所以养兵。兵所以卫民。今越嵩弁卒。狃于积习。惟耽逸豫。夫蓄猫所以捕鼠。断不以无鼠而蓄不捕之猫。养卒所以捕寇。断不以无寇而蓄不捕之卒。兹卒骄弁惰。有警既不能拔刀相援。平时又不能先事预防。徒糜天储。殊非国家设兵民之意。宜令沿边将校。分番梭织巡徼。既可习其勤劳。而贼寇知我戒备严密。必不敢萌窥伺之心。即或窃发。亦可随时扑灭。如有不任事者。落两职以观后效。能振刷者复之。否则削籍。

一任贤能。从来驭边。固赖有治术。尤赖有治人。术不自行。得人而后行。使有治术而无治人。犹繫骅骝于空室。而责其千里。埋干将于丰城。而欲其割犀也。苟得治人而行治术。如使郢匠运斤。无损伤之虑。造父执辔。无颠蹶之忧。兹四厅夷寇出没无常。数十年来殆无安岁。盖不得治术与治人故也。若能破

格任人。岂患乏才能之士乎。惟在封疆大臣能任与否耳。

一专事权。汉朝州郡兵统于太守刺史。故易于有功。唐宋亦然。自明建国始分而二之。郡县专理民事。兵权专属武弁。故遇事多所龃齟。士卒亦桀骜难制。宜令四厅防兵归丞倅管辖。假便宜以专事权。守备以下。咸使听命焉。使无掣肘。然后责其成功。

一足经费。夫长袖者善舞。多财者善贾。势使然也。四厅召募士兵。团练乡壮。修筑城堡。添置器械。以及赏赉之费。军需之备。均非徒手可能。昔李牧镇雁门。五日一椎牛飨士。寒者衣之。饥者食之。主计吏不问其出入。故士为之死。得成不世之功。今四厅每岁宜给边费银数千两。以备军装器械赏恤硝磺之费。俾得尽其长。如虚糜国帑地方不治者罪之。至经始之际。城堡营房。所需不贖。命估计酌给。

剿办琼州黎匪拟抚黎章程疏光绪十三年

张之洞

奏为进剿琼州万陵黎匪。已将著名首逆殄除。现在移剿崖州黎匪。招抚归化各峒生黎。暨将黎山四面大小各路。次第开通。酌拟抚黎章程十二条。刊发传布。恭折具陈。仰祈 圣鉴。

一官军此举。专为剿除乱黎。招抚良黎。开通十字大路。以期黎汉永远相安。其良黎秋毫不扰。毋庸畏惧。

一从前为匪黎人。投诚者免。抗拒者诛。擒斩来献者重赏。

一投诚各黎。无论生熟。一律薙发改装。

一投诚黎首。开送户口册。捆献匪徒。缴呈枪械。

一投诚黎众。随大军伐木开山。前驱向导。仍按计里数。酌给赏犒。

一将来开通生黎大路后。选择要地。设官抚治。安营弹压。各村黎长助剿开路。有功者授为土目。就中酌设总土目数人。散目给顶戴。总目授土职。自为约束。仍听地方官选黜。略仿黔滇各省土司之例。不令吏胥索扰。

一开通后。黎人仍安生理。有主之田。断不能强夺。惟抗拒者。籍产入官。充军屯田之用。

一开通后。田业三年内。不收赋税。三年之外。务从轻则起征。断不苛敛。

一开通后。黎境有矿各山由官商开采者。给钱租赁。绝不占踞。黎汉均享其利。

一开通后。民人盐布百货。与黎地牛木粮药等物。在各峒口设场互市。来往畅通。公平交易。严禁汉民讹赖盘剥。总令于黎人有益。

一设立土目之后。应各具永远不敢杀掠抗官藏匿匪徒之切结存案。所属有犯。责成该土目拏送到官。按律惩办。

一每数村。仿内地设一义学。延请塾师。习学汉语汉文。宣讲 圣谕广训。所需经费。就地筹办。令在籍绅士总兵林宜华副将符鸿升等。分遣通晓黎语团绅。经历各峒。剴切宣谕。其霞黎苗黎哮黎干脚岐各种。类多裸处。酌给衣。令其渐被冠裳之化。驯其顽悍之俗。现据各路禀报。已经薙发改装就抚造册者。东路丁口三万余。北路一万余。西路四万余。

查抚黎以开路为先。开凿险隘。芟焚林莽。令其四通八达。阳光照临。人气日甚。则岚瘴自消。水毒自除。前代虽有开通十字路之议。迄未举行。康熙二十年。琼州镇总兵吴启爵剿平南劳峒黎后。亦曾议及。中作而辍。综考黎峒形势。北以十万峒之牛栏坪为要。东以太平峒之什密为要。东南以宝停司为要。南以罗沽峒之乐安司为要。西南以古振州峒为要。西以红毛峒之凡阳为要。皆出入冲衢。可以为屯兵足食之所。兹拟开大路十二道。一山乐会之嘉渍市西行。经石壁船埠加岭中平河滥。出五指山之北。西抵牛栏坪。此为东北路。一由万州之兴隆五甲西北行。经长沙营什密禁会南峒七村。出北指山之东。亦抵牛栏坪。一由定安之铜甲口西北行。过毛祥口。出五指山之南。西抵五指山水满峒。一由陵水之乌牙。开至宝停司。又由崖州之藤桥。亦开至宝停司。再由宝停司西行。横开一路。越五指山。西抵崖州属乐安司。此为东三路。均责成道员杨玉书办理。一由崖州东之三亚口西北行。越华林大岭。出五指山之西。抵凡阳。此为东南路。责成道员杨玉书暨知府冯相华冯相荣办理。一由儋州南丰市东行。经大水番仑元门红毛合棘诸峒。东南抵五指山水满峒。一由红毛峒南行。经番向毛匱诸峒。出五指山之西北。经凡阳南抵乐安司。一由儋州之调南市东南行。经七坊刀缸诸峒。南抵感恩古振州峒。此为西三路。一由昌化东行。经古振州峒东。亦抵乐安司。此为西南路。均责成道员方长华办理。一由崖州西之九所市北行。经乐平汛东北抵乐安司。此为南路。责成署崖州知州刘保林署崖州协副将方敬曾会合方长华办理。

一由定安之岭门南行。经蚩蛇峒十万峒牛栏坪南劳峒。抵五指山。过山南至水满峒。此为北路。一由岭门西南行。经三坎溪母湾加钗峒。出黎母山之南。抵红毛峒。此为西北路。责成督带福军同知孙鸿猷办理。统由冯子材考核督催。并饬琼州道府激励各属绅团。同力协助。大率参考前明海瑞俞大猷诸人之说。加以变通推广。所开之路如井字形。其余各州县团夫。分开小路以合于大路。纵横贯通。同时并举。分地定限。会合联接。勇团土黎。并力作工。以一丈六尺为率。极险仄处。以八尺为度。人力所不能施者。以炸药轰裂之。所到之处。伐木焚莽。搭桥凿井。经过黎峒。随宜抚定。分遣员生测绘地图。并令沿途察看各河道。足否可行船筏。以备运出老山材木百货。测看各山矿苗种类。以备开采。山内地形土性。宜于种植何物。以阜物产而贍琼民。路通地辟之后。



应于内山要隘广饶处所。建置城寨。设官安营。以资化导控制举办一切。俾此奥区。永为乐土。窃维琼郡自唐代建州置县以来。峒黎叛服不时。屡烦兵力。良由山深箐密。恃险为患。外匪附和。荼毒益深。劳费防守。直无安岁。与台湾生番情形无异。乃蒙 圣主明见万里。采兵部侍郎曾纪泽之奏。特颁 谕旨令筹经久之计。臣等仰秉 宸谟。策励诸将。稔悉乱黎。诛擒殆尽。开荒凿险。渐化榛狉。目前路工已得十分之四。约计五月闲。路工可一律告成。黎亦可抚定。一切善后事宜。臣等当妥议奏陈。

### 上粤督平黎条陈

阙名

窃平黎匪之法。难以力争。必以智取。必俟黎出而后战。彼若不出。索战无从。即使深入。而山径奇险。难以骤越。水恶瘴重。触则生病。万一遇有埋伏。更为可虑。愚窃以为以兵勇攻黎。不如以熟黎攻生黎。而熟黎攻生黎。尤不若以客匪攻黎匪。查客匪之所从来。本系外省良民。因流离荡析。散之四方。流寓既久。生息遂繁。欲去无家可归。如留又不见容于土著。既不见容。势必见诬。诬之太甚。势必争。争太甚。复谁助客民而屈土著。无论理之是非。总以土著为良民。概指客民而斥之曰匪。既名之匪。罪自难逭。于是兴师动众。声言剿办。该客民等遂不得不辗转逃窜。以入黎穴。而苟延其性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原其本心。谁舍名都大邑不居。而甘伏处恶山劣水之中。以与禽兽为伍哉。其所以至此者。实以无家可归。不得已而为此也。论以后顽梗不法之行。其事可诛。念从前流离失所之苦。其情可悯。民何以为客。殆曾子所谓久散之民也。似当在哀矜之列。现在大兵压境。客民自计无可逃窜。不得不恐骇黎人。而使之悉力坚拒。黎人自计无所短长。又不得不奉客民。而听其驱策筹划。欲并客黎合办。则永无分之之时。欲划客黎分办。则愈坚其合之之志。夫善用兵者。必知敌情。能知敌情。然后批却导窾。以无厚入有闲。恢恢乎其有余。现在黎匪之情。听客匪为播弄。客匪之情。恃黎匪为屏蔽。为今之计。欲剿抚黎匪。必先离闲客匪。欲离闲客匪。必须安插客匪。查从前客匪之在各地。不见容于土著。以其为客也。若居此处即入此处之籍贯。则化客为主。早相安无事矣。现闻客匪不下万余人。其中必有头目稍明大义者。未必不为子孙长久之计。而知弃安就危弃顺从逆之非计。即以前猖獗如发逆。其心未尝一日不思归降以图富贵。惟拒之太甚。斯不能不拚命置之死地。以冀万一之生。况今之客匪。本非黎类。徒以当日官民交攻。铤而走险。以至于此。大抵此辈亡命之徒。从逆则为悍贼。归顺可为功臣。可否恳恩密札冯军。使派心腹能干者。饬其确访客匪稍明大义切实可靠之头目。前往剖陈利害。约以反戈相向。许功成日破格奖励。无论多少。一概编入各州县民籍。任其置田产联婚姻云云。彼

之竭力助黎者。无非为性命计。既准入籍而有家乡之可归。又为保奖而有富贵之可享。其谁不踊跃立功。而犹甘自穴居野处。为蠢黎操戈以徒丧其性命者。无是理也。且该客匪等与黎人狎处既久。情伪尤知。手足久习轻捷。凡黎人所能行而我兵所不能者。客匪能之也。肠胃既服水土。凡黎人所饮食而我兵所不能者。客匪能之也。长驱直入。不须向导。而路径皆熟。不忧藏匿。而巢穴皆知。祇须一大将押后。权作接应。便可收斩将搴旗扫穴擒渠之功。不惟可省饷糈。并可保全兵勇。且可使千万流离之苍生皆得其所。

开疆辟土之功。在成人固不居。而民胞物与。不使一夫失所之量。或庶几稍慰万一乎。说者谓招安本非易事。难保必不终变。然此祇在主兵者之驾驭运用。未可概作刻舟论也。某总见得该客匪跳梁负固。并非本心。今日之势。其助黎人者。非客匪不行。而其所以平黎人者。亦非客匪不行。某前与琼州开矿之张主事闲论客匪情形。据称无论客匪不愿生事。即黎人亦不敢生事。该主事在彼处日久。言之最详。加以客匪由来。某亦知之甚悉。管见所及。不敢不陈。

### 卷九十三 兵政十九剿匪一

#### 抚盗篇

#### 汤成烈

夫天下之流而为盗者。莫不有故。得其故。可抚而用也。不得其故。虽剿之不能尽也。此盗灭。彼盗生矣。凡人有血气心知之性。则有耳目手足之用。材力具焉。志气出焉。其碌碌庸琐者。虽富贵不足与有为。贫贱适足以自困。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世。没没与草木同腐焉耳。何足道也。苟其生质瑰异。材力绝伦。志气豪横。殊于凡人。盖未有不思自奋于功名者。乃为功令所格。摈弃在下。徘徊顾虑。欲进无由。此其人岂能坐治家人生产。受里胥之呵叱。耐官长之敲扑乎。儻无聊。壮心难死。譬犹伏枥之马。引领向风而长嘶。未尝不欲绝尘而驰横逸千里者也。一旦愤激。谢知交。横刀长揖。跨马出门。聊取快意。遑恤其它。不驰骤于长林丰草闲。必骋逐于狂风怒涛之际矣。此固豪杰之末路。而良非本怀也。其才岂不可见用于当世而建非常之功哉。使有羊杜之将。李郭之帅。折节下士。虚己求贤。未有不闻之而生慕者矣。若招致幕下。而刮目待之。推心任之。蒙国士之知。被章服之荣。未有不愿为致死者矣。至于衣食口体之奉。父母妻子之乐。生民之大欲也。衣食足而礼义生。冻馁迫而廉耻丧。廉耻丧则无所不为。虽士大夫有所不免焉。况细民乎。今或水旱频仍。田野荒废。荒政无周官之逮。流民无郑侠之图。上以催科为考成。下以抚字为迂缓。驱沟中之残瘠。肆法外之诛求。于是老羸沟壑。妻子离散。死亡在室。追呼在户。去之四方。莫可控诉。始或三五。继且百千。求饥寒之暂免。遂偷活

于草间。此又有迫而驱之者。盖亦中泽之哀鸿。铤险之走鹿也。有为之首者。则聚而附之矣。使承宽大之 诏。招徕而安集之。愿从军者收为卒伍。不愿者放归田里。编入屯练。复其常业。既有尺籍之可稽。复有生理之可藉。已降者必无复叛之虑。未降者亦可以渐招致。而不降者盖亦鲜矣。如尚有负固不服。是其罪大恶极。法所必诛。而党与既散。势孤力蹙。剿捕无难。此将弁之任也。然而今之将弁。不特不能御夷。并不足以捕盗。非能养盗以自重也。度己之技能。营之器械。未必胜盗。故常怀惧心。则不敢与盗敌。常与盗相避。何能收剿捕之效哉。使严法以绳之。避盗与失律之罪等。则将弁畏怯之可诛戮其身。必将练其技能。精其器械。遇盗必死中求生。有进无退。而剿盗之功庶可立矣。宋高宗有云。行赏当先自下。行罚当先自上。则今军政行法。当自镇协始。

### 剧孟论

周悦让

史记之传游侠也。深以侠客之义为不可少。又详着朱家剧孟郭解之所以为人者。而以为可资缓急。夫子长岂徒为中材而涉末世之流者生其慨乎。昔周官以六行教民。而任与居一焉。而太宰以九两系邦国之民。其八曰友以任得民。则侠客之义。自成周盛时而已然矣。特其时匡擢有人。谏救有司。民生其闲。固无难白而无所赴愬之隐。所谓任者。不过里巷闲黽勉匍匐为事。故不以侠称耳。降及春秋之世。而晋栾怀子好施。士多归之。鲁之季孙氏隐。氏多取食焉。齐晏平仲亦招致越石父之流至四百家。不待原尝四君。食客之盛。固已久矣。而其时国家皆颇资客力以为富强。乃子长于游侠。尚以四君辈为不足异。而以布衣之侠为难得。彼盖不知任而流于布衣之侠。固世道之变而不可以不大惧者也。剧孟一博徒耳。吴楚之乱。大将军得之若一敌国。使孟早为吴楚所收。山东之难未有艾也。而奈何后世牧民者之不察耶。子长于其传末。复综举当世之侠敖而无足数者而訾之曰。此盗跖居民闲者耳。何足道哉。此乃乡者朱家之所羞也。呜呼。何其言之易也。夫跖固无足数。然其材力必有什伯乎庸人者。其暴戾恣睢。诚不堪用。然其欲富乐而恶死亡。喜声名而羞绌辱。度人情不甚相远也。使得廉明威惠之民牧。阴弛其重罪。而开以自新之路。如朱博之所以署尚方禁。孙宝之所以署侯文者。即人人皆剧孟耳。居平无事。罗此辈而使之。既可以禁盗贼之发。如其有事。而委之居一障闲。不贤于诸妄校尉哉。世或以为此辈猾民。非官法所能驭。此与耳食何异。彼剧孟者。未闻朝廷所以优异之若何也。特以太尉一言。而遂安于无动。盖彼梟雄者流。其自喜声名。有甚于富贵者也。而何患乎驾驭之无其术也哉。近世以来。乡曲之侠。求如剧孟者固不可得。然其为盗跖居民闲者。所在皆是也。危急之秋。大吏资之以为保障者。

有矣。奈何俗吏不察平居听其作奸犯科而无可如何。一旦有警。又不能收之以当一校之用。甚者或极之于其所往。而适以藉寇兵者。不可胜数也。岂不悖哉。苏和仲与章子厚书。惓惓于程棐一事。言之有余慨焉。呜呼。其所以用任侠之道者哉。

### 程友石墓志

#### 冯志沂

君讳式金。字友石。曾祖某。祖某。父某。君少从父游京师。入顺天籍。补大兴县学生。中嘉庆庚午副榜。充教习。中癸酉科举人。庚辰成进士。以知县官四川。屡摄盐亭遂宁县事。所至民戴之如父母。补高县知县。故大学士蒋公攸铎时为四川总督。以君治行第一。奏调华阳。又署宜宾。宜宾濒江多盗。时出劫掠为患。君出赏募兵役。明赏罚。又使盗得自首。化顽为良。民以大和。总督陈公继荐之。又调知成都。君勇于任事。自以读书受 国恩。期事事无负。其为成都。尝兼摄华阳。首邑事剧。犹时微服行乡野。询民疾苦。治公牒。漏三四下不少休。同官某君贻书。谓精神如货财。宜节啬用之。君善其言。然为之益勤。又以总督戴公荐。升叙永厅同知。丙戌六月。丁父忧归。以积瘁衰毁致疾。次年二月卒于家。年四十有六。初君被荐入京师。蒙 宣宗皇帝召见。温语久之。道光庚寅。特命君为甘肃知府。而君前卒已三年矣。嗟呼。士贵为天下国家用。顾或蓄干济不遇于世。时即遇矣。或厄于时势。不得竟其用。一试辄斥者比比也。如君者可谓用矣。遇矣。能获乎上以治其民矣。天又不假以年。使可见者仅此。方君知成都时。岁大旱。民汹汹欲为变。君请于上官。行平糶法。民赖以安。提督桂涵语人曰。程君在蜀。可当一万兵也。以君所为。非有奇怪动人耳目者。而桂君称之如此。夫变之生也必于至微。粤寇之始。亦不过数十饥民。聚众抗官吏。得一良有司。可指顾定。而乃破城杀官吏。以十数转战数千里。历时三四年。征调半天下。环寇之师二十余万。糜饷数千万。而事未有定。使其始得如君者十余辈。落落布天下。使天下享无事之福。而已不居其功。岂非斯民之幸哉。则君之不年。固不独蜀之人与尝知君者所共悲惜也已。

### 算寇

#### 戴楫

方今贼势蔓延。上自主帅之大臣。下至一介庶民。凡忠于谋国者。皆欲灭贼。顾欲灭贼而不知其方。则贼终不可得而灭。徒有此区区之心。而卒无补于天下国家之事。予以为当今灭贼之方。有大计三。有本计二。见其大。然后可以不遗于其小。得其本。然后可以无患于其末。予试为当事者剖析陈之。夫所谓大计者何也。一曰防分窜。贼至江南。辄欲窜往他处。然其往北者。已经灭亡殆

尽而失利。故今日之贼。常有欲下窜之意。是宜严为阻遏。防其下窜。使贼不得出。则丹阳常州及苏杭二省城可保。而国家之仰给东南以资粮饷而建国势于不拔者。可以不至于不测。此人所共知。固无待于予言。然予所以为可虑者。贼人奸细。布散各府州县。已非一日。设若奸细聚集已多。一旦猝然出我不意。从中起事。倘有疏虞。措手不及。则贻悔何极。故上游各营兵。固当日夜防守。禁其下窜。而镇江常州及苏杭各府州县城乡地方。为奸细可经由之处。尤当严密稽查。使奸细无处容身。训练兵勇为战守之备。此防贼分窜之计一也。一曰断接济。贼人所以能久占地方者。与我攻守之势异尔。何者。贼之守。不同于我之所为守。贼无多人出入。止有贼兵之熟悉路径者。可以常出入。城内外层层埋伏。是以我兵畏其险阻。不敢进攻。是贼能令我不敢入也。夫贼能令我不敢入。我独不能令贼不敢出乎。设我能令贼不敢出。则贼守一空城。何自而运粮。何自而益兵。如此。贼虽死守。我何患无法以制之。且非独此而已。数年以来。城内之贼。为之接济者。何地何人耶。盖镇江则江宁为接济。瓜州则镇江接济。是贼之自相接济也。陆路则当地居民为接济。水路则船户接济。是我之接济贼也。凡贼自相接济及我居民船户可接济贼之处。皆设法断其往来。或贼离城出而运粮。我于中路豫先埋伏精兵夺其粮饷。彼粮不能继。何以能守。至贼人所占据之地。必使首尾不相顾。消息不相通。声势不相联络。则我之攻剿易于得力。如江宁镇江瓜州。必以水师拦截江面。使分而为三。然后讲求进攻之方。则镇江瓜州等处。克复可望。一处如此。他可类推。此断贼接济之策二也。一曰制要害。夫用兵攻守。必有轻重缓急。次第先后。以长江而言。武昌九江。为上流之重镇。江宁镇江。则为下流之重镇。夫上流克复。则下流自易。省城克复。则府城自易。故武昌九江之贼。若与江宁镇江联络一气。当先克复武昌为急。若已为我兵阻绝。不得联络。在上流。当先克复武昌。在下流。当先克复江宁为急。即不然。而从事他府城。亦必其地为省城之屏蔽。如镇江瓜州。复其地即可以渐复省城。非可反视省城为缓图也。然议者必谓地大兵少。难以致力。予以为是不然。贼之气力。断不能与我比并。设若贼为我敌国。尚不可听其自为。必厚集兵力。殄灭之而后已。何况贼窃踞江宁仅数年之久。并不能保守土地而抚有民人。徒以负固不出。与我两军相持久而不决耳。若不乘此国家气力尚厚。他盗贼未起。年谷顺成。民心固结之时。议不反顾。计不旋踵。誓师决战。入其地。诛其人。以苏民之困。尚待何时而后图克复乎。

盖与其日久费用愈多。难以支持。不如及今不惜费用。使兵多粮足。刻期进攻。责其成功。休息有期。费用自减。与其日久令贼得休养其力。根深势大。蔓延愈广。克复愈难。不如及今多积粮饷。多发兵士。力图克复。省城克复。即

他处之贼易于剿灭。此制贼要害之计三也。此三者皆灭贼之大计。亦在乎为之而已矣。是又有本计焉。夫所谓本计者何也。一曰求将才。兵者危事。非有过人之智。过人之勇。则不可以任其事。故就现在而言。贼以我为无如之何矣。予以为是未必然也。何则。我若有善于用兵有奇计妙算者。而使之督战。一战而胜。则可以令贼之气馁。再战而再胜。则可以令贼之胆丧。三战而三胜。则可以使贼授首。于我而不难。故欲灭贼。不可以不求将才也。盖为主帅者。诚能虚心延访。知为大臣之道。计安社稷。务在得人。罗致贤才。咸在幕府。将某为智将。可运筹策。某为勇将。可率卒伍。某为裨将。可当一面。某为大将。可寄一方。某为才将。可济仓卒。某为贤将。可资抚绥。皆求得其人。俾之乐为我用。尊其爵位。厚其禄食。专其信任。容其过失。知其才之所堪。而用之必尽其才。以此灭贼。何贼不灭。以此图功。何功不成。此求将才为灭贼之本计一也。一曰得兵心。昔人用兵至三年。则以为久。东征之诗曰。自我不见。于今三年。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乃克之。是也。今我兵在外暴露。不止三年矣。若非主帅能得兵心。不能保无溃散之患。嗟呼。国家用兵以杀贼。至于久。而兵皆养贼以自封。尚谓其能杀贼者。未之有也。夫兵未尝无锐气。当于其初至淬厉而用之。既久而振兴之。兵又未尝无奸谋。当于其先事早知之。未发而豫防之。厚其粮饷。分别其可用不可用。可用用之。不可用为设法以去之。明其号令。制其赏罚。申其禁约。勤其操演。善其调遣。周其防范。同其甘苦。恤其死亡。和辑其心。爱惜其力。变易其畏葸之情。而使之不敢避死。禁革其惰游之习。而使之不敢贪生。恩足以相死。而不忍背其上。威足以置之于死。而不敢叛其主帅。如此而后为能得兵心。得兵心而后可用之以杀贼。此得兵心为灭贼之本计二也。且夫人少知礼义必不为贼。则贼之将未必其为名将也。贼所以临阵而与我战者。率皆掳掠乌合之众。则贼之兵未必其为精兵也。其行阵营垒一切部署。未必皆有备无患与古知兵者同也。然而贼破城甚易。而我之复城甚难者。何也。则以我人力未尽。而法制之未尽善也。盖临阵之闲。所以决胜负较强弱者。不在乎兵在乎将。将不在乎力在。乎胆。有胆而力乃见。不在乎勇在乎智。有智而勇乃成。不在乎多兵以虚张其声势。在乎练兵而使之有节制。不在乎常常出队小获小胜。在乎不失其可乘之机会。可以一战而成功。不在乎外有调发增益之兵。在乎内无纵寇貽患之兵。不在乎外有招募新来强勇之兵。在乎内无互相嫉害其成功之兵。兵法曰。置之死地而后生。不置之死地则必不能生。置之危地而后存。不置之危地则必不能存。然则当今灭贼之方可知己。谋国者诚能求将才而与之共事。以将兵得兵心。而与之同心以杀贼。由是知分窜不可不防。而防之必力。则未被贼患之处。贼氛可以靖。知接济不可不断。而断之必尽。则已被贼患之处。贼势可以孤。知灭贼

不可以不制要害。而从事于制其要害。则久被贼患之处。贼之巢穴可破而渠魁可得。而且兵事虽兴。而民事不忽。则民心益固。民心益固。则天心益顺。夫重民事以培国本。求将才得兵心以剿除寇贼。定攻守之大计。究胜败之所由。求立法之美善。合行事之机宜。用是道也。虽天下长治久安可也。夫何不能灭贼之有。

### 平贼策

徐有珂

平贼之策。重将帅尤重守令。今请言贼所以不平之故。杀贼须兵。兵却贼偏。未战先扰。则民溃。兵劲贼逸。横决四出。则民亦溃。粤匪捻匪之流毒长江上下大河南北经年累月而莫之制也。职此之由。今将制贼之命。必先使民不溃。欲使民不溃。必先藏兵于民。此非重守令不可。重守令奈何。曰。请周围贼藪。依军功例。择卓异者。悉置世职守令。俾从容布德化。展韬略。以藏兵于民。而悉统于制军。坚裹密布如铁网。其经略大帅。则统猛将精兵。扼关河险隘。相机进剿。庶几一网可尽耳。夫兵何以必藏诸民也。官兵不足。故以民兵辅之。一省军饷。无事各安生业。有事各具资粮。不仰食于官仓。无绝饷扣饷哗噪之变也。一省征调。在城保城。在乡保乡。人皆素习。奸细难容。比户相联。无远征久戍室家离散之苦也。尝见郡邑告急。大营调兵。其闲道朝发夕至者。为索饷索赏计。必迂道多过州县。迁延四五日矣。其步兵本当陆行者。必捉民船坐载。横行无忌。致闾阎惊扰矣。夫兵贵神速。望救者刻不待缓。而如此泄泄乎。惟各民兵自守郡邑。则无须大营顾彼顾此。而练民兵之法。则又在练勇议中。其不属营汛而必属守令者。守令与民相亲。平时听断廉平。化导悱惻。扶良除莠。推诚布公。蚩蚩易感。死恐后。且守令有版图可稽。得权其地之赋。以供赏恤。备非常。不待拨于他境。况近贼之地。欲征赋给客兵。民未必踊跃。惟散赋于本地之民而收兵之用。官则不征赋与征赋同。民则征赋与不征赋同。官与民两利焉。此其所以宜于守令也。然不予世职。则德化无从布。韬铃无从展。何则。近时上官多言调剂。实授者十无一二。借置暂摄。苟且为治者。比比皆是。至虎口危地。兵差络绎。必令官囊充足者往。许以数月或半年即调。奉檄者不得已至此。方拮据奔走东涂西抹之不暇。何暇计及于百万生灵。如何安抚。积年凶寇。如何扫荡。即一念及此。力能办此。而一木难支。呼吸不应。公府传舍。民未亲信。则欲有所为而不能。于是有本心者引退。而苟且侥幸者至。夫粤匪捻匪之起。其始亦由守令不培礼教。致有奸民。其继又复因循隐讳。酿成巨祸。兵兴以来。守令又借军需搜括。无所不至。人心涣散。政体乖违。盖守令但顾今日在此获利。不顾明日遗害而去也。但顾吾身片刻苟安。不顾吾民受累无穷也。惟予以世职。则徙其家于县。利民即利身家。害民

则害身家。不职则祸且不测。功成则名且不朽。其有经济胆识愿忠者。乃甘委身焉。必统于制军者。有所统。则声息潜通。警报立达。且平时察其不法得更置也。周围贼藪。距贼二百里州县。皆练民兵。贼必不能窜出。然二百里以内。有平原空旷山泽阻深无人烟相接者。若以民守则重扰民。故必待经略大帅别统精兵驻此。专主进剿。进剿得地。即以官兵屯田。则官兵与民兵。不相扰而相卫。其网愈坚愈密。贼虽多亦易尽耳。而非重守令以藏兵于民。则将帅兵力将不支。故曰。平贼之策。重将帅。尤重守令也。

请安闾阎以消反侧疏道光三十年

吕贤基

臣于前月恭阅邸抄。据广西柳州平乐浔州梧州思恩庆远等府绅民等。以匪首张家祥等各领匪数千。到处攻劫。民不聊生。纷纷逃避等情。在都察院呈控。业经奏闻。奉 旨据都察院奏广西举人李宜用绅士莫可升等各遣抱告呈控并生员何可元自行控告逆匪横行种种不法前已有旨谕令徐广缙会同郑祖琛剿办。又于本月初九日。奉 上谕广西匪徒滋扰见已调派各路官兵合力剿办并着户部筹拨银两迅即解往以备要需钦此。仰见 皇上爱民如子。除恶务尽之至意。然锄莠所以安良。而去疾必先固本。窃计广西全省。共领府十一。而匪徒蹂躏之区。已及十分之七。居民逃避纷纷。迄无安土。若非妥为抚绥。其孤弱者必转填沟壑。其强黠者且窜入贼党。为害愈大。今日平贼之法。宜以保民固本为先务。安民之道无他。恤死亡抚流离而已。至于反侧之徒。譬不畏法。弱肉强食。诚堪痛憾。业已调兵合剿。方期埽尽贼氛。然而该省山峒繁多。林箐茂密。在在皆逋逃藪。若分兵四出。而兵力稍单。则贼匪愈奔突。郡县愈残毁。所谓救火而嘘之也。且臣尤有虑者。胁从渐多。则滋蔓渐广。要必先解散其胁从之党。而后可以擒渠魁。何者。今日胁从之民。皆前日之赤子也。其势迫于无可奈何。遂苟且以延残喘耳。其初未尝有从匪之心。其后未尝无自新之念。则凡胁从者。皆可矜之属也。昔汉宣帝时。渤海盗贼。弄兵潢池。龚遂对宣帝曰。今欲使臣胜之耶。将安之也。上以为选用贤良。固欲安之。遂曰。治乱民犹治乱绳。不可急也。惟缓之然后治。遂至渤海。敕属县凡持锄钩田器者皆为良民。吏毋得问。持兵者乃为贼盗。贼闻遂教令。实时解散。弃其兵弩。而持钩锄。盗贼悉平。又顺帝时。广陵贼张婴等寇乱扬徐闲。积十余年。朝廷不能讨。嗣后张纲为广陵守。单车之职。见婴等问所疾苦。委曲譬喻。示之以主上仁圣。欲以文德服叛。并惕以成败之几。利害所从。婴等闻言感激。将所部万余人面缚归顺。迨至唐德宗时。朱泚等自作不靖远近骚然。陆贽劝德宗宣布赦书。宥其胁从百姓。山东士卒感泣。李抱真见之。以为人情如此。贼不足平也。其后贼果平。可见胁从之众。尚有天良。全赖在上者有以激发之耳。 皇上若



宣布德音。痛斥侵渔之吏。深怜愚昧之民。剴切晓谕。使知 圣主御宇之初。正凡庶维新之日。胁从者果能革面洗心。去逆效顺。即饬地方官咨送原籍。令其各归故土。各守本业。而匪首如张家祥等首领数百人。罪已贯盈。法所难贷。要必设法生擒。不致一名漏网。斯小民咸晓然于 皇上德威交济之妙用。而无有梗化于其闲者。臣请以汉光武时事征之。建武十六年。郡国盗并起。发兵追讨则解散。去复屯结。后乃遣使者下郡国。听盗自相纠擿。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凡牧令守长。皆听以禽讨为效。但取获贼多少为殿最。惟蔽匿者乃罪之。于是更相追捕。贼并解散。郡国晏然。此其明效大验。载在史册。相应请 皇上敕两广总督徐广缙饬该省文武官员。同心效力。以获匪多少为殿最。居民乡勇。亦以获匪多少为赏罚。庶几匪徒即可歼除。不必劳师糜饷。而镜清砥平。足以纾 宸衷宵旰之忧矣。

### 请立民堡收恤难民疏

唐鉴

窃广西自去年秋季以来。匪徒滋扰。转掠数府州县。本省文武率领兵勇。且战且堵。未能得力。我 皇上至仁恻怛。深念贼势披猖。小民荼毒。 钦派大臣督率文武剿办防堵。屡次各省调兵拨饷。以期速就荡平。仰惟 圣虑忧勤。时深兢业。祇以贼匪未除。斯民失所。贼一日不靖。民即一日不安也。臣闻粤西之民至不安矣。贼过一村则一村扰。过一墟则一墟扰。过一县则一县扰。逃者幸脱。而家室不知何归。匿者偷生。而衣食已非己有。男不得耕。女不得织。而生业废。男为贼役。女为贼孥。而生理亡。闻之心伤念之心恻。是不可不思所以安之。安之之术。莫善于设立民堡。莫急于收恤难民。粤西峦重。严岫回环。中闲墟场村落。所在皆有。或数百家。或百家。或数十家。田亩园场。家有其业。乘其列障回翔之处。于山凹岭岔。垒石为垣。高可蔽人。外面遇有悬崖挺出。峭壁天成。自然之险。坚城不若也。即或不然。施工铲挖。去夷就险。亦非难事。其在平原。则开沟筑垣。沟深广一二丈。垣亦一二丈。上下相资。内外交备。有溪涧则通为深堑。有林箐则结为重栅。较之山砦多费工力。而粤西形势。则平原少而山砦多也。其为堡也。合五六村及十余村为之星散零居之户。则可并入附近堡中。每堡修广约方数里。其田产所出。约可食数千人或万人。堡中议出公正有识者数人为堡长。以司一堡之事。稽查出入。毋为贼所欺。禁止襍赛。毋为妖所惑。劝勉耕读。毋为惊疑废正业。讲明忠奋。毋为邪慝生妄心。地方州县。朔望出巡。教之以大义。申之以明罚。推之以诚心。结之以恩意。则堡中人皆为腹心干城矣。每堡四面立望楼数座。堡长凭公轮派多人。昼夜瞭望。无贼则耕者耕。读者读。樵者樵。牧者牧。各安本分。不废职守。有贼则鸣锣为号。齐起抵御。发石可以歼远。挥锄可以击近。削竹可

以为戟。刺揉木可以为钩援。火弹喷筒。砖块瓦砾。皆兵器也。可以应敌。堡中人人自卫。户户相保。众志成城。贼来未有不能堵御者也。若果府厅州县立民堡。声气相连。守望相助。贼至不能得食。退亦无所裹胁。一堡如此。众堡皆然。一县如此。众县皆然。则民志日壮贼势日沮。贼恒饥而民恒饱。贼恒劳而民恒逸。贼恒濒死而民恒安生。贼恒鼠窜而民恒鸠居。久之而从贼者悔。将散而思归于民。又久之而逃贼者愤。将转而制命于贼。加以官兵四路进剿。各险要均有扞备。则贼不战而自穷矣。而且堡之立也。可以为战阵之犄角。可以为壁垒之应援。官兵穷战穷追。得堡寨而收指臂之助。堡寨被攻被劫。得官兵而有保障之资。是则兵可以卫堡。堡亦可以卫兵矣。堡未尝不恃兵。而兵亦未尝不恃堡矣。粤民遭贼蹂躏掳掠。老弱转沟壑。妇孺投塘井。愚者被诱而困于无知。怯者被虏而屈于无力。黠者诈从以观衅。良者四散以逃生。急切无告之时。其可原可悯。亦非一事。而要皆在天心怀保惠鲜之中。

臣愚以为地方有司之官。急宜仰体好生之德。如伤之仁。各府州县收恤难民。其鳏寡孤独。按日给以口粮。壮者有技艺者。或令其随营为役。或入堡中以备耕作及防御等事。因人制宜。因事驭众。要不使一民不得其所。则转危为安。同登衽席矣。此二者。皆将来善后事宜。所必办之事。与其办于贼平之后。不若办于未平之时。贼正披猖。斯民涂炭。逃窜无门。流离野。得此堡寨。以复旧业。而又加以存活。使得回死为生。贼未平而民先安。与贼平而民后安。其得失大有闲也。况得此而民日益多。贼日益蹙。其利害更不相侔矣。所有办理经费。约计不过十余万。即请归入善后事宜内据实核销。查嘉庆年闲。办理川楚贼匪。亦以堡寨收功。部中当有成案可稽也。总之此等乌合。如蜂窠蚁穴。深山穷谷。巢穴存焉。时出时没。恐扑之未必能遽尽。扫之未必能遽无。而远调新兵。未谙艰险。纵加习练。必须日时。糜帑无穷。而葳功难必。不若竖立藩篱。先安盘石。收赤庶为干櫓。假崎岖为安宅。彼恃险而我即凭险以困之。彼恃众而我即集众以歼之。拒贼犹在一时。保民可以百世。而且立堡之需。可案地而约计。不似添兵之费。难先期而预定也。臣愚昧所及。是否有当。伏乞皇上圣鉴。

初到粤西详陈贼势军情疏

广西巡抚周天爵

奏为初到粤西。沿途探问。及诸处禀报贼情形势。及酿祸原委。宜痛惩已往以儆将来。恭折具奏。仰祈 圣鉴事。伏维用兵之法。首在审己之短长。而后由己计彼。按兵法以赏罚孰明法令执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为人事第一要务。盖盗贼之性。虽皆凶顽。固亦未尝不畏诛讨。夫维疆吏赏罚混淆。多次戕官之案。无不匿报。迨捕获之贼。又多方护惜。自生疑畏。遂改重情。施以薄惩。减拟

军流。以致逃回愈炽。贼胆愈张。而我兵弁少知奋勇者。束缚至急。而反责以驰骤。一有误拏。审明即释可也。而固施一重罪。盖有把总责贼四十棍而获遣罪者。以是贼益张而我兵怯而愈怯。此兵盗强弱实在之原委也。至被害之民。必恃官府之威令。控告之得理。然后责以守望而与之角。广西历任抚臣则不然。民控抢劫奸淫。如诉诸木偶。退而衔号泣之声。各散诸风雨。盗贼习知官府之不彼与也。益从而胁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足恃也。亦遂靡然而从贼。是盗贼益无所畏。而劫杀日频。知官府避罪。而必为之讳也。百姓益无所恃。而从贼日众。加以广东高廉惠潮番禺遣散之乡勇。鹤山清远英德包送洋之悍棍。来而为之领袖。盖自道光二十六年以至于今。守备千把兵丁死者不下千余。报者不过千百之一二。由是兵胆俱裂。民心日摇。又已革抚臣郑祖琛。每逢决囚。必为之经醮祈福。或将行决之犯。擅行释回。其势非酿成大祸而不已。查粤西界连安南。岩疆之地。正宜宣上威德。奋厥武卫。以绥民徯。何至效释子之所为。至于如此。而闵正凤讳饰阵亡之将弁。以为病故。自贼滋事以来。从未亲戎行。惟陈亚溃既败之后。零贼无多乃视师一次。其它任兵弁之鱼肉而一无顾惜。夫以数郡之生灵。数十万百姓之膏血。胥由于尸禄狡猾之庸臣酿之。岂不痛哉。凡此非臣奉 飭查办之件。本非所宜言。然不指其受病之源。则别无救之之法。臣谓赏罚号令不可不肃以儆将来者此也。至若贼情形势。其气焰正炽。又皆踞水陆之上游。其最凶无如大黄江一股。为尚地会之首逆韦元蚘等。自道光十三年谋为不轨。稔恶于今。背山临水。隅落句连。蔓延南宁太平数千里。皆占据险阻。为扼吭拊背之势。贼不可谓无谋矣。岂可因一二小胜而忽之。然制其死命。诚不出我 皇上圣明洞鉴之中。总期兵多力厚。将贼匪屯聚最多之处。先行扫除。他股畏慑军威。定能望风瓦解。大哉 圣谟。逆贼已在掌握中矣。臣近接 钦差大臣李星沅函商。欲先断其接济。大兵汇集。俾之坐困成擒。又提臣向荣欲偪贼大队于一处。志在合剿。均为至要。惟大局虽定。行之甚不易易。夫断接济之法。非亲视其地。更有干才可委。其间缓急密之宜。如何能周。武将惟臣向荣一人可靠。设贼以一股缀之。使不敢动。而视他将若无人焉。水陆俱下。猝不及备。则浔梧一带。大事去矣。而平乐近接省垣。臣初到省。览其形势雄壮。凭山临水。诚为金汤。惟四关厢内外。人烟稠密。火攻易施。贼一到必至自相焚蹂。巍巍雄镇。但幸无事。不可有事。臣日夜思之。不能食寝。

夫自古用兵。最忌贼据水陆上游。何况山河陡峻。水急流湍。层峦嶂。林木翳翳。而贼又善于抄伏。于羊肠险径。人马单行。冲中截后。伏兵四起。我兵心胆俱裂。势所必然。其拒战之法。先以火罐乱我队伍。断之以藤牌。堵墙而进。再以竹针克我之钝刀短矛。而以大施诸短兵之中。我所恃仅有大小火器。均

因胆怯远放。不能得力。盖我兵全无护身之具。惟以赤身搏战。而彼既多藤牌。又木石架支。人易藏躲。则虽兵多势众。在在难操必胜者也。此贼非种种筹及。为难遂我制其死命之计。设一蹶不复。川楚之祸。必将再见于今。而国事危矣。合无仰恳 天恩。俾臣专理军务。巡抚地方之事。仍以藩司劳崇光一手经理。虽今见阵屡捷。臣总不放心。恐提臣向荣为浮言所激而动。臣老矣。明知非将帅才。不忍知而不言。有一毫不可对青天也。前此伊克坦布失事。而李殿元宋煜陶玉德均当审实军前正法。少迟缓之。三军悚惧之心变为冀幸。臣书至此。笔与泪俱。兹于咸丰元年正月初六日驰抵广西省城。筹备防守事宜。查看水陆要隘。制造应用军器。现署抚臣劳崇光驻梧州。一俟送到巡抚关防。臣接受后。另行恭报外。谨先将到省情形。缮折由驿具奏。伏乞 皇上圣鉴训示。

敬献刍言以救时弊疏咸丰二年

陈庆镛

贼匪滋事。三载于兹。窜扰楚粤。陷府州县十余城。 皇上命将出师。屡申严旨。虽帑项支绌。而军需浩繁。已不下二千余万。任不可谓不专。兵不可谓不多。饷不可谓不裕。统兵大员。在事文武。岂尽无忠义之心。奋激之气。甘心挫衄。自取罪尤。而警报时闻。贼氛未息者。有故也。民病既亟。则民不恤官。兵心久乖。则兵不爱将。民不恤官。则团练不足恃也。兵不爱将。则营伍不足恃也。团练营伍。皆无可恃。虽使有险可扼。有城可守。如其委而去之何哉。为今之计。宜请 皇上降罪己之诏以固人心。悬不次之赏以作士气。宽胁从之诛以散贼党。练精锐之卒以遏贼锋。请悉言其弊。与所以救其弊者。为我 皇上陈之。夫州县为亲民之官。督抚有察吏之责。乃近来州县。地丁则加耗加平。漕粮则浮收勒折。清廉者尚视为应得之规。贪黷者更不免诛求之切。加以差徭之苛派。胥吏之把持。狱讼不决。则拖累经年。蠲贷 特恩。则侵蚀过半。上控批回。则以为健讼。京控交审。则半属消弥。鬻子卖妻。无所吁诉。颠连困苦。谁则闻知。一旦贼匪窜延。筹饷练丁。惟赖绅富。彼富户则取利操赢。绅衿或助官为虐。久为乡里侧目。贫户垂涎。素无恩义相联。安能守望相助。所以贼未至则众已离心。贼既至则转求快意。甚或乘机剽窃。消息潜通。虽曰莠民可诛。实则官吏驱迫。孟子所谓民今而后得反之。此之谓矣。闻贼困长沙柏叶铺九团之外。迁延观望。迨贼过河西。地方惨遭屠戮。乡民立起十五团。贼遂解围而去。向使贼徒狡狴。不事涂毒。长沙之事。亦未可知。常德府距贼较近。闻八月间办理团练。经十余日之久。仅得八十余人。团练之难。于斯可见。又况郴州桂阳皆系土匪向导。岳州失事。官出城外。火起城中。固由奸细潜藏。未必非民情涣散所致。所谓民不恤官。则团练不足恃也。承

平日久。军政废弛。迁调无常。则将视官守为传舍。纪律不着。则兵视操练为具文。演演枪。不过声向联络。习阵习战。不过花法混场。徒壮观瞻。无裨实用。兵不识将意。将不识士情。供役使则鞭责频加。发粮饷则逐层克扣。下怨其上。已非一朝。所以无事则将虐其兵。有事则兵欺其将。夫兵岂不知临阵退缩。军法綦严。但以进死于敌。死在目前。退死于法。尚待查办。且一人先遁。百人随之。小队先遁。大队随之。军法虽重。岂可胜诛。又队伍既动。队长非因而败北。即死于敌人。败北则兵得借词。死敌则兵且称快。何者。将于兵素无拊循教训之恩。兵于将安得有护惜捍卫之意。所谓兵不爱将。则营伍不足恃也。今筹办防剿。仅曰扼要。夫险要之地。岂可不扼。但由粤至楚。路径崎岖。山川之险。有过此者乎。而贼由永州窜道州。如入无人之境。岳州背湖面江。三面临水。一面倚山。康熙年闲。逆藩吴三桂之势。百倍于今日之贼。我兵扼之岳州。三桂坐困。城郭之险。有过此者乎。今贼匪甫至。城已失陷。是知天时地利不如人和。民心宜固。士气宜作。而后贼党可得而散。贼锋可得而遏也。昔禹汤以罪己勃兴。楚庄以仁言动众。矧今饥渴。尤易为功。

凡百姓之颠沛流离。由守令之贪刻。兵丁之离心解体。由将弁之寡恩。守令将弁之失人。由督抚提镇之不职。督抚提镇之不职。由任之未精。特沛纶音。深自引咎。切责大吏。与之更新。务令上恩下逮。下情上通。使兵民知平日之疾苦。皆仰荷 圣上之痼瘵。遐陬僻壤。邸报未能尽周。宜刊刻誊黄。行晓谕。唐臣陆贽有云。感人以言。其本已浅。言又不切。人谁怀。贽又云。悔过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词。不得不尽。故当时诏书宣布。闻者感泣。矧我

国家深仁厚泽二百余年。人心有不感奋者乎。人心大振。则民与官相依为命。兵与将敌忾同仇。如子弟之卫父兄。手足之捍头目矣。军兴以来。奏保奏升已千百员。奋勇有功。固不乏人。瞻徇冒滥。亦所不免。庸碌之才傲幸一阶。足以隳将士之气。而奇特之士循例保举。不足激忠义之忱。承平时。督抚提镇。类多依资迁转。或未经历事变。目今打仗出力着有成效各员。若不早为拔擢。俾受调遣于庸懦之上司。安能尽其才猷。得其死力。邓绍良伤不避。省城赖以保全。仅邀加衔。博勒恭武弃城远遁。岳州因而失事。仅予革职。一面正法一面奏闻之 旨虽降。而军法犹未伸也。破格保举破格录用之 旨虽降。而资格固仍限也。今若特颁赏格。无论大小官员兵民人等。有能斩逆首。予以五等之荣。十万之赏。其余大小贼目。分别等差。斩若干。即邀重赏。或有才智超。成效可。特予大任。俾尽所长。则人才奋兴。而士气百倍矣。贼匪攻陷城邑。焚掠镇。迫胁良民。贼愈蔓延。良民之无身家者愈众。贼又不甚爱惜。每战驱之前行。或抑之在后以拒官兵。年来诸臣奏称杀数十人杀数百人杀千余人。皆非尽填贼也。多半此无身家之良民也。此曹动以万计。可尽杀乎。即可尽。

亦非 皇上如天之仁所忍出也。闻贼胁良民皆令蓄发。或于背面刺太平字。此辈一经蓄发刺字。自知罪无所逃。遂为贼致死。与官兵抗衡。今若宽其既往。予以自新。蓄发者准其薙发。刺字者更刺悔字。或者著名贼目。斩贼渠。率队来归。既已悔罪立功。既照所颁赏格。立予重赏。一体录用。使贼党自相疑忌。斯贼众易散。贼势易衰。至于调集兵丁。尤当精练。贼匪在粤。不及万人。兵勇云集。将及十万。贼窜湖南。更加征调。徒耗军饷。未见有功。而长沙守城得力者。仅镇筸兵八百名。兵不在多。其明验矣。今河南调兵约万余。若于中精选二三千名或千余名。认真教练。练其心志。使勿二三。练其胆气。使勿疑畏。练其耳目。使勿惶惑。一队之卒。爱其一队之长。一营之兵。信其一营之将。然后讲求器械。规度战守。三省教匪滋事。武员得力莫如杨遇春。文员得力莫如刘清。闻其出阵。皆有亲兵数百。所向无前。今则将领到营。派拨兵丁。面貌尚不能识。安能性命相维乎。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失此不图。后将益惫。江西安徽水师。亦令一体挑选教练。务使防堵教练。两者相资。数月之后。劲旅得力。贼锋必挫矣。凡此数端。似儒生之常谈。实当今之切务。似迂缓之论。实救急之方。不思所以固人心作士气。而徒言进攻。犹驱市人而战也。不思所以散贼党遏贼锋。而徒言防剿。犹抱薪而救火也。 国家财用不足。早完一日军务。即少筹一日饷需。欲求节财之流。先求了事之人。欲求了事之人。先求能虑事之人。能虑事或未必能了事。未有不能虑事而能了事者也。诚得其人而任之。贼不足平。愚戆之言。干冒 宸严。不胜激切屏营之至。

请严定防剿章程疏咸丰二年

曹登庸

窃广西军兴以来。糜饷劳师。已逾二载。以臣愚昧之见。非贼氛之难靖。实原在事文武疲玩因循。畏罪之心不敌其贪功之念。以至经年累月。生灵涂炭。宵旰焦劳。若不严定防剿章程。何以肃军威而伸 天讨。臣谨就管窥之见。恭拟八条。用资采纳。一功罪宜信赏必罚也。逆匪窜入湖南。岳州为两湖最要关隘。迭经 严谕。于岳州荆州各要隘。严密防剿。乃该郡各官。竟敢先行出城。该大臣等。亦竟毫无觉察。玩泄已极。仅行拏问严参。何以振军威而昭炯戒。嗣后逆匪窜扰之处。以痛加剿洗设法兜擒使其不能他窜者为上。保守城池者次之。大员有坐失机宜。及守土之背城出走者。立行正法。庶一鼓作气。而所向无前矣。一各处防堵宜严。而江南一带尤为紧要也。贼由武昌窜河南。山路崎岖。尚有数处险要可守。兼以琦善统带重兵前往。可保无虞。万一顺流而下。窜入江南一带。明年钱漕文报。事事为难。虽已有张熙宇恩长二员协同防堵。恐不足以当此重任。亟宜另行 简派重臣。添拨精兵前往。先几妥为布置。以专责成而严要隘。一军行宜严纪律也。向来大兵过处。约束稍有不严。沿

途骚扰。其害不可胜言。皇上轸念黎元。饬带兵各员管束兵丁。州县办差亦毋得藉端滥派。体恤诚为周至。第恐该员等不能认真严查。则下情不能上达。止有密派妥员。不时于过兵左近地方密为察访。总以一律肃清。万民安堵。方为节制之师。一用人不可太拘流品。宜随地招募也。国家承平已久。所在不乏秀良。而莠民闲出。如山东河南安徽等处。时有著名捻匪。不为我用。势将遁而为贼。宜开诚布公。赦其既往。厚其口粮。必能得其死力。化莠为良。强暴亦干城之选矣。一各处仓储宜着实核查。可藉助兵饷也。仓储之设。原以防饥谨。今当筹饷之际。幸各处年岁丰收。积储自应充裕。我兵所到。即可借附近州县仓储以发兵饷。既免飞挽之劳。实属糗粮之助。一乡城均宜认真团练以防土匪也。团练之法。以之御敌似难为力。如果地方官能与绅民同心协力。办理得宜。作其义勇之气。坚其守助之心。以防土匪之窃发。尚易为功。况团练认真。则土匪无所容。亦必化为壮勇矣。一军中文报宜核实也。近来外边折报粉饰多词。动曰杀毙多名。夺获器械多件。甚至不计其数。闲有损伤等语。累牍盈编。不可枚举。将以尊国体。而国体之尊。不系乎此。抑恐惑人心。而人心之惑。因而滋甚。以后文报中。似此等浮泛套语。概宜严饬禁止。以防含混。一广西军功议叙宜酌量撤销也。贼由广西窜扰湖南。广西文武诸臣。既不能先事豫防。又不能出奇制胜。迅埽妖氛。致令窜入楚境。而得奖叙者。纷纷不一。所以贼入湖南。该员等来不剿。去不追。甫解长沙之围。亦遂立请奖叙。而岳州竟以度外置之。何丧心昧良若是。以为贼至湖南。则与广西无涉。至湖北。则又与湖南无涉。相率效尤。何所底止。除湖南奖叙之请不准外。若不将广西军功议叙撤销。何以警将来而惩恶习。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恭候圣裁。无任悚惶之至。

平贼事宜状上赛节相

姚莹

广西土箸民人。皆苗瑶獠。不过十分之三。其七皆来自外省之客民。湖南最多。广东次之。贵州又次之。地瘠水迅。产米之外。不殖百货。男子嬉游。仰食于妇。妇人操作。健于男子。嬉游者多。故习为盗贼。而外盗亦因之而入。有土马外马之称。故治粤者。首重捕盗。近十年来大吏于缉捕。盗贼益多。复有奸民结盟拜会。聚集匪党。千百为。盗匪会匪。几于地。大吏惮于大举。苟且粉饰。于是匪徒日炽。始犹不过截河抽税。劫掠村墟。及徒党既众。又见官兵懦弱。遂抗官拒捕。入城戕官。会匪乘机。乃敢公然为逆矣。前二年。湖南匪徒雷在浩李沅发。皆延及广西。二逆伏诛。广西匪徒乃大举发。而广东之匪亦遥为应和。上年。陈亚溃一股虽平。而平乐庆远浔州思恩南宁太平诸府贼匪。分股众多。自向提军李周二制军到营。屡加惩创。盗渐见破散。而武宣之大

股会匪。聚众万人其势尚炽。该匪自称后明。有洪秀泉者。称太平王。以广东花县人习天主教之冯云山为军师。曾三秀梁老四为左右将军。韦正为文官专理词讼。自牛排岭大黄江两次为官兵击败后。屯聚武宣之东乡。近日窜至象州之寺村中平北仗新墟等处。官兵围剿。尚未得手。而兵已久疲。又不能和睦。情涣散。不用命。故未见有功。今中堂以忠诚重望。仗钺临边。云霓之望。父母之怀。不克以喻。惟地形贼势。兵情民隐。或有未尽陈左右者。谨牖举数端。以效刍蕘一得之愚。惟俯赐察览。采择行之。幸甚。

一曰收人心。自古成大事者以得人为本。欲得其力。先得其心。未有心悦诚服。而不出其力以从令者也。论者皆谓军令宜严。是诚然矣。然赏罚者驭众之大权不可任一时之喜怒。赏当其功。罚当其罪。则众服。否则怨谤。其心不服矣。何令之能从。督师周公忠毅果决。出于天性。而过于急暴。每有所闻。未加审察。而轻喜易怒。往往举发错误。事后知之必悔。悔则自责而谢过。明日复然。是以人怀恐惧。阳奉阴违。莫出力。愤兵将之不用命。则益怒。严参示威。而众心愈益不服。苟救其失。宜慎举动。赏罚审当。人心自然悦服矣。今宜先行犒师。以猪羊数百头。酒数百瓶。清暑辟瘟药数百料。遣人宣谕各营。以师旅日久疲苦。将领以下。加抚问。必雷动欢呼感悦。以为中堂爱我。而人心得矣。盖严急之后。易于见恩也。

二曰和将士。今岁以来。楚兵与黔兵不和。镇筴兵又与常德兵不和。兵与勇不和。东勇又与西勇不和。故上年向提军所至皆捷。而今年无功也。师克在和。未有不和而能克敌者。今宜以中堂手谕提镇诸将。从容晓譬大义。解其夙怨。令提镇转谕将备以下。庶可和睦各营。有事互相策应矣。

三曰简精壮。古人云。军事先谋。士必精壮。此言徒勇不能有功。徒众不能简练也。今西省额兵二万二千。分守各汛外。楚黔滇三省之兵。数已逾万。益以各处壮勇。又将数千。可谓众矣。然未经挑选。大抵精壮可用者。不过十之二三。率皆惰游之夫。勇于私。怯于临敌。是以少能杀贼。今宜先令各营。自行挑选。实在精壮奋勇者造册。派亲信大将。覆加挑选。厚以钱粮。以为头敌。每战更番迭进。而众兵继后。则奋勇争先。不至见敌辄走。不堪久战矣。

四曰治练勇。地方有事。必先团练。以本地之民。守本地之村庄城市。自顾身家。其心可固。虽未必皆能。勇敢得力。而多一团练。即少一股贼。亦可以助官兵之声势。否则为贼所用矣。盖地广贼多。不能处处以兵策应。而不应又无以为守。故必使民人自为守也。至于外省壮勇有剽悍可用者。亦宜募用。大抵以本地之团练。保守地方。以外省之壮勇。随营剿贼。二者皆不可少。特此等练勇。有事时固得其用。而事后散之甚难。又若辈多桀骜不驯。管带驾驭不得其人。易于滋事。事后散而无业。势必作贼。是在善其区处耳。



五曰先攻大贼。广西贼股众多。梧州庆远柳州平乐南宁太平思恩诸府。贼股众多。以堂名称者。不可胜举。或七八千人。或三四千人。或一二千人。今虽屡有破散。然屯聚尚多。又有东省廉州钦州肇庆来者。东省之匪。如凌十八刘八温大贺五。皆时来时去。然此等剿捕尚易为力。惟先在金田武宣现窜象州之会匪洪秀泉韦正等一大股。最为猖獗。其人众万余。心力颇齐。非诸匪之比。议者皆谓先去其易。后除其难。殊不知诸贼易办者。其股甚多。每一股非分兵勇二三千人不能办。兵分则力薄。今聚兵盈万。屯勇数千。仅可与大贼相持。不能决胜。若再分兵单弱。其何以御之。且各股贼。杀之不尽。余党必归并大股。是为渊驱鱼。非计之得也。故宜厚我兵力。先破此大贼。所谓擒贼先擒王也。然则盗其置之乎。曰非也。盗所在。皆有兵勇。特无多耳。盗之众者。如郁林博白一股。已有滇兵在其地矣。其次则南宁桂平近日有贼数千。俟新兵到后。分二三千人击之。而大兵则注意象州会匪。不日添调四川安徽湖北之兵。陆续必到。六月望闲。似可齐集。又 内帑饷银亦到。足食足兵。可为一鼓歼除之计。

六曰八面环攻。贼屯聚象州。内连武宣。自东乡新墟三里墟庙旺墟台村。以至寺村北仗新寨中平。数十里村庄。皆其巢穴。今之官兵所堵截者紫金山。滇兵在其东北界岭。楚兵在其正北马鞍山。黔兵在其西北象州。大营兵勇在其西。此四路者。彼已知之。有以备我矣。东路东南正南西南四路。我兵力不足。未之堵截。彼亦不之防备。宜及大兵齐集之时。探明路径。克期八路齐进攻之。彼八面受敌。猝不及防。破之必矣。此贼大股既破。其余贼心胆皆惊。然后分兵剿捕。势如破竹矣。

七曰各营将领不宜轻易更换。各省之兵。心力不一。惟本营将领。习知其兵长短喜怒之所在。临阵之时。兵将熟习。乃可收指臂之效。若骤易生手带领。兵不习将。将不习兵。必不可用。心手不调。安能行事。即如前日掣回秦周二镇。以乌都统代领黔兵。立为贼扑营而败。伤亡将备二十余员。兵二百余人。是其明证也。将来各营之兵。宜仍交本营将领管带。而以新到大将督之。则可矣。

八曰贼未穷蹙。不可轻言招抚。自古误国之人。皆主招抚。近代熊文灿陈奇瑜。其彰明较著者矣。然降兵降将。未尝不可立功。本朝之用孔有德洪承畴黄梧施琅。非前明之降将乎。即明季之高杰李定国。皆降贼也。然必审我之兵力足以馭之乃可。未有我兵未振。而先事招抚者也。彼以为官兵无如贼何。而倚仗于我。则其心骄。虽降不为我用。多所需索。而不厌其求。则仍畔去耳。未有私憾于贼徒。贪吾之饵而受抚。一旦所欲不遂。则其心二矣。嗣后如我兵未大胜。贼未大败。必不可轻言招抚。自增肘腋之患。

九曰奖励有功。不可先其私人。赏罚者。用人之大权。赏罚公明。则众人心服而争先出力。赏罚偏私。则众心解体观望。莫用命。胜败之数。全在于此。自来主将皆有私人。或其所亲。或其所爱。打仗毫无出力。惟俟有胜仗奖励。则窜名其中。冒他人之功。以分其赏。此豪杰所以灰心。死士所以堕泪也。请示谕各营将领。报功务求确实。更加访问。众口一辞。然后登诸荐牍。倘有亲爱私人。冒功滥列。查出不但除名。且坐主将以欺妄之罪。如此。则人心悦服。出力者必多。而可胜敌也。

十曰团练出力不可不予鼓励。地方团练。即数百人。亦即有数百人之经费。号衣号旗器械火药鎗。其用不少。地方富足者易办。广西贫瘠。民闲少有富户。各村庄集举此事。众人鸠赀不易。西省民人捐费百金。即抵东省捐赀千金矣。现在各地方举行团练者不少。除贼所残破之地。人民逃亡未归。无可团练外。亦有地极贫苦。无能出赀举事者。不得不官为筹费。或官民各半。或量予津贴。并查各团练人数之多寡。是否整齐。令其造册报官。查验属实。即量其所练人数。酌予空头札付。分别赏给顶戴。生监赏给七八九品军功职衔。民人赏给千把外委顶戴。绅士奏请议叙。倘更立功。生监民人。准其咨部补官。绅士优擢。如此。则鼓舞欢忻。行之必众矣。

十事既备。更有六宜。谕飭诸将。严申约束。

一曰哨探宜明审。自古用兵。先求哨探。哨探者。探贼之情。与地之利。以为之防而设其备也。或明遣数十人往哨之。或暗使数人改装探之。盖山势险曲。或草树蒙翳。则察其有无伏兵。河水横截。则防其壅遏上流。乘我半济而决放。先之以探。继之以哨。然后大兵前进。是为万全。

二曰进战宜更番。贼每出战。皆令其人饮壮胆药酒。如闹杨花之类。故勇气十倍。有前无退。且分队而进。前战既疲。则以后队轮流接替。古之善战者。罔不如此。我兵何独不然。宜令诸将约定。每出战。必分左右翼。每翼皆分十排。第一排接战或有伤亡。则以第二排补缺。鸟枪五出。则以第二排接替。二排接战。则第三排如之。如此。兵力不致久疲。即不令饮酒亦可。恐其醉而凌乱误事也。或言山径险窄。安能张左右翼。殊不知窄径只可堵塞。不可以战。战则地稍宽矣。或平原。或田塍。必不止一路。即可分左右翼而进。兵势乃不孤单。谚云。单丝不成线。是也。

三曰诸军宜互相策应。自古行军。最忌孤军深入。我兵每队前进。既张左右翼矣。而尤须别路之军。互相策应。古人所以有犄角之军也。今宜申令诸将。每路皆分两军。一军为正。一军为应。一军之中。又分左右翼。此战彼应。所以张我之势。而分贼之锐也。

四曰驻宜声势联络。行军最忌中断。断则声息不通。彼此不能救援。宜令诸将

营。相去或三里或五里。必有一营。前后左右。步步相接。则声势联络矣。五曰枪宜及近施放。自来我兵之败。多由远望见贼。在一二里之外。即先放枪。相去甚远。不能伤中贼人。惟惧其前进而已。贼俟我火药铅弹渐尽。然后拥而来。我之枪已不可用。不得不弃之而走矣。又贼每以被胁之人当前诱我。俟我鎗热药尽。然后出其精锐。宜严申号令。使掌队者执旗。视贼行近百步之内。枪力可及。然后举旗。众兵分排放枪。乃能击贼而不致虚放。如贼不及百步内而妄放枪者斩。是为最要。鸟枪两排后。或闲用抬枪亦可。又军中火。祇以三百斤以下者为宜。轻便易于行用也。鸟枪抬枪既放两番。则放一。一过后。仍复用枪。

六曰抄截宜先事预防。贼与我军对敌。每出骁锐抄我后尾。或横截。我军往往为其挫。是必先事预防。一路军分三段。选精壮。每段以数十人当前。其第三段则令居后为殿。时备贼抄。如退军时。皆令后军先退。以前军为后军。始不凌乱。

#### 与姚石甫廉访论粤事书

孙鼎臣

五月十二日。徐毅甫自合肥以大集见教。因道阁下拳拳之意。阁下声绩。暴着中外。奉命办贼。以忠勇之志。闳达之才。坐而筹之。贼不足平。某空疏无足为阁下知。然阁下有意其人。意将诱之使言。不敢不展布所怀。以塞盛意。窃以为粤贼之横。始误于玩泄。继误于张皇。去冬两帅并命。不画全局。操定算。遽议出师。半年来贼势如故。悠悠之谈。谓广西地皆贼。非调兵十万不敷剿办。夫贼众大抵乌合。其骁悍善战者不能多也。我能举事合宜。简练之兵。一可当百。兵不胜贼。由不明战守之方耳。贼众倏分倏合。我往来驰击。顾此失彼。是贼逸而我劳。贼东西奔窜。官兵惟事尾追。地利先为贼踞。追捕往往陷敌。武宣东乡之围。株守弥月。是贼主而我客。我号令不壹。兵将不为用。兵民不相能。贼合力并命。视死如归。是贼坚而我瑕。彼习知山川道路。党羽四散。我军进止。彼无不知。我向导不明。侦探不精。不知贼中虚实。是贼熟而我生。师久无功。坐此故也。为今之计。当力矫从前之失。合全局而通筹之。责兵以分地而战。责兵以分地而守。武宣东乡之困。并三帅之兵为一路。识者早料其无成。自来行兵。必为犄角之势。况贼势散漫。诸将议论不一。非分地而战。责成不专。今都统提镇统兵大员以十数。宜视贼众多寡。因山川形便。道里远近。分军数路。使之攻剿。功罪各不相假。则带兵者之心志专而才勇奋。所部之视听壹而号令齐。一路之贼。以一路之兵剿之。他路追贼踵至。合兵夹击。如是而战。始有专责矣。贼所过掳掠。无地非粮。所至裹胁。无人非贼。不能塞源截流。无以制贼之命。议守莫如团练。今团练不能御贼者何。州

县残破。民无固志。一村议团。贼先攻此一村。团未立而贼已至。官兵不能救护。任贼蹂躏。故民畏贼而不敢团。其能团而足以自守者。又辄调之随营征剿。于是民不得团练之益。而官亦迄不能收坚壁清野之功。宜择贤守令拊循晓谕。富者出资。贫者出力。强者御敌。弱者供役。扼险要。谨瞭望。闲谍。远哨探。由一村及各村。由一县及各县。但责令各守本境。勿檄调随营。遇有堡寨被贼。官仍分兵救应。民知有官兵之援。无赴调之劳。必能踊跃从事。如是而守有专责矣。然后使数镇之兵。分部剿。使贼进无所掠。退不能战。此反劳为逸反客为主反瑕为坚反生为熟之道也。自贼滋扰。城邑逃亡。田野荒废。民不得耕作者一年于兹。饥不得食。何暇议团。宜视被兵之区。奏请酌给口粮。谕居民乘时播种。不及春种者。补种晚稻杂粮。俟秋成察看情形。口粮再行停止。且耕且守。储俸裕则防御益坚。特恐大吏以本年通省钱粮已邀豁免。不敢复以为请。然 朝廷轸民疾苦。粤西尤切 宸廑。若能反复指陈。为民请命。必不靳此 恩施。此时若不早筹。无食者尽为贼诱。前贼未灭。后贼复起。权利害之轻重。不待智者而知矣。

湖南贵州与广西毗连之处。山路丛杂。会匪潜匿久矣。伏而未发。声息未尝不与贼通。若广西剿办得手。广东防堵严密。贼乘虚遁出。不于湖南。必于贵州。方今人情祇顾目前。调防员弁。徘徊境上。以为距贼尚远。贼未必至。兵勇不练。隘口不备。设遇冲突。必不能支。宜请 旨严饬楚黔守臣。不许稍有疏懈。贼中胁从既众。自当剿抚兼施。昨谢锡祥张国梁杀贼立功。已蒙 恩宥。并予优赏。博白之役。黄锦泗等亦相率投诚。蒙以为招抚机宜。倍难于攻剿。夫被掳之人可抚。误为贼诱之人可抚。临战逃归之人可抚。战败而穷蹙自投之人可抚。然安插防范。皆非易事。战守剿抚。相为循环。不守必不能战。不剿必不能抚。军兴一年。征调及数省。糜帑数百万。虽有小捷。贼未大创。而带兵者有介胄之劳。筹饷者忧度支之乏。诚恐持见不坚。假解散之名。行招抚之计。权宜罢兵。不为远图。则断乎其不可也。九重南顾焦劳。文武诸臣莫不亟思葺事。然此邦之乱。酝酿二十余年。以积久始发之祸。而欲克日平之。恐事势有所不能。责之愈急。祇足僨事。湘阴李公惟不敢以此情上闻。故但求速战而不暇筹全局。今上相视师。竭全力以制一隅。势成孤注。国事至重。观听非轻。明定规模。申严赏罚。非今日督师之望而谁望哉。阁下手无重权。事不专制。然威名干略。固督师所深信而诚服者。必有嘉谋左右其间。无待浅人覩缕。然区区之心。窃有不能自己者。敢布其辞。惟鉴裁焉。

上吕方伯启

胡林翼

奉到正月初九二月二十二日手谕。并功牌信报等件。感荷德意。奋励弥切。永

安贼匪。于二月十六日乘夜全窜。前月二十七日。业将探报情形呈之臬宪。并致首府。定蒙钧鉴。昨又据探得该匪倾巢而出。十七日卯刻。揆帅始同向提军督兵收复州城。并将水豆莫村一带贼营烧毁。乌都统连夜驰往古树村跟踪追剿。定于十八日概行拔营前进。其窜往昭平作何举动。现有四次探卒在外。计本月可陆续回郡。前信言杀贼数千。贼匪始逸。系粤西官样文章。非实也。近日之兵将举动。令人发冲眦裂。非复情理所有。而粤界土匪颇多。兵久不胜。狡起戎心。所在匪徒。胆张气壮。不仅粤西大股可患。即小股亦然。粤中招致东勇。以救兵力之穷。然亦不能战。且有与贼通者。即战胜之后。数万骄悍之人。游惰日久。本业旷废。何以位置。又何以弭患未萌耶。况始终未曾一战。官兵技俩。久为此辈所觉。一旦军饷不继。祸乃方张。韩子云。征兵满万。不如召募数千。诚为至论。而林翼则谓召远方之惰民以充练。不如即本境之农民以自守。耳目习而地形之险要熟。利一也。性情朴而自保身家之念切。利二也。在官兵役。视国帑为应得之物。受恩而不知感。小民勤苦。得微利而感激出于至诚。武弁文吏。身列仕途。恩极则滥。即自以为应得之物。而士民之稍异庸流者。望顶戴官职如登天。驾驭而用之。破格以优之。其力自倍。利三也。富郑公言凶险之徒。读书应试无路。心常怏怏。因此遂生权谋。密相结煽。此辈散在民闲。实能始祸。要在得人而縻之。苏子瞻云。穷其党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明邱浚亦言。纷纷扰扰之徒。一无定志。所虑者粗知文义识古今者。在平时宜有以收拾之。观诸公之所论。虽未必尽切今日之务。而要之驾驭人才。即以销弭隐患。先为布置。得所生养。授以羁勒。范我驰驱。内蠹不生。外侮自息。故用士用民。实今日之先务。其利四也。乡民怯战。不仅长征远剿。情必不堪。即冲锋破敌。亦恐难恃。祇令自为守御。贼无阑入之势。民无裹胁之虞。粮食不遭劫掠。贼焰自可衰息。利五也。此中流弊。如敛钱报恨诸事。诚恐滋扰。然乡人之事。稍有私弊。易于上闻。不比受兵役之害。难于赴愬。窃恐粤事日难。非可旦夕奏效。养兵之计实为大蠹。从何整饬。尚乞早为筹度。即日专圻兼圻。当以此为报国之先务。昔张士诚以十八人踞高邮城。官兵数万围之。一旦脱去。今日之事。得毋类是。使贾太傅李伯纪当此。又不知如何论议矣。

与徐仲绅制军书

江忠源

忠源以愚昧效力戎行。周旋矢石锋镝之余。兵勇强怯之情形。事功迟速之机会。身所亲历。俱悉于心。窃谓医者之疗疾。知其症结。而后可施针砭之方。匠者之攻坚。辨其肤条。而后可施斧锯之用。苟有见于细微。宜尽言于钧座。逆匪滋事以来。窜扰三省。迁延两年。攻陷城池凡十余处。折伤兵勇无算。请饷

至数千百万。非贼众而我寡。贼强而我弱。贼智而我愚也。其大弊有三。曰军法不严。曰军令不一。曰军心不齐。请一一陈之。何谓军法不严。法者。将之所以御众。使之出入生死而无敢违者也。将不能行法。是谓无将。兵不知畏法。是谓无兵。军兴以来。法玩极矣。就湖南事言之。全州以失援陷。而按兵者相仍。道州以弃城陷。而效尤者踵起。事机之失。所争豪厘。如蓑衣渡之战。贼锋已挫。宜连营河东。断贼右臂。道州之役。贼势本孤。宜分屯七里桥扼贼东甯。长沙之围。贼路俱穷。宜兵龙回潭土墙头。堵贼西溃之路。此皆利害昭然。屡请不报。道州双牌莲涛湾六十里之奇险。贼自入死路。而纵之使生。长沙驻兵四五万。围守有余。而开之使逸。士卒以逃死为长计。而临敌无心。州县以避贼为固然。而守城无坚志。所以然者。将兵御寇。皆提镇大员。权尊则意为趋避。位重则法难擅行。兵志曰。法行自贵。大帅持法以驭偏裨。而后能使偏裨奉法以治士卒。军营体制。士卒畏千把甚于提镇。为相管辖者密也。及其临战。则必提镇先退。而后参游从之。参游退而后都守从之。都守退而后千把从之。千把退而后士卒从之。窃以为军法之难立。由提镇太多之故。宜请宫保奏明撤退提镇。飭归各营。酌留一二老于戎事略习战守机宜者。以资弹压。副参以下。任事敢战之才。尚颇有之。酌其才能。专其委任。资位较轻。则奉檄不敢迁延。而军威肃。超擢方始。则临事易为感激。而军气张。然后申约束以励其心。明赏罚以作其气。壁垒一新。军情自壮。较之提镇拥虚名以相牵制者。为易收使任之功。又军兴日久。筹饷滋艰。提镇薪水夫费之需。皆视参游数倍。较其利病。实宜撤裁。此举既行。而后可立行其择将之术。大申其立法之权。法立则威行。威行则军利。古今不能易矣。何谓军令不一。军情移步换形。瞬息百变。胜负之机。闲不容发。古之名将。莫不亲历行闲。躬冒矢石。故能随机应变。所向有功。今大帅不在军中。距贼远者数百里。近亦八九十里。论地利。则图绘甫明。而险夷已易。论贼情。则侦探甫确。而虚实已殊。士卒之强弱。既非探访所能知。将弁之贤否。又因毁誉而多误。于是知其不可遥制也。于提镇之中另派总统。而其所总统者。亦系提镇。素习等夷。相狎易玩。强相箝制。用法易离。又况大帅出一令。每因不便于军中。而总统易之。总统出一令。又因不合于大帅。而大帅易之。加以驿递之迟滞。刻期为难。函札之往来。会意多误。又其甚者。总统之名加之镇将。则提军易致猜嫌。总统之名加之两人则号令尤多错误。名号既设。事势滋歧。

不独此也。军中积习。打仗则以败为胜。获胜则以小为大。杀贼则以少为多。大帅但据总统文报入奏。功过不明。赏罚因之失当。士卒因之解体。夫偏裨之帅。尚不易得。忠诚果毅。克胜统制者何人。戎行之士。竞思图功。言语趋跄。能济实用者何事。苟非亲历行闲。虽至明不能无所壅蔽。宜请执事驻军中。

事权归一。号令自明。军营之耳目一新。将卒之精神一振。然后因地以制宜。量敌以决胜。得一大创之。贼必鸟兽散矣。何谓军心不齐。军中兵勇。皆朝廷赤子。即皆大帅爪牙。故大帅必待之以至公。处之以至平。无亲疏远近之分。然后能收使指使臂之助。过无巨细。密卒亲兵。同严其罚。功无大小。微员疏弁。同厚其赏。若于所亲军稍有偏重之心。必至在营将士皆有离心之患。乌都统初到。即带黔兵。其后总统南路。微重黔兵。而云南湖北之兵退有后言。向提军初到。即带楚军。其后总统北路。微重楚军。而四川贵州之兵。人多觖望。匪直此也。徐大福一守备。赛节相偏重之。而一军哗然。谢继超一投效委员。向提军偏重之。而众志携贰。无他。士卒虽愚。偏能伺上人之意向。千把虽小。皆能持主将之短长。军中伍各有营。长各有将。一军胜则争起而攘功。一军败即按兵而自卫。甚至左进而右先退。以隐为参商。前行而后反却。以互相抵牾。若再加以畸轻畸重之心。则戈矛起于左右。议论歧于目前。诚恐日后曲为调停。反多难处之势。执事初到湖南。札饬在事文武破除积习。互为救援。亦欲众志成城。大变从前之故习也。而近日人言藉藉。谓执事偏重广东兵勇。以为必无是事。执事负天下之重望。明通公溥。谒见后。决其能协和诸将以成大功。而人言若此。或者言语之间。于广东兵勇微有奖励。希意旨者。遂从而附益之乎。伏愿执事怀大公之心。使新兵旧兵联为一体。士心既齐。士气必奋。庶得军卒之用。而收底定之功矣。至于散胁从以孤贼势。行反间以携贼党。连营接寨。制贼于负固之时。坚壁清野。困贼于奔流之际。前人成法具在。皆可仿而行之。而酌遣潮勇捷勇。以防异日腹心之患。尤今日之急务也。忠源一介庸愚。执事不以为不肖。留带壮勇。目击时事之艰难。心念报称之无术。揣情观变。非无机势之可乘。抚髀扪心。尚觉事端之足据。将平大难。先立壮猷。机宜已失于从前。变通必在贤者。智虑敢希乎一得。图报或助涓埃。区区之忱。伏惟采择。

## 卷九十四 兵政二十剿匪二

密陈贼势愈炽剿贼需人疏咸丰三年

云南巡抚吴振械

窃臣等于本年正月十一日。准署湖广总督臣徐广缙咨称。武昌省城失陷。文武各官均已尽节。其抚藩臬道府县各印信。俱落贼手。恐贼人诡计百出。有诈伪行文事件。移知查察等情。臣等接阅之下。忧愤填膺。当食不能下咽。我朝二百年来。列圣深仁厚泽。洋溢寰区。即嘉庆初年。秦蜀楚三省教匪。滋蔓六七年。从无攻陷省城戕害巡抚大员之事。兹逆贼如此鸱张。人神共愤。灭亡当在旦夕。现在贼又奔窜何处。钦差大臣如何督剿。云南地处僻远。臣

等尚未得其详。惟自军兴以来。办理节节贻误。臣等每恭阅邸钞。及准军营公牒。参之各处探报。情形均多不符。大约报胜则少实多虚。市恩则有赏无罚。军纪不立。国法已隳。将不畏法而畏贼。兵不畏法而畏战。大帅每以调兵益饷为委婉之计。营员即以奉令持重为自便之私。掩饰弥缝。贻误至于今日。生民涂炭。宵旰殷忧。凡属臣工。莫不痛心疾首。急思殄此贼氛。苟稍有所见。何敢缄默不言。溯自咸丰元年。贼人窜入永安州城。弹丸一邑。我兵勇有数万之多。阅时已及半年。糜帑不下千万。未能损贼毫毛。仍纵贼结队整军而去。此大帅之调度乖方。前已奉旨严谴。嗣是贼蹂躏湖南各州县。所向无前。其城守不力之文武各员。至今未闻谴戮一人。其追剿不力之大小将弁。至今亦未闻谴戮一人。尤甚者。当贼匪临城。弃城而逃之提督余万清。不于军前正法。乃虚拟一死罪。解送刑部。此事机之一误也。迨贼蚁聚长沙城外。所踞不过数里之地。所剩不过数千之贼。我兵练数万。毕集城外。各提镇将领。四面营。其时正值我皇上改易大帅。特命两广总督徐广缙署理两湖总督。作为钦差大臣。中外欣欣。无不翘首跂足。谓贼可指日荡平。不料徐广缙于九月十六日自桂林起身。距长沙不半月程。迁延四十余日。至十一月初一日抵长沙。涂中又一无布置。以致此数十日中。长沙主帅无人。在事者祇能就城守之兵。保护危城。其城外营各客将。骄蹇者骄蹇。畏葸者畏葸。无一用命之人。亦复无命可用。故贼于我兵勇数十营盘中闲。从容搭成浮桥两座。无一人过而问者。十月十九夜。贼匪数千。携挈妇稚。乘舆骑马。从容渡浮桥而西。我数十营盘兵将如林。无一人醒而觉者。即觉亦无一人过而问者。贼已西窜宁乡益阳。徐广缙犹安坐湘潭。贼已由益阳林子口北窜岳州。徐广缙始敢行抵长沙。到处延挨。赧不进。全不计及兵贵神速之义。其先事派往截贼之广西提督福兴。逗遛湘乡。畏怯不前。任贼西窜。不敢阻遏。其临事派往追贼之提督衔向荣。甫至益阳。即打败仗。损将折兵。不敢再战。此事机之再误。而其误为尤大也。岳州城中。本有奉特旨带兵在彼防堵之提督博勒恭武。又有湖北盐道王东槐。同驻城内。办理防堵。诚以岳州为湖南北咽喉。假使岳州不失。贼何能越而至武昌汉阳哉。

诘十一月初二日早晨。博勒恭武闻贼将至。即首先出城带兵而逃。盐道王东槐继之。岳州府巴陵县亦相率逃避。初三日午刻贼始至岳州。城大开。贼从容而入。此与开门迎降何异。并非力屈失守也。乃博勒恭武托言出城迎敌。御贼受伤。竟回武昌。试问博勒恭武系初二日出城。贼系初三日始到岳州。相距一日。不知所御何贼。从何处受伤。此其谎不待智者而知之。乃未将博勒恭武王东槐及岳州府巴陵县一并军前正法。犹令延缓幸生。实不足以昭警惧。夫博勒恭武等之胆敢弃城而逃者。狃于余万清之不死也。今博勒恭武等又不死矣。此事



机之三误。而其误殆将不可收拾矣。现在贼匪已踞武昌汉阳二府城。地当南北之冲。驿路为之中梗。贼势益张。贼志益大。贼胆益横。其裹胁亦益众。三江豫蜀。邻省无不震惊。漕运铜铅。道途悉为艰阻。鹾纲关税。常赋亦因以潜亏。虽蒙我皇上特饬各邻省督抚派兵防堵。迎头截击。然路既水陆纷歧。窃恐防不胜防。贼或避坚趋瑕。更恐击无可击。剿办之难。较之贼匪未经窜过岳州以前。相去何啻倍蓰。臣等访问舆论。僉谓徐广缙此番大失人望。且已为贼所轻。深恐难了此事。仰维我皇上圣谟广运。黜陟用舍。自有权衡。臣等何敢侈口妄谈。窃以当此时事孔亟。再误三误。实不可更误矣。此非主帅得人。断不能迅扫邪氛。以安疆域。如勋臣宿将。在有人。天下幸甚。否则如署河南巡抚臣琦善。心非甚纯。而才力贍足。威望素着。湖南巡抚臣张亮基。威望较轻。而饶有才略。实心为公。臣等愚昧之见。拟请皇上于此二人中择一人。授以钦差大臣关防。不必兼办地方事务。专责以剿除贼匪。庶可期收成效。抑臣等更有请者。时既需才。用可破格。谨就臣等所素知者。举二人以备采择。一为现任贵州黎平府知府胡林翼。一为现在军前带练之候补知府江忠源。均湖南人。两人才识胆略。均足以当重寄。其经济可以治军旅。其公忠可以激顽懦。其耐劳习苦可以愧厉诸将而率作士气。惟该员等分位尚卑。若仅留之军营差遣委用。仍不过与骄蹇畏葸之将领。分效驰驱。一傅众咻。终归无益。势非重其事权。不足以展其长而资其力。拟请皇上破格施恩。赏给二三品顶戴。作为帮办大臣。俾得同心协力。一意剿贼。庶几军威克振。而贼匪可以计日廓清也。臣等受恩深重。目击时事如此。中夜旁皇。偶有所见。不敢不据实直陈。干渎宸严。不胜悚惕之至。

按是时滇督为仪征吴文节公文镕。仲云先生实主疏。与文节会衔陈请。疏上。文节遂移督湖广。先生擢滇督。胡江二公亦膺特。不数年相继旄节。忠然致命遂志。而文忠缔造全鄂。卒成中兴元功。知人举善。实由此疏发之。所言三误。尤足证祸变之所由。于军事大有关系。厥后文节视师黄州。方待文忠援师合战。而遽遭倾忌。愤激捐躯。为可惜也。

将取真才兵归实用疏咸丰三年

鲍源深

窃以江南三城久未收复。皖省贼势甚张。独流一股又未能迅就殄灭。就现在之势而言。南路之贼势尚远。北路之贼势甚孤。似无足深虑。而实有大可虑者。畿辅之贼势。屡受惩创。未克歼除。以一股之余氛。困我兵之全力。万一南路之贼。再行北犯。何以待之。即不然。我之兵力疲弱。军饷空虚。天下皆知。万一畿辅河朔之地。另有觊觎起者。又何以待之。再不然。天下之物力不通。各省之捐输日竭。相持愈久。万一粮饷不继。兵渐溃散。更何以待之。此其患

皆在人人意计之中。而惜无有出一策以匡救者也。溯自军兴以来。朝廷命将征兵。亦几不遗余力。而迄无成功者。非兵不厚也。非将无人也。有将兵之材。或兵力太单。彼此不能兼顾。或兵权分寄。指挥未克裕如。而千万劲旅统非其人。反以有用之兵。置之无用之地。坐令良将无功。声威渐减。精兵不战。锐气日销。甚可惜也。夫处今日而取将士。岂必其具孙吴韬略。韩范谟猷。但其人素昔留心兵法。临事亲历戎行。既能与士卒同甘苦。而得其效死之心。复能以一身先士卒。而作其敢前之气。亦庶几收用兵实效。不徒负大帅虚名。今也用以督师之大臣。不问其知兵不知兵。但取名位尊崇者任之。夫名位尊崇之人。或以资格而荐列崇阶。或因他长而超躋显秩。岂必皆将帅才哉。昔汉高之任萧曹。不可谓非良相。而授以兵权者。乃在一军皆惊之韩信。无他。才有能有不能。不可强也。其人虽通儒。而不习医者。不能强使治病。其人虽良吏。而不知兵者。不能强使治军。国事之安危所系。兆民之生死攸关。此何如事。而顾不问其知兵不知兵。徒取名位尊崇者任之。几何不僨厥事哉。赛尚阿陆建瀛等。其前鉴矣。今扬城久未收复。分股之贼。四出窜扰。论者辄罪琦善等拥兵坐视。纵寇殃民。以臣思之。琦善等受恩深重。膺兹委任。断无有意稽延之理。特恐因分位自尊。上下睽隔。临事既不能亲身督战。平时又不能与共甘苦。将帅不得士卒之心。士卒不用将帅之命。以致老师糜饷。久无成功。则正所谓统兵非其人。反以有用之兵置之无用之地。甚可惜也。方今诸将帅中。能作士气而得兵心者。似无过向荣胜保江忠源三人。之三人者。皇上圣明灼见。特加超擢者也。士民之所仰望。贼众之所畏慑。方其初所向有功。至于日久而亦未能处处得手者。江忠源无兵权。向荣兵不足。胜保权不专。是以均未克尽其材耳。夫有才而使不能竟其用。与无才而强使之任其事。均足以误事机而貽患国家。今敬请皇上为将取真才兵归实用之计。撤回琦善。以淮扬之兵并归向荣统领。责令克期收复扬城。进图金陵镇江。以清沿江各处之贼。撤回慧诚等。以淮徐之兵数千交江忠源兼带练勇。责令克期收复安庆。保固庐州。以清皖省各处之贼。至于静海独流贼匪。特江南之分股耳。有胜保为钦差大臣。又以亲郡王督师。夫以王督师。此未可轻试者也。必一战成功。始足大伸天讨。倘久不葺事。何以再振国威。应请令僧王仍专巡防之任。巩固京城。而以僧王之兵并归胜保统领。责令克期收复静海。以清畿辅之贼。如是。则责有专属。庶可迅速奏功矣。

敬陈时务四条疏咸丰三年

许乃普

窃自逆匪滋事以来。随处剽掠。荼毒生灵。天地所不容。神人所共愤。臣伏见皇上忧勤惕厉。宵旰焦劳。每召见廷臣。辄至日昃。凡在臣工。宜如何

殫筹竭虑。以期稍裨 高深。谨就管见所及。酌举四条。恭呈 御览。一京城人心宜静镇也。逆匪伎俩。本属无能。第以统师大员。各拥重兵。迁延观望。以致贼势猖獗。蔓延各省。如此次窜扑汴城之匪。业经击退。刘家口贼船被击沈溺。可见要隘地方。如果加意防守。自可遏其奔窜之路。现在逆匪窜往朱仙镇中牟县等处。至安庆归德二城是否收复。外闲传阅邸抄。但见山东直隶急筹防堵。京城内外浚濠设兵。道路讹传。纷纷四起。应请明降 谕旨。安辑民心。一面 严饬带兵大员。激发天良。锐意进剿。倘有疏虞迟误。立即明正典刑。又如本月二十一日。奉 上谕张芾奏九江失守因公出境各员请免置议等语。着该部查核具奏。钦此。臣伏查九江于正月十一日失守。乃迟至数月之久。请奏免议。民闲讹传九江又复失守。江西京官多告假出京。人心不无惶惑。嗣后遇有此等奏报。似应实填从前月日。方足以清眉目而免惊疑。至严拏奸细等事。尤宜不动声色。密为布置。庶不致闻风潜匿。总期于儆戒无虞之中。仍寓好整以暇之意。则众志成城。讹言不生。即迁徙者亦不待禁而自无矣。一外省督抚带兵剿贼宜不分畛域也。查从前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南等省。皆先期屡奉 谕旨。加意防堵。乃贼匪一至。闻风先溃。以致蔓延。是防堵多属虚文。已可概见。现在逆匪扰及豫省。与山东直隶处处接界。若但坐守本境。空言防堵。不特迟疑松懈。坐失机宜。万一贼匪猝至。必致惊惶无措。藉词退守。应请 皇上严切责成山东直隶督抚。各带精兵。多设侦探。合力兜剿。如探悉逆匪蚁聚何处。无论本省邻省地面。但使确有贼踪。即速掩其不备。乘虚截击。必获全胜。又黄河随处宜防。本年五月初八值壬子破日。俗忌谓应防水患。现在都门时雨时暘。咸欣上稔。而东南两河距贼踪甚近。自当防其偷渡。尤须防其偷决。应请 旨密饬东河南河总督及查河大臣。实力稽查。分段防守。以专责成。万一稍有疏虞。作何治罪之处。亦应明定章程。俾在事各员咸知加意防范。至山西陕西与河南交界各处。固应分守要隘。并请 饬下各该督抚一体进兵。务令斩馘擒渠。仿照前人鸱剿之法。合力办理。则逆匪指日荡平矣。一贼踪逼近地方。请将府县监狱重犯先行正法。以免勾结也。

闻逆匪每陷州县。辄开狱纵囚。派充牌刀手。此等重犯。本属亡命之徒。一旦出死入生。甘心从逆。每与官兵接仗。拚死向前。如广西之冯云山。广东之凌十八。皆系狱囚。幸逃显戮。遂致助逆鸱张。此次安徽滋事业经歼毙之陆遐龄。本安庆府监犯。正月闲贼陷安庆时。纵令滋扰庐凤一带。即现在窜扰河南之贼。闻亦多陆贼余党。若使蚤正典刑。何至任其豕突。残害无数生灵。应请将距贼较近之各府州县监犯。除情罪较轻者毋庸议外。其强抢重案及火器杀人在狱待决者。不必听候部覆。准其就地即行正法。如由臣部查核行文。不特时有稽。且该处距贼远近情形。亦难悬揣。惟有仰恳 皇上严饬该督抚。随时

随地。酌量缓急。密饬各属妥速办理。仍一面正法。一面具奏。断不可徇于流俗积阴功之说。暂脱一重囚之命于旦夕。而致千百人之身家。遭其荼毒。似亦豫除逆党之一策也。一防剿经费应责令失事之带兵大员及督抚司道分成罚赔也。向来河工失事。均令在事人员分别摊赔。原以 国家经费有常。此等失事人员。漫不经心。虚糜帑项。若仅照例斥革。不足动其敬畏之心。转得遂其侵渔之计。嗣后奉 命防剿之统兵大臣及督抚司道。如果屡获胜仗。收复城池。或防堵严密。贼匪不能入境。准令开销经费。其防剿疏懈致贼窜扰者。照例治罪。仍请解部监追。分成着赔。以前广西湖南湖北及九江安庆金陵扬州等处失事各员。除已殉难者毋庸议外。其余皆有防剿之责。或迁延贻误。或遇贼即逃。皆属糜帑殃民。罪无可逭。即应援照河工旧章。将用过防剿经费。责令分别罚赔。至如何分成勒限完缴之处。请 旨饬部详查核议具奏。恭候 圣裁。庶防剿各员。均知敬畏。而经费亦不致胥归无着矣。以上四条。臣为时务紧要起见。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训示。

湖北军务急要三事疏咸丰六年

胡林翼

臣查湖北军务不饬。已历五年。无论贼匪之多寡强弱。而闻警先惊。接仗即溃者。比比皆是。上下相蒙。恬不知耻。推求其故。则以将领不得其人。纪纲不立。而是非不明也。深思纪纲所以不立。是非所以不明之故。则误于使贪使诈之说。不知己先为贪诈所使。而曰吾能使贪使诈也。岂不谬哉。本省既无得力之兵将。而川楚河南勇目之黠桀者。纠合无赖。随营投效。以一报百。以百报千。冒领口粮。交绥即溃。所投不合。又顾之他。 国家之帑项。至为艰难。而徒以供无赖之欲壑。以此杀贼。犹北辙而南辕。势必不可至。遣散不得其方。则相聚为盗耳。此近三四年楚北募勇。之大患。其流毒将有不可思议者矣。古之治兵者。先求将而后选兵。今之言兵者。先招兵而并不择将。譬之振衣者。不提其领。结网者不挈其纲。是焚之也。将自毙矣。督臣官文上年受事以来。收集兵勇。力加整顿。得力尤在马队之忠勇。能使三军之士。风气为之一变。查有前任湖南臬司降补知府魁联。久任宝庆衡州岳州等处。捐解私囊。养士募勇。已历十年。其志趣公忠。迥非庸俗可及。经督臣官文派充总理营务。伉直明决。知无不言。厘剔弊端。独任劳怨。实为湖北军務必不可少之员。目下力疾从公。尚难羈以职守。惟马队及各营之精锐。必应迅速进取。而湖北本省。饷少勇多。冗杂不治。不戢自焚。后患方大。急应裁汰浮伪。炼精锐。可否 饬下魁联帮办湖北南北两岸水陆营务事宜。责成一例汰。该员曾任三品大员。应否 赏给三品卿衔。以重事权之处。伏候 圣裁。非臣所敢擅请。至湖北绿营兵丁。怯懦若性。正额虚浮。军政营制。荡然无存。而其虚糜钱粮如故

也。现署提督杨载福。才识严明。如可假以二年。必能整饬。惟东征事急。水师无可专委之员。容臣再行详思访举。另折奏闻。此为兵事急应整饬之要。武汉形势壮阔。自古用武之地。荆襄为南北之关键。而武汉为荆襄之咽喉。武汉有警。则邻疆震惊。南服均阻。控制无术。本根既摇。四年之中。武昌三陷。汉阳四陷。国帑因而虚糜。民生因而凋敝。东南数省受害之烈。亦惟武汉为尤甚矣。昔周室征淮。师出江汉。晋代平吴。久谋荆襄。王浚造船。循江而下。陶侃之勋。镇守武昌。宋臣岳飞李纲之谋画岳鄂。均以此为高屋建瓴之势。控制长江。惟鄂为要。固东南一大都会矣。夫善者必扼其吭。善兵者必审其势。今于武汉设立重镇。则水陆东征之师。恃武汉为根本。大营有据险之势。军士无返顾之虞。军火米粮委输不绝。伤痍疾病休养得所。是则平吴之策。必在先保鄂郡矣。保鄂之不失。必须先固汉阳。盖汉阳为江汉总汇。武昌仅南岸一府。而汉阳则可通八府也。臣查历年湖北之失。在于汉阳并不设备。江面无一水师。下游小挫。贼遂长驱直入。束手待毙。莫可如何。前车之覆。殷鉴不远。应请于武汉设陆师八千人。水师二千人。此万余人者。日夜训练。则平时有藜藿不采之威。临事有折冲千里之势。本境乱民。随时征讨。固可消除隐慝。且东征之师。孤军下剿。

善战者必伤。久役者必疲。伤病之人。留于军中。不仅误战。亦且误饷。若以武汉之防兵。更番替代。弥缝其阙。则士气常新。军行必利。至水师以为利器。声震。无半年不小修之船。亦无一年不大修之船。更番迭战。以武汉为归宿。则我兵常处其安而不处其危矣。或疑武汉两城。公廨私庐。百不存一。城周二十里。设守为难。臣愚以为非是。蚡冒蓝缕以启山林。卫文作都训农通商。是在行之以俭。训之以勤耳。苟此而不能守。去之他处何益。此武汉宜急设防练兵之要。湖北莠民之从贼者。以兴国崇阳通城通山大冶广济黄梅为最多。臣于臬司任内。由岳州驻崇阳一月。以保甲之法。勒令首户捆斩三千人。未及毕事。而驰往九江矣。兵至为民。贼来从逆。及今不治。终必为乱。治之之法。兵勇搜捕。不仅徒滋扰害。亦且事久无成。惟有保甲清查户族捆献分别斩释之法。然而牧令不得其人。则法不能行。害且滋甚。其已被贼扰之三十余州县。吏惰民骄。其未被贼扰之三十余州县。官仇民而民且仇官。夫吏治之不修。兵祸之所由起也。士气之不振。民心之所由变也。官吏之举动。为士民之所趋向。绅士之举动。又为愚民之所趋向。未有不养士而能致民。亦未有不察吏而能安民者。臣恐湖北之民。揭竿而起者。不必粤匪之再至。而将盗弄潢池矣。即如五年大熟。州县乃或报灾。经臣驳斥在案。六年大饥。州县转不报灾。又经臣迭次驳斥在案。以丰为歉。是病国计。以歉为丰。是害民生。而终必害于国计。又查积年以来。每遇歉岁。官吏私收。而恩旨蠲缓者。实惠不及于

民。则有所谓挖征名目。又有所谓急公名目。无一非蠹 国病民。饱丁胥之欲壑。而肥官吏之私囊。实堪发指。凡下与上交接之事。倭之幕友而官不问。凡官与民交接之事。倭之门丁而官不问。词讼案牘。病在积压。盗贼奸。弊在因循。夫州县之所谓小事。即百姓之大事。今日之所谓小贼。即异日之大贼。厝火积薪。更切隐忧。又如军饷浩繁。不能不取给于捐输牙帖厘金。以资小补。报捐则有踩堂贖见之费。牙帖则有勒索之费。厘金则有私设之费。其所缴于公者薄。其所取于民者厚。臣受事以来。迭次特参。均蒙 恩旨俞允。在 国自有刑章。在臣亦甘为怨府。惟深思利弊之原。劾贪非难。而求才为难。前者劾去。后者踵事而巧避其名。则其弊将有不可胜言者矣。且贼扰之地。官缺久悬。观望不前。所在皆是。臣愚以为必应严禁官场应酬陋习。与吏更始。崇尚敦朴。屏退浮华。行之数年。或可改观。人情固欲自便其私。上无所求。则下可自贍。责以廉洁而无辞。风尚必使先趋于正。大官所好。即吏所贍。不烦董戒而自变。目下情形。州县尚悬缺待人。可否 飭下部臣。暂勿拘臣文法资格。地方吏治。是臣专责。容臣次第清理。分别委署。如果试验有效。才具出众。即行奏请试署。以期实济而利民生。此吏治急应整饬之要。

以上三事。是湖北之先务。其余应办事宜。容臣随时奏请 恩训。刻下武汉甫经收复。人或以为已治已安矣。而臣之所忧方大。如以为已治已安。则前此固已收复二次矣。况江西腹内七府尚沦于贼。与四年之仅失九江者情形迥异。江西之腹内。均与武汉唇齿相依。旁轶横出。又不仅九江安庆为足虑也。未收复之先。事势极难。知文武尚有惧心。收复之后。布置尚易。恐文武均萌肆志。外省粉饰之习。久在 圣明洞鉴。不揣愚昧。直陈于 圣主之前。可否 飭下廷臣核议准行。理合缮折附驿以闻。伏乞 皇上圣鉴训示。

咨巴副都统筹办受降事宜二件

胡林翼

贵副都统函开。该逆等呐喊投诚。查贵副都统并未与贼开仗。而预存一抚贼之见。是非抚贼。直恐为贼所抚耳。前明张献忠之祸。即误于熊文灿之抚。本院曾再四函致贵副都统。谅必接到。窃谓不剿而抚。贼何所畏。可虑者一也。又称素日受恩。定不至另生异志。若不善为安置。乘机招抚。则殄灭又须时日。殊不知招抚不难。安置之法为难。贵副都统何以不将安置之法。详悉开明。其可虑者二也。又称荆门州卢姓胡姓高姓等勇。潜窥此举成败。及我兵远近。若此处一经招抚。则彼心亦定。查卢又熊并未造反。即胡姓高姓已可遣散。与此次破城造反之逆。迥然不同。相提并论。窃所未喻。其可虑者三也。又称招抚此股。则谷城土匪。可以剿灭无疑。殊不思招抚之贼。断不准再留楚境。即应由贵副都统实时遣散。亲督出境。分交各原籍地方。乃为妥善。贵副都统将

收为部曲乎。则口粮何出。终必叛异。将散留楚境付之不理乎。则旋抚旋畔。大误 国计。隐害民生。其可虑者四也。又称得其心腹。可以定北路之大局。是贵副都统仍有收用之意。口粮由何支付。心腹岂能遥揣。其可虑者五也。贼不难于抚而难于散。如果贵副都统抚局已成。应即责成自派将弁。分起管押递送回籍。并自备咨文。分咨各地方督抚。移行邻省州县。递管回籍。取具回文汇缴。乃是正办。乃能卸肩。若名为招抚。而仍留湖北。名为遣发。而实未安插。欺饰于目前。贻害于地方。其可虑者六也。该逆自襄甯宜。掳掠我人民。焚毁我室家。荆襄诸县。匪实尽之。贵副都统为游勇怜。独不为黎民恨乎。抚议若成。安插无术。必将该匪首逆。假以保举。养以口粮。则官兵之剿贼者。转不如作贼者之可贵。何以鼓士卒之气。而警宵小之心。其可虑者七也。总之贼之临阵投诚者。贷其一死则可。留用则不可。押送回籍则可。留于湖北则不可。抚议如已误成。即责成贵副都统一手经理。亲督将弁押出楚境。其襄樊讨贼事宜。仍责成唐守统带宝义二营。会同舒副都统一手了办可也。若设言招抚。而招抚以后。一切不理。则是顾目前之偷安。本部院必难照办。又据探报。贼于武安堰之西南边。乘漳河上游搭小浮桥。恐一面说降。一而由倒座庙径甯保康。万一再纵贼入山。则惟统兵大将及各将官是问。幸祈勿以兵事为儿戏也。受降之事。较打仗为难。受降之祸。亦较败仗为烈。既已轻于一试。既往不咎。此后若不妥为安插。必留异日数省无穷之祸。岂止湖北一省而已哉。大抵古今祸败之由。每于边疆外地不干己之事则主剿。于内地奸民则主抚。外地不可剿而言剿。此好大喜功之所为也。内地不可抚而主抚。是苟且目前贻害他人之见也。已往者不能追。未来者深可虑。所有该投诚之人。贵副都统责无旁贷。万不可留在楚境。致酿明季误抚之祸。刻下应如何分拨遣散。一切餉项。急宜设法办理。其分起备文遣散。并取具各原地方官收管安置回文。汇移督抚备核。毋使抚而再畔。遣而不散。如有事变。即祈贵副都统始终其事。

#### 安置武安堰降贼片

胡林翼

再臣正在缮折闲。接准副都统巴扬阿咨称。武安堰之贼。一律招抚。而所以安置之法。尚未咨明。臣思受降难于受敌。自应先去胁从以孤其势。分散贼营以弱其党。收撤军械。押送回籍。以断其反侧之心。若偷安于目前。势必贻害于异日。应交巴扬阿一手经理。以专责成。再查均光逸匪。尚未净尽。臣已飞咨各路兵勇。务须绕道截击。防其北甯。理合附片陈奏。

#### 通筹全局请添练马队疏咸丰八年

曾国藩

窃臣前调萧启江一军赴援南。张运兰一军进攻景德镇。并遵 旨斟酌援皖事

宜。于十二月十一日恭折驰奏在案。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咸丰八年十二月初八日。奉 上谕。王懿德奏请饬曾国藩暂缓移师留张运兰一军保卫闽境一折。曾国藩援闽之师前因所部兵勇多染疾疫暂驻建昌调度徐图拔队继进嗣值李续宾全军失利皖北贼势披猖经骆秉章奏请饬令该侍郎移师援皖留萧启江所带四千人防守江西当经谕令曾国藩因汀州等处尚须兵力江西景德镇大股匪徒尚未尽歼未能即日由楚入皖令其斟酌情形具奏兹据王懿德奏接曾国藩咨称拟率即选道张运兰等军赴楚剿办该督以闽省贼炽兵单连城尚被占据接壤之饶州宁郡等府州纷纷告警专赖曾国藩大军镇定边陲其前部张运兰一军已抵邵武辖境正资协剿未可撤回所奏亦系实情着曾国藩通筹大局如闽省贼匪犹赖援军即将张运兰一军暂留攻剿与王懿德会商办理至湖北防堵现已周备惟皖南北粤捻聚有须兵力而江西地方尚有大股贼匪该侍郎亦难舍近而图远仍着斟酌调度可也将此由六百里各谕令知之钦此。臣才识短浅。何足以规画全局。就近处数省而论。则安徽军务最为吃重。江西次之。福建又次之。皖南中界一山。皖北中隔一湖。两路贼势。臣前疏已详悉具奏。近闻福建之贼。尚踞连城。江西之贼。窜入南安。州戒严。定南崇义相继失守。以臣愚见。连城之贼。闽省兵力应足了之。南之贼。人数尚多。悍者较少。非一枝客军所能猝办。必须本省兵力。辅以团练。方可徐起有功。惟安徽贼党。其氛甚恶。其患方长。大凡官军与贼。此消则彼长。彼消则此长。断无中立之理。我能进而剿贼。则贼将竭力御我。不暇他窜。我不能进而剿贼。则贼将乘隙犯我。旁出四溢。皖南无进剿之师。则贼必东犯浙江。皖北无进剿之师。则贼必北犯齐豫。故就一隅观之。则江西之南。福建之连城。均是贼党。均须兵力。不可舍近而图远。就全局观之。则两利相形。当取其重。两害相形。当取其轻。又不得不舍小而图大。舍其枝叶而图其本根。诚使大江两岸。各置重兵。水陆三路。鼓行东下。剿皖南。则可分金陵之贼势。则可纾浙江之隐忧。剿皖北。则可分庐州之贼势。即可纾山东河南之隐忧。方今湖北全省肃清。然与皖境处处紧接。防不胜防者。莫如湖北。据上游之势。能制皖贼之死命者。亦莫如湖北。臣与官文胡林翼等熟商。就现在之兵力。稍加恢廓。北岸须添足马步三万人。都兴阿李续宜鲍超等任之。中流现有水师万余人。杨载福彭玉麟任之。南岸须添足马步二万人。臣率萧启江张运兰等任之。三道并进。夹江而下。幸而得手。进占十里。则贼蹙十里之势。进占百里。则贼少百里之粮。即不甚得手。而上游之势既重。即下游之贼。不得不以全力御我。其于金陵庐州两大营。均足以抽釜底之薪。而增车外之辅。此遵 旨通筹全局宜并力大江两岸之微意也。

至臣处近日军情。萧启江一军。自石城拔营。南赴雩都。据南。各属贼踪蔓延。力难兼顾。臣批令专救州以保要郡。不必旁顾他处。张运兰一军。自腊月十



七日驰抵景德镇。十九日吴国佐小挫一次。二十七日张运兰大胜一次。开仗情形。由臣另折具报。州居江西之极南。景德镇居江西之极北。相距千有余里。臣驻建昌。距两军各五六百里。调度不灵。转运不便。且两处皆孤军深入。贼众兵单。日夜焦思。无师可济。臣前次折尾声明萧启江之军。或留防南路。或随臣北行。容俟续行具奏。近日详加体察。顾此则失彼。顾南则失北。与其悬心两地。不若专力一方。已咨商江西抚臣耆龄。请其另调劲军以剿南。兼办团练以散胁从。臣即专办北路。调回萧启江一军。归并饶州彭湖等处。在江西。则臣管北边。耆龄管南边。在皖楚。则臣攻南岸。都兴阿等攻北岸。地有分防。斯责无旁贷。师有定向。斯士无二心。免致到处牵掣。一无所成。此臣处近日军情拟调萧启江并赴北路之微意也。臣往岁在军。未闻贼匪能用马队。近闻粤匪常以马队冲锋。捻匪则马匹尤多。李续宾三河之败。即系贼马数千。为湘军向来所未见。昨吴国佐景德镇之挫。亦为贼马所眩。今欲整顿陆军。不得不添设马队。东三省马队。天下劲旅。根本所在。不敢多为奏调。臣与湖北督臣抚臣毓商。拟由官文等奏调察哈尔马三千匹。请 旨飭上驷院押解来南。颍亳一带。有善骑之勇可募。名曰马勇。应即添练新马队二千余骑。与都兴阿之旧队相辅而行。于九江湖口等处。择平原旷野。驰骋而操习之。惟以南人而骑北马。以勇丁而学弓箭。非仓卒所能奏效。臣愿竭数月之力。朝夕讲求。从容训练。期于成熟而止。练成之后。以二千匹交江北。隶都兴阿舒保等麾下。以五百匹交江南。隶臣麾下。以壮步军之气。而寒贼党之胆。余剩马匹。游牧于黄州。鞍辔等具。设局于九江。以备随时添补更换之用。仰仗 皇上威福。兹事若成。皖豫等省军务。可期大有起色。此添置马队臣愿自任教练之微意也。溯自咸丰六年洪杨内乱。河北肃清。武汉再克。臣方庆幸。以为大难计日可平。不谓迁延岁月。粤匪未靖。捻匪复滋。饷项有日竭不支之势。将士有久疲思退之心。若非奋发精神。变换局面。将有类乎古人所谓惰气归气者。不得不改弦更张。亟思所以振之。区区愚忱。谨就近三省军事。遵 旨通筹全局。恭折覆奏。伏乞 皇上圣鉴。逐条训示施行。

### 沥陈时局大患疏

宋晋

窃惟金陵扬州镇江。攻围已将三月。虽屡报胜仗。而城池总未收复。现在纷纷窜出。扰及安徽河南。贼势业已北趋。大军依然南顿。若不急筹攻复。大局难冀万全。其大患有十二。臣请沥陈之。 国家惟正之供。东南为最。现在贼匪盘踞省会。及南北要冲。抢掳杀掠。商民尽行失业。杼柚之空已久。盐算之利无存。数百万巨帑悉归无着。伤民病国。其患一也。司农筹饷。现已无计不搜。而指拨军营之款。尚多未能解到。各营军士。悬釜待炊。目前已有不给之虞

。日后更无可指之款。加以两河岁饷。边省兵糈。告急时闻。有呼莫应。其患二也。西北马队。本与南方地势不宜。徐州退败之兵。已形挫折。瞬当盛暑。雨湿炎蒸。且恐疾病不时。尚何期以打仗。糜饷既倍。损威又多。其患三也。贼匪自南中窜出。分投肆扰。安徽江西山东河南。处处堵防。兵合则力厚。兵分则势单。力厚尚难制胜。势单愈觉不支。凶焰燎原。奸民响应。东豫两省。为畿辅门户。设再警报传。危机愈迫。其患四也。河南四达之区。山陕俱防窜扰。势愈散则收拾愈难。路愈歧则堵防愈费。贼踪既已靡定。兵力益不能休。其患五也。以广西边境之贼。扰及腹心之地。命将攻讨。已将三载。小胜时闻。大局愈坏。奸宄之徒。势将蔑视官兵。多生反侧。包藏窃发。在在可虞。本以金汤之固。顿有瓦解之形。其患六也。贼氛滋扰。道路多梗。非特金陵等省。放之官无地可归。即他省道府各员亦皆迁延难进。虽有权署。多属因循。兼以贼过之区。率先出城诱避。官守既无。民生益扰。其患七也。征调多兵。转移无定。驻军之所。既苦嚣然。所过之邦。更多需索。即奉 严旨申儆。而车骡人夫。不能不借资民力。现在征兵几天下。官吏疲于承应。百姓困于差徭。纵欲体恤民艰。其如事出无奈。畏兵畏贼。讵免怨咨。其患八也。贼情诡譎。往往乘我空虚。兼之改装易服。隐见出没。顾此则逸彼。备远则窜近。逮至飞章告急。调遣应援。已失先人之机。动贻后时之患。衔尾徒追。迎头莫击。其患九也。封疆大吏。动言镇静。考其布置。全无可凭。必至贼入境中。始觉仓皇失措。据词入告。辄曰无饷无兵。本无未雨之谋。徒有贪天之愿。畿辅重地。尤为可忧。其患十也。京师自正月以来。商民观望。银钱流转不通。本大之商。有力之户。尚可安坐而食。其它借货贩运及称贷为生者。率皆典借俱穷。朝不谋夕。商民歇业。贫宦引归。实因无以为生。非尽意存远害。现在城厢内外各坊巷胡同。关闭铺宅。日多一日。以繁庶之区。忽有萧条之象。首善之地。讵可如斯。其患十一也。习教之徒。何地蔑有。闭门引寇。事已频闻。京师五方辐辏。尤易藏奸。必须密侦严防。真奸斯得。而步军统领顺天府及五城御史各衙门。编查保甲章程。尚属论议未定。规条之空存无补。奉行之实效难收。设有潜踪。所关甚巨。其患十二也。似此危急情形。非南北军务早蒞。害将莫测。而南方军报。动辄多日不闻。北路征师。尚难克期并集。且贼之乘我。旬日即陷数城。我之攻贼。累月未歼一股。持重之谋。总谓虑其它窜。今则兔脱已多。株守奚待。兵机愈缓。贻误愈深。

谨查 仁宗时办理川楚教匪。总统分剿。各有专责。或顿兵未战。或行走稍迟。旬日之闲。必有 严旨督催。不容藉缓。方略俱在。前事可征。应请 皇上再行严限琦善向荣等。早日收复三城。歼除首逆。至直隶山东交界处所。并请 特有威望之王公大臣。扼要堵截。督饬领兵各大员奋力前攻。不

许再致贼匪扰入直隶境界一步。并将各大员何人于何日进攻。何人在何处堵剿。分晰报闻。以便按其迟速。稽其功过。随时赏罚。以昭激励。至河南巡抚陆应谷。既已堵剿挫折。亦请 严飭迅即赶赴省城。合力守御。如此。则北患可解。南服均绥。人心定而大局安矣。臣不揣冒昧。具折沥陈。伏乞 皇上圣鉴。

密陈五省通筹兵饷合力防剿疏咸丰十一年

宋晋

窃惟粤寇窜据江宁。瞬将十载。上年复蔓延常州苏州嘉兴等府。江以南。仅存上海宝山等数县镇江府一城。江以北。江浦六合等县及淮扬所属。亦多窜扰。皖省之安庆池州虽经克复。而庐州无为和州等处。与皖南之宁国太平等府。皆为贼窟。于是我攻徽宁则贼窜江西以牵制之。我攻庐州无为州。则贼窜湖北以掣动之。盖自江宁溃围苏常失守之后。贼恣其掳掠裹胁。资财党众。不止十倍于前。以致我军顿形单薄。两江督臣曾国藩经营防剿。一载有余。始得与官文胡林翼会合。以全力攻复安庆。惟所部不足二万人。饷糈又时时不继。东援西剿。力分见单。而贼复于今春窜入黄州及兴国大冶。致楚师有返顾之虞。凡皆贼众我寡。贼饱我饥。贼众则易分。我寡则不能遽分。贼势日见其强。我师日形其弱。是以频年攻战。迄未扫除。倘贼更蔓扰上游。则江苏浙江被陷郡县。更难克复。计惟有增我兵益我饷。使之可分可合。可聚可散。而后可大举东征。为一劳永逸之计。顾增兵不易。增饷尤难。各省自筹防剿。犹多支绌之时。岂能复有余力另图大举。然臣反复思维。窃见有不必另筹饷而饷无不足。不必另筹兵而兵无不足者。盖力以分而见绌。以合而见盈。今一省所入。多者数百万。少亦一二百万。以其所入。供额兵之饷。募勇之饷。及一切经费。必不足也。若合而为一。则无不足而反可有余。今试以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五省言之。通计五省岁入。毋虑千数百万。以之养能战之兵勇十三万人。以二万人为四川防剿之师。以二万人为安徽防剿之师。以三万人分驻扼要之地。为湖北湖南江西三省防剿之师。以五万人合湖北之水师为东征之师。十三万人宽为筹备。月需银七十余万两。各省以所入之多寡匀计。不过月出银十数万两。则已饷足兵增。尚各留有余可供缓急之用。二三年闲。江浙郡县恢复。粤寇翦除。则勇可散而兵可罢。所谓一劳永逸之计也。今各省所养之兵。月糜十数万数十万不等。贼至皆不能战守。则又募能战守之勇。或调邻省之兵勇代之战守。是用一兵而费两三兵之饷也。况又有耗散于无形之地。糜费于不可究诘之中者乎。此饷之所以不足也。闻湖北湖南四川。拨济邻省之饷。为数甚多。日久殊难为继。而如安徽之全省糜烂。势又不能不借资于邻省。受济者未必能足。而济之者已觉告疲。与其分济而各有所难。何如合力而各无不足。所谓力以分而见绌

。以合而见盈也。今请 飭下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五省督抚。令合而为一。通筹本省防剿及东征兵饷。是否如臣所试拟者足敷办理。务须破除畛域。合力同心。迅速筹定。即以东征兵饷。交曾国藩李续宜彭玉麟杨载福由长江督率下行。贼知上游大举东征。势必返顾。我军声势联络。高屋建瓴。数千里江山形胜。屹然有不可动摇之气象。不特东征断可速奏肤功。即江淮半壁亦益增巩固。而北路诸帅可以力剿擒矣。惟是协恭和衷。固臣子之分义。而合志同道。亦君子之所难。往往意见各殊。则谋猷多忤。

今欲言五省共图一事。必先令五省合为一家。五省之督抚合为一人。则兵可转弱为强。饷可转绌为盈。肃清江浙。捍御东南。庶可克期收效矣。臣备员京邸籍隶江苏。十年来愤切同仇。日盼贼氛殄灭。而熟虑情形。证诸闻见。楚中将帅。节节下攻。兵力太分。饷糈频缺。有不能克期下剿情形。窃虑一再因循。贼势愈形滋蔓。我之所备日多。兵饷更形不足。贼之负隅益固。巢穴愈难鉏。东南之财赋已空。天庾之糗糈不继。万一肆其狂悖。北合擒匪。则齐豫烽烟。或且震惊畿辅。雍梁富庶。保无掠及关中。且楚蜀诸省。一有动摇。即势成散漫。若不及时筹划。后患其可胜言。用敢竭其愚虑。密陈管见。臣为东南大局起见。必应速复江浙。所有通筹五省合力规复江浙等情。谨缮折密陈。伏祈

飭下官文曾国藩骆秉章等悉心妥议。期于协力同心。共图大局。为一劳永逸之计。则 国家之福。亦东南百万苍生之福矣。

### 遵覆通筹全局疏

曾国藩

同治元年正月二十四日。承准议政王军机大臣字寄。正月十三日。奉 上谕曾国藩左宗棠李续宜等均负时望卓著战功经先后任督抚畀以重任曾国藩节制四省左宗棠虽任浙江并谕以不必为地方职守牵制复因皖事孔亟不得已以李续宜移调皖抚原冀合力通筹力挽东南大局现在江浙贼氛恣肆亟应设法进兵早图恢复拯生民于水火前经曾国藩等奏称克复漕镇无为方冀东征之师可以直下江南乃自去冬以来该督抚等奏报甚稀几于月仅一至而浙省严州绍兴宁波杭州等府县各城迭次报陷苏省松江上海吴淞口等处警报频来皖北则苗练与发逆交乘围颍甚急贼氛到处蔓延日甚一日朕以冲龄嗣位荷蒙两宫 皇太后孜孜求治举贤任能焦劳宵旰日与议政王军机大臣筹商军务每于该大臣等奏报到时详加披览一切规画辄深嘉许言听计从想该大臣等胜算老谋于大局必早有布置惟贼氛日炽而该大臣等章奏寥寥南服睽怀殊深廑念现在曾国荃募勇是否到营李鸿章带兵是否到镇鲍超进规宁国能否得手多隆阿蒋凝学等军会否分攻庐寿杨载福何时可以销假回营与彭玉麟并图东下兵贵神速东南之民待救孔急而军情变幻靡常总宜赶紧办理其如何通筹全局缓急兼权均着将一切机宜随时驰奏以纾悬系颍郡关北路之防湖州府

海宁州前据该大臣奏称尚能坚守上海为饷源所自出吴淞口守御尤要曾国藩左宗棠李续宜等如何布置筹划万全之处均着随时分别迅速驰奏毋再稽延实深殷盼将此由六百里加紧各谕令知之钦此。跪读之下。悚惕实深。 谕旨垂询各条。臣于正月初十二二十二两次奏报。亦已粗陈梗概。惟以 圣主信任之专。两宫皇太后望治之切。而臣等章奏寥寥。几于月仅一至。迟之罪。夫复何辞。臣忝列戎行。历年以来。奏报甚稀。其所以碌碌自守者。盖亦有故。一则不轻奏谣传之言。如近日贾臻奏庐州克复。袁甲三奏巢县克复。皆因无稽之探报。以为入告之实据。又或贼踪未近。预先震惊。辄以十万二十万具奏。尤足以惑军心而误大计。臣处向不凭探报入奏。不欲以谣传之词。淆 朝廷之耳目也。一则不轻奏未定之事。凡大股悍贼之来。其始常危险万状。能坚忍支持。而后能渐臻安稳。如去岁黄文金之内犯。攻陷七县。坚持三月。而臣仅汇作四次入奏。去冬徽州之被围。苦战九次。坚守弥月。而臣仅汇作两次入奏。不欲以未定之状。增 朝廷之忧虑也。一则不轻奏预计之说。兵事成败。难以逆料。咸丰八九年闲。江南屡奏金陵指日可克。十年夏闲。浙江屡奏嘉兴指日可克。厥后皆不能践言。臣初督两江之时。奏称由宁国进兵。可达苏境。厥后宁国失守。至今不能践言。臣深以为耻。至近日内臣章奏。蒙钞示臣处者。或称援浙之师。可由嘉兴直捣苏州。或称扬州之师。可由常熟进攻苏州。皆不量兵饷两穷之苦。而预拟万不可成之计。臣不欲以预计之说入奏。非特虑大言之难践。亦恐纷乱 朝廷之规画也。

因此三者。每存敬慎之怀。转蹈迟延之咎。前此 文宗显皇帝御宇。分任其责于封疆将帅。臣犹得以碌碌随诸帅之后。循愚拙之常。兹值 圣皇践阼之初。微臣尤忝非常之遇。倚任弥重。延访更殷。钦奉 谕旨。自当变更前辙。随时飞章入告。嗣后拟十日奏事一次。有急则加班具奏。所有此次 谕旨垂询之件。及正月历奉 寄谕垂询诸事。谨分条一一详对于后。一曾国荃新募之勇。据报正月二十前可以招齐。二十四日自湘起程。由水陆东来。二月底可抵安庆。俟到安庆后。即令其进攻巢县和州含山等处。能破此三城。则与下游六合扬州联为一片。毫无阻隔矣。杨载福本应于腊月销假回营。因辰沅贼警逼近。本地官绅请杨载福代守干州厅城。因此羁延至今。尚无起程确信。臣已三次飞催。属其于二月回营。张运兰前因病离营。因徽州被围。催令力疾就道。即日将抵安庆。可回徽营矣。

一李鸿章一军。于腊底正初招募淮勇五营。另拨湘勇数营。赶紧训练。二月可以成军。本拟由水陆驶赴镇江。因民船不能直冲贼中。洋船又不雇载兵勇。不得已仍须从陆路行走。由巢县和含贼中经过。前有坚城。后无粮路。亦极可危之道。应俟曾国荃一面围攻巢含。李鸿章一面傍城冲过。冲至和州以下。则出

六合江浦以达于镇江。毫无梗阻矣。

一去年攻克无为运漕东关等处。本可乘胜直捣巢县梁山。进图金陵。近日袁甲三一军。攻克天长六合江浦浦口。尤有直薄金陵之机。方今东南糜烂。臣等孰不思直攻老巢。渠扫穴。惟用兵之道。可进而不可退。算成必兼算败。与其急进金陵。师老无功而复退。何如先清后路。脚根已稳而后进。所有进兵金陵之次第。以臣愚计之。多隆阿一军。应俟攻克庐州而后可进。曾国荃一军。应俟攻克巢县含山和州西梁山而后可进。袁甲三李世忠一军。应俟会克庐州守定六合而后可进。都兴阿一军。应俟守定扬州浦口而后可进。彭玉麟杨载福之水师。应俟攻克裕溪口西梁山而后可进。欲拔本根。先翦枝叶。仍须计算各路游击之师。数倍于金陵围城之师。庶几无撤回之虞。拟即以臣议商之袁甲三都兴阿等。是否有当。恭候 训示遵行。

一颍州围城之贼。闻系捻匪与苗党勾结。志在必得颍郡。与寿州霍邱为犄角之势。李续宜业经奏派成大吉萧庆衍两军赴颍救援。据报于正月二十六日自霍山起程。惟绕道固始计程四百七十里。途次无米可买。恐到颍不能迅速。但求颍城坚守月余。胜保救之于北。成大吉等援之于南。必可立解重围。李续宜所部之兵。留三支驻守湖北。分防襄阳德安麻城等处。以两支赴援颍州。以一支防守六安。此外亲兵带来安庆者。亦无几矣。

一谋浙之道。保广信之粮路。以守衢州。保徽州之后路。以攻严州。舍此二者。别无良策。臣已两次具奏在案。目下左宗棠驻开化境内。正月十七日在篁岸获胜仗一次。二十日在马金岭等处获大捷一次。即日进攻遂安等县。系从衢严之闲下手。惟徽州歙绩二县。贼又复聚。我方图入浙境。贼乃图犯江皖。春夏闲必战争不休也。湖州海宁。久无信息。鲍超围攻青阳未下。不能遽及宁国之境。又岂能遥通湖州之信。昨奉 寄谕垂念赵景贤。飭赴福建粮道之任。 朝廷爱才之心。薄海臣民。闻之生感。特无如音问难通。徒深忧灼。

一江苏军务。自宝山奉贤南汇川沙失守后。上海已岌岌可危。至今月余。岿然幸存。盖发逆畏忌西洋。不敢骤树大敌。而目下情势。舍借助洋兵。亦实别无良策。臣于二十二日曾经附片具奏。上海僻处东隅。论筹饷为要区。论用兵则为绝地。假使无洋人相助。发逆以长围裹我。官兵若少而弱。则转瞬又成坐困之势。若多而强。则不宜置此无用之地。再四思维。不得所以保全之法。拟仍借洋人之力。开诚布公。与敦和好。共保人财。将来果派何军协同防守之处。应俟李鸿章到镇。陈士杰到皖。再行察看奏明办理。

以上各条。均系近日 谕旨下问之件。有业经具奏者。有未及详陈者。理合一并胪举。仰慰 慈廑。伏乞 圣鉴训示。

遵议御史朱潮条陈片

沈葆楨

再臣于同治元年二月二十一日。奉 寄諭。飭議御史朱潮統籌東南大局一折。仰見 皇上廣開言路。慎重防務之至意。查原奏大意。謂宜合數省之兵。數省之餉。盡銳于賊。防堵則我受賊制。會剿則以我制賊。持論非不正大。第使實力會剿。即可無須防堵。豈不甚善。然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誠如 聖諭所云與現辦情形不相符合者也。近聞川省盜如毛。必不遑他顧。兩湖界連皖豫川黔粵西各處在在有警。即在在需防。福建地接溫衢。正多吃緊。至江省之與皖浙。唇齒相依。其勢本可合而不可分。要不能言剿而不言堵。何者。地居腹中。額設兵丁。不及鄰省三分之一。民風質樸。而怯懦為多。軍興以來。全藉楚師之援。每逢大警。從未聞有專恃本省兵力。能驅之使去者。兵民自甘頹廢。几于習為固然。現在曾國藩左宗棠所部各軍。均以西江為餉道。江省一遭蹂躪。楚軍即糧運不通。楚軍一有差池。江省亦禍敗立見。是本相依為命。雖欲強分畛域而有所不能。如果尚有餉款可籌。固應添募重兵。以壯後路聲威。俾楚軍乘全勝之勢。建瓴東下。無如筋疲力盡。即原議解濟楚軍之餉。每致愆期。若再圖自顧目前。則曾國藩左宗棠各營。必益形掣肘。且我師克復一處。必分一處防兵。斷不能舍已得之城。置孤軍于不可必得之地。我之兵力。愈進愈單。而賊之避實擊虛者。并不必擇地而施。但有一隙可乘。便足繞我軍後。此楚軍之所以不能不步步回顧。而剿堵皆未易輕言者也。方今時事艱難。必求速效于旦夕。誠未見其確有把握。臣惟有慎擇守令。蘇民困以裕餉源。別行伍。培將材以勵士氣。期于漸臻成效。俾曾國藩等可以專意東征。雖非朝暮所能為功。然不敢不竭力以從事。愚昧之見。是否有當。理合附片具陳。伏乞 皇上訓示。

金陵克復全股悍賊盡數殲滅疏同治三年

曾國藩

竊照官軍攻克金陵。業經浙江撫臣曾國荃將大概情形。于十六日亥刻。會同臣等馳奏在案。茲據曾國荃十九日咨稱。此次攻城剿洗老巢之難。與悍賊拌死鏖戰之苦。實為久歷戎行者所未見。自得天保城後。城中防守益密。地保城扼住隘路。百計環攻。無隙可乘。直至五月三十日。始經李祥和羅逢元王遠和黃潤昌陳壽武熊上珍王仕益等。率隊攻克。占取龍膊子山陰。居高臨下。勢在掌握。自六月初一日起。各營輪流苦攻。傷亡極多。李臣典偵知城內米麥。尚足支持數月。又見我軍地道三十餘穴都已無成。官軍五萬餘人筋力將疲。若不趁此攻克。事久變生。深為可懼。李臣典願率吳宗國等。從賊最密之處。重開地道。蕭孚泗黃潤昌熊登武王遠和願距城十數丈。修築台數十座。通派各營隊伍。刈割濕蘆蒿草。堆摺山積。上覆沙土。左路地勢甚高。利于聲攻。右路地勢極

低。利于潜攻。如是者半月。未尝一刻稍休。肉薄相逼。损伤精锐不可胜数。总兵陈万胜王绍羲郭鹏程等。素称骁将。数日之内。次第阵亡。尤堪悯恻。十五夜四更。地道装药之时。曾国荃与李臣典正在洞口筹商一切。忠酋李秀成突出死党数百人。由太平门傍城根。直犯地道大垒。别从朝阳门东角出数百人。装官军号衣。持火弹延烧各垒。及附近湿芦蒿草。官军久劳之后。夜深几为所乘。赖伍维寿李臣典黄廷爵张诗日堵住左路。毙贼无算。彭毓橘熊上珍陶立忠等堵杀右路。擒斩亦多。幸克保全洞口。十六早向明。曾国荃将四路队伍调齐。预饬各军稳站墙濠。严防冲突。惟将太平门龙膊子一带。自黎明攻至午刻。李臣典报地道封筑口门。安放引线。曾国荃悬不赀之赏。严退后之诛。刘连捷朱洪章武明良伍维寿熊登武陈寿武李臣典张诗日各率营官。席地敬听。愿具军令状。誓死报国。遂传令即刻发火。霹雳一声。揭开城垣二十余丈。烟尘蔽空。砖石满谷。武明良伍维寿朱洪章谭国泰刘连捷张诗日沈鸿宾罗雨春李臣典等。皆身先士卒。直冲倒口而入。各弁勇蚁附齐进。锐不可当。而左路城头之贼。以火药倾盆烧我士卒。死者甚众。大队因之稍却。经彭毓橘萧孚泗李祥和萧庆衍萧开印等。以大刀手刃数人。由是弁勇无一退者。而武明良伍维寿朱洪章刘连捷谭国泰张诗日等。各率队伍。登龙广山。与右路太平门之贼。排列轰击移时。贼乃却退。李祥和王仕益从太平门月城攻入。贼知此次地道缺口。不复似前此之可以堵御矣。维时官军分四路剿击。王远和王仕益朱洪章罗雨春沈鸿宾黄润昌熊上珍等进击中路。攻伪王府之北。刘连捷张诗日谭国泰崔文田等进击右路。由台城趋神策门一带。适朱南桂朱惟堂梁美材等。亦率队从神策门地道之旁。梯攻而入。相与会合齐进。兵力益厚。直鏖战至狮子山。夺取仪凤门。

其中左一路。则有彭毓橘率罗朝云赵清河黄东南与武明良武明善武义山等。由内城旧址直击至通济门。左路则有萧孚泗熊登武萧庆衍萧开印率萧致祥周恒礼李泰山萧清世萧恒书朱吉玉赵太和刘长槐萧上林等。分途夺取朝阳洪武二门。城上守陴城门守楼之贼。及附近一带贼队。悉被杀戮。其抄截疾驰。各路同一神速。其留兵置守。各门同一布置。此十六日地道成功城中鏖战及东北两路抄剿之情形也。方我军大队之抵龙广山也。西南守陴之贼。犹植立未动。迨夺取朝阳门。贼始乱次。而罗逢元张定魁彭椿年张光明杨西平何鸣高彭光友熊绍濂罗兴祥叶必信等。各率所部。从聚宝门之西旧地道缺口。仰攻而入。李金洲胡松江朱文光武交清刘湘南易孔昭戴名山张正荣等。率队从通济门月城缘梯而上。而陈湜易良虎易良豹龙清垣率吴隆海张叶江晏恭山冯盛德陈汝俊刘定发各营。则猛攻旱西水西两门月城。伪忠王李秀成方率死党狂奔。将向旱西门夺路冲出。适为陈湜大队所阻遏。乃仍转回清凉山。江南提督黄翼升率许云发等水师



各营。攻夺中关拦江矾石垒。乘胜猛攻滨江之城。遂与陈湜易良虎等夺取水西旱西两门。将守贼歼尽。由是全城各门皆破。大势已定。日色将暝。陈湜易良虎遥见忠酋贼队。隐匿西南房屋如鳞之内。益戒所部严防贼冲。彭毓橘置守聚宝门通济门。李臣典李祥和扼守太平门。黄润昌王远和朱洪章等。见星收队。结为圆阵。站立龙广山。稍资休息。此水陆各军攻克西南两城及分守要隘预防贼股冲突之情形也。方朱洪章等与贼搏战于伪天王府城北之时。沈鸿宾周恒礼袁大升等。率队从左路卷旗疾趋。绕伪城之东。设伏出奇。为擒渠扫穴之计。迨朱洪章战马带伤。悍贼隐扼石桥。我军队伍不能飞越城河。绕伪城之西。当日暮苦战之后。正兵收队龙广山。而伏兵深入。由伪城之东逶迤而南。不能收队。时已三更矣。伪忠王传令贼。将天王府及各伪王府同时举火焚烧。伪宫殿火药冲霄。烟焰满城。袁大升周垣礼沈鸿宾等见伪殿前南门突出悍贼千余人。执持军器洋枪。向民房街巷而去。知是洪逆窜至民房。遂率队腰截击之。杀贼七百余人。夺伪玉玺二方。金印一方。宽广约七寸。即洪酋僭用之印也。其伪宫殿侍女。缢于前苑内者不下数百人。死于城河者不下二千余人。其时伪城火已燎原。不可向迤。街巷要道。贼均延烧塞衢。官军以暮夜路径生疏。不能巷战。遂收队站城。此十六夜攻破伪天王内城毙贼极多之情形也。是夜四更。有贼一股。假装官军号衣号补。手持军器洋枪。约千余人。向太平门地道缺口冲突。经昆字湘后左右各营截击。多用火桶火弹焚烧。人马死者已多。约尚有六七百人。骑马冲出。向孝陵卫定林镇一路而逃。伍维寿杨钾南陶立忠等。急率马队跟追。曾国荃一闻骑贼装扮官军逃出之信。即加派张定魁李泰山黄万鹏黄廷爵等马队七百骑追之。并飞咨溧水东坝句容各守将会合追剿。

直至十九日酉刻。伍维寿黄万鹏等回营面禀。追至化镇。生擒伪烈王李万材带领前进。退至湖熟镇。见逃贼在前。当经马队围住。全数斩刈。未留一人。又追至溧阳。据百姓言前路并无贼踪经过。曾国荃亲讯李万材。供称城破后。伪忠王之兄巨王幼西王幼南王定王崇王璋王乘夜冲出。被官军马队追至湖熟桥边。将各头目全行杀毙。更无余孽。又据城内各贼供称。首逆洪秀全。实系本年五月闲。官军猛攻时。服毒而死。瘞于伪宫院内。立幼主洪福瑱。重袭伪号。城破后。伪幼主积薪宫殿。举火自焚等语。应俟伪宫火熄。挖出洪秀全逆尸。查明自焚确据。续行具奏。至伪忠王李秀成一犯。城破受伤。匿于山内民房。十九夜。提督萧孚泗亲自搜出。并搜擒王次兄洪仁达。二十日。曾国荃亲讯供认不讳。应否槛送京师。抑或即在金陵正法。咨请定夺。其余两广两湖江北多年悍贼。十七十八等日。曾良佐周光正邓吉山刘泰财聂福厚谭信高胡光安朱连甲王春华黎冠湘彭维祥陈万合朱连泗谢三洪李臣荣彭玉堂刘金兰等。分段搜杀。三日之闲。毙贼共十余万人。秦淮长河。尸首如麻。凡伪王伪主将天将及大

小酋目约有三千余名。死于乱军之中者居其半。死于城河沟渠及自焚者居其半。三日夜火光不息。至十九日。尚有贼踞高屋之巔。以洋枪狙击官军者。此马队穷追逸出之贼及搜剿首逆并贼之情形也。现在派营救火。掩埋贼尸。安置难民妇女。料理善后事宜。百绪繁兴。窃念金陵一军。围攻二载有奇。前后死于疾疫者万余人。死于战阵者八九千人。令人悲涕不堪回首。仰赖 皇上威福。迄今乃得收寸效等情。由曾国荃咨报前来。臣等伏查洪逆倡乱粤西。于今十有五年。窃据金陵亦十二年。流毒海内神人共愤。我 朝武功之盛。超越前古。屡次削平大难。焜耀史编。然如嘉庆川楚之役。蹂躏仅及四省。沦陷不过十余城。康熙三藩之役。蹂躏尚止十二省。沦陷亦三百余城。今粤匪之变。蹂躏竟及十六省。沦陷至六百余城之多。而其中凶酋悍党如李开方守冯官屯。林启荣守九江。叶芸来守安庆。皆坚忍不屈。此次金陵城破。十余万贼无一降者。至聚众自焚而不悔。实为古今罕见之剧寇。然卒能次第荡平。除元恶。臣等深维其故。盖由我 文宗显皇帝盛德宏谟。早裕戡乱之本。 宫禁虽极俭啬。而不惜巨饷以募战士。名器虽极慎重。而不惜破格以奖有功。 庙算虽极精密。而不惜屈己以从将帅之谋。 皇太后 皇上守此三者。悉循旧章。而加之去邪弥果。求贤弥广。用能诛除僭伪。蔚成中兴之业。臣等忝窃兵符。遭逢际会。既痛我 文宗不及目猷馘告成之日。又念生灵涂炭为时过久。惟当始终慎勉。扫荡余匪。以苏子黎之困。而分 宵旰之忧。此次应奖应恤人员。另缮清单。吁恳 恩施。臣国藩拜折后。即行驰赴金陵。李秀成洪仁达应否献俘。俟到金陵后察酌具奏。所有金陵克复全股悍贼尽数歼灭缘由。谨会同陕甘总督臣杨岳斌兵部侍郎臣彭玉麟江苏巡抚臣李鸿章浙江巡抚臣曾国荃恭折由驿六百里加紧驰奏。伏乞 圣鉴训示。

#### 浙省建立楚湘忠义祠请列祀典疏

浙闽总督左宗棠

窃浙省两遭发逆窜扰。列郡沦胥。臣时奉 命督办军务。率所部楚军入浙。并奏调升任广东巡抚臣前浙江布政使蒋益澧统所部湘军入浙。分道攻剿。先后克复两浙府县城池。并遣分军援皖南江西。截剿各大股逆贼。仰仗 天威。以次就绪。数载之闲。大小百战。员弁士卒。临阵捐躯。及积劳殒命者。前后二千五百二十余名。兹据浙江善后局司道详称。各属殉难士民。业经设局采访。各就郡邑建祠致祭。其各战阵亡将士。为 国捐躯。岂可转阙祀典。因议于杭城三元坊地方。价买民房。改建楚湘忠义祠。详具衔姓名氏。或各设一主。或汇列一主。员弁以品秩高卑为位次。士卒以死事月日为位次。列于浙江祀典。春秋遣官致祭。请奏明立案。俾垂久远。臣谨案。秉彝之性人所同也。忠义本于有生而俱来。然非 祖宗德泽涵濡之久。 朝廷褒扬矜恤感人深。则

当事棘时艰。投之于生死呼吸之地。鲜有不渝其素者。此非徒恃节制精严之可取必于一时也。详察死事诸人时日战地。其为微臣亲历之处。所有搏之苦。创痍之状。呻吟之声。固犹历历如在目前。其为蒋益澧刘典杨昌浚等分兵转战之处。则于函牍中得知其大概。虽已亡各员弁士卒。同一死绥。无所轩轻。而其闲忠义勃发。本血性而为至勇。如古所称豪杰之士者。实颇不乏其人。平时或朴钝如村农。或目不识书史。或荏弱如常人。至其慷慨赴战。矢死靡他。浩气英风。盖非寻常意度所能及。以此益见人性之无不善。而 圣泽之不能忘也。臣每惜当时奏牍不能详。至今犹怀耿耿。礼曰。有功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准斯二义。则阵亡员弁士卒合祀于浙。于礼为宜。除将注册咨部外。相应请 旨飭部将楚湘忠义祠列入祀典。春秋由浙省遣官致祭。垂为令典。以妥忠魂。谨会同浙江抚臣马新贻恭折具奏。伏乞 圣鉴训示施行。

请优恤包村义民疏

蒋益澧

窃咸丰十一年十月。贼陷诸暨县城。其时浙东西郡县。大半沦没。包村民包立身。一农夫耳。慷慨倡义。集团御贼。向义者争附之。远近挈眷来依者。不下十余万人。声势甚壮。贼屡以大股击之。败去。诱之降不从。贼大怒。誓不灭包村不已。迨十一月十二日。宁波杭州相继不守。同治元年三月。侍逆遂纠湖州伪梯王由富阳以攻包村。环数十里为营。大有灭此朝食之意。包立身屹然不动。善以少胜众。相持八九月。先后杀贼十数万人。不图夏旱水涸。汲道为贼所遏。兵食不继。贼又截我粮路。其时势已危甚。阖村主客十余万人。糠饮血。无一降者。七月朔。贼用隧道攻之。村陷。从战者悉阵亡。男妇老幼均被害。立身与妹美英率亲军数千人。殊死战。溃围出。希图再振。至马面山。贼率众追之。围数。鏖战不得出。立身中阵亡。美英手刃贼数人。知不免。遂自刎死。立身之父建勋母虞氏嫂任氏王氏妻虞氏弟媳屠氏妹彩福彩官侄和尚女凤娥侄女大姑二姑皆殉难。兄立忠立贤弟立潮皆阵亡。包氏一门。除立身及妹美英外。阵亡殉难男女共十五人。计包村殉难官绅男女统计一万四千七十七名。据省城采访忠义局查明具详。前兼署抚臣未及核办。移交前来。臣查包立身家世力农。未尝涵濡诗书。习闻古今节义忠孝之事。乃逆焰滔天。竟能奋不顾身。倡义御贼。虽村破家亡。而向义者一万数千人。断脰捐躯。无一人少挫其志者。奇节伟行。洵足挽末俗颓靡之风。而彰 盛朝风教之美。合无仰恳 天恩。俯准飭部从优议恤。以慰忠魂而彰节烈。

檄凤颖淮徐滁泗宿海八府属文代

鲁一同

狂寇稽 天讨之日久矣。自正月以来。两省不戒。蔓延江北。维扬士庶。怵

于邪说。开门揖盗。坐受残辱。皇上赫然震怒。大军徂征。毁其土壤。烧其船只。胁从而来归者日以千计。贼势穷蹙。婴城自守。节镇大臣方为百全之谋。环攻而待其毙。乃三月中旬。有贼数千。豕突江浦。蜂拥六合。六合义民操白梃而踣之。杀贼千余。烧船数百。贼负残创。掠滁徐。走凤宿。此皆惊丧之余孽。迸散之丑徒。非有器械之坚利。旗队之整肃也。然而清流之险不守。临淮之关不闭。俾贼游魂假息。荡漾中土。夫徐方古多英杰。凤颖风气劲快。岂今昔之殊势。而勇怯之情异与。备预不素。而久安之民易摇。联络不坚。而自孤之心多危也。棠。泗产也。官于淮楚。南当广陵之冲。西承洪泽之委。地散民。众情岌岌。待罪三月。幸不辱命。每当众誓师。听江介之悲风。望淮西之烽火。何尝不按剑冲冠。抚弦流涕。嗟夫。獬犬狂噬。久而自毙。天厚其毒。于斯极矣。淮右吾桑梓。缘河尽股肱。绵地千里。二渎如带。形势都要。遮蔽中原。齐乃心力。何寇不殄。守乃险隘。何锋不遏。至于贼情。可得而言。夫贼无征调之繁。无文法之密。行无纪律。居无部次。千里不赍粮。发掘虏掠。去则委弃。走如飘风。聚如蚊蚁。此其所长也。至于两阵相敌。火齐发。则贼之藤牌布障。不能当也。平原善地。戈矛进退。则贼之短刀竹竿。不能支也。马步并进。更番休息。贼之芒屨赤足。不能敌也。村堡自守。野无所掠。贼之饥困。不能给也。连城犄角。远近相救。贼之徒众不能应也。由是言之。贼之长在剽疾。遇坚则退。势在啗喝。能忍则全。岂有八属义众。不及六合一隅之民。千里维城。竟无六合一战之效。窃为士大夫羞之。敬陈约言。各勉忠义。

一约心。有惟恐见贼之心。贼斯至矣。有惟恐不见贼之心。贼斯去矣。譬如十人同居密室。忽疑鬼至。则左右皆鬼矣。使十人操戈而逐鬼。则无鬼矣。奉约八属官绅军民。各自磨砺。时存恐不见贼之心。胆气自倍。贼有不来。来则歼旃。

一约耳。闻急报而不惊。恐以惊我众也。闻捷音而不喜。恐以懈吾志也。其言自贼中来者。安知非妄语。其言不自贼中来者。安知非妄传。奉约八属官绅军民。塞耳不闻。以止煽惑。

一约足。足用之立。奈何乎徒行。足用之进。奈何乎徒退。能行而不能立。终无立足之地矣。奉约八属官绅军民。思进有不死。而退无十全。何必纷纷迁徙。自陷危亡为。

一约力。人各用其力则勇生。一人倡而众人从则勇生。知众进之不能俱死则勇生。奉约八属官绅军民。齐心同奋。如左右手。则前无强寇矣。

一约财。窖金藏币。为盗守也。裹囊负橐。为盗丑也。盗不有之。人得而有之矣。下智守财散十之一。中智守财散三之一。上智守财全散之。十之一者可以

守。三之一者可以战。全散者百战而百胜。奉约八属殷富之家。散财养士。以卫厚资。

一约官民。官非民何卫。民非官何与卫。弃其民而思苟免者。是匹夫也。出城一步。童子制其命矣。弃其官而思逃亡者。是鸟散也。出乡一步。豺狼食其肉矣。奉约八属官民。相爱相结。如父兄子弟。虽有黠寇。不敢正视。

一约城镇。城镇之民。主客各半。其情必贰。贰者盗之乘也。客财多浮。思卷而趋。主人弗恤。与客齟齬。虽有秦越之人。不亲于盗贼乎。虽有仇却之家。不恩于盗贼乎。奉约八属城镇之人。破除彼此之怀。庶得同舟之济。

一约乡野。小村并大村。塹而守之。小堡并大堡。塹而守之。五里一小聚。十里一大聚。聚少百家。多及千户。昼获于野。暮藏于室。丁壮处外。妇子处内。警至鸣鼓。连聚毕集。不集者罚。聚必有长。苦乐必均。饥饱必恤。出入必察。恩分相得。贼之散而之乡。必非大众也。四面而攻之。无类矣。

以上八约备矣。尤有请者。 国家休养二百年。 朝廷旰食近三载。自粤贼踞桂管。破湖湘。走九江。下皖桐。陷金陵。虏维扬。前后兴师十万。屡经创艾。而其烽未熿者。节镇有追剿之师。郡县无堵截之力。逐西则走东。攻南则窜北。犄角之势未备。而守令之权散也。计贼大众不过数千。并其裹不过数万。总其数不能敌一大县。江宁分其一。镇江分其一。扬州分其一。临淮又分其一。其势已散。力已孤。今向大臣围金陵。战江南。琦大臣围广陵。战江北。漏而出者仅数千人。诚使郡县各守其疆。连城相应。则立时散破。迁延日久。滋蔓可忧。棠不自揆。敬与八属守土僚友。遥申歃血之约。共指天日之誓。贼至一县。四县应之。贼至一府。府属诸县应之。其或不应。鬼诛神殛。既上不以忧貽 君父。而下以安其民业。流福子孙。不亦美乎。麦熟急刈麦。禾熟急刈禾。杀贼所获恣所取。从我者生。背我者死。吴棠谨约。

复戴孝廉书乙卯四月

鲁一同

前复一函。知尚未彻左右。四月十三日。由李君遣送手书。并大刻及稿本。读贤嫂以下死难事略。惕惕欲涕。天未厌乱。乃使弱息成名。足下遭遇惨变。流离道途。此真有知所共悲痛。惟愿重自割遣。韬景匿。以待一时。幸甚幸甚。桐城再陷。牧庵以屡胜之兵。一蹶不救。方进兵之前三日。有书见告。心常耿耿。道路阻绝。传疑百端。足下身在行闲。所见既真。又无所庸其憎爱。当有确论。书以示我。足下初意就曾侍郎。不果而就袁都宪。今侍郎驻兵何所。都宪被议入都。足下一身将安之乎。海内拥重兵持节者。不下六七公。其才气志量。果足以当大难之冲。固疆圉于盘石。拯斯民于水火者。不过二三人。又皆更事未久。独特其志气。以驰驱于仓猝受命之际。根基未立。筹略未定。兵分

而无统。勇骄而难驭。饷缺而不给。于以乘机蹈会。侥幸一胜则可矣。遂欲荡扫氛。肃清万里。盖事之不可几者。此江帅之所以死。而曾侍郎之所以遭回而不得进也。今贼欲掠汉黄。躡武昌。趋广饶。死守庐皖。九江之师。不能进尺寸以捣江左。综览天下之大计。决非岁月所能定。比如一人之身。痈疽流注。先当壮其元气。使心膂支体之闲。血气融固。疮痍不生。然后可聚一身之力以攻其毒。昔王逸少谏深源北伐。谓须根立势举。谋之未晚。祇此数言。深明大略。所谓识时之俊杰。活国之良方。而英拔之士。乃欲取成于一战。仆未之前闻也。今天下不被贼之省。尚有八九。被贼而未剧者。尚有三二。窃谓深谋老算之士。当先注意于此。须近贼之边。各自有守。重守令之权。勤耕战之务。复一域则一城守。得一险则一险固。夫曾帅拥数万之精卒。乘新胜之全势。蔽江东下。而豫章不能翼其南。皖桐不能犄其北。是谓孤军单进。胜则旬月可以成功。败则进退失据。此智者之所共知。而曾无一人筹万全以善其后。可为长太息也。来书谓江帅赴皖时。侍郎以仆与足下荐诸幕府。资商大计。惜哉不见此公一拊掌也。足下若决计北行者。试以此言诵诸当路。天下非孤注。功业难幸成。非智深勇沈之士不足与共事。亦不可与共言。古之报国复仇者。不期早发期于有成。惟愿忍而固之。以待事机之至。若屡试不中。则锋锐消亡。盛壮之气。惨痛之情。不可复追。惟足下忍之而已。

复戴孝廉第二书乙卯六月

鲁一同

怀远使至。得五月二十二日及二十五日两书癸丑甲寅文录。仆方下带。委顿离。快读至牧庵救桐殉难事略牧倅锤继昌张平两典史诸传。扼腕流涕海内破坏。汉武庐皖。最为惨酷。足下居其地。亲其事。身受僭祸。亲其事。故耳目真。受其祸。故言之深痛而有旨。仆交牧庵二十年。中多离阔。比年剿寇。时奉书尺。枞阳受命。谗口横生。憾传闻悠谬。颇欲证订勒成一书。以慰冤愆。得足下文。近传信矣。论者徒以城不速拔。致狂寇启心。此自事会未至。古之名将。临敌审慎。不中不发。且如小关之捷。匹马当先。吕亭之战。推戈直进。驻二将于东关。而身偪城下。绝安庆之援。断樵汲之路。破敌胜算。已操八九。二将急欲登城者。乃是贪功徼幸。坚守迟重。实冀万全。不虞之变。世所不图。孤军无援。竹林遇伏。数尽理极。原其本心。故亦无愧。成败之谈。吁嗟难已。来旨谓仆问舍求田。贤者见几。若望仆不相知。而以不入耳之言相慰勉者。人苦不自知。当今祸乱方始。非有出之雄。乘藉势力。扶倡名义。财足以结州郡之豪。义足以动遐迩之心。苦身力战以树基植业。势不足以抗拒凶。屏蔽方域。至于陇上之夫。太息俟风云。幕下之英。指挥分楚汉。要是腹背之毛。须凭借乎六翮。故不能风而独往已。尝试顿五指而计之。今海内长者。谁为凭

借乎。昔者张陈之交驩。分身泝水。曹吕之亲密。阖门并命。今之达者。无古人之隽快。而蹊壑之闲。动相什伯。故有武夫露刃。猝起两柱之下。银章白。密陈温室之上。积爱生信。积信生畏。积畏生猜。积猜成杀。虽复流涕动三军。抚孤感行路。又安能以不费之身。取偿日暮之一悔乎。足下国仇家耻。并在一身。疾首痛心。思有所藉以恢大业。惟愿慎其所凭而已。来书又以仆所陈。根立势举。亟得灭贼之本。而未免迂缓。请更得而申言之。粤事初起。仆在京师。诵言当路。以为潢池小丑。何劳天师。但复土司数姓。责以成功。其人宗姓豪强。山蹊峒。径途熟习。跣足趨捷。长技皆同。复一州镇。便以相假。得一蹊洞。永许镇压。昔时改土归流。今仍改流归土。不费京帑。不劳征调。期岁之闲。便可大定。先时泗城黄姓土司之后。宗党颇盛。贼犯泗城。黄率子弟守城。歼其党羽殆尽。此其成效昭然可。假令此策遂行。何至劳师五年。流毒海内。至今为梗哉。当时朝士不能远虑。谓为迂谈。故计有似迂而实切。事有似缓而实要。此类是也。贼在浔梧。初无远计。及翻然度岭。便有长驱江汉窥伺河洛之心。故长沙未下。先扰鄂岳。武昌一破。顺流东趋。金陵袭踞。遂窥宋汴。逾太行之岭。叩临洺之关。横扰畿南。回翔齐右。如狂风盲雨。瞬息变灭。贼之言曰。不怕杀一千。祇要走一天。不怕死一万。祇要破一县。其用兵大略。可以想见。独于金陵盘踞三载。似有规为根本之意。而分兵沿江。死守庐皖。屡残汉黄。三破武昌。窥贼之意。初欲出奇窃发畿辅。以震动天下。北略之不行。然后横踞长江。往来策应。亘天下之腰膂。断南北之襟喉。此其志不在小。曾侍郎起湘南之众。下巴陵之航。一战而复汉阳。再战而夺江夏。乘胜长驱。有破竹之势。

然而兵阻于九江。船阨于湖口。贼效死扶伤。死守不下。罗大纲石达开之党。悉锐来援者。攻其所必救也。假令以此之时。以一将缀金陵。一将缀庐州。按兵不动。而独命一上将将水陆之师。卷甲疾走。不攻一城。不接一战。直造二贼之背。西面以争湖口之利。则九江必下。从此以东。便无坚壁。袁副宪久镇临淮。留讨诸坞。而仅遣忠壮营之二千人行收城邑。即无桐城之挫。亦理不得达。何者。兵少而将轻。留战不足。孤进不能。逆贼生心。反用吾术以挠曾帅之后。曾营所将。皆三楚轻侠。闻贼走其上游。勇气自然挫薊。凡用兵如布。先后轻重之闲。不可不察也。侧闻 朝廷已命大将牵北方新胜之兵。专救武昌。以壮东师之气。然而庐镇金陵。皆攻围数载。征输浩竭。诛求海内。晋陕之富室。吴越之商贾。两淮之盐菜。腴削搜括。骨髓枯耗。奉行之吏。不能深固根本。铕求箕敛。以敛怨于下。于是楮币之法行。重钱之局设。抽厘之令下。其近贼之边县。各有募勇。募勇百人。岁耗千金。官吏因缘为奸利。横索抑勒。爬搔疏栉。关津坊市。百织千罗。民怨深矣。故今日之忧。不在已被贼之省

。而在未被贼之省。不在已残破之州县。在未破而先自残之州县。不在已从贼之民。在未从贼而岌岌思为贼之民。故愚之计。以为今日经营天下之大势。当先注意于此。首重州县之权。自汉沔以下。东至海门。州县百数。贼一日不平。州县一日不得升迁调移。贪酷者革之。甚者杀之。贤者进秩。平时劝农练勇。支动正课。要以谷多而练勇勤户口实关隘修者为上考。上考之令。加秩进律。凡贼涉县境。力战却退。或围城日久。坚守不下。皆为首功。许荫其子弟。其有临变寄孥。心怀去就。藉辞越境。巧避贼锋者。一绳以法。夫战胜则子弟邀其荣。变至则骨肉不得幸而免。一日到官。更无他望。其于爱民勤职。不期自奋。民便久职。自亲其上。寇至出战。用素练之民。出必死之地。有如手足捍头目。家人卫亲长。纵不百胜。其与今之视若传舍固相万也。其城池已为贼踞。民心去就未定者。吏部且停其选。县有强宗豪姓。能复一城。即权县事。复一镇者。权丞[簿](簿)尉之职。需待贼平。编入流官。人情劫于久威。易致翻然。须令常有所系。又其本土族姓。恩威易治。强者希覬富贵。而荣居其乡。杀贼必力。羁以名器。则常为我用。予之分地。则上下协力。尽停入货铨选之途。使近贼之郡。仕途必出于武功。如此。则沿江数千里。皆为贼敌。凡贼所守。不过一城之地。过师枕席之上。驻军藩篱之中。何有长江之不能断。金陵之不能拔哉。次讲耕战之法。凡被贼之省会州府。不难克复。难于坚凝。且如武昌一府。向军门复之于前。曾侍郎克之于后。去未移时。旋皆陷歿。人物雕散。仓库空竭。金城荡荡。莽若邱墟。节帅式临。徒抱空器。寇至则靡。固其所也。昔唐季之乱。东都居民不满百户。荆南兵余裁十七家。史称张全义尹河南。韩建刺华州。皆能招怀流散。劝课农桑。数年之中。民富军贍。安集残破。莫良于此。

今计克复之省会。大府须驻严军。检察近城坊地户口。死亡逃徙绝远者。兴种官屯以充军食。其口丁尚存被兵残破力不能耕者。户给牛种。取三之一。立之册籍。勿有侵暴。缓刑减租。广为招徕。人畜渐集。烟火接望。兵护其外。民作其内。不过期年。形势自成。庶有坚凝之望。若听其荒敝。则常为贼蹊。节将守令。视若畏途。虽云克复。实同破甑。岂 朝廷之所愿哉。其次重捐输之选。军兴以来。 天储耗竭。求助于民。未为弊法。惟是逐户以求。贫下不免。所取无多。最易腾怨。比如京官捐俸。乃至缙钱数千。明示中外。似为非体。又闻山西陕右州县。至拘系富室。长跪向 阙。凡此举动。何可流闻。迺者江北州县抽厘指捐。名目纷繁。既责印官。复遣杂流。贫劣闲员。轻薄子弟。夤缘差委。一县之内。卡局猥多。一户之家。岁番三四。川涂百里。横纲绝流。榷算相望。商贾不行。甚者托名幕府。横动军法。民诉无所。聚而噪之。因剿除以为功。所谓未破而先自残之见端矣。安可不知微惧乎。究其所捐。剔万



家之髓。不足以供一日之用。搜罗碎。所得几何。愚以为 国家所求助之财。必其家有敌国之富。巴清沈万。前史所有。通计海内千万巨货若干姓。人少则势不及众。财巨则无伤肌肤。其劝谕之法。不由大吏。不假守令。 朝廷命一二重臣有德望为四海所观瞻者。驰传而往。隆以玺书。宠之茅土。集此诸姓。各借家财之半。以佐军实。事平之后。十载分偿。如此。则数十万之帑。咄嗟可办。此事似駮听闻。思之实无流弊。其它壹切抽厘重钱捐铜捐米。皆取停止。惟钞币酌而用之。少轻其值。省各立司。按数准兑。立见流通。而贼亦无所利之。财足则兵强。弊政除则人心奋。加前二事顺辅以行。其于灭贼可期旦夕。然其施之也有方。而攻之有序。贼之初起。数十辈愚妄人耳。胁从既多。遂出梟桀。又有缙绅科目之无耻者。闲其闲。指使引导。于是其教则参以泰西。其军制略仿周官军师卒旅。其官杂取汉宋诸目色。而其用兵之法令。严而法。行速而多诈。既得金陵。志意稍满。僭立制度。然而未有立国之势也。自古战伐之朝。有立国之势者。则先攻其本。桓温之直走成都。王镇恶之泝舟渭水。韩擒虎之顺流三山。李愬之夜入淮蔡。是也。无立国之势者。则宜先翦其枝。张角死而飞燕黑山炽。仙芝殛而黄巢尚让横。迎祥灭而自成献忠狂。皆由贼基未立。东西游走。合散无常。歼厥渠魁。则各自雄长。益多树敌。翦除党翼。首恶自孤。夫贼犹蔓草。寸寸而断之。随地滋长。根株虽绝。枝叶转茂。为今之计。莫若暂缓金陵之攻。而专收郡。豫帅壁信阳。收蕲黄。皖帅仍壁庐。收舒桐。江帅壁广饶。收宣歙。苏帅壁江南。北兵壁江北。仍同收瓜镇。皆观衅择利。而专责西师以上游之任。武昌若复。深驻大军。营缮耕战。益具舟船。练习水师。以虞变待时。而以曾侍郎九江之围。为缀贼之势。西师既盛。出其不意。顺流东下。直踞安庆。突出九江之前。号召南北。使罗石之党。外牵于曾塔之师。急不能返顾。沿江诸贼。必当同时解散。入穴金陵。则成功可望。若不论先后之序。不权轻重之宜。旷日持久。而劳费不休。军民咨怨。衅生难测。万一先破金陵。使贼分而势散。即首逆就擒。蔓延之祸未知所底。此仆前书所谓宜待根立势举。筹全局以善其后。区区狂愚。聊一发愤于足下也。若夫将有能否。时有利顿。兵势百变难可遥度。要之先翦枝叶。再图根本。重州县之权。系豪杰之心。急屯种之务。振荒残之略。去苛细之政。收捐助之实。他时决胜。必由于此。足下有济世之大略。而志存仇耻。不怵于利害。不震于功名。抱策皇皇。必有合也。大箸草茅一得及续得前后数万言。当有英谋秘计。开时成务。返王路于清平。聚鲸鲵为京观。仆意远才疏。老加庸散。久欲充耳不闻世事。因枉来指。故纵言及之。以广足下之所未备。而不觉云云之多。至于如此也。伏惟英略咨商详密。冀可假手。道路悠悠。秘密幸甚。

江南三路进兵议

## 金安清

江南之变。三四月连陷一省城四府二十余州县。以视破武昌安庆江宁为尤速。顾贼之来。特偏师耳。非若昔之数十万丑类。连檣蔽江之盛也。其故由于江浙两省数年以来。恃江宁大营为泰山。以徽宁两军为屏蔽。腹地之守城无具。各乡之团练未周。外似有余而内实不足。一旦溃籓决篱。如土崩席卷。曾无一蕘之障。况兵以积怨而瓦解。民以骤衅而蚁争。兵民相仇。内讧僨起。贼得以乘之。非彼此血战。屡败屡挫。杀伤殆尽。力屈而失事也。使有威望重臣。督兵万余。激励民团。号召忠义。及此城广贼分。布置未定。又贼多方淫掠。民心愤怨之秋。分路米入。使贼首尾不能兼顾。得一二名城。杀数千悍贼。其胆一落。必亡命挟资以走。苏常嘉三郡。可计日以复。今距苏州报陷。已逾两月。省东松太各地。求一二千劲旅而不可得。嘉定青浦。旋得旋失。零贼蔓延无已。沿江南岸。江阴仍为贼有。常熟孤城。岌岌难保。瑞张二帅。隔于嘉兴湖州。艰于前进。曾帅在皖境。所部不过万人。其全楚之师。不能不顾本省。势难悉锐东下。闻有增兵择将购制船一一齐备而为大举之议。此固老成硕画。如狮子搏兔。须用全力。一洗江南连年粉饰苟且之习。其规模远大。可谓虜在目中。顾时有缓急之不同。事有理势之互异。用兵先论其理。亦必兼论其势。今日江南局面。如人陡患风寒重证。虽来势凶剧。而外邪尚未深入脏腑。但能表散得宜。即可及早挽救。倘必求良药精剂。而后投以刀圭。邪气日传一经。其根蒂渐固。虽有良方。用力更巨。奏效莫必矣。贼踞既久。必有矢志之人。为之倡谋。收拾民心。减止杀掠。人苟全其身家。团练必致无心固结。设该逆复调江北皖北十数万之众。分踞苏常各城。甚至蚕食浙江完善之地。东南财赋。精华悉为彼有。迥非楚粤边远之区可比。江南既尽。江北断不能保。其时悔之。不亦晚乎。为今日计。规苏之局。当以浙江南面为一路。以瑞曾二帅当之。松太为一路。苏抚当之。沿江南岸镇江江阴常熟为一路。以在江北带兵久着战功夙有威誉之大员一人。调苗沛霖精练生力军一万。而以张德胜秦怀扬分统。由扬州靖江渡江。联络民团。先克江阴。次攻无锡。以断贼之右臂。而杜其北犯下河之势。镇江本有向奎等。兵万余。分半守城。以五六千人攻取丹阳。与江阴为声援。瑞帅浙师数虽无多。而与曾帅楚军相合。由徽宁而入嘉湖。进兵平望断。苏禾来往之贼。浙抚严饬张玉良速复嘉兴。即可军攻苏之东南。松江上海。固无兵无勇。实则沿江沿海之人。其中不乏骁健忠奋。能号召一方之魁长。饫之以重赏。鼓之以爵禄。未始不可为我所用。但在当局披肝沥胆。忠诚相许。方能得其死力耳。昆山既复。即可攻苏之东北。与常熟无锡西北一军相应。如此三路进兵。乘其不备。官民合力昼夜急攻。又多纵闲谍。多购内应。一处矢志。贼必惶惑。谓肘腋之不可信。而急归江宁老巢以自固。内地不即肃清

者鲜矣。

苏常复而再图持久之计。必使内防悉周。方可陈师远剿。节节有备。步步进兵。下三五年抵死之功夫。结十数省不了之危局。不求速效。不惑浅谋。一如曾帅今日所筹。竭天下之全力。而使之弥雍无憾。此则缓急各得其序而兵食皆纾者也。粤匪起事十年以来。惟周李二督知灭贼不易。一则急请重兵。一则立意严堵窜逸。皆灼然有见。而所谋适左。惟僧胜二帅能迅扫北路逆氛。曾胡骆三帅能荡涤全楚。至向和诸人一介武夫。不明大局。营伍偏裨习气。牢不可破。外此者。尤以畛域争诿为能事。目睫之见。虫蚁之识。有小利。即夸张为功皆已出。有小害。则恒怯谓事不可为。见病治病。头痛顾头。嫉人之才。没人之善。贪天之功。如出一辙。非谓指日荡平。即以为贼已穷蹙。从无核实分别。深谋远虑。为明主陈之者。则奏牍之粉饰颛顼。乃今日外省封疆及军营一大弊也。国初闯猷灭而继以三藩。三藩灭而继以叛。嘉庆闲川楚平。而余匪降卒。又经数年剿捕始就安帖。兵凶战危。易动难静。祖宗朝缔构戡定如此其难也。复十残破之区。不如保一完善之地。举百庸众之材。不如用一才杰之士。用之于急迫之时。又不如用之于可为之日。此尤当务之急。宜三致意者夫。

#### 上曾节相处置滁阳降将书

方德骥

今日东南之寇深矣。大江以北。所恃以供军实。寄流民。为消息之尾闾。生机之硕果者。祇此淮扬通泰十数州邑地耳。当事焦劳累岁。经营而保障之。计至周。虑至熟。然而南氛北窜。患在眉睫。其祸犹显而易防。独滁阳一军。耿耿密迹。患在腠理。其祸至隐而不可卒拔。宜今日淮扬通泰十数州邑之文武商民。惴惴焉皆滁阳是患。而若不可终日。顾滁阳之能为江北患。人皆知之。知其患而阳置诸不足。患阴束之使无能为患。则非人人知之也。夫滁阳以东南名盗。率一州两邑归命朝廷。西略盱眙定远。东克浦六天长。幅员广袤几千里。易置其官吏。而衣食其租税。大开榷场。辇致百货。爪牙森列。横绝江淮。俨然有方镇割据之势。其部众号数十万。未尝隶尺籍。受约束。骄恣偃蹇。来去自如。故九洑之贼。取道江浦而入皖北巢含诸处。彼不闻加遗一矢。议者疑其首鼠反复。诚非无因。且扬营大帅逼处卧榻。与之积不相能。迹更风影招摇。人言籍籍。彼藏怒宿怨已久。而又颖州就槛。公路归田。益复无所系恋。无所顾惜。一朝发难。狂寇叛将。连衡作。长淮以南。非国家所有矣。然以为不足患者何。迹其反正滁阳。数年之久。攻复名城。屡却强敌。淮南亦稍稍赖之。徒以部曲日众。无寸丝斗粟之受于朝。彼遂得网罗利权。厚自封殖。其人黠货渔色。齷齪无远略。非真有梟雄魁桀之资也。闻其初拜江南提督之命。志

得意满。升屋而歌。后参临淮军事。袁公实成之。彼衔恩次骨。唯诺惟谨。夫凭假宠灵。擅作威福。从古悍帅骄将。有之。而其贪恋富贵。感激知遇。与夫歆羨 国家高爵厚禄之心。未始不可因而用也。今日袁公既归。季抚未至。彼方徘徊四顾。自危自疑。而见夫数百里内。有勋冠东南。望隆华夏。将帅供扫除之役。公卿居弟子之班者。固心倾气慑久矣。诚能隐恶扬善。引而致之。或遣使奖劳。委任指臂。或腾书慰谕。披示腹心。彼必惊喜过望。以为相公用我。若魏延之从事诸葛。仆固之奔走汾阳。终身不敢有异志。更宜密谕扬州大营。开释怨嫌。联络声势。以张我犄角之助。即不然。使之优柔餽饩。无可启。我得专其力于办贼。大功既定。彼直机上肉耳。或者谓羈縻姑息。如豢贪狼。哺骄子。养乱纵奸。非策之善。是则然矣。顾亦思从古处置反侧之道。力能去则杀之。不则用之。彼巢穴已固。羽翼已成。度我之兵力。能鉏而去之乎。不能去而听其盘踞户闼之中。孤立嫌疑之地。蕴愤积郁。狡焉思逞。是犹虎已在堂。而复激之坏垣触壁也。谋国深虑。当不其然。执事智深勇沈。长驾远馭。事关疆圉至计。早已弭患未萌。语曰。愚者千虑。必有一得。狂夫之言。而圣人择焉。道听臆说。悠悠无稽。缕所陈。用备采纳。

#### 上曾节帅论善后事宜书

方宗诚

宗诚少处乡隅。学疏才拙。加以境遇窘穷。不能应科举。游四方。是以于天下英杰。未得一亲警效。然实心当世之故。每闻一大贤君子说言伟行。必私心窃识。奉为师资。往年于邸钞中得读执事奏议。皆关 国家根本之计。私与朋辈窃叹。以为斯言果能施用。将可坐见德化之成也。嗣后粤逆窜扰。祸延江淮。敝乡旋陷贼中。宗诚避处穷山。隔绝天日。逮臧牧庵孝廉统兵来桐。始闻执事督师东下。已大破田家镇。威声所播。士民企望。计可不日会合。以拯生民于水火。宗诚亦得随父老后。军门拜谒。仰瞻丰裁。不料臧公屡胜之师。忽焉败没。执事又阻于江西。望救之民。如中路婴儿之离绝其母。日复一日。危困遂至于今。其闲非无大帅之遥临。而未能歼贼。反张贼焰。以失民心。徒深浩叹。去年冬李迪庵方伯奉执事调度。提劲旅西来。如从天降。逆贼望风遯逃。已成破竹之势。小民久困。方幸永离虎穴。长戢干戈。不料将星忽陨于三河。各路城池因以复陷。残黎失恃。虽妇人孺子。无不感泣哀思。祝其更生。盖被贼之地。久受贼困。中加兵残。无所仰望。奄奄待尽。自李公入境。纪律森严。爱民如子。秋毫无所犯。愚民方知有 朝廷之恩德。大帅之威仁。旋闻皆执事造就之将。练习之兵。知麾下定多熊虎之士。于是益仰首西望。如百谷久枯之待膏泽矣。宗诚遯既久。前年秋即为吴竹如方伯所招。以家累未得远离。延至今年春。不得已弃家而出。竹如先生视如骨肉。孤身在外。暂得依归。而家室

流离。死生莫卜。秋闲闻江西湖南肃清之后。私心喜说。料执事定振旅直下。收功金陵。前月读与竹如先生书。果已与胡中丞四路前进。欢欣鼓舞。感激涕零。恨未能趋赴行辕。望尘而拜德也。夫以肃清数省之兵。剿穷蹙负隅之寇。水陆齐会。虑无后顾。所至不难克复。惟是自古名将用兵。必先规取要害以为根本。根本既得。则不急进取。必布置得人。防守周密。而后以攻则气锐。以守则力坚。况逆贼窟穴金陵。六合浦口芜湖东关三河庐州安庆要害之处。皆以死守。中闲往来窜逸。以窥我瑕衅。机械变诈。尤为难防。今执事与胡中丞欲进取金陵。所以必先规取安庐以为根本。而规取安庐。所以必先分兵袭桐舒以挠贼势。兼以蔽障英霍潜太。策应安庆庐州两路之师。折冲胜算。无逾于此。然宗诚不忧执事不能破贼。而惟忧既得之后。敝省大府其将何以守之。执事奉命讨贼。势不能久驻以治地方之事。而以百战攻取之城。付之懦帅。委用懦吏。大军一去。是谚所谓前去后空者也。万一他处困兽冲突而出。不又危乎。现在进取安庐。以湖北为根本。可无虑也。安庐既得。则安庐即为敝省之根本。根本之地。镇抚岂可无人。往年安庆之陷。庐州之破。及去年庐州之复溃。无他故也。以蒋李福三中丞全无固计。根本之地虚耳。前年秦郑二帅兵溃于桐。去年三河兵溃。贼皆全力上窜。而宗诚决其不能犯湖北者。深信胡中丞根本之地实也。今以残破之地。居积弱之后。当新复之日。任防守之责。此非有才略过人者。曷克胜任。然则执事可不为敝省长久计乎。昔袁午桥副宪之在临淮也。威名甚著。且能心吏治人才。敝省之人。无不望其总一省之政。乃以被劾入都。擒匪遂以大炽。向使早用为巡抚。糜烂当不至此。今翁中丞书生也。屡溃屡退。远驻寿春。于安庆庐州诸属人情形势。全不熟悉。在营需次人员。亦多不谙两府情势。不知于执事收复之后。其将何以固根本。使执事无后顾之忧耶。夫安庐既得地当要害。势必有大帅大吏以为镇抚。而桐舒六霍庐巢诸属。亦不得不急择良吏恩威并用。和同绅士。以办防剿而抚穷黎。内气固则外邪不得而乘。正气虚则奸徒又可乘闲而入。此自然之理也。然必先有贤大府。而后有贤守令。有贤守令。而后善用贤绅士。此又自然之势也。今用舍之权。操之自上。执事受命讨贼。分难越俎。然而根本之计。不知能与胡中丞筹有转圜之妙用否。不然。则所以和衷共济。使之归心听计。全无主客之分。一切可惟执事调度者。亦自必有道也。如是则克一邑。固一邑。克一郡。固一郡。甲兵之洗。可企足待矣。夫攻取之计。团练之法。守御之方。执事胸有成竹。非愚儒所敢知也。惟陷贼既久。略知情形。常思善后事宜。先以布置得人为本。而所以安人心固民气者。亦有数端。虽似无切于近功。而或有关于本计。欲藉执事重望出示晓谕。俾地方官绅得以施行。一曰崇奖节义。安徽自陆制军蒋中丞败溃之后。各县人心瓦解。士民直不知有

节义之重矣。自江中丞固守庐州。力竭尽节。然后官绅士民渐知大义。或以守城殉节。或以起义阵亡。或以请兵遭祸。或以助饷遇难。或以团练拒贼而死。城池未复。渐就湮没。虽全省肃清之后。可以访明汇奏。而究不如执事兵到之日。即首先示谕各地绅士。凡于义士义民贞女烈妇。速即确切报明。为之疏请旌表。免其家捐输徭役以示矜恤。又或有老亲寡妻孤子贫困颠连者。遗骸未葬者。令官绅筹资安全。无使失所。其殉节已经上闻者。即饬地方官择地为祠立主。以彰忠义。又访有读书守义之士。甘心穷饿不污贼命。与前者大兵到日实曾力之家因以被贼毒祸者。亦令官绅报明予奖。以扶正气。至贼陷城之后。凡属贡举生监。或充贼官。或应贼试。尽行斥革。不得考试。其有与贼为婚者。禁止平民以后不与为婚。其尝助贼残害忠义之家。则必严加之罪。如是。则士民耳目一新。心志一振。可以激廉耻而生义气。庶后来有所畏效矣。

二曰宽散胁从。攻城之日。先须立数大旗。许以投诚免死。城破奔投旗下者。审实遣散。不军中。其仍向贼方奔走者。则先伏兵歼之。无使逃佚复聚为害。至获侦探。必杀其奸黠以严防御。其余有审系迫胁者。可给予告示。令回贼中。劝使解散。以摇胁从之心。其它贼所久据之地。必胁居人以充伪职。其中实有不肖之徒。藉贼为利助贼为虐者。亦有为身家之累不得遽逃者。大兵入境。先须一味宽大。谕其但能助团助攻助守。免其罪戾。有功者一体保赏。使之不怀疑惧。为贼耳目。城破之后。访明一二确为穷凶极恶害民已甚者。必正军法。以平士庶之心。其余限日缴销伪印。出资出力。听公正绅士指使趋公。兵吏不得需索。士民不必报复。惟逾限不缴伪印。负固不肯趋公者。则一经绅士控告。必加重罪以示之准。如是。则畏威怀德。闾阎无扰。而公事易办矣。

三曰严令固守。凡克复之后。必使守御坚凝。守之不坚。贼或再窜。伤元气失民望更甚。往年大兵复城。城中全不办守。所得贼粮。听兵窃卖。所余屋宇。听兵拆毁。无怪再有贼窜。溃散常数百里也。夫南方向来有城无池。今贼所踞。多为深沟高垒。藉资凭恃。加以近年数省米谷丰稔。但须择贤守令。重其事权。严其责成。急与绅民力办城守。练兵积谷。毋得任为空城。大兵前进。或有残匪窜入。一面固守。一面分兵回援。贼无城可据。始易殄灭。即我兵偶有挫衄。亦可退入城中以图再进。守一城者必重赏。失一城者必显戮。毋徒为革职力军营之具文。如此。则已复者之城守既坚。而未复者之兵气愈壮矣。

四曰筹费团练。大兵收复一城。即不能不急办团练以助守卫。而团练之费。势不能不取于民。然民受贼祸既久。未能抚恤。而即责其出资。诛求刻削。徒失民心。念自逆贼据城以后。民之财力。半归于贼。半归于伪职。以及为贼使用之人。此时元恶固在所必诛。其余既蒙宽恕。必谕公正绅士秉公罚使出金。以为保护地方之用。次则收取各地公款。再有不足。然后按田出费以助之。如是

。则人心平而公费亦可无绌矣。

五曰奏收僧田。自贼破陷城池以后。各地庵观寺院。焚毁几尽。佛像无存。僧道反俗。其田租皆归贼收。克复之后。此款正可为将来无穷之利。即以桐城而论。各乡庵田。每年租谷约三四千石。若大兵克复。即谕令绅士察明。暂助一时团练城守。及为修理学宫忠义诸祠之用。以后此田租入。即永积为义仓。僧徒存者。量人与粟。使足自给而已。盖地方困贼既久。穷民最多。一旦遇有凶荒。帑藏空虚。万难赈济。富室凋残。何能劝分。惟有以此项田租。立法尽为义仓。择各地公正绅士。丰年收积。凶年给散。分存各乡。不经胥吏之手。则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比常平社仓更为得力。盖常平社仓。皆必散而无收。无租入以为永利也。若此事行之十年之后。元气必复。不然。民穷太甚。一有荒年。势又不能不生意外之患。天下事有当承平不能更张者。乘大乱之后而更张之则易为力。此似无补于一时。而蓄积足恃。实可销后来无穷之祸矣。

六曰招集流亡。潜太桐怀。田地尚未大荒。六霍舒庐。则荒田多矣。大兵克复。应即出示招集流亡。其实无主之田。或尚有主而力不能耕种者。即招外邑人民耕种。完粮纳税。以充军食。有主者分与租课。如此。则公私两便。而民气渐复矣。

七曰省狱讼。地方无官既久。平日定多积怨。官兵一到。每事报复。当此团练兵差吃紧之时。官绅士民。宜专力团练以防后来之患。狱讼滋多。官未能问。徒为吏役所鱼肉。盖书吏差役。失业既久。一旦得势。直如饿虎出山。诱人兴讼。常置保卫地方大事于不问。而专于闲事兴波作浪。以挠大计。尤可恶也。大兵所到。望即示谕各处绅士庶民。一切仇怨。俱宜解释专办团练。以卫身家。惟有匪民奸徒及命盗之案。则必当时控究。其余争端。各延绅士和解。不许兴讼。不可和者。亦俟贼远之后。再听告理。而猾吏蠹役。必饬地方官严行惩治。如此。则同心合力。而团练可齐矣。

八曰劝化积习。凡遭乱之地。虽属气数。实亦人心风俗之坏。有以召之。平日骄奢淫佚。奸诈险恶。其士子专务浮华而不为实学。其富室专务吝刻而不存忠厚。其贫民专争末利而不守本分。及至守城之时。又复各存私见。惜身保己。大义懵如。富者惜财。贫者惜力。以致遭杀身亡家之祸。失守之后。更多濡染恶习。以强为胜。以恶为能。以掠取为常行。以寡廉鲜耻为恒事。诗书之不习。礼义之不知。若不急行劝化。人心不悔祸。天心终不厌乱也。夫当承平之时。习安已久。虽有劝谕。视为具文。今当乱贼大创之后。又当大兵收复之期。沐鸿恩而慑威声。若能恺惻宣谕。指其从前召乱之由。悯其中闲被乱之苦。劝其尽改前非。与之更始。以销戾气迓天休。并饬绅士家喻户晓。愚民未有不感泣心动者也。往见执事起义檄文。闲一为愚民诵之。多有感激泣下者。安见良

心之不可动哉。

凡此八者。皆于攻取大计无当也。然而振廉耻。定人心。固民气。为后来守御之用。未必无补。前此舒庐桐收而不能守者。未尝非但为目前剥削之谋。而不为长久根本之计。执事以命世之才。负中外之望。迂儒之见。不徒望执事勘一时之祸乱。而望执事开百年之太平。复一邑即振起一邑之人心。克一郡即保养一郡之元气。方今天下多故。执事所讨者贼也。而宗诚所忧者官箴士习人心也。本原之地不清。逆贼虽平。祸终未已。私心窃望执事急平残寇。早立朝端。则所以正本清原。其任更有大者。天下幸甚。万民幸甚。前见执事与竹如先生书。偁宗诚制行端粹。望宗诚近里箴己。读之汗下。且感且惭。谨以山中所箸俟命录十卷。恭求鉴正不宣。

上曾协揆乞师公启

冯桂芬

天祸吴民。陆沈一旦。焚烧夷戮之惨。远接宋建炎四年金阿朮之祸。为吾吴七百有三十年未有之大。然阿朮自南而北。五昼夜即去。如疾风暴雨之一至。非若今日之贼之窟宅踞踞两年之久而未有已也。幸先帝圣明。睠然于江南天下之重。举而畀之执事。是天未绝我吴民之命。而使执事更生之也。惟是措置必规大局。攻取务求万全。移兵则形势不宜。分兵则调遣不足。执事远犹硕画。所见者大。某等具有一知半解。不胜钦佩。故一年以来。未敢辄以浮词轻渎清听。近谗锋车收复安庆。沿江州县。次第肃清。前驱已达芜湖。闻者无不额手称庆。翘首跂足于旌旗之至。不独某等私幸已也。夫三郡财赋之衍沃。两年倒悬之困苦。万户壶箠之惆怅。凡兹皮傅肤受之说。执事心知而饫闻之。概不敢以进。惟是江苏今日之情事。有可乘之机而不能持久者三。有仅完之地而不能持久者三。敬为执事陈之。一曰乡团。去年各城被陷。乡团抵死拒贼。有相持至数月之久者。以苏府言之。永昌徐佩瑗黄土桥马安澜其尤也。所居在苏州常熟之闲。纵横三十里内。水陆勇数千。附近乡团。一呼四应。不下数万。嗣受中丞密檄。与送款之贼首熊国荃约盟而壁垒如故。大军一至。必可为邪许之助。迟之又久。万一事泄。则糜烂及于乡党。故屡请此闲进兵。不应则流涕以去。此不能持久者一也。一曰枪船。江浙闲向有之。船小而行捷。枪准而心齐。其始弋鳧鸨为业。继为开赌演花鼓戏之渊藪。官不能捕。军兴转受雇防堵。吴江陷。其渠沙锅阿四者死难。次渠费玉孙四喜亦受中丞密檄古见贼。各船来往忽。屡为贼患。贼畏而招之。许不蓄发。出入贼中。阳阳如平常。此辈显持两端。而一狎于宽大之政。一恋于毛土之恩。实委心于我。大军一至。必可为向导之助。惟贼明知彼之不为用而縻之。彼亦明知贼之不相容而暂受其羁縻。日复一日。必且中变。此不能持久者又一也。一曰内闲。闻贼中送款中丞者



不少。苏州李兆熙至以母子为质。春闲李大举来犯。先期而漏师。交绥而旋遁。当非无因。大军一至。或可为倒戈之助。迟之又久。亦必中变。更易贼将。益复牢固。不可收拾。此不能持久者又一也。然此犹其小者也。请言其大者。此犹其虚者也。请言其实者。其数亦有三焉。一曰有兵无饷之镇江。冯镇军子材所统多张忠武旧部。艇船等水师。亦号称勇锐。贼两攻之辄大败。今扬通一带安堵。固由贼志在南不在北。亦未始非镇江障蔽之力。及今而大军一至。可保全之以为北路一面之师。然饷欠巨万。孤城无依。兵心已摇。溃可立待。此不能持久者一也。一曰兵单饷乏之杭湖两郡。为贼所注意之地。两年来以全力制之。乃灵光岿然。百[撼](憾)不折。可谓难矣。及今而大军一至。可保全之以为西南一面之师。然精锐无多。师久而老。仰给过巨。饷久而匮。比闻萧山绍兴相继不守。四面受敌。文报不通。湖州更逼贼氛。四乡瓦砾。几无人烟。若无援师。终于溃散决裂而后已。此不能持久者又一也。

一曰有饷无兵之上海。上海为饷源重地。江浙余烬所萃。商民辐辏。兵籍数万。可恃者不过数千。及今而大军一至。可保全之以为东路一面之师。且可筹备水陆粮饷。然势居下游。无险可阨。蕞尔之区。孤悬浮寄。数十里外皆贼。兵勇虽多。或为近地游民。选懦而不能前驱。或为大营溃勇。犷悍而不知循律。虽孙吴复生。亦不能为功。幸贼不大至。视息偷安。日复一日。总非长策。此不能持久者又一也。由前三者言之。果使大军破金陵而来。即乡团尽散。枪船归贼。内闲无闻。不碍其为破竹之势。由后三者言之。则金陵既下。贼且徜徉南徙。自两浙而皖南而西江。绕出上游。甚且蔓延江北。以蹶大军之后。而执事自西北控东南之议。不复可行。恐纒风沐雨正无已时。而吴中之果能出水火而登衽席。尚在可知不可知之闲也。某等借箸筹之。及今二两月之内。可乘者未尽溃散。仅完者未尽决裂。但请奇兵万人。以一勇将领之。闲道而来。旬日之闲。苏常唾手可得。大军一至。则朽株枯木。亦助声威。大军不至。则铁郭金城。将沦灰烬。及今不图。后悔必矣。闻大军以一军围芜湖。以一军趣宁国。上游布置已密。所谓奇兵万人者。宜由江北渡福山袭常熟。或由长江直薄江阴。以执事之威。挟疾雷雷霆从天而降之势。各路兵勇民团。人人奋发。内外应合。即一万可抵十万之用。一面檄镇江兵南攻丹阳西次高资。檄扬州兵截江要击。檄艇师沿江助战。为北路之军。一面檄宝山兵攻嘉定。松江兵攻青浦。为东路之军。一面檄杭州兵攻嘉兴。湖州兵由太湖复宜兴。以会宁国之师。为西南路之军。同时大举。下游各贼必将自乱自溃。执事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由芜湖太平以薄金陵。虽有智者。不能为贼谋矣。肃清江南在此一举。昔梁王僧辩败侯景。景奔吴郡。僧辩遣侯瑱追之。景南趋嘉兴。势复炽。幸赵伯超力拒之。乃退松江而死。明祖平吴。廖永安先以偏师入福山港。徐达常遇春自宜

兴入太湖趋湖州。守将李伯升降。嘉兴松江继降。然后进围平江。二者皆上游进兵殪贼吴地之证。然皆先以下游一军牵制之。如出一辙。传所谓譬如捕鹿晋人角之戎人擒之与晋掎之是也。敬陈刍说。愿执事采择焉。至师行以粮食为先。执事拔营有日。即飞札吴方伯预为筹备。方伯善筹饷。一以委之。必不貽误。昨已牒陈大略。吁之 圣主。其有奏牍所不能尽者。缕如右。特遣钱户部鼎铭赍呈。属以包胥秦庭之事。愿听执事无衣之赋。如不得命。江南亿万姓。从此死无日矣。惟执事进退之。

### 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

严正基

粤西幅员辽阔。纵横三四千里。巉岩丛矗。林箐幽邃。所在最易藏奸。通计土著十之三四柳庆桂平四郡。楚南垦荒贸易者多。粤东闲有。民人亦略相等。闽省差少。梧浔南镇郁等府州。半与东境毗连。垦荒贸易。占籍者多系东人。闽人闲亦有之。土著则妇女耕作。男子游手好闲。因而各省流寓奸民。遇事盘剥取利。相率吃喝嫖赌。引诱为非。劫掠伏莽之风。匪伊朝夕。东匪号称广马。土著则统名土马。土马易于制服。广马奸黠异常。事败则窜越东境。难于躡缉。楚闽二省游匪。亦不能及。土匪中杂有二三广马。即难擒拏扑灭。此西省平日大凡。自海邦滋事以来。粤东水陆撤勇逸盗。或潜入梧浔江面行劫。或迭出南太边境掳掠。勾结本省土匪。及各省游匪。水陆横行。势渐鸱张。至道光二十七八年闲。楚匪之雷再浩李元发两次阑入粤境。土匪陈亚溃等相继滋事。小之开角打单。大之攻城劫狱。寢成燎原之势。此一变也。迨三十年十月。洪秀全以东人起事金田。窜扰浔柳二府。陷永安。攻桂林。长驱而北。蹂躪半天下。又林十八一股。起事粤东信宜。率贼众围攻西省郁林。被西省兵练击退回东。旋经东省歼灭。此二股均崇奉耶稣。遇庙概行焚毁。淫掠尚其余事。党竖交秘。觊觎非常。其众聚而不散。其用兵诡譎多端。非土匪伎俩可比。皆所谓会匪也。土匪则仅拜台结会。旗帜各编堂名。每堂少者数百人。多者三四千人不等。合数堂便已踰万。或分或合。专以淫掠勒索为事。通省无虑数十起。饥则起。饱则远扬。起号起马。殳号散马。有自行旋起旋殳者。有兵勇击败而散。兵勇撤而复起者。有此股甫经扑灭。彼股又另起事者。几于无地无之。无时无之。此变之大者也。又三十年九十月后。粤西因通省盗如毛。巡抚郑祖琛始调楚南粤东兵协剿。李文恭公星沅视师。周文忠公天爵相继抚粤。又续调滇黔兵丁。并募潮勇来西。时届咸丰元年春仲。适洪逆凶氛益炽。向帅被挫。遂专注洪逆一股。既而首相赛尚阿视师。添调外省。兵勇云集。仍以全力专办洪逆。其南太最巨之贼。则派劳公崇光率壮勇攻击。柳浔梧郁之贼。则派本省弁兵协同有司督带民练剿办。虽不及洪逆凶狡。而贼众实数倍洪逆。加以波山艇匪。

又自粤东阑入浔梧江面。及各府县小股贼匪。均责成地方守令督饬壮练自办。劳公用计擒斩贼魁颜品瑶。以盈万方张之众。渐行解散。分派壮练跟踪追剿。溃入东境者。复咨会东省道将合攻。大局甫定。越二年二月。洪逆自永安溃出。赛相檄催赴省援剿。致余犹未尽除。嗣洪逆全股窜楚。前后来西各省兵勇。亦全数追剿出省。境内未平之贼。并逸盗伏匪生心。依然肆行滋扰。此又一变也。

波山艇匪。自元年十月窜西。其初止贼船八只。以洪逆尚踞永安。大军环攻未撤。乘闲勾引土匪散勇。从日繁。众至三四千人。船至千余只之多。横行左右江面上下。攻陷贵县。围困浔郡。延至二年七月。本省兵壮纠约东省兵壮。合势驱逐。至梧州城外大江。为总督徐广缙一举歼灭。复将著名之降盗张钊擒斩。江面为之一清。会徐公视师赴楚。沿江兵勇全撤。张钊余党以复仇为名。又渐次勾结生事。南太柳庆伏而未尽之贼。郁浔境内未平之匪。或于东省邀人助乱。或于本省纠众肆劫。渐及桂平边境州县。二年冬季。派兵练四出攻击。至三年三月旋灭旋起。加以楚鄂九江撤回之勇。腰闲金尽。所至陆续入伙。通省数千里上下。又无处不时有警报。会城亦常戒严。兴安之变。通县举贡生监拜台结会为逆。于五月攻陷兴安。分众袭攻会城。幸有畏罪悔祸者。暗通被困未死之蔡令。集众反正擒斩首逆寝事。不然。桂林几不能保。此一奇变也。粤西被贼州县。均有团练。若郁林州及所属博白。并南郡之横州。浔郡之贵县。尤为劲勇着声。次则北流桂平平南宾州河池贺县等十数州县。亦称敢战。贼非大队不敢入境。而其风气之最不足恃者。则莫若南宁之宣化一县。地大人繁。内有守正急公者。即有豢贼营利及出境行劫者。阳托团练之名。阴行鬼蜮之私。为本邑正经团。练绅民所不齿。有司利其在境无事。兼以人众且悍。不敢轻动。因即以团练虚相羁縻。劳公驻军南郡。此辈窥我壮练强盛。稍为敛听命。及带壮赴援桂林。逸匪复出劫掠。又复为之囊收纳。近知经费支绌。有司不能雇壮。公然修怨邻村。与本境团练为仇。因而向不为非村众。惧无官府之助。其恶少逐渐拜台结会。殷室之被邻匪抢掠者。亦即听从出村报复。自思太以及柳庆。均已渐染此风。又柳庆上年旱蝗过重。一二不逞之徒倡乱饥民随从抢夺。比比而然。此又一奇变也。粤西额征钱粮。通计四十万有零。本省绿营兵饷。岁需四十二万余两。既属不敷。其关料杂税不及十万余两。支給文武员弁廉俸。及祭祀书役工食等项。亦多短缺。常年征收足额。尚须外拨接济。近年盗贼充斥。人民离散。除蠲缓外。完纳不过十之五六。愈形不足。前此郑中丞抚粤。因国帑日绌。惮于奏拨。兵事初兴。为因循敷衍之计。李文恭亦不敢多有调拨。周文忠入向提帅之言。多调外省兵丁。大请饷项。思为一举荡平之计。赛相来西视师。复添调外省兵丁。广募粤东壮勇。专注洪逆一股。源源请拨兵饷

。急图歼除此起。凯撤回京。所用乌向二帅。均属可倚立功。但惑于左右之言。驾驭乖宜。使乌向同事不协。均不能尽其用。以致洪逆溃围而出。难以收拾。维时洪逆虽已离粤。盗尚多啸聚。已拨未到之饷。胥为楚省截留。备支入楚大营。洪逆屯聚道州数月。闲道距桂林不三日程。会城仍未解严。省内外防剿兵壮乡练。均不敢撤。需费浩繁。司道库贮为之一空。嗣后以楚吴贼盛用巨。又不敢昌言请拨。闲有拨饷到省。随到随罄。驯至今日。即本省兵饷。并不能按季散放。而通省贼繁备多。挹注无术。顾此失彼。遂成不可救药之势。此又一大变也。

粤西地瘠缺累。州县不能贍给者。十常三四。而省会大吏。向有关料盈余津贴。不至督责州县供应。是以簠簋不饬之习。在于上游尚少。因是州县亦不敢明目张胆婪索。较之楚省稍优。而吏治之不饬。则由于十数年前院司以文酒征逐为豪举。于地方惩办盗案之员目为俗吏。或加之摈斥。有司讳匿不报。遂至盗势益张。涓涓不塞。终成江河。厥有由来。近年左右江面不靖。关税短缺。大吏亦不能自给。州县疲惫日甚。军兴时藉公济公。尚可支持。今请领无款支发。盗多民困。征粮则民多抗欠。失事则官即逮褫。州县不愿到任视事。每下檄严催。始行登程。民不聊生。官亦不聊生。可为太息。安得吃苦耐劳。视民如子。若于清端公治罗城者。参布州县。卖刀买犊。卖剑买牛。庶其有豸。此又一变也。西省办理团练各府厅州县。城内均设总局。其四乡亦有分局。省会则又另设总局。均遴选绅士以司其事。省局则又受通省总局之成。而加重焉。太约得公正廉干者专司局务。于讲求结团集费之事必周。于膺举出力请奖之人必允。议事而众乐从。赏一人而众知劝。求之省内外局绅中殊不乏人。而亦有私其亲属戚友。不必尽以劳绩得官。既为人所訾议。且有持吏短长。以爱憎为是非。尤为公论不与者。此又一变也。

### 金陵问答

方德骥

密默子薄游金陵。有逆旅主人过而言曰。自 昭代龙兴。吾江南沐浴生息。晏然不见兵革者二百有余载。剧寇压境。三辰失序。金陵遂沦为异域。合东南行省甲兵财赋。将才物力之盛。誓师城下。丧败相继。蠢尔么么。駸駸坐大。烦两朝之宵旰。竭生灵之膏血。自癸丑迄甲子十有二年而始复。失也若陨箨之易。得也比摧山之艰。天下不降康。民其何罪。吾子积劳兵闲。熟悉情状。其能以金陵已事谕予乎。密默子曰。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贼萌芽乎金田。咆哮乎永安。跳荡乎长沙。横决乎江汉。其闲命将出师。兵事连岁不解。功罪之。利钝之机。传闻异词。请从盖阙。泊乎弃武昌。躡彭泽。掠皖城。趋采石。舳舻千里。直指石头。如飞蝗蔽天。莫敢仰视。猛兽出柙。市廛尽空。

夫以江南恬嬉偷玩之俗。脆薄柔靡之民。仓卒遇敌。应时崩摧。胜败之故。无待蓍龟矣。盖贼之覬金陵非一朝。取之以积威。而据之以全力。蹂京口。略广陵。瞰中原。窥半壁。天赞庙算。先机谋帅。琦文勤上之捷。向忠武钟山之师。夹江而陈。控扼南北。贼自是不敢过苏常高宝一步。吴越生民。惊魂复定者又七八年。然金陵依山阻江。城高广甲天下。贼渠杨秀清以梟桀之姿。挟百万之众。据形胜之地。我兵初至。士气单弱。中旨敦迫。严责师期。坚城在前。芒刃久顿。贼得以其隙凭陵楚皖。横溢江淮。羽翼四张。爪牙森布。虽朝命重臣分路致讨。而往来有牵缀之惧。彼此无联属之权。畛域既分。事机屡舛。迨庚申辛酉闲。官兵挠败。江淞沈沦。贼意骄气盈。酣豢纵。无复志。猾虏之贯已盈。元元之祸应革。冲圣当阳。畴咨方召。东南再造。悉畀元臣。于是乘建瓴之势。鼓行而东。荡涤江浒。直捣腹心。而金陵始复为我有。传曰。多难兴邦。殷忧启圣。又曰。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何其盛哉。主人曰。寇之颠末既闻命矣。抑吾闻之。向公夙膺宿将。和公亦身负重名。手握牙璋。龚行天罚。慨然各以平贼自任。而乃百计仰攻。俛得俛失。卒以囊底之智。受困潢池。覆辙相寻。其故安在。密默子曰。向公受任危难之际。奉命颠蹶之余。方其下浔阳。趋建业。裹创疾驰。倍道追蹶。始至江南。兵不满万。累战累克捷。拔钟山而守之。未几贼由浦口分道北犯。浦东皖南。后先告警。羽书日数至。玺书谯让。趣令济师。良将劲兵。分援南北无虚日。丙辰春夏。扬镇两军相继覆败。贼盆涌不可遏。孤军中悬。肘腋单露。不能不左次以避其锋。然且舆疾视师。屏蔽南服。帐中符印。付托得人。而公亦从此逝矣。兵法云。捣瑕则坚者破。又曰。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和公初克润城。气吞江表。大建旗鼓。会于金陵。时我师在城下者裁五六万。而沿江数千里。贼踪延蔓。几十倍其数。首尾衔贯。隐然敌国。为和计者。连衡湘楚。力争上游。芟薶凶。迎刃斯解。是为上策。重兵扼徽宁。奇兵拔采石。水陆列戍。贼使东。是为中策。全军孤注。力攻坚。外扑内冲。冀博一当。是为下策。且夫古名将之用兵也。淬厉其志气。而劳苦筋力。内形既充。百用不顿。而乃开塹筑围星罗碁置连营列栅二百有余里。备多则力单。戍久则师老。器窳敝而无用。士醉饱而就嬉。当事者且谓捣穴渠。功在眉睫。人人有裂土拜爵之想。而不知李秀成辈方日夜聚谋。所以议其后也。执偏隅而昧全局。徇近功而忘远略。僨车负乘。又何责焉。主人曰。向公初薨。张高要名满天下。厥后庚申之蹶。论者谓高要督师。必不至此。然则和张之优劣。可得闻与。密默子曰。和公初至江南也。高要已被总统之命。金陵将卒。皆其心膂。奉号令惟谨。和公沈深而机警。知三军皆为彼用。且高要方受殊。负中外重望。遂一切委任之。推贤让能。欢洽无闲。高要忠勇善战。轻财养死士。两军相角。当几制胜。一

时罕有其俦。至于长驾远馭。深心大用。审缓急之序。而决成败之几。则两公皆不能无憾。主人曰。吾闲庚申之变。和公拥饷数十万。将士饥疲解体。东南半壁。遂以不支。信乎。密默子曰。和公天资刻深。自奉俭约。无声色裘马之嗜。甫受命渡江。与制府约。将帅主兵事。地方筹军实。核计水陆军需月五十万金。粮台籍其数。上之督府。督府以授藩复核。犖金常州。依时散放。各营并日至丹阳关领。而行闲实不名一钱。以若所闻。督师果拥厚费。则当贼势披猖。饷道中绝。悬金募士。何敌不摧。又安至徒手叫呼。上下坐困。而卒为悍贼乘哉。太史公曰。要之死后。然后是非乃定。夫受钺升坛。膺丈人长子之任。全师失律。何所逃罪。乃悠悠之口。腾播无稽。一倡百和。几成冤狱。呜呼。亦可哀也已。主人唯唯而退。遂摭问答之语。缀为是篇。

### 金陵军营官绅昭忠祠记

曾国藩

呜呼。军兴以来。死事者多矣。而金陵尤为忠义之所萃云。咸丰二年十二月。贼陷武昌汉阳。掠取巨舟万数。三年正月。蔽江东下。连陷九江安庆芜湖各城。遂破金陵。据为伪都。城中官绅与驻防之军民。并及于难。当是时。天子已命向荣为钦差大臣。自湖北逐贼而东。至则城陷已逾旬日。又继陷镇江扬州两府。而都统琦善亦以钦差大臣由河南进至扬州。自是后。广西原从诸军驻金陵者。号为江南大营。北来新集诸军驻扬州者。号为江北大营。镇江别屯一军。则金陵分兵驻之。与扬州之师相为犄角。未几。扬州之贼。分支北窜河南直隶。金陵之贼。分支西窜江西湖北。而镇江之贼。破我营垒。别有粤人为乱。攻陷上海。其冬。北军克复扬州仪征。贼移据瓜洲。四年。督师琦公卒。托明阿接统北军。五年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克复上海。移师围攻镇江。六年春。南路贼陷宁国。北路贼复陷扬州。托明阿罢职。德兴阿接统北军。旋克扬州。其夏。巡抚吉公战没于高资。金陵大营亦陷。督师向公退守丹阳。已而病卒。朝廷命和春为钦差大臣。而命张国梁为总统。七年冬。南军克复镇江。北军同日克瓜洲。八年。南军筑长围以困金陵之贼。北军大挫于浦口。贼陷江浦天长仪征扬州六合。张国梁北援扬州。克之。九年。德兴阿劾罢。江北不复置帅。以江南大帅兼辖。十年正月。张国梁克九袱洲。二月。皖南贼攻陷杭州。江南遣张玉良援杭。克之。三月。贼破建平东坝溧阳。萃金陵。攻陷大营。我师溃奔常州。苏州继陷。是后。冯子材等坚守镇江。都兴阿等坚守扬州。数年无恙。自咸丰癸丑以迄庚申。耳目众着之事。大略如此。其余南军攻取旁近郡县。若太平芜湖丹阳溧水溧阳高句容。屡克屡陷。不常其得失。或北援扬州江浦。警报朝闻。南师夕渡。而城外贼垒。滨江要隘。亦无月不事攻战。擲千百性命。以争尺寸之土。当时中外盛称江南劲旅。声威出北军上远甚。诸路告

急。金陵往往分兵四出援剿。其致败亦终以此。始至之秋。即遣虎嵩林驰援上海。既又遣和春赴援庐州。宁国失守则遣邓绍良自浙援之。数年邓君战亡。又遣郑魁士继之。贼围衢州。则遣周天受等援浙。贼入延建。又济师以援闽。近者数百里。远者二千里。孤军转。累月不归。馈餉乖时。忍饥赴敌。膏涂原野。莫相收恤。而金陵之贼。见我军远征者多。居守者少。营垒空虚。炊烟日减。昼夜谋所以覆我者。咸丰六年。大营失陷。正坐垒阔兵单之故。最后十年之役。则长围已成。汛地愈广。我军分兵救浙。不能遽返。而自浙回窜之贼。皖南江北之贼。十道并进。乃一发而不可御。将士方冀合围之后。穴擒渠。策勋有期。不意仓皇溃败。有如沙飞河决。荡析南奔。死亡不可胜数。其仅有存者。张玉良收集余烬。以攻嘉兴。以守杭州。至明年。杭城再陷。而金陵大营八万人者。荡然无复留遗矣。

当诸将屯驻陵向公荣张公国梁最负重望。其余智者竭谋。勇者殫力。亦岂不切齿图功。思得当以报国。事会未至。穷天下之力而无如何。彼六七伪王者。各挟数十万之众。代兴迭盛。横行一时。而上游沿江千里。亦足转输盗粮。及贼势将衰。诸酋次第僵毙。而广封駮竖。至百余王之多。权分而势益散。长江既清。贼粮渐匮。厥后楚军围金陵。两载而告克。非前者果拙。而后者果工也。时未可为。则圣哲亦终无成。时可为。则事半而功倍也。皆天也。既克三载。同治六年之冬。乃建昭忠祠于莲花第五桥。祀先后死事者。同堂而异室。其中一室。祀三年二月江宁初陷时守城殉难之员。其东一室。祀三年至十年城外大营伤亡之员。其西一室。祀城内及江宁七属绅士。而外郡绅士死于此者亦与焉。又东一室。祀金陵将领出援各路死于宁国及浙江等处者。又西一室。祀镇江及扬州死事之员。镇江本金陵所分之军。扬州亦与金陵一体。其后又归南军兼辖故也。工既竣。粗为记其梗概。至于历年战争。良将猛士之劳。攻牢保危之策。将具于 国史。兹不复备述云。

### 金陵湘军陆师昭忠祠记

曾国藩

同治三年。六月既望。大军克复金陵。国藩至自安庆。犒劳士卒。见吾弟国荃面颜蕉萃。诸将枯瘠。神色非人。盖盛暑攻战。昼夜暴露城下。半月而未息。余既惊痛而抚慰之。乃行营垒。周视所开地道。览战争之遗迹。彭君毓橘刘君连捷萧君孚泗朱君南桂相与前导而指示曰。某所。某将尽命处也。某所。贼困我之地也。诸君所不备述。吾弟又太息而缕述之。弟之言曰。自吾围此城。壮士多以攻坚而死。贼于城外环筑坚垒数十。大者略与城埒。攒以小营。障以长塙。甃石如铁。掘堑如川。牢不可拔。我军以元年五月之初。始克江宁镇三汊河大胜关各垒。二年五月。李臣典等克雨花台及南门各垒。刘连捷等会同水师

克九洲中关下关各垒。其江东桥之垒。则陈湜等于八月克之。上方门高桥门七瓮桥土山方山各垒。则萧庆衍萧孚泗等于九月克之。是时朱南桂亦克博望镇。赵三元等亦克中和桥陵关。至十月克解溪隆都湖墅。而东南削略尽。三年正月。彭毓橘黄润昌等乃克钟山高垒。贼所署为天保城者也。每破一垒。将士须臾陨命。率常数百人。回首有余恻焉。其穿地道以图大城者。凡南门一穴。朝阳至锤阜门三十三穴。篝火而入地。崖崩而窟塞。则纵横聚葬于其中。贼或穿隧以迎我。熏以毒烟。灌以沸汤。则趋者幸脱。而恚者就歼。最后神策门之役。城陷矣而功不成。龙腾之役。功成矣而死伤亦多。于是叹攻坚之难而逝者之可悯也。毓橘之言曰。我军薄雨花台。未几疾疫大行。兄病而弟染。朝笑而夕僵。十幕而五不常爨。一夫暴毙。数人送葬。比其反而半殍于途。近县之药既罄。乃巨舰连樯征药于皖鄂诸省。当是时也。医午。而伪王李秀成等大至。援贼三十万。围我营者数重。我军力疾御之。一夕筑小垒无数。障粮道以属之江。贼益番休迭进。蚁傅环攻。累箱实土以作櫓楯。挟西洋开花自空下击。子落则石裂铁飞。多掘地道。屡陷营壁。凡苦守四十五日。至冬初而围解。军士物故殆五千人。会有天幸。九帅独免于病。目不交睫者月余。而勤劬如故。虽枪伤辅颊。血渍重襟。犹能裹创巡营。用是转危而为安。靖毅公则病后过劳。竟以不起。九帅者。军中旧呼国荃之称。靖毅者。吾季弟贞干谥也。连捷之言曰。李酋解围去后。率众渡江。连陷江浦和州含山巢县。皆我军新取之城。得而复失。九帅乃分兵守西梁山。遣连捷与彭毓橘辈救援江北。既解石埠之围。破运漕铜城闸之贼。遂偕水师连收四城。江北大定。剧贼益衰。然我众死者。亦不可胜数也。南桂之言曰。方金陵官军围困之际。同时鲍超之军亦困于宁国。水师亦困于金柱关。金柱关者。水阳江及湖所自出。芜湖之藩卫也。九帅乃分兵守东梁山。而遣南桂与朱淇章罗洪元辈力扼此关。夹河而与之上下。乱流而相攻。卯而战。酉而不休。水营捷。陆营或挫。一夕数起。一餐屡辍。凡七阅月而事稍定。百里内外。白骨相望。时闻私祭夜泣之声。天下之至惨也。

于是国荃与诸将并进称曰。此军经营安庆。翦伐沿江诸城。凋丧尚少。独至金陵。而死于攻。死于守。死于疾疫。死于北援巢和。南援芜湖太平。乃筹计而不能终。今存者。幸荷 国恩。封赏进秩。而没者抱憾无穷。鸣山下。有贼造府第一区。若奏建昭忠祠。春秋致祭。庶以慰忠魂而塞吾悲耳。国藩具疏上闻。制曰可。黄君润昌爰董其事。取有册可稽者。造神主一万一千六百三十有奇。无册者姑阙焉。甫历三载。楹栋枉桡。墙宇陟。同治六年。省中僚友集议。廓而新之。基扃固护。笱豆有严。国藩乃追叙所闻于诸君者。而系以诗章。用备乐歌。诗曰。人无贵贱。夭寿贤愚。终归于死。万古同涂。死而得所。身殄魂愉。六朝旧京。逆竖所都。濯征十载。莫竟天诛。嗟我湘人。锐师东讨。



非秘非奇。忠义是宝。下誓同袍。上盟有昊。昊天藐藐。成务实难。祚我百顺。阨我千艰。狂寇所噬。刈人如菅。沴厉乘之。积馘若山。伟哉多士。夷险一节。万死靡他。心坚屈铁。鉴彼巧偷。守兹贞拙。缕血所藏。后土长热。卒收名城。获丑王。宠贲冥漠。千馨香。新庙孔赫。彝罍将将。天子之锡。烈士之光。

## 卷九十五 兵政二十一 剿匪三

### 除盗篇

潘咏

文恬武嬉。名实不核。下怨上偷。矫诬崇饰。则盗起。盗起则军兴。军兴则财匱。财匱则思聚敛。思聚敛则墨吏逞。墨吏逞则民疲。民疲则思乱。民思乱则盗愈炽而事愈棘。故曰。官者乱之本也。盗者乱之标也。急则治标。除盗第一。

除盗若何。曰。滇盗崛强。崎岖山泽。天下荡平。不溃则殪。是最缓。粤盗余烬。扰我东瓯。劲悍剽疾。地居下游。则次之。豫章兵变。梗扼江路。招抚得人。皆我劲旅。又次之。秦陇回回。地连西域。禁格形胜。制其奔突。又次之。宋齐鲁。燕赵门户。出没向背。直逼畿辅。是最急。

急则若何。曰。请言盗势。今山东曹州之菏泽定陶曹单城武巨野郟城。济宁之金乡嘉祥鱼台。及直隶大名之东明长垣。及河南之归德陈州汝宁光州。南及安徽之颍州凤阳。东及江苏之徐州。在在皆盗。出无定向。止无定所。不攻城。不略地。饥则四掠。饱则归巢。缓之则分。分则裹胁。急之则合。合则狂噬。盗势若此。则请言民势。筑堡自固。更番出耕。各相雄长。渺视执政。仇则械。和则援应。盗掠则拒盗。兵掠则拒兵。故民与盗合则盗强。民与盗分则盗弱。民与兵合则盗且灭。民势若此。则请言兵势。穿濠筑垒。铙霆震。贼或望之而去。名曰迎剿。贼已他逸。兵随其后。贼之所过。山童原赤。乃诛胁从。以报首功。名曰尾追。大队浪战。孤军深入。不惜士力。不明侦探。不度地势。不严纪律。贼散则胜。贼聚则败。胜败相去。呼吸俄顷。名曰截击。去贼辽远。坐食积粟。微员四出。搜括闾左。名曰防堵。持议者一。则曰饷不足则筹饷。筹饷若何。曰捐轮。捐轮者。见农工负贩者之未尽困也。虑墨吏之奔走者未饶厚也。虑闾阎宵小干进求食之徒啜汁未足也。再则曰兵不足则广招募。招募者。聚无赖以糜饷。驱游手以御寇。为贼反间诋我虚实者则有之。脱巾大呼挟制官吏者则有之。夺牛马掠鸡豚劫商旅挟声伎者则有之。见贼则反奔。遇民则穷搜。如斯而已。

然则何为而可。曰。在用豪民制莠民抚良民而已。用豪民若何。曰。长淮以北

。迄于齐鲁。长民豪。皆曰围主。围主号令。百倍于有司。战伐攻守。习其风土地势。百倍于客兵。诚得良牧长翦之剔之。驾之馭之。护其田庐。保其子弟。动以利害。激以忠愤。信赏以劝。必罚以惩。择其地之简要。众之强弱。请命于朝。给以告身。自参游至于都守。即以所处之地。名其官曰某处参将游击之类。壁垒之外。加筑碉堡。山林依阻。一依苗疆之式。平原广漠。则筑土堡。土堡式详后三五错纵。声势联络。星罗布。铕相及。空其中数百里。以为贼藪。以次渐偪。贼虽骁健。不能冲越。选精骑数千。出没驰骤。东西贯穿。雷轰电掣。一击辄反。此仿田纶霞巡抚贵州雕剿苗疆之法。贼降则三五编籍。递解远省。使垦荒秽。以助边饷。如东三省内蒙古诸牧场。及伊尔巴哈台。及回疆之西四城皆可安置。毋使助军。既足糜饷。又易生内变。贼平则官兵归伍。民兵归农。擢围主之有功者。量加升调。次此则荣以职衔。使终其身焉。夫碉堡不立。村落之外。贼骑所掀跳。则耕获辍。民失所天则几于盗。官诛盗则疑民。官民猜则民折而为盗。官不得并民与盗而尽坑之。五省之地。根蟠尽燃。而官其间。危矣哉。碉堡立。盗死咋不能入。则民得野处而耕获安。耕获安则不思为盗。不思为盗则盗源绝。源绝则盗可数。以可数之盗。合五省之官与民牯而嘍之。而盗不平者。未之有也。

难者曰。贼流寇也。所至登陴不暇。遑筑碉堡为。曰。筑碉堡者。乘贼闲。非<sup>〃</sup>贼锋也。贼在东则游兵拌之。贼来则伍伍离立。以背相向。长矛铕矢相闲。以遏马足。而筑堡于其西。贼在西亦然。夫斛律金张仁愿所遇皆劲敌。披瑕蹈衅。板筑立就。后世谈功利者。徒啧啧称之。彼神乎哉。

难者曰。若经费何。曰。是役也。官倡之。民率之。官度其要害高下。民则鳩工庇材。具畚鍤板干而从事焉。民心不齐。官一之。官力不足。民助之。官民合而费几何哉。且国朝开边大役。毋过乾隆。平西域用饷三千三百余万。征缅甸九百余万。平金川至七千余万。安南之役百余万。台湾之师八百余万。至乾隆四年七年 诏即位之初。户库现银不及三千万。今已增至七千八百万。五十七年 重华宫茶宴联句诗注云。户部奏各省实征岁入四千三百五十九万有奇。岁出三千一百七十七万有奇。余一千零八十一万有奇。是乾隆初年。岁入仅四千余万。户库仅三千余万。而屡兴大役。其数倍蓰。且用之裕如。不患不足。岁有所赢。撙节以应变。此皆 祖宗成训。布在史馆。非委巷鳅生所可侈口妄说也。迨至嘉庆初年。川楚军兴。用帑逾万万。始告支绌。当时军吏之言曰。昔明瑞征回部。军中大帅。惟供肉一截。盐酪数事。及川楚之役。则诸将会饮。虽深箸荒麓。蟹鱼珍错辄三四十品。而赏伶犒仆之费不与焉。粮台所在。玉器裘锦成市。馈献赂遗赌博。挥霍如泥沙。理饷之员。如建昌道石作瑞绥定府刘佳琦皆干没巨万。此条见魏源圣武记。然则万万之数。其供实计

者。亦概可知矣。今军兴十余年。其闲除僧王之师。克江宁平苏州之师。为供实计外。余各路之蠹民墨吏。攒食军储。如蝇附膻。虚耗之费。不可胜数。曾不是之恤。而区区于筑碉筑堡计之。不已惑乎。况碉堡成。则少调客兵。所省者若干。稍汰员。所省者又若干。民得播种以纳常赋。所获者又若干。官得民以收成效。所获者又若干。曾不是之计。而必钻营献策。不病民不已。其故何哉。

难者则曰。策之诚善。如民不从命何。曰。淮北民围以千百计。皆民自筑以自者。未尝烦有司之力。仰度支之帑。至于碉堡。则经营刼始。推诚待之。护其农桑。安其老弱。示以至意。众见其便。简而易举。何不从之有。若借端熏灼。益以滋扰。簧鼓上游。仓卒蒞事。势或有之。则非咏之所敢论矣。

难者又曰。数省之民围贼围。相顾林立。子亦安知其民与贼而辨之。苟民也则诚善。否则虎而翼矣。曰。是在得人。威惠明。捭阖精。坦怀相与。操纵若神。则胡越一家也。疑而使之。信而远之。不摘其奸。操不惜其劳。则舟中敌国也。尚何除盗之有哉。制莠民若何。曰。各与之业。毋使游食。在兵则壹旗鼓。严号令。娴坐作进退之节。绝其游惰骄豪之习。在官则严黜陟。课殿最。汰凡冗。擢忠勤。罢捐输。绝干谒。屏浮辞。崇实效。凭借凌轹骄偷败事者。则斧钺随之。至于苞苴馈遗。结党干进。因利乘便。宰割乡曲。谓之为民。则不谙耕读。谓之为官。则本无职守。贼未至则亟邀赏秩。贼至已则望风先靡。结赃吏为城社。援奸民为爪牙。声势烜赫。惑民观听。掎克百端。揣摩精绝。久则挟制有司。拥遏声闻。盘结胶固。攘臂相应。结怨下民。屯膏盛世。莫此为甚。此贼之源。乱之囿也。塞源清囿。梟磔其魁。散遣其党。禽猕草薶之。而天下治矣。

抚良民若何。曰。用豪民。则盗灭。制莠民。则奸消。盗灭奸消。良民安矣。因其政。毋易其俗。简其法。毋繁其文。厚其生。毋争其利。清静宁壹。渐臻于治。古人言之详矣。

曰。今陕甘回回。散处陇坻。煽惑凉夏。遏抑西域。摇荡关右。此皆天下劲兵处也。地居上游。当国家右臂。俯瞰巴蜀。背负河套。舒右翼则瓜沙震。舒左翼则三晋危。此诚要害之举。忠臣义士奋发之日。而识者所隐忧。子善谈者。其亦有说乎。曰。秦凉之地。异于宋魏。回回之乱。异于捻匪。其民之敢战能死。同于河朔。而好义知方则又过之。今者檄庄浪平番诸土司以塞其冲。阿拉善额鲁特之师循边墙而西以拊其背。征青海和硕特及西宁诸土司出祁连山以议其后。严守布隆吉河及安西玉门以制其西逸。然后以固原之师当其前。选枹罕劲旅以溃其腹心。伊镇西来援之师断其接应。山南宁陕之师则扼要搜深山剿余党而已。甘肃之回。有老教。有新教。老教但能默诵墨克回经。新教则来自

西域。能兼派罕尔及比阿厘二义。教首曰马明心。皆剽悍轻狡。为唐代花门之裔。与回疆异种。然其讽经持戒。拜天祀火。以穆罕默德记年。则一也。乾隆闲。新教叛。大兵尽殪之于通渭石堡。然其余党深伏林箐。互相传授。未可根绝也。今多纵反闲。务使新教与老教离。贵其教长数人。即所谓伯克者。贵之若刺麻中之诺们汗。随在招抚。绝其孔道。使无与西域通。其西域之回。则另选通达回务之参赞大臣数员。毋穷搜括。纵胥吏。致猜贰以激变。则平之也尚易易。咏僻处草泽。希接官长。东西相去辽远。一凭邸抄及过往游客之言。悬揣地势。约计之。任其事者。若重购土人以为乡导。广咨关右明杰礼而用之。因其地形深阻。设奇待敌。则非东鄙畸人。披尺寸之图。指画形势。所可置喙者矣。至于用豪制莠抚良之术。又天下所同。岂宋魏之是。而秦凉之非欤。

曰。西江兵变。子闻之乎。曰。闻之。曰。葛荣发难。变起六镇。庞勋构兵。祸延徐泗。此亦未可置之。曰。今古势异。征之于古。不若征之于今。在嘉庆七年。教匪平。八年散遣乡勇。酌远近各给银二三两。以五钱收缴长矛。众颇汹汹。于是总兵李应贵乡勇四百噪于大安驿。通判昂乡勇四百噪于汉中。副将吴廷刚乡勇四百挟道员朱勋索赏每人至二十两。果勇侯杨芳时任宁陕总兵。乡勇三千亦闻风思。仓卒竞起。戈矛有声。芳则从容镇静。好言慰之。次日出坐胡。遂传各旗。得倡首者二人。留听差遣。俟各旗去远。然后斩之以徇。众皆誓伏。十一年。芳署固原提督。署宁陕总兵杨之震停扣米折。悍卒陈先伦陈达顺率众叛洋县。南掠石泉。芳率固原兵往援。贼见芳至。数百人跪城下哭诉。芳縋其头目上城。痛笞之。然后宣谕许其降。贼立罢攻。既而头目蒲大芳密白众皆欲降。惟二陈不可。芳密使收伏众心。越七日。众遂推蒲大芳为首。弃镇城北窜。鄂县告急。芳出子午谷赴援。夜至。与城中夹击。黎明。贼见本镇旗。解围遁。而杨遇春邀其前。贼遂降。夜半。忽杀声四起。其头目各持矛立帐下。叱曰主将在此。动者斩。芳坚卧不起。翌日。梟倡乱者五人。立红白二旗。令愿降者立红旗下。否则立白旗下。白旗下遂无一人。乃宣谕随我叩谢天恩。各九叩首。谢主将恩三叩首。礼毕。回视众面怡然。

叹曰。礼乐教化之力也。芳之驭悍卒。较之高骈之尽诛突将。罗绍威之尽诛牙兵。何啻霄壤。故为将者。以子弟视卒伍。则父兄事之。虎狼视卒伍。且鱼肉待之。安得杨果勇者而面征之。

曰。西粤余寇。盗据两闽。浙东皖南。闻风骚动。子将若何。曰。粤贼盛时。西连荆楚。东靡吴越。号召百万。寇掠半天下。湘乡相国且而平之。况其衰也。又值闽地二面据险。扼其西北。横海之师。击其东南。则有相国之方在。覆巢无全卵。破竹无完节。安用盲议为。

曰。滇抚孤恩。草窃南徼。欲坐收蒙段之业。此而不诛。国体安在。子亦有

说乎。曰。寇有大小。势有远近。大者诛。小者平。近者服。远者涣。国家兵力方萃于中原。未遑及远。故彼且离跂攘臂乎五诏之间。斋斧所加。尚待时日。然急宜扼中甸维西之隘。使无扰喀木。藏兵弱而僧富。一有蠢动。则蒙准青海皆惑观听。关系最要。抚越嵩雷波建昌野夷。使无侵黎雅。凉山野夷。悍疾易从乱。尤为四川边防巨务。守盘江之险。毋东并黔省。据西隆之要。毋南掠邕管。天下既定。环而攻之。彼不西保腾越。规窜缅甸。则自诛首乱以降耳。夫三代以上。诸侯世及。藩服不供者有之。未闻民之崛起为盗也。宋元以降。任封疆者皆文吏。或疲茶不任职。属吏蒙蔽。致生祸阶。民叛者有之。未闻官叛也。若本朝之金声桓李成栋王辅臣及吴耿诸逆。皆胜国旧臣。因顽民之心。乘间攘窃。虽震沸一时。不旋踵即灭。今云南归化已二百余年。彼以书生深蒙恩泽。位至方面。借番回之众。劫制官吏。乘天下厄运。欲雄长一隅。河朔淮西。悖不至此。苟道国诛。必遭鬼殛。乌足虑哉。乌足虑哉。

谨案四川松潘杂谷懋功打箭炉徼外诸土司。各建碉楼哨台。湖南贵州环苗疆之地。皆仿其式。约高丈余。砌以石而空其中。置瞭眼枪眼。其详制则散见各兵书。兹不具述。然石碉之制。施之焚黔楚。深岩绝壑。依险立碉。石不难致。则可。施之于平原广漠。必舟运车负致石于数百里外。不独财赋不支。即人力亦不及。且石碉中空。大攻之。每致洞中。今创建土堡。以柔遇刚。能陷子。且易举也。其有冈峦土阜之所。则凿山为穴。外砌以甃。置眼一。枪眼一。瞭眼三。旁开一门以通出入。务在相其高下。循环连给。声势接续。易于策应。此碉子。去彼碉墙五分之一。枪子则三分之一。其平地去石近。取石之费廉于筑土者。即建石碉。去石远。取石之费浮于筑土。则筑土堡。土堡必择建于要害。相去远近如前制。四面开濠。取壕之土以为堡。高约二丈。上建楼覆瓦。四围皆筑女墙。女墙以下。濠以上。皆植枸椽荆榛。以防攀援及淋塌。堡身毋太坡。坡则敌易攀援。毋太陡。陡则易淋塌。拟两丈堡身。每面坡一丈。则可耐久。而攀援亦不易。空其中为三层。每层约高六尺余。隔以板梯通上下。下层开四门以达于濠内。皆砌以甃。门墙厚三尺余。门宽二尺。高四尺余。当门置大一座。外设竹篴一。密排大竹。通其节。塞以盐泥。斜挂门外。内设铁裹门扇一。空其中以为眼。门之旁设枪眼二。瞭眼二。其女墙之上。多备矢石以便俯击。每堡约三十人。轮番守望。至于堡之广袤。及濠之宽窄深浅。则相地裁制。未可预定。

### 平寇议

陈根培

楚国大夫既平巨寇。三江士女咸庆再生。而大夫犹忧焉。曰擒贼未平。寇未尽也。前门毙虎而后门拒狼。国患未弭也。于是集楚北士而问计。楚士先熟商所

长。将以告其大夫。一士曰。擒贼多起自豫境。及皖之颍亳。其闲地瘠民贫。耕种不足以自给。又时值凶荒。莠民因四出寇掠以图温饱。此时掩捕渠魁。振余党。用张京兆之鸣鼓。兼汲长孺之发粟。不过一长吏事。迨啸聚成。蔓延邻省。势虽张而难制。然蜂聚乌合。散亦易易。胁从者更急图还乡。况贼不敢远离巢穴。不无身家之恋。诚能宥其既往。予以自新。十数万众可一朝散也。急宜抚。一士曰。不然。贼虽屡经败挫。然未受大创。有轻视官兵之心。良吏即能抚馭。此则投诚。彼仍负固。徒长寇智。罗汝才八部投戈。李自成九军归命。殷鉴不远。惟身先士卒。大奋厥武。杀伐不遗余力。追奔逐北。期于一鼓而平。使贼奔命不遑。苦于窜匿。束手就缚。而后寇氛可靖也。急宜剿。一士曰。不然。夫以大将之重。同匹夫之。我来彼往。互相驰逐。贼徒未困。我军已疲。苟一不慎。反陷狡谋。僧邸败辙。岂可循哉。即使战无不克。贼舍东而寇西。师中受克复虚名。境外被戕残实祸。莫非王土。而敢歧视。不如四面防守以坐困之。士拱手而起。称善者再。金曰。今贼萃齐豫之隅。宜急合江左皖楚之兵。陈其东南。豫与秦各出师陈其西北。并分兵断贼后。无使旁犯。起秦兵前塞潼商。中空数百里。听贼跳梁其闲。但力固堡砦。联络村团。兵民一心不与。使之进无所掠。退无所储。不出旬月。贼必大困。然后一鼓而平之不难矣。昔条侯壁昌邑困七国。曹公扼官渡困袁绍。皆用此。不烦兵戈而贼众授首。不贤于血战万万哉。吴下士适游楚。肃然而听。穆然而思。若不以为然者。楚士揖而进之。曰。子之计将安出。吴下士曰。公等所计诚善。然贼所踞多沃衍之区。恐粮非一时可绝。与条侯绝吴楚饷道曹公烧袁绍粮谷不同。况贼所犯。皖之颍亳。豫之归开。之菏泽定陶曹单。皆平坦无险可扼。贼又时出没于豫楚之交。各路分兵久守。顾此失彼。且恐变起意外。即民团星罗布。然贼攻其一。我守其四。强弱险易。岂能如一。一隅偶溃。贼已兔脱。急为追遏。全局已震。蒙未见其可也。楚士曰。然则子之计安出。吴下士曰。夫以粤逆之鸱张狼顾。大夫尚不难平。而况擒贼。今擒贼非有数十百万之众也。其寇齐鲁中州秦之南山楚之汉北。非有扰及十六省之势也。东窜西犯专事剽掠。非有沦陷六百余城之暴也。非有窃据雄都僭称伪号十余载之悖也。自苗沛霖授首。亦非有大奸臣憝为之雄长如杨秀清陈玉成石达开李秀成者也。然且殒我名玉。戕我良将。歼我劲旅。蹂躪我膏腴之壤者。何也。盖当粤逆猖獗之际。吴楚云扰。师旅咸萃东南。无暇他顾。擒贼因而肆焰。大吏又各分疆域。视同吴越。甚者以邻国为壑。疥癬不治。结为大疽。理固然矣。向使金陵既复。即移师西北。并力会剿。先声夺人。贼徒胆落矣。何至于此。楚士曰。然则子之计究将安出。吴下士曰。陆寇不可令其入秦。以其壤膏腴而又据天下之脊。此明季之前鉴也。水寇不可令其入江。如鲸鱼纵大壑。制之不易。此粤逆之前鉴也。

为今之计。惟事权归一。各路先分守要道。别出奇兵以歼之。明薛观有云。弭盗之方。有先事堤防之法。有临事翦灭之法。有后事惩戒之法。闻捻贼今所犯诸境。东不越徐州。东南不越颍亳。东北不越东曹。西则聚豫东南境。盖东则徐州为攻守要地。晋时立为重镇。宋高祖经略中原。置府于此。魏太武以三十万众攻之不能下。陈后山所谓南守则略河南山东北守则瞰淮江是也。东北则西郟为四达之冲。朱全忠谋奔山东。则急击郟州。唐庄宗取大梁。先袭取郟。其要如此。今惟重兵守徐州。扼三省要道。令兵守西郟。与为犄角。令皖兵守护其西北境。令秦兵扼潼商险要。绝贼西窜之路。亦预防其与叛回相合。令楚兵重防襄郟。令豫兵分守其北境。各路同时布置。此所谓先事堤防之法也。布置既周。俟贼稍懈。密分兵由间道以攻其不备。徐郟兵乘势由东南北三路夹击。纵使西行。豫境兵但深沟高垒不与。一以防境内藏匪乘间而起。一以为各路救援。俟肃清齐鲁。然后徐郟兵进军睢阳。扼豫东境。门户密分。豫兵伏汜水西。秦兵伏崤澠间。俟各路兵会剿。伏起而殄灭之。乘胜急清余孽。又闻贼皆股匪不相合。可闲以离之。俟其相离。即奋兵纵击。或以贼攻贼。此所谓临事翦灭之法也。荡平时。无论本歼厥渠魁胁从罔治之意。余党不先奔归巢穴。即遣散归农。其不显行抗拒者。时农时盗。莫可区分。不诛。势将以小寇而酿成大患。尽诛之。势必玉石俱焚。或因而滋事。惟有严行保甲一法。责成各县令。以此定为黜陟。其法前人论之至详且备。固宜择善而从。祇在实心行之。使各安其业。知为民之乐。为贼之苦。久之自移其匪僻之心。此所谓后事惩戒之法也。夫宜审者时也。当度者势也。贼起自山林原野。往来驰突。是其长技。山左民俗。素事田猎。畜骡马。娴骑射。故民团较南方为有用。豫境多为贼扰。良民无不痛心切齿。民与贼水土相同。情亦相习。贼之利弊无不熟悉。故民团视山左为尤可用。官吏宜皆有以鼓励之。使民气百倍。力足以桑梓而助官兵。南军虽经百战。然长于步不长于骑。且连年转战。壮者渐老。强者亦疲。自破粤逆。囊橐已充。渐图安享。非复前之拚生勇。故第用以防守东南。北方骑兵。则用之以剿寇。非独审时而度势。亦以均其劳逸也。楚士曰。善。我将以子之言告我大夫。

### 弭寇

薛福保

弭寇奚术。曰练兵。练兵孰先。曰先之河南。河南之流寇十余年矣。州县骚然。贼纵横无惮。比其逞志扬去。我军未休。旋又告警。贼四走必出河南。譬适市廛者之必由逵路。适畎亩者之必履阡陌。地势然也。夫天下之患知其有必至之势则备必素立。河南之所以备者吾惑矣。将怯士孱。伍籍滥虚骇听。不可殫诘。习故智。尾贼后。贼出境。张虚捷闻上。十余年闲。巡抚八九易。不一何

问。仰屋叹饷需少军诚不可治。呜呼。祸患之至。岂可得而辞耶。且河南四奔五集之区也。即令流寇扫灭。天下有他变。势固不能不出于河南。河南之不可一日无劲军也审矣。顷年以来。北方皆倚僧王为重。然王转战鄂豫之郊。使豫军能致犄角之助。贼亡可立待。豫军不能战。而王以孤军罢于奔命。此天下之所痛也。今河南营二十八。为人万四千。然饷士口粮至薄。窃谓疲兵满万。不如健卒数千。诚宜简汰羸弱。别募精锐。而以楚军法部勒之。兵数可稍减。而浮额不可不清。廩给务从厚。而训练不可不数。黜浮惰。倍赏罚。而不次荐擢以待非常之士。如是。则今之营皆成劲旅。非漫为更张之说也。豫军不练。流寇不灭。惮于变计。而欲以虚羸之卒。尝试于必不然之数。亦见其惑也。山有虎。呼壮士提戈起。不使病夫先焉。此其智岂待询于众庶谋及蓍蔡而后决哉。曰。是则然矣。贼平也其几乎。窃尝筹之矣。贼乘虚饱掠。我军旬月乃至。至又贼退。河南千里平旷。贼一日遑百数十里。追则不及。防则道多。此不可以疲全力于贼。而可以偏师蹶也。两鼠穴中。勇者胜。走马角逐郊原闲。则捷者先至。徐方风土劲厚。民习劳苦。今所设游击之师者。莫若添募徐人。分为两军以击贼。一军战。则一军疾走出贼前。勿与。而豫军居其闲。或助战。或扼他道。常弥缝两军之阙。以驰骋冲突为能。而更番迭战以休力。俟屡获大胜。贼势衰息。然后分四镇之兵以蹙之。使不得走散地乃止。贼平也其几乎。呜呼。用兵得失之算。攻守形便之势。俄顷且百变。岂可以意想得言说尽哉。撮其所见如此。欷眼观贼平。以考吾说何如也。

### 平定擒匪策

程祖植

自来流寇之起也。或困于饥寒。或激于残暴。不过赤子之弄兵潢池。而擒匪不然也。原于习俗之凶顽。成于发贼之挑动。始犹聚之则为盗贼。散之则为农商。今则分队立帅。显与官军为敌。于是时也。无论贼不可抚。即抚亦不受。恶得不筹所以扑灭之方哉。窃闻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是故平擒匪之法。与平发贼不同。何则。发贼之长技在据。其穷计亦即在据。其得势在分。其失策亦即在分。盖据则我虽艰于收复。而实便于聚歼。分则我虽困于备多。而彼亦因而力弱。若擒匪则流而不据。合而不分也。流则奔突无常。使我疲于奔命。合则人众势盛。我时有兵单之患。又况发贼长于攻。擒则不攻而乱窜。发贼所恃者步。擒则所恃者马。其势又各有不同者哉。然而贼匪之形不同。而我之尾追而未能逆击。徒逐而未能多杀者。其失则同。此其所以寇愈扑而愈炽也。今就擒匪情形。略筹方略。则曰厚兵力。曰择地利。曰选轻兵。曰筹饷糈。曰分贼势。曰刺贼眼而已矣。昔王翦伐楚。请兵六十万人。汉高祖困项羽。必俟韩信三十万师之至。非王翦之怯汉高之不能战也。盖多寡之数。



强弱之所以分。即胜负之算所由判。擒匪虽非楚项之比。然歼大寇。则必大举。审其形势也。某地建镇。某地设防。何处出奇。何处置伏。分其责任也。谁攻击。谁守御。谁应援。谁犄角。谁迎其头。谁披其腹。谁扼其尾。务使我军八方齐集。四面兜围。照应处处严密。皖攻急不得溃入齐。齐攻急不得溃入豫。豫攻急不得溃入楚。使如釜底之鱼。无路逃脱。庶有可歼之机。若不急举大兵为一劳永逸之计。恐官军惊于东。而匪驰于西。匪躡于前。而官军蹂于后。师老财溃。民穷变起。明季张李之祸。可为前鉴。所谓厚兵力者此也。今夫陷虎者必以阱。兔者必以罗。善兵者必置贼于死地。何以异此。昔陈奇瑜困李自成于汉中车箱峡。正可聚而歼旃。乃以专主招抚。纵贼出峡。遂至燎原。盖贼在深山密箐则易坐困。在平原旷野则易狂奔。制狂奔之贼。不制之可坐困之地。是犹欲遏洪水之流而不筑堤也。况兵法步利于险。骑利于易。匪之狂奔以骑。而任其处于利地。何以制之。昔杨武陵计驱贼入川。委蜀为壑。今似宜仿其意。于皖齐豫楚四省。择一可设阱张罗之地。或诱或纵或驱。使彼投吾计中。设坚围坐制之。用奇兵雕剿之。务使既入不得复出。或可克期荡平。所谓择地利者此也。擒匪行走。趯捷若飞。官军虽穷力追之。每苦势不能及。迨官军至。匪已饱扬去矣。善用兵者。匿己所短而夺彼所长。今似宜另置选锋。挑选营中急足善行之卒。别为一军。又或匪系何种人。即募其相类者以相制。凡冲锋破敌。追奔逐北。以此军当之。若壮健有余轻捷不足者。置为后队。以为正兵之用。如此则夺其所长。非惟使匪不得优游休息以养精蓄锐。且有迎头者以截其前。更可收前后夹攻之效。而逼胁圩寨荼毒闾阎之患。亦有所不敢逞矣。所谓选轻兵者此也。

匪因粮于民。无地无民。即无地无粮。官军之粮。必须转运。是以每多濡滞。今似宜于将用兵之地。预择便利险要。陆通挽水通舟者。置仓其地。就附近郡邑。给公平市价。采买储积其中。官军之至。随地支给。至若所置选锋。与匪追逐之候。宜仿古法如牛脯炒油之类。先期制造。行军之际。以此给之。虽奔驰千里。无枵腹之虞。所谓筹饷糈者此也。制贼之法。贼利在分。我必诱之使合。贼利在合。我必诱之使分。昔人灭寇之法。或招抚贼将使为吾用。或诳惑贼党使自相攻。此分其党也。或乘贼行之际。以奇兵劲旅冲其中闲截为数股。或探贼散掠之时。伺其纷出。急以轻兵掩袭。使分者不得复合。庶彼力以分而弱。不至如横流之不可御。夫治寇犹之治水。昔禹之治水分九河。盖以水势太盛。不得不分其流以杀其势耳。所谓分贼势者此也。匪马肥捷。一日可行二百里。官军当其前则不能遏其冲。逐其后则不能追其。匪常以此制胜。此其眼也。从而制之。则彼废矣。夫马可陷之使毙。可毒之使尽。可诱之使来。可骇之使奔。可饵之使不能用。可拒之使不得逞。古法具在。择其便于行者。使而

用之。则敌骑庶或可制。所谓刺贼眼者此也。第赵充国曰。百闻不如一见。兵难遥度。生未亲履行闲。又未读诸路文报。兵情贼势。讵能得乎要领。但痛盗贼之侵侮我 国家。涂炭我人民。草茅发愤。私心计划如此。谨陈之以俟裁择。

### 直隶防捻各守河岸议

徐志导

当此多事之秋。州县不能漫不设备。其名为团练。而实顾募数百人。最系下策。日久费必不支。藉壮声威。镇压土匪。祇可取效一时。而非经久之计。一旦有事。此数百人仍不足恃。何苦虚糜。兵本无多。请兵亦无益。试问一乡一邑之间。驻兵千名。已是极多之数。其兵不足额。临敌脱逃。甚且滋扰地方。种种弊端。俱不必计。此千人者。又安能御数千之贼。况贼犹不止数千乎。乡团抽丁。即可镇土匪。若必使之联庄逐日操练。则渐成固结之势。御贼不足。而抗官有余。河南等处均有覆辙。岂可故蹈。今惟有各守河岸尚是一法。因逆匪甚众。北地既无险隘可守。平阳漫野。防不胜防。惟有河流阻隔之处。贼即不能冲突而前。临时再筑短墙蔽身。则我能伤贼。贼不能伤我。胆气更壮。但须沿河处处有人有枪。即贼匪万万不能飞渡。特须贤有司亲赴各乡。破口极言贼一过河。大家万无生理。必须大家拚命守河。方有性命。务使众人深信不疑。再为分布。某村出丁若干名。火枪若干杆。至河沿某处防守。在某村之次。就河岸计。先尽附近村庄。人数不足。再渐及远。倘遇有警。即由州县传知。鸣锣为号。各处派守之处。总须先将境内河沿丈量。共若干丈。绘成一图。注清地名。以每人相去五尺计之。即可得需人之定数。村多人众者。可令换班。以便持久。平时演习数次。须给口粮。闲时各安本业。无须经费。似较虚应故事者。稍有把握矣。查黄河漫口。由直隶南界长垣东明开州入山东境。穿运河归大清河入海。固系天险可凭。其南运河由清河县入境。经故城景州东光交河南皮沧州青县静海至天津入海。滹沱河由平山入境。经正定城晋州束鹿深州衡水武邑阜城献县河闲大城永清东安至天津入海。亦京师省会东南之天堑也。其余支流小港。不尽可恃。是在贤有司不惮烦劳。先期约定。庶几一旦有事。不致仓皇。即劝有经费。亦可发商存以待用。目前可勿虚糜。转致临时缺乏。此不但村民自身家。亦官之性命爵位所系。此举办成。原非易易。然舍此即非钱不行。实无别法。况此次捻匪突犯山东。其大清河北岸民团。直至海滨。横列数十万人。齐力拒守。捻匪即不能北犯。已有明效。非托空言。其但顾目前无事畏难苟安者。愚也。其强作大言不务守而讲战者。妄也。谨议。

书袁端敏公上科尔沁亲王书后

孙衣言

予编端敏公年谱。既得尽见公之奏议。复取其在军中与同时大臣书阅之。其与胡文忠公李忠壮公及今相国曾公书。皆深得当时大计。至读所上科尔沁亲王书。谓王之威望。一时所仰。关系全局安危。不可轻试以损威。又以王之初出。欲移军北路以辅之。呜呼。何其料事之明。为虑之远也。夫当捻北犯河南山东。震惊畿辅。天子出亲王经略之。欲速灭贼耳。而公以谓不可轻试。吾顾谓其料事之明为虑之远者。非谓王之不足以平贼。而谓贼之不足以烦王也。夫捻贼以闾巷无赖之徒。以焚掠为生。以杀戮为事。其悍虐不足自固。其苟且非有远图。而其飘忽轻浮之性。亦非可以兵家之常理治也。使其初起。朝廷不误于一切言抚之说。诚得三四悍将。精骑一二万人。与之追逐。索贼以战。使之不得休息。彼且土崩瓦解之不暇。岂真能为中原祸哉。而王以肺腑之亲。居藩翰之重。自海上事起。而忠诚果毅之。已为中外所共知。庚申之变。庙谟未有所定。奸臣阴掣其权。弃地利以资敌国。旷日持久。以泄兵谋。至于一蹶不振。而岂王之过哉。朝廷以为海上之事。不复可为。遂出王以当狂寇。而岂知王之威望。宜令之守。不宜令之战。宜令坐镇根本。以为深远之虑。不宜令逐利远出。以求疆场之功也。及王既出。山东荡平。沛霖授首。而王卒以身殉之。岂非所谓轻试以损威者哉。盖公固虑之矣。今日事变所趋。如痈疽之据于腹心。非针石毒药之所得施。而有万不得已之策焉。一宜建藩辽滇。以用东三省之劲兵。一宜建藩云代。以抚内外蒙古之属国。此二藩者。其形势足以为京师之护。而其人之骁健趯捷。亦敌国之所无也。得亲贤以树虚名。得忠诚果毅之大臣以求实。而国家盘石之势。隐然复有所托。王之既亡。则无以为股肱之寄矣。此可为痛惜者也。至公所请移兵以辅王者。其虑又有深焉。盖王之忠诚果毅。人所不能及也。而其短颇在于用人。方王之用兵于直隶山东。人皆知王之身先士卒也。皆知王之绝远货财也。而所部诸将。则有择便利而遗王以危者矣。有通贼贿而借王以市者矣。王之所谓腹心爪牙。大抵期门羽林之俊耳。士人则少矣。通古今知大谊者抑又少矣。夫所谓丰沛子弟。南阳帝臣。岂非自古兴王之资哉。然当其藉王气之方盛。同起患难之中。阅历险阻之余。其志气清明。其精神淬厉。固宜材之可用也。至于富贵易而骄生。居养优而志惰。而狃于曹伍习惯之见者。又不知充之问学。开之以师友。则其才之秉天而特出者。亦往往而难矣。度王之用之。亦不过以为平生游旧。踪习熟。岂真有聪明才力。足以当王心者哉。国家之制。八旗子弟。皆为设学。所以培养世臣。为万年之虑。至深远也。而其弊何以至于是耶。而顾不博求以自助耶。公既为书以谄王。又言于天子。欲移师以辅王。诚使公在左右。其肯听以中外仰望之身。赴蚍蜉蝼蚁之贼也哉。此吾所谓料事之明而为虑之远也。夫国家之恃有世臣。以为祸福休戚之与共也。而苟无学以成其材。则所谓祸福休戚。将有不暇

与知者矣。然则我之深感公书。又岂独为王惜也哉。

书袁端敏公年谱后

孙衣言

呜呼。自宣宗皇帝之季。至于咸丰庚申辛酉。二十年闲。军旅之祸。可谓亟矣。洪秀全发难广西。以袄神夷鬼之教。驱胁死党。轶出桂管。顺流而下。不半载。破荆鄂。据金陵。南极闽峽。北惊帝畿。而苗沛霖张隆张乐行以淮北七八无赖。挟乡里不逞之徒。抗官剽劫。祸亦挺于秦晋齐鲁。两犯畿辅。当粤贼之炽。跨据江表。建立名号。尽有财赋之地。几成割据之势。疑非淮贼之所敢望。然金陵窟穴。用兵十年。遂无类。而苗张遗孽。后七年乃灭。何成功之迟速殊耶。则所以治之者有不同也。昔者圣王之于民。尽心焉尔矣。为之田里以贍之。为之庠序以教之。为之礼乐以养之。其于吾民。若惟恐拂其性而伤其生也。而其不率我教。则刑亦随之。故有五礼以章德。则曰天秩有礼。有五刑以讨罪。则亦曰天讨有罪。皆所以奉天行事。而非吾之有所私也。兵者。刑之大也。刑以禁奸邪。兵以御强暴。所谓天之事也。后世教民之法。一切尽废。固不知所以为礼。又其甚者。至于刑不足以示警。兵不足以示威。夫至兵不足威。则天之予我以权者。几无所施。而天子奉天之事废矣。呜呼。其将何以振哉。当粤贼之变。合吴楚数省之兵。竭天下之财力。以攻一城。其于三代之用兵不知何如。而志在戡乱。则犹先王用刑之意也。至于淮贼之乱。始有抚之一说。而刑罚之权弛矣。夫抚之为说。古人有用之者。用之外国。汉文帝之于冒顿。宣帝之于呼韩邪是也。用之中国。张乔祝良等之在交趾是也。文帝之时。汉之始兴。宣帝之时。武帝兵威极盛之余也。张乔祝良之定交趾。非顽民之好乱。迫于州县之虐。而欲自救其生者也。方兴极盛之时。彼固知我之兵力。足以灭之而有余。而民之逼迫于州县。则如婴儿之见苦于婢仆。号呼以求慈母。此固可以一抚定也。使其为天下之乱民。方谓我法之不足畏。而外服方有轻视中国之心。乃欲苟且以出于抚之一说。则其祸必不可救。靖康建炎之际。李纲宗泽赵鼎韩岳诸将相皆可以有为。而宋之徽钦高宗为女真所胁。遂出于和。明之流贼。盖亦屡抚而屡叛。此其效亦可矣。无他。汉之不用兵者。仁爱惻隐之心也。宋徽钦高宗之议和。熊文灿等之用抚。畏葸苟且之计也。出于仁爱惻隐。其用心可以感异类。而出于畏葸苟且。则五尺之童笑之。夫岂徒如此而已哉。忠义之气。君父之仇。虽衰乱之极。而其蕴结于中者不能泯也。吾不能用其所不能泯。而以畏葸苟且之说倡之于上。则于怀忠义以报君父者。必百计以挫之。民知其气之无可伸也。斯亦已矣。一旦有事。而有求于久受折挫之民。则势必无及。

夏少康以一成一旅而中兴。宋徽钦席累世之业。抚万里之地。而社稷移于一朝

。此何故哉。呜呼。岂不可危也哉。夫粤贼之乱。今日已无事矣。使其当长驱乘胜王师屡挫之时。按兵不动。伪为求抚。当时必有堕其计中者。则粤祸至今未已可也。苗沛霖之初起。即盛兵以折之。其灭于咸丰三四年闲亦决也。治粤贼知其必出于战。而于沛霖冀其或可以抚。故其成功之不同。遂至于此。皖北之乱。吾所目击也。张隆张乐行之徒。当时将帅皆谓苟且可抚。而贼不能隐忍以误我。旋抚旋叛。幸而速灭。沛霖以阴狡之性。介于官与贼之闲者将十年。当时之议。且有以不能急诛沛霖议者。及见公之章奏。则知当时皖中兵食。尽操于某帅之手。公孤军疲乏。力固有不得为。而其苦口以言于上。及密谋于楚帅以诛之者。固策沛霖之必叛也。其后沛霖果叛。果即诛死。盖惟知贼之必出于叛。则吾亦不能不真出于战。真出于战。而后天下亦遂无不灭之贼。呜呼。兵者。刑之大也。天下事固有必出于战者。而谓可以畏葸苟且之见行之也哉。

### 密陈颍亳捻匪隐忧方大疏咸丰十年

胡林翼

窃自苏常失陷。大局瓦解。东南财赋之区。仓储根本所系。督臣抚臣驻守之地。不能为一日之守。凡有血气。莫不忧伤。我皇上命督臣曾国藩视师江表。人望所归。军威自振。倘能假以便宜。期以岁月。厚集兵饷。当可成功。惟是曾国藩仅止勇丁万余人。近年江南江北皖南皖北之贼。不下数十万人。金陵之兵数十万。一旦溃决。前车可鉴。曾国藩渡江。须兵四路。一出广信顾浙江。一出祁门趋徽州。一循江岸出池州。每路须一二万人。乃能战守兼资。又须另备一路镇祁门等处。作后防而通饷道。皖北顿少一万余人。兵势已弱。且逆计贼势。定于七月西趋。既已破吴。即将犯楚。应请皇上谕飭两江督臣曾国藩并江西湖南各抚臣。通力合作。共筹兵饷。若专意指调湖北之兵。则吴已失。而楚必随之。武汉为上游之形势。荆襄为南北之枢纽。必保楚乃能谋吴。此固不易之局也。尤可忧者。颍州亳州蒙城一带捻匪。本年三月十三日出巢。掳掠河南之祥符陈留杞县兰仪尉氏洧川新郑密县禹州睢宁商水襄城临颖项城鹿邑柘城睢州汝阳正阳上蔡西平遂平确山汝州鲁山宝丰南召裕州叶县舞阳三十州县。焚掠村庄。不取城池。至闰三月杪饱载而归。所过之处。无一兵一卒与贼接战。任其纵横。不知去向。胜保奏报。搪塞之词。欺谩之状。可覆按也。夫国以民为元气。民以财为元气。民财既空。国计自损。河南之生聚不完。贼将转顾而焚掠他省。计近二年来。每年春仲秋季两次出巢。大掠河南。本年秋冬。将及湖北之襄阳汉阳德安等府。又必扰入陕西山东山西等省。再一二年浸假而及于附畿州县矣。腹心之患。此为最大。臣闻贼骑近万。往来飘忽。不仅袁甲三淮南之军不能回顾北陆。即胜保关保傅振邦等北路之兵当之辄靡。断

难破灭此贼。应请 皇上特知兵重臣。于直隶山东地方。择地驻。练马兵万人。步兵一二万人。不为近防而布远势。不期速效而勤远谋。必期于一二年闲。将颍亳一带贼巢。一律荡平。然后江淮之后路无虞。而中原之本实先固。臣非仅为襄阳汉阳等府作自保之计。为忧危之词也。臣极知所言为越分。特以臣今日言之。已无救于河南。臣再默而不言。则五省均将受害。使臣言而不中。则固北路五省之福也。狂愚之见。伏乞 圣明鉴察。

覆陈皖北军情并察度苗练疏同治元年

曾国藩

窃臣承准议政王军机大臣字寄。闰八月十二日。奉 上谕。僧格林沁现饬富和并添派之翼长全顺会同恒龄卓明阿马队驻永城一俟永亳一带积潦渐消道路可行即行相机进剿亳州捻巢该捻等股迭经痛剿一经直捣老巢势必穷思铤走若令东西分窜官军移向各路往追贼又绕路回巢官军又复回攻必致往来周折为所牵制此等情形总当预为筹划谋定后动方免临时互相推诿贻误事机僧格林沁现在夏邑将由北路进兵将来各路约齐会剿之时贼如窜往北路自应即由该大臣拨兵追剿其贼窜西路应由唐训方拨兵进剿贼窜东路应由吴棠拨兵追剿贼若南窜即行三路合力追剿均着各专责成先期妥为布置毋得临事观望迁延自干罪戾其毛昶熙所部驻营廓等处勇营并着僧格林沁酌量随同官军应由何路进攻妥为调遣楚军应由南路进攻其西路贼窜责令追剿是否足敷分拨有无窒碍难行之处唐训方署理抚篆甫皖军于进兵情势未知能否洞悉既据僧格林沁将督催楚军进剿捻巢各情移咨曾国藩酌量调度即着妥为筹议并将驻颍郡楚军道员蒋凝学是否堪以统带抑应添派得力提镇大员督率之处一并妥筹兼顾并一面咨复僧格林沁办理吴棠驻军清淮筹防里下河一带于亳州东路灵宿等处亦恐相距稍远黄开榜派赴徐州代领田在田一军应令如何酌量进袁甲三尚驻临淮其于亳捻东路防剿应与吴棠等如何各分汛地合力进攻之处均当预为筹定总之各路责成均须严密部勒方能及时同心戮力声势联络着该大臣等会同详悉商酌尽善迅即奏闻郑元善现赴河洛督办西路剿匪所统各军虽难实时撤回助剿惟亳捻如由西北两面窜走均系豫境即着郑元善毛昶熙严饬各属文武官绅率领兵练协同官军悉力防剿如有贼由何路窜逸不能实力堵御该地方官吏与带兵将领厥罪维均苗沛霖反复再三其叵测情状天下闻知目前归正仍恐其首鼠两端第以胜保赴陕失所据依兼之畏慑楚师之威始将寿州正阳等处厘卡交出姑且就我羁縻僧格林沁以现当剿捻吃紧之际势宜恩威并用示以不疑用之剿贼贼平之后苗练势孤自必尽除傲慢且使苗练安帖则蒋凝学所领楚军便可专力与僧格林沁之军合力各由南北进剿捻巢以期得力所筹自是不为未见此次苗沛霖因僧格林沁札谕该练欲用之剿捻乘机具禀申诉揣其意一则欲借僧格林沁声威抑制李续宜撤去楚师使彼得以逞志一则欲借剿捻之名冀僧格林沁奏准仍复还其前次占据之

利藪一面之词毫无情理而阴鸷之谋时流露于意言之表苗沛霖如果能带练剿贼为国出力朝廷屡经明谕贯其既往予以自新该大臣等何难待之坦白尽释猜嫌但必须其实心实力悔罪归诚有杀贼攻城之实据方可加之信任若仍心暗昧或阳为助剿而仍与贼阴相结纳或第欲冒官练之名以胁制民圩希图煽惑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其居心行事朝廷亦必洞见肺肝谅该大臣等亦断不以欲资其力稍涉迁就致为所惑而忘后患着僧格林沁曾国藩等会同察度妥筹万善正阳等处厘卡既已交出即该练等果随同奋勉剿贼心已明曾国藩等并当筹给饷需至寿州正阳关等处利源所在断不得令该练等藉词饷需再图侵占前次逆首陈玉成就擒寿州其余贼骁悍之众尚有二千余人苗沛霖收隶所部现在曾否遣散其窜扰豫省南阳一股捻逆内有无此项陈逆余党并着僧格林沁等查明具奏等因钦此。

仰见 圣谟闳远。布置精详。臣于二十一日接奉此 旨。即与抚臣李续宜再三商度。逮二十三日李续宜登州起程。署抚臣唐训方恰到安庆。臣又与之熟商。如会剿亳州捻巢。楚军应由南路进攻。其西路贼窜责令楚军追剿。 谕旨垂询是否足敷分拨有无窒碍一节。查李续宜所部湘勇。在皖境者万余人。现在分守颍州寿州六安霍邱固始五城。又守三河尖正阳关两隘。皆系最要之区。若再令分剿捻巢。则防守七处之兵。与进剿亳南之兵。皆嫌其单。湘军素无马队。于追逐捻匪。本不相宜。若步军太单。则更无把握矣。屡接官文函咨。石清吉防守庐州之十营。前已调去三营。今又欲再调三营回援鄂省。并云发匪自德安而下。欲由安庆境内回援金陵。如果属实。皖北腹地空虚。处处可虑。颍寿之湘勇。以分守七处而太单。庐州之防兵。以抽调六营而亦薄。更无余力可以进剿亳南。此楚军不敷分拨兼有窒碍之情形也。 谕旨垂询道员蒋凝学是否可以统带抑应添派大员督率一节。据李续宜面称。蒋凝学与毛有铭同为监司。成大吉萧庆衍王载驷皆为提镇。势位相侔。才智相等。彼此俱难统属。至臣所部各军。如杨载福鲍超张运兰朱品隆诸统将。皆抱病未痊。现在皖南军情。十分紧急。臣欲求一人支持危局。尚不可得。又安能另派大员督率淮北剿捻之师。此颍寿各军难相统驭之情形也。 谕旨垂询苗沛霖反复叵测察度妥筹一节。臣查苗沛霖诡譎多端。耳目最广。闻凡李续宜离闲苗部之密谕。胜保参劾湘军之微词。苗沛霖皆得钞其全。即言官劾苗之疏。 廷寄驭苗之法。苗沛霖亦多录其原文。蒋凝学等欲阳抚之而阴防之。固在苗沛霖计算之中。即僧格林沁欲调苗剿捻。并欲调苗离巢。使楚军得放心剿捻。亦未尝不在苗沛霖计算之中。臣愚以为欲苗之不猜疑。必在我者先有诚一不欺之道。欲苗之不反复。必在我者先有坚定不变之谋。大抵驭苗之策有二。一曰剿。一曰抚。抚苗之策亦有二。一曰赦其罪而不资其力。一曰资其力而并予以权。凡良圩之出财出力以从苗者。非心服也。彼挟 朝命以临之。不得已而为所胁耳。自夏闲党羽离散。苗势渐衰

。今调之会剿擒巢。则必听其招集旧部。号令圩。是予以威权矣。又必听其广收练稻。设立厘卡。是予以利权矣。今日养虎自。他日复欲缚虎归柙。岂易言哉。臣愚以为赦其罪而不资其力。犹不失为中策。于征调之札则吝之。使其号令不能遽振。于厘卡之事则宽之。使其生计不至遽穷。情愿假以利权。断不予以威权。俾苗沛霖既服官军之足以自立。又感疆臣之不与争利。或可相安无事。若既欲资其力。又欲结其心。而又不予以威权利权。则断无是理矣。此臣察度苗练但用中策之微意也。至苗沛霖所收逆首陈玉成余众曾否遣散是否混入南阳捻股之内。俟访查明确。续行附奏。所有遵 旨筹议缘由。谨会署安徽抚臣唐训方由驿覆奏。伏乞 圣鉴训示。

条陈招抚翻覆可虑疏咸丰九年

吴焯

一请防招抚之翻覆也。现在胜保军营。多所招抚。臣不知其情形实在如何。原无从妄议。而私衷恒以为虑。闲尝以情势推之。所抚之人。向皆有众数万。受抚之后。其众必不散。如皆领官饷。则断不能给其求。如不领官饷。则又安能得其力。且彼若犹劫掠。则为匪固未改。若不劫掠。则其饷又何来。倘云实心诚服。乐为我用。则新有之众。不止十万。何敌不摧。何城不克。数月以来。大段应已肃清。若我令犹在半听不听之闲。其情犹在若从若违之际。设有摇动。何以御之。凡此皆臣所不解者。今之所恃。独赖 皇上恩施高厚耳。然而荣之以位。位极则骄。予之以恩。恩竭则慢。此皆自来必有之情。殊恐难善其后。臣非不愿匪全受抚。民得安生。而怀此过虑。窃时时为胜保危。伏祈密饬胜保务极堤防。务极慎密。毋为何桂珍之续。万一有疏。则岂仅胜保可惜。而事之贻误。有寒心者矣。此疏节录

请剿除苗逆疏同治元年

吏科给事中吴焯

臣等窃惟苗沛霖以凤台县文生。咸丰六年投入张落刑捻党。久为众所不齿。厥后办团有功。经统兵大臣先后保至道员加二品衔。与以重权。遂蓄异志。自十年八月以后。句通粤逆。设局逐官。据颍上霍邱寿州怀远诸城。逼民蓄发。及闻曾国藩僧格林沁军威已振。恐胁从者生心。是以求抚于翁同书袁甲三。又遣人求抚于胜保。以懈我军。以安新附。伏念 皇上建元之始。澄叙官方。自难使叛逆之臣。幸逃法网。然此犹以是非言之也。若以利害言之。主抚则有害而无利。主剿则有利而无害。疑似之闲。有不容不辨者。盖苗逆之所恃有四。粤捻两匪未平。有罪不暇致讨。所恃者一。筑圩要隘。以逸待劳。所恃者二。掳粮既足。又夺淮河水利。我兵饷缺。彼得以饱待饥。所恃者三。彼之胜算。以为声势既大。统兵者必避难就易。不敢言剿。而又有亲密之党为之关说。或



谓其心无他。或谓其才可用。自可假受抚之名。招集亡命。威胁各圩。饵以掳掠之利。绝其归顺之心。所恃者四。此其计亦甚毒矣。然而叛逆之党。众口羞称。威胁之民。本心未附。恃粤逆为接应。而皖北粤逆渐就肃清。倚捻匪为声援。而北路匪徒屡经挫锐。如果庐州收复。即以乘胜之师。声罪致讨。则数年来受其荼毒者。必将乘隙报仇。争为乡导。军威一振。远近归心。苗逆所胁之民。可为我守。各圩所聚之粟。可佐军需。由是扼险为营。层层联络。夺淮河之水利。则有源之饷。足以养兵。诛倡乱之渠魁。则啸聚之徒。闻而畏法。此主抚所以有害而无利。主剿所以有利而无害也。谋定于先。相机而进。办一分则收一分实效。庶大局尚可挽回。臣等谨拟管见四条。为 皇上陈之。一转客为主以图万全也。苗逆长于守圩。凤台县一带老巢。皆其亲党所据。骤然攻之。则彼为主而我为客。必难得手。至于新附各圩。虽有苗党为之圩主。民心究不能服。俟庐州收复。南路无虞。抚臣李续宜统兵三四千人。驻六安寿州地界。竖立除叛安民旗号。令各圩擒斩逆党。则颍上寿州附近之处必有应者。得一圩。则以一圩之人为耳目。步步为营。层层联络。布置既定。然后择其首恶之圩攻之。逆党来援。并力与战。必获全胜。军威一振。归附日多。远近各圩。自可传檄而定。我逸彼劳。是我为主而彼为客也。不出数月。其势必孤。可以直捣老巢矣。一三路进兵以分贼势也。苗逆以苗天庆苗景开领步队。以苗希年领马队。得力者惟此三人。一路进兵。易于抗拒。若僧格林沁军威再振。能由徐宿招抚各团。会合袁甲三。两路进兵。声势自壮。否则袁甲三纠合凤阳灵璧民团。进兵怀远。而以张得胜纠合宿州民团。进兵蒙城。足以分其兵势。然后楚军带领船水陆并进。剿办正阳下蔡等处。水利一通。军饷不乏。自能克复寿州。扫除逆党矣。至于皖豫交界之处。应责成胜保剿办。

一用其仇敌以相犄角也。苗逆办团。始于凤台境内。藉剿匪为名。扰害地方。宿州蒙城等处。被祸尤惨。即如宿州之奶奶山民团。恨其淫掠。于咸丰九年。乘逆党失利。截杀甚多。畏其报仇。勾结捻匪拒之。至今不相下。近日凤台县之朱家冈。亦不降。此外如寿州蒙城灵璧尚多欲报仇者。应饬袁甲三择其可用者招之使来。或联络民圩。或助攻逆党。必能得力。一多设反闲离其腹心也。苗逆性多疑忌。前此倚邹兆元徐立壮为腹心。忽遣人刺杀邹兆元。徐立壮不服。遂与结仇。近日贪恋女色。精力顿减。猜忌尤多。其党与如苗天庆苗景开苗希年等。皆以掳掠致富。各有偷安之心。又非苗逆亲支。俟苗逆势孤。相机行闲。使其自相疑忌。固可一鼓歼除也。以上四条。俱系访闻实在情形。至于临机应变。应责成各路统兵大臣随时调度。非臣等所敢臆度。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 圣鉴施行。

请速除降贼宋景诗疏同治二年

王拯

奏为降贼叵测昭露。请 旨密饬统兵大臣迅即翦除以消巨患而全大局。恭折仰祈 圣鉴事。方今东南逆匪。分股渡江。大举包抄。以与安庆为难。窃计曾国藩能相持数月。贼智必索。而逆氛可期扫荡。不期苗沛霖猝已叛乱。与捻逆俱相勾结。横支其闲。僧格林沁一军。剿匪山东。若能克期蒞事。回剿苗逆。犹可与曾国藩等同力决荡。乃以直东未能即平。势不能即返南征。其直东匪中。尤以降贼宋景诗阴狡凶横为最可虑。窃见僧格林沁切致枢廷函内。深谋熟计。语重心长。洵为老诚忠赤。经国大猷。今之南北军务。至于跋前疐后。惟此二三降贼。办理尤为棘手。揆厥所由。悉由胜保予智自雄。养贼自重之贻患。参之肉其可食乎。僧格林沁前奏直东民团。每遇官兵。怒目相视。深虑民心思乱。近乃痛言兵勇残虐百姓惨酷之状。以致民之恨兵甚于恨贼。而以此等情形。惟宋景诗勇丁为尤甚。故谓北省军务紧要。有甚于南方者。又以程顺书杨蓬岭宋景诗等皆莫可安插驾驭。必待若辈反复众着。除之已晚。第当其首鼠叛形未显。骤加死罪。不特有恶杀降之名。亦恐宿亳降众惊疑。更为苗沛霖所煽惑。因请令督抚等将直东降众。即认真办理。倘竟一时决裂。则苏克金恒龄等马队。不难实力剿办。臣愚以为僧格林沁含意未申。固有在也。臣闻宋景诗岗屯砖圩。俨然嵎固。自陕逸回。其党不过数百。崇厚等为之一再养痍。裹胁已逾万矣。近复闻于附近昌邑莘县聊城临清四州县。所有村庄竖伊旗号。勒将所获麦石。与佃户平分。运送岗屯。莫敢违者。东省士民。均以为其心尤狡。其谋甚大。失此不图。后将莫及。臣闻办贼之要。惟当歼厥渠魁。而临几当断。尤在沈谋毅力。今宋景诗名为降伏。心转益凶悖。惟有请 旨密饬直督刘长佑将该降贼计调来营。立即暴其罪而诛之。或犹可及。即令所有附从死党千百。办理亦尚易为。余者胁从。无难立时解散。宋景诗如果归降实是诚心。其才本属可用。一闻檄调。更必来营。不敢抗延。刘长佑亦必能察其真诚而为请命。且加保荐。该督甫经到直。仁威所著。宜犹足以致之。若竟抗违不至。则其叛志已成。发之愈迟。其祸愈大。不若乘此直境暂安。官军之力犹能越境进剿。苏克金恒龄等军固足相辅。即东省民团如柳林等处。亦必义旗同指。僧格林沁所谓一朝决裂。不难实力剿办。殆谓此也。此贼一除。即杨蓬岭程顺书等首恶。亦皆可骈诛。罔所顾系。杨蓬岭屡次翻覆。程顺书凶顽最甚。臣读刘长佑前奏。于该降贼等不即加诛。诚有所顾系而云然耳。事机所致。有关全局。窃意天心佑顺。及时图之。宜若可成。即使必烦兵力。臣愚亦窃以为时不可缓。若谓杀降之名不可当。而祸亦大。臣独以其叵测昭露。宋景诗自取之。而臣实发之。我 朝廷有嘉折首。网开左右之仁。实未尝有所妨。而可昭信于天下也。臣为思除巨憝。以安畿辅而利全局。不揣冒昧。恭折密陈。

## 遵赴山东剿贼万难迅速情形疏

曾国藩

窃臣钦奉同治四年四月二十九日 上谕钦差大臣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一等毅勇侯曾国藩着即前赴山东一带督兵剿贼两江总督着李鸿章暂行署理江苏巡抚着刘郇膏暂行护理钦此。又准军机大臣字寄。四月二十九五月初一等日。次上谕。飭臣赶紧赴援保畿疆各等因。臣部署一切。拟于月内起程。先赴徐州。以徐州为老营。派一良将驻济宁。臣亦当亲赴济宁一带。察看形势。惟僧格林沁以督师重臣。猝尔捐躯。震远近之人心。长逆贼之凶焰。 朝廷责臣讨贼。至切且速。即山东官民。亦望臣星速北上。臣踌躇再四。有万难迅速者数端。请为我 皇上缕晰陈之。臣自江宁起程。不能不酌带楚勇数营。以资护。查臣部现有之勇。除刘连捷等新调江西。易开俊等分防皖南皖北外。金陵未撤之兵。仅存十六营。人人思归。三月闲。因御史朱镇参奏。 谕旨飭令裁撤。当即宣示各营。飭将秦淮淤土挑竣。一律撤遣。此次闻有山东之行各勇纷纷求归。不愿北征。劝谕三日。始定议裁撤者十二营。北征者仅四营。又新募两营。各三千人。作为随臣左右之亲兵。此外惟刘松山宁国一军。相距较近。现已飞檄往调。等候刘松山前来。如其部卒不愿北征。臣亦不复相强。当酌带楚军将弁。另募徐州勇丁。仿臣处之营制而约束之。存楚师之规模。开齐之风气。李鸿章所部之淮勇。已稍习于北方矣。然尚专食稻米。不惯麦。若徐闲能另出劲旅。则北路数省。到处相宜。臣鉴于金口叛兵之祸。不敢强楚勇以远征。现仅刘铭传周盛波两军。归臣调遣。淮勇虽称劲旅。人数尚少。不敷分拨。不得已为此迂缓之谋。添募徐方之士。约须三四月。乃能训练成军。此其不能迅速者一也。捻匪积年掳掠。战马极多。此次蒙古马队溃散。恐亦为贼所得。现闻贼马多至万余匹。驰骤平原。其锋甚锐。臣处昔亦有马二千。除拨交左宗棠李榕共三百匹外。余皆拨交曾国荃鲍超两处。数月以来。其隶曾国荃李榕部下者。业已全数遣散。其隶鲍超部下者。即系上杭饥噪之军。尚未安抚就绪。刘铭传之军。添练马队。甫经李鸿章于三月闲奏请出口买马。臣亦拟在徐州添练马队。派员前赴古北口一带。采买战马千匹。约计往返程途。至速亦须三月。加以训练。非再得两月。断难集事。若竟不佐以马队。而强驱步兵以当骑贼。虽有贲育之勇。亦将不战自靡。此其不能迅速者二也。扼贼北窜。惟黄河天险。最为可恃。防河之策。自为目前第一要义。臣上次折内。即拟由河南山东抚臣。另造舳板战船。现在事机尤紧。直隶齐豫三省。均须迅速造船。分列河干。以壮声势。据吴棠所奏。江南之船。于黄河水性不合。与臣前奏相符。有所斟酌船式。采办木料。招募水勇。应由该三省督抚悉心筹划。因地制宜。惟位一宗北省较少。金陵存留尚多。臣拟拨三百尊。分济三省。派船解至济宁州。由该

三省派船前来迎接。黄河水师办成。畿辅可永无捻匪之患。其势虽缓。其利甚大。然非有四五月工夫。难期就绪。此其不能迅速者三也。

至刘铭传一军。不宜遽入直隶。宜剿贼于黄河以南。臣于上次折内陈明在案。节次寄 谕严催刘铭传渡河。径赴刘长佑军营。果使于事有济。自应设法北渡。惟目前濮州范县菏泽郓城等处。黄河南岸。一片贼氛。若非节节扫荡。焉能冲过北渡。若使远避贼锋。绕路行走。则上游须绕至河南兰仪等处。下游须绕至山东历城长清等处。非迂绕五六百里。不能径行渡河。且该军现在南岸。尚未遇贼一击。若贼未北渡。而该军先至北岸。反置劲旅于无用之地。似于军情地势。均未相宜。臣昨接刘铭传来文。批令在鱼台滕县附近运河之处驻。拟俟粮运稍有把握。再令进驻济宁。正筹度闲。接奉五月初三日寄 谕飭刘铭传由金乡嘉祥一带黄河南岸。向西兜剿。又接国瑞来咨。亦欲刘铭传在黄河南岸协剿。与臣暂不北渡之说相合。以理势揆之。黄河夏秋盛涨。刘长佑亲统大军防堵河北。该逆应难飞渡。不特刘铭传目下不宜渡黄也。即将来事势稍定。亦不宜令河南之兵。兼顾河北。查河北仅有直隶一省。近年捻患尚少。河南有齐豫苏皖四省。近年稔患极多。据臣愚见。直隶宜另筹防御之兵。但令分守河南。齐豫苏皖四省宜另筹追剿之师。不使驰援河北。盖楚勇淮勇向例每日仅行四十里。黄河船少。万人渡河。动逾旬日。若令时而北渡。时而南渡。我则疲于奔命。贼则相去已远。殊为失策。此因行军不能迅速遂不能兼顾直者又其一端也。僧格林沁之忠勇绝伦。妇孺皆知。华夷传诵。其统兵追贼。日行七八十里或百余里不等。然步队不及马队。弩马不及良马。势必参差不齐。闻僧格林沁于三月驰至汶上。步队后七日始到州。马队亦有后三日始到者。行走太速。势不能自带米粮。埋锅造饭。行文州县。令其供支饭。兵燹困苦之余。州县力难具数千人之食。又或仓猝得信。家丁逃匿。或两县交界。彼此推诿。将士争先落后。饥饱不均。有连日不得一餐者。其队伍难整在此。其行军神速亦在此。臣处行兵之例。每日行军支帐埋锅造饭。不向州县索米供应。略师古法。日行仅四十里。少或二三十里。李鸿章之淮勇。亦仿楚师之法。其步步稳妥在此。其行军迟钝亦在此。僧格林沁剿办此贼。一年以来。周历湖北安徽河南江苏山东五省。若他人接办此贼。断不能兼顾五省。不特不能至湖北也。即齐豫苏皖四省。亦不能处处兼顾。如以徐州为老营。则山东祇能办沂曹济四郡。而济东泰临以北。力不逮矣。河南祇能办归陈两郡。而开许南汝以西。力不逮矣。江苏祇能办淮徐海三郡。安徽祇能办庐凤颍泗四郡。余属皆力不逮矣。此四省十三府州者。纵横千里。从古四战之场。历年捻匪出没最熟之区。若以此责成督办之臣。而以余属责成四省之巡抚。则汛地各有专属。庶军务渐有归宿。此贼已成流寇。飘忽靡常。宜各练有定之兵。乃足以制无定之贼。此因行军不能迅速

。遂不能顾各省者。又其一端也。方今贤帅新陨。剧寇方张。山东之望援。急于星火。而臣策战事。乃在半年以后。北路之最重。莫如畿辅。而臣策直隶乃须另筹防兵。此皆骇人听闻之言。殆不免于物议纷腾。交章责备。然臣筹思累日。非专力于擒匪最熟之十三府州。不足以弭流寇之祸。理合直陈刍蕘。备圣主之采择。所有遵旨督师剿贼。及沥陈万难迅速缘由。恭折由驿六百里驰陈。

### 密陈流寇可虑片

曾国藩

再密陈者。臣窃观此股擒匪。奔突六省。攻剿十年。久成流寇之证。虽人众不及发逆。而马队则数倍过之。其凶狠之性。狡诈之谋。亦不亚于发逆。而中外论者。轻视此贼。以为殆不足平。古称恐则致福。骄则致败。若人人轻视剧寇。则骄气于数省。岂有奏功之理。明季流贼。初亦或聚或散。时盛时衰。终遂至于不可收拾。殷鉴不远。能无惴惴。臣愚以为欲求众心之儆惧。须先戒奏报之虚浮。奏报之于兵事。关系最重。所奏果实。则一军之是非悉公。朝廷之赏罚亦当。所奏若虚。则劳苦多功者从而寒心。巧伪僨事者反以得志。近日各路奏报。颇多粉饰。河南湖北两省尤甚。河南今春屡报胜仗。查询实无战事。湖北报正月二十八日鄂军会同铭军攻克黄陂。查询是日午刻刘铭传率师克城追贼。酉刻收队。并未见别有一兵来会。至二更后。鄂军蓝斯明刘维楨等始至西门外驻。今铭军与鄂军均准开单请奖。有功者与无功者毫无区别。实不足以彰公道。凡疆臣奏事。皆据各将领原禀入告。本不能免于虚饰。但须略加考察。稍为删改。俾黑白不甚颠倒。庶中材知所劝惩。伏乞皇上不咎既往。儆示将来。于鄂豫暨各省奏报。俯赐鉴察。殷勤训诫。其屡报胜仗毫无实际者。严旨诘责。风气一振。不特疆吏悚惧。即幕僚草奏者。亦不敢率尔命笔。大局幸甚。同治三年八九月后。亲王僧格林沁之师。疲劳过甚。邓州吕堰驿罗山等处之败。失去战马三千余匹。精锐伤亡太多。本不可以再战。向使皇上灼知实情。或令该亲王回京休息数月。或令在山东河南停兵养锐。亦何至有曹南之祸。乃各省奏报。皆称擒匪最畏僧格林沁。不敢与之交战。或称残无多。歼除在即。朝廷不得确耗。早为之所。遂至殒丧贤王。忠良短气。遐迩震惊。臣痛念及此。未尝不归咎奏报失实有误大局也。自臣接办此贼。设四镇驻防之卒。筹大枝游击之师。意谓且战且守。或可渐有头绪。及此次入齐。与张总愚股匪相遇。本月初旬。三次接仗。两次挫衄。张逆人数较少。即已骁悍若此。况益以任赖等逆之众。尤觉难操胜算。总缘贼马逾万。数倍我兵。旷野平原。步不敌骑。臣屡思多练马队。不特湘淮各勇。骑射非其所长。且臣所派两起买马之员。均据禀称去冬大雪苦寒。口外马瘦且少。不敷购办。臣处欲添千余骑

而不可得。鲍超欲买三千余匹。未知成军更在何日。臣受命剿擒。已满十月。制寇之方。尚无把握。终夜以思。且忧且愧。外闲不察。或以迅速成功相期。每日所接宾僚。无非誉言。所阅文牒。无非谀词。不曰旦夕可灭。即曰贼无长技。此等浮言虚誉。既恐传播行闲。长部曲骄矜之气。亦恐上达天听。弛朝廷兢业之心。臣因此次小挫。将各军痛加儆戒。尤愿我皇上弗轻视此贼。常以流寇难治为虑。博储将材。以求为可继。稽核奏报。以戒其勿欺。庶凭圣主朝干夕惕之怀。终救中原火热水深之厄。区区微忱。谨据实附片密陈。

### 覆陈剿擒遏流清源疏

曾国藩

谕旨又令臣酌量前进。择要驻。以便就近调度。臣虽至愚。岂不思步步进逼。急图殄灭之方。惟臣细观贼情。已成流寇行径。若贼流而官兵与之俱流。则节节尾追。着着落后。假令此时追至汝洛。待贼南趋光黄。又折而追至光黄。或贼东趋徐。又折而追至徐。虽终岁奔波。终无大损于贼。臣之愚见。常欲坚持初议。于擒匪必经之途。驻重兵。如刘铭传驻周家口。贼若回窜扶沟鄢陵。即自周家口迎头击之。张树声等驻徐州。贼若回窜永城。即自徐州迎头击之。推之贼窜蒙宿。则刘松山等自临淮迎头击之。贼窜曹单。则潘鼎新自济宁迎头击之。变尾追之局为拦头之师。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庶几渐有归宿。皇上如以臣议为可采。则于臣驻兵四处之外。请旨飭下湖北河南督抚。于豫之巩洛宛邓。楚之随枣黄麻。各驻劲兵一枝。与诸将坚约。重在拦头迎剿。不重在贼退尾追。似亦制胜之策。近人多谓擒匪并无大志。旦夕可平。微臣独念擒匪或成流寇。祸患方长。此贼有甚似流寇者一端。有不甚似流寇者一端。凡流寇所以日聚日众。非良民皆乐于从贼也。祇因贼骑剽忽。劫掠居民不得耕获。百里废耕。则百里之民从贼偷活。千里废耕。则千里之民从贼偷活。今凤颖徐泗归陈等郡。几于千里废耕。而官兵又骚扰异常。几有贼过如篋兵过如洗之惨。民圩仇视官兵。于贼匪反有恕辞。即从贼亦无愧色。此甚似流寇之象证之可危者也。凡流寇如无源之水。听其所之。而此贼尚眷恋蒙亳老巢。旁县皆田荒屋毁。而蒙亳尚有田庐之乐。斯又不甚似流寇证之差善者也。臣即于四处设立重兵以遏其流。又拟查办民圩以清其源。先查亳州蒙城宿州永城四属之圩。分别良莠。大加惩治。其余有擒州县。次第查办。近日出有告示一件。钞附呈御览。臣驻之处。仍应以徐州为老营。以临淮济宁周家口为行营。庶于清查民圩。督饬诸将。两有裨益。是否有当。伏候圣谟详为指饬。

接署 钦差大臣沥陈兵饷事宜疏同治五年

李鸿章

前奉 旨飭令进驻徐州。本系总督管辖之地。吏应办之防。清淮以东。宿蒙以南。如兵力能及。臣皆责无旁贷。故不敢稍有推诿。兹复奉 命接署 钦差大臣。则凡发捻所到之区。众人束手之际。皆将责望于微臣。以臣智术短浅。才力薄弱。实难胜此艰巨。非敢沽谦抑之虚名。拘辞让之末节。揆时揣分。战栗惊怖。诚有不能自己于衷者。惟恭绎 圣谕。因曾国藩积劳致疾。重烦 廛念。令臣暂时署理。为一时权宜之计。若再三坚辞。往返耽延。既无以仰体宵旰之忧。且令曾国藩病躯候代。情谊亦觉歉然。展转焦思。惟有仰恳 圣明。从容筹议知兵大员。督办剿捻军务。或候曾国藩调理就痊。仍旧办理。俾臣稍安愚拙。获免大戾。感戴 高厚。曷有既极。但就目前有必须豫为筹度者。有不敢豫为限制者。谨为 圣主一一陈之。上年九月。奉 旨令臣带兵驰赴河洛。臣即恐一离本任。则粮饷军火。均无所出。当将可虑三大端。据实详细覆陈。曾国藩本年八月二十三日附片奏称。将帅带兵剿贼。非督抚手有理财之权者。军饷必不应手。系阅历真切之语。年余以来。曾国藩在前督师。臣在后筹饷。患难与共。休戚相关。虽士马未尽饱腾。而臣之心力实已交瘁。怨谤亦所不辞。臣来徐甫踰一月。后路粮饷转运。相隔渐远。每恐呼应不灵。若再逐贼出境。远驻豫省。军务大局。未必遂能有济。而各军饷需。本任公事。必多贻误。即蒙派员。接署督篆。各有责任。各有作为。何能与前敌痛痒相连。始终如一。若强争则徒失和衷。若隐忍则必分畛域。军需稍有掣肘。斯功效全无。溃败立见。臣去年折内。固已言之详且尽矣。且臣自问本心。于一切荣利。素知恬澹。若从此脱卸地方事件。专意办贼。事机可赴。神智不纷。犹可勉力报效。若因饷缺而溃。亦非 朝廷所以用臣督师望臣成功之意。臣从军十数年。稔知军情利钝之由。其枢纽不在贼之难办。而在粮饷军火之接济。曾国藩老病侵寻。自萌退志。臣每谆切恳劝。谓若不耐军事之劳顿。即请回任筹饷。坐镇要区。彼总以精力衰惫相谢。然亦以剿捻全军。专恃两江之饷。若经理不得其人。全局或有震撼。与臣再四密商。迄无嘉谟可以入告。是以不得不赖 朝廷之善为区处矣。今 谕旨未令人接办江督与通商要件。而询及应否驻豫境。臣若至豫省边界。离江宁千余里。离苏沪千数百里。军储之调发。属吏之禀承。文牒往还。动踰月。未有不迟误者。后路根本重地。皆新复之区。又多通商口岸。设有蠢动。更难兼顾。臣反复推究。事理务求一是。纲领全在得人。

皇上若仍令臣兵饷兼筹。须以驻徐州而止。应仍如曾国藩前奏。东路稍松。当回金陵。或驻清江。力筹饷运。乃足以固军心而维大局。捻逆在东。则督饬各军就近兜剿。捻若趋豫。则体察诸军之劳逸。东路之防务。更番酌调。跟追前往。与鲍超曾国藩等军。会合夹击。刘铭传等忠勇奋发。临敌应变。均尚可靠。臣随事商筹调度。似不致遽有失机。若 皇上专责臣以讨贼。在本境

可兼管地方。驻别省即不能兼管地方。如不兼管地方。军需当责之何人。缺乏当如何处置。非一二空言。能有实济。此必须豫为筹度者也。

至捻逆久成流寇。臣军打仗虽尚得力。而马队太少。不及贼马之多且悍。曾国藩固屡言之。臣到徐后。审察军情。可以胜贼。而尚不足以灭贼。贼败后。马队急走日百余里。我军步队至速日七十八里。贼随地掳粮。我军须赍粮而行。现各军置车驼。赍粮不过旬日。旬日之外。就地采办。而贼过处。人烟荒凉。城乡穷苦。往往停留三四日。购不出一日之食。且饷银远道解送。亦不应手。军士忍饥赶路。催逼太紧。恐生溃变。我停一日。贼走已数百里。此剿捻追贼之苦。前亲王僧格林沁所统。马队尚多。而仍屡蹶不振者。职是之由。曾国藩接手后。有鉴于此。故始为设立四镇。旋议扼守运河沙河。使地势收窄。贼势较蹙。较易兜剿。目下运防。水深堤密。尚可扼住。冬春浅涸。尤须加意。其贾鲁河沙河地段太长。人力难齐。终办不成。为今之计。自应用谋设闲。徐图制贼。或蹙之于山深水复之处。弃地以诱其入。然后各省之军。合力三四面围困之。或阴扼其饥疲裹胁之众。使其内乱残杀。否则投降免死。给资遣回。以解散其穷蹙致死之心。而披离其党羽。或另有设守致困之法。容臣与湘淮各将帅及各省督抚相势妥筹。但能同心协力。冀有歼贼之时。军事随时随地。变幻无常。此不敢豫为限制者也。

筹办胶莱扼剿事宜疏同治六年

李鸿章

自来流贼最难追剿。而流贼之速。尤莫如今日之捻逆。中原平旷。万骑冲突。无可限制。日辄百数十里。或二百里。无论我军步队笨滞。力不相及。即使及贼见仗。而此截彼窜。横行侧出。贼路不穷。我力必有时而穷。迨日久追逐疲惫。为贼所乘。往往一蹶不振。自剿捻以来。十数年如一辙。虽追贼神速如僧格林沁。尚且不能成功。臣等自问万不能及。故欲灭此贼。计惟有兜围之一法。臣曾屡奏及之。曾国藩始思变计。初议四镇之设。继议沙河贾鲁河之守。本年春闲左宗棠曾国荃又拟为白口之围。皆欲偪之不流。蹙之渐紧也。自臣受事抵豫。贼已入鄂。各军与贼转战鄂豫数月。迄无机势可乘。惟有严檄诸军往来蹙击。迨贼由豫窜东。臣思东省运防。屡经贼扑。向称可恃。遂急注意布扼曹单丰碭旧河堤。欲困之黄运之闲。以为得地。乃不数日而贼已渡运。臣由归德驰赴济宁。与刘铭传等函商。不得已复为蹙贼登莱之计。先借各省兵力。协守运河西堤。以图圈制而遏回窜。续奉六月初五日寄 谕。抄发刘长佑英翰等原折。皆言之甚切。与臣所部署均属相符。是目前办贼。舍此更无良策。臣更衡量利害之轻重。与其驰逐终年。流毒江皖东豫楚各省。不如弃一隅以诱之。与其往复运东。济泰沂青及苏之徐淮海各属均受其害。不如专弃登莱以扼之。胶



莱河之守不密。则登莱无可扼。运河之守不密。则胶莱仍不足恃。贼踪已向胶东。事势至此。机会可图。但求万全。不争一日。故臣立意必运堤与胶莱河两防。均已布定。乃可抽兵进剿。庶打一仗是一仗。灭一贼少一贼。贼智自困。而兵力不疲。明知此计至愚至拙亦至难。然不若此。更不足以制贼。经緘商丁宝楨。属其勿遽穷追。反驱出境。即兵力未集。而迫之过紧。使之窥破机关。转虞脱逸。告以蹙之一字。宜求实济。勿尚虚功。恭读六月初四日寄 谕。令丁宝楨宜妥筹兼顾。杜贼回窜。不可专事尾追。致贼蔓延。尤服 圣谟之洞照。臣惟日夜图维。先固守局而后进兵。此臣筹办之大致也。东苏两境运堤。袤长千里。苟非各督抚关顾大局。通力合作。臣军断不敷用。皖豫派到各军。与淮军分守宿迁以上地段。臣前奏明现令于两岸排筑长墙。分哨过运东。就旧墙修缮台。掎角护守。方在漏夜兴工。非月余不能牢固。而宿迁以下至清江堤几二百里。尚无守兵。漕臣张之万兵力止能自保。苏省防军无可再调。臣仅调前金门镇王锺华提督李洪达水师三营。分布宿迁亨济闸下至盐河箝口坝一带。但苦无陆师依护。复经函商浙江抚臣马新贻请其速派五千人北上。协守宿迁桃源运堤以补其隙。尚未接复。准李瀚章曾国荃咨称。已派提督谭仁芳总兵刘维楨率万二千人。刘长佑咨称已派臬司张树声帅总兵余承恩等四五千人。前来助守。均尚未得启程日期。故运防尚未布满。即暂无兵替入胶莱。至胶莱河距南北海口。潘鼎新函称二百七十里。丁宝楨则云约三百里。以每营三里计之。须百营布守。至沙亦须八十营。刘铭传等三路之师。日内先后已到。然步队止四十六营。臣复拟调豫军宋庆十二营。淮军王永胜开字十营。由运河续行抽往。必合之丁宝楨所部东军三十一营。始可密布。丁宝楨止允以十一营相助。而臣添调运防之宋王两军。又须墙工稍整。乃可拔队。若丁宝楨尽以东军协守。目前略可敷用。未知果否准行。连日据报。贼踪盘旋莱阳掖县。仍向东北驶窜。臣饬刘铭传等。如贼外向。当设法堵入。商请丁宝楨移营分扼。若胶莱之守未成。即不能锐意击贼。若贼或窜出胶莱。诸将必能跟踪急追。臣虽庸懦。前剿办江苏粤逆。凡遇坚城要地。每多亲往督攻。盖剿守贼与办流贼。情事本自不同。况此时运防各军已到。筑墙营。既须就近督饬布置。而直隶湖北浙江之未到者。尚有二万余人。沿途催趲照应。及将来调派抽替。皆臣所当主持。皆须在济宁居中筹办。若遽舍之前进。则五省客兵何所禀承。运防门户未扃。胶莱咽喉未断。臣即亲往尚无裨益。而于大局转有妨。兵事百变。臣诚不敢谓运防既成。灭贼必有把握。然立意已定。则经营尤须尽善。此臣暂难即赴前敌之实情也。伏读初五日寄 谕。应否拣派威望素着大员统领前敌诸军以一进止之处着该大臣酌量办理。臣部湘淮各将。久其战阵。素相辑睦。号令尚无不齐。此次派兵入东。臣因直隶提督刘铭传深达机要。与潘鼎新同建倒

守运河进扼胶莱之议。曾令该提督就近察酌前敌情形。妥筹调派。随时会商丁宝楨协同东军筹办胶莱一带扼剿事宜。但使诸将力所能勉。臣函牒交催。当不致误。一俟各省调兵到齐。运河胶莱两防部署略定。臣再抽选劲旅。移营前往。督饬进击。以期聚歼。总之。此时大局先图兜困此贼。不求一时战功。臣若令刘铭传潘鼎新等追进登莱。计亦可获小胜。驱之使出。惟念捻逆流窜多年。数省生灵涂炭。实贻  圣主宵旰之忧。及今地力人力。幸有可办之机。惟办理须有次第。臣何敢避迂缓之名。而不竭力经营。顾彼失此。贻误全局。

覆陈运防万不可撤疏同治六年

李鸿章

从前议守运河。原恐胶莱之防。仓猝难成。画远圈以扼归路。所集皖豫鄂各军。皆以守本境者移守外户。能守固有裨大局。即不可守日回援。计固两便。而臣军全系步队。迎剿数省。奔逐数年。功效毫无。精力实甚疲惫。无论贼窜何处。责望悉归于微臣。军士必苦相驱迫。劳怨不支。势且溃决。臣日夜忧之。诸将稍怀忠义者。皆力劝就地圈贼。使其窜地较狭。追剿较近。我得藉屯守以更番休息。贼或限方隅而渐有穷期。以是曾国藩创守贾鲁沙河与运东。臣又议守胶莱河与运西。皆万不得已相机势而为之。非谓遂有把握也。自去岁豫军疏于汴南。今则齐军一疏于戴庙。再疏于潍西。人力不齐。前功尽弃。胶莱河防三百余里尚不可靠。沿运千里调兵数省。敢自谓可恃乎。然反复筹思。贼正急欲出运。万一力堵不住。亦胜负之偶然。若先撤运防。是示贼以弱也。守运各军。早夜修防。尚无疲倦。较穷年追逐者。劳逸饥饱略殊。忽令守。忽又令不守。军心能无惶惑。运河东南北三面。贼氛来往窜扰。官军分路兜逐。地方必受蹂躏。然不过数府州之地。驱过运西。则数省流毒无穷。同是疆土。同是赤子。亦未便歧视也。今使罢运防而另有制贼之法。臣必速罢。若更无可制贼。似不若得守且守。能战即战。尽人力以待事机。如因地段寫远疏漏。致贼逸出。或冬令水涸冰冻。虑生他变。再行相机变通办理。贼无常势。兵无定形。以臣才力兵力竭蹶之状。办此流贼。尤不敢悬拟成局。容随时察度贼情。会商曾国藩暨各督抚妥慎筹夺。

东捻荡平覆陈善后为难情形疏同治六年

李鸿章

目前紧要之事。实有数端。东捻人数本众。自十月闲任赖伏诛。即张示谕。播散贼中。准令投诚免死。嗣是以来。纷纷乞降。寿光之捷。全股瓦解。弃械环跪者。不绝于道。诸将因追剿紧急。送回运防老营。自济宁下至六塘河。降众与兵勇闲杂。即前敌马步随队协剿者。亦当不少。亟须清理安插。其有田里可归。应分别资遣递解回籍。饬地方官妥为照料。若无业游惰。而又精悍能战者

。暂留营伍。严为约束。渐化其桀骜之气。再谋分遣。此安插降众应急办而难遽就绪之实情也。东南及中原数省。用兵年久。物力凋瘵。民气浮嚣。游勇会匪。到处纠劫。外忧内患。潜伏根苗。各省绿营颓废。素为宵小所轻。尚须藉威镇摄。臣所部各军。自同治元年逐渐募练。初系淮南农民居多。迨克复苏浙各城。闲收粤匪降众。四年后。全调剿捻。随地募补。马步水陆。营数过多。需饷愈巨。数年以来。竭两江之财力。供亿此军。罗掘净尽。而各营每年必欠放三个月。积逋如山。曾国藩与筹饷司道屡请裁军节饷。臣以运防游击。多一营得一营之助。未敢遽议。今东捻既平。必应陆续裁撤。每裁一营。应酌补欠项若干。粮台无丝毫存项。又须设法筹此巨款。且此等惯战弁勇。在营食饷。尚可守法。一经遣散。其无业可归者。最易滋事。以饷需时势衡之。皆须逐渐办理。此裁撤营勇应急办而难遽就绪之实情也。昔周公东征。零雨缺斨。播诸风诗。久役思归。固人情之常。臣军各统领营官。从征年久。东南肃清后。即求假归。比因中原多故。未便遽允。旋调剿捻。驰逐数省。转战终年。日行百里。忍饥耐寒。忧谗畏讥。多人生未历之苦境。与各省兵将。贼来则追。败去则息者。劳逸迥异。臣去冬至徐州。刘铭传谆称疲惫已甚。欲速了此贼。以求开缺归农。今春以来。周盛波刘秉璋潘鼎新皆迭请开缺。臣以此捻未灭。义无可辞。郭松林八月来营。即约以贼平归农。杨鼎勋体弱多病。更难久支。今幸获成功。将士劳苦极矣。用马不竭马之力。用人不竭人之力。似应留其有余。仍备异日驱驰。即臣自咸丰三年正月从军。今已十五年矣。无岁不亲戎马。苦身焦思。时惧陨越。年未五十。精力就衰。实难久忝重任。俟遣撤稍有端绪。应再恳 恩准将 钦差大臣关防专员京呈销。诸将请假。当酌量准行。或所部裁撤后。酌饬赴任。如坚请开缺。果其情事不可强留。当为据实奏恳。此又体察军情宜稍休养而难遽责远役之实情也。

#### 筹陈捻平善后事宜疏

英翰

窃查逆捻稽诛数载。今幸仰伏 天威。一鼓荡平。中原数省。永臻底定。所有善后事宜。亟关紧要。必须预为筹划。窃惟畿辅重地。必须选调精兵。西征诸军。尤须预筹布置。遣散既多。宜妥为镇抚。征调未已。应预计饷需。谨就管见所及。详细具陈。恭候 圣主采择。一请裁撤直隶练军另选精锐以畿辅也。查直隶创练六军。原以备缓急之用。惟练军平日所习者。不过操演阵式。从未经临大敌。猝遇紧急。一无足恃。有名无实。徒耗饷需。去冬今春。梟匪捻逆两扰近畿。练军皆不能御。此其明证。四月闲鸿胪寺少卿朱学勤有请撤练军之奏。恭奉 谕旨。命微臣等各就所见。会同官文商办。微臣未及会商。即接官文钞咨。因军事紧急。已奏明缓撤。彼时捻势方张。防军分驻各处。诚有

难以遽撤之势。此时军事既定。所有直隶练军。似可裁撤。各归原伍。未便再事迁就。畿辅重地。必须另精兵。以资拱。为长驾远馭之计。查淮皖豫各军。皆系百战之余。精锐可靠。在臣愚以为可就此数军内。选择大枝劲旅一万八千人。仍分为六军。每军计三千人。立一统带。而以两军并为一略。每路择一大将领之。其驻处所。东路宜在通州宝坻一带。西路宜在涿州良乡一带。南路宜在固安新城一带。皆距畿辅甚近。平居则住营训练。一有调遣。彼此声息相通。朝发夕至。呼应既灵。事权亦一。所需军饷。由何省调取之军。仍由何省供应。不必另拨饷项。如此办理。既可随同神机营劲旅。环京师。不致虚糜军饷。而直隶所撤之练军。仍是本省之卒伍。亦不致军政废弛。一请练西征各军专力前进以一事权也。现在逆捻肃清。东北无事。惟陕甘回逆未靖。应即练精锐。大举西征。一切调派机宜。在 朝廷自有权衡。惟兵合则见长。分则见绌。如元年多隆阿入陕。自统所部。故每战辄胜。迨多隆阿故后。部众分隶各军。军遂不振。此事权一与不一之明验也。今议西征。宜于淮皖各军中。专用一军前往。如以淮军调畿辅。则专用皖军入陕。以皖军调畿辅。则专用淮军入陕。以至东豫各军。亦皆照此办理。惟陕甘办回之法。与办捻不同。捻匪形同流寇。可以合军围剿。期蒧事。回匪皆陕甘土著。股数繁多。即使进剿之师。事权归一。无所掣肘。尚须宽以时日。俾得因地因人。次第办理。方能永靖边圉。倘兵分将多。必致互相推诿。难收实效。盖西路瘠苦已极。筹粮之难。百倍于筹兵。兵多粮匱。其患有甚于无兵者。大军入陕后。兴屯田以尽地力。设转运以馈饷糈。遣疲勇以节糜费。应由统兵大臣广筹方略。惟求实效。毋期近功。西路军事。庶可日有起色。逐渐廓清。一请酌留皖省防军以靖地方也。查剿捻之军。皖勇居其大半。一经遣撤。以皖人回籍者为最多。非独皖军皆颍亳人也。即如淮军初起之时。勇皆募自六安合肥。今则颍亳之人。十居其七。豫军亦十居五六。而各军收降之众。又皆系皖北土著。安插既定。又非以重军镇之不可。

查嘉庆年闲。平定三省教匪之后。以散勇不靖。复劳大兵剿办。今皖省地居四达之冲。为江淮屏蔽。万一有事。则江豫楚三省悉为之动。亟宜弭患未萌。应请于皖军内挑留一万二千人。分为四大枝。每枝三千人。选派得力将领统带。分驻要地。联络弹压。遇有小丑滋事。酌留兵勇镇抚地方。亦请 下东豫两省抚臣。一并查度办理具奏。抑微臣更有虑者。颍亳民情。易动难安。现在军事既定。宜令咸与维新。宽其既往。若再分别良莠。执前事以相诛求。反侧者无以自容。必致别滋事故。前次苗逆伏诛。曾奉 谕旨所有同治二年十月以前仇杀各案。一概从宽免究。仰见 圣谟深远。烛照无遗。应请再申 明谕宣示。凡捻逆未平以前。所有为匪之人。已经投诚遣散者。一律准予湔洗自新。不

准再行寻仇指控。地方官亦不得藉端绳求。以安反侧。此后再有作奸犯科之徒。仍照例由各地方官随时严办。以昭戒。以上三条。皆系微臣愚见所及。据实牘陈。是否有当。恭候 圣裁。

议复捻平善后事宜疏 （目录遗佚）

李鸿章

窃奉寄 谕以崇厚英翰所陈善后各条。令臣等妥速议奏。查崇厚前奏体恤将领择养骁健选拔西征三事。业奉六月初七日 谕旨飭准照办。当经传知所部将弁兵勇。无不踊跃欢呼。用能期灭贼。嗣奉七月初五日寄 谕。抄示英翰所奏各条。内称裁撤直隶练军留勇扼一节。接准官文函称。宣化练军。地居独石张家口等边口。遵化军则 东陵重地。且近边塞。保定军则省会要区。屏蔽近畿。拟于此三处汰弱留强。未敢悉议裁撤。至南勇久战之余。诚为劲旅。但虑直民愚蠢。或未能耕凿相安等语。系老成慎重之见。臣愚以为兵丁之不得力。非独直省为然。军兴几二十年。其初调兵多而募勇少。而贼势日猖獗。后去兵用勇。规制一新。粤匪捻匪次第削平。功效大着。盖由绿营习气太甚。分布太散。兵丁大半骄惰。将弁又不一心。勇则募自田野。多朴拙习苦之人。统领营哨各官。自行挑选。一气呼应。易于效命。惟有事之时。募勇以揀急应变。无事之时。练兵以缉盗安民。是皆不可偏废。欲化弱兵为强兵。立法与用人二者。不可不大加变通。

目下军事大定。勇丁逐渐裁撤。各省绿营。渐复旧规。必须及时整顿。畿辅拱。关系尤重。若专用本省兵勇。人地自较熟习。防剿亦可经久。惟须将领得人。认真练耳。钦奉初九日 廷寄。将各省征军撤回。大河以南。责令在防京兵及本省官兵搜捕余匪。毋庸借援客军。致多扰累。似可无须留勇扼矣。臣所部淮军。均系南人。转战六七年。去家数千里。久役思归。本是人情。若留驻北方。开革告假。往返不易。米粮药械。接济难常。即严为约束。而兵与民素不相习。久亦未必相安。臣不敢不鳃鳃过虑也。至皖省应留重兵免查究前案一节。英翰在皖年久。熟谙民情。所请于皖军内挑选一万二千人。分为四枝。选派将领。分驻要地。联络弹压。请 明谕宣示。凡捻逆未平以前。所有为匪之人。已经投诚遣散。一律准予自新。不准该处绅团再行寻仇控杀。地方官吏亦不得藉端苛求。此后再有作奸犯科。责成地方官严办。以安反侧而遏乱萌。实系因时制宜之策。应请 飭下两江督臣安徽抚臣遵照察度妥办。臣复查安徽之颍亳宿蒙。江苏之徐海。山东之曹沂。河南之归汝。各属地界毗连。风气犷悍。中原祸乱。大率萌于此。捻匪起于蒙亳。煽聚勾结。及东豫。扰攘数省。今幸而扑灭。散勇降众。惟皖徐豫东交界之人为最多。即使设法安插。而民贫地瘠。生计艰难。势不能人人得所。目下兵威镇慑。断不可少。尤须地方大吏。慎

选严明廉惠之牧令。加意教养。认真缉捕。安徽抚臣宜常驻颍寿一带。就近督察控制。恳 飭下江皖东豫各督抚。晓谕交界各州县圩寨团练。照旧整理。以期化莠为良。即有滋事散勇。零股马贼。亦不得逞患矣。

上曾节相书

方宗诚

窃以执事勋德。彪炳乾坤。今 天子南服救安。复任以北方数省军政。诚念固根本。安 国家大计。非执事莫属也。执事知人善任。经纶变化。自必洞合机宜。宗诚迂疏寡识。精力早衰。不能奔驰戎行。从事左右。深用为恨。谨就管见所及。为执事陈之。窃谓拨乱反治之道。必知前之所以乱。而后知今之所以图治。转败为胜之机。必知彼之所以败。而后知我之所以取胜。其要在反其所为而已矣。一曰务持重。夫帅与将不同。将以冲锋为能。帅以调度为重。僧邸追贼。往往身先士卒。彼负兼人之资。又有骏马数十匹。随地更易。士卒匹马单骑。困乏无可更。则追奔不及。所以或遇贼伏。或贼反。常至败衄。执事此行。似宜择一重镇驻节。选将练兵。养精蓄锐。然后侦贼所在。分兵以击之。务出万全以蕲大创。不可急于一战以损威声。所谓立于不败之地。以制胜者。此其要也。二曰荐贤帅。用兵之道。以一人总其纲领。而又必有策力以辅其成。往者粤贼据武昌安庆江宁。执事起义师东征。长驱直下。已成破竹之势。然一阻于江西。再阻于皖南者。以其时下游诸督抚。无共济艰难之才。此剿彼松。此进彼退。不能成犄角之势也。其后胡公抚鄂。李希庵中丞抚皖。左公抚浙。李少荃中丞抚苏。又有沅浦中丞及彭杨二公各领重兵。以分水陆攻剿之任。执事特总持其纲。是以驯致于成功。是诸贤者。莫非执事之所推荐也。此执事所以有大功于天下也。北省用兵十年。始终无知兵督抚。故将帅中如邱联恩伊兴额及僧邸号偁忠勇。追风逐电。而各督抚不能会剿以助犄角之势。所以久而无成。执事此行。由淮徐进至济甯。其防河之任。当奏请责成直东豫三省督抚。其防淮之任。当责成漕督皖抚。其西甯之路。当责成豫秦鄂三抚。现在惟直督刘公秦抚刘公尚名知兵。东抚有操守吏才。而于兵事非所习。至豫皖鄂三抚。则未尽知兵者也。执事今进兵东北。窃计勋威久著。贼必避而之西。而豫皖鄂三省边界又受其扰。执事追剿则力疲。不追则顿兵于此。听贼肆扰于彼。义又不可。及移兵往剿。而贼又必去而之他。故非各督抚会剿。贼终不易灭也。使得知兵大帅分任三省军事。各驻边境会剿。而执事调度其闲。以健将追击之。务使贼无可甯。庶几易灭。而北方根本之地。始可固矣。所谓同心戮力。乃克有成者此也。三曰求人才。大帅以集思广益开诚布公为先。执事前所以成功。实用是道。僧邸忠国之心有余。知人之识不足。幕府既鲜良佐。将弁亦罕真才。分位过高。人既不敢进言。彼亦无虚衷求言之意。经略数省。已经五年

。而所至曾未留心采访人才。所保荐者。亦未闻有真堪大任之选。夫人才随地而生。要贵有大力者。振起而激励之。矫揉而变化之。故自古大贤所居。涵育熏陶。积久即成为风气。

执事往者供职京师。延访英杰。天下贤士归心。及倡议湖湘。而忠贞魁伟之士。奋焉兴起。楚才遂为天下最。驻师安庆。任李公为苏抚。而淮南武健硕肤雄勇之士。亦皆忠义勃发。奋志功名。然则北方数省。风气朴厚。谓无人才。吾不信也。而至今未见有一箸头角者。岂非其大吏大帅。无远谋深识为国求人之实念与。宗诚往游河南一年。访求学问笃实留心时务之士为友。即得数人。皆有志节才识。由此推之。卓犖奇伟之士。必多有抑郁于下为人所不及知者。执事德学勋业。足以风动天下。望更鼓舞作新。使北方才俊振兴。寔成风气。则不特一时军务可以资益。而为 国家收得人之效。其规模自远矣。四曰鼓练气。北省地势。不同于南方。平原旷野。无险可扼。民非团寨。不能保身家而谨盖藏。然而前人坚壁清野之法。即可藉此以为用。往游山东河南。见圩寨星罗碁布。其寨长亦往往有忠义智勇出众之才。保护乡里。战守足恃。惜各省督抚大帅。皆不知激扬奖劝。故不能联其心力。收其全功。今以执事威德。如所到宣示圩寨。奖其已往之劳。励其将来之气。令其互相联络。互相应援。贼至则固守。贼去则截击。不事他调。不许远追。专以精兵为游击鷓剿之师。而藉团寨为防守助威之用。有功者特加保赏。如其中有奇才。更可拔置戎行。以资造就。如此。则远近闻之。必可使民气一新。而威声大振矣。五曰示解散。贼中种类。大约有三。一种署名贼首。真为倍逆之人。一种胁从已久。无籍可回。即逃回又恐本籍不容。无可藏匿。一种则随时虏胁之人耳。往者胜帅统兵。专事招抚。然既重保其首逆。仍使带勇。又不散遣其党羽。仍使相从。所以屡招而屡叛也。今宜于贼所未到。及料贼必到之地。布告谕明示利害。其署名叛逆。决不姑容。其胁从虽久。有籍可回。如来投。给资令回本籍。其能首逆以来归者。必加重赏。如胁从未久逃回者。令各州县及圩寨无得伤害。给资以归。如此。则贼势可孤。而民心亦罔不感激思奋矣。六曰慰民望。北省用兵十年。而将帅多无纪律。胜帅为甚。僧邸虽军令严肃。然下情不能上通。州县差徭之繁重。士卒兵马之驿骚。小民困苦。无可控告。今执事驻兵所在。宜宣示行军纪律。务使小民耳目一新。心志一振。望之如时雨。归之如流水。往者幕游河南。劝严中丞刊布执事爱民解散二歌。其时士民读之。罔不感泣。何况执事今日亲率师北行。号令所颁。有不爱之如父母而畏之如师保者乎。民心既安。贼气自馁。邪正不容立。此行师之根本也。夫用兵之机权。非迂儒所得而言也。而忧世之微忱。则迂儒所得而同也。凡兹六者。皆无与于行兵大略。且亦久在执事烛照之中。而宗诚冒昧上陈。非欲有补于高深。聊以报教育知遇之德而已

。惟执事裁之。

## 卷九十六 兵政二十二 剿匪四

陕西回汉械情形疏道光十年

徐法绩

臣闻善治民者。最上使民畏义。其次使民畏法。至于法不能使人畏。而使人敢于犯。则奉法之吏。咎无可辞。盖平日既因循宽纵。临事复张皇补苴。民遂有以窥其所忌而故尝之。其势将日积而日甚。即如陕西西安府属之临潼渭南。同州府属之大荔蒲城朝邑一带毗连之处。名羌白镇。地面寥阔。回汉杂居。因事械。无岁无之。八年春。临潼县高家堡回汉滋事。互有杀伤。办理有案。乃甫经办结。而冬闲大荔县八女井又有械之事。均距羌白镇不远。彼此集众各数百人。并有鸟枪铅药兵器。伤害多命。地方官一面缉拏。而械自若。一岁数次。莫可禁止。臣尝细核其起衅之由。缘春初麦苗发生之际。回民兴贩羊只。千百为。持铁鞭斧刀等物。乘夜牧放。所过践踏蹂躪。汉民防护田苗。截断羊只。因遂纠结相。冬时回民盗斫树木。汉民追捕。又至相构。就其情而论。则回民为屈。而汉民为直。就其势而论。则汉民为弱。而回民为强。惟大吏欲以无事为福。有司遂以消弭见长。不复论其情之曲直。而但计其势之强弱。其捕获者非倡首之人。其议抵者皆买得之命。夫宥及有罪。是谓伤惠。诛及无辜。是谓损威。威惠两失。欲民之帖服得乎。臣愚以为安民莫如察吏。除恶必先拔本。伏思陕西回民。所在多有。而顽悍者惟此地。械者惟此处。积玩之所致也。又尝见县令严明。回民遂遵守科条。无敢犯法。以此见回民非不畏法也。请旨飭下陕西巡抚。认真整顿。必为缺择人。毋为人择缺。紧要之地。选廉干之吏守之。严约束以慑其气。勤巡访以得其情。密防范以息其奸。施教导以和其俗。使回民不至以损人之事。为利己之图。则械不禁而自消。至若集众纠殴。必有倡率之人。果能设法拏获。按律惩治。则去数人而数百家堕胆矣。县令能如是。即予保荐升擢。以示奖异。如其泄沓。立即撤回。以示惩创。不过数年。浇风即可永除。又羌白镇数县连界。回民众多。去城较远。虽设有县丞分驻。不足以资弹压。可否援照洋面之例。每岁冬末春初。由本省巡抚酌派文武干员巡察一次。一以示之声威。一以知其利病。即县令胜任与否。亦可藉以觉察。俟械永息。奏请裁撤。惟期官能奉法。斯民自守法矣。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圣鉴。

制防渭南回族议咸丰十年

邵辅

渭南回聚万余人。蓄逆谋久矣。所仇者冯元佐等。元佐故渭南大侠。其乡人从



之者可数千人。势足相持。故回未敢发。今幸无衅则已。一有衅。回必动。其变不久。且所为计者。非以渭南之回为足忧也。自关以西。尽泾渭南北。自陇以西。则尽河湟。北属玉门。其种族所在而是。无虑数百万。此皆骁悍喜。素与民仇。又其服玛赫默德之教。缓急相趣。回行过城邑。或乏。同种共饷之。其固以相结如此。一旦渭南变。则自陇东西数千里。其同种将挟奸心。应时而起。豫蜀诸寇投其闲。必大入。而秦凉鱼烂。秦凉鱼烂。则天山青海之道不通。而西边诸部。若回疆伊哈萨克布鲁特青海蒙古氏羌之属。周二三万里。隔绝无控驭。势必相率而叛。内外相结。其祸不可胜穷。恐自渭南始。夫务农桑。奉公法。此民职也。今渭南回无故屯聚。挟兵械。乡邑。不服有司。此于法固当诛。今宜收其尤桀黠者。亟以法奏诛之。而抚安其众。令诸县阴察所属。尽籍其豪桀以上。可用者宠之。不可用者诛之。益修德政。练将士。和民心。固根本。此所诛不过数十百人。而威震关中。微独其种誓伏。亦足夺外寇之气。使无犯。明公固安西边。上报天子。使国得专力以诛粤寇。其为功岂少哉。夫灾常始于不戒。而祸成于燎原。是故曲突徙薪。智者重之。燕雀处堂。达士所哂。此诚今日之大机。不可不察也。

甘肃军营积弊急须整顿疏同治四年

刘蓉

窃维甘省自逆回构祸以来。我皇上宵旰忧勤。筹兵筹饷。日期底定西陲。又安黎庶。各路统兵大员。月有捷报。似乎指顾可以荡平。然而弊窦日觉滋深。贼势卒无大损。臣每遇由甘来陕员弁。详加查询。则所报攻克城池巢窟。其所斩馘。实不几何。每一进攻。辄虚其数面以使之走。以故此剿彼窜。殄除之数无几。而蹂躏之地转多。朝廷览其奏报。以为克城破垒。收复地方。勋劳卓著。安知其流弊之至于此哉。回党虽多。其大队逆酋。不过数股。使就渠魁所踞之地。环攻而聚歼之。剿一股即了一股。则逆势挫伤。不过数四大举。余党自当兽散。然而各统将不出此者。不但虑合围鏖战。胜败难期。而且旷日累时。无赫赫可见之功。不如击之使走。则捷报频闻。可为幸功邀赏之地。此其弊之在于冒功者也。雷正綰所部二十九营。今增募至四十余营。陶茂林所部十七营。今增募至三十营。曹克忠所部十四营。今增募至二十余营。营数日增。而勇数究未能益。由向以五百人为一营。今则每营实数不过三百余人。进战之兵无几。而虚糜之饷愈多。且闻各军所派赴鄂赴豫募勇之将。颇多招收游勇捻匪。以充其数。其所立之营官百长。多非其人。甚者或派各处富家子弟捐助银米者以当之。以故沿途滋扰。毫无纪律。此其弊之在于冒饷者也。军营保举。向从优厚。良以行役辛苦。战阵艰危。非予以逾格恩施。无以奖勤劳而资激劝。今则被参之劣员。屡黜之谬品。往往滥其中。以献金纳贖投拜门墙之人。

置诸负盾荷戈冲冒锋刃之列。已革职者立请开复。居末僚者骤加优保。至于隔省牧令。亦不难借劝捐运粮等项劳绩以酬之。皇上以甘省行军较苦。无不曲意允从。于是军营之中。别开卖官鬻爵之快捷方式。流品猥杂。贿赂公行。此弊之借军功以纳贿者也。甘省地方。著名瘠苦。民闲储蓄。本属无多。近值兵燹累年。耕种尤少。各军采买军粮。固将藉资接济。然使给予价银。尚可源源贩运。乃各营勒捐勒派。至再至三。或竟慑以兵威。责令输纳。甚且蔑视军律。肆意搜掠。民闲蓄怨既深。遂亦集团相抗。强者幸获苟免。而弱者犯于非辜。窃维 朝廷命将出师。本以救民为事。今统兵者。既无地方之责。又鲜仁爱之心。遂至疾视穷黎。重加荼毒。故近来甘省之患。不在贼而在勇。如其积而愈深。势将激而生变。此弊之藉行军以肆虐者也。

凡此数端。均属行师之大戒。有一于此。尚堪僨事。顾兹诸弊之丛集。实为有识之深忧。祇冀督臣杨岳斌迅速赴甘。力图挽救。不谓逆氛北犯。局势乍更。环顾甘省任事诸臣。无能膺兹巨任者。恩麟之昏庸。陶茂林之贪劣。固足以坏甘事而有余。雷正绾向着勇略。闻近吸食鸦片。嗜好特深。恐亦难期振作。都兴阿才具懦弱。穆图善忠厚寡谋。他如玉通成禄联捷诸人。尤难委以一路之寄。且以甘省一隅之地。而统兵大员专折言事者。已至八员之多。意见分歧。莫相统属。所谓众人共舆一瓢。其不破坏者几希。督臣杨岳斌每与臣熟筹。深虑积弊之太重。事权之太分。不知所以为补救整顿之计。比奉两次 谕旨饬下率师赴东直一带。各营弁勇闻之意固欣然。该督臣遵 旨东行。亦可藉释重负。独臣旦夕忧虑。窃恐事机之坏。日积日深。欲不言则恐负 朝廷。而言之则将招怨谤。顾念甘事坏。则陕必不支。是以不得已而卒陈之。伏乞 朝廷俯念西陲大局。早决 庙谟。悯众庶之阽危。拯斯民于水火。如杨岳斌必须东行。即恳 特重臣。总司兵柄。庶几甘事不至溃决。大局尚可支持。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覆陈西征调兵筹饷为难疏

四川总督骆秉章

窃臣于同治四年正月十九日。承准议政王军机大臣字寄。同治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奉 上谕。前据曾国藩奏鲍超请假回籍葬亲当经降旨赏假两个月谕令假满后即行由川起程出关剿办回匪其旧部兵勇及得力将弁准其酌量带往并着挑募川勇带赴关外兹据沈葆楨奏接准鲍超咨称拟带所部八千三百名另调川兵四千募川省步勇数千酌添马队统计新旧各营月需饷十余万两请饬各省酌拨协饷等语新疆各城变乱势甚猖獗非有内地大支劲兵出关难资剿办鲍超勇略过人声威素着必能立功边域迅扫逆氛该提督以塞外用兵必须厚集拟带万余人前往方能制胜自系实在情形惟筹兵必先筹饷庶几士饱马腾所向克捷新疆地处沙漠饷无所出从前用

兵皆由各省转运接济此次鲍超所带兵勇月饷计需十余万须合各省之力协济俾免缺乏着官文曾国藩都兴阿骆秉章毛鸿宾李鸿章吴昌寿恽世临刘蓉阎敬铭沈桂芬郭嵩焘恩麟体察情形每月可以协拨若干均各酌定数目奏明办理即按月如数拨解不得宕延此系紧要兵精众擎易举该督等总须顾全大局宽为筹备毋许稍分畛域借口推诿也将此由五百里谕知官文曾国藩都兴阿骆秉章毛鸿宾李鸿章吴昌寿恽世临刘蓉阎敬铭沈桂芬郭嵩焘并传谕鲍超恩麟钦此。同日又奉 上谕。沈葆楨奏甘肃福建军情均极吃紧霆营兵不宜分并将鲍超原咨抄录呈览一折所称关外平沙广漠利在用众闽地山重水复利在用奇西陲军务紧急鲍超宜统全部西行方可独当一面第闽事大棘江防亦警若欲肃清康侍各逆亦须霆营全部兵力方能摧陷廓清等语尚属实在情形惟新疆自库尔喀喇乌苏失陷伊被围情形万分岌岌都兴阿穆图善雷正綰等分剿宁夏固原之贼正在得手未能遽尔分兵非另拨大支劲旅迅速西行则出关剿贼之说几成虚语况闽省余氛已由左宗棠三路援剿鲍超又分兵万余人交娄云庆等统带会剿闽贼兵力不为不厚自可无须再留鲍超全部致增朝廷西顾之忧着曾国藩沈葆楨传知该提督于假期一满即日率领所部宋国永等各军由川起程入甘节节扫荡早日出关相机进剿娄云庆等军俟闽贼殄灭后仍着前赴鲍超军营听候调遣鲍超请拨川省制兵四千名并由川中招募步勇数千名之处着骆秉章即日妥筹办理毋稍迟误致滞师行沙漠地方平原旷野非马队车营相辅而行不克有济应如何添设马队及入甘购马之处着鲍超咨商曾国藩斟酌情形实力筹办鲍超一军每月需饷十余万两本日已寄谕官文等各就该省情形酌定协济数目源源拨解等因钦此。伏维新疆逆回倡乱。自库尔喀喇乌苏失陷。伊被围。势甚岌岌。自宜择将出师。大张挾伐。惟查关外用兵。与内地迥异。平沙广漠。利在驰驱。道光年闲。克复新疆四城。擒获首逆张格尔之役。着绩以吉林索伦马队为最。次则招集伊等处遣犯。用作头敌。立功赎罪。此辈强悍之徒。久戍边庭。风土习惯。且有生还之望。是以临敌思奋。奏捷尤速。其各省所调征兵。疲于远道。不过藉壮声威。良以南方地暖。既不能耐西域严寒。且骑射驰驱。非其所长。奔走绝漠。动辄千里。虽有健者。尚未临敌。而已疲惫。况川楚产米之区。人非谷食不饱。关外偶有杂粮。人众尚且难继。经过沙碛之中。往往以牛湏马肉。藉充饥渴。风土异宜。饮食异俗。用违其地。不能尽其所长。此川楚兵勇远征西域甚非所宜也。内地用兵。祇须筹给饷项。兵勇有资。随处可以买食。即或偶有乏粮之区。裹带转输。尚易筹办。关外则人稀土旷。戈壁水草不生。寻常行旅往来。尚须预备糗粮。道光年闲。新疆南路之役。于兰州肃州暨口外。节节设立粮台。派员转运。并由内地多购驼只。以备沿途驮运麦。源源供送大营。尚闻偶因途中稍有延。军中即不免枵腹以待。维时甘省无事。麦既易采办。关外哈密乌鲁木齐。亦皆安静。尚可转输。今则新疆各城。屡报失陷。抢掠已空。而

甘肃贼氛地。半遭蹂躏。盖藏既罄。播种失时。虽河西甘凉肃三郡。尚称完善。而欲日供数万军之糗粮。转输不绝。诚恐难继。且关外自哈密而前。中途不能梗阻。一旦粮运不继。非同内地。尚可择近就食。师悬绝漠。进退维艰。虽有劲旅。不战自困。此用兵西域运粮更难于筹饷也。且鲍超所部万余人。每月各省筹解饷银十余万两。若在内地。固敷支用。既出关外。所费不貲。无论各省现值筹防筹剿。款项皆非充裕。即使勉力凑解。道途通塞无定。难期随时接济。而鲍超行营。每月纵有十余万两。所有糗粮行装。皆须于关内预为购备。沿途转运。所费甚巨。出关后。即无处可以采办。师无宿饱。何以言战。欲再增饷。力更不及。此关外用兵非饷项充足不可也。至于酌调川兵四千名。随鲍超前赴新疆。现在川北。上自龙安。下至城太。皆难松防。川东则酉秀彭涪綦南江合。皆与黔境毗连。寇如毛。窜扰几无虚日。建昌则西防会理盐源。东剿越嵩夷匪。时劳征缮。松潘则各营新复。番务未平。峨马夷匪。时萌蠢动。省标尤以根本为重。前抽调制兵一千五百名。交鹤龄统带赴甘。已属勉为凑集。此川兵所以再难抽调也。窃更通筹大局。以用兵缓急次第而论。伪侍逆康逆等。以残败之余。遁入闽疆。凶焰复炽。若不大合兵力。及早扑灭。则浙江江西广东。皆虞窜越。筹兵筹饷。东南民困。仍未能苏。鲍超之霆字营。剿办此股。前在江西。既已屡挫逆锋。贼中闻风丧胆。似不宜遽行抽调。正可藉此以靖余逆。且发捻大股。窜扰鄂豫之闲。往来飘忽。附近各省。均须戒严。亟宜添调劲旅。面面兜围。除此腹地之患。

至若滇南叛服靡常。贵州全省糜烂。川省介居其闲。沿边在在设防。日久师疲。百密倘有一疏。黔境盗数十万。迫于饥驱。日谋来川掠食。设被阑入边界。蜀中即不堪设想。是川中先将甘境阶州踞寇翦除。少纾北顾之力。即宜抽调各营。由东南分道越剿。先将黔界肃清。并将西南会理一带。布置周密。方可进规滇南。而无回顾之忧。至于新疆各城沦陷。固宜早为收复。窃维广漠之外。非内地之寇可比。即或稍稽天讨。所肆扰者仅止回疆。不至裹胁愈众。蔓延愈广。日久寇心自懈。且分踞各城。势已涣散。此时西路。祇须严扼嘉峪关。断其勾结之路。回部绝不敢轻窥内地。至于北路。本有蒙古为之屏藩。朝廷加意抚绥。沿边藉资保障。逆回曷敢侵犯。一俟甘肃各路回匪荡平之后。即于现在所调各省兵勇内。选其精悍。加以重饷。预备糗粮。统师出关。节节埽荡。其兵勇在甘从征日久。于西陲风土。渐加习惯。自能得力。兼之尔时内地余逆。概就除。声威远播。外域震聳。而各省元气渐复。筹饷较易。转输不竭。士马饱腾。鼓行而前。以击其懈。蠢兹回众。曷能抗拒。天戈所指。不异拉朽摧枯。新疆立见底定矣。此内患既平。然后从事西域。方可操其胜算也。

陈办回管见疏同治六年

乔松年

窃臣恭奉三月十三日四月初十日。两次 上谕。以穆图善奏陈抚回情形饬臣随时谘访与督臣左宗棠妥办等因。仰见 圣谟广运。指示周详。无任钦服。伏查办回之法。非抚不能葺其事。非先剿不能施其抚。非筹给安插之地。资生之费。不能善其抚。夫回民并生天地之闲。在 国家原未尝异视。今虽变乱。而其对人自明心。必曰但雪仇怨。非叛 国家。且掳得陕人则杀之。掳得别省人则释之。是其心未死。犹有反正之机。但能悔罪洗心。 朝廷自可宏天地之量。广予包容。回民仍得安居无恐。新疆回众亦必闻风效顺。此所以谓非抚不能葺其事也。惟其中良莠不齐。良者欲思归田亩。莠者犹乐执干戈。若不先加诛剿。则莠者轻视官吏。不来归。即来归亦必傲慢恣睢。不遵约束。而良回转为莠回所胁。是必先加剿杀。力足制其死命。俾灼然知官兵之不可抗。然后开一面之网。予自新之路。其莠者既慑服而不敢动。其良者乃倾向而无所牵。此所以谓非先剿不能施其抚也。陕中汉回。彼此相杀。一家或至数十口。冤缠数世。积恨太深。实有固结莫解之势。陕民一闻官长有抚回一语。便痛心疾首。深憾不置。此非文告口舌所能挽回者。回民之屋宇。多为汉民所毁。其坟墓多为汉民所平。如各归故里。其愤恨将益深。且回民之田。悉为汉民所有。今如又夺以还回民。则汉民益滋不服。若不追还。则回民不甘。是其势两不相容。断难杂处。安插之法。除已抚之甘回。本系土著。其陕回必须于北山一带。择有空旷之土。可以开垦者。计亩授田。资以牛种。课农耕。编保甲。方可冀相安无事。一劳永逸。此所以谓非筹给安插之地资生之费不能善其抚也。否则但言招抚。其渠魁亦或上稟乞降。情词恭顺。而其党仍四出焚掠为患。盖无震之威。又无收养之力。但空言抚之一字。则迄世无成功。徒为陕人之恨回民者。增以口实。臣初到陕时。亦有招抚陕回之意。民闲闻之。大以为非。今熟加体察。实属窒碍难行。若勉强置于故地。前隙未销。后怨更结。不终日即又械而多变故矣。惟和众必赖丰财。去年曾国藩散遣湖团。各给银两。足敷其用。是以帖然无事。必有款可动。乃能议安插之方。给牛种之费。陕省瘠敝已极。似此巨款。实属无从筹划。此臣所焦心苦思而未得其方者也。计左宗棠五月内必可到陕。臣惟有恪遵 谕旨。与之悉心筹划。总期妥为办理。以期仰慰 宸廑。所有臣管见所及。谨先恭折具陈。伏乞 圣鉴训示。

筹办西征情形疏同治六年

左宗棠

窃臣于上年十二月十六日。江西九江府奉到 寄谕。着即驰赴甘肃督办军务暂时无庸来京俟甘省军务事竣再行奏请钦此。二十三日。行抵湖北黄州。复奉 寄谕。现在陕西贼匪已窜南山希图直达汉滨该处棚民签匪本属不少设令勾结引

导西逼川疆东扰楚境皆意中事而商洛之长岭关竹林关漫川关等处紧与郢西接壤其势尤易波及左宗棠带兵由湖北入秦着即确切侦探觐贼所向迎头扼堵杜贼窜鄂之路如贼尚在秦即着该督迅赴陕西督饬诸军先剿南山一带之贼俟此股办有眉目再赴甘肃督剿回逆刘典一军曾否起行并着催令赴营以资得力钦此。二十六日。武昌行次。复钦奉 寄谕刘典奏因病不能即日起程并募勇尚需时日请赏假五个月等语甘肃情形待援孔亟前因陕西贼势鸱张督率无人令左宗棠由鄂入秦先行督剿陕西贼股惟左宗棠兵数不多必须刘典赶紧料理到营兵力始能稍厚若迁延数月则军情贼势变幻靡常局势何堪设想刘典着赏假两个月一面赶紧调理一面募勇训练刻期启行左宗棠懍遵本月十六日寄谕带兵迅即入秦杜贼入鄂督同该府等肃清陕境钦此。窃维臣由闽启行时。念旧部分驻两省。得力将领。除蒙 恩放实缺外。均已奏委署理要缺镇将。若檄调随征。则闽浙顿觉空虚。殊为可虑。虽各员告请西征。概未敢许。其所以同行者。仅三千余人。奏请刘典帮办军务。亦仅令选募旧部三千人。初意南人用之西北。本非所宜。祇可多挑营官哨长之才。入秦后。再将陕甘现存各营兵勇。分别汰留。而匀拨胆技稍优弁勇。充当亲兵护哨。编列成营。以倡勇敢之气。庶臣部行粮可资节省。而陕甘饥军亦可渐有位置。两得之道也。又臣军频年转战东南山泽之乡。无须多用马队。每次上口采买。为数本属无多。当由闽拔队之时。以岭峽艰阻。水陆数易。所有战马。驱以随行。必形疲乏。故遂留之闽中。原拟抵鄂后。派弁上口采购。至鞍一切。又须在陕西制买。故前此预先陈明。抵鄂抵西安后。均不能无少延也。昨抵黄州。接见守令始知捻逆大入鄂疆。汉黄德一带均形震动。复奉 寄谕。窜陕捻逆又已扰及南山。传闻贼踪蔓延甚广。万骑纵横。鄂陕官军。均不得手。臣于二十六日。相度营地。暂于汉口镇北桥口地方。安六营。二十八日。入驻新营。一面飞催刘典迅速选募成军。来鄂会队。并增调各营。于原拟六千人外。再加募六千。合成一万二千人。均限一月到鄂。惟马匹无从购觅。托官文代为搜索。亦仅得马二百八十余匹而已。 谕旨饬臣由鄂入秦。先剿陕逆。此时臣军步队仅止三千余。马队尚未习练。双轮独轮车式。尚未动工制造。所拟以制贼者。步队马队车营。而皆无以应手。仓卒就戎。必贻后悔。臣不敢不慎也。

方今所患者。捻匪回逆耳。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后客军无内顾之忧。饷道免中梗之患。谨即一面就地采买口马。练习马队。先造独轮车。暂应急需。俟所调各营取齐。由襄樊出荆紫关。经商州以赴陕西。即古由武关入秦之道。沿途遇贼即击。比抵陕西。则制造双轮车。兼雇买车轮。俟采买口马到陕。增练马队。并习车营。一面开设屯田总局。相度秦陇紧接要隘。有水草可

田可牧者。开设屯田。一面汰遣陕甘各营。去疲冗。省军食。为久远之规。其愿留屯田者。编入册籍。指地屯牧。不愿留者。资遣散回各本籍。禁其逗留为患。然后军制明而内讧可以免。屯事起而军食可渐裕也。甘省回多于汉。兰州虽是省会。形势孑然孤立。非驻重兵不能守。驻重兵。则由东分剿各路之兵。又以分见单。不克挟全力与俱。一气扫荡。将来臣军入甘。应先分两大枝。由东路廓清各路。分别剿抚。俟大局戡定。然后入驻省城。方合机局。是故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贼。驻兵兰州。必先清各路之贼。然后饷路常通。师行无梗。得以壹志进剿。可免牵掣之虞。亦犹之江皖布置周妥。然后入浙。浙江肃清。然后入闽。闽疆肃清。然后入粤。已复之地。不令再被贼扰。当进战时。即预收善后之效。民志克定。兵力常盈。事前计之。虽似迟延。事后观之。翻为妥速也。自古边塞战事。屯田最要。臣已屡陈其利矣。汉宣帝时。先零羌反。赵充国锐以自任。其所上屯田三疏。皆主持久之议。宣帝屡诏诮责。充国持议如初。卒收底定成效。可知兵事利钝。受其事者固当身任其责。至于进止久速。则非熟审彼己长短之形。饥饱劳逸之势。随机立断。不能此。盖未可以臆度而遥决者也。臣频年转战东南。于西北兵事未曾经历。所部均南方健卒。于捻回伎俩并无闻见。若不慎之几先。加以迫促。诚恐所事无成。时局亦难设想。明臣孙传庭催促出关。卒以致败。可为前鉴也。伏恳 皇上假臣便宜。宽其岁月。责臣以西陲讨贼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明军令。臣惟勉竭驽钝。次第规画。以要其成。剿捻剿回。均惟事机所在。若兵力未集。马队未练。屯务未举。车营未成。则无所藉手以报 君父。臣虽身任咎责。无补时艰。此则耿耿愚忱。有不能不预为披沥者。谨恭折具陈。伏乞 圣鉴训示。

进驻泾州筹办军务疏同治八年

左宗棠

窃甘肃之患。为回匪。为土匪。而皆由陕回构祸而起。回民入居中国。由来已久。传称骠戎。则陕西之回也。陆浑之戎。则河南之回也。山戎。则直隶之回也。徐戎。则江南之回也。商曰氐羌。遏之域外。周兼戎索。蓄之域中。然皆臣服其人。未能变易其俗。其人杂处诸夏。旧本齐民。其经典则专习天方。别为气类。虽新教老教。有自相残杀之时。东弥西弥。有互相猜忌之隙。然至与汉民争。则攘臂纷起。彼此联结一气。视若公仇。其声息潜通。迅如邮传。即如陕回肇之初。云南回族即预逆谋。有称普洱阿洪者。尚在贼中。现为戎首。各省遇有调拨。本地回民必先通消息。俾陕回预为之备。至甘肃回民。久相勾结。即业经就抚之灵州金积堡回马朝清即马化。清水县张家川回李德。或以马械粮食显与市易。嗾其扰陕。或以官军声势浩大。劝其暂就安抚。相时而动。

皆以同教一家。隐相亲附。外虽貌为恭顺。无异王民。内则暗肆披猖。仍滋他族。至如西宁之马尕三。藉称就抚。挟持官吏。而西宁汉回兵民各务。阴归其掌握。名为官抚回。实则回制官。与滇回之包藏祸心。如出一辙。尤勿论也。回之党坚交固如此。阴谋诡计如此。若加剿办。不特诛不胜诛。亦虑未变种人。反侧不安。致妨大局。若广示包荒。随宜招纳。则贼心未死。转瞬兵撤匪起。实在意中。甘肃所办抚局。即前车之鉴也。陕回败窜甘肃之后。散布黑城子预望同心各回堡。地与金积堡相近。有递呈求抚者。有投附河州回巢者。有由中渡河东窜旋复败回者。互相猜疑。不复如前此之固结。甘回恐官军进剿。势将波及。有预先自陈实为良回者。有因陕回侵掠闭拒不纳者。马化亦上稟代陕回求抚。臣仍以前年分别剿抚之谕示之。生死祸福。听其自择。盖欲申明神武不杀之德。与怙恶必诛之威。以期久远也。刘松山一军。由清以指定边花马池。臣饬其先办三月军粮。节节递运。然后前进。到花马池后。小作停顿。察看马化抚局。及陕回离合踪。再定进止。其金顺张曜之军。则已向磴口进发矣。道员魏光焘进屯安化县板桥及庆阳府城。提督刘端冕分屯合水县。总兵张福齐进屯宁州以西。提督丁贤发进正宁。周兰亭驻萧金镇。互相联络。就近屯垦。以利秦陇关键。抚灾黎而裕军食。臣驻军泾州瓦云驿。地居庆阳汧陇之中。足资控制策应。檄雷正绾黄鼎两军渐进平凉固原。以剿北路散踞逆回。与南路之师遥相映带。峙糗粮。勤屯垦。禁扰累。戒妄杀。仍懍谕旨。祇分良匪不分汉回。为久远之规。制贼之本。尽瘁图之。不敢玩寇以误戎机。亦不敢求速而忘至计也。

自回氛起。官军不能制贼。民闲堡寨。有被回逆攻破无家可归流而为匪者。有因官军诛求无厌无所控诉激而为匪者。如已抚之董福祥扈彰等。现求抚之静宁州张贵即刚八镇原之孙百万等。指不胜屈。官军因急于抚回。遇有成股土匪。每以翎顶优之。示笼络而安反侧。若辈则纠聚党伙。妄立营名。自刻木印。私制旗帜。居然以统领营官自命。征粮民闲。藉肆剽掠。无业之民。趋之若鹜。似兵非兵。似勇非勇。似匪非匪。似团非团。泯泯棼棼。徒为民害。现闻臣军度陇。有赴各军投效者。有请助战者。臣拟挑其桀黠者。束以营制。余均勒令归农。给以赈粮籽种。收其马械。令各安生业。毋相侵暴。否则诛之。此拟治逆回治土匪之大略也。至甘肃兵事之坏。由于饷太绌而营太多。不择将而广募勇。将领又势力相倾。各不相下。任意进止。无所禀承。其勇数有一营仅止二三百名。仍领五百名之粮。每营每日派粮八百斤。而以一半折取粮价。兵勇数日食且犹不足。将领之办公薪水则惟务取赢。故勇额日有逃亡。而将领则鲜有乞退者。亦有名为一营。而数多至一倍两倍者。如范铭所带之勇十二营。而人数实多至一万数千。则一人充勇。一家随之坐食。与客军之虚额相反。而虚糜



则同也。故不能战而亦不能守。臣与穆图善未尝谋面。而以所闻所见言之。似爱克厥威。在所不免。诸将非惟不知感激。方且狎之。穆图善非惟不加裁抑。方且柔之。陇事所以难于整理也。臣虽渥叨 恩命。谬领戎行。而未接督篆以前。事权不一。臣于诸将苟令有不行。即于穆图善爱莫能助。在干州时。曾恭录 谕旨咨会穆图善。行抵泾州接受督篆。尚未接准穆图善咨覆。所有兵事饷事一切。自未便轻率置议。谨一并据实声明。伏乞 圣鉴训示施行。

规画甘肃全省地势军情疏同治八年

左宗棠

窃兵事有一定之规模。有自然之次第。其先后缓急之节。则必审贼势军情应之。臣自进驻泾州以来。熟察甘肃全局。北自花马池而南。少西为灵州。迤南少东为环县。又东南为庆阳为宁州正宁。折而西南为泾州为灵台。迤而西包陕西汧阳陇州北境。踰山而西为清水。又西为秦州。清水之南为两当与徽县成县。东连陕境。西界蜀境。而甘肃东路自北而南之路始尽。以地理家飞鸟之数计之。不过一千三百余里。以人行之数计之。则几二千余里。此甘肃自北而南之地势也。由花马池而西。少北为宁夏。又北为平罗。由宁夏而西南为中。又西为古浪。古浪西北为凉州。凉州北为镇番。西北为永昌山丹。又西北为甘州高台肃州。迤西而南。则嘉峪关矣。此为甘肃之北路。由庆阳而西为镇原为固原州。由泾州而西为崇信。西北为平凉府。又西为隆德为静宁州。又西为会宁为安定。又西北达兰州。兰州之西北为碾伯县为西宁府。此为甘肃之中路。由秦州而西为伏羌宁远。西北为巩昌府。又西北为渭源。又西北为狄道州。二百三十里达兰州。秦州南为徽成。东为清水。东南为两当。西南为西和礼县。又南为阶州。巩昌之西南为岷州洮州。及各土司地。此为甘肃之南路以现在贼势言之。陕甘逆回萃于宁夏所属平罗灵州中一带。其东窜缠金之贼。经张曜击之沙金托海磴口。速解阿拉善定远重围。穷追至广宗寺。复进贺兰山。距宁夏不远。宋庆又击退鄂尔多斯及五胜札萨等旗之贼。据张曜报金顺等马步各营又已行近磴口。似边外渐可肃清。刘松山全军。七月十二日已由清驰抵镇靖堡。将粮运后路。节节布置。携十二日之粮。向花马池前进。计此时已抵花马池。进剿宁灵之贼。北路兵力已厚。似边内亦渐可肃清。南路秦州一带河州窜回。自李辉武吴士迈两军击败后。六月十九日。又经甘军记名提督梅开泰击之伏羌县北六十里马家岘。擒斩颇多。余贼全遁归巢。兰州运道渐已疏通。穆图善前此停运之饷。均已悉数提去。昨接藩司崇保来缄。每月官商搭帮往来驮骡。或五六百或七八百。甚有转机。河州踞逆。近无大股出窜。穆图善所派记名提督凉州镇总兵傅先宗总统喻正祥敖天印彭忠国之二十四营。臣饬其分驻徽县榆树坝高桥李子园娘娘坝阜角铺。以护完善之区。通饷运之道。俾吴士迈李耀南汤聘珍得

随时往来雕剿。以速戎机。似南路亦渐有肃清之望。其中路平凉府属固原以北陕回之畸零小户。多有赴营求抚者。臣飭各地方官指荒绝地亩。随时安插。马朝清续稟陕回有急于就抚者。有顽梗如故者。臣仍以分别剿抚之意示之。一面调道员魏光焘进驻庆阳。扬督刘端冕进合水。以防环县窜出之贼。总兵张福齐进驻董志原之萧金镇。分驻屯子镇西峰镇。提督丁贤发由正宁进驻镇原之驿马关。以遏宁灵横溢之贼。一面调陕西提督雷正綰由平凉进驻固原之古城川。提督周兰亭由萧金镇进驻瓦亭。以扼南北之冲。

惟中路平凉一府。古称雄镇。自回逆肇以来。府城三次失陷。官军频年未遑剿办。守令多寄居村堡。力不能制土匪。甚且藉土匪自固。假以义旅之名。任其蚕食村堡。茹柔吐刚。不办良匪。有盐茶厅民张贵即刚八者。因忿其兄刚五枉杀之事。纠聚党伙。迫胁良民。窃踞静宁州庄浪县丞辖境威戎镇水洛城等堡。攻破静庄两属民堡五十余处。其党侯得应攻破会宁通渭县黄家各堡十七处。又攻破会宁县东北乡民堡四处。秦安县民堡被攻破者未知其数。聚众至二十八营。仿官军营制。旗帜器械。居然齐整。与镇原匪首孙百万遥相勾结。拷掠之惨。甚于逆回。为平凉秦州一大患。臣前以驿马关有贼骑突至。檄黄鼎派队剿之。路过镇原县时。出不意擒孙百万解营。代理镇原知县廖溥明亦获其弟孙百智解审。臣亲提孙百万孙百智讯明攻破寨堡百余。杀人不计数。当即斩决。传首犯事地方示众。以伸国法而快人心。张贵闻知。与其党谋变益急。臣前次钦奉 寄谕。都察院奏工部员外郎王梦熊遣抱以贼围紧急等词赴该衙门呈诉左宗棠度师入陇着即查明该处如有贼匪窜扰即行派兵剿洗以靖地方原呈着抄给阅看钦此。臣钦奉之下。详察张贵罪状。尚有王梦熊所未及者。此贼不除。各属残黎。难堪毒害。且所扰之静庄会宁各境。本兰州中大道。秦安又兰州东南孔道。均未容稍有梗阻。其地居甘肃南北之中。宁灵之回。与河狄之回。往来勾结。不由庄静。即出秦安。将欲南北分驰。扫除余孽。而土匪从中作梗。饷道堪虞。若待驻军防剿。徒分兵力。臣现调黄鼎率所部八成队伍。由崆峒化平川径捣庄浪所辖威戎镇贼巢。调臣营务处前衢州镇总兵敬临。由灵台出崇信经马颊口以捣水洛城贼巢。调驻秦州之员外郎衔中书吴士迈道员李耀南汤聘珍等拨所部进秦安清水会剿。防贼南窜。并搜剿踞秦安神峪河另股回逆。如能迅速蒞事。则兰州东西一律肃清。省垣仅防河州之贼。无须重兵。其黄鼎仍回军平凉进固原。会同雷正綰进剿宁灵一带回逆。秦州之军进剿河狄逆回。而甘肃大局可期复振。此微臣度陇规画调度由东而西之大略也。穆图善前催臣进泾州接篆。奉有 谕旨。昨复钦奉 谕旨。飭臣进秦州接篆。比准穆图善缄咨。又已具折请 旨。窃维臣由关度陇。必由中路。本一定之局。以形势言之。北可联络宁灵庆固。南可联络巩秦。东可屏蔽秦川。西可直达皋兰也。以兵事言之。北路

刘松山定边花马池之军。距泾州虽仅数百里。然兵燹之后。邮传不通。文报往来。必须从延安绕递。已非兼旬不能达。臣接刘松山缄牒。又须酌量调度。行知北路中路诸军。展转迂回。已虞贻误。若再移驻秦州。则山谷闲隔。往返更多千有余里。尤觉声息难通。况当剿抚兼施之际。随宜因应。事变未可预知。臣驻军适中之地。尚可就近料量。相机应之。若移驻秦州。偏于南路。不但北路阻隔。即中路亦运掉不灵。似于大局所关非小。

且陇中频年军事之误。由于置平庆泾一道不顾。专就秦安一饷道。为苟安之计。致匪回纵横。生民荼毒如此。夫岂不曰饷绌时艰。宜缓匪而急回也。又岂不曰宜先固根本。通运道暂支危局也。而其效已可。臣若舍泾州而进秦州。局势何以异此。人之议臣者。必且谓知有穆图善。而不知有 国事。知有兰州。而不知有陕甘。臣虽百喙。何能辞咎。此臣所为反复筹维罔知攸措者也。且以地里远近言之。由泾州至兰州一千零二十里。由泾州绕秦州至兰州一千一百六十里。本无庸舍近而图远。而以贼势言之。秦州无贼。静宁庄浪有贼。臣未可避劳而就逸。如果北路事机顺利。臣当由泾州大道。进平凉以赴兰州。纵或兰州有急。臣檄南路秦州各营。为迎剿之师。檄中路平凉各营。为横击之师。似亦易有把握。是否如斯之处。伏候 训示。至督篆交卸迟速之宜。一听穆图善酌量陈奏。要之甘肃兵事。臣断不敢居功。如有疏失。亦断不以未接督篆。诿过穆图善。合并声明。谨据实驰陈。伏乞 圣鉴施行。

请禁绝回民新教疏同治十年

左宗棠

窃回民以西戎族类。杂居中土。自古已然。载籍详矣。就回民自数之典言之。祖曰阿丹。生于天方之野。产七十二胎。每胎男一女一。自为夫妇。至口尔撒而其教始兴。又六百年。当隋开皇中。有穆罕默德者。生而神灵。阐明清真之教。回众翕然从之。其教始盛。今回民称天方教。自称曰穆民。以尊穆罕默德故也。又曰膜民。以阿丹初生之祖言也。其书有天经一部。回族称为穆罕默德所受之天者。又天方性理天方经典两部。则明代金陵回人刘智所撰。皆发挥天经遗意。以华人文字润色之。其教以识主为宗旨。似儒者所言明心见性。以敬事为工夫。似儒者所言制外养中。其教规所谓天道者五。一曰念。谓诵经。一曰礼。谓报恩。一曰斋。谓绝物。一曰课。谓忘己。一曰朝。谓归真。所谓人事者五。谓伦常之理。七日一礼拜。亦与泰西各国同。盖其原本出于天主耶稣。而时杂以佛氏之说。称华人为大教。自称小教。非如奇诡异之流。专以句结为事。煽诱为能也。是故杂处中国千数百年。婚未通。俗尚各别。传习不同。而未尝敢萌他志。历代任其翔泳于区宇之内。讥禁无闻。我 朝录其人才。准其仕进。回族由文武科甲得官。擢至督抚提镇者。亦不乏人。固未尝以其游于

中国而外之也。乾隆年闲。两江督抚臣奏。回教不宜留于中国。高宗纯皇帝特加训饬。圣谟洋洋。足为百世法矣。乾隆四十六年。逆回马明心苏四十三由西域归。诈称得天方不传之秘。创立新教。煽惑愚回。谋为不轨。四十九年。田五继之。大军先后致讨。罪人斯得。然其根株未能净绝也。嘉庆年闲。有穆阿浑者。与首逆马化之父马二。复以新教私相传授。至马化而其焰渐张。复托名经商。到处煽惑回民。行其邪教。近据各贼供京师齐化门直隶天津。及黑龙江吉林之宽城子。山西之包头。暨湖北汉口等处。均有新教徒党。在彼传教。其传教之人。曰海里飞。如内地之称经师。曰满拉。如内地之称蒙师。而品望皆在阿訇之次。马化则自称总大阿訇也。其教规大略。与回回老教亦同。惟老教诵经则合掌向上。新教则两掌向上而不合。老教端坐诵经。新教则伙诵口卯口怒。头摇而肩耸。老教送葬不脱鞋。新教脱鞋送葬。凡兹细节异同。固无关彼教轻重。然新教之所以必宜断绝者。为其自托神灵。妄言祸福。行为诡僻。足以诱惑愚回。俾令甘心役使。同陷大逆而不知。加以显戮而不悔。一如白莲清香无为圆顿诸邪教之足以酿乱阶而祸天下也。

臣于金积各犯解讯时。细心推鞫。有供称马化能知未来事者。如远客来访。必预知同伴多寡之数。从前官军攻剿宁灵。马化父子兄弟。悉众抗拒。预言官军将退回民无事之类。有供称马化时露灵异。疗病则愈求嗣则得之类。有供称马化于投入新教之人。向其自陈过犯。罚挞皮鞭。代为忏悔。即可免罪之类。回性多疑善诈。异于常人。然一经新教蛊惑。即如醉如痴。牢不可破。方金积长围久合。时陕甘各回。饥困殊常。至杀人以食。而马化父子兄弟。藏有余粟。无敢窃议之者。迨局势危迫至极。犹且互相宽慰。谓总大阿訇必有保全之法。马化诣营求抚。意在一身塞咎。见好诸回。而诸回目踵营看视者。日凡数辈。见马化辄双膝齐跪。不呼之起不敢起。如非迷惑陷溺之深。岂宜至此。兹幸诛夷迁徙。异患可冀永除。惟新教传染已广。回民聚集之处。率有传习新教之人。不及时严加禁绝。仍虑历时稍久。故智复萌。不逞之徒。时思窃发。又将重烦兵力也。除已获海里飞阿訇诸逆穆四穆五马承祺牛占元牛占宽等。业经讯明惩处。未获之金师傅马篆鲜二等。咨行各省。一律捕治外。一面出示晓谕。所属各府厅州县回民。严禁传习新教。其从前误被新教迷惑之人。概准自首悔教。免其治罪。庶几渐趋觉路。永拔迷津。新教绝而回族安。关陇可保百年无事也。至各省传习新教。为时尚浅。良回佥称新教传染虽广。各省回民亦颇知为彼教异端。多有不遽信者。如黑龙江回民约二千余。而传习新教者仅祇百余。即其明验。若乘此时严加谕禁。无难预杜乱萌。合无仰恳 圣慈。饬下各将军督抚大臣严禁回回新教。出示辖境各回寺。嗣后遇有新教阿訇海里飞等到境煽诱愚回。即由各回寺首董缚送所在官司讯明惩处。其从前被诱误入新教之人

。仍准首悔免罪。则愚回有所惧。良回有所慕。不但地方可臻安谧。即回民亦长荷 高厚保全之恩于无既矣。臣每绎 廷旨。分良匪不分汉回。敬仰我皇上仁育义正之德。上符 高宗。实握千古治戎机要。谨就愚陋之见。据实陈奏。伏乞 圣鉴训示施行。

安插就抚陕回请增设员弁疏同治十年

左宗棠

窃陕回窘蹙就抚。经臣驰报。钦奉 恩旨允准。旋据三品卿衔即选道刘锦棠陕西提督雷正綰陕安道黄鼎等。分起押解。陈林一起男妇大小一千五百六十四名口。马振江一起男妇大小八百四十八名口。赫青选一起三百八十三名口。马化一起一千二百七十八名口。余彦禄阎兴春余兆临拜万江金明棠安杰等各起男妇大小五千五百五十余名口。内除挑出壮丁四百名。交安杰蓝明太带随官军征剿外。余俱陆续解赴平凉。其老幼妇女无亲属夫男者五百七十余口。病卧不能行走。留养广武营。听其痊愈择配。沿途除病毙外。复收集从前散匪东西两山余众五百余名口。比齐抵平凉。臣两次亲临点验。实共一万有奇。内除前安插平凉回民认领亲眷五百余名口外。实发化平川安插者。男女共九千四百余名口。察看丁壮不过二千。余皆老弱疲病而已。化平川地在华亭县西北一百七十余里。东南距平凉百里。南连崆峒。西北均阻高阜。岩壑环峙。两水萦绕。一为化平川。一为圣女川。合流入白面河。入清水县界。中横宽五六里。长三十余里。似亦前代安置降人之地。顾其详不可得知。臣前委记名道冯邦前往相度。改圣女川为圣谕川。为宣讲之所。白面河曰北面河。示拱极之义。饬千总牟春阳带土勇二百四十名。分关山三才镇各口。调记名总镇喻胜荣带所部平江营扼化平镇。以司稽查。冯邦带同委员于化平镇点验之后。按口俵给赈粮。丈量地亩。按户分拨房屋洞。大致安妥。购给附近该处土宜种子。酌发耕牛骡驴。督其开垦播种。察看回众情形。于九死之中。得此生路。其不敢再萌异志。固在意中。惟回俗畏所管头目。较之汉民畏官尤甚。而彼教诵经祈福之师。名为阿浑。又时以异说蛊惑愚蒙。为回俗所信奉。以致一夫倡变。乱者四起。从前道光年闲。张格尔以回教阿浑和卓构乱者此也。按阿浑。回教名阿訇。訇与洪音近。汉民呼为阿洪。今之马化。即新教总阿訇也。和卓即回教所称教师后裔贵种。在阿浑中尤尊。明史所称火者。即和卓之音讹。马化之署其父墓碑称为教父。盖窃和卓贵种之意耳。欲变其旧俗。同我华风。亦非先王不易民而治之理。惟于安插伊始。于编审户口中。隐寓保甲之意。十户一长。百户一百家长。令其钤束散户。而设官董之。凡一切户婚词讼均取决焉。乃可散回目之势。而以其权归之官。庶几政令行而统纪壹。回民鲜读孔孟之书。故不明其理。因而不知趋向。今欲其诵读服习。一从儒教。事有难行。然臣前奉到 圣谕十六

条。附易解一书。义蕴精深。词旨易晓。而大经大法。毕具于此。上年曾敬谨刊印。颁发陕甘各州县教官。朔望宣讲。令汉回土民有所遵守。今复发化平川回民。俾知不易其教者。朝廷惇大之施。不鄙夷其民者。圣化覃敷之义。长治久安。或基于此。如蒙俞允。添设化平川厅通判。化平川营都司。则厅属各员。营属各弁。亦应添设。容当续行陈明请旨。谨将筹办情形。据实附奏。伏乞圣鉴训示施行。

西师宜从缓图密疏光绪二年

鲍源深

窃维出位之谋。古所深戒。矧臣已去位。行即归田。何敢妄论戎机。谬参密勿。第渥荷累朝恩遇。兼蒙圣主优容。纵所见无当于时宜。而私忱难安于缄默。光绪元年正月。臣曾以边事需饷紧迫。各省筹拨艰难。请西师暂缓出关。密陈天听。奉旨留中。嗣经左宗棠力任其艰。督师远剿。捷书屡报。下坚城。北路已一律肃清。南路亦即将收复。阅部文与邸报。益征臣前此所见之非。祇仰宸谟。已臻尽善。夫何复有后言。而臣于此。犹不免鳃鳃过虑者。窃念远略固王者之威。穷兵亦圣人所戒。自乌鲁木齐玛纳斯二城克复。

天威已足远震。似规取南路之举。尚可缓进徐图。盖西征一事。实尽天下之兵力。竭各省之饷源。悉以注之。兵力易惫。过用则力将不支。饷源易穷。屡征则源将不继。此其可虑之状。敢就愚见所及。覼缕以陈。用兵之道。合则见厚。分则见单。军行日远。兵势不能不分。现在西征各军。去关外已三千余里。由吐鲁番而西。历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叶尔羌英吉沙尔以抵喀什噶尔。计程又四千余里。其闲监护须军。留后须军。克复一城。不能不派军镇守。行营待饷。不能不派军转输。兵数仍前。其效命于前敌者。势必日见其减。况前此玛城收复。损伤精锐已多。此后悬军深入。万一不能得手。进固难以为功。退且无以为守。此兵分力单不能不早为虑及者也。自古用兵。必就地筹饷。关外无可筹备。涓滴皆仰给于中原。自师行出关以来。各省筹饷。均已力竭精疲。今师行愈远。协拨愈难。无论罗掘计穷。一或力有不支。必致戎机立误。就令极力供应。不少短绌。而转运或数千里。或万余里。道远途长。设有意外阻滞。不能如期而至。悬军待食。保无饥溃之虞。此则路远饷难不能不早为虑及者也。抑臣更有虑者。逆回倡乱十有余年。关内廓清。余逆悉归于关外。北城下。死党又并于南城。我军去关尚近。后路自可无忧。今则愈入愈深。纵沿路有兵扼守。而地皆沙漠。防不胜防。抄袭为回逆惯长。设我方锐意直前。彼忽偏师截后。尔时腹背受敌。首尾不能相应。非但未得之南路。收复无期。即已下之北城。亦虞复窜。此则锐攻前进之时又不能不转为虑及者也。回民之情。关外异于关内。平回之策。近时亦异于先朝。关内回汉杂居。惩创之余。

可以悉就安抚。关外回种聚族。剿平之后。未必遽能帖然。是以乾隆年闲回疆底定。各城悉驻劲兵。当财赋充足之时。虽岁费饷需三百余万金。未形支绌。今各城复后。若照前增兵驻守。岁费数百万。际此度支窘乏。其力安能。如因此不设重兵。又不足以资震慑。回情反侧。万一再形狡逞。岂能屡动天戈。且回疆多与他国为邻。今昔情形不同。难必不日久衅端别启。熟思审计。不惟目前餽馈维艰。未易操速成之券。更恐他日岁费无出。愈难建善后之谋。此则全功告成以后更不能不远为虑及者也。

至于内地各省。现虽一律肃清。究竟久经兵燹。民生未裕。民力未纾。民气亦未十分安静。西北则散勇马贼。乘闲肆行。东南则会匪斋徒。潜滋构煽。藏奸伏莽。在在可忧。加之水旱偏灾。频年入告。饥民流离载道。方虞抚辑无方。再责以巨款饷需。迫令储蓄一空。不遑自顾。地方猝有事故。何以应之。此其可虑情形又不在边军利钝之闲。而在大局安危之际也。臣岂不知新疆为高宗开拓之土宇。西征为先帝未竟之事功。皇上志在必行。臣工义当共体。且未经兴师。事犹可已。亦既全师前进。功在垂成。岂容轻议顿兵。机宜坐失。然而缓急不容并营者。时也。中外不能兼顾者。势也。鹜目前而忘久远。非安全之至计也。置缓图而急先务。乃圣哲之良谟也。皇上冲龄践阼。值时事多艰。臣愚以为今日要图。首先内地。京师为天下根本。帑藏宜充。直省为京师屏藩。库储宜裕。海内多未复之元气。宜休养以厚其生成。四方有未靖之人心。宜防维以消夫隐慝。此其机宜所在。以视用兵荒徼孰后孰先。若虑师征正在得手。忽尔停兵。无以昭示天下。不思虞舜征苗。有振旅班师之举。文王伐崇。有退而修德之文。古圣人中道息兵。原非示弱。当年饥用匱之际。为休兵裕饷之谋。大义堂堂。何不可上告祖宗。下示臣庶。唐臣陆贄云。善为国者。尊惠养威。又云。威不用而畏如神。此其言正不妨用之今日也。可否请旨飭下西征各军。暂缓进规南路。权就北路已复各城驻。仿汉赵充国屯田之法。以守为战。以逸待劳。兵合则力不分。道近则饷易给。师不涉远。既无抄袭之虞。粮出于屯。并免转输之费。且节巨款以实内地。斯空虚无虑。而仓卒之患可防。留余力以顾中原。即安定已臻。而久远之谋益固。迟之数年。兵足而后兴师。饷充而后进取。于国威毫无抑损。于军事倍觉从容。管蠡之见。是否有当于万一。惟冀圣明宥其愚戆而采察焉。臣六年疆寄。未效涓埃。今而衰病蒙恩。准予开缺。交卸在即。以恋阙之微忱。迫而效匡时之迂论。谨昧死沥竭以陈。伏乞圣鉴训示。无任悚惶战栗之至。

西征之举。言者纷纷。此疏尤剴切详尽。当内难甫平。遽勤远略。征兵筹饷。倍形艰巨。卒之劳师十年。竭天下财力。始克蒞功。老成谋国。具有深虑。未可以迂论置之。且益见西征成功之不易也。

## 核议安抚逆回详

张集馨

夫胁从可抚。渠魁不可抚。良懦可抚。凶暴不可抚。陕省西同等属回民。多半椎埋恶少。向来带刀游荡。睚杀人。与汉民积怨深仇。已非一日。元年四月。乘发逆入境。大荔逆首于阿浑任老五等。竖立灭汉兴回旗帜。以寻仇报复为名。大肆焚杀。妇稚无遗。渭南县役洪兴。武进士禹元魁沙河掌教伪冯王。总头目伪赫王。分派海提木儿围泾阳。普洱马率领二河州马花虎诸逆围咸阳沙河一带。则伪西元帅唐麻木。总约马花马朝保正马五杰武生马得荣马得将坏醇子等。分股搜杀。临潼起事首逆寇金积。焚掠省关首逆伪元帅孙玉宝白占奎。以及高陵泾阳塔尔底苏家沟光台庙之首逆马武举马二元马三元乡约马兴奎马乌子五八儿白玉朝安阿浑等。大小头目。不下数十人。仅闻马二元在临潼被获。其余不免于阵战。而先期逃窜者多。今手刃前张都堂之任老五。围困省城之孙玉宝。概未伏诛。且各拥众或千人或二三千人不等。集于固原城外。类皆锋镝之余。饶悍善战。前于攻陷各县村堡。掳掠金银甚多。既强且富。现虽窜走。其势未衰。至于乞降。乃该逆缓兵惯技。多帅初到同州。屡堕奸计。后洞悉阴谋。立意主剿。始得奏功。省城驻兵一万七千人。不战而抚。屡派已革知县马奎焯带领刘阿浑等。出城开导。不但出言狂悖。多所要求。且于省垣左右焚杀不休。酌商经旬。始定攻剿。将光台庙上下水腰马家堡白起坟东义井各巢扫。而粮运始通。迭次奏明在案。迨多帅进省。分派陶军门援救凤翔。雷副帅剿办甘逆。曹镇军将汧阳邠州白吉原麟游各寨攻克。将士疲劳。需饷巨万。阅时几及两载。陕省始一律肃清。而通省惨死人民已数百万矣。本司深知回情诡诈。恐弃前功。是以前经具奏。不令逆回再入西同等属。实系通筹全局。并非意存畛域。在秦言秦也。夫关辅据天下形势。拱神京。西接蜀黔。东连晋豫。同州与晋省仅隔一河。与豫省仅隔一关。晋省为完善之区。饷源所出。豫省乃平坦之地。堵截为难。设该逆勾结为奸。必更蔓延难制。非如边陲僻壤。距畿辅之甚遥也。上年陶军门在凤翔主议。事多迁就。多帅未加深察。遽行议准。该逆因已批准。日行鸱张。多帅恐酿事端。严立条约。而在多营之孙玉宝。旋即叛去。本司在署抚任内。准陶军门咨。所降回逆马队张辉马作麟等。派赴宝鸡助剿曹背时股匪。该逆不遵调遣。遁回郡城。陶军门恐其煽乱。赶紧折回。亲为弹压。经本司奏奉谕旨。凤郡逆回包藏祸心不遵多隆阿所颁禁约且将宝鸡县所回民马队擅调回郡其以乞降为缓兵之计已属确有明证可恶已极着即严加痛剿等因钦此。

本年七月接雷军门函开。盐固两城。均于克复平凉后献城就抚。杨署臬来文。代陈真心反正。并称陕逆邹保和孙玉宝等投诚批准等语。所关重大。非将帅所



敢专。前已缕陈形势。此时姑妄听之。又于七月杪接雷军门函开。议抚招降事。及西北全局。该逆狙诈万端。乞抚缓兵。乃其故智。未敢信以为真。适陶军门请援。而杨署臬率逆目张保龙等诣营求宥。乃姑示羁縻。腾出兵力以助陶军。勒令呈缴军械马匹。属杨署司验收。然此中操纵之机。实未敢孟浪也。本司查雷军门人素精细。深悉敌情近在目前。犹不敢深信。今降众数万。皆系乱民。何者为良何者为莠。无从而分。且屡降屡叛。何者为真何者为诈。无从而辨。即或捆送头人。呈缴军械马匹。而此数万逆众。令其各归原籍。与汉民共井同村。欲其相安于无事。势必不能。况该逆稔恶多年。近又熟悉战阵。窃恐益肆强梁。朝廷能抚之以恩。未必能化其梟獍豺狼之性。有司纵纯之以法。未必能解其父兄子弟之仇。一旦相寻干戈。必致大烦兵力。贻害邻疆。后患伊于胡底。查该逆巢穴。早已邱墟。若任其自搭棚寮。必至纷争攘夺。若令官为安置。又苦经费浩繁。散处之则约束难周。聚居焉则诡谋已遂。该逆未必尽系蠢愚。岂不料与汉民深仇大隙。而敢乞降于故土。不虑汉民报复。谅必具有深心。不可不防其横逆。筹思至再。把握毫无。惟朝廷既施浩荡之恩。有司敢不体生成之德。自当恪遵谕旨。驰赴泾固平凉一带。宣布德意。将陝省降逆。详加查察。如实系裹胁懦弱良回。造具花名清册。共计人数若干。即于陝省边境。择其安闲处所。酌量安插。不准阑入腹地。以结乱萌。其著名稔恶首逆。先令将马匹器械。悉数呈缴。然后分别罪名之轻重。投之远方。贷其一死。庶几情法两平。本司固不敢掉以轻心。更不敢胶执前见。但穷促难民。易于收抚。而凶悍党羽。难以招安。如其禁约不遵。即是缓兵诡计。断不敢苟且轻率。贻误国家。应听雷副帅专意攻剿。现在张家川业经攻克。师次龙山镇。指日即可扫除。并闻雷副帅俟龙山镇踏平后。仍回平固。节节进扫。约会陶军门曹镇军分三路进师。再约穆将军会同署督宪剿办宁灵。又奉调蜀兵数千赴甘。军威甚盛。该逆势难并顾。如其真正穷迫。则受抚乞降。始无诡计。而安插庶免后患。所有核议缘由。是否有当。应请宪台转奏。再上年陝回滋事时。有纠新疆回众之语。特以道路传闻。事无证据。今乃回疆不靖。连陷三城。是否陝回煽惑起事。抑系甘回勾结为奸。不能深悉。惟查陝省逆回。任老五普洱西孙玉宝皆系滇回。二沙州系甘回。洪阿浑系江宁逆回。其河南山东各籍皆有。足见平素声息相通。蓄谋已久。新疆之衅。难保非内地勾通。否则屡次乞抚缓师。其意安在。由此而论。不独陝回难于议抚。即甘回亦未见真降。不独开门揖盗。陝回难令其复归。而伏莽潜滋。甘回亦急宜防范。但使内患削平。新疆回逆招引无人。未必敢长驱东北。年来议抚百无一成。与其因抚缓兵糜饷老师之非计。何如先机决策一劳永逸之为安。此管见所及。并为宪台陈之。

上陝甘总督论抚回事

黄辅辰

窃本司道等。于四月十八日由抚宪出示。宪台于十六日所发手书。内有雷军门招降固原逆回业经受抚一节。仰见德威广播。莫不畏怀。本司道等。亦知非宪台平日大张挾伐。不轻议抚之本怀。不过欲东路暂事羁縻。得以专意兰城根本。胜算在握。始出于斯。惟逆回之投诚。断难凭信。而陕甘之可虑。更复多端。有不得不详悉缕陈者。大凡贼之乞降。势先穷蹙。去年回窜平固以来。尚未开仗。今且陷我靖宁隆德。横亘东北。窥伺汧陇邠鄜。较前猖獗。即使慑于军威之盛。亦非网张围合。无可遁逃。忽然摇尾乞怜。岂真甘心帖服。况自滇回滋事。屡抚屡叛。习为故常。彼闻宪台方谋大举。帖耳来归。将来督师西驰。势仍复叛。若非苟且缓兵之计。即是图入腹地。逞其诡谋。犬羊之性。贪而无亲。贪则其乱易成。无亲则其众难一。目今乞降之头目阿浑。即系真心。及事定解散。不复能统其众。既不能与该回一一要盟。则一人倡乱。吠复兴。谓可永远革心。诚恐必无其事。所谓断难凭信者此也。至于陕省自遭回乱。或全家屠杀。或十存二三。庐舍尽焚。田园荒废。萧条千里。断绝人烟。去年宪台过陕时。目击情形。曾为浩叹。民闲受害既广。怨隙难解。即使临之以威。强之以法。令挟不共之仇。权为同居之侣。而人怀前忿。如火易然。未可相安。时虞生变。可虑一。逆回就抚。岂能裹粮入秦。秦中荒芜数年。迄今土不备垦。得粮无几。豢此残黎。既供陕省各军。又筹甘肃兵食。亦望早歼丑类。长享太平。谁罄餬口之余粮。养百年之仇敌。回民无从得食。势必劫夺相仍。纳饥虎于室中。难以禁其不噬。可虑二。回祸数年。陕西幸未陆沈。贻 圣主以西顾之忧者。以省城幸完也。省城所以克保者。以内外不相应也。省回五千余户。现无外援。尚属安靖。万一就抚之后。归乡之回。潜相勾煽。肘腋祸生。滇省前车。可为殷鉴。且省中回汉猜疑。全赖官为弹压。至回民出城一步。即有性命之虑。是乡民之积憾甚深。将来断难安插。日昨药局灰烬。灾由雷火。绅民惶惧。已以外回勾结内回。暗穴地道为疑。互相惊扰。若闻归陕之谋。先有瓦解之势。可虑三。陕西以凋残之区。筹办接济甘粮。仓储不足。继以采买。采买不足。兼行劝捐。以及车骡之属。无在不借资民闲。而民闲骤闻陕回就抚。惧其归巢。新集之民。易聚难散。惊逃之后。办理转运。亦觉艰难。是不惟于陕局攸关。亦于甘事大有妨碍。可虑四。逆回之难信如彼。民情之可虑如此。盖陕回与甘回情形不同。办理陕回。亦与甘回有别。陕回少而民多。甘回多而民少。陕回既以离巢。甘回尚在本境。陕回倡乱在先。甘回煽动在后。论其情罪。度其事势。甘回尚可剿抚兼施。陕回则断难言抚。非不知尽诛之难也。既抚之后。无可安置。故除剿之外无可设施也。

考古人徙戎之策。原有迁置关外之条。现在玉门内外。警报时闻。亦未能遽议

及此。而陕省廓清之后。总不宜更召祸端。苟贪目前之暂安则贻无穷之隐患况暂安并不可得而隐患则可立呈。宪台前于恩护院主抚失策。洞烛无遗。岂令陕疆蹈其故辙。万不得已。或如抚院所筹。该回久在平固。即令暂就该处呈缴军械。权宜安置。令图生理。俟数年后。如果陕民疑虑渐释。再行开导。徐令陆续东归。若此时遽许入秦。既非所以保汉。亦非所以全回。陕境如果重遭糜烂。甘肃亦难望其肃清。西北大局何堪设想。本司道等职司地方。公同商酌。既见后来之弊。不敢不为先事之防。惟有仰恳宪台俯采刍言。通筹全局。岂惟陕民之幸。国家实利赖焉。

致署陕甘总督穆书同治六年

左宗棠

甘省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天下共知。弟奉命之始。专办甘事。专剿回逆而已。嗣张捻巨股由豫窜秦。秦军大挫。贼焰顿张。始奉命先剿陕贼。以局势论。必先秦后陇。以贼情论。必先捻后回。事理昭然。无待词费。而秦中自汉回肇以来。积成浩劫。论者谓西北遭祸最迟。而受祸独惨。盖较东南为尤甚。弟从东南而来。证以所见所闻。良不诬也。现在捻回并炽。西同夙素称腴郡。既已遭蹂躏。满目疮痍。北山各郡县。又以回匪陆续回窜。及溃勇士匪源源而来。掳杀几无虚日。官军因饷匱饥疲。情涣气颓。难期振作。入秦以来。询及军储。则司库无数万之存。而各军悬欠已十七八个月。留之固不能期其得力。空言遣撤。势又不能。询及饷源。则地丁征收十不及一。厘税则素不畅旺。近因商贾罕至。更复寥寥。此种光景。亮尊处亦有所闻矣。正拟乘捻逆东窜渭北。连雨水涨之时。悉锐攻剿。如天之福。果能一鼓歼除。灭此巨寇。则当整兵西向。挑秦军之锐者。随同节节进剿。遣秦军之疲者。散令回籍。然后秦之军与饷。皆可移而之陇。弟与阁下同办一事。视秦与陇。何有厚薄之分。而局势自有缓急。办事自有先后。则固不得不预为筹及。譬犹人家当窘乏之际。子弟急谋析产。各营私窟者。其家销亡必速。昆弟内外共支门户。夜思早作。刻苦撑持者。其家道亦必渐次兴盛如初。家与国事同一理。即弟与老兄今日所处。何以异乎。弟处借兑洋款。尚未见到。盖由洋商有意居奇。索取重息。而山西票商。因风鹤警。不敢汇兑。致有迟延。前奉谕旨饬在此项内酌拨。恐尊处未能久待。现饬将四川解到高军门月饷三万两。先拨交陈道丕业运解尊处。并饬英臬司将翎捐一款尽数起解。聊应急需。希饬弹收是幸。米拉沟既已得手。玉公又恐挠抚议。致干廷诘。弟窃意玉公似未免为奸回所误。大抵回民愿抚。亦未尝非其本意。然必我能剿。然后伊甘心就抚。我诚心办抚。然后伊之就抚亦出诚心。否则我以此聊示羁縻。伊亦以此故相侮弄而已。应如何处置覆陈。希即示知为幸。兰垣标兵既祇存二百余名。自可暂停召募。一则

节饷。一则饷薄不能得好兵。徒事虚糜。并无实际。现在用兵各省。营兵缺额。均皆停招。甚有仅存营名并无额兵者。闽浙两江均如此。即陕西亦然。事势所在。不得不然。想兰垣尤宜照办。弟因秦事羈身。一切偏劳。费心照料。殊抱不安。凡有关系各件。如可从容处置者。乞随时示及。俾得竭其一得之愚。并资练习是幸。

覆陈办理云回通盘筹划疏道光二十七年

李星沅

再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二月初九日。奉 上谕。李星沅奏官兵筹剿云州回匪情形一折云州回寨匪犯拒捕恃险负隅不法已极若非实力痛剿示以兵威恐迁就于目前必至貽患于日后该督等即严饬镇将激励军心立加攻剿断不可因献出数犯收缴器械数件遂信为贼势穷蹙又复将就了事等因钦此。伏读之下。曷胜悚惕。查云州回寨。次缚匪献囚。臣据大营禀报。均即严饬勿听。一力速催攻剿。先后接仗数十次。贼党歼毙六七百名。拏获五六十名。兵练亦有伤亡。始得首要各犯悉就殄灭。实未敢将就了事。至通省汉回杂处。迤西各属尤多。非外寇诸夷可比。从前互之案。不过民与民仇。近则渐移之官。甚且各听之匪。盖回民心齐性悍。频年逞忿报复。汉民力不能支。节经地方官请兵查拏。回始受创。若止知有汉民。而回民怨官矣。汉民既受荼毒。藉兵雪仇。喜为官必灭回之说。一有官兵治回。辄欲尽杀乃止。官未允许。又若不知有汉民。而汉民亦怨官矣。于是回民之狼戾者。愈结匪为心腹以肆其强横。汉民之狡黠者。亦藉匪为爪牙以巧于讹索。而各路各厂游匪。因以为利。任其所之。人众则数无可稽。地广则势不易禁。所最堪怜悯者。汉回殷实之户。与良善之民耳。即道光二十五年。两回务。一洗保山。一毁猛庭。官兵原在击匪。而匪党首要。时有窜逸。其安分不为匪者。流离琐尾。穷而无归。转至不可胜计。与汉民被害略同。至今尚难收拾。此次剿办云匪。臣揆度机要。内回富而外回贫。外回强而内回弱。与其滥杀而徒滋借口。何如密计而先务攻心。果能奋勇出奇。全力制回。即可以回擒回。并可以回擒匪。既破护伙之习。兼示歼渠之威。且日后报复。无所归怨。自云州以外。如顺宁之狗街右甸。永平之曲硐新村。蒙化之漾濞围埂。向皆匪徒出没之所。趁此兵有余勇。贼有惧心。自应分路搜擒。严加整顿。又前次緬宁股匪。逃入猛统地方。旋即闻风散匿。仍饬确切侦探。密速堵拏。虽蚩氓反复何常。积怨端易启。未必因此一举。遂就帖然。惟当非种必锄。无稍姑息。使之有所畏而势不逞。并有所忌而党不坚。似可渐祛恶习。臣故曰治回必先治匪。匪不治则回不治。即汉亦不治也。边郡不知有法。由来久矣。方今亟务。莫如执法。莫如持平以执法。汉回同体。犯则重惩。如治乱丝。必徐为理。如束急水。必大为坊。准除暴安良之施。绝欲速见小之弊。慎选文

武。责成公当。保甲以清内匪。团练以御外匪。各路严巡卡以杜匪之往来。各厂严簿籍以防匪之出入。庶于元气无损。而于大局有裨。若军务徒劳。则边情易动。非重兵无以振武。非重饷无以集兵。计前两届军需。除沿路供支难民抚各项。已逾二十万两。今又逾十万两。经费浩繁。不敢不通盘筹划。臣懍遵恩旨。详加体察。悉心酌办。复奉 朱谕妥实相机而行。谨再密片上闻。伏乞圣鉴训示。

#### 覆奏汉回情形片

云贵总督林则徐

再臣在四川途次。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十七年五月初二日。奉 上谕。李星沅密奏办理回务体察情形等语据称此次剿办云州回匪揆度机要内回富而外回贫外回强而内回弱与其滥杀而徒滋借口不如密计而先务攻心且边郡不知有法由来已久莫如持平执法俾汉回同体犯则重惩行保甲以清内匪团练以御外匪各等语着林则徐于到任后详加体察酌量情形悉心筹办原片钞给阅看另折奏回犯张富于投诚后随往緬宁劝谕汉回旋被该回匪偪令入伙嗣讯据犯供张富在云州观音阁被矛戳伤身死旋据回寨缴到犯尸检验被伤处所与访获该犯之母妻等所供相符现仍解省验讯办理等语亦着林则徐详细访察张富果否被矛致毙及尸伤犯供等是否确凿万不可轻信人言遽以为实总当设法研求务得实据详悉覆奏将此谕令知之钦此。臣跪诵再三并将发下李星沅原片详加阅看。其所云汉回同体执法持平与其滥杀而徒滋借口不如密计而先务攻心等语。洵系熟察情形。务求公允之论。伏思汉回构。不过民与民讎。迨至纠众抗官。则兵不得不用。然已经剿办。尤须永冀安恬。前此永昌之后。緬宁又起。緬宁之后。云州又起。惩创非不痛切。而仍反复无常。总由人人以报复为心。即处处之猜疑易起。加以游匪造言挑衅。汉回多为所愚。意欲藉以复仇。而不知适以自害。彼则利其焚夺。人已陷于败亡。此种匪徒。最为可恶。前督臣李星沅及兼署督臣程裔采节次惩办者。业已不少。犹恐潜踪匿。煽惑为奸。故外匪一日不除。即祸根一日不断。如何始能净绝。现臣与抚臣均在加意讲求。此时以军务而言。似善后特为余事。而以清源而论。则杜患正费深筹。窃思汉回虽气类各分。而自 朝廷视之。皆为赤子。但当别其为良为匪。不必歧以为汉为回。果能各择其良。以汉保回。以回保汉。协力同心。其驱外来游匪。则所谓同体者。非复虚言。而所谓攻心者。毋烦劲旅。与李星沅前所密陈。似相合。惟臣甫经抵任。一切未及周知。容当体以虚心。持以实力。不敢以目前息事。稍任各属文武。相率因循。至张富一犯之死。虽人言皆以为实。臣到滇所访并无异辞。而仰蒙 谕令设法研求。断不敢遽行轻信。窃思犯属欲其生。不欲其死。或不免指伪为真。而仇家欲其死。不欲其生。必不随声附和。张富为回中稔恶。汉民与之深仇积恨者。实繁

有徒。臣现以审究汉奸为由。酌提人证。暗查与张富仇恨最深者数名。俟提到向其穷诘。庶几水落石出。真不致混淆。除再详细研求务得实据另行覆奏外。谨先附片陈明。伏祈 圣鉴。

沥陈办回失平请先剿后抚疏咸丰七年

陈浚

窃照逆回构祸。几及二载。经云贵总督吴振械奏参滇省官绅办理错谬。奉 旨将黄琮窦垵革职治罪。其巡抚以下各官查明参办。并颁发 诏旨。令吴振械宣播晓喻。仰见我 皇上大公无我。一视同仁。 圣量如天。莫名钦服。乃降 旨以来。外闲物议纷纭。至今未已。臣博稽众论。金谓 皇上覆载之仁。量固宏于无外。而督臣主抚之说。理实未得其平。何以言之。汉回仇杀由来已久。其中各有曲直。但汉民虽良莠不齐。究无踞城戕官之事。回民竟大肆猖獗。戕害官长。占据城池。甚至建立伪国。围攻省城。叛显然。天下共见。则不当徒论曲直。而当先论顺逆。今该督于已踞城戕官之回民。则皆以为可恕。于未踞城戕官之汉民。则反以为可诛。此其失平者一也。黄琮窦垵。系奉 旨筹办团练之员。其令民闲集团。本无不合。且滇省办团。原为回民滋事而设。则杀贼即是杀回。今乃以纷纷集团。专主杀回。为二人之罪。该绅因滋事而办团。该督反谓其因办团而滋事。此其失平者二也。回民未叛之先。其与汉民同为 朝廷之赤子。原不应稍存异视。乃地方官惮回民之强悍。往往曲事姑容。以致桀骜日增。酿成巨患。迨恒春回滇后。又复力主义抚。严禁汉民不许团练。惟恐回众怀疑。有妨抚局。该回乘其无备。突肆攻击。省垣四面。焚杀无余。遂使亿万生灵。悉遭惨戮。是从前办理错谬在于护回而抑汉。该督反咎其护汉而抑回。此其失平者三也。恒春既为逆回所误。愧恨捐躯。省城被围。人心惶惧。该抚等自不得会同绅士。联络民团。为力守危城之计。今该督但咎其任听绅士。而不揣事势之如何。设有疏虞。咎将谁执。此其失平者四也。臣伏思该督甫抵曲靖而遽为此奏。岂不知回民一偏之辞。未可尽信。殆亦见时事多艰。欲求迅速蒞功。上纾 宵旰。易剿为抚。情非得已。然而事机倚伏。可虑实多。盖逆回反复性成。已曾屡抚屡叛。今虽暂就约束。而大兵一撤。难保不再肆鸱张。一可虑也。回既就抚。地方官怨于前事。惟恐以激变获罪。必更务为姑息。不敢稍拂其意。驯至拱手受制。法令不行。二可虑也。回强汉弱。自昔已然。今又不加惩创。回气益骄。汉民更怀畏惧。将来必受其威胁。助恶不辞。三可虑也。自逆回作乱。汉民被其杀害者。不下数十万人。今若悉赦不问。回必愈肆陵轹汉民。若忍而顺受。则不能保其身家。若起而与争。则又惧罹于法网。情势所迫。恐回变未弭。汉变复生。四可虑也。

且逆回亦未必果能就抚也。傥其冥顽不灵。何遽行帖服。然后督师进剿。而民

团已散。兵力必单。可若何。其或多设诡辞。迁延岁月。以为缓兵之计。我则因议抚而军储坐耗。彼则托乞抚而战备益修。又若何。抑或阳奉阴违。此处解散。而他处仍聚党横行。今日约和。而明日又寻仇报复。我主抚而恒多牵制。彼藉抚而益便誇張。更若何。臣未知该督主抚之说。果确有把握否。如仍无把握。徒藉 诏书之宽大。以徼幸乎成功。万一墮逆回术中。将使将士见而懈心。绅民闻而解体。其为患尚可言耶。夫滇省虽僻处一隅。而辨顺逆。明是非。实关 国家之大计。臣愚以为宜 严饬该督臣会同张亮基妥密运筹。先剿毋抚。毋轻信以墮狡谋。毋畏难以貽后祸。其良回之畏罪输诚者。固不可不予以自新。其逆回之戕官踞城者。尤不可不加之显戮。 天讨既彰。人心自服。庶仰副 圣主绥靖岩疆之至意矣。臣愚瞽之见。冒昧渎陈。不胜悚惕之至。

### 通筹滇黔军务疏

曾国藩

窃臣查滇省于天下为最远。黔省于天下为最贫。当此事局糜烂之余。实有鞭长莫及之势。然 圣主绍承大统。虽在新疆万里之外。犹且尺土在所必争。一民在所必救。况滇黔尚属内地。岂得不力图远略。规复旧基。自古行军之道不一。而进兵必有根本之地。筹饷必有责成之人。故言谋江南者。必以上游为本。谋西域者。必以关内为本。理有固然。古今不易。臣愚谓谋滇当以蜀为本。即以筹饷责之四川总督。谋黔当以湘为本。即以筹饷责之湖南巡抚。蜀之南多与滇邻。湘之西多与黔邻。进剿即所以自防。势有不得已者。义亦不得而辞。惟既令其专谋一方。则不能兼顾他省。试就湖南言之。近年西剿贵州。东防江西。本省之兵。为数不少。而又有东征一局。以巨款解济皖吴。此外又有滇捐之局。黔捐之局。江西捐局浙江捐局。各处之筹饷愈多。则本省之进款愈少。断不能大有所为。上年恽世临派周洪印戈鉴等进剿贵州。连克古州都江上天柱四城。黔民已有来苏之望。当时若能乘势进取。北剿镇远。南攻都匀。即可与贵阳省城通气。劳崇光等亦不至坐困若此。因湖南巡抚饷项无几。恽世临不敢募勇添营。大举深入。致负黔人之望。今 皇上慨然远虑。思出黔民于水火。饬臣与李鸿章妥为区画。新任抚臣李瀚章。本在臣营六年之久。又系李鸿章之胞兄。金陵回湘之将。苏军得力之员。多与李瀚章相知相信。若令选将练兵。专图黔事。必可次第奏功。但东征局既裁之后。祇能酌添本省之厘。以济平黔之饷。不能多供甘肃。更不能分济云南。谋一则情专。饷分则力薄。此谋黔之一说也。又就四川论之。近年肃清本省。协济外省。亦已悉索敝赋。杼柚久空。成都去滇省近三千里。万山丛杂。兵多则粮运极艰。兵少则回匪难制。即竭蜀力以图云南。尚恐无济。又况川北之保宁龙安。须以重兵防甘肃之贼。川南之酉阳泸州。须以重兵防贵州之贼。其势不能专事滇境。而尽弃他处。然

滇省孤悬南徼。惟四川相距稍近。昭通东川二府。康熙以前本隶四川。雍正年闲始隶云南。皇上不忍弃滇民于化外。舍蜀别无下手之方。倘使四川督臣能兼督办滇省军务之衔。或竟赴叙州驻半年。调度一切。每月专解滇饷四五万。抚臣林鸿年进昭东。庶几有恃无恐。而文武兵勇之相从入滇者。去其有往无归之惧。乃可鼓其立功杀贼之心。数月之后。果能于昭东立定脚跟。修明政事。滇民感 天子之不弃遐陬。信抚臣之足资保障。相率来归。共图剿回之法。然后开铜厂以兴鼓铸。造战船以利转运。或可挽回全局。此又谋滇之一说也。臣亦知湘蜀两省物力有限。然非湖南节节进剿。则守黔省者。将因援尽而终陷。非四川月月馈运。则进昭通者。将因粮绝而仍退。后此愈难措手矣。张亮基欲征兵于苏皖。林鸿年欲分饷于长沙。其用心良苦。而其成效难期。倘蒙 皇上俯采臣言。以黔事责之湘抚。以滇事责之川督。则甘肃之饷。应责成江苏江西浙江湖北四省。臣等均不敢有所推诿。所有遵 旨通筹滇黔军务缘由。谨缮折由驿五百里覆奏。

#### 通筹陕甘滇黔用兵情形疏同治七年

丁宝楨

窃惟用兵之道。莫要于审地利。地利审矣。乃可以察敌情。敌情悉矣。乃可以谋防剿。而所以尽防剿之力者。则在于足饷糈。所以收防剿之功者。则尤在于择人而善任。方今捻逆就平。中原无事。兵力饷力。至此绰乎有余。而陕甘滇黔之患。尚未有已。兵法乘时。此诚不可失也。独是陕甘滇黔之用兵。其地利贼情与夫防剿之机宜各有不同。即其饷糈之有无缓急亦各有不同。惟得人善任。则四省皆无二致。臣谨为我 皇太后 皇上缕析陈之。查陕甘形胜。西北有边墙之蔽。东南有黄河之阻。山则殽函秦陇终南鸟鼠之峻。亘乎其内。水则泾渭洛汭大通临洮之派。濛带乎其中。外被险阻。内包原隰。步可以扼。马可以骋。惟其所向。无不适用。滇则无长江大河之险。而有崇山复岭之奇。少平原旷野之区。而多川浍沟塍之限。利于步而不利于马。然以万人之众。列阵交绥。尚可临机分合。指挥自如也。至于黔则重冈巘。峭壁层岩。途径之盘折崎岖。树林之蒙密阴翳。一旅之率。成列而行。彼此声息。闲不相通。若以数千之师。鱼丽前进。则首尾隔绝。前有敌而后不及知。后有警而前不及救。地利之险。以黔为最。其大较也。臣就四省之形势计之。窃以为陕甘用兵。似宜慎固陕疆而趋重甘境。昔张良论关中。谓其阻三面以制一面。此言其足以控制天下也。而就陕以控驭甘省。亦为搯吭之道。滇则因地制敌。惟能精于审势。斯随处可以得机。黔则必自东南而下趋西北。先据建瓴之势。乃图枝枝节节而埽除之。此陕甘滇黔地利之大略也。至于陕甘之贼。不合汉民。全系回众。其气类甚固。其心志甚齐。现在回逆情形。大率以甘为逋逃之藪。而以陕为劫



掠之场。盖甘地本瘠苦。刻下耕种失时。无所得食。陕属腹地。沃野千里。贼至则避。贼去则耕。回逆聚于甘。亦其窟穴所在。不得不然。其心实未尝一日忘陕也。今日官兵入陕。则贼必退入甘。及官兵入甘。则贼必乘闲而复及于陕。此必至之势。无足怪者。滇贼亦系回众。其始也回叛而汉民与之为仇。今则汉民以势力不敌。亦多附之。现该逆盘踞于大理永昌各府。而以余力四出剽掠。蓄锐养精以图蚕食。又要结汉民。交通贸易。财货不缺。近闻迤西一带。重关卡。道路塞绝。其意殆自处于可进可退之势。而示我以不能进不能退之形。用心积虑。较之陕甘回匪。尤为狡黠。黔贼则分苗教两匪。而匪之所踞。又各分上下游。上游则系教匪。下游概属苗匪。苗逆人众而心齐。又善枪法。好战。教匪之众不如苗。其强悍亦远不及苗。故教匪每恃苗匪以为援。而苗匪即乐得因教匪以为利。顾其中有不同者。苗人多画疆自守。且性疑多贪。其助教匪也。得利即去。胜败绝不相顾。其易制之道在此。教匪无大伎俩。特负隅抗拒。事缓则劫掠为能。事急则借苗自固。使官兵分攻苗匪。则力有不能。专攻教匪。则为苗所牵制。是以苗教合而黔事益形棘手也。

臣就四省之贼情计之。窃以为办陕甘之贼。须先清陕境。使甘贼不得复入陕。而以全力悉注于甘。彼不得入陕。则无食可掠。饥必自溃。我因其敝而以全力赴之。必获大捷。回势虽众。但能迭加惩创。其气亦衰。气衰而办理必得手。至若滇贼。则割据已久。布置素定。为今之计。务宜厚集兵力。先将迤东迤南各府固守完密。使汉民心有所恃。回匪无所用其恐吓。然后兵民合力。分道并进。使其备多而力分。人怀疑惧。再为设法招致附回之汉民。内外相应。力破其一二坚城。则贼众自懈。待其既懈而穷治之。该逆之在滇者。既无部落之可聚。又无勾结之可图。彼时入我牢笼。俯首听命。收功固易易也。若黔贼则急于先清教匪。而苗匪在所缓图。盖苗匪本黔省土著。种类极盛。且其地阻山距河。攻之甚难。徒费时日。教匪系属内奸。负险啸聚。借援苗匪。以蹂躏于上游五府之中。剥我精华。牵我兵力。若能挟建瓴之势。自上及下。步步为营。多立侦探。诱之以战。彼若出战。则设伏出奇以制之。彼不得利。必仍据险。我即择其所据之最险者。破其数处。则望风归降。随手可得。教匪已定。然后会合兵力。四路分进。以图苗疆。彼苗人性多疑忌。疑则易惑。忌则易散。但能多方牵制。攻此一寨。而使各寨皆不得以相援。又复阴结各寨中之良苗。诱之以利。惧之以威。俾其自为猜疑。互相攻击。官兵因而乘之。不一二年。亦可得手。此陕甘滇黔敌情之大略也。若夫防剿之方。则在于随机制宜。初无一定之局。大抵制贼之法。剿为上计。而防乃以济剿之穷。故贼势多则可剿之使少。贼势强则可剿之使弱。贼势败则可剿之使平。若不言剿而专言防。则我有师老饟竭之忧。而贼反得乘闲肆扰之利。甚非计之得也。然防剿亦有必相辅而

行者。顾其审势何如耳。臣就四省之防剿计之。窃以为办陕甘之贼。宜防与剿并筹。盖回部切近甘省。其归宿之地在甘。而其谋生之资在陕。惟有分兵以防陕。绝其窜扰之路。使陕之民生日复。皆得积粮以供转输。庶官军得以尽力剿甘。陕防既周。而剿甘之军。又复随在可以蔽陕。则贼之在甘者不能窜陕。必至饥不得食。官军乃急起而乘其敝。其初逆必死战。战数不利。必自溃。溃则可驱之使出关。俟其出关。然后合防陕之兵。并力以防甘。内为屯田之谋。外设控制之略。西陲之事。办理似不外此。至滇省之回。本无巢穴。此时所占踞者。皆汉民之境土。非其种类素所聚集之区也。回逆踞汉民之境土。以攻汉民。始则劫杀以迫之。继则要结以诱之。现在迤西回汉杂处。民贼不分。用兵之法。宜于锐进。官兵进一步。则贼必退一步。贼退一步。则附从之汉民亦即退进一步。故办理滇贼。有剿而无防。其所谓防者。皆未熟审夫滇匪之情形者也。黔省苗教。各自为界。然其据险抗拒。同出一辙。第苗众负险而不常出险。教匪虽恃险而迄无定处。故办理黔贼。贼皆恃险。则防无可防。贼有险而又不尽处险。则防不胜防。计惟有即剿即防。斯随在皆可以得利。此陕甘滇黔防剿之大略也。

至于粮饷两端。实为四省目前第一要务。近日四省兵事。历办而迄无成效。非兵力之弱也。亦非士卒之不用命也。其病在于无粮无饷耳。陕甘与滇事臣未得身亲。黔贼则曾经剿办。溯当日办理之时。兵勇口粮每俟六十余日而后领银三四钱。其将领亦必俟六十余日而后关银一二两。饥疲之态。实不堪言状。然每遇大敌。兵勇辄忍饥冲锋。略无退志。稍有违令。必按军法。而士卒毫无怨怼。以此见兵勇之尚可用。徒以粮饷俱无。当事者动多掣肘。无可如何耳。然陕甘患不在无饷而在无粮。滇黔患不在无粮而在无饷。年来甘省每麦一觔。闻须制钱一百数十文。尚无处购觅。计其军食皆运自川陕。而其闲又为舟车所不通。运费巨而转输少。士卒饥疲。日甚一日。诚堪矜悯。军事之无起色者。职此之故。滇则汉回交通后。耕种不失。粮米尚丰。而官军乏钱交易。亦难期饱食。黔则军兴已十五年。刀兵饥疲。民生死亡殆尽。今则地广人稀。食尚无虞不足。惟兵勇皆孑然一身。近日闻恃谷捐。稍资接济。然谷捐无几。以供兵食。不足一日之饱。而农民于兵燹之余。终岁辛勤。所得不及其半。病苦更深。恐终不能持久。夫以陕甘滇黔之士卒。频年枵腹荷戈。卒不至哗溃告警者。实皆我国家厚德深仁。入人者深。故边缴将士。亦皆知忠义。乐效死。无稍异心。若再加以粮饷充足。办理必有把握也。虽然。粮饷不继。固不足以谋防剿。而今日之粮饷。非宽然取诸左藏也。地丁关税而外。厘金捐输。无非意外生财。涓滴皆膏脂所积。若粮饷既足而兵不得用。其病尤甚于无粮无饷。是必在将帅得人。于支用经费招养兵勇之中。寓核实撙节之意。然后不涉虚耗。可收饱

腾之益。现时陕甘军事。左宗棠久历行阵。机宜素悉。异日自有设施。滇事则现任督臣刘岳昭亦熟于战阵。岑毓英宋延春诸人又皆久于滇省。练习情形。且滇事坏在迤西。非同全省糜烂也。以刘岳昭诸臣同心协力。而又有完善之区。为之凭借。当不至漫无施展。黔省被害最深。目前情形。除苗教两匪不计外。所余居民不过什之二三耳。现署抚臣曾璧光品谊清正。足资坐镇。然以阖省残破之局。撑搯于一人。实属兼顾不遑。计非有与为分任者。黔事终难振作。黔事既坏。而贼万不能株守一隅以自毙也。必将西扰川。南扰楚。匪特此也。川楚之无赖匪徒。又复相附和。其始也由黔而害及川楚。其继也必由川楚而害及西南。涓滴不塞。流为江河。况黔之贼。非仅涓滴乎。及今不治。后更无及。不待智者而知矣。然说者谓现在川楚皆有兵援黔。未始非分任其责。不知今日川楚派赴之兵。皆其将领带兵前往。非本省大帅为之亲历督率也。又非有明白谕旨。归贵州巡抚节制调遣也。其战守任其自为。其进退为其所便。本省大帅仅据禀牍为调度。贵州巡抚且以客军相周旋。此而欲望兵事之日顺。难矣。夫用兵之道。惟事权专而后将令一。将令一而后调度灵。调度灵而后事机顺。古未有将多权分而能办贼者也。臣细察川楚援黔之兵。其兵勇未尝不精强。其将领未尝不明干。徒以军无统率。或彼此不相知会。或意见稍有参差。或布置不能画一。数者有一。即难成功。

臣愚以为欲办黔事。则须遴选威望夙着勇略兼备之大员。予以不次之擢。责以督办之任。使其权归一是。无敢掣肘。而又为之宽备粮饷。使之得以专力行闲。庶几呼吸灵通。指臂相应。第黔事极坏。贫苦异常。人人视为畏途。非真能耐劳苦之人。亦不足以经久。臣数年来带兵与各省将领相遇最多。而私心所窃佩者。惟有淮军统领直隶提督刘铭传。治军严整。谋勇素裕。且能勤恤民隐。尤为难得。独其性情过于伉直。稍不合时。然办大事。固不可以小节拘也。今黔事败坏极矣。譬之疾病。元气将脱。不治则必死。治之而稍不得其法亦必死。伏惟  圣明采择。可否予刘铭传以督办贵州军务之任。一切听其布置。责以成效。不准推诿。该提督慷慨任事。且受  恩过重。必当竭忠尽力。以期无王古身名。而报不世之知遇也。惟既责以办贼。必预筹其粮饷。务使月月接济。不至有名无实。乃可以督其有成。现在淮军议撤。江南厘金宽然有余。臣愚以为刘铭传办理黔事。即可令带其旧部一万一千余人前往。再令李鸿章于淮军中得力各勇抽出一万四千人归其统带。计二万五千人。亦足以制贼。第约二万五千人之饷。再加以杂支各项。每月必需银十五万两。乃可不至短绌。此项银两。应请  飭下两江督臣马新贻。于厘金项下按月抽拨委解。不准短少。至刘铭传到黔之后。凡川楚援黔之兵。均归调遣。以一事权。如此。则将帅得人。士马得力。先清教匪而后及于苗匪。臣料黔事不过一。年必可奏效。臣黔人也

。非敢有私于黔。亦以黔省阖境生灵。荡然将尽。不一援手。必至靡有孑遗。且黔事去而川楚受无穷之害。川楚受害而天下亦将骚动。灾近剥肤。忧心如炙。是以不揣冒昧。不敢不沥陈于 圣主之前者也。抑臣犹有说者。剿办陕甘滇黔之贼。均利用剿。惟陕甘回匪。则兼用防。然防陕境而剿甘境。则防亦在剿之后。是剿诚为目前用兵定局。然陕甘之回。黔之苗。皆有巢穴可归。有部落可附。惟滇匪与黔教。无一定之巢。无种类之聚。到处裹胁。到处剽掠。情同发捻。臣愚以为办理甘回黔苗之法。剿之外仍须善用抚。非抚不足以穷剿之变。非抚亦不足以收剿之功。特所谓抚者。须彼来就抚。不可我先注意于抚。若先注意于抚。而滇之回屡抚而屡叛。甘之回今日抚而明日叛。甚至有即抚而即叛者。前事具在。不可不鉴也。至于滇之回。黔之教。其攻据城池依附山寨也似发逆。即可以制发逆之法制之。四路进攻。随遇随剿。则彼之伎俩立穷。其走而不守四处焚掠也似捻逆。即可以制捻匪之法制之。分兵兜剿。不令休息。则彼之伎俩亦穷。且捻匪有马可以驰骤。故其收功必先围而后剿。滇回黔教其地利不宜于马。其人情不善乘马。以步贼而仿流贼之意。其围剿也更易。此又宜并力于剿。但能节节稳进。多出侦探。四面设伏。则彼无巢可归。无种可聚。数败之后。无所逃命。直可以聚而歼之。又不可以抚而留余患。且以懈我军心。此固在办事各大臣督抚等临事酌宜。未能一一预为定局矣。臣知识浅陋。深幸军事粗定。兵饷皆可腾挪。惟陕甘滇黔之事。上廑 宸衷。而黔事尤糜烂破败。至于不可救药。诚恐将来溃决四出。又将贻祸无穷。用特贡其一得之愚。敬献刍蕘。以冀仰助 高深于万一。是否有当。谨恭折冒昧具奏。伏乞 圣鉴训示施行。

### 议滇

金安清

滇患自林文忠经画。迄今二十年矣。每变愈下。今且俨然化外。民贼不分。几无措手之地。为今日治滇计。两策以蔽之。曰用滇饷。练滇兵。则滇寇自灭。革回习。泯回名。则回患自消而已。夫滇非不毛之土也。 国初奠定以来。悯其边远。薄赋轻徭。故定为各省协拨。二百年来。习故蹈常。遂为永例。而不知自食其力。当咸丰初年。大农告匮。筹拨无方。湖南北两省。首倡因地为粮之法。苏浙西皖继之。故能力除发捻两大憝。使犹仰给部拨。其糜烂早与滇黔等矣。东豫陕甘不能仿效。故受祸亦剧。此明效之显然者。滇中物产甚丰。为铜为铅为盐为煤为药料为玉石。承平时。商贾之入滇出滇者。盈千累万。迤西近接外番。贸易尤盛。铜则生生不穷。盐亦出井即是。且本省产米。尚余于本省之民食。非贵州之贫瘠可比。今如酌筹铜本盐本。官为经营。百货之出入。道路梗阻者。即以兵护货。转运至川滇连界处所。仿古人回易互市榷场之法。

招徕各省商民入川。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则取其盈余。即为滇饷。至滇中兵勇。但知有米可食。不计格外之银钱。是较各省已大为不同。使能广兴屯田。随处开垦。一县之粮。足供一县之饷。更可不烦转输矣。滇回虽悍。究亦无大伎能。特以山险路丛。客兵多所未便。而夷练土练。均为可用。祇须有客兵大枝严督于后。峻其诛赏。以滇攻滇。自可奏效。如洋枪洋药落地开花之类。贼中断乎无有。但轰洗一二处。声威克振。必可所向披靡。计通省十四府。其省城迤东迤南之广南开化曲靖澄江临安普洱六府。皆可置为缓图。当以服通东川为筹饷练勇专力进兵之地。而由省城西北道。直攻大理永昌丽江顺宁四府。为灭回之穴。其楚雄向有盐井。饷所自出。亦应首图。临江一府。绅民与回为难。应即责令捍护楚雄。给以兵费。则事专心齐。不分官兵之力。我苟于川滇接壤。将民力强悍手足趫健者。募练勇万人。兼调四川土司屯练为辅。而以客兵劲旅洋枪精队三五千人以督统之。用亲兵制新勇。即以新勇制滇练。步步为营。得尺得寸。而重立赏格。准各处义民自行投效。分攻迤西各城。能得一地交官者。高秩厚赏。皆所不吝。而仍先酌予以现粮一次。免其枵腹从事。胜则我收其地。败则彼戕其人。我之大兵。仍无丝毫损也。而闲出奇兵。佐以洋中火。疾趋密击。一大创之。兵不出则已。出则奇捷。逆回未遇精兵。定必亡魂丧胆。迤西果能荡定。则迤南迤东。皆可不烦兵力。慑服恐后矣。惟回众不易全诛。即汉匪亦所在多有。今既大张挾伐。断不可轻易纳降。即其悔罪输诚。必先令其自去回民名目。衣冠服食。皆遵汉俗。与汉民互通婚姻。铲除清真寺。其一切经卷。皆行焚毁。不得再有掌教之人。方准其免死入籍。收复一处。即照此办理一处。将来全省肃清。不必大用诛夷。而自可无一回之。盖林文忠所谓但分良莠不分汉回八字其论自正。其意自平。

但汉回两字一日不除。则一日畛域自在。且良莠亦何常之。有官以为良。则民以为莠。官以为莠。则民以为良。且有在汉为良。在回为莠。在汉为莠。在回为良。彼此诿张。是非总难共喻。惟痛除回汉之名。使其混而为一。同为滇中赤子。则意见渐消。昏媾渐众。既连瓜葛之好。必多瞻顾之情。两三世之闲即可尽捐宿忿。回民不以异类自居。汉人亦不以异类视之矣。釜底抽薪。塞源拔本。莫快于此。在从前一二处蠢动。原不便生此创局。致令合省惊疑。今则从叛即回。就抚即汉。以回汉之别。为顺逆之分。捷易明。令行禁止。迥乎不侔也。国初入关薙发之令。乃整齐人心之大端。欲整齐滇风。必使一无回教而后。惟其革面。始可革心。诸葛之定南人。亦惟曰攻心而已矣。岂有他哉。

滇略上下

刘树堂

己巳四月五日。折弁至自都。闻曲靖大军覆没城陷。果尔。则滇南不可问矣。

夫办天下之大事者。贵识定力卓。无惑于众论。尤贵随机应变。不涉以成心。譬治病然。必探病之源。节病之流。而复调养有资。服劳有人。然后或攻或解。靡不应手。方回乱之初起也。逆众拥立杜文秀。不过俟官兵入境。以备捆献。借作脱身之计。诘问罪之师。经年不至。以谓贼可为矣。遂闭关据险。隔绝声援。今日攻一邑。明日拔一城。迤西一带。尽遭荼毒。次倒戈。均被戕戮。民何尝甘心从贼邪。鰕生画策。先办迤东南以翦其羽翼。反令杜文秀坐大。致全省糜烂。此不探病之源者也。军务无起色。由铜厂之不开也。乡试之久停也。人孰不欲谋生。亦孰不欲上进。铜厂废则谋生无路。乡试停则上进无阶。加以捐输勒索。丁役科派。不从贼而难逃法网。从贼而反邀宽典。人何惮而不为贼。若大府筹饷以开厂。设法以开科。匪类不坐啸。处士不横议。而贼自平矣。不此之务。而惟贼是图。此不节病之流者也。多钱善贾。长袖善舞。图利然。用兵亦何独不然。军兴以来。我皇上非不下拨饷之诏。然各省筹解。或数月一万。或一年数万。枝枝而运之。节节而用之。藩库空虚。庚癸频呼。将官私收厘金。荆棘满涂。而长官不过而问也。地方供给兵勇。脂膏已罄。而捐输方兴未艾也。弊端百出。民不聊生。大都皆无饷之故。所贵调养有资者此也。统万有不齐之人。为一鼓作气之士。恃上下同心。和衷共济耳。滇南外至之军。非湘即淮。从征十余年。半属得意子。舍东南繁胜之地。入边陲崎岖之乡。地理不知。情形不熟。且定章每人月饷四两。尽数给之。犹不满意。设有不济。能用命乎。本处之勇。月不过二两。必战而后发。相形见绌。彼此推诿。兵练虽多。谓之无人也可。所贵服劳有人者此也。总之滇南军务。不贵添兵以耀武。而贵筹饷以整军。使各省督抚仰体我皇上遐迩一体之心。同伸义愤。认真筹款。每月约解数万两。或将各省历久之铜本数百万。酌解三成。以一半养兵。以一半开厂。铜运疏通。钱复旧制。大局更因之而裕。而滇省饷糈有着。慎选健将数十员。训练精兵五万人。以一万驻省城。以一万驻曲靖。以一万驻楚雄。相为犄角。牵制东南。接应迤西。再以两万人。一由东川绕永北以击其背。一由下关偪大理以攻其心。并剖谕各地方令为内应。我也两路夹攻。彼也首尾不顾。虽百杜文秀亦将授首。迤西荡平。迤东南自不战而屈矣。惜滇南各大府。当放之时。百计求退。退之不从。始裴回于交界之地。不察受病之由。不求治病之法。惟恐贼势鸱张。复虑将官跋扈。进退维谷。侷侷何之。梁士美杨盛宗力能相制。杀之可也。否则推心置腹以任之。以毒攻毒。一举两得。其它奉令者宣之以德。梗化者感之以诚。因地制宜。滇南其有瘳乎。若犹疑惧交集。识不足以察情。力不足以御众。犯此四病。渐入膏肓。虽扁鹊复生。亦束手无策。徒作旁观之太息。岂不悲哉。

前议铜本解滇。大局因之而裕。请申论之。夫天地生财。不限方隅。帝王出治

。不分畛域。而卒不能不限且分者。由大臣谋国。琐琐目前。不克酌盈剂虚以补其不足。注兹挹彼以遂其流通故也。滇南远在天末。以形体论。特不过一足耳。其置缓图也固宜。然所产者铜。国家泉政攸关。而天下养命之源也。往者每年额运京铜四五百万斤。江南安徽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八省采买八九百万斤。以一千数百万之铜。供各省鼓铸之用。而各省采买之饷。供滇南千百万之人。彼不阙铜。此不阙饷。各安生业。中外恬熙。虽欲驱而为盗而不能。自粤匪倡乱以来。滇南之厂无恙也。转运之路犹通也。各大臣但知拨运军饷。御患于已然。不知筹划鼓铸。弭患于无形。铜运不通。泉政日弛。铸大钱。用钞票。始不足以行诸商。继不足以用诸民。不得已搭放兵饷。八旗绿营。合家饿毙者有之。妻子鬻卖者有之。形同乞丐者有之。军政不备。其咎安在。而滇南游民。皆赖百余厂而生。铜本停则铜厂废。铜厂废则铜丁散。游骑无归。各树党援。或主与客争。或回与汉。势张而官不能制。人众而地不能容。全省骚然。遂成巨祸。要皆不开铜厂之过也。或曰。采卖洋铜近而便。何必远借滇铜为。抑知以急需之饷。买腾贵之铜。利彼而害己。何若运而之滇。两有裨益。再饬八省之督抚。每月各筹铜本一万两。三年归铜。按期解饷。源源接济。派一谋勇素着之大臣。剿贼与开厂并用。附和之贼闻铜厂已开。去谋生理。而贼势日孤。疲敝之兵闻饷糈有着。争自鼓舞。而军威日振。以涣散之贼。当奋发之兵。不数战而渠魁诛。不数年而全滇平。再度形势。多筹工本。先开阳丹茂麓宁台金钗各大厂。次开义都发古九度万象各小厂。取之不尽。运之不竭。各省有铜以开炉。自无大钱钞票之弊。而民困以苏滇省有饷以开厂。自无穷而生变之心。而器凌可格。泉复旧制。人乐再生。慎南有幸。抑亦天下之庆。吾故曰。铜本运滇。大局因之而裕者此也。

## 卷九十七 兵政二十三剿匪五

答魏默深论 圣武记书

包世臣

仲春奉手书。并尊着 圣武记十一册。属为审定。足下虚怀乐善。荒落善忘如仆者。何足以塞盛意。然亦不敢不尽其所知。国家武功之盛。具载官书。卷帙多至不可究。足下竭数年心力。提携纲领。缕分瓦合。较原书才及百一。而二百年事略备。其风行艺苑。流传后世。殆可必也。仆则以为兵制者。武功之本。必宜列于卷首。而备述部曲俸饷军装行粮前后增减裁并之成规。次列军法。又次列军赏。皆由关外以及现行事例。其奉特旨者。随事声明。以昭详核。至于序述事。不必因地分类。唯宜挨顺前后。逐案编纂。使事因时出。义随事见。得失之故。成败之机。了然心目。则深得古人激射隐显之意。其书不仅以

当无为贵矣。仆少小留意武事。据所知闻。自入关以及安南各案。与尊着不无出入。然时远路遥。诸家记载。乡曲传闻。未必尽属可信。且难覩缕指陈。唯川楚教匪。则仆亲见其终始。且在事司命秉笔者。半为旧识。虽身履行闲不过百日。综其大要。实有可言者。善状兵势。无过史公。巨鹿之役。所云九战绝其甬道者。祇六字耳。在当时自有故记可据。若每战分叙。岂复成文。即樊靳诸传。亦止据功簿。分别身自擒斩及所将卒斩获。亦未尝逐阵挨序。况近世军报本不尽实。乾隆之末。和珅柄政。军报皆先责副封。奥援可恃。向壁虚造。十常八九。洎大憝内除。而军官幕客。凿空路熟。此弊不革。自古用兵。一经大创。而开其生路。无不投戈乞命者。岂有无日不战。无战不捷。旋剿旋抚。而匪势转盛如教匪者乎。盖教匪先后大小。为股数十。而领兵官分据要害。皆能专折。一处报捷。即各营知会。免致以重复遭驳诘。此仆所身历切齿。不旋踵而即纳履者也。故据仆所审知。为足下详言之。乾隆六十年。陕西获教首刘松。供有大徒弟在安徽太和县。名刘之协。一面入告。一面飞咨。而陕西咨捕之文。与 廷寄俱以六百里同日到安徽。莫解其故。枢要言。 纯庙假寐。刘之协入梦。是以 谕令急捕。然其事宜不能明也。刘之协先以事解赴河南扶沟县。委员往捕。中途泄其事。使逸去。河南扶沟县事主报盗案云。在楼上月下。望见盗共五人。四大汉。一童子。劫银二百两。即日捕役盘获五人。童子名王双喜。四大汉名张汉潮。齐麟。姚之富。高均德。被囊内有银二百两。堂讯系嵩山香客。其银借之安徽太和县照墙后开参药店之刘之协。扶沟关提质对属实。乃释双喜等。而太和县忽奉安抚径行六百里捕刘之协之檄。令转委丞往扶沟。丞离扶沟五十里。遣役持名帖前往。丞役入城。遇县役。遂偕诣之协。之协令丞役暂缓。县役入署索得回照。既出城。丞役乃往投帖。而丞亦至扶沟。急追太和役回。役言我管解来。不管解去。扶沟无如何。会营分投捕三日不得。丞回太和。以扶沟纵逃具。安抚据奏。扶沟县正法。知府以上皆外遣。之协等六人匿扶沟县书家十日。乃同往湖北。而齐麟案旋发。安徽委员跟踪缉至湖北。湖北印委藉端诛求。姚高张三逆相继起。称大将军。齐麟之妻王氏。尤趋盛。世所称齐二寡妇者也。楚匪未起时。安徽已捕双喜解京。双喜又名牛八。云是王之明五世孙。皆指朱姓以惑众。和相讯双喜曰。是刘之协之兔子也。安有少主之说。议外遣伊犁。而改其名曰发生。及教匪平定后。五六年。犹有河南安徽人出口省视之者。案屡发。乃诛发生于配所。而邪说渐绝。其党多在湖北。湖北司捕者。择肥而噬。民不堪命。遂以起。变出仓猝。征调不及。各募乡勇。而募一报十。州县领帑。多者至数十百万。而统领京兵与地方大吏过境。供张馈遗。盈千累万。上下皆以豢贼自殖。教匪杀掳焚而不淫。兵则杀掳淫而不焚。乡勇则焚杀淫掳兼备。故民间称官兵为青莲教。乡勇为红



莲教。有三教同源之谗。楚匪迤北者渐流入河南。迤西者渐流入四川。楚地差靖。不得不奏散乡勇。勇散而无业可归。又聚揭竿。其被难良民。莫加存。从贼如归。此教匪之所以日盛也。及内帑告匮。开捐不济。始有坚壁清野之议。遗黎有所依归。游匪无可掠聚。深林丛箐之中。饥疫相仍。匪势始衰。将军成德用外委陈平川策。遣偕线人往收川陕交界观望之剧匪四百余人。提督杨遇春因立大红旗。选就抚之健桀者隶之。匪因以灭。自丙辰迄甲子九年中。情事百变。四端则尽之矣。记载者能明是四端。则机宜见而法戒具矣。其匪股宜各为小传。记其始卒及窜扰之地。各帅亦用史公霍附传之例。务取切实明白。不审有当于高明否。尊着大都据官书。然亦有采自传闻者。如常丹葵贪虐徇变。及连州之猺目。与厅役互争贿买投诚诸事。似非官书所有。敖罕灭于邻国。系近日涂说。未便遽以入书。傅鼐攻苗峒。大败而奔。中途饭后。鼓众气选锋反战。遂擒首逆。灭其峒。威名遂振。所向皆平。实靖苗之机括。似宜补入。其城守以下诸篇。宜自名其书。不当冒 圣武大名。仆目力劣甚。心思忙乱。草草率复。以足下北行有日。恐心悬报答耳。诸惟为道自爱珍重不具。

#### 增刻三省边防备览序

张鹏飞

尝读贾长沙策。惜其卓议名论。思患豫防。竟阻于绛灌不之用。至武帝时。其策始行。终汉世果无复藩国之患。设使当文帝时早用之。七国不至以从逆终。后之人必且议书主过激之论。徒托于虚矣。岂知仁人君子之用心。第求国计民生阴受其福。讵忍幸事变而沽己名哉。今读严乐园方伯三省边防备览。深叹其饬武筹边。用心有合于长沙。惜乎行之未远。志以歿。不能不重钁之以广其传也。三省者何。陕西四川湖北也。其边境毗连。犬牙相错。实为坤舆之奥区。高山长林。亘千数百里。弥望蓊郁。竟日不见人烟。附近省民。利其地广赋轻。襁负而至。佃山结屋。垦土开荒。土著目之曰新民。其地盐米食物。较他省价减十之五。失业游民。与避饥棚民。往往以此为逋逃藪。游民有资则私贩趋利。折本则聚为非。赌窃拐骗。无所不至。其为棚民者。扶老携幼。盈千累百。择肥勒食。一餐石米。伊自号曰吃大户。大户目伊曰挨兵。供之则虑力有不能。拂之则恐祸且立至。其地距县治动辄一二百里。民不堪二者之扰。官捕治。陕追则逸之蜀。蜀追则逸之楚。路歧如麻。人窜似梭。咫尺隔省。彼此守令。均有鞭长莫及之叹。此缉捕之所以不能立获也。然此犹其小者也。其尤黠者。有红钱黑钱大五帽顶诸名色。其结党数十人。或数百人。羽翼既多。各习拳棍刀枪。以资捍护。或夜富民。或昼抢场镇。先约遇兵役追捕。不许散党。如事急。众议散去。始各逃窜。如未议而一二人先散者。众共戮之。以此其艺既精。其党亦固。小则拒捕抗官。大则揭竿谋逆。甚或布要害。公然为犄角之势

。官师愤怒扑诛。多用兵则艰于转饷。少用兵则莫制鸱张。致烦士马戡定。经年累岁。然后以次削平之。稽之五代唐宋不胜枚举。姑以起灭于胜国者。约举之以概其前可也。明成化时。刘通蠢动于房县。其党李原王洪王彪扰及川陕。藉非项嘉兴忠讨之。原阳城杰抚之。滋蔓直不知底止。正德时保宁贼蓝廷瑞自称顺天王。鄢本恕自称刮地王。十万余众。延蔓川陕湖广。藉非洪钱塘锺彭世麟设计诱擒。其蹂躏更不堪言矣。自时厥后。在陕西。时则有何冕啸聚西乡星子山。淡文省盘踞金州王莽山。李三负固紫阳高寨。在四川。时则有刘烈为盗于保宁。曹甫焚掠于营蓬。喻思顺窜扰于通巴。在湖广。时则有茶毒郟西之杨文政。巢窟房县之王斌。盗聚巴东之黄中。所在掠地民。大肆屠戮。哀我子遗。既无牛种。自废耕耘。千里炊绝。斗米十金。无论被抢之地。元气尽耗。即附近州县。亦疲于奔命。固圉弗遑矣。其最劳撻伐者。则崇祯时之李自成张献忠。当二贼乘乱窃据于三省也。其时杀戮之惨。从古未闻。幸赖大兵吊伐。元恶伏诛。而流毒余氛。处处掠。陕有刘二虎小红狼。分踞兴安宁羌一带。川有姚黄十三家。盗弄于保顺达夔一带。湖广有郝摇旗马党塔杨明启。窜屯于房竹大宁一带。千数百里之提封。莫非梟獍纵横之所。直至康熙二三十年。渐取其类而歼旃。凡此皆明之余毒。见于史志可考。此外旋起旋扑。为害不烈者。尚不能缕指悉述也。

我朝混一函夏。以德绥民。薄海内外。来享来王。闲有一二梗化。大兵所指。无不如摧枯拉朽。独此三省边疆。在嘉庆初。则有白莲教匪之变。最稽天讨。当时合满汉军数十万。剿抚五六年之久。不克奏功。卒恃龚太守景瀚坚壁清野议。始能制奔豕之命。未及一年。非逃即擒。而大憝生缚于阙下。屈指底定以来。迄今廿有余年矣。痛定思痛。不能不为惩羹吹虺之谋。凡以谈虎色变。身受其害最深也。闲尝求此三省边境。所以治少乱多之故。说者谓狐兔易于踰伏。攻之难而守之易。其实揆厥所由。总因防御日弛。抚字不勤之所致。然则曲突徙薪。乌可不早为计耶。今虽边烽久熄。民气恬熙。而山深箐密。向为匪人久踞之区。保无有漏网遗孽。冷灰复然乎。保无有颠木由。旁生侧发乎。是以今上御极之年。大吏奏请仿前明专设郟抚例。以总其成以资弹压。时三省督抚条奏。改陕西坪县丞为抚民通判。四川湖北各要隘。均更定有差。未雨绸缪。诚有鉴前此党聚窃发。艰难百战。为能正本塞源也。余时山居。闻之喜甚。即欲辑教匪滋事始末。汇成一书。以为殷鉴。徒以务缠缚。卒未果。不意方伯时作行人。竟先为之。晴窗披览。见其自舆图以至艺文。洪纤毕具。直如家侯之借箸而谋。马伏波之聚米为山。大旨总在因地设防。用垂久远。所谓布置在乎审势。权变贵乎因时。洵为安边大猷也。第其中有二三错。与搜采未备者。不辞固陋。窃就见闻所及。为之分订分增于其后。诚使乎此者。果能

酌古准今。遵其防抚。或如龚遂之治渤海。或如张纲之治广陵。不过需贤能数十员。分布其闲。可以安坐而治矣。昔人云。乱之既成。数名将制之而不足。乱之未成。一循吏抚之而有余。安见古今人不相及耶。然此论出。必有从而议其后者。一则谓更张适以扰民。一则谓迂阔徒抱忧。夫议之诚是矣。特以一命之吏。身荷 君恩。苟利 国计民生。则成败毁誉。岂所暇顾。即或以攘臂不靖责之。窃谓方伯蹈长沙之覆辙。余又何敢求免物议。祇有俯首受之而已矣。

### 畿辅剿贼议

王祖源

畿辅。重镇也。督师。重臣也。外有六军之驻。内有神机之坐镇。何区区数百梟匪。且聚而数千矣。且窜扰数十州县矣。而制军又屡统兵出省。日久无功。此何故哉。议者谓制军功成而骄。无心痛剿。或曰本非勇敢者流。或曰梟匪内有其亲军。难以痛剿。皆非也。刘制军以一书生。从军两湖江西两广。荐保抚军。岂庸懦者哉。昔能以一旅挫巨万发逆之凶锋。而今则数千乌合梟匪。竟至一筹莫展。何勇怯之悬殊也。盖其中心顾虑者多。因而成功即少。昔在南省。指挥如意。今在畿辅。动辄慎重名义。既有专擅之讥。又有风闻之惧。瞻前顾后。期望新练之六军。六军之设。本属虚糜。其兵皆系纷调各营汛而来。未久即皆偷归。帅之者。因粮饷不甚应手。不敢过于严拘。恐其变噪。徒有其名。难期实效。谋之者于是有神机营之调遣。神机之卒。又皆未经战阵之人。一交锋刃。立即退溃。昔年成萨所带。交河之败。非其明征乎。况梟匪又皆土著。素与各营标声气相通。其初不过数十亡命之徒。假私盐以餬口。继则恃数百之众。剽行旅。胁制小村落。勾结营兵。贿通亲兵。偶尔猝遇。和战而已。所谓和战者。枪无铅丸。刀矛不直刺。彼右我左。彼左我右。或遇民团稍挫其锋。则带兵官与地方官即具上宪。冒为己功。民团因之敛手。兵视梟为利藪。匪以兵为心腹。因而羽党愈聚愈多。分作数股。纷扰各州县。州县闻其来。四门紧闭。窥其去。即具上陈。如何堵御。如何截剿。在州县仅为规避处分起见。在上宪亦明知其非。而不究查。恐于自己禄位。大有不便。即有一二振作之员。上司或斥其妄举。或责其张皇。立予迁撤。祇求掩饰。不问利害。既经言官风闻陈奏。钦派大臣建牙拥纛。而人地生疏。属僚未习其心情。绅民未闻其措施。士卒未谙其法令。欲其指日成功。恐亦难必。为今之计。莫如擢一威望素着之制府。严饬各州县牧令。亲自劝谕绅富。不假胥役之手。富者出粮。贫者出丁。择公正绅富董率其事。一闻有警。地方官躬率乡兵。陈于境上。联络邻境。以应官军。四面兜剿。责其守御。不责其战阵。如有窜逸。立予地方官以参罚。如有斩。立予绅董以奖叙。而尤必择重臣以任督师者。何也。其中心无所

瞻顾。风闻者不敢乱渎。筹饷者不敢制肘。带兵之官。亦须久在行闲。声名卓著者。调来畿辅。必能奏功。统以诸将。应以乡兵。区区梟匪。指期可歼。既灭梟匪。即以诸将调任南蓟北蓟提镇协参游。畿辅虽靖。边防不可不谨。有诸将以练兵。自能日臻精劲。使捻逆闻之而不敢北窜。回逆闻之而不敢覬覦。即偶有宵小跳梁。立可扑灭。夫所谓乡兵者。燕赵之人。古称慷慨。惟视牧令能否劝谕。即如深州磨头镇之团练。自咸丰三年以迄今日。号称义勇。其邻近村庄倚为长城。闻梟匪今年已三受其创。而地方官不能驾驭。甚可惜也。若畿辅州县村村如是。梟匪无可安身之地。又何待于剿。督师既以剿为务。如文武员弁。有以抚字进说者。立予以军法。方不致蛊惑听闻。且自古误人军国者。始而抚。抚不成。继以和。和不行。则祸无日矣。可不虑哉。

### 筹拟防捕马贼章程疏同治四年

顺天府府尹卞宝第

窃以近来马贼肆行。结队成。毫无忌惮。事机仓卒。则寡难御众。征调往捕。又缓不济急。臣愚总以侦探联络为最要。经谕令所属州县。必须联络一气。邻封有警。一经传报。即当会合兜拏。勿谓邻封无关本境。贼可瞬息即来。勿谓过境不必跟踪。贼亦可瞬息而返。马贼凶悍。若大股窜扰。一县之力。或嫌单薄。合之数县。则人众势强。四面兜擒。何难弋获。在邻封可免劫掠之虞。在本境可免窜入之患。明邻封即暗保本境。互相藉助。裨益实多。现办保甲村团。即本此意以为劝谕。昨复申明前说。通飭遵行。倘该州县仍怀观望。定当商同兼尹会参惩处。惟顺属二百里外。多属直隶管辖。若不统为联络。终嫌隔绝。即如前月十九日。马贼入口。由迁安遵化玉田经过。迨至窜扰顺属宝坻蓟州。始据报。已逾数日。甫经调遣。贼已饱扬。似非声息相通。不能捷速。在督臣统辖全省。与臣共办一事。断无参差之见。而州县习气綦深。不独直隶与顺天俨若邻疆。即此县与彼县亦同秦越。甚或捕役贿贼。不扰本境。贻害邻封。在本境方自以为得计。不知捕役与贼未必尽识邻封。未必不仿效而行。其实并不能自保无事。无如州县通病。百说不喻。畛域之见。牢不可破。查邻封协缉不力。例有处分。自应申明旧例。责成联络。倘有邻封知会不即兜拏者。照协缉不力例议处。并请 飭下直隶总督一体申明办理。其界连顺属州县。遇有马贼踪。令其分行报。设有延误。臣即会同督臣参处。以儆稽迟。至东北两面关门及边墙。缺口不下七十余处。设防则无此多兵。修补又无此经费。然不设法补苴。何以遏贼纷窜之路。可否 飭令直隶总督派员察看缺口情形。中有山径崎岖人马不便经由者。姑置勿论。将易于行走处所。就本地土石搬取堆砌。酌派弁兵数名看守。即有贼人爬动。亦可知觉提防。或多掘窞阱以阻贼马。各就地方情形办理。关口要隘。似宜增设弁兵防缉。并于关上添设位。口外多派侦

探。一有贼踪。随时驰报。以便预为准备。如有马贼由关口窜入。把守弁兵。应请从重惩处。庶可防范加严。并请 飭下山海关副都统密云副都统古北口提督会商妥议奏覆施行。

### 严办土匪以靖地方疏

曾国藩

正月初九日。准湖南抚咨称。咸丰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奉 上谕。湖南筹办拨兵募勇各事宜即着责成张亮基潘铎会同在籍侍郎曾国藩妥为办理钦此。又于二月初一日。准署理湖南抚咨称。咸丰三年正月初三日。奉 上谕。朕思除莠即以安良即有会匪地方亦莠民少而良民多封疆大吏惟当翦除百恶即可保善良所有浏阳攸县各处匪徒即着该署督抚等认真查办并着会同在籍侍郎曾国藩体察地方情形应如何设法团练以资保之处悉心妥筹办理等因钦此。仰见 皇上南顾焦虑。无时或纾。去年臣初至省城。抚臣张亮基调拨湖南外营兵一千名。招募湘乡练勇一千名。来省防御。至正月初闲。粤匪东窜。武昌业已收复。长沙即可解严。署督臣张亮基署抚臣潘铎皆与臣商。所有留省之云南河南各兵。即行分别撤回。新旧招募之勇。亦即分别裁汰。共留兵勇三千余人。已足以资防守。即闲有土匪窃发。亦足以资剿办。至于团练一事。臣前折略陈大概。曾言捐钱敛费之难。近来博采舆论。体察民情。知乡团有多费钱文者。亦有不必多费钱文者。并村结寨。筑墙建碉。多制器械。广延教师。招募壮士。常操技艺。此多费钱文。民不乐从者也。不并村落。不立碉堡。居虽星散。闻声相救。不制旗帜。不募勇士。农夫牧竖。皆为健卒。耰锄竹木。皆为兵器。此不必多费钱文。民所乐从者也。多费钱文者。不免于扰累地方。然以之御粤匪则仍不足。不必多费钱文者。虽未能大壮声势。然以之防土匪则已有余。今粤匪全数东下。各县乡团专以查拏土匪为主。臣是以剴切晓谕。令其异居同心。互相联络。不多费钱。不甚劳力。以冀百姓之鼓舞而听从。湖南会匪之多。人所共知。去年粤逆入楚。凡入添弟会者。大半附之而去。然尚有余未尽。此外又有所谓串子会红黑会半边钱会一股香会。名目繁多。往往成结党。啸聚山谷。如东南之衡永郴桂。西南之宝庆靖州。万山丛薄。尤为匪徒卵育之区。盖缘近年有司。亦深知会匪之不可遏。特不欲其祸自我而发。相与掩饰弥缝。以苟且一日之安。积数十年应办不办之案。而任其延宕。积数十年应杀不杀之人。而任其横行。遂以酿成目今之巨寇。今乡里无赖之民。嚣然而不靖。彼见夫往年命案盗案之首犯。常消摇于法外。又见夫近年粤匪土匪之肆行。皆猖獗而莫制。遂以为法律不足凭。官长不足畏也。平居造作谣言。煽惑人心。白日抢劫。毫无忌惮。若非严刑峻法。痛加诛戮。必无以折其不逞之志。而销其逆乱之萌。臣之愚见。欲纯用重典以鉏强暴。但愿良民有安生之日。即臣身得残忍严酷之名

所不敢辞。但愿通省无不破之案。即剿办有棘手万难之处亦不敢辞。署督臣张亮基署抚臣潘铎。皆思严厉整顿。力挽风。时时相与筹商。誓当尽除湖南大小各会匪。涤瑕去秽。埽荡廓清。不敢稍留余。以贻 君父之忧。

其匪徒较多之地。如东南之衡永郴桂。臣当往衡州驻扎数月。就近查办。西南之宝靖各属。臣当往宝庆驻扎数月。就近查办。所至常带兵勇数百。文武数员。以资剿捕之用。联络本地之乡团。使之多觅眼线。堵截要隘。以一方之善良。治一方之匪类。可期无巢不破。无犯不擒。此臣拟办会匪之大概情形也。至于教匪盗匪。与会匪事同一律。三者之外。又有平日之痞匪。与近时新出之游匪。何谓游匪。逃兵逃勇。奔窜而返。无资可归。无营可投。沿途逗留。随处抢掠。此游匪之一种也。粤寇蹂躏之区。财物罄空。室庐焚毁。弱者则乞丐近地。强者则转徙他乡。或乃会聚丑类。随从劫掠。此游匪之一种也。大兵扎营之所。常有游手数千。随之而行。或假充长夫。或假冒余丁。混杂于买卖街中。偷窃于支应局内。迨大营既远。展转流落。到处滋扰。此游匪之又一种也。臣现在省城办理街团。于此三种游匪。尤认真查拏。遇有形可疑。曾经抢掠结盟者。即用抚令旗。恭请 王命。立行正法。臣寓馆设审案局。派委委员二人。拏获匪徒。立予严讯。即寻常痞匪。如奸胥蠹役讼师光棍之类。亦加倍严惩。不复拘泥成例。概以宽厚为心。当此有事之秋。强弱相吞。大小相侵。不诛锄其刁悍害民者。则善良终无聊生之日。不敢不威猛救时。以求于地方有益。

湖南莠民滋事宜严政体清乱源疏同治十年

张沅

臣闻弭盗之术有二。小盗宜求所以安之。勿求所以胜之。大盗宜求所以胜之。勿求所以安之。然逆踪隐而未露。则胜之又不如安之之为得也。溯查粤逆起事之由。其初攘夺频闻。州县亦常报。大吏不亟图剿办。但循撤任留缉故事。弋获无期。遂相率为讳盗之举。驯至乱机已成。流毒天下。今日之湖南。即广西之故辙也。六年有益阳之变。九年有湘潭湘乡浏阳益阳醴陵道州之变。今年又有益阳龙阳之变。其余聚众擄夺。未经具奏者。不一而足。其势盖嚣然矣。虽据报肃清。总未拔其本而清其源。窃恐萌易生而流易浊也。当粤寇之窜湖南也。一时在籍绅董。激于义愤。非有贪利慕禄之心。如左宗棠刘长佑刘蓉王彭玉麟曾国荃郭嵩焘唐际盛蒋益澧唐训方及刘典等。亲见曾国藩誓心讨贼。骆秉章又推心置人腹中。乃相与戮力同心。驱除巨憝。使无此十数人者。湖湘人士。其能晏然图旦夕之安也哉。骆秉章去后。各绅董亦出而领疆寄。立丰功。嗣为之者。材力或不逮。人望亦稍损焉。于是因循苟且之习成。猜忌隔阂之心起。非复前此官与绅联为一体。而上下之情隔矣。以臣之愚。揣今之势。方张之寇易治。伏莽之戎难治。知其难而力拯之。始焉无以开其衅端。继焉有以制其

变动。施之以整齐之法。加之以变化之方。略有数端。敬为 黼座陈之。一曰严疏防。 国家设官治民。所以安集教化之也。各府州县。责有专司。而疏防盗贼。律令尤重。若乱民窃发。叛有据。该管官咎有应得。又甚于疏防盗贼也。今日之有司。藉会匪之名目。上司不欲究治。本官不敢查拏。甚至贿赂通行。诛求无已。明予以借口之资。遂至激成祸乱。始而解任。旋即开复。在倡乱者罪不容诛。而酿乱者遂置身事外。臣思聚党称兵。必非一日可集。何以不设禁防。如谓贼有穴巢。何以未先搜洗。即或自远而至。何以邻封亦漫无觉察。种种推求。殊不可晓。兼之武职大员。带兵追捕。徘徊观望。贼已巡逡逃遁矣。查谋反谋叛。原有凌迟斩候之条。而牧民之官。失于抚字。激变良民。律应斩候。统兵将帅。故意迟延。贻误 国事。例应斩决。法令昭然。从无偏重。应请 飭下抚臣申明军令。斯明罚法之要道也。一曰别良莠。湖南自召募以迄凯旋。前后数十万人。大者积功至提镇。小亦参游都守。原其意气相许。实军中同泽同袍之谊。未尝有奸党盘结之心也。散归乡里。游手居多。又值水患频仍。湖北流亡总集。大约数万人。不能尽归故土。本省被者。亦多不能复业。合此数种饥寒之众。绥辑良难。一或不靖。而概目之为勇丁。臣不敢谓其必非。臣又何敢决其皆是。求 飭下抚臣查明抢劫拒捕之徒。尽法惩治。其被胁入伙。及并未入伙者。分别办理。斯莠民去而善良蒙福矣。一曰补行伍。从来盗贼之起。未有不由于穷饿。楚勇初撤时。薪粮所余。尚足自给。久之囊橐空虚。未免穷斯滥矣。夫以百战之余生。获一时之休息。荷 国家之奖叙。佩青紫之光荣。抚已惭惶。位置当居何等。即令谋生竭。亦当义命自安。而职分较崇。谁为佣值。庀春莫寄。甑釜生尘。礼义之兴。难概责之饿莩。微劳之积。又当予以安全。可否俯念饥寒。曲加体恤。原保提镇各官。由各统兵大臣覆加密考。择其尤者。听候 恩施。其次分标学习。比照长江水师借补之例。随时借补。副参以下等官。情愿候选者。由兵部酌定章程。咨取履历。送部铨选。守备以下。准其借补本省营兵。均严飭吏胥。不准稍有需索。每授一职。即可安插数人。如果刁悍不驯。仍当随时惩办。既不至终身废弃。必益感 圣朝覆育之恩。此亦因时变通之一法也。一曰减援军。楚与黔接壤。黔治则楚治。黔乱则楚先受其敝。楚敝而西南数大省必因之交敝。势使然也。金陵助剿甫完。复继以援黔之举。悉索敝赋。近二十年。席宝田一军。每岁需饷二百余万。顿兵六载。用费至一千余万两。又益以本省各路防兵。欠饷至二百余万。厘捐而外。设黔捐以解交黔抚。又设闽捐局。闽捐实湘捐也。专济席宝田一军。区区瘠贫省分。日朘月削。纵令天旋地生。万万有不所继。设一旦水旱洊至。变起仓皇。欲坐视而义不能安。欲堵剿而力不能贍。其害伊于胡底。拟请将应援一军。半留黔为犄角之计。半调省为固圉之谋。免追呼而图

保聚。一切练乡兵行族团查保甲恤流亡广积储诸务。可次第举矣。至于江苏等省。时时解送散勇。是益之党与。不可不为釜底抽薪之计。并恳 飭下两江督臣及各统兵大臣妥议。此后安插散勇章程。或暂时停遣。以纾目前纠结之患。臣职分虽小。忠悃有同。为保全大局起见。谨具折沥陈。伏乞 圣鉴。

### 设法严拏哥老会匪片

沈葆楨

再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元年十二月二十日奉 上谕。李瀚章奏匪徒设立会名全在大吏督飭地方官设法严拏毋庸另立章程飭臣体察情形悉心妥议等因欽此。臣查刘坤一收标之说。意在销患无形。顾不特巨款难筹。且恐声气潜通。外匪恃内奸为护符。流弊益不可问。李瀚章谓宜设法严拏。自是正论。第哥老会安清道友。由来已久。比而诛之。则不可胜诛。只得惩首恶散胁从。而各处所访头目。言人人殊。若凭空飭拏。正恐恩怨相寻。传闻不实。渠魁漏网。波及无辜。若畏难苟安。则为虺弗摧。为蛇奈何。发捻根株。前鉴不远。臣反复再四。窃以前督臣曾国藩不问其会不会。祇问其匪不匪。二语可谓要言不烦。盖此辈不能枵腹相从。其势必出于盗。盗得之所欲。而后如兽走圻。实繁有徒。倘有犯必惩。则彼无以为生。何由聚而不散。此用兵者断其粮道。不击自溃之术也。惟是缉捕为地方官专责。而近日地方官反以缉捕为畏途。即以苏省情形而论。伏莽以江北为最多。而地方官之缺。亦以江北为最苦。有极力俭嗇而始免亏累者。有极力俭嗇而尚不免亏累者。一盗案出。捕役有费。眼线有费。其大者非捕役眼线所能为力也。会营有费。雇勇有费。案之破不破未可知。牧令之力竭矣。幸而破案。上司拘牵文法。必令招解。去省或数百里或千余里。犯到省必翻供。翻供必还。舟车之费不貲。牧令益无以为计矣。故始而讳盗。继而纵盗。相习成风。讳盗者以为权宜。纵盗者以为阴。况自有署事一年期满之例。官署如传舍。彼以五日京兆自待。人亦以五日京兆待之。谁愿以缉捕自累。且兼以为后任累者。盗如入无人之境。而会匪之根蒂不可动摇矣。臣愚以为宜慎选牧令而久任之。勿狃于调剂之习。使人心无所定向。州县去省稍远者。遇有劫案定供后。督抚批飭本管道府覆讯相符。即予就地正法。俾人心知警。牧令不致重亏。营弁长于缉捕者重赏之。优擢之。庶几吏治振而盗风戢。盗风戢而会匪自消矣。梲昧之见。未知当否。伏乞 圣鉴训示。

### 示庆藩论土匪

郭昆焘

衡潭之事。日来情形若何。来谓贼踪诡秘。见兵即逃。此乃大可虑者。土匪初起。未接一仗。官兵之强弱。非所得知。若使果怀畏惧。自必不敢起事。既敢于起事。则亦必敢于抗拒。今顾未战而先逃。窃恐其为计之狡而未必其心之怯



也。诱我之入。骄我之气。因以蹈我之瑕。藉散漫以行其牵制。必将有突然并出掩所不备之目。柳君言过其实。于君闲居日久。知己知彼。审几应变。似皆未甚擅长。李君较能。然迩日气象。亦颇不如往昔之沈静。客气多于真气。则朝气将流为暮气。数君者。均望时时有以警醒之。戈会潜伏太多。声息处处相通。终久不能无事。乘其大起。痛加剿办。使之有所慑而不敢复动。未始非大局之幸。而安危所系。则正在于此。大要临阵当视大敌如小敌。平时当视小敌如大敌。切勿易视此贼而已。省城五方杂处。难保无戈会党与混其闲。团防固应加严。即添勇之举。亦宜先取确实保人。认真挑选。以免误收匪类。杂凑之营。难期得力。用人当而任人专。号令分明。事权画一。庶几流弊较少耳。晤当道时。可为吾致此意为要。连日读张太岳集。其通达事理。才力坚卓。实为古今所罕觐。处置边事。尤征运量之宏而密。虽稍有未纯。然固救时良相也。汝年来能遵吾之训。每日读书一卷。习以为常。吾心甚喜。所贵乎读书者。非徒占毕晤而已。亦非仅练揣摩。借笔墨之驰骋而已。必深探古人志趣所存。精神所注。于其治事。则设身处地。以观其措置之何如。于其论事。则贯彻始终以窥其识解之何如。其有意所未惬者。则必曲畅旁通。以折衷于一是。必求心有所得而后已。读书不必贪多。但期有恒。则日积月累。温故知新。自有无穷之益。知之勉之。

#### 温州会匪纪略书后

孙衣言

会匪乱后。予尝欲识其始末。久未遑暇。既而得黄兰洗马所为钱虏爰书者。自咸丰十年贼初起。至明年春闽师平贼。逐日记事。言之详直不讳。因综其大要。参以所闻。为纪略一篇。使愚民可以为戒。而后之仕我郡者。亦有所取鉴焉。因系之以论曰。呜呼。监司守令。岂可不慎择其人哉。苟非其人。因循酿祸。可以貽误天下。而祸起旋灭。仅仅涂炭一方。犹其幸焉者矣。我温州民气。虽曰朴野。然实畏法而敬官。平时见州县役纓帽下乡。即窃观私语。所至家具食饮。如款尊客。妇女侦伺藏匿。有所要索。唯唯如命。虽名在庠校。或低首受吏胥诃斥。一状入则官与吏择肥食之。必饜饱而后止。固民之极可怜者。岂如闽之漳泉。皖之凤颖。藐法好乱者哉。咸丰七八年闲。粤贼既纵横浙东西。而州县挟小人。困之以捐输。民闲始怨。然亦未尝敢与官抗也。会匪之乱。实自客民周荣者倡之。周荣之聚青田永嘉山中。瑞安前庄乡民有入其党者。口语籍籍。势颇张。瑞令傅斯悻。甫有所闻。即以兵掩之。焚首匪居。其党遂散。及其在钱仓。以卜卦言命惑民。复与赵启等假粤贼声势。谓入会得免祸。而平阳乡民为身家计者。遂为所诱。然非翟惟本之庸。则一纸严明告示可以诃而散之。其极至于遣数十健以往。皆坐而就缚矣。平阳人虽闲入会。而实深惧其累

。其愬之令长。而欲得官之一怒者。无日无之。自翟惟本一切不问。而民始折而从贼。然非道府之庸。惟惟本言是听。其祸亦未能遂成也。盖自会匪之起。其始入平阳烧民居。匪党非不自危。惟本重犒之以幸其去。而贼始知官之可玩矣。其后冯阿三之被获。匪党益惧。惟本为之讳饰。复假以团练名。道府亦不复问。而贼始知道府之亦可欺矣。至于焚林洋陈氏。则显与团练为难。以为守令必怒。其惧尤甚。瑞平两令不敢一诣视。府委员往复与贼饮酒议和。而贼益知官之不用兵矣。其后陈氏自募台船攻钱仓。贼党讹言官兵且至。纷纷献钱求免。官诚以兵继之。其势犹可散也。至于闽勇之援。为官所沮。而雷渎渔塘之被焚。官复置之不问。而贼乃真知官兵之不能一战而反计决矣。当其始。端人正士。有地方之忧者。非不苦口言之。至于痛哭流涕。而一时官府隐与数会。非衰老昏眊。即少年巧滑。昏眊者畏事。巧滑者揣摩昏眊之意指而成之。而郡邑一二奸人乐为贼用者。阴结官之左右。虚疑恐喝。使民之情。不得一达于官。而官之情。无不尽输于贼。于是郡城首被其灾。平阳遂为所据。福鼎继破。瑞安见围。使非乌合无志之徒。饱掠遽去。则栝贼可以顺流而下矣。非张家珍团练横梗贼中。则泰顺不可守。而闽之东境危矣。非瑞安民誓死固守。则瑞城破。而郡城且闻风瓦解矣。非闽师水陆来援。使此贼更延两月以俟粤贼之至。则温州之事不可问矣。呜呼。洪秀全之祸。前后十年。蹂躏半天下。广西一二大吏讳贼者酿成之也。然则会匪之仅仅为祸于温州一隅。岂非所谓大幸也哉。夫温州之民。非不可治之民也。秀者小黠。而野者大愚耳。岂真喜犯上而狃作乱者哉。会匪之初起。周荣赵启辈七八人耳。其既炽。潘英蔡华等数十人耳。使非此昏眊巧滑之官。但得如傅斯悻者。及萌而折之。不杀一人可也。即稍炽而谋之。杀十余人亦可也。深讳固护。颠倒错戾。至于破郡城。突闽岭。用兵半年。杀人几万。仅乃无事。而夷伤残破。一府元气且为之茶然矣。然则岂独良民之死为官所陷。即会匪党与其死于战死于被获诛者。岂非官实误之哉。呜呼。罔民之罪。官盖十倍于乱民矣。我愿督抚大吏。悯温僻远。为之慎择循良。而官我郡者。永永以此为戒。清心而寡欲。束吏而亲民。无恣睢自快。使善良之气不得伸。无姑息偷安。使桀黠之徒有所恃。严邪正之辨。谨治乱之几。温虽百年无事可也。岂非我民之福也哉。

又书会匪纪略后

孙衣言

同治二年。衣言备兵淮上。驻寿州六月。有言前刑部主事孙家泰殉寿州事者。衣言喟然太息曰。呜呼危哉。幸矣。予兄弟之不为家泰之续也。始苗沛霖自号团练。据凤台之下蔡。阴怀逆志。钦差大臣胜保欲假以拒捻。而沛霖意殊不可测。孙家泰治寿州团练。独讼言为贼。与之抗。及沛霖率党逼寿州。家泰与

官兵闭城拒守。沛霖遣数巨擒入城。约官不得杀。家泰因众怒杀之。而先是官误。用降擒徐李壮守城。沛霖遂以攻李壮为名。破寿州。入城则稽首于帅前。自言为官破擒。索重犒。索家泰父子杀之。又索家泰所用蒙时中。官即以时中沛霖。亦见杀。呜呼。予兄弟之欲急剿会匪。即家泰之志也。而予兄弟得免于祸。非所谓幸者哉。嘻。亦危矣。虽然。沛霖之初起。未尝一日自居于贼也。虽拥众自重。而亦时为官用。当时督师大臣。尝屡言其功。而朝廷且命为川北道加布政使衔矣。则固俨然官也。而其众整以强。皖之兵力。实亦未有以制。则羈縻而用之。犹有说也。家泰策沛霖之必反。急欲治之。团练以抗。以除地方之患。不复自顾其身家。可谓义士。而沛霖既破寿州。则力足以倾覆皖北。官之祸方在旦夕。其势不能复庇家泰。其索时中。势亦不能复与之争。故濡忍目前。以求解于仓卒之际。其情犹可原也。然沛霖卒反。反不数月。即诛死。使其初起之时。胜保等即能正其罪而讨之。皖之祸何至于此。然则贼固不可以玩。而不正其为贼。贼亦不可以治也。及沛霖即灭。朝廷乃知家泰父子之。与时中之为官所误。下诏昭雪。赠有加。而死者不可复生矣。呜呼。自古豪杰之士。为国家深思远虑。不得稍行其志。而反以身殉之者。往往如此。岂不可悲也哉。夫苗沛霖皖北之悍贼也。至于周荣赵起。则真无赖奸民耳。其始起即以立会通贼为名。焚劫平阳。潜伏郡城。反亦昭昭矣。及焚予居八日。即袭郡城。杀官吏。劫印信。官且身罹其祸矣。而道府上贼状。犹谓之团练。犹谓之报复。夫焚予居。谓之报复可也。破郡城。则所报复者谁耶。道府县令。于贼可谓有恩矣。杀其父兄。劫其印信。则所报复者谁耶。至于福鼎之焚。辄及邻省。则所报复者又谁耶。讳饰以酿乱。乱既成。则益讳饰以求自脱。此不肖道府之故智也。使贼势遂炽。不可扑灭。如苗沛霖之倔强一方。则孙家泰蒙时中之故事。又不肖道府之所优为也。闽督抚水陆之援。贼之不久即灭。予兄弟亦幸而免耳。然可不谓危甚乎哉。呜呼。人臣受国厚恩。为地方生灵之计。固不能有所瞻顾依违以求自便。而祸乱者时之所常有也。吾愿为长吏者。不幸而当其变。则惟及早图之。无以因循迁就。贻误斯民。为不肖道府之所为也。衣言初之安庆。湘乡相国询及温州之乱。衣言为备述之。相国喟然曰。京朝官在籍治事。虽微末如典史。亦与为难。故团练不可为也。湘乡始亦奉命团练。其后倡义旅自为一军以办贼。而后成功。呜呼。此则衣言兄弟之所不及者矣。

请查办闽省会匪疏

陈庆镛

窃惟福建漳州府属之龙溪海澄等县。民人多往苏禄息力吕宋贸易。每就彼国娶妻生子。长或挈回。其人俗谓之土生子。向在外洋敛钱聚会成风。乃挟其故习。沿及漳州各属。以至厦门。结为小刀会。亦曰天地会。凡入会者。需钱六百

九十三文。名曰根基钱。交完。即给八卦印一颗。红白布各二方为识。内有小印有口号。其股头各制小旗一面。誓盟歃血。初不过贩洋之所谓土生子者偶为之。积而渐引渐多。散布妖言。遂敢满贴狂词。城乡皆是。前经署厦门参将陈兴隆缉获。稍为敛。乃提解后。地方官竟从轻问罪。略不惩办。近有厦门人陈罄。素以傀儡唱戏为业。逃藏龙溪县石美乡南门黄允家。与同安县属白礁乡王泉。倡造谣言惑众。谓伊有神术。自可通天。能入会者免罪。于是石美海沧白礁各乡贩洋者。咸受其煽惑。兼以勾连广东土匪。讹言日至。遂显然设敛钱之局。名为开香。一开便有数百人从之。而龙溪海澄同安各县知县。皆明知其事。而不敢过问。以故该匪肆横罔忌。且谓入会则上至省城。下至广东。皆有资粮相助。免至乏食。不数日闲。入会者已近数万人。其贼股则有同安县属之白礁乡王小。长园乡刘四。山边乡李景李青泷。龙溪县属之南门黄允。田里乡王靖。海澄县属之新庵乡邱姓。尾乡林姓。皆奉陈罄王泉为大头目。千百成。强派各处殷户。截抢各处贩夫。或入会。或助粮。从者平安无事。不从者灾祸立至。其有大姓强宗殷户。未易吓索者。该匪声言于起事时即先问罪。故始而桀黠者为之。今而谨愿者亦从之。始而无赖者为之。今而殷富者亦从之。结连数百乡。横行郡县。势莫谁何。上年十一月闲。该贼目王靖李景黄允刘四各拥众入会。知文武官有意隐容。遂白日旗。联络声势。张贴狂悖字样。远近骇闻。厦门为之震动。其龙溪县告示。皆被匪徒用黄纸贴盖。别书字号。狂悖已极。而知县佯为不知。嗣署厦门参将陈胜元会同同安县图他本。札谕该县之凤山文圃两书院绅士劝谕。亦莫谁何。迨升任兴泉永道张熙宇于十一月廿一日到厦。立飭署县图他本。往贼屯之积善里查办。而该县会营。并未到其地。仅至附近之灌口乡凤山庙。唤出安仁里之苏陈杨林各姓衿耆出结。即于十一月廿八日回报地方安静。十二月初一日。有文圃书院诸生公同来厦。面道厅严出告示。一面移咨陆路提督及汀漳龙道订期剿办。然贼势自龙溪海澄同安。渐至长泰南靖。蔓延已四五县。现又分遣奸细。招诱泉州各县乡民。即台湾亦闻颇有摇动。若不急加痛办。其害伊于胡底。臣惟会匪自来皆由内地土著滋事。滋乃由外洋传染而入。妖氛日炽。且门外夷杂处。难保无假借名色。因而乘机迫胁良民。现在漳泉各处道途梗塞。盗贼公行。若不速为办理。何以锄奸暴而肃民心。臣既风闻属实。谨缮折密陈。请旨飭下督抚迅即惩办。或明查。或密访。毋使奸民一名漏网。其未被诱者。明示晓谕。俾党羽解散。并令该地方绅士团练乡勇。以为守望之助。伏念漳州毗连广省。近日广西土匪每窜入其中。万一防御不先。诚恐酿成大案。臣为慎重地方起见。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圣鉴。

附陈剿办闽省下府土匪片同治四年

闽浙总督左宗棠

再闽省民俗犷悍。以下府兴泉永春一带为最。上府延平所辖永安沙县顺昌等处。李阿四逆党尚多。往往聚结多人。时出剽掠。延建邵三郡民多游惰。其种山垦田造纸采茶。多雇倩兴泉永各处游民工作。以故匪类杂出。抢劫之案频闻。臣宗棠驻军延平时。曾搜捕著名匪犯郑基即下府基。及聚众劫抢掳人勒赎著名各犯五十余名。讯明正法。并于建宁延平一带。添设师船。往来巡缉。以护商旅。其兴化泉州漳州永春各属。负山滨海。民风犷悍尤甚。向有乌白旗红白旗小刀会千刀会等名目。拜会传徒。杀人行劫。靡恶不为。结党横行。形同化外。官司往捕。兵少则啸聚拒捕。兵多则匿入土楼山寨。开放枪。至于钱粮抗纳不完。遇事列械私。犹其罪之小焉者也。此次发逆攻陷漳州。各属土匪起。或贪利接济。或窝藏逆党。或导贼攻城。或潜充贼谍。捕获正法者。不下数十起。即昨漳州克复后。官军向前追贼。锅帐行粮。运送落后者。经过南靖平和各乡。犹被寨民拦途劫抢。并戕杀勇丁长夫数十人。毁尸灭。盖因利其微赍。遂残忍至此。诸将领入闽之始。臣以民俗愚悍。骤难化诲。饬其勉为含容。惟严明约束勇夫人等。勿有侵暴。以导引善机而明各欲正己之义。无如痼习已深。势难冀其丕变。若不趁此兵威。亟图整理。恐发逆之患虽平。而此方后患仍未艾也。现同安上宅浒井等乡土匪。经郭松林带兵剿捕后。续又报获首犯陈箐一名斩梟在案。其平和县土匪。经臬司王德榜饬派提督李运胜副将林珠等。拏获大坝乡首从要犯曾帮等十八名。并从逆生员朱以庄杨景燎二名。均讯明分别正法梟示。其兴化永春等处。亦已饬委道员朱明亮前往查办。漳州附城各处。臣当督饬地方文武各员就近办理。拟先将著名首要各犯。立予严惩。而后责各乡绅董。编造户册。散给门牌。取具以后不准违犯互结。聊为治标之谋。至于移风易俗去暴胜残。则非择廉静明决之守令久任而责其成功不可。臣等不敢姑息养奸。亦不忍残民以逞。自当随时尽心察酌办理。求纾宸廑。理合附片陈明。伏乞 圣鉴训示。

与舒云溪制府书

陈庆镛

月之二十日。恭阅邸报。因逆贼窜陷武昌。上命四川总督陕甘总督各赴楚省交界合力追剿。仰见 圣主恻隐在抱。知人善任。使其为民生保固计者无微不至。敬维阁下义气性成。韬铃素娴。此一出为 朝廷所倚资。民人所属望。即在私忱。顶祝奚既。查陕西与湖北接壤。险隘莫过于商州一带。万山攒簇。其西为陕之兴安。其东为楚之郟阳。犬牙相错。层峦嶂。亘千数百里。实坤舆之奥区。盗贼之渊藪。故史所载。动曰南山盗贼。姑举前明及我 朝约言之。明成化时。刘通蠢动于房县。其党李原王洪王彪扰及川陕。非项忠讨之于前。原杰抚之于后。则蔓延不知底止。正德间。监廷瑞伪号顺天王。鄢本恕伪

号刮地王。起于保宁。蔓及川陕。非洪锺彭世麟设计诱擒。其蹂躪不堪言矣。其后在陕界者。何冕啸聚西乡之星子山。淡文省盘踞金州之王莽山。李三负固紫阳之高峰寨。在川界者。刘烈为盗于保宁。曹甫焚掠于营蓬。喻思顺窜扰于通巴。在楚界者。有茶毒郧西之杨文政。巢窠房县之王斌。倡乱巴东之黄中。所在掠地民。大肆屠戮。元气已耗。而最不堪其扰者。则崇祯时之李自成张献忠。窃据三省之间。杀戮之惨。从古未闻。幸仗大兵吊伐。元恶伏诛。而余氛犹炽。陕有刘二虎小红狼分踞兴安宁羌。川有姚黄十三家盗弄于保顺达夔。楚有黑摇旗马党塔杨启明窠屯于房竹大宁。旋灭旋起。直至康熙二三十年渐次剪除。而嘉庆之初。又起白莲教匪之变。最难挞伐。合满汉兵丁十余万。征剿五六年之久。不能奏功。然后用坚壁清野之议。始能缚大憨于阙下。嗣后有五狼之兵变。将军山之土匪。不旋踵而扑灭。赖国威正盛之时耳。南山同在光天化日之下。而何以好乱若此。实因土著之民。十无二三。湖南湖北之人居其五。广东安徽江西之人居其三四。五方杂处。虽衣衿绅士之族。亦鲜有谱牒可稽。其最易藏奸者。曰木厢。曰耳扒。聚乌合之众而役之。皆无赖也。饥甚则食力。稍饱则醉奸赌。无所不至。其人率无名。以形之长短面之黑白光麻为名。其行皆由盟会。非同胞族姓之次。名行固不足据。即姓亦多子虚。在陕罪发则遁川。在川罪发则遁陕。吞舟之鱼。屡经漏网。则胆益大而心益野。嚙匪则相从掠。遇兵役亦相帮搜捕。游荡既久。遂入于红钱黑钱。钱匪即嚙匪也。始于西蜀。散于南山。其为首者曰帽顶。暗言其为主也。其次曰大五小五。暗言大王小王也。又其次曰大老么小老么。言兄弟也。以下曰大满小满。其新入伙者曰侄娃娃。将某县。指其官其姓曰赶某家场。执械成。艺精党固。地方官法令稍宽。则聚而滋扰。查拏严密。则去而之他。乡约保长。不敢正视。少与为忤。焚掠之殃。立行报复。昼抢场市。夜富民。小则拒捕抗官。大则揭竿谋逆。

而又有传习邪教之徒。潜煽其间。教匪愚而诈。嚙匪悍而狂。教恃涛张之小术。嚙恃杀之小勇。嚙匪盛则教匪为之谋主。教匪盛则嚙匪为之先驱。伏戎于莽。实为隐忧。况目前两湖之避贼者。不知几千万人。辗转于南山一带。良懦者非常惊恐。慄悍者为之动摇。不必贼匪窜入其间。而已有不可终日之势。昔东晋之后。称雄于蜀之李特。即由陕入川之流民也。可不虑哉。为今之计。莫若于商州一带。夹岸堵御。招集南山乡民。修寨团练。仿前明卢象升巡抚郧阳行坚壁清野之法。嚙匪教匪既不为向导。贼匪自不能翻山踰岭而来。即来亦无所掠。况南山之内。各处山寨。星罗布。大者能容数千人。小亦容数百人。择其有险可阨者。石为垣于山麓。万不失一。此防贼由楚入陕之要略也。至于出奇制胜。大君子自有良谋耳。言不尽意。幸启迂愚。

## 上黔抚乔中丞论会匪启

胡林翼

承密询会匪情形。苗民定未沾染。具见荏怀深虑。钦感莫名。卑府奉檄之始。在镇远一带。即预先访问。均言黎平会匪极多。古州丙妹永从尤盛。有言会匪之总头。收盗匪为爪牙者。有言会匪从湖南之宝庆衡州而来者。有言古州等处商贾。均系粤人。从广东而来者。且言实繁有徒。兵差一气。及实究其根柢。又不能得其详确之据。此则访闻之大概如是也。到任以后。细加访察。亦不能深得其情。惟获盗讯供时。偶有盗犯一名。于刑讯之际。口呼天柱王菩萨者。极堪骇怪。又盗匪之老冒老三。一号大五大九大六。为盗之渠魁。其匪徒编号。从大一至大十。小一至小十。系湖南纸牌之字。察盗贼之名号供情。无不烧香拜把者。此则确有可据者也。愚以为有会匪而不为盗者。无大盗而不拜把者。刻下湖南四川之会匪。确有所据。然而不可轻动者何也。武备之弛。兵气之弱。国帑之虚。人心之虚伪怯弱。实非旦夕所能挽回。设使办理不善。祸机一发。不可收拾。转不如暗为转移之为得计也。暗为转移之法。莫先于除盗。莫切于惩贪。国家之败。由官邪也。自来西域台湾通州新宁桂平等处起事。均因官吏贪鄙。会匪得以借口鼓动。煽惑愚民。如四川匪之恶戴如煌而爱刘青天。其往事之明证也。即如近年新宁之事。因李博勒平粟勒价二千一石。而市价仅止一千六百。又因差役讹诈。凌辱雷再浩之妻室。以致民心不服。遂至李沅发倡乱桂平。韦俊因捐监谬挂登仕郎扁额。差役迭次诈。因而倡乱伪称太平王。前此羡慕登仕郎而不可得。而后乃猖獗至此。铤而走险。谁为厉阶。有会匪之地。如得廉吏主持。必不致酿成事端。无会匪之地。而以贪吏混。则平民亦可酿乱。亦一定之理也。其次莫如除盗。盗匪多强悍能死之人。会匪方借其力。会匪多深险不测之人。盗匪必资其计。翦其爪牙。则会匪亦弱。愚以为无论是会是盗。惟有盗案者必杀无赦。则彼不能有词。盗靖而匪亦消矣。明知其为盗匪中会匪。亦祇究其为盗。而不必问其为会。则可以安反测之心。而消无形之祸矣。若计不出此。而访拏会匪。将良懦之胁从者。为兵差所凌辱。而渠魁必致脱逃。且必鼓簧其余党以为乱。国计民生。两有所损。祸非岁月所能了办也。然则会匪可不办乎。曰办入盗案。则泯然无。其甚者瘐于狱中。法在除害而已。不必居办事之名。尤不惜办事之费。则于一省之大。天下之全局。均有裨益。此情未可显白于上。而尤不可晓示于下。其不可晓示于下者。则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意也。抑愚更有言办盗之法。用兵用差不如用士用民。黎平之兵差。为盗所杀伤者多。兵怯而差滑。不如乡民为朴实。不仅耳目真切为可用也。昔威南塘练兵。不取城市中之人而必选农民。即是此意。

致翁祖庚学使书

胡林翼

播州多奇士。有堪用世者否。大方荒寒。乌撒尤甚。有耐苦而力学者。则肌肤实而心地坚朴。视轻佻便利者。不啻霄壤。得广厦千闲。岁假帑金一二万两。招致英俊。与之讲求方略。则小寇何足为患。凡黎平文武绅士。乡居之人。苟于学册有名者。尽入林翼保甲团练册内。此中才分。各有短长。贤否亦默为分别。大抵有读书人之村寨易治。而无读书者难治。乡正团长得人者。一办即妥。不得其人者。屡整饬而仍不妥。永从下江古州。无士可用。其地苗多汉少。汉人不过千百之一二。去其害苗者而苗盛。其团练较紧于内地。惟古州不得其术。其地胜兵数千。屯军数千。竟不可用。近得一韩参军超。熟精戚少保之书。与以壮士百余人。可成劲旅。然林翼所患者。不仅在粤贼而在内匪。内匪之可虑。不在此时而在异日。界粤之处数百里。不为不广矣。然而有险可守。有术可施。如预存重赏。不烦兵力而贼可得。黎平虽褊小。未尝无千夫之长。百夫之杰。抚而用之。即为我用。而必不为贼用。古来成事败事之人。必在尘埃草野中。用之则为臣仆。弃之则为盗贼。其间操纵。间不容发。承平日久。文恬武嬉。额制之兵。无一可以御侮者。以其巧滑偷惰。积习已深。黔盗之多。所在皆是。刻下所得已百余人。杀之无赦。然东奔靖州天柱。北走清江。几乎以邻为壑。即潜伏内地者。亦暂怵于威。牵于连坐之法。而相戒无大动耳。岂能革其心面。绝其根株哉。窃恐异日司事者失驾驭。惜金钱。与士民隔绝。使乡民望官衙如溟海。则祸患之来。如响斯应。处升卿之错节。而才识不及。学渤海之乱绳。而德量无闻。是以难也。革夷余盗二十余人。司事沿袭旧作。不知改变。便是认题不真。实则招募死士藤牌手五六十人。登山募涧。与盗相逐。不过千金。可以应手矣。

致魏将侯书

胡林翼

三月十六日。清江顾倅抄寄镇远朱甲翁及阁下所言天柱黎平开泰清江匪徒情形通稿。稿内所言匪徒结拜弟兄聚集百十余人掳劫村寨持有火枪。又称在黎平开泰之皮所地琐龟尾溪。又称须再查何属之地。即此可见阁下之情形尚未深悉矣。又称须堵剿楚匪俟军务事竣再行办理。又稿尾开列通督抚藩臬字样。弟反复思之。可商处甚多。如稿业经径发。则祸患方始矣。若犹未也。尚可从容详慎以俟其成功。实于国计民生均有裨益。谨逐条开陈。以备甲翁及阁下之采择焉。一楚匪入黎境。弟于二十日到黎平。其时贼扰于外。兵哗于内。言利则勇。赴敌则怯。欲安内乎。欲攘外乎。祸患之萌。不仅御侮之难也。幸贼于二十三日窜出。而兵亦渐定。即此可见不教之兵。将有不戢自焚之势。遑问杀敌致果耶。此时贼去渐远。而兵不能撤。糜国帑而误农功。即楚匪一事。而官民已焦



烂不堪。若再言用兵。则兵连祸结。将无了时。其弊一也。一凡办事。不外孟子天时地利人和三端。言天时。则农功方始。蒲杏初开。用兵则误农。民食既亏。本实先拨。已乱者无日荡平。而未乱者窃愁生变。此则天时之不可也。言地利。则阁下及镇远朱甲三黎平淡海珊均到任未久。恐要隘形势。尚未周知。此拏彼窜。朝东夕西。贼行如鼠。兵行如牛。以牛捕鼠。必不可得。兵少则必拒。兵多则必逃。劳师糜饷。终无了时。昔马新息聚米为山。虏在目中。故能得陇望蜀。其征五溪蛮。则地利不得其要。故功效迟而谗慝因之而起。伏波尚如此。况我辈乎。弟于革夷山丙之事。上年闰四月署事。至八月交卸。画图将及百幅。考证察访。将盈百人。故于要隘之处。险僻之区。土人所不悉者。弟已尽知之。正月初六日约期而会。分布周。实已得要领。然犹不免窜逸也。犹不免旷日持久也。此地之东西南北。弟且不悉。即朱淡两郡守。亦恐未悉。奈何轻言大举。此地利之不可也。筹商合办。即使人人有必操之胜算。尚恐临事有误。况未必能如我意。其调兵以助声威。则将官以下。必须选择而后行。意中可用之官弁有几人耶。此人和之难。其弊二也。一执事所言之匪徒。即黎平之郭继明姜大五等数人。纠约盗。正月闲曾投入楚匪。疑而不收。每人给钱二百文。旋即散去。此时黎平大兵云集。该匪亦惊疑奔窜。所以潜至清江天柱边界。固非清江之匪也。鄙意此等匪徒。本是盗贼。非真能叛逆也。缓之固难图。急之则生变。其理易明。此时楚匪若剿灭无遗。则该匪亦闻风落胆。若以不教之兵。不习之练。不熟悉地形之官吏。猝而乘之。万一贼匪得志。则胆气必张。祸患方始。鄙见军务之后。若辈必散归原巢。留备赏需银两。密属地方官设法擒治。即每名赏及千金。犹较大举为得计。为省费。况不须千金耶。且歼厥渠魁。则余匪不足平也。若拏办而不得手。窜楚窜粤。是将授人以话柄。其弊三也。

一办事必先自度必胜。而后闻请示。更须量同办事者之均可必胜。而后会合大举。此次若径大宪。在中丞近在本省。镇静安详。必有先机指示之处。设非中丞之镇静安详。或据情入告。或亲自督办。彼时问原者要贼。何以应之。势必强杀数人。冒功虚报。以为了案地步。其贻害于国计民生何穷。其弊四也。一办事不外用兵用民用役之三途。兵不可恃。无智愚皆知之。新任之官。恩信未孚。民不可恃。黎平府无干差。天柱尤甚。且恐其与盗通情。则差亦不可恃。姑再迟回。物色目。久之必可得手。又于暇时选择武弁。联络乡民。挑选差役。则三者又均可化无用为有用。若急切用之。徒然僨事。其弊五也。一此次藩库已形支绌。而营弁仍多缺望。若藉此军需。以办盗案。其费不少。不如留此经费。以交地方官临时购募。费半而功倍矣。盖捕盗则支应可省。而军需则应接不暇。且骄纵异常。其弊六也。一凡办事首在得人。尤须持重。譬之李广射

虎。度不中不发。乃能除盗。乃能用兵。此等盗匪。其著名者无多。若地方官尽心尽力。必可设法擒之。但患不诚心耳。诚则金石可贯。鬼神可通。不比革夷山丙之负险不服。兵差不敢入其巢穴也。若轻举妄动。设使伤官伤兵。则贼焰必然顿起。此地处处与楚粤交界。一时不能了办。楚粤受其扰害。则愈裹愈多。楚中入奏。粤中又入奏。责备归于黔省。是又楚匪之续耳。其弊七也。一地方之事。以十万兵而不足者。以一二良吏为之而有余。即如湖南会匪始事。其巨魁不过三五人。若得一二循良之吏。了此数人。何至贻害若此。又如永昌之事。其始不过盗耳。因地方文武不得其要领。不别其良莠。始则轻躁而以盗贼为戏。继则退缩而惧寇如虎。其无事之时。见罪囚则涕泣不食。一味宽纵。若至仁者。其有事之时。则纵兵杀民以当贼。若至勇者。宜其愈逼愈多。永昌为十年之害。新宁为三省之害。我省当以此为戒。若不设法用计。老成持重。一举不胜。害及十年。祸连三省。其弊八也。总之此贼因未卜楚匪成败如何。故观望迁延。相聚为盗。若楚匪既灭。此盗必散。散则设法擒之。每巨盗一名。以一千金购之。亦属有益。缘巨盗有限。而余匪又不值一购也。若大举则未见其益。通尤万万不可行。愚见如此。以执事胸有千秋。爱民爱国。望度力而审行。必养威而持重。即使将来购擒未获。而处处留心。则人心既孚。地形亦熟。俟农隙之余。尚可审定会办也。区区之愚。尚乞谅之教之是幸。并求与朱甲翁顾赋亭商之。

#### 条陈东路情形启

胡林翼

下游情形。殆哉岌岌。姑即愚陋之所及知者而言之。已不下十数事。麻阳船户。辰沅水手。皆强悍有力。镇远以上驿路脚夫。亦游荡不羁。两三月来。客商裹足不前。无所得食。人心惶惶。殆不可支。夫以官养民。不如使民自养。为盗而死。忍饥而死。等死耳。犯法可以死。忍饥则将立毙。可虑一也。各府各厅之寨苗。大者一二百家。小者三五十家。连年盗劫。积蓄一空。为良则畏盗而又畏官畏差。为盗则一无所畏。是将迫之使为盗。可虑二也。良苗终日采芒为食。四时不能得一粟入口。耕种所入。遇青黄不接之际。借谷一石。一月之内。还至二石三石不等。名为断头谷。借钱借米亦然。甚至一酒一肉。积至多时。变抵田产数十百金者。心怨之而口不敢言。其黠者则怨憾所积。引盗以仇之。而汉奸终不自悟。方且失之于盗。而取偿于盘剥。可虑三也。苗产尽入汉奸。而差徭采买。仍出原户。当秋冬催比之际。有自掘祖坟银饰者。蒿目痛心。莫此为甚。各厅并无钱粮赢余。专恃差徭采买一切陋规。以为公私之用。近年民力日绌。官事日多。即令如数收纳。尚呼瘠苦。何能禁令而强以不情。且力役粟米之征。一概停止。则苗民脱身化外。不及知有上下之分。是禁之固难

。将纵之而任其多取乎。则穷黎怨叹。苗民日见其蹙。将更法而归于受田之汉民乎。则差徭采买。有已成之俗例。而非赋役之正供。苗寨本无钱粮。汉民岂领受。讦告纷纷。上下其手。可虑四也。官取于苗者十之三。土司通事差役之取于苗者十之七。取良民之精血。以供其宴安酖毒之资。台拱丹江古州八寨清平。其弊尤深。可虑五也。汉奸恐喝苗民。无所不至。即如上年十月。倡言某人带兵见黑即杀。虽大张晓谕。开城市公。其造言恐喝之人。即平日盘剥之人。即异日倡乱之人。欲藉以快其私耳。人心思乱。无理可喻。可虑六也。官兵数万。已成废器。即令千人为营。而贼可破。凡有血气。莫不痛心。屯军九千余名。布置各堡。本极周密。然虚籍徒存。实政无补。数十年之积弊。不能一旦挽回。今日之食屯田者。半是刁生劣监。一旦绳之以法。则捏造黑白。句煽愚苗。其祸且益速。操之太急。是错峭直之弊。委心任运。是胡广中庸之诮。可虑七也。邪教之兴。随地皆是。根柢既深。萌芽已露。惟大臣持正而不阿。小臣奉公而洁己。则无隙可乘。尚可不即举发。黔中近年。大宪兢兢业业。察吏颇严。然在上有震动恪恭之心。在下有得过且过之意。未经患难。不知恐惧。公牒所到。寓目已忘。可虑八也。天下治乱之机。不外义利二字。人心嗜利则乱。人心嗜义则治。近年嗜利之人。岂惟官哉。凡在官之人皆然也。即在野之人亦然。用人而不得所养。虽尧舜之忧勤。不能以治天下。则养人而耗财多。处已乱将乱之时。则赏不得不重。罚不得不轻。故耗财尤多。度支已竭。仰屋空嗟。可虑九也。祸积于萧墙。势处于危急。而不能不资成案。秉旧例。绛侯之乞怜于牒背。魏尚之见屈于刀笔吏。古今同慨。必至于决裂不可收拾。例案一无所施。而后节目疏阔。则事已不可为。可虑十也。

勤王事者食于官。举义旗者食于民。舍穡事而割正夏。汤是也。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诸葛之言是也。南阳太守稽留义师。斩一守而人皆奉令。孙坚是也。天下非鄙吝之人不能聚财。非抑勒不能散鄙吝之财。明怀宗之劝谕而不助军饷。李自成之脑箍而尽数以献。叔季人心。大抵类是。粤逆入鄂。括取民财计逾千万。设官为董劝。则十万亦难。不至此时。不知悔惧。人心又大抵类此。黔中官兵仰给于藩库。藩库又仰给于邻省。转运则有所不能。抑勒则有所不敢。畏首畏尾。势必致官危而民亦不安。可虑十一也。兼弱攻昧。取乱侮亡。言道学者疑之。而英君贤相之方略。实不外此。自强者。天道之所取。自弱者。

世庙募武力绝伦之人。令史相国统领驻防。岂为驻防哉。所以消天下之英杰而不觉耳。姚启圣督浙闽。署中岁费以百万计。不数年而海澄公施侯归于麾下。今欲镇摄边陲。必须日日练兵。贵东一路。幅员至大。非挑练精兵八百人。分防分捕。且战且守。则不足以摄奸萌而资防范。一年之费。又将安出

。可虑十二也。黔饷设令不继。则兵民皆困。祸不旋踵。将任其自乱而自己乎。抑将养壮士而去老弱。核民实而察空旷也。非常之原。黎民所惧。行之不善。是明季裁驿卒之事。行之而善。是商鞅变法之事。成者为怨府。败则为祸阶。可虑十三也。保甲团练。实救时之善政。委员之办事。其时甚暂。恐民不信。其势相隔。恐民不亲。则非牧令不为功矣。然而奉虚文者无实意。察小害者忘大利。大宪之董戒。不啻颖秃而唇焦。各属之奉行。惟有覆与告示。可虑十四也。大江东去。望风瓦解。刺背奸细。反来黔地。即是逃匿之余。亦恐句煽之祸。可虑十五也。以上十五事。姑即东路而言之。然而言易行难。病多药少。非一手一足之力所能挽回。亦非空言剿说所能补救。约而言之。则亦不外练兵求才察吏筹饷四事耳。已乱易治也。未乱易治也。而将乱难治。林翼之愚陋。即使殚精竭力。亦无补于万一。况一人之精力几何。一人之才识又几何。如石填海。如蚊负山。固自知其不堪矣。

### 秦省吾家传

梅曾亮

君讳緌武。字省吾。系出宋学士观。十一传维楨。自常州居无锡。考讳瀛。官刑部侍郎。以古学峻行。为东南人士望。君以援例官知县江西。权十余县事。然最久者彭泽。人爱之。及生时为志名宦传也。始去彭泽时。所平反脱冤死者。皆攀随至江干拜别。道光十三年。父忧服阕。复任彭泽。去前任时二十年矣。岁久荒。民多负税。每令至。吏屈指计曰。令以某年某月日上官。某年月日奏销处分满。某年月日官当罢。以为常。无爽者。君不事敲扑。以文教告谕。民戴前爱。输如额。马当镇接湖广安徽。其阁排州为盗藪劫人。君夜驰往。盗不及越他界。其果办又如是。大吏以为能。使禁督南会匪。又上江西省便宜四事。其所历他县。苏民困得上请者。在在有之。然竟终于彭泽。县人为归其丧。子曰俊杰曰煦曰丽昌。丽昌尝与余书。于古文词有得也。梅曾亮曰。国家常禁民立会。而禁辄不行。盖名其为会。而正责之一人得而千人惊。其势常以千万人而互匿此一人。是驱散者而使之聚也。惟中有罪者案致之。不名其为会。如此。则上所欲得者常不过一二人。而与上为敌者寡矣。敌者寡。则所治者虽渐多。而皆使之失其众。此攻瑕不攻坚之术也。是说也。吾得之于姚公祖同。因君治会匪事。故着之。

卷九十八 刑政一刑论

刑论

梅曾亮

天下之法。未有久而无弊者也。法之者其弊浅。法之密者其弊深。惟其法之良

而守之。不敢稍变通其法。以得罪于天下后世。故其弊遂成而不可返。夫杀人不忌为贼。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后世近古者莫如汉。亦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此皆法之整齐简易者也。古之人非不知杀人之情事。万有不齐。而一切之法。不足以悉其变也。然宁从其略者。以为法贵易知而难犯。决一人之死。而可使千万人之不敢入于死。则易知而难犯之故也。而后人曰。是其法犹未详。于是同一杀也。而有谋杀故杀杀误杀。有戏杀。有过失杀。有下手加功之杀。因是同一死罪也。而有入情实。有不入情实者。有立决。有缓决。又有缓决而从末减者。盖一死罪之成。其文书之反复诘难。积盈尺之纸而不足也。而后得由州县以上于刑部。而之人也。如是犹或不至于死。噫。是何立法之密。而如此其难知也。是法也。良法也。苟其变之。则受不仁之名。而得罪于天下后世。虽心知其非。曰姑从众。从众而失。是天下之公失也。议法者曰。有滥生者。即有枉死者。是救生不救死也。执法者曰。死者已矣。生者亦犹是民命也。已死而枉。究与吾杀死者殊。而吾救生之心。亦足以自解于天下。呜呼。是非徒不救生也。且益民之死也。非徒益民被杀者之死。且益民杀人者之死也。今里巷之中。有杀人者。民惊相告矣。某杀人者死。某杀人者不死。民亦惊相告矣。死生者。民之所知也。曰杀曰误杀曰戏杀曰过失杀。则民所不知也。民不知一杀人之例。如是之委曲分别也。而惟见杀人者有时而不死也。夫使杀人者毕出于死之一途。以慑其勃然不可遏之气。犹有能忍。有不能忍。今使介于可生可死。而先快心于一挺刃之下。亦何惮而不汹汹哉。腊有毒。食之立死。一人死而无有继者矣。三人食而一人生。则继死者将不止三人。是非民之不畏死也。法误之也。故曰非徒益民被杀者之死也。而并益杀人者之死。呜呼。计较于一罪之轻重。而鹵莽于千万人之死生。循其法之弊。其势固不至乎此而不得也。而人且曰。必如是而长吏始不得以误杀人。固也。长吏之不得以误杀人也。而其弊则使平民皆可以故杀人。天下之为长吏者少。而为平民者多。则法之生人者少。而杀人者多。

读禹谟康诰。知故杀过失杀。自古分矣。惟古人折狱。必得其情。当其罪。即曰罪疑惟轻。亦必实有所疑。乃从末减。非若后世狱吏。博不轻杀人之名。罪至当死。舞文以生之也。嗟乎。法当死者。有时而生之。知法当生者。亦有时而死之矣。罪至死者。自我而轻之。知罪不至死者。亦必自我而重之矣。网漏脂凝。自一时事也。何也。衡期于平。失则俱失也。民且悔恨其恶之不极而罪之不大焉。有世道人心之责者。能无忧乎。王家璧书后

## 刑论

蒋彤

三代以上。礼与刑合。故礼行而刑措。而民相乐趋于圣贤。三代以下。礼与刑

离。故礼坏而刑繁。而民无所措其手足。譬今有坦途于此。昭然为愚不肖所共。乃为之深沟巨壑以承其下。执行人而诰之曰。谨而步。慎而趋。毋陨越于中以自绝。而人未有不耸然以从者也。有深沟巨壑。而后可禁人之横行径踰。有昭然坦途之可由。则横行径踰自殒于深沟巨壑中。而后可以无所恨。礼之与刑犹是也。然而古之圣人。略于刑而详于礼。隐于刑而着于礼。理狱不必繁其官。法律不必着于书。圣人曰。吾显有礼以导民。又显设刑以防民。是不以先生长者之道待天下。而使之内丧其廉耻也。且民亦将勃然曰。上之为此。具是以盗贼虑我。而不以圣贤期我也。是故唐虞之时。礼乐分二官。而兵刑为一职。钦恤之意。君臣相与私论于庙堂之上。而礼则集瑞巡方。修饰发挥无旷岁。五服三居。略设其科。而礼则黼黻絺绣。致详于衣服之闲。至于夏商之季。成周之时。刑稍繁矣。大至于众弃。微至于圜土。悬之象魏。布之闾阎。深切着明之于有司百职事。似乎法令滋章矣。而盗贼戢而百姓安者。何也。其刑不略而礼愈详。刑不隐而礼弥着。其制刑也。即议礼之精微也。其用刑也。即用礼之准绳也。三千三百。无体之刑。三刺八辟。无刑之礼。故二帝三代。刑之繁不同。而同归于措。以有礼在故也。礼既亡矣。则制刑之繁与。用刑之严与宽。举不足以安天下。其繁且严也。贼民命。剥元气。有人心者。皆知其不可。其且宽也。亲戚有罪而不问。大臣失事而不诛。民之极恶大罪一切弥缝而与之轻典。是非圣人之为忠厚。是乃末世之所为纵肆也。忠厚之至。则从容于道德。饜饫于仁义。迁善远罪而不自知。纵肆之至。则明不足发奸。法不可制暴。将逆芽乱萌而不可止。胜广之形发于狭隘酷烈之朝。未必不伏于因循丛脞之世也。然则将严刑乎。曰。严刑而无礼。是速其祸而已矣。孔子曰。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有国者三复斯言。则三代上之所以治且安。三代下之所以乱且亡者。不烦言而解矣。

## 原刑

汤鹏

浮邱子曰。先王制道德以化不衷也。制礼以坊不轨也。制刑以诛不法也。是故道德穷然后礼。礼之穷然后刑。不得已之苦心也。唯礼揅道德之穷。唯刑揅礼之穷。不得已而不已之妙用也。昔周官之言曰。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是故善刑者为妙用。不善刑者为惨威。善赦者为仁政。不善赦者为慈懦。数赦之主。其威必降。数赦之国。其必多。是故苛事造端骚动中外者罪无赦。钓名市利粉饰奸欺者罪无赦。不材受任蠹蚀太平者罪无赦。疑诏诡使挤陷忠良者罪无赦。开门揖盗毁坏蕃篱者罪无赦。丧师失律削夺边境者罪无赦。国耻不振睚眦自得者罪无赦。民困不理疮痍塞路者罪无赦。乃心不测输情强虏者罪无赦。流言不止沮挠国是者罪无赦。兹十无赦者。傥所谓刑乱国用

重典。是邪非邪。是故公孙侨治郑。其言曰。莫如猛而已矣。诸葛亮治蜀。其言曰。慎无赦而已矣。先乎侨亮而为之则者。则有若管夷吾。其言曰。赦者小利而大害。无赦者小害而大利。是则夷吾所繇治齐而已矣。后乎侨亮而为之亚者。则有若王景略。其言曰。宰宁国以理。治乱邦以法。是则景略所繇治秦而已矣。是道也。何道也。匪纯古之道。而揅时之道也。且夫揅时之道。管夷吾死。唯公孙侨得其意。公孙侨死。唯诸葛亮得其意。诸葛亮死。唯王景略得其意。景略死。遂难取节焉。或有剽窃近似者。则已大非四君子之神理骨干矣。矧乃背四君子者。有饰和平以觊福泽。有贪姑息以弛宪典。有调停德怨以申不情之请。有弥缝功罪以作亡理之状。出以理乎众焉。不能令众爱。不能令众畏。入以赞乎主焉。不能令主仁。不能令主义。不能令主仁者。其主必私。不能令主义者。其主必萎。必私者多倒持。必萎者多拙举。是故可赦勿赦。谓之虐。不可赦而赦。谓之纵。位兼将相而罪必赦。谓之阿。众皆愤怒而我独赦。谓之僂。可枝解一二人以作三军之气而不枝解。可放流一二人以作百寮之气而不放流。及乎事机既误。纲纪破坏。则屑屑乎以薄罚随其后。谓之愚。名为威棱而上无震动恪共之积。名为律令而下有揣摩拟议之功。及乎怒气渐平。左右窥伺。则踰踰乎请以宽典随其后。谓之弄。本有误国滔天重于邱山之罪。而罚其细。赦其巨。唯赦其巨。不足以塞其人猖狂无忌之心。乃并罚其细。亦不足以生其人勉强为善之心。于是战栗震越。皆成故态。谓之顽。同为蠹君贼民万口抵斥之人。而罚其一。赦其一。唯赦其一。不足以服天下贤智而能主持是非者。乃并罚其一。亦不足以厉天下庸鄙而不稍自矜奋者。于是刀锯斧钺。皆属浮文。谓之紊。诗曰。如可赎兮。人百其身。尔乃无愿赎者。又从而为之辞。不亦惑乎。书曰。哲人惟刑。无疆之辞。尔乃不思流誉无疆。而庇其私以危其国。不亦悔乎。

是故炀羔饮醇其躯强。茹苦吞辛其躯伤。塞违已乱其国祥。崇慝长奸其国殃。周诛管叔。是以武庚之叛不害为周。汉诛马谡。是以街亭之败不害为汉。故曰塞违已乱其国祥。唐唯不诛李林甫。是以禄山之乱。唐室几倾。宋唯不诛秦桧。是以金人之横。宋业不振。故曰崇慝长奸其国殃。于乎。山将崩者马先避。室将成者燕先来。国将祥者愚先庆。国将殃者智先哀。是故君子知刚知柔。知春知秋。柔以怀之。刚以砺之。春以煦之。秋以涤之。导之而不从。我唯时其据宪典以耸之。耸之而不动。我唯时其援天时人事以争之。争之而不能。我唯时树清议以代之。议之而不入。我唯时其剖激悲痛以泣涕之。诗曰。忧心如惓。不敢戏谈。忧乎忧乎。当为谁乎。已乎已乎。能奈而乎。

陶论

谢应芝

天之于人也。日月之明。鬼神之幽。无一息不与相质对。而疾病灾沴。时时警惕之。俾之迁善改罪而不能已。方其严寒冰雪。毒虫猛兽。无不蛰藏以避其威。而雷霆奋厉。风雨暴疾。草木之无知。咸昭苏而植立。是大造之仁也。虽以圣人在上。不能无蛮夷之祸。寇贼奸宄。大用甲兵。小用刑罚。得其人以治之。惟明克允。卒之刑罚措。兵革息。其以此欤。不然。以养以教。一切刀锯斧。弛而不用。否或职之者非人。奸民以慈惠为可狎。逸欲无度。乘闲窥窃。贼虐无辜。外夷四侵。夫妇辛苦垫隘。父子兄弟离散。教无所施。礼无所用。不得已赫然用武。草薶而禽狝之。近者十余年。远或祸延毕世。斯亦与于不仁之甚矣。尝怪禹陶。尧舜之见知。而陶仅为刑官。子夏曰。舜有天下。选于众。举陶。不仁者远矣。孟子曰。舜以不得禹陶为己忧。则知此非伯夷稷契所能为。垂益夔龙所能任也。自秦尚苛法。恣睢暴厉。以亡天下。鉴此者。欲以黄老清静之学胜之。而汉文帝之废肉刑也。一时煦煦之仁。几至流弊于万世。淫盗之罪多。既无以为治。酷吏且滋起矣。尝读书至康诰立政。愀然见古之人于刑无不重视之。曹参为齐相。令代者无扰刑狱。呜呼。彼虽为黄老之学。其尚审于此哉。

### 皋陶论

李元度

孟子论道统。首尧舜。而以禹皋陶为见而知之。子夏亦曰。舜有天下。举皋陶。而不仁者远。言皋陶则赅稷契矣。能知尧舜者。莫皋陶若也。然观皋陶称舜。不过曰帝德罔愆。罔愆者。无过失云尔。夫以舜之浚哲文明。宜若智周万物者。而其命皋陶作士。又诚以惟明克允。是必赏当其功。刑当其罪。不失人。亦不失出。乃可谓明且允也。然而舜不自信。皋陶亦不自信也。故不颂舜之大智。而第以宽简为罔愆之本。至指其宽简之实。则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失不经岂可为训。而对杀不辜而言。则宁出乎此也。且功罪皆曰疑。是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犹不能使赏罚悉当也。但可疑者必从宽耳。不能使罪人必得也。但无辜者不至滥杀耳。乌虐。此舜与皋陶深体好生之德。惟恐杀一不辜之苦心也。所谓罔愆。但求不失好生之本心而已。其斯以为舜。其斯为皋陶之知舜欤。且夫世之治乱。民之死生休戚。系乎君相之一心。闇者无论已。正恐天质英明。恃其聪察而以击断行之。自谓无疑。而其失也多矣。夫聪明睿智。岂有过于舜者。乃犹不能保其无疑与失。后之人自视聪明孰与舜多。而必谓功罪无疑。刑罚悉中。是欲求胜于舜也。舜必不可胜。而民之被其毒也。不可胜道矣。是皋陶所大惧也。皋陶刑官也。而其言若此。然后知申韩商鞅之术。武健严酷。悖好生之德。真千古罪人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弗喜。宋欧阳观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



我皆无恨也。况求而有得。则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之二说者。庶几与皋陶之论相发明哉。自申韩之毒。中于人心。后世酷吏。史不绝书。即号称儒者。亦往往持论偏激。鄙好生者为妇人之仁。自皋陶观之。皆尧舜之罪人也。舜之称皋陶也。曰明五刑。阐五教。民协于中。时乃功。所谓协中者。未尝自信为协也。与其过也宁不及。时时恐失中。乃适得乎中耳。乌虐。舜皋陶明良一德若此。宜其独任见知之统。而仁覆天下哉。

### 六安答问

周济

或曰。皋陶明刑。世绝不祀。信乎。答曰。非也。左氏慨中国衰弱。坐视荆楚侵灭先圣之后。而不能救尔。夫残民之事。莫大于荡废廉耻。桎梏仁义。倡异端邪说以丧其心。次者厚赋巧敛。奢淫侈汰。以破坏攘斂其家。此其流毒。必世百年而后复。宜天刑所必加。而未闻其验之如景应形也。故曰天道远。若夫刑者。与礼相维。与兵相摄。义取于禁暴。德成于好生。皋陶之用刑。何虐于民。何辜于天。而假手蛮夷殄其允嗣以为报复哉。皋陶为帝李。以官为氏。凡诸李宜皆出皋陶。且唐虞至春秋。千数百年矣。蓼六之外。岂无支属。即楚灭二国。公姓公族。度不过俘诸翦赐。亦未至剝绝靡孑遗也。自佛法入中国。而生杀之教分。儒者往往渐染不觉。动引经传相左证。夫刑及无辜谓之残杀。辟以止辟谓之祥刑。萧何起刀笔吏。用明法佐汉。其治孰与皋陶。而侯之封。与汉并永。子孙蕃衍昌大。史不绝书。是亦足以明论者之惑矣。末俗吏多选不职。明不足以烛奸。强不足以除暴。煦煦妯妯。盗宽仁之名。以济其容身保禄位之计。而自诡子孙必将高大其门闾。一二有为者出其闲。必相与怪而挤之。若唯恐奸之不获养。国是之不获误也。然则仲尼子产之为政。顾不及。不足法与。此又与于不仁之甚者也。

### 救生不救死论

裕谦

民之生一也。乐生而恶死。情之所同也。之生而致死之。仁者所不忍为也。然而圣人制刑。或取生人而致之死。非杀人也。杀其杀人者也。书曰。欲并生哉。彼杀人者既逆其情。而不与生者并生。则执法者必据其情。而使与死者并死。故曰杀人者死。法之至平也。而有司曰。吾将有以救之。杀人者于法必死。两死也。而一既死。一尚生。既死者吾不得而救之。尚生者吾不可以不救。驳之曰。生与死讎也。生者不死。则死者不服救其生者。何以谢死者。则将应之曰。均吾民也。使死者未死。吾固当并救之。不幸既死。吾无以施吾救。吾戚焉。而尚生者又死于吾手。是再杀吾民也。吾乌得而弗救。曰何以救之。曰吾将于腕下救之。彼犯死法。不能自匿其必死之情。吾据其实而声之。则无救。

吾略为减省之。移其重以就其轻。则可救。且吾非以贿纵之。非以私庇之。非以有所干请而徇之。非以有所瞻顾迎合畏避而为之。则吾心固可质之幽明而无愧。而况救雀救蚁。犹获善报。吾救人于死。则阴德亦大矣。吾何惮而不为。而救生不救死之说。遂至相习成风。或官倡之。幕和之。或幕倡之。官从之。牢不可破。殊不知圣人制刑之心。固将胥天下而生之也。凡有血气。皆有争心。使杀人者得不死。则强者皆思逞其力。而弱者无生理。黠者皆思逞其谋。而愚者无生理。是以圣人制之于法。使天下皆知其不可犯。虽有凶悍狡狴之民。皆将自爱其死。而后鞠人谋人。得举天下而胥匡以生。所谓刑期于无刑也。今取圣人之法。而阳奉之。阴坏之。则圣人之仁术已穷。而害理为已甚。且夫死与生。其情一也。子曰。未知生。焉知死。言死生无二理也。故死者之含冤。甚于生者之求脱。当其遭遇凶人而致之死。其宛转毒虐迫切痛楚之状。固有天地所不忍视。鬼神所不忍闻者。彼其冤魂厉魄。沈痛九幽。以待官长之昭雪。而有司曰。吾不救死。呜呼。戾气之郁结如此。而有不酿为殃咎者乎。又其亲戚骨肉。若父若子若夫若妻。痛心疾首以赴愬于官长。而有司曰。吾不救死。使其慈父孝子鰥夫寡妇。喷血切齿。以坐视仇人之冤脱。而不得冲其胸而刃之。而有不呼天抢地以干神祇之震怒者乎。夫有司者。奉法者也。我皇上钦恤执中。慎重人命。四方刑罪。由各地方官审转定拟。通详达部。部院大臣。又复致其聪明。悉其忠爱。反复推勘。必使毫发无憾。而后上呈天鉴。倘有一线可生之路。皆得仰邀浩荡之恩。而至于情真罪当。法无可宽。则必明正典刑。以彰国宪。辟以止辟。仁之至也。地方官固当奉扬圣化。深明律意。慎断狱情。毋枉毋纵。以臻忠厚之至。如一切杂案。愚民误触法网。无杀人之事。而有拟死之条者。哀矜其情。委宛其事。立义于法中。而施仁于法外。使其惩恶有地。迁善有门。诚盛德之事也。

若夫逆理逞凶。处心肆恶。阳暴之横。人理灭绝。阴贼之险。鬼道诳张。自当明惩其实。显断以威。秉其至公。一惩百戒。庶几所杀者少。所生者众。仁之妙用也。何至隐其真情。饰为假案。不恤死者之苦。而屈其所当伸。不论生者之凶。而爱其所当恶。于情为不平。于理为不顺。于居心为作伪。于事上为不忠。犹欲以救生为阴德。不亦慎乎。夫州县为定案根基。情节既改。察看甚难。在庸碌之手。牵强附会。尚或留其罅隙。在能干之员。弥缝完固。更复无可吹求。凶人得计。相与效尤。而庶狱繁矣。尸亲矢志。上诉不已。而巨案兴矣。屈一枉死之鬼。而相缘而死者益多。救一幸生之人。而所累之生者尤众。幸而事寝。孽已难遁于冥诛。设或案翻。咎且上连于大吏。每览覆辙之由。深为叹惜。因不禁慷慨激发。愿与二三同志者商之。知好生之理者。当以为何如也。按此篇当指谋故杀而言。若杀出于无心。秋审时衡情定讞。苟有一线生机。

慎勿主刻核之论也。

### 罪疑惟轻说

裕谦

余恶夫曲法者之长恶也。乃作救生不救死之论以正之。又为宽纵辨以申之。既而有疑狱。余为从轻拟之。客有笑于座者曰。是宽乎。是纵乎。抑何以异于救生不救死。余曰。是非所谓宽。尤非所谓纵。盖疑也。其情暖而难明。其迹似而未真。以为不杀人欤。则其情与迹皆疑于杀人。疑于杀人而出之。吾无以质死者。以为杀人欤。则其情与迹皆疑于不杀人。疑于不杀人而入之。吾无以质生者。故轻之然。而不得谓为宽。何也。夫宥过无大。盖必有以信其过之大而无疑。虽大而宥之。则刑不滥。故为宽。夫刑故无小。盖必有以信其故之小而无疑。即小而刑之。则刑亦不滥。故亦为宽。若夫情真罪当而曲脱之。则是明知其杀人而故纵之也。故宽与纵皆非。疑之谓也。经曰。罪疑惟轻。而释之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盖圣人之慎也。慎而名之曰失。盖不敢托于宽。正恐其流于纵也。曰。然则何以异于救生不救死之说。曰。吾惟救生者。故不敢重其罪。抑惟救死者。故未尝脱其罪。是于生与死两平也。曰。若是。则凡犯法者。皆将涛张为幻。以溷有司之聪明。而天下之疑狱滋繁。而皆从而轻之。则奸宄将无所不至。毋乃非惟明克允之旨乎。余曰。不然。夫涛张为幻者。特设为可疑。而非真有可疑者也。吾准之以情。惩之以迹。曲为尽之。旁为证之。则其疑必破。故曰明。明则出入无所遁。然而圣人不敢矜其明。以天下固自有不可明之事也。有杀人之情。无杀人之迹。则疑。有杀人之迹。无杀人之情。则疑。有所仇而杀之。有所图而杀之。有所猜嫌忌妒而杀之。皆情也。而未尝实见其杀之。则疑。或殴杀之。或金刃杀之。或药物水火杀之。或昏夜杀之。或山僻野外杀之。或谋主使人杀之。皆迹也。而殴之伤。或轻不足以致死。金刃之伤。最久踰辜限而死。药物水火之伤。或未见其所用药物水火之情状。昏夜山野。指为盗杀。而或未尝失财。指为仇杀。而其仇或不止于所指之人。或所指之人。容貌辞气。皆非能杀人之人。指为谋主。而其人或愚拙不足以为谋主。则疑。至于远年之案。证据尽亡。远省之案。形势莫。则无所不疑。疑者。不可得而明者也。于此而欲矜其明。正恐死者不得昭雪之天。而生者且入黑暗之地。故圣人特着之于经。曰罪疑惟轻。疑非明也。而有以通明之穷。轻非宽也。而有以妙宽之用。其视救生不救死之故纵人罪。岂同量哉。客无以对。因书以识之。

### 对用刑说

管同

世皆谓今之用刑。轻于古昔。故民不畏。而犯法者多。其说曰。汉高之法。杀

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今之律例。有故杀。有误杀。有下手加功之杀。故杀者死。而误杀者未有或死者也。下手加功者。仍以致命不致命为分。致命者或幸不死。而不致命者未有或死者也。其法如此。用法者。大抵避重而就轻。故杀人者往往不死。民见杀人者之犹可以不死也。彼何惮而不杀人。故不畏而犯法者多。今当一效汉法。直曰杀人者死。可也。奚用多律为。是论也。愚请折之。今士大夫之家。有器皿焉。一奴故坏之。一奴误坏之。一奴谋坏焉而一奴助之。是数奴者。主人将以一例处之乎。故坏与谋坏者。笞而逐之可也。助而坏之。其轻譙骂足矣。彼误坏者。遇牛宏则且曰烂女手。遇韩琦则须无言而俾执烛如故。何罪之有焉。人命之重。固非若器皿之轻也。然其中实有故杀误杀之分。实有下手加功之异。情事悬殊。用法者安得以一例处之。汉高之兴。庶事草创。约法三章。然未几法不足用。故必命萧何造律。设使初法可行。汉有天下后。奉行三语足矣。造律何为。若是者。岂独汉为然。尚书吕刑。孔子录以垂教者也。其言五刑之属至于三千。古之明王。岂其不乐于哉。世故日降。人情日纷。不多为科条。不足以尽天下之情而穷天下之变。今不问其情事之何如。第曰杀人者死。是荒陋之说。不应经典者也。天下之事。名实而已矣。今之制法。缓既死之辜。重失入之罪。仁厚迈乎前世。要之杀人者死。必有主名抵罪者。是名实在也。名实在。则民已知惧矣。何虑乎不畏之多。即使幸而不死。人命株及。亦必遭毒刑。入牢狱。拘禁如犬豕。少者一年。多者二三年。然后减为徒流。或竟逢赦宥。虽不死而惩之者极矣。如此而仍犯法。非人情也。谓此可以侥幸不死。而乐效其犯法者。尤非人情也。世固有桀骜凶悍愍不畏死者。然如此人。虽峻法岂能使其变更哉。盖经有之。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自古圣贤皆言省刑。未有或言峻法者也。汉以文景为盛。网漏吞舟之鱼。宋以仁宗为盛。所用者或止于鞭朴。惟商鞅治秦。王猛佐苻坚。皆教之峻法以杀人。致二秦之祚不长。国家慎重人命。旷古未闻。盖古者富侠酷吏者操生杀之权。今虽宰相不能妄杀一人。古者人命系乎刑官而已。今自州县府司督抚以内达刑部而奏请勾决焉。杀一人而文书至于尺许。民之感激也深。天之垂佑也至。社稷延长。端赖于此。有识之士。不当于此时而议严刑也。

周书明丑说

俞樾

吾读周书度训篇曰。罚多则困。赏多则乏。乏困无丑。教乃不立。是故明王明丑以长子孙。度训篇曰。夫民生而丑不明。无以明之。能无丑乎。若有丑而竞行不丑。则度至于极。又曰。天道三。人道三。天有命有祸有福。人有丑有缚纆有斧钺。以人之丑当天之命。以缚纆当天之福。以斧钺当天之祸。常训篇曰。明王自血气耳目之习以明之丑。丑明乃乐义。乐义乃至上。此三篇者。皆文

王之书。而其书皆言丑。且与紕纆斧钺列而为三。呜呼。古之圣人所为移风易俗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者。其莫大于丑乎。盖闻上古之时。无所谓五刑也。画衣冠。异章服。以丑之而已矣。故曰。以幪巾当墨。以草纓当劓。以菲履当刖。以艾当宫。以布衣无领当大辟。夫如此者。其于人非有毫发之损也。然而人之受之者。不啻刀锯之在其身。是何也。曰丑也。至于后世。刑不可得而废矣。然而人之耳目形色犹古也。其血气心知亦犹古也。亦安在不可以丑之哉。是故圣人之立教也。曰不用吾教者。不与之齿。夫不与之齿。亦于其人无毫发之损也。然而人也。行乎国中。而居乎宗族乡党。乡之时有与我等夷者焉。今不与我齿矣。有卑幼与我者焉。今不与我齿矣。此其丑岂直搯之于市而已哉。今夫紕纆也。斧钺也。实焉者也。丑则虚焉者也。实之为用有穷。而虚之为用无穷。故丑者圣人治天下之大权也。今之世。孝子顺孙。义夫节妇。有闻于朝而旌其闾者矣。至于干名犯义。伤风败俗者。未闻别异其衣服居处。禁不与齐民齿也。是民知为善者之荣。而不知为不善者之丑也。此刑罚之所以日繁。而奸宄之所以不息欤。昔孔子射于矍相之圃。使子路出延射。曰贲军之将亡国之大夫与为人后者不入。是亦丑之之意也。后世若蔡兴宗之于王道隆。江之于纪僧真。其有矍相之遗风乎。是故紕纆也。斧钺也。朝廷之事也。不在其位。不得议也。至于丑。则士大夫与有责矣。

### 复讎论

吴嘉宾

国有士师。民自复讎。可乎。曰不可复讎者诛。可乎。曰不可。然则如之何。曰。先王知复讎之为民义。民有亲虐死而贼弗获。则令其复讎。杀人者罪不至死。则令其避复讎。非后世有司已定讞。民复自复讎者比也。司寇士职曰。凡报仇讎者书于士。杀之无罪。不告士而复讎。固不免于罪矣。既书于士。讎者之情已得。其有逋诛。使有司求之。不若使民自求之之密也。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阅。遇而报之。何罪之有。此虐死而贼弗获。则令其复讎者也。司徒调人职曰。凡过而杀伤人者。以民成之。凡和难。父讎避诸海外。兄弟避诸千里之外。从父兄弟不同国。弗避。则与之瑞节而以执之。过杀人者。非其本意。所谓眚灾耳。不在士而在调人。虽然。苟有至亲。造次报祸。国家岂得更为戮报者哉。明其可报。以迫其必避。必避。然后横民有所警。怨民有所纾。此杀人者罪不至死。则令其避复讎者也。弗避。则执以属有司而罪之。盖犹未可擅杀。异于士之直许复讎者。过杀。情固轻也。有报杀者。犹必酌其情以定其罪否可知矣。非是二者。则不许复讎。先王复系其禁于调人曰。凡杀人而义者令勿讎。讎之则死。春秋传曰。父不受诛。子复讎可也。父受诛。子复讎。此推刃之道。郑游皈夺人妻。其夫攻杀之。子展使游氏勿怨。故游皈世卿也。匹夫杀

之而义。族弗敢怨。此不许复讎者也。先王治复讎之法三。有许者。有止者。有弗许弗止者。以有罪杀无罪许复讎。以无罪杀无罪弗许复讎。亦弗止复讎。以无罪杀有罪。止复讎。故复讎非拙法也。以正法也。夫贼弗获而民复讎。则杀人者始无所容矣。过失杀人令避复讎。则杀人者始无所恃矣。杀人而义者禁勿讎。则复讎者固有所止矣。议者乃曰。人各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讎。其乱谁救。又曰。复讎非治世之法。是不知先王治复讎之义而惑也。夫讞必以情。先王之治复讎。治诸其情而已矣。后世之吏。皆曰杀人者死。使杀人者钧死。则民安有讎也。杀人者或不死。而复讎者死。何也。

### 惜赦论

张澍

管子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故久而不胜其。无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胜其福。惠者多赦。先易后难。法者无赦。先难后易。惠者民之仇。法者民之父母。是诚为政之龟鉴也。诸葛治蜀。不轻语赦。或有问者。公答曰。治国以大德不以小惠。岂非深有味于其言哉。而世儒遂以诸葛治杂管商申韩不纯王道訾之。妄矣。夫古者始受命之君。承大乱之极。被前王之恶。其民为敌。罔不寇贼消弭。奸宄夺攘。以革命受祚为之父母。乃得一赦也。若虞书之言眚灾肆赦者。汉孔氏谓过而有害。乃缓赦之。程氏谓眚过也。过失而入于者。灾害非人所致而至者。眚则纵肆宽缓之。灾则赦而除释之。林少颖谓眚灾者。不幸而入于戾。其非已作。或为人误而入于刑。如论语所谓虽在縲继之中。非其也。如此之人。情在可恕。逋逃未获则肆之。已获而用系则赦之。曾氏又谓自生谓之眚。天火谓之灾。眚灾虽有所肆亦赦焉。其说虽异。要非若后世之元恶大憝。一概荡涤之也。如大亦赦。则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乱莫大于是。而岂致治刑措之道哉。故吴汉对光武曰。愿陛下慎无赦而已。先帝曰。吾周旋郑康成卢子干。曾未语赦。来敏责费祎曰。赦者。偏枯之物也。诸葛公可谓能慎刑。

### 书欧阳子纵囚论后

龙启瑞

欧阳子论唐太宗纵囚之事。谓其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善哉言乎。其于当世之情事尽矣。惜所以处囚者。犹未善也。窃尝推而论之。以为既谓之曰囚。则决无可纵之理者也。如欧阳子之言。上既失刑而纵之。纵而来归。则又杀之无赦。夫既存一必杀之心。则何必纵。既纵之而有来归之义。则又何必杀。此说之不可通者也。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将何以处之乎。如因其实为恩德之致而赦之。则安知前者之来。为非恩德之致也。同罪而异罚。尚不可谓仁。今同罚而异赦。独可谓之义乎。如又来而又杀之。是以民命为戏也。王者不忍为也。欧阳

子亦知其说之无无处也。而归之于必无之事。夫治天下者。安可因其必无而偶为之。则今日之偶者。其果合于义也。且安知天下之不幸吾偶而以常者例也。然则如之何。曰。由吾之言。既谓之曰囚。则决无可纵之理者也。王者之持政也平。故致罚惟求其当。而不示吾以可幸之恩。王者之虑患也深。故用法必守其常。而不望民以难得之事。夫以至平之心持政。而以至深之谋虑患。则唐太宗之事。固有所不行。而欧阳子之说。亦有不必要者矣。然则偶一行之。终不可乎。曰。偶一行之。是待今之纵者则为宽。而视他日之刑者则不恕也。故论处囚之道。必归于无纵而后可。

### 记章佳文勤公语

钱仪吉

章佳文勤公方燕居。文成公侍立。公仰而若有思。忽顾询曰。朝廷一旦用汝为刑官。治狱宜何如。文成谢未习。公曰。固也。姑言其意。文成曰。行法必当其罪。罪一分。与一分法。罪十分。与十分法。公大怒。僂曰。是子将败我家。是当死。遽索杖。文成惶恐叩头谢。曰不知妄言。惟大人教戒之。不敢忘。公曰。噫。如汝言。天下无全人矣。罪十分。治之五六。已不能堪。而可尽耶。且一分之罪。尚足问耶。其后文成长刑部。数为诸曹郎述之。前御史仁和魏君成宪闻之。道光初。予与魏君同官户部八旗现审处。而魏君以告予。书曰。惇大成裕。汝永有辞。二公其有焉。然文成数平大狱。而于黠货者皆尽法。人或疑之。吾谓是文成之善承父教也。苟不以之宽愚民。而以之纵墨吏。狼之牧羊。终无已时。是使之日死其民。而吾且自居于仁恕。夫岂文勤之意也哉。

### 送朱干臣为浙江按察使序

管同

刑狱之事。起于县。申于府。转于道。而定于臬司。以上达于刑部。臬司曰生。则其人不得而死。臬司曰死。则其人不得而生。天下之官。其权有过于此者哉。虽然。官非亲民。则情不易得。事统一省。则识不易周。所观者详报之语。则意见先惑。所问者敲朴创残之余。则震警恐栗。虽有冤莫敢复辨。由是或失而出。或失而入。一出入而人命关焉。天下之官。其难为亦无过于是者已。吾乡朱干臣先生。廉洁正直。处吏部十余年。转御史。出为贵州知府。居官皆着有声绩。皇帝在潜邸。深悉其贤。甫即位。即擢为陕西潼商道。未数月。又擢为浙江提刑按察使。省亲过江宁。猥承枉顾。语次责某以赠言。某仓卒无以应。谨诵欧公文中语曰。求其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憾也。先生以为仁厚之言。叹息首肯者久之。呜呼。天下之事。非一言可尽。要而论之。败于私者半。伤于刻者亦半。以廉洁正直之身。而加之以仁厚。虽至吾前者情伪万变。而吾所以应之者先有余矣。斯行也。某见浙人之无冤。而不负圣人

委任之意也。谨次其言。以当贫交之饯。

大冶县拏获滋事匪徒批

胡林翼

大冶倪令拏刘立有等。应饬解省。仰两司并提前后各犯。另行审讯。凡习教为匪之人。并无确切案据供词可讯。其应杀之罪。在犯上作乱耳。在经不正则邪慝作耳。在好勇疾贫耳。有一于此。杀之无赦。此非俗吏簿书所能援证。在风宪大吏之自为审察而主持之。世俗不杀人。以阴为说。忍于善人。而不忍于不善人。且不论人之善恶。而以为杀人则必受殃。昌黎不云乎。凡有殃咎。宜加臣身。我愿执其咎矣。且姑息养奸之古人。莫如吴下老公。终为侯景所制。其子孙又各自戕贼。今人则有郑巡抚祖琛之在粤西。杀一盗必念佛三日。遂以贻祸天下。涂炭至今。不知所谓阴者安在。汉书元后传。载王翁孺绣裳捕盗。皆纵不诛。自言所活万人。后世其兴。因缘政君。同日五侯。固其验矣。然更始之际。王氏宗族。有一人存活者乎。张汤以磔鼠习狱。其子安世为汉世硕辅。至于建武之始。爵邑相畴。抑又何故。然则好杀不好杀。均非情理之平。惟其生杀之当而已矣。以杀人之政。行其不嗜杀人之心。而归于以生道杀人而已矣。

上台湾孔兵备论治匪书

姚莹

南路贼匪滋事。仰荷硕画。文武尽力。首从咸获保障全郡。绩烈无量。莹羁旅此邦。亦得蒙威武之力。略无惊骇。鼓舞欢欣。不能自己。惟自起事至于竣功。业已匝月。未能入告者。岂非以罪人众多。悉心研鞫。不欲造次定讞故乎。于此仰见阁下仁恕为怀。虽严厉肃杀之中。仍体 圣主一夫不辜之德。所谓求可原于法外者也。乃浅俗无识之徒。不明大义。往往以纵为宽。遂欲使有罪逃刑。此则舆论之误矣。自古有道之国。不赦有罪。盖法者本诸 天祖。虽 天子之权。不能以意为轻重。今则拘于阴德报应之说者。往往有意减释人罪。莹尝苦口争之。以为是纵也。非宽也。夫所谓宽者。特举其大纲。不为苛刻繁细附会深文而已。故 圣王在上。网漏吞舟之鱼。然未尝废网而不用。武侯治蜀。用法颇峻。而蜀人百世怀之。子产称众人之母。而铸刑书。此其义至为深远。非浅见俗士习妇人之仁者所能知也。虽然。法者圣王不得已而用之。期以止辟而已。而不为己甚。其中有权衡焉。苟矫纵弛之弊。而一意峻法。则或有不得其平者。日者贼徒谋逆。至欲攻城戕官。此诚罪大恶极。然犹幸党羽无多。即已破灭。今渠魁助恶之十数人。既服极刑。而从逆攻城。服大辟者亦数十人。其余桎梏待罪者。尚有百数。以莹之愚。似可悉就发遣。无事更加骈首矣。何也。圣王之律。所以极重于反逆者。以此等恶戾败坏人心。闾阎受



其荼毒。灾祸之中。至为惨酷。故主谋者必寘以极刑。而后人人知儆耳。方贼势初挫。民闲谣言未息。犹尚惊疑。其潜受贼约者。亦尚不免于观望。当此之时。若非严刑峻法。不足以儆凶慝。定人心。及乎事已平定。民人安堵。贼徒畏惧。解散之后。则戮数百人与数十人等耳。今者逆与助恶之人。或寘极刑。或寘大辟。其余业已输服。及按验时俯首无辞者无论矣。或言词反复。虽明知其狡诈。似不妨姑援惟轻之议。降等问罪。此虽近于纵。而实则非纵。盖就法者已多。而 国法足以昭戒也。仁义两途。互相为用。权衡之道。是在秉钧。窃谓此时宜速檄府县定讞上闻。以抒 圣怀。不必再事推求。今月已几望。倘过此潮期。则开舟须至岁除。未免太迟。愚昧之言。伏乞垂鉴。

复孙小云书

许宗衡

一昨来书以民少盗多为虑。仆则曰。皆法弛之故也。夫民固不欲为盗者也。饥寒驱之耳。今之法尚非密乎。而盗不日减。何也。用兵以来所杀者。是盗实皆民也。斩艾剥割之惨。极乎法之用。而盗且日增。何也。是盗又不欲为民者也。为盗无不死。然不即死。而且可快其生。为民当不死。然不能遂其生。则亦无不死。故始也民不欲为盗。既而盗不欲为民。此可徒恃法乎。仆尝谓法立而民畏。而实则法立而民玩。盖法一而。似有可避。而避者转少。法不一而密。密似无可避。而避者转多。窃国窃。法不当罪。方且漏网于吞舟之鱼。曾子固所谓繁于法以御之。故法至于不胜其繁。而犯者亦至于不胜其众也。久之反畏而为玩而法穷。于是反法而为赦而政穷。玩法则赦不感。多赦则法不行。法虽密犹之无法。桓宽曰。不患无法。患无必行之法。法不必行。所谓弛也。而况饥寒驱之哉。而况吏之苛敛。兵之绎骚。欲为民而终无以免于死。欲不为盗而转无以安其生。此又不独法弛之故也。夫人情莫不恶死。其恶死。固以生为乐也。生无可乐。而复有苛敛绎骚之无可解免焉。则愿死。虽然。此愿死之心。亦愤激于一时耳。少一辽缓。纵有苛敛绎骚。且忍而与之旦暮焉。然则人情亦大可见矣。若解倒悬。事半功倍。使今之吏皆体乎此。其法民且不能避。彼以为上之法。祇此一二不可犯。犯则无不行。吾不犯焉斯已耳。密其法民将无不避。彼以为上无往而非法。吾即戒不犯而时有触焉。虽其法不必行。然而牵连拘苦。不戕吾生。亦必耗吾财。吾不避。可奈何。而法既非一二。又卒不可避。必欲避焉。则惟铤而走险而为盗。而盗亦引为鉴。而不欲为民。是苛敛绎骚。足以驱民为盗。拒盗为民。而法之密复有以速之。民少而盗多。此其故兵为之犹暂。吏为之则常。仆以为吏者。民之慈父母也。乃贼民。是为民而父母不复以为子。有避而为盗耳。吏者。盗之严父母也。乃纵盗。是为盗而父母不敢以为子。尚肯不避而为民乎。天下变故之来。因蕴萌。鲜不由此。及其后而治

之。终无当也。贾生有言。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法治之者。积刑法。刑法积而民弃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此言徒法不足以为政。而法且弛矣。自礼义之治之不行。众人皆徇于一说。于是之以刑罚。法令极而民风衰。而又无必行之法。则民益离矣。仆尝纵观古今之故。有口不必言。而人皆知之者。有口必不可言。而人犹未知之者。礼义既愆。教化斯绝。至于顽顿亡耻。而见利则逝。见便则夺。滔滔者无所既极。盖又不独贾生之长太息也。民少而盗多。终且无民之非盗。即奈何因仍视之哉。足下试吏数年。心乎为民。客自秦中来者。莫不谓足下无求于邦之父老。无旦夜不寝食于堂皇。官衙洞开。民视如户庭。日升阶言疾苦。讼者得手状陈辞于帘阁。昔之束缚系。变为保抱携持。而丁胥无所措手足。贼来登城。身为民。民志遂如。有不逞者杀无赦。然则足下固民之慈父母。而盗之严父母也。仆闻之。喜而不寐。使秦之吏皆如此。则秦治。天下之吏如此。则天下治。然则势不能也。顾足下。当官则何愧。海内多事久矣。其故不可尽言。因感来书。略布一二。足下终勉之。毋使民忍而与之旦暮焉。固仆所深望也。

## 卷九十九 刑政二律例上

### 因时论七论律法

吴铤

古之立法。第论其大者。而损益调剂属于人。不以着之于律。后世之法。论其一端。推之千百端而不止。论其一事。推之千百事而不止。论其一言。推之千百言而不止。画一明备。举纤委毫黍而无一不具。可谓烦且重矣。唐宋罢肉刑不用。第事鞭扑。如是。则法轻矣。而吾谓烦且重者。何也。盖用法之具则轻。而所以立法之意则烦且重也。一举手不当则有刑。一举足不当则有刑。一举耳目不当则有刑。如是。则民安所措其身。一人之身。自耳目以至手足。而入于法者常八九。不独小人。君子亦有。一或不当。刑辄及之。孔子曰。君子怀刑。盖谓此也。先王严以待天下之君子。宽以待天下之小人。故立法一以中人为准。今之法。不论其为何人。而一以君子之道待之。君子不得于什一。而为中人与小人者以什九数。强天下之中人小人而俱为君子。是犹盲而欲知黑白之情。聋而欲审清浊之声也。必不可得矣。刑一人。天下孰不可刑。天下无不可刑之人。而人皆有可刑之法。从而诛之。是残也。且有不可胜诛。黠者巧为之避。愚者轻为之犯。如是。则天下之民不乱于避法。则乱于犯法矣。犯法者多。不能不有所纵舍。多纵舍则诛不必。诛不必则法弛而民玩。而玩之所及者无几矣。法之烦且重也。固期于必行也。及其敝。不至于无法不止。予谓立法惟依旧律。一以中人为准。情罪俱重者仍之。情罪俱轻者删之。法轻而情重者酌

之。如是。则法轻矣。法轻则民宽。民宽则诛必。夫诛必非独罚罪也。又使未诛者畏惧。未诛者畏惧。是刑一人而一国之人皆劝也。国奚为而不治。今之议者。皆曰法一轻。则吏易为奸。夫法烦且重。则上下轩轻皆可以求诸法而无不得。吏之为奸。岂必独在法之轻也哉。三代时。仲春会男女。奔者不禁。夫死听其嫁。由今而论之。则固不合于理道之言也。而先王且着为法而不改。其故可思矣。

### 崇篇

#### 宗稷辰

古之明政教于天下者。以干道运天下。必以坤道静天下。易系辞传曰。坤以能。又曰。则易从。易从则有功。盖欲天下之久安长治。非行不为功矣。昔唐虞治惟尚。夏忠商质。皆因之。至周而法制典章。浸以繁焉。然其洪纲巨目。与百姓见者。落落可数也。春秋时。强国谋兵刑。弱国谋丝粟。其上盛辞命。其下着经论。盖駸駸乎势日趋于烦矣。洙泗之闲。圣若贤思救一时偏胜之敝。而复古帝王致治之要道。遂商之可否。虽少偏于如子桑伯子。亦觉其大有济于浊世。而不以为非。故及门狂并称。是孔子所以力矫夫习俗者也。顾其闲有务宽繯而任率略者。即孔子所谓太也。有务凝敛而昭省约者。即孔子所许内敬外也。战国纪纲陵。秦始一切为制坊之。违坤道之自然。而以密网绳天下。法极烦。而天下之人。已嚣然其不静。汉高帝作。去亡秦之烦苛。而闇合二帝三王之易。读约法三章。偶乎远矣。后儒多病汉以黄老为治本。然黄帝文不漓质。而纯者也。老氏俭不伤慈。而澹者也。其道元不为天下害。汉君臣略用其疏节阔目。以义安一朝。后之南面乡明者。舍岂有它道哉。隋初惩六朝之失。刻意综核。有追证百年旧案之事。时老吏尚以抱案为苦。刘炫所言省官事而后可以望从容。唯忧不也。唐高祖至长安。与民约法十二条。悉除隋世苛禁。天下既定。所修典律。皆明有要。初政故与先汉庶几。宋祖之诏。首言临下以。明祖之训曰。立法贵当。使人易晓。若条绪繁多。一事两端。吏得因缘为奸。由是而等百世之王。同千圣之揆。其治曰必可知也。后世政刑之烦。多由条例之。滥觞始于北宋。而流失沿于累朝。朝行一事。夕增一例。积数百年。遂汗牛充栋而不胜计。上下其手者。甚乐其遮蔽之便。而黠胥倚法以胁官。官辄倚法以制朝廷。吏治日趋于偷薄。人心日沦于诈伪。而颠倒是非。屈抑良弱。日不知其数千百端。职为乱阶。酿成乱衅。不之为病似甚微。孰意其浸寻滋长乃至于此。我列圣所以有归并例文销除旧案之令。防闲烦扰。不啻再三。而各部臣无设诚致行。日听其颠倒屈抑于猾吏之手。而不知改。是深望主上干纲独揽。举支离蒙杂之例文而一扫空之。使廓然见刑清政之休也。息天下之乱道。无急于此矣。

## 读律说上

包世臣

南朝有律学。唐沿隋制。公式首载讲读律令之条。至今因之。军民能熟诵律文。深明律意者。准免犯过失因人连累流罪一次。说者谓律意精深。故设此条以劝讲读。所以重民命者似已。然于先王治天下微权之所寄。盖犹未见也。仆于友生之绩学工文者。无不劝其读律。或以为知其必将出而问世。故预习法家。以免受欺幕客。而不知非也。吾人既多见闻有文采。则父兄钟爱。友朋钦服。放旷襟怀。易涉邪僻。其所学又足以拒谏饰非。谁复能匡救其恶者。只读律而内讼行习。或丽科条无可自欺。则必惭惧交迫。是省身之要术也。故先检核二死。苟有犯焉。虽未败露。实已罔生迫生。非力求所以自赎。则不可以立人世。自赎之道。唯在随时随地以济人利物耳。次及五军三流以至五徒各条。身果无犯。则可乡党自好之列。以老死牖下。如有犯焉。求赎又岂可缓哉。若其杖笞琐碎。概无误。则古之所谓成人矣。已犯既力求自赎。未犯夫岂敢轻蹈怀刑之训。殆谓此也。至律许免过失连累者。以深明律意之人。自不犯法。至过失出于思虑不及。连累不由自主。故许免一次。而不及有心正犯。盖以有心正犯。则为知法犯法。岂得妄援免科乎。自省既久。一旦出身加民。自必慎恤并至。为地方造无穷之福。此仆劝人读律之指也。今上御极之初。曾以大臣言。飭查各处陋规。明以予之。一时都下哗然。以为必不可行。唯仆欢喜踊跃。颂为至善之政。然心终疑封圻大吏。莫肯一心奉公而自替威权者。未几而覆奏入。竟如所料。而建言者亦不能坚持其说。遂使天下无一不犯法之官。至可悼惜。盖为民上而身先犯法。何以令众。吏治之不扬。民生之不遂。所从来者远矣。此则非匡居读律之所能为功也。

## 读律说下

包世臣

读律以省身。前说尽之。至于出身加民。则尤当详审律式轻重。以救时弊而挽颓风。经所谓明刑闾教。世轻世重者也。时弊至重者。在廉耻道丧。而廉耻之衰。唯士人为尤甚。仕途今为极宽。而惟出身考试者。名曰正途。士人幸获两举。上者膺侍从。下乃主一邑。其重如此。顾自其为童子时。已不惮以身试法。及乎立朝。岂可望其慷慨引大体。临民。岂可望其深求民闲疾苦。是犹以利刃资剧盗。其为害可胜言哉。世所最不齿者。曰当娼。曰行窃。而娼与窃。罪止论杖。至于考试舞弊。重则殊死。轻则外遣。律式之悬殊甚矣。考试之弊百出。大要有三。曰办夹带。曰倩枪手。曰打关节。数十年前。为此者尚知讳饰。近则明白告人。而不愧不怍。且有假托以自诩者。娼与窃虽随处有之。然未闻有面人自承者。是士人之于廉耻。尚远出倡窃之下也。近年试弊颇有败露。

虽十不及一。而亦足以示惩创。无如败露之案。主者意在保全。以为忠厚。莫肯穷究根株。彼作弊者固志在求利。然未尝不畏法。而前车始覆。后车接者。知主者之必不执法也。父师训子弟。不与讲贯经史文法。而专为之访求遗文。觅书手。作方寸千言细字。掌握之闲。辄可万篇。枪手且有揽头。皆于试期前先集面试。以定贿价。拜门递条。略不避人。以上三事而得手者。指不胜屈。果能从败露之案。逐节研究。上及其父师。旁及居闲说合造作之棍徒。依律重究。必可稍挽狂澜。使后来者畏威远罪。维将丧之廉耻。绝流传之谬种。其有益于世道人心者大矣。不此之务。而惟曲全是事以为积福。其弊不使天下士人皆丧尽廉耻不止也。较之纵盗殃民。其效实有倍蓰千万者。若谓试弊必除。而真才始见。八比八韵。曾何关世道人心之数。而诩为真才。嗟其屈抑乎。唯舞弊者。波靡而不知止则害廉耻。以害政事。实有算数譬喻所不能尽者。故腐心切齿而详说之。世岂无有心世道人心之君子乎。当不以仆言为谬诞也。

### 唐律疏议跋

俞正燮

唐律。为旧律之最全者。有疏议。又有王元亮音释。附宋金元法。元泰定四年江西刻本也。明洪武时。命儒臣同刑官讲唐律。日进二十条。定大明律。篇目一准于唐。此法家最可宝贵之书。若明律疏议。不及明会典之详矣。此书名疏者。申明律及注意。云议者。申律之深义。及律所不周不达。若董仲舒春秋决狱应劭决事比及集驳议之类。明律疏议。议则无之。徒冒其名耳。律自当有学。汉志不收汉律者。以律不在中秘。刑法自有志。而法经汉律。马郑诸儒皆有章句。魏太和三年。置律博士。时儒说十余家。刘廙传刘劭传卢毓传。皆事在太和前。诏但用郑氏章句。不得杂用余家。魏志甄传云。明帝太和时。甄言九章之律。自古所传。断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长吏。皆应知律。刑法者。国家之所重贵。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悬命。而选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事遂施行。汉昭烈亦言少从郑康成论说治道备矣。独不及赦。诸葛丞相文集。荅惜赦引。是郑注最备。唐律之注。不能纯用太和制。然郑义多在其中。不可废也。晋用武帝外祖王肃之言。尽废郑义。张斐杜预各有律注。一章之中。两家所处。生死顿异。齐永明中。参议一之。盖南北各议。如尚书北朝郑本江南梅本。唐律本隋。由魏而周而隋。有渊源也。南朝孔稚圭言。古之名流。多有法学。今之士子。莫肯为业。纵有习者。世议所轻。将恐此书永沦胥吏之手。请立律学助教。不果行。至隋经籍志。并汉志法家李子亦无之。岂非儒者读万卷书不读律乎。唐置律学取士。有明法科。士稍习之。五代史刑法志云。周显德五年七月。大周刑统勒成。其有文理深古。虑人疑惑者。别以朱字训释。其用意甚厚。今唐律疏议有释

文。亦是此意。宋元佑二年。司马光言。律令敕式。当官所需。何必置明法一科。使豫习之。盖失言矣。司马学通古今。作此言者。盖恶律深刻。然不豫习之。当官所需。取给一时。贻害益大。金史张汝霖传云。有司言民闲收藏制文。恐因而滋讼。汝霖言。法制欲使易避难犯。私家收之。则晓然不敢为非。亦助治之一端也。且隋炀帝纪。杀人至三日。明人年谱。犹记刘瑾三日四千七百刀郑鄮三千六百刀之法。邓士龙国朝典故后鉴录记刘瑾。沈德符野获编记徐正。俱云凌迟三日。魏志有配乐户。明时犹发教坊。则唐时实行之。而律无其文。然则诚读律慎守之。陷网之民犹有所措手足。且周兴来俊臣之杖棒枷钻。刘守光之铁笼铁。均出律制之外。以唐律论唐事。已如此其可慨也。朝野僉载言。赵公长孙无忌奏别敕长流。以为永例。后赵公犯事。亦敕长流岭南。至死不复回。此亦为法自弊。赵公即进疏议者。值武后得志。专正人。又不当置论也。

### 律心序

何秋涛

是书本颜以律例纂修表。前经李锡民大司寇及铁梅师皆极印可。复考乾隆年闲有律表之作。书名稍觉相混。爰改名律心。盖篇内皆载纂修沿革之由。在帝王定律。皆以钦恤为心。凡我曹司兢兢奉法。在官吏读律者。宜以宽平为心。刑官议辟者。宜以明允为心。狱官恤囚者。宜以仁慈为心。故名曰律心。庶乎顾名思义。惕然于中。而恻隐之深情。与是非之公见。于是乎在。不令人以申韩之学为诟病也。

辨似之书。宜曰律目。摘要之书。宜曰律眼。抉微之书。宜曰律髓。杂叙之书。宜曰律话。

### 刑部说帖揭要序

邹鸣鹤

律例之学。汗牛充栋矣。百千万言不尽。识者病之。取其精。不取其博。取其画一。不取其异同。删之减之。惟乃孚。庶合乎有伦有要之旨也。然则刑部说帖之梓。何为者也。余曰。不然。汉初约法三章。风最古也。晋隋以来。贾充苏威高颉之徒。厘定再三。为文渐广。非好事也。世愈降则风愈变。情愈伪。累百千万言以防之范之。且惟恐防范之未尽。而何能也。近世变益甚。伪益滋。律所未备者。例以条分件系之。例所未备者。案以旁推交通之。而律与例时不符。例与案多各异。并有律例与案之所未及者。毫厘之失。谬以千里。一发之牵。动关全体。其将何所折衷乎。说帖一书。为刑部堂属商确及三法司会议底本。同一罪而出入异。同一案而准驳异。同一罪案而加减赦留各异。其精核足以宣律例之奥。其明辨足以晰成案之拘。有是书而变无虑其益甚。伪无虑其

益滋。百千万众之纷歧。可以百千万众之论议防之范之。而无或踰无或遗焉者也。然则惟乃孚之说。其无当乎。余又曰不然。夫治律犹治经也。经以正文为宗主。注即注是经者也。疏即疏是经者也。推之名儒学案。诸家荟说。皆发明是经羽翼是经者也。本此意以治律。不充其类于至繁至多。不足以阐律学之至精。不参其解于至深至浅至奇至正至无常至有主。不足以得律学之至当。而所谓至精至当者。本天理。筦人情。仍可以惟乃孚之一言蔽之也。然则是书之要。诚大有裨于律学者也。是书纂于胡鉴卿太守。鉴卿。皖省循吏也。梓于张问槎参军。问槎。吾乡以申韩名而有根柢者也。

### 读律心得序

吴嘉宾

今令长治民之官。必悬法于其治之门曰。诬告加三等。越诉笞五十。夫五刑之法且千。未尝悬示民。悬此两条何也。民之相争。必有曲直。曲者治之以法。民知曲直之有常。而法之无可免。虽无讼可也。末世之民。不争曲直而争胜负。所争不遂则诬告兴。诬告不行则越诉起。斲于必胜。而患始不可胜穷矣。国家老幼孤疾。下即以老幼孤疾与民讼。国家优八议士大夫。下即以八议士大夫与民讼。恃其法之所不加。因以挠法。甚则知法之人。以法为市。于是法之中又立法。故法不难知。而法中之法不易知。有司者苦法繁。而不知所用。奚暇行法。夫法非繁也。法之意必使民畏官。必使官爱民。民不畏官。法有以治之。官不爱民。法有以治之。二者其具甚密。而若恒相妨。两法相妨。必有一界。界之左主左伸。界之右主右伸。吾不求左之至乎右。而常使右之无以至乎左。则平。平则法常立。弱者必不及。强者必过之。则法不立。法不立则两敝。国家以法属有司。有司者不自过乎法。亦不使民得过乎法。得其所持之要。则何繁之与有。今之有司。莫不以法从事。然或法所得为而不敢为。或法所不得为而过为之。则不素讲求法之过也。吾邑刘廉舫观察先生。始为吏粤东。有治能名。后蜀之剧县。其能益显。民奉之如神明。卒以治尤异。不期年擢至监司。会引疾去。竟不能用。嗣君星方农部出先生作吏时所钞读律心得诸篇示余。且属序先生所以讲求乎此者。余按是编所援法各数条或数十条。皆所以示有司法所得为与所不得为而已。盖法所得为。吾执法以夺奸民之所恃。吾所不得为。吾体法以行上之慈。则何其且要欤。吾愿世之为有司者。皆先讲求于是。而后及其余。则知法固甚不繁。而官与民已受治矣。然则是编乌可不亟公诸世欤。

### 蜀僚问答

刘衡

或问律例浩繁。其要旨安在。有尤要而宜先读者乎。曰有。伏查现行律例。系

道光五年 钦定刊颁。计四百三十有六门。凡一千七百六十有六条。言言酌情理之平。字字协中和之轨。而其要旨。敢以一言蔽之。曰。保全良民。禁制棍蠹诬扰而已。至诉讼门之十二条。断狱门之二十九条。则其尤要而宜先读者也。司牧者。未必人人读律。或自图安逸。一切民事。委之门丁。彼门丁者。意在得财。不知民为何物。断不肯助官爱民。所在因缘为奸。甚且潜结棍蠹。择良民而鱼肉之。以致弊窦渐滋。彼良民者。动被诬告。而官又好滥准呈词。不肯批驳。是以被诬者。官未见面。而家已全倾。此弊比比皆是。四川尤甚。试思我辈读书。幸得一官。官称父母。皇上既付一邑民。不能利济之。已属可愧。顾明知棍蠹等耽耽环伺。将肆其爪牙。媵我脂膏。犹复漠然视之。不为援手。坐令良民家破。皮肉俱尽也。忍乎哉。司牧者。于刑律内诉讼断狱两门。共四十一条。果能潜心熟读。则能于收呈时即发觉。棍蠹于未出票之先而禁止之。尤为息事安人之要。久之又久。熟而又熟。自能仰见 圣天子视民如伤剔除弊窦之至意矣。

或问读律。以诉讼断狱诬告各门各条为要。其余俱不必读乎。曰宜读。若人命贼盗殴杂犯受赃诈伪。及户礼工各律。均须细读。况各例未必尽汇于本门内。颇有散见他律。以待将来移改修并者。自应参互读之。即如工律营造门。有备虑不谨因而杀人以过失杀论一条。河防门。有挖放他人蓄水杀以窃盗盗所临时拒捕杀人论一条。是人命贼盗。不尽在刑律。未尝不错见于各律也。故宜全读。但须分日分门。以次读之。或于审案之前一二日。检取本案之律例。悉心细读。并与幕友虚衷商榷。迟之又久。临事既多。自然通贯。至名例律。乃全律之总也。枢纽也。全部律例各条。均不能出其范围。譬如满屋散钱。一条索子穿得。尤宜细心推究。但须各律既熟后方读之。勿先读也。先读则无所依傍。茫然不解矣。至各律既熟后。又须取刑部驳案新编推究之。方能于例义案情。似是而非之处。辨别清析。再读处分则例。尤能检束放心。先事知警。亦不受人蒙蔽。

或问律例外。尚有裨益吏治之书宜读者乎。曰。如前明吕新吾先生实政篇。国朝陈文恭公从政遗规。及黄给谏六鸿福惠全书。常熟杨比部景仁筹济编。萧山汪龙庄先生辉祖学治臆说佐治药言两种。以上各书。俱切要治谱。而学治臆说。最为切近。且便易行。筹济编尤为广大。忆嘉庆十三年。予以教习得知县。自京归。先大父语予曰。邑先辈李恭毅公抚广东时。其族子为令。问公宜读何书。公曰。律例而外。莫要于智囊补。盖州县诚有时不能不用权术也。予谨识之。后承乏广东。见漳浦蓝太守鼎元。曾任潮州县。自述讯断疑难案件。汇为一帙。曰鹿洲公案。又名益智新书。抉奸摘伏。具有妙用。予于书肆中购得蓝公全集。益智新书即在全集内。不时披览。颇能触发心灵。想此书通行久。



不难购求也。

请饬臣工讲求律例疏同治五年

董文焕

窃臣伏读雍正三年 世宗宪皇帝御制大清律集解序曰。是书岂惟百尔有位宜精思熟习凡士之注名吏部将膺民社之责者讲明有素则临民治事不假于幕客胥吏而判决有余等谕。又伏读乾隆七年二月 上谕。吏部进呈则例内拟删官员考校律例一条朕思律例有关政治若谓各部律例未能尽行通晓则可若于本部本司律例茫然不知办理事件徒委之书吏之手有是理乎此例着仍旧例不应删去钦此。仰见 圣谕周详。申明律例之至意。夫律为一代之典章。例为因时之断制。 国朝于会典大清例各书外。又有六部则例及吏治诸书。于钱谷兵刑礼乐法制。无不疏通证明。宋苏轼诗云。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诚以律例者。帝王驭世之大柄。为治之要。莫先于此。今士子读书应试。以至登第。皆以制艺诗赋。分厥高下。而于吏治法律诸书。则固无暇深究。及释褐登仕。所用皆非所学。每视律例为末务。薄为幕客胥吏之能。才贤者既不屑究心。庸下者又苦其难读。至躬亲案牍。茫无主见。跋前疐后。在在不免。势不能不委诸胥吏。吏熟官生。吏明官暗。把持朦蔽。百弊丛生。幕客日尊。吏权日重。无怪内外政事。日蹈因循。而不能更求实效矣。臣愚以为未仕当视其所学。既仕当视其所为。查例载。百司官吏。务要熟读讲明律意。剖决事务。每遇年终。在内在外。各从上司官考校。若有不能讲解。不晓律意者。官罚俸一年等语。立法本极周密。无如废弛日久。不肯实力奉行。京官以学习为具文。外官以试用为故事。问以律例。茫然不知。即该管上司。不复更为考校。此吏治日坏。百弊所由丛生也。相应请 旨饬下内外大臣。通饬所属各员。平日讲明律例。剖决事务。每遇年终。仍遵旧例。将属员悉心考校。如有不谙律例。任令胥吏舞弊者。随时甄别。毋稍徇隐。至六部学习人员。于奏留时。考以本部则例。其条对详明者。方准奏留。如迂疏茫昧者。或咨回吏部。或再留三年。由该堂官随时酌定。外省试用人员。于期满时。考以大清律例。由该督抚严加防范。不准代倩。察其能否称职。分别繁员缺调补。若不晓公事文理欠通者。或参劾降调。或量改他职。俾内外各员。知所劝惩。无不讲求律例。庶积弊除而纪纲可期整饬矣。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 圣鉴。

请饬刑部增改条例疏

王宪成

窃惟明刑所以闡教。立法贵乎持平。查刑部每届纂修条例之年。增删出入。必逐条厘正。务期宽严协中。轻重得所。兹当修例之时。有应行参酌者。谨以臣愚见所及。牖陈四条。伏候 圣裁。一办理盗犯新章宜稍加区别也。查旧章

。寻常盗之案。分别法无可贷。情有可原。将法无可贷者正法。情有可原者发遣。此系雍正五年。九卿遵 旨定义。纂入成例。历久奉行。钦惟世宗宪皇帝刚健神武。政贵严肃。岂不念稍存宽宥。近于姑息养奸。盖于法外施曲贷之仁。而于法中严必诛之律。意至深也。近来 鞏穀重地。屡有明火抢之案。 朝廷因时制宜。不得不绳以重典。惟比年以来。京外拏获盗犯。不分首从。悉予骈诛。其中岂无迫于饥寒。被人诱胁者。原其情节。实可哀矜。伏读历次 谕旨。用兵省分。被胁从逆之犯。许以自新。仰见 皇太后皇上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所以逆众投诚。渠魁授首。盖德化若是之速也。伏查盗伙犯。迫于饥寒。被人诱胁。并无凶恶情状者。较之被胁从逆之犯。情事尤为可悯。若不定以等差。概从斩决。似不足以昭一视同仁之意。况情有可原者。例应发遣。亦非纵释有罪也。窃思办理盗案。其为首者固应以得财不得财为重轻。为从者则应以伤人不伤人为区别。除例载杀人放火等各项强盗。及马江洋大盗老瓜贼。俱照定例办理外。其余盗之案。如得财又伤人。自应照章从重。不论首从。一并斩决。如得财而未伤人。为首者依律斩决。其为从之犯。审系迫于饥寒。被人诱胁。在外瞭望接赃者。仍照旧例分晰声明办理。并严定承审官将正犯曲为开脱处分。如此稍为变通。则法无可贷者。不得幸逃显戮。而情有可原者。亦不至概罹重诛。用刑益昭明慎矣。一办理绰号人犯尚未允协也。查著名棍徒扰害。历经严拏重办在案。近来步军统领衙门。将素有绰号之人。俱目为棍徒。拏送刑部。其中有情罪尚轻者。刑部以其素有绰号。从重将该犯依棍徒拟军例。或并无不法重情。亦比照棍徒拟减徒罪。臣伏思绰号系属空言。扰害必求实据。如该犯为害闾阎。即无绰号。亦安得不谓之棍徒。如无扰害实迹。又岂可凭一绰号。遽作重罪。且绰号每出于他人之口。设使刁徒与人有隙。故为起一绰号。即不难从而倾陷之。甚至状貌丑陋性情戇拙。皆可因此得名。又何足为棍徒之据。查例载。凡凶恶棍徒。屡次生事行凶。无故扰害良人。确有实据者。发极边足四千里安置。如并无凶恶实迹。偶然挟诈逞凶者。仍照所犯之罪本律本例定拟。不得滥引此例等语。是例文剖析甚明。应请嗣后遇有绰号人犯。但当问其罪犯轻重。各依本律本例科断。不得因有绰号。率行从重问拟。庶不致稍有冤抑矣。一亲老留养之条宜准例推也。

查例载。军犯徒犯未经发配以前。告称祖父母父母老病应侍。及其母系属孀妇。守节二十年。家无以次成丁者。俱准存留养亲。或到案时。非例应留养之人。迨成招时。其祖父母父母已成老疾。兄弟子侄死亡者。亦准声请留养等语。详绎例意。非以正犯之罪有可宽。实不忍其亲之茆独无依。特加矜恤。此盖盛朝之旷典也。臣思外遣军流各犯。非恭逢 恩诏。例不查办。其有发配时非例应留养之人。到配后数年或十余年。其祖父母父母已成老疾。其母系属孀妇

。守节逾二十年。家无以次成丁侍养者。在该犯永远放流。原属罪所应得。独念其亲同一藁独无依。其子到配有年。不得与未经发配随案声请之犯。一体邀恩留养。未免向隅。拟请嗣后外遣军流徒犯。犯案时非例应留养之人。到配后数年或十余年。该犯之祖父母父母已成老疾其母系属孀妇守节已二十年家无以次成丁侍养者。亦照未发配时亲已老疾之例。准该犯之祖父母父母在本籍呈报。由地方官查明。核其情节准留养者。取给报部。行知该犯配所。如并无为匪不法情事。准其释回留养。似此量为推广。则我国家锡类推仁之意。益觉无微不至矣。一军流人犯到配后其年老笃疾者宜随时查办也。查律载。年七十以上及笃疾。犯流罪以下收赎。又犯罪时未老疾。事发时老疾者。依老疾论。各等语。未犯罪时未老疾。事发时老疾者。尚得以老疾收赎。则发配时未老疾。到配后老疾者。办理似宜画一。且徒犯在徒年限内。老疾例准收赎。则流犯自可类推。若谓徒犯罪轻。流犯罪重。然流罪以下。律俱准老疾收赎矣。老疾在未发配以前。准其收赎。老疾在既发配以后。即不得收赎。似未足以持平。可否 飭下各直省督抚将军。每届年终查办一次。除常赦所不原。及在配复行为匪等犯。不准收赎外。如有到配年已七十。或已成笃疾者。一体援以老疾收赎之例。准其收赎或径行释回。则所以矜全老疾者。仍不背乎律义也。以上四条。臣为慎重刑章起见。可否 飭下刑部核议。并于此次该部纂修条例内。酌为增改。伏乞 圣鉴。

### 慎重刑章疏

胡庆源

窃惟京师入夏以来。雨泽稀少。迭奉 谕旨飭部清厘庶狱。并屡诏 皇上亲诣行礼。虔诚申祷。久应渥沛甘霖。乃雨虽时有。而未能深透。农民望泽仍殷。城市疫气闲发。旱象将成。势甚可虑。臣窃以为天心下应人心。民命上通帝眷。此必有默相感召者。查刑部近年屡定新章。其切中时要者固多。而未能持平者亦所不免。仍宜斟酌尽善。以期宽严得中。谨就臣管见所及四条。敬为 皇上陈之。一盗案从严盗源宜清也。前因盗风日炽。将抢各犯。照强盗本律。不分首从皆拟斩决。法已重矣。乃新章又将强盗自首一条。定以五日限期。限外即不准首。臣愚以为塞其流。不如清其源也。查例载。伤人首盗自首。及闻拏投首者。拟斩候。未伤人之首盗自首。及投首者。分别拟军。至未伤人之伙盗自首者。照律免罪。闻拏投首者拟徒。又盗首伤人逃逸。若能捕获他盗解首者拟徒等语。例意周密。所以解胁从而予以自新也。如五日外即不准首。势将从恶不悛。驱归盗藪而不知返矣。且其中亦有被胁同行。分赃塞口。尚非甘心为盗者可比。如能不拘期限。随时准首。以符旧制。则纠约不至过多。缉可期得力。而盗风自息矣。古人告密之法。当不外乎此也。一洋药之禁开犯案罪

名宜革也。查洋药现在收税。除官与兵不准吸食。犯仍治罪外。其余应听其买卖自便可也。如系漏税私货。自当治以漏税之罪。今创为三十六家之限。除三十六家之外。虽非私货。亦不得卖。是 朝廷立法。特为奸商固垄断之计。甚不可解。又烟馆照窝赌例。犯则满徒房屋入官。若谓恐其窝匪。殊不知窝匪自有窝匪之重罪。今贩卖数百斤者。既准其公然列肆矣。而贩卖此零星数文者。乃有满徒之罪。揆诸情理。何以喻民。且因此获罪者甚多。而踵而为之。仍复不少。徒使胥吏蠹役。讹诈包庇。无所不至。臣以为急宜革者此也。一赦款太宽宜量为区别也。赦典固 朝廷宽大之恩。然亦有不可滥施者。查同治元年恩诏。妇女犯罪。无关十恶。其一切死罪。虽谋故亦予援免。臣愚以为刑罚不可失之严。亦不宜失之宽。谋故重情惨酷。殆无人理。今一概免之。是活一穷凶极恶之人。致抱屈幽魂含冤莫诉。其戾气不散。亦足酿为水旱疠疫之灾。夫杀犹谓其无必欲杀人之心。可以稍从宽典。若谋故直使其遂怙恶不悛之念。未免有累深仁。宜明定章程。以示区别。一圜圉未清而章程宜定也。汉臣曹参有言。慎无扰吾狱市。诚以狱者。民命之所系也。京师五方杂处。狱讼繁多。刑部南北监。岁恒桎梏凌虐以死。以及克扣囚粮使饥而死。是故残民命也。然其弊必不能革者。盖提牢之权太轻。而处分又太重。稍一认真。禁卒则舞弊以逐其官。使之罢职而去。易如反掌。官之黜陟。听命于禁卒之手。故禁卒有所挟制为非。而官不敢问。臣愚以为宜宽提牢之处分。而严定禁卒之罪名。则圜圉之积弊可清。而民命可保。以此感召祥和。当捷于影响矣。以上四条。臣为慎重刑章起见。如蒙 飭部妥议施行。庶几宽严得中。仰副我 皇上期于无刑至意。将见沴厉全消。而和甘立至矣。

#### 法宜宽严互用疏

宝廷

窃臣幼读书曰。辟以止辟。又曰。罪疑惟轻。每疑二语宽严之相悖。长而深绎其意。乃叹圣人宽严相剂。当严者不敢轻宽。但有可宽者亦不忍一于严。诚义之尽仁之至也。刑部前拟李金木罪未允。奉 旨议处。仰见朝廷明刑弼教刑期无刑之至意。而臣窃有过虑者。恐内外理刑。此前多过于宽。此后又将流于过严矣。臣今年补少詹事。得与会议秋审。各省招册拟实之犯。数已不少。而刑部改实。复有四十一起。窃讶其多。欲与签商。因夙不谙刑律。未敢以臆见妄议。致弛国法。夫朝廷立法不可不严。不严则民生玩。而朝廷用法不妨于宽。不宽无以大好生之德。故杀杀不同也。而杀改实。每曰近故。夫近者。疑词也。疑其故而杀之。不几罪疑惟重乎。窃贼拒捕。重罪也。然有虽拒而未杀人者。有虽杀人而非其致命别有正凶者。止以死罪示戒可也。遂并拒捕杀人者骈诛之。不几异罪同罚乎。其余可类推矣。且夫愚民亦大可悯矣。三代下良有司有

凡人哉。平日既未尽教养之道。民一旦罹于法。又不能殚心以鞠之。贪酷者枉法自利。庸懦无能者复惟幕友吏役之是听。文致定讞以合例案。所具供招。皆幕友锻炼周内之词。强罪人押之耳。岂真出于罪人之心与口乎。试观各省供招。无不大同小异者。岂罪人所犯。果皆雷同乎。执此以入人死罪。纸上情罪。固真且当矣。彼赭衣而流血于市者。果甘心否邪。汉路温舒所云。奏当之成。虽咎繇听之。犹以为死有余辜者此也。我朝宽仁忠厚远过汉唐。上追三五。伏乞 皇太后 皇上仰体上天好生之心。施法外之仁。各省勾到本上。详加披览。其情真罪当无可疑者。固不可姑息幸宽。罪之微有可疑。与夫罪虽重而无可原之中尚有可原之情者。加 恩酌量多予免勾。可失不经。不可杀不辜。以广 皇仁而重民命。宽严互用。廷臣执法之严。与朝廷用法之宽。不惟不相悖。而且相济。乃于辟以止辟罪疑惟轻之训。交无所违。并乞 飭下刑部及各疆吏。此后审拟罪囚。不可有意轻纵。亦不可有意苛求。用期明允。尤当严察州县。虚怀听断。录取实供。无任幕友吏役舞弊。否则内外见过于宽之获谴。遂相率尚严以冀免咎。将蹈汉代治狱之吏皆欲人死之积习。恐天下大辟岁多一岁。又安能止哉。臣自幼诵儒书。不习申韩之说。忝与会议秋讞之列。用敢上渎 圣聪。迂阔之见。未必有合律例。是否有当。伏乞 圣鉴。

## 卷一百 刑政三律例下

申明公论疏同治元年

李棠阶

近日已革两江总督何桂清之事。经大学士会同刑部定拟罪名。以情罪较重。拟照守边将帅被贼攻围不行固守而辄弃去因而失陷城寨者斩监候律上从重拟以斩立决等语。当日奉有会议之 旨。适臣被 命派阅卷贡试卷。于初八日入闈。未得与议。嗣十四日出闈。知已奉有 谕旨。按律科断。不必从重。此自系查照定律。详慎用刑之故。然臣有不可解者。伏读 上谕。何桂清以总督大员驻扎常州当丹阳失守贼氛紧逼节节退避苏州上海等处以致苏常太各府州全省相继沦陷皆由该革员之所贻误且于革职拏问之后辗转借故逗留两载延不赴部苟且偷生罔顾法纪等语。罪状如此。岂寻常失陷城寨所可比乎。即 上谕不亦曰情浮于罪乎。既情浮于罪。则大学士会同刑部定拟从重。不庶几情罪相符。适得其平乎。乃旋奉 上谕。有何得任意出入于律外复加从重之语。窃以为用刑苟得其平。则从重正合律意。何得云任意出入乎。夫飭问刑衙门以后不得因何桂清一时之事混行从重以酿深刻之弊可也。而竟加以任意出入之罪。则臣所不解者矣。要之人心之不振。由于法纪之不肃。法纪之不肃。由于赏罚之无章。而赏罚之无章。则由于是非之不明。今 朝政维新。正当振飭法纪之时。而

所以措置此案布告中外者。乃如此。使公论不伸。人心愤郁。臣恐天下有以窥朝廷之浅深。而外夷与逆匪。且不免易而侮之。气益张。心益肆矣。臣亦知大局已定。言亦无及。然区区之心。谬欲存是非之大分。使人心犹知所向往。法纪可藉以不坠。而朝廷悟之于前。慎之于后。则天下犹有望也。管窥所及。不敢缄默。恭折具奏。伏维 圣鉴训示。

请申明 谕旨以杜流弊疏同治元年

张德容

窃见本月十三日。大学士等定拟何桂清罪名。奉 上谕。何桂清着仍照本拟改为斩监候等因欽此。同日奉 上谕。嗣后问刑衙门务当恪遵成宪专照本律科罪等因欽此。又奉 上谕。余光倬平日办事情形及载垣端华当事之时其逢迎锻炼各情是否出该员一人之手即着刑部堂官查明参奏等因欽此。仰见皇太后 皇上圣意。原以刑法不可以不平。官方不可以不饬。至深远也。而人言藉藉。咸谓失守逃避者。自此皆可以不死。而承审问拟之员。且将得罪。窃窃私议。盖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彼不知 朝廷明罚法。澄叙官方之本意。而但见何桂清余光倬之牵连而及。不以为失守地方之罪止斩候。而以为何桂清之不死。由于诸臣之保救。不以为承审官应持一定之律例。而以为余光倬之查参。由于定拟何桂清之罪名。分而观之。 朝廷之旨意。本属并行不悖。而连类及之。民闲之私意。遂至另有揣摩。其恐滋流弊者约有数端。一则恐启人心玩视之端也。方今军务未平。全在有功必录。有罪必诛。庶足以振人心而作士气。以何桂清之误国殃民。奉 kwanado 文宗显皇帝严旨拏问。而延至数年。始行解送到部。当其时。人心震耸。岂非皆知何桂清情罪重大。一经问拟。即难邀宽典乎。即何桂清之迁延时日。亦岂非自知其情罪重大。而希冀须臾无死。幸逃法网乎。今 旨意以法必持平。罪宜按律。将何桂清改为斩候。本属一秉大公。将来 皇上予以勾决与否。亦非臣民所敢擅测。惟第见何桂清之由决改候。且又恭逢停勾之年。难保不以私意窥测 朝廷。谓凡丧师失律闻警先逃者。皆可以幸邀宽典。而军务将不可问。此诚非细故也。一则恐启法官轻纵废弛之渐。而开揶击刁健之风也。夫 国家颁定律例。详细深切。又历奉随时修改。诚以事变万端。律文各有所指。不惮详求。以期折衷至当。刑员从事其闲。随时比引。尚须再三考核。而谓素未习刑名之人。一加指驳。即能允协。诚未见其然也。即如祁寯藻等所引嘉庆四年 谕旨一道。谨查名例内。加减罪例条例云。审拟罪名。除奉 特旨发遣黑龙江新疆等处外。其余罪应军流徒杖人犯。悉照本条律例问拟。不得用不足蔽。辜无以示惩从重加等及加数等字样。拟改发新疆等处。并不准用虽但字样。抑扬文法。其案情错出。律无正条者。应折衷至当。原引他律例比附酌核。或实在案情重大。罪浮于法。仍

按本律例拟罪。均于疏内声明。恭奉 圣裁等语。此条系嘉庆六年修改。详读例文。即系遵嘉庆四年 谕旨议定。而绎例文语意。曰除。曰其余。曰拟改发。是此条系专指军流徒杖以下加意发遣者而言。其情罪重大者。仍准予疏内声明请 旨也。现刑部将何桂清拟照守边将帅失陷城寨斩监候律上。声明情罪重大。拟以立决。仍恭候 钦定。亦属援照例文办理。

道光二十二年定拟余步云罪名。其称从重问拟。与何桂清之案相同。如刑部错误。当在办理余步云案之时。而非误于今日也。且祁寯藻当日系原审定拟之员不以为误。而今日乃以为误。其是非当必有辨矣。至余光倬之为人。言者以为载垣端华当事之日。刑部办案。每多苛刻罗织。曲加重典。则固有未尽然者。端华为步军统领。与刑部交涉之事最多。其时刑部案件。与之齟齬者亦复不少。并有抵牾不合。司员执定律例。因而救正者。当其时刁健之徒。知端华等之与刑部不合。案情变幻。往往讦告司员。其无阿附情节可知。且言者一有风闻。未悉案中曲折。即以不实不尽一面之词。径行参奏。两造尚未有端倪。而承审官已获罪矣。且上年钦奉 谕旨。载垣端华肃顺三人事权所属诸臣等何能与之绝无干涉此后朕惟以宽大为心不咎既往尔诸臣亦勿许再以查办党援等事纷纷陈奏致启讦告诬陷之风。仰见 圣谕煌煌。至公至明。今余光倬与何桂清牵连而及。而又牵及于载垣端华当事之日。此风一开。恐将来诘告掎击者。皆得援载垣端华为辞。必致问刑司员。意存退缩。交相推诿。不复敢有认真办事之人。而轻纵废弛之弊。将无所底止矣。一则恐开门户之风也。夫刑赏者。天下之大公。而好恶者。各人之私意。是以赏人刑人。必奉 圣裁为断。如何桂清之情罪。自江苏人民论之。则皆谓死不足以蔽辜也。自天下人民论之。则与余步云青等无异也。今何桂清交大学士等公同会议。在 皇上原以明慎用刑。必当询谋佥同。归于一是。而诸臣之异议者。并许专折陈明。所以示大公也。乃因诸臣之异议。而愈不免于浮言者何也。彼见盈廷之议皆同。而此十数人独异。遂以为何桂清之得改为监候。皆由此十数人之力。此其流弊所至。恐将来遇有众议事件。是彼者非此。是此者非彼。浸成门户之习。尤不可不察也。章京因物议滋多。谨陈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代奏施行。

按刑部原疏。援余步云青之例。定为立决。其勘语有云。论疆寄则文臣较武臣为重。论军律则逃官与逃将同诛。时吾郡余君幼冰总司刑曹。寔主疏稿。当何督就逮。大僚多有为之营救者。余君持议甚坚。疏上。竟改从缓决。余君亦遭罪罢去。而何督旋奉 特旨正法。 kwanado 天威独断。非臣下所能窥测矣。

山东委员被害案刑赏失中疏

礼科给事中王昕

窃维刑赏者。驭天下之大柄。毫厘之差。圣王谨之。唐虞岂有过举。必以协中垂训者。盖至当不移。乃为得中。不必是非颠倒。而后为失中也。近如山东委员高文保被害一案。经尚书广寿侍郎钱宝廉查办定拟。奉 旨照准。夫刑者刑者。 朝廷赏罚。岂不谓然。第事关纪纲风教。几微毫忽之差。即不免为圣朝之累。此臣所以深忧过计。而不能已于言者也。查刑律。谋杀造意者斩。加功者绞。乃为谋杀凡人言之。若夫奉命出使。为所在官吏谋杀。不论造意加功。首从皆斩。此案为县令者朱永康。藉事贪赃者朱永康。抗不遵提解交人证者朱永康。朱宝森虽系经手过财之人。于分为卑幼。于事为听从。若非朱永康从中主使。焉敢背其尊长而致人于死。即谓高文保之死。实由朱宝森下手致命。不过顺朱永康之意旨。倚朱永康之权势。为朱永康之爪牙。即使到案自首。供认不讳。正与刑律谋杀使命首从皆斩之条。适相合。况朱永康既知高文保被杀身死。何故捏禀自戕。既知朱宝森为杀人正凶。何难立时拏获。由此以推。杀有使之杀者。逃有使之逃者。造意首犯。非朱永康而谁。夫以造意谋杀之犯。被杀者又系因公奉使之入。并不科以寻常谋杀之罪。元恶轻纵。情状显然。 朝廷以刑赏御臣下。凡有关法戒之大端。必不容丝毫之未尽。臣恭查嘉庆十三年。山阳赈案。我 仁宗睿皇帝重惜李毓昌之死。赫然震怒。将主谋之知县王伸汉斩决处死。将知情之知府王毅绞决处死。将下手之家丁二人坟前正法。而总督铁保仅止失察。亦发往乌鲁木齐矣。布政使杨夔按察使胡克家仅未能指驳。亦均照部议革职矣。至李毓昌则褒其忠。旌其节。崇衔以之。加以荣之。赏其子李希佐以举人。赏其叔李泰清以武举。而 圣心惻然未已。又亲制悯忠诗三十韵。为之阐扬幽郁。勒诸贞。用垂不朽。夫李毓昌一死耳。抵其命者至四人之多。蒙优之典。有加无已。仰见 kwanado 大圣人扶振纲常。虑及万世。意至深远也。今峰县一案。无异山阳。而朱永康金刃杀人。不同药毒。其凶悍甚于王伸汉。高文保佐杂末吏。不同进士出身。其守正尤难于李毓昌。而案情显明昭著。罪有攸关。更不同山阳之案阴谋诡秘。非悉心研鞫不能得实。今以造意首犯。仅与失察之总督同科。而所指谋杀正凶。乃在远扬无踪之人。所拟加功之千总。并未照知情之知府治以绞决之罪。高文保虽蒙守正不阿之 谕。曾不及李毓昌典万分之一。臣愚以为当此吏治败坏人心颓靡之时。以穷凶极恶之朱永康谋人至死。尚不欲寘之于死。天下岂复有畏法之官。以惨遭奇祸之高文保因公致命。并无人立抵其命。 朝廷何所为教忠之典。近年州县犯赃。委员受贿。扶同徇隐之案多矣。此端一开。愈无忌惮。谁敢为高文保。而不为朱永康。伏愿我 皇上深维 祖宗用法之意。 宸衷独断。将朱永康立正典刑。将高文保破格赐。而承审此案中外各员。亦当治以应得之咎。以为大臣敷衍了事者戒。庶 国法申。人心快。而纪纲风教。为之一振



矣。天下幸甚。万世幸甚。

四川东乡县案是非未明疏光绪四年

四川学政张之洞

窃四川东乡县一案。昨经 钦差恩承童华查办审拟奏覆。 飭下刑部议奏。在恩承等研鞫数月。自当详慎。部臣公同核议。自当平允。惟是此案之真正本源紧要关键。似尚有未尽缕晰上闻者。道路传闻。人言藉藉。不敢不为我 皇上陈之。伏思此案之查办。由于滥杀。滥杀由于误叛请剿。误叛请剿由于聚众闹粮。聚众闹粮由于违例苛敛。各禀各疏中。所谓署东乡县知县孙定扬议派捐输每正银一两多加钱五百文是也。查四川之捐输。与他省异。咸丰中叶。军饷无出。计臣议于四川钱粮之外。加收津贴。津贴者。按粮摊派。正赋一两。则津贴亦一两矣。咸丰末年。更议于津贴之外。加收捐输。捐输者。亦按粮摊派。川省一百六十州县。除最瘠数十州县外。余皆派及或一年一派。或两年三派。由藩司临时斟酌。大约每县地丁五六千金者。捐输派至万金上下。而钱粮最少之户不派。正赋一两。则捐输并不止一两矣。此皆报部充饷之正款也。而耗羨解费不与焉。不特此也。川省杂派最多。若夫马局。若三费局。有者什之八九。此外地方公事。各局名目不一。皆取之于民。皆派之于粮。局绅议之。官吏敛之。大率每地丁一两。合之津捐杂派。大县完多。将近十两。中县完少。亦须五六两。粮民交纳者。先完杂费。继完津捐。然后许完正赋。杂费不完。串票不可得。无串票。则官得治以抗粮之罪。其术亦巧而毒矣。非若他省捐输。偶一为之。即有勒派。止累富室而已。川省捐输之数。向由藩司派定。照文征收。无可加减。故东乡之多收五百文。非勒捐富户也。乃加赋也。非为国聚敛也。乃肥己也。此等情节。度 朝廷未必尽知也。考川省蕃盛。自雍正闲招民垦荒始。 国初以来。辟地少。定赋轻。故司农屡次加派。而百姓黽勉输将。盖蜀民涵沐 圣泽。亦知急公纾难之义。不忍吝也。官吏于是谓蜀人富而且愚。因之苛敛不已。然而百姓亦能曲谅官吏办公之无资。私用之不给。民力已竭。仍不敢怨也。何至旧章之外。复又增加。且东乡自同治八年以后。局中有巨万之征收。无一纸之清帐。乡民愤激清算。遂发兵以剿之。且举无数无干之老弱妇孺而屠戮之。此不得不为四川百姓痛哭流涕。而诉之于天地父母者也。且 皇太后 皇上亦思发捻所以削平之故乎。咸丰以来。贼氛几天下。师老饷匮。岌岌可危。然而以次扫荡。重升平。诚有如宋韩琦欧阳修所云。臣等五六书生。辅佐太后。而天下听从者。此岂尽师武臣力之所致哉。良由 kwanado 列祖 kwanado 列宗深仁厚泽。积累沦浹。故 kwanado 皇天眷佑我 圣清。而使然也。

我 朝深仁厚泽。固属美不胜收。然大要则有两事。一曰赋敛轻。一曰刑罚平

。赋轻则不至竭民财。刑平则不残民命。顺治元年。世祖章皇帝谕曰。官吏朦混倍征者杀无赦。十三年。严征收加派之禁。康熙五十二年。圣祖仁皇帝特颁永不加赋之谕。为古今数千年所无之善政。至于好生恶杀。慎重刑辟。乃列圣相传之心法。顺治十年六月。kwanado 圣谕有云。死者不可复生。误者不可复改。此悔此怨。咎将谁归。务平心守法。使人不冤。康熙十二年十二月。飭刑部将逆案千连人等情罪稍可矜疑者。概行省释。康熙元年三月。定录供不全引律不确之禁。二十二年十二月。kwanado 谕大学士等曰。人命重大。无辜枉死。上干天和。二十四年四月。定有司诬良为盗。照故入平人例。从重治罪之禁。九月。定贪官不入缓决之例。四十七年二月。遣侍郎穆丹审浙江大岚山贼案。kwanado 亲书谕旨。令察审时毋得恐吓良民。并谕除贼犯正身外。株连人等用刑尤宜谨慎。乾隆五十年七月。河南王金等纠众拒伤兵役一案。李二等六十七犯持械助势。奉 kwanado 旨从宽免死。至大清律一书。原本唐律。斟酌尽善。最为精详平允。二百年来。君臣上下。准此断狱。无敢意为重轻。所以培元气而笃丕基者。在此两端而已。尝考从古帝王。所以享国久长者。财力兵力权谋术数。皆不足恃。惟民心为可恃。诚使君仁民悦。则虽积贫积弱。而不至于危。虽有四裔强邻。见其国之民气固结。天心眷注。则隐然有不可动摇之势。而不敢生其陵侮覬觐之心。即如近年北省奇灾。饿莩野。以寻常事势论之。足以生事。然人情帖然。饥而不害者。此乃天鉴我 皇太后 皇上有爱民之心故也。今孙定扬横征暴敛。妄召外兵。残民以逞。民不叛而诬为叛。城不围而捏为围。兵已临而不乘机抚定。将欲剿而无一语阻拦。流毒半年。杀人如草。假使非该员捏于先。则督臣剿洗之批何从而下。非该员怂于后。则各营妄杀之念何自而萌。原明有形同叛逆。县城危在旦夕之语。谓之蓄意诬民为逆。百喙何辞。查例载诬告叛逆已决者斩。律载故入人罪至死者坐。今闻恩承等不引确切之本律。而牵合告重事不实之条。况例载告重事不实并全诬十人以上发边远充军。如有干系重大事情临时酌量办理。何又将后二语删去乎。此非孟子所谓刺人而杀。诬罪于兵者哉。臣愚以为不诛孙定扬。不惟无以谢东乡千百之冤魂。无以服袁廷蛟。并无以服李有恒。使 kwanado 皇太后 皇上早闻四川官吏贪残剥削之状。亲见东乡百姓焚杀糜烂呼号宛转之形。不知若何悯恻。若何震怒。乃案悬四年。两被京控。三经纠参。两易督臣。三奉查办。而卒之舍首恶而不诛。事无真是非。刑无真罪名。此臣之所大惧也。夫臣亦何恶于孙定扬而必欲诛之。所惜者。国家之法纪。kwanado 祖宗之德泽。苛敛屠杀。不忍背叛 朝廷之民心。近年承军务之后。封疆牧令。心粗手滑。动辄用兵。即如去年浙江金岷兰私垦升科一案。山东陵县抗漕一案。杀戮亦为过重。然且姑置勿论。

盖事未上闻。则咎在督抚。案已到部。则权在 朝廷。若再不遏其流。以后日肆贪虐。必致驱民为盗而后已。臣前奉 命视学蜀中。光绪二年夏闲。考试川北。即闻物议沸腾。拟俟回省详考本末。如实有颠倒。即当上陈。乃秋闲到省。已经台臣参劾。得 旨查办。自不便再行渎奏。今日狱成罪定。而是非未明。臣来自蜀中。实有见闻。若不一言。上无以对 朝廷。下无以对四川通省之士民。此案卷牍太多。如蒙 飭将孙定扬诬叛请兵原原供摘出上呈。一经御览。真情立见。或谓屡经查办。关涉大员太多。岂能再为平反。不知失出一案。处分颇轻。果为 国家所倚任之大臣。用舍操纵。 朝廷自有权衡。何必顾忌牵制。致紊大法哉。臣愿 kwanado 皇太后 皇上深维 kwanado 祖训至严。人命至重。民言可畏。 kwanado 天鉴难欺。关系至大。不独一蜀。应如何核议之处。恭候 圣裁。

请申明殴期亲旧章以符定律议

唐鉴

窃维礼分尊卑长幼。所以明人伦。而出乎礼即入乎刑。刑审大小重轻。所以止罪恶。而失于刑即乖于教。查律载。弟妹殴同胞兄。以未伤已伤。分徒二年半徒三年之罪。折伤者满流。笃疾者拟绞。注云。各依首从法。言虽殴而未死。故有等差。亦分首从。至死者皆斩。注云。不分首从。言殴期亲尊长至死。若再分首从。则伦常斃矣。至若案情不一。有因误而杀者。有救亲情切而杀者。有听从尊长威吓勉从而杀者。各按本律定罪。而原其致死之由。究非有心干犯。不可不少为区别。故又有夹签声请之条。迨九卿核议。改为斩候。归入服制情实。办理本极详慎。自道光三年十二月。刑部由江西司现审文元主使胞侄殴死其胞兄一案。先经刑部照例将文元依故杀胞侄例定罪。其听从殴死胞兄之犯。照律不分首从。拟以斩决。因系尊长主使。被逼勉从。照例夹签。奉 旨改斩监候在案。后因升任御史万。以乾隆四十五年刑部通行。有听从尊长殴死期亲以次尊长止科伤罪之文。声明前后办理舛谬。具折参奏。奉 旨派大学士尚书核议具奏。将所有听从尊长殴死期亲以次尊长之案。前经拟以斩决。夹签改斩监候者。悉行更正。均科伤罪。拟以徒流绞各罪。增入例册。某绎此例文。揆以情理。窃见流弊所至。其所关系有三焉。一则人心浇薄。凶横易生。所赖者见法而生畏。闻刑而改勉耳。若毙一尊长。而得以主使威吓。止科伤罪。是弟与次兄有隙。可援长兄以殴其次兄。侄与胞叔有隙。可援胞伯以殴其胞叔。弟妹与胞有隙。可援兄以殴其胞姊。与先母所出之兄若有隙。可援后母而殴其先母所出之兄。其或兄弟数人不和睦。私于长。即可仇于次。伯叔数人不相能。昵于伯。即可以忿于叔。是例一行。将何以消乖戾。何以导善良。此关于人心者也。一则俗有漓。化操自上。风有美恶。教为之先。弟毙其兄而得脱

罪于其长。侄毙其叔而得脱罪于其伯。弟妹毙其而得脱罪于长长兄。其有父在者脱罪于父。有母者脱罪于母。无不可脱罪之案。即无不可被毆之人。兄弟相残。叔侄相害。至逆事也。而乃皆得避重就轻。一家为之。孝弟安在。一乡效之。凌竞必多。是例一行。将何以兴仁让。何以泯祸乱。此关于风化者也。一则律由礼出。称情而行。例从律生。与礼相准。兄弟叔侄。一本之亲。以弟而毆兄。其情尚可问。而况毆而至死乎。毆而至死。而犹以伤之轻重。科罪之大小。是为次兄者。不幸而有长兄。为叔者。不幸而有伯。以至被毆至死。竟无抵命之人。在俗吏执救生不救死之说。正乐得有主。使威吓之尊长。以开一从宽之路。而为尊长者。或贪其财贿爱其私昵。又明知不至于死。何苦而不为之承认乎。是衡情则似为周详。而揆理则大失平允。

且较之毆大功以下尊长各条。亦多不合。向来断罪。期功各有差等。惟至死则期功从同。今将毆期亲尊长。伤轻者。止科伤罪。而毆大功者。自折伤以及误伤致死。情有可悯者。并余限外因伤毙命者。当拟以绞决绞候。归入情实。则期亲反轻于大功矣。是例一行。将何以明大义。何以符旧典。此关于律令者也。至若万御史执有乾隆四十五年刑部通行为据。不知刑曹修例。五年小修。十年大修。其有窒碍者。概行删除。故例首凡例。有修例后前此一切通行不得引用之条。则所执本不足为据。某不揣冒昧。窃见止科伤罪之例。实有窒碍难行。不敢因其增入例册。遂为膜视。谨据情议上。伏祈奏交刑部核议停止。仍遵不分首从本律施行。谨议。

请飭议尊长谋杀卑幼罪名专条疏光绪五年

钱宝廉

窃惟刑律严明。最重服制。尊卑名分。难例平人。即如同一强盗。在平人则首从皆斩。在尊长则按服制科断。无死罪也。同一谋杀。在平人则首犯斩候。加功绞候。在尊长则首犯绞候。为从即应递减。非死罪也。同一图财害命。在平人则造意加功均予斩决。不加功者斩候。不行而分赃者拟军。在尊长则惟图产争袭谋杀卑幼者拟斩监候。为从亦应量减。并未定为死罪也。诚以亲属重奸不重盗。即因寻常相盗杀伤。仍依服制科断。例有专条。不得与平人牵混。本年河南秋审李金木一案。该省原拟缓决。刑部以罪疑惟轻。照议入缓。经太仆寺少卿锺佩贤奏称与例不符。奉旨飭部复核。刑部将其改入情实。其忍心蔑理。诚属法所难宽。但于例意不明。刑章有碍。不能不详悉具陈。以免将来歧误。查李金木为李淦小功尊属。听从李泳杜诱摘伊侄项戴银圈。因其哭喊。恐事败露。复听从李泳杜致死灭口。核系临时致死。与预谋害命者不同。该省原拟照谋杀幼孩本例科罪。实为此案正条。查例载。如将十岁以下幼孩逞忿谋杀者。首犯拟斩立决。若系图财。加以梟示。从而加功之犯。俱拟绞立决。与图财

害命罪名。首从均不相同。未可相提并论。除起意为首同族无服之李泳杜。罪应斩梟。业已监故戮尸无庸议外。其加功从犯李金木。则系死者小功尊属。若照平人加功拟以绞决。则与尊长谋杀之例不符。若照尊长加功之例减等拟流。又与谋杀幼孩之例不合。例无尊长图财谋杀十岁以下卑幼明文。惟查有功服以下尊长。若挟有卑幼之父兄伯叔夙嫌。将其十岁以下子女弟侄迁怒杀害者。照凡人例拟斩监候。又功服以下尊长杀死卑幼。如系图谋财产。强盗放火杀人。图奸谋杀。照凡人例拟斩监候。二罪相等。从一科断。是以比照尊长图谋财产例定拟。实因死本幼。比较各例。从其重者。所谓断罪无正条。比照他例也。又因例无为从之文。既不便照尊长加功减等拟流。又未敢照平人加功擅拟绞候。不得不照原例科断。以待秋审之时量为区别也。但详绎例文。既有云图谋财产。则是专言产业。有非致死不能入己者。并非可窃可攘。寻常财物也。故下文有云。其余寻常亲属相盗。及图诈图赖他人财物。谋故杀卑幼者。仍依服制科断。所谓寻常相盗。即指攘窃财物而言。苟非图产图奸。强盗放火杀人。皆当以寻常论。又恐因盗杀伤。误作图财害命。特加谋故字样以明之。言寻常相盗。虽谋故杀者。亦依服制科断。例意本为周密。但未显言耳。此案李金木所犯各节。当在寻常相盗谋杀卑幼之列。核其为从加功。应从末减。原题因死系幼孩。不能不比较各条。从复位拟。秋审因犯非造意。不能不参稽各例。酌量照缓。若原题业已从严。秋审又将入实。不特与为首尊长无分。且较加功平人转重矣。

设将来遇有似此案情。而造意加功。均系尊长。固不能将为首之犯。例外加重。又不能将加功之犯。再行轻减。此外如有同行不加功。与夫同谋不行者。又将如何科拟。倘或谋杀一人。而有三四尊长加功。势必至以尊长数命。抵卑幼一命。从来无此办法。况图财谋杀幼孩。平人加功。止于绞决。以尊长而加以实斩。亦觉轻重失宜。总总格碍。殊鲜遵循。且原例既无不分首从之义。则为从之必有区别。与为从而系平人。亦必不能较尊长转轻。自非明定章程。恐不足以昭法守。相应请旨飭部核议。另立专条。务期情法两平。以饬纪纲而资引断。臣为慎重刑章起见。是否有当。伏乞 皇太后 皇上 圣鉴训示。

尊长谋杀卑幼定罪议光绪五年 刑部

查律载。谋杀人造意者斩。从而加功者绞。人必先挟讎蓄怨于心。而后起意杀人以泄其忿。而为从者。则非必有讎怨而欲杀也。原情定罪。自不得一律同科。若图财害命之案。系彼此同欲得人之财。而不置之死地。则财不可得。因同谋毙命。共取其财。有何首从之可言。故定例不分首从。俱拟斩决。至尊长因图谋争夺卑幼财产。杀害卑幼之命。按殴条例。期亲则拟绞候。功服以下则拟

斩候。其将十岁以下卑幼杀害者。则各拟斩候。又恐问刑衙门。拘泥服制。曲为开脱。特加不得复依服制宽减等语。盖深恶其忍心害理而严之也。而要同一图财害命也。平人则斩决。尊长则斩候。是于不宽减之中。已寓宽减之意矣。又查尊长谋杀卑幼。各依服制。分别首从科断。而图财杀害卑幼各条。并无分别首从之文。此岂独有疏漏。窃意同谋其财。同害其命。心无二心。恶同一恶。亦若平人之不得以首从论也。若尊长与凡人同谋杀死卑幼。似尤不可以凡人为首。而尊长为从。谨按谋杀祖父母等律。注云。其为从有服属不同。自依缌麻以上律论。有凡人自依凡论。辑注又推其意云。子孙等至与别亲凡人同谋杀祖父母等。当以子孙等为首。若非子孙等先起谋杀之念。而别亲凡人。即有仇恨。岂敢与谋。殴期亲尊长律。辑注云。卑幼与别亲凡人同谋。共殴期亲尊长。亦当以卑幼为原谋。盖非卑幼起意。则别亲凡人。不敢谋及其尊长也。由此推之。卑幼不起意。外人不敢谋杀其尊长。则尊长不起意。外人焉敢谋杀其卑幼。不亦可以互参律意乎。

遵议为人后者本身及子孙为本生亲属服制疏刑部

光绪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内阁奉 上谕。御史汪鉴奏各部例案疏舛请饬厘正并条列各案开单呈览一折各部办理案件必应厘定画一用资遵守倘彼此两歧前后互异办理未能允协必至流弊滋多该御史条列疏舛各例案着该部详细查核妥议具奏单并发等因钦此。钦遵抄出到部。臣等查清单内称。礼与刑相资为用。故律例必首列服制图。例载为人后者为本生亲属俱从正服降一等。此礼之正也。礼例通礼。均与刑例同。又载为人后者之子孙。于本生亲属。祇论所后宗支亲属服制。如于本生亲属有犯。俱照所后服制定拟。其异姓义子。与伊所生子孙。为本生父母亲属孝服。亦俱不准降等。各项有犯。仍照本宗服制科罪。此条前半所论服制。惟仪制司例相同。通礼与祠祭司例均不载。揆之天理人情。殊欠允当。后半所论刑名。若以俱照所后服制定拟句。善为解释云。明称之为本生。原非所后。然究系己所自出。恩谊重而服制轻。如有所犯。俱照所后服制定拟者。谓照未尝为人后之本服定拟。则与下文亦俱不准降等。有犯仍照本宗服制科罪。针锋相对。情理允当。否则如所后系本生之无服远宗。则为人后者之子孙。为本生祖父母伯叔父母。亦皆无服。应以凡论。岂合情法之平。且与下文亦俱不准降等句相齟齬。况女子内夫家。外母家。女适人。男出后。均降父母之服为期。事极相类。女子之子为外祖父母。服虽小功。如有犯。照期亲尊长论。辑注谓母之所自出。即己之所自出。故服虽轻而恩义重。此极平允。且干资始重于坤资生。为人后者之子孙。为本生亲属服制。应加重于女子之子为外家甚明。今乃定为无服以凡论之例。礼与刑胥缺乏矣。似应改为凡为人后者本身及其子孙为本生亲属均照正服降一等。有犯仍照本宗服制定拟。庶礼教

刑威。均足以使民敦爱敬而重犯法。宗人府每有行查礼部。为人后者之子孙应为本生祖父持何服之案。礼部事隶祠祭司。既不忍据刑部及仪制司条例。荅以祇论所后亲疏。盖嫌其所后系疏房遂无服也。其时掌印司员。又不敢据臣说比照外孙。斟酌于大小功之闲。回堂定议。于是直以例无明文覆之。臣盖不慊于心也久矣。又同治十年。直隶民人王必俭。以大宗子兼祧小宗。殴殒小宗庶母王赵氏一案。断此狱者。若先握定大宗兼祧小宗应降小宗之服服制图。王必俭为庶母正服杖期。比照通礼照正服降一等之文。定为王必俭应为王赵氏降服大功。岂不直捷了当。乃该省误拟。刑部知其误。一再行查礼部。礼部曲为援引。比例孙为庶祖母服小功。显与道光四年 钦定凡降服均照本服降一等之例相背。盖孙为祖父母服杖期。不解任辍考。兼祧子为小宗父母降服不杖期。应解任辍考。是兼祧父母之服。本与祖父母不同。即兼祧庶母之服。大非庶祖母可比。理不难知。此皆礼刑二部例案之疏舛者也。等语。

查例载。本宗为人后者之子孙。于本生亲属孝服。祇论所后宗支亲属服制。如于本生亲属有犯。俱照所后服制定拟。其异姓义子。与伊所生子女。为本生父母亲属孝服。亦俱不准降等。各项有犯。仍照本宗服制科罪。各等语。此条例文。系乾隆二年。九卿遵 kwanado 旨议定。原为异姓义子及所生子女。与本生亲属有犯。而设其本宗为人后者之子孙一层。系属对举以见义。谓但系本宗。即不分亲疏远近。有无服制。悉以所后宗支为断。以示限制。与异姓过房之子孙。迥不相同。故一则可照所后服制定拟。一则仍照本宗服制科罪也。例内亦俱不准降等一语。系专指异姓义子而言。检查九卿原奏内称。其异姓义子及伊所生子女。为本生父母及亲属孝服。俱不准降等。即已立为嗣。原系律应归宗之人。其本身及伊所生子女。为本生父母亲属孝服。亦俱不准降等。数语分晰极明。该御史以俱照所后服制者。谓照未尝为人后之本服定拟。则与下文亦俱不准降等。有犯仍照本宗服制科罪。针锋相对。否则即与此句龃龉。是以两层并作一层强为解释。自属臆度之辞。盖未就原奏所云。详加考核耳。然此例所云祇论所后宗支亲属服制。虽由乾隆二年议准。而其实则非始于乾隆二年也。查服制悉根于礼经。仪礼于为人后者为其本宗之服。惟载父母昆弟妹。余皆不见。元儒敖继公谓本服降一等。止于此亲尔。所以然者。以与己为一体也。自此之外。凡小宗之正亲旁亲。皆以所后者之亲属为服。不在此数。

kwanado 钦定仪礼义疏。不主其说。而谓贾疏本生余亲悉降一等。足补礼经之所未备。律是以有为人后者于本生亲属服皆降一等之语。至为人后者之子孙。为本宗亲属如何持服。不特礼经并无明文。即历代典章。亦俱未议及。惟我朝徐干学纂辑读礼通考。引唐杜佑通典内数条。始有应为制服之说。然亦第指本生祖父母而言。其余旁亲并不在内。查所引各条。贺循则云。初出情重。

故不夺其亲而与其降。承出之后。义渐轻疏而绝其恩。崔凯则云。经文为人后者为其父母周。为其兄降一等。此指为后者身也。不及其子。则当以父所后之家。还计其亲疏为服纪尔。刘智则云。礼为人后者。为当惟出子一身还本亲。孔正阳亦云。为人后者。服所后之亲。若子为其本亲降一等。不言代降一等者。以为至其子以义断。不复还本亲故也。是为后者宜降一等。而为后者之子。不得随父而降一等。晋宋以来。已有此议。例内所云祇论所后宗支亲属服制等语。并非无所依据。迨后乾隆二十四年。又定有为人后者。于本生伯叔兄以下有犯。均依律服图降一等科罪之例。道光四年。又以礼部则例及刑律内。所载为人后者本生亲属服制。阙略不全。经大学士九卿奏明。凡会典未载入者。悉照降一等之文。逐条增补。俱极详备。而于为人后者之子孙。应否为本生亲属持服。亦均无一语叙及。岂真见不及此耶。窃以为古人立后。多取亲支。此情理之常也。故所后之服。与其父所降之服。尚不至互相参差。

后世立后。兼取远族。此情事之变也。故所后之服。与其父所降之服。或至大相悬绝。至最亲者莫如祖父母。为人后者。有本生父。故称情推及于所生。为人后者之子孙。并无所谓本生父。故据礼难同于上杀。祖父母且然。况降于祖父母者乎。古人不立此等服制。而以所后宗支为断。其以此欤。昔唐王元感欲增三年之服为三十六月。韦绦又欲加外祖父母大功舅妻小功堂姨舅降一等。意亦可云从厚。而张柬之裴耀卿等均具疏力争。其议遂寝。至今论者。不以张柬之等为非。而王元感等为是。可知先王制礼。无太过也。无不及也。亦为酌乎人情天理之中而已。若受人之重已闲世矣。复欲厚服其私亲。则嫌于贰祖矣。议礼者所不敢出此也。且此条例文。非特见于刑律也。查道光九年。礼部奏独子之子。承祧别房者。其本身及其子孙。为其本生亲属之服。亦系援引刑例定断。议将独子之子承祧别房者。其本身为本生亲属俱从正服降一等。其子孙为本生亲属祇论所后宗支亲属服制等因。通行内外各衙门。迄今遵守。以明明礼部奏准之专条。乃谓通礼与祠祭司例均不载。遂以为揆之天理人情。殊欠允当。不知系何见解。按之定例。证以礼经。均无为人后者之子孙应为本生亲属持服之文。似未便任意推广。致涉纷歧。如谓亲属干犯。例以服制之亲疏。定罪名之轻重。以祖父母伯叔父母之至亲。乃因其父出继远族。竟至无服。有犯遽以凡论。似觉未尽允协。不知本生祖父母。系属正尊。为父所自出之人。服虽降而罪无可降。例内祇言本生亲属。并无祖父母字样。是否统祖父母在内。固难臆断。惟参观为人后者于本生祖父母有犯。仍照殴祖父母定罪之例。正与前例互相发明。有犯自可援照定断。若杀伤祖父母而以凡论。古今无此刑章也。其本生伯叔父母以下。究系旁尊。与祖父母之一体不同。在为人后者。既可照律服图降罪一等。则为人后者之子孙。即可按照所后服制定拟。非薄于伯叔父



母也。盖宗无二统。即亲有必杀。本身尚可递降。异世似难旁推。其父既以继别之宗为重。则于父之本支即可从轻。既于干犯本生祖父母者科罪从重。则干犯本支旁亲之罪亦即应从轻。此服纪之等差。亦法制之精意。昔人所谓绝其恩断以义者此耳。再此等由期功降为无服案件。定讞虽以凡论。秋审则大有区别。历经办有成案。自来会议各衙门。从不闻有谓为办理失当者。何至今忽生他议也。若夫外姻服制。与本宗本难强同。即如姑与妹。出嫁则降服一等。如两人俱出。则期即降为小功。小功即降为无服。而母姨及表妹。无论出嫁与否。母姨俱服小功。表妹俱服緦麻。是外姻反有较本宗为重者。其又何说以处此。本难等量而齐观。自未便执此以例彼。所有该御史请将为人后者本身及其子孙为本生亲属均照正服降一等有犯仍照本宗服制定拟之处。应毋庸议。该御史又称同治十年直隶民人王必俭殴死兼祧小宗庶母王赵氏一案办理疏舛等语。查王必俭系以长房子兼祧叔父次房。王赵氏系伊兼祧叔父生有一女之妾。因与王必俭口角。致被摔搯毙命。王必俭系大宗子兼祧小宗。与王赵氏究竟有无服制。查据礼部覆称。侄于伯叔庶母。例均无服。兼祧者以本支兼承旁支。若照嫡子众子之例。为兼祧庶母服期。则嫌与本支无别。如照侄之例。为兼祧庶母无服。又无解于兼祧之义。援照孙为庶祖母服小功之例。为兼祧小宗庶母持服小功。当将王必俭比照殴死庶祖母例。拟以绞候等因在案。是王必俭为王赵氏所持。系属义服。与由正服降等之例。并无干涉。至此等服制。无论大功小功。殴死罪止绞候。谋故杀亦罪止斩候。并与干犯本宗功服尊长问拟立决之例。亦属不同。该御史不知此义。斤斤于大功小功之分。而于罪名则毫无出入也。究竟王必俭应否持服小功之处。事隶礼部。相应请 旨飭下礼部查核办理。所有臣等遵 旨详查妥议缘由。谨恭折具奏请 旨。

### 驳崔三过失杀父议

徐时栋

郑凌以鸟枪击贼而误杀其母。奉 旨绞决。事在乾隆二十八年。其后枣强县民崔三。与父锯木。大风倒木毙其父。所司议曰。律称过失杀。注谓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到。凡初无害人意而偶至杀人者。皆准杀律收赎。此为平人言之。子孙之于父祖。伦理攸关。以可以伤杀人之物。出自其人之手。纵使无心。而为子若孙者。亦复何颜偷生视息。故郑凌误杀其母。钦奉 kwanado 圣谕。免其凌迟。而予以缢首。今此案核与不及不到之义适符。第名教所关。不得不抑情就法。于是援前例以绞决定义。驳曰。议者非也。夫因锯木而故以木杀其父。其罪当凌迟。手抱木力弱。或小木支大木不固。以至死其父。其罪当依过失律绞决。不者当勿论。王者以孝治天下。旌孝子而诛不孝。而过失杀者亦诛之。所以教天下之子孙。兢兢焉慎事祖父。必周详其视听。无或有几微之失以

惊其亲。而至父为木所压。而杀其子。于义何居。 kwanado 圣人之定律也。案其事而度其心。当其情而顺其理。律曰。子孙过失杀祖父母父母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kwanado 高庙定郑凌之罪。改为绞决。夫未敢有逆志。而所生身死其手。苟有人心。能一日生乎。将怡然而就戮也。杀之所以成其志。将哀吁于有司。而以为无辜也。杀之且以诛其心。其夫入暗室。伪为邻人而挑其妻。妻以为真也。拒之力而杀之。官原其情。妻仰天呼曰。嗟乎。吾不杀吾夫。而吾夫我杀之。吾奚生哉。卒受刑而死。故为父报仇。而杀而旌之者非也。夫擅杀有罪人。与既蒙赦而讎之者。皆有明禁。然而不惜身蹈国法。以抒其不共戴天之积忿。彼知有父母而已。知有身乎。不知有身而望名乎。夫孝子之心如是其至也。 圣人之律如是其精也。而取无辜之人而坐之以不孝。可乎。可以伤杀人之物。鸟枪也。非木也。出自其人之手。郑凌也。非崔三也。猝然墙圯而压其父。父将死。而子畏避而不救。罪当坐。父猝压死。子不当坐。何则。虽有曾闵之孝。贲育之勇。而已无及矣。律曰。凡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而子孙私和者徒。受贿者流。子妇杀翁姑。而其夫不能管教者。杖且枷。贫不能养而父母自缢者流。夫受贿而私和。已与乎杀其亲矣。不能教养以死其亲。已身乎杀其亲矣。然而刑止于枷杖。罪止于流徒。今风击木而木击其父。为与乎杀其亲乎。为身乎杀其亲乎。而又加之重焉。为于律有征乎。为于例有当乎。以目击其父之死而坐。则胥天下之侍病者。孰不送父母之终者乎。以其父之惨死而坐。则将胥天下畏压溺之子孙而尽诛之乎。夫律者至精。而例者至繁。援例不当。则断狱不明。无以服死者之心。而解天下之惑。易曰。失之豪厘。缪以千里。援郑凌以断崔三。所谓豪厘千里者也。

秋审人犯情罪较重请饬详议疏

监察御史王茂荫

伏惟近来问刑衙门。多溺于救生不救死之说。往往装点情节。避重就轻。经皇上训诫谆谆。而积习总难骤改。上年陕抚题凶犯拜双文等共殴无服族叔拜景文身死将该犯依律拟以绞候一案。刑部会题臣道。臣即以案之情节。似多可疑。恐该县原详。尚有不实不尽。移商刑部奏驳。嗣据刑部移覆以为不必。臣由户部司员出身。刑名素所未习。当画题时。意此等凶犯。将来秋审定入情实。亦足以稍儆凶暴。今查刑部送到秋审册内。该犯仅拟缓决。复思狱贵得情。各省具题之案。难免装点。其情原不可得。然不能亲讯以得其情。要可因案以察其情。情有轻重。罪即缘以轻重。伏查此案。凶犯胞弟拜双荣以还价未买之马。不准拜照临买。拜照临即畏事退还。该犯兄弟平素凶横之势。已可想见。已死拜景文因闻胞侄拜照临之言。往向理论。亦属人情。但甫至门首。未必即行喊骂。又见该犯执刀在手。未必即敢扑殴。且该犯已被斥回骂。并非猝不及

防。死者已七十岁。亦未必一举拳而该犯即行闪跌。所见会题命案。无非死者肆行喊骂。先行动手。此臣所以疑其情之未尽实也。至拜双荣在家闻闹。而即携刀以出。其凶很可想。拜继隆因唤。而即持棍同出。其为帮护又可想。于此而谓拜双荣为出视。拜继隆为拉劝。出视必携刀耶。拉劝必持棍耶。其为曲笔尤属易见。至拜景文初被该犯刀伤右脚跟。又被拜继隆戳伤右肘。拜双荣刀伤左腿。斯时右臂伤矣。犹称转身夺刀。两脚俱伤矣。犹称举脚轮踢。七十岁人何能如此。窃以为此实徒手者当刀棍齐至无可抵御无可奈何情形。而办案者。遂装点以附殴之律也。至拜双荣用刀伤其左手腕。又用刀连伤其右肋。查原验此处。一连三刀。有一刀伤深骨损。又刀伤其左腿后。弃刀逃跑。此处关键。尤为明白。拜双荣之凶如此。设非见拜景文之伤已甚重。何肯弃刀而逃。该犯眼看拜双荣之用刀连戳。弃刀逃跑。岂不知拜景文之伤已甚重。而犹敢用刀砍。用力猛而左脚跟筋断骨损。此其心为何心。原题称拜景文弯身拾刀。该犯恐被拾起受亏。并非有心致死。夫七十岁人。已棍伤者一。刀伤者七矣。拜双荣且见伤重而逃矣。而犹称能弯身拾刀乎。而犹称非有心致死乎。即非有心。而其情固已忍矣。此臣所以移商刑部也。兹据刑部。以拜景文年虽七十。究系回民犷悍性成。举臣所疑各节。悉指为健情形。且以伤俱轻浅。犹能弯身拾刀为可信。夫已死者为回民。凶犯等亦回民。犷悍健四字。不加于持刀杀人之壮回。而加于徒手受死之老回。果老回足当健字。又何以所伤并非致命。而移时即已殒命。臣固已不能甚解。今见刑部以殴非预纠。伤无致命。定为缓决。则臣尤不能解。夫必预纠而后定罪。则是临时虽纠合多人攒殴毙命。而并无死罪也。必致命伤而后定罪。则是除致命外。虽多用刀致毙。而亦无死罪也。

伏读秋审册内。载乾隆二十二年 kwanado 高宗纯皇帝上谕。内外问刑衙门办理刑名案件往往惟事姑息一切情罪之应正法者苟可巧为开脱辄文饰狱词拟入监候缓决一入缓决则每年秋审例得屡邀恩宥该犯徒负一斩绞之名转得偷生视息以囹圄为送老地幸遇宽典或且安然事外坐使冤死者无偿命之期而刁恶莠民益无所警畏近来刑名案牒日多一日未必不由于此即如一殴杀也狱成定讞必以为曲在死者凡属此类招册中不可枚举总以辗转回护曲为之贷殊不思人命关天必期生死两无所憾若徒为生者力为保全则死者不且重被冤抑乎将为生者之命可惜则死者独非命乎在督抚州县等以为如此办理可使该犯留一之生而部臣定拟亦以已成之案乐于从宽完结不知事关刑狱务期情罪允当有意从宽与有意从严其为刑罚不中一也等因钦此。又乾隆四十二年 kwanado 上谕。殴之案情形本自不同有并非互殴亦援殴律条问拟因系积久相沿姑因其旧而秋讞之分别情实缓决则轻重当有权衡如彼此俱以手足相殴及各持金刃互格因伤重致毙者两造情事相等原可入于缓决若死者仅以骂詈起或用手足先殴而凶犯辄持金刃抵拒杀伤其为逞强毙命

已可概见且金刃本可杀人之物若死者并非持械岂能徒手相当即非顿起杀机其与故杀亦所差一闲此等而不入于情实又何以惩暴除凶为法司者惟当准酌情理务得其平若稍存阴之见曲从开脱实非明允之道嗣后内外问刑衙门于秋审殴案犯并当遵旨悉心定拟毋稍枉纵庶好勇很之徒共知警戒不敢轻蹈法网所全实多是即辟以止辟也等因欽此。以上二条。一以见凶犯之不可巧为开脱文入缓决。一以见金刃杀徒手者之宜入情实。煌煌 kwanado 圣训。教戒无遗。自当永远遵守。今此案已死拜景文之喊骂扑殴以及凶犯用刀各情形。正 kwanado 圣训所谓狱成定讞必以为曲在死者若死者仅以詈骂起或用手足先殴而凶犯辄持金刃抵拒杀伤其为逞强毙命已可概见也。夫以金刃杀人。即两相殴。已为逞强毙命。今该犯以兄弟二人共享刀杀一徒手之老族叔。且于犯弟以见伤重逃跑之后。该犯复行凶砍各情形。则又 kwanado 圣训所谓金刃本可杀人之物若死者并未持械岂能徒手相当即非顿起杀机其于故杀亦所差一闲也。刑部将该犯拟以缓决。则又 圣训所谓此等而不入于情实又何以惩暴除凶也。核按情罪既有未平。絀绎 圣训又有未合。事关人命。不厌详求。相应请 旨飭下九卿再行详议。期无枉纵。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圣鉴训示。

#### 命案有关断离援拟请 旨疏刑部

刑科抄出山西巡抚张之洞题萨拉齐厅寄民杜存等共殴潘广录身死余人杜四到官病故一案。光绪八年八月初六日题。十月十七日。奉 旨该部核拟具奏欽此。查原题内称。缘杜存籍隶河曲县。寄居厅属。将女杜氏。嫁与潘广录之子潘汰为妻。杜氏平日侍翁孝顺。潘广录素性急躁。杜氏作事稍不遂意。时常殴骂。杜氏未敢言语。杜存痛惜其女。心怀气忿。光绪七年闰七月初四日。潘广录因杜氏造饭迟延。又复詈骂。杜存闻知。气忿莫遏。欲与理论。次日至潘广录家。斥其不应时常殴骂儿媳。潘广录斥言。杜存偏护互争。杜存之子杜伏娃子赶往解劝。路遇族叔杜四。告述前情。邀允同往帮劝。杜伏娃子上前拦劝。潘广录疑帮互詈。彼此揪扭跌倒。杜四用铁镢殴伤潘广录脊背近右。杜存用木棒连殴伤潘广录右臀等处。潘广录拔刀称欲与杜伏娃子拚命。杜存用木棒将刀格落。殴伤其脑后。松喊倒地。维时潘汰与杜氏均在地内摘豆。闻知回家看明。诘潘广录至初六日因伤殒命。报验审讯。余人杜四在押患病。保医在店。因病身死。将杜存援例减等拟流等因。具题前来。查例载。共殴案内。下手应拟绞抵人命。遇有余人内殴有致死重伤之人。到官以后。未结之前。监毙在狱。准其抵命。将下手应绞之人减等拟流等语。此案。杜存因出嫁之女杜氏。被氏翁潘广录时常殴骂。心生痛惜。往向潘广录争论。辄同杜四等将潘广录共殴身死。查潘广录身受各伤。惟后被杜存殴伤脑后骨损为重。应以拟抵。第余人杜四所殴致命脊背一伤。重致骨损。亦足致死。业于到官在押病故。命已有抵。自应

将下手应绞之犯。按例减等问拟。应如该抚所题。杜存合依共殴案内下手应绞人犯遇有余人内殴有致死重伤之人监毙在狱准其抵命将下手应绞之人减等拟流例。拟杖一百流三千里。至配折责安置。仍追埋葬银二十两。给付尸亲具领。以资营葬。该抚疏称杜伏娃子合依余人杖一百律拟杖一百。杜四在押病故。店保人等并无凌虐情弊等语。均应如该抚所题办理。杜氏一犯。该抚以未能先事承劝。起酿命。比照子贫不能养赡致父母自缢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例。拟流收赎。系属酌量办理。至杜氏应否离异归宗。该抚并未议及。自系因律无专条。未便例外加重。臣等伏思事无害于伦常。民闲可听其自便。义有时而断绝。门内难掩以私恩。案情百出不穷。往往有律例未尽赅载。全在司谏者准情酌理。折衷至当。所以春秋比事。不废属辞。汉唐引经。用断疑狱。自古为然也。况案关父仇。事值伦变。若拘泥例无明文。而不厘正其失。则因仍苟且之闲。即乖明刑阐教之道。今潘汰之父。被杜氏之父殴死。则杜氏乃仇人之女。潘广录之死。杜氏虽不知情。实由杜氏而起。则杜氏亦潘汰之仇。以仇之女为妻不可。以仇为妻更不可。

春秋公羊传曰。仇不交婚。谷梁传曰。仇之人。非所以接婚也。夫鲁忘仇为齐主婚。春秋犹非之。而况自为妻乎。文姜孙齐。春秋削其姜氏。左氏曰。绝不为亲。夫母尚可绝。又何有于其妻乎。汉时梁人有后妻杀夫。其子又杀之。孔季彦议以非司寇而擅杀。夫因父仇杀母。尚以擅论。又何有于离异其妻乎。唐律户婚篇云。诸凡义绝者离之。长孙无忌等疏义。谓若夫妻祖父母父母外祖父母伯叔父母姑姊妹自相杀。皆为义绝。唐律集秦汉以来法书大成。斟酌最为尽善。明言应离。更属可则。又考之隋史。南阳公主适宇文士及。士及兄化及行逆。公主为尼。士及请见。公主不许。曰。我与君仇家。今所以不手刃君者。谋逆之日。察君不与知耳。诃令速去。夫妇女有从夫之义。尚可以仇而绝夫。而谓夫不可以绝妻。其义安在。宋元丰中。寿州民杀妻之父母兄弟数口。州司以不道缘坐其妻。刑曹驳之曰。殴妻父母。即是义绝。况是谋杀。不当坐其妻。又莆田氏杨讼其子妇不孝。官为逮问。则妇之父为人殴死。杨亦与焉。坐狱未竟。遇赦免。妇仍在家摄守。陈振孙谓两下相杀。义绝之大。初问杨罪时。合勒其妇休离。当离不离。则是违法。即有相犯。并同凡人。此妇不合收坐。斯二案皆义绝之事。明臣邱浚载入大学衍义补。其按语。谓生身之恩。重于伉俪之义。女子受命于父。而后有夫。因夫而有舅姑。异姓所以相合者。义也。义既绝矣。恩从而忘。名儒之论。足维世教。正可与此对观。然犹异代事也。国朝道光十一年。山东两令约为婚。尚未迎娶。后因事婿父戕女父死。女不忍事仇。自经死。 kwanado 诏旌其孝。此女卓绝之行。善处变以全节。固不可望之乡闲愚妇。而当时议者。咸谓女即不死。其义已绝。后有此比。宜请断

离。由是以推。则潘汰之不应以杜氏为妻也明甚。或谓妇女一与之齐。终身不改。中道断离。设有无所归者。改适则失节。不嫁则无依。亦堪矜恤。岂知床第之闲。变成仇敌。即不离异。未见其能久相安。设有椎鲁无知。仍能顺处。是敦夫妻之爱。薄父子之恩。于情为逆。于理为悖。即治以违法。亦非过刻。而顾可从而遂其私乎。至离后妇女再醮。原所不禁。若能守贞不二。如山东令女。则又有旌表之例在。固未可狃小节而沦大纲也。总之仇不共天。法尚宽其报复。道由人合。礼原酌其去留。杜氏无罪。已不当与潘汰完聚。杜氏有罪。潘汰更不应与之合和。潘汰终为杜氏之夫。必使潘汰无父而后可。潘汰既为潘广录之子。必以杜氏不为妻而后可。稽诸古训。参以往行。似应以断离为是。再此案风化攸关。例所不及。是以改题为奏。以昭慎重。合并声明。

### 徒流加等议

郭安仁

据山东巡抚咨称。王耀曾诬告王氏扎伤马王氏因风身死一案。审依诬告人死罪未决律。拟杖一百流三千里。加徒役三年。声明该犯系已革兵丁。照例加一等。拟以附近充军。咨部在案。当奉交馆核驳。仍令依诬告本律拟流加徒。并经申明例义。至为详悉。惟所称三流仅加徒役一年。于加徒一年上再加二年。按徒半年为一等。是于满流罪上加四等。今将该犯拟军。系于满流上加一等。非于满流加徒上加一等。名为加重。其实从轻。与加减之法不符云云。似有不能无疑者。查五刑加等之法。十笞为一等。而一杖抵二笞。由笞加杖。是比笞倍加也。徒半年为一等。折杖二十。由杖加徒。是比杖倍加也。三流皆准徒四年。以一年为剩罪。折杖四十。由徒加流。是又比徒倍加也。由此言之。徒虽以半年为一等。而流之准徒。则以一年为一等。犹之十杖为一等。而徒之折杖。则以二十杖为一等。故各项罪名加等。祇有进加之法。不闻有退扣之法也。若以满流加徒役二年为加四等。必将以加徒三年为加六等。设如罪犯杖六十徒一年。再加一等。则应杖七十。徒一年半。岂可不以加徒半年为一等。而转以加杖之十为一等。且遂以加至杖一百。即为加四等乎。再如杂犯流二千里。应准徒四年。如依流罪实发。系于满徒上加一等。兹于满徒上再加徒一年。而仍按半年为一等。不将疑为加二等。而杂犯反重于实犯乎。逐类推求。均似不相符合。又查律载。诬告人流徒杖罪。加所诬罪三等。各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若诬告人至死罪未决者。其情节较重。不当第拟以流。而究尚未决。岂容反坐以死。故于流罪上加徒役三年。以期合乎加罪三等之文。而仍不失乎罪止满流之义。至由满流加徒上再加一等。除充军外。似别无加等之法。盖加徒役三年。役满仍可安然为流民。军则入当差。终身劳苦。是军之为罪。较满流加徒为重。而与祇问流罪并无加徒之说者。更属悬殊矣。如泥满徒为六等。而以拟附

近军为从轻。则虽由满流上加至极边烟瘴。亦祇为加五等。犹不可与加徒三年之罪相埒。势必加之至于死而后为加重也。设有诬告死罪未决。而又系例内指明于诬告加等律上再加一等治罪之犯。又将何以办理。查道光九年。安徽省秦学建捏款妄揭印官。曾经审依枉揭上司例。于诬告死罪未决拟流加徒律上。再加一等。拟以附近充军。安得以拟流加徒。不与军流同为一减。遂谓军之名重实轻软。今该抚将王耀曾依律拟流加徒。又加一等拟军。似属照例办理。其可否照覆之处。恳再交馆核办。是否有当。伏候钧裁。

请盗案仍照原律定拟疏同治十二年

王榕吉

窃自中原兵戈满地。命将出征者数十年。糜费帑饷者几万万。生灵之惨被屠戮死于非命者。又不知几千万矣。究其祸乱之原。皆由于州县之纵容强盗。大吏之粉饰太平。养痍贻患。以至于此也。溯查 国初原定刑律。强盗已行。但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岂好为严酷哉。正欲其有所畏而不敢犯。乃辟以止辟之义也。无如州县规避处分。往往讳盗为窃。以多报少。道府以上等官。亦以少报盗案为督捕之勤。政治之美。加以幕友习气。总以开脱强盗。不轻杀人为积阴德。于是凡有报盗之案。必先设法消弭。其实在无可消弭。饬役严拏者。捕役又贿纵不肯遽拏。或不得已而获犯到官。非认把风。即认瞭望。非以未经拏获之犯为盗首。即以在狱病毙之犯为盗首。熬刑狡展。是其所长。解上翻供。尤其惯技。无可如何。拟以遣流不数年而遇赦释回。其为强盗如故也。或不俟

恩赦。中途即已脱逃。或甫经到配。旋即远扬。其为强盗仍如故也。且自恃其善逃法网。呼朋引类。号称绿林英雄。此犷悍凶狠之徒。所以日积日众。而明火持械捆缚事主拒杀事主之案。所为层见而迭出也。即 鞞毂之下。亦复明目张胆。肆行无忌。外省之所谓有案必破。有犯必获者。不过如是云云。实则强盗结伙横行。死者十之一。不死者十之九也。甚或已到法场。行将受刑。犹大声高唱。自逞好汉。似此愍不畏死之犯。一有倡逆为乱者。趋之如鹜矣。故一贼起。而旦暮之闲可集数百。不数日而数千聚。此祸乱之所以起伏靡常。而聚众为盗。直同儿戏矣。今虽军务渐就平定。而伏莽尚多。未可以目前之安。视为可从宽典。臣亦知网开三面。原属好生之仁。然火烈民畏。胜于水懦民玩。使若辈果知强盗之有犯必诛。即知凡事可为。而强盗断不可为。惩一以警百。岂非杀一人以生百人乎。且使知凡人可从。而强盗万不可从。为从者少。即为首者亦少。从此大乱不作。其为生全何可胜数。故生人而当谓之仁。杀人而当亦谓之仁。况现行之例。虽云强盗无分首从。但得财者皆斩。其中遇有情节可矜。像貌尚不甚凶者。地方官亦每曲为原宥。置诸不得财之例。犯人不认。即不复深究。各省盗案题本。所称临时畏惧不前。及忽而腹痛落后者。皆莫须

有之事。不过借以贷其一死耳。好生之心。尽人皆有。惟既欲安良。必先除盗。臣为预杜乱源起见。可否请旨飭下刑部。仍照原律定拟。切毋遽议更张。庶几刑期无刑。数十年后渐成刑措之治。则良民幸甚。天下幸甚。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训示。

修复首伙盗犯悔罪投首减罪旧例疏光绪五年 刑部

窃维弭盗之法。必以严缉首盗为先。首盗党羽既多。踪尤秘。能使其党互相攻发。庶根株可以尽拔。而渠魁不至稽诛。此臣部旧例。所以有伙盗供获首盗免死一条。立法虽似从宽。用意实为严密也。查例载。伙盗供出首盗所在确实地方。一年之内拏获者。将供出之伙盗。照例免死。减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若系例应减等之盗犯。改拟杖一百流三千里。又盗首伤人逃逸。若能捕获他盗解官投首者。照伤人伙盗自首例。减为杖一百徒三年。嗣于同治九年。将此两条修并。改为强盗首伙各犯。于事未发觉及五日以内。若能捕获他盗。及同伴解官投首者。系伤人盗犯。杖一百徒三年。未伤人盗犯。免罪。若在五日以外。及闻拏捕获他盗。及同伴投首者。系伤人盗犯。减为杖一百流三千里。未伤人盗犯。减为杖一百徒三年。虽立法更周。拟罪更轻。冀其自新自效。而八九年来。办理京外各盗案。从未见有捕获投首之犯。诚以事未发觉。莫不存幸免之心。及至被获供出。亦无免死之望。所以忍死隐瞒。案难全获。是严于现犯而疏于逸犯。非所以清盗源也。且旧例虽经归并。而外闲误会。往往援引多歧。未能画一。臣等悉心查核。现例归并之条。系指事未发觉而自行捕获者。所以减徒免罪如是之轻。旧例供获之条。系指到案供出。因而缉获者。所以减军减流较之稍重。情节不同。罪名各异。似未可以偏废。惟盗案现无减等之例。供出亦与捕获有差。遽减军流。似觉轻纵。而定限一年。为时过久。又恐妄供捏指。藉此稽延。尤不可不防其弊。臣等公同商酌。拟请量为修复。嗣后凡伙盗被获。供出首盗逃所。于定案之前拏获者。系曾经伤人伤轻平复之犯。减为斩监候。秋审入于缓决如系未经伤人之犯。减为发遣新疆给官兵为奴。其首盗供获伙盗。及伙盗供获伙盗者。均拟以斩监候。秋审时核其情节。分别实缓。至现例首伙各盗。于事未发觉。及五日内捕获他盗。及同伴投首者。仍遵例分别已未伤人。拟徒免罪。其五日以外至一月内。或闻拏捕获投首。分别曾否伤人。亦遵例减流减徒。再查新纂条例。拏获盗犯之眼线。如曾为伙盗。悔罪将同伴指获。被供出者。如在五日以外。照伤人首盗闻拏投首例。拟斩监候。若犯事之后。五日以内。指获同伴。旋被供出获案。审明同伙确有实据者。照强盗免死减等例。发遣新疆给官兵为奴等语。此等眼线。既有悔罪之心。又有捕贼之效。若仍照例拟以斩候发遣。则与伙盗被获供出首盗者无所区别。拟请将拏获盗犯之眼线。曾犯盗案。悔罪将同伴指获。致被供出者。无论首伙。如



在五日外一月内。照强盗免死例。发遣新疆给官兵为奴。若在五日以内。于斩罪上减一等。拟以杖一百流三千里。倘原伙较多。果能获犯三名以上者。准其再减一等。似此量为宽减。庶盗党互相攻发。而盗风可期稍戢。至盗首捕获他盗投首旧例。业经修并。应即删除。如蒙 俞允。臣部遵行各省督抚将军都统。一体遵照办理。

### 遵议盗案分别首从章程疏刑部

光绪七年七月二十日。内阁奉 上谕。御史胡隆洵奏请将盗案仍照旧例分别首从办理一折着刑部议奏钦此。臣等议得据山东道监察御史胡隆洵奏称。刑律。强盗已行。但得财者。不分首从皆斩。雍正五年。九卿遵 旨议定盗劫之案。将法所难宥情有可原者。分别正法及发遣。咸丰初年。逆氛窜扰。盗贼肆起。五年二月。钦奉 kwanado 谕旨。仍依本律不分首从皆斩。同治年闲。迭经给事中王宪成。升任司业孙诒经。侍郎鲍源深夏同善等。先后奏请复归旧制。刑部议俟数年后察看情形。再行奏明办理。在当时军务虽已渐平。而盗风未能尽息。执法者因时制宜。不得不留重典以绳之。方今军务肃清已久。百姓相率归业。凡各直省兴养立教诸政。无不次第举行。是今日之天下。正 国家培养元气之时。复 kwanado 祖制而广 皇仁。此时不容缓矣。欲推恤刑之心。宜先复原情之律。夫劫盗伙犯。岂尽无良。或迫于饥寒。或被人诱胁。原其情节。寔可哀矜。请将盗劫之案。于法所难宥情有可原者。仍照分别首从旧例办理等语。臣等查刑律载强盗但得财不分首从皆斩之文。乃惩治强盗本律。历代未或改易。雍正五年 kwanado 特命九卿定拟。将盗案内法所难宥及情有可原者分别正法及发遣等因。于乾隆八年纂入例册。虽强暴在所必诛。而 kwanado 列圣法外施仁之至意。未始不昭示于天下。咸丰初年逆匪窜扰。经王大臣会同臣部奉 旨议定嗣后盗劫案件。仍依强盗本律。不分首从俱拟斩决。其中把风接赃等犯。亦系同恶相济。不得以情有可原量减。以昭炯戒。并议将京城盗劫重犯。加拟梟示。立法固不得谓不严。而例内犹着明数年后。盗风稍息。仍旧办理。是 kwanado 文宗显皇帝于除恶务尽之中。亦未始不存宽以济猛之意。兹该御史以军务肃清已久。各省兴养立教诸政。次第举行。请将盗劫案内法所难宥情有可原者。仍照分别首从旧例办理。奏奉 谕旨飭交臣部议奏。臣等查阅原奏。在该御史反复条陈。殷殷规复 圣训。自系因推广 皇仁起见。惟是钦恤为怀。宽厚固仁人之意。而后先有序。良法必渐次乃行。查各省盗案向例。系由该地方官申详该管上司。解省审勘。由该督抚分别题奏。将法所难宥及情有可原者。一一于疏内声明。大学士会同三法司详议。各该督抚俟奉准部覆。始行分别正法发遣。其所以重民命而杜残杀者。非不详且尽也。乃军兴以来。因剿办土匪。定有就地正法章程。从此各省

相沿。即寻常盗案。亦不待审转复核。概行就地惩办。题奏之件。十无一二。而成例遂成虚设。同治八年二月闲。原任御史袁方城奏请盗案照例核办。而原任大学士直隶总督曾国藩仍奏请照章就地正法。并请令山东河南一体照办。十二年。原任御史邓庆麟请将盗贼土匪仍照旧例办理等因。

奏奉 上谕旨饬交臣部。臣部议请 旨饬下各省。体察地方情形妥奏。旋据各该省先后以游勇马贼根株未尽具奏。均未便一时即复旧制。光绪五年十一月闲。复经臣部查各省拿获土匪强劫盗犯。有照例具题者。有声称照章就地正法。并有寻常盗案该州县拏获讯明后径行处决随后始行通详上司备录供招送部者。办理纷纷。未能一律。奏请嗣后盗案。各按距省远近。分别就地正法并解省审勘等因。奏准通行在案。迄今数年之久。各直省就地正法案件。每岁犹不下数千百人。其中法无可宥者固所必有。情有可原者亦难保必无。第各省既不按例题奏。而供招又或并不咨送。是否难宥。抑或可原。臣部无从得知。又复何从核办。就令如该御史所奏。举从前成例。即予规复。亦属空言无补。在该督抚岂不知网开三面。系属好生盛德。祇以盗风既未全息。即办理不妨从严。今朝廷方开宽大之门。而疆臣仍作权宜之计。非特无此政体。亦恐窒碍难行。臣等公同商议。法贵去其太甚。事必急所当先。必欲复情有可原旧例。莫若将就地正法章程。先行停止。相应请 旨饬下各省督抚将军都统府尹。体察地方情形。将伙众持械强劫案件。仍照成例。解由该管上司覆勘。分别题奏请 旨。不得先行正法。迅速妥议具奏。统俟臣部汇核办理。如各省盗风一律稍息。正法可以暂迟。则分别法无可贷情有可原之例。亦可渐次举行矣。再盗案章程。向系王大臣大学士会同臣部核办。应俟各直省具奏到日。再行奏请。合并声明。

#### 遵议盗案就地正法章程拟限停止疏刑部

光绪八年二月十六日。奉 上谕。御史陈启泰奏各省盗案就地正法章程流弊甚大请饬停止一折着刑部汇入各省覆奏御史胡隆洵折一并妥议具奏钦此。又于三月初二日。奉 上谕。御史谢谦亨奏盗犯就地正法章程请分别有无军务省分办理一折着刑部汇入各省覆奏御史胡隆洵折一并妥议具奏钦此。查该御史陈启泰原奏内称。各省覆奏就地正法章程。皆以势难停止为辞。所陈不过谓盗案尚多。递解虞有脱。省监聚处。或恐别滋事端。以外无他说也。夫未有新章以前。何一案不解省。何一犯不在监。今之视昔。情形不相悬绝。护解之不慎。典守之多。疆吏不能区画周详。反谓势有阻难。遂置 国家成宪于不顾。至谓便章程。行之日久。骤归旧例。州县层层解勘。经费难筹。办盗愈艰。讳盗必愈甚。不知囚粮役食。原准坐支。胥吏陋规。尤干例禁。何得以此借口。况讳盗之习。全在上司之整顿。并不视办法为转移。毋庸鳃鳃过虑。若迁就新章。

流弊甚大。一案既出。但凭州县报。督抚既批饬正法。则其中以假作真。移甲就乙。改轻为重情事。皆所不免。盖地方盗案。登时就获者少。参限届满。缉无期。往往别取平民。妄拏充数。或前案人名。窜入后起。或寻常案犯。陷以重情。捏教供。刑逼诬服。但以考成为念。上司各怀瞻徇之私。委员会审者。不过一公销差。道府覆讯者。不过一空详塞责。案情既结。则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覆盆之枉。昭雪无从。且补录供招。成何信讞。按季汇报。亦刑章。等 kwanado 祖制若弁髦。视民命为儿戏。若不亟思变计。恐残杀习为故常。怨愤激成事变。从前发捻未平。匪徒起。自不妨权用重典。今海内晏然。几十二年矣。百姓相安。元气未复。休养生息。正在斯时。分别首从之例。纵未能据议改归。而就地正法之章。何不可先行停止。应请 饬令仍照旧例解勘。分别题奏。以重刑宪。毋令地方官吏久擅生杀之权。庶人命不至草菅等因。又查该御史谢谦亨原奏内称。以三牌楼之案例之。就地正法章程。一日不停。则此一日之冤杀吾民者。不知凡几。在各督抚等。或 kwanado 先朝勋旧。或 特旨擢用。无不力图报。惩咸同闲盗匪之害。以为治盗宜严。而后闾阎可靖。然正惟其急于求治。而属员之望风迎合者。益教串诬罔。以显其缉捕勤能。承审之员。又锻炼周内以附之。坦直者轻于信人。果决者亟于除盗。欲其无误能乎。章程本为军务而设。仍应分别有无军务省分。核寔办理。现在有军务省分。惟甘肃缠回时扰。广西越境剿办越南土匪。应暂缓停止。其余各省办理边防海防。皆武备之常。不得假借防务为军务。率请暂缓停止等因。先后奏奉 谕旨。着臣部汇入各省覆奏御史胡隆洵折一并妥议具奏。

臣等查就地正法章程。起于咸丰三年。原因各直省土匪。啸聚成。肆行强劫。故尔权济一时。不为典要。有牧民之责者。但令事在得已。总应力挽积习。规复解勘具奏定例。以慎刑章而重民命。不得借口递解脱。监犯滋事等情。率援旧章。致令办理之法。常与军兴时漫无区别。故臣部于议覆御史胡隆洵折内。声请 饬下各省体察地方情形。将强劫案件。仍照成例。解由该管上司覆勘。分别题奏请 旨。不得先行正法。迅速妥议具奏。统由臣部汇核办理。奏准通行各省遵办在案。现在贵州福建浙江甘肃吉林等省。能否停止就地正法。尚未据覆奏。其奉天黑龙江直隶热河察哈尔绥远城乌鲁木齐山西山东河南陕西四川江苏湖南湖北安徽广东广西江西云南等省。先后覆奏就地正法之处。难以停止。查现在覆奏各省分。直隶称西北临边。东路滨海。时有马贼海盗勾结为患。张独多三厅。广袤千数百里。匪徒肆行无忌。西南为梟盗出没之区。去年夏闲。热河孙振邦等。聚至百数十人。盘踞围场。狡焉思逞。虽经擒斩多名。匪首迄未就获。奉天称海疆尚未大定。腹地有遣散未尽之游勇。从前漏网未获之余匪。黑龙江称时有马贼什伯为。陕西称抚回罔知法纪。江湖等会。党与动至百

数十人之众。湖南北称遣撤勇丁。抢劫为生。刀痞哥会。层见出。山西称口外界连新疆。为马贼游勇出没之所。上年四月。有白昼肆掠戕官夺犯重案。山东省称西南为捻幅渊藪。东北滨海。时有马贼梟匪出没。安徽省称降众散处。不一而足。各处撤勇。纷至沓来。哥会斋匪等项。靡地蔑有。广西省称昔年肇乱之邦。犷悍成风。漏网巨憝。欲图起事。广东省称结党拜会。任意横行。甚至倚他族为护符。居山林为窟宅。上年有田冠得等。纠众起旗。谋为不轨。四川省称嚙匪会匪梟匪。寔繁有徒。加以游勇散练。动多勾聚。江苏省称滨临江海。口岸繁多。华洋辐辏。奸宄溷。河南省称归陈南汝光各属。逃捻余尚多。河陕汝一带。山径丛杂。游勇劫夺。所在皆有。河北情形亦然。江西省称斋匪土匪。焚劫杀人。遣散游勇。聚众抢劫之案。尚未尽绝。云南省称变乱垂二十年。始就肃清。外匪内奸。时相煽诱。风气所趋。尚难骤改。贵州等省。虽未覆奏到部。而与业经覆奏各省分壤地相错。情形当不甚相悬。在各该督抚将军。身任封圻。惟恐姑息养奸。致遗地方之患。是以惩创此辈。不嫌过严。盖亦除暴方能安良。水懦不如火烈之意。此次所奏。自系寔在情形。亦且不谋而合。如果奉旨允准。即可钦遵照办。惟既经言官条奏。特旨交臣等妥议。臣部为执法衙门。一切均有定例可稽。未便以一时权宜之计。视为经久不易之常。若如各该省所奏。盗案尚多。碍难规复旧制。试问盗风何时方能止息。似此年复一年安于便。致令杀戮之权操之臣下。终无规复旧制之时。亦殊非慎重人命之道。如谓此事行之已久。骤然停止。难免若辈不从而生心。转相庆幸。是朝廷方慎重刑章。而宵小反诮为得计。非特无以昭炯戒。且于地方大有关系。如东三省为我朝根本重地。广东四川为贼盗最多之处。此外各省。如游勇滋扰。及伏莽堪虞。亦多未能尽绝。诚有如该督抚所奏者。然亦宜稍为变通。未便全无区别。总在各该督抚慎择能员。于保甲捕务寔心经理。未必不能尽绝根株。臣等公同酌议。除甘肃省现有军务。广西为昔年肇乱之区。且剿办越南土匪。以及各省寔系土匪马贼会匪游勇案情重大。并形同叛逆之犯。均暂准就地正法。仍随时具奏备案供招咨部查核外。其余寻常盗案。现已解勘具题者。仍令照例解勘。未经奏明解勘者。统予限一年。一律规复旧制办理。倘寔系距省寫远地方。长途恐有虞。亦可酌照秋审事例。将人犯解赴该管道讯明。详由督抚分别题奏。不准援就地正法章程。先行处决。以重宪典而免冤滥。如蒙俞允。臣部行文各该督抚将军都统府尹等一体遵照办理。

酌议窿户治罪专条疏光绪九年 刑部

查例载。宛平县属西山门头沟地方开采煤窿。该县设立印簿。给发窿户。令将佣工人等姓名籍贯来去缘由。十日一报该县丞考查。并令西路同知就近稽查。如该窿户不将各项工人开报。照脱漏户口律治罪。若各项工人有犯窃犯赌。或

聚众逞凶致成人命。该窿户知情不行报究。发觉之日。除本犯按律治罪外。该窿户照总甲容留棍徒例杖八十。其有开设连夏锅伙诓诱贫民偪勒入窿关禁不容脱身者。照凶恶棍徒例。分别首从科断。窿户知情纵容者。照知情藏匿罪人律治罪。各窿锅伙内。若将工作患病之人。忍心弃。及病故不即报官者。照夫匠在工役之所有病官司不给医药救疗。及地界内有死人不申报官司辄移他处律。分别治罪。其殴打致毙者。仍照谋故杀各本律问拟。又例载。捉人勒索之案。如有将被捉之人拒伤身死。或于掳捉后谋故殴杀者。首犯俱拟斩立决。为从谋杀加功者。拟绞监候。不加功者。寔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若系拒杀殴杀为从帮殴。如刃伤及手足他物至折伤以上者。俱拟绞监候。伤非金刃又非折伤者。发新疆给官兵为奴。未经帮殴成伤者。寔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如有将被捉之人任意凌虐。及虽无凌虐而致被捉之人情急自尽者。为首之犯。俱照苗人伏草捉人横加枷肘例。拟斩监候。为从帮同凌虐。及虽无凌虐而助势逼勒致令自尽者。俱发遣新疆给官兵为奴。若仅止听从掳捉关禁勒索。尚无助势偪勒情事。均寔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又律载。威力制缚人。及于私家拷打监禁因而致死者。绞监候。各等语。兹据湖南巡抚。以衡州府具。耒阳县境东西产煤。商贩云集。煤窿大小数百处。挖取年久。煤潜水底。必先将水车尽。始能开采。窿户用有管水夫之头人。名曰水承行。多系近地奸民充当。穷凶极恶。并串同地痞设立青龙会。积成巨款。局赌卖烟。诱骗穷民堕其术中。因而重利盘剥。又商串酒馆饭店。故昂其值。恣意取盈。迨穷民负欠累累。偪令卖身入窿。其人无钱还债。不得已饮泣允从。又闻有平空哄骗强捉客民之事。水承行筑有土室。幽暗深邃。外立水栅。挨窿处仅留一窦。出入启闭。由水承行主之。名曰设鼓。将诱买哄骗强捉之人。关禁鼓内。名曰水虾。概行剥脱衣履。专令轮班车水。昼夜不休。饥寒不恤。稍倦则鞭毁其脊。欲逃则刀刺其足。且窿内阴寒气盛。工作又奇苦非常。故弱者往往半月即因之毕命。壮者不数月亦足烂腹肿。不容休息。不给医药。坐视其毙。尤可惨者。每年春闲停工。水虾幸而苟延无恙。水承行仍将其留禁鼓内。以备将来车水。名曰养老米。内外扞格。消息不通。每岁每窿。水虾之受害死者。多则数百人。少亦数十人。随就山窟掩埋。亲属既未见闻。无从报验。屡经该地方官不次严禁。而各窿户与水承行巧为规避。终属阳奉阴违。现经传集各窿户到案。谕以永远禁革水虾设鼓养老米各名色。取具甘结存卷。并再密加访察。如仍有诱买关禁前项情事。即当从重惩办。倘有衿棍胥役包庇等情。一并严行惩治。

酌拟章程。禀请察核。该县煤窿积弊已久。此时若欲一一追究。其势有所不能。惟当设为厉禁。宽其既往。严其将来。冀以挽颓风而恤民命。今耒阳县煤窿诱买穷民关禁。与例内宛平县西山煤窿情形相似。而按该窿户故纵水承行凌虐

殴打。以致每岁每窿惨毙多命。并敢屡禁屡违。寔属犷悍凶很。情同光棍。较之仅止关闭不容脱身者。居心尤为可恶。现在虽经严查禁革。日久或不免故智复萌。若仅照谋故杀各本律问拟。殊觉情浮于法。惟律例并无作何治罪明文。愚民罔知儆惧。请 飭部查核议覆。并明定治罪专条。俾资永远遵守等因。奏奉 谕旨交臣部议奏。查产煤处所。工作之人。聚集甚多。其中最易藏奸滋事。而开设之窿户。大都系本地奸民。因垄断而广雇煤工。因省资而设法禁锢。以致负苦者多戕生其中。自非严加约束。妥为布置。则不法之徒。必至益无顾忌。溯查道光二年。臣部审办宛平县西山煤窿命案。究出开设锅伙诱雇良民残毙多命各情。因而酌议章程。定立专条。后即乐业相安。无复从前弊窦。今该省耒阳县煤窿及水承行设鼓。将工作者诱买诓骗强捉关禁。并立水虾养老米等名目。任意凌虐。病者不给医药。坐视其毙。每岁死者甚众。就山空窟掩埋。亲属不得见闻。无从报验。情形殊属残忍。现据该抚查明该县煤窿积弊已久。势难逐一追究。宽其既往。严其将来。酌拟章程。请定治罪专条。系为整饬地方慎重人命起见。至谓与例内宛平县西山煤窿情形相似。而按该窿户故纵水承行凌虐殴打。实属犷悍凶很。情同光棍。仅照谋故杀各本律问拟。殊觉情浮于法。在该抚见该窿户等残虐已极。欲照光棍例问拟骈首。以冀惩一警百。且使人畏死而不敢猝犯。或可力挽颓风。用意非不甚善。惟同一煤窿毙命之案。在京畿则照谋故杀各本律问拟。在湖南则照光棍例问拟斩决。无论畸轻畸重。有失[持](特)平之道。且罪名过严。定案者因此或意存开脱。徒悬一峻厉之法。仍属有名无实。即谓立法无妨稍为变通。而论罪衡情。尤应期归允当。查窿户等虐待煤工。不过鞭策力作。本无积怨深仇。谋故杀者必少。其不加体恤。任意折磨。以致毙命者。十居七八。若必待殴打致毙。方照杀问拟。则实抵者百不获一。无以杜残杀之渐。在寻常威力制缚。因而致死者。尚应问拟缢首。况煤工关闭入窿。俨同黑狱。虽无制缚情事。而性命介在呼吸。事事操在窿户手内。忍受凌虐。戕生其中。与彼此争偶尔毙命者。迥不相同。视拷打监禁因而致死者。实无二致。似应仿照办理。俾昭惩创。至平空强捉穷民入窿。其强横情形。与捉人勒索无殊。即应按照科罪。以戢凶暴。若局赌卖烟。诱骗贫民。因而重利盘剥。逼令入窿。并未酿命之案。在设局者固属可恶。而被骗者亦咎由自取。例照凶恶棍徒问拟。已足蔽辜。自应毋庸更改。庶于从严惩治之中。仍寓分别等差之意。

臣等公同商酌。拟请嗣后湖南省耒阳县开采煤窿。令将佣工人等姓名籍贯来去缘由。十日一报。由该县按时稽查。该窿户不将各项工人开报。照脱漏户口律治罪。其经管水承行之人。如有设鼓及创立水虾养老米等名目。诓诱穷民作工。不容脱身。未致毙命者。照凶恶棍徒例定拟。如将工作之人。不加体恤。任

意凌虐。以致毙命者。即照威力制缚因而致死律。拟绞监候。若无前项情事。但将工作患病之人。不为医治。及病故不即报官者。照夫匠在工役之所有病官司不给医药救疗。及地界内有死人不申报官司辄移他处律。分别治罪。其有平空强捉客民。关禁入窿。即照捉人勒索例。分别首从科断。如此明定治罪专条。庶凶徒咸知警惧。而穷民亦免受欺凌矣。再煤窿各省多有。该抚既认真查办。别省有似此情形者。亦可查照办理。如蒙俞允。臣部行文湖南巡抚。并通行各省督抚将军都统府尹一体遵照。仍于臣部修例时。纂入例册。以资遵守。

请严办匪另立专条疏光绪十二年

两广总督张之洞

窃据广东按察使于荫霖详称。查粤省民情强悍。每因睚小怨。田山细故。辄即不候官断。招雇外匪。约期械。主之人。大率系其族首族绅祠长之不肖者。名为两族两乡互。寔则临时雇募土匪盐梟海盗。及一种专习枪游手亡命之徒。号召者或数百人或千余人。附和者或数村或数十村。外洋利器。随处可购。是以洋洋枪。旗帜刀械。无一不有。又复高筑寨墙。建造台。有攻击三五年而互不已者。有已经和息而挟恨复者。临之时。高竖大旗。对放巨。若攻入彼村。即恣意焚杀搜抢。所烧房屋。动以数百间计。所杀人口。动以数十命计。甚至掘毁坟墓。掳捉男女。拒杀兵差。凶残不法。无异化外。胜之村。动辄残毁田禾藷蔗数百亩。砍伐树林果园数千株。故此数村。经一次械。即丧失一二年或数十年之资产。其隐害民生者。尤非细微。此等恶习。惟广州府之番禺东莞增城新宁新会。惠州府之归善陆丰海丰博罗长宁河源。潮州府之潮阳揭阳为最。他郡县亦多有之。其惠州府属。近日甚至传闻有设卡断路残食人口之事。残忍藐法。各省罕有。互之村。散即止。每不据实具报。而地方文武。规避处分。亦不免代为隐饰。习以为常。即或驰往弹压捕拏。该匪等悍然不理。凶如故。或迎拒官长。不令入村。或兵役无多。不敢近前。必俟其散。然后邀致邻近绅耆。从中排解。责令交匪缴械。于是贿买顶凶。任意搪塞。所缴者皆破坏无用之械。所交者皆蠢愚老疾之人。不特必非为首。抑且并非为从。彼主谋肇衅敛钱纠众帮行凶者。转得逍遥法外。纵使悬赏拏获。而人多急。枪如雨之际。究竟何人下手伤人。何枪何之伤最重。亦属无从质证。照例惩办。罪止军流。毫无儆畏。推原其故。由于粤民聚族而处。祠产素丰。事无大小。皆听族首族绅祠长号召。族首等贤否不齐。主者既藉势豪。兼恃财力。取公帑以恣挥霍。敛众费以供侵渔。而所雇觅之匪徒。又足以为之羽翼。但有得财之乐。从无偿命之苦。地方官因无兵力。传首谋则不到。勒凶匪则不交。官法既穷。私忿益炽。以故江河日下。相效尤。历年大吏及地方官。明知其弊。特恐操之过急。激成事端。得办理不善之咎。不得不将就了结。民强官弱。法令不行。实情不敢上

闻。严办诸多窒碍。所以积弊至于此极也。查从前发逆滋事。徒以养痍成患。驯至不可收拾。今外患甫平。内讷宜靖。现奉檄行文武大员。分往各县匪乡。查明新旧各案。推究致之由。判以曲直。勒交积匪。审明案据。立予严惩。各就该处情形。从民所便。责成乡长族长房长。层层钤制。约束化导。以后遇有匪徒生事。责令禀报捆送。以期永靖地方。惟查例载。广东省纠众敛费。约期械。仇杀人数虽多。致毙彼造一命者。主谋纠之首犯。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军。二命者。实发云贵两广极边瘴充军。三命者。发新疆给官兵为奴。四命以上绞立决。十命以上斩立决。二十命以上斩决梟示。其随从下手伤重致死应行拟抵者。各依本律例拟抵。伤人及未伤人者。亦按本律例分别治罪。

又广东械案内。如有将宗祠田谷贖买顶凶构衅械者。于审明后。除主谋买凶之犯。严究定拟外。查明该族祠产。酌留祀田数十亩以供祭费。其余田亩。及所存银钱。按族支分散。若族长乡约。不能指出敛财买凶之人者。族长发遣。乡约杖徒。各等语。是下手伤重。方议抵偿。主谋纠。不皆重典。而为从伤人。及并未伤人之犯。照为从减等。罪止满流。即照军器伤人。亦止拟军。详译例文。自以乡里寻仇。尚非巨患。仅言。则无焚掳之流毒。仅言械。则无枪之利器。仅言纠众。则无梟匪海盜之丛集。仅言仇杀。则无抗官拒捕之重情。是以下手者仍照共毆。主谋者尚多差等。窃惟今昔情形。实多不同。变通之道。因时而宜。重典之刑。因地而用。近年广东械。联村聚众。杀害无辜。焚毁抢掳。抗官拒敌。伤及兵差。形同叛逆。罪坐所由。主纠者似无宽贷之理。而为从之犯。各项匪盜。毕萃其中。专以帮为生。不过杀人渔利。并非本族本村。与彼造夙有不解之仇。切肤之患。枪轰击之际。杀伤之多少。亦不能自为限制。下手之轻重。更无从推究主名。揆其凶悍情形。实系真正土匪。配所逃回。必更报复滋害。然非当互之时。派兵围捕。则真犯决不能拏获。主谋亦无从追究。且使此乡寻。残害彼乡。未经报复之时。若早发官兵。将肇之乡。认真围捕。能将首祸帮凶勒交数名。立置重典。则彼乡冤情既平。自不致寻仇蔓祸。保全实多。伏查同治六年。刑部奏定章程。天津锅匪。数十人以上。持械聚。杀伤抢掠。就地正法。拒捕者格杀勿论等语。其所以特从重典者。为除暴方可安良。况以广东匪。数累千百。械必枪。较之天津锅匪仅聚数十仅持刀械者。情节尤为重大。相应详请奏明另立专条。从严办理。宽免州县处分。责令实实办。以儆凶匪而遏乱萌等情前来。臣等查粤省械。实为诸匪之首。恶俗不革。内患堪虞。该司所陈。系属实在情形。惟有据实沥陈。仰恳  圣明。俯念广东械日多。情形凶悖。藪盜养匪。实为地方治乱所关。  飭部特立专条。准将粤东械匪犯。凡纠众数十人以上。招雇匪徒。施放火器。杀伤人命。掳虐男妇。焚烧房屋。抢毁资财之案。其主谋者敛钱。纠者受雇。持械帮。审明素行不法



凶暴显著者。无论杀伤几命。是否系该匪所伤。均照土匪例。不分首从。一律就地正法。情节重者。酌加梟示。向来管事之该族首族绅祠长。于聚之前数日。不行出首。既之后。十日内不行交犯。即以主谋同论。至乡祠产。雇其赴他乡寻。及定地互者。除酌留香火资三十亩外。尽数入官。以为义仓社学之用。雇觅无资。则乱源可止。其因强乡生衅寻。弱乡集众应敌。因而杀伤焚掳者。但科罪。祠产免其入官。若此乡虽经受害。不候官兵拏办。自行纠匪前赴他村报复残害者。不论致先后。一律报理。其未伤人放火掳生劫财及人数较少者。暨他村寻仅在本乡自拒致有杀伤并无残暴情形者。仍照旧例办理。各属再有案。准其请兵围捕。务将主谋纠敛及各帮真犯。拏获究办。抗拒者立予格杀。并恳格外 天恩。将从前凡有案处所之地方官。无论已报未报。概免其应得处分。俾免瞻顾。以后州县遇有案。据实禀报惩办。免其议处。如再有讳匿粉饰。致主谋匪远扬者。一乡肇衅寻。地方官不早请兵获匪严办。以致酿成互巨祸者。均予从重参处。庶足以抑强安弱。渐变浇风。

卷一百一 刑政四治狱上

无讼论

张澍

孔子有云。必也使无讼乎。盖大畏民志。无情者不得尽其辞。故无讼也。不谓今贪酷之吏亦能使民无讼。几与圣人争能。其故何哉。彼其贪狼为志。剥肤为心。树之以爪牙。陷之以攫。而攫取其货。殆如焚林而田者之无逸踪。竭泽而渔者之胜鹈鹕也。而又变乱黑白。慎到是非。可以使伯夷为贪夫。共姬为淫妇。可以使田常为忠臣。庄跻为烈士。其始也。奸民乘之讦告。快逞其私。久之亦深被其毒。而不愿终讼。于是乎讼竟无矣。若乃廉平之官。感鹄亭之鬼。可洗数年之沈冤。剖鸡嗉之谷。即以决一旦之争。白骨于以生肉。戴盆可以望天。邻县且来投词。里民谁卷舌。朝讼夕结。役不索钱。而牒诉者转纷纭也。于是乎多讼。郑康成行露笺云。民被化久矣。故能有讼。亮哉。观于此可以见世运之升降。可以验吏治之纯驳。而圣人为不可及矣。

始入官如入晦室

王德茂

古人云。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不知凡有地方责任者。众人皆在明处。一身长立晦处。每遇案件。内外早俱洞彻。本官必揆情度理。暗中摸索。空空然穷神役智。苦不可言。亲如妻子。虽署中争执细故。不得任其旁参一语。非谓骨肉至亲。必不足信。盖先入之缘。不敢偶启也。大抵地方沿习积弊。急切难挽。一欲认真。多方以饰其伪。一欲秉公。多方以匿其私。前后左右。有不得不共蔽一人之势。本官才力性情。熟为家丁书役窥测。处决了然。咫尺

犹虞壅隔。一有不及。直以身为傀儡。受指使而不自知。又况四境之内。市虎声。棘蝇乱色哉。边地民情闇伎。言语不通。闲有改装易服。潜访闾阎。愈貽谬误者。吏治由晦入明。洵非易易。余从公数载。午夜惕惧。恒当交卸篆务后。乃得帖然安寝。想皇古之世。画象而民不犯有司。或不闻鞅掌俗状与。

### 疏远与亲近异

王德茂

淮南子云。三人同舍。二人相争。一人至愚。必从旁而决之。今以居官之才智。自不至下侪至愚。而词讼每有不能决者。远与亲近异也。官之听断。不过审其时地而以情理准之。冬裘夏葛时之常。或方冬衣葛。方夏衣裘。非亲值其时。不敢信之矣。斧山池地之常。或入山携。入池携斧。不亲涉其地。不敢信之矣。不敢自信。而取信于证佐供词。势不能综常变而无失。任州县者。百里一堂。境内远之民。皆为亲近之民。时如其亲值。地如其亲涉。情理之常者。自无纷图掩饰。情理之变者。亦无歧误见闻。虽边荒异状殊音。究会于形声交接之下。而决之同舍也。故使民不敢欺。不若使民不能欺。使民不能欺。不若使民不忍欺。

### 地方初审

王德茂

田土词牒。易集难讯。易积难了。始则惮其纷纭。继则忽其细近。率就断结。鲜有不事后翻异者。如病留肺腑。愈久愈深。发作不可终遏。尝于广郡。见承审各属重巨之案。半由已结田土而起。是则因焰焰而至莫灭。因涓涓而至莫壅。地方初审。不能不任其咎也。平心听察者。一一亲为搜剔。图勘勿假之僚佐。采访勿泥于土邻。勿留罅隙为复乘之机。勿留根株为复萌之地。庶讼局得平。而争端永息。夫田土泛常之务。洵不如命盗之严处。而酿祸于命盗尤烈。可弗慎哉。荀子云。百发一失。不足谓善射。千里跬步不至。不足谓善御。矧一失累及百发。跬步不至。废其千里乎。

### 和息

王德茂

闾阎争端。多起薄物细故。凡乡里口角。亟宜邻族自相劝解。即至涉讼公庭。尤以和息为善。今各省地方。于户婚田债轻牒。辄有投准和息陋规。致多悬案。实为第一弊辙。盖乡愚气习。率以输财者为理曲。两意虽解。讼根未绝。久之朋党怱。书役挑逗。或重酿祸讎。或旁生枝节。端实坐此。余编查保甲成后。令乡正党正处息讼案得宜。记功酌奖。处息之法。两造愿甘出送息讼切结。乡党正将原委具呈。用图记密封径达签所。立予批示销案。至每月受词时。两造当堂结呈。亦立判准息销案字样。面给看讫散去。故和息之后。鲜有翻异。

在石城甫逾二载。计销息讼案三千七百余起。自己丑三月迄庚寅四月离任。无报呈毙命者。讼息事省。是其明应。乡正绅士尝面言审断公允。终不若绅士之和处平协。绅士问故。余曰。譬如某人殴伤某人。公堂祇能执法衡理。将殴人者责惩。即断给汤药赏费。二人怨隙终在。若使乡中说明。两相情愿。殴人者悔谢赔折。永无后嫌。受殴者则有自甘寢息之故也。

### 伪造契券

王德茂

学者释褐。出理词牒。诸多生。惟遇伪造契券字据之案。辨识辄能不爽。盖习业所存。于新旧纸墨。寢息最深。其年分远近。尝以神会故耳。近世情伪百出。凡茶叶栗壳荔皮诸汁染纸。与屋尘香灰擦墨。率皆新气浮勃。一目了然。若预置陈米堆内。一年可当十年。殊难辨识。须于晴日光中少曝。以物捶击。则见糠尘。是为确据。在任时。以此法讯明伪契伪字各案颇多。尝于米囤纸片悟出。实因钻研故业推之。至于对验本人笔迹。祇令迅笔重写年月之也十余字。自少至老。笔势不能改易。如工匠制造器具。各有定式定迹。他人喻之。不能自喻也。亦惟夙娴字学者。捷会其意。然则入官者居稽有素。旁通类及。何在不关治术哉。

### 师傅头

王德茂

穿窬所携铁钻。名铁师傅。见明人小说。今南中贼匪。通谓之师傅头。其熟使此物而能出手者。则曰师傅。随从者曰提包。凡称师傅。皆积匪惯贼。势难悔改。亟应究办。以清贼源。其余随从。当酌量可望改悔者。分别一次二次创惩。交该族该保具领管束。月取悔改结状。果其悔改之后。复有扳指为窃。以诬良论。情法兼尽。无不可化之稂莠矣。至刺臂一节。虽属定例。不可轻用。每见获到微案窃匪。验视臂闲。辄有刺字。问何不改辙。曰已经刺臂。贼据众着。谋生无路。虽不再蹈故辙。地方遇有失物事情。必向追究。势不得不复行窃也。闻之致为恻然。故治贼者不可少从宽纵。以滞去匪安良之程。亦不可少从刻核。以隘改匪为良之路。

### 青平贼影

王德茂

孟子观其眸子一语。即相人之要。每见贼匪到案。其目睛闪转不定。与良善迥别。良善闲有被扳赴质。虽形悚惧。初无流视之状。以此决之。百不失一。至若掌心积有茧痕。行路轻捷如不着地者。皆可定为贼匪。亦屡试屡验。尝五鼓时出青平墟外。见月照田水中有二人影。趋走甚急。相距十数步。不闻行声。令二役抄截其前路。掩执之。搜获随带铁钻。盖穿窬未得手者也。以常人月下

田塍。不敢疾行。疾必有声。故猝如所指。大抵宵小之类。刻刻防人。精逐神驰。不知所防适以致败。今海中有鱼名乌贼。潜处喷墨自蔽。遂罹网。同此以黠为愚之辙也。

### 电白令

王德茂

电白令石君寿庭。以狃执己见。滥刑毙命。为民讦控。尝曰吾实见得如此。虽为误。了无悔恨。余曰。见见非难见。不见为难。见己之所见。未及见人之所见。是以误也。官之于民。明知其诬架逞刁。亦当代为设想。原解其不得自己之故。理折情推。善为开导。犹恐执迷不悟。若官凭官之意见。民凭民之意见。未有不搏激而抵牾者。君于事后犹云实见如此。当时率恃己意。未尝曲体民情可知。夫目见豪毛。不能自见其睫。人所持与为难者。即其不能自见者也。大抵见己所不见。尤贵谅人之所见。见人所不见。尤贵忘己之所见。牖民者方以先觉先知自任。顾与较平等之见乎。

### 安顿军流徒犯

王德茂

军流徒犯定地。粤省最多。每邑发配。辄不下数十百人。例分丞簿巡典管束。犯等多系贼匪。关束之则无食用。令各谋生理。则每致逃走。虽逐日查点防照。不能少止。该管兼管。坐获罚处。不可胜计。而犯等一离配所。非盗窃无以为生。或潜回本籍。或窜入他境贼巢。办犹未办。诚非屏恶得实之道。尝为筹出官荒地。备置屋寮棘垣。责令管官委派家丁差役。监令开垦耕种。部分处置。每十人耕爨一处。一有亡去。九人连坐。计岁内禾稼蔬果。除食用外。核数贮存。为不虞之需。使有所畏忌。复有所系恋。遂无生心脱逃者。第犯等皆桀悍玩愒之徒。必得晓事家丁差役。善为约束。该管官时常稽察。乃可久远驯习而无他故。每谓僚属曰。匪犯安置得所。法司投之典乃非有名无实。闾阎由此绥靖。凡微员分所当为。皆 国家切务。不仅为罚处计也。

### 从政要言

王凤生

### 放告收呈

坐大堂收呈。非独初次放告宜然。即任繁剧之区者。按卯俱应如是。先谕堂书置收呈簿一本。届告期。发交代书。将各名下告状姓名挨次填写簿内。并令随侍堂侧。以备识认。其告状人。排十名为一起。分起点名。免令久跪守候。所收呈词。逐张查问。如系旧案。祇阅黏单所载前批。与现呈有无续添情节。报窃追租等案。略观大意。不必深求。惟新呈必须穷源竟委。讯其大概情形。倘对答含糊。定属代递。当堂掷还。令本人自呈。倘事不干己。藉端讹诈。即予

责处。取具遵结。所控决不准行。或事关重大。而情有可疑。必待严加盘诘者。则以其词权置一边。令其人起立阶下。俟本卯呈词收毕。再行提讯。曩余宰平湖。卯期收呈。有以殴死人命具控者。核其词涉支遁。因与反复辩论。原告理屈辞穷。遂命代书将词列见证之随来者。于堂下识认。唤之使前。立发其伏。前一人乃吁求发还呈词。愿具切结而去。由此推之。果能使谎告者恐驳诘而不敢尽其辞。勒诈者惧鞭笞而无以逞其志。则蜃楼海市。自可化有为无。堂上多尽一分心。小民即受无穷益。官劳则民逸。信而有征。况阅呈解识此法。分别旧案新词。并不过劳心力。亦何惮而弗为耶。

### 亲民在勤

州县官名父母。又曰亲民之官。父母云何。谓与子孙痛痒相关。得以随呼辄应也。亲者云何。谓与小民朝夕相见。勿使隔绝不通也。故官之亲民。凡于听讼。必坐大堂。官之爱民。凡于命案喊禀验伤。必随到随即坐堂。命案登时查讯。固易得情。即喊禀验伤。事或出于架捏。而随到随审。亦可真伪立明。无事差传拖累。若夫大堂听政。或有初次登场。怯于圜听者。然惟注意当前之事更何容心事外之人。且州县判断之功。在于看卷者十之七。在于听言者十之三。闲有供卷不符。是则讼师之播弄乡愚。更不难一鞠而伏矣。果能挨期编审。日以为常。官将习惯忘劳。民若不期而会。每于体察入微之际。两造真情毕露。俯首无辞。堂下欢腾。如出一口。真有上下情联官民一体之乐。欲得民心。未有捷于此者。

### 听讼宜慎

亲民之要。在于听讼之勤。而听讼则须出之以慎。两造控争。各持一理。理之是者。固据事直陈。即理之非者。亦强为附会以争一胜。词列证见。皆瞻徇情面。未递吐真情。或且窥官意以为左右袒。未可据以为实。惟在官之酌理准情。平心定断。必待其词之穷而后已。然亦有无可置辩。而察其容色。尚似别有隐情。中多委曲。难保非理之所无。而事之或有者。不可不设身处地反复深思。诱之使毕其词。至于屡断屡翻。亦当反己自省。或前此一时忽略。以致意见偶偏。切勿固执以护其短。若强之使从。苟能掩饰于目前。终酿争端于事后。别经更正。即幸免吏议。亦愧悔无及矣。堂书招书录供。惯于漏。且有受贿而故为颠倒者。紧要之处。自应默记。俟其录送。细核不符。即予更改。至官断则必官自为之。叙案始末。必道其详。断案情伪。必抉其要。务令针孔相值。天衣无纵。以杜将来缠讼之根。讼师稔知案定如山。亦不敢复思翻异。仍令值堂书置堂事簿一本。以所审案由判语。挨日缮送过朱。以备去任移交。至于案结退堂。人证之分别保释。遵结之洞中窾要。措词结实。皆须一一权衡。不可略近草率。如有文契券约。应行发还者。飭原差立取保状领状送署。一面检出

发还。俾经承无可留难。亦节民财之一道。

### 治尚明通

听讼又非徒守其经而拘于法已也。所收民词。千态万状。其事故亦百变纷呈。尤须相时因地。体俗原情。以恤民隐而通权变。何谓体俗原情。如乡僻愚民。罔知律例。其有习俗相沿。众皆视为恒泛。实则犯禁令而不知者。非有以教之于先。未可骤施之以法。村曲农桑之际。是其身家性命相关。若非案涉重情。切勿签差扰累。妇女非身有所犯。已据众供明确者。不可唤案。姻党互控。但为理明曲直。毋轻予笞撻。俾固讼讎。然必须将应撻不撻之故。明白宣示。使其真知感悔。庶不敢于再犯。寻常词讼勾摄。如其人适值婚期。准予宽假。缓为发落。甚或丰厚之家。有涉暧昧不明。不得已而以所获作为窃贼送官。虽知其情。勿发其隐。如犯者逞刁。供词挟制。切勿轻听。速为责释完案。此其事余亲历之。彼时相与无言。今且忘其姓氏矣。何谓相时因地。夫地方强弱不同。即民之秉质各异。非刑固不可用。即常刑之轻重。亦应随地制宜。有土俗相沿之举。事虽出于无稽。法非在所不宥。亦不得不酌为容恕。俯顺輿情。酷暑严寒。勿过熬审。疾行吁喘。勿便施刑。官当盛怒之时。用法务须斟酌。至胥役与现犯形若仇讎。恐其挟有素嫌以图报复。尤不可使之行杖。其或辗转相属。假手他人。则惟临时觉察。不必拘定掷签之数。立即喝止。慎利害于几微。切不可忽。

### 访案

访闻之案。如人命私和。须先传地保。严讯确情。再行按名查拘。凶徒聚众结盟。邪教敛钱惑众。宜伺其聚集之时。出其不意。密往亲拏。光棍扰害地方。确有旧案可凭。抑或畏其凶恶。首告无人。而侦知得实。立传被害之家讯明。无难摘发者。自应严拏究办。此外则必须谨慎。盖官既深居出。无非得自传闻。恐寄耳目于他人。而其人先不足信。其藉以招摇图利挟嫌济私者。固不足道。即或辗转相传。亦难保无误听旁言。暗中倾陷之弊。一经听信。则身在局中。未必能以虚衷化其成见。以后事多窒碍。转为束缚者。比比有之。万一疑难之案。情节支离。毫无证据。而罪名出入。生死攸关。若两造均非所愿。而自为解说。尚属情理可原。则姑任阙疑。俯从所请。以省事安民。亦通权之道也。

### 编审

近时编审案件。每以原告两月不到。辄为照例详销。及其以前情上控。又作新案办理。亦属了而未了。夫编期示审。乡民未尽周知。且恐差役受被告贿属。不为传知原告。故意捺延。豫为注销地步。其弊不可不防。余所之邑。先谕各房。查明积案若干。统造总册一本。再从中摘出某都某图计有若干起。分造各

册。各按都图出示。注明某起系原告某控被告某事由。限于某月日带审。并于示首声明。如果原告外出。速令家属赶传。如不愿终讼。或赴案具息。或具结交差保代销。经此次晓谕之后。倘再迟延两月不到。明系情虚畏审。即予照例注销等语。就近实贴。仍汇集通县积案。挨叙编审日期。晓示大堂。自是所编之案。无不如期投案。每日三数起。随到随审。有审必结。其仅系鼠牙雀角。无关罪名。但为理其是非。不必施之夏楚。故亦无始终抗违之人。余宰兰溪六阅月。审结积案六百余起。内息案居三分之一。而无一案以原告不到详销者。今人动谓词讼繁多之处。彼原图准不图审。即其言信然。苟有勤事之官。亦可力反其习。

### 清理词讼

何士祁

幕友拟批于副状。官过目画押。然后墨笔幕友录于正状。过朱发榜。此通例也。然辗转稽迟。榜未悬而批词已泄。莫如阅定画押。即令清书至二堂写榜。签押家人眼同对明。即加印加朱发榜。实贴头门。然后过批。既不忙。亦可免弊。所批呈词。宜先发榜。

官之所取于民者甚多。民之所望于官者。惟讼案为最急。其拖累困苦情况。臆说中言之详矣。须先与书差约。送送签。以三日为限。传齐禀到。亦以三日为限。路远人众者限五日。签迟延。传书面讯。禀到迟延。传差面讯。姑且勿责。再宽一限。即标于原票之上。如再不到。则重惩之。再限三日。如竟不到。非原告情虚。即不愿终讼。暂时注销。总不转票改差以累两造。民知官于讼事不逾二旬。则上下相孚。而书役需索可减矣。已准呈词。必宜速讯。

讯而不结。则两造守候。讹言烦兴。其弊甚于不讯。大约能详细看卷。虚衷推求。勿厌烦。勿疑惑。似亦无难决之狱。即或有补传人证。查吊契据。亦不过一二日以累小民。总之不结不如不审。不审不如不准。讯案必须断结。

词讼无论繁。皆甚丛杂。而其紧要者。不过数端。一为上控之案。一为伦常重案。一为殴伤重之案。一为近于局诈之案。与命案盗案而已。命盗案。例有限期。势难迟缓。其它案。则见官之勤惰焉。须将紧要之案。设立一簿。以差为经。每差空十余页。每案标明事由。经承年月。空五六行以备登记。几时转票则记之。几时催审则记之。几时上司札催则记之。按五日一查。其有一差名下。案多而不传到。转票而不禀复者择尤责处。每于停征之后。将手记之案及所未记者。清理一次。使知词讼一事。官所经心。则安业者多。而民受福矣。差票皆朱标即日或三日。此陋习也。须于票上自标日期。而手记于簿。至期查比。更为紧要。手自标记。

### 审鞫重案

鍾祥

一无案之时稽查宜周也。凡境内市集乡村。某处有何强暴之人。犯法之俗。邻境有何匪类凶徒外来潜入之路。或派妥实亲随。密加采访。或于公暇之际。下乡之时。自向诚实衿耆。虚心查问。或检查历年旧案。证验今昔情形。平时如此留心。一有报案。即可得其大概端倪。不致茫无头绪矣。

一报案之初访问宜详也。凡有重大案件。难瞒乡里之人。地方官据报勘验之际。或前或后之时。均可明访暗察。密为采听。酌量存记。用资印证。定断之时。仍以审鞫供情为主。案中缘由。自难遁饰。若漫无采访。则真情难得。若轻信采访。又恐别滋歧误。

一据报之后察讯宜速也。凡差保初禀。及尸亲事主初呈。人证落膝初供。此时真情均易破露。即刻查看情态。讯问供词。自不能全行蔽匿。切不可稍事迁延。以致案情变幻。难于鞫定。

一勘验必须身体力行。使之心悦诚服也。凡有报案。即速往验。不使稍为稽候。减带车马人夫。其饭食一切。均自备办。则民闲先已感服。逮至勘验之时。又必一一躬亲。道路崎岖。气味污秽。均所不避。则两造尽已心折。在我亦可信心。其应当场辩论者。即向两造明白指示。如有即应开释并取保者。亦俱当场省释办理。如此一勘验闲。情已俱翕然。即有顽野之俗。向遇勘验辄多滋事者。今能折服其心。断不致再有顽悍。

一审讯必须精神贯注。不可稍有闲断也。凡易定爰书之案。尚不难于鞫讞。惟案情狡展变幻者居多。实不可无审讯窍要。大抵审讯之法有四。首在严以抉其隐也。犯供藏匿。靛面隔山。若不严追。何供吐。但严非酷烈之谓。惟令长跪煎熬。除吃睡时暂准歇息。跪久扶令缓行片刻外。余则无分昼夜。直跪听审。或数日或数十日后。即属黠悍之辈。亦不能一力支撑。自然真情可期渐吐。凡用他刑均有穷时。长跪之法极平常。极严紧也。惟严之仍。恐不招。又在宽以探其情也。犯人或自惜身命。或受人坚属。或愚而欲遁。或狡而欲匿。或健而欲抗。狱之难成。大抵不外乎此。善问者。心平气和。见其情而发其伏。从容探取。婉转开导。俾令黠执顽悍之气。均无所用。回思问官所诘所告。皆系入理入情。即诇张之人。亦不能不渐入彀中矣。特恐方欲吐露。仍即隐匿。又在速以求之。使无遁情也。问者以全副精神气力。四面究诘。犯人纔欲掩饰。即被当头兜阻。或令干证穷质。或令彼造攻讦。或乘机施以问板。或暂时飭令跪炼。俾犯人亦知断不能逃。自然真供渐露。即有极狡极悍之辈。计穷无施。或碰头撞面。或假病佯狂。装样百般。而问者坚定不移。总以讯取真供为止。自不虑其始终隐遁。特恐求之稍急。犯人精力不支。或游供难凭。或真病难问。又须缓以伺之。使得确情也。犯人初经审讯。忍心负气。钩探皆难。迨审之日



久。气亦渐馁。心亦渐活。问者与之昼夜相对。恩威宽严。无法不施。细微曲折。无语不到。火候既至。问者与被问者。两情已相熟惯。自然渐露机缄。且问荅既多。往往于旁支他事之中。更得确凿把鼻。迨至已吐真情。有其大端。尤欲得其详细。尽力搜索。方期疑窦全无。亦非缓以求之。不能详尽。此鞫讯之大凡也。

一鞫狱又有多方侦查之法也。案重情隐。莫可端倪。质讯之供。有难尽信。则设法侦查。所不可少。或令妥干之人。扮作罪囚。与案犯二三人同收狱内。俟夜深熟睡之时。察听各犯私相告语。有可得其实情者。或于监押房闲。预置夹壁。顶上空虚覆纸。下面安放木梯。令彼造亲切二三人。均在房内居处。随派妥人登梯密听。亦可藉得真情。又有狱案难成。或系犯人听信讼师播弄。如将主唆之人查访明确。缉拏到官。则案情立破。此皆侦查之方也。

一鞫讯重案既戒轻信。亦戒多疑也。往往有道路伤毙之尸。亲属已经确认。而实非本人。有尸骨无存。或尸身残毁。虽三造供指致死情由。历历如绘。其实竟系似是而非。又有赃证恰符。确认为真凶真盗。孰意事有凑巧。物有相类。固执定见。卒成不白之冤。此轻信之不免有失也。然有鉴于此。或致遇案多疑。往往爰书将成。案情本确。祇以私意猜疑。或故为挑翻。俾令犯供无定。或借词推诿。专欲卸责他人。或别觅事端。详请咨询展限。与监候待质。此等游移苍滑之见。贻甚大。缘滋蔓不结。甚至稽延十数年数十年之久。起初一命所关。卒至酿成数命。甚或牵连被累。倾家废业。苦累更难尽言。且以信讞转作疑团。常事翻成巨案。枝节百出。冤外加冤。害官殃民。荼毒已甚。此多由私疑既起。妄欲推诿卸责者。职为戾阶也。须知轻信实难。多疑尤为不可。惟以前列查讯之法。虚心研求。实意鞫办。自无流弊。

#### 审理寻常词讼

锤祥

一讼端不容轻起也。凡赴署喊冤。及拦舆禀诉。又或未值告期。差役传呈。均须传带原人。详细诘问。遇有无据无理情词。均即对众指辨明白。不容轻为尝试。则刁滑扰讼之意。即可潜消。而触目警心。并令旁观者均已知感知畏。此息讼之法也。

一控词不宜率准也。凡初控到官。如实有屈抑之处。其词自必明晰直截。可以一览而知。若呈禀牵凑支离。显有捏饰之情。即于当堂放告之时。摘其破绽。发其隐情。明白驳斥。不准混讼。倘必求收呈。亦即于批示之时。详细指驳。以杜滋讼。其中如有架唆作呈之人。既见批示明切。可使之有所敬畏。或放告时。遇有事涉细微。即可当堂劝令免讼。以期平争释累。此尤息讼之法也。

一传讯不可扰累也。凡案批准提审。须摘要差传。不可率照原呈。遽提多人。

所差之票。酌量道路远近。勒限传提。不可任差稽延滋弊。差票既发。更须内号注明。随时稽核催办。须大张告示。谕令原被证佐。凡经传唤到城。准其随时赴署禀官报到。免致差役延搁私押。至人证已齐。如可讯结。即就现到者讯问。不必另提。此皆民速审之方也。

一新旧各案务立编审章程也。各州县共有上控自理词讼若干起数。飭令各房书吏悉行开列。其远年未结细小各案。及虽非远年而原告久不到案例得详销之件。均即注销将原由明白示谕。以免书役朦混送票。飭传滋扰。其现审各案。分别上控自理。依次登簿。查明三造道路远近。飭差分限传提。其限期不妨稍宽。自出票传提之日起。约计何日可以传到何案。按日排定。每日传审或三四起。悬示大堂。俾各原差按期禀到示审。其不能即到者。再行宽限传提。次不到。即将该原差酌量示比。如此勤于编审。自然书差不能稽搁。案件悉可完结。至奉上司衙门传提人证。亦须勒限催差提解。如有玩违。即将原差重责。则传解亦不致迟延矣。

一审案务须细阅卷宗也。两造各执一面之词。似乎混淆难辨。而其实是非真伪。自隐露于字里行闲。如将彼此前后各呈词。留心查核。则诌张为幻之情。不能尽掩。至呈案文约契墨册帐图说等项。即有捏造。总露痕。亦不能逃吾觉察。即属资性稍钝之官。但反复阅核。则控情亦有可寻之路。书读百。其义自见。况控呈之粗乎。阅卷数次。即将看出破绽。登记小簿。以免临时遗忘。至当堂讯问之际。控者见问官已经洞彻原委。则既服其勤能。又惧其摘发。自然易于定讞。若卷未阅清。临审两造哓哓。凭何指驳。故虽审不能定断。虽断不能输服。若今日不结。明日再讯。一有迁延。控者受累无穷。官亦审理不暇。其弊不可胜言。此审之务贵详细看卷也。

一审断宜服其心也。两造听审。有理者惟恐官之未悉其情。无理者惟恐官之廉得其实。问官惟令两造中证。各伸其说。谕一人讲毕。一人再讲。不准插言混淆。则言者可尽其意。听者可详其情。俟三面供毕。问官即将所阅卷内各情。缕叙一番。俾令明白听悉。然后再将此是彼非之处。反复辨明。使有理者无不伸之情。无理者无可抗之势。曲直立分。当堂定断。将所以如此讯断原由。明立讞语。通示众知。虽有狡诈之辈。亦无所施其伎俩矣。

一审毕宜加劝谕也。民闲词讼之由。或因挟嫌。或因争利。或因负气。或因受属。大抵不外乎此。至所控之案既毕。有甘心息讼者。亦有余忿未息仍思再控者。所贵于审断完毕时。明白晓谕。以破其愚也。告以控而不胜。固获咎愆。控而即胜。亦非良善。挟有夙嫌。则冤仇日结。卒至两败俱伤。因利争控。则废业伤财。竟至得不偿失。若因负气一时。何苦受此累月经年之患。若受他人挑唆。何苦自蹈剥肤噬脐之伤。即使实有事端。必须明白伸理。或听人劝处。

或自受小屈。转得无事之福。并为乡里称道。若务求胜人。竟以健讼为事。即使控争得计。亦不过成一讼棍之名。且始以此得。终必以此失。将来必有破家亡身之害。而子孙习染争讼。累世之后。尚受其殃。如此不惮烦劳。明切劝谕。身受者未必全无感动。闻风者更俱称述津津。今日之戴父母颂神明者。未必不于此而得之也。

一审理之弊宜防也。凡控争事件。或同城僚属婉转求情。或官亲绅士巧为进说。或丁书差役人等设言摇惑。均不可轻于听信。惟恃详细阅卷。和平问供。此心果能公而无私。勤而不倦。事经定断。总不致于错谬多端。惟屏去情托。更须删除意见。若以胜气相陵。轻于殴詈。又或游移两可。主于模棱。不能即结。小事卒成大案。其患不可不知。至于利心未净。颠倒是非。或因分家争继。巧取有事之财。或因赌博奸情。藉图罚充之利。此则居官败类。国宪具在。亦无可置诸齿颊。污及笔墨矣。

### 缉捕审办之法

锺祥

一未经失事。巡缉不可稍疏也。境内何方与邻境接壤。何处乡庄市集素多匪类潜踪。有何著名积惯之徒。何等为匪不法之事。平时均应查访明确。或询之于诚实绅耆。或访之于久任僚属。或检查旧卷。或参问老年书役。如此多方采询。自不致茫无闻见。再如欲查讼棍。则派人试购呈。欲查教匪。则派人伪入学习。欲查盗贼。则派人假托输赃。如此设法侦察。更不致全无端绪。至于巡防严紧。又在按乡派役轮巡。仍令妥干亲随复查勤惰。又在会同营汛墩台按段侦缉。仍须亲往督办。时有赏赉。以期各兵役等乐于尽力。又在劝谕绅民各相守。俾令按里互保轮牌值更。使匪类不得匿迹。又在关会邻封。各于交界派差巡缉。无事则于夜闲会巡。有事则相与侦拏。不分畛域。至解犯解饷。以及各处官差过境。则又遴派妥役。随护行走。俾无疏失。如此层层稽查。处处防缉。境内无不晏然。至巡防一切。不免多费。而地方肃清。客旅居民。均深感颂。处分减免。卓著官声。即耗费办公之资。亦何所惜。

一既有失案。缉犯不宜稍缓也。一购线宜广也。匪类各有径路。或系外境远来。或系近庄窝顿。或系积惯巨匪。或系初犯穷贼。眼线真切。案犯方不难于破获。大抵东省匪类。其在本境内。则曹兗各属红砖地棍惯贼积匪居多。在沂青各处。则掖匪盐梟肆窃纠抢为众。济南武定等处。则回民赌棍草窃滋烦。其在邻省。则颍亳海邳由南而来。商虞大名由西而入。沧洲盐山由北而至。惟贼识贼。惟匪缉匪。本境如无妥当眼线。即须查访何处素有捷才可资缉捕者。务须唤到差用。假以辞色。优以盘川。俾令尽力侦缉。方为有裨。一悬赏宜厚也。因势利导。则人情思奋。酌量案情轻重缓急。悬立赏格。自一二千两至数百两

不等。务于格内书明所赏银两足平足色。寄存官库。破案之后。当堂亲发。不延月日。不令经手之人稍有克扣。亦不令无功之人稍有分肥。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故欲期要案速破。惟在信赏从优。若本境差役。实有长于缉捕之人。则信赏之外。又当随以严罚。票差之日。勒立严限。逾限不获。即将该役等家属酌量寄监。倘该役等阳奉阴违。仍不认真尽力。一经他人破获。即将该役等从重审究示惩。如此振刷精神。多方缉办。势不破案不止。岂有尚难弋获匪犯之理。

一破案获犯。切不可姑息养奸也。重要罪犯。按律定办。固不可有意从宽。致乏儆畏。即寻常案犯。应问枷杖及锁带礮杆者。亦必照法办理。庶有以折磨其桀骜之气。渐消其匪僻之心。如枷示则不可令其过于宽松。致有随时脱卸。杖责则不可任役受属。稍事从轻。致案犯不知儆畏。须知凶健匪徒。必令深受痛楚。方能惊心慑胆。尝有善于治匪者。寻常杖责。惕然知儆。此当善师其意也。其锁带礮杆者。照例有一二年之久。若虚应故事。虽有礮杆。不锁带。或即锁带。任其来往自由。转致藉带礮杆。竟向铺户居民强讨恶要。反为讹赖之具。岂尚知所儆惧。惟拘管一定处所。系带坚固。不容脱放。照依限期。久而弗释。匪类畏此拘苦。甚于徒配杖枷。自然不敢再有轻犯。如此认真惩办。将见身罹刑章者。既已深知儆畏。其潜相窥伺者。亦俱裹足遁藏。尚何虑匪类之恣肆乎。每见匪类渊藪。如皖省颍亳凤泗。江省丰沛淮徐。豫省汝光。直省大名沧州等处。并楚省沿江巨匪。粤省洋海盗贼。向称整顿有效能使凶暴敛各官。亦非别有异术。惟于无事时巡防加紧。有事时缉捕尽力。获犯时惩治从严。自然可以诘奸禁暴。不但匪类既去。良懦得安。且法令森森。亦能化莠为良。保全甚大。尝见初时行窃。继则为强。胆壮性滑。不至丧身不已。惟是随时严惩。俾令剥肤知痛。转可首领保全。水懦民死。火烈民生。此在为官者之识力并到也。惟杖枷礮杆。本系施于轻罪人犯。若但知从严。不知矜恤。或至受伤而毙。或至羁系残生。亦伤天地之和。非在官者仁心为质之本意。必须择派妥实丁役。专司看管。凡轻罪羁系人犯。无衣无食。随时捐给。或伤或病。留意抚。如此。则心与法可以并行不悖。有造福而无根矣。

一豢匪之弊不可不察也。匪类若无依傍。必不能肆行无忌。或地方豪棍恃强包庇。或顽劣衿监恃符窝藏。或在官兵捕人等得规容隐。即有聚族为匪合庄同类者。亦多藉豢庇之人。相为牙爪。暗通声气。除匪必先除窝。治贼必兼治捕。断不可有所回护。受其欺朦。致有缉办之心。终无除莠之效。须知豪棍滑捕。均畏刑章。果能坚心整顿。立法肃然。彼亦不能逞其伎俩矣。又有一经为匪终身莫赎。虽有改悔之愿。差捕诸人。竟不容其自为湔洗。或遇有报案。逼令招承。或指使非为。藉图需索。甚至假差吓诈。教供妄扳。均须洞烛其奸。从严

究惩。此又缉捕之所宜知也。

一化匪为良之法不可不讲也。习于为匪之徒。几若一成不变。并有父子兄弟。竟以偷盗为世业者。若非此别无谋生之计。此固由于性习使然。究亦未尝不因衣食之难谋也。地方官果能时以民生治理为念。查其境内或有未种田地山塘。未植桑麻果木。未养牲畜鱼。未讲商贾负贩。未习手艺人。但有可以借手之端。多方设法。剴切引导。俾令生计渐宽。营谋有路。得尺则尺。得寸则寸。既有此真心实力。岂竟成效全无。果使所图有成。衣食渐足。俯仰渐舒。驯至化莠为良。岂不功在民社。即使事会难成。补苴鲜策。而有此一番勤拳恳挚之意。无论民闲淑慝。罔不共见吾心。再有草窃奸宄。致犯刑章者。从严惩治。彼更受之无词。亦与整顿地方大有裨益。

### 蜀僚问答

刘衡

或问棍蠹诬扰富民。集案讯明后。严惩之。已足保富良矣。收呈时必先讯乎。曰。收呈时先讯。乃临民第一吃紧处。盖案经集讯。必须出票饬差。传唤人证。距城近者二三日。远者五六日七八日不等。差得票到手。此数日内。便赶紧向富民索诈。其诈法倍加凶恶。未入城之先。必吓以锁炼。入城之后。必私押之卡房羈候所之内。实例禁之班房也。班房之看役。与差等息息相通。饭店似非班房比也。然饭店人等。亦与差役通气。或即系差役开张。遇有人证到此。差之凌虐之者。无所不至。必勒令当烈日寒风之处坐卧。或以水泼地。或以尿桶粪缸一切秽物。置之口鼻切近处。饮食不以时给。俟其馁渴哀求。则昂其价至数十倍。甚至百钱不得一盂饭。数十钱不得一杯水。差等与店家恣食酒肉。行令猜枚。喧呼快乐。一切店内灯油薪米。俱勒令派钱。若亲属给送饭食。则暗唆同押之匪类抢食罄尽。良民不得一粒下咽。三五日内。任意索诈数十千文。不遂其欲。则受一切苦恼。迨官讯明释放。差等或仍自私押。或跟至其人家大肆闹索。必遂其欲乃止。而其家破矣。然则与其惩棍蠹于集讯之后。何如禁棍蠹于收呈之时乎。

或问情虚之原告。即非讼棍。必系刁徒。官于收呈时讯鞫。其时并无质证之人。彼引服乎。曰。此自非易事。但须为官者耐烦耳。大抵刁徒诬告。其词内情节。必有矛盾处。谚云。事假难真是也。官果有爱民之心。但须设身处地。一面细核呈词。一面详问口供。但觉供情与呈词。略有参差不合处。即带入署内密室。百端诘问。不许胥役一人在旁。恐彼知我审案之法。可一不可再矣。供则官自录之。役则令军流犯及水火夫代之。或凭空而慑以盛怒。或含笑而入以游词。盛怒时。必唤进皂役多人。令其吆喝示威。官或以醒木重击案桌。或大声疾呼。或提出别案应行杖责枷号之犯。当原告前发落。察其面目眉睫之闲。

是否颤震。摸其心窝。是否跳突。并令吐唾沫于器皿内。察其有无津液。若竟无之。或虽有而甚少。却有前项颤跳等情。即系情虚。可从此穷诘而入矣。然乡曲愿民。初见官长怵于官威。往往有前项颤跳等情。未可信为情虚之确据。则不如入以游词之为得也。入游词之法。莫妙于先与闲谈。如课晴问雨。及询其家房屋向背。有无竹树。一家几人。每日饭食若干。薪水若干。饲畜牛犬鸡豚各若干之类。以炫聳其心。错乱其词。而衰竭其气。如告强占妻女之案。则问其妻女年貌。兹准尔告。将被告拏来。叫他出钱给你。可免其断还否。如告盗葬之案。则语以我准尔呈。将被告拏来。劝他将钱给你。可免其起迁否。若系真情。伊必不允。若虚则必首。彼见官霁颜煦语。以为官受其欺。已准其状矣。便敢大放厥词。刺刺不休。谚云。言多必失。官但虚心细听。设身处地。体察情理。彼既说得高兴。则其在外闲与讼师商酌默记之情节。必定遗忘。必至参差颠倒。露出破绽。官则忽然折入正文。于其破绽处。穷诘严迫。忽喜忽怒。忽此忽彼。令彼应接不暇。必然露出一半真情。官则语以此案要审不要审。若要审。被我审出。但有一字涉虚。便要严办。若不要我审。但要将呈词抽出。祇当尔未曾告状。便可罢手。若彼情虚。必然叩头求将呈词发还请息。请免深究。是时官仍不可说破诬告该问罪。遽示威也。一示威。则彼疑畏退缩。一言不敢直说。后半情节。全不能得。仍与温言开导。或赐以茶烟点心之类。务令出具切结为要。

或问刁徒遽出结乎。曰。此亦非易事。但总须爱民者稍自耐烦耳。大抵取结之法。亦有次第。必须以次递进。先取误听人言以致诬告情愿息讼归家之结。次取妄告之结。彼见结内并无诬告字样。以为无碍。必照官之写结。自用掌模。迨两结既得之后。方告以尔快直认。尔就不认。我有此两结。亦尽足办尔矣。如此。则彼必直认诬告。仍取诬告切实甘结。然后带出大堂。当众声明其罪。检出诬告律例令读。系初犯则照律严惩。系再犯以上。则比照扰害例量予枷号示众。亦无不可。夫如是。则被诬者尚未到案。而案已审明。大概被告一到。略问数语。即可释令归家。棍蠹无所施其伎俩。凡意图诬告者。闻诬告不能害人。反自受枷责也。辄息其恶念。便暗中省却多少诬告案件。所保全者不更多乎。记吾丰有摄篆邑侯陆公者。收呈认真。一时有神明之颂。先编修公极口赞服。予谨识之。及作令辄仿其法行之。民以为便。述之以志得力所自云。

或问审讯命盗要案。及一切大案。作何问法。曰。是非隔别问供不可。凡审大案。必须将犯证分开数处。毋令聚在一处。官所问之话。所录之供。不得令案内一人知之。一人闻之。盖犯证见官审案。霁颜温语。并无喝令掌责刑吓等情。以为前所取之供。乃官所喜闻者。未有不随声雷同者。如此则真情何由而得。莫若将犯证分开。先后带案细讯。情真者则供必吻合。所谓事真难假是也。

若非真情。则必言人人殊。往往彼此参差不合。所谓事假难真是也。若既隔别熬讯。所取之供。果人人符合。庶可确信为真情矣。

或问要案有干证指为奸盗正犯。而其人极力呼冤者。可讯得真情否。曰。莫如听其私语之为妙也。如署内有密室。于密室后层。先潜伏亲信戚友一二人。在内。然后将干证与所指之犯。带到密室外闲。官亦诘问数语。忽令人持帖称有客拜会。官则谕令将门锁闭。待会客毕再来审讯。犯等见室内无人。必彼此言语。是真是假。不难立得。或带同见证至城隍庙内审讯。仿前法变通行之。亦可必得真情。予在广东四会任。有何参猷家连劫盗案。差役缉获刘亚康。矢口不承。予仿照此法。将刘亚康并余犯六七人。锁至城隍庙东西柱。真情乃得。

或问盗案以赃为凭。赃可凭乎。曰。可凭。但患失主记忆不清。或错认耳。更恐捕役勒令失主妄认。以冀速了案耳。须将似是而非之物参错其闲。令失主辨认。若能认。方是真赃。否则恐有别故。难为凭也。即如前所言何参猷被盗一案。起有蓝布旧棉袍一件。赃物当在典铺。经捕役在刘亚康家起出当票。赃经何参猷亲认。幕友等俱谓可信为真盗矣。予独疑当票一薄纸耳。捕役围拏刘亚康。事在黑夜。其时当票放在何处。捕等何以知其为赃物而起之。乃于小押铺借蓝布旧棉袍四五件。将差所获刘亚康之赃袍。作一密记。参入其中。再令何参猷认之。何参猷指认屡误。予乃提差隔别熬讯。诘以当票在何处起获。则捕等所言人人殊。予复讯之。始究出当票并非在刘亚康家起出。乃土棍王亚厚交与捕役者。即刘亚康亦王亚厚引差指拏者。旋勒捕等缉获王亚厚严讯。则王亚厚乃三合会匪之魁。曩曾邀约刘亚康入会。亚康不允。亚厚挟嫌。故栽赃诬之。蓝布旧袍系王亚厚己物。亚厚盖本案真盗也。令王亚厚交出真赃。王亚厚又交出当票一纸。系白布大衫。予仍向小押铺借白布大衫数件。令何参猷辨认。何参猷一认即得。乃知王亚厚之为本案真盗。毫无疑义。予复诘何参猷前此何以误认蓝布袍。则捕役李标属为妄认者。李标身充捕役。承票行缉。乃敢听受匪属。诬陷良善。几至失入。法难宽贷。乃提案用重枷枷示。满日杖责。发落时。传集各班差役。令其环跪堂下。看视行刑。乃宣示李标之罪。毙之杖下。何参猷听属妄认赃物。几入人罪。本应律拟。念系失主。且到案即据实供明。情同自首。而刘亚康亦尚未被累。情尚可宽。免其查议。仅令在上谕亭阶下。跪香三炷。仍带案与刘亚康陪礼服罪。甚矣。盗案之难审也。此案既有赃物。且经主认。尚未可为凭。非耐烦细诘。何自使民无冤哉。

### 劝息讼说

#### 武穆

本署县家世清宦。自祖父以来。由进士起家。且皆由县令进阶。凡任山右安徽山左诸处。政迹所在。至今犹声称不替。余谓治民有谱。余需次豫章。居恒刻

自检束。兢兢业业。深以不能仰承先志为谦。历署吉水龙泉各县事。人言籍籍。以吉水刁弊龙泉蛮野为可虑。余惟以开诚相见。不敢参一己之私。不敢存一事之怠。型仁讲让。期于得平。两地瓜代。均忝窃輿诵甚着。今岁三月。奉檄权摄乐平。每念斯邑称富庶之区。为人文之藪。且代期甚久。即闲有莠民陋习。而移风易俗之化。自可渐展设施。视事以来。夙夜不遑自逸。究不知斯地之人士。能谅之而能信之否也。兹忽因他事解任。各绅耆等祖送河干。诵章稠。且有攀遮至泣下者。自惟七阅月来。纯盗虚声。于地方诸利弊。毫无成效。乃劳爱戴如此之切。愧念之怀。倍有余痛。此身虽去。而此心实有不能自己。爰仿古人箴规之义。用浅近易晓之词。衍为劝息讼说。以寄赠翥山之人士。以抒余尸位以来不能潜移之惭焉。

谚语曰。衙门六扇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此二语。并不是说县县皆是贪官墨吏也。尔等仔细思量。因着什么大事。实在过不得去。动不动就要打官事以决胜负。殊不知官事岂容易轻打耶。当初来城时。怒气汹汹。朋友之规劝。族房之拦阻。均置不顾。亦不过自度理直。谓必可取胜耳。今且就有理无钱之词。为尔等引伸之。大凡告状之人。未必全能自写呈词。或托亲友延访讼师。讼师平空劳否。必假代书盖印戳记。代书平空徒当差否。承科挂号。未必无费。已递词而守候批示。岂能无费。差役执票到家。何能无饮饌馈赠之费。请公亲。延词证。又何能无往返供给之费。本署县凡遇签差之件。皆当堂约戒。按路途之远返。标定限期。无如差役积疲辄结。执票如约者。十不得二三。不得已为之一再加催票。不得已为之挂牌示。审期。始则限比散役。继则严处总头。舌弊唇焦。费尽心力。幸有全案之能带讯者。已月余日矣。试问此月余中。本为盛怒而来。一日不能取胜。则一日无颜径归。急躁之余。羞忿随之。当斯时。能不屡屡具催词。谓差役之卧票不行乎。能不殷殷贿房科。为之速具催票乎。在城之银钱。糜费若干。在乡之田畴。荒芜无算。一讼之累。有假子钱以剂者。有鬻田产犹不能尽偿者。如此看来。是未经堂断。小忿未泄。而已先有如此种种累害也。凡事贵端始谋。一事当前。必须自头至尾。打算一番。若一味负气好胜。即控得有理。赢得官事。而所得已有不敌所失者。迨至事后追悔。曷如学忍让于先。反落得乡里称盛德也。况官断十条路输赢未可知耶。本署县会见尔等有因结讼之后。族众派费。以致同室操戈。且有构讼不休者。愚蠢如此。不胜为尔等痛恨。尔等曷不三思。右条为有理而不能忍小忿者言之。若无理之人。而必以健讼为能者。则尤不可解。本署县斯土已逾七月。遇两造投到之案。不必责其人证齐全。无不为之一堂审结。且无不以礼让和睦惩忿窒欲之义。反复开导。以冀尔等之毋蹈讼累。毋贻后悔。翥山风土厚。斯民各具天良。察其聆受诲谕之时。诚服首。爽然如有自失者。竟十之六七。其有始终执迷。当



堂不能肆其诿张。藉以不具遵依者有之。且有理屈词穷。当堂业已极尽输服。及退后而诱于讼师之狡计。赴府翻控者亦闲有之。本署县五夜思维。揣度尔等之隐衷。不踰二端。不知于推己及人设身处地时。一为着想。则是蔽于私也。不知富贵在天。饮啄俱有前定。而妄为垂涎。则即拗于争也。然吾得以一言蔽之。不过曰愚而已矣。苟一蔽于私心。则必肇衅于争端。争端一萌。则必有讼师为之乘闲构衅。诱于衙门中。谓可以济其私。汝等试就汝一邑中某族与某族构讼已往之事。怎样结局处着想。或占山坟。或争水利。负固不服。逞强自雄。告上状。讦部科。甚至械戕杀。两造命案相寻。有延十余年不轻易完结者。良民由此破家。证见因以拖毙。究竟原被中孰有能获便宜者。前车之覆。汝等不知鉴省。犹欲蹈其辙焉。愚乎不愚。谚语云。争着不足。让着有余。此言虽小。可以与推己及人之说相表里。又云。君子乐得为君子。小人枉自为小人。此言似浅。尤可与饮啄前定之说相发明也。愿尔等及早猛省。永为盛世之良民。毋作诈虞之情状。着诚去伪。返朴还。余身虽去。余心实有厚望焉。

#### 邱叔山府判录存序

#### 路德

天下良民多乎。曰多。莠民多乎。曰不少。良可转为莠。莠可变为良乎。曰可。民之良莠无定。视乎习俗而已矣。俗尚谨愿则为良。尚黠且悍则为莠。人人乐为谨愿。则莠可为良。而良民多。人人乐为黠且悍。而不乐为谨愿。则良亦转为莠。而莠民多。莠民之日见其多。而良者少也。听讼者为之也。良民畏讼。莠民不畏讼。良民以讼为祸。莠民以讼为能。且因而利之。其始不必有讼也。谨愿者无事不屈。黠且悍者无事不伸。以言语侮人。以势力胁人。以厚貌欺人。以阴谋陷人。谨愿者身受其屈。自度不能与校。而隐忍不讼者。不知凡几矣。及不得已而讼。必冤抑之甚者也。黠且悍者则无冤抑而讼。有罪辜而讼。事不干己而讼。朋比同谋而讼。借端影射而讼。凭虚结撰而讼。听讼难。听今人之讼尤难。今之谨愿不如古。而其黠且悍也则远胜于古。讼师之画策。胥役之舞弊。其伎俩更巧于古。非智者不得其情。智者或不尽得其情。不得其情而曲直溷淆。胜负颠倒。犹可言也。得其情矣。而曲直依然溷淆。胜负仍不免颠倒者。岂必有请托之行与贿赂之入哉。谨愿者一入公门。则赧啜嚅。震动悼栗。望而知其无能为也。虽苦之而彼亦受也。黠且悍者反此。望而知其不易驯也。将执法以罪之。而彼且退有后言也。柔则茹。刚则吐。于是乎右其所左。而左其所右。辱骂也。殴也。诳骗也。盗窃也。兄弟之析产也。商贾之分财也。朋友之负债也。卖儻质剂之鞅鞢不清也。田庐渠堰之攘夺不定也。大都佞多胜。讷多负。很多胜。怯多负。善争多胜。能让反负。胜负之视乎曲直也。天下之平也。不得平则鸣。谨愿者虽畏讼。而负屈之极。则亦不免再讼。彼黠且悍

者视谨愿者如蚁。且逆料官吏之无如我何。虽自知其曲。而亦不惮于讼。州县讼不解。则讼之府。府讼不解。则讼之司道。司道讼不解。则讼之督抚。督抚讼不解。则讼之京师。至京师而情伪歧出。失其本真。虽有皋陶。不能穷诘。且督抚者总核一省之讼。而不暇为听。京师之三法司。总核天下之讼。愈不暇为听。况讼经数载。其隐情必深。其机谋必幻。其株连必众。其事绪必纷。其布置早定。调一卷。提一人。近者数日。远者数十日。诛一胥。纠一吏。少则累及数员。多则累及数十员。纵能洞悉奸邪。实有不易平反之势。即力为平反。而谨愿者。已不胜困惫矣。彼黠且悍者。见此事之不数有也。益肆行无忌。吓诈良民。在一乡则一乡畏之。在一邑则一邑畏之。在一郡则一郡畏之。否则从而效之。扰害日增。贫富交困。民俗之不醇。民生之不厚。其渐积盖由于此。前辈叔山先生。由御史出守延安。距省千余里。治绩之详。不可得而闻也。及再摄凤翔。于每见凤翔人。辄问曰郡守何如。曰神人也。治郡月余。已周知一郡事。言之如数家珍。数十年尘牍。两造不尽知者。守则知之。且贯串始末。纤悉不遗。有祖父涉讼至子孙不休者。守一讯而定。不劳再鞫。称为邱一堂。每听讼必于外堂。纵民观听。至夜分不辍。耳听目视。口辨手批。五官并用。而无悴容。无倦色。不知其何术至此。

余解之曰。无术也。子未观水乎。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静也。水静则明。能烛须眉。水静则平。大匠取法。人心亦然。利害动于中。是非眩于外。惟不静故不明。事之得其平者寡矣。学者坚持此心。庶几其近之乎。庚子夏。见寄新刊府判录存。披读数日。直而不激也。明而不眩也。宽而不纵也。严而不苛也。窃叹曰。用心不分。乃凝于神。心之用大矣哉。用以读书。则殚见洽闻。穷源竟委。用以摛文。则课虚叩寂。通幽洞冥。用以治事。则拊本引纲。分条析缕。用以观人。则望表测里。辨甲知乙。用以听讼。则旌淑别慝。生枯弱强。皦如白日。而不能照覆盆之下者。隔也。去其隔斯显矣。明如离朱。而不能求赤水之珠者。伏也。揭其伏斯出矣。当夫堂上环跪。咙聒不休。虽涂其隙。必留其。虽强于外。必馁于内。惟静者见微知着。徐出一言以折之。黠者不能对。悍者不能争。谨愿者乃实得其意中之所欲言。使积久不伸之冤抑。一旦而伸之。天下快事。无逾于斯。道路传闻。犹鼙鼓轩舞。称道不衰。况身受者乎。夫亲民之官。莫如牧令。亲牧令者郡守也。使得如先生者数百人。分治天下诸郡。牧令听讼。必矢勤矢慎。不掉以轻心。不参以成见。不以毁誉为是非。不以爱憎为喜怒。州县持其平。则讼于府者必稀。府持其平。则讼于督抚司道者必稀。更奚有匍匐京师。叩帝阍而烦星使者乎。刑罚清于上。习俗美于下。使人人乐为谨愿。而不乐为黠且悍。即有黠且悍者。亦息休影。不敢以身试法。斯良民多而莠民日少矣。听讼虽云末务。而正本清源之道。未始不

寓于斯也。顾安得如先生者数百人分治天下诸郡哉。

### 书三案始末论

包世臣

论曰。岳松庭承宣山东。诚述堂提刑江苏。皆延予为总理。初。予皆与约曰。贱子才力。但能办七分不公道事。过此不敢闻命。然在松庭所。庶几践言。佐述堂。未免有阑入八九者矣。吴棣华提刑闻而怪之。曰。人言吾子办事。必以七分不公道为约。有诸。予曰。画地自守。鄙志也。然常媿未能无渝盟。棣华曰。不公道至七分。甚矣。吾子得毋愤激而发此谈乎。余曰。岂弟君子。无易由言。何阁下之言之易耶。衡时度势。非至七分不公道必不能行。不公道仅至七分。则吾心差可自安。而讼者一胜一负。亦皆得以自慊。贱子调和而为此期望不可必之谈。何阁下反疑为愤激耶。棣华曰。愿终其说。予曰。案至两司。则承审官已为被告。故本案之曲直。与有司之平枉。以十分为率。官民各居其半。其在官之五分。难以言公道矣。民与民争曲直。而成案有司枉之。然后兼与官争。甚至弃本案之曲直。而专与官争平枉。则上游之有以驱之也。故善者惟于本案曲直争多寡之数。曲直在本案者。果五而得三。是谚所谓大头已向下游也。讼至于提省审办。两造之力皆已疲。盖有求己而不得者矣。公道昭至五分之三。直者之气必平。曲者之健也。常恃官吏。见公道昭于上游。则已失其所恃。而又不为已甚。留不公道之二分。使得藉以自饰。则岂有不可已之事乎。本案之曲直明。官吏之平枉自见。而直者之气平。则其与官争也不力。而枉在官者。上游可以意消纳。而不至翻异。故予尝谓保全官吏在舒民气而不使之郁者。良以此也。

今在省讞办案者不然。人卷至省。其曲直未尝不了然于心目也。以为顺其曲直。则官吏之获咎至重。必颠倒黑白。势禁而强持之。益深使之喻水之必溺。益热使之喻火之必焚。以甘心就枉而不悔憾也。夫直者以不甘受枉而诉于有司。有司既从而曲之。激为上控。而枉更甚。其果能甘乎。且上游曾亦何利于其闲哉。然而启口必以为事关全局。不可长讦上之风。酿祸造劫。殆有不忍逆料者。此贱子所为必以七分不公道为约。而自忖平生所经。犹深内媿者也。棣华曰。吾子之言痛切矣。世闲竟无不公道在七分以内之事乎。予曰。州县受理。稍持公道。虽使至八九分可也。至两司则格碍多矣。然不曰三分公道而曰七分不公道者。为之取数已赢。不敢更以公道自居。故变其词使居上游者知所儆惧也。贱子所经民与官讼之案数十百起。诬枉在民者。不过三五事耳。受理之初。解结梳根。务求得实。官吏栗栗惴恐。问官亦为之咋舌相结。肆谤讟然。其卒也未尝办一参案。而绝无酿成巨狱者。以不欲郁民故也。

近世以郁民而成巨狱者。如安徽之寿州案。江苏之丹徒案。浙江之德清案。皆

仰烦 圣虑。星使交驰。问官道府以下。联袂赴戍。而剖别本案曲直。诚未能得十分之三。阁下所悉也。有一案参一官。则一省之可居官者或寡矣。结正其本案而通融其因缘牵掣者。七分不公道。不亦可乎。棣华称善者久之。然而说也。祇可用之于控讦之案。至官吏自为法。复何顾忌之有。虽然。不可以不务昭其信也。故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君子信而后劳其民。阿孙两巨公。为八折收漕之奏。其用心固未必专为属吏开方便法门也。惟素行不足取信于民。而属吏之信之甚挚。捏 旨诬愚。为 国敛怨。岂必归安始有徐。江都始有陈哉。铜山诣验。照例殓埋。初心固无他也。吏诱于外。友耸于中。凡此皆有司自为法。不关讦上。而上游不举其职。动引投鼠忌器以为说。罪坐所由。恐苍苍者未必同此梦梦也。泰安勘而疑。疑而导以出路。未为大失也。事迹明白。乃任性负气。倚上游以与民争。议以首恶。不亦宜乎。予留别大明湖诗云。无非同有非。无罪同有罪。齐治自古然。于今竟莫改。岂惟齐而已哉。

### 与次儿论讞狱书

包世臣

告汝兴实。接来书。知苏守舒自庵先生招人讞局。全省刑狱。于兹总汇。汝看卷颇快。亦能记忆。唯性急不耐烦狡展。此大诫也。讞狱非甚难之事。而尚书谓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又云两造具备师听五词。至述古先王之政。必云明德慎罚。易言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何其重耶。我始至江西。陈莲史提刑以广信廖氏部案司府鞫之经岁不得要领。札委审办。我到南昌看卷三日。已见端倪。而江西陋习。签押刑招房站堂差阜。无不插嘴问话。我因告南昌。属在堂人役皆莫开口。南昌殊不谓然。我告以试问一堂再看。南昌乃如指。谕其丁役。堂讯两日。已得真情。而有要证未到。禀请委提。南昌见我审案得法。淳托代审其自理积案。各处词讼止有三造。江西独有四造。三造者。原被中证也。江西则原被各请其私人为中证。故有四造。以此应审之人更多。我先看明卷宗。乃开场谕原差带全案人证上堂。照点名单过朱。问其年齿住址父母兄弟妻子生业皆。饬带下堂。乃独传原告和颜款语。谕以将所事原委逐细告知。原告既毕词。又谕以你事已来年余。保无记忆不清促误说。且慢慢想明再说。即前供有错。准汝想明改正。原告词又毕。仍谕令再想。如是者三。乃谕以汝三次细想过。以后若添出别情。便出讼师教唆。即是真情。我也不听了。原告叩头说断无别情可说。我又谕之曰。你三次所供。有前情说在后。后情说在前处。今既仔细想明。前后都清清楚楚。可将真实的话。从头再说一我听。以便招房录供。原告下。乃传被告。亦如前问原告之法。次传要证。亦如之。招房呈供单有不符处。用朱笔核改定。乃传全案人共同看供。仍谕以各看各供。有写错处。回明更正。看别人供。有捏诬处。逐层指驳。四造辨驳锋起。我总静听。俟

其毕词。乃各摘其罅隙而切诃之。无不承者。两造既承服。乃面写谳语于供后。示四造公看。乃饬带下。照断具允服遵限状。再带第二案。如前问讯。在南昌四十日。问过自理案三百起。有七十余案人证不齐。其余二百三十余案皆结。未尝一用掌责笞责。我旋奉讳回籍。服阕重到。查询所结之案。并无一翻控者。即人证不齐未结之案。我亦将审过供情核定。加看于后。声明俟某人到案。察看有无别情。再行定夺。我回籍后。诸未结案。中证出具和息者。亦十七八。盖卷经看明。曲直已得十七八。再据供定谳。自然平允。无可翻异。问官第一不可先说话。不可多说话。不可动气性。我走过多省。见谳局中能员坐堂。但闻问官乱喝乱叫。先教供。后逼供。捶楚无数。号恸盈庭。是非曲直安得不颠倒乎。此系我弱冠客朱文正节署时。见文正审办发交及提省巨案而心识有得者。故以告汝。

### 与次儿论谳狱第二书

包世臣

字告兴实知之。前书言谳狱之法颇详尽。然止言得本案之情实。至于首府谳局。为全省总汇。或京控奉发。或上控提省。或翻异提全案人证。其案多有自数年至十数年者。又本案两造先后控诉之词多出岔头。更有牵砌别案作证自数案至十数案者。提卷动至盈箱。提犯动致数十百人。首府有发审友。例为主政。然近来幕友。莫肯悉心看卷。且难保不别存意见。此宗大案奉委。例有一月审限。为期本宽。必须将全卷先看一。摘出紧要之人。再将全卷逐人摘出其紧要情节。遇有岔出头脑。必须细想前后。与本案是否有关涉处。盖岔出情节每有股大于腰指。大于股者一经挑掣。常至本案不可收拾。此种情节。虽要摘出然须于摘略内注明。不可追究。或竟不置一词。以便正案合龙。摘节略时。务要详明。日后堂讯。但看节略。免再查卷之烦。摘定节略。把鼻已得。必须细检律例。拿定一正经归宿。讯供时皆注定正条。则供成而看亦成。发审友即有意见。不能动弹供情。盖发审大案。断不能如自理小案一一得实。然或移情就例。或择例就情。务求平允而宽厚。则问官与犯人两无所憾。而讼师不能簸弄其闲。则案易了结而自无翻异。若一挑掣岔头。必致展转提犯。逾限既自关考成。拖延更累及无辜。造福作。祇争一闲。慎之又慎。至于牵砌之案。其已结者勿论。其未结而人集者。于本案有涉而无碍。便宜于大案后提出。略加数语。便可带结。若牵掣重大。头绪纷繁。便宜以人证不齐等语。蹬归原衙门自行集讯结正。分合机宜。至为不易。又堂讯数次之后。每有两造当堂递禀。此必情有难白。而以笔代舌。必须细看细想。或收受。或发还。断不可草草下一字。或反为所持。有碍大局。说虽浅近。大要尽此。盖看卷摘略。最为紧要。然亦有堂讯时。真情与卷载迥异者。又不可执略硬做。至案情既得。与承审官常有

干碍。不得不设法周旋。则书三案后论之言具详。兹不赘及。

### 牛恩惠狱记

陈世镛

己亥之冬。余代理陇西。次年二月返省。未至。则闻捕获牛八教首吴鸿信。尸其事者高台令李。谳其狱者兰州守唐。定其案者按察司陶也。同谳者若而人。未暇悉数。皆以为不世之勋。可以晋崇阶而邀懋赏也。陶公故待余厚。余进谒。即告以斯狱当为子挂名。余请往谳局一视。渠魁吴鸿信。才三十余。白无犴恶相。而同曳银铛者。则张文藻。年不过二十。又有一傅姓者。农人也。又有二旅店主人。忘其姓。皆桎梏待讯。听其辞。皆素不相识。次日陶公召谳局诸公至署。命与余同讯。则吴鸿信变为牛恩惠。籍山西洪洞县。父某。母某。妻某。于兄弟行几。以某年出游学。不知吴鸿信为何如人。而张文藻则武威县学生员。其父管驿号。已于大河驿授徒。此人过其馆谈命。赠铜钱二百。彼留一名刺为识。牛恩惠也。傅姓则籍临羌。旅店主人籍宁夏。相去千余里。其供词。言在湖南湖北招集英雄豪杰。皆谳官所指授。已不知为何语。余白诸唐公。谓事有可疑。唐公曰。已咨明周制军捕获教首矣。今若改为疑案。则一省承审官将获谴。杀之则已矣。余乃请见梁方伯瑚制军。力言奸人谋为不轨。必蓄积日久。党羽众多。牛恩惠与张文藻。乃萍水相逢。岂有立谈之顷能煽诱人共为大逆。且数千里所得仅三四人。以此举事。不亦难乎。据其供称有籍贯。有父母兄弟妻子。何妨一为查讯。而欲以杀之为竟事。如杀之。而其父母兄弟妻子至甘索人。何以应付。又如杀之。而真吴鸿信在他处捕获。又何以剖析。而陶公护前令家人。唤余覆讯。必欲实其为吴鸿信。使五返而余不往。则大恚。余应之曰。公待我厚。我当为公作诤臣。无冤杀不辜。若以人命媚公。而自享其利。公亦何乐有此阿意承旨之员哉。于是瑚制军梁方伯乃遣官解往湖北。与牛八教诸奸党质证。无一识者。周制军咨之返。曰我欲得者吴鸿信。不欲牛恩惠也。将劾甘省诬陷平民为大逆。会以事罢职乃解。而牛恩惠张文藻等。拷掠五毒备至。胫则已折。肤则已无矣。此案之始。周制军购捕牛八教首吴鸿信。闻其逃至甘省。图形密缉。而李大融署高台。于戏场见牛恩惠面貌相类。认作吴鸿信。而牛恩惠在江湖游滑久。推命算卦。藉以餬口。语言闪烁。更以为真吴鸿信。张文藻以二百钱作命金。受此奇祸。其二弟年甫成童。亦拘系。李与首府臬使皆黔人。欲以此拔擢之。余之力争。亦未必全无黑白是非。特不胜其利欲之私。余亦与诸问讯者言。乃皆笑其迂阔。不知乘时进取也。

### 提牢琐记

濮文暹

提牢。古狱吏也。位卑而责重。易孽亦易福焉。 国家哀矜庶戮。不遗一夫。

岂容愚贱妄议损益。然今昔异宜。变通乃久。虽曰小惠。无伤大体。亦 圣朝所不废也。文暹循职无状。因时补苴。琐琐载笔。私备检点。科条所布。则概从略。自惟不文。体段懵如。意者劬妪絮语。病夫呻言。明知厌听。或亦有以谅其心矣。作提牢琐记。

清慎勤。官箴也。箴提牢尤亟。众狱所归。竿牍易行。清则绝之。猾役作威。大盗阶厉。慎则制之。躬亲巨细。耳目入微。毋嫌渎。烦不惮劳。勤之谓矣。三者之中。清慎在心。勤乃妙用。凡所类记。惟勤有功。一弗亲历。即属虚文。亦记所不必记也。

关领囚粮。岁凡三期。虽具官司。仍责商户。既便支存。亦易操纵。呈式先验。随时可核。米粩且尘。漉之务净。炊或失宜。非饘则腐。盛以巨甬。罍以大布。冬则加绵。用避寒氛。健役交荷。时防索朽。雨雪艰步。尤宜慎之。辰申饭囚。毋或后先。立受以序。戒竞戒哗。范铜为勺。寔容半升。上周镌文。以防磨减。先备洁水。数数泽之。积垢斯涤。粒亦不胶。胶积太多。受者损矣。规木量杓。欲其平且盈也。倾杓欲速。欲其不寒也。扬而覆之。欲其杓无余也。计口一杓。日凡两给。人饱一升。定例然也。

饭给而汤随之。人沃一瓢。冬加菜菔。夏加菘豆。春秋则茶。禁苦水。禁冷水。禁不熟水。暑则多储。惟所需。饮无时。犴狴之侧。别设盎浆。夏日提讯诸囚。则出入饮之。淡食可悯。以盐蔬济之。毋过与。恐益烦渴。尤苦。折者。裂者。损者。渗者。秽者。不足者。时时察之。易之。增之。

囚给熟一觔。佐以葱酱。或增肉数两。良辰佳节则为之。长官同僚惠于平日者亦为之。例餐仍不撤。酒与洋烟有常禁。

屋环五。守者居中。久禁而贷死者。居洁地之两。凿垣通便溺。余两。与近死囚居之。

袤丈余。广可五六尺。支厚板。去地尺许。朽必易。湿必曝。秽必濯。藉于板者。夏席而冬荐。席宜泽。荐宜厚。皆于宽宜。加荐以。尤于冬宜。纫布而实以桔。以为大枕。长如其。月一澣。敝乃更。屋日必洒扫。下尤督之。冬之煤气。春之瘟气。夏秋之交。疫气汗气。朝夕之厕气。庖溷气。湿热气。皆足致疾以死。蓄朮柏萧艾。频董之焚。或屑杂药。益佳。

蜚虫噬人至酷。蚤虱继之。不终夕。已疮痍其体。血痕纵横。四壁如绘。狱中第一苦恼境也。虫有自壁出者。有自上缘者。有自梁柱下堕者。隔以承尘。而涂茨其旁隙。则稍得眠。

屋外隅。皆多设厕。日必一净。别具柳筐一。交绳而贯以木。渣滓悉入之。日荷以出。无有少积。夹堵尤戒之。虑塞沟渠。或至高积。可梯而踰。

囚定讞者。许女属入视。皆后朔望一日。先注门籍。出入以时。别纳以屋。闭

户而守。余者禁窥伺。严私递。戒偶语。绝谗言。

面日一沐。发日一栉。木梳草纸。豆疏巾。敝斯易。乏斯结。女狱倍之。或携婴种。护视益当谨。

女狱恒键。非公事。男役不得入。扉之心。特洞一穴。藉传所需。仍加片板而时掩焉。择役之老而诚者司其钥。病者。刑者。宿疾者。孕者。产者。医必速。药必具。日询所苦而躬督之饮。强他囚与俱。勿移之侧旁及秽湿地。非大瘳。不止药。

疾不可为者。立移空屋。杜传染也。死则有停尸所。缚尸于板。虚悬中央。恐为鸟兽残。呈验勿稽。夏秋尤亟。

痧药。喉药。痢药。疟药。金创药。杖伤药。解毒药。求可预制者。蓄以应所急。

夏给扇。早启封而迟辄之。守者加严。

衣一。一。秋袷而冬绵。絮多败。布多粗。缝缀多疏。多垢膩。多纆继磨刮。则皆易敝。御一寒。人必二三易。厚厥值。倍厥数。施乃不穷。

巾袜不具。冬即寒皴。首所覆。足所藉。皆给焉。惟察所乏。秋冬夜永。柝声难续。破寒往督。或风雨雪。督尤勿懈。平居巡狱。毋与定时。绝迁就也。役有告必察。囚有诉必受。微疾微伤。必详诘隐。处不洁必躬巡。筑颓葺漏。平道疏渠。事皆举矣。

垣周老棘。火灾之媒。大旱大风。非时往察。

囚屋出入有定时。坐卧有定方。眠食有定候。狡者。悍者。諠笑者。詈者。者。导讼者。商饰狱词者。结死党者。轻予长跪。重予杖。或加桎梏。甚者铁索掣肘。悬之梁闲。仍余其索。俾可坐卧。惟不可行。死囚中不得已乃一施之。囚不遵法度。屋则彼此移。监则南北调。有讦之者。质诸守役。证之他囚。以情以实。然后行罚。

守者或虐囚。不敢以非法也。但喝而渴之。或强杂秽疾者同坐卧。无伤可证。

已不堪命。故饮食必躬监。夜必核宿者之数。数必均。必有限制。

罪轻者不繫。稍重曳于项。又重拘手足。至重乃加桎梏。其闲老幼废疾。朴鲁安静。严寒酷暑。刑伤太重者。皆可宽法。而仍时防之。

新制银铛。芒楞未销。着肤易伤。别给尺布护之。

支木为凳。联而属焉。淫雨积潦。以渡奔走。自吏及囚。罔不利之。长官所施。厥费甚巨。收发有时。修补有资。首役之责也。

司狱八员。轮宿在狱。见闻最习。力求和衷。事乃有济。书吏二。役百有二十。巡夜武弁十。兵八十。司炊者二。司铃者三十有二。

咸轮期代役。纵则玩。激则变。专寄耳目蔽。衡其轻重。以为张弛。弊绝殊未



也。免咎或庶几焉。

狱有神。有总司。有分司。统尊之曰狱神。余在祀典者。若关帝龙神门神。若佛典之大士阎罗社公。若道流之大乙药王瘟部火部。皆为位以祀。别一楹。祀前明椒山杨公。而刑部尚书王公世贞。郎中史公朝宾。司狱刘公时守。得祔焉。座隅老榆盘错。阴森不昼。传为忠愍公手植者。南则阿公祠。公讳世图。康熙时。官满司狱。以除夕纵囚。元日悉来归。一囚偶后。公惧。竟仰药死。囚踵至。痛公甚。亦触柱死。即今肖像牵马侍公侧者也。诸神朔望则祀。履任则祀。报赛日则祀。勾决日则祀。祀则必躬诣。香帛虔洁。宜专厥司。庶几覆盆之中。亦有临质。神道设教。用佐良箴。

琐记如右。盖缘煦子以为弥缝。舍本齐末。奚裨劝惩。循吏不必为。能吏又不屑为也。文暹于是投笔而喟然曰。嗟乎。斯所谓愚而不知为政者与。虽然。周易言狱。厥卦凡三。噬嗑利用狱。着干肉黄金之象。旅不留狱。协怀资得斧之占。无财不可以为惠。圣人得无深意存焉。至于议狱中孚。乃格豚鱼。豚蠢可豝。鱼愚可罟。狱囚近之矣。必格以信。厥道何先。天下万事。所不疑者。惟生与养。所不变者。惟衣与食。本此立信。孚乃化邦。矧兹圜圉。饥寒所驱。记言琐琐。固属私恩。要非徒手。遂堪坐理。且冥顽有众。玩视锯钁。夫岂口惠可以行赏。温拊可以代紵哉。试以勺水。人增一饮。不羹不薪。夫亦何费而计。囚三百。积勺溢斛。已非一力可汲。一瓮可储。况其它乎。洪惟 国家深仁厚德。靡隐不周。恤囚仅为政之一端。而原情立法。计日(非木)帑。谁非

圣君贤相忧勤惻怛所推被于无穷者哉。我不敢知曰。名存而实亡。然法积久则弊生。政待人而后行。上挈大纲。下厘细目。遵兹成宪。济以权宜。亦小臣所当自尽也。是故生者不使枉。死者惟其法。不惟其心。刑官之职。固应尔尔。下逮提牢。厥责维均。夫新旧相代。政必以告。古人在官之义也。益由广受。思以集成。救弊补偏。敬来哲。

### 羈所宜改活板说

沈葆楨

凡羈所人犯。往往甫经报病。即以不治。推其得病之由。多因所睡地板之下。潮湿积秽。日渐熏蒸所致。犯人羈候日久。气必衰弱。处此积秽之地。人易生病。病易速死。理固然也。更有板片俱无。犯人即睡在泥地上。尤易生病。查粤东州县缺。羈所每年死者。已不乏人。繁缺则不可胜数矣。慈祥官府。目情状。能不动心。特经理未得其方耳。历观各处羈所。俱系将地板钉呆。下面不能打扫通气。犯人在板上昼夜坐卧。或病时便溺。或病毙后将板洗刷。秽水流下。日积月累。其板下尘灰堆积。秽污之气。已不堪闻。虽日在板面打扫洁净。焚烧苍朮诸香。亦无益也。至于春夏以及交秋。时而潮湿。时而闷热。气候

不定。因此传染疫证者有之。且押候之犯。其中或受刑不轻。或米饭不继。忧惧焦思。尤易生病。处积秽之地。受郁蒸之气。其生病速死之由。大率类此。况犯人终日坐卧板上。亦易得脚肿之病。是以病故之犯。多面黄脚肿。亦未始非地板铺满。足不得舒之故也。窃思人命至重。既非命盗大案。果能时常清厘。讯结开释。不致久押。固为第一上策。奈其中有刁徒妄控。或讼棍挑唆。非一讯所能结。必须传齐证佐。始可定案。至贼案之诬扳牵连。更不能免。于是押候之犯。迟之又久。既不犯死罪。而并可无枷杖之罪者。亦复不少。乃因羁所污秽。而竟至病毙于此。实堪惨伤。凡羁所地板钉呆者。必须改作大块活板。所费无多。而保全人命不少。至于改作之法。先将旧时秽泥。挑去一层。另换新土。上面铺用青砖一层。后用木桩深钉入土。做成横架于上。上用板三块。每块宽约二尺零。以横可睡人为度。离地高一尺许。一室之内。三面镶成大块板。如大围炕然。中留空地。犯人坐则可以垂足。起则可以行走。如是。则板之下。凌空透气。板下每日可以打扫洁净。即无秽气熏蒸。此全在经管羁所者。监督看役为之。或闲有犯人患病。竟至病故。其便溺臭秽之气。板已系活动。尽可将活板取出。外闲洗净。再行搬进。仍旧铺好。虽有虱蚤臭虫。亦易剔除。如房屋十分窄小。约看地方开窗通气。虽不能中留空地。亦可改用活板。或房屋低矮。离地五六寸皆可。惟须飭令看役。于三二日内。将板取起。打扫一次。务要洁净。或留空一边亦可。道光十二年。有人任海康县。行之一年后去。看役云。往年病毙者颇多。自改作活板后。今岁病毙不能保者。一人而已。电白县于十九年行起。至二十六年。历数年之久。亦仅病毙不能取保者十人。至死生有命之说。有富贵寿考之人。或大恶人方可言命。其它芸芸之众。乃世闲可有可无之人。即其命。亦是可生可死之命。援之则生。置之则死。于此亦可见矣。凡公门中可行方便之事。不一而足。特患人不肯行耳。即此羁所改活板一节。洵为良法。一日改之。则百年藉为补救。一处行之。则各处皆可取法。果如是。所以保全人命。实难以数计。上天有好生之德。为民上者。岂有不乐善行仁。忍其死而不救之理。是皆司事者未得其方。遂谓欲救无术。或行之不力。习焉不察耳。所费甚少。所全甚多。愿有父母斯民之责者。熟察而速行之。

### 暂系平民受害最酷议

汤用中

国家以民为本。凡所以教之养之。良法美意。无微不至。至于刑狱。尤为慎重。明律所垂。昭然若揭。惟暂系平民待质。其所以矜恤之者。未有明文。伏思臬司为通省刑名总汇之地。凡案关疑难重大之时。若不提省平心研鞫。不足以彰公道而服人心。惟案经提省。则一案之干连人证。不得不与之俱来。此辈或

缘事牵涉。或挟诬指。初非皆有罪之人。一经牵入。则胥役之追呼。里保之抑勒。久已破产亡家。迨至随同解省。皮骨仅存。羁管公廨。既不能营贩以自给。又无人为之送饭具衣。所恃者惟日赖官捐之数十文。而此数十文之果能入腹与否。尚未可知。惟听典守者之恣情克扣。非礼凌虐。夏则人多秽积。疫疠熏蒸。冬则严寒裂肤。冻馁交迫。死亡相继。骈肩连首。冤苦难伸。有目不忍耳不忍闻者。试举生平游之所到。得诸亲见者言之。昔在浙江省城。见仁钱二县系囚报死者纷纷。初以为罪犯也。心骇其多。细询之。则皆外府解省之干连人证。始悉其弊。约计一岁死者不下三百余人。及至皖。臬署去首邑稍远。或月三四至。或月五六至。至则邑门之左右。必有横尸待验。或二或三。其弊与浙等。而死者之数。亦相上下。前岁过保定省城。留心细访。则通岁死者多至五六百人。直隶为畿辅重地。刑狱较繁。而首邑清苦。捐垫有限。仰给无资。故死者尤多。惟河南办理此事。较他省为优。经各大宪捐廉。施医施药。又不时派员巡查照管。藉此生全者甚众。然遇严寒酷暑。亦闲有死者。其它刑狱繁多之地。其拖毙者。又不知凡几。伤心惨目。莫有过于是者。我朝祥刑普化。凡一讼一狱。钦恤再三。至慎至公。从无枉滥。惟此等无辜殃毙之人。往往埋首圜扉。骈填幽室。冤惨甚矣。查国家每岁大辟。多不过七八百起。少不过五六百起。以今日各省情形。合天下计之。一岁横死者。何止万余人。此皆供力役出租税之苍生。乃令岁岁戕之不已。其何以慰圣主如伤之隐乎。查罪囚入狱。病则医药。死则殓埋。孕则停刑。于例给衣粮之外。尚有加无已。如此。独至此等无罪拖累之人。仅听之地方官捐办。具文何补。实济毫无。毋乃非国家立法之本意乎。积习相沿已久。细思之。非尽有司之玩视民命也。凡弊皆生于官与幕不甚置意之处。此等拖死之人。皆由愁冤困迫而死。经管者毫无责成。既无伤之可验。亦无冤之可鸣。一经殁死。或发尸原主领回。或举骸随地埋瘞。生为冤系之人。死作无归之鬼。尸亲无凭以告讦。问官何暇为稽查。习而忘之。积久遂安而听之矣。此弊一由于上司遇案不速结。一由于州县官解犯不齐。一由于经费仅责之地方官捐办。向无正项开销。一由于经管之员。律无处分。夫审断不速结。则积压必多。提解不齐。则彼此羁候。旷日经时。案悬莫结。经费不敷。则克扣剥削。更形支绌。经管无责成。则任意收系。悉听役卒辈欺凌勒索。此其所以死之易也。欲除此弊。首在上司遇案到省。随到随审。随审随结。遇有无关紧要之人。立即释放。此清源之法也。其州县官解犯不齐以致延宕不结者。严立参处章程。务须一案到省。即一案之人证与之俱齐。则审质较易。其次宜于藩库中酌拨款项。量省分之大小。酌定款目。以免地方官赔累。定额每名每日口粮若干。遇寒酌发絮衣若干。遇病酌发医药若干。遇有死亡酌发棺埋若干。立簿一本。派候补同通一二员专司其事

。每月具领。仍令开明清册。旧管几名。新收几名。开释几名。实存几名。有无疾病死亡。每月于院藩臬署各送一本。以凭核对。其死亡至几名以内。即与记过一次。几名以外。即与记大过一次。总核一年记过几次。记大过几次。或视其过之多寡以定责成。如记过至三次之多。即另派委员办理。仍与该管之员遇差扣委。记大过至二次。另易委员办理。仍与该管之员遇缺扣补。管理三年或二年无过。即奏请与以尽先优叙。官稍大。则身家重而侵渔克剥之风可以免。赏罚重。则公道明而鼓励更速矣。立定章程之后。必须专折奏明。求 飭諭各直省一体照行。如此后每省每岁少死数百人。则合天下计之。每岁不少死万余人哉。爰养生全。莫亟于此。想当代大君子负斯世斯民之责。具己饥己溺之心。居可为之地。有能行之权。闻此必有怆然动奋然兴者。苟能起而行之。不特一省一州之福。天下均沐成全之德矣。用特不揣冒昧。臚举所见。以备仁人之采择焉。

## 卷一百二 刑部五治狱中

请严禁非刑疏光绪九年

通政使张绪楷

窃维民为邦本。国有常刑。明刑所以弼教。非徒崇尚刑名也。溯自军兴以来。兵燹遗黎。凋亡殆尽。迄今底定近二十年。元气未复。正宜休养生息。以培根本。无如捐例频开。军功辈出。半皆贪墨严酷之徒。久不知抚字为何事。而为大吏者。耳濡目染。方且以武健为干员。以苛刻为能吏。致使任意妄为。毫无忌惮。一切审讯案件。创立非刑。有以布纸粘人身。向日晒干。带肉揭起。片片血淋。名曰剥皮。有以藤荆缚置人背。使芒钻刺。逐条拔出。根根透骨。名曰抽筋。有以锤敲胫。应声粉碎。有以炭炙肤。恶臭腥闻。又制有好汉橙好汉箠站枷站笼等具。种种奇异。不可枚举。无非故作威福。残虐为快。可谓蜂虿其心。豺狼成性矣。夫三木之下。何求不得。似此伤心惨目。有求死惟恐不速者。夫亦何供之不招。何案之不认乎。即使罪无可逭。而明正典刑。自彰国法。肆行凌虐。奚用宪章。所有金陵三牌楼一案。前此即以刑求。河南呼冤一狱。镇平县马翥即用蚊烟烧炙熬审。背痕宛然。虽冤与不冤。尚未据该抚等覆奏。而当时之定讞。故以刑成也。他如各省之滥刑毙命见于奏报者。不一而足。其余之隐忍就死。无所控告。冤狱不知凡几矣。民岂无良。遭此惨毒。所由比年以来。四川甘肃地震有声。闽粤沿海地方飓风大作。其灾异屡见者。未始非怨气所积而成也。也古圣王刑期无刑。禹有下车之泣。汤有解网之化。曾子曰。得情勿喜。具见忠厚之意。汉时崇尚循吏。召父有称。杜母有颂。德化所及。自有人不敢欺人不能欺者。果能忠信明决。何难折以片言。即使讯鞫多方。

亦自案无遁饰。况我朝 圣 圣相承。律有减缓之条。时行赦宥之典。深仁厚泽。二百余年。又时以水旱偏灾。动关 宸廑。岂容此残酷之吏。朘削民生。应请 旨飭下各直省督抚。督同臬司。严谕各州县及问刑衙门。申明定例。遵用常刑。总宜虚衷研鞫。勿草率以图功。勿颺预以从事。期在无纵无枉。以成信讞。除常刑之外。一切非刑。永远禁革。倘有仍蹈故辙。别经发觉。除将该员严惩外。并将各督抚臬司分别议处。是在各大吏慎选良吏。使司民牧。访有著名酷吏。即行撤参。以仰副我 皇上轸念民依明慎用刑之至意。庶几民气可舒。天心可格。灾沴潜消。雨暘时若。用克臻亿万年有道之长。天下幸甚。

### 申禁办案删改原供疏刑部

内阁抄出山东道监察御史何桂芳奏各省酷吏滥用非刑逼取供招草菅人命请飭严行查禁等因。光绪九年二月十五日。奉 上谕。御史何桂芳奏各省酷吏滥用非刑并幕友删改犯供荐引徒党请飭严禁各折片地方命盗各案全在承审官虚衷研鞫不事刑求方足以成信讞刑部核议罪名以各省解部招册为凭若如该御史所奏酷吏非刑逼供种种残忍其有情节可驳者必经幕友删改送部何以重民命而得确情各直省督抚严查属员中如有滥用非刑者立即参办毋稍宽纵遇有提审要案督同臬司亲讯明确并严禁幕友删改犯供务得情真罪当以副朝廷明慎用刑之意该部知道等因钦此。查原奏内称。刑部办理各省案件。全凭解部招册核议。风闻各直省州县办案。凡系犯人原供。其中有情节可驳者。必经刑名幕友删改妥协。始行录册送部。是以解部供招。多有不寔不尽。部中凭册定拟。窃恐枉杀无辜。在所难免。请 飭各督抚督同臬司严密查察。如州县幕中有删改犯供一字者。立即拏问从重治罪。并将该州县严行参办等因具奏。抄出到部。查该御史所奏各情。均系矜恤庶狱慎重民命之意。业经钦奉 谕旨。严申禁令。谆谆训诫。各省自应懍遵办理。抑臣等更有请者。向例州县办理命盗案件。犯人初次供招应详载揭帖。不许擅自增减。即臬司亦不得借招之名。故为删改。违者照故行出入例议处。立法本极周详。无如近来不肖州县。玩视民命。偶囚犯供不认。即滥用非刑逼供。锻炼成狱。迨具详招解。则又换易初供。将案内真情全行消弥。冀免驳诘。臣部核覆各省案件。每年不下数千起。而情节相似者。比比皆是。不特参观一省之案。前与后如出一辙。即合校各省之案。彼与此亦多雷同。其所叙供内。祇寥寥数语。驳之无隙。寔皆移情就案。悉属故套。推原其故。总由州县谙习刑名者少。又自顾考成。任令幕友删减供招。希图化大为小。即如河南镇平县王树文呼冤一案。本系大伙匪徒。持枪抢巨案。而该省原题。轻描淡写。改作十人。仅持刀械。绝似一寻常盗案。看去毫无疑窦。而孰知此中隐伏差役纵盗教供顶替各重情。其所列人数赃物日月。无一寔语也。然此案得以

发觉者。亦赖有前抚臣涂宗瀛能破除情面据寔入奏耳。其余似此消弥者。又不知凡几。尤可异者。各省案件扣限。藉称犯供翻异者。不一而足。而臬司报部之供。从未见与州县原供移易一字。该御史所称州县办案。凡系犯人原供。其中有情节可驳者。必经刑名幕友删改妥协始行录报等语。寔属迩来锢习。应请旨飭下各省督抚。嗣后题咨命盗等案。务须遵照定例。将初次供招全行载入。即使解省后。犯有翻异。亦将所以翻异之供。另册报部以备查核。该臬司不得尽行删减。强归原供。致令寔情隐灭。如有州县听从劣幕删改供招情事。该督抚即行严参治罪。以期力挽积习。臣等为申明刑章起见。是否有当。谨恭折具奏。

请拨州县罚俸银两为解案经费疏

给事中陈坛

窃惟百姓之命。系于州县。州县之害百姓者莫如惰。百姓之望州县者莫如廉。顾朝廷警州县之惰。必先清其致惰之源。责州县之廉。必先予以可廉之路。如搁案不办。性安逸。督抚随时甄劾之可也。操行清洁。官声素好。督抚随时保举之可也。若州县虽欲不惰。而实有不能不搁之案。虽欲为廉。而实有不能自操之行者。则莫如招解人犯之赔贴经费也。州县审理命盗。及一切杂案。自获犯拟罪后。徒流以上。皆须招解府省。往返囚笼损夫之费。长解差役饭食之费。省监囚粮之费。贴监差役雇送差役饭食之费。半年不转。则一犯有数犯之费。再次审驳。则一案有数案之费。故州县每办一案。多则需四五百金。少亦一二百金。若逆伦重案。亲身解省。则需七八百金。以州县廉俸计之。每年所入。不敷办五六案之费矣。此州县之所以于命案则欲百姓私和。而盗案则欲百姓改窃。于逆伦重案亦或敢置之不问也。夫讳盗讳命。大干吏议。使不赔钱而可以办案。虽庸吏亦何肯害己以损人。使欲办案而无钱贴赔。虽循吏恐不免蒿目而束手。故欲苏民命。则莫如清案源。欲清案源。则莫如筹州县招解之费。而使之不难于办案。然国家经费有常。势不能添此意外之款。而州县摊捐已重。更不能增此浮出之需。惟查州县罚俸银两。如一官一年而有罚十年之俸者。除一年扣俸外。其九年系由该员解缴藩库。谓之浮俸。此项银两。既解之后。作为动用。各省不同。惟既非国家之正款。又属州县之己资。应请拨出。以为州县招解人犯一切之费。以州县之所出。用之州县。则罚之扣之。而州县之心无不服。警其惰而使之可不惰。责其廉而使之可以廉。则劾之保之。而州县之口无所藉矣。此项银两。既系解存藩库。即由藩司支发。各州县解案到省。府监囚粮及贴监雇送饭食之费。每年若干。即由管监之经历司狱办理核算。赴藩库支领。不经各该上司之手。以免克扣之弊。其囚笼损夫解役饭食之费。每年每州县若干。按道途远近。核定数目。即由该州县书役办理核算。加该州

县印给。赴藩库亲身请领。不经该州县之手。以免克扣侵吞仍派差役贴赔之弊。或谓此项浮俸银两。州县肯缴者无几。恐藩库不敷支发。不知现在吏部定有再升再调必须全缴罚俸银两章程。该州县如遇升调。势亦不能不缴。且既定为各州县解案之费。如抗不完缴。即于养廉内坐扣。亦不为苛。相应请旨飭下各督抚按照各省情形。妥议章程。奏明办理。此亦国计民生之一端也。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训示遵行。

### 京控分别准驳疏刑部

内阁抄出湖南巡抚卞宝第奏京控交审案件事涉细微及未经本省控告者飭发该管道提审情重者亲提审讯等因。光绪八年八月初九日。奉旨知道了钦此。查原奏内称。京控案件。小民冤抑莫伸。必当为之昭雪。问官意存回护。必当予以亲提。立法无嫌周密。至于田土钱债细故。本无冤屈重情。未在本省控告。遽行赴京呈诉。亦无虑问官回护。似宜分别办理。今查京控案件。如上项细故混争。或未在本省控告。此类寔多。一经咨交。即应将被告及证佐人等。纷纷提省。远或千余里。近亦数百里。川资旅费。需用浩繁。旷业废时。生机坐困。故凡牵连拖累。莫不受害无穷。仰体皇仁。将咨案之事涉细微。及未经本省控告者。飭发该管道就近亲提。审明议拟。咨司酌定。复核咨销。其奉旨交审事件。并咨案之情节较重者。仍督同臬司亲提审讯。以期轻重得宜。恤小民苦累之情。杜讼棍株连之计等因具奏。抄出到部。查该抚所奏各情。自系矜恤无辜。免受拖累之意。应如所奏办理。抑臣等更有请者。近来京控之多。不独湖南一省为然。如直隶山东河南湖北等省。每年总不下百数十起。其因该州县听断不公。令小民冤苦莫伸。情急来京呈诉者固多。而以口角微嫌。意图牵累捏情妄控者。亦所在恒有。迨经发回审明。多系起田土钱债细故。未便以偶尔牵涉之词。遽予反坐。拟以笞杖完结者。十居八九。核其情罪。非特不应专咨报部。亦较寻常外结之案为轻。其谏语不曰事出有因。即曰怀疑误控。甚或以为到案即行供明。并非始终狡执。千篇一律。比比皆是。遂致刁狡之徒。明知控告重情。审虚不过问拟杖责。因而添砌情节。任意罗织多人。罔知顾忌。在准理各衙门。因所控均系被屈事件。情词又极迫切。不得不照例接收。一经发交外省。传证提人。道途之跋涉。公庭之守候。受害已不堪言。诚有如该抚所奏者。窃以本应州县自理之件。纷纷提解该上司审办。非特体制不合。且外省呈词。或有准有驳。京控则无案不准。即无案不提。刁健者仍得肆其诤张为幻之术。以阴行其倾陷良善之计。是提审本欲为民伸冤。而反致为民滋累。似不如就所控呈词中。分别应收不应收。杜其奸谋。所全当更不少。如谓禁绝太甚。恐不免或有屈抑。不知朝廷设官分职。各有专司。州县即或有不肖。而督抚臬司均系封疆大吏。万无不为百姓伸雪冤枉之理。若不控经本省上司。

率行摹越赴京。心目中尚有法纪耶。督抚身应疆寄。臬司总持刑名。区区词讼。均不能为民申理。必待来京控诉。又安用此大吏为也。

臣等复恭查嘉庆二十五年 上谕。各省民人赴都察院呈控案件向来有奏闻者有咨回者有驳斥者嘉庆四年朕降旨不准驳斥以防壅闭系指案情重大者而言若如贾允升所奏无论案情大小不准驳斥即不准发还则一切户婚田土钱债细事一经京控悉皆奏咨办理亦于政体非宜国家设官分职大小相维若以部院衙门理及琐屑之务则直省地方官所司何事且近来讼风日炽使奸民臆计赴京控诉必当一概准理岂不益长刁风倍增讼狱拖累株连流弊更大等因钦此。臣等详绎 圣训。一切细故呈词。既不准收受。则以细故越诉京控者。更不应收其呈词可知。臣等共同商酌。拟请 旨飭下都察院及步军统领衙门。嗣后遇有京控案件。须将该原告详细审问。如情词诸多支离。并未在本省督抚衙门控过。其呈词概不准接收。如寔有情节重大发交各省审办之案。亦祈 飭下各省督抚督同臬司巡道虚衷研鞫。务得确情。寔则立予平反。虚亦照例坐罪。不准以事出有因及怀疑误控等词。曲为迁就。俾知法在必行。非寔有冤情。断不敢轻为尝试。庶刁风或可少息。于吏治似尚有裨益。

请勒限清理积案疏

马相如

窃以听讼为政之大端。得民情乃能畏民志。我 国家设立科条。于明罚法之中。实寓默化潜移之意。地方各官果能尽心民事。一切词讼。随到随审。随审随结。鉴空衡平。无枉无纵。何难使豪强敛迹。顽梗革心。乃近来各省积习。非徇情枉断。任性刑求。即漫不经心。因循延搁。于命盗重案。或称人证未齐。或称供词未确。百端借口。至寻常户婚田土钱债细故。一任胥吏朦蔽。累月经年。不为审理。差役因而吓诈。讼师因而主唆。更有贪黷之吏。不分黑白。惟揣其肥瘠而搏噬之。以致小民负屈含冤。无从申诉。京控之案。迭见层出。及至发交原省。仍复藉词延宕。甚至有一省而积至数十案者。有一案而十余年尚未讯结者。即所结之案。控告得实者。十不获一。虽挟诈逞私。捏词诬告。原所不免。然安见非委审各员瞻徇附和。该上司回护弥缝。督抚大臣。且未能悉心民瘼。何以仰对 圣明。臣愚以为现在军务渐平。以整顿吏治为第一要务。整顿吏治。以清理词讼为第一要务。应请 飭下各直省督抚严飭州县。审理积案。勒限完结。以案件审结之多寡。定属员考成之优劣。以审案之有无冤抑。察属员之能否尽心。至于京控发交之案。本有完结例限。应由原交各衙门随时核查。其有已逾例限尚未审结者。即行奏参。予以应得处分。各督抚臬司于京控奏交各案。亲提研讯。倘实有屈抑等情。务须立为申雪。不得仍蹈瞻徇回护之习。庶几案无留牍。狱少系囚。以上副 圣主刑期无刑之意。



## 监候待质人犯据供先结以清庶狱疏

张道渊

窃查命盗重案。向分首从。定罪轻重不等。如首犯在逃未获。从犯监候待质。必首犯到案。然后讯供办结。立法本极详慎。臣愚以为首从罪名。轻重所关。该犯当获案之初。大都避重就轻。孰肯自认为首。诬扳妄指。真伪已不可凭。第有一犯在逃。便可以为首推之。是案犯人多。已获者未必皆为从。在逃者未必皆为首也。至于杂案之中。干证牵连。人犯更多。或私押。或收禁。情弊百端。无非受待质之累。易云。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盖鉴于此。今以犯未全获。遂令该犯等监候。并长年拘之如此。在逃者早获。自可于质对后办结。倘竟无获。必至重案终悬。而有罪者稽诛。无辜者受累。无枉无纵之谓何。不第此也。监候至于数年。痍毙则情罪无当。逃越则缉拏更难。即不毙不逃。而案犯日多。恐狱中亦无地可容。近年各省中时有越狱之案。未必非人犯太多之故。伏思朝廷慎重刑章。屡经更定。各衙门按章办理。原无所枉纵于其闲。惟查监候之案。既系待质。必要犯全获。乃能讯结。而现在此等案件。闻各省中竟有淹滞数年者。若非变通办理。不第案多积压。日久弊生。且轻重缓急之闲。民命实有妨碍。况现值荒旱成灾。皇上虔祈雪泽。尤应清理庶狱。用以恤民隐而感天心。拟请 飭下内外理刑各衙门。除现办现审案犯。务须按限清结外。其余一切监候待质者。无论新案旧案。首犯从犯。亟宜酌量情节。按照现供应得罪名。即于拟定后。先为办结。不必以一犯在逃。再延时日。并请 飭下刑部。分别案件。逐一议定章程。颁发各省。凡系首犯在逃从犯先获之案。但讯明确供。以一二年为限。令其监候待质。如限满首犯未获。即将现获之犯。拟定罪名。或轻或重。按例先结。将来在逃者获案。无论首从。均加等重办。以昭炯戒。如此变通办理。则罪轻者不至久羁囹圄。而庶狱清。情实者不能幸免科条。而刑罚中。庶几天时人事。两相感召。而休征可验矣。

各省案件稽压请严定逾限处分疏光绪十二年 刑部

查官司审办案件。定例以四个月六个月为限。即有因事扣展。亦不准过两个月。原以杜迟延而省拖累。近来各省积玩成习。于民闲讼狱。并不认真办理。有迟至二三年者。有迟至五六年者。甚有十余年延宕不结者。无辜受累。莫此为甚。是以臣部于光绪七年五月闲。奏定稽察章程。令各省将现审命盗等案。按月造册报部。如有逾限。臣部即可按册行催。盖杜新案之积压也。又如臣部驳审并外省自行展限及京控各案件。其中原审错误。不易弥缝者。各省即悬案不结。每至案内人证。全行拖毙。此种积习。近所时有。是以臣部于九年四月闲。奏催部驳展限各案。八月闲。奏催京控未结各案。嗣于十年六月闲。本年六月闲。又两次具奏严催。盖期旧案之速结也。至如各省逾限之案。该管上司微

特不肯随案题参。反代为支词掩饰。非曰犯供游移。即曰犯供狡展。始而驳查。继而委审。无非填补日月。匀派处分。以为承审者轻减地步。州县官之压搁案件。无所顾忌者。实恃此为护符。是以臣部于八年十月闲。亦将此层详细奏明。嗣后扣限。不准捏叙名目。如犯供实有数次歧异。即将所以不符之处。详细报部。以凭查核。盖又于督催之中寓稽察之意也。现在数年之久。各省清理案牒。能迅速结案者。固自不乏。而锢习相沿。延玩不结者。仍复不少。于册报新案。多不及时到部。于京控部驳展限各旧案。尚有八九年未结者。似此积压。伊于胡底。推原其故。无非因吏部逾限处分。祇有半年及一年以上明文。即迟至二三年或五六年之久。亦不过照一年以上议处。故相率因循。罔知惩戒。相应请旨飭下吏部会同臣部。将外省审办命盗等案逾限一年以上处分。从严分别议定。俾承审接审各员及督催不力之上司。均自顾考成。不致再蹈玩泄旧习。臣等为严杜积压起见。是否有当。伏乞 圣鉴训示。

### 直隶清讼事宜十条

曾国藩

#### 第一条通省大小衙门公文宜速

凡公事迟延。通弊有二。曰支。曰展。支者。推诿他人。如院仰司司仰府府仰县之类。一经转行。即算办毕。但求出门。不求了事。是也。展者。迟延时日。如上月展至下月。春季展至夏季。愈宕则愈松。担迟不担错。是也。各省均难免此习气。而直隶则似更甚。藩司照转督院之文。有数月未转行者。总局奉飭核议之件。有终岁不议详者。上控之案。飭府先查大概。往往经年不报。飭县录案详复。亦或经年不复。催提钱粮。则曰另文批解。催提人证。则曰传到即解。宕过数次。上司亦遂置之不问。上下相容。疲玩已甚。前此犹有军务可诿。本部堂当肃清之后。不得不力挽积习。与诸君子舍旧图新。以公事之勤惰。覘同官之贤否。除寻常文牒外。如催解银解犯之类。均须酌定限期。分记功过。其四种月报之四柱册。限期送省。悬榜官厅。至飭道府先查大概之事。飭州县录案详复之件。亦将限期悬牌官厅。违者记过。小过积至六次。大过积至三次者。撤委示惩。司道有积压之文。本部堂必面加诘责。督署有稽延之牒。亦望僚友立进箴规。通省上下皆以勤字为本。自有一种旭日初升气象。虽不专为狱讼。而清讼之道必自此始。

#### 第二条保定府发审局宜首先整顿

保定发审局。虽为首府之专司。而实总督衙门之分局。凡京控省控奏交咨交各案。总督独挈其纲。而两司与首府分任其责。若不能详慎速结。则积案日多。弊端百出。闻京控发交到局。委员往提人证。闲有得钱卖放之弊。行贿受托。则以患病外出等词。捏禀塘塞。此一弊也。案证提到省城。分别保押。听候审

办。有发交清苑取保者。县役任意讹索。有发交辕门取保者。府役与门丁任意讹索。有取店保者。店家居奇勒索。择肥而噬。此又一弊也。每过堂时。必有差役承带案证。而承带之差。往往五日一换。换差一次。讲费一次。诛求无厌。此又一弊也。斯三者。全赖首府认真防范。督院及臬司随时稽查。提犯则删除闲人。专提要证。愈少愈好。札飭本地方官依限解到。不得轻率委员前往。取保则再三访察。严禁讹索。承带则一案一差。始终不准更换。吾辈稍尽一分之心。讼者少受一分之苦。及发交局员审讯。每案祇派一员承审。一员副之。凡京控巨案初到时。正副二员。将卷宗细看。过堂一二次。寻出端倪。开一节略。其末即稍判曲直。五日之内。臬司带同首府及正副承审官上院。本部堂与之商论一番。名曰议狱。其应由藩司主稿者。则两司带同首府局员上院议狱。议毕再行审讯。紧要工夫全在议狱一次。及初讯一二堂。而案之是非已明矣。未过堂之先。不妨详慎访察。既过堂。则须求速了。愈速则真情易露。愈久则幻态弥多。其业已淹滞者。尤须设法催办。上司以严札催之。首府以婉言催之。局员以仁心自催之。另立限期。分记功过。讯结之后。取保者飭令速归。管押者立予释放。即监禁者亦时加检点。惟恐瘐毙。首府之滞狱一清。通省之风俗立变。造福造。祇在吾人寸心一转移闲耳。

### 第三条州县须躬亲六事不得尽信幕友丁书

牧令为自古要官。百姓之所托命。非才德俱优。难言称职。然天下安得许多龚黄卓鲁。萃于一方。吾辈与人为善。悬格不可太高。但求中材可勉者。苟能以勤字为本。事事必躬必亲。便可造到第一等循吏。直隶怠玩之习。相沿已久。每逢三八告期。或委典史收状。或由承发房将呈词送交门丁。门丁积压数日。送交幕友。幕友拟批挂榜。而本官尚不知呈中所告何事。至判阅稿票时。任听丁书主政。按照呈内姓名。全数差传。不敢删减一名。甚至经年累月。未尝坐堂讯问。两造破家荡产。求息讼而不能。此小民所以困穷。案牒所以丛积也。今与诸君约。有六事宜躬亲者。放告之期。必须亲自收状。能断者立予断结。不能断者交幕拟批。必须亲自细核。分别准驳。准理者差票传人。必须亲自删减。命盗案件。以初起供招为重。必须亲自勘验。愈速愈妙。承审限期。何日解勘。何日详结。必须亲自计算。监禁管押之犯。常往看视。每日牌示头门。每月册报上司。必须亲自经理。六者皆能躬亲。则听讼之道。失者寡矣。如其怠惰偷安。不躬亲者。记过示惩。如其识字太少。不能躬亲者。严参不贷。

### 第四条禁止滥传滥押头门挂牌示众

凡小民初涉讼时。原被告彼此忿争。任意混写多人。其中妄扳者居多。且有差役勾串牵入呈内者。票上之传人愈多。书差之索费愈甚。名曰叫点。所谓堂上一点朱。民闲万点血也。嗣后自理词讼。祇准一原一被一干证。或证至二三人

为止。不准多传。传到人证。非命盗大案。不准轻于管押。祇许当堂取保候讯。万不得已而羈押。则须随时亲到班馆查访。有无凌虐私押等弊。仍制造大粉牌一面。悬挂头门之外。将在押人姓名。逐一开载。并注明某月某日。因某案管押。书明牌上。俾众周知。倘书差舞弊私押。准家属喊禀严究。本部堂常常派人密查。如有并未悬牌。或牌上人数。与在押之数不符。与月报之数不符者。记过重惩。

#### 第五条禁止书差索费

凡一呈词到案。如有交涉富民及巨商者。则差役勾串门丁买此案差票。又或丁书纳贿。签粘原差之名于票尾。朦官标判。又或家丁求明本官。指名签差。此种弊窦。无处无之。又或原差串通告状之人。伺该差值日。方来喊控。以为朋比讹索地步。此即江南所谓坐差也。差役持票到门。引类呼朋。叫嚣征逐。妇女出避。鸡犬不安。本家之搜索既空。亲族或因而受累。及审讯时。有坐堂之费。将结时。有了衙门之费。两造议和者。又有和息呈词之费。一字到官。百端需索。疮痍赤子。其何以堪。自今以后。各属当除以上积弊。凡签差皆择谨愿者。分路酌派。不准丁书粘签指请。一切规费。酌量核减。视民家有差骚扰。如吾家有差未退。视民家有讼纠缠。如吾家有讼未结。官长设身处地。则民闲受福无穷。此在良有司寸心自儆自修。吾不能一一预悬记过之格。然访察得实。亦必随时严惩。

#### 第六条四种四柱册按月呈报悬榜

直隶向来章程。州县按月呈报上司者。约有五。一曰新旧各案。已结未结。开折呈报。二曰监禁之犯。开折呈报。三曰管押之犯。开折呈报。四曰监管病毙者具禀呈报。五曰窃贼未获者。具禀呈报。每月报此五事。立法可谓至密至善矣。乃近来不报之县甚多。呈报之县甚少。即或偶报一月。又复闲断数月。以致无可稽查。今欲清厘狱讼。须将此四种章程。认真行之。本阁部堂定一格式。首曰积案上月控者为旧管。本月控者为新收。审结者和息者注销者为开除。未结者为实在。次曰监禁。次曰管押。皆分旧管新收开除实在为四柱。又次曰逸犯。无论强盗窃贼土匪逃军凶犯要证。但系逃逸应缉者。概名之曰逸犯。分旧逸新逸已获在逃为四柱。其逸犯名数未定者。则添注曰又应缉者几起。每县每月填写格式一叶。而四种朗然在目矣。其每种各开人名事宜清单。仍照向例开写。但宜略不宜详耳。州县于每月初一二三等日。办齐四柱册四种。由驿递省。其偏僻之县。自度驿递难到者。专差送省。限十日内送齐。院司查对数日。钉成总册。存于三处官厅。大众阅看。其未报者报而不实者。立予记过。其已报者。视结案获犯之迟延。监禁管押之多少。定该员之功过。有过有功者。另写一榜。悬于三处官厅。此皆本省旧章。前督刘公曾申明之。本阁部堂与诸

寮友当力行之。

### 第七条严治盗贼以弭隐患

近来盗案迭出。抢劫频仍。勒缉严比之文书不绝。而罕见破获之犯。初二三参之奏咨不绝。而终无降调之官。即真正强盗斩犯。而再三勘转。狡供驳回。亦非四五年不能正法。为从者更逍遥法外。毫无畏惮。是以盗风日盛。邦畿重地。万方辐凑。而行旅皆有戒心。从前梟匪教匪捻党降众。余氛未殄。一夫煽动。盗啸聚。此直隶之隐患也。欲弭大患。先除小盗。州县一遇盗案。无不责成捕役。捕役之能干者。强半通贼。本不愿于破案。一经破获之后。解府解省。往返羁留。费用半出之捕役。捕役应得之工食。本官久措不发。解案之费资。该役无从措办。此捕快所以藉豢贼为生路。视获贼为畏途也。嗣后各州县皆宜厚养捕役。工食之外。另给月饷。恣其所为。譬如良将厚养死士。不问千日之过。但责一朝之效。及至捕案之时。购线募人等费。官为给发。重悬赏格。少者数十金。多者每名百金。或数百金。捕而不获。则又酷刑严比。血溅肉飞。大利在前。峻法在后。而捕役之不尽力者寡矣。既养捕役以治其标。又择团长以治其本。选明干者数人。立为团长。优加礼貌。酌给薪资。令之帮办捕务。约束乡邻。首告者有赏。隐匿者连坐。禁赌场以清其藪。拏窝家以绝其踪。专讲捕盗之实政。不尚会缉之虚文。既获之后。分别两种办法。一种赃少而情轻者。仍照旧例招解勘转。一种赃多而情重者。稟请本部堂可否照军法从事。本部堂审择要犯。批令先行解省。委审明确。立正军法。剧盗之首速梟。贼之胆自破。而梟教捻匪之余党。或亦可弭患无形。除具奏外。仰各属实力遵行。其平日不能治本治标。临时不能重赏严比者。记过撤参。其果能认真缉捕者。悬赏之银。每名百金。可令获犯之人。径来督院令赏。即难解之犯。本部堂亦可派兵迎护。事事相谅相助。要不使属员有掣肘处耳。

### 第八条讼案久悬不结核明注销

乡曲愚民。每因一言参商。致起讼端。迨事过气平。或经亲友劝解。又复怨释悔生。彼此情甘罢讼。而衙门索和息钱文。难以措办。因而避匿迁延。久不到案。此案悬不结之一端也。又有刁民凭空砌词涉讼。或挟仇。或渔利。造作影响无据之言。诬告多人。但求准状。不求审理。递呈之后。永远不敢到案。此案悬不结之又一端也。直隶天津河闲。此等恶风尤甚。若任其经年悬宕。则被告干证。受累无穷。每逢新年开印。或值新官到任。一概换票一次。恐吓传提。徒为书差门丁谋利之券。实可深恨。查例载。各衙门告言人罪。一经批准。即令原告投审。若不赴审。辄复脱逃。及并无疾病事故。两月不到案听审者。即将被诬及诬证释放。所告之事。不与审理。拏获原告。专治以诬告之罪等语。嗣后有日久未结各案。原告两月未经呈催。即照原告两月无故不投审例。将

案注销。并将差票查缴。以清积牍。一面将注销缘由禀闻。一面汇入月报册列于积案开除项下报查。

#### 第九条分别皂白严办诬告讼棍

直隶民情朴厚刚直。好善之风。甲于天下。而健讼逞刁者。亦复不少。或贫民挟仇讹诈。砌词上控。希图拖累富民。或莠民聚众相谋。动以钱粮差徭。控告官长。借大题为敛钱之计。或讼棍扛帮不胜。复以诈贝庄毙命控告原差。借延讼为舖啜之计。种种幻态。不可言状。一经批饬提省。则奸计得行。而无辜受累。嗣后省控之案。院司不可轻于批准。情节支离。批词即宜斩截。不可用姑准饬府查复等语。少准一谎状。即多造一阴功。其必须准理者。不可轻批提省。但责成本管知府秉公研讯。或委贤明之员前往会讯。其提省审办者。则须剖分皂白。实究虚坐。理无两是。势不两存。近来直隶京控省控之案。一经发交讫局。平日则多方弥缝。临结则一味含糊。告官得实者。承审官回护同僚。但议以不应重不应轻之咎。告吏得实者。承审官删改情节。但科以笞杖及除名之罪。其控告全系虚诬者。则又曲庇奸民。惟恐反噬。但以怀疑妄控及愚民无知等语了结之。奏交之案。十审九虚。刁讼之民。十虚九赦。问官皆自命为和事之人。讼棍皆立身于不败之地。皂白不分。莫此为甚。自今以往。凡京控省控重案。本部堂率属议狱之初。即当确究虚实。审实者即治被告以应得之罪。虚诬者即治奸民以诬告之罪。黑白较然。不稍含混。一变向来麻木不仁之习。讼棍之积猾玩法者。除照律科断外。再加严刑以痛苦之。本部堂惩治他犯。恪遵律例。独至治盗贼讼棍。则当格外从严。冀以救一时之弊。有识者尚鉴亮焉。

#### 第十条奖借人才变易风俗

严惩讼棍。邪气虽除。而正气不伸。则风俗仍难挽回。风俗之美恶。主持在县官。转移则在绅士。欲厚风俗。不得不培养人才。古者乡大夫宾兴贤能。考其六德六行六艺而登进之。后世风教日颓。所谓六德者。不可得而见矣。至于六行。曰孝友睦任。孝友则宗族敬服。睦则亲党敬服。今世未尝无此等人也。任则出力以救急。恤则出财以济穷。今世亦未尝无此等人也。六艺曰礼乐射御书数。今世取士用文字诗赋经策。其事虽异。其名曰艺则一也。今之牧令。即古乡大夫之职。本有兴贤举能之责。本部堂分立三科。以求贤士。凡孝友为宗族所信。睦为亲党所信者。是为有德之科。凡出力以担当难事。出财以襄成善举者。是为有才之科。凡工于文字诗赋长于经解策论者。是为有学之科。仰各州县采访保举。一县之中。多者五六人。少者一二人。其全无所举及举而不实者。该牧令皆予记过。教官如确有所见。亦可随时禀保。举有德者。本部堂或寄扁额。以旌其宅。或延致来省。赐之酒食。馈之仪物。举有才者。本部堂或饬属派充团长。酌给薪水。或调省一见。札令帮办捕务。举有学者。本部堂或荐

诸学使。量加奖拔。或召之来省肄业。优给膏火。每州每县。皆有数人为大吏所知。则正气可以渐伸。奸宄因而敛。此虽与清讼无涉。而端本善俗。尤在于此。用一方之贤士。化一方之莠民。芳草成林。荆棘不锄而自悴。鸾凤在境。鸱枭不逐而自逃。诸良吏无以为迂而忽之。

通飭清理狱讼札同治六年

江苏布政使丁日昌

照得钱粮为国计攸关。狱讼为民生所系。二者原并行不悖。惟今之州县。往往将抚字催科。分作两事。不知催科即寓于抚字之中。果能勤求民隐。刻刻怀爱民之念。不使一夫失所。天下无不可化之民。即平日著名顽户。当无不改头换面。踊跃输将。昔人有以木阜隶催钱粮者。至此可并木阜隶而无之矣。本司访闻各州县。于词讼案件。其勤勤恳恳者。固不乏人。而漫不经心者。亦复不少。如收呈则委之捕衙。准驳则凭之幕友。而审与不审。则又惟门丁之言是听。每有原被催诉。卷已成帙。一审再审。年久不结。其中即不至颠倒是非。而百姓已拖累无穷矣。至羁押人犯。原因案情重大。或人证未齐。一时遽难定讞。不得不择要管押。此是听讼者无可如何之举。若钱债口角细故。两造均有。当面不难片言折服。应无所用其管押。乃有不论事之大小。人之多寡。经年累月。久押不放。此尚是官押也。甚有家丁书差。狼狈作奸。将案外无辜之人。及案已讯明之后。暗地私押。种种情弊。毫无觉察。似此玩视民瘼。众心鲜不涣散。而欲其踊跃完粮。其可得乎。合行通飭。札到。该县立即遵照。每届放告日期。务须亲收呈词。不得以此为调剂属员之举。其闲或准或驳。应须揆情度理。勿存成见。有应行提讯之案。尤须随到随审。随审随结。人非要证。不得滥押。即有应押之人。其管押处所。须不时亲往查视。丁胥有无凌虐。地方是否洁净。现在天时渐热。应令夫役勤加洒扫。勿使秽气熏蒸。至于清理监狱。稽查书差积弊。则在各牧令随时认真留意。本司未能琐屑言之。嗣后应将每月讼案。分别上控自理。已结若干。未结若干。及在禁在押各人犯监押年月久暂。摘录事由。分别管收除在。开具四柱明清册各一套。自五月起。于下月初旬呈送查核。本司总理钱谷。于狱讼原非专管。因抚字为催科根本。是用不惮烦言。与各牧令谆谆劝勉。想尽心民事者。亦不以本司为越俎也。文到。先取具各遵依送查。毋违。特札。

胡文忠谓抚字心劳。催科政拙。乃取巧州县之护身符。盖能抚字即能催科。固相为表里也。清理词讼。实抚字中之一大端。天久不雨。皆民隐不能上达之故。望接札后。切实清理。以迓天和。寅好中惟长洲县词讼已结未结按月有报。武进王令报至正月止。其余杳无闻焉。甚矣。牧令之以民心为心者。未易旦暮遇之也。除详移立案外。本司将以此件之留心与否。定诸君子之得失去留。幸

勿以寻常公牒而忽之。仍将遵办缘由。即日具复。至切至禱。

### 议覆理讼章程书

刘衡

伏查川省民情。向称醇朴。今则渐即浇漓者。皆由吏治怠弛有以致之。而州县之所以怠弛者。其端大约有二。一则临民之无畏心也。窃惟 朝廷设牧令。以为民也。官必爱民。民乃爱官。愚以为欲民之爱官。必先使之畏官。畏之云者。非必坐堂皇而敲扑之也。其道首在于公。公则一准于理。理之所在。官之刑赏即因之。是以刑得其当。固足以示惩。即赏得其平。亦足以生警。盖民于其赏之之信。即逆知其罚之之必也。如是则畏官矣。其次殆莫如勤。勤则励精图治。案无留牒。事必躬亲。既自具严厉之精神。即显露严凝之气象。如是则畏官矣。民畏官乃爱官。而抑知官之兢兢业业不敢稍肆者。固先存一畏民之隐。乃能行其爱民之政耶。礼曰。大畏民志。言民畏官也。书曰。可畏非民。又曰。用顾畏于民。言官畏民也。交相畏。斯交相爱耳。否则平日既无反躬自讼之心。又无劝民改过之语。一旦有犯。动曰民刁。试思同此民也。俗吏曰刁。而良吏之民何以不刁也。能吏闲亦曰刁。而循吏之民何以不刁也。此衡所以深求畏民之理。以期稍得爱民之道也。一则平时狃于习俗也。州县一官。必须自做。然而书写拘唤之劳。势不能不分权于书役。奔走传宣之细。势不能不使令夫家丁。乃官则委以腹心。寄以耳目。由此而通索线。由此而树党援。丁则以役为爪牙。役则藉丁为靠背。以致民情浮动。官谤沸腾。而彼昏不知也。夫国家登进人才。慎重公事。不知几经综核。而后予之以官。今一旦拱手而之。乌合之家丁。狼贪之书役。随波逐流。千人一辙。一似舍此两种人。则断不能坐堂皇理民事也者。其有一二矫矫自好之人。同僚辄诧为怪物。上宪或疑其好名。此吏治之所以难言。言吏治者。所由废然自阻。而思得所折衷者也。执事恫民隐。澄叙官方。目下吏治民风。蒸蒸日上。业已着有成效。衡作牧令十有五年矣。虽甚颡愚。极知震惕。别无本领。祇有愚诚。用敢将作牧令时凭臆而行者。追忆及之。率书十条。谨缮清折。敬呈钧览。

一严饬代书一切呈词宜直叙情节也。到任之初。即应照例考代书。不妨多取数人。当时给戳。当差者两三人。此外数人。记名候补。概行榜示。其现在当差者。谕令遇有告状之人。无论事之巨细。均向其人查问明确。依口直书。不准增减情节。违者不宥。本官于大堂收呈时。即向递呈之人。逐细讯问口供。如有供词与呈词不符者。立传该代书入内署。严究词之所自来。及该原告系何人引来。同来者共有几人。一面亲笔书签。立拏该原告同来之人。必究出真正讼师。严办而后已。一面将该代书枷责革役。交保严束。以记名候补之代书挨次充补。如此。则代书破胆。再不敢增减情节。而讼棍远扬。讼案日少矣。所可



晒者。川省州县考代书。向有陋规之说。此壮夫之所不为。尤自爱爱民者所宜厉禁也。

一呈词宜当堂亲收本日批示也。牧令为亲民之官。自应当堂亲自收呈。实时批示。若延至三日或五日而后批发。是此呈未批。彼状复来。书差棍蠹。因缘为奸。甚则有贿买批语之说。种种弊端。皆由此起。何若临大堂。亲自收呈。于接呈时向告状人逐细诘问。即用五听之法。或慑以盛怒。或入以游词。彼讼者自田闲而来。初见官长。讼师之浸润未深。其人尚朴。其胆尚虚。其口亦纳。真假是非。不难立剖。较之唤案集讯之时。真情尤为易得。其有理不甚足者。逐层批驳。文不厌烦。当时即行榜示。其情节支离有心播弄者。实时取结立案。立予薄惩。自可以破莠民之胆矣。其已准者。亦即日批出榜示。则较之迟迟批示者。已快至数日。由是而迅速差传。可审即审。其尚非切要之人证。不必齐全。可结即结。其无关紧要之供情。不妨从略。如此又快至十数日或数十日。棍蠹虽刁。无从下手。则诸弊悉除矣。其亦州县官息讼而杜诬告之一道乎。

一出票签差宜确定限期亲查号簿也。讼牒既准。即应差传人证赴审。惟差役承票到手。任意需索。不饱不休。其所以能需索之故。则由于官司之延宕。而官司之延宕。由于立限之不亲自稽查。是以此造到案。而彼造未传。甚至两造俱到。而捏称尚有未到之人证。故为捱延。致令讼者官未见面。而家已半倾。皆由不亲查限簿。因而不催比原差之故。衡前作牧令时。除命盗案立即出票外。其一切户婚田土已准之案。签差出票。总以收呈之次日辰刻为率。断不稍延。仍计道路之远近。人数之多寡。案情之难易。亲自酌定到案之日期。朱注于票。墨注于簿。近者定以即日及一二三日。各予以余限一日。远者定以四五六七八日。各予以余限二日。每日晨起。亲阅限簿。届期者。即朱书小票。唤某案原差某人到堂问话字样。催令依限速到。到则记功。逾则重处。决不姑宽。如此。则所立限期并非虚应故事。无不到之案矣。且立限既严。棍蠹虽刁。无从下手。诸弊悉除矣。

一承票差役宜联环保结。以期立法必行也。律设衙役以供差遣。原不能尽除不用。然止应留额设十数名或数十名。即地处冲繁。亦止应额外再酌留数十名。其余役。概行革黜。惟革役大非易事。官虽革役而役不自革。是以有瞞上不瞞下之说。应将留者姓名。榜示城乡。榜内注明年貌住处。榜尾大书此榜无名者概行革黜字样。以期人人共晓。其留用者。给予编号刻字黏贴印花腰牌一件。并令联环具保。每五人立一总头。亦令联保。遇有承行事件。一票止用一差。票内注定限期。依限则记功。逾限则重责。决不姑宽。亦不以功抵过。或该差躲匿。则用连坐之法。穷治该差之总头。并联环保状内之保人。务获严惩而后已。则犯法者无从躲匿。而法行矣。抑更有进焉者。衡愚以为欲除蠹役。先驭

门丁。未有信用门丁。而独能翦除蠹役者。盖役等虽甚狡狴。其初原不敢公然舞弊。必有所恃以通线索透消息者。则门丁也。州县官果能驭下以严。束缚之而驰骤之。俾知畏法。其亦爱民自爱之一道乎。

一状不轻准。准则必审。审则断不许和息也。民闲细故。或两造关系亲邻。其呈词原不宜轻准。诚以事经官断。则曲直判然。负者不无芥蒂。往往有因此构怨。久而酿祸者。不但耗费民财已也。其有不能不准之案。既经批准。即应唤来审讯。实则究治。虚则坐诬。断断不准告息。盖一准告息。则讼棍逆知状可息销。便敢放心告状。即使凭空结撰。概属虚词。但须于临审之前数刻。一纸调停。事即寢息。其诡秘之情形。鬼蜮之伎俩。官既未讯。无由得知。被诬告者。竟终其身无水落石出之时。讼案之所以日滋。讼师之所以肆毒。未必不由于此。州县官既准之词。不许告息。其亦息讼而杜诬告之一道乎。

一审理词讼速毋迟也。民闲词讼。例限二十日完结。自应实时审理。若稍为延缓。则旧案不结。新案复来。愈积愈多。小民受累。一讼之费。动辄破家。轻则激而上控。甚则酿成命案。其害不可胜言。况讼案毋论迟速。终须审结。在一到即审者。固须用一番心。即拖延缓审者。亦须用一番心。是同一用心也。并不因迟审。便可省却用心。其速审者。不过用心略早些耳。况停盐生卤。迟之日久。则讼师插入。枝节横生。转致难于收拾。较之速审者。难易悬殊。是不肯早用其心者。必致多费其心。不但累民。且以自累。其失多矣。州县官于一切讼案。果能随到随审。随审随结。则棍等虽巧于播弄。而策未画定。案已澈底审明。且取有确结。不能再翻。如此。则诸弊悉除。自可无一上控之案。其控案较多者。即其平日不理民事。因而不得民心之确据也。似应以控案之有无多寡。分别功过。至于有控案而能虚心审讯详销。则功过尚可相抵。如既有控案。而又不得依限完结。或固执回护。不肯认错更正。则是玩僻性成。无可策励。即照易结不结之例。详请议处。亦不为过。

一审结一案。必须当堂朱书判语也。民闲命案。及械巨案。其起衅之由。往往基于细故。不可不慎也。如些小钱债寻常口角之类。其事微矣。既经控官。不准则已。一经准理。倘审断不甚明切。或虽已明切。而审后神思偶倦。遽尔退堂。令差人带两造在外闲照堂上面断之语出结。毋论堂断之言。听者不甚了了。即甚了了。而两边棍蠹。各从而挑拨之。必至两造之结。各执一词。与堂断之言。俱不符合。甚则书役高下其手。竟致供与结亦自两歧。或故留漏洞。或故示矛盾。以为翻异地步。如此。则未有不翻案及酿成他故者。此朱判之所以必不可少也。每案审断既毕。毋论事之大小。官且勿遽退食。即于堂皇之上。将面谕之断语。朱书于点名单年月之内。其日公事稍。则备叙全案之由。若十分忙。亦应将紧要断语。明切书之。书毕。令两造将朱判自读一。如乡愚不识

字。则饬房书大声宣读。俾两造倾听明白。则是非曲直。讼者各自了然。然后令原差带两造入内堂。照朱判各具遵结。照例黏连成卷。钤印存案。如此。则供与结不至两歧。而通案人证之结。亦归一律。书吏无从高下其手。且可杜日后抽换诸弊。即将来或有翻异。而展卷了如指掌。可免混争也。

一审断设有错误。亟宜自行改正也。自理案件。审断时如果虚衷。何至舛错。但案情百出。变诈多端。况繁剧之区。牒词杂。地方官纵极聪强。不能保其必无失误。或事后检点及之。或讼者陈词再恳。爱民者均须虚心复核。果有可商之处。即应立予平反。盖临下与事上。并无二理。详上之件。设或失误。例有检举之文。听讼亦然。不但失误当改也。即微有偏倚。未能恰到好处。亦不妨一再推求。若必以为官之于民。体制所在。断无认错之理。竟尔回护前非。恐原审既有不尽之情。则负屈者必有不平之愬。是小民上控之滋多。未必不由于长官自信之太过也。夫牧令官称父母。可谓亲矣。亲则无不可白之隐。亲则无不可转之机。但求无负于吾民。何必自讳其小失。若因文过而致上控。是欲自讳而转以自彰。既累民又自累也。衡作令十余年。无一上控之案。即本州岛本府亦未受一词。非必所断俱允协详尽也。特断后一再思之。但有错处偏处。即不惮改正耳。总之官果爱民。则听断必然公允。即闲有未协之处。但无私心。民亦无不谅之。未有遽行上控者。夫既无私心。又何妨更正乎。

一寻常案件定期放告。随时切勿滥收也。夫小民钱债田土口角一切细故。一时负气。旁有匪人耸之。遂尔贸贸来城。忿欲兴讼。实则事不要紧。所欲讼者。非亲即友。时过气平。往往悔之。官若随时收呈。则虽有亲邻。不及劝阻。而讼成矣。一经官为讯断。曲直分明。胜者所值无多。负者顿失颜面。蓄忿渐深。其害有不可胜言者。且官即清廉。结案即极神速。讼者自田闲来。人地生疏。断不能一无所费。此长官任事太勇之过也。若官非三八日断不收呈。则讼者欲告之日。未必适逢放告之期。此数日中有关爱之亲邻。为之劝解。则词状未投。欲告者旧情未断。为所欲告者颜面无伤。不难杯酒释憾矣。夫如此。则讼端渐少。和气所蒸。可以兆丰年而酿厚俗。又不仅惜民之财已也。此爱民者。所宜体量及之者也。倘自诩聪强。收呈不以其时。能则能矣。毋亦不恤民隐乎。况更有藉此巧取者。吾乌乎知之。至如命盗伤抢亲等案。则应各就地方情形。择其尤要者。酌定十条。或八九条。刊刻宣示。准其随时喊禀。或于大堂悬铎。准告者鸣铎。官闻铎声。立即讯办。则又不必具呈矣。

一究出讼棍必须严惩也。民闲些小事故。两造本无评讼之心。彼讼棍者。暗地刁唆。诱令告状。迨呈词既递。鱼肉万端。甚至家已全倾。案犹未结。且有两造俱不愿终讼。彼此求罢。而讼师以欲壑未盈。不肯罢手者。为害于民。莫此为甚。地方官果能实力稽查。多方察访。并于当堂收呈及审理讼案时。遇有情

涉虚诬者。立即带回内署。究明词系何人所作。何人教诱。细询其年貌住址。即由内署密出签票。责成妥役。严谨查拏。大抵此辈住房。总不离官衙左右。须于夜阑人静。或黎明时。亲自围拏。且搜其唆讼确据。如呈钞批之类。获案后。情重者。照例详办。其稍轻者。仿照萧山汪龙庄先生学治臆说所载。将该犯锁置堂柱。令其鹄立看本官审断他案。闲日责决数板。旬月之闲。未有不惫甚告饶者。虽极繁难之缺。但须办一二案。惩两三人。则若辈闻风丧胆。外来者裹足。本籍者革面矣。抑衡更有请者。州县官审理词讼。如审系被告理曲。但非再犯。其杖笞以下罪名。不妨宽免。祇令对众长跪。已足示惩。盖予负者以改过自新之路。即留胜者以有余不尽之情。亦长官造福之一端也。若审系原告情虚。则必须依律照例。加等严惩。断断不宜姑息。庶诬告者知畏。而讼日稀矣。抑又有请者。牧令为执法之官。而用法至枷杖而止。枷杖之外。不得自专。原不宜轻视枷杖。惟既用枷杖。则必须临大堂。于万目共之地。示以不测之威。并震以难回之怒。如击案疾呼。离座挺立之类。不妨稍参权术。俾与浩然之正气。相辅而行。务令观者人人晓然于官之所深恶而痛绝者。专在于此。则一惩百警。此后转可以缓罚而省刑。此子产之所以称惠人也。总之官纵慈祥。而惩治棍蠹。绝不可露一矜怜之语。与稍假以和霁之容。一为所窥。或被旁观冷眼看破。此后人人玩法。措手尤难。此不但治讼棍为然。其书差及一切莠民。似皆宜用此法。

上李节相请通饬革弊政状

方宗诚

敬陈者。宗诚作令五年。深知民闲之疾苦。第一莫患于讼累。第二莫患于盗贼。讼累之害有三。一则原被告喜牵连多名。二则差役传人入城。稽迟禀到。勒令供应饭食。往往破家。三则男子轻于拘押班管。妇女轻于押交伴婆。凡此三者。皆由州县官不亲身受词当堂批判之故。盖民闲呈词。多由讼师及代书所作。其中作伪之情节。牵连之人名。皆讼师代书及差役教唆。官或委典史收词。或由承发房门房传词。或至夜晚始收词。官未见讼者之面。细加盘诘。但判日期。送幕友批示而已。幕友但据呈词加批签票。往往误准误传。亦或有当准而不准。当传而不传者。批判一误。则奸民讼师。更生其巧诈之术。而良民遂被害无穷矣。夫小民初见官府时。尚不能机变百出也。但令牧令每放告之期。必于上午亲身受词。细心研诘。观色察言。则讼者于讼师之语。尚未熟记。代书之词。尚未周知。往往供与呈词。自相抵牾。而真伪可辨其五六。其情节虽真。而牵连之人名。又细加穷诘。然后当时批判准驳。其准者。非要被要证。皆亲笔涂销。于是传案之人少。而牵连者蒙其福矣。且传案之人少。则差役不得藉词延宕。按地里远近。定日到案。届时不到。即责惩之。一到即讯。一讯即

结。于是差役需索之害减矣。至拘押班管。必系贼盗奸拐殴重犯。拘押妇女。必系因奸致命之犯。其余寻常案件。皆不宜轻于拘押。男则住店。妇女则令其家人照管候讯而已。若轻押伴娼。丧廉耻而坏名节。其害无穷。然欲弭此害。非州县官亲自上午受词。人人躬亲审视。事事躬亲考察。难除其弊。可否请中堂通飭各州县遵办。以惠小民。有不遵飭实行者。严行参撤。风气庶几可转。其盗贼之害亦有二。一则北方赌博风盛。洋烟畅行。集会期多。无业游惰之民。赴集赴会。与外来游民。居聚处。互相起意。由是人少则相与为窃盗。人众则相与为抢劫为强盗。是赌博洋烟即盗贼之根株也。夫洋烟至今日。洵难禁矣。赌博之禁。亦有所难。盖州县官止一人之耳目。而同僚如典史汛官。往往藉赌为生。各村各集聚赌。两人皆有陋规。为之包容。及州县官察知往拏。而伊二人已通信知会矣。其未与伊二人陋规者。又往往藉拏赌下乡。拘系平人。以遂其诈财之计。而真赌者反不问焉。此赌风所以炽。盗贼所以多。而良民所以受害也。一则捕役获一盗贼。必先令其诬扳多人。或曰同伙。或曰窝家。或曰买赃。其实真者十不一二。官如不传。即通知事主令其控告。致官有不能不拘传之势。及一传到。大半良民。官之明者。及时审释。而民所费已多矣。何况再拘押乎。是贼所盗者止一家。而被诬扳者数家或十余家。其破费家资与被盗等。甚且有过于被盗者矣。所以然者。差役解犯赴州赴府赴省。花费甚多。如府州与省中过堂无期。则不但旅费不贲。且加以各署吏役之需索。此项各省通例。皆由差役赔累。州县官向不自发。此差役所以不愿拏贼。惧其累也。否则拏贼必先令其多扳。固属诈赃。亦为解费计也。是惟州县官与差役约。获盗重赏。不获重比。至解府州解省之费。皆官自任之。不令伊等赔累。而贼有诬扳者。必先密询其人家资之多寡。与其平日之良莠。然后分别传否。而重责诬扳之贼。与教诬之人。是亦安民之一道与。伏祈中堂通飭各州县。严治捕役教贼诬扳之罪。而重其获贼之赏。至一切解费。皆由州县自发。又通飭臬道府州。凡州县解上之案。速即过堂。无令解役久候。并不许胥吏妄有需索。至典史营汛。请严札禁其受贿纵赌。亦不准擅自下乡。藉拏赌讹诈平民。如有犯者。许州县官禀讦。如此。庶州县不致掣肘。而良民可安。宗诚忝为亲民之官。于职分内事。尚未能尽其万一。何敢越分妄论。然谬蒙知遇。愚见所及。不敢不陈于左右。维鉴察焉。

上大府清厘积案书

舒梦龄

卑职楚南下士。材识庸愚。自去春谬膺民社。知州县为亲民之官。一切上控及自理词讼。均应随到随结。庶小民可免拖累。案牘可冀日清。是以每遇告期。亲自收词。设有情节支离。以及捏词刁告之事。随当堂驳飭。将原词掷还。分

别轻重。酌予惩儆。其准理之案。并奉到各宪批发之件。无不实时审办。如控情得实者。立将被告治以应得之罪。倘所控子虚。一经讯明。立即究处。以戢刁风。从不稍任经差延搁。昨奉署本府淳札令清厘积案。遵即吊齐原卷比差严提分别讯详在案。惟思狱讼之积压。固由承审之迁延。然其中势不能及时办结者有四。敬为宪台陈之。夫刁民健讼。俱系架捏大题。图准不图审。希冀滋扰善良。及至差提紧迫。辄即上告。藉得宕延时日。即使奉文押发。往往乘闲脱逃。州县以事关上案。未便以久不投到详请销案。以致经年莫结者一也。再原告具控之后。被告或逃亡病故。或住居隔属。备文关提。累月经年。查无踪迹。而原告犹刺刺不休。甚至一案牵涉多人。先到者交保候讯。及未到者续传到案。而交保之人又已潜匿。此往彼来。鲜集讯之期。以致无从审办者二也。亦有两造控诉到官。业经亲族调处。具结详销。上宪因情节未协。驳饬覆审。而原被证佐。均已四散外出。不愿再行投质。以致案结无期者三也。至于刁生劣监。无地无之。开征钱漕之时。该生监等本户粮赋。断不上紧全完。及至差催。非上告经匠浮收。即系胥役勒折。呼朋作证。引类联名。以告为抗。乃其长技。及奉宪批提审。即避不到案。而核其情节。又系牵涉书差。不敢详销。致干宪诘。以致延难讯结者四也。以上四条。积案内大约居其半。管窥之见。请宪台通饬各属。查明档案。凡原告架捏大题。并生监告浮收勒折之案。如久不投到者。准予详请注销。将来再控。另作新案办理。若控情较重。专拏原告治罪。其有被告实系逃亡病故。无从提质。及案内牵连无干之人。饬传不到者。亦准叙具妥详。呈请核销。如有重大事件。被告在逃。声明缉获另结。其有先经和息详请销案。复奉各宪驳讯者。尚求逾格慈施。准予覆详销案。不必再行传审。以省延累。此外原被人证。俱未集讯。并上控未结新案。仰祈酌定期限。谕饬迅速完结。似此明定章程。准其销结。予以限期。自可赶紧清厘。不致有名无实矣。

### 卷一百三 刑政六治狱下

#### 宋洗冤集录跋

洪颐

右洗冤集录五卷。宋朝散大夫湖南提刑宋慈编。渊如观察取元版本重刊成。颐读而叹曰。集此书者。其仁人之用心乎。月令曰。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端平。王制曰。司寇正刑明辟。有旨无不听。吕刑曰。无不听。具严天威。之言检也。凡戕杀人。命非检验无以具狱。不得其术。疑似之见生。奸诈之计得。虽有深冤。莫由雪已。此书自检覆疑难。洗罨验骨。以及缢溺服毒物伤病毙诸死者。陈说其状。俾治狱者可目验而知。余尝谓周秦汉唐以来刑

家。亦必有此书。今特不传耳。后汉书周传。廷掾惮严明。乃晨取死人断手足立寺门。至死人边。若与死人共语状。阴察口眼有稻芒。益部耆旧传。严遵为扬州刺史。行部。闻道旁女子哭声不哀。问所哭者。曰夫遭烧死。遵敕吏舁尸到。吏白有蝇聚头所。遵令披视。得铁椎贯顶。此即检验之证也。太平御览引吴录。张举为句章令。有妇杀夫者。因焚屋。言烧死。其弟疑而讼之。举按尸开口。视无灰。令人取猪二头。杀一生一。而俱焚之。开视其口。杀者无灰。生者有灰。与此书验生前被火烧死条同。又引隋书。秦王俊好内。妃崔氏性。于瓜中进毒。俊由是疾笃。含银。银色黑。为遇蛊。与此书验服用银钗条同。梁书豫章王综传。其母吴淑媛自齐东昏宫。得幸于高祖。七月而生综。宫中多疑之。综年十五六。微服至曲阿。闻俗说以生者血沥死者骨渗。即为父子。综乃私发齐东昏墓。出骨沥臂血试之。并杀一男取其骨试之。皆有验。此书载检滴亲骨即其术。足证此书检验诸术。皆前人所有。余既嘉其用心之厚。又摭举史策数事附于后。以明其术之有自来云。

请办理相验章程疏

金应麟

窃查各省秋审。金刃杀者最多。凡应实应缓。无不以尸伤为凭。而详核尸伤。又无不以尸格为据。有情节本轻。而刀伤太多。即拟情实者。有勘伤较多。而半系带划。拟以缓决者。是填注尸格本为秋审实缓所基。不容牵混也。乃近来外省尸格。有统填刀伤者。有扎划不分者。甚至将骨损者。亦填划伤。殊非慎重人命之意。该州县于相验时。凡带划者深不逾分。与扎伤本自迥异。万无不能分析之理。其意以为尸格一填。即须详报。不如犯供之可以随时改易。故统填刀伤。则后日之认扎认划。问官皆得自主。不知此等风气。弊所自生。其贤者惑于救生不救死之说。使犯供避重就轻。不过意存姑息。而不肖之徒。乘机作弊。教供串改。受贿营私。无所不至。更有一种州县。惮于远行。转委任杂。该佐杂不敢擅专。笼统填注。以待印官审鞫。无怪乎尸亲人证。心不甘服。屡审屡翻。讼端日起也。夫相验之时。印官亲率吏件。传齐邻佑。眼同尸亲。当场喝报。势难遮人耳目。即有疑似之处。不难指示分明。免滋借口。乃于此时含混填写。转致以犯供为凭。坐使尸亲人等怀疑莫释。迨至定案以后。或改装情节。或具结请检。辗转呈诉。拖累多人。历时既多。尸遭蒸检。胥役从中讹诈。讼师因而教唆。其贻害实非浅鲜。相应请旨通飭各省督抚。转飭州县。于相验时。详细辨认。将扎伤划伤分析注明。不得统填刀伤。以重刑名而杜牵混。至近日州县于相验重案。或性安逸。吊尸验视。或厌其秽恶。不敢近前。并有率准远尸亲。混行拦验。及并非女尸。准其拦验下身者。以致件作人等。弊端百出。亦应令各上司随时访查。据实参劾。庶命案益昭详慎。而讼端亦

可少息矣。

飭各属命案相验遵例少带人役札

刘衡

照得本府生长江乡。宦游岭表。窃见外省命案。无论毆杀自尽路毙。一经报官。书差等视为奇货。勾串门丁。先发干役为前站。前站到乡。辄勒令约保。及被告或邻佑人等。搭棚厂。预备席桌。并向被告人证。索取夫价饭食等项钱文。动辄费钱数十千或百数十千。迨官往验。差恐少带人役。不能任意索诈。辄吓禀本官。妄称风闻尸亲纠约多人。恐有不逊。宜多带丁役以助威。官有戒心。辄带领百十人或数十人。肩舆怒马。蜂拥而来。所到之乡。鸡犬惊匿。任役诈扰。不饱不休。若系无尸亲之案。则向地主山主塘主屋主。及所在远近邻佑。勒派各项银钱。故往往一路毙之案。案内牵连邻证数十人。家产悉倾。甚则延及二三十里内之富户。谓之望邻。亦被吓诈破家。竭良民有限之脂膏。供众蠹无厌之吮吸。地方元气。索然尽矣。此其累民者也。又况带人过多。难于稽察。其中必有指官撞骗之人。尸亲微有风闻。势必不服。往往不肯领尸。或将尸身抢匿。或将尸棺击破。甚则有毆差碎轿辱官之事。即不至此。而尸亲以疑役者疑官。官或亲填尸格。则疑为删减伤痕。官如叙供招。则疑为开脱重罪。因而讼师放胆讦告无休。而疑似之闲。遽腾官谤。上司不得不提省发审。遂使谳局之委员。主之宪幕。承案之书隶。皆得持柄而摇。且逾限处分。部议随之。种种花销。层层棘刺。乃至同官齿冷。上宪心疑。虽平时眷注优隆。亦为之顿替。幸得保全回任。而所费已不支矣。此其自累者也。而更有甚焉者。百姓至愚。彼见地方官每相验一场。被告邻证。便须花费。甚至倾家。因此些小事故。辄萌短见。意以为拚却一命。便可害人受累。以致轻生之案。愈验愈多。一岁之中。一隅之地。亦添出许多命案。嗟乎。夫马饭食。所值几何。乃以计较些微之故。致令无罪之民。相率就死。是剥民之财又戕民之命也。言之怆然。则皆多带人役滥派夫马饭食之所致也。此江乡岭表一带恶习也。川省尚不至此。查例载。凡人命呈报到官。该地方官立即亲往相验。止许随带件作一名。刑书一名。皂隶二名。一切夫马饭食。俱自行备用。并严禁书役人等。不许需索分文。如该地方官不行自备夫马。取之地方。官照因公科敛律议处。书役计赃治罪各等语。法至严也。本府查相验如果少带人役。其夫马饭食钱文。如系本官自备。每案不过一二千文。即极远之处。亦不过三四千文。数本无多。并不甚费。若派之于民。则每案至少亦须数十千文。分贤侯一勺之泉。存小民十家之产。何乐不为。藉曰可为而不可为。是己之橐则积及锱铢。民之膏则擲同粪土。毋论违例。且不近情。况乎效尤寻死。命案由此日多。既忍心而显绝其生涯。复顺手而暗驱之死路。



官称父母。我有儿孙。试一扞胸。能无芒背。管见以为我辈即遇最瘠之区。此项钱文。虽典鬻朝衣。必须自备。盖不独保民财。实以全民命也。本府在粤八年。在川四任。所有相验命案。因恐带人稍多。难于查察。不得不恪遵定例。止带件作一名。刑书一名。其皂隶二名。则减为一名。令兼仆事。并与轿夫轮流持伞。轿夫四名。长途酷暑则六名。或加一马。以节夫力。通共不过十人。此外从未多带一人。自携小菜一包。饭则随时鬻之市肆。其书差一切夫马饭食。俱系捐发。且所带之人。令其在舆前案前伺应。不许趲前落后。寸步擅离。犯者不宥。如此。则人人皆在眼前。稽查较易。可免索诈撞骗诸弊。而所部百姓。见自尽者不能害人。徒死无益。因此不肯寻死。久之轻生之案。一年不过两三起。是所费有限。而所补实多。此本府身试之而有奇验者。今量移来此。怵目爰书。服膺成例。每遇录囚谳狱。未尝不掩卷彷徨。起而拊心挥泪。诸君子现宰官之身。度众生之命。同具慈悲。何待钝根人饶舌。惟本府穷措大耳。自问下愚。受恩深重。别无本领。积有愚诚。以此协寅恭。即以此图报称而已。

### 飭遵例尸场结案札

刘衡

查户婚田土等案。例限二十日完结。所以宽其限者。良以此等寻常案件。民即被诬。尚可从容剖辩。不致受累。若命案牵连。役等奉差。势同狼虎。不但被告干证。苦累难堪。即地主邻人。但有名字到官。亦俱饮泣吞声。任其剥噬。倘官肯早结。如自尽命案。即在尸场取结。何至吾民苦累耶。查例载。凡人命。系轻生自尽者。即于尸场定案。将原被邻证人等释放。如该地方官故意迟延拖累者。照易结不结例处分各等语。所以禁延缓而惩拖累也。合行札飭。札到该州县。嗣后自尽人命。验无别故。务须遵例即于尸场取结结案。一切原被邻证。立即释放。万勿带一人进城。盖一进城。无论书差等撞骗勒索。关系官声。酿生事件。且以当场可了之案。而必令无罪之民。跋涉往来。举家惊扰。即使不甚受累。究不免失业废时。揆之父母之心。终难隔膜。本府查释放人证。并非难办之事。祇须贤父母在尸场略耐烦一两刻。便可取结完事。许多方便。又不要花费一文。何乐不为。总之事关命案。迟结一刻。则民多含一刻之冤。早放片时。则民先脱片时之累。贤牧令视民如伤。断无自尽之案。可结不结。而带人进城故行延缓之理。原可毋庸諄属。惟成例昭然。本府曩时恪遵罔懈。用特申明例文。转行知照。所望谨防拖累。刻刻留心。则百姓之受福无穷。即长官之种德无量也。

### 复泽州府论夏月相验书

徐璈

接奉台檄。以州县因公出境。遇有命案飭委邻封代验。适遇本境亦有相验案件。或迟迟前往。或禀请改委。若遇炎夏。闲日尸即发变。往往尸亲藉此狡执。飭令嗣后遇有命案。即行报明等因。遵查地方官遇有命案。即应单骑减从。迅速前往。倘或因公下乡出境。适遇奉委代验。自不能不稍为迟滞。查洗录内载。盛热。尸首经一日。即皮肉变动。作青黯色。有气息等语。而相验伤痕。指认自难清楚。以致尸亲狡执。辗转呈控。横生枝节。虽覆验蒸检。究竟难得原伤情形。某因思前在临海任内。一年之中。招解之案。曾有七十三起。其闲命犯居其大半。尝有东路百余里报案。甫经起程。而西路百余里外又有报者。斯时即昼夜飞驰。分身莫及。幸该处遇有报验命案。乡地邻佑人等。即先担取潮细沙土壅盖尸身。暑气不侵。蝇虫不集。而相验虽经数日。揭去沙土。伤痕宛然。并无腐肉恶臭情状。某于到阳后。即传谕各里乡地人等。晓以此法。曾于夏日相验尸身。毫无变发之处。缘奉札飭。理合将管见所及。附呈钧鉴。可否通飭各属一体试行之处。出自裁察。

#### 颁行各属办理命案条约

吴文镕

一服制命案。必须研鞫确情。核实究办。不准摹仿成案。生吞活剥。以并非有心干犯。故为开脱。倘再不知虚衷研鞫。颛预迁就。提省审出实情。即将该员指参。断不能以随同审正为解免也。

一火器杀人。最为惨忍。地方官平时既不能实心化导。广为收缴。遇案又复颛预故纵。其情尤不可恕。嗣后凡有火器杀人之案。务须确讯实究。不准率以震动火机。避故杀之例。为生者开脱。致死者含冤。违者必参。

一自尽之案。尸亲藉尸刁告。藉图讹索。最为江西恶习。地方官必须遇案严惩。力挽颓风。方无忝父母斯民之责。乃本院察核各属。于此等案件。均必迟至半年后。或八九月后。始以一详了结。藉词于催传见证甫到。及尸亲病痊到案供明具结呈悔等套语。含混率结。此等伎俩。本院窥之审矣。不过闾因循。畏难苟安。宽其时日。纵令书差讼棍尸亲等择肥而噬。迨若辈贿饱意阑。而官转为之牵率弥缝。岂非助恶长奸耶。且此中稍不自爱之员。或竟有串授分肥之处。听言信行。本院实不能无戒心焉。自此以后。各该属如遇此等案件。计至一月尚不出详者。本院核扣日期。即以玩视民瘼。专折严参。即官声索好之员。亦不能幸邀宽假也。特此谆切告诫。言在必行。懍之慎之。尸亲邻证。均当场可以取供者。如果地方官随报随验。有何患病外贸。不能取供之有。再有以此托词者。即属有心弊混。

一命案全以尸伤为凭。地方官倘稍为偷安恶秽。轻以无凭相验为词。则讼棍从而生心。尸亲因而逞刁。种种誇張。必至案多棘手。且至尸遭蒸刷。自此以后

。除时逢盛暑。计程在二百里外。计期已六七日后。实在尸腐难验者。准其声明外。倘时令程途日期。有一不然。而辄以无凭相验申详者。则是该地方官并未随报随验。捏填日期。否或养安自适。并未亲见尸身。任听书件等故埋案根。捏禀弊混。甚或庸懦无能。当场为一等刁恶尸亲搅闹。不敢相验。而聊以尸腐虚报者。凡此三途。登诸白。尚有何词耶。懍之勉之。毋贻后悔。

一抢窃及强劫之案。无论赃数多寡。及有无伤死事主之事。均须照例随报随详。乃各属往往有迟至半年数月后。俟案犯少获。始行通详。声明正在详缉闲适差获犯云云。倘不获犯。恐遂不详矣。参缉之罪公也。讳匿之罪私也。该地方官其慎择而审处之。勿为谬论所惑。自蹈莫挽之咎也。

一抢窃赃多之案。往往任意短估。必使之不逾贯而后快。纵盗殃民。阴德非此之谓也。务即破除锢习。实力整顿。江省盗风未熄。本院惟于地方官责成。倘有案不破。破案复不实办。是甘心废弛矣。试问能姑容乎否乎。勉之慎之。

### 覆吴中丞札饬办理命案书

沈衍庆

窃职樗栎庸材。备员宇下。深覆餗之讥。每切临渊之惧。荷蒙宪台遇事提撕。随时告诫。敢不矢慎矢勤。力求振作。以无负栽培训诲之恩。而于办理命案。关系匪轻。尤必慎之又慎。职自前署兴国安义。及补授今职以来。凡遇下乡相验。骑必轻。从必减。赴验必速。审伤必确。闲有正凶脱逃。一时未能弋获。不得不详请通缉。其余无不依限讯报。力遏滋蔓。以省扰累。至轻生自尽等案。尸亲差棍吓诈贿和。种种恶习。诚如宪谕所云。深堪痛恨。伏查此等案情。致死之由。有衅起威逼者。有口角微嫌者。有贫困不能自全竟萌短见者。有妇女被翁姑斥责迫遽捐生者。有宿怨未平冀一死可以拖累泄忿者。亦有孽崇侵缠求其故而不得祇可作为因病自尽者。情形百变。难以枚举。其到官呈控。有良民惧启后累据情报验者。有尸亲挟诈逞刁诬告者。有本人不愿控官而讼棍从旁主唆者。有并非真正尸亲而扛帮出头混作原告者。甚有失足落水乞丐路毙而奸棍串商衙蠹冒充尸亲择殷妄噬者。地方官稍一迁延开脱。奸徒得计。而良懦受害。不可胜言矣。兹承宪虑周详。明白指示。剔弊除奸。实已无微不至。复查接阅此等案件报呈。惟良民惧后累报验者。词多据实。绝无支蔓。然所见不及十之一。此外衅由威逼者。所控被犯人证。虽不乏牵引情词。尚不十分强混。其余呈报尸伤情节。大率以身死不明等词。含糊悬揣。不云难保非某人所致。即云恐其中有谋逼情事。盖黠棍亦虑其坐诬。故先作囫圇吞吐之词。巧为脱卸地步。即当场审正。而原词祇称身死不明。亦与实在诬告人命有闲。转不能竟加以反坐之条。职于此等呈词。断不轻予准理。立向原告严行驳斥。如仍饰词狡辩。勒令将某伤某处某人某证某事某据。当堂出具切实如虚坐诬甘结。即押

带原告同行。直抵尸场。不停驻公馆。授差役以藉端讹骗之隙。如尸亲故意逞刁。争发变为伤痕。执旧瘢为殴据。务将洗冤录逐条检出。剴切讲明。必使其省悟输服而后填格。填毕。即将实系自尽身死情由。取具尸亲结状。除情罪游移。尚须覆鞫。方勒带两造入城审办外。其案无疑寔者。悉属当场断结。并押令尸亲立将棺木扛移出界。方行回署。该原告如控出有因。并未固执狡展。尚可量从宽宥。若原告图诈起见。及在场帮插混争之人。俱行锁带进城。枷责示警。其被告有应得之咎。亦必讯明惩办。不准一报一拦。堕其操纵自由之术。尸亲非确有他故。而呈告在死者数日之后。显系诈索未遂。始借官作傀儡。无论所告虚实。均于收呈时严予责惩。若死者本有亲属在家。而旁支疏远之人出头具呈。竟专治原告以事不干己之罪。控词概不准理。此种奸徒。每于官到任之初。一试其技。但立予惩创一二后即消阻。不敢再萌故计。且无可分之肥。则差棍自不行商串。无受累之户。则愚民自不肯轻生。

职来自田闲。习见假命酿害破家。甚于豺虎。夙为之痛心疾首。故入官后。尤兢兢以此为鉴戒。所有以前办理自尽各案。均经随时具详宪鉴。兹懍训诲。益当振刷精神。认真核实。断不能稍事因循。自贻咎戾。又保辜一层。本属良法美意。而或藉此居奇。费货不易。术庸药劣。痛痒无关。诚有如宪谕所云。莫若官为尽心调护。一救两全。前阅图民录所载方。用陈石灰和葱韭汁。制饼阴干。研末敷治。久经照方制备。于验伤时给医。亦颇见效。然止可敷而不可服。止试效轻伤而未试及重伤。兹奉宪发给七厘散药并方。轻重诸伤。立时见效。并可内服外敷。且又便于携带。随时取用。钦佩之余。尤深欣抃。职现赴各乡催征钱粮。遵择诚实绅耆。酌量散给。飭令遇有殴伤人。速予敷治。如不敷应用。遵照原方。多为制造分给。仍一面将严禁尸亲索诈诬告。并禁民殴等因。刊刻明告示。行晓谕。务使穷乡僻壤。并荷生成。庶几革薄从忠。力挽颓俗。职司民牧。纵极愚昧。曷敢不仰体宪台善与人同之量。勉力图维。实心经理。以奉扬仁风于万一。缘奉前因。除缮牒申覆外。合将先后遵办缘由。肃禀缕陈。弗敢稍涉虚饰。是否有当。伏乞训示。

建昌府详检讯周国富命案批

吴文镕

此案。前据南丰县朱令会同南城县曹令讯供详报。经本部院查核案情。处处支离。驳飭切实根究。并飭将发觉破案情由。从实声叙。该府等自应遵照指飭。虚衷静虑。确究详察。以期案归核实。毋枉毋纵。乃徒改杀为谋杀。一切情节。仍复依仿原详。敷衍搪塞。以谋命重案而视同儿戏。是诚何心。即以现详而论。陈添受不过挟周国富拖欠工钱催索被殴之嫌。尽可投人理论。甚则并可鸣官。何致仇深忿迫。遽将周国富蓄意谋杀。此不可解者一也。陈添受雇与周国

富帮工。每月工资六百文。自十八年六月起至十九年四月止。共计工资仅止六千有余。以佣工度日之人。兼有老母待养。何至被欠至四千八百文之多。此不可解者二也。周国富被杀之年。周新连年已十四。并非实在幼者比。见父被杀。何肯听从隐匿。纵使当时被吓。未敢声张。岂有既见其母。仍复全依属付原词。代凶犯瞒哄之理。该府等祇顾纸上说谎。竟将天之理人之性全然忘却。岂自己失其本心。而遂视天下之人皆无天良耶。此尤其大不解者三也。周吴氏于伊子一夜未归。次早忽偕陈添受来报丈夫死信。即已毫不疑诘。信为压毙。买棺收殓。何以事隔两日。忽又想及陈添受与伊夫有嫌。恐有别故。向周新连盘问。已属鹘突。迨既问出陈添受致死情由。则必哀号奔诉于周四贵吴连寿等。谋所以报官伸冤矣。此何等深重恨。岂仅仅前往家吵闹之事耶。又岂陈添受母子再三跪求。钱一斗米五斗之所能回其心而释其痛耶。谓非先有无夫之心而遽即于忍者。天下有是理耶。此其不可解者四也。陈添受之母陈丁氏。恐周吴氏母子常来走动。或致实情张扬。虑人之指目之也。走动且不便。而顾公然留与同住。引近而表着之。是犹恶影而就明也。此其不可解者五也。周吴氏于周国富被杀后。甫终七即改嫁曾五俚为妻。迨后夫复死。遂流连于陈添受家与之通奸。旋又追念前夫。偪索超荐。由前而论。始则居丧自嫁继复忘亲事如彼。由后而论。又念念不忘前夫如此。周吴氏之一身也。若淫若贞。周吴氏之于陈添受也。忽昵忽。此又本院百思之而万万不得其解者也。至吴毛碑既不知情。何肯因周新连供指。竟毫不置辨。随同混供。周新连又何故凭空将吴毛碑供为见证。明系乌有先生捏证做案之恶习。该府等尚不据实声明。犹复迁就掩饰。不顾心之所安。此尤其令人切齿而不胜驳斥者也。以上各层。该府等试自问有一处说得去否。至原检周国富顶心骨血晕一片。红色散乱。查洗冤备考云。肚腹脐肚小腹受伤。头脑居中至正处。有三五分许红赤色。今周国富顶心骨有血晕。其为肚腹等处亦曾受伤可知。该件作陈发回称。系因门猝被殴伤血往上冲所致。不知出于何书。似此不经之词。亦敢于声叙。尤属胆玩。总之此案。该府等若不洗心涤虑。虚衷研鞫。将初详现详全行丢开。一一据实录供另详察办。仍欲倚之不学无术之劣幕。东扯西拉。冀以支词为定讞。是有心玩视重案。本院惟有将该府县等一并先行撤参。然后再提案至省审办。本院无事不开诚布公。笔到法到。不敢食言。先此告诫。仰按察司飞速严饬知照。限二十日将全案实情另行详报察核。再陈添受周吴氏周新连及一干人证。或有监毙保毙者。必惟该府县是问。懍之切切。仍候督部堂批示缴。

书某氏妇

钱仪吉

予巡视西城之年。平谷民某氏妇居京师者自绞死。指挥许君惇书方病假。予下

署指挥事刘君鸿图验死状。妇所居比近予。道路籍籍。指民父无礼于其子妇。妇不辱而死也。已鸿图报尸无他伤。惟细带交喉闲。又反葛衫一角以塞口。在带外。凡引带自绞。必不得急。衫塞口者。谓妇自为之。欲速死也。于是民之父妇之父母列辞。皆曰。民有祖父在平谷。前夕以病闻。民仆于管主事家。其父欲还平谷视疾。召民归而语之。民请自往而止其父行。父怒詈之。诘旦。民遂不告而往平谷。其父亦出。将饭归。妇则死矣。妇盖以舅怒其夫。惧而死。死愚也。他无齧齧之者。妇死以不冤。予尤疑之。日访于管氏。及旁近士友家。粗得其颠末。氏家屋三闲。父子居相向也。民娶妇浹月。之管氏。闲归。其父必斥之使去。邻人夜中闻其怒诟妇。我呼若。若故不应耶。若其跪至明。于时暑也。次夕妇徘徊庭中达旦。邻妇怪问之。答曰。屋中如火灼。不可以寝也。妇盖不寝者四夕。而竟死也。民之祖父实不病。前夕。民犹宿管氏。妇死而民诣妇家言曰。妻。汝家女也。汝自为之。我为人子。事到官。惟父言是从耳。遂匿不出。会许君病良已。予使趣召民受辞。一如其父言。问邻人亦如之。乃独引妇之父母及两弟反复导其辞。卒皆对如父母言。盖妇家人愿而畏事。又距妇所居远。其事无显显可指状。欲证诸邻人。邻人畏讼之及。而不以实告也。故事。五城狱讼。罪徒以上。皆移刑部治之。予因移牒言狱有可疑者。假令民欲往问其祖父疾。其父不必怒。即怒而及于妇。妇亦不至死。妇死且不惧。何惧而死也。察妇所以死者。甚可怪异。悉以其辞致于部。逾月部谳定。则谓民父将挈家还平谷。妇不忍去其父母而死也。夫生去其父母而不忍。死何忍也。部谳之辞。亦不得已焉耳。且以予奉职无状。身有土地之责。其事在吾心。又颯然明白。然终不能引道路之人。证成于讼庭而抵其罪者。势也。部讯囚。但当质诸死者之家。不得旁引株连以扰民。即引亦无益。而妇之父母两弟。始终坚谓妇不冤。亦无如之何已。呜呼。吾因以思某氏之用心苦也。盖不辱其身。又哀其夫而不欲死其舅也。既尸无他伤。而其绞也又以昼。则其舅之辞。固易遁焉尔。妇死之旦。谓其邻曰。舅归欲饭。在某所。我病欲眠也。邻以其夜之不寝而不疑也。而妇竟死也。噫。可哀也。予书其事。以着某氏之隐节。且志予上负 明命而不能去奸之罪。又将谗我寮友盍深思所以处之者以教我。他日有类是狱。庶几可得而理也。

予屡以此就正有道。冀闻教益。道光乙未正月。在广州。偶于中丞祁竹轩先生坐中言及之。先生曰。是狱不穷治。则死者之心安。因尚论夷齐及辄事。又曰求仁而得仁。此妇亦是心尔。若外为强暴所污则异是。予闻先生言幽显一致。天理人情。推勘至极。不胜悦服。此即欲毁弃。已念亦不妨并存斯语。以见即事穷理。不可不深长思也。而篇内名氏悉刊除之。所以使死者之心安。抑窃附春秋为贤者讳之义云尔。

## 书荥阳狱

周树槐

荥阳民姚哑。生而哑复聋。一目瞽。余一目亦眇。哑父曰连印。娶陈氏。生哑及毛。姚七者。连印从父弟也。荥阳民穴山而居曰。连印与姚七比。连印故以缝人游太康。遂列肆居之。以陈及二子侨焉。陈悍。殴连印眇其一目。连印怒而去。陈乃以二子归。从七母居。连印归。为妻悍故。与七谋共殴报之。不肯。连印忿。遂以毛去。毛寻天不归。陈与哑留。久之七敝。与七移居连印。哑日出乞。或数日不归。归则栖七敝中。适邻妇孙邢氏过。闻呻入视。陈卧地血被体。骇问。曰哑哑。再问之不答。村人集视。已不能语。遂死。于是县逮哑及七等械之省会鞫。哑聋。使吏大声呼之。不闻。使连印前语之。初若不识者。审视良久。竖其臂。连印颌之。手衣而缝。又颌之。遂撮其髟页而号。已伸七指。又为挽髻插簪及两人卧状。官意之曰。是其母有所私耶。念七。指曰同居固七也。呼七上。试使近之。哑怒睨。引连印拳欲殴之。曰是矣。问连印。曰不知。问邻人。曰有之。七不能隐。具伏。遂及哑杀母状。初。陈从七母居。七通焉。及同居连印。而七母死。连印久不相闻。哑又时出不归。归亦别宿。七与陈俨然居室矣。一日哑见之。忿吼持刀欲刺七。七夺刀。缚而痛捶之。至是。哑晨叩门。七结褙出。遗其带陈所。复入索之。哑出取镰奔七。七跳。哑固眇。七乃出其后拥之。哑夺而脱。七隐身暗隙。陈复自后拥之。哑反割之。仆。审视。母也。释镰哭。七走出。哑追七弗及。狱具。巡抚程公祖洛疑之。曰哑杀母。独邻妇述其母生前词组。方其呻吟怛乱之时。语容有不尽。他未有见者。见者独七。七淫者。其言未可信。庸知非七杀之。委罪哑乎。而哑不能言。语之又不闻。乃录囚于庭。出二图。一为妇人伤卧。一为男子持镰。授哑谛视。乃翦纸为镰。与之。哑手镰拟七。复指七。为七拥己状。因反割己。乃取妇人图哭之。公又令以妇人图纸镰七。使割之。哑夺镰。顿首伏公。乃谓连印曰。何如。曰。是矣。狱奏。刑部当哑杀奸。杀母非所期。援故事以请。奏上。哑得末减。弃七市。

## 与赣榆令书

丁履恒

自侍清尘。几浹岁矣。始挹霁光。粹然儒者之气象。继聆言论。蔼然仁人之用心。下忱钦佩。匪朝伊夕。恒亦辱承眄睐。不以俗情相待。窃愿结纳款素。傅托知交。乃近有一事不于中。若腹非旁议。含意不宣。匪特有辜明德。亦且内负夙心。辄布陈于下执事。前者王重兴之案。实人伦之大变。恒初闻报。数日之闲。食不甘味。夜不安寝。不分与梟獍同生。亲见非常变异。恨不将该犯立正典刑。快人心而维风化。所谓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也。迨阁下回县往验

。为恒言。其家云称重兴虽有继嗣之说。尚未立书。恒心知其非事实。顾伏念  
圣天子孝治天下。视苍黎如赤子。一旦此事闻上。圣心必为怒然。阁  
下又新从省会来。猝遇逆伦重犯。例限十日内便当带犯进省。情势有所大难。  
稍为避就。事属权宜。且科以服制。重兴仍当大辟。揆之天理人情。不甚相龔。  
故其时未有异说。顷闻阁下审理此案。重兴不但无过继。与死者并非功服。  
又将谋杀情节。问作疯痰。老王氏伤痕删抹大半。案情如定。重兴竟可幸生。  
骤闻之下。不胜惊。外闲物议沸腾。众口一声。老王氏年已八十。遭此惨杀。  
行路为之酸鼻。乃造谋起意之李培。既得置身事外。手刃其亲之王重兴。亦可  
量从末减。死者含冤。真同黑狱。阁下为民父母。独能无恫于心乎。将来狱上。  
倘以供情不符。台司饬驳。或犯人翻供。致干提究。则于阁下官事大不便。  
倘竟照原详定讞。则天理民渐灭尽矣。今年正月。县境之内。子弑其父。妇贼  
其姑。接踵而起。徒以逆事未成。不曾发觉。民风既已大壤。若王重兴又复轻  
纵。愚民无知。见孙杀祖母可以不死。逞忿行凶者。又将何所顾忌。他日使后  
人追论。谓赣榆风俗之敝。自某官始。窃为阁下深不取也。恒滥竽于此七年所  
矣。与此邦之人。非如秦越人之相视。若遇伦常风教。有关出入之事。知而不  
言。自觉无以对士庶。幸案未详出。犹可及时更正。用敢不辞戆直。进献一言  
。惟阁下深思而财察之。合邑幸甚。

#### 卷一百四 工政一土木

各省工程报销改定易章程疏光绪九年 工部

窃臣部职在句稽。其着为定例者。必实能见诸施行。方不致空烦案牒。即如外  
省工程报销一事。始则视造报为畏途。继并视奏催为故事。愈延愈久。亦愈久  
愈难。溯查乾隆十九年正月。奉 上谕。外省动用钱粮及工程报销应驳应  
准俱有定例乃该督抚往往于部驳后辗转行查不及克期办结或据属员详禀次声覆  
请销而该部仍复往返驳诘以致尘案积累迨历年久远官吏迭更徒致拖累此向来相  
沿陋习殊非敬事勤政之道现据刘统勋策楞查江南兴修水利以来有历十余年至二  
十余年未结之案自雍正四五年闲尘案尚有悬搁者此等案件如果有浮混自当据实  
查明催追完款何致任意迟延历久不结如果无情弊亦当请豁免累嗣后报销之案符  
例者该部不得漫行驳诘例应驳查者至三次后该部具折声奏或按例核减饬交该督  
抚查明经手官员照数追赔完案或据情酌予豁免销务令克期速结仍于每年岁底将未  
完各案汇折奏闻其现有从前未结各案予限一年令户工二部通行查明分别办理完  
结欽此。又于道光七年六月。奉 上谕。昨据工部奏汇查各省工程未完各  
案请分别年限查办各省工程报销准驳俱有定限乃各该督抚于奉文后不即克期办  
结实属因循疲玩即将该部驳查新旧各案逐一查明未经逾限者按限催办完结其已



经逾限者查取承办迟延及督催不力各职名参奏议处仍严催办结嗣后各该督抚务当随时逐案查核依限催办毋任再有延宕致干咎戾等因钦此。臣等恭绎次谕旨。一则杜部中之往返驳查。一则惩外省之因循疲玩。法至善也。嗣是以后。咸丰十一年臣部将道光十五年以前未结各案。限六个月办结。如再逾限。一面注销。一面将用过钱粮分别赔。同治八年。臣部复改定以二十年为限。二十年外。即行分别注销。然奉行日久。竟成具文。历年以来。未尝指参一人。赔一款。推原其故。总缘二十年后。官非一任。事隔多时。若一律追。则离任者羈留异地。已故者且累及子孙。于政体实多窒碍。现在臣部纂修则例。臣等熟商妥议。与其空悬令甲。留书吏搜剔之门。何如更定章程。布 朝廷宽大之典。拟请自同治十三年腊月以前。作为旧案。一概免其追。自光绪元年正月以后。未结各案。概以接奉部文之日起。予限二年。报部核销。如再逾限。即由臣部专折劾参。请 旨飭交吏部照例议处。其九年正月以后。按限造报。如有逾限。即照前议一体办理。以清尘牍而免积疲。如蒙 俞允。应请 特颁谕旨。通行各直省督抚一体钦遵办理。臣部一面查明光绪元年以后未经办结之案。开缮清单。恭呈 御览。恳请 特旨严催。一面将拟定新章。纂入臣部则例。永远遵行。

再臣部例载。士民捐资自行经理之工。由督抚奏请分别奖叙。一面飭造工段清册。送部存案。至工料册籍。有不能尽合部例之处。应宽其文法。毋庸往返驳查等语。又咸丰八年。钦奉 上谕。各直省修办一切工程系民闲捐修并不邀请议叙者均免其造报其士民出资捐修奏请奖叙均着一体造册报部核销予以保固限期以符定制等因钦此。臣等伏查民闲修办工程。既经督抚奏请给予奖叙。即与动用正款无异。自应钦遵咸丰八年 谕旨。令其一体造册报销。立限保固。用昭核实。至工料做法。臣部定例。纤屑曲折。钩稽必审。诚恐民闲自行办理之工。未必能尽谙成法。若拘泥例文。动辄驳诘。易滋书吏延搁需索之弊。拟请嗣后各直省民捐民办工程。奏请奖叙者。除册报钱粮数目。与例大相悬殊。应行议驳分别办理外。其钱粮之数。不甚相悬。而工料做法有未能尽合例文之处。仍循旧例。免其往返驳查。以杜弊窦而示体恤。

工程积弊请核实酌给公费疏光绪八年

宝廷

窃从前久闻工程弊端最多。传有几成到工之说。此次奉 命承修 西陵工程。公同秉公查核。得悉工程积弊。不敢徇隐。谨据实奏闻。姑就此工论之。此工原估实银八千五百十六两八钱三分三厘。分为十成。每成八百五十一两六钱八分三厘三毫。积习相沿。谓八成到工。所余二成。承修大臣各分其一。所派监督司员共分其一。称为节省钱。其实到工尚不能八成。至多不过四成。传

说不一。虽难详究。大概自勘估修工官员吏役。以至户工二部与修工之所官员吏役人等。大半多有规费。臣等奉命之后。督率司员。严饬商人核实撙节。先取具商人呈交坚固结呈。复呈交历来所谓节省银二成。另外又节省出一成。一呈交。外闲历来传言。固难尽信。而观于商人既具坚固结呈。复肯呈交节省银。则原估不无浮冒。不问可知。承修堂司官既果有规费。则他处之皆有规费。亦不问可知。闻历来承修大臣。有收用者。有不收者。亦有收而不用者。收用固非。而亦未必有心贪污。盖深知此中积弊。不收则徒饱商人。亦不能实添入工。不如收之。预备他年赔修地步。其不收者。亦未必有益于工程。勘估原数。本有浮冒。早将各规费算在其中。果能四成到工。已敷修造。将此添入。不过工程外观少加整齐。断不能尽数添入工中。有利于商。无补于国。但求自洁而已。其收而不用者。亦深知此中积弊。既不敢收用。又恐举发有碍原估。故随众收下。或施粥厂。或助善堂。亦但求自洁而已。更有阳给人以博廉名。而阴使起第宅。暗收其利。故凡曾经承修大工之家。鲜不栋宇连云。焕然一新者。积弊流传。盖不仅数十年矣。然此弊不能专责承修也。总因勘估本多浮冒。纵使承修不分用。亦难禁他人分用。而亦不能专责勘估大臣。岂无欲求核实者。然大员自解核算。能有几人。司员吏役种种朦混。明知积弊。坐受其欺。勘估预留浮费。待承修诸人分用。承修恐碍原估。明知不肯举发。扶同作弊。以糜国帑。成何政体。虽有贤者。无如之何。故一二谨慎者。遇有工程。多不开列衔名。以自居于无过之地。亦但求自洁而已。臣等愚见以为防弊不可不严。而施恩不妨少宽。官员吏役。监视奔走。不无勤劳。车马饮食。亦有费用。不为筹备。焉禁侵吞。与其暗蚀而恣虚糜。何如明给以求核实。闻数年前东陵大工程。办理甚善。堂司规费。皆未收用。留备办公。监督监修等。皆有薪水公费。工程亦较坚固。惜未从此明定章程。伏乞 飭部妥议。按工程大小。分成酌给勘估修工官员吏役公费。修工之所。官员吏役。亦有随同照料之责。亦可酌给公费。嗣后勘估。务按工程实核。不准少有浮冒。如再犯前弊。定当从重治罪。以前积习。相承已久。非出一人。伏乞 天恩。概宽弗究。此次商人既呈具坚固结呈。则所交节省银。当是赢余之款。无庸添入工中。徒供中饱。所有呈交历来所谓节省银二成。并另交节省银一成。应交何处收存。伏候 命下。司员等前随往开工。费用皆由自备。至此次收工。往来监视奔走。车马饮食之费。皆无所出。可否仰恳 天恩。酌留加赏。以资办公。出自逾格鸿施。臣等未敢擅便。此次款项较小。撙节无多。臣等不顾嫌怨。据实上陈者。非仅为节此区区之费。实欲为 国家除此多年积弊也。果能严定章程。此后可节无限糜费。若仍虚应故事。瞻徇情面。弊终难除。是在部臣矣。

请借款生息修街便民疏

王兆琛

窃惟 皇畿为万方会归之所。商贾辐辏。车马往来。内城外城街道。必须一律平坦。方足以便行旅而肃观瞻。乃内城街道。旧设堆兵万余名。随时起垫。遇有辙迹偏陂处所。亦皆摊刷平坦。而城外街道。仅有额设铺头三十余名。一城地面。则分为六七铺。一名铺头。则兼管十余巷。未免地旷人寡。不敷差委。故其高低不平之处。每遇雨雪。不能及时修除。则积成坑陷。不惟车马多形阻滞。即肩挑负贩之人。徒步亦甚艰难。臣查向来修理城外街道。并无应支公项。凡有平垫。不能不雇用民夫。惟藉附近铺户捐资。其贸易充裕者。尚可支持。而资本短少者。餬口不暇。又焉能捐资修街。且劝谕各铺捐资。亦须胥役经手。如督责过严。又恐其藉端勒索。滋扰商民。是欲便之。而反累之矣。况通衢大街。铺户稠密。合集众力。尚易措办。而各处小巷。铺户无多。其居民又皆非土著。不时迁移。如勒令挨户出资。更为贻累。虽各巷居民。闲有捐资呈请刨除积土者。乃各为其所居之地。此修而彼不修。毗连地面反因而受累。臣思欲使街道一律平坦。必须官为经理。地方通盘相度。起高垫洼。方能有济。而不能捐资之街。亦须预为筹划款项。添雇民夫。随时修除以资经久。查向例。河道沟渠处。原有岁修银三万余两。自道光三年停工未修。四年十一月奏明。因节年雨水冲刷。应修处所过多。请暂停缓俟三五年后。以所积岁修钱粮。汇总修理。积算至今。约存岁修银二十余万两。臣思沟渠街道。相为表里。街道停潦成洼。沟渠易致淤塞。伏乞 皇上准照道光二年筹拨部库银两生息为五城缉捕赏赉之例。即于河道沟渠处岁修未动款内。赏借银三万两。发给五城。交殷实典铺。按月一分生息。每年应得息银三千六百两。遇闰加增三百两。以一半息银。为修理街道经费。交该衙门随时支用。修平道路。以一半息银。按年解交部库。归还原款。俟归完之年。将原拨银三万两内。提回部库一万五千两。余银一万五千两。照旧生息。以作街道经费。将各典商姓名。领银数目。及起息日期。分晰报部。以备稽核。街道衙门。凡有修理。核实支用。按季造册报部备核。仍于年终将一年细数汇报都察院。造具总册。咨部核销。如此。则工有经费。帑归实用。其铺户丛集之区。可藉商民捐资修垫者。仍照旧办理。而空阔小巷。民力不足之地。既有官项动用。亦可一律平坦矣。至各城街道。旧积煤灰渣土。向系回空煤车。带土出城。臣访之居民。数十年来。未见有带土出城者。此时若勒令带土。恐胥役藉端滋扰。进城车辆。必致畏缩不前。城内物价。倘因而昂贵。于民生亦属无益。得此经费。将现在积土壅塞处所。按各巷添雇民夫。一律铲。运至空隙地方。除出示晓谕居民。自铲平之后。勿许再有增高积洼。妨道路外。仍责令铺头按街修整。街道御史不时亲身查勘。务令各处平坦。庶街道从此不致坎陷。商力不困。而行旅皆便矣。臣愚昧

之见。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训示施行。

防营承修工程请飭部备案疏光绪六年

左宗棠

窃查甘省内地。自遭兵燹以后。千里萧条。东路各属。地居冲要。荒废尤甚。如会宁县之翟家所张陈堡。安定县之王公桥。隆德县之六盘山。固原州之三关口等处。均为著名险隘。其闲沟浅窄。河道沮淤。道路桥梁。率多倾塌。夏潦冬冰。时有阻滞倾覆之患。农商行旅。均以为苦。嗣经统领武威军甘肃平庆泾固道魏光焘。统领楚军中路各营记名提督镇海协副将周绍濂。会同统领楚军前路各营提督刘端冕等。督飭各该防营。于操防护运之暇。次第承修。会宁属境。大小砖石土木桥十九座。种树二万一千余株。安定属境。木石桥八座。种树十万六千余株。金县属境。木石桥三座。种树四千四百余株。皋兰属境。木桥一座。种树四千五百余株。修造会安等处祠庙行馆书院一十三所。险阻大小路径。亦均修治平坦。泾州属境。大小木石桥九座。平凉属境。大小木石桥二十九座。固原属境。大小木石桥十座。新开三关口蒿店瓦亭沿河一带石路四十余里。隆德属境。大小桥梁六座。六盘山上下车路二十余里。静宁属境。大小土桥七座。新开会宁县城东起至翟家所止车路四十三里。又自陕西长武县界起至会宁县东门外止计程六百里。节年共种植成活树二十六万四千余株。柳湖书院种活树一千二百余株。平庆泾固道署内外。种活树一千余株。环县属境。种活树一万八千余株。董志县丞及镇原县境。种活树一万二千余株。此外平庆泾固各属驿路。固原北至平远以达惠安堡盐路。均已一律修治平坦。又先后承修平凉庆阳隆德合水董志县丞镇原平远各府县城垣衙署。及各祠庙堡塞驿馆。所需经费。皆由各营旗随时捐发。并由魏光焘陆续捐给经费银八千七百余两。以上各工业经委员勘验。均已完竣坚固。此关内东路一带兴作工程之着有成效者也。西南各路防营将领。如统带良辅等营总兵凌春台。在河州属之三甲集。开挖水渠四十余里。创建水磨三盘。设立义学三处。又修祈家集水渠一道。太子寺堡城垣壕沟。并栽树株。三家集霄河城建立庙宇并昭忠祠四所。统领楚军左路等营提督邓荣佳。在狄道州属之中部。修土堡一座。洮滨书院一所。疏浚旧渠二道。古城子土堡一座。栽树三百余株。管带楚军左旗总兵张友元。在狄道州城西门外。修永宁桥一座。计长二十丈。高一丈。宽八尺。又自该州岚关坪起至白林口止。修治道路一百六十里。木桥二座。管带楚军左路后营副将李志刚。在狄道北二十里铺。修造大水车一具。栽树一万三千株。管带楚军律武前营总兵李宾先。在循化厅城内。修盖铺屋五十五间。并修理城楼及庙宇一所。管带靖绥营参将黄金福。在碾伯县属栖鸾堡一带。创修沟渠。筑堤作坝二十余里。统领果军提督刘明灯。在大通县属之永安营。修补城垣。栽树四万五千余株

。管带楚军恒营总兵王声扬。自碾伯县属老鸦保起至响镗止。修理道路二百四十余里。

管带安西左营总兵张世才。管带宗岳义营总兵张星元。在大通县境。修理道路三百数十里。并建修桥梁。补置船只。栽种树株。修复塘卡。统领安西等营署镇海协副将喻胜荣。在西宁城外刘家河湾。创建堡城一座。并修建镇海协衙署屋宇。管带向义营副将敖天印。管带楚军蓝左旗副将朱泰友。管带楚军蓝右旗副将李正鲁。先后和平番县境。栽树七万八千余株。管带楚军左路正中营总兵周玉堂在平番县境镇羌驿岔口驿。修造庙宇二所。石桥一道。车店一区。堡寨一座。烂泥湾开修石路一道。此关内西南路一带兴作工程之着有成效者也。至新疆南路各城。自光绪二年大兵出关。一举荡平后。臣檄飭各该防营。会同各善后局。修浚河渠以兴水利。筑缮城堡以严捍。平治道路以利转运。修造官店以便行旅。出嘉峪关七程。为安西直隶州治。地近戈壁。飞沙堆积。州城东西两面。沙与城齐。臣飭署安西协副将甘云亮。督率弁兵。兼募民夫。由城堞逐渐开掘。下至城根。一律净尽。砖石显露。还复旧观。引疏勒河水环户。既深且阔。沿河种柳。以护堤岸。城复壕开。可垂久远。哈密厅属石城子渠。先经张曜屯田该处。已加修治。臣等复飭驻哈密防营总兵黄本富易玉林。重为浚治以利灌溉。镇西厅属大泉东渠。经驻巴里坤统领蜀军提督徐占彪。督率兴修。迪化州永丰太平二渠。绥来县一渠。经由官借给银粮。督飭户民修理。安顺一渠。现经镇迪道福裕勘验兴修。奇台县属渠道。经署知县刘嘉德勘明稟请修浚。鲁番厅属官渠坎井。经督办善后道员雷声远驻该处。防营提督罗瑞秋游击宋得禄督率兴修。雷声远筹借食粮。督劝户民。淘浚坎井。岁获有秋。库尔勒旧有官民渠二道。兵燹失修。该处防营都司邹金本。督率修复。又库尔楚一带河道。长四十里。水不归渠。旱潦无备。防营副将王玉林修筑完好。宣泄有资。库车阿柯寺塘赛马里柯两处。长六十里。横贯戈壁。工程尤大。驻库车统领安远军前安徽寿春镇总兵易开俊。督率弁兵。辅以民夫。修筑通畅。增开支渠。灌溉称便。绥来奇台两县。城门女墙。均多损坏。经前署玛纳斯协副将傅殿魁。派勇修复。哈喇沙尔为南疆要冲。旧城卑薄。复为贼毁。庐舍荡然。惟安集延逆酋阿古柏新筑一城。勉可补葺。防营知县黄长周哈喇沙尔善后局员知州黄炳焜。开拓修筑。城周三里。雉堞改观。库车旧有汉城甚小。年久倾圮。东面外环回城。局势颇阔。易开俊会同善后局员同知魏炳蔚。察看形势。西北两面。均仍其旧。其南城及东北东南。应即改筑。城周千三百三十四弓。墙高一丈八尺。宽一丈五尺。四隅台纵横四丈四尺。四门城楼高四丈八尺。雄阔伟壮。足称南疆重镇。由哈密以达吐鲁番。自瞭敦至七克腾木四驿。分南北两路。南为官道。妖风时作。砂石俱飞。甚者并人马卷去。渺无踪。俗所称风戈壁者也

。其北有小路。可避风灾。本为商旅必出之途。然无店宇可资栖息。行人苦之。

七克腾木防营总兵夏奉朝。督饬弁兵。将南路台站移置北路。添备官店水草器用。此患乃免。托克逊至喀喇沙尔。中隔阿哈布拉地方。两峰壁立。积石峻嶒。一径羊肠。下临无际。车驮经过。辄有意外之虞。防营总兵刘见荣锤幽凿险。化而为夷。用功至勤。情欣愜。清水河西滩五六里。泥淖纵横。人马多苦陷没。防营知县黄长周都司邹金本。会同修治。开渠泄浸。垫以巨木。杂覆树枝。土石平铺。始免积淖为患。此关外兴作工程之着有成效者也。兵燹之余。百废肇兴。不资民力。不耗官帑。难矣。而论其实济。则皆承平时所未经见者。非诸将士来自田闲。习惯工作。而皆知以勤民为重。其效或未易臻此也。至诸工程。皆设防护运之余。率作兴事。未可与工部例章并论。且不列款请销。自可免由部议。而工成犒劳酒食。本与军需赏耗不同。为数又微。业经酌提各营截旷款下支用。并未开报正款。臣等现咨商刘锦棠张曜。转饬善后局员。酌量划拨荒绝地亩。招佃承租。以作岁修经费。庶可保固而规久远。所有甘肃新疆各处防营连年承修各工程。应否咨部备案。理合恭折具奏。伏乞 圣鉴训示施行。

修治直晋路工完竣疏光绪十年

山西巡抚张之洞

窃惟平治道路。通商惠工。经传昭垂。以为利民富国之要政。前于光绪七年七月。经前抚臣荣光奏明。兴修四天门工程。自晋省榆次县什贴镇起。至直隶获鹿县土门口止。由晋独力认办。即令湘毅军与抚标练军两营分段认修。派委候补道员专案造销。奉 旨允准在案。臣到任后。节次加派总兵何鸣高副将呼延霖参将申万禄副将吴元恺都司吴良儒。督率诸合。添雇夫匠。分段修治。常川驻工。并饬新授蒲州府知府前署平定州知州沈晋祥。会同履勘筹度。因地立法。稽核军匠。查此项路工。跨直晋两省之境。东起土门。西迄什贴。首尾绵亘三百八十余里。以中闲有山岭四处最为险峻。故以四天门为统名以括之。其实除四天门之外。巉岩峻。隤岸长滩。地皆是。连属不绝。无处无险。无村无工。而河滩难越。岸曲易刷。其为害与费工。较之山岭为尤甚。其险要工段之在直境者。曰土门口。曰东天门。曰白王庄。曰微水镇。曰井陘县南关。曰三里桥。曰长冈。曰横口。曰东岭。曰板桥。曰龙窝寺。其险要工段之在晋省者。曰北天门。曰甘桃驿。曰固关。曰槐树铺。曰柏木井。曰西天门。曰青玉峡。曰翠蛟潭。曰桥头。曰西郊。曰南天门。曰义井。曰平潭。曰石坝嘴。曰墩台山。曰测石驿。曰张净村。曰芥泉驿。曰红泥坡。曰要罗山。以上各工。除修筑道路填平坑坎均系土工尚易修治外。其难者。大率土石相闲。或专用石土。

或镶以石砌。或护以拦马。山峻者。堑岩壁以益其宽。岸狭者。培土累石以增其厚。道旁开渠以泄横流。随处作桥以通车马。而用力最为艰苦者。则为井陘南关东天门青玉峡测石驿四处。井陘南关。石桥断坏以来。涉水四次。方达官道。今自南关外至东坡底止。创筑石堤六段。计长五里有奇。屹若长城。永免厉揭之苦。东天门既将旧路石工重修完整。因地势过于斗峻。行旅畏阻。另于东南山麓。创开新道七里有余。高下听民所由。青玉峡一段。两山夹峙。以河为道。山雨暴涨。漂没人畜。无所逃避。现于两岸砌石成礮。中实碎石沙泥。融以油灰。钩(户鹄)牢固。义井至测石驿一段。滩路纡回。涉水者十二处。夏秋亦苦山水之患。今于平潭石坝嘴墩台山三处。创筑石堤二里。内则因山开道。外则筑坝护堤。堤内树桑。堤外树柳。可以方轨行车。所有各工。于去年三九十一等月。本年三四等月。陆续呈报完竣。经臣飭委署平定州知州蒋拱辰。逐段勘验。据禀工程坚实。均能合法。可期经久等情。又省南驿路中至霍山最险者为韩侯岭。该处为七省通衢。千年巨险。北道既通。南路宜理。臣复檄委署霍州知州方龙光荣河县知县王希濂副将胡有才。于上年九月勘估兴工。自灵石县坡底起。历竹杆坡山神庙韩侯岭郭家沟天险桥仁义镇逍遥岭老张湾沟窠以至霍州北关止。计程九十里。分为十一段。其闲石冈土坡。闲以河滩。处处施工。兼用土石。高者凿之使平。陷者填之使实。其厢石砌。开水道。护拦墙。一如四天门之法。现已据禀委勘。一律修治完善。此外潞安府西至洪洞县曲亭镇一路。计程三百五十里。东北自府城至黎城县东阳关。计程一百四十里。平遥县东关至沁源县赤石桥一路。计程八十里。偏关县至朔州秤沟一路。计程一百二十里。均系商旅必经。素不通车之路。节经分别批飭各路地方官。相地鳩工。一律开通车路。于光绪八年九年十年先后具报工竣前来。臣查晋地环山而处。道阻民劳。四天门韩侯岭之险。闻于天下。今已一律坦荡。冠盖往来。任载络绎。车驼无倾踣之虞。人畜免漂溺之患。从此商悦工来。百货蕃息。晋民生计。当必有所裨益。各军工役辛苦。两年有余。寒暑不辍。夏则雨汗。冬则斲冰。于行旅居民。秋毫无扰。各该员弁于两省连界奏办要工。两年来督率经管。始终勤奋。不无微劳。且考嘉庆年绅民捐修路工碑碣。计东天门一段。即费数十万两。今该员等于两省界连要工。躬率军士。搭用工匠。所费不过三万数千金。于经费尤能核实节省。除将四天门韩侯岭其次出力各员弁兵勇。暨潞安平遥偏关等工施治较易。均由臣核给请奖外。谨择其尤为出力者。缮拟清单。仰恳 天恩。俯准给予奖叙。以昭激劝。其武弁千把以下。由臣咨部给奖。所需经费。皆于善后款内动支。应请免其专案报部。即由臣飭令清源局道核明确数。归入善后案内造销。

### 修路示

## 左辅

为开沟筑路。以便行人。兼利农桑事。照得平治道涂。王政之一。路弗不治。史犹见讥。况乎无路。曷利攸往。本州岛任以来。经历四乡。往往无路可循。甚叹政治之不修。行旅农佃之交病也。各乡有路与地平者。农人耕种之际。并路俱犁。人畜车辆。杂走田内。各趋所便。交午其中。成路之处。土实而洼。一遇阴雨。尤为泥泞。只得又于无路处觅路。禾稼多被蹂躏。此行人农佃交病之一也。有路低于田者。田高如岸。路洼如沟。积水淳淤。陷轮没髀。只得尽趋高田。禾稼又遭蹂躏。此行人农佃交病之又其一也。为此示谕沿路业主农佃人等知悉。尔等各随执业地界。培筑大路。路广二丈。路之两旁开沟。沟广四尺。深三尺。即以开沟之土筑路。用牛拽。播碾坚实。须中高旁下。以便泻水。其两旁之沟。相离二十余丈之处。留一土坝。以便力田人畜往来。并于两沟外界。栽植榆柳等树。数年之内。高大成阴。不特人畜可资息荫。每年修剔桠枝。亦可供薪爨之用。其余庄旁路。均随时仿照修治。俾境内有一定高平大路。往来人畜车辆。不致杂出歧趋。禾稼永无蹂躏之患。于行人农佃交有利益。着乡保即督率赶紧修筑。二十日内一律完竣。倘敢违延。定行重责不贷。凛之。速速特示。

### 飭议挑除瓦砾章程札

丁日昌

照得苏城兵燹以后。公私庐舍。半成焦土。克复数年。虽渐次盖造。仍未能遽返旧观。每见通衢僻巷。瓦砾累累。推原其故。皆由各业户因自己屋基。己为邻右先修之瓦砾所堆积。虽欲尽力搬弃。一苦于工费繁重。一苦于无地可移。岁月既深。堆累更厚。以致有力者乐土是迁。无力者望洋兴叹。人烟愈觉寥落。则生意难期兴旺。十年生聚之谓何。本部院查得城内无主基地甚多。尽可为容纳并积之所。现拟由官催集人夫。将各处瓦砾分别并积。腾出有主空地。百姓即易于营造。无须过费周张。其并积瓦砾之所。不妨继长增高。堆成冈阜。环植竹树。数年之后。即可蔚然成林。合行札飭。札到。该司即预筹闲。以便鳩工。一面分飭府县会同绅董。妥议章程。分段办理。庶几闲山林于城市。吏隐皆宜。化腐臭为神奇。招徕有自。附缀条款。并希熟筹。切切特札。

一从前善后局清理房屋基地。各业户给照为凭。如至今未据领照。即系无主荒地。该县即传齐地保。将某图地方。确系无主荒地几处。逐一报出。以为堆积瓦砾之所。大约一里之内。须得一二处。俾就近搬移。方免费力。其旧堆冈阜。亦可附丽增益。以免占地。

一挑挖工费。必须先行分段确估。某坊共分几段。某段应挑几处。绘图贴说。酌定工价。每夫日挑若干担。给钱若干文。将城内各图统计需费若干。确实估



计。开折呈送筹办。

一所挑整砖。有无工程堪以合用。至现报堪以堆积之所。日后如有主承认。应否给还地价。抑以附近无主之地换给。一并查明禀复。

一堆积之处。亦须因其形势。或孤独峙。或大山小山蜿蜒俯仰。不可随意堆填。有如残冈断堑。山顶蒙以浅土。便可栽桑种树。以备缓急之需。昔石曼卿以泥包裹桃核。抛掷崇。数年之后。满山锦绣。似可彷彿此意。

### 京口义渡征信录序

方德骥

大江之有义渡也。自同治十年京口始也。先是滨江对渡。舟朽窳不中程。舟子游手无籍。惟多载是亟。计人索直。任意取盈。履足乃已。或乘危而逞志焉。风涛激撞。浊浪山揭。洄漩震荡。倏忽十幻。一岁之中。陨身长往而莫可究诘者。籍其数以千百计。行路之难。生民之痛。至足伤已。余姚魏子勉斋。市隐是邦。澄观动念。慨然有造舟济渡之议。善气感召。应时景从。智者勦其谋。能者殫其力。事机草创。民用大稣。既条其经画程序。白之守土吏。以上大府悉报可。时其阙乏而奖益之。遂乃庀村徒。奔走翔集。阅八月而渡船具。一岁而规制略定。又三年而补苴恢拓之功。粲然无不备。江天沉寥。帆容与。凡夫耕农贩夫徒手趁食颁白负担之伦。前者喁。后者于。晏然若履康庄而行户闼。于是京口义渡。盛传大江南北。夫事为众人大利之所在。无知愚贤不肖皆知之。京口当水陆之交。巨人硕德。冠盖相望。则夫悯斯人之惨酷。拊心蒿目。而欲为之计万全。图久远。度不止一人矣。而兹事利便之。故至今日而始昭然大着于众。何哉。乍见孺子将入于井。人人有怵惕惻隐之心。历时稍久。而心之存焉者寡矣。又况建议之初。疑众难。动色相戒。迨夫造端有绪。则又旁挠阴掣。百计以隳任事者之心。晚近偷薄。不乐成人之美。比比然已。魏子义渡之设。其始基于一念之诚耳。中更忧劳拂郁。疾疢危苦。凡可以瞽乱其心思。挫抑其志气者。岂少也哉。而乃百折不回。屡蹶屡起。濒九死历患难而卒底于成。以斯知天下事诚能立心专而用力勤。设诚以为之倡。自有以协人情之大同。必无中道之悔也。魏子讫事之明年。将排比其营建颠末。勒为成书。乞予一言弁诸端。予嘉其志行诚确。类乎学士大夫殷然民物者之所为。遂不辞而为之序。语曰。有其举之。莫敢废也。人之欲善。谁不如我。盖观于经始者之难。而益知持其后者之不可一日弛也。凡百君子尚体念之哉。

### 结筏顺清河记

陈锦

榱梓。自楚出也。庀材者麇集于汉。干嘉以前。闲岁易天坛灯干。构大材。不于藏。则于川。巨筏蔽江。名曰王木。庙工构料。遂袭其名。予诗所谓王木传

闻惊水驿楚材声价重岩廊是也。然以是知木贾之立法也精矣。木无大小。无病而根杪具者入选。其中空外裂多节无皮短细曲肿蠹腐者不与焉。用篋画分寸。曰滩尺。任取一木。约距根尺有一把。量其围圆得若干尺寸为若干马。自围一尺马三分起至六尺止。每半寸则一进马。以次递进。尺五分以上。每进半分。尺四寸以上。每进一分。尺五寸五分以上。每进分半。尺八寸五分以上。每进二分。二尺五寸五分以上。每进五分。三尺五寸五分以上。每进一钱。三尺五寸五分以上。每进二钱。四尺一寸以上。每进四钱。四尺五寸五分以上。每进八钱。五尺一寸以上。每进一两六钱。五尺五寸五分以上至六尺。每进三两二钱。统而计之。尺马三分。二尺而马且八分矣。三尺而马已一两三分矣。四尺则四两三分。五尺则十六两三分。六尺则六十四两三分矣。法用句股围径互乘方圆递积计。宽长得此倍蓰。是为龙泉马数。古人制作之精。百世而不可易者也。六尺以上曰飞马。言马不可限量也。尺半以下曰钱马。言马不及一钱也。一尺以下曰不等。言马不列于等也。问值者按马计钱。名曰贯头。每马若干贯。则其值也。每马一两。每贯钱一千也。时予方奉檄赴袁江顺清河。接运曲阜庙工木值六万本。以缆结筏。为三十有七。四节。节四丈。广半之。厚当其广什之二。帆樯林立。塞满河矣。询之汉人。下长江仅二耳。为板屋其上家焉。其行动以岁计。顾大风浪作。而散人溺者屡矣。予以三月杪发杨庄。千夫击纆。日行数里。抵湖则堤没无纆道。乃以五舟十帆引一行。凡五阅月。始全抵济宁水次。一日次台庄。风雨大至。湖口坝水溢。下灌河。顷刻而涨且丈余。夜半风甚。人声鼎沸。则头大缆拔岸橛下驶。递撞次三。各缆俱断。时水已没桥。越桥石径去。人声渐远。不知所之。惟两岸民船。叫号不止。推篷骇瞩。天黑如漆。选健卒掉扁舟随之。则已过三。达黄林庄。片刻行数十里矣。筏木尽在。而人不伤。民船亦无撞没者。亦徼幸于万一也。既抵济。按照龙泉马数。售木归款。盖六年而毕云。

## 卷一百五 工政二河防一

### 九河既道解

汪士铎

兖州九河既道。说者或以洁为一。以一为河之经流。然尔雅释水。明分为二。则当以雅训为正。汉沟洫志。成帝时。河堤都尉许商言。古说九河之名。有徒骇胡苏鬲津三河。今见在成平东光鬲界。尚书孔疏据许氏言。谓尔雅九河之次。从北而南。既知二河。则余马颊太史覆釜。在东光之北成平之南。洁钩盘。在东光之南鬲县之北。然汉世近古。止得其三。许氏所言徒骇许商云在成平。郭注尔雅同。汉地理志勃海郡成平下。注云。虯池河。民曰徒骇河。地理今释

。今交河县。汉成平。东北六十里有徒骇河。是也。胡苏郭璞云。今东光有胡苏亭。地理志。勃海东光有胡苏亭。水经淇水注云。清河东至东光县。西南径胡苏亭。元和志。沧州饶安县胡苏河。在县西五十里。通典景州东光县。古胡苏河在北。輿地广记。沧州南皮县。隋开皇十六年。于胡苏亭置胡苏县。唐更名临津。齐乘云。沧州之南。有大连淀。西踰东光。东至海。鬲津。地理志。平原鬲县。平当以为鬲津。元和志。在安德南七十里。又云。鬲津至徒骇二百余里。今河虽移。不离此城也。又将陵县云。鬲津枯河。南去县二十里。寰宇记云。德州安德县鬲津枯河。在县西南七十里。将陵县云。鬲津枯河。在县北二十里。乐陵县云。鬲津枯河。在县西三里。地理今释。以为德州西南有鬲津河。东经吴桥宁津德平乐陵庆云诸县。至德丰大沽口入海。诗疏所谓徒骇最北。鬲津最南。是也。言事该。可为典要。无缘至唐遂得其七。通典云。钩盘在景城郡界。马颊覆釜在平原郡界。史记正义。在贝州历亭县。元和志。德州安德县。马颊河在县南五十里。平昌县。马颊河在县南十里。贞观元年开决。又曰新河。棣州阳信县。钩盘河。即九河之一。经县北四十里。后汉书袁绍传注。盘河在今德州昌平。入沧州乐陵。今名枯盘河。水经河水注。谓之笃马河。宋人又得其一。欧阳忞輿地广记云。洁在临津。金地理志因之。云南皮县南洁河。元人遂全得其九。于钦齐乘云。太史在东光北。成平南。又云。当在清沧二州之闲。明一统志。在南皮县北。夫郑氏谓齐桓塞其八流以自广。虽本纬书。春秋纬宝干图然可证汉世已无可考。世阅数千。禹迹忽全。稽古证今。殆非事实。蔡氏所谓新河载以旧名。一地互为两说。似是而非。无所依据。或一地偶指。展转相承。寰宇记谓马颊在安德南五十里。本李吉甫也。钩盘河在乐陵县东南五十里。本李贤也。九域志乐陵有钩盘河。又本乐史也。阳信县有钩盘河。本之李吉甫也。齐乘谓覆釜在东光北。明一统志谓覆釜自庆云经海丰入海。又蒋相国所本也。索骥既坚。指鹿不免。

善乎郑君之言曰。今河闲弓高以东。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遗处。水经注云。沙邱堰以北。馆陶麀陶贝邱鬲般广川信都东光河闲乐成以东。城地并存。川渚多亡。班固以为自兹距汉。北亡八枝。是也。大约今平原恩德以北。河闲沧景东光南皮之闲。皆古九河遗道。乾隆府厅州县志。沧州九河故道。在州及南皮诸县境。又云。河闲宁津县土河。在县南二十五里。自山东陵县流入。东入乐陵界。相传笃马河。輿地记。以笃马马颊也。乾隆志又云。鬲津在宁津县西。又东光县胡苏河在县东南。献县图经。鬲津在县西二里。马颊在县东六十里。钩盘在县东南六十里。若确指某地以为某河。名从主人。决非信史。至程氏谓沧州之地。北接平州。禹之九河。当在其地。因从酈说指为沧海。则又非也。水经注引汉司空掾王瓚语云。往者天常连雨。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出侵数百

里。故张揖云。碣石在海中。盖沦于海也。此自指碣石而言。今天津海口离沧景尚五百余里。并无苞沦之实。则海所溢者碣石旁地。固与九河无涉也。或谓兖州下流。土地平衍。河流猖獗。播为九河。所以杀其势。此又非也。从古河不两行。两行之不可。何况于九。汉人至谓纵不得九。得其五六。亦可分杀水势。不知河流最浊。今高堰以惠济之闸。蓄全淮之水以敌黄。而两岸复有缕堤遥堤以制之。犹恐束水攻沙之不力。若禹时堤防不立。复分为九。水弱沙停。求其顺轨。恐属虚谈已。然则九河既道。何也。曰道者导也。九河皆巨川。禹因导之以入黄。借其清流。使之刷沙以入海。播为九河。言九河旁翼若播者然。非谓川流分为九股也。九河在兖。旧必自行入海。如虡池为徒骇。笃马为马颊。大连淀为胡苏。盘河为钩盘。原本故老。必有可征。其余或二漳之下流。或洺滏之异派。如今东西二泊。南北二淀之类。脉水寻原。自归渤海。禹因导以入河。使之攻沙耳。禹导之使同为逆河。故海口鬯行。下流无壅。而上流普庆安澜也。曰。今逢河流盛涨。则就减坝为引河。以分其势。安知九河非其比也。曰。引河所以救一时之急。一俟河流归槽。则下埽坚筑以塞之。若九河显列大名。则非细流支津可比。岂引河随启随闭之类哉。

#### 与叶耘圃论九河书

吴兰修

承示九河论。大指谓九河必不可分。九河者。九曲之河。盖大伾以下。一曲为徒骇。再曲为太史。三曲为马颊。四曲为覆。五曲为扶苏。六曲为。七曲为絜。八曲为钩盘。九曲为鬲津。皆曲折回逆。故曰同为逆河也。博援旁证。可谓辨矣。顾审于经训有不合者四。请为足下陈之。足下据尔雅云。百里一小曲。以为曲河之证。谨按尔雅于河出昆仑虚至千里一曲一直下。总曰河曲。于徒骇太史至钩盘鬲津下。总曰九河。是河曲者。合全河而言。九河者。分末流而言也。此不合者一也。足下引考工记云。凡行奠水。磬折以参伍。欲为渊。则句于矩。以为曲防之证。谨按此行奠水之法也。郑司农读奠为停。谓行停水。沟形当如磬。直行三。折行五。以引水者疾焉。郑注。太曲则流转。流转则其下成渊。皆为停水言之也。又按考工记云。凡沟逆地防。谓之不行。水属不理孙。谓之不行。郑注。防。谓脉理。属读为注。孙。顺也。不行。谓决溢也。禹凿龙门。播九河。为此逆防与不理孙也。由是推之。禹播九河。因地之防。顺水之性。其不等于行奠水也亦明矣。此不合者二也。禹贡曰。九河既道。郑注。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无岸。故能分为九以衰其势。书疏诗周颂般疏引又曰。又北播为九河。郑注。播。散也。诗周颂般疏引史记夏本纪。北播九河。正义。播。布也。按说文广雅。并云。播布也。诗周颂笺。河自大陆之北。敷为九。敷布播。皆声义相通。转为训也。若如尊指。当云播折也。所未闻矣

。此不合者三也。禹贡曰。同为逆河。郑注。同。合也。诗周颂般疏引下尾合名为逆河。言相向迎受也。书疏诗周颂般疏水经河水注引。按尔雅说文。并云逆迎也。自王介甫谓逆河者逆设之河。非并时分流也。罗泌本之。谓逆设九河以防暴涨。未至则不妨民耕。既至则不堕民舍。揆于经义。已所不安。今又为曲逆之训。无亦好异滋甚与。此不合者四也。胡渭曰。河之播为九也。势至此不得不分。非禹有意合之也。愚尝论之。河之性浊。浊则沙多而易淤。海之性咸。咸则沙沈而易坠。二者以力为进退者也。潮力胜则足以遏沙。河力胜则足以攻沙。禹于是为二百里之逆河。并全力而注之。内沙不停。外沙不入。此所以千载无患也。胡渭曰。自逆河变为渤海。而潮汐直抵九河之口。九河势分力弱。不足以攻沙。而河患自此始矣。由是观之。九河者。纵壑之势也。分之所以泄河之怒也。逆河者。归墟之道也。合之所以并河之力也。有逆河而九河可分。有九河而逆河不可不合。知此。则无疑于九河。而不必曲为之说矣。幸足下明以教之。

济为禹酺二渠之一说上

罗汝怀

后儒之说二渠。谓其一即北行之故大河。既不若孟康所指于河之外分二道入海为确矣。然惟漯川致确。而所云出贝邱西南者。实大可疑。盖漯水本起于东武阳入海。禹不过自宿胥口酺渠。至东武阳入漯耳。若贝邱西南之渠。上承河水。而其委流不可得闻。岂竟以渠达海乎。抑中止乎。今由长寿津入之王莽河。乃周定王五年河徙由此。故其经由之道有可考。未可径以为渠之故道也。反复思之。窃谓其一渠实为济水。则征之禹贡及孟子而知之。禹贡兖州贡道。曰浮于济漯达于河。此济漯通河之证也。导沅水东流为济。结之曰又北东入于海。而孟子亦曰濬济漯而注诸海。此济漯入海之证也。当时东南显有二道引河入海。而何事别为贝邱西南之渠乎。济溢为滎。后谓之滎泽。在滎阳县东。地虽近河。若不为渠。河何以达。故禹以渠通济于滎阳。与以渠通漯于东武阳。同为因势而利导。而通渠于济。与通渠于贝邱。孰难孰易。舍易而就难。无此不智之禹矣。水经注曰。济水当巩县北入河。与河合流。又东过成皋县。又北东过滎阳县北。又东至砾磧南。东出过滎阳北。此济分河东南流。即王景所修故渎也。渠流东注浚仪。故复谓之浚仪渠。又东径西广武城北。又东径东广武城北。又东径敖山北。又东合滎渎。渎首受河水。有石门。谓之滎口石门。而地形卑。盖故滎播所道。自此始也。酺元所见。虽为后代水道。而河之入济。汉时已然。无能言其所自始。则京璠所谓出河之济。与夫滎口滎渎。王景所修故渎。安知非禹耶。又酺元言昔大禹塞其淫水。而于滎阳下引河东南以通淮泗。又云。大禹塞滎泽。开滎各本作荡。误。渠。以通淮泗。夫淮泗至开鸿沟而始通

。禹时无通淮泗之事。当系通济之。然可见禹于荥阳通渠。当时固有此传闻之说矣。且淮上承泗。泗上承菏。而菏上承济。河不先通济。而何由通淮泗。如谓济系伏流。隐见不常。非有一定之道可循。然则菏何以至。汶何以会。海何以入。经文岂谩语哉。始虽无定。濬而注之。则有定矣。要之禹贡及孟子。皆以济漯从称。证一。济行漯之南。而皆自河东分两道以入海。漯可引河。济独不可引河乎。证二。其受河在荥阳黎阳之闲。皆为大伾之西南。证三。而贝邱西南之说。绝无左证。孟康知其一为漯。而不思及于济。锥指主宋人说。以一渠即北行之故大河。而于孟康贝邱之说。绝不议及何耶。姑存鄙见。质之学者。

### 济为禹酺二渠之一说下

罗汝怀

读苏文忠书传。而后知有先得我心者。然其说未晰。致招驳议。其言曰。自淮泗入河。必道于汴。世谓隋炀帝始通汴入泗。禹时无此水道。以疑禹贡之言。案汉书项羽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云云。文颖注云。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与济汝淮泗会。此出河渠书。及沟洫志。苏氏忘之耳。即今官渡水也。魏武与袁绍相持于官渡。盖自秦汉以来有之。安知非禹耶。禹贡九州岛之水。皆记入河水道。而淮泗独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应尔。意其必开此道以通之。其后或为鸿沟。或为官渡。或为汴。上下百里闲不可必。然皆引河水而注之淮泗也。故王浚伐吴。杜预与之书曰。当径取秣陵。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泝河而上。振旅还都。又足见秦汉晋魏。皆有此水道。非炀帝刳开。吴王夫差开沟通水。与晋会于黄池。而江始有入淮之道。故禹贡曰。沿于江海。达于淮泗。明非自海入淮。则江无之淮之道。今直云浮于淮泗。达于河。不言自海。则鸿沟官渡汴水之类。自禹以来有之明矣。议之者曰。河渠书言禹功后有开鸿沟者。苏氏未审书中有自是之后四字耳。案谓淮泗达河则可。谓鸿沟为禹所开则不可。而禹时淮泗。亦不由汴入河。水经注。泗水又南径方舆县东。菏水从西来注之。说文则直谓泗受沛古济字水。以菏上承济故也。然则由泗入菏。由菏入济。由济入河矣。锥指引说文水经注黄公绍韵会。谓河乃菏字之误。古文作达于菏。未为不可。然达菏。而仍须达济以入河也。乃欲以此为泗不达河之证。而别为贡道。曰由菏入济。由济入漯。由漯入河。而济之通漯。则又无所据。而不能明指其地。见锥指兖州徐州下。总由泥经文溢为荥。则谓河济本不相通。东出于陶北。则谓显伏不常。贡道至此。必舍舟从陆。不知史家立文略。谓未导之先。济实如此。禹乃其为荥。复其至于陶。而因以导之耳。若任其隐伏。则直不成水矣。何以曰导。而水经注所叙济水原委历历。济自出耶。后人导之耶。是则后人之治水也胜于禹矣。此处一差。轆轳

百出。或曰。济水出河之后。导于何始。曰始于滎泽。意当时溢出于此。如泉源然。从此导之至陶。于无之中求有。此禹之所以称神。又自河酈渠至滎口。因以引河亦以便贡。此禹之所以为智。曰。似也。惜勦而无征。曰济漯达河。淮泗达河。浮汶达济。达济。即达河也。经文如此。汉唐诸儒说如此。而通渠则水经注滎渚首受河水。旧有渠矣。非无征也。且漯之通河。亦经传所不载。今所据者。则亦孟康谓二渠一则漯川而已。孟康单辞可据而无疑于漯。而独有疑于济乎。使孟康当时谓一渠为济渚。则至今尊而信之矣。乃为贝邱西南之说。遂致史汉二书不明。且窒碍及于禹贡。致可憾也。曰。如此。则河已通淮泗矣。后之通鸿沟又胡为者。曰由淮入泗。则从极东之地。南折而北。由泗达济。又北折而西。道里迂远。其曲如弓。鸿沟在今开封。地势居中。开而直下。则其直如弦。且其意在欲通近鸿沟之宋郑陈蔡诸国耳。此皆春秋战国诸侯因利乘便之事。而为后世河决东南之病端也。与禹之通渠于济无与矣。

### 汉武塞河复禹故考

毕亨

史记河渠书。言孝武元光中。河决瓠子。东南注巨野。通淮泗。其后二十余年。始卒塞决河。筑宣防。于是导河北行二渠复禹故。汉沟洫志因之。考元光河决时。武帝命汲黯郑当时塞之。辄复坏。于时武安侯田蚡为相。蚡奉邑食郟。郟居河北。河南决。则郟无水患。收入多。因言于帝。以为河未易以人力强塞。望气用数者亦以为然。于是止不塞。其后岁屡不登。梁楚益甚。帝乃命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起龙渊宫。计自河始决时。已历二十余年所。始由故道。故云复故云。然史以此故为禹之故。则不然。汉司空掾王瓚言周谱云。定王五年河徙。则今所行。非禹所穿也。时人或以见行水为禹之行水。故又以黎阳山为大伾。皆非是。考禹之导河。禹贡华阴以下皆言东。大伾以下皆言北。如以黎阳山为大伾。则是未及大伾。河已折而北矣。其不合一也。禹贡下文至于大陆。大陆即巨鹿。在今直隶平乡县界。黎阳则今浚县。在大陆东南。如所说。是河由黎阳更西北流。始至大陆。谬于地形。其不合二也。又河水东徙之文。着于周谱。如以汉时行水为禹行水。则定王五年之徙。又将徙于何所乎。其不合三也。河水未徙已前。殷王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皆傅河。若由成皋遂达于滑台黎阳。耿相岂得有河水。其不合四也。禹之行水。本由西山下北达。史所云北载之高地是也。若如汉行水。由成皋遂东北至滑台黎阳白马繁阳以达馆陶。皆平衍柔之地。曷云高地。其不合五也。又汉志。魏郡邺县。故大河在东北入海。此禹时故。由耿相径此以至大陆也。若如汉时行水。邺东安得有故大河。其不合六也。难者将曰。春秋宝干图云。齐吕填阨八流以自广。尚书中候同。故郑氏亦云。齐桓公塞之是也。今言自成皋北下。河水不及齐地。齐

桓安得而塞之也。曰。此纬书。亦出汉人。其意以禹贡九河既道之文。隶于兖州。汉平原属青州。渤海河闲属冀州。惟东郡以南为兖州。故遂误疑九河当在齐地耳。考禹贡兖州土不止于此。传曰。两河闲曰冀州。河东曰兖州。谓自东河徒骇以南。如勃海河闲皆充分。兖州土地污下。信都勃海清河河闲诸郡国皆污下。难役作。故经亦云。作十有三载乃同也。善乎郑志之荅赵商也。商曰。禹贡导河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然则大陆以南固未播也。在兖州安得有九。至何时复合为一。然后从大陆以北复播为九也。其意疑兖州在大陆直东。及东南不当有九河。亦据汉之兖州言之也。郑君荅曰。观子所言。似徒见今兖州之界。不及九河。而青冀分之。故疑之尔。既知今。亦当知古。所云今兖州之界不及九河。则齐地无九河明矣。所云青冀分之。则自渤海河闲以及平原。是青冀分九河之故也。所云既知今亦当知古。言既知汉之十三州。又当知禹贡九州岛土不同。不可据今以证古也。

要之九河之。当以许商所言为定。商言古记九河。有徒骇胡苏鬲津。今见在成平东光鬲界中。成平属勃海。其最南鬲县属平原。与郑君青冀之说合。其言审矣。难者又曰。汉代有二渠。其一为北渚。王莽时空竭。一则漯川。岂非禹之二渠乎。曰。此出孟康注。汉书酈元因之。亦以当时二渠为禹二渠。不及子长孟坚远矣。考河渠书沟洫志。述禹导河至大伾。始云。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酈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实以成皋大伾以东。地夷坦难行水。于是因河流触于大伾之势。酈渠北流。阳嘉闲。司马登碑亦云。伊洛合注大河。南则缘山东过大伾。回流北岸。郁蒙涛怒。故禹因势以利导之也。其当在修武武德界中。非汉之二渠。河渠书沟洫志。于下始云。过绛水至大陆。则二渠又在绛水大陆之南明甚。何从及于北渚漯川乎。且所云酈二渠。引河载之高地。谓禹所以酈二渠者。为欲引之于高地也。若北渚漯川以下。当及于平原千乘勃海界中。谓之高地可乎。其舛谬之故。不待智者而后辨也。然则史云复禹故。何也。曰。武帝河决时。自元光迄于元封。历年久。又其时岁屡不登。梁楚地尤甚。为害大。帝既用事万里沙。还亲临河。湛白马玉璧。令臣从官自将军以下。皆负薪寘决河。又作瓠子歌以悼之。其情亦孔亟矣。于是功成。臣颂之。以为导河北行二渠。复禹故。此特出当时臣工颂美之辞为然。非实录也。马迁亲武帝时人。作史岂敢异辞。然其述禹酈二渠文自明。读者不加察耳。酈元注水经云。河水于济漯之北。别流注海。又云。今所辍流者。惟漯川耳。然则孟康以河所行即漯川亦少误。后之言河。诚能由成皋大伾回流之势。酈二渠引之。径西山。过安阳邢台。以至大陆。然后复分衰之。同为逆河以注海。此功一立。复禹故。万世赖之。以视汉武之塞河。又不足言矣。



## 河工则例

### 凌江

查河工则例。于雍正年闲。拟定成规题奏。奉部刊行饬遵在案。近以料随时贵。购用价值。与报算不符。每静心思维。兼求舆论。有云法无百年不变者。有云生齿日繁有长无落者。有云宜核实更正者。有云部算守例外算从权者。有云照市价实数报销者。五者各据一说。似属可行。然衡之理势。有未敢诚服者。请逐条言之。若云法久必变。乃为法弊者而言。今料因时贵。是时弊也。时弊当救其弊。不当擅更其法。若云生齿日繁所致。古人生聚教养。遂致富强。今使繁者各治其生。则料出必多。河工果无人。则虚糜者少。料价将有落而无长矣。若云核实更正。则当照现在市价刊定。其闲有加一倍者。有加数倍者。此后贪利之徒。机巧转甚。再数十年。又将数倍矣。势必又请更正矣。扩而充之。有何既极。此人所易晓。特狃于目前。未思其流弊耳。若云部算守例。外算从权。则是即以越例之数。而欺其守例之人。将高下在心。浮冒日甚矣。若云照市价报销。乃无可奈何之一法也。市价作数。尤易售欺。数日之内。长落难齐。百里之闲。贵贱不一。文书上下。不胜其烦。使厅员初详。按照市价。院道减数驳查。而厅员遵所驳之数再详。方行批准。如此。是待驳减而后准行。若实报则被减而难办。则厅员势不得不舍实而从虚。预留所减之地步矣。差官巡查。转增其扰。将见事愈紧而愈虚。价愈查而愈贵。实非久远可行之策也。即以有司月报粮料价值。督抚报部之数。互相较核。似无弊端。然近来州县视河工为快捷方式。方欲身入其中。安形其所短。而督抚亦不过据其所报。转以报部而已。在执事者果求其料物致贵之源。自得贱而且多之道。盖柴之在荡。木石之在山。灰砖之在。禾草土之在地。苟非人为。不能致用。其道路之遥。舟车之费。全资人力。故料价之低昂。止看食用若何而为之准则也。年来陆处病水。近地失收。河口时淤。远粮难集。米麦翔贵。食用日增。皆加入料价之中。此致贵之一也。河工当先问用料之多少。再论价值之重轻。苟用数少。即贵亦何伤。若用数多。虽贱亦为害。河之溜势。既已旁趋。自生出新工以及口岸。每年料物。用者过多。而存者无几。则料缺而价愈昂。此致贵之二也。昔之购料。皆在农工甫毕。乃未雨绸缪。故价半而料倍。今则临时急用。始行采办。农事方殷。车牛无暇。故价十而料三。此致贵之三也。窃闻为政以制。立见理平。使黄河疏之有所归。塞之易为守。河心日深。虽盛涨之年。何忧其泛滥。农人得尽力于畝亩。自获稼穡丰饶。河口畅行。远粮易集。米麦从此日多。购柴则乘时积贮。荡柴则由厅转运。全数到工。桩埽合法。溜不旁趋。新工自稀。谅少口岸。每年料物。用者既少。而存者自多矣。庶几料积粮多。工无烦政。家给人足。官有余财。如此而料价不贱。无是理也。

## 河工料宜

### 凌江

工料之性。各有所宜。适其宜则用之均。收实济矣。惟海柴性。宜于埽坝。年久入土益深。工底益固。在水中者。虽百年仍然黄色。愈柔愈致。取起见风。甫行乌朽。此前贤淳以海柴为要也。秫做工。易于断裂。四五年之后。即成霉音梅苴音鲜。茅草三年。稻谷之草二年。水荭一年。便皆糟烂。可以暂时筑坝及盘做裹头之用。江柴廓硕。不可做工。清水尤难闭气。仅可用于无关紧要之处。其质硃虚。不能经久也。桩橛之木。务在匀直通梢。若大头蛇尾之形。取材不便。光缆务以石亚熟之柴绞做。熟则韧。又必须放长至十二丈足。方免两条充一之患。旧例长十丈。实得九丈。工用尺寸不敷。又结上一条。其结扣处。大加栲栳。其余截下者。随手零落。如有十二丈长。则无庸充结矣。河砖须将土筛细。坯要多盘数次。再入制模。火力匀足。质细而坚。则不致蚀裂。石料以山东台庄之花山石质最好。次之江宁之大小青龙山豆村龙潭。镇江之枣林。徐州之南山等处。皆可开山。所开皆系荒石。必须取六面见方。尺寸宽厚者发运。不可如近来祇图价贱。苟减了事。仅存一面见方而已。查乾隆十九年。东省金乡县办到协济石料。块块六面见方尺寸宽厚。可见认真办事。正不难也。此各料之大概准则。至海柴之派徐属者。旧例运至阜河总厂。分拨各厅。由黄河转运到工。后来一到王营。竟全行变卖。以海柴之价。购骆马湖之茸草及秫。聊以补码而已。此工段不能耐久之故也。积习虽深。何难转正。所望贤达为之耳。

### 河工桩埽

### 凌江

查康熙初年至乾隆闲。凡遇工程。随时增损。唯桩埽一条。仍遵古法。及五十一年。堵闭山安厅之汤工。时当冬月。水落归槽几于无溜。遂用软厢。乃乘机会之所宜。一时应变之法也。后人不识经权。一味偷减。率为常法。全用软厢。遂使口岸堵闭者。每败于垂成。费再二再三之帑。至岁修拆厢者。逾加有名无实。方于春月报竣验收。一至伏秋。接联塌陷。文武奔集。呼吸濒危。帑料皆糜。惊魂甫定。虽微幸保全。亦云瘁矣。是所省者甚微。而所费者甚大也。且黄河机要颇类行军。军以定谋而制胜。必剿抚兼施。未闻徒资守御也。而况于让之乎。故前贤百计经营于逢湾迎溜之处。设立大埽长桩。与水相抗。其万里奔腾之势。一遇大埽。莫能动摇。则溜势下掣。挟沙而行。埽埽建功。人人奋志。溜走中道。河身日深。克奏肤功。民鲜昏垫。若曰。当其时亦闲有决口何也。则应之曰。此奉行不力。偷减工料。致失机宜之故。非桩埽与水之咎也。迨乾隆三十年以后。忽创为让水之法。裁去大埽长桩。收弩末鲁縠之利。

溜之怒势既解。遂纾缓优游。所挟之沙。随处停滞。渐久河底日高。上溜既下坐而迁。下溜自易辙而变。溜既坐湾。偏重对岸。必成大滩。旁趋之势成。而新生之工出矣。伪由此日长。事由此日多。数十年之河道不安。实阶于此。仅为不肖河员衣食之源。开销之地。其损耗帑项者犹有限制。倘一旦力不及御。致漂没万姓。漂荡田庐。城郭郡邑。俱受其厄。势必加以抚恤赈济。以及堵闭口岸之用。合而计之。或费至百余万。或费至数百万。此岂国家之利乎。今若于迎溜之处。乘冬月仍做大埽。较盛涨时水痕。高出数尺。多签长桩。坚帮坝台。宽留挂脚。鳞次屹立四五六座。俾挑开溜势。不致坐湾。其溜势不偏。则水力均一。沙随水去。中泓日深。河既承受有余。异涨亦无所害。埽惟修旧。工有余财。此转危为安之至计也。又必自下游行起。渐次而上。乃治尺得尺。步步收功之法。由安海而外。河次桃宿。而邳睢及铜沛而萧丰。推之以达乎青豫。如此行之二十年。较今日岁修。及另案开销一年之数。合而计之。孰费孰省。孰危孰安。如果有验。岂特可行于一时。且望行之于万世也。

### 河工例销流弊说

赵廷恺

事不审难易轻重缓急。徒守经而弃权。流弊必为天下患。甚矣。权之贵乎达也。朝廷因事定例。经也。不可易也。何敢遽言权。书吏钞胥成案。卒执此以舞弄颠倒。援引新旧之分。附会比照之说。随手高下。不可胜穷。而河工尤甚。夫水无常也。黄水愈无常。水之平险无常也。消长无常也。黄水之平险消长愈无常。使顺流归辙。历久不变。何难遵例守经。共循故制。其势固有不能。大溜时趋南而趋北。偶争上而争下。数年一易。或一年一易。概以例限之。则饱厅员之橐。而书役互相为奸。滥糜帑饷。架饰工程。于修守防导。毫无裨益关系之处。而动曰有例。实例非所例耳。惜乎达权之无其人也。河工置土石砖料。为岁修加增临险抢护之用。法至备矣。例定觔两方丈。即麻橛韦柳刀工。皆准估值。每年按价给领。是例价者。一定之规。以示止而不过之则。例领者。一定之需。以昭有备无患之意。然今观例价例领。全数发之。未必全如例办之。全数销之。未必全以例用之。窃以为按例领价则可。按年例销则不可。何也。物之远近贵贱。昔人酌其多寡盈缩。以例定价。可谓平允至矣。不必较核锱铢。致伤政体。俾奔走者亦乐于从事。而其所销。若以年分论。则此年值险。用砖石料至八九分。往年止用六七分五六分者。而何以一概全销也。以通工而论。则某厅值险。用砖石料八九分。而别厅止用六七分四五分不等。又何以一概全销也。且也防风埽有其名鲜其实矣。大吏境。厅员铺料百十束于巨河遥远之所。名曰防风。果使风可防。则全河皆有风。何必风止聚于一隅数十步之内。盖明知其事属浮冒。而姑云以为调剂焉。防险钱更仅留其名矣。向当大汛各

堡。置大钱五十千。预待仓卒所取。其制最极周密。乃今游历两岸。二里一堡。毫厘未之焉。至于春之加厢。夏秋之抢厢。俱属缮列名色。近见所加厢者。不过敷衍而已。抢厢则因循怠慢。酿成巨险。不得已而始为之也。苟其春工着实。增修完固。何至夏秋有蛰走之虞。夏秋如溜紧。速抛砖石以卫之。何至有塌坝刷堤之患。大抵厅员无非欲节省之以为己有。而非欲节省之以为国有也。不然。何以一概例销也。

说者曰。非不愿从实节省也。悉今岁减之。来岁即据为例。后设生新工。请复其额。必烦驳议。无可如何。姑沿其旧。独不思 国家当经费支绌之时。苟能尽一毫人力。稍分宵旰之勤劳。是即人臣泥手涂足所不辞。众谤疑所不恤。而遑徇于积习隐忍。以听其浮靡乎。达权者常善用权。例领可也。按领之项。经画所销。辨其难易。敌水之力难。则上游挑溜力较易。捍堤之势难。则对坦切坡势较易。缓者徐图之。则物无昂涨之忧。急者豫储之。则事无掣肘之弊。一段吃重。则力以扼其要。他汛稍轻。则转运以济其功。相度机宜。总获节省。要非谓苟且以行权也。期于工坚用确。赏公罚明。以各厅之所领。核各厅之所销。必有参差不同。综而计之。每岁能节省若干。存归公库。岁岁积之。至积满一岁例领之数。则可请停领一年。不但此也。纵愈积愈多。亦能备其不虞。永资清晏。此所以按例领之。不至或益或损。致碍前规。而独不容例销。任全数以报竣也。试思今日淮盐改票。而颇征赢余。粤氛未靖。而尚筹飞挽。理财裕国。诚大要端。顾安得有治人出。权归至当。不为厅员所蒙惑。彼胥吏者。又何从售其欺哉。传曰。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各秉良知。处脂膏而不润。则以公完公固忠。即以私存公亦忠。吾为一言蔽之曰。例领可也。例销则断断乎不可也。是即权也。

### 黄河海口日远运口日高图说

阮元

黄河挟泥沙入海。一岁之中。泥沙多不可量。此泥沙积垫于海口。愈积愈多。愈垫愈远。拦门沙亦愈推愈远。盖必然之势也。乾隆初年之海口。非康熙初年之海口矣。嘉庆初年之海口。非乾隆初年之海口矣。盖远数百里矣。今又三十余年。而清黄交会通漕之处。则未尺寸移故地也。然则运口昔日清高于黄。今常黄高于清者。岂非海口日远之故乎。夫以愈久愈远之海口。行陕州以东之黄水。自中州至徐淮二府。逐里逐步。无不日加日高。低者填之使平。坳者填之使仰。此亦必然之势也。而湖水之堰。则不能再加高。此又一定之势也。如此而欲数千里平行之黄水。独在徐淮一带。独自刷使深而且低。再仰而出于海口。窃忧其难矣。譬如楼梯斜下十三层。梯脚占地一丈。如乾隆初海口如戊癸其第十层。离地高三尺。如运口乙今于梯脚接添三层为十六层。使梯势不。必多

占二尺余地矣。如今海口如庚癸是其第十层离地者。必加高尺许矣。如今运口丁何也。梯脚占地远也。远之一字。今言河者皆未言及。私心揣测。聊为图以观之。道光七年记。

\*附图未打。

### 附河流合勾股弦记

凡水行于山石不平之地。随地形为高低也。若黄河出陕州之后。由陕州以至海口。数千里之远。数百年之久。必平无高低。如弦之直矣。何也。地势本平。而沙填又久也。故自河南至淮南。海口则日垫日远。河身必日加日高。低者填之使平。坳者填之使仰。如弦之直。如准之平矣。加以屡次决口。屡次挑为引河。少有丈尺之高坳者。亦无不平矣。此合乎勾股弦矣。右图。癸庚。股也。甲癸。勾也。甲壬。弦也。股与弦同此日加日长。而独欲使丁之弦屈曲低落如丙乙之旧。使乙水仰出于庚。此断断不能之势也。此理易明。人所共晓。尺幅之闲。此理此数。数千里之远。亦同此理同此数也。盖测天测地未有勾股直而弦曲者。亦未有大股已加长改位而弦不加长改位者。如戊改庚。乙改丁

### 治黄运两河议

柳应墀

天下之水。善趋于东南者。其势也。而弱水独西。喜浮而柔顺者。其性也。而济水独沈。兼之者惟大河。大河势趋北。而性独刚也。刚不可以防。故鲧堙之而弗成。北不可以南。故元明治之而滋弊。古人因河以为运。不特禹之贡道也。即考汉唐转运之成可知。后人壅河以济运。非谓黄陵冈之役也。即会通河之开凿。亦为大变。虽曰都于幽燕之漕运使然。然亦不知顺其性与势之故。故治河则碍运。保运则妨河。非有旷然卓识之才。不狃于故常。亦恶知黄运不相悖之理哉。议曰。治黄而不必治运。上也。治黄而兼顾运者。次也。治黄而专顾运。甚且顾运不顾黄者。下也。河之通淮。始于汉。甚于今。武帝时。瓠子河口决。注巨野。通淮泗及宣房。元成时又屡徙。当时若亟用贾让之上策。亦何至遗患至今。王莽时。河徙由济南千乘以入海。东汉明帝命王景治之。自是无河害者八百余年。五代晋时。河决滑州。弥漫数百里。逮有宋而河北决者三。当时奸臣。必欲河之东。至南渡而大半由淮入海。然北流尚未绝也。元会通河成。虽为漕计。仍以海运为主。奈何明又疏之。为东南数布政长运计。而不虑河之日南也。其始借黄以济运。其终借淮以敌黄。黄其可敌乎。于是淮南抱鱼之忧。运航有沙淤之阻。则河失其势。而运不可保也明矣。然河究不南也。往往北决张秋以溃运。识者已知有穷则思返之意。而果也。国朝咸丰闲铜瓦箱之决。径由大清河以入海矣。大清河至利津口。为古济水道。即汉之千乘也。河既溃运。自安山至八里庙决口。艰于漕。可绕盐河行二百里以达张秋。张秋以

上至开州境。有古大金堤可恃。以下抵利津。应加筑长堤。其南岸自安山以下多傍泰山麓。以上至曹州境为古巨野泽。当宽立堤防。俾河身不宽不狭。河傍筑石堤。借水刷沙。距河数里。相度形势。建遥堤以防涨。以机器随时疏浚。庶几河患可息。而运河之治。为功亦易。故曰治黄而不必治运者。上也。或曰。子以堙水为戒。而累言堤防。得毋矛盾。非也。时使然耳。昔禹时无人地之窒碍。故河得宽然而北。今则河之北有临清。中有济宁。南有徐州。皆转运之道。随在掣肘河势。邱仲深以谓非河不容人。人不容河耳。是非顺其势以曲为之防。恶乎可。曰。然则废运而专治河何如。亦非也。国家虽改行海运。河运亦不可废。况江北之仍岁漕乎。无已。则惟治河而兼顾运。运河经山东千余里。岁时修堤司闸开浚之费。不使之缺。而又多开泉河厅所辖诸泉以济运。若虑其涸。独防黄以益之。则横决之忧必深。盖运河半资山东诸水。半资黄河。专藉河而河之性又拂。故曰治黄而兼顾运者。次也。河为纲而运为纪。纲举则纪整。若使治河而专顾运。甚且顾运而忘河。是纲纪倒置也。

元人排河入东北之道。微有存者。明徐有贞犹疏分水之渠。于濮汜闲自黄陵冈之筑。绝其北流。浚贾鲁旧河以分之。开新河七十余里。又筑长堤三百余里。役夫十万有奇。而张秋之决始塞。名为治河。实则治运。然而逼河南徙。刘大夏之所为。固知其不易也。及又虑河之壅运也。潘季驯于是创蓄淮敌黄束水攻沙之策。未几而清口淤矣。则河性之刚而不可敌也可知矣。夫顾运可也。顾运而致河之拂怒不可也。假令宗减黄清之说。洪泽湖全受黄水。微特迤北运道日涸。而河且挟淮入江合为一渎矣。然而前人深虑之而幸免者。非天也。亦河势使然也。故大清河之行。而河之势与性彰彰也。后之人若属有衡决之变。慎毋师刘潘之故智。使纲纪倒置。斯河不溃运。运不拂河矣。故曰治黄专顾运。甚且顾运而不顾黄者。下也。抑又闻之。引漳溉邺。史起之谋也。开渠灌田。贾让之策也。今河南一布政。河经者逾半。土脆而流浊。不可以渠。惟曹濮济阿闲。不妨多开支渠。如江南之潞泽支港。可岁获漕粟。可预制横流。至决口岁修之弊。顾炎武有正人心急于抑洪水之说。可考镜而知也。然则治河之大较可知矣。昔之河。有漯川屯氏津以分之。有巨野梁山泲以潴之。故其势顺。今之河。欲南而束于堰。欲北而阻于堤。又挽之以入运。掣之以入淮。故其性逆。孟子言禹功。曰疏濬排决。诚取议之上者。而变通之。徐图之。岁时疏达之。则虽谓禹之复可也。虽谓黄运并行而不悖可也。

筹河篇上道光十二年

魏源

我生以来。河十数决。岂河难治。抑治河之拙。抑食河之饕。作筹河篇。但言防河。不言治河。故河成今日之患。但筹河用。不筹国用。故财成今日之匱。

以今日之财额应今日之河患。虽管桑不能为计。由今日之河。无变今日之道。虽神禹不能为功。故今日筹河。而但问决口塞不塞。与塞口之开不开。此其人均不足与言治河者也。无论塞于南。难保不溃于北。塞于下。难保不溃于上。塞于今岁。难保不溃于来岁。即使一塞之后。十岁数十岁不溃决。而岁费五六百万。竭天下之财赋以事河。古今有此漏卮填壑之政乎。吾今将言改河。请先言今日病河病财之由。而后效其说。人知 国朝以来。无一岁不治河。抑知乾隆四十七年以后之河费。既数倍于 国初。而嘉庆十一年之河费。又大倍于乾隆。至今日而底高淤厚。日险一日。其费又浮于嘉庆。远在宗禄名粮民欠之上。其事有出于上者。有由于下者。何谓由上。 国初靳文襄承明季溃败决裂之河。八载修复。用帑不过数百万。康熙中堵合中牟杨桥大工。不过三十六万。其时全河岁修不过数十万金。盖由河槽深通。而又力役之征。沿河协贴。物料方价皆贱。工员实用实销。故工大而费省。乾隆元年。虽 诏豁各省海塘河堤派民之工十余万。而例价不敷者。尚摊征归款。至四十七年。兰阳青龙冈大工。三载堵闭。除动帑千余万外。尚有夫料加价银千有一百万。应分年摊征。其时帑藏充溢。破格豁免。而自后遂沿为例。摊征仅属空名。每逢决口。则沿河商民。且预囤柴苇。倍昂钱值。乘官急以取利。是为河费一大窳。然乾隆末大工。虽不派夫。而岁修抢修另案。两河尚不过二百万。及嘉庆十一年。大庾戴公督南河。奏请工料照时价开销。其所借口不过一二端。而摊及全局。于是岁修抢修顿倍。岁修增而另案从之。名为从实开销。而司农之度支益匱。是为河费二大窳。计自嘉庆十一年至今。凡三十八载。姑以岁增三百万计之。已浮旧额万万。况意外大工之费。自乾隆四十五年至今。更不可数计耶。此之谓费浮自上。其浮自下者。自靳文襄以后。河臣不治海口。而惟务泄涨。涨愈泄。溜愈缓。海口渐淤。河底亦渐高。则又惟事增堤。自下而上。自一二岁以至十岁数十岁。河高而堤与俱高。起海口至荥泽武陟。两堤亘二千余里。各增至五六丈。束水于堵。隆堤于天。试以每岁加堤丈尺案册计之。必有二三十丈。其实今堤不及十分之二。不曰汛水淤垫。则曰风日削剥。以盖其偷减。其实汛水仅能淤堤中之河身。不能淤堤外之官地。试以堤外平地高低丈尺诘之。则词穷矣。即此加堤之费。已不下三万万。河身既淤。大溜偶湾。即成新险。于是又增另案之费。河堤既高。清水不出。高堰石堤亦逐年加高。于是又增湖堰之费。亦不下三五万万。是以每汛必涨。每涨必险。无岁不称异涨。每岁两河另案岁修。南河计四五百万。东河二三百万。溃决堵合之费。人能知之。能患之。其不溃决而虚糜之费。则习以为常。且不知之。且不能患之也。

堤日增。工日险。一河督不能兼顾。于是分设东南两河。置两河督。增设各道各厅。康熙初。东河止四厅。南河止六厅者。今则东河十五厅。南河二十二厅

。凡南岸北岸。皆析一为两。厅设而营从之。文武数百员。河兵万数千。皆数倍其旧。其不肖者。甚至以有险工有另案为已幸。若黎襄勤之石工。栗恭勤之砖工。即已有糜费罪小节省罪大之谤。此之谓费增自下。是以国家全盛财赋。四千万之出入。无异乾隆中叶之前。巡幸土木普免之费。且倍省于乾隆之旧。而昔则浩浩出之而不穷。今则斤斤搏之而不足。是夷者。民财之大漏卮。而河工者。国帑之大漏卮也。然则今日舍防河而言治河。可乎。惩糜费而言节用。可乎。曰。无及矣。南河十载前。淤垫尚不过安东上下百余里。今则自徐州归德以上无不淤。前此淤高于嘉庆以前之河丈有三四尺。故御黄坝不启。今则淤高二丈以外。前此议者尚拟改安东上下绕湾避淤。或拟接筑海口长堤。对坝偃溜。以期掣通上游之效。今则中满倒灌。愈坚愈厚愈长。两堤中闲。高于堤外四五丈。即使尽力海口。亦不能掣通千里长河于月之闲。下游固守。则溃于上。上游固守。则溃于下。故曰由今之河。无变今之道。虽神禹复生不能治。断非改道不为功。人力预改之者。上也。否则待天意自改之。虽非下士所敢议。而亦乌忍不议。

#### 筹河篇中

#### 魏源

河决南岸与决北岸孰胜。则必僉曰南决祸轻。北决祸重。北决而在上游。其祸尤重。决北岸上游者。若乾隆青龙冈之决。历时三载。用帑二千万。又改仪封考城而后塞。嘉庆封邱荆隆工之之决。历时六载。后因暴风而后塞。武陟之决。用帑千数百万。亦幸坝口壅淤而后塞。南岸则虽在上游。亦不过数百万可塞。是地势北岸下。而南岸高。河流北趋顺而南趋逆。故挽复故道。北难而南易。上游北决。则较下游。其挽回尤不易。问曰。然则河之北决。非就下之性乎。每上游豫省北决。必贯张秋运河。张秋。即今寿张县。趋大清河入海。非天然河槽乎。挽回南道既逆而难。何不因其就下之性。使顺而且易。奈何反难其易而易其难。祸其福而福其祸。则必曰。恐妨运道。呜乎。今之南运河。果能不灌塘而启坝通运乎。既可灌塘于南运河。独不可灌塘于北运河乎。明知顺逆难易。利害相百。乃必不舍逆而就顺。舍难而就易。岂地势水性使然乎。审地势水性如之何。曰。莫如南条行南。北条行北而已。近日黄河屡决。皆在南岸。诚为无益。即北决而仅在下游徐沛归德之闲亦无益。惟北决于开封以上则大益。何则。河济北渎也。而泰山之伏脉介其中。故自封邱以东。地势中隆高起。而运河分水龙王庙遏汶成湖。分流南北以济运。是河本在中干之北。自有天然归海之壑。强使冒干脊而南。其利北不利南者。势也。北条有二道。一为冀河故渎。史记所谓禹载之高地者。今不可用。上游即漳水。下游至天津静海县入海。皆禹河故道。其地亦高。故不可用。一为山东武定府之大清河。即济水



。小清河。即漯水。皆绕泰山东北。起东阿经济南。至武定府利津县入海。即禹河为二渠。一行冀州。一行漯川者也。自周定王时。黄河失冀故道。即夺济入海。东行漯川。故后汉明帝永平中。王景治河。塞汴归济。筑堤修渠。自荥阳至千乘海口千余里。汉千乘。即今武定府利津县。行之千年。阅魏晋南北朝迨唐五代。犹无河患。是禹后一大治。盖不用禹冀州漳之故道。而用禹兖州漯川之故道。以地势。则上游在怀庆界。有广武山障其南。大伾山障其北。既出即奔直向东北。下游有泰山支麓界之。起兖州东阿以东。至青州入海。其道皆古不变不坏。其善一。以水性。则借至清沈驶之济。涤至浊淤之河。药对证而力相敌。非淮泗恒流不足刷黄者比。其善二。北宋河益北徙。几复故道。宋人恐河入契丹境。则南朝失险。故兴六塔二股河。欲挽之使东。又不知讲求漯川故道。其弊在于以河界敌。志不在治河也。及南宋绍熙金明昌之际。河遂自阳武而东至寿张。注梁山泲。分二派。北派由北清河入海。南派由南清河入海。南清河。即泗水入淮之道。今会通河。起汶上县至淮安府清河县。是也。北清河即济漯川。今大清河。自运河滚水坝。历东阿平阴济阳齐东武定青城滨州蒲台。至利津海口。其时金人以邻为壑。故纵河南下。与北清河并行。其弊又在于以河病敌。亦无志治河也。及元世祖至正中。开会通河。尽断北流。专以一淮受全河。而河患始亟。

元末至正中。又北决。贾鲁初献二策。一议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其用功省。一议浚塞并举。挽河南行复故道。其功费甚大。脱脱竟用后议。挽之使南。其时畚阙即言河在宋之郊。地势南高于北。河之南徙难而北徙易。议者虑河之北。则碍会通之漕。不知河即北。而会通之漕不废。何则。漕以汶。不以黄也。贾鲁不能坚持初议。其识尚出畚阙之下。明以来如潘印川靳文襄。但用力于清口。而不知徙清口于兖豫。其所见又出贾鲁之下。诸臣修复之河。皆不数年十余年随决随塞。从无王景河千年无患之事。岂诸臣之才。皆不如景。何以所因之地势水性。皆不如景。其弊在于以河通漕。故不暇以河治河也。今日视康熙时之河。又不可道里计。海口旧深七八丈者。今不二三丈。河堤内外滩地相平者。今淤高三四五丈。而堤外平地。亦屡漫屡淤。如徐州开封城外。今皆与雉堞等。则河底较 国初必淤至数丈以外。洪泽湖水。在康熙时。止有中泓一河。宽十余丈。深一丈外。即能畅出刷黄。今则汪洋数百里。蓄深至二丈余。尚不出口。何怪湖岁淹。河岁决。然自来决北岸者。其挽复之难。皆事倍功半。是河势利北不利南。明如星日。河之北决。必冲张秋贯运河归大清河入海。是大清河足容纳全河。又明如星日。使当时河臣明古今。审地势。移开渠塞决之费。为因势利导之谋。真千载一时之机会。乃河再三欲东入济。人必再三强使南入淮。强之而河不受制。则曰治河无善策。治河兼治运。尤无善策。呜乎。

运河之贯黄河。南北一也。黄河之贯运河。亦南北一也。汶水自南旺湖北行百三十余里。至张秋入大清河。建瓴而下。是南岸通漕甚易。所宜筹惟北岸。但自寿张至临清二百余里。尽塞减水坝。倒塘济运。而筑石闸于寿张黄运之交。是北岸通运。亦视南河御黄坝倍易。何虞乎运道。且今日之河。亦不患其不改而北也。使南河尚有一之可治。十余岁之不决。尚可迁延日月。今则无岁不溃。无药可治。人力纵不改。河亦必自改之。然改之不可于南岸。亦不可于下游徐沛之北岸。何也。上游河身高于平地。仍可决而南也。惟一旦决上游北岸。夺溜入济。如兰阳封邱之已事。则大善。若更上游而决于武陟。则尤善之善。河已挽之不南。费又筹之无出。自非因败为功。计将安出。因败为功如之何。曰。乘冬水归壑之月。筑堤束河。导之东北。计张秋以西。上自阳武。中有沙河赵王河。经长垣东明二县。上承延津。下归运河。即汉唐旧河故道。但创遥堤以节制之。即天然河槽。张秋以东。下至利津。则就大清河两岸展宽。或开创遥堤。即如王景用钱百亿。共一千万贯。合银五百万两。尚不及兰阳武陟之半。河既由地中行。无高仰。自无冲决。即使盛涨偶溢。而堤内堤外相平。一堵即闭。不过如永定河塞决之费。一二十万而止。新河北不驾太行之脉。南不驾泰山之脉。介两脉之闲。所刷皆尘沙浮土。日益深通。且南岸有旧河淤身千余里。高五六丈。宽数百丈。以北岸为南岸。新河断不能再侵轶而南。虽自考城以下旧河。迤邐益南。距新河渐远。难尽借北堤为南堤。而河如南决。则断不能冒截而过。北岸自辉以上。西薄大伾山。自辉以东。有平衍。无洼下。加用砖工护堤以御大溜。河必不舍深就高侵轶而北。禹河由冀州入海。史言载之高地。是冀北不洼下之证。即使数百年后河流偶北。如北宋之复禹。亦无庸挽之使南矣。姑毋侈王景河千年之远效。而数百载闲大工费必可省矣。其平时岁修。则姑复 国初之旧。以一河道驻张秋督南岸北岸上游下游数厅官。及河标武职。数十员而止。可裁员大半矣。每厅辖境。不能过百里。缘盛涨时。鞭长莫及也。若水由地中行。则无险工可抢。故无用多官。岁修及倒塘济运。至多以数十万计。如 国初旧额。岁可省五百万。十数年可渐复乾隆库藏之旧。大利一。河北自辉南境。凡沙河所经。如原武阳武延津封邱考城直走山东。皆历年河决正溜所冲之地。非沙压。即斥卤。皆土旷人稀。无辐辏闾閻。而南自开封。下至淮海。旧河涸出淤地千余里。以迁河北失业之民。舍硗瘠得膏腴。不烦给价买地。大利二。洪泽湖畅出入海。高堰可不蓄水。涸出淮西上游民田数万顷。大利三。五坝不启。下河不灾。淮扬化为乐国。大利四。河不常患。帑不虚糜。而后 国家得以全力饬边防。兴水利。尽除一切苟权宜之政。大利五。其新河岁修数十万金。但取诸旧河旧湖涸出淤地升科之项而有余。国家更不费一钱以治河。大利六。此六利者。天造地设自然之利。非非常之事

也。亦不必需非常之人也。但须廷议决计于上。数晓事吏承宣于下。晓谕河北州县当水冲数十里内之民。以兰阳武陟之已事。令其徙危就安。徙害就利。舍硤瘠就膏腴。天下无不知利害之人。断无甘心危地。以待沦胥之事。岂非因势利导至易之策。然而事必不成者何也。河员惧其裁缺裁费。必哗然阻。畏事规避之臣。惧以不效肩责。必持旧例哗然阻。一人倡议。众人侧目。未兴天下之大利。而身先犯天下之大忌。盘庚迁殷。浮言聒聒。故塞洛洞之口易。塞道谋之口难。自非一旦河自北决于开封以上。国家无力以挽回淤高之故道。浮议亦无术以阻挠建瓴之新道。岂能因败为功。邀此不幸中之大幸哉。吁。国家大利大害。当改者岂惟一河。当改而不改者。亦岂惟一河。

此山东济南府武定府之大清河。非直隶天津直沽口之大清河也。南北相距五六百里。一系济水。一系水。判然不同。虽二道皆禹河故道。而燕蓟之水皆南流。此北地道高之明证。且密迩京师。断不可用。惟东道天然大壑深通。且为历年北决之正溜。天造地设。更无善于此者。胡氏渭尚责王景不知复禹河冀州故道。未能尽善。岂殷室五迁为患之河。反胜于汉唐千年无患之河乎。但慕师古。无裨实用。斯则书生之通蔽已。

### 筹河篇下

魏源

或曰。史称王景治河。发卒数十万。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于千乘海口千余里。千乘。今利津县。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绩。原注。砥绩山名。案绩当作磧。盖山麓石矾插入水中者。必破去。方免碍水道。直截沟。逢湾取直。防遏冲要。即今扫坝。挑溜御险疏决壅积。旧无河槽处。别开引河。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溃漏之患。说详下文。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十万曰亿。凡用钱千万贯。明年夏。渠成。兴工于先年霜降后。逾春毕工。诏滨河郡国置河堤员吏。如西京旧制。原注。引十三州志曰。成帝时。河堤大坏。泛滥青徐兖豫四州。乃以校尉王延代领河堤谒者。秩千石。或名其官为护都水使者。中兴以三府掾属为之。其法皆与后世治河相仿。惟十里立一水门。得无分泄水力。溜缓沙停。蹈贾让多开渠门之失。违潘靳束水攻沙之议。曰。潘季驯治河。亦有闸坝涵洞。以杀盛涨而淤洼地。景之水门。即潘氏之闸洞也。更相洄注。使无溃漏。则水门外必仍有遥堤以范围之。即汉人所谓金堤。又谓之石堤者。潘氏遥堤相去千丈。内有缕堤相去三百丈。河槽常行缕堤之中。日夜攻沙。若水门不在缕堤外遥堤内。则一泄不返。安能更相洄注而无溃漏耶。计王景新河。初年渠身尚浅。伏秋二汛。往往溢出内堤。漾至大堤。故立水门。使游波有所休息。不过三四日。即退归河槽。故言更相洄注。若数年后。新河涤深至五六丈。则大汛不复溢过内堤。而水门可等虚设。故能千年无患。然则十里一水

门者。盖其开放新河时。使皆洄注于内堤左右。而非泄水于外堤乎。用钱千万贯。不及近世兰阳武陟大工之半。而遂建千载之绩。何惮而不为。曰。王景筑堤千余里。用钱千万贯。其时物力视今贵贱悬绝。果能以今日银价。合古时钱价耶。曰。王景之费。一由于初创新道。故有凿阜破砥直截沟之劳。二由于十里立一水门。更相洄注也。今则因其故道。无复凿阜破砥之功。是费可省于旧者一。水门石工。视缕堤土工费倍。盖其时滎阳以东。无高厚旧河身之节制。恐河南侵。故堤防用力若是。今则有高厚旧河身以为南岸。即不必立水门。不必用缕堤。而但筑遥堤。其北岸亦止须闲抛砖工以护堤御涨。费可省于旧者二。是今日之事。师景而逸于景。考河堤土工。每方例给银一钱九分或二钱一分。今欲改道。必筑新堤高丈五尺。顶厚三丈。底宽十丈五尺。计堤长每丈。需土百方。为银二十两。每堤一里。需银二千六百两。除旧河上游。即以北堤作南堤。毋庸新筑。及下游大清河两岸遥堤。高广减半。其实较省外。统计新河千余里。不过费帑金五六百万。止需目前今河例修一岁之费。即可一劳永逸。以今之银五百万。抵汉世之钱千万贯有余矣。

至东汉滨河员吏。秩不过千石。且隶于郡国。等于掾属。视今日两总督八道员数十厅营。相去悬绝。则其岁修工程之无多又可知。不独险工减于后世什九。其浮费亦必不及后世什一。险工减。故官可大裁。浮费核。则工归实用。故古河员之多寡。恒视河务为盛衰。员愈多费愈者。河必愈坏。员愈少费愈节者。其河必愈深。如曰不然。近请视 国初。远请视前史。或曰。 国朝孙文定裘文达皆曾主北流之议。然孙公之议。则欲于漕舟抵临清后。即由大清河入海。转运天津。所经海道仅四百余里。皆平恬内海。而非大洋。并以乾隆三年运登莱米三十万石。由利津至天津。一日即至为证。裘公则谓汉明帝时。德棣之闲。河播为八。王景因以成功。今八河湮塞难浚。不若改由六塘河之省力。然耶否耶。曰。自元明以来。知北流之利者。如畚阙胡世宁及近日胡渭孙星衍不一其人。皆无如漕舟直达之无策。若言盘堤。言海运。终不能不两其舟。即无以杜阻挠之口。由其时尚未有灌塘济运之法。故言改河北流。必至道光闲行之。始万全无失。亦事穷则变。千载一时。至后汉王景传。但言修渠筑堤千余里至海口。并无播河为八之说。明帝纪。言汴渠决坏六十余岁。王景治之。河汴分流。是其时河决为二。一由汴。一由济。王景塞汴归济。并不北经德州。亦无德棣闲先决为八之事。不知裘文达何自得此无稽之语。盖误认德州之老黄河九河故渎者。以为王景之河。且欲广其尾闾宽五六十里恣河泛滥。与潘靳之长堤束水议正相反。地理方向之未辨。更何暇与议方略。德州之老黄河。乃所谓王莽河也。问曰。兖州大清河。为王景故道。既可千年无患。何以禹河不专行漯川。而必兼行故渎。致殷都五迁之患。岂禹之智不及景耶。曰。史言禹以河所

从来者高。行平地数为败。乃自冀州引河北行。载之高地。则是泲水方割之时。兖州一望汪洋。水中无可施功。故从大陆开凿北行。载之高地。既称高地。明非天然之壑。及兖州水退。降邱宅土之后。河槽涸出。始知济泲地势。胜于冀州。故别二渠。兼行泲川。实则以泲川为正流。而姑留冀州故道为分派。其后冀州高地之九河日淤。正溜日趋卑地。故殷室有五迁之患。及周定王后。九河故道全塞。遂专趋济泲。后汉王景始因禹以成功。非景之智过于禹。所值之时。所因之时。过于禹也。是大禹初引河北载诸高地者。洪水时未竟之功。继又渠引河东趋泲川者。洪水后讲求尽善。而王景始成禹之志。师景即所以师禹。非一时之功。实百世之功也。

问明人有沁水通运之议。以沁水由河南武陟入黄河。北与河相近。其水冬春清而夏秋浊。欲于木栾店修分水闸坝。冬春引清水入运河。夏秋放浊水入黄河。是沁水可兼通南北。今议改河北岸。曷不令漕舟溯黄而上。由沁入通黄。运南北之枢。可免灌塘济运之巧乎。曰沁水浊悍冲决。使北行入运。则辉必有垫之虞。无论七分入黄三分济运之闸坝。未必可成。即使可成。而漕艘既至张秋以后。乃不直赴临清。而令逆溯黄河数百里而上。迂道千余里。以覬不可必之功。视临清灌塘济运。劳逸迂直相百也。智恶其凿。非利导之所尚也。问两汉晋唐河行东北。其时长安洛阳帝都皆在河南。金元明本朝河行东南。则燕都在河北。或谓冀北建都之形势。其河宜南不宜北。然乎否乎。曰。治莫盛于唐虞。其时河北由冀州入海。而平阳蒲安邑之都。河南耶。河北耶。汴宋时河北决而金源以兴。明昌闲河南徙而金室日蹙。河之宜南流者安在。元末贾鲁复河南流。而明太祖兴凤阳都金陵。其时元正都燕。其利于北都者安在。且以形势言之。河北流则于燕都为环拱。南流则于燕都为反弓。以符瑞言之。我朝国号大清。而河工奏疏动以黄强清弱清不敌黄为言。毫无忌讳。惟改归大清河。则黄流受大清之约束。以大清为会归朝宗之地。其祥不祥又孰胜。总之仰食河工之人惧河北徙由地中行。则南河东河数十百员数百万费数百年巢窟一朝扫荡。故簧鼓箕张恐喝挟制。使人口舌而不敢议。昔汉武时。河决瓠子。东南注巨野。通于淮泗。丞相田蚡奉邑食郾。在河北岸。河决而南。则郾无水菑。邑收多。蚡乃言于上曰。河决皆天意。未易以人力强塞。故决久不塞。呜乎。利国家之公。则妨臣下之私。固古今通患哉。

## 军储篇二

魏源

问曰。子言节用而不及黄河。岂今日治河之费。尽同于国初。而宗祿民欠名粮三端外。更无耗费甚于乾隆者耶。曰。国家之耗费。孰大于黄河。黄河之耗费。孰甚于近日。人知国朝以来。无一岁不治河。不知乾隆四十七年以后

之河费。既数倍于 国初。而嘉庆十一年后之河费。又大倍于乾隆。二者耗费。远在宗禄民欠名粮之上。不但史册所未有。亦 国初所未闻。考 国初靳辅承明季溃败决裂之河。入载修复。用帑不过数百万。康熙中堵合杨桥大工。中牟县境。不过三十六万。由其时力役之征。沿河协贴。实用实销。故工大而费省。乾隆元年。虽 诏豁各省海塘河堤。派民之工十余万。而例价不敷者。仍摊征归款。至四十七年。兰阳青龙冈。三载堵闭。工程浩大。除动帑千余万外。尚有夫料加价银千有一百万。应分年摊征。内有九十余万。系从前大工余款。其时帑藏充溢。故破格豁免。而自后遂沿为例。每遇决口。则沿河商民。且预囤柴苇。或倍昂钱价。反乘官急以取利。是为河费一大窳。然乾隆末大工。虽不派夫。而寻常岁修。尚不过二百余万。及嘉庆十一年。戴均元督河南。奏工料价昂于旧。请照时价开销。其所借口不过一二端。而摊及全局。于是南河东河。岁修顿倍。每年五百余万。名为从实开销。徒增盈千累万之囊橐。是为河费二大窳。计自嘉庆十一年至今。凡三十八载。姑以岁增二百五十万计之。共浮旧额已及万万。况意外大工之费。自乾隆四五十年至今。更不可货量乎。使当日但豁免大工之派夫。而不浮增岁修之料价。则此三十八载中。尚可省帑万万。可免十余次之开捐。毕竟夫料价增。而河堤之溃决益甚。省亦决。不省亦决。何如岁省数百万之得计乎。然而前篇不言者。治河当治其本。不徒事其末。治本在深通河槽。使无溃决之大工。而后可稽核河费。以省岁修之工料。不治河槽而但厘河费。无论额增不可复减。习重不可骤回。即使挽回节省。亦无救于岁岁之溃决。十载前尚可补苴。今则中满倒灌。病益深锢。由今之河。无变今之道。虽大禹不能为治。故今日但当先议河身。而不暇及河费。议河身。则必筹一劳永逸之本计。断非数言可尽。故别有河渠篇详之。而兹不暇及也。至世俗之论。尚谓乾隆后新疆岁增经费三百万者。尤影响全无。具详乾隆荡平准部记。

嘉兴范玉琨曰。前任宿南厅通判。加同知道衔。 国朝黄河。自康熙二十余年靳文襄公修治以后。已尽复潘印川之旧。其后不守成规。而海口之水本深七八丈者。浸渐淤垫。河底增高。由下而上。不得不从事堤工。凡靳文襄两岸未曾筑堤之处。亦一律补筑。南岸自滎泽之广武山。北岸自武涉之青枫岭。下至海口。长二千里。两岸土堤联络。始如宋人所谓贮水于堵矣。于是分为东南两河。设两河督。增设道厅佐贰文武员弁。不下数百员。官虽多而不言治河也。不谈海口也。于是河口日高。堤工日增。偶一坐湾。厢埽抵御。于是员而外。又添埽工之费。岁修堤增。遇有溃决。堵合或费数十万或数百万。迨乾隆年闲。奉 旨裁革民夫民料。凡塞决工需。悉发正帑。于是遇有漫口。非三五百万及千余万。不能蔽功。至嘉庆八年。豫省衡家楼大工。共享千有二百余

万。其余东南两河。无十年不决口者。每次三五六百万。即就所亲见闻者。如河南之三次减坝。郭家房。陈家房。马港口。李家楼。于家沟。豫东之曹工。睢州上汛五堡。睢州下汛二堡。仪封三堡。祥符工。中牟工。不下四五千万。竭天下之财赋。尽供河工之用。而库藏始无存积。自靳文襄治河之后。迄今百二十余年矣。河底淤高五六丈。两岸堤工亦增至五六丈。试以每岁加堤丈尺计之。按册而稽。必有二三十丈。皆以偷减为风雨剥削也。即此加堤之费。已有五万万矣。埽工则数倍之。河身垫高之后。清水不出。高堰石工堤。亦递年加增。又不下三五万万。何况嘉庆十一年岁修工料奏定加价一倍乎。历古以来。无本朝河费之大也。此后水行山阜之上。偶有异涨。立即溃决。恐岁有大工。糜帑更无底止。其患不堪设想。然则今日即复文襄之旧制。接筑海口长堤。仍用混江龙铁篦子往来疏濬。河可复故乎。曰。不能也。文襄之时。内外滩地相平。河一刷深。清水即出。清水一出。积沙全去。易于为治。今则堤外河滩。高内地三四五丈矣。自御黄坝以至海口五百里。积满之沙。已坚已厚。即使仍复旧制。非十余年之工。不能有效。而此十余年中。上游必有失事之处。一经失事。全功尽弃。且每漫口一次。则中满之沙。淤积更厚。收效更难于一次。已成不可救药之锢疾。此皆数十年来但言防河不言治河之所致也。然则将如之何。曰。旧河已无可治。非改道不为功。非常之原。黎民所惧。非黄河自改不为功。此存乎天意。而非下士所敢议也。

### 治河论上

胡发琅

河为人患乎。抑人为河患而已。以今日言之。河诚为人患。求其患之自至。未尝不慨然于人之为也。河之为河。病二焉而已。曰决与溢。决职河之湍。溢职河之浊。而令其湍逞于堤而决。则毋亦惟是浊故。夫河源远而束之久。此其力疾。无古今一也。若乃其浊。则潘氏季驯曰。禹之河未必如今之浊。以今推古。知其为其不易之论也。禹贡言九泽既陂。九川涤源。川不言陂。禹之河未有堤防可知。故殷都五侵于河。仅徙以避之。而贾让言堤防近起战国。假河如今浊。虽曰禹河广。能使之不横出奔溃。独何术去填阨而禁之不盈。而千余年不失故道。河浊而海口必有积沙。今沿海千里恃以无边恐。而碣石九河之地。乃啮于海水。沦没无遗迹。令有积沙而得然乎。秦汉虽渐浊。然犹大愈于今。河坝辄引溉田畴。如今之河。逆之而没。其可以灌浸乎。且夫天地不变。水土未易。而河有古今清浊之异者何哉。季驯之言曰。豫州土最疏。禹河祇经河南一郡。而今并开封归德数郡经之。是大不然。豫州之河。其失禹故道者。皆严堤密防。宅水无由仰入。若止河身土疏。刷之数年而尽矣。安得数千年益甚乎。且豫河土疏。而下流受其浊。则豫河宜日深。何以积高无已乎。论者又曰。井

田坏。沟洫废耳。然令今垦沟洫如井田。仍无救河之浊。何也。沟洫以行水。非能容之不去。霖雨之发。水有所归。而不淹被农田。则沟洫之利。若泥雨而下。终归于河止耳。沟洫如之何。然则何以故。曰。古河之不浊者。井田而外。草木繁植。根株纠结。与地相抱固。阡陌开。而地不必井者亦被耰锄。又其后乃登山临水营畚鍤无少闲。材木之需。樵苏之采。不待禹之刊益之烈。而弥望濯濯。土失其蔽。雨至而随之去矣。惟山尤甚。西北土疏多山。今日而求河不浊。虽造化无能为力。而其禁之不能。易之不可者。生齿之日蕃。求食需用之无所不至。虽如此而日有不给。盖时则为之矣。虽谓之为人为河患。未为过也。今之论河者。乃哓哓然动以禹为言。曰禹歧河于漯。疏九河于兖。河利分。又曰。禹于河导之而已。不与水争地。河宜广。是知禹治河。不知禹河。知今治河非禹。不知今河非禹河也。执古方以医今病。乌得而不误天下哉。然则如之何。曰。古之河患于湍。今之河患于浊。患于浊。则湍为患而亦可为利。谨守季驯以堤束水以水攻沙之法。无反古以为贵。无立异以为高。则人虽为河患。河犹能自治其患。

### 治河论下

胡发琅

天虽爱人。恒更出其祸患。以为君相之忧。民物之灾。而励其惰。顾当其盛时。天下莫能谁何。时易势移。要无不弊。极而自反。若外戚藩镇宦官女子戎狄寇盗之乘隙伺衅。其盛衰兴灭。盖灼然可考。涸闾阎之脂膏。竭亿兆之筋力。以冀须臾。免死无有已时者。惟河而已。然则河无足令其终不决溢乎。曰。未易言也。不敢谓其必不可。顾贫则难为议耳。夫河之决溢。无不由于淤淀而底高。孟津以上之河水。犹孟津以下之河水也。禹导以来。未闻有溃败夺流之害。其崖岸之逼束。有以激之。使必不能淤耳。自潘氏为束水攻沙之议。虽孟津以下。可无决溢。而决溢相寻未已者。非其说之不可恃也。未有高必不可踰厚必不可破之堤。使如孟津以上之崖岸。以待异涨。于是上决则下淤。淤则终决耳。诚乘民物安阜帑藏充斥之日。测最近之海口。引至直之水道。按潘氏近堤距三百丈遥堤距千丈之法。和三合土而覆以土或石。取最坦之度。筑最高最厚之堤。护之以柳苇。逼之以对坝。固之以放淤。而严之以防守。勤之以修补。虽如孟津以上可也。或曰。堤虽崇厚。卒安能令其如山。曰。所异者。防守修补耳。若其不可坏。则固有明验。土惟豫州为疏。自明以来。益其堤之高厚。道光以前数百年。不数见患。患乃在徐邳以下。徐邳以下最险要者。无如王公堤。自明人高厚其堤。亦终始晏然。此独非堤之是恃乎。然则遂一无患乎。曰否否。堤能束散漫之流。不能禁潮汐之上。潮上而流缓。流缓而沙停。海口淤则递淤而上。本朝河未北徙以前。患恒在宿迁桃源清河之境。云梯关外虽屡



筑长堤。曾无救于海口之淤。是去河之淤堤之力有余。去海口之淤堤之力不足也。然则海口终不可治乎。曰否否。潮汐往来。人无立足。第非可以人力浚耳。然则泰西人铁箕乎。曰。积淤汪洋数百里。升斗焉而输之。谓之以蠡测海而已。海自容沙。安用挹之。安用载百十里而徙之。然则铁篋混江龙乎。曰。三尺童子戏耳。千石之舟。下百斤之椗。惊风怒涛不之动。欲以区区数人之楫。曳行数百斤之铁于泥沙中。前人试之屡矣。夫奚足云。然则如之何。曰。水有大力。物莫与并。潮汐上下。自有往来之用。然石堤十丈。而水溃之。泥沙虚浮。而水不能去者。堤激水水全趋堤。沙让水而水顺下。不专趋沙耳。夫水入深而愈疾。立罨而盛水。穴上泄之流必缓。穴下泄之流必迅。其积压之势然也。利天下者莫妙于因。欲治海口之淤。宜在截水空其下。因水之下趋而攻沙。因潮汐之往来而以次深刷。其法。结木筏广袤二十丈许。中列横闸。闸广丈。高视所欲浚之数。闸为三足。足高二尺。着一。镇巨石而下之。入淤而筏止。水禁于闸。则怒而趋其足。淤去露而筏进。得淤又止。露又进。久淤坚结。水不易攻者。以渐进之。力耕之。而水乘其隙。左右闸斜行如翼。以受水而禁其旁注。潮至。起闸随之上。欲止欲左右以椗。由浅及深。由下而上。以次递刷。数十里置一筏。分地而谋其功。以此视人力所及。吾知费不十一。而其功相千百也。昔谢氏欲令舟尾悬披水版。曳铁篋助水攻沙。其意良美。然数尺之版障水。水必旁趋。且铁篋滞于数丈之下。版障于数丈之上。篋欲止而版欲前。无以使之相持以为固。版必折。舟必危。而又欲以治潮汐不及之河。而乘风以上。则亦当知其难矣。由前之说。河之淤免于上。由后之说。河之淤免于下。虽岁修未能尽去。生民昏垫之忧。堵塞不贲之费。以人事言之。庶几其衰息乎。

#### 附因浚图说

一因浚之制。结木为筏。中筏悬闸。旁斜向后为翼闸。闸为三足。足着一。闸底悬长石。前筏缀索。上抱闸颠。踰后筏。后筏设挽轴挽之。谓之面索。闸底缀索。一端悬后筏。后筏亦设挽轴挽之。谓之底索。

一因浚之用。横闸以障水之直趋。翼闸以束水之旁注。以止筏之行而激水。亦以破久淤之坚土。而开冲刷之道。镇石以下闸。挽面索助之。底索以起闸。且防怒涛之折闸。

一筏木二三层。长广二十丈。或十六七丈。坚结以备风涛。

一闸广一丈。高丈五六尺。疏浚寢深。更作三四丈者。闸闲前后。各立大柱为架。架高五尺。各有斜柱支护之。前架为活键。可卸以备修闸。闸闲毋广。广乃泄水。为数铁板。厚寸许。以联前后之架与筏。闸底横贯长石。凿孔以衔足。闸皆刻尺寸。以记入水之数。横闸十五六。翼闸左右各二三。

一足体高四尺。长三尺许。皆铁为之。合为一体。足为干而为枝。足上二尺为管。衔闸之一木。二尺出闸下。锐其下端。形三棱。脊棱向下亦锐其端。

一闸颠设小滑轮。以利面索之挽。闸中足缀底索。而左右足各出小索会之。以防脱失。后闸三尺许。各设转轴一。轴一端设踏轮。轮为踏位三。轴径一尺。轮径四尺。则三人踏之。得十二人之力。每一踏位。闲以攀轮。令手足并力。得力尤多。面底二索。同一转轴。更迭为用。惟底索祇以此转轴起闸。若下闸之后。紧挽闸底。以御怒涛。则退后三丈许。别设一转轴挽之。乃得力。不必踏轮。筏留一缝。为底索进退之地。

一大椗四方各一。小椗四隅各一。皆有转轴。欲止下大椗。欲左右下小椗。

一筏两旁设候潮钟。其制横枢贯木。下端入水。上端设机。潮消长皆自鸣。

一测水舟二。前后测水。以定下闸之尺寸。考浚深之数。兼插竹标。以识浚路。

一筏上司号令一人。守指南针。指挥行止。左右升降。司闸十八人。每三人举一闸。自中及外。左右对动。下闸亦然。司椗每小椗二人。大椗三人。筏进则后司二小椗者恒守。筏退则前司二小椗者恒守。大椗用稀。皆临用集人。测水二人。木工铁工各三人。以备修理。自司号令外。诸色人皆以司闸人为之。事不并举。可以兼摄也。如欲省费。虽止设六七人。亦无不可。特风涛危险。不妨稍广。备救护耳。

一驾法。先下椗测水深若干。下闸。挽面索。按令入沙。俟水攻闸下沙尺余。入沙复数寸。乃结面索。使闸可下不可上。退曳索底。紧挽后轴。潮将至。先一刻曳进底索。就前轴挽闸起。澄沙以待随潮退上。欲止下椗。或不欲止。则下椗以待潮。潮落下闸。

因浚之法。行之诸川海口无不可。若潮汐不及。则惟黄河。一节偶淤。欲辟引渠者或可用。以沙细喷之。可数里不沈也。然亦止可一二闸。至则卸而舟载以上。筏用活键。取易卸。

### 河防刍议

刘成忠

治河于平成之岁。惟防险而已矣。自来防险之法有四。一曰埽。二曰坝。三曰引河。四曰重堤。四者之中。重堤最费。而效最大。引河之效。亚于重堤。然有不能成之时。又有甫成旋废之患。故古人慎言之。坝之费。比重堤引河为省。而其用则广。以之挑溜。则与引河同。以之护岸。则与重堤同。一事而二美具焉者也。埽能御变于仓卒。而费又省。故防险以埽为首。然不能经久。又有引溜生工之大害。就一时言。则费似省。合数岁言。则费极奢矣。今重堤引河。既不可以猝办。黎襄勤公之碎石坝。栗恭勤公之砖坝。又皆毁坏殆尽。河营

之所传习。惟镶埽一事。固已不足以应变。而又悉举前人之埽制而阴坏之。务为苟。使之易蛰易走易腐。以为请帑加修之地。积习相沿。不知始于何时。虽有贤员。莫能自异。犹幸咸丰三年以后。河由山东入海。下游宽广。因而豫省河面。低于道光年闲者四五六尺不等。虽当伏秋之盛涨。出槽之时颇少。是以二十年来岁修之费。不及从前十之二三。而全河得以无事。近年山东之河。自北而南。淤垫已。渐不如前此之河之通畅。而豫省伏秋之涨水。亦遂难于消泄。霜清已过。险报频闻。而岁抢岁修。遂一再请增而不能已矣。今之久于河者。曰治河无他。惟多备料云尔。夫诚能多备料。亦岂非先事预防之上策。然河工之变百出不穷。有耳目心思所不及者。无料不可以治河。而治河之难。固非曰吾有料焉遂可毕乃事也。若一切机宜审之未当。而但恃料以为镶埽之备。埽蛰则加。埽走则补。无埽之地而溜至。则又添埽以御之。积而久焉。处处皆埽。舍旧谋新。阅数年必易一次。虽有不涸之饷源。安能知漏卮之何所底止耶。成忠管窥之见。窃以为河工之守险。譬于兵家之守城。善守城者。不待敌已傅城。而始凭堞以击之也。或驱之境外。而使其转而之他。或御之近郊。而使其止而不前。迨至万不得已。然后婴城而守焉。诚以守近固不如守远也。埽者。婴城之守也。引河。则驱敌于境外者也。坝则御之于郊以内墉以外者也。重堤之建。是弃外城而守内城也。若既有重堤。又先之以放淤。则是不惟守内城。直奔平地而守高山也。夫吾既驱之于境外。又御之于郊内。而又由外城而及内城。步步为营。层层设险。敌虽强。未有不疲而思退者矣。意外之患。何自生哉。此埽坝引河及重堤四者所以缺一不可也。

然引河用帑动以巨万计。非其地上有吸川之形。下有建瓴之势。则虽引而不能成。非开放之后。有数日不消之盛涨。则虽成而亦旋废。糜饷多而收效少。自非合龙之大工。未易轻举。成忠查成案。见乾隆嘉庆时。有包滩下埽之法。凡大溜塌滩。滩虽塌而堤尚远者。即于堤外下埽包滩。虽不如引河之能改河溜。其为御之于境外则一也。开河难而守滩易。如今日下南十六堡中河头堡二堡。皆有滩可守之地。滩苟不去。堤复何患哉。其或堤外无滩。则当多筑挑坝。或石或砖或柴或土。凡临黄之堤。皆当及早为之。如今日上南八堡至十一堡中河二堡至四堡下南二十堡是也。滩不可守。坝不及筑。则其计必出于埽。埽者。治河之常法。凡南河皆用之。而独不宜于豫省。靳文襄公所称河南土性虚松。下埽难以存立者是也。今南岸三厅临河之地。无往非埽。而其埽又远逊于古。苟非变而通之。一遇顶冲大溜。其患将有立者。雍正以前。河南各工。用埽绝少。惟滎泽北门外护城堤上。有埽工一二处。其余每逢溜近。皆预筑里堤月堤以待之。今虽残缺。犹有存者。如上南之裴昌庙中河之头堡至四堡下南之十七堡至二十六堡是也。古人之防险。于建坝镶埽加堤之外。先之以引河。今引河

不用。而易以守滩。其余三事悉如其旧。亦犹是由远而近之义也。谨条其说如左。

一曰外滩宜守也。黄河之性。喜曲恶直。曲而向北。则南岸生滩而北险。曲而向南。则北岸生滩而南险。是以防河之法。但防险工。其有滩以为外蔽者。毋庸防也。然河流善徙。数年中必一变。伏秋之时。则一日中且数变。其变而生险也。必自塌滩始。滩尽而薄堤。薄堤而险必出矣。河工之例。有守堤而无守滩。每当大溜之逼注。一日或塌滩数丈。甚且至于数十丈。司河事者。相与瞠目束手而无如之何。惟坐待其迫堤然后镶埽而已。至于未雨之绸缪。固有所不暇及也。夫滩者堤之藩篱也。滩存则堤固。滩去则堤危。幸而滩去堤远。虽一再坍塌。不至有啮堤之虑。则诚可以不论耳。若顶冲埽湾之溜。已塌至距堤百丈之地。则不出旬日。堤将随尽。安可不为之所耶。咸丰以前。河由徐州南下。地狭而水易壅。河水出槽者。十年中常七八见。每逢水涨之时。滩面低于水面。水从滩上攻堤。虽有护滩之埽坝。但能使滩之不续塌。不能使堤之不受攻。故守堤常急。而守滩似缓。然溜力之重轻。因乎水势之深浅。愈深则力愈重。渐浅则力渐轻。假如中泓之水深有二丈。滩比堤低一丈。河水踰滩而上。仅一丈之水之力耳。若外无此滩。则堤前水深三丈。而攻堤之溜。挟三丈之力矣。以三丈之溜力。视一丈之溜力。其守之难易为何如也。滩远者不必守。滩低者不足守。滩本不塌。则毋论高低远近亦皆可以不守。若塌形已现。地渐近而滩尚高。则虽当咸丰以前。水易上滩之年。古人亦未尝不设守。治河方略云。抢救顶冲之法。于外滩地面。离堤三四十丈。飞掘丈许深槽。卷下钉埽。是守滩之一证也。乾隆十一年。高文定公奏云。近有包滩下埽者。水未近堤。于河滩近水作坝台下埽。是守滩之又一证也。嘉庆十九年。黎襄勤公疏云。王平庄河势坐湾。旬日塌滩一百七十丈。应即就堤外老滩。赶镶包滩大埽。挑溜开行。是守滩之又一证也。成案之班班可考者如此。况今日之河。与古尤异。上滩之时少。塌滩之时多。往往滩高于水五六七尺。大溜一至。塌卸不已。盖水之上滩。视水面之高低。溜之塌滩。则视溜头之向背。不能上滩者。未尝不能塌滩也。于滩留数武之地。即可为堤。减数丈之水。即其上滩亦不足患。况乎其不能也。此今日之河。所以必以守滩为要务也。守之之法。用埽不如用坝。或石或砖。皆足弭患。若溜势不大。则挂搂防风。亦自可用。救变于始生。遏寇于境外。较之坐视其塌。必至堤而始议守者。非惟省费。抑且不濒于危矣。

一曰盖坝宜建也。挑溜固堤之方。莫善于坝。坝者。水中之断堤耳。而其为用。则有倍蓰于堤者。堤能御水。不能挑水。且所御者为平漫之水。镶之以埽。护之以砖石。然后能御有溜之水。然止于御之而已。终不能移其溜而使之远去也。坝之为制。斜插大溜之中。溜为坝阻。转而向外。既能使坝前之堤无溜。

又能使坝下之堤无溜。十丈之坝。能盖二十丈之堤。因而重之。以次而长。二坝长于头坝。三坝长于二坝。坝至三道之多。则大溜为其所挑。变直下为斜射。已成熟径。终不能半途而自返。非独六七十丈之内无溜。即二三百丈之内亦无溜矣。十丈之堤。仅能蔽十丈之地。二十丈之堤。仅能蔽二十丈之地。而坝之为用。独能以三十丈之断堤。而护三百丈临河之地。事一而功十。治河之法。未有巧于此者。且堤者。外水而内田者也。万顷之涛。仅此一重之障。一经摧陷。则堤内更无可据之险。帮筑里月。费既大而时亦迂。仓卒之闲。往往不及。坝则于堤外。即或坍尽。尚可退守大堤。多一重外坝。即多一层遮隔。而又可多数日之延缓。以为补埽戩堤之地。斯又其善之善者也。若夫欲水之归槽。则筑长坝以偪之。欲河之中深。则作对坝以激之。一切作用。皆出于坝。坝之功效大矣哉。今之道厅。非不知用坝胜于用埽。历任河师。廛念宣防。深维一劳永逸之计。尤孜孜注意于此。然而承办之营员。动辄估至万金或八九千金。度支不足。添款为艰。是以屡欲建坝而不果也。成忠以理度之。一坝之长。由七八丈以至十丈。宽约二丈。高约出水四五尺。其初镶也。三面皆水。惟背倚大堤之一面为实地。今用捆镶之法。以建柴土之坝。自堤前起。亦三面临水。一面以堤为实地。捆至第二占。则以背倚之第一占为实地。由是而三占四占五占皆然。至第五占。则长已十丈而坝成矣。核其丈尺。特五段之埽耳。埽出水五尺。坝出水亦不过五尺。埽宽十丈。上下皆同。坝则面宽六丈。底宽十六丈。比之于埽。特宽八丈耳。新埽一段。其费约五百金。以五段之埽为一坝。则其价特二千五百金也。加以绳缆之值。雇船之费。外镶边埽。中浇土坝。至于四五千金足矣。安有万金之理耶。然工员承办。必谓五千金不敷所用。今姑不与之辨。请以砖坝代之。柴土坝易圯易腐。故面宽估至八丈。若砖坝则四丈已足。其底约宽十丈。高约二丈。计长十丈之砖坝。应用砖一千四百方。下南砖价。每方七千五百文。计每坝用钱一万零五百。为银六千两。此实砌之砖之方数也。砖抛水中。欹斜堆。多有嵌空之处。断不能用至一千四百方。则有五千金之帑。在下南可成一坝矣。上南向不用砖。亦无旧砖之可市。开制造。每砖约需十文十一文。比下南每方约加银一两五钱。共约加银二千两。通计一坝用银七千两。以每年购料购石之费。节省二万。便可成砖坝三座。三年之后。坝多而埽自省。断不至再有加价之虑矣。此亦变通之一法也。

抑犹有进焉者。凡砖石及柴土之坝。惟水中始有之。若滩上筑坝。则用土足矣。然滩有老滩新滩之分。老滩之面。比伏秋水面高二三尺至五六尺不等。若于其上筑坝。则坝在滩上。水在滩下。坝与水两不相值。惟坝头临水。可以镶埽抛石。而上首下首不能也。大溜一至。滩腹淘空。动辄塌滩四五丈。滩塌而坝随之。虽极穹窿。亦归无益。惟新滩之阅二三年者。冬春水不上滩。可筑土坝

。伏秋有溜镶埽抛石。无溜则听之。比之老滩。较为有用。或谓既长新滩。是溜势已去。安用此土坝者为。不知黄河工段。无定之中。原亦有定。如下南险工。由十七堡以至二十一堡。为历年抢险之地。其中或提或坐。小有变迁。如同治十年十一年。则在二十堡至二十一堡。而十八堡以上无事。迨十二三年。则在十七八堡。霜清后直至十六堡。而二十堡至二十一堡无事。通计此一厅河势。不出此黑冈上下六堡之中。已去者未必不来。方来者未必不去。至于十五堡以上。二十二堡以下。如魁星楼回回店。未始非著名之古险。而此数十年中。淤闭已久。虽置之不问可也。今二十堡下之新滩。高于水面三尺。入伏以后。水必上滩。有工无工。难以预定。乘此尚可筑坝之时。成坝三座。以为水去复来之备。斯未雨绸缪之上策也。此外各厅有相同者。亦以此法行之。每岁可成数坝。一朝溜至。其守易矣。此之砖石柴土。岂不效同而费省哉。

一曰埽制宜更也。河工之用埽。自汉已然。明潘印川宫保我朝靳文襄公之治河。凡险要之地。皆恃埽以守御。未尝以埽为引溜生工也。亦未尝弃埽而抛砖石也。自用柳改而用。而古法于是一变。自横埽尽为直埽。而古法于是又一变。自是以来。愈变愈下。直至今日。而埽遂为利少害多之物矣。成忠查成案。窃以为古埽之变为今埽者。其弊有六。请得详而言之。治河方略云。埽必柳七而草三。何也。柳多则重而入底。然无草则又疏而漏。故必骨以柳而肉以草也。又曰。柳遇水则生。草入水而腐。为土性既宜之。且又省费而易办。乾隆十九年。江督尹文端继善奏言。河工料物。柴柳为上。次之。柴柳入水。耐沤而经久。柳质尤重。压埽沉着有力。入水经一二十年不腐。至一二年后朽坏无存。柴不如柳。然犹胜于。此皆言镶埽之物。莫良于柳。而草则所以补柳之疏漏也。有明一代埽皆用柳。每高五尺之埽。用草六百斤。柳三百六十斤。柳少则以苇代之。无用者。康熙二十年。民柳渐少。始劝各官种柳。二十六年以后。河工用柳。大半取之官柳。时或不足。亦以芦苇代之。无用者。河工之用。见于章奏者。自雍正二年河南布政使田文镜始。其时每一斤。开销银一厘。是年云南布政使李奏言。前三十余载河不为患者。实河臣靳辅之力。彼时沿河种柳。今河官取两岸产柳之地成田。纳租分肥。而料则仍派于民。奏入。乃复申官地种柳之令。历乾隆嘉庆终不能复。然如乾隆十八年张家马路漫工。犹草柳并用也。由道光至今。竟不知埽有用柳之说矣。柳质既重。历年又多不用柳而用。于是遂无三年不换之埽。此埽之易柳为者。其弊一也。埽者。河工所常用。治河书但谓之埽而已。不言为横为直也。以卷埽及捆镶之埽推之。则其体宜必横。不横则埽台不能卷。不横则船不能捆。此理之易见者。今河工之埽。皆以秫之头向外。自顶至踵。有直无横。询之年老之兵弁。皆言自古如此。成忠详加考验。始知河工口号。凡镶埽筑坝。皆有丁顺之分。直者为丁。横者为顺。

乾隆四十七年。阿文成公堵青龙冈漫口。两边进占。地势不顺。奏言应于上水南首。自南钉桩。向北进占。进至七八占。仍向西进占。如此丁顺做去。似为较稳。是则丁顺云者。一直一横之谓。通工之所习闻者。不独镶埽然。即筑坝亦然也。治河书无直埽横埽之说。而有丁埽顺埽之名。治河方略云。御冰凌之埽。必丁头而无横。何也。冰坚锋利。横下埽则小擦而靡大磕必折也。然埽湾之处。则丁头埽又兜溜而易冲。必用顺埽。鱼鳞栉比而下之。然后可以挡溜而固堤。又云。抢救顶冲之法。于外滩地内。离堤三四十丈。飞掘丈许深槽。卷做高丈许丁埽。先期埋入。或百丈或七八十丈。下至稍可舒展处为止。若离堤甚近。则即于大溜内先用顺埽保护。一面仍于顺埽外卷下丁埽。均看大溜长短。以定埽个多少。以方略所言。合之阿公之奏。则丁顺即为横直。而今日之直埽。即古之丁埽无疑矣。

顶冲大溜。岁不一见。今所谓险工。大都皆埽湾及绞边之顺溜耳。埽湾之溜。其力亦能塌。然其深则不过二丈。惟用丁埽以兜之。然后始至三四丈。若顺埽则仍止二丈。断无太深之理。何以言之。凡顺下之埽。非卷即捆。卷做之埽。其上必加散料。兼压大土。埽为料土所压。圆者变而为扁。上宽一二丈者。其底必至三四丈。迤邐而下。状如坦坡。此埽之有收分者也。捆镶之埽。其初镶之第一坯。虽亦平铺。然其上有船以拦之。而其下则任其所之。一经加料加土。兼之众夫之齐跳。愈跳愈开。愈下愈远。其收分较卷做之埽尤大。故埽湾之溜。至此斜漫而上。亦斜拖而下。其向前之势方酣。故横缚之缆能固。其在下之力不重。故近埽之土无伤。有搪溜之功而无兜溜之害。埽湾如此。绞边可知。此顶冲而外。河工所用。所以率皆顺埽也。或有诘之者曰。溜莫大于顶冲。丁头埽既能兜溜。则顶冲之溜。其为兜也宜益大。曷为不可用于埽湾者。反可用于顶冲也。且顺埽既无兜溜之患。曷为可用于埽湾者。又不可用于顶冲也。不知顶冲者。险工之尤险者也。向来失事。多由于此。必加倍于寻常抢险之法。乃可御之。推原顶冲之所由来。或因对岸嫩滩。兜住溜势。不得遂其就下之性。变而横走。直冲本岸。或因鸡心滩外。旧有大河。原亦顺流东去。忽滩面于水涨之时。冲开一道。有如峡口。峡愈长则力愈大。从滩之对面卷地而来。波澜虽若排空。攻击实已透底。横安之顺埽。以千百茎之柴柳。排比而成。所恃者。裹肚之各缆。入腹之长桩。为之铃束。一经顶冲大溜之奔注。但揭去迎面一二排之柴柳。则缆松而依附不固。亦桩孤而签钉皆虚。逐浪随流。势将尽散。即或未散。而水力太猛。必将埽底之土淘空。巨浪一撞。翻身入水。盖溜势长而埽身短。虽有收分。固不足以相抗也。丁头埽则森然排列。左埽与右埽。两两相依。顶冲之所不能折。惟搜根淘底之是惧。故前人于顶冲之丁埽。必卷至丈许之高。盖高既丈许。则其长必至十丈。次则亦必七八丈。以七八丈之

长埽。挺入河心。大溜能淘深河底三四丈。然后能钻入埽底三四丈。前虽悬空。后自贴实。又有顺埽以承其后。重关键。此其所以虽兜溜而终能御冲者。为其直而且长也。今之丁埽。本从省缆省工起见。散乱抛掷。或距堤一丈。或距堤二三丈。既无入河七八丈之长。徒效其根向外。变横为直。屹然如峭壁之立。凡顺堤绞边。以及埽湾之溜。一为屹立之埽所偏。洄漩而入。彻底掀翻。水深至三四丈。则入于埽底者亦三四丈。以二三丈长之埽。侨寄于三四丈空窝之上。其后又无顺埽。安得不随溜而走耶。栗恭勤公云。埽能压激水势。俯啮堤根。意正谓此。且不独俯啮堤根也。埽根之水深。则埽上之数丈。与埽下之数丈。亦因之而俱深。水深则又添埽。埽添则又加深。辗转相寻。为费无已。此自乾隆中叶以后。姚高黎诸河帅所以皆有埽能引溜生工之奏。以为非不得已不可以用埽也。而不知非埽之本如此也。惟丁埽则然。此埽之变横为直者。其弊二也。

有此二弊。本原之地已坏。仍讹踵谬。其弊益多。治河方略云。初下埽个。仗揪头滚肚诸绳以拉之。月余即腐朽矣。全赖长桩钉埽于下。而管束镶垫于上也。乾隆三年。白庄恪公奏言。卷下大埽。非密钉长桩。深入老土。无以关束而资稳固。江南河工。杉橛杨桩并用。豫东两省。全用杨桩。每年约千百余株。在洛阳偃师巩县孟津济源温孟等县购买。是由康熙以至乾隆之初。未有不用桩者。其后以借桩冒销者多。于是合龙大工。不准用桩。而岁修则犹用之。今自丁埽之法行。埽前之水。动深三四丈。虽有长桩。不能到底。而签桩之法遂废。夫埽之所以经击撞而不走者。桩固之也。今以埽个浮置于堤外河内之地。在中闲者。犹有左右两埽之夹辅。工头工尾。则溜至而即走耳。此埽之不钉长桩者。其弊三也。明潘印川河防一览云。埽以土胜为主。谚云。镶埽无法。全凭土压。此河工不易之通论。软镶之例。由数寸花土以次递加。至面土三尺而止。今秣所镶之丁埽。质本易朽。水又易深。溜到之后。往往蛰至两三次。假如埽面土高三尺。屡蛰之后。土皆入水。浪淘波洗。顷刻尽矣。必又加三尺之料以补之。是枉费也。河员之不压大土。原亦未尝无说。然而埽无土压则轻。轻则不能入土而易危。轻则不能御溜而易动。动辄走埽。理固宜然。此埽之不压大土者。其弊四也。河工之埽。旧皆用卷。有明一代。无捆船兜缆之举。惟靳文襄治河方略。于堵塞支河。尝用此法。其见于章奏者。自乾隆十八年大学士舒公赫德督办铜山县漫工始然。至将合龙时。犹用卷埽也。嘉庆道光闲。始全用软镶。以为胜于卷埽。盖以其料皆着底。无虚悬偏重之弊也。其法诚善。而其费则视卷埽为尤重。工员惟省费之是亟。于是岁抢修之埽。又变为推枕镶。用丁而不用顺。无裹肚之绳。无提脑揪梢之缆。惟恃两旁之埽以夹之。埽之草率偷减。未有甚于此者矣。捆镶行而卷埽废。推枕行而卷埽益废。今八九十之



老兵。不知卷埽为何状。设遇顶冲大浪。船不能捆。其将何以应之。此卷埽之失传。其弊五也。骑马之设。所以拦迎面加镶之料。使之不散。实于顺埽为宜。惟捆镶之埽。每占相承。迎面无安骑马之地。故于上下水用之。非谓必当在两头也。束薪者不束其腰。而以十字架加于首尾。能毋散乎。今自丁埽之行。骑马皆用于迎面。每年所费。与顺埽略同。而得力则迥逊于顺埽。此骑马之无用。其弊六也。

凡此诸弊。非一朝一夕之故。乾隆五十五年。有江南老民汤干学伏阙上言。近年河工多故。皆由不遵古法所致。并条陈卷埽种柳诸事。则其时之埽。已非康熙已前之埽可知矣。今欲渐除诸弊。必自变丁为顺始。然柳枝不用。则埽虽顺。而历时不能久。亦终无以善其后。种柳之事。非三五年不能成。顺埽则随时可易。然变推枕为捆镶。其费不止加倍。在厅员既无此力。且已成之埽。亦未可一朝遂废也。成忠悉心筹议。如旧埽之前。溜势着重。莫善于多抛砖石以其足。以深二丈厚三尺计之。每一丈之埽。当用砖石六方。抛至四五十丈。溜势必可稍减。然用砖石已三百方矣。今砖石之堆。大抵多虚少实。其在岸有三百方之积者。入水之后。不知用至如干。而后有三百方之用也。此一难也。其本无埽段之地。一朝溜至。莫善于改镶顺埽。然顺埽之绳橛。人工皆数倍于丁埽。其费固已不貲。又卷埽之法。无一人能任之者。捆镶则非船不可。新生之险。急于星火。虽缆橛亦苦不能应手。又安得船耶。是又一难也。必不得已而思其次。其惟留磴乎。其法于新生之埽。本拟面宽一丈者。头坯加宽至四丈。其后每加镶尺余。即收进一尺。约计埽高二丈。可收进一丈五尺。埽面之宽但存一丈。层层收缩。有如磴然。乾隆时尝行之。节省镶埽之费。以为培高堤岸之用。行之未久。或有谓其无益者。其事遂罢。以今思之。省费诚亦无多。然逐层留磴。则虽在丁埽。亦有收分。不至有兜溜淘深之惧。是无易丁为顺之名。而有易丁为顺之实。埽前之水。断不能深至三丈也。成忠尝询之营员或以为可。或以为不可。姑试行之。较之变推枕为捆镶者。其费究可大减也。若诚无益。则惟捆镶及砖石而已。百年之弊。非一日所能除。亦非一言所可尽。为之以渐。庶几尚有复古之日欤。

一曰重堤宜筑也。自明潘官保之治河。即有缕堤遥堤之制。河防一览所载河图。自荥泽武陟以至云梯关。未有不两堤者。又兼筑月堤格堤于中。略如今之圈。我朝靳文襄公因之。虽徐州已下。地势太狭。闲有不筑遥堤以省费者。然遥缕并见者。固十之七八也。当明季及我朝顺治年闲。黄河之患。惟河南为甚。说见顺治十八年十月总河官保朱公梅麓奏中。迨靳文襄公总督南河。其时为康熙十六年。距朱公具疏时。仅十六七年耳。而其见于文襄公之书者。一则曰。徐州以上。堤固河深。绝无河患。再则曰。治河之事。莫难于保险。开归

以下。堤多者至四五重无甚险。前后情形。其不同也如此。成忠查河南通志。自顺治八年总河杨公茂勋始。筑堤之役。无岁无之。朱宫保在任十年。设因地远近以次调夫之法。民服其公。所筑尤多。自是岁以为常。起顺治八年。终康熙二十九年。计四十年中。筑堤凡一百八十三处。此靳文襄公所以羨中州黄河两岸遥堤格堤月堤之多。而自堤成之后。所以直至康熙之六十年。仅决詹家店一处也。重堤之大效如此。今河南南北两岸。旧堤犹有存者。然残缺已甚。稍完整者不及十处。欲一一修而补之。诚非容易。然每年砖石麻之外。例有土工银三四万两。营汛各员。赖此自效。此木有之款。不待加增者。现在有工之处。堤面宽皆八丈十丈。并有过十丈者。此近年整顿河工之成效。迥非四五年前之比。既已高厚坚整矣。岁支土工之银。尚有赢者。正可加筑重堤。先自有工之处始。次及虽无工而不可恃者。然后再于最要之处。修其重堤后之重堤。如下南十七堡圈之外。又有十七堡至二十六堡之大圈是已。期以十年。旧堤尽复。然后再议其它。如是者有大利二焉。一曰水戩。凡大堤危急之时。抢筑堤里。谓之帮里戩。水戩云者。不戩以土而戩以水也。非大溜不能塌堤。既塌堤矣。多筑二三丈之里戩。是否有济。殊不可知。惟于重堤之处。预筑格堤。以成圈。一旦事急。竟从堤之下游开口放水。使内塘先为水据。则外堤有所凭以为固。所谓戩也。河防一览图内说之甚详。以为治河之法。莫妙于此。今人不加深考。往往疑畏。不知南河险工。赖此保全者多矣。且非独南河也。河渠纪闻云。江南遇大水。缕堤着重时。每开倒钩放水入内。豫省沙松。多不轻放。然如铜瓦厢古称极险。加筑月堤。每岁增培。至乾隆乙卯。大溜曲注。危险异常。开倒钩引入内塘。登时灌满。水仍外出。顶溜开行。此其验也。黄河之溜。短则力猛。长则气衰。凡顶冲埽湾之最险者。其对面兜溜之滩。及出峡之口。大都皆一望可见。为其近也。若放入内。则经行之地。又多百十余丈。水已伸腰。其险自平。况倒钩引入。必在不甚迎溜之处。俄顷之闲。水已灌满。以水搪水。外堤未必再塌。即或塌开。亦无跌塘之势。混茫一片。仍从所放之缺口入河耳。何险之不可保哉。一曰放淤。其法与水戩相同。惟水戩当溜注之时。开下口者居多。不敢于迎溜之处又开上口。若放淤则多于无溜处行之。从上口灌入。从下口放出。每岁可淤高三四尺。积三五岁。内塘之地。高与河平。可以永无河患。

康熙三十一年。靳文襄公再任总河。上河工守成疏云。臣辅前任内。曾将邳州董家堂桃源县龙窝二处险工。择埽台上下。建设涵洞。引黄灌注。复于月堤亦建涵洞。使清水流出月堤之外。堤里洼地。不久淤成平陆。不但堤根牢固。而每年取土亦易。又云。臣辅复任以来。见邳州旧城迤西。周围约有百里。地势卑洼。四面皆高。以致所淹之水。永无去路。臣以为此亦可借黄以淤之者也。

臣辅在任时。徐州长樊坝险工。堤里洼地甚多。涵洞不足淤灌。遂于埽台下首。掘开丈许之口。引黄内灌。伏秋一过。自然挂口。仍将掘口之处堵塞。数月闲已淤高二三尺矣。今邳州亦宜仿此行之。其清水亦可引之运河而去。或虑掘堤可虞。不妨建设小闸。更为万全云。自公上此疏后。历数十年。放淤之法大行。乾隆二十一年行之于石林。二十九年。行之于夏家马路。三十年。行之于孙家集。三十一年。行之于蔡家楼。三十三年。行之于徐家庄。嘉庆二十一年。行之于李家庄。更有贾家庄七里沟朱家坝曹工大坝等处。见于大学士吴公松圃疏者。其岁月今不可考矣。伏查黄河之患。在两堤中者。莫大于积水伤堤。而无寸土之可取。在两堤外距河数十里百里者。莫大于田为沙压。无地可耕。今若行此放淤之法。如上南之郑州十堡十一堡。中河之中牟上汛四五堡。下南之二十堡至二十六堡。或开倒钩之渠。掘堤放入。或砌涵洞。或建小闸。从大溜所背之地施工。断不致有夺溜之患。一二年后。两堤之闲。水去淤留。即不能高与堤平。亦可免无土可取之患。若夫利之尤大者。如今日郑州中牟祥符。凡在贾鲁河之北者。历年为河工漫口所经。飞沙极目。杳无居人。昔日膏腴。皆成弃地。小民疾首蹙额。而无如之何。若相度形势。于有圈之地。内外皆设洞闸。俾堤前平漫之水。从闸洞放至平地。其水归。入贾鲁河。所挟之淤。必留于经过之处。谚云。紧沙漫淤。凡漫水未有挟沙而行者。沙压之地。皆昔年之急溜也。如是行之。数年之后。斥卤变为膏腴。岁增民食官租以巨万计。真无穷之大利哉。

以上四事。守滩必购砖石。盖坝则砖石柴土皆可为之。因时因地。惟费之省者是宜耳。埽之弊最多最久。一朝易之。夫岂易言。近时名臣如黎襄勤公栗恭勤公。其于埽之利弊。知之深矣。其所以变而用砖石者。诚以多年积弊。非旦夕可除也。变埽为坝。又变卷埽之坝为内土外砖石之坝。此前贤救急之良法。欲求速效。惟此为宜。其次则以砖石埽根。又其次则试行留磴之法。为之以渐。或者其有瘳乎。重堤之保险放淤。不独免河之害。兼欲收河之利。治河无上策。此则庶几上策欤。然而知之者以为大利。不知者或且以为大害。姑存此说。以待事机之会耳。保险之法之可言者。大略不外此四事。至于治河之本。尚有其远且大者。则非浅见之所能知也。

## 卷一百六 工政三河防二

### 会奏黄河节年淤垫竭力筹防疏

琦善

窃臣琦善接奉 谕旨。现当伏秋大汛作何防御海口如何刷畅河身如何疏通飭令通筹妥酌奏明办理等因钦此。当经恭录咨会臣严烺一体钦遵。臣等先后跪读。

仰见 皇上垂廑河防。训诫明切。钦服感激。莫可喻名。查江境黄河。自上年倒灌后。节节淤高。均经臣琦善臣严烺先后据实奏闻在案。臣严烺前于查勘海口下游各厅后。复至上游各工逐细履勘。自丰萧以至宿桃。堤高水面一丈六尺。迤下各厅水势。较上游渐大。堤工出水。亦逐渐卑矮。迨折回外南外北两厅。较量堤高出水不过八尺余寸。其所以高下悬殊。非尽由堤身卑矮。实因河底逐节淤高。而自外南外北山安海防以至海阜厅水陆社数厅。河道二百余里。淤垫更甚。即黄河入海之处。虽未停淤。祇以中段高仰。海口自然显深。亦非顺理流行之畅。回浦后。与臣琦善详细推寻其故。盖缘上游河势。连年挑滩取直。徐州北门河面至窄之处。又展宽四十丈。是以每遇长水。即能直泻下注。而清口以下。坐湾本多。流行梗阻。以致日益淤高。兼之上年倒灌后。旋值堰盱失事。并无涓滴清水外出刷黄。故淤垫道里。更为宽远。即如道光元年。顺黄坝外。存水不过二丈。去冬存水即至三丈。而徐州北门志桩。仍至存水一丈五尺。是又可为中段河底较道光元年垫高一丈之明证。以二百余里之河道。势成高仰。而欲令建瓴就下。畅流入海。筹防已大费周章。乃立秋以后。大河长水二尺余寸。上下各厅。尚属见消。较上年盛涨小七尺余寸至三尺余寸不等。而外河顺黄坝积长不消。较上年盛涨仅小二尺有余。日来水势接长。截至本月初五日。存水三丈七尺四寸。较上年此时。已大过一丈有余。仅小上年盛涨三寸。刻下仍未长定。迤下山安海防水势。情形正复相等。现在河堤高出水面。仅止五尺。此后秋汛甚长。来源正旺。若似此消不敌长。以两月之汛水。又岂有止长五尺余寸之理。是目下南河防守情形。甚为吃重。臣等惶惕万分。焦灼难状。因会同悉心酌议。欲求黄河疏通。祇有束水攻沙。逢湾取直。为治河可循之成法。而时当大汛。水势汪洋。不惟不能于溜中逢湾取直。且时日迫促。即取土培筑堤身。亦属缓不济急。本年虽有增培。而窄狭处所。未能一律加高。现当情形险要。惟有将外南北山海等厅堤堰卑矮之处。抢加子堰。勒限本月内赶完。期于得尺则尺。以资捍御。并同上下各工。宽备料土。多派兵夫。分段贮防。星罗碁布。臣严烺亲督道将厅营分投严密稽查。务期并力巡防。臣琦善不时察访。如有懈之员。即当会同臣严烺惩办。总期竭尽心力。上纾 宸廑。至海口接筑长堤。并将下游取直挑河等工。应俟霜降后。细勘情形。分别估办。

筹议侍郎朱士彦条陈河工事宜疏

严烺

窃臣等接准廷寄。道光四年十二月初五日。奉 上谕。本日侍郎朱士彦奏条陈河工事宜据称高堰石工从前在事之臣惟务节省并不圈坝凿石甚至以水代浆以木代铁办理草率屡修屡坏又因抢筑大堤就近在二堤取土事后亦不培补至宣泄黄

河盛涨每每偏注南岸山盱厅属五坝未能谨守旧章相机开放黄河下游无堤之处又长新滩河流散漫不能束注趋海等语此次高堰掣通过水现已动拨帑银克期堵筑所有石料工作必应坚固完善方足以资永远若仍任河员等陋习相沿虚糜草率贻要工更复成何事体着文孚等将该侍郎所奏逐条确核务使坝工巩固堰内堤障宽广坚实其湖河两处旧设各闸坝如何测验志桩分投注泄及下游海口无堤处所不能束注尾闾恐至下壅上溃之处俱着详细筹议具奏朱士彦原折着发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臣等先后跪诵。并将该侍郎原奏会同阅看。详加讨论。检查档案。并体察现在情形。内如高堰石工偷减工料。并于水中摸砌。办理草率。以及就近在于二堤偷挖土方。从前均所不免。自嘉庆十二年查禁以后。访闻近年倒卸石工较少。尚无前项等弊。现在补修堰盱湖堤。土石工程。至为繁巨。仰蒙 天恩拨发帑金。克期兴办。所需料匠工作。更应按照成规。如式筑做。以期坚固完整。断不容稍有草率。至若黄河盛涨。应两路分泄。不宜偏注南岸。山盱五坝应按志开放。以时宣泄。又堰盱石工外抛砌碎石坦坡。黄河下游无堤处宜查勘接筑。均属紧要机宜。经久良策。臣等即就该侍郎原奏各条。详筹妥议。分析具奏。伏候 圣训。一原奏高堰石工修理。必先圈筑越坝。岸水见底。方可兴工。用石必须六面见方。石缝用三合土灌米浆。用铁银锭扣准。自乾隆五十九年。石工掣卸二千余丈。并不圈筑越坝。石止一面凿平。甚至以水代浆。以木代铁。石工之不坚固。实由于此。又雇水摸于水中摸砌。其时有以石工不可恃。请用靳辅坦坡之法。堰外抛砌碎石。期五六年竣工。会河臣屡易。事遂中止。此次工巨费繁。请 飭下在工诸臣。详细估计。切实兴修。务为久远之计等语。臣等案查乾隆五十九年。堰盱两厅。风损石工多段。河臣兰第锡请圈筑越坝。俾石工根脚显露。验明估修。嗣经尚书庆桂等来工。查明筑坝岸水。原为做工而设。并非因估工起见。凡临湖拆修到底石工。自应先筑越坝等因。奏奉部覆照办。自后修砌石工。凡拆修到底者。估筑越坝。其拆砌层数在水面者。均不筑坝。历届遵照办理。摸砌工段。惟嘉庆十年十一年。工员因水大不能筑坝。雇用水摸排砌丁石。仍于水落另行拆砌。于嘉庆十二年。经英和等查办后。迄今尚无摸砌之事。又以水代浆。以木代铁。以及凿石不能如法。从前不肖工员。偷减草率。均所不免。现在修补石工。多至一万一千余丈。当此工作方兴。必须严立章程。以免工员草率。现由臣魏元煜臣严烺遴派公正大员。专司督催。明干熟谙工程之员。分投监办。务期一律坚固。

至堰外抛砌碎石。本因靳辅土坦坡之法。改用碎石填砌。诚以石堤壁立陡峻。巨浪撞击。易致掣卸。如于石堤外。用碎石抛成坦坡。则浪至无力。系属以柔制刚之意。从前督河诸臣屡经议奏。旋以工费繁巨。且非二三年可成。是以中止。臣等窃思蓄清刷黄为治河第一关键。欲蓄清水。则须湖堤巩固。欲固湖堤

。无过碎石坦坡。故靳辅有筑堤以障淮者。功在坦坡之语。然靳辅所筑。系土坦坡。今所蓄水两倍于康熙年闲。断非土坡所能抵御。若师其成法。而改用碎石。则堰圩石堤。永无塌卸之虞。不惟淮扬两郡安枕无忧。抑且刷黄济运。河漕并治。实为南河久安长治之计。应俟堰圩补修土石堤工办有端绪。再由臣魏元煜臣严烺详细核估。奏请 圣裁。一原奏高堰之内。向有二堤。为重门保障。旧甚宽广。近年工员抢筑大堤。惮于远处取土。就近即于二堤掘取。事后亦不培补。日益残缺。请飭查勘培补等语。臣等查堰圩大堤之内。有二堤一道。原系靳辅筑做未完之工。高不过五六七八尺不等。较大堤矮至一丈数尺。形制甚为卑狭。加以年久未修。残缺更多。又经此次堰圩决口。冲塌益甚。现在补修大堤。需土较多。恐人夫就近偷挖。应即责成承办承催各工员。随时查察严禁。惟二堤现在既较大堤矮至二丈。必须增培与大堤相平。始足以资重门保障。约计需费二百数十万两。而大堤岁修仍不能免。若但酌量培补。实属徒费无益。此项工程。应请缓办。一原奏江南黄河南北两岸。俱有宣泄之地。南有天然山闸。北即有苏家山。南有祥符五瑞闸。北即有王营减坝。总在盛涨之时。两路分泄。近来河臣议论。每谓减黄入清。可以敌黄济运。其实祥符五瑞。不及王营减坝。泄黄较远。又洪湖蓄水。全仗高堰。高堰不固。岂能再受黄水。请 飭下河臣。嗣后务当两岸分泄。不得偏注南岸等语。臣等查江境黄河分泄之路。南岸除毛城铺未经修复外。如十八里屯天然山祥符五瑞等闸。北岸之苏家山闸王营减坝李工。皆以备大汛启放减涨。南岸所泄之水。远近不一。皆汇入洪湖。北岸苏家山闸所泄之水。系由运河出杨庄运口。恐其淤垫运道。向不轻易启放。下游之李工。又因堤土沙松。且无擎束。一经开放。恐致虞。惟杨庄运口以下之王营减坝。距清黄交汇处。不足二十里。减涨最为得力。而堤坝情形。亦较有把握。现拟将该坝以内盐河堤埽。勘估加筑。以备大汛时启放分泄。俾不致偏注南岸。一原奏山圩厅属。仁义礼智信五坝。所以泄洪湖盛涨。以保固高堰。向来伏秋水长。或先开一两坝。使之缓注白马诸湖。盛涨则五坝齐开。由湖入运。复开运河东岸昭关车逻各坝。由下河入海。立有水志。以时宣泄。今岁蓄至一丈七尺有零。石工掣卸数千丈。五坝开迟。致水逾常格。请 飭下河臣。嗣后谨守旧章。验水至志桩尺寸。即开坝宣泄等语。臣等查山圩仁义礼三旧坝。均因坝底损坏。跌深塘。未能修复。奏请移建于蒋家坝迤南。其筑坝挑河等工。于嘉庆十八二十一等年。道光二年。先后挑筑完竣。并于嘉庆二十五年。将旧仁义礼三坝。补还石工。与上下石堤联为一体。其新建仁坝石底。以湖水长至一丈二尺以外过水。义坝以一丈一尺。礼坝以一丈三尺以外过水。坝身各宽六十丈。惟智信二坝尚系旧基。于嘉庆十三十七等年修建。智坝底升高四尺。信坝底升高一尺。至启坝定志。于嘉庆十九年奏明

。大汛时湖水长至一丈四尺。即将新挑仁义礼引河先行启放。长至一丈五尺以上。再将智信二坝次第启放。此五坝启放宣泄之定制也。惟收蓄清水。总视黄河水势之高下。倘黄水高于清水。一经启放。御黄坝则倒灌受淤。为患甚巨。势不能不多蓄清水以敌黄。然湖堤未固。蓄则必溃。是固堤实为目前最要之图。堤工既固。清水蓄高。自能畅出刷涤。黄河底深。水面自然落低。清水便无庸多蓄。则山盱五坝。按志开放。即可渐复旧规。抑臣等更有请者。山盱五坝之设。原以备湖水异涨。次第开放。减泄以保堤工。今查移建之仁义礼三坝。地势高亢。坝下引河复形浅窄。智信两坝。又经升高坝底。以致泄水不能畅速。固因蓄清敌黄。慎重湖漕起见。然从此宣泄不灵。一遇淮水异涨。即恐消不抵长。盈满溃堤。臣等详勘情形。虚衷采访。佥称应于仁义礼各旧坝处所。审择地势。仿照旧规。添建石滚坝一座。以防异涨。应俟各要工办理完竣。再由臣魏元煜臣严烺勘议具奏。至运河东岸车逻昭关等坝。其所分泄。即系五坝减下之水。总俟山盱五坝开放后。察看水势盈绌。随时启闭。向无一定水志。一原奏黄河两岸长堤。束水东注。使无旁溢。方能趋海迅速。嘉庆十五年。于下游无堤之处。接筑新堤。务为束水之计。近闻河水下注不畅。新堤尾之下。无堤之处。又长新滩。以致河流散漫。不能东注尾闾。将有下壅上溃之惧。请飭查勘虚实酌议等语。臣等查黄河之水。挟沙而行。急则刷深。缓则沙停。况海口无堤。流行散漫。加以海潮顶托。尤易淤垫。自嘉庆十五年接筑新堤。迄今已阅十余年。渐淤渐远。两岸堤尾。接生新滩。河流至此。漫无收束。则趋海之势。不能迅疾。诚如该侍郎所奏将有下壅上溃之惧。但海口并无疏浚之法。惟有束水攻沙。使之全力归海。自应于新堤之尾。再行相机接筑。至滩内是否可以筑堤。两岸共应筑长若干丈。均须详勘定议。现在天气尚寒。河内闲有冰凌。未能乘舟往勘。应由臣魏元煜臣严烺先行委员查估。俟本年重运全数渡黄后。再亲往查明。确估奏办。以上各条。臣等悉心讲求。详细确核。谨遵旨会议复奏。并将该侍郎原奏一件。随折呈缴。伏乞 皇上圣鉴。

#### 湖堤石工议筑碎石坦坡通筹利弊疏

严烺

奏为黄河底垫日增。漕船未能径达。洪湖石工不固。清水蓄足无期。别无良法可筹。不得不议筑碎石坦坡。以期蓄清济运。遵旨通筹全局。牖陈利弊情形。并酌议分年办理章程。恭折奏祈圣鉴事。窃臣等勘明灌河内外。海口不能改移。清口减黄无术。不如洪湖堤外。抛砌碎石坦坡。尚可得益。奏奉 谕旨。碎石坦坡如果于湖堤石工实有裨益而又能经久无弊朕原不惜帑金兴办但此工程有谓护堤于河工有益者亦有议及将来塌卸恐有流弊者究竟可办与否该督等再行详加查勘通筹河湖全局计出万全总期有裨河务不可轻率定议致滋流弊是为至要

等因钦此。仰见我 皇上慎重工。训示明切。跪读之下。钦感同深。伏念治湖即所以治河。亦即所以治漕。三者皆目前要图。而漕务尤难缓待。当此黄河底垫已高。若仅于两岸堤埽。增卑培薄。未始非慎守河防之法。但不将底垫刷涤深通。则虽轨顺澜安。而淤将日益。水且日高。御黄坝终难启放。是湖水一日不能蓄足。河底一日不能刷涤。即漕船一日不能通行。而欲筹蓄水之方。必先求石工之固。溯查洪湖堤外斜筑坦坡。其议昉于前河臣靳辅。而改土为碎石。则嘉庆年间历有成议。总以工费繁巨。不果举行。兹臣等覆查堰盱两厅湖堤。共长一万六千八百余丈。临湖斜砌坦坡。除浅水避风之处暂从缓办外。约需碎石一百五十余万方。设法从省。约需银五百六十万两。无论经费有常。一时断难筹拨。即夫匠船只。亦不能于一二年内。采运如许之多。从速赶办。计非五年不能完工。查此项坦坡。本以保护石工。今按五年办完。则未完之年。不能无掣搦之工。即不能省补修之费。又坦坡护堤。系为收蓄清水。今工必五年而后办完。则水亦必五年而后可以蓄足。此五年中黄水如不落低。清水总难外出。现在已交冬至。黄水尚高清水五尺。以此计算。来年漕船回空时。河底即有跌深。黄水断难大落。恐御黄坝仍不能启。各帮归次为难。且坦坡砌成后。遇有风暴。石堤可以不塌。坦坡不能不卸。虽湖宽四百余里。仅此底宽十丈之碎石。断不致垫高湖心。而每有掣卸。必须加抛。较之补修石工。钱粮或可稍省。而岁修碎石之费。仍属难以全裁。是就碎石坦坡而论。既难奏急效于目前。又难裁修费于日后。臣等何敢以为一劳永逸之计。决意兴修。第以石工形如壁立。向来风浪撞掣。动辄倾颓。今则新砌各工。外面虽尚粗光。内多欹斜空隙。仅藉灰浆灌刷。钳錡束持。岂足以资抵御。而旧工之草率。较新工为尤甚。历年既久。复又桩朽根松。所有加砌之新工。旧底率难擎载。或此修而彼塌。或方砌而旋坍。既不能彻底拆修。又不能坐视不顾。工费固无已时。土堤并虞塌透。前车之鉴。惴惴堪虞。惟斜砌坦坡以为外护。庶根脚护坚。新旧石工俱可一律稳固。浪至无激撞之力。浪去无抽掣之虞。是不仅为蓄水要图。亦实保护石工之急策。

况从前河底深通。湖水未尝多蓄。而风掣石工。尚为岁所常有。今黄水高于湖水。动至五六尺之多。非将湖水蓄至二丈。不能外出刷黄。石工高止二丈。蓄水与之相平。如不护以坦坡。势必在在掣塌。全湖一泻无余。此坦坡不砌。湖水断不能蓄者一也。淮扬郡县。皆在洪湖下游。全赖湖堤为之保障。湖宽堤窄。本属可危。今以根底虚松之工。收拍岸平堤之水。如不护以坦坡。则一线单堤。凭何捍御。上年堰盱失事。犹值高宝一带。冬令水枯。上无来源。下有去路。而淮扬告灾。已属不胜其困。设当汛水方长。溃而东趋。亿万生灵。更复何堪涉想。即或虑及堤工吃重。将山盱两坝三河启放分泄。而下河各州县。业



已无不被淹。此坦坡不砌。淮扬两郡坐当水底。难保一日安全者二也。今黄河中段淤高。湖水不能外出。以致涨水难消。漕行阻滞。是河漕之受病。皆由河底之积淤。查黄河去淤之法。除束水攻沙而外。惟蓄清刷黄。自昔及今。着有成效。但无护堤之坦坡。虽清水旺发。非溃堤而东趋。即起坝以减泄。河口积淤。难资刷涤。黄河之病。究不可得而除。或值淮源不旺。减黄助清。而堤工不坚。亦复何能收蓄。是水大不能刷黄而河病。水小不能增蓄而湖病。甚至湖水泄枯。黄流倒灌。而运河亦病。此坦坡不砌。河湖全局因而不治者三也。臣等通盘筹计。此项碎石坦坡。虽未能救患于目前。而尚可收功于久远。即难裁岁修之经费。尚可免意外之大工。所谓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为不蓄。终身不得。于补偏救弊之术。舍此实无可筹维。臣等与在工道将厅营再三计议。皆以为势处万难。不得不如此办理。臣等钦承 圣训。通筹全局。计出万全。此项坦坡。将来已成之后。或可为经久之良规。而兴办之时。实无补目前之速效。如另有法可筹。自不应专主是议。况黄淮二渎相为表里。诚能使黄河之底。一律深通。黄流迅驶归海。则淮水不蓄而自高。湖堤保固而不溃。黄治而淮无不治。自为治河之上策。无如现在黄河敞坏。全在中段淤高。淤非一时所积存。断非一时所能去。前者拟改海口。正欲避去积淤。掣深清口。较之修砌坦坡。收效自速。乃前人屡改不成。臣等履勘情形。亦实毫无把握。其事断不敢行。而接筑长堤。取直挑河。虽于黄河下游设法疏通。而二百里以上清口之积淤。断难期其一时跌透。则彼此皆无急效。治黄必得治淮。淮足刷黄去淤。惟当求其不溃。则舍碎石坦坡。更无保石工之他法矣。查淮水之济运。每虑泄枯。有坦坡以护湖堤。则济运有资。不复借黄贻害。于目前大计。亦非尽属无裨。兹臣等委员会同沿湖州县。查得运石船只。每年约可装运二十余万方。仍饬高宝一带再为查雇。期以每年运石三十余万方。不五年完工之用。并行据道将会议章程。臣等逐加酌核。谨缮清单。恭呈 御览。事关重大。臣等愚昧所及。是否有当。应请 飭下廷臣公同筹议。以期集思广益。斟酌举行。除制造坦坡荡样。咨送军机处备查外。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 皇上圣鉴训示。

熟筹河工久远大局疏道光五年

张井

窃维黄河自豫省荥泽县出山以后。地势平衍。土性沙松。溜极猛迅。又复挟带泥沙。屡治屡坏。原乏久长之策。然臣考之载籍。验以现在情形。窃以河之敞坏。与防河之费用繁多。未有如此时之甚者也。臣历次周履各工。见堤外河滩。高出堤内平地至三四丈之多。询之年老弁兵。云嘉庆十年以前。内外高下不过丈许。闻自江南海口不畅。节年盛涨。逐渐淤高。又经二十四年。非常异涨。水高于堤。溃决多处。遂致两岸堤身。几成平陆。现在修守之堤。皆道光

元二三四等年。续经培筑。其旧堤早已淤与滩平。甚或埋入滩底。至临黄埽坝工程。臣检查嘉庆初年底案。每年报销。不过三四十万。自十一年以后。渐增至一百余万。近年以来。时有增减。而增多减少。繁费将无已时。盖由河底日高。则流行不畅。萦回纡曲。到处皆成险工。且昔年多有挑顺盖戩等坝名目。不惟捍堤身。兼可少镶埽段。多年以来。淤垫塌卸。半已无存。所有顶冲迎溜之工。大半顺堤做埽。上提下坐。补旧镶新。埽段愈长。为费益巨。此二十年来豫东两省河势日坏费用日多之实在情形也。臣愚以为事理宜探本原。图功当计久远。不得以目前苟安之局。即守为治河不易之经。即如地方民气凋敝者。当治以宽仁。习俗犷顽者。当治以威猛。未有不力求治理而能自然不变者。亦未有力求治理而无成效可者。独至今日之黄河。则有防无治。而以防为治。即治之而终不效。历年以来。当伏秋大汛。司河各官。率皆仓皇奔走。抢救不遑。其竭蹶情形。真有惟日不足之势。及至水落霜清。则以现在可保无虞。而不复再求疏刷河身之策。渐致河底垫高。清水不能畅出。并误漕运。又增盘坝起剥。及海运等费。皆数十年来仅斤斤于筑堤镶埽以防为治。而未深求治之之要有以致之也。夫水性就下。本属自然。孟子之疏濬排决。注江注海。又曰水由地中行。在宋则有疏浚黄河司官。明天顺闲。令河道三年一挑浚。嘉靖中。凡临河州县各造上中下三等船。并置铁扒尖鋤疏浚淤浅。隆庆万历年闲。河臣潘季驯专主以堤束水之说。至我朝康熙年闲。河道敝坏。圣祖仁皇帝南巡。指授方略。首疏海口以导黄。次辟清口以助刷。伏读圣谕云。若黄河刷深一尺则各河水少一尺深一丈则各河水浅一丈如此刷去则水由地中行各坝亦可不用等因欽此。仰见圣谕广运。为万世不易之规。维时河臣靳辅仰承庙训。次第经理。并于海口增设浚船。往来疏浚。百十年来。均资利赖。然彼时黄河虽云敝坏。尚不至如此时之甚。即如靳辅增筑堤工。有遥堤缕堤及鱼鳞堤等名目。其言曰。缕堤失守。则退守遥堤。再失。则尚有鱼鳞堤。臣揣度形势。必因内外滩地。高下无多。是以层层可恃。至现在两岸。则惟赖一单堤。高下过于悬殊。一经溃决。建瓴之势。断难回下就高。虽有数重退守之堤。亦必逐层递溃。

是此时全河受病情形。较康熙年闲。不啻十倍。然而民无昏垫。岁有丰收者。何也。盖我国家深仁厚泽。不惜帑金。积年例外之增。无不上邀俞允。即偶有大工。一切民夫民料。悉行革除。如乾隆二十六年闲。堵筑杨桥漫口。仅用银三十余万两。近则概由官办。每堵漫口。用至一千数百万。至少亦需五六百万。从未丝毫累及闾阎。凡此培养民力。洵足感召休嘉。是以河伯效灵。黔黎蒙福。而非司河诸臣。区区一手一足之力。所能幸而致也。顾水势难定。而患宜豫防。见在河高堤险。处处可虞。无论一有漫溢。堵合为难。即使岁庆安

澜。而此常年修守之费。东南两河。动以数百万计。经费有常。似亦未可以各省之正供。备一河之支用。且河底递年垫高。堤身递年请增。城郭居民。尽在河底之下。惟仗岁请无数金钱。将黄河于至高之处。今每年以淤高一二尺为率。计至数十年百余年之后。其高下情形。殆不可以设想。而仍止镶埽筑堤等奉行故事。则一厅员营弁。皆足办此。以臣自视。殆同具官。膺受 恩荣。实堪愧耻。而为我 国家亿万斯年计。尤未可止顾目前。而不计及将来之大局也。夫当此河底未能刷深之时。除培堤镶埽而外。原无别策。然治法无定。全在因地因时。如潘季驯以堤束水以水攻沙而河治。靳辅于筑堤塞决而外又增海口浚船而河亦治。其治河方略有曰。数年之后。河底刷深。两岸堤防。皆可弃而不守。今以堤束水。仍守旧规。而水已不能攻沙。反且日形淤垫。则议者隆堤于天之说。似亦未可谓之过计。议者又谓南河闸坝分泄太多。以致河身日垫。此说诚然。然当伏秋盛涨。拍岸盈堤。若无分泄之区。必有溃决之患。其势又不能以两全。臣在河工日浅。且自江境以至海口。未经亲历。更不敢以臆度之词。遥为悬揣。踌躇顾虑。徒切焦思。每念防河重寄。全在权变机宜。必须阅历既深。方可语此。至于规自然之形势。察属吏之勤惰。稽核土料。慎重钱粮。臣即至愚。均可勉强学习。惟海口如何方得大畅。河身如何方可刷深。则竭尽血忱。竟无一得。即与年老官弁。熟谙幕僚。反复讲求。咸无良法。每一念及。辄为彷徨悚惧。寝食不安。又念此等情形。各前河臣岂不深知。祇以筹策维艰。不欲以无补空言。徒劳 圣廛。或又以创为议论。必冒糜帑生事之嫌。是以未敢轻于具奏。而臣则以为奉职之道。主于勿欺。既为计虑所及。但以一己之聪明材力。无可措施。遂并其受病之处。亦隐忍而不言。则貽误将来。臣罪滋大。是以再四思维。惟有据实沥陈。仰恳 皇上飭令中外臣工。凡有讲求河工心知其意者。但能使河底有可以刷深之法。或应逢湾取直。或应设法疏浚。或应复靳辅成法。仍设浚船。或应筑做对头坝工。束逼溜势。或于此外别有良规。据实敷陈。奏请 钦定。由下而上。节节试办。如行之有效。即通飭遵行。要之就现在海口河身受淤情形而论。必得有刷深之方。始可遂就下之性。不必谋自臣出。而 圣世永庆平成。臣亦与有荣施矣。

详究黄河病原力求治法疏

严烺

窃臣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五年十月初一日。奉 上谕。据张井奏熟筹河工久远大局请飭讲求疏导良规一折治河之法疏瀹与修防并重近日河底垫高为患日甚其弊皆由于有防无治该河督所奏历年以来当伏秋大汛司河各官率皆仓皇奔走抢救不遑及至水落霜清则以现在可保无虞而不复再求疏刷河身之策渐致河底日高清水不能畅出堤身递增城郭居民尽在河底之下惟仗岁请金钱将黄河于至

高之处所言切中时弊每年东河南河岁请修防经费数百万金在国家保民生原不靳惜帑金惟似此年年增培堤堰河身愈垫愈高势将何所底止前此琦善等因河工败坏曾有改移海口以减黄抛护碎石坦坡以蓄清二议昨据奏称前赴灌河一带勘明灌河口海滩高仰导河必为顶阻掣溜难期迅疾口内河形窄狭胶淤不能刷深一经下游顶阻势必泛滥四出较现行之海口转无把握且稽考成案康熙年闲屡改屡决嘉庆年闲屡议未就自不可轻易更张即碎石坦坡原为保护湖堤之计然亦有议及流弊者亦不可不从长计议现据张井奏陈或逢湾取直或设法疏浚或复靳辅浚船成法或筑做对头坝工在张井严烺身任河督河务是其专责琦善程祖洛兼管河工亦责无旁贷着即会同筹议或于道将厅营员弁内之谙习河务者将海口如何可以大畅河底如何可以刷深悉心讲求总期遂就下之性复旧日成规于河工大局计深虑远筹划万全以冀永庆平成勿狃于目前积习方为不负委任也所有张井折着抄给琦善严烺程祖洛阅看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并奉到抄发奏折。臣等跪读之下。仰见我皇上于两河积弊之际。求万世永赖之规。训示详明。责成远大。臣等同膺重任。未寸长。钦感下忱。悚无地。伏查导河入海。始见禹贡。惟大禹始克称治。故以神名。而周定王五年。已有河决胥宿之患。自是以降。迄于汉唐宋元明。河决之患。史不绝书。言治河者。无虑数百辈。要皆以防为治。而不足以言治。所谓治者必顺水之性。而不与水争地。然贾让之上策。在汉已不能行。史册所传。不一其说。以今仿古。多不相符。其可按籍而稽。着有成效者。在前明则有潘季驯。在我朝则有靳辅。季驯之言曰。以人治水。不若以水治水。夫以水治水者。即束水攻沙。以制为顺。而其时亦即有广营高岸力制湍流之讥。靳辅师其意而变通之。施之于河工极坏之时。深赖其力。然不数十年而患即潜滋。于今为烈。可见徙薪曲突之甚难。而一劳永逸之无策也。推其所以然之故。则以黄河来自塞外。到处挟沙。泛涨之时。每水一石。沙至数斗。自茌泽出山。至安阜入海。地平土疏。溜行无定。所至刷为河槽。所去即垫成淤滩。其两岸堤工。相去远者数十里。近者数里。虽足容纳汛涨。而行溜之河槽。则仅宽数十丈及百丈而止。每遇泛涨。无不出槽漫滩。滩水虽有消落之时。而滩面已成淤高之势。滩高则堤亦必加高。而堤外之城郭田庐。遂成釜底。甚或堤岸失事。溜势旁趋。凡断流之正河。皆为停淤之高地。

夫以平时挟沙之多。加以失事停淤之易。遂使顺势就下之河道。久而为患不已。而言治愈难。至于海口之淤垫。为全河之大害。人尽知之。故凡言治河者。必重尾闾。如果海口初淤。河身未垫。则当专治海口。今受病之河。不在尾闾而实在中膈。则当兼治河身。溯查嘉庆十八年。睢州漫口。至二十四五年。马营坝与兰仪又先后漫口。以致豫东两岸河身。几成平陆。是豫东近来河底之高。实因溜势旁泄所致。尚非海口淤垫。下游顶注之故。惟如江境八滩以上。河

道积淤二百余里。以致清口日高。黄流倒灌。清水不能外出。则石堤可危。御黄坝不能启放。则漕运滋费。且邳宿运中河之水。胥仰给于东省微山湖。本年宣济滞漕。湖水耗多存少。来年接运北上。运中河一带。道远源微。疏导节宣。筹维不易。此虽无与于黄河。而其患则与黄河积淤。相因而至。是南河之患。更有甚于东河者。臣严烺仰邀 恩遇。调任南河。去冬任之初。正值堰圩失事。补偏救敝。惟日不遑。臣琦善自蒙 简擢两江。又当接运紧要。惟有昕夕督催。迨诸事稍就清理。即与臣严烺推究全河致弊之由。力求久远平成之计。并于接见通工僚属。以及耆老兵民。莫不博访广谘。以求一得。而臣等限于才识。本乏良图。即所采人言。非徒托诸空谈。即系以帑试工。毫无把握。如臣等前此拟由灌河改移海口。原因中段积淤难除。作此釜底抽薪之想。及亲加履勘。乃知断不能行。又如拟由射阳湖改移运口。亦因濒河兵民有陈此议者。当即委员细勘。又复断不可行。均经缕悉入奏。是南河凡有治法。无不极力讲究。而势有窒碍。又不敢固执成见。冒昧施行。因思臣等才识短浅。既不能超越前人。惟有讲求前人之成规。体验现在之形势。如浚船疏淤。靳辅立有成案。然以混江龙铁扫帚各器具。系于船尾。重则船不能移。轻则沙不能动。在靳辅用之于未淤之先。自可使沙随水去。日见有功。今用之于既淤之后。欲专恃此以荡涤深通。殊难见效。近年南河未尝不用此法。即臣等于垫高河道处所。亦节节令其往来拉曳。以冀去淤。而其功甚缓。其甚微。此事之可行而不甚有益者也。若对头筑坝。偪溜刷深。行之运河。历有成效。盖运河河身既窄。而来源之强弱。可以人力节制。黄河水宽溜猛。施工维艰。且筑成之后。水小尚可偪淤。水大必致阻遏。窃恐底淤未去。而上游已节节可危。检查南河成案。乾隆五十九年。东省奏单县汛水积长不消。系江南丰北厅筑做南北土坝过多。以致壅遏水势。不能畅顺东趋。曾经钦奉 谕旨前据福宁等奏江省丰北汛所筑土坝层层拦束有碍东省曹单漫水去路彼时朕即以江省所筑坝堰过多致上游水势不能畅速自系兰第锡等办理未善即命福宁驰赴江境将应拆动者先行拆去并令苏凌阿兰第锡李奉翰会同筹办兹据苏凌阿等将会勘江境各土坝分别应去应留公共筹议所奏甚为明晰即可照此办理嗣后毋得再为更张等因钦此。夫所谓南北土坝者。即对头坝是也。是筑坝之阻遏河流。前鉴具在。且所费亦实不貲。虽 圣主軫念河防。不少靳惜。然于经费艰难之际。而为此有损无益之工。此又事之必不可行者也。

舍此惟有逢湾取直束水攻沙二法。尚得因势利导以水治水之宜。盖黄河积淤之处。有水者不能挑。无水者不胜挑。惟于坐湾露滩处所。逐节挑通。掣溜直注。则河底积淤。自可逐渐刷深。况河身既直。溜必中行。两岸扫工。亦可化险为平。但查取直之处。沙底可以挑成。胶底难于刷透。又或坐湾之处。河槽过

深。溜行已成熟径。则所挑取直之河。必须配平旧底。筑坝挑溜。方能改导河流。是工费既多。而又须随时相机。难期迅速。则为目前计者。实惟束水攻沙之法。所当相辅而行。夫攻沙者。不独以黄治黄。更当以清涤黄。既欲以清涤黄。则湖水必须蓄高。既欲以黄治黄。则尾閤不容散漫。现在臣等于湖堤拟筑碎石坦坡。于河堤拟请增培接筑。即为束水攻沙起见。另容次第奏乞 圣裁。或疑坦坡非一时所能办。即既办之后。每遇风暴塌卸。必烦岁修。更难保不肖弁目兵民。挹彼注兹。供其偷窃。此亦流弊之不可不虑者。惟念坦坡抛成。则大堤石工得资捍卫。即偶有风掣。当不致如从前之甚。且以大堤之岁修。移为碎石之岁修。所省实多。至于偷窃之弊。防不胜防。惟有严定章条。从重惩办。似不可因噎而遂废食。或又疑增培黄河大堤。但能加高而不能刷深。终非久远之计。不知河堤不加。则明年汛水加增。即难容纳。石堤不固。则湖水必不敢蓄高。将清水永无刷黄之期。而黄河受淤。势必日甚一日。故水之不能攻沙者。正患其束之不坚。而未可置之不束。堤即不能置之不加。惟积淤非旦夕之故。则刷淤亦非旦夕之事。凡所谓逢湾取直束水攻沙之法。可收远效。难冀近功。现在大雪已逾。而顺黄坝志桩。仍存水三丈三尺九寸。较上年此时。尚大三尺余寸。以此计算。即往后天寒水落。而年底存水。总必多于上冬。查上冬存水。已视道光元年大逾一丈。若今年更大数尺。来年汛涨。何以克支。臣等逆想情形。几于寝食俱废。至不得已而为急则治标之计。惟有筹及分泄去路。然两岸旧设分水之闸坝。往往不能畅消。不但无裨河底之浅深。而且立增分流之淤垫。求其泄水最畅。而复能助清刷黄者。惟徐州萧南厅属之毛城铺旧坝。系靳辅所建。当时分泄黄流。最为得力。其下注之水。纡回数百里。澄清而达于洪泽湖。湖水既高。则坚守山盱各河坝。使专从清口滔滔外注。不独徐城以下之涨水。可以分消。而山海一带积淤。亦得全资刷涤。一转移闲。而御黄坝立可拆开。漕艘尽可支赞渡。事机之便利。莫过于此。惟该坝情形。迥非靳辅旧制。力加钳束。恐分泄仍属不灵。若必收畅消之功。则淹漫田庐。在所不免。现已分委干员前往逐细查勘。如果得有把握。再容奏请 圣裁。

此外尚有王营减坝。虽不能如毛城铺之助清刷黄。而地距清口不远。亦可减黄掣淤。俾清水得以畅出。惟盐河不能容纳。遥堤亦恐难支。虽已历将应修土埽工程。预为筹办。而总不敢轻于一试。然当万不得已之际。所谓两害相形。则取其轻。则舍毛城铺及减坝两处。别无可筹之区。凡此皆飭据道将厅营会同筹议。所见相符。此外亦更无长策。至于镶埽培堤。明知非治河久计。但不力防其溃。恐旧淤未去。新淤转增。虽欲图治于久远而不可得。此又东南两河所共当谨益加谨者。臣等仰沐 恩慈。畀以重任。即捐糜顶踵。亦不足上答高深。当此宵旰勤求。竟无寸长可建。坐使无穷之隐患。知其故而莫展一筹。有常之

帑金。迫于用而迄无底止。抚衷自问。涕汗交流。惟有殫竭血诚。集思广益。不敢存苟安旦夕之见。亦不敢为东南畛域之分。务期轨顺澜安。以上慰 圣主平成之至意。所有黄河受病之由。攻刷底淤之法。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 皇上圣鉴。

### 代杨给事上防河流

包世臣

奏为黄河淤垫日甚。大汛涨满堪虞。应请先事严防。徐图治愈。以期安澜利运。仰祈 圣鉴事。窃照东南两河所辖河身。长一千五六百里。于上年六月内。经两江督臣琦善奏明。御黄坝外河身。一年之闲。垫高六尺有余。本年正月内。又经前南河臣严烺奏明。外南外北山安海防四厅境内。黄河长一百五六十里。节年淤垫。又于本年三月内。经前东河臣张井奏明。东河之兰阳一带。河身淤垫。中泓深不过六尺。又本年正月江督臣琦善等据前淮扬道潘锡恩禀。请于关家滩等处。开挑引河。逢湾取直。于叶家社一带。补还大堤。于大淤尖一带。接筑长堤。以期河道通利。掣深积淤。请帑六十余万。本年二月。张井于东河任内。前赴南河查看海口。请以北堤为南堤。自安东东门工起。至龙王庙止。改挑河道。归入旧海口。使御坝得以早启等情各在案。臣查改挑河道。事关重大。而张井为此请者。自以御黄坝外。上下河身。淤垫太甚。人力难施。是以为此改弦更张之策。与潘锡恩所禀。虽工程大小悬殊。其为欲使河道深通。御坝得以启放。长船北达。免盘拨之艰。用意并无殊异。臣窃以为现届五月大汛将至。改挑河道。工长费多。断非旬月所能集事。即琦善等所请逢湾取直各要工。亦未据有续奏。是否工能速竣。放水顺利。掣溜得力。俱难悬揣。臣查河淤则槽平。而消水不鬯。槽平则底高。而容水不多。底高则堤矮。而形势危险。自道光三年以来。陕甘一带微旱。是以黄流未经盛涨。而盈虚消息。天道之常。设遇盛涨。何可抵御。臣闻和缓之方。急则治标。尧舜之知。物求先务。河病已深。汛期至迫。应请 飭下两江山东河南东南两河督抚诸臣。转飭道将厅营。无分南北。多集工料。无分雨夜。梭织巡防。防守既严。河无旁泛。怒湓冲突。必可刷动底淤。为以水攻沙之计。即使未能全河一律冲刷通畅。霜期之后。河槽必有变更。再行相机妥筹。自本年霜后至来年桃汛。有半年闲暇。自可从容导。使河防复旧。御坝早启。粮艘直达。共庆平成也。臣虽不习河事。私念黄河来源万里。雨泽多寡。未能预知。为此详慎过当之计。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圣鉴。

### 漆室答问

包世臣

道光甲申十一月十六日。余自济南驰回扬寓。永康熊兵备介兹夹濠而居。余既

假西来庵以避高堰下注之水。即走晤兵备。属其告当事以部署护城之计。至二十。水大至。而昭关坝跌翻成口。大溜直趋兴泰盐阜。得不入城。又二日。扬城人心少定。兵备过问曰。己卯冬在济南。读吾子旧着郭君传。有十年后高堰不守之言。至今竟验。吾子自济南驰返。又与决口之期相值。可谓灼见败征矣。能见败者必能救败。今年祸发冬仲。下游先涸。稍能容受。修复土石各工。岂能如前。若值秋后覆辙再见。淮扬为鱼。谅非虚语。然工大费巨。内外支绌。其何术以济此。余曰。南河所辖。黄淮两渚。淮不为害。其为害者。黄贻之也。故节入长至。高堰志桩积水至一丈七尺五寸。仅能高于黄水五寸。以及此难。今淮害已剧。而黄病尚未发。癸未十月。余自大名南返。过清江。询知船务营弁运料至海防境。即须起剥。是黄河中泓浅处。尚不及三尺。斯民之难果必至。岂一手一足之所能救耶。空言奚补。兵备曰。非子固无能济此巨艰者。其用不用则天也。但言之何害。余曰。高堰在康熙以前。本属土堤。还石工非急务也。目下所急需者。得钱粮七八十万。便足济事。虽支绌尚可筹议。顾不知所以用之者何如耳。今年九月闲。见英协揆奏结以放代盘之案。有各仓旧粮无存之文。去年吴楚大水。减运南粮不过百万。益以和余台米十四万石。仅敷明年春夏支放耳。都下翘足而望新漕。尚有暇计议堰工耶。湖身以受黄减淤底。而高堰吃重。南河自凿铜沛南岸之虎山腰为减水坝。宽十丈。以减黄涨。十年以来。至五月辄开放。湖心积淤数尺。黄水以减入湖淤身。而水面高。故今年至仲冬而黄水不落者。非水大也。河身淤高而不能落也。下游淤高。则上游着重。明年大汛一至。上自邳宿。下至山海。两岸千里。所在危急。今日虽以全力治之。病深时促。尚难必其万全。加以办堰工。筹济运。务繁则必纷。工多则帑绌。事未可知矣。故善谋国者。莫如暂举海运。依余前议而行之。不使人忧漕。不以漕扰河。灼见黄病之源。大举攻沙之策。庶可期其底深溜急。易为消涨。涨消则河低。河低则淮自高。淮高则清出有力。底淤掣动。可以渐深。志桩水少。而堰工自固。斯为上矣。不能举此而言其次。则惟借黄以蓄清。借土以济水。使全漕不误。然后可徐图治河也。洪湖水面。折方百四十里。见寸为水六千万方。十三堡口门。已塌宽百五六十丈。深五六丈。计过水八九千方。堰顶高于二河者数丈。溜势悬涌。日可减水五六寸。自十二日申刻决口。至月杪计十八日。当可减湖水一丈。堰内涸出干地。不下二三十里。凡口门之上。必有深槽。渐远则渐浅。法当急测槽头。密钉排桩。相间尺许。先下竹络。继以船载包土。靠桩抛填。限四五日出水断流。使志桩仍可存水五六尺。乃用好土坚筑干口。补还堰身。断不可用捆埽追压之法。旷日持久。泄枯湖心。且还石工时。又须拆埽还土。滋靡帑项。计桩土人工。费纔二万两耳。即沿涸滩筑土。堤长与堰等。约高一丈。顶宽二丈。底宽六丈。土塘约去堤五



十丈。通连成川。以便运料。一面搜挖石块。当可得十分之六。工匠即在堰根搭棚。鑿凿煮汁。无须更筑圈堰月坝。计土堤见丈。为土四十方。每方二钱。为银八两。通长一万八千丈。为银十四万余两。合堵口之费。不过与常例修石工时。筑月坝相等耳。又可以工代赈。惠此灾黎。对岸亦沿滩筑堤。高宽减半。仿潘氏缕堤之意。共费不过二十余万两。盖湖面收窄一半。则蓄水一尺。便高二尺。若收之愈窄。则蓄之愈易。况此堤一成。即遇淮水盛涨。漫堤偪堰。湖心之浪。格于土堤。其力必弱。堤外平滩。加种茭苇。转败为功。在此一举。夫以十月杪之黄水。尚与堰志丈七尺相平。又霜节之后。桃南北以上。海安阜以下。水皆消退。唯外南北山海四厅。淳缓不落。是病之所中既深且远。病急则治标。法宜从高家湾迤至云梯关百八十里之内。测量河泓。与埽前志桩较明深浅。乃相溜势。并河槽做对头斜坝。偪溜刷淤。或三里或五里为一道。除有工埽二十里外。两岸约坝六十道。大小牵算。每道用料十全垛。守料五全垛。溜随坝至。或守或否。不可预定。计杂料夫土约需银十四五万两。从下游做起。勒于十二月初十前一律完工。又勘寻李工草闸旧迹。李工在扬庄下三十五里。外北山安二厅交界处。嘉庆二年。曾勅做草闸。减黄入莞渚河。修筑引河。集正杂料以备启放。约需银五六万两。此处形势不同。减坝掣黄。既属得力。又可必不成事。下减之策。唯此可行。其运河自宝应以上。秋初受倒灌者半月。淤垫过半。势必议挑。然议挑之费颇巨。又弃淤于无用之地。非计之得也。法宜于宝应上下。测运河底高于湖滩及丈之处。拆开西堤。镶做草坝。约宽七八丈。于湖滩抽出河形。以其土置三十丈之外。高高下下。以引黄淤。以动帑五七万两为率。黄河对坝既成。闲日测河。俟刷深至三四尺。即于御黄坝口门迤上。镶做盖坝。以杜掣溜入袖之害。长短相其溜势。一面启坝。放黄入运。紧闭运河闸洞。使掣刷新淤。由草坝出湖。黄水出湖。正溜随河形而下。其漫水平铺。遇土山。外偪清水。势必挂淤。不过月许。运河新淤。必尽入湖成滩。以作纤道。十五年运淤成陆。决东岸之王家庄。半月后。运深至三丈。积淤全刷。此前事之可证者。至明年二月。于界首迤上。又拆西堤。放粮艘入湖。就滩行纤。至草坝。提入正河。盖草坝出水建瓴。则清淮一带水势。不至高。东岸可期保固。黄河循滩直注湖内。界首倒漾之清水。不致顶溜受淤。湖内有纤道。重运可以遄行。此之谓借土以济水。及至三月。洪湖蓄有丈许。测黄河之高。在二三尺以内。即开放●工。以导湖溜。终于五月伏汛未至之前。将全漕趲入杨庄。以安众志。乃煞御坝。此之谓借黄以蓄清。仍一面招集工匠。将挖起旧石。六面见光。拆堰到底。加钉马牙新桩。逐层里外。铺砌如法。石工向系选四添六。以旧石多出之二成。融于新石。而给鑿凿米灰工料诸费。裕如矣。

所创土堤。必宜严守。湖水盛涨。必至秋令。秋前旧石可以砌完。灰浆经过三伏。渐就老靠。入秋之后。或遇霖雨。酌启蒋坝三河及运河各洞闸。总期不漫新堤。蓄济空运。是亦救败之中策也。如是。则新漕可以必达。堰工可以必守。惟邳宿以下。是否有事。则不敢知耳。然与其溃邳宿也。愿溃山海。盖溃邳宿。则穿运阻漕。为患甚巨。是以不如暂行海运。专力治河之为得策也。兵备曰。吾子此言。虽陈潘复生。无以易此。吾子心乎济物。何不献之当路。弭此大难。余曰。不敢自秘。南河风气猥薄。当多年不举大工。始遭艰屯。而闻动用无多之说。必多方阻挠于当路。岂能举乎。既闻而不举。则大难必无瘳矣。兵备曰。天心仁爱。终当有能举之者。子姑待之。惟恐迟之又久。为力更难。而为效更小耳。兵备去。爰炳烛而记其语。

### 宣南答问

包世臣

道光六年三月十八日。春闹事毕。谒朱虹舫阁学于米市胡同。阁学曰。吾子精熟河事。张芥航往南河阅视海口。单衔具奏。请改河道而不改海口。以北堤为南堤。须饷三百余万。可于大汛前赶紧完工。皇上已调芥航为南督。前往办理。吾子以为何如。余跃然曰。张公真豪杰。南河得此人。大难庶其有瘳。阁下可速出折稿快读之。阁学曰。未见折稿。有折差贲至手书。略谓自安东东门工起。至龙王庙。皆改北堤为南堤。仍归入旧海口。堤外平地。低于现在河身丈五尺。再挑河槽丈五尺。便有三丈建筑之势。可以掣溜倒跌。将安东以上七八十里受病高仰之河掣深。则黄水落低。而御坝可启。湖水鬯注入河。高堰自不吃重云云。阁学曰。吾子视其说。行之可必效乎。余曰。其说难行。阁学曰。其说难行。何以为豪杰。余曰。张公初历其地。往返闲未悉情形。及漕规估算。故其为说如此。然所见绝人。非豪杰不能及。如医师见证已真。惟立方尚未稳洽耳。今既调任南督。咨询考核。必能斟酌尽善矣。阁学曰。以吾子策之如何。余曰。南河自十八年春。筑圈堰于清江。大溜被遏。二十年春。凿虎山腰减坝。于徐州分泄盛涨。而清黄交病。至道光四年冬。祸发高堰。御黄坝外河泓。深不过四五尺。若其时于高家湾以下至北沙。百七八十里之闲。赶做束水对坝数十道。导溜攻沙。尚可救药。无奈上下泄泄。又经一载之久。河淤更厚而坚。淤高则堤卑。堤面子堰。单薄已甚。非对坝不能逼溜。一用对坝。便恐水成事。故此时言治南河。除以北堤为南堤。别无善策。惟北岸六套以下。堤外皆苇滩。老根盘结。挑挖既属不易。且难为跌崖刷宽。倪家滩以下。堤里堤外。高低益减。未能必胜旧河。即以挑深新河丈五尺宽三十丈长二百五十里计之。河面三十丈。河底二十丈。牵算二十五丈。见丈为土三百七十五方。每方三钱。为银百十二两零。见里为银二万两零。二百五十里须银五百万两零

。再创筑北堤。须取伏淤真土。重水层砢。底宽十二丈。面宽六丈。高二丈五尺。地势离堤愈远则愈低。故堤高须如此数。见丈为土二百二十五方。方价亦作三钱。见丈为银六十七两零。见里为银万二千一百两零。二百五十里。又须银三百余万两。共计八百余万。无论调拨甚难。且大汛指日经临。一兴大工。钱粮人夫。无暇他顾。万一变出意外。恐终致盛业中阻。又道里太长。中多集镇。迁徙绕越。皆费措置。故其说为难行也。然御坝不启。非惟公家生盘运之费。丁柁受阻滞之累。南北货物少通流之益已也。全淮之水。汇于洪湖以注淮扬。下河各州县必成泽国。官民并累。将无尽期。夫清口所以倒灌者。以太平河淤厚底平。惟争清黄水面高低。以为出入。河事既至斯极。物穷则变。现今北沙以下。河仍深通。其迂回太甚之处。业经大府据潘兵备所请开挑引河。逢湾取直。发帑兴办。谅可不日完工。以资畅注之力。其北沙以上。至安东八九十里之闲。河身本宽。堤岸亦高。尚可设法。惟自安东以上至高家湾。受病至深。宜就其地改北堤为南堤。

查高家湾工。去中河西堤不过二里。中河宽五六十丈。水深二三丈。以中河河底与黄河河底相较。总低二丈以上。于双金闸下犀堤以达盐河。盐河之宽。亦五六十丈。前年欲放减坝。测量坝下低至五丈。不敢开放。是其地势比中河更低。诚可借作河身。中河盐河皆有遥堤。即留作缕堤。而于其北二三里之外。另筑大堤。导至安东东门工归入旧河。其中不无尚须展宽浚深之处。然较之安东以下生开河道。则减省十七八矣。计其程途不及百里筑堤之费。不过一百二三十万。又中河盐河皆逼近黄河。北堤近者里许。远者五六里。即拟筑大堤内之地二三里。其闲虽有居民。并无集镇。且在河滩。不当水路。愿迁者厚资之田亩。则以旧河身拨补。不愿者听之。堤压挖废田亩。价买拨补。分别妥筹。就黄河旧身。移太平河口于李工。即借其工以为御坝。使清水出湖。汤汤东注。至三十余里。地势比之五道引河北口。高低相悬。势无可回。放水之后。新河水面落低可丈五六尺。清水乘高注之。即遇盛涨。亦万无倒灌之理矣。先开刘老。放中河水入六塘河。乃截河筑堤。挑挖引河头。移中河口于张家河包家河之闲。河身约二三十里。移盐河由南六塘河入总六塘河。移双金闸于崔镇。以通左营料束淮北盐斤。其河身现完好。稍为浚浅。便敷浮载。是漕料盐三者皆无阻碍。不过粮艘出太平河入中河。增挽行数里或至十余里耳。约计资迁买地。及在安东开引河接盐河尾。挑上下引河头。挑还中河。并情形较险之处。预做防风。亦不过七八十万。宽为筹备。得三百万。各工皆臻充裕。如是。则黄河南岸有堤两道。而旧河身淤坚有如平地。清江淮安。永绝河患。湖水建瓴。必复七分刷黄旧制。则淮扬不受放坝之害。而高堰安枕矣。然而大汛经临。止隔两月。估工拨饷。断非汛前可以集事。此时祇宜严督工员加紧防护。一面

确估请饷。务于白露以前解贮河库。一过寒露。立即调派。又于安东以下河身。相机估做对坝数十道。至陈家浦为止。或有应须切滩引溜之处。一并估办。俱于霜期开工。勒限长至前一律完竣。农事早毕。人夫易集。寒冻未至。水碓应手。若谓回空粮艘。断不便再留河北。即于寒露之前催集杨庄。一交寒露。水落质清。即启御坝。借黄南下。不过十日。趲进御坝。运河之留淤无几。煞御坝后。确勘兴挑。老淤并藉涤除。俟各工俱竣。测量安东以下河身。刷深若干。相度溜势。加做挑坝。于来年桃汛之初。开放新河。下游各坝。得新河大溜冲刷。更见得力。又于上游受病稍轻处所。加做对坝。节节偪之。大汛之前。漕船必可全渡。则上下各坝。不必再行议守。果举此策。亦可为必世之计也。阁学曰。仆承乏史馆十年。近又总纂沟洫志。于河渠公牒。寻览殆。未有如吾子所言之切要明晰者。即日当以吾子意作书告芥航。芥航为人。有魄力而胸怀空洞。必能择善而执者也。予谢不敏而退。都下诸公渐闻此说。纷来沓至。口难缕陈。故笔记之以应问者。

#### 小倦游阁杂说一

包世臣

道光七年三月初三日。旧减坝口门合龙。先是于二月二十八日。开拦坝。放新河。次日启御坝。打粮艘。清高于黄尚尺许。引河初放。顷刻水行五六十里。抵关孟二滩。新河不能容。黄流出槽。漫土山后。土山悉复于河。溜势阻遏。倒漾上泛。日涨五六寸。初二两日。趲渡粮艘三百余只。初三日已形内灌。复堵御坝。信至扬州。以粮艘为忧。族子孟开究河事颇力。问曰。汛水未发而黄涨。下壅显然。御坝不启。粮艘似尚可设法。惟河道全坏。不知吾叔有何神术。济此艰虞。予曰。西烽未息。调拨方艰。河既下壅。上溃堪虞。高堰水志。几及丈五。已逾启坝之则。淮扬徐海。哀鸿未安。设有不测。迭浸之区。次变为极。工賑兼施。动需大万。通盘筹计。善后实难。非仅能议送粮艘。遂称得策也。孟开曰。善兵事者。能知战地。能得地利。以迂为直。后发先至。善河事者。黄高能使转而低。船滞能使转而通。又目前之急务也。术将焉出。予曰。自太平河至清江二十里。内有五坝三闸。每一闸坝。高低盈尺。至清江大闸下。水乃渐平。闻现今大闸水面。低于海漫三尺。海漫高闸口十字街心尺许。嗣于海漫上加石三层。则高于十字街心几及四尺。自十字街心至石马头卧羊上行。约高五六尺。过石马头下行。至万柳园。峻坡斗落。以达马路。与十字街心高下约当。马路傍滩地。低于马路二尺许。略平大闸水面。北抵太平庵圈堰。过圈堰。即河槽傍之老滩。略平堰内滩地。而老滩又高于渡船马头二三尺。是王营东头之黄河水面。较低于大闸之运河水面二三尺也。虽据目力。未验旱平。要之不甚相远。彭家马头黄运之闲。有夹堤。东北抵汰黄大堤。长三四

里。宽一二百丈。中有积水深宽。测量可行粮艘。无庸辟涸兴挑。其有浅涩。加估南捞。即借夹堤为两岸。又自大堤东北抵圈堰之兵四堡。长十五六里。宽三四百丈。法当于其中开河。口宽二十四丈。底半之。深六尺。见丈约土百方。深六尺。乃言其大略。新河长至十七八里。法当分为数段。下段较上段低四五寸。以渐低至箝口。势始建瓴。估时斟酌。不可拘执。中贯大堤。上抵奶奶庙北之太平河石工。下抵兵四堡工头。又当彭家马头开横河。置草闸。使通运河。新河所出之土。各于新口十丈外。坚筑外四里一五收大堤。堤高一丈二尺。面宽一丈。底宽七丈。见丈约土五十方。河成勾矩之势。两岸约长七千丈。计土三十五万方。其土本属真淤。唯取水稍远。宜先抽河槽见底。以其土平铺堤根。放夹堤内积水入槽。以便灌土行碓。每方连水碓。给价三钱。为银十余两。将束清坝下之盖坝接长。掩过头坝金门。拆展束清坝至三十丈。拆奶奶庙后石工为新河头。犀开圈堰。就兵四堡碎石工为东箝口。别做西箝口。创建彭家马头草闸。五工约共需八九万两。分投派委。同时兴举。限二十日完工。人夫工料。就近易集。断可依限报竣。放水两日。乃开草闸进船。草闸以下新河。长十七八里。两岸并泊。可容千六百艘。即闭闸以聚水力。不过三次。全槽毕渡矣。此因彭家马头之上游。有五坝三闸。恐水面与新河高下殊异。则虞黄涨时顶阻。使新河之水缩退。同于头坝。故必闭闸聚水。分三次出船。若新河挑成。经行有效之后。当以暇时改建两石闸。以板启闭。不过合数年堵坝经费。为一劳永逸之举。

查太平河内束御两坝。南北相直。平如悬衡。近今太平河内。纤道数重。几迷观者。然平如悬衡之大势。固无改也。而束坝下有运河头坝掣溜。故清水行至御坝。被顶不出。实时缩入头坝。黄蹶其尾。是以自平江定策以来。四百余年。皆患倒灌。今大展束坝。引清鬯出以盖坝。要截退步直北。走溜转而东注。悬溜以下新河。滔滔之势历二十里。即遇黄水盛涨。新堤既高且坚。不一二日。即能聚水高。抵黄外出。此杨庄之所以偶逢闷口数日即通者也。船由草闸进出。免三闸五坝打溜之费。每船不下七八十千文。合计得数十万千。藏富于丁。不止抵北岸纤挽之用已也。果举此策。非仅就目前危急。倒灌之患。可消弭于必世矣。况以四十余丈之新河。终年鬯泄湖水。足消淮源五分有余。下游新淤。亦可幸冀刷涤。运河本容淮水三分。存湖不及二分。则堰水无虞过旺。为淮扬两郡民田场之害。又所费共止二十万。无难筹议。但运河诸厅。工必大减。或非河员所乐闻耳。本年船竣之后。若以纤挽十余里为劳费。则就双金闸引中河入盐河。至王营迤东出口。使船出兵四堡。顺流以达北运之口。而回空则仍由杨庄出口顺流。以达南运之口。以继文襄未竟之志。此鄙人宣南答问中所议之一节也。孟开曰。此策可必效。何不以告司河事者。予曰。是为冯妇。先

民所诫。非敢愬然于民瘼也。望后过吴门。与陶云汀侍郎语及此事。侍郎属笔记之。遂书以俟来者。此策专为济漕。故估计皆用漕尺。

次年八月初四日。在白门。晤贺耦耕承宣。因湖水下泛。淮扬危急。再三问救时之策。予以行笈未携此稿。口指手画。曲陈形势。承宣叹绝。少顷。朱虹舫阁学亦至。再为详说。翌日。朱贺二公各以书致两河督。此事得举与否。固有数存乎其闲。非人力所能必。然朱贺二公不避越俎。可为有心世事者也。

仆以嘉庆辛未秋初游袁浦。至癸酉春仲而去。阅今三十有七年。中闲唯赴春明。舍舟登陆。一过而已。河事岁异月不同。其最显而甚者。从前顺黄坝志桩。大汛报存水至二丈八尺余。已为异涨。今年夏杪。重游袁浦。顺黄坝盛涨至四丈四尺余。今已霜后。犹存水三丈八尺余。是黄身积淤丈五六尺之明证也。仆以道光丁亥春季在扬州。离袁浦亦已十四年。所以目巧遥度而成此文。文播于外。当事无不见者。然莫肯举也。灌塘法行二十余年。仆未尝目寓其事。今年始得见第四塘灌放之艰险。又下河七邑。昏垫奠安。祇争呼吸。非如所说开新河。实无以救此巨艰者。日昨霜节。友人邀过其庄赏菊。庄坐落圈里汰黄堤外老滩上。即仆前议开新河之所。三十年来。垦出腴地百余顷。林落相望。颇为窒碍。得归途。从鬼神坛北登汰黄堤。见其堤外即汪。上抵太平河奶奶庙前石工。下抵汰黄堤上之破大王庙。堤长约十七八里。南皆水占。无耕种地。唯荒冢累累。浸泡水内。有没顶者。约计不下二三千冢。存亡均属不安。宜由地方官定期出示。资迁高阜。无主则官迁之。大王庙以西。水占处十居八九。岸涸配平河底。可省土方费大半。即借汰黄堤为新河北堤。别筑南堤于大王庙上下。犀开接做东西两堤。直抵兵四堡工便处。长不过三四里。挖毁民地无多。现当钱粮支绌。河底可减为十丈。五收放口。共宽十六丈。足敷聚船。堤根去河口各八丈。聚水成河。共宽三十二丈。较运河已宽过半。足以消清刷黄矣。其彭家马头迤上汰黄堤。南距运河北堤较远。可就筑土坝圈为跌塘。以缓湖水悬流下注之势。导入新河。彭家马头开横河既成。即于运河堤北先做草闸。用五寸厚长松板作底。俟闸成。再犀堤做草墙以通运河进船。临黄一面。亦先于圈堰南滩上做松板草闸。以便出船。按汉书沟洫志。载张戎言。水性就下。行疾则自刮除成空而渐深。河水重浊。堤壅高于平地。犹筑垣而居水。至前明潘印川始坚持张论。力主刮空。然其遥缕二堤。仍以筑垣居水聚水力。而求刮空之功。陈平江于高宝湖中筑东西二堤。以利漕道。东岸高于平地者数丈。是亦筑垣居水之势也。国初靳文襄公倡挑中河。由阜河下抵杨庄二百余里。引泗沂之清流入河济运。以避吕梁三百里溯黄之险。其北堤高于平地且三丈。是当时地面低于黄面甚远。文襄以高堤束之。清出粮进。筑垣居水。功施到今。此处新河正仿文襄中河之意。

太平河石工。高于汪二丈五六尺。圈堰里滩面。高于霜后黄河水面二尺许。验本年盛涨水痕。则高于堰里滩面四五尺。而来源甚高。两堤坚束。蓄水至新堤之腰。则无不长年出黄之理矣。新河成后。现在太平河塘子亦存其旧。遇湖水过旺之年。则启拦清拦黄两堰。分三路以泄清。或遇豫皖枯旱陕甘大水之年。湖水太弱。黄水太旺。出湖之水。不能高敌黄。则仍灌塘以利漕舰。庶乎正供必无阻。下河必有秋矣。至盖坝。前于嘉庆十六年八月接长至斜掩头坝金门。刷涤太平河积淤。立着成绩。今年湖涨情形略近。七月初前往相度。形势改变。坝至无可寻。询悉前以办理倒塘。湖水涓滴不入黄。若使盖坝挺出挑溜。则恐冲塌拦清堰。阻碍灌放事宜。故截盖坝之尾段。以益头坝。名头南坝。而盖坝退缩于束清东坝之掖下。置可有可亡之列。今若举办新河。盖坝既无地可容接长。则当稍令斜挺偃溜。而于头南坝厢做迈埽。斜向西北。使出湖之水。分溜入运口及新口者适均。乃为稳善。道光己酉立冬日倦翁捡阅旧稿加记。他日有能举此策者。河头以高志丈七尺为率。河尾以兵四堡本年盛涨水痕为则。比较高下。是为至要。

右新河关键。全在来源之高。可以筑堤坚束。清敌黄。难者谓本年六月杪黄河异涨。其时湖水积一丈八尺八寸。而黄高于湖尚至九尺四寸。是奶奶庙前后之清水。矮黄远甚。何以能蓄使之必出黄乎。应之曰。水平法。黄水平流每十丈低三分。每里百八十丈。计低五寸四分。自顺黄坝至兵四堡二十里。或云三十里。则高下益多。以平流计之。当低一丈零八寸。清水平流十丈。亦低二分。而下闸煞坝蓄之。可使与奶奶庙前湖水相平。是即以本年异涨。尚可清高于黄一尺四寸。即有湖水较弱年分。或比本年夏闲低一二尺。而黄涨不减。亦不过盛夏时闭闸数日。一经消落。仍前外注。粮船沿途严催。端节尽可全渡。回空极早。亦在白露之后。重空断无阻滞。约计每年总可有三百日出清刷黄。上下坝无庸议启。或遇旱岁。下河需水。启放高宝洞闸。足资灌溉。奶奶庙石工犀开。汰黄堤与高头。南北距二里许。迤下汪。皆系水占。宽者百余丈。窄亦三五十丈。岸干时。但配平河底。不必与大王庙下新开之河配齐宽窄。盖上游河宽。则蓄水较多。而兵四堡闸口。不过宽三四丈。泄水入黄。仅止十之一二。源远流长。不至跌低。或竟可将汪应出之土。帮培运河北堤。借作新河南堤。则经费更省。而工程亦更坚实。其河头极宽之处。若筑一格堤。划出靠汰黄堤之干地数十丈。以为迁水浸荒坟之地。附近有一小庵。略拨经费业住持。常川呗梵。以济幽冥。尤足慰仁慈愿力也。后十日再记。

上陶宫保论于家湾决口书

包世臣

七月闲奉手谕。旋附均之肃覆。谅尘钧座。嗣以小儿姻事。前往剡中。还至武

林小住。饱揽湖山。不觉滞。至九月廿五日。在旅次。晤南河催提浙饷之差弁曹姓。询悉桃南于家湾盗决口门。塌宽至二百丈。中泓深三丈八尺。高堰志桩。积水至二丈一尺九寸。出黄之吴城七堡顺清沟新河。次第拆展。共宽百六十余丈。减清之仁义礼三河智林两坝。启放经月。湖犹见涨。拟加放拦湖坝未定。星使月内可到。河帅飞札江西追迎节制云云。世臣闻声惊骇。急作归计。窃谓阁下还辙。得以扼謁邗滨。备刍菑之一询。昨过武进。晤姚石甫。知驹从已于月晦抵浦。世臣全家侨寄下游倚虹园。地势尤洿。移寓无货。私计孔迫。一经入门。心力殆无复他及。是以局蹐小舟。缕述纤细。悬拟之说。深知无当事实。惶悚惶悚。按南属之高家湾。向以槽宽溜平。为数十年通工受病最早最重之处。于家湾紧当上游。是以掣溜至速。然洪湖异涨。顶托黄流。殊非悬注之势。未必能深跌老土。则正流想未能遂断。下游必受新淤。吴城顺清。虽系减泄要路。然河滩老淤坚厚。冲刷难期顺畅。正流既未断。迤下廿余里便合吴城之水。又下十余里复增顺清之水。而扬庄之水又自北来会。占住河身。势必议及硬打拦黄坝。开挑口门以下至吴城廿余里之引河。四面调集正杂各料。俟清黄并消。勒限进占合龙。夫口门宽于河槽。水势又不甚高。下坝前必有挂淤。开工之后。势必进占得占。当事见其易与。不能无欲速之心。是既犯大工所深忌。

下游中饱日久。长且至数百里。挽归故道而水不行。则下蛰旁溃。事在常有。况现在堰志既逾二丈。头坝上下。水面悬殊。必在七八尺以上。粮艘回空。几同转石。在事员弁经练有人。或能妥筹不致贻误。而以一草坝当此巨冲。万一失守。清淮顿为泽国。又全黄入湖之后。大溜已散。与清水荡漾平争湖面。以臆度之。成事四十余日。黄必挤清于高堰。关帝庙前迤北七道引河旧地。皆为黄境。清水退让南出三河两坝。霜后源弱。黄蹶其尾。度堰志落水五六尺。则黄影必出智林坝口。湖面落低。黄身乘高下压。必且跌深出泓起溜。正溜两旁。各有回溜。停淤至速。则裴家场一带。必且淤出新滩。是今之患太平河水高头坝吃重者。数月之后。求黄之北出束清。恐或无几矣。且开智林坝底。前已有病。难免跌翻掣动。全黄正溜。入白马汛光各湖。挟清作势。自走成道。渐且以董石廖三沟为尾闾。黄淮并合于江。则高宝殆为陆地。粮艘何由北达。至于北水尽数汇南。形家无稽之言。姑弗论也。闻之危事不可以为安。则无为贵智。因败为功。管子所以为天下才也。胎产者。妇人至危事也。然有痼疾难瘳者。常于调治胎产而获除。古来杰士。当至难而举之以易。观成晏如者。诚明其情而握其机也。阁下博综今古。大司空公忠体国。夙有笙磬之契。桃南北外南北山海六厅。河身受病几二十年。起痼观成。其在斯矣。

要之今日形势。欲大开引河。不惟现被水占。亦断无从请此巨帑。欲就苟完。



则后患莫测。是必先掣口门之溜。约以四分入正河。使新淤不积。导吴城顺清新河三口之水。冲跌河身。移昏垫淮扬之具。为荡涤症瘕之用。测量缺口迤下。直至海口。宽深皆能逾旧。然后并力进占。则夙病可除。后患可弭。但得河归之水面。与堰志七八尺相平。则亦必世之利也。然其机全在乘清势方盛以用我操纵之权。若坐待清弱则蹶矣。故用黄率清以北出者为安。为功之势也。非然。则清必导黄以南下矣。此省括不过微茫之闲。而程功衡能相万者也。夫水犹马也。骏马固能引重致远。非良御善策。徒苦蹉啮而不千里之功。聚水自足攻沙。非善水学者曲为导宣。则见害而不为利。是必环历周谿。乃能得其要领。非可凿空妄说。世臣惟即事理之可必者。略引端绪。自比起予。然其要尤在节帑。世臣生平为中外所中伤。在此二字。惟阁下察其愚诚。宥其狂瞽。幸甚慰甚。

### 答萧梅江书

包世臣

得手教。敬稔侍奉曼福。又稔贤孟在粤。有归与之兴。涉春可图良晤。弥用为慰。淮东人士。绩学而有志斯世。无能与贤昆玉参者。至笃念鄙人。片言只字。悉加存录。质问疑义。触类引伸。是其成高成大也必矣。而用情过当。得毋为明哲之累。捧緘三复。感交并。承示闰月杪在袁浦帅署。见仆云阳道中与陶宫保论于家湾决口笺。以为论同蓄蔡。又示及初决时。致书王淮扬。劝其急于口门上首。做挑水大坝。以顺为盖。则黄流入湖较少。使御坝内清水乘高并力。下除河身积淤。此即仆用黄率清以北出之法也。相距千里。识论同符。近日知河事者。惟贤昆玉耳。贤孟远客羊城。非足下其谁审此机宜耶。承询鄙说见害而不为利之故。与曲为倡导之方。此固仆所欲言而未尽者也。为足下发此机枢。唯足下荣辱之。夫清水有刷沙之功。其说闻之习矣。然嘉庆十六年。减坝决后。李家楼复决。河流全掣入湖。澄清而下。河身出减坝口。及减工合。清水直达于海。至次年二月。清占河身。已百余日。黎淮扬招仆同舟打水。自茅家嘴至李工三十余里。比较引河工册。曾未加深尺寸。及三月杪。李家楼合后。黄归故道。经伏秋两大汛。河身通深丈许。海口深至过倍。乃悟水非作势翻腾。则旧淤不动也。盖黄挟沙而行。质重性沈。其流迅驶而善洄淤。但无旁泄。即能跌动底淤。清水质轻性浮。其与黄同行。自可助势。若独行。则平流荡漾。即遇风起浪。力不达底。反将新淤研压坚实。此鄙人所为有害之说也。至于导宣而加言曲者。言必迫之使不得浮。怒之使不得平也。故善治于工者。先用足下挑坝外顺内盖之法。不可太长。恐大溜挑回。则口门骤闭。无以藉除积年二百余里中饱之弊也。一面派员估勘。自口门下至海口。相开川字河。其宽以径二丈为度。其深以较河心低五七尺为度。或一二道。或三四道。其墙壁立

而下稍宽。其土不用挑送。皆搭跳支架绳引。散推岸旁两河之闲。以能容土山为度。挖土人夫上下。皆由绳引。遇稀淤。探之深至数尺则止工。合计挖引河之工。每人每日可出土方余。估价稍宽。使在工人员有润以上浮议。每挖河五七十丈。则开一跌塘。塘深于河四五尺。宽倍之。河与塘皆愈下愈深。兼较水旱两平。必使节节建瓴。勒限十日集夫。十日毕事。其工将毕。乃进挑坝。以挑过大溜少半为度。开放河头。使黄清两水并争川字河。河窄而水聚。行不半里。又遇塘而跌。跌起又复遇塘。溜以屡跌而激。沙随激溜而翻。墙塌沙壅。水郁而怒。管子所谓则后推前者也。仍先集料于三河两坝减清之处。并力堵闭。使清无旁泄。以厚集其力。接长头坝外盖坝。以发其北出之势。清源二千余里。汇于湖而专北出。则其力故不减黄。且使入湖之黄。不能起溜南趋。以四面害湖。尤为两利。计河身宽不及百丈。加两旁川字河各十数丈。以御坝顺清沟新河三口二百余丈之清水入之。以导于工挑回之黄溜。有不应心顺手者乎。是委湖之西北一隅受河淤。而藉黄济清以全力荡涤河身。鄙说所谓移昏垫淮扬之具。为荡涤症瘕之用者。凡以此也。测量全河跌深二三尺。则进挑坝一两占。及至溜回七分。口门自无劳人力堵筑。其经费必较现事大减。故终之以节帑。然必至河面与堰志七八尺相平。乃可使之闭口。如其未能。即迟至来年桃伏二汛。亦无不可。盖操纵在我。用清刷黄。漕运固无虑阻滞矣。安得不急功利不惜人言忘私忘家者。听此议而试此效耶。近闻河壩员弁。皆谓全黄入湖为无淤。正河无溜为伏流刷沙。打拦黄坝开挑二十余里引河为不易成法。犹幸仆言未尽。不致又滋话柄耳。正作书时。而贤孟书至。备言洋船狡悍之由。料测万里。如说家常。方知粤事。与江乡河盐。殊涂同归。春秋先治内。其不信矣乎。远想慨然。情难自己。

#### 覆杨至堂河帅论堵口定坝基书

包世臣

初六日二更。接奉手谕一通。敬悉一切。此闲谣传百出。汔无定说。大约以沛县失守东省穿运二事为最重大。初三日。接沭河厅禀云。二十三日晚。昭阳湖陡涨四尺余寸。韩庄一带文报断绝。为有明文。如该厅所禀。则穿运在所不免。但不知是否衡马两工旧路。或又在分水之南。合汶冲开戴村坝。下大清河。则东省被灾情形。与嘉庆廿四年不相上下。此闲传说灾民渡黄至徐城者。不下十万。语言慢肆。此亦势所必至。当此之际。祇有衰如充耳。更无能与校论是非。至上口门相度。既不能以遥度传闻之言入告。亦不可冒昧前进。总要拣地方官平日不与百姓为仇者一二人。先去安抚。闻有遣武巡戈什哈至口门带画手绘图贴说附折之说。此似不妥。此闲当事禀白之言。向无确切可靠者。何况官人。平日门下之人。除东省乡谊之外。无不屈指祷祀阁下升调者。何况此时。

若竟据官人复禀入折。将来星使按临。水势图式不符。真乃授人以柄。阁下生平极慎。无烦世臣赘及也。制府闻有今日抵浦之信。想必星驾北辕。两府临工。以定坝基为第一义。从来大工。除河道偏仄如王营减坝之类。不得不就决口进占。此外总要详择可以越堵处所。定正坝之基。坝基总须于口门之前。相距二三百丈。相度稳洽。盖口门出口之水。乘高下跌。常有深至七八丈者。而入袖之势。尤非人力所可制。闻现在漫口之地。河身宽千数百丈。南北两岸。各有老淤滩三五百丈。而该处文武。未闻有曾经大工熟手。法宜于口门之前。上下数百丈之大堤。察看土性与形势便利之处。定立坝基。现在谣传口门或言二百五六十丈。亦有言三百余丈者。大约口门宽窄。总与河槽相应。塌至二百数十丈。与河槽不相远。则水力不能旁攻。目前裹头想未动手。口门迤下之拦黄坝。想亦无人计及。此两工都是要紧。里头以防塌宽。拦坝以免积淤。此皆在工人之所能为者。唯定坝基一节。极关重大。盖漫水之时。盛涨平铺滩面。必掣出引水槽渠。方致成事。闻口门之堤。与平地高下三丈七八尺。建瓴冲跌。口门后深塘。常不可测。而口门前之引水渠。不能过于宽深。故坝基宜定于二三百丈之外。就其浅势。且逐渐倒跌所不及。先刨土槽深丈许。宽与坝等。稍加丈尺。以好土筑土坝。引至将临水之一二十丈地面。即用捆镶之法。以固坝本。入水即为坝头。两坝做法相同。坝后土坝。长常至数百丈。其近水之数十丈。测滩面高出水面若干。于临水一面。镶做防风数十丈。以防口门收窄时。水搜后。此亦要紧。徐属向用楷料。质松劲弱。坝身须宽十二丈。上边埽三丈五尺。夹土坝丈五尺。下边埽二丈。夹土坝一丈。高深以五丈为率。口门收窄。刷深尚不止此。大约正坝宽深。总不过口门之半。既可必成。又以省费。二坝临时看情形。或做或否。若必要做。总须于口门后深塘之外。亦去口门二百余丈可矣。再相度挑坝之基。法宜于新定坝基之上二百余丈。刨槽做土坝。与正坝同。上下水皆要做防风四五十丈。以备不虞。

再相度引河头。法宜于口门上游稍远之老滩。开新引河。宽五十丈。深二丈五六尺不等。于口门上水未转湾处。引入新河。行十余里。水既伸腰。乃入正河。其正河内。受淤深浅远近。不可预知。比引河头。可以稍窄稍浅。总以不阻河流为度。挑坝要宽八丈。斜挺河心与溜争最着重。必与引河头呼吸相通。到口门收至近十余丈之时。挑开引河拦坝。引大溜直注引河。则合龙自不吃重矣。引河之下。各厅详勘抽沟切滩事宜。此自有分任之者。该处形势。既未目击。又现在口门宽深。亦无准信。以故祇言堵筑要工大概。不便悬定估计。估计本是呆事。想在工不乏能者耳。再前月二十七早。世臣与阁下面言。大拆顺清沟。展束清坝。引昏垫下河之水。为荡涤河身之用。以免三百里抽切之费。现在黄水清若井泉。堰盱存水一丈八尺九寸。而顺清尚未闻有清水外出。礼河此

时东信已无可盼。费虽较多。不能不急筹堵合矣。祥符五瑞。本系出清之路。然闻其引河长而淤厚。为费太多。若饬人查看夫工。于工可以犀放。亦可多留河身百余里。不致病淤。日内看水报。外南仲工以下。中泓有二尺之处。海防有一尺之处。此皆簇新稀淤。见水辄去。世臣明知此等说话。为通工所忌。然生性唯知上有君国。下有闾阎。不能为人擦鼻涕。唯恃阁下之能垂谅也。再吴城七堡牛舌老滩。趁此时切滩大役。去症段。以复纯庙指示陶庄之旧。则六堡七堡顺黄三工皆可闭。并以附闻。

此时言请帑。难已。然到此时。断不可不请帑。以河北本系危民。当此巨灾。若无以维系其心。恐生他故也。现在以送空运为最要。北岸已成巨浸。难言购料。专依南岸。似尚可办。集饷集料。大约要到冬杪。先做三处土坝。估计引河。以及是时让过凌汛并力。以来年桃汛蒞事。工竣后。再将口门补还。将来有能了此役者。非照此数层。难期妥协。世臣再白。

引河头尺寸。系从水面起算。其滩面高下。不能悬揣。现在口门上游中泓。不过丈许。而口门跌塘倒掣。河身逐日加深。故必预估比现泓加深丈许。使开放拦坝时。新河底较低数尺。则大溜全趋引河。事半功倍。似费实省。土山必在引河两岸三十五丈之外。用不登木钉桩为界。两头土路必要摊平。如缕堤加砌。以免放水出槽漫土山后复土填河之患。盖引河浅于河身。则口门吸溜。引河系溜。常至事坏垂成。挑坝不得溜则无用。得溜又恐大溜东趋。折搜东坝之后。宜于引河头下。做兜水坝。偪挑坝溜势。悉注引河。即作东坝之盖坝。法虽臆创。实为紧要。世臣又注。

南河扬工漫口宜因势利导疏道光二十二年

雷以誠

奏为南河扬工漫溢。请无庸堵合决口。祇须改旧为支。以通运道而节糜费事。窃黄河自桃北崔镇决口。冲断漕河。汇六塘河。直趋东北入海。经钦派大臣查勘。奏奉 谕旨。前因南河扬工漫口应堵应改必须履勘定义特命敬征廖鸿荃等驰往确勘兹据奏称改河之议有碍运道择其利漕便民惟有堵筑漫口尚属守经不易之法请豫筹帑项陆续酌拨候明岁春融兴工分挑旧河淤垫以工代赈再于七八月闲购集物料俟明年军船回空筑坝合龙等语朕详加酌核所议堵筑据估需银五六百万两着户部豫为筹划酌量拨解准俟明春兴工挑挖淤垫秋闲购集物料俟军船回空即行堵坝合龙务使横流仍归故道工程悉臻稳固以利漕行而御水患至挑挖引河工段仍着敬征等详细查勘核实估计并将陆续拨银数目济用缓急通盘筹划妥具奏钦此。仰见我 皇上慎重要工。不惜帑项。奠河利漕之至意。臣不胜钦佩。何敢妄参末议。惟思守经必期达权。因势即以乘便。事有迹虽创而情转顺。用力少而成功多者。时不可缓。机不可失。试请言其概焉。查黄河自西南经碭

山县入江南界。历丰萧徐邳。过宿迁至桃源。由崔镇东趋入海。运河自宿迁渐折而东。至曹家渡东趋。过杨家庄。由中河口穿黄入南运河。黄河在南。运河在北。相并自西分流东向。至头坝始行交汇。以黄河水悍性急。易于南侵。故筑御黄坝。蓄洪泽湖水。以清抗黄。使漕船自南来者。出御黄坝渡黄。入中河口。通杨家庄。由北运河北上。此向来黄河运河旧道。而办理粮艘往来之旧章也。今黄河自桃北旧镇地方决口。将运河冲断。直汇六塘河。趋东北向海州入海。以致运道阻滞。循照旧章。似宜堵合决口。并挑浚黄河运河。使其各归旧道。特查黄河决口。宽一百九十余丈。运河冲口相准。东西两段。共淤垫十二里。核计堵筑工料费项。已需银五六百万两。若再挑浚黄河旧道。自决口处起。东至海口。约三百余里。挑浚运河旧道。自被冲决口处起。至头坝汇黄处止。亦约数十里。又须挑挖引河。力劳工费。糜饷加增。如果实在别无办法。虽糜帑至千余万。势不能惜费误公。坐使漕运阻滞。然臣谓黄河自桃北决口。与上游两岸溃决不同。盖南岸地势卑下。如有漫口。则黄淮大江混而为一。高宝东南等处。尽属汪洋。淤垫多而运道难通。故有不能不堵合之势。若自崔镇决口。趋东北入海。冲淤运道。则有不必要堵筑合龙。而通运转易。亦省费尤多者。缘黄河自徐州以东。河底过高。水随堤长。其势易于横溢。由崔镇至六塘河以东。地势卑于黄河旧底数十丈。水性就下。其决而直趋也固宜。臣愚以为此时正宜顺其自然。从海州下游等处。逆流而上。相机疏浚。令其行所无事。不必强为堵塞。并可即因决口之处。为粮艘渡黄通运之处。何也。

查漕河被黄河冲断。西段仅淤四里。西北地亢水高。淤处挑通。建筑闸坝。东西北运河之水。使之愈高。至入黄处直偪而下。令黄水不得横涨。则西段无由复行淤垫矣。东段淤至八里。东南地下水卑。即使挑浚。终不能抗黄。旋复淤垫。不如置之不挑。请将黄河旧道。从决口东南处起。挑为支河。以作运河。宽深以容载粮艘为度。自崔镇直抵御黄坝之草闸。分黄河决口之水。掣入支河。引至草闸。使黄河水仍汇淮水合流而东。计黄水大溜已趋东北入海。泥污下注。则引入支河之水。乃挹其浮波。纵使少有泥沙。祇须添河之船以刷之。自不虞其阻滞。此自西而东借黄济运之策也。而犹有善于此者。支河既引黄以与淮通。即可由草闸以东。横筑大坝拦截。偪洪泽湖所出敌黄之淮水。令其由支河逆流而西。中建闸坝以束之。淮水积之愈高。则黄水不能仰敌。即可由支河至崔镇汇黄水东北入海。此又自东而西引淮驱黄济运之至计也。而南北粮艘运道。永无阻隔之患矣。夫决口不用堵合。则现在已省项五六百万。且数十里之旧运河。可以不挑。三百余里之旧黄河。可以不浚。无挑挖引河之劳。无灌塘守候之苦。祇从决口就黄河旧身。挑为支河以作运河。至御黄坝草闸而止。计宽深段数丈尺。不及挑复旧黄河之半。其建筑闸坝亦止十数处。核计工程不及

三分之一。至将来陆续裁减工程。更不可以数计。臣所谓迹似创而情转顺。用力少而成功多者此也。顾臣此议。本在情耳目见闻之中。乃或不免从中抵牾者。其说有六焉。一谓海州下游等处。民受昏垫。宜堵合决口。以资拯救。不知海州濒海之地。被黄河荡溢。既为黄茆白苇之场。加以海潮浸淤。尽成沙积。将来亦断不能复为田庐。今祇宜从六塘河以下百余里。乘势利导。支河汊港。可塞者塞之。以防汛溢。沙积泥淤。可疏者疏之。以免壅滞快捷方式经流。宜顺则顺之。使其便于水性。洼区瘠土。已废则废之。非贻害于民田。自下而上。故为力轻。乘机涤刷。故经费省也。一谓海州傍河处所。多有山阜。恐其阻抑黄水。不知近山之土。即无石者。其性亦坚。水行其下。沙土不相黏滞。自无阻遏。历观黄水决口处所。率皆平衍之区。盖因土疏性滞。黄水挟泥沙而行。遂成汛溢冲决之患。若自桃北崔镇径奔海州。则有建瓴之势。河水依山。下趋性急。沙不能壅水而有害也。一谓黄水漫涨。逼近东省沂州。不无浸汛之虞。不知黄水去海既近而速。则余波汛沂必缓而平。且六塘河下游。既经疏浚。黄流趋下。自愈见通畅。即近沂等处。不劳堵筑而患可息也。一谓黄河由崔镇混六塘河入海。不免汛溢。必修堤以防之。为费甚巨。不知以堤防水。则水与堤高。不若水由地中。则趋下较易。今但从下游逆流而上。逐段疏浚。令其渐次归槽。再添设河船。随时爬刷。自不至有淤滞。闲有坳洼处所。察看地势。量筑堤坝。亦不必多。且崔镇至海州。仅百余里。即使尽行建堤。较之挑复旧黄河三百余里。并岁修堤坝各项。孰多孰寡。不待辨而自明。况有不必全行筑堤者。其省费无疑也。

一谓引淮驱黄。恐天妃闸下济运之淮水。未能充足。不知掣入支河之淮水。乃出草闸会黄入海之淮水。与天妃闸下济运之淮水。绝不相涉。向因天妃闸下水势过旺。故于四坝之下。旁开小河。建减水闸。以资宣泄。如虑济运稍弱。即将减水闸闭塞。使其尽归中运河。断无不足之理也。一谓由支河通运。将盐河隔断。使盐船不得达淮。多有未便。不知盐河原承钳口减水二坝之下流通海。今支河既通。不必更挑盐河。盐船即可由新黄河上抵崔镇。折入支河。进草闸。自中运口顺流而下。直达淮安。其势甚便。如谓崔镇系淮黄交汇。水势稍急。载盐均属小船。恐不易渡。即令其盘坝而过。视粮艘之起舶。犹易百倍。更不虑其阻隔也。且其所以从中抵牾者。亦自有故。一或河臣拘泥旧章。祇凭河员禀议。履勘难有确见。采访偶未留心。又恐稍涉新异。情不协。瞻顾之意多。则疑不断而务不成矣。一则河工各员。及书吏匠役。均利工程浩大。盖工大则差委必多。糜费必繁。邀请议叙于斯。侵蚀帑项亦于斯。若工费俭。非惟不得遂。其邀议贪肆之心。更恐工竣之后。裁撤河员。夺其利藪。则阻抑之心术。倡者一而和者百矣。夫河漕要务。何敢轻议更张。然如所闻。据臣所见。乃

善因非善创也。抑臣尤有虑者。工程既大。为时必久。招集流民。动至十数万。难保无盐梟捻匪各党。混杂其中。设有滋生事端。防范弹压。甚非容易。此又迂拙过计。而不能不先事筹议者。若果如臣所议。即可及早兴工。筹款易。集人少。蒞事速。有大利而无他虞。或愚者千虑之一得也。况按北京地舆形势。黄河为带。今由东北入海。迹似泛决。实为顺轨。因其势而导之。殆亦永远奠汛安澜之善策乎。相应请 旨飭下新任河督。亲加切实详细履勘。体察情形。必有远识卓见。不致为众论所惑。务期埽除积习。斟酌变通。因利乘便。及早竣工。以节糜费而利漕行。臣为顺势省工节费利运起见。谨缮折并绘图贴说。恭呈 御览。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圣鉴。

### 黄河北徙议

丁晏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中旬。黄河盛涨水溢。淮郡城距河四十里许。居民惶惧。思为迁避。有问计于余者。余曰。无患也。余循行黄河。大溜在北。河殆将北徙矣。已而河决桃源之众兴。冲六塘河。直达海州。下注于海。而旧黄河遂成平陆。议者有谓当因其冲决而北行。有谓当复其旧道而南行。余谓河之徙而北也。天为之也。顺天之为。因势而北入于海。此为顺水之性。若逆其水性。遏之使南。其患有不胜言者矣。且河自直隶河闲屡徙而南。其后徙河南夺汴。徙江南夺淮。而河之患甚剧。明代河臣不得已用蓄清刷黄之计。使河淮并流而入海。除其害而转得其利。此权宜之功法。非长久之良图也。今幸际河徙而北。河自河而淮自淮。因北流之冲。由海州以达于海。而以旧河注淮。由安东入海。以复淮水之故道。此天之所以福斯民也。古称江淮河济为四渎。渎者。独也。河淮独流入海。不相合并。此即复古之渐。前代河臣所求而不得者也。盖河自宋绍熙以后。决而向南。至明宏治闲入淮南徙。二渎合一。失其独流之性。黄挟淮以肆其虐。运会之变已极。物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河之幸而北徙。因而导之。此长久之至计也。曩时大河经流。在淮安郡新城北门。今故道尚存。万历闲。草湾河决。北徙入海。而郡城之经流。日就湮塞。河之北徙。不自今日始也。昔之徙而南也未有能强之使北者。今之徙而北也又焉能强之使南乎。河既北行。适当冲决之处。已有中泓。增卑培薄。此易为力也。若必欲修缮故堤。仍其旧道。河身日淤。已有中满之患。即使堵塞决口。引河南流。恐塞未久而必溃。以中满之河。而逆其性以行之。其为溃决必矣。议者又谓改河北行。经费甚巨。余曰。今之河徙而北也。非改也因也。浸假河不北行。而欲改之使北。田庐墟墓。废成巨浸。无论其不能改。纵令能改。民必激而为乱。有是政乎。今则河之自徙也。冲决北行。奔腾下注。善行水者。因其势而顺导之。行其所无事。而河之患可弭矣。且较前此之行水迂直较省二百里。此又易为

力也。乘此易为之时而不为。犹复狃于目前。强之使南。尾闾不能畅消。而专治其腹甚塞决必难矣。即使幸而塞决。河仍溃出北徙。劳费甚多。归于无用。其为经费不更巨乎。故顺之使北似费实省一劳而永逸也强之使南似省实费徒劳而无功也。余尝叹堰盱之决。在道光四年。洪湖出水几涸。此余所目击者也。旧时之缮堤者。皆在水中砌石。是以灰浆难固。工不坚牢。若能乘此湖涸之时。大修石工。砌成坦坡。则高堰永保无虞。惜当时失此机会。不为长久之计。而湖之患终不可弭。今日之河决。犹前日之湖决。祸也而福基于此。善用因者。因祸而为福。河既北行。则淮扬永无后患。百世之利。而生民之福无穷矣。然刍蕘之言。未必为当世所采。而大河之性必将徙北。即遏之向南。河终徙而向北。而余之言又将不幸而中矣。故备书之。以为后日之验。

### 淮安河道迁徙利害议

丁晏

淮安自黄河丰工溃溢。徙而北流。丰工复堵而又决。泛滥海州之境。北流入海。自此淮安一境。永无黄河之害。此河道迁徙之大变也。黄河丰工再决。独流入淮。而洪湖淤垫。滨湖堤横数十里。纵百有余里。塞为平陆。向之所谓高堰屹若长城。岌岌险工。一旦不保。淮扬之民为鱼。今则堙为平地。高堰无用。而淮安永无洪湖之害。此又河道迁徙之一大变也。然黄河北徙。而商贩之懋迁。河流之飞挽。其利亦失。洪湖侵占。而漕艘之转输。田畴之灌溉。其利亦失。是大害既除。大利并失。非计之得也。为今之计。远其害而兴其利。以为斯民之要务。当亟筹早计而变通之。一曰黄河北徙。当因而注于海。不必引之归淮也。余于壬寅岁着黄河北徙议。谓黄河既徙海州入海。即当因势为堤。增高培厚以注于海。若必欲挽之使南。仍然溃溢。其后丰工再决。果如吾言。今则因而导之。使河自河。淮自淮。以复古独流之旧。故曰不必引之归淮也。一曰旧黄河宜挑浚。洪湖引河。使清水畅出。永为民利也。洪湖既为黄河所堙。引河亦塞。清水不能畅出。运河之道几废。而淮安以下数万顷之田。灌溉失利。将为石田。其害匪浅。今当挑浚引河。以旧黄河畅出淮水。由旧黄河尾闾入海。以复古独流入海之旧。而下游之运道达。商船通。民田利。此百世之泽。故曰永为民利也。一曰三河宜紧闭。蓄淮水。使出旧黄河。万勿南泄也。古人治淮之言曰。东去祇宜开海口。西来切莫放周桥。三河正在周桥之境。决无启放之理。三河附近之莠民听其畅泄。又刼为洪湖天险之邪说。以炫感官民。任其南放入江。历年敞开口门。使淮安之民失其水利。而有无穷之害。故三河必宜早堵。蓄淮入运。故曰万勿南泄也。一曰洪湖既淤。宜任地力以定田亩也。填淤肥美。广为种艺。以资官民之利。湖田万顷。济河工之修防。益民生之粒食。其泽甚长。其利甚溥。故曰宜任地力以定田亩也。凡此四者。皆今日之急务



。因势而顺行之。后之人必有如吾之言起而行之者。然或迂久而后行。而斯民日以阽危。受其困瘁。吾尤愿变计早行。得在上有位之人。远害兴利。毅然行之而不疑。庶吾犹及见之以为斯民之厚幸。则此议之所为不虚也。

## 卷一百七 工政四河防三

### 覆奏严查河工积弊疏

严烺

窃臣于道光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接奉 朱谕。朕闻查勘堤工以木橛插入新堤凿成小穴取壶水贮穴中不渗不漏即为坚固舞弊者用白芋煮水其性粘腻虽虚土亦不渗漏又或于新筑堤上拉车一过车轮不致深陷即为坚实孰知车系空车自然不陷况且科派物料滋扰闾阎虚开帑项以少报多种种弊窦总为自私起见当河决筑堤之时眼见生民漂没犹忍作此弊端况太平无事之日骤得如许帑银廉吏以为久远之谋贪吏必为侵吞之计且以每年岁修言之于险工扼要之处下木筑埽藉以护堤堤上有土堆料堆以备不时之需其余各处河堤不过敷衍故事偶有培补仍然役使乡民不出夫者即出钱一百六十文又有旧堤本未加增铲起虚土诈称新增所谓岁修者每岁支领公项以为增高增广之费乃银两恒多入己所以敢于入己者因河工官员以次推升始终不离河务今日督率属员稽查弊窦之员即昔日曾为属员身亲作弊之人向来之不肯认真有由然也以前积弊汝宜秉公剔除务使工归实用帑不虚糜以期永保安澜毋负委任是为至要慎之勉之钦此。臣跪读之下。仰见我 皇上重工爱民。无微不照。更蒙以秉公除弊。训诫谆谆。臣自顾何人。仰沐生成。至于此极。钦服感激。无以喻名。伏思治河原以民。不独科派累民。法所不宥。即领办工程。设有未当。上既虚糜帑项。下即貽患民生。自应力除弊端。以期澜安工固。查全河保障。惟恃两岸大堤。而距河较远。并无埽工之堤。道里甚长。防守不易。前经嘉庆二十四年异涨。河滩淤高。堤身单薄。虽节次增培。尚不足以资经久。臣恐因循迁就。将来耗费转多。奏蒙 圣恩。不惜数十万帑金。俯准择要加筑。在臣必期此后河工得有把握。钱粮亦可渐归节省。但此时工员积弊。稍不屏除净尽。诚如 圣谕。廉吏以为久远之谋。贪吏必为侵吞之计。臣感沐 殊恩。天良具在。何敢不认真剔除。仰副委任。惟查科派料物役使乡民之事。以臣所闻。其弊从前实有不免。自地料民夫裁革之后。近今二十余年来。东南两河。每当办工需用夫料之时。远近居民。因非河员所管。呼应不灵。虽重价招徕。尚多居奇观望。即欲科派。势有不行。委实并无其事。至豫东黄河。向有站堤夫及抢险夫车两项。一系沿河州县离工二里以内有田五十亩之户。出夫一名。伏秋汛内。河水漫滩。则号召齐集。分段驻防。水落霜清。各归其业。是为站堤夫。一因险工紧急。在堤兵夫。不敷抢护。附近州县添拨民夫

。帮同防守。并酌拨车辆赴工。转运料物。以备急用。其土运料。仍由厅员按数发给身工钱文。是为抢险夫车。

案查立法之始。以民助官。本期沿河有佃之民。共知保河堤。即以自田庐。嗣因日久弊生。所有前两项夫车。近年必俟大汛水长。遇有紧急险要。始随时调集来工。迨水落工平后。即令散归。并不责令常川住工。用之甚暂。保全实多。是以自雍正年闲。迄今未敢议裁。不过存此以备紧急之需。并不指此以为省费之计。至寻常估办土工。时非大汛。事非抢险。所需人夫。地方官既不能代为招集。乡民亦断不肯听其役使。此派累诸弊无待剔除之实在情形也。若乃办工之员一有自私之心。其弊即相因而起。如以白茅煮水。掩其堤工虚松。从前实属有之。而水色不同。一望可知。其弊久已不行。臣查筑堤必期坚实。法在筑土之时。薄坯重碾。逐层套打。现已严立章程。限以每坯虚土一尺。打成七八寸。委员监视。以次递加。工竣后。用三四尺长之细铁签。打成小穴。以清水灌试。不漏为准。其工段长宽丈尺。有册可凭。均不致别有弊混。至签试不漏之堤。天晴土干。重车来往。虽有辙而不深。若迭经大雨之后。即空车经过。不免亦有深辙。是以黄河堤工向无拉车试验之事。现在两岸大堤。普律增培。断不能稍任敷衍。若零星岁修之工。银数既有定额。因视为例办之工。或有急其所缓。甚至以旧作新。难保不肖工员必无其事。臣任以来。每督同各道切实勘查。从不任以例办之工听其率估捏报。总之防弊之法有尽。而舞弊之事无穷。臣出身河员。凡河工积弊。亦何敢诿为不知。惟当钦遵 圣谕。随时随事。核实严查。如有不坚不实之处。轻则立予斥撤。重则据实劾参。断不敢稍避嫌怨。曲意姑容。致蹈欺罔重咎。务期工归实用。帑不虚糜。以仰答 圣谕严明平成水土之至意。所有奉到 朱谕。理合据实覆奏。敬谨呈缴。伏乞

皇上圣鉴。再查黄河大堤。无埽之处。道里过长。势难在在积料。致滋糜费。惟从前各堡均有积土。自二十四年后。所存渐少。未及补还。臣除责令官兵堡夫照例赶积外。仍设法筹积。以裕工防。合并附陈。

议覆马营挑坝紧要碎石并无流弊疏

严烺

窃臣于三月初三日。承准廷寄。道光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奉 上谕。前据严烺会同罗含章奏马营挑水坝必应抛护碎石当经降旨准行兹据罗含章奏覆勘挑水坝情形原非专为澜沁归黄而设沁水力弱即遇有沁黄并涨亦不致遽坏堤根但得沁堤高厚不使漫溢河水一退沁水自然归黄不须拦截且挑水坝正当河水之冲即抛护碎石亦恐不能持久徒滋劳费万一河由内走则石坝反在河心不可不虑等语挑水坝之设既非十分紧要抛护碎石转恐别滋流弊着严烺罗含章再行悉心妥议如果窒碍难行是挑水坝抛护碎石工程竟须停止不必兴办惟上游沁河官堤民必须一律帮高

培厚严烺等即督饬赶紧估办以资捍御将此谕令知之钦此。当即恭录一分。寄知臣罗含章。先后跪读。仰见我 皇上慎重工。预防流弊。于臣等意见两歧。仍令求其一是。下忱钦感。非可名言。伏查近年黄沁粮一带堤岸之患。莫大于沁水之沿堤东走。而漫滩之黄水乘乎其后。以致掣动河溜。冲啮堤根。使长堤处处着险。故欲固黄河北岸之堤工。必先除沿堤之沁水。而欲除沿堤之沁水。惟有守上游马工挑坝以拦截之。从前黄河滩唇。积淤不厚。沁水自北而南。循轨入黄。尚无顶阻。自嘉庆二十四年黄河异涨。滩唇增淤。沁水入黄之路。节节淤高。加以沁河之原村漫口。不由故道入黄。滩面愈淤愈远。沁水力弱。既不能刷滩而南。即不免顺堤而东。马营漫缺。掣动黄河正溜。即其坏及堤根之明验。迨马工堵合。即藉此挑坝。拦沁东注。得以并力南趋。黄水一落。沁水即随之而消。是挑坝工程。虽非为拦沁归黄而建。而因时利用。固不可执一而论。两年以来。挑坝拦截之力。已经着有成效。惟因坝身系柴土厢做。易于朽腐。每次整厢之工。费用不貲。终恐未能持久。是以酌议闲段估抛碎石。其已抛碎石之段。不复再用柴土加厢。即可固守久远。为一劳永逸之计。若以该坝系因堵筑马工大坝而设。竟欲弃而不守。必致沁水无所拦抵。地势南高东洼。水即串洼东注。顺堤成河。自黄沁至粮两厅。无埽之堤。不下二百里。土性纯沙。断无如许钱粮。在在厢埽。倘再遇黄水漫滩。汇入顺堤河内。添波助澜。掣溜迅猛。即将大堤倍加高宽。亦恐难资抵御。是挑坝为黄两厅安危所系。实属至紧至要。未可稍存忽视也。至埽前抛护碎石。可资经久稳固。臣严烺前在南河。历经办理。现今江南各险工。于抛护之后。均皆屹立。未见一处冲塌。而抛过碎石之上下各埽。仍照旧厢修。并无格碍。且碎石坝工。不惟可以捍御大溜。其坝之后尾。经黄水洄荡漾。并可次第澄淤。倍臻坚久。即使河势北徙。得此坚稳之石坝。挑溜开行。亦不致益向里卧生险。是随在均有得力之处。并无别滋流弊之患也。

臣严烺节将各项情形。并估抛碎石实能保其持久缘由。详细往返札商。臣罗含章前次覆勘该工时。将挑坝迤西迭加查看。并未见有沁水伤及堤根之处。此坝挺入河心。正当河水之冲。恐抛护碎石。亦不能久。且现拟抛护碎石之内里数段。系在沙滩之面。万一黄水由上流偪堤而来。恐石随沙卸。不护堤根。牵确支离。反碍厢埽。不敢稍存回护。是以专折陈奏。今既据河臣严烺详述各情。并力言碎石工程。实能保护垂久。不致冲断滋弊。臣罗含章于河工究未熟习。臣严烺系专管河工之员。职任攸关。责无旁贷。自应仍听臣严烺斟酌请照原议办理。以专责成而免歧误。至接连挑坝黄河官堤。及上游沁河民。现均分别估办。所有遵 旨再议缘由。谨会同恭折覆奏。伏乞 皇上圣鉴训示。

查覆东河碎石工程情形疏

## 东河总督林则徐

窃臣于上年十一月内。在江南途次。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十一年十一月初二日。奉 上谕。本日严烺奏豫省上南中河曹考三厅险工酌抛碎石一折已明降谕旨准于豫省藩库照数拨发赶紧采运矣此项碎石工程起于南河道光七年九月闲始据严烺奏兰仪厅柴坝十八埽以上已将碎石盖护化险为平十八埽以下及下北十一堡厢修岁无虚日此后年复一年更恐危险堪虞现饬各道仿照柴坝碎石成案分别估办以为固工节费之计等语是年兰仪下北两厅当经降旨准行即用碎石抛护则岁料防险等项自应节省乃年以来碎石工程无岁无之而其采办来年岁料及请拨防险银两并未节省丝毫究竟此项碎石工程是否于黄有益如果有益何以岁料不见节省徒添出碎石一项费用林则徐系朕特甫经到任无所用其回护此时亦不必亟亟着明查暗访悉心体察情形据实覆奏将此谕令知之钦此。当经臣附片陈明。俟到东河访察情形再行覆奏在案。自到任以来。将碎石档册。逐一检查。从前豫东黄河。本无抛护成案。因道光元年。前两江督臣孙玉庭南河河臣黎世序会奏。以碎石工程。实资巩固。并无流弊。东河从前未抛碎石。是以漫决频仍。请饬一体照办。即创始之初。多费数十万金。而日后工固澜安。不惟节费。实可利民等语。旋奉 上谕旨。饬令仿照兼办。二年春闲。前河臣严烺覆奏。请于北岸黄沁厅马营挑坝。酌量试抛。继因河势不定。仅抛两段而止。迨五年闲。调任河臣张井。以南岸兰仪厅柴坝工程险要。议办碎石。两次奏准。抛护一万四千八百余方。该处险工。因成平稳。迨后北岸之下北祥河曹考。南岸之中河下南等厅。先后仿照请办。经严烺节次奏准各在案。查此项动用钱粮。除马营坝抛试两段不计外。自道光五年至十一年。已抛碎石。共享银六十五万余两。上冬估办之上南等三厅。方价七万四千余两。尚不在此数之内。核之年采办岁料。及请拨防险银两。均未减少。诚如 圣谕。碎石工程。如果有益。何以岁料并不见节省。随于两次上堤。周查访。并询之年老兵民。咸谓未办碎石以前。诚不知其有济与否。既办之后。每遇险工紧急。溃埽塌堤。力加抛护。即不至于溃塌。功效甚着等语。臣于伏秋抢险。虽未经。而人言凿凿。异口同声。因就埽前有石之处。细加测量。悉心揣度。缘埽工势成陡立。溜行迅急。每易淘深。是以埽前之水辄至数丈。而碎石斜分入水。铺作坦坡。既以偎护埽根。并可纾回溜势。考工记所谓善防者水淫之。似即此意也。豫东河堤。多系沙土。不能专恃为固。堤单而护之以埽。埽陡而护之以石。总在迎溜最险之处。始行估抛。盖东河采运碎石。比南河远近悬殊。方价倍蓰。难以多办。而其化险为平。频岁安澜之效。未尝不资于此。是碎石之于河工有益。实可断为必然。而非敢随声附和者也。

惟何以未能省料之故。诘询员弁兵夫。或谓抛石本在埽前。祇能保埽段之不外

游。而不能禁旧埽之不下垫。故虽有石之埽。仍不免择要加厢。惟较诸未经抛石之埽。需料自然大减。但统计两岸堤工。长至二十余万丈。而堤前之有埽者。六千八百余丈。埽前之有石者。甫及二百七十余丈。豫东河面宽阔。溜势时有变迁。此工闭而彼工生。购料防险。诸费即难概省等语。臣核其所言。似亦近理。然思用料之节省与否。天事居其半。人事亦居其半。譬如极险之工。忽然淤闭。平缓之处。忽又生工。每非恒情所能测度。工生则料费。工闭则料省。此存乎天事也。亦有出于人为者。如顺堤厢埽。费料实多。惟溜到堤根。即不能不资以抢护。而工非自闭。亦不能不逐岁加厢。若工员果悉机宜。善揣溜势。则于工之将生未生。豫筑挑坝使。之溜向外趋。埽即可省。盖挡溜者埽。而引溜者亦埽。观于埽前水深。其故可想。一坝得力。可护数段之工。则不须顺堤厢埽。而所省无算矣。然若审势未确。挑护失宜。坝守不住。仍复退顺堤厢埽。则劳费更不啻什倍。此又人事之难言者也。总之有治人。无治法。在工人员。果皆讲明利弊。自无枉费之工。果皆激发天良。自无妄开之费。至料物贮于堤上。督道常川往来。注目留心。不徇情面。似亦无可藏掩。伏读 皇上批臣前折。有如此勤劳弊自绝矣作官皆当如是河工尤当如是之 谕。仰见 圣明洞烛。训勉至周。臣兢兢之余。永当服膺遵守。大抵覆实查验。即岁料与碎石并用。未尝无渐省之方。如其不实。则虽裁去碎石一项。而他物称是。亦可藉端滋弊。要在认真督察而已。臣仰奉 谕旨。明查暗访。不必亟亟。谨于两次巡工。反复推求。悉心体察。据实缮折覆奏。再查东省运河各厅。临湖堤工。亦有兼用碎石之案。由来已久。岁销钱粮无多。合陈明。伏乞 皇上圣鉴。

#### 河防要务宜筹划周备疏

陈庆镛

窃河南中牟九堡。于上年七月漫溢。一时未能合龙。现当秋汛届期。各处要工。贵推行尽利。方能底成厥绩。臣愚以为当责其所成。储其所用。保其所要。防其所因。本年二月。因前任尚书麟魁廖鸿荃办理合龙埽工。蛰失五占。特命撤任回京。而以鍾祥鄂顺安留工筹办。并令悉心妥议。仰见 皇上轸念民瘼。慎重河防至意。近因河南省城水溢。请款疏浚近河以御城垣。保护诚可无虞。惟转瞬大工合龙。该河督巡抚在工日久。当经相度机宜。有成算。应请 飭下专心一手办理。于秋汛既平。春水未旺。克期合龙。倘自揣未能即叙。合行先期疏明。仍俟 派熟谙河务大员。及曾任着有成效者。往治之。以期一劳永逸。无复虚糜 国帑。致蹈上年故辙。臣故曰当责其所成也。上年冬闲。需次合龙。闻各处料垛。价倍异常。施工无所措手。嗣因出示晓谕。乃陆续运至。而大工业已愆期。价值倍数而偿。竟不济事。现该省未及被水村庄之处。年

景尚顺。乘收成之日。麻不至昂贵。宜及时购买。敷足于用。则事省而功倍。临时无掣肘之虞。臣故曰当储其所用也。东河与南河。虽分两地。其实止一河。东河溢。南河必受其壅。漫水下注江南。必须大疏海口。黄水利于迅厉。急则通而缓则淀。兹以无制之水。任性罔行。决不能循道而下。势必全黄入洪泽湖。而湖底本为高仰。又增以挟沙之漫水。积淤其中。设使西北风起。高家堰最为吃重。应请 飭下南河总督。于高家堰一带。竭力保固。复遣明干河员。驻扎海口。设法疏通。导之归海。高家堰既固。则南河之水可无患。南河之水无患。则东河合龙之局。计日而成。臣故曰当保其所要也。大河出中牟。即由兰仪考城径归德府。入江苏之徐州。以至淮安府之清河县。汇淮由云梯关入海。此顺轨也。兹乃溢出祥符县之朱仙镇。由陈州府之周家口。下注于安徽之颍州府。浸淫于凤阳府。查河南省城外来饥民。其数不少。而抚驭尚属安靖。惟颍州凤阳二郡。民情素称强悍。自上年七月漫溢之后。至今已及一年。其失业流亡之人。纷至沓来。原望本年合龙水退。可期回家耕作。今兹未能。且其地离家较远。巡抚藩臬耳目不能周到。而向办振务。不过委佐杂微员。下乡稽查户口。开载姓名。甚或串通胥吏。以小报大。以寡报多。从中渔利。今纵不至于此。而亦不可不防其渐。应请 飭下安徽巡抚会同河南巡抚设法抚绥。仍选素知自爱之员。实力稽查。安插妥善。不致颠沛流离。酿成他故。则与其治之于已然。何若遏之于未然。其势易治。臣故曰当防其所因也。夫河水为东南民命之源。河治一日。则民安一日。而四海乐安澜之庆。盗贼亦由兹敛迹。臣愚昧之忱。为河务起见。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圣鉴。

### 栗恭勤公传

梅曾亮

公姓栗氏。讳毓美。字朴园。山西浑源州人。嘉庆六年。以拔贡生官河南知县。遇灾年。放税赈谷。以实惠民。不以上官意为损益。迁光州知州。汝宁府知府。徙开封。河南粮储道。开归陈许道。迁湖北按察使。河南布政使。道光十五年。授河东河道总督。公前知武陟县。马营坝黄心堤工。皆亲其事。及任河督。益勤询河兵官久于河者。以地势水脉。前任官行事之当否。盖北岸自武陟至封邱二百余里。南岸之祥符下汛至陈留六十余里。皆地势卑下。至串沟。串沟者。在河堤闲。其始但断港积水而已。久之沟首受河。又久之沟尾入河。而串沟遂成支河。于是以远堤十余里之河。变为近堤之河。而堤河相远之处。旧皆无工。不储料者也。于是以无工之处。变为至险之工。故人不及觉。觉不及防。往往溃堤为大患。公乘小舟南北。时北岸原武汛串沟受水。口已宽三百余丈。行四十余里。至阳武汛。沟尾复入大河。又合沁河及武陟滎泽滩水。毕至堤下。两汛素无工。故无石。堤南北皆水。取土筑坝。公即以收买民砖。于受

冲处抛砖成坝。四十余昼夜。成砖坝六十余所。坝始成而风雨大至。支河首尾。皆决开数百丈。而堤不伤。公由是知砖之可用。又试之原阳越堤。及拦黄堰。及南岸之黑冈。皆效。遂奏请千砖为一方。方价六两。减采买石银。兼备砖价。是后每有工役。或砖加碎石。及埽。用大减。数年内省官银百三十余万。工益坚。有不便其事者。其说颇上闻。公前后陈奏曰。护堤之法。率用埽。然埽能压激水势。俯啮堤根。备而不用。又易朽腐。至碎石坦坡。惟巩县济源产石较近。而采运已艰。河工失事。多在无工处所。千里长堤。势不可尽为储备。而河势变迁不常。冲非所防。遂成决口。砖则沿河民。终岁烧造。随地取用。不误事机。且砖及碎石。皆以方计。而石多嵌空。砖则平直。每方石五六千斤。而砖重三分之一。一方石价购砖两方。而抛砖一方当石两方之用。其质滞于石。故入水不移。坚于埽。故入水不腐。又工不能筑坝水中。砖则能水中抛坝。即荡成坦坡。亦能缓减急冲。化险为夷。或谓砖可保将生未生之工。不能用于已生之后。然使将生者可保。即别无已生之工。昔衡工之决。因滩陷埽不能施。马营坝之决。因补堤不能得碎石。彼知用埽不如抛砖收砖易于运石。则数千万之官银可省。奏入。上知公忠实可任。且综画周密。卒皆允之。屡诏赏。讫公任五年。河不为患。二十年。薨于位。上为之震悼。赐谥祭。及太子太保衔。时长子已官刑部郎中。乃赐次子耀进士。公在工。有风雨危险。必亲身之。平居河曲折高下向背。皆在其隐度。每日水将抵某所。急备之。或以为迂且劳费。公曰。能知费之省。乃能真省费者也。水至。乃大服。故十五年原阳之支河。十八年盛涨八尺之水。皆决口而有余。卒以无事。或以为天幸。然前公任三年。祥符决。公卒逾一年。南岸又决。则岂非人事哉。宜吏民思公以为神。且立庙也。

### 砖工记

蒋湘南

道光十五年。原阳三堡支河告险。砰磅訇。宽至一百二十丈。仓猝闲。竹槌石菑皆不具。文武官皇遽无措。总督河道栗公驰至。令迎溜抛砖。砖垒垒高出水上。大溜立即外移。在工者咸惊以为神。公复下令购砖于民。筑坝三十余。而涨势愈缩。口门收至五六丈。拔大柳横塞之。砖如雨下。不逾时而填阙。斯役也。省帑项无算。沿堤居民。欢呼相庆。微用砖之力不及此。公既以砖奏效。乃审河势。酌物力。以为土工石工埽工之外。宜增置砖工以备缓急。而又虑砖之未必随地宜也。因奏请试行。俟屡效而后程其法。于是试之于黄沁厅之拦黄。其挑溜之捷。一如原阳也。试之于上南厅之杨桥坝。其挑溜之捷。一如原阳也。试之于粮祥河二厅如之。试之于曹河五厅又如之。凡不可厢埽不能厢埽之处。投之以砖。无不应时反壤。若河伯之畏瓠鬯者。公于是喟然曰。应变无定

法。惟在持之以有定之心耳。当原阳之告险也。水势湍悍北注。抵御稍迟。全河已掣。其险将不可问。而埽之为物也。能挑溜亦能引溜。引溜则全河俱掣。其险将更不可问。即使幸保无虞。而沿堤厢埽。物力为难。且兵役尤难力。此所以变通其法。不得已而易之以砖也。夫砖凝于土。●于石。而功倍于埽。何也。河滨之土皆淤沙。濡水辄涣。故用土不如用砖。砖虽不坚于石。然石滑多罅不溜淤。且性沈易陷。砖则受淤而弥缝其隙。淤愈积。挑溜愈捷。故护埽以石。水仍在埽根。筑坝以砖。水退至坝外者此也。且夫人知埽之能堤。而不知埽之能引溜。溜本平也。埽引之而侧注。溜本浅也。埽引之而刷深。溜本在中泓也。埽引之而迫近堤岸。补旧厢新。劳费无已。前人明知之而不能去者。岂非以埽之外别无良法乎。砖之宜用。始见于嵇文敏之河防奏议。如曰。土石性难于联属。以砖贴土。诚有妙理。是盖以砖衬石。而融洽于土。非直用砖工以挑溜也。今则应手奏效。确有把握矣。巡视南北两岸。砖工屹立者。旧埽即无上提下坐之病。于以固工节帑。使堤防免冲决之虞。田庐少淹没之患。催科无加价之累。其殆河工之一转机哉。先是公任河南布政使。时道光十二年八月。祥符县下汛十三堡。蛰堤五十余丈。河督吴公驻马营。未即至。公奉巡抚檄往视。于十二堡湾堤。抢筑柳坝。更用大柳倒塞之。不数日。水患悉除。河督疏奏。有不动声色化险为平之语。公之受知 皇上而特擢为河督者以此。十六年四月。湘南过济宁。谒公节署。备闻砖工始末。因详书之。以着公之细心经物。且以为治河应变者之法。

### 黑冈观砖工记

蒋湘南

堤所以束河也。水近于堤。与水远于堤。二者孰为便。曰远于堤便。埽所以堤也。岁岁修补。与一劳而无烦修补。二者孰为省。曰无烦修补省。此不待智者而决也。乃自砖工兴而浮言起。湘南始闻之。亦不能无疑。及观工于黑冈。而疑始豁然矣。黑冈据大梁上游二十里。大梁之保障也。前之治河者。皆以此为要工。而埽之旋厢旋蛰者。亦此地为甚。公用缕堤法。筑大小砖坝数十。堤前之水尽涸。对岸之滩不切而自陷。大梁官民恃以安堵。而一时之不愿用砖者。则谓砖可以挑浅溜。不可以抵大溜。可以济缓用。不可以济急用。可于将生未生之险。预防先事。不可于已生已成之险。立转危机。乃公独毅然不惑。相其势而用之。或与土并用。或与石并用。其土石之不及者。则直以砖筑坝。任其蛰卸。蛰卸愈宽。坝基愈固。而水之避之也愈远。故有蛰卸至十余次而始稳定者。于是有砖之工堤前无水。公尝慨东河之费之日增也。自道光元年至十五年。较嘉庆中已增至一倍。其故皆由于埽之引溜。溜为埽引。新险丛生。救险则益加埽。浮费日以多。经帑日以绌矣。欲省费必自减埽始。减埽必自砖工始。



公惟以不欺 皇上为心耳。昔黎襄勤公用碎石于南河。当时且有交章而攻者。浮言之来。又何足恤。道光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湘南谒公于黑冈行署。因以得于目证者更书之。并附砖工章程于后。俾世之留心河务者。有所考焉。砖工章程传钞失录

### 代河南绅士请免迁徙略

邹鸣鹤

道光二十一年夏六月。汴城猝被水灾。大河环绕城隅。雉堞半皆倾圮。赖各大宪尽力保障。幸获安全。 皇上轸念民依。屡颁 谕旨。以省城应否迁徙。

命钦使暨各大宪详察情形具奏。 恩晖周千里而遥。 圣虑廑万全之策。阖城绅士军民人等。罔不感颂 皇仁。兹谨熟筹全局。缕陈管见六条。是否有当。伏乞钧裁。一详察形势。必不可迁也。汴省自古为冲要之地。溯元明以逮 国朝。定都燕京。必于开封建省会。以其地偏北。可以近联畿辅。上拱京师。京师之于汴梁。疆土相接。正如辅车相依。嘉庆初年。三省不靖。而畿辅不至震惊者。汴梁为之屏蔽也。而下游吴越诸境。一水可通。汴梁控制于上。乃可联南北之势。而江淮资其保障。唐张巡坚守睢阳。安史兵不能南下。汴梁仅距睢阳二百里耳。金元以汴梁为南京。终南宋百数十年。屡图中原。迄不能越淮北半步。此二事即其明证。形势有必不可失者。是以代遭水患。前人不肯议迁。实见乎其大也。洛阳偏西。可以蔽陕右。而不足以京师。为京师藩篱计。舍汴梁无可议者。此其不可迁者一也。一较量经费。必不可迁也。省会非外府可比。御水其偶。御寇乃其常。若新移他处。则城垣必须加筑。城濠必须加挑。仓库监狱衙署公所必须添建。外府形势多狭。城基仅仍其旧。势必有所难容。若广拓城基。经费繁而难以集事。且汴梁虽已残缺。地当孔道。境接燕京。断不能弃之弗顾。即使改省为郡。一切筑堤挑濠修城疏浅泄水等事。仍无一事可缺。是一迁而增两城之费。不若不迁而节省者多多矣。此其不可迁者二也。一审度营制。必不可迁也。汴省当直隶山东江南安徽之冲。设立重兵。始足以资控制而备调遣。若迁省他境。彼处必议增兵。此处必议减兵。即使仍设镇协。必不能如省城之兵额多而将材集。矧汴梁接壤。如东北之归德曹单。迤北之长垣东明。迤南之颍亳萧砀。其地犬牙相错。其俗强悍著名。一值多事之时。必因地旷兵少。乘虚窃发。患有不可胜言者。是省城迁而营制必变。营制变而安危顿异矣。此其不可迁者三也。一文武闾场。必不可迁也。河南文闾乡试。不下万人。加以商贾辐辏。动辄数万计。即武闾教场可在城外。而商贾寓所。均在城内。以各府城地面计之。实无一可容者。闻陕甘合为一闾。以甘肃无地容建贡院也。安徽江苏合为一闾。以安徽无地容建贡院也。若省城果尔迁徙。欲置科场于新城。则限于地而难容。欲仍在旧城。则百执事临时调派。一切

窒碍。且迁省原为避水计。若科场仍置旧地。则每逢秋试。正值秋汛极险之时。更将何计以避之乎。是省一迁而科场亦大费周章。此其不可迁者四也。一劝谕捐输。必不可迁也。本年黄水漫溢。城垣残缺。闾场拆毁。堤濠淤垫。在在均须修筑。惟 国家经费有常。断难各项请帑。势必藉资捐助。现在一经劝谕。人即乐于捐输者。为省城仍旧故也。若迁省之议一行。则人心必多惶惑。谁复踊跃乐输乎。且省城乃九府四直隶州所倚仗。为省城计。则各府州县皆以为分所应捐。若废省城为外府。则人人视同隔膜。劝谕者亦无从措词。是省一迁而劝捐之说全行格碍矣。此其不可迁者五也。一体察民心。必不可迁也。中州之民。安土重迁。读盘庚三诰。民情概可想见。本年大灾之后。元气亏损。急宜休养抚息。俛甫经复业。遽令迁徙。富者自顾产业。而必不欲迁。贫者苦无资斧。而必不能迁。故家大族恋先人坟墓。而又必不忍迁。加以驻防必无可迁之地。回民必非乐迁之人。本欲安之。适以扰之。本欲靖之。适以乱之。且 朝廷设官。原以民。如谓迁省不迁民。官可迁而民不必迁。是官移乐土而弃民于危地也。揆之各上宪爱民如子之心。必不出此。此其不可迁者六也。以上六条。均属上关 国计下民生之实在情形。矧值海疆多事。人心宜静而不宜动。迁徙之说行。必致人心摇动。其患有不可胜言者。如谓城外四面淤高。中成釜底。不无后虑。窃惟衡工之后。不闻再有衡工。马工之后。不闻再有马工。仪工之后。不闻再有仪工。良以经办大工处所。堵筑自必加固。兵夫自必加防。非寻常工次可比。应不致复有他虞。现已刻期合龙。所有善后事宜。急宜于春正会议。次第妥速举行。更可以工代赈。俾亿万灾黎。藉资糊口。此则满汉军民人等。焚香顶祝。仰戴 皇仁于生生世世者矣。

#### 城工善后管见

邹鸣鹤

查各绅士稟陈免迁省会议六条。悉心详察。内如文武闾场一节。尚可择地另建。劝谕捐输一节。尚可分别请帑。惟是形势必不可轻易。经费必不可营。营制必不可骤更。人心必不可摇动。四者均切中肯綮。确凿有据。是省城必不可迁。其理然。其势然也。然迁固大难。守亦不易。迁则费繁事棘。其势万不能行。守则复业安民。其事亦须详审。谨就管见所及。舆论所同者。请为执事一一陈之。一省城自六月内被水后。西北西南一带城墙。非闲段坍塌。即大半鼓裂。女墙拆卸殆尽。东北东南虽较完整。而雉堞十去三四。鼓裂亦居其半。且沿城淤垫。城墙低不及丈。高亦祇一丈有余。此后虽未必即有水患。而御寇御盗。必应思患预防。今残缺低矮若此。所谓保障者安在。此城垣之不可不急修也。一查城外濠沟。西北西南一带。淤垫最甚。自东门六堡以下。稍见沟形。深亦仅一二尺。若非大加挑浚。城内之水无可出。城外之水无所归。一当霖潦。

必成泽国。且濠之受水。即以保城垣。城与濠倚如唇齿。无濠是无城矣。此城濠之不可不急浚也。一查护堤所以御黄。为大堤重门保障。今堤身自北门外一带。河溜所经。都成平地。即闲有存者。淤剩祇高四五尺七八尺不等。其余三面。淤垫亦居其半。是大堤无重门矣。修城浚濠而外。必亟亟补筑加高。庶可藉资捍。此护堤之不可不急修也。一查省城东西隅。旧有惠济河一道。由祥符陈留杞县睢州柘城鹿邑。以达于亳州之淮河。一可泄开归陈三属坡水。一可分黄河盛涨漫水。一可为省城积水尾闾。乃水利之最巨者。前经费新桥栗朴园诸公议浚未果。及今力图。能将该河挑浚深通。则城内积水。可直达惠济河。不但目前大利。即有意外河患。亦可分流下注。省垣自免吃重。本年河偪省垣。至危极险。未尝不太息于前议之不行也。此惠济河之不可不急开也。以上四大端。均属至要。而文武闾场关系大典。城楼营房以及臬署中军署各公所关系办公。均属要中之要。缺一不可。然或同时并举。不特需费万难。经理亦难得人。应于营合计之中。分先后缓急之等。其序有可得而言者。一查水门洞。本为城内出水之路。今已内塞外垫。淤至二丈。而城内积水四围。形若巨湖。夏闲大雨时行。必至街衢溢满。为患不小。应于正月首开五门之后。一面将各城积水。逐节疏通。统归一路至水门洞。一面将水门洞内外竭力挑挖。去淤就下。一面就本有之惠济河头。赶挖惠济沟一道。约宽三四丈。深丈余。使城内积水。全由水门洞出以注之沟。由沟以达之惠济河。一气贯注。全城可免水患。而城外积水更巨更多。赶将城濠开挖深通。以宽七八丈深一丈七八尺为度。使各路积水统归一濠。此为第一急务。四月中旬必须办竣。此后则修城垣复贡院二事。必不可缓矣。盖合龙之后。城垣水退。残破全露。藩篱尽撤。盗贼时时可虑。而贡院工程浩大。后岁即届宾兴。必须于一年前兴工。临场方可不误。明岁夏秋闲。先以此二事。分人分款。同时并举。期于必成。此次要之急务也。至护堤虽以御黄。而明岁下南厅办理善后工程。大堤必加高培厚。自然巩固。护堤即缓至后年赶办。似尚无虞。惠济河自祥境陈留杞县睢州鹿邑柘城一带。工长费巨。固属必不可省之工。然于急中筹其至急。则惠济沟既经开泄于前。惠济河自可接办于后。此二者皆系后年要工。可缓办而断不可不办者。合诸教场城楼营房臬署中军署各工。以次分别办理。总计非一百数十万两不可。其筹划之方。有可得而言者。查祥工失事后。请帑计至五百万外。加以守城之费八九十万两。三省赈恤之费约百数十万两。已为至优至渥。我国家经费有常。且当海疆事棘。经费支绌之时。凡我臣工。具有天良。断不敢再请帑项。上廑宸衷。则议摊议捐。其亟亟矣。查豫省办成案。每值要工。奏明由司暂垫。分年按地摊征归款。现在善后。应即照此办理。而年限加近。至多以三四年为率。期于库款早归。公事亦可得济。此一法也。善后诸事。原以保省城。开属

各邑。或附隶省城。或近联会垣。各绅商深知帑项艰难。目击工程紧要。自应首先从厚捐输。为通省倡。而八府四直隶州。均恃省城为根本。省城有事。凡属隶省城者。均应竭力捐输。以襄要工而笃梓谊。此公议所在。诸绅商谅有同心。加以破格优奖。必可踊跃奋勉。多多益善。此又一法也。二者合计营。所以补帑项之不足。聚百八邑绅民之力。为千百年久远之计。理大物博。众擎共举。百数十万金当可力图也。总之此事至巨至要。为数百春秋所未有。为亿兆苍黎所托命。不能困难而不办。且不能困难而缓办。惟在择人以任事。筹款以济公。相先后缓急以纾其劳。稽工价料物以核其实。心不可怯。怯则愈退愈难。序不可紊。紊则愈杂愈难。时不可失。失则愈久愈难。愈积愈难。惟知其难。不避其难。亦何虑其难而不可为也。当此 国家多事之时。汴梁为中枢要地。中枢安。则肇域皆安。肇域安。而我 国家亿万年金瓯永固矣。

中牟堵口管见道光二十四年

邹鸣鹤

谨按中牟大工。土性纯沙。金门深至十一丈。虽自走占以来。口门拆展。逐渐停淤。现止深四丈余尺。而新沙底见溜即淘。水深不能预定。兼之引河头层滩重。吸溜无力。两坝恐致吃重。则办工难矣。大工费帑已至七百余万。此后重兴工作。接坝挑河。约非五百万金。不敷工用。现在内外库项支绌。无从拨发。则筹款难矣。此二难者。势所必然。人所易见。亦人所共知也。然办天下事。不外理势两端。必先折衷乎理。而后权衡于势。理之可办可不办者。势有所难。则或可中止。理之当办必办。万不可不办者。祇应设法以济势之穷。而不能因势而悖理。查黄河自中牟漫口以来。河南之开封归德陈州。安徽之颍州凤阳。江南之淮安扬州诸郡境。而至洪泽湖。被水之三十余州县。皆 国家腹心要地。迥非海疆偏僻可比。水过之区。至今村墟寥落。城市浮沈。若不及早挽回故道。直是洪水泛滥。复见今日。有是理乎。此不可不办者一也。三省被灾之民。不下数百万。经年昏垫。随地流离。其鹄面鸠形编茅掘穴而居者。沿堤沿河千余里皆是。大抵暂忍饥寒。专望合龙复业。一闻缓堵之说。生全无望。人各自危。必致弱肉强食。聚众滋事。其害殆无底止。此不可不办者二也。淮阳一带。为漕河咽喉之地。今以洪泽湖受全黄下注。一遇涨漫。堤防告警。漕道必致中梗。将来不堪设想。此不可不办者三也。河南省城。中枢要地。经祥工浸漫之后。竭全省官民心力。始得修复。今黄河逼近护堤。汛涨仍虞漫及。全城数十万生灵。安危难卜。年来官绅环守。比户担惊。岂能常年以为故事。此不可不办者四也。此四者。理之确不可易。人所易知。亦人所共见者也。或者曰。理固如是。其如筹款无出何。不知不办之费。更有甚于办之费者。即以河南而论。自春闲大工停缓后。奉准加赈三月。计费约八十余万。加以各州县

蠲缓约四五十万。合计银一百二三十万两。其安徽江南两省灾赈蠲缓之数。各以百万为率。统计三省总须三百余万。而于大工无纤毫益。黄水之泛滥自若也。不堵。则明年之灾赈蠲缓依然也。不堵。则年复一年灾赈蠲缓有加无已也。是欲省办工有定之费。而转贻不办无穷之累也。且即为不堵计。断不能一任浊流横溢中土。久后必当别筑长堤以束之。千里平沙。凭空兴办。计筑堤之费。必有十倍于堵口之费者。此又在年年赈缓之外者也。然则堵费较省。究将何出乎。愚见豫省及各直省续办捐输。圣谕煌煌。专为工需筹款。此事责之一省则有限。普之十七省则不绌。以十七省力合营。必有成效可观。惟捐输期宽。办工期迫。今议八月以前。各省捐项全数解工。此外先行借拨若干万两。捐有成数。陆续归还。此中权衡缓急。原非外吏所能深悉。然十七省常年捐输。总可得银数百万两。工需不致无着。则理之可决者。或又曰。即使费用有出。其如工程棘手何。不知治河犹治病也。

治病而不知病根。则医药无灵。病根既知。则药得力而医自灵。今日口门之病根。在纯沙。在河头滩阻。人人切知病根之所在。而力救之力挽之。祇须白露后细勘情形。或将大坝斟酌向背。避深就浅。或将引河挪展口唇。刷滩迎溜。或接长挑坝以使之东注。或添建二坝以使之擎托。循前辙而精益求精。集众长而断以独断。必谓人力殫尽。天心仍不悔祸。应无是理。要之前此垂成忽败。固由形势之吃重。金口之过深。然不遇风狂涨骤。未必失事也。执偶尔之失。而谓后此之必不成。有是理乎。乃又有为之说者曰。此坝即能堵合。下游淤垫已甚。下壅则上溃。不旋踵恐又失事。则真因噎废食之甚者矣。无论仪睢以下。受淤本少。下游自畅。无论开挑引河。导水冲刷。下游更畅。即令河身高。合龙后又酿危机。岂不知善后工以两堤加高为首务。河高则堤因之增高乎。岂不知分厅分汛而守者专司防险。彼时岂无抵御之方乎。靳文襄公论河曰。祇有补偏救弊之方。从无一劳永逸之策。正是此旨。若执因噎废食之见。谓合龙后倍难。不如不合之较稳。是直置洪水泛滥于不问也。是直置三省百万之民荡析流离于不顾也。是直欲废漕道而弃汴省也。理之所断断不可者也。不才往来工次。目击鳩形鹄面编茅掘穴而居者。比比皆是。辄为掩面伤心。不忍正视。兹蒙执事谆谆咨询。不觉倾倒而出。语多狂瞽。意出至诚。虽以此获多言之咎。出位之讥。亦不暇顾。伏惟大君子采择而鉴宥之。

### 筹河论上

#### 宗源瀚

光绪十三年八月十三夜。河南郑州下汛石桥决口。于是朝野上下。无不皇皇以不能塞决为忧。窃以为此不足忧也。前明河防。被大害兴大役者五十余。我朝二百余年。东南两河。除平漫不计外。夺溜大工亦三十九次。未有不能塞者

。咸丰五年。铜瓦厢决口。时值用兵。无暇兴大役。且欲试行北流。工遂未举。非不能塞也。豫河之工。在北岸难。在南岸易。南岸口门水深溜急者难。口门水不甚深者易。康熙六十年之马营口。乾隆四十六年之青龙冈。工阅三年而后成。青龙冈以徙堤徙城。用帑至二千万。嘉庆八年之衡家楼。廿四年之马营坝。虽皆秋决春塞。然一则用帑千万。一则用料至二万数千垛。至今谈者变色。皆北岸也。若南岸则不至乎是。南岸如乾隆四十三年。祥符仪封五挫于垂成。道光二十三年。中牟九堡将合时亦连失五占。然一则口门水深十一丈。一则口门水深九丈也。且初工虽未就。而守其已筑之坝。至次冬旋合。此外南岸之工。如中牟杨桥考城五堡。张家油房。睢州二堡五堡十三堡。仪封三堡。祥符三十一堡。或不三月或不两月。其棘手者亦仅至次年正二月迄工。今郑工居南岸。文成阿桂奏议云。荥泽郑州距广武山甚近。土性高坚。闻决口以后。水平溜缓。非甚难措手之工也。岂有不能合龙之理。故曰不足忧也。虽然。有可忧者。口门太巨。兴工太迟。集料太艰。本朝三十九次大工。与文襄靳辅连塞南河二十一口。口门或数十丈或一二百丈。未闻有五六百丈之事。最大者。乾隆中中牟杨桥。嘉庆中武陟马营坝。道光中中牟九堡。亦仅三百余丈耳。若南河云梯关外陈家埔马港口。堤卑防懈。迥异内地。马港口称七百丈。然近海溜缓。且过水亦祇三百余丈而止。今郑工乃至五百五十余丈。创巨痛深。其由来殆非一日。自来霜降水弱。大工聿兴。极迟冬十月十一月。今十二月中旬始定计。正月初闲始筑东坝。距清明桃汛不足两月。工则繁。时则迫矣。料为塞决之大需。犹用兵之必先筹饷。未有无刍粮而能用士卒以制胜者。乾隆三十一年。铜沛厅韩家堂漫口。特旨豫抚将存工料物由黄河运用。即徐属大工办料。亦必择上游铜沛萧砀丰可以顺流运送者。乾隆三十九年。清河老坝口之决。甫报三十余丈。即奉旨恐江南所产之料不敷。豫东两省。豫备盖于其先事。以计虑周密。惟恐其或滞也。嘉庆四年。南河邵家坝漫口。吴总河璈疏言。堵工首在料物应手。始能一气呵成。近工多系灾区。下游又不通水路。远处搜买。运费倍增。一垛需数垛之价。来路愈远。到工愈缓。一遇阴雨泥泞。更多迟滞。料贩刁诈成习。远者固以挽运昂价。近者亦或囤积居奇。委员于本工设厂招收之外。又于豫东连界分设数厂。俾料户有各路牵制。不致逞其垄断。又因民之不信官也。奏明另加帮价。照民闲时值交易。大张晓示公平现价。委员发银领办。仍设法令地方道县。劝令驯善之户。先办若干以为之倡。远近民人目睹其利。始辇运以来。渐次云集。盖于其既事。又多方计划。惟恐欲其入而闭之门也。

凡所以为绝大之工。急待之料。不如是。不足以集吾事也。近年山东派州县办料已成弊政。非不发款也。而先料而后银。辗转详禀。姑无论其艰耗之累官何

如。试问州县岂能垫。岂肯垫。遂亦以先料后银之术施之于民。夫上司施之于州县。虽后犹有也。州县施之于民。曰后则竟无矣。非必官尽入橐也。转发有绅董保长。官曰吾以丁役转运。待次候时。领费兑价各耗若干。绅保亦曰。吾以催集汇总。分设公所。领费兑价又各耗若干。加之以延欠侵挪。而亿万人区区之微价。尚能到茅檐蔀屋中乎。且也持养命之料。易无之价。而犹必自备舟车牛骡。喘汗饥疲。送之县城。挽之工次。其中苛索勒索。废时辍业。弊害不可胜言。派一县办而一县骚然。派通省办而通省骚然也。今河南乃效法山东。于工之初起奏内。已明言迭抢奇险。陈料已空。旱潦不时。新料短少。而曰摊派六十州县。严定功过。勒限购运。夏邑等县推波助浪。又于派料之外。用兵差例派车。道路汹汹。遂至围署伤官。而民亦枪毙。传闻竟有焚料以自者。九月已备兴工。而十一月奏言正料尚不足十分之一。今年正月东坝储料。尚祇一千七百垛。料愈短而工愈延。工愈延而合龙之期愈杳。所谓欲速反迟。似省而费矣。九月十一日 谕旨。即着部库先拨银二百万两仍续筹的款源源接济未到以前准由司库提款应用飭令赶集料物乘霜清水落之日节节进占。 庙堂之谟。同符 祖武。 圣明在上。知必先有银而后可以办料也。乃不一律发款采买。而派州县办料。虑民闲之少料乎。州县岂能为无米之炊。虑公平收买之昂价乎。嘉庆十一年。钦奉 朱谕。河工至要民命攸关总不必存惜费之见。十二年。南河以工料增昂。臬款奏定照例价加增。仍声明设遇漫口大工。事非恒有。准临时据实陈奏。是以十一年郭家房及王营减坝。十三年马港口。十六年李家楼诸工。均奏准确按时价加增采办。工程紧急。祇求料物应手。不能再计价值。况豫省向有奏明例外帮价摊征摊捐归款之案。皆见于总河吴璥之奏疏。虽摊征摊捐。亦不能无弊。然较之令州县张空券以迫取于民。犹为彼善于此。且州县虽受勒迫。终亦必昂其值。似节而仍滥也。州县亦非人人不可办料。惟先料后银。与领银办料。一转移闲。而利钝迥别。价不吝而料大来。料大来而价必落。善持筹者无滥费。似宽而仍严也。杜浮冒在任忠信。岂在吝出纳乎。观李薛两星使合疏之词曰。州县既无巨款。民力亦虞不堪。艰迫情形。尽此二语矣。夫使民疑极易。使民信极难。既见迟价扰民。未必不已中途易辙。然民或疑其初而不信其终。则有吴总河办邵家坝工之出示示信劝驯户为倡之成法。在今春不能合龙。必仿中牟诸工。将已筑之坝设法防守。俟秋后兴办。殷鉴在前。购料有法。故不惜反复切论。

若夫探源之计。则既事而购料。不若先事而储料。康雍以前。镶埽犹用柳。靳文襄治河书。柳遇水则生。草遇水而腐。当风迎溜。柳七而草三。勤恪齐苏勒奏。束埽以柳为骨。则工坚而帑省。柳不。始代以苇柴。文端尹继善亦奏。柴柳入水。耐沤而经久。次之。故当时河工文武有栽柳之额数。额外之议叙。河

兵岁有栽柳百株之课。不如数者。河牟有罚。士民亦有栽柳种苇议叙顶戴之成例。必使近工处柳苇成林。蔓延野。不尽用秫也。嘉道闲南河奏明徐属用。海属扬属用海柴苇柴。文敏百龄整顿南河苇荡营。虽中有齟齬。然额柴三百十六万束。至嘉庆十七年报采至六百余万束。见之工部奏疏。而中衢一勺中。尚言办理之未能如法。未尽其量。海柴即苇柴之类。凡沿海沿湖滩地皆有。豫省稍难。东省则甚多。南河无工有料。更宜力谋以济邻封。在有心有力者。毅然殷然。力筹大本。足无事时之修防。备有事时之携取。省千百万之 国帑。苏亿万姓之苛派。夫岂难哉。至于大工重三坝。曰大坝。二坝。挑水坝。皆为要着。而尤在坝基之得地得势。二坝相地形。或省或否。然有工竣而补二坝者。则二坝亦非竟无用。挑水坝与引河相呼吸。无挑水坝则引河将不能得力。此三十九次大工。有成案可考。凡习河事者类皆知之而能言之。故不具论也。

汴省拟设河图局片光绪十五年

河道总督吴大澂

再舆图之学。古人不如近世之精。海道长江各图。与海防江防大有裨益。轮船管驾。测量水道。赖有舆图以为表则。画山必及四址。山麓所占之区。非实测不知其宽广。绘水必及沙滩。河脚所占之地。非实验不知其浅深。而黄河之曲直宽窄。与河防关系尤重。向来绘图多出吏胥之手。仅知大略。并不开方计里。河臣治河。求一详细河图而不可得。中州官吏士子。亦无精于测算之人。风气未开。难求实效。臣拟于汴省设立河图局。咨商南北洋大臣两广总督船政大臣。选调津沪闽粤各局熟谙测绘之委员学生二十余人。咨送来豫。分段测量。自河南之阌乡县黄流入境之处。至山东之利津海口止。绘画全图。刻成精本。亦河工善后之一端。虽河道时有变迁。而堤岸之宽狭。何处顶冲。何处坐湾。堤内之老滩嫩滩新坝旧坝。堤外之水塘土塘官地民地。大小诸河之会合。南北各山之毗连。城郭村庄之远近疏密。皆可一目了然。有定之界址。既可按籍参稽。其无定之滩河。亦可随时添注。实为讲求河务不可少之图。惟该员等航海而来。沿河跋涉。与创办电之员。劳绩相等。非酌与奖叙。不足以鼓励人才。而精于测算图绘之学。颇难其选。不致冒滥。如蒙俞允。俟咨调到局。将各委员学生衔名咨部存案。以昭核实。是否有当。谨合词附片陈明。伏乞 圣鉴训示。

查革河南河工积弊并拟改章设局疏

许振祜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十六年六月十三日。奉 上谕。给事中张廷燎奏河工积弊亟宜革除并陈管见一折等因钦此。遵 旨寄信前来。臣钦奉 训谕周详。莫名感悚。惟时抚臣倪文蔚适已因病出缺。臣自接河篆。未及两月。即



驰抵工次抢险。一切积弊。未能周知。因与护抚臣廖寿丰会商。札委委员密查在案。臣惟 圣主有核实之政。则才鼓舞。当共奋于功名。微臣忝宣防之司。当激发天良。何敢避夫劳怨。臣昔官河北道。值 钦差大臣孙毓汶乌拉布奉 旨查办河工。臣即以裁款改章之说进。几为通工之所不容。今复叨荷 天恩。畀以全河总任。是臣仰酬 高厚主成。在此时矣。履任以来。痛自振刷。诚不免矫枉过当。然臣必以坦白习勤。可任属僚之推究。庶几执法整顿。亦当退无后言。今按张廷燎所奏。其指斥弊端。未必无因。亟应详查禁革。其条陈办法。略得近似。尚须切实讲求。如所称由司发款。道厅皆具空白印领。由该道填注数目。填注一万。祇发五千。此五千复有折扣等语。臣官河北时。查各前任未曾有此。推之开归道亦当复然。顾此语风传已久。密访各厅。诱之使言。且属无所顾忌。不妨揭出。以纾患苦。乃该厅等合词禀复。坚谓无之。意者大汛将临。该道每酌留若干。以为抢险之用。工多则多给。遂有参差。而领款少者。不免怨望。物议之来。或即由此。至折扣一节。查除减平部饭等项。应随发款坐扣外。未闻别有折扣。若霜酬名目。早经查禁停止。自郑工失事。河上益复萧条。虽查无确据之弊端。不得不变法以杜其隙。应如张廷燎所拟。准令各厅员赴司领款。则两道不与支放之事。自可不沾克扣之名。稽查维持。实有裨益。臣等仍通飭所属大小衙门。如有折扣偷减情弊。除严治罪外。仍按款追缴不贷。至迎溜筑坝一节。本系正办。臣初至力主此说。今抢险一次。乃知小险则抛石可御。大险则非广用料。鲜有济者。砖石保常。料保变。此定理也。石坝既多。自可省扫。亦定理也。然其要在得人。有决矢可用之人。即有确切不欺之工。且必有便不多之费。谓立一法而能永除积弊者。从古无是道也。谓得其人而不能破除积弊者。亦无是理也。张廷燎又请酌提一成。为各衙门办公之需。查河南司道府厅。皆经涂宗瀛奏定公费。而以开归河北两道属之河工。事同一律。自应给予公费。现查督抚两道七厅。共十一衙门。自幕友委员差官。至胥吏外工走卒。月领口粮者。不下数千人。约计非七万五千金不敷。拟请以此数垂为定额。亦仅少逾一成之数。此臣等就张廷燎所奏斟酌妥议之实在情形也。抑臣更有请者。河工诚为漏卮。 朝廷岂不深知。特以天事无定。故每不能责实。不知河或改道北流改道南徙者。自是天意。不关人事。然必数百年而一变。或数十年。又若前岁郑工溃决。全河夺准入湖。奔流年余。并未入海。不知此水消归何处。此自变异。不可以人理测。他若各厅修守。皆有旧章。年河势。可得大概。但使去隐饰而殫实心。即可筹稳计而得良法。何至年年添款。事事颓废。在工尚以为不足。局外直斥为侵渔。臣实羞之。故改章之举。早蓄此念。言官条陈河工。重在惜费。臣之条陈河工。重在保险。先保险而后筹减费。人之所共知也。先减费而敢任保险。人之所不敢言也。

此事固非改章不能行。实非河臣身任其事亦不能行。臣请先胪陈积弊。后明办法。一一为我 皇上陈之。其一曰把持之弊。各属皆有幕友。河工独曰库储。其余例案。全不知之。独抄撮部中报销之册以为秘本。其在河督署中者。则以险工恐吓。使之不敢拟议更张。而于奏报无工处所。亦必故作张皇铺排。以为见好受谢地步。其在河道署中者。则以力请添款暗阻发款为务。其在各厅署中者。则以节省工料劝留银钱为务。此弊不除。各官皆为蒙蔽。而河臣受累尤深。故臣初次任。即不延用库储。众论哗然。臣不为动。其二曰鞅鞅之弊。各厅岁办料砖石。本系领款所购。而于交卸时。复将余存列入交代。且于道库陆续扣领。故有已故厅员。其子孙仍支领一二十年者。因之有料亦不办工。留积异日家私。其实料早化灰尘。砖石亦归乌有。纸上凿空。坐收实利。此弊不除。实属不成事体。故臣此次改章。于霜后查取各厅所存料砖石。概行充公。不准再立交代名目。以断葛藤。其三曰失算之弊。大凡料早买则价廉。后买则价贵。砖石先办则有济。后办则无及。同一支放。早则可供急变之需。迟则必有贻误之患。查河工款项。名目纠纷。有所谓额款者。有所谓奏添节省防险者。有所谓另案砖工埽工土工石工者。其实则取之司库。分别各名。以便报销。而弊端即由此出。约计每年报销六十余万。而司库必陆续拨给。或迟之又久而拨给。有事不能为先时之备。无事究可便中饱之私。以至遇险而故称垫用。河臣尚不能稽核。部臣又安得而考察之哉。此弊不除。无从核实。今臣拟定改章。每年请款。即以六十万为率。寻常抢险。似可不必加添。而将各种名目。概行不用。特定名曰岁修额款六十万而已。拟请司库定于每年十月发四分之一。以办料砖石。次年二月发四分之一。以办春镶埽工。次年五月发四分之一。以办大汛防险。次年七月发四分之一。办善后各工。眉目犁然。免致所报非所用。所用非所报。于是河督道厅。人人有保固之责。不得不讲求。不得不节省。无意外之希冀。则必无意外之铺张。有先事之取资。即可责先事之实政。按时课功。不能遁失。其四曰忙乱之弊。河臣以公事责之两道。两道以公事责之七厅。七厅以公事责之外工。问其底蕴。半未深悉。遇有险工。加倍张皇。即求添款。计较已定。先请河道。次请河督。至则人工纷纭。无从稽核。用料无料。用石无石。临时采办。辄称借垫。河道茫然。河督默然。但添款了事而已。不知岁领之款。所办何事。何至有工即尔竭蹶。谓之无弊。其谁信之。此弊不除。则奏报几无实话。臣愚以为既为此官。则当各任其事。与其因人误事而自被罪。不若奋身任事而可认真。故臣此次改章。拟以身先属。先事预防。庶不淆混。

四弊既明。然非另设河防一局。究竟不能更易旧辙。积久终属空言。何也。河工习气已深。耗费亦甚。即发款尽归厅员。而厅员每办一工。实比外人所办。

昂贵数倍。盖其受制非止一二人。开销不止一二处。所从来远矣。各厅如此。一厅岂能独异。印委员弁。可借上司弹压。至于不在官之人。招用不能过严也。应分润之人。有工不能尽省也。臣拟设局比较。庶可除去其弊。如同办料石。臣局之所报如此。则各厅之价。岂得顿相悬殊。每遇险工。臣局先有人专司。则各厅之人。究亦无从蒙蔽。故臣拟请岁支司库银六十万。共四十八万。概归七厅赴司分四次支领。另提十二万两。设一河防局。由臣主之。所委各员。不分河工地方。总求廉介精细熟谙工务之人。不徇人情。务责实效。其银亦不入局。寄存藩司外库。凡领银办工。由工员开陈实数。俟提调核定。两道上详。臣即批准。赴司领取。总求涓滴到工。并比河工格外省费。一钱可作两钱之用。如复有弊。臣愿一人独承其罪。且先期相视险要。广储料石。无论何处有工。即饬局员飞驰办理。用厅员之兵夫。动厅员之存料。如有不足。概行取给河局。厅员遇工。除将派定所备料石杂料用毕后。即算无事。不必另禀。以杜蒙混来添之弊。凡河局专管。先时筹备。临时策应。随时稽查。且可代任勤劳。代承责任。代为禀报。以臣拙见所揣。照此行之。应可弊绝风清。不必另请添款。似无意外之虞。惟此系实用实销。将来各厅报销。仍按旧章办理。河局报销。祇能据实开单。惟乞  飭部臣少从宽假。庶臣得以董率各员。共竭心力。以保险工而芟浮费。事如有效。仍按两年安澜。将委用各员。吁乞  天恩。从优给奖。俾人人自奋于功名之路。而尽破保其身家之私。如此真伪相形。勤惰相较。物料充积。石坝林立。谓两岸工程。从此不日有起色者。臣不信也。目下节交秋分。河流顺轨。足以仰纾  圣廑。除沁工河武两县工程。向系地方官督饬办理。及金乡是否可以建闸。业经护抚臣委员往查在案。应由护抚臣另案覆奏外。所有遵  旨革除河工积弊。并议改章设局。以保险工而节浮费情形。谨会同护抚臣廖寿丰恭折具奏。伏乞  皇上圣鉴。

#### 覆陈体察豫东河工情形疏

河道总督任道镕

窃臣于光绪二十二年正月十四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本日奉  上谕。前据工部议覆御史胡景桂奏请将山东河南两省河工变通办理山东黄河一切事宜巡抚兼辖已久现在李秉衡业经拨款购料妥为修筑至河南七厅修守工程现在春汛届临正关紧要任道镕仍着驰赴河南将现在应办工程认真经理河督移驻济宁有无窒碍究竟两省河工应否酌量变通之处并着任道镕体察情形通筹全局奏明办理将此谕令知之钦此。又于正月二十四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本日奉  上谕。前据工部议覆御史胡景桂奏请将山东河南河工变通办理当经谕令任道镕体察情形奏明办理兹据御史熙麟奏河督必辖全河河南山东不宜歧视请饬另行妥议一折着任道镕到任后仍遵前旨悉心体察一并妥筹具奏原折着钞给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

。仰见 睿虑周详。为两省河防计者。至深且远。钦感莫名。臣维我 朝之设河督也。其驻虽屡有更易。必在全局紧要之区。如今之东河是已。言官以豫东两河。无分轻重。是以有河督兼辖全河之请。部臣以豫东两河。应专责成。是以有河督移驻济宁之议。诚以河南则数载安澜。山东犹频年决口。特为此变通之论。以期筹策万全。臣才识谫陋。讵敢妄抒臆见。有所避就于其闲。惟臣于两省河工。昔曾亲。此次道经山左。再东河。体察全局情形。有不得不直陈于

圣主之前者。查东河南岸三厅。计长二百余里。北岸四厅。计长二百四十余里。河宽十余里。设文武厅汛。分汛设防。每汛不过数十里。南北两道分任其事。河督总其成。当年南北岸十五厅。自铜瓦厢决口以后。祇有七厅。其时军事方殷。岁款不济。坝渐塌而埽日多。工虽短而险迭出。数十年以来。如祥工如牟工如茌工。多则费帑千余万。少亦数百万。如最近之郑工。费至一千二百万堵筑既迟。害尤烈。黄河变幻。祇在瞬息之间。不得谓已治已安。稍存懈。臣到任后。复周七厅。查南岸各工。上南中河临黄埽段绵长。最为吃重。下南次之。次大工。皆由此出。动关东南数省之安危。北岸各工。祥河下北临黄埽段。比南岸略松。黄沁粮次之。大汛将临。河督驻工。督率道厅员弁。来往稽查防守。不容一日稍。诚如该御史熙麟所奏。河南之河。不决则已。决则其患必十倍于山东。是通工之夷险。不在道里之短长也。此臣体察河南河工之实在情形也。若山东河工则异是。此河名曰大清。自曹州而济南而武定。至利津铁门关入海。计长九百余里。咸丰间。南河全溜灌入。河身仅宽里许。并有不足一里者。节节坐湾。十数年间。沿河居民。自行修防护。递年淤高。自长清齐河以下。河心饱满。未至海口。而水已难容。动漫溢。同治十一年筑侯林。踰年筑贾庄以后。官督民修。派勇分上中下三游防守。因民而加高培厚。民纾回。尚复此堵彼决。防不胜防。

臣于抚东时。知山东河患未已。曾派熟悉河工之员。自上游濮州菏泽起。至海口利津止。令其乘舟测量宽深丈尺。而知此河有三大病焉。曰曲。曰淤。曰窄。犹之人身痼疾。奏效无期。

圣主廑念民依。屡派大员履勘。光绪八年桃工竣事。又蒙 简派部臣游百川赴东。会同抚臣陈士杰筹办全工。继以抚臣张曜百计图维。此十余年间。筑堤浚河堵口建坝。除奏拨岁款不计外。闻已费帑一千一百余万。迄今并无成效。依然溃决频闻。此非谋事之不忠。实亦人力所难至。惟年为患。不至如东河之甚耳。此臣体察山东河工之实在情形也。臣受

恩深重。自揣精力尚可勉支。但求于河务有裨。无论专管统辖。必当力任其难。万不敢自安逸。无如桃伏秋三汛。正河工紧急之时。河督驻工修防。此数月间。即专管河南两岸。四百数十余里之工。已有日夜不遑之势。今议统辖全河。无论东境事属创始。势所难行。即使照东河成法。规画井然。事事应手。

而济宁离河南工次。约五百余里。离山东济南武定中下游最要工次。约七百余里。伏秋大汛。河势顷刻变迁。顾此则失彼。断非一人所能兼筹。亦非一人所能遥制。臣遵 旨通筹全局。再四思维。河督移驻济宁。固属窒碍难行。统辖全河。亦系鞭长莫及。臣实未敢迁就。贻误将来。且黄河自入东境。已四十余年。皆由任抚臣应机筹策。缓急可恃。呼应较灵。臣实身当其境。非敢为遥度之辞。况常年海防无警。似未可以兵事仅见。一例之。现任抚臣李秉衡素抱公忠。其才略实有过人之处。臣愚以为东境河工之治与不治。不系乎河督之设与不设。应仍归巡抚兼管。以一事权而免纷歧。惟闻铁门关业已淤闭。海口改道韩家垣。又改道吕家洼。应请 旨飭下山东巡抚相度地势。每年添筹经费。将海口设法疏浚。顺水归槽。使之畅行无滞。是亦补救全河之要策也。所有两次钦奉 谕旨悉心体察通筹两省全局碍难变通山东河工应请仍归巡抚办理缘由。谨恭折覆陈。伏乞 皇上圣鉴训示。

## 卷一百八 工政五河防四

### 黄河南北流利害说

金安清

黄河之为患中国。上下四千年。神禹导之。自龙门底柱。至于大陆大伾。折而东北流入海。三代屡迁屡东。而下流入海处。终不出冀州之域。至周定王五年。河决胥口。为一大变。盖已一千六百六十余年矣。又六百七十二年。至王莽时。河复东决。又五十七年。至东汉明帝。使王景治之。乃由千乘入海。即今之大清河利津海口也。其东即为泰山。冈岭亘数百里。山障之。河流不能再东。故历汉魏六朝隋唐。凡九百七十七年。河无大患。至宋仁宗庆历八年。治决于商胡。分东流北流。自此通塞靡定。又一百四十年。至金章宗明昌五年。宋光宗绍熙五年。河乃徙于故道之南。仍分两派入海。其南流已侵泗淮。而北流仍在也。又九十年。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会通河成。北流遂微。又二百五年。为明宏治七年。刘大夏筑断黄陵冈。北流始绝。又七十八年。隆庆元年。茶城长堤成。各支河皆塞。于是始以区区之清口。淮河之故道。受万里全河之水。自明及 本朝。南北两岸。决口殆七八十次。黄河南流之贻害于国家者大矣。北流乃河性之常。而南流则仅始于前明及 本朝三四百年闲耳。即以嘉庆一朝言之。曹工邵工唐工丰工睢工减坝李家楼马港口陈家浦兰仪马营坝。几无三年不决者。一决则挑河筑堤两项。必用帑七八百万。而人民庐舍蠲缓丁赋尚不与焉。道光年一决于于家湾。再决于雀镇。而祥符中牟两次大工继之。咸丰初年。丰北蟠龙集。初次费帑四百万。堵而复开。至第二年。又费三百万而复合。此尚系秋令决口。冬令兴工。不出半年之内。口门水势不深而言。若如现在

之铜瓦箱。已行溜十七八年之久。大溜愈刷愈深。口门水下必有二十丈之多。堵合时。大扫即须宽二十丈。再加上水边扫。恐已非五六百万不可矣。旧河已成平陆。以一千三百里计。其近口门之五十里。必须挑宽四五十丈。深二三丈。方能吸动河流。挽归故道。大抵需银数百万。再下一百里。宽二十丈。又须数百万。再下一百里。挑宽十五丈。深一丈五尺。再下五百里。挑宽十丈。深一丈。再下五百里。祇须挑沟深四五尺。宽四五丈。又须三四百万。统计挑河由宽而窄。由深而浅。方价由多而寡。总须银一千数百万两。南北之堤计两道。计长二千六百里。其宽高虽稍减于河。而挑河乃仅松土。筑堤则加砢夯。约须银一千余万两。又一千三百里。约分二十厅。每厅扫工之处。即六十工。每工有扫有坝有柴有石。至省十万两一处。六十处即六百万矣。统计挑河筑堤堵口添扫四项。约须四千余万两。照原估二千二百万两。几增一倍也。前年武陟对岸堵口。祇用二百万者。乃系分溜。其口门以下。正河并未断溜。情形至轻。其上年侯家林决口。内有南旺湖水顶托。并无高下。与此时铜瓦箱之硬行挽复者。有天渊之别。未能以上两事相衡也。

黄河乃天地气运所关。其势欲北。断不能挽之使南。天意欲南。万不能挽之使北。本朝为国大累者惟黄河。其时天意欲南。故乾隆年闲。孙文定公力主挽河北流。纯皇帝未之允可者。即知人力之不可逆天也。今河正北流。而必欲使之回南。则与乾隆年闲之河正南流无端导北。同一不能行矣。黄河在江南境内。无十年不决。一决而国帑费数百万。今自铜瓦箱北流后十七八年。虽山东境内不无被淹。而从无溃堤决口之事。盖内外地势相平。水由地中行。非如江南旧河高于内地皆两三丈。一决即成巨口也。一经复旧。决在南岸。尚不过淤及洪湖。决在北岸。则仍归冲断运道。有碍于漕矣。总而言之。治河一事也。治漕一事也。治河而治漕又一事也。今奉旨据蒋作锦条陈而河督遵照议复者。祇为通漕计耳。既为通漕。但治关乎漕务之安山张秋一带黄河足矣。不但不必大张旗鼓。力复黄河故道。即照河督之上下游一律作堤。亦可从容筹议。分十年分二十年以次为之。亦不为晚。又何必因治漕而必欲大治黄河乎。譬之居家宴客。祇复修一书厅。足以邀客可矣。何必自大门大厅上房一总兴造耶。若必治河而再治漕。则不但经费数千万。万无此款。即有数千万。而分年带办。在上游后办之工未成。前办之工已坏。又焉能雇集数百万人夫。于一年之内。上下各工并举。一律完竣乎。此皆由于具奏之人。既不知向来东河南河关系重大。办理艰难。平时防守之烦。有事堵筑之巨。故于纸上谈兵耳。若由原议之人。亲往铜瓦箱缺口处所。探量水势之深。水面之广。再从此直至云梯关一千三百里。所有旧堤旧河。一一查勘。其闲如何淤塞如何残缺之各情形。一一皆身亲目。再沿途察访沿河父老兵民。更吊齐本朝二百年治河全书。详细

查阅。则复旧之难。即原议之人。知必缩首咋舌。而不敢持此议矣。为通漕计。即照河督所议。两头添筑圈堤。作为塘河。再加柴石各坝。约计二三百万。即可办成通漕。比二千二百万祇须十分之一。经费既微。时日又速。且有把握矣。山东所淹地亩。丁赋至轻。且不自今日始。小民无可怨尤。不比挽过之后。淹及江南。转觉无端移祸于邻省也。复旧一说。眼前既费帑四千万。从此东南两河添岁修之费五六百万。偶有决口。又须数百万。是无端为国家添一极大漏卮。自来公事无此办法也。至所虑东省筑堤之后。下游各河道无可宣泄。及北堤如溃。害及畿辅。此皆预为揣测之危词。试问两岸筑堤。原可各留水口。况在下游。尤无关漕运。即今旧有诸河。仍入大清河。何所不可。山东筑堤。仅须拦御漫滩之水。如靳文襄之遥堤缕堤斯可矣。堤内之地。未必低于堤外。即有溃决。水落即平。断不致延及邻省。况水过地肥。目前已淹之地。筑堤之后。涸出新滩。补行垦种。必可加倍丰收。此又有益于山东之事也。就中外四人三折而论。游折有病证而无药方。乔折近似而言之尚未痛辟。丁文之折则皆隔靴搔痒。但求黄河归南。山东无患而已。其词皆无当也。

#### 治河议上

童宝善

黄河决郑州。灌尉氏中牟鄢陵商水项城各州县。一由沙河经颍州。一由汝河经怀远。滔滔南下。夺涡入淮。将以洪湖为壑。此咸丰五年铜瓦箱决口以来又一大变局也。议者必有勿治其决挽复南流之计。又必有南北分疏用决口为支河之计。是二说者。在明代皆有之。洪武二十四年。河决原武。东南至寿州入淮。永乐九年。河北入鱼台。复南决。由涡河经怀远入淮。时两河合流。经凤泗以出清口。正统十三年。河北冲张秋。景泰中。徐有贞塞之。复由涡河入淮。河臣杨一魁之言曰。全河初出亳寿之郊。以不治治之。故岁无治河之费。五十年来。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淮。而当事者方认客作主。日筑堤而窘之。以致河流日壅。淮不敌黄。退而内潴。遂貽盱泗之患。御史涂升亦言。荥郑之东。五河之西。饮马白露等河。皆黄河由涡入淮之故道。其后南流日久。或河口以淤高不泄。或河身狭隘难容。水势无所归。遂泛滥北决。然则今之决口。在明宏治以前。乃黄河之正流也。及宏治闲。河又北决。白昂刘大夏塞之。复南流。一由中牟至颍寿。一由亳州至涡河入淮。一由宿迁小河口会泗。全河大势。虽在兰仪考城。流经徐州宿迁。入运会淮。东注于海。而今之决口。犹为黄河之支流也。由正河之说。因其决而复南流。则勿塞便。由支河之说。因其决而南北分流。亦勿塞便。且当山东黄河泛滥。议复云梯关黄河故道之时。则尤以勿塞为便。而愚考证古今。审察地势。窃以为郑州决口必不可不堵。安东旧河必不可复。大清河黄河海口必不可改。请言其略。郑州之决。自豫及皖。始达江

省。历千有余里。水之行也。常半于驿。而今当霜后水落之时。又半驿而不能。其行缓。其流散。故淮扬近地。不见其溃决之显害。若明年桃汛一至。挟其全河湍悍之性。兼长淮七十二水之流。势盛力猛。合二渎以攻高堰。则高堰危。下河七邑之民。将为鱼矣。又或穿运入江。至通州入海。则四渎为一。拂天地之经。奸南北之纪。而洪水横流矣。其上泛。则凤泗皆哀鸿。其旁溢。则淮徐无宁岁。或谓可如明之初年。引入清口。由旧黄河入海。不知自河北徙以来。黄淤高积。引河全塞。淮且不能自达于尾闾。而洪泽全湖之水。皆由三河口以入宝应高邮邵伯等湖。与运河会于六闸。分注江都泰州等境出江。岂能合河淮两渎之水。顺流北向以入海乎。即用人力开浚。不过得一线深槽。疏消漫水。势不能容全河也。或曰。今决口数百丈。傥如青龙冈之役。不能急堵。则若何。曰。秋冬水落。施工较易。用熟悉河工之员。广集人夫。速购料物。定立坝基。明示重赏。兵民兼作。谕以冬底春初。期必合龙。则亿万生灵之命。实赖以济。此郑州决口必不可不堵之实在情形也。近时延张两公之奏。皆主挽复故道。王大臣会奏。又谓故道数百里经行之路。一切办法。俱有成规。且河身宽广。堤址丰隆。因而加工。亦易为力。然愚有同治十二年江苏查勘黄运河图说。详细实测。至为明确。其图中情形。运河及山东黄河。十余年闲。皆有变更。若江南黄河之故道。淤废已久。固无改于旧也。

旧黄河两岸堤工。南止大鱼尖。北止龙王庙。以下俱依滩不堤。自孟工东过海口。潮汛通流。海船能达。自佃河北至大同口。稍有河槽。自周门镇南至沈家营。堤内稍有河槽。自清口东北至海口。两堤计长三百余里。堤内积淤。高出平地者。约四五尺至七八尺不等。自王家营西北至山东单县界口止。两堤计长五百余里。堤内积淤。高出平地者。七八尺至丈余不等。中闲虽闲有河槽。亦不过一线断续。雨时积潦。旱则干涸。丰县北境以下黄河。积沙高垫。山东黄河铺水不能南侵。兰安寨兰仪口相距中闲。一带积沙。高出堤岸一二丈。东西亘二十余里。南北长五里。然则此淤废之河。决不能以人力挽复矣。即本年河臣豫抚之奏。下游堤岸。应修段落过多。河道淤垫。应挑地段过长。工大费巨。不可数计。皆经勘验确实。与图说大略相同。今虽上游决口。可避出淤垫之河身。而下游三百余里。应修之堤。应挑之淤。仍无术以修治。冒昧兴工。又必虚费国帑。贻害民生。此安东旧河必不可复之实在情形也。河自大清河入海以来。三十余年。同治十年以前。河流通畅。无大决溢。虽有修防。比之从前大工。十省七八。十年以后。河身日淤。海口日高。冲决日甚。东民流离困苦。疾首蹙额。而甚冀其它徙。然裘文达有言。由张秋而东阿禹城。以至滨州蒲台利津海口。此古大清河。即汉千乘故道。明帝永平年闲。德棣之闲。河播为八。王景因之以成功。历汉唐至后周。八百余年无河患。是今之河道。实为永



久奠定之河道。但当修治。而不当遽改。确有明证。大清桥畔有坊。康熙年闲刊联。中有岳色河声字。自黄河夺济入海。接泰山之麓。土人以为讖语。谓河流自此定矣。其近年屡有河患者侯家林低洼之处。宋元以来。河屡决于此。今一决而久不堵塞。听其铺漫于郟城汶上巨野各州县。水停而溜缓。溜缓而下淤。下淤而上决。此皆必然之势。而又无束水攻沙之策。民单薄。水至则听其漫溢四出。堤缺水分。河安得而不坏哉。现自光绪九年。陈中丞士杰奏筑下游南北两堤。自东阿至利津。共计十四州县。十二年夏功成。十一年十二年。皆照案培筑一次。而民亦皆津贴加修。堤岸渐已完固。惟海口淤浅。挑挖几穷。最为深害。不知此河未治之故也。从古无浚海之法。而有治河即浚海之法。河水下注。海潮上溢。于口门一顶。潮水锐而中行。河水曲而两散。黄潮交汇之处。中聚停沙。不必海口为然。凡江河皆有之。安东海口之外。有铁板沙拦门沙。在前明已见章奏。而我朝靳张两公治河之后。河流顺轨。汹涌而下。何尝以海口淤塞为患哉。若及今决口掣溜。冬令水涸之时。急于下游淤处。抽挖川字沟道。中闲浅涩各段。测准开挖。相筑挑坝。以激溜头。旧决口数处未合龙者。急为合龙。用昔人缕堤遥堤滚水坝之制。详为规画。既塞郑州决口。由引河跌入河身。河水动荡。顺流而下。并挟泥沙以去。则山东之河道。从此可庆安澜。而于大工河员之中。择其精善河事。通知水学者。委任而久任之。俾其随时修防。措置善后。王景旧绩。何不可再见于今日。此大清河黄河故道必不可改之实在情形也。夫举大事者。必有深识远算。存全局于胸中。而后不致道谋而无成。浮言而惑听。河工关系。在乎民生国计。岂可无一定之议哉。而以愚所见大端。要不外此。饥溺之切身。儒生末吏。皆与有责也。其敢以出位戒。

## 治河议下

童宝善

前议既定。然后治河之要略。可得而言。其塞郑州决口也。有三要。一曰选人才。一曰购物料。一曰严法令。水土之事。与兵学皆为专门。非有真识真才。不能机宜之悉当。我朝如汤文正靳文襄张清恪裘文达诸公。其深明河务者。皆一代名臣也。故曰河臣能知全河浅深宽窄者为上。若为奔走用之才。张霭生河防述言。已言其概。大约须勤朴耐劳。安详持重。而无躁进趋利膏粱纨之习者。此之谓选人才。河工物料。最难应手。扫柳苇。近河颇饶。至若桩木来自江浙。斲石采于诸山。灰钉铁必自陶冶。一有因公扰民。克价肥私物不符式。帑皆虚糜。贻误要工。往事非一。故必纤细亲裁。精心董理。运买必速。储备必宽。给价必实。物料齐而工员兵役皆有以措手。此之谓购物料。大工赏罚。一以兵法为部署。合龙则越级保升。失事则斥革遣戍。皆不可有情故之私。轻

重之意。其才者。虽微员末弁而可以拔取。其不才者。虽亲旧贵势而无所宽假。信赏必罚。一出于大公至正。使在工之人。皆如身使臂。臂使指。鼓舞以从事。此之谓严法令。若然。则决口塞矣。以言山东之河工。亦不外此而已。而又有三要焉。一曰厚堤岸。一曰精测算。一曰试轮机。近世治河名臣。以潘靳为称首。其所论者。不过筑堤束水。用水刷沙。使水必归槽。沙随水去而已。山东堤岸。取土为难。故奏称仅高一丈底八丈顶二丈。不知筑坝回溜。挖淤取土。包氏世臣之记五全。一于里外皆水无土可取之中。而能取用裕如。足见堤岸工程。亦尚有运用之妙。山东现筑之堤。必当增卑培薄。以收攻沙之效。此之谓厚堤岸。周髀算经曰。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数之所由生也。赵君卿注云。禹治洪水。决流江河。望山川之形。定高下之势。除滔天之灾。释昏垫之厄。使东注于海而无浸溺。乃勾股之所由生也。郭守敬算学名家。尝以海面较京师过汴梁。定其高下地形。是治水必用算学。古人已有明证。今宜于东省河流之处。用明算术者。测量高下。因势利导。成奠定之绩。此之谓精测算。本年五月闲。王大臣会奏。闻德国来因河等处。机器浚治有效。应确加询访外洋办法。仿造试行。又用小轮船拖带混江龙等船。终日飞行。当有刷沙之效。此为浚治下流之计。破前人所未有也。愚见近人吴县冯氏文集。即详言西人刷沙之法。法用千匹马大火轮置船旁。可上可下。于潮退时下其轮。使附于沙而转之。沙四飞随潮而去。凡通潮之地皆宜之。夫古无浚海之法。亦无海战之事。今既有海战之事。亦当有浚海之法。事变日新。非常论所可拘。可于船局创制一艘。试行于黄河海口果效。则利益大矣。此之谓试轮机。

然今黄河既决。挟淮而下。目前之患。江省为急。则防御之。疏消之。宜何如。曰。是又有三要。一曰通引河。一曰修高堰。一曰疏海口。现在黄势未定。大约以洪湖为归。由洪河而达于清口。则有引河七道。曰张福。曰裴家场。曰张家庄。曰烂泥浅。曰三岔河。曰天然。曰天赐。束御两坝之闲。又有太平河。自黄河改道。率皆淤塞。如欲挑浚旧河中泓。疏消漫水。则必于此引河及太平河。择要挑浚。仍使上接洪湖。下就黄河故道。用黄率清。顺流而下。然后足为漫水归宿之区。而高堰不至吃重。此之谓通引河。嘉庆闲。御史徐寅亮奏称。高堰日见残损。遇西风急浪。动辄坍掣二三百丈不等。设有疏虞。淮南民命。恐付诸波浪。道光四年。黄河倒灌。偃淮攻堰。高堰遂决。下河几为泽国。是高堰虽土石坚工。足资捍御。而溜势既盛。安保无虞。故必详细查勘。以及周桥翟坝智仁等五坝。一查勘。务使修筑坚固。或用包氏泥草搂护之法。或用吴氏碎石坦坡之议。速估速办。保护堤身。目前既为抵御漫水之计。即决口赶堵不及。明春汛发。亦稍有恃以无恐。此之谓修高堰。高堰之东。为下河兴化东台盐城阜宁高邮宝应山阳七州县是也。山阳则有庙湾。盐城则有天妃石。

兴化则有丁溪白驹。宝应则有朦胧喻口。其它盐场小渠。不可胜纪。皆通湖以入海。而射阳湖为其归墟。带场河为其脉络。尤不可不通为疏治。以备堰坝漫溢之水。使去路多而消水易。万一灾及下河。亦为补救之一法。此之谓疏海口。虽然。又有要之要焉。用大众。兴大工。皆以爱人为本。元之贾鲁。虽有治河之功。而元末之乱。由兹以起。由其昼夜程督。不恤众也。皖省民风强悍。遭兹荡析。已为可虑。而哥老会匪。伏莽甚众。以数万众之工役。用之有恩。而齐之有法。不生一事。不累一民。非公忠体国之大臣。乌乎能哉。乌乎能哉。

## 筹河论中

### 宗源瀚

自兰仪铜瓦箱之决。河由大清河入海。在汉唐时别于北流。是为东流。金元来与南流对举。谓之北流。兹始于咸丰五年。至同治十一年。北流垂二十年无事。自侯家林决后。治之无方。连岁壅溃。今遂有南还故道之议。又有三分南流之请。中外相持。莫衷一是。为拒之之辞者有三。曰堤残。国帑糜。淮扬病。然山东之堤未大完。且屡溃也。河在东境。亦未尝不糜帑也。山东灾区。东抚奏有十六万余家。今尚有三万家中也。三者乌足以折之。然民病如是。廷议尚多谓郑工竣后仍必北流。此无他。南还非人拒之。乃天拒之。河拒之。人未如之何者也。何谓天拒。神禹之河。至一千六百余年。而不能不有宿胥口之徙。迨入千乘称最治。亦逾八百年而徙。自南流入淮。元明以来。屡病不一病。万不能媲前绩。然亦六七百年于兹矣。自铜瓦箱决入大清河。河无大患者二十年。为从来所罕见。此其中盖有天焉。何谓河自拒之。自豫东以入江境。河若南还故道。则徐州其首也。嘉庆十七年。江督河督会奏曰。河底年年淤高。徐州东门一带石工长二百余丈。紧靠城墙。今石工高出城上。二十三年。黎襄勤世序奏曰。徐州堤顶。有高过城垛者。石后土堤紧靠民居。每值报险。阖郡皆惊。纷纷迁避。故道之首如此。南还则桃南北宿南北四厅旧辖。由清江以至外南北山安海防四厅旧河。其身与尾也。中衢一勺曰。嘉庆二十年以后。桃南北外南北等八厅。所辖长河中饱之病且数百里。黎襄勤奏中。言清江浦汰黄堤外。滩地高于民居街市。几及二丈。道光五年南河督张井奏曰。河底垫高。堤身递增。城郭居民。尽在河底之下。惟仗岁请金钱。将河于至高之处。故道之身与尾又如此。邵阳魏源筹河篇。作于道光廿二年。谓自徐州归德以上无不淤。安东上下倒灌中满。愈坚愈厚。两堤中闲。高于堤外四五丈。由今之河。无变今之道。虽神禹复生不能治。断非改道不为功。人力预改之者上也。否则待天意自改之。果不出数年。而大河遂北徙。其言如蓍龟。然当道光以前。大小诸臣极言南河高危不可复治。其时河尚未北去。非拒其南还。而故作危词以

难齐鲁之人也。咸丰闲。丰工屡塞屡溃。形见势绌。已有明征。故道如是。河自弃之。非人之不欲还。乃故道之不能还。故曰河自拒之也。今议还与议拒。皆宜折衷于河身。旧牒具在。可覆按也。东抚现奏大清河之淤。深不过丈。浅祇数尺。南北河道。两相比较。果宜何去何从也。夫全河以十分之力。尚为故道偏而北徙。而谓三分南还。又能开此故道乎。此亦不烦言而解矣。且为分流之说者。又当决其可否于治河之书也。近代善治河足师法者。推潘靳。潘尚书季驯之言曰。水分则势缓。势缓则沙停。沙停则河塞。河不两行。黄流最浊。以升斗计之。沙居其六。若至伏秋。则水居其二矣。以二升之水。载八升之沙。非极迅溜。必致停滞。支河一开。正河必病。潘氏同时万恭治水筌蹄。亦言治河者幸其合。势急如奔马。吾从而顺其势。堤防约束。范我驰驱。以入于海。

水专则急。分则缓。河急则通。缓则淤。治正河岂可使缓而分之。导之使淤。河南土。大穿则全河由分渠而旧河淤。小穿则水性不趋。水过仍平陆耳。靳文襄之言曰。水分而河流缓。流缓则沙停。沙停则底垫。河道必至日坏。河防述言述陈潢之言。亦谓合流为常策。分势为偶事。设专务于分。则流必缓。缓则沙停而淤浅。愈浅愈缓。愈淤愈浅。不日而故道俱塞。河不得遂其就下之性。势必旁溢而四溃。凡此皆力言河之宜合不宜分。禹播九河。潘尚书谓九河乃黄河必经之地。势不能避。故疏之而仍合之。同为逆河入于海。郑注曰。下尾合名曰逆河。言相向迎受。禹贡锥指谓逆河既失。九河势分力弱。不足攻沙。旋就湮废。窃意酺二渠濬济漯之意。大抵亦如后世之以水治水。清黄合流。而必非宋元之南北分流可比也。南北分流。皆在河败不治之日。且终必淤断其一。今日欲三分南流。旋分旋淤之必在南路。人知之矣。河北流。不能不糜帑以治之。分之南流。又不能不糜帑以治之。嘉道闲论 国计者。皆以河为漏卮。漏卮其可二乎。

高宗上谕每论河事。必曰河不两行。诚洞知古今之圣谟也。谓河在北病运。亦尝考南之病运乎。雍正二年。李侍郎绂即奏黄水淤运。淮扬水高于城。甚属危险。至道光而运口清口皆淤。御黄束清两坝。终年不启。漕船磨浅灌塘。江督以误运罢斥者相望。视今之病运更何如也。难之者曰。南还不能。分流不可。河在山东。将听其泛滥乎。曰。此大不然。河必赖人以治之。自北徙入大清河。河面不为甚广。而无事几十年者。此河身极深之效也。同治十二年。今直督李相国查奏。自东阿鱼山下至利津。冬春水涸尚二三丈。岸高水面又二三丈。大汛时能容水五六丈。此东南两河不易有之河身也。且铁门关下四十五里。即至海口。其直捷亦非云梯关所及。一出口门。汪洋无际。非此安得有二十年之顺轨。然二十年未尝修防。安得而不淤。 圣祖神明于治水。四十一年 谕曰。九河故道原在河闲后渐移向南果能相机

防御何至大坏或十年或五年不修筑不开浚故渐难治。今大清河积淤已将十年。安得而不需大治。今之利津。即汉之千乘。后汉书王景传。永平十二年。景修渠筑堤。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商度地势。凿山阜。破砥绩。直截沟。防遏冲要。疏决壅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无复溃漏之患。景虽简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裘文达曰修。谓自景大治后。历汉唐至后周无河患。然当时创辟之难。读本传犹可想见。今于千年后享其成。无凿山破砥之劳。而不可不握要以图者。厥有五端。曰修河身。缮堤防。减盛涨。蓄清水。设厅营。庄恪白钟山。雍干闲治河有声。其疏言河之两崖为滩。滩下为河槽。为中泓。滩上为堤。必使堤高于滩。滩高于河。沙祇能淤滩。而不能淤水深溜急之中泓。水行中泓。即所谓由地中行也。伏秋水涨。漫滩及堤。相机修守。毋令旁溢。河身必使深广。

裘文达谓战国时。齐赵魏作堤。皆去河二十五里。兹拟十里。不可复狭。法宜于南北二岸开挑之处。各输其土于四五里外。以为厚堤。即以两堤内为河身。堤内平地。虽较河底稍高。无俟皆辟。而河身已十里八里不等。凡此皆言河槽宜宽。槽以外堤以内宜有高滩。水涨漫滩。必盛涨始及堤。故豫省河滩。有宽至数百丈者。白庄恪言有大溜旁趋。埽湾顶冲。啮堤侵崖者。则下埽抵御。或建坝挑溜。或挑挖引河。挽溜中行。非有宽滩。安能于堤内开引河。但得夫料应手。抢护及时。不致歧趋夺河。自无大患。是盛涨抢险。不过扫湾顶冲一二处耳。何致有全河皆险之事。今山东每曰全河皆险。又言河溜辄撞堤而行。其不能尽有高滩可知。自曹州以至安山二百余里。两岸极宽。地又极洼。当不难以人力措治。自安山以下。抵利津海口。岸高水深。中闲安山至济南泺口。南岸依泰山之麓。地势本高。北岸旧有金堤。去河颇远。谋高广之滩。当有天然形势。泺口以上。齐河济阳齐东蒲台利津。颇偏近城郭。而偏于南者。或宽于北。偏于北者。或宽于南。尚非一无措置。荥泽祥符。城皆偏河而处。堤防巩固。无害其为千百年。其有实将沦水者。如阿文成改南阳十二堡新河。仪封考城两县城。均经迁徙。图百世之利。岂敢辞一日之难。河槽可展辟者。尽量展之。河槽之外。仍必各让出高宽之滩。其有愿于滩上种植者。向亦甚多。不妨听其去留。闲有庐舍饬迁。亦有乾隆四十六年阿文成办理之成法在。现乘断流之时。疏治河身。开川字沟极合。惟深止数尺及丈。必宜开及老河底为度。大清河恃深以抵宽。断不可失深之大用。嘉庆衡家楼之役。引河有开至二丈六七尺者。不可不知。浚河之土。或培堤。或远弃堤外数十丈。若嘉庆十五年浚二水楼。道光七年浚关孟二滩。土山皆在堤内。而挑河坝基亦未起净。水发仍坍卸淤阻。乃成笑柄。江督且因此罢斥。可为炯戒。河身湾则生险。逢湾取直。

圣祖久有明训。宜切滩避溜。有碍于地势者。或以碎石与砖工补救之。

栗恭勤毓美与黎襄勤世序以创用砖石救险卫堤。功在两河。考其遗法。不难仿效。善治水者。高可使为谷。深可使为陵。宽狭东西。皆可以人意变迁。研究成书。调良宿骑。在总河之一心而已。至于海口无浚理。潘靳及本朝治河诸臣。历有名论。河流迅驶。水自攻沙。拦门沙铁板沙海口高仰。皆不足信。远则康熙时张文端。近则道光时百文敏。疏辩极确。而乾隆十二年上谕。海潮沙汛原无定势如黄水稍缓适当潮涌则停沙较多汛水一长仍汕刷如故。尤为定论。此修河身也。筑堤以束水。束水以攻沙。治淤防溃无他。巧妙全系乎此。不可稍有罅漏。亦不可偪近河身。现以民堰为缕堤。闻官筑之遥堤。距民堰不过十数丈及数十丈。潘尚书经略两河疏曰。无日不以缮堤为事。而无日不以决堤为忧者。卑薄而不能支。迫近而不能容。今日山东之病。毋乃类是。堤偪滩狭。非游波宽缓以杀水怒之意也。

大清河北岸。古金堤具在。其离河之远。成法在目。豫河之堤。有至四五重者。宜察太偪之官堤。留作夹堤。而另筑宽远高厚之遥堤。取土必远堤根。筑土必旋挑旋夯。大抵七寸夯成五寸。若近堤取土。则基不固。土厚始夯。则筑不坚。有时取土于河身。而筑堤即所以浚河。有时远堤取土。即成小河。资运料而储民利。若夫画段插牌铁锥杵隙以稽工。沿堤种柳堤根蓄草以利用。见于靳文襄治河诸书。不胜胷举。文襄于无土可取之时。能取水中之土。又令回空漕船。每船带老土若干方。计方给价。神明妙用。触处皆通。堤成申明四防二守之成法。堤愈坚则流愈迅。流愈迅则河益深。流滞河溢。决于上者必淤于下。淤于下者又必决于上。交相为病。循环不穷。一年失事。数年治之其病且不能尽除。年年失事。更成痼疾。而推原病始。惟在于堤。此缮堤防也。河流虽不可分。而盛涨则不可不减。堤有常而水之消长无常。善防者即能保堤之不决。岂能保水之不溢。潘尚书之议曰。伏秋之间。淫潦相仍。势必暴涨。两岸为堤所束。水不能泄。则奔溃之患。有所不免。惟酌建滚水石坝。比堤稍卑二三尺。万一水与堤平。任其从坝滚出。则归槽者常盈。而无淤塞之患。出槽者得泄。而无他溃之虞。全河不分。而堤自固矣。靳文襄之说曰。至柔莫如水。然苟不得其平。则虽天下之至刚者不能御。平水之法奈何。曰量入为出而已。今使上流河身至宽至深。而下流河身不敌其半。或更减而半之。势必怀山襄陵。而溃决之患生。河面狭处。或城镇山冈不可开辟。我于其上下流相度地形。多建滚水闸坝及涵洞。放入通水之沟河。以测土方之法。移而测水。务使所溢之水。适称所测之数。至其下或复宽阔如故。又恐其力弱而流缓。流缓而沙停。则仍引上流所泄之水。归之正河以一其力。如是。则虽以洪河之浩瀚。而盈虚消长之权。操之自我矣。其言皆凿凿。而其法不始自潘靳也。王景十里立一水门。令更相洄注。贾让谓漕渠水门。但用木与土。宜据坚地作石堤。水则开门分

河流。后世之闸坝。实祖乎此。而更相洄注之说。汉书注不能了澈。以文襄之法证之。其义更明。注家之墨守。不如临事者之会通也。中衢一勺心赚于黎襄勤之虎山腰。遂并靳文襄而疑之。虽舛陋如崔维雅者。以减坝谤文襄。然文襄河成。圣祖亲闻沿河之民无不颂之。无识之谤。岂笃论哉。东境泺口以下河形。与文襄所论适相类。文襄当时盖指徐河。徐河南岸减盛涨。有砀山毛城铺减水坝王家山天然闸十八里屯两闸睢宁峰山四闸。北岸减盛涨。有宿迁之竹络坝大谷山滚坝苏家山闸。又有清河王营减坝。运河建闸坝易。黄河建闸坝难。或藉山根为址。或凭土性坚凝。内滩宽广。临黄用倒钩坝。外引渠。平而不虞跌塘。远而利于行水。得利用而去流弊。其高深阔狭。一切制度。在徐淮者尚未尽湮。可以勘验。其后来更改之孰利孰病。载在行水金鉴及续金鉴工程篇者。可资考证。而其要义。则切戒文武认定滚坝为异涨泄水之权舆。非为淤河救过之变奥。

潘尚书设四滚坝。初创时。伏秋泄水。喧声若雷。得此而河不决。不决而河日深。有疑其不启者。曰河深可容盛涨。何启为。有欲弃去者。曰留之以备非常。何弃为。若虎山腰之每夏必启。非以减盛涨。乃以救淤河。鸩酒漏脯。始为口实。乌得谓酒与脯遂非养人之物哉。大清河下游北岸有徒骇河。南岸有绣江白云湖。又南有小清河。徒骇小清可自入海。亦可开辟引渠。导至蒲台利津正河。一同入海。而必以闸坝为操纵。视水势为启闭。不可不倚我之全力经营。而望水之自辟涂径。如近年朱家圈经年厂口。欲其自成河槽。徒令漫延四野。全失妙用。卒之水不归海。河且益淤也。此减盛涨也。河之在南。其海口深通与否。恒视淮之清水为消息。清水畅出。居高以刷黄。则海口深通。清水不出。低弱不敌黄。则海口浅阻。盖沙行而海必通。清强而沙必刷也。大清河本济漯之故道。河挟清水而行千里。与南流至清口始会淮。仅三二百里入海者不同。正河身中。清水本旺于南流。是以河身不广。而初行乃能二十年无阻。近虽淤阻将十年。而丁亥十月疏报河身之淤。仍仅四五尺至八九尺。若以此情状岁月移之云梯关。早成山阜矣。此大清河之绝不可及。而分支于左右者。又有徒骇小清两河。自能通海。徒骇可通马颊。而附丽于小清河上下者。又有泲山泊麻大湖淄河织女河清水泊。上游则东平肥城之闲。山水会流。旧有滚水坝安山闸。惟山水逼近泉源之处。闻或散流堤根。以一堤支外清内黄。两面横突。如前年东阿邵家营之报决。病即坐此。而清水无归。反害民田。是大清河左右之清水。虽不比长淮。而水亦岂少。不能用之。则病堤且病民。能善用之。反可以刷黄而攻沙。善用之法。本非一流也。引之则通。本不相近也。通之则近。水以散而弱。蓄之则强。以散而低。蓄之则高。不能转弱为强。蓄低为高。非善治水者也。用清亦寓之于闸坝涵洞。黄涨则外引以泄黄。清强则内灌以刷黄

。节宣操纵。以时转移。此蓄清水也。靳文襄经营南河各疏。终之以任贤员。设兵汛。立墩堡。修守之职。始各有所寄。其疏谓保全河道之策。全在能尽人力。而不可诿之天数。官无严责。不知河道为何物。其于水道民生。不啻秦越人之视肥瘠。虽有以未雨绸缪之策告之者。而茫然不能用。今河在东境三十余年之久。一千余里之长。堤防日增。职掌无属。虽令沿河州县兼管。而近河者少。远河者多。况心分于民事。智困于簿书。即今日驻河干。而事非素习。亦未必识水性。通治法。况溃决败坏。罪罚不及乎。是宜择闲散丞倅佐杂。改授河员。荣辱黜陟。专在此河。庶几壹志研求。集思广益。分地管辖。职守懍然。至于河兵规制。旧视工之要最为等差。每里设兵或六名或四名或二三名。每兵管堤或三四十丈或五六十丈。每段或二里半或五里建一墩堡。每兵十五名栖宿于是。堤根栽柳务活。堤旁蓄草务茂。辖以参游都守千把。各堡房宜整葺。凡丈竿钹金欣铁锥木夯雨具灯火必具。各汛段有牌楼。凡厅营辖堤里数。与门坝涵洞尺寸必书。厅汛皆有水报。凡水之消长。距堤埽志桩。及底水长水各尺寸。桩前埽前。滩唇堤面。水势各情形必报。每段必预储料垛。每垛必闲以土牛。料垛土牛皆有程度。

盖治水如治兵。必甲仗刳茭森然。常如寇至。然后有险必抢。有失必救。庶几河以无事。今山东多用勇。勇之除补无常。更调不定。不如酌裁制兵之饷。更募得力河兵。亦如员弁之阅历讲习。视为世业。更为有裨。雍正四年。因山东运河。有截沙埽工。且改河夫为河兵。况黄水在境乎。河营中。常有宿弁老兵。深明形势利病者矣。况利津近海生苇之处。有数十里。而近河如南阳诸湖。苇草尤多。领以苇荡营。以储苇料。节帑备工。为益尤大。此设厅营也。综此五端。奉行之者。又必有河督。东河总督旧辖山东之曹单两县。久已无河。河入大清河三十余年。比年修防塞决。其事极殷。而河东总督不与。惟以山东巡抚兼之。河事极大。治河极难。兼领者必不如专领。况因南河之废而裁一缺。自应因北河之徙而设一缺。揆今事势。不得不添设山东河道总督。兼管直境开州东明长垣三州县河务。督抚仍为兼辖。改东河为河南河道总督。兰仪滑县无堤处。责成从速修治。以束溜势。特精敏贤智实心实力而又通达古今之大臣。授以山东总河重任。责以成效。而山东之河。始可望治。或谓 国用方绌。所论五端。已需巨帑。又增官设署。务为张大。款从何出。不知事有先后。款有次第。分年筹办。仍不大异于今之持筹。夫河事日棘。民生日蹙。山东连岁被灾之各州县。皆 国赋所出。民命所关。治河如办寇。寇剧不能以用绌而不募精兵。不良将。不图一举而歼之。歼之乃所以生财而舒用也。康熙十六七年。用靳文襄大举治河。请款数百万。正三藩弄兵。骚动半天下。司农极绌之时。而 圣祖不少惜者。其故可深长思矣。今虽不大举。而亦何尝省帑也。山



东东漫西溢。年年请款。犹幸仅出槽漫堤。非夺河掣溜。若长此因循。郑口塞后。安见东省及直东两界闲。不有复如郑州之事。同一糜帑。而救败与图治其用异矣。方东省屡岁不靖。识者早料为河寻出路。果有郑州之事。其先奇险本在东明之龙姑庙。幸而郑工较瑕。不然直境被灾。水愈无归墟。何堪设想。使尾闾畅遂。势如奔马。不致转而攻瑕。所省何可亿计。江豫两省议开故道。除堵铜瓦箱一千五百万外。仍需一千四百万。凡今所议治山东之五端。如议南徙。亦所必需。与其糜二三千。图必不可得之南徙。何如以其数成。谋眼前即是之北流乎。若仍前依违不决。河在东省而不设河员。南河久废而故道闲置。是持两端也。惟持两端。而东省恒盼南还。所以迄不能治。适以忧患贻齐鲁之人。惟持两端。而故道千里淤地。所以无人请垦。惟听盗种者遁于粮户之外。

朝廷一旦诚特正山东总河之名。大小任事诸臣。皆壹志专精山东之河。方可大治。而穿运之处。陶城堡草坝。是否足以济运而御黄。亦可认真讲求。以杜淤垫运河之后患。其徐淮废河身千里。择公忠任事之淮扬道。召买招垦。淮扬里下河一带游民极多。必有争先认受者。其向来私种者。更应正名征赋。而山东河身占地。失业之民。尽豁旧粮。以就近之兰考曹单淤地。资给以往。按户授地。不患地不日辟。赋不日增。道光二十九年。南河开吴城六堡。淤出新滩三四千丈。清河县中报升呈词至数百纸。河淤之沃可知。虽旧淤与新淤不同。但择精能任事者。辟水利。劝农桑。岂有豫东以及徐淮千数百里之旷地。不能为国家兴大利者哉。

河流北徙宜因势利导疏同治三年

胡家玉

窃维黄河故道。北流入海。经史所载。历历可稽。自宋熙宁十年。河决澶州。分而为二。一入淮。一入济。南北分流。迨南渡后。河遂南徙。论者谓金人塞北流以病宋。其说非诬。元则时决时塞。或北或南。明自金龙口再决。命都御史刘大夏治之。浚贾鲁旧河以杀水势。开新河七十余里。筑长堤三百余里。盖费帑金亿万。始能偪河使南行也。我朝因之。二百余年。河决不一处。大约在北岸者居多。殆地势然欤。今自兰阳汛溃决。泛滥于直东境内。已十年矣。昔之河身。今成平地。臣于咸丰七年由清江浦进京。经故黄河摆渡处。见庐舍俨然。寢成村落。计上下五六百里。节节垫高。层层淤塞。此而欲循旧道开新河挽狂澜而东之。诚万难之势。自不若因势利导由大清河入海之为便也。河臣谭廷襄请疏下游徒骇马颊两河以泄水。诚古人开支渠减盛涨之良法。第自张秋以下。民率皆颓溃。张秋以上。如濮范寿张等处。河流散漫。一片汪洋。欲农田。必须筑堤束水。而工费浩繁。地方官劝民兴办。毋论积年灾区。力有未逮。即使克期集事。而双堤夹峙。筦束河流。急溜惊湍。倍加劲疾。时而南趋。

时而北刷。一遇大汛。险工百出。或加镶。或加扫。或加戢。日不暇给。民力几何。安能办此。势必今岁修。明岁决。如谭廷襄所奏。自利津溯流至肥城。一带民。决口不下三四十处。可为明证。臣闻怀远谟者毋急近功。成大事者不惜小费。况黄水漫淹两省。灾及数十州县。亏国计。害民生。甚至土匪揭竿。流氓助虐。用兵剿洗。糜饷尤多。若不力图修治。恐水套之伏莽难清。直东之后患未已。再四思维。拟请 飭下各该督抚。会同详悉履勘。自兰阳以至利津海口。通盘筹划。旧可因者因之。新堤宜筑者筑之。下游之水。应疏者疏之。横流穿运。运河闸座。当建者建之。核实估计。逐段绘图贴说。进呈 御览。请 旨施行。或谓当此库储支绌。鳩工庀材。安能筹此巨款。臣窃查直隶督臣刘长佑筹拨固本京饷。每年三十余万金。由各省解储部库。以为练兵之用。臣请移缓就急。于秋末冬初。即将此款动用兴工。仍查照旧章。暂开河工事例。以裕经费。但得一二廉明公正之大臣。躬亲督办。视国事如家事。裁一切浮费。涓滴悉归实用。深浚河身。宽留河面。土工则夯礮坚实。柴扫则镶压整齐。一二年闲。必着成效。纾数十州县泛滥之忧。拯亿万苍黎昏垫之命。古称民为邦本。是即固本之要图也。若谓黄河北徙。有碍南漕。臣拟于向来漕船渡黄处所。开挖横河一道。令南岸清江闸之水。与北岸运中河之水。互相贯注。血脉流通。漕船由此经行。较为顺利。并请 飭下漕运总督。就近察看情形。妥筹办理。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 圣鉴。

遵议黄运两河情形疏同治十一年

乔松年

窃同治十年二月。兵部主事蒋作锦呈递治河条议。奉 旨交漕臣河臣山东抚臣会同妥议具奏。前任河臣苏廷魁漕臣苏凤文先后去任。未及会商。臣乔松年到任未久。亦未能遽行定议。兹博采言。详加体察。该员所陈四策。皆卓然有见。可以采取。山东境内。黄水日益泛滥。运河日益淤塞。治之之法。不外两策。一则堵河南之铜瓦厢。俾其复归清江浦故道。仍由云梯关入海。一则就黄水现到之处。筑堤束之。俾不至于横决。由利津入海。此两者皆为正当之策。于两者之中权衡轻重。又以就东境筑堤束黄为优。自汉至唐。河从千乘郡入海。千乘即今利津乐安县境。正为汉唐故道。且淮徐闲旧日河身。半成平陆。两岸旧堤。多已圯废。欲令河归故道。必先挑浚河身。补还堤工。计此费极巨。而为日亦甚长。况河之北徙似关天意。北宋时。河忽南徙。百计挽其北行而不能。今既北徙。恐挽令南行而亦不能。若浚旧河。筑旧堤。而河终不南行。是虚掷帑金也。莫若即就东境筑堤束之。斯为顺水之性而事半功倍。自黄水由张秋穿运入大清河。历年漕船过张秋。且借以济运。无如黄水挟沙。其流无定。前数年大溜全趋张秋后。则决胡堰洪川口霍家桥新兴屯等处。溜势逐渐南趋。因

而运河堤岸。南自安山三里铺。北至沈家口一带。皆为黄水穿断。缺口纷歧。大小不一。水势多由三里铺等口下注入大清河。张秋在北。安山在南。其闲运河。闲段为沙所淤。节节梗阻。舟楫不通。本年漕船绕行坡河。以至八里庙。冀达张秋。而黄水之至张秋八里庙者。仅有一股来源。溜势亦弱。故难分流入运济漕。借黄济运。固非善策。以后恐求借黄而不可得。明年恐坡河亦难绕行。此时惟有尽堵黄水旁泄之路。俾其全归张秋八里庙一口。下注入海。旁流分注运河。庶可借以济运。而为画分清黄之计。除洪川口业经淤闭外。其余各口。悉应堵合。而霍桥一口为最巨。口宽约四五百丈。需费亦属不少。惟工关紧要。此处不堵。则黄水日见歧出。运河日受其害。此时运河半已淤塞。再任黄水分灌。必致全被淤平。南船更跬步难进。是以霍桥决口。亟须堵合也。前人谓治黄在乎筑堤束水。束水攻沙。诚为至论。东境黄水所以无定者。以无堤束之之故。霍桥既堵。当为筑堤之计。张秋西南沙河迤北。向有大堤一道。经寿张范濮开州。绵亘百余里。虽有残缺。堤身高厚。但略加修补。即属可恃。再于张秋南门外曹家堤口。循此大堤。接筑至解家山。祇五十余里。此则可为黄水北岸之堤也。又自张家志门起。至沈家口迤东马山头止。新筑长堤一百八十余里。此则可为黄水南岸之堤也。

两岸既有堤防。乃不致于旁溢。水可全趋张秋。因借以济运。应于两堤之中。酌留金门三四丈。以为运口。南北各建草闸一座。以为漕船入运门户。草闸之外。各筑拦黄越坝一道。南运口为汶黄交汇之所。应于草闸内添做钳口坝三道。层层钳束。以免黄水倒灌之虞。北运口内张秋迤北至临清运河。积淤过厚。应须实力挑浚。务以闸底石板相平为度。黄水既全注张秋。运河又得深通。必可分流入运。漕船自可遄行无阻。张秋迤南至安山运河。历年受黄水之患已深。亦应闲断普行挑浚。两岸堤工缺口。一律加筑补还。即可引汶北流与黄水会合。以济漕行。从前山东运河。原有每年冬挑六年大挑之例。近多展缓。俟此次普行挑浚后。仍须按年照例挑办。戴村之玲珑石坝三合土坝。为蓄汶济运最要关键。同治四年补修以后。已历数年。渐有剥落。而水势逐年增长。不能拦蓄。每年又作草坝。以资擎托。常被冲失。仍不足恃。必须将原坝。加高坚筑。方为经久之计。但使运河照旧疏通。黄河有所钤束。则漕行无滞。而民田亦不至再淹。即借黄济运。亦属可恃。现在黄水既拟筑堤收束。张家志门之上游。至铜瓦厢口门止。大清河之下游。至利津海口止。自应一律筑堤。方为全善。惟道路绵长。工程较大。且与运道无关。尚可略缓。应俟所拟新堤筑成。水势既定。分年接筑。则用款得以稍纾。亦不至于贻误矣。黄运两河未治有年。若再因循。后益难于措手。臣熟计深思。黄水则因势利导。运河则规复旧观。计无便于此者。可否请 旨飭下廷臣复议。如众论僉同。臣再估计工段钱粮。

奏请 钦派大臣来东会同督办。以昭慎重。伏候 圣裁。至蒋作锦条议内。引济运一节。因临清北路之水。并无来源。故为此议。如得导入运。实属有裨。惟刻下所急。在束黄蓄清。若黄水四溢。虽导入运。仍为无益。若束黄蓄清之后。借黄济运。可以无弊。则亦可无须导。盖自元成集至张秋一百余里。新开一河。施工不易。而河两旁居民。惟恐失灌田之利。天津盐船。惟恐有浅阻之虞。且为工既巨。亦难同时并兴。拟俟堵霍家桥决口。筑黄水长堤。做运河诸闸坝。各工既毕。再行察看。可已则已。如必须导入运。以资潴蓄。再行审度情形。续筹办法。所有遵 旨议奏缘由。谨恭折具奏。伏乞 圣鉴。

请挽复淮徐故道疏同治十一年

丁宝楨

窃臣宝楨臣文彬于同治十一年九月初十四等日。先后钦奉 寄谕。乔松年奏遵议黄运两河情形等因钦此。查兵部主事蒋作锦所递治河条议。臣宝楨曾于同治十年正月。会同前漕臣张兆栋前河臣苏廷魁。公同查勘会议。将办理难期得力缘由。恭折覆奏在案。臣文彬于穿运处所。未经目。曾于二次奏报接印折内。声明俟十月前赴东省查看。兹沿途履勘河道。直至张秋穿运之处。详细审度。因便道至济南省城。与臣宝楨会晤。悉心商酌。查河臣原奏。所论黄河泛滥运河淤垫情形。甚为详晰。因拟先堵黄流旁决之霍家桥。及其余各缺口。使水势专注张秋一处。并先于北岸修筑旧堤。南岸创建新堤。为束黄蓄清之计。其张秋以北运河。即借黄济运。若有流弊。再用引济运之策等语。伏查黄水自铜瓦厢决口。由张秋穿运入大清河。张秋以西。虽有沙赵枣梨等河。河身狭隘。多已淤平。水势泛滥无归。故情形变迁靡定。其初大溜。在附近张秋之南坝头。复渐移至八里庙。同治四年。试办河运。漕船渡黄入运。已觉繁难。七年。黄水冲决赵王河之红川口。大溜渐移至安山。沈家口一带。遽行淤浅。其患已近分水口以北。至上年八月。黄水复决沮河之侯家林。漫水下注。势且为患于分水口以南。而北路戴庙一带。亦形梗阻。幸将决口堵合。偪水北趋。然已淤之运河。难期通畅。连年漕船经行。北路则筑坝挑河。南路则绕坡导引。竭尽人力。始能浮送。若不速筹长策。则运河受病日深。将有不可收拾之势。顾运河之坏。以黄水病之也。穿运之黄水。黄与运正复交病。欲治运必先治黄。目前治黄之法。诚不外堵铜瓦厢。以复淮徐故道。与就东省筑堤。即由利津入海两策。顾谓二者之中。以就东省筑堤束黄为优。而上下游均归缓办。则臣等实有未见其可者。谨将实在情形。谨为我 皇太后 皇上陈之。考黄河入海故道。初本在北。自汉至宋渐徙而南。固有莫之为而为者。元明以后。开运河以通黄。故治黄尤以济漕为重。其闲黄水之横决。在南在北。皆所时有。除山阳清河以下仍就近入海外。其在桃宿徐邳以上。决于南岸。则必注淮以达江

。决于北岸。则必穿运以入海。自有明以来。凡河决北岸。辄有改道之议。究之仍必挽令南趋者。非乐为劳费。因患其穿运以阻漕。故其势不得不然也。今张秋穿运之黄水。欲令其即由利津入海。即仅就河而论。其不便约有数端。自铜瓦厢以至牡蛎嘴。计程一千三百余里。创建南北两堤。两堤相去广狭牵计。其闲约须十里。始足为河槽滩面容水之地。此一千三百余里所留之河身。除现在淹没不计外。尚须弃地若干万顷。此项弃地。居民不知亿万。作何安插。是有损于财赋者一也。两堤相去十里以内。民闲之庐舍固难悉数。其沿河州县城池。自二三里至七八里者。东省计不下十余处。若齐河济阳齐东蒲台利津各县。皆尽在临水。筑堤则必须迁避。是有难于建置者二也。

大清河南岸。近接泰山之麓。山阴之水。系向北注。除小清淄弥诸河。均可自行入海。其余大小溪河。胥以大清河为尾闾。置堤束黄以后。水势高。向所泄水之处。留闸则虞其倒灌。堵遏则水无所归。是有妨于水利者三也。东纲盐场。坐落利津沾化寿光乐安等县。滨临大清河两岸。自黄水由大清河入海。盐船重载。溯行于湍流之中。甚形阻滞。而滩池闲被黄水漫淹。产盐日绌。海滩因被黄水淤远。纳潮甚难。黄河定从利津入海。则舂运倍极险艰。滩场动遭冲没。东纲全局。必至隳废。私梟亦从而起。是有碍于漕纲者四也。臣宝楨身任地方。于通省大局所关久远之计。既有所见。自当据理直言。然使虽有以上诸弊。而于治运济漕。果能确有把握。则京仓为根本至计。犹当权利害之轻重。量为变通。顾臣等熟思审计。实亦未见其可恃。而深觉其可虑也。查原奏两岸置堤。拟将上下游暂行缓办。先自中闲有关运道之处施功。北自开濮交界之旧堤起。接筑至解家山止。南自张家志门起。创筑至马山头止。两堤各计一百七十八里。查濮范旧堤。即前经修筑之金堤。自开濮交界为始。与张家志门。南北相去约计七十八里。滩面太宽。河槽断难归一。不能刷深行溜。仍属散漫停淤。比至沈家口张秋之闲。河面陡然收窄。水势倍觉高。南北所留运口。必至万分吃重。南运口难免倒灌之患。北运口恐有夺溜之虞。兹臣以利害计之。南运口倒灌。患虽大而尚远。北运口夺溜。患弥近而弥烈。现在直省永定河患频仍。若黄水稍有夺溜。奔腾汇注。计将何施。根本之地。不得不预为计及。此其可虑者一。即使黄河果为我所束。分溜安流入运。而欲借以济运。则仍可暂而不可常。从来借黄济运。虽有清水并行。资其刷涤。至日久终归淤阻。今在南之汶水。纵收蓄极足。入黄后。势不敌黄。必将被挟东趋。涓滴不能至北。仅恃浑浊之黄流。行于狭隘闸河之内。其淤倍速。即极力挑至闸底。终属挑不敌淤。多糜工费。此其可虑者二。至借黄有所不行。必将仿南河套塘之法。即不得不用引入运之计。查南河之灌塘。因有湖水之出束清坝者。近在咫尺。是以灌输甚便。然查洪湖束清坝。自道光三十年。吴城七堡引黄入湖。即已受淤。

其时距丰工失事尚有数年。束清坝已患不畅。里扬运河已觉水少。然尚可堵三河两坝以资收蓄。即谓三河一堵。高堰万分吃重。然亦系兰仪决口以后。高堰石工残坏之故。将来修整疏浚。犹易设法。若北路引以资套塘。无论豫民争溉田之利。芦盐有阻遏之忧。而引水于百数十里之遥。启放需时。机宜坐失。与南河形势迥不相同。况元城集居漳既合之后。所引亦属浊流。以浊易浊。同一受病。此其可虑者三。且旧河惟决于北岸。乃有穿运之患。今创筑之南堤。设有漫溢。无论在张家志门之上下游。处处仍必穿运。更属防不胜防。况北堤一经失。则畿辅实当其冲。受害尤为切近。至彼时复思变计。则此番经营之帑金。又已全成虚掷矣。臣等悉心酌核。无论就东省筑堤束黄。置上下游于缓办。即经费充足。上下游全行筑堤。而举办之时。似亦无从着手。再四筹思。诸多窒碍。似仍以堵合铜瓦厢使河复淮徐故道为正办。彼此相衡。计有四便。就现有之河身。不须弃地弃民。其便一。因旧存之堤岸培修。不烦创筑。其便二。厅汛裁撤未久。制度犹可查考。人材尚有遗留。其便三。漕艘灌塘渡黄。不虑阻阂。即船数米数。逐渐扩充。无难徐复旧规。其便四。较之创建新堤。冀幸于不可必者。其得失甚觉悬殊也。或谓兰仪以下。黄河厅汛。前已议裁。堤岸残缺已甚。此时仍议复旧。近纷更。至修堤浚河。所费不貲。岂易举办。不思前此之议裁厅汛。时因军务方殷。不暇遽办河务。故裁此费以供饷需。今则军务渐平。河漕为国之大政。安得不亟为整理。况就东省筑堤。计由决口起至利津入海止。亦一千三百余里。岂能不设厅汛。以资防。故前之议裁者。权宜之善计。今之议复者。经久之要图。至旧堤虽属残缺。而河身改道未久。基址本有可因。若新创则必先弃千余里之粮地。既不便于国计民生。而两岸筑堤工需。复非千万金所能毕事。其后繁费尤不待言。似不若因仍复故。为事半功倍也。今试将修筑旧堤。综而计之。修复旧河两岸长堤。其费约居十之七。堵合铜瓦厢口门。并挑引河。其费约居十之三。前准部咨。令江东豫三省勘估旧河复故经费。三省共估计经费银二千二百余万两。以一年修复而论。力量实有不及。若酌分四五年次第兴办。前数年所费尚不甚多。惟最后一年。应并筹堵口挑河之费。以期一律告成。应将此数项经费。再行核实删减。计通盘筹划。或协拨于各省。或藉资于厘金。经费有着。集事非难。黄既治而运亦可治。斯为一劳永逸之计。臣宝楨于河务本非素习。祇以河患之在东省。今已十有八年。被水十数州县之民。久困昏垫。灾缓赈恤。靡岁不有。无术补救。清夜难安。即频年南漕经行。凡挑浚筑坝事宜。督饬地方州县随宜赶办。未尝稍分畛域。虽三年以来。于漕运尚无貽误。然智尽能索。财力亦竭。如东省筑堤束黄。即可以利运。与就东省筑堤使之入海。果害不甚大。而事可必成。亟愿协力筹办。以冀及早观成。何敢稍执成见。自取艰苦。惟是利害所关甚巨。不厌详

求。既有一得之愚。曷敢自安缄默。臣文彬现署漕督。济运是其职任。如果筑堤束水。既糜巨费。而于济运确有把握。永无他患。亦不愿舍易就难。惟此次亲履查勘情形。实利未可见而害且滋大。亦不敢不虚衷商榷。据实上陈。应请 飭下在廷诸臣。从长酌议。恭候 干断施行。谨合词据实恭折覆奏。伏乞 圣鉴训示。再此折系臣宝楨主稿。合并陈明。

### 筹议黄运两河情形疏

李鸿章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同治十二年二月初一日。奉 上谕。前因乔松年奏筹办黄运两河情形文彬丁宝楨奏请仍挽复淮徐故道并御史游百川奏河运并治宜详筹妥办等情当经降旨交军机大臣六部九卿妥议具奏等因钦此。仰见 圣虑周详。实事求是。钦悚莫名。臣自少壮南北奔走。嗣督师追贼。往来河上。迭就黄运两河。筑围圈贼。虽于河务非所素习。而阅历变迁。讨论掌故。采择众议。颇有见闻。奉 命后。复遴派干练耐劳之员。分投前往。访察测量。兹谨悉心妥议。为我 皇上详细陈之。伏查治河之策。原不外恭亲王等所奏审地势识水性酌工程权利害四语。而四语之中。尤以水势顺逆为要。现在铜瓦厢决口。宽约十里。跌塘过深。水涸时深逾三丈。旧河身高。决口以下。水面二丈内外及三丈以外不等。如其挽河复故。必挑深引河三丈余。方能吸溜东趋。查乾隆闲兰阳青龙冈之役。费帑至二千余万。大学士公阿桂奏言。引河挑深一丈六尺。人力无可再施。今岂能挑深至三丈余乎。十里口门。进占合龙。亦属创见。 国初以来。黄河决口。宽不过三四百丈。尚且屡堵屡溃。常阅数年而不成。今岂竟能合龙而保固乎。且由兰仪下抵淮徐之旧河身。高于平地约三四丈。因沙成堆。老淤坚结。年来避水之民。移住其中。村落渐多。禾苗无际。若挽地中三丈之水。跨行于地上三丈之河。其停淤待溃。危险莫保情状。有目者无不知之。而岁久干堤。即加修治。必有受病不易见之处。万一上游放溜。下游旋决。收拾更难。议者或以河北走则穿运。为运道计。终不能不挽之南行。以会清口。臣查嘉庆年后。清口淤垫。夏令黄高于清。已不能启坝送运。道光以后。御黄竟至终岁不启。遂改用灌塘之法。自袁浦泄黄入湖。湖身顿高。运河水少。灌塘又不便。遂迭次奏行海运。彼时河务漕务。实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盖自明末迄 国初。借清刷黄。颇蒙其利。厥后河淮不能合流。天时地利人事。三者皆穷。今即能复故道。亦不能骤复河运。非河一南行。即可侥幸无事也。恭读道光八年十二月初五日 上谕。江境御黄坝上下一带黄河积年淤垫以昔证今已成不可救药之势等因钦此。 圣虑周详。早已洞悉无遗。此淮徐故道势难挽复。且于漕运无甚裨益之实在情形也。河臣乔松年所拟。就东境束黄济运一节。臣查当年清口淤垫。即是借黄济运之病。乾隆二十三年八

月。 谕河臣白钟山曰。引黄入运黄水多挟泥沙一入运河易至淤垫非甚不得已不可轻为此迁就之计。嘉庆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 谕河臣陈凤翔曰。因利漕先已病河权其轻重宁使暂时剥运渡黄必不可复用借黄济运之计各等因。钦此。道光五年。洪湖溃泄。两江督臣孙玉庭等。复议引黄济运。数渡之后。即见填淤。起剥磨浅。卒至未终其事。是 历朝圣训昭垂。至明至确。往事覆车。可为永鉴。

今张秋运河宽仅数丈。两岸废土如山。若引重浊之黄。以闸坝节宣用之。水势高。其淤倍速。人力几何。安能挑此日进之沙。且所挑之沙。仍堆于积年废土之上。雨淋风荡。河底日高。闸亦壅塞。久之黄必难引。明臣万表刘天和等。劾以此事害多于利。非淤即决。譬之以病为药。以狼兵止寇。语殊痛切。宏治初年。荆隆口铜瓦厢等屡次大决。皆先因引黄济张秋之运。遂致导隙滥觞。临清地势。低于张秋数丈。而必谓后无掣溜夺河之害。臣亦不敢信也。至霍家桥堵口。筑堤工程。尤不易办。该处本非决口。乃大溜经行之地。两头无堤无岸。一望浮沙。并无真土可取。若兴作于茫茫沙水之中。目前无从起手。无从立脚。即勉强沙堆。节节偪溜下做。窃恐浮沙易塌。适足撻河之怒。而所耗实多。日后防守难资。终为痼疾。一遭溃陷。水仍别穿运道。而不专会张秋。岂非全功尽弃。至同知蒋作锦所拟导济运。原因张秋以北。无清水灌运。故为此议。惟查元村集迤南。有黄河故道。地多积沙。施工不易。且以全淮之强。不能敌黄。尚致倒灌停淤。岂清浅之。遂能御黄济运耶。彼其意在袭取山东诸水济运之法。不知泰山之阳。水皆西流。因势利导。十六州县一百八十泉之水。源旺派多。自足济运。水来源甚弱。北流最顺。今必屈曲注之南行。一水何能两分。其势实多不便。况平时沙可胶舟。涨时极其浑浊。若拦河作闸遏水。一遇伏秋盛涨。闸必冲决。新渠必淤。即幸不决不淤。而使上驶之芦盐。下运之豫粮。及来往商船。皆停阻于河。而听命于闸。势不能行。若令芦盐改由临清运河入豫。则三省盐纲紊乱。窒碍尤多。若欲分沁入以助其深。而沁水猛浊。一发难收。昔人已有明戒。豫民必多惊惶。若必多方更变。另谋引水灌运。必致如南河清口故事。徒增漏卮。无可持久。此借黄济运及筑堤束水工程均无把握。与导济运难行之实在情形也。惟河既不能挽复故道。则东境财赋有伤。水利有碍。城池难于移置。盐场闲被漫淹。如抚臣丁宝楨所奏各节。均属可虑。臣查大清河原宽不过十余丈。今自东阿鱼山下至利津。河道已刷宽半里余。冬春水涸。尚深二三丈。岸高水面又二三丈。是大汛时河槽。能容水五六丈矣。奔腾迅疾。水行地中。此人力莫可挽回之事。亦祷祀以求而不易得之事。目下北岸自齐河至利津。南岸齐东蒲台。民闲皆接筑护。迤邐不断。虽高仅丈许。询之土人。每有涨溢。出槽不过数尺。尚可抵御。并无开口夺溜之事。岱阴之水



。如绣江等河。亦经择要筑堤。汛至则涨。汛退则消。受灾不重。至如齐河济阳齐东蒲台各县。近临河岸。十九年来。幸官民防守无恙。以后可守则守。不可守则迁。似应随时相势设施。若于此时骤议迁徙。经费无筹。民情难喻。无此办法。惟郓城一县。地本洼下。现已沦没水中。须筹移置。东省盐场在海口者。虽受黄淤。产盐不旺。经抚臣竭力经营。南运胶莱之盐。时为接济引地。无虞淡食。惟盘剥多费。价值稍昂耳。夫河在东省。固不能云无害。但得地方官补偏救弊。设法维持。尚不至为大患。昔乾隆十八年。铜山决口。不能收功。

尚书孙嘉淦曾有分河入大清之疏。乾隆四十六年。兰阳大工。屡败垂成。大学士嵇璜又有改河行大清之疏。此外裘曰修钱大昕胡家绪孙星衍魏源。议者更多。其时河未能北流。尚欲挽使北流。今河自北流。乃欲挽使南流。岂非拂逆水性。恭读嘉庆十六年八月十二日。上谕。南河近年以来年年漫口前此已糜费三千余万均经竭力措支办理毫无成效今复巨工迭出数将千万国家岂能以有制之帑金注无当之漏卮等因。钦此。大抵南河堵筑一次。通牵约费七八百万。岁修约七百余万。统计工需。已在官禄名粮民欠之上。实为无底之壑。盖因河身日高。水行不顺。虽穷天下之力。而不能必保安澜。今河北徙近二十年。未有大变。亦未多费修款。比之往代。已属幸事。且环拱神京。尤得形胜。自咸丰五年铜瓦厢东决后。粤捻诸逆窜扰曹济。几无虚日。未能过河一步。而直东北岸防堵。有此凭依。稍省兵力。更为畿辅百世之利。此两相比较。河在东虽不亟治。而后患稍轻。河回南即能大治。而后患甚重之实在情形也。近世治河。兼言利运。遂致两难。卒无长策。元明大河南行。始能开会通以运漕。至河北徙。则无如运何。断难一治而两全。事穷则变。变则通。为今之计。似不得不出于河自河漕自漕。现在议漕政者。鲜不以规复旧制为望。然此两言可以决耳。运河有水可漕。无水则不可漕。水能分其自然之有余者以利济漕船则可漕。反是则不可漕。同治初年。大溜全趋张秋。尚能灌运。嗣流势南滚。运堤节节穿断。漕船绕坡河至八里庙。而黄水不能入运。不得已引沟塍雨水。逐段倒塘灌放。难险已极。岂可一再尝试。即运河黄淤。岁积岁挑。亦难久行。若以全漕阻聚河干。幸此无常之水。其所害又非徒劳费已也。若如前人所议。漕船顺河而东。由利津渡海入天津。取道固捷。但江船不能涉河。河船不能放洋。势难强为。若仿前代置仓转艘之法。建仓设官。一不得人。便滋流弊。而由张秋至临清。陆挽二百余里。车牛盘兑之烦费。阴雨霉变之折耗。何可胜计。且北路亦无许多剥船。可备接运。反复筹维。竟无别有利运之术。臣愚以为天庾正赋。惟苏浙为大宗。国家治安之道。尤以海防为重。当今沿海数千里。洋舶骈集。为千古以来创局。已不能闭关自治。正不妨借海道转输之便。逐

渐推广。以扩商路而实军储。苏浙漕粮。现既统由海运。臣前招致华商。购造轮船搭运。颇有成效。江广等省。自军兴后奏改减价折漕。民心大定。若复征解本色。苦于运费无措。加之于民。则必滋事变。取之于公。又无此闲款。似应暂准照章折解。仍由各督抚随时体察情形。如可酌提本色若干石。即运沪由海船解津。较为便速。如京仓尚有不足。再随时指拨漕折银两。由南省采买运津。或派员在天津招商采办。亦尚合算。应请 旨飭下户部从长计议。妥筹办理。至运道虽不能畅通。河务亦未可全废。此时治河之法。不外古人因水所在。增立堤防一语。

查北岸张秋以上。至开州境。二百余里。有古大金堤。可恃为固。张秋以下。抵利津海口。八百余里。岸高水深。应由山东抚臣随时飭将原有民。保护加培。南岸自安山下抵利津。多傍泰山之麓。诚为天然屏障。惟安山以上至曹州府境。二百余里。地形较洼。为古巨野泽。即宋时八百里之梁山泊也。自宋元迄我朝。凡河决入大清之年。无不由此旁注曹单巨野金乡各邑。甚至吞湖并运。漫溢数十州县。波及徐淮。为害甚烈。其侯家林决口。现虽堵筑坚固。惟上下一百余里之民。高者丈余。低者数尺。断难久恃。此处若有一失。则西南之运道水柜。复被冲淤。庐舍民田。更遭荡析。其患不可胜言。且黄河流分势缓。北路原行通畅入海之道。亦恐渐形淤浅。或生他变。相应请 旨飭下山东抚臣丁宝桢。于秋汛后悉心勘估。酌筹款项。将侯家林上下民。仿照官堤办法。一律加高培厚。若能接筑至曹郡西南。责成地方印委设法守护。更为久远之计。沿河各州县民人田地。沦入正河身十余年。情殊可悯。应查明分别蠲缓钱粮。海口盐场商运各事宜。并随时酌量变通妥办。又铜瓦厢决口。现已冲宽十里。水势犹日向东坍刷。若不设法约拦。久必泛滥南趋。至于决口以下。兰仪东明境内。地势平衍。现虽刷有沟槽。而中洪不深。大汛漫滩。仍东西坍涨不定。亦不可无遥堤以杜窜越。拟请 飭下河东督臣乔松年就近察看形势。应如何量筑堤。与东省曹州之堤相接。俾资周防而期顺轨。综计自安山上至铜瓦厢决口。接筑南堤。距北金堤约六七十里。宜作为遮拦之势。去水较远。取土较易。工费较省。此六七十里中。大水所常漫者不过二三十里。所急流者不过三五里。任其淤波荡漾。宽缓水势。以渐趋下游宽半里深数丈之大清河。则缓急得以节宣。不至逼激冲突。别寻去路。斯为稳着。其堤内河内民田。仍可随时视溜势之远近。地势之高低。抢种麦禾。不至全无收获。似于民生亦无大碍。至淮徐故道。涸出旧河身千数百里。水不复行。居民占种。年年丰收。并请 飭下江苏河南山东各督抚。分委委员。会同地方官查明酌议升科。以免私垦争之患。所有遵 旨筹议黄运两河情形。谨据管见。详细据实覆陈。是否有当。伏乞 圣鉴训示。

沥陈黄水情形请 飭会议疏同治十三年

李宗羲

窃自东明石庄户等处漫口后。黄水逐渐南趋。奉 旨豫筹防范。臣等于本年三月初二日。将江省拟办各节。缕晰陈奏。并声明东省决口未堵。不特徐海无可经营。即淮扬亦无把握等因在案。数月以来。督飭派办工程之道员程国熙庞际云张富年等。将扬庄以下旧黄河三百余丈。一律挑浚。并于扬庄顺清河两处。赶集料物。酌做裹头。以备溜至堵闭。统计用银不过五万余两。盖深知此项工费。暂顾腹地。无裨大局。不能不格外撙节。留济要工也。该道等一面办工。一面派员前赴东省察看黄溜情形。据禀称七月中旬以后。黄水愈益南趋。均由石庄户王老户等处。分溜而来。微山昭阳等湖。较去年水大三尺余寸。时逾寒露。仍属有长无消等语。又据徐州道府州县次禀报。民冲决。田畴庐舍。到处淹浸。海州沭阳宿迁一路。受害甚重。呼吁之声。耳不忍闻。臣等忝膺重任。捍御无方。秋收既歉。春麦难种。抚兹民困。寝馈不安。然目前之泛滥。由渐而来。明岁之情形。何堪设想。若不据实沥陈。力图补救。则贻害更大。负疚更深。用敢比较利害。牖举颠末。为我 皇上缕晰陈之。黄河本为北条之水。自汉至唐。由千乘故道入海。本皆北流。至宋以后。河始南流。甚且有南北分流之时。则为患甚巨。其闲屡决屡塞。不可殫记。而善治河者。要惟顺水性审地势为上策。自咸丰五年。铜瓦厢决口后。河又改为北流。议者金谓环拱京师。天然形势。实为河流顺轨之权舆。即上年直隶督臣李鸿章覆奏黄运两河情形折内。亦称粤捻诸逆。未能过河一步。直东北岸防堵。得所凭依。实为畿辅百世之利等语。是河宜北流。不独顺水性。抑且得地势。本已凿然无疑。然在东民身被其灾。痛心疾首。日盼河之南徙。犹之江南之民万口一声。日冀河之北流。小民各计身家。亦属天理人情之正。至如臣与山东抚臣等。同受 国恩。同膺寄。必当筹天下之全局。权利害之轻重。断不敢区分辖地。以邻为壑。如果淮徐之故道可复。东省之水患永除。此受其害。彼得其利。尚属利害互见之事。今则东省之决口不堵。江省无措手之处。徐海淮扬之害。固无穷期。即就山东一省言之。南之曹济各属。久为泽国。北之齐河利津一带。亦皆岌岌不可终日。大损于江省。而毫无益于东省。此臣等所辗转踌躇而万难措置者也。署山东抚臣文彬四月闲覆奏折内。有修筑运堤之议。此亦补偏救敝之一策。然东省黄流散漫。接连南阳诸湖。浩瀚异常。其宽阔处竟有百里之遥。极窄亦三四十里。若邳宿桃清之运河。宽者不过数十丈。湖口坝距扬庄旧黄河。远至四百余里。以数十丈平浅之运河。受数十里奔腾之黄流。欲其顺行四百余里。绝无漫溢。虽金城千里。亦不足恃。况一线单薄之运堤乎。至由兰仪考城下抵淮徐之旧黄河身。计程千有余里。积沙高出两堤。三四丈五六丈不等。老淤坚结

。遥望如山。即费千余万帑金。能否开通。殊难逆料。是故道既不可复。而欲从南阳诸湖。使之由运入海。专恃运堤以为拦截保护之计。窃恐必无是理。此尤臣等所再三酌度而不敢虚掷巨款者也。

更可虑者。黄水之性。急则深通。缓则淤垫。东省决口不堵。分流南趋。下游愈缓。则上游必有受病之处。万一兰仪等处再有失事。北岸溃则直隶受其害。南岸溃则河南安徽当其冲。驯至夺淮入江。其患更不可收拾。此虽鳃鳃过虑。而时势所迫。实有今日不言。异日言之而已无及者。一时之患在两省。百年之患在大局。则治之宜早治也。伏查康熙乾隆年闲。河臣靳辅等殚心竭虑。治河最为有声。然皆禀承 庙谟。指授方略。同治十一年冬闲。东河督臣乔松年暨山东抚臣丁宝楨各陈河工事宜。亦蒙特降 谕旨。飭令军机大臣会同六部九卿妥议具奏。仰见 皇上虚衷采纳。实事求是之至意。目前黄水情形。较之前数年尤为吃紧。事关重大。臣等不敢缄默不言。亦不敢独执己见。惟有请 旨飭下在廷诸臣。公同会议。权衡至当。博采中外之公论。定一筹办之良法。不独决口在所必堵。即由大清河入海之路。亦必相度地势。约束堤防。庶几水有归宿。一劳永逸。于以救民生倒悬之困。而定 国家久远之谟。不胜激切待命之至。至于经费浩大。江省固宜竭力通筹。各省亦应同心协济。俟有定议后。再行会商办理。

#### 察看黄河酌议办法疏

#### 游百川

臣上年十二月十九日。跪聆 圣训。二十一日出京。驰抵山东德州。正月初二日。冒雪起程。过平原禹城。寻马颊徒骇河道。初五日至桃园工次。见合龙处所工程。尚为完整。沿途居民。环诉被水情状。或逃山坎。或栖树杪。几于无路求生。嗣蒙 恩赈恤。并派臣查河。感戴 皇仁。多叹息泣下。初六日抵济省。因雨雪连绵。河冰未解。下游水陆不通。祇得于十七日循黄河南岸。由长清平阴东阿至十里堡。缘大堤而行。二十六日至河南兰仪县属铜瓦厢之东坝头。向闻该处决口。势若建瓴。及亲到查看。见河身一律坦平。与所闻迥异。其原来水溜。东趋故道。较现在河行水面。仅高三五尺许。而迤南旧河身。则沙积三十余道。俨成层峦嶂之形。伏思自来论河者。分持南行北行二说。臣详察形势。河本迁徙无常。将来遇伏秋盛涨。水复折而东趋。自寻故道。亦未可知。若以人力挽之。则势有万难者。一则北堤决后。已冲刷净尽。祇余东西坝头。相距计一千六百九十六丈有奇。就其闲筑堤。节节进占。工已甚巨。且全河正溜北行。中流堵御以图合龙。必震惊非常。办理殊无把握。一则故道以旁之沙岭。势难挑动。且徐海一带河身。涸出淤地千余里。民已尽行垦种。一旦驱而之他。民岂甘心失业。此南行之说应请毋庸置议者也。至山东之大清河

。本系汶济交会。自黄水灌入。初犹水行地中。今则河身淤垫。既患水不能泄。臣自二十七日由兰阳渡黄。循河北岸。经开濮范寿等州县。至张秋镇察看运道。二月初九日折回济省。旋于十一日历勘下游。直至利津之铁门关以下。会同东抚臣陈士杰看明海口地方。复由南岸驰回省垣。臣经过之处。自济河上下。北则济阳惠民滨州利津。南则青城章邱历城至邹长。高博等属。水汛冲决漫溢。共十有一处。相继告急。臣当与抚臣急筹物料。商调熟习河工之将吏。并谆饬地方官率同绅董料集民夫。极力抢办。窃维黄河灌入济渎。已逾一十八年。其始误于疆臣以山东无办黄河成案。诱为民堤民。听其自行修筑。纵屡次开决为患。未形诸奏牍。所以贻害至斯。今则泛滥数百里。漂没数百村。历灾区。伤心惨目。以臣庸材寡识。实觉苦无长策。然自奉 命以来。夙夜忧思。亟图补救。援昔证今。谨拟办法三条。敬为我 圣主陈之。一疏通河道也。黄水性本湍悍。自过龙门。流汇注。遂挟泥沙而趋。全赖清水刷之。济渎本自深通。两岸原高三四丈许。黄初入济。尚能容纳。无如淤垫日高。即当水势消落之时。已几与岸平。况遇伏秋二汛乎。至海口尤日形淤塞。不能畅消。此泛滥之所由致也。然沙淤水底。人力难施。万无可挑浚之理。再四筹度。计惟多用船只。每船尾各带铁篦子混江龙等具。驾驶往来。上下拖刷。助水之力。使河不能停蓄。日渐刷深。虽见效迟缓。而疏河之方。似无逾于此。至所需船只。查山东仅有舳板十六只。今抚臣陈士杰带来八只。共二十四只。未免过少。一时赶造不及。或暂雇民船试用。容俟详加审量。再行奏请准行。

一分减黄流也。臣惟物合则见多。分则见少。多则盈满难容。少则虚空能受。此事理之显然者。济河一渎。受黄河之水。其势岌岌不可终日。查大清河北。徒骇最近。马颊较远。鬲津尤在其北。徒骇由沾化九镇入海。马颊由海丰月河口入海。津经庆云由海丰大沽口入海。皆古九河遗。虽河面宽窄河身深浅不一。两岸亦多有残缺之处。然查形势。平时干涸。惟夏秋闲有坡水数尺。犹可循挑挖。计大清河与徒骇最近处。莫如惠民县东南白龙湾地方。相距不过十里许。若由此处开通。筑一减水坝。分入徒骇河。其势较便。再设法疏通其闲之沙河支河宽河屯民等河。引入马颊鬲津。分流入海。地道变盈而流谦。当不复虞其涨满。此古圣播为九河。汉臣王景播而为八之遗意也。然今人多误会同为逆河一语。坚执水可合而不可分之说。谓分则易淤。夫黄水过处。诚难保其不淤。谓既播而为九。又复合而为一。此虽神禹不能。何其不思之甚也。况现今徒骇等河。明系分道入海乎。且黄流入济。原未尝分。何以日淤日甚。臣拟开通引河。作坝分水。实救急万不得已之计。而近河居民。犹或不免惊惧。惟有恳切晓谕。示以保全生民免遭水患之意。统俟奉 旨允准。再行勘酌举行。一亟筑缕堤也。御灾捍水。无过修堤。缕堤近临河干。民闲自行修筑。取土太近。

多不合法。且大率单薄。又断续相闲。即有堤之处。一筑再筑。亦复屡经塌陷。民力困竭。端由如此。今求济急之方。拟上自长清。下抵利津。南北两岸。先筑缕堤一道。本有之堤。加高培厚。无堤之处。一律补齐。其顶冲险要处所。再添筑重堤一面。约长六百余里。两岸牵算计千余里。为民捍患。民自乐从。拟仍藉资民力。加以津贴。尽可计日告成。至谓治水者不与水争。第其法无过普筑遥堤。现今坚持此议者甚多。臣窃计遥堤筑成。未始非平稳之策。长久之谋。然济武两郡。地狭民稠。多占田亩。小民失业。甚非所愿。既难相绳。且展宽五里或三里。其闲村镇庐舍坟墓。不可数计。兼之齐河济阳齐东蒲台利津等县城。皆近临河干。使之实偪处此。民情未免震骇。况遥堤一律创修。价买民田。再以底宽十丈顶宽三丈高一丈二尺计之。需款不下四五百万金。工艰费巨。又非旷日持久不办。深恐民闲骚动。纵或将来万不容已。在目前量度情势。祇可作为缓图。臣所以请筑缕堤以济急。而不敢轻持遥堤之议者此也。以上三条。仅就大概情形筹之。与抚臣筹商。意见均属相同。查浚疏河道。如造船百只。加修制器具。约需银二万余两。水手口粮。照东省旧章。临时酌给。其开挑引河。底宽十丈。面宽十五丈。高二丈。就白龙湾地方。开至徒骇河。其闲相距十里。并竖筑减水坝工料。计所费约需十七八万两。将徒骇河一律挑深。亦约需费二十万两。筑缕堤一道。两岸千有余里。按前臣办过成案。每土一方。酌给津贴。约需银四五十万两。至黄河水势浩瀚。引入徒骇河。不过减去十分之一。将来仍应设法缕分。引入马颊鬲津等河。计所需又数十万金。此臣拟开挖徒骇马颊等河以分水势大概情形也。窃以黄水之大。由众流汇聚而成。上游之水少一分会黄。则下游黄水自减一分。

查济省以东。有小清河一道。系济泺及山泉诸水会流。自历章邹长高博等县。由乐安入海。现因年久失修。半多湮塞。以致济泺诸泉及巨冶绣江等河之水。均入黄河。中闲泲山泺白云湖支派。利津众水。亦无从宣泄。近年屡次淹没田庐。现署历城县知县陶锡祺稟请挑挖。各县绅民亦纷纷呈请。臣已飭委候补知府朱采前往查看。如能开通。使诸水由小清河入海。则黄流又可少减。而内地山水所容纳消泄。亦免泛滥为灾。一俟详查确实。会商抚臣。再另行入奏。统计疏堵分三事并举。约略用款。总在二百三四十万两内外。惟臣赋性庸愚。材力疏拙。虽不惮劳瘁。而以本处之人。筹本处之事。民闲多各顾其私。稍不遂欲。窃恐动生怨谤。获戾滋深。且不谙勾稽。于工程等项。从未历练。此不过大概计算。约需此数。至核实勘估。应否派熟习工程大臣前来。会同山东抚臣督办。出自 圣裁。所有臣察看黄河情形。酌拟办法。是否有当。谨披沥直陈。并绘图贴说。恭呈 御览。

同治闲。游公为御史。有河运并治宜详筹妥办一疏。今阙未录。兹疏特伸前

说。深知挽河南行之非计。迨减河未成。旋又力主分流故道之议。所谓自见则明。借人见则暗。可识立言之难。

### 治河宜杜流弊仿成规疏

吴峴

三月二十一日。恭阅邸钞。奉 上谕。前据游百川奏查看黄河酌拟办法绘图呈览游百川陈士杰奏查明黄河下游情形各一折当经谕令再行通盘筹划会同熟商妥议详细具奏兹据奏称拟亟筑缕堤藉资保障开徒骇马颊河以分水势并拟开小清河及遥堤窒碍难行各折片着户部工部速议具奏等因钦此。仰见 皇太后

皇上轸念民生慎重河防之至意。凡薄海臣民。同深钦感。臣窃以为方今河患。宜杜治河之流弊。仿治河之成规。必帑不虚糜。河无旁溢。庶为经久至计。臣籍隶山东海丰县。谨就见闻所及。不揣冒昧。条悉缕陈。以备刍择。谨按汉书沟洫志。长安张戎言水性就下。行疾则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浊。号为

一石水而六斗泥。今民引河溉田。故使河流迟淤而稍浅。雨多水暴至则溢决。是束水攻沙之法。始自西汉。钦惟国朝治河方略。迭蒙我 圣祖仁皇帝亲临阅视。指授河臣。累修大工。生民利赖。恭查乾隆二十三年。江南河道总督白钟山奏报徐城黄河刷深尺寸河底通畅情形。钦奉 上谕。益当坚守束水刷沙之策不可为保堤放水之庸计以顾目前而贻远忧也。又乾隆三十九年。钦奉 上谕。倘引河一开黄水经流势顺或遇夏秋盛涨湍急遄流吸动大溜难于遏抑滨河民田庐舍恐不能无冲突之虞是其利小而患大不可不慎之于始等因钦此。

圣训煌煌。允为万世法守。今河入牡蛎嘴已二十九年。并无支流分泄。尚复淤垫日高。若再开引河。水势散漫。更难望其疏刷。黄河水性。中洪大溜。从未分流。此处遄行。他处立成壅阻。而拟开之引河。上接黄河。下抵海口。均有二三百里。即使竭力疏濬。谅难宽深。水过沙停。徒事劳费。又虑经流势顺。设或人力难施。以致夺溜。则将来挽复牡蛎故道。非数百万帑金不能蒞事。马颊小有漫溢。则庆云盐山诸县恐被其累。如水势大至。则天津为众水所归。形如釜底。大溜北趋。近畿受害。而河海两运。亦恐窒碍。于大局深有关系。臣考河流。自周定王五年宿胥口决。以至西汉末。皆由天津入海。东汉以至宋初。皆由利津入海。宋景佑以后。导河入淮。以至 国朝。皆由江苏之安东入海。咸丰五年。铜瓦厢决口。又由利津入海。今利津海口。又非畅驶矣。夫北流而填淤。改为南行。则南行而壅滞。势将北徙。今即不能导之使南。而可导之使北哉。臣愚以为北岸之徒骇马颊二河。但可勿开。总宜停辍。如必需开挑。既与庆云等县接壤。亦应由直隶地方官详细查看。方为有备无患。可否请 旨飭下直隶总督。派员前往徒骇马颊上下游加履勘。如开挑后。津南数县及天津海口确无妨碍。奏明始可动工。夫北岸果建遥堤。尚多保障。今所恃者

一线缕堤。现在海丰境内。漫水四溢。独马颊干涸。今乃开工引水北行。渐近京师。甚为非计。且所谓不致有夺溜之虞者。恃闸坝而已。以黄水之澎湃喷激。冲崖触堤。岂闸板所能抵御。窃为畿辅危之。臣所谓杜治河之流弊者此也。今日之河。必以大开海口为第一要义。

恭查嘉庆十五年。钦奉 上谕。黄水下游日臻淤垫甚至海口阻塞尾闾不通经朕力持定见将海口挑挖深通堵塞马港旁趋之路现在河水滔滔东注更无壅遏之虞等因。钦此。诚以尾闾宣泄不通。上游溃决立见。今牡蛎嘴旧河口出路倍窄。河底更浅。自当设法变通。陈士杰既查出利津之南北岭决口。距海不过四五十里。由此开入。较为便捷。且场本已漫淹。村庄无多。虽百姓抢筑堤。该巡抚亦明知工巨地险。难保无虞。乃游百川陈士杰覆奏。既称便捷不为无益。又谓刷有河槽方可定议。游移不决。恐难收效。伏愿 皇太后 皇上力持定见。飭下该侍郎等。即就南北岭决口导使入海。实为正办。臣考历来河工。多于冬令集事。今既查得海口消落之时。水行归槽。便与岸平。疏浚自易得力。应于伏秋各汛。加意防护。仍俟冬令兴工。又海口宜筑长堤。从前云梯关外淤沙。曾着成效。如虑上游盛涨难容。再将缕堤加高培厚。河身逢湾取直。偪溜愈紧。日刷日深。不致涨漫。明臣潘季驯即坚守此法。道光年闲举人包世臣所议对头斜坝。亦应试办。凡此详见治河诸书。足资考镜。惟费款较多。然与其逐年开挑引河。何如将海口河身长堤对坝。分项分年带修。于河防实有益。宋臣文彦博省力役以足财用之对。 御批责其不权轻重。是可鉴也。至混江龙铁篦子。向用于合龙归槽之后。随溜新沙。可资鼓荡。若治年久河淤。则宋人铁爪木爬。 御批所弗许。臣所谓仿治河之成规者此也。臣梲昧寡识。原不足仰赞 高深。而缕缕愚诚。祇以事关大局。必当慎益加慎。不敢安于缄默。据实沥陈。可否 飭下户部工部一议奏之处。出自 圣裁。臣不胜惶惧屏营之至。

议覆马颊河不宜开挖分流疏光绪十年

李鸿章

窃臣前准工部咨开。会同户部议覆侍郎游百川奏请开马颊河分减黄流一折。又议覆御史吴峒奏不宜开河分减一折。应令直隶山东派员勘验通盘筹议折衷一是等因。奏奉 旨依议钦此。钦遵知照前来。当经遴派熟悉河工之候补知府吴士湘。随带素精机器员弁。驰抵海丰县沙土河海口。溯流而上。将马颊全河里数宽深丈尺工程难易。及直东地势高下民情顺逆。逐细测量体察。计历山东海丰直隶庆云山东乐陵德平德州平原恩县高塘禹城齐河长清十一州县。至长清县属黄河北岸至五龙潭原拟运坝处所。迨勘毕后。又以津海关道周馥前曾委勘东境黄河上下游。谙悉情形。飭与吴士湘悉心妥议。兹据该道府绘图帖说。分晰稟



复。并先准山东抚臣陈士杰派员往勘緘请会奏等因。查据吴士湘禀称。五龙潭至平原县之锅培口马颊河头。计长三万四千三百四十丈。合一百九十里。其闲迂回曲折。须穿过徒骇等河九道。惟漯蒲两河。尚有河槽。宽而不深。若徒骇巴公范公赵王赵牛正汉等河。宽祇二三丈。深祇六七尺。其无河处所。须生开陆地六千二百二十丈。又自锅培口入马颊河。至海丰沙土河海口。即马颊尾闾。计长七万四千三百七十五丈。合四百十三里。其在德州平原境内者。口宽七八十丈。深丈许。在德平乐陵庆云海丰境内者。口宽不过十丈八丈。深仅数尺。全河计。狭浅处约有十分之七。总计自五龙潭迄沙土河海口。共长十万八千七百十五丈。合六百三里。照游百川原奏。挑宽四十丈。深一丈。其两岸堆土及留河滩至出土。须有六十丈。合共占地宽一百丈。计长清齐河禹城平原德州德平乐陵庆云海丰等属境内。合共占地七万九千余亩。除原旧河形外。实占现在民田六万余亩。又五百七十六村。凡三万九千六百余户。又坟墓三万一千七百余冢。此五龙潭至马颊河尾闾若拟开引须占用民业之实在数目也。又查五龙潭本系百年不易之险。自铜瓦厢决口。黄流会入大清河东趋。迎溜兜湾。其险更甚。常有漫溃。上年凌汛续决三百余丈。测量该处黄河宽口一百二十丈。南当鸡嘴老滩。顶入河心。偪溜北冲。北岸水深二丈。南岸水深六尺。北岸地平。又较低南岸地平七尺二寸。土人云。上年秋汛。水涨高于平地二尺。如游百川原奏建滚水坝。北岸低二三尺。是汛涨过水。当在一丈上下。又测量平原县锅培口地平。较五龙潭低一丈五尺五寸。海丰沙土河海口地平。较锅培口又低十二丈八尺六寸。可见愈北愈低。而天津三汉河口地平。较庆云之马颊河北岸又低九丈五尺四寸。又查马颊河北距南运河。远者百余里。近者如恩县德州两处。相去仅四五十里。此五龙潭黄河大溜紧偪北岸迤北地势节节低下而马颊又有切近南运河处所之实在情形也。臣督饬周馥吴士湘通盘筹议。不可开引黄流入马颊者。约有七端。

黄流自古少闸坝分水之案。汉之瓠子酸枣。宋之六塔二股。明之沙湾。皆因分水贻害。后皆引以为鉴。我朝河臣靳辅建毛城铺太谷山龙虎山天然减水闸坝。皆就山骨坚土之处。建立坝基。下有湖荡可归。且挑倒钩引河以防夺溜。乃不久仍多废弃。以后无敢踵而行之者。今五龙潭为极险之冲。一片纯沙。坝基难立。若欲改河北行。贻害甚广。御之不暇。奈何引之。此不可者一。减河所经。横穿徒骇巴公赵王等河九道。迂折一百九十里。势必将此九河东去之路。尽行堵塞。挽使北趋。窃恐天生地脉。非可以人力乱之。汛涨涌至。依旧冲决。此不可者二。黄入济渎以来。两岸客民。久困沈溺。识者谓因城镇太多。未能早筑遥堤之故。今分黄入马颊。斜行六百三里。即新增两岸堤工一千二百余里。官守民守。均苦无力。是使六百三里向不被水之区。皆无完土。此不可者

三。黄流下游淤浅。实因上游分溢过多。正河水少之故。若以徒骇马颊一再分减。而视拦水之遥堤为缓图。则下游必更停淤。下壅上溃。恐长清以上益多漫溢。此不可者四。六百三里之中。除旧河垦种不计外。新占民田六万余亩。小民已苦失业。且有五百七十六村三万九千余户。又坟墓三万一千七百余冢。从何迁徙。此不可者五。自来运河不能两行。东汉以后。讲论纷纭。办法不一。大抵合则偶治。分则必坏。往籍班班可考。禹河虽暂分行。但今昔时异势殊。未可泥古。现勘济北地势。节节低下。土性松浮。天津又低于庆云马颊北岸九丈数尺。而上游德州恩县之马颊。距南运河祇四五十里。黄河善徙。往往横侵骤决。设使开引之后。就下势顺。改道北趋。加以直境永定滹沱潮白漳拒马三易五大河之水。将见畿南全成泽国。势所必至。理有固然。京畿根本重地。极宜慎重。此不可者六。五龙潭以下至入马颊。除原旧河形不挑外。照原奏丈尺。核计土方。应挑八百八十五万余方。又开马颊各段。并培补两岸残堤。应挑土一千一百三十九万余方。按山东原估。每方银一钱五分。共需银三百余万两。而建滚水坝之费。尚不知凡几。迁徙村户坟墓并给地价一切。更无从预估。其原估筑堤项下。焉能节出若许经费。开办此河。当兹时势艰难。重耗巨款。兴此无益有害之工。殊属非计。此不可者七。自开引之议起。直东沿河州县绅民。或在臣处。或于委员经过时。纷纷递呈吁恳免办。情词迫切。地势既不相宜。民情又复不顺。工费无出。后患难防。实以不开为便。至游百川原奏。开杜家沟分水入徒骇一节。已经山东抚臣奏明。秋后察看。又御史吴峒条奏。亟筑缕堤。并筑遥堤。创筑围堤。任民修守。核免钱漕。兼筹帑项。勘定海口。取直河身。考核旧河。历练贤才各节。似多可行。惟节目甚繁。非一时所能措办。亦非直隶所能遥度。如何次第举行。期于河防大局有。应由山东抚臣随时察酌妥筹。分别奏办。除将吴士湘绘送图说。分咨军机处工部查核外。所有马颊河不宜开挖分减黄流缘由。理合会同山东抚臣陈士杰恭折据实覆陈。

河患非开河减水别无良图疏

游百川

窃臣前奉 上谕。察看黄河。周勘上下游形势。与东抚臣会商办法。曾将疏通河道分减黄流亟筑缕堤并遥堤窒碍难行各节。恭疏陈奏。嗣经部议。谓缕堤不足深恃。开河减水。恐碍畿辅。尚须斟酌。自系为慎重河务起见。臣等正在筹度闲。而五月中旬。时距伏秋尚远。黄流泛涨。竟成巨灾。幸蒙 圣恩廛念黎。命臣查灾办赈。臣目击灾区。不得已与东抚臣复有筑堤分水相辅而行之奏。奉 旨飭直隶督臣李鸿章与臣等会议。旋由直督臣主。开河之举。作为缓图。东抚臣爰遵照部议修筑长堤。而臣亦遵 旨北上矣。顾臣愚陋。自被 命后。熟思审计。窃谓山东河患。非开通支河。分减盛涨。别无良图。是以前月

仰蒙 召见。曾经据实上陈。日前恭阅邸钞。知黄水复涨。数邑被淹。回首乡邦。益深恻念。不敢不就愚见所及。再为 皇太后 皇上陈之。盖自黄河北徙。铜瓦厢决口处所。河面宽十里有余。及灌入东省大清河。河面仅止里许。兼之河身淤垫日高。遂致万难容纳。一遇汛涨。则冲决漫溢。此水患之所以日甚也。当黄河南行之日。无河可分。专主筑堤束水。而开浚引河。量水减泄。前河臣靳辅尚复多方筹备。以济堤工之穷。况今黄河北行。明有九河故道。纵不能尽复。而就武郡之徒骇马颊两河。由海丰沾化分流入海者。宣泄盛涨。究可免泛滥之虞。若令专办堤工。袭后人治南河之陈言。而违昔圣治北河之故。似觉终非长策。且虑其贻误大局者有三。查黄河南岸。自东河十里堡以上至贾庄。前东抚臣丁宝楨筑堤二百八十三里。皆底宽十丈。顶宽三丈。高一丈二尺。北岸则濮范寿阳亦均有长堤。两岸相去。远则六七十里。近则三四十里。水田中行。堤距水面。最近处亦十有余里。当水未拍堤之处。堤固然对峙。俨如长城。及遇大溜趋堤。则危险万状。虽设有营汛。厢扫抢护。仍有岌岌不可保固之势。今所拟堤工之高厚。远逊上游之堤。且长千有余里。节节防汛。既恐难周。新筑之土。未经蛰实。一旦黄流涨发。堤溃水溢。诚难保其必无。此可虑者一也。议筑长堤。以去河三四百丈或五百丈为准。斟酌情形。不得不然。然距河四五百丈。其闲城郭村镇人民庐舍不可胜计。举而置之堤外。闾阎愁苦。各抱隐忧。当水涨之时。往往风雨晦冥。不及逃避。一经被水。则身家性命。悉付波臣。纵劝之他徙。而扶老携幼。情势万难。且谓抛家舍业。终将流为乞丐。此次历城各属灾民。虽用船拯救。多苦守不他离者。此可虑者二也。堤外之民。身陷水中。情急则思掘堤泄水。虽有守者坚防。而掘者益力。民情各顾其私。甚至激成械。如章邱齐东青城惠民。皆有戕伤重案。又近事之显然可指者。此可虑者三也。

总之水不侵及堤边。则堤为虚设。水如侵堤。则堤又未必果能抵御。以有用之金钱。置之无用。实觉可惜。且长堤即可保固。而堤外生灵。犹不免陷溺。亦非防患御灾之道。此臣所以谓但筑长堤。不如兼办开河减水之为得计也。然开通支河。专办徒骇。犹属无济。盖徒骇窄浅。河身宽处。不过三四十丈。分水无多。现在黄水冲入。本尚满槽。难以施工。马颊河则宽百数十丈。两岸屹立。大段深通。但使培残补缺。更就淤浅处挑深培高。自可畅流入海。臣曾委员查看四五次。复亲看二次。倪审定地势。从黄河北岸。竖筑滚水坝两座。分减黄水。引入徒骇马颊两河。则水患可息。直隶督臣谓若开马颊。恐水势波及直隶。似臣但顾山东而忽畿辅者。臣虽至愚。何敢出此。查马颊一河。虽涉庆云边界。仍由东境入海。去直隶五河。近者百余里。远者数百里。河虽善徙。当不至横侵骤决若此。且水既由河道畅流。岂复无端旁溢。似不必因过虑而忘至

计也。至于修浚引河。臣等前折拟下游自白龙湾。上游自黄陡崖开引。及再三察度。更拟下游自历城之杜家沟引入徒骇。上游自长清县之五龙潭引入马颊。尤觉妥便。所挑之支河。河面各开宽四十丈。深一丈。以量水之处计之。每河可减黄流二尺许。两引河共减四尺。则足备盛涨。可保万全。夫开挑引河。原不过备一时之汛涨。非析黄河而为之也。计汛涨多祇旬月。过此则水涸复出。纵使水过沙淤。农隙之时。藉资民力。加以津贴干河之中。施工较易。不难挑挖一律深通。而钱粮惠及贫民。犹是以工代赈之意。所建滚水二坝。比本来河岸酌低二三尺。不遇盛涨。仍由本河径行。比至水涨满槽。始分减数尺。焉有夺溜之患。此臣所以谓开河减水之必可行也。然而小民可与观成。难与经始。开河虽非创举。而工难费巨。殊不易图。加以众说纷纭。人情疑惑。未尝平心察理。动辄煽惑听闻。惟有吁恳 圣慈。轸念民生。交廷臣会议。如以臣言可用。应请 飭下山东抚臣相度机宜。及时兴办。勿惮烦难。勿辞劳怨。勿为浮言所摇夺。勿为势豪所阻挠。并请 明降谕旨。令地方官出示剴切晓谕。俾沿河百姓。尽释群疑。将大工可成。水患可弭。出民于昏垫之中而登衽席矣。抑或 特简大臣。趁冬令禾稼尽收。瞭望可以及远。在直东交界亲历查看。与直隶督臣山东抚臣定议办理。出自 圣裁。

查勘黄河入海情形拟减水分流疏光绪十二年

张曜

窃臣于光绪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行抵山东武定府境。先赴下游查勘黄河徒骇两河入海之路。当经具奏在案。臣循徒骇河北岸而行。至沾化县属之流锤镇即流锤口。该处近三四年闲。黄流海潮。互相冲刷。河宽五六十丈。水深二丈三四尺。顺河七十里至陈家庙。又七十四里至海口。自陈家庙以下。河面愈宽。河底愈深。海口近处向无民居。询据陈家庙商民船户。僉称从前海船小者至陈家庙。近年大船亦可通行。此徒骇河海口之情形也。由陈家庙查勘至铁门关。该处附近河宽二百三四十丈。水深一丈七八尺。自铁门关以下二十五里。北有大堤。行四十里至萧神庙。以下漫河盖牡蛎嘴以至海口。正溜水深一丈二三尺至一丈五六尺不等。漫滩宽处。一望无际。铁板沙自牡蛎嘴以下。闲断有之。尾闾宣泄。不能通畅。此现在黄河海口之情形也。折利津循河而上。节节履勘。至济阳齐河之闲。察看徒骇河中段形势。接连黄河北岸决口。冲灌徒骇。查徒骇河自归邑境内以至流锤镇。以上河身过窄。水不能容。以致漫漶东流。南岸地方。被淹较宽。村落萧条。人民半多迁徙。又历齐河长清东阿北岸。行抵张秋镇。即从濮范循河而西。查勘上游。自寿张县境内起。以至豫省滑县境内。旧有金堤一道。计长二百六十余里。黄河改道以来。大溜曾偪金堤。从未漫溢。上段为直隶关阨。下段为东昌屏蔽。嗣因大溜南滚。又加临黄堤一道。

现在黄河距金堤虽远。滚溜无常。金堤仍宜加意培修。南岸自运河迤西以至上游东直境内。堤工修防。均极周密。惟孙家楼贾庄两处。地势低洼。紧偪大溜。工程最为险要。上游河面宽展。盛涨能容。但力守大堤。可保无虞。又自运河东岸。下至长清县韩家林止。此二百三十里闲。其地南面多山。愈南则地势愈高。近河低处。盛涨之时。或有漫溢。尚无冲决之患。北岸挂剑台以下至齐河。均有大堤。中闲黄家渡豆腐窝等处。地势低洼。修防紧要。自商河历城以下以至利津。河面既窄。河身又高。现在南岸何王庄以下。以至齐东蒲台。民内外。均有黄流。目前之计。南岸惟有力护遥堤。北岸则须增培民。以保完善之区。至河身湾曲。则有回溜。南有沙嘴。则北有顶冲。凡抽沟切滩。及内月堤套堤格堤。一切防御之法。均宜随地设施。以尽堵筑之力。铁门关以下。北岸已有长堤一十五里。应将南岸一律增筑。接至萧神庙止。庶束水归槽。大溜不致散漫。至萧神庙以下。多系淤滩。添筑大堤。难期稳固。所有铁板沙。上面干结。二尺以下。仍是泥沙。人力纵能挑挖。距岸较远。运送太难。拟在近溜河滩。审度水势。挑挖川字引河。藉水力冲刷。以期逐渐深通。至于水底淤沙。人力难施。拟兼用机器船只。随时淘浚。以现在黄河入海之路。无可改移。惟有于铁门关外。力求疏浚而已。

又查大清河以南。有小清河一道。上年抚臣陈士杰曾经挑浚。嗣因黄水灌入。以致淤垫。海口地势稍高。积潦未能迅泄。此时仍须挑挖。以畅南岸清水各河入海之路。徒骇河北岸。临邑商河惠民。连年堵水。已经筑有堤。惟滨州所管之四十四里。因北岸村庄。未及修筑。现在筹计。惟有将徒骇北岸。已筑堤者。加高培厚。未筑堤者。接续添筑。以上堵筑疏浚各事。均与抚臣陈士杰往返函商。意见相同。统计黄河下游形势。总虑盈满为灾。减水分流。实为当务之急。御史黄煦原奏有分水入徒骇之议。翰林院侍讲学士恽彦彬原奏亦有减水之说。与侍郎游百川从前所奏意指略同。惟减水必居上游。方能得势。查长清北岸之乌龙潭赵王河等处。虽可分入徒骇。但该处民闲。未曾深受黄水之害。一经开挖。疑惧必多。地段虽属上游。办理恐多窒碍。惠民境内。南北王庄附近之白龙湾两河。相距不过十余里。开通最易。然地处下游。不足以减上游水势。惟有在齐河以下李家岸赵庄之闲。筑坝挑河。计地不过十里。即可通入黄水连年入徒骇之路。接挖河身以达徒骇。计长八十余里。徒骇河自临邑县田家口起至沾化县流锤镇止。计长二百三十里。一律挑挖。宽二十四丈。深一丈五尺。即以挑挖之土。培筑两旁堤岸。至减水坝坝向。北面水高。水涨则流。水落则止。但黄河长落无常。坝高不能过水。坝低又虑掣溜。筹计再三。祇有建造带闸石坝。一连十二孔。每孔口门一丈八尺。闸以高出堤岸为度。约计二丈六尺。下铺根脚。宽六丈。顶面宽二丈四尺。石坝以内。仍应铺垫石板。以防跌

塘之患。近坝两面。各筑石堤一段。与坝相接。此与前河臣靳辅所造七洞减水坝办法。大略相同。按闸门十二孔。每孔宽一丈八尺。共二十一丈六尺。以过水高一丈二尺计之。每丈放水十二方。共可放水二百五十九方有零。启闭有时。多寡有数。其权在人。有泄涨之功。无掣溜之患。此因地制宜之法。俟办有成效。咸知有益无害。即于附近地方。相度形势。逐渐增造。经费一项。前河臣靳辅南河报造单孔石闸。每座估银二万两。今以十二孔计之。为数虽须加增。山东系产石之区。购办较易。当可减省。将来再由承办之员。详细估计。至于疏浚河身。培筑堤。东省工程。向有定章。所需经费。应由抚臣核计。从来治河原无上策。况臣智识疏庸。惟有博访周谘。参以成法。就人力所能行。勉为筹计。是否有当。理合绘图贴说。恭折具陈。

### 查勘黄河旧道情形酌拟办法疏

张曜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十二年二月十一日。奉 上谕。张曜遵查山东黄河情形绘图呈览暨机器船只做法量为变通及查看黄河故道各折片等因钦此。钦遵在案。臣查明何王庄漫口情形。于二月二十五日拜折后。即行起程。循东豫干河。至江苏砀山丰县。入南河地面。往来两岸。详细履勘。查自河南兰仪县干河口起。至江苏清河县北岸杨庄止。计长九百八十二里。又自杨庄下至安东县云梯关止。计长二百二十六里。又自云梯关至阜宁县小沙子海口止。计长一百六十里。所有兰仪以至杨庄河身淤高之处。计一百二十八段。河身以内。从前正洪紧溜。地势低洼。闲有积潦。未能垦种。此外淤滩。多为民闲开垦。两岸河堤。从前有就堤筑塞空断堤身者。一百八十余处。此查勘黄河旧道现在之情形也。伏思开通黄河故道。引河南行。诚足救山东河患之急。惟办理实有三难。自兰仪干河及云梯关以至海口。开空全河。普修大堤。经费动需千万。当兹库藏支绌。何由筹此巨款以兴大工。此一难也。凡河滩垦种之人。曹徐淮海四属居多。风气素悍。一旦夺其生业。穷无所归。此二难也。十余年来。洪泽湖水势愈弱。引入运河。浮送粮船。已觉大费人力。今如全河南行。黄运交汇之处。黄水势猛。湖水力弱。一经倒灌。关系匪轻。此三难也。惟山东河患日深。若不亟筹补救。恐此后受患。不尽山东一省。连年东省黄河漫决。多在下游。故受害悉在东境。一旦上游北岸漫决。水必直趋运河。害且中于直隶。上年寿张境内孙家马头稍有漫溢。黄流已达东昌。若非横决运堤。其势必逾临清。近悉济阳北岸又复漫口。水仍归入徒骇。倘被掣动大溜。徒骇一河。断难容纳。水性就下。势必漫入马颊。至兰仪干河口。从前高出水面。计有两丈。近岁以来。伏汛涨时仅有六尺。再历数年。诚恐黄流自寻故道。冲入南河。河身未浚。堤岸未修。四出奔流。猝不及备。为患何堪设想。窃以全河挽归故道

。势实难行。减水分入南河。事尚可办。自兰仪以至清河县属之杨庄。此九百八十二里内。沙淤垫高。计一百二十八段。统长二百三十里零。必须分别挑挖。期与上下相通。其余七百五十余里。从前正洪紧溜。至今尚有河槽。南河丰北厅境内。旧日决口。迄未堵筑。跌塘之处。积水尚深。略修旧日引河。补筑新堤决口。约计工料。所费无多。杨庄以下海口。河身中闲。现有小河。虽不甚宽。如遇盈满出槽。仍在河身以内。不足为患。无须另再挑挖。综计南河上下游形势。若分黄流十分之三。足以容纳。惟兰仪干河口。必须横筑大堤。紧接两岸。中闲建造带闸石坝。分水多寡。庶有限制。三年之闲。如有淤积。霜清以后。酌量挑修。以上挑筑工程。各处情形不一。应由沿河该管河务道员按地段力求撙节。核实估计。即责成该管道员承办。呼应既灵。集事较易。至两岸大堤。既因筑塞穹断。自应仍由民闲补修。无须另给工食。议者每谓黄河不宜分流。汉时河人千乘。王景治之。德棣之河。播而为八。无河患者数百年。此分流之明效也。近如滹泽中牟丰北以及铜瓦厢。前后十六年闲。四次漫口。此河不分流不能无患之明证也。河务关系重大。必当慎之又慎。臣与沿河官绅耆老。虚心谘访。全以为似此办法。工省费轻。有益无害。惟臣智识疏浅。思虑难周。是否可行。谨绘图贴说。并缮工程清单。恭折具奏。伏乞 圣鉴俯议施行。

#### 筹挽黄河分流故道疏

太仆寺少卿延茂

窃考黄河之流。自汉迄今。屡经迁变。汉唐宋元之河患。姑不具论。即以前明考之。明都幽燕。漕东南之粟以实北京。必由博济之境。则河断不可使之北行。一决而北。漕渠受害。岁运必至不继。且恐日徙日北。其害不仅在于汜滥也。所以大河北。则会通河废。知会通河之不可废。则知大河不可得而北矣。两者不并立。此终明之世。大河所以屡决而北。终挽之使南者。盖有深意存乎其中也。考明宏治二年。河决封邱县之荆隆口。即今所谓金龙口者。五年又决于此。犯张秋。坏会通河。都御史刘大夏受命治之。上有河流湍悍。张秋乃下流咽喉。未可辄治。宜于上流分道南行。于是疏贾鲁旧河。浚孙家渡口。开新河七十余里。筑长堤三百六十余里。阅时五旬。费帑亿万。始得偃河南行。非故为其难也。盖深知河北行则漕渠害。再北徙则畿辅害也。我朝因之二百余年。虽河决不一。要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今自铜瓦厢决后。黄河东北趋。逾直隶之长垣东明入山东。过菏泽以抵利津。挟汶济洪涑诸水以入海。何以数十年以前尚无大患者。以大清河河槽尚深。水行地中故耳。今则河底日淤日高。水行地上。其年年溃决年年漫溢也。不待临事而知矣。纵使日事堤防。无非新筑客土。安能如黄河旧堤之巩固耶。况乎泛滥横流。处处可以穿运。运不能治。

则漕不能复。漕不能复。则海运不能停。适与敌人以挟持之柄。此其害一。小民荡析离居。流亡昏垫。或有匪徒揭竿。流民助虐。用兵剿洗。内患方长。彼时设有外侮。何以兼顾。此其害二。泰山之阴。南高北低。所以黄河漫溢。日趋而北。诚恐南愈淤则北愈下。设一旦夺运河而趋天津。合之直隶七十余水同一尾闾。则漫溢溃决倒灌之患。不堪设想。此其害三。臣考之图籍。证以形势。始知终明之世。大河屡决而北。而终挽之使复淮徐故道者。盖有深意存乎其中也。方今河患日深。不得不亟筹变计。与其日掷金钱于洪涛巨浪之中。终无实效。何如挽复淮徐故道。尚有成规也。议者必谓铜瓦厢决口跌塘过深。黄河旧身高于决口。若欲挑深引河。诚属不易。此一说也。不知河流决口。势同建瓴。未有不低于河身者。往年屡塞决口。不外挑深引河一法。诚能先将清口以下疏浚深通。再自清口以迄兰阳。将旧河身之中泓。力挑挖。但使下游中泓低于上游河底。自能掣溜东下。议者又谓铜瓦厢口门宽约十里。从前决口至宽者不过数百丈。今欲将十里口门合龙。近古亦属创见。此又一说也。不知自古天事不足。全赖人事以补之。况人定胜天。古有明训。若事事委之气运。朝廷安用此大臣为耶。诚能挑深下游。掣引正溜。则兰阳决口自然衰弱。彼时工堵筑。似不至全无把握。如果挑挖引河堵筑决口万难措手。则莫若仿照明臣刘大夏治河成法。或浚贾鲁旧河。或浚孙家渡口。先自上游分杀水势。然后下流之引河可成。兰阳之口门可堵矣。是亦一策也。臣一介书生。不谙河务。管见所及。冒昧上陈。伏乞 飭交工部统筹全局。悉心妥议。

东省河工宜兼用分流故道初议疏

仓场侍郎游百川

窃维黄河泛滥。为患日深。我 皇太后 皇上轸念民生。特命张曜为山东巡抚。拨帑二百余万金。责成办理。凡在臣民。同深感戴。顾臣前阅邸钞。见该抚疏称分黄流十分之三。入南河故道。经营擘画。煞费苦心。先虽历陈全复故道。势有三难。而减水分流。妥筹办法。则谓工省费轻。有利无害。深冀其说之得行。乃此次折内所谓分流者。则仅指导入徒骇。以数十丈之河面。断难容纳黄流。终恐不免泛滥。而该抚不复议及南河者。诚以前为 钦派大臣。自可统筹南北全局。自官东抚以后。责有专归。势难兼辖他省。故万不得已。仅就山东施工。其分流入南河之策。前曾奉 旨交南省督抚会议。迄今未见明文。致令治河良策。寝阁不行。诚为可惜。臣再四思维。近年专事堤防。此筑彼决。屡筑屡决。其不足深恃。已可概见。而祇用徒骇分水。又实不能容纳。与其为迁就之计。但顾目前。徒耗数百万之帑金。终归无济。曷若兼权熟计。早为久远之图。惟有仰恳 天恩。仍将该抚所奏分黄流十分之三。入南河故道。 命各督抚查照原折。细加体察实在情形。既主分流。并非掣动大溜全入



南河。不过就原有之河槽。量加挑浚。于南民田庐。毫无妨碍。且建造带闸石坝。分水多寡。自有限制。御灾捍患之计。莫要于此。臣尝旁加询访。咸谓南省輿情。亦无不顺从。伏愿 宸谟独断。飭下南省各督抚实心任事。不分畛域。会商山东抚臣。将分流入故道之策。坚意举行。以期帑不虚糜。功归有济。即堵筑不容偏废。而水势既减。堤防亦易为功。此又不待辩而自明者也。臣往岁曾奉 命察河。不得膜视。用是自忘迂拙。披沥上陈。是否有当。伏乞 圣鉴训示。

覆陈黄河分流诸多窒碍疏光绪十二年

东河总督成孚

窃臣等钦奉 上谕。游百川奏东省河工仍宜兼用张曜初议分流入故道之策等因。钦此。查山东抚臣张曜前经奉 命查勘山东黄河情形酌拟办法案内。据称全河挽归故道。势实难行。若减分黄流十分之三。归入故道。足以容纳。惟兰仪县干河口。必须横筑大堤。紧接两岸。中闲建造带闸分堤。分水多寡。庶有限制等语。奏奉 谕旨。飭令该抚会商曾国荃妥议具奏等因。钦此。臣等遵即分别委员分赴干河南北两岸。东自兰仪县干河口。南至河南虞城县。北至山东曹县。各处界上。会同沿河各州县。逐段详细履勘去后。旋据禀称。勘河两岸堤工。南岸虞城商邱二县境内。残缺不全者。约计长四千一百二十余丈。北岸之考城以至曹县。约计二百六七十里。所有堤段。或冲刷残缺。或筑基铲断。南面堤坝。悉如峭壁。均应普律加筑高厚。余虽尚存旧址。亦须随宜修补。至河身沙淤。计睢州兰仪境内。共有二十六段。牵长约共三千二百余丈。此外河身闲有沙积。宽长不等。但多系飞沙。随风聚散。迁徙靡定。以上二项。工程浩大。款实匪轻。旧河槽内。虽庐舍无多。而切近老滩以上。皆有居民。若仅引河向导东趋。深恐河溜变迁。仍不免泛滥为害。至于兰仪县干河口建筑带闸石坝。亦经会集详勘。挑挖试验。挖至七八尺以下。即系沙水相闲。无从得底。而建筑闸坝。惟恐根基难立。是建闸分流之能否有利无害。实不敢轻拟悬定等情。禀经臣等复飭司道等悉心筹议。旋据会议详称。所有修复两岸堤工。挑浚上下河道。迁徙河滩居民。其办理难易情形。姑勿具论。而以引水分流建筑闸堤。实为第一紧要关键。现经详加体察。其窒碍难行之处。约有数端。查黄河北徙。已历三十余年。今以数十丈之分河。而欲导之分溜南行。恐贲水之性。未必即受约束。且查干河口门之南。有积年沙滩挺峙。现高水面二丈余尺至三丈余尺。于此挑挖引河。能否有成。殊难逆计。其窒碍难行者一也。黄河挟沙而行。溜缓则淤。溜急则亦淤。假使引河挖成。而竟能分溜。无论其归入故道以后。溜行能否通畅。河势有无变迁。即此导入引河之溜。倘或溜行濡滞。难禁其不旋踵而淤。若果不致淤闭。而顺势南趋。以冲突无定之河。万一掣动

全溜。建瓴而下。则下游之受害。又何堪设想。其窒碍难行者二也。黄河两岸。靠堤筑坝。仅就上游。尚且溃塌。往往无所底止。今拦河建立闸坝。即使土性坚凝。修筑稳固。而河溜奔腾。无坚弗破。一经撞击。难免塌陷。水中既无从施工。而石质横梗于中。河势愈激愈怒。又不知作何变态。其窒碍难行者三也。豫省沿河一带。本属土性沙松。而干河口门。旧日河溜经行之处。或系层淤层沙。挑挖深至数丈。仍难得底。或挑至数尺以下。即系沙水相闲。人夫不能站立。建筑闸坝。既无可凭之基。则事难规始。何以图终。纵令竭力经营。恐亦毫无把握。其窒碍难行者四也。而况下游堤岸。残缺卑薄。应修段落过多。河道淤垫沙积。应挑地段甚长。滩内民田庐舍。切近河身。必须设法迁移。尤非易易。司道等反复推求。事关全局。不敢不据实直陈等情。详请核办前来。

查干河情形。前经臣成孚先于五月闲由济旋豫。顺道沿河履勘。核与该司道等所禀无异。并亲诣干河口门。逐加详勘。建闸处所。河势趋向无定。疏导为艰。闸有定所。而溜徙靡常。殊难得吸引之势。沉积沙成堆。高下悬殊。挑挖导引。施工亦属不易。并将闸基挖槽试验。深未及丈。即已见水。淤沙深厚之中。而欲竖立根基。恐难期有成效。且分流一层。仅分漫水。则于事无济。倘分正溜。又恐掣动全河。建瓴下注。旧槽设或不能容纳。势将冲突旁趋。为患何可胜言。当与臣宝泉一再商榷。详加复核。该司道等所禀。委系实在情形。事关重大。自应恪遵 谕旨。再三详审。以期有利无害。前于七月闲。业将窒碍情形。会咨山东抚臣张曜会衔奏覆去后。尚未接准咨覆。并奉 谕旨飭议前因。适臣宝泉阅伍归途。经驰赴睢宁兰考各县干河一带。暨铜瓦厢口门。亲历复勘。悉与臣成孚所勘相同。再三筹议。意见亦复相合。应将干河上游情形。先行覆奏。以免稽延。窃维臣等仰邀 殊恩。膺是巨任。当为 国家筹经久之图。岂敢为一时迁就之计。前项工程。如果有利无害。自应殚竭图维。力任其难。何敢仍听属员卸责之辞。畏难推诿。致误大局。第分流之策。当先于上游建闸创其基。再议于下游堤防束其势。筑坝则窒碍既多。分流更毫无把握。黄河天险。岂有幸其不夺溜。而姑为尝试之理。更曷敢听其夺溜。而致貽误之患。万一全河奔腾下注。区区闸坝。势难抵御狂澜。未有不溃决而塌陷者。是名为三分。实不可不作十分准备。工程既繁。需款过巨。现就以上应办各工。约略估计。已非千万金不能办。若堤防一切。处处完缮。其数有难以数计者。且前项筑坝减水。纵使勉力图成。溜仅三分入故。七分留东。是东省之河患未必遽形轻减。而江豫之河防不免因而转增。通盘筹划。似亦非宜。臣等统筹全局。至再计议。不敢不将窒碍情形。据实沥陈。除下游情形。咨由两江督臣曾国荃等另行查勘议覆外。谨会同河南抚臣边宝泉恭折由驿驰奏。伏乞 圣鉴训示

查勘江北旧黄河情形疏光绪十二年

两江总督曾国荃

伏查前者两次钦奉 上谕。飭查黄流十分之三入南河故道。臣等督饬淮扬徐州两道逐细查勘。仍即为谘访。体察情形。委系费巨工艰。猝难兴办。当经咨达东河总督臣山东河南各巡抚臣会商定议。嗣准东河总督臣成孚河南巡抚臣边宝泉会咨。亦称豫省窒碍难行。臣等恭阅邸钞。东省河道。已经抚臣张曜按现在情形。估计工程经费。奏请兴办。自系因黄水分流。关系重大。不得不别筹办法。以民生。兹奉 上谕。限一个月内覆奏。若待各省会商。窃恐有违钦限。谨将江北旧黄河情形。为我 皇太后 皇上陈之。查江北淮徐海三府州旧河。共长九百余里。黄流北徙三十余年。杨庄以上。沙积淤填。高低不一。除屯田而外。闲有穷民耕植。兼有积潦之区。旧设志桩无存。难以考证。然淤垫已久。无复河形。众论僉同。一望可见。杨庄以下。虽有疏浚小河。既狭且浅。且为大汛分泄中运河沂泗来源。冬春水涸。即成平陆。云梯关以下至海口之外。沙淤愈远。且被海潮顶冲。沙性坚结。此旧河湮废之大概情形也。南岸旧堤。共长十六万六百余丈。北岸旧堤。共长十四万四千二百余丈。失修三十余年。溃塌单薄。残缺不堪。闲有外虽可观。而獾鼠窟穴。根脚空虚。加以军兴之时。亲王僧格林沁饬将丰县砀山境内。切去坦坡。以御捻匪。以及民闲防堤。就堤筑圩。犀断堤身。所在多有。兵夫堡房。偶存基址。土牛护柳。毁折殆尽。各段有工处所。大石虽可指认。碎石均已酥朽。其余遥堤格堤撑堤月堤。更形圯废。此旧堤坍塌之大概情形也。山东抚臣张曜奏办工程折称。每人每日至多出土一方。尚系专指挑河而言。若堤工更须层坯层碓。一方之土。折实即不足一方。以数百里旧河。挑浚筑堤。即土方一项。已属不赀之需。而石料柴埽。又皆事所必需。且治河必兼顾运道农田。清江以上之杨庄中运河口。及南岸顺清河口。本为淮黄交汇之区。倘盛涨之际。黄水冲入运口。则运道必坏。停淤漫溢。则屯田受灾。欲行黄水分流之新法。宜复蓄清敌黄之旧工。则顺清河必须堵闭。御黄坝拦清堰及运口所二等坝。必须复建加修。塘河必须挑挖。以期操纵得宜。漕赋无损。不但此也。洪泽湖昔由清江以上入运。自里河坝启放以来。遂致由高邮入江者多。由清江入运者少。清江惟将沂泗诸水为来源。今以黄水横于中。沂泗诸水必为之挟以入海。恐水小之时。清江以下难免干涸。则当于里河坝竖筑石工。并挑挖引河。使河水仍由运口南行。以通水利。修复堰圩等坝。以泄湖涨。此外为杨庄之所二等坝。所以防黄强运弱倒灌中河也。半路刘滚坝。所以防中河盈满而资宣泄也。双金闸复启单孔。所以备春季水涸收束济运也。黄水南下。虽止三分。而修防之工程。无一可缺。日

后之利病。未能逆。实不敢谓工省费轻。有利无害。至沿河垦种之户。大抵贫乏不能自存。身负私垦之罪。即加之驱逐而何辞。然不盗不梟。尚为善类。限以迁徙。迫以饥寒。无乃显背 朝廷德意乎。

游百川原折所称。询访南省輿情。亦无不顺。诚非虚语。从前南河繁费甲于天下。衣食其中者数千万人。故老犹能言之。现在工需无多。事事节省。有饷之兵。尚不宿饱。忽闻黄水将归。固宜众情盼望。但大工之兴。用人必多。工竣则用人亦少。今之舍业趋工之人。即他日离工失业之人。蚩蚩编氓。有何远虑。更不知今日即办大工。亦断断不如从前之浮费。使之各履所欲也。凡此情形。臣等体访甚确。万不敢摭拾属员卸责之词稟是听。然使铜瓦厢果能分流豫省。归河果能顺流南下。江北属在下游。无论如何为难。自当预为查估。今豫省既已难行。江北自无须议办。抑臣等更有陈者。黄河以十分之水注于东省。漕船犹须候汛以渡。今以三分入南河。窃恐伏秋为灾则有余。春令济漕则不足。此又臣等愚虑所及。未敢轻议者也。臣为慎重大工起见。谨会同漕运总督臣卢士杰江苏巡抚臣崧骏恭折驰陈。伏乞 圣鉴训示。

筹议黄河分流故道疏光绪十二年

山东巡抚张曜

伏查前奉 谕旨。飭将减水分入南河故道会商妥议等因。钦遵咨会两江督臣曾国荃漕臣卢士杰河臣成孚江苏抚臣崧骏河南抚臣边宝泉商酌办理。旋准卢士杰咨据淮海两道查勘南河故道情形。又准成孚边宝泉会咨据河南司道委员查勘豫境河道情形。先后咨覆到臣。当以东省被水灾黎。盼赈急切。惟有先将应办工程。极力筹计。勉图补救。至分流一事。诚如 圣谕故道河身深广较之徒骇等河不啻倍蓰。兹查该督抚臣原咨内称干河老滩以上。居民迁移非易。是该司道委员未见山东沿河居民被灾之情形也。滨河地方。连年被淹村庄。计有十六万余家。至今浸于水中者。尚有三万余家。迁徙无地。赈抚为难。所称老滩。乃黄河南行之时旧有之滩。其居民本可无须迁移。惟官路通衢穿河而过。为行旅所往来。河滩中闲。有茅屋饭店。如江南杨庄以及上游各段。统计一千二百三十余家。两岸空旷。尽可移居。较之东省被水村田庐墓。轻重难易。何止百倍。原咨称江南杨庄以下小河。浅狭难容。云梯关入海之处。淤沙坚结。是该司道委员未见山东近年海口之浅阻也。东省黄河。由利津县之铁门关入海。今铁门关以下。一片淤滩。连年筹计疏挖。人力几穷。每至冬令。海口先冻。以致淤垫逾速。海口之淤。由黄水与海潮相击。黄水每为海潮顶托。是以日久必淤。云梯关三十年无黄水入海。海潮逐渐内刷。较之往昔。已刷进六十余里。是云梯关与铁门相提并论。难易判然。原咨内称堤身多已残缺。铲断各处。地是人非。不能责民修补。普律增培。工程太费。是该司道委员未见山东堤之卑

薄也。东省民卑薄。姑勿具论。即大堤高仅一丈。顶宽二丈。底宽八丈。两岸被水冲刷。在在残缺。现在修培堤。加添埽坝。不但料转运于数百里以外。堤附近。几无干土可取。较之江南数百年之旧堤。顶宽四五丈。应宽一二十丈。高亦倍之。即有铲断之处。以及獾洞鼠穴。取土既易。培补不难。较之山东堤工程。难易判然。原咨内称兰仪干河口沙滩。高至二三丈。挑挖引河。诚难逆料等语。查干河积沙。高处计有十里。以下皆平洼河滩。并非全河如此。原咨内称兰仪干河口地方。建造带闸石坝。七八尺以下。水沙相闲。恐难立坝基等语。尝见长江地方。多有傍岸水中。排立桩木。上造层楼者。今干河口建造闸坝。自应排钉桩木。筑立基址。该处地近山东。此项闸坝工程。即归于东省办理。原咨内称分流缓则停淤。急则掣溜。且恐不止三分等语。查河口既有闸坝。启闭在人。多寡有数。断无掣溜之患。至于停淤一事。臣筹计至再。黄河挟沙而行。断无下淤之理。既有闸坝。五年以后。即可闭闸挑挖一次。较之水底淘淤。难易迥别。原咨内称河流既分。须顾运道旧制。所有闸坝引河灌塘一切。全行修复。巨款难筹等语。

查山东运河。自黄流北徙。受病日深。粮船由陶城堡以至临清。此二百里闲。年淤年高。堤防屡决。而清江运河闸坝俱在。灌塘济运。成法可循。惟修整之工。势所不免。大仆寺卿延茂奏。有泰山之阴。南高北低。南愈淤则北愈下。设一旦夺运河而趋天津。合直隶之七十余水。同一尾闾。倒灌之患。不堪设想。该少卿所奏。极为中。臣恐东省河淤日高。水势就下。非北趋直隶。则南循故道。为害何可胜言。修理南河一事。不但为山东计。兼为江豫计。尤为畿辅计也。窃思人臣谋国。当为久远之计。未可惮目前之难。臣愚见所及。不敢不据实上陈。其所以为难者。当此帑藏支绌。筹计经费。非旦夕所能集事。如江苏河南山东各于所辖地段。将应办工程。撙节估计经费。次第分年筹办。于事可期有济。臣现又咨会各督抚臣。再加详查筹议具陈。若待往返咨商。诚恐覆奏过迟。上系 宸。谨将遵 旨筹议黄河分流故道实在情形。恭折覆奏。伏乞圣鉴训示。

议覆黄河分流事宜疏光绪十三年 军机王大臣

光緒十二年十二月初七日。钦奉 慈禧端佑康頤昭豫庄誠皇太后懿旨。曾國荃等奏查勘江北旧黄河情形成孚奏会勘干河上游情形张曜奏筹议分流南河故道各一折着军机大臣会同户部妥议具奏醇亲王着一与议上年延茂奏黄水宜挽归故道并此次游百川奏宜用分流原议各一折均着发给阅看钦此。跪聆之下。仰见

皇太后轸念河防。忧深民瘼。救灾拯溺。计出万全之至意。臣等遵即会同酌议。于诸臣原奏所陈各节。详细查核。悉心筹商。查曾国荃卢士杰崧骏等奏称。黄流北徙三十余年。旧河湮塞。旧堤坍塌。挑浚兴筑。土方已属不貲。

淮黄交汇。运道尤须兼顾。黄水南下。虽止三分。而修防工程。无一可缺。实不敢谓工省废轻有利无害等语。成孚边宝泉等奏称。引水归流。建闸筑坝。窒碍难行。约有四端。又下游堤岸。应修段落过多。河道淤垫。应挑地段甚长。河身居民。迁徙非易。工需过巨。不可数计。并详勘建闸处所。水浸沙深。根基难立。仅分漫水则于事无济。万一全河下注。势难抵御。为害何可胜言等语。该督抚等躬亲履勘。反复筹维。两奏于分流故道之说。层层辩驳。所陈窒碍各节。自系实在情形。不同诿饰。而张曜折内。则以山东现行黄河形势。与江南故道。两两比较。于居民迁徙一节。则谓山东被淹村庄十六万余家。江南上游河滩居民。统计一千二百三十余家。移居难易。何止百倍。于海口浅阻一节。则谓铁门关以下。一片淤滩。连年疏挖。人力几穷。云梯关三十年无黄水入海。海潮逐渐刷进。已六十余里。相提并论。难易判然。于堤身残缺一节。则谓东省大堤高仅一丈。顶宽二丈。底宽八丈。两岸被水。无土可取。江南数百年旧堤。顶宽四五丈。底宽一二十丈。高亦倍之。取土既易。培补不难。堤工程。亦复判然。于兼顾运道一节。则谓山东运河由陶城埠至临清。年淤年高。堤防屡决。而清江闸坝俱在。灌塘济运。成法可循。至于干河口建闸。则谓启闭在人。多寡有数。无掣溜之患。五年挑挖一次。不致停淤等语。该抚臣目击东省河流横决。实因百姓痛比切肤。感深援手。自较之江豫诸臣但论本地形势者。情词尤为迫切。惟事值两难。要贵折衷一是。事关大计。不惮反复研求。臣等就各原奏再三参核。有未可轻议试行者。有必须饬令再筹者。有现在仍应亟办者。谨为

皇太后缕晰陈之。查黄河湍悍之性。无坚不摧。挟沙而行。变迁靡定。自来分流泄涨。多系顺水作坝。从无拦河建闸之事。今张曜议定干河口石闸。系在旧日河身。截然横筑。无论多年河底。基地难牢。且既曰分流。必须引水至坝。而黄流转徙无定。向不受人约束。湍急则全河掣动。决溃堪虞。溜缓则河淤拥坝。闸同虚设。该抚所称启闭在人。多寡有数。施之寻常他河则可。若湍急浑浊之黄流。深恐无能为役。此建闸一事。臣等与成孚等意见相同。以为未可轻试者也。至张曜前议建闸。专为分流。此次折内所陈。援引延茂挽归故道前奏。似欲借此为规复全河之计。查江南故道。黄河数百年经行之路。一切办法。俱有前规。诚能及时挽复。非第口下山东亿万灾黎同登衽席。且河身宽广。堤址丰隆。即因而施工。亦易为力。张曜此奏。以大清河故道情形。互相较论。真切中情事之言。况现在铜瓦厢决口。逐岁增淤。出水不畅。若因循不治。非徒自寻故渎。反浸淮徐。即豫省上游诸工。亦恐渐加危险。此江豫诸臣。不可不深筹豫计者也。惟是挽归故道。费巨工艰。张曜现又以撙节估计分年筹办之法。咨商各督抚。尚未奏到。臣等复查该抚分流之议。盖急求纾难。而于建闸之窒碍不暇详审。曾国荃等又

但就本地工程立说。而于东省河患之如何救治。未经筹及。皆未免偏而不举。应请 旨飭下各督抚于原折漏之处。再加详审。务令通筹全局。勿为有病无药之谈。亟求穷变通久之策。或会衔。或专折。赶速具陈。一俟覆奏到日。请 旨派熟悉河务大员。前往履勘。再候 懿旨遵行。至张曜现办各工。业经奏拨帑金二百余万。次第兴修。其未经合龙之口门。尚有数处。所有各县添筑堤段。增筑民。并月堤遥堤套堤等工。均属刻不容缓。其原议姚家口以下挑挖引河。抽沟切滩。尤为疏濬下游之要策。仍请 飭下该抚张曜振刷精神。赶筹兴办。亦不得以分流之议未果。稍涉疏虞。以致贻误要工。自干咎戾。是为至要。所有臣等会议缘由。谨合词缮折具陈。伏乞 皇太后圣鉴训示。

请筹堵郑州决口并设法补救疏光绪十三年

翁同龢

本年八月十三日。郑州上南厅黄河决口三百余丈。全河断流。 朝廷旰食。诏辞严切。责令河臣督率工员。赶集料物。设法抢办。迅速竣工。薄海臣民。同深感戴。数日以来。外闲议论。或谓乘此可复故道。几疑决口不必遽塞。臣等愚见。以为现在水势断不能入黄河故道也。山东之患仍未能弭也。颍寿泗淮徐扬一带。患且不可测也。请一一为 皇太后 皇上陈之。伏考黄河自大禹以后。行北地者三千六百一十余年。其南行者不过五百一十九年。是黄河由云梯关入海。本不可谓之故道也。即使指为故道。而现在郑州决口。由贾鲁河入淮。直注洪泽湖。洪泽湖形如釜底。北高南下。断不能导之使出清口。其去故道尚不止百余里。安能挽既倒之狂澜。循久淤之旧辙乎。故曰。现在水势断不能复入黄河故道也。或者曰。山东数被水害。遂以黄河南流为幸。不知河性利于北行。自金章宗以后。河虽分流。大德中决蒲口。至正中决金堤。有明一代。决而北者十四次。决而南者五次。我 朝顺治康熙以来。决而北者十之九。决而南者十之一。况今之淮水。本无经行之渠。黄水入淮。安有归宿之地。下流不得宣泄。上游必将复决。决则仍入山东境内。齐鲁之闲。安能高枕哉。故曰。山东之患仍未能弭也。至于黄水南注。害不可更仆数。约略言之。有二大患。有五可虑。现在黄水决渠。直注洪泽。而清河以下。淮口久形淤垫。吴城十四堡。久不通水。仅张福口引河。不过数丈。其大溜由旧礼坝俗名三河之处。并而东注。以宝应高邮邵伯诸湖为陂泽。以运河为尾闾。里下河一带数百万生灵。仅恃东岸一线之堤以防护。业已岌岌可危。今忽加一黄河。则运河东堤。必不能保。大患一。洪泽湖淤垫以后。涸出数千顷柴滩。昔已设立湖滩局。按亩升科。吴城七堡一带石工。又已拆筑清河城垣。高家久不可恃。黄河势悍。入湖以后。难保淤滩不立时坍塌。昔潘季驯河臣议曰。高较宝应高丈八尺。较高邮高二丈二尺。高宝堤较兴化泰州高丈许或八九尺。后来湖垫益高。

高家且高于宝应高邮诸水数倍。挟数倍建瓴之势。以灌千里之平原。故俗有决高淮扬二府不复见之谣。明隆庆四年。高溃。全淮东注。决宝应之八山。盐高宝泰江东诸县。悉为巨浸。命潘季驯治之。久而后安。然彼时尚祇一淮水也。若黄淮并合。不东冲里下河。即南灌扬州。是江淮河汉并而为一矣。东南大局。何堪设想。大患二。

里下河州县。为产米之区。各处起解。胥取于宝应江北一带。万一被水淹没。漕米何从措办。可虑一。即令漕米如故。或因黄水挟河淤垫。运河不能浮送。或因积水漫溢。纤道无存。漕艘停滞。且山东本系借黄济运。黄既远去。沂汶微弱。水从何出。河运必废。可虑二。两淮盐场。胥在范公堤东。运河一溃。范堤亦不能保。盐场淹没。淮盐 国课。何从征纳。可虑三。颍寿徐海之地。好勇很。夙称难治。小民荡析离居。无所得食。难保不滋生事端。可虑四。黄汛合淮。势不能局于湖潴。必将别开一地。自寻入海之路。横流猝至。朝东暮西。江乡居民。莫保旦夕之命。可虑五。此郑州决口。所以不得不速筹堵塞者也。然上游虽塞。而现在已经入湖之水。亦须早筹宣泄。譬如人身既患臃胀。或腹上。或腹下。必居其一。今虽未知水势所向。姑为遥度之词。假令淮黄合力。竟至破高。入高宝湖。湖不能容。则运河东西二堤。必不能保。里下河数百里。一片汪洋。如入囊中。四无出路。里下河地势。西北俯。东南仰。导之之术。似宜顺其就下之势。由兴化以北。历朦胧傅家坞等处。入旧黄河身。避过云梯关以下淤河。横穿而北。开浚大通口四十余里。入于朝河。以达灌河海口。如此。则取径直捷。形势较便。经费亦不至过巨。可否 飭下两江督臣漕臣察看情形。妥筹办理。所谓设法补救者也。臣等籍隶江南。为顾全大局起见。是否有当。伏乞 圣鉴。

淮黄合流亟修守旧工别筹分泄疏光绪十三年

曾国荃

窃惟八月十三日。河南郑州地方黄河漫溢。水悉入淮。臣卢士杰于十四日接到东河督臣成孚河南抚臣倪文蔚电音。当即转电各处。并派弁分探水势。臣裕禄派候补道黄祖络吴修查看各工。相机布置。并飭淮扬道厅将湖河各工。择要加筑。臣崧骏一闻此信。即飭司道派员查明水势。筹备抚恤灾黎。臣国荃二十二日由金陵起程。二十四日抵扬州。接大学士直隶督臣李鸿章电称。钦奉寄 谕。飭令从缓北上。因即查看各工。于二十七日到清江浦。适臣士杰接到东河督臣咨送奏稿。内称郑州漫口渐次夺溜。正河下游断流。口门刷宽三百余丈。深一丈七尺等语。因在浦连日面商。此次黄河漫口。全溜既已入淮。一旦湍流骤至。悉注于洪泽一湖。既非黄河之故道。又无归海之正途。其患何堪设想。查洪泽湖为淮水尾闾。而淮扬两府。又洪泽湖之下游也。每年淮水涨发。湖堤吃



重。淮扬已岌岌可危。今以湍悍之黄河。汇淮东下。其危险更百倍于寻常。黄水入淮。所行皆淮之旧路。即当以防淮之法防之。现在临湖坝埽槽土子堰及里运河束清等坝。经臣士杰飭该管道厅赶紧修筑。其高宝一带。情形尤重。该处东西两堤。虽已择要修整。惟平时可缓之工。今已变为至急。亦经札飭堤工局司道加意增培。以防泛滥。此修守旧工之大概情形也。查治水不外宣防二策。而宣之为用尤多。洪湖出路。本有二处。一由束清坝而达清江。一由礼字河而趋高宝诸湖。然皆由运河以入江。倘宣泄不及。则递启高邮各坝。由下河逶迤入海。惟是入江固患顶托。入海又恐港窄。今者大患特至。不能不于湖之上游。多筹出路二条。分支宣泄。庶几下游之患稍轻。数千万生灵之身家性命。尚可保全。据徐州道段博采议。称桃源县有成子河一道。南接洪湖。北至旧黄河。又北为空地。又北为中运河。若就成子河大加挑挖。通于旧黄河。再于空地接挑河身。使之直达中运河。两岸各筑一堤。即可引所漫之水。由杨庄旧黄河至云梯关入海。此洪湖上面新开一去路也。臣等现已议定。即派段办理。一面勘估。一面兴工。以为分泄大溜之计。又据署淮扬海道刘锺灵广集众论。称清河县境内有碎石河一道。西接湖滨之张福口引河。东达旧黄河。同治七年。前漕臣张之万曾经挑浚以分湖水。若将碎石河大加挑挖。亦可引所漫之水。出杨庄旧黄河。至云梯关入海。此洪湖下面新辟一去路也。臣等现亦议定。即派刘锺灵徐文达办理。一面勘估。一面兴工。为亟救目前之策。一俟两河挑有头绪。即须堵闭顺清河。使湖水不致阑入运口。以顺其东出杨庄之势。臣等非不知旧黄河底高于湖面。挑挖甚难。工费甚巨。中运河来源太多。修守吃重。祇以求减黄淮合流之盛涨。以保里下河数千万之民生。不得不竭尽人谋。力图兴办。臣裕禄所派之黄祖络吴修与段刘锺灵徐文达均系河工老手。实心任事。数日之内。详考形势。测量高下。询之老于河务之绅士耆旧。僉谓舍此别无良法。臣等是以定议。但使人力可施。即行毅然兴办。此别筹分泄淮黄合流去路之大概情形也。

至于修守旧工。费已甚巨。而别筹分泄。用款更多。祇以事机至迫。淮南北千余里民闲之性命室家。所关太大。正宜趁此九十十一三个月内。昼夜赶办。速引全泄之路。不敢拘泥成规。往返周折。迁延时日。致误事机。臣等一面会奏。一面在于江苏司局各库。无论何款。提拨银二十万两。并在于江宁司局各库。无论何款。提拨银十五万两。以应修堤挖河之急。至于勘估要工。绘图贴说。筹备经费。以竟河工。设法抚恤安置灾黎。劝导官绅商民殷实之户。捐助河工赈款。容臣等随时奏明。次第办理。总之力求撙节。断不敢稍任虚糜。以期仰慰 宸衷于万一。臣系为淮黄并至。急保下游起见。谨会同署两江总督湖广总督臣裕禄漕运总督臣卢士杰江苏巡抚臣崧骏合词恭折具陈。是否有当。伏乞

圣鉴训示。

张秋军次荅翁叔平同年治河书

陈锦

高树人导送台旌。渡黄南下。归而传述尊意。下问大河治法。足见大君子公忠体国。刻不去怀。粤稽自昔禹疏九河。由碣石入海。即今津沽。其分流则即今东境。历夏商千七百年。殷都五迁。耿相屡圯。而正流不改。至周定王五年己未。河徙砢砾与漯合。汉建始河平闲。河决平原出千乘与济合。比得河流沿革图。凡二十有九。于商二。于周缺。于秦一。于汉三。于魏晋于五代各一。于唐于五代各一。于宋四。于元二。于明十。于 国朝祇载一图。今续为三。其闲北流之废。实始宋太宗时。决滎泽顿邱。南至彭城。乃达安东海口。有明因之。直至我 朝数百载相传成法。必以力疏淮河下游。为正本清源之策。由今言之。河之可虑。而势所必至者凡二。而穿运不与焉。一则不疏尾闾而下流淤垫。一则不严堤捍而中溜南趋。即今迁滚无常。尚不为束定河身之计。不及五年。必由郟巨嘉鱼漫入南阳诸湖。不北不南。水土(匚责)填塞。是运河不治也。束水攻沙。本治河长策。而攻沙之具。人力兼资。若听其自然。溜分力薄。淤在正流。不及十年。必由蒲台利津一路停缓。海口沙涨。潮汐内填。尾闾阻滞。是大清河不治也。论者谓不复南流。则穿运口门。终无治法。夫穿运者南北之同病也。南流数百年。恃洪湖清水刷黄耳。丰工决后。洪湖沙涨者什七八。其清水之不可恃。曾何异乎北流。且以南淮北济纳黄之得失衡之。淮犹待于旁趋人力也。济但听其直下。天机也。溯水脉。则豫河济源以上。河济本自同源。考往事。则宋代逆数。太初北流。久成故道。乌用强之。南返即南返矣。曹单淮徐干河高淤。治法何存。洪泽清水。坝不灵。接济安在。必有求其北流而不得者。且何勿以治淮之法治济耶。某闻 国朝何恭惠督河二十年。无决溢者。恃有混江龙铁篋子等具。后以惜费不用。淤漫复萌。当时抗疏廷诤。陈词政府。求复此具。伊岂无人。亦患有言不用耳。及今而又不用是言。患不于淮而于济。安知东境之蒲台利津。直境之盐山庆云。不将为泽国乎。不宁惟是。东盐滩池。黄入则废。济武两属。地势最洼。仅恃民堤。在在皆堪逆虑。欲清其源。当图以渐。事未有急于疏治下游者。以混江龙言之。原制三轮。必有一轮悬起。今拟变通作两轮。轮厚四尺。围四尺五寸。径一尺五寸。铁条加良紧。七面用铁齿各一道。每道七齿。纵横排钉。齿各长七寸。入木外露四寸。方口阔二寸。作凿形。两轮之闲加小轮。厚八寸。围尺六寸。两面微小。令能转动。两轮孔宜宽。每轮两头内。包五分厚铁皮三寸。令着轴。轴加铁茧。以防磨擦。轴两端贯铁柱加纽。牵纽则轴进轮旋。前齿入沙。后齿以次挑沙上泛。约重二百斤以上。宜用之大溜底沙。铁篋子原制。有齿无轮。入水则胶。今拟

变通加轮。用长八尺围四寸五分铁杆一具。两端五寸内各贯一轮。有直辐。轮高一尺五寸。厚五寸。杆身匀钉铁齿十有五。齿长五寸。阔一寸五分。厚一寸。下注如刀劈水。别用木杆二。长七尺。直注铁杆两端。联以铁环。又加横木四尺。贯直杆上端。系以大索。牵行水底。轮自转而齿不胶。梳沙上泛。宜用之于淤滩浅溜。是二器者。各制百具。用船拖带。令行大清河。

大清河者。今黄河。故盐河也。自济南泺口一百八十里而蒲台。又一百二十里而利津。又四十里而太平湾入海。皆盐船行驶之地。以千引六船计之。岁运四十万引。约须行船二千四百次。往返得四千八百次。但令空船拖龙下至利津。重船载龙上归泺口。或设腰站于蒲台。递换接运。责成蒲泺铁门盐关。督拖押浚。实力奉行。不事更张。已属一举两得。即另雇民船。添派八浆炮划。较之淮河特设此具。强令商船命。更不累民。此某所谓河之可虑者二而穿运不与焉者也。黄河穿运。自古已然。不自今始。特患张秋临清二百十里。借黄济运。易淤难开耳。今北运既非终年有水。黄汛未临。居然大壑。不烦空水。畚鍤可施。即使淤而挖。挖而仍淤。淤而又挖。几至无容出土之地。究之道里匪遥。即买民田为沙山地步。岂竟乏变通之术。亦不得因噎而废食也。方今大军云集。小丑就平。百渎效灵。河流顺轨。或不待此计虑之深长。倘草野千虑一得之私。适有当于 朝廷思患豫防之指。则言之不嫌其过甚。而备之惟恐其不先。直以为当今急务。亦无不可。辱蒙垂问。缕具陈。惟明公俯察焉。

此戊辰三月书也。时河已北流。尚未旁溢。是年四月决茌泽。十二月堵合。辛未决侯家林。漫南旺湖。始分入南运。壬申二月堵合。癸酉决石庄户张支门。漫牛头河。始由南阳湖径入南运。乙亥三月堵合。贾庄普建南堤。北流斯定。而大清河乃受全黄之水矣。今年大清河下游两岸旁泆小口不一处。回视是书。已不幸多言而中。虽曰黄河天险。人力难施。其动定亦可以理决也。沿革图。则予所得自张秋河弁之手者。较禹贡锥指所载特详。惜有图无说。存俟参考。时光绪四年十二月。补勤氏再志。

荅夏子松鍾荏山两太史问治河书

陈锦

窃惟两闲水利之大。莫如运河。两闲水患之大。莫如黄河。黄河在宋代以前。本系北流。今之盐山沾化利津各海口。即古九河马颊钩船皿徒骇故道。不得谓地缺东南。而必以南流为正也。自元迄明。河始由淮入海。堤捍疏浚。便费巨贲。我 朝二百余年。南河岁工以百万计。勤 列圣之庙谟。竭名臣之硕画。尚且屡修屡决。防不胜防。咸丰初。东河铜瓦箱决口。全股北注。其时直隶之东明长垣开州。山东之菏泽濮范寿张东阿。本为沙河赵王河经行之地。黄溜因之就下。东北行三百余里。以入于大清河。虽亦泛溢平地。究有自然水道

以为之容纳也。即其所冲运河堤岸。不过在寿张县张秋镇南一十二里。张秋为汶水入运正流口门。一时以黄代汶。尚能北达临清。是以同治四五等年。江北试运漕米。粮艘径抵津通。上年淮军转运军需。派员开挖。船亦经北驶。中闲伏秋两汛。民船绕行漫水。每年数月。商旅可通。此运渠一之延。所以防海运之穷。而慰畿甸南粮之望者。锦闻黄河改道。多由下游淤垫。溜力不洪。海口纳潮之时。内外水势适均。其沙即已壅塞。渐壅而上。则一路停淤。因之横决。即今南河废后。视曹单一带干河。居然平地。是其明证。乃屈指改道又十余年。大清河素着宽深。已形淤垫。沙赵两河直已淤平。近年泛滥之患。渐及运河东西各州县。岁有变迁。且其大溜由郟城溢出。撇向东南。所冲运堤。不下四五十里。南冲则北淤。向所恃以纳黄北驶之口。今淤垫已将断流。是临清以南。运渠二百里。真不可为。而水患又不知何往也。以大清河而论。黄河一路淤垫。出海处。水力不能敌潮。口门先淤。其利津海口淤成芦洲。艰于纳潮。是下游多一阻隔。中流即多一漫延。上游必多一冲。决三者势实相因。上年荣泽之决。亦其见端。以锦之愚。窃谓黄河天险。动定有时。而人定或可胜天。人事究不可不尽。溯自南河数百年闲。历任河漕大吏所以疏治下游者。无不以海口为急。

圣祖仁皇帝三勤銮辂。躬御小舟。亲临巡视。治法治器。加载河防志及河工器具图说者。成书可考。今之东明长垣。犹向之兰仪考城也。今之濮范张秋。犹向之徐州邳宿也。今之蒲台利津。犹向之清口安东也。何以昔治独劳。今治独逸。恐水患已潜伏于海口。而散及于中流。倘不及时修治。后将费巨资而无及矣。为今之计。必须先治利津海口。上至齐河。以疏中流之势。再治沙赵两河。上至开滑。以疏上游之势。向来治河。曰疏。曰浚。曰塞。今塞无所用。专用疏浚。较之淮河堤千里。其工费不过什之一二。应奏明请

旨飭下直隶东河山东各督抚。查勘浅淤河身。不分畛域。水至则治以疏爬。水退则继以挑浚。雇募民夫。以工代赈。穷民得食。不至为匪。并飭驻直东两省防军。照去岁浚濠防运之法。分段认挖。派勇助夫。以节经费。务令黄水归槽。以杀其旁溢之势。则海口水力渐能送沙。所谓以水治水。即其冲运堤段。自然渐收渐小。为他日挑复运河地步。但图治黄而运在其中。

各省地方。比照上年军务。经费多所裁撤。抽作河务要需。应可筹拨。如果有裨闾阎。同一救民水火。即将出力员弁。加之优奖。不下战功。皆出自圣朝鼓励人才痾民物之至意。当此军务削平之后。整顿近畿。兴利除害。事未有急于此者。再查南河海口。虽隶江南。其工程向归河院办理。今之黄河。直境什一。东境什九。若归地方办工。则东省未免偏重。若归东河办理。或以兼涉运道。责成漕院。均属地段辽远。势难兼顾。且河工积习相沿。筹款估工。部议先有难色。现当帑项支绌。此等工费。不能不筹及江楚。况有漕省分。本当

协济运河。应请咨询江楚各督抚。通筹全局。以军需裁节之费。拨入河工济用。至承办人员。但能廉干勤明。毋论河工地方。奏派专司。以收实效。非寻常海塘河渠限于辖境者可比。此又于成例之外。力求通变之方。未可拘泥成法也。并附陈之。

### 复张友山漕帅论黄运事宜书

曾国藩

承示蒋主政条陈河运事宜四策。其灌运立湖一策。颇有窒碍。费多利少。现可毋庸置议。规复黄河故道一策。八年闲。马制军等会奏。将兰仪以东故道。设法疏浚。铜瓦箱决口。酌议堵塞。业经部中议定。惟工程繁重。计挑河修堤塞决三项。需费至二三千万之多。阅时又非三四年不可。而东趋之溜。能否挽之使南。兰仪决口。能否堵合。仍无把握。来示所虑。洵系不易之论。查规复河道一事。内外多持此议。而鄙人窃有所疑。未敢随声附和。盖河道自古以来。无数百年而不徙之理。欧阳公有言。河本泥沙。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上流乃决。故河流已弃之道。自古难复。强复之。则每决于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也。河之南徙。自金明昌中。会淮入海。已阅七百余年。至咸丰初年。而有铜瓦箱之决。盖亦日久淤淀。河身高而流行不快也。今欲挽河而南。使复故道。无论巨款难于骤集。河内建置田庐难于迁徙。自清口以下至云梯关河身节节高仰难于浚深。即使事事竭力为之。而河之北徙南徙。似亦有天意主之。而非尽人事所可争。即果南复故道。而于运漕亦尚无把握。盖自道光七年以来。河高而淮低。淮水不能汇河而入海。于是绝淮与河使不相通。淮之故道为全黄所占。而淮则避让而南入于江矣。每年漕船过清江后。即为倒塘灌运之法。其法坚筑两塘。始以漕船放入近淮之南塘内。将塘之南坝堵闭。然后决开塘之北坝。使两塘灌水相平。乃以漕船放入近黄之北塘内。将北塘之南坝堵闭。然后决开黄河之南堤。使黄流与塘灌水相平。乃以漕船放入黄河。北渡而入中河口。如是者为一批。则又再堵堤。再灌塘。而放第二批。则又再堵堤。再灌塘。而放第三批第四批。当时无论有识无识。皆以此为极难之事。极巨之款。极拙之谋。中外欲思所以变计。今若仍复故道。则清口黄运午贯之处。仍用倒塘之下策乎。抑另有良谟乎。如仍用倒塘之策。则每年将黄河堤决开数次。用无限之财。费无穷之力。清口可以办。张秋亦可以办。如不用倒塘之策。则南黄虽徙。而漕运尚不通畅。又何必复故道乎。鄙意以为河既北行。即当顺水之性。就泛滥之处。筑堤约束。其安流顺轨者。姑且听之。待军饷稍松。再大治之。不必遽议南迁也。至导济运之法。前此运河北流。张秋本属上游。临清本属下游。则南高于北。一定之理。惟在元城冠县一带。尚在临清之上游。或者稍高于运。或与运相平。自须详细测量。再行酌定。如于元城稍上。开河导以达

张秋。在平日纵不能高于运。在黄河消落时。必可高于黄矣。

水分为两支。一支循旧由元城至临清。一支新开由元城至张秋。运漕分为两法。伏秋盛涨。则舟顺黄河之溢流。由东昌以抵临清。黄水消落。泝上水以达元城。又沿下水以抵临清。虽水微弱。未必两支皆可行舟。然尚可以人力图之。傥履勘情形。果皆符合。似可酌度兴办。来示又以仅于沙湾左近筑堤。而上下游沿河各州县。仍虞垫。拟就现在河道。普律筑堤。束之入海。俾免溃缺。葶筹确不可易。苟中外不主挽河南迁之说。则堤工亦何可缓。自铜瓦箱至利津海口。虽云地段甚长。工费亦巨。然较之规复故道。当尚可从减省。借黄济运一策。疏浚漕渠。使之宽深。先事设顺流刷沙之船。随时行闭闸捞沙之法。更为南粮定候汛渡黄之期。亦可救敝补偏。然盛涨一消。即属无益。再加以导济运。修仓递运两法。差足以济时势之穷。辱承垂询。聊布一二。仍希详细见示。以备互证而资商榷。

### 致李伯相论黄河挽复故道书

冯桂芬

桂芬年来病迈。久不问时事。前月偶见邸钞。有黄河挽复故道之议。不觉前此热肠。怦怦一动。为之长太息者累日。继又闻 朝廷已以此事付执事。则又忻然喜。不惮力疾操觚。缕陈管见。惟执事鉴之。窃惟创为此议者。必误会一复故道。即可复河运。不知故道即复。河运仍不可复。且故道亦不可复。何言乎故道不可复也。试以征今言之。桂芬两经齐河。所见之河。居然由地中行之水也。水涨时即有漫滩。亦由地上行之水也。至如淮徐故道。河身高于平地二三丈。两堤架乎其巅。合之高四五丈。是由城上行之水也。无端以由地中行之水。忽欲载诸四五丈高城之上。果何理也。此一浏览而知其不可者也。以考古言之。自来论治河者。无虑数十家。惟绍圣诸臣及金元主东流。余无不主北流者。近人如顾亭林胡拙明钱竹汀孙渊如诸人皆是。犹曰书生纸上空谈也。至如孙文定裘文达皆任事名臣。亦有复千乘故道之议。且其时河未必能北流。尚将挽使北流。今河方北流。转欲挽使南流。又何理也。此一引证而知其不可者也。又以今昔彼此两两权衡言之。大禹至今四千余年中。南北分流者四五百年。南流者自明迄今三四百年。余皆北流。试问南北经流久暂如何。近溯嘉道两朝至咸丰之初。六十年中。河决不下二十次。高堰溃口。昭关开坝。在外。北流十八年。不闻多事如此。试问南北受灾轻重如何。南流堵筑一次。通牵约费七百万。岁修约六百万。合计六十年河费不下五万万。北流十八年。侯家林工费如干。又无岁修。试问南北度支多寡如何。此时估费。两下即或相若。而北可分年酌办。南必一气呵成。原议分四五年。必致彼成此坏。此成彼又坏。试问南北需费缓急如何。此一比较而知其不可者也。何言乎河运仍不可复也。桂芬弱

冠后。南北奔走。潞河淮扬。寄迹颇久。往事犹记仿佛。大抵河务运务。至道光末年。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矣。河身日益高。岁增几及一尺。自袁浦泄黄入湖以后。湖身亦顿高。清黄交涨情形。父老皆言前此所无。灌塘本寻常之事。一年难于一年。渐若登天然。莫不以上闸为入劫。过淮为更生。高家堰无年不险。昭关坝闲岁时开。淮扬万众惶恐。时时有其鱼之虑。在事诸公。艰难忧懣。情状如在目前。盖河淮合流。潘靳之时。颇蒙其利。后渐无利有害。至此而极天时人事之交穷。万无不思变计之理。于时李文恭引退。傅秋坪中丞请折南漕不允。旋亦去。陆立夫制军始创改海运。岂厌故喜新。恶平乐险。避易趋难。异于人情哉。亦出于不得已也。距今祇二十余年。惟以工员四散。军兴多故。遂邈如旷世。知之者绝少。创议者。但见二百年来南漕四百万安稳河运。多以复故为然。既不知今之河淮作何状。又不问河运何以改海运之故。故有灌输甚便犹易设法不虑隔阂等语。今河身之高自若也。河身自必修浚。然限于经费。必不甚深。贸贸然挽河东行。一复道光末年之旧。此真柳州所谓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者也。

窃谓果欲复故。亦必如裘文达朱止斋所议海口稍北与淮别行。又于灌塘外别筹良策。始可举行。而枝节更多。工费益巨。且上游由城上行之水。终不可倚以为功。恐亦终归无济。然此犹善后之说。尤可虑者。十八年弃置之河身。即加修治。必有受病不易见之处。万一上游放溜。下游随决。是二千六百万已去。又须别筹堵费。奈之何。桂芬于目下北流形势。未敢悬揣妄言。惟两害相权取其轻。实有见于害之重。无出回东之上者。不必与他害相权。而期期知其不可者也。桂芬在扬州时。尝与魏默深刘孟瞻诸君。纵言河事。金谓非令北流不可。未几而有铜瓦箱之事。固祷祀以求而不可得者。乃竟得之。自非 国家洪福。彼苍默佑。何以致此。孙渊如云。河名大清。百川朝宗。美瑞也。东北流环拱 神京。地利也。桂芬又谓大清桥坊联。有岳色河声千古壮之语。盖借用韦庄诗。以泰山为岳济为河。而不知济之不可名为河也。以今观之。则又吉讖也。从此百年顺轨。利孰大焉。若为济运起见。但就目前一二十万石言之。因势利导。岂遂无方。何必发大难之端。若以全漕言之。谈何容易。恐未可以复故一语了之也。原议以南流为一劳永逸。无论此四字。神禹不能为。盖一思六十年中二十决。卒至变河运为海运。逸乎。永逸乎。他如粮地盐场。则南北所同。至大清河稍进而北。可复禹旧。又祷祀以求而不可得者。更进而北。则地势绝高。从古无逆流之水。而谓北冲 畿辅耶。游侍御疏。味嚅不出。而所见甚长。其指挑沙设厅顾亭林已言之。包慎伯中衢一勺语更痛切。此事实宜慎重。套塘三难。无不扼要。特未畅所欲言耳。桂芬于河事水米无交。纵三渎合一。患不及吾吴。本无嫌疑。江北秋初即获。七月前开昭关坝。吾吴必办留养灾民

。八月后则否。道光中办留养者再。若河复故道。必更办留养。此则波及吾吴者耳。而事关海内大局。恃执事知我。敢贡其愚。备高明之采。抑桂芬尤有进焉者。近代治河。总为漕运牵掣。以致两难。以局外旁观言之。无论黄河复故不复故。而东境清水绝少。运一二十万石之水犹不足。安所得运二三百万石之水。将来恐不能不出于河自河漕自漕。河专主安澜漕专主海运而后定。海运沙船不敷用。洋船不许用。恐不能不出于津门采买而后定。雨生中丞推广海船疏。可谓善于立言。然尚有痕。不如但言采买。更觉浑融。惟必得多备一年。始无疑虑。移河费岁修一款。购米二百万石已足。不难也。此时恐尚不能质直言之。然试办采办。羁縻东省运道。三年后采买有效。再议进止。是亦默转潜移之一术。执事以为何如。

## 卷一百九 工政六河防五

### 导淮正议

金安清

按禹贡。导淮入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凡二水相敌曰会。先曰东会。次曰东入。其入之地。非会之地明矣。今之清淮。古已滨海。计东会之地。当长在楚州上游。三代及汉二千余年。大抵荆涂二山以下。今之桃宿睢泗诸州邑。皆洪波浩渺。为淮泗合流之地。南北无所分。及陈登东筑高以御之。南北朝列淮为戍。宋陈敏云。长淮二千余里。北通者五。颍涡清泗蔡。通南者祇运河耳。彭城以下。本泗水故道。北宋金源。大河先后夺之南促。全淮乃由清口北出。会黄归海。而宿桃之地。仍有睢汴二渠。及白鹿邱家诸湖。流入黄河。并无南岸堤工限断之地。潘印川于万历六年始筑归仁堤。本朝靳文襄始筑南岸缕堤。张文端时尚于堤缺引睢水北驶。康熙三十八年。圣祖谕曰。此堤专因水涨时毛城等铺横流至归仁堤却回仍入黄河故耳应酌量兴筑。河臣于成龙先拟于四堡开河由此入黄河。张鹏翮乃于老堤颈较量湖水高黄水七寸六分。于此开置引渠。长三千八百三十三丈。建石闸。筑土堤。一备黄水之入。一备清水之出。引水归黄。既可冲刷河身。而洪湖之巨漫。亦以客流不入而减。是役费二十八万余。计自高外。惟此工为最大。功效亦相表里。此文端所纪载。而今之祥符五瑞二闸。尚有遗址也。盖淮水出胎簪山。在河南南阳府桐柏县西三十里。有泉三出。汇为井。井口纵横各七尺。水深五六尺。伏流二十余丈。复出绕县东行。经桐柏山始成渠。月河水入焉。又东过信阳县北四十五里。游河明河洋河水入焉。过罗山县北二十里。浉河冻清河月湾河竹竿河入焉。过息县南四里。滍河谷河泥河闾河菅清河水港河入焉。过光山县北九十里。寨河水入焉。过光州北三十里。小黄河水入焉。过固始县北七十里。颍州南百二十里。



河史河沁河谷河水入焉。过霍邱县北四十里。颍上县南二十五里。澧河东河清河润河颍河水入焉。过寿州西六十里。清河西淝河东淝河洛河水入焉。过怀远县东二里。洱河黄河天河满河淝河水入焉。过凤阳县北十里。临淮县北一里。濠河月明河水入焉。过五河县东二里。淙河浍河沱河潼河水入焉。过泗州南盱眙县北。许家河溪水注之。又北合柳山襞山陡安仑墩塔影龟山洪泽诸河之水。东北与黄河合汇流海。此全淮翕受诸水之大较也。淮至洪湖。如人之饮食。已自胸膈而下注于腹矣。里下河十数州县。又人之尾闾也。淮为下河患者五百年。今乘黄河北徙之会。用力清口。使全湖之水复归故道。去一方巨患。以云泄湖诚是矣。而谓之导淮似犹未也。盖湖乃淮之委耳。非淮之源也。欲导淮则自淮之上游始。当大辟新道七八百里。追复秦汉淮泗合流旧。循睢汴而北行焉。使淮未注湖。中途已泄其半。不过费帑百万。而三代之禹迹。可以复无疑矣。安徽之五河县。为淮流经行之地。在洪泽以上百数十里。南北两岸众水汇归。故曰五河。其北距泗州城亦百余里。沱河通焉。泗州之东为古汴河。其北则为睢河。皆有河形。若将五河之沱河。开挑广阔为导淮之总口。经泗州之东北或汴或睢。循其故。浚辟一渠。至桃源县之成子湖。刷开大堤。穿旧黄河身。入众兴以下之中河。即由中河双金闸入盐河。直至安东境。由城北之便民河佃河荡。循云梯关下二套左右之荒地。入响水口北潮河灌河口归海。总计五河大淮水面。较灌口入海之处。节节居高。东西贯串。几及千里。上下必有四五丈。建瓴直注。畅顺之势显然。一路皆有河形可循。断者续之。缺者补之。桃泗本荒瘠之区。安海亦咸之地。无冈阜之阻。无坟庐之碍。徙大淮之水。一意北流。与里下河淮扬两府隔绝辽远。顿如殊乡异域。漠不相关。而凤颍一带淮河。亦免下流阻遏。岁岁有其鱼之患。即洪泽一湖来源。亦必去其十之六七。莫狂澜为镜水。缩巨浸以涓流。尚何东南水患之有哉。昔人减淮之议。纷纭百出。其就下河论归江归海者。一隅之见无论矣。即有欲于临淮以上导使南行入巢湖。有欲由龟山挑河南流入江者。有议由高邮对湖天长分泄东去者。皆以凤阳盱眙六合中多山石。疏浚为难。几如前明胶莱河之议。终成画饼。其所以但就东南二方置议者。则以黄河一大渎为之阻也。今黄河北流。归南无日。洪泽一湖之西北各地。惟我意之所如而荒度焉。囿于挽近数百年之成书。泥于目前淮扬数百里之地势。左支右绌。困莫能通矣。夫举古者历朝沿革而溯论之。合江皖两省源流而综筹之。亦人人意中所同然。岂别有甚高之论乎。顾自来治河如聚讼。此事果兴。说者必以中河上承东省各路山泉之水。伏秋大汛。淫潦骤来。外有黄河。内有盐河。尚不足以宣泄。而北运堤时有溃决之患。今导淮水夺其去路。则必更无可容。殊不知昔日黄河在南。中河水涨。其口外黄水亦正长发之时。扬庄口门尚有倒灌者。至近年河身虽空。而浮沙高仰。亦何从畅泄中

河之水。其双金闸内之盐河。素称窄狭。今以导淮故。当大加展辟。即以黄河北堤作南堤。而高筑盐河北堤。一律高筑。是其河面殆宽十数里。余波游衍。加于旧日数倍。且不令北泄海州诸河。以夺蒙沂去路。祇留一闸以通盐船。即由安东佃湖荡一带东注。其去路极畅。中河汛涨。可与淮渚并行。纵十分涨满之时。则水面必高。计至云梯关。其内地与外河身。不相上下。即决旧北堤而入旧黄河。亦可多泄。不必预为疏导也。再南而刷黄河旧堤。入陈家浦八滩等处。又可归庙湾射阳湖入海。总而计之。清淮南北。地狭民稠。安阜以下。壤荒户寡。引为患之水于无用之地。为归海之壑。孰轻孰重。一言决之矣。

黄河北岸清桃海沭等地。本朝二百年来。屡议改黄河于此。康熙朝黄河。即曾由单湾五港口马港口入海。裘文达先后三议。皆欲以黄河复水故道。而尽取六塘南北两河及硕项河以作黄河。推其命意。亦以北岸之枯瘠。远逊南岸之膏腴。国家财赋之权衡。当计其全。不能以小不忍而窒大局也。其久而未克兴举者。特以迤北入海诸路。尚不如旧行海口之宽。黄沙易淤。兴之不宜耳。今则清水迅利之性。与黄水挟沙异。而导淮拯溺之患。与导黄就下同。即有乡曲之民。出而吁其贫悴。或按亩量易旧河滩地。或酌给每年赈需。取南之有余。抚北之不足。亦筹划之甚易处者。从此淮不入江而入海。四渎朝宗之势。得以大复于古。上流凤颍。不致苦洪湖之遏而倒漾成灾。下游淮扬。不致承洪湖之流而普漫为患。东西两省四府一州之人民。宅尔宅。田尔田。庶富之效日臻。衽席之安自永。潘靳诸公有其志而未遭其时者。于此竟之。他年国史河渠。当可为中兴之实政矣。

### 导淮别议

金安清

淮扬下河七州县。周遭千有余里。皆上下膏腴之地。计田三千余万亩。岁产米无虑数千万石。使无水患之忧。则其殷阜。几及苏松常镇四府之盛。乃因全淮西来。潴于洪泽一湖。汪洋浩瀚。至夏秋大雨时行。安徽七十二路山泉汇注。既不能北出以归海。又不能南下以归江。惟此下河一隅釜底之土。以为众水之壑。数百年来。其祸烈矣。今黄河北徙。如一旦巨寇之去门庭。诚不易得之机会。淮扬士人导淮之议。缕详悉。畅乎言之。蒿目切肤。虽石人亦为之转。顾地势未能明。土性未能择。在山过颍。水岂能逆流以入海乎。此计之左也。夫大禹之治水。顺其性耳。水何性。就下耳。自古治河。未有不舍高就下者。试以淮扬河形地势。综全局而言之。洪湖如盎。其迤北一半。久为黄淤。形同欹器。下河则如阱。为最低之地。旧黄河身。则隆然而高。如沙桥之横亘于中。高于堤内。不啻二三丈。南北两堤。则如带萦绕于旧黄河两际而已。海沭安东各邑。则平区四衍。地势虽未必更低于下河。而斥卤不毛。腴瘠霄壤。半湮未

废之河道甚多。且有灌河俞本套各海口。昔人多议改黄河于此。其视云梯关旧海口。近而且深。从可知矣。昔之全淮为黄水一大河所遏。如孤城为巨敌环困。故左支右绌。几无一他路可以突围而出。今则上自桃源宿迁。下至盐阜海沭数百里闲。黄河旧南堤旧北堤之外。有海口。有支河。惟我所欲为。浚源但求其深。泄流但取其畅。无一处不可分导淮流以东去者。乃必斤斤于旧清口旧黄河。舍下就高。舍易就难。如蝇钻败窗。刻舟故剑。统全局而细研其几。殆可哑然一大噓也。洪湖泄水之通于旧黄河者。祇张福口一道引河。高志桩。存水一丈数尺。引河底已与湖面相平。不能过水。此导淮之必不可用者。周桥以上至智信两坝闲。正当湖腹。吸受全淮之水。最便最灵。内有二河一道。二堤一道。天然形。下达清江浦一带。如量加浚深。增高加长河头堤头。绕至信坝口门。即以信坝为导淮之口。宣泄湖水入于二河。由二河穿清江运河入北堤内之乌沙河。在乌沙河分为南北二道。南道则由清沟一林东沟滕胧庙湾以出射阳湖入海。北道则穿旧黄河至安东城东北经响水口潮河出灌河口入海。计此二道中。其地势皆低于旧黄河身一二丈。且皆有支河旧形。祇须挑浚深广。而以挑河之土。筑堤束之。湖未涨。则先启北道以循泄之。湖大涨。则启南道以畅消之。全淮一渎之来源。除旧有南路归江外。又添迤北归海南北两道。共成三路。则纳者少而泻者多。淮扬二府水患。其从此终泯乎。盖以里下河膏腴之地与淮海附近两堤之处比较。则南肥而北瘠。以安东等处与山阜比较。则又此熟而彼荒。故必就北道为泄淮之先路。至湖水大涨。与其启高邮四坝而淹及下河。则又不如就滨黄之地以出射阳。尚可保全七邑矣。

新辟归海二道。既越过下河膏腴之地。又避开旧河身淤垫之区。且弃置清口于不用。并无碍于六塘盐河之去路。蹈瑕乘闲。批却导窾。所谓文章本天成。特滨河士民。目睫不远。拘墟而未能察耳。计自信坝至乌沙河。分道至南北两海口。土性皆属坚凝。无旧黄河浮沙坍卸之患。本有河形。不烦新创。惟中闲穿过旧黄河之处。挑挖深广。亦祇占地数里耳。综计各工所需。筹款五六十万已足。较之挑挖旧黄河四百余里非二三百万不可者迥殊矣。地势则就其低者。土性则就其坚者。经费则就其省者。一举必成。一成必效。无流弊而有把握。自来治河之事机。未有如此之顺利者。其办理之次第并条列于左。择而行之。俾知所先后焉。

一丈量 先将洪湖水面高志桩存水若干。计信坝金门由身高于二河若干。由二河头量至清江浦计高若干。北岸乌沙河高下若干。旧黄河身高迤南之乌沙河若干。高于迤北之安东内地若干。每里高下若干。一一用水平。以糶绳丈竿。按二十丈一较。得其大略。方可估计工程。计四月动身。周历南北。逐细丈量。必两个月工夫。方能竣事。

一筹款 此工为下河百世之利。民捐自必乐从。但数巨而时迫。亦祇能仿照历次粮台捐光景。就山宝高东兴盐甘七州县受益民田三千万亩内。每亩捐钱十二文。按亩征收。约可集银二十万。再就通州如皋海门泰兴江都靖江泰州捐银二十万。将来盐务起色。就场按引捐还。盖下河永无水患。场亦大受其利也。有此四十万为主。俟兴工之后。再行察看。可省即省。如必不得已。再为另筹。但丈量全局其事可行之后。即须设局收捐。俾夏秋半年收足。秋末冬初。即可分投办理。

一勘估 全局勘定之后。至河道之可东可西。工程之省益求省。又在临时斟酌。不必拘泥。须就此数月之中。再行博采众议。精益求精。务使万全无弊。指定应挑应筑处所。于八九月闲细细勘估。应挑深挑宽若干。如何集夫。如何定期。逐细确核。此乃缓办之工。与堵塞决口抢护险要不同。可以从容持筹。择可而办也。

一变通 导淮之口。改在新坝。较旧清口之通塞。有天渊之别。固一定不易矣。但信坝系滚水坝。其金门由身。泄水有制。不知现在高下如何。若过于居高。则一丈五六尺之湖水即不能泄。尚须察看形势。将旧坝石基落低数尺。总以一丈二三尺志桩存水。尚能分泄为度。如虑石坝损坏。恐致跌塘。则坝下多添柴土兜小坝。层层高。水势自平。不致伤动坝身矣。至二河尾至清江浦上下。有无河形。须临时勘度。上以高头为止。下以淮关为止。中闲不拘何处。皆可穿过运河。直入北岸。如乌沙河太远。则由汰黄堤内之汪。向东挑挖一河亦可。至淮城北乡之地。有无稻田及坟庐民舍。不愿挑河。亦民情之必有。应随时察看南北地势之高下。或就北数十里。直由旧黄河南岸附坝地所。直挑至阜宁境内。亦无不可。盖附坝之地。本皆属官。且皆杂粮荒田。非近淮城种稻之地可贵也。若安东迤东至佃湖。本系干荡。云梯关以下。尤属荒区。挑河之可东可西。无所顾虑。纵有土人出而恳免。亦当以大局斥之矣。

一闸洞 导淮之河。既穿清淮之运河。则东西应筑堤拦截。方可使全淮北注。不致先向下趋。惟运河如无来源。则道路将梗。应在东西之堤添建。或门或洞。俾接济运河之水。即南道淮城以北束水长堤。直至阜定庙湾一带。亦当闲段酌留洞门。以为宣泄旧清口之用。至头闸金门。可以永闭。祇留漫板水以济清江运河十数里之河道可。

一堤岸 导淮归海南道。虽由淮城以北挑河筑堤。但南面即系下河。必须将束水堤培筑高宽。方为七邑保障。其尾段通连湖荡处所。亦应有以拦截。不致淮水尚未归海。反致倒漾入于下河也。此须临时筹勘酌夺。以免疏漏。至射阳湖有无淤阻之处。亦应闲断挑淤。以畅归海之势。

黄河北徙宜复淮水故道论

丁显

尝思不一劳者不永逸。不暂费者不久省。成规相袭而未策万全。不可以除积世之害。机势可乘而或惑浮言。不可以建万世之利。即如今日之淮水是已。淮水发源于河南平氏县。其在禹贡曰。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淮即今河南桐柏县淮河。历安徽颍凤盱泗。经江苏桃源清河而东者是。泗即今山东泗水县泗河。历曲阜滋阳济宁邹县鱼台。经流南阳湖微山湖迄八闸而东南行为中河逮清口入淮者是。沂即今山东沂水县沂河。历兰山郯城。经骆马湖迄旧邳州会中河入淮者是。入海之处。即今江苏安东县云梯关地。此神禹之故道也。其时水分南北条。四渎安流。各不相。有利而无害。自汉及宋。遂有河患。冲决迁移。靡有定地。或决而复塞。仍归一道。或决而分行。汇为两渠。或决而由巨野入泗。而不日仍归故河。或决而夺汴水入淮。而不久即归故道。此数千年中。倾灌城邑。衍溢田畴。咎悉由于黄河。而淮水安流如故。然俱为害于兖豫。未尝为害于徐扬也。及宋神宗时。大决澶州曹村。而河淮遂合为一渎。彼其时淮扬犹未遽被其害者。缘黄河犹分为二派。一合北清河入海。一合南清河入淮。水有所分。黄水亦未甚强。淮水之清。足以刷黄河之沙而行。且黄河经行未久。淮流淤垫。犹未甚高。海口深通。犹未遽壅。是以二渎并流。畅行入海。尚不致为害。乃至明宏治中。刘大夏筑断黄陵冈。河之北流绝。而全黄河遂夺淮以行。今日清口以东之旧黄河。即禹以来淮水之尾闾也。自是淮扬之害。遂靡有已时。有明一代。黄河之决于北岸者十有四。黄河之决于南岸因以入淮者五。其最惨者。隆庆四年。高家堰大溃。淮河之水。泽洞东注。合白马汜光诸湖。决入八浅。其时山盐高宝兴泰江东诸县。悉为巨浸。于是命侍郎潘季驯治之。驯之治。大抵以疏辟海口束清刷沙为善策。终驯之任。其害稍戢。逮乎我朝。黄水之屡决屡塞。犹议补苴。而淮水之愈塞愈决。迄少乐岁。即如一湖堤也。而一决于武家墩。再决于高良。三决于高家堰。四决于古沟坝。五决于畚家坝。六决于十三堡。即如一运河堤也。而一决于露筋庙。再决于崇湾堤。三决于清水潭。四决于邵伯镇。五决于状元墩。六决于马棚湾。七决于荷花塘。八决于六安闸。即如一清水潭也。而一决于康熙九年。再决于康熙十一年。三决于康熙十二年。四决于康熙十五年。五决于康熙十九年。彼其时

庙算非不周也。河臣非不明也。国帑非不足也。民力非不富也。疏源浚流非不毅且勤也。防微杜渐非不精且细也。而卒未能弭其患者。缘黄河日强。淤淀日高。淮水欲由故道而行。则黄河已扼其吭。是以夏秋之交。一经盛涨。消减则支派无自而开。宣泄则尾闾已为黄占。欲其不决而为害也。虽神禹治之。亦不易为力。幸赖靳文襄公神明独运。设法补苴。于湖堤。则设仁义礼智等坝。以减全湖之水势。于运堤。则设车逻昭关等坝。以泄运河之异涨。伏秋盛

汛。启闭以时。终公之任。未尝有溃决之害。

然而每岁启坝之时。农民号呼。哭声震地。波涛万顷。秋禾一空。昔之人有言曰。东去祇宜疏海口。西来切莫放周桥。均是害也。堤之决也。水性猛。猛则灌城邑而伤民人。其害大。坝之启也。水性缓。缓则漫田畴而损禾稼。其害小。文襄公不得已之苦心。天下实共谅之。乃自咸丰初年。丰工再决。黄河北徙。而河道又一变。自此淮安之地。永绝河患。淮扬之民私相庆曰。从此河自为河。淮自为淮。二渎分流。各不相妨。出水火而衽席。易昏垫为平成。此其时矣。诚能于此疏辟引河。大浚海口。以复神禹之故道。则积世之害于此去。即万世之利于此兴。其功当不在禹下。亦何至清水潭再决于今日耶。嗣因军务倥偬。计未及此。酿至同治八年六月二十九日。清水潭漫决多丈。洪涛巨溜。横数百里。兴泰城中。水深数尺。而禾稼之淹伤。庐舍之漂没。其惨更不可忍言。数月之中。奇灾迭告。民户之财产。顿耗数千万金。国赋之租粮。顿损数十万额。推之盐课之不能照额征收。厘金之不能如数清缴。更可悬想而知。今诸大宪集款堵塞。刻日告成。两郡居民。欢声载道。然杞人之忧。更有不能已者。洪泽湖于高堰五坝为建瓴之势。而高宝湖于运堤五坝又为建瓴之势。霪雨盛汛。无岁无之。而自军兴以来。库帑支绌。岁修经费。小小补苴。今岁塞而明岁复决。其害不可胜言。不决于此而或决于彼。其害尤不可胜言。不决于运堤而或决于盱堰。其害更不可胜言。就使不再决也。而伏秋防险。河厅汛地。竭蹶河干。在在总须经费。万一启坝。亿顷禾苗。又归罄尽。秋冬堵筑。虚耗万金。闲尝私相议说。与其劳费无已。为惩汤止沸之谋。曷如扼要以图。为釜底抽薪之术。术何在。亦在辟清口引水入黄以复旧淮河尾闾而已矣。且清口不辟之害。又不独淮扬而已也。淮水发源于河南。迄颍凤而始大。合七十二道山河之水。悉潴于洪泽湖。每际桃汛秋防。颍凤盱泗寿亳怀霍之交。悉成巨浸。决堤溃岸。害亦相仍。则堰盱闸坝。为淮河漫溢之堤防。即为皖水宣泄之门户。是故三河未启。则皖省滨淮州县被其患。运堤既决。则广陵濒海州县被其害。惟水性趋下。里下河之害常什九也。况乎清口之不辟。害之在于淮扬者。犹可防闭。而害之在于徐海者。更难补救。沂泗两水旧俱会淮入海。近则黄河高仰。横截中流。沂泗之不能入清口。犹淮水之不能出引河。而南阳昭阳微山等湖水。又从韩庄闸奔腾澎湃。灌入运河。夏秋盛汛。巨浪弥天。丰沛邳郯桃宿之区。悉成泽国。幸而高宝水势不旺。则穿贯淮渠。借道南运。由运堤五坝。泛滥东流。以里下河为壑。不幸而高宝两湖水势饱涨。则惟有常开刘老。由六塘河入海。波流漫溢。海赣沐安。秋成绝望。以是知海口不辟。徐海之害。等于淮扬。蒿目民艰者。尚其援手以救之哉。且夫除非常之害者。与其难。不如其易也。建无穷之利者。与其创。不如其因也。

闲尝远考志书。近采舆论。治淮之法。代有格言。有治河以治淮者。明朝之潘公季驯。我朝之靳公文襄。俱以蓄清刷黄开浚海口为上策。其时淮为黄踞。黄夺淮行。疏排堵筑。施工实难。彼两公者。犹复惨淡经营。使全淮合黄入海。而今则黄河已徙。复故较易。难者犹妙其转移易者。岂穷于经画。有迁淮以让河者。河帅张鹏翮欲于盱眙溜淮套等处。凿山开道。由六合县南引淮入江。恭逢 圣祖仁皇帝南巡指示。鉴其决不可行。其议遂寝。文襄公入奏。欲由车逻镇筑堤。宽一百五十丈。历白驹场引淮束水注海。以高宝绅民叩阍呈其不便。其议亦寝。彼二策者。不过以黄遏淮流。欲由别道以为淮水尾闾。其法近创。是以前策终不可行。而今则仍由清口入海。实为禹王遗。其法甚因。创者似不无窒碍。因者岂难于遵循。诚能不惜经费。堵塞三河。疏浚海口。俾淮水悉由故道畅行入海。庶水有所归。漕堤以东。永弭水患。则淮扬之害去矣。清口既辟。皖省七十二道山河之水。奔腾东注。悉以海为壑。上游永弭漫溢之患。则颍凤之害去矣。而海口既辟。淤淀以消。东省下注之水。自能畅出清口。会淮入海。刘老即可永闭。则徐海之害去矣。且不独远害已也。而利即由此兴。漕艘渡淮。旧因黄河高仰。设立闸坝。鱼贯灌塘。艰险万状。有需时日。今淮河疏浚。一律深畅。将来复兴河运。永免灌塘之险。一利也。淮安关税。旧额数十万。自三河不堵。由湖绕越者多。淮河无水。由下河绕越者更多。今淮河复归故道。南达川楚闽浙。北达青兖 帝畿。西达皖豫。俱一水可通。由陆绕越者转多烦费。商船自由淮关纳税驶行。不致纷纷绕道。税额渐可恢复。二利也。淮海引盐。向因引河未通。无法达淮。俱屯西坝。复行陆运数十里。始入洪湖。盘剥颇难。今清口既辟。盐艘可由双金闸入淮。转达引河。径沂长淮。赴各口岸售卖。永免盘剥之费。三利也。淮南户。俱仗范公堤捍御甜水。保护盐场。每际运堤决口。汪洋大溜。悉由丁溪草堰八团等闸。泛滥东行。盐场漫溢。职此之由。今淮水由清口畅行入海。则高宝湖渐次消涸。下河无水患。盐产永旺。盐课即可照额征收。四利也。洪泽一湖。旧系民田。自黄河南徙。淮水停蓄。膏腴之产。俱付洪流。今清口既辟。水复归槽。填淤肥美。湖田万顷。召佃耕种。即以秋收之租钱。济岁修之经费。五利也。高宝两湖。亦称沃壤。自洪湖南泄日久。田畴胥成泽国。今淮水径由清口入海。则白马骝社泛光等湖。除旧有湖源外。淤出良田可数万顷。即广为开垦。六利也。山清两岸民田。俱资湖水灌溉。一自引河淤塞。水无来源。栽插之时。往往借水东省。今引河既辟。清口既开。淮水畅入运河。足资灌溉。七利也。高宝江泰漕堤以来。周围千里。约田三十万顷。近因濒年坝水为灾。圩凹之区。多成荒废。今洪湖由清口入海。则坝水永绝。该处田亩。即可广为种艺。八利也。安阜濒河两岸。旧因黄河浊浪。难开支河以资灌溉。田亩俱种旱谷。今淮河既复。清

流灌注。两岸俱可多开支河。设立涵洞。改为秧麦田。获益良多。九利也。安阜两堤集镇。自黄河远徙。舟楫不行。懋迁俱绝。诸多不便。今淮河既复。自清河王营。历安东城邑迄阜宁十套十巨以达海。其商贾之辐辏。豆粱之贩运。货物之云集。实有无穷之益。十利也。苇荡营之柴。近因艰于运转。芦课不旺。今海口畅辟。可由淮水故道直达运河。十一利也。长淮天险。横隔南北。猝有兵戎。扼险以守。贼不敢渡。十二利也。仍旧之害如彼。复旧之利如此。而卒未毅然行之者。直以非常之举。国帑支绌。经费无所出耳。殊不知为民除百世之害者。即役民力而不为劳。为民建万世之利者。即资民财而不为虐。堵三河。辟清口。浚淮河。挑云梯关尾闾。经费非数百万缗不可。而淮扬颍凤徐海。从此获益者有四十州县。诚能于四十州县中设法劝捐。兼筹巨款。相机试行。劳者一时。而安澜可以永庆。费者一日。而巨工不复再兴。长治久安。在此时矣。然自来非常之举。浮言易兴。辟海口。浚淮渠。愿者八九。而梗者一二。或谓有妨于河滩地者。滩中隙地。开垦有年。一旦复为河渠。民多缺望。不知两滩之地。宽者数里。仅开十余丈河渠。两滩仍可垦种。非经异涨。收获如初。霖雨为灾。到处漫溢。即如今岁虽未开复淮河。兰仪以东下注之水。俱归海口。两岸豆粱。百无一二。一经排浚入海。两滩积涝。自可速消。无损于滩民。实有裨于国计。此浮言之可靖者一也。或谓盱泗怀凤。近年因三河宣泄。反为利藪。一经堵塞。该处又年年被涝。其益何在。不知堵三河而不辟海口。则积水壅遏。皖省不愿。利上游而不堵三河。则湖水淹没。高宝又不愿。与其仍旧而或有偏枯。孰若复旧而两有裨益。且近年三河不闭。始因粤氛未除。藉限戎马之足。终因湖滨簧鼓。踞为支派之开。是乃权宜之法。终非久远之图。策非出于万全。安能行之百世。其在南河志曰。夫导淮者。当导之入海。而不可导之入湖。湖非民田乎。又尝譬之。淮为泗即泗州患。淮即泗之贼也。为泗患者。宜逐之出境。而诱之四出抄掠内地。可乎。不导之入海。而导之入湖。何以异此。此浮言之可靖者二也。或谓淮居四渎。亦非细流。春汛秋霖。两堤防险。不在高宝而在安阜。又将若何。不知河源万里。奔赴尾闾。巨浪洪波。易于溃决。而淮流之清。断不如黄流之浊。淮水之弱。断不如黄水之强。自禹迄明。淮水经流两县三千余年。黄淮未合之时。未闻有溃决之害。其明证也。黄河旧堤。自明迄今。岁费数十万金。修筑巩固。屹若金城。防黄水而有余。岂障淮流而不足。且未经挑浚。水行地上。即浮水亦足为灾。一经疏浚。水行地中。顺流入海。非若洪湖之未辟尾闾。四出冲决。况堰盱五坝。遗制犹存。万一安阜横流漫溢。危如累卵。闲或一开。由高宝湖源畅出六闸。沿江宣泄。则安阜水有分流。自不难于立减。而高宝湖归河引。亦不患于横行。此浮言之可靖者三也。或谓淮水故道。久为黄踞。今淮流复旧。一旦黄水复来。



又将若何。不知黄河尾闾。旧在碣石。自汉以来。势渐向南。缘每决必淤。每淤必高。高则河流不能再归故道。

其变迁最大者。千乘一徙。而自禹以来之故道废。横陇一徙。而自汉以来之故道废。徙而合于淮。极南之势。而自宋迄明。清桃丰沛。河流淤淀。两岸俱高。自明迄今。曹单仪兰。河决沙停。两堤俱仰。南地淤塞。北徙之势已成。丰工之役。就使告成。河亦不能不舍淮而去。黄河复来。必无之势。即或迁移日久。黄淮再合。而藉清刷沙。潘靳两公成规具在。本无碍于河防。实可资于水利。此浮言之可靖者四也。或谓云梯关外。淤淀渐遥。未筑长堤。防险无自。不知营称苇荡。本淮水潴蓄之区。秋冬水涸二十余丈。河渠足资宣泄。设当伏汛横流散漫。潮汐滢洄之地。海滨远阔之区。何妨任其游衍。古人所谓不与水争地是也。此浮言之可靖者五也。或又谓民生日蹙。犹议劝捐。国用不充。犹请筹款。殊非当务之急。不知利之在一二日者。苟艰难即可缓图。利之在千万世者。虽竭蹶亦当补救。即如今岁夏秋清水潭一决。刘老常开。而国课之暗亏者数百万。民财之立耗者数千万。今为之兴大利。除大害。而大宪筹一年之款。小民费一岁之捐。卒能千百世永享其安。数千里咸蒙其福。孰省孰费。孰急孰缓。必有能辨之者。况袭旧则岁修不少虚糜。灾区终难征税。复故则关税即可增色。湖滩并可升科。此其利钝损益。更有难悉数者矣。此浮言之可靖者六也。总之堵三河。辟清口。浚淮渠。开云梯关尾闾。四项工程。缺一不可。而或艰于经费。小为补救。仅堵三河而不大开引河。则上游之水无由泄。颍凤之害不能除。仅开引河而不大挑清口。则洪湖之水不畅出。盱泗之害不能除。仅挑清口而不宽浚淮渠大辟云梯关尾闾。则水不注海。杨庄王营一带。必忧漫溢。安东阜宁。水行地上。设经汛涨。易于溃决。清桃安阜之害不能除。抑又思之。非常之举。非其人不能成也。有其人不获其时不能成也。今诸大宪经纬天地。底定乾坤。举行禹功。易于反掌。且疏浚堤防。未有易于此时者也。向时淮为黄夺。浊沙排空。开辟尾闾。河臣束手。是以淮扬省乡先达高邮孙澹孙虽有再辟利津海口分为两渠之奏。宝应朱泽云虽有开浚渔沟大河让淮故道之策。山阳徐越虽有请开黄家嘴支河分黄导淮之疏。议终不行。盖时不可为也。今则天心厌乱。黄河远迁。千载一时。会逢其适。乘此施功。事逸功半。而黄河远徙。仅踰十年。御黄旧堤。稍加修葺。择其险要处。帮做堤工。屯潴淮水。即足相容。不乘此时而为之。设或再逾十年。黄河两堤。全归铲削。虽欲再议复淮故道。万万不能。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磁基。不如待时。今则治法治人。民望如岁。而又处不可待之时。诚能于今岁冬季。设法挪款。大开引河。将旧黄河稍加挑浚。庶来岁盛涨之时。洪湖有所分泄。即运堤不致凭陵。新做堤工可期保护。里河埽坝可冀缓开。其堵三河。浚清口。挑

淮河。辟云梯关尾闾。帮两堤柴埽大工。定于来岁冬季举行。亦于来岁秋收征费。则千百世之害于此去。即数千里之利于此兴。岂不懿哉。

拟复淮水故道章程十五条。附列于后。

一成子河东拟闲段跌塘也。欲使淮泗两水尽从故道入海。必先审明去路。大筹宣泄之方。而自成子河以迄海口。约四百余里。遽欲大加开辟。不独工程难就。且亦经费不敷。拟浚废黄河时。仿沟工沟线之法。其法每十里挖一跌塘。每十里之中。河头浚宽十二丈。以次递减。河尾以六丈为准。底俱半之。深以过水四五尺为度。于此即挖一跌塘。每跌塘长约十丈。宽约七十丈。深约二丈三丈不等。盖河槽板沙。非有激浪。势难冲刷。一往奔腾。不十余里。其势即缓。能十里挖一跌塘。则水势将缓之时。复由跌塘束入河槽。自宽而仄。其浪必激。激则挟沙而行。冲刷甚易。不三四年。废黄河可刷宽七十丈。深二丈三丈以外。河工所谓逆跌法也。惟海口跌塘。河身尤须宽深。以人力补天工。施功无多。而收效甚捷。近日黄河之中。水塘极多。开河之时。或逢湾取直。或以水塘为跌塘。或不及十里。或稍过十里。则又在督斯役者。随时相机而行耳。一洪湖引河拟因势开浚也。洪湖南趋已久。不设法开辟。未易挽而之东。查束清坝外。旧有引河五道。今大半湮塞。惟张福口引河。尚有涓涓细流。天然引河。尚有河形。拟因势开辟。其天然引河。由七堡口入涸黄河。其张福口引河。由顺清河杨庄入涸黄河。两引河俱仿黄河跌塘之法。每五里挖一跌塘。每跌塘长约十丈。宽约二十四丈。深约一丈六七尺为准。其引河河槽。一例开宽八丈。底半之。深以过水四五尺为度。节节跌塘。则冲刷甚速。不二三年。两引河俱可刷宽二十余丈。深一丈六七尺矣。此外再由成子河犀开黄堤。以为第一道引河。庶洪湖之水。分道入黄。全淮俱奔腾东注。自不致肆虐于南。以高宝湖为壑。而桃宿睢宁。亦弭漫溢之患。此条除张福口加挑外。拟即将成子河黄堤犀开。以为第一道引河。其天然引河。俟冬季再议筹办。

一山盱石工拟大加修补也。高堰湖滩。已经淤高。其石工不难修补。且浚张福口引河。即以河心之土。全运东滩。夯碾坚实。可为湖滨越堤。自足以资障御。惟山盱石工。坍卸大半。亟宜设法修补。并将坦坡一律培筑坚厚。河兵向例挖堤打堤。新者未必坚固。而旧者已即倾危。其弊必须严禁。拟宽给夫价。责令离堤十五丈取土。以弭后患。

一成子河西拟堵筑盖堤也。兰仪以东之水。俱由故道归海。不将此处堵塞。则盛涨之时。上游之水。仍然直灌。似此处未便任其敞口。拟相度地势。堵筑盖堤。庶西来之水。藉以障御。

一头坝之地拟略加收束也。里河来源。由头坝之地分水济运。旧有坝制九道。层层收束。是以盛涨之时。不忧漫决。今诸坝俱废。头坝之地。口宽数十丈。

若不设法收束。伏秋盛汛。天妃闸外不免危险。拟于其地设立草坝数座。每座照准旧制。且盖坝尤须接长。庶清淮可资保障。

一遥堤险工拟帮做柴埽也。自黄河北徙以来。两岸堤工。日渐坍塌。安阜两邑境临黄之堤。各处埽工。皆为贫民挖取。尽成空穴。其堤上水痕浪窝。随在皆是。近年中河水由御黄坝入旧黄河。骇浪惊涛。堤工岌岌可危。缘条黄两堤。每年耕种一番。则每年坍塌一次。兼因各处圩寨。皆犀堤以切深濠。又因堤沟积水。每有挖堤以放水者。所以各处堤工。毫无足恃。淮水复故。拟先将黄堤修筑完固。设有堤势窄狭之处。即以河心之土。培筑坚厚。安阜庶资保障。

一河渠出土拟寓浚于筑也。两滩出土。堆积太近。势必易于塌卸。况三河既堵。引河全开。则全湖之水。并由废黄河入海。出土不远。其未遽刷宽之时。一经盛涨。水势高。浚起泥沙。浮沈水底。势必致大溜直逼遥堤。山安海阜附近黄堤居民。又不免危险。拟藉河心之土。分积两滩。离河渠各在六十丈外。高准八尺。层层夯碾。以为水势出槽缕堤。接连河心扯算。口面约宽一百三十余丈。秋冬水涸。溜自归槽。即非常异涨。大溜出槽。缕堤口面一百余丈。自足浮送入海。外有大堤以为屏藩。中有缕堤以为管钥。即水势奔腾。大溜俱在缕堤之中。并不侵逼遥堤。附黄居民。断无意外之变。

一淮渠浚宽拟堵塞三河也。废黄河多系浮沙。必须清流激湍。方能愈刷愈深。愈刷愈宽。今引河虽分道开辟。若不堵塞三河。水势不能高。即不能以清刷沙。势必致日久河身又淤。拟徐将三河用土埽封塞。障水北行。庶引淮入黄。可以奔腾冲刷。不三四年。废黄河自能渐次宽深。此条俟淮水滔滔东注。并黄堤柴埽圩堰石工。一律完好。然后再议堵筑。

一山盱以南拟酌留口门也。淮水来源本旺。又合七十一道山溪之水。近因三河常泄。皖省恃以为安。今虽分道开浚引河。

一时未遽刷宽。经临盛涨。宣泄不及。又未免浸风泗危堰盱。而启放闸坝。又复延时日。有所限制。拟于旧坝未报废者。相度地势。酌留长远滚水口门三十丈。毋须封土。水一丈则蓄于湖。水一丈以外。则由坝滚入高宝湖。源经六闸。沿江分泄。北有数道引河。南有滚水口门。则宣泄必易。淮水自不壅遏。颍凤一带。永弭漫溢。盱堰亦不危险。此因引河废黄。一时未遽刷宽。虑皖省被淹而设。俟数年全湖东注。此口门即行永闭。

一口门之外拟再修一坝也。非常异涨。亦须有备无患。今引河虽开。废黄河虽浚。而口面一时未易刷宽。则二三年中桃伏秋汛。水踰志桩。山盱旧坝。又不能不从权启放。查五坝中尚有未报废者。拟修补如式。以备异涨启开。慎重河防者。祇可设而不用。不可恃而无备。

一淮泗入口拟均剂低昂也。清口之地。系中河洪泽会合之处。惟近来中河地高

。洪湖地低。不设法均剂。一经开辟。洪湖之水。不敌中河。势必至壅遏淮水。不能东注。拟于其闲将全河开宽四十丈。长四里。俾洪泽中河之水。力东注此地。口面宽阔。水势即平。自无壅遏倒漾之患。

一引河浚淤拟借转轮力也。两引河头。烂淤活沙。极难疏浚。旧以南子开合为之。浚淤不多。且费人力。拟以长方船十数只。自船腰以至船头。分开两如凹。中横插车盘。一如水车式。离水底数寸。深浅仍可伸缩。船面横眠转轮一道。若干人踏之。使车盘转动。再用活头大铁播箕一。装土数千觔。箕底设车轮两道。箕口镶铁。如耕田之。再用铁索长数丈。一头系于车盘。一头缚于箕口。车轮转动。则播箕拉近船边。铁耕过。则沙土卷入箕口。车起播箕。活头抽动。将沙淤倾入小船。剥往他处。其引河南口之淤。船运山盱堤边。以桶吊起。拌入干泥。藉筑山盱坦坡。其引河北口之淤。以担运远。藉筑高堰湖滩越堤。俱一举两用。若开辟海口潮汐往来之地。拟亦仿此法。此吕宋疏浚海口法也。载经世文编。其船即永为淘浅浚淤之用。其地如易淘浚。此船即可不造。录之以备采择。

一淮河浚宽拟闭刘老也。向因黄河高仰。中河之水无由泄。始开刘老半路刘。由六塘河归海。今淮水尾闾开浚深通。则中河之水俱会淮入海。刘老半路刘即可永闭。至永济桥。俟淮渠刷宽时。亦可相度情形。酌量堵闭。庶清海安湫。永弭水患。其盐河两岸决口。如北新宫等处。亦须估修如式。以上十二条。拟次第兴办。惟寓浚于筑一条。浚废黄河时。即可随时施工。

一工程浩大拟分年举办也。废黄河数百里工程。若一年举办。不独经费未易筹划。且民夫亦属难齐。靳文襄公八疏有曰。治水必始自下流。下流疏通。则上流自不饱涨。此项工程。拟分二年兴办。拟即日将成子河以东尾闾。照依丈尺。开辟宽畅。冬季再将各项工程。分段兴办。俟洪泽中河两水。滔滔东注。然后再议堵三河。闭刘老。不独经画照料。人易图功。且按一二年分捐。民更易于为力。如或经费不敷。即分三年举办。此系一劳永逸之举。不妨稍宽时日。惟事势有顺逆。施功有次第。先后未可倒置耳。

一成子引河拟因时堵闭也。千里淮流。固资各处口门宣泄。而干旱之年。亦须防备。即如乾隆五十年冬。洪湖之水。仅存二尺八寸。于漕运民田均有妨碍。拟于大旱之年。将成子河口门。筑挡水坝。稍为堵闭。仅留七堡顺清河口门宣泄。存蓄湖水。以济漕运。以利民田。

### 导淮捷议

丁显

导淮局将开矣。而议论纷纷。或谓需数千万缗。或谓需数百万金。大加兴挑。一气呵成。自需千百万缗。然今日全力供军中之紧饷。尚属不敷。一时安能筹

划。或谓功必不可成。或谓害转由此巨。本以减害。断无有害之理。惟办之不善。则不免利此害彼。或谓洪湖北高南下。断难挽而东注。细查黄河底。高于中运河底一丈六尺。仅高于洪湖底一丈一尺。黄堽寺志桩存水一丈二尺。黄河即能出淮水一尺。则淮水入黄。实属易易。今淮水之不能东注者。实因礼字河未闭。水难蓄高。而沂泗又为之壅遏。能于废黄河浚成之日。将沂泗之水另筹去路。则湖水自易畅行入黄。再闭礼河。夺溜东行。适还其本然之性也。议者又谓礼字河金门水深八丈。宣泄极畅。旧黄河即浚深丈余。渐次冲刷。安能敌礼河之深。再查礼河八丈。仅就金门跌塘而言。稍东抵司徒庙。则深四丈。再东亦有深一二丈者。浚黄行淮。一指顾闲耳。或谓移淮于车逻坝。筑堤束水入海。此议河帅靳文襄公入奏。以宝应乔石林侍御率同人抗疏争之。其说遂寝。淮为黄占之时。尚不能行。今日故道可复。再建此议。必奉部驳。或谓以黄河北堤为南堤。费省而功倍。果尔。则必徙城池。移集镇。迁邱墓。废庐舍。其说断不能行。处今日而议导淮。舍故道末由也。或谓早堵礼坝。水刷沙。淮水便能东注。水刷沙。亦是一法。惟下游未能畅彻。遽堵三河。毋论盱堰可危。而山宝盱泗安阜。未能弭害。先忧受害。似不如先借沂泗之水刷沙。较为无弊。或谓自高良迄安东城。地极高仰。择段兴挑。湖水自不壅遏。其说不无可采。然下游亦不可任其漫溢。仍须一律疏浚。俾能建瓴湍泻。方能荡刷有力。或谓堵闭顺清河。全以中运河之水刷黄。一俟中泓宽畅。再引湖水灌注。其说非不可行。然不加疏浚。则水不归槽。势太散漫。即汕刷亦恐迂缓。不制器具冲刷。听之于水。亦未易宽深。且近年高宝山清。湖水不出。全仗沂泗以济栽插。遽将顺清河闭塞。又难以时启闭。于数州县大有妨碍。或谓洪湖水势太旺。礼字河断不可闭。礼河不可遽闭。礼河亦不可久敞。遽闭则湖堤有掣卸之虞。终敞则故道难收荡刷之力也。拟堵闭礼坝时。即将智信二坝启除。永远敞口。俾盛汛之水。逐渐流去。设有非常异涨。仍将林家西坝相时开除。以防湖堤掣卸之患。如此。则淮水可力攻沙。而各处亦免意外之险。筑室道谋。言人人异。非挟其私意。即昧于远图。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毋足怪也。

窃谓势可徐图。则成功自易。机能巧运。则经费不多。处今日而言导淮。以支绌之饷。成浩大之图。而功期其必就。势非藉清刷浊不为功。何则。运泥于堤。藉助于人力。费巨而功难。驱沙于海。藉资于水力。费省而功倍。而非因地势。借机器。募夫役。缓时日。以人力济水力。则又不能确有把握。查自礼河不闭。沂泗之水。常高于淮。遽欲引淮沂泗入黄。经费甚巨。不如首从扬庄掘浚。先引沂泗之水。冬夏不息。排刷兼施。俟其畅彻。再由清口分辟引河数道。引淮水外出。合沂泗力攻沙。因势利导。视径从洪湖掘浚者。较有把握。此快捷方式一也。由扬庄迄海口。河身四百四十余里。其中湾势太多。宣泄似难

遽畅。且自八滩以东。潮水所经。疏浚匪易。查马港口外。有越港冲槽。系嘉庆十三年漫口。槽中水面。低于黄河水面六尺九寸。按之旧黄河底。自属低洼。行二十余里。即抵小黄河。若由此犀开黄堤。由越港经小黄河入大潮河。钱粮自可从省。且里数较近。更加建瓴之势。宣泄自必更畅。即汕刷尤易有功。此快捷方式二也。废黄河虽系松沙。然徒听水力刷之。究难克日告成。拟制尖巧器具。往来梭织。冲激其沙淤。俾随建瓴之水归海。则日起有功。数丈之深。不难立致。视徒恃水力汕刷者。功验较速。此快捷方式三也。废黄河遽开数十丈。固鲜此巨款。即藉资水力。亦易刷深。而未易刷宽。拟多添夫役。渐次开宽。俾将两滩沙泥。全藉水力浮送。按日逐流东去。日积月累。数十丈之宽。可以豫定。视徒恃开辟者。省费悬殊。此快捷方式四也。抑又思之。排刷之功。亟以图之则难为功。徐以施之则易为力。数十丈之宽。三四丈之深。遽欲期诸旦夕。其势万万不能。然果能排刷兼施。昼夜不息。期以五年。全淮定能泻注。凡若此者。顺序以施功则费轻。改道以就近则功省。运机以代浚则势易。逐渐以开宽则款约。核其经费。约银百数十万两即足。而从此闭礼河。复淮渚。永弭水患。成算可操。以治人行治法。孰谓功之必不可成乎。显因复渚之举。与各州县同人公订章程。具禀请办。而念支绌之饷。又虑难于筹划。遂广集夫众益。故不惮于更端。非惟精益求精。亦且省之又省。爰再拟捷章程四条。以备采择。

一首由杨庄掘浚就势冲刷也。查废黄河河泓极高处。须掘一丈一尺八寸。照以十二丈口两滩极高处。须掘二丈一尺八寸。方配中运河底。而自杨庄以迄马港口达大潮河。约二百五十里。若一例配平中运河底。疏浚经费未免太巨。惟照配平洪湖底。加深一尺。存底三丈。两边二五收。约可展口宽八九丈。淮水盛涨。固可宣泄。即以中运河双金闸志桩。隆冬极小之时。河泓亦可过水三四五尺。冬夏通溜。来年即可试行排刷之法。设因经费不足。铲高就低。则首年仍多干涸。次年定可一律过水。其排刷之法。即于第三年春再行试办。况自杨庄以东。俱属建瓴之势。水势定能冲刷。惟不以人力济水力。则不能迅速奏功。拟多制尖颖机器。日夜轮流往来梭织。机器之制。首曰轻便铁篦。横长五尺。安设五寸长篦齿十数行。鱼头横栅。参用檀木。以轻便为要。次曰转轮蒺藜。以檀木二根。首尾俱贯横栅。中横眠五尺长铁蒺藜一具。旁设圆眼。俾可运动。四面旋转。铁齿掀翻。沙泥自能搅起。逐流东去。日刷日深。实操必胜之机。又次曰布水冲沙船。法以尖头阔尾船。腰悬铁篦。尾挂披水铁板。旁加镶板长数丈。制如削瓜之刨。加转轮两道。板离水底一二尺。轮转河底。水从板下布冲。自能湍激有溜。见皇朝经世文编。鱼贯错杂。每具二十四架。运转之法。以虾须缆。长夫四名。运行一架。日夜循环。行一百二十余里。轮流更换

。不使闲歇。或一具独运。或两具并行。大约机器之功。日可刷深三分。以一年约计。定可刷深一丈矣。更雇长夫。按段在两岸。日以锹钯等具。卸泥三寸入水。俾随藜篋运转之时。顺溜到海。一夫日派河二十丈。一里派夫九名。自杨庄抵马港口。约二百里。派长夫一千八百名。以每日开宽三寸。约略科算。一年定能开宽九丈矣。合三年之久。可有四丈之深。三十六七丈之宽。此所谓以人力济水力。排刷兼施者也。而核计经费。照以底宽三丈。浚深一丈。科算土方。约需银四十万两。加以局费杂项。及两岸夯碓河兵。并制造机器。共需银五十万两。机器七十二架。日夜更换夫役。须夫五百七十六名。两岸长夫。合二千三百七十六名。每夫日给饭食银八分。日科银一百九十两八分。一岁科银六万八千四百二十八两八钱。加以段局经费并杂项。每岁需银七万八千两。自己巳十月起。抵壬申冬。克期三年。合需银二十三万四千两。再淮渠日宽。每岁以次增添机器十二架。合二年科算。又需银八千二百九十四两四钱。如此。则下游畅彻。洪湖即可东注入海矣。共科银七十四万二千二百九十四两四钱。

一次展宽张福口引河因势排刷也。张福口引河。口宽约八九丈。十四堡外。均深九尺一丈五寸不等。足与湖底相配。其十五六堡。淤深五六尺。十七八堡。淤深三四尺。或借南船捞浚。或乘湖冰掘挖。经费约需银万两。惟查洪湖水面宽阔。而张福口仅八九丈之宽。水势自难涌出。再欲展宽以畅湖源。浚深以敌礼河。又需银数十万两。今拟分为两局。逐日以机器三十架运刷。以极其深。两岸雇长夫五百四十名。日以锹钯等物铲土入水。以极其宽。均如排刷废黄河之式。此项工程。在掘浚废黄河次冬兴办。缘杨庄以东排刷一年。河泓可深二丈。沂泗畅注淮水。即而之东。次第兴工。自能挟沙以行。不致倒漾。照办二年。二十七八丈之宽。二丈数尺之深。似可豫期。而核计经费。疏浚张福口河头。经费需银万两。此外机器运夫。日夜算二百四十名。并加两岸长夫。合七百六十名。每名日给饭食银八分。一日科银六十两零八钱。每岁科银二万一千八百八十八两。加以局费杂项。岁需银三万二千两。二年合费银六万四千两。加制造机器银六千两。功验加倍经费。仅需银七分之一。从此淮水畅出清口。即可抵沂泗不致倒漾。共科银八万两。

一次掘开天然引河及官田洼以防盛涨也。洪湖之水。来源甚旺。仅开张福口引河。宣泄不及。又忧漫溢。且张福口仅靠湖边。来源已涌。即宣泄亦忧壅遏。须于湖心分道泻注。乃能减全湖之涨。拟于第三年冬。由天然引河及官田洼。各浚深一丈。底宽三丈。两边二收展口七丈。即以机器六十架。在两引河排刷。两岸雇长夫一千零八十名。撵沙入水。俱如排刷废黄河之式。如此行之周年。每河可宽十余丈。深二丈。而核计经费疏浚两引河。约需银八万两。此外机

器运夫。日夜算四百八十名。并两岸长夫合一千五百六十名。日各给饭食银八分。每日科银一百二十四两零八钱。每岁科银四万四千九百二十八两。加以局费杂项。岁费银约五万八千两。加制造机器银一万二千两。如此。则盛涨可防。而五坝亦可永闭。共科银十五万两。

一越港冲槽另设浚船以防壅滞也。自杨庄至马港口。旧黄河日夜冲刷。沙泥俱归冲槽。不勤加扒剔。尾闾又忧壅遏。而潮汐往来。疏浚匪易。拟制浚船四十只。每船载夫役十人。亦以机器按日拉运。潮退则就岸开宽。潮来则登船梭织。自可免其停垫。而核计经费。每夫日给银八分。夫役四百名。日科银三十二两。每岁科银一万一千五百二十两。约三年合银三万四千五百六十两。加制造机器银八千两。如此。则海口日刷日深。而经费亦有定数。共科银四万二千五百六十两。

以上各项工程。五年之久。共需银一百零一万四千八百五十四两。便可全淮复故。加以修补石工。约需银二十万两。修补惠济闸暨林家西坝并各处埽坝。约需银十万两。堵闭三河。银十五万两。合需银一百四十六万四千八百五十四两四钱。此外贴补累工。及每年修补器具。随时量为增加。拟请疏浚黄河通溜后。先制器具十二架。由佃湖镇低马港口约三十余里。试办七八个月。约费银五千余两。如果收有成效。再行次第照办。万一排刷之力。试行迂缓。次年即于中泓两旁。分年开宽。或分浚二渠。如靳文襄公川字河式。

### 导淮补议

丁显

曩有导淮捷议之拟。因时画策。亦因地制宜也。际此库帑支绌之时。议复淮渚。非惟不能大加疏浚。即以捷之功。一时并举。势亦不能。变而出于刷。亦以废黄河者沙淤夹杂。势易冲激。经费可省。夫役可减。考之古人而不背。质之今人而可行。今日而议导淮。计无有过于此者矣。然流俗之人。泥古鲜识。不剖析而详言之。窃虑信者半而疑者亦半。有谓冲刷难收捷效者。查浚船之设。始于靳文襄公。历任河帅踵行之。均有明验。而积久遂废者。缘黄河屡决。溜势渐缓。未能彻底奔流。随刷随淤。势固然也。且黄河口面宽阔。浊浪排空。往来梭织。岂易为力。积沙未去。流沙又来。安能日起有功。今则淮水口面。刷宽不过三二十丈。两岸拉运甚易。况清流激湍。沙淤渐去渐少。制篦以梳剔之。又布水冲沙以鼓荡之。底淤激动。挟溜奔行。势实易易。由杨庄至马港口。俱属建瓴之势。且各水塘深一丈外及二丈外者颇多。均可为跌塘。毋须另辟。安在机器之未能冲刷也。旧日黄河机器。有效有无效。今导淮借机器排刷。显极言可以成功者。非古人拙而今人巧。非古人愚而今人智。地利时势不同也。黄河浩荡。茫无涯际。无从牵挽。今则两岸拉曳易于着力。视以船驾运者不



同。黄河浊浪。非夯笨机器。不能沈底。拉运良难。今则清流灌注。水力不大。轻便机器。易于入泥。视旧制混江龙铁篦未易转运者不同。黄河积沙未去。上游之沙又来。即浚船日夜梭织。岂能淘洗尽。今则淮渠沙泥。愈刷愈少。不难按日计方。视黄河终岁沙泥浑浊者不同。黄河宽逾数百丈。徒恃数百只浚船。或日一至。或月一至。梳剔岂易有效。今则以数十具之机器。刷三二十丈之河渠。计日夜一周。循环四十余次。此往彼来。时刻不息。自可握算考成。视黄河茫无把握者又不同。考麟见亭河帅河工器具图说。于清河龙式。注云。此器试之黄河。则旋过旋淤。试之运河。则有成效。亦可知清水之与黄水迥不侔矣。管蠡之识。请试行焉。或亦节省经费之一法。旧制虎牙梳混江龙俱千余斤。即泥铁篦亦复夯笨不灵。故难移动。今参硬木为之。一器以一百五十斤为准。安设转轮。轩前轻后。在两滩牵挽。势极轻便。舌篦齿。长短可从便。长或五寸。牵挽不动。即可改为齿四寸长。庶易转运且人力不足。参借牛运。购牛二百匹。祇须四千金。添设快船经费。增益不多。此外沪渎机器局奇巧尤多。仍可设法仿造。闻苏州挑浚黄渡河。机器灵妙异常。深可入泥五六尺。日可起土数十方。惟经费甚巨。夫役运土亦难。挑浚废黄河。万难请办。请仿造一二具。专在坚板处往来拉运。河底老淤。自能松活浮动。仍以寻常器具冲刷入海。应有捷效。黄河虽系松沙。干涸日久。板滞不灵。徒恃水力刷之。安能遽致宽深。今以二百余里之遥。设机器一百数十具。分为七局运转。计日夜一周。每局机器来往。冲刷四次。纵系板沙。亦能浮动。夹溜而行。需以时日。宽深丈尺。实操必胜之势。再民船往来买卖船尾。均令系铁埽。或小混江龙。冲刷愈多。告成更速。俱由段局不时稽察。如该船无此器具。此船永不准入淮。万一冲刷迂缓。稍有不如式。而比之人夫照土算方。其节省奚啻倍蓰。按照废黄河二百余里之长。欲浚宽数十丈。深二三丈。照土科方。非银数千万两不克。今排刷用银百数十万两。照此丈尺科算。仅二十成中之一成耳。纵稍不如式。视掘浚经费。节省奚啻什伯。今日而议导淮。排刷兼施。速效之方。无过于此。

夫磨砢日久者。虽金石亦销。矧沙泥之易于冲突者耶。或谓机器转运。刷深易。刷宽难。且两河帮覆压之土。坍卸积累。难免壅滞。窃思舌篦齿。每一经过。入泥五寸。沙随水去。以十分之一科算。每器约刷深五分。三十余里为一局。局设机器十二具。照以器长五尺科算。每器昼夜循环之处。可有六丈之宽。其河泓中。日夜俱循环四次。约以七具刷宽。以两岸覆坍沙泥。摊入河心。每日铲卸三寸。滩高二丈五尺。变纵为横科算。照以长五尺昼夜刷五分计之。七具运行。自可按日冲去。即以五具刷深。姑以十丈河底。每器循环经行四次科算。宽处一例。可刷深五分。一局如此。他局皆然。论机器起泥。沙随水去。

尚可不止五分。即就五分而论。按河科算。亦不必限于三分。捷议中仅就三分言者。缘未经试行。姑就极少者而言。设首年刷有成效。或不止三分。或远过三分。次年铲削两帮。即可相势多铲一二寸。倘不及三分。次年铲削两帮。即可从薄。虽拉刷之时。不必显分畛域。而刷深即以刷宽。积算实无阂碍。惟长夫铲拨沙泥。须归入中流。机器须左右相机运掉。方免凸凹不齐耳。或又谓铲削两帮。沙随水去。亦属开宽之术。惟河身渐深。两帮之在水外者。可以运锹。水底未能铲削。势必至外宽中窄。且两帮坍塌沙泥。堆积两旁。机器亦难高冲刷。细查河工器具图说。有十二齿钯等物。可仿造。其制以五尺长横木。排铁齿十二行。齿长三四寸。安设木柄。以二人握柄。将两滩根脚。尽力扒筑。根脚一虚。两滩自能逐日摊塌。再以推钯在两岸推挽。推钯之制。宽二尺。长四尺。纵横安设铁齿百行。系以绳索。坠入水底。对岸两人。本岸一人。互相推挽。轩轻缓急。自将两旁积压沙泥。摊入河心。随机器翻动入海。日定限制。牵挽推钯在寅辰时。合六十丈之夫为一阄。运引拖钯在己未时。四十丈之夫为一阄。其铲锹则各认己段。在申酉刻。大约二丈之深。每二十丈派一人优为之。设在二丈以外。拟随时添设夫役。以免竭蹶。其清口引河。均仿此例。庶两涯不致壅遏难消。而数丈河渠。均彻底宽广矣。有谓近年山宝栽插。全借中河之水灌注。今从中河口施功。栽插之时。洪湖之水。尚未高入运。而中河之水。又由废黄河东趋。势将若何。拟于四月水涸之年。于杨庄东筑拦河堰一道。俾中河之水。南注山宝。其废黄河着令散夫乘腾空之际。将两帮收拾。一例宽广。河心抽沟数道。沟外另制大铁。以二三牛耕之。俾河泓沙泥松散。俟栽插毕将堰决开。以中河之水。全力冲刷。沙随水去。深广尤易。固可救淮扬之春旱。而河底之宽深。更收捷获矣。又有谓长二百余里。雇夫拖刷。督率难。经管尤难。拟于二十余里设一局。以礼乐射御书数六字。编为六局。局设委员一人。段董二人。局伙二人。杂项夫四人。机器运夫分为两阄。日夜轮换。以循环二签为凭信。昼夫黎明由礼局牵挽三十余里。限午刻到乐局食饭。换签转运。仍回礼局。夜夫日晡由礼局起行。限丑刻到乐局。俱如昼制。此去彼来。时刻不息。倘有偷巧之夫。由段局不时稽察。按五日验其宽深定制。不如式者有罚。每局照此施行。事半功倍。以治人行治法。烦也而以驭之矣。再查河工向于溜势平缓之处。镶筑柴坝。亦可偪溜冲刷。究之刷深有余。刷宽不足。且收效迂缓。万难克日计功。显意藉器具排刷。再能闲段镶筑埽嘴。更有把握。

淮河一边出土说

丁显

淮水故道与别河异。别河仅分泄一邑之水。故道兼宣泄沂泗之水。非有宽广之河泓。不能畅出东注也。疏浚涸黄旧身与浚他河亦异。他河两涯盛涨。从未漫

堤。疏浚者仅防其淤。涸黄两滩盛涨。大能泄水。疏浚者兼防其遏。出土太近。旧日泄水之滩。汛涨转为壅遏。致为虐于里下河也。昔靳文襄公方略。有白驹场束堤引淮一策。宽以一百五十丈为准。岂不以淮为大渎。非宽不能畅泄哉。是以淮扬公稟。拟定出土章程。限以六十丈。盖扯算中泓。宽可一百四十丈。仿靳文襄公之遗制。以防淤塞壅遏之患。酌古准今。未之或易。嗣因 国库支绌。帑项未充。出土太远。方价或昂。经费浩繁。筹划恐难为力。而或以经费之故。遂致出土偏近。不以减害。而转以增患。又非为民除害之心。因而博采舆论。细察河形。而获一边出土之法。省费而防害。策无有善于此者。何则。黄河旧泓。时南时北。河泓在南者。北滩仍自宽广。河泓在北者。南滩定可宽宏。出在一边。泓在南者。泥即就近堆积南岸。北滩尚可宣泄异涨。泓在北者。泥即就近堆积北岸。南滩仍可经行汛水。泓在中者。相度地势。泥即堆积滩之一边。稍高者宣泄仍畅。黄淮自不为壅遏。一利也。六十丈出土。方价必昂。今一边出土。拟在二十丈外。与始议近四十丈方价自减。节省经费。二利也。河泓在南者。其险湾定在南。河泓在北者。其险湾定在北。相度形势。即以所出之土。帮补两堤。俾险工可以高厚。价半功倍。三利也。出土太近。水势高。浚起沙泥。浮沈水底。势易复淤。今如一边出土。则所出之土。有在堤外者。有贴补帮堤者。有在高滩者。盛涨之时。不为冲塌。即以防淤塞。四利也。两边出土。不能过远。再欲开宽。必致又挑。所出之土。糜费良多。否则河泓永远不能展拓。今如一边出土。河滩仍宽。将来任意开辟。毫无阻碍。五利也。昔靳文襄公开川字河。出土均在一边。仿而行之。似无塞碍。

### 金氏导淮别议辨

丁显

导淮别议欲由信坝引淮水倾注二河。修筑东堤。挖民田数十里。经贯里运河。由乌沙河入射阳潮河分为二支。一支经一林新沟抵羊寨犀开黄堤过费家入大潮河达海。一支经阜宁城由射阳湖入海。舍上就下。舍高就低。其泄淮水也。如飞瀑倒悬。如倾瓶泻注。导淮之举。诚未有若此之灵且便者也。顾其中有不便者七。有可虑者六。为淮扬除害。转贻淮扬以大害。引狼入室。引火烧身。显淮扬人也。曷敢不亟议之。查湖堤以东。渔滨射阳两涯。集镇蝉联。村落鳞接。不啻百处。一旦议行淮水。势必至悉令拆毁以作河身。辗转流离。不知凡几。男啼女哭之声。岂可言状。欲奠民居。而先使亿万人不安其居。其不便一。自周桥迄射阳潮河两岸墟墓累累。约有亿万冢。或棺椁已朽。或莹冢新成。子孙无人者固多。而大族势家亦复不少。倘由此经行淮水。势必至悉令掘挖。抛掷暴露。为子孙者。宜何如力争。其中不尽土人。似难斥以大局。其不便二。二河之宽。不逾百丈。渔滨一林东沟等河。宽者仅十数丈耳。议行淮水。自须

开宽。势不能不占废民田。极少亦须去二千顷。其中斥卤良多。而膏腴亦复居半。即使按亩给价。照额免粮。而百年恒产。夺于一旦。强者或可另图。弱者坐以待毙。死亡相藉。惨岂可言。其不便三。射阳潮河。滨临阜宁南郭。屋宇相望。民居稠密。今议经行淮水。自须循涯建堤。势必至将阜邑南郭全行拆废。其不便四。清河县为水陆冲衢。亦要隘也。向由护城河宣泄积水。今议由武家墩建堤。串护城河以抵里河南堤。则清河一邑。夹居两堤之闲水高于城。雨水泽注。涓滴俱不能出。一经盛夏。沟浍漫溢。街衢衙署。沈产蛙。致使冲烦之地。变为沮洳之乡。其不便五。山宝盐阜清五邑。闸洞来源。汛涨积潦。俱归马家荡。由射阳潮河宣泄以达于海。今议导行淮水。保下河。欲从射阳南岸障以大堤。致使五邑有余之水。全无消路。窃虑中满为患。势必至囤积田畴。浸灌庐舍。其不便六。导淮之举。民望如岁。今议由信坝引淮。自须将各堤筑成。方能启坝分泄湖涨。而千余万之巨款。数百里之长堤。为之未必成。即成亦需十数年之久。此即策出万全。小民亦迫不及待。况其策更滋流毒乎。其不便七。洪湖志桩冬春之际。存水仅五六尺。别议开载信坝平由。减为一丈一二尺。则新开河渠。春秋之交全行干涸。里运河绝无来源。不特山清高宝盐阜栽插俱废。即商旅船只亦从此壅遏。其议势属难行。势不能不将坝底落低。配合湖底。细查山盱大堤高峻。本属可危。再将金门落低。设经盛涨。以数丈之洪波。建瓴陡落。牵动堤堰。关系匪轻。况盱堰外坡。淮水经注顶冲之处极多。昔则一面受敌。今则两面夹攻。湖堤百里。处处可虞。此其可虑者一也。信坝之水。建瓴东泻。倾注高宝等湖。势自顺也。今议挽之北行。自须建筑横堤以为防御。惟洪湖口面宽百二十里。洪波东撞。势若山倾。一线遥堤。安能抵敌。西风一击。淮仍东行。千万金钱。全归虚掷。关孟二滩。可为前鉴。此其可虑者二也。

经贯运河。横截遥堤。小则商船阻滞。大则漕运盘剥。军糈关税。在在均形竭蹶。然任其敞口。湖水南趋。倾瓶灌注。里河两堤。且忧漫溢。纵或多设闸坝。收束层层。而以高陵卑。奇险百出。行将清水潭之祸。不在高邮而在山宝。此其可虑者三也。自周桥迄射阳河。两面新堤。高于庐舍。数百里之遥。安能一例巩固。伏秋之时。风雨交加。其势未有不溃者。溃而南则鱼淮扬。溃而北则鱼海沭。而安阜之苇荡。兴泰之盐。尽归淹没。此其可虑者四也。沂泗之水。来源甚旺。今议于清口大闸。永闭拦水。不使南趋。其为里下河者。计亦密矣。然如此则水必高。全入黄河。下游犀开黄河之处。沂泗之水。又复南趋。合淮水。以入射阳潮河。新开百丈之渠。断不能容。势必至壅遏冲决。仍以里下河为壑。截于上游。而或溃于下游。此其可虑者五也。淮扬两郡闻此别议。众论沸腾。一经兴筑。掘墓毁田。威势相迫。人不能甘。蚩蚩之氓。铤而走险

。或别酿成事端。此其可虑者六也。以不便之势。加以可虑之形。不幸而成之。淮扬之害。靡有已时矣。若疏浚故道则异是。不坏田庐。不掘坟墓。不移集镇。不碍城池。盱堰大堤虽有残缺。而自张芥航河帅帮修堤顶。一例宽十五丈。故此三四十年闲。湖堤未闻告溃。即黄河两堤。亦复顶宽四丈。历年修防。可资保障。且河滩淤垫。除中泓数百丈。足行淮水。两边滩台俱高一二丈。水束滩中。奚忧漫决。向称险湾。稍加修补。岂有他虞。以视凭空筑堤。碍多而害巨者不同。清口淤淀。废黄河闲段高仰。即加疏浚。断不能遽如二河之低。然细查废黄河。河身宽数百丈。其中泓高于湖底一丈一尺者仅五六十里。此外或高七八尺。或高四五尺。或高一二尺。而云梯关以东。低于杨庄约二丈尤势若建瓴。其中泓极高之处。恰与信坝平由相配。若非沂泗贯截。废黄河即不加浚。洪湖存水一丈二尺。亦能过水一尺。洪湖水逾二丈。黄河即过水丈余。漫滩口面。且有百余丈。如再以次浚深。彻底奔流。实属易易。清口高仰。略与黄河等。引淮入黄。以复故道。机捷而势易。计未有过于此者。近因沂泗之强。淮不能敌。以故伏秋汛涨。沂泗占黄。壅遏淮水。不能东注。且复合淮水以趋高宝。遂致酿成五年清水潭之祸。历年开坝。亦此之由。今如疏浚黄河。将沂泗之水全行刷黄。不复南趋。则淮扬之害。即减十之三四矣。水力冲激。人力排刷。日起有功。一俟黄河清口。宽深有容。再开莞渎河。俾沂泗之水。遵照黄河未去旧制。归入盐河。由莞渎河宣泄。专以旧黄河畅行淮水。将沂泗不致南泄。而淮水又能东注。则淮扬之害。即减十之五六矣。而海沭之闲。亦多一消路。从此修补盱堰。堵闭礼河。俾淮水力东趋。该时即将智信两坝启除。永远敞口。将淮水源源归海。其汛涨有余之水。仍由智信两滚坝。以注高宝等湖。则淮扬之害。即去十之七八矣。彼别议欲由信坝分泄淮水。仍存坝底一丈二三尺。虑未必若是之畅也。

尤可喜者。筑堤数百里。有需时日。而如复故道。则浚深一尺。即盛涨多泄一尺之水。开宽一丈。即盛涨多泄一丈之水。今冬试行。明夏即减害矣。明冬如浚。再夏即有功矣。分岁兴办。约期仅数年耳。且经费亦不甚巨也。疏浚废黄河。首年需银五十万两。倘一年未易筹拨。拟用铲高就低法。分二年筹办。即可通溜。次第加浚宽深。再需银数十万。藉清刷沙。排澹兼施。确有把握。其开清口引河。修补盱堰石工。并补筑险湾柴埽。增修闸坝。以暨开浚莞渎河。堵闭礼字河经费。合需银百万。倘将捷议试行有灵。尤可事半功倍。以五六年之久。筹一百数十万之款。军务稍松。年岁稍熟。尚可请办。以视筑堤数百里经费太巨者又不同。由此观之。复故道其势安。从别议其势危。复故道其势顺。从别议其势逆。彰彰然矣。今奉侯中堂饬将别议周历履勘。在爵相集思广益。固不欲遗乎嘉言。即显等思患豫防。亦不敢谬执成说。特以别议一成。害延

百世。且使诸大宪爱民之心。歧而为殃民之政。利害切身。而箝口不言。则显将为淮扬之害人矣。狂瞽之言。不知忌讳。孰可孰否。孰是孰非。必有能辩之者。

### 修六塘河分泄沂泗辨

丁显

古无所谓六塘河也。沂泗入淮之故道。亦不同于今也。泗水发源于山东泗水县。历曲阜滋阳济宁。又南历邹滕峰县鱼台。会独山南阳等湖之水。又东南历邳州宿迁。始会骆马湖。沂水自此合流。经行之地。即由十字河入废黄河旧身。会淮之处。在旧泗州东。泗州之名因此。其时淮渚深广。足容沂泗。以故徐海之闲。不虞水患。乃自黄河夺泗。而泗无所归。沂亦不能入泗。势不能不偪而东行。然其时骆马湖周二万五千八百三十丈。尚未淤垫。蒙沂之泉源。微山昭阳之汛涨。犹足以潴蓄。而海州之硕项湖。亦能翕受异涨。故其时海沭诸州县之患。犹未甚巨。延至康熙十七八年。黄河屡决。骆马湖淤垫。而蒙沂之水。遂泛滥四出。硕项湖淤垫成田。增粮一千二顷。而海赣沭安。渐为泽国。此六塘河之开。所由始欤。六塘河旧亦曰盐河。靳文襄公创其议。自雍正八年始浚成之。自此迭加修浚。其口极阔处。约有七八十丈。中泓深八九尺暨一丈外不等。河身不为不宽且畅。乃濒海数州县之患。仍屡变滋盛者。盖其受患之由。实非一日。查六塘河之初。仅泄骆马湖尾闾五坝之水耳。自张文端公于刘老建九孔石闸。遂以一河兼泄微山等湖之水。然其时蓄水济运。尾闾五坝。相时启闭。亦未尝涓滴悉归于六塘也。一自粮艘不行。王家沟柳园头终岁敞口。尾闾五坝。损坏不设关键。而骆马湖悉为官田。且自十字河迄永济桥。缺口甚多。蒙沂之汇归六塘者。来源本旺。而微山昭阳等湖之旁泄者。除刘老外。口门又逾百丈。数十县之山泉。数百里之湖涨。悉潴于六塘。此海沭安之受患者一也。刘老旧为滚坝。平时仅一丈一尺。蓄泄均有节制。今则坝底大半损坏。跌塘深丈余。运河巨涨。泄入六塘者。视昔时几再倍之。此海沭安之受患者二也。两堤子堰。均长四万一千丈有奇。历领帑修办。闲设涵洞。猝有暴涨。又由厅汛购料。随时抢护。今则厅汛裁撤。两岸子堰。悉属子虚。一经大汛。波浪滔天。两岸民田。悉归罄尽。不独丙寅岁之奇灾。海沭数县。籽草无收。即以去岁夏秋。两岸之不被水灾者。亦仅十之四五。此海沭安之受患者三也。六塘河尾闾。经贯盐河。由武障顶冲义泽等潮河归海。民商因蓄水运盐。每岁于此筑坝。以致盛涨之时。宣泄不速。乾隆十一年。两江总督尹文端公奏于潮河之中。各筑石滚水坝底数十丈。以高于河底五尺低于民田一尺为度。估银约数万两。水满则滚。水平则蓄。既利民田。亦不妨盐运。其制甚善。今则坝底损坏。跌塘甚深。盐商高筑柴坝。六塘之不能宣泄。职此之由。此海沭安之受患者四

也。今奉宪批。虑沂泗遏淮。修六塘河以分沂泗巨涨。开源节流之识。其为两淮虑者。极周极密。惟中运河自王家沟起。分泄入六塘者。来源甚旺。加以蒙沂巨涨。海沭已屡被水灾。倘再筹分泄。海沭安邑。转有以邻为壑之怨。其不便者一也。高宝山盐阜五邑。自三河不堵。近年栽插之时。全借中运河之水。以资灌溉。今洪湖尚未高入运。又将中运河之水。全归海沭五邑。农民转多不愿。其不便者二也。

近年洪湖不能畅入运河。其资送军装商船来往。并双金闸下之盐河资送商盐。俱藉沂泗之水济运。倘分泄太多。里盐两河。诸多窒碍。其不便者三也。况修复淮渎。未能遽行蓄洪湖。其导淮善后章程。全仗沂泗之水荡刷。方能日起有功。今再分沂泗以入六塘。不独海沭之患。从此加增。而全淮复故之功。转难冀望。其不便者四也。且沂泗之遏淮。固沂泗之强。而其实非沂泗之本强也。实以礼坝不闭。洪湖南趋。淮始弱而沂泗始强。一经浚辟故道。分年冲刷。俾能宽逾数十丈。使沂泗之水行由地中。则沂泗自弱。由此再闭礼坝。行将淮之强足敌沂泗。安患其遏淮哉。显拟导淮之功。仍以浚辟故道为首务。诚以故道一开。不独沂泗之水。自有去路。即洪湖汛涨。亦可稍为分泄。则里下河切近之患以减。而山宝栽插。里河漕只。均可就近设法。从此大辟清口。或开成子河。或另浚天然引河。设法汕刷。以期全淮复故。则淮扬数百年之积患除矣。其海沭数州县。首在修复潮河紧要滚坝。需银约五六万两。则六塘盐沭之水。即可源源归海。斯海沭下游壅遏之患可去。而沂泗之分泄入刘老者亦可稍畅。其两岸子堰刘老滚坝。容俟随时酌办。待淮渎故道宽广。大股沂泗之水。或入废黄河以复故道。或大辟中运河。俾沂泗畅出杨庄。会淮入海。则徐海数百年之积患亦除矣。

### 导淮辨

赵秉节

淮扬士庶请复淮水故道。意在竖五坝。开清口。挑引渠。辟海口。俾湖水归黄。以除下游之水患。洋洋洒洒。创议千言。本本源源。溯稽千古。考既精而学亦博。志既大而语亦奇。留意河防。关心水利。读书而知政事。伏处而念民生。洵有心人哉。第于淮黄应治之后先。门户出纳之巨细。南北财赋之损益。湖河气势之高低。尚未详察耳。夫泥于师古者。常昧于习今。急于治此者。每疏于失彼。彼燕赵之人曰。黄流不挽。欲以邻国为壑乎。淮扬之士曰。五坝不竖。不虑东隅之失乎。夫治天下者。必揽天下之全局。证古今之异同。推利害之重轻。辨经费之多寡。然后酌事情之难易。审地势之变迁。以定迁徙之谋。趋向之路。若上稽神禹。则九河已湮。言疏浚者。虽朝夕不同治。况数千年以上乎。当此河运尚未大兴。局格尚无定章。匡居之士。焉能测黄水之必不南来。

倪一旦归源。岂不徒糜巨费。况黄之害重。淮之害轻。直东数十万哀鸿。望除水患。而难容片刻者。所在皆是。 朝廷数十万之财赋。蠲缓已逾多年。以南北大势而论。黄患有关于三省。淮灾仅及于下河。先其所急。治黄为要。若早定议。河走北条。则导淮之举。乃可次第行之。但溯河之地势。非上古情形矣。故愚以为此举。厥有六难。清口一门。不抵五坝之出水。难一。湖如侧釜。难导倒漾之清流。难二。黄河淤垫。引清有逆溯之形。难三。海口凝沙。归宿有难通之路。难四。七十淮源。湖水难以容涨。难五。闭坝关水。工少不足御涛。难六。昔靳文襄公尚在湖水畅出之时。因其弗克减涨。甫创建堰堤之五坝。每遇异涨。时有启至两三处。尚虑其宣泄无灵。今欲塞五坝之多门。仅恃清口之一处。统计所泄之水。共有五处。而于一处出之。夫岂易易。倪届期仍须启坝。岂不徒费帑金。此一难之缘由也。清口一带。如张福口等处湖身。旧被奸民陈端决黄淤湖北高南洼。清口以至高良几成平陆。黄河更有高仰之患。河底与湖面相较。高下悬殊。今欲引低以就高。均非大挑不足以导引。所费甚巨。此二三难之缘由也。海口之难辟。相沿已久。因河海交界之所。咸水浊流。互相团结。阻滞水道。相传为拦门滩。又谓有青红二沙。土性坚凝。刷之不动。潮汐来往。掘之较难。道光八年。芥航张河帅乘舟出洋。测探尾闾。虽未见拦门之踪迹。而无堤处所。一片汪洋。地高沙结。信不诬也。河帅又拟于安东二塘。迁移海口。星使尚书敬公奉 命视工。拟将海口改浚。均以费巨事创。行之不果。是海口之难治也久矣。而且淮涨依然。湖宽非旧。五坝再为严守。水势定必高。堰堤之工。残塌已甚。非大加修整。不足以抵御旺源。是修工之费又巨。此四五六难之缘由也。古异于今。与现时情形。未尽相符。或谓具此六难。其将何以治之乎。曰移建五坝于清口。多疏引渠于五门。放减坝以节挑河之费。辟旁支以避海口之梗。分淮源以免洪湖之中饱。改石工以固高宝之屏藩。

姑就目前时势。粗为置论。请将清口一带地势河形。委熟谙之河员。用水旱平逐细勘量。照五坝之丈尺亦建五门。以备相机分别次第泄蓄。似乎以五抵五。移旧为新。非比塞五归一。弃多就少。俾得多泄。或可减涨。此移五堰之一法也。再于张福口至高良等处。多挑引渠。导湖水于清口新建之五门以入黄。此疏引河之一法也。湖水入黄后。再将对岸下首王营之减坝启放。俾水归盐河以注海。自南岸清口至北岸减坝。计程不过十余里。挑通此段。水即汇合东流。所费无几。功效可立而待。较之开创数百里极高极仰之长河。需费必至亿万万。成功必待十数年。其难易省费昭然矣。而况海口之积沙。人力难施。是否得以通畅。究难预决。事不可舍易而取难。工不可弃省以就费也。且该坝本为减水而设。咸丰元年。陆立夫制军拨款修建石门。以备减黄。工既竣而黄已徙。



备而未用。即或再加修葺。而所费较之挑。河亮不及十成之一。且石坝之宣塞。由人斟酌损益。以为启闭行止。可以随时相机自主。兼以盐河底深地矮。滩高气长。水性就下。尚可容纳。核计坝门每日所出水方数目。不致泛滥出槽。朱山泉观察勘估两岸。从前本有汛守岁修。今若以之导淮。即酌拨河兵委员督巡。事甚易。与其归故道似因而实创。曷若借邻境河道以合流。此放减坝之一法也。若欲多为导引。再将黄河挑至安东以上南岸旧海防厅所属之刘曹工地方建坝。引由东沟河归射阳湖以达海。应于何处筑堰。何处疏渠。有无窒碍。逐细测探以定行止。或再浚至安东以下北岸之三塘地方建坝。俾水由佃湖迤下之卑洼河湖以入海。此即前河帅芥航张公迁移尾闾避高就下之旧议也。或闲段筑圩。或循河导引。其势尚顺。两路旁泄。可与减坝相辅而行。此开旁支之一法也。既以宽其去路。仍须分其来源。迤上桃源之成子河。距于洪泽之巔。其地势之远近高低。能疏引环绕以入黄。俾七十淮源多一分派。再上徐睢之虎山腰十八里屯。旧为减黄之路。虽恐久经淤塞。然既可以减黄。胡不可以导清。寻其遗迹。疏通以分湖涨。此分淮源之一法也。高堰石工。向系陡立。一经风浪。则撞击易于坍塌。俗语云。日费斗金。不及西风一浪。似须援照扬河西岸之例。将连年塌卸未修之石工。于估修时。全改为坦坡式样。俾浪随风拥。遇坦而柔。工不险则坝不开。水无灾则民无患。从前黄水未迁时。有拗塘灌运之难。曾议改召为坦以化险。加堤束清以敌黄。可免灌塘。可免开坝。可节盱堰扬河之工费。可保下河州县之民田。前制河宪潘李二公以事可行而费甚巨。且工尚完固。毁而改之。未免可惜。有拟于岁修塌工案内陆续改砌之议。今则工已残损。将来行漕时。总须修整。不致另糜。此改石工之一法也。余所谓移五坝。疏引渠。放减坝。开旁支。分淮源。改石工。六者均系推广殷公自芳之议。否则河小工劳。动须启坝。而广陵之归江归海。仍须预备泄蓄。以为济运通商灌田减涨之良谋。节樗栌庸才。东奔西走。作杞人之忧。发越俎之议。敢以局外之见闻。备当途之采择。捍兴利。不禁拭目期之。

### 筹河论下

#### 宗源瀚

河之南还。人人知其不可矣。而淮则不可以不入海也。禹贡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东入于海。蔡传。入海在淮浦。淮浦汉属临淮郡。其故城在今江南淮安府安东县西。水经。淮水又东至广陵淮浦县入于海。淮浦汉属临淮郡。晋改属广陵。今安东县。輿地书皆以为即汉淮浦也。淮水西入洪泽。顺流易。东汉陈登创筑高堰。障而之东北。使由今道入海。宋欧阳公先春亭记。民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莫大于淮。宋史。元丰闲。命发运副使史公弼修泗州洪泽湖。凡皆以淮足病民。必范之潴之。以海为归。初非因汇河而然也。数百年来。河淮交

汇。而沂泗所行徐州之道。为河所夺。自本朝咸丰五年。河北徙。沂泗之水。果东趋以会淮。禹灼然共见。而淮之故道。为淤河所湮。淮乃不入海者。三十余年矣。夫淮滥觞桐柏。汇泽汝颍。合七十二山溪之水。悉聚于洪泽湖。而可使无归墟乎。撤高堰之屏障。纵淮使东。幸天无淫潦。运河东堤五坝不恒开。淮水由归江诸坝入江。岂能如入海之畅遂。故上游颍凤寿亳之交。常年苦潦。一遇雨多水涨。淮扬尤危如累卵。近事可征者。咸丰十年秋。决马棚湾。溃溢至三四百丈。下河各邑秋禾尽失。通泰盐场皆入巨浸。同治五年夏。决清水潭。洪涛数百里。兴泰城中水深数尺。杀禾稼。漂庐舍。记其事者。谓生民耗财产千万。国家损税课数十万。比年虽有天幸。淮未暴涨。然夏秋恒雨。即人心惶惶。如光绪六年夏初。高邮水志长至一丈四尺余。各段堤工。节节生险。堤下居民。如迫汤火。文武昼夜驻工防守。一无把握。惟各吁天。光绪八九年。夏秋淫雨。皖之凤颍六泗。蛟水暴发。滨淮数百里。昏垫累月。皆淮无归宿之患也。夫天道三十年而一变。道光五年十一月。风浪掣通高堰十三堡。息浪庵过水八九丈。坏石工至一万一千余丈。通江各坝全启。而水不消。运河诸坝齐开。辰刻开昭关坝。申刻即跌翻。掣通坝底。决坏边墙。刷去大堤。过水始畅。而伤害高宝等县田庐人口不可以数计。宣宗怒河督张浩误国殃民。褫职枷号河干。遣戍伊。已于民生无补。至咸丰二年秋。高堰又掣塌二千余丈。深者掣石至十二层。里石柜三合土皆掣尽。湖水比息浪庵失事时。尚高五尺。今若以淮水不足为大害。一旦淮源恣发。且如道光廿八九年东南恒雨。两湖江皖皆大水。江潮灌入城市深数尺。尔时之淮。尚能以江为归乎。抑竟以里下河为壑乎。此可为寒心者也。淮安之人。议导淮者。上书立说。累数千言。谓宜堵三河。辟清口。通云梯关。行之有十二利。不行害贻数十州县。曾文正左文襄虽慨然动念。然行其所言。非数百万不能集事。何从筹此巨款。云梯关上下。淤成平陆者数百里。导淮究不比治河。以废不可治之故河。而糜巨帑以行淮。无怪满志之尚待踌躇已。然则云梯关故道之外。淮遂别无可归之海口乎。曰有。曰安在。曰由盐河六塘河归海。曰盐河六塘等河。仅能容沂沭之水。岂能再容淮水。曰曾屡销黄水甚畅。淮虽盛。以较黄则指之于股耳。岂有能销黄而不能销淮者。且入海之口有三。安在其不可与沂沭诸水并行也。靳文襄曩为黄河设王营减坝。减下之黄。皆由坝下盐河六塘河归海。固祇减盛涨也。然嘉庆道光闲。以云梯关淤阻。全河大溜开坝。由此归海者数次。道光六年。江督文勤琦善奏。八月开坝后。建瓴下注。顺黄坝志桩。顿落六尺五寸。而嘉庆十一年。戴文端均元江督铁保尤陈明是年四月开放王营减坝。由六塘河归海。该处本洼地水乡。减坝掣溜甚急。实分大河正溜八九分。去路畅达。且较云梯关入海路近百余里。

仁宗嘉叹。

御制黄河改道记以俟之

。即此路也。旋奏明遣主事刘台斗等。以勾股法测量该处地势。比云梯关更低一丈四尺。尾闾入海之处有三。南为灌河口。中为五图河。北为龙窝荡。而五图河龙窝荡。尤为黄溜奔驰之区。其时拟于此改河。以中闲北潮河。宽仅十数丈。必须另辟河漕。兼筑大堤。经费浩大。且黄流水浊。日久淤厚。恐反夺沂沭诸水之故渎而止。今检同治十二年。曾文正咨送总理衙门之江省五里开方舆图。取而覆按。盐河由南六塘河至莞渎河响水口入北潮河者。则出灌河海口。其过南六塘河至北六塘河。由大伊镇东门河杨集杨周潘马等闸入六道沟十二段出海者。口宽数里。比灌河口倍之。在灌河之北。相去不过数里。图未标名。殆即当时所谓五图河口也。更过大伊山迤北。经板浦。入东陬山秃龙港出海。图中标为东陬河海口。去五图河亦祇十数里。三口相并。灌口在南。五图居中。东陬口在北。则东陬之即为龙窝荡无疑矣。夫灌河口。嘉庆九年总河徐端。十二年 钦差托津吴璥。皆亲勘奏明。河面宽自八九十丈至四五百丈深二三四丈不等。惟口门对出即开山。以之纳黄故不足。以之纳淮似有余。况其旁有五图河之口。宽又加倍。而又益以龙窝荡乎。夫谋淮易于谋黄。由盐河以入诸河。皆有河漕。无须另辟。盐河沭河皆有堤。亦无须另筑。然淮之源盛。又有沭沂泗诸水搀越其闲。不可以不计出万全也。洪泽湖之水。向以三分入运河。七分入海。宜于清口运口之闲。谋仍旧制。而此七分之淮。又以两路入盐河。一由清口十余里。至王营减坝旧址。犀开旧堤入盐河。不可使高下太殊。以防跌塘成患。一由杨庄。入中运口十余里。至双金闸入盐河。勘测闸底。放低而改宽。使中运一河。沂泗水之来自北。与淮水之来自南者。悉下此闸。盐河本宽。然犹恐淮水与沂泗同流之或猛也。行不百里。至安东西门外之大关迤上。有黄河旧冲决处。就势开通。不十里。至安东城东北之通济桥。使河面至此。又分为两支。一支由通济桥至莞渎河响水口北潮河。以出灌河口。一支由南北六塘河至大伊镇东门河杨集等处。以出五图口。其余波更过大伊山迤北。会沭水等以入龙窝荡。来源虽多。而由高趋下。建瓴得势。又分三路入海。当无不能容之理。沿路所经。大半皆洼区地。择其中河面宽深地势开[敞](厂)者。量辟湖荡数处。即以开辟之土。稍作湖堤。使诸水于三四百里中。又有数湖荡以潴缓其势。不致猛迫。当亦可备非常。

视辟云梯淤黄河之需千百万者。一则难若登天。一则易如反掌。据以嘉庆之奏。证以同治之图。或非策士影响之谈也。中闲修改双金闸。以及盐河六塘河一带。酌加疏导。量辟湖荡。所费无几。而由清口以至杨庄。由杨庄以至王营旧减坝。皆现正施工之处。自必宽深。足资导流。惟导淮枢机尤重。清口虽不必如旧日刷黄。用引河至五道。然同治十二年绘图。中五道引河皆淤。仅天然引河。略有断潢。与洪湖已不相属。今见疏报。张福口淤垫太高。另以陈家集为

引河。自张福口内河起工。万一西南不能紧接洪湖。使有吸川之势。则挑浚后恐仍无大益。虽不必遽复五引河之旧。而张福天然两引河。必应开辟深通。否则下游去路虽广。而上游有扼吭之忧。亦焉有济乎。从清口出路。用力施工。复三分入运七分入海之旧。洪湖口内有浅阻处。酌开川字沟。即以淮水之力涤荡之。以冀通畅。清口以外。无旧日黄水顶阻倒灌之虞。但于引河口设法节度。不必再似束清御黄诸坝。节节迫隘。层层钳束。则山盱五坝易于料理。而淮扬为鱼之害。庶几免矣。不但免害。且可以兴利。洪湖数百年来。皆受清口之束缚。黄水之倒漾。一统志。洪湖往代三之二皆民田。自黄河溃决。全淮壅注不得入海。遂为巨浸。故旧有洪泽镇洪泽村洪泽桥之名。后来乃并泗州城皆沦入其中。一旦清口外撒手空行。数年后。湖之两旁。涸出田地必多。此皆膏沃上腴。善经营之。亦大利也。空言谈淮惟以湖之日削为忧。而善于导淮。将因湖之自削以为利。此江省经久处常之自谋如是。若今日豫河南岸不能合龙。一旦黄将挟淮而来。其所以处变者。亦舍是莫由也。何也。王营减坝。亦旧日南河大溜之所趋也。曰。黄河一过。各河淤阻。异日不将为淮患乎。曰。黄水至此。变浊而清矣。此亦俟历有明证。齐勤恪之言曰。勤淤懒沙。黄失其故。淤不能远。乾隆廿六年。河决中牟杨桥。裘文达奏曰。黄至颍亳。已无泥浊。自此达泗州入洪泽湖。愈远愈清。洪湖无受淤之患。四十四年。豫工十六堡未堵。南河督李奉翰奏。黄水由南岸入五湖归洪泽。平漫五六百里。而后至地平。则流缓而淤澄。化黄为清。每当南岸失守。全河挟淮东注。清江以下埽段。蛰塌加镶无虚日。清水搜刷。无坚不入。并黄淮之大势。更不可御。此次探测。上自清口。下至海口。刷涤宽深。中泓深至三丈数尺。四十七年。青龙冈未堵。阿文成奏江南清口迤东归海之路。连岁清水下注。久已冲刷深通。嘉庆廿四年上谕。十八年睢州下汛决口当年未堵此一年内黄流由漫口经行数百里澄清后灌入洪湖畅出清口直达尾闾将一路河身海口全行冲涤深通。以数事证之。是以后南岸决口。虽在江境。但纾数百里入洪湖者。当事皆以其刷涤旧淤。有转败为功之幸。今日将三路入海之口。早为料检备豫。一旦黄淮大至。与南河昔开减坝全是浊流者大异。三路河道。资其猛刷之力。可冀狭者使宽。浅者使深。滞者使通。其洪湖浅处。速为预开川字沟以待之。二三十年侧釜之忧。乘此掀翻宿垢。尤为快事。

靳文襄受事之初。第二疏云。洪湖淤成平陆。止存宽十余尺深五六尺一二尺之小河一道。臣意于两旁离水廿丈之地。各挑引水河。庶可渐渐刷开。今人乃辄曰。湖如侧釜。不可复治。又其治河书云。清口以内。裴家场等处。周围数十里。臣挑引河四道。淮仍畅出。黄流之淤。在当时诚害。今则转受其利。何则。清口两岸垫高。天然成堤。口内横亘滩洲。淮盛则滔滔外注。淮弱则有所蓄

以济运。今人乃动曰。湖多淤垫。不可复治。殆皆未闻乎此。不但此也。云梯关以上。旧黄河二百余里。虽现施工。经费无多。岂能大裨。亦可乘此冀幸万一。盖佃湖上下。尚略有旧槽。不相联属。能乘清黄合并之力。刷出水槽一路到海。以留一脉。亦幸事也。综其利害。黄淮同至。如经画有方。使全出清口。少入运而多入海。不但无害。且可有益。若经画无方。而任其泛滥。破堰盱之壁。抉淮扬之藩。则为患大矣。至于下河。惟其内低。故成外仰。靳文襄三河六堤之说。骇绝当时。不知下河虽各有海口。范堤十八闸。水满则溢。水平则停。须盈科而溢出海滩。非畅流而直趋海口。其病在未能下注。先已旁流。文襄筑堤之议。虽阻于侍读乔莱。而后来主事刘台斗上江督书云。场河以外。形如釜边。场河以内。形如釜底。以釜底泄入釜边。必须高水面。方成建筑。若以挑河之土。坚筑两岸之堤。则水势虽内低外仰。而水面仍内高外下。此不啻为文襄之疏。实下注脚。乔与刘皆宝应人。阮文达为刘作传论曰。靳公规画工程丈尺。具载于君水利说中。昔阻其如此。今求其如此而不得。盖扬人之公言也。且文襄之议。当时虽阻。而 圣祖之仁如天。悯下河水。数十年中。如形寤寐。四十四年。 谕曰。朕再三筹划宜于高堰三坝之下挑浚一河两旁筑堤束水入高邮邵伯诸湖湖外亦量筑土堤不使漫溢其高邮减水坝下亦挑浚一河两旁筑堤束水由串场河入白驹丁溪草堰等河白驹等河淤浅之处并开浚深通俾之入海。旋发内帑。遣官修筑。大哉 宸谟。并高堰坝下而筑堤预束之。更远出靳辅之上。奉行者虽不能尽如靳议。然雍正时。行水金鉴云。迄今开坝之水。悉由坝下之河。归入高邮诸湖。由东堤坝下各引河归海。淮扬二郡。桑麻乐业。莫不感颂 皇仁。盖文襄之议。駸駸乎行矣。迨嘉庆中。刘台斗书云。坝下引河浅窄。两岸十余里外。即无堤形。湖荡虽能受水。而不能消水。旁无堤防。下无去路。盈科而进者。仍复泛滥四出。在湖荡之上者。误以湖荡为归墟。在湖荡之下者。止知曲防壑邻。幸游波之不及。而壅极必溃。虽少缓须臾。亦同归于尽。其言绝沈痛。谓宜深浚坝河场河。酌添闸座。并挑通闸外港口。而归重于筑堤。可以知其要最矣。今但知康熙时于襄勤成龙与内外诸臣纷治下河。而不知齐勤恪与陈文勤世倌大疏串场河修通海各闸。尹文端定串场可存水五尺为度。又 特旨命嵇文敏曾筠修范公堤等事。在雍正朝。高文定斌议疏下河请帑百万。尚书讷亲周历履勘请帑五十六万。嵇文恭璜详议归江归海各坝。并将归江之廖家沟等坝。改低三尺。以减归海之水。高文端晋陈文恭宏谋疏丁溪小海草堰等河。在乾隆朝。江督铁保等。议归江各闸坝。河道淤填。展宽浚深。苏抚初彭龄奏。涨水由邵伯以南。归江者十之二三。高邮南关等坝。归海者十之七八。请帑六十余万。又在嘉庆朝。盖康雍干嘉以来。无一朝不致力焉。泾包世臣中衢一勺云。侨扬州二十年。见当事挑浚

下河者三次。每次皆发帑二三十万两。则多在道光朝矣。今闻浚古河口小海八大团诸河。于农自不为无裨。然自来疏浚下河虽大致力。亦祇能稍分洪湖异涨之水。不能泄全淮。更不能为黄淮并注之地也。中衢一勺下河水利说。又谓兴化迤北各水泓。其来源皆自孔家涵。秋收后。将孔家涵下版。于河泓之旁。高筑圩岸。于汊港口。做砖草斗门。可涸出腴田五万顷。民闲可增收米麦千余万石。大水放坝。无虞涝没。其言去委在射阳湖。有志民生者。亦可酌而参之。然此皆治其常而不治其变。夫以下河备非常。自不若以盐河备非常。地势固愈南愈高。愈北愈下。且譬之治寇。荡决之于堂奥。岂若荡决之于郊原之为得哉。闻近日有为应变之说者。谓不妨将范公堤堤身。开掘以泄水。此必致无益而有害。想有识之人。不听其言为此过举也。至于别筹导淮入江为禹王河之说。近人又有别寻盱眙之清水坝。至六合之前吴庄者。犹禹王河之故智也。禹王河之说。康熙闲。河臣王新命董安国皆曾奏请。阎若璩潜邱札记甚诋之。谓阻于山冈。自相矛盾。康熙四十五年。有原任大理通判徐光启条陈。开泗州境内溜淮套。谓可以分淮水之势。张文端据以入奏。江苏督抚与河督皖抚会同勘估。事几行矣。圣祖亲勘。斥张鹏翮听信罢斥小人。议开溜淮套。所立开河标识。至坏民闲坟墓田庐。且地势甚高。虽开浚成河。亦不能水出清口。徒滋生事扰民。所谓恶其凿也。今日之摧坚擅巧推西人。观德人利施和芬论中国黄河。四大洲中。仅有一。更无其二。可知泰西初无类黄河之水。新闻报中。闲有录西人治河之说。亦颇似中士对空策之可哂矣。

端居多暇。惟亲书史。丁亥秋。读邸报。知郑工报决。庙堂之忧方大。又见北流南徙。中外相持。知此事之不可以空言争也。夫御水之役。在塞长茭。而领堤之使。或按经义。征已往之籍。利害相参。求世之文。事变相类。乃取古今治河之书。博求奥要。证以近事。成筹河论上中下三篇。合万数千言。事非躬历。难语识涂。形未目谋。终成扞烛。门内之车不可驰。掌上之图尤未备。未见山东沿海五里开方图。枕中篋底。不欲示人。或曰。杨焉延世。正相难以便宜。印川紫垣。岂尝家于河上。不习为吏。视已成事。萃乎得失之林。朗若蓍龟之见。言之无罪。闻者取裁。庸何伤焉。虽然。欲排议。难于百川。敢谓数者必有一是。见之者苟误以为是习河事。则四海之众。不可诬也。戊子二月自识。

查勘河湖情形酌拟导淮办法疏光绪七年

刘坤一

窃臣于前月二十日拜折后。随于二十五日带印出省。二十七日臣由扬州督同办理河工局之徐州道程国熙及陈鸣志逐节履勘运河堤工。所有奏明自浦口以下由臣衙门承办者。东堤已一律告成。其中如昭关坝车逻坝及上年所修新坝南关大

坝等处。工程甚为结实。西堤则现修至高邮之杨家坞。堤身宽厚巩固。临湖一面加厢斜坡。密铺碎石。杨家坞以上。惟马家湾一千六百丈。堤身尚属完全。碎石多有脱落。该处在高邮州境内。与清水潭对岸。内系运河之腹。外当湖水之冲。不可不及时补葺。杨家坞以下。闲有已有之段。其余势虽较缓。亦不可不接续兴办。以竟全局。业经豫储碎石九千余方。于西堤等处。计足敷用。此后每年霜降后。巡察一次。有缺即填。有漏即塞。似可以保无虞。三十日行抵清江浦。适现任漕运总督江苏巡抚臣黎培敬中风痰。艰于言动。臣因同淮扬道桂嵩庆现署徐州道之江安粮道张富年及程国熙陈鸣志等。于九月初一日。由陆前赴扬庄。测度中运河及上年新挑旧黄河地势。高于顺清河七尺。中运河旧黄河水深一丈二三尺。顺清河水深二丈内外。由顺清河沿旧黄河南岸。至吴城七堡及碎石河。地势亦高。清漪一线。约深二三尺至四五尺不等。由碎石河至张福河。地势渐低。水深丈余。张福口转至运口以及三闸。则地势益低。洪流奔泻。水深二丈七八尺及三丈二三尺。此系里河厅所辖。各处柴埽石工。尚属如法。初二日。由里河厅交界之堰盱厅。循洪泽湖石堤至高家堰高粱。于黄堽寺照刻定尺寸。测量湖水约深八尺。随逾智信林蒋四坝至仁义礼三河。为洪泽湖尾闾。仁义两河已废。仅余礼字一河。系全湖关键。上年新筑越坝。挺入河心。极为着力。现于所留水势替河。测量深至二丈有奇。坝外尚须厢铺斜坡碎石。以御风涛而资捍御。沿湖石堤徐坝十六堡已经修竣。堰十八堡甫修十七十八两堡。就臣察看。惟十六五十四三三四堡尚须大修。其余堤外已经淤高。祇须量行黏补。上下尚须多用旧石。易于收功。臣此次周历河湖。而知淮扬堤工水利。诚有关于国计民生。前议导淮。未可浅尝中辍。惟就现开引河。分别疏浚深通。似觉微有把握。正不必弃旧图新。去易从难。另开河道。以致旷时糜费也。臣谨为皇太后皇上缕晰陈之。淮扬地势低洼。以一隅受山东河南安徽三省之水。号为泽国。而清江系南北往来冲衢。通泰九州岛县。户口百万。田赋百万。兼以盐场二十处。每年出产颇丰。所以制漫溢之患收灌输之利者。全赖洪湖长堤障之。俾无踰闲。南运河东西两堤束之。使其顺轨。而又设坝闸涵洞。以时启闭。而资蓄泄。实属意美法良。为万世所宜遵守。我朝廑怀民瘼。屡次动帑兴修。不惜巨款。其为地方计者至深远矣。惟是沧桑迥异。要在酌盈剂虚。自扬庄以下。旧黄河淤平。则山东昭阳微山等湖之水。由中运河直趋南运河。夏秋之闲。三闸甚形吃重。自洪泽湖淤浅。淮水不能容留。而后北高于南。形如侧釜。水之分入张福引河者无多。大溜由礼字河径趋高宝等湖。南运河东西两堤。岌岌可危。于光绪四年近事可为明鉴。迨至冬春水落。则中运河水之入顺清河。洪泽湖水之入张福河者。均属涓涓。不独盐运维艰。即漕运亦虞迟滞。上年挑浚旧黄河后。山东蛟水屡次暴发。由

此分泻入海。南运河水得庆安澜。筑礼字坝后。湖水渚深。淮北盐船。得以浮送。商民称便。且由张福河水入运口者颇旺。本年漕运。亦得鼓棹而行。毫无梗阻。此挑旧黄河筑礼河坝之不无微效也。惟是张福引河浅隘。洪湖之水。仍属趋重礼河。越坝终为可虑。盖洪湖出路。祇此两口。此形其少。则彼形其多。固为势所必至。倘遇湖水泛滥。礼河即无越坝。亦难分消。必开智信两坝。由高宝湖入南运河。则南运河亦必开车逻南关等坝。由里下河入海。沿途淹没田庐。所损匪细。臣固以为导淮未可竟止。然必另开引河。无论糜费不貲。亦觉诸形格碍。今拟就张福河开挖宽深。以引洪泽湖之水。复挑碎石河。以分张福河之水。由吴城七堡汇于顺清河。如水小低于中运河。则由顺清河入运。途纾而势稍舒。水大高于中运河。则由旧黄河入海。途直而势自顺。洵为两全之策。约计以一二年开张福引河。一二年开碎石河及吴城七堡。三四年闲。便可告竣。每年动工。必须冬春水涸。为时不过三四月之久。所费尚不过巨耳。议者或谓导淮入海。当尽泻洪湖之水。有妨官运民田。臣愚以为导淮如果另开引河。或不免有此患。今循张福河碎石河故道。以归顺清河。平日涓滴皆入运口。自非淮水暴涨一二丈。则顺清河之水。何能高过中运河。溢出旧黄河。如使淮水暴涨。汪洋澎湃。方有溃决之虞。惟恐水无去路。此正导淮之本意也。议者或谓多引湖水以入运口。恐三闸受其激刷。不能支持。不思洪湖未淤以前。湖身四平。蓄水深广。张福河以外。有引河四道。以济漕运。维时黄河尚未北徙。每遇漕船过闸。方且蓄清敌黄。以五道引河全注运口。而三闸屹然。今特浚张福引河一道。决无致损三闸之理。且上年挑通旧黄河。分减中运河水已六七成。其入南运河者。不过三四。洪泽湖之水虽增。与前此水之浅深。大略相等。将来即遇大水。有旧黄河可以分消。亦不至专出三闸也。议者又谓似此导淮。无弊亦属无利。何必虚费帑藏。其说亦不尽然。夫治水之道。必须通盘规画。因地设施。并须预防变迁。熟筹方略。洪湖南有礼字河。北有张福河。均为分泄淮水。而水势就下。礼字河常苦水大。张福河常苦水小。筑礼河坝所以蓄张福之水。浚张福口所以顾礼河之堤。彼此互相维系。如使礼河受全湖之冲。新坝恐不能保。续修则所费弥巨。不修则为害滋深。下者益下。高者益高。张福河渐形壅闭矣。

且导淮之举。原防淮水盛涨之初。肆虐之际。如引湖水由张福河出顺清河。以旧黄河为入海之路。即使偶有泛滥。该处土旷人稀。趋避尚易。若张福引河不畅。全湖之水折而南趋。则淮扬一带繁盛之区。亿万生灵。将有其鱼之叹。然则导淮之利。见于目前者犹小。见于日后者乃大也。至杨庄以下旧黄河。目前分泻中运河之水。将来即可分泻洪泽湖之水。业经节节挑挖。此后每年祇须修理。即安东阜宁两县百姓。亦得以舟楫谋生。臣拟以导淮之事。及礼坝另加外



钱。责成淮扬道桂嵩庆徐州道程国熙以资熟手。惟该道等各有职守。拟另派道府大员驻工经管。以便稽查勤惰。开河一切。皆取裁于桂嵩庆程国熙两人。其每年修理旧黄河。则专责成桂嵩庆就近照料。所需经费。业经臣奏明动拨淮北盐厘。自扬庄以下。旧黄河尚有四百余里之远。应否酌设河员数人。容臣会商漕臣督饬桂嵩庆等核议具详另案奏办。

会勘引准入海河道拟分别办理疏光绪十年

杨昌浚

窃于光绪九年十二月三十日。接准军机大臣字寄。十二月二十二日。奉 上谕。徐邨奏陈导淮办法以弭江皖水灾绘图呈览一折据称江皖两省水患频仍亟须挑泗沂为导淮先路仿照从前抽沟之法循序疏治并由大通口引河入海泄水较易等语着左宗棠杨昌浚照所奏各节悉心会商妥筹办理等因。钦此。查复淮一案。臣宗棠于上年曾经奏明指拨专款。并委署淮扬海道徐文达徐州道程国熙勘明禀复。批令候臣等亲履覆勘。再行商办。正在料理启程。钦遵前因。臣宗棠即于正月初五日出省。十二日行抵清江。咨会臣昌浚及徐文达程国熙并臣宗棠所带熟悉水利各员。先将湖水出入之张福口河天然引河碎石河吴城七堡顺清河等处。周历阅视。再由扬庄循旧黄河沿途查看至云梯关。并由大通口至响水口。查勘引河入海道路。于二十二日回至清江。详加考究。悉心妥筹。窃以江北运河。北受泗沂之水。西受淮水。其闲可以导入海之处。仅有一旧黄河。本为淮水东去之故道。亦即今日宣泄泗沂之要区也。导淮之议。发于前大学士两江督臣曾国藩。同治六年七月闲。因绅士之禀。奏明试办。光绪六七等年。前署督臣吴元炳前督臣刘坤一踵而行之。而前漕臣张之万抽挑旧黄河。及张福碎石等河。实为导淮权舆。治水必先下游。黄河不通海。则尾闾壅遏。泗沂不入旧黄河。则湖水中梗。虽欲出清口入运河而不能。遑论归海。安徽学政臣徐邨所奏挑泗沂为导淮先路。洵为确论。与近年所办。大略相同。查旧河自同治六年抽挑以后。又经择挑数次。渐疏渐远。河底甚宽。断不能挑至老滩。又多飞沙陷沙。兼有稀淤。水小之时。易于阻塞。同治十三年所挑扬庄河头三百余丈。至光绪六年已经淤高数尺。维光绪七年所挑河身。适逢连年大水。冲刷得力。自扬庄至安东佃湖一带。尚属通畅。可以行舟。泗沂之水。赖以分泄。八九两年。非常汛涨。犹得从容启坝。以保里下河秋成者。未始不由于此。拟将扬庄以下至汤庄四十余里。再行转宽加深。并将安东以下湾洲积淤地方。闲段开辟。又佃湖营以下至云梯关一带。河道较窄。亦应加辟宽深。俾溜势激荡。刷沙攻淤。河身可期渐通。其云梯关下二百余里。河形高仰。且有远年沙滩。昔以全黄之力所不能通者。今欲以泗沂分流通之。其势良难。查大通在云梯关下十余里。旧黄河北岸。系嘉庆年闲漫口。东北流四十余里。至响水口接连潮河。出灌河

口入海。河形已嫌浅窄。就此加挑宽深。途捷而工省。两面各有宽滩。容易堤防。旧河既通。出海又便。泗沂来源。自当大为分减。淮未复而运河亦可少安。淮已复而归海无虞阻滞。此挑泗沂以为导淮先路。工之宜先办者也。

淮水挟两省众流。汇为洪泽湖。本系江皖巨浸。自道光年闲。为黄河所淤。北高南下。形如侧釜。由礼字河趋高宝湖以入运河者垂三十年。已成自然之势。今欲导之复故。不啻挽之逆流。自张福口引河起。至大通响水口入海。计程三百五十余里。节节窒碍。非由下游畅其去路。上游塞其漏卮。其不能舍下就高。入黄归海也明甚。然事在人为。不惜费。不惮劳。天下无不办之事。工可渐施。而事不可求速。水可分泄。而道难以全移。查湖边引渠。一如张福口河。一如天然引河。皆北趋陈家集之大冲。至碎石以达吴城七堡。又北而至顺清河口。以接扬庄旧黄河。张福口河六十余丈。宜加宽深。天然引河。仅存形。更须疏濬。而吴城七堡一带。且高张福口河底一丈六七尺。地势湾曲。又必大加挑挖以顺其势。诸河既修。湖水果能入黄。然后可堵礼字河。以截旁趋之出路。堵顺清河。以杜运河之夺河。此引黄入海工程当以次接办者也。湖水不高。不能入黄。太高。不但圩堰石工可虑。运口闸坝难支。且于盱眙五河近湖民田有碍。拟将堰圩智信林等三坝。修复坚整。以泄湖涨。更拟建闸于陈家集下大冲地方。俾湖水操纵由人。多入淮而少入运。但其地沙泥松浮。植基不易。尚须临时察看情形。酌量办理。此又复淮案内预备以善其后者也。臣等详览形势。博访周谘。施治之法。大抵不外乎此。天下无有利无害之水。泗沂淮之注于江北。里下河最患苦之。然当插秧之际。则又惜水如金。每相争竞。藉令涓滴悉归于海。害则去矣。如灌溉何。臣愚以为疏旧黄河分减泗沂。已着微效。自当加挑宽深。兼疏大通口以畅出海之途。复淮各议。仍分年分段察酌兴办。去其太甚之害。留其本然之利。不急复淮之美名。但求减涨之实效。江北于皖省为下游。下游利。上游自无不利矣。前督臣曾国藩原奏内称。复濬之大利。不敢必其遽兴。淮扬之大患。不可不思稍减。老成谋国。计虑深远。前署督臣吴元炳前督臣刘坤一等。奏办导淮。亦皆以循序程功为主。与学臣徐邨所陈。臣等所拟。均相符合。臣宗棠现蒙 恩准开缺赏假。但此等要工。何敢膜视。现商定于清江设立复淮局。遴委大员驻局提调。一面派员估计工程。次第举办。容俟署督臣曾国荃到江。告以所勘情形。以冀事之必成。仰副 朝廷軫念东南兴复水利之至意。所有会勘引淮入海河道分别缓急办理情形。恭折具奏。伏乞 圣鉴训示。

### 畿辅河渠议

魏源

国朝旧设三河道总督。治东河南河北河。北河者。直隶境内之河也。其工役虽不若黄河之巨。然近日河北之漳河永定河。横溃岁告。亦几与治黄同无善策。考之成案。诹之故老。则知漳流宜北不宜南。永定河宜南不宜北。南北之闲。是为大壑。其性总归就。下其行必由地中。而近日治水者皆反之。逆水性。逆地势。何怪愈治愈决裂。说者曰。西北一望平旷。孰高孰下。西北之水一泄纵横。孰趋孰避。不知以水势测之。而地势之高下见矣。而水之鬯碍亦见矣。不然。漳河永定。旧日无堤。何以不闻为患。为患皆在筑堤之后耶。故治北河者。以不筑堤为上策。顺其性作遥堤者次之。强之就高。愈防愈溃。是为无策。请分究其得失。

宋元以前。黄河北趋太名入海。漳水入河易泄。故从不为患。宋元以后。黄河南徙。漳水不入河而入卫。下游已淤浅难容。然其时漳之故道犹深。亦不为患。近则溃决四出。尽失故道。魏县五城。皆在巨浸。于是始议堤塞。不知治水之法。各因其性。黄河湍悍。易致迁流。宜防而不宜泄。漳水淤渟。可资灌溉。宜泄而不宜防。史起白圭。前车明鉴。今人多执漳河南徙以后之难治。抑知自明至雍正。由三台至馆陶东北之路。历数百年无恙者。即此漳也。乾隆五十九年。由三台南决。甫堵北行。次年仍南决。于是任其所之而后安。道光二年。由冯宿村北决。甫堵筑南行。次年仍北溃。于是任其所之而后安。岂其水性之拗执。欲北转南。欲南转北哉。漳河两岸。沙土十之八九。胶泥十仅一二。以平旷沙松之土。当冲刷之锋。故安阳内黄。沿河数十村庄。灾潦岁告。而居民终不筑堤者。退淤之后。麦收必倍。报灾之岁。例免差徭。即史起引漳溉田之成效。若以沙土筑堤。不特旋成旋溃。即幸不溃决。亦愈淤愈高。遇盛涨。必建瓴而下。其害十倍。故土人有漳河小治则小决。大治则大决之语。是知不治之治。斯为上策。且漳河之地势水性。大抵东北行则安。东南行则病。不见滹沱河乎。挟泥冲悍。与漳何异。特以其东北入海。故虽左右击荡。有吞噬而无淤高。无漫漫。漳之利东北不利东南。何独不然。近人患漳流之南侵卫河。有妨运道亦从事北排。北排而漳不受制。遂谓性不宜北。抑知挽救于末流。而未治其上游南趋之路耶。试由上游即端其趋。何患下游不循其辙。治上游如何。曰。修复故道。自三台以迄馆陶。小费而大省。一劳而永逸。故曰。与治黄河小异而大同。敢以质司水衡之君子。

自漳河以南。地势南高而北下。自永定河以北。则地势又北高而南下。永定河故道。经固安至霸州入会同河。今南岸以西之金门闸减水引河。即其故道也。旧本无堤。虽西涨东坍。迁徙无定。而膏淤所及。以夏麦倍偿秋禾。民反为利。自康熙三十九年。抚臣于成龙改河东北注之东淀。而淀受病。及乾隆二十年。开北堤放水东行。于是河日淤。堤日高。视平地一二丈以外。动辄溃决。然

溃于北岸者。一堵即合溃于南岸。则建瓴患巨。堵合费倍。欲审地势水性。非顺其南下之旧。由固安霸州而入玉带河不可。或曰。纵河南下。将设堤乎。不设堤乎。曰。治北方浊流之法。以不治而治为上策。漳河滹沱河子牙河白河赵河沙河之无堤是也。此外惟让地次之。黄河之遥堤是也。永安河旧行固安霸州时。其故道本无堤岸。故散漫于二邑二百里之间。旬日水退。土人谓之铺金地。泥沙停于二邑者多。会于清河而入淀河者少。故三百余年无患。自筑堤束水以来。岸宽者一二里。近者半里至十余丈。夫以千里来源。而束之两堵之堤。适足激其怒而益其害。又况两岸有沙无泥。遇风则堤随沙去。遇水则堤与沙化。是筑堤不能束水。今纵不敢言无堤。而河如南决。则莫如顺其所向。以旧河为北岸。而于新决之河。别筑遥堤。约宽十里。其村落可避者。绕诸堤外。必不可避者。量拨地价。即有固安霸州一二愚民不愿迁徙者。亦不能以十余村愚民。而妨十数州县之大利大害。如此则地广足以受水。地势足以畅水。力少则无冲决。水浅则无淹没。有淤地肥麦之功。无抢险岁修之费。从此永定河道员。可改为地方巡道。此百年之利也。总之直隶界南之水。莫大于漳河。界中之水。莫大于永定子牙二河。子牙河。即滹沱河下游旧皆无堤。是以田水得有所归。而河水不致淤淀。自永定河筑堤束水。而胜芳淀三角淀皆淤。自子牙河筑堤束水而台头等淀亦淤。淀口既淤。河身日高。于是田水入河之路阻。而涨水漫田之患生。直隶水患之大要。去其水患。即为水利。此又直隶治水之大要。故曰。与治黄河小异而大同。敢以质司水衡之君子。

道光甲辰乙巳之春。两从固安渡永定河。详审南堤外如釜底。北堤外地与堤平。又质诸土人之习河事者。爰成是议。

### 五大河总说

崔乃翠

海河受南北两运河水。达之大沽口。直隶大尾闾也。海门高仰。出水不快。又有拦港沙横亘其前。此殆五大河总病根也。南北两运。西受浑清滹河。东经三汉口汇入海河。若左右两膀胱也。两河皆南北运道所经。冬苦其弱。夏苦其强。最难调剂。此又南北运总病根也。分而言之。则又北运弱而南运强。殆各一病根也。东淀西淀。脏腑也。大清河一道贯穿其闲。分玉带中亭为三汉。脏腑中之大小肠也。浑乱其北。滹乱其南。淀为之淤。清河为之塞。则腐肠之毒也。苑口赵北口东西淀。咽喉路也。西淀不下达。白沟河之倒灌为之也。病不在赵北口也。东淀不上通。无三汉也。病亦不在苑口也。故清河之韩家树淤。铁头堤淤。傅官营淤。石沟淤。脖子淤。十二连桥淤。虽皆两淀病根。非大病根也。大病根三。三汉不通。一也。白沟不别行。二也。浑滹交哄。两淀不得安。三也。三病之中。又以浑滹为大病根也。浑即桑干河也。为两堤所束。愈壅

愈高。下口益甚。如人得水臆。不裂不止。尤浑河大病根也。偪水上墙。不如就平地而为之堑。此又变极而通之一转机也。浑病在尾。滹病在首。不可得而同也。各一病根也。近四五年闲。滹始北徙。以文大两洼为壑。视若故居。殆病家大变证也。此水下流合滏则安。离滏则危。人人之所知也。此水上流得治则强。失治则弱。人人之所不尽知也。故滹不合滏。治助恶也。尤全局之大病根也。治滹不治治。强为约束。虽扁鹊无如何也。治水不治滹。又恐一病未除而一病起也。此轻重之权也。

### 直隶水道管见书后

吴邦庆

邦庆家玉带会同河之闲。少时亦尝取直隶水道考之。略知原委资考证而已。通籍后。尝奉巡视东漕之命。兼有协办河道之责。湖河蓄泄机宜。皆预参议。又尝往来淮徐闲。览观于淮黄交汇清浊箝制之势。嘉庆二十四年。马营坝工曾奉命驰往查工。得从诸执事聆其议。论心识之。癸未之春。以修理松楸。请假还里。是年夏秋雨潦。诸水漫溢为灾。邻邑文安在水中央者已两载。触目惻然。是时。圣天子轸念郊圻。特诏熟悉河务大员经理其事。疏通河道。并将渐次修复水利。诚盛举也。因发旧藏图说而详考之。附管见成书后。

阅者或问曰。畿辅沃野千里。流泉百道。诚古之所谓陆海。今河伯为患者累岁。抑金穰木饥之说可信与。或人事之未尽耶。则答曰。是皆有之。然窃重于人事也。尝谓治水者当通观于全势。而后斟酌于先后缓急之治法。非可寸寸节节而为之。故禹贡通治天下之水。则先分南条北条。其致力者。虽小水必详。其无烦致力者。虽巨流亦从略焉。史书之志河渠者。亦着一代疏排之绩。非如桑经郦注但明水道原委而已。盖治全省之水。亦犹治天下之水也。则宜统计某为经川。某为支流。何处当分。何处当合。条理明而治法出矣。大凡河道受水之处。咽喉也。渟蓄之处。胸膈也。归墟之地。尾闾也。譬之大河。则星宿海为咽喉。宁夏以下为胸膈。云梯关以下为尾闾。若洛水。则熊耳为咽喉。洛阳为胸膈。洛口为尾闾。凡有一水。皆宜分此三端。始不致颠预从事耳。曰。永定河之宜改道就北岸。何也。曰。永定之始。本漫流也。东迁西移。月异而岁不同。今自芦沟以下。夹以长堤。行之百有余年。浊流淤垫。时消时长。且每有漫口。断流以后。必须挑挖。积土两旁。仍复荡入河槽。此堤内之所以日高也。河身既高。则堤随之而长。堤岸既长。河身亦淤而日高。永定河之在堤内。犹墙上凿渠而行水也。故水势稍长。则漫溢立见。如不改道而惟议堤防。虽隆堤至天无益矣。曰。不改于南岸。而改于北岸者何。曰。北岸有三便焉。求贤草坝而下。今淤闭沿河旧有减水河。虽不甚宽展。而岁加挑挖。颇为深通。此可因之而省功。一也。又沿而东折而南。又东至八工。无州县城郭迁建改置之

费。二也。且归入旧河。或将北七工横堤挑通。或至八工末号。引归母猪泺。其势皆就下。引流为易。三也。若南岸减坝引河直南下。经固安达霸州。不可因用。且于长安城改流。则必自双营引入旧河。其地河身高而堤外洼。又固安县治近在河南五里。永清县治近在河南十余里。恐日久不无迁改之虑。故管见谓不宜在南而宜在北耳。至于抽沟淤地之法。如审量万全。亦未尝不可闲行。变斥卤而为膏腴。以余力及之可也。曰。府河至安州城为依城河。北岸已有善马庙之减河。复议于南岸开减河。何也。曰府河上承安肃满城诸水。其流本不大。自清苑而下。则又兼受龙泉灵山界河诸水。且上游堤势宽展。至安州城北则更形逼窄。水流至此。往往漫溢为患。此善马庙减河之所为开也。然东流未几。经李家村而复归本河。则水势虽暂减于上游。而下游益为吃重。故拟于南岸开减河。斜趋东南。直入白洋淀。以方百余里之淀。受此一线之流。固无增损。而正河之势。则已十减三四矣。故愚议安州文安南岸。开设减河。较北岸诸减河为得力者。一则仍泻入本河。一则直趋淀泺耳。再减水河竖筑口门。须正河水至六分。始令过水。则两岸无旁泄之虞。公私船只。亦无阻滞之患。曰。两淀各设挑浅之夫。果可收效乎。曰。挑浅之夫易设。虑无以程其功。欲程其功。则必先为设立收放淤泥之地。今拟挖泥而筑堤。则即堤之高卑。可以量泥之多少。即泥之多少。可以知河之浅深。此一在核实。一在相机。核实若何。今设浅夫若干。而统之以一弁。设弁数员。而统之以一厅。使其虚应故事。则亦徒岁糜廩粟耳。惟当确计几浅夫共一船。每船得泥若干。堆置河身。可得干土若干。得土几方。堤之横纵可增若干。计日课程。而堤有不日高者乎。相机若何。计霸州苏家桥淀内。向有正流三道。今则日形淤垫。仅存依堤支流。水小时尚能通舟楫。所当速议疏通者也。但淀内河路。与他河之经流异。不厌多为之路。以泄积潦之水势。可于淤断之处。就河取土。就土成堤。且相地度形。各量开支港。纵横交通。疏消之路既多。则上游下注之水。即得速为传送。此挖通正河之后所当速议者。曰滹沱河在正定冀州之闲。为害颇巨。然在明徐贞明尚欲用之以广水利。岂今治之无术与。曰。滹沱之在正定。亦犹桑干之在京南也。永定以流屡迁移。障而东之使归于海。亦幸止百余里耳。然设官分守。每岁经费动至巨万。治滹沱者固难仿此。惟合滹沱之水。治河为巨。元时曾导治河。自平山达栾城。迤迳入于洹水而归宁晋。今治河故道。量可访求。去此一水。其势亦当少杀。再滹沱水浊。所过之地。亦颇收二麦之饶。惟其南入宁晋深。俾泺身日高。潦水无所容蓄。甚为可患。从前城界内。有广阳堤。障滹沱使不南流。俾其东合滹水。嗣因狂流南徙。堤身冲刷成河。今此堤诚难修复。然总须于城晋州之闲。量地势高亢土性坚凝之处。修堤障其南流。使宁晋泺不致受其淤垫。方为要着。至徐贞明议用斯水兴修水利。胶执殊

甚。宜御史王之栋之上疏力争也。曰。开完固口之支流。使分行入运。其说安在。曰。滹沱滏阳二河所受之水。干支百派。又益以二泆所汇。数郡积潦。合流而后。承以一之河。此当盛潦之时。其漫溢固意中事。即无完固口旧河。尚宜另辟一支流以减其势。况有旧行之故道。安可不加之疏浚乎。然日久故道就湮。或占为民田。又或南运河杜林镇地形渐高。难以引入。此在司事者力主斯议。相度机宜。务使分流入运。而后臧家桥一带河流。始可奏安澜之效也。曰。北运河既欲引凤河诸水以增其流。又于南运河欲障丹水全归卫河以济运。而又欲于南北旧减河之外。复行添开减河以泄之。何也。且漕渠关系重大。东西两岸。各开水口。不虞减泄浅阻之患与。曰。尝闻之老于都水者曰。治水之道。水小而能使之大。水大而能使之小。始有济于河道。每绎其言。而知水小而能使之大者。广来源也。水大而能使之小者。疏去路也。

且南北两运河。于春夏之交。多苦浅涩。夏秋之交。多苦泛滥。欲助水势。则来源安得不增欲疏去路。则减河安得不添。若谓有旁泄之患。则减河口门设有滚坝。定立志桩。原以泄其有余之水。而非泄其应存之水也于河道奚妨。且于南北运河欲添设减河。尚非止为运河计也。盖直隶全省之水。自滦河蓟运从乐亭宝坻入海而外。如滹沱滏阳永定清河。以及南北二泆东西二淀。无不由天津入海者。而天津仅以一线海河为尾闾。故伏秋之闲。群水奔注。争此一路。且秋潮方盛。逆流而上。去路不畅。则上游壅阻倒漾旁溢。田庐多没巨浸之中。故俗有自白露以前海不受水之说。盖水以争流而壅。潮以势肚而逆故也。使水多一入海之路。即津门少受一分之水。故前人于南运河。山东则有恩县四女寺德州哨马营二减河。直隶则有捷地兴济二减河。北运河则有筐儿港王家务二减河。今若于静海之权家庄香河之王家务以上。各添减河一道。则南北运河共有减河八道。各自通海。其势既分而狂澜自静。且更有说。天津海河抵海百余里。旧有东北支河一道。今亦可相其地势。于南岸添开支河直达海口。则一河之水。三河分流。将见尾闾之立畅也。至于山水陡发。顷刻寻丈。势难以人力御之。然去路既畅。则猛势易消。附近涸出之地。时早则可补种杂粮蔬菜。即迟亦无不播种二麦者。于斯民生计。岂小补哉。客曰。诚如所言。则河道之疏浚。亦易办也。曰。是有三难焉。一在详求脉络。一在实加工力。一在坚持而力行之。何谓脉络之难详也。盖一河有原有委。有分有合。有竭流之时。有盛涨之日。若遣人相视。泛览周行。何以得其情势。必须单车幞被各处周历。细询之田夫野老。察其泛滥之所及。迁徙之所由。与堤防之修废。去路之通塞。有宜施功于上游者。有宜施功于下游者。有利在于此而害在于彼者。有在此之利甚微。而贻害于他处甚巨者。若据州县之详报。委员之履勘。何以能尽其委曲乎。此必使全省之河道在胸。然后能指画机宜。不失先后缓急之序。庶可事半

而功倍也。何谓实加工力之难也。曰。开浚河槽。则有宽深丈尺运土远近之异。培筑堤岸。则有高卑厚薄夯砢数之殊。至设立闸坝。更须按照成式以期久固。此在督工者未必人人熟谙工程做法。且吏胥夫匠。皆利在省工渔利。故挖河。则有土两岸以省深挖者矣。筑堤则有铲平旧坡捏称新筑者矣。至于建立闸坝。则施工多在土中。工料之减克。尤难稽核。然在彼省一分之力。而河道即阴受一分之害。故往往有挖通引河反成倒漾者。又有新筑堤防遇水即成松散者。此非总领之人。严行程课。监视之员。时刻留心。安能免此弊耶。至于坚持而力行之。则一在不急以时日。一在不惑于浮言。盖行水之法。地利天时。逐一审量。然后可以要其成功。如开一河槽。则地有远近高下。筑一堤岸。则土有坚凝松浮。同此一水。而伏秋盛涨之时。与恒流迥异。此有可以细揣而即定者。又有须历时试行而后能定者。若限以时日。恐有仓猝从事。贻悔于后时者矣。

至疏浚河淀。必须先清经界。濒河旁泺居民。贪小利而耕占者颇多。若逐加量丈清厘。则侵占者不自咎其前此之侵欺。而若失其世守之故业。一则曰某人受贿。再则曰某某用情。纷纭告讦。势最动听。一似利民之事。反为扰民之举。又有向来积潦之区。必须挖通。归入附近河泺。所用者数亩之田。受利者数村之地。虽行官买除粮。而受益者在彼。失业者在此。则嗷嗷控诉。更难理喻。积此浮言。或致耸听。则当事者谓其有害无利。或致功败垂成。此坚持而力行之所以难也。方今兴修伊始。似应先拟定图式。檄行各州县。令其细查填写。一在计里开方。先定疆域。然后注明某河经流分流。从某方某村入境。经由县治某方。从某方出境。上接某县。下入某县。又境内有无古河干沟。是否有故道未湮。或闲段梗塞。所管堤工。或官修官守。或官修民守。或私筑堤堰。皆一一注明。毋得迟逾。亦毋得草率。俟统行汇齐。然后合绘。为全图。则脉络清晰。一望了然。再行委员。或大吏亲行查勘。计算应浚应挑河道凡若干处。应培筑堤防若干丈尺。俟工程约估既清。其经费需用银米若干。始可核计大数。又详定某为应行急办之工。某为稍缓之工。某河宜先清理源头。某河宜先疏通尾闾。计定然后陆续请项施工。虽不无时日稍迟。然要领既得。方可应手奏功。务使经流归海之道。宽然有余。支流野潦归河归泺之路。毫无阻滞。则畿辅之闲。不惟雨暘时若之年。无虞泛滥。即有时雨水过大。山水陡发。亦可旋发旋消。高田仍可有丰稔之收。低田亦可获补种之益矣。大约治河之方。不外开引河疏支河建闸开渠诸成法。然必司事者有提纲挈领之能。然后无措置乖方之虑。而非先缕悉条分。则难言提纲挈领。故先于诸河叙明源头。并将经由州县方位。以及达海之路。又将附入支流。除干河及涓涓细流不为渎叙。其余皆详考而备书之。然后以故老所传书传所载诸治法附之。所愧未能身历其地。恐



不免为纸上空谈。然一得之愚。或有可采。故胪书成帙。庶可附明徐尚宝潞水客谈。我朝陈学士仪直隶河渠志之后云。

### 永定河堤坝议

金安清

永定河即桑干河。在前明时。本无水患。自康熙三十七年。巡抚于成龙奉旨筑堤挑河。赐名永定。始常年有修防之责。因此设道焉。因此设厅焉。以关外无数高山之水。夏秋之闲。一经大雨。奔腾漫注。约而纳之于数十丈之堤内。如以巨盎之酒。倾之一人喉中。两岸焉得不溃。初设之时。河身尚深。海口亦畅。东西两淀亦未淤塞。是以易于疏销。后数十年。愈淤愈高。屡经改易下口。犹不能治乾隆一朝。决至二十余次。嘉庆一朝。亦决至十余次。其防守之难。尤甚于东南两河也。盖两河之堤。既高且宽。土性亦较坚定。即盛涨。一日长至数尺即足矣。不比永定河一日可至一二丈者。每一暴决。则全河之水。皆为之夺溜。附近州县大都被淹。宽广至数百里。且逼近都城。尤为吃重。然果无法以治之乎。夫禹之治水。顺其性也。永定河之水性。平日无所患也。其患特在一时之暴涨耳。欲平一时之暴涨。惟有分其势而平其争。其法云何。当于南北两岸大堤之外。宽十数里之中。另筑遥堤两道。中挑引河。下游尾闾。仍由天津入海。于芦沟桥之下。建南北滚水坝七八座。高下不一。遇山水骤来。先启其高者。再启其下者。以次递启。先就一岸。至极涨。则两岸皆启。使上游之水。分三路畅行。是一河而变为三河。有一丈之水。入正河者不过三四尺。有两丈之水。亦仅七八尺。尽足以保堤矣。虽大堤之外。遥堤之内。民田庐舍不无被淹。然祇在十数里之。内较之一经决口。平漫宽广者。迥不同矣。而庐舍村庄。仍可先期筑圩防护。或填高地基。其绸缪不难也。况减下之水。三路分泄。又有滚水坝底。循岸而入。坝下引河。亦有所归。非极大亦未必淹及村庄乎。至于堵闭之时。则塞口与塞坝。迥然不侔。坝有石底。不致夺溜。一经水落。石脊出于水面。祇须封土数尺可矣。不比决口一开。水深寻丈。须用料到底至省亦须银二三十万也。暴涨患在一时。与常年虑其冲决者迥殊。其势分。其暴自息。而操纵由人矣。是说也。陈文恭相国任天津道时。曾着其议。即以筑遥堤建滚水坝为上策。直隶文案具在。可以检查。即使或有窒碍。亦所谓两害相形。当取其轻者耳。

直隶河道大概情形疏道光三年

颜检

窃前据钦差大臣尚书臣文孚臣蒋攸钰具奏察看文安大城一带地方被水情形一折。奉 上谕。着照文孚等所请将文安境内陈家进水漫口及崔家房漫口并已洞口门赶紧堵合以免河水内溢着颜检迅速遴委妥员切实估计奏明由藩库先行借

拨银两分段购料兴工再由该部筹拨还款其业经估报之大城县九里横堤一并垫发赶办统限伏汛以前一律修筑完竣至该处堤外河身因下游不畅以致下壅上溃该督仍遵前旨通筹全局委员分投查勘妥议具奏办理等因。钦此。臣当即钦遵飭委。署清河道董天津道韩文显永定河道张泰运分投前往确勘。并将该道等查明现在应办要工赶紧督办缘由。节次奏闻在案。窃思河渠水利。关系民生。必使堤防有蓄泄之方。水道得流通之地。庶闾阎可资利赖。水旱藉以无虞。直隶地方河海相连。淀泊纷杂。水性则清浊不一。水行则缓急有殊。散水匀沙。筑堤作坝。前人之经画。已备极其精详。而疏濬功成。因循日久。水之流行不定。沙之停缓易淤。河身益高。则下游愈形不畅。堤工渐归单薄。则汛至每费周防。地方官因工巨费繁。筹划固未能得计。而各河须因势利导。勘办亦不易得人。我

皇上洞悉情形。召对时谕臣悉心筹酌。仰见我皇上爱养黎元勤求民瘼之至意。臣才质愚鲁。未谙宣防。而畿辅备员。前后亦经数载。或因公亲历。或稽核舆图。近复与在直年久熟悉河工之员。往复讲求。稍悉梗概。窃以为疏浚首重尾闾。相度宜探源本。直隶大川有五。曰南运河。曰北运河。曰永定河。曰大清河。曰滹沱河。五大川若顺轨安流。则诸河皆有所归宿。谨就臣愚见所及。敬陈宸鉴。一南北两运河为传送众水归海之道。与西来之永定大清子牙三河。同入天津之三汉河。每当伏秋之交。五河泛涨。毕注于三汉一口。而海潮抵牾洄漩不下。上游堤岸田庐。咸受其害。故治水必先治南北两运河之减河。减河治则入海之路有所分。而三汉河之受水较少。受水较少则易于消纳。而永定大清子牙三河。乃得畅然入三汉口而东注。此治水之所以必先下游也。查南运河上承漳卫汶诸河之水。有减河二道。在沧州者曰捷地。在青县者曰兴济。二河同会于歧口入海。北运河上承潮白诸河之水。亦有减河二道。在务关厅属者曰王家务。在杨厅属者曰筐儿港。二河同会于七里海入蓟运河。以上四河。自嘉庆六年异涨之后。所在填淤。必须派委妥干河员。勘明酌定。如何挑挖以畅河流。其南运河之在山东境内者。亦有减河二道。一在德州之哨马营。一在恩县之四女寺。二河同会于直隶之老黄河。仍归山东海丰县入海。近亦多有淤塞。俟直隶兴办之后。拟请 飭下山东一律修浚。

一滹沱河发源山西繁峙县泰戏山。至直隶平山县与冶河合。而其势遂猛。经灵寿正定城晋州。自此以下。迁徙靡常。故道不一。雍正三年。河决晋州周头。直冲束鹿。四野弥漫。时有障归宁晋泊之议。怡贤亲王以泊为三郡众水所归。不可再使浊流淤垫。乃于县南木邱起。至衡水县焦旺止。开挖河道。引滹归滏。乾隆二十四年。河决束鹿之曹家庄。南至宁晋县之营上会滏。五十二年。河决城县之广阳堤。南至宁晋县之候高会滏。前督臣刘莪因决口通畅。旧淤高仰。奏废广阳堤。任其南注。自堤废之后。下游遂渐南徙。直到滏泊会流之口。

以致出路不舒。河道壅塞。溢不敌溇。遂溃堤而东。宁晋隆平之交。竟成巨浸。嘉庆六年。又于小刘分为二股。一自南分流南注邱头。一自北分流东至大营上。又分为二股。一东南流注黄龙洼。一东流注北贾会溢。此三股中。惟此股水势较盛。今应否挑复怡贤亲王所开故道。使溇溢二水仍由焦旺合流。或从此股因势利导。并归一槽。应俟新任督臣蒋攸钰到后。另委谙练河员通筹全局。确勘定义。再查溇沱上游。本系安流。自合冶河而始横。雍正四年。怡贤亲王奏请于冶河入溇之处。坚筑大堤以遏绝之。引入洨河以适其性。由是冶河复循故道。而溇沱亦庆安澜。此前人已着之成效。惟是溇冶之性。皆湍激善徙。故至今复合为一。今欲溇水安流。似须仍遵怡贤亲王原议。勘寻冶河旧迹。挑挖深通。导之入洨。坚筑合口坝。以绝其入溇之路。再将溢河现在经行之道。竭力疏浚。而于东岸筑长堤一道。障全溢之水以会溇。使二水力敌势均。庶可循轨东注。又溇沱东经冀州衡水武邑。过献县臧家桥。则为子牙河。自献县以下。河束于两堤之闲。伏秋盛涨。每致漫溢。查献县原有溇沱故道。由完固口东流。经三支黑龙港。北注新河口。又北入老君千金二泊。穿独流道。归今之子牙河。自溇沱北徙之后。故道下游尚通。惟上游完固口一带。渐成平陆。似应派委妥员确勘。以昔之故道。为今之减水河。将完固口一带疏浚深通。而于完固口建减水口坝一座。分水以入减河。可以杀其盛涨。子牙河又东至大城县之张家庄。向分为正支二河。至王口镇仍合为一河。后大溜全归支河。而正河遂淤。伏秋大汛之时。支河不能容纳。上游遂有倒漾之患。应将正河力加疏导。使两河分流以杀其势。子牙河又东经静海县北。至天津县之西。沿浮桥下入运。子牙河在大清河之南。向由西沽红桥下入运。与大清河本不相通。第该处地势南高北下。子牙北徙。必入大清河。是以乾隆十年筑格淀堤以闲之。分别清浊。不使混淆。此堤实为三河之关键。最为紧要。至三十七年大工案内。格淀堤自当城以下改为道。添建涵洞五处。而南水遂与北水相通。水性就下。日渐冲刷。于是子牙河下游北徙。直入大清河。而红桥之故道遂湮。大清既会永定。又会子牙。三水相抵。流缓沙停。不能畅达。是以下壅而上溃。比年以来。三河上游皆决。而保霸文大之闲。胥为巨浸。此其流弊也。是格淀堤为第一吃紧处所。其残缺卑薄者。必应急为修补。自当城以下。修筑坚实。不设涵洞。以复其旧。再将子牙故道一律挑浚。使仍由红桥入运。庶束溜遄行。沙不旁散。自无壅塞之患矣。

一大清河以东西两淀。为停蓄宣泄之地。故其下游谓之淀河。今两淀大半填淤。不能容水。一经盛涨。则北岸之新安雄县霸州。南岸之任邱保定大城文安。咸受其害。若非大加疏浚。无以畅达众流。查两淀以保定县之张青口为界。自张青口以上为西淀。以下为东淀。虽淀形延广。不能施功。而淀中通流之渠。

则有可疏导。西淀受唐沙滋涑易诸川之水。每当汛发。泥沙俱下。所恃以不淤者。惟在下游之速为宣泄。似应开通赵北口桥下各河导西淀诸水。由毛儿湾入玉带河。又开通雄县之河。以分白沟入淀之势。又开通卢僧河。以分白河上游之势。至东淀之中亭河。上承玉带河。下入台山河。似宜挑浚宽深。使与玉带河分流。以杀盛涨。又玉带河自苑家口以东。分南北中三股。其由苏家桥东至石沟又东由台头出杨芬港者为南股。其由台山东至胜芳者为北股。其由赵家房东至胜芳者为中股。二股俱由辛张出杨芬港。与南股会。此三股实为东淀之腹。急宜各加挑浚。使周通贯注。以资畅达。又西淀赵北口一带。向有渔利之徒。捞泥筑圩。树艺靛草。日久渐成水田。阻遏水道。莫此为甚。似宜委员勘明。先行押令开除。以利转输。东淀中芦苇丛生。阻碍水道之处。亦须芟除净尽。以清淀底。至两淀南岸之千里长堤。自高阳以迄大城。绵亘七百余里。自嘉庆六年异涨之后。处处残缺。必得一律加高培厚。以资捍御。除现应修筑者。业经奏明赶办外。其余应令各地方官随时查勘。估计办理。一永定河汇恢桑干壶流三洋诸川之水。自西山建瓴而下。一过芦沟。则地势渐平。水流渐缓。而沙亦渐停。及至下游。则沙无去路。而日渐淤塞。盖永定河不能独流入海。必南会大清河。又南会子牙河。及南北两运河。而后达津归海。以全省地形而论。则四河皆在前。而永定独居其后。当大汛之时。清流前亘。众水争趋。浑流不能畅达。则水缓而沙停。是永定有泄水之区。而无去沙之路。此其所以难治也。所恃以容沙者。惟四十余里之下。可以任其荡漾。但历年既。久南淤则水从北泛。北淤则水向南归。凡低洼之区。可以容水者。处处壅塞。已无畅达之机。下口淤高。上游河身亦随之而高。两岸堤工。遂形卑矮。难资捍御。今欲治全河之水。必先去全河之沙。自头工至九工。长一百八十余里。两岸之宽自三四里至五六里不等。下口之宽四十余里。一岁之中。除三汛及冰冻之时不能挑挖外。祇有三四九十等月可以兴工。计此四月之中。必不能将一百八十余里之沙。全行运出堤外。而一经大汛。则旧沙甫去。新沙又满。是以每年疏浚中泓下口。但能裁湾取直。疏通梗塞。而不能将淤沙挑除净尽也。淤沙不能挑除。则惟有将两岸堤工。加高培厚。添建新埽。增高旧埽。以资捍卫。或再于上游高处。添建减水坝。以分盛涨之势。似亦为补偏救弊之一法也。

覆陈直隶河道地势情形疏

李鸿章

窃臣钦奉光绪七年二月三十日 寄谕。左宗棠奏拟调马步各营兴修水利等语等因钦此。并准顺天府尹臣咨请主稿会奏前来。伏查近畿水利。关系国计民生。兴修无待再计。臣直以来。经察酌筹办。未敢稍涉膜视。惟限于地势财力。河淀又受病过深。有难尽利无患者。溯自宋元迄明。代有兴作。实效鲜闻。惟北

宋何承矩就雄霸等处平旷之地。筑堰为障。引水为塘。率军屯垦。以御戎马。专为设防起见。今之东西淀。皆其遗址。维时河朔本多旷土。堰外即属敌境。听其旱潦。无关得失。故可专利一隅。厥后人民日聚。田畴日辟。野无弃地。不能如前之占地曲防。故治之之法。亦复不易。我朝康熙雍干年闲。屡蒙

圣祖仁皇帝 高宗纯皇帝巡行规画。指授机宜。命贤王重臣董理其事。先后历时数十年。官民用费千百万。浚筑兼施。节宣备至。始克奏功。然旱潦仍不能免。即如雍正四年甫报工竣。而五年夏秋永定等河漫决多口。各属被水者三十余州县。其营成之水田。又因缺雨难资灌溉。未几而多改旱田。盖河道本来狭隘。既少余地开宽。土性又极松浮。往往旋挑旋塌。且浑流激湍。挑沙壅泥。沙多则易淤。土松则易溃。其上游之山槽陡峻。势如高屋建瓴。水发则万派奔腾。各河顿形壅涨。汛过则来源微弱。冬春浅可胶舟。迥不如南方之河深土坚。能容多水。源远流长。四时不绝也。伏读乾隆二十七年十一月。

高宗纯皇帝谕曰。从前近畿议修水利营田未尝不再三经画始终未收实济可见地利不能强同等因欽此。 圣谟烛照。洞见本源。此往事之可考而知者也。乾隆以后。未兴大役。道光以后。军需烦巨。更兼顾不遑。即例定岁修之费。亦层折减。于是河务废弛日甚。凡永定大清滹沱北运南运五大河。又附丽五大河之六十余支河。原有闸坝堤。无一不坏。减河引河。无一不塞。其正河身淤垫愈高。永定河在雍干时。已渐高仰。今视河底竟高于河外民田数丈。昔人譬之于墙上筑夹墙行水。非一日已。而节宣西南路诸水之南冻北冻。节宣西北路诸水之西淀东淀。又早被浊流填淤。或竟成民地。其河淀下游。则仅恃天津三汉口一海河。迤邐出口。平时既不能畅消。秋令海潮顶托倒灌。自胸膈肠腹以至尾闾。节节皆病。是以每遇积潦盛涨。横冲四溢。连成一片。顺保津河各属。水患特重。此同治十年前之后情形也。曾国藩直时。首以治河为务。而未克兴办大工。臣接任后。适值连年大水。经遴员周历勘验。并随时亲自察度。详稽往牒。博采言。求所以修治五大河东西淀之法。盖五大河为一省之纲。东西淀为各河之要。须先从此入手。若房山正定一带。尚非急切者。五大河中。以永定之害为最深。然芦沟以上。束于两山之闲。向无工程。其病实在芦沟以下。须挑去二百余里中泓一二丈之积沙。方能顺轨。否则以南堤为北堤。而改河使南。另筑南堤以障之。亦可安流弭节而去。二策者。劳费皆不可计。若挑去全河极厚之积沙。自来无此办法。亦无出沙堆积之处。若改南堤为北堤。则固安永清两县城。近靠南岸。须议迁建。尤于民情不顺。其大清北运南运。则须分别挑浚河身。加筑堤。修复闸坝。减河始保安澜。统计工程皆极烦巨。万万无此财力。滹沱趋向无定。自来不设堤防。同治七年。由城北徙。以文安大洼为壑。其故道之难复。上游之难分。下游之难泄。曾国藩与臣均详陈有

案。东西淀宽广百数十里。淤泥厚极。人力难施。此费巨工艰不能大办之情形也。考之往事既如彼。揆之今情又如此。臣目击时艰。既不敢吁求巨帑于君父。又不忍坐视颠沛于民生。祇有逐渐设法。量力补救。岂有畏难苟安。任其自盈自涸之理。频年以来。修复永定河金门闸及南上北三灰坝以资分泄。裁湾切滩以纾溜势。加筑堤段添备麻袋土车以助抢险。大清河则于新雄境内。开卢僧减河。于霸州文安境内接开中亭河胜芳河。以分泄上游盛涨。于任邱开赵王减河。以分泄西淀盛涨。并将堤分别修筑。今年又于文安左各庄至台头。挑挖河身二十六里。宽十余丈。深丈余。以畅下游去路。滹沱河则于河闲之文安洼。酌开引河两道。今年又于献县朱家口另开减河三十余里。均归子牙河达津。以轻河献任雄霸保文大积患。北运河则于通州筑坝。修复潮白河归槽。不使横溢。于香河王家务武清筐儿港修复石坝。以减涨水。于天津霍家嘴疏浚引河。以通下口。今年又于武清宝坻境内挑挖筐儿港王家务两减河河身。以资畅泄。南运河则于青沧静海等处。修复堤工二百余里。因东境四女寺哨马营。直境捷地兴济。四处减河久废。遂于静海之靳官屯。另开减河工六十余里。使别途入海。不注津河。又于天津城东永定大清滹沱北运交会之陈家沟。开河百余里。以分泄四大河之水。径达北塘入海。庶免海河过于淤滞。其无深蠡博高阳一带。则坚筑猪龙河堤。以防滹沱北越任邱。至天津一带。则加筑千里堤格淀堤。使河自河而淀自淀。西沽韩家树上至东淀。则用西洋机器船。节节挖浅。水路已通。又于广平开洺河。顺德挑澧河。赵州浚沛槐干河。及此外各属水道堤坝。受害较深者。亦随时酌量疏筑。并令地方官民。于无碍运道官堤之处。或择开沟洫。或岸水灌池。有泉源者。察看疏浚。距河远者。开凿井眼。若河闲府属井工。则系项目办理。以上历年所需工费。除匀拨赈款捐项以工代抚外。并抽调淮练各军分助挑办。淮军统领周盛传更于津东之兴农镇至大沽。创开新河九十里。上接南运减河。两旁各开一渠。以便农田引灌。其兴农镇以下。又开横河六道。节节挖沟。引水营成稻田六万亩。且耕且防。海疆有此沟河。亦可限戎马之足。此臣频年就赈捐兵力竭蹶经营之情形皆有奏牍可稽者也。自来河道。必须上下游并治。是以臣于各河上游。或修复闸坝。酌开减河。以资分减。下游或挑浚正河。添辟减河。以畅去路。近年顺保津河各属。水患较轻。尚不致横冲四溢。连成一片。但值废弛已甚之后。官民交窘之时。迥与康熙雍干年闲情事不同。仅能量力补苴。实无从更将大举。

若欲使各河一律顺轨。则必筹定银款。先将永定河自芦沟以下二百余里。改河筑堤。可保数十年无患。又将大清河雄县一带之淤窄。挑宽浚深。北运南运河卑薄未补之堤。淤废未损之减河。分别加修。东西淀南北泺及津东之塌河等淀。为节宣储水之区。尤宜设法疏浚。使可容受蓄泄。并将淀西上游蠡高境内之

猪龙河淤窄。挑浚宽深。再次则酌修各属支河。及畿东之蓟运等河。务使脉络贯通。经纬毕具。悉去胸膈肠腹尾闾之病。然后广开沟渠。相济为用。庶水害既除。而水利可兴。不致此旱彼潦。此盈彼涸。惟统计最要次要各工甚巨。即如永定一河。若照议兴办。土方不知凡几。其一切闸坝物料。工用器具。借用旗民田地等项。为费亦复不貲。实非数营兵勇所能办。至臣部淮练各营。仅二万余人。分扎各要隘。修筑台。弹压地面。缉捕盗贼。各有专司。祇能抽暇就近酌调助役。势难全撤要防。罢停操巡。以致顾此失彼。今年浚文安之大清河。开献县之滹沱河减河。挑宝坻武清之北运减河。并于高阳修猪龙河堤。任邱修千里堤。全赖东南各省官绅集捐协助。始克就绪。然已竭忠尽欢。此后断难为继。本省向系缺额。入不敷出。更无余款可筹。倘能如康雍年闲故事。约计现在应办工程。先行由部按年措给银百余万两。自可分投勘议。招雇民夫。助以兵勇。及时择要办理。次第兴作。惟部库拮据。外省支绌。窃恐一时难集巨款。似仍祇能量力筹办。未便克期奏效。左宗棠以所带各营移治上游。正可辅直力之不逮。前已咨请饬挑涿州北关外拒马河淤沙。以试其端。并经左宗棠不辞劳瘁。亲履察勘。惟本届伏汛将临。盛涨即至。难再别施畚鍤。此后应修何处。即由左宗棠察酌。随时会商。当饬地方印委。实力襄助。相与有成。微臣忝司守土。兼任河工。责无旁贷。昨已督饬司道详确勘议。无论上游下游。仍当统筹兼顾。尽其力所能行。以期逐渐补救。惟赈捐既已停止。本省又无款项可筹。将来必不可少之工需。祇可奏恳由部酌拨以资接济。此现时统筹酌办之情形也。正在具折闲。接准部咨。以左宗棠前奏水利事宜。业经醇亲王遵奉

懿旨覆奏。蒙派恭亲王醇亲王会同左宗棠及臣等妥议奏办等因。仰见 朝廷廑念民生慎重水利至意。除抄折咨呈恭亲王醇亲王并左宗棠酌核。仍随时会筹议办外。所有臣等原奉 寄谕统筹酌办缘由。合先会同兼管顺天府府尹臣童华署顺天府尹臣张凯嵩恭折由驿覆陈。

请饬疏浚南运减河疏光绪十年

监察御史刘恩溥

窃惟运河之设有减河。因时启闭。所以旁杀水势。免致横流。法至善也。山东恩县境内之四女寺减河。引入德州境内。而德州境内。又有哨马营减河。皆向东北流。入直隶吴桥县境内之玉泉庄。而合为一渚。历经宁津南皮乐陵盐山庆云诸县界。至山东海丰县老黄河口入海。往年此两减河。每值运河涨发。则提泄之以分其溜。而运河不至漫溢。若运河水落。则仍下板闭塞之。故数百年畿南州县从无水患。乃自咸丰年闲。山东乐陵县民。惰农自安。不挑河道。转以水至无归兴讼。遂筑塞上游之四女寺减河。而哨马营减河。亦即听其淤漫。高于平地。时因乐陵一县之阻挠。而并废直隶山东之利济。因噎废食。畿南水患

由此起矣。减河口既湮。运河水不能仰入。其下流虽可受水。而皆干涸无涓滴之流。以致运河不克分消。自同治七年。山东德州北境老虎仓决口。淹灌直隶吴桥东光南皮盐山诸县。九年。又于德州北境之桑园南决口。淹灌直隶吴桥东光诸县。十年。又于德州北境冯罗屯南小杨庄决口。淹灌直隶吴桥诸县如前。迄今光绪九年。复于德州小杨庄堤岸开决。淹灌直隶吴桥东光南皮诸县。为害尤烈。畿南州县。连年迭被德州水害。而河堤开决之处。系在德州极北边界。所淹德州地面不过数里。故山东巡抚率皆漫不加意。任其北流泛滥。纵横数百里。浸坏各州县民居房屋无算。漂没各州县田地坟墓无算。而小杨庄决口在德州。又不亟思修筑。九月闲。运河水以归槽迟至十一月始兴工堵塞。畿南十数州县地粮。迭被蠲缓。自今以往。不加修浚。民生之疾苦。国课之亏短。何可胜言耶。且闻此次小杨庄决口。实系冯罗屯及小杨庄居民所私行掘开者。前因同治十年。该处决口。凡卤之地。一经河泥肥壅。悉变膏壤。而套堤之内。尚有洼坑数处。思欲填平。又惜人力。因见运河泛涨。遂于堤脊引水入灌。初不意其决裂至于此极也。闻之河滨老农。凡河决处。五里之内皆浑水。最能挂淤。水退即为腴田。至十里外。水渐清而淤亦渐浅。若二十里外。尽清流矣。如冯罗屯小杨庄近堤场。往年地价。不过三千文一亩。自同治十年决口挂淤后。每亩可值三五十千。此沿河居民所共知者。故此日之决口。非但无损于德州。实且有益于德州。其害乃全在畿南耳。查同治十一年。天津道丁寿昌因河决为害。曾委员挑浚宣惠河矣。夫宣惠河故道。自山东德州境内。北流入直隶吴桥县西境。又东北入东光南皮二县界。至刘蛤蟆庄。分为南北二支。南支为宣惠正河。东入沧州盐山山东海丰县界。会四女寺减河东流以归海。其北支则别名石牌河。自南皮刘蛤蟆庄歧出。东北流入沧州界。与青县之兴济减河合而东北流。与沧州之捷地减河合而东北流。至歧口入于海。此宣惠河故道。载在畿辅輿图。昭然可考者。

彼时丁寿昌委员修浚。议自上游动工。故先于吴桥县起手。乃挖至与山东德州交界地方之王指挥庄。因系隔省。呼应不灵。遂即截然而止。下游州县。如东光南皮者。见吴桥为山东德州阻工。则上游无所承接。将全河弃为无用。故皆辍工未修。而吴桥境内。独费民闲数十万贯钱。挖此上无所承下无所注之干河一道。岂意本年德州小杨庄复决。淹灌如同治十年时。由宣惠故道北去。而南皮沧州一带。因昔年并未修浚。遂皆曲防以御之。东光县被水灾民。思掘其堰。遂被南皮县民轰击。立毙四五十人。贻害乃至于此。可为浩叹。向使于同治七年九年十年三次被水之后。浚宣惠河。由山东德州协同办理。俾宣惠河头。上承哨马营减河。则东光南皮沧州等处。必皆一气呵成。岂仅吴桥一县挑挖而已哉。即遇水发。亦有减河为运河之尾闾。更有宣惠河为减河之支渎。又何至



浸没田禾。冲坏民舍。争圩劫。酿成巨案耶。考运河上游。本受卫河清淇诸水。至山东会汶沂而为会通河。北入直隶。以利转漕。今自南粮皆由海运。而运河遂无关紧要。殊不知黄河系穿运而过。而今日运河中且分有黄流。不有减河。奚以泄乎。减河之在直隶者。昔为捷扞兴济两处。光绪六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复于静海县南之靳官屯。添挖减河。东下入天津县界。与兴农镇营田河渠。同归于海。此诚相时度势。意美法良。无如运河上游在山东者。其四女寺哨马营两处减河。已先壅闭。譬之病在胸腹。而仅于股趾多方补救。亦无裨益也。且直隶于本无减河之处而加增之。山东乃于本有减河之两处而并塞之。亦殊非朝廷弭患卫民之至意。应请 飭令直隶总督会同山东巡抚。将四女寺哨马营两处减河口修浚。仍以时开放。并于两减河下流。飭各州县挑挖疏通。更令宣惠河头上接德州哨马营减河。其下游东光南皮沧州等处。亦均实力修浚。庶运河水有分消。不至溃决堤防。为民巨患矣。倘款饷无着。请 飭该督抚于查明覆奏后。暂借部帑十数万金。及早兴修。即由该二省分成陆续归偿。而畿南各州县从此不受水患。钱粮即勿庸蠲缓。所得之数。实倍于所借之数矣。

再凡河工所称为民修者。乃系沿河村庄出夫修筑。凡他徭役。一应皆免。今山东德州小杨庄民。既私掘官堤于前。复修理迟延于后。情实可恶。居常既不应差徭。临时复任意延搁。直至隆冬地冻。始厝浮土于其上。排薪而束之。工既不坚。料更不实。无惑乎一遇泛涨。畿南各州县即受其害也。又德州老君堂地方。与直隶之景州吴桥交界。最为险工。其堤岸屡被伏汛冲刷。日就卑薄。如此处决口。则景州吴桥河西一带村庄。尽成泽国。而于老君堂居民。却无干涉。闻今年运河水溢。景州绅民赴德州呈诉。求为修防。该州传讯老君堂居民。到案者均老迈龙钟以少壮出外谋生不能修工为词。其意欲将此段险工。俟运河水涨时。令景吴二处居民代为抢险修筑。自此以往。作为成例。永远推诿于景吴两处。而彼既置身于局外。又得减免差徭。其居心实属险诈。应请 飭令山东巡抚转飭德州知州。遇运河水涨时。或照旧令该处居民实力修防。或稟请拨给兵勇协同修理。总期无害于直隶州县。方为上策。

再宣惠河道所占之地。其在直隶吴桥东光诸县。皆系升科纳粮之恒产。并非官地荒废可比。同治十一年闲。天津道委员挑挖。并无兴讼者。良以民知公事为重。故不敢惜地自私也。然其地亦不至全弃。每年秋后水涸。尚可种麦。至麦秋后。遇运河伏汛涨时。始偶有水耳。今臣请令直隶吴桥之宣惠河头直上接山东德州哨马营减河。彼德州必以侵夺民田。恐民失业兴讼。藉辞搪塞。不令举办。不知吴桥德州交界之王指挥庄。已近运河堤岸。凡近运河之处。两边皆余有官地。后为奸民窃据。由来已久。祇须于近河堤旁官地。向南挑挖。使宣惠河头直上接哨马营减河。则一逢堤。即如燕翦双分。一向东北会四女寺减河。

一向北会宣惠河。其消水实为至速。夫以邻为壑。仁政所惩。废务玩时。官常所戒。直隶与山东虽分两省。实为比邻。傥秦越视之。将患难相恤守望相助之谓何。伏乞 飭令该督抚等通筹全局。切勿听其阻挠。致貽畿南巨患。民生幸甚。

### 筹办蓟运河及北运两减河要工疏光绪十年

李鸿章

窃畿东之水。以蓟运河为大。该河挟迁安遵化诸山泉之水。至蓟州会为大川。南经宝坻玉田丰润宁河。出北塘口归海。蓟宝之闲。又有沟河鲍邱河窝头河古渠河太河洼青淀洼汇入。而玉田丰润及附近之三河香河等县。有源无源之水。亦节节来归。于是势兼力猛。每遇汛涨。骇浪惊涛。自宝坻四门城以下。河面较宽。溜亦较缓。丰润丰台以下。则宏深阔大。顺轨安流。惟上游蓟州宝坻玉田境内。向借长堤保障。今已多年失修。堤既坍塌。河亦冲湾。即沟河鲍邱窝头古渠等河。亦多淤塌。太河青淀两洼下口不通。水至漫流。邻邑并受其害。上年被灾尤广。臣与府尹臣周家楣咨函筹商。必须将经流支河分别挑筑。以通壅滞而固藩篱。当派直隶候补道周金章驰往察看。计应修筑蓟州境内蓟运河。东堤自西河套起至娄庄止。长二万一千五百余丈。西堤自蔡家庄起至嘴头村止。长一万四千八百余丈。又应修筑自西北来会之沟河北堤。自李新庄起至嘴头村止。长一万四百余丈。又应挑挖蓟沟两河身。并裁湾取直。共长二千四百余丈。暨筑草坝两道。堵塞旧日河湾。又将会流之太河洼青淀洼下口。修建两闸。俾资宣泄。宝坻境内。应修筑沟河南堤。自新集起至嘴头村即接蓟运河西堤过八门城下张头窝止。长二万八千八百余丈。其娄庄以下张头窝以上蓟运河东堤。归玉田县另案办理。又应修鲍邱河。自谈家铺起至王卜庄止。南北两堤长一万八千三百余丈。窝头河。自郭杨各庄起至八门城止。南北堤长二万六百余丈。古渠自宋家铺起至张庄止。南北两堤。并护城捻。长三千三百余丈。又挑挖蓟沟鲍邱窝头各河身。一千八百余丈。又修鲍邱河石桥五座。窝头河石桥二座。此修办蓟宝境内运河上游并附丽各支河之情形也。北运两减河。一自香河王家务坝口起。名曰青龙湾河。穿宝坻全境。至宁河屠公桥。趋七里海。下达蓟运河。出北塘口归海。一自武清筐儿港坝口起。至津东塌河淀分流。入金镜河七里海。亦达蓟运河。出北塘口归海。该两减河既受北运浩瀚之减水。并收摄附近各境霪潦之水。亦因河淤堤塌。泛滥为灾。而下游塌河淀七里海。水道阻塞。停滞不下。尤为全河之病。并派周金章与分发补用道金福曾详细察勘。计应修筑王家务减河东西两堤。自坝口起至屠公桥止。长四万三千三百余丈。又挑河四大段。并屠公桥下挖淤一段。共长三千五百余丈。又应修筑筐儿港减河。东堤自坝口至天津西堤头村止。长一万一千七百余丈。即于河中挖土培堤

。一举两得。其西堤自坝口至天津韩盛庄。或尚完善。或有老堤包护。无庸议修。南盛庄以下。应修筑八千七百余丈。现在水未全消。俟涸复另行兴办。又于两减河之闲。自筐儿港河东岸韩盛庄起。至王家务河西岸潘庄止。就旧有之路。筑成道五千六百余丈。既便行人。亦免上游武宝百数十村。受塌河淀倒漾之害。于道以上。杜家庄潘庄各开河一道。一长二千五百余丈。一长五千六百余丈。酌做涵洞。使上游沥水分归两减河。其道中闲。建设大小木桥三座。平时分泄沥水。盛涨堵闭以御外水。又下游塌河淀通金镜河之处。有魏家河。原宽仅一二丈。深尺许。今挑宽六丈。深三四尺许。长一千余丈。并建木桥一座。又塌河淀至堤头村下连七里海。旧河宽五六丈。深二三尺。今挑宽至十二丈。深四尺至六尺。计长三百余丈。并修石桥一座。七里海内。本有口河东西引河。并趋蓟运河由北塘归海。今东引河几成平地。余亦淤垫窄浅。应挑东引河七千六百余丈。西引河三千二百余丈。口河五千余丈。修建石桥三座。木桥一座。并将阻水芦苇芟除。使塌淀七里海随受随泄。两减河亦随涨随消。此修办香河武清宝坻天津宁河境内北运两减河上下游之情形也。统计挑浚大小各河十四道。筑堤千数百里。合土至二百数十万方。又桥梁十六座。坝闸各两座。涵洞四座。迭饬撙节估计。共须公费银三十余万两。其玉田修筑蓟运河东堤。天津修筑筐儿港减河西堤。均不在内。直隶各库极绌。赈捐无多。灾区又广。祇能协拨银一万两。其余由府尹臣周家楣请拨部库银五万两。并于顺天赈需项下。设法集凑拨用。事竣汇入赈案。据实分晰奏报。臣查蓟运河及北运两减河。关系蓟州宝坻香河武清天津宁河及附近州县民生利害甚巨。皆有怡贤亲王经营陈。自嘉庆道光以后。久失修治。民苦水患者垂数十年。历任督臣以时艰帑绌。修办未果。臣前次仅将两减河择要挑修。未能大举。澹灾乏术。负疚滋深。今周家楣畛域无分。力主此议。筹集三十万巨款。使数十年官民欲办未办之要工。成于一旦。从此畿东州县。水患可纾。裨益顺直大局非浅。具见公忠体国。继美贤王。前于筹定办法后。已责成周金章金福曾各分段落。督率印委。招集灾民。分投实力兴作。以工代赈。其有应行变通。随时核酌办理。期臻妥善。此工裨益畿东大局。非寻常一隅可比。业饬该道等督同印委加紧赶办。在事各员。手足胼胝。不无微劳。拟俟事竣援照河工奖章。择尤奏乞 恩施。以示鼓励。

豫筹永定河患疏同治元年

石赞清

窃臣接据保定县知县姜璇禀称。本年惊蛰后。永定河冰消水涨。河身下流淤塞。由金门闸漫溢出槽。下注引河。灌入大清河。至雄县所属之毛儿湾。与该县交界之处。于三月初闲。开口数丈。北洼被水浸淹。当即多集人夫。修筑完竣

后。复据该县绅民等禀报。上游雄县所属之西桥。新城县所属之青岭石家等处。先后开口三道。该县张青口王各庄等十余村庄。水深一二三四尺不等。具禀前来。当经臣檄飭南路同知委员会勘。并令移会新雄二县赶紧修筑堤。暨将余水设法疏消。勿使久淹为患。惟凌汛桃花汛水源尚非大旺。修筑亦易为力。转瞬伏汛秋汛盛涨之时。其患有不可胜言者。伏查永定河之为患。前因祇修筑堤防。而不深加疏浚。河身日高。致成建瓴之势。此所以为患者一也。又各汛官希图开报工料。故作险工。筑坝加扫。由南挑而之北。则北成险工。由北挑而之南。则南又成险工。久之水势既成。人力不能堵御。自芦沟桥以下。直至夏口。尽作之字拐。处处皆成险工。处处皆虞溃决。此所以为患者二也。然在昔年。北河领项约十万两之数。各汛工程尚不至草率。即有异常盛涨。抢险工料足敷。亦不致频年溃决。至咸丰四五年闲。因库项支绌。河工领项减半。而又以半银半钞给发。约计祇银二万余两。河兵人等。大半有名无实。平素工程。已不堪问。一有盛涨。抢险又无工料。所以年年溃决。其在上年未报河决。非真三汛安澜也。盖金门闸龙骨已坏。水由闸上漫溢出槽。直注西淀。各州县所报水灾。多职此之由。且西淀近日已属淤浅。久则愈淤愈甚。州县田闾人民之害。必致无可救药。然则为今之计。必须筹划经费。使河兵足数。工料足敷。严督飭各汛官激发天良。先截弯取直。去其险工。深挖中泓。俾水由地中行。庶可使河流顺轨。而渐消闾阎之害。第当 国家多事之秋。用度浩繁。库款支绌。何能加添河工经费。臣反复思维。计惟有以公办公。庶可行无窒碍。臣于咸丰三年署理永定河北岸同知。得悉芦沟桥以下。至夏口百余里。中泓两旁河身。均成熟地。至夏口一带。系于乾隆年闲蠲免钱粮。以作散水均沙之处。南北宽约四五十里。东西长约五六十里。迄今尽成膏腴之地。讯诸种地户。则多云系旗地。余则系附近乡村顽劣生监等所种。夫河身中断无旗地粮地。不问可知。又夏口自乾隆年闲始改河道。则更非老圈可知。既经蠲免钱粮。则又非民地可知。而种地户恐地方官查问。赴京寻王公大臣管家门上等投充庄头。求一执照以作护符。则地方官不敢过问。至顽劣生监。或称祖上所遗。或借别处地契影射。地方官以河身中之地。与地粮毫无干涉。亦遂置而不问。统计此项地亩。约有四五千顷之多。若议租。每年可得银一二万两。以之津贴河工。可无须另筹添经费。惟有益于公。必不利于私。投充者狃于得利。而指为旗地。影射者巧于把持。而谬谓民粮。是必须破除情面。无所瞻徇。河身中并无旗地粮地。其说不攻自破也。应请 旨飭下直隶督臣转飭永定河道督同沿河州县。勘明若干顷亩。议定租项。每年可征收银若干两。以一半银两挑挖中泓。以一半银两从上游截弯取直。截去一弯则少一险工。即可省一防险之工料。所省之项。一并归入挑挖中泓之用。核计银若干两。应土方若干。应挑挖深

宽若干。数年之后。中泓益深。险工尽去。河患庶可息也。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祈 圣鉴。

### 核办永定河工程款项疏

曾国藩

窃维永定河北下四汛堤岸。于五月二十一日漫决。接连伏秋二汛。未克合龙。八月闲奏派候补道蒋春元前往署理。筹度兴工。饬周历下游。详加察勘。下口是否疏通。中泓是否无阻。一一勘明。免致此处甫经合龙。彼处又报决口。仍蹈近年之覆辙。兹据蒋春元禀称。自八月二十一至二十五等日。督同文武员弁周历查勘。查永定河自南北七汛以下。河道宽至数十里。由道光二十三年至今。所谓下口者。或傍南岸而行。或傍北岸而行。或归中道而行。均下抵凤河以达于海。迁徙不常。兹勘得旧傍北岸之河。北七头号至三十一号。均系河身宽深。距堤亦远。形势极顺。无如三十一号以下。河距堤身太近。其形甚窄。至四十八号以下。并无堤身。水出则漫淹武清东安。是改归北岸之议未可举行。其旧行中道之河。若由北七工三四号向望河楼调河头仍引入中道。距南北两堤均远。一线顺流。无所依傍。直达凤河。形势亦顺。无如闲段淤垫太长。渐成平陆。有无河形者。所需经费过巨。是引归中道之议亦未可行。惟近年水傍南堤之河。即系道光二十二年以前之故道。目前水入下口。不能不循此道而行。人力稍觉易施。惟下口既傍南岸而行。则南七各号。即系初近下口吃重之地。查南七五号。同治六年漫口秋后堵闭内。限于经费。未将拦河大坝修复。合龙之后。凌汛涨发。即已鼓裂塌陷。幸去年南四决口。该处未经过水。今年南上合龙。大溜甫过。该处水上埽面。与堤相平。岌岌可危。现在堤身受病。堤内坑塘太深。头分引河太窄。是南七之六七号。实为下游第一险工。兹拟向前第五村之东南隅。另挑引河。工长七百丈。下与旧挑之河身相接。并于南七工头二号。做一截水大坝。镶埽发桩。工长百丈。撇水入新引河。不入坑塘。仍于坝根两傍。作一圈。工长千丈。以卫前办之堤。估计土埽各项。需银一万六千两有奇。此南七初近下口预防危险拟办引河坝之工也。至龙王庙上下。河身甚窄。并未刷宽。须加挑至十二丈宽。窦店以下五百丈。亦宜挑宽加深。估需实银一万八千两有奇。其余河槽稍宽。及离凤河较近之区。姑置后图。此疏通下口之工也。南六南五北五两岸以上。至张家坟西头。工段甚长。纡曲过多。水来则壅积难下。以致上游高。急应节节挑挖。或裁湾取直。或切坎顺轨。祇存南五十七号北六十三号两处次险之工。其余一切险工。皆已撇去。盛涨来时。或可势同建瓴。径行无滞。估需实银二万二千两有奇。此挑挖中泓之工也。至北下四坝上。均皆蛰陷坚实。惟秋汛以来。金门口刷宽。现尚有十二三丈应行进占。金门口水深一丈一二尺一丈三四尺不等。新占背后之土。加宽加高。又

添做养水盆。河头则须向南展宽。以顺来流。引河又须加挑。以通去路。前此抢办时用过之费。共估需银二万四千两有奇。此堵合北四决口之工也。此数者。惟北下四汛堵口。系属正案。其余皆系另案。然不办中泓下口。则合龙后水势不能下行。不惟新工吃重。即凡水经过之处。堤身处处堪虞。四项工程。共估需银八万余两。伏乞源源发款。及时赶办。至向来方价料价。皆有常例。此次剔除积习。核实力减以求撙节等情。具禀前来。臣查永定河工。近年多系由外捐办。去岁经署督臣官文奏请帑项十一万。仰荷 圣恩允准。臣春闲到工。又于南七南四引河。增拨银二万三千两。已属非常之举。今冬又需专款八万。殊觉糜费过巨。第既据该道暨各员勘明。不办中泓下口。则水势不能畅行。仍恐合龙之后。旋即失事。堤身受病已久。本属在在堪虞。臣不得已。札饬核减银九千两。准其一面兴办。至由外劝捐。历年成案。皆系由司库借拨现银。再于岁修项下。按年摊扣归款。岁修等银。久经裁减。又加扣去捐款。则河员之领项愈微。到工之实银愈少。河务所以日坏。皆在于此。臣愚以为欲整顿河务。必须停止摊捐。发给现银。免致厅汛有所借口。即以作弁兵夫役之气。合无吁恳 天恩。饬部拨银四万两。下少三万余两。臣即于江南协直项下拨发。今年直隶水旱报灾近七十县。民力穷困。藩库无可动拨。伏乞 圣慈亮鉴。如蒙 俞允。臣当分别办理。张家坟一带。挑挖中泓。龙王庙以下。疏通下口。二者皆多年失修之工。即用部拨之款。其北下四汛堵塞决口。南七六号添做坝。系近日应办之工。即用外筹之款。如此区别造报。庶不失慎重帑项之义。所有核明永定河工程。酌拟办法请拨款项缘由。恭折具奏。伏乞 圣鉴训示。

### 筹办永定河工片

曾国藩

再臣查阅永定河。见南北两堤。高于堤外之民田一丈二丈不等。高于堤内之河身不过二三尺。且有河身与堤相平者。两堤相去约三四里许。中闲容水之地。不为不宽。奈淤塞太久。河中壅成沙洲。高平坚实。树木蕃生。遂使河之中泓。有窄仅数丈者。水偃而无所泄。则冲刷堤身。处处溃决。议者多思更改河道。以南堤作北堤。而于南边另筑一堤。臣思数百里田庐坟墓。百姓岂迁改。且此河本挟泥沙而行。徙堤数年之后。新河淤成高洲。又将改徙何处。即使再增巨款。加培两堤。堤高而河淤亦高。是劳费而终无益也。伏查乾隆年闲初定章程。岁修银一万两。挑挖中泓银五千两。疏浚下口银五千两。岁修者培河上之两堤也。挑中泓者。于冬春干涸时挖河身之淤沙也。浚下口者。疏三角淀之尾闾也。厥后虽经费屡加。而办法则仍三者并举。颇着成效。近数十年以来。三角淀淤成平路。而浚下口之法废矣。河身久不开挖。而挑中泓之法废矣。两法

虽已久废。而部拨经费。仍留此两款之名目。臣愚以为当此穷极思通之时。宜复挑挖中泓之法。每岁除五六七八盛涨之月冬腊正坚冰之月不计外。其余五个月均可兴工挑挖。凡春深秋尽之时。此河有水之处。不过数十丈。其干涸之处。尚余数百丈。挖出干处之土。近南岸者覆于南堤。近北岸者覆于北堤。雇车以运遥堤之上。引溜以趋新泓之中。年年挑掘。节节开挖。河患或可少减。是否有济。臣拟试办一二处。续行具奏。目下二三四五月。尚有最要之工。上年南上汛决口本未堵塞。南四汛南七汛两处决口。次经堵塞。尚未开挖引河。合之各处要工。共估银十一万两。经户部拨山东银三万两。闽海关银三万两。均无报解消息。现拟即日兴工。赶于四月初间合龙。司库银两。因去年仅发兵饷一季。刻下须补发一季之饷。别无余款可以挪用。相应请 旨敕下户部借发银六万两。赶修河工。俟山东及闽海关之银解到。即行解部归款。臣因要工刻难延缓。是以正月请 训折内。即已预为陈明。兹经详查。再申前请。伏乞 圣鉴训示。谨奏。

### 滹沱河改道北流亟应设法修治疏

曾国藩

窃维直隶有五大河。子牙河居其一。其上游即滹沱河也。该河源出山西繁峙县。入直隶平山县境。径灵寿正定城等县。下抵晋州。前此滹沱由晋州东行。至衡水武强。会合滏阳河。经过献县而后名为子牙河。又径河间大城静海等县。由天津县之海河入海。自同治七年秋初。河从晋州城之闲。改道北徙。遂与滏阳不复相通。因漫及束鹿深州安平饶阳肃宁河间献县任邱保定雄县霸州。各州县均被其患。而文安大城受害最重。俗所称文安大洼者也。维时又值永定河南岸上汛决口未合。下游窜入大清河。致清河日受其累。节节淤浅。臣抵任后。饬永定河道。于三月闲分段赶修。四月初旬南上合龙。又饬清河道挖浚清河口亚古城龙湾村张青口各段积淤。并挑浚府河。修建石闸。厥后永定河北岸复决。大清河亦未能一律深通。是微臣抱愧之事。然二河皆能兴工开办。究亦不无裨补。惟滹沱河未能兴工。一则因藩库难筹经费。一则因该河别无去路。是以久未定议。而文安被害日深。亟思涸复田业。遂会商大城两县绅民捐贖集众。自行兴办。于该县之东隅。开挖进庄引河。由王口归入子牙河。将大洼积水。泄去三尺有余。浅处一律种稻。满拟秋收可望。不料六月中滹沱河上游水涨。来源汹涌。其患仍与上年相等。不特文安一邑。变为洪湖。即大城雄县任邱饶阳安平等属。亦皆淹没田庐。浸占驿路。小民荡析离居。栖托无所。而滹沱既已北徙。旧河断流。向之由西河运盐至顺广正赵等处者。今则舟楫不通。盐商误运。所关亦巨。且文安与雄县交界有西堤一道。文安则聚众筑塞。堵御上游之水。雄县则聚众掘开。以泄本境之水。竟用鎗器械。伤毙文安守堤民夫。七

月九日。迭次争。两造汹汹。相持不决。现虽经委员弹压劝谕。暂停械。而水患未除。争端终不得息。仍恐数县交讧。激成巨案。此皆最切之患。不可不急为修治者也。臣数月以来。博采言。有议改平山县治河以分其势者。查元时曾辟治河自为经流。不与滹沱相合。雍正元年。怡贤亲王亦奏称治河引入洨河。则滹沱之猛可减。然洨河本入宁晋泆。今泆已淤塞。难容巨水。且滹沱挟水至多。亦不待会同治河。方能为患。是分辟治河未必有益也。有议由雄县之辛庄挑引河八王口盐河者。查辛庄至王口八十余里。皆穿文安之境。文安形同釜底。若道滹沱横贯县境。则永远为患。且进庄王口。亦并不能畅泄河水以救目前之急。是辛庄引河更不宜挑也。有议从去年新徙之道。开浚以复其旧者。查晋州下至武强二百余里。河徙之后。一片麤沙。旧道多成平陆。闲有河形。亦若隐若见。绝少大段槽道。势难开挖。且前明至今。滹沱屡次迁徙。从不能挽由故道而行。诚以河因高壅而决。水徙沙停。断难遽还旧观。是故道不能竟复也。有议于南旺村开通引河。以达献县回子牙之故道者。臣派员至该处测量高下。人力似尚可施。惟田亩皆膏腴之地。百姓不愿开河。且由献县修治。上游仍然泛滥。盐运仍然不通。此献县之不宜开挖也。

有议开王村废闸。引滹沱之水。分消西淀。归入大清河者。查大清河地势较高。不惟不能多消滹沱积水。且恐引西淀之水。灌入文安大洼。是开王村闸未必有益也。迭经委员查勘。迄无定议。最后派委清河道费学曾侯补道陈重前往细勘。另筹修治之法。访得城南楼村迤南。尚有乾隆五十九年迄咸丰元年滹沱闲行之故道。自城东门外起。经晋州赵州宁晋之境。计共河路一百八十里。至冀州邵村下会滏阳。河形尚存。其下游且闲有宽至二十余丈。深至一丈余者。虽亦多有淤平。若就此施功。尚可着手。该道等于九月履勘。绘图贴说。会同稟复。臣批令会商藩运两司。酌筹款项。设法兴办。并飭令再赴城一带。覆加勘估。兹据费学曾等于十一月底回省。勘得城新徙河口。水深一丈。面宽七十一丈。接连两岸老坎嫩滩。共长三百一十丈。拟筑大坝以堵塞之。高二丈五尺。底宽十五丈。顶宽五丈。两旁依次递减。惟旁无堤。筑坝无处生根。拟接修土。长九千一百五十丈。计五十余里。以遏旁溢而固坝基。其引河之新开者。拟自城东门外坝前起。至陈村旧河首止。裁湾取直。共长一千一百六十丈以下。接入旧河。闲有平滩。至晋州界止。连前共长九千七百三十四丈。拟挑宽二十丈至十余丈不等。又晋州境内。工长一千二百八十丈。城境内。工长四百丈。赵州境内。工长三千四百五十丈。晋州境内。工长二千八百五十丈。宁晋境内。工长九千二百七十丈。约计估银二十万两有奇。该道等所以不能确估定数者。据称专就引河坝工料计之。其数不过十七万两。惟坝所占之民田。若民闲索取地价。则多寡难以预定。又引河所经之处。应纳地粮。有从前除额今未升科



者。有从前缓征今已起征者。现在皆成熟地。若民闲求索地价。则多寡尤难预定。论大河官工之常。向无价贾民地之理。此费本属可省。然亦须察看輿情。权衡事势。乃能定局。臣本拟于明年二月兴工。急拯文安等处之灾。惟经费太巨。前在天津与运司商酌拟令挪垫银十万两。将来按引摊捐。数年归款。此外尚短十余万两。无从筹措。而访诸众论。皆称修治滹沱河。系毫无把握之事。或谓该河性善迁徙。即就束鹿县志而论。自顺治至乾隆百年之闲。已徙二十五次。一县如此。他县可知。迁徙既无定所。修筑亦属徒劳。或谓滹沱河剽悍激烈。不受约束。堤防愈坚。冲决愈甚。且其下有伏流。往往水尚未至。土已迸裂。居民见而预避。不久即有横流经过。筑堤于伏流之上。断难久峙。或谓滹沱河挟沙最多。质本硇薄。性最松浮。从前怡贤亲王修治之时。亦系旋开旋淤。今仅筑浚河。勉救目前。仍非经久之计。若必远筑长堤。大开引河。不得不议岁修。既有岁修。必设汛官。将来日增无穷之费。而水害仍不能免。臣正虑筹款之无着。而闻此数说者。又恐巨款付之一掷。不得不徘徊瞻顾。然念文安之沦为巨浸。雄县之互相争。及西河盐船之别无运道。又不忍置之不问。反复焦思。迄无长策。兹拟改于明年八月秋收后。筹定经费。再行兴办。理合先行具奏。请旨敕下部臣核议。此虽疆吏之责。本不必重烦廷议。惟水患迫近畿郊。当此众说纷纭。或办或否。或别有良图。得在廷臣工讨论裁夺。则是非得失。可以折衷至当。而迟至明秋。则筹款购料等事。措置亦觉暇豫。所有滹沱河改道北流亟应设法修治缘由。谨会同兼管顺天府尹臣万青藜府尹臣王榕吉恭折具奏。伏乞 圣鉴训示。

请筹办滹沱河道疏

监察御史刘恩溥

臣惟水利为救荒之本。而以工代赈。亦荒政之一端。直隶南路。嗷鸿野。加以晋豫流民。纷来觅食。赈不胜赈。国家思所以存活之。莫如兴工代赈。先治滹沱。今直隶河闲献县任邱肃宁文安大城霸州保定高阳雄县深州饶阳安平深泽晋州无极祁州束鹿蠡县博野正定城等二十二州县。岁遭水患。议者思治滹沱。重劳惜费。或拟从献县南旺村开挖引河。补救目前。此非久远之计也。臣愚以为宜辟冶河以分滹沱水势。塞改道以复滹沱故渚。治子牙河黑龙港河以疏滹沱下游。冶河者。本名甘淘河。源出山西平定州。流经直隶平山县。合于滹沱。滹沱合冶而始大。其初本不相通。元初凿而合之。水势遂猛。延佑闲。正定路请辟冶河自作一流。害减大半。后冶河下流渐塞。复入滹沱。岁有溃决。国朝雍正闲。怡贤亲王治直隶河道。塞冶河入滹沱之道。而引之入洹。汉书地理志注。太白渠首受蔓水。东南至下曲阳入斯洹。大白渠即冶。斯洹即洹。是主元时辟冶分流之说。循汉冶水故道。实得治滹沱之本。今冶与滹沱复合为患。

宜踵而治之。所谓分滹沱水势也。治既分。滹沱势少杀。凡溃决处皆可塞矣。就城县之滹沱改道口。筑一大坝。令仍邵村故道。所谓复滹沱故渎也。子牙河总汇南北二冻。滹沱诸水。终以滹沱为经流。湍悍迅激。浑浊冲垫。最易溃溢。故不疏子牙。则滹沱下游不畅。子牙河至大城县东二十五里汇黑龙港河。亦名交河。今诚浚子牙河修其故堤。浚黑龙港河建双堤口减水坝。则子牙交河。宣泄顺轨。滹沱自畅。所谓疏滹沱下游也。决溢之害既去。然后建闸设堰。水利可兴。拟请 飭下直隶督臣遵 旨迅速筹办。以免水患而恤灾黎。

### 覆陈筹浚滹沱河道疏

李鸿章

伏查直隶通省七十余河。大者有五。滹沱河居其一。源出山西繁峙县。入直隶平山县境会冶河。经城等县下会滏阳河。至献县子牙河达津入海。其至平山以下。正当出山之后。迅流急湍。挟沙壅泥。易淤徙。向无堤防修守。城束鹿深冀一带。南北纵横。皆其故道。然总以滏阳为达海之路。同治七年。由城改道北徙。遂不与滏阳相通。因漫及沿河城晋州无极深泽安平饶阳献县肃宁河闲任邱雄县保定等处地面。祁州博野蠡县高阳束鹿深州亦有毘连之区。而下游文安大城。水无出路。被淹尤甚。滏阳河舟楫浅阻。盐货难行。臣经详查委勘。拟辟冶河。复故渎。以澹沈灾。而工程殊无把握。按汉书地理志上艾县注。绵蔓水东至蒲吾入虡池。绵蔓即冶水。蒲吾即平山。虡池即滹沱。是冶水本有入滹沱之路。非元初凿而始合。又元史河渠志。至元三十年。正定路请辟冶河。越三年为元贞元年兴工。越十四年为至大元年冶河口淤塞。复入滹沱。嗣后旋辟旋淤。我 朝雍正三年。怡贤亲王虽有塞冶不使入滹之奏。并未施工。是元代即已仍旧合流。非近时始合为一。凡治水必以地势高下顺逆为衡。据勘旧冶河底。高于现行之河水面数丈。低昂相去悬远。势虽逆挽而行。而冶河口至入滹沱十里之闲。则上高于下数丈。水性就下。自然奔入滹沱。恐非坝工所能抵御。且旧冶河须会洺河入宁晋冻。今冻已淤垫。亦不能容巨水。其河身三百里闲之浅隘。更无论矣。此辟冶河之难也。城滹沱河。据勘前年盛涨之际。走溜河槽。宽至七百二十丈。深至一丈一尺五寸。而同治七年以前故道。现在至宽不过三十五丈。窄者仅二丈。至深不过七尺。浅者仅一尺。其闲淤成平地者不少。河头高于现行河底一丈一尺有奇。通工二百里。无从挖起。曾国藩前有挽复咸丰元年以前邵村故道之议。里数不甚相悬。闲有宽深之处。当时委员仅拟挑河宽十余丈至二十丈。深数尺至一丈。连坝工已估需银二十余万两。旋以无款中止。此时非再加宽深。不能掣引大溜。而博访众论。谓该河剽悍激烈。迁徙靡定。自来不受约束。堤防愈坚。冲决愈甚。其下又有伏流。往往水尚未至。土已迸裂。立坝于伏流之上。势难久峙。挑筑亦属徒劳。此复故渎之难也。舍

此二者。别无善全之策。况直省连年灾歉。库储空虚。商民交困。实无财力议兴大工。近岁量就赈款匀拨。以工代抚。仅于河献文大等处。开挖引河。修筑堤。俾出路稍畅。旁近民田。略可拦护。并酌修子牙河堤。议疏黑龙港。以为逐渐经营之计。直隶河务废弛已久。五大河中之永定河大清河北运河南运河。率多淤浅坍塌。皆关民生利害。又不能不并顾兼筹。随时设法补救。且奉拨赈款。本以分给灾区。其应赈者。非尽沿河之民。势不能趋集一隅。皆令供此一役也。

查勘献县河务并拟办工程疏光绪十年

徐树铭

窃臣前因献县城西四十八村。自开新河。堵塞古洋。各村被水。疏请保卫。于本月初六日奉 上谕河务关系民生亟应相度利害以弭水患即着徐树铭驰往该县详细查勘应如何妥筹保卫之处奏明办理等因。钦此。由臣衙门钦遵知照到厂。当将起程日期。并随带厂员具奏。初十日奉 旨知道了钦此。臣即于十三日自庞各庄起行。于十八日行抵献县西之臧家桥行舍。旋赴献县城西查所开之新河。及古洋河之水。自西南深州安平肃宁县境。至献县宋家口。出河闲县之八里桥。折而北行。向由任邱之五官淀。雄县之蒲淀。出赵北口以东之柴火淀。长二百余里。自乾隆二十八年开浚以后。及今百有七年。逐渐淤塞。咸丰年闲。自城县之楼上村决口。河流迁徙八十余次。旁薄于深州饶阳。泛滥于任邱雄县。分注于大城文安。旁溢于霸州保定。而为民害。今则一律流通。北岸之民。狃于因前堵塞古洋河之小效。不顾南岸之受害。而工程既多。其下又迫于千里长堤大清河之盛涨。亦必难以宣泄。莫如就河闲县八里桥折而北行之处。引而北行。顺水筑堤。由官庄洼出念祖桥出臧家桥。凡以入子牙河之下游。总计不过百十里。水分则挟之使出而不为侮。势顺则导之使入而不为拒。规复故道。深浚之使有容以缓其势。沮遏横流。坚束之使循轨以澹其。九州岛县咸资保卫。而下游治矣。其在献县城西四十八村。上年被新河倒灌者。于村北筑堤至西岸。加高培厚。补完缺口。一律坚整。其村西古洋旧河。受滹沱泛滥之水。迁徙无定者。统疏为一河。引使归槽。兼杜两水泛滥之患。又于村南受武强饶阳坚涝沥淋之害者。就元昌楼以南。开挖引河。分泄其水入古洋滏河。而于村之东北隅万家寨双村地方。各建一闸。以资宣泄。兼防倒灌之害。而上游四十八村亦治。又以子牙河受南北冻溢弱之水。兼受衡水武邑交河等县之众流。溜急涨满。拟开浚旧有之支河。自完固口以下。至于静海。择要修浚。以分泄子牙之水。而子牙河顶托之害亦治。至四十八村上一年倒塌房屋。查计一万五千余间。现存八千四百二十三户。共四万一千二百十八口。按章计口给资修葺。计应一万五千余闲。议开支河。如有民地。应准给价。仍照例疏请豁免钱粮。所

在丛冢。应飭设法避让。不得压令迁徙。其零星冢墓。有自愿迁移者。官为资助。上年献县城西民。有被伤者。应飭各亲属一律掩埋。由地方官散给银两。其南北两岸绅民。飭令永远各具甘结。嗣后不得再滋事端。所有枪。谕令实数呈缴入官。嗣后如有藏匿。照例惩治。原防新河船。概行裁撤。不准留泊新河。拟移驻文武汛官分朱家口南北两岸。原堵古洋河之横坝。应俟河身开通后。再行改筑石坝。分三城之流水入子牙。不得预行开通。使下游开工有所窒碍。应用石料。一面采办。以便及时修理。署天津道刘树堂。委办下游河工候补道金福。曾署河闲府知府卢应楷。咸至差次。臣与该道府等体察情形。详加商榷。意见相同。应否 飭下直隶督臣李鸿章顺天府尹臣毕道远周家楣核实估计。赶紧筹款办理以资保卫之处。恭候 圣裁。

### 遵查献县河工实在情形疏

李鸿章

窃臣钦奉光绪十年九月二十九日 上谕。都察院奏直隶生员杨廷昕等呈诉毁坝改河关系民生利害请飭覆勘一折等因钦此。并准都察院工部咨送杨廷昕等原呈图说。暨府尹臣咨请确查主政会办前来。臣查献县河工自徐树铭具奏后。迭据献县北岸及河闲肃宁任邱雄县。霸州保定文安大城等九州岛县绅民。赴臣及府尹臣并各该道府州县衙门纷纷呈诉。大致谓原开献县新河有益。现拟开坝放水有害。业飭天津道等勘议在案。钦奉前因。臣复遴派天津道季邦楨署清河道刘树堂津海关道周馥候补道吴廷斌前往督同官绅逐细查勘测量。体察地势民情。据实具覆。兹据季邦楨等禀称。查杨廷昕等原呈。谓徐树铭拟于献县朱家口建石坝。分滹沱河之水。过八里桥官庄洼出念祖桥入子牙河。地势不妥。且谓八里桥低于朱家口一丈有余。官庄洼底与子牙河底相平。地低则难于地中挑河。必在地上筑堤。一遇盛涨。水势建瓴直下。必至崩溃。南岸溃。则河献肃三百余村尽付波臣。北岸溃。则献县以下九州岛县尽成泽国等语。是八里桥官庄洼两处地势高低。为此案减水一大关键。该道等带领熟悉工程委员。由朱家口下至八里桥东五十二里七分。俱从古洋河身测量。实上高于下一丈二尺二寸。八里桥平地至官庄洼四十一里。实上高于下一丈二尺。官庄洼至念祖桥十五里。计洼地高于子牙河底一丈九尺三寸。此一百八里之闲。总计上高于下四丈三尺有奇。势若高屋建瓴。是以一闻开坝放水。民情惊惧。递呈之杨廷昕等数十人。均至该道行次。并另有绅民曹靖邦等六百六人。哀恳免其开坝。又递呈一百二十二纸。其河闲府县及该州县亦各往见。或具禀投递。该道等详加询问。金谓滹沱本入子牙河。自同治七年。由城北徙。傍入古洋河。该九州岛县常遭昏垫。幸于光绪七年。经前清河道史克宽在朱家口筑坝。挽复子牙故道。民庆更生。今若开坝放水。挑一百八里之减河。增二百余里之新堤。无论官守民守

。俱属不易。且减河之南。有河献肃三百余村。夹裹在内。总使不决。而东迫于子牙河堤。西迫于减河堤。南北两堤又复相交。沥水亦无从宣泄。即或酌建闸座涵洞。一遇盛涨。水面高于平地。断难启放。若漫决则水势更大。民命莫保。所谓南岸溃则三百余村尽付波臣也。减河之北。则为古洋河旧道。地本洼下。水所必争。堤防偶一不支。则北岸一带。复成巨浸。前功尽弃。滹沱强悍异常。人力几何。安能必其三分北而七分南。所谓北岸溃则九州岛县尽成泽国也。又有八里桥至念祖桥开河之地。旁绕四十六村。坟墓一千七百五十余家。平原沃野。小民恒产所置。其谁愿失业。古洋河本元时漳水所决。迄今五六百年。两岸庄圃联接。耕种已久。小渠断港。盛夏偶为野潦所入。东汇于五官淀而止。绝无去路。非经流之大河也。若恢复深通。滹水浩瀚。立泻古洋河。两岸必仍遭漫溢。又大洼内之水。至今尚未尽消。而人人所共见者。总求保全大局。无所偏倚等语。

该道等见各绅民逐日环绕哀恳。实属利害切身。查近年曾请在献县挽滹水入子牙者。略与徐树铭官庄洼之议相仿。皆因占用膏壤太多。未敢兴办。史克宽所开之河。由朱家口至臧家桥祇三十三里。非徒以工短费省。亦因惜民地故也。至建石坝减水三分之议。曾经上游绅民请准拟办。嗣因下游九州岛县民情不顺。遂即停止。是徐树铭开坝减水一节。皆当日拟议难行因有所未便而复罢者。参稽往牒。博访舆论。测量高下。于地势民情。实有窒碍。并非杨廷昕等藉词阻挠。该道等复至献县臧家桥以上。原开新河两岸。周历勘问。新河系由西而东。上年滹水异常盛涨。不能容纳。分绕四十八村。坍塌房屋不少。并有损伤人口。灾余情景。尚觉凄凉在目。据绅民马荫丰等面恳开坝减水圈筑护堤开挖引河三事。当谕以开坝减水。有碍下游大局。该绅民旋亦无词。至圈堤绕护。四十八村长九十余里。西南面紧接滹水来路。防守不易。古洋河北堤。亦殊吃重。似非万全之策。饶阳之民。并以阻扼水路为虑。而献民因徐树铭先有筑堤之奏。求之益力。遂将金道福曾展开新河南堤放开下游水路之议。晓谕绅民。连日督同官绅。妥为商酌。始据饶民王之瑄等具呈。请听献民筑堤。惟堤身不可过高。漫决之后。水路难出。其患不可胜言。祇宜能御凌汛。伏秋可保。虽无大利。亦无大害。史克宽当时薄新河南堤而复留缺口者。正为四十八村泄水计也。其金福曾原议展宽新河南堤之工。即在圈堤工内。应远距新河北堤一二百丈以外。并拟将原开新河尾。略向北展。另筑北堤约六里。上起万家寨。下接距臧家桥二里之河湾。庶尾闾益宽而且顺。至引河系原开新河以上大洼。由献县上通饶阳之道。即滹水来源。史克宽办已及半。因无费停罢。现饶民合词恳请接挖。以竟前功。亦即徐树铭原奏村西泛滥之水疏为一河之议。如遇水小。可使引溜归槽。应仍照史克宽稟定原案。挑至小堤村为止。一律挑宽十丈。

至四十八村呈缴枪给领坍塌房价埋葬银两。俱经河闲府督同印委办结。其补给新河展宽地价豁免钱粮各节。现仍飭查分别办理。刻下新河水面低于两岸数尺。坚冰一片。四十八村地亩。俱已涸复种麦。民情安谧。绘图贴说稟复前来。臣查滹水本入子牙河。自同治七年北徙。漫归古洋河。该河并无出路。沿河州县。迭被沈灾。民困已极。臣与官绅几经筹划。始于光绪七年奏开献县新河。挽复子牙故道。其上游四十八村。本系滹水来路。仍有漫淹之患。然与下游九州岛县相较。其利多害少。实不可同日而语。徐树铭悯念四十八村水患。因拟开朱家口北坝减水至念祖桥。与直省官民初议略同。惟前经屡次相度。皆因不便而止。今飭派该道等督同地方官绅详细查勘。实于地势民情。多所窒碍。徐树铭续奏。亦谓下游之民。既称北坝足资保障。应从民之欲。此工自应毋庸置议。惟上游四十八村。仍当设法补救。迭经臣奏明飭办有案。现议围筑护展挑引河二项。连闸工。约需银五万两上下。应俟春融冰泮。由臣派员覆加查勘。妥细勘议。有无通变之处。分别筹款酌核办理。总期有裨民生。无碍大局。所有确查实在情形。除绘具图说咨送军机处备查外。理合会同兼管顺天府府尹臣毕道远。顺天府府尹臣周家楣。恭折合词据实覆陈。

争堵漳河决口书代大名道富敬斋禀戴使相

包世臣

窃职道于上年除夕。将大名等四县被漳河决口卫河旁泄各水成。及上年水势直趋郡城。恐掣动大溜害及城池。并应否堵塞冯宿村决口加宽浚深窦公河各情形。专丁驰呈中堂。并抄稿禀明直督宪在案。新正初四日丁回。接奉中堂钧谕。初六日会同豫抚宪由永和田市一带查至楚旺镇等因。职道旋于初八日督同该管守令驰至楚旺迎谒。蒙中堂面谕。冯宿村决口以下。并无河槽。现拟将正河挑复。而新决口门且不堵塞。使漳河两行。各走五分溜势。试看一年再商。其窦公河自宜加挑宽深。惟查该处向系盐务自办等谕。伏惟中堂熟谙河防。恭膺特简。自必会同豫抚宪筹划尽善。职道守土下吏。岂容妄参末议。惟是大名地处下游。上年受害实为切肤。恭读 谕旨内有漳河关系直豫民田之语。特遣中堂前来相度。是直省灾民不堪浸下情。已蒙 圣明洞察。若职道隐忍不言。则无以上对 圣主。而又何颜以见黎乎。职道前禀冯宿村决口之水。淹及大名府附郭两县各村庄。袁村坝旁泄之水。淹及清丰南乐大名三县各村庄。共计二百数十村庄者。专指现被漳卫两河水患而言也。其实清丰南乐。上年被水轻重不等。尚有四百余村庄。皆因袁村被水夺占新开引河。使各村庄积雨无处宣泄。以致被水。而肥乡广平各县之水。向由大名县境宣泄。亦因漳河横决。顶阻去路。倒流上泛。皆成巨。合而计之。上年因漳卫两河以致失收者。不下二千余村庄。约计抚恤大赈修费。以及蠲缓银。米不下二十余万两。又大名北

境之红花堤。被漳水漫决。淹及山东之馆陶等县。尚不知有若干村庄。职道因本境上年麦收尚好。一季被歉。民力尚可支持。是以今年未请展赈。若听冯宿村决口之水。试行一年。下游各州县民田。必又试荒一年。浸之民。次变为极。势必展赈。不但数百万生灵转展沟壑。蒿目伤心。而赈恤所费。必比上年加倍。公私两困。何以堪此。若竟掣动大溜。东北直趋。贻害郡城。如从前魏县广平县两城旧事。职道职司守土。岂能当此重咎。查河不两行。一边掣溜。则一边挂淤。漳河古有三道。北道由磁州邯郸北趋滹沱河。中道由肥乡广平东趋东光。南道由魏县迤东趋山东之馆陶入卫。此皆天成河槽。而百余年来。北道先绝。中道继之。南道又徙至窰公河挟洹入卫。势不两行。已有明验。此时若挑浚正河。走溜五分。其余五分。听由决口漫行。查正河陡折向东南。旁有堤岸约束。断不能如决口直趋东北横溃漫行之畅。是水发之时。大溜必趋决口。正河仍前淤垫。则挑浚之工本。已归虚糜。

况往岁袁村旁泄。皆归咎于漳河顶阻。上年漳河北决。卫水独行。而仍由袁村泄入引河。至汉河嘴归道。是窰公庄一带浅窄。卫行不畅。以贻害大南清等三县民田。尤有明证。职道愚昧之见。冯宿村决口以下至庆丰庄。六十里之闲。现既一片漫漫。自数里至一二十里不等。断不能筑堤导水。则必宜堵塞决口。挽回正河。将浚出正河之淤。就两岸旧堤。加高培厚。其窰公河估挑宽深。亦将浚出淤土。创筑袁村坝一带东西两堤。至漳卫合流之后。河身如有窄狭之处。一体加宽。使能容受。其入职道境之张二庄以下至汉河嘴五十里内河身。比较下游一带。皆形窄狭。查河身过汉河嘴。即宽至二十丈以外。从无漫溢之事。而迤上河身。止宽十四五丈不等。窃拟加宽五丈。使与下游一律。其窰公河既系盐务随时挑浚。此次若估明土方。移知盐政筹款。归入大工妥办。在盐务并出数年经费。得免岁挑岁淤之烦苦。想亦磋商所乐从也。惟是展河创堤。经费不无稍繁。然亦断不至浮鹺续办蠲赈之数。如所稟实有窒碍难行。敢乞中堂明白批斥。以开愚蒙。而职道亦得奉钧示以晓谕黎矣。

覆吴棣华按察书

包世臣

月前在半壁店行营。承以本年直隶被水至重。身居其官。即未能兴水利。要必先除水害。委问设施之要。世臣多识先达。如是用心。如是立志。殊少其人。阁下蒿目灾黎。不欲负职。苍生之幸也。比以畿东畿北虽属旧游。而直隶大川皆来自西南。未习地形。不敢摭袭前言。妄行陈说。近就食大名。沿途询问。目验水。心测水理。用悉愚见。以备采择。窃谓燕齐水患。与吴越异。吴越灾由于天。而燕齐则造自人。天为之。故害。人为之。故害数。夫水有源委。委之深宽必倍于源。乃能宣蓄以备旱潦。不为灾害。今燕齐以运河之故。中地高

筑两堤。拦截水路。使东堤以东之水。西流至东堤根。西堤以西之水。东流至西堤根。皆止而不行。无所会合。泛滥田亩。以待渗漏。而燕境西北。又皆大山深谷。亘盘互。山闲之川。知名十数。诸大川中。其源远性悍而至为患者漳。自乾隆中南决三台。挟洹入卫。东合汶以北迎白河。白河合塞外诸水。至密云会潮河。至通州会海淀。至天津三汊河。南会卫。西会浑。以东出大海。滏阳出磁州。东北合洺水。又合泚水。滹沱出繁峙。东合小水百数。与滏阳会于大陆泺。以北入浑河。唐河沙河滋河源皆数百里。东合为龙河。涑水白沟合于易水。会猪龙以入浑河。浑河由东沽出三汊河。与卫白会。而大清河宽止七八十丈。上承来源。盛于委者十倍。其下游又被海潮顶阻。是以雨泽稍多。无不立致漫漫。故曰造自人而害数也。为今策者。惟有穿运堤为十字河。使诸大川各自为委以遂其性。而后可言除害耳。说者谓漕运为国脉所系。连樯五千余艘。出一线之运河。常恐浅阻。焉能穿堤以议泄哉。然粮艘惟江广为重笨。吃水才四尺五寸。若测河底留水五尺。十字河头为滚水坝。坝脊高于河底五尺。则水虽分泄。而船仍无滞。若谓十字河掣溜。恐碍船行。则每遇大水。两岸缺口常至十数。重空衔尾行走。况此有滚坝以限水力者耶。山东有四女寺支河以减汶。卫河至滄州境。始有减河二道。其坝脊亦高。不能鬯泄。按南皮有土名老黄河者。槽颇宽深。上接德州之老虎仓。宜在此处开引河建滚水坝。而于滚坝上下二十丈之闲。各建单孔闸一座。使闸水交于坝下。擎托减水。免致跌塘。有此一坝两闸。则卫河虽西合漳洹。南合汶。可无泛滥矣。南皮之北。滄州之南。其闲有五龙堂。系九河古迹。崖岸犹存。去海止数十里。宜于交河阜城之闲。相度地势。开引河抵卫。西岸或为通河。或作滚坝。而于其东岸斜对迤下处所。各建滚坝一座。必在迤下斜对者。恐十字径穿力猛。坝上下俱建两闸。以导滏阳。其青县旧有滹沱支河入卫。宜加修浚。于其对岸迤下。亦建一坝两闸。以导滹沱。使滹沱滏阳与浑河分流。又相度东安。另开引渠。穿白河达香河境。使浑河分支自入于海。则大清河所受之源无多。而归墟畅顺。上游郡邑。不致阻遏涇潦矣。至大陆宁晋二泺。东西二沽。受淤阻水之处。前哲朱文端裘文达高文定方敏悫经理甚备。稽成案以制时宜。足以收效。昨见磁州志。载故知州贵郡人蒋擢。于康熙中开渠艺稻。为利至今。其事当可仿行。今送一部。又世臣前有庚辰杂着四一篇。专言此闲水利事。或有可采。亦抄送一通。伏惟垂察。

上李伯相论畿南水患书

王炳燮

永定河仅恃堤工。久失疏浚。以至受病日深。河身高仰。非得实心任事熟悉河务之人。精详测视。澈底施工。诚不足为一劳永逸之计。然畿南水患。不徒在



永定一河也。盖水之为物。必有所蓄泄。斯不患其涨溢。假使各处淀冻。一一深通。各州县多有沟渠。虽遇暴雨。下游不及宣泄。而水有所容。亦不至泛滥为害。纵泛滥亦不至害若今之甚也。昔陆清献宰灵寿。多开沟渠。人非议之。后值水发。独不为灾。是其已事。某向曾经过西淀。见淀水淤浅。多有占种芡芦芋栗等物。居民无知贪利。致沙停水浅。滩涨日多。恐各淀亦皆不免同此情形。似宜俟水势退落。周视各淀冻。择其淤浅尤关紧要处所。大加疏浚。以工代赈。目前救活饥民无算。而日后庶免垫溢之灾。当今要务。似无逾此。至各州县离淀冻较远之区。亦宜及时多开沟渠。设立涵洞。平时蓄水以资灌溉水。多开放有所宣泄。民闲耕种不至全恃天时。所谓收水之利。即可以免水之害。亦在人设诚致行之耳。夫子痼疾在抱。为民请命。不惜多方筹划。为奠绥黎庶之谋。至诚感格。天心助顺。不独消弭灾沴。即意外非常之虑。亦当消遁于无形。是可为苍生庆幸者也。蒙谕勘视大悲院地基。昨往周视。其处前扼三汉河口。白河水绕出其西。东南有贾家沟。北有塌河淀。建城为守御计。似得形便。惟现在积水未消。西南干地。较西沾为多。而东北洼坑处所。水深有至丈余者。平地水亦深至三五尺不等。其下土肉坚疏厚薄何如。将来筑基圈建是否合宜。均难悬揣。请俟水退后派员详细察视为妥。愚昧之见。未知是否。统候钧裁。

### 上李伯相论旧运河修防书

王炳燮

本月十六日。面奉钧谕。于北运办工。就便查勘张家湾旧运河堤情形。据实稟复。并蒙掷交通州武清河道图一纸。俾令按照查勘。某遵于二十二日。由南蔡村泝查向北西路。经新庄小幼庄张冈庄刘庄厅上伏头牙虎寨东丁西丁杨房田户等处。一路访问村人。佥称该处上下数十村庄。连年被张家湾决水灌入。淹没田地。颗粒无收。居民饥毙不少。察验民情。实多瘠苦。其河西务安平马头数处。询之土人。多不了然。盖东傍运河。地势略高。故受害亦微也。二十三日。查至张家湾烧酒巷里二泗一带。里二泗临旧运河。有佑民观一所。规制宏敞。建自胜朝。有康熙三十九年仓督石公碑文。述奉命修堤事。现存堤。高止四五尺。宽仅丈余。上年决口六处。约二百丈。正在修堵。查该处河身浅窄。上受马驹桥南新闻两路来水。下通运河。每当伏汛。不独上源洊至。即运河水亦足倒灌为害。北岸村落无多。且沙阜树木。所在林立。尚堪护御。南岸堤卑薄。最易冲决。虽有凤河当其西南。无如淤浅不足容纳。决入之水。泛滥无归。遂至百数十村田庐。胥遭浸溺。数十里利害攸关。诚宜任令及时修防以资保护者也。窃思行水当使其通流。而救弊务求其要害。该处上游南北两堤。相距甚宽。自三四十丈至七八十丈不等。至上店村南筑有横。偪入河身。接筑长堤百

数十丈。南北相距不及十丈。当盛涨下趋。浩瀚之势。至此窄束。不获畅行。必至旁溢。此里二泗以上堤所由以次溃决也。北岸居民。不利南堤。是固然矣。议者或谓伏秋盛涨。得此旁泄。北运转保无患。是殆不然。我 国家爱育黎元。河漕并重。从无不恤民瘼之事。况漕运利病。全不系此。又岂有坐视病民而弗救者乎。今于人情偏执之中。求平允两全之计。莫若令上店村里二泗南北两。各展让一二十丈。使河道宽阔。水得畅流。不与水争地庶几水不为害。南北两岸。均可无虞也。愚昧之见。未识当否。伏候钧裁。

### 与吴清卿论治永定河书

王炳燮

永定河复遭漫决。虽曰天灾。亦历来专务堤防之积弊。胜朝以前。本名无定河。发源太原之天池。过马邑会雁云诸水而东趋。两山夹之。至石景山东。地平土疏。势遂冲激。明以前惟芦沟有石堤数百丈而已。芦沟以东。任其冲流荡漾于五淀。合清河奔汉口以达海。小民知其迁徙靡常。南北数十里闲。咸让而不居。无敢与水争地者。虽有盛涨冲漫。为害尚希。自 国朝于襄勤以后。接筑大堤。至乾隆年闲。凡四次而后长堤外束。二百余里闲。水不得逞。然始犹疏防兼施。至嘉庆闲。节挑河岁费归堤岸。而疏浚之工遂废。迨兹五六十年。芦沟以上。愈冲而愈深。下游沙土。愈淤而愈高。每遇汛涨。下游不及消泄。漫溢冲决。几于无岁不然。又民居附近堤岸百数十年。生齿已繁。垦种无隙。忽遇水灾。害患尤亟。今欲举百数十年淤积沙土。一律挑使深通。非运沙土至两堤以外。一遇水涨出槽。挑出之沙。仍随水势荡入河槽之内。虽挑与未挑同。徒费多金。无益于事。然欲运至堤外。则两堤相距自数十丈至一二百丈不等。上下百数十里。安得如许金钱。以供挑力。故议者每以改流之策。为当今治永定河急务也。于南堤之外。平地挑河。即以所出之土。创筑新南堤。而以已前南堤作为北堤。顺水之性。导使下趋。浑流之害。庶稍纾乎。计其所费有六七十万金亦可集事。第民田冢墓所在。浮议易起。非出自 宸断。别筹款项以给小民。终无能任其事者耳。

### 荅吴六符问东明事宜

徐志导

一不可轻易下埽。以免岁修多费。盖埽未有不坐蛰者。平蛰则愈蛰愈实。倘蛰而前高后低或前低后高。则将走矣。

一砖坝最好。即系前人碎石坦坡之法。砖虽不如石。然亦可用。山东屡试皆得力。用以偃溜。顷刻可成。惟溜刷此处。须在此处上游相度形势。将砖抛作坝形。又必须直出河心。方能掣溜。用以保护埽根亦妙。回溜大漩。最易搜根。亦宜抛砖御之。

一溜势偶尔偏城。城有坐蛰之处。亦属无妨。盖既坐蛰。则又实矣。但设法偏开紧溜。立刻挂淤。无足虑也。

一溜势不紧。岸旁微有冲刷。则用挂柳之法即佳。法用带叶柳枝钉桩。挂于岸边。浮于水面。以次排比。水力即柔。

一但见对岸坐湾。则溜必斜趋此岸。情形吃重。将对岸坐湾之下游沙嘴挖去。则溜自直。亦一法也。

一御溜之法有三。曰埽。曰挑水坝。曰引河。然引河有十挑九不成之谚。断断不可轻举。

一或谓东明每年水浸。城根已酥。此说非也。防河者相传。年年水到堤根。此堤断然无事。又或在水内坝取土。其工价例定较旱工加倍。盖土性无水即松。浸水转结也。未达物性而轻持论。可乎哉。

一或谓河淤逐岁加高。城必日见卑矮。终不可保。此说亦似是而非。去年盛涨之时。以篙测量中泓约深三丈。安得谓河身垫高乎。且以水平较准盛涨时。外水高于城内平地三尺余。此可试验。非托空谈。至于岸旁积淤。更属求之不得。岂反为害乎。或又谓前年未淹之地。去年乃淹。是垫高之明证。不知垫高之处。虽然有之。乃因此处垫高。则水势不趋此而趋彼。故未淹之地忽淹。系属彼盈此绌。并非一律加高耳。况河性善变。其未决以前。在堤内行驶。本系月异而岁不同也。总而言之。即使经费不充。城多塌陷。则盛涨之时。水乃入城。小户土墙。自有摊坏。居民必渐迁移。一二年后。因势利导。无力者资助之。无归者安插之。斯可议迁耳。盖城内住屋皆高于街道二三尺不等。西门则地基更高。断无陡决灌城淹毙人命之事。此可以水平旱平如法比量。非同臆说也。

## 卷一百十一 工政八运河上

### 淮黄济运议

沈兆霖

黄河从古为中国患。然自宋以前。不过治河而已。至宋则分为二。曰河。曰淮。明复分为三。曰河。曰淮。曰运河。夫上世专去其害。因收其利。犹且利不胜害。今则去害兴利并为一事。欲去其害。难乎为利。欲留其利。难乎为害。而究其弊。则运河病在河。河病在合淮。而淮又病在合河以入海。夫古之河道。东北达于海。其由淮入海者。惟汴泗之水耳。然禹犹疏九河以分其势。而水患始定。殷之世。河圯矣。犹未徙也。周定王时。河徙矣。犹未决也。汉文帝武帝时。始决酸枣瓠子。河决矣。然始趋东南。继仍归东北入海也。东汉修汴筑堤。从荥阳至千乘海口。计千余里。河复由东北入海。合禹治河故道。于是

东汉至唐无河患。至宋仁宗时。河决大名。神宗时。河决澶州。北流断绝。河渐南徙。至元明闲而河全入于淮矣。礼曰。四渎视诸侯。渎者独也。以其独入于海。故江淮河济皆名以渎焉。若以一淮而受黄河之水。是合二渎而为一也。然今既资以利漕矣。则往者贾让诸人随时制宜诸策。在当时虽或可行。而今日未必皆便。非惟不敢导之使北。抑且必欲捍之使南。捍之使南。则漕安而河流愈不可测。若导之使北。则虽与河合入于海。而忧又在漕。故古之河患小。今之河患大。古之治河易。今之治河难也。然则治之之法当奈何。曰。治运河之法莫急于浚。治河之法莫妙于分。治淮之法莫善于导。夫运河三百余里。西受淮水。水清无害也。若北受黄水。东泄于江。则由天妃闸而入。水一石。沙五斗。汹涌急泻。其沙尽入运河。河狭水缓。欲不淤塞而不可得。积淤成板。河身日高。则必有泛滥之势。宜及时疏浚。使河底不致壅积。沙淤。庶可受以清刷浊之利。而输挽得以不阻。此治运河之法也。若治河。则前朝河臣因黄水暴涨。阻遏清口。致淮水不能入闸济运。尽泛滥于高家堰。堰势告危。高宝诸湖横溢。议于清河县黄家嘴地方。挑开支河。以分黄势。淮遂顺流入闸。不为高宝害。具有成效。故宋濂之言曰。河流合则势悍。分则力弱。譬犹百人为一队。则其力全。若以百分而为十。则顿损。又以十各分为十。则全屈矣。由此论之。窃谓治河莫如分。然上流治而下流未治也。必使淮趋清口。会大河入云梯海口。然后无虑。而海口为潮汐往来之地。万不可浚。惟有善固堤防。如平江伯筑堰。起武家墩经大小。以捍淮东侵。筑堤。起清江浦沿池山柳湾浦。以制河南溢。使河不得不入淮。淮不得不会河入海。而淮始治。是治淮又以导淮为急。夫水之所击。不能不溃。溃则泛滥。土之所淤。不得不塞。塞则迁徙。此必然之势也。今以奔流之黄河。而尽藉淮为注泻之区。淮复合泗沂诸水以同入于海。欲运河不受其害得乎。故治运河者。唯在以时疏濬使不淤而已。治之之法皆在河淮。河淮治。则运道自不致于见夺矣。若夫前朝之制。天妃闸本有漕行则开过则闭之策。用水之利而免沙淤。计诚深远。苟能参而行之。不更善哉。

### 与友人论不宜引黄济运书

陈文述

高堰溃。洪湖涸。运河无来源。粮艘无以资浮送。客有自浦来者。言有引黄水入运河济运之说。以愚度之。窃曰未可。黄水入运河。即往日之倒灌也。倒灌之弊。小则扞塞河口。大则淤垫河身。万一掣溜。其患更巨。是以每年重运过后。即堵闭御黄坝。上年河帅获咎。即以失此机宜也。夫黄水入运。淤垫河身。清河畅行。亦资冲刷。乃河工习见之事。独所隔碍者粮艘耳。嘉庆丁卯。夏久不雨。淮水弱。黄水入。运河壅焉。其时江浙粮艘咸渡黄。未过者江广尾帮

七百余艘。停泊运河。不能牵挽。秋初犹舳舻相望。不得已。乃议截留归江省州县平糶。次年搭运。江省州县因此增累。竭数年之力。始能弥补。此当日所目击者。然此不过全漕十分之一二。所累者。不过江省州县耳。通仓度支。尚不因此过形支绌也。今则全漕数千艘。胥赖此河运送。虽有节节收束之议。然水性弥常。恐不可恃。似宜别为未雨绸缪之计。海运之议。事亦易行。惟事属创举。恐无此力肩巨任之人。则莫若即引黄济运之说而变通之。夫山天然诸闸。所以泄黄助清。即以助清济运也。创于靳文襄。非至急不得妄开。今日情形。亦云急矣。赶紧修复石工以蓄清水。三四月闲。清水足用。固甚善矣。否则酌量形势开之。沿途停蓄。澄清入湖。尚不致过于淤垫也。助清济运不犹愈于引黄入运之流弊更重乎。乌菟之言。是否有当。伏候采择。

此甲申冬闻引黄济运作也。乙酉春至浦上。知开御黄坝黄水入运。束清坝首当其冲。工不固。坝溃。大溜入洪泽湖。新挑五道引河被淤。幸即抢筑堵闭。而太平引河河面宽阔。河溜曲折不定。溜不至处即浅阻。粮艘多与浅值。乃自御黄坝内。筑对头坝以束溜者百余处。用料约三千垛。河溜始束直。风亦顺。舟得畅行。予于三月初八日返棹。连日过船百余。窃幸风水顺利。当计日可毕。孰知风汛如故。而河水骤长骤落。长则沙随水长。落则水落而沙不落。淤倍易。至四月杪。过船二千八百余艘。未过者尚千八百余艘。夏至节届。御黄坝不能不堵。且河底淤平。即不堵。而黄水无从入运河矣。自清江至高邮二百余里。粮船衔尾停泊。陷泥淖中。不得已。于高邮筑坝蓄湖水以养船。而上游河底淤高。湖水不能至。不得已。车水入坝以养之。夫以百数十里之河身。藉水车之力以济之。其无益也明矣。既无水以养船。则船身燥裂。米多霉烂。昔之议从高头驳运者。今改为从高邮驳运。暑雨不常。陆路转运百余里。劳人费帑。得不偿失。且下河各县插蒔之际。仰给运河之水。今涓滴不能下注。坐误种植。赤地千里。米不得进。船不得退。田不得种。河不得挑。未来之患。作何情形。尚不可知。此不特非当局诸大府意计所及。亦非旁观意计所及也。及今思之。即决计不行海运。江广粮船暂泊瓜洲以观形势。似亦进退较便。乃并力催趲。衔尾接触。相率而坐待损坏焉。事后追悔。已属无及。而前事之失。后事之师也。爰详着之以待后之人有所鉴焉。乙酉五月记。

#### 前因时论二十四高堰

吴铤

昔陈登为广陵守。筑高家堰。盖将以御淮也。至黄河南趋以注于淮。而高堰遂并以御河矣。以一淮受黄河之冲。清口又合汴泗水以入于淮。其势必不能支。然淮之所以奠安。而不至东侵者。以高堰为之蔽也。盖淮水势广。故波急而易冲。身高。故势险而下注。自 国家引河济运。每岁至冬时。蓄水洪泽湖。以

为济运之计。且黄河挟淤沙以行。易为壅滞。亦必得淮水以刷之。至引浊入清。深不满丈。故淮水不至泛滥而无害。而高堰亦可恃以无恐。夫高堰为千余年不拔之基。至万历时。淮水由黄河清口决入。故潘季驯因陈登旧基以修之。而淮扬以南。不至受淮水之害者。恃有此也。昔季驯修高家堰。凡三年而后成。每铸一石。俟其坚燥。然后以次递加。故其力倍艰。其功倍远。若以数千丈之石工。而克期于旦夕。则所历之时省于古。然季驯始筑时。建议停运。俟堰成功而后复。若以漕运为不可久罢。而欲堰之速成。措诸盘石而永固。则所求之功大于古。且季驯藉陈登之基。因而仍之。无事改作之劳。然其难如此。若旧基已坏。当渐成之。筑之使坚则不溃。辟之使广则不动。积之使厚则不隳。故所处之势难于古。苟能得其道以修之。则淮流既有所障蔽。而黄流亦或有赖与。

### 高堰建二堆议

陈文述

自黄河南徙。黄夺淮流。而洪泽始潴为湖。自汉陈登筑爱敬塘以障淮流。淮潴为湖。而塘日加高。于是始有高家堰。自黄流入湖。高堰溃决。靳文襄停运经营数载。筑滚水坝以泄之。于是始有五坝。夫以四百里洪湖。停潴上游。而淮扬两郡高宝兴泰七邑之民在其下。恃一长堤以为之障。亦甚危矣。高堰石工本坚实。自乾隆中拆卸重筑。工程已不如旧。数十年来。湖水东注。隆冬不涸。拆修石工。不能圈筑月坝。清底修治。仅于水中施工。暗中摸索。名曰摸砌。既不加桩。又不用料。根既不固。出水之工。虽坚何益。则石工之不足恃也审矣。堰土本坚实。而数十年来。石工汕刷重修。多用客土填筑。非原土胶粘者可比。则土工之不足恃也又审矣。夫以七邑之地。田庐坟墓。以至濒海盐场。何止千里。人民户口。何止百万。而托命于不可恃之工。则思患预防之计。其曷可缓。考高堰后身。有随塘河一道。名曰二河。是当日取土筑塘所开。而今藉以运料物者也。二河以外。有土堆一道。名曰二堆。是积土所遗。亦藉以作重门之固者。然地势逼近。堤身卑薄。不足恃也。欲为重门之固。必须另建二堆。请于二河以东一百丈外。作为基址。将二河展宽五十丈。以开河之土。为筑堆之用。堤身之高。堤面之宽。与高堰相同。而堤基必须数倍高堰。两面作为坦坡。以游衍水势。逐层礮筑。外面一层。用灰糯三和。舂筑坚实。则不必用石而有石工之固。堤身之外。仍开随塘河。即便取土。亦便运料也。述前有另建五坝之议。如果议行。则终年蓄泄。既无盛涨。不致溃堤。再得此堤作为保障。庶可有备无患。迤东一带隙地尚多。国家经费充足。再于二堆之外。远筑三堆。若河工缕堤之外。又有遥堤者然。则上可为洪湖受分泄之水。下可代下游受横决之水。加以立法周详。倚任得人。或亦未雨绸缪之一助焉。谨议

查勘堰盱石工筹议大概情形疏

严烺

窃臣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奉 上谕。琦善奏预筹漕运章程等语据称洪泽湖石工现在已届七分以上出水六尺有余约计八月中旬可以完竣惟明岁海运尚不敷全漕之半自应及早筹划收蓄清水期于漕粮全数抵通严烺身任河督河务是其专责着即详细履勘就现在情形是否可将清水收足以资敌黄济运抑或另行设法筹办务期来年漕粮全数尽抵通仓不致临时急遽并着琦善会同悉心妥议具奏将此谕令知之钦此。臣等钦遵会同前赴堰盱两厅。将洪泽湖石工周历履勘。计工程已有九分。八月中旬定可完竣。惟洪湖上承淮泗七十二山溪之水。汇为四百余里之巨浸。全赖一单堤。为之捍御。东则淮扬两郡。保障攸资。北则济运敌黄。机宜最要。所有蓄水事宜。关系至为重大。臣等钦承 恩命。具有天良。敢不竭力筹维。但就本年黄河之水势。现在河工之情形。实有不能不披肝沥胆。直陈于 君父之前者。查石工形如壁立。湖面宽广。一遇西北大风。浪若排山。涌高堤顶。迥非人力所能抢护。从前所以保固无虞者。皆由黄河之底低深。故洪湖收水数尺。即可外注。水浅则浪微。堤工自可不致着重。溯查嘉庆七年。洪湖底水仅存二尺五寸。重运尚可畅行。自嘉庆八年至十七年。河口淤高。黄水倒灌。黄运两河漫口多处。以致漕粮艰滞。糜帑殃民。若非十八年豫省睢工失事。全黄澄清入湖。畅出清口。一载有余。将河底积淤刷涤深通。弊将不可复救。又焉能至道光元年。洪湖存水八尺一寸。尚高于黄河六尺有余。得以敌黄而济运。虽以上游之失事。藉刷下游之积淤。其言似属不经。而实在情形。则有在工年老之官弁可询。现在黄河淤垫日高。存水日大。且无清水外出。淤垫祇有日增。断不能转冀日减。即以上年霜降后石工未经掣通以前。顺黄坝存水三丈三尺而计。除去洪湖地势较高黄河一丈六尺外。必将湖水收至二丈。始能建瓴而刷黄。夫以二丈之石堤。捍御平堤之湖水。以冬令数月之久。安能保其必无西北大风不致溃决。如上年湖水积至一丈七尺二寸。即致失事。至今河漕两敝。可为前鉴。倘冀幸风暴不作。勉力多收。恐未收刷黄济运之功。先受溃堤误运之害。则黄运两河。受病更深。求如今岁艰滞情形。且不可得。是刻下洪湖堤工。清水万难蓄足。若第为明岁漕粮已分海运。并非全由内河。强令收蓄。以备敌黄。而不顾后年全漕之贻误。又不顾此后黄运两河之巨害。在臣等全不足惜。其如漕运国帑。与淮扬数百万生灵何。伏念明年海运。事在必行。则御坝即当坚守不放。以洪湖所存之水。全力刷涤运河。庶可渐次复旧。毋庸大加兴挑以节糜费。但海运祇可暂行。而河漕必须久计。臣等通盘筹议。非仿照成法。于洪湖石堤之外筑做碎石坦坡。即须择海

口较近之处。另导黄河入海。盖蓄水必须保堤。碎石坦坡。可保湖堤不塌。非独济运刷沙兼收其益。即淮扬两郡亦可又安。惟碎石护堤。工长一万七千余丈。需银约六百万两之多。又须分年办理。不能一年完工。其未完之年。石堤遇风。仍难保无掣卸。至海口较近之处。查有海州所管之灌河口。在黄河北岸盐河下游。如于王营减坝一带。导黄下注。则迤东山海等厅二百里淤垫梗阻之河道。不复经行。而河口黄水。亦必以新海口掣溜迅急。渐次落低。即湖水亦无庸多收。不惟畅出清口。可以敌黄济运。且水未多蓄。石堤亦可保全。惟改移海口。筑堤挑河。需费若干。民田场。有无高仰窒碍。甫经派员往查。尚难仓猝定议。总之清口淤高。河漕交病。欲去其病。惟有蓄清减黄二法。而碎石护堤所以蓄清。改移海口所以减黄。容俟臣等确切查明。于二者之中。从长计较。孰费孰省。孰难孰易。详慎妥筹。另行具奏。值此河漕兼敝之后。万分艰巨之时。本非万全之势。实无万全之策。臣严烺由道员骤升总河。复由东河调任南河。仰沐 殊恩。至优极渥。不独职所专司。责无旁贷。而涓埃未。循分难安。凡心力之所能为。即捐糜亦所弗惜。臣琦善世受 国恩。历任封圻。复蒙 皇上于斥退孙玉庭等之后。 特畀重任。不能较诸臣别筹良法。问心已堪自愧。若再患得患失。迁就游移。祇顾漕而不顾河。计图苟且于目前。一旦河漕重坏于臣琦善之手。则辜 恩溺职之罪。更无可逭。臣等惟有于补救之中。权其利害之轻重。计其保之久暂。俾河漕两项。得复旧规。以冀上纾 宵旰。稍酬 高厚鸿慈于万一。谨将通盘筹议大概情形。先行合词恭折具奏。

#### 停办里扬运河挑工疏

严烺

窃照本年引黄济运。致运河闲段淤浅。较之往年河底。垫高一丈有余。自御黄坝至淮城以上。仅存一线河漕。经前督臣魏元煜会同臣严烺估需挑河切滩银四万三千五百余两。奏明赶办。其淮城以下长河。因漕船阻塞。难以估挑。声明随后再行酌办。嗣臣琦善抵任。将黄运两河淤垫及帮船浅滞各缘由。据实奏闻奉 上谕。孙玉庭颜检俱着不准回籍交琦善督令将运河淤垫之处一律挑挖深通所需挑费着落孙玉庭魏元煜颜检分赔等因钦此。钦遵在案。伏查彼时运河存水。不过三四尺。甚至一尺有余。大小船只。胶滞拥塞。是以亟议挑浚。冀利运行。乃自御黄坝堵闭以后。运河淤垫。既不致复有增高。而洪湖清水。现蓄至一丈二尺八寸。由束清坝下注运河。渐刷渐深。测量水势。深处至一丈有余。浅处亦有四尺余寸。漕粮铜铅各船。尚资浮送。虽河底之淤垫未能尽除。而前后情形固自各异。如果经费充裕。时日宽闲。仍当确估挑浚。俾复旧规。原不应仅恃目前。稍有延待。而臣等审度形势。再四熟商。实不敢冒昧兴挑。转致无益有损。不得不将实在情形。直陈于 圣主之前。查里扬运河淤垫处所



。计长一百余里。河身俱属窄狭。今须挑深一丈有余。则两岸形如壁立。直同甬道。不能容集多人。且沿河民居稠密。并无隙地可以堆积淤泥。必得远道运送。势难克期完竣。至夫役移改信桩。偷减土方。贴边垫。无弊不有。而工员中又少可信之人。此惟期限稍宽。尚可随时详察弊端。督令重挑。刻下江广等省漕船。虽已回空南下。而运京铜铅盘坝后。空船南下。须俟九月杪方能腾空河身。如至彼时始行煞坝。赶将河水耗干。一面委员逐段估计。领银兴办。在在需时。已值天寒土冻。挑挖维艰。而来年二月。即届新漕入运。以一百余里淤垫之运河。欲于冬末春初数十日闲。一律挑浚宽深。是非停船待水。有碍漕行。必致草率完工。徒糜帑项。其误漕之患在目前。而误河之患又在日后。此因期迫而不敢挑者一也。挑浚工费。约计至省亦在百万以外。为数甚巨。如孙玉庭等奉旨分赔。得能先期缴出。则以赔项作为工用。即有虚糜。尚非正帑。况察看孙玉庭等罄其所有。断无如许家资。势不能不先行借款垫办。将来亦难缴纳。是名为分赔。实与动项无异。当此经费支绌之际。无论似此巨款。筹备为难。而以百万帑金。任听工员夫役。草率偷减。臣等身受殊恩。明知于运河无益。亦复昧心从事。清夜自思。负疚何地。此因费多而不敢挑者二也。黄水现存三丈五尺有余。较上年此时尚大二尺余寸。必得清水蓄至二丈。方可敌黄。正当惜水如金。不使稍有耗费。乃因挑浚积淤。先将运河存水掣干。以工完之后。再将洪湖清水。放入运河。以为济漕之计。则清水消耗过多。不能及早蓄足。实为可惜。此于河运无益而于清水有损者三也。更可虑者。欲浚运河。必先堵闭束清坝。阻绝来源。而后下游之水。可以涸底挑办。现在洪湖水势。下注运河。极为湍急。束清坝内外。跌塘甚深。又系清水。不能挂淤闭气。设运河正在挑办。而束清坝戢开。则挑工费于半途。钱粮俱归虚掷。或坝工坚守不患。而沿湖堤岸。万一水势阻塞。刷塌旁趋。无所节制。运河不能容纳。于淮扬一带民田庐舍。受害实多。阻运误漕。更恐不无貽患。是臣等上无以对君父。下无以民生。即置臣等于重谴。仍于湖河一无补救。虽属意外之虑。实亦不可不防。此不但无益于运河。而并有损于湖运两河者四也。伏读七月二十三日 上谕。明年盘坝接运既可使漕粮悉数抵通而御黄坝不开亦可免河湖受病黄水不倒灌入运即可并力东驱以收刷沙之益彼时湖漕亦当充裕俾专刷运河之淤以济漕行明年若能如此办理庶河漕两有裨益等因钦此。仰见 圣主于河湖情形。烛照靡遗。训示明切。钦服下忱。莫可言喻。臣等愚昧之见。以运河之应否兴挑。当视漕行之有无浅滞。而来年新漕之是否阻碍。即以本年之船只行走为证凭。本年江广各帮重船。自高邮上挽。皆系直抵坝头。并未起剥。即铜铅重笨之船。照例剥运。亦可拽挽到坝。是其明验。再加冬春两季清水刷涤。运河自必日益畅深。来岁新漕。定可通行无阻。臣等曾将应否挑办情形。

札询该管道将。旋据禀复。俱与臣等所见。不谋而同相应据实奏闻。请将里扬运河挑工停办。以免草率而节糜费。臣等亦明知人情动好浮言。此后或有浅涩。必将归咎于现在之停挑。然现在虽系停挑。尚可收清水刷涤之功。于运河有益无损。倘竟率行估办。图免一时之口实。虚糜百万之帑金。欲利运而运河仍未深通。欲束清而清水转形消耗。此不独敌黄济运旧规未能骤复。即明年之盘坝接运。亦虞有所难行。溺职辜恩。莫此为甚。臣等所以反复思维不敢冒昧请挑之实在情形也。至运河既请停挑。孙玉庭等即无分赔之项。应请旨将本年估挑淮城以上河道动用银四万三千五百余两。即于孙玉庭颜检及已故前督臣魏元煜家属各名下分赔。不准开销以示惩儆。所有运河挑工停办及酌议分赔缘由。谨合词恭折具奏。伏乞 圣鉴训示。

### 筹办通漕要道疏

江苏巡抚林则徐

奏为筹办通漕要道。将练湖堤坝。劝谕民修。运河闸工。由官捐办。俾漕运长资利益。恭折奏祈 圣鉴事。窃照镇江为漕运咽喉。江浙两省粮船。皆所必由之路。而每年重空往返。挑浚河道。蓄水提船。一切机宜。则惟镇江道府县营责成为重。其挑河例价不敷。并须江苏各属州县捐资协贴。一遇江潮低落。设法推挽。劳费尤倍于平时。揆其致病之由。总因该处运河。本系凿山通道。并无水原。祇恃引江入河。以资浮送。而江水本不宜过大。若运河灌输盈满。于行舟固为顺利。而沿江田地早已被淹。如江水落低。则利于洲田。又不利于漕运。两者相较。固系农田为本。而运道则须随时尽力。以图补救之方。臣陶澍于嘉庆二十一年巡视南漕。即以修整闸座浚治练湖等事。缕晰陈奏。道光七年九年在巡抚任内。复节次奏明筹办闸坝堤埂。以资收蓄。诚以江潮长落靡常。缓急仍难尽恃。练湖开于晋代。在运河之西。为长骊诸山众水所注。唐宋元明皆治之以济运。其上接丹徒境者。谓之上练湖。下接丹阳城者。谓之下练湖。上湖高于下湖。下湖又高于运河。以节节传送。有湖水放一寸运河增一尺之谚。与山东运河之有南旺南阳微山诸湖情形相仿。明季湖禁渐弛。居民占垦。遂致就湮。我朝康熙十九年。始定以上练湖改田升科。下练湖留资蓄水。然湮塞已久。所蓄究属无多。而浚湖筑堤。经费太巨。是以屡议屡寝。臣陶澍在巡抚任内。奏修闸座。亦系先其所急。将黄泥闸移于张官渡。以当湖之下游。俾得擎托湖流。使之回漾。稍济江潮之不逮。每于重运回空经过。闭板蓄水。曾着成效。然全湖堤坝。久已损坏。水来则直冲而易决。水去又一泄而无余。臣林则徐于道光十二年秋闲。亲历履勘。因议择要筑坝以利节宣。迨十四年四月臣陶澍阅兵过彼。亦经覆勘。意见相同。遂即定议筹办。并经附片奏明在案。随飭常镇道李彦章相度机宜。在于该湖顶冲之黄金坝及东冈一带。先作两重

蓄水坝。加培圩埂二千八百八十丈零。使山水皆得入湖。不令散漫。又恐水势暴猛。或虞冲决。因于湖之东堤添建减水石坝两座。如遇暴涨有所分泄。可以保堤。其通入运河之处。勘得有念七家古涵。较旧浚之范家沟。机势更顺。因修复古涵以作水门。就近建设济运石闸一座。于运送军船时。放水接济。漕过之后。用土填筑。留一涵洞。以灌堤外民田。是不特济运有资。即农民亦咸沾其利。臣等当即飭道督县劝谕得沾水利之业佃。或出力。或出资。令其举董经理。官为督率。舆情咸知利益。踊跃急公。自夏至冬。工程陆续报竣。适值是冬丹徒水涸。回空全进横闸。臣林则徐亲驻镇江。督催提挽。飭委该道李彦章试放济运新闻。由念七家涵引水而出。竟能倒漾上行至数十里之远。连放数次。军船得以衔尾南行。其效颇为显著。此道光十四年劝谕民闲捐筑练湖蓄水减水诸坝。暨修复古涵改建济运闸之情形也。

复查下游张官渡一闸。为漕船经过要津。前将黄泥闸移建该处。原以引截练湖。使资擎托。时经七载。固限早逾。第年来溜势时有变迁。河形渐形湾曲。每遇夏秋盛涨。疏泄不及。金门难免逼溜。即恐有碍舟行。臣等复往返札商。今昔情形既殊。自须变通尽利。欲其顺溜取直。莫若因地制宜。随勘得该闸迤上相距二百丈之处。溜势渐形平缓。而其地段仍在练湖济运闸之下游。迭经督匠相度。金谓宜将该闸移建于此。但旧闸只有一座金门。而舟楫经由络绎不绝。欲议改建。尚须另筹行船之路。始可截坝兴工。因思移地建闸。原欲以杀水势。莫若改为正闸越闸两座尤灵。遂于所勘改建之地。先就南岸一边。开出越河。将地势加倍展宽。俾可容砥心双孔之闸。即于越河圈筑拦坝一道。仍留靠北一半河路。俾得照常行船。其在拦坝以内者。即可施工先建越闸。俟越闸工竣。放水通舟。然后拆去靠南之坝圈。于靠北一边以建正闸。如此倒换办理。往来船只。既无阻滞之虞。而双孔闸成。又免涌激之患。将来设遇修理。亦可不碍漕行。但一闸改为两闸。中添砥心一道。所需工料倍多。而经费有常。仍不敢遽请动帑。查挑办徒阳运河。向由各属捐资协贴。本系历有旧章。若果闸座钤束得宜。即挑费亦可期节省。是以改建该闸。仍归官捐办理。各州县中急公从事者。尚不乏人。自上年秋间集项购料兴工。至十二月内先将越闸办竣。工料均称坚固。维时回空南下。又值潮枯水涸之时。当即放出湖潴。将该闸下板拦蓄。愈得倒漾之力。江浙回空约三千艘。无不由该闸而下。更为济运之明效。旋即接手砌办正闸。不日亦可告成。此自上年至今。建改张官渡正越两闸官捐办理之情形也。惟思张官渡之下游。尚须重门收束。遇水浅时上下拗板此启彼闭。始能呼吸相通。即练湖圩埂坝涵。虽已择要劝民修办。而残缺之处尚多。仍须设法筹维。期湖水多蓄一分。即运河多得一分之益。查张官渡迤下六十里。有吕城闸。建自宋元佑四年。其地势正当扼要。我朝雍正年闲。就旧基

重建正越两闸。嗣是越闸堙塞。粮船祇由正闸经行。嘉庆二十二年。曾经估修。旋又议缓。上年该闸金刚墙渐坍到底。坍下之石。堵至金门。重运经临。几为所阻。经丹阳县督率吕城巡检集夫捞。始得通舟。此时勘估兴修。实属刻不容缓。惟该闸越河。久为瓦砾填壅。越闸石料剥损尤多。今既议兴修。仍须两闸办。不便偏废。现照张官渡章程。先行挑浚越河。赶修越闸。已于正月兴工。此时粮船正在北行。仍令经由正闸。俟越闸修竣。得以通舟。再将正闸接手开砌。所需经费。亦归本省官捐项下撙节办理。概不敢请动款项。至练湖堤身单薄之处。西南两面尤甚。其蓄水旧制。本以湖心二尺八寸为度。因湖底既淤。堤埂又缺。遂致不能多蓄。欲筹束水。不外培堤。但湖面正宽。即以下湖而言。周围已四十里。势难全行围筑。前于湖东一带。酌建蓄水减水各坝。并筑圩埂二千八百余丈。来源已有归宿。不至旁溢斜分。今再劝谕民闲。于湖之西南两面。就近挑挖湖淤。即以挑出之土。培筑堤埂。照旧制高一丈二尺。面宽四尺。两边二五收分。更足以资拦蓄。该处近湖民居。有一百八十三村。计田四万六百八十余亩。查历修水利。本有按田出夫业食佃力之章程。兹复由该道李彦章督同镇江府龚文焕分别出示。覆加劝谕。农民均各乐从。臣等已饬陆续兴挑。即令印委各员常川驻工。稽查督办。务使逐一核实。迅速蒇事。俾运河长资利益。漕事年胜一年。以期仰副 圣主利运便民之至意。

#### 查明运河水志情形疏

曾国藩

窃臣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同治七年闰四月初六日。奉 上谕。都察院奏江苏举人蔡则澐等遣抱以坝水频年被淹请复旧志等词赴该衙门呈诉据称现在改志原为保堤而设但运河存水常行在一丈以外今减为一丈四尺势必连年开坝民力均属抛荒仍请水志遵行一丈六尺立秋后始准开车逻辑坝处暑后始准开中新等坝成案等语该举人等所称各情应如何因时制宜仍复旧案以民生之处着曾国藩张之万丁日昌悉心会商妥为[办](辨)理原呈均着钞给阅看等因钦此。伏查运河水志。前经臣之万会同前署督臣李鸿章参酌成案。议定立秋节前。高邮志桩。长至一丈四尺。启放车逻辑坝。仍每加四寸。递行接启南中新坝。如逾立秋。则照一丈二尺八寸按章递启等因。于五年十一月初十日奏明在案。兹据举人蔡则澐等。呈请仍复志桩旧案。查呈内所称旧案。有水志一丈六尺始行开坝之说。督臣衙门案卷全失。无可稽考。饬据淮扬道钞录成案。前后参观。并无水志以一丈六尺为度之说。自系该举人等得自传述。并非有案可稽。至所请立秋处暑节后始行开坝一节。查各坝迟开一日。则下河受益一日。自是正办。然水势长落。每年迟早不同。若必待立秋以后。且必限定志桩一丈六尺。始放车逻辑坝。万一盛涨溃决。则运河之启坝稍迟。下河之受害更大。且志桩尺寸。虽经奏定。臣等总

以得守且守。督饬工员。细心体察。断无专顾堤工。急于开坝之事。查五年奏定章程以后。六年七月十五日始开车逻坝。已在立秋之后。本年水势较小。现在处暑已逾半月。并未开放各坝。如果他年并无异常盛涨。则终岁不必开坝。更为尽善。总之里下河之居民。以运河之两堤为命脉。十余年来。久未兴修。险工林立。本年春闲拨钱十余万串。派员将最险之马棚湾一段修整。九月闲尚拟筹款续修小罗堡一段。拟于二三年内。将东西两堤全行修筑。务期格外高厚坚实。能使水志过于一丈四尺尚不开坝。则捍有资。保全更大。臣等愚见以为堤工加一分。则里下河受一分之益。若徒争开坝之尺寸。较时日之早迟。则放坝之际浩瀚奔注。立成泽国。虽比诸溃决之祸稍轻。而其有伤于农田则一也。五年奏定之案。甫经二年。行之无弊。未便遽议更张。该举人蔡则澧呈请改定志桩尺寸之处。应毋庸议。

#### 议修扬属运河东堤疏光绪四年

沈葆楨

窃运河东西两堤。为淮扬各属民田保障。西堤御高宝诸湖之水。东堤御运河上游之水。情形同一吃重。然非东堤完固。则沂泗来源骤发。里下河民田。已岌岌可危。非西堤加高培宽。重关屹立。则湖河联成一片。西风当令。骇浪横击。东堤亦独力难支。前督臣曾国藩马新贻迭议按年匀修。而经费竭于外输。更无余力顾及根本。两堤坍塌。日甚一日。东堤虽险工林立。形尚存。西堤则闲段在水中央。有并无可寻之基址者矣。本年盛涨。淮扬海道庞际云驻工抢险。坚持十数昼夜。俾里下河农民。将半熟之早稻抢割。乃次第开坝。西风不起。赖以保全。此天幸其何可恃也。江北出米。里下河独多。其丰歉关全省元气。堤工失险。将颗粒俱付波涛。臣昼夜焦思。极拟将东西两堤全修。为一劳永逸之计。经藩司孙衣言周谘博访。迄无长策。盖办工最要者数端。曰集夫。曰购石。曰取土。两岸同时举。熟悉河工之夫役。何能骤集数万人。碎石惟栖霞山老子山有之。凿山取石。按日转运数万方。断难咄嗟立办。取土则两岸向无隙地。西堤两面皆水。所用之土。须于东堤之东民田中购用。既翻一堤。又隔一水。往返重滞。日得几何。且民闲惜土如金。又未便强不愿售者取之。取土愈远。费亦愈繁。或曰挑河土以筑堤。岂不一举两得。不知河底淤泥。必须晒干之后。方能层坯层砌。若湿未尽去。久将内溃。石无所附。贻祸更烈。缘堤无可摊晒。若运往他处晒干。再行运回。则运费过于购土之费矣。臣以为夫役不足。可以兵勇济之。土石不足。可以重价招之。数百万生灵性命关头。何敢锱铢计较。所独难者巨帑耳。淮扬海道庞际云条陈三策。通盘筹划。需四十万余两。次需二十万余两。即专顾明年万不可缓之工。亦需十五万余两。臣函商漕臣文彬。准其覆称。经费如此艰难。请臣移西堤财力。先办东堤。其实应上

徐州。则漕臣任之。臣谆饬藩司孙衣言竭力筹款。事关民命。不得以京协各饷为辞。倘使里下河成灾。即京协饷源亦断。该司搜索累日仅得三万五千金。此外实埽地无余。则专事东堤犹未足也。臣祇得责成运司欧阳正墉。无论何款。照筹三万五千两。合成七万。照漕臣所议。尽力先办东堤。自宝应以南一百六十余里。卑者高之。薄者厚之。渗水窳潮者搜其根而坚筑之。为之坦坡以护之。候补道张富年熟悉河工。心精力果。臣饬令会同淮扬海道庞际云亲历勘估。并将石料先期分途采购。俾免临事周章。此后如再有款可筹。即将西堤最不可缓之邵家沟一带千余丈。先行营建。如东堤有可节省之费。亦必入西堤。以后再递年节节为之。庶几捍御有资。沾体涂足之民。不至心摇摇而无所恃。虽明年秋汛。未敢谓确有把握。而尽一分人事。冀藉 旰宵慈荫。足以上迓

天庥。除宝应上讷徐州。应如何施工。由漕臣察看切实情形具奏外。合将择要赶修扬属运堤以保农田而顾根本缘由。谨会同漕运督臣文彬江苏抚臣吴元炳恭折具陈。伏乞 圣鉴。

#### 覆黎湛溪河帅书

陶澍

前承寄到行水金鉴。当经肃谢。昨复蒙赐书。并覆奏镇江运河折一件。诸勿存注。敬维吾兄以闲世之才。肩重巨之任。为秀才而不忘天下。居高位而有若寒儒。平日之所讲求。临期之所规画。灼有神解。粲若眉列。前岁趲运京江。偶逢涸辙。旁观者既策穷于束手。当事者或丝棼于乱麻。徒劳往复。祇类道谋。己乃于旧中拾读吾兄修理练湖一书。不禁慨然太息。以为地方守牧。能如此用心者罕矣。如此用心。而又能练达通明卓然可见之施行者。则尤仅见也。因是思所以变通之。为将来之利。其抽堞出土之法。则亲聆之吾兄。阅古人所议。亦无计及于此者。今既订期兴工。无穷之利。实赖嘉谟矣。惟是横越二闸为全河收蓄要害之区。若来源疏通而此处关拦不住。亦属无益。必得闸底拨高。下膀长于上膀。庶潮洄不至掣退。而可以回激猪婆滩之上。今乃仍归木商修理。窃恐有名无实。利于下行。而不利于上济。此事业已定议。谅难更改。惟在司事者认真照料。不可徒听之商人耳。见孙制军时尚乞详悉陈之。区区过虑之言。亦刍蕘献议之意也。

#### 上淮军统帅请疏通运河书

陈锦

窃惟运河之设。上供天庥。下利行商。数省沿河州县穷民。赖此食力以活者。不知其几千万。于地势为流通血脉。利用富强。意美法良。无过于是。自楚粤江皖。被发匪窜扰。漕运偶停。失业者众。大河南北。兵燹踵至。健黠游民。凶岁多暴。不裹于发。即胁于捻。胜则蚁屯。败则豕突。岂皆怙乱。半苦无归

。无归则患在无家。无家实病在无业。现在军威方振。而捻势转横。非乘隙求伸。乃负隅图抗。于此而必伸尽杀之条。益以坚怙终之志。允宜兼施剿抚。并用恩威。顾剿则终拒。而抚亦见疑。即使受抚方来。而不闻得业于衣食。则其附不固。即其变易生。未免效迟患速。况念兹蠢类。无非宇下黔愚。则防抚之余。首在预谋民业。某等自天津南下。由沧州故城夏津武城以至临清。本系借为运之地。河流畅旺。无所用治。临关以南。始行闸河济运。以黄河身高淤二百余里。堤坍岸窄。挑浚为劳。迨至张秋。正抵黄河北岸。大溜截断运堤。南北五六十里闲。穿运者十余道。当溜则汪洋一片。堤岸被冲。避溜则孤立中泓。河身被淤。沈家口以南。戴家庙以北。旧堤东岸。隐约可循。本年试运南漕。新设水站。行舟始有定程。不至漂流东下。总之黄水冲运之地。运不受黄则黄益泛滥。黄水济运之地。黄能淤运则运亦旁流。弊皆在于正流浅阻。为今之计。急宜疏通正流。撩土培堤。以泄上游之怒。乘流去淤。以轻旁溢之灾。即不足以治黄河之冲突。而正流多一分通利。究于漫势减一分汪洋。亦属不无小补。即以治运言之。无论其与黄河水分合。总以正流可行为率。必至万难疏通之处。始由决口旁出径行。黄流亦须去其阻滞。使可畅行。祇以遭水被兵各州县。民力凋敝。官吏畏难。以致完善之区。民力亦无所用。必欲创兴盛举。莫若分防兵一半。轮替充工。需费少而用力多。为百姓倡。而即假募夫之名。为招徕裹匪之路。则工賑相因。反正免饥寒之苦。兵民交作。新降有弹压之资。且使受抚者无投降之名。而有充工之实。则其来尤便。似此办理。不必遽复粮船。先用民船试运。既可杜目前无业为匪之渐。亦以弭将来海运挟制之端。实于补偏救弊之中。寓正本清源之治。不惟淮扬舟楫。直达通仓。务使皖楚江浙。次第挽输。源源相继。商贾辐辏。再升平。盛业大名。岂不彪炳今古也哉。此同治四年上淮军统领书也。是年为江北漕粮试办河运之始。

## 卷一百十二 工政九运河下

### 会通河水道记

俞正燮

元时自安山西南开渠。引汶绝济。由寿张西。又北径今东昌。至临清入卫。为会通河。凡二百五十里。河渠志云。起须城安山西南而西北。至临清御河。凡建闸三十一。明洪武时。黄河决原武。会通淤。永乐九年。尚书宋礼用汶上县老人乡官名白英策。于东平戴村筑石坝五里。以遏汶水。使全注于汶上县西南之南旺湖。置分水口。四分南行。接泗及南清。六分北行。于元渠之西凿渠。由汶上之袁口至沙湾入元渠。达临清接。又浚深河身。则今会通河也。汶水。至南旺。势南趋。谨闭柳林闸。导之北行。或言汶水七归南三归北。以地势言

也。朱国盛治河书云。南旺湖全角。北高南下。七归南者地势。三归北者闸功。湖在汶上县西三十里。宋与梁山泇合。周三百余里。明时环九十三里。环筑堤计一万五千六百余丈。山东通志漕河志同。则专指汶西湖身言之。泉河史云。南旺湖跨漕河东西。东湖则跨汶水南北。在汶南曰蜀山湖。在汶北曰马蹯湖。围百五十里。明嘉靖二十年。定立界石。周围植柳。以防侵地盗种。东自大晏桥三十里南至秦家旧闸。又四十六里西至孤柳树。又三十四里北至宏仁桥。又四十里东至大晏桥。合百五十里。通三湖言之。居济一得云。蜀山湖一名南旺东湖。周六十五里百二十步。为地千八百九十余顷。山东通志则云周六十里。运河备考云。马蹯湖围堤三千三百余丈。山东通志则云五千九百六十三丈。济宁直隶州志云堤周三十里。所载今昔异制。皆为水柜。湖有闸及斗门以泄水。州志云。南旺湖西南有芒生闸。泄水入牛头河是也。自南旺分水口。五里至北十里闸为下闸。其南十里柳林闸为上闸。自北十里闸二十七里至袁口闸。又西十八里至东平州安山闸。闸河西旧有湖。周六十五里。有闸四。堤口六。明永乐时创之为水柜。时黄河北流未绝。湖受河水以济会通。东平州西十里有安民亭遗址。水经注。济水西有安民亭。亭北对安民山。经言汶水从东北来注之。今湖中似蛇沟闸址。故济所道。或曰沟即汶水注之长直沟也。顺治七年。湖以黄河漫淤。雍正三年。内阁学士何国宗议复之。十一年。巡抚岳浚以水无来源。又测湖地卑于会通河地。非甚泛滥。不能放水入运。又沙底善漏水。请停。乾隆十四年。定佃垦升科。又自安山闸北三十里。至戴家庙闸。东岸有闸。泄涨及西岸坡水。坡即水经注波也。自戴家庙闸北四十五里。径寿张之沙湾。东阿之张秋。抵阳谷之荆门上闸。自坡水北至张秋西岸。有大清河上游之两派。统为北清河。其赵王河上为灏河贾鲁河。贾鲁河由仪封黄陵冈径祥符地。历曹县濮州郓城汶上寿张阳谷地。复至寿张沙湾之积水闸。入会通河。沙河上为清河瓠子河魏河。魏河由开州径濮州范县寿张东阿地。复由沙湾大坝折而北。入引河。由道人桥至引河口。入会通河。则东阿县地也。东岸有三空桥。及八里庙之滚水坝及五空桥。泄西岸两派水。东会东平戴村北之汶水。旁流为大清河。东北径东阿平阴肥城长清齐河历城济阳齐东青城惠民蒲台滨州地。至利津牡蛎口入海。

按古济渚。今定陶至历城之水。迁徙不远。其故道皆是。水经注引王莽时济流绝。但言茌泽一处。非谓济水都亡也。杜佑通典。横谓清水非济。言地理者酷信之。罗泌路史余论。乃谓历城之泉是济。千里所发。则泇口以上皆非济水。于钦齐乘。以地高下计之。证泇泉非济。其论通矣。济过会通至华不注迤东北。则禹贡锥指所谓贯漯水旧渠。其自济阳以下。又随宋时决河东北去。此古今渠之异。锥指亦未能详也。沙湾东岸。有挂剑台曹家单薄苇河头。为历年黄河



决流所经。寻览碑迹所记。立台植表。联索贯舟。负薪囊土。沈石压埽。费帑愁人。既则黄流上断。清汶东流。张秋以北。车徒接于故渚。粮艘在陆。舟子步嬉。即又闭闸筑堰。修堤置堠。工毕乐成。着诗金石。视事考文。俱成典故。张秋西接濮范。金堤南捍。势若长虹。汉文帝十二年。建始四年。梁龙德三年。晋开运元年。周显德五年。宋景德元年。嘉佑五年。熙宁十年。皆有河水流泛。金明昌五年。河渚改移。皆在安山之北。明正统十三年。河决溃沙湾。景泰六年。徐有贞筑金堤。即此也。其东北鱼山。即汉孝武宣房歌所谓吾山平者。惟张秋之名未显。山东通志河防志云。宋史河渠志。周显德五年。命宰相李谷治张秋决河。张秋名始见此。册府元龟云。显德元年十一月戊戌。命宰相李谷治河。二年三月壬午谷回。见史。亦在元年。时河决自杨刘至博州。或谷驻张秋欵。张秋元时名景德镇。置都水分监。明宏治七年。赐名安平镇。沙湾南去镇城十里。其上游黄陵冈。河防数溃。冲曹濮。宋金河决阳武后。由济泗分派入淮海。十里之闲浩淼矣。元至元时。会通河成。黄河大势南趋。而贾鲁瓠子及菏泽水之行于济故渚者。亦未能绝。明宏治八年。刘大夏筑断黄陵冈后。上下决流。若金龙口古黄池之溃。会通病焉。盖张秋沙湾。古兼河济二水渚。自黄陵冈之役。百四十年。至崇祯七年而张秋始决。刘公之泽远矣。自荆门上闸北七十一里。至聊城通济闸。城东南龙湾西岸漯河由南进水闸及永通闸涵洞入漯河者。上游自朝城阳谷。又西北越莘县界。复由阳谷至聊城。出会通之东岸二空桥一空桥。为湄河鸣犊河土河徒骇河。北至博平。经高唐禹城齐河临邑济阳商河惠民滨州地。至沾化大洋堡口入海。山东通志龙湾有三空桥四空桥。今已湮不复修。其五空桥则分流入大清河者。今亦湮。禹贡锥指云。漯为周汉黄河所占。汉志。一出东武阳。一出高唐。据汉成帝后言之。水经注之漯。则西汉末至北魏之漯川。今漯过会通而易名。以非古迹也。自通济闸西北五十里。至堂邑博平二县之土桥闸。其魏湾西岸中闸口。及元谷涵洞纳马颊河水。马颊无水源。其渠自元城朝城莘县冠县地。至堂邑出会通东岸之减水闸滚水坝。始有水。径博平清平高唐夏津恩县平原陵县德州德平乐陵庆云地。至海丰月河口入海。

龙湾则东汉以后。水经之大河所经。稍南则唐至宋初大河所经。元和郡县志。大河在聊城南四十三里是也。魏湾则定王至东汉初大河所经。以今高唐有古灵县鸣犊口知之。汉书沟洫志。引周谱云定王五年河徙。盖禹初改。春秋宣公七年卫孙良夫盟于鲁。当此年也。又为宋六二股河之东股。其后又出今张秋。明宏治时始绝流。其北股入永济渠。则卫河亦宋黄河也。又为古屯氏河。其漯河马颊徒骇。皆非禹名。朝城之漯。洼水聚流于晋故渠耳。徒骇为土河音转。马颊则水经注笃马。禹贡锥指云。唐马颊河出澶州清丰界。东北流至平原。合笃

马河。即此河是也。水经注亦有马颊水。则今东阿之马颊口道也。自土桥闸西北七十五里。至临清闸。又二里至板闸。博平北为清平地。清平北即临清。其名由清河。清河者。卫河也。初元会通出临清。陡峻数坏舟。明宏治时。白昂于闸南置板闸。刘大夏成之。出闸为卫河。卫出辉县百泉。经新乡汲县淇县浚县滑县汤阴内黄大名元城馆陶。一名清河。从清漳名也。又曰御河。隋征辽道也。又曰永济渠。卫纳小丹出河内丹谷口。其大丹由沁入黄。小丹自石斗门分流修武获嘉。至新乡合河镇入卫。洹汤淇。至馆陶合漳。出长子者曰浊漳。出平定州旧乐平县者曰清漳。至临漳县合流。明会典。言漳水一自临漳北经大名至武邑入滹沱。杨锡绂漕运则例纂卷十一卫河考因之。误。北流乃滏水。非漳水别流也。至馆陶入卫。至临清纳汶。由清河夏津武城故城恩县德州景州吴桥东光交河南皮沧州青县纳滹沱河。由静海至天津三口东入于海。粮艘自口北转白河。达顺天通州。自分水口至板闸。今为水程三百二十三里。北流水改六分。嘉庆丁巳秋。自汶上泛舟至临清。检书记之。时九月七日也。

明徐有贞治河书云。南旺湖测与济宁太白楼岑齐。南旺至台儿庄。地降百十六尺。全河备考云。安山北至临清。地降下九十尺。其自分水口南行者。改分水四分。出柳林闸。径嘉祥东。又东南径马场湖西巨野东。又东南径济宁西。纳洸水泗水。又东南径鱼台东北独山湖西昭阳湖东。又东南径沛县东北。又东南径滕县南。其河跨湖。南曰昭阳。曰南阳。曰微山。北曰独山。实一湖也。微山湖西北承南旺马场昭阳南阳之水。北承独山之水。又纳赵王河牛头河坡水。以济江南运河。又东南径峰县。中历八闸。又东南径邳州今治西。纳沂水。其北曰骆马湖。又东南径宿迁北。纳沭水。又东南径桃源北。又东南径清河今治北杨家庄。至河口入黄河。初运河于徐沛东张庄入黄河。然去清江浦运口远。运船历黄河险二百里。康熙二十七年。就黄河之北岸开中河。渐移而东南曰仲家庄口。入对岸清口。行黄河止七里。四十二年。以仲家庄口挟骆马湖诸水。偪黄河南倚。居清口上游。恐病清口。乃改而东南为杨家庄口。与清口相直。

### 汶水济运源流记

陈锦

山下出泉。故禹贡导水自山始。岱脉殊众。随地皆泉。莫名所自。其出左腋而为泗者。西流入运。南会于淮。其出右腋而为汶者。西流入济。北归于海。自戴村遏汶。而分流亦入于运。且北会于矣。自黄河夺济。而分流径入于河。不复达于。此其变迁大较也。予奉大府檄。穷汶源。始知上游北羸牟柴浯五汶。今实二支。北支出莱芜及蒙阴北境之泉。南支出新泰及蒙阴南境之泉。分道西流。入泰安境。其泰安北泉由泮水会流入北汶。南泉由各渠分流入南汶。力敌势均。合流于邑西南大汶口。而至堽城坝。堽城坝者。堵断小汶。入洸河故道

者也。故下游大小二汶。今实亦一支。二百里闲。万派会归。沙流散漫。广辄五里。不计深浅。博大能容。两崖天成。无堤捍可束。大汛则骤涨丈余。滂沱溢岸。小汛则原泉有本。涓滴成渠。其越宁阳东平边境。以至于戴村坝上者。实汶水经流。而无一非蒙新莱泰四境之泉。始作运河者。以为不足。又旁引肥城平阴东平北境诸泉。汇河七八十里。使同入于坝上济汶。其闲泉力亦复深厚。惟皆平地土池。深沟积潦。与沙河迥别。全赖人力开浚。自道光壬寅至今。泉厅先裁后复。未曾开浚一次。是以有水之池。什不获一。祇肥城一邑。于同治庚午重开得水。而平阴渠塞不得宣泄。此其受病之原。盖可得而指也。夫汶根于泉。泉散于地。上游涓流时涸。河身高淤而难容。下游渠路不通。尾闾艰涩而不治。年复一年。去路缓停。则来源回缩。汶水经流。末由畅旺。其病一。戴村滚水坝。泄汶之余者也。坝缺则不余亦泄。当年所称高七尺者。自河底仰量而定耳。今底高几及四尺。则坝高不过三尺。即无缺漏。已减分流什六矣。况土坝缺口已三十丈。而石坝周身渗漏。一无补苴。是以大汛泄或不尽。小汛泄竟无存。幸值异涨。盼若云霓。而无漫不刷。有刷必尽。正溜西奔。则分流南淤。其病二。今之分水口。闲亦得水者。漫坝所余。及宁汶泉流也。若经流异涨。未尝不一拥而下。但须汶口煞坝。堵其正流。旁开引渠入湖。方藏以待乏。乃蜀山马踏两湖。自侯林黄决。淤浅如盘。一无可蓄。专恃草坝拦留涓滴。何以敷运河挹注。其病三。明时职方地图汶水百泉。运不见乏。运河备览所载增至二百四十四泉。运不见充。良由泉之旺衰。虽关地力。亦视人工。咸丰初停运以来。泉官泉役。日事惰偷。毫无引导。塞者以废。通者以塞。至今泉员复设。必无实事求是之材。其病四。

夫运河天下之血脉也。汶水运河之命脉。泉源又汶水之命脉也。治运而不治汶。治汶而不治泉。则汶竭而运与俱竭。而海运真成孤注矣。溯自设泉以来。泉必有池。池必有渠。立之穹碑。大书深刻。池圈渠畔。多其余地。种之柳树。俾泉夫泉老。世服先畴。蠲其赋役。此辈食毛践土。视同家业。莫敢怠荒。至今借泉灌地。厉禁犹存。其涓滴宝贵之心。尚相传于勿替。但使申明旧例。赏罚严明。则岁修之费。未始不在泉旁租税之中。本不难从头整顿。某为区处。查得各泉自蒙阴莱芜新泰而经泰安者为汶水正流。蒙之泉十有五。渠二里有奇。新之泉四十有九。渠一百八里有半。莱之泉一百有三。渠七十六里十分里之一。泰之泉百三十有七。渠三百六十七里六分里之五。自肥城平阴而经东平者为汶水支流。肥之泉二十有一。渠三十九里有半。汇河二十里有奇。平之泉二。汇河十有八里。东之泉五十有四。渠二十里十分里之六。汇河六十有六里四分里之三。皆出戴村坝上。自宁阳汶上别出坝下并蓄入蜀山湖者为汶水下游。宁之泉七。汶之泉二十。渠百五十有八里三分里之二。共实存新旧泉池四百有

八所。渠五百八十五里有奇。河一百三里有奇。以泉数考之。一倍于运河备览。四倍于明代职方。可不谓多与。今檄有泉州县。辨其泉之上中下石池土池沙底泥底有井无井有珠无珠。而又探量原深新淤之尺寸。分三等工程。概令开出原底。以拔草捞污。责之泉夫。以开渠行水。责之牧令。初办则酌给经费为创始。岁修则仍属泉旁种地之人。泉则由池入渠。渠则由枝达干。蒙新四邑。工而易行。肥平三邑。工繁而可久。严其考核。勤其抽查。不三年而戴坝分流。不胜挹注矣。或谓泉源过旺。则三合土坝。漫势益洪。不知此坝始于道光壬午。皆为苦涨运河而设。今运河苦涸久矣。即增高土坝。犹不及原定七尺之数。而分水口尚恐断流。岂容拘泥远年成法。倘虑汶境被淹。即须疏通杨家河。以泄下游去路。而入于蜀湖。岂得顾汶上一邑之淹。而坐视运河分水之涸。且泄汶上之余。正储蜀湖之蓄。秋冬开河济运。以利盐船。实有无穷之益。至目前土坝被冲。知为嵩山偃溜所致。既不能引溜以避坝。计不如迁坝以避溜。照大堤防汛法。岁峻秋防。使之不漫则不刷。不刷则不决。较之逐年草坝苟安旦夕者。百倍其功。方今晋豫洊饥。南漕西赈。来年漕运。急顾京储。运道泉源。固属事不容缓。即以大局而论。规复旧章。治先腹地。将贍民以裕国。使内重而外轻。事亦无急于此者。治黄则重在尾闾。宣泄为贵。治运则重在脊背。引导为先。惟此原泉混混。实为灌顶醍醐。漕运贸迁。胥基乎是。士大夫矢志澄清。力肩世事。盍于此加之意与。

### 北运河考略

朱其昂

河自北来入运者。温榆水也。由通州城北石坝起。至香河县界扳罾口。计水程一百三里。顺流白河自东北箭杆来源。由香河扳罾口起。至天津县城北望海寺望海楼前。计水程二百五十三里。顺流。

河望海楼曰海河。东出大沽口。左曰白河。右曰河。总名三河口。由此起至山东临清州南板闸。计水程九百四十五里。逆流。

会通河济运之水有五。曰漳。曰。曰汶。曰泗。曰齐。由临清大闸即南板闸起。至山东鱼台县界城东北南阳闸。计水程五百二十八里四分。临清大闸至汶上县分水口。逆流。中以双浅铺至张秋寿张靳家口。即现在新黄河所患之处。南北约三百里。淤塞成陆。舟楫难行。分水口至鱼台县南阳闸。顺流。

新河即昔之沙河派也。泉出于峰于滕于鱼台。由鱼台县南阳闸起。至江南沛县夏镇闸南刘昌庄。计水程一百八里。顺流。洳河泉出于滕于峰。由夏镇闸南刘昌庄起。至江南邳州湾。计水程二百六十二里。顺流。

阜河自邳州湾起。至江南宿迁县直河口。五十七里。顺流。中河自宿迁县直河口起。至江南清河县中河口。计程二百十三里。顺流。

黄河自昔为患。论者谓治河于往代易。于近世难。而在淮郡尤难。由北岸中河口起。至南岸清口。计水程八里。乱流对渡。从运口入官河。由清口入黄者。洪泽湖水也。洪泽湖东有高家堰。洪泽湖所潴。其大者为淮水。黄运河口形势。代有更异。凡以保运利漕。靡不周焉。

官河清口之左为运口。自此沿淮水南下。自运口起。至江南江都县瓜州镇城。计水程四百五里。顺流。

北自通州城北石坝。至江南江都县瓜州镇入杨子江。共计水程二千八百八十二里四分。

### 板闸喻

俞正燮

明于临清汶口砖闸下。置板闸。其法至善。所谓下行则灌塘。上行则倒塘。凡闸河之制皆如此。埽坝灌塘倒塘亦如此。然而文雅之儒不能知也。则为之喻曰。明嘉靖三十四年春。倭至塘栖。浙江巡抚闭杭州城。乡人号泣于城下。提督学政僉事道阮鹗请启内门。列兵月城中。即闭内门。开外门。检收乡民。满月城。则闭外门。检实。开内门纳之。又闭内门。开外门以纳民。而奸人不阑入。即两闸法也。然而杖策趋工之人不能知也。则为又之喻曰。虎生三子。二虎一彪。彪能害虎。将渡水。虎母迟回久之。乃负彪过。既乃负一虎过。迟回久之。乃负彪反。置之。而负一虎过。卒乃复负彪过。其三负彪。即两闸法也。

### 查明百泉丹洹闸坝情形疏

严烺

窃臣王鼎卷查道光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前抚臣姚祖同接准军机大臣字寄。道光二年四月十五日。奉 上谕巡漕御史俞恒泽奏临清闸外水势易致浅阻请疏浚来源修复闸坝并据称南运河所受源本弱该处居民于百泉丹河洹河等处开渠置闸分灌农田遇水小之时河流遂形浅涩乾隆年闲议定安阳万金渠下游高平一闸为全河水势所关每年夏初将该闸下板堵闭俾洹河正流归嗣复将河来源之百门泉九道并丹洹各河于未经插秧之时暂行封闭支流令各水全力下注等语河水势强弱全在上游蓄泄得宜庶济运灌田两无妨碍近来山东临清闸外每届重运经临总须挖浅起拨自因来源水弱正河未能畅流所致着严烺姚祖同即查该省百泉丹洹万金渠高平闸等处从前所建闸坝现在有无倾圯是否修复后照旧启闭临清闸外河道不致浅阻足利漕行或今昔情形不同于济运灌田并无裨益均着查明据实复奏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臣严烺接准 廷寄。事同前因。除委河北道确查外。移咨姚祖同会查覆奏各在案。旋经姚祖同飭委彰德卫辉怀庆三府。各于所属境内。会同委员候补同知郑绍裘。溯流寻源。亲历确勘去后。续据各该员禀称。查百泉源出卫辉属辉县苏门山。方池二十亩许。泉出其中。不可数计。自双溪桥迤南。设建

仁义礼智信五闸。引水灌田。康熙二十九年。经前河臣王新命抚臣阎兴邦题准。每年三月初一日起。至五月十五日止令各闸三日放水济运。一日下板灌田。五月以后。听民自便设有主簿一员。专司启闭。经管芟草疏浚。乾隆十五年。大加修筑。所有闸座。现在并无倾圯。泉源亦无淤塞。启闭悉遵旧章。利运济民。两有裨益。泉源自五闸以下。南流二十余里。入新乡县境。合小丹河东趋。是为卫河。经汲洪浚滑汤阴等县。东北延袤三百余里。至内黄县窦公集。中闲河路通畅。民艘商船。颿櫓相望。现在情形。实无今昔之异。

又查丹河发源山西高平县。穿太行山至怀庆属河内县丹谷口。拦河堵筑石坝一道。河分九派。名九道。流至郡城外。汇沁入黄。名大丹河。其九道之东北。另分河支一道。为小丹河。河口设有石斗门一座。又于下游修武县东关。设有石闸一座。该河自石斗门东北流。经河内武陟修武获嘉等县。约程一百九十余里。至新乡县与卫水合流济运。斗门闸座。均设有闸夫。经管启闭。现俱坚固无应修之处。其启闭章程。系遵照康熙二十九年题定之例。每年三月初一日至五月十五日。又自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三十日。用竹络装石堵塞九道口。偪水入小丹河。下达卫水。中流水深以四尺五寸为度。并留涓滴之水。以灌民田。漕运事竣。听民自便。至今遵行。并无更易。又查洹河发源于彰德府安阳县西南善应山。旁汇天禧泉。北流十余里。汇珍珠马蹄二泉。委折而东趋其高平一闸。在善应山下流十八里。闸闭。则涓滴之水皆归正河以济运。闸开。则引洹水十分之三由曲沟等闸及万金诸渠分灌民田。该闸实为全河关键。现亦坚固完整。启闭系遵乾隆三十九年前抚臣何焯奏定每年于四月初五日起至五月十五日止。将该闸下板堵闭。俾洹河全流归卫济运。过此悉听民便。遵行已久。于运道民田。实无顾此失彼之虞。各等情前来。姚祖同未及核奏。移交在卷。臣等会同覆查。水自辉县百门泉发源处。南流汇小丹河。经汲洪浚滑汤阴等县。汇淇河汤河诸水。东北流至内黄县窦公集。会漳洹之水。入直隶大名境。达山东馆陶县。北抵临清。与汶河会流。自发源至会流处。计程九百余里。是为南运河。临清以北。全赖卫水济运。每当春夏之交。漕船盛行。时患浅涩。节经前抚臣阎兴邦何焯等。以各源流处所。于济运灌田。均关紧要。将各闸坝详定启闭之期。严立蓄泄之禁。先后奏定章程。历年遵办在案。今查百泉丹洹各源。现俱旺发。斗门闸坝。亦俱坚固。按时启闭。悉照旧章。今昔情形。委无不同。实于利运济民有益。但每年春末夏初。雨泽稀少。泉源未免弱。应请仍照旧章。飭令各该县每年春初多雇人夫。认真疏导。务令泉源畅涌。不致少有淤塞。违例截水等弊。久干严禁。臣等仍不时督飭各该守令严密稽查。循照旧规办理。不任视为具文。自可收有实效。似无须另行筹议。惟漳河由山东馆陶县入卫。其在豫省境内。本与卫水南北分流。自乾隆五十八九等年。由安阳县之三台

地方南徙。遂挟洹水入内黄县窰公集。与卫河合而为一。争道北流。卫河不能容纳。窰公集一带河道。不无倒灌淤塞。因而闲有漫溢旁泄。嘉庆十五年。前抚臣恩长奏定疏浚工价。每年春夏两次设法疏通。至今遵照办理。卫水下游。尚无阻塞。所有查明百泉丹洹各源。与门坝并无倾圯。请仍循旧章各缘由。谨合词具奏。伏乞 皇上圣鉴。

请复设泉河通判疏同治十二年

乔松年

窃查山东运河。自台庄至临清。八百余里。皆借湖水灌注。湖水来源。以汶水为最大。而更恃各州县泉水入之。乃能成湖。其东岸独山之湖。尤赖泉水之用。必须人力导引。时时疏浚。乃得通流。各泉分隶十七州县。是以从前设有泉河通判一缺。专司其事。以时周履各处。相视疏挑。俾无壅塞。法至善也。后因奉文裁汰员。以为此缺究与防河有闲。遂请裁去。旋经前河臣奏请复设。至道光二十九年又复议裁。将所管戴村坝工及汛地。交运河同知兼管。将各州县泉源。交各该州县兼管。循之至今。日久玩生。泉水多有壅塞。民闲不无私引灌田情事。缘泉源多至七百余处。散布各州县中。各州县抚字催科。簿书鞅掌。势不能时时亲往。董率修治。每年虽派有委员前往稽查两次。于情形非所素习。不能指其得失。不过会同地方官以禀了事。终无实效。且泉夫工食银两。司中久未筹拨。泉夫不能枵腹从事。相率束手。是以泉水日减一日。湖水即日消一日。今黄水穿运。运河水势已微。若再听泉务废弛。则运河水势益弱。倘不赶紧整理。恐将来汶水及各湖皆将枯竭。臣再四思维。惟有复设泉河通判。将旧管泉源及戴村坝工。仍归该通判管辖。责令不时周历巡查。将各处泉源。次第修理疏浚。其泉夫工食银两。按季拨足。俾泉夫无所籍口。可资力作。如再有壅塞之处。即将通判从严参处。庶不至视为具文。湖水运河。得有来源。自见畅旺。于漕行大有裨益。臣为保全运道起见。是否有当。伏候 训示 祇遵。

察看河情形疏道光十九年

直隶总督琦善

窃照前准部咨。奉 上谕。御史贾臻奏河水浅宜节下流请于临清以下天津杨村以上添筑草坝以蓄河水一折着直隶总督山东巡抚体察情形会议具奏钦此。当即钦遵委员前往确勘。兹据会同地方官勘明。由各该司复核议详请奏前来。臣等伏查自来治河之法祇在疏通。未有壅截之理。盖疏则顺行。逆则壅塞。其或不得已而有闸坝之设者。亦惟清水河方可由人操纵。今该御史奏请于河建筑草坝。固为速漕利运起见。惟临清以下运河。发源漳。夹沙带泥。性本浑浊。非清水之堪以启闭自如者可比。数百年来。未设闸坝。非前人之智虑不逮今人。

良以川壅而溃。理势固然。是以但使河道湾曲。令其纡回演漾。未敢遽议断流。上年前任漕运总督臣周天爵。拟于德州一带拦筑草坝。即经咨会东河河臣暨前任山东抚臣行据运河道转委下河通判谭为绍会同东昌府知府祝庆谷确勘详议。据称如果该处建筑草坝。当未经启放之先。既恐流缓沙停。河身淤垫。迨既经启放之后。又恐溜急势猛。泄尽无余。且坝基桩橛钉入泥中。枯木朽株。尤虑隐留遗患等情。盖缘运河源远流长。水小之时。固形微弱。一遇来源涨旺。不减黄流。非草坝所能抵御。无论致被冲失。徒劳罔功。即使竟能截住水势。而壅阻河流。无可旁泄。势必日日高。两岸民堤万一清决。下流低洼州县。势必咸被淹浸。非惟殃民。兼仍误运。且河北来。诚如该御史所奏。由高渐下。势若建瓴。如或堵塞日久。坝内之水愈盈。坝外之水愈涸。一经启放。郁而必发。势且奔腾澎湃。与寻常宣泄不同。故恐涓涸殆尽。未必能常存数尺之水以资浮送。况有源之水。欲期筑坝断流。非用土层层追压。不能坚固。启坝之时。高出水面者易除。下淹水底者难于净尽。挂带沙泥。必致新淤出。不惟与运道有妨。兼恐大汛经临。河心梗阻。水流不畅。漫溢频仍。所勘委系实在情形。即经该河臣等据禀分别移咨。议遂中止。并于本年五月闲。据河臣栗毓美具奏查明河济运旧章折内。将前情详晰缕陈。现据直隶委员会同沿河州县覆加确勘。与上年各委员所议相同。由布政使陆费瑑天津道王允中详细复核。均无异议。山东委员闲有议请援案于临时酌设束水草坝者。臣等复查从前山东筑坝之案。系属对头草坝。两岸并未合龙。祇缘重运连樯北上。已抵停淤之处。挑挖难施。是以筑坝束水。使其奔波急溜。藉以冲刷淤泥。与现在原奏所称筑坝堵闭者。情形迥不相同。且系偶尔权宜。由地方官随时变通。例无开销。若经奏定。将来必致动辄请帑。徒开浮冒之端。所请应[毋](母)庸议。至近年运务之难。由于前途节节延。入境已晚。若挑剥兼施。旋亦遑行无误。本年微山湖收水充足。来岁重运经临。但使厅员认真灌放。出闸较速。则为日从容。运河一带。亦可早日完竣。设遇淤浅之区。仍惟严饬认真挑剥。竭尽人力。断不敢稍任疏懈。臣等愚昧之见。与其更张而转多窒碍。不如循旧而免致虚糜。所有遵旨会议缘由。是否有当。理合恭折具奏。伏乞 皇上圣鉴。

筹办河运工程疏同治十年

曾国藩

窃九年分江北冬漕。遵照部议仍办河运。臣于十一月十二日专折陈奏在案。伏查八年分江北漕米。于九年河运赴通。节节阻滞。水陆兼通。直至十月杪始能蒇事。一切经费。虽由粮道王大经格外撙节。不至过巨。而人事之艰。时日之久。较之海运。难易悬殊。该粮道交米事竣。赴部引见。现已驰回江宁。臣面询情形。证以臣出京时由运河南下所见者。其言多属相符。不预为筹划。恐下



次又蹈覆辙。据称本届承办河运。在事六月之久。中闲处处阻滞。历历可数。如峰县境内之大泛口。该处为山水经由之所。一遇暴涨。则汛流急湍。迨水退之后。则沙淤停积。今年漕船经过该处。水深不及二尺。河底碎石纵横。最碍舟行。必须由山东认真兴挑。挖深四五尺。并将近滩石堆除。与河底配平。方利行驶。自大泛口而北。则有滕县境内之郗山口该处为入湖要道。浅而且窄。又微山湖内之王家楼满家口。安家口。独山湖内之利建闸。南阳湖北之新店闸。华家浅石佛闸南旺闸。分水龙王庙以北之刘老口袁口闸。处处淤浅。或数十丈。或百余丈。亦须由山东逐段勘明。一律挑深。方可无阻。此未渡黄以前阻滞之处宜预为筹办者也。议者谓早日开兑。早日过湖。即使费力。尚不愆期。不知济宁以南。浅处已多。济宁以北。运河尤为干涸。总须守候伏汛盛涨。方足以资浮送。至黄水穿运之处。渐徙而南。自安山至戴家庙三十里。自戴家庙至八里庙二十二里。运河旧有之堤。尽被黄水冲破。缺口极多。黄水湍悍而势急。漕船载重而质。断难破浪而行。需用划船下旋以立之根。然后由漕船绞关步步上移。否则簸荡急溜之中。无腹收泊之处。而十里铺姜家庄道人桥等处。又极淤浅。似须由山东设法。一面于淤阻处。极力疏浚。一面于运堤各缺口。排钉木桩。贯以巨索。俾漕船经过。有所依傍牵挽。不至为洪溜所吸。仓卒失事。此渡黄时阻滞情形宜预为筹办者也。及至渡黄以后。若在伏汛未落以前。或易为力。若伏汛已过。等候秋汛。即属杳茫不可必之数。九年在八里庙守候两月之久。可为前鉴。自张秋至临清二百余里。河身有高有下。其疏导之法。须量河身之高下。高者开挖宜深。下者开挖稍浅。庶可高低相等。一律深通。再于黄流已长未落之时。即下闸板蓄水。以免消耗。或就平水南闸迤东。筑一挑水坝。引黄入运。皆多方设法力图斡旋之策。此渡黄以后运道易涸宜预为筹办者也。

山东水势长落无定。或先长而后忽落。或先小而后复大。漕船经由东境一千数百里。向归峰滕鱼台济宁东平东阿各州县。封雇船只。以备起剥之用。而地方官相距甚远。兼顾不遑。九年所雇剥船。不免临时逃散。拟请酌改章程。责成东省管河厅员。雇备剥船。小者装米三十石。大者至百石为止。一遇漕船浅阻。斟酌起剥。而由粮道按石给发饭钱。以免枵腹。至闸夫亦改由河员招集。归其约束。一由粮道给予工食。庶不缺误。此又略改旧章宜预为筹办者也。东平州运河之西。有一盐河。倚山为障。为东省盐船所经要道。漕船若由安山左近绕入盐河。至八里庙。仍归运道。计程二百余里较之径渡黄流。上有缺口大溜。下有乱石树桩者。其难易悬殊。是以商船率多避黄而趋此路。上年因非运漕正道。未敢试行。十年行抵安山时。如遇黄流过猛。祇宜变通改道。惟自安山三里堡入盐河之路。亦须预先勘明。何处平顺。先立标竿为志。免致临时周章

。此又渡黄改道宜预为筹办者也。以上五端。皆河工应办事宜。又皆在山东境内。从前粮艘运北。沿途修闸筑坝挑河过剥。均由南河东河两督臣治黄治运。注意专在漕务。事事各有考成。处处不惜重费。故能驾轻就熟。事无不举。今则黄流横决。运河失修。河员之经费大减。河运之米数极微。欲以江北一隅数万之漕。而责山东以全力治河治运。未免独为其难。然部臣所以不竟废河运者。亦因成法不可轻改。图事不可畏难。具有远虑。丁宝楨见义勇为。力顾大局。亦必不因米数太少之故。而忽视沿河应办之工。粮道王大经躬肩重任。既已经历险艰。兹令再试危途。不得不预为绸缪。免其迟误。现在钦奉 谕旨飭派漕臣张兆栋前往山东会勘筑堤束黄事宜。必可与东河督臣苏廷魁山东抚臣丁宝楨面商一切。相应请 旨飭下该督抚等通筹运道全局。建可久之宏谟。将臣此折所指兴工之处。分途兴办。利目前之漕务。臣当飭催该粮道等赶紧兑米及早开行。仰慰 宸廑。

覆陈导卫济运格碍情形疏同治十一年

丁宝楨

窃臣于同治十年十二月十三日。承军机大臣字寄。奉 上谕。苏凤文奏拟导卫水济运于临清卫河入运及张秋清黄相接之处各建一闸等因钦此。钦遵。飭令运河道赶紧勘估。一面将淤垫运河。飭属疏浚。并经河臣乔松年将清黄相接之处。建闸难于择地。因黄水缓急无定。有时势猛。必将闸座冲损。势弱去闸较远。又置于无用之地。其由安山入盐河至渔山一节。亦须视水势为权衡。临时酌办各情形。先行奏明在案。兹据运河道王化堂禀称。遵即委员分赴沿河周勘。查得运卫合流。在砖板闸外。闸东为运。闸西为卫。如欲建闸。须在卫水北流之处。相近砖板闸闲。使之折而南下。今量该闸河身。实高于卫五尺。迤南则节节更高。愈趋愈仰。询之土人。上年卫河涨发。几与两岸相平。为数十年所仅有。而分流入运。亦仅达十余里者。其地势低昂可见。再查运河上至张秋。递高十丈有奇。如欲倒灌至张秋。须二百里闸河。一律兴挑深阔。使运低于卫。南低于北。始能滔滔奔注。其修建闸坝。又须在上流筑打数丈拦坝。掣干河身。俟建造灰石晾干。方能启放。现已春水发生。再至伏秋汛。河面三四十丈。势极汪洋。拦头堵截。两面单薄。民堤难免无溃决之患。且卫河盛涨。入运尚虑其漫冲。而以二丈余闸门。宣泄不及。泛滥横行。民舍恐尽遭漂没。况直东豫三省。以卫河为水路通衢。因建闸而截断下游。临清关税。馆陶厘金。既无所出。直省转运军械米船。亦皆梗阻。似非疏运之道至东阿境里联桥旧石打捞。受淤已久。起出亦恐难合用等情。请奏前来臣伏查卫河入运之处。建闸蓄水。必须上下游河身。高低不甚悬殊。水势乃能畅注。今运高于卫。就建闸处河身较量。已及五尺。迤南至张秋。则节节高仰。几及十丈有奇。无论挑挖

不能如此之深。即使一律挑深。而一迤卫水盛涨时。闸门宣泄不及。泛滥横行。不惟民舍被淹。恐运道更加冲坏。况既经建闸。当卫水势弱之时。必将闭闸蓄蓄。而卫水之下游。为长芦盐运及临清关税要道。其势断难停止。至清黄相接之处建闸。则诚有如乔松年所奏。黄水缓急无定。势猛必冲坏闸座。势弱则相去较远。闸亦无用。臣细察情形。建闸之议。实滞碍难行。总之运河之病在于黄水穿运。故黄水不治而但施功于运。终无善策。如建闸筑坝蓄卫挑河各事。果能一劳永利。亦孰敢畏难苟安。所虑巨款虚糜。于河道漕运仍无把握。自未便稍事迁就。转致贻误。谨将临清建闸导卫济运诸多格碍缘由。会同河东河道总督臣乔松年合词恭折具奏。

### 借黄济运贻害大河全局疏

沈葆楨

窃臣等接准部咨。江北各州县漕米。仍飭办理河运等因。光绪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奉旨依议钦此。查江浙冬漕。及江西两湖采办京米。均系海运。独江北十余万石。部臣坚持定见。以为漕运不废。河道赖以长存。且有借黄济运之方。但使黄汛不至断流。则漕运终无窘步。所筹至深且远。苟非迫于时势之万不得已。臣何敢不殚思竭力。共济时艰。惟本年河运困阻情形。迥非昔比。不敢不以千虑所及。为皇太后皇上缕晰陈之。从前河运愆期。中途改而陆运。曰开兑迟延。致误黄汛耳。本届漕米。于正月日起至二月初十日止。宝汜水次一律开行。是月二十八日。悉数挽过三闸。催趲不为不速。乃杨庄以北。浅不盈尺。非特无水济运。且须蓄水养船。嗣得甘霖。又经上游启坝。逐层套送。随地起剥。其淤处虽剥船亦仅半装。方能浮送。挑河之费。打坝之费。灌塘之费。雇剥之费。车绞之费。所虚糜者不知凡几。然黄汛之期固未误也。乃渡黄后。察看运河之底。高与大河水面相埒。黄流无从灌入。遂议筑坝兴挑。自口门至张秋九百余丈。挑阔三丈。挑深三尺。纵能畅行无阻。两省所费盖不贲矣。夫运河之底。何以高至于是。则历届借黄济运所淤者也。借终日之力以济之。偿累月之力以挑之。犹可言也。乃秋汛一到。漕船衔尾争进。未及半而运口窒。则昨日所挑者。又为今日黄流所淤。余船欲不出于陆运。不可得矣。借黄既不足以济运。徒使山东河道年年受淤。是河道未尝赖漕运而存。且将因漕运而废。水失其本然之性。商贾之舟楫。农田之灌溉。从此交病。而愚臣鳃鳃过虑。窃以为无形之患。又有甚于此者。何则。就下者。水之性也。大河挟泥沙而行。停则淤。淤则决。故治河者。有偃堤束黄之法。又有借清刷黄之法。盖益其湍悍之性。使挟泥沙疾趋。不稍停留。庶不致溃而旁出。今黄汛方苦微弱。未尝偃堤以束之。借清以刷之。转复导之旁行。舒其湍悍之性。上游愈舒。则下游愈缓。所挟泥沙。无力东注。中道递积。数年之后。河身高与堤等

。北溃则畿辅受其虐。南溃则淮徐罹其殃。而东省之首当其冲者无论也。臣愚以为水宜顺其性。政贵因乎时。合无仰恳 天恩。准将江北漕粮。暂办数年海运。俟山东运道一律通畅。再议酌复旧章。至淮徐一带运河。所关于农田贾舶者甚巨。幸淮南引地全复。有款可筹。断不敢以河运暂停。置水利于不顾。愚昧之见。诚恐无当万一。谨合词恭折驰陈。伏乞 圣鉴。

### 通惠河难以取水窖冰疏

宋晋

窃臣衙门接准工部咨称。现在各处蓄水处所。全行干涸。经本部奏明于东便门外踏勘地势刨挖土窖就近藏冰等因。知照前来。臣等当以藏冰为公用所关。苟其事无相妨。何敢稍分畛域。惟念通惠河之水。即系昆明湖来源。现在水势微弱。即涓滴之水。皆宜慎重以保运务。且沿河苇坑一带。向为偷米渊藪。若多刨冰窖。更恐易于藏奸。当飭漕运通判大通桥监督速即查勘情形。禀候察夺。旋据该通判李载苏详称。通惠河乃漕运进京要道。底水甚亏。各闸板缝。全行堵塞。涓滴不泄。若凿去一尺之冰。即缺一尺之水。上游又无来源。明年必致误运。而两岸挖窖。与纤道堤工更形窒碍。又据大通桥监督恩奎等禀称。大通桥北岸空地。原系职桥办公处所。现虽一半倾圮。成为空地。而仍与桥署相连。现挖冰窖。仅隔一墙。且与掣斛厅及米船过载地方。均属相连。更恐两处夫役纷杂。勾串偷窃。冰窖将成米窖。万难弹压稽查各等语。复据坐粮厅监督及庆丰闸官王宗沂等。纷纷禀同前情。均请咨询商部臣停办前来。臣等随即亲赴大通桥。督飭该监督等详加查勘。庆丰闸口。虽约有一丈余之水。而上游大通桥处。仅止一尺五寸。缘闸口之水。系全河下注。所蓄桥头之水。系本来河身。若窖冰再去一尺。则河身即成涸地。伏查通惠河自东便门起。至通州葫芦头止。计程四十里。势如高屋建瓴。设立四闸启闭。水旺则递放下注。水弱则逐闸加板闭蓄。近年来源微弱。各闸无不坚闭蓄水。本年春闲。复以河身各段淤浅。除照例挑挖。并奏请加挑。始稍觉疏通。然五六月闲海运吃紧。雨水短缺。大通桥一带。几至断流。经咨行放水。皆以无水可放咨覆。复严飭漕运通判设法刮挖。旋值得雨。始能敷衍济运。逮至冬初。东粮运桥。又形浅阻。此皆臣等更番往来亲自察看之实情也。现在昆明湖水源既弱。则来春能否放水。已不敢豫期。而春雨难得。尤属意中之事。尚须另行设法挑挖疏浚。以保运务全局。若再分水蓄冰。必致有误漕运。臣等职守所系。曷敢不先自图维。再四筹商。与其临时误运。束手无策。不若据实陈明。另请筹办。至北岸冰窖。逼近监督官署。及掣斛厅等处。纷杂扰攘。既属有碍办公。而车役驾掌人等。多属不安本分之徒。实难保其不勾串偷盗。别滋事端。更不仅与运务有关已也。惟有沥情上陈。仰恳 天恩。俯念漕运大局所关。 飭下工部另行妥筹。或就近

昆明湖设法浚取水源以资冰用。或择紧要万不可阙者酌储供用。其余冰块。暂行裁减。此外或道远有水之处。可以取冰。即稍费运价。亦属因时权宜之计。不以为例。如此。则济运之水得以保全。庶来年数十万新漕。不致棘手矣。抑臣等更有请者。近年湖源源微弱。京城各处乏水。地中气脉。不能宣通。雨雪亦多缺乏。不特民生利用攸赖。即 国计亦关消长。可否 飭下工部会同顺天府内务府大臣再行详勘。不惜经费。大加疏浚。使湖水畅行。则山泽通气。雨雪因时。实为致祥之道。不特运务窖冰得资利益。自更 圣心所为廑念也。所有通惠河难以取水窖冰实在情形。理合专折沥陈。伏乞 圣鉴。

### 胶州新河考

柯培元

新河源出高密。分二流。南自胶州麻湾口入海。西北自掖县海仓口入海。即元人所浚胶莱河旧道。元史至正十七年。莱人姚演献议开新河。由胶西县东陈村海口西北达于胶河。出海仓口。由海道达直沽以通漕。谓之胶莱新河。从之。劳费不貲。卒无成效。明正统六年。昌邑人王坦请浚新河。不允行。嘉靖十一年。按臣方远宜复议开新河不果。隆庆初。莱人崔旦极言新河之便。万历三年。以南京工部尚书刘应节言。命侍郎徐枋开浚。议言非便。遂中止。图说云。自淮河入河。北岸隔一里为朱家河。可开通。经新沟至安东县。有澳河向水三。俱临淮河。可通。东则有东涟。河朱家河白家沟七里河流入淮。又东有盐场河平望河界首河白限河牛洞河车轴河流入海。俱宜筑塞。中有遏蛮河在淮海之交。可置闸以杀水势。西则有沭阳水溷而为大湖傅湖。又有杨家沟西涟河崔家沟古闸河。皆为入涟河水道。自支河至涟河海口。计三百八十里出海。由海州赣榆至山东界。历安东卫石臼所夏河寨所灵山卫胶州瞭头营至麻湾海口。计二百八十里。隔马家壕五里。可以开通。经把浪庙新河口店口杜陈村小闸戴高刘家大闸王朱杜家村至平度州。又经窝铺停口大成昌渠小闸新河集秦家庄海仓口至大海口。计三百七十里。大海口至直沽四百里。通计一千四百三十五里。应节奏言。胶州南自淮子口大港头出海。自州治西抵匡家庄四十里。俱冈沟黄土。宜开。自刘家庄历台头所张奴河至亭口闸三十里。俱黑泥下地。水深数尺。宜浚。自亭口闸历陶家陈家口孙店口至玉皇庙六十里。河宽水浅。宜于旧河旁别开一渠。玉皇庙至杨家圈二十里。水深数尺。宜浚。杨家圈以北。则悉通海潮。无烦工作。以工力计之。创者十五。因者十三。略施工者十二。以地势计之。宜挑深丈余者十一。挑数尺者十九。枋言。匡家庄地高难开。改于都泊舟亡路沟。地形平衍。有河可引。宜建闸设柜。如会通河故事。科臣王道成言。胶州在两海口之中。土最高厚。万一巨石隐伏。功将安施。难一。水性湍急。走石流沙。即有泉源。易盈易涸。难二。海船不可入河。河船不可入海。难三

也。又实录。隆庆五年。山东臣僚会勘胶河上言。从龙家屯北至分水岭。俱系冈阜沙石。难以施工。由分水岭又北至谢家口。稍有断续河流。旱潦难恃。沙石亦多。由谢家口北至杨家圈河流。似有断续。又北至新河闸。北面河势。较南面稍宽。自新河闸至海仓。又皆流沙壅淤。难以行舟。新河闸系往来通渠。过者见有河流。妄意可以开浚。不知迤南十里。便不复同。分水岭本名王干坝。两头俱有河形。中闲积沙高亢。本非岭也。新河既无泉源引道。必须旁水接济。而分水岭下。仅有白河一道。平时涓涓细流。潦时挟沙冲淤。大为河患。其张奴河胶河九穴泊之水。虽接新河。而源流浅涩。潦涸无时。皆不足恃。若欲东引沽河。则地势东下。沽河自东而南。直趣麻湾口。难以挽之而北。若西引潍河。潍在高密西。离新河百二十里。中隔高岭五层。又难引之使东。若欲深凿河身。使海水南北贯通。则分水岭诸处。高海面数丈。多损财力。万难开浚。既而徐枻亦称。南北海口。俱有积沙横绝。及分水岭。河高海下。势不可通。须另开一路。又云。南自麻湾抵朱铺五十里。北自海口抵亭口百八十里。皆通潮。可乘潮以导河。抚臣李世达勘称。南潮止及陈村闸。距海口二十里。北潮止及杨家圈。距海口六十里。其朱铺亭口。非烈风迅雨。海水涨溢。岁不一二至。潮不足恃也。役遂止。崇祯十二年。户部郎沈廷扬复请开胶莱河。十六年命户工部发银十万两开浚。不果行。而明鼎革矣。

按新河为胶州一大公案。元人于钦言。至元中姚演请开新河。凿陆地数百里以通漕。数年而罢。余过其地。询之土人。此河为海沙所壅。又水潦积淤。终不能通。此议开河之始也。至明王献建议后。屡行勘阅。且议且止。万历二十九年。御史高举复议浚之。卒不果。迄崇祯之季。言者犹以为请。窃谓议者每阻于王干坝一条。工力难施。不知可别一路也。国家无事之日。河运自宜守其常。一旦有事。江浙路阻。经国者须早筹也。海运便而险。固已。然闽广泛海。贸易往来如常。北地人惮其风波耳。且北人拙。知用力而不知用心。江以南处处讲水利。工导引。修堤防。北人所不及也。宋时一僧开建溪滩河。岂以朝廷反束手无策耶。第明承元人开凿之后。力半而功倍。今又隔二百余年。故虽未尽湮。沙石当愈淤积。恐难为力矣。究之海运何必开凿。今闽广商船数十万。仿台湾配米之例。应亦可行。第河运不可废。当并行不悖也。海运。邱文庄言之甚力。我朝顾宁人郡国利病书亦屡言之。元张朱两万户行之甚久。有心经国者当熟筹之。

卷一百十三 工政十水利通论

因时论十二沟洫

吴铤

遂人法曰。凡治野。夫闲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所谓沟洫也。北方沙土。岁不挑浚。水道淤塞。夏秋阴雨。水无所滞。民罹其害。春冬赤地千里。弥望无际。故夏秋多水患。春冬多旱患。其大较也。沟洫之制。唐宋诸名臣皆言之矣。元明诸名臣皆言之矣。然言之而不能行者何也。北方亩数。大南方倍蓰。不立丈量之制。又朝廷贡赋无几。每至秋成。遇有天幸。获利饶给。若开沟洫。必计亩入赋。与南方等。民所不乐。一也。南方耕田。按其时以致民力。北方之田。每播谷辄下稻种。听其成熟。民皆游手无所事。若开沟洫。必按时以致力。不能稍懈。民习于偷惰皆苦之。二也。沟洫之制。必塞溪壑谷。坏庐室墓舍。民所不便。强而行之。必生怨咨。三也。西北之地。方五六千里。今若尽取而沟洫之。费以大万计。贡赋所入。不能支所用之半。费无所出。四也。禹时治水皆有经道。今故道就淤。几及千载。疏凿滞蓄。无有能知之者。复之甚难。五也。访寻水利。必滋烦扰。奉行上意。争为浮冒。追集老幼。相视可否。吏胥所过。鸡犬一空。六也。由前三者而论之。则不行之势在于下。由后三者而论之。则不行之势在于上。上下交有不行之势。而沟洫之不能复也明矣。吾乡杨公廷望为固始令。为沟洫若干。所至今民赖其利。河南一省。皆仰给固始。即一县推之而一省可知。即一省推之而天下可知。予谓沟洫之制。不若募民自垦。听民所便。不必访寻故道。不立丈量之制。贡税一仍其旧。俟其久而后议之。其有未开者。官吏疏浚之。自省会达郡县。自郡县达乡里。开通水道。岁以农隙修治之。如是则水有所归。而黄河亦分其势以入于沟洫。因之广置田以资灌溉。此诚治世之良法也。开创之初。土广民稀。易为力。至守成之时。当俟之以数十年之久。不必遽责其成功。如是。而田制乃可得而定矣。田制定而财用犹有不足者。吾未之见也。

读明史徐贞明传书后

刘蓉

国家有百世无疆之利。主之者定其计。而灼有可建之功。行之者竭其才。而粗有可着之效。然而事势中变。不能以有成者。畏难苟安之辈。以谬见挠之。而罔上徇私之徒。以浮议阻之也。盖古者财赋之输。取诸西北。吴越之区。秦汉以前。列在荒服。贡赋不登焉。厥后虽入版图。而土地未辟。如苏松常镇嘉湖杭州之属。在汉唐犹泽国也。自钱镠窃据。南宋偏安。民聚地辟。而东南遂为财赋之藪。逮元迄明。国用咸取足焉。西北之地利就荒。而东南之民力益竭。数百年来。民之困于输挽。死于催科者。踵相接也。是岂在上者。不恤东南之力。而独厚爱此西北之氓哉。水利之不兴。而沃壤日旷。遂使禹贡所定以供财赋之地。古今所恃以称富强之资。悉举而枯为石田。鞠为茂草。无怪乎国用益

蹙。民生益困。以京师畿辅之重。亿兆臣妾之众。日嗷嗷待哺于东南之漕。而犹皇皇有不给之叹也。然则制国用者亦惟因地之利。复古之规。使四方土著之民务勤其力。各食其土地之所出而已足矣。予读明史徐贞明传而有感焉。贞明所条陈西北水利事。具有灼画。盖一举而农田河防漕运屯政边储之属。靡不兼济。而民食既足。邦本自固。此所谓百世无疆之利者也。使神宗卒用其说。委任责成。而弗阻于浮言。则地辟民勤。国足赋省。岂惟一时实嘉赖之。百世之下。犹被其赐。何至一再传之后。民困财匮。坐视盗贼之横。而兵食穷乏。莫可谁何。卒以貽分崩离析之祸哉。当贞明始建议时。庙论胥谐。未有疑其不便者。其所著潞水客谈。既毕具垦荒之利。而其时苏赞之议。毕锵之奏。亦略与其说相表里。既见施行。粗有成绩。顾一挠于郭朝宾。再阻于王之栋。曾未几时。国论中变。至举综理已成之绪而悉废之。由是西北沃壤。卒为荒芜之区。东南残黎。永无苏息之望。吁可慨矣。夫事关国家久远之图。顺天地自然之利。规画甫定。谋合同。而一二勋戚阉寺。以不便己私之故。巧为蜚语。阻挠庙谟。当其成。合大小臣工谋之而不足。及其败。以二三宵小堕之而有余。此古今逸贼妨贤误国之常辙。所当为万世有国家者听言任人之殷鉴者也。我朝定鼎燕京。丕建鸿烈。有明秕政。大率革除。而独于财赋一端。未暇复古。方

世庙时深维大计。特置水利营田府于近畿。而靳文襄公辅所上生财裕饷一疏。实与贞明相表里。至其所谓三大弊者。又能究极病源。而补贞明之所未及。当是时靳公实督河道。自以治水与垦田相济。既上此奏。躬自请行。不知竟缘何故阻格。未有成功。属在草茅。莫稽故典。而独窃以为国家苟欲足民裕国。为子孙建万世不拔之业。盖未有舍此而别筹上策者也。夫天下大利必归诸农。民力所出必归诸地。人与地相资而后财用出焉。民力之不勤。地利之不尽。而日鳃鳃忧国之贫。是犹农家者不务稼其田。而坐祝仓箱之盈也。有日见其穷而已耳。

窃尝举天下之大势观之。大抵东南有可耕之人而无其地。西北有可耕之地而无其人。有人无地者。至于人无余力。地无遗利。穷山泽。竭污莱。尽以供财赋之入。而恒忧不足。有地无人者。至于野皆旷土。国尽惰农。弃膏腴。捐沃野。但以资游惰之食。而亦忧不足。如是而不思所以变通调剂之。何怪乎民日穷而财日匮也。变通调剂之术。则贞明之议。大略尽之。而其它诸贤之说。亦可资采择焉。当其始。盖不能不少资经费。小致纷纭。然事之成。则费小而利大。一劳而永逸。要在明主断而行之耳。不此之务。而徒沾沾焉较岁计之盈虚。讲漕运之得失。无论官司有侵渔之弊。运道有中梗之虞。而公私困竭。旱潦无资。南北转输。劳费十倍。甚非所以为体国经野之大计也。况乎东南之民力有时而竭。则漕谷之接济将不可恃。民力竭而漕不可恃。将举此百千亿万张颐待



饲之众。悉使之束手待毙矣乎。吾愿谋国者。务建经世之远略。而毋徒苟目前之安。务复则壤之良规。而毋徒徇浅夫之论。则于是焉必能择而取之。而为贞明者。其亦慎度时势。勿为彼倾巧者所乘哉。

### 开河三子说

包世臣

开河三子。谓子河子堰子沟也。土工必坯头分明。乃能帮坦底平。渗水不积。则起土担土。行立皆便。法宜于河心先开子河。宽以四尺以上搭跳一块为度。深以一尺以上起土两坯为度。子河成。则两腮渗水沥入。并归水口车出。次傍子河起土。则坯头自能齐平。起土一坯。子河亦加深一坯。比及完工。验子河之水。头尾并无深浅。则土工之至善者也。然出土太远则苦工费。太近则苦土坍。法宜核明应出土方。分堆两岸。各应占地若干丈。竖木为界。从远处堆起。以渐而近。先于河唇筑一子堰。行礅坚实如老土。使坍土不得入河。则土山不必远而费省工速。子沟者子堰外抽沟行水。使子堰遭雨而不滑。且新土淋水。由沟引至水口。不致淋损河帮。有子堰以界土。有子沟以出水。土山虽近。断无坍卸入河之患矣。凡开河。最重河身收分。浚旧淤之河。以二五收分为度。若土性沙松已甚。则加为三收。若生地开河。察其土性坚实。则一五收亦可。再减于此。则必有臃墙塌之患。二五收分者。河每深一尺。则两岸各收窄二尺五寸。假如河深一丈。底宽三丈。两岸各较底宽二丈五尺。则口宽八丈。以此差之。明于此。则突肚贴坡诸弊。无所容于其闲矣。凡实土一方。重一万斤。每担以六十斤为率。每方计土百六十担。假如开河宽十丈。深一丈。两岸土山。先远后近。牵得十丈。中分河心。牵得五丈。又起土并高深相乘。牵作十五丈。是担土往还为六十丈。一重一空。合三担为路一里。日五十里。一人可出土百五十担。余大小夫头督率。及看篷造饭起土装箕之夫。十分去三。是夫十名。日共可出土六方半。以一月起算。每夫一名。可出土二十方。是二十万方之工。用夫万人。得晴天一月可以集事。法宜先将工程丈尺。核明见丈为土若干方。安夫若干名。每夫五十名。插为一塘。其棚即搭本塘之旁。以木板写明小夫头姓名。领夫实数。工若干丈尺。土若干方。限若干日完工。竖于塘头。每三日一较分数。以核勤惰。勤者有赏。大都藉众力者必得众心。劳其勤动。恤其疾苦。则众心自得。若一任威刑。无不僨事者。其地形支错。及河在两山之中。不能以子堰子沟限新土者。则必送土过分水。不可拘子堰子沟之法。而子河则不可改。凡估河。大率谓配平河底。然必先于两岸较明旱平。悉其高低分寸。乃能得河底之实。底虽贵平。仍宜上浅下深。大约河长三十里。当作为三大段。下段较上段加深一尺。若河尾直达江海。则下段尤宜加深。使水势建瓴以敌潮汐。而聚溜刷淤也。凡钉桩必取硬志。使无可移作弊。切勿拘河身

丈尺。收工时。但就桩较明原估丈尺。其长河是否如式。但看子河水平。一目便了。仍饬每段子河。留一底堰。以较上下段高深之数。则河底自平。而就下之势亦得。徒阳河每三十丈。两岸各钉信桩。河心又加志桩之法。必不可用。河心钉志。必留土墩以候量验。一志留土。少亦数方。为土五六百担。工竣。仍须留夫数百名。以备收工后起除志墩。收工之后。人心已散。起除必不能净。是徒使工员多费。而河身反增症痕。且河心有志墩。占碍子河。不能分中直行。常至河形迂曲。病发坐湾也。十年来江省水利之案。予颇与闻。故条别其利病所亲历者。着于篇以告来者。

### 长江图说

马征麟

堤防之事。起于战国。壅川自利。以邻为壑。然所作堤。尚皆去水二十余里。所谓水尚有所游荡也。至汉而填淤肥美。据为田宅。金堤大起。渐成聚落。流水之壑渐狭。则消泄逾缓。消泄缓则易致淤填。隧道益高。束缚益急。而冲决之患自此始矣。计其利害。久已得不偿失。贾让治河议曰。水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时至漂没。则更起堤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泽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自是以来。代苦水患。至宋而益讲求水利。熙宁中。遣使察农田水利。苏轼上书。谓天下久平。四方遗利尽矣。今欲凿空寻访水利。所谓即鹿无虞。岂惟徒劳。必大烦扰。江淮荆襄营田屯田之外。元丰末。郑民宪上言。祖宗时营田皆置务。何承矩建议于河北。欧阳修募弓箭手于河东。陈恕樊知古招置营田于河东北。范仲淹大兴屯田于陕西。耿望置屯田于襄州。章惇初筑沅州亦为屯田务。正以极边多不耕之地。并边多流徙之余。因地之利。课以耕耘。赡师旅而省转输。此扈边实塞足国安民之至计也。屯田以兵。营田以民。然前后施行。或以侵占民田为扰。或以差借耨夫为扰。或以诸郡括牛为扰。或以兵民杂耕为扰。又或以诸路厢军不习耕种不能水土为扰。至于岁之所入。不偿其费。遂又报罢。绍兴六年。张浚奏改江淮屯田为营田。寻命五大将刘光世韩世忠张浚岳飞吴玠。及江淮荆襄各路帅。悉领营田使。郡国利病书。汉唐以来。代苦水患。至宋为荆南留屯之计。多将湖渚开垦田亩。复沿江筑堤以御水。故七泽受水之地渐湮。三江流水之道渐狭而溢。其所筑之堤亦渐溃塌。政和以来。有湖田之奉。文献通考。宋庆历嘉佑闲。始有盗湖为田者。三司使切责漕臣甚严。政和以来。创为应奉。始废湖为田。自是岁被水旱之害。绍兴之末。有坝田之扰。续通考。南宋庆元时。泾奏言国家承平之时。浙江平畴沃壤。潴泄得宜。无水旱之忧。自绍兴末。军中侵夺濒湖水荡。创制堤埂。号为坝田。民田已被其害。隆兴干道之后。日朘月削。所在围田。以臣耳目所接。三十年闲。昔之江湖草荡。今皆田也。潴水之地

陝隘。旱即易涸。水源既壅。則江流填淤。疏泄甚難。水即易盈。蕩為巨浸。事之利害。豈不較然。既以壅遏而致填淤。益以填淤而加壅遏。明初承元季凋敝之後。墾田修堤。法禁明白。湖河深廣。垸少地闊。故水得漫衍停泄。而無泛濫之患。歲月寢久。漸攘為業。且湖田稅輕。民多利之。堤防益多。水愈湍激。而沖啗之患。如水益深矣。利病書。成化甲午。宏治庚申。水大漲。正德丙子復漲。丁丑如之。皆乘舟入城市。堤防悉沈于淵。民淺者為棧。深者為巢。飄風劇雨。長波巨濤。烟火斷絕。哀號相聞。沈溺死者。動以千數。國朝自道光之末。漂溺殆無虛歲。又況陂澤盡為隴亩。即偶免水患。而旱魃災之。民安所逃命乎。

水之不能寬緩而沖激震撼也。堤防侵削壅遏之為害也。固也。然非盡堤防壅遏之害也。所以致其壅遏者。亦有故矣。入江之水。為省八九。深山窮谷。石陵沙阜。悉加墾辟。以為盡地力也。夫天之阜民。山川原隰。各有其利。山之所利。在於竹木茶果。而不在于菽麥稻粱。此所貴于通功易事也。乃山居之民。莫不禿其山。燒薙而鋤之。究其收成。殊為瘠薄。而土脈疏浮。沙石迸裂。隨雨流注。逐波轉移。其沙石之重者。近填溪谷。其泥滓之輕者。蕩積而為洲渚。平湮湖澤。遠塞江河。溪谷填。則近山之田亩受其漫壓。江河塞。則近水之田亩遭其漂蕩。湖澤湮。則既虞水溢。旋慮旱干。山民之所利甚微。而原隰膏腴之產。罹害何窮。夫圍田之弊。貪其肥淤。而害及井牧。開山之弊。苦其磽瘠。而致廢膏腴。圍田者見利之在前。而不知害之在後也。開山者損材木自然之利于己。而顯貽耕耨之害于人。是故開山圍田。皆有例禁。而開山之禁。尤當致严于圍田也。

治江之道。觀于古人之論治河而可知。漢平當有言。經義有決河深川。無堤防雍塞之文。此鯨所以殛。禹所以興。以堯舜之聖。不能與橫流之水爭勝者也。賈讓治河議曰。古者立國居民。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污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今徙冀州之民當水沖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期月自定。今瀕河十郡治堤。歲費且万万。及其大決。所殘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此功一立。千載無患。謂之上策。多穿漕渠。得以溉田。分殺水怒。謂之中策。若乃繕完故堤。增卑培薄。勞費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二子之言。可為行水龜鑒矣。乃云閑王氏則曰。徙其旁民。不與爭尺寸之利。可行于昔。而不可行于今。彼所慮者。祇冀州耳。今歷青兗豫徐之境。皆為冀州。安能盡徙。故昔之上策。今為迂議。究其為說。不過曰既決之後。用下

策塞之。旋塞旋决。旋决旋塞。无可奈何而已。殊不思河身愈积而愈高。塞之愈难。决之愈暴。北无所容。徙而之南。南无所容。徙而再北。南北并无所容。则江河所经。在在皆为溪壑。其为祸患不堪设想。岂治世安民疆理土地者。所宜出此哉。然则为今之计将如何。曰五者并举而可矣。一曰禁开山以清其源。二曰急疏濬以畅其流。三曰开穴口以分其势。四曰议割弃以宽其地。五曰修陂渠以蓄其余。五者并举。大川易泄。小川有所蓄。废弃无多。所全甚众。此外无良策也。至于增堤塞溃。在前代或为下策。冀幸一时。自今日视之。直为非策矣。开穴即贾氏之中策。割弃即其上策。必并行之。所谓众擎易举。不致趋重一隅。知难而退也。或曰。恒产有定。而生齿日繁。山巅水湄。勤劳已甚。岂得已哉。且其生斯哭斯。去此别无永业。徙之谈何容易。信乎上策果不可行于今日也。曰。子知开山围泽之为益之也。而不知益之失其道。其为损也无算。子知禁山决堤之损之也。而不知损之得其道。为益也亦无算。山人居山。泽人居泽。自有各足之道。求益于一脉。而害及全体。至全体受病。一脉之益果自保乎。凡持大计。务实而已。无务其名。试计今日凿山围泽。幸免于水旱之所入。与夫良田正业。岁所亡于水旱者孰多。姑以 国家蠲免赈济之数计之。岂凿山围泽。偶一增入之赋。可以当之乎。而况于茫无津涯之所漂没。赤地千里之所枯槁乎。此所谓欲益反损。不待智计而决矣。且生齿之繁。所增于农民者十二三。增于工商者三四。增于闲民惰游者盖四五。孰非食谷之人。而犹足以贍之。故田不加辟。无损于农。至于凶岁。农民反多饿殍。虽日加辟。奚救死亡。若夫山民之不能并耕也。须计现在山居户口。责于山水所及农田之家。均派以平其余。示以年限。俟其竹木树艺之利既成而后已。其后时入山者。不得援以为例。有司者簿记主持之。则山原两利之道也。或曰。疏河行水。圣神之能事。极唐虞之盛。笃生一人而已。何疏濬之易言也。曰。圣神能事。道本中庸。孟子云禹之治水行所无事。可谓得其要领矣。抑洪水于今日。既有禹贡施工次第之成规。无须金玉字之神授。又禹之治水。启龙门。辟伊阙。析底柱。破碣石。凿三峡。断七谷。负黄龙。锁支祇。功拟于神明。非人力所施。今所疏治。乃沙泥浮积之余尔。即防海之轮船。施以蒺藜。乘涨汛潮力以浚之。罅坼稍启。水随而荡涤。始于海门。以次而上。上流之泥沙虽动。未必一蹴入海。将必复壅于下。逐节震刷。数四往返。荡涤一分则江流畅利一分。即田庐获保一分。行之不已。禹一能之。今百之。禹十能之。今千之。不犹愈于蹈堙水之覆辙乎。轮船外以防海。内以疏濬江河。既无复费。亦不重劳。不亦可乎。若乃穴口之复。必须畚耜之功。然一渠既成。两岸之堤亦就。涝藉以泄。旱藉以蓄。复饶鱼之益。永世之利也。虽其故道不可复知。所穿皆必破民恒产。然所废者数十分之一尔。以数十分之力弥缝其一。必有以处之矣。至所割弃

。非谓举堤坝之田尽委而弃之也。但使水得其壑而止尔。且其所围者。本皆沮泽。不耐风涛。名为弃之。实则省其播种之资力。不致望洋而虚掷。又得数岁治堤之费。及堤决所亡失之数。以移徙安集之而有余。是拔之水中而登之衽席矣。至于陂渠之修。必蓄水于高源。始蒙灌溉之利。文献通考。绍兴五年。宝文阁待制李光言。越境皆有陂湖。大抵湖高于田。田又高于江海。旱则放湖水溉田。涝则决田水入海。故不为灾。似无与于导水就下之事。不知禹贡于九川涤源之后。即继之曰九泽既陂。集传。谓九州岛之泽。已有陂障。而无溃决。则是于泄水之时。即为蓄水之计。使九州岛之内。既不忧涝。复不忧旱。此圣人允执厥中之道。无在不见其权衡。而无俟战国秦汉穿渠引漕。始知灌溉之为乐利也。

帝王作用。历万古而无偏弊。率而行之。兆民永赖矣。其有偏弊待于补救者。皆后之人各出私智。不师古先。自即于偏弊尔。其始非无小利近功之可悦。其继则偏弊生而补苴之术出。其既遂积重难返至于隳败而不可收拾。凡所立政立事。莫不皆然。而况于神圣之治水。为亘古以来兴利除害第一大政哉。自堤防水利之说兴。凡所规画。皆知私而不知公。见小而不见大。谋近而不及远。趋利而不能避其害者也。昔者圣人为陂泽以蓄余波而防其太尽。后人为堤防以御洪涛而敌其方盛。夫挟土以胜水。鲧所以殛。后世乃窃取其术以显功名。而偷享其利者。方且歌谣而尸祝之。以致微禹其鱼之报。夫堤防之初不过惧水之侵啮我也。习而玩之。因而利之。乃挟堤防以侵啮水矣。自汉以来。日朘月削。国利其赋。官贪其功。民饵其利。阡陌积为巨镇。若江陵之章卜郝穴。沔阳之新堤。广济之武穴龙坪。皆商贾辐辏。多至数千百家。皆缘堤结屋。聚落渐成县邑。如湖北之公安。湖南之安乡华容等县。皆所谓排水泽而居者。此积羽沈舟轻折轴之势也。水之为堤防侵削缚束。至于不能舒畅其流。于是湍急震怒。泛滥横决。不惟所争于水者。呼吸之闲。漂没立尽。又波及不涝之良田。当年之井牧。同归泽国。倏葬江鱼。则又咎堤防之未坚也。天心之不仁而降灾也。于是缮溃增卑。岁以为常。上耗国帑。下罄民膏。以从事于沮洳草泽之闲。行险而徼幸。此与积薪厝火寝处其上者。何以辨焉。夫水之有道。犹人身之有窍。日填其窍。乌得不病。既病而犹以通利之剂为迂谈。可不为之大哀乎。且夫地有九州岛。即有四海。有四列三条之山。即有南北两条之溪壑以泄其水。江有澧沅九江之会。则生洞庭之泽以渟之。有豫章之入。则生鄱阳之泽以渟之。故江得以舒缓其流。汉之入江也。曰曰夏曰沌。皆其分泄之道也。而犹未足以杀其势也。是故圣人为彭蠡之泽以渟之。为北江以分之。此所以斡旋造化者也。地之有水也。犹人身之有血脉。行于隧道之中。何致泛滥为患哉。是故水不激不怒。不塞不溢。不尽其利不罹其害。是故经典垂万世之大法。

## 论江水十二篇

赵仁基

道光三年。江水大溢。皖省成灾。滨江耆老以为未经见也。越十一年水再溢。较三年复增数尺。沿江田亩无不淹没。堤塍无不决溃。则更为奇灾。以为数百年所无矣。然是年自五月至六月。霖霖不止。上游诸川之水。同时并发。致此不经见之巨涨。理或宜然。及十二年苦旱。而江流之涨。较平时为甚。心始疑焉。十三年夏。晴雨应时。阴阳适中。而自六月以后。江水日增。至八月乃与十一年分寸适合。以千百年不经见之奇灾。三年中乃两见焉。于时灾之重轻。等于往年。而民之疾苦则尤甚。余方为怀宁令。平日耳闻。兹乃目。绸缪阴雨。幸而获全。然杞人之忧。不在已往之灾年。而在将来之患。常于稠人广座中。谓频年大水。昔所谓变。今恐遂以为常。辄推往日致患之由。并为今日防患之计。闻者或疑或信。余以十四年四月受代。比五月而江水复至。其所至虽未逮前。相去亦已不远。节甫小暑。势未有艾。往岁之灾。又恐复见于是。益信余平日所持之说。不为无因。而江之为患。为未可遽息已。

或问曰。江水为患。决堤防。坏田庐。自古有之。然不以为常也。今频岁皆然。则必有故矣。敢闻何故。余曰。言此者亦多端矣。或以为蛟水之屡发也。或以为海口之不纳也。夫蛟水之发。病在上游。海口不纳。病在下游。余皆不谓之然。蛟居深山之中。感风雨而发。其力足以崩决山阜。破坏川谷。水之所至。高或数丈。远或千里。然率一直注。乘溪而入大河。其迹遂泯。使一蛟之水。措之于江。则不能加毫末也。若聚千百蛟之水。同时并发。则蛟之产不能约而同。蛟之出不能比而合。又山中蛟患。于古有之。不闻频岁相仍。若操左券。且人所称为蛟者。非真见蛟水中有所指。实不过山水骤发。其势汹涌。遂以为蛟。其实深邃之山数日骤雨。则水奔腾如注。一昼夜可长丈许。半日雨止则遂消退。是蛟非蛟。乌从深辨。即曰是蛟。而江能容之于往年。不能纳之于今日。是江已失其常度。病因蛟见。而实不起于蛟。海为百川所归。海水或高。则江流不纳。坐致壅溃。于理最近。然既由海水不纳。则江流入海之处。必先受病。滨海居民。当早被淹。下游未淹。何至上游先受其害。且频年江水骤发。皆先闻豫章汉阳大水。次至皖江。及皖江淹。而金陵瓜步以下。尚不闻有水患。迟之又久。始与上游相同。此可知患不起于海水。非熟察情势。乌能知之。

然则江之为患何繇。曰。此非一朝夕之故也。孟子曰。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河患自三代以后皆有之。淮水为患迄今始有之。汉水上游闲有漫溢。及江汉既合。则皆安流数千里以入于海。盖四渎之中江最大。亦惟江最安。水由地中行。数千百年如一日。今以数千百年由地中行之水。一旦行于地上。直注

数千里。旁决数百里。每岁如是。习以为常。则千古非常之害必有千古未有之原。明乎其原。而江之为患。乃可识矣。

何以明其原耶。曰。太平日久。生齿日繁。未有甚于今日者也。生齿繁。而天下之田亩。不足给民之耕。天下之生计。不足尽民之力。地无余利。而欲更求其利。民有余力。而思别用其力。于是辟千古未有之局。开千古未有之端。事起于积渐。而患遂中于隐微焉。古之耕者。平原广隰而已。今则平陆不足。及于山陵之田。层级垦辟而上。可以蓄流泉。植嘉禾。虽山田而与平陆同科。其山形之陡峭者。流泉不能蓄。嘉禾不能植。于是种苞芦藷芋之属。不必耕地使平。因山之势。斜行旁上。皆可下种。皆可收。始而一二郡邑有之。继而数省有之。近且深山穷谷。人迹素罕。皆有户口错居其闲。结草为棚。谓之棚民。无山不垦。无陵不植。初既作苦。久乃获利。盖自秦蜀楚吴。延万余里。所在无虑皆是矣。夫此棚民习筋力之勤。谋开垦之利。自谓与人无患。与世无害也。然山未垦之先。所生者树木。所积者草茅。盖有洪荒至今未尝开辟者。今将垦而为地。以种苞芦藷芋之属。则必锄削其树木。诛夷其草茅。使草尽土见。然后可以惟吾所植。山势既陡。略无平衍。设遇霖雨。则水势建瓴而下。草去土浮。挟之以行。溪谷之闲。水皆赭赤。势既湍急。旦夕千里。泥沙所至。不期自远。故晨居山陵之颠。夕已达于江河之内。充类之尽。不至陵谷互易不止。夫此开垦种植。既秦蜀楚吴数千里皆是。一遇霖雨。则数千里在山之泥沙。皆归溪。而数千里溪之水。又皆奔流激湍。转迁徙以达于江。江虽巨。其能使泥沙不积于江底哉。江底既积而渐高。复遇盛涨之时。其能使水不泛滥为患哉。然其事实千古所无。迟之数十年。而害乃见于今日。故曰事起于积渐。而患中于隐微也。水溢由于沙积。沙积由于山垦。是则然矣。然山之垦辟。远或百年。近亦数十年。江之受病非一日。何至今日而病乃见。且道光三年成灾之后。中隔六七年不闻为患。何至十一年以后。而频岁相仍。灾害如一。岂泥沙入江。昔少而今多。昔缓而今骤耶。何其说之不可通也。曰。未开山以前。入江岂无泥沙。江流浩瀚。其力足以运之。入海则不能为患也。既开山以后。江流浩瀚。其足以运之入海如故也。特泥沙之来。较甚于昔。江虽运之入海。而不能无所积。其始起于铢寸。其继遂成寻丈。于是洲地日见其增。而容水之地狭矣。江底日见其高。而容水之地浅矣。然犹积之数十年而病未易见者。则江为德水。其地广大。其势浩瀚。其气足以自运。其力足以自遂故也。病之征。一见于三年。再见于十一年。其势犹缓。至十一年之后。比年大水。则势急而病遂成。势急病成。情势已变。犹持向日致病之说。则又有所不可通也。夫向之受病不至太骤者。以江水犹能挟沙以行故也。即不能尽挟以行。而犹能十去其八九故也。及积之既久。而一发于三年。其漫溢所至尚不甚广。迨十一年而

逾甚。向日江流宽不过十余里。兹则宽或百余里或数十里。江水惟束之于地。则溜急而沙去。今乃以数十百里之宽。而使江流游衍其闲。溜散则沙易停。以五六月水涨。至八九月水退。中闲约三月有余。泥沙之来无穷。俾之纡徐停蓄三月余而后去。则水患一年其所积之沙可敌数十年之力。是以三年十一年。皆积数旬霖潦。而江涨始兴。十一年以后。则无霖潦之患。而水之所至。与十一年等。其不能归咎于江水之盛。而当蔽罪于江底之高也。明白昭著。然江底之高。如此其骤。则又不能归咎于山垦沙下。而当蔽罪于江涨沙停也。明白昭著。故受病之始有其原。水溢由于沙积。沙积由于山垦是也。成病之后有其变。江涨而溜散。溜散而沙停是也。此不可易之说也。

然则今日之江水。有以异于自古之江水乎。曰。无以异也。寒暑有往来。阴阳有消息。天地之气。偶有偏积。不远而复。今谓自古所无之盛涨。一之不己。至于再至于三。且遂比岁皆然。岂天地之气。遂积而不复乎哉。实非也。江水犹是江水也。夏秋之涨。犹夫夏秋之涨也。冬春之涸。犹夫冬春之涸也。雪消而水生。雨降而水至。亦犹夫雪消而雨降也。江水犹是。而江底日非。水不能容。溢而为患。此江水为千古之常。江身乃今日之变。譬之于人。风寒暑湿。感于天时之暂者。其祸虽烈。其病易瘳。痲痺重腿。积于人事之久者。其来若微。其去不易。江水偶涨。犹风寒暑湿。病之易去者也。江底日高。犹痲痺重腿。病之难瘳者也。江病难瘳。而滨江州郡。其受害乃未知所底止矣。

然则为今日之计当奈何。曰。此非人力之所及也。黄河自古为患。治之者迄无善策。峻其堤防。增高培薄。积之愈久。河身高于平地。一旦横决。千里为鱼。然黄河所居中原平衍之地。决之可东可西可南可北。故有改今道。复古道。因势利导之谋。疏濬决排之用。江水之大。数倍于河。古今皆由此道。无可迁移。欲于沿江两岸。峻筑堤防。所费帑金。何止千万。然江势浩瀚。亦非人力所可抵御。一黄河为患。国家设官分职以治之。岁糜帑金数百万。岂堪又增一治江巨工哉。且即设官发帑以治之。而又未可必其遂治也。曰。江之为患。既不可治。然则遂将任其泛滥。而莫之救乎哉。且失今不治。恐日增月益。而其患又将不止今日也。曰。人力可及者。尽人力而已。人力不可及。将归其事于天。自古灾异之作。以类相从。贤人君子必求其故。方今天子圣明。大臣公正。非有以致此灾患也。然不及而失之于薄。宁过而失之于厚。天下大矣。朝廷以及百官万民之事众矣。苟有与天地之理相贯通。阴阳之气相感召者。时时省观。宜可有效。又圣朝怀柔百神。江神为四渎之首。或晋其封号。遣官祭祷。或沿江立庙。列之常祀。神苟效灵。亦何患之不可弭哉。此人力所不及。归其事于天者也。

由前之说。人力既无可施。天事又不可必。则亦同于束手无策。设有至圣神人



者出。岂竟无所设施哉。曰。神圣设施不可知。今且为补苴目前之计。亦有数端可行者。治江之计有二。曰广湖潴以清其源。防横决以遏其流。治灾之计有二。曰移灾民以避水之来。豁田粮以核地之实。

广湖潴以清其源奈何。曰。今持泥沙入江之说。以为由于开山。则清江之源。当申山之禁。然山之开垦。既举秦蜀楚吴。无不皆然。以一邑万户一户八口计之。上游数百州县生民。不下数千万。此数千万之民。无所衣食。乃就山开辟。以养其生。以贍其家。今欲禁其为。则将使之处何地。徙何业。而可以生全哉。且即明申禁令。不使复垦。文告虽严。令亦不行。今种植苞芦。各省有禁。州县每岁申报大府。然深山邃谷。地皆是。不徒山民自贍。合邑咸利赖焉。何者。小民生命所系。非法令所能及也。开垦既不可禁。而欲使泥沙日下。不及于江。其道何由。夫长江历数千里。以达于海。入江之水。盖以百数。小水源或百里。或数百里。其来不远。水之大者。金沙江会于叙州。嘉陵江会于重庆。此秦与黔滇之水也。洞庭会于岳州。汉水会于汉阳。此两楚之水也。鄱阳会于九江。巢湖会于庐州。洪泽会于扬州。此三江之水也。金沙嘉陵二江。虽挟沙以行。然在巴蜀上游。夹江皆山。为害犹缓。洞庭鄱阳巢湖洪泽。皆承千百里之水输之江。虽有泥沙。一入于湖。纡回停衍于数百里之内。渐就澄涤。比其入江。所挟已轻。能使湖底日高。而不至骤为江患。惟汉水发源蟠冢。历秦楚之境以入于江。挟泥沙最重。夹汉两岸。皆为堤塍以束水。泥沙无所澄涤。加以比年上游开垦。沙下愈多。每遇水发。其色赭赤。甚于黄河。又有抛沙之险。其沙自水底泛滥而上。拥舟即覆。居人以为有之仅数十年。此又山垦沙下起于近今之明验也。汉水泥沙既尽入江。比年汉口下游。率多水患。故吾以为江之受病非一。而于汉水为尤甚。窃思楚号泽国。潜沱云梦。遗迹尚存。沔阳天门之闲。旧皆湖潴。明之中叶。湖潴渐淤。其闲居民又牟水利。筑堤筑垸。岁无虚日。使汉江浊水。无所荡涤。今虽不能使尽复湖潴之旧。亦宜令夹汉居民。勿复与水争地。未有之垸。永禁私筑。已筑已溃之垸。不许修复。庶几让地与水。使之纡回其闲。泥沙稍停。江不受害。其洞庭鄱阳诸湖。虽能澄水使清。而湖底日高。不能蓄水。久之亦为江患。补救之法。亦惟有使四围居民。勿侵湖地。使之宽为游衍以缓其流。沿江小水既多。势不能一一施治。宜随地相度。视其泥沙尤重者。为陂以障之。使水既澄而后入江。以纾江底之患。此或上游利害所繇补救万一之术也。防横决以遏其流奈何。江流广阔。溜缓沙停。其受病最重。见病最速。欲疗此病。非高为堤防。峻其筦束。则不能刷沙使去。浚江使深。然此未易言也。今日江流盛涨。宽至数十里。或百余里。欲束之使狭。无论力有不能。即力能为之。而堤高数丈。江亦随之而高。人力所至。终不能与天争胜。今规度形势。自汉阳而下。至于海口。凡二千余里。两

岸有山夹江对峙者。十居六七。其山下距江尚有余地者。悉以让之于江。使江水以山为限。其前后连属之山。偶有断缺。而中闲地形较高。江水不至溢入。即或泛滥而所至不远者。悉皆置之。其连属之山中有断缺。地势平衍。江水浸灌可以远及者。必为大防。使山与山相连。其地势平衍。山远不能连属者。则当就去水稍远地形稍高之处为之。总使水不能远越而止。其筑堤之费。民力可以自为。则谋之于民。民力不能自为。则筹之于官。必使堤之高厚可及百年。弗为苟且目前之计。如工多不能悉举。则相度形势次第为之。使筑一堤则收一堤之利。初若让地甚宽。不与水争。然江水横决。即日甚一日。而吾先为深远无穷之虑以待之。为患或不至甚烈。则所以为东南数千里谋者收效。或在数十百年之后。若骤欲为之堤防以束水而攻沙。则非今日之力所及也。

移灾民以避水之来奈何。今日之水。其来常以五六月。去率以九十月。水来则居民或逃之四方。或聚之城邑。困苦颠沛。十毙五六。及水去则欣欣然归其故宅。诛茅辟地。以为此后幸免于厄矣。比春夏之交。耕田植禾。日望成熟。以期一饱。禾方苗而秀秀而实。以为旦晚登场矣。而江水大至。黄云万亩。一漂殆尽。田庐井臼。荡焉泯焉。于是扶携哭泣。或就陵阜。或集方舟。如水中之。泛泛而不知所止。呜呼。情可惨悯。孰有甚于此者哉。彼惟不知水之岁以为常。故数罹危厄如此。为之上者。能筹度隙地以置灾民。给予恒业以延残命。此事之最善。然恐势所不能。计惟有明出示谕。告以江水之来。年年不爽。不必瞻顾首邱。各宜自谋生路。或资佣趁。或依亲属。务迁高阜。勿恋低乡。如此晓谕。即不能顷刻听从。或可积渐远去。数年之后。水乡已无居民。江水虽至。幸免流离之状。此亦转移之要术也。

豁田粮以核地之实奈何。国家加惠灾黎。至优极渥。被水之地。则有蠲免。毗连灾区。则有缓征。灾民无依。则有赈赏。凡所以拯民命贍民生者。无不至也。然沿江各省州县。蠲缓不下数百万。赈赏复累百万。度支稍不给矣。一岁如此。犹以为暂。比岁如此。遂以为常。国家出入相衡。岁损千万。而民之颠连疾苦。仍不能免。此而不加筹度。将何以持久。凡一县之地。被水成灾者十之三四。其未成灾者尚十之六七。以毗连灾区。概从停缓。此诚本朝旷荡之恩。入民肌骨者也。然偶遇灾荒。暂缓以培民气。转眴成熟。征还以纾国用。则恩出旷荡。事属可行。若比岁成灾。习为故常。水所浸灌。加以蠲缓。无可言矣。地居高阜。水所不及。而以境内成灾之故。概从缓征。则低田一日被淹。高田一日并缓。徒有带征之名。并无征还之日。皆安然作息。坐缺正供。于民则为幸人。于国遂为弃地。此决非政之可以持久者也。今凡水所不及之处。虽在灾境。皆当如常征收。其实为水所浸灌者。核计顷亩几何。暂从蠲缓。数年之后。幸而水退。复征如故。如或不退。则蠲缓之处。概请豁免。以

为滩地。勿复征收。国家既弃此地于江。则不宜复责此课于民。致使已废实征。尚存虚额。其水乡居民。知课赋已免。无所瞻顾。便于迁移。不复留滞。灾民渐少。赈赏可停。国家所豁之数。比于今日三之一耳。此裁制国用自然之势也。

先祖未达时。幕游楚北垂十年。飘檣所历。洞悉上下江险要。比服官皖北。所任又多沿江要区。爰着此篇。时皖抚邓嶰筠中丞亟赏之。未几中丞握粤督去。勿克见诸施行也。今大理盛公遍征文献。续为此书。爰寿获预校之役。敬谨录入。之以行。以副公之盛美云。

戊戌三月孙谔寿谨识

### 疏通大江论

李祖陶

天下之患。有积之数百年之久。已成痼疾。及今治之尚可以救。再迟数十百年。则病入膏肓。其患有不可胜言者。东南之水患是也。盖大江为东南之纪。凡四川两湖江西江东六省之水。皆流入于江以入海。此如人身之有肠胃。肠胃通利。则上可纳饮食。下可以通大小便。而人无病。否则积之于中。其人必胀塞死矣。道光甲午。予馆吉安府鹭洲书院。为张南山司马书黄梅御灾录后。谓南纪之有大江。犹北纪之有黄河。黄河水挟泥沙。性善怒。惟有以堤束水。以水攻沙。庶可保全旦夕。南方则厥土涂泥。又处处石山高耸。沿江亘以御其暴。故水患时有。民亦不致荡析离居。乃数十年以前。水患未剧。近岁则频频告灾。无异于河。固由辛卯壬辰癸巳等年雨水过多。然雨止而水不即退。有延至二三月而后田土涸出者。其故何也。则以大江两岸。处处围地为田。与水争地。故致横溃四出而不可止也。且潯两湖之水者南莫过于洞庭湖。湖旁为人围占。湖不容而溢于江。荆州沔阳。遂处处为患。通湖北之流者北莫过于汉水。汉水自襄阳南下。折东至汉阳府。下流水面。狭于上流。堤偪水筑。水涨无可宣泄。汉川天门等县。遂长在水中。予丙戌丁亥戊子等年。在湖北学幕。随使舟上下。熟察情形。尝作七古一首以言其意。大旨谓湖北不可筑堤。无堤则水势散缓。虽大雨而不为灾。譬之一杯之水。固虞其溢。若注于大盘。则见盘而不见水矣。主人与幕中客。皆骇其言。而卒莫之能易也。至黄梅以下则江汉与彭蠡会禹贡所云三江也。水势洪大。倍逾黄河。而处处围田。处处作室。江面渐狭。江水遂不能畅流。且地尽垦辟沙土无草根坝住雨即涌入江中。江亦渐浅。夫江面不阔。则容水不多。江底不深。则泄水不快。加以淫雨连。蛟螭怪发。水安得不横溢为患。黄梅居其中闲。上涌下偪。区区土堤。一触即破。此韩子所云引绳而断之。其断必有处者也。司马出其全力。为黄梅御此大灾。固非寻常吏治可及。然职守所拘。亦不过眼痛医眼。足痛医足。至于洗涤肺肠。流通血

脉。上令咽喉可以吞而不致哽噎。下令尾闾可以泄而不致鼓胀者。则未暇及也。他日擢居言路。或持节坐领一方。知必有道以处此矣。其时予尚未与吴竹庵司马相交。文亦统论东南。而非指江西。后竹庵以所著此君园付予校勘。见中之文。有与予暗合者。其记登新吴文昌阁也。谓文昌阁居考棚之中。西望远山隐隐。杳与天际。相与论棚民开垦之勤。稻畦竹林。与山俱上。桑麻鸡犬。如在云端。然而地方尽开。则山皮亦破。骤而冲激。往往淤塞良田。填高河路。桑海变迁。将有貽患于数百年之后者。乃生息既蕃。无田可耕。遂至斩山布种。跨岭植松。固缘人力之勤。亦迫谋生之亟也。落落数言。祸之根已揭出矣。其为石钟山新洲记也。谓石钟山临水为高。石皆峭骨玲珑。水则穿穴激荡。风来涌之。则呼吸有声。此石钟之所以名也。丙申冬。舟过湖口。望上下石钟山。皆屹立平地。水竟不至其足。缘近年傍山涨出一洲。与西岸土勘相植。岸既狭。则受水之地。不能廓其有容。将水流之地。渐且滞而难畅。则此洲之继长增高。所关非浅鲜也。且夫江汉朝宗。其东汇为泽者彭蠡也。彭蠡流江西十三郡之水。聚而为东西鄱阳湖。东湖之水。由徽饶广信南康而来。西湖之水。由南赣吉临南昌而来。其合流在吴城之罐子口。其出路则惟湖口。湖口之水阻于洲。则将逆流散漫而无所归。恐江西之水患。不可问矣。予自丙戌以后。未尝北上。不以此言为然。后甲辰往安庆。过之。则石钟竟绝响矣。此犹肠胃闲生一大毒。上之饮食不能容。下之大小便亦不通利也。其为江西之害可胜言哉。其为江西水势论也。曰沧海果可为桑田也哉。其说近于荒唐。其变由于积渐。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予到江西三十年。今昔情形。已有月异而岁不同者。如水势日涨。河道日浅。不知伊于胡底也。自戊辰需次豫章郡。无论公所民房。未有以水为宅者。今辛卯以后。水灌城内。淹没数次。自东大街而东。屋内水迹皆及墙腰。沿河居民以堤为命。荡析离居。几不能胥匡以生矣。然而河道转由此日浅。十年前粮艘不闻起剥。今起剥不止一处。即出江以后。闸河亦处处浅阻。夫豫章各郡之所以浅。由山土开垦之日淤。闸河以北之所以浅。由河工挑挖之不力。而其源则因海口狭而江水壅。江水高而湖水滞。近湖口又生洲数里矣。湖水艰于出。乃浸溢于江西各郡。水涨时则忧其深而不安于居。水涸时又忧其浅而不利于行。虽有智者。不识将何以善其后也。于是有为疏江之说者。裕鲁山制军守武昌时。见湖北年年水灾。堤高则水与俱高。良由江底淤浅。不能容纳。即欲知会各省。同力疏江。而未及行。去岁恭逢 圣主下诏求言。顺天府丞臣陈宝禾即以此言进。谓近年东南所以屡受水害者。非江水年盛一年也。其弊在下流积河成滩者。岁增数十区。而所以岁增之故。半由湖广等处无业游民。私垦山田。每将所掘细碎沙石。抛掷江干。或为雨水冲倒。或为潮汛飘转。渐涌江心。历时既久。高出水面。阻河成陆。下流苏松居民。又以河

田易种茭芦。税轻利重。往往据为己有。藉以谋生。小则数十里。大则数百余里。与水争地。无怪水之横溃而为害也。臣愚以为及今江水未涨时。钦派一二臣工。如明永乐朝夏原吉袁浚故事。乘驾小舟。顺流上下。体察通江情形。访问滨江父老。孰为旧有之沙滩。孰为新增之苇荡。滩形已成。应如何开垦。沙势已聚。应如何疏通。究众水汇江处所。应如何引而聚之。俾得蓄水力以去淤沙。大江出海口门。应如何浚而广之。俾得泄洪流以顺水性。绘图贴说。恭呈御览。或竟交阅视之人办理。抑或分交各督抚细估工费。量设丁力。委婉开导附近居民。不得争此些小之利。以致岁受浸没之灾。并严禁江广游民。不得于偃江左右。抛弃沙石。庶江流顺轨。而水患可以永息。此折言所以致弊之由。止以上游抛弃沙石下游垦种沙洲为言。而不言垦山开土围地为田。虽犹未尽。而其奏请命官体察访问云云。则实在可行。若果能行。则江西尤大受其福。盖江西之近频患水者。皆由于鄱阳湖口之不能消。湖水之所以不能消者。由于江水一与湖平。即能阻遏湖水。使不得遽泄。禹贡所以言东汇泽为彭蠡也。江水或高于湖。则且乘其隙以倒灌。黄河所为以浊流而淤运道也。如能由海口以上。节节疏通。傍岸为田者。尽皆废弃。中流起洲者。并即除。则江水皆滔滔东下。鄱阳湖水与洞庭湖水。即随之而行。则东南之水患除。而江西之水患亦除矣。

然而此盛举也。亦大役也。须为一劳永逸之计。不可苟且以塞一时之责。首在用人。须得一智勇深沈。晓事而兼能任事。如元之贾鲁。明之潘季驯。本朝之靳辅者。驻九江适中之地以主之。各省督抚相与应和。从长计议。按轻重缓急之势以举之。不一年可底于成。费用浩大。不必请帑。亦不必开捐。各州县皆依田科派。不独近江附湖者可派。即远不相及而有水流入于湖者亦可派。以沙土随流可下。其受惠均也。工则调取附近州县之丁。计口给费。附近居民。身被其患。必乐于从事。可不劳督责矣。大江既治。以余力并治鄱阳洞庭及汉水大为民患者。然后申饬州县。凡小港支流有水可入通川者。及通川之归于鄱阳洞庭者。并加疏浚。俾泥沙皆得随之以入海。并令州县岁委丞倅巡查一周。有不如法者。随督责之。则地平天成。其功当与神禹比烈矣。盖禹之治水也。禹自言之矣。曰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洫距川。言先决大川之水。使归于海。后决田闲之水。使归于川也。孟子复代言之矣。曰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当洪水横行。怀山襄陵。何以能使之由地中行。则疏濬决排。孟子复历历言之。而非如近人筑堤作坝以障之也。夫东南之水无大于长江者。江西之水无大于章江者。长江以大海为归宿。章江以鄱阳为归宿。而鄱湖之水又流入长江以趋海。故必江水深通。由地中行。而后湖水不致壅积。湖水不致壅积。而后章江得顺轨安流。章江得顺轨安流。而后各郡之通川小港及田闲畎洫沟渠之水。皆

不致横溢为患。此犹人身肠胃通达。血脉周流。而上之咽喉可以纳。而下之尾闾得以消也。吴竹庵有见于此。故言之重焉。词之复焉。虽未及疏江。而意实重在疏江。陈府丞本其意而申言之。而后治病之方。一旦为之拈出。但需善于用药。主攻伐而不主补剂耳。予故牵连书之。而为此论。世有大力者行之。则东南数千里之福。亦东南数千年之福也。

### 平捻善后议

葛士达

捻逆肆虐十数年。蔓延数千里。虽未据守城池。而根柢纠缠。甚于发贼。今大憨既歼。党与之散匿者犹众。必搜杀之尽而后已。非特杀不胜杀。抑且大伤阴阳之和。欲缓纵之。而此辈顽悍成性。其非法纪所能绳明矣。况其中鸷悍者岂遂无人。其乘机窃发之心。正难逆料。而东豫各省。遭兵劫以来。田亩荒芜。庐井零落。民之颠连而无告者。所在皆是。大兵之后。不幸而岁逢不稔。能保其不复啸聚而起乎。则平捻而所以善其后者。正不可不预备及之。昔孟子曰。使民菽粟如水火。而无有不仁。管子曰。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盖食者民之天。富者教之本。自来论治。未有不以民事为首务。以足民为要图者。今北省之民。好乱乐祸。岂尽无良。患在贫耳。不思所以救其贫。而徒责之使无为不善。是犹耕者之掘其根而斫其苗之长也。是犹渔者之竭其泽而冀其鱼之得也。是犹医者之以乌菀为饵而欲其疾之愈也。可乎。且夫天生民而树之君。爰立百官师长。以为民也。至驱之使不得其所。逞兵力而抗其颈而诛之。已可痛矣。区区子遗。复不思所以安集而衣食之。岂仁者之用心邪。夫圣贤足民富国之经岂别有术。亦因天地自然之利而利导之耳。故禹之功弥天壤。夫子称之曰尽力乎沟洫。孟子言王道惟树艺畜养之事。道诚无以易乎此也。今试以直东豫三省。与江浙比较。地非必窄也。民非必少也。江浙即遇凶岁。犹不至流亡。北省岁偶歉收。已多饿莩。且江浙之民。耕田数十亩。八口之家。可以无饥。北省耕田动以数十顷。每不敷一年之用者。则水利不修。地多旷弃。人有余力耳。夫地旷而粮不能旷。则贫益加困。人余力而无所事。则遇丰岁而游惰废业者。即遇歉岁而竞思非义。所谓逸则思淫也。夫土之所以生物茂美者。以有水以滋润之。彼艺一花一木。犹必朝夕灌溉。始能成就。岂耕种而独不然邪。

尝考之古谋臣良吏。欲求利民莫不亟亟讲求水利。西门豹引漳水灌邺。魏之河内以富。郑国说秦凿泾水。自中山西抵瓠口。并北注潞以溉田。关中称沃野。汉大司农郑当时穿渭渠。起长安南山下至河。溉田万余顷。河东守番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阴。庄熊罴穿洛溉重泉以东。赵中大夫白公穿渠引泾水。起谷口入栎阳注渭中。皆大利民。歌讴迄今不绝。嗣后如裴延俊幽州督亢渠。何承矩

引滹沱河溉蹈。阎承翰引唐河至定州。引保州赵彬堰徐河入鸡距泉以通漕利民。若是者。难更朴数。无不着效。岂施之昔而不能施之今哉。患在无人经略之耳。患在牧民者无兴利除害之实心耳。今能仿古沟洫畎浍之制。相度土宜。师其意勿拘其。变通行之。令民各就其所有之田。掘沟引水。有百亩者掘二面沟。广四尺深四尺。有千亩者掘三面沟。广八尺深八尺。中复掘一沟横贯其中。至万亩。则通力合作。共掘一大沟。广一丈深一丈二尺。方圆曲折。随田形势。总以大小流通。辗转挹注。互相灌溉。不得专利曲防为主。掘去之田。丈量确实。豁免粮赋。所掘之土。即以筑田之四堰。仿南方圩田之法。以备盈溢枯涸。至十万亩。则求一大川引而注之。或邑中并无川泽可注。则觅故河道之淤垫者。少疏浚而决水以灌之。否则即就车路之深者掘而注之。以为众流之宗。县达之府。府达之省。水有本源。不致涸竭。亢旱既免赤地千里之灾。水有自泄。不致泛滥。淫雨亦无万顷汪洋之虑。秫麻杂种。易为米谷。就近运输神仓。可备缓急仓卒之用。可省津贴水脚之费。可无海道风波之忧。可免折耗陈腐之弊。而黄杀宿莽。尽成膏腴。民见其利。各自奋力。治田益勤。治水益力。民有所赖。自不流入匪类。且种稻之勤劬。百倍于秫麦。终年水耨火耕。常恐不及。非僻之心无由以生。而沟道纵横。水田复沓。一旦即有仓卒。戎马不得逞其驰突。更可设平地之险。而巩京师门户。万世之业。窃以为莫过是也。然议者必曰。斯事体大。弥年累月。不能奏绩。且兵燹之后。民困未苏。创此大举。必至骚扰。恐有难行者。不知天下事奚有难易。亦惟问有利于国。有益于民否耳。果其实有利于国。实有益于民。特以其难而不为。将国与民谁赖以利益邪。夫八年四载。手胝足胼。其难莫过于此。然圣人不以其难而辍之。盖意见游移。易者犹难。精神所注。难者亦易。况今日之事。本无有所谓难者。水利训农。本为牧令专责。亦系民生切己利害。各邑各治其邑之水。各家各治其田之水。不必别派员役。不必动用公帑。各省长吏即各责成牧令。牧令责成里正绅耆。复躬自巡行劝导。相度形势。顺土之宜。随民之便。勿为豪右所惑。勿使胥役扰累。俟农工毕后。督率兴工。以三年为限。里正等能出力者。破格奖叙。牧令亦以勤惰为黜陟。长吏即以牧令之能否为优劣。一劳永逸。为北省计。实为天下社稷计也。若夫散遣兵士。安插降众。抚恤难民诸事。想当事者固已熟筹之矣。皁生复何敢赘哉。

### 淮南北善后议

金安清

淮南北为自古中原争战之地。大淮注其中。四山环其郭。民俗之悍。甲于江皖。其由来者渐矣。国初靳文襄即有凤泗闲田募民开垦之议。二百年来河患频仍。沟洫水利。无可讲求。农民于春夏之交。率键户渡江求乞。秋后始归。幸

无旱涝。侥幸一获。习而为盗者。更比比皆是。即殷实之户。亦豢养多人。谓之保家。非此不足存活。久之习惯自然。遂以格为长技。其风与粤闽任气者又不同。皆富教之术无以理之也。河决不以时。而洪湖下壅上溃。淮流亦足为患。督抚大吏及良有司。非不蒿目时艰。而形格势禁。卒无术以挽之。无年不蠲。无岁不赈。府库日以捐。民生日以匱。至今日而酿为数十万盗贼。以纵横东北。诛不胜诛。抚不胜抚。不亦大可慨乎。故为皖北计安全。当自经理农田始。而经理农田。又自疏浚水利始。为水利筹费。则自通达长淮商贾始。淮之大利在北盐。其出之海州各场者。官盐年额四五十万引。每引四百斤。计当有二万万斤。其私贩不与焉。豫皖上游口岸。价贱每斤三四十文。贵则七八十文。核之食户民资。酌中以每斤五十文。盖已积钱一千万缗。其茶米杂货南货之去来者。视盐资尚十分三四。其闲旧榷。惟凤阳一关。使另筹征输之法。分盐货为两大宗。核实经理之。税课当可筹一二百万缗。即以兵氛甫熄商贾无多言之。当亦可至百数十万缗。闲田周遭数千里。及是时招集流亡。酌给牛具籽种。责其尽力屯垦。一二年而阡陌成矣。连年旷废。所获必倍。所谓大荒之后必有奇丰。又理之凿然者。被胁之乱民。受抚后。但赦其骈诛。而日给升斗以活之。分地安插。使之经营沟洫。其费当较平时募夫易。以一夫之费。责五夫之功。百万治河。百万治田。酌商之余波为农之创始。以淮治淮。固无待于大农之帑也。农田既兴。沟洫皆备。地无旷土。人无游民。而保甲乡约学校诸善政。皆可次第行之。莠者迁为良。瘠者垦为腴。壅者可使通。涸者有以溉。数百年强悍之俗。其亦可以稍杀乎。论者或谓此议可行。则前人何弗措意。而不知今昔地势民情。有大不相同者。请备申其说。黄河自夺淮南徙。由彭城东入海。故在明季即有防护凤泗祖陵之事。即决于上游豫省。其浑浊之水。盈科而于凤泗。卒以洪湖为归。此水患之所以无已。今大河北徙。未必再归故道。皖境数百年巨患已除。无虞邻壑。一劳永逸。其便一。洪湖关系漕运。往往守高堰蓄之。虽盛涨不启。湖益盈。源益壅。倒漾至上流皖境数百里外。今则河运已废。高三河。常年通流。循序下注。永无壅积之事。不遇非常蛟水。淮不为灾。其便二。国家经费有常。皖省尤为瘠弱。大吏久暂无定。水利巨役。非一时可竟。既难请帑。亦难议捐。今则善后本当举办。此乃善后之大端。而在外就地筹费。不虞部驳。其便三。平时田亩。皆有业主。利于此即害于彼。水利一兴。纷纷聚讼。不能绳以官法。而地方官各分畛域。孰能绸缪全局。求百世之利。今则民田会为贼有。事后查丈归民。尚需时日。目前官为经理。必无起而挠之者。其便四。河工募夫。以日计工。以工计方。以方计价。其难恒倍。今则以垂毙之民。任畚鍤之役。但能餬口。不致裹足。所省实多。其便五。凡此五端。在昔日虽以韩范之经猷。包海之风力。有所不足。今已时异地殊。



因其势而利导之。其易自百倍于旧。盖饥寒者。盗贼之媒也。水旱者。饥寒之本也。是治盗贼者亦治其饥寒而已矣。民易犯法。而辄自诱于饥寒。此乱民也。知用法而不恤民之饥寒。此暴吏也。仓储有一定之数。赈贷有一定之时。数不可竭。时不可常。则民之不饥寒者暂。而其长饥寒者无穷尽也。耕九余三。天地之道。十年之内。必丰多而歉少。乃凤泗初无丰时。良田阡陌之不分。粪薶之无法。耕耘之失时。而其故多由于水利之不治。水利不治则民无所归。其弊不至于寇攘奸宄不止者。亦势为之也。凤颍之水利。以长淮为经。左挟汝。右挟涡。其次则濠梁五河之水。由淮入于泗之洪泽。而千里闲之小河支流。盖不可胜纪。其潴而为湖。规而为塘。为颍之西湖。寿之安丰塘。其较著者。汉扬州刺史刘馥治苟陂茹陂七门吴塘。以溉稻田。魏文帝以谯旧乡便徙民屯田。皆藉淮水为用。其它凡一州县之境。沟渠遗迹。各以百数。始则湮弃。渐则侵占。官不知利民。民亦不知自利。岁月既久。视为固然。有以水利为言者。则笑之矣。古君子以起敝振衰为心。具移风易俗之志。潜移默化。拔本塞源。遂民生而扼悍俗。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壬戌春。以官事牵率来临淮。居小舟中五阅月。侘傺之余。辄步沙渚中。与老农牧竖互相问答。详询风土。览川原。慨人事之不修。念补救之未晚。窃拟此议。以俟采风者之刍询焉。

余少壮妄以匡时自期。浮沈廿年。了无尺寸之柄。偶一兴作。忌谤纷来。惊弓孤羽。尚复何所措意。而惓惓之怀。犹冀以记问为中流一壺之助。其愚也。抑可哀也。自记

此议有关大局。非仅为一隅水利计也。故与平捻善后一议以类相次。俾济变者益知推行尽利焉。

卷一百十四 工政十一 直隶水利

畿辅水利议

王

天下有大计。可以宽东南之民力。而后国家裕足食之源者。莫如行西北之水利。而尤莫切于畿辅。然欲兴其利者。必先有以操其根本。而达乎神明变化之权。然后可以成大功。而传之久远。昔北魏裴延为幽州刺史。立渠溉田万余顷。唐瀛州刺史卢晖引滹沱溉田五百余顷。宋何承矩于雄莫霸州兴堰六百里。元丞相脱脱立分司农司。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闲。北抵檀顺。东至迁安镇。立法佃种。给钞五百万锭。期年大稔。明徐贞明水田议尤详。尝以九月任事。至明年二月。已垦至三万九千余顷。卒为浮议所挠。论者惜之。此古营田之尤着也。

本朝雍正三年。上命怡亲王周履三辅。大兴营田。五年分立四局。一曰京东局。辖丰润玉田诸州县。自白河以东咸隶焉。二曰京西局。辖宛平涿

州诸州县。自苑口以西咸隶焉。三曰京南局。辖磁州永年诸州县。自滹沱以西咸隶焉。四曰天津局。辖天津静海沧州及兴国富国二场。自苑口以东咸隶焉。其所引水。小则诸山泉。大则拒马河子牙河白洋淀小清河滏阳河滹沱河永定河及海口潮水运河潮水。自五年至七年。得田六千顷有奇。此尤近事之可征也。迄今甫及百年。遗迹多湮。岂无望于修明其绪者欤。余尝历直隶诸府。考其志书。乃知北方水利固可行。然亦有难于南方。而不当一概施之者。徐贞明反谓北易于南。夫岂其然。盖南方土黏而固。故田腴厚仅数寸。而开畎出水之川。终岁不毁。北方土瘠多沙。虽寻丈之堤。水入则坏。此土质之异也。南方多水之委。且旁有所束。故源远而流不甚激。终岁不竭。北方多水之源。冬春水涸。虽近河之田常不赡。而远者益难及。夏潦一至。则势激而多壅。近河之地。先受其害。其去易涸。故下流所资亦无多。此水性之异也。南方气暖。春雨常多。蓄秧蒔田得及时。北方雨泽常稀。值雨则又忧水潦。此气候之异也。且如史起引漳。传为美谈。而今志书谓漳水决不可引。亦犹郑国引泾。而泾阳县志言泾水决不可引也。非又古今之异宜哉。然则欲兴水利。必先相其土宜。仿南方筑圩蓄水之法。或开支河之流。或为渚水之塘。而又参用古人沟洫浚川之法。旱则引水以至沟洫。潦则引水以达浚川。然后水之便者可以代雨。而又以防其泛滥之虞。其余粪田之物。播种之具。一切募南方人为之。其土之必不宜稻者。仍使之艺旱谷。旱谷不可以久藏。则于近地产稻之处。易谷以为积贮。又使多植枣栗以供食。要使地无旷土。民无余力。即不必尽为水田。而所得者已不少。则无论可省南方之运输。而先有以裕北方之食用矣。由畿辅而推之于秦晋齐鲁。其利皆可兴也。然今之田。皆民闲世业。岂可夺其自前自有之利。以供我之开渠筑岸。相其水势而行之哉。是必厚偿其直。而募人以耕作之。随时以修治之。则公帑之耗。其可以省乎。故徐贞明亦言惮于费财。而欲举力田之科。开赎罪之条。吾恐尚不足以劝也。善乎。许力臣先生之言曰。虞集之议。不行于当日。而丞相脱脱能行之于至正闲。以其时钞法盛行。内帑不亏而国用足也。然则欲行水田。必先讲求钞法。而后为之不忧其无成。成之不忧其旋废。斯诚万世永赖之利也夫。

### 畿辅水利议叙略

林则徐

窃惟 国家建都在北。转粟自南。京仓一石之储。常糜数石之费。循行既久。转输固自不穷。而经 国远猷。务为万年至计。窃愿更有进也。恭查雍正三年。命怡贤亲王总理畿辅水利营田。不数年垦成六千余顷。厥后功虽未竟。而当时效有明征。至今论者。慨想遗踪。称道勿绝。盖近畿水田之利。自宋臣何承矩元臣托克托郭守敬虞集明臣徐贞明邱浚袁黄汪应蛟左光斗董应举辈。

历历议行。皆有成绩。 国朝诸臣章疏文牒。指陈直隶垦田利益者。如李光地陆陇其朱轼徐越汤世昌胡宝瑑柴潮生蓝鼎元皆详乎其言之。窃见南方地亩。狭于北方。而一亩之田。中熟之岁。收谷约有五石。则为米二石五斗矣。苏松等属正耗漕粮。年约一百五十万石。果使原垦之六千余项修而不废。其数即足以当之。又尝统计南漕四百万石之米。如有二万顷田。即敷所运。倘恐岁功不齐。再得一倍之田。亦必无虞短绌。而直隶天津河闲永平遵化四府州。可作水田之地。闻颇有余。或居洼下而沦为沮洳。或纳海河而延为苇荡。若行沟洫之法。皆可成为上腴。谨考宋臣郑亶郑乔之议。谓治水先治田。自是确论。直隶地亩若俟众水全治而后营田。则无成田之日。前于道光三年。举而复辍。职是之故。如仿雍正年闲成法。先于官荡试行。兴工之初。自须酌给工本。若垦有工效。则花息年增一年。譬如成田千顷。即得米二十余万石。或先酌改南漕十万石。折征银两解京。而疲帮九运之船。便可停造十只。此后年收北米若干。概令核其一半之数。折征南漕。以为归还原垦工本。及续垦佃力之费。行之十年。而苏松常镇太杭嘉湖八府州之漕。皆得取给于畿辅。如能多多益善。则南漕折征。岁可数百万两。而粮船既不须起运。凡漕务中例给银米。所省当亦称是。且河工经费。因此更可大为撙节。上以裕 国。下以便民。皆成效之可卜者。至漕船由渐而减。不虑骤散水手之难。而漕弊不禁自除。绝无调剂旗丁之苦。 朝廷万年至计。似在于此。谨荟萃诸书。择其明切要可备设施者。条列事宜。析为十二门。首胪水田利益 国计民生。明当务之急也。次辨土宜。次考成绩。因利而利。示已成之事。着必效之券也。次专责成。次优劝奖。齐心力。励勤能也。次轻科则以绝顾虑。次禁扰累以杜流弊。次破浮议阻挠以防中梗。由是令行禁止而经画可施。次以田制沟洫而营种之事备焉。经画既施。美利务在均平。故摊拨次之。美利既昭。见小终贻远害。故禁占碍又次之。首善倡行有效。以次推行各省。普享乐利。而营田之能事毕矣。凡所钞辑。博稽约取。匪资考古。专尚宜今。冀于裕 国便民至计。或稍有裨补云。

谨案周官大司徒。掌天下土地之图。辨十二壤而知其种。树艺之事繁矣。而王畿之内。惟稻人设专官。其用水作田之法。亦较诸职特详。盖五谷所殖。稻之入最丰。又性宜水。为之沟防蓄泄之制。天时不齐。可仗人力补救。非如他种之一听命于天。故农为天下本务。稻又为农之本务。而畿内艺稻又为天下之本务。我 朝劭农重谷。 列圣相承。茆檐耕织。悉被 宸章。海澨雨暘。动关 圣虑。稼穡惟宝。艰难周知。固已立万世不拔之基矣。而畿辅农田水利。历经奉 旨兴修。艺稻迄犹未广。今畿辅行粮地六十四万余顷。稻田不及百分之二。非地不宜稻也。亦非民不愿种也。由不知稻田利益倍蓰旱田也。乃观潞水客谈所述。及 本朝诸臣奏疏。先后指陈稻田利益。深切着明

若此。是其上裨 国计者不独为仓储之富。而兼通于屯政。河防下益民生者不独在收获之丰。而及于化邪弭盗。洵经国之远图。尤救时之切务也。今诚逐条研核。确信夫营田艺稻。实为根本至计。效可必致。而事在必行。则万年美利。既不难操券以观成。俶载经营。乃可与更端而图始。土宜之辨。已事之征。可递详矣。又案稻水谷也。禹谟六府。始水而终谷。故天下有水之地无不宜稻之田。近在内地者无论已。迪化在沙漠之境。而有泉可引。宜禾锡以嘉名。台湾悬闽海之中。而有潮可通。产米甲于诸郡。此皆从古天荒。开自 本朝。而一经耕治。遂成乐土。况 神京雄据上游。负崇山而襟沧海。来源之盛。势若建瓴。归壑之流。形如聚扇。而又有淀泺以大其潴蓄。有潮汐以资其润泽。水派之播流于全省。若气血之周贯于一身。奥衍之资。天造地设。是有一水即当收一水之用。有一水即当享一水之利者也。然非深明乎因地制宜之用。化瘠为沃之方。恐狃于成见。必将以水土异性为疑。今且不敢远征。断自元明建都以来。敷陈诸策。固已言之凿凿。试之有效。而我 朝怡贤亲王周历经度。次疏陈。参之诸臣奏议三辅志乘。凡土之宜稻。地之可田。悉经逐段指出。则畇畇畿甸。实据天地自然之利。尤为万无可疑。今即水道之通塞分合不无小殊。而土性依然。地利自在。可知稻田之不广。良由人事之未修。而所以物土宜兴水利者。可以考求遗。实力举行矣。

又案天下事创则难与虑始。因则易与图功。故治地莫善于因。明臣左光斗水利三因策曰。因天之时。因地之利。因人之情。明课稻于北。似创而实因也。时韪其言。水利大兴。邹元标尝言三十年前。都人不知稻草何物。今所在皆是。此三因之明效也。臣窃谓今日用因之法。莫如因古人之遗而修复之。因现在之成效而推广之。非特施功易。奏效速也。西北水田。久置不讲。一旦兴举。事同创始。利益虽宏。土宜虽得。而未经试可。人将不信。宋何承矩规画塘泺。人多议其非便。发言盈廷。承矩援汉魏至唐屯田故事以折之。众始信服。不二年鞏穗送阙。功效大着。至今畿南稻。犹其遗泽。承矩盖善于用因者矣。今历稽开垦成绩。着之于篇。某州邑某泉某水。按图可索。信而有征。主议者既决然于说之必可行。任事者亦晓然于功之有可据。或就废堰古渠之。寻访遗规。或即羹鱼饭稻之乡。讲求成法。而一切营垦事宜。可举而措之矣。

又案周人重农。故农官莫详于周礼。汉魏而降。如搜粟都尉宜禾都尉典农中郎将司田参军。皆于守令而外。特设专官。窃以养民裕国。本是守令之事。若设官专领。于民情之苦乐。地方之利病未必周知。而既无司牧之权。则令未必行。禁未必止。公事恐多牵掣。若仍须会同地方官。又易启推诿歧视之渐。且多一衙门。多一冗费。即乡村董劝之人。如农师田长等名目。亦不必设。恐奉行日久。实去名存。徒滋闾阎浮费也。守令为亲民之官。情形熟。呼应灵。择其

勤恤民隐。实心任事者。属之经理。以成田之多寡。得稻之盈绌。课其殿最。不烦更张而事可集。故当创行之始。相度水泉。经画地亩。以及招募农民试种倡导章程。宜专大员。核定办理。俟事有端绪。效可广推。则专责之地方官为便。

又案魏书高允曰。方一里则为田三顷七十亩。方百里则三万七千亩。若劝之。则亩益三升。不劝。则亩损三升。方百里损益之。率为粟二百二十三万斛。况以天下之广乎。旨哉斯言。其着劝农之利。可谓约而达矣。然此就已成之田言之。若治旱田为水田。易杂粮为稻米。亩益至一石以外。则劝课之功。其效愈广。伏读 大清会典。载 国朝垦荒。自助牛种宽征赋而外。有悬爵赏以励招徕之条。区画周详。务使野无旷土。惟民为邦本。食为民天。课之勤。故奖之至也。今营成之后。地方官既各视多寡以为考成。民闲自营者。验明成熟有效。按顷亩分别等差。给予优奖。佐之以议叙之典。赎罪之条。如此。则劝率自至鼓舞自生。数年后。倍入之获目验而身习。美利所在。民自趋之。不待劝而无不劝矣。

又案水田之兴。西北大利也。然或计其岁入之饶。而议及岁供之数。则民情惧罹重赋。必将瞻顾不前。昔徐贞明领垦田使。北人惧东南漕储派于西北。事初举而烦言顿起。遂以中止。此其明征也。宋臣晁公武有言。晚唐民务稼穡则增其租。故播种少。吴越民垦荒而不加税。故无旷土。是因垦议赋。适因赋病垦。卒至田不加辟。赋无可增。于国于民。两无裨益。我 朝赋役之制。东南赋重而役轻。西北赋轻而役重。用一缓二。实为立法之精心。今役既无可议减。赋又何可议增。请自今新开水田。若本系行粮地亩。照原额征收。永不加增。或系无粮荒地。亦须酌宽年限。缓其升科。轻其赋则。明定章程。行晓谕。俾共知 圣天子深仁大度。但求民闲有倍入之收。不计 国赋有丝毫之益。庶良懦绝顾瞻之虑。豪猾息梗阻之谋。而乐事劝功。共戴 皇仁矣。

又案为国不患无任事之人。而患有僨事之人。任事者方兴利以救弊。僨事者即因利而滋弊。故曰利不百不兴。害不百不去。诚慎之也。今兴治水田。为西北百姓建无穷之利。民闲自营之产。人自耕之。人自享之。赋税不增。租典由便。有利无害者也。特恐创行之始。或急于见功。奉行不善。或假手胥吏。生事滋扰。甚或违理妄行。藉以阻挠政事。如雍正六年 上谕处革之梁文中其人者。将养民之政。反为扰民之事。此端一开。浮议乘隙而生。必至惩羹吹齏。因噎废食。是在承办各官。毋急近功。毋执偏见。虚心谘访。善言劝导。毋令书役得以藉手。庶杜渐防微之虑周。而善作善成之效可期也。又案天下事当积重难返之后。万不得已而思变通。幸而就理。万世之利也。然北米充仓。南漕改折。 国家岁省经费万万。民闲岁省浮费万万。此皆自蠹穴中剔出。陋规

中芟除者。则举行之日。浮议阻挠。必且百出。如前明宏治闲浚大通河。漕船已达大通桥。节省金钱无算。而张鹤龄等因失车利。造黑眚之说以阻坏之。夫成功尚可坏。况未成乎。徐贞明初上水利议格不行。迟之十年。重以苏瓚徐待王敬民申时行诸人之力。仅得一试。无何蜚语潜入。王之栋一疏败之而有余。举事者何其难。挠事者又何其易也。今 圣谟枢赞。一德一心。询谋既定。无虑异议之滋。而小人之浮言梗阻。势亦在所不免。是在卓然不惑。处之有道而已。又案沟洫之利甚溥。非独水田宜设。前人论之详矣。而经画水田要在尽力沟洫。陂塘之蓄蓄。所以供沟洫之挹注也。闸堰涵洞之启闭。所以均沟洫之节宣也。沟洫修而田制备。田制备。而地中之水。无一勺不疏如血脉。水旁之地。无一亩不化为膏腴。大禹之粒烝民。举其要不外浚川距海。浚畎浍距川。然则营田之政。亦尽力沟洫而已。直隶八郡地势。西北高。东南下。而一郡之中。又各有高下之异。今择其近水之处。随宜经画。负山高仰之地。可导泉引溉。则为陂塘以备曠昉。滨河平广之地。可疏渠引溉。则为闸堰以齐旱涝。濒海近淀之地。可筑围引溉。则为圩堤以防漫溢。如是则水之为田患者寡。水之不为田用者盖亦寡已。经画既定。播种可施。乃更揆度地形。作水器以省灌溉之力。辨别土性。择稻种以适气候之宜。使向之听丰歉于天时者。一视勤惰于人事。人事修举。而天时不害。地宝咸登矣。

又案方田之法。二百四十步为亩。亩折四步为沟洫。损四步以益二百三十六步。人共知其利矣。若池塘渠道之用。需地愈多。为利愈广。或利周一邑。或利关数郡。而遇有占用民地之处。辄生异议者。亏一家私己之产。充一方公用之利。固非恒情所乐从也。我 宪皇帝洞鉴此情。爰有加倍赏偿之 谕。嗣经怡贤亲王奏请均摊拨抵。部议准行。立法最为尽善。至乾隆闲。旗地仍归拨补。而民地则改行给价。窃惟民闲田地。时值不齐。少给则輿情不洽。多给则经费不贲。并恐民心难贻。转启烦言。观徐贞明溇沔之役。以偿价不敷。致滋口实。功败垂成。知给价之正多格碍也。且开筑既资公利。则地亩自应公派。所有挖压田地。仍宜于灌溉所及之地。计亩均匀拨还。庶 国帑不糜。而民情大顺矣。

又案天以五行生万物而先水。水之有利。水之性也。至用水者与水争地。而水违其性。水利失。水患滋矣。明臣潘凤梧曰。若计开田。先计储水。荒政要鉴曰。泽不得川不行。川不得泽不止。二者相为体用。为上流之壑。为下流之源。全系乎泽。泽废是无川也。畿辅之地。百川辐辏。淀泺以为之容蓄。而后涝不虞泛滥。旱不至焦枯。自规图小利者。于附近淤地。日渐占垦。以至阻碍水道。旱涝皆病。于通省水利大局。关系非小。夫治地之法将有所取。必有所弃。彼第知泽内之地可为田。而不知泽外之田将胥而为水。其弊视即鹿无凿空寻

访者。殆有甚焉。今履勘所至。凡有此等地亩。务须查明界址。分别除。永禁侵垦。所谓舍尺寸之利。而远无穷之害。此正经营之始。所当早为禁绝以杜流弊者也。

又案西北诸省。古称沃饶之地甚多。河渠沟洫。汉唐以来。代有兴举。成效着于史策。自水利积久失修。膏腴之壤。皆为陆田。遂若大河以北。土性本不宜稻。骤举稻田之利语之。人必不信。然粤西民俗。则又止知水田种稻。不知旱地可种杂粮。先臣李绂因地有余利。请多觅农师教导。兼植北方梁粟。易地以观。可知南北种植之殊。端由民习不关土性也。今请俟畿辅倡行之后。确有明效。且共稻田之入。倍于旱田。自必闻风兴起。乃以营种之法。颁之山陕豫东诸省。令各随宜相度。以渐兴举。由是推行愈广。乐利愈宏。财用阜成。家给人足。风俗纯厚。经正民兴。东南可藉苏积困。而西北且普庆屡丰。此亿万世无疆之福也。

### 议覆直隶屯政水田难以兴举疏

讷尔经额

窃臣于上年二月内入都 陛见。准军机大臣奉 旨发交工部侍郎徐士芬奏筹议天津一带举行屯政开垦水田一折。并图说一册。当经臣详加阅看。飭令两司暨天津通永二道查照原奏。按稽图册。详悉核议。维时因筹办海防。未能实时查办议覆。自撤防事竣。据该司道等查明。天津至山海关一带。沿海地方。难以举行屯政开垦水田。核议详覆。臣复以水田艺稻。其利甚溥。如有一邑可行。即收一邑之利。未可因天津一带窒碍难行。概置勿论。又飭令各州县将境内河道情形。并从前曾开水田未开水田之处。一一详查。博访舆论。是否可行。绘图呈验。以凭核办。嗣据各府州县先后查报。或境内并无河流。或闲有泉源。而水势微细。难资挹注。其有河道之区。或两岸高阜。不能引水。即有河流稍低。尚可引水。又苦于水无出路。虑有淹浸之患。是以从前曾开水田之区。或因沙水冲压。坐致荒芜。或因河道改移。不能浸灌。仍改为旱种。计现在所存水田。不过十之一二。各将难以兴举情形。禀复前来。臣查古人屯田之法。省征调。足军饷。皆为边防起见。然必实有泉深土肥无人耕种之地。乃募兵民以行屯政。未有不因地之利而能行之者。今天津至山海关一带。虽系滨海。仍在畿辅近地。户口殷繁。营生之计日出。凡有可田之处。无不开垦。即至苇荡芦沟。皆有主业。几于地无遗利。其无人开种者。乃沿海碱滩。土性斥卤。既非同于三边沃壤。可事耕耘。潮水咸渍。又非同于江河支流。可资灌溉。使必勉强营治。非无数亩之区。然尚须買取民田。贷以工本。于兵食大计。仍属无补。至以全省而论。西北水利之说。始于宋元。至明之隆庆万历闲。徐贞明汪应蛟董应举诸人。于丰润玉田及天津之葛沽等处。先后试垦水田。旋即罢废。我

朝雍正年闲。直隶大水。怡贤亲王周历畿辅。大筹水利。始兴屯田之议。自四年至七年。统计全省垦田六千余顷。而行之未久。半归荒废。推其屡兴屡废之故。不但南北水土异宜。其始锐意创行。帑项充足。疏淀冻。开泉源。建闸坝。设涵洞。修陂塘。筑围圩。以及牛具籽种一切工费。皆不惜重帑。贷民耕作。小民趋利如鹜。自然踊跃争先。其后发帑过多。势难为继。贷者又未能如期征还。于是闸坝涵洞等工之在官在民者。均不免逐渐废修。牛具籽种之有贷无还者。更不免追呼提比。遂不复言水利。此历来兴废之实在情形。

又道光十九年闲。前两广督臣林则徐奏请兴办天津等处水田。经升任藩司陆费瑑遵旨出省周历。亲查各处情形。与此次所查相同。惟天津咸水沽等处。有地二十余顷。尚堪改种稻田。当经劝民试垦。詎春闲兴议。秋闲即被雨水淹浸。以后再难耕种。臣稽之从前事实。参之现在情形。天津一带。欲仿屯田之法以兵耕种。则地有未宜。即全省各处。欲仿营田之法以民耕种。而亦多未便。且兴举工用。为数甚巨。当此筹计经费之时。未敢以有用之项。轻议试行。惟直隶大势。西北地高而虑旱。东南地洼而虑潦。民生之计。但在地方官于境内沟洫。劝民以时疏通。庶期旱潦有备。其虽有沟洫不能蓄水。或欲开沟洫工程较费者。即劝民相度地势。开凿井泉。以车戽水。亦足裨益田功。臣前至省南阅伍时。见民闲用水车。汲井水以溉田。机关利便。以骡马牵转。不费人工。询据农人每车一具。大者约需费制钱四十余千。小者约三十余千。一车可用十余年。当即购买大水车一具。带回省城。劝令民闲试用。并照造样式。发交各府州。飭令查明各属。如有民闲不知用此水车者。即照样制造。劝民试行灌溉。每井一车。田多者一家可为一井。田少者数家亦可公共一井。但使地方官尽心民事。实力劝导。则远近相传。知其利用。处处仿效而行。即遇雨泽愆期。田苗可无坐受旱干之虑。如此因势利导。不动官帑。不拂民情。较之开垦水田。尚觉劳而有获。据司道等具详请奏前来。所有直隶地方难以兴举屯政水田情形。理合恭折覆奏。伏乞 皇上圣鉴。

谨将水车作法缮具清单恭呈 御览

谨按水车之法。仿自南方。不费人力而水自灌田。较之北地辘轳。穷一人之力。日浇一二亩者。劳逸不啻霄壤。然仅能施之于河。不能施之于井。今北方摹仿其意。制造井中水车法。用大轮盘一具。轮外周加铁齿。再用一无齿小轮盘。将大小二轮中穿横木。若车轴然。另用短横木六根。一头连于小轮之边。一头连于大轮之内。六面排匀。如车轮之辐。再用一长方木架。中凿一槽。将车轴置于槽内。使其旋转。横置井口中。用木水斗数十个。贯以铁枢。搭于两轮中闲辐条之上。将水斗垂于井中。视水之深浅。定水斗之多寡。总以及水为度。上用大轮盘一个。轮外周加铁齿。中置直木。平立于大小两轮之旁。牵动此



轮。则此轮之齿。撞彼轮之齿。而彼轮自动。水斗因之上下。井中之水。自然汲起。轮空之中。置一木槽。以受汲起之水。转注田闲。祇须骡一头。牵动盘旋。每日可浇田十数亩。既省人力。可补天功。使处处仿行。将见水车之利。可等于南方矣。

请定天津水田章程疏

崇厚

窃维水利为农桑之本。田畴乃衣食之源。直隶拱 神京。濒河滨海。溯自宋元明以来。何承矩虞集徐贞明汪应蛟左光斗诸人。讲求水利。曾于京东京南及天津河闲府等处。先后试垦水田。我 朝雍正年闲。直隶大水。怡贤亲王周历畿辅。大兴水利。开垦稻田六千余顷。阅今百数十年。渐有荒废。而沿河州县。尚多种植稻。永享其利。士民慨其遗踪。至今称道。咸丰年闲。 钦差大臣亲王僧格林沁督兵大沽海口。以海河两岸旧有水田。日久废弃。倡劝捐资。在于咸水沽营田三千五百四十亩。葛沽营田七百五十亩。挑沟建闸。引用海河潮水。以资灌溉。就地招集农民。发给资本认种。其时臣随办海防。亲见相度规画。遂使斥卤之区。成为沃壤。今已四载。岁获有秋。于是附近乡民。咸知水田之利。即有泥沽等村。自行开垦稻田多顷。闻风兴起。确有成效。上年夏闲。僧格林沁将前开稻田。奏请 谕旨交直隶督臣派员经理。臣饬委天津海防同知姚经陞就近经理在案。臣覆查水田艺稻。其利甚溥。自北直鲜田畴之利。致运粟于南方。果能不惮烦劳。不计近功。因地之宜。顺水之势。相机营治。则开得一亩。即得一亩之益。洵于 国计民生。实有关系。臣往来海口。尝见沿河荒地。一望无际。高者为茂草。洼者为沮洳。荒而不治。深为可惜。查大沽协都司邓启元。前于僧格林沁创开稻田之时。即系该都司随同斟酌。情形熟悉。臣复派该都司前往将前开地亩。现在情形。详细履勘。兹据邓启元姚经陞面禀。前开地三千五百四十亩。近年有佃认种者。二千七百九十亩。此外地亩。因地势高下不一。距水远近不同。收成未能一律。佃户赔累难支。因而佃逃地荒。该委员等详细查勘。其中尚堪招佃承种者。二百四十亩。余五百一十亩。非渗漏不能储水。即盐碱不能滋长。实由地势使然。尚非耕耨不力。必得添开进水沟一道。则前项荒地。留有二百亩。可以招佃承种。并于沟旁荒地。可开辟七百五十亩。一律引水种植。共计收复并新开地一千余亩。俾已成之田。尚不致仍复废弃。而水利可推广。至各该散佃。除咸丰九年所募者。经僧格林沁给与资本外。其新招之佃。并现议开垦之地。佃户均应发给资本。春借秋还。岁以为常。俾得及时播种。并拟购屋十数闲。以资安碾囤米之用。统计建筑桥闸。挑开沟渠。并佃户资本。置房价值。共约需京钱一万五千七百余吊。秋后仍可缴还。永远作为籽种资本之用。查天津道库。历年收存租米变价。据该道李

同文声称。除因公用外。尚存银一千五百余两。又上年新收租米。约可变价银二千两。以之尽数动用。现计不敷一千四百余两。拟在于洋药厘捐项下。暂时借垫。俟收有租米。即行还款。至僧格林沁原定开垦章程。每地一亩。初年交租米三升三合。次年五升。三年一斗八升。俱按海口市斛交收。此后永以为例。并无增减。又每地一亩五分。交稻草一束。计重五十斤。现在各地启征租数。应即照例办理。惟据各佃声称。地土有肥饶。即收成有丰歉。每年秋禾登场。除交租米。所余无多。不敷一分人工之用。赔累难支。恳请量为减租。臣详加体察。除葛沽稻田。系交营兵承种。原定每亩交租一斗二升。本不为多。且土脉肥饶。收成丰稔。毋庸置议外。其咸水沽地。佃多系力作贫民。若不稍事变通。窃恐佃户逃避。使已熟之田。荒而不治。应照原定租数。改为每亩收仓斛一斗八升。则较之海口市斗。已有减少。至总佃副佃所种之地。应交租库酌免十分之三。以示体恤而免借口。臣为力保已成水田。并增广水利起见。如蒙俞允。臣即饬天津道督饬该员等。责成总佃。招募诚实农民认种。一面将应修各工。赶紧照估妥办。嗣后稻田收获租米。除变价发给资种。并归还借垫。暨岁修沟堤外。所余稻米。即仿照义仓社仓之例。由天津道妥为经理存储。以答皇仁而垂永久。

请将荒地试垦水田疏同治四年

卞宝第

窃臣等闻宁河县与天津县交界地方。有荒地六七十里。旷无居人。地力废弃。良为可惜。查宁河等县。所属塌河淀军粮城七里海陈家沟东堤头新河一带。濒临海河。若引水灌溉。可开稻田一千余顷。岁可收稻米十万石。于北地仓储。近畿民食。均有裨益。因思咸丰九年闲。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驻兵大沽海口。以海河两岸旧有水田。日久荒废。倡劝捐贖。垦得稻田四千二百余亩。遂使斥卤之区。成为沃壤。嗣经侍郎崇厚督员经理。颇着成效。臣卞宝第函致崇厚询访情形。旋据覆称。军粮城一带。临傍海河。潮汐相通。无水之时。可以灌溉。水涨之时。可以宣泄。须官为经理。开渠二道。以为潴蓄节宣之所。计渠一道。工长三十余里。两道共长六十余里。约需工价一万数千金。必得官为筹款。开成之后。招佃垦种。确可得稻田千余顷。变斥卤为膏腴。洵为美利等语。查该侍郎在盐水沽一带。劝垦水田。连年收获稻米颇丰。办理极为熟悉。可否饬下通商大臣侍郎崇厚。派委妥员。会同地方官。前赴军粮城一带。履勘情形。酌议章程。与臣等及直隶总督会商奏请 谕旨定夺。以便遵行。倘能办有成效。则近畿可得十数万稻粮之益。而旷土咸成沃区矣。是否有当。伏乞圣鉴训示。

请议行畿辅水利成法疏同治十二年

王家璧

奏为疏黄济运。为此时之良图。垦田近畿。实万世之长策。吁恳 飭查道光中林则徐奏陈畿辅水利请仿雍正年闲成法试行原折。 飭下廷臣督臣妥议筹办。恭折奏祈 圣鉴事。窃臣闻黄河之入中国。首于积石。而尾于渤海。其经流本行禹贡冀兖数州之境。历商及周。日益南徙。至汉决瓠子。始通淮泗。宣防既塞。河复东北入海。二渠九河。号复禹。不为患者千数百年。至宋而河复南决。乃由彭城合汴泗以入淮。而后世治河尤难于汉者。以治河兼治漕也。尧舜都冀。三面距河。非不以河为贡道。而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取给甸服。不仰给于千里之外。其虑至为深远。我 朝定都于北。漕米自南。本因明制。治黄济运。治淮刷黄。合计京仓一石之储。糜帑不啻数倍。河运或阻。济以海运。

国家之福。幸获无虞。然利害至大。所不能无万一之虑也。故臣林则徐忠诚体 国。实事求是。博考周谘。辑为西北水利说。数年然后成书。自湖广总督调任两广。适会书成。奏陈 宣宗成皇帝。以其时洋务方起。未暇施行。原奏内称恭查雍正三年 世宗宪皇帝命怡贤亲王总理畿辅水利营田。不数年垦成六千余顷。厥后功虽未竟。而当时效有明征。盖近畿水田之利。自宋臣何承矩元臣托克托郭守敬虞集明臣邱浚袁黄汪应蛟左光斗辈。历历议行。多见成绩。 国朝诸臣章疏文牒。指陈直隶垦田利益者。如李光地陆陇其朱轼徐越汤世昌等皆详言之。臣见南方一亩之田。中熟之岁。收谷约有五石。则为米二石五斗矣。苏松等属正耗漕粮。年约一百五十万石。果使原垦之六千余顷。修而不废。其数即足以当之。又尝统计南漕四百万石之米。如有二万顷田。即敷所运。倘恐岁功不齐。再得一倍之田。更可无虞短绌。而直隶天津河闲永平遵化四府州。可作水田之地。闻颇有余。或居洼下而沦为沮洳。或纳海河而延为苇荡。若行沟洫之法。似皆可作上腴。因请仿雍正年闲成法。先于官荡试行。兴工之初。酌给工本。若垦有成效。则花息年增一年。如成田千顷。即得米二十余万石。可先酌改南漕十万石。行之年久。多多益善。则河漕经费。益可大为撙节等语。自系熟思审处。为 圣朝天庥万世之计起见。而或疑其以昔人治水先治田为确论。且谓直隶地方。若俟众水全治而后营田。则无成田之日。似乎言之未审。盖未有水不治而能成田者也。然林则徐所称徐行沟洫之法。即治田即治水也。不待众水全治而后营田。非不治水而专治田也。其言正为破疑而发。臣窃以为地平天成。禹功大矣。而孔子特赞其尽力乎沟洫。必有以究其实观其深者。且禹之自述其功。亦曰予决九川距四海浚畎浍距川矣。亦曰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矣。是营田治水同时并举。田闲之水达于川。大川之水达于海。营田亦即所以治水也。禹贡所纪。功多兼施。分之则为沟洫畎浍之小浚。合之即疏濬决排之全功。史迁作河渠书。班固更为沟洫志。盖亦有见于此。林则徐

所奏。虽未试办于畿辅。曾着成效于新疆。后自戍所起用。成皇帝深知其非徒托空言矣。今河流北徙。挽之南趋。则积淤已高。听其东行。则运道宜顾。现在经费未充。不得不随时择要堵挑。无误漕行。徐思经久之计。直隶永定诸河。亦时有水患。惟南有磁州。北有玉田丰润。尚得水田之利。而推行未广。则取林则徐前奏见诸施行。此其时矣。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水怒。正贾让所谓治河中策。而于国家则所期粟米充溢近畿。庶南漕不忧梗阻。河流亦可因势利导。况兵燹以后。漕粮久征折色。无改折难行之虑。漕船多未修复。无水手难散之虞。如果力兴水利。霖潦则川涘分渚。旱干则桔灌救。若得年谷顺成。河漕撙节不少。足国富民。万世之利。似在于此。除乔松年文彬丁宝楨游百川黄河穿运情形各折。遵旨会议外。所有道光中林则徐奏陈畿辅水利一折。可否飭下廷臣及直隶总督妥议筹办之处。伏候圣明裁断训示施行。

再明臣锺惺有言。三代至汉。言水利者。以漕而兼溉。后世营一漕而日不暇给。文法绳其后。事权变其中。不敢复言溉矣。臣窃查直隶水利。自怡贤亲王办有成效。至今玉田丰润尚食其利。后来议办者。或以主持无人。动多掣肘。或以畏难自安。虚应故事。又或不能测量地势高下。田于高区而水不及。田于下地而水大至。一不见功。因噎废食。而旋垦旋废之田。大抵田塍单薄。水道浅隘。不合疆理沟洫之法。潦无所容。旱无所溉。水冲沙压。荒弃不治。加以西北民闲。多食粟麦杂粮。地广农惰。狃于杂粮用力不多。广种薄收。即自谓足食。不务积储。每惮耕耨稻田沾体涂足之苦。劝劳尚恐不从。听之必多荒废。举行滞碍。有此数端。臣窃以为井田虽难必复。而沟洫随地可行。南方蓄水之塘池坝堰。深广丈尺。虽不尽合畎浍沟洫古制。而自田闲水道。渐次达于大川。实得古人遗意。田塍修筑坚厚。酌留缺口启闭。以备旱潦。亦犹古沟上有畎洫上有涂之制。今诚测量地势高下。参用古今成法。沟洫层次。疏浚深通。所起之土。即以修筑田塍。令水得盈科后进。节节储蓄。即地势较为高平。苟非去水太远。亦可相势开凿塘池。上收雨水。旁引泉源。桔机器。导远汲深。兼资人力。至于夹道沟渠。虽去田畴较远。亦须疏浚深通。无则相势开之。如有泥沙冲压。随时挑浚。即以所起之土。垫道培塍。如此则畎涂道路皆止水之防也。遂沟洫浍皆蓄水之区也。水涨有所宣泄。岁旱资以灌溉。水由地中。平地皆成沃壤矣。又明保定巡抚汪应蛟屯田海滨。于天津葛沽一带。以闽浙治地之法行之。买牛制器。开渠筑堤。葛沽白塘二处。耕种五千余亩。内水稻每亩收四五石。粟豆得水。每亩亦收一二石。惟旱稻以咸高立槁。物土之宜。是亦宜使民知也。即此推之。斥鹵可变为膏腴。则平畴得水而改种水稻。其利可知已。至招垦劝劳一切未尽事宜。应责成督办大臣随时筹度。期在举行无滞。不遽

责以速效。庶可成此远谋。伏候 圣断施行。

择地酌开上泄南运下注营田河疏

李鸿章

窃直隶南运河。上承山东河南山西汶卫漳诸大川之水。其流甚巨。泛涨每虞漫溢。是以从前于东境四女寺哨马营。直境捷地兴济等处。共开减河四道。以资分泄。道咸年闲。减河皆就淤废。迄未重开。于是全河之水。悉在天津三汉口一隅。上游数百里。堤防既甚危险。下口更不能容泄。盖三汉口。系永定大清滹沱南运北运五大河总汇之路。仅恃一海河。曲折趋赴大沽入海。实有拥挤不下之势。前于三汉口以北陈家沟添挖减河。别通北塘入海。但与南运河无涉。若欲挑浚捷地兴济旧有减河。其下游久已淤成平陆。工大费巨。无此财力。祇可另行择地酌办。上年秋冬。臣饬统领盛军天津镇总兵周盛传天津道吴毓兰候补道史克宽往复相度。查得津城东南相近海口地面。业经盛军自开引河一道。以为军民营田灌溉之用。上自兴农镇。下至西大沽出海。计长九十里。并有减河六道。各长数里。顺流分泄。而入海河尾闾。又有无数沟渠。左右萦带。大可因势利导。爰议自上游静海之靳官屯南运河东岸起。至兴农镇六十余里。开成一河。即可直接该军营田之河。分泄南运盛涨入海。免致全注天津三汉口壅遏为患。查勘地势既顺。下口亦畅。其闲大半碱地。并无耕基。且下游已有九十里现成之河。可期事半功倍。遂酌定开挖。口宽十丈至十二丈。底宽四丈五尺至七八丈。深八尺至一丈二三尺。挖出之土。于两岸十丈外。各堆成堤。庶堤内共有三十余丈容水之地。其靳官屯河头。建石质双料五孔桥闸一座。以资启闭。沿河分建石铁柱板桥四道。以便行人。惟库款极绌。势难全雇民夫办理。不得不借资兵力。当饬抽调盛军步队十一营。铭军步队十营。古北口保定大名正定河闲等处练军步队十三营。共合三十四营。即责以挑河堆堤事宜。于今年二月初。齐抵工次。分认段落兴办每营酌给锹筐器具等银一千两。先期派员划清界址。又量堤河所占民地。分等核发价值。豁除粮租。一面购料集夫。建造闸座桥道。以工代赈。正值春冰甫泮。积水盈途。且地近海滩。掘下二三尺。又复出水。工程甚形棘手。在事员弁。不辞艰苦。亲率兵夫。设法挑沟辟水。节节抢办。胼手胝足。悉力经营。即于四月二十日。全河挑挖完竣。两岸堆筑成堤。并于堤外另挑沟道。以泻附近沥水。而免漫淹民田。臣于四月二十七日。亲往周历查验。丈尺均过原估。河身通畅。桥闸坚固。上泄南运盛涨之水。下注盛军营田之河。于水利农田。实有裨益。而津城迤西至东。阡陌纵横。河渠复绕。将来启坝放水。其尾闾应否再建拦潮闸座。或沿河尚应添建桥道。随后查看酌办。仍饬该镇道等妥筹修守章程。督同地方文武。随时认真经理。以垂久远。

再盛军营田河。由朝宗桥而东。顺流九十里。至大沽海口。并横河沟渠无数者。为盛军营田河。其西泝流而上。六十余里。至静海县之靳官屯。有闸接入运河者。为南运减河。先是津静之交。荒旷百余里。积潦纵横。水不可舟。陆不可涉。行旅趑。视为畏途。十三年。盛军由马厂赴新城工作。总统周盛传始治大道。高出平地数尺。于是潮汐之至。甫有捍御。并设大站四。小站十一。以利往来。是年。盛军初屯田。乃以勇力先浚葛沽下引河二十里。由杨会庄绕南面。东通于新城城河。光绪二年。盛军既移驻新农镇。遂开镇下游迄新城三十里。又自营北疏引河二十余里。以达咸水沽。二年。开减河。下游自新城达大沽入海。而于南开别浚支河。使与正河分派交汇。共约三十里。上游则由新农镇而西。至小兴庄止。疏浚远近。同于下游。又自志字站西。开减河三十五里。汇于镇河。三年夏。开新城东南减河四十里。泝流而上。至西小站。其秋又自新城小西河上游。附减河南堤外。开支河达西小站。亦四十里。四年夏。开泥沽通海河二十里。南接道字站。是冬又浚咸水沽河。绕潘家沟。达于仁营所开之河。计里二十。又于河西开河二十里。东北通咸水沽减河。西南通西小站减河。又绕东大站开河十余里。达新农镇。五年二月。开泥沽迤西河。自潘家沟绕出仁军屯田之西。又分出支河。以达咸水沽河东大沟。皆纡折蟠屈。计将四十里。此皆盛军自浚营田之河也。

#### 与直隶某方伯书

张穆

顷迂道晋谒。感承拂拭。深谈之下。辄思妄有所陈。窃惟今日因筹备乏术。思为反本之论。一二贤达。颇以畿辅水利为言。而水利之兴。先须请帑。国用支绌。议必不行。不行则亦徒为美谈而已。穆以为未议水利。先须去水害。水害去即水利也。去水害之要。昔人收摄野潦俾有所归二语。足以尽之。即收摄野潦之法。亦非议疏议筑。未能奏功尽善。则姑请就其简易者而试行之。莫若通饬沿驿州县。于大道两旁逼近民田者。浚沟补树。移土培涂。此有乾隆闲孙文定方恪敏成案可循。且旧渠尚未淤没。并非新起炉。夫亦水利之一端。所谓未能快其胸臆。且先利其咽喉也。昨过定兴。见新任县令。于邑之名人古迹。各刻一石。表之道旁。穆虽未知其人。信能通晓吏事。及实心为民与否。要其好名好事。则无疑也。责以此事。则定兴一县之路沟修矣。直隶一省。料如此州县尚不乏人。上游果择而任之。优加奖励。乘此三时之暇。可以不日而观厥成。其有益民田水利。实非小补。水有所归。不至害稼。利一。夏秋闲行旅不为水阻。利二。车马不能绕越。蹂躏禾麦。利三。伏莽之盗。多匿影田中。沟之宽者。可制其窃发。利四。蝗蝻或生。易于捕埋。利五。其浚之也。即以本田之民。完其本段之工。必乐趣事。稍有摊派。为费亦少。故愚谓此事尚可行

也。倚装草草。未及条议其详。忆经世文编水利门内。载有数文。检阅而放行之。正不穆之覩缕也。冒昧之愆。尚祈鉴宥不宣。

## 淀说

陈文述

文选注云。淀者。如渊而浅也。水经注云。淀。陂水之异名也。广韵。淀泊属。韵会。淀浅水也。文选江赋。栲淀为涔。注云。淀与淀古字通。则淀通于淀矣。尔雅释器云。淀渭之埴。注云。淀滓淀也。今江东呼埴。一切经音义云。淀古文黑。说文无淀字。有淀字。注云。滓埴也。水殿声。堂练切。合而言之。淀之训泊训浅。与制器者澄泥于水相似。则淀也淀也埴也。其义相通。水经注新唐书皆云九十九淀。酈道元又称为清河。后世又约其数为七十二。其名皆不可枚举。今就其名之散见于诸书者。裒辑之。尚可得九十余。见魏都赋者一。曰掘鲤之淀。见水经注者九。曰巨淀清淀西淀濩淀梁门淀茂都淀大渥淀阳城之淀。见隋书及隋图经者一。曰狐狸淀。即掘鲤淀。见颜氏家训者一。曰幽州淀。见五代史者一。曰汤成淀。见宋史者三十。曰破船淀灰淀方淀鹅巢淀陈人淀燕丹淀大光淀孟宗淀水纹淀得胜淀下光淀小兰淀李子淀大兰淀粮料淀回淀百水淀黑羊淀小莲花淀大莲花淀洛阳淀牛横淀康池淀畴淀白羊淀边吴淀齐女淀劳淀淀郊亭淀。见辽史者二十有三。曰延芳淀金沟淀达里淀伞淀平淀北淀清泉淀广平淀长宁淀蒲河淀白马淀鹤淀双子淀藕丝淀山榆淀春洲北淀大神淀凉淀高淀柳林淀频蹕淀枣林淀孤树淀。见金史者三。曰长春淀绿野淀速鲁古淀。见元混一方輿胜览者一。曰回淀。见太平寰宇记者一。曰赵淀。见方輿纪要者四。曰高桥淀火烧淀黄龙淀金盞儿淀。见屯政考者一。曰阴流淀。见漕河图志者一。曰武盞淀。见潞水客谈者四。曰五官淀三角淀大淀小淀。见风庭扫叶录者四十三。其不同者七。曰南淀北淀清淀护淀苇淀浮淀赵襄子淀。见大清一统志者八。曰石城淀慈老淀黑母淀落坡淀四角淀纪家淀托里淀文尔淀。见东安县志者一。曰沙家淀。此淀之异名也。若其名之最著者。三角淀即水经之雍奴薺。其泽九十有九淀是也。乾隆七年。丈明止百余顷。与名胜志所载二百余里不符。亦今昔异形矣。盖西北之水。通谓之淀。犹东南见水通谓之河。塞外见水通谓之海。则淀者亦西北言水之方言矣。今则统以东西两淀。西淀周三百余里。东淀周四百余里。畿内之水。若沽渝濡滹派滋涑易无不汇其中。而依城温义玉带会同茅湾中亭十望台头大清。缘经布络。趋西沽为尾闾之泄。此则淀之大凡也。若雷淀见鲍照之书。淀着陆机之里。长淀畅谢朓之吟。淤淀识李华之颂。漉淀海淀。擅卢李之赋才。碧淀水淀。侈张徐之诗笔。属词华。羌无故实。又无事穿凿矣。作淀说。

## 卷一百十五 工政十二江南水利上

### 江南水利全书叙代

魏源

道光三年。江浙大潦。朝廷蠲赈数百万。是时先相国总督两江。与江苏巡抚韩公。浙江巡抚帅公。会筹酬沈澹灾之策。议大修水利。奏举江苏按察使林公总司其事。既而先相国与韩公帅公先后去任。事且中辍。又数载。陶公林公相继抚苏。于是吴淞刘河白茆孟渎诸役毕举。又旁及海塘运河城河。而各州县亦各自浚其支渎小港之关民利者。形势规画。具详前巡抚江夏陈公所辑江南水利全书。至是松江郡守洪君刊成求序。始得纵览焉。惟江浙两省形势山脉。一自湖州趋杭州。一自镇江趋常州。南北皆高。而嘉兴苏州松江太仓。适当其中洼。自江苏一省言之。则地势北高而南下。黄浦东江。吴淞中江。刘河娄江。皆泄太湖之水入海。再北为白茆七浦。为孟渎。则泄太湖之水入江。是为五大干河。孟渎最北最先淤。白茆刘河次北则次淤。吴淞介南北中则屡浚屡淤。黄浦最南最浩瀚。为江浙七郡诸水之尾闾。自古从无淤塞。亦从无疏浚。故陶林二公之兴役。亦惟吴淞大资宣泄。而刘河白茆。则海口筑坝。以防浑潮倒灌之患。可灌田而不可通海。岂非地势使然哉。道光十四年。蛟水涨。潦将入城。林公急檄太仓州决刘河白茆大坝。不二日水退数尺。岁仍大稔。急则泄水入海。常则蓄水隔潮。又岂非地势使然哉。或者曰。此论地平也。而未及乎水平也。地平者。形势高下之一定。水平则低田筑堤。使大水不能入民田。可使堤外塘浦之水。自高于江。而江水自高于海。诚能于沿湖州县。大修圩田。则足以束水。外水使之平。而东注建瓴。此有待于推广者一。建闸可施于支流汉港。而不可施于干河。筑坝可施于刘河白茆。而不可施于吴淞。然吴淞上游。必于长桥宝带桥大去壅塞。方可吸湖水。使之奔腾入江。下游必于吴淞口对坝偃溜。方足激江水。使之奔腾入海。视建闸去闸。功皆相倍。此有待于推广者二。今海警甫息。经费告殫。非兴举水利之时。姑存此说。以补陶林二公子之未竟。其能举而行之。以大剂东南田赋之穷。则俟后之君子。此代孙中丞江南水利全书叙也。存之以当水利议。

### 苏松水利考

王炳燮

苏松田赋甲于天下。以其地处膏腴。多水泽而利于灌溉也。然而偶值潦岁。即至田庐淹没。是得水之利。而亦受其害。此水利所以不可不讲也。苏松于古为扬州地。禹贡云三江既入震泽底定。此言水利之权舆也。震泽即今太湖。三江之说不一。就苏松而言。则不必远求。第言太湖下流之三江可也。东江娄江。故久湮。惟吴淞一江。尚仍其旧。则就今日而言。亦不必泥古三江。第言今日



之水道可也。明季以来。言吴中水利者。以刘家河白茆河合吴淞江。为湖水入海之三大支。以当古之三江。盖太湖北受荆溪百渎。南受天目诸山之水。汇为巨浸。由吴江之十八港十七桥宝带桥。吴县之鱼口大缺口胥口铜坑口。分流散入淀山阳城昆承庞山独墅九里三泖诸湖。渟涵蓄泄。以资灌溉。吴淞白茆刘河暨诸支港。分道达海。必下流通畅。斯引吸太湖。自无壅潦之虞。从前支流淤塞。吴中频有水患。自道光癸未以后。疏浚不止一次。然后来水患。仍未能免。己酉之灾。更甚于癸未。后虽屡次复浚。而一遇霖霖。低田辄被淹浸。其故何也。考明初夏尚书治水浙西时。吴淞阔一百五十丈。至隆庆闲。海忠介公挑浚吴淞江。自黄渡至宋家桥长八十里。江面旧三十丈增开十五丈。夫自夏公之时至隆庆。一百五十丈之江面。止存三十丈者。以刘河大开之后。水道分而为之递减也。然自海公增开江面之阔四十五丈。后三十余年而又旋塞。万历年闲。苏松道许公开浚吴淞。不数年而又塞。盖下流通潮之处浊沙淤淀。日积一钱之厚。一岁之积三尺有余。无怪乎挑浚之后。不数年而复淤塞也。推诸白茆刘河通潮处。莫不皆然。下流既塞。则疏泄不畅。所以一遇霖潦。便至成灾。亦其势然也。又尝考之。白茆港刘家河暨七浦塘福山口。为苏州东北泄水之巨川。吴淞江暨大黄浦。又苏松南北交境泄水之大道。通潮之处。浊沙既易淤淀。今之黄浦腹处。适当上海东偏。频岁以来。淤涨数十丈。浦身渐狭。异域之人。贪踞地利。挑土填筑。方且未已。亦为害水道之一端。窃恐将来重类疏浚。不独吴淞白茆刘河诸港而已也。必也相其夺水之地。大加开浚。以次施功。而又修圩岸以御横流。复板闸以防淤淀。使苏属之三十六浦。松属之八汇。皆得以时节宣旱潦。则苏松之民。可以长享水利。而无虑水潦为害矣。

请浚治太湖泄水要道疏道光四年

程邦宪

窃惟海口淤垫。致上游溃决为患。议者请疏浚刘河吴淞等处。使下游无阻。诚为今日急务。惟是太湖汇全吴之水。洪涛细流。无不毕注。皆自吴江以下。为尾闾之泄。全赖入水之口与出水之口一律舒畅。譬如咽喉通利。则尾闾自达。若徒致力于海口下游。而不去太湖淤垫。一遇雨水过多。横决四出。苏松嘉湖诸郡。俱受其害。溯查乾隆二十六年。抚臣庄有恭奏请疏浚太湖诸渚渎。凡湖滩草荡。悉令铲除。迄今六十余年。未加修治。土人占种茭芦。日久即成地亩。从前水势浩淼之处。今则田塍联络。水道如。自应急事疏通。俾无阻滞。但湖中浮涨。不下数千百顷。势不能尽数铲除。且择其泄水最要之处。一为吴江堤之垂虹桥。太湖自西北直趋东南。垂虹桥绵亘南北。正当其冲。向为湖流入海故道。有泄水桥门七十二。今皆淤废。一为爱遗亭。康熙初年。以挑湖之土。堆积亭旁。土人占种日久。竟成稻田数顷。阻遏垂虹桥上流。以致湖水不能

东注。应将桥门七十二处。疏剔沙淤泥垫。务令深通。并将爱遗亭旁之荡田。择要铲除。使水注桥门。略无障碍。则故道复而湖流畅。一为庞山湖。受运河以西诸水。趋入泖淀。为吴淞江之咽喉。亦泄太湖下流最要处。今草蔓纵横。水田栉比。急宜大加铲治。至堤西一带。茭芦弥望。势难尽除。应择水道所经之处。量为芟薙。诚能使太湖东注之水。源流无滞。虽遇梅霖伏雨。苏松嘉湖诸郡。可免泛滥之患。而吴淞刘河诸下游。亦得藉来源之旺。海沙随上随刷。不致旋浚旋淤矣。查吴淞江疏浚以来。仅隔六七年。仍复淤垫。实因湖流涩弱。不能刷沙。是其明验。又御史郎葆辰奏请。开浚湖州七十二缕港。使诸水泄入太湖。钦奉 谕旨交浙江抚臣帅承瀛勘办。查太湖之在西者。水势深通。愈东则愈浅阻。若湖州缕港疏通。又挟天目诸山之水。奔注东来。而吴江一带要口。仍任淤垫。不能迅速入海。则苏松等处漫溢之患。愈不可当。尤须会合两省形势。通盘筹划。庶几有利无害。恐专治上游与专治下游。未能均归利益也。臣藉隶吴江。稔悉近日情形。居民侵占湖道。日久成田者。即呈报升科。亦系升合轻粮。因而视为利藪。但知湖内之水可变而为田。不知湖外之田将沦而为水。岁月既久。贻害滋深。应请 飭下两江总督。遴委明干大员确实查勘。择要疏挑。并严立科条。禁止栽种茭芦。及绝流插籴。壅积淤泥等弊。再此等荡田。大约土棍勾串吏胥。及生监把持包庇者居多。其应行铲除之处。恐有刁措留难。串通胥吏。朦混舞弊。势所不免。应请 飭下督抚等严查惩治。庶几工归实际。帑不虚糜。于江浙数郡水利农田。大有关系。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 皇上圣鉴。

请拆除吴淞江口石闸疏

陶澍

窃臣查江浙水利。莫大于太湖。其分泄入海之路有三。一曰吴淞江。即太湖正流也。一曰黄浦。即东江也。一曰刘河。即娄江也。吴淞最大。自分流南入黄浦。而吴淞日微。刘河亦逐渐增淤矣。每遇霖潦。水无所归。滂而成灾。议者但咎水利不修。由于上流不疾。下流遂淤之所致。欲举全省之湖塘浦。而挑之浚之捞之。无论工费浩大。亦无如许人力。就使挑挖全通建瓴直下。而水无潴蓄。一泻无余。岂民田之利哉。夫太湖号称三百余里。其实祇系藪泽。宽而不深。所收江浙及宣歙诸水。发源不远。不过三五百里而止。东及海滨。亦止二三百里。源短而流亦短。非如洞庭彭蠡。有千数百里之来源也。而所灌苏松常太杭嘉湖数府州之田亩。以亿万计。漕粮居天下之大半。皆恃太湖为之润溉。此不徒忧涝。而并宜防旱也。其闲纵浦横塘。十湾九曲。皆天然之沟洫。所以资蓄泄。而犹不免于偏灾偶见者。其来有渐。殆非一朝一夕之故。究其弊端。多由民田侵占。争及尺寸。而江流日隘。兼自明代以来言水利者。往往不顾全局

。遇有壅滞。不治其本。而别开津。以苟一时之利。以致支流愈分。正流日塞。然此二者之为害。犹显而易见。惟吴淞江口建闸一事。则不但不究其害。而且议以为利。谓潮来下版。可以遏沙。潮退启版。清水仍可畅出。其说似是而非。夫吴淞为禹贡三江之一。与岷江浙江并列。乃天地所以吞吐阴阳之气。非如无源之港。可以扼其吭而为之节也。海潮既能挟沙而来。即能挟沙而去。如岷江浙江。其委未尝置闸。而沙固未尝淤也。况江身亦自有淤泥。尚欲藉潮退之势。推卸以入海。一经置闸。内外隔绝。潮水之挟沙而上者。无江水为之回送。而沙停于闸外矣。江水之挟泥而下者。无潮水为之掣卸。而泥停于闸内矣。臣此次遵 旨覆勘工程。由青浦华亭至上海。亲见黄浦无闸。而海潮鼓荡。江面阔深。吴淞江有老闸。又有金家湾新闻。而沙泥停积数十里。水小如沟。船只往来。反俟潮水为之浮送。询问土人。佥称老闸建自康熙年闲。甫成即圯。新闻成于乾隆二年。亦止虚设。难于下版。缘闸距吴淞黄浦合流之处。仅六七里。全潮灌入。非闸所能御。该处沙土松浮。一经下版。闸身震动。是以徒有岁给闸夫银两。毫无实济。转足以阻碍船行。停滞沙泥。幸上年估工未修。并未糜费。臣思吴淞江为江浙水利第一枢纽。其上源不宜直泻。所以蓄水势。而口门则断不可梗塞以致停淤也。石闸有害无利。应行拆除。其闸前闸后所积沙泥。并沿江湾曲浅滩。均应设法疏挑。俾资通顺以利全省。似未可以经费未充。遂为停歇。容臣与督臣再细商。飭司妥议。一俟筹有成局。另行确估兴工。至三吴农田。绝少堤圩。每虞潦涝。惟有照业食佃力之法。于隆冬闲暇时。每亩出夫一二名。挑浅浚深。即因出土以为圩围。每岁通力合作。以三日为率。约计出土可高一二尺。越三四岁。而圩围可成矣。但须良有司久任而民信从者。始能为之。此则微臣目前所未逮而有志焉者也。所有勘视水道。并拟续办吴淞水利缘由。谨附片具陈。伏乞 圣鉴训示。

#### 筹挑刘河白茆河以工代赈疏

江苏巡抚林则徐

窃照苏松太仓等属。为钱漕最多之区。水利农田。攸关重大。该境有吴淞黄浦刘河。即古所谓三江。其北又有白茆河。自为一大支。与三江相为表里。此道光四年闲。奉 旨飭办三江水利。因高堰方举大工。集夫不易。仅将黄浦一路。先为挑浚。道光六年 谕旨飭挑吴淞江。其余刘河白茆各工。并经奏明分年办理。惟因工费较巨。查道光四年奉 旨飭办案内。曾估需银四十万余两。频年筹措维艰。祇有糶变米价余剩银五万余两。奏奉 恩准留作刘河工用。仍须另筹款项。方可凑办。年来河道愈形淤塞。农田连遭积歉。更宜亟修地利。以期补助天时。而地方绅民先后恳请兴挑。呈词盈帙。察看舆情。甚为急切。节经臣等飭司委员核实勘估撙节筹办去后。兹据苏州藩司陈銓署臬司李彦章苏松

太道吴其泰会详称。刘河为古娄江。源出太湖。东北至新阳县界。与吴淞江分流而东。绕太仓州城。历镇洋嘉定二县境。绵长七八十里。白茆河坐落常熟昭文二县境内。上承长洲元和无锡金匱江阴诸水。绵长五六十里。均因淤塞多年。几成平陆。旱涝俱无从灌泄。田畴即渐就荒芜。钱漕亦愈难征比。该两河急需开浚。实为目前必不可缓之工。但尾闾皆有壩身。外高于内。若必开通海口。恐潮汐倒漾。转易停淤。且口门皆有拦沙。挑浚倍为费力。即开通之后。涨沙恐复相连。今为农田起见。期于利灌溉而便疏消。则莫若挑作清水长河。不必求通海舶。既节目前之工费。且免日后之受淤。其为利益农田。似有把握。先经该藩司檄委署苏州府知府陈经太仓州知州李正鼎青浦县知县蔡维新公同履勘估计。续又添委苏州府知府沈兆澐元和县知县平翰前上元县知县黄冕会同署太仓州知州周岱龄镇洋县知县曾承显署常熟县知县蓝蔚雯昭文县知县张绶组逐段丈量。分别造册呈送。并以上年秋禾被歉。现值青黄不接之时。小民力食维艰。正宜以工代赈。稟请实时兴办。复经该藩司亲往覆勘。刘河自吴家坟港口起。至白家厂。又盐铁老坝墓起。至吴家坟港。又老虎湾至红桥湾及陶家嘴钱家嘴等处。通共约计工长一万五百一十六丈。估挑面宽十丈余尺至八丈余尺不等。底宽三丈。平水面浚深九尺。又南北两岸切滩。并挑土山土埂。以及修筑通工坝闸。挖废民田给价等项。共约估银一十六万五千三百二十余两。白茆河自支塘东胜桥起至海口止。工长七千八百四十丈。估挑面宽六丈。底宽四丈。深一丈。所需挑浚土方。建新闻及滚水坝一座。共约估银一十一万两零。惟两处工程并计。需款较多。自应分别筹办。请将刘河借项兴挑。分年摊征归款。白茆河归于官民捐办等情。详请具奏前来。

臣等伏查刘河白茆河两处。均系早经勘估。奏明必应办理之工。惟从前估计。系欲挑通入海。而议者谓其海口高于内地。潮来旋即浅河。又谓口门现有拦沙。即极力挖通。不久恐仍堵合。且凿沙通海。需费太繁。款项难筹。是以未能兴办。近因旱涝无备。田亩频至歉收。若再因循。此后愈难为力。且民闲望沾水利。与目前望赈。同一急切之情。尤须乘此兴工。乃为一举两得。窃思挑通海口。工费既大。而能否经久。转不可知。不若挑作清水河。工省利长。于农田实有裨益。缘三江之中。黄浦吴淞两处海口。水势皆已畅出。惟因刘河白茆两处淤塞。东北一带之水。溢于平畴。今将此两处河道开通。共长一百数十里。可资容纳。正不必自辟海口。而与吴淞黄浦交汇通流。适足以助其建瓴之势。查刘河老镇。本有闸座。可以随时启闭。今拟于闸外白家厂之地。再建滚水石坝一道。以堵浑潮。白茆河亦于海口缩入数段。建闸筑坝。使潮汐泥沙。平时不能壅入。如遇内河水大。仍可由坝上泻出归海。则河水有清无浑。即永远有利无害。其刘河估需土方坝工等银十六万五千三百余两。系属节省无浮。除

遵照奏准之案。动拨缓漕米价五万三千余两外。其余银两。查有司库现存水利经费专款银五万两。本系从前议浚三江案内。奏明为苏省水利之用。应请尽数动拨。尚不敷银六万二千三百二十余两。请于封贮款内借支。所借之银。在于同沾水利之苏松太三属长洲元和吴县吴江震泽昆山新阳华亭娄县上海青浦太仓镇洋嘉定宝山崇明十六州县。按照银数均派。分作八年每亩摊征。将来解还司库。除先归米价外。余皆收作水利经费专款。以备苏省将来续修各处水利之需。仍照旧案。俟收有捐监银两。首先归补封贮原额。其应挑工段。亦请循旧归于太仓镇洋嘉定宝山昆山新阳六州县。计亩雇夫分股承挑。至白茆河估银一十一万两零。亦属节省办理。惟经费有常。未敢概请借帑。臣等现在率同司道府县倡捐廉银。并谆劝常昭两县绅商富户。以此河既系万不可缓之工。而民情又处迫不可支之景。各宜勉力捐资。以工代赈。该绅民等闻而感奋。均各踊跃急公。现已议定章程。自可捐收如数。臣等仍督率司道。遴委廉明勤干之员。协同地方官。选董集夫。随捐随办。并责令该管道府州。于两河工程。各须认真查察。一俟工竣。由臣林则徐亲往验收。不许稍有草率偷减。并不令假手胥役地保。稍滋弊窦。以期工归实在。利济农田。仰副 圣主为民兴利之至意。

#### 苏省水利工程择要举办疏

林则徐

窃照江苏号为泽国。而财赋甲乎东南。赋出于田。田资于水。故水利为农田之本。不可失修。如吴淞黄浦刘河。乃三江之旧迹。白茆河又别为一大支。近年以来。或动项。或捐挑。均经奏奉 谕旨准办。以次深通。小民感戴 皇仁。同歌乐利。此外尚有太仓州境内七浦河道。及太湖以下泖淀等处。亦多湮塞。亟宜择其要道。挑挖疏通。俾上下一气呵成。清水畅流。以刷潮淤而资灌溉。查上年借项兴挑刘河案内。有节省余银三万四千九百两。经臣等于收工时奏蒙 恩准留作接挑各处河道之用。当即行司饬委前署太仓州现署苏州府知府周岱龄青浦县知县蔡维新等。会督各该州县。周历履勘。次第举办。旋据禀复。勘明青浦县境内。淀山河一道。现尚深通。毋庸开浚外。其太仓州境七浦河一道。东为海口。设有七浦闸一座。淤塞已久。量应浚工长五千六百二十八丈二尺。内有浮桥镇市河六十丈。虽向由该处居民自行开挑。而自河淤以来。民居大半迁移。铺户亦多闭歇。应一并给价承挑。实需土方坝工银一万五千二十两零。又元和县境内。南塘宝带桥一座。共五十三孔。系太湖出水咽喉。年久失修。圈洞坍塌。以致湮塞水道。湖潴宣泄不灵。夏秋盛涨之时。深虞泛滥。于水利全局。大有关系。亟须修整据估工料银六千六百七十两零。由司确算无浮。详明动支刘河节省银两拨给兴办。已据具报。于本年三四等月先后兴工。如式挑修完竣。经臣林则徐与藩司陈銓亲往察验。并无草率偷减。其余承接太湖

之支港各河。如吴江县境之瓜泾港王家汇姚家庄七里港村前嘴大港新港。及太仓州境之杨林朱泾两河。嘉定县境之华亭泾黄姑塘蒲华塘。并据该州县等勘明。皆系上承下注要道。近亦处处淤浅。俱应一律兴挑。以资宣泄。除朱泾河华亭泾黄姑塘蒲华塘均由民捐民办外。其杨林河一道。并吴江县境瓜泾港等处。请动刘河节省余银兴浚。又泖湖一处。跨连元和娄县青浦三县。上承太湖及浙西诸水。下同黄浦入海。蓄泄并用。旱涝兼资。惟淤土甚多。须将新涨之滩。切除挑浚。方免滋蔓。祇因刘河案内节省银款。分办各河。已不敷用。据青浦县蔡维新禀请情愿捐办。现已集夫兴工。岁内谅可告竣。又松江府属川沙厅并上海南汇二县共辖之白莲泾长滨吕家滨小腰泾等河。均系跨连数处水利。亦已劝捐兴办等情。由苏州藩司陈奎汇详请奏前来。臣等伏查刘河节省银三万四千九百两。既经奏准留为接挑各河之用。自应核实办理。惟存银祇有此数。而河道淤塞之处。悉数难终。惟有择要量准动款。其余可以筹捐者。即归捐办。可以略缓者。即归缓办。除七浦河宝带桥两处工程。已拨给银二万一千六百九十五两零。业经挑修完竣验收如式外。现仅存银一万三千二百四两零。以之挑浚太仓州杨林河及吴江县瓜泾港等处。核其工费。尚有不敷。祇可就款量为分拨。现经给发太仓杨林河银八千两。吴江瓜泾港等河银五千二百四两零。飭令乘此水涸。集夫赶挑。其有不敷。悉由该州县捐廉凑办。所有拨用银两。统归刘河案内。依限摊征还款。其泖河朱泾以及华亭泾黄姑塘蒲华塘白莲泾长滨吕家滨小腰泾等河。或先已挑竣。或现在攒挑。皆由官民分别捐输。不敢概动款项。亦不许稍有草率偷减。并不得假手胥役地保。致滋弊窦。总之地力必资人力。而土功皆属农功。水道多一分之疏通。即田畴多一分之利赖。臣等惟当随时率属。讲求经理。未雨绸缪。以期仰副 圣主劬农勤民之至意。

#### 寄陶宫保书

包世臣

客岁祀日。世臣自吴淞江工次返棹。晋谒铃合。而两司继至。不及畅所欲言。小除夕到扬。老母以下。俱叨庇平善。献岁以来。天气融霁。想各段工程。俱可趲齐。镫节后。旌节自必临工验收。督开拦潮大坝。使百渎七十二淞水有所归。吴民深庆。而千里之润。旁被越西。世臣亦获免素食之诮。幸甚幸甚。此次吴淞江工。估办无不如法。徒以天气连阴。稽延时日。致工员大累。其甚者。赔项与领项相称。即地段便利。亦且六成。约计通工费帑三十余万。赔款亦不下二十万。然一遇大水。则救出苏松太杭嘉湖六府州田亩。所当得数千万石。智见远而勇任重。以成己饥己溺之仁。自嘉庆乙丑。吴越会商再四。筑室道谋。悠忽阅[廿](廿)余年。非阁下谁能收此巨功者。而葛峰将顺匡救。相助有成。为政在人。其不信乎。世臣返棹。一路体察河形水势。唯野鸡墩一段。地

湾槽窄。潮过野鸡墩十余里。至王渡而止。江之经流。至四河口。南合澹台湖。北合安亭。河流虽平。而势已盛。下注王渡。遏住潮头。故淤留野鸡墩湾窄之处。而上下渐亦淤垫。吴淞屡浚而功卒不垂久者。病皆坐此。自四河口西行三十里。至夏驾浦。河势较陡。而形成人字。东北下福山者。分溜什七下注。本江溜止什三。是以不能畅驱退潮。东出大闸下黄浦。以成水漱之势耳。法宜于夏驾浦西岸。做挑水草坝一道。斜掩北出之口。使正流东下本江。而回溜钩入浦河。则本江力足抵潮。又汇流建瓴下压。遇窄则怒。遇曲则后推前。是野鸡墩一段不唯不为通工之病。且可借其收束以为激荡刮空之用。世臣测量估计。此坝约费四千两。公项虽已无余。然必筹四千两以救五十万。方能使以五十万易数千万之效必奏耳。唯阁下垂察。筑大坝所谓之南河卢守备永盛。练工程。识机宜。世臣与共事五十余日。南河文武无与为方比者。卢君现在大坝候开。一无所事。可以调赴夏驾浦。委办此坝。得地得人。何事不成。南河游击出缺。例以守备升署。如卢君者不可多得。阁下将来工竣入奏。似宜保以应升。为南河位置人材。阁下收工时。接见之。款询之。自知世臣所言不谬。至其于大坝之北岸土山上。做小五六十丈。日夜督趲。笑为多事。甫成。而十一月初三太潮。几乎顶。以一新。救通工之命。众乃大服。又于大闸海漫石上。撒草累土三尺。以钉桩挂缆。前此筑大坝时。北岸土山钉七尺大桩三百余。潮至皆拔。世臣见其以新土堆石板上。仅高三尺。亦谓其断难有成。而潮来竟不能拔。应手合龙。皆土人目所见而口能言者。阁下参之舆论。更足征世臣之不作私好也。开坝之役。世臣不能躬随旌节。深用为歉。夏浦坝工。关系紧要。然非深明水学。断不解此巧妙。阁下存世臣之说。亲临相度。如可采即便断行。若与余人商推。恐阻盛业。致贻后悔。手书草率。恃爱尤甚。天气骤暖。伏惟珍重。

宫保得此书。临工询。多以为不必。遂罢其说。唯如书言力保卢君耳。庚寅大水。各省成灾。唯苏松常镇太杭嘉湖八府州有收。是吴淞收功实之成效。然丙申予舟过野鸡墩。已苦搁浅。候潮而后能行。深惜盛业有阻。故录此稿以告后来。

上巡抚侍郎韩公书

孙原湘

阁下容保为怀。仁风普被。近追清恪。远绍文襄。比者属邑水灾。常昭尤甚。田畴淹没。庐舍漂流。阁下轸念民瘼。定已飞章入告。灾黎喁喁观听。引领而俟救援矣。顾窃谓议賑议蠲者。一时之策。以蓄以泻者。久远之图。常昭三面傍湖。一面傍海。湖资灌溉。海备宣泄。而凡苏常诸水东北出海之第一要河。则白茆港是也。盖太湖之水。自长元锡金而下者。既东注于蠡湖易城傀儡巴城

诸湖。而江锡诸邑。接受宜溧诸山之水。又回环而聚于昆城华荡尚湖等巨渚。咸赖白茆汇归以入海。故白茆通。则长元锡金东注之水。咸有所泄。太湖底定。而七县为乐国。白茆不通。则常昭固为邻壑。而长元锡金诸水。皆无所泄。而太湖不定。故曰三江既入。震泽底定。三江无定说。前明耿橘以为吴淞江娄江。其一即白茆也。自乾隆三十五年。前巡抚萨公奏请开浚。历今五十四年。而其实淤塞者已五十年矣。现在沿海三十余里。久成平陆。东泄之道既绝。西来之水日渚。昭文之低区一带。几于岁岁遭淹。一遇大涝。如嘉庆九年。已极沉生之苦。至今岁而被灾更甚矣。推原其故。不得不归咎于前次挑浚之不善也。大凡沿海之地。多沿边高而腹里低。潮汐拖泥夹沙。能入而不能出。所以白茆故道。向本纡回曲折。又层层建闸筑坝以为之防。盖曲则泥沙不能直入。闸则随时宣泄。而潮势不能冲涌而进。前人讲求水利者。立法至善。自乾隆三十五年。以粮道朱公之议。闸坝之潮汐者。则拆除之。湾涨之被民侵占者。则取直之。潮泥昼积夜浮。遂成平陆。不及十年。前功尽废。此白茆固不可不开。而开尤不可不亟复故道也。阁下目击灾伤。留心水利。业已委员查勘。居民又喁喁观听。引领而望畚鍤之兴矣。某幸托仁宇。仰体慈怀。谊关桑梓之闲。敢献刍蕘之末。并呈白茆水利图一纸。以备省览。伏冀博采舆论。详察地形。确估工程。实规经费。继救荒之奏。而请水利之修。俾苏常两郡之州县。均沾蓄泄之宜。而常昭四境之低区。永免沉滄之苦。国家所以委任阁下。与阁下所以上报主恩者。在此一举矣。冒昧干渎。死罪死罪。惟阁下亮之。

### 太湖东洞庭疏河记代陶宫保

陈世镛

天下之水利。莫大于江南。太湖。又江南水利之大者也。其泄而注海之道。曰吴淞。曰刘河。曰黄浦。而洞庭东西山支河别港。随地得名者。则有三十六浦。旱涝于是乎备。衣食于是乎生。财赋于是乎出。故江南之言水利。莫先于太湖。道光七年。余既奏浚吴淞。为吴民百世之利。而青州刘君鸿翱来为太湖同知。同知治在洞庭东山。山之下有雕鹗河黄洋湾。由内港以达苏州之要道也。有大缺口白浮头。西北诸湖下达南湖之咽喉也。有南北望河。分湖水以灌吴淞油车诸港者也。东山衣冠殷盛。物产阜蕃。往时居民交易有无于苏。道雕鹗河甚便。岁久而淤。改由外湖。涉风涛四十余里。人病其险。嘉庆之季年。善化罗君琦为同知。尝一浚焉。以费不继而辍。刘君至。则稽成谟询众欲。相渚泻。虑淫漱。计槌笛。量畚揭。自十年正月赋工。至闰四月之末毕役。总堤长五千七百有四丈。用石千七百五十四方。土七万四千六百四十五方。并甃杙蜃灰夫饬费。为银万五千一百余两。皆刘君与东山士民所出。不以列于度支之数。余往视工。乘小艇周历上下。登莫厘。望全湖烟水无际。夜宿翠寺之古雪居。



涛声撼枕。求所谓三十六浦者。则久不能指数。惟诸堤萦纆若带。轻桡往复。无颠播震荡之虞。踰岁为道光十一年。楚吴数千里水。余已移节金陵。自苏松来者。皆言水高于道光三年数尺。三年之灾。吴人至今心悸。是年顾不知灾。盖太湖者。宣歙苕霅诸水之总汇。其宣泄舒畅。全恃支河别港。而茭葑泥淖。黏附壅塞。细民狃于小利。率占以为田。故三十六浦。存者无几。湖身日益高。湖水日益浅。上游稍盛。即涨溢为数郡患。三年之灾坐此。今水有加而民不病。则以君疏诸河继吴淞之后。故免于昏垫也。君旋擢守淮安。再擢台湾观察。去太湖数年矣。东山士民。犹歌思君不衰。每食必祝。又为君立石。乞余文以纪君之功。余惟古之循吏无不尽心水利。然其利或数十年或数年而后见。当其致役之初。常不免于怨讟。故凡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古今之通患。余之浚吴淞。请以逐年缓漕之米粟为工费。未尝科民一钱。役民一夫。故不劳而事集。君之工费取于民。而颂声亦作。其急功慕义相与以有成为尤难也。余既列其名入告。奖励有差。今为君立石。则亦得附书碑阴以志不朽。盖上下交而其志通。所谓说以先民。民忘其劳者。于斯亦信。而君之勤能。邦人之忠爱。岂不俱与郑白樊惠渠媲美哉。后有来者可以观矣。

### 三江口宝带桥记代

魏源

东南之水。潴于震泽。尾闾于三江。而吴江长桥元和宝带桥钥其门户。自宋汜清七八百年。代浚代淤。要未尝竟源委讨积病一举而大治。道光三载。吴越大涝。圭鬲敝鬲生万。蛟鼉嬉千里。东南田赋。什不一二。始脛聒于三江之淤塞。五年。兵部侍郎陶公自安徽移抚江苏。承海运之后。始奏疏吴淞江。十二年。陶公总督两江。巡抚林公复与督府会奏浚刘河白茆河。旋又通七浦徐六泾之口。修昆山之至和塘。浚太湖之茆淀。而告成于三江口之宝带桥。三载经营。百废备举。先后糜金钱若干万。而刘河则以元和知县黄冕奉檄总其役。宝带桥又元和所辖也。惟东南水道。今昔异势。今之修浚三江。异昔人者有二。吴淞自昔以建闸御潮为首要。今宫保陶公以吴淞为中条正干。非支河港比。宜宣不宜节。独去其闸。直其湾。阔其源。深其尾。塞其旁泄。使溜大势专。足以敌潮刷沙东下。故道光十一年十三年江潦连岁横溢。而吴田不告大灾。皆吴淞泄水之力。此其异昔而收效于今者一。刘河白茆河。自昔以通海口为要。今抚部林公与督府会筹。以为三江并行。必淤其一二。今正溜专趋吴淞。则不宜多緦其势。而刘茆二海口。内外高下平等。旧苦咸潮倒灌。介虫逆上害田穡。尤不宜引寇入户。于是坝其海口。使不通潮。而专蓄清水。十四年。太湖发蛟。江水骤涨丈余。急决海口大坝。不三日水骤退。吴田大熟。而海啸风潮时作。亦不致倒侵内地。太仓常熟昭文。沾溉数万顷。此其异昔而收效于今者二。故三

江之役。不第今昔相反也。即此江之役与彼江亦相反也。图度于事前。而不旋踵收功于事后。其经费则皆拮据于财赋劳瘁之余。视昔人尤不易。非大府痛心民瘼断莫之举也。古君子为政有成。则必述其始终经画之本末。以诏后人。故春秋役民力必书。今斯桥扼三江之要。为诸壑喉。为漕艘冲。后之守土者。道出其闲。览泽国之形势。念东南农田之利病。慨然于周海诸君子之遗烈。洞然与此江与彼江之异形。今江与昔江之共势。因时制宜。举废兴滞。吴民其庶有瘳乎。遂勒石桥右。既以揭各贤牧伯经营数载之用心。且以劝后。

### 重建张忠敏公祠记

冯桂芬

吾吴于明代。应天巡抚所治也。居是职者。周文襄海忠介张忠敏三公名尤着。而皆以能治水闻。顾文襄治水无大举。忠介浚吴淞两月蒞事。白茆工未就而去。皆不若忠敏公之任最久而功最大。公抚吴凡六年。时流贼出没江介。东援西剿无虚岁。乃于戎马倥偬之隙。讲求水利。先后浚松江塘河江。无锡镇江运河长桥砮。昆山等县城濠。彭华滨湖川塘。修阙。捍海塘。九里石塘。槎浦海岸。畚耜之役。与为终始。他如立广孝阡社学常平仓。请高徽州金华绍兴及松江津饷改折。减嘉定加折。免松江虚粮。苏松白粮脚耗。吴昆漕折轻赍。武进浮派。崇明坍饷。怀宁船饷。诸善政。不可枚举。既去。民思之。建生祠虎邱绿水桥畔。即今祠也。晚树义旗。奉鲁藩。挈海上羸残。研研然抗 真人龙虎之师。孤忠大节。照耀青史。高庙崇奖胜朝殉节诸臣。赫然与于专谥二十有六人之列。于乎伟矣。公治水以浚长桥砮之功为多。所箸吴中水利全书。谓吴淞为太湖入海正脉。故首重之。前此夏忠靖乃谓吴淞难以施工。辄掣其水斜趋夏驾湖新洋江入娄江。吴淞下流益湮塞。后人疵议不一家。颜氏如环曰。三江可合一。神禹早合之矣。语最破的。惟公亦谓若复不浚吴淞。强其迂回北达娄江。谬贻百世之害是也。史言公治水有成绩。以今考之。李模疏王时和牒。并言三吴十岁九灾。公书成于崇祯丙子。自序云。万历戊申以来。十岁八灾。是首尾已三十年。厥后螺山之役。公就逮。经苏民宰羊豕生祭者载路。相从诣阙乞贷。帝亦念治河功得释。窃意其时必有转歉为丰之效。用能上嘉之下感之至是。又 国初诸巨公指陈吴民疾苦者。绝不及十年八九灾之说。亦公成绩之证也。公祠旧以余屋僦息。资享祀修葺。久之司事不谨。室庐污败。乾隆十年。署知府赵君锡礼新之。至五十有七年又如故。官于是斥司事而以属吏。经乱。祠半毁。飨堂存。吏利其材撤之。公像暴露榛莽中。左侧居民覆以茅。奉香火。署方伯为公同郡永康应公闻之。瞿然曰。是吾责也。言于署抚军长白恩公。拨公款千金。复与署廉访秀水杜公。观察归安沈公。参怀捐廉为之倡。邵刺史元等相率继之。重建飨堂。及门庑亭馆垣墉。池沼庖湏咸备。凡七十有三椽

。因其旧者十之二。又购东偏花圃七椽为祠产。糜钱一万九百缗有奇。祝司马龄监其役。又以两浙六公所殷商。番上典祠事。俾毋蹈前辙。同治十有一年夏。裁稔月而成。同人牒请列入祀典。恩公具以闻。诏下春官议。从之。方伯属为之记。惟时苏省方设水利局。方伯实主其役。闲为予纵言水事。予曰。前人有撤长桥之议。见于公书。于今可行乎。方伯曰。不可。水行今昔不同。目验始知之。今湖水下注。以十分计之。八分由庞山湖东南行迤迤归黄浦。一分有半归吴淞。半分由至和塘归娄江。长桥通水者三十有九。全入庞山湖。虽由瓜泾至分水墩之水。当吴淞正冲。亦半入吴淞。半入庞山湖。未已也。吴淞迤东。大小港以十数。莫不以黄浦为归。无论原陆。毁庐舍。伤财害民不可撤。即撤之。其如水不入吴淞何。为今之计。惟有深浚吴淞下游。使上游水势剽疾。即不能挽诸水北行。庶几正流及迤北金鸡独墅诸湖之入吴淞者。杀其南渗之势。引之东行。与黄浦为表里而已。以是知纸上空谈之无足据。而服方伯观水之术剖析毫厘也。传记称公寡从轻舫。周历水道。讨寻原委。方伯受事以来。或月一出。或旬一出。出必信宿及次。数百里中。沿溯殆。与公正同。从事皆在吴淞一江。与公又同。惟公治上游。方伯治下游。似不同。不知水行今昔不同。因时制宜不同。正所以为同。且公以纡回北达为非。即治下游之意。方伯兼浚长桥六港。则又不同而同。兹之建祠。崇报德功也。修举废坠也。恭敬桑梓也。犹末也。盖有瓣香之诚。沆瀣之契焉。爰叙公居官及祠事本末。并详述方伯治水与公异同之故。记之。以谕后世之留心水利者。

## 卷一百十六 工政十三江南水利下

### 上陆制府论下河水利书

魏源

前奉宪檄。委查下河水利救急之策。飭令将上游下游及中段情形。逐一查访。源所署兴化。系下游总汇。距各海口各一二百里。此次晋省。又由六合绕赴盱眙天长。查勘[上](土)游禹王河故道。并汇查历年案卷图说。始知上游分泄淮水归江之策。下河筑堤束水归海之策。均属劳费难成。殆同画饼。至中段徙坝一策。以全局形势通筹。亦多窒。难以操券。请略陈其概。上游泄淮入江之说。无过盱眙天长六合之禹王河。经康熙乾隆嘉庆道光闲四次估勘。并无河形。须平地凿开新河二三百里。乾隆闲。庐凤道张容运估银三百六十余万。道光五年。琦制府复委刘县丞估工。亦复相仿。且毁废三县民田将十万亩。而山潦溃决诸患。更在其外。此不可行者一。下游筑堤束水归海之议。创自靳文襄。请帑三百余万。当时中外皆以为不可行。无论且经由各湖荡。纯系沙泥。无处取土。岂有可堤之理。即使可成。亦不过于运河之外。再增二三百里之运河。更

难修守。其不可行者二。至酌移邗南四坝。于宝应之子婴沟闸。山阳之泾河闸。以求归海路近。免灾他邑之说。查宝应运河。高于宝应湖面。四五六七尺不等。至高邗而湖河始平。是即移坝于北。仍不能分高邗湖堤之险。况下游海口各闸。金门皆窄。若上建滚坝。下无去路。仍将漾灾各邑。若拆开海口各闸。则伏汛时又恐有咸潮倒灌之患。即使海口亦建两滚坝。而中闲所经射阳湖处。皆需挑两引河。通计上下建坝。至省需八十万。挑引河。至省亦需八十万。共费百六十万。仍不能分淮安高邗邵伯各湖之险。此不可行者三。惟是本年六堡拆口。全黄入湖。淤垫益甚。明年盛涨。下游保坝益难。不可不预筹防患之策。必不得已。求其可以拯急而费省者。莫如先培运河西堤石工之一策。查每年开坝。急不能待者。皆由扬河厅之永安汛一带。及江运厅之荷花塘一带。湖河一片。东堤危险之故。但如近日高邗绅士请加高东堤五尺之说。则又书生肤末之说。不中要领。盖东堤前无外障。后无倚靠。愈高则愈险。何能御全湖风浪之冲。且已有河厅例领岁修银两。尽足完缮。何须另案。惟西堤实东堤之保障。且两面皆水。以水抵水。远胜东堤之一面空虚。故凡有西堤之处。其东堤安若金城。即水已涨过西堤。而水中但有脊影草痕者。其东堤即不吃重。自道光十余年。钦差朱敬二公奏办西堤碎石工以来。麟潘二河帅十载中止有二年灾潦。较之黎襄勤任内。年年夏汛开坝。以下河为壑者。已大有悬绝。至其工程之不固者。一在石工不全。一在捞取湖中沙泥。遇水即化。兼之岁修春工。每将西堤减估。甚至挖西堤之土。以培东堤。是以日形残薄。今欲为一劳永逸之计。必须完补石工。改用田土。其紧要险工。不过永安汛四十里之内。次则召伯汛荷花塘一带。除现有石工各段外。其应补者不过数十里。所费不过二十余万。即可保固东堤。不畏风浪。每年可守至立秋以后。下河水永不成灾。本年节舟往来高宝各湖。目击情形。面承指画。洞悉利害。此外上下游各策。无论其不能办。即使同时并举。而此永安汛荷花塘上下数十里之险堤。亦断无听其唇亡齿寒不需保障之理。是西堤石工。无论何策。皆不能省。虽非釜底抽薪之谋。实急则治标之计。其西堤石工。访问颇得要领。谨别开节略。上呈钧鉴。倘河工经费不敷。可否暂筹借款垫办。摊于下河七州县。分年带征归款。源为民生起见。冒昧上陈。伏乞钧示。

再上陆制府书

魏源

运河西堤土石工已蒙宪允奏办。下河民生。同深庆幸。惟是河工议论。有谓所估石方之价。止系碎石而非条石。永安汛居下五湖之腰。水宽浪巨。自必补砌条石。加桩灌汁。方期保固。需银将六十万。加以木桩灰浆。工费不貲。断非汛前所能蒇事。且灰浆非经年不能老固者。查运河之有西土堤。始于明代潘印

川。而西堤之有石工。近日则始于道光十余年闲。钦差朱敬二公奏办。全系碎石坦铺。从无里面条石灌浆施桩之事。现在水落堤出。数十百里中。一望森然。谁是砌石。不得以高堰石工之方价。概诸西堤也。西堤石工。自道光十八年办竣后。将运河向日蓄水丈二尺开坝之例。改为蓄水丈四尺以上至丈六尺不等。麟潘二帅十载中。祇有二年灾潦。较之从前年年未秋开坝以下河为壑者。已大相悬绝。是石工之明效。但当日承办工员。或即取河泥筑堤。又未将土堤一律高宽。而即先铺碎石。是以闲断高低不齐。一遇盛涨。其水从低处冒过。又历年风浪坍卸。并未捞摸补还。以致伏汛湖河一片。东堤仍受其冲。又下游扬运厅所辖。露筋祠至邵伯数十里中。如荷花塘昭关坝等处。亦系次险。不知当日何以独不估办。今当别为绸缪之计。不当仅虑及高邮汛之西堤也。又有谓此但治标。非釜底抽薪之计。何如别改清口。以筹出清刷黄之路。使湖水北出。畅宣四五分。则上坝可不启。而下坝可同虚设者。查出清刷黄。果有此上计。固所祀祷而求。但即有此上计。亦止能泄湖水于清黄高下略等之时。而不能泄于清黄高下丈许之时考清水畅出。宜莫若 国初康熙之日。而靳文襄即以下河灾潦为忧。奏长堤束水归海之策。可见 国初清口。亦止能宣泄于伏汛未涨之时。若遇大汛。则上五坝仍不得不开。而下五坝不得不守。而谓清口一通。下游五坝。即同虚设。谈何容易。况此次估办西堤石工。原请于票盐经费垫支。由下河州县摊征归款。不敢请帑以分河工之经费。是下游治标。与上游之治源。自可并行不悖。非若河工另案请帑之事。下游多一项石工。即少上游一项经费。急则治标。请先准行。以塞下河百姓之望。免致明夏保坝时。致百姓又以堤工不固借口也。

再有请者。从来河工。议论多而成功少。平日沿习开坝。则年年以下河为邻壑。及一旦讲求保坝。则又必欲使上游之水。涓滴不入下河。如所谓开禹王河泄湖归江。所谓筑长堤束水归海。所谓仿高堰工程条石砌缝灌老灰浆。皆由求效太多。欲秋成之后。下河田亦不受淹。殊不知西水之于下河。能为害亦能为利。如使终年西水不入下河。亦非民田之福也。不但东台盐城阜宁。海卤地咸。全恃西水泡淡。始便种植。即高邮泰州兴化宝应甘泉等县。亦赖西水肥田。始得膏沃而省粪本。凡西水所过之地。次年必亩收加倍。如年年全不开坝。则下河田日瘠。收日歉。故开坝于立秋以前。则有害无利。开坝于立秋后处暑前。则利害参半。如开于处暑以后。则不惟无害。而且有大利。缘立秋大节。天气更变。必有风暴以应之。历年小风暴皆在立秋前后。大风暴皆在处暑前后。天既变东风为西风。则东岸河堤。止能御平水。不能御风浪。自不能不开坝以泄水。故保坝者非求其不开。而但求其缓开也。如求其终年不开。自非西堤石工所能操券。如仅求立秋后开车遛坝。处暑节开中坝。则江潮水必年年顶托。既

有归江各路以畅之于下。有归海各闸以泄之于旁。又有西堤石工高厚坚固以横障于前。纵有全湖风浪。不能冒过西堤。而东堤所当者。不过运河数丈之风浪。岂犹不可守延旬日以俟收成乎。知下河水利止求夏秋闲缓开旬日而止。则求效不必过侈。经费不必过大。议论不必过创。止求补完西堤以作东堤之保障。而前此种种策画。皆题目过大。旷日无成。均可束之高阁矣。又自邵伯至清江运河东岸。设有二十四闸。原为未开坝以前。预备宣泄之地。乃近年厅汛。每于五月初湖河盛涨时。反将诸闸全行堵闭。似为蓄水增涨。挟制开坝之地。若谓恐妨农田。何故不启闸而反议启坝。无是情理。若使每年于未启坝时。先启二十四闸。每闸过水一丈。合计可减一坝之水。使潮涨减得一分。即减一分之险。五坝能缓开一日。即下河低田受一日之赐。然后以节令风暴之期。为开坝之期。此皆当于善后章程内奏请施行。实可谓亿万姓无穷之赐。

荅友人问下河水患书

陈文述

下河之水。归海归江。各有从入之途。而就今日之形势论之。则归海不若归江之便。下河在扬郡运河之东。毘连高邮宝应兴化盐城阜宁甘泉泰州七州县。自泰坝以上谓之里河。自泰坝以下谓之下河。即运盐河串濑诸场。亦谓之串场河。沿范公堤至盐城界中之射阳湖入海。皆运河之下游。即皆淮水之下游也。前人于高邮运河堤。设昭关南关中新车逻诸坝。由澄子河苻丝湖绿洋湖淤溪河樊斜丰港蚌涎河棋盘荡得胜湖梓新河车路河白涂河。东出范公堤之小海丁溪草堰等闸。归堤外之古河王家港二河入海。自高邮至范公堤。计程约二百里。堤外之古河王家港至海。亦约及二百里。共约四百余里。频年坝水下注。堤内之河。闲断浅阻。堤外之王家港古河。久已淤成平陆。下河农民。频遭水患。节节筑圩田。坝水盘旋于圩缝之中。高邮开坝。水流一月。尚不至范公堤下之串场河。水势就下。盈科后进。是海口未收宣泄之功。而各邑已受漫溢之患矣。轻则议免议豁。重则赈米赈银。减岁入之租。损司农之藏。近今十年之中。凡三四见。出入所关。何止数百万。且老弱转徙。妇子流离。鸠鹄于邻封。鸿雁于中泽。实有耳目所不忍闻见者。今执事殷殷筹所以济之。此诚仁人之用心。下游百姓之福也。谨就管见所及。为执事陈之。洪泽湖宽广四百里。每遇盛涨。以五坝为尾閼。近年五坝已堵其三。另于蒋家坝以上开三河。为盛涨泄水之路。三河两坝。犹五坝也。五坝一开。以洪湖之水注高宝诸湖。高宝诸湖不能容也。以高宝诸湖之水注运河。运河不能受也。开车逻金湾诸坝以泄之。而往往不能减也。必开昭关坝而盛涨始减。亦思开昭关坝始减。而诸坝不能减。非诸坝口门窄于昭关坝也。而不能减泄盛涨者。地势平也。昭关坝之能减泄者。坝内两边。无土岸束水。其势宽且地势低下也。然亦思宽且低下者何地乎。乃百

姓之田亩庐舍坟墓道路也。以百姓之田亩庐舍坟墓道路锤水。所谓邻国为壑者非与。或曰。开昭关坝。原以导水归海也。虽距海远。如河道深通。堤防高峻。亦何不可束水归海也。是宜浚高宝兴泰之河。曰。昭关坝距范公堤约二百里。是宋范文正公监西溪盐仓。因发运副使张纶上其议。俾令兴化董修筑之役。因高为基。筑以捍海。今堤外涨又二百里。令水归海。必将使越堤而入海也。今以地势计之。水至斜丰港。下河平地之水。已深四五尺。水至串场河。则平地之水。已深七八尺。是水未至范公堤。而各邑之庐舍田亩坟墓道路已成巨浸。若至古河王家港。则平地之水深逾丈矣。至下河两岸本无河堤。前河臣靳辅因途长费重筹而未行者也。故下河真釜底也。浚釜底之河。不能越釜边之堤。浚高宝兴泰之河。又何益乎。

然则下河之水患。终不可治乎。曰是不然。琴瑟不调。则解弦而更张之。处今日而论下河之水。是非更张不可。更张者。非别有穿渠筑堤之妙术也。扬州之域。其东濒海。其南滨江。运河分淮水之三以济运。其委入江。自由闸关以下者为大口。自天池河以下者为小口。自天池折而东者。为鄙人今年所开之新河。皆在瓜洲。总为入江之路。自三河折而西至沙漫洲黄连港分泄入江者。为仪征河。亦鄙人今年所浚。皆所以泄运河之水也。自瓜洲新河以东为沙河港。沙河坝之水所由以入江也。曰朱铭港。扬子桥之水所由以入江也。曰小八港。即深港湾头闸壁虎桥凤凰桥之水入之。由廖家沟石羊沟以入江也。曰八港。金湾旧坝之水。由董家沟以入江。又中闸金湾北闸金湾新闻三闸之水。由人字河经芒稻闸越闸。以入江之路也。运河入江。有数利焉。路近泄水速。一也。免高宝兴泰之灾。二也。免灾赈之费。三也。收租税之入。四也。保各邑之田庐坟墓。五也。全各邑之人民。六也。入江之路。近者二十余里。远者约三十里。廖家沟约宽八十丈。石羊沟董家沟约各宽五六十丈。其势足以泄运河之水。而不能畅泄者。则以上宽下窄。所谓口大喉细也。芒稻闸越闸。皆有石闸。闸口窄无可展。三沟口尾宽而中窄。则以旧日坝址未尽起除也。不尽起除之故。则以通泰所属盐场串河。藉此水以委输济运。虑下流鬯达。一泄无余也。则以盐河久未疏浚也。则以经费不敷也。故于人字河筑坝也。今为地方筹宣泄之路。而使盐艘失转运之途。则其势有所不便。且下河水利。运司专责。开浚下河。应由运司筹费。使运司筹费。为地方浚河。而转不能运盐。则其势尤有所不便。然则如何而后两无所也。则莫若先就三沟中闲过窄之地。量为展宽。使足以容。而虑三沟之泄水过盛也。则仿淮河高堰志桩酌中而节宣之。启放之路。自北而南。运河志桩。存水八尺。启金湾旧坝。长至九尺。启东西湾坝。长至一丈。启凤凰桥壁虎桥湾头闸。长至一丈二尺。启人字河。俾得以次疏消。由入江以入海。且入江之说非今日之刼议也。乾隆十九年。河臣嵇璜上言。以河湖

水势。归江近而归海远。归海纡回而归江径直。多一分入江之路。即少一分入海之水。所言极为明切。屡蒙 高宗纯皇帝特旨俞允。是年十一月。又奉 谕旨曰。湖河水势以五坝为来源以江海为去路而归江之路近于归海。煌煌 圣训。昭若日星。载在方策。班班可考。则亦何为而不行也。若盐务力量稍裕。再照河臣嵇璜所奏。以芒稻闸河底为度。挑深五尺。使运盐河长存底水五尺。以利运行。则各闸坝可长久启放。有利于河工。亦无于盐运。乾隆三十三年。钦蒙 圣训。嗣后芒稻闸永远不许再下闸板。奉经恭建上谕碑石。归江之路。前河臣高晋进呈图说。奏蒙 高宗纯皇帝俞允。亦于河工刊刻碑石。永昭遵守。诚万世之良法美意也。嘉庆十一年。前督臣铁保仿而行之。经淮商捐银十三万五千两。工巨而费不足。故蹙紆目前。而不能经久。以今度之。多则百万。少亦五六十万。虽工费较巨。然即近今十余年中。开坝次数。下游七州县减免蠲赈之费核计之。出入之闲。孰多孰失。必有能辨之者。而况百姓之田亩庐舍坟墓道路。尤当局者所当熟筹哉。故治下河之水归海不若归江。

### 仪征浚河记

#### 陈文述

仪征在扬州西南五十里。为淮南每岁百万引盐出江之所。内河自江都三河。朴树湾。新城。至天池察院署止。分淮水以西注。约五十余里。外河自沙漫洲。经捆盐洲。鲍庄。黄连港。猫儿泾。分江水东注入河。复自河以达江。约长四十余里。是为干河。内河之通外河者。自子盐河。历响水通济罗泗拦潮诸闸。由都会桥达鸡心洲。分东西两小支入外河。达捆盐洲。是为支河。其自新城以南之卧虎闸。以达平江桥。则支河之淤塞未浚者。其外河自鲍庄以下。南岸北新洲有老河形。俗名老虎泾。为外河达江之支河。另有小沟数道。自河通江。方舟不足以容。为私盐出江之地。曰私盐沟。土人易其称曰泗源沟。浚而通之。亦支河也。旧制。屯船载盐。自三河至天池起岸受掣。改捆小包。由子盐河上驳船。经都会桥鸡心洲至捆盐洲。江广盐船。则自沙漫洲入干河捆盐洲。停泊受载。仍由沙漫洲出口。泝江西上。盖其时沙漫洲口。广百余[丈](文)。中泓亦宽数十丈。江船足以停泊。鸡心则本无此洲。天池附近之地。各商盐垣整齐。官盐悉归院署捆掣。老虎泾外口。不准盐船停泊。挑浚河道。始则民七商三。以农田水利资灌溉也。嗣后商力殷赈。全归盐务。三年小浚。五年大浚。费则归引带纳。工则由商承挑。盐船得以畅行。田亩行旅亦利赖焉。十余年来。久不挑浚。江潮日积日淤。江广盐船回空无货者。载土石南下。名曰压钞。于沙漫洲口门卸之。以致积为沙亘。偪溜南行。外河淤塞。江船不能进口。则就老虎泾外口停泊。驳船装载子包。由老虎泾出江上船。内河淤塞。屯船不能



达天池。驳船不能达捆盐洲。则由瓜洲绕黄连港达捆盐洲以受掣。名曰洲捆。商旅阻绝。百货不通。居民薪米。由陆转运。汲饮告绝。民用大困。士民绅耆走京师呈诉。大金吾具奏。奉 旨饬下筹款兴挑。又阅数载。以前此商捐经费。悉为前漕使阿公所耗。无款可支。士民奔诉者又数年。今大学士宫保孙公督两江。屡檄运司筹浚。以江广口岸官盐滞销。商力困乏。未能举行。道光元年。前盐政延公有志于此。饬员勘估。以筹备未足。旋调任长芦中止。二年冬。则捆盐洲上下淤涸成平地。盐船七百余艘。盐数万引。搁浅不能尺寸动。淮南监掣司马罗君宾羽远议浚捆盐洲至黄连港。为捆盐计。余不之及。邑之人哗焉。以盐船既通。全河必不复浚。农田水利无复望。乃纠数千人至城。汹汹势将用武于是仪征令伍君家榕赴省面陈制府。会制府暨漕使曾公皆先有所闻。乃公议挑浚。因运库不充。款无所出。于是奏借江宁江苏安徽三藩司库银二十四万两。不足者取之运库。得 旨允行。会罗司马将入都引见。都转钱公宝甫请以余兼摄司马篆。总理河务。既制府又以常镇道王公赓言来。会同都转治河。王公意与都转分任其事。都转治外河。观察治内河。都转不欲分。强而后可。两公属余总理如故。复以候补同知王绪昆为内河总催。余子裴之候选通判为外河总催。

余以运盐为江广民食所关。不可暂缺。而治河必先清理河道。工乃可施。乃命裴之会同仪令伍君分任筑坝。蓄水两旬有余。阻滞之舟七百。全行退至黄连港。即于黄连港之安滩。移改捆场。俾运盐与浚河。两不相妨。外河工员十二人。都转请于曾公命之。内河三十余人。观察命之。三藩库之银未至。饬商人垫发。贮于仪征县之库。即由仪令司出内焉。外河工员盐务之官。有由商径给者。内河工员聚而哗。以为官不应即商具领也。乃仍归县库。又以风闻平色不足也。则又哗。乃改由运库发贮县库。又以扣费过多也。则又哗。乃议内外河各任其事而后定。外河自正月中旬开工。至二月下旬告竣。内河自二月初旬开工。至三月中旬竣焉。孙公暨曾公先后亲诣验收。工乃毕。是役也。曾公初议不开老虎泾。以楚民集。犷悍滋事也。余议从同。既以沙漫洲原估丈尺。江船不足以容。乃复开。从商请也。卧虎闸工。余议从缓。王观察意仍议开。以工员已派定不可去也。余议节老虎泾卧虎闸之费。浚黄连港。下达江口。以费绌不果行。余议不浚老虎泾。浚泗源沟。自捆盐洲对面直出。向南三里入江。形势较便。以地皆民业。洲民索商重货居奇。不果行。泗源沟西二里许。别有沟。形势更顺。洲民愿减价以售。会为日已迟。商力匱。亦不果行。河未竟。钱公擢陕西廉访去。张公青选来任都转。罗司马亦回任。余辞总理河工之役。张公不许。乃终其事。是役也。非制府漕使力持大局。借帑兴挑。工必不成。且酿事。非都转观察分任其事。工虽成亦不速。虽始则都转与观察议不合。又听人

言。疑余左袒工员。不发帑以济。张公初至。以余屡次渎陈。词失检。议多不相能。幸皆知余以公事任劳怨。无他意。亦皆谅之。而余因得以从诸君子后。幸成斯役。不可谓非地方之福。而余之厚幸也。外河有横河二。曰一戩港。曰铁鹞子。上游自六合及大铜山来。积雨骤涨。堤溃溢焉。幸工已前竣。得无。内河有横河。曰带子沟。自小铜山来。与外河先后溃。幸工亦将竣。惟天池未竣。溢焉。则以给帑迟而出土远也。幸非盐艘所经。在仪诸商。复鳩工浚之。是河横支直干。襟带萦纡。外河则沙漫洲老虎泾黄连港三面进潮。内河则都会桥卧虎闸两面进潮。阻清灌浑。易致淤垫。非善后无以经久。非岁修无以善后。乃命裴之议其略。余为勘定。后之人实心实力。踵而行之。补偏救弊。亦数十年之利也。是役也。因循之弊。误在数年之前。齟齬之端。发于临事之际。凿枘支绌。莫详其由。幸而集事。不可以训。因以思任 国家之事者。虑事宜裕。持论宜平。责任宜专。赏罚宜信。舍是道也。非所以任艰巨而消萌也。用详着之。俾后之膺斯任者有所考焉。

### 圩岸公修议

刘文淇

江都洲圩之田。皆系公岸公修。惟东南乡霍家桥冯家桥地方。马圩柏圩嵇圩谢圩汪圩等处。岸系公岸。修不公修。查每圩之田。多则六七百亩。少亦四五百亩。业主不下数十家。佃户不下数百人。而靠岸之田。随岸绵亘。仅一二十亩。一圩之岸。保护一圩之田。系是公岸。理应公修。乃勒令靠岸一亩之业主承修。而离岸一亩者。遂得脱身事外。法既不平。工遂不固。每于大汛之时。一遇破圩。则圩内数百亩之业佃。皆责令靠岸之业主抢修。而本圩佃户。不做本圩之岸。反代外圩做工。以便高索工价。所需木料或有未齐。众口沸腾。拆人屋柱。事定之后。责令业主赔钱。人数则无可稽查。工帐则开销任意。且大水之时。取土甚难。沟内捞泥。皆系湿土。施工水中。补塞罅漏。何能坚固。工尚未完。岸又倒卸。修理数次。终致不保。洎夫水退。打岸桩木。旋即被人窃去。下年保险。又须买木。故以靠岸一亩之田。用钱自数十千至百数十千不等。其中藉岸索诈者。不一而足。争端既启。讼事滋多。有己岸倒塌。界址分明。而牵令未倒之岸认费者。有工作甫完。水尚未退。桩木被窃。岸旋崩坏。希图另做者。有深知圩岸之害。创为买田不买岸之说。现业原业均不承管者。有大汛猝至。城中业户未及下乡。而乡中各户浮开工料。业户不认。彼此争执者。更有刁顽佃户。将宽厚之岸。内外铲削。毁岸为田。冬春内外种麦。秋闲内岸种豆。以致堤岸愈形单薄。大汛时藉包工作。以饱欲壑者。现在圩岸争讼之事。已属不少。本年盛涨。无圩不破。水退之后。即要施工。方能种麦。而冲刷日久。施工更难。若不明定章程。窃恐争讼之事无已时也。细询乡中老农。

该处圩岸。向来亦系公修。嗣以江水不大。每年春作。工力无多。遂令靠岸之佃。就近承修。而佃户以靠岸之田。有柴草之利。亦皆乐从。以水大工多。佃户力不能任。始令靠岸之业主贴修。有主食佃力之说。自道光五年以后。佃户亦不承管。遂令业主独修。即有向众理论者。而地棍串同庄佃。百端把持。牢不可破。以致靠岸之田。有情愿不要价银。祇图免害。而无人肯受者。有愿纳官粮。不收田租。不管港岸。而佃户仍不肯者。夫小民至愚。见近利而忘远害。田不靠岸者。但知不认修岸之费。田多岸少者。亦谓彼此牵算。就少避多。而庄佃更以浮开为得计。及至圩岸不保。同归于尽。所得不偿所失。而狃于积习。尚恬然不知变计也。欲兴利者必先除害。此害不除。不独靠岸之业户受累无穷。而年年失收。钱粮亦无所出。必至官民交受其病。似宜官为出示。谕令公岸公修。并饬知该处有业绅士。秉公妥议公修章程。禀官立案。以除积弊而安生业。是亦弭争息讼之一道也。道光十二年谨议。

### 兴挑河议

潘德輿

山阳城南兴文闸下河。亘百里。于淮郡利益至多。就其重者言之。达三城薪米。一也。溉两岸农田。二也。运盐阜漕船。三也。宣运河盛涨。四也。泄三城积潦。五也。辅阖城形势。六也。道光三年。请帑兴挑。河督黎襄勤公慎重此河。亲诣勘工。是役之帑。阖县摊征。诚知河为山阳阖县共赖之河。非他河之可比也。夫以阖县共赖之河。兴挑之帑。可以摊征一县。而今以一河之上下游。径为画开两歧之说。谓河之淤淀。下游宜挑而挑为利。上游不宜挑而挑为害。有请挑全河之举。则上游必从而阻之。可乎。不可也。夫上游之不欲挑。亦非无说。石塘以上之田。旧植旱谷。以河底日高。改而蒔稻。若深浚河底。恐于引水插秧不便。不知此时一二十里内外。小小不便之私情。而非河百里全局之利害也。即人心好私。不尽明公义。吾请专以此一二十里内外之利害言之。河灌溉所及。前困淤浅。止至受河芦滩。频年渐及小闸无水矣。渐及周庄无水矣。今夏则石塘且虞无水。而栽插费力矣。上游不挑。日淤日缩。得水且日促。则东门以外上下之田。又可保乎。患已及我。不知豫防。一不可也。淤淀虽在全河。而上游之淤尤甚。淤尤甚。则水不下注。上游必不能容。溃堤冲田。为患愈烈。堤溃之时。必急闭闸。涓滴不下。虽至易得水如宝带河侧之田。亦与下游之断流等。若上游挑去淤淀。水得畅流。永无溃堤闭闸之虑。利人即以利己。否则人已害均。绝无差等。明知此害而故蹈之。二不可也。全河兴挑。上下同利。其上游以为不然者。不过引水插秧。未极自如。不能放水入田。然水车沟洫。略用经营。仍可插秧。断不至改植旱谷。若上游阻挑。则下游岁岁无水。一禾不能插。一粒不能获。富户由此贫。贫民由此死。虽幸逢乐岁。而

枵腹嗷嗷。死亡接踵。惨痛不可言状。较之上游设农器通沟洫之劳费。害殆十百万倍也。夫治田者。农具故宜多。沟洫故宜深。不得倖为分外事。今若宴安而惜小劳。重财而靳小费。于治田者分内当为之事。亦不为。同声一词。谓为不便。致数十里之中。富者必贫。贫者必死。亦仁人君子所不忍为者也。必忍而为之。夺水之殴。争水之词讼。无水之怨讟祝诅。百衅丛集。虽有水亦不得安。况又有日淤日促之远患。与溃堤闭闸之近忧哉。其不可三也。此三不可之说。皆按情度势。切近易晓。上游凡有田者。靡不深悉。乃挑河立议时。或捐费。或出夫。上游每观望迟疑。甚则有控诉为阻挠者。偶一计及。终为小劳小费浮言所动。而不知此一二十里内外之利害。亦在百里全局利害之中。诚欲利己者。祇宜合而筹之。不宜判而异之也。以人身譬。谓腹不宜物之梗塞。而及喉可梗塞也。有是理哉。更取河全局论之。河远及盐城境内。乃者修闸之费。盐人公议阖县摊派。为运道起见也。河于盐邑。除溉岸侧田亩外。止利运道。尚普之一邑如此。而吾邑河之利至多。转持上下游两歧之说。其私己拂公。不重为佗邑笑与。况修闸征费。下游踊跃协济。不敢视为度外事。引前此上游修闸之一议。以为口实。夫闸为上下游公共之闸。则河为上下游公共之河。亦情势当然者也。是故凡议挑河者。苟不请帑。则必业食佃力。业食佃力。则必先捐费充杂用。后出夫应挑工。而捐费出夫。必不当有上下游之异也。章章明矣。溯自请帑一役后。河之不兴挑十二年矣。淤淀日甚。受累日众。公私交困。不忍坐视。复议兴挑。吾知上游诸君。必不持其小小不便之一端。以阻大利。违众志。况前此业食佃力之举。皆提夫作费。俾充杂用。今以淤久工多。议夫归夫之数。田多户大者。别捐费备用。其公慎弥有以服人也。虽然。捐费出夫。用财者所慎重也。爰与同志议。不惮琐申明其不得不然之故。质之上下游凡有田者。以息他说。示久远。收利益于无穷焉。

## 卷一百十七 工政十四各省水利上

### 请疏浚江西河道疏

胡家玉

窃维江西十三郡一州之水。汇于鄱阳一湖。源远流长。统归湖口入江。出路本不甚宽广。从前湖底深。湖面阔。盛涨尚能容纳。且河流迅利。直达长江。旋涨旋消。不为大害。自道光三年以后。滨湖十数县田亩。寢成泽国。霖雨旬日。辄汪洋一片。往往圩堤决尽。至八九月仍未涸复。不特无田可种。而且无地可栖。即有一二圩地势稍高。幸未漫决。而圩外之水。高于圩内。圩内水无所泄。仍归淹浸。有种无收。岁岁饥荒。年年蠲缓。推原其故。固由湖身日浅。亦由河道日淤。臣生长湖乡。咸丰年闲两次回籍。见昔时村舍多被漂没。所存

户口十之二三。雕敝情形。不堪言状。思之再四。鄱阳湖周围数百里。浚不胜浚。疏不胜疏。惟有将东西河淤浅处所。次第疏通。俾夏潦畅行。不至壅滞为患。谨牒陈六条。以备  圣明采择。一疏浚之费宜动公款也。当此民力疲敝。捐无可捐。库项空虚。拨无可拨。而欲办大工。兴大役。鲜不以为大难。而有不难者。江省自同治五年经抚臣奏明地丁银每两加征四钱。以一钱提归司库。漕折银每石加征六钱。以二钱提归道库。藉充公用。计每年应提银三十余万两。十数年来。除支用外。所存不少。应请  飭下江西巡抚酌拨此款。为疏浚河道之用。以公办公。不但民困可苏。于  国计亦甚有裨益。一疏浚之具宜用机器也。机器挖河。用力少而成功多。有掷沙泥于岸上者。有倾沙泥于舟中者。来自外洋。售于上海。每架三四千金二三千金不等。闻江浙用之颇有成效。应请  飭下江西巡抚委派委员携银赴沪。择其精良适用者。购买四五架。以便同时并举。易于告成。如一时不能猝办。或咨行江浙暂时借用。俟购得后依旧归还。通有无而资利用。恤邻之谊应尔也。江浙又何靳焉。一疏浚之沙泥宜妥为安放也。机器能挖沙泥。而搬运仍须人力。安放不得其所。雨淋水刷。仍复入河。随挖随淤。不无可虑。每见垦洲地者。积土为墩。结庐其上。虽遇大水。庐去墩存。即此可悟安放沙泥之法。大凡河必有洲。洲必有脊。若将所挖沙泥。运至洲脊最高处。堆成大阜。屹然岿峙。自不至随水漂流。一疏浚之河宜分先后也。江省吉南瑞袁临各州郡之水。会于省垣章江门外。其由石头口樵舍昌邑山吴城。历千数百里。迤迤而出大江者。西河也。此河受水最多。为患最巨。自应先行疏导以杀洪流。其由扬子洲头下椒溪滁汊赵家围入湖者。东河也。此河长不过百数十里。受水不及西河之半。西河既治。再治东河。令其一律深通。而后圩田可保。此外如南昌县之黄溪渡楼前。新建县之芦洲头帅官嘴各支河。分泄横流。于圩堤甚有关系。应以余力分疏旁浚。其进贤临川德安建昌及湖东各县。有无应行疏浚之处。是在董其事者。权衡缓急。择利而行。期臻美善耳。一疏浚之法宜自下而上也。禹贡治水。始于兖州。良以下游不畅。则上游之水必多壅阏。治江省西河。应由吴城溯流而上。察看沙滩泥滩各几处。逐层疏剔。大约溯至丰城县以上。势若建瓴。可以不施工作。东河应从赵家围以下。先疏入湖之路。节节上溯。遇浅则刨。遇淤则挖。较西河易为力。亦易奏功。一疏浚之后宜加岁修也。江省每于四五月闲。大雨时行。山水骤发。挟沙带泥。至丰城县以下。水渐平衍。沙停泥积。最易成滩。非岁时修治。恐旧滩甫除。新滩又起。日积月累。浚治尤难。江省本有水利官员。于水利全不讲求。于水害漠不关涉。殊非设官本意。应请  飭下江西巡抚。经此次疏浚后。自丰城下至吴城河道。责成吴城水利同知管理。自扬子洲头下至赵家围河道。责成南昌府水利通判管理。各于秋末冬初逐加履勘。如有沙泥停

积阻碍河流之处。即报明抚藩。动拨公款。用机器分投刨挖。务于冬季竣工。如此。则沙不能停。泥不能积。滩不能成。可期经久无患矣。至江省之水。以鄱湖为尾闾。鄱湖之水。以大江为尾闾。其由湖入江口门。如有新洲拦截滩高水浅必当疏浚者。及条奏内未尽事宜。应由派出之员详悉勘明妥筹办理。臣为江省河道日淤。水日甚。上亏国赋。下困民生。不可不力筹拯救。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 圣鉴。

东南水利略序代卢尚书作

钱仪吉

吴兴凌君少茗。生长世胄。覃心实学。亟桑梓根本之谋。考陂湖通塞之。南自武林。北暨扬子。合两省七郡经流支港。晰其利害。揆其措施。勒成一书。属予序之。披览数周。盖有三善焉。周官职方氏掌天下之图。土训掌地道图以诏地事。两汉有司空郡国舆地图。诚以广轮经纬。非图莫显。顾前人著述。如李垂导河书单镌水利书之属。皆有说而无图。凌子独能首事于此。其考古多本其乡先哲拙明胡氏之言。而斟酌去取之。其证今则或合数郡为一图。或一郡自为一图。源合派分。使人一览而形势了然。尽得其高下顺逆之势。尝乘小舟。裹粮怀笔。风雨上下。沿流不止。有经数月而仅成尺幅者。其勤如此。故能事必核实。言可起行。其善一也。夫水有源焉。有委焉。人所共知也。而中闲扼要之处。淳蓄灌输。节节相生。固不可废一而不讲也。故以湖郡言之。承省会东来大川以为源。导七十余淙归太湖以为委。而岷山漾汇其中。以诸郡言之。天目诸山之水。其源也。吴淞江娄江白茆河诸海口。其委也。而中闲太湖尤为巨浸。凌子以为诚。欲奏底定之功。必贯通全局两省同时兴工而后可。是以综江浙源委而合论之。而如吴江长桥之分泄太湖者。谓咽喉之地。尤不可不急为疏导。其言皆确有所见。他如芦滩竹籐之侵占宜禁也。门石之修筑毋废也。前人横道直道水则碑以验水势者。宜仿行也。以及去水之口。当顺以归壑。不可概以取直。浚深之泥。可移以护堤。否则弃之必远也。种树足为塘岸之固。课菱可代淘河之工。物理土俗。考订精详。硕画深思。见于篇内。不可枚举。其善二也。王厚斋有言。昔人治水之利。或以佐耕。或以通漕。白公引泾。严安导洛。农民获其利。而转漕之功弗闻。宇文廝流。韦坚堰渭。漕运得其便。而灌溉之绩弗箸。兼斯二者。厥惟美哉。今凌子展洒沈之策。为旱潦之备。洵如所言。将见亩获倍收。屡丰有庆。而其河之大干。即为运道所经。又近自湖郡之东运河。而远及于徒阳运河。靡不熟计利便。借箸而筹。佐耕通漕。有兼义焉。其善三也。往黄梅帅中丞抚浙。适霖潦为患。凌子上书当事。多采用其言。惜经费未充。大功中辍。予以痔昧。洊奉 恩纶。涉历数省。所至未尝不以劬农殖谷为先务。曩持节吴门。席未暖而移去。于民事之亟。未暇远图。至今

耿念无已。犹忆官关中日。汉唐灵轶龙门诸渠。其流风遗。犹可想见。尝为量宜疏筑。颇箸丰殖之效。今者节制两粤。其于三江之条贯。灵海之归墟。及诸山源泽汇之脉络。方且朝夕考求。期与闾阎兴利而除疾。是以读凌子之书。尤服其用心之勤。爰重不能释手。传云。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吾于凌子见之矣。爰不辞而为之序。

### 重浚三十六淙港议

徐有珂

浙西杭嘉湖之地。众流交汇。万壑争趋。喧阗奔腾。诚海隅泽国也。然西南山阻。东巩海塘。数百里闲。水无所泄。泄之者。区区吴淞一口而已。而又甚远。中闲所藉以潴水者。则惟太湖。而杭嘉湖众水之趋太湖也。必吞吐于乌程之三十六淙。若咽喉然。淙西起小梅。东尽胡淙。皆在浙境。口皆北向。鳞排栉比。四十余里。地势颇高。向时深阔。冬令积水不涸。今则涸矣。其南有横河一道贯其端。河面阔十丈至二十余丈不等。杭嘉湖众水之趋湖也。必穿此而出淙口。今亦淤矣。窃按平地。湖郡低于杭嘉。而测其河底。则湖郡之三十六淙。高于杭之五陵头塘栖等处。及嘉之石门乌镇等处。并高于归安之菱湖等处。每遇冬令。淙口已涸。而彼处犹水深丈余也。然则欲令河底南高北下。易于泻水。必重浚淙港。加深寻丈矣。同治戊辰己巳。官浚深不及尺。长不及淙港三分之一。如不重浚加深。则当霉雨连朝。山水奔腾壅决。不得入湖。如食遇噎。反涌横吐。无所不至。而圩田坏矣。且杭嘉湖三郡之水。而扼于三十六淙咽喉之地。使之倒灌溃溢。庐舍陆沈。禾麦糜烂。其害民也甚大。既大害于民矣。而犹复惮于兴作。或曰特绌于经费则何不取诸民。曰恐扰民耳。即不扰民而仍恐病民耳。夫以开河筹费。病民。与坐视沈溺病民。其病孰轻孰重邪。用就所见私议若干条。以备采择。

一立水则。杭嘉湖之水。不达钱塘江。悉于吴淞口入海。而必由三十六淙下太湖以趋吴淞。其它旁窞歧出。仍在腹内。且纡远不通。则他处之深。徒为养痍。而淙口之浅。终如扼吭矣。试飭杭嘉湖境内。同限某日某刻测定水则。凡遇桥梁石柱平水处。横泐一画。由此下测得水若干尺。即可知南北河身之高下矣。而三十六淙之浅处见矣。大约此后须加深六尺。乃与境内深处平也。桥柱由下而上。部尺一尺为一则。横泐十画。遇水旱勘灾。亦有定准。水至某则。官民灼然其。远近即可比例。是水则之立。本前人成法。大有益于农政者。

一估土方。部丈纵横一丈为一方而深有不同。假令以每方开深六尺为率。增减照此乘除可也。三十六淙。自康熙四十七年雍正八年乾隆八年俱有工程。今无可稽。惟道光九年开浚。在官虽无旧案可查。而民闲记载。尚有刊本。计各淙估土十六万二百二十八方。横河王母来桥至下往桥。估土九万八千五百九十二

方。各湊又有丈尺段落。以今淤浅度之。有增无减。即以旧额核算。开深二十六万方之土。以为受水之地。又增二十六万方之土于圩岸之上。以御水溢。即遇水涝。何患其泄之不速。何患其溢之不可御。不然。如今己巳年之水。何以滨湖田圩俱不沉没。而他处皆以倒灌坏也。

一权民力。精壮农夫。竭一日之力。早作晚息。四人可开一方。其上岸卸土。自四丈起至十丈止。以七丈为率。包工每方须给制钱八百文。器具归民自备。官可省事。民亦乐从。三十六湊河底土性尚松。不致困悴。筑坝戽水。亦以包工为程。但须教以用夹坝。否则风挟水力。无不溃者。今己巳年官开。深止鲁般尺一尺。给制钱一百四十文。戽水在内。无怪其无益也。且方数实核不过三万方而止耳。其能通畅乎。

一乘天时。十月纳租事毕。十一月筑坝动工。正月告竣。至二月又有事于耕矣。三十六湊蚕桑极盛之地。二月桑枝放苗。必不能兴大役也。今己巳年官开。在三月。适逢春雨连绵。竭从事。而民亦奔走不暇矣。

一申官禁。凡渔簖芦墩。大碍水道。亟须铲除净尽。不得籍口纳税。任其阻挠。且荡税甚微。除之可耳。三十六湊有居民处。原无芦苇。其曲折支流。自寇乱后已多淤塞。丛生杂草。小民贪利。或帮为地。或放芦墩。故陈湊以东至胡湊。各港难通舟楫。即横河一道。自胜堂桥至下往桥。水涸亦无舟路。当水盛时。河身仅五之一。余皆芦苇交错矣。湊口向有闸板。沿北宋故制。数百年来至道光九年闸板齐备。由官启闭。额设闸夫。属大钱巡司专管。夫役口粮。系乾隆闲民捐。此项今无存矣。己巳之开。芦苇依然。闸亦不设。故无益也。

一筹工费。查江苏开河。近年如刘河白茆。俱系借帑摊征。此摊于田者也。若湖郡则不宜摊于田而宜摊于丝。其不宜摊于田何也。田有正赋。寇乱之后。田未尽垦。履亩未清。正赋不能供。何有于摊征。则借帑必为官累。并为民累。此湖郡情形与江苏异。故不宜也。其宜摊于丝何也。丝无定价。且与外洋贸易。而其价半由中国主之。湖民之利。蚕桑为最厚。丝不得价不售。他处不能夺也。故近年筹饷善后诸款递增。皆取诸外洋者也。此湖郡所独擅。故宜也。湖丝极旺时。出洋十万包。寇乱后仅三万包。桑少故也。每包一千三百二十两。约售洋泉五百元。今拟每包抽开河费两元。民闲每家所出无几。售得百元者出四角。轻而易举。而于大工可立办。每年六万。以三年为限。则十八万矣。且随时扣除。一无延欠。获利本厚。一无怨咨。不经吏胥。一无加耗。况此项雇工。其钱仍散于民闲。取诸民。散诸民。民用其力。而农田水旱有备。不伤财而阴受其利。大有屡庆。何惮而不为哉。或曰。三十六湊事。与湖郡阖境何与。则诘之曰。咽喉梗塞。与全身无关乎。故抽丝捐。必合湖属城镇抽之也。

以上六条。重在立水则与筹工费。此在事前预谋者。余四条则临时之事。东南



财赋之区。苏松嘉湖岁漕数百万。民闲农田所入。岁且数千万。今以水利未讲之故。至遇淫雨即成大涝。正供既缺。民又坐困。苏松之水。又自杭嘉湖来。而中闲以太湖三十六渚为之梗。渚之东即震泽县境。其七十二港形势略同。而不当苕霅之冲。其势稍缓。且非浙境。故不赘。

### 秀州水利纳泄泖湖议

顾广誉

水有上流。有下流。上流者其来源。下流者其去委也。以秀州水势言之。最上流。则为杭州府临安县西五十里于潜县北四十里之东天目。湖州府安吉县西南七十五里之西天目也。最下流。则为江苏松江府上海县之大海也。然西天目之在湖州者。多合诸水以入太湖。而由运河以入秀州境。不过十之二三。惟杭州之东天目。与武林诸山之水。由上下塘河递自西南而东北。而秀州实全受之。大海固为万水归墟。要必由东泖入三泖。由三泖入黄浦。然后又由黄浦以入于海。夫上流非人功所能施。而三泖黄浦又在华亭界。潮汐往来。极为汹涌。可无虞其堙塞。所当深考者东泖耳。案志。秀州之水。东出会龙桥。分二支。一由汉塘至平湖。一由魏塘至嘉善。由汉塘东流者。合胥江陶泾诸水。汇为当湖。海盐鸪鹛上谷黄道诸湖之水合流而北过柳庄。独山乍浦诸塘之水入之。东北流由三泖入黄浦。自魏塘东流者。一为华亭塘。东为张泾。汇为风泾之白牛塘。合祥符荡叶荡之水。会章练塘东入泖。一为冬瓜湖塘。北流入夏墓荡。又北入汾湖。又北入淀山湖。东至黄浦入海。此其大概也。夫泖湖既为秀州下流。则宜有泄而无纳。然而有纳者何也。以海之有潮也。是乃天地闲之美利。人功之所当修。而讲水道者之所宜先者也。昔之议秀州水利者。但云相度地势。莫如疏通各水港。使水之来也有门。去也有路。以是为第一义。此其说诚然。然在 国初至乾隆闲。人事所得尽者祇此耳。若今者旱暵则恃泖湖以为之纳。水潦则恃泖湖以为之泄。水利之要。首在通泖。泖通而天时之穷。可以人力补救其闲也。秀州水所由以泄者。嘉善为张泾汇风泾。平湖为泖浦塘东泖。其可由以泄者。即可由以纳。然由张泾汇风泾者。其势纡而缓。能及嘉善。不能及嘉兴秀水。由泖浦塘东泖者。其势直而驶。能及平湖。亦能及嘉兴秀水。在嘉庆时。泖浦塘张泾汇风泾。皆汪洋大水也。今则率因海潮灌入。壅为沙陀。每值潮退。舟至胶滞不可行。猝遭水旱。求其纳泄之一如人意得乎。故论秀州水利。莫要于疏浚东泖泖浦塘张泾汇风泾。而东泖泖浦塘为尤要。此其视昔有不同者也。盖乾隆以前。海潮仅至泖浦塘而止。未及当湖也。故乾隆五十年后。遵义王侯恒于东湖滨有问潮亭之建。迨嘉庆年而及当湖矣。迨道光年而及嘉兴秀水矣。比年来又已渐被海宁之境。水势之变迁如此。水势异乎昔。则言水利亦异于昔。上流之有天目武林。固秀州无穷之利。所虑者。水既过旺。旱又日涸

。惟泖湖通。则逢大水其去可速。遇大旱其来有常。然或不能于平时治其要口。若泖浦塘诸处。潮之所渐益远。其填淤也必益甚。诚恐旱将无以资灌溉。而水且为患。史迁有言。甚哉水之为利害也。则所以兴其利而除其害者。夫乌可以不亟讲与。谨为究其源委。摭所见闻。着于篇。惟司民命者择焉。

### 致王补帆中丞论湖州水利书

吴云

前者伏蒙惠顾。垂询湖郡溇港情形。亟欲振兴水利。如云樗昧。亦复屈尊降贵。不弃葑菲。仰见执事饥溺为心。虚怀若谷。盖有鉴于兵燹之后。沟浍湮塞。塍岸摧圯。设今不治。民无所赖。起疮痍而登之衽席。计必以农田为始。夫水利者农田之本。而衣食之原也。窃尝考东南地势本低。湖州尤为洼下。万水所凑。触地成川。就大要言之。合郡之水。发源于天目诸山。建瓴而下。汇合于碧浪湖。出东运塘。酺而为渠者。不可以更仆数。要皆分泄各溇港以入太湖。东坡曰。三吴之水。潴为太湖。太湖之水。溢流吴淞江以入海。归熙甫称为古今不易之论。譬之人身。各溇咽喉也。太湖腹也。吴淞等江尾闾也。今欲导溇归湖。疏湖达江。通江入海。使之血脉贯通水无逆防。非合两省之力不为功。昔范文正云。今之世有所兴作。横议先至。在当日已然。况今中原多故。边塞未靖。时拙举羸。恐成筑舍。不如先其所急。择要兴工。辱承明问。谨就一得之愚。疏于另纸。陵谷变迁。今昔异势。涔之见。必多舛漏。惧无以仰裨高深。良用悚。惟高筑圩岸一条。云籍隶乌程。向经目验。客冬今春又两次归家省墓。舟楫往来。见有同一村庄。甲圩被水。乙圩有秋。相距不一二里。而丰歉迥判者。询之里老。云去年霖雨稍多。一则圩岸高固障水。一则单薄遭淹。农民非不思培筑。无人为之倡。则相率因循耳。东坡有言。浙西水暵。乃人事不修之积。故胡安定教授湖州。特设水利一斋。所以为水患计者。至深远也。今者伏遇执事轸恤民艰。勤求农政。悲乱后之凋残。拯生民于垫溺。所望膏泽立沛。速赐举行。云亦部民。谨当虔瓣香。从乡耆老后。为执事上万家生佛之颂焉。临颖不胜引领待命之至。

一开浚宜先从北面起也。各溇属乌程者三十六。合大钱小梅口三十八。属长兴者三十六。乌程之大钱。为湖城东北入太湖要道。约二十里。深阔通畅。尚无浅滞。由大钱迤东至震泽县交界之湖溇。类多淤浅。必须分别开浚。查各溇北通太湖。北口乃其下流。禹贡治水先治下流。大小一理。故必先从北岸筑坝岸水。分段开浚。以次而南。地势水势皆顺。

一开浚浅深须标识水则庶昭平准也。张氏吴中水利全书。载宋宣和二年。立浙西诸水则碑。盖以验田之高下。设遇霖潦。即以量水之涨落。各溇港浅深不一。开浚丈尺。不得不随地增减。无水则以为之准。恐无凭测量。难期一律如式

。即无以为一劳永逸之计。但采石立碑。既需时日。又多经费。断难猝办。办亦遽难周。今思一简便之法。请通飭各邑。尽境内石桥。定于某日某时。于石柱上各准平水横泐一画。以起一则。由下而上。用工部营造尺。每一尺为一则。递增至七则止。必于同日举行者。盖水有涨落也。此法不独可以测水。遇旱潦之年。即据以勘荒。官民昭然共见。胥吏无从隐匿。裨益农政。实非浅鲜。其碑式绘于另纸备览。

一段估工派委员绅董稽察以杜弊竇也。河之开深若干。悉视水则。无可争执。惟面阔若干。可左可右。或旧时坍岸。为居民占种桑枝。阻碍水道。董事徇情。当开不开。或挟嫌作难。损伤房屋坟墓。甚或得贿舞弊。皆不可不预为之计。应令总董总司其成。分董分核其地。而以委员为之稽察。估工既定。即责令承办。各湊土方多少不同。分董以在湊归湊为宜。毗连处或须会同筹议。要亦各专责成。不必搀越。致多枝节。

一兴工宜待农隙也。山乡牛耕。人力较易。收获亦早。程安水乡。插秧在夏至后。刈稻在立冬后。而又有种麦种菜纳漕纳租之事。须至十二月方可筑坝戽水。正月方可挑土。而二月中又须赶紧完工。一值清明。则桑条将茁。蚕事将兴。无暇工作矣。

一用开河泥土培筑圩岸也。东南如苏湖等处。圩岸本来单薄。平时去水高不过二三尺。广不过尺许。人单行犹侧足。闲有隙漏。妇竖持木杵探污泥以补缀之。一遇淫潦。溪水涨溢。农民仓皇无计。搬取门板壁以为之障。舟楫避路。恐槽摇水荡岸坍圮也。风势稍紧。农民呼天吁地。哭声振野。眼见岸倾田没而莫之救。今以挑浚湊港之泥。即以培筑圩岸之用。前人成法。岸高六尺。基阔八尺。面阔四尺。以平水为准。务使一律杵槌坚固。其距挑泥之所。路途较远。则于田内取土。其取土之田。仍令南泥填实。按照全圩田数。派钱给价。盈丰毋嗇。明人张铎有言。岸塍譬诸城郭也。城郭坚则外寇不能入。可谓善喻。兵乱以后。各处圩岸更多坍损。必须赶紧培筑。一圩固则一圩之农田先受其益。去年霖雨实不过多。而水灾何以甚重。应请飭查某圩因何淹没。某圩因何获全。便知圩岸之关系农田至为吃紧。不必侈谈远略。实可收得寸则寸得尺则尺之功。农民自顾身家。剴切晓谕。断无不乐于从事者。

一各湊有横港一二道均宜疏通也。湊港直干。南北三四里不等。其闲圩田围绕。又多横港。即古沟横洫纵浚横川纵遗意。横港不通。灌溉不利。且水涨时。干流峻急。易于溃岸。道光九年。疏浚湊港时。亦未能一律疏通。大约有人烟处。皆乐于开浚。以便汲爨。而空旷处不复注意。今开湊港。亟宜一疏通。

一筑闸口以谨启闭资蓄泄也。闸制起于北宋。有丰登稔熟康宁安乐瑞庆福禧和裕阜通惠泽吉利泰兴富足固益济二十七名。而皆冠以常字。今汤家港之常登桥

。许溇之常禧桥。义皋之常裕桥。陈溇之常通桥。伍浦之常乐桥。犹存旧名。道光九年。重建闸板。乱后俱毁。闸夫每溇四名。向有公项存典生息。由府发归大钱司给予口粮。今成案已失。须另筹款。闸板之设。所以备暵潦蓄泄。旧制必宜复也。

一芟芦须铲除净尽也。小民贪小利不顾大害。往往向地旁私放芟芦。日积月累。充塞河道。此惟溇之南口横港为尤甚。亟宜铲除以通水道。

一溇口入湖宜一律改向东北也。太湖三万六千顷。西北无山。而风挟水涌。能使倒灌者。以西北风为最猛。泥水随风而上。即为淤滞之由。惟口向东北。则能避风。旧制如是。乾隆闲。误将口门改直。甚或改向西北。以致淤垫日甚。道光九年。虽有仍改东北者。尚未能一律如式。今宜正之。工不费。事亦易集。

一倾圯桥梁亟宜修建也。自经寇乱。桥梁每被毁拆。石落河中。碍舟阻水。或改小桥门。减去桥洞。皆水利所关。一遇霪潦。必至涌溢。今当开浚之时。宜飭董事各就地方桥梁。查明有倾圯者。报官委验。分别修建。疏水道兼以便行旅。

以上各条。就乌程溇港言之。昔吴越钱氏。于太湖旁设有撩浅军。专治田事。而以都水使主之。何等郑重。故国百年。水灾仅长兴一次。今不必轻言古制。然岁修之法。实不可阙。我朝各府县设有水利同通县丞等官。今则视为具文。积习相沿。无足责也。诚能于疏浚之后。严飭专管水利官员。各就所辖境内。将河道已挑后。能否无壅塞。圩岸加筑后。能否无坍塌。芟芦铲除后。能否无补放。或按月。或按季。分晰详报。以凭查核。再按春秋二季。遴委干员。会同地方官覆查。如有违越者。传集圩甲地保略示惩戒。督同整理。果能实力奉行。如此三年。吴兴水利农田。似亦渐可望治矣。至欲合苏常沿湖各港渚。上自天目而溯源。下至海口而竟委。量高度深。一律浚治。尤为万世利赖。此惟恃大力者为之。不敢轻议也。

附水则碑式载东南水利略

碑立垂虹亭北之左右。长各七尺有奇。左碑横为七道。道为一则。下一则为平水之衡。水在一则。高低田俱无恙。过二则。极低田渰。过三则。稍低田渰。过四则。下中田渰。过五则。上中田渰。过六则。稍高田渰。过七则。极高田渰。如某年水至某则为灾。即于其则刻之曰。某年水至此。值各乡报灾。官司虽未及踏勘。而某等之田被灾。已预知于水则之中。为民牧者。验则以得其实。而虚冒无所容矣。右碑分上下二横。横六直。凡十二直。直当一月。每月三直。直当一旬。凡三十六旬。每旬验水之涨落。法如前。

\* 图表，未打出 \*

按吴中水利全书。宋徽宗宣和二年。立浙西诸水则碑。凡湖陂泾滨河渠。自来蓄水。溉田通舟。官为按核打量丈尺并地名四至。均镌之石。偶遇水灾。官司验碑。早悉其实。自水则失。苏湖数郡遇水灾。胥吏借勘灾。而百弊丛生矣。沈江村曰。吴江二碑。石刻甚明。正德五年犹及见之。其横六道中。刻宋熙三年水到此。七道中。刻元至元二十四年水到此。正德五年大水。城中街路皆不通往来。稽其碑水到六则。与宋熙同。则元之水犹过也。今石尚存。而宋元字与横刻之道。尽凿弃矣。止有减水则例四字。亦非其旧。今又数百年。谁复问有水则哉。苟能修复水则。以验田之上下。既杜勘灾不实之弊。即以兴水之利也。

### 湖州水利议

#### 宗源瀚

湖州之水。发于天目之阳。经杭之临安余杭。抵湖之德清武康等溪。而赴碧浪湖者为一派。发于天目之阴。绕湖之孝丰安吉长兴。而赴碧浪湖者为一派。而又有近郡妙喜众山之水合之。此来源也。由碧浪湖下游。经东门之菜花泾。分支入江苏之平望。而正干仍出湖之大钱诸口入太湖者为一派。由湖郡之西南门穿城河。出北门诸溇港入太湖者为一派。而中有东运河北塘河纵横贯之。此去委也。来源不一。皆以碧浪湖为淳蓄。去委不一。皆以出溇港入太湖为归宿。碧浪湖所以与溇港并重。自来言水利者必须并举。近数年程长境内。溇港六十三处。皆有疏治。而不免复淤者。西北风起。太湖万顷之水。挟沙泥倒灌而入。无闸板拒之。安得不淤。且上游碧浪湖沙涨成洲。阻西南山水。使不得奔腾奋迅。以出溇港。收藉水攻沙之效。又安得不淤。故今日言湖州水利。固须疏淤溇。治诸闸。而碧浪湖尤须大浚。湖东西涨沙。有长至二百丈及五百丈者。工程诚为浩大。然此湖不治。西南众山之水。泛滥四溢。未至诸溇。先已为患。郭西湾百余庄之田。俱在巨浸中。此即七十余溇。逐一深通。庸有济乎。杭嘉湖连年水灾。前两年咸归咎于江水盛涨。顶起湖水。今年楚皖金陵皆水。江未尝不涨也。而杭嘉湖无水。且十日不雨。田即干坼。足见杭嘉湖之灾。与江水无涉。皆由境内水利不修。阴雨偶多。山水暴发。四溢为害耳。年复一年。田畴日荒。田赋日紊。吏治民生。胥受其病。若苟且补苴。图省经费。旋浚旋淤。巨万之钱。转成浪掷矣。至于源中之源。碧浪湖之上。有余杭之南湖。南湖不治。亦害嘉湖。委中之委。有吴江之长桥等处。吴江不治。太湖水出海不畅。昔人皆已详论之。然南湖湮废已久。长桥境隔江苏。必碧浪湖先治。而后可徐议南湖。必碧浪湖与溇港皆有大举而后可言吴江。膏肓之疾未除。未可遽议肢体。当以大浚碧浪湖与整治溇港诸闸为首务也。

福建行省重浚城河碑记代

庄士敏

沟洫之利。由来尚矣。八闽都会。形胜冠乎列州。自晋严高筑城浚河。因其地势。西南隅引潮。东北隅纳诸山之水。以备守御。以制灾眚。越今垂二千载。代有浚治。历年既久。辄更湮塞。前志所纪。如唐韩翊宋曹颖叔程师孟赵忠定。及明之谢蕢江铎熊尚文陈邦瞻诸贤。咸可称述。而蔡忠惠之行水。先广疏渠浦。以畅城河之源委。遂使襟带环抱。萌庶鬯然。舟舶驩呼。鳞次栉比。譬诸一人之身。脉络贯通。营卫大适。此邦之所以殷阜繁昌者。岂不由此也欤。洪维我朝子爱黎元。大吏奉宣德意。惟恐不及。粤在康熙之岁。浚城隍以及内河。行省利赖者百余载。咸丰初元暨同治之年。皆浚而后塞。四关之内同于行潦。闾灵乖泽。民大不便。余来福州。循览四顾。良用慨息。绌于库藏。低徊久之。维城濠承西河委波。以分布于四门。西河之纳不宏。虑潮汐骤涨。时或泛溢。人力所致。而先西河以暨城濠。而后郡治畚揭。可次第举也。乃揆程经用。仍其通而疏其壅。请于制府。以道员沈君赓扬领其事。而遴干吏为之佐。肇始洪山桥。东南流环大凰山。迄于西水门。凡二千二十五丈。更治西水门外濠。迄于南郭通新港之江流。其在城以内者。起西水门之观音桥。稍折而南。经东至古仙桥。合水部门之水。北逾桥。汇流达西水门。而东北隅之水。入汤水门。西越杨桥至双套桥。汇观音桥之支流。出北水门。又杨桥之别流。北注于达明河。迴绕萦拂。蔚鍾灵异。长至令辰。筮吉举锸。筑防截流。俄顷告涸。千夫云集。受署惟谨。若乃衢巷偪仄。担土无措。则先淪南岸。决堤纳艇。运致郊原。用肥畎亩。旋又下遏。更理北岸。高下通理。涂无怨咨。役不逾时。十旬而毕。为费通七千三百有奇。取诸海市罚鍰。不糜正帑。自今以还。茹溪纳湖。无溢无竭。都市万户。抱瓮饮甘。往视西郊。商舶辐辏。讴谈疆畔。欢溢行旅。余与沈君秉制府之成算。赖邦人之踊跃。委任寮佐。用底于成。司燿加谨于炎方。守吏鹜精于隍堑。未敢远希忠惠。或庶几髣髴焉。若夫通塞靡常。前事可鉴。因时宣泄。益扩美利。以后之君子。董斯役者。某官某某。应附书。

## 湖广水利论

魏源

历代以来。有河患。无江患。河性悍于江。所经兖豫徐地多平衍。其横溢溃决无足怪。江之流澄于河。所经过两岸。其狭处则有山以夹之。其宽处则有湖以潴之。宜乎千年永无溃决。乃数十年中告灾不辍。大湖南北。漂田舍。侵城市。请赈缓征无虚岁。几与河防同患。何哉。当明之季世。张贼屠蜀民殆尽。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后。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故当时有江南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谣。今则承平二百载。土满人满。湖北湖南江南各省。沿

江沿汉沿湖向日受水之地。无不筑圩捍水。成阡陌治庐舍其中。于是平地无遗利。且湖广无业之民。多迁黔粤川陕交界。刀耕火种。虽蚕丛峻岭。老林邃谷。无土不垦。无门不辟。于是山地无遗利。平地无遗利。则不受水。水必与人争地。而向日受水之区十去五六矣。山无余利。则凡箐谷之中。浮沙壅泥败叶陈根。历年壅积者。至是皆铲掘疏浮。随大雨倾泻而下。由山入溪。由溪达汉达江。由江汉达湖。水去沙不去。遂为洲渚。洲渚日高。湖底日浅。近水居民。又从而圩之田之。而向日受水之区十去其七八矣。江汉上游。旧有九穴十三口。为泄水之地。今则南岸九穴淤。而自江至澧数百里。公安石首华容诸县。尽占为湖田。北岸十三口淤。而夏首不复受江。监利沔阳县亦长堤亘七百余里。尽占为圩田。汉江下游。则自黄梅广济。下至望江太湖诸县。向为寻阳九派者。今亦长堤亘数百里。而泽国尽化桑麻。下游之湖面江面。日狭一日。而上游之沙涨。日甚一日。夏涨安得不怒。堤垸安得不破。田亩安得不灾然则计将安出。曰。两害相形。则取其轻。两利相形。则取其重。为今日计。不去水之碍而免水之溃。必不能也。欲导水性。必掘水障。或曰。有官垸民垸大碍水道。而私垸反不碍水道者。将若之何。且有官垸民垸而藉私垸以捍卫者。并有藉私垸以护城堤者。将若之何。且私垸之多。千百倍于官垸民垸。私垸之筑。高固甚于官垸民垸。私垸强而官垸弱。私垸大而官垸小。必欲掘而导之。则庐墓不能尽毁。且费将安出。入将安置。应之曰。今昔情形不同。自有因时因地制宜之法。如汉口镇旧与鹦鹉洲相连。汉水由后湖出江。国初忽冲开。自山下出江。而鹦鹉洲化为乌有。又如君山自昔孤浮水面。今则三面皆洲。水涸不通舟楫。岳州城外。昔横巨大沙滩。舟楫距城甚远。今则直泊城下。又如洞庭西湖之布袋口。今亦冬不通舟。此则乾隆至今已判然不同。皆西涨东坍之明验。水既不遵故道。故今日有官垸民垸当水道私垸反不当水道之事。今日救弊之法。惟不问其为官为私。而但问其垸之碍水不碍水。其当水已被决者。即官垸亦不必修复。其不当水冲而未决者。即私垸亦毋庸议毁。不惟不毁。且令其加修升科。以补废垸之粮缺。并请遴委公敏大员勘上游。如龙阳武陵长沙益阳湘阴等地。其私垸孰碍水之来路。洞庭下游。如南岸巴陵华容之私垸。北岸监利潜沔之私垸及沙洲。孰碍水之去路。相其要害。而去其已甚。杜其将来。而宽其既往。毁一垸以保众垸。治一县以保众县。且不但数县而已。湖南地势高于湖北。湖北高于江西。江南楚境之湖口日蹙日浅。则吴境之江堤日高日险。数垸之流离。与沿江四省之流离孰重孰轻。且不但以邻为壑而已。前年湖南汉口大潦。诸县私垸之民人。漂溺者亦岂少乎。损人利己且不可。况损人并损己乎。乾隆闲。湖南巡抚陈文恭公劾玩视水利之官。治私筑豪民之罪。诏书嘉其不示小惠。苟徒听畏劳畏怨之州县。徇俗苟安之幕友。以姑息于行贿舞弊之胥役

。垄断罔利之豪右。而望水利之行。无是理也。欲兴水利。先除水弊。除弊如何。曰。除其夺水夺利之人而已。

### 疏分汉水支河说

江开

楚北之水。江为大。汉次之。而汉之为患。较江为尤甚。岂神禹之遗害无穷乎。汉自蟠冢发源。至郟县入楚界。又数百里至襄阳。两岸非崇冈即峻岭。夹之而下。故襄阳以上无泛滥。绕襄阳城北。汇河南之唐白二河。地势平衍。始无所制。涨盛则横流四溢。巨浪滔天。落则平沙浩浩。水少滩多。自襄阳至安陆。河极宽广。安陆而下。入潜江界。以次而狭。然两岸相距犹里许。历天门沔阳汉川。渐行渐窄。仅数十丈。及至汉阳之大别山入江。其宽不过数丈而已。夫汉之来也。三千余里。收秦之汉中兴安。带楚之郟阳襄阳。汇豫之南阳诸水。奔腾于万山之中。泛滥于三澨之口。然后安陆德安汉阳三郡之水又尽入焉。水愈下而愈多。河愈行而愈隘。约之使不能泄。其不溃堤决防者。未之有也。且兴安汉中郟阳三郡。据汉上游。山民生齿日繁。老林随在开垦。山陡土松。每遇大雨。沙石俱流。河身日见淤塞。自襄阳而下。直至潜江天门以上。河心垫高。几与岸等。水无所容。而专恃堤防以遏之。是激之使怒也。然则将如何。曰。激之则怒。分之则安。汉水自襄阳而下。其南岸经宜城荆门潜江沔阳。至汉阳止。其北岸经钟祥京山天门汉川。亦至汉阳止。分疏之法。不必废田亩抉坟墓伤地脉毁民居也。泽之两岸。旧有支河。分泄水势。潜江之泽口。迤西南流由田关历高家场过张公嘴丫角庙。汇入长湖桑湖。出荆川之黑穴闸归江。又由监利之福田寺闸。出沔阳之新堤茅江龙王庙二闸归江。又由官木岭。历监利之杨林关沔阳之戴家堤太阳脑沙湖达沌口归江。泽口以下。又有芦伏河。近名县河。南流由排河渡历监利之柳口沔阳之沈家河口入府场河出沌口归江。又沔阳则有仙桃镇之渡口河由小石村历李云口太阳脑出沌口归江。此五者皆在汉之南岸者也。其北岸亦有二焉。一为天门牛蹄口。历田二河出汉川之麦旺嘴仍入汉归江。一为汉川之张池口。历邵家嘴葱担沟汇洋子港至柘树口出涓口归江。以上支河共七道。合汉口正河而八。亦犹黄河之水疏之为九。以弱其势。则汉之支河。未始非禹也。禹岂遣害后世哉。自被淤塞。涨则舟楫仅通。涸则涓滴不泄。其甚者几成平地。略具河形而已。冬春之闲。既不能预消积潦。夏秋之际。又安望分泄洪流。近年以来。愈讲堤工。愈多水患。其故何哉。尤可异者。本年汉水一涨。上下溃堤十余处。四望乐郊。尽成苦海。以为堤工之不坚。司事者固不足以逃其罪。然合数千里之水放之于泥沙壅塞之上。不求所以分其势。欲尽驱之使由汉口数丈之壑以入江。恐虽镕金铸铁以为防。亦断不能安然无事也。然而疏通之费。亦未易言矣。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 条陈江汉修防事宜疏道光十三年

黄爵滋

臣惟 朝廷之经费有常。闾阎之生聚不易。故利国首在便民。而病民必至妨国。窃见楚北一省。频年以来。屡被水灾。一经大吏飞章入告。仰蒙 皇上恩膏立沛。凡抚赈蠲缓。已不下百有余万。且以民力拮据。堤防不能及时修筑。

恩准借用帑项。楚北人民。宜何如沦肌浹髓。伏查他省水旱偏灾。或数十年而一见。或数年而一见。惟楚北水灾。年年如是。下游各省均受其患。夫江防本非河防可比。河防之岁修。动关 国帑。江防之岁修。出自民闲。然修之者民。治之者官。得其法则民力易集。不得其法则民财既耗于无用。而 国赋且至于坐亏。即如见在议蠲议赈。已岁糜帑金数十万。若不及早图维。恐将来江汉之闲。尽为泽国。更难措手。臣就所见闻。得其大略。敬为 皇上陈之。一堤工民修旧章宜变通也。楚北堤工。有官征土方。延访绅士领修者。有民闲自为修理者。有官督民修者。三者俱不能无弊。而惟官督民修之弊为尤重。盖其例向于每年勘估堤工后。应需土方若干。即按照合境粮石分派。刷印土单。每里择殷实老成之人。由州县签为董事。使之按单照粮收土修堤。土之多少。官估其数。而分文不入于库。堤之高厚。民任其事。而追呼不烦于吏。立法未为不善。乃积久弊生。陋规层出。每次签点。汛员等恣意需索。而尤甚者。莫如工房书吏。改换另签有费。给发土单有费。具认承充有费。于是董事等所收土费。已尽花散无余。不得已破产倾家。以苟求乞事。故每逢签点之时。粮少之里。粮户无不视为畏途。其有粮多之里。则又有人钻充顶替。与工书表里为奸。甚至工书亦自包揽顶替。盖董事深知修堤之害。情愿以重费倩其包办。而该书等又可以所收之土费。尽供其欲壑。每年除按月外。甚有旧堤并不加高培厚。反将旧土铲刨见新。藉掩耳目。水愈长而愈高。堤愈修而愈薄。频年堤工之溃决。其弊率由于此。是楚北堤防。本以卫本境数十万之民。而先害数百无辜之民。及修筑单薄。不能抵御。终且合数十万之民而尽害之矣。或谓改法不如剔弊。不知见在民修。百弊丛生。上有剔之之法。下即有避之之术。断难厘剔净尽。似不若改为官修。以专责成。其征收土方及督率稽查也。则归之州县。其分段承修也。则责之汛员。其勘估验修也。则任之道府。一年一轮。务须亲诣工所。不得代估代收。至征收土方之法。应于每年勘估定后。实须土方若干。仿照钱粮例。刷印土单。照例定夫价征收。务限十月前一律征收完竣。以便兴工。或谓州县征收土方。恐奸胥猾吏。不免有浮冒之弊。此则全在州县之查察。岂得诿为胥吏之难防。如谓州县设遇偏灾。征收难齐。恐致有误要工。不知向来民修。亦系照粮派收。原非另有见款发给。况民闲自相收取。往往难以收齐。归之官征。自不至有拖欠。楚北人民。无不情愿多派土方归之官修。

得以享安闲之利。斯便民而非以病民矣。一宜严定考课章程以示劝惩也。查河工见例。在工人员。安澜则予以超擢。溃决则立予严谴。立法实为尽善。江汉二堤。同属赋命所关。似应一律办理。况楚北屡被水灾。请帑修筑之堤。已不下数十处。而每年所溃决者。总系民修之堤。总不闻官堤有溃决之事。盖民修之堤。汛员及工书等。以其并无功过。是以恣意需索。而州县亦以毫无考成。漫不经心。如此办理。安能保不溃决。至官堤则系领项承修。有十年保固之责。不能不亲身驻工。层土层砢。修筑坚实。是以从无溃决之患。然请项之堤。祇有保固。并无议叙。尚能如此尽心。若改为官修。严定考课之法。知必互相鼓舞畏惧。工程定臻稳固。应请仿照河工条例。于三汛后是否安澜。督修及承修官应如何分别劝惩之处。严定章程。每年由道府核实加结转报。督抚专折具奏请旨。州县之自顾考成无论已。即汛员虽属微末。而既定劝惩章程。亦无不爱惜身家。奋志向上之理。再楚北州县所管堤工。有数十里者。有百余里者。且有延长至三百余里者。未免有鞭长莫及之虑。应请将同知通判等官。职列闲曹。事务较简者。酌改为江汉二防厅员。所属州县中有堤工较长者。令其分段管理。一切修防事宜。及三汛后考课。均照州县之例。惟土方仍由州县征解。如此分任有人。而修防愈资得力矣。

一防险之法宜豫讲也。楚北堤工修竣后。并不豫备土牛。一遇水势泛涨。急须用土抢护。而堤内或遇天雨流连。淹渍居多。苦于无土可取。不得不袖手旁观。以致频遭溃决。又闲有州县向设圩长。每亩派费。购办柴料。搪护风浪。该汛员等又尽追比入己。并未见持一柴一料上堤。夫以单薄之堤。值盛涨之时。加以风涛鼓荡。则防险之法。自不可不豫为讲求。今既拟改为官征官修。应于每年勘估时。即将土牛一并估计在内。每座高二丈。底宽二丈。面宽一丈。四围如一。相距祇许一丈。不得过远。至柴料实为防险之要物。楚北沿江滨汉。均多淤洲。芦苇丛生。向例所纳芦课。甚属微细。不若改征柴束。以济工用。盖风狂浪涌之时。遇有坍塌汕刷处所。以新土填上。立即洗刷净尽。惟仿照河工搪风柴埽之法。外面以芦柴扎缚成捆。木桩贯插其中。务须料垛高过于堤二尺。浪不能上。自可免汕刷坍塌之患。再楚北州县所管堤工。其延长者往往数十里。孤堤并无人烟。该汛员等遇何处有险。一时不及得信。应请嗣后每三里设立芦棚一所。每棚设堤正一人。堤夫一名。棚悬锣一面。即着保甲长充当。每年四月闲。飭令上堤。至霜降后方许归家。昼夜巡防。遇有险要处所。堤夫即飞报汛员。堤正一鸣锣集夫。勤则有赏。惰则有罚。而防护可以无虞矣。一宜多开支河以泄水势也。江汉二水。向有九穴十三口。分泄水势。自元明以来。湮塞过半。名亦多无可考。其尚能指名者。惟江陵之郝穴虎渡穴。石首之调弦穴。监利之赤剥穴。松滋之采穴。潜江之里社穴。六穴中亦惟虎渡调弦二穴

在江之南岸。尚可分泄江流。以达洞庭湖而仍归于江。汉水则向有三台湖为淤蓄之所。近亦淤垫难容。其泽口一处。亦系分泄汉水。然不在九穴十三口之中。且其地亦多淤高。大汛之时。方能灌入。由江陵监利沔阳汉阳以达于江。所有各处引河。又复节节淤阻。不能畅流。反致弥漫。此时若访求九穴十三口故道而尽复之。毋论工巨费繁。势有不给。且其地人民聚族而居。田庐坟墓。历有年所。一旦尽令迁徙。愚民安土重迁。势必议为纷扰。似不若相度情形。于内面近堤本有河港者。因而开通之。原可分泄之支河。如虎渡调弦二穴疏濬之。其堤已溃口难以堵筑者。顺使利导之。务使水分其势。不得壅遏为患。然后坚筑堤塍以资抵御。盖治水之法不外宣防二端。徒宣而不知防。则水有泛滥之忧。徒防而不知宣。则川有壅溃之虞。二者必不可偏废也。或谓开疏引河。费用不貲。此则全在大吏倡率地方官各就本属如法确切勘量。使百姓晓然知宣泄之利。正所以为堤防之固。楚北绅商富民向称好义。明立优叙章程。剴切劝谕。当无不踊跃输助。即有不敷。筹款垫办。皇上视民如伤。谅蒙俯允所请。此则一劳永逸之策。而江汉二水可期顺轨矣。以上数条。于楚北见在情形。似为紧要。相应请旨飭下该省督抚。如可采择。即议施行。

查勘襄河各属被淹情形疏道光十九年

湖广总督周天爵

窃照湖北地方。外江内汉。素称泽国。濒水各州县。全赖堤塍为之保障。本年自四月以来。汛水次异常泛涨。荆州万城大堤幸保无虞。惟滨江下游之黄梅县暨上游之江陵公安石首监利等县江支各堤。及滨汉之汉川沔阳天门潜江京山钟祥各州县堤塍。多有漫溢溃决之处。诚恐被水民人。流离失所。正在办理抚闲。钦奉谕旨飭查。当即会同抚臣伍长华奏请圣恩动项抚。一面分别委员会督地方官妥为办理。并附片陈明臣俟审办要案完竣。即亲诣查勘。及起程日期。先后奏报各在案。兹臣于八月二十九日登舟。由汉阳溯流而上。先查汉江堤段。至九月二十日行抵钟祥县堤工已尽之处。凡七州县。共阅堤工七百余里。其闲已经堵塞者凡十余处。至大湾险工。沙尖对射。致溃口宽大。激成深潭。骤难施力者有三段。其一为沔阳所属之龚家垸。再北七八十里。为天门之上中洲。其最大决口六百余丈。属京山之张壁口。查张壁口。与前钦差大臣奏明勘办之王家营工相去二十里。此地工段。上下百余里。屡筑屡溃。所以然者。缘钟祥以上。俱无堤岸。河身宽阔二十余里。至钟祥县城以下。始以堤束之。河身骤形窄小。一遇迅涨。湍流怒涛。力不能逞。又兼大湾之处。淤成沙洲。偪大溜于堤畔。下刷根脚。往往水未到堤而已坍塌者。其根脚先溃也。是以钟京二邑。沙压之地无算。害因附汉一带之支河。经前明有人奏议堵塞。以致有堤之处。水不能容。又况河底淤高。当盛涨时。溜急不能下咽。致水患日甚

一日也。为今之计。其上策莫若就张壁口溃堤分泄之水。任其下流归天门沔阳之通顺河。就水涸落之时。于支河二面筑堤束之。迤邐至于汉川之郟口入湖。再汇于江。其办理之法。一半民力。一半借帑。所费不过十余万金。则六七百里之汉江。工段不甚吃重。然后有所措手。然创始此议。天沔之民必不乐从。盖祇知上流堵筑。求免目前之害。而罔计水患之岁岁皆有。徒有避害之名。而仍蹈受害之实也。至堵筑张壁口。察看情形。虽不若王家营十八万之多。然痛减亦须一半。又此处相去二十里之杨堤湾。又二十里之渡船口。非大加草工。俱难保无虞。

又楚省州县。于河工多所未谙。凡遇险工处所。均护堤而不护滩。虑其一堤不支。其外又筑月堤。是以张壁口连筑三堤。而顿时俱废。查抢险之法。莫善于险工之上。先筑挑坝以撑大溜。其陡险之处。镶护草坝以固根脚。此黄河御险不易之法也。又防堤必先护滩。查汉江一带。其滩有十余丈宽者。有高出水面一二丈者。而州县多任其崩卸。不知将陡立之形。削为漫陂。是以六七丈之滩。夏汛一至。化为乌有。殊不知漫陂止于冲刷。陡峭则必崩裂。谨按禹贡九泽既陂。此陂字可谓尽物之性矣。臣悉心筹维。祇有多购芦苇。堆贮险处工所。仿照黄河办法。先立挑坝。再将单薄堤段。靠水镶护草工。庶足抵御急溜。特是楚省芦苇料俱少。祇可择要办理。届时臣亲身沿江汉上下指示督修。并一面飭令州县于湖滨堤畔广栽芦苇。为预备之计。惟张壁口一处情形。或就分泄之水。使之冲刷成河。或仍行堵塞以归正流。照依王家营办法。必须冬令水涸。确勘形势。再行奏明办理。又现据被水各地方官禀报。或勘不成灾。或成灾五六分以上。已飭道府等覆勘明确。汇案具奏。第成灾之区。例应分别抚加赈。而放赈之弊。不可胜言。以小民一月口粮。折银一钱五分。加之里保之冒开户口。刁生劣监之挟制欺讹。胥吏劣员之勾串侵蚀。沾恩者未必皆贫民。而糜帑无穷矣。再灾民失业。明年应修之险工。责以按户派钱出夫。实有不给。势不能不仰借于国帑。既放赈。又借帑。国家经费有常。岂能堪此无已之求。臣拟将四穷无告之民。姑照例安抚外。其余应给口粮者。悉以工代赈。计自冬月兴工。至明春蒔事。将届麦秋。可期接济。方之放赈。所全尤多。容俟通堤勘定。应需修筑堵溃之费若干。再当会同抚臣伍长华熟筹妥计。奏明借帑办理。所有臣查勘被水大概情形。暨拟办抢险修筑以工代赈缘由。合先恭折具奏。伏乞 皇上圣鉴训示。再臣沿途查问粮价。每石在三千文以内。殊不昂贵。民情甚为安帖。合并陈明。

查勘江汉情形酌拟办法疏道光二十年

周天爵

窃臣因道光十九年。江汉盛涨。堤塍多有漫溃。飭令各府县及时兴工。认真修

筑坚实。臣恐办理未合机宜。必须亲赴工次料理。春闲自安陆始回。又赴沿江一带督查。业将万城堤工办理草率之道府同知各员。奏参在案。兹臣自荆州顺流而下。稽查各县工程。俱属认真。如江咸嘉蒲四县公堤。于原估之外。有多做加宽二三尺六七尺者。监利廖六工。本系原估土工。而加外皮三合土及草工者。其余各处。有看出险工。不在估列。而自行捐修者。有仅如原估丈尺者。颇变从前办工习气。但臣愚昧之见。江汉延长俱有千余里。以两面计之。各有二千余里。一处疏防。百里为壑。纵每岁加高培厚。而极险地段。一坍数十丈。旋培旋圯。人力莫施。若仅恃筑堤。似属扬汤止沸。终非拔本塞源之计也。兹臣相度形势。酌拟疏堵办法六条。敬为我 皇上陈之。一查大江形势。与汉水迥殊。大江纳云贵川粤各省之水。更有无数溪河入之。派流既多。其江身规模亦复壮阔。两边滩岸。远者往往三四十里。水有容与之地。闲有曲折。每折湾即有百里。惟折湾之处。有沙滩对面挺峙。湾处冲刷偏窄。溜趋一面。其险工倍难于汉水。缘汉水冬月消缩。于水底可以造作挑坝。撑溜外趋。江干一有险工。水激成渊。不能施工。即强作坝头。亦不甚长。撑水无力。距堤十余丈。即若无堤者然。其坍卸可以一年剥及堤根。此挑坝堤工。皆非捍卫江浪之长策也。是以多费无成。惟有于对岸克制沙洲之法。可以有济。查从前铲除洲滩。皆以人力爬疏。而靠河之水。浅弱散漫。冲刷无力。因此旋疏旋淤亦属无成。臣筹思既久。因得以水治水偪溜克沙之法。法于沙滩上游微洼之处作一引坝。拦水入口。俾源源汇凑。势蓄力专再作河堤。障其外面。以堵旁泄。即以挖沟之土。作筑堤之用。必筑之下流水深之处为止。宛若鱼形。口宽尾窄。查挑坝形如撇画。支水外出。引坝形如偃月。拦水内入。一逢盛涨。汇江流浩瀚之势。纳于沟渎之中。溜急势猛。不得畅泄。其挫浮沙。必如摧枯拉朽。是以于监利县尺八口地方作为引坝。不数日刷深丈余。费不满千金。而成功颇大。然初饬州县为之。人皆不信。固以所费微末。有何益处。不知医疾不必<sup>不</sup>芩。惟期有当而已。可惜今春坐失机宜。夫溜分两道。则险处必生淤长根。然后作筑挑坝。俾洪涛中趋。可以顺江流之正轨。而去无限沙洲阻塞之患矣。昔李冰云。深淘滩。浅作堰。此不易之理也。今一切反是。全赖堤工保障。虚糜不可以亿万计急。宜改图筑浚兼施者一也。

一江工筑堤。宜并力于北岸。而南岸不可普施。长江南近洞庭。水多去一分。则江患轻减一分。今之南岸。湖荡沙壩之地。民皆占之为田。筑成私垸。阻遏水道。分江之流者。仅有虎渡口调弦口二处而已。虎渡口在江南岸。与万城堤一涨一泄。相为表里。该堤不但保护荆郡。实系全楚安危。惟虎渡出水多。则堤不吃重。不然则势如累卵。盖江水自西蜀嵌束于万山之中。过枝江始得畅流。其水力正悍。必大分泄之。然后自荆之下流方得安轨。今虎渡口。江流甫入

不数十里。即形高仰。水之来源甚旺。而下流节节艰涩。其支堤之易。溃决也明矣。况堤外之地。低于河身丈余。一溃即建瓴。其法莫如以虎渡之东支堤改为西堤。别添新东堤一道。留宽水路四五里。下达黄金口归于洞庭。即古之油江也。然初为其费甚巨。又非数月可竟。是以今春修理。姑仍其旧。若得公正府道设法筹维。以渐为之。五年后放水纳于至低之地。则全楚上流之患轻矣。其下流在石首县之调弦口。去洞庭尤近。河之东畔。地势沮洳。必不可筑堤。留此三四十里沮洳之地。水大泻入洞庭。则下流之患亦轻矣。是以江之南岸。凡有通湖荡之处。皆不宜与水争地。缘石首以下。南岸多山。即有堤亦宜多设口门。若一一重关迭隘以障之。绝其入湖之路。其势能不并于北岸乎。今为之多方消纳。夫既宽其去路。又克刷沙洲。疏通正轨。则可以顺水之性矣。此南岸之情形为之必当审观大局者二也。一江北岸。非堤不可。缘北岸无山。而荆门襄郢所属数十州县。万山之水。不入江与汉者。皆汇于江北岸之湖渚溪河。是以孙吴时常作堰海以遏水限敌。其后宋刘申李师夔又作上中下三海。佑中孟珙引沮漳之水由江陵城西绕北入汉。遂通三海为一。而更为八柜。今瓦子长湖白鹭湖洪湖渠道通连者皆是也。水大时四五百里浩渺无际。而全赖一堤判隔江湖。堤堰不固。民不堪命矣。然岁修之法。宜于无险之工。堤畔多栽芦苇。以御风浪。节蓄民财。必用之于极险工段。修一段务得一段之力。则异于处处苴补。虚糜而无实用者矣。此筑堤之法也。乃堤里之水。三海八柜。尤不可不思宣泄之宜。查北岸自前任督臣汪志伊于汉川沔阳监利。江陵地方。设立闸座。冬启夏闭。其法甚美。惜不度湖之广狭。又不专在下游。所制口门。宽不过七八尺一丈不等。如屋大之孟。留一容指之口。冬月泄水无几。而夏汛续至。即须堵闭。固无济也。今易其闸门。改作滚坝。口宽七八丈。必居下游。冬启夏闭。可以涸出数百里滨湖之地。民得一季之利。其地休息已久。又俱肥美。可以胜数季矣。然滚坝尺丈既宽。购料甚属不易。查湖南巴陵县所属之柁港洲。有废庙。在湖滩旷荡无人之地。建于乾隆初年。一孀妇捐贖为之。后因藏聚盗贼拆毁。剩有基址十数亩。多长大条石。民闲渐有偷去者。该处去沔阳之新堤不远。水脚运之最易。而新堤居各湖之下游。出水势若建瓴。今以无用作为有用。可以费半功倍。而造滚坝不难矣。此北岸之宜防宜泄当次第清理者三也。一襄汉形势。水性善曲。多有闷溜。刷根脚。又复挟沙带淤。多湾多滩。倍于大江。每遇汛涨。一日可长二丈许。汹涌奔腾。加之江水并涨。则溃决易矣。其差好者。祇有水落时水不甚深耳。治之之法。多为挑坝。宜施之于冬月水消之时。今春曾试为之。买旧船十余只。分置汉川沔阳天门京潜诸处。载之以土。沈于上游将险之处。挑动溜势以克沙。然后镶裹草土。创为挑坝。冲刷更为得力。惟一遇水长。则船沈不能到底。故莫宜于冬令也。至襄河堤工。其土性

最为松浮。难于捍御风浪。非防风草坝。不能制其冲剥。非碎石堆砌。不能固其根脚。尤难者。极险之工。底土虚陷。施之以草。则漂浮而去。抛以碎石。则沈溺无踪。此等地方必于上游作长大挑坝。撑水外出。迨险处生根。然后再为护堤护滩。方保无虞。不然退挽月堤。或加高培厚。不数年水啮滩根。其险复至。且下面坍卸。堤身愈高愈危。故襄河舍作挑坝。其它皆下策也。一前此设施未合机宜者。徒恃退挽月堤以避其险。以致水之全力偪来。对面之河滩愈长。一挽不已。至再至三。不但民田废空无数。而愈湾愈险。如兜溜入袖。所以溃决频仍。而民益困矣。然民之胥欲退挽而不悟者。何也。盖退挽一偪。当年即收挂淤之利。从此一岁之收倍于四五年。小民欣艳小利。而忘于受祸之大。地方官亦以此为治水不易之章程。劣生刁民。因而借兴大工渔利。一堤辄费巨万。此所以如理乱丝愈治而愈棼也。然愚民之狃于小利。不独退挽月堤。更有藉决堤以为利者。此地谚云五金六银。七铜八铁。以五六月水涨带淤。七八月带沙故也。治之之法。宜因其所欲而利导之。盖治襄水之法。不收其利。总无以祛其大患。淤者民之所利。无方以收之。始出之于决。不思一发无收而害随之矣。莫若于两岸堤畔。用石多砌斗门。一交夏令。水及斗门之半。则启之。过大则闭之。可以操纵在我。而垸垸受淤。且百道俱出。则分减已多。必不至宣泄不及。而有溃决之虞矣。况夏令之底水既小。即遇秋汛骤涨。亦能容也。年年受淤而地益高。则凡田之被淹者少矣。此收水之利以祛水患者也。一襄汉堤外。自钟祥以下七八百里。二面多有湖荡渍储陂外。入不能出。积年沈淹。民不聊生。不得已聚为盗贼。以苟延旦夕之命。甚可悯也。而襄之河身太高。非冬月水落不能宣泄。民皆穷于治堤。不暇计及。必痛关民瘼之州县。日计不足。月计有余。积渐添造滚坝。冬放夏闭。仿照沿江改作之法。于两岸低洼处所。为之引渠以吸纳湖水。湖消一片寸之水。可以涸出无数之田。小民其苏矣。此三者又皆汉水之情形也。凡此愚昧之见。大江之中。以引坝克沙夺溜为主。南岸分泄北岸作挑坝堤堰次之。襄河之水。以挑坝撑溜刷沙为主。而堤堰之用石用草作斗门次之。至滚坝宣泄湖水。其宜于江汉之闲则一也。特是 国家经费有常。安得事事糜之。臣惟有督率各该地方官先事豫图。力出于民。财筹于官。次第经营。以仰副 圣主保又斯民之至意。

### 筹办襄河堤工疏

林则徐

窃臣前因大汛期内。各属堤。防险工林立。即于六月闲附片奏明出省督防在案。臣由汉阳泝流而上。经历汉川沔阳天门潜江京山荆门钟祥襄阳各州县。将南北两岸堤工。量明丈尺。分为最险次险平稳三项。以便稽查防护。其河滩宽远堤塍高厚者。列为平稳一项。若滩窄溜近而河形尚顺。堤虽单薄而土性尚坚者

。列为次险。至迎溜顶冲。或对面沙嘴挺出。堤前嫩滩塌尽。以及土性沙松。屡筑屡溃之处。皆为最险要工。逐年必须加培。大汛尤资守护。且查襄河河底。从前深皆数丈。自陕省南山一带。及楚北之郟阳上游。深山老林。尽行开垦。栽种苞谷。山土日掘日松。遇有发水。沙泥随下。以致节年淤垫。自汉阳至襄阳。愈上而河愈浅。又汉水性最善曲。一里之近。竟有纡回数折者。此岸坐湾。则彼岸受敌。正溜既猛。即回溜亦狂。是以道光元年至今。襄河竟无一年不报漫溃。唯所溃之处。受害轻重。各有不同。溃在下游者轻。上游则重。溃在支堤者轻。正堤则重。如汉川以下。为汉渚尾闾。本不设堤。谓之厂畷。自此而下。沔阳高于汉川。潜江天门高于沔阳。京山钟祥又高于天门潜江。设使上游失事。如顶灌足。即成异灾。故防守之道尤须于上游加意。本年五月中旬。涨水甚骤。几于漫堤。幸上游均经保全。其报溃之白鱼垸长湖垸二处。一系下游。一系支堤。情形较轻。现在长湖垸业已补筑完竣。白鱼垸亦已钉桩。当飭该县严催业民集费抢筑。六月下旬。水又加长七八尺不等。现在甫经消落。仍恐秋汛复涨。禾稼在地。守护不可稍疏。而尤莫要于钟祥京山二县。查从前钟京交界之王家营堤工。溃决频闻。仰蒙 特命尚书陈若霖等临工勘估。前任湖广总督嵩孚驻工督修。经黄州府通判周存义建办石坝三道。挑溜护堤。至今十年。捍御极为得力。上年讷尔经额在总督任内。恐此工一逾固限。众心或有懈弛。仍甚可虞。复将该石坝三道。加培高宽。现在益臻巩固。惟京山第五段之张壁口。与钟祥第三工之万佛寺。两处堤塍。目下俱被大溜冲刷。堤身壁立。极为险要。臣亲勘之后。即飭该府县估办护坝。并相势筑做盘头。又于迎溜各段抛填坚大块石。斜长入水。追压到底。以资御护。业已设法筹办。不敢请动帑项。至上年讷尔经额奏请修复钟祥县第十工之刘公庵何家潭两处溃堤。共七百二十八丈。并砌办石坝各工。此次经臣亲往验收。不独如式饱锥。且较原估更加宽厚。似此险要地段。须得有此结实工程。所有赔修之署钟祥县知县谢庆远。先因该工漫溃。奏奉 谕旨革职留任。今赔修工竣。可否仰恳 天恩。准予开复。恭候 命下祇遵。再襄阳府城之老龙石堤。臣亦亲至查视。甚属坚固。足资保障。

### 樊城新堤记

贺熙龄

樊城踞汉水北岸。控滇黔秦蜀豫数省之冲。舟车四达。商旅辐辏。屹然为楚北一巨镇。而其地与襄阳相犄角。二城对峙。汉水中束。性浊且疾。唐邓之水。复自白河南注。横截汉流。故其波涛激射。为害尤烈。数十年来。堤岸日圯。富庶渐减。守土者忧之。思建长堤以捍洪波。而苦于费之无出也。长沙郑芝泉太守襄之始。即軫念疾苦。爰咨爰度。日工所。殫心规画。集白金四万两有奇



。筑土堤石堤各二百数十余丈。经始于戊子之冬。告成于庚寅之夏。坚密屹立。湍怒不惊。民用和舞。建亭纪绩。余窃惟汉水自宜城而上。宽广者可十余里。锤祥而下。宽者数里。狭者数十步而止。上游之患在沙土松浮。而无以御其冲啮之势。下游之患在与水争地。而无所容其游荡之区。故上游利用防。下游利用泄。今太守之护樊者得矣。而下游之漂田园淹庐舍者。无岁无之。是惟宣泄其下游。而后闾里得安全之乐。即上游亦无冲击之虞。首尾相因。疏塞并举。斯在大力者总全局而图之。庶几水患永除而水利可复也。虽然。始事者议不一。恤私者志不固。今兹堤之成也。非士民之慷慨好义。踊跃赴功。则不足以集费而起事。而非芝泉太守持之以决。格之以诚。赴之以勇。则又何以排议而辑众志。障狂澜而奠民居也哉。适余以校试来襄郡。值其成功。庆樊人之得永蒙其休泽也。于是乎书。

请查濒湖民垸永禁私筑疏道光五年

贺熙龄

窃惟致治之方。兴利必先除害。治水之道。宣泄重于堤防。查湖南洞庭一湖。为川黔楚粤诸水汇宿之区。自应使湖面宽阔。旁无壅滞。则诸水易于消纳。上游不致泛溢。自康熙年。许濒湖居民各就湖边荒地筑围成田。于是长沙湘阴益阳武陵龙阳沅江澧州安乡巴陵华容等十州县。有曾被水冲发帑修复之官围。复有未经帑修陆续圈筑之民围。嗣因居民增筑无已。估湖愈多。湖面愈狭。是以乾隆年闲。经抚臣蒋溥杨锡绂陈宏谋先后奏准永禁新筑。刨毁私围。恭查乾隆二十八年六月十四日钦奉 上谕。陈宏谋奏请严濒湖私筑之禁一折所办甚是洞庭一湖为川黔粤楚众流之总汇必使湖面广阔方足以容纳百川永无溃溢乃濒湖居民狃于目前之私圈筑圩田侵占湖地而地方官又往往意存姑息不行禁止若湖地渐就湮郁则。夏秋水发之时势必漫衍冲决为泽国田庐之患傥或跨州连邑所在淹没即所有私筑围田亦安能保无冲没利小害大诚灼然可见者着传谕乔光烈每年亲行查勘闲一二岁即将有无占筑情形详悉具奏永以为例等因钦此。遵行既久。地方官查禁稍疏。民闲复多私筑。嘉庆七年。又经抚臣马慧裕历勘长沙各州县续报私围垸共九十四处。该抚奏准存留者九十一处。刨毁者仅三处。虽其存留之九十一处。当经该抚奏明如遇水涨冲溃不准复修。然小民趋利。既不听其坍塌。不行补筑。而近来地方官复意存姑息。凡有私筑。不究办。上司闲或委员查勘。亦第受规费而去。如湘阴之莲蓬赛杨家山上下塘等处。俱系乾隆年闲陈宏谋奏明刨毁之私围。乃闻莲蓬赛杨家赛二围。现今更改名色。已将堤垸复修。此外各州县之违禁私筑者。尚复不少。似此累岁加增。侵占湖地。阻塞水道。每遇水发之时。横溢四出。官围俱受其害。田庐坏而病在民。官赋亏而病在国。究之所筑之私围亦归乌有。利小害大。貽患无穷。而且附近居民。或

恐其贻害于己。当其私筑之日。率众阻拦。或以其事属违禁。闲遇收获之时。乘势抢夺。以致互相争。别生事端。总之私围之禁不严。故诸患因之而起相应请旨飭下湖南巡抚严禁私筑。每岁责成地方水利各官详悉查勘。如有新筑围田阻碍水道之处。即行刨毁。若有受贿存留朦混结报者。查出处。庶几私筑可绝。水患可除。民田永赖其利矣。

洞庭东湖开浚新河疏光绪八年

李明墀

窃照洞庭一湖。为东南巨浸。周围八百余里。水落之时。尚有沙洲闲隔。分为东西两湖。春夏水涨。则合而为一。万顷汪洋。茫无涯涘。行旅视为畏途。东湖危险之处。以九马嘴为最。每遇暴风。波涛汹涌。往来舟楫。覆溺无算。从前特设鹿角救生局。专收九马嘴一带浮尸。每岁多至三四百具。其附近地段。有所谓折船厂万人堆救命港等项名目。具载志乘。一切惨酷艰危之状。如在目中。至迤西湖面宽广。尤倍东湖。为云贵两省及常澧等属水路要道。舟行必须横截湖心而过。三百里内无停泊之地。猝遇狂风。束手待毙。又其地水势停蓄。冬令严寒。易致冰冻。往往船为冰阻。进退两难。或食尽而冰未开。竟有全船饿毙者。故东湖危险。在春杪以逮秋仲。西湖则并及冬尽春初。伏查雍正九年。仰蒙世宗宪皇帝详考图志。洞悉情形。特降谕旨。发给营田水利捐纳项内平余银二十万两。交前湖广督臣迈柱湖南抚臣赵宏恩。于西湖适中之舵杆洲。建筑石台。并于四面建堤各数十丈。悉用坚石砌成。以为行舟避风之所。台上立营房以驻汛兵。立店房以便贸易。风起则趋避有地。湾泊则防护有资。冰冻则接济有赖。天恩高厚。至今感戴不忘。惟台峙湖中。风波摇撼。军兴以后。不及大加修培。以致日就倾圮。仅存乱石。冬令水涸。尚可藉以泊舟。而营房店房。均经坍塌。深夜多盗贼之虞。冰胶无薪米之恃。若值湖面水高。既难停泊。而乱石隐伏水中。舟行尤多搁碰之患。盖一岁之中。失事者几难以数计也。查东面九马嘴。光绪四年。经绅商人等请于山后别开新河。使上游船只可以直趋鹿角。由万石湖入新河。以达九马嘴之北。下游船只一过扁山。亦可稍依湖岸入新河。绕出九马嘴之南。中间一段险地。全行避去。数年来河开之后。九马嘴以下。竟未损坏一船。鹿角救生局起获浮尸。比前不及十分之一。此项工程。半由绅商人等捐贖办理。现已一律告竣。极着成效。嗣后遇有淤垫。祇须设法筹款随时疏浚。以为经久之图。其西湖舵杆洲应修工程。臣于五年冬到任后。即经派员前往履勘。查明旧石仅有其半。而湖身淤垫。入土颇深。势须多购石料。加高砌筑。方可有裨。以时方开浚九马嘴新河。力难兼营并举。且计工费甚巨。湘省物力有限。必须九马嘴蒞事后。合湖南北两省之力。设法通筹。集成巨款。方可接续兴修。兹新河幸已竣工。微臣适

交卸在即。深念此项工程。攸关于民生利病甚大。未敢以事非己责。缄默不言。应请 飭下湖广督臣暨新任湖南抚臣会商筹款。遴派妥员估勘修筑。成此要工。庶 先朝良法美意。有举莫之敢废。而商旅往来。益沾利赖于无穷矣。

### 开浚长沙城北碧浪湖议

李元度

长沙郡城。西濒湘江。地势少湾曲。水急不便泊舟。每遇风涛暴作。舟多漂溺撞碎。商旅苦之。多泊隔江水陆洲。其在商船起货载货。率用小舟剥运。既多不便。其在州县漕船饷船。淮纲盐船。滇省铜船。外国贡船。大府及有司来往官船。皆须与城中交际。亦藉小舟接渡。其不便于官者尤多。且水陆洲亦系直流。遭风往往失事。甚有一年失事数次者。言之寒心。以舍此洲更无可泊处。故仍勉强停泊。实则无可如何耳。此虽地势使然。固此邦之缺陷也。明推官翟台守道金学曾知府刘昶知县彭堦唐源均有开河通商之议。而唐源请开南湖港四利之说。通志具录之。可见留心利济者有同心也。顾长沙在前明一府城耳。国朝康熙三年。分置湖南布政使司。移偏沅抚治于此。则西南一大都会也。官商往来。百倍繁庶。而仍无地泊舟。以省会之大。反不逮湘潭一县。坐视城外数千艘。栖泊险地。如处堂之燕雀。于心安乎。昔人有忧之。是以有新开河南湖港之役。志称康熙初。巡抚王公良于城北相度新开引河。泊舟甚便。后因河身偏窄。岁久淤废。巡抚赵公申乔重浚。今复淤。又称乾隆十一年。巡抚杨公锡绂奏请开浚南湖港。旋淤。二十一年。巡抚陈公宏谋筑分水坝以刷沙泥。开月形渠以畅水势。商民便之。通志所书如此。今南湖港如故。惜泊船无多。新开河则咸丰中巡抚骆公秉章因寇警委员重修。以石多中止。可见从前大府。莫不拳拳于此。惜未得要领。故无成功耳。议者欲从北门转小吴门。遵陆路而东。凿通回西渡。无论地势不便。庐墓尤难措置。亦由未得要领也。要领惟何。孟子曰。为下必因川泽。语曰。善创不如善因。今明明有基可因。而顾熟视之若无乎。请得备举其说。长沙城北四里许有碧浪湖。五代时楚王马希范避暑处也。俗称黑罗塘。一称黑潦塘。方言转注耳。志载碧浪湖。在城北开福寺后。即黑罗塘。有流杯池。池上有亭。马希范凿为上巳祓禊之所。又有会春园。即开福寺地。五代史楚世家。天福四年。马希范作会春园嘉宴堂。其费巨万。张南轩文集。长沙开福兰若。故为马氏避暑之地。所谓会春园者。下临湖光。举目平远。为此邦登览胜处。此湖之见诸载记者也。湖广袤约二三十顷。周四五里。春夏成巨浸。至冬渐涸。上有九尾冲小溪来注之。并可凿通浏河。水以杀捞塘河水之险。湖与江止隔一堤。堤即大路也。长约二十余丈。广二丈有奇。水涨时船多泊湖内。水乍退则阂于堤不易出。故多未便。今拟掘其堤。改其

路。则湖与江通。泊舟当以万计。此可因之基。亦自然之利也。惟江底较湖约低五六丈。须乘冬涸时雇工挑挖使与江平。庶湖水不虑外泄。再于掘堤处砌石岸。照运河式于水口立闸。以时启闭。则湖虽略高。水亦不至倾泄矣。至挑挖之法。土以方计。每方纵横各一丈厚一尺。估需工食钱四百七八十文。以十万方计之。约需五万缗。若令驻防勇丁协力挑浚。更可省其半。透底积算。每五十方可得五丈深。纵横各一丈宽若十万方。即可得二千丈宽一律五丈深。而泊舟不可胜计矣。就中仍可略分界段。挖极深数十处。藉以潴水。界段略高。使江水缩而所潴之水不随以缩。舟行则循洪路以进。狭其口而广其腹。所容必多。是又在督工者之因地制宜。而大略则具此矣。兴工须在十月至次年正月止。春水一生。即可泊船。迟则罔济。所贵预为之备也。

是有四便。有八利。请更详陈之。凡开凿河道。多碍坟墓田庐。坟墓改葬。田庐须价买。所费不赀。人仍有愿有不愿。兹湖自五代至今九百年。汪洋巨浸。无寸椽片甍孤冢尺田之碍工。便一。新开河之难凿。以土坚而石确也。今湖底悉淤泥松土。鋤耨易施。便二。南湖港之易淤。以水面窄而乏来源也。今湖之上游。有九尾冲小溪来注。若将浏河水开通。分一支入湖。计凿港不过二百丈。即有源头活水。可以流恶而刷沙。便三。凡开河虑无堆积新土处。若购民田堆土。亦殊费事。今湖之下岸。为抚标三营牧地。堆土成邱。草必愈茂。彼此有益。便四。若夫工成之后。湖与江通。千艘万舶。宾至如归。无漂泊耗折之患。而百货日益流通。行商坐贾。取多用宏。可以运掉如意。其利于商一也。客艘云集。凡无业之户。挑运之夫。可以小舟贸易。负贩营生。养活贫民不少。至日需之煤米。转运者多。则居奇者少。日用亦觉裕如。而湖内鱼。可为资生之助。其利于民二也。赴任调任之员。挈家来去。因事羁泊江干。动淹旬日。一遇风涛猝起。心旌摇摇。若解粮解饷解铜解运军火诸委员。责任匪轻。尤虞失事。今泊舟得所。如在堂室。风雨无惊。其利于官三也。湖工告成。北门外百货所屯。行栈栉比。会馆典肆。皆将次第兴修。视昔日之南门。必且远过。即城中隙地。亦将化为列肆高墉。人烟繁盛。地比寸金。其利于地主四也。咸丰二年。粤逆围长沙。踞南门外。其时倘有战船环击。贼必难支。迨四年春。曾侍郎以舟师至。又苦无地泊船。分扎南湖。势终涣散。今湖中可容战船数百。不特锁钥北门。四面皆可援剿。老营既固。出入均得自由。其利于防守五也。省脉自平浏而来。至湘岸循江而下。凡数十里。堪舆家谓之顺水走窜。堤宅阴基。皆未尽善。今开浚此湖。停蓄随龙诸水。可以贮旺气而挽回澜。加以市廛鳞次。水口益有关拦。气象迥异。至新土堆积下岸。种树成林。重关障。皆以培护省城。其利于风水六也。浏水在城北十里。西流入湘。谓之浏口。亦名捞塘河。其地有骆驼髯。饥流迅急。舟行常易失事。今凿通浏河。分一支由

湖以入江。则遇风狂水涨时。可由内湖出进。以避浏口之险。其利于舟行七也。湖水溉田数万亩。居民赖之。相仍不废者近千年。今加挑深广。则潴水益多。虽旱不竭。其利于民田八也。

至若工作之费。则请于盐局厘局借支。分三年归款。筹款之法有四。湖成后。设局另抽船厘货厘。岁可得万缗。此一说也。南省淮盐。咨明每斤加价一文。由督销局代收。岁可得六七万缗。如谓普加未便。则派入省岸输销者。每票抽捐四十两。岁可得千四五百金。此一说也。城内十八省。皆有会馆。公积均多。此举为客商所深愿。若传集劝捐。善导之可得万金。此又一说也。各州县船帮。各分马头。各有公积。令船行传谕各帮。分别捐助。可得巨款。此亦一说也。四说并行。一年可以弥补。即用其一二。亦不过三年。若当轴主裁。径提公款。不事补苴。则尤快事也。同治四年冬。同人有建此议者。言于中丞李公瀚章。公甚韪之。命往勘者三次。议且定。有尼之者。遂不果行。尼之之说曰。湖水溉田数万亩。居民虑绝其荫。不知天下有填湖而荫绝者矣。岂有浚湖而荫反绝者乎。水且十倍于前。何虑之有。又曰。省运方隆。是年同乡任外官者。凡五督五抚五藩五臬。可称一时之盛。若轻易动土。虑有伤夷。其说尤陋。查省脉自南门天心阁入城。壬子八月贼窞地道。官军掘濠以御之。宽深各数丈。宜其伤矣。乃自时厥后。湘人士立功平贼。膺封爵。任圻。及建牙专阃者不可数计。而以一甲赐及第者亦迭见焉。岂非地灵以开凿而愈显乎。咽喉之地尚尔。城外可知。此皆过虑之说也。昔者史郑开渠。利在万世。白苏二公。先后浚西湖。至今俎豆尸祝。古名臣兴利除害。往往注意一二事即可千秋。由其识精力定。所见者大。故所被者远也。前抚军赵恭毅杨勤恣陈文恭骆文忠皆当代名臣。于此举皆有志而未逮。岂非常之功。百世之利。天固留以俟后之君子乎。方今景运休明。大府励精图治。百废具兴。有能举而措之。一举手之劳耳。而其利赖生民。则虽百世不祧可也。

## 卷一百十八 工政十五各省水利中

### 平河均修水利碑铭

陈士梅

汉应劭谓平阳。以地居平水之阳得名。平水发源郡西三十里平山。即禹贡之壶口山。庄周书之姑射山。水经以为水出壶口。东经壶口亭。又东经平阳城。东入于汾。是也。源初出若房。数武遂澎湃如蛟宫。歛薄为金龙池。池上为龙祠。祠西南又数泉。皆入平水。水东二百步为清音亭。拱清音亭前为云津桥。而平水分流。所谓十二官河。以灌临汾襄陵之田者也。田以水滋。民遂以水扰。据上流者专其利。地未干而溉之。月率三四举。昼浸而夜润。人佚而财阜。播

种常及其时。稼有余沃。丰茂硕好。民以富器。在下游者遏其利。时旱暵而水不下。岁不过一再慨。春蒔而夏亢。人劳而财匱。播种不及其时。禾以槁死。秕败陈。民用俭札。坐是争利而聚者百千人。死伤縲继。大狱数起。历院司观察府之大尹。临襄二县之大夫。或竟其狱。止于罪人斯得。或厌其焚乱不可究诘。姑颛顿了之。河渠遂不幸岁岁有事。噫嘻。岂民之多辟痹。俗终不可变耶。或者经画区处之道犹有所未尽也。咸丰元年后。有尹绍仁京控武举刘廷元事。诏以归行贪。省以下郡邑。明年七月。广南朱公来摄襄陵县。廉狱事。抵罪若干人。贯释若干人。惟明克允。輿人翕服。公乃喟然叹曰。嗟乎。蠢尔蚩蚩。利饵之于前。而刑纠之于后。虽曰不罔民。谁欺哉。乃博询讼端。则谓有豪强行霸者。垄断居奇者。有水无地有地无水者有地无水者。向无买水券。地弗予之水。有水无地者。向有买水券。虽无地得以市利焉。公曰。强譎害良。治之而已。若夫地。粮所自出。水者。地所滋生。粮与地不能判而为两。地与水能离而为二乎。于是定以地随粮以水随地之制。又会临汾周侯亲履亩。两邑田若税相直也。于是定平水为四十分。县各取其半。复于境内设四纲。维持之。曰水则。曰用人。曰行水。曰陡门。其水则之法。县各二十分。入支渠分灌。视壤广狭为差。南横渠六。南磨渠四。高石渠二。分有半李与中伍晋掌渠。分有半束靳庙后两小渠。各半分。而畝亩均矣。其用人之法。渠有渠长。司水之禁令。沟头治浇灌。堰长守陡门。皆听于渠长。违约者。渠长验其多寡之数。督沟头行罚。不受罚者有刑。诬者坐如律。而主伯立矣。其行水之法。昼夜有程。通闭有节。传牌有部次。淘汰有式。动碾有候。而制防密矣。其陡门之法。筑门笕渠。渠上广七尺。下广三尺。门广一尺。其夹深二寸。槌以石。毋勿平。以版。毋勿密。楔以印记。稽以守诃。毋勿毖且壹。而羸缩谨矣。议既定。上于院司观察大尹。皆报可。劝哀役征。奉令贯行。自时厥后。狐厨汾曲之间。不圩而茂。不雨而禾麦熟。圩落绵绎。风烟浩渺。江天湖景。如堕目前。且也经界既正。洽比亦兴。闾左始知相生相养之乐。而风俗又一变矣。经始于公下车之月。视成于公受代之前一月。实得水田三万四百亩有奇。里绅王宇等用来乞文。余惟天地之道。聚精于高。归物于下。表为山河以界其域。疏为川泽以导其气。区为陂塘沟洫以鍾其美。今夫河。水之归也。渠。川之分也。田。民之依而财之藪也。是故民非田不贍。田非水不获。神之粢盛于是乎供。人之蕃庶于是乎殖。国用于是乎惇裕。民气于是乎绸缪完固而不可动摇。凡于水无散泄壅遏。田各有所资也。唐时王官谷瀑下。流为貽溪。司空表圣立法。示谷人以时用。至于今不废。异时李太守义方亦作永利池。坚明约束。分给赵城洪洞民。兹皆河东故事。惜讲求者少耳。今公不鄙夷其民。如为子女析爨。泽周意厚。来而僇功。讫工遂去。天时人事。良非偶然。民之跻登兹者。

庸非其庆也耶。公以大儒师表当代。其为令吾晋也。晋中修学好古之士争从之。到官多异迹。名倾一时。系囚赵三不棱。剧盗也。护县薛经历未卸篆。辄挈命犯王申保吉年姓越狱逃去。薛忧懣。须公至以相属。公谢病三日不至。益急。不知所为。赵三不棱党众。亦意尹且病未即视事。弗戒也。然公蚤出重赏。购知其所欲适。亟假郡捕。前半夕疾驰百二十里。至曲沃郭南以俟。赵三不棱就酒家胡。未卒饮。役前持之。奋刃格拒。颠数人坠地。忽楼上下百炬齐明。则赫然襄陵县镫也。乃伏地就缚。比邑人迎新尹。尹已尺组系原盗入矣。远近以为神。河东岁患狼。俗愚。言神物不可击。击且寻报复。席氏女将出闺。为所啖。又两造讼。噬其一。谏以不成。公大愤惋。募野虞猎户捕之。得者予钱万。犹无获。乃亲檄祷西山神祠。所谓双灵龙澍者也。约十日驱狼尽。否则仆神。渚其庙。人户震惴。捕益亟。时严秋气寒。风日萧肃。天忽大雾雾旬日。人得兽所出没。攒火鎗击之。无脱者。半月得狼百有七。患遂绝。横汾霜降后。则舆梁成。士女乐之。歌舞弥日。潦复大至。涛泷汹涌。势将漂没。公遽出祭之。应时衰落。平阳总兵某。至暴抗也。挟军兴势。以八百里台付行县。调吉州兵。公拒不受。曰。襄陵至吉州二百三十里。乱际天。涧冈窳。夏有溪谷之涨。冬有冰凌之阻。僇佼壮夫。解鞅攀缘上下。然且日有毙踣。以故境独不寘驿。营有急。法当发塘兵。不得行县铺。曷以八百里台符为。某忿。牒大府。大府督过。谓且干严劾。公奋然曰。方今南方糜烂于盗。又使北方骚扰于兵。是天下无完民也。民不堪扰。且习知南方事。几日而不为乱。乱起。非令谁任其咎。等劾也。令宁误军兴。不敢激民变。大府无以难。他日。与总兵旅见于郡。总兵反揖之曰。明府利害。公正容曰。某何敢。特不知利害耳。关氏错居河东郡邑。皆壮繆侯裔。解州世袭翰林博士某。数以讼胁族人财。至襄陵以干公。公榜门当樊狱关神庙。许百姓聚观。旦日门为庙阖。会者数千人立阶下。日隅中。公衮服入。以博士及其族人上。升堂再拜。抗声祝曰。侯以义烈成神明。千百世后述侯事者。足羞鄙夫之颜。其义烈然也。今世远。无以庇赖其子孙。势当以属令。令凉德不能化诲。使有门内之狱。以为神明羞。皆令之罪也。某惶恐求罢讼。公责之曰。若祖异姓如骨肉。若乃同室操戈矛。若祖不以金帛易恩谊。若于门内索金帛。且若系则世袭也。官则翰林也。败官不忠。忝世不孝。不忠与不孝。贿虽积。人将不食汝余。吾不难详褫汝。择贤继侯世。顾罪状出。且辱州里。轻朝廷。辞气慷慨。声泪俱下。于是阶下唾曰。汝诬其祖而欺其族。又以动我公。何以为人矣。某媿欲死。两手自缚。叩额无筭。口讷讷自诅詈。及出。观者一时回首。不忍睇面。由是邑无亲族讼者。公无事即出行县。驺从不设。老苍头控蹇。一吏囊笔札。一伍伯负糗粮自随而已。所至抚循姁姁。老秩昵近如家人。迎路献茗笋瓜果。有遮诉者。索木椅坐

道与决。判牒以某甲唤某乙。无敢不至。诘慰曲直。能引伏则已。恒终日不答一人。曰。细故无伤夙好也。其余颁读书日程以劝学。创保甲新令以督奸。追仓粟二万石以备灾。禁火葬罢同姓之昏以正俗。更不可枚举。邑故晋腴壤。时谚有金襄陵之称。后稍凋。有司犹取盈无餍。告帮称寿。率犖千百金。公一切禁绝。厨无特杀。厅事无夜火。日市蔬圃菜数束。肉一斤。供幕师而已。澹泊质素。寢已化俗。优人百戏。至徙之他邑。其风操如此。盖公于作官通儻肥瘠。是非谤誉。当世所讲求探刺者。诸不解校。智营神运。行卧坐起酬对。手口所指述。梦寐所萦绕。皆在小民便宜疾苦。欲一一自我行去之。民亦相率喻其诚。驳一词。下一教。聚写而聚观。朝令而夕编。野夫臧获能道之。市井或传为美谈。于其去也。若夺婴儿于慈女之怀而禁其牵索者。问信也而惊。及其也而忧。儒生乞画像。氓庶留鐙。颂爱述德投文字伞盖之属。累累垒积。虽慰遣之不能止也。出署之夕。农辍其耒。市空其肆。攀留万人。遮马首不得前。及城门。门为之。度汾桥。桥为之折。父老持觞榼伏地。顶踵相抵。人语鼓吹声相乱。里妇村媪。亦小儿。匍匐跪道。不远而至。公摩儿顶。曰耶试拊之。好育养也。距郡三十里。盖两昼夜乃得达。当桥时。郡邑弟子襴衫博带百十人。掖輦而过。公逊谢。诸生谓篮舆固弟子职。弗舍也。邑人既不获留公。公去。遂祀之于邓伯道祠。春秋报祭弗绝。乌虜。公在任仅百九十日。宜民之效遗爱之深至于如此。盛矣哉。近世以来未尝有也。余既心重公。又喜公利民。能为经久远。得古昔叔敖灌雩娄国侨正封洫遗意。信乎儒者之政异于俗吏之所为也。爰詮次颠末。其详具于碑阴。余事附见一二。又永言以铭之。俾百代下读者。咸知敬仰公。世世无变其遗法。公名次琦。字稚圭。丁未进士。广东南海人。晋士所称后朱夫子也。铭曰。 窈窕壶山。烟云泄蓄。溢为灵源。膏吾井牧。高仰污邪。可稻可麻。一溉之饶。穰穰满家。旱魃为虐。燎原赫炽。是是穠。此焉丰岁。饥鸿。流捐忧劳。以饱以饫。此焉乐郊。孰民与利。长澜鬻沸。胡不均宏。露施大惠。湮我石田。踞尔沃洲。不占勿幕。乃刺相矛。几世创夷。几人岸狱。扰扰触蛮。茫茫惨黠。天哀我民。降此惠君。繁惟惠君。百里之仁。惠君不来。让其耆皓。作此不祥。以速汝夭。惠君之来。荒度降升。雨沐风纒。櫜趋楯引。 国有租庸。地有经术。计租定地。陂险原隰。量地分泉。日时杪忽。仿古遂人。顛若画一。民曰愉哉。迷始悟今。鹿食呼。雅取苹芩。鸣鸠均养。诗美桑林。曾是灌浇。化为讴吟。邑居廉让。尹讲邹鲁。设樽康衢。恢宅宇。社祀栾公。人呼召父。君政之成。南风在弦。君名之光。北斗在天。陂称仆射。湖号郎官。我怀惠君。胡斯万年。

治漳说

葛士达



漳之病榆也。绵亘邑境。工繁费巨。事属非常。非能支节图功。非能补苴奏效。非能岁月葺事。非能赤手经营。地形有高下。水势有缓急。土性有坚浮。相度未周。不得要领。胸无成竹。无从举手。有其财而无其人。徒费无成也。水行地上。横漫无归。或宜浚渠。或宜分导。民田庐墓。必有移毁。豪右之族。腾谤飞谗。非常之原。黎民荧惑。事未动手。怨尤交至。有其人而任之不坚。信之不固。与夫不获于上。不孚于民。徒劳亦无成也。且事体重大。必由积累成功。非可程限计度。使必专藉官力而民不助劳。专恃公帑而民不输资。拘牵文法。必无实济。盖专藉官力公帑。将必设局委员验估监视。吏胥杂沓。夫马酬应。既多无益之供需。其中贤不肖难齐。浮冒侵欺。在所不免。而意见不能尽符。动作每多掣肘。矧事既经官。不得不克期了事。断难筹度尽善。徒劳徒费。亦终无成也。今夫治病必求其致病之由。与受病之源。而先治其本根。其余枝叶自可不劳而理。予尝细度榆境。全漳之势。北由辽和诸山。自高而下。势若建瓴。其性湍急。固人所共知。而独至社城以南。一入平地。不迅流而疾去。怒涛澎湃。回还冲击。若有物以激之鼓之。以为害于吾榆。且漳水之所经。不独榆。若黎若潞若襄垣诸邑。未尝受病。而独病榆。或有神其说者。谓中有物为祟。或谓是榆民之。此皆非探源之论也。夫水之性。无不就下。其不即下而冲击为病者。必其来去不能自如以致此耳。予细测榆境南北之地形。西北之地高。而东南自魏城以往东方山等处以达关壑一带。地形亦高。前后高而中央独下。形若釜底。此其所以受病之源也。来路既高。其势湍猛固莫可遏。去路不畅。必致回还鼓舞于平壤之闲。而冲击为病。譬之人也。伏而牛饮。一吸千钟。而便溺不利。无由消导。其能不作恶于胸胃脏腑之闲耶。故议治漳。必先疏浚魏城以南之道。使去路深畅。不阻其流。而全漳之害已去其过半。然地方之有水。资之以利人利物者无尽。而治之竟如盗贼。驱之出门。逐之出境。仅曰使无害于我而已。水利之谓何。且漳水之来源。既处极高。无有以杀其势。平其怒。直下迸注。平壤之受害犹不能免。鄙意宜就社城以南。度其地形之高下。顺其水势之曲折。析之为二为三。以纾其湍急之势。水势既缓。再于河之两旁多开小渠。纵衡互注。仿古井田之法而变通之。以收灌溉之利。更择洼下之处。开凿池塘。随地潴蓄。以备水旱不时之需。予访之土人云。距城南北较平之处。其下往往有泉眼。掘深五六尺。辄可及泉。使果浚凿深广。将来菱藕鱼之利。润及一方。水利正非一端也。然断非日月所能成功。亦非一人手足之力。事巨费浩。相度经营。诚非易易。必须洞悉形势。握其要领。勿辞劳瘁。勿避怨嫌。勿问终始。尤必官民相孚。统筹合作。乃可有成。使非然者。徒劳徒费。终无济也。方今上下空如。奇灾而后。户口凋零。地亩荒芜。无力开垦。奚暇筹议及此。予为此说。亦仅空言无补。然水利为地方有司之责。不能

以一时力难举行。而遂漠不留意。积数月之苦思。志愚人之一得。后之览者。尚弗河汉斯言而迂阔视之也。

### 修关中水利议

张鹏飞

客有自省垣来者。言二月十六日。关中书院月课。以修关中水利议命题。二十七日。又示举贡生监谳水利者。各抒所见。交监院官转呈。仰见大人因雨旻偶愆。思登饥民于饱暖。仿郑白渠故事。以工代赈。救一时之灾。兴万世之利。一举两善。斯真一省福星也。举人待罪里门。足不登长吏庭。守口如瓶者十年。突见饥民逃之南山。蚁聚屯。纷纷然传说。大人廑转危为安之心。于殷殷下访时露出。闻者无不以手加额。颂盛德于不谖。窃思言及之而不言。隐也。稍有知而不对。自外也。谨师明参政刘麟陕西无地不宜水利议。专丁览。未必可资采纳。然藉此少纾饥溺犹已。宪心则有万难括囊者。闻家令曰。尧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无捐瘠者。以蓄积多而备先具也。是以陆贽上救荒之策。谋及百年。仲淹兴代赈之工。家颁二。历观往哲。代有嘉谟。宜我贤良。询于众庶。此岂徒示谦冲哉。抑以见荀子云。相高下。视肥磽。序五谷。君子不如农人耳。关中据百川上游。导引最易。夏商以前。水利不可考。周礼为周公致太平之书。公一生足。不出东西二京。观地官治野。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畿者西京。即今日关中。是以潴蓄水。以防止水。以沟荡水。以遂均水。行之久矣。公见之习熟。故著书立说。其言甚详。然则公所以致太平者。非以水利大兴之故乎。自商鞅开阡陌。井田之坏。实自关中倡之。后世民生日蹙。皆鞅阶戾。所以历代名臣思富国者。如孙叔修芍陂而楚强。史起修漳河而魏富。萧何修褒谷而汉兴。李冰修离而蜀足。非导事哉。况史记货殖传。称关中自汧雍以东至河华。沃野千里。好稼穡。植五谷。东方朔谏疏。谓汧陇以东。商雒以西。厥壤肥饶。天下陆海。有稻黎粟桑麻竹箭之利。是不独禹贡称雍州厥土黄壤厥田上上。可见虞夏商周井田盛行。关中实专其利也。且图书编论浚渠。古之畿甸。必有沟渠。沟渠多。则西北之水。不助河为虐。然后数千里中原之地。物产日殖。万世永赖。此谓务本。明太宰徐元扈光启农政全书。谓西北地力不尽。由水利不兴。能用水。不独救旱。且弭旱。灌溉有法。纤阔无遗。此救旱也。均水田间。致雨甚易。此弭旱也。三夏大雨时行。正农田用水之候。使地耕垦。沟洫纵横。资其灌溉。必减黄河之流。明臣周用亦曰。使天下人人治田。则人人治河。此可弭河决之患者。旨哉言乎。可见用水一利。能违数害。使泾渭灃灞沔雒诸水皆归沟洫。则黄河减一支流。使甘陕晋豫诸支流皆归沟洫。则黄河何自得决。所以禹抑洪水。能使水火金木土谷惟修。厚生正

德利用惟和。一举而万事利。诸公真能通经致用哉。大人今议及此。以此见湛深经术。不易窥测。且虚怀下访。尤见河海不择细流。但今日时势。兴一利。必滋一弊。非通盘合算。未易成功。非同寅和衷。不易集事。请先飭现任守令与候补者使议。随时制宜。酌乎人情。宜乎土俗。不必泥古。不必惑今。但求养民不倦千年遵行。斯可耳。想来自田间者。必道之凿凿。或现任有不谙水利者。使各召治下父老讲明其邑地形。何处高。何处低。何处水势通。何处水势塞。并详言疏濬排障之方。大小缓急之序。饥民力役之规。富民劝赈之义。经费出入之法。催督考课之道。逐一擘画。分着图说。其言确者。其行必果。是现任守令即能兴水利。否则即易候补廉能者代之。亦可观成。

但以东南人谈关中水利。智者千虑。不无一失。不如关中人自言。愚者千虑。不无一得。举人生长南山。堤堰斗门。田里树畜。略有见闻。窃谓关中水利。有前人修而未尽者。有修而又堙者。有全未议及者。且有物土之宜未布其利者。谨条分缕晰。胪列于左。何言乎修而未尽也。其一浚灊之隈。泽农引水。有溉麦禾者。有溉菜蔬者。惜所引甚微。其利不大。急宜广开种稻。以尽地利。其二咸阳马跑泉。昔溉田八百余顷。今皆溉地。失种稻利。且三泉水派。其源甚活。如大加疏浚。枝分派别。可卜水旺。其利益广。其三渭河两岸。自宝鸡至潼关。旷地不下数千顷。如札商甘肃制台。自渭源起首。处处谕居民引水入田。则下流不至汎滥。不必大力浚渠。止引水上地。堆土为塍。此不过一举手之劳。皆可登稻获厚利。其四七十二峪。自郿至华阴。处处可因山为渠。或半里或数里。或数十里。可成田者。尤不胜缕指。惜皆弃水注渭。且有汇于大路。碍及行车。使望瀦而返。迂绕数里数十里。倘单襄公见此。不知其谓之何。想大人亦怅然久矣。何言乎修而又堙也。见于诗者。有彪池北流。浸彼稻田。笺谓在丰镐之间。今成陆地。见陕西通志者。在长安有昆明池。与池下石閼堰渠。唐大和时堰废池亦涸。又丰河渠。一名张王渠。亦存水湮。在咸宁城东南者。有龙首渠。引太乙峪甜水入城。革居民饮苦水。明末堙塞。迤东漕渠。藉挽运以资灌溉。民颇得利。大历后舟渐不通。今全种禾黍。其南暖泉亦然。在咸阳有漆渠成国渠升原渠兴成堰清渠。今皆失灌溉利。在兴平有百顷泊宋泊曲泊。隋唐享鱼蒲利。今俱废。在临潼有中白渠中南渠析波渠昌连渠高望渠南渠。其下流得水均艰。在高陵有樊惠渠。汉改甘壤。今仍成斥鹵。在鄂有檀谷水三里河。一灌安善里。一灌中原渭曲兴仁三里。今俱废。在富平有判官渠怀德渠薛家渠朝阳渠常平堰潼河。皆圯失利。在醴泉有巴谷水。在同官有武子泉。在岐山有斜谷河渠漳水渠。均淤塞已久。在郿有通润渠宁曲水井田渠通济渠谭谷河堰。其利昔传。今俱否。在宝鸡有温泉磻溪。在汧阳有新碧潭上下马滩渠。惜均失灌溉利。在陇州有五节堰白龙泉亦然。在大荔有庄熊罴穿龙首渠。惜

与坡底泉冯村泉红善泉。均涸失利。在朝邑有刺史姜师度引各水灌通灵陂。亦与象底泉蔡庄泉西庄泉。俱堙塞失利。在韩城有龙门渠。引黄河水。溉田六千顷。惜大利全废。在华州有天鹅池渠太平渠骆驼渠白龙渠。俱失灌溉利。在华阴有段明渠南河水。一溉东乡。一溉西乡。今俱废。在干州有沙沟泉莫谷河甘谷水。皆可溉田。今失利。在武功有六门堰五泉堰浒溪均堙废。在邠州有水帘镇渠拜家河渠两豕沟渠大广村泉街子村泉穆家堰。惜均涸废。以上诸渠堰。皆关中旧水利。但通志所云田今半成地。可否飭守令督民疏决。滋产必较前加倍。知大人必能变通使民不倦也。说者谓郑白渠。乃关中大利。自古艳称。今何以不及。举人观通志。知渠高水低。历代屡修屡圯。今当劝捐兴利。此政似可姑停。或又谓雍正五年 命陕督岳锺琪督工浚此。泾阳高陵五县。不既大获利乎。不知前系发帑。今则民修。时势不同。未可概论。大人或能继岳公为此。则非陋儒所得知者。

若前人未议及者。其一鲍陂至曲江。皆在咸宁县。南唐疏龙首渠时。闻此一带水潴成渊。自龙首渠阙。皆种禾黍。其地洼下。大雨时行。每恧湮没。论者谓宜用元儒梁寅凿塘溉田议。畝亩之间。若十亩。以一亩凿塘。则九亩可以无患。当相视坡陀高仰处。截为陂塘。使多受水。遇亢旱。从高泻下沾润一番。可以经月。虽有凶灾。不为害矣。况池塘之利。鱼虾鹅鸭。菱芡莲蒲萑苇。贫者资以养生。富者因而渔利。使曲江鲍陂一带。处处仿此为之。其地利不亦溥乎。其二砦谷渠。在临潼县西。每当大雨时行。山水陡发。自南溢北。冲出巨石。横塞官路近十里。行人苦之。论者谓如得汉阴氏治龙王沟法。化沙砾为沃田。利则普矣其三兴平县马嵬坡西。有黄山败水数处。每当雨发。皆有水冲路南注。湮没麦禾。论者谓宜截水为堰。如曲江鲍陂一带治法。计十里可获稻数百石。其四武功县漆水东西两岸。处处宜修渠治田。此水不及渭横。则弃水利尤可惜。其五隄麋泽。在汧阳县东八里。其地近水宜稻。其六合阳县东北十五里三泉并出将军山麓。合流为一。其地宜稻。其七潼关城南二里麻峪水亦可蒔稻。其八三水县北石泉渠。与西门外西溪河。均宜栽稻。其九三水河化河均在化县北。姜嫄河则在西北。均宜引水溉田。此皆前人遗利。留待后贤疏浚。以收灌溉之资者。似宜即今急修。不待天时而丰年可获。以甘雨生于荷黍。多稔生于决渠。不必祷桑林而灵澍足。易所以重劳民劝相哉。至于物土之宜。未布其利。关中甚伙。请先言其易见者。八水沙坝。与南山无异。但南山沙坝。均种落花生生姜芋子甘蔗山药。岁获大利。举人所见。止盩厔略种姜芋竹。他邑均否。夫渭川千亩竹。见于史记。而今一竿亦无。岂宜于汉不宜于今耶。史记货殖传。汶山之下产蹲鴟。蹲鴟。芋也。汉谣。大饥不饥。蜀有蹲鴟。锦里新编。明末丹棱县民彭昆万。家眉谷。种芋。活避乱数千人。三年不饥。草堂闲话

。合阜山一寺僧。专力种芋。岁收极多。杵之如泥。造壑为墙。后遇大饥。独此寺四十余僧。食芋壑以度凶年。芋之济人甚溥。岂整鄂宜种。而他邑则否耶。安康人种落花生。每秋冬舟运两湖三江。获利以亿万计。西同干凤不蒔此。非坐失沙土之利耶。至陆地沾湿处。关中诸邑皆有。举人闻宋仁宗以珍物易占城旱稻。由福建至江浙。使咸种获利。又建安江翱宰鲁山。从原籍取旱稻。劝民普种高地。岁岁丰收。闻江公教民种旱稻。如种麦法。浸种一宿。挹潭下子。用稻草灰和水浇之。每锄一次。浇粪水一次。至于三。即秀矣。大人爱民如子。当此久旱。请师宋帝江令遗法。通行全陕。则不独关中可以救旱也。藟有红白二种。陕人呼之曰藉此物宜陆种。而红土尤蕃美。南山近年歉收。四民恃此度岁。曩见整鄂有此。他邑则否。不知此物冬月可削片晒干。贮之竹困。每夏晒一次。永不生虫。以之御饥。不亚于谷。而西同干凤不知广种。岂非坐失陆地之利耶。洋芋来自海岛。自兴平杨双山岫载归。种于南山。乾隆时知食者少。嘉庆时渐多。近则高山冷处咸蒔之。其生甚蕃。山民遇旱。咸资此养生。今年每斗取钱六七十文。请示西同干凤四民。多运此出山。买之者多。则明年山民蒔之愈众。此亦度荒一资也。如谕山民仿合阜山僧杵芋为壑法。将红白藉洋芋一同造之。则全陕四民。永不受荒旱之灾。农政全书有野菜谱。明周王橐有救荒本草。王纘堂有救荒余编。安康令陈余山有济荒必备。举人有救荒三策。此皆可刊。广布关中。

其尤要者。伊尹救旱区田法。不必用良田。或高原倾阪坟边宅畔城郭上下皆可种。说见泛胜之书务本书农桑通诀农政全书鄂县王丰川集贺耦庚经世文编。皆凿凿言其屡效。长安马应宿宰汤阴。劝民种此。获屡验。刊有小册。此田最利贫民地少者。全资人力以尽地利。金史食货志。承安元年。初行区田法。男十五以上六十以下。有土田者。丁种一亩。丁多者五亩止。此政今日似急宜行。元史食货志。田无水者凿井。井深难取水者则否。以举人所见灞河西岸咸长城北兴平县南山西永济安邑夏县虞乡。皆五亩凿一井。四围植树木取阴。用牛马车水灌地。咸长兴平则纯用人汲。以故诸县不藉天雨。岁皆倍收。王丰川有救旱凿井说。此政今日亦宜急谕民间普师之。则久旱有水。勤民庶可免流亡。又泛胜之书种芋法。其区方深皆三尺。取荳萁纳区中。足践之。厚一尺五寸。取湿土纳区中。其上令厚一尺二寸。以水浇之。足践令保泽。取五芋母置四角与中央。足践之。旱数浇之。芋生子皆长三尺。区收三石。窃谓区田区芋凿井三方。似宜急行分布全陕。藉济荒年。不独关中。而关中当久旱后。似乎急需。以上物土之宜。如在上者勤相劝课。严加赏罚。数年内必大盈余。虽遇凶荒可以有备。此皆务本事业。而树畜则有不可略者。元史食货志。每丁课种桑枣各二十本。一切蔬果。以多种为衣食之助。有池塘者。必养鱼虾鹅鸭莲芡菱芡蒲

苇等利。以补不足。且多种苜蓿防饥。而关中养豕者尤少。殊不可解。夫无豕不成家字。关中人皆有家。盖少顾名思义者。且养豕一年。春夏秋饲草。至冬始饲黄豆苞谷。所费不多。得利最厚。俗无劝导。令民备生生之资。至祈雨法最多。惟扰龙事。宜行于久旱。说见荒政辑要。此法举人在四川亲见三同寅行之均效。但必得真虎头骨。投有龙潭中立应。其否者。不是骨假。必潭无龙。以举人所知。如韩城龙门朝邑三河口高陵泾河口大荔九龙泉太白山三池。此数处必有潜龙。购得真虎骨。何访试行之。至春秋繁露载求雨方。其理不爽。如诚心遵办。必有应者。凡此皆因物土之宜。类及之以备采择。而莫如水利为尤要。水利所兴。有土。有石。有沙滩。有山凹。其引之者。有直。有曲。有长数十里。有短不及半里。有过溪者。有凿山腹者。有土筑者。有石甃者。有支木者。有砌石槽者。有用木闸者。有下铁桩者。有烈火者。有酳醋激者。其制引水之器。低田用虹吸鹤饮。高则用恒升玉衡等具。载在泰西水法。关中人未必不知。而耿橘挹水以浚渠法。尤不受奸民之欺。此尤赖劳民劝相者。总之兴水利之事甚繁。而经理必在得人。在官常则非绅士所得知。若论绅士。今日西同干凤均有湛深经术体用兼全其出有为其处有守者。举人不便举。想无不在洞鉴中。但每府令齿德兼优者。各举所知。分襄办理。召安康汉阴老农惯修渠堆塍者六七十人。分布四郡。不过一二年。此政必成。但经理绅士。领工夫头。不可擅用少年轻佻。与心计奸猾者。一入局中。物议必腾。非但不能兴水利。即劝捐一事。人皆望而生畏。债事于始。安望观成于终乎。

夙闻大人平臬劝赈。步祷西岳。精诚所感。与元臣张养浩无异。宜乎万口一词。鼙鼓轩舞。今又询于刍蕘。议兴水利。是欲嘉与三秦士民。臻于长治。举人虽樗昧。敢不仰副宪心哉。尝稽晋史王猛仕苻坚。见关中水旱不时。发三万人开泾水上源。通渠引渎。民赖其利。魏裴延当幽州水旱。民多饥馁。疏督亢渠。得利十倍。宋欧阳修当颍州大饥。大修陂塘以溉民田。汪仲举当兰溪苦旱。劝富民大浚塘堰。以活饥民。此外如明林希元锤化民均于饥年举涸塞之当浚。役饥民而代赈。此岂仅云安贫哉。实兼以保富耳。踵而行之。与诸公后先辉映矣。但非常之举。黎民滋惧。范文正公以工代赈。尚遭监司劳民伤财之劾。何承矩知雄州。初年劝民种稻。值霜不成。后纳闽人黄懋言。改种旱稻。七月可熟。阻之者颇众。至稻熟。承矩载稻数车辇至都下。议者始息。且关中士民不谙稻利倍他谷。谓食之腹阴。则今日举此政。保无谤书盈篋耶。窃请持志勿摇。壹意必行。但得习水利巧思过人如元郭守敬者数人。赞襄上下。善政必兴。况今日方伯廉访德星聚于一堂。同心共济。尤易集事。至素问称稻得天地之和。高下皆宜。尔雅翼谓稻味尤美。故食稻衣锦。为生人极乐。若如关中人言食稻腹阴。何以两湖三江食此不阴耶。大抵水利之赋。较陆粮加重。每见兴水利

者。数年后田淤不登。而升科如故。关中陆粮较南北二山不啻加倍。所以关中致富。皆从商贾起家。其多种地者则否。富民种地无过百亩者。且畏一兴水利。后必升科。以此遵者百无一二。合无出示告以永不升科。藏富于民。与在官奚异。去其疑团。则水利兴也必力。况雍正元年 上谕。户部膏腴荒弃岂不可惜嗣后凡有可垦之处听民相度自垦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不得阻挠百姓开垦多者准令议叙。此成宪也。如果率 祖攸行。定知野无旷土。家给人足。且今整鄂咸长。种稻者。均渐至小康。民知稻价较他谷加倍。何至弃水利不修。大抵不谙水利。且惮种稻。有沾体涂足之苦。习于逸而弃其利。南山士民。睹八水东流。代为扼腕者久矣。今必议兴水利。请先奏明使经理者久于其事。如必须交卸。责成后任。先后同心。至经费一项。大人必有成算。但当停工请帑之年。又值屡次劝捐之后。若再劝富室。恐观望逃避者。所在皆是。易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通之法。请详言之。虞伯生集兴水利。召富人予官。周用则集军流徒诸罪人以功赎罪。第其大小久暂而分之。今之议叙。与伯生似同实异。盖彼实予之秩。今则止博虚荣。窃恐议叙无人出应。所以然者何也。今之富室。不但老壮皆得议叙。其少者襁褓者类皆有之。数见不鲜。此虚荣所以民不愿博也。合无请奏明招富民垫垦。每亩每年议租若干。则应者必众。今日水利如兴。实关中长治久安之基。关中久安。则天下大势均如盘石。举人年近七十。功名望绝。闻大人集水利议。觉平日讲求之心。怦怦然动。所以冒昧议此。专丁投。报 皇上养士之恩。酬大人延访之意。倘以水利繁。有言未尽者。召之出山。面罄一切。举人即长归南山。为 圣世闲散山臞。永享食利千年之泽。此心如古井。久无热中时。合并声明。不胜待命之至。谨议。

### 修关中水利议跋

#### 路德

议水利于今日。鲜不以为难行。不惟无请帑理。劝捐亦鲜有应者。惟有劝大户自修。令自享灌溉利。以其余溉他人田。令计亩收租。偿其修费。使修者有赢无绌。费在一时。利及后世。此大户之所贪也。每亩岁取租。约抵修费之十二。中小户分水利者。以二分酬大户。而自食其八。视不得水者所获实多。此中小户之所贪也。豫纳一年租者。免二年之租。豫纳二年租者。免四年之租。以数增之。其免以是为差。此又中小户之所黽勉乐从也。修时必多役人力。贫民无田者。得佣工取值。荒年则用以代赈。丰年则足以贍家。此又无田者之所踊跃恐后也。渠堰成。或就近凿塘堰水。种鱼及莲芡茭蒲。或别为竹林果园。药畦蔬圃。或相地势。置水磨水碓。每一处。岁入抵腴田十亩。居民之赖藉者尤多。此又田中之田。利外之利。不可以寻常计也。凡举事必因人情。尤必因地势。人情悦。地势便。则用力少而见功多。奚以知其然也。引水者自下而上也

难。自上而下也易。水之出南山而入渭也。势如建瓴。渐趋渐下。随处可为渠堰。两山之间必有川。以吾整屋论。黑水田谷水甘水涝水皆大川也。其小川未及历。大约皆可疏引。但今日疏引之水。灌田有限。旱暵则上流截水。下流无所得。每争成讼。水潦则听其流注。灌入农田。余家中南镇。镇西十余里。曩所称上腴者。往往汇为巨浸。累月不消。所以然者。分水之渠太少。且未谙深广之度也。以余所见大渠。深广仅二三尺许。水深不过尺许。小渠深广仅尺许。水之深不过数寸。川之来也不竭。而人之取之也廉。故利少而害反多。窃谓古者沟洫遂畎。其法俱在。今师其意为之。大川之旁。其渠广八尺深八尺。如古成间之洫。次者广四尺深四尺。如古井间之沟。又次者广二尺深二尺。如古夫间之遂。其小者广尺深尺。如古一耦之亩。洫分为沟。沟分为遂。遂分为亩。以整屋水。灌整屋田。不仰给于他县。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家利则一邑劝。一邑利则邻邑劝。一郡利则邻郡劝。一省利则邻省皆劝。以大川之水分布于万亿家之田。水之注川者必减大半。诸大川之注黄河者。亦必减大半。以万亿家之手足。较今东河南河之弁兵夫役。奚翅千倍。但使之各治其田。而黄河之在东南者。其险工必减大半。每岁两河帑金亦必减大半。此天下之大利也。关中踞天下上流。无河工而有水利。关中之水利不兴。东南之河患终不去。关中病则天下病。关中安则天下安。今日之计。莫急于此。吾友补山孝廉负经济才。其于国计之赢绌。吏治之污隆。民生之利病。靡不究心。因中丞林公议兴水利。特上是书。书甫上而林公去余窃惜之。匪独为关中惜也。亦非独惜水利之不兴也。时方刊经世文编补。余劝之刻八卷中。因补其未尽之言。缀于简末。以俟后来之兴废举坠者。

#### 城固县四大堰合修议

高绥字

城固水。初名智水。西汉末唐公昉举家拔宅飞升。其外出不与。遗言居此川。永无繁霜蛟虎患。后遂名乡为乡。水为水焉。其源发整屋终南山。周回曲折。历千余里。至城洋之交。汉王城而南。入于汉。西岸大堰二道。一曰高堰口。在山内北沟下。灌田二千余亩。次曰五门堰。在伏牛山下。口列五洞。吸五山精。所谓山泽通气也。汉高祖都汉中时。萧鄴侯所开。至明城固知县高乔二公。绕斗山角渠。引至平川。分九洞八败。灌田五万余亩。诚一邑养命之源也。东岸亦大堰二道。一曰百丈堰。口在庆山角。灌田五千余亩。至今一半圯于河。次曰杨填堰。口在丁家村上。宋吴玠将杨从义开者。当时经营维艰。杨公有诗云。拆屋变成河。恩多怨亦多。当知千载后。恩怨俱消磨。其渠绕宝山下直达洋县西界。城固三分。洋县七分。灌田三万余亩。一堰经二县地方。遇事商议。辄彼此抵牾。殊难措手。此四堰之原委也。乾隆间。河深岸高。三月农田



用水时。祇在堰口移石砌坎。水即入口。毫不费力。至嘉庆六七年后。生齿繁多。山民斩木作檟柴。垦土种苞谷苡麦。山濯土松。每逢夏日暴雨。沙石俱下。将河填满。两岸冲荡田禾。一道分为数道。河不归旧。用水之时。不得不截高坎。钉木圈。装石仿城墙式。洪水冲搥不开。于是内决洞梁。淌渠坎外。滄田禾。浸村庄。愈冲愈宽。五门堰截坎直至三里之遥。每亩派钱五六百文。较维正之供。不啻倍蓰。农民深以为病焉。由是无赖之众。谋充首事。于县署门印房差。逐加贿属。未及任事。先负重债。求其不从中侵吞能乎。侵吞多。百姓怨。连年结讼。直至道光二年。俞邑侯逢辰夙谙水利。谓拦河截堰。只宜低修。不可太高。洪水冒堰直过。清水自入堰口。每亩出钱百文。裕如也。百姓感焉。然终不能一劳永逸也。且夫山川变易。古今形势无常也。因其势而利导者。水利之上也。袭故蹈常者。水利之中也。贸贸然掘者。水利之下也。窃谓西岸两堰宜合修。开口于焦对门。两岸石山。所距仅一箭之地。水清则垒石砌坎。稻鞬弥隙。水洪则冒坎而下。任其所流。如此。则工小可省费无算。迤下以高堰之渠尾。接五门堰之渠头。因势利导。绝不费力。但高堰田少渠窄。五门堰田多渠宽。上流开渠必宽。从升仙村穿心出。必拆房数区。方能畅流。东岸两堰亦合修。开口于庆山干沟口下。以百丈堰之渠尾。接杨填堰之渠头。再从杨填堰旧口甃洞门。旱则开之。以收堰下之余水。涝则闭之。以避涨溢之横流。其上流亦宜开宽。绕东西原公二村下。恐均不免挠阻之虑。且修高堰百丈堰不必派钱。而修五门堰杨填堰第一年必得多派钱文。两岸开渠。估工给价。此事必得管水利道宪作主。率同城洋二邑侯履勘三二日。成竹在胸。瞭如掌纹。然后举各堰绅耆材具干练心地清廉为众所服者一二人为首。任劳任怨。庶可一劳永逸。植两县万世之利也。总之有真实利民之心。虽才短而亦有裨益。无真实为民之心。虽才长而终无所济。苟得非常之人。举非常之事。余将额手以颂。乐观大利之兴焉。

书王太岳泾渠志后

蒋彤

考图志。泾渠在泾阳县。属西安府。府南界山即终南。东西亘数百里。泮漓灞浐诸水皆源焉。北流而入渭。终南之北曰九峻山。在泾阳县西南。山泉众会。则为泾河。东南流入于渭。禹贡所云泾属渭汭。即郑白诸渠所由出也。秦中广平。故地多以原名。沟洫灌溉之利。视他郡尤宜。所谓沃野千里者是也。自秦汉作郑白二渠。此后每一兴役。辄有利民。偶阅元人蒲道源与执政书。兴元之民。恃渠堰为命脉。而山河堰为大。其浇灌自褒城县竟南郑县江北境。旧设河渠司领之。其秩五品。任专职重。自裁罢之后。水利不均。而荒歉荐至矣。兴元为今汉中府。与西安接壤。而蒲言若此。知渠之为利。不独泾阳矣。然即泾

渠言之。屡浚屡堙。近代费愈多而利愈少。几至得不偿失。是有道焉。按周官匠人职。凡天下之地势。两山之闲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是知沟洫中之大者。皆因水势之自然。非尽由人力也。又曰。沟逆地防谓之不行。水属不理孙谓之不行。又曰。梢沟三十里而广倍。凡行奠水。磬折以参五。欲为渊则句于矩。又曰。沟必因水势。防必因地势。善沟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又曰。凡为防。广与崇方。其綑参分去一。大防外綑。凡沟防。必一日先深之以为式。里为式。然后可以傅众力。凡任索约大汲其版。谓之无任。沟防之道是为至精。秦郑国引泾以为渠。岁久泾深渠高。水不能入。故汉白渠移就泾之上流。朱丰利渠又移而上。明之广惠渠又移而上。至凿山石数里以出泉。本朝益加开凿。堰泾水上源。使合山泉而下。所谓龙洞渠也。夫填泾自然之流。而冀石中滴沥之泉。大异因山成川之理。可谓顺地防而孙乎。其所由致此。则沟防不得其道也。泾水吼怒。不于上流多为曲折。使有磬折参伍之势。则高趋而下。其中日浚而深。渠口素狭浅。浊性又从而满之。则积久而堙。非行奠水之道也。水有行有奠。必使奠而后可常行。于水之将及地处。矩为之渊。则行而克奠矣。凡山泉之道。与人为之渠。皆宜扩之使广。道广则其来不蹙。渠广则其入有容。自无嚙堤圩口之患。今考历代疏凿之广不过丈二尺。下者犹不及。非梢沟广倍之道也。凡沟不在多。惟广为贵。梢沟水所漱啮之沟。度其有三十里之长。则广。倍常沟。常沟一丈。兹倍之为二丈。何者。沟广则水势与之吞吐。能受而不拒。不求深而自深矣。古之为防。所以障水使不入沟。故曰沟防也。今所云渠堰者。乃障川流使入于渠。不为己之可容。而强彼之不来。宜其非恒久之道矣。所为堰。又基薄而高。与古为防之道适相反。此事殆非俗吏所能也。周官匠人有专职。圣人耳目心思之力。又足以先之。加以日昃不遑之勤。故用力省而成功久。即郑国作渠。历百数十年而未坏。战国近古。必有得其法者。后来所作。难成易毁。皆远不逮。此必有辨矣。然据古空言。亦何裨益。姑书所见。以俟他年。

书王芥子泾水志后

安清翹

芥子谓泾水污浊败苗。有害无利。必拒之使一滴不入而后可。诞甚。因性尽才。岂有无利之水哉。关中八水。泾利最着。秦汉以来。利或大或小。未有言泾水无利且有害。芥子一言抹杀。大端有二。曰功费大。民力疲耳。夫使功费出于朝廷。当不计值。即使无成。亦不过将金钱散诸小民。有何大害。如关中之金胜等寺。费十数万之功作无益耳。移以兴泾水之利。所用绰绰然有余。至于民力之疲。苟心存利民。则散数十万之功费。民将踊跃从事。藉以得利。又何疲之有。不然。彼车马之征。夫役之征。疲民者多矣。岂未之思耶。有明项

襄毅曾言。用泾水当不惜费。不求近效。今因惜费。又汲汲眼前功效。遂使泾水受诬。正是未尽泾之才。不能用其才。而谓人不可用。韩信所以去项。用兵威逼。锄而去之。罗绍威所以致悔于九州岛之铁。彼庞士元蒋琬非百里才。若非诸葛知之。则将以为不胜百里之任也。

### 修复龙洞渠工疏光绪八年

冯誉骥

窃查陕西省水利。以泾县属之龙洞渠为最。即古之郑白渠遗址。考之志乘旧说。谓系引泾入渠。其后因泾水力大沙多。将渠道冲坍淤塞。遂改为筑堤拒泾。而专引龙山泉水入渠。即系现在办法。向灌泾阳高陵三原醴泉四县沿渠民田。其利甚溥。每年于司库动支存公银两以资岁修。溯自陕西省军兴。渠道报湮。民田致失灌溉。曾经前署抚臣刘典于同治八年筹款修理。迄今已十余年未动库款岁修。渠身上段渗漏入河。下段全行淤垫。下游三原高陵两县无由得水。恒苦旱干。是水利之兴复。斯时尤亟。上年经臣饬行藩司粮道会委西安清军水利同知王诤驰往查勘确估。督同泾阳等四县一律兴修。惟查此渠袤延数十里。有石工土工之烦。并有官修民修之异。穿山凿道。更有明渠暗渠之分。嗣据委员王诤禀报。此次兴作。首重疏通。并补隙漏。因将官修石工阻滞渠道者。凿令通畅帮砌。漏水者补砌严密。并将上游暗渠羊圈哨眼拆开。始知四龙眼之泉。本向南流。现因筛珠琼珠二大泉倒流北注。以致数泉汇聚。各水半经三龙眼漏去。昔人治渠。于三龙眼之南。四龙眼之北。横砌石墙。遏水南流。查因墙坏不能遏水。诸泉倒流赴漏。后人不知病在暗渠石墙。祇以木板坝工顺闭三龙眼。暂时塞漏。转瞬土松板裂。大漏如故。今若补修石墙。工费太巨。现于两边渠石。列槽下闸。两道中实以土。高出旧日水痕数尺。力堵各泉南流。不容点滴北注。并将帮砌石渠漏水五处。砌补坚固。淤垫泥沙。挑挖净尽。官修士渠十余里。一律疏浚宽深。督同该四县催沿渠各户。将民渠分段挑修。务使适下顺底。不任高仰阻滞。该同知王诤驻工督催。于光绪七年十月初八日兴工。至十二月初七日官工民工概行完竣。当即按期放水。各该县俱已受水。计实用工料库平银二千一百三十七两四厘。开具清折。由藩司粮道查明请动支岁修银两。会详前来。臣查该渠工竣后。本年已历九个月。据泾阳等四县按月具报。渠水已照旧日水程。依期入境。灌溉民田。实已着有成效。察核所用工料银两。亦尚核实无浮。经臣率同在省司道如数捐廉。随时饬发王诤承领支用。请免造册报销。除饬泾高三醴四县督饬沿渠水夫。于每月水后随时踏勘。遇有草土淤垫。及有渗漏之处。即刻挑修补砌。并饬泾阳三原二县之水利县丞。各于所管境内。常川查看催修以专责成外。查承平时。官渠向有岁修经费银二百九十六两零。咸丰八年新章减半支給。并扣六分减平外。实支库平银一百三十两零。军兴

后未能筹拨。遂致失修。今已将渠浚复。每年挑淤补漏。及闸板等项。需费无措。自应请复岁修旧制以重要工。相应据实陈明。吁恳 天恩飭部立案。准自光绪九年起。将龙洞渠应支岁修银两。照例按年开支造销。俾资津贴修理。以垂久远而免废弛。

### 劝谕泾阳诸县士民条约

刘蓉

为剴切劝谕事。照得农田为民食攸关。而水利尤地方急务。查龙洞渠。即古郑白渠故址。原属泾阳三原高陵醴泉四县农田灌溉之资。比值逆回构祸。渠堤坏决。遂致混混源泉。溃流入泾。而四县民生之仰资于此渠者。顿失利赖。挹注颇微。查高陵醴泉两县。向不专恃此渠。而民勤稼穡。垦辟渐多。民食尚足自给。惟泾阳三原。地既硗瘠。人事复多旷废。比遭歉岁。粒食尤艰。若不急修水利。何以贍给遗黎。前经本部院檄委泾阳黄令三原唐令劝捐经费。鸠工修筑。冀合两邑物力。规复当日旧观。嗣闻三原富绅甚愿出资襄事。愿以向来水程为日过少。颇怀较计之心。而泾阳士民又执旧日规额。不为通融之计。本部院复檄西安吕守亲诣龙洞渠相度工程。传集各邑绅民会商酌议。以泾阳受水旧章月得二十一日七时。而三原仅得二日一时。两相比絜。盈绌悬殊。因拟于泾高醴三县受水各斗日时中。均匀节缩。每时扣出一刻。按照志载日时积算。每月约共匀出三十六时以畀三原。仍令减水各斗水老农民。俟开浚后。水源畅旺之际。按时加倍灌溉。则时刻虽减于前。获利且增于旧。其处置甚费苦心。实昭公允。乃闻该士民等。颇存意见。多怀顾虑。迄今日久。仍未兴工。而时迫残腊。转盼春及。实有废时失业之虑。本部院念切民瘼。深为焦急。既传集泾阳绅士五品衔光禄寺署正于绅荣祖候选教谕吴绅乙东举人徐绅韦佩候选州吏目姚绅履亨候选巡检何绅光焕候选典史怡绅立诚来署开导。劝谕再三。尚虑该邑士民。未能周悉本部院反复淳切之意。因复檄飭该绅等分诣泾阳各乡委曲劝导。亦冀我士民各怀大公之心。勿存私小之见。于以下孚众志。上迓天庥。则仁厚礼让之风。尚蔼然太和翔洽之意。此则官斯土者之所乐闻而深相嘉许深相期望者也。所有劝谕各说。条列于左。

一龙洞一渠。既属泾阳三原高陵醴泉四县公共之利。若论一视同仁之道。即应将四县水田亩数多寡。通同计算。以渠水盈绌。按数均匀分摊。乃为平均公溥之良法。今既经昔人定有规额。载在志书。自未便骤议更张。惟泾阳一邑。受水较多。三原一邑。受水太少。彼此相去悬殊。不得不量为斟酌。查泾阳当日所以得水较多之由。大都亦因当时修渠经费捐派较重之故。积时累日。遂成定规。初亦非有弱肉强食兼取吞之弊也。今当渠堤溃决督工修葺之始。惟有劝谕三原富绅多捐经费。以图渠工经久巩固之规。劝谕泾阳士民酌减水程。俾复旧

章每月六日之额。庶期哀多益寡。稍存称物平施之意。至泾阳上限白公斗之东。另有铁眼成村。每月自初二日起至十九日寅时四刻止。灌地二十一顷六十亩有奇。此斗既不在各斗轮流分灌之列。独常川受水十八日之多。查其地在高陵三原两邑上游。旧志未载起自何时。又不载十九日寅时以后。如何封开。万一该处居民。截渠上流。暗施诡计。则高原有分灌之虚名。无受水之实际。尤非公允平恕之道。似应将此处铁眼。酌量更置。以绝弊窦而示大公。夫善莫大于同人。利莫大于和众。所冀我士民共体此心。偕之大道。至于阴谋暗计利己损人之举。徒以启争端而肇祸机。尤非存心积善之君子所忍出者。本部院旷览古今。深察事物之变。惟此种阴机诡计。实为损心害理之尤。其得祸最速。获报最重。尤不愿我士民之万一或出于此。此尤区区私衷所为劝谕反复不能自己者也。

一本部院忝抚秦中。凡泾阳三原高陵醴泉百姓。均系子民。自然一体相待。岂有畛域之分。岂有厚于三原薄于泾阳诸邑之理。而今苦劝该士民等将渠水分润三原。实因前日水程规额。多寡太不均平之故。譬如人家兄弟四五人。既经析箸分爨。不数年而贫富攸殊。又数年而富者益富贫者益贫。为父母者。不忍见其如此。祇得劝令富家分多润寡。协助其兄弟之贫者。此亦是父母公心。使能深明大义。垂念手足。随分拨助财产。则既以笃兄弟之爱。又以承父母之欢。孝友兼全。一门雍穆。岂非大好。然而世间每有一种不识大体之人。出语争论。谓当日产业本系均分。后来奢侈者自致破败。勤俭者自致兴发。皆由自家挣扎。辛苦积累得来。彼自不成家立业。岂可派令兄弟出资。代填无底沟壑。此言之出。居然有理。为父母者。虽心伤情切。亦遂无可如何。然其兄弟自觉穷窘难堪。或责以不念骨肉之情。或责以不遵父母之命。始而怨怼。终而忿疾。于是而友于之爱衰。而阅墙之祸作矣。此种情形。无地不有。计该士民等亦所习见熟闻。其中利害是非。亦自判然易见。本部院自愧为民父母。未能稍尽厥职。令劝谕该士民等。将水利分润三原。亦是一片公心。并无厚薄。试为设身处地。使该士民等改隶三原。水程过少。岂能不望泾阳分润。以此比絜而论。则人心便是己心。三原之心便是泾阳之心。祇要从此推出。便自廓然大公。共敦仁厚之风。遂成礼让之俗。此则本部院所日夕盼望于我士民者也。

一福善祸淫。乃天地间自然之理。凡存心忠厚公平者。必致福庆。居心刻薄私小者。必罹祸殃。此乃天道之常。非同后世阴鹭果报之说。今我泾阳三原高陵醴泉之民。罹回逆之祸者。十居六七。当日殷实富厚各家。所有资财衣物房屋诸产。约值数万金或数十万金者。今皆化为灰烬。荡然无存。其一家父母兄弟妻子。亦或同归劫运。靡有孑遗。念此情形。最堪伤惨。独该士民等兵燹之余。安然无恙。此必向来存心宽厚。祖宗尚有余泽。故能保全身家。保全性命。

此时痛定思痛。急宜力敦古道。共迓天庥。庶期积善积福。不负天地生成之德。况此渠水乃天地自然之利。自应公诸同在此地之人。岂可更怀自私自利之心。尚执当日凭据规额为说。试思前日富厚殷实之家。所有银钱丁口今在何处。即其仅存之田地产业。有契券有凭据者。今皆属之何人。尚有谁为争执。谁为较论。可见一家独有之产。且有不能执据管业之时。该士民等尚欲执当日规额。争此数时数刻之水。较短竞长。毋乃未之思乎。比类而观。亦见其无达识矣。本部院所以劝谕该士民等。放开眼界。放开胸襟。大家存点公心。勿复坚执私见。庶几仰承上穹庇佑。终受厚福。

一秦中自遭逆回之乱。地方残破。民气凋敝。固不待言矣。今夏雨泽愆期。尤虞艰食。幸自五月以后。时霈甘霖。吾民乃慰有秋之望。然而泾阳三原高陵醴泉诸县。竟未得同沾霖。入冬初来。各府州县布祥霁。独泾阳三原高陵仍未得雪。醴泉亦祇得二寸有余。本部院自愧德薄政乖。不克感召天和。致尔数县生灵。屡次失望。惧滋深。今惟有益加恐惧修省。以期感格天心。亦愿该士民等革薄崇忠。共敦礼让。以迓祥和之气。勿复因细事更启乖争。以逆天心而重吾不德。夫和气致祥。乖气致异。实出于感格之自然。盖天地者。万物之父母。该士民与邻邑黎庶。同居覆载之中。如能共修六行。敦孝友睦任之风。则天心为之悦豫。而祥降焉。其或反是。则天心为之拂逆。而殃降焉。亦如人家兄弟和乐。则父母为之愉顺。苟相乖忤器争。则将厌而弃之。此中感应之机。丝毫不爽。今当大之后。户口凋残。合泾阳三原高陵醴泉四县之民计之。尚不及当年一县之数。宜如何共相爱怜。共相保获。以答天地生成之德。但得天心眷顾。终福人。终养人。嗣后夏雨冬雪。及时播降。即无渠水之利。亦将丰收多谷。户足家饶。若天地不福人。不养人。夏无雨。冬无雪。祇藉此区区一渠之水。究能灌溉几何。此本部院所以劝谕该士民型仁讲让。推邻之谊。笃亲睦之风。以顺天心而承帝眷者也。

一秦中风俗俭嗇。而愿朴驯良。实为东南各省所不逮。乃今受祸之惨。死亡之多。反视东南诸省为尤酷。揆诸报应之常。殆有不可解者。逮本部院任日久。检阅各州县刑名案牒。溯其起衅之由。或为三五百钱以及一千八百些须之事。乖争毆。以至酿成人命者。十常七八。甚至一家父子兄弟伯叔期功之亲。争财竞产。以尺布斗粟之故。亦至乖逆伦理。伤残骨肉。于是抚膺太息。知我秦民所以遭此大厄。酷于他省者。端在是矣。大凡风俗美恶。民情良莠。为类甚多。此优彼绌。亦无高下悬殊之处。而其间最逆天理者。莫如私小刻薄之行。尤为伤教败俗之至。盖天地所以生人生物之意。一以仁厚为归。至于刻薄寡恩。私小嗜利。而生机消泯无余矣。此所以东南各省。虽极骄奢淫佚。而获祸尚轻。独至吾秦虽较俭朴。而获报特惨也。夫此地本属文武成康过化之区。当时让

畔让途。仁厚成俗。载在诗书。后世犹歌思而称慕之。何至今日而此风邈然略无存者。独商鞅氏残忍凉薄。弃礼义而竞锥刀之秕政陋习。历数千年而流波相靡。迄今不变乎。在上者不以教化为亟。在下者日惟嚣凌是竞。推溯本原。实由上失其道。于吾蚩蚩之民又何怪焉。本部院忝抚此邦。亟思挽回世教。而自愧德薄学疏。诚意不至。惧终无以感孚士民。所冀各府厅州县守丞牧令。悉以化民励俗为心。随时训饬。随事开导。并望在籍贤士大夫举贡生监乡老耆民。交相劝谕。务先义而后利。勿徇私而废公。庶几力挽颓风。潜消厄运。仍复前日教化之懿。此则本部院区区一念之忱。所属望于我士民。非独为渠水之事言。一亦不独为泾阳诸县之人言之者也。

以上各条。词意虽属浅近。然所以反复开导。推明人情物理利害祸福之故。实亦剴切详尽。仰该绅等即速分赴各乡。持札劝谕。并随处邀同各乡士绅。共将札内所开各项情事。逐条解说。务使家喻户晓。共悉本部院所以反复劝诫之意。毋复坚持私见。仍执向来水程规额。更相争竞。延误要工。庶渠工得以趁早兴修。彼此踊跃奋勉。以人事济天时之穷。即来岁田亩灌溉。亦可均沾实惠。以期共享丰亨之乐。本部院不胜盼望殷勤之至。如经该绅等持札传谕之后。尚有不晓事理不谙大义之人。阳奉阴违。别生计较。仰该绅等立即禀商该县黄令。勒传此项人等饬赴省城。听候本部院亲自开导。面加教谕。以期事在必成。功能速集。其或谕之不入。教之不从。则是顽梗不率。辜负殷懃劝诫之意。本部院亦将有以处之矣。其相与共体此意。以慰期望。切切。此札。

#### 与程鹤樵方伯论甘肃水利书

张澍

自藩条甘。故乡人来。咸言阁下勤劳公事。吏畏民怀。弟为合省士庶庆幸。以手加额。六月初旬载诵手书。以地方利弊下问。尤见不弃刍蕘之至意。弟虽佻（矛）心无知。敢不竭其愚以为芹献。窃以为甘肃之所急莫大于兴水利。何也。土地硗瘠。生产稀少。一逢亢暘。即患艰食。哀鸿满野。良可悲。说者每谓甘省泉源甚。河渠无多。欲兴水利。殆有难者。此未谙舆图。漫托讻言。自安窳惰。阻挠成功者也。试以兰州府属言之。皋兰则有黄河水笋萝水柳林沟五泉水阿干河黄峪沟水龙尾山渠古山渠。狄道有洮水杨家庄渠何郑家渠田家嘴渠。金县有龛谷水买子墨泉。西宁有湟水浩亶河神济河。河州有广通河九眼泉漫湾渠双成渠西川渠南川渠嘴头塞渠。靖远有黄河祖厉河杨稍儿水陡城水打刺赤堡水西泉东泉红柳泉万马泉瓦水。渭源有通济泉息家泉。巩昌府属之陇西县。则有渭水头渠二渠三渠永利渠。安定县则有西河得罗川。通渭县则有甜水河锦鸡峡水龙尾沟华川。漳县则有漳河。会宁则有壤泉米家峡河床岔河。伏羌县则有通济渠陆田渠广济渠惠民渠。宁远县则有红峪旧水渠野南沟水渠新渠乐善河渠

龙泉渠大佛峡旧渠石川新渠屈家桥新渠木林峡渠蓼川铺渠。西和县则有九龙泉官泉。岷州则有西川水鹽藏河三眼泉。平凉府属之平凉县。有泾河浚谷水岨谷水利民渠暖泉横河。崇信县则有汭水渠新柳滩四峪水。华亭县则有惠民渠武水。固原州则有甜水河南川。泾州则有百泉沟六十四道沟渠。灵台县则有蒲川水后沟河。静宁州则有兴陇渠暖水河干碛川涌泉。隆德县则有官泉小水泉。庆阳府属之安化县。则有东河水。合水县则有华池水。环县则有环江。正宁县则有正宁河。宁州则有马莲河。甘州府属之张掖县。东有十四渠南有二十四渠西有三十三渠北有六渠又有千金渠红沙渠仁寿渠老人渠义德渠无虞渠童子寺渠。山丹县则有南草湖渠西草湖渠暖泉渠又有红崖子童子寺大黄川等十三渠。凉州府属之武威县。则有金寺河坝渠杂木口涧坝渠大七渠永昌渠怀安渠黄羊川渠沙沟水双五坝水。永昌县则有蹇占口渠水磨川渠暖泉渠牧羊川渠大河口渠五颗树渠。镇番县则有石羊河红水河猪野湾。古浪县则有板槽坝泉暖泉坝泉大河上头坝水上问暖。泉水大靖教场坝水高崖泉。平番县则有庄浪河之十二渠大通河之四渠岔口二渠武胜驿三渠河东二渠。宁夏府属之宁夏县。则有惠农渠河忠堡渠。宁朔县则有汉延渠唐来渠大清渠。平罗县则有清塞渠。中卫县则有美利渠贴渠北渠新北渠胜水渠顺水渠常永渠石灰渠七星柳青渠羚羊夹渠通畸渠。灵州则有秦渠汉渠光禄渠薄骨律渠七级渠特进渠昌润渠。西宁府属之西宁县。则有伯颜川九渠车卜鲁十渠那孩川五渠广牧川四渠乞答真渠哈刺只沟渠大河渠季彦才渠观音堂沟渠红崖子渠坏吃渠西番沟渠撒都儿渠。碾伯县则有河北十六渠河南十四渠山南堡八渠。大通县则有东峡川渠峡门堡渠。秦州则有赤峪水藉河渭水。属县秦安。有东龙峡水湫科坪水可泉。徽县有泉河。两当县有嘉陵江矾水红崖河香应泉。阶州则有紫水北谷河西水河。属县成县。有东川水。文县有西园渠雪夜渠碧云渠复古渠清波渠三关渠甘棠渠流春渠瀑布水渠。肃州则有黄羊场渠沙子坝渠兔坝渠老君坝渠葡萄渠中渠讨来河红水坝丰乐川坝观音山坝暖水泉坝和寺坝通济九眼泉。高台县有纳凌渠丰稔渠站家渠永丰渠堰冶渠河西坝渠千人坝渠定宁渠黑河分渠。安西州则有苏赖河屯田渠回民渠余丁渠四道沟二渠党河通裕渠永丰渠广余渠大有渠昌马河四渠赤斤所四渠。凡此皆显著河流泉水。或为古昔开业。又经后人疏通者。或有官司主管。亦有农户经理者。倘一一决其堙。浚其洫。导其流。修其防。则赤卤之地。可为膏壤矣。合下以民生为念。宜有以厚其生。必先之谋其生。庶不虑雨泽之愆期。灌溉之无术也。尝见南方农人。此山之水以笕通于他山。低岸之水累石激于高岸。事在勉为。功可立获。合下其财择之。督有司速行之。边裔之民。从此果腹。颂鲜于侏为福星者。必移之于合下矣。

古浪水利记



陈世镛

古浪与蒙古接壤。西北之水皆入休屠泽。居民因河为渠以溉地。渠之歧出者。四坝五坝最着。五坝在四坝之左。地稍高。自其歧出之处。稍有不均。则水侧泄于四坝。而五坝涸而旱。故立桩刻识。分寸不能相假。胡国玺者。四坝之奸民也。少牧羊。常以驱羊之鞭。竖于牧厂。作为官吏。而已与儿跪讼其下。自讯自断。如是者十数年而技成。为人主讼事辄胜。而因以结交县令尹。其假之权。不知自谁始。而为所挟制者已数任矣。则于四坝之。开一汉港。谓之副河。必灌满其正河。次灌满其副河。而五坝乃得自灌其河。古浪疆域四百里。其爪牙布满三百里。五坝之民。饮泣吞声。莫敢谁何也。他坝岁纳数千金。以为治河之费。其征收视两。税尤急。用是一牧羊儿而家资累万。余至。五坝之民呈诉。余往勘验。实以其一坝而占两坝之水。藉以科派取利。即令毁其副河。以地之多寡为得水之分数。详请立案。胡国玺照扰害地方例惩办。而讼以息。特记之以诏后之令斯土者。尚无为地方奸民所挟制也。

大靖为古浪极边。外即蒙古沙砾之场。一渠三截。最先曰山泉坝。下行数里曰长流坝。又下行十余里曰大河坝。自前明至今二百余年。不知谁定轮灌之例。山泉坝首灌四十日毕。下注长流。长流灌四十日毕。下注大河。大河得水在八十日后。一有小旱。大河受之。故岁每不登。历任控诉。无处断之法。余则以田之望水。如病之望药。早得一日。即早收一日之效。迟至八十日。则断难起死回生。乃酌定章程。改为二十日一轮。以二十日灌溉深透。余润亦足延十余日。更十余日则下轮已至。前后相接。不至阔绝干枯。中闲未必全无雨泽。但得霏霏微滋。可无歉岁。于是传集三坝。剴切晓谕。大河既以来苏为幸。山泉长流亦潜消专利之怀。详请立案。永以为例。此可以示化裁变通之用。故并记之。

卷一百十九 工政十六各省水利下

覆陈都江堰工情形疏

丁宝楨

臣于光绪六年二月二十九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六年二月十二日。奉上谕。前因有人奏四川修筑都江堰堤工奏报不实等情当谕令恒训按照所奏各节确查具奏兹据该将军先后奏称勘明都江堰外江淤沙堵塞地势高于内江丈余丁宝楨复将内江挖深一丈七八尺水势全注内江连年堰工冲塌实由分水不匀所致灌县等处并无涸出农田八万余亩之多等语丁宝楨次所奏修筑堤工具有成效朝廷以该署督办理地方事宜尚能破除情面认真整顿故责成始终经理信任不为不专丁宝楨若果事事措置合宜何至人言啧啧此次恒训所奏竟与该署督奏报情形迥不相同

着丁宝桢按照恒训覆奏各节据实明白回奏如敢意存掩饰贻误地方恐该署督不能当此重咎也恒训折片四件着钞给阅看将此由驿四百里谕令知之钦此。仰见圣主迹言必察实事求是至意。臣跪读之下。钦悚莫名。伏查都江堰之坏。非坏自臣。臣之修堰。并非将河堰迁移而改置之也。亦就其自来形势。为之疏其壅塞。培其堤埂。以顺民之情。而救时之弊耳。且堰工关系十余属农田。百姓利害切身。若不该修而妄修。与修之有不如法。民必起攘臂而争。今堰工修理已经两年。堤无冲缺。田无被淹。田家者流。毫无异议。而论者乃辄以空言訾诋。臣实不知其何故。兹敬承垂询。敢就该将军所奏各节。谨为 皇太后 皇上详悉陈之。

如恒训奏称。原修人字堤金刚墙一百三十丈。前经恩承童华查勘时。已冲刷过半。嗣复冲毁残缺。现仅存石工三十一丈。又竹笼培修者四十五丈。其余石子堆者五十四丈等语。查人字堤一段。自离堆前面起。至分水鱼尾止。原长一百三十丈。臣三年十月经勘时。见堤身石笼完砌者三十余丈。其余均零星残毁。无所谓堤也。当时民间俱称历年岁修工程草率。以致如此。又查向来人字堤。皆笼石铺砌。祇能经历一年。次年非另换笼装修。则必不可用。因令署灌县知县陆葆德会商绅民等。试将笼石改为石工。以期永久而省帑项。适逢江水奇涨。致金刚墙突被冲决。至十月水涸。堤身全现。当飭丁士彬等前往确查。冲缺之处。连堤身共计长三十七丈有零。随即钦遵 谕旨飭令补修。今查自人字堤头段逐一丈量。至第二道湃缺。长二十五丈。石条完整。其第二段二道湃缺。金刚墙四年经水冲刷者约长八丈。系前培修时。已改用石笼。其第三段计长三十六丈。原无损伤。因丁士彬等嫌堤身略高。过水不便。遂将下截二十丈面石。拆去四层。照旧培修竹笼。其第四段三道湃缺。金刚墙长八丈。即系当日冲毁之处。其第五段直接离长五十三丈。石条完整者约三十丈。其堤根堤面。当日间有冲刷者二十一丈。此段石条五十余丈。上年已同第四段一律改用笼石补齐。以复旧观。皆系培修时改为笼。始全行拆换。并非五十余丈当日全被冲刷也。兹恒训于此。仅将大数查量。而于各段落办理情形。未曾明悉。其所称石子堆者。意必以为原工如此。不知都江堰所用石笼。连年经水泡日晒。即形曹少朽。每年冬令。必须淘沙另换。其有各堤岸面笼朽烂者。均任附近居民取以代薪。仍将石子堆存原处。以备另装。此二百年来历办成法。恒训于腊月初旬往勘。正六年分岁修办工之时。旧笼全撤。新笼未安。其所称为原修人字堤金刚墙者。既非四年大修时情形。亦并非五年岁修时情形。乃于此并不能分悉。其不明堰工办理事宜可见。至原奏所称人字堤金刚墙一百三十丈。前经恩承童华查勘时已冲刷过半。嗣后冲毁残缺。查臣修堰在三年十二月起。至四年三月初旬止。人字堤冲缺。在四年五月下旬。丁士彬等补修在四年十一月至五年二

月。恩承童华往勘系在五年正月。是时补修堤工。已将及半。二月即行完竣。经丁士彬等禀请验收。臣于三月初率同成绵水利道崇纲亲往收工验明。迨四月下旬。水势大发。适臣正在灌县。查水则已过十八画。可谓盛涨。臣终日与水利同知刘廷恕在二王庙查看。极虑波涛汹涌。而人字堤宣泄合宜。全堤晏安。此可查而知也。迨至六七月后。民无报灾之处。年丰谷贱。昭然耳目。今恒训谓嗣复冲毁残缺。实不知其所谓复冲残缺者。果系何时。果系何处也。况恒训前往查勘时。悉取有水利同知盛时彦灌县知县陆惠畴出具堤工并无冲毁切结。何乃一概抹置。而竟凭空以置词乎。此所言人字堤工段落之实在情形也。又所称分水大鱼嘴。用石条当头陡砌。加高一丈。一遇盛水。反致冲激漫溢等语。查索桥上分水鱼嘴。历有岁修。向因工程偷减。装笼卑薄。不能得分水之用。臣以此处当大江正流之冲。且赖以截水关键。所系极重。非坚厚高大。安能抵御。乃用大石砌高。而于鱼嘴之前及两旁。均加石笼外护数层。自三年十二月工竣后。至四五两年。迭经大汛冲击。至今屹立中流。毫不动损。是其得失。不辨自明。乃恒训反谓加高一丈。盛水反致冲激漫溢。试问加高一丈。盛水犹且冲激漫溢。设再卑薄。则水将驾过鱼嘴二丈以上。是一片汪洋。更何从藉以分水。其漫溢又将何如。此所言分水鱼嘴之实在情形也。

又如所称勘得太平桥各处桥梁。旱地水田。多有冲毁。天齐寺前横冲大河一道。访询绅耆。咸称本年五月二十一日。江水泛滥。过人字堤金刚墙。并离堆之脚。均有冲损等语。查堰工专重民田。灌县崇郫各属田地。当四年奇涨时。实未分毫冲淹。前恩承等查勘覆奏。已称民田并无被淹。至上年水势。较四年稍杀。各属田地一律丰收。不能掩人耳目。如果多有冲毁。则民间完纳丁粮津捐。为数甚多。何竟无一呈恳求减免。州县亦无一禀求抚恤且完纳丁粮。异常踊跃。岂成属百姓。独有私于臣乎。至都江堰向分官工民工。官工则责之官。民工则归之民。定制久遵。历无异议。缘江堰首分内外中三江。三江以下。则分为支河十数道。支河以下。又分大小堰三千数百余道。其各处小堰。原祇用以过水。地窄沟浅易淤易塞。历系民间自办。与官工不相牵涉。至川省桥梁甚多。皆系民间自行募造。官不过问。其中有历百余年数十年者。日久失修。不无毁坏。如所称太平桥各处。内惟玉带桥系木桥四洞。建造有年。其靠东岸一洞。木柱早经朽坏。民间无力遽修。用木支撑。臣于三年十月查勘河道。两过此桥。目击如此。四年盛涨。将中流量水之柱冲侧。东岸支撑之木刷动数根。余未倒坏。此外各桥。均查系光绪二年及同治十二年所冲。嗣后已多修整。内有长宁桥甚大。长约一里。其水系由彭县小鱼洞发源。不与堰水相干。其桥有堤三道。系同治十二年打开。随即修复。光绪三年又复冲开。因非堰水所经。至今尚未全修。又三道堰无损。其西名金沙堰。光绪二三年连次冲开。系属民工

。现复修砌。又天齐寺前冲开横河一道。系光绪二年前所冲。四年经陆葆德整修坚实。田多涸复。何可率意牵混。又人字堤一段。向来江水涨发。过水则十三四画以外。即须令由湃缺上面漫出。以免内江泛滥。一定之理。今所谓五年五月二十一日。江水泛滥。漫过人字堤金刚墙者。实系修理合法。宣泄得宜之效。何得妄以为非。至离堆之脚均有冲损。此系同治三年之事。与此次堰工。更渺不相涉。此则旱地水田并未冲没之实在情形也。又所称外江淤沙。堆塞一丈有奇。上年大修。又将内江挖深一丈七八尺。水发全注内江。连年堰工冲塌。实由内江挖淘过深。分水不匀所致等语。查堰工未经大修以前。内外中三江。自人字堤以下。率皆沙石堆积。三江已连为一片。臣督饬委员。先将内外中三江地形高下。用绳牵平测量。以定淘挖深浅之准。故内外中三江。各有淘深丈余者。有淘深至七八尺者。皆各应江形地势。及淤塞高下。酌量淘挖。有报部尺寸清折可核。且向来岁修定法。系先淘外江。再淘内江。何至有仅淘内江之说。至江水盛涨。力疾势猛。沙石俱下。每年一遇大汛。内外中皆有淤积之所。次年则酌量挑挖。是以定有岁修之例。又内江挑挖。古制向以挖见铁柱为准。殆所谓深淘滩也。四年所挖内江。即系遵照办理。至外江口地段。先经夏涨。水退沙积。至是年冬。经承办五年岁修委员淘挖一次。五年夏汛。又有新淤。又经承办六年岁修委员挑挖一次。此堰工自来办法。臣无所用其饰。恒训去腊往勘。其所见淤塞情形。乃四五两年夏涨后新淤情形。中隔岁修两次。安得仍混作大修。至所谓外江高于内江丈余。水即全注内江。堰工易致冲塌。是未知两江高下。若至相等。则内江受水必不足六成。外江亦必不止四成。更与古人遗制不合。若外江过于挖深。附近田亩。固可免潦。而下游分水之处。必苦其旱。今乃谓外江农民利于决口。田水始足。臣三年来。于河堰尚未体察。实未得其解。此外江口挖深通塞之实在情形也。

又所称离堆当水之冲。已有塌裂之处。设全行冲塌。省门恐为泽国等语。查离堆本系开凿内江时。特留山石一角。以资屏蔽。至今呼为离堆。正当南江口之冲。向恃上游北面山脚石岩三道。将水一挡。折使迂回。免致直射离堆。因同治三年修工时。前署成绵道何咸宜。误将三道岩全行凿去。水势直冲离堆。次年夏间。即将离堆冲塌一隅。经该管丞令禀报补缀有案。嗣该县士民屡请补砌。各前任因此石本系天生。人功无能为力。尤恐补砌之后。盛涨冲击。石必毁坠。填塞堰口。关系极重。是以未敢办理。亦经前任道丞确切查明详禀在案。臣三年大修时三次亲往查看。亦虑离堆不可久恃。曾与委员等百计筹思。实无善策。因戒委员等祇要每年岁修。将人字堤完密铺排。使盛涨大水。安然由人字堤面湃缺。滚出外江。则水势虽急。尚有处宣泄以杀其怒。离堆或不致遽损。而内外江田亩。亦皆获益。缘人字堤之为用。春令则借以蓄水之不足。夏涨

则借以泄水之有余。与别河堤。借以束水攻沙者[迴](回)别。其堤系水行外江旧路。并无田亩。若水大不能湃泄。一逾宝瓶口。必将农田全冲。臣前奏称水从金刚墙冲缺而去。内江各堰。但有灌溉之利。略无泛滥之患者。系属实在情形。非敢张皇创论也。至谓离堆全冲。省门即为泽国一层。恒训所虑诚是。然省门成为泽国。不必在离堆全冲之时。但使内外中三江。久任淤积。则江水挟建瓴之势。阻遏横流。盛涨即为可虑。臣初次奏请修办堰工。即引前两年福建省城被水为言。实见及此。至此处日后果有冲塌。此则同治三年时承办堰工之失意。其中或有数定。臣于历次查勘时。深思远虑。百计筹维。竟苦于天工人力之不可相敌。而无法补救于数十百年之后。此则智绌材短。负疚神明。问心难安者也。窃臣之办理堰工。惟有于人字堤一段。因泥于经久省费之说。易笼为石。致盛涨时堰工冲损三十七丈有零。无可辞咎。至于疏濬壅滞。修固堤埂。两年以来。各属农田。既无以前淹没之害。且获以后涸复之利。年谷屡丰。人民和乐。即以岁修而论。较前省费亦多。而民间无复随时派累之扰。此皆可凭诸天日。询诸舆论。虽人之多言。臣皆可与共质。不敢有所避也。所有修理都江堰成效实着各缘由。谨遵 旨据实回奏。伏乞 圣鉴训示。

#### 两修都江堰工程纪略序

强望泰

余闻之。弗虑胡获。又闻虑而后能得。此虽在一身一家之事。犹宜厝注周详。矧都江堰分千支万派。溉十四州县之田。活亿万生灵之命。是乌可不熟思审处。薪尽有司之职也哉。余荷先考忠烈公庇荫。自甲戌蒙 睿皇帝钦赐科第。旋由翰林改授中书。奉职十年。深以析薪弗克负荷为惧。丁亥仲春。选授成都府水利同知。孟冬任。周历各堰。至索桥上内外江分水鱼嘴处。见河口宽四十余丈。河身自六年旧河口起至宝瓶口讫。均仅宽四五丈至十二丈不等。河岸一带积沙石踰数丈。河中为沙石淤塞更甚。各堰笼堤亦冲刷损坏者过半。因延访绅耆。披阅志乘。细绎深思。求所以治之之法。觉稍有会通于深淘滩低作堰之本义。考宋郡县志云。秦太守李冰凿离开二渠。一由永康过新繁入成都。谓之外江。一由永康过郫入成都。谓之内江。按灌在汉属虬。蜀置都安。宋齐徙汶山郡治此。唐置盘龙县。寻改名导江。宋太平兴国三年。始改永康军。元改灌州。明始废州为县。则宋之永康。即今灌治也。其云深淘滩者。所以防顺流之沙石。不使淤入内江也。低作堰者。所以使有余之渠水便于泄入外江也。推明其义。因于是冬兴工。即多加河防。广作埂笼。深去河底之碛沙。低砌笼堤之层数。戊子春夏察看水势。六字之法。觉果有验。旋于各堰一律如前修治。窃冀如此兴修。数年后此堰可复古制。一劳永逸。而不意两修后。余即有懋功之行。因思天下事。好奇者矜新法。耽逸者隳先型。及事不成。则皆归之于造

化。堰工不遵六字修。历有年所矣。余不敢诿之于天。不得不师之于古。爰将两修各工纪略于左。以志千虑之一得。后之君子。或能谅此愚诚焉。

一七年淘挖内江河口。长八九十丈。宽十五丈。均深五尺余寸。八年。察看河底较七年约深二尺余寸。今河底较上年约深三尺余寸。

一挖去古河内沙堆。约深三尺。宽十五丈。长一百余丈。使水可引入古河。新开河口。将来可以渐次淤塞。

一镇夷关脚下。七年挖深五尺。现一石。与山连。围圆约一丈许。询之胥役金云。每年若见此石。即不淘挖。余谛审其言不确。乃命石工凿去一尺余寸。使与河底平。八年。河底较凿去石。又矮一尺。因又凿去二尺五寸。使与新河底平。

一紧对卧铁碑下河底。七年掘深二尺。现出木桩。与河底平。八年河底较木桩低一尺五寸。余命将木桩凿去一尺五寸。使与河底平。察省志此处有明时竖立铁桩数根。余淘觅数十日。不见。因亦竖铁桩一根于河中。南去岸。五丈二尺。北去岸。四丈六尺。颠与淘深之河底平。竖处亦与卧铁碑相对。

一鸡台下向有淤沙一堆。高计丈余。周围约六丈许。余命挖与水面平。但其旁系深潭。七年淘挖时。恐人夫将沙石弃潭内。被水冲复起。仍成淤集。因逐日亲督工。命担弃远岸。役夫中有老而黠者。跪余前云。伊在堰淘挖三十余年。此处沙石。历来尽弃潭中。余知其譎。即昏夜微服谘访。未闻有云频弃潭中者。但察实时已倾潭中大半矣。以致八年此沙复堆淤宽六丈高五尺。余仍照七年督挖去尽。不令弃片石于潭中。是年此处河底较七年挖低二尺余寸。因于北案石上深淘滩低作堰六字旁。添刻水则十画。初画令与河底平。俾农民便察此处深浅也。

一宝瓶口河形。旧宽十二丈。七年察量。仅宽七丈余。余于是年展宽一丈。长二十余丈。深约五尺。八年又展宽三丈。长四十丈。深五六尺不等。仍复古制。使水出口势得舒畅。并将所挖沙石。置北案城脚下。堆砌成坎。上坎约高一丈余寸。宽三丈。长三十余丈。下坎约高四尺。宽一丈三尺。

一走马河锁龙桥下。本有河工。闻堰长云。数年来并未淘挖。余于八年仍添挖河方七百余数。又上漏罐偏水坝南岸。向无挖工。余见此处沙淤甚高。亦添挖河方四百余数。又下漏罐转湾处。余见河身淤窄。亦展宽一丈许。以上七则。均遵深淘滩法也。

一自镇夷关起至人字堤止。河身均展宽一丈五尺。

一飞沙堰系历来古河。七年。此处横铺笼装至十数层。又加装以篾子笼。因河底高。笼亦作高。夏间水涨。余亲往察。见水不能泄入外江。当即割笼二层。使泄其余水。八年河底挖深。因将笼亦低作。较上年矮去数层。此遵低作堰法

也。

一人字堤边漩坑。向来用笼滚填。填齐水面。方用横铺填心笼二三层装砌。上又用搭包顺笼面。七年。余见此作甚不得法。八年。余令堰长夫头用篾绳系笼头中尾三处。笼入水时。令人将绳揸紧。使笼至坑内。不致倒卧悬栽。亦不致溜入潭内。笼离水面约三尺。即令泅夫下水用竹篾将笼连环密缝。出水面时。仍照水笼装铺顺笼六层。又装铺横笼一层。上始用搭包顺笼面。亲督九日。而工始毕。较之上年似更坚固也。

一内外江各鱼嘴笼。尽以竹篾穿系。夏水可免冲刷。至内江大小各堰笼工。相势制宜。俱略有更换处。

一内外江各堰沙石淘挖。均系倾弃远岸。水涨时均不致冲流仍集河内。

一内江各小堰。察河身向来宽敞。均与河口等。今河口宽而河身窄。尽系居民侵占所致。满拟恢复古制。一时势有不能。

一太平桥鱼嘴上。沙石积高数丈。走马河南岸。沙石亦淤堆数丈。锁龙桥上下。沙石亦俱积满。两岸尽是居民田舍。察俱是向来河滩也。

一伏龙观南岸。察系旧日考武箭道。因乾隆间人字堤开口。此处被水冲刷。箭道遂移东郊。余于其处植柳八十二株。欲为将来办工界限也。

一鸡台对岸。有大沙堆。余于八年工竣后。捐廉将沙雇夫挑置人字堤下。与笼基平集。约宽二十丈。长十六丈。深三五尺不等。窃谓沙堆一去。泄水易入外江。堤后身高。堤工可以永固也。

一自镇夷关对岸沙堆起。至现挖之沙堆止。共约长数百余丈。尽壅堤后。堰虽低作。恐仍无益。余以有志未逮而去。所望继余而来之贤执事。将每年新淘沙石。尽倾远岸低处。将旧堆沙石量力渐挖。使低堰仍低作。方合古低作堰之法。余固知糠在前。珠玉在后。毋烦行者之灌灌。而杞人之忧。有屡欲已而不能已者。凡以效蒙眛之诵也。若谓虑远说长。则吾岂敢。则吾岂敢。

### 凿合州锯梁门二滩记

强望泰

合阳为三江总会之区。涪水发源于蟠冢。来自州西。宕渠发源于万顷池。来自州东。嘉陵分派于陕之白水。来自州北。浩浩汤汤。合流于城之会江门外。风驰雨骤。茫无际涯。贯江沱。通沔汉。控引众川。舳舻千里。通志称为蜀口要津。良有以也。丙申秋。予奉宪檄。权篆斯土。买舟锦水。东下渝城。一叶轻帆。随波荡漾。数年来浮游宦海。可作如是观也。继而泝流至合。经门。涉锯梁。洪涛汹涌。怪石嵯峨。激荡淙淙。舟人大恐。幸无风伯作剧。获以无虞。抵合后。访疾苦于民间。父老即述及二滩之险。久为州患。予为扼腕久之。或又谓予曰。使君莫虑滩心显。阅过人心此尚平。言民情险而健讼。推波助澜。

较滩水为害尤烈也。予无揽辔澄清才。上愧不能广教化。美风俗以端化源。下恐不能束吏役。息讼狱以挽浊流。朝夕彷徨。惴惴焉惟不称职是惕。乃禁其器凌。因势利导。事数月。安堵而居。予窃喜民俗之可化。而忧滩险之未平也。公余之暇。驾渔舟。察看二滩形势。巨梁距城三十里。江面约宽六十余丈。中有巨石如梁。横亘满江。前牧张君兑和于江左凿一漕口。通上下舟。江右犹留石梁三十四丈。夏秋大汛。水石相激。浊浪排空。拨运稍疏。樯倾楫折。兼以岩畔峻嶒。纤道彳亍。登涉既艰。挽救无力。行者伤之。由巨梁而下二十里许。即为门。江边石笋长十余丈。高七八尺。宽二丈八尺有奇。江中有巨石五。长一丈五六尺至二三丈不等。狂澜怒奔。声闻数里。轻楫迅帆。出没涛泷荡涌中。巉屹立。尽为难矣。自有二滩以来。沈沦者不知凡几。予目击心伤。未敢惮劳。爰乘水落石出。鳩工疏凿。于巨梁之右。别开漕口。长二十五丈有奇。进口宽六丈五尺。深七尺。出口宽八丈六尺。深一丈一尺。并将纤道地势。酌量开通。坦如也。门数险。亦一律凿平。始事于冬之仲月。竣事于春之季月。工徒廩食。胥视私役。轻骑减从。日劝旬劳。统计费费二千三百余缗。无丝毫累及我民。时云根扫尽。水净沙明。方之舟之。波涛不惊。商旅游观。交口称颂。予曰。此守土之责也。区区者又何足云。顾有不能已于言者。予代庖之日无多。此外险滩不少。愿后之牧斯土与居斯土者。随时随地。量力修凿。平千百年崎岖之石。安亿万人往来之船。不独为合人除患。而并为天下后世之人除患。其保全更无涯涘也。因为磨刻诗。以示往来。

维石岩岩。修之平之。泛泛杨舟。左右趣之。左之左之。河水清且涟漪。右之右之。河水清且直漪。求民之莫。作为此诗。招招舟子。敬而听之。白石凿凿。在彼中阿。俾民不迷。来游来歌。

### 覆陈广东水利议

徐赓陛

窃查治广东之水。与北省异。北省之水。患在无堤。而广东之水则患在多堤。治广东之水。又与各省异。各省之水。患在害多而利少。而广东之水患在利多而害即因之。乾隆以前。广东初无水患也。迨其后海口日淤。沙田日多。嘉庆以来。上游各县乃屡决不已。民受其害。于是议之者。有开新兴河以杀水势之说。有尽拆石坝刨去沙田之说。有量为限制严禁新筑之说。卑职博访周谘。窃以为上二说皆决不可行。而严禁新筑。亦有应行详审之处。请毕愚说。惟裁察焉。开新兴河。昔年估价在千万以上。今细为推勘。闻亦当八百万。则经费不足。其不可一也。地势太高。水性湍急。既开之后。其归槽与否。仍未可知。且违周礼逆地泐之训。则成效难必。其不可二也。据区懋林冯志超诸说。谓挨西山畔。有行潦坑渠。为旧时分流之。然考之水经及历代地志。郁豚诸水。皆



由今日四会以下入海。实无新兴分流之。则古事无征。其不可三也。此开新兴河之说。固不待再计而知其不可也。若尽拆石坝。刨去沙田。诚如宪札所云。既涉烦扰。亦非人情。且去下游膏腴之地。以保上游硗确之田。启豪右之纷争。违民生之乐利。此又不待计而知其不可也。惟宪札所云。以现在起垦成田者。定为限制。嗣后即永远禁止。添筑石坝基围。自是酌中办法。有利无弊。经国远谟。至为钦佩。然卑职再四揣量。觉此中仍有难焉者。何则。唐以前西江之水。自四会入海。今则四会以下。沃野千里。无复故矣。即唐时南海神庙。犹在大海之中。故刺史往祭。阖府为之谏止。今则顺德以下。河道浅窄。士女游观。扁舟径渡矣。盖沧海之变桑田。天道固难逆。而因利以利天下。圣言已着经文。既不能禁海水之成田。即难弃沙田而不垦。且海水之冲刷靡常。此刷彼淤。则此税不能不减。彼税不得不增。水挟沙行。缘岸而止。一年积二三分厚之泥沙。百年即高一二尺厚之田地。即如嘉庆闲。先登堡前陈军涌之沙坦九十余亩。屡以有碍水道。不准承垦。而其后因洛口沙冲决。遂将新沙拨抵。诚以溢坦既生。垦与不垦固无异也。

惟其立坝闭水强筑成田者。则在所必禁。宜令有司以时巡察。遇有违犯。即毁拆之。牧令玩愒不举者。并加纠治。而议者多有以委员岁巡武职伺绅士攻讦之说进者。窃以为整顿之始。固必藉明干委员会同州县逐一履勘。绘成图册。永远立案以杜将来。至若分以责成。着为令典。则日久生弊。亦属可虞。夫亲民之官。莫如牧令。日与民习。则疾痛痒。自觉相关。即遇中材。亦不过漫不经心。颓废职守。要不至于因循之外。别生营私之端。若稽查特设专员。则贤否恐难一致。万一视为成例。科取陋规。则一如今日查禁烧锅。查禁私铸。徒成文具。无裨事机。至营汛武职。本籍者多。其中假公济私。因缘射利。弊难缕数。岂易防闲。士民攻讦之风。本为薄俗。因而导之。政体谓何。且恐阳以讦人。阴以利己。豪强兼并。贫弱流离。粤东豪宗。已不可制。若再假之以权。必至更张其势。哀此惻独。何以聊生。昔明臣潘季驯云。治河者无一劳永逸之功。但当收补偏救弊之效。亦无新奇可喜之说。但当守安常处顺之规。此固治水之要言。而在广东尤为恰合也。向来广东之水。有白鹅潭以渟蓄之。有狮子洋以宣泄之。千百年来绝无水患。亦犹永定河之有任县宁晋二冻。大江之有洞庭鄱阳两湖也。今则鹅潭之心。渐成淤淀。而狮子洋面。亦较旧为窄。故上有飞来羊灵羊两峡以束之。而下无极宽之海口以泄之。溃决频仍。未必不由于此。则疏通尾闾。最为扼要。第欲浚海口。尤虞自决藩篱。天津吴淞。近皆不议开浚。老成谋国。将别有崇论卓识主持其闲乎。广东情事虽稍不同。然今之海口。犹足以限峨舸大舰。则旧迹或未可宣通新。淤或转成天堑。天时人事殆有未可预知者。愚以为禁新筑之外。固别无他法。而禁新筑之中。亦惟责成州

县。禁其人力之强为者而已。若夫政贵有恒。令勿惟反。是尤在慎选牧令。惠养黎元。民无疾视其上之心。斯下有捷于影响之效。亲贤人。远小人。所以除壅蔽也。顾民瘁。持大体。所以培本原也。此固卑职等牧令微员。所当相为自勉已。愚谬之见。无补高深。明问下垂。率臆以对。是否有当。恭候宪裁。

### 汇禀雷琼水利

左辅

接奉宪台通札。据南雄州罗牧禀。办理农田水利。捐廉倡率。广开陂塘。俾水源有资。瘠土皆成沃壤。札飭职道督率近山各州县。仿照南雄州罗牧巡查田亩。倡开陂塘。勿以畏难而苟安。勿以恤费而中止。俾地无旷土。野无游民。实有厚望等因。到道。当即遵札飭办。并禀复宪鉴在案。嗣据雷属之海康县谢令禀称。抵任后。下乡察看情形。访询绅耆。佥称凡有水源之处。俱已开渠接引。此外实无可以设法引水之区。惟西门外西湖塘一所。系宋时知军何庾所开。引灌白沙洋田。年久淤塞。已先于去冬捐廉谕令绅士开复。现将竣事。白沙洋田可以有备无患。又县属白院洋田。向有水闸。名象骨陂。潴水灌溉。前已崩坏。亦先经劝捐修筑完竣。县属又有井鬼柳星张翼軫七字堤岸。外御咸潮。内蓄淡水。沿堤田亩。所赖甚巨。闲有被潮冲坏之处。亦经勘谕各业户修筑完固。此外并无可以兴开水利之处等情。又据署徐闻县王令禀称。县境旧有蓄水堰闸四处。有名大水塘一十八处。四时不涸。足资灌溉。其闲有离塘较远者。谕令相度地势照田开浚等情。又据琼属安定县周令禀称。县境低处。旧有陂塘蓄水灌荫。高燥之处。种植杂粮。并无旷土。其荒山僻壤。均系崎岖垒石。不堪种植。自抵任后。出示捐廉谕令开塘。至今并无一人呈报。俟再详加察访办理等情。又据署澄迈县谢令禀称。县属水陆都图三十六处。东南西北俱有溪河。向有筒车引水灌溉。西郭外小河一道。亦架筒车灌荫。其余田地。沙土居多。民闲多种薯蕷资生。土性不宜种禾。虽甘霖时及。而积水终难。请俟相度查办等情。又据临高县邓令禀称。县东有官桥一水。自育贤岭经长川至马袅港。其闲田畴。均资灌溉。天然之利。不假人力。西郭外有井一区。其泉三孔。自道旁涌出。溢流而东。溉田数十亩。十里外有水自毗耶山发源。向东流注。乡人垒石为堤。可灌田十余顷。又越十里为龙潭。广百亩。深寻丈。灌田数顷。又十里为澹庵泉。溢流入田。滌洄不涸。南即黎。田无沟洫。土砂砾。泉不通。人工阻于地力。惟相距十里之蚕都。有和隆陂。水泉涓涓。缭绕阡陌。甚旱甚雨。不杀不溢。田得此泉。素称肥饶。北枕大海。利在鱼盐。耕耘者少。俟查有应设塘堰之处。再行办理等情。又据乐会县姬令禀称。县境田亩。近溪者皆造筒车灌荫。远溪挖井开塘。惟山头硗确之地。水泉易竭。收成易缺。现在相机开挖等情。又据署文昌县邹令禀称。县陂塘废坏倒塌者一十八处。俱经勘明

工程。捐以修费。并令按田公捐。修筑月余。业经完好。惟下园后陂龙塘三陂。工程较大。取石为难。约五月中始能工竣等情。查文昌邹令。业已卸事。现饬新任观令督率办理。又据儋州李署牧禀称。到任后下乡催征。便道查勘。各处并无陂塘。询之年老衿耆。据称东南皆系山脚。祇能栽种杂粮。无须灌溉。西北沿海沙田。不能蓄水。即筑陂塘。亦渗漏而不能贮水。无须开塘等情。先后禀复前来。其余各州县现因查办未竣。尚未禀复。职道覆加访查。均非空言率覆。其查办认真者。海康谢令署文昌邹令为最。职道伏查粤东形势。负岭面海。大半皆山。势若建瓴。不能潴蓄。自应开浚陂塘以资灌溉。然土性地利。各自不同。如琼南居民。半藉薯蕷杂粮资生。每有地多砂砾不宜禾稻之处。兹据各属禀复。或有水利完善无须兴修陂塘。或因废坏现饬修筑。或因沙土渗漏素无陂塘毋庸开筑。情形各别。随又据禀饬各牧令就本处土性地利。赶紧酌量办理。以仰副宪台轸念民依之至意。除另严催未经禀复各州县速行实力查办具禀外。合将已经禀到情形。先行汇禀宪鉴。

#### 续禀雷琼水利

左辅

案奉宪台通札。据南雄州罗牧禀。办理农田水利。捐廉倡率。广开陂塘。俾水源有资。瘠土皆成沃壤。札饬职道督率照办等因。到道。当即遵札饬办。嗣据雷属之海康徐闻。琼属之安定澄迈临高乐会文昌儋州。各将境内地势情形。通禀到道。职道随经汇禀宪鉴在案。兹据琼山李令禀称。环海一带。绝少良田。民居蛋户。以渔为业。邑南石岭横亘东西。民皆倚山傍麓为田。泥面石骨。难以开挖塘堰。附郭向东一带。地势平正。居民随处挖塘。第沙土易渗。水积不久。全仗雨水滋培。黎母水一道。即博冲河。自黎山发源。经安定县入境。由北河出海。究其冲溃。现劝居民随时培筑。约水北流。以便灌田。潘公河则引博冲河口之水而入城壕。绕东门。经东坡书院。仍与黎母水合流出海。运货灌田皆资之。此外尚有东湖西湖南湖。水大则溢入黎母水。附近农民皆置车灌汲。潘公河一道。乾隆元年修浚。河身渐淤。经前任万令勘估造册请修。屡奉驳饬。以致稽延。现在另行核造。须俟冬春水涸时浚通。俾资蓄水引灌以利农田等情。又据万州汪牧申称。州属山多地窄。山田亩。向来设有塘堰。其平衍地方则有踢荅河一道。又有龙滚河一道。由州属之北。南流东绕。民闲于河道内筑立车坝。藉资灌溉。每于年终修筑完固。现传乡保黎总特谕民。查有历年板荒未垦之地。各立界址开垦耕凿。或有应造陂塘应添车坝之处。查报亲勘兴工。捐廉倡修。共谋衣食之源。以立无穷之利。容俟办有成效。再行申报等情。又据崖州钱署牧申称。州属山多田少。高阜山场。向无水源。是以种植槟榔薯蕷。系属因地而施。所有低坦田亩。俱近河道沟渠。足资灌溉。现将奉行情形

晓谕。开凿陂塘。如有土地高燥。水源浅短。或旧设塘堰毁坏壅塞不能引灌者。报明亲往查勘。捐廉倡率开筑。容俟办有头绪。列折禀报等情。又据陵水县王署令禀称。卑县带海环山。弹丸之地。近海者潮水侵临。附山者石山土少。仅可种植榔木邪糖蔗等项。闲有石少之坡。亦俱栽种禾稻。附岭者带引输灌。山远者田开挖深窖蓄水。每窖亦可荫十余亩之田。即偶逢天旱。颇无苦水之虞。卑县北门外有溪河一道。自黎地发源。直达水口。溪边田亩。藉资灌溉。闲亦栽种薯蕷。早晚二熟。俱获收成。粮米尚敷民食。并无抛荒旷土。每于因公赴乡之便。亲履陇亩。询察劝谕。广植榔木邪竹木等项。以取一树十获之利。现在倚山岭之区。俱已植等情。又据会同县陈令禀称。卑县内河外海。港口较多。附河田亩。最为丰肥。河边向系民闲自置筒车岸水灌溉。无虞旱涸。东北冯家港与沙老潭门港水相通。南有黎竹溪。岸阔水深。亦不竭乏。溪之左右。多有无名沟浍。系该处业户自行开挖。引水灌田。多用手车。北有乌盖港。自定邑之乌盖岭发源。至县东北之黎土盆溪乐善桥。而至县西之相筏溪。亦系宽广大港。岸高者架用筒车。岸低者亦用手车。田亩均资灌荫。民居种植树艺。地力似已无遗。北有留古溪。自定安之石硤发源。而达卑县之加积市。查看禾亩之外。土人多种橙柑佛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东乡之何鲁岭诸山之麓。向无滞水。居民多种薯蕷杂粮以资生计。毋庸开浚陂塘等情。

又据感恩县钱署令禀称。卑县东北枕岭。地势高峻。西南滨海。尽属浮沙。南有南港白沙小河二道。北有县城通天十所小河三道。水源均系短浅。难以引灌。地土虚松。大半浮沙。非如内地土性坚实。一经开筑。易于崩陷。民闲农田。有陇亩毗连者。悉系开渠装车。踏水灌溉。其有近河之田。或筑小坝塞水装车。或即以河为塘。装车灌溉。此卑头确之区。亦非开渠接灌。应请均循其旧。以听民便等情。又据昌化县彭令禀称。县属滨海环山。半多沙磧。历来耕种。不患亢旱而忧水潦。除南罗抱驿二图。除山坑岭坪。难以施力外。其英德南黎北黎北岸五图。地近水源。议引河长流之水。顺道疏通。由赤坎以至棋子湾。环绕农田。导民筑遏水势。十家均出工本。共制一车。仿桔槔样式。源源灌溉。尽可浇田千顷。较之开浚陂塘。易于成效。现在出示晓谕。并捐廉钱八十二千。着保赴县请领。按图如数给发。为之倡率。民黎无不乐从等情。又据雷属之遂溪文署令禀称。卑县滨临大海。外御咸潮。非堤岸不为功。内资灌溉。非陂塘不为利。溯自前宋沿海筑提。自海康白院渡起。至卑县进德止。计长四千五百二十丈。以天干十字分号。堵御咸潮。甲辛壬癸业已崩坏。当即捐廉劝谕业户。捐资修筑。不日可以兴工。特倡塘广四十八顷。未知军事何庾所开。与海康西湖水合。以灌洋田万顷。陂有都贺东溪二处。其水环抱县城。四门附近田亩。均堪引灌。至于塘自特倡而外。则有潭车塘。广十余亩。古州塘广

十五亩。调离塘徒磊塘均广二十亩。黄家塘博格塘宾菱塘均广十余亩。或以灌博格洋田。或以灌那王南琥坑田。其潭车古州塘边东岸居梅各处田亩。不下数千顷。亦各藉塘水灌溉。有备无虞。此县以南也。而县南一百八十里。又有张赎都典二塘。均灌洋田。以补特侣渠塘之未及。县以东则有莲藕塘。而东北又有平余塘。芦荻坑与白沙等一带田亩俱赖焉。县以北则有曾古塘。而西北又有那咏塘东山官井各一带田亩俱赖焉。卑职连日履勘。半皆淤塞。甚有因淤塞而垦种成田者。此水利所以不兴。而旱魃得以肆虐也。果能逐一开复。蓄而止之。利而导之。则合邑之田。均敷灌溉。似不必舍其旧而新是图。卑职越陌度阡。访寻旧址。分别立界。或须疏通。或须开凿。总使各循其旧。卑职首先捐廉。并出示晓谕。公举殷实绅耆为首事。按田捐资。照旧修复。民皆踊跃。次第兴工。大约冬闲可以一律完竣等情。各禀复前来。职道伏查琼属土性地利。各自不同。琼南民俗。半藉薯蕷杂粮资生。或种植榔木邪取利。雷属海遂二县设有堤岸。外御咸潮。内蓄淡水。闲有冲坏。捐廉修筑。徐闻则有堰闸水塘灌溉。四时不涸。各该州县所禀。俱系实在情形。除批饬各牧令赶紧各因地制宜酌量办理无托空言外。合将各属禀复情形。汇禀宪鉴。

#### 复张寿荃观察论潮州水患书

丁日昌

潮州水患一事。执事多方筹划。不惟计及目前。而且虑及事后。不惟安其耕凿。而且拯其饥寒。执事爱民之心切矣。民之计周矣。穷檐蔀屋。焉有不闻风挟纊扶杖拭目忍旦夕须臾之死以待新政登之于衽席之上乎。顾鄙见窃谓潮城水患频仍。非由堤松。实因河浅。河之所以浅者。一由沿岸山谷。开垦日多。山脉松浮。遇大雨时行。则沙土悉随流而下。故山中多一分之新垦。则河底多一分之积淤。一由近海水口。半被百姓占为沙田。口愈塞则流愈缓。溜势不能挟沙东行。日积月累。河底遂将高与岸平。故上游河流之不暢。实由下流水口之不宽。然则仅议修堤。是蚁穴之患。可免于目前。而苞桑之固。难期诸异日。且东门以上。垣墙窳漏。失修已久。增高则凭虚不能受力。加筑则挖掘恐动原基。今年水势。较之癸丑长至一尺有余。癸丑水势。较之壬寅又长一尺有余。河底则较之二十年前。浅至七尺八尺不等。将来年复一年。水则有增无减。河则有浅无深。兼以湘桥横截。溜势全偏东城。万一他时洪水复发。城垣一有疏虞。则此中数百万生灵。遂将尽为鱼。兴言及此。可为寒心。与其追悔于事后而力已难施。何以绸缪于事前而时犹未晚。是则修堤者实目前一时之急。而浚河者则潮民百世之利也。治河之策。其说不一。或浚支河以分其势。或就三利溪涵洞旧迹坚筑石闸。以时启闭泄宣。而其尤要。则疏浚河之尾闾。将有碍水道沙田。悉数开通。曲者直之。浅者深之。然后溜势可以挟沙东趋。旧沙能去。

则新沙不积。并仿制黄河所用之滚江龙。于上下游随时梳刷。庶乎一劳永逸。而吾潮可免城决堤溃之虞矣。惟是浚河非难。而经费为难。请帑则藩库空虚。劝捐则民力支绌。执事关心民瘼。饥溺为怀。所以为潮民图长治久安之策者。当必有道以处此。镇军昨过揭时。业已面允筹款接济。此时到郡。想经妥商开办矣。

### 复潮郡总局论治水书

丁日昌

承示潮郡此水患创巨痛深。哀鸿嗷嗷。非郑侠之图。所能尽其疾苦。已欲援而出之泥涂。又欲举而登之衽席。大哉言乎。仁人君子之用心。固宜如此其周且笃也。鄙意以为上游河流之不暢。实由下游淤垫之已深。所以淤垫之由。则缘近海河面。悉被豪强占据筑塼。某前复张观察书。极陈欲除城堤水患。必先疏浚河流。欲疏浚河流。必先开通尾闾。庶几溜势挟沙东行。水患方可逐年消减。今来示拟将樟林塼田悉行挑挖。使无碍河流。与刍尧之见。不谋而合。然非特樟林一处也。即汕头南港北港等塼。均宜一律开通。其无碍河流塼田。本属无粮之业。似可商明官长。详请丈量亩数。一律召买升科。计五口塼田。何至百数十万亩。以充修筑疏浚经费。固可绰然有余。仍宜划定界址。出示勒碑。永远不许越界占筑。来示所谓各塼皆豪强霸占之业。与穷民生计无干。此诚洞彻时势之言。所贵官绅决计行之。不为众论所惑尔。海口既已宽深。宣泄无虞壅滞。然后将二塘以下河身。一律疏浚。盖郡河自竹篙山以上。两岸岗峦林立。有以约束河流。一至湘桥以下。地势平衍。河面愈宽。则沙土愈积。约略计之。从前河底。或深二三丈一二丈不等。足以容纳吐吞。此时深者丈余。浅者不过四五尺。甚有高与岸平者。一遇洪流暴涨。不知此数千百丈无可容纳之水。能谅百姓困苦。纾徐宛转避之而他乎。抑将冲啮奔腾。夺隘乘虚。毁其所阻以遂顺下之性也。昔人有言曰。以人治水。不如以水治水。以人攻沙。不如以水攻沙。然则今日之举。非将河之中泓浚深数丈。束水归槽。使中流迅急。足以掣土驱沙。安能望水道之日深一日。城堤永无溃决之虞哉。故治河者不欲过宽。宽则水平溜缓。洄湫易淤。不欲过直。直则势迅力猛。堤防易坏。外国有一种挖泥机器。以船之中间凿空。机器即从船空插入河底。火力一发。则机器挖土上浮。灌入另船。装载满后。移开卸土。又换一船另装。循环往复。劳较省而费相等。且免筑坝戽水之烦。前年江苏开黄渡河时。曾租用此项机器。疏浚极为如式。计香港汕头等处。当有此器可赁也。干河深通之后。再制混江龙水等器具。随时梳刷。使浮沙随到随去。不致停积。则水由地中行。何致旁溢横奔。不可收拾哉。郡中附郭之水。本嫌一泻无余。来示拟分支河。迤南而西。以杀其势。不惟足以消减狂澜。实可以培植形胜。但地势西高东低。支河浚

浅。则不足以分泄洪流。浚深。则恐全流灌入支河。正河反致湮塞。国初郝叛镇就南门涵洞旧址扩宽。引水灌。卒致水势跌塘。城郭民居。俱致蛰损。足为前车之鉴。无已。则于笔架山上游开一支河。由隆都以达东陇。似于城堤裨益更巨。形家以水不到堂为言。然河从上游分支。并非入怀反走者可比。但必须用水平测量平准。使支河河身高于干河数尺。庶几千河大流。不致全为支河所夺。抑或于城南沿堤多筑滚水减水各坝。滚坝所以泄暴涨以济涝。减坝所以泄平流以济旱。

坝外筑堤束水。引入揭河。然而经费浩繁。造端宏大。非常之原。黎民所惧。此说或祇论而不议。以俟后之有力者负之而走可乎。东南各堤溃决处所。此时水势能否消退兴工。倘大溜全入口门。则正河已成平陆。似须于正河上游转湾之处。分浚引河以挽溜势。盖口门在北。其上游转湾之溜必在南。必使口门溜势全消。然后堵筑不致十分费力。若夫北堤与东城。则尤数十万田庐民命安危所系。更不可不及早绸缪。以期万无一失。若仅就敌楼内面增筑灰墩。诚恐新灰旧砖两不相蒙。即使灌以浓浆。加以礮夯。而上实下松。终恐倾欹胀裂。若从外面加筑灰篱。根浅则不能受力。根深则恐损原基。抑或二者之外。更于各码头及竹木门险要等处。添做矾嘴。护以月堤。似觉内面新筑灰墩更免吃重。其湘桥石墩之横梗中流者。似可酌减一二墩。改增梭船以转之。庶免激水西趋。东城倍致吃力。夫河果浚深。无论内筑外筑。均有裨益。河若仍旧。则恐小小补苴。未足恃为金汤之固也。语曰。屋漏在上。知之在下。今夏城根蛰裂涌入。水势几等建瓴。阖城官民。危若累卵。不惟知之。而且身试之矣。若不熟商官长。共筹大举。万一将来洪水。竟尔腾涌入城。祈祷不灵。系援无术。费财性命。顷刻全付东流。噬脐之悔。庸可及乎。某非敢危言悚听也。祇以阖城祸福攸关。可以一试而不可以再误。故不惜大声之呼。冀免浅尝而止。苏氏曰。言之于无事之时。则其言易于有为。而苦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时。则其言易于见信。而已苦于无及。今官绅和衷共济。势尚足以有为。转瞬霜降波澄时。亦不致于无及。但恐筑室道旁。议论多而成功少。是则事机之所无可如何者耳。至于民生拮据。经费艰难。似宜官绅合力筹办。方可集腋成裘。除海口堰田丈量召买之外。余如厘捐厂税。向非解部正款。未知能否稍资挹注。次则各县匪首充公产业。似可商之镇军酌提若干以资津贴。其靖河缉捕等局。似可商请停止。而以其经费济此急需。郡城本属九县公物。北堤亦三县共此安危。各县绅商似当协力分筹。不可专以诿之首邑。至于堤下百姓。流亡载道。似宜商请官长。迅将受灾图分钱粮查明。何图应缓。速详司院具题。庶贫民渥受恩膏。得以稍延残喘。总之经费固难。得人尤难。大焉者。程功有先后。形势有重轻。筹算贵合乎全盘。勘雇务求乎实际。次则桩木有大小。蜃灰有浓淡。石

料则粗细不同。夯杵则虚实迥异。取土有远近之分。方价有干宁之别。经理得其人。则经费虽多。而工程坚固。历久常新。经理不得其人。则经费虽少。而物料窳敝。逾时即坏。郡中才俊如云。想诸君子夹袋所储。早足供发纵指示之用矣。谨先就管见所及。牘陈一二。以备采择。赵充国曰。百闻不如一见。某去郡二十年矣。扣盘扃钥。徒托空谈。诚恐悬揣之虚词。无当宣防之实际。尚求诸君子于是者取之。非者去之。俾不益重某之戾愆。临风依恋。不知所云。

## 卷一百二十 工政十七海塘

### 勘估宝山塘工疏道光十四年

林则徐

窃照太仓州属之宝山县。三面环海。境内土塘一万五千余丈。石塘一千三百丈。石塘之内。仍加土戗。其沿海迎险处所。外钉排桩。填砌石块。自靠塘一层至二三四五层不等。历年久远。潮汐激荡。桩石损缺之处。风浪遂及塘身。嘉庆四年十年两次遭被风潮。经奏准动帑兴修。迄今又阅卅余年。每遇伏秋大汛。土石各工。被潮泼损。责令该县随时择险抢修。权为保护。本年六月十四日。陡遇异常风潮。水势飞腾。高起数丈。沿海塘堤。率多冲塌。经臣陶澍先将大概情形。奏奉 朱批查明处实核办钦此。臣林则徐接据沿海各属禀报。当查风潮冲坏塘工。以宝山为最甚。除飭先行择要抢护外。复委藩司陈銓亲赴宝邑。会同苏松太道阳金城逐加查勘。该县江西各段土塘。穿缺一千七十余丈。残损二千一百八十余丈。江东各段土塘。穿缺一千一百余丈。残损四百四十余丈。石塘冲裂六丈。其余亦多残损。虽经该道阳金城督县捐廉赶做土戗。暂为拥护。而急须大加修筑。方足以资抵御。臣等往返札商。以此项工程浩大。保障攸关。断不可迁延贻误。而 国家经费有常。又值浙省大修海塘之际。不敢复以江苏塘工。请动帑项。因思该县士民。素尚好义急公。上年赈案劝捐。已各勉力输助。今海塘为地方保障。尤期众力同擎。当飭该司道体访舆情。妥为劝谕。一面由臣林则徐先行附片陈明。钦奉 朱批所办妥等因钦此。臣等即率同司道州县捐廉为倡。并劝谕城乡绅庶陆续书捐。至七月初闲。已得十万有零之数。正飭印委各员会同估办闲。复据苏松太道阳金城等禀报。七月初二日未刻。又有风突起。雨骤潮喧。彻夜震撼。至初三日未刻。始经渐息。宝山江西各段塘面所筑土戗。均被风潮漫溢。全行穿缺。江东各段新筑小圩。冲缺五百余丈。旧堤亦处处增坍等情。臣等仍俟该县俟潮势稍落。先行设法堵御。一面飭据太仓州知州李正鼎督同宝山县知县毛正坦暨委员候补知县龚润森镇洋县知县孔昭显坐补崇明县知县徐家槐等。赶紧逐一履勘估计。

兹据禀复。旧塘本嫌陡直。收分过少。不足以柔潮势。今加筑新塘。拟用外面



三收。里面二收。底宽八丈。顶宽二丈。高至一丈二尺。普律齐平。所有旧塘。业已残损过半。若即以新土镶筑。恐新旧不相胶黏。应将旧土一律铲平。将凸补凹。铺作塘底。泼水行砥。再以新土层层加筑。套碾饱锥。以期坚固。塘外签钉排桩。填砌块石。层数不等。其小沙背谈家滨一带。形势尤为顶冲。除外面多加桩石。俾资保护外。并于里面加筑新塘。以为重门保障。又该处旧有挑水坝二道。久经残废。今一并修复。仍于坝外双桩夹石。以资挑溜。至石塘冲裂残损各段。普律添购新石。砌筑完整。其石塘尾段与土塘交接之处。加土裹护。并加石坝三层。合计江西江东应估碾筑土方。约共三十五万六千四百余方。石塘添办青条石一百九十余丈。通工桩木约须六万一百余根。碎石二万一千三百余方。统计银数须得二十万两有零。方能料足工坚。永资巩固。并据司道核覆。所估并无浮捏等情。臣等伏查宝山县境。江东江西所辖土塘。本年两遇风潮。穿缺残损。祇有五千余丈。其石塘亦多冲裂脱卸。既经该州县等确加履勘。逐段修复。并将石塘添砌新石。土塘加帮宽厚。且于顶冲处所。里面添筑新塘。外建挑水坝二道。以复旧制。沿塘签钉排桩。填砌块石。再于石塘工尾土石交接之处。筑土裹护。外加石坝三层。俾工段益增巩固。实可为一劳永逸之计。所估土方桩石。复核尚无浮多。惟统计银数。须得二十万两有零。方敷办理。而捐项甫经及半。若必俟全数捐足。始行兴工。则今冬已恐无及。明岁春潮骤长。抵御无资。人心惶惶。深为可虑。臣等复经采访众论。公同商榷。事关生民保障。不独宝山一县。绅庶自身家。捐输已形踊跃。即贴近之嘉定上海二县。亦皆唇齿相依。尚可互劝集捐。以期众擎易举。因令先将已捐之项。采购料物。赶运赴工。并于宝山绅耆中公举总董数人。散董数十人。分司其事。现在将届立冬。水势消落。应即择吉开工。派令印委各员。分头催办。并饬苏松太道阳金城率同太仓州知州李正鼎时刻来往稽查。不任稍有草率。一面续劝协捐。以资办理。察看该处民情。因见各官捐廉倡办。系为保民生起见。无不心怀感奋。虽需款繁巨。而妥为劝导。稍宽时日。自可有成。统于竣工之后。查明捐户银数。照例奏咨鼓励。如有格外多捐者。容臣等酌量恳 恩加奖。仍严札州县。毋许抑勒科派。并饬杜绝虚糜。不准有丝毫浮费。如能格外撙节。即可稍减捐数。总期认真核实。以减巨役而奠海疆。一俟通工完竣。臣等酌往验收。另行具奏。

浙省海塘坍塌请筹款兴修疏道光十二年

金应麟

窃臣籍隶浙江杭州府属之钱塘县。巨海甚近。素知海塘工程。所以保障民生。关系甚重。而海宁州之东西两塘。正当潮汐顶冲。尤为险要。从前岁筑柴塘。屡有溃决。雍正乾隆年闲。岁费数千万两。择其尤要处所。改建鱼鳞石塘。名

曰老塘。外筑坦水以护塘身。名曰子塘。老塘之内。旧有土塘。一例帮阔培高。以为拥护。其碍难改建石塘之处。仍用柴塘。加意修筑。工程稳固。普庆安澜。在尔时固属经费宽余。亦由承办工员实心任事所致。自此海患久息。嘉庆初年以后。在工员弁。下至塘汛兵役。往往视为利藪。于是折塘砌塘。包工包料。及一切偷减草率诸弊蜂起。而塘工日坏。近年潮势日趋北岸。每遇大吏临塘。沿海居民。纷纷跪求修筑。保护田庐。在大吏非不心切隐忧。而格于前抚臣程含章有奏定经费成案。不敢轻议更张。以至熟筹无策。查道光五年程含章原奏。据称浙省海塘。每年岁修。有盐商生息及节省引费契牙杂税等项。共银十五万六千余两。道光四年以前。本款之外。因有危险工程。每年长用银自一二万至十余万两不等。嗣后应请定以限制。自道光五年始。每年总不得用过本款十五万六千两之数等因在案。自此该管员弁。非有极险工程。不敢报修。以符奏定银数。全塘弊坏。职此之由。是当时不顾大局利害。祇知以吝啬为撙节。非特毫无裨益。而所费愈大。致祸愈速。本年八月二十日。风潮大作。冲坍驱毂驾车世禄肥轻实勒铭孰桓。公营合济俊横假等字号老塘。及仁和县界之坝工塘翁家埠柴塘。沿塘被淹木棉地四万余亩。此后潮水每日两次灌入运河。致杭嘉湖三府属下流一带。河水尽咸。幸尔时运河底水无多。足以容纳。不至溢入田亩。设遇底水充足。必有淹浸之虞。且或时际亢旱。正资河水挽救田禾。而水已成咸。难资灌溉。势必听其自槁。是道光四年以前病在偷减。道光四年以后病在因循。前后数十年养成之痼。至今日始大肆其毒。然其患尤有甚者。旧时坦水高及老塘之半。后因工员将坦水垫底块石逐渐减低。以致老塘下半逐渐孤露。潮水朝夕搜刷。石缝空松。泥土渗漏。因之附石土塘亦渐蹲踞。是老塘内无实土倚靠。外无坦水遮护。孤悬陡立。安得不日就倾危。现在塘面土裂土陷之处。闲段皆有。塘身下半孤露者。十有八九。不数年闲。势必纷纷倒塌。不特数千万金之塘功尽弃。而杭嘉湖三府属低洼之处。并江苏省苏松等府田庐。将时有淹浸之患。上亏 国赋。下累民生。为害甚巨。就此情形。非但已溃之塘堵筑宜先而未溃之塘保护尤亟。欲保未溃之塘。必须将全塘坦水照旧培高。俾老塘不至孤露。再将坍卸裂缝之处。俱行修整。方足以资捍。但需费实属浩繁。非数十万帑金所能竣事。本年闰九月闲。该督等奏称兴修。拘泥从前奏定银数。惟知堵筑决口。于全塘大局并未议及。不知修筑愈迟。则需费愈巨。坍损愈甚。则成功愈艰。通盘计算。实有无可因循之势。倘俟老塘纷纷倒塌而后图之。不特需费更巨。且被灾之区。变为斥卤。生计荡然。钱漕无着。权其利害。轻重较然。实不能不大加修筑。相应奏请 钦派大员前往浙江。会同该抚相度情形。熟筹办理。并严饬工员除积弊。实力兴修。以捍海患而民生。至从前塘工做法。及后来偷减草率诸弊。另缮清单。恭呈 御览。

一老塘自十六层至十八层不等。旧时砌筑。每层用厚一尺宽一尺二寸条石。丁顺闲砌。塘底一层。宽一丈二尺。逐层收进。至塘顶宽四尺五寸。自顶至底。石缝俱用糯米煮粥。和石灰捣浆灌实。外口及桩缝中心重石之下。共钉马牙桩四路。每路用桩二十根。每根围圆一尺五寸。长一丈九尺。塘底钉梅花桩七路。每路用桩十根。每根围圆一尺四寸。长一丈八尺。自第十层以上。每层每丈。扣砌生铁锭二个。熟铁锅二个。嘉庆初年以后。承修工程。塘而及塘身外露处。看似一律。里面多系薄石垫砌。尺寸不敷。即用碎石垫高。其余多不如式。此老塘之偷工减料也。

一老塘之外。另筑坦水二层。高及老塘之半。所以保护塘身。使无汕刷。为一劳永逸之计。其法里高外低。斜披而下。每层下用块石垫底。高三尺。上用条石面厚七寸。每层石口。各钉排桩二路。每路每丈用桩二十根。每根围圆一尺五六寸。长一丈八尺至二丈不等。嘉庆初年以后。垫底块石。逐渐减低。或竟全然不用。仅将条石面。其桩木多用柳杉。亦复减少短小。及至大吏验工。不过登堂一览。虚应故事。即有实心任事之人。或令将桩木一根。盘起呈验。该工员本有另立如式桩木数根。以为盘验地步。临验时。往往贿通大吏随从人役。指明盘起。尺寸俱符。致被掩饰。至有报坍之处。旧桩尚存。或将桩头截去一二寸。以作新桩之验。该处名曰截头桩。又在塘兵役。知该处业已报坍。竟将旧桩盘起变卖。亦所常有。此坦水之偷工减料也。

一坦水为保护老塘之第一关键。旧时坦水巩固。遇有泼损。修复非难。而工员利于坍塌。每遇报坍之处。即将保固限外之工。挖取旧石。凿新运至坍处修筑。该处名曰剥皮石。再将挖石之处。复报冲坍。移东掩西。轮流挖凿。是为折塘砌塘。臣风闻此弊。始于嘉庆初年。嗣后相率效尤。沿以为例。全塘致坏之由。实基于此。

一从前估修工段。该工员领银采办石料。并一切应用对象。按工给值。且自早至暮。亲驻塘次督率。后乃深居衙署。令工匠承揽包筑。议定老塘每丈给钱若干。坦水每丈给钱若干。再加家丁胥役塘兵。从中克扣。是为包工包料。其草率苟。更不可问矣。

一向来领银。自藩司巡道以下各衙门。非特库丁书吏。多方克扣。即各官均有陋规。稍不满欲。则上下通同一气。每遇估工计料。驳斥百端。必履其溪壑而后已。故所领之银。及至包与工头。十去其半。此等积习相沿。最为塘工之蠹。

以上各弊。责成该抚严密稽查。一切厘革。庶工归实用。而永资捍矣。

筹办塘工大概情形片道光三十年

浙江巡抚吴文镛

再浙省仁和海宁二州县境内塘工。长几及二百里。分隶东西两防同知。巡视修防。查东防石塘。于道光十四年闲。曾经大修一次。西防石塘。悉系雍正乾隆年闲修建。历年既久。桩木多已糟朽。全恃埽工戡土。内外夹持。近因南岸涨沙日涨日宽。海面偪窄。潮势趋扑北岸。上游山水亦迤向北岸。刷汕塘根。以致塘工处处吃重。在东塘有坦水工段。尚可抵御。其柴埽工段。暨西塘通塘均系柴埽。埽根一经搜啮。则全埽倾卸。所有行路沟槽附土。亦随之而去。以致显露石塘。塘底桩木。又年久易折。此年来险工出之实情也。从前埽根赖有护沙。凡限外之工。上面泼损。赶紧加镶。便可保住。即限内之工。工员稍加赔补。亦易为力。年来先从埽根受伤。一经冲刷。即深至一二丈不等。凡限外之工。不独不能仅办加镶。即照拆建新建之工价办理。先须从一二丈深之水底施工。糜费已多。工竣后外无护沙。仍时虞倾卸。而限内之工。亦往往赔不胜赔。至石塘以内。积年取土填工。现在近塘数十丈。悉成深坎。塘身益形孤立。而取土愈远。功费愈多。此又年来工程棘手之实情也。且岁修经费有常。势难一律兴办。不能不将险中尤险之工。闲段择修。其实次险之工。未及转瞬。已成尤险。而闲段修理。左右两头。往往不能联属一气。每以忽险之旧工。累及甫修之新工。臣屡次往来塘上。与道厅等察验情形。实系如此。即询之土民老兵。所言亦均相同。现在除决口处所业经堵合外。其余限内险工。严责承办之员。赶紧赔补。限外刻不可缓之险工。正复不少。瞬届八月大汛。臣目击情形。实为胆寒心悸。现与司道等熟商。先择其尤险者约千余丈。加派委员分段认办。以期急资抵御。惟通塘八九千丈之埽工。若非通盘筹计。大加修葺。则尤险者尚未办竣。次险者又成尤险。顾此失彼。终非长策。且其坐湾当冲之处。必须多做盘头数座。多购块石抛填。护住塘根。庶可稳固。虽目前费用较多。而通工联络根。脚保固。工程自可持久。此后数年闲之岁修。转可节省。以将来可省之岁修。提作目前之工用。于帑项尚无所损。惟库款支绌。筹垫亦非易易。办理尤须得人。其应如何筹款。作何估办之处。容臣与司道等悉心筹商。俟商酌定议。另行奏请 训示遵行。

续修海塘酌拟变通办理疏光绪三年

浙江巡抚梅启照

窃浙省仁和海宁所属海塘。工程紧要。前抚臣奏估银数八百余万两。十余年来修筑。撙节动用。计银六百余万两。尚有未办之工。二限三限鱼鳞石塘一千二百四十丈。已在前数之内。必须接续办理。以竟全功。查该段东防所属。距尖山渐近。海面更阔。地形更低。潮势极猛。向遇飓风大汛。出险工。每在该处。臣于五月十四日六月初八日七月十七日三次赴工。详细查勘。二限难于初限。三限更难于二限。做法工料。必须坚益求坚。始足抵御。稍涉大意。必有冲

决之虞。海塘志载雍正十三年。飓风坏塘数千丈。惟老盐塘五百丈完好如故。系康熙五十四年。原任浙江巡抚朱轼所筑。其法用长五尺厚二尺阔一尺大条石。纵横侧立。交接处上下凿成笋槽。厚二十层。高三十尺。近今工料。昂贵异常。欲觅厚二尺阔一尺长五尺大条石。纵不惜重价。亦不可多得。现在海盐县修筑。讲求大石时日甚长。而该处估价每丈七百九十两。较之仁和海宁石塘每丈四百八十两。须加三百一十两之多。刻下经费支绌之时。臣亦未敢轻议。伏查江南松江海塘。乾隆年闲。原任两江总督尹继善等所筑。俱用铁箫铁笋。至今巩固。其奏疏内称海水吞吐。为力甚大。一石移动。全身动摇。惟于两石层累之处。各凿一孔。用铁笋穿合。则上下连结。于横石排结之处。各于头尾凿孔。用铁箫关住。则左右贯穿。较之用铁锭搭钉浮面易脱者。相去悬殊等语。诚为笃论。臣再四思维。并与司道等悉心参酌。所有未修石塘一千二百四十丈。内二限六百二十丈。即须接续修筑。拟仍照前建复鱼鳞石以资巩固。惟该处地势愈低。吃潮更重。若仍照从前十八层之数。必有漫塘之患。关系匪轻。议者或谓升高桩木以免加费。然根脚不稳。更恐难于经久。臣复与督办工员候补道恽祖貽相度形势。再四斟酌。非量加层数。断不足以资抵御。兹拟于原定十八层外。加高二层。计二十层。共得高二十尺。每石宽一尺二寸厚一尺长自五尺至三四尺不等。一切办用。均依旧式。惟将塘身丁头铺砌之墙石外层。仍照松江石塘。添用铁箫铁笋。联为一气。其铁箫铁笋尺寸。一律用长四寸径一寸围圆三寸一分有奇。重约一斤之外。皆取平正匀圆熟铁。再石质凿孔太多。恐致损伤。省中旧有机器局修造枪等件。应酌委员弁。及熟习机器匠目。参用钢钻车孔。使石质毫不受伤。又条石须加工鑿凿。六面见方。表里平正。方可合用。近时谙熟石匠颇少。工资亦昂。约计每丈四百八十两。外须加石铁工料银五十四两。二限工程六百二十丈。原估银二十九万七千六百两。共须增银三万三千四百两。即可敷用。臣亦知经费艰难。用款宜求撙节。无如地势如此。工关紧要。不敢率意于目前。致贻后来之大患。除督饬在工各员实心经理。不准稍有偷减。以期实济。一面选购工料定期开办外。所有海塘工程。酌拟稍为变通办理缘由。理合专折陈明。

### 海塘问答

吕璜

或有问于余曰。子周旋于海塘者垂二年。塘之利病。当讲之详矣。曰。东塘不敢深知。西塘则吾职也。敢曰不知。其关系如何。曰。关系不甚大也。即不修亦未有大害也。曰。海塘新旧两志之言。不足据邪。曰。然。彼谓嘉湖苏松常镇皆在下游。保海宁即所以保七郡。又谓长安坝址。与吴江之塔顶同其高。此皆张大之词耳。曰。石塘一坍。江潮穿海宁而北下。则嘉松一带田稻。皆为咸

水所伤。民居之洼下者亦不可保。关系不诚大乎。坝址与塔尖孰高。子又何从而测之乎。对曰。是说也。未尝不早虑及也。然有一易之法焉。可以御江潮使不穿而北下。盖石塘之内相去数十丈。或百余丈。有土备塘一道。略如土城。有此足以御潮矣。土塘倘有坍塌。修之甚易。所费不过石塘百分之一耳。专修土塘。石塘虽不修无害也。曰。石塘犹不能御潮之悍也。土塘反能御之乎。对曰。非此之谓也。若外无石塘。则土塘固不足恃。自唐宋以至元明之往事。考海塘志可见矣。至我 圣朝建立石塘。功迈千古。其石塘内之土塘。实大有可恃。其故何也。每日潮退之时。直露出石塘之根。而塘身高或二三丈或丈余。及其潮来。排山倒海之势。不过冲突塘根数尺之高而已。故石塘之不坍者。既足以抵其猛势而有余。即石塘之已坍者。但存塘根数尺。亦遂足以当其猛势而无不足。至其潮渐长。越坍塌而浸及土备塘。则其势已缓。其力已柔。虽土塘亦当之裕如矣。夫土备塘创自雍正十一年。其制极善。不惟自西至东与石塘同长百余里。其中又横筑小堤。界为小区。如半竹中之节。然即潮水灌至土塘。亦不能越过两头之界。故一区或有损动。不过修此一区。培筑最易。况天下之潮。皆三时长而三时退。惟海宁之潮。以一时四刻长而以四时四刻退。趁潮退而施工。每昼夜约有九时。故较抢筑黄河堤荆州堤尤易也。

即万一土塘而小溃。其北又有上塘河两道。即康熙五十七年所开备塘河。彼溃决之咸水。亦祇灌入上塘河之中。何能淹及嘉松一带乎。且嘉松一带。不有黄浦江乎。彼亦同是海口。其宽处亦略如海宁之江面。未闻咸水冒入田中也。海宁虽地势略高。然高或丈许或不及丈。何至相悬之甚。而谓长安坝乃与吴江之塔顶同高乎。试观道光三年之盛涨。太湖岸上水高五六尺。吴江塔根尚未没过一层。而长安坝顶之水已平。亦可知世俗奢大之言不足信矣。且坝果高于塔顶。则海宁在数十丈之上。潮亦不能到矣。况苏松在黄浦江之北。常镇又在太湖之北。海宁潮安能越江湖而灌之。关系七郡之说尤可笑矣。曰。然则专留意于土备塘。培其单薄坍则修之。竟听石塘之坍而不问乎。曰。有塘根足御潮头。自可不必加修。或塘石之抛撒太远。稍运还以堆高之。工费亦小耳。若岁捐十余万金。以与海潮之力争。在物方丰盈之时。诚所不惜。否则非万不得已。国家经费有常。是不可不深长思矣。曰。柴塘及柴盘头之制何如。对曰。是西塘之弊法。甚无谓也。曰。东塘何以前此不用。对曰。东塘之身高潮来不能泼上塘顶。故不用柴。西塘之身低。潮来时石面光滑。一泼即上至顶。故用柴以外镶之。使潮不上泼。庶便于塘上行人耳。然柴必闲之以土。日掘塘内之土。而付之东流。是无益而有损也。或谓老盐仓以西。其泥淖。不能用石为坦水。乃支吾之词。又谓潮不受刚而受柔。故石不如柴。尤说之无理者矣。曰。子谓土备塘可以御潮。其说有征否。曰。独不观海盐乎。海盐县除近城四五里所建

鱼鳞石塘外。其迤南迤北大石塘数十里皆不甚高。潮有时可漫入。即不漫而石塘下皆有涵洞。海水内灌以为常。所恃者土备塘耳。观此。土备塘可以御潮。外有石塘。虽灌入而不害。亦其明验矣。曰。天下之潮。皆渐长而无涛头。惟海宁独有。何也。曰。钱塘江之尾闾。有石梁横亘焉。高不及丈。潮之方长。不能越是而入也。及渐长至一时四刻之久。乃越而过焉。夫潮之初长其势柔。及是则其势劲。以全海之劲势。驱入江之海水。逆卷而上。故高或寻丈。或数尺。其驶如飞。为天下之巨观也。

### 与李晓村知州论浚河取土书

钱泰吉

泰吉窃禄于此九年矣。谨守先人之训。不敢妄言动以自取戾。职处闲冷。不当有所建白。未尝以事干大府也。客冬观察金公假之颜色。以事下问。谨据所闻以对。亦未尝求知于观察也。观察鉴其诚。遂以公举董事。开浚备塘河见属。自揣庸下。不克胜任。访于土人。议列条款。大指疏通河道。以泄海塘漫溢之水。因仍地势。以免闾阎滋扰之弊。盖保民必先安民。安民必使乐业也。及执事下车。首以此事相询。亦既不鄙其言。许参末议矣。今闻大府俯念民依。欲取土填补塘足水坑。使金堤巩固。永无漂荡之患。甚盛意也。嘉松诸郡生灵。皆在大府怀保中。岂独海昌一州之民歌颂而已哉。又岂得以州治一隅之民小有窒碍而妄议石画哉。然伏处下风。窃闻舆论。有不得不为执事告者。侧闻下尺一之符。稽鱼鳞之册。镌广河身。尽反侵地。夫沿河居民。因河道填阙。贪爱小利。树蓺其地。几同世业。今将固其堤防。备安百室。而执姑息之爱。动以勿扰为言。此迂阔之论。诚不足与图实政。然频年歉收。民处重困之后。妇子纤悉之利私之日久。得无有稍宜纾缓者乎。古人谓宽一分。则百姓受一分之福者。此类是也。然此犹得曰侵占官地。律有明禁。贷其既往之咎。与谋远大之计。民亦俛首无辞耳。若浚河之土。不足填坑。将别买民田。以为补益。则其事有未易一二言者。往者取沿塘之土。兴建柴埽。此数世之利也。而下流窃议。何可尽闻。兹事重大。非鄙儒所敢言。今孰事议以浮面膏腴。还之业户。而取其下瘠壤。此执事重农意也。然稻田之土。本欲推陈出新。纵留面土。无补于民。而近塘之地。半属桑田。辛苦树蓺。十年乃成。旦晚护视。无异金玉。欲取其壤。不能不拔起桑本。拔而后栽。势必不活。是执事虽有爱民之心。民未必实蒙其利。执事又谓取土限以尺寸。不许过深。使其地仍可耕种。用意良美矣。但恐从事番揭者。未必人人能实体爱民之心。倘所取过限。小民岂敢力争。况按亩而计。取土既属有限。给价不能过制。粮赋不能蠲除。是民坐失数年之利。而有数年之累也。若此事既行。执事虽怜而抚之。已无及矣。此泰吉所以急欲为斯民乞怜也。夫大工既不容已。备塘河之土。又不足填补水坑。然

则将奈之何。鄙意不若于备塘河旁近。相度淤塞河道。有宜疏浚者。筹划施工。即离塘稍远。以买土之价为运土之资。彼此相准。虽所费较增。而小民获水旱之备。沃壤无旷废之患。农业不失。大工速成。亦两得之道也。执事傥不以为迂言。祈与在事诸公孰筹之。昨与于广坐之中。略陈端绪。讷于口辨。不能尽言。用敢以笔代舌。烦渎清听。先民有言。询于刍蕘。管窥之见。不知有当刍蕘否。伏惟恕其狂愚。一留览焉。

请奏复西塘柴埽工程一年固限禀

舒化民

浙江海塘之设。原以保民生。溯自秦汉以来。钱塘置县。已有塘名。唐宋元明屡加修筑。至 国朝建筑石塘。意美法良。遂超千古。复虑石塘年久难恃。复加筑柴埽坦水。保护塘基。增十余万金。以为柴坦岁修之费。诚以海塘为浙省杭嘉湖及苏省苏松常镇七郡保障。前人度地势者。以海宁长安镇与吴江县塔尖相等。稍有决裂。不必七郡为鱼。而咸水灌入田畴。则数年不能耕种。是以前此仰沐 皇仁。不惜帑金。大加修筑。恭阅海塘各志。伏读 高宗纯皇帝上谕。业业谆谆。屡烦圣虑。又奉 翠华临幸。指示机宜。两省臣民。至今沐浴恩膏。沦肌浹髓。自乾隆至嘉庆五六十年闲。并无溃决。良由不惜小费。是以克成大功也。迨道光初年。海波恬静。堤埽完整。章家巷潮神庙一带。犹有涨沙二三百丈之宽。而无识工员。有心见好。不顾将来变迁。遂建言请加一年保固。缘时大府误信其言。奏加固限。不数年闲。东塘决口。西塘继之。而建言之员。终以不胜任罢去。西塘自道光十二年至十五年。屡决屡修。糜费帑金将二百万。又派各州县赔补一二百万。计自改例以后。不及十年。所省不及百万。而所费已四百余万。道光二十三年。又有七堡决口之事。则所得不偿所失也。较然可矣。窃以情势有今昔之殊。惟主其常。乃可以持久。利害有大小之异。惟图其大。乃可以无虞。请一一陈之。盖海潮忽大忽小。自古无定。从前旧事。无庸赘陈。如自道光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海潮不过暗涨。并无潮头。彼柴埽各土。无论保固两年。即不修理。亦无大碍。道光二十三年。七堡决口。系由山水骤发。不关海潮。至二十六年夏秋闲潮起。以至二十七年潮头更大。至二十八年潮头愈猛。较二十六年不啻十倍。又二十六七两年。止是秋汛大潮。二十八年。则春夏冬三季亦如秋汛。甚有更大于秋汛者。良由东塘中沙愈高。横加梗阻。西塘南沙愈涨愈宽。潮势尽击北塘。又加潮水较前猛烈。此时柴埽各工。即使保固半年。尚属难支。此今昔情形之大殊者也。查从前初定柴埽保固。不过三阅月。厥后即依河工三汛之例。定以一年。论潮水极小。工无赔累。例价有余。虽两年固限不为长。潮水极大。工多赔累。例价不足。虽三月固限不为短。 朝廷立法。不能视潮水大小而暮四朝三。所以酌乎其



中。定为一年。以羨补不足。最得其平。今加至两年。则专以无潮之年。而概诸潮大之岁。立法偏枯。非长久无弊之计也。窃思固限加长。原为帑金有数起见。某虽至愚极陋。岂不知经费维艰。应求撙节。然而节费有大小之异。而利害即与之相因。从前加限之后。反糜帑金数百万。固已着有明验。因不揣冒昧。谨将西塘情形。缕上陈。伏祈俯察近日海塘。实潮大限长。工难久恃。所有将来西塘柴埽盘头工程。详请奏复一年固限。永为定例。俾可历久遵循。免致险工出。补救不及。庶工员无赔累之苦。则石塘少冲决之患。不惜小费正所以省大费也。是否刍蕘可采。伏乞核议施行。则阴功与海水俱长。伟烈共堤防永固矣。

### 历禀海塘修防筹费事宜

舒化民

窃维立法期于垂久。而举政务在得人。查东西两防海塘柴石各工。自道光六年奏定章程。议加固限。原以严立限期。杜工员等草率偷减之弊。极为周密。而嗣据该工员等会详转请仍循旧章。因甫经奏改。未奉准行。第思海潮风势。夷险靡常。实非目前所能臆计。但令人力能为。如有坍塌。自属难辞其咎。若遇风汛激烈。即难保无旋修旋坏之事。此中稍无余地。实属力有难支。且恐立法过严。工员畏累。存侥幸苟免之思。遇有险工。不敢开报。转致贻误大公。窃以为从前各工之草率。固工员之办理不善。而亦监司之体察未周。上以修防为调剂之方。则下亦乐以办公为自便之计。积习相沿。遂至如此。某由州县出身。在仕途二十余年。才具短绌。惟遇地方公事。未敢稍蹈欺饰。况以海塘重大。尤不容掉以轻心。据愚昧之见。拟请以后修防。责令工员择其最要必不可缓者。据实开报。亲诣勘实。方准会详请奏。是慎之于始。既无浮冒之工。而兴修以后。不时亲往察看。所办如不合式。即记过飭令加修。甚者详请参劾。如此。则工员有所警畏。工程可期结实。经费亦可期节省。即不加固限。而此中之节省已多。历一二年。或当稍有成效耳。

浙江仁和海宁塘工。为杭嘉湖苏松常镇七郡民生保障。最关紧要。遇有坍塌。其已逾保固例限者。随时详奏动项修筑。未滿固限各工。责成原办之员赔补。若遇异常潮汐。非人力可施者。查明工程原系坚固。钱粮实用。准作报销。其保固例限。初办仅保三月。乾隆年闲加至半年。四十三年改为经历三汛。迨道光六年奏改保限两年。伏查工程之平险。全视沙水为变迁。从前贴塘涨有护沙。潮势较为平缓。是以随时酌增固限。俾免滥糜经费。近年南岸涨沙日宽。海道日窄。而北岸之护沙。洗刷殆尽。兼以两年来风潮异常猛烈。每遇山水骤发之时。与潮汇势扑面。山水搜根。底面受击。柴埽各工。动多牵连坍塌。固限既长。正难缓待。甚有一年赔修数次者。此西塘险工林立之实情也。兹据各工

员等。以两年固限。赔修实不能支。禀请将西塘固限酌减一年。仰蒙宪台批发司道会同通盘酌核妥议详覆察夺等因。伏查海塘要工。近以西塘为最险。而估修例价。则西塘最轻。该工员等领项承修。事前既难苟。事后又须赔贴。卒至赔补不贖。迁延贻误。致成巨工。堵御艰难。益滋糜费矣。第工段长。而经费有限。两年保固。似不得不量为变通。若遽减一年。又恐启工程草率之弊。事关酌更旧例。必须筹划周详。请于工竣验收之日起。经一年三大汛后。再历半年。是较两年为稍减。而工经四汛五汛。亦非坚固不克完全。如限内有一月之未滿。工程有一分之稍短。即查明勒令赔修。如此量为变通。于慎重之中。仍寓撙节之道。则于修防核实有裨益矣。

窃查两塘工程。自南岸涨沙日增。北岸海塘吃重。道光五年南沙止千余丈。至十二年已涨至八千余丈。以致北岸险工林立。石塘坍口者百数十丈。先后奏请帑金二百余万。始能一律巩固完竣。而存留二十余万之塘工生息。岁岁修防。以资善后。每年用银约在十五六万两上下。潮汐平安。两塘无事。嗣因经费不充。不得不量为撙节。仅将险中尤险之工。择要兴办。延至二十八年。次险者尽成尤险。而又益以七八月非常之风潮。坍损工段。遂至修不胜修。本年春夏两次修工。两防共请银九万有奇。原知经费不敷。不得不力求节省。所以请修之工。皆闲段之中。择其尤险。惟闲段。故前后多不联属。惟尤险。则宽深不易施工。譬如辅车唇齿之相依。前倾则后覆。唇亡则齿寒。亦理势所必然也。况又遇八月风潮。比上年尤甚。如省垣之秋涛宫。自乾隆闲建修以来。从无潮泼。今则石柱击折。扑碎楼檐。实为从来所未有。不第柴埽刷去。并且波及行路沟槽。潮势本极汹涌。风又加之激荡。东裂西崩。如汤沃雪。其地宽而势坦者。尚可依土附桩。若路槽偏窄之处。坍卸日近石塘。此而不及早修防。一经坍至底石。势必搜啮塘根。目今尚无策可筹。何堪更添格外糜费。此海塘日危一日之实在情形也。至于修工。则尤有难焉者。从前海塘平安。险要工程尚少。柴埽易以整齐。工员乐于从事。今则非尤险者不能举办。查办工例有丈尺。即增减不甚悬殊。今领二丈正工之例价。兼修七八丈之沟槽。工费已不能敷。而又东西边际。少能联络。新筑之工。沙土松浮。有工未及半。而被潮刷去者。有甫经修竣。旋遇冲损者。每值工员闲诉苦衷。往往凄然泪下。维时既不能不以厉色责其赔修。仍不能不以婉言慰其累况。此修工日艰一日之实在情形也。每巡查塘工。自七八月后。实月异而日不同。既见工无完善。尤觉心悸胆寒。各处显露石塘。及坍至行路沟槽之处。不能不及早请修。工巨费繁。实为万分焦急。岂不知库项支绌。筹款维艰。然不及时补救。奏请设法筹办。纵今冬徼幸无事。来春坍缺必多。工愈多。则工员之照管不及。工愈难。则工员之赔累不支。某忝列分巡。岂敢以危辞耸听。而值此任大责重。断非庸才薄力所能

胜。自到工以来。食不知味。寝不安枕。旧时心胃疼痛之病。闲日一发。然不敢请假者。以曩时从事繁剧州县郡守。垂三十年。未尝乞一日之假。告一夕之劳。今荷天恩高厚。擢至监司。即尽瘁匪躬。岂敢顾惜。第一线危塘。为下游七郡生灵保障。东南财赋攸关。设有贻误。患岂胜言。沥情稟恳。伏冀设法筹款。指示机宜。海塘幸甚。官民幸甚。

东西海塘。险工林立。修不胜修。请多修。则知经费有常。欲少修。又恐要工贻误。查二十八九年。风潮猛烈。固属从来所未有。然究由南沙涨宽。北岸受击所致。本年三月闲。过江巡视南沙。由萧山之长山河庄。至山阴之党山埠。一百数十里。昔之海潮故道。今则尽成沃壤。登河庄党山。遥望东北海面。宽阔不及十里。旧沙之外。接涨新沙。又接涨阴沙数百丈。有潮退尚未显露者。南沙日涨日宽。北岸愈击愈猛。柴埽既多冲刷。并及行路沟槽。此险工所以逼近石塘也。近来工员承办。往往视为畏途。诚以工险则例价不敷。屡修则赔累不起。年复一年。石塘遂形坍缺。兹据工员呈请改复一年固限。明知国家经费支绌。事违成例。何敢遽议更张。第念今日情形。实有艰难之势。与其迁延溃决。多费十倍百倍之金钱。似不若酌量变通。尚冀七年三年之艾蓄。查西塘新建埽工。估银六十余两。折建四十余两。定例固限两年。今则透底者尽须捆埽。而请修者仍办折建。以不敷之例价。兼固限之长。赔累不支。实恐贻误。似应请分别办理。其尚存沟槽行路。仍照柴塘给价。其坍卸近石塘者。悉照新建埽工例兴修。工分平险。而建筑仍守初章。似较平允。至两年固限。在当日随时递加。亦因海塘章家庵一带。北岸微有涨沙。潮势平缓。自可因时制宜。今则南涨北坍。情形判若霄壤。可否量为变通。似于修防核实之道。两有裨益。此西塘现在之情形也。至东塘戴镇念尖四汛。惟镇念两汛。有埽工三千余丈。其余俱系坦水。迤西者尚属完善。而迤东坍卸埽工。仍复不少。且石塘溃决之处。闲段亦有数十丈。现潮水项冲扑塘。甚或漫盖塘面。履勘周遭。尤为危险。若不及时修筑。其坍卸可立而待。此又东塘现在之情形也。惟欲修工。必先筹费。上年多办险工数百丈。幸保无虞。而请费至二十四万有余。已为破格之举。明知本款不敷。方冀今年量为撙节。詎料两塘情形尚复如此。南沙有日促之势。风潮多意外之虞。万一秋汛猛烈。真有不堪设想者。应请鸿裁擘画。指示机宜。俾工员不致畏难。可以及时修理。庶几有备无患矣。

窃思海塘受病。深而且久。自道光五年以前。南沙止千余丈。十年七月风潮案内。以工段过多。仅将险中。尤险各工兴修。其次险及续损者未办。以致十一年塘工大坏。加以十三年又涨沙三千余丈。潮势日趋而北。自此工程修不胜修。十四年奏请钦差大办海塘。驻浙监修。共享银一百五十七万有奇。两塘各工。仍臻完善。嗣后每年额设岁修东西柴埽工息银十五万余两。东塘石工息

银二万四千两。坦水银五万两。共岁修经费二十三万余两。诚不为少。然生息银十三万余两。息按引输。年不敷用。前运司详明先于公息项下垫给。迄今运库想亦无多筹垫。节省司费二万余两。亦由运库按年移解。近年引滞课绌。未能按解。且闻欠解尚多。此十五万岁修之支绌也。石塘生息二万四千两。闻本银已挪缺六万有余。约收息少三分之一。此石工之支绌也。坦水五万。系借拨盐饷。自道光十九年拨过一次。上年就是款存项提拨。亦非岁额。各款支绌情形如此。所以近十年来。每岁修或用十五六万两。或用十七八万两。但可敷衍平安。想无不力求撙节。惟二十七年用过乎俭。仅用银十二万两。险要一概停修。从此塘工再坏。二十八年用至二十二万余两。而停缓者尚多。至二十九年风潮猛烈异常。石塘次第坍塌。虽仍择尤险者抢修。已用至二十四万有奇。三十年霜雨兼旬。山潮汇击。石塘处处坍塌。决至十四堡之塘身一百二十丈。工员抢险。奋不顾身。劳不惜命。实用银十三万有奇。而柴埽各工。计修三千五百余丈。用银二十八万有奇。而就东西两塘柴埽工合计一万四千余丈。不及四分之一。坦水工五千六百余丈。不及二十分之一。上年西塘工程倍于东塘。而沿塘险要者。尚有五百余丈。东塘柴工坦水。久已倾圮不堪。自上年少减缓修。今又险工林立。若复迁延停缓。将来决裂。修补尤艰。思念及此。每至终夜傍徨。一筹莫展。而又谗知藩运二库支绌。岁修定额尚不能敷。其何堪此意外支发。然使因费无所出。遂竟置七郡生灵于不问。尔时即身被重谴。固无足惜。其如公事何。天下事有费少而功多。有费糜而无补者。有及早则弭患于无形。稍迟则祸变相寻悔不可追者。事会之来闲不容发。岂独海塘。即以海塘而论。从前两次败坏之由。亦前车之鉴也。惟受病虽深。尚当救治。恳飭藩运两司设法另筹经费。或每岁仍请酌留盐饷若干。稍能岁修充足。海塘自可改观。而官民均受其福矣。

### 建复浙海东中两防石塘记

戴盘

海塘之筑堤也。始于唐开元九年。前此已有筑者。无可稽考。大抵所筑皆土塘草塘。以后造木柜石囤。塞其要处。所谓石囤者。皆以碎石为之。非石为堤也。海宁之有石塘。自我朝始。创始于康熙。改建于雍正。告成于乾隆。而鱼鳞塘之名。遂为一定不易之制。前代修筑。必俟海啸潮溢。冲溃塘堤。始行补救。我朝軫念民生。巨工屡举。一切制度。积久大备。并定岁修章程。以为一劳永逸之计。考之志书。海塘自仁和望江门外。至海宁尖山前。则东西两防。后添设中防。移台州通判改为同知。驻于翁汛。遂有三防。共建有石塘一万九千余丈。海宁地居滨海。潮汐往来。惟恃一带石塘。堤防捍御。诚百世之利也。道光年闲。因修筑工程浩大。特命廷臣驻工督办。阅两载而工竣。

建修石塘一千七百余丈。自此以后。随损随修。遂得晏然无事。迨咸丰三年军兴来。岁修银移作军需之用。不遑兼顾塘工。而海塘遂失修焉。庚申遭兵燹。至甲子收复。而石塘之倒塌者。多至数千百丈。大府忧之。虑海水之泛滥而旁溢也。奏请兴办。先筑海宁之绕城石塘三百余丈。以城中居民。疏入。朝廷命督臣吴公来浙。会同抚臣马公勘估。勘明三防石塘缺口四千五百余丈。应行建复。以外拗裂石塘二千二百余丈。亦须拆修。皇上允疆吏之请。遂于同治五年开工。次第兴办。始办西防石塘。继办中防石塘。共一千六百六十丈有奇。然此皆塘后之工。而非临水之工也。塘后之工。用力易而成功速。临水之工。用力难而成功迟。历来办工筑堤。皆于塘身后开槽施工。今因缺口处处均须联络。不得不办临水之工。开槽须先筑子塘。塘成戽水。事半功倍。此一难也。沙随潮至。潮退沙淤。挑净方能动工。此又一难也。每年春夏秋有三大汛。时逢潮水旺盛。难以施工。每月亦有两汛。小汛日。工作尚有三四时。大汛日。工作止有一两时。钉桩安砌。俱有定价。匠役人夫。因工价所得者少。退缩不前。此又一难也。余督办翁戴镇念尖五汛工程。皆东中防临水之工。翁戴二汛为尤难。翁汛塘身低而蓄水不能露底。戴汛沙性坚而钉桩不能如式。则又于三难之外有此二难。此人所共知其难畏其难。而不愿趋事赴功者也。余自十年秋七月来海宁驻工。督办戴镇二汛石塘。以为必迟之久而后成。迟之又久而后成。乃时历二载。竟能告竣。余之始愿实不及此。迨办翁尖二汛。并续办念汛东西两段石塘。各夫役均能踊跃急公。余奔驰塘堤。无闲始终。夏不得避暑热。冬不得避风寒。督率在工各员。黾勉从事。不敢告劳。俾临水石塘要工二千六百余丈。一律完竣。计自兴工以迄于成。甫经五载。不可谓不速矣。此皆仰赖海若佑顺。上下相与有成。余何敢居功焉。夫工程之迟速。视乎天时地利人工。非三者俱备不可。天时宜多晴而少阴也。地利宜落水而见底也。人工宜克勤而无怠也。化难为易。转迟为速。天为之地为之亦人为之耳。是为记。

### 改建东中防石埭二坦记

#### 戴盘

坦水所以保护塘身之本根也。自康熙五十九年。始筑坦水。历雍正乾隆两朝。递有增加。坦水之制。前用碎石铺砌。有多至三四五层者。后改用条石一二三层不等。所谓条石坦水是也。而其中亦有用块石者。盖面不加条石。是为块石坦水。咸丰兵燹后。岁久失修。各汛所有坦水。大半无存。此塘桩日形敲斜。石塘之所以倒塌。而无坦水以保护之故至此。旧办石坦。有头二坦之分。每丈工料银。头坦二十八两有奇。二坦三十七两有奇。同治三年收复省城以来。百物腾贵。塘上需用工料。照旧价几及倍之。厅员遂有改建埭坦之议。可以省事。可以节用。建办易而修理亦易。大府许以为可。遂定制度。计工用。高至一

丈。底宽二丈四尺。面宽二丈。无分一层两层。用柴用木用草。均有定数。前保护塘基。有石坦而无柴坦。今则以柴为之。于是石埽二坦。并行不悖焉。余督办戴镇二汛石塘。有石坦。有埽坦。石坦仍照旧制。皆双坦而无单坦。埽坦悉照新章办理。然此皆新建石塘之坦水。而非旧存石塘之坦水也。余未到工以前。戴镇汛前办埽坦。为数不少。石坦亦办至数千丈之多。承办之人。经理未善。经费不能节省。幸赖巡抚杨公任。改檄贤员妥为办理。遂得与余督办之石埽二坦一同竣事。数年来。仍赖余石塘等工。留存保固银两。以资挹注。至今各坦均能安堵无恙。余又接办翁尖二汛并念汛东西两头工程。亦有石埽坦之别。石坦皆用块石为之。则又与条石不同。两防五汛。共办条块石坦四千余丈。埽坦二千余丈。内埽坦改为埽工者一百余丈。现石塘大工虽未告成。而坦水已一律完竣。其尖汛有未做坦水者。皆属可缓之工。自今以往。坦水整齐。石塘根基。无不坚实。以后防斯汛者。如能随时修理。遇事讲求。夫亦可永言保之矣。惟石坦护塘根。由来已久。今有改作埽坦之处。究一时权宜之计。窃愿因时制宜。相度地势。于潮水顶冲地方。或以柴坦加为柴埽。尤不能不望于后之服官海防者也。是为记。